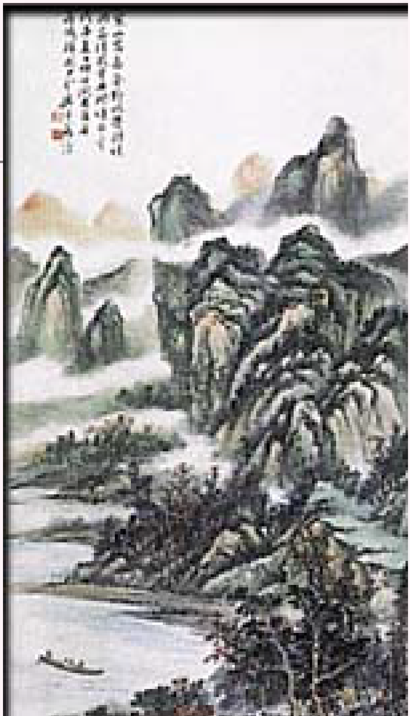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闲情偶寄



清 李渔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闲情偶寄

（清）李 渔 著

凡 例 七 则

四期 三戒

一期点缀太平

【原文】

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故于暇日抽毫，以代康衢鼓腹。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应有一二未睹之事、未闻之言以扩耳目。犹之美厦告成，非残朱剩碧所能涂饰榱楹者也。草莽微臣，敢辞粉藻之力！

一期崇尚俭朴

【原文】

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奢则贫者难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是败坏风俗之书，非扶持名教之书也。是集惟《演习》、《声容》二种，为显者陶情之事，欲俭不能，然亦节去靡费之半。其余如《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诸部，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绳墨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贫无卓锥者亦可行。盖缘身处极贫之地，知物力之最艰，谬谓天下之贫，皆同于我，我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不觉其言之似吝也。然靡荡世风，或反因之有裨。

一期规正风俗

【原文】

风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则以喜新而尚异也。新异不诡于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不失情理之正。以索隐行怪之俗，而责其全返中庸，必不得之数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无道之新，以有方之异，变无方之异，庶彼乐于从事，而吾点缀太平之念

为不虚矣。是集所载，皆极新极异之谈，然无一不轨于正道，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

一期警惕人心

【原文】

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劝惩之语，下半居多，前数帙俱谈风雅。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冀人由雅及庄，渐入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

一戒剽窃陈言

【原文】

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然从前杂刻，新则新矣，犹是一岁一生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之青也可爱，枯则可焚，木即不堪为栋为梁，然欲刈而薪之，则人有不忍于心者矣。故知是集也者，其初出则为乍生之草，即其既陈既腐，犹可比于不忍为薪之木，以其可斫可雕而适于用也。以较邺架名编则不足，以角奚囊旧著则有余。阅是编者，请由始迄终，验其是新是旧。如觅得一语为他书所现载，人口所既言者，则作者非他，即武库之穿窬，词场之大盗也。

一戒网罗旧集

【原文】

数十年来，述作名家皆有著书捷径，以只字片言之少，可酿为连篇累牍之繁，如有连篇累牍之繁，即可变为汗牛充栋之富。何也？以其制作新言缀于简首，随集古今名论附而益之。如说天文，即纂天文所有诸往事及前人所作诸词赋以实之，地理亦然，人物、鸟兽、草木诸类尽然。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能，真良法也。鄙见则谓著则成著，述则成述，不应首鼠二端。宁捉襟肘以露贫，不借裘马以彰富。有则还吾故有，无则安其本无。不载旧本之一言，以补新书之偶缺；不借前人之只字，以证后事之不经。观者于诸项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责备。此新耳目之书，非备考核之书也。

一戒支离补凑

【原文】

有怪此书立法未备者，谓既有心作古，当使物物尽有成规，胡一类之中止言数事？予应之曰：医贵专门，忌其杂也，杂则有验有不验矣。史贵能缺，“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不正其讹者，以示能缺；缺斯可信，备则开天下后世之疑矣。使如子言而求诸事皆备，一物不遗，则支离补凑之病见，人将疑其可疑，而并疑其可信。是故良法不行于世，皆求全一念误之也。予以一人而僭陈八事，由词曲、演习以及种植、颐养，虽曰多能鄙事，贱者之常，然犹自病其太杂，终不得比于专门之医，奈何欲举星相、医卜、堪舆、日者之事，而并责之一人乎？其人否否而退。八事之中，事事立法者止有六种，至饮馔、种植二部之所言者，不尽是法，多以评论间之，宁以支离二字立论，不敢以之立法者，恐误天下之人也。然自谓立论之长，犹胜于立法。请质之海内名公，果能免于支离之诮否？

湖上笠翁李渔识

词曲部

结构第一

【原文】

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为此，犹觉愈于驰马试剑、纵酒呼卢。孔子有言："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博弈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不又贤于博弈乎？

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供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请历言之。

高则诚、王实甫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词一无表见。使两人不撰《琵琶》、《西厢》，则沿至今日，谁复知其姓字？是则诚、实甫之传，《琵琶》、《西厢》传之也。

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即语言文字之末，图书翰墨之微，亦少概见。使非崇尚词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种》诸书传于后代，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金、辽同其泯灭，焉能附三朝骥尾，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此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

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飨若士者尽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闻绝唱。其故维何？止因词曲一道，但有前书堪读，并无成法可宗。暗室无灯，有眼皆同瞽目，无怪乎觅途不得，问津无人，半途而废者居多，差厘毫而谬千里者，亦复不少也。

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独于填词制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详，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

一则为此理甚难，非可言传，止堪意会。想入云霄之际，作者神魂飞越，如在梦中，不至终篇，不能返魂收魄。谈真则易，说梦为难，非不欲传，不能传也。若是，则诚异诚难，诚为不可道矣。吾谓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岂可为精者难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

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言当如是，又有不当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旦，反觉庄雅为非，作迂腐不情之

净、丑，转以诙谐为忌。诸如此类者，悉难胶柱。恐以一定之陈言，误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宁为阙疑，不生蛇足。若是，则此种变幻之理，不独词曲为然，帖括诗文，皆若是也。岂有执死法为文，而能见赏于人、相传于后者乎？

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盖千百人一见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务求自秘，谓此法无人授我，我岂独肯传人？使家家制曲，户户填词，则无论《白雪》盈车，《阳春》遍世，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而觉糠秕在前。且使周郎渐出，顾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无可藏拙，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环执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仿前人，缄口不提之为是。吾揣摩不传之故，虽三者并列，窃恐此意居多。

以我论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后世之名贤，悉为同调。胜我者，我师之，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类我者，我友之，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持此为心，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并前人已传之书，亦为取长弃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违，而不为诵读所误。知我，罪我，怜我，杀我，悉听世人，不复能顾其后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趋者，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谢千秋之罚。噫，元人可作，当必贳予。

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自《中原音韵》一出，则阴阳平仄，画有塍区。如舟行水中，车推岸上，稍知率由者，虽欲故犯而不能矣。《啸余》、《九宫》二谱一出，则葫芦有样，粉本昭然。

前人呼制曲为填词。填者，布也，犹棋枰之中画有定格，见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从无出入之弊，彼用韵而我叶之，彼不用韵而我纵横流荡之。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虽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强而臻自然，盖遵守成法之化境也。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

词采似属可缓，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词稍胜者，即号才人，音律极精者，终为艺士。师旷止能审乐，不能作乐；龟年但能度词，不能制词。使与作乐、制词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极细而亦不可不严者，此类是也。

戒讽刺

【原文】

武人之刀，文士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然笔能杀人，犹有或知之者；至笔之杀人，较刀之杀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则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请深言其故。

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际。杀之与剐，同是一死，而轻重别焉者。以杀止一刀，为时不久，头落而事毕矣；剐必数十百刀，为时必经数刻，死而不死，痛而复痛，求为头落事毕而不可得者，只在久与暂之分耳。然则笔之杀人，其为痛也，岂止数刻而已哉！

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后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报仇泄怨。心之所喜者，处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使梨园习而传之，几为定案，虽有孝子慈孙，不能改也。噫，岂千古文章，止为杀人而设？一生诵读，徒备行凶造孽之需乎？

苍颉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传奇者，先要涤去此种肺肠，务存忠厚之心，勿为残毒之事。以之报恩则可，以之报怨则不可；以之劝善惩恶则可，以之欺善作恶则不可。

人谓《琵琶》一书，为讥王四而设。因其不孝于亲，故加以入赘豪门，致亲饿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于其上，则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撰为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芬。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五经》、《四书》、《左》、《国》、《史》、《汉》诸书，与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试问当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轻薄之子厕于其间乎？但观《琵琶》得传至今，则高则诚之为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寿其名，使不与身俱没，岂残忍刻薄之徒哉！即使当日与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则彼与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实乎？此显而易见之事，从无一人辩之。创为是说者，其不学无术可知矣。

予向梓传奇，尝埒誓词于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凡以点缀词场，使不岑寂而已。但虑七情以内，无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设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认为有样之葫芦？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喑，即漏显诛，难逋阴罚。

此种血忱，业已沁入梨枣，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犹有不尽相谅者，每观一剧，必问所指何人。噫，如其尽有所指，则誓词之设，已经二十余年，上帝有赫，实式临之，胡不降之以罚？兹以身后之事，且置勿论，论其现在者：年将六十，即旦夕就木，不为夭矣。向忧伯道之忧，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诞、诞而待孕者，尚不一其人，虽尽属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忧穷民之无告矣。年虽迈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场往往追予弗及；貌虽癯而精血未耗，寻花觅柳，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所患在贫，贫也，非病也；所少在贵，贵岂人人可幸致乎？是造物之悯予，亦云至矣。非悯其才，非悯其德，悯其方寸之无他也。生平所著之书，虽无裨于人心世道，若止论等身，几与曹交食粟之躯等其高下。使其间稍伏机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诛之夺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犹得徉狂自肆于笔墨之林哉？

吾于发端之始，即以讽刺戒人，且若嚣嚣自鸣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郎，窃恐词人不究立言初意，谬信“琵琶王四”之说，因谬成真。谁无恩怨？谁乏牢骚？悉以填词泄愤，是此一书者，非阐明词学之书，乃教人行险播恶之书也。上帝讨无礼，予其首诛乎？现身说法，盖为此耳。

立主脑

【原文】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

如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二亲之遭凶，五娘之尽孝，拐儿之骗财匿书，张大公之疏财仗义，皆由于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记》之主脑也。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余剧皆然，不能悉指。

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无怪乎有识梨园，望之而却走也。此语未经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后，吾知鲜矣。

脱窠臼

【原文】

“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于今为旧，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视昨，亦有间焉，昨已见而今未见也。知未见之为新，即知已见之为旧矣。

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诮。使当日逆料至此，即劝之捧心，知不屑矣。

吾谓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吾观近日之新剧，非新剧也，皆老僧碎补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取众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种“传奇”。但有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语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赞时人新剧，可谓定评。但不知前人所作，又从何处集来？岂《西厢》以前，别有跳墙之张珙？《琵琶》以上，另有剪发之赵五娘乎？若是，则何以原本不传，而传其抄本也？窠臼不脱，难语填词，凡我同心，急宜参酌。

密 针 线

【原文】

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

吾观今日之传奇，事事皆逊元人，独于埋伏照映处胜彼一筹。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长全不在此也。

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再取小节论之，如五娘之剪发，乃作者自为之，当日必无其事。以有疏财仗义之张大公在，受人之托，必能终人之事，未有坐视不顾，而致其剪发者也。然不剪发，不足以见五娘之孝。以我作《琵琶》，"剪发"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须回护张大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读"剪发"之曲，并无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讥刺者。据五娘云："前日婆婆没了，亏大公周济。如今公公又死，无钱资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发"云云。若是，则剪发一事，乃自愿为之，非时势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传，只为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此二语虽属恒言，人人可道，独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难也？观此二语，不似怼怨大公之词乎？然此犹属背后私言，或可免于照顾。迨其哭倒在地，大公见之，许送钱米相资，以备衣衾棺椁，则感之颂之，当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没人埋，谁还你恩债？"试问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对埋殓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将置大公于何地乎？且大公之相资，尚义也，非图利也，"谁还恩债"一语，不几抹倒大公，将一片热肠付之冷水乎？此等词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辈，则群口讪之，不识置身何地矣。

予非敢于仇古，既为词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见，谓事事当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即举元人借口，乌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圣人之事，犹有不可尽法者，况其他乎？

《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请举所长以盖短。如"中秋赏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此其针线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并举其略。

然传奇一事也，其中义理分为三项：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与关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词中绳墨而已矣。

减头绪

【原文】

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也。后来作者，不讲根源，单筹枝节，谓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则关目亦多，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

殊不知戏场脚色，止此数人，便换千百个姓名，也只此数人装扮，止在上场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换不换。与其忽张忽李，令人莫识从来，何如只扮数人，使之频上频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观者各畅怀来，如逢故物之为愈乎？

作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其为词也，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虽难保其必传，然已有《荆》、《刘》、《拜》、《杀》之势矣。

戒荒唐

【原文】

昔人云："画鬼魅易，画狗马难。"以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于稽考。狗马为人所习见，一笔稍乖，是人得以指摘。可见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传奇，独工于为此。噫，活人见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动出魑魅魍魉为寿乎？移风易俗，当自此始。

吾谓剧本非他，即三代以后之《韶》、《濩》也。殷俗尚鬼，犹不闻以怪诞不经之事被诸声乐，奏于庙堂，矧辟谬崇真之盛世乎？

王道本乎人情，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五经》、《四书》、《左》、《国》、《史》、《汉》以及唐宋诸大家，何一不说人情？何一不关物理？及今家传户颂，有怪其平易而废之者乎？《齐谐》，志怪之书也，当日仅存其名，后世未见其实。此非平易可久、怪诞不传之明验欤？

人谓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尽，穷微极隐，纤芥无遗，非好奇也，求为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后人。

后人猛发之心，较之胜于先辈者。即就妇人女子言之，女德莫过于贞，妇愆无甚于妒。古来贞女守节之事，自剪发、断臂、刺面、毁身，以至刎颈而止矣。近日矢贞之妇，竟有刲肠剖腹，自涂肝脑于贵人之庭，以鸣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器，谈笑而终其身，若老衲高僧之坐化者。岂非五伦以内，自有变化不穷之事乎？古来妒妇制夫之条，自罚跪、戒眠、捧灯、戴水，以至扑臀而止矣。近日妒悍之流，竟有锁门绝食，迁怒于人，使族党避祸难前，坐视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扑不加，囹圄不设，宽仁大度，若有刑措之风，而其夫摄于不怒之威，自遣其妾而归化者。岂非闺阃以内，便有日异月新之事乎？此类繁多，不能枚举。

此言前人未见之事，后人见之，可备填词制曲之用者也。即前人已见之事，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若能设身处地，伐隐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灵于我，授以生花之笔，假以蕴绣之肠，制为杂剧，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而竟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者。此为最上一乘。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审虚实

【原文】

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古者，书籍所载，古人现成之事也；今者，耳目传闻，当时仅见之事也。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人谓古事多实，近事多虚。予曰：不然。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余表忠表节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率同于此。若谓古事皆实，则《西厢》、《琵琶》推为曲中之祖，莺莺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饿莩其亲，五娘之干蛊其夫，见于何书？果有实据乎？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盖指《武成》而言也。经史且然，矧杂剧乎？

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笔，又不宜尽作是观。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非用古人姓字为难，使与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之为难也；非查古人事实为难，使与本等情由贯串合一之为难也。

予既谓传奇无实，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实必须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难。古人填古事，犹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虑人考，无可考也。传至于今，则其人其事，观者烂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据，是谓实则实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无陪客，幻设姓名以代之，则虚不似虚，实不成实，词家之丑态也，切忌犯之。

词采第二

【原文】

曲与诗余，同是一种文字。古今刻本中，诗余能佳，而曲不能尽佳者，诗余可选，而曲不可选也。诗余最短，每篇不过数十字，作者虽多，入选者不多，弃短取长，是以但见其美。曲文最长，每折必须数曲，每部必须数十折，非八斗长才，不能始终如一。微疵偶见者有之，瑕瑜并陈者有之，尚有踊跃于前，懈弛于后，不得已而为狗尾续貂者亦有之。演者、观者既存此曲，只得取其所长，恕其所短，首尾并录。无一部而删去数折，止存数折，一出而抹去数曲，止存数曲之理。此戏曲不能尽佳，有为数折可取而挈带全篇，一曲可取而挈带全折，使瓦缶与金石齐鸣者，职是故也。

予谓既工此道，当如画士之传真、闺女之刺绣，一笔稍差，便虑神情不似，一针偶缺，即防花鸟变形。使全部传奇之曲，得似诗余选本，如《花间》、《草堂》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宝之字，则不愧填词之名，无论必传，即传之千万年，亦非侥幸而得者矣。

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琵琶》则如汉高用兵，胜败不一，其得一胜而王者，命也，非战之力也。《荆》、《刘》、《拜》、《杀》之传，则全赖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论可矣。

贵显浅

【原文】

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不问而知为今曲，非元曲也。

元人非不读书，而所制之曲，绝无一毫书本气，以其有书而不用，非当用而无书也，后人之曲则满纸皆书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词，皆觉过于浅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浅，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后人之词则心口皆深矣。无论其他，即汤若士《还魂》一剧，世以配飨元人，宜也。问其精华所在，则以〔惊梦〕、〔寻梦〕二折对。予谓二折虽佳，犹是今曲，非元曲也。

〔惊梦〕首句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以游丝一缕，逗起情丝。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淡经营矣。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谓制曲初心并不在此，不过因所见以起兴，则瞥见游丝，不妨直说，何须曲而又曲，由晴丝而说及春，由春与晴丝而悟其如线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则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乎？其余“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等语，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语，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至如末幅“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煽”，与“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寻梦〕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梦魂前”，“是这答儿压黄金钏匾”，此等曲，则去元人不远矣。而予最赏心者，不专在〔惊梦〕、〔寻梦〕二折，谓其心花笔蕊，散见于前后各折之中。〔诊祟〕曲云：“看你春归何处归，春睡何曾睡？气丝儿，怎度的长天日？”“梦去知他实实谁？病来只送得个虚虚的你。做行云，先渴倒在巫阳会。”“又不得困人天气，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承尊觑，何时何日，来看这女颜回？”〔忆女〕曲云：“地老天昏，没处把老娘安顿。”“你怎撇得下万里无儿白发亲。”“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玩真〕曲云：“如愁欲语，只少口气儿呵。”“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动凌波，盈盈欲下，不见影儿那。”此等曲，则纯乎元人，置之《百种》前后，几不能辨，以其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也。

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书，下至孩童所习《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之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亦偶有用着成语之处、点出旧事之时，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觅古人。此等造诣，非可言传，只宜多购元曲，寝食其中，自能为其所化。

而元曲之最佳者，不单在《西厢》、《琵琶》二剧，而在《元人百种》之中。《百种》亦不能尽

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其不致家弦户诵，出与二剧争雄者，以其是杂剧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诸管弦，不便奏之场上。今时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即欲不为纨扇之捐，其可得乎？

重机趣

【原文】

“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因作者逐句凑成，遂使观场者逐段记忆，稍不留心，则看到第二曲，不记头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当。是心口徒劳，耳目俱涩，何必以此自苦，而复苦百千万亿之人哉？故填词之中，勿使有断续痕，勿使有道学气。

所谓无断续痕者，非止一出接一出、一人顶一人，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看到后来方知其妙，知藕于未切之时，先长暗丝以待，丝于络成之后，才知作茧之精，此言“机”之不可少也。

所谓无道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如王阳明之讲道学，则得词中三昧矣。阳明登坛讲学，反复辨说“良知”二字。一愚人讯之曰：“请问‘良知’这件东西，还是白的？还是黑的？”阳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点带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词，则离合悲欢，嘻笑怒骂，无一语一字不带机趣而行矣。

予又谓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性中无此，做杀不佳。人问：性之有无，何从辨识？予曰：不难，观其说话行文，即知之矣。说话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脱，行文不板实，一篇之内，但有一二段空灵，此即可以填词之人也。不则另寻别计，不当以有用精神，费之无益之地。

噫，“性中带来”一语，事事皆然，不独填词一节。凡作诗文书画、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事，无一不具夙根，无一不本天授。强而后能者，毕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斋饭吃，不能成佛作祖也。

戒浮泛

【原文】

词贵显浅之说，前已道之详矣。然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矫艰深隐晦之弊而过焉者也。

极粗极俗之语，未尝不入填词，但宜从脚色起见。如在花面口中，则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词。无论生为衣冠仕宦，旦为小姐夫人，出言吐词当有隽雅舂容之度。即使生为仆从，旦作梅香，亦须择言而发，不与净、丑同声。以生、旦有生、旦之体，净、丑有净、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观《幽闺记》之陀满兴福，乃小生脚色，初屈后伸之人也。其〔避兵〕曲云：“遥观巡捕卒，都是棒和枪。”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也。均是常谈俗语，有当用

于此者，有当用于彼者。又有极粗极俗之语，止更一二字，或增减一二字，便成绝新绝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当存其说，以候其人。

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文章头绪之最繁者，莫填词若矣。予谓总其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难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说张三要像张三，难通融于李四。景乃众人之景，写春夏尽是春夏，止分别于秋冬。

善填词者，当为所难，勿趋其易。批点传奇者，每遇游山玩水、赏月观花等曲，见其止书所见，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处，只好算得五分，以风云月露之词，工者尽多，不从此剧始也。

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赏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说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说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语，犹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

人谓此等妙曲，工者有几？强人以所不能，是塞填词之路也。予曰：不然。作文之事，贵于专一。专则生巧，散乃入愚；专则易于奏工，散者难于责效。百工居肆，欲其专也；众楚群咻，喻其散也。舍情言景，不过图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当从何处说起？咏花既愁遗鸟，赋月又想兼风。若使逐件铺张，则虑事多曲少；欲以数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长。展转推敲，已费心思几许，何如只就本人生发，自有欲为之事，自有待说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如发科发甲之人，窗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二篇，场中遂至七篇。窗下之一篇二篇，未必尽好，而场中之七篇，反能尽发所长，而夺千人之帜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题之外，并无别题可做，只得走此一条路也。吾欲填词家舍景言情，非责人以难，正欲其舍难就易耳。

忌 填 塞

【原文】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迭用人名，直书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取现成以免思索。而总此三病与致病之由之故，则在一语。一语维何？曰：从未经人道破。一经道破，则俗语云“说破不值半文钱”，再犯此病者鲜矣。

古来填词之家，未尝不引古事，未尝不用人名，未尝不书现成之句，而所引所用与所书者，则有别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

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使文章之设，亦为与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则古来圣贤所作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如今世之为小说矣。

人曰：文人之作传奇，与著书无别，假此以见其才也，浅则才于何见？予曰：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

音律第三

【原文】

作文之最乐者，莫如填词，其最苦者，亦莫如填词。填词之乐（详后《宾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无一不随意到，较之南面百城，洵有过焉者矣。至说其苦，亦有千态万状，拟之悲伤疾痛、桎梏幽囚诸逆境，殆有甚焉者。请详言之。

他种文字，随人长短，听我张弛，总无限定之资格。今置散体弗论，而论其分股、限字与调声叶律者。

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先破后承，始开终结，内分八股，股股相对，绳墨不为不严矣。然其股法、句法，长短由人，未尝限之以数，虽严而不谓之严也。

限字则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语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声，对必同心，意难合掌，矩度不为不肃矣。然止限以数，未定以位，止限以声，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尝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尝不可，虽肃而实未尝肃也。

调声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则诗中之近体是已。起句五言，则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则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韵，则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则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第三、第四又复颠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则七言之句不来矣；起句用某韵，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则拈得平声之韵，上去入三声之韵，皆可置之不问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语，再无变更，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辙，保无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适从矣，是其苛犹未甚，密犹未至也。

至于填词一道，则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长者短一线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复忽长忽短，时少时多，令人把握不定。当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当阴者阴，换一阳字不能。调得平仄成文，又虑阴阳反复；分得阴阳清楚，又与声韵乖张。令人揽断肺肠，烦苦欲绝。此等苛法，尽勾磨人。作者处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顿极妥，便是千幸万幸之事，尚能计其词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

予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总诸体百家而论之，觉文字之难，未有过于填词者。予童而习之，于今老矣，尚未窥见一斑，只以管窥蛙见之识，谬语同心，虚赤帜于词坛，以待将来。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如莲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桔中，始为盘根错节之才、八面玲珑之笔，寿名千古，衾影何惭！

而千古上下之题品文艺者，看到传奇一种，当易心换眼，别置典刑。要知此种文字，作之可怜，出之不易。其楮墨笔砚非同己物，有如假自他人，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处为人掣肘，非若诗赋古文，容其得意疾书，不受神牵鬼制者。七分佳处，便可许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敌他种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词家，实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请作者同拈一题，先作文一篇或诗一首，再作填词一曲，试其孰难孰易，谁拙谁工，即知予言之不谬矣。然难易自知，工拙必须人辨。

词曲中音律之坏，坏于《南西厢》。凡有作者，当以之为戒，不当取之为法。非止音律，文艺亦然。请详言之。

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自南本一出，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人人赞羡，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宜于弋阳、四平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兹请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隶一人，虽有数人在场，其曲止出一口，从无互歌迭咏之事。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故演《北西厢》甚易。昆调悠长，一字可抵数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终之，无可助一臂者，以长江大河之全曲，而专责一人，即有铜喉铁齿，其能胜此重任乎？此北本虽佳，吴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厢》者，意在补此缺陷，遂割裂其词，增添其白，易北为南，撰成此剧，亦可谓善用古人、喜传佳事者矣。然自予论之，此人之于作者，可谓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谓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则俗优竞演，雅调无闻，作者苦心，虽传实没。所谓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无其具也。今之观演此剧者，但知关目动人，词曲悦耳，亦曾细尝其味、深绎其词乎？使读书作古之人，取《西厢》南本一阅，句栉字比，未有不废卷掩鼻，而怪秽气熏人者也。若曰：词曲情文不浃，以其就北本增删，割彼凑此，自难贴合，虽有才力，无所施也。然则宾白之文，皆由己作，并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为俗口鄙恶之谈，以秽听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尽有不就原本增删，或自填一折，以补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诸曲之过文者，此则束缚无人，操纵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强支吾之句，以混观者之目乎？使王实甫复生，看演此剧，非狂叫怒骂，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即痛哭流涕，对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续《西厢》者之才，去作《西厢》者，止争一间，观者群加非议，谓〔惊梦〕以后诸曲，有如狗尾续貂。以彼之才，较之作《南西厢》者，岂特奴婢之于郎主，直帝王之视乞丐！乃今之观者，彼施责备，而此独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户祝，居然配飨《琵琶》，非特实甫呼冤，且使则诚号屈矣！

予生平最恶弋阳、四平等剧，见则趋而避之，但闻其搬演《西厢》，则乐观恐后。何也？以其腔调虽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也。南本则聋瞽、喑哑、驮背、折腰诸恶状，无一不备于身矣。

此但责其文词，未究音律。从来词曲之旨，首严宫调，次及声音，次及字格。九宫十三调，南曲之门户也。小出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则分门别户，各有依归，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难紊乱。此剧只因改北成南，遂变尽词场格局：或因前曲与前曲字句相同，后曲与后曲体段不合，遂向别宫别调随取一曲以联络之，此宫调之不能尽合也；或彼曲与此曲牌名巧凑，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数不符，如其可增可减，即增减就之，否则任其多寡，以解补凑不来之厄，此字格之不能尽符也；至于平仄阴阳与逐句所叶之韵，较此二者其难十倍，诛之将不胜诛，此声音之不能尽叶也。词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尝缺一，能使天下相传，久而不废，岂非咄咄怪事乎？

更可异者，近日词人因其熟于梨园之口，习于观者之目，谓此曲第一当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谱；所填之词，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执而讯之，则曰："我用《南西厢》某折作对子，如何得错！"噫，玷《西厢》名目者此人，坏词场矩度者此人，误天下后世之苍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为拈出，则《南西厢》之流毒，当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门，魏贞庵相国取崔、郑合葬墓志铭示予，命予作《北西厢》翻本，以正从前之谬。

予谢不敏，谓天下已传之书，无论是非可否，悉宜听之，不当奋其死力与较短长。较之而非，举世起而非我；即较之而是，举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贵远贱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谁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时流下？彼文足以传世，业有明征；我力足以降人，尚无实据。以无据敌有征，其败可立见也。时龚芝麓先生亦在座，与贞庵相国均以予言为然。

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厢》，又有一人欲续《水浒传》，同商于予。予曰："《西厢》非不可改，《水浒》非不可续，然无奈二书已传，万口交赞，其高踞词坛之座位，业如泰山之稳、磐石之固，欲遽叱之，使起而让席于予，此万不可得之数也。无论所改之《西厢》、所续之《水浒》，未必可继后尘，即使高出前人数倍，吾知举世之人不约而同，皆以'续貂'、'蛇足'四字，为新作之定评矣。"二人唯唯而去。

此予由衷之言，向以诫人，而今不以之绳己，动数前人之过者，其意何居？曰：存其是也。放郑声者，非仇郑声，存雅乐也；辟异端者，非仇异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西厢》，非仇《南西厢》，欲存《北西厢》之本来面目也。若谓前人尽不可议，前书尽不可毁，则杨朱、墨翟亦是前人，郑声未必无底本，有之亦是前书，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不遗余力哉？予又谓《北西厢》不可改，《南西厢》则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观此剧，非故嗜痴，因此剧之外，别无善本，欲睹崔、张旧事，舍此无由。地乏朱砂，赤土为佳，《南西厢》之得以浪传，职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别出新裁，创为南本，师实甫之意，而不必更袭其词，祖汉卿之心，而不独仅续其后，若与《北西厢》角胜争雄，则可谓难之又难，若止与《南西厢》赌长较短，则犹恐屑而不屑。予虽乏才，请当斯任，救饥有暇，当即拈毫。

《南西厢》翻本既不可无，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于《北琵琶》一剧。蔡中郎夫妇之传，既以《琵琶》得名，则"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当年作者何以仅标其名，不见拈弄其实？使赵五娘描客之后，果然身背琵琶，往别张大公，弹出北曲哀声一大套，使观者听者涕泗横流，岂非《琵琶记》中一大畅事？而当年见不及此者，岂元人各有所长，工南词者不善制北曲耶？使王实甫作《琵琶》，吾知与千载后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

予虽乏才，亦不敢不当斯任。向填一折付优人，补则诚原本之不逮，兹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扩为全本，以备词人采择。如其可用，谱为弦索新声，若是，则《南西厢》、《北琵琶》二书可以并行。虽不敢望追踪前哲，并辔时贤，但能保与自手所填诸曲（如已经行世之前后八种，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种）合而较之，必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著此二书，必须杜门累月，窃恐饥来驱人，势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为数十口家人筹生计乎？伤哉！贫也。

恪守词韵

【原文】

一出用一韵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为定格。旧曲韵杂，出入无常者，因其法制未备，原无成格可守，不足怪也。既有《中原音韵》一书，则犹畛域画定，寸步不容越矣。

常见文人制曲，一折之中，定有一二出韵之字，非曰明知故犯，以偶得好句不在韵中，而又不肯割爱，故勉强入之，以快一时之目者也。

杭有才人沈孚中者，所制《绾春园》、《息宰河》二剧，不施浮采，纯用白描，大是元人后劲。予初阅时，不忍释卷，及考其声韵，则一无定轨，不惟偶犯数字，竟以"寒山"、"桓欢"二韵，合

为一处用之。又有以“支思”、“齐微”、“鱼模”三韵并用者，甚至以“真文”、“庚青”、“侵寻”三韵，不论开口闭口，同作一韵用者。长于用才而短于择术，致使佳调不传，殊可痛惜！

夫作诗填词，同一理也。未有沈休文《诗韵》以前，大同小异之韵，或可叶入诗中。既有此书，即三百篇之风人复作，亦当俯就范围。李白诗仙，杜甫诗圣，其才岂出沈约下？未闻以才思纵横而跃出韵外，况其他乎？设有一诗于此，言言中的，字字惊人，而以一东二冬并叶，或三江七阳互施，吾知司选政者，必加摈黜，岂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词家绳墨，只在《谱》、《韵》二书，合《谱》合《韵》，方可言才。不则，八斗难克升合，五车不敌片纸，虽多虽富，亦奚以为？

凛遵曲谱

【原文】

曲谱者，填词之粉本，犹妇人刺绣之花样也。描一朵，刺一朵，画一叶，绣一叶，拙者不可稍减，巧者亦不能略增。然花样无定式，尽可日异月新，曲谱则愈旧愈佳，稍稍趋新，则以毫厘之差而成千里之谬。

情事新奇百出，文章变化无穷，总不出谱内刊成之定格。是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使曲无定谱，亦可日异月新，则凡属淹通文艺者，皆可填词，何元人、我辈之足重哉？“依样画葫芦”一语，竟似为填词而发。妙在依样之中，别出好歹，稍有一线之出入，则葫芦体样不圆，非近于方，则类乎扁矣。葫芦岂易画者哉！明朝三百年，善“画葫芦”者，止有汤临川一人，而犹有病其声韵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画葫芦之难，而一定之成样不可擅改也。

曲谱无新，曲牌名有新。盖词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伎俩，无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为一曲，熔铸成名，如[金索挂梧桐]、[倾杯赏芙蓉]、[倚马待风云]之类是也。此皆老于词学、文人善歌者能之，不则上调不接下调，徒受歌者揶揄。然音调虽协，亦须文理贯通，始可串离使合。如[金络索]、[梧桐树]是两曲，串为一曲，而名曰[金索挂梧桐]，以金索挂树，是情理所有之事也。[倾杯序]、[玉芙蓉]是两曲，串为一曲，而名曰[倾杯赏芙蓉]，倾杯酒而赏芙蓉，虽系捏成，犹口头语也。[驻马听]、[一江风]、[驻云飞]是三曲，串为一曲，而名曰[倚马待风云]，倚马而待风云之会，此语即入诗文中，亦自成句。凡此皆系有伦有脊之言，虽巧而不厌其巧。竟有只顾串合，不询文义之通塞，事理之有无，生扭数字作曲名者，殊失顾名思义之体，反不若前人不列名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儿水]，而串入二别曲，则曰[二犯江儿水]；本曲[集贤宾]，而串入三别曲，则曰[三犯集贤宾]。又有以“摊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地锦花]，而串入别曲，则曰[摊破簇御林]、[摊破地锦花]之类，何等浑然，何等藏拙！更有以十数曲串为一曲，而标以总名，如[六犯清音]、[七贤过关]、[九回肠]、[十二峰]之类，更觉浑雅。

予谓串旧作新，终是填词末着。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即牌名旧杀，终觉新奇可喜。如以极新极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张之曲，谁其好之？善恶在实，不在名也。

鱼模当分

【原文】

词曲韵书，止靠《中原音韵》一种，此系北韵，非南韵也。十年之前，武林陈次升先生欲补此缺陷，作《南词音韵》一书，工垂成而复辍，殊为可惜。予谓南韵深渺，卒难成书。填词之家即将《中原音韵》一书，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声字，另为一声，私置案头，亦可暂备南词之用。然此犹可缓。更有急于此者，则“鱼模”一韵，断宜分别为二。“鱼”之与“模”，相去甚远，不知周德清当日何故比而同之，岂仿沈休文《诗韵》之例，以“元”、“繁”、“孙”三韵，合为“十三元”之一韵，必欲于纯中示杂，以存“大音希声”之一线耶？无论一曲数音，听到歇脚处，觉其散漫无归，即我辈置之案头，自作文字读，亦觉字句聱牙、声韵逆耳。倘有词学专家，欲其文字与声音媲美者，当令“鱼”自“鱼”而“模”自“模”，两不相混，斯为极妥。即不能全出皆分，或每曲各为一韵，如前曲用“鱼”，则用“鱼”韵到底，后曲用“模”，则用“模”韵到底，犹之一诗一韵，后不同前，亦简便可行之法也。自愚见推之，作诗用韵，亦当仿此。另钞“元”字一韵，区别为三，拈得“十三元”者，首句用“元”，则用“元”韵到底，凡涉“繁”、“孙”二韵者勿用，拈得“繁”、“孙”者亦然。出韵则犯诗家之忌，未有以用韵太严而反来指谪者也。

廉监宜避

【原文】

“侵寻”、“监咸”、“廉纤”三韵，同属闭口之音，而“侵寻”一韵，较之“监咸”、“廉纤”，独觉稍异。每至收音处，“侵寻”闭口，而其音犹带清亮。至“监咸”、“廉纤”二韵，则微有不同。此二韵者，以作急板小曲则可，若填悠扬大套之词，则宜避之。《西厢》“不念《法华经》，不理《梁王忏》”一折用之者，以出惠明口中，声口恰相合耳。此二韵宜避者，不止单为声音，以其一韵之中，可用者不过数字，余皆险僻艰生，备而不用者也。若惠明曲中之“揝”字、“搀”字、“燂”字、“臜”字、“馅”字、“蘸”字、“飐”字，惟惠明可用，亦惟才大如天之王实甫能用，以第二人作《西厢》，即不敢用此险韵矣。初学填词者不知，每于一折开手处，误用此韵，致累全篇无好句；又有作不终篇，弃去此韵而另作者，失计妨时。故用韵不可不择。

拗句难好

【原文】

音律之难，不难于铿锵顺口之文，而难于倔强聱牙之句。铿锵顺口者，如此字声韵不合，随取一字换之，纵横顺逆，皆可成文，何难一时数曲？至于倔强聱牙之句，即不拘音律，任意挥写，尚难见才，况有清浊阴阳，及明用韵，暗用韵，又断断不宜用韵之成格，死死限在其中乎？

词名之最易填者，如[皂罗袍]、[醉扶归]、[解三醒]、[步步娇]、[园林好]、[江儿水]等

曲。韵脚虽多，字句虽有长短，然读者顺口，作者自能随笔，即有一二句宜作拗体，亦如诗内之古风，无才者处此，亦能勉力见才。至如［小桃红］、［下山虎］等曲，则有最难下笔之句矣。《幽闺记·小桃红》之中段云："轻轻将袖儿掀，露春纤，盏儿拈，低娇面也。"每句只三字，末字叶韵，而每句之第二字，又断该用平，不可犯仄。此等处，似难而尚未尽难。其［下山虎］云："大人家体面，委实多般，有眼何曾见？懒能向前，弄盏传杯，恁般腼腆。这里新人忒杀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见怜，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恶姻缘总在天。"只须"懒能向前"、"待推怎地展"、"事非偶然"之三句，便能搅断词肠。"懒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每句四字，两平两仄，末字叶韵。"待推怎地展"一句五字，末字叶韵，五字之中，平居其一，仄居其四。此等拗句，如何措手？

南曲中此类极多，其难有十倍于此者，若逐个牌名援引，则不胜其繁，而观者厌矣。不引一二处定其难易，人又未必尽晓。兹只随拈旧诗一句，颠倒声韵以喻之。如"云淡风轻近午天"，此等句法，自然容易见好，若变为"风轻云淡近午天"，则虽有好句，不夺目矣。况"风轻云淡近午天"七字之中，未必言言合律，或是阴阳相左，或是平仄尚乖，必须再易数字，始能合拍。或改为"风轻云淡午近天"，或又改为"风轻午近云淡天"，此等句法，揆之音律则或谐矣，若以文理绳之，尚得名为词曲乎？海内观者，肯曰此句为音律所限，自难求工，姑为体贴人情之善念而恕之乎？曰：不能也。既曰不能，则作者将删去此句而不作乎？抑自创一格而畅我所欲言乎？曰：亦不能也。然则攻此道者，亦甚难矣！

变难成易，其道何居？曰：有一方便法门，词人或有行之者，未必尽有知之者。行之者偶然合拍，如路逢故人，出之不意，非我知其在路而往投之也。凡作倔强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当引用成语。成语在人口头，即稍更数字，略变声音，念来亦觉顺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非止念不顺口，且令人不解其意。今亦随拈一二句试之。如"柴米油盐酱醋茶"，口头语也，试变为"油盐柴米酱醋茶"，或再变为"酱醋油盐柴米茶"，未有不明其义、不辨其声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口头语也，试将上句变为"日出东边西边雨"，下句变为"道是有情却无情"，亦未有不明其义，不辨其声者。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拗句，则几与海外方言无别，必经重译而后知之矣。即取前引《幽闺》之二句，定其工拙。"懒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皆拗体也。"懒能向前"一句，系作者新构，此句便觉生涩，读不顺口。"事非偶然"一句，系家常俗语，此句便觉自然，读之溜亮，岂非用成语易工、作新句难好之验乎？

予作传奇数十种，所谓"三折肱为良医"，此折肱语也。因觅知音，尽倾肝膈。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多闻，吾不敢居，谨自呼为直、谅。

合韵易重

【原文】

句末一字之当叶者，名为韵脚。一曲之中，有几韵脚，前后各别，不可犯重。此理谁不知之？谁其犯之？所不尽知而易犯者，惟有"合前"数句。兹请先言"合前"之故。同一牌名而为数曲者，止于首只列名，其后，在南曲则曰"前腔"，在北曲则曰"么篇"，犹诗题之有其二、其三、其四也。末后数语，有前后各别者，有前后相同，不复另作，名为"合前"者。

此虽词人躲懒法，然付之优人，实有二便：初学之时，少读数句新词，省费几番记忆，一便

也；登场之际，前曲各人分唱，“合前”之曲必通场合唱，既省精神，又不寂寞，二便也。

然“合前”之韵脚最易犯重。何也？大凡作首曲，则知查韵，用过之字不肯复用，迨做到第二、三曲，则止图省力，但做前词，不顾后语，置“合前”数句于度外，谓前曲已有，不必费心，而乌知此数句之韵脚，在前曲则语语各别，凑入此曲，焉知不有偶合者乎？

故作“前腔”之曲，而有“合前”之句者，必将末后数句之韵脚紧记在心，不可复用，作完之后，又必再查，始能不犯此病。此就韵脚而言也。

韵脚犯重，犹是小病，更有大于此者，则在词意与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则此数句之词意必有同情。如生、旦、净、丑四人在场，生、旦之意如是，净、丑之意亦如是，即可谓之同情，即可使之同唱。若生、旦如是，净、丑未尽如是，则两情不一，已无同唱之理。况有生、旦如是，净、丑必不如是，则岂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关窍，若不经人道破，则填词之家既顾阴阳平仄，又调角徵宫商，心绪万端，岂能复筹及此？

予作是编，其于词学之精微，则万不得一，如此等粗浅之论，则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者矣。后来作者，当锡予一字，命曰“词奴”，以其为千古词人，尝效纪纲奔走之力也。

慎用上声

【原文】

平、上、去、入四声，惟上声一音最别。用之词曲，较他音独低；用之宾白，又较他音独高。填词者每用此声，最宜斟酌。此声利于幽静之词，不利于发扬之曲；即幽静之词，亦宜偶用、间用，切忌一句之中连用二、三、四字。盖曲到上声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则此字唱不出口。如十数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觉抑扬有致；若重复数字皆低，则不特无音，且无曲矣。至于发扬之曲，每到吃紧关头，即当用阴字，而易以阳字尚不发调，况为上声之极细者乎？

予尝谓物有雌雄，字亦有雌雄。平、去、入三声以及阴字，乃字与声之雄飞者也；上声及阳字，乃字与声之雌伏者也。此理不明，难于制曲。初学填词者，每犯抑扬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为上声之字入曲低，而入白反高耳。词人之能度曲者，世间颇少。其握管捻髭之际，大约口内吟哦，皆同说话，每逢此字，即作高声。且上声之字出口最亮，入耳极清，因其高而且清，清而且亮，自然得意疾书。孰知唱曲之道与此相反，念来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于案头，而不利于场上之通病也。非笠翁为千古痴人，不分一毫人我，不留一点渣滓者，孰肯尽出家私底蕴，以博慷慨好义之虚名乎？

少填入韵

【原文】

入声韵脚，宜于北而不宜于南。以韵脚一字之音，较他字更须明亮，北曲止有三声，有平、上、去而无入，用入声字作韵脚，与用他声无异也。南曲四声俱备，混入声之字，定宜唱作入声，稍类三音，即同北调矣，以北音唱南曲可乎？予每以入韵作南词，随口念来，皆似北调，是以知之。若填北曲，则莫妙于此，一用入声，即是天然北调。然入声韵脚，最易见才，而又最难

藏拙。工于入韵，即是词坛祭酒。以入韵之字，雅驯自然者少，粗俗倔强者多。填词老手，用惯此等字样，始能点铁成金。浅乎此者，运用不来，熔铸不出，非失之太生，则失之太鄙。

但以《西厢》、《琵琶》二剧较其短长。作《西厢》者，工于北调，用入韵是其所长。如［闹会］曲中"二月春雷响殿角"，"早成就了幽期密约"，"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约"字，"学"字，"作"字，何等雅驯！何等自然！《琵琶》工于南曲，用入韵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两处堪悲，万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入声韵脚宜北不宜南之论，盖为初学者设，久于此道而得三昧者，则左之右文，无不宜之矣。

别解务头

【原文】

填词者必讲"务头"，然"务头"二字，千古难明。《啸余谱》中载《务头》一卷，前后胪列，岂止万言？究竟"务头"二字，未经说明，不知何物。止于卷尾开列诸旧曲，以为体样，言某曲中第几句是务头，其间阴阳不可混用，去上、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迹此求之，则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阴阳，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论矣。又云某句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若是，则一曲之中，止该用一俊语，其余字句皆可潦草涂鸦，而不必计其工拙矣。

予谓立言之人，与当权秉轴者无异。政令之出，关乎从违，断断可从，而后使民从之，稍背于此者，即在当违之列。凿凿能信，始可发令。措词又须言之极明，论之极畅，使人一目了然。今单提某句为务头，谓阴阳、平仄，断宜加严，俊语可施于上。此言未尝不是，其如举一废百，当从者寡，当违者众，是我欲加严，而天下之法律反从此而宽矣。况又嗫嚅其词，吞多吐少，何所取义而称为务头，绝无一字之诠释。然则"葫芦提"三字，何以服天下？吾恐狐疑者读之，愈重其狐疑，明了者观之，顿丧其明了，非立言之善策也。

予谓"务头"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当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务头，犹棋中有眼，有此则活，无此则死。进不可战，退不可守者，无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动情，唱不发调者，无务头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务头，一句有一句之务头。字不聱牙，音不泛调，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灵；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务头也。由此推之，则不特曲有务头，诗词歌赋以及举子业，无一不有务头矣。人亦照谱按格，发舒性灵，求为一代之传书而已矣。岂得为谜语欺人者所惑，而阻塞词源，使不得顺流而下乎？

宾白第四

【原文】

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常有"白雪阳春"其调，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窃怪之。原其所以轻此之故，殆有说焉。

元以填词擅长，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过数言，即抹去宾白而止阅填词，亦皆一气呵成，无有断续，似并此数言亦可略而不备者。由是观之，则初时止有

填词，其介白之文，未必不系后来添设。在元人，则以当时所重不在于此，是以轻之。后来之人，又谓元人尚在不重，我辈工此何为？遂不觉日轻一日，而竟置此道于不讲也。

予则不然。尝谓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则犹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论之，则如栋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论之，则如肢体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相轻，且觉稍有不称，即因此贱彼，竟作无用观者。

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但使笔酣墨饱，其势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无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词，而生出无穷话柄者。是文与文自相触发，我止乐观厥成，无所容其思议。此系作文恒情，不得幽渺其说，而作化境观也。

声务铿锵

【原文】

宾白之学，首务铿锵。一句聱牙，俾听者耳中生棘；数言清亮，使观者倦处生神。世人但以音韵二字用之曲中，不知宾白之文，更宜调声协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间仄，仄间平，非可混施迭用，不知散体之文亦复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语，乃千古作文之通诀，无一语一字可废声音者也。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则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连用二平，则声带喑哑，不能耸听。下句末一字用仄，则接此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连用二仄，则音类咆哮，不能悦耳。此言通篇之大较，非逐句逐字皆然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于宾白之中，则字字铿锵，人人乐听，有“金声掷地”之评矣。

声务铿锵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语是已。然有时连用数平，或连用数仄，明知声欠铿锵，而限于情事，欲改平为仄，改仄为平，而决无平声、仄声之字可代者。此则千古词人未穷其秘，予以探骊觅珠之苦，入万丈深潭者，既久而后得之，以告同心。虽示无私，然未免可惜。

字有四声，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是上、去、入三声皆丽于仄。而不知上之为声，虽与去、入无异，而实可介于平、仄之间，以其别有一种声音，较之于平则略高，比之去、入则又略低。古人造字审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过文，由平至仄，从此始也。譬如四方声音，到处各别，吴有吴音，越有越语，相去不啻天渊，而一至接壤之处，则吴、越之音相半，吴人听之觉其同，越人听之亦不觉其异。晋、楚、燕、秦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即声音之过文，犹上声介于平、去、入之间也。

作宾白者，欲求声韵铿锵，而限于情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即当用此法以济其穷。如两句三句皆平，或两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即用一上声之字介乎其间，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两句三句皆平，间一上声之字，则其声是仄，不必言矣。即两句三句皆去声、入声，而间一上声之字，则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听之，不知其为连用数仄者。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传而实不当传，一传之后，则遍地金声，求一瓦缶之鸣而不可得矣。

语求肖似

【原文】

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杀才人，困死豪杰。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非若他种文字，欲作寓言，必须远引曲譬，蕴藉包含。十分牢骚，还须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学，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和平，略施纵送，即谓失风人之旨，犯佻达之嫌，求为家弦户诵者难矣。

填词一家，则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尽。是则是矣，须知畅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果能若此，即欲不传，其可得乎？

词别繁减

【原文】

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知我者曰：从来宾白，作说话观，随口出之即是，笠翁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

罪我者曰：填词既曰“填词”，即当以词为主；宾白既名“宾白”，明言白乃其宾，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实实为予，责之诚是也。但其敢于若是，与其不得不若是者，则均有说焉。

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宾白之少，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盖彼只以填词自任，留余地以待优人，谓引商刻羽我为政，饰听美观彼为政。我以约略数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曲则仍之，其间宾白、科诨等事，有几处合于原本，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且作新与演旧有别，《琵琶》、《西厢》、《荆》、《刘》、《拜》、《杀》等曲，家弦户诵已久，童奥男妇皆能备悉情由，即使一句宾白不道，止唱曲文，观者亦能默会，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词曲一道，止能传

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予非不图省力，亦留余地以待优人。但优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与其留余地以待增，不若留余地以待减，减之不当，犹存作者深心之半，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

至其敢于若是者，则谓千古文章，总无定格，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

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奇翻为正者，不知凡几，吾不具论，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左传》、《国语》，纪事之书也，每一事不过数行，每一语不过数字，初时未病其少；迨班固之作《汉书》，司马迁之为《史记》，亦纪事之书也，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数字为数十百字，岂有病其过多，而废《史记》、《汉书》于不读者乎？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

诗之为道，当日但有古风。古风之体，多则数十百句，少亦十数句，初时亦未病其多；迨近体一出，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绝句一出，又敛八句为四句，岂有病其渐少，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此言多之可变为少也。

总之，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文患不能长，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亦何患哉？予则乌能当此，但为糠秕之导，以俟后来居上之人。

予之宾白，虽有微长，然初作之时，竿头未进，常有当俭不俭，因留余幅，以俟剪裁，遂不觉流为散漫者。自今观之，皆吴下阿蒙手笔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传十种之外，别有新词，则能保为犬夜鸡晨，鸣乎其所当鸣，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原文】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为“我”，呼人为“你”，北音呼人为“您”，自呼为“俺”、为“咱”之类是也。世人但知曲内宜分，乌知白随曲转，不应两截。此一折之曲为南，则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为北，则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时人传奇，多有混用者，即能间施于净、丑，不知加严于生、旦；止能分用于男子，不知区别于妇人。以北字近于粗豪，易入刚劲之口，南音悉多娇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声音驳杂，俗语呼为“两头蛮”，说话且然，况登场演剧乎？此论为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间，如[新水令]、[步步娇]之类，则在所不拘。

文贵洁净

【原文】

白不厌多之说，前论极详，而此复言洁净。洁净者，简省之别名也。洁则忌多，减始能净，二说不无相悖乎？曰：不然。多而不觉其多者，多即是洁；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芜。予所谓多，谓不可删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强凫变鹤之多也。

作宾白者，意则期多，字惟求少，爱虽难割，嗜亦宜专。每作一段，即自删一段，万不可删者始存，稍有可削者即去。此言逐出初填之际，全稿未脱之先，所谓慎之于始也。然我辈作文，常有人以为非，而自认作是者；又有初信为是，而后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己手，无一非佳，诗赋论其初成，无语不妙，迨易日经时之后，取而观之，则妍媸好丑之间，非特人能辨别，我亦自解雌黄矣。此论虽说填词，实各种诗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恒情也。

凡作传奇，当于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矣。

此说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则人与我中分其咎。予终岁饥驱，杜门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无可删可改之时也。每成一剧，才落毫端，即为坊人攫去，下半犹未脱稿，上半业已灾梨，非止灾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复灾其肺肠，灾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终为痼疾难医。予非不务洁净，天实使之，谓之何哉！

意取尖新

【原文】

“纤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处处皆然，而独不戒于传奇一种。传奇之为道也，愈纤愈密，愈巧愈精。词人忌在老实，“老实”二字，即“纤巧”之仇家敌国也。然“纤巧”二字，为文人鄙贱已久，言之似不中听，易以“尖新”二字，则似变瑕成瑜。其实“尖新”即是“纤巧”，犹之暮四朝三，未尝稍异。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则列之案头，不观则已，观则欲罢不能；奏之场上，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

少用方言

【原文】

填词中方言之多，莫过于《西厢》一种，其余今词古曲，在在有之。非止词曲，即《四书》之中，《孟子》一书，亦有方言，天下不知，而予独知之，予读《孟子》五十余年不知，而今知之，请先毕其说。

儿时读“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观朱注云：“褐，贱者之服；宽博，宽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间有服者，强半富贵之家，名虽褐而实则绒也。因讯蒙师，谓褐乃贵人之衣，胡云贱者之服？既云贱矣，则当从约，短一尺，省一尺购办之资；少一寸，免一寸缝纫之力，胡不窄小其制，而反宽大其形，是何以故？师默然不答，再询，则顾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数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见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无论丝罗罕觏，即见一二衣布者，亦类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养自活，织牛羊之毛以为衣，又皆粗而不密，其形似毯，诚哉其为贱者之服，非若南方贵人之衣也！又见其宽则倍身，长复扫地。即而讯之，则曰：此衣之外，不复有他，衫裳襦裤，总以一物代之，日则披之当服，夜则拥以为衾，非宽不能

周遭其身，非长不能尽覆其足。《鲁论》："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即是类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著书，必游名山大川，其斯之谓欤！"

盖古来圣贤多生西北，所见皆然，故方言随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乌知之？故但释字义，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团，至今未破，非予远游绝塞，亲觏其人，乌知斯言之不谬哉？由是观之，《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

凡作传奇，不宜频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声音，止能通于吴越，过此以往，则听者茫然。传奇天下之书，岂仅为吴越而设？至于他处方言，虽云入曲者少，亦视填词者所生之地。如汤若士生于江右，即当规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吴石渠生于阳羡，即当规避阳羡之方言。盖生此一方，未免为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为方言，及入他境，对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为方言者。诸如此类，易地皆然。欲作传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时防漏孔

【原文】

一部传奇之宾白，自始至终，奚啻千言万语？多言多失，保无前是后非，有呼不应，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簪记》之陈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禅堂打坐"，其曲云"从今孽债染缁衣"，"禅堂"、"缁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诸如此类者，不能枚举。总之，文字短少者，易为检点，长大者，难于照顾。吾于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长最大，而寻不出纤毫渗漏者，惟《水浒传》一书。设以他人为此，几同笊篱贮水，珠箔遮风，出者多而进者少，岂止三十六个漏孔而已哉！

科诨第五

【原文】

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予尝以此告优人，谓戏文好处，全在下半本。只消三两个瞌睡，便隔断一部神情，瞌睡醒时，上文下文已不接续。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断章取义，作零出观。若是，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养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观乎？

戒淫亵

【原文】

戏文中花面插科，动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话，公然道之戏场者。无论雅人塞耳，正士低头，惟恐恶声之污听，且防男女同观，共闻亵语，未必不开窥窃之门，郑声宜放，正为此也。不知科诨之设，止为发笑，人间戏语尽多，何必专谈欲事？即谈欲事，亦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笔，画出一幅春意图，始为善谈欲事者哉？人问：善谈欲事，当用何法，请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说口头俗语，人尽知之者，则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则欲事不挂齿颊，而与说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则借他事喻之，言虽在此，意实在彼，人尽了然，则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则无处不可类推矣。

忌俗恶

【原文】

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粲花五种》之长，不仅在此，才锋笔藻，可继《还魂》。其稍逊一筹者，则在气与力之间耳。《还魂》气长，《粲花》稍促；《还魂》力足，《粲花》略亏。虽然，汤若士之《四梦》，求其气长力足者，惟《还魂》一种，其余三剧则与《粲花》比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犹在，奋其全力，另制一种新词，则词坛赤帜，岂仅为若士一人所攫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与二老同时。他日追及泉台，定有一番倾倒，必不作妒而欲杀之状，向阎罗天子掉舌，排挤后来人也。

重关系

【原文】

“科诨”二字，不止为花面而设，通场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诨，外、末有外、末之科诨，净、丑之科诨，则其分内事也。然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雅中带俗，又于俗中见雅；活处寓板，即于板处证活。此等虽难，犹是词客优为之事。所难者，要有关系。关系维何？曰：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使忠孝节义之心，得此愈显。如老莱子之舞斑衣，简雍之说淫具，东方朔之笑彭祖面长，此皆古人中之善于插科打诨者也。作传奇者，苟能取法于此，则科诨非科诨，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门耳。

贵自然

【原文】

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诨一段，或预设某科诨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则是觅妓追欢，寻人卖笑，其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简雍说淫具，东方朔笑彭祖。即取二事论之。

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酿酒之具，论者欲置之法。雍与先主游，见男女各行道上，雍谓先主曰：“彼欲行淫，请缚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具，与欲酿未酿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释蓄酿具者。

汉武帝时，有善相者，谓人中长一寸，寿当百岁。东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责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则百岁，彭祖岁八百，其人中不几八寸乎？人中八寸，则面几长一丈矣，是以笑之。”

此二事，可谓绝妙之诙谐。戏场有此，岂非绝妙之科诨？然当时必亲见男女同行，因而说及淫具；必亲听人中一寸寿当百岁之说，始及彭祖面长，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见未闻，突然引此为喻，则怒之不暇，笑从何来？笑既不得，悟从何有？此即贵自然、不贵勉强之明证也。

吾看演《南西厢》，见法聪口中所说科诨，迂奇诞妄，不知何处生来，真令人欲逃欲呕。而观者听者，绝无厌倦之色，岂文章一道，俗则争取，雅则共弃乎？

格局第六

【原文】

传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听人自为政者。开场用末，冲场用生；开场数语，包括通篇，冲场一出，蕴酿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开手宜静不宜喧，终场忌冷不忌热。生、旦合为夫妇，外与老旦，非充父母，即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变更，势难仍旧，不得不通融兑换而用之。诸如此类，皆其可仍可改，听人为政者也。

近日传奇，一味趋新，无论可变者变，即断断当仍者，亦加改窜，以示新奇。予谓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犹之诗赋古文以及时艺，其中人才辈出，一人胜似一人，一作奇于一作，然止别其词华，未闻异其资格。有以古风之局而为近律者乎？有以时艺之体而作古文者乎？绳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师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焉。

家门

【原文】

开场数语，谓之“家门”。虽云为字不多，然非结构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即使规模已定，犹虑做到其间，势有阻挠，不得顺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张，是以此折最难下笔。如机锋锐利，一往而前，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则从此折做起。不则姑缺首篇，以俟终场补入。犹塑佛者不即开光，画龙者点睛有待，非故迟之，欲候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则目宜左视；其身向右，则目宜右观。俯仰低徊，皆从身转，非可预为计也。此是词家讨便宜法，开手即以告人，使后来作者未经捉笔，先省一番无益之劳，知笠翁为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真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说家门，先有一上场小曲，如《西江月》、《蝶恋花》之类，总无成格，听人拈取。此曲向来不切本题，止是劝人对酒忘忧、逢场作戏诸套语。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前是暗说，后是明说，暗说似破题，明说似承题。如此立格，始为有根有据之文。场中阅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觉其好者，即是可取可弃之文；开卷之初，能将试官眼睛一把拿住，不放转移，始为必售之技。吾愿才人举笔，尽作是观，不止填词而已也。

元词开场，止有冒头数语，谓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则四句，少则二句，似为简捷。然不登场则已，既用副末上场，脚才点地，遂尔抽身，亦觉张皇失次。增出家门一段，甚为有理。然家门之前，另有一词。今之梨园，皆略去前词，只就家门说起，止图省力，埋没作者一段深心。大凡说话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远，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开口骂题，便说几句闲文，才归正传，亦未尝不可，胡遽惜字如金，而作此卤莽灭裂之状也？作者万勿因其不读而作省文。至于末后四句，非止全该，又宜别俗。元人楔子，太近老实，不足法也。

冲场

【原文】

开场第二折，谓之“冲场”。冲场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长引子，引子唱完，继以诗词及四六排语，谓之“定场白”。言其未说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剧，耳目摇摇，得此数语，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之一引一词，较之前折家门一曲，犹难措手。务以寥寥数言，道尽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蕴酿全部精神，犹家门之括尽无遗也。同属包括之词，而分难易于其间者，以家门可以明说，而冲场引子及定场诗词全用暗射，无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戏文之节目，全于此处埋根，而作此一本戏文之好歹，亦即于此时定价。何也？开手笔机飞舞，墨势淋漓，有自由自得之妙，则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如此时此际，文情艰涩，勉强支吾，则朝气昏昏，到晚终无晴色，不如不作之为愈也。然则开手锐利者，宁有几人？不几阻抑后辈，而塞填词之路乎？

曰：不然。有养机使动之法在。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烦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

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数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若因好句不来，遂以俚词塞责，则走入荒芜一路，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原文】

本传中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迟。如生为一家，旦为一家，生之父母随生而出，旦之父母随旦而出，以其为一部之主，余皆客也。虽不定在一出二出，然不得出四五折之后。太迟则先有他脚色上场，观者反认为主，及见后来人，势必反认为客矣。即净丑脚色之关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迟。善观场者，止于前数出所见，记其人之姓名；十出以后，皆是枝外生枝，节中长节，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问姓字，并形体面目皆可不必认矣。

小收煞

【原文】

上半部之末出，暂摄情形，略收锣鼓，名为"小收煞"。宜紧忌宽，宜热忌冷，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如做把戏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际，众人射覆之时也。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猜破而后出之，则观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为妙矣。

大收煞

【原文】

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脚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此理谁不知之？但其会合之故，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与恕其无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绝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团聚，不过欢笑一场，以此收锣罢鼓，有何趣味？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所谓有团圆之趣者也。

予训儿辈尝云："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亏此出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

填词余论

【原文】

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传世，欲天下后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后代称许而赞叹之也。殆其文成矣，其书传矣，天下后代既群然知之，复群然称许而赞叹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几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誉人而不得其实，其去毁也几希。但云千古传奇，当推《西厢》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为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赞之，盲人亦能赞之矣。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

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词几部，由浅入深，自生而熟，则又当自火其书，而别出一番诠解。甚矣，此道之难言也。

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

演 习 部

选剧第一

【原文】

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登场之道，盖亦难言之矣。词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过，与裂缯毁璧等也。方今贵戚通侯，恶谈杂技，单重声音，可谓雅人深致，崇尚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剧之人美，而所演之剧，难称尽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尤可怪者：最有识见之客，亦作矮人观场，人言此本最佳，而辄随声附和，见单即点，不问情理之有无，以致牛鬼蛇神，塞满氍毹之上。极长词赋之人，偏与文章为难，明知此剧最好，但恐偶违时好，呼名即避，不顾才士之屈伸，遂使锦篇绣帙，沉埋瓿瓮之间。汤若士之《牡丹亭》、《邯郸梦》得以盛传于世，吴石渠之《绿牡丹》、《画中人》得以偶登于场者，皆才人侥幸之事，非文至必传之常理也。若据时优本念，则愿秦皇复出，尽火文人已刻之书，止存优伶所撰诸抄本，以备家弦户诵而后已。伤哉，文字声音之厄，遂至此乎！

吾谓《春秋》之法，责备贤者，当今瓦击雷鸣，金石绝响，非歌者投胎之误，优师指路之迷，皆顾曲周郎之过也。使要津之上，得一二主持风雅之人，凡见此等无情之剧，或弃而不点，或演不终篇而斥之使罢，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观者求精，则演者不敢浪习，黄绢色丝之曲，外孙齑臼之词，不求而自至矣。吾论演习之工，而首重选剧者，诚恐剧本不佳，则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无用之地。使观者口虽赞叹，心实咨嗟，何如择术务精，使人心口皆羡之为得也！

别 古 今

【原文】

选剧授歌童，当自古本始。古本既熟，然后间以新词，切勿先今而后古。何也？优师教曲，每加工于旧，而草草于新。以旧本人人皆习，稍有谬误，即形出短长。新本偶尔一见，即有破绽，观者听者未必尽晓，其拙尽有可藏。且古本相传至今，历过几许名师，传有衣钵，未当而必归于当，已精而益求其精。犹时文中“大学之道”、“学而时习之”诸篇，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动笔者也。新剧则如巧搭新题，偶有微长，则动主司之目矣。

故开手学戏，必宗古本。而古本又必从《琵琶》、《荆钗》、《幽闺》、《寻亲》等曲唱起，盖腔板之正，未有正于此者。此曲善唱，则以后所唱之曲，腔板皆不谬矣。旧曲既熟，必须间以新词。切勿听拘士腐儒之言，谓新剧不如旧剧，一概弃而不习。盖演古戏，如唱清曲，只可悦知音数

人之耳，不能娱满座宾朋之目。听古乐而思卧，听新乐而忘倦。古乐不必《箫》、《韶》，《琵琶》、《幽闺》等曲，即今之古乐也。

但选旧剧易，选新剧难。教歌习舞之家，主人必多冗事，且恐未必知音，势必委诸门客，询之优师。门客岂尽周郎，大半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而优师之中，淹通文墨者少，每见才人所作，辄思避之，以凿枘不相入也。故延优师者，必择文理稍通之人，使阅新词，方能定其美恶。又必藉文人墨客，参酌其间，两议佥同，方可授之使习。此为主人多冗，不谙音乐者而言。若系风雅主盟，词坛领袖，则独断有余，何必知而故询？

噫，欲使梨园风气丕变维新，必得一二缙绅长者主持公道。俾词之佳者必传，剧之陋者必黜，则千古才人心死，现在名流，有不以沉香刻木而祀之者乎？

剂冷热

【原文】

今人之所尚，时优之所习，皆在热闹二字。冷静之词，文雅之曲，皆其深恶而痛绝者也。然戏文太冷，词曲太雅，原足令人生倦，此作者自取厌弃，非人有心置之也。然尽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极热；文章极雅，而情事近俗者，何难稍加润色，播入管弦？乃不问短长，一概以冷落弃之，则难服才人之心矣。

予谓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即使鼓板不动，场上寂然，而观者叫绝之声，反能震天动地。是以人口代鼓乐，赞叹为战争，较之满场杀伐，钲鼓雷鸣，而人心不动，反欲掩耳避喧者为何如？岂非冷中之热，胜于热中之冷；俗中之雅，逊于雅中之俗乎哉？

变调第二

【原文】

变调者，变古调为新调也。此事甚难，非其人不行，存此说以俟作者。才人所撰诗赋古文，与佳人所制锦绣花样，无不随时更变。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至于传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与玩花赏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复看此花，昨夜对此月，今夜复对此月，则不特我厌其旧，而花与月亦自愧其不新矣。故桃陈则李代，月满即哉生。花月无知，亦能自变其调，矧词曲出生人之口，独不能稍变其音，而百岁登场，乃为三万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吾每观旧剧，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则喜其音节不乖，耳中免生芒刺；惧则惧其情事太熟，眼角如悬赘疣。学书学画者，贵在仿佛大都，而细微曲折之间，正不妨增减出入。若止为依样葫芦，则是以纸印纸，虽云一线不差，少天然生动之趣矣。因创二法，以告世之执郢斤者。

缩长为短

【原文】

观场之事，宜晦不宜明。其说有二：优孟衣冠，原非实事，妙在隐隐跃跃之间。若于日间搬弄，则太觉分明，演者难施幻巧，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观听，以耳目声音散而不聚故也。且人无论富贵贫贱，日间尽有当行之事，阅之未免妨工。抵暮登场，则主客心安，无妨时失事之虑。古人秉烛夜游，正为此也。然戏之好者必长，又不宜草草完事，势必阐扬志趣，摹拟神情，非达旦不能告阕。然求其可以达旦之人，十中不得一二。非迫于来朝之有事，即限于此际之欲眠，往往半部即行，使佳话截然而止。

予尝谓好戏若逢贵客，必受腰斩之刑。虽属谑言，然实事也。与其长而不终，无宁短而有尾。故作传奇付优人，必先示以可长可短之法，取其情节可省之数折，另作暗号记之，遇清闲无事之人，则增入全演，否则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园亦乐于为此。但不知减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数折，虽去若存，而无断文截角之患者，则在秉笔之人略加之意而已。法于所删之下折，另增数语，点出中间一段情节，如云昨日某人来说某话，我如何答应之类是也；或于所删之前一折，预为吸起，如云我明日当差某人去干某事之类是也。如此，则数语可当一折，观者虽未及看，实与看过无异，此一法也。

予又谓多冗之客，并此最约者，亦难终场，是删与不删等耳。尝见贵介命题，止索杂单，不用全本，皆为可行即行，不受戏文牵制计也。予谓全本太长，零出太短，酌乎二者之间，当仿《元人百种》之意，而稍稍扩充之，另编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剧，以备应付忙人之用。或即将古书旧戏，用长房妙手，缩而成之。但能沙汰得宜，一可当百，则寸金丈铁，贵贱攸分，识者重其简贵，未必不弃长取短，另开一种风气，亦未可知也。此等传奇，可以一席两本，如佳客并坐，势不低昂，皆当在命题之列者，则一后一先，皆可为政，是一举两得之法也。有暇即当属草，请以下里巴人，为白雪阳春之倡。

变旧成新

【原文】

演新剧如看时文，妙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演旧剧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之可爱者，以其体质愈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如铜器玉器之在当年，不过一刮磨光莹之物耳，迨其历年既久，刮磨者浑全无迹，光莹者斑驳成文，是以人人相宝，非宝其本质如常，宝其能新而善变也。使其不异当年，犹然是一刮磨光莹之物，则与今时旋造者无别，何事什佰其价而购之哉？旧剧之可珍，亦若是也。

今之梨园，购得一新本，则因其新而愈新之，饰怪妆奇，不遗余力；演到旧剧，则千人一辙，万人一辙，不求稍异。观者如听蒙童背书，但赏其熟，求一换耳换目之字而不得，则是古董便为古董，却未尝易色生斑，依然是一刮磨光莹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观之，犹觉耳目一新，何必定为村学究，听蒙童背书之为乐哉？

然则生斑易色，其理甚难，当用何法以处此？曰：有道焉。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体质维何？曲文与大段关目是已；丰姿维何？科诨与细微说白是已。曲文与大段关目不可改者，古人既费一片心血，自合常留天地之间，我与何仇，而必欲使之埋没？且时人是古非今，改之徒来讪笑。仍其大体，既慰作者之心，且杜时人之口。科诨与细微说白，不可不变者，凡人作事，贵于见景生情，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传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当与世迁移，自啭其舌，必不为胶柱鼓瑟之谈，以拂听者之耳。况古人脱稿之初，便觉其新，一经传播，演过数番，即觉听熟之言难于复听，即在当年，亦未必不自厌其繁，而思陈言之务去也。我能易以新词，透入世情三昧，虽观旧剧，如阅新篇，岂非作者功臣？使得为鸡皮三少之女，前鱼不泣之男，地下有灵，方颂德歌功之不暇，而忍以矫制责之哉？但须点铁成金，勿令画虎类狗。又须择其可增者增，当改者改，万勿故作知音，强为解事，令观者当场喷饭，而群罪作俑之人，则湖上笠翁不任咎也。此言润泽枯槁，变易陈腐之事。

予尝痛改《南西厢》，如[游殿]、[问斋]、[逾墙]、[惊梦]等科诨，及《玉簪·偷词》、《幽闺·旅婚》诸宾白，付伶工搬演，以试旧新，业经词人谬赏，不以点窜为非矣。

尚有拾遗补缺之法，未语同人，兹请并终其说。旧本传奇，每多缺略不全之事，刺谬难解之情。非前人故为破绽，留话柄以贻后人，若唐诗所谓“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乃一时照管不到，致生漏孔，所谓“至人千虑，必有一失”。此等空隙，全靠后人泥补，不得听其缺陷，而使千古无全文也。女娲氏炼石补天，天尚可补，况其他乎？但恐不得五色石耳。姑举二事以概之。

赵五娘于归两月，即别蔡邕，是一桃夭新妇。算至公姑已死，别墓寻夫之日，不及数年，是犹然一冶容诲淫之少妇也。身背琵琶，独行千里，即能自保无他，能免当时物议乎？张大公重诺轻财，资其困乏，仁人也，义士也。试问衣食名节，二者孰重？衣食不继则周之，名节所关则听之，义士仁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词人论之，几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无异矣，可少补天塞地之人乎？若欲于本传之外，劈空添出一人，送赵五娘入京，与之随身作伴，妥则妥矣，犹觉伤筋动骨，太涉更张。不想本传内现有一人，尽可用之而不用，竟似张大公止图卸肩，不顾赵五娘之去后者。其人为谁？着送钱米助丧之小二是也。[剪发]白云：“你先回去，我少顷就着小二送来。”则是大公非无仆从之人，何以吝而不使？予为略增数语，补此缺略，附刻于后，以政同心。此一事也。

《明珠记》之[煎茶]，所用为传消递息之人者，塞鸿是也。塞鸿一男子，何以得事嫔妃？使宫禁之内，可用男子煎茶，又得密谈私语，则此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乎？此等破绽，妇人小儿皆能指出，而作者绝不经心，观者亦听其疏漏。然明眼人遇之，未尝不哑然一笑，而作无是公看者也。若欲于本家之外，凿空构一妇人，与无双小姐从不谋面，而送进驿内煎茶，使之先通姓名，后说情事，便则便矣，犹觉生枝长节，难免赘语。不知眼前现有一妇，理合使之而不使，非特王仙客至愚，亦觉彼妇太忍。彼妇为谁？无双自幼跟随之婢，仙客现在作妾之人，名为采苹是也。无论仙客觅人将意，计当出此，即就采苹论之，岂有主人一别数年，无由把臂，今在咫尺，不图一见，普天之下，有若是之忍人乎？予亦为正此迷谬，止换宾白，不易填词，与《琵琶》改本并刊于后，以政同心，又一事也。其余改本尚多，以篇帙浩繁，不能尽附。总之，凡予所改者，皆出万不得已，眼看不过，耳听不过，故为铲削不平，以归至当，非勉强出头，与前人为难者比也。凡属高明，自能谅其心曲。

插科打诨之语，若欲变旧为新，其难易较此，奚止百倍？无论剧剧可增，出出可改，即欲隔日一新，逾月一换，亦诚易事。可惜当世贵人，家蓄名优数辈，不得一诙谐弄笔之人，为种词林萱草，使之刻刻忘忧。若天假笠翁以年，授以黄金一斗，使得自买歌童，自编词曲，口授而身导之，则戏场关目，日日更新，毡上诙谐，时时变相。此种技艺，非特自能夸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谋生不给，遑问其他？只好作贫女缝衣，为他人助娇，看他人出阁而已矣。

附

《琵琶记 ·寻夫》改本

〔胡捣练〕〔旦上〕辞别去，到荒丘，只愁出路煞生受。画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将此勉哀求。

鬼神之道，虽则难明；感应之理，未尝不信。奴家昨日在山上筑坟，偶然力乏，假寐片时。忽然梦见当山土地，带领着无数阴兵，前来助力。又亲口嘱咐，着奴家改换衣装，往京寻取夫婿。及至醒来，那坟台果然筑就。可见真有神明，不是空空一梦。只得依了梦中之言，改换做道姑打扮。又编下一套凄凉北调，到途路之间，逢人弹唱，抄化些资粮糊口，也是一条生计。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妇以来，终日与公姑厮守，如今虽死，还有个坟茔可拜，一旦撇他而去，真个是举目凄然。喜得奴家略晓丹青，只得借纸笔传神，权当个丁兰刻木，背在肩上行走，只当还与二亲相傍一般。遇着小祥忌日，也好展开祭奠，不枉做媳妇的一点孝心。有理！有理！颜料纸张，俱已备下，只是凭空摹拟，恐怕不肖神情，且待我想象起来。

〔三仙桥〕一从他每死后，要相逢，不能勾。除非梦里，暂时略聚首。如今该下笔了。〔欲画又止介〕苦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描先泪流。〔画介〕描不出他苦心头，描不出他饥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又画介〕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画完了，待我细看一看。〔看介〕呀！象倒极象，只是画得太苦了些，全没些欢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媳妇故意如此。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琵琶》如此等曲，方是化工，然不多见也。）

待我悬挂起来，烧些纸钱，奠些酒饭，然后带出门去便了。〔挂介〕嗳！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妇只为往京寻取丈夫，撇你不下，故此图画仪容，以便随身供养。你须是有灵有感，时刻在暗里扶持。待媳妇早见你的孩儿，痛哭一场，说完了心事，然后赶到阴司，与你二人做伴便了。啊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寻夫远游，只怕我公婆绝后。奴见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论起理来，该先别坟茔，然后去别张大公才是。只为要托他照管坟茔，须是先别了他，然后同至坟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与他便了。〔锁门行介〕只怕奴去后，冷清清，有谁来祭扫？纵使遇春秋，一陌纸钱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冻馁的公婆，死做个绝祭祀的姑舅！

来此已是，大公在家么？〔丑上〕收拾草鞋行远路，安排包裹送娇娘。呀！五娘子来了。老员外有请！〔末上〕衰柳寒蝉不可闻，金风败叶正纷纷；长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阳关无故人。呀！五娘子，我正要过来送你，你却来了。〔旦〕因有远行，特来拜别。大公请端坐，受奴家几拜。〔末〕来到就是了，不劳拜罢。〔旦拜，末同拜介〕〔旦〕高厚恩难报，临岐泪满巾。〔末〕从今无别事，拭目待归人。〔末起，旦不起介〕（跪求不起，方见郑重其事。）〔末〕五娘子请起。呀！五娘子，你为何跪在地下不肯起来？〔旦〕奴家有两件大事奉求，要大公亲口许下，方敢起来。〔末〕孝妇所求，一定是纲常伦理之事，老夫一力担当，快些请起！〔旦起介〕〔末〕叫小二看椅子

过来，与五娘子坐了讲话。〔旦〕告坐了。〔末〕五娘子，你方才说的，是那两件事？〔旦〕第一件，是怕奴家去后，公婆的坟茔没人照管，求大公不时看顾。每逢令节，代烧一陌纸钱。〔末〕这是我分内之事，自然照管，何须你嘱付。第二件呢？〔旦〕第二件，因奴家是个少年女子，远出寻夫，没人作伴，路上怕有嫌疑，求公公大发婆心，把小二借与奴家作伴，到京之日，即便遣人送还。这一件事，关系奴家的名节，断求慨允。〔末〕五娘子，这件事情，比照管坟茔还大，莫说待你拜求，方才肯许，不是个仗义之人；就是听你讲到此处，方才思念起来，把小二送你，也就不成个张广才了。我昨日思想，不但你只身行走，路上嫌疑；就是到了京中，与你丈夫相见，他问你在途路之中如何宿歇，你把甚么言语答应他？万一男子汉的心肠多疑少信，将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反把形迹二字与你讲论起来，如何了得！（读到此处，毛骨竦然，始信作者之疏，改者断不可已。）这也还是小事。他三载不归，未必不在京中别有所娶。我想那房家小，看见前妻走到，还要无中生有，别寻说话，离间你的夫妻，何况是远远寻夫，没人作伴？若把几句恶言加你，岂不是有口难分？还有一说：你丈夫临行之日，把家中事情拜托于我，我若容你独自寻夫，有碍他终身名节，日后把甚么颜面见他？就是死到九泉，也难与你公婆相会。这个主意，我先定下多时了，已曾分付小二，着他伴你同行，不劳分付，放心前去便了。〔旦起拜介〕这等多谢公公！奴家告别了。〔末〕且慢些，再请坐下。我且问你：你既要寻夫，那路上的盘费，已曾备下了么？〔旦〕并不曾有。〔末〕既然没有，如何去得？〔旦指背上琵琶介〕这就是奴家的盘费。不瞒公公说，已曾编下一套凄凉北调，谱入丝弦，一路弹唱而行，讨些钱米度日。〔丑〕这等说来，竟是叫化了。这样生意，我做不惯。不要总承，快寻别个去罢！〔末〕我自有主意，不消多嘴！五娘子，你前日剪发葬亲，往街坊货卖，倒不曾问得你卖了几贯钱财，可勾用么？〔旦〕并无人买，全亏大公周济。〔末〕却又来！头发可以作髢，尚且卖不出钱财，何况是空空弹唱？万一没人与钱，你还是去的好？转来的好？流落在他乡，不来不去的好？那些长途资斧，我也曾与你备下，不劳费心。也罢，你既费精神，编成一套词曲，不可不使老朽闻之。你就唱来，待我与你发个利市。〔旦〕这等待奴家献丑。若有不到之处，求大公改政一二。〔末〕你且唱来。〔旦理弦弹唱，末不住掩泪，丑不住哭介〕

〔北越调斗鹌鹑〕静理冰弦，凝神息喘，待诉衷肠，将眉略展。怕的是听者愁听，闻声去远。虽不比杞梁妻，善哭天，也去那哭倒长城的孟姜不远。

〔紫花儿序〕俺不是好云游闲离闺阃，也不是背人伦强抱琵琶，都则为远寻夫苦历山川。说甚么金莲窄小，道路迍邅，鞋穿，便做到骨葬沟渠首向天，保得过面无惭腆。（警句！）好追随地下姑嫜，得全名，死也无冤。

〔天净沙〕当初始配良缘，备饔飧尚有余钱。只为儿夫去远，遇荒罹变，为妻庸祸及椿萱。（自咎得体。）

〔金蕉叶〕他望赈济心穿眼穿，俺遭抢夺粮悬命悬。若不是遇高邻分粮助缞，怎能勾慰亲心将灰复燃？

〔小桃红〕可怜他游丝一缕命空牵，要续愁无线。俺也曾自餍糟糠备亲膳，要救余年，又谁料攀辕卧辙（妙语！）翻成劝？因来灶边，窥奴私咽，一声儿哭倒便归泉。

〔调笑令〕可怜，葬无钱！亏的是一位恩人，竟做了两次天。他助丧非强由情愿。实指望吉回凶转，因灾致祥无他变，又谁知后运同前！

〔秃厮儿〕俺虽是厚面皮无羞不腆，怎忍得累高邻鬻产输田？只得把香云剪下自卖钱，到街坊哭声喧，谁怜？（情真语确，出之遂成至文。）

〔圣药王〕俺待要图卸肩，赴九泉，怎忍得亲骸朽露饱飞鸢？欲待把命苟延，较后先，算来无幸可徼天，哭倒在街前。

〔麻郎儿〕感义士施恩不倦，二天外又复加天。则为这好仗义的高邻忒煞贤，越显得受恩的浅深无辨。（说得明，写得畅。）

〔么篇〕徒跣，把罗裙自捻，裹黄泥去筑坟圈。感山灵神通昼显，又指去路，劝人赴远。

〔络丝娘〕因此上顾不的鞋弓袜浅，讲不起抛头露面。手拨琵琶，原非自遣，要诉出衷肠一片。

〔东原乐〕暂把丧衣覆，乔将道服穿。为缺资财，致使得身容变。休怪俺孝妇啼痕学杜鹃，只为多愁怨，渍染得■麻如茜。（压倒元人，全在粗中有细。）

〔拙鲁速〕可怜俺日不停，夜不眠，饥不餐，冷不燃。当日呵，辨不出桃花人面，分不开藕瓣金莲；到如今藕丝花片，落在谁边？自对菱花，错认椿萱，（错认椿萱，想落天际。）止为忧煎。才信道"家宽出少年"。

〔尾〕千愁万绪提难遍，只好绾绦中一线。听不出眼泪的休解囊，但有酸鼻的仁人请将钞袋儿展。（归到乞食，此曲才有着落。老手！老手！）

〔末〕做也做得好，弹也弹得好，唱也唱得好，可称三绝。〔出银介〕这一封银子，就当润喉润笔之资，你请收下。〔旦谢介〕〔末〕小二过来。他方才弹唱的时节，我便为他声音凄楚，情节可怜，故此掉泪。你知道些甚么，也号号啕啕，哭个不了？〔丑〕不知甚么原故，听到其间，就不知不觉哭将起来，连我也不明白。（妙在不解！解得出，便不见声音之妙。）〔末〕这等我且问你：方才送他的银子，万一途中不勾，依旧要叫化起来，你还是情愿不情愿？〔丑〕情愿！情愿！〔末〕为甚么以前不情愿，如今忽然情愿起来？〔丑想介〕正是，为甚么原故，忽然改变起来？连我也不明白。〔末〕好，这叫做：孝心所感，铁人流泪；高僧说法，顽石点头。五娘子，你一片孝心，就从今日效验起了，此去定然遂意。我且问你：你公婆的坟茔，曾去拜别了么？〔旦〕还不曾去。要屈大公同行，好对着公婆当面拜托。〔末〕一发见得到！就请同行。叫小二，与五娘子背了琵琶。〔丑〕自然。莫说琵琶，就是要带马桶，我也情愿挑着走了。〔末〕五娘子，我还有几句药石之言，要分付你，和你一面行走，一面讲罢。〔旦〕既有法言，便求赐教。〔行介〕

〔斗黑蟆〕〔末〕伊夫婿多应是，贵官显爵。伊家去，须当审个好恶。只怕你这般乔打扮，他怎知觉？一贵一贫，怕他将错就错。〔合〕孤坟寂寞，路途滋味恶。两处堪悲，万愁怎摸！

〔末〕已到坟前了。蔡大哥！蔡大嫂！你这个孝顺媳妇，待你二人，可谓生事以礼，死葬以礼，祭之以礼，无一事不全的了！如今远出寻夫，特来拜别，将坟墓交托于我。从今以后，我就当你媳妇，逢时化纸，遇节烧钱，你不消虑得。只是保佑他一路平安，早与丈夫相会。他一生行孝的事情，只有你夫妻两口，与我张广才三人知道。你夫妻死了，止剩得我一个在此，万一不能勾见他，这孝妇一片苦心，谁人替他表白？趁我张广才未死，速速保佑他回来。待我见他一面，把你媳妇的好处，细细对他讲一遍，我张广才这个老头儿，就死也瞑目了。唉，我那老友呵！〔旦〕我那公婆呵！〔同放声大哭，丑亦哭介〕〔末〕五娘子！

〔忆多娇〕我承委托，当领诺。这孤坟我自看守，决不爽约。但愿你途中身安乐。〔合〕举目萧索，满眼盈盈泪落。

〔旦〕公婆，你媳妇如今去了！大公，奴家去了！〔末〕五娘子，你途间保重，早去早回！小二，你好生伏侍五娘子，不要叫他费心。〔丑〕晓得！

〔旦〕为寻夫婿别孤坟，〔末〕只怕儿夫不认真。

〔合〕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旦掩泪同丑先下〕〔末目送，作哽咽不能出声介〕嗳，我、我、我明日死了，那有这等一个孝顺媳妇！可怜！可怜！〔掩泪下〕（世间苦戏尽多，但悲伤语皆出本人之口，虽使听者堕泪，未足称奇。此折之妙，妙在五娘缄口不提，张老代说，说到至情所感，人人流涕。此千古奇观，神哉技也！）

《明珠记·煎茶》改本

第一折

〔卜算子〕〔生冠带上〕未遇费长房，已缩相思地。咫尺有佳音，可惜人难寄。

下官王仙客，叨授富平县尹。又为长乐驿缺了驿官，上司命我带管三月。近日朝廷差几员内官，带领三十名宫女，去备皇陵打扫之用，今日申牌时分，已到驿中。我想宫女三十名，焉知无双小姐不在其内？要托人探个消息，百计不能。喜得里面要取人伏侍，我把塞鸿扮做煎茶童子，送进去承直，万一遇见小姐，也好传个信儿。塞鸿那里？〔丑上〕蓝桥今夜好风光，天上群仙降下方。只恐云英难见面，裴航空自捣玄霜。塞鸿伺候。〔生〕今日送你进去煎茶，专为打探无双小姐的消息，你须要用心体访。〔丑〕小人理会得。〔生〕随着我来。〔行介〕你若见了小姐呵！

〔玉交枝〕道我因他憔悴，虽则是断机缘，心儿未灰，痴情还想成婚配。便今世不共鸳帏，私心愿将来世期，倒不如将生换死求连理。〔合〕料伊行冰心未移，料伊行柔肠更痴。

说话之间，已到馆驿前了。〔丑〕管门的公公在么？〔净上〕走马近来辞帝阙，奉差前去扫皇陵。甚么人？到此何干？〔生〕带管驿事富平县尹，送煎茶人役伺候。〔净〕着他进来。〔丑进见介〕〔净看怒介〕这是个男子，你为甚么送他进来呢？〔生〕是个幼年童子。〔净〕看他这个模样，也不是个幼年童子了。好个不通道理的县官！就是上司官员，带着家眷从此经过，也没有取男子服事之理，何况是皇宫内院的嫔妃，肯容男子见面？叫孩子们，快打出去，着他换妇人进来。这样不通道理，还叫他做官！〔骂下〕〔生〕这怎么处？

〔前腔〕精神徒费。不收留翻加峻威，道是男儿怎入裙钗队。叹宾鸿有翼难飞！〔丑〕老爷，你偌大一位县官，怕差遣妇人不动？拨几个民间妇女进去就是了，愁他怎的！〔生〕塞鸿，你那里知道。民间妇人尽有，只是我做官的人，怎好把心事托他。幽情怎教民妇知，说来徒使旁人议。〔合前〕且自回衙，少时再作道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第二折

〔破陈子〕〔小旦上〕故主恩情难背，思之夜夜魂飞。

奴家采苹，自从抛离故主，寄养侯门，王将军待若亲生，王解元纳为侧室，唱随之礼不缺，伉俪之情颇谐。只是思忆旧恩，放心不下。闻得朝廷拨出宫女三十名，去备皇陵打扫，如今现在驿中。万一小姐也在数内，我和他咫尺之间，不能见面，令人何以为情！仔细想来，好凄惨人也！〔泪介〕

〔黄莺儿〕从小便相依。弃中途，履祸危，经年没个音书寄。到如今呵，又不是他东我西，

山遥路迷。宫门一入深无底，止不过隔层帏。身儿不近，怎免泪珠垂。

〔生上〕枉作千般计，空回九转肠；姻缘生割断，最狠是穹苍。〔见介〕〔小旦〕相公回来了。你着塞鸿去探消息，端的何如？为甚么面带愁容，不言不语？〔生〕不要说起！那守门的太监，不收男子，只要妇人。妇人尽有，都是民间之女，怎好托他代传心事，岂不闷杀我也！

〔前腔〕无计可施为，眼巴巴看落晖。只今宵一过，便无机会。娘子，我便为此烦恼。你为何也带愁容？看你无端皱眉，无因泪垂，莫不是愁他夺取中宫位？那里知道这婚姻事呵！绝端倪。便图来世，那好事也难期。

〔小旦〕奴家不为别事，只因小姐在咫尺之间，不能见面，故主之情，难于割舍，所以在此伤心。〔生〕原来如此，这也是人之常情。〔小旦〕相公，你要传消递息，既苦无人；我要见面谈心，又愁无计。我如今有个两全之法，和你商量。〔生〕甚么两全之法？快些讲来。〔小旦〕他要取妇人承值，何不把奴家送去？只说民间之妇。若还见了小姐，妇人与妇人讲话，没有甚么嫌疑，岂不比塞鸿更强十倍？〔生〕如此甚妙！只是把个官人娘子扮作民间之妇，未免屈了你些。〔小旦〕我原以侍妾起家，何屈之有。〔生〕这等分付门上，唤一乘小轿进来，傍晚出去，黎明进来便了。

羡卿多智更多情，一计能收两泪零。

〔小旦〕鸡犬尚能怀故主，为人岂可负生成。

第 三 折

（此折改白不改曲。曲照原本，不更一字。）

〔长相思〕〔旦上〕念奴娇，归国遥，为忆王孙心转焦，楚江秋色饶。月儿高，烛影摇，为忆秦娥梦转迢。苦呵！汉宫春信消。

街鼓冬冬动戍楼，倚床无寐数更筹；可怜今夜中庭月，一样清光两地愁。奴家自到驿内，看看天色晚来。〔内打二鼓介〕呀，谯楼上面，已打二鼓了。独眠孤馆，展转凄其，待与姊妹们闲话消遣，怎奈他们心上无事，一个个都去睡了。教奴家独守残灯，怎生睡得去！

〔二郎神〕良宵杳，为愁多睡来还觉。手揽寒衾风料峭。也罢，待我剔起残灯，到阶除下闲步一回，以消长夜。徘徊灯侧，下阶闲步无聊。只见惨淡中庭新月小。画屏间余香犹袅。漏声高，正三更，驿庭人静寥寥。

那帘儿外面，就是煎茶之所，不免去就着茶炉，饮一杯苦茗则个。正是：有水难浇心火热，无风可解泪冰寒。〔暂下〕〔小旦持扇上〕已入重围里，还愁见面遥；故人相对处，打点泪痕抛。奴家自进驿来，办眼偷瞧，不见我家小姐。〔内作长叹介〕〔小旦〕呀，如今夜深人静，为何有沉吟叹息之声？不免揭起帘儿，觑他一眼。（笠翁曰：此《明珠原曲》。“风格”二字，加之采苹恰好，若照原本，是无双赞塞鸿之词矣。塞鸿而有风标，其情尚可问乎？）

〔前腔〕偷瞧，把朱帘轻揭，金铃声小。呀！那阶除之下，缓步行来的，好似我家小姐。欲待唤他，又恐不是。我且只当不知，坐在这里煎茶，看他出来，有何话说。〔旦上〕看，一缕茶烟香缭绕。呀！那个煎茶女子，好生面善！青衣执爨，分明旧识风标。悄语低声问分晓。那煎茶女子，快取茶来！〔小旦〕娘娘请坐，待我取来。〔送茶，各看，背惊介〕〔旦〕呀！分明是采苹的模样，他为何来在这里？〔小旦〕竟是我家小姐！待他唤我，我才好认他。〔旦〕那女子走近前来！你莫非就是采苹么？〔小旦〕小姐在上，妾身就是。〔跪介〕〔旦抱哭介〕〔合〕天那！何幸得萍水相遭！〔旦〕你为何来在这里？〔小旦〕说起话长。今夜之来，是采苹一点孝心，费尽机

谋，特地来寻故主。请问小姐，老夫人好么？〔旦〕还喜得康健。采苹，你晓得王官人的消息么？郎年少，自分离，孤身何处飘飘？

〔小旦〕他自分散之后，贼平到京。正要来图婚配，不想我家遭此横祸，他就落魄天涯。近得金吾将军题请得官，现做富平县尹，权知此驿。

〔啭林莺〕他宦中薄禄权倚靠，知他未遂云霄。〔旦〕这等说来，他也就在此处了。既然如此，你的近况何如？随着谁人？作何勾当？〔小旦〕采苹自别夫人小姐，蒙金吾将军收为义女，就嫁与王官人，目今现在一处。〔旦〕哦，你和他现在一处么？〔小旦〕是。〔旦作醋容介〕这等讲来，我倒不如你了！鹪鹩已占枝头早，孤鸾拘锁，何日得归巢？〔小旦〕小姐不要多心。奴家虽嫁王郎，议定权为侧室，虚却正夫人的座位，还待着小姐哩！〔旦〕这等才是。我且问你，檀郎安否？怕相思瘦损潘安貌。〔小旦〕他虽受折磨，却还志气不衰，容颜如旧。志气好，千般折挫，风月未全消。

他一片苦情，恐怕小姐不知，现付明珠一颗，是小姐赠与他的，他时时藏在身旁，不敢遗失。〔付珠介〕

〔前腔〕〔旦〕双珠依旧成对好，我两人还是蓬飘。采苹，我今夜要约他一会，你可唤得进来么？〔小旦〕这个使不得！老公公在外监守，又有军士巡更，那里唤得进来！〔旦〕莫非是你……〔小旦〕是我怎么样？哦，采苹知道了，莫非疑我吃醋么？若有此心，天不覆，地不载！小姐，利害所关，他委实进来不得。〔旦泪介〕嗳！眼前欲见无由到，驿庭咫尺，翻做楚天遥。〔小旦〕楚天犹小，着不得一腔烦恼。小姐有何心事，只消对采苹说知，待采苹转对他说，也与见面一般。〔旦〕枉心焦，我芳情自解，怎说与伊曹！

待我修书一封，与你带去便了。〔小旦〕说得有理，快写起来，一霎时天就明了。〔旦写介〕

〔啄木公子〕舒残茧，展兔毫，蚊脚蝇头随意扫。只怕我有万恨千愁，假饶会面难消。我有满腔愁怨，写向鸾笺怎得了？总有丹青别样巧，毕竟衷肠事怎描？只落得泪痕交。

〔前腔〕书才写，灯再挑，锦袋重封花押巧。书写完了，采苹，你与我传示他，好自支持，休为我长皱眉梢。〔小旦〕小姐，你与他的姻缘，毕竟如何？可有出宫相会的日子？〔旦〕为说汉宫人未老，怨粉愁香憔悴倒；寂寞园陵岁月遥，云雨隔蓝桥。

明珠封在书中，叫他依旧收好。〔小旦〕天色已明，采苹出去了。小姐，你千万保重！若有便信，替我致意老夫人。〔各哭介〕〔小旦〕小姐保重，采苹去了。〔掩泪下〕〔旦〕呀，采苹，你竟去了！〔顿足哭介〕

〔哭相思尾〕从此两下分离音信杳，无由再见亲人了。

〔哭倒介〕〔末上〕自不整衣毛，何须夜夜号。咱家一路辛苦，正要睡觉，不知那个宫人啾啾唧唧，一夜哭到天明，不免到里面去看来。呀！为何哭倒在地下？〔看介〕原来是刘官人。刘宫人起来！〔摸介〕呀，不好了！浑身冰冷，只有心口还热。列位宫人快来！〔四宫女上〕并无奇祸至，何事疾声呼？呀！

这是刘家姐姐，为何倒在地下？〔末〕列位宫人看好，待我去取姜汤上来。〔下〕〔二宫女〕刘家姐姐，快些苏醒！〔末取姜汤上〕姜汤在此，快灌下去。〔灌醒介〕〔宫女〕刘家姐姐，你为甚么事情，哭得这般狼狈？

〔黄莺儿〕〔旦〕只为连日受劬劳，怯风霜，心胆摇，昨宵不睡挨到晓。〔末〕为甚么不睡呢？〔旦〕思家路遥，思亲寿高，因此蓦然愁绝昏沉倒。谢多娇，相将救取，免死向荒郊。

〔末〕好不小心！万一有些差池，都是咱家的干系哩！

〔前腔〕〔众〕人世水中泡。受皇恩，福怎消，何须苦忆家乡好。慈帏暂抛，相逢不遥，宽心莫把闲愁恼。〔内〕面汤热了，请列位宫人梳妆上轿。〔合〕曙光高，马嘶人起，梳洗上星轺。

〔宫女〕姊妹人人笑语阗，娘行何事独忧煎？

〔旦〕只因命带凄惶煞，心上无愁也泪涟。

授曲第三

【原文】

声音之道，幽渺难知。予作一生柳七，交无数周郎，虽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通显，然论其生平制作，塞满人 间，亦类此君之不可收拾。然究竟于声音之道未尝尽解，所能解者，不过词学之章句，音理之皮毛，比之观场矮 人，略高寸许，人赞美而我先之，我憎丑而人和之，举世 不察，遂群然许为知音。噫，音岂易知者哉？人问：既不 知音，何以制曲？予曰：酿酒之家，不必尽知酒味，然秫多水少则醇酽，曲好糵精则香冽，此理则易谙也；此理既 谙，则杜康不难为矣。造弓造矢之人，未必尽娴决拾，然 曲而劲者利于矢，直而锐者宜于鹄，此道则易明也。既明 此道，即世为弓人矢人可矣。虽然，山民善跋，水民善 涉，术疏则巧者亦拙，业久则粗者亦精。填过数十种新 词，悉付优人，听其歌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况为朱 墨所从出者乎？粗者自然拂耳，精者自能娱神，是其中菽 麦亦稍辨矣。语云：“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予虽不敏，亦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也。请述所知，以备裁择。

解明曲意

【原文】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

吾观今世学曲者，始则诵读，继则歌咏，歌咏既成，而事毕矣。至于讲解二字，非特废而不行，亦且从无此例。有终日唱此曲，终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此所谓无情之曲，与蒙童背书，同一勉强而非自然者也。虽腔板极正，喉舌齿牙极清，终是第二、第三等词曲，非登峰造极之技也。

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师讲明曲义。师或不解，不妨转询文人，得其义而后唱。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务求酷肖。若是，则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转腔换字之间，别有一种声口，举目回头之际，另是一副神情，较之时优，自然迥别。

变死音为活曲，化歌者为文人，只在能解二字，解之时义大矣哉！

调熟字音

【原文】

调平仄，别阴阳，学歌之首务也。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百不得一。不过口传心授，依样葫芦，求其师不甚谬，则习而不察，亦可以混过一生。独有必不可少之一事，较阴阳平仄为稍难，又不得因其难而忽视者，则为“出口”、“收音”二诀窍。

世间有一字，即有一字之头，所谓出口者是也；有一字，即有一字之尾，所谓收音者是也。尾后又有余音，收煞此字，方能了局。譬如吹箫、姓箫诸“箫”字，本音为箫，其出口之字头与收音之字尾，并不是“萧”。若出口作“箫”，收音作“箫”，其中间一段正音并不是“箫”，而反为别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箫”，其音一泄而尽，曲之缓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为之头，以备出口之用，有一字为之尾，以备收音之用，又有一字为余音，以备煞板之用。字头为何？“西”字是也。字尾为何？“夭”字是也。尾后余音为何？“乌”字是也。字字皆然，不能枚纪。《弦索辨讹》等书载此颇详，阅之自得。要知此等字头、字尾及余音，乃天造地设，自然而然，非后人扭捏而成者也，但观切字之法，即知之矣。《篇海》、《字汇》等书，逐字载有注脚，以两字切成一字。其两字者，上一字即为字头，出口者也；下一字即为字尾，收音者也，但不及余音之一字耳。无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间一字，其为天造地设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口一错，即差谬到底，唱此字而讹为彼字，可使知音者听乎？故教曲必先审音。即使不能尽解，亦须讲明此义，使知字有头尾以及余音，则不敢轻易开口，每字必询，久之自能惯熟。“曲有误，周郎顾”。苟明此道，即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顾矣。

字头、字尾及余音，皆为慢曲而设，一字一板，或一字数板者，皆不可无。其快板曲，止有正音，不及头尾。

缓音长曲之字，若无头尾，非止不合韵，唱者亦大费精神，但看青衿赞礼之法，即知之矣。“拜”、“兴”二字，皆属长音。“拜”字出口以至收音，必候其人揖毕而跪，跪毕而拜，为时甚久。若止唱一“拜”字到底，则其音一泄而尽，不当歇而不得不歇，失傧相之体矣。得其窍者，以“不”、“爱”二字代之。“不”乃“拜”之头，“爱”乃“拜”之尾，中间恰好是一“拜”字。以一字而延数晷，则气力不足；分为三字，即有余矣。“兴”字亦然，以“希”、“因”二字代之。赞礼且然，况于唱曲？婉譬曲喻，以至于此，总出一片苦心。审乐诸公，定须怜我。

字头、字尾及余音，皆须隐而不现，使听者闻之，但有其音，并无其字，始称善用头尾者。一有字迹，则沾泥带水，有不如无矣。

字忌模糊

【原文】

学唱之人，勿论巧拙，只看有口无口；听曲之人，慢讲精粗，先问有字无字。字从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无字。是说话有口，唱曲无口，与哑人何异哉？哑人亦能唱曲，听其呼号之声即可见矣。常有唱完一曲，听者止闻其声，辨不出一字者，令人闷杀！此非

唱曲之料，选材者任其咎，非本优之罪也。舌本生成，似难强造，然于开口学曲之初，先能净其齿颊，使出口之际，字字分明，然后使工腔板。此回天大力，无异点铁成金。然百中遇一，不能多也。

曲严分合

【原文】

同场之曲，定宜同场；独唱之曲，还须独唱，词意分明，不可犯也。常有数人登场，每人一只之曲，而众口同声以出之者。在授曲之人，原有浅深二意：浅者虑其冷静，故以发越见长；深者示不参差，欲以翕如见好。尝见《琵琶·赏月》一折，自“长空万里”以至“几处寒衣织未成”，俱作合唱之曲，谛听其声，如出一口，无高低断续之痕者。虽曰良工心苦，然作者深心，于兹埋没。此折之妙，全在共对月光，各谈心事。曲既分唱，身段即可分做，是清淡之内原有波澜。若混作同场，则无所见其情，亦无可施其态矣。惟“峭寒生”二曲可以同唱，首四曲定该分唱，况有“合前”数句振起神情，原不虑其太冷。他剧类此者甚多，举一可以概百。戏场之曲，虽属一人，而可以同唱者，惟行路出师等剧，不问词理异同，皆可使众声合一。场面似闹，曲声亦宜闹，静之则相反矣。

锣鼓忌杂

【原文】

戏场锣鼓，筋节所关，当敲不敲，不当敲而敲，与宜重而轻，宜轻反重者，均足令戏文减价。此中亦具至理，非老于优孟者不知。最忌在要紧关头，忽然打断。如说白未了之际，曲调初起之时，横敲乱打，盖却声音，使听白者少听数句，以致前后情事不连；审音者未闻起调，不知以后所唱何曲。打断曲文，罪犹可恕，抹杀宾白，情理难容。予观场每见此等，故为揭出。又有一出戏文将了，止余数句宾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数句，又系关键所在，乃戏房锣鼓早已催促收场，使说与不说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轻重之间，不可不急讲也。场上之人将要说白，见锣鼓未歇，宜少停以待之，不则过难专委，曲白锣鼓，均分其咎矣。

吹合宜低

【原文】

丝、竹、肉三音，向皆孤行独立，未有合用之者，合之自近年始。三籁齐鸣，天人合一，亦金声玉振之遗意也，未尝不佳；但须以肉为主，而丝竹副之，使不出自然者，亦渐近自然，始有主行客随之妙。迩来戏房吹合之声，皆高于场上之曲，反以丝竹为主，而曲声和之。是座客非为听歌而来，乃听鼓乐而至矣。从来名优教曲，总使声与乐齐，箫笛高一字，曲亦高一字，箫笛低一字，曲亦低一字。然相同之中，即有高低轻重之别，以其教曲之初，即以箫笛代口，引之使

唱，原系声随箫笛，非以箫笛随声，习久成性，一到场上，不知不觉而以曲随箫笛矣。

正之当用何法？曰：家常理曲，不用吹合，止于场上用之，则有吹合亦唱，无吹合亦唱，不靠吹合为主。譬之小儿学行，终日倚墙靠壁，舍此不能举步，一旦去其墙壁，偏使独行，行过一次两次，则虽见墙壁而不靠矣。以予见论之，和箫和笛之时，当比曲低一字，曲声高于吹合，则丝竹之声亦变为肉，寻其附和之痕而不得矣。正音之法，有过此者乎？然此法不宜概行，当视唱曲之人之本领。如一班之中，有一二喉音最亮者，以此法行之，其余中人以下之材，俱照常格。倘不分高下，一例举行，则良法不终，而怪予立言之误矣。

吹合之声，场上可少，教曲学唱之时，必不可少，以其能代师口，而司熔铸变化之权也。何则？不用箫笛，止凭口授，则师唱一遍，徒亦唱一遍，师住口而徒亦住口，聪慧者数遍即熟，资质稍钝者，非数十百遍不能，以师徒之间无一转相授受之人也。自有此物，只须师教数遍，齿牙稍利，即用箫笛引之。随箫随笛之际，若曰无师，则轻重疾徐之间，原有法脉准绳，引人归于胜地；若曰有师，则师口并无一字，已将此曲交付其徒。先则人随箫笛，后则箫笛随人，是金蝉脱壳之法也。"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箫笛二物，即曲中之尹公他也。但庾公之斯与子濯孺子，昔未见面，而今同在一堂耳。若是，则吹合之力讵可少哉？予恐此书一出，好事者过听予言，谬视箫笛为可弃，故复补论及此。

教白第四

【原文】

教习歌舞之家，演习声容之辈，咸谓唱曲难，说白易。宾白熟念即是，曲文念熟而后唱，唱必数十遍而始熟，是唱曲与说白之工，难易判如霄壤。时论皆然，予独怪其非是。唱曲难而易，说白易而难，知其难者始易，视为易者必难。盖词曲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谱载分明，师传严切，习之既惯，自然不出范围。至宾白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则无腔板可按、谱籍可查，止靠曲师口授。而曲师入门之初，亦系暗中摸索。彼既无传于人，何从转授于我？讹以传讹，此说白之理，日晦一日，而人不知。人既不知，无怪乎念熟即以为是，而且以为易也。

吾观梨园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工说白者，百中仅可一二。此一二人之工说白，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则其所传之师，乃一读书明理之人也。故曲师不可不择。教者通文识字，则学者之受益，东君之省力，非止一端。苟得其人，必破优伶之格以待之，不则鹤困鸡群，与侪众无异，孰肯抑而就之乎？然于此中索全人，颇不易得。不如仍苦立言者，再费几升心血，创为成格以示人，自制曲选词，以至登场演习，无一不作功臣，庶于为人为彻之义，无少缺陷。虽然，成格即设，亦止可为通文达理者道，不识字者闻之，未有不喷饭胡卢，而怪迂人之多事者也。

高低抑扬

【原文】

宾白虽系常谈，其中悉具至理，请以寻常讲话喻之。明理人讲话，一句可当十句，不明理人讲话，十句抵不过一句，以其不中肯綮也。宾白虽系编就之言，说之不得法，其不中肯綮等也。犹之倩人传语，教之使说，亦与念白相同，善传者以之成事，不善传者以之偾事，即此理也。此理甚难亦甚易，得其孔窍则易，不得孔窍则难。此等孔窍，天下人不知，予独知之。天下人即能知之，不能言之，而予复能言之，请揭出以示歌者。

白有高低抑扬，何者当高而扬？何者当低而抑？曰：若唱曲然。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衬字。每遇正字，必声高而气长，若遇衬字，则声低气短而疾忙带过，此分别主客之法也。说白之中，亦有正字，亦有衬字，其理同，则其法亦同。一段有一段之主客，一句有一句之主客，主高而扬，客低而抑，此至当不易之理，即最简极便之法也。凡人说话，其理亦然。譬如呼人取茶取酒，其声云："取茶来！""取酒来！"此二句既为茶酒而发，则"茶"、"酒"二字为正字，其声必高而长，"取"字、"来"字为衬字，其音必低而短。再取旧曲中宾白一段论之。《琵琶·分别》白云："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之夫妻；雪鬓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首四句之中，前二句是客，宜略轻而稍快；后二句是主，宜略重而稍迟。"功名"、"甘旨"二句亦然，此句中之主客也。"虽可抛"、"竟不念"六个字，较之"两月夫妻"、"八旬父母"，虽非衬字，却与衬字相同，其为轻快，又当稍别。至于"夫妻"、"父母"之上二"之"字，又为衬中之衬，其为轻快，更宜倍之。是白皆然，此字中之主客也。

常见不解事梨园，每于四六句中之"之"字，与上下正文同其轻重疾徐，是谓菽麦不辨，尚可谓之能说白乎？此等皆言宾白，盖场上所说之话也。至于上场诗、定场白，以及长篇大幅叙事之文，定宜高低相错，缓急得宜，切勿作一片高声，或一派细语，俗言"水平调"是也。上场诗四句之中，三句皆高而缓，一句宜低而快。低而快者，大率宜在第三句，至第四句之高而缓，较首二句更宜倍之。如《浣纱记》定场诗云："少小豪雄侠气闻，飘零仗剑学从军。何年事了拂衣去，归卧荆南梦泽云。""少小"二句宜高而缓，不待言矣。"何年"一句必须轻轻带过，若与前二句相同，则煞尾一句不求低而自低矣。末句一低，则懈而无势，况其下接着通名道姓之语。如"下官姓范名蠡，字少伯"，"下官"二字例应稍低，若末句低而接者又低，则神气索然不振矣，故第三句之稍低而快，势有不得不然者。此理此法，谁能穷究至此？然不如此，则是寻常应付之戏，非孤标特出之戏也。高低抑扬之法，尽乎此矣。

优师既明此理，则授徒之际，又有一简便可行之法，索性取而予之：但于点脚本时，将宜高宜长之字，用朱笔圈之，凡类衬字者不圈。至于衬中之衬，与当急急赶下、断断不宜沾滞者，亦用朱笔抹以细纹，如流水状，使一一皆能识认。则于念剧之初，便有高低抑扬，不俟登场摹拟。如此教曲，有不妙绝天下，而使百千万亿之人赞美者，吾不信也。

缓急顿挫

【原文】

缓急顿挫之法，较之高低抑扬，其理愈精，非数言可了。然了之必须数言，辩者愈繁，则听者愈惑，终身不能解矣。优师点脚本授歌童，不过一句一点，求其点不刺谬，一句还一句，不致断者联而联者断，亦云幸矣，尚能询及其他？即以脚本授文人，倩其画文断句，亦不过每句一点，无他法也。而不知场上说白，尽有当断处不断，反至不当断处而忽断；当联处不联，忽至不当联处而反联者，此之谓缓急顿挫。此中微渺，但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能口授，不能以笔舌喻者。不能言而强之使言，只有一法：大约两句三句而止言一事者，当一气赶下，中间断句处，勿太迟缓；或一句止言一事，而下句又言别事，或同一事而另分一意者，则当稍断，不可竟连下句，是亦简便可行之法也。此言其粗，非论其精；此言其略，未及其详。精详之理，则终不可言也。

当断当联之处，亦照前法，分别于脚本之中，当断处用朱笔一画，使至此稍顿，余俱连读，则无缓急相左之患矣。

妇人之态，不可明言，宾白中之缓急顿挫，亦不可明言，是二事一致。轻盈袅娜，妇人身上之态也；缓急顿挫，优人口中之态也。予欲使优人之口，变为美人之身，故为讲究至此。欲为戏场尤物者，请从事予言，不则仍其故步。

脱 套 第 五

【原文】

戏场恶套，情事多端，不能枚纪。以极鄙极俗之关目，一人作之，千万人效之，以致一定不移，守为成格，殊可怪也！西子捧心，尚不可效，况效东施之颦乎？且戏场关目，全在出奇变相，令人不能悬拟。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则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忧者不觉其可忧，苦者不觉其为苦，即能令人发笑，亦笑其雷同他剧，不出范围，非有新奇莫测之可喜也。扫除恶习，拔去眼钉，亦高人造福之一事耳。

衣冠恶习

【原文】

记予幼时观场，凡遇秀才赶考及谒见当涂贵人，所衣之服，皆青素圆领，未有着蓝衫者。三十年来始见此服。近则蓝衫与青衫并用，即以之别君子小人。凡以正生、小生及外、末脚色而为君子者，照旧衣青圆领，惟以净、丑脚色而为小人者，则着蓝衫。此例始于何人，殊不可解。夫青衿，朝廷之名器也。以贤愚而论，则为圣人之徒者始得衣之；以贵贱而论，则备缙绅

之选者始得衣之。名宦大贤尽于此出，何所见而为小人之服，必使净、丑衣之？此戏场恶习所当首革者也。或仍照旧例，止用青衫而不设蓝衫。若照新例，则君子小人互用，万勿独归花面，而令士子蒙羞也。

近来歌舞之衣，可谓穷奢极侈。富贵娱情之物，不得不然，似难责以俭朴。但有不可解者：妇人之服，贵在轻柔，而近日舞衣，其坚硬有如盔甲。云肩大而且厚，面夹两层之外，又以销金锦缎围之。其下体前后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为之，此战场所用之物，名为“纸甲”者是也，歌台舞榭之上，胡为乎来哉？易以轻软之衣，使得随身环绕，似不容已。至于衣上所绣之物，止宜两种，勿及其他。上体风鸟，下体云霞，此为定制。盖“霓裳羽衣”四字，业有成宪，非若点缀他衣，可以浑施色相者也。予非能创新，但能复古。

方巾与有带飘巾，同为儒者之服。飘巾儒雅风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别老少，可称得宜。近日梨园，每遇穷愁患难之士，即戴方巾，不知何所取义？至纱帽中之有飘带者，制原不佳，戴于粗豪公子之首，果觉相称。至于软翅纱帽，极美观瞻，曩时《张生逾墙》等剧，往往用之，近皆除去，亦不得其解。

声音恶习

【原文】

花面口中，声音宜杂。如作各处乡语，及一切可憎可厌之声，无非为发笑计耳，然亦必须有故而然。如所演之剧，人系吴人，则作吴音，人系越人，则作越音，此从人起见者也。如演剧之地在吴，则作吴音，在越则作越音，此从地起见者也。可怪近日之梨园，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音，岂吴人尽属花面乎？此与净、丑着蓝衫，同一覆盆之事也。使范文正、韩襄毅诸公有灵，闻此声，观此剧，未有不抱恨九原，而思痛革其弊者也。今三吴缙绅之居要路者，欲易此俗，不过启吻之劳；从未有计及此者，度量优容，真不可及。且梨园尽属吴人，凡事皆能自顾，独此一着，不惟不自争气，偏欲故形其丑，岂非天下古今一绝大怪事乎？且三吴之音，止能通于三吴，出境言之，人多不解，求其发笑，而反使听者茫然，亦失计甚矣。吾请为词场易之：花面声音，亦如生、旦、外、末，悉作官音，止以话头惹笑，不必故作方言。即作方言，亦随地转。如在杭州，即学杭人之话，在徽州，即学徽人之话，使妇人小儿皆能识辨。识者多，则笑者众矣。

语言恶习

【原文】

白中有“呀”字，惊骇之声也。如意中并无此事，而猝然遇之，一向未见其人，而偶尔逢之，则用此字开口。以示异也。近日梨园不明此义，凡见一人，凡遇一事，不论意中意外，久逢乍逢，即用此字开口，甚有差人请客而客至，亦以“呀”字为接见之声者。此等迷谬，尚可言乎？故为揭出，使知斟酌用之。

戏场惯用者，又有“且住”二字。此二字有两种用法：一则相反之事，用作过文。如正说此

事，忽然想及彼事，彼事与此事势难并行，才想及而未曾出口，先以此二字截断前言，“且住”者，住此说以听彼说也。一则心上犹豫，假此以待沉吟，如此说自以为善，恐未尽善，务期必妥，当于是处寻非，故以此代心口相商。“且住”者，稍迟以待，不可竟行之意也。而今之梨园，不问是非好歹，开口说话，即用此二字作助语词，常有一段宾白之中，连说数十个“且住”者。此皆不详字义之故，一经点破，犯此病者鲜矣。

上场引子下场诗，此一出戏文之首尾。尾后不可增尾，犹头上不可加头也。可怪近时新例，下场诗念毕，仍不落台，定增几句淡话，以极紧凑之文，翻成极宽缓之局。此义何居？令人不解。曲有尾声及下场诗者，以曲音散漫，不得几句紧腔，如何截得板住？白文冗杂，不得几句约语，如何结得话成？若使结过之后，又复说起，何如不收竟下之为愈乎？且首尾一理，诗后既可添话，则何不于引子之先，亦加几句说白，说完而后唱乎？此积习之最无理、最可厌者，急宜改革。然又不可尽革，如两人三人在场，二人先下，一人说话未了，必宜稍停以尽其说，此谓“吊场”，原系古格。然须万不得已，少此数句，必添以后一出戏文，或少此数句，即埋没从前说话之意者，方可如此。（亦有下场不及更衣者，故借此为缓兵计。）是龙足，非蛇足也。然只可偶一为之，若出出皆然，则是是貂皆可续矣，何世间狗尾之多乎？

科诨恶习

【原文】

插科打诨处，陋习更多，革之将不胜革，且见过即忘，不能悉记，略举数则而已。如两人相殴，一胜一败，有人来劝，必使被殴者走脱，而误打劝解之人，《连环·掷戟》之董卓是也。主人偷香窃玉，馆童吃醋拈酸，谓寻新不如守旧，说毕必以臀相向，如《玉簪》之进安、《西厢》之琴童是也。戏中串戏，殊觉可厌，而优人惯增此种，其腔必效弋阳，《幽闺·旷野奇逢》之酒保是也。

声 容 部

选姿第一

【原文】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古之大贤,择言而发,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数为是论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无耳。

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谓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损德,且以杀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圣人复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

孔子云:“素富贵,行乎富贵。”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矫清矫俭者为哉?但有狮吼在堂,则应借此藏拙,不则好之实所以恶之,怜之适足以杀之,不得以红颜薄命借口,而为代天行罚之忍人也。

予一介寒生,终身落魄,非止国色难亲,天香未遇,即强颜陋质之妇,能见几人?而敢谬次音容,侈谈歌舞,贻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缘虽不偶,兴则颇佳,事虽未经,理实易谙,想当然之妙境,较身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如其不信,但以往事验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宫窈窕,充塞内庭,握雨携云,何事不有?而千古以下,不闻传其实事,止有阳台一梦,脍炙人口。阳台今落何处?神女家在何方?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毕竟是何情状?岂有踪迹可考,实事可缕陈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谱而为法,未有不入闲情三昧者。凡读是书之人,欲考所学之从来,则请以楚国阳台之事对。

肌 肤

【原文】

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诗》不云乎“素以为绚兮”?素者,白也。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常有眉目口齿般般入画,而缺陷独在肌肤者。岂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于染匠,未施漂练之力,而遽加文采之工乎?曰:非然。白难而色易也。曷言乎难?是物之生,皆视根本。根本何色,枝叶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维何?精也,血也。精色带白,血则红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也必在黑白之间。若其血色浅红,结而为胎,虽在黑白之间,及其生也,豢以美食,处以曲房,犹可日趋于淡,以脚地未尽缁也。有幼时不白,长而始白者,此类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结而成胎,则其根本已缁,全无脚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云母,居以玉殿琼楼,亦难望其变深为浅。但能守旧不迁,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贵之家,生而不白,至长至老亦若是者,此类是也。

知此，则知选材之法，当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为力也；有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虽难为力，其力犹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剥去他色，漂而为白，则虽什佰其工价，必辞之不受。以人力虽巧，难拗天工，不能强既有者而使之无也。

妇人之白者易相，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间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面黑于身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难白；肌肤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粗者难白；皮肉之黑而宽者易白，黑而紧且实者难白。

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内，在外则有风吹日晒，其渐白也为难；身在衣中，较面稍白，则其由深而浅，业有明征，使面亦同身，蔽之有物，其验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

肌肤之黑而嫩者，如绫罗纱绢，其体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风吹，略经日照，则深者浅而浓者淡矣。粗则如布如毯，其受色之难，十倍于绫罗纱绢，至欲退之，其工又不止十倍，肌肤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粗者难白。

皮肉之黑而宽者，犹绸缎之未经熨，靴与履之未经楦者，因其皱而未直，故浅者似深，淡者似浓，一经熨楦之后，则纹理陡变，非复曩时色相矣。肌肤之宽者，以其血肉未足，犹待长养，亦犹待楦之靴履，未经烫熨之绫罗纱绢，此际若此，则其血肉充满之后，必不若此。故知宽者易白，紧而实者难白。

相肌之法，备乎此矣。若是，则白者、嫩者、宽者为人争取，其黑而粗、紧而实者遂成弃物乎？曰：不然。薄命尽出红颜，厚福偏归陋质，此等非他，皆素封伉俪之材，诰命夫人之料也。

眉 眼

【原文】

面为一身之主，目又为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尽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尽知，而未必尽穷其秘。吾谓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后观其形体。形体维何？眉发口齿，耳鼻手足之类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见？曰：有目在，无忧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观眸子。子舆氏笔之于书，业开风鉴之祖。予无事赘陈其说，但言情性之刚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即异日司花执爨之分途，而狮吼堂与温柔乡接壤之地也。

目细而长者，秉性必柔；目粗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动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聪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少黑多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时，善转者亦未能遽转，不定者亦有时而定。何以试之？曰：有法在，无忧也。其法维何？一曰以静待动，一曰以卑瞩高。目随身转，未有动荡其身，而能胶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来，多行数武，而我回环其目以视之，则秋波不转而自转，此一法也。妇人避羞，目必下视，我若居高临卑，则彼下而又下，永无见目之时矣。必当处之高位，或立台坡之上，或居楼阁之前，而我故降其躯以瞩之，则彼下无可下，势必环转其睛以避我。虽云善动者动，不善动者亦动，而勉强自然之中，即有贵贱妍媸之别，此又一法也。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发之淡浓，唇齿之红白，无目者犹能按之以手，岂有识者不能鉴之以形？无俟哓哓，徒滋繁渎。

眉之秀与不秀，亦复关系情性，当与眼目同视。然眉眼二物，其势往往相因。眼细者眉必长，眉粗者眼必巨，此大较也。然亦有不尽相合者，如长短粗细之间，未能一一尽善，则当取长

恕短，要当视其可施人力与否。

张京兆工于画眉，则其夫人之双黛，必非浓淡得宜，无可润泽者。短者可长，则妙在用增；粗者可细，则妙在用减。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视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后人力可施其巧。“眉若远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即不能酷肖远山，尽如新月，亦须稍带月形，略存山意，或弯其上而不弯其下，或细其外而不细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经天；又忌两笔斜冲，俨然倒书八字。变远山为近瀑，反新月为长虹，虽有善画之张郎，亦将畏难而却走。

非选姿者居心太刻，以其为温柔乡择人，非为娘子军择将也。

手 足

【原文】

相女子者，有简便诀云：“上看头，下看脚。”似二语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两手十指，为一生巧拙之关，百岁荣枯所系，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略而去之？

且无论手嫩者必聪，指尖者多慧，臂丰而腕厚者，必享珠围翠绕之荣。即以现在所需而论之，手以挥弦，使其指节累累，几类弯弓之决拾；手以品箫，如其臂形攘攘，几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携衾，观之兴索；捧卮进酒，受者眉攒，亦大失开门见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节，为观人要着，寻花问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难言之矣。选人选足，每多窄窄金莲；观手观人，绝少纤纤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难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觏也。须知立法不可不严，至于行法，则不容不恕。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细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宽恕其他矣。

至于选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则可一目了然。倘欲由粗以及精，尽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则又比手更难，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

其累维何？因脚小而难行，动必扶墙靠壁，此累之在己者也；因脚小而致秽，令人掩鼻攒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维何？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

昔有人谓予曰：“宜兴周相国，以千金购一丽人，名为‘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难移，每行必须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则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数钱可买，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莲”，即曰“行行如玉立”，皆谓其脚小能行，又复行而入画，是以可珍可宝。如其小而不行，则与刖足者何异？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

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兰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飞，男子有时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犹觉刚柔相半。即有柔若无骨者，然偶见则易，频遇为难。至大同名妓，则强半皆若是也。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

向在都门，以此语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间拥二妓，一晋一燕，皆无丽色，而足则甚小。予请不信者即而验之，果觉晋胜于燕，大有刚柔之别。座客无不翻然，而罚不信者以金谷酒数。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无也。噫，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

验足之法无他，只在多行几步，观其难行易动，察其勉强自然，则思过半矣。直则易动，曲

即难行；正则自然，歪即勉强。直而正者，非止美观便走，亦少秽气。大约秽气之生，皆强勉造作之所致也。

态度

【原文】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维何？媚态是已。世人不知，以为美色。乌知颜色虽美，是一物也，乌足移人？加之以态，则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则今时绢做之美女，画上之娇娥，其颜色较之生人，岂止十倍？何以不见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郁病耶？是知“媚态”二字，必不可少。媚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说之事也。凡女子，一见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已，遂至舍命以图，与生为难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说之事也。

吾于“态”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体吾能赋之，知识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之态度，我实不能变之化之，使其自无而有，复自有而无也。态之为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艳者愈艳，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无情之事变为有情，使人暗受笼络而不觉者。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便可抵过六七分。试以六七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与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则人止爱三四分而不爱六七分。是态度之于颜色，犹不止于一倍当两倍也。试以二三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与全无姿色而止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或与人各交数言，则人止为媚态所惑，而不为美色所惑。是态度之于颜色，犹不止于以少敌多，且能以无而敌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状貌姿容一无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从者，皆“态”之一字之为祟也。

是知选貌选姿，总不如选态一着之为要。态自天生，非可强造。强造之态，不能饰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颦也，出于西施则可爱，出于东施则可憎者，天生、强造之别也。

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传，独相态一事，则予心能知之，口实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为物也何如！其为事也何如！岂非天地之间一大怪物，而从古及今，一件解说不来之事乎？

诘予者曰：既为态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终觉首鼠，盍亦舍精言粗，略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为言，止有直书所见，聊为榜样而已。

向在维扬，代一贵人相妾，靓妆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抬头，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抬；一人娇羞腼腆，强之数四而后抬；一人初不即抬，及强而后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于看人而实非看人，瞬毕复定而后抬，俟人看毕，复以眼光一瞬而后俯，此即“态”也。

记曩时春游遇雨，避一亭中，见无数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跄而至。中一缟衣贫妇，年三十许，人皆趋入亭中，彼独徘徊檐下，以中无隙地故也。人皆抖擞衣衫，虑其太湿，彼独听其自然，以檐下雨侵，抖之无益，徒现丑态故也。及雨将止而告行，彼独迟疑稍后，去不数武而雨复作，乃趋入亭。彼则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转，先踞胜地故也。然臆虽偶中，绝无骄人之色。见后入者反立檐下，衣衫之湿，数倍于前，而此妇代为振衣，姿态百出，竟若天集众丑，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观者视之，其初之不动，似以郑重而养态；其后之故动，似以徜徉而生态。然彼岂

能必天复雨，先储其才以俟用乎？其养也，出之无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机之自起自伏耳。当其养态之时，先有一种娇羞无那之致现于身外，令人生爱生怜，不俟娉婷大露而后觉也。

斯二者，皆妇人媚态之一斑，举之以见大较。噫，以年三十许之贫妇，止为姿态稍异，遂使二八佳人与曳珠顶翠者，皆出其下，然则态之为用，岂浅鲜哉！

人问：圣贤神化之事，皆可造诣而成，岂妇人媚态独不可学而至乎？予曰：学则可学，教则不能。人又问：既不能教，胡云可学？予曰：使无态之人与有态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为其所化。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鹰变成鸠，形为气感，是则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则一部《廿一史》，当从何处说起？还怕愈说愈增其木强，奈何！

修容第二

【原文】

妇人惟仙姿国色，无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即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所谓"修饰"二字，无论妍媸美恶，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妆饰。"此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则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妆饰乎？即有十分人材者，岂一分妆饰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则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讲矣。

今世之讲修客者，非止穷工极巧，几能变鬼为神。我即欲勉竭心神，创为新说，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难工，非但小巫见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师，其不遭喷饭而唾面者鲜矣！

然一时风气所趋，往往失之过当。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胜于一人，一日务新于一日，趋而过之，致失其真之弊也。"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好高髻，宫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宫中皆全帛。"细腰非不可爱，高髻大袖非不美观，然至饿死，则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观，直与魑魅魍魉无别矣。此非好细腰、好高髻大袖者之过，乃自为饿死，自为一尺，自为全帛者之过也。亦非自为饿死，自为一尺，自为全帛者之过，无一人痛惩其失，著为章程，谓止当如此，不可太过，不可不及，使有遵守者之过也。

吾观今日之修容，大类楚宫之末俗。著为章程，非草野得为之事。但不经人提破，使知不可爱而可憎，听其日趋日甚，则在生而为魑魅魍魉者，已去死人不远，矧腰成一缕，有饿而必死之势哉！

予为修容立说，实具此段婆心。凡为西子者，自当曲体人情，万毋遽发娇嗔，罪其唐突。

盥 栉

【原文】

盥面之法，无他奇巧，止是濯垢务尽。面上亦无他垢，所谓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种：有自生之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从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从下而上者少，从上而下者多。以发与膏沐势不相离，发面交接之地，势难保其不侵。况

以手按发，按毕之后，自上而下，亦难保其不相挨擦，挨擦所至之处，即生油发亮之处也。生油发亮，于面似无大损，殊不知一日之美恶系焉，面之不白不匀，即从此始。

从来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即不能上色。倘于浴面初毕，未经搽粉之时，但有指大一痕为油手所污，迨加粉搽面之后，则满面皆白而此处独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既经搽粉之后，而为油手所污，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见油而不见粉也，此受病之在后者也。此二者之为患，虽似大而实小，以受病之处止在一隅，不及满面，闺人尽有知之者。尚有全体受伤之患，从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请攻而出之。

从来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于拭面，擦臂抹胸，随其所至。有腻即有油，则巾帕之不洁也久矣。即有好洁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发，将至额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即非无油少腻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犹打磨细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独沾乎？凡有面不受妆，越匀越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职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异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恶也。故善匀面者，必须先洁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须用过即浣，勿使稍带油痕，此务本穷源之法也。

善栉不如善篦，篦者，栉之兄也。发内无尘，始得丝丝现相，不则一片如毡，求其界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乌云蟠绕之头也。故善蓄姬妾者，当以百钱买梳，千钱购篦。篦精则发精，稍俭其值，则发损头痛，篦不数下而止矣。篦之极净，始便用梳。而梳之为物，则越旧越精。"人惟求旧，物惟求新。"古语虽然，非为论梳而设。求其旧而不得，则富者用牙，贫者用角。新木之梳，即搜根剔齿者，非油浸十日，不可用也。

古人呼髻为"蟠龙"。蟠龙者，髻之本体，非由妆饰而成，随手绾成，皆作蟠龙之势。可见古人之妆，全用自然，毫无造作。然龙乃善变之物，发无一定之形，使其相传至今，物而不化，则龙非蟠龙，乃死龙矣；发非佳人之发，乃死人之发矣。无怪今人善变，变之诚是也。但其变之之形，只顾趋新，不求合理；只求变相，不顾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当然者肖之，必取其应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类者肖之，未有凭空捏造，任意为之而不顾者。古人呼发为"乌云"，呼髻为"蟠龙"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顶。发之缭绕似云，发之蟠曲似龙，而云之色有乌云，龙之色有乌龙，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凭捏造，任意为之而不顾者也。

窃怪今之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种种新式，非不穷新极异，令人改观，然于当然应有、形色相类之义，则一无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笔是也；舌可生花，如来之广长是也；头则未见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当然而然也。发上虽有簪花之义，未有以头为花，而身为蒂者。钵盂乃盛饭之器，未有倒贮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象者。此皆事所未闻，闻之自今日始。此言不应有而有也。群花之色，万紫千红，独不见其有黑。设立一妇人于此，有人呼之为"黑牡丹"、"黑莲花"、"黑钵盂"者，此妇必艴然而怒，怒而继之以骂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岂非绝不可解之事乎？

吾谓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异月新，但须筹为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象多端，然总莫妙于云龙二物。仍用其名而变更其实，则古制新裁，并行而不悖矣。勿谓止此二物，变来有限，须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态万状，越变而越不穷者，无有过此二物者矣。龙虽善变，犹不过飞龙、游龙、伏龙、潜龙、戏珠龙、出海龙之数种。至于云之为物，顷刻数迁其位，须臾屡易其形，"千变万化"四字，犹为有定之称。其实云之变相，"千万"二字，犹不足以限量之也。

若得聪明女子，日日仰观天象，既肖云而为髻，复肖髻而为云，即一日一更其式，犹不能

尽其巧幻，毕其离奇，矧未必朝朝变相乎？若谓天高云远，视不分明，难于取法，则令画工绘出巧云数朵，以纸剪式，衬于发下，俟栉沐既成，而后去之，此简便易行之法也。云上尽可着色，或簪以时花，或饰以珠翠，幻作云端五彩，视之光怪陆离。但须位置得宜，使与云体相合，若其中应有此物者，勿露时花珠翠之本形，则尽善矣。

肖龙之法：如欲作"飞龙"、"游龙"，则先以己发梳一光头于下，后以假髮制作龙形，盘旋缭绕，覆于其上。务使离发少许，勿使相粘相贴，始不失"飞龙"、"游龙"之义，相粘相贴则是"潜龙"、"伏龙"矣。悬空之法，不过用铁线一二条，衬于不见之处，其龙爪之向下者，以发作线，缝于光发之上，则不动矣。

"戏珠龙"法：以髮作小龙二条，缀于两旁，尾向后而首向前，前缀大珠一颗，近于龙嘴，名为"二龙戏珠"。"出海龙"亦照前式，但以假髮作波浪纹，缀于龙身空隙之处，皆易为之。

是数法者，皆以云龙二物分体为之，是云自云而龙自龙也。予又谓云龙二物势不宜分。"云从龙，风从虎"，《周易》业有成言，是当合而用之。同用一髮，同作一假，何不幻作云龙二物，使龙勿露全身，云亦勿作全朵，忽而见龙，忽而见云，令人无可测识。是美人之头，尽有盘旋飞舞之势，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不几两擅其绝，而为阳台神女之现身哉？

噫，笠翁于此搜尽枯肠，为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后，倘得为神，则将往来绣阁之中，验其所制，果有裨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原文】

名花美女，气味相同，有国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结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实实有此一种，非饰美之词也。此种香气，亦有姿貌不甚姣艳，而能偶擅其奇者。总之，一有此种，即是夭折摧残之兆，红颜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国色而有天香，与无国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余则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维何？富贵之家，则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甑，酝酿而成者也。蔷薇最上，群花次之。然用不须多，每于盥浴之后，挹取数匙入掌，拭体拍面而匀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无其气息，是以为佳。不似他种香气，或速或沉，是兰是桂，一嗅即知者也。

其次则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闺中应有之事。皂之为物，亦有一种神奇，人身偶染秽物，或偶沾秽气，用此一擦，则去尽无遗。由此推之，即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与垢秽并除，混入水中而不见者矣，乃独去秽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别。皂之佳者，一浴之后，香气经日不散，岂非天造地设，以供修容饰体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县出者为第一，但价值稍昂，又恐远不能致。多则浴体，少则止以浴面，亦权宜丰俭之策也。

至于香茶沁口，费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贵，不知每日所需，不过指大一片，重止毫厘。裂成数块，每于饭后及临睡时，以少许润舌，则满吻皆香，多则味苦，而反成药气矣。

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说，以见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无耳。别有一种，为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请揭出言之：果中荔子，虽出人间，实与交梨、火枣无别，其色国色，其香天香，乃果中尤物也。予游闽粤，幸得饱啖而归，庶不虚生此口。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陈不如鲜，夫人而知之矣。殊不知荔之陈者，香气未尝尽没，乃与

橄榄同功，其好处却在回味时耳。佳人就寝，止啖一枚，则口脂之香，可以竟夕，多则甜而腻矣。须择道地者用之，枫亭是其选也。人问："沁口之香，为美人设乎？为伴美人者设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论美人，则五官四体皆为人设，奚止口内之香？"

点 染

【原文】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讳言脂粉，动称污人之物，有满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遍唇皆脂而日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诗太过，而欲以虢国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污人，人自污耳。

人谓脂粉二物，原为中材而设，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余似可不设。何也？二物颇带世情，大有趋炎附热之态，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绝代佳人而微施粉泽，略染腥红，有不增娇益媚者乎？使以嫫颜陋妇而丹铅其面，粉藻其姿，有不惊人骇众者乎？询其所以然之故，则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难使遽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显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

试以一墨一粉，先分二处，后合一处而观之，其分处之时，黑自黑而白自白，虽云各别其性，未甚相仇也。迨其合处，遂觉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碍，难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类者可使同居。即不相类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类、不相似，而且相反之物，则断断勿使同居，同居必为难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

脂则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势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涂脂，则其色灿然可爱；倘面无粉泽而止丹其唇，非但红色不显，且能使面上之黑色变而为紫。以紫之为色，非系天生，乃红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见红，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觉紫气东来，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灿然之瑞矣。

若是，则脂粉二物，竟与若辈无缘，终身可不用矣，何以世间女子，人人不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尝以脂粉多施，摈而不纳者？曰：不然。予所论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谓不相类、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间，则相类而相似矣。既相类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须施之有法，使浓淡得宜，则二物争效其灵矣。

从来傅粉之面，止耐远观，难于近视，以其不能匀也。画士着色，用胶始匀，无胶则研杀不合。人面非同纸绢，万无用胶之理，此其所以不匀也。有法焉：请以一次分为二次，自淡而浓，由薄而厚，则可保无是患矣。请以他事喻之：砖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后上细灰一次；先上不到之处，后上者补之；后上偶遗之处，又有先上者衬之，是以厚薄相均，泯然无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并为一次，则非但拙匠难匀，巧者亦不能遍及矣。粉壁且然，况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为二次傅之，先傅一次，俟其稍干，然后再傅第二次。则浓者淡而淡者浓，虽出无心，自能巧合，远观近视，无不宜矣。

此法不但能匀，且能变换肌肤，使黑者渐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无不由浅而深，其在深浅之间者，则非浅非深，另有一色，即如文字之有过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变为红，再使红变为紫，红即白紫之过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变为蓝，再使蓝变为青，蓝即白青之过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

如妇人面容稍黑，欲使竟变为白，其势实难。今以薄粉先匀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间，非若曩时之纯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变为深白，非使纯黑变为全白也。难易之势，不大相径庭哉？由此推之，则二次可广为三，深黑可同于浅，人间世上，无不可用粉匀面之妇人矣。此理不待验而始明。

凡读是编者，批阅至此，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为风雅功臣，亦可谓红裙知己。初论面容黑白，未免立说过严，非过严也，使知受病实深，而后知德医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

舍此更有二说，皆浅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匀面必须匀项，否则前白后黑，有如戏场之鬼脸；匀面必记掠眉，否则霜花覆眼，几类春生之社婆。至于点唇之法，又与匀面相反，一点即成，始类樱桃之体，若陆续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长短宽窄之痕，是为成串樱桃，非一粒也。

治服第三

【原文】

古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俗云："三代为宦，着衣吃饭。"古语今词，不谋而合，可见衣食二事之难也。饮食载于他卷，兹不具论，请言被服一事。

寒贱之家，自羞褴褛，动以无钱置服为词，谓一朝发迹，男可翩翩裘马，妇则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犹人身之附于其地。人与地习，久始相安。以极奢极美之服，而骤加俭朴之躯，则衣衫亦类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宽者似窄，短者疑长，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项宜伸而领为之曲：物不随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为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惯，头与冠不相称也。此犹粗浅之论，未及精微。

"衣以章身"，请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智愚贤不肖之实备于躬，犹"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贫者服之益章其贫；贵者服之章其贵，贱者服之益章其贱。有德有行之贤者，与无品无才之不肖者，其为章身也亦然。

设有一大富长者于此，衣百结之衣，履踵决之履，一种丰腴气象，自能跃出衣履之外，不问而知为长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况罗绮而文绣者乎？丐夫菜佣窃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祸，以服能章贫，不必定为短褐，有时亦在长据耳。"富润屋，德润身"之解，亦复如是。

富人所处之屋，不必尽为画栋雕梁，即居茅舍数椽，而过其门、入其室者，常见荜门圭窦之间，自有一种旺气，所谓"润"也。公卿将相之后，子孙式微，所居门第未尝稍改，而经其地者，觉有冷气侵入，此家门枯槁之过，润之无其人也。

从来读《大学》者，未得其解，释以雕镂粉藻之义。果如其言，则富人舍其旧居，另觅新居，而加以雕镂粉藻，则有德之人，亦将弃其旧身，另易新身，而后谓之心广体胖乎？甚矣，读书之难，而章句训诂之学，非易事也。予尝以此论见之说部，今复叙入闲情。噫，此等诠解，岂好闲情、作小说者所能道哉？偶寄云尔。

首饰

【原文】

珠翠宝玉，妇人饰发之具也，然增娇益媚者以此，损娇掩媚者亦以此。所谓增娇益媚者，或是面容欠白，或是发色带黄，有此等奇珍异宝覆于其上，则光芒四射，能令肌发改观。与玉蕴于山而山灵，珠藏于泽而泽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发黑之佳人满头翡翠，环鬓金珠，但见金而不见人，犹之花藏叶底，月在云中，是尽可出头露面之人，而故作藏头盖面之事。巨眼者见之，犹能略迹求真，谓其美丽当不止此，使去粉饰而全露天真，还不知如何妩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谈妆饰之离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饰珠翠宝玉，非以珠翠宝玉饰人也。

故女子一生，戴珠顶翠之事，止可一月，万勿多时。所谓一月者，自作新妇于归之日始，至满月卸妆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无可奈何。父母置办一场，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艳妆盛饰，不足以慰其心。过此以往，则当去桎梏而谢羁囚，终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则不可不求精善。富贵之家，无妨多设金玉犀贝之属，各存其制，屡变其形，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尝不可。贫贱之家，力不能办金玉者，宁用骨角，勿用铜锡。骨角耐观，制之佳者，与犀贝无异，铜锡非止不雅，且能损发。

簪珥之外，所当饰鬓者，莫妙于时花数朵。较之珠翠宝玉，非止雅俗判然，且亦生死迥别。《清平调》之首句云："名花倾国两相欢。"欢者，喜也；相欢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谓也。国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称同调，正当晨夕与共者也。汉武云："若得阿娇，贮之金屋。"吾谓金屋可以不设，药栏花榭则断断应有，不可或无。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阃内，使之旦夕相亲，珠围翠绕之荣不足道也。晨起簪花，听其自择，喜红则红，爱紫则紫，随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谓两相欢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妇，屋旁稍有隙地，亦当种树栽花，以备点缀云鬟之用。他事可俭，此事独不可俭。妇人青春有几？男子遇色为难。尽有公侯将相、富室大家，或苦缘分之悭，或病中宫之妒，欲亲美色，而毕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乐？不得一二事娱悦其心，不得一二物妆点其貌，是为暴殄天物，犹倾精米洁饭于粪壤之中也。即使赤贫之家，卓锥无地，欲艺时花而不能者，亦当乞诸名园，购之担上。即使日费几文钱，不过少饮一杯酒。既悦妇人之心，复娱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更有俭于此者，近日吴门所制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时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岂物不论美恶，止论贵贱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复如此，奚止于物。

吴门所制之花，花象生而叶不象生，户户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叶而以真者缀之，则因叶真而花益真矣，亦是一法。

时花之色，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水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止宜压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则类村妆，以村妇非红不爱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鬓之外，一无所用。可见天之生此，原为助妆而设，妆可少乎？珠兰亦然。珠兰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处处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论髻，欲人革去"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怪形，而以假髮作云龙等式。客有过之者，谓吾侪立法，当使天下去赝存真，奈何教人为伪？予曰：生今之世，行古之道，立言则

善，谁其从之？不若因势利导，使之渐近自然。妇人之首，不能无饰，自昔为然矣。与其饰以珠翠宝玉，不若饰之以髲。髲虽云假，原是妇人头上之物，以此为饰，可谓还其固有，又无穷奢极靡之滥费，与崇尚时花，鄙黜珠玉，同一理也。予岂不能为高世之论哉？虑其无裨人情耳。

簪之为色，宜浅不宜深，欲形其发之黑也。玉为上，犀之近黄者、蜜蜡之近白者次之，金银又次之，玛瑙琥珀皆所不取。簪头取象于物，如龙头、凤头、如意头、兰花头之类是也。但宜结实自然，不宜玲珑雕斫；宜与发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跃之形。盖簪头所以压发，服贴为佳，悬空则谬矣。

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妆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既当约小其形，复宜精雅其制，切忌为古时络索之样。时非元夕，何须耳上悬灯？若再饰以珠翠，则为福建之珠灯，丹阳之料丝灯矣。其为灯也犹可厌，况为耳上之环乎？

衣 衫

【原文】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若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贵人之妇，宜披文采，寒俭之家，当衣缟素，所谓与家相称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为仇乎？故曰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面相宜。

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此等即非国色，亦去夷光、王嫱不远矣。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相体裁衣之法，变化多端，不应胶柱而论，然不得已而强言其略，则在务从其近而已。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矣。然而贫贱之家，求为精与深而不能，富贵之家，欲为粗与浅而不可，则奈何？曰：不难。布苎有精粗深浅之别，绮罗文采亦有精粗深浅之别，非谓布苎必粗而罗绮必精，锦绣必深而缟素必浅也。绸与缎之体质不光、花纹突起者，即是精中之粗，深中之浅；布与苎之纱线紧密、漂染精工者，即是粗中之精，浅中之深。

凡予所言，皆贵贱咸宜之事，既不详绣户而略衡门，亦不私贫家而遗富室。盖美女未尝择地而生，佳人不能选夫而嫁。务使得是编者，人人有裨，则怜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迩来衣服之好尚，有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请并言之。

其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玄也。因避讳，故易之。）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

妇，皆衣青矣，可谓“齐变至鲁，鲁变至道”，变之至善而无可复加者矣。其递变至此也，并非有意而然，不过人情好胜，一家浓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觉，遂趋到尽头处耳。

然青之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数。但就妇人所宜者而论。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此其宜于岁者也。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极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腻之痕，非染不能复着，染之即成旧衣。此色不然，惟其极浓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觉；惟其极深也，凡浅乎此者，皆纳其污而不辞，此又其宜于体而适于用者也。贫家止此一衣，无他美服相衬，亦未尝尽现底里，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艳，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则一缕欠精，即彰其丑矣。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穷其底蕴。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此独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里衣之文越著，有复古之美名，无泥古之实害。二八佳人，如欲华美其制，则青上洒线，青上堆花，较之他色更显。

反复求之，衣色之妙，未有过于此者。后来即有所变，亦皆举一废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谓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

至于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则零拼碎补之服，俗名呼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缝，古人非好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长短之不同，不能象体而织，是必制为全帛，剪碎而后成之。即此一条两条之缝，亦是人身赘瘤，万万不能去之，故强存其迹。赞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无缝”，明言人间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条两条、广为数十百条，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类人间世上。然而愈趋愈下，将肖何物而后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为之。盖由缝衣之奸匠，明为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窃取而藏之，无由出脱，创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厌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则而效之。毁成片者为零星小块，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缝碎裂者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现出家之相？

风俗好尚之迁移，常有关于气数，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祯末年。予见而诧之，尝谓人曰：“衣衫无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内，得无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几而闯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谓予言不幸而中。方今圣人御世，万国来归，车书一统之朝，此等制度，自应潜革。倘遇同心，谓刍荛之言，不甚訾谬，交相劝谕，勿效前颦，则予为是言也，亦犹鸡鸣犬吠之声，不为无补于盛治耳。

云肩以护衣领，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须与衣同色，近观则有，远视若无，斯为得体。即使难于一色，亦须不甚相悬。若衣色极深，而云肩极浅，或衣色极浅，而云肩极深，则是身首判然，虽曰相连，实同异处，此最不相宜之事也。

予又谓云肩之色，不惟与衣相同，更须里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则夹里之色亦当用青，外色是蓝，则夹里之色亦当用蓝。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时时服贴，稍遇风飘，则夹里向外，有如飓吹残叶，风卷败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现历乱萧条之象矣。若使里外一色，则任其整齐颠倒，总无是患。然家常则已，出外见人，必须暗定以线，勿使与服相离，盖动而色纯，总不如不动之为愈也。

妇人之妆，随家丰俭，独有价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无。一曰半臂，俗呼“背褡”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带，俗呼“鸾绦”者是也。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一着背褡，则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一束以带，则粗者细，而细者倍觉其细矣。背褡宜着于外，人皆

知之；鸾绦宜束于内，人多未谙。带藏衣内，则虽有若无，似腰肢本细，非有物缩之使细也。

裙制之精粗，惟视折纹之多寡。折多则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折少则往来局促，有拘挛桎梏之形。折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遥，折少则胶柱难移，有态亦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则折纹之不少可知。予谓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观，尚须十幅。盖裙幅之增，所费无几，况增其幅，必减其丝。惟细縠轻绡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则为滞物，与幅减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与他费不同。妇人之异于男子，全在下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其所以为室者，只在几希之间耳。掩藏秘器，爱护家珍，全在罗裙几幅，可不丰其料而美其制，以贻采葑采菲者诮乎？

近日吴门所尚"百裥裙"，可谓尽美。予谓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较旧制稍增，较新制略减，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则得丰俭之宜矣。

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予独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观。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予尝读旧诗，见"飘飏血色裙拖地"、"红裙妒杀石榴花"等句，颇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则亦艳妆村妇而已矣，乌足动雅人韵士之心哉？

惟近制"弹墨裙"，颇饶别致，然犹未获我心。嗣当别出新裁，以正同调。思而未制，不敢轻以误人也。

鞋袜

【原文】

男子所着之履，俗名为"鞋"，女子亦名为"鞋"。男子饰足之衣，俗名为"袜"，女子独易其名而曰"褶"，其实褶即袜也。古云"凌波小袜"，其名最雅，不识后人何故易之？

袜色尚白，尚浅红；鞋色尚深红，今复尚青，可谓制之尽美者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谓制之尽美而又尽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没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丑妇效颦，非为佳人助力。

近有矫其弊者，窄小金莲，皆用平底，使与伪造者有别。殊不知此制一设，则人人向高底乞灵，高底之为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则大者亦小，无之则小者亦大。尝有三寸无底之足，与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指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吾谓高底不宜尽去，只在减损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于薄，薄则本体现矣；利于大而不利于小，小则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极薄极小者形之，则似鹤立鸡群，不求异而自异。世岂有高底如钱，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义命名，纤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龙"名髻，"乌云"为发之类是也。独于妇人之足，取义命名，皆与实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莲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妇人之足者，必曰"金莲"，名最小之足者，则曰"三寸金莲"。使妇人之足，果如莲瓣之为形，则其阔而大也，尚可言乎？极小极窄之莲瓣，岂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莲"之义之不可解也。

从来名妇人之鞋者，必曰"凤头"。世人顾名思义，遂以金银制凤，缀于鞋尖以实之。试思凤之为物，止能小于大鹏，方之众鸟，不几洋洋乎大观也哉？以之名鞋，虽曰赞美之词，实类讥讽之迹。如曰"凤头"二字，但肖其形，凤之头锐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则众鸟之头，尽有锐于凤

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独有取于凤？且凤较他鸟，其首独昂，妇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凤凰之昂首，其形尚可观乎？此“凤头”之义之不可解者也。

若是，则古人之命名取义，果何所见而云然？岂终不可解乎？曰：有说焉。

妇人裹足之制，非由前古，盖后来添设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妇人之足亦犹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莲瓣之稍尖，凤头之稍锐，亦可谓古之小脚。无其制而能约小其形，较之今人，殆有过焉者矣。

吾谓“凤头”、“金莲”等字相传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万勿肖其实，如肖其实，则极不美观，而为前人所误矣。不宁惟是，凤为羽虫之长，与龙比肩，乃帝王饰衣饰器之物也，以之饰足，无乃大亵名器乎？尝见妇人绣袜，每作龙凤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为拈破。

近日女子鞋头，不缀凤而缀珠，可称善变。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袜下，且似粟之珠，价不甚昂，缀一粒于鞋尖，满足俱呈宝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则为走盘之珠；使作阳台之云雨，则为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见不及此，亦犹衣色之变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谓暗合道妙者也。

予友余子澹心，向著《鞋袜辨》一篇，考缠足之从来，核妇履之原制，精而且确，足与此说相发明，附载于后。

附

妇人鞋袜辨

余　怀

【原文】

古妇人之足，与男子无异。《周礼》有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勾素屦、葛屦，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功屦、命屦、散屦。可见男女之履，同一形制，非如后世女子之弓弯细纤，以小为贵也。

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后主有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纲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迴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多效之，此缠足所自始也。

唐以前未开此风，故词客诗人，歌咏美人好女，容态之殊丽，颜色之夭姣，以至面妆首饰、衣褶裙裾之华靡，鬓发、眉眼、唇齿、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洁，无不津津乎其言之，而无一语及足之纤小者。即如古乐府之《双行缠》云："新罗绣白胫，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践远游之文履"，李太白诗云："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韩致光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杜牧之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汉《杂事秘辛》云："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夫六寸八寸，素白丰妍，可见唐以前妇人之足，无屈上作新月状者也。

即东昏潘妃，作金莲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莲花"，非谓足为金莲也。崔豹《古今注》："东晋有凤头重台之履。"不专言妇人也。宋元丰以前，缠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将四百年，矫揉造作亦泰甚矣！

古妇人皆着袜。杨太真死之日，马嵬媪得锦袎袜一只，过客一玩百钱。李太白诗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袜一名"膝裤"。宋高宗闻秦桧死，喜曰："今后免膝裤中插匕首矣。"则袜也，膝裤也，乃男女之通称，原无分别。但古有底，今无底耳。古有底之袜，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无底之袜，非着鞋，则寸步不能行矣。张平子云："罗袜凌蹑足容与。"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李后主词云："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古今鞋袜之制，其不同如此。

至于高底之制，前古未闻，于今独绝。吴下妇人，有以异香为底，围以精绫者；有凿花玲珑，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则服妖，宋元以来，诗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赋"香奁"、咏"玉台"者。

袜色与鞋色相反，袜宜极浅，鞋宜极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之女子，袜皆尚白，鞋用深红深青，可谓尽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袜而浅其鞋，则脚之小者更露。盖鞋之为色，不当与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砖石之色是也。泥土砖石其为色也多深，浅者立于其上，则界限分明，不为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绿而鞋亦绿，则无所见其短长

矣。脚之大者则应反此，宜视地色以为色，则藏拙之法，不独使高底居功矣。鄙见若此，请以质之金屋主人，转询阿娇，定其是否。

习技第四

【原文】

“女子无才便是德。”言虽近理，却非无故而云然。因聪明女子失节者多，不若无才之为贵。盖前人愤激之词，与男子因官而得祸，遂以读书作宦为畏途，遗言戒子孙，使之勿读书、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见噎废食之说，究竟书可竟弃，仕可尽废乎？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但须为之夫者，既有怜才之心，兼有驭才之术耳。

至于姬妾婢媵，又与正室不同。娶妻如买田庄，非五谷不殖，非桑麻不树，稍涉游观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为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买姬妾如治园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荫之树亦栽，不成荫之树亦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也。

使姬妾满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静而彼喧，所答非所问，所应非所求，是何异于入狐狸之穴，舍宣淫而外，一无事事者乎？故习技之道，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

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则其分内事，不必道也。然尽有专攻男技，不屑女红，鄙织纴为贱役，视针线如仇雠，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亦倩老妪贫女为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

予谓妇人职业，毕竟以缝纫为主，缝纫既熟，徐及其他。予谈习技而不及女工者，以描鸾刺凤之事，闺阁中人人皆晓，无俟予为越俎之谈。其不及女工，而仍郑重其事，不敢竟遗者，虑开后世逐末之门，置纺绩蚕缲于不讲也。虽说闲情，无伤大道，是为立言之初意尔。

文 艺

【原文】

学技必先学文。非曰先难后易，正欲先易而后难也。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维何？文理二字是也。寻常锁钥，一钥止开一锁，一锁止管一门；而文理二字之为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盖合天上地下，万国九州，其大至于无外，其小至于无内，一切当行当学之事，无不握其枢纽，而司其出入者也。

此论之发，不独为妇人女子，通天下之士农工贾，三教九流，百工技艺，皆当作如是观。以许大世界，摄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谓约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宾主。凡学文者，非为学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则文字又属敲门之砖，可以废而不用矣。天下技艺无穷，其源头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其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故学技必先学文。然女子所学之文，无事求全责备，识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尝

不善，事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予尝谓土木匠工，但有能识字记帐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与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人初不信，后择数人验之，果如予言。粗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识，理之不可不明也。

妇人读书习字，所难只在入门。入门之后，其聪明必过于男子，以男子念纷，而妇人心一故也。导之入门，贵在情窦未开之际，开则志念稍分，不似从前之专一。然买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宁有几人？如必俟情窦未开，是终身无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诱，勿阻其机，“扑作教刑”一语，非为女徒而设也。

先令识字，字识而后教之以书。识字不贵多，每日仅可数字。取其笔画最少、眼前易见者训之，由易而难，由少而多，日积月累，则一年半载以后，不令读书而自解寻章觅句矣。乘其爱看之时，急觅传奇之有情节、小说之无破绽者，听其翻阅，则书非书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师也。其故维何？以传奇、小说所载之言，尽是常谈俗语，妇人阅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识者七，未识者三，顺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识之七字，可悟未识之三字，则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传奇、小说教之也。由此而机锋相触，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为开导，使之由浅而深，则共枕论文，较之登坛讲艺，其为时雨之化，难易奚止十倍哉？

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聪慧者，日与谈诗，使之渐通声律。但有说话铿锵，无重复聱牙之字者，即作诗能文之料也。苏夫人说：“春夜月胜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惨凄，春夜月令人和悦。”此非作诗，随口所说之话也。东坡因其出口合律，许以能诗，传为佳话。此即说话铿锵，无重复聱牙，可以作诗之明验也。其余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书义稍通，则任学诸般技艺，皆是锁钥到手，不忧阻隔之人矣。

妇人读书习字，无论学成之后受益无穷，即其初学之时，先有裨于观者：只须案摊书本，手捏柔毫，坐于绿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画图。班姬续史之容，谢庭咏雪之态，不过如是，何必睹其题咏，较其工拙，而后有闺秀同房之乐哉？噫，此等画图，人间不少，无奈身处其地者，皆作寻常事物观，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学诗，必先使之多读。多读而能口不离诗，以之作话，则其诗意诗情，自能随机触露，而为天籁自鸣矣。至其聪明之所发，思路之由开，则全在所读之诗之工拙，选诗与读者，务在善迎其机。然则选诗维何？曰：在“平易尖颖”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学；尖颖者，妇人之聪明，大约在纤巧一路，读尖颖之诗，如逢故我，则喜而愿学，所谓迎其机也。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晋之诗，皆秘勿与见，见即阻塞机锋，终身不敢学矣。此予边见，高明者阅之，势必哑然一笑。然予才浅识隘，仅足为女子之师，至高峻词坛，则生平未到，无怪乎立论之卑也。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义，皆可教作诗余。盖长短句法，日日见于词曲之中，入者既多，出者自易，较作诗之功为尤捷也。曲体最长，每一套必须数曲，非力赡者不能。诗余短而易竟，如《长相思》、《浣溪纱》、《如梦令》、《蝶恋花》之类，每首不过一二十字，作之可逗灵机。但观诗余选本，多闺秀女郎之作，为其词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诗余既熟，即可由短而长，扩为词曲，其势亦易。果能如是，听其自制自歌，则是名士佳人合而为一，千古来韵事韵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乐，咸欲谪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论前人未道，实实创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本。

以闺秀自命者，书、画、琴、棋四艺，均不可少。然学之须分缓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余资

性能兼，不妨次第并举，不则一技擅长，才女之名著矣。

琴列丝竹，别有分门。书则前说已备。善教由人，善习由己，其工拙浅深，不可强也。画乃闺中末技，学不学听之。至手谈一节，则断不容已，教之使学，其利于人己者，非止一端。妇人无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则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群居，争端易酿，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对坐，静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余，不设一番功课，则静极思动，其两不相下之势，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笫之上矣。一涉手谈，则诸想皆落度外，缓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但与妇人对垒，无事角胜争雄，宁饶数子而输彼一筹，则有喜无嗔，笑容可掬。若有心使败，非止当下难堪，且阻后来弈兴矣。

纤指拈棋，踌躇不下，静观此态，尽勾消魂。必欲胜之，恐天地间无此忍人也。

双陆投壶诸技，皆在可缓。骨牌赌胜，亦可消闲，且易知易学，似不可已。

丝 竹

【原文】

丝竹之音，推琴为首。古乐相传至今，其已变而未尽变者，独此一种，余皆末世之音也。

妇人学此，可以变化性情，欲置温柔乡，不可无此陶熔之具。然此种声音，学之最难，听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学此者，当先自问其能弹与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则弹者铿然，听者茫然，强束官骸以俟其阕，是非悦耳之音，乃苦人之具也，习之何为？

凡人买姬置妾，总为自娱。己所悦者，导之使习；己所不悦，戒令勿为，是真能自娱者也。尝见富贵之人，听惯弋阳、四平等腔，极嫌昆调之冷，然因世人雅重昆调，强令歌童习之，每听一曲，攒眉许久，座客亦代为苦难，此皆不善自娱者也。

予谓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厌，即使嗜之不当，厌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谬。自攻其谬，则不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独不好者：一为果中之橄榄，一为馔中之海参，一为衣中之茧绸。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然未尝自沽而食，自购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谚云：“村人吃橄榄，不知回味。”予真海内之村人也。因论习琴，而谬谈至此，诚为饶舌。

人问：主人善琴，始可令姬妾学琴，然则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后教乎？须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几人乎？曰：不然。歌舞难精而易晓，闻其声音之婉转，睹其体态之轻盈，不必知音，始能领略。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谓雅俗共赏者是也。

琴音易响而难明，非身习者不知，惟善弹者能听。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得文君，尽日挥弦，总成虚鼓。吾观今世之为琴，善弹者多，能听者少。延名师教美妾者尽多，果能以此行乐，不愧文君、相如之名者绝少。

务实不务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则当舍诸技而专务丝桐。“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胶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联络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

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阁之生凉，遇绣窗之无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听，或两声齐发，韵不参差。无论身当其境者俨若神仙，即画成一幅合操图，亦足令观者消魂，而知音男妇之生妒也。

丝音自蕉桐而外，女子宜学者，又有琵琶、弦索、提琴之三种。琵琶极妙，惜今时不尚，善弹者少。然弦索之音，实足以代之。弦索之形，较琵琶为瘦小，与女郎之纤体最宜。近日教习家，其于声音之道，能不大谬于宫商者，首推弦索，时曲次之，戏曲又次之。予向有场内无文，场上无曲之说，非过论也。止为初学之时，便以取舍得失为心，虑其调高和寡，止求为“下里巴人”，不愿作“阳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

提琴较之弦索，形愈小而声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即绝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转断续，无一不肖。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箫，一拽提琴，暗谱悠扬之曲，使隔花间柳者听之，俨然一绝代佳人，不觉动怜香惜玉之思也。

丝音之最易学者，莫过于提琴，事半功倍，悦耳娱神。吾不能不德创始之人，令若辈尸而祝之也。

竹音之宜于闺阁者，惟洞萧一种。笛可暂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则与诸乐并陈，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绣窗所应有也。盖妇人奏技，与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声，妇人所重在容。吹笙搦管之时，声则可听，而容不耐看，以其气塞而腮胀也，花容月貌为之改观，是以不应使习。妇人吹箫，非止容颜不改，且能愈增娇媚。何也？按风作调，玉笋为之愈尖；簇口为声，朱唇因而越小。画美人者，常作吹箫图，以其易于见好也。或萧或笛，如使二女并吹，其为声也倍清，其为态也更显，焚香啜茗而领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间世也。

吹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无钏。钏又勿使太宽，宽则藏于袖中，不得见矣。

歌舞*

【原文】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习声容也。欲其声音婉转，则必使之学歌。学歌既成，则随口发声，皆有燕语莺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

古人立法，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学为箕，良冶之子先学为裘。妇人之学歌舞，即弓冶之学箕裘也。后人不知，尽以声容二字属之歌舞，是歌外不复有声，而征容必须试舞。凡为女子者，即有飞燕之轻盈，夷光之妩媚，舍作乐无所见长。然则一日之中，其为清歌妙舞者，有几时哉？若使声容二字，单为歌舞而设，则其教习声容，犹在可疏可密之间。若知歌舞二事，原为声容而设，则其讲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责者矣。但观歌舞不精，则其贴近主人之身，而为殢雨尤云之事者，其无娇音媚态可知也。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此声乐中三昧语，谓其渐近自然也。予又谓男音之为肉，造到极精处，止可与丝竹比肩，犹是肉中之丝，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观人赞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细如丝”，则曰“其清如竹”，是可概见。至若妇人之音，则纯乎其为肉矣。语云：“词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无论妍媸美恶，其声音皆迥别男人。貌不扬而声扬者有之，未有面目可观而声音不足听者也。但须教之有方，导之有术，因材而施，无拂其天然之

---

* 《演习部》中已载者，一语不赘。彼系泛论优伶，此则单言女乐。然教习声乐者，不论男女，二册皆当细阅。——作者注。

性而已矣。

歌舞二字，不止谓登场演剧，然登场演剧一事，为今世所极尚，请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维何？优人所谓"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气长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娇婉而气足者，正旦、贴旦之料也，稍次则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带质朴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壮而略近噍杀者，大净之料也。至于丑与副净，则不论喉音，只取性情之活泼，口齿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实难。男优之不易得者二旦，女优之不易得者净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选充之，殊不知妇人体态，不难于庄重妖娆，而难于魁奇洒脱。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当屈抑而为之。盖女优之净丑，不比男优，仅有花面之名，而无抹粉涂胭之实，虽涉诙谐谑浪，犹之名士风流。若使梅香之面貌胜于小姐，奴仆之词曲过于官人，则观者听者倍加怜惜，必不以其所处之位卑，而遂卑其才与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维何？察其所生之地，禁其乡土之言，使归《中原音韵》之正者是已。乡音一转而即合昆调者，惟姑苏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长、吴二邑，余皆稍逊，以其与他郡接壤，即带他郡之音故也。即如梁溪境内之民，去吴门不过数十里，使之学歌，有终身不能改变之字，如呼"酒钟"为"酒宗"之类是也。近地且然，况愈远而愈别者乎？然不知远者易改，近者难改；词语判然、声音迥别者易改，词语声音大同小异者难改。譬如楚人往粤，越人来吴，两地乡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应，或彼说而此不言，势必大费精神，改唇易舌，求为同声相应而后已。止因自任为难，故转觉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过出口收音之稍别，改与不改，无甚关系，往往因循苟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视为易，故转觉其难也。正音之道，无论异同远近，总当视易为难。

选女乐者，必自吴门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尝择地，燕姬赵女、越妇秦娥见于载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晋用之。"此言晋人善用，非曰惟楚能生材也。予游遍域中，觉四方声音，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无不可改。惟八闽、江右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较他处为稍难耳。

正音有法，当择其一韵之中，字字皆别，而所别之韵，又字字相同者，取其吃紧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字转，则破竹之势已成。凡属此一韵中相同之字，皆不正而自转矣。请言一二以概之：九州以内，择其乡音最劲、舌本最强者而言，则莫过于秦晋二地。不知秦晋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无"东钟"，晋音无"真文"；秦音呼"东钟"为"真文"，晋音呼"真文"为"东钟"。此予身入其地，习处其人，细细体认而得之者。

秦人呼"中庸"之"中"为"肫"，"通达"之"通"为"吞"，"东南西北"之"东"为"敦"，"青红紫绿"之"红"为"魂"。凡属"东钟"一韵者，字字皆然，无一合于本韵，无一不涉真文。岂非秦音无东钟，秦音呼"东钟"为"真文"之实据乎？我能取此韵中一二字，朝训夕诂，导之改易，一字能变，则字字皆变矣。

晋音较秦音稍杂，不能处处相同。然凡属"真文"一韵之字，其音皆仿佛"东钟"，如呼"子孙"之"孙"为"松"，"昆腔"之"昆"为"空"之类是也。即有不尽然者，亦在依稀仿佛之间。正之亦如前法，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无"东钟"而有"东钟"，无"真文"而有"真文"，两韵之音，各归其本位矣。秦晋且然，况其他乎？

大约北音多平而少入，多阴而少阳。吴音之便于学歌者，止以阴阳平仄不甚谬耳。然学歌之家，尽有度曲一生，不知阴阳平仄为何物者，是与蠹鱼日在书中，未尝识字者等也。予谓教人学歌，当从此始。平仄阴阳既谙，使之学曲，可省大半工夫。

正音改字之论，不止为学歌而设，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为一方之士者，皆当用此法以掉

其舌。至于身在青云，有率吏临民之责者，更宜洗涤方音，讲求韵学，务使开口出言，人人可晓。常有官说话而吏不知，民辩冤而官不解，以致误施鞭扑，倒用劝惩者。声音之能误人，岂浅鲜哉！

正音改字，切忌务多。聪明者每日不过十余字，资质钝者渐减。每正一字，必令于寻常说话之中，尽皆变易，不定在读曲念白时。若止在曲中正字，他处听其自然，则但于眼下依从，非久复成故物。盖借词曲以变声音，非假声音以善词曲也。

三曰习态。态自天生，非关学力，前论声容，已备悉其事矣。而此复言习态，抑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说闺中，此言场上。闺中之态，全出自然。场上之态，不得不由勉强，虽由勉强，却又类乎自然，此演习之功之不可少也。

生有生态，旦有旦态，外末有外末之态，净丑有净丑之态，此理人人皆晓，又与男优相同，可置弗论，但论女优之态而已。男优妆旦，势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妇人；女优妆旦，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经造作，反类男优矣。人谓妇人扮妇人，焉有造作之理？此语属赘。不知妇人登场，定有一种矜持之态，自视为矜持，人视则为造作矣。须令于演剧之际，只作家内想，勿作场上观，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旦脚之态也。

然女态之难，不难于旦，而难于生；不难于生，而难于外末净丑；又不难于外末净丑之坐卧欢娱，而难于外末净丑之行走哭泣。总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面娇而不肯妆瘁容故也。然妆龙像龙，妆虎像虎，妆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荣得辱，反不若设身处地，酷肖神情，使人赞美之为愈矣。至于美妇扮生，较女妆更为绰约。潘安、卫玠，不能复见其生时，借此辈权为小像，无论场上生姿，曲中耀目，即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与之坐谈对弈，啜茗焚香，虽歌舞之余文，实温柔乡之异趣也。

居 室 部

房舍第一

【原文】

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壮则壮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虽势使之然，亦寥廓有以致之。我有重裘，而彼难挟纩故也。及肩之墙，客膝之屋，俭则俭矣，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造寒士之庐，使人无忧而叹，虽气感之耳，亦境地有以迫之；此耐萧疏，而彼憎岑寂故也。

吾愿显者之居，勿太高广。夫房舍与人，欲其相称。画山水者有诀云："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使一丈之山，缀以二尺三尺之树；一寸之马，跨以似米似粟之人，称乎？不称乎？使显者之躯，能如汤文之九尺十尺，则高数仞为宜，不则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何如略小其堂，而宽大其身之为得乎？处士之庐，难免卑隘，然卑者不能耸之使高，隘者不能扩之使广，而污秽者、充塞者则能去之使净，净则卑者高而隘者广矣。

吾贫贱一生，播迁流离，不一其处，虽债而食，赁而居，总未尝稍污其座。性嗜花竹，而购之无资，则必令妻孥忍饥数日，或耐寒一冬，省口体之奉，以娱耳目。人则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

予尝谓人曰：生平有两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人问：绝技维何？予曰：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性嗜填词，每多撰著，海内共见之矣。设处得为之地，自选优伶，使歌自撰之词曲，口授而躬试之，无论新裁之曲，可使迥异时腔，即旧日传奇，一概删其腐习而益以新格，为往时作者别开生面，此一技也。一则创造园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岂非圣明之世，文物之邦，一点缀太平之具哉？噫，吾老矣，不足用也。请以崖略付之简篇，供嗜痂者采择。取其一得，如对笠翁，则斯编实为神交之助尔。

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

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两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注在平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凡予所言，皆属价廉工省之事，即有所费，亦不及雕镂粉藻之百一。且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予贫士也，仅识寒酸之事。欲示富贵，而以绮丽胜人，则有从前之旧制在。

新制人所未见，即缕缕言之，亦难尽晓，势必绘图作样。然有图所能绘，有不能绘者。不能绘者十之九，能绘者不过十之一。因其有而会其无，是在解人善悟耳。

向 背

【原文】

屋以面南为正向。然不可必得，则面北者宜虚其后，以受南薰；面东者虚右，面西者虚左，亦犹是也。如东、西、北皆无余地，则开窗借天以补之。牖之大者，可抵小门二扇；穴之高者，可敌低窗二扇，不可不知也。

途 径

【原文】

径莫便于捷，而又莫妙于迂。凡有故作迂途，以取别致者，必另开耳门一扇，以便家人之奔走，急则开之，缓则闭之，斯雅俗俱利，而理致兼收矣。

高 下

【原文】

房舍忌似平原，须有高下之势，不独园圃为然，居宅亦应如是。前卑后高，理之常也。然地不如是，而强欲如是，亦病其拘。总有因地制宜之法：高者造屋，卑者建楼，一法也；卑处叠石为山，高处浚水为池，二法也。又有因其高而愈高之，竖阁磊峰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凿井于下湿之区。总无一定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非可以遥授方略者矣。

出檐深浅

【原文】

居宅无论精粗，总以能避风雨为贵。常有画栋雕梁，琼楼玉栏，而止可娱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则病于过峻。故柱不宜长，长为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薮；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

又有贫士之家，房舍宽而余地少，欲作深檐以障风雨，则苦于暗；欲置长牖以受光明，则虑在阴。剂其两难，则有添置活檐一法。何为活檐？法于瓦檐之下，另设板棚一扇，置转轴于两头，可撑可下。晴则反撑，使正面向下，以当檐外顶格；雨则正撑，使正面向上，以承檐溜。是我能用天，而天不能窘我矣。

置顶格

【原文】

精室不见椽瓦，或以板覆，或用纸糊，以掩屋上之丑态，名为"顶格"，天下皆然。予独怪其法制未善。何也？常因屋高檐矮，意欲取平，遂抑高者就下，顶格一概齐檐，使高敞有用之区，委之不见不闻，以为鼠窟，良可慨也。亦有不忍弃此，竟以顶板贴椽，仍作屋形，高其中而卑其前后者，又不美观，而病其呆笨。

予为新制，以顶格为斗笠之形，可方可圆，四面皆下，而独高其中。且无多费，仍是平格之板料，但令工匠画定尺寸，旋而去之。如作圆形，则中间旋下一段是弃物矣，即用弃物作顶，升之于上，止增周围一段竖板，长仅尺许，少者一层，多则二层，随人所好，方者亦然。造成之后，若糊以纸，又可于竖板之上，裱贴字画，圆者类手卷，方者类册叶，简而文，新而妥，以质高明，必当取其有裨。方者可用竖板作门，时开时闭，则当壁橱四张，纳无限器物于中，而不之觉也。

甃地

【原文】

古人茅茨土阶，虽崇俭朴，亦以法制未尽备也。惟幕天者可以席地，梁栋即设，即有阶除，与戴冠者不可跣足，同一理也。且土不覆砖，尝苦其湿，又易生尘。有用板作地者，又病其步履有声，喧而不寂。以三和土甃地，筑之极坚，使完好如石，最为丰俭得宜。而又有不便于人者：若和灰和土不用盐卤，则燥而易裂；用之发潮，又不利于天阴。且砖可挪移，而甃成之土不可挪移，日后改迁，遂成弃物，是又不宜用也。不若仍用砖铺，止在磨与不磨之间，别其丰俭，有力者磨之使光，无力者听其自糙。予谓极糙之砖，犹愈于极光之土。但能自运机杼，使小者间大，方者合圆，别成文理，或作冰裂，或肖龟纹，收牛溲马渤入药笼，用之得宜，其价值反在参苓之上。此种调度，言之易而行之甚难，仅存其说而已。

洒扫

【原文】

精美之房，宜勤洒扫。然洒扫中亦具大段学问，非僮仆所能知也。欲去浮尘，先用水洒，此古人传示之法，今世行之者，十中不得一二。盖因童子性懒，虑有汲水之烦，止扫不洒，是以两事并为一事，惜其力也，久之习为固然。非特童子忘之，并主人亦不知扫地之先，更有一事

矣。彼但知两者并一是省事法，殊不知因其懒也，遂以一事化为数十事。服役者既以为苦，而指使者亦觉其繁，然总不知此数十事者，皆从一事苟简而生之者也。精舍之内，自明窗净几而外，尚有图书翰墨、骨董器玩之种种，无一不忌浮尘。不洒而扫，是以红尘掺物，物物皆受其蒙，并栋梁之上、榱桷之间亦生障翳，势必逐件擦磨，始现本来面目，手不停挥者，半日才能竣事，不亦劳乎？若能先洒后扫，则扫过之后，只须麈尾一拂，一日清晨之事毕矣，何指使服役之纷纷哉？此洒水之不容已也。

然勤扫不如勤洒，人则知之；多洒不如轻扫，人则未知之也。饶其善洒，不能处处皆遍，究竟干地居多，服役者不知，以其既经洒湿，则任意挥扫无妨。扬尘舞蹈之际，障翳之生也更多，故运帚切记勿重；匪特勿重，每于歇手之际，必使帚尾着地，勿令悬空。如扫一帚起一帚，则与挥扇无异，是扬灰使起，非抑尘使伏也。此是一法。

又有闭门扫地之诀，不可不知。如人先扫房舍，后及阶除，则将房舍之门紧闭，俟扫完阶除后，略停片刻，然后开门，始无灰尘入户之患。臧获不知，以为房舍扫完，其事毕矣，此后渐及门外，与内绝不相蒙，岂知有顾此失彼之患哉！顺风扬灰，一帚可当十帚，较之未扫更甚。

此皆世人所忽，故拈出告之，然未免饶舌。

洒扫二事，势必相因，缺一不可，然亦有时以孤行为妙，是又不可不知。先洒后扫，言其常也，若旦旦如是，则土胶于水，积而不去，日厚一日，砖、板受其虚名，而有土阶之实矣。故洒过数日，必留一日勿洒，止令童子轻轻用帚，不致扬尘，是数日所积者，一朝去之，则水土交相为用，而不交相为害矣。

藏垢纳污

【原文】

欲营精洁之房，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整齐，即如目中生刺，势必去之而后已。然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能保物物皆精乎？且如文人之手，刻不停批；绣女之躬，时难罢刺。唾绒满地，金屋为之不光；残稿盈庭，精舍因而欠好。是极韵之物，尚能使人不韵，况其他乎？故必于精舍左右，另设小屋一间，有如复道，俗名“套房”是也。凡有败笺弃纸、垢砚秃毫之类，卒急不能料理者，姑置其间，以俟暇时检点。妇人之闺阁亦然，残脂剩粉无日无之，净之将不胜其净也。此房无论大小，但期必备。如贫家不能办此，则以箱笼代之，案旁榻后皆可置。先有容拙之地，而后能施其巧，此藏垢之不容已也。

至于纳污之区，更不可少。凡人有饮即有溺，有食即有便。如厕之时尚少，可于溷厕之外，不必另筹去路。至于溺之为数，一日不知凡几，若不择地而遗，则净土皆成粪壤，如或避洁就污，则往来仆仆，是率天下而路也。此为寻常好洁者言之。若夫文人运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锋一转，则断不可续。然而寝食可废，便溺不可废也。“官急不如私急”，俗不云乎？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者，予往往验之，故营此最急。当于书室之旁，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户庭。此予自为计者，而亦举以示人，其无隐讳可知也。

窗栏第二

【原文】

吾观今世之人，能变古法为今制者，其惟窗栏二事乎？窗栏之制，日新月异，皆从成法中变出。“腐草为萤”，实具至理，如此则造物生人，不枉付心胸一片。但造房建宅与置立窗轩，同是一理，明于此而暗于彼，何其有聪明而不善扩乎？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口授工匠使为之，以为极新极异矣，而偶至一处，见其已设者，先得我心之同然，因自笑为“辽东白豕”。独房舍之制不然，求为同心甚少。门窗二物，新制既多，予不复赘，恐又蹈“白豕”辙也。惟约略言之，以补时人之偶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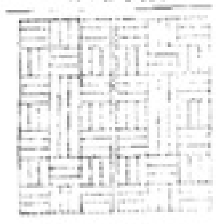
制体宜坚

【原文】

窗棂以明透为先，栏杆以玲珑为主，然此皆属第二义；其首重者，止在一字之坚，坚而后论工拙。尝有穷工极巧以求尽善，乃不逾时而失头堕趾，反类画虎未成者，计其新而不计其旧也。总其大纲，则有二语：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木之为器，凡合笋使就者，皆顺其性以为之者也；雕刻使成者，皆戕其体而为之者也，一涉雕镂，则腐朽可立待矣。故窗棂栏杆之制，务使头头有笋，眼眼着撒。然头眼过密，笋撒太多，又与雕镂无异，仍是戕其体也，故又宜简不宜繁。根数愈少愈佳，少则可坚；眼数愈密愈贵，密则纸不易碎。然既少矣，又安能密？曰：此在制度之善，非可以笔舌争也。

窗栏之体，不出纵横、欹斜、屈曲三项，请以萧斋制就者，各图一则以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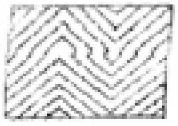
纵横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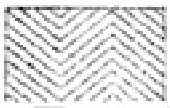


【原文】

是格也，根数不多，而眼亦未尝不密，是所谓头头有笋，眼眼着撒者。雅莫雅于此，坚亦莫坚于此矣。是从陈腐中变出。由此推之，则旧式可化为新者，不知凡几。但取其简者、坚者、自然者变之，事事以雕镂为戒，则人工渐去，而天巧自呈矣。

欹斜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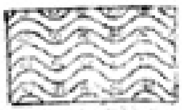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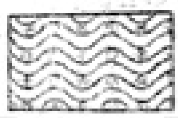


【原文】

此格甚佳，为人意想所不到，因其平而有笋者，可以着实，尖而无笋者，没处生根故也。然赖有躲闪法，能令外似悬空，内偏着实，止须善藏其拙耳。当于尖木之后，另设坚固薄板一条，托于其后，上下投笋，而以尖木钉于其上，前看则无，后观则有。其能幻有为无者，全在油漆时善于着色。如栏杆之本体用朱，则所托之板另用他色。他色亦不得泛用，当以屋内墙壁之色为色。如墙系白粉，此板亦作粉色；壁系青砖，此板亦肖砖色。自外观之，止见朱色之纹，而与墙壁相同者，混然一色，无所辨矣。至栏杆之内向者，又必另为一色，勿与外同，或青或蓝，无所不可，而薄板向内之色，则当与之相合。自内观之，又别成一种文理，较外尤可观也。

屈曲体（系栏）





【原文】

此格最坚，而又省费，名“桃花浪”，又名“浪里梅”。曲木另造，花另造。俟曲木入柱投笋后，始以花塞空处，上下着钉，借此联络，虽有大力者挠之，不能动矣。花之内外，宜作两种，一作桃，一作梅，所云“桃花浪”、“浪里梅”是也。浪色亦忌雷同，或蓝或绿，否则同是一色，而以深浅别之，使人一转足之间，景色判然。是以一物幻为二物，又未尝于本等材料之外，另费一钱。凡予所为，强半皆若是也。

取景在借

【原文】

开窗莫妙于借景，而借景之法，予能得其三昧。向犹私之，乃今嗜痂者众，将来必多依样葫芦，不若公之海内，使物物尽效其灵，人人均有其乐。但期于得意酣歌之顷，高叫笠翁数声，使梦魂得以相傍，是人乐而我亦与焉，为愿足矣。

向居西子湖滨，欲购湖舫一只，事事犹人，不求稍异，止以窗格异之。人询其法，予曰：四

面皆实，独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实者用板，蒙以灰布，勿露一隙之光；虚者用木作框，上下皆曲而直其两旁，所谓“便面”是也。纯露空明，勿使有纤毫障翳。是船之左右，止有二便面，便面之外，无他物矣。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象，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刻刻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总以便面收之。而便面之制，又绝无多费，不过曲木两条、直木两条而已。世有掷尽金钱，求为新异者，其能新异若此乎？

此窗不但娱己，兼可娱人。不特以舟外无穷之景色摄入舟中，兼可以舟中所有之人物，并一切几席杯盘射出窗外，以备来往游人之玩赏。何也？以内视外，固是一幅便面山水；而以外视内，亦是一幅扇头人物。譬如拉妓邀僧，呼朋聚友，与之弹琴观画，分韵拈毫，或饮或歌，任眠任起，自外观之，无一不同绘事。同一物也，同一事也，此窗未设以前，仅作事物观；一有此窗，则不烦指点，人人俱作画图观矣。夫扇面非异物也，肖扇面为窗，又非难事也。世人取象乎物，而为门为窗者，不知凡几，独留此眼前共见之物，弃而弗取，以待笠翁，讵非咄咄怪事乎？所恨有心无力，不能办此一舟，竟成欠事。

兹且移居白门，为西子湖之薄幸人矣。此愿茫茫，其何能遂？不得已而小用其机，置此窗于楼头，以窥钟山气色，然非创始之心，仅存其制而已。

予又尝作观山虚牖，名“尺幅窗”，又名“无心画”，姑妄言之。浮白轩中，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盖因善塑者肖予一像，神气宛然，又因予号笠翁，顾名思义，而为把钓之形。予思既执纶竿，必当坐之矶上，有石不可无水，有水不可无山，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息钓归休之地，遂营此窟以居之。是此山原为像设，初无意于为窗也。后见其物小而蕴大，有“须弥芥子”之义，尽日坐观，不忍阖牖，乃翟然曰：“是山也，而可以作画；是画也，而可以为窗；不过损予一日杖头钱，为装潢之具耳。”遂命童子裁纸数幅，以为画之头尾，及左右镶边。头尾贴于窗之上下，镶边贴于两旁，俨然堂画一幅，而但虚其中。非虚其中，欲以屋后之山代之也。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不觉狂笑失声，妻孥群至，又复笑予所笑，而“无心画”、“尺幅窗”之制，从此始矣。

予又尝取枯木数茎，置作天然之牖，名曰“梅窗”。生平制作之佳，当以此为第一。己酉之夏，骤涨滔天，久而不涸，斋头淹死榴、橙各一株，伐而为薪，因其坚也，刀斧难入，卧于阶除者累日。予见其枝柯盘曲，有似古梅，而老干又具盘错之势，似可取而为器者，因筹所以用之。是时栖云谷中，幽而不明，正思辟牖，乃播然曰：“道在是矣！”遂语工师，取老干之近直者，顺其本来，不加斧凿，为窗之上下两旁，是窗之外廓具矣。再取枝柯之一面盘曲、一面稍平者，分作梅树两株，一从上生而倒垂，一从下生而仰接。其稍平之一面则略施斧斤，去其皮节而向外，以便糊纸；其盘曲之一面，则匪特尽全其天，不稍戕斫，并疏枝细梗而留之。既成之后，剪彩作花，分红梅、绿萼二种，缀于疏枝细梗之上，俨然活梅之初着花者。同人见之，无不叫绝。予之心思，讫于此矣。后有所作，当亦不过是矣。

便面不得于舟，而用于房舍，是屈事矣。然有移天换日之法在，亦可变昨为今，化板成活，俾耳目之前，刻刻似有生机飞舞，是亦未尝不妙，止费我一番筹度耳。予性最癖，不喜盆内之花，笼中之鸟，缸内之鱼，及案上有座之石，以其局促不舒，令人作囚鸾絷凤之想。故盆花自幽兰、水仙而外，未尝寓目。鸟中之画眉，性酷嗜之，然必另出己意而为笼，不同旧制，务使不见

拘囚之迹而后已。自设便面以后，则生平所弃之物，尽在所取。从来作便面者，凡山水人物、竹石花鸟以及昆虫，无一不在所绘之内，故设此窗于屋内，必先于墙外置板，以备承物之用。一切盆花笼鸟、蟠松怪石，皆可更换置之。如盆兰吐花，移之窗外，即是一幅便面幽兰；盎菊舒英，纳之牖中，即是一幅扇头佳菊。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即一日数更，亦未尝不可。但须遮蔽下段，勿露盆盎之形。而遮蔽之物，则莫妙于零星碎石。是此窗家家可用，人人可办，讵非耳目之前第一乐事？得意酣歌之顷，可忘作始之李笠翁乎？

湖舫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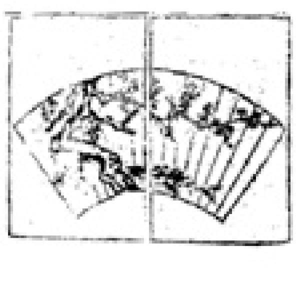
湖舫式（二）



【原文】

此湖舫式也。不独西湖，凡居名胜之地，皆可用之。但便面止可观山临水，不能障雨蔽风，是又宜筹退步，以补前说之不逮。退步云何？外设推板，可开可阖，此易为之事也。但纯用推板，则幽而不明；纯用明窗，又与扇面之制不合，须以板内嵌窗之法处之。其法维何？曰：即仿梅窗之制，以制窗棂。亦备其式于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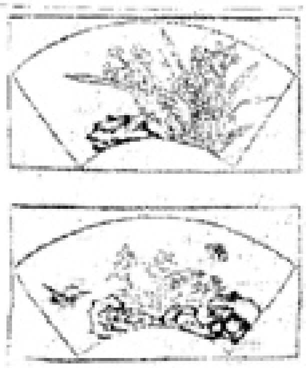
便面窗外推板装花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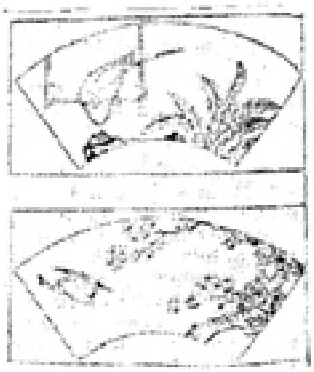
【原文】

四围用板者，既取其坚，又省制棂装花人工之半也。中作花树者，不失扇头图画之本色也。用直棂间于其中者，无此则花树无所倚靠，即勉强为之，亦浮脆而难久也。棂不取直，而作欹斜之势，又使上宽下窄者，欲肖扇面之折纹；且小者可以独扇，大则必分双扇，其中间合缝处，糊纱糊纸，无直木以界之，则纱与纸无所依附故也。若是，则棂与花树纵横相杂，不几泾渭难分，而求工反拙乎？曰：不然。有两法盖藏，勿虑也。花树粗细不一，其势莫妙于参差，棂则极匀，而又贵乎极细，须以极坚之木为之，一法也；油漆并着色之时，棂用白粉，与糊窗之纱纸同色，而花树则绘五彩，俨然活树生花，又一法也。若是泾渭自分，而便面与花，判然有别矣。梅花止备一种，此外或花或鸟，但取简便者为之，勿拘一格。惟山水人物，必不可用。○板与花棂俱另制，制就花板，而后以板镶之。即花与棂，亦难合造，须使花自花而棂自棂，先分后合。其连接处，各损少许以就之，或以钉钉，或以胶粘，务期可久。

便面窗花卉式



便面窗花卉式



【原文】

诸式止备其概，余可类推。然此皆为窗外无景，求天然者不得，故以人力补之；若远近风景尽有可观，则焉用此碌碌为哉？昔人云："会心处正不在远。"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譬如我坐窗内，人行窗外，无论见少年女子，是一幅美人图，即见老妪白叟扶杖而来，亦是名人画幅中必不可无之物；见婴儿群戏，是一幅百子图，即见牛羊并牧、鸡犬交哗，亦是词客文情内未尝偶缺之资。"牛溲马渤，尽入药笼。"予所制便面窗，即雅人韵士之药笼也。

此窗若另制纱窗一扇，绘以灯色花鸟，至夜篝灯于内，自外视之，又是一盏扇面灯。即日间自内视之，光彩相照，亦与观灯无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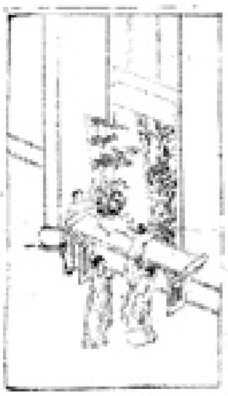
山水图窗



【原文】

凡置此窗之屋，进步宜深，使座客观山之地去窗稍远，则窗之外廓为画，画之内廓为山，山与画连，无分彼此，见者不问而知为天然之画矣。浅促之屋，坐在窗边，势必倚窗为栏，身之大半出于窗外，但见山而不见画，则作者深心有时埋没，非尽善之制也。

尺幅窗图式



【原文】

尺幅窗图式，最难摹写。写来非似真画，即似真山，非画上之山与山中之画也。前式虽工，虑观者终难了悟，兹再绘一纸，以作副墨。且此窗虽多开少闭，然亦间有闭时，闭时用他槅他棂，则与画意不合，丑态出矣。必须照式大小，作木槅一扇，以名画一幅裱之，嵌入窗中，又是一幅真画，并非"无心画"与"尺幅窗"矣。但观此式，自能了然。

裱槅如裱回屏，托以麻布及厚纸，薄则明而有光，不成画矣。

梅窗



【原文】

制此之法，总论已备之矣，其略而不详者，止有取老干作外廓一事。外廓者，窗之四面，即

上下两旁是也。若以整木为之，则向内者古朴可爱，而向外一面屈曲不平，以之着墙，势难贴伏。必取整木一段，分中锯开，以有锯路者着墙，天然未斫者向内，则天巧人工，俱有所用之矣。

墙壁第三

【原文】

“峻宇雕墙”，“家徒壁立”，昔人贫富，皆于墙壁间辨之。故富人润屋，贫士结庐，皆自墙壁始。墙壁者，内外攸分，而人我相半者也。俗云：“一家筑墙，两家好看。”居室器物之有公道者，惟墙壁一种，其余一切皆为我之学也。然国之宜固者城池，城池固而国始固；家之宜坚者墙壁，墙壁坚而家始坚。其实为人即是为己，人能以治墙壁之一念治其身心，则无往而不利矣。人笑予止务闲情，不喜谈禅讲学，故偶为是说以解嘲，未审有当于理学名贤及善知识否也。

界 墙

【原文】

界墙者，人我公私之畛域，家之外廓是也。莫妙于乱石垒成，不限大小方圆之定格，垒之者人工，而石则造物生成之本质也。其次则为石子。石子亦系生成，而次于乱石者，以其有圆无方，似执一见，虽属天工，而近于人力故耳。然论二物之坚固，亦复有差，若云美观入画，则彼此兼擅其长矣。此惟傍山邻水之处，得以有之，陆地平原，知其美而不能致也。予见一老僧建寺，就石工斧凿之余，收取零星碎石，几及千担，垒成一壁，高广皆过十仞，嶙峋崭绝，光怪陆离，大有峭壁悬崖之致。此僧诚韵人也。迄今三十余年，此壁犹时时入梦，其系人思念可知。

砖砌之墙，乃八方公器，其理其法，是人皆知，可以置而弗道。至于泥墙土壁，贫富皆宜，极有萧疏雅淡之致，惟怪其跟脚过肥，收顶太窄，有似尖山，又且或进或出，不能如砖墙一截而齐，此皆主人监督之不善也。若以砌砖墙挂线之法，先定高低出入之痕，以他物建标于外，然后以筑板因之，则有旃墙粉堵之风，而无败壁颓垣之象矣。

女 墙

【原文】

《古今注》云：“女墙者，城上小墙。一名‘睥睨’，言于城上窥人也。”予以私意释之，此名甚美，似不必定指城垣，凡户以内之及肩小墙，皆可以此名之。盖“女”者，妇人未嫁之称，不过言其纤小，若定指城上小墙，则登城御敌，岂妇人女子之事哉？至于墙上嵌花或露孔，使内外得以相视，如近时园圃所筑者，益可名为“女墙”，盖仿睥睨之制而成者也。其法穷奇极巧，如《园冶》所载诸式，殆无遗义矣。但须择其至稳极固者为之，不则一砖偶动，则全壁皆倾。往来负荷者，保无一时误触之患乎？坏墙不足惜，伤人实可虑也。予谓自顶及脚皆砌花纹，不惟极险，

亦且大费人工。其所以洞彻内外者，不过使代琉璃屏，欲人窥见室家之好耳。止于人眼所瞩之处，空二三尺，使作奇巧花纹，其高乎此及卑乎此者，仍照常实砌，则为费不多，而又永无误触致崩之患。此丰俭得宜，有利无害之法也。

厅 壁

【原文】

厅壁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但须浓淡得宜，错综有致。予谓裱轴不如实贴。轴虑风起动摇，损伤名迹，实贴则无是患，且觉大小咸宜也。实贴又不如实画，"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自是高人韵事。予斋头偶仿此制，而又变幻其形，良朋至止，无不耳目一新，低回留之不能去者。

因予性嗜禽鸟，而又最恶樊笼，二事难全，终年搜索枯肠，一悟遂成良法。乃于厅旁四壁，倩四名手，尽写着色花树，而绕以云烟，即以所爱禽鸟，蓄于虬枝老干之上。画止空迹，鸟有实形，如何可蓄？曰：不难，蓄之须自鹦鹉始。从来蓄鹦鹉者必用铜架，即以铜架去其三面，止存立脚之一条，并饮水啄粟之二管。先于所画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务使极固，庶往来跳跃，不致动摇。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良朋至止，仰观壁画，忽见枝头鸟动，叶底翎张，无不色变神飞，诧为仙笔。乃惊疑未定，又复载飞载鸣，似欲翱翔而下矣。谛观熟视，方知个里情形，有不抵掌叫绝，而称巧夺天工者乎？

若四壁尽蓄鹦鹉，又忌雷同，势必间以他鸟。鸟之善鸣者，推画眉第一。然鹦鹉之笼可去，画眉之笼不可去也，将奈之何？予又有一法：取树枝之拳曲似龙者，截取一段，密者听其自如，疏者网以铁线，不使太疏，亦不使太密，总以不致飞脱为主。蓄画眉于中，插之亦如前法。此声方歇，彼喙复开；翠羽初收，丹睛复转。因禽鸟之善鸣善啄，觉花树之亦动亦摇；流水不鸣而似鸣，高山是寂而非寂。座客别去者，皆作殷浩书空，谓咄咄怪事，无有过此者矣。

书 房 壁

【原文】

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油漆二物，俗物也，前人不得已而用之，非好为是沾沾者。门户窗棂之必须油漆，蔽风雨也；厅柱榱楹之必须油漆，防点污也。若夫书室之内，人迹罕至，阴雨弗浸，无此二患而亦蹈此辙，是无刻不在桐腥漆气之中，何不并漆其身而为厉乎？

石灰垩壁，磨使极光，上着也；其次则用纸糊。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即壁用灰垩，柱上亦须纸糊，纸色与灰，相去不远耳。

壁间书画自不可少，然粘贴太繁，不留余地，亦是文人俗态。天下万物，以少为贵。步幛非不佳，所贵在偶尔一见，若王恺之四十里，石崇之五十里，则是一日中哄市，锦绣罗列之肆廛而已矣。看到繁缛处，有不生厌倦者哉？昔僧玄览住荆州陟屺寺，张璪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览悉加垩焉。人问其故，览曰："无事疥吾壁也。"诚高僧之言，然

未免太甚。若近时斋壁，长笺短幅尽贴无遗，似冲繁道上之旅肆，往来过客无不留题，所少者只有一笔。一笔维何？“某年月日某人同某在此一乐”是也。此真疥壁，吾请以玄览之药药之。

糊壁用纸，到处皆然，不过满房一色白而已矣。予怪其物而不化，窃欲新之。新之不已，又以薄蹄变为陶冶，幽斋化为窑器。虽居室内，如在壶中，又一新人观听之事也。先以酱色纸一层，糊壁作底，后用豆绿云母笺，随手裂作零星小块，或方或扁，或短或长，或三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圆，随手贴于酱色纸上，每缝一条，必露出酱色纸一线，务令大小错杂，斜正参差。则贴成之后，满房皆冰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间，有如铭钟勒卣，盘上作铭，无一不成韵事。问予所费几何，不过于寻常纸价之外，多一二剪合之工而已。同一费钱，而有庸腐新奇之别，止在稍用其心。“心之官则思。”如其不思，则焉用此心为哉？

糊纸之壁，切忌用板。板干则裂，板裂而纸碎矣。用木条纵横作槅，如围屏之骨子然。前人制物备用，皆经屡试而后得之。屏不用板而用木槅，即是故也。即如糊刷用棕，不用他物，其法亦经屡试，舍此而另换一物，则纸与糊两不相能，非厚薄之不均，即刚柔之太过，是天生此物以备此用，非人不能取而予之。人知巧莫巧于古人，孰知古人于此亦大费辛勤，皆学而知之，非生而知之者也。

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但所用有不合于古者。此地可置他物，独不可藏书，以砖土性湿，容易发潮，潮则生蠹，且防朽烂故也。然则古人藏书于壁，殆虚语乎？曰：不然。东南西北，地气不同，此法止宜于西北，不宜于东南。西北地高而风烈，有穴地数丈而始得泉者。湿从水出，水既不得，湿从何来？即使有极潮之地，而加以极烈之风，未有不返湿为燥者。故壁间藏书，惟燕赵秦晋则可，此外皆应避之。即藏他物，亦宜时开时阖，使受风吹。久闭不开，亦有霾湿生虫之患。莫妙于空洞其中，止设托板，不立门扇，仿佛书架之形，有其用而不侵吾地，且有磐石之固，莫能摇动。此妙制善算，居家必不可无者。

予又有壁内藏灯之法，可以养目，可以省膏，可以一物而备两室之用。取以公世，亦贫士利人之一端也。我辈长夜读书，灯光射目，最耗元神。有用瓦灯贮火，留一隙之光，仅照书本，余皆闭藏于内而不用者。予怪以有用之光置无用之地，犹之暴殄天物。因效匡衡凿壁之义，于墙上穴一小孔，置灯彼屋而光射此房，彼行彼事，我读我书，是一灯也，而备全家之用，又使目力不竭于焚膏。较之瓦灯，其利奚止十倍？以赠贫士，可当分财。使予得拥厚资，其不吝亦如是也。

联匾第四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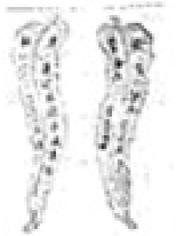
堂联斋匾，非有成规。不过前人赠人以言，多则书于卷轴，少则挥诸扇头。若止一二字、三四字，以及偶语一联，因其太少也，便面难书，方策不满，不得已而大书于木。彼受之者，因其坚巨难藏，不便纳之笥中，欲举以示人，又不便出诸怀袖，亦不得已而悬之中堂，使人共见。此当日作始者偶然为之，非有成格定制，画一而不可移也。讵料一人为之，千人万人效之，自昔徂今，莫知稍变。夫礼乐制自圣人，后世莫敢窜易，而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尚有损益于其

间，矧器玩竹木之微乎？予亦不必大肆更张，但效前人之损益可耳。锢习繁多，不能尽革，姑取斋头已设者，略陈数则，以例其余。非欲举世则而效之，但望同调者各出新裁，其聪明什佰于我。投砖引玉，正不知导出几许神奇耳。

有诘予者曰："观子联匾之制，佳则佳矣，其如挂一漏万何？由子所为者而类推之，则《博古图》中，如樽罍、琴瑟、几杖、盘盂之属，无一不可肖象而为之，胡仅以寥寥数则为也？"予曰：不然。凡予所为者，不徒取异标新，要皆有所取义。凡人操觚握管，必先择地而后书之，如古人种蕉代纸，刻竹留题，册上挥毫，卷头染翰，剪桐作诏，选石题诗，是之数者，皆书家固有之物，不过取而予之，非有蛇足于其间也。若不计可否而混用之，则将来牛鬼蛇神无一不备，予其作俑之人乎！

图中所载诸名笔，系绘图者勉强肖之，非出其人之手。缩巨为细，自失原神，观者但会其意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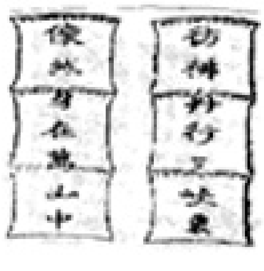
蕉叶联



【原文】

蕉叶题诗，韵事也；状蕉叶为联，其事更韵。但可置于平坦贴服之处，壁间门上皆可用之，以之悬柱则不宜，阔大难掩故也。其法先画蕉叶一张于纸上，授木工以板为之，一样二扇，一正一反，即不雷同。后付漆工，令其满灰密布，以防碎裂。漆成后，始书联句，并画筋纹。蕉色宜绿，筋色宜黑，字则宜填石黄，始觉陆离可爱，他色皆不称也。用石黄乳金更妙，全用金字则太俗矣。此匾悬之粉壁，其色更显，可称"雪里芭蕉"。

此君联



【原文】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可须臾离乎？竹之可为器也，自楼阁几榻之大，以至筐笈杯箸之微，无一不经采取，独至为联为匾诸韵事弃而弗录，岂此君之幸乎？用之请自予始。截竹一筒，剖而为二，外去其青，内铲其节，磨之极光，务使如镜，然后书以联句，令名手镌之，掺以石青或石绿，即墨字亦可。以云乎雅，则未有雅于此者；以云乎俭，亦未有俭于此者。不宁惟是，从来柱上加联，非板不可，柱圆板方，柱窄板阔，彼此抵牾，势难贴服，何如以圆合圆，纤毫不谬，有天机凑泊之妙乎？此联不用铜钩挂柱，用则多此一物，是为赘瘤。止用铜钉上下二

枚，穿眼实钉，勿使动移。其穿眼处，反择有字处穿之，钉钉后，仍用掺字之色补于钉上，混然一色，不见钉形尤妙。钉蕉叶联亦然。

碑文额



【原文】

三字额，平书者多，间有直书者，匀作两行。匾用方式，亦偶见之。然皆白地黑字，或青绿字。兹效石刻为之，嵌于粉壁之上，谓之匾额可，谓之碑文亦可。名虽石，不果用石。用石费多而色不显，不若以木为之。其色亦不仿墨刻之色，墨刻色暗，而远视不甚分明。地用黑漆，字填白粉，若是则值既廉，又使观者耀目。此额惟墙上开门者宜用之，又须风雨不到之处。客之至者，未启双扉，先立漆书壁经之下，不待搴帷入室，已知为文士之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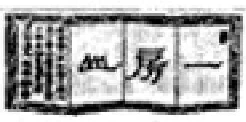
手卷额



【原文】

额身用板，地用白粉，字用石青石绿，或用炭灰代墨，无一不可。与寻常匾式无异，止增圆木二条，缀于额之两旁，若轴心然。左画锦纹，以象装潢之色；右则不宜太工，但象托画之纸色而已。天然图卷，绝无穿凿之痕，制度之善，庸有过于此者乎？眼前景，手头物，千古无人计及，殊可怪也。

册页匾



【原文】

用方板四块，尺寸相同，其后以木绾之。断而使续，势取乎曲，然勿太曲。边画锦纹，亦像装潢之色。止用笔画，勿用刀镌，镌者粗略，反不似笔墨精工；且和油入漆，着色为难，不若画色之可深可浅，随取随得也。字则必用剞劂。各有所宜，混施不可。

虚白匾



【原文】

“虚室生白”，古语也。且无事不妙于虚，实则板矣。用薄板之坚者，贴字于上，镂而空之，若制糖食果馅之木印。务使二面相通，纤毫无障。其无字处，坚以灰布，漆以退光。俟既成后，贴洁白绵纸一层于字后。木则黑而无泽，字则白而有光，既取玲珑，又类墨刻，有匾之名，去其迹矣。但此匾不宜混用，择房舍之内暗外明者置之。若屋后有光，则先穴通其屋，以之向外，不则置于入门之处，使正面向内。从来屋高门矮，必增横板一块于门之上。以此代板，谁曰不佳？

石光匾



【原文】

即“虚白”一种，同实而异名。用于磊石成山之地，择山石偶断处，以此续之。亦用薄板一块，镂字既成，用漆涂染，与山同色，勿使稍异。其字旁凡有隙地，即以小石补之，粘以生漆，勿使见板。至板之四围，亦用石补，与山石合成一片，无使有襞褙之痕，竟似石上留题，为后人凿穿以存其迹者。字后若无障碍，则使通天，不则亦贴绵纸，取光明而塞障碍。

秋叶匾



【原文】

御沟题红，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觉有情。但制红叶与制绿蕉有异：蕉叶可大，红叶宜小；匾取其横，联妙在直，是亦不可不知也。

山石第五

【原文】

幽斋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居，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所谓无聊之极思也。然能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且磊石成山，另是一种学问，别是一番智巧。尽有丘壑填胸、烟云绕笔之韵士，命之画水题山，顷刻千岩万壑。及倩磊斋头片石，其技立穷，似向盲人问道者。故从来叠山名手，俱非能诗善绘之人。见其随举一石，颠倒置之，无不苍古成文，纡回入画，此正造物之巧于示奇也。譬之扶乩召仙，所题之诗与所判之字，随手便成法帖，落笔尽是佳词。询之召仙术士，尚有不明其义者。若出自工书善咏之手，焉知不自人心捏造？妙在不善咏者使咏，不工书者命书，然后知运动机关，全由神力。其叠山磊石，不用文人韵士，而偏令此辈擅长者，其理亦若是也。然造物鬼神之技，亦有工拙雅俗之分，以主人之去取为去取。主人雅而喜工，则工且雅者至矣；主人俗而容拙，则拙而俗者来矣。有费累万金钱，而使山不成山、石不成石者，亦是造物鬼神作祟，为之摹神写像，以肖其为人也。一花一石，位置得宜，主人神情已见乎此矣，奚俟察言观貌，而后识别其人哉？

大 山

【原文】

山之小者易工，大者难好。予遨游一生，遍览名园，从未见有盈亩累丈之山，能无补缀穿凿之痕，遥望与真山无异者。犹之文章一道，结构全体难，敷陈零段易。唐宋八大家之文，全以气魄胜人，不必句栉字篦，一望而知为名作。以其先有成局，而后修饰词华，故粗览细观同一致也。若夫间架未立，才自笔生，由前幅而生中幅，由中幅而生后幅，是谓以文作文，亦是水到渠成之妙境；然但可近视，不耐远观，远观则襞襀缝纫之痕出矣。书画之理亦然。名流墨迹，悬在中堂，隔寻丈而观之，不知何者为山，何者为水，何处是亭台树木，即字之笔画杳不能辨，而只览全幅规模，便足令人称许。何也？气魄胜人，而全体章法之不谬也。至于累石成山之法，大半皆无成局，犹之以文作文，逐段滋生者耳。名手亦然，矧庸匠乎？然则欲累巨石者，将如何而可？必俟唐宋诸大家复出，以八斗才人，变为五丁力士，而后可使运斤乎？抑分一座大山为数十座小山，穷年俯视，以藏其拙乎？曰：不难。用以土代石之法，既减人工，又省物力，且有天然委曲之妙。混假山于真山之中，使人不能辨者，其法莫妙于此。累高广之山，全用碎石，则如百衲僧衣，求一无缝处而不得，此其所以不耐观也。以土间之，则可泯然无迹，且便于种树。树根盘固，与石比坚，且树大叶繁，混然一色，不辨其为谁石谁土。立于真山左右，有能辨为积累而成者乎？此法不论石多石少，亦不必定求土石相半，土多则是土山带石，石多则是石山带土。土石二物原不相离，石山离土，则草木不生，是童山矣。

小 山

【原文】

小山亦不可无土，但以石作主，而土附之。土之不可胜石者，以石可壁立，而土则易崩，必仗石为藩篱故也。外石内土，此从来不易之法。

言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此通于彼，彼通于此，若有道路可行，所谓透也；石上有眼，四面玲珑，所谓漏也；壁立当空，孤峙无倚，所谓瘦也。然透、瘦二字在在宜然，漏则不应太甚。若处处有眼，则似窑内烧成之瓦器，有尺寸限在其中，一隙不容偶闭者矣。塞极而通，偶然一见，始与石性相符。

瘦小之山，全要顶宽麓窄，根脚一大，虽有美状，不足观矣。

石眼忌圆，即有生成之圆者，亦粘碎石于旁，使有棱角，以避混全之体。

石纹石色，取其相同。如粗纹与粗纹当并一处，细纹与细纹宜在一方，紫碧青红，各以类聚是也。然分别太甚，至其相悬接壤处，反觉异同，不若随取随得，变化从心之为便。至于石性，则不可不依；拂其性而用之，非止不耐观，且难持久。石性维何？斜正纵横之理路是也。

石 壁

【原文】

假山之好，人有同心，独不知为峭壁，是可谓叶公之好龙矣。山之为地，非宽不可；壁则挺然直上，有如劲竹孤桐，斋头但有隙地，皆可为之。且山形曲折，取势为难，手笔稍庸，便贻大方之诮。壁则无他奇巧，其势有若累墙，但稍稍纡回出入之，其体嶙峋，仰观如削，便与穷崖绝壑无异。且山之与壁，其势相因，又可并行而不悖者。凡累石之家，正面为山，背面皆可作壁。匪特前斜后直，物理皆然，如椅榻舟车之类；即山之本性亦复如是，逶迤其前者，未有不崭绝其后，故峭壁之设，诚不可已。但壁后忌作平原，令人一览而尽。须有一物焉蔽之，使坐客仰观不能穷其颠末，斯有万丈悬岩之势，而绝壁之名为不虚矣。蔽之者维何？曰：非亭即屋。或面壁而居，或负墙而立，但使目与檐齐，不见石丈人之脱巾露顶，则尽致矣。

石壁不定在山后，或左或右，无一不可，但取其地势相宜。或原有亭屋，而以此壁代照墙，亦甚便也。

石 洞

【原文】

假山无论大小，其中皆可作洞。洞亦不必求宽，宽则藉以坐人。如其太小，不能容膝，则以他屋联之。屋中亦置小石数块，与此洞若断若连，是使屋与洞混而为一，虽居屋中，与坐洞中无异矣。洞中宜空少许，贮水其中而故作漏隙，使涓滴之声从上而下，旦夕皆然。置身其中

者，有不六月寒生，而谓真居幽谷者，吾不信也。

零星小石

【原文】

贫士之家，有好石之心，而无其力者，不必定作假山。一卷特立，安置有情，时时坐卧其旁，即可慰泉石膏肓之癖。若谓如拳之石，亦须钱买，则此物亦能效用于人，岂徒为观瞻而设？使其平而可坐，则与椅榻同功；使其斜而可倚，则与栏杆并力；使其肩背稍平，可置香炉茗具，则又可代几案。花前月下，有此待人，又不妨于露处，则省他物运动之劳，使得久而不坏，名虽石也，而实则器矣。且捣衣之砧，同一石也，需之不惜其费；石虽无用，独不可作捣衣之砧乎？王子猷劝人种竹，予复劝人立石。有此君不可无此丈。同一不急之务，而好为是谆谆者，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得此二物，便可当医，与施药饵济人，同一婆心之自发也。

器 玩 部

制度第一

【原文】

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子舆氏尝言之矣。至于玩好之物，惟富贵者需之，贫贱之家，其制可以不问。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知精粗一理，即知富贵贫贱同一致也。

予生也贱，又罹奇穷，珍物宝玩虽云未尝入手，然经寓目者颇多。每登荣朊之堂，见其辉煌错落者星布棋列，此心未尝不动。亦未尝随见随动，因其材美，而取材以制用者未尽善也。至入寒俭之家，睹彼以柴为扉，以瓮作牖，大有黄虞三代之风，而又怪其纯用自然，不加区画。如瓮可为牖也，取瓮之碎裂者联之，使大小相错，则同一瓮也，而有哥窑冰裂之纹矣。柴可为扉也，取柴之入画者为之，使疏密中窾，则同一扉也，而有农户儒门之别矣。

人谓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惟具山林经济者能此，乌可责之一切？予曰：垒雪成狮，伐竹为马，三尺童子皆优为之，岂童子亦抱经济乎？有耳目即有聪明，有心思即有智巧，但苦自画为愚，未尝竭思穷虑以试之耳。

几 案

【原文】

予初观《燕几图》，服其人之聪明什佰于我。因自置无力，遍求置此者，讯其果能适用与否，卒之未得其人。夫我竭此大段心思，不可不谓经营惨淡，而人莫之则效者，其故何居？以其太涉繁琐，而且无此极大之屋，尽列其间，以观全势故也。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始为布帛菽粟之才，不则售冕旒而沽玉食，难乎其为购者矣。故予所言，务舍高远而求卑近。几案之设，予以庀材无资，尚未经营及此。但思欲置几案，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

一曰抽替。此世所原有者也，然多忽略其事，而有设有不设。不知此一物也，有之斯逸，无此则劳，且可藉为容懒藏拙之地。文人所需，如简牍刀锥、丹铅胶糊之属，无一可少，虽曰司之有人，藏之别有其处，究竟不能随取随得，役之如左右手也。予性卞急，往往呼童不至，即自任其劳。书室之地，无论远近迂捷，总以举足为烦。若抽替一设，则凡卒急所需之物尽纳其中，非特取之如寄，且若有神物候乎其中，以听主人之命者。至于废稿残牍，有如落叶飞尘，随扫随有，除之不尽，颇为明窗净几之累，亦可暂时藏纳，以候祝融。所谓容懒藏拙之地是也。知

此则不独书案为然，即抚琴观画、供佛延宾之座，俱应有此。一事有一事之需，一物备一物之用。《诗》云："童子佩觿"，《鲁论》云："去丧无所不佩。"人身且然，况为器乎？

一曰隔板。此予所独置也。冬月围炉，不能不设几席。火气上炎，每致桌面台心为之碎裂，不可不预为计也。当于未寒之先，另设活板一块，可用可去，衬于桌面之下，或以绳悬，或以钩挂，或于造桌之时，先作机彀以待之，使之待受火气，焦则另换，为费不多。此珍惜器具之婆心，虑其暴殄天物，以惜福也。

一曰桌撒。此物不用钱买，但于匠作挥斤之际，主人费启口之劳，僮仆用举手之力，即可取之无穷，用之不竭。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而为桌撒，非特寻砖觅瓦时费辛勤，而且相称为难，非损高以就低，即截长而补短。此虽极微极琐之事，然亦同于临渴凿井，天下古今之通病也，请为世人药之。凡人兴造之际，竹头木屑，何地无之？但取其长不逾寸，宽不过指，而一头极薄、一头稍厚者，拾而存之，多多益善，以备挪台撒脚之用。如台脚所虚者少，则止入薄者，而留其有余者于脚外，不则尽数入之。是止一寸之木，而备高低长短数则之用，又未尝费我一钱，岂非极便于人之事乎？但须加以油漆，勿露竹头木屑之本形。何也？一则使之与桌同色，虽有若无；一则恐童子扫地之时，不能记忆，仍谬认为竹头木屑而去之，势必朝朝更换，将亦不胜其烦。加以油漆，则知为有用之器而存之矣。只此极细一着，而有两意存焉，况大者乎？劳一人以逸天下，予非无功于世者也。

椅 杌

【原文】

器之坐者有三：曰椅，曰杌，曰凳。三者之制，以时论之，今胜于古，以地论之，北不如南。维扬之木器，姑苏之竹器，可谓甲于古今，冠乎天下矣，予何能赘一词哉！但有二法未备，予特创而补之，一曰暖椅，一曰凉杌。予冬月著书，身则畏寒，砚则苦冻，欲多设盆炭，使满室俱温，非止所费不资，且几案易于生尘，不终日而成灰烬世界。若止设大小二炉以温手足，则厚于四肢而薄于诸体，是一身而自分冬夏，并耳目心思，亦可自号孤臣孽子矣。计万全而筹尽适，此暖椅之制所由来也。制法列图于后。一物而充数物之用，所利于人者，不止御寒而已也。盛暑之月，流胶铄金，以手按之，无物不同汤火，况木能生此者乎？凉杌亦同他杌，但杌面必空其中，有如方匣。四围及底，俱以油灰嵌之，上覆方瓦一片。此瓦须向窑内定烧，江西福建为最，宜兴次之。各就地之远近，约同志数人，敛出其资，倩人携带，为费亦无多也。先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务使下面着水，其冷如冰，热复换水，水止数瓢，为力亦无多也。其不为椅而为杌者，夏月少近一物，少受一物之暑气。四面无障，取其透风。为椅则上段之料势必用木，两胁及背又有物以障之，是止顾一臂而周身皆不问矣。此制易晓，图说皆可不备。

暖椅式



【原文】

如太师椅而稍宽，彼止取容臀，而此则周身全纳故也。如睡翁椅而稍直，彼止利于睡，而此则坐卧咸宜，坐多而卧少也。前后置门，两旁实镶以板，臀下足下俱用栅。用栅者，透火气也；用板者，使暖气纤毫不泄也；前后置门者，前进人而后进火也。然欲省事，则后门可以不设，进人之处亦可以进火。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于脚栅之下。只此一物，御尽奇寒，使五官四肢均受其利而弗觉。另置扶手匣一具，其前后尺寸，倍于轿内所用者。人门坐定，置此匣于前，以代几案。倍于轿内所用者，欲置笔砚及书本故也。抽替以板为之，底嵌薄砖，四围镶铜。所贮之灰，务求极细，如炉内烧香所用者。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则火气不烈而满座皆温，是隆冬时别一世界。况又为费极廉，自朝抵暮，止用小炭四块，晓用二块至午，午换二块至晚。此四炭者，秤之不满四两，而一日之内，可享室暖无冬之福，此其利于身者也。若至利于身而无益于事，仍是宴安之具，此则不然。扶手用板，镂去掌大一片，以极薄端砚补之，胶以生漆，不问而知火气上蒸，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此又其利于事者也。不宁惟是，炭上加灰，灰上置香，坐斯椅也，扑鼻而来者，只觉芬芳竟日，是椅也，而又可以代炉。炉之为香也散，此之为香也聚。由是观之，不止代炉，而且差胜于炉矣。有人斯有体，有体斯有衣，焚此香也，自下而升者能使氤氲透骨，是椅也，而又可代薰笼。薰笼之受衣也，止能数件，此物之受衣也，遂及通身。迹是论之，非止代一薰笼，且代数薰笼矣。倦而思眠，倚枕可以暂息，是一有座之床。饥而就食，凭几可以加餐，是一无足之案。游山访友，何烦另觅肩舆，只须加以柱杠，覆以衣顶，则冲寒冒雪，体有余温，子猷之舟可弃也，浩然之驴可废也，又是一可坐可眠之轿。日将暮矣，尽纳枕簟于其中，不须臾而被窝尽热；晓欲起也，先置衣履于其内，未转睫而襦袴皆温。是身也，事也，床也，案也，轿也，炉也，薰笼也，定省晨昏之孝子也，送暖偎寒之贤妇也，总以一物焉代之。苍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以造化灵秘之气泄尽而无遗也。此制一出，得无重犯斯忌，而重杞人之忧乎？

床 帐

【原文】

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夜间所处，则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然怪当世之人，其于求田问舍，则性命以之，而寝处晏

息之地，莫不务从苟简。以其只有己见，而无人见故也。若是，则妻妾婢媵是人中之榻也，亦因己见而人不见，悉听其为无盐嫫姆，蓬头垢面而莫之讯乎？

予则不然。每迁一地，必先营卧榻而后及其他。以妻妾为人中之榻，而床笫乃榻中之人也。欲新其制，苦乏匠资，但于修饰床帐之具，经营寝处之方，则未尝不竭尽绵力。犹之贫士得妻，不能变村妆为国色，但令勤加盥栉，多施膏沐而已。其法维何？一曰床令生花，二曰帐使有骨，三曰帐宜加锁，四曰床要着裙。

曷云"床令生花"？夫瓶花盆卉，文人案头所时有也，日则相亲，夜则相背，虽有天香扑鼻，国色呢人，一至昏黄就寝之时，即欲不为纨扇之捐，不可得矣。殊不知白昼闻香，不若黄昏嗅味。白昼闻香，其香仅在口鼻；黄昏嗅味，其味直入梦魂。法于床帐之内先设托板，以为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若身眠树下，不知其为妆造也者。先为小柱二根，暗钉床后，而以帐悬其外。托板不可太大，长止尺许，宽可数寸。其下又用小木数段，制为三角架子，用极细之钉，隔帐钉于柱上，而后以板架之，务使极固。架定之后，用彩色纱罗制成一物，或像怪石一卷，或作彩云数朵，护于板外以掩其形。中间高出数寸，三面使与帐平，而以线缝其上，竟似帐上绣出之物，似吴门堆花之式是也。若欲全体相称，则或画或绣，满帐俱作梅花，而以托板为虬枝老干，或作悬崖突出之石，无一不可。帐中有此，凡得名花异卉，可作清供者，日则与之同堂，夜则携之共寝。即使群芳偶缺，万卉将穷，又有炉内龙涎、盘中佛手，与木瓜、香楠等物可以相继。若是，则身非身也，蝶也，飞眠宿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蜡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既醒，语妻孥曰："我辈何人，遽有此乐，得无折尽平生之福乎？"妻孥曰："久贱常贫，未必不由于此。"此实事，非欺人语也。

曷云"帐使有骨"？床居外，帐居内，常也。亦有反此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善则善矣，其如夏月驱蚊，匿于床栏曲折之处，有若负嵎。欲求美观，而以膏血殉之，非长策也，不若仍从旧制。其不从旧制，而使帐出床外者，以床有端正之体，帐无方直之形，百计撑持，终难服贴，总以四角之近柱者，软而无骨，不能肖柱以为形，有犄角抵牾之势也。故须别为赋形，而使之有骨。用不粗不细之竹，制为一顶及四柱，俟帐已挂定而后撑之，是床内有床，旧制之便与新制之精，二者兼而有之矣。床顶及柱，令置轿者为之，其价颇廉，仅费中人一饭之资耳。

曷云"帐宜加锁"？设帐之故有二：蔽风、隔蚊是也。蔽风之利十之三，隔蚊之功十之七。然隔蚊以此，闭蚊于中，而使之不得出者亦以此。蚊之为物也，体极柔而性极勇，形极微而机极诈。薄暮而驱，彼宁受奔驰之苦，挞伐之危，守死而弗去者十之八九。及其去也，又必择地而攻，乘虚以入。昆虫庶类之善用兵法者，莫过于蚊。其择地也，每弃后而攻前；其乘虚也，必舍垣而窥户。帐前两幅之交接处，皆其据险扼要，伏兵伺我之区也。或于风动帐开之际，或于取器入溺之时，一隙可乘，遂鼓噪而入。法于门户交关之地，上、中、下共设三纽，若妇人之衣扣然。至取溺器时，先以一手绾帐，勿使大开，以一手提之使入，其出亦然。若是，则坚壁固垒，彼虽有奇勇异诈，亦无所施其能矣。至于驱除之法，当使人在帐中，空洞其外，始能出而无阻。世人逐蚊，皆立帐檐之下，使所开之处，蔽其大半，是欲其出而闭之门也。犯此弊者十人而九，何其习而不察，亦至此乎？

曷云"床要着裙"？爱精美者，一物不使稍污。常有绮罗作帐，精其始而不能善其终，美其上而不得不污其下者，以贴枕着头之处，在妇人则有膏沐之痕，在男子亦多脑汗之迹，日积月累，无瑕者玷，而可爱者憎矣。故着裙之法不可少。此法与增添顶柱之法相为表里。欲令着

裙，先必使之生骨，无力不能胜衣也。即于四竹柱之下，各穴一孔，以三横竹内之，去簟尺许，与枕相平，而后以布作裙，穿于其上，则裙污而帐不污，裙可勤涤，而帐难频洗故也。

至于枕簟被褥之设，不过取其夏凉冬暖。请以二语概之，曰：求凉之法，浇水不如透风；致暖之方，增绸不如加布。是予贫士所知者。至于羊羔美酒，亦足御寒，广厦重冰，尽堪避暑。理则固然，未尝亲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圣贤无欺之学，不敢以细事而忽之也。

橱 柜

【原文】

造橱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尝有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反不若渺小其形而宽大其腹，有事半功倍之势者。制有善不善也。善制无他，止在多设搁板。橱之大者，不过两层、三层，至四层而止矣。若一层止备一层之用，则物之高者大者容此数件，而低者小者亦止容此数件矣。实其下而虚其上，岂非以上段有用之隙，置之无用之地哉？当于每层之两旁，别钉细木二条，以备架板之用。板勿太宽，或及进身之半，或三分之一，用则活置其上，不则撤而去之。如此层所贮之物，其形低小，则上半截皆为余地，即以此板架之，是一层变为二层。总而计之，则一橱变为两橱，两柜合成一柜矣，所裨不亦多乎？或所贮之物，其形高大，则去而容之，未尝为板所困也。此是一法。

至于抽替之设，非但必不可少，且自多多益善。而一替之内，又必分为大小数格，以便分门别类，随所有而藏之，譬如生药铺中，有所谓“百眼橱”者。此非取法于物，乃朝廷设官之遗制，所谓五府六部群僚百执事，各有所居之地与所掌之簿书钱谷是也。医者若无此橱，药石之名盈千累百，用一物寻一物，则卢医扁鹊无暇疗病，止能为刻舟求剑之人矣。此橱不但宜于医者，凡大家富室，皆当则而效之。至学士文人，更宜取法。能以一层分作数层，一格画为数格，是省取物之劳，以备作文著书之用。则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心无他役，而鬼神得效其灵矣。

箱笼箧笥

【原文】

随身贮物之器，大者名曰“箱”“笼”，小者称为“箧”“笥”。制之之料，不出革、木、竹三种；为之关键者，又不出铜、铁二项。前人所制亦云备矣，后之作者，未尝不竭尽心思，务为奇巧，总不出前人之范围，稍出范围即不适用，仅供把玩而已。予于诸物之体，未尝稍更，独怪其枢钮太庸，物而不化，尝为小变其制，亦足改观。法无他长，惟使有之若无，不见枢钮之迹而已。止备二式者，腹稿虽多，未经尝试，不敢以待验之方误人也。予游东粤，见市廛所列之器，半属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谓穷工极巧，止怪其镶铜裹锡，清浊不伦。无论四面包镶，锋棱埋没，即于加锁置键之地，务设铜枢，虽云制法不同，究竟多此一物。譬如一箱也，磨砻极光，照之如镜，镜中可使着屑乎？一笥也，攻治极精，抚之如玉，玉上可使生瑕乎？有人赠我一器，名“七星箱”，以中分七格，每格一替，有如星列故也。外系插盖，从上而下者，喜其不钉铜枢，尚未生瑕着屑，因筹所以关闭之。遂付工人，命于中心置一暗闩，以铜为之，藏于骨中而不觉，自后而

前，抵于箱盖。盖上凿一小孔，勿透于外，止受暗闩少许，使抽之不动而已。乃以寸金小锁，锁于箱后。置之案上，有如浑金粹玉，全体昭然，不为一物所掩。觅关键而不得，似于无锁；窥中藏而不能，始求用钥。此其一也。后游三山，见所制器皿无非雕漆，工则细巧绝伦，色则陆离可爱，亦病其设关置键之地难免赘瘤。以语工师，令其稍加变易。工师曰："吾地般、倕颇多，如其可变，不自今日始矣。欲泯其迹，必使无关键而后可。"予曰："其然，岂其然乎？"因置暖椅告成，欲增一匣置于其上，以代几案，遂使为之。上下四旁，皆听工人自为雕漆，俟其成后，就所雕景物而区画之。前面有替可抽者，所雕系"博古图"，樽罍钟磬之属是也；后面无替而平者，系折枝花卉，兰菊竹石是也。皆备五彩，视之光怪陆离。但抽替太阔，开闭时多不合缝，非左进右出，即右进左出。予顾而筹之，谓必一法可当二用，既泯关键之迹，又免出入之疵，使适用美观均收其利而后可。乃命工人亦制铜闩一条，贯于抽替之正中，而以薄板掩之，此板即作分中之界限。夫一替分为二格，乃物理之常，而乌知有一物焉贯于其中，为前后通身之把握哉？得此一物贯于其中，则抽替之出入皆直如矢，永无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之患矣。前面所雕"博古图"，中系三足之鼎，列于两旁者一瓶一炉。予鼓掌大笑曰："'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足矣！"遂付铜工，令依三物之成式，各制其一，钉于本等物色之上。鼎与炉瓶皆铜器也，尚欲肖其形与式而为之，况真者哉？不问而知其酷似矣。鼎之中心穴一小孔，置二小钮于旁，使抽替闭足之时，铜闩自内而出，与钮相平。闩与钮上俱有眼，加以寸金小锁，似鼎上原有之物，虽增而实未尝增也。锁则锁矣，抽开之时，手执何物？不几便于入而穷于出乎？曰：不然。瓶炉之上原当有耳，加以铜圈二枚，执此为柄，抽之不烦余力矣。此区画正面之法也。铜闩既从内出，必在后面生根，未有不透出本匣之背者，是铜皮一块与联络补缀之痕，俱不能泯矣。乌知又有一法，为天授而非人力者哉！所雕诸卉，菊在其中，菊色多黄，与铜相若，即以铜皮数层，剪千叶菊花一朵，以暗闩之透出者穿入其中，胶之甚固，若是则根深蒂固，谁得而动摇之？

予于此一物也，纯用天工，未施人巧，若有鬼物伺乎其中，乞灵于我，为开生面者。制之既成，工师告予曰："八闽之为雕漆，数百年于兹矣，四方之来购此者，亦百千万亿其人矣，从未见创法立规有如今日之奇巧者，请行此法，以广其传。"予曰："姑迟之，候新书告成，流布未晚。"窃恐世人先睹其物而后见其书，不知创自何人，反谓剿袭成功以为己有，讵非不白之冤哉？

工师为谁？魏姓，字兰如；王姓，字孟明。闽省雕漆之佳，当推二人第一。自不操斤，但善于指使，轻财尚友，雅人也。

古董

【原文】

是编于古董一项，缺而不备，盖有说焉。崇尚古器之风，自汉魏晋唐以来，至今日而极矣。百金贸一卮，数百金购一鼎，犹有病其价廉工俭而不足用者。常有为一渺小之物，而费盈千累万之金钱，或弃整陌连阡之美产，皆不惜也。夫今人之重古物，非重其物，重其年久不坏。见古人所制与古人所用者，如对古人之足乐也。若是，则人与物之相去，又有间矣。设使制用此物之古人至今犹在，肯以盈千累万之金钱与整陌连阡之美产，易之而归，与之坐谈往事乎？吾

知其必不为也。

予尝谓人曰：物之最古者莫过于书，以其合古人之心思面貌而传者也。其书出自三代，读之如见三代之人；其书本乎黄虞，对之如生黄虞之世。舍此则皆物矣。物不能代古人言，况能揭出心思而现其面貌乎？

古物原有可嗜，但宜崇尚于富贵之家，以其金银太多，藏之无具，不得不为长房缩地之法，敛丈为尺，敛尺为寸。如“藏银不如藏金，藏金不如藏珠”之说，愈轻愈小，而愈便收藏故也。矧金银太多，则慢藏诲盗，贸为古董，非特穿窬不取，即误攫入手，犹将掷而去之。迹是而观，则古董、金银为价之低昂，宜其倍蓰而无算也。

乃近世贫贱之家，往往效颦于富贵，见富贵者偶尚绮罗，则耻布帛为贱，必觅绮罗以肖之；见富贵者单崇珠翠，则鄙金玉为常，而假珠翠以代之。事事皆然，习以成性。故因其崇旧而黜新，亦不觉生今而反古。有八口晨炊不继，犹舍旦夕而问商周，一身活计茫然，宁遣妻孥而不卖古董者。人心矫异，讵非世道之忧乎？

予辑是编，事事皆崇俭朴，不敢侈谈珍玩，以为末俗扬波。且予窭人也，所置物价，自百文以及千文而止，购新犹患无力，况买旧乎？《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生平不识古董，亦借口维风，以藏其拙。

炉 瓶

【原文】

炉瓶之制，其法备于古人，后世无容蛇足。但护持衬贴之具，不妨意为增减。如香炉既设，则锹箸随之，锹以拨灰，箸以举炭，二物均不可少。

箸之长短，视炉之高卑，欲其相称，此理易明，人尽知之。若锹之方圆，须视炉之曲直，使勿相左，此理亦易明，而为世人所忽。入炭之后，炉灰高下不齐，故用锹作准以平之，锹方则灰方，锹圆则灰圆。若使近边之地炉直而锹曲，或炉曲而锹直，则两不相能，止平其中而不能平其外矣。须用相体裁衣之法，配而用之。然以铜锹压灰，究难齐截，且非一锹二锹可了。此非僮仆之事，皆必主人自为之者。予性最懒，故每事必筹躲懒之法。尝制一木印印灰，一印可代数十锹之用。初不过为省繁惜劳计耳，讵料制成之后，非止省力，且极美观。同志相传，遂以为一定不移之法。譬如炉体属圆，则仿其尺寸，镟一圆板为印，与炉相若，不爽纤毫。上置一柄，以便手持。但宜稍虚其中，以作内昂外低之势，若食物之馒首然。方者亦如是法。加炭之后，先以箸平其灰，后用此板一压，则居中与四面皆平，非止同于刀削，且能与镜比光，共油争滑。是自有香灰以来，未尝现此娇面者也。既光且滑，可谓极精。予顾而思之，犹曰尽美矣，未尽善也。乃命梓人镂之，凡于着灰一面，或作老梅数茎，或为菊花一朵，或刻五言一绝，或雕八卦全形。只须举手一按，现出无数离奇，使人巧天工，两擅其绝。是自有香炉以来，未尝开此生面者也。湖上笠翁实有裨于风雅，非僭词也。请名此物为“笠翁香印”。方之眉公诸制，物以人名者，孰高孰下，谁实谁虚，海内自有定评，非予所敢饶舌。用此物者，最宜神速，随按随起，勿迟瞬息，稍一逗留，则气闭火息矣。雕成之后，必加油漆，始不沾灰。

焚香必需之物，香锹香箸之外，复有贮香之盒，与插锹箸之瓶之数物者，皆香与炉之股肱手足，不可或无者也。然此外更有一物，势在必需，人或知之而多不设，当为补入清供。夫以

箸拨灰，不能免于狼藉，炉肩鼎耳之上，往往蒙尘，必得一物扫除之。此物不须特制，竟用蓬头小笔一枝，但精其管，使与濡墨者有别，与锹箸二物同插一瓶，以便次第取用，名曰“香帚”。

至于炉有底盖，旧制皆然。其所以用此者，亦非无故。盖以覆灰，使风起不致飞扬；底即座也，用以隔手，使移动之时，执此为柄，以防手汗沾炉，使之有迹。皆有为而设者也。然用底时多，用盖时少。何也？香炉闭之一室，刻刻焚香，无时可闭，无风则灰不自扬，即使有风，亦有窗帘所隔，未有闭熄有用之火，而防未必果至之风者也。是炉盖实为赘瘤，尽可不设。而予则又有说焉：炉盖有时而需，但前人制法未善，遂觉有用为无用耳。盖以御风，固也，独不思炉不贮火，则非特盖可不用，并炉亦可不设。如其必欲置火，则盖之火熄，用盖何为？予尝于花晨月夕及暑夜纳凉，或登最高之台，或居极敞之地，往往携炉自随。风起灰扬，御之无策，始觉前人呆笨，制物而不善区画之，遂使贻患及今也。同是一盖，何不于顶上穴一大孔，使之通气，无风置之高阁，一见风起，则取而覆之，风不得入，灰不致扬，而香气自下而升，未尝少阻，其制不亦善乎？止将原有之物，加以举手之劳，即可变无益为有裨。昔人点铁成金，所点者不必是铁，所成者亦未必皆金，但能使不值钱者变而值钱，即是神仙妙术矣。此炉制也。

瓶以磁者为佳，养花之水清而难浊，且无铜腥气也。然铜者有时而贵，以冬月生冰，磁者易裂，偶尔失防，遂成弃物，故当以铜者代之。然磁瓶置胆，即可保无是患。胆用锡，切忌用铜，铜一沾水即发铜青，有铜青而再贮以水，较之未有铜青时，其腥十倍，故宜用锡。且锡柔易制，铜劲难为。价亦稍有低昂，其便不一而足也。

磁瓶用胆，人皆知之，胆中着撒，人则未之行也。插花于瓶，必令中窾，其枝梗之有画意者随手插入，自然合宜，不则挪移布置之力不可少矣。有一种倔强花枝，不肯听人指使，我欲置左，彼偏向右；我欲使仰，彼偏好垂，须用一物制之。所谓撒也，以坚木为之，大小其形，勿拘一格，其中则或扁或方，或为三角，但须圆形其外，以便合瓶。此物多备数十，以俟相机取用。总之不费一钱，与桌撒一同拾取，弃于彼者，复收于此。斯编一出，世间宁复有弃物乎？

屏 轴

【原文】

十年之前，凡作围屏及书画卷轴者，止有巾条、斗方及横批三式。近年幻为合锦，使大小长短以至零星小幅，皆可配合用之，亦可谓善变者矣。然此制一出，天下争趋，所见皆然，转盼又觉陈腐，反不若巾条、斗方诸式，以多时不见为新矣，故体制更宜稍变。变用何法？曰：莫妙于冰裂碎纹，如前云所载糊房之式，最与屏轴相宜，施之墙壁犹觉精材粗用，未免亵视牛刀耳。法于未书未画之先，画冰裂碎纹于全幅纸上，照纹裂开，各自成幅，征诗索画既毕，然后合而成之。须于画成未裂之先，暗书小号于纸背，使知某属第一，某居第二，某横某直，某角与某角相连，其后照号配成，始无攒凑不来之患。其相间之零星细块必不可少，若憎其琐屑而不画，则有宽无窄，不成其为冰裂纹矣。但最小者，勿用书画，止以素描间之。若尽有书画，则纹理模糊不清，反为全幅之累。此为先画纸绢，后征诗画者而言。盖立法之初，不得不为其简且易者。迨裱之既熟，随取现成书画，皆可裂作冰纹，亦犹裱合锦之法，不过变四方平正之角，为曲直纵横之角耳。此裱匠之事，我授意而使彼为之者耳。更有书画合一之法，则其权在我，授意于作书作画之人，裱匠则行其无事者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古来成语。作画者取诗

意命题，题诗者就画意作诗，此亦从来成格。然究竟诗自诗而画自画，未见有混而一之者也。混而一之，请自今始。法于画大幅山水时，每于笔墨可停之际，即留余地以待诗。如峭壁悬崖之下，长松古木之旁，亭阁之中，墙垣之隙，皆可留题作字者也。凡遇名流，即索新句，视其地之宽窄，以为字之大小，或为鹅帖行书，或作蝇头小楷。即以题画之诗，饰其所题之画，谓当日之原迹可，谓后来之题咏亦可。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二语，昔作虚文，今成实事，亦游戏笔墨之小神通也。请质高明，定其可否。

茶具

【原文】

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而知之矣。然宝之过情，使与金银比值，无乃仲尼不为之已甚乎？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必至理穷义尽而后止哉！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忧，再曲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

贮茗之瓶，止宜用锡。无论磁铜等器，性不相能，即以金银作供，宝之适以祟之耳。但以锡作瓶者，取其气味不泄，而制之不善，其无用更甚于磁瓶。询其所以然之故，则有二焉。一则以制成未试，漏孔繁多。凡锡工制酒壶茶注等物，于其既成，必以水试，稍有渗漏，即加补苴。以其为贮茶贮酒而设，漏即无所用之矣。一到收藏干物之器，即忽视之，犹木工造盆造桶则防漏，置斗置斛则不防漏，其情一也。乌知锡瓶有眼，其发潮泄气反倍于磁瓶。故制成之后，必加亲试，大者贮之以水，小者吹之以气，有纤毫漏隙，立督补成。试之又必须二次，一在将成未镟之时，一在已成既镟之后。何也？常有初时不漏，迨镟去锡时，打磨光滑之后，忽然露出细孔。此非屡验谛视者不知，此为浅人道也。一则以封盖不固，气味难藏。凡收藏香美之物，其加严处全在封口，封口不密，与露处同。吾笑世上茶瓶之盖必用双层。此制始于何人？可谓七窍俱蒙者矣。单层之盖，可于盖内塞纸，使刚柔互效其力，一用夹层，则止靠刚者为力，无所用其柔矣。塞满细缝，使之一线无遗，岂刚而不善屈曲者所能为乎？即靠外面糊纸，而受纸之处又在崎岖凹凸之场，势必剪碎纸条，作蓑衣样式，始能贴服。试问以蓑衣覆物，能使内外不通风乎？故锡瓶之盖，止宜厚不宜双。藏茗之家，凡收藏不即开者，于瓶口向上处，先用绵纸二三层，实褙封固，俟其既干，然后覆之以盖，则刚柔并用，永无泄气之时矣。其时开时闭者，则于盖内塞纸一二层，使香气闭而不泄，此贮茗之善策也。若盖用夹层，则向外者宜作两截，用纸束腰，其法稍便。然封外不如封内，究竟以前说为长。

酒具

【原文】

酒具用金银，犹妆奁之用珠翠，皆不得已而为之，非宴集时所应有也。富贵之家，犀则不

妨常设，以其在珍宝之列，而无炫耀之形，犹仕宦之不饰观瞻者。象与犀同类，则有光芒太露之嫌矣。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种香气。唐句云："玉碗盛来琥珀光。"玉能显色，犀能助香，二物之于酒，皆功臣也。至尚雅素之风，则磁杯当首重已。旧磁可爱，人尽知之，无如价值之昂，日甚一日，尽为大力者所有，吾侪贫士，欲见为难。然即有此物，但可作古董收藏，难充饮器。何也？酒后擎杯，不能保无坠落，十损其一，则如雁行中断，不复成群。备而不用，与不备同。贫家得以自慰者，幸有此耳。然近日冶人，工巧百出，所制新磁，不出成、宣二窑下，至于体式之精异，又复过之。其不得与旧窑争值者，多寡之分耳。吾怪近时陶冶，何不自爱其力，使日作一杯，月制一盏，世人需之不得，必待善价而沽，其利与多制滥售等也，何计不出此？曰：不然。我高其技，人贱其能，徒让垄断于捷足之人耳。

碗 碟

【原文】

碗莫精于建窑，而苦于太厚。江右所制者，虽窃建窑之名，而美观实出其上，可谓青出于蓝者矣。其次则论花纹，然花纹太繁，亦近鄙俗，取其笔法生动，颜色鲜艳而已。

碗碟中最忌用者，是有字一种，如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之类。此陶人造孽之事，购而用之者，获罪于天地神明不浅。请述其故。"惜字一千，延寿一纪。"此文昌垂训之词。虽云未必果验，然字画出于圣贤，苍颉造字而鬼夜哭，其关乎气数，为天地神明所宝惜可知也。用有字之器，不为损福，但用之不久而损坏，势必倾委作践，有不与造孽陶人中分其咎者乎？陶人但司其成，未见其败，似彼罪犹可原耳。字纸委地，遇惜福之人，则收付祝融，因其可焚而焚之也。至于有字之废碗，坚不可焚，一似入火不烬入水不濡之神物。因其坏而不坏，遂至倾而又倾。道旁见者，虽有惜福之念，亦无所施。有时抛入街衢，遭千万人之践踏；有时倾入溷厕，受千百载之欺凌。文字之罹祸，未有甚于此者。吾愿天下之人，尽以惜福为念，凡见有字之碗，即生造孽之虑。买者相戒不取，则卖者计穷；卖者计穷，则陶人视为畏途而弗造矣。文字之祸，其日消乎？此犹救弊之末着。倘有惜福缙绅，当路于江右者，出严檄一纸，遍谕陶人，使不得于碗上作字，无论《赤壁》等赋不许书磁，即成化、宣德年造，及某斋某居等字，尽皆削去。试问有此数字，果得与成窑、宣窑比值乎？无此数字，较之常值增减半文乎？有此无此，其利相同，多此数笔，徒造千百年无穷之孽耳。制抚藩臬，以及守令诸公，尽是斯文宗主，宦豫章者，急行是令，此千百年未造之福，留之以待一人。时哉时哉，乘之勿失！

灯 烛

【原文】

灯烛辉煌，宾筵之首事也。然每见衣冠盛集，列山珍海错，倾玉醴琼浆，几部鼓吹，频歌叠奏，事事皆称绝畅。而独于歌台色相，稍近模糊。令人快耳快心，而不能大快其目者，非主人吝惜兰膏，不肯多设，只以灯煤作祟，非剔之不得其法，即司之不得其人耳。吾为六字诀以授人，曰："多点不如勤剪。"勤剪之五，明于不剪之十。原其不剪之故，或以观场念切，主仆相同，

均注目于梨园，置晦明于不问；或以奔走太劳，职无专委，因顾彼以失此，致有炬而无光，所谓司之不得其人也。欲正其弊，不过专责一人，择其谨朴老成、不耽游戏者，则二患庶几可免。然司之得人，剔之不得其法，终为难事。大约场上之灯，高悬者多，卑立者少。剔卑灯易，剔高灯难。非以人就灯而升之使高，即以灯就人而降之使卑，剔一次必须升降一次，是人与灯皆不胜其劳，而座客观之亦觉代为烦苦。常有畏难不剪而听其昏黑者。

予创二法以节其劳，一则已试而可自信者，一则未敢遽信而待试于人者。

已试维何？长三四尺之烛剪是已。以铁为之，务为极细，粗则重而难举。然举之有法，说在后幅。有此长剪，则人不必升，灯亦不必降，举手即是，与剔卑灯无异矣。

未试维何？暗提线索，用傀儡登场之法是已。法于梁上暗作长缝一条，通于屋后，纳挂灯之绳索于中，而以小小轮盘仰承其下，然后悬灯。灯之内柱外幕，分而为二，外幕系定于梁间，不使上下，内柱之索上跨轮盘。欲剪灯煤，则放内柱之索，使之卑以就人，剪毕复上，自投外幕之中，是外幕高悬不移，俨然以静待动。同一灯也，而有劳逸之分，劳所当劳，逸所当逸。较之内外俱下，而且有碍手碍脚之繁者，先踞一筹之胜矣。其不明抽以索，而必暗投梁缝之中，且贯通于屋后者，其故何居？欲埋伏抽索之人于屋后，使不露形，但见轮盘一转，其灯自下，剪毕复上，总无抽拽之形，若有神物厕于梁间者。予创为是法，非有心炫巧，不过善藏其拙。盖场上多立一人，多生一人之障蔽。使以一人剪灯，一人抽索，了此及彼，数数往来，则座客止见人行，无复洗耳听歌之暇矣。故藏人屋后，撤去一半藩篱，耳目之前，何等清静。藏人屋后者，亦不必定在墙垣之外，厅堂必有退步，屏障以后，即其处也。或隔绛纱，或悬翠箔，但使内见外，而外不见内，则人工不露而天巧可施矣。每灯一盏，用索一条，以蜡磨光，欲其不涩。梁间一缝，可容数索，但须预编字号，系以小牌，使抽者便于识认。剪灯者将及某号，即预放某索以待之，此号方升，彼号即降，观其术者，如入山阴道中，明知是人非鬼，亦须诧异惊神，鼓掌而观，又是一番乐事。惜予囊悭无力，未及指使匠工，悬美法以待人，即谓自留余地亦可。

梁上凿缝，势有不能，为悬灯细事而损伤巨料，无此理也。如置此法于造屋之先，则于梁成之后，另镶薄板二条，空洞其中而蒙蔽其下，然后升梁于柱，以俟灯索，此一法也。已成之屋，亦如此法，但先置绳索于中，而后周遭以板。此法之设，不止定为观场，即于元夕张灯，寻常宴客，皆可用之，但比长剪之法为稍费耳。

制长剪之法，视屋之高卑以为长短，短者三尺，长者四五尺，直其身而曲其上，如鸟喙然，总以细巧坚劲为主。然用之有法，得其法则可行，不得其法则虽设而不适于用，犹弃物也。盖以铁为剪，又长数尺，是其体不能不重，只手高擎，势必摇动于上，剪动则灯亦动，灯剪俱动，则他东我西，虽欲剪之，不可得矣。法以右手持剪，左手托之，所托之处，高右手尺许。剪体虽重，不过一二斤，只手孤擎则不足，双手效力则有余。擎而剪之者一手，按之使不动摇者又有一手，其势虽高，何足虑乎？“孤掌难鸣，众擎易举。”天下事，类如是也。

长剪虽佳，予终恶其体重，倘能以坚木为身，止于近灯煤处用铁，则尽美而又尽善矣。思而未制，存其说以俟解人。

长剪难于概用，惟有烛无衣，与四围有衣而空洞其下者可以用之。若明角灯、珠灯，皆无隙可入，虽有长剪，何所用之？至于梁间放索，则是灯皆可。二事亦可并行，行之之法，又与前说相反：灯柱居中不动，而提起外幕以俟剪，剪毕复下。又合居重驭轻之法，听人所好而为之。

笺简

【原文】

笺简之制，由古及今，不知几千万变。自人物器玩，以迄花鸟昆虫，无一不肖其形，无日不新其式；人心之巧，技艺之工，至此极矣。予谓巧则诚巧，工则至工，但其构思落笔之初，未免驰高骛远，舍最近者不思，而遍索于九天之上、八极之内，遂使光灿陆离者总成赘物，与书牍之本事无干。予所谓至近者非他，即其手中所制之笺简是也。既名笺简，则笺简二字中便有无穷本义。鱼书雁帛而外，不有竹刺之式可为乎？书本之形可肖乎？卷册便面，锦屏绣轴之上，非染翰挥毫之地乎？石壁可以留题，蕉叶曾经代纸，岂竟未之前闻，而为予之臆说乎？至于苏蕙娘所织之锦，又后人思之慕之，欲书一字于其上而不可复得者也。我能肖诸物之形似为笺，则笺上所列，皆题诗作字之料也。还其固有，绝其本无，悉是眼前韵事，何用他求？已命傒奴逐款制就，售之坊间，得钱付梓人，仍备剞劂之用，是此后生生不已，其新人见闻，快人挥洒之事，正未有艾。即呼予为薛涛幻身，予亦未尝不受。盖须眉男子之不传，有愧于知名女子者正不少也。

已经制就者，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韵事者何？题石、题轴、便面、书卷、剖竹、雪蕉、卷子、册子是也。锦纹十种，则尽仿回文织锦之义，满幅皆锦，止留縠纹缺处待人作书。书成之后，与织就之回文无异。十种锦纹各别，作书之地亦不雷同。惨淡经营，事难缕述。海内名贤欲得者，倩人向金陵购之。是集内种种新式，未能悉走寰中，借此一端，以陈大概。售笺之地即售书之地，凡予生平著作，皆萃于此。有嗜痂之癖者，贸此以去，如偕笠翁而归。千里神交，全赖乎此。只今知己遍天下，岂尽谋面之人哉？（金陵承恩寺中有“芥子园名笺”五字署名者，即其处也。）

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位置第二

【原文】

器玩未得，则讲购求；及其既得，则讲位置。位置器玩与位置人才同一理也。设官授职者，期于人地相宜；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设以刻刻需用者，而置之高阁，时时防坏者，而列于案头，是犹理繁治剧之材，处清静无为之地，黼黻皇猷之品，作驱驰孔道之官。有才不善用，与空国无人等也。他如方圆曲直，齐整参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能于此等处

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非特泉石勋猷，于此足征全豹，即论庙堂经济，亦可微见一斑。未闻有颠倒其家，而能整齐其国者也。

忌排偶

【原文】

胪列古玩，切忌排偶，此陈说也。予生平耻拾唾余，何必更蹈其辙。但排偶之中，亦有分别。有似排非排，非偶是偶；又有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实者，皆当疏明其说，以备讲求。如天生一日，复生一月，似乎排矣，然二曜出不同时，且有极明微明之别，是同中有异，不得竟以排比目之矣。所忌乎排偶者，谓其有意使然。如左置一物，右无一物以配之，必求一色相俱同者与之相并，是则非偶而是偶，所当急忌者矣。若夫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如雌雄二剑，鸳鸯二壶，本来原在一处者，而我必欲分之，以避排偶之迹，则亦矫揉执滞，大失物理人情之正矣。即避排偶之迹，亦不必强使分开，或比肩其形，或连环其势，使二物合成一物，即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实矣。

大约摆列之法，忌作八字形，二物并列，不分前后、不爽分寸者是也；忌作四方形，每角一物，势如小菜碟者是也；忌作梅花体，中置一大物，周遭以小物是也。余可类推。当行之法，则与时变化，就地权宜，视形体为纵横曲直，非可预设规模者也。如必欲强拈一二，若三物相俱，宜作品字格，或一前二后，或一后二前，或左一右二，或右一左二，皆谓错综；若以三者并列，则犯排矣。四物相共，宜作心字及火字格。择一或高或长者为主，余前后左右列之。但宜疏密断连，不得均匀配合，是谓参差。若左右各二，不使单行，则犯偶矣。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雅人君子。

贵活变

【原文】

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新。若使古董生根，终年匏系一处，则因物多腐象，遂使人少生机，非善用古玩者也。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移，此外皆当活变。何也？眼界关乎心境，人欲活泼其心，先宜活泼其眼。

即房舍不可动移，亦有起死回生之法。譬如造屋数进，取其高卑广隘之尺寸不甚相悬者，授意匠工，凡作窗棂门扇，皆同其宽窄而异其体裁，以便交相更替。同一房也，以彼处门窗挪入此处，便觉耳目一新，有如房舍皆迁者。再入彼屋，又换一番境界，是不特迁其一，且迁其二矣。

房舍犹然，况器物乎？或卑者使高，或远者使近，或二物别之既久，而使一旦相亲，或数物混处多时，而使忽然隔绝，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若有悲欢离合于其间者。但须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则造物在手，而臻化境矣。

人谓朝东夕西，往来仆仆，何许子之不惮烦乎？予曰：陶士行之运甓，视此犹烦，未有笑其多事者；况古玩之可亲，犹胜于甓，乐此者不觉其疲，但不可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道。

古玩中香炉一物，其体极静，其用又妙在极动，是当一日数迁其位，片刻不容胶柱者也。人问其故，予以风帆喻之。舟行所挂之帆，视风之斜正为斜正，风从左而帆向右，则舟不进而且退矣。位置香炉之法亦然。当视风力起见，如一室之中有南北二牖，风从南来，则宜位置于正南，风从北入，则宜位置于正北。若风从东南或从西北，则又当位置稍偏，总以不离乎风者近是。若反风所向，则风去香随，而我不沾其味矣。又须启风来路，塞风去路。如风从南来而洞开北牖，风从北至而大辟南轩，皆以风为过客，而香亦传舍视我矣。须知器玩之中，物物皆可使静，独香炉一物，势有不能。“爱之能勿劳乎？”待人之法也，吾于香炉亦云。

饮 馔 部

蔬食第一

【原文】

吾观人之一身，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计繁矣；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诈伪奸险之事出，而五刑不得不设。君不能施其爱育，亲不能遂其恩私，造物好生，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皆当日赋形不善，多此二物之累也。草木无口腹，未尝不生；山石土壤无饮食，未闻不长养。何事独异其形，而赋以口腹？即生口腹，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蜩螗之吸露，尽可滋生气力、而为潜跃飞鸣。若是，则可与世无求，而生人之患熄矣。乃既生以口腹，又复多其嗜欲，使如溪壑之不可厌；多其嗜欲，又复洞其底里，使如江海之不可填。以致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吾反复推详，不能不于造物是咎。亦知造物于此，未尝不自悔其非，但以制定难移，只得终遂其过。甚矣，作法慎初，不可草草定制。

吾辑是编而谬及饮馔，亦是可已不已之事。其止崇俭啬，不导奢靡者，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亦当虑始计终，而为庶物弭患。如逞一己之聪明，导千万人之嗜欲，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吾虑风气所开，日甚一日，焉知不有易牙复出，烹子求荣，杀婴儿以媚权奸，如亡隋故事者哉！一误岂堪再误，吾不敢不以赋形造物视作覆车。

声音之道，丝不如竹，付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路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所怪于世者，弃美名不居，而故异端其说，谓佛法如是，是则谬矣。吾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

笋

【原文】

论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曰松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只在一字之鲜。《记》曰："甘受和，白受采。"鲜即甘之所从出也。此种供奉，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得以有之。城市之人向卖菜佣求活者，不得与焉。然他种蔬食，不论城市山林，凡宅旁有圃者，旋摘旋烹，亦能时有其乐。至于笋之一物，则断断宜在山林，城市所产者，任尔芳鲜，终是笋之剩义。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但将笋肉齐烹，合盛一簋，人止

食笋而遗肉，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购于市者且然，况山中之旋掘者乎？

食笋之法多端，不能悉纪，请以两言概之，曰："素宜白水，荤用肥猪。"茹斋者食笋，若以他物伴之，香油和之，则陈味夺鲜，而笋之真趣没矣。白煮俟熟，略加酱油。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此类是也。以之伴荤，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独宜于豕，又独宜于肥。肥非欲其腻也，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但觉其鲜之至也。烹之既熟，肥肉尽当去之，即汁亦不宜多存，存其半而益以清汤。调和之物，惟醋与酒。此制荤笋之大凡也。

笋之为物，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凡食物中无论荤素，皆当用作调和。菜中之笋与药中之甘草，同是必需之物。有此则诸味皆鲜，但不当用其渣滓，而用其精液。庖人之善治具者，凡有焯笋之汤，悉留不去，每作一馔，必以和之。食者但知他物之鲜，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

《本草》中所载诸食物，益人者不尽可口，可口者未必益人，求能两擅其长者，莫过于此。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不知能医俗者，亦能医瘦，但有已成竹未成竹之分耳。

蕈

【原文】

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蕈之为物也，无根无蒂，忽然而生，盖山川草木之气，结而成形者也。然有形而无体，凡物有体者必有渣滓，既无渣滓，是无体也。无体之物，犹未离乎气也。食此物者，犹吸山川草木之气，未有无益于人者也。其有毒而能杀人者，《本草》云以蛇虫行之故。予曰：不然。蕈大几何，蛇虫能行其上？况又极弱极脆而不能载乎？盖地之下有蛇虫，蕈生其上，适为毒气所钟，故能害人。毒气所钟者能害人，则为清虚之气所钟者，其能益人可知矣。世人辨之原有法，苟非有毒，食之最宜。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尤佳，盖蕈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味无穷。

莼

【原文】

陆之蕈，水之莼，皆清虚妙物也。予尝以二物作羹，和以蟹之黄，鱼之肋，名曰"四美羹"。座客食而甘之，曰："今而后，无下箸处矣！"

菜

【原文】

世人制菜之法，可称百怪千奇，自新鲜以至于腌糟酱腊，无一不曲尽奇能，务求至美，独于起根发轫之事缺焉不讲，予甚惑之。

其事维何？有八字诀云："摘之务鲜，洗之务净。"务鲜之论，已悉前篇。蔬食之最净者，曰笋，曰蕈，曰豆芽，其最秽者，则莫如家种之菜。灌肥之际，必连根带叶而浇之，随浇随摘，随摘随食，其间清浊，多有不可问者。洗菜之人，不过浸入水中，左右数漉，其事毕矣。孰知污秽之湿者可去，干者难去，日积月累之粪，岂顷刻数漉之所能尽哉？故洗菜务得其法，并须务得其人。以懒人、性急之人洗菜，犹之乎弗洗也。洗菜之法，入水宜久，久则干者浸透而易去。洗叶用刷，刷则高低曲折处皆可到，始能涤尽无遗。若是，则菜之本质净矣。本质净而后可加作料，可尽人工。不然，是先以污秽作调和，虽有百和之香，能敌一星之臭乎？噫，富室大家食指繁盛者，欲保其不食污秽，难矣哉！

菜类甚多，其杰出者则数黄芽。此菜萃于京师，而产于安肃，谓之"安肃菜"，此第一品也。每株大者可数斤，食之可忘肉味。不得已而思其次，其惟白下之水芹乎！予自移居白门，每食菜、食葡萄，辄思都门；食笋、食鸡豆，辄思武陵。物之美者，犹令人每食不忘，况为适馆授餐之人乎？

菜有色相最奇，而为《本草》、《食物志》诸书之所不载者，则西秦所产之头发菜是也。予为秦客，传食于塞上诸侯。一日脂车将发，见炕上有物，俨然乱发一卷，谬谓婢子栉发所遗，将欲委之而去。婢子曰："不然，群公所饷之物也。"询之土人，知为头发菜。浸以滚水，拌以姜醋，其可口倍于藕丝、鹿角等菜。携归饷客，无不奇之，谓珍错中所未见。此物产于河西，为值甚贱。凡适秦者皆争购异物，因其贱也而忽之，故此物不至通都，见者绝少。由是观之，四方贱物之中，其可贵者不知凡几，焉得人人物色之？发菜之得至江南，亦千载一时之至幸也。

瓜、茄、瓠、芋、山药

【原文】

瓜、茄、瓠、芋诸物，菜之结而为实者也。实则不止当菜，兼作饭矣。增一簋菜，可省数合粮者，诸物是也。一事两用，何俭如之？贫家购此，同于籴粟。但食之各有其法：煮冬瓜、丝瓜忌太生；煮王瓜、甜瓜忌太熟；煮茄、瓠利用酱醋，而不宜于盐；煮芋不可无物伴之，盖芋之本身无味，借他物以成其味者也；山药则孤行并用，无所不宜，并油盐酱醋不设，亦能自呈其美，乃蔬食中之通材也。

葱、蒜、韭

【原文】

葱、蒜、韭三物，菜味之至重者也。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菜能秽人齿颊及肠胃者，葱、蒜、韭是也。椿头明知其香，而食者颇少；葱、蒜、韭尽识其臭，而嗜之者众，其故何欤？以椿头之味虽香而淡，不若葱、蒜、韭之气甚而浓。浓则为时所争尚，甘受其秽而不辞；淡则为世所共遗，自荐其香而弗受。吾于饮食一道，悟善身处世之难。一生绝三物不食，亦未尝多食香椿，殆所谓"夷、惠之间"者乎？

予待三物有差：蒜则永禁弗食；葱虽弗食，然亦听作调和；韭则禁其终而不禁其始，芽之初发，非特不臭，且具清香，是其孩提之心之未变也。

萝 卜

【原文】

生萝卜切丝做小菜，伴以醋及他物，用之下粥最宜。但恨其食后打嗳，嗳必秽气。予尝受此厄于人，知人之厌我，亦若是也，故亦欲绝而弗食。然见此物大异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卒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禁。

芥 辣 汁

【原文】

菜有具姜桂之性者乎？曰：有，辣芥是也。制辣汁之芥子，陈者绝佳，所谓愈老愈辣是也。以此拌物，无物不佳。食之者如遇正人，如闻谠论，困者为之起倦，闷者以之豁襟，食中之爽味也。予每食必备，窃比于夫子之不撤姜也。

谷食第二

【原文】

食之养人，全赖五谷。使天止生五谷而不产他物，则人身之肥而寿也，较此必有过焉，保无疾病相煎，寿夭不齐之患矣。试观鸟之啄粟，鱼之饮水，皆止靠一物为生，未闻于一物之外，又有为之肴馔酒浆、诸饮杂食者也。乃禽鱼之死，皆死于人，未闻有疾病而死，及天年自尽而死者。是止食一物，乃长生久视之道也。人则不幸而为精腆所误，多食一物，多受一物之损伤；少静一时，少安一时之淡泊。其疾病之生，死亡之速，皆饮食太繁，嗜欲过度之所致也。此非人之自误，天误之耳。天地生物之初，亦不料其如是，原欲利人口腹，孰意利之反以害之哉！然则人欲自爱其生者，即不能止食一物，亦当稍存其意，而以一物为君。使酒肉虽多，不胜食气，即使为害，当亦不甚烈耳。

饭 粥

【原文】

粥饭二物，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机彀，无人不晓，焉用越俎者强为致词？然有吃紧二语，巧妇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妨代为喝破，使姑传之媳，母传之女，以两言代千百言，亦简便利人之事也。

先就粗者言之。饭之大病，在内生外熟，非烂即焦；粥之大病，在上清下淀，如糊如膏。此火候不均之故，惟最拙最笨者有之，稍能炊爨者，必无是事。然亦有刚柔合道，燥湿得宜，而令

人咀之嚼之，有粥饭之美形，无饮食之至味者。其病何在？曰：挹水无度，增减不常之为害也。其吃紧二语，则曰："粥水忌增，饭水忌减。"米用几何，则水用几何，宜有一定之度数。如医人用药，水一钟或钟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数。若以意为增减，则非药味不出，即药性不存，而服之无效矣。不善执爨者，用水不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饭常苦其多。多则逼而去之，少则增而入之，不知米之精液全在于水，逼去饭汤者，非去饭汤，去饭之精液也。精液去则饭为渣滓，食之尚有味乎？粥之既熟，水米成交，犹米之酿而为酒矣。虑其太厚而入之以水，非入水于粥，犹入水于酒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尚可咀乎？故善主中馈者，挹水时必限以数，使其勺不能增，滴无可减，再加以火候调匀，则其为粥为饭，不求异而异乎人矣。

宴客者有时用饭，必较家常所食者稍精。精用何法？曰：使之有香而已矣。予尝授意小妇，预设花露一盏，俟饭之初熟而浇之，浇过稍闭，拌匀而后入碗。食者归功于谷米，诧为异种而讯之，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此法秘之已久，今始告人。行此法者，不必满釜浇遍，遍则费露甚多，而此法不行于世矣。止以一盏浇一隅，足供佳客所需而止。露以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为上，勿用玫瑰，以玫瑰之香，食者易辨，知非谷性所有。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与谷性之香者相若，使人难辨，故用之。

汤

【原文】

汤即羹之别名也。羹之为名，雅而近古。不曰羹而曰汤者，虑人古雅其名，而即郑重其实，似专为宴客而设者。然不知羹之为物，与饭相俱者也。有饭即应有羹，无羹则饭不能下。设羹以下饭，乃图省俭之法，非尚奢靡之法也。古人饮酒，即有下酒之物；食饭，即有下饭之物。世俗改下饭为"厦饭"，谬矣。前人以读史为下酒物，岂下酒之"下"，亦从"厦"乎？"下饭"二字，人谓指肴馔而言，予曰：不然。肴馔乃滞饭之具，非下饭之具也。食饭之人见美馔在前，匕箸迟疑而不下，非滞饭之具而何？饭犹舟也，羹犹水也，舟之在滩，非水不下，与饭之在喉，非汤不下，其势一也。且养生之法，食贵能消，饭得羹而即消，其理易见。故善养生者，吃饭不可无羹；善作家者，吃饭亦不可无羹。宴客而为省馔计者，不可无羹；即宴客而欲其果腹始去，一馔不留者，亦不可无羹。何也？羹能下饭，亦能下馔故也。近来吴越张筵，每馔必注以汤，大得此法。吾谓家常自膳，亦莫妙于此。宁可食无馔，不可饭无汤。有汤下饭，即小菜不设，亦可使哺啜如流；无汤下饭，即美味盈前，亦有时食不下咽。予以一赤贫之士，而养半百口之家，有饥时而无馑日者，遵是道也。

糕 饼

【原文】

谷食之有糕饼，犹肉食之有脯脍。《鲁论》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制糕饼者于此二句，当兼而有之。食之精者，米麦是也；脍之细者，粉面是也。精细兼长，始可论及工拙。求工之法，坊刻所载甚详，予使拾而言之，以作制饼制糕之印板，则观者必大笑曰："笠翁不拾唾余，

今于饮食之中，现增一副依样葫芦矣！”冯妇下车，请戒其始。只用二语括之，曰：“糕贵乎松，饼利于薄。”

面

【原文】

南人饭米，北人饭面，常也。《本草》云：“米能养脾，麦能补心。”各有所裨于人者也。然使竟日穷年止食一物，亦何其胶柱口腹，而不肯兼爱心脾乎？予南人而北相，性之刚直似之，食之强横亦似之。一日三餐，二米一面，是酌南北之中，而善处心脾之道也。

但其食面之法，小异于北，而且大异于南。北人食面多作饼，予喜条分而缕晰之，南人之所谓“切面”是也。南人食切面，其油盐酱醋等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味。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与未尝食面等也。予则不然，以调和诸物，尽归于面，面具五味而汤独清。如此方是食面，非饮汤也。

所制面有二种，一曰“五香面”，一曰“八珍面”。五香膳己，八珍饷客，略分丰俭于其间。五香者何？酱也，醋也，椒末也，芝麻屑也，焯笋或煮蕈煮虾之鲜汁也。先以椒末、芝麻屑二物拌入面中，后以酱醋及鲜汁三物和为一处，即充拌面之水，勿再用水。拌宜极匀，擀宜极薄，切宜极细，然后以滚水下之。则精粹之物尽在面中，尽勾咀嚼，不似寻常吃面者，面则直吞下肚，而止咀咂其汤也。

八珍者何？鸡、鱼、虾三物之肉，晒使极干，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成极细之末，和入面中，与鲜汁共为八种。酱醋亦用，而不列数内者，以家常日用之物，不得名之以珍也。鸡鱼之肉，务取极精，稍带肥腻者弗用，以面性见油即散，擀不成片，切不成丝故也。但观制饼饵者，欲其松而不实，即拌以油，则面之为性可知已。鲜汁不用煮肉之汤，而用笋、蕈、虾汁者，亦以忌油故耳。所用之肉，鸡、鱼、虾三者之中，惟虾最便，屑米为面，势如反掌，多存其末，以备不时之需，即膳己之五香，亦未尝不可六也。拌面之汁，加鸡蛋青一二盏更宜，此物不列于前而附于后者，以世人知用者多，列之又同剿袭耳。

粉

【原文】

粉之名目甚多，其常有而适于用者，则惟藕、葛、蕨、绿豆四种。藕、葛二物，不用下锅，调以滚水，即能变生成熟。昔人云：“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欲为仓卒主人，则请多储二物。且卒急救饥，亦莫善于此。驾舟车行远路者，此是糇粮中首善之物。

粉食之耐咀嚼者，蕨为上，绿豆次之。欲绿豆粉之耐嚼，当稍以蕨粉和之。凡物入口而不能即下，不即下而又使人咀之有味，嚼之无声者，斯为妙品。吾遍索饮食中，惟得此二物。绿豆粉为汤，蕨粉为下汤之饭，可称二耐，齿牙遇此，殆亦所谓劳而不怨者哉！

肉食第三

【原文】

“肉食者鄙”,非鄙其食肉,鄙其不善谋也。食肉之人之不善谋者,以肥腻之精液,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窍也。此非予之臆说,夫有所验之矣。诸兽食草木杂物,皆狡狤而有智。虎独食人,不得人则食诸兽之肉,是匪肉不食者,虎也。虎者,兽之至愚者也。何以知之?考诸群书则信矣。虎不食小儿,非不食也,以其痴不惧虎,谬谓勇士而避之也。虎不食醉人,非不食也,因其醉势猖獗,目为劲敌而防之也。虎不行曲路,人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得脱。其不行曲路者,非若澹台灭明之行不由径,以颈直不能回顾也。使知曲路必脱,先于周行食之矣。《虎苑》云:“虎之能搏狗者,牙爪也。使失其牙爪,则反伏于狗矣。”迹是观之,其能降人降物而藉之为粮者,则专恃威猛,威猛之外,一无他能,世所谓“有勇无谋”者,虎是也。予究其所以然之故,则以舍肉之外,不食他物,脂腻填胸,不能生智故也。然则“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其说不既有征乎?吾今虽为肉食作俑,然望天下之人,多食不如少食。无虎之威猛而益其愚,与有虎之威猛而自昏其智,均非养生善后之道也。

猪

【原文】

食以人传者,“东坡肉”是也。卒急听之,似非豕之肉,而为东坡之肉矣。噫,东坡何罪,而割其肉,以实千古馋人之腹哉?甚矣,名士不可为,而名士游戏之小术,尤不可不慎也。至数百载而下,糕、布等物,又以眉公得名。取“眉公糕”、“眉公布”之名,以较“东坡肉”三字,似觉彼善于此矣。而其最不幸者,则有溷厕中之一物,俗人呼为“眉公马桶”。噫,马桶何物,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予非不知肉味,而于豕之一物,不敢浪措一词者,虑为东坡之续也。即溷厕中之一物,予未尝不新其制,但蓄之家,而不敢取以示人,尤不敢笔之于书者,亦虑为眉公之续也。

羊

【原文】

物之折耗最重者,羊肉是也。谚有之曰:“羊几贯,帐难算,生折对半熟对半,百斤止剩念余斤,缩到后来只一段。”大率羊肉百斤,宰而割之,止得五十斤,迨烹而熟之,又止得二十五斤,此一定不易之数也。但生羊易消,人则知之,熟羊易长,人则未之知也。羊肉之为物,最能饱人,初食不饱,食后渐觉其饱,此易长之验也。凡行远路及出门作事,卒急不能得食者,啖此最宜。秦之西鄙,产羊极繁,土人日食止一餐,其能不枵腹者,羊之力也。《本草》载羊肉比人

参、黄芪。参芪补气，羊肉补形。予谓补人者羊，害人者亦羊。凡食羊肉者，当留腹中余地，以俟其长。倘初食不节而果其腹，饭后必有胀而欲裂之形，伤脾坏腹，皆由于此。葆生者不可不知。

牛、犬

【原文】

猪、羊之后，当及牛、犬。以二物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之不暇，尚忍为制酷刑乎？略此二物，遂及家禽，是亦以羊易牛之遗意也。

鸡

【原文】

鸡亦有功之物，而不讳其死者，以功较牛、犬为稍杀。天之晓也，报亦明，不报亦明，不似畎亩、盗贼，非牛不耕，非犬之吠则不觉也。然较鹅鸭二物，则淮阴羞伍绛、灌矣。烹饪之刑，似宜稍宽于鹅鸭。鸡之有卵者弗食，重不至斤外者弗食，即不能寿之，亦不当过夭之耳。

鹅

【原文】

鶃鶃之肉无他长，取其肥且甘而已矣。肥始能甘，不肥则同于嚼蜡。鹅以固始为最，讯其土人，则曰："豢之之物，亦同于人。食人之食，斯其肉之肥腻亦同于人也。"犹之豕肉以金华为最，婺人豢豕，非饭即粥，故其为肉也甜而腻。然则固始之鹅，金华之豕，均非鹅豕之美，食美之也。食能美物，奚俟人言？归而求之，有余师矣。但授家人以法，彼虽饲以美食，终觉饥饱不时，不似固始、金华之有节。故其为肉也，犹有一间之殊。盖终以禽兽畜之，未尝稍同于人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其斯之谓欤？

有告予食鹅之法者，曰：昔有一人，善制鹅掌。每豢肥鹅将杀，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鹅足，鹅痛欲绝，则纵之池中，任其跳跃。已而复擒复纵，炮瀹如初。若是者数四，则其为掌也，丰美甘甜，厚可径寸，是食中异品也。予曰：惨哉斯言！予不愿听之矣。物不幸而为人所畜，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偿之以死亦足矣，奈何未死之先，又加若是之惨刑乎？二掌虽美，入口即消，其受痛楚之时，则有百倍于此者。以生物多时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不为，况稍具婆心者乎？地狱之设，正为此人，其死后炮烙之刑，必有过于此者。

鸭

【原文】

禽属之善养生者，雄鸭是也。何以知之，知之于人之好尚。诸禽尚雌，而鸭独尚雄；诸禽贵幼，而鸭独贵长。故养生家有言："烂蒸老雄鸭，功效比参芪。"使物不善养生，则精气必为雌者所夺，诸禽尚雌者，以为精气之所聚也。使物不善养生，则情窍一开，日长而日瘠矣。诸禽贵幼者，以其泄少而存多也。雄鸭能愈长愈肥，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参芪比功，则雄鸭之善于养生，不待考核而知之矣。然必候考核，则前此未之闻也。

野禽、野兽

【原文】

野味之逊于家味者，以其不能尽肥；家味之逊于野味者，以其不能有香也。家味之肥，肥于不自觅食而安享其成；野味之香，香于草木为家而行止自若。是知丰衣美食，逸处安居，肥人之事也；流水高山，奇花异木，香人之物也。肥则必供刀俎，靡有孑遗；香亦为人朵颐，然或有时而免。二者不欲其兼，舍肥从香而已矣。

野禽可以时食，野兽则偶一尝之。野禽如雉、雁、鸠、鸽、黄雀、鹌鹑之属，虽生于野，若畜于家，为可取之如寄也。野兽之可得者，惟兔、獐、鹿、熊、虎诸兽，岁不数得。是野味之中又分难易。难得者何？以其久住深山，不入人境，槛阱之入，是人往觅兽，非兽来挑人也。禽则不然，知人欲弋而往投之，以觅食也，食得而祸随之矣。是兽之死也，死于人；禽之毙也，毙于己。食野味者，当作如是观。惜禽而更当惜兽，以其取死之道为可原也。

鱼

【原文】

鱼藏水底，各自为天，自谓与世无求，可保戈矛之不及矣。乌知网罟之奏功，较弓矢罝罘为更捷。无事竭泽而渔，自有吞舟不漏之法。然鱼与禽兽之生死，同是一命，觉鱼之供人刀俎，似较他物为稍宜。何也？水族难竭而易繁。胎生卵生之物，少则一母数子，多亦数十子而止矣。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之。苟无沙汰之人，则此千斯仓而万斯箱者生生不已，又变而为恒河沙数。至恒河沙数之一变再变，以至千百变，竟无一物可以喻之。不几充塞江河而为陆地，舟楫之往来能无恙乎？故渔人之取鱼虾，与樵人之伐草木，皆取所当取，伐所不得不伐者也。我辈食鱼虾之罪，较食他物为稍轻。兹为约法数章，虽难比乎祥刑，亦稍差于酷吏。

食鱼者首重在鲜，次则及肥，肥而且鲜，鱼之能事毕矣。然二美虽兼，又有所重在一者。如鲟、如鯚、如鲫、如鲤，皆以鲜胜者也，鲜宜清煮作汤；如鳊、如白、如鲥、如鲢，皆以肥胜者也。

肥宜厚烹作脍。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先期而食者肉生,生则不松;过期而食者肉死,死则无味。迟客之家,他馔或可先设以待,鱼则必须活养,候客至旋烹。鱼之至味在鲜,而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若先烹以待,是使鱼之至美,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待客至而再经火气,犹冷饭之复炊,残酒之再热,有其形而无其质矣。煮鱼之水忌多,仅足伴鱼而止,水多一口,则鱼淡一分。司厨婢子,所利在汤,常有增而复增,以致鲜味减而又减者。志在厚客,不能不薄待庖人耳。更有制鱼良法,能使鲜肥迸出,不失天真,迟速咸宜,不虞火候者,则莫妙于蒸。置之镟内,入陈酒、酱油各数盏,覆以瓜姜及蕈笋诸鲜物,紧火蒸之极熟。此则随时早暮,供客咸宜,以鲜味尽在鱼中,并无一物能侵,亦无一气可泄,真上着也。

虾

【原文】

笋为蔬食之必需,虾为荤食之必需,皆犹甘草之于药也。善治荤食者,以焯虾之汤,和入诸品,则物物皆鲜,亦犹笋汤之利于群蔬。笋可孤行,亦可并用;虾则不能自主,必借他物为君。若以煮熟之虾单盛一簋,非特华筵必无是事,亦且令食者索然。惟醉者糟者,可供匕箸。是虾也者,因人成事之物,然又必不可无之物也。"治国若烹小鲜",此小鲜之有裨于国者。

鳖

【原文】

"新粟米炊鱼子饭,嫩芦笋煮鳖裙羹。"林居之人述此以鸣得意,其味之鲜美可知矣。予性于水族无一不嗜,独与鳖不相能,食多则觉口燥,殊不可解。一日,邻人网得巨鳖,召众食之,死者接踵,染指其汁者,亦病数月始痊。予以不喜食此,得免于召,遂得免于死。岂性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耶?予一生侥幸之事难更仆数。乙未居武林,邻家失火,三面皆焚,而予居无恙。己卯之夏,遇大盗于虎爪山,贿以重资者得免,不则立毙。予囊无一钱,自分必死,延颈受诛,而盗不杀。至于甲申、乙酉之变,予虽避兵山中,然亦有时入郭,其至幸者,才徙家而家焚,甫出城而城陷,其出生于死,皆在斯须倏忽之间。噫,予何修而得此于天哉!报施无地,有强为善而已矣。

蟹

【原文】

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此一事一物也者,在我则为饮食中之痴情,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

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同人知予癖蟹，招者饷者皆于此日。予因呼九月、十月为“蟹秋”。虑其易尽而难继，又命家人涤瓮酿酒，以备糟之醉之之用。糟名“蟹糟”，酒名“蟹酿”，瓮名“蟹瓮”。向有一婢，勤于事蟹，即易其名为“蟹奴”，今亡之矣。蟹乎！蟹乎！汝于吾之一生，殆相终始者乎！所不能为汝生色者，未尝于有螃蟹无监州处作郡，出俸钱以供大嚼，仅以悭囊易汝。即使日购百筐，除供客外，与五十口家人分食，然则入予腹者有几何哉？蟹乎！蟹乎！吾终有愧于汝矣。

蟹之为物至美，而其味坏于食之之人。以之为羹者，鲜则鲜矣，而蟹之美质何在？以之为脍者，腻则腻矣，而蟹之真味不存。更可厌者，断为两截，和以油、盐、豆粉而煎之，使蟹之色、蟹之香与蟹之真味全失。此皆似嫉蟹之多味，忌蟹之美观，而多方蹂躏，使之泄气而变形者也。世间好物，利在孤行。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和以他味者，犹之以爝火助日，掬水益河，冀其有裨也，不亦难乎？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剖一筐，食一筐，断一螯，食一螯，则气与味纤毫不漏。出于蟹之躯壳者，即入于人之口腹，饮食之三昧，再有深入于此者哉？凡治他具，皆可人任其劳，我享其逸，独蟹与瓜子、菱角三种，必须自任其劳。旋剥旋食则有味，人剥而我食之，不特味同嚼蜡，且似不成其为蟹与瓜子、菱角，而别是一物者。此与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僮仆虽多，不能任其力者，同出一理。讲饮食清供之道者，皆不可不知也。

宴上客者势难全体，不得已而羹之，亦不当和以他物，惟以煮鸡鹅之汁为汤，去其油腻可也。

瓮中取醉蟹，最忌用灯，灯光一照，则满瓮俱沙，此人人知忌者也。有法处之，则可任照不忌。初醉之时，不论昼夜，俱点油灯一盏，照之入瓮，则与灯光相习，不相忌而相能，任凭照取，永无变沙之患矣。（此法都门有用之者。）

零星水族

【原文】

予担簦二十年，履迹几遍天下。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湖则俱未尝遗一，惟九河未能环绕，以其迂僻者多，不尽在舟车可抵之境也。历水既多，则水族之经食者，自必不少。因知天下万物之繁，未有繁于水族者，载籍所列诸鱼名，不过十之六七耳。常有奇形异状，味亦不群，渔人竟日取之，土人终年食之，咨询其名，皆不知为何物者。无论其他，即吴门、京口诸地所产水族之中，有一种似鱼非鱼，状类河豚而极小者，俗名“斑子鱼”，味之甘美，几同乳酪，又柔滑无骨，真至味也。而《本草》、《食物》诸书，皆所不载。近地且然，况寥廓而迂僻者乎？海错之至美，人所艳羡而不得食者，为闽之“西施舌”、“江瑶柱”二种。“西施舌”予既食之，独“江瑶柱”未获一尝，为入闽恨事。所谓“西施舌”者，状其形也。白而洁，光而滑，入口咂之，俨然美妇之舌，但少朱唇皓齿牵制其根，使之不留而即下耳。此所谓状其形也。若论鲜味，则海错中尽有过之者，未甚奇特。朵颐此味之人，但索美舌而咂之，即当屠门大嚼矣。其不甚著名而有异味者，则北海之鲜鳓，味并鲥鱼，其腹中有肋，甘美绝伦。世人以在鲟鳇腹中者为“西施乳”，若与此肋较短长，恐又有东家西家之别耳。

河豚为江南最尚之物，予亦食而甘之。但询其烹饪之法，则所需之作料甚繁，合而计之，不下十余种，且又不可缺一，缺一则腥而寡味。然则河豚无奇，乃假众美成奇者也。有如许调和之料施之他物，何一不可擅长，奚必假杀人之物以示异乎？食之可，不食亦可。若江南之鲚，则为春馔中妙物。食鲥鱼及鲟鳇有厌时，鲚则愈嚼愈甘，至果腹而犹不能释手者也。

不载果食茶酒说

【原文】

果者酒之仇，茶者酒之敌。嗜酒之人必不嗜茶与果，此定数也。凡有新客入座，平时未经共饮，不知其酒量浅深者，但以果饼及糖食验之。取到即食，食而似有踊跃之情者，此即茗客，非酒客也；取而不食，及食不数四而即有倦色者，此必巨量之客，以酒为生者也。以此法验嘉宾，百不失一。予系茗客而非酒人，性似猿猴，以果代食，天下皆知之矣。讯以酒味则茫然，与谈食果饮茶之事，则觉井井有条，滋滋多味。兹既备述饮馔之事，则当于二者加详，胡以缺而不备？曰：惧其略也。性既嗜此，则必大书特书，而且为罄竹之书，若以寥寥数纸终其崖略，则恐笔欲停而心未许，不觉其言之汗漫而难收也。且果可略而茶不可略，茗战之兵法，富于《三略》、《六韬》，岂《孙子》十三篇所能尽其灵秘者哉？是用专辑一编，名为《茶果志》，孤行可，尾于是集之后亦可。至于曲蘖一事，予既自谓茫然，如复强为置吻，则假口他人乎？抑强不知为知，以欺天下乎？假口则仍犯剿袭之戒；将欲欺人，则茗客可欺，酒人不可欺也。倘执其所短而兴问罪之师，吾能以茗战战之乎？不若绝口不谈之为愈耳。

种植部※

木本第一

【原文】

草木之种类极杂，而别其大较有三，木本、藤本、草本是也。木本坚而难痿，其岁较长者，根深故也。藤本之为根略浅，故弱而待扶，其岁犹以年纪。草本之根愈浅，故经霜辄坏，为寿止能及岁。是根也者，万物短长之数也。欲丰其得，先固其根。吾于老农老圃之事，而得养生处世之方焉。人能虑后计长，事事求为木本，则见雨露不喜，而睹霜雪不惊。其为身也，挺然独立，至于斧斤之来，则天数也，岂灵椿古柏之所能避哉？如其植德不力，而务为苟延，则是藤本其身，止可因人成事，人立而我立，人仆而我亦仆矣。至于木槿其生，不为明日计者，彼且不知根为何物，遑计入土之浅深，藏荄之厚薄哉？是即草木之流亚也。噫，世岂乏草木之行，而反木其天年，藤其后裔者哉？此造物偶然之失，非天地处人待物之常也。

牡 丹

【原文】

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若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韩诗：夕贬潮阳路八千）物生有候，葭动以时，苟非其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后系人主，可强鸡人使昼鸣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日。惜其所见不逮，而且倒行逆施。诚哉！其为武后也。

予自秦之巩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同人嘲予以诗，有“群芳应怪人情热，千里趋迎富贵花”之句。予曰：“彼以守拙得贬，予载之归，是趋冷非趋热也。”兹得此论，更发明矣。艺植之法，载于名人谱帙者，纤发无遗。予倘及之，又是拾人牙后矣。但有吃紧一着，花谱偶载而未之悉者，请畅言之。是花皆有正面，有反面，有侧面。正面宜向阳，此种花通义也。然他种犹能委曲，独牡丹不肯通融，处以南面即生，俾之他向则死，此其肮脏不回之本性，人主不能屈

※ 已载群书者片言不赘，非补未逮之论，即传自验之方。欲睹陈言，请翻诸集。——作者注

之，谁能屈之？予尝执此语同人，有迂其说者。予曰："匪特士民之家，即以帝王之尊，欲植此花，亦不能不循此例。"同人诘予曰："有所本乎？"予曰："有本。吾家太白诗云：'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倚栏杆者向北，则花非南面而何？"同人笑而是之。斯言得无定论？

梅

【原文】

花之最先者梅，果之最先者樱桃。若以次序定尊卑，则梅当王于花，樱桃王于果，犹瓜之最先者曰王瓜，于义理未尝不合，奈何别置品题，使后来居上。首出者不得为圣人，则辟草昧致文明者，谁之力欤？虽然以梅冠群芳，料舆情必协，但以樱桃冠群果，吾恐主持公道者，又不免为荔枝号屈矣。姑仍旧贯，以免抵牾。种梅之法，亦备群书，无庸置吻，但言领略之法而已。

花时苦寒，既有妻梅之心，当筹寝处之法。否则衾枕不备，露宿为难，乘兴而来者，无不败兴而返，即求为驴背浩然，不数得也。观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带帐房，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其中多设炉炭，既可致温，复备暖酒之用。此一法也。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此屏不止观梅，是花皆然，可备终岁之用。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花间竖一旗帜，不论何花，概以总名曰"缩地花"。此一法也。若家居所植者，近在身畔，远亦不出眼前，是花能就人，无俟人为蜂蝶矣。

然而爱梅之人，缺陷有二：凡到梅开之时，人之好恶不齐，天之功过亦不等。风送香来，香来而寒亦至，令人开户不得，闭户不得，是可爱者风，而可憎者亦风也；雪助花妍，雪冻而花亦冻，令人去之不可，留之不可，是有功者雪，有过者亦雪也。其有功无过，可爱而不可憎者惟日，既可养花，又堪曝背，是诚天之循吏也。使止有日而无风雪，则无时无日不在花间，布帐纸屏皆可不设，岂非梅花之至幸，而生人之极乐也哉！然而为之天者，则甚难矣。

蜡梅者，梅之别种，殆亦共姓而通谱者欤？然而有此令德，亦乐与联宗。吾又谓别有一花，当为蜡梅之异姓兄弟，玫瑰是也。气味相孚，皆造浓艳之极致，殆不留余地待人者矣。人谓过犹不及，当务适中。然资性所在，一往而深，求为适中，不可得也。

桃

【原文】

凡言草木之花，矢口即称桃李，是桃李二物，领袖群芳者也。其所以领袖群芳者，以色之大都不出红白二种，桃色为红之极纯，李色为白之至洁。"桃花能红李能白"一语，足尽二物之能事。

然今人所重之桃，非古人所爱之桃。今人所重者为口腹计，未尝究及观览。大率桃之为物，可目者未尝可口，不能执两端事人。凡欲桃实之佳者，必以他树接之，不知桃实之佳，佳于接，桃色之坏，亦坏于接。桃之未经接者，其色极娇，酷似美人之面。所谓"桃腮"、"桃靥"者，皆指天然未接之桃，非今时所谓碧桃、绛桃、金桃、银桃之类也。即今诗人所咏，画图所绘者，

亦是此种。此种不得于名园，不得于胜地，惟乡村篱落之间，牧童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听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复有其乐。如仅载酒园亭，携姬院落，为当春行乐计者，谓赏他卉则可，谓看桃花而能得其真趣，吾不信也。噫，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凡见妇人面与相似而色泽不分者，即当以花魂视之，谓别形体不久也。然勿明言，至生涕泣。

李

【原文】

李是吾家果，花亦吾家花，当以私爱嬖之，然不敢也。唐有天下，此树未闻得封。天子未尝私庇，况庶人乎？以公道论之可已。与桃齐名，同作花中领袖，然而桃色可变，李色不可变也。“邦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邦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自有此花以来，未闻稍易其色，始终一操，涅而不淄，是诚吾家物也！至有稍变其色，冒为一宗，而此类不收，仍加一字以示别者，则郁李是也。李树较桃为耐久，逾三十年始老，枝虽枯而子仍不细，以得于天者独厚，又能甘淡守素，未尝以色媚人也。若仙李之盘根，则又与灵椿比寿。我欲绳武而不能，以著述永年而已矣。

杏

【原文】

种杏不实者，以处子常系之裙系树上，便结子累累。予初不信，而试之果然。是树性喜淫者，莫过于杏。予尝名为“风流树”。噫，树木何取于人，人何亲于树木，而契爱若此，动乎情也？情能动物，况于人乎！其必宜于处子之裙者，以情贵乎专，已字人者，情有所分而不聚也。予谓此法既验于杏，亦可推而广之。凡树木之不实者，皆当系以美女之裳。即男子之不能诞育者，亦当衣以佳人之裤。盖世间慕女色而爱处子，可以情感而使之动者，岂止一杏而已哉！

梨

【原文】

予播迁四方，所止之地，惟荔枝、龙眼、佛手诸卉，为吴越诸邦不产者，未经种植，其余一切花果竹木，无一不经葺理。独梨花一本，为眼前易得之物，独不能身有其树为楂梨主人。可与少陵不咏海棠，同作一等欠事。然性爱此花，甚于爱食其果。果之种类不一，中食者少，而花之耐看，则无一不然。雪为天上之雪，此是人间之雪，雪之所少者香，此能兼擅其美。唐人诗云：“梅虽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此言天上之雪，料其输赢不决，请以人间之雪，为天上解围。

海 棠

【原文】

“海棠有色而无香”，此《春秋》责备贤者之法。否则无香者众，胡尽恕之，而独于海棠是咎？然吾又谓海棠不尽无香，香有隐跃之间，又不幸而为色掩。如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则为精者所隐。一术太长，则六艺皆通，悉为人所不道。王羲之善书，吴道子善画，此二人者，岂仅工书善画者哉？苏长公不善棋酒，岂遂一子不拈，一卮不设者哉？诗文过高，棋酒不足称耳。

吾欲证前人有色无香之说，执海棠之初放者嗅之，另有一种清芬，利于缓咀，而不宜于猛嗅。使尽无香，则蜂蝶过门不入矣，何以郑谷《咏海棠》诗云“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有香无香，当以蝶之去留为证。且香之与臭，敌国也。《花谱》云：“海棠无香而畏臭，不宜灌粪。”去此者必即彼，若是，则海棠无香之说，亦可备证于前，而稍白于后矣。噫，“大音希声”，“大羹不和”，奚必如兰如麝，扑鼻薰人，而后谓之有香气乎？

王禹偁《诗话》云：“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尝有一诗及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生母名海棠，予空疏未得其考。然恐子美即善吟，亦不能物物咏到。一诗偶遗，即使后人议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难为也。

鼎革以前，吾乡杜姓者，其家海棠绝胜，予岁岁纵览，未尝或遗。尝赠以诗云：“此花不比别花来，题破东君着意培。不怪少陵无赠句，多情偏向杜家开。”似可为少陵解嘲。

秋海棠一种，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爱者，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处子之可怜，少妇之可爱，二者不可得兼，必将娶怜而割爱矣。相传秋海棠初无是花，因女子怀人不至，涕泣洒地，遂生此花，名为“断肠花”。噫，同一泪也，洒之林中，即成斑竹，洒之地上，即生海棠。泪之为物神矣哉！

春海棠颜色极佳，凡有园亭者不可不备。然贫士之家不能必有，当以秋海棠补之。此花便于贫士者有二：移根即是，不须钱买，一也；为地不多，墙间壁上，皆可植之。性复喜阴，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群花所弃之地也。

玉 兰

【原文】

世无玉树，请以此花当之。花之白者尽多，皆有叶色相乱，此则不叶而花，与梅同致。千干万蕊，尽放一时，殊盛事也。但绝盛之事，有时变为恨事。众花之开，无不忌雨，而此花尤甚。一树好花，止须一宿微雨，尽皆变色，又觉腐烂可憎，较之无花，更为乏趣。群花开谢以时，谢者既谢，开者犹开。此则一败俱败，半瓣不留。语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为玉兰主人者，常有延伫经年，不得一朝盼望者，讵非香国中绝大恨事？故值此花一开，便宜急急玩赏，玩得一日是一日，赏得一时是一时。若初开不玩而俟全开，全开不玩而俟盛开，则恐好事未行，而杀风景者至矣。噫，天何仇于玉兰，而往往三岁之中，定有一二岁与之为难哉？

辛 夷

【原文】

辛夷，木笔，望春花，一卉而数异其名，又无甚新奇可取，名有余而实不足者，此类是也。园亭极广，无一不备者方可植之，不则当为此花藏拙。

山 茶

【原文】

花之最不耐开，一开辄尽者，桂与玉兰是也；花之最能持久，愈开愈盛者，山茶、石榴是也。然石榴之久，犹不及山茶。榴叶经霜即脱，山茶戴雪而荣。则是此花也者，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历春夏秋冬如一日，殆草木而神仙者乎？又况种类极多，由浅红以至深红，无一不备。其浅也，如粉如脂，如美人之腮，如酒客之面；其深也，如朱如火，如猩猩之血，如鹤顶之朱。可谓极浅深浓淡之致，而无一毫遗憾者矣。得此花一二本，可抵群花数十本。惜乎予园仅同芥子，诸卉种就，不能再纳须弥，仅取盆中小树，植于怪石之旁。噫，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予其郭公也夫！

紫 薇

【原文】

人谓禽兽有知，草木无知。予曰：不然。禽兽草木尽是有知之物，但禽兽之知，稍异于人；草木之知，又稍异于禽兽，渐蠢则渐愚耳。何以知之？知之于紫薇树之怕痒。知痒则知痛，知痛痒则知荣辱利害，是去禽兽不远，犹禽兽之去人不远也。人谓树之怕痒者，只有紫薇一种，余则不然。予曰："草木同性，但观此树怕痒，即知无草无木不知痛痒，但紫薇能动，他树不能动耳。"人又问："既然不动，何以知其识痛痒？"予曰："就人喻之，怕痒之人，搔之即动，亦有不怕痒之人，听人搔扒而不动者，岂人亦不知痛痒乎？"由是观之，草木之受诛锄，犹禽兽之被宰杀，其苦其痛，俱有不忍言者。人能以待紫薇者待一切草木，待一切草木者待禽兽与人，则斩伐不敢妄施，而有疾痛相关之义矣。

绣 球

【原文】

天工之巧，至开绣球一花而止矣。他种之巧，纯用天工，此则诈施人力，似肖尘世所为而为者。剪春罗、剪秋罗诸花亦然。天工于此，似非无意，盖曰："汝所能者，我亦能之；我所能者，汝实不能为也。"若是，则当再生一二蹴球之人，立于树上，则天工之斗巧者全矣。其不屑为此

者，岂以物可肖，而人不足肖乎？

紫荆

【原文】

紫荆一种，花之可已者也。但春季所开，多红少紫，欲备其色，故间植之。然少枝无叶，贴树生花，虽若紫衣少年，亭亭独立，但觉窄袍紧袂，衣瘦身肥，立于翩翩舞袖之中，不免代为踧踖。

栀子

【原文】

栀子花无甚奇特，予取其仿佛玉兰。玉兰忌雨，而此不忌；玉兰齐放齐凋，而此则开以次第。惜其树小而不能出檐，如能出檐，即以之权当玉兰，而补三春恨事，谁曰不可？

杜鹃、樱桃

【原文】

杜鹃、樱桃二种，花之可有可无者也。所重于樱桃者，在实不在花；所重于杜鹃者，在西蜀之异种，不在四方之恒种。如名花俱备，则二种开时，尽有快心而夺目者，欲览余芳，亦愁少暇。

石榴

【原文】

芥子园之地不及三亩，而屋居其一，石居其一，乃榴之大者，复有四五株。是点缀吾居，使不落寞者，榴也；盘踞吾地，使不得尽栽他卉者，亦榴也。榴之功罪，不几半乎？然赖主人善用，榴虽多，不为赘也。榴性喜压，就其根之宜石者，从而山之，是榴之根即山之麓也；榴性喜日，就其阴之可庇者，从而屋之，是榴之地即屋之天也；榴之性又复喜高而直上，就其枝柯之可傍，而又借为天际真人者，从而楼之，是榴之花即吾倚栏守户之人也。此芥子园主人区处石榴之法，请以公之树木者。

木槿

【原文】

木槿朝开而暮落，其为生也良苦。与其易落，何如弗开？造物生此，亦可谓不惮烦矣。有

人曰：不然。木槿者，花之现身说法以儆愚蒙者也。花之一日，犹人之百年。人视人之百年，则自觉其久，视花之一日，则谓极少而极暂矣。不知人之视人，犹花之视花，人以百年为久，花岂不以一日为久乎？无一日不落之花，则无百年不死之人可知矣。此人之似花者也。乃花开花落之期虽少而暂，犹有一定不移之数。朝开暮落者，必不幻而为朝开午落，午开暮落。乃人之生死，则无一定不移之数。有不及百年而死者，有不及百年之半与百年之二三而死者。则是花之落也必焉，人之死也忽焉。使人亦如木槿之为生，至暮必落，则生前死后之事，皆可自为政矣，无如其不能也。此人之不能似花者也。人能作如是观，则木槿一花，当与萱草并树。睹萱草则能忘忧，睹木槿则能知戒。

桂

【原文】

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也。但其缺陷处，则在满树齐开，不留余地。予有《惜桂》诗云："万斛黄金碾作灰，西风一阵总吹来。早知三日都狼藉，何不留将次第开？"盛极必衰，乃盈虚一定之理，凡有富贵荣华一蹴而至者，皆玉兰之为春光，丹桂之为秋色。

合 欢

【原文】

"合欢蠲忿，萱草忘忧"，皆益人情性之物，无地不宜种之。然睹萱草而忘忧，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对合欢而蠲忿，则不必讯之他人，凡见此花者，无不解愠成欢，破涕为笑。是萱草可以不树，而合欢则不可不栽。

栽之之法，《花谱》不详。非不详也，以作谱之人，非真能合欢之人也。渔人谈稼事，农父著樵经，有约略其词而已。凡植此树，不宜出之庭外，深闺曲房是其所也。此树朝开暮合，每至昏黄，枝叶互相交结，是名"合欢"。植之闺房者，合欢之花宜置合欢之地，如椿萱宜在承欢之所，荆棣宜在友于之场，欲其称也。此树栽于内室，则人开而树亦开，树合而人亦合。人既为之增愉，树亦因而加茂，所谓人地相宜者也。使居寂寞之境，不亦虚负此花哉？灌勿太肥，常以男女同浴之水，隔一宿而浇其根，则花之芳妍，较常加倍。此予既验之法，以无心偶试而得之。如其不信，请同觅二本，一植庭外，一植闺中，一浇肥水，一浇浴汤，验其孰盛孰衰，即知予言谬不谬矣。

木 芙 蓉

【原文】

水芙蓉之于夏，木芙蓉之于秋，可谓二季功臣矣。然水芙蓉必须池沼，"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者，不可数得。茂叔之好，徒有其心而已。木则随地可植。况二花之艳，相距不远。虽居岸上，如在水中，谓之秋莲可，谓之夏莲亦可，即自认为三春之花，东皇未去也亦可。凡有篱落之家，此种必不可少。如或傍水而居，隔岸不见此花者，非至俗之人，即薄福不能消受之人也。

夹竹桃

【原文】

夹竹桃一种，花则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则佳丽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合而一之，殊觉矛盾。请易其名为“生花竹”，去一桃字，便觉相安。且松、竹、梅素称三友，松有花，梅有花，惟竹无花，可称缺典。得此补之，岂不天然凑合？亦女祸氏之五色石也。

瑞香

【原文】

茂叔以莲为花之君子，予为增一敌国，曰：瑞香乃花之小人。何也？《谱》载此花一名麝囊，能损花，宜另植。予初不信，取而嗅之，果带麝味，麝则未有不损群花者也。同列众芳之中，即有朋侪之义，不能相资相益，而反祟之，非小人而何？幸造物处之得宜，予以不能为患之势。其开也，必于冬春之交，是时群花摇落，诸卉未荣，及见此花者，仅有梅花、水仙二种，又在成功将退之候，当其锋也未久，故罹其毒也亦不深。此造物之善用小人也。使易冬春之交而为春夏之交，则花王亦几被篡，矧下此者乎？

唐宋诸名流，无不怜香嗜色，赞以诗词者，皆以早春无花，得此可搔目痒。又但见其佳，而未逢其虐耳。予僭为香国平章，焉得不秉公持正？宁使一小人怒而欲杀，不敢不为众君子密提防也。

茉莉

【原文】

茉莉一花，单为助妆而设，其天生以媚妇人者乎？是花皆晓开，此独暮开。暮开者，使人不得把玩，秘之以待晓妆也。是花蒂上皆无孔，此独有孔。有孔者，非此不能受簪，天生以为立脚之地也。若是，则妇人之妆，乃天造地设之事耳。植他树皆为男子，种此花独为妇人。既为妇人，则当眷属视之矣。妻梅者，止一林逋，妻茉莉者，当遍天下而是也。

欲艺此花，必求木本。藤本一样着花，但苦经年即死，视其死而莫之救，亦仁人君子所不乐为也。木本最难过冬，予尝历验收藏之法。此花痿于寒者什一，毙于干者什九，人皆畏冻而滴水不浇，是以枯死。此见噎废食之法，有避呕逆而经时绝粒，其人尚存者乎？稍暖微浇，大寒即止，此不易之法。但收藏必于暖处，篾罩必不可无，浇不用水而用冷茶，如斯而已。予艺此花三十年，皆为燥误，如今识此，以告世人，亦其否极泰来之会也。

藤本第二

【原文】

藤本之花，必须扶植。扶植之具，其妙于从前成法之用竹屏。或方其眼，或斜其槅，因作葳蕤柱石，遂成锦绣墙垣，使内外之人，隔花阻叶，碍紫间红，可望而不可亲。此善制也。无奈近日茶坊酒肆，无一不然，有花即以植花，无花则以代壁。此习始于维扬，今日渐及他处矣。市井若此，高人韵士之居，断断不应若此。避市井者，非避市井，避其劳劳攘攘之情，锱铢必较之陋习也。见市井所有之物，如在市井之中，居处习见，能移性情，此其所以当避也。即如前人之取别号，每用川、泉、湖、宇等字，其初未尝不新，未尝不雅，迨后商贾者流，家效而户则之，以致市肆标榜之上，所书姓名非川即泉，非湖即宇，是以避俗之人，不得不去之若浼。迩来缙绅先生悉用斋、庵二字，极宜，但恐用者过多，则而效之者，又入从前标榜，是今日之斋、庵，未必不是前日之川、泉、湖、宇。虽曰名以人重，人不以名重，然亦实之宾也。已噪寰中者仍之继起，诸公似应稍变。

人问植花既不用屏，岂遂听其滋蔓于地乎？曰：不然。屏仍其故，制略新之。虽不能保后日之市廛，不又变为今日之园圃，然新得一日是一日，异得一时是一时。但愿贸易之人，并性情风俗而变之。变亦不求尽变，市井之念不可无，垄断之心不可有。觅应得之利，谋有道之生，即是人间大隐。若是，则高人韵士，皆乐得与之游矣，复何劳扰锱铢之足避哉？花屏之制有三，列于《藤本》之末。

蔷 薇

【原文】

结屏之花，蔷薇居首。其可爱者，则在富于种而不一其色。大约屏间之花，贵在五彩缤纷，若上下四旁皆一其色，则是佳人忌作之绣，庸工不绘之图，列于亭斋，有何意致？他种屏花，若木香、酴醾、月月红诸本，族类有限，为色不多，欲其相间，势必旁求他种。蔷薇之苗裔极繁，其色有赤，有红，有黄，有紫，甚至有黑。即红之一色，又判数等，有大红、深红、浅红、肉红，粉红之异。屏之宽者，尽其种类所有而植之，使条梗蔓延相错，花时斗丽，可傲步障于石崇。然征名考实，则皆蔷薇也。是屏花之富者，莫过于蔷薇。他种衣色虽妍，终不免于捉襟露肘。

木 香

【原文】

木香花密而香浓，此其稍胜蔷薇者也。然结屏单靠此种，未免冷落，势必依傍蔷薇。蔷薇宜架，木香宜棚者，以蔷薇条干之所及，不及木香之远也。木香作屋，蔷薇作垣，二者各尽其

长，主人亦均收其利矣。

酴 醾

【原文】

酴醾之品，亚于蔷薇、木香，然亦屏间必须之物，以其花候稍迟，可续二种之不继也。“开到酴醾花事了”，每忆此句，情兴为之索然。

月 月 红

【原文】

俗云：“人无千日好，花难四季红。”四季能红者，现有此花，是欲矫俗言之失也。花能矫俗言之失，何人情反听其验乎？缀屏之花，此为第一。所苦者树不能高，故此花一名“瘦客”。然予复有用短之法，乃为市井之人强迫而成者也。法在屏制之第三幅。此花有红、白及淡红三本，结屏必须同植。

此花又名“长春”，又名“斗雪”，又名“胜春”，又名“月季”。予于种种之外，复增一名，曰“断续花”。花之断而能续，续而复能断者，只有此种。因其所开不繁，留为可继，故能绵邈若此。其余一切之不能续者，非不能续，正以其不能断耳。

姊 妹 花

【原文】

花之命名，莫善于此。一蓓七花者曰“七姊妹”，一蓓十花者日“十姊妹”。观其浅深红白，确有兄长娣幼之分，殆杨家姊妹现身乎？余极喜此花，二种并植，汇其名为“十七姊妹”。但怪其蔓延太甚，溢出屏外，虽日刈月除，其势犹不可遏。岂党与过多，酿成不戢之势欤？此无他，皆同心不妒之过也，妒则必无是患矣。故善御女戎者，妙在使之能妒。

玫 瑰

【原文】

花之有利于人，而无一不为我用者，芰荷是也；花之有利于人，而我无一不为所奉者，玫瑰是也。芰荷利人之说，见于本传。玫瑰之利，同于芰荷，而令人可亲可溺，不忍暂离，则又过之。群花止能娱目，此则口眼鼻舌以至肌体毛发，无一不在所奉之中。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是能忠臣其身，而又能媚子其术者也。花之能事，毕于此矣。

素 馨

【原文】

素馨一种,花之最弱者也。无一枝一茎,不需扶植。予尝谓之“可怜花”。

凌 霄

【原文】

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然望之如天际真人,卒急不能招致,是可敬亦可恨也。欲得此花,必先蓄奇石古木以待,不则无所依附而不生,生亦不大。予年有几,能为奇石古木之先辈而蓄之乎?欲有此花,非入深山不可。行当即之,以舒此恨。

真 珠 兰

【原文】

此花与叶,并不似兰,而以兰名者,肖其香也。即香味亦稍别,独有一节似之:兰花之香,与之习处者不觉,骤遇始闻之,疏而复亲始闻之,是花亦然。此其所以名兰也。闽、粤有木兰,树大如桂,花亦似之,名不附桂而附兰者,亦以其香隐而不露,耐久闻而不耐急嗅故耳。凡人骤见而即觉其可亲者,乃人中之玫瑰,非友中之芝兰也。

草本第三

【原文】

草本之花,经霜必死。其能死而不死,交春复发者,根在故也。常闻有花不待时,先期使开之法,或用沸水浇根,或以硫磺代土。开则开矣,花一败而树随之,根亡故也。然则人之荣枯显晦,成败利钝,皆不足据,但询其根之无恙否耳。根在,则虽处厄运,犹如霜后之花,其复发也,可坐而待也;如其根之或亡,则虽处荣膴显耀之境,犹之奇葩烂目,总非自开之花,其复发也,恐不能坐而待矣。予谈草木,辄以人喻,岂好为是哓哓者哉?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天之生此,岂仅供耳目之玩、情性之适而已哉?

芍药

【原文】

芍药与牡丹媲美，前人署牡丹以"花王"，署芍药以"花相"，冤哉！予以公道论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牡丹正位于香国，芍药自难并驱。虽别尊卑，亦当在五等诸侯之列，岂王之下，相之上，遂无一位一座，可备酬功之用者哉？历翻种植之书，非云"花似牡丹而狭"，则曰"子似牡丹而小"。由是观之，前人评品之法，或由皮相而得之。噫，人之贵贱美恶，可以长短肥瘦论乎？

每于花时奠酒，必作温言慰之曰："汝非相材也，前人无识，谬署此名，花神有灵，付之勿较，呼牛呼马，听之而已。"予于秦之巩昌，携牡丹、芍药各数十本而归，牡丹活者颇少，幸此花无恙，不虚负戴之劳。岂人为知己死者，花反为知己生乎？

兰

【原文】

"兰生幽谷，无人自芳。"是已。然使幽谷无人，兰之芳也，谁得而知之？谁得而传之？其为兰也，亦与萧艾同腐而已矣。"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是已。然既不闻其香，与无兰之室何异？虽有若无，非兰之所以自处，亦非人之所以处兰也。吾谓芝兰之性，毕竟喜人相俱，毕竟以人闻香气为乐。文人之言，只顾赞扬其美，而不顾其性之所安，强半皆若是也。

然相俱贵乎有情，有情务在得法。有情而得法，则坐芝兰之室，久而愈闻其香。兰生幽谷与处曲房，其幸不幸相去远矣。兰之初着花时，自应易其座位，外者内之，远者近之，卑者尊之。非前倨而后恭，人之重兰非重兰也，重其花也，叶则花之舆从而已矣。居处一定，则当美其供设，书画炉瓶，种种器玩，皆宜森列其旁。但勿焚香，香薰即谢。匪妒也，此花性类神仙，怕亲烟火，非忌香也，忌烟火耳。若是，则位置堤防之道得矣。

然皆情也，非法也，法则专为闻香。"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者，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出而再入，则后来之香，倍乎前矣。故有兰之室不应久坐，另设无兰者一间，以作退步。时退时进，进多退少，则刻刻有香。虽坐无兰之室，若依倩女之魂。是法也，而情在其中矣。如止有此室，则以门外作退步，或往行他事，事毕而入，以无意得之者，其香更甚。此予消受兰香之诀，秘之终身，而泄于一旦，殊可惜也。

此法不止消受兰香，凡属有花房舍，皆应若是。即焚香之室亦然，久坐其间，与未尝焚香者等也。

门上布帘，必不可少，护持香气，全赖乎此。若止靠门扇开闭，则门开尽泄，无复一线之留矣。

蕙

【原文】

蕙之与兰，犹芍药之与牡丹，相去皆止一间耳。而世之贵兰者必贱蕙，皆执成见、泥成心也。人谓蕙之花不如兰，其香亦逊。吾谓蕙诚逊兰，但其所以逊兰者，不在花与香而在叶，犹芍药之逊牡丹者，亦不在花与香而在梗。牡丹系木本之花，其开也，高悬枝梗之上，得其势，则能壮其威仪，是花王之尊，尊于势也。芍药出于草本，仅有叶而无枝，不得一物相扶，则委而仆于地矣。官无舆从，能自壮其威乎？蕙兰之不相敌也反是。芍药之叶苦其短，蕙之叶偏苦其长；芍药之叶病其太瘦，蕙之叶翻病其太肥。当强者弱，而当弱者强，此其所以不相称，而大逊于兰也。

兰蕙之开，时分先后。兰终蕙继，犹芍药之嗣牡丹，皆所谓兄终弟及，欲废不能者也。善用蕙者，全在留花去叶，痛加剪除，择其稍狭而近弱者，十存二三，又皆截之使短，去两角而尖之，使与兰叶相若，则是变蕙成兰，而与“强干弱枝”之道合矣。

水 仙

【原文】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蜡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

水仙以秣陵为最，予之家于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乡也。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

予之钟爱此花，非痂癖也。其色其香，其茎其叶，无一不异群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妇人中之面似桃，腰似柳，丰如牡丹、芍药，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动不摇，而能作态者，吾实未之见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谓摹写殆尽。使吾得见命名者，必颓然下拜。

不特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权，欲其早则早，命之迟则迟，购者欲于某日开，则某日必开，未尝先后一日。及此花将谢，又以迟者继之，盖以下种之先后为先后也。至买就之时，给盆与石而使之种，又能随手布置，即成画图，皆风雅文人所不及也。岂此等末技，亦由天授，非人力邪？

芙蕖

【原文】

芙蕖与草本诸花，似觉稍异。然有根无树，一岁一生，其性同也。《谱》云："产于水者曰草芙蓉，产于陆者日旱莲。"则谓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为命者，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于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请备述之。

群葩当令时，只在花开之数日，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芙蕖则不然。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点缀绿波，及其劲叶既生，则又日高一日，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飖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此时在花为分内之事，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

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只有霜中败叶，零落难堪，似成弃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备经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种植之利，有大于此者乎？

予四命之中，此命为最。无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亩方塘，为安身立命之地，仅凿斗大一池，植数茎以塞责，又时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谓不善养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罂粟

【原文】

花之善变者，莫如罂粟。次则数葵，余皆守故不迁者矣。艺此花如蓄豹，观其变也。牡丹谢而芍药继之，芍药谢而罂粟继之，皆繁之极、盛之至者也。欲续三葩，难乎其为继矣。

葵

【原文】

花之易栽易盛，而又能变化不穷者，止有一葵。是事半于罂粟，而数倍其功者也。但叶之肥大可憎，更甚于蕙。俗云："牡丹虽好，绿叶扶持。"人谓树之难好者在花，而不知难者反易。古今来不乏明君，所不可必得者，忠良之佐耳。

萱

【原文】

萱花一无可取，植此同于种菜，为口腹计则可耳。至云"对此可以忘忧，佩此可以宜男"，

则千万人试之，无一验者。书之不可尽信，类如此矣。

鸡 冠

【原文】

予有《收鸡冠花子》一绝云："指甲搔花碎紫雯，虽非异卉也芳芬。时防撒却还珍惜，一粒明年一朵云。"此非溢美之词，道其实也。花之肖形者尽多，如绣球、玉簪、金钱、蝴蝶、剪春罗之属，皆能酷似，然皆尘世中物也。能肖天上之形者，独有鸡冠花一种。氤氲其象而叆叇其文，就上观之，俨然庆云一朵。乃当日命名者，舍天上极美之物，而搜索人间。鸡冠虽肖，然而贱视花容矣，请易其字，曰"一朵云"。此花有红、紫、黄、白四色，红者为"红云"，紫者为"紫云"，黄者为"黄云"，白者为"白云"。又有一种五色者，即名为"五色云"。以上数者，较之"鸡冠"，谁荣谁辱？花如有知，必将德我。

玉 簪

【原文】

花之极贱而可贵者，玉簪是也。插入妇人髻中，孰真孰假，几不能辨。乃闺阁中必需之物。然留之弗摘，点缀篱间，亦似美人之遗。呼作"江皋玉佩"，谁曰不可？

凤 仙

【原文】

凤仙，极贱之花，止宜点缀篱落，若云备染指甲之用，则大谬矣。纤纤玉指，妙在无瑕，一染猩红，便称俗物。况所染之红，又不能尽在指甲，势必连肌带肉而丹之。迨肌肉褪清之后，指甲又不能全红，渐长渐退，而成欲谢之花矣。始作俑者，其俗物乎？

金 钱

【原文】

金钱、金盏、剪春罗、剪秋罗诸种，皆化工所作之小巧文字。因牡丹、芍药一开，造物之精华已竭，欲续不能，欲断不可，故作轻描淡写之文，以延其脉。吾观于此，而识造物纵横之才力亦有穷时，不能似源泉混混，愈涌而愈出也。

合一岁所开之花，可作天工一部全稿。梅花、水仙，试笔之文也，其气虽雄，其机尚涩，故花不甚大，而色亦不甚浓。开至桃、李、棠、杏等花，则文心怒发，兴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矣。然其花之大犹未甚，浓犹未至者，以其思路纷驰而不聚，笔机过纵而难收。其势之不可阻

遏者，横肆也，非纯熟也。迨牡丹、芍药一开，则文心笔致俱臻化境，收横肆而归纯熟，舒蓄积而罄光华，造物于此，可谓使才务尽，不留丝发之余矣。然自识者观之，不待终篇而知其难继。何也？世岂有开至树不能载、叶不能覆之花，而尚有一物焉高出其上、大出其外者乎？有开至众彩俱齐、一色不漏之花，而尚有一物焉红过于朱、白过于雪者乎？斯时也，使我为造物，则必善刀而藏矣。乃天则未肯告乏也，夏欲试其技，则从而荷之；秋欲试其技，则从而菊之；冬则计穷力竭，尽可不花，而犹作蜡梅一种以塞责之。数卉者，可不谓之芳妍尽致，足殿群芳者乎？然较之春末夏初，则皆强弩之末矣。至于金钱、金盏、剪春罗、剪秋罗、滴滴金、石竹诸花，则明知精力不继，篇帙寥寥，作此以塞纸尾，犹人诗文既尽，附以零星杂著者是也。由是观之，造物者极欲骋才，不肯自惜其力之人也。造物之才，不可竭而可竭，可竭而终不可竟竭者也。究竟一部全文，终病其后来稍弱。其不能弱始劲终者，气使之然，作者欲留余地而不得也。吾谓才人著书，不应取法于造物，当秋冬其始，而春夏其终，则是能以蔗境行文，而免于江淹才尽之诮矣。

蝴蝶花

【原文】

此花巧甚。蝴蝶，花间物也，此即以蝴蝶为花。是一是二，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非蝶非花，恰合庄周梦境。

菊

【原文】

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药也。种类之繁衍同，花色之全备同，而性能持久复过之。从来种植之书，是花皆略，而叙牡丹、芍药与菊者独详。人皆谓三种奇葩，可以齐观等视，而予独判为两截，谓有天工人力之分。何也？牡丹、芍药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植此二花者，不过冬溉以肥，夏浇以湿，如是焉止矣。其开也，烂漫芬芳，未尝以人力不勤，略减其姿而稍俭其色。菊花之美，则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艺菊之家，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地酿土之劳，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是萌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迨分秧植定之后，劳瘁万端，复从此始：防燥也，虑湿也，摘头也，掐叶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候天工者也。即花之既开，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缚枝系蕊之勤，置盏引水之烦，染色变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不足者也。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必如是，其为花也，始能丰丽而美观。否则同于婆娑野菊，仅堪点缀疏篱而已。若是，则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人美之而归功于天，使与不费辛勤之牡丹、芍药齐观等视，不几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吾知敛翠凝红而为沙中偶语者，必花神也。

自有菊以来，高人逸士无不尽吻揄扬，而予独反其说者，非与渊明作敌国。艺菊之人终岁勤动，而不以胜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昧所从来。饮水忘源，并置汲者于不问，其心安乎？从前题咏诸公，皆若是也。予创是说，为秋花报本，乃深于爱菊，非薄之也。

予尝观老圃之种菊，而慨然于修士之立身与儒者之治业。使能以种菊之无逸者砺其身心，则焉往而不为圣贤？使能以种菊之有恒者攻吾举业，则何虑其不掇青紫？乃士人爱身爱名之心，终不能如老圃之爱菊，奈何！

菜

【原文】

菜为至贱之物，又非众花之等伦，乃《草本》、《藤本》中反有缺遗，而独取此花殿后，无乃贱群芳而轻花事乎？曰：不然。菜果至贱之物，花亦卑卑不数之花，无如积至贱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则贱者贵而卑者尊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非民之果贵，民之至多至盛为可贵也。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佰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

众卉第四

【原文】

草木之类，各有所长，有以花胜者，有以叶胜者。花胜则叶无足取，且若赘疣，如葵花、蕙草之属是也。叶胜则可以无花，非无花也，叶即花也，天以花之丰神色泽归并于叶而生之者也。不然，绿者叶之本色，如其叶之，则亦绿之而已矣，胡以为红，为紫，为黄，为碧，如老少年、美人蕉、天竹、翠云草诸种，备五色之陆离，以娱观者之目乎？即其青之绿之，亦不同于有花之叶，另具一种芳姿。是知树木之美，不定在花，犹之丈夫之美者，不专主于有才；而妇人之丑者，亦不尽在无色也。观群花令人修容，观诸卉则所饰者不仅在貌。

芭 蕉

【原文】

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王子猷偏厚此君，未免挂一漏一。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图。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绿天”之号，洵不诬也。竹可镌诗，蕉可作字，皆文士近身之简牍。乃竹上止可一书，不能削去再刻；蕉叶则随书随换，可以日变数题。尚有时不烦自洗，雨师代拭者。此天授名笺，不当供怀素一人之用。予有题蕉绝句云：“万花题遍示无私，费尽春来笔墨资。独喜芭蕉容我俭，自舒晴叶待题诗。”此芭蕉实录也。

翠云

【原文】

草色之最蒨者，至翠云而止。非特草木为然，尽世间苍翠之色，总无一物可以喻之，惟天上彩云，偶一幻此。是知善着色者惟有化工。即与倾国佳人眉上之色并较浅深，觉彼犹是画工之笔，非化工之笔也。

虞美人

【原文】

虞美人花叶并娇，且动而善舞，故又名“舞草”。《谱》云：“人或抵掌歌《虞美人》曲，即叶动如舞。”予曰：舞则有之，必歌《虞美人》曲，恐未必尽然。盖歌舞并行之事，一姬试舞，众姬必歌以助之，闻歌即舞，势使然也。若谓必歌《虞美人》曲，则此曲能歌者几？歌稀则和寡，此草亦得借口藏其拙矣。

书带草

【原文】

书带草其名极佳，苦不得见。《谱》载出淄川城北郑康成读书处，名“康成书带草”。噫，康成雅人，岂作王戎钻核故事，不使种传别地耶？康成婢子知书，使天下婢子皆不知书，则此草不可移，否则处处堪栽也。

老少年

【原文】

此草一名“雁来红”，一名“秋色”，一名“老少年”，皆欠妥切。雁来红者，尚有蓼花一种，经秋弄色者，又不一而足，皆属泛称。惟“老少年”三字相宜，而又病其俗。予尝易其名曰“还童草”，似觉差胜。此草中仙品也，秋阶得此，群花可废。此草植之者繁，观之者众，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予尝细玩而得之。盖此草不特于一岁之中，经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总之后胜于前，是其性也。此意向矜独得，及阅傅竹隐诗，有“叶从秋后变，色向晚来红”一联，不知确有所见如予，知其晚来更媚乎？抑下句仍同上句，其晚亦指秋乎？难起九原而问之，即谓先予一着可也。

天 竹

【原文】

竹无花而以夹竹桃代之，竹不实而以天竹补之，皆是可以不必然而强为蛇足之事。然蛇足之形自天生之，人亦不尽任咎也。

虎 刺

【原文】

“长盆栽虎刺，宣石作峰峦。”布置得宜，是一幅案头山水。此虎丘卖花人长技也，不可谓非化工手笔。然购者于此，必熟视其为原盆与否。是卉皆可新移，独虎刺必须久植。新移旋种者，百无一活，不可不知。

苔

【原文】

苔者，至贱易生之物，然亦有时作难：遇阶砌新筑，冀其速生者，彼必故意迟之，以示难得。予有《养苔》诗云：“汲水培苔浅却池，邻翁尽日笑人痴。未成斑藓浑难待，绕砌频呼绿拗儿。”然一生之后，又令人无可奈何矣。

萍

【原文】

杨入水为萍，是花中第一怪事。花已谢而辞树，其命绝矣，乃又变为一物，其生方始。殆一物而两现其身者乎？人以杨花喻命薄之人，不知其命之厚也，较天下万物为独甚。吾安能身作杨花，而居水陆二地之胜乎？

水上生萍，极多雅趣。但怪其弥漫太甚，充塞池沼，使水居有如陆地，亦恨事也。有功者不能无过，天下事其尽然哉？

竹木第五※

【原文】

竹木者何？树之不花者也。非尽不花，其见用于世者，在此不在彼，虽花而犹之弗花也。花者，媚人之物，媚人者损己，故善花之树，多不永年，不若椅桐梓漆之朴而能久。然则树即树耳，焉如花为？善花者曰：“彼能无求于世则可耳，我则不然。雨露所同也，灌溉所独也；土壤所同也，肥泽所独也。子不见尧之水、汤之旱乎？如其雨露或竭，而土不能滋，则奈何？盍舍汝所行而就我？”不花者曰：“是则不能，甘为竹木而已矣。”

竹

【原文】

俗云：“早间种树，晚上乘凉。”喻词也。予于树木中求一物以实之，其惟竹乎！种树欲其成荫，非十年不可。最易活者莫如杨柳，求其荫可蔽日，亦须数年。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树，能令俗人之舍，不转盼而成高士之庐。神哉此君，真医国手也！

种竹之方，旧传有诀云：“种竹无时，雨过便移，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予悉试之，乃不可尽信之书也。三者之内，惟一可遵，“多留宿土”是也。移树最忌伤根，土多则根之盘曲如故，是移地而未尝移土，犹迁人者并其卧榻而迁之，其人醒后尚不自知其迁也。若俟雨过方移，则沾泥带水，有几许未便。泥湿则松，水沾则濡，我欲留土，其如土湿而苏，随锄随散之，不可留何？且雨过必晴，新移之竹，晒则叶卷，一卷即非活兆矣。予易其词曰：“未雨先移。”天甫阴而雨犹未下，乘此急移，则宿土未湿，又复带潮，有如胶似漆之势。我欲多留，而土能随我，先据一筹之胜矣。且栽移甫定而雨至，是雨为我下，坐而受之，枝叶根本，无一不沾滋润之利。最忌者日，而日不至；最喜者雨，而雨即来。去所忌而投以喜，未有不欣欣向荣者。此法不止种竹，是花是木皆然。至于“记取南枝”一语，尤难遵奉。移竹移花，不易其向，向南者仍使向南，自是草木之幸。然移草木就人，当随人便，不能尽随草木之便。无论是花是竹，皆有正面，有反面，正面向人，反面向空隙，理也。使记南枝而与人相左，犹娶新妇进门，而听其终年背立，有是理乎？故此语只当不说，切勿泥之。总之，移花种竹只有四字当记：“宜阴忌日”是也。琐琐繁言，徒滋疑扰。

松柏

【原文】

“苍松古柏”，美其老也。一切花竹，皆贵少年，独松、柏与梅三物，则贵老而贱幼。欲受三老之益者，必买旧宅而居。若俟手栽，为儿孙计则可，身则不能观其成也。求其可移而能就我

※ 未经种植者不载。——作者注

者，纵使极大，亦是五更，非三老矣。予尝戏谓诸后生曰："欲作画图中人，非老不可。三五少年，皆贱物也。"后生询其故。予曰："不见画山水者，每及人物，必作扶筇曳杖之形，即坐而观山临水，亦是老人矍铄之状。从来未有俊美少年厕于其间者。少年亦有，非携琴捧画之流，即挈盒持樽之辈，皆奴隶于画中者也。"后生辈欲反证予言，卒无其据。引此以喻松柏，可谓合伦。如一座园亭，所有者皆时花弱卉，无十数本老成树木主宰其间，是终日与儿女子习处，无从师会友时矣。名流作画，肯若是乎？噫，予持此说一生，终不得与老成为伍，乃今年已入画，犹日坐儿女丛中，殆以花木为我，而我为松柏者乎？

梧桐

【原文】

梧桐一树，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也。举世习焉不察，予特表而出之。花木种自何年？为寿几何岁？询之主人，主人不知；询之花木，花木不答。谓之"忘年交"则可，予以"知时达务"，则不可也。梧桐不然，有节可纪，生一年，纪一年。树有树之年，人即纪人之年，树小而人与之小，树大而人随之大，观树即所以观身。《易》曰："观我生进退。"欲观我生，此其资也。

予垂髫种此，即于树上刻诗以纪年，每岁一节，即刻一诗，惜为兵燹所坏，不克有终。犹记十五岁刻桐诗云："小时种梧桐，桐叶小于艾。簪头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大复何怪。还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此予婴年著作，因说梧桐，偶尔记及，不则竟忘之矣。即此一事，便受梧桐之益。然则编年之说，岂欺人语乎？

槐榆

【原文】

树之能为荫者，非槐即榆。《诗》云："于，我乎，夏屋渠渠。"此二树者，可以呼为"夏屋"。植于宅旁，与肯堂肯构无别。人谓夏者，大也，非时之所谓夏也。予曰：古人以厦为大者，非无取义。夏日之屋，非大不凉，与三时有别，故名厦为屋。训夏以大，予特未之详耳。

柳

【原文】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宜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

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呼予为知己。

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黄 杨

【原文】

黄杨每岁长一寸，不溢分毫，至闰年反缩一寸，是天限之木也。植此宜生怜悯之心。予新授一名曰“知命树”。天不使高，强争无益，故守困厄为当然。冬不改柯，夏不易叶，其素行原如是也。使以他木处此，即不能高，亦将横生而至大矣；再不然，则以才不得展而至瘁，弗复自永其年矣。困于天而能自全其天，非知命君子能若是哉？最可悯者，岁长一寸是已，至闰年反缩一寸，其义何居？岁闰而我不闰，人闰而己不闰，已见天地之私；乃非止不闰，又复从而刻之，是天地之待黄杨，可谓不仁之至，不义之甚者矣。乃黄杨不憾天地，枝叶较他木加荣，反似德之者，是知命之中又知命焉。莲为花之君子，此树当为木之君子。莲为花之君子，茂叔知之；黄杨为木之君子，非稍能格物之笠翁，孰知之哉？

棕 榈

【原文】

树直上而无枝者，棕榈是也。予不奇其无枝，奇其无枝而能有叶。植于众芳之中，而下不侵其地、上不蔽其天者，此木是也。较之芭蕉，大有克己妨人之别。

枫、柏

【原文】

草之以叶为花者，翠云、老少年是也；木之以叶为花者，枫与柏是也。枫之丹，柏之赤，皆为秋色之最浓。而其所以得此者，则非雨露之功，霜之力也。霜于草木，亦有有功之时，其不肯数数见者，虑人之狎之也。枯众木而独荣二木，欲示德威之一斑耳。

冬 青

【原文】

冬青一树，有松柏之实而不居其名；有梅竹之风而不矜其节，殆“身隐焉文”之流亚欤？然

谈傲霜砺雪之姿者，从未闻一人齿及。是之推不言禄，而禄亦不及。予窃忿之，当易其名为“不求人知树”。

颐养部

行乐第一

【原文】

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彼夭折之辈无论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况此百年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锁、惊风骇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又况此百年以内，日日死亡相告，谓先我而生者死矣，后我而生者亦死矣，与我同庚比算、互称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讳，日令不能无死者惊见于目，而怛闻于耳乎？是千古不仁，未有甚于造物者矣。虽然，殆有说焉。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无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时为乐，当视此辈为前车也。康对山构一园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见无非丘陇。客讯之曰："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对山曰："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达哉斯言！予尝以铭座右。兹论养生之法，而以行乐先之，劝人行乐，而以死亡怵之，即祖是意。欲体天地至仁之心，不能不蹈造物不仁之迹。

养生家授受之方，外藉药石，内凭导引，其借口颐生而流为放辟邪侈者，则曰"比家"。三者无论邪正，皆术士之言也。予系儒生，并非术士。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凭者理。《鲁论·乡党》一篇，半属养生之法。予虽不敏，窃附于圣人之徒，不敢为诞妄不经之言以误世。有怪此卷以颐养命名，而觅一丹方不得者，予以空疏谢之。又有怪予著《饮馔》一篇，而未及烹饪之法，不知酱用几何，醋用几何，鹾椒香辣用几何者。予曰："果若是，是一庖人而已矣，乌足重哉！"人曰："若是，则《食物志》、《尊生笺》、《卫生录》等书，何以备列此等？"予曰："是诚庖人之书也。士各明志，人有弗为。"

贵人行乐之法

【原文】

人间至乐之境，惟帝王得以有之；下此则公卿将相，以及群辅百僚，皆可以行乐之人也。然有万几在念，百务萦心，一日之内，除视朝听政、放衙理事、治人事神、反躬修己之外，其为行乐之时有几？曰：不然。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身为帝王，则当以帝王之境为乐境；身为公卿，则当以公卿之境为乐境。凡我分所当行，推诿不去者，即当摈弃一切悉视为苦，而专以此事为乐。谓我为帝王，日有万几之冗，其心则诚劳矣。然世之艳慕帝王者，求为片刻而不能，我之至劳，人之所谓至逸也。为公卿将相、群辅百

僚者，居心亦复如是，则不必于视朝听政、放衙理事、治人事神、反躬修己之外，别寻乐境，即此得为之地，便是行乐之场。一举笔而安天下，一矢口而遂群生，以天下群生之乐为乐，何快如之？若于此外稍得清闲，再享一切应有之福，则人皇可比玉皇，俗吏竟成仙吏，何蓬莱三岛之足羡哉？此术非他，盖用吾家老子“退一步”法。以不如己者视己，则日见可乐；以胜于己者视己，则时觉可忧。从来人君之善行乐者，莫过于汉之文、景；其不善行乐者，莫过于武帝。以文、景于帝王应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觉其逸；武帝则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见其劳。人臣之善行乐者，莫过于唐之郭子仪；而不善行乐者，则莫如李广。子仪既拜汾阳王，志愿已足，不复他求，故能极欲穷奢，备享人臣之福；李广则耻不如人，必欲封侯而后已，是以独当单于，卒致失道后期而自刭。故善行乐者，必先知足。二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不殆，至乐在其中矣。

富人行乐之法

【原文】

劝贵人行乐易，劝富人行乐难。何也？财为行乐之资，然势不宜多，多则反为累人之具。华封人祝帝尧富寿多男，尧曰：“富则多事。”华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由是观之，财多不分，即以唐尧之圣、帝王之尊，犹不能免多事之累，况德非圣人而位非帝王者乎？陶朱公屡致千金，屡散千金，其致而必散，散而复致者，亦学帝尧之防多事也。兹欲劝富人行乐，必先劝之分财。劝富人分财，其势同于挟山超海，此必不得之数也。财多则思运，不运则生息不繁。然不运则已，一运则经营惨淡，坐起不宁，其累有不可胜言者。财多必善防，不防则为盗贼所有，而且以身殉之。然不防则已，一防则惊魂四绕，风鹤皆兵，其恐惧觳觫之状，有不堪目睹者。且财多必招忌。语云：“温饱之家，众怨所归。”以一身而为众射之的，方且忧伤虑死之不暇，尚可与言行乐乎哉？甚矣，财不可多，多之为累，亦至此也。

然则富人行乐，其终不可冀乎？曰：不然。多分则难，少敛则易。处比户可封之世，难于售恩；当民穷财尽之秋，易于见德。少课锱铢之利，穷民即起颂扬；略蠲升斗之租，贫佃即生歌舞；本偿而子息未偿，因其贫也而贳之；一券才焚，即噪冯驩之令誉；赋足而国用不足，因其匮也而助之，急公偶试，即来卜式之美名。果如是，则大异于今日之富民，而又无损于本来之故我。觊觎者息而仇怨者稀，是则可言行乐矣。其为乐也，亦同贵人，可不必于持筹握算之外，别寻乐境，即此宽租减息、仗义急公之日，听贫民之欢欣赞颂，即当两部鼓吹；受官司之奖励称扬，便是百年华衮。荣莫荣于此，乐亦莫乐于此矣。至于悦色娱声、眠花藉柳、构堂建厦、啸月嘲风诸乐事，他人欲得，所患无资，业有其资，何求弗遂？是同一富也，昔为最难行乐之人，今为最易行乐之人。即使帝尧不死，陶朱现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去其一念之刻而已矣。

贫贱行乐之法

【原文】

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

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如或向前一算，以胜己者相衡，则片刻难安，种种桎梏幽囚之境出矣。

一显者旅宿邮亭，时方溽暑，帐内多蚊，驱之不出，因忆家居时堂宽似宇，簟冷如冰，又有群姬握扇而挥，不复知其为夏，何遽困厄至此！因怀至乐，愈觉心烦，遂致终夕不寐。一亭长露宿阶下，为众蚊所啮，几至露筋，不得已而奔走庭中，俾四体动而弗停，则啮人者无由厕足。乃形则往来仆仆，口则赞叹嚣嚣，一似苦中有乐者。显者不解，呼而讯之，谓："汝之受困，什佰于我，我以为苦，而汝以为乐，其故维何？"亭长曰："偶忆某年，为仇家所陷，身系狱中。维时亦当暑月，狱卒防予私逸，每夜拘挛手足，使不得动摇，时蚊蚋之繁，倍于今夕，听其自啮，欲稍稍规避而不能。以视今夕之奔走不息，四体得以自如者，奚啻仙凡人鬼之别乎！以昔较今，是以但见其乐，不知其苦。"显者听之，不觉爽然自失。此即穷人行乐之秘诀也。

不独居心为然，即铸体炼形，亦当如是。譬如夏月苦炎，明知为室庐卑小所致，偏向骄阳之下来往片时，然后步入室中，则觉暑气渐消，不似从前酷烈。若畏其湫隘而投宽处纳凉，及至归来，炎蒸又加十倍矣。冬月苦冷，明知为墙垣单薄所致，故向风雪之中行走一次，然后归庐返舍，则觉寒威顿减，不复凛冽如初。若避此荒凉而向深居就燠，及其再入，战栗又作何状矣。由此类推，则所谓退步者，无地不有，无人不有。想至退步，乐境自生。予为两间第一困人，其能免死于忧，不枯槁于迍邅蹭蹬者，皆用此法。又得管城一物，相伴终身，以扫千军则不足，以除万虑则有余。然非善作退步，即楮墨亦能困人。想虞卿著书，亦用此法。我能公世，彼特秘而未传耳。

由亭长之说推之，则凡行乐者，不必远引他人为退步，即此一身，谁无过来之逆境？大则灾凶祸患，小则疾病忧伤。"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取而较之，更为亲切。凡人一生，奇祸大难非特不可遗忘，还宜大书特书，高悬座右。其裨益于身者有三：孽由己作，则可知非痛改，视作前车；祸自天来，则可止怨释尤，以弭后患；至于忆苦追烦，引出无穷乐境，则又警心惕目之余事矣。如曰省躬罪己，原属隐情，难使他人共睹。若是则有包含韫藉之法：或止书罹患之年月，而不及其事；或别书隐射之数语，而不露其详；或撰作一联一诗，悬挂起居亲密之处，微寓己意，不使人知，亦淑慎其身之妙法也。此皆湖上笠翁瞒人独做之事，笔机所到，欲讳不能，俗语所谓"不打自招"者，非乎？

家庭行乐之法

【原文】

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是圣贤行乐之方，不过如此。而后世人情之好尚，往往与圣贤相左。圣贤所乐者，彼则苦之；圣贤所苦者，彼反视为至乐而沉溺其中。如弃现在之天亲而拜他人为父；撇同胞之手足而与陌路结盟；避女色而就娈童；舍家鸡而寻野鹜，是皆情理之至悖，而举世习而安之。其故无他，总由一念之恶旧喜新，厌常趋异所致。若是，则生而所有之形骸，亦觉陈腐可厌，胡不并易而新之，使今日魂附一体，明日又附一体，觉愈变愈新之可爱乎？其不能变而新之者，以生定故也。然欲变而新之，亦自有法：时易冠裳，迭更帏座，而照之以镜，则似换一规模矣。即以此法而施之父母兄弟、骨肉妻孥，以

结交滥费之资，而鲜其衣饰，美其供奉，则居移气，养移体，一岁而数变其形，岂不犹之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而与同学少年互称兄弟，各家美丽共缔姻盟者哉？

有好游狭斜者，荡尽家资而不顾，其妻迫于饥寒而求去。临去之日，别换新衣而佐以美饰，居然绝世佳人。其夫抱而泣曰："吾走尽章台，未尝遇此娇丽。由是观之，匪人之美，衣饰美之也。倘能复留，当为勤俭克家，而置汝金屋。"妻善其言而止。后改荡从善，卒如所云。

又有人子不孝而为亲所逐者，鞠于他人。越数年而复返，定省承欢，大异畴昔。其父讯之，则曰："非予不爱其亲，习久而生厌也。兹复厌所习见，而以久不睹者为可亲矣。"众人笑之，而有识者怜之。何也？习久而厌其亲者，天下皆然，而不能自明其故。此人知之，又能直言无讳，盖可以为善之人也。此等罕譬曲喻，皆为劝导愚蒙。谁无至性，谁乏良知，而俟予为木铎？但观孺子离家，即生哭泣，岂无至乐之境十倍其家者哉？性在此而不在彼也。人能以孩提之乐境为乐境，则去圣人不远矣。

道途行乐之法

【原文】

"逆旅"二字，足概远行，旅境皆逆境也。然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此等况味，正须一一尝之。予游绝塞而归，乡人讯曰："边陲之游乐乎？"予曰："乐。"有经其地而惮焉者曰："地则不毛，人皆异类，睹沙场而气索，闻钲鼓而魂摇，何乐之有？"予曰："向未离家，谬谓四方一致，其饮馔服饰皆同于我，及历四方，知有大谬不然者。然止游通邑大都，未至穷边极塞，又谓远近一理，不过稍变其制而已矣。及抵边陲，始知地狱即在人间，罗刹原非异物，而今而后，方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而近地之民，其去绝塞之民者，反有霄壤幽明之大异也。不入其地，不睹其情，乌知生于东南，游于都会，衣轻席暖，饭稻羹鱼之足乐哉！"

此言出路之人，视居家之乐为乐也。然未至还家，则终觉其苦。又有视家为苦，借道途行乐之法，可以暂娱目前，不为风霜车马所困者，又一方便法门也。向平欲俟婚嫁既毕，遨游五岳；李固与弟书，谓周观天下，而独未见益州，似有遗憾；太史公因游名山大川，得以史笔妙千古。是游也者，男子生而欲得，不得即以为恨者也。有道之士，尚欲挟资裹粮，专行其志；而我以糊口资生之便，为益闻广见之资。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而且食所未食，尝所欲尝，蓄所余者而归遗细君，似得五侯之鲭，以果一家之腹，是人生最乐之事也。奚事哭泣阮途，而为乘槎驭骏者所窃笑哉？

春季行乐之法

【原文】

人有喜怒哀乐，天有春夏秋冬。春之为令，即天地交欢之候，阴阳肆乐之时也。人心至此，不求畅而自畅，犹父母相亲相爱，则儿女嬉笑自如，睹满堂之欢欣，即欲向隅而泣，泣不出也。然当春行乐，每易过情，必留一线之余春，以度将来之酷夏。盖一岁难过之关，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故俗话云："过得七月半，便是铁罗汉"，非虚语也。思患预防，当在三春行乐之时，不得纵欲过度，而先埋伏病根。花可熟观，鸟可倾听，山川云物之

胜可以纵游，而独于房欲之事略存余地。盖人当此际，满体皆春。春者，泄尽无遗之谓也。草木之春，泄尽无遗而不坏者，以三时皆蓄，而止候泄于一春，过此一春，又皆蓄精养神之候矣。人之一身，能保一时尽泄而三时皆不泄乎？尽泄于春，而又不能不泄于夏，虽草木不能不枯，况人身之浮脆者乎？欲留枕席之余欢，当使游观之尽致。何也？分心花鸟，便觉体有余闲；并力闺帏，易致身无宁刻。然予所言，皆防已甚之词也。若使杜情而绝欲，是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灾异乎？

夏季行乐之法

【原文】

酷夏之可畏，前幅虽露其端，然未尽暑毒之什一也。使天只有三时而无夏，则人之死也必稀，巫医僧道之流皆苦饥寒而莫救矣。止因多此一时，遂觉人身叵测，常有朝人而夕鬼者。《戴记》云："是月也，阴阳争，死生分。"危哉斯言！令人不寒而栗矣。凡人身处此候，皆当时时防病，日日忧死。防病忧死，则当刻刻偷闲以行乐。

从来行乐之事，人皆选暇于三春，予独息机于九夏。以三春神旺，即使不乐，无损于身；九夏则神耗气索，力难支体，如其不乐，则劳神役形，如火益热，是与性命为仇矣。《月令》以仲冬为闭藏，予谓天地之气闭藏于冬，人身之气当令闭藏于夏。试观隆冬之月，人之精神愈寒愈健，较之暑气铄人，有不可同年而语者。凡人苟非民社系身，饥寒迫体，稍堪自逸者，则当以三时行事，一夏养生。过此危关，然后出而应酬世故，未为晚也。

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后此则徙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熏人，亦觉浮名致累。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伤哉！人非铁石，莫堪磨杵作针？寿岂泥沙，不禁委尘入土。予以劝人行乐，而深悔自役其形。噫，天何惜于一闲，以补富贵荣朊之不足哉！

秋季行乐之法

【原文】

过夏徂秋，此身无恙，是当与妻孥庆贺重生，交相为寿者矣。又值炎蒸初退，秋爽媚人，四体得以自如，衣衫不为桎梏，此时不乐，将待何时？况有阻人行乐之二物，非久即至。二物维何？霜也，雪也。霜雪一至，则诸物变形。非特无花，亦且少叶；亦时有月，难保无风。若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则秋价之昂，宜增十倍。有山水之胜者，乘此时蜡屐而游，不则当面错过。何也？前此欲登而不可，后此欲眺而不能，则是又有一年之别矣。有金石之交者，及此时朝夕过从，不则交臂而失。何也？褦襶阻人于前，咫尺有同千里；风雪欺人于后，访戴何异登天？则是又负一年之约矣。至于姬妾之在家，一到此时，有如久别乍逢，为欢特异。何也？暑月汗

流，求为盛妆而不得，十分娇艳，惟四五之仅存。此则全副精神，皆可用于青鬟翠黛之上。久不睹而今忽睹，有不与远归新娶同其燕好者哉？为欢即欲，视其精力短长，总留一线之余地。能行百里者，至九十而思休；善登浮屠者，至六级而即下。此房中秘术，请为少年场授之。

冬季行乐之法

【原文】

冬天行乐，必须设身处地，幻为路上行人，备受风雪之苦，然后回想在家，则无论寒燠晦明，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尝有画雪景山水，人持破伞，或策蹇驴，独行古道之中，经过悬崖之下，石作狰狞之状，人有颠蹶之形者。此等险画，隆冬之月，正宜悬挂中堂。主人对之，即是御风障雪之屏，暖胃和衷之药。若杨国忠之肉阵，党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试或温，稍停则奇寒至矣。善行乐者，必先作如是观，而后继之以乐，则一分乐境，可抵二三分；五七分乐境，便可抵十分十二分矣。然一到乐极忘忧之际，其乐自能渐减，十分乐境，只作得五七分，二三分乐境，又只作得一分矣。须将一切苦境，又复从头想起，其乐之渐增不减，又复如初。此善讨便宜之第一法也。譬之行路之人，计程共有百里，行过七八十里，所剩无多，然无奈望到心坚，急切难待，种种畏难怨苦之心出矣。但一回头，计其行过之路数，则七八十里之远者可到，况其少而近者乎？譬如此际止行二三十里，尚余七八十里，则苦多乐少，其境又当何如？此种想念，非但可为行乐之方，凡居官者之理繁治剧，学道者之读书穷理，农工商贾之任劳即勤，无一不可倚之为法。噫，人之行乐，何与于我，而我为之嗓敝舌焦，手腕几脱。是殆有媚人之癖，而以楮墨代脂韦者乎？

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

【原文】

行乐之事多端，未可执一而论。如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饮食有饮食之乐，盥栉有盥栉之乐，即袒裼裸裎、如厕便溺，种种秽亵之事，处之得宜，亦各有其乐。苟能见景生情，逢场作戏，即可悲可涕之事，亦变欢娱。如其应事寡才，养生无术，即征歌选舞之场，亦生悲戚。兹以家常受用，起居安乐之事，因便制宜，各存其说于左。

睡

【原文】

有专言法术之人，遍授养生之诀，欲予北面事之。予讯益寿之功，何物称最？颐生之地，谁处居多？如其不谋而合，则奉为师，不则友之可耳。其人曰：“益寿之方，全凭导引；安生之计，惟赖坐功。”予曰：“若是，则汝法最苦，惟修苦行者能之。予懒而好动，且事事求乐，未可以语此也。”其人曰：“然则汝意云何？试言之，不妨互为印政。”予曰：“天地生人以时，动之者半，

息之者半。动则旦，而息则暮也。苟劳之以日，而不息之以夜，则旦旦而伐之，其死也，可立而待矣。吾人养生亦以时，扰之以半，静之以半，扰则行起坐立，而静则睡也。如其劳我以经营，而不逸我以寝处，则岌岌乎殆哉！其年也，不堪指屈矣。若是，则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壮筋。如其不信，试以无疾之人与有疾之人，合而验之。人本无疾，而劳之以夜，使累夕不得安眠，则眼眶渐落而精气日颓，虽未即病，而病之情形出矣。患疾之人，久而不寐，则病势日增，偶一沉酣，则其醒也，必有油然勃然之势。是睡，非睡也，药也；非疗一疾之药，乃治百病，救万民，无试不验之神药也。兹欲从事导引，并力坐功，势必先遣睡魔，使无倦态而后可。予忍弃生平最效之药，而试未必果验之方哉？"其人艴然而去，以予不足教也。予诚不足教哉！但自陈所得，实为有见而然，与强辩饰非者稍别。

前人睡诗云："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近人睡诀云："先睡心，后睡眼。"此皆书本唾余，请置弗道，道其未经发明者而已。睡有睡之时，睡有睡之地，睡又有可睡可不睡之人，请条晰言之。

由戌至卯，睡之时也。未戌而睡，谓之先时，先时者不祥，谓与疾作思卧者无异也；过卯而睡，谓之后时，后时者犯忌，谓与长夜不醒者无异也。且人生百年，夜居其半，穷日行乐，犹苦不多，况以睡梦之有余，而损宴游之不足乎？有一名士善睡，起必过午，先时而访，未有能晤之者。予每过其居，必俟良久而后见。一日闷坐无聊，笔墨具在，乃取旧诗一首，更易数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静睡，起来常过午；便活七十年，止当三十五。"同人见之，无不绝倒。此虽谑浪，颇关至理。是当睡之时，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然而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非私之也，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之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昼，是以一分之逸，敌四分之劳。精力几何，其能堪此？况暑气铄金，当之未有不倦者。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未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桃源、天台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爱旧诗中有"手倦抛书午梦长"一句。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此论睡之时也。

睡又必先择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静，曰凉。不静之地，止能睡目，不能睡耳，耳目两岐，岂安身之善策乎？不凉之地，止能睡魂，不能睡身。身魂不附，乃养生之至忌也。

至于可睡可不睡之人，则分别于"忙闲"二字。就常理而论之，则忙人宜睡，闲人可以不必睡。然使忙人假寐，止能睡眼，不能睡心，心不睡而眼睡，犹之未尝睡也。其最不受用者，在将觉未觉之一时，忽然想起某事未行，某人未见，皆万万不可已者，睡此一觉，未免失事妨时。想到此处，便觉魂趋梦绕，胆怯心惊，较之未睡之前，更加烦躁。此忙人之不宜睡也。闲则眼未阖而心先阖，心已开而眼未开，已睡较未睡为乐，已醒较未醒更乐。此闲人之宜睡也。然天地之间，能有几个闲人？必欲闲而始睡，是无可睡之时矣。有暂逸其心以妥梦魂之法：凡一日之中，急切当行之事，俱当于上半日告竣，有未竣者，则分遣家人代之，使事事皆有着落，然后寻床觅枕以赴黑甜，则与闲人无别矣。此言可睡之人也。而尤有吃紧一关未经道破者，则在莫行歹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始可于日间睡觉，不则一闻剥啄，即是逻卒到门矣。

坐

【原文】

从来善养生者,莫过于孔子。何以知之?知之于“寝不尸,居不容”二语。使其好饰观瞻,务修边幅,时时求肖君子,处处欲为圣人,则其寝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则五官四体,不复有舒展之刻。岂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长于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绘出一幅时哉圣人,宜乎崇祀千秋,而为风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当以孔子为师,勿务端庄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缚而为胶柱难移。抱膝长吟,虽坐也,而不妨同于箕踞;支颐丧我,行乐也,而何必名为坐忘?但见面与身齐,久而不动者,其人必死。此图画真容之先兆也。

行

【原文】

贵人之出,必乘车马。逸则逸矣,然于造物赋形之义,略欠周全。有足而不用,与无足等耳,反不若安步当车之人,五官四体皆能适用。此贫士骄人语。乘车策马,曳履搴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动静之别。使乘车策马之人,能以步趋为乐,或经山水之胜,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贫交,或见负薪之高士,欣然止驭,徒步为欢,有时安车而待步,有时安步以当车,其能用足也,又胜贫士一筹矣。至于贫士骄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缓急出门之可恃。事属可缓,则以安步当车;如其急也,则以疾行当马。有人亦出,无人亦出;结伴可行,无伴亦可行。不似富贵者假足于人,人或不来,则我不能即出。此则有足若无,大悖谬于造物赋形之义耳。兴言及此,行殊可乐!

立

【原文】

立分久暂,暂可无依,久当思傍。亭亭独立之事,但可偶一为之,旦旦如是,则筋骨皆悬,而脚跟如砥,有血脉胶凝之患矣。或倚长松,或凭怪石,或靠危栏作轼,或扶瘦竹为筇;既作羲皇上人,又作画图中物,何乐如之!但不可以美人作柱,虑其础石太纤,而致栋梁皆仆也。

饮

【原文】

宴集之事,其可贵者有五: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备此五贵,始可与言饮

酒之乐。不则曲蘖宾朋，皆凿性斧身之具也。

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则相反，乃其势又可并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维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坐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饮量不胜蕉叶，而日与酒人为徒。近日又增一种癖好、癖恶：癖好音乐，每听必至忘归；而又癖恶座客多言，与竹肉之音相乱。

饮酒之乐，备于五贵、五好之中，此皆为宴集宾朋而设。若夫家庭小饮与燕闲独酌，其为乐也，全在天机逗露之中，形迹消忘之内。有饮宴之实事，无酬酢之虚文。睹儿女笑啼，认作斑斓之舞；听妻孥劝诫，若闻金缕之歌。苟能作如是观，则虽谓朝朝岁旦，夜夜元宵可也。又何必座客常满，樽酒不空，日藉豪举以为乐哉？

谈

【原文】

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何也？“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既得半日之闲，又免多时之寂，快乐可胜道乎？善养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而有道之士，多有不善谈者。有道而善谈者，人生希觏，是当时就日招，以备开聋启聩之用者也。即云我能挥麈，无假于人，亦须借朋侪起发，岂能若西域之钟簴，不叩自鸣者哉？

沐 浴

【原文】

盛暑之月，求乐事于黑甜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浊污非此不净，炎蒸暑毒之气亦非此不解。此事非独宜于盛夏，自严冬避冷，不宜频浴外，凡遇春温秋爽，皆可借此为乐。而养生之家则往往忌之，谓其损耗元神也。吾谓沐浴既能损身，则雨露亦当损物，岂人与草木有二性乎？然沐浴损身之说，亦非无据而云然。予尝试之。试于初下浴盆时，以未经浇灌之身，忽遇澎湃奔腾之势，以热投冷，以湿犯燥，几类水攻。此一激也，实足以冲散元神，耗除精气。而我有法以处之：虑其太激，则势在尚缓；避其太热，则利于用温。解衣磅礴之秋，先调水性，使之略带温和，由腹及胸，由胸及背。惟其温而缓也，则有水似乎无水，已浴同于未浴。俟与水性相习之后，始以热者投之，频浴频投，频投频搅，使水乳交融而不觉，渐入佳境而莫知。然后纵横其势，反侧其身，逆灌顺浇，必至痛快其身而后已。此盆中取乐之法也。至于富室大家，扩盆为屋，注水于池者，冷则加薪，热则去火，自有以逸待劳之法，想无俟贫人置喙也。

听琴观棋

【原文】

弈棋尽可消闲,似难借以行乐;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此求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棋必整槊横戈以待。百骸尽放之时,何必再期整肃?万念俱忘之际,岂宜复较输赢?常有贵禄荣名付之一掷,而与人围棋赌胜,不肯以一着相饶者,是与让千乘之国,而争箪食豆羹者何异哉?故喜弹不若喜听,善弈不如善观。人胜而我为之喜,人败而我不必为之忧,则是常居胜地也。人弹和缓之音而我为之吉,人弹噍杀之音而我不必为之凶,则是长为吉人也。或观听之余,不无技痒,何妨偶一为之,但不寝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则为善弹善弈者耳。

看花听鸟

【原文】

花鸟二物,造物主之以媚人者也。既产娇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语,复生群鸟以佐之。此段心机,竟与购觅红妆,习成歌舞,饮之食之,教之诲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为蠢然一物,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鸣禽悦耳而莫之闻者。至其捐资所购之姬妾,色不及花之万一,声仅窃鸟之绪余,然而睹貌即惊,闻歌辄喜,为其貌似花而声似鸟也。噫,贵似贱真,与叶公之好龙何异?予则不然。每值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钧,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善士信妪之佞佛者。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惟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及至莺老花残,辄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

蓄养禽鱼

【原文】

鸟之悦人以声者,画眉、鹦鹉二种。而鹦鹉之声价,高出画眉上,人多癖之,以其能作人言耳。予则大违是论,谓鹦鹉所长止在羽毛,其声则一无可取。鸟声之可听者,以其异于人声也。鸟声异于人声之可听者,以出于人者为人籁,出于鸟者为天籁也。使我欲听人言,则盈耳皆是,何必假口笼中?况最善说话之鹦鹉,其舌本之强,犹甚于不善说话之人,而所言者,又不过口头数语。是鹦鹉之见重于人,与人之所以重鹦鹉者,皆不可诠解之事。至于画眉之巧,以一口而代众舌,每效一种,无不酷似,而复纤婉过之,诚鸟中慧物也。予好与此物作缘,而独怪其易死。既善病而复招尤,非殁于己,即伤于物,总无三年不坏者,殆亦多技多能所致欤?

鹤、鹿二种之当蓄,以其有仙风道骨也。然所耗不赀,而所居必广,无其资与地者,皆不能蓄。且种鱼养鹤,二事不可兼行,利此则害彼也。然鹤之善唳善舞,与鹿之难扰易驯,皆品之极高贵者,麟凤龟龙而外,不得不推二物居先矣。乃世人好此二物,又分轻重于其间,二者不

可得兼，必将舍鹿而求鹤矣。显贵之家，匪特深藏苑囿，近置衙斋，即倩人写真绘像，必以此物相随。予尝推原其故，皆自一人始之，赵清献公是也。琴之与鹤，声价倍增，讵非贤相提携之力欤？

家常所蓄之物，鸡犬而外，又复有猫。鸡司晨，犬守夜，猫捕鼠，皆有功于人而自食其力者也。乃猫为主人所亲昵，每食与俱，尚有听其搴帷入室，伴寝随眠者。鸡栖于埘，犬宿于外，居处饮食皆不及焉。而从来叙禽兽之功，谈治平之象者，则止言鸡犬而并不及猫。亲之者是，则略之者非；亲之者非，则略之者是。不能不惑于二者之间矣。曰：有说焉。昵猫而贱鸡犬者，犹癖谐臣媚子，以其不呼能来，闻叱不去，因其亲而亲之，非有可亲之道也。鸡犬二物，则以职业为心，一到司晨守夜之时，则各司其事，虽豢以美食，处以曲房，使不即彼而就此，二物亦守死弗至。人之处此，亦因其远而远之，非有可远之道也。即其司晨守夜之功，与捕鼠之功亦有间焉。鸡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饥寒而尽瘁，无所利而为之，纯公无私者也；猫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为之，公私相半者也。清勤自处，不屑媚人者，远身之道；假公自为，密迩其君者，固宠之方。是三物之亲疏，皆自取之也。然以我司职业于人间，亦必效鸡犬之行，而以猫之举动为戒。噫，亲疏可言也，祸福不可言也。猫得自终其天年，而鸡犬之死，皆不免于刀锯鼎镬之罚。观于三者之得失，而悟居官守职之难。其不冠进贤，而脱然于宦海浮沉之累者，幸也。

浇灌竹木

【原文】

“筑成小圃近方塘，果易生成菜易长。抱瓮太痴机太巧，从中酌取灌园方。”此予山居行乐之诗也。能以草木之生死为生死，始可与言灌园之乐，不则一灌再灌之后，无不畏途视之矣。殊不知草木欣欣向荣，非止耳目堪娱，亦可为艺草植木之家，助祥光而生瑞气。不见生财之地万物皆荣，退运之家群生不遂？气之旺与不旺，皆于动植验之。若是，则汲水浇花，与听信堪舆、修门改向者无异也。不视为苦，则乐在其中。督率家人灌溉，而以身任微勤，节其劳逸，亦颐养性情之一助也。

止忧第二

【原文】

忧可忘乎？不可忘乎？曰：可忘者非忧，忧实不可忘也。然则忧之未忘，其何能乐？曰：忧不可忘而可止，止即所以忘之也。如人忧贫而劝之使忘，彼非不欲忘也，啼饥号寒者迫于内，课赋索逋者攻于外，忧能忘乎？欲使贫者忘忧，必先使饥者忘啼，寒者忘号，征且索者忘其逋赋而后可，此必不得之数也。若是，则“忘忧”二字徒虚语耳。犹慰下第者以来科必发；慰老而无嗣者以日后必生。迨其不发不生，亦止听之而已，能归咎慰我者而责之使偿乎？语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慰人忧贫者，必当授以生财之法；慰人下第者，必先予以必

售之方;慰人老而无嗣者,当令蓄姬买妾,止妒息争,以为多男从出之地。若是,则为有裨之言,不负一番劝谕。止忧之法,亦若是也。忧之途径虽繁,总不出可备、难防之二种,姑为汗竹,以代树萱。

止眼前可备之忧

【原文】

拂意之境,无人不有,但问其易处不易处,可防不可防。如易处而可防,则于未至之先,筹一计以待之。此计一得,即委其事于度外,不必再筹,再筹则惑我者至矣。贼攻于外而民扰于中,其可防乎?俟其既至,则以前画之策,取而予之,切勿自动声色。声色动于外,则气馁于中。此以静待动之法,易知亦易行也。

止身外不测之忧

【原文】

不测之忧,其未发也,必先有兆。现乎蓍龟,动乎四体者,犹未必果验。其必验之兆,不在凶信之频来,而反在吉祥之事之太过。乐极悲生,否伏于泰,此一定不移之数也。命薄之人,有奇福,便有奇祸;即厚德载福之人,极祥之内,亦必酿出小灾。盖天道好还,不敢尽私其人,微示公道于一线耳。达者处此,无不思患预防,谓此非善境,乃造化必忌之数,而鬼神必瞷之秋也。萧墙之变,其在是乎?

止忧之法有五:一曰谦以省过,二曰勤以砺身,三曰俭以储费,四曰恕以息争,五曰宽以弥谤。率此而行,则忧之大者可小,小者可无。非循环之数,可以窃逃而幸免也。只因造物予夺之权,不肯为人所测识,料其如此,彼反未必如此,亦造物者颠倒英雄之惯技耳。

调饮啜第三

【原文】

《食物本草》一书,养生家必需之物。然翻阅一过,即当置之。若留匕箸之旁,日备考核,宜食之物则食之,否则相戒勿用,吾恐所好非所食,所食非所好。曾皙睹羊枣而不得咽;曹刿鄙肉食而偏与谋,则饮食之事亦太苦矣。尝有性不宜食而口偏嗜之,因惑《本草》之言,遂以疑虑致疾者。弓蛇之为祟,岂仅在形似之间哉!"食色,性也",欲籍饮食养生,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

爱食者多食

【原文】

生平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再查《本草》。春秋之时,并无《本草》,孔子性嗜姜,即不撤

姜食，性嗜酱，即不得其酱不食，皆随性之所好，非有考据而然。孔子于姜、酱二物，每食不离，未闻以多致疾。可见性好之物，多食不为祟也。但亦有调剂君臣之法，不可不知。“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此即调剂君臣之法。肉与食较，则食为君而肉为臣；姜、酱与肉较，则又肉为君而姜、酱为臣矣。虽有好不好之分，然君臣之位不可乱也。他物类是。

怕食者少食

【原文】

凡食一物而凝滞胸膛，不能克化者，即是病根，急宜消导。世间只有瞑眩之药，岂有瞑眩之食乎？喜食之物，必无是患，强半皆所恶也。故性恶之物即当少食，不食更宜。

太饥勿饱

【原文】

欲调饮食，先匀饥饱。大约饥至七分而得食，斯为酌中之度，先时则早，过时则迟。然七分之饥，亦当予以七分之饱。如田畴之水，务与禾苗相称，所需几何，则灌注几何，太多反能伤稼，此平时养生之火候也。有时迫于繁冗，饥过七分而不得食，遂至九分十分者，是谓太饥。其为食也，宁失之少，勿犯于多。多则饥饱相搏而脾气受伤，数月之调和，不敌一朝之紊乱矣。

太饱勿饥

【原文】

饥饱之度，不得过于七分，是已。然又岂无饕餮太甚，其腹果然之时？是则失之太饱。其调饥之法，亦复如前，宁丰勿啬。若谓逾时不久，积食难消，以养鹰之法处之，故使饥肠欲绝，则似大熟之后，忽遇奇荒。贫民之饥可耐也，富民之饥不可耐也，疾病之生多由于此。从来善养生者，必不以身为戏。

怒时哀时勿食

【原文】

喜怒哀乐之始发，均非进食之时。然在喜乐犹可，在哀怒则必不可。怒时食物易下而难消；哀时食物难消亦难下。俱宜暂过一时，候其势之稍杀。饮食无论迟早，总以入肠消化之时为度。早食而不消，不若迟食而即消。不消即为患，消则可免一餐之忧矣。

倦时闷时勿食

【原文】

倦时勿食，防瞌睡也。瞌睡则食停于中，而不得下。烦闷时勿食，避恶心也。恶心则非特不下，而呕逆随之。食一物，务得一物之用。得其用则受益，不得其用，岂止不受益而已哉！

节色欲第四

【原文】

行乐之地，首数房中。而世人不善处之，往往启妒酿争，翻为祸人之具。即有善御者，又未免溺之过度，因以伤身，精耗血枯，命随之绝。是善处不善处，其为无益于人者一也。至于养生之家，又有近姹远色之二种，各持一见，水火其词。噫，天既生男，何复生女，使人远之不得，近之不得，功罪难予，竟作千古不决之疑案哉！予请为息争止谤，立一公评，则谓阴阳之不可相无，犹天地之不可使半也。天苟去地，非止无地，亦并无天。江河湖海之不存，则日月奚自而藏？雨露凭何而泄？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人但知泄雨露者地也，不知生雨露者亦地也。地能藏天之精，泄天之液，而不为天之害，反为天之助者，其故何居？则以天能用地，而不为地所用耳。天使地晦，则地不敢不晦；迨欲其明，则又不敢不明。水藏于地，而不假天之风，则波涛无据而起；土附于地，而不逢天之候，则草木何自而生？是天也者，用地之物也，犹男为一家之主，司出纳吐茹之权者也。地也者，听天之物也；犹女备一人之用，执饮食寝处之劳者也。果若是，则房中之乐，何可一日无之？但顾其人之能用与否，我能用彼，则利莫大焉。参苓芪术皆死药也，以死药疗生人，犹以枯木接活树，求其气脉之贯，未易得也。黄婆姹女皆活药也，以活药治活人，犹以雌鸡抱雄卵，冀其血脉之通，不更易乎？凡借女色养身而反受其害者，皆是男为女用，反地为天者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被戮之人之过，与杀人者何尤？人问：执子之见，则老氏“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之说，不几谬乎？予曰：正从此说参来，但为下一转语：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何也？人能摒绝嗜欲，使声色货利不至于前，则诱我者不至，我自不为人诱。苟非入山逃俗，能若是乎？使终日不见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乱也，十倍于常见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之中，与若辈习处，则是“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心之不乱，不大异于不见可欲而忽见可欲之人哉？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二说并存，则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

节快乐过情之欲

【原文】

乐中行乐，乐莫大焉。使男子至乐，而为妇人者尚有他事萦心，则其为乐也，可无过情之虑。使男妇并处极乐之境，其为地也，又无一人一物搅挫其欢，此危道也。决尽堤防之患，当

刻刻虑之。然而但能行乐之人，即非能虑患之人；但能虑患之人，即是可以不必行乐之人。此论徒虚设耳。必须此等忧虑历过一遭，亲尝其苦，然后能行此乐。噫，求为三折肱之良医，则囊中妙药存者鲜矣，不若早留余地之为善。

节忧患伤情之欲

【原文】

忧愁困苦之际，无事娱情，即念房中之乐。此非自好，时势迫之使然也。然忧中行乐，较之平时，其耗精损神也加倍。何也？体虽交而心不交，精未泄而气已泄。试强愁人以欢笑，其欢笑之苦更甚于愁，则知忧中行乐之可已。虽然，我能言之，不能行之，但较平时稍节则可耳。

节饥饱方殷之欲

【原文】

饥、寒、醉、饱四时，皆非取乐之候。然使情不能禁，必欲遂之，则寒可为也，饥不可为也，醉可为也，饱不可为也。以寒之为苦在外，饥之为苦在中，醉有酒力之可凭，饱无轻身之足据。总之，交媾者，战也，枵腹者不可使战；并处者，眠也，果腹者不可与眠。饥不在肠而饱不在腹，是为行乐之时矣。

节劳苦初停之欲

【原文】

劳极思逸，人之情也，而非所论于耽酒嗜色之人。世有喘息未定，即赴温柔乡者。是欲使五官百骸、精神气血，以及骨中之髓、肾内之精，无一不劳而后已。此杀身之道也。疾发之迟缓虽不可知，总无不胎病于内者。节之之法有缓急二种：能缓者，必过一夕二夕；不能缓者，则酣眠一觉以代一夕，酣眠二觉以代二夕。惟睡可以息劳，饮食居处皆不若也。

节新婚乍御之欲

【原文】

新婚燕尔，不必定在初娶，凡妇人未经御而乍御者，即是新婚。无论是妻是妾，是婢是妓，其为燕尔之情则一也。乐莫乐于新相知，但观此一夕之为欢，可抵寻常之数夕，即知此一夕之所耗，亦可抵寻常之数夕。能保此夕不受燕尔之伤，始可以道新婚之乐。不则开荒辟昧，既以身任奇劳，献媚要功，又复躬承异瘁。终身不二色者，何难作背城一战，后宫多嬖侍者，岂能为不败孤军？危哉！危哉！当筹所以善此矣。善此当用何法？曰：静之以心。虽曰燕尔新婚，

只当行其故事。“说大人，则藐之”，御新人，则旧之。仍以寻常女子相视，而不致大动其心。过此一夕二夕之后，反以新人视之，则可谓驾驭有方，而张弛合道者矣。

节隆冬盛暑之欲

【原文】

最宜节欲者隆冬，而最难节欲者亦是隆冬；最忌行乐者盛暑，而最便行乐者又是盛暑。何也？冬夜非人不暖，贴身惟恐不密，倚翠偎红之际，欲念所由生也。三时苦于褦襶，九夏独喜轻便，袒裼裸裎之时，春心所由荡也。当此二时，劝人节欲，似乎不情，然反此即非保身之道。节之为言，明有度也。有度则寒暑不为灾，无度则温和亦致戾。节之为言，示能守也。能守则日与周旋而神旺，无守则略经点缀而魂摇。由有度而驯至能守，由能守而驯至自然，则无时不堪昵玉，有暇即可怜香。将鄙是集为可焚，而怪湖上笠翁之多事矣。

却病第五

【原文】

病之起也有因，病之伏也有在，绝其因而破其在，只在一字之和。俗云：“家不和，被邻欺。”病有病魔，魔非善物，犹之穿窬之盗，起讼构难之人也。我之家室有备，怨谤不生，则彼无所施其狡猾。一有可乘之隙，则环肆奸欺而祟我矣。然物必先朽而后虫生之，苟能固其根本，荣其枝叶，虫虽多，其奈树何？人身所当和者，有气血、脏腑、脾胃、筋骨之种种，使必逐节调和，则头绪纷然，顾此失彼，穷终日之力，不能防一隙之疏。防病而病生，反为病魔窃笑耳。有务本之法，止在善和其心。心和则百体皆和。即有不和，心能居重驭轻，运筹帷幄，而治之以法矣。否则内之不宁，外将奚视？然而和心之法，则难言之。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怒不至于欲触，忧不至于欲绝。“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微聋与暂哑，均是寿身资。”此和心诀也。三复斯言，病其可却。

病未至而防之

【原文】

病未至而防之者，病虽未作，而有可病之机与必病之势，先以药物投之，使其欲发不得，犹敌欲攻我，而我兵先之，预发制人者也。如偶以衣薄而致寒，略为食多而伤饱，寒起畏风之渐，饱生悔食之心，此即病之机与势也。急饮散风之物而使之汗，随投化积之剂而速之消。在病之自视如人事，机才动而势未成，原在可行可止之界，人或止之，则竟止矣。较之戈矛已发，而兵行在途者，其势不大相径庭哉？

病将至而止之

【原文】

病将至而止之者，病形将见而未见，病态欲支而难支，与久疾乍愈之人同一意况。此时所患者切忌猜疑。猜疑者，问其是病与否也。一作两歧之念，则治之不力，转盼而疾成矣。即使非疾，我以是疾处之，寝食戒严，务作深沟高垒之计，刀圭毕备，时为出奇制胜之谋。以全副精神，料理奸谋未遂之贼，使不得揭竿而起者，岂难行不得之数哉？

病已至而退之

【原文】

病已至而退之，其法维何？曰：止在一字之静。敌已至矣，恐怖何益？“剪灭此而后朝食”，谁不欲为？无如不可猝得。宽则或可渐除，急则疾上又生疾矣。此际主持之力，不在卢医扁鹊，而全在病人。何也？召疾使来者，我也，非医也。我由寒得，则当使之并力去寒；我自欲来，则当使之一心治欲。最不解者，病人延医，不肯自述病源，而只使医人按脉。药性易识，脉理难精，善用药者时有，能悉脉理而所言必中者，今世能有几人哉？徒使按脉定方，是以性命试医，而观其中用否也。所谓主持之力不在卢医扁鹊，而全在病人者，病人之心专一；则医人之心亦专一，病者二三其词，则医人什佰其径，径愈宽则药愈杂，药愈杂则病愈繁矣。昔许胤宗谓人曰：“古之上医，病与脉值，惟用一物攻之。今人不谙脉理，以情度病，多其药物以幸有功。譬之猎人，不知兔之所在，广络原野以冀其获，术亦昧矣。”此言多药无功，而未及其害。以予论之，药味多者不能愈疾，而反能害之。如一方十药，治风者有之，治食者有之，治痨伤虚损者亦有之。此合则彼离，彼顺则此逆，合者顺者即使相投，而离者逆者又复于中为祟矣。利害相攻，利卒不能胜害，况其多离少合，有逆无顺者哉？故延医服药，危道也。不自为政，而听命于人，又危道中之危道也。慎而又慎，其庶几乎！

疗病第六

【原文】

“病不服药，如得中医。”此八字金丹，救出世间几许危命！进此说于初得病时，未有不怪其迂者，必俟刀圭药石无所不投，人力既穷，而沉疴如故，不得已而从事斯语，是可谓天人交迫，而使就“中医”者也。乃不攻不疗，反致霍然，始信八字金丹，信乎非谬。以予论之，天地之间只有贪生怕死之人，并无起死回生之药。“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旨哉斯言！不得以谚语目之矣。然病之不能废医，犹旱之不能废祷。明知雨泽在天，匪求能致，然岂有晏然坐视，听禾苗稼穑之焦枯者乎？自尽其心而已矣。

予善病一生，老而勿药。百草尽经尝试，几作神农后身，然于大黄解结之外，未见有呼应极灵，若此物之随试随验者也。生平著书立言，无一不由杜撰，其于疗病之法亦然。每患一症，辄自考其致此之由，得其所由，然后治之以方，疗之以药。所谓方者，非方书所载之方，乃触景生情，就事论事之方也；所谓药者，非《本草》必载之药，乃随心所喜，信手拈来之药也。明知无本之言不可训世，然不妨姑妄言之，以备世人之妄听。凡阅是编者，理有可信则存之，事有可疑则阙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所望于读笠翁之书者。

药笼应有之物，备载方书。凡天地间一切所有，如草木金石，昆虫鱼鸟，以及人身之便溺，牛马之溲渤，无一或遗，是可谓两者至备之书，百代不刊之典。今试以《本草》一书高悬国门，谓有能增一疗病之物，及正一药性之讹者，予以千金。吾知轩岐复出，卢扁再生，亦惟有屏息而退，莫能觊觎者矣。然使不幸而遇笠翁，则千金必为所攫。何也？药不执方，医无定格。同一病也，同一药也，尽有治彼不效，治此忽效者。彼是则此非，彼非则此是，必居一于此矣。又有病是此病，药非此药，万无可用之理，或被庸医误投，或为臧获谬取，食之不死，反以回生者。迹是而观，则《本草》所载诸药性，不几大谬不然乎？更有奇于此者，常见有人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药饵攻之不效，刀圭试之不灵，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猛见一物，其物并非药饵，其事绝异刀圭，或为喜乐而病消，或为惊慌而疾退。“救得命活，即是良医；医得病痊，便称良药。”由是观之，则此一物与此一事者，即为《本草》所遗，岂得谓之全备乎？虽然，彼所载者，物性之常；我所言者，事理之变。彼之所师者人，人言如是，彼言亦如是，求其不谬则幸矣；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究竟予言似创，实非创也，原本于方书之一言：“医者，意也。”以意为医，十验八九，但非其人不行。吾愿以拆字射覆者改卜为医，庶几此法可行，而不为一定不移之方书所误耳。

本性酷好之药

【原文】

一曰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凡人一生，必有偏嗜偏好之一物，如文王之嗜菖蒲菹，曾皙之嗜羊枣，刘伶之嗜酒，卢仝之嗜茶，权长孺之嗜瓜，皆癖嗜也。癖之所在，性命与通，剧病得此，皆称良药。医士不明此理，必按《本草》而稽查药性，稍与症左，即鸩毒视之。此异疾之不能遽瘳也。

予尝以身试之。庚午之岁，疫疠盛行，一门之内，无不呻吟，而惟予独甚。时当夏五，应荐杨梅，而予之嗜此，较前人之癖菖蒲、羊枣诸物，殆有甚焉，每食必过一斗。因讯妻孥曰：“此果曾入市否？”妻孥知其既有而未敢遽进，使人密讯于医。医者曰：“其性极热，适与症反。无论多食，即一二枚亦可丧命。”家人识其不可，而恐予固索，遂诡词以应，谓此时未得，越数日或可致之。讵料予宅邻街，卖花售果之声时时达于户内。忽有大声疾呼而过予门者，知其为杨家果也。予始穷诘家人，彼以医士之言对。予曰：“碌碌巫咸，彼乌知此？急为购之！”及其既得，才一沁齿而满胸之郁结俱开，咽入腹中，则五脏皆和，四体尽适，不知前病为何物矣。家人睹此，知医言不验，亦听其食而不禁，病遂以此得痊。

由是观之，无病不可自医，无物不可当药。但须以渐尝试，由少而多，视其可进而进之，始不以身为孤注。又有因嗜此物，食之过多因而成疾者，又当别论。不得尽执“以酒解酲”之说，

遂其势而益之。然食之既厌而成疾者，一见此物，即避之如仇。不相忌而相能，即为对症之药可知已。

其人急需之药

【原文】

二曰其人急需之物，可以当药。人无贵贱穷通，皆有激切所需之物。如穷人所需者财，富人所需者官，贵人所需者升擢，老人所需者寿，皆卒急欲致之物也。惟其需之甚急，故一投辄喜，喜即病痊。如人病入膏肓，匪医可救，则当疗之以此。力能致者致之，力不能致，不妨给之以术。家贫不能致财者，或向富人称贷，伪称亲友馈遗，安置床头，予以可喜，此救贫病之第一着也。未得官者，或急为纳粟，或谬称荐举。已得官者，或真谋铨补，或假报量移。至于老人欲得之遐年，则出在星相巫医之口，予千予百，何足吝哉！是皆"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者也。

虽然，疗诸病易，疗贫病难。世人忧贫而致疾，疾而不可救药者，几与恒河沙比数。焉能假太仓之粟，贷郭况之金，是人皆予以可喜，而使之霍然尽愈哉？

一心钟爱之药

【原文】

三曰一心钟爱之人，可以当药。人心私爱，必有所钟。常有君不得之于臣，父不得之于子，而极疏极远极不足爱之人，反为精神所注，性命以之者，即是钟情之物也。或是娇妻美妾，或为狎客娈童，或系至亲密友，思之弗得，与得而弗亲，皆可以致疾。即使致疾之由，非关于此，一到疾痛无聊之际，势必念及私爱之人。忽使相亲，如鱼得水，未有不耳清目明，精神陡健，若病魔之辞去者。

此数类之中，惟色为甚，少年之疾，强半犯此。父母不知，谬听医士之言，以色为戒，不知色能害人，言其常也，情堪愈疾，处其变也。人为情死，而不以情药之，岂人为饥死，而仍戒令勿食，以成首阳之志乎？凡有少年子女，情窦已开，未经婚嫁而至疾，疾而不能遽瘳者，惟此一物可以药之。即使病躯羸弱，难使相亲，但令往来其前，使知业为我有，亦可慰情思之大半。犹之得药弗食，但嗅其味，亦可内通腠理，外壮筋骨，同一例也。至若闺门以外之人，致之不难，处之更易。使近卧榻，相昵相亲，非招人与共，乃赎药使尝也。仁人孝子之养亲，严父慈母之爱子，俱不可不预蓄是方，以防其疾。

一生未见之药

【原文】

四曰一生未见之物，可以当药。欲得未得之物，是人皆有，如文士之于异书，武人之于宝

剑，醉翁之于名酒，佳人之于美饰，是皆一往情深，不辞困顿，而欲与相俱者也。多方觅得而使之一见，又复艰难其势而后出之，此驾驭病人之术也。然必既得而后留难之，许而不能卒与，是益其疾矣。

所谓异书者，不必微言秘籍，搜藏破壁而后得之。凡属新编，未经目睹者，即是异书，如陈琳之檄，枚乘之文，皆前人已试之药也。须知奇文通神，鬼魅遇之，无有不辟者。而予所谓文人，亦不必定指才士，凡系识字之人，即可以书当药。传奇野史，最祛病魔，倩人读之，与诵咒辟邪无异也。他可类推，勿拘一辙。富人以珍宝为异物，贫家以罗绮为异物，猎山之民见海错而称奇，穴处之家入巢居而赞异。物无美恶，希觏为珍；妇少妍媸，乍亲必美。昔未睹而今始睹，一钱所购，足抵千金。如必俟希世之珍，是索此辈于枯鱼之肆矣。

平时契慕之药

【原文】

五曰平时契慕之人，可以当药。凡人有生平向往，未经谋面者，如其惠然肯来，以此当药，其为效也更捷。昔人传韩非书至秦，秦王见之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武帝读相如《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晋时宋纤有远操，沉静不与世交，隐居酒泉，不应辟命。太守杨宣慕之，画其像于阁上，出入视之。是秦王之于韩非，武帝之于相如，杨宣之于宋纤，可谓心神毕射，寤寐相求者矣。使当秦王、汉帝、杨宣卧疾之日，忽致三人于榻前，则其霍然起舞，执手为欢，不知疾之所从去者，有不待事毕而知之矣。凡此皆言秉彝至好出自中心，故能愉快若此，其因人赞美而随声附和者不与焉。

素常乐为之药

【原文】

六曰素常乐为之事，可以当药。病人忌劳，理之常也。然有"乐此不疲"一说作转语，则劳之适以逸之，亦非拘士所能知耳。予一生疗病，全用是方，无疾不试，无试不验。徒痛浣肠之奇，不是过也。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忧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因思诸疾之萌蘖，无不始于七情。我有治情理性之药，彼乌能祟我哉！故于伏枕呻吟之初，即作开卷第一义。能起能坐，则落毫端，不则但存腹稿。迨沉疴将起之日，即新编告竣之时。一生剞劂，孰使为之？强半出造化小儿之手。此我辈文人之药，"止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者。而天下之人，莫不有乐为之一事，或耽诗癖酒，或慕乐嗜棋。听其欲为，莫加禁止，亦是调理病人之一法。总之，御疾之道，贵在能忘；切切在心，则我为疾用，而死生听之矣。知其力乏，而故授以事，非扰之使困，乃迫之使忘也。

生平痛恶之药

【原文】

七曰生平痛恶之物与切齿之人，忽而去之，亦可当药。人有偏好，即有偏恶。偏好者致之，既可已疾，岂偏恶者辟之使去，逐之使远，独不可当沉疴之《七发》乎？无病之人，目中不能容屑，去一可憎之物，如拔眼内之钉，病中睹此，其为累也更甚。故凡遇病人在床，必先计其所仇者何人，憎而欲去者何物，人之来也屏之，物之存也去之。或诈言所仇之人灾伤病故，暂快一时之心，以缓须臾之死。须臾不死，或竟不死也，亦未可知。刲股救亲，未必能活；割仇家之肉以食亲，痼疾未有不起者。仇家之肉，岂有异味可尝，而怪色奇形之可辨乎？暂欺以方，亦未尝不可。此则充类至义之尽也。愈疾之法，岂必尽然，得其意而已矣。

【原文】

以上诸药，创自笠翁，当呼为《笠翁本草》。其余疗病之药及攻疾之方，效而可用者尽多。但医士能言，方书可考，载之将不胜载。悉留本等之事，以归分内之人，俎不越庖，非言其可废也。总之，此一书者，事所应有，不得不有；言所当无，不敢不无。“绝无仅有”之号，则不敢居；“虽有若无”之名，亦不任受。殆亦可存而不必尽废者也。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ZHONGGUOGUDIANWENXUEMINGZHUBAIBU

韓愈全集

◎唐 韩愈





韩愈全集

韩愈全集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12 页	欻	第 15 页	鶱
第 16 页	欻	第 17 页	讙
第 22 页	欻	第 28 页	駉 駉 宂 肬
第 29 页	闟 嫭 胥 鹫 鸄 篓 骹 縠	第 30 页	憥 闳 罳
第 32 页	闳	第 33 页	鬂
第 37 页	爇 爇	第 42 页	闟 骴 袢 盄 齶 礲 暖 鶱 讙
第 43 页	菧 嗢 姘 跻 犕	第 46 页	眉
第 53 页	赍	第 56 页	鞫 锬
第 57 页	飑	第 60 页	蹮 蹮
第 62 页	鶱 寖	第 66 页	蠧
第 67 页	槖 镈 橐 睿 毷 彛 屛 睬 擭	第 68 页	甍
第 80 页	篸 阋	第 96 页	寖 寖
第 118 页	爇	第 185 页	镈
第 192 页	鶱	第 202 页	讙 讙
第 209 页	讙	第 210 页	讙
第 214 页	乂 燮	第 215 页	燮
第 219 页	讙	第 220 页	乂
第 222 页	剀 剀	第 223 页	剀
第 225 页	讙	第 238 页	碁 碁
第 239 页	碁 碁 讙	第 243 页	垍
第 245 页	垍	第 246 页	碁
第 247 页	篴	第 252 页	犨 犨 犕

诗集卷一

芍 药 歌

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翠茎红蕊天力与，此恩不属黄钟家。温馨熟美鲜香起，似笑无言习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娇痴婢子无灵性，竞挽春衫来比并。欲将双颊一晞红，绿窗磨遍青铜镜。一樽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

条 山 苍

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高冈。

出　　门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烽　　火

登高望烽火，谁谓塞尘飞？王城富且乐，曷不事光辉？勿言日已暮，相见恐行稀。愿君熟念此，秉烛夜中归。我歌宁自戚？乃独泪沾衣。

落叶一首送陈羽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睐终自异，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北极一首赠李观

北极有羁羽，南溟有沈鳞。川原浩浩隔，影响两无因。风云一朝会，变化成一身。谁言道里远，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所尚苟同趋，贤愚岂异伦。方为金石姿，万世无缁磷。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

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

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

孟 生 诗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薰风琴。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沈沈。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晶光荡相射，旗戟翩以森。迁延乍却走，惊怪靡自任。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瘖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萍蓬风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从进士，此路转岖嵚。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谁怜松桂性，竞爱桃李阴。朝悲辞树叶，夕感归巢禽。顾我多慷慨，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采兰起幽念，眇然望东南。秦吴修且阻，两地无数金。我论徐方牧，好古天下钦。竹实凤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子其听我言，可以当所箴。既获则思返，无为久滞淫。卞和试三献，期子在秋碪。

岐 山 下

谁谓我有耳，不闻凤凰鸣。瘖来岐山下，日暮边鸿惊。丹穴五色羽，其名为凤凰。昔周有盛德，此鸟鸣高冈。和声随祥风，窈窕相飘扬。闻者亦何事？但知时俗康。自从公旦死，千载瘗其光。吾君亦勤理，迟尔一来翔。

青青水中蒲 三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君今上陇去，我在与谁居？

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万里。

古　　风

今日曷不乐？幸时不用兵。无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日。

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

天行失其度，阴气来干阳，重云闭白日，炎燠成寒凉。小人但咨怨，君子惟忧伤。饮食为减少，身体岂宁康。此志诚足贵，惧非职所当。藜羹尚如此，肉食安可尝？穷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劝君善饮食，鸾凤本高翔。

谢自然诗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騃无所识，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茫茫八纮大，影响无由缘。里胥上其事，郡守惊且叹，驱车领官吏，甿俗争相先，入门无所见，冠屦同蜕蝉，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余闻古夏后，象物知神奸，山林民可入，魍魉莫逢旃。逶迤不复振，后世恣欺谩。幽明纷杂乱，人鬼更相残。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来者犹可诫，余言岂空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织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

杂　　诗

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古道自愚惷，古言自包缠；当今固殊古，谁与为欣欢？独携无言子，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裾，遂起飞高圆，下视禹九州，一尘集毫端。遨嬉未云几，下已亿万年，向者夸夺子，万坟厌其巅。惜哉抱所见，白黑未及分，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语，虽还今谁亲？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骐驎。

马 厌 穀

马厌穀兮，士不厌糠籺。土被文瘠兮，士无裋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苦 寒 歌

黄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岂不有阳春？节岁聿其周。君何爱，重裘兼味养大贤？冰食葛制神所怜。填窗寒户慎勿出，暄风暖景明年日。

送汴州监军俱文珍 并序

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故自天宝以来，当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癞钺之权，皆国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监统中贵，必材雄德茂，荣耀宠光，能俯达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后为之。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将如京师，相国陇西公饮饯于青门之外，谓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癞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远游联句

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郊。离思春冰泮，澜漫不可收。愈。驰光忽以迫，飞辔谁能留？郊。前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翱。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头。晓日生远岸，水芳缀孤舟。村饮泊好木，野蔬拾新柔。人忆旧行乐，鸟吟新得俦。郊。灵瑟时窅窅，霁猿夜啾啾。愤涛气尚盛，恨竹泪空幽。长怀绝无已，多感良自尤。即路涉献岁，归期眇凉秋。两欢日牢落，孤悲坐绸缪。愈。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郊。魍魅暂出没，蛟螭互蟠蟉。昌言拜舜禹，举瘦凌斗牛。怀糈馈贤屈，乘桴追圣丘，飘然天外步，岂肯区中囚。愈。楚些待谁吊？贾辞缄恨投，翳明弗可晓，秘魂安所求？气毒放逐域，蓼杂芳菲畴，当春忽凄凉，不枯亦飕瘦。貉谣众猥欸，巴语相咿嚘，默誓去外俗，嘉愿还中州，江生行既乐，躬辇自相戮。饮醇趣明代，味腥谢荒陬。郊。驰深鼓利楫，趋险惊蜚癱。系石沈靳尚，开弓射癞鹠。路暗执屏翳，波惊戮阳侯。广泛信缥眇，高行恣浮游。外患萧萧去，中悒稍稍瘳。振衣造云阙，跪坐陈清猷。德风变谗巧，仁气销戈矛。名声照四海，淑问无时休。归哉孟夫子，归去无夷犹。愈。

答 孟 郊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馀酒肉，子独不得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爊。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

醉留东野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钜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

知音者诚希

知音者诚希，念子不能别。行行天未晓，携手踏明月。

病中赠张十八

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蹋晓鼓朝，安眠听逢逢。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扶几导之言，曲节初𠃌𠃌，半涂喜开凿，派别失大江。吾欲盈其气，不令见麾幢，牛羊满田野，解𢱧束空杠。倾罇与斟酌，四壁堆𤬪缸，玄帷隔雪风，照炉钉明𤐝。夜阑纵捭阖，哆口疏眉厖，势侔高阳翁，坐约齐横降。连日挟所有，形躯顿𦙶肛。将归乃徐谓，子言得无哤？回军与角逐，斫树收穷庞。雌声吐款要，酒壶缀羊腔，君乃昆仑渠，籍乃岭头泷，譬如蚁垤微，讵可陵崆峣，幸愿终赠之，斩拔袜与桩，从此识归处，东流水淙淙。

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

天星牢落鸡喔咿，仆夫起餐车载脂。正当穷冬寒未已，借问君子行安之？会朝元正无不至，受命上宰须及期。侍从近臣有虚位，公今此去归何时？

汴州乱 二首

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

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

赠河阳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两都困尘埃。感恩由未报，惆怅空一来。裘破气不暖，马羸鸣且哀。主人情更重，空使剑锋摧。

赠张徐州莫辞酒

莫辞酒，此会固难同。请看工女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于樵，或水于渔。入厨具甘旨，上堂问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鸡来哺其儿，啄啄庭中拾虫蚁，哺之不食鸣声悲，徬徨踯躅久不去，以翼来覆待狗归。嗟哉董生谁将与俦？时之人夫妻相虐兄弟为仇，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亦独何心？嗟哉董生无与俦！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舍酒去相语，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属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见，百端在中肠。维时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驱驰公事退，闻子适及城。命车载之至，引坐于中堂，开怀听其说，往往副所望。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长老守所闻，后生习为常。少知诚难得，纯粹古已亡。譬彼植园木，有根易为长。留之不遣去，馆置城西旁，岁时未云几，浩浩观湖江。众夫指之笑，谓我知不明，儿童畏雷电，鱼鳖惊夜光。州家举进士，选试缪所当，驰辞对我策，章句何炜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鸣》。礼终乐亦阕，相拜送于庭。之子去须臾，赫赫流盛名。窃喜复窃叹，谅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伤。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怳难为双。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涂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从丧朝至洛，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出入行涧冈。日西入军门，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平明脱身去，决若惊凫翔。黄昏次氾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鼻，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辕马蹢躅鸣，左右泣仆童。甲午憩时门，临泉窥斗龙。东南出陈许，陂泽平茫茫。道边草木花，红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雉雊鸣。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谁云经艰难，百口无夭殇。仆射南阳公，宅我睢水阳。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清风窗户凉。日念子来游，子岂知我情？别离未为久，辛苦多所经。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我友二三子，宦游在西京，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萧条千万里，会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

赠族侄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一

名虽云就，片禄不足充。今者复何事？卑栖寄徐戎，萧条资用尽，濩落门巷空。朝眠未能起，远怀方郁悰。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既往怅何及，将来喜还通。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

龊　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新雨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毬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

忽　忽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

鸣　雁

嗷嗷鸣雁鸣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去寒就暖识所依。天长地阔栖息稀，风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顾群侣违，哀鸣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阔朔云多。草长沙软无网罗，闲飞静集鸣相和，违忧怀息性匪他。凌风一举君谓何？

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从　仕

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

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辗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

驽骥赠欧阳詹

驽骀诚龌龊，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价微良易酬。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嘶鸣当大路，志气若有余。骐骥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牵驱入市门，行者不为留。借问价几何？黄金比嵩丘。借问行几何？咫尺视九州。饥食玉山禾，渴饮醴泉流。问谁能为御？旷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极遐游，王良执其辔，造父夹其皋。因言天外事，茫惚使人愁。驽骀谓骐骥，饿死余尔羞，有能必见用，有德必见收，孰云时与命，通塞皆自由？骐骥不敢言，低徊但垂头。人皆劣骐骥，共以驽骀优。喟余独兴叹，才命不同谋。寄诗同心子，为我商声讴。

归 彭 城

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蛾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食芹虽云美，献御固已痴。缄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城，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归来戎马间，惊顾似羁雌，连日或不语，终朝见相欺。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

幽　　怀

幽怀不能写，行此春江浔。适与佳节会，士女竞光阴。凝妆耀洲渚，繁吹荡人心。间关林中鸟，亦知和为音。岂无一樽酒，自酌还自吟。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视古犹视今。

海　　水

海水非不广，邓林岂无枝，风波一荡薄，鱼鸟不可依。海水饶大波，邓林多惊风，岂无鱼与鸟，巨细各不同。海有吞舟鲸，邓有垂天鹏，苟非鳞羽大，荡薄不可能。我鳞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余阴，一泉有余泽。我将辞海水，濯鳞清泠池；我将辞邓林，刷羽蒙笼枝。海水非爱广，邓林非爱枝，风波亦常事，鳞羽自不宜。我鳞日已大，我羽日已

修，风波无所苦，还作鲸鹏游。

送僧澄观

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沈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愈昔从军大梁下，往来满屋贤豪者，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后从徐州辟书至，纷纷过客何由记？又言澄观乃诗人，一座竞吟诗句新。向风长叹不可见，我欲收敛加冠巾，洛阳穷秋厌穷独，丁丁啄门疑啄木，有僧来访呼使前，伏犀插脑交颊权。惜哉已老无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临淮太守初到郡，远遣州民送音问。好奇赏俊直难逢，去去为致思从容。

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我有孤侄在海陬，三年不见兮，使我生忧。日复日，夜复夜，三年不见汝，使我鬓发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东注。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缗鱼于泉；我徂京师，不远其还。

诗集卷二

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

君门不可入，势利互相推。借问读书客，胡为在京师？举头未能对，闭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颍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

赠 侯 喜

吾党侯生字叔𪧐，呼我持竿钓温水。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皐。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是时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𪧐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

山　　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𫓧。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送陆歙州诗 并序

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员外郎陆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贤，都邑游从之良，赍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宰臣之所荐闻，天子之所选用，其不轻而重也较然矣。如是而赍咨涕洟，以为不当去者，陆君之道行乎朝廷，则天下望其赐。刺一州，则专而不能。或谓先一州而后天下，岂吾君与吾相之心哉？于是昌黎韩愈道愿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诗曰：

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陆君之去兮，谁与翱翔？□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

胡不为留？我作此诗，歌于逵道。无疾其驱，天子有诏。

夜　　歌

静夜有清光，闲堂仍独息。念身幸无恨，志气方自得。乐哉何所忧？所忧非我力。

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

人皆期七十，才半岂蹉跎。并出知己泪，自然白发多。晨兴为谁恸？还坐久滂沱。新坟与宿草，已矣两如何！

苦　　寒

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太昊弛维纲，畏避但守谦。遂令黄泉下，萌牙夭勾尖。草木不复抽，百味失苦甜。凶飙搅宇宙，铓刃甚割砭。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频窥觇。炎帝持祝融，呵嘘不相炎。而我当此时，恩光何由沾？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潜。荧惑丧躔次，六龙冰脱髯。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啾啾窗间雀，不知己微纤，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燅。鸾皇苟不存，尔固不在占。其余蠢动俦，俱死谁恩嫌。伊我称最灵，不能女覆苫，悲哀激愤叹，五藏难安恬。中宵倚墙立，淫泪何渐渐？天乎哀无辜！惠我下顾瞻。褰旒去耳纩，调和进梅盐，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憸。生风吹死气，豁达如褰帘。悬乳零落堕，晨光入前簷。雪霜顿销释，土脉膏且黏。岂徒兰蕙荣，施及艾与蒹。日萼行铄铄，风条坐襜襜。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厌。

咏雪赠张籍

只见纵横落，宁知远近来。飘飖还自弄，历乱竟谁催？座暖销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盖底，垤处遂成堆。慢有先居后，轻多去却回。度前铺瓦陇，奔发积墙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层台。砧练终宜捣，阶纨未暇裁。城寒装睥睨，树冻裹莓苔。片片匀如翦，纷纷碎若挼。定非珰鹄鹭，真是屑琼瑰。纬缅观朝萼，冥茫瞩晚埃。当窗恒凛凛，出户即皑皑。润野荣芝菌，倾都委货财。娥嬉华荡漾，胥怒浪崔嵬。碛迴疑浮地，云平想辗雷。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万屋漫汗合，千株照耀开。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误鸡宵呃喔，惊雀暗徘徊。浩浩过三暮，悠悠匝九垓。鲸鲵陆死骨，玉石火炎灰。厚虑填溟壑，高愁睠斗魁。日轮埋欲侧，坤轴压将颓。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豗。水官夸杰黠，木气怯胚胎。著地无由卷，连天不易推。龙鱼冷蛰苦，虎豹饿号哀。巧借奢豪便，专绳困约灾。威贪陵布被，光肯离金罍。赏玩损他事，歌谣放我才。狂教诗硉矹，兴与酒陪

鳃。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助留风作党，劝坐火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莫烦相属和，传示及提孩。

落　　齿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傥常岁落一，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持用诧妻子。

古　　意

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痊。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安得长梯上摘实，下种七泽根株连。

题炭谷湫祠堂

万生都阳明，幽暗鬼所寰。嗟龙独何智，出入人鬼间。不知谁为助？若执造化关。厌处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攒指，石盂仰环环。巨灵高其捧，保此一掬悭。森沈固含蓄，本以储阴奸。鱼鳖蒙拥护，群嬉傲天顽。翾翾栖托禽，飞飞一何闲，祠堂像侔真，擢玉纡烟鬟。群怪俨伺候，恩威在其颜。我来日正中，悚惕思先还。寄立尺寸地，敢言来途艰。吁无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令乘水旱，鼓舞寡与鳏。林丛镇冥冥，穷年无由删。妍英杂艳实，星琐黄朱班。石级皆险滑，颠跻莫牵攀。尨区雏众碎，付与宿已颁。弃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

利　　剑

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

湘　　中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 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

答张十一功曹

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

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

同 冠 峡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遶。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次同冠峡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落英千尺堕，游丝百丈飘。泄乳交岩脉，悬流揭浪摽。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

贞 女 峡

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

县斋读书

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青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谪谴甘自守，滞留愧难任。投章类缟带，伫答逾兼金。

送 惠 师

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十五爱山水，超然谢朋亲。脱冠翦头发，飞步遗踪尘。发迹入四明，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众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顶，举头看星辰，光芒相照烛，南北争罗陈。兹地绝翔走，自然严且神。微风吹木石，澎湃闻韶钧。夜半起下视，溟波衔日轮。鱼龙惊踊跃，叫啸成悲辛。怪气或紫赤，敲磨共轮囷。金晖既腾翥，六合俄清新。常闻禹穴奇，东去窥瓯闽。越俗不好古，流传失其真。幽踪邈难得，圣路嗟长堙。回临浙江涛，屹起高峨岷。壮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弃去非吾伦。凌江诣庐岳，浩荡极游巡。崔崒没云表，陂陀浸湖沦。是时雨初霁，悬瀑垂天绅。前年往罗浮，步戛南海漘。大哉阳德盛，荣茂恒留春。鹏□堕长翮，鲸戏侧修鳞。自来连州寺，曾未造城䦨，日携青云客，探胜穷崖滨。太守邀不去，群官请徒频。囊无一金资，翻谓富者贫。昨日忽不见，我令访其邻，奔波自追及，把手问所因。顾我却兴叹：君宁异于民？离合自古然，辞别安足珍？吾闻九疑好，夙志今欲伸。斑竹啼舜妇，清湘沈楚臣。衡山与洞庭，此固道所循。寻嵩方抵洛，历华遂之秦。浮游靡定处，偶往即通津。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

送 灵 师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灵师皇甫姓，胤胄本蝉联。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中间不得意，失迹成延迁。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罪。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弦。寻胜不惮险，黔江屡洄沿。瞿塘五六月，惊电让归船，怒水忽中裂，千寻堕幽泉。环回势益急，仰见团团天。投身岂得计，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魂骨俱坑填；灵师不挂怀，冒涉道转延。开忠二州牧，赋诗时多传。失职不把笔，珠玑为君编。强留费日月，密席罗婵娟。昨者至林邑，使君数开筵。逐客三四公，盈怀赠兰荃。湖游泛漭沆，溪宴驻潺湲。别语不许出，行裾动遭牵。邻州竞招请，书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岭，乘寒恣窥缘。落落王员外，争迎获其先。自从入宾馆，占晭久能专。吾徒颇携被，接宿穷欢妍。听说两京事，分明皆眼前。纵横杂谣俗，琐屑咸罗穿。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之道，且欲冠其颠。韶阳李太守，高步陵云烟，得客辄忘食，开囊乞缯钱。手持南曹叙，字重青瑶镌，古气参《彖系》，高标摧《太玄》。维舟事干谒，披读头风痊。还如旧相识，倾壶畅幽悁。以此复留滞，归骖几时鞭？

李员外寄纸笔

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兔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

叉　　鱼

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大炬然如昼，长船缚似桥。深窥沙可数，静搒水无摇。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迷火逃翻近，惊人去暂遥。竞多心转细，得隽语时嚣。潭罄知存寡，舷平觉获饶。交头疑凑饵，骈首类同条。濡沫情虽密，登门志已辽。盈车欺故事，饲犬验今朝。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盖江烟羃羃，回棹影寥寥。獭去愁无食，龙移惧见烧。如棠名既误，钓渭日徒消。文客惊先赋，篙工喜尽谣。脍成思我友，观乐忆吾僚。自可捐忧累，何须强问鸮。

闻梨花发赠刘师命

桃蹊惆怅不能过，红艳纷纷落地多。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

梨花下赠刘师命

洛阳城下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熳开正月。

刘　　生

生名师命其姓刘，自少轩轾非常俦。弃家如遗来远游，东走梁宋暨扬州。遂凌大江极东陬，洪涛舂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横岭入炎洲。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皽□磺猩猩愁，毒气烁体黄膏流；问胡不归良有由，美酒倾水炙肥牛，妖歌慢舞烂不收；倒心回肠为青眸，千金邀顾不可酬，乃独遇之尽绸缪。瞥然一饷成十秋，昔须未生今白头。五管遍历无贤侯，回望万里还家羞。阳山穷邑惟猿猴，手持钓竿远相投。我为罗列陈前修，芟蒿斩蓬利锄耰。天星回环数才周，文学穰穰囷仓稠，车轻御良马力优，咄哉识路行勿休，往取将相酬恩仇。

县斋有怀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濯缨起江湖，缀珮杂兰麝。悠悠指长道，去去策高驾。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初随计吏贡，屡入泽宫射。虽免十上劳，何能一战霸。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军书既频召，戎马乃连跨。大梁从相公，彭城赴仆射。弓箭围狐兔，丝竹罗酒炙。两府变荒凉，三年就休假，求官去东洛，犯雪过西华。尘埃紫陌春，风雨灵台夜。名声荷朋友，援引乏姻娅。虽陪彤庭臣，讵纵青冥靶。寒空耸危阙，晓色曜修架。捐躯辰在丁，铩翮时方蜡。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祇缘恩未报，岂谓生足藉。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涤瑕垢，长去事桑柘。斸嵩开云扃，压颍抗风榭，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吓。官租日输纳，村酒时邀迓。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姹。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

君子法天运

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

昼　　月

玉碗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株女闭户，阴为阳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戏嘲盗视汝目瞽。

醉　　后

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初喧或忿争，中静杂嘲戏，淋漓身上衣，颠倒笔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贱且勤置。

杂　诗 四首

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

鹊鸣声楂楂，乌噪声擭擭，争斗庭宇间，持身博弹射。黄鹄能忍饥，两翅久不擘，苍苍云海路，岁晚将无获。

截橑为欂栌，斫楹以为椽，束蒿以代之，小大不相权。虽无风雨灾，得不覆且颠？解辔弃骐骥，蹇驴鞭使前，昆仑高万里，岁尽道苦邅，停车卧轮下，绝意于神仙。

雀鸣朝营食，鸠鸣暮觅群。独有知时鹤，虽鸣不缘身。喑蝉终不鸣，有抱不列陈。蛙黾鸣无谓，阁阁祇乱人。

宿龙宫滩

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只是说家乡？

郴州祈雨

乞雨女郎魂，炰羞洁且繁。庙开鼯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气期销荡，阴官想骏奔。行看五马入，萧飒已随轩。

射训狐

有鸟夜飞名训狐，矜凶挟狡夸自呼。乘时阴黑止我屋，声势慷慨非常粗。安然大唤谁畏忌，造作百怪非无须。聚鬼征妖自朋扇，摆掉栱桷颓墍涂。慈母抱儿怕入席，那暇更护鸡窠雏。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恶物常勤劬。纵之岂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谁谓停奸计尤剧，意欲唐突羲和乌，侵更历漏气弥厉，何由侥倖休须臾，咨余往射岂得已，候女两眼张睢盱，枭惊堕梁蛇走窦，一矢斩颈群雏枯。

东方半明

东方半明大星没，独有太白配残月。嗟尔残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须臾期。残月晖晖，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

诗集卷三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谴 疟 鬼

屑屑水帝魂，谢谢无余辉。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乘秋作寒热，翁妪所骂讥。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咨汝之胄出，门户何巍巍？祖轩而父顼，未沫于前徽。不修其操行，贱薄似汝稀。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清波为裳衣，白石为门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随《九歌》，饮芳而食菲。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

湘中酬张十一功曹

休垂绝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

郴口又赠 二首

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于飞。回头笑向张公子，终日思归此日归。

雪飐霜翻看不分，雷惊电激语难闻。沿涯宛转到深处，何限青天无片云。

题木居士 二首

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为神讵比沟中断，遇赏还同爨下余。朽蠹不胜刀锯力，匠人虽巧欲何如？

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维昔经营初，邦君实王佐。翦林迁神祠，买地费家货。梁栋宏可爱，结构丽匪过。伊人去轩腾，兹宇遂颓挫。老郎来何暮？高唱久乃和。树兰盈九畹，栽竹逾万个。长绠汲沧浪，幽蹊下坎坷。波涛夜俯听，云树朝对卧。初如遗宦情，终乃最郡课。人生诚无几，事往悲岂那。萧条绵岁时，契阔继庸懦。胜事谁复论，丑声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闵穷饿。君侯至之初，闾里自相贺。淹滞乐闲旷，勤苦劝慵惰。为余扫尘阶，命乐醉众坐。穷秋感平分，新月怜半破。愿书岩上石，勿使泥尘涴。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逕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馀难同。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曈昽。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岣 嵝 山

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虎螭。事严迹祕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别盈上人

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牵俗来何时？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怳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嘤。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

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俯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皐。春风洞庭浪，出没惊孤舟。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疮疣。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猨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白日屋簷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锄耰。此府雄且大，腾凌尽戈矛。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俦，何况亲犴狱，敲搒发奸偷。悬知失事势，恐自罹罝罘。湘水清且急，凉风日修修。胡为首归路，旅泊尚夷犹？昨者京使至，嗣皇传冕旒，赫然下明诏，首罪诛共瘰。复闻颠夭辈，峨冠进鸿畴。班行再肃穆，璜珮鸣琅璆。伫继贞观烈，边封脱兜鍪。三贤推侍从，卓荦倾枚邹。高议参造化，清文焕皇猷。协心辅齐圣，致理如毛瘫，《小雅》咏鸣鹿，食苹贵呦呦。遗风邈不嗣，岂忆尝同裯。失志早衰换。前期拟蜉蝣。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因疾鼻又塞，渐能等薰莸。深思罢官去，毕命依松楸。空怀焉能果？但见岁已遒。殷汤闵禽兽，解网祝蛛蝥。雷焕掘宝剑，冤氛销斗牛。兹道诚可尚，谁能借前筹？殷勤谢吾友，明月非暗投。

潭州泊船呈诸公

夜寒眠半觉，鼓笛闹嘈嘈。暗浪舂楼堞，惊风破竹篙。主人看使范，客子读《离骚》。闻道松醪贱，何须赒错刀。

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

长沙千里平，胜地犹在险。况当江阔处，斗起势匪渐。深林高玲珑，青山上琬琰。路穷台殿辟，佛事焕且俨。剖竹走泉源，开廊架崖广。是时秋之残，暑气尚未□。群行忘后先，朋息弃拘检。客堂喜空凉，华榻有清簟。涧蔬煮蒿芹，水果剥菱芡。伊余夙所慕，陪赏亦云忝。幸逢车马归，独宿门不掩。山楼黑无月，渔火灿星点。夜风一何喧，杉桧屡磨㸌。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静思屈原沈，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妬忌，绛灌共谗谄。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翻飞乏羽翼，指摘困瑕玷。珥貂藩维重，政化类分陕。礼贤道何优，奉己事苦俭，大厦栋方隆，巨川楫行剡，经营诚少暇，游宴固已歉。旅程愧淹留，徂岁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频染，展转岭猿鸣，曙灯青睒睒。

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

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子维双舟。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犬鸡断四听，粮绝谁与谋？相去不容步，险如碍山丘。清谈可以饱，梦想接无由。男女喧左右，饥啼但啾啾。非怀北归兴，何用胜羁愁？云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暂开霁，过是吾无求。

岳阳楼别窦司直

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日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宏，轰辊万两，犹疑帝轩辕，张乐就空旷。蛟螭露笥簴，缟练吹组帐，鬼神非人世，节奏颇跌踼，阳施见夸丽，阴闭感凄怆。朝过宜春口，极北缺隄障。夜缆巴陵洲，丛芮才可傍。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下上。余澜怒不已，喧聒鸣甕盎。明登岳阳楼，辉焕朝日亮。飞廉戢其威，清晏息纤纩。泓澄湛凝绿，物影巧相况。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时当冬之孟，隙窍缩寒涨。前临指近岸，侧坐眇难望。涤濯神魂醒，幽怀舒以畅。主人孩童旧。握手乍忻怅。怜我窜逐归，相见得无恙，开筵交履舄，烂漫倒家酿，盃行无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盘进橙栗，投掷倾脯酱。欢穷悲心生，婉娈不能忘。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庭，逼侧厕诸将，于嗟苦驽缓，但惧失宜当。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沈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剋己自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细君知蚕织，稚子已能饷，行当挂其冠，生死君一访。

晚泊江口

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

龙　　移

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随。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

永 贞 行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嗣皇卓荦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图受禅登明堂，共流幽州鲧死羽。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尝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徵，嗟尔既往宜为惩。

木 芙 蓉

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艳色宁相妒，嘉名偶自同。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愿得勤来看，无令便逐风。

喜雪献裴尚书

宿云寒不卷，春雪堕如簁。骋巧先投隙，潜光半入池。喜深将策试，惊密仰詹窥。自下何曾汙，增高未觉危。比心明可烛，拂面爱还吹。妒舞时飘袖，欺梅并压枝。地空迷界限，砌满接高卑。浩荡乾坤合，霏微物象移。为祥矜大熟，布泽荷平施。已分年华晚，犹怜曙色随。气严当酒换，洒急听窗知。照曜临初日，玲珑滴晚澌。聚庭看岳耸，扫路见云披。阵势鱼丽远，书文鸟篆奇。纵欢罗艳黠，列贺拥熊螭。履弊行偏冷，门扃卧更羸。悲嘶闻病马，浪走信娇儿。灶静愁烟绝，丝繁念鬓衰。拟盐吟旧句，授简慕前规。捧赠同燕石，多惭失所宜。

诗集卷四

春　　雪

看雪乘清旦，无人坐独谣。拂花轻尚起，落地暖初销。已讶陵歌扇，还来伴舞腰。洒篁留半节，著柳送长条。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遍阶怜可掬，满树戏成摇。江浪迎涛日，风毛纵猎朝。弄闲时细转，争急忽惊飘。城险疑悬布，砧寒未捧绡。莫愁阴景促，夜色自相饶。

春　　雪

片片驱鸿急，纷纷逐吹斜。到江还作水，著树渐成花。越喜飞排瘴，胡愁厚盖砂。兼云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见迷巢鸟，朝逢失辙车。呈丰尽相贺，宁止力耕家。

春雪间早梅

梅将雪共春，彩艳不相因。逐吹能争密，排枝巧妒新。谁令香满座，独使净无尘。芳意饶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珑开已遍，点缀坐来频。那是俱疑似，须知两逼真。荧煌初乱眼，浩荡忽迷神。未许琼华比，从将玉树亲。先期迎献岁，更伴占兹辰。愿得长辉映，轻微敢自珍。

早春雪中闻莺

朝莺雪里新，雪树眼前春。带涩先迎气，侵寒已报人。共矜初听早，谁贵后闻频。暂啭那成曲，孤鸣岂及辰。风霜徒自保，桃李讵相亲。寄谢幽栖友，辛勤不为身。

和归工部送僧约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学因循到白头。汝既出家还扰扰，何人更得死前休？

杏　　花

居邻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宁避雨与风。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山榴踯躅少意思，照耀黄紫徒为丛。鹧鸪钩辀猿叫歇，杳杳深谷攒青枫。岂如此

树一来玩，若在京国情何穷？今旦胡为忽惆怅？万片飘泊随西东。明年更发应更好，道人莫忘邻家翁。

李花赠张十一署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迷魂乱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念昔少年著游燕，对花岂省曾辞杯。自从流落忧感集，欲去未到先思回，只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力携一樽独就醉，不忍虚掷委黄埃。

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篇因此投赠

李花初发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转盛。走马城西惆怅归，不忍千株雪相映。迩来又见桃与梨，交开红白如争竞。可怜物色阻携手，空展霜缣吟九咏。纷纷落尽泥与尘，不共新妆比端正。桐华最晚今已繁，君不强起时难更。关山远别固其理，寸步难见始知命。忆昔与君同贬官，夜渡洞庭看斗柄。岂料生还得一处，引袖拭泪悲且庆。各言生死两追随，直置心亲无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路指鬼门幽且敻。三公尽是知音人，曷不荐贤陛下圣？囊空甑倒谁救之，我今一食日还并。自然忧气损天和，安得康强保天性。断鹤两翅鸣何哀，絷骥四足气空横。今朝寒食行野外，绿杨匝岸蒲生迸。宋玉庭边不见人，轻浪参差鱼动镜。自嗟孤贱足瑕疵，特见放纵荷宽政。饮酒宁嫌盏底深，题诗尚倚笔锋劲。明宵故欲相就醉，有月莫愁当火令。

感　　春 四首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遍处处。东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万山阻。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

皇天平分成四时，春气漫诞最可悲。杂花妆林草盖地，白日座上倾天维。蜂喧鸟咽留不得，红萼万片从风吹。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为此径须沽酒饮，自外天地弃不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餔啜糟与醨，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幸逢尧舜明四日。条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

朝骑一马出，暝就一床卧。诗书渐欲抛，节行久已惰。冠欹感发秃，语误悲齿堕。孤负平生心，已矣知何奈！

我恨不如江头人，长网横江遮紫鳞，独宿荒陂射凫雁。卖纳租赋官不嗔，归来欢笑对妻子，衣食自给宁羞贫。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百年未

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

忆昨行和张十一

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上公礼罢元侯回。车载牲牢瓮舁酒，并召宾客延邹枚。腰金首翠光照耀，丝竹迥发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丽，玉斝屡举倾金罍。张君名声座所属，起舞先醉长松摧。宿酲未解旧痁作，深室静卧闻风雷。自期殒命在春序，屈指数日怜婴孩。危辞苦语感我耳，泪落不掩何漼漼。念昔从君渡湘水，大帆夜划穷高桅。阳山鸟路出临武，驿马拒地驱频隤。践蛇茹蛊不择死，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无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见乡国，知有归日眉方开。今君纵署天涯吏，投檄北去何难哉？无妄之忧勿药喜，一善自足禳千灾，头轻目朗肌骨健，古剑新斸磨尘埃，殃销祸散百福并，从此直至耇与鲐。嵩山东头伊洛岸，胜事不假须穿栽。君当先行我待满，沮溺可继穷年推。

题张十一旅舍 三咏

榴　　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

井

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

蒲　　萄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

赠郑兵曹

罇酒相逢十载前，君为壮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载后，我为壮夫君白首。我材与世不相当，戢鳞委翅无复望。当今贤俊皆周行，君何为乎亦遑遑？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

郑群赠簟

蕲州簟竹天下知，郑君所宝尤瑰奇。携来当昼不得卧，一府传看黄琉璃。体坚色净又藏节，尽眼凝滑无瑕疵。法曹贫贱众所易，腰腹空大何能为？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语口，慢肤多汗真相宜。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资。谁谓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风漪。呼奴扫地铺未了，光彩照耀惊童儿。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

疑有青飙吹。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报，赠子相好无时衰。

醉赠张秘书

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薰。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方今向泰平。元凯承华勋，吾徒幸无事，庶以穷朝曛。

答张彻

辱赠不知报，我歌尔其聆。首叙始识面，次言后分形，道途绵万里，日月垂十龄。浚郊避兵乱，睢岸连门停。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渍墨窜旧史，磨丹注前经，义苑手秘宝，文堂耳惊霆。暄晨蹑露舄，暑夕眠风棂。结友子让抗，请师我惭丁。初味犹啖蔗，遂通斯建瓴。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无宁。石梁平侹侹，沙水光泠泠。乘枯摘野艳，沈细抽潜腥。游寺去陟巘，寻幽返穿汀。缘云竹竦竦，失路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芜眇开溟。防泄堑夜塞，惧冲城昼扃。及去事戎辔，相逢宴军伶。觥秋纵兀兀，猎旦驰□□。从赋始分手，朝京忽同舲，急时促暗棹，恋月留虚亭。毕事驱传马，安居守窗萤，梅花灞水别，宫烛骊山醒。省选逮投足，乡宾尚摧翎，尘祛又一掺，泪眥还双荧。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藓㳠拳跼，梯飙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峨豸忝备列，伏蒲愧分泾。微诚慕横草，琐力摧撞莛。叠雪走商岭，飞波航洞庭。下险疑堕井，守官类拘囹。荒餐茹獠蛊，幽梦感湘灵。刺史肃蓍蔡，吏人沸蝗螟。点缀簿上字，趋跄阁前铃。赖其饱山水，得以娱瞻听，紫树雕斐亹，碧流滴珑玲，映波铺远锦，插地列长屏，愁狖酸骨死，怪花醆魂馨，潜苞绛实坼，幽乳翠毛零。赦行五百里，月变三十蓂，渐阶群振鹭，入学诲螟蛉，苹甘谢鸣鹿，罍满惭罄缾。冏冏抱瑚琏，飞飞联鹡鸰，鱼鬣欲脱背，虬光先照硎，岂独出丑类，方当动朝廷。勤来得晤语，勿惮宿寒厅。

会合联句

离别言无期，会合意弥重。籍。病添儿女恋，老丧丈夫勇。愈。剑心知未死，诗思犹孤耸。郊。愁去剧箭飞，欢来若泉涌。彻。析言多新贯，摅抱无昔壅。籍。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愈。吟巴山荦嶨，说楚波堆垄。郊。马辞虎豹怒，舟出蛟鼍恐。彻。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愈。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籍。剥苔吊斑林，角饭饵沈冢。愈。忽尔衔远命，归欤舞新宠。郊。鬼窟脱幽妖，天居觌清栱。愈。京游步方振，谪梦意犹恟。籍。诗书夸旧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写清越，瘉病失□肿。郊。夏阴偶高庇，宵魄接虚拥。愈。雪弦

寂寂听，茗碗纤纤捧。郊。驰辉烛浮萤，幽响泄潜蛬。愈。诗老独何心？江疾有余尰。郊。我家本瀍谷，有地介皋巩。休迹忆沈冥，峨冠惭□□。愈。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籍。朝绅郁青绿，马饰曜珪珙。国雠未销铄，我志荡邛陇。郊。君才诚倜傥，时论方汹溶。格言多彪蔚，悬解无梏拲。张生得渊源，寒色拔山冢，坚如撞群金，眇若抽独蛹。愈。伊余何所拟？跛鳖讵能踊。块然堕岳石，飘尔□巢氄。郊。龙旆垂天卫，云韶凝禁甬，君胡眠安然？朝鼓声汹汹。愈。

纳凉联句

递啸取遥风，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气尚低，火老候愈浊。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云擢。郊。闪红惊蚴虬，凝赤耸山岳。愈。目林恐焚烧，耳井忆瀺灂。仰惧失交泰，非时结冰雹。化邓渴且多，奔河诚已悫。暍道者谁子？叩商者何乐？洗矣得滂沱，感然鸣□□。嘉愿苟未从，前心空缅邈。清砌千回坐，冷环再三握。烦怀却星星，高意还卓卓。郊。龙沈剧煮鳞，牛喘甚焚角。蝉烦鸣转喝，乌噪饥不啄。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单絺厌已褫，长□倦还捉。幸兹得佳朋，于此荫华桷。青荧文篁施，淡澉甘瓜濯。大壁旷凝净，古画奇□荦。凄如狃寒门，皓若攒玉璞。扫宽延鲜飙，汲冷渍香穱。箧实摘林珍，盘肴馈禽□。空堂喜淹留，贫馔羞龌龊。愈。殷勤相劝勉，左右加砻斫。贾勇发霜硎，争前曜冰槊。微然草根响，先被诗情觉。感衰悲旧改，工异逞新貌。谁言摈朋老？犹自将心学。危檐不敢凭，朽机惧倾扑。青云路难近，黄鹤足仍铌。未能饮渊泉，立滞叫芳药。郊。与子昔睽离，嗟余苦屯剥。直道败邪径，拙谋伤巧诼。炎湖度氛氲，热石行荦硞。痟饥夏尤甚，疟渴秋更数。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今来沐新恩，庶见返鸿朴。儒庠恣游息，圣籍饱商榷。危行无低回，正言免咿喔。车马获同驱，酒醪欣共欶。惟忧弃菅蒯，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为追琢。愈。

同宿联句

自从别君来，远出遭巧谮。愈。斑斑落春泪，浩浩浮秋浸。郊。毛奇睹象犀，羽怪见鹏鸩。愈。朝行多危栈，夜卧饶惊枕。郊。生荣今分踰，死弃昔情任。愈。鹓行参绮陌，鸡唱闻清禁。郊。山晴指高标，槐密骛长荫。愈。直辞一以荐，巧舌千皆舒。郊。匡鼎惟说《诗》，桓谭不读谶。愈。逸韵何嘈嗷？高名俟沽赁。郊。纷葩欢屡填，旷朗忧早渗。愈。为君开酒肠，颠倒舞相饮。郊。曦光霁曙物，景曜铄宵祲愈。儒门虽大启，奸首不敢闯。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清琴试一挥，白鹤叫相喑。欲知心同乐，双茧抽作纴。郊。

南 山 诗

吾闻京城南，兹维群山囿。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山经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粗叙所经觏。尝昇崇丘望，戢戢见相凑。晴明出棱角。缕脉碎分绣。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无风自飘簸，融液煦柔茂。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孤撑有巉绝，海浴褰鹏噣。春阳潜沮洳，濯濯吐深秀。

岩峦虽嵂崒，软弱类含酎。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神灵日歆歔，云气争结构。秋霜喜刻铄，磔卓立癯瘦。参差相叠重，刚耿陵宇宙。冬行虽幽墨，冰雪工琢镂。新曦照危峨，亿丈恒高袤。明昏无停态，顷刻异状候。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间篷。藩都配德运，分宅占丁戊。逍遥越坤位，诋讦陷乾窦。空虚寒兢兢，风气较搜漱。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昆明大池北，去觌偶晴昼。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惊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前寻径杜墅，岔蔽毕原陋，崎岖上轩昂，始得观览富。行行将遂穷，岭陆烦互走。勃然思坼裂，拥掩难恕宥。巨灵与夸蛾，远贾期必售。还疑造物意，固护蓄精祐。力虽能排斡，雷电怯呵诟。攀缘脱手足，蹭蹬抵积甃。茫如试矫首，堛塞生怐□。威容丧萧爽，近新迷远旧。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因缘窥其湫，凝湛□阴兽。鱼虾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鷇。旋归道回睨，达枺壮复奏。吁嗟信奇怪，峙质能化贸。前年遭谴盍，探历得邂逅。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矇瞀。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復。苍黄忘遐睎，所瞩才左右。杉篁咤蒲苏，杲耀攒介胄。专心忆平道，脱险逾避臭。昨来逢清霁，宿愿忻始副。峥嵘跻冢顶，倏闪杂鼯鼬。前低划开阔，烂漫堆众皱。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炷炙；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或如贲育伦，赌胜勇前购，先强势已出，后钝嗔訁豆訁需；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又如游九原，坟墓包椁柩；或纍若盆□；或揭若登豆；或覆若曝鳖；或颓若寝兽；或蜿若藏龙；或翼若搏鹫；或齐若友朋，或随若先后；或迸若流落，或顾若宿留；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或俨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战阵；或围若蒐狩；或靡然东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若气饙馏；或行而不辍；或遗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秃鬝；或熏若柴槱；或如龟坼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盎盎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胐胐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大哉立天地，经纪肖营腠。厥初孰开张？　俛谁劝侑？创兹朴而巧，戮力忍劳疚。得非施斧斤？无乃假诅呪？鸿荒竟无传，功大莫酬僦。尝闻于祠官。芬苾降歆齅。斐然作歌诗，惟用赞报酭。

诗集卷五

丰 陵 行

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群官杂沓驰后先，宫官穰穰来不已。是时新秋七月初，金神按节炎气除，清风飘飘轻雨洒，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嵽嵲遂走玄宫间，哭声訇天百鸟噪，幽坎昼闭空灵舆。皇帝孝心深且远，资送礼备无赢余，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臣闻神道尚清净，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联句

秋潦淹辙迹，高居限参拜。愈。耿耿蓄良思，遥遥仰嘉话。郊。一晨长隔岁，百步远殊界。愈。商听饶清耸，闷怀空抑噫。郊。美君知道腴，逸步谢天械。愈。吟馨铄纷杂，抱照莹疑怪。郊。撞宏声不掉，输邈澜逾杀。愈。檐泻碎江喧，街流浅溪迈。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祛烦类决痈，惬兴剧爬疥。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今君轺方驰，伊我羽已铩。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诫。愈。迨兹更凝情，暂阻若婴瘵。欲知相从尽，灵珀拾纤芥；欲知相益多，神药销宿惫。德符仙山岸，永立难欹坏；气涵秋天河，有朗无惊湃。郊。祥凤遗蒿鷃，云韶掩夷靺。争名求鹄徒，腾口甚蝉喝。未来声已赫，始鼓敌前败。斗场再鸣先，遐路一飞届。东野继奇躅，修纶悬众犗。穿空细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小生何足道，积慎如触虿。愔愔抱所诺，翼翼自申戒。圣书空勘读，盗食敢求嘬。惟当骑瓩段，岂望觌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萧薤。何以验高明？柔中有刚夬。郊。

秋雨联句

万木声号呼，百川气交会。郊。庭翻树离合，牖变景明霭。愈。磴泻殊未终，飞浮亦云泰。郊。牵怀到空山，属听迩惊濑。愈。檐垂白练直，渠涨清湘大。郊。甘津泽祥禾，伏润肥荒艾。愈。主人吟有欢，客子歌无奈。郊。侵阳日沈玄，剥节风搜兑。愈。块圠游峡喧，飕瘾卧江汰。郊。微飘来枕前，高洒自天外。愈。萤穴何迫迮？蝉枝埽鸣哕。郊。援菊茂新芳，径兰销晚馤。愈。地镜时昏晓，池星竞漂沛。郊。欢呶寻一声，灌注咽群籁。愈。儒宫烟火湿，市舍煎熬忲。郊。卧冷空避门，衣寒屡循带。愈。水怒已倒流，阴繁恐凝害。郊。忧鱼思舟檝，感禹勤畎浍。愈。怀襄信可畏，疏决须有赖。郊。筮命或冯蓍，卜晴将问蔡。愈。庭商忽惊舞，墉禜亦亲涖。郊。氛醨稍疏映，雺乱还拥荟。阴旌时摎流，帝鼓镇訇磕。枣圃落青玑，瓜畦烂文贝。贫薪不烛灶，富粟空填磢。愈。秦俗动言利，鲁儒欲何丐？深路倒羸骖，弱途拥行驮。毛羽皆遭冻，离褷不能翙。翻浪洗虚空，倾涛败藏盖。郊。吾人犹在陈，僮仆

诚自郤。因思征蜀士，未免湿戎旆，安得发商飙？廓然吹宿霭，白日悬大野，幽泥化轻壒，战场暂一干，贼肉行可脍。愈。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称最。岂惟虑收获，亦以救颠沛。郊。禽情初啸俦，础色微收霈。庶几谐我愿，遂止无已太。愈。

城南联句

竹影金琐碎，郊，泉音玉淙琤。瑠璃翦木叶，愈。翡翠开园英。流滑随仄步，郊，搜寻得深行。遥岑出寸碧，愈，远目增双明。乾穟纷拄地，郊，化虫枯挶茎。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竞骈睛。浮虚有新斸，郊，摧扤饶孤甍。囚飞黏网动，愈，盗啅接弹惊。脱实自开坼，郊，牵柔谁绕萦？礼鼠拱而立，愈，骇牛躅且鸣。蔬甲喜临社，郊，田毛乐宽征。露萤不自暖，愈，冻蝶尚思轻。宿羽有先晓，郊，食鳞时半横。菱翻紫角利，愈，荷折碧圆倾。楚腻鳣鲔乱，郊，獠羞螺蟹并。桑蠖见虚指，愈，穴貍闻斗狞。逗翳翅相筑，郊，摆幽尾交搒。蔓涎角出缩，愈，树啄头敲铿。修箭袅金饵，郊，群鲜沸池羹。岸朋坼玄兆，愈，野磚渐丰萌。窑烟羃疏岛，郊，沙篆印回平。盗肌遭蚝刺，愈，啾耳闻鸡生。奇虑恣回转，郊，遐睎纵逢迎。巅林戢远睫，愈，缥气夷空情。归迹归不得，郊，舍心舍还争。灵麻撮狗虱，愈，村稚啼禽猩。红皱晒檐瓦，郊，黄团系门衡。得隽蝇虎健，愈，相残雀豹趟，束枯樵指秃，郊，刈熟担肩赪。涩旋皮卷脔，愈，苦开腹彭亨。机舂潺湲力，郊，吹簸飘盘精。寒馔木盘簇，愈，妖毂藤索绊。荒学五六卷，郊，古藏四三茔。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闪眸侦。蹄道补复破，郊，丝窠埽还成。暮堂蝙蝠沸，愈，破灶伊威盈。追此讯前主，郊，答云皆冢卿。败壁剥寒月，愈，折篁啸遗笙。袿熏霏霏在，郊，綦迹微微呈。剑石犹竦槛，愈，磴材尚挐楹。宝唾拾未尽，郊，玉啼堕犹枪。炉绡疑□艳，愈，妆烛已销檠。绿发抽珉甃，郊，青肤耸瑶桢。白蛾飞舞地，愈，幽蠹落书棚。惟昔集嘉咏，郊，吐芳类鸣嘤。窥奇摘海异，愈，恣韵激天鲸。肠胃绕万象，郊，精神驱五兵。蜀雄李杜拔，愈，岳力雷车轰。大句斡玄造，郊，高言轧霄峥。芒端转寒燠，愈，神助溢杯觥。巨细各乘运，郊，湍涠亦腾声。凌花咀粉蕊，愈，削缕穿珠樱。绮语洗晴雪，郊，娇辞弄雏莺。酣欢杂弁珥，愈，繁价流金琼。菡萏写江调，郊，萎蕤缀蓝瑛。庖霜脍玄鲫，愈，淅玉炊香粳。朝馔已百态，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驶景，愈，冽唱凝余晶。解魄不自主，郊，痹肌坐空瞠。扳援贱蹊绝，愈，炫曜仙选更。丛巧竞采笑，郊，骈鲜互探婴。桑变忽芜蔓，愈，樟裁浪登丁。霞斗讵能极，郊，风期谁复赓？皋区扶帝壤，愈。瑰蕴郁天京。祥色被文彦，郊，良才插杉柽。隐伏饶气象，愈，兴潜示堆坑。擘华露神物，郊，拥终储地祯。讦谟壮缔始，愈，辅弼登阶清。坌秀恣填塞，郊，呀灵滀渟澄。益大联汉魏，愈，肇初迈周嬴。积照涵德镜，郊，传经俪金籝。食家行鼎鼐，愈，宠族饫弓旌。奕制尽从赐，郊，殊私得逾程。飞桥上架汉，愈，缭岸俯规瀛。潇碧远输委，郊，湖嵌费携擎。萄苜从大漠，愈，枫槠至南荆。嘉植鲜危朽，郊，膏理易滋荣。悬长巧纽翠，愈，象曲善攒珩。鱼口星浮没，郊，马毛锦斑騂。五方乱风土，愈，百种分鉏耕。葩蘖相妬出，郊，菲茸共舒晴。类招臻倜诡，愈，翼萃伏衿缨。危望跨飞动，郊，冥升蹑登闳。春游轹霾靡，愈，彩伴蜇躠媖。遗灿飘的皪，郊，淑颜洞精诚。娇应如在寤，愈，颓意若含酲。鹓毳翔衣带，郊，鹅肪截佩璜。文升相照灼，愈，武胜屠搀抢。割锦不酬价，郊，构云有高营。通波物鳞介，愈，疏畹富萧蘅。买养驯孔翠，郊，远苞树蕉栟。鸿头排刺芡，愈，鹄睔攒瑰橙。骛广杂良牧，郊，蒙休赖先盟。罢旄奉环卫，愈，守封践忠贞。战服脱明介，郊，朝冠飘彩瘠。爵勋

逮僮隶，愈，簪笏自怀绷。乳下秀嶷嶷，郊，椒蕃泣喤喤。貌鉴清溢匣，愈，眸光寒发硎。馆儒养经史，郊，缀戚觞孙甥。考钟馈肴核，愈，戛鼓侑牢牲。飞膳自北下，郊，函珍极东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线茹芳菁。海岳错口腹，郊，燕赵锡媌罂。一笑释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货至貊戎市，郊，呼传鹦鹆令。顺居无鬼瞰，愈，抑横免官评。杀候肆陵翦，郊，笼原匝罝畜。羽空颠雉鹦，愈，血路迸狐麖。折足去踸踔，郊，蹩鬐怒□鬟。跃犬疾翥鸟，愈，呀鹰甚饥盬。算蹄记功赏，郊，裂胁擒楚螯。猛毙牛马乐，愈，妖残枭鸹惸。窟穷尚嗔视，郊，箭出方惊抨。连箱载已实，愈，碨辙弃仍赢。喘觑锋刃点，郊，困冲株昧盲。扫净豁旷旷，愈，骋遥略苹苹。馋扠饱活脔，郊，恶嚼肝腥鲭。岁律及，郊至，愈，古音命韶韺。旗旆流日月，郊，帐庐扶栋甍。磊落奠鸿璧，愈，参差席香薆。玄祇祉兆姓，郊，黑秬馕丰盛。庆流蠲瘥疠，愈，威畅捐辖辄。灵燔望高冏，郊，龙驾闻敲畔。是惟礼之盛，愈，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刖剠。宅土尽华族，愈，运田间强甿。荫庾森岭桧，郊，啄场翙祥鹏。畦肥翦韭薤，愈，陶固收盆罂。利养积余健，郊，孝思事严祊。掘云破嵂嵲，愈，采月漉坳泓。寺砌上明镜，郊，僧盂敲晓钲。泥像对骋怪，愈，铁钟孤舂锽。瘿颈闹鸠鸽，郊，蜿垣乱蛱蝾。葚黑老蠶蠋，愈，麦黄韵鹂鹏。韶曙迟胜赏，郊，贤朋戒先庚。驰门填偪仄，愈，竞墅辗砅砰。碎缬红满杏，郊，稠凝碧浮饧。旼绳觐娥婺，愈，斗草撷玑珵。粉汗泽广额，郊，金星堕连璎。鼻偷困淑郁，愈，眼剽强盯瞷。是节饱颜色，郊。兹疆称都城。书饶罄鱼茧，愈，纪盛播琴筝。奚必事远觌，郊，无端逐羁伧。将身亲魍魅，愈，浮迹侣鸥鹒。腥味空奠屈，郊，天年徒羡彭。惊魂见蛇蚓，愈，触嗅值虾蟛。幸得履中气，郊，忝从拂天枨，归私暂休暇，愈，驱明出庠黉。鲜意竦轻畅，郊，连辉照琼莹。陶暄逐风乙，愈，跃视舞晴蜻。足胜自多诣，郊，心贪敌无勍。始知乐名教，愈，何用苦拘伫。毕景任诗趣，郊，焉能守硁硁，愈？

短灯檠歌

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黄帘绿幕朱户闭，风露气入秋堂凉。裁衣寄远泪眼暗，搔头频挑移近床。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

荐　　士

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渺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阃。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孟轲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镇浮躁。酸寒溧阳尉，五十几何耄？孜孜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谁？指注竞嘲慠。圣皇索遗逸，髦士日登造。庙堂有贤相，爱遇均覆焘。况承归与张，二公迭嗟悼。青冥

送吹嘘，强箭射鲁缟。胡为久无成？使以归期告。霜风破佳菊，嘉节迫吹帽。念将决焉去，感物增恋嫪。彼微水中荇，尚烦左右芼。鲁侯国至小，庙鼎犹纳郜。幸当择珉玉，宁有弃珪瑁？悠悠我之思，扰扰风中纛。上言愧无路，日夜惟心祷。鹤翎不天生，变化在啄菢。通波非难图，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后时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箪犒。微诗公勿诮，恺悌神所劳。

秋怀诗 十一首

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薿薿，秋风一披拂，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天明视颜色，与故不相似。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虽多涂，趋死惟一轨。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

白露下百草，萧兰共雕悴。青青四墙下，已复生满地。寒蝉暂寂寞，蟋蟀鸣自恣。运行无穷期，禀受气苦异。适时各得所，松柏不必贵。

彼时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饮，廉颇尚能饭。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陈迹竟谁寻？贱嗜非贵献。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岂谓吾无能。

离离挂空悲，戚戚抱虚警。露泫秋树高，虫吊寒夜永。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名浮犹有耻，味薄真自幸。庶几遗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尽日景。虫鸣室幽幽，月吐窗冏冏。丧怀若迷方，浮念剧含梗。尘埃慵伺候，文字浪驰骋。尚须勉其顽，王事有朝请。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无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鸡空在栖，缺月烦屡瞰。有琴具徽弦，再鼓听愈淡，古声久埋灭，无由见直滥。低心逐时趋，苦勉只能暂。有如乘风船，一纵不可缆。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岂必求赢余，所要石与甔。

卷卷落地叶，随风走前轩。鸣声若有意，颠倒相追奔。空堂黄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灯当我前。问我我不应，馈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顾谓汝童子，置书且安眠，丈人属有念，事业无穷年。

霜风侵梧桐，众叶著树乾，空阶一片下，琤若摧琅玕。谓是夜气灭，望舒霣其团。青冥无依倚，飞辙危难安。惊起出户视，倚楹久汍澜。忧愁费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复不计

远，为君驻尘鞍。

暮暗来客去，群嚣各收声。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忽进虑，外忧遂侵诚。强怀张不满，弱念缺已盈。诘屈避语穽，冥茫触心兵。败虞千金弃，得比寸草荣。知耻足为勇，晏然谁汝令？

鲜鲜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扬扬弄芳蝶，尔生还不早。运穷两值遇，婉娈死相保。西风蛰龙蛇，众木日凋槁。由来命分尔，泯灭岂足道。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晖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二三道士席其间，灵液屡进颇黎碗。忽惊颜色变韶稚，却信灵仙非怪诞。桃源迷路竟茫茫，枣下悲歌徒纂纂。前年岭隅乡思发，踯躅成山开不算。去岁羁帆湘水明，霜枫千里随归伴。猿呼鼯啸鹧鸪啼，恻耳酸肠难濯浣。思君携手安能得？今者相从敢辞懒。由来钝騃寡参寻，况是儒官饱闲散。惟君与我同怀抱，锄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时清谏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须知节候即风寒，幸及亭午犹妍暖。南山逼冬转清瘦，刻划圭角出崖窾。当忧复被冰雪埋，汲汲来窥诫迟缓。

赠崔立之评事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知音自古称难遇，世俗乍见那妨哂。勿嫌法官未登朝，犹胜赤尉长趋尹。时命虽乖心转壮，技能虚富家逾窘。念昔尘埃两相逢，争名龃龉持矛楯，子时专场夸觜距，余始张军严韅靷。尔来但欲保封疆，莫学庞涓怯孙膑。窜逐新归厌闻闹，齿发早衰嗟可闵。频蒙怨句刺弃遗，岂有闲官敢推引。深藏箧笥时一发，戢戢已多如束笋。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当今圣人求侍从，拔擢鲠梓收楛箘，东马严徐已奋飞，枚皋即召穷且忍。复闻王师西讨蜀，霜风冽冽摧朝菌。走章驰檄在得贤，燕雀纷拏要鹰隼。窃料二途必处一，岂比恒人长蠢蠢。劝君韬养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肾。墙根菊花好沽酒，钱帛纵空衣可准。晖晖檐日暖且鲜，摵摵井梧疏更殒。高士例须怜昉蘖，丈夫终莫生畦畛。能来取醉任喧呼，死后贤愚俱泯泯。

送区弘南归

穆昔南征军不归，虫沙猿鹤伏以飞。汹汹洞庭莽翠微，九嶷镵天荒是非。野有象犀水贝玑，分散百宝人士稀。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稀，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

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纆徽。虽有不逮驱騑騑，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子虽勤苦终何希？王都观阙双巍巍，腾蹋众骏事鞍鞿，佩服上色紫与绯，独子之节可嗟唏。母附书至妻寄衣，开书拆衣泪痕晞。虽不勑还情庶几，朝暮盘羞恻庭闱。幽房无人感伊威，人生此难余可祈。子去矣时若发机！蜃沈海底气昇霏，彩雉野伏朝扇翚。处子窈窕王所妃，苟有令德隐不腓。况今天子铺德威，蔽能者诛荐受禨。出送抚背我涕挥，行行正直慎脂韦。业成志树来颀颀，我当为子言天扉。

送文畅师北游

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自言本吴人，少小学城阙。已穷佛根源，粗识事輨轫。挛拘屈吾真，戒辖思远发。荐绅秉笔徒，声誉耀前阀。从求送行诗，屡造忍颠蹶。今成十余卷，浩汗罗斧钺。先生瘿穷巷，未得穷剞劂。又闻识大道，何路补剠刖？出其囊中文，满听实清越。谓僧当少安，草序颇排讦。上论古之初，所以施赏罚。下开迷惑胸，庨豁斸株橛。僧时不听莹，若饮水救暍。风尘一出门，时日多如发。三年窜荒岭，守县坐深樾。徵租聚异物，诡制怛巾韈。幽穷共谁语？思想甚含哕。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况逢旧亲识，无不比鹣瞂。长安多门户，吊庆少休歇。而能勤来过，重惠安可揭。当今圣政初，恩泽完朊羢。胡为不自暇，飘戾逐鹯㲋？仆射领北门，威德压胡羯。相公镇幽都，竹帛烂勋伐。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开张箧中宝，自可得津筏。从兹富裘马，宁复茹藜蕨。余期报恩后，谢病老耕垡。庇身指蓬茅，逞志纵猃猲。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

斗鸡联句

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愈。峥嵘颠盛气，洗刷凝鲜彩。郊。高行若矜豪，侧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剑戟心独在。郊。既取冠为胄，复以距为镦。天时得清寒，地利挟爽垲。愈。磔毛各噤瘁，怒瘿争碨磊。俄膺忽尔低，植立瞥而改。郊。腷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中休事未决，小挫势益倍。愈。妒肠务生敌，贼性专相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郊。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毒手饱李阳，神槌困朱亥。愈。恻心我以仁，碎首尔何罪？独胜事有然，旁惊汗流浼。郊。知雄欣动颜，怯负愁看贿。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难解，嗔睛时未怠。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郊。头垂碎丹砂，翼搨拖锦采。连轩尚贾余，清厉比归凯。愈。选俊感收毛，受恩惭始隗。英心甘斗死，义肉耻庖宰。君看《斗鸡篇》，短韵有可采。郊。

征蜀联句

日王忿违傲，有命事诛拔。蜀险豁关防，秦师纵横猾。愈。风旗匝地扬，雷鼓轰天杀。竹兵彼皴脆，铁刃我铲镴。郊。刑神咤犛旄，阴磃占犀札。翻霓纷偃蹇，塞野澒坱圠。愈。生狞竞掣跌，痴突争填轧。渴斗信嘬啜，啾奸何噢咿。郊。更呼相簸荡，交斫双缺盻。火发激癥腥，血漂腾足滑。愈。飞猱无整阵，翩鹘有邪戛。江倒沸鲸鲵，山摇溃猰。郊。中离分二

三，外变迷七八。逆颈尽徽索，仇头恣髡眞。怒须犹眡眣。断臂仍敤敁。愈。石潜设奇伏，穴觑骋精察。中矢类妖㺐，跳锋状惊豽。蹋翻聚林岭，斗起成埃圿。郊。旆亡多空杠，轴折鲜联辖。剟肤浃疮痍，败面碎剠䂹。浑奔肆狂勷，捷窜脱睺黠。岩钩踔狙猿，水漉杂鳣蠋。投奅闹碚暄，填隍傶傛睼。愈。强睛死不闭，犷眼困逾䀣。□煠熇歊熺，抉门呀拗晒。天刀封未坼，酋胆慑前揠。跧梁排郁缩，闯窦揳窋敝。迫胁闻杂驱，咿呦叫冤䰩。郊。穷区指清夷，凶部坐雕铩。邛文裁斐亹，巴艳收婠妠。椎肥牛呼牟，载实驼鸣瞑。圣灵闵顽嚚，焘养均草晶。下书遏雄唬，解罪吊挛瞎。愈。战血时销洗，剑霜夜清刮。汉栈罢嚣阗，獠江息澎汃。戍寒绝朝乘，刀暗歇宵詧。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蛰。庙献繁馘级，乐声洞瞓楬。郊。台图焕丹玄，郊告俨匏秸。念齿慰徽黧，视伤悼瘢讋。休输任讹寝，报力厚麸秳。公欢钟晨撞，室宴丝晓扴。杯盂酬酒醪，箱箧馈巾帙。小臣昧戎经，维用赞勋劼。愈。

有所思联句

相思绕我心，日夕千万重。年光坐晼晚，春泪销颜容。郊。台镜晦旧晖，庭草滋新茸。望夫山上石，别剑水中龙。愈。

遣兴联句

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时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断为相思肠。郊。平生无百岁，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异俗，适意非所将。郊。驽蹄顾挫秣，逸翮遗稻粱。愈。时危抱独沈，道泰怀同翔。郊。独居久寂默，相顾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锋癥。郊。蘧甯知卷舒，孔颜识行藏。愈。朗鉴谅不远，佩兰永芬芳。郊。苟无夫子听，谁使知音扬？愈。

赠剑客李园联句

天地有灵术，得之者唯君。郊。筑炉地区外，积火烧氛氲。愈。照海铄幽怪，满空歊异氛。郊。山磨电奕奕，水淬龙瞶瞶。愈。太一装以宝，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慑百神，岂唯壮三军。愈。有时幽匣吟，忽似深潭闻。郊。风胡久已死，此剑将谁分。愈？行当献天子，然后致殊勋。郊。岂如丰城下，空有斗间云。愈。

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

昔我在南时，数君长在念。摇摇不可止，讽咏口喁唫。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游处，至死无倦厌。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荒花穷漫乱，幽兽工腾闪。碍目不忍窥，忽忽坐昏垫。逢神多所祝，岂忘灵即验。依依梦归路，历历想行店。今者诚自幸，所怀无一欠。孟生去虽索，侯氏来还歉。欹眠听新诗，屋角月艳艳。杂作承间骋，交惊舌瞳諳。缤纷指金疵，拒捍阻城堑。以余经摧挫，固请发铅椠。居然妄推让，见谓□天餤。比疏语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盘飧，饤饾鱼菜赡。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

僭。

赠崔立之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饥。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舆，忽然忧且思。褰裳触泥水，裹饭往食之。入门相对语，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园吏，书之存雄辞。千年事已远，二子情可推。我读此篇日，正当雨雪时。吾身固已困，吾友复何为？薄粥不足裹，深泥谅难驰。曾无子舆事，空赋子桑诗。

诗集卷六

元和圣德诗 并序

臣愈顿首再拜言：臣见皇帝陛下即位已来，诛流奸臣，朝廷清明，无有欺蔽。外斩杨惠琳、刘辟以收夏、蜀，东定青、徐积年之叛，海内怖骇，不敢违越。郊天告庙，神灵欢喜，风雨晦明，无不从顺。太平之期，适当今日。臣蒙被恩泽，日与群臣序立紫宸殿下，亲望穆穆之光。而其职业，又在以经籍教导国子，诚宜率先作歌诗以称道盛德，不可以辞语浅薄，不足以自效为解。辄依古作四言《元和圣德诗》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实录，具载明天子文武神圣，以警动百姓耳目，传示无极。其诗曰：

皇帝即阼，物无违拒，曰旸而旸，曰雨而雨。维是元年，有盗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岂不在我？负鄙为艰，纵则不可。出师征之，其众十旅，军其城下，告以福祸。腹败枝披，不敢保聚，掷首陴外，降旛夜竖。疆外之险，莫过蜀土。韦皋去镇，刘辟守后。血人于牙，不肯吐口。开库啗士，曰随所取，汝张汝弓，汝鼓汝鼓，汝为表书，求我帅汝。事始上闻，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远士女，苟附而安，则且付与。读命于庭，出节少府，朝发京师，夕至其部。辟喜谓党：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当受。万牛脔炙，万瓮行酒，以锦缠股，以红帕首。有恇其凶，有饵其诱，其出穰穰，队以万数。遂劫东川，遂据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许！爰命崇文，分卒禁御，有安其驱，无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辟党聚谋，鹿头是守。崇文奉诏，进退规矩，战不贪杀，擒不滥数。四方节度，整兵顿马，上章请讨，俟命起坐。皇帝曰嘻！无汝烦苦；荆并洎梁，在国门户，出师三千，各选尔丑。四军齐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脱其距，长驱洋洋，无有龃龉。八月壬午，辟弃城走，载妻与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处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薮。辟穷见窘，无地自处，俯视大江，不见洲渚，遂自颠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妇女累累，啼哭拜叩。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骇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优赏将吏，翳珪缀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怜阵殁，廪给孤寡，赠官封墓，周匝宏溥。经战伐地，宽免租赋。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间，莫不顺序。魏幽恒青，东尽海浦，南至徐蔡，区外杂虏，怛威赧德，踧踖蹈舞，掉弃兵革，私习簋簠，来请来觐，十百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尔位，训厥甿晦。正月元日，初见宗祖，躬执百礼，登降拜俯。荐于新宫，视瞻梁鴟，戚见容色，泪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恻楚。乃以上辛，于郊用牡。除于国南，鳞笱毛簴。庐幕周施，开揭磊砢。兽盾腾拏，圆坛帖妥。天兵四罗，旂常妸娜。驾龙十二，鱼鱼雅雅。宵昇于丘，奠璧献斝。众乐惊作，轰豗融冶。紫燄嘘呵，高灵下堕。群星从坐，错落侈哆。日君月妃，焕赫婐姬。渎鬼濛鸿，岳祇嶪峨。饫蟺燎芗，产祥降嘏。凤凰应奏，舒翼自拊。赤麟黄龙，逶陀结纠。卿士庶人，黄童白叟，踊跃欢呀，失喜噎欧。乾清坤夷，境落褰举。帝车回来，日正当午，幸丹凤门，大赦天下。涤濯瞙䃰，磨

灭瑕垢。续功臣嗣，拔贤任耇。孩养无告，仁滂施厚。皇帝神圣，通达今古。听聪视明，一似尧禹。生知法式，动得理所。天锡皇帝，为天下主。并包畜养，无异细钜。亿载万年，敢有违者？皇帝俭勤，盥濯陶瓦。斥遣浮华，好此绨纻。敕戒四方，侈则有咎。天锡皇帝，多麦与黍。无召水旱，耗于雀鼠。亿载万年，有富无窭。皇帝正直，别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尽逐群奸，靡有遗侣。天锡皇帝，厖臣硕辅，博问遐观，以置左右。亿载万年，无敢余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浃于族亲，濡及九有。天锡皇帝，与天齐寿。登兹太平，无怠永久。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博士臣愈，职是训诂。作为歌诗，以配吉甫。

记　梦

夜梦神官与我言，罗缕道妙角与根。挈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我听其言未云足，舍我先度横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踢蹜㰤，神完骨蹻脚不掉。侧身上视溪谷盲，杖撞玉版声彭觥。神官见我开颜笑，前对一人壮非少。石坛坡陀可坐卧，我手承颏肘拄座。隆楼杰阁磊嵬高，天风飘飘吹我过。壮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语一字难。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诘盘。口前截断第二句，绰虐顾我颜不欢。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女巢神山。

三 星 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欢。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剥 啄 行

剥剥啄啄，有客至门。我不出应，客去而嗔。从者语我；子胡为然？我不厌客，困于语言。欲不出纳，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门以两版，丛书于间。窅窅深堑，其墉甚完，彼宁可隳，此不可干。从者语我：嗟子诚难！子虽云尔，其口益蕃。我为子谋，有万其全。凡今之人，急名与官。子不引去，与为波澜。虽不开口，虽不开关，变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后艰。我谢再拜，汝无复云，往追不及，来不有年。

嘲 鼾 睡 二首

澹师昼睡时，声气一何猥。顽飚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绝，每发壮益倍。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镜面生痱癗。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责真宰。幽寻虱搜耳，猛作涛翻海。太阳不忍明，飞御皆惰怠。乍如彭与黥，呼冤受葅醢。又如圈中虎，号疮兼吼馁。虽令伶伦吹，苦韵难可改。虽令巫咸招，魂爽难复在。何山有灵药？疗此愿与采。

澹公坐卧时，长睡无不稳。吾尝闻其声，深虑五藏损。黄河弄溃瀑，梗涩连拙鲧。南帝初奋槌，凿窍泄混沌。迥然忽长引，万丈不可忖。谓言绝于斯，继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苯䔿。盗贼虽狡狯，亡魂敢窥阃。鸿蒙总合杂，诡谲骋戾狠。乍如斗呶呶，忽若怨恳恳。赋形苦不同，无路寻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驿途中见寄

相公罢论道，聿至活东人。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遂令河南治，今古无俦伦。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相公谓御史：劳子去自巡。是时山水秋。光景何鲜新，哀鸿鸣清耳，宿雾褰高旻。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譬如黄金盘，照耀荆璞真。我来亦已幸，事贤友其仁。持竿洛水侧，孤坐屡穷辰，多才自劳苦，无用只因循。辞免期匪远，行行及山春。

孟东野失子 并序

东野连产三子，不数日辄失之。几老，念无后以悲。其友人昌黎韩愈，惧其伤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星辰踣而颠，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缘。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细腰不自乳，举族长孤鳏。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好子虽云好，未还恩与勤。恶子不可说，鸱枭蝮蛇然。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上圣不待教，贤闻语而迁，下愚闻语惑，虽教无由悛。大灵顿头受，即日以命还。地祇谓大灵：女往告其人。东野夜得梦，有夫玄衣巾，闯然入其户，三称天之言。再拜谢玄夫，收悲以欢忻。

莎栅联句

冰溪时咽绝，风枥方轩举。愈。此处不断肠，定知无断处。郊。

赠唐衢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钼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

祖　　席 二首

前　　字

祖席洛桥边，亲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晓菊鲜鲜。书寄相思处，杯衔欲别前。淮阳知不薄，终愿早回船。

秋　　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伤秋。况与故人别，那堪羁宦愁。荣华今异路，风雨苦同忧。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

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

皇甫补官古贲浑，时当玄冬泽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鹛鹰雉鹄鹍，燖炰煨瞎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错陈齐玫□华园，芙蓉披猖塞鲜繁。千钟万鼓咽耳喧，攒杂啾嚄沸篪埙。彤幢绛旃紫纛旛，炎官热属朱冠裈，髹其肉皮通□臀，颓胸垤腹车掀辕，缇颜韎股豹两鞬，霞车虹靷日毂轓，丹蕤缥盖绯繙□。红帷赤幕罗脤膰，□池波风肉陵屯，谽呀钜壑颇黎盆，豆登五山瀛四罇。熙熙酹酢笑语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齿牙嚼啮舌□反，电光□磹赪目□。顼冥收威避玄根，斥弃舆马背厥孙，缩身潜喘拳肩跟，君臣相怜加爱恩。命黑螭侦焚其元，天关悠悠不可援，梦通上帝血面论，侧身欲进叱于阍。帝赐九河湔涕痕，又诏巫阳反其魂，徐命之前问何冤。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飧，女丁妇壬传世婚，一朝结雠奈后昆。时行当反慎藏蹲，视桃著花可小□，月及申酉利复怨，助汝五龙从九鲲，溺厥邑囚之昆仑。皇甫作诗止睡昏，辞夸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烦，虽欲悔舌不可扪。

寄皇甫湜

敲门惊昼睡，问报睦州吏，手把一封书，上有皇甫字。坼书放床头，涕与泪垂四。昏昏还就枕，惘惘梦相值。悲哉无奇术，安得生两翅？

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崔君初来时，相识颇未惯，但闻赤县尉，不比博士慢。赁屋得连墙，往来忻莫间。我时亦新居，触事苦难办。蔬飧要同吃，破袄请来绽。谓言安堵后，贷借更何患！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墙闻□呼，众口极鹅雁。前计顿乖张，居然见真赝。娇儿好眉眼，裤脚冻两骭。捧书随诸兄，累累两角丱。冬惟茹寒齑，秋始识瓜瓣。问之不言饥，饫若厌刍豢。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给谏。白头趋走里，闭口绝谤讪。府公旧

同袍，拔擢宰山涧。寄诗杂诙俳，有类说鹏鷃，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下言人吏稀，惟足彪与虦；又言致猪鹿，此语乃善幻。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况住洛之涯，鲂鳟可罩汕。肯效屠门嚼，久嫌弋者篡。谋拙日焦拳，活计似锄铲。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为官不事职，厥罪在欺谩。行当自劾去，渔钓老葭□。岁穷寒气骄，冰雪滑磴栈。音问难屡通，何由觌清盼？

送李翱

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虽云有追送，足迹绝自兹。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施。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宁怀别后苦，勿作别后思。

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

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滇王扫宫避使者，跪进再拜语□咿。绳桥拄过免倾堕，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经百国皆莫识，君臣聚观逐旌麾。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几重包裹自题署，不以珍怪夸荒夷。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昼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南宫清深禁闱密，唱和有类吹埙篪。□辞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忆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称。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相逢风尘中，相视迭嗟矜。幸同学省官，末路再得朋。东司绝教授，游宴以为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雪迳抵樵叟，风廊折谈僧。陆浑桃花间，有汤沸如烝。三月崧少步，踯躅红千层。洲沙厌晚坐，岭壁穷晨昇。沈冥不计日，为乐不可胜。迁满一已异，乖离坐难凭。行行事结束，人马何□腾。感激生胆勇，从军岂尝曾。洸洸司徒公，天子爪与肱。提师十万余，四海钦风棱。河北兵未进，蔡州帅新薨。曷不请扫除，活彼黎与蒸。鄙夫诚怯弱，受恩愧徒弘。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书求诏徵。侵官固非是，妄作谴可惩。惟当待责免，耕斸归沟塍。今君得所附，势若脱鞲□鹰。檄笔无与让，幕谋职其膺。收绩开史牒，翰飞逐溟鹏。男儿贵立事，流景不可乘。岁老阴沴作，云颓雪翻崩。别袖拂洛水，征车转崤陵。勤勤酒不进，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门归，愁肠若牵绳。默坐念语笑，痴如遇寒蝇。策马谁可适？晤言谁为应？席尘惜不扫，残樽对空凝。信知后会时，日月屡环絙。生期理行役，欢绪绝难承。寄书惟在频，无睊简与缯。

诗集卷七

东都遇春

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竞。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晓服鲜，桃李晨妆靓。荒乘不知疲，醉死岂辞病。饮啖惟所便，文章倚豪横。尔来曾几时，白发忽满镜。旧游喜乖张，新辈足嘲评。心肠一变化，羞见时节盛。得闲无所作，贵欲辞视听。深居疑避仇，默卧如当暝。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醒。为生鄙计算，盐米告屡罄，坐疲都忘起，冠侧懒复正。幸蒙东都官，获离机与穽。乖慵遭傲僻，渐染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来犹莫聘。有船魏王池，往往纵孤泳。水容与天色，此处皆绿净。岸树共纷披，渚牙相纬经。怀归苦不果，即事取幽迸。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并。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群公一何贤，上戴天子圣。谋谟收禹绩，四面出雄劲。转输非不勤，稽逋有军令，在庭百执事，奉职各祗敬。我独胡为哉？坐与亿兆庆，譬如笼中鸟，仰给活性命。为诗告友生，负愧终究竟。

感　　春 五首

辛夷高花最先开，青天露坐始此回。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选壮军兴不为用，坐狂朝论无由陪。如今到死得闲处，还有诗赋歌康哉！

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回。宫门一锁不复启，虽有九陌无尘埃。策马上桥朝日出，楼阙赤白正崔嵬。孤吟屡阕莫与和，寸恨至短谁能裁？

春田可耕时已催，王师北讨何当回？放车载草农事济。战马苦饥谁念哉？蔡州纳将节旧死，起居谏议联翩来。朝廷未省有遗策，肯不垂意缾与罍。

前随杜尹拜表回，笑言溢口何欢咍。孔丞别我适临汝，风骨峭峻遗尘埃。音容不接只隔夜，凶讣讵可相寻来。天公高居鬼神恶，欲保性命诚难哉！

辛夷花房忽全开，将衰正盛须频来。清晨辉辉烛霞日，薄暮耿耿和烟埃。朝明夕暗已足叹，况乃满地成摧颓。迎繁送谢别有意，谁肯留念少环回？

同窦牟韦执中寻刘尊师不遇

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风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

送郑十校理 并序

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雠官，曰学士，曰校理，常以宠丞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皆达官也。校理则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学者。苟在选，不计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贤之书盛积，尽祕书所有，不能处其半。书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郑生涵始以长安尉选授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俭守教训，好古义，施于文词者。如是而在选，公卿大夫家选之子弟其劝耳矣。愈为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东都生也，事相公于东大学。今为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为属吏，经时五年，观道德于前后，听教诲于左右，可谓亲薰而炙之矣。其高大远密者，不敢隐度论也。其勤己而务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进仕，获重语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门下者，可进贺也。求告来宁，朝夕侍侧。东都士大夫，不得见其面，于其行日，分司郎吏与留守之从事，窃载酒肴席定鼎门外，盛宾客以饯之。既醉，各为诗五韵，且属愈为序。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寿觞嘉节过，归骑春衫薄。乌哢正交加，杨花共纷泊。交亲谁不羡，去去翔寥廓。

送石处士赴河阳幕

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钜鹿师欲老，常山险犹恃。岂惟彼相忧，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新　竹

笋添南堦竹，日日成清瘿。缥节已储霜，黄苞犹擀翠。出栏抽五六，当户罗三四。高标陵秋严，贞色夺春媚。稀生巧补林，并出疑争地。纵横乍依行，烂漫忽无次。风枝未飘吹，露粉先涵泪。何人可携玩？清景空瞪视。

晚　菊

少年饮酒时，踊跃见菊花；今来不复饮，每见恒咨嗟。伫立摘满手，行行把归家。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

送湖南李正字归

长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随鸿雁少，江共蒹葭远。历历余所经，悠悠子当返。孤游怀耿介，旅宿梦婉娩。风土稍殊昔，鱼虾日异饭。亲交俱在此，谁与同息偃？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万木夜僵立，寒气屭□顽无风。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忽然有物来啖之，不知是何虫？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狈凶？星如𢭏沙出，攒集争强雄。油灯不照席，是夕吐焰如长虹。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独行。念此日月者，为天之眼睛。此犹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尝闻古老言，疑是虾蟆精。径圆千里纳女腹，何处养女百丑形？杷沙脚手钝，谁使女解缘青冥？黄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只两目，何故许食使偏盲？尧呼大水浸十日，不惜万国赤子鱼头生。女于此时若食日，虽食八九无馋名。赤龙黑乌烧口热，翎鬣倒侧相搪撑。婪酣大肚遭一饱，饥肠彻死无由鸣。后时食月罪当死，天罗磕匝何处逃女刑？玉川子立于庭而言曰：地行贱臣仝，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肠。无梯可上天，天阶无由有臣踪。寄笺东南风，天门西北祈风通。丁宁附耳莫漏泄，薄命正值飞廉慵。东方青色龙，牙角何呀呀？从官百余座，嚼啜烦官家。月蚀女不知，安用为龙窟天河？赤鸟司南方，尾秃翅觰沙。月蚀于女头，女口开呀呀。虾蟆掠女两吻过，忍学省事不以女觜啄虾蟆？於菟蹲于西，旗旄卫毵㲪。既从白帝祠，又食于蜡礼有加。忍令月被恶物食，枉于女口插齿牙？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殼自遮。终令夸蛾抉女出，卜师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科。臣请悉扫除，慎勿许语令啾哗。并光全耀归我月，盲眼镜净无纤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尝其皤。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阶桂树闲婆娑。恒娥还宫室，太阳有室家。天虽高，耳属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虽无明言，潜喻厥旨，有气有形，皆吾赤子。虽忿大伤，忍杀孩稚？还女月明，安行于次。尽释众罪，以蛙磔死。

燕河南府秀才

吾皇绍祖烈，天下再太平。诏下诸郡国，岁贡乡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东京。功曹上言公，是月当登名。乃选二十县，试官得鸿生。群儒负己材，相贺简择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铿轰。此都自周公，文物继名声。自非绝殊尤，难使耳目惊。今者遭震薄，不能出声鸣。鄙夫忝县尹，愧慄难为情。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还家敕妻儿，具此煎炰烹。柿红蒲萄紫，肴果相扶擎。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清。何能充欢燕？庶以露厥诚。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桢。文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阴风搅短日，冷雨涩不晴。勉哉戒徒驭，家国迟子荣。

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

鸟有偿冤者，终年抱寸诚。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难见，区区命已轻。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岂计休无日，惟应尽此生。何惭《刺客传》，不著报雠名。

招扬之罘一首

柏生两石间，万岁终不大；野马不识人，难以驾车盖。柏移就平地，马羁入厩中，马思自由悲，柏有伤根容。伤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马悲罢还乐，振迅矜鞍辔。之罘南山来，文字得我惊。馆置使读书，日有求归声。我令之罘归，失得柏与马。之罘别我去，计出柏马下。我自之罘归，入门思而悲。之罘别我去，能不思我为？洒扫县中居，引水经竹间。嚣哗所不及，何异山中闲？前陈百家书，食有肉与鱼。先王遗文章，缀缉实在余。《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作诗招之罘，晨夕抱饥渴。

辛卯年雪

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旛旂。白帝盛羽卫，䍐𦩍振裳衣，白霓先启涂，从以万玉妃。翕翕陵厚载，哗哗弄阴机。生平未曾见，何暇议是非？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善祷吾所慕，谁言寸诚微？

李　　花 二首

平旦入西园，梨花数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颜色惨惨似含嗟。问之不肯道所以，独绕百匝至日斜。忽忆前时经此树，正见芳意初萌牙。奈何趁酒不省录，不见玉枝攒霜葩。泫然为汝下雨泪，无由反旆羲和车。东风来吹不解颜，苍茫夜气生相遮。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

当春天地争奢华，洛阳园苑尤纷拏。谁将平地万堆雪，翦刻作此连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暂入都交加。夜领张彻投卢仝，乘云共至玉皇家。长姬香御四罗列，缟裙练帨无等差。静濯明妆有所奉，顾我未肯置齿牙。清寒莹骨肝胆醒，一生思虑无由邪。

寄卢仝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至令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俸钱供给公私余，时致薄少助祭祀。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才及辄掩耳。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近来自说寻坦涂，犹上虚空跨绿駬。去岁生儿名添丁，要令与国充耘耔。国家丁口连四海，岂无农夫亲耒耜？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苗裔当蒙十世宥，岂谓贻厥无基址？故知忠孝本天性，洁身乱伦安足拟？昨晚长须来下状，隔墙恶少恶难似，

每骑屋山下窥阚，浑舍惊怕走折趾。凭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语，忽来此告良有以。嗟我身为赤县令，操权不用欲何俟？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先生又遣长须来，如此处置非所喜，况又时当长养节，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放纵是谁之过欤？效尤戮仆愧前史。买羊沽酒谢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许降临，更遣长须致双鲤。

谁 氏 子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

河南令舍池台

灌池才盈五六丈，筑台不过七八尺。欲将层级压篱落，未许波澜量斗硕。规摹虽巧何足夸，景趣不远真可惜。长令人吏远趋走，已有蛙黾助狼籍。

池 上 絮

池上无风有落晖，杨花晴后自飞飞。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穷不得归。

石 鼓 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珮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㧑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翱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苞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峡石西泉

居然鳞介不能容，石眼环环水一钟。闻说旱时求得雨，只疑科斗是蛟龙。

入关咏马

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

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

长安雨洗新秋出，极目寒镜开尘函。终南晓望蹋龙尾，倚天更觉青巉巉。自知短浅无所补，从事久此穿朝衫。归来得便即游览，暂似壮马脱重衔。曲江荷花盖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缄。乐游下瞩无远近，绿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谁借问？平地寸步扃云岩。云夫吾兄有狂气，嗜好与俗殊酸咸。日来省我不肯去，论诗说赋相諵諵。《望秋》一章已惊绝，犹言低抑避谤谗。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嗟我小生值强伴，怯胆变勇神明鉴。驰坑跨谷终未悔，为利而止真贪馋。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諴。楼头完月不共宿，其奈就缺行攕攕。

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昔寻李愿向盘谷，正见高崖巨壁争开张。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东蹈燕川食旷野，有馈木蕨芽满筐。马头溪深不可厉，借车载过水入箱。平沙绿浪榜方口，雁鸭飞起穿垂杨。穷探极览颇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眇芒。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慨慷。旁无壮士遣属和，远忆卢老诗颠狂。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又知李侯竟不顾，方冬独入崔嵬藏。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家请官供不报答，何异雀鼠偷太仓。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弹劾还耕桑。

送无本师归范阳

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天阳熙四海，注视首不颔。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啖。夫岂能必然，固已谢黯黮。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风蝉碎锦缬，绿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连菼。家住幽都远，未识气先感。来寻吾何能，无殊嗜昌歜。始见洛阳春，桃枝缀红糁。遂来长安里，时卦转习坎。老懒无斗心，久不事铅椠。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颇颔。念当委我去，雪霜刻以憯。狞飚搅空衢，天地与顿撼。勉率吐歌诗，尉女别后览。

送陆畅归江南

举举江南子，名以能诗闻。一来取高第，官佐东宫军。迎妇丞相府，夸映秀士群。鸾鸣桂树间，观者何缤纷。人事喜颠倒，旦夕异所云。萧萧青云干，遂逐荆棘焚。岁晚鸿雁过，乡思见新文。践此秦关雪，家彼吴洲云。悲啼上车女，骨肉不可分。感概都门别，丈夫酒方醺。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

赠 张 籍

吾老著读书，余事不挂眼。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君来好呼出，踉蹡越门限。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昨因有缘事，上马插手版。留君住厅食，使立侍盘盏。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贺言：此是万金产。吾爱其风骨，粹美无可拣。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弗。开祛露毫末，自得高蹇嵼。我身蹈丘轲，爵位不早绾。固宜长有人，文章绍编暯。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栈。召令吐所记，解摘了瑟僩。顾视窗壁间，亲戚竞觇礶。喜气排寒冬，逼耳鸣睍睆。如今更谁恨？便可耕灞浐。

双 鸟 诗

双鸟海外来，飞飞到中州。一鸟落城市，一鸟集岩幽。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春风卷地起，百鸟皆飘浮。两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有耳聒皆聋，有舌反自羞。百舌旧饶声，从此恒低头。得病不呻唤，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须膏油。自从两鸟鸣，聒乱雷声收。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虫鼠诚微物，不堪苦诛求。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鸟鸣，自此无春秋；不停两鸟鸣，日月难旋皐；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天公怪两鸟，各捉一处囚。百虫与百鸟，然后鸣啾啾。两鸟既别处，闭声省愆尤。朝食千头龙，暮食千头牛；朝饮河生尘，暮饮海绝流。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

诗集卷八

赠刘师服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䶤。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朱颜皓颈讶莫亲，此外诸余谁更数？忆昔太公仕进初，口含两齿无赢余。虞翻十三比岂少，遂自惋恨形于书。丈夫命存百无害，谁能检点形骸外？巨缗东钓傥可期，与子共饱鲸鱼脍。

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韵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东溟。对日犹分势，腾天渐吐灵。未高蒸远气，半上霁孤形。赫奕当躔次，虚徐度杳冥。长河晴散雾，列宿曙分萤。浩荡英华溢，萧曈物象泠。池边临倒照，簷际送横经。花树参差见，皋禽断续聆。牖光窥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户，闲吟爱满庭。辉斜通壁练，彩碎射沙星。清洁云间路，空凉水上亭。净堪分顾兔，细得数飘萍。山翠相凝绿，林烟共幂青。过隅惊桂侧，当午觉轮停。属思摛霞锦，追欢罄缥瓶。郡楼何处望？陇笛此时听。右掖连台座，重门限禁扃。风台观滉漾，冰砌步青荧。独有虞庠客，无由拾落蓂。

石鼎联句诗 并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自衡下来。旧与刘师服进士衡湘中相识，将过太白，知师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能诗声，夜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轩衣张眉，指炉中石鼎谓喜曰："子云能诗，能与我赋此乎？"刘往见衡、湘间人说云年九十余矣，解捕逐鬼神，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实能否也？见其老，貌颇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次传于喜，喜踊跃，即缀其下云云。道士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其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我书。"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初不似经意，诗旨有似讥喜。二子相顾惭骇，欲以多穷之，即又为而传之喜。喜思益苦，务欲压道士，每营度欲出口吻，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也。毕，即传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刘把笔，吾诗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刘、侯。喜益忌之。刘与侯皆已赋十余韵，弥明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夜尽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续，因起谢曰："尊师非世人也，某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论诗。"道士奋髯曰："不

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谓刘曰：“把笔，吾与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为八句。书讫，使读。读毕，谓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齐应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独文乎哉？吾语亦不当闻也，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闻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道士寂然，若无闻也。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日已上。惊顾觅道士，不见，即问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门，觅无有也。”二子惊惋自责，若有失者。间遂诣余言，余不能识其何道士也。尝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邪？韩愈序。

巧匠斫山骨，刳中事煎烹。师服。直柄未当权，塞口且吞声。喜。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弥明。外苞乾藓文，中有暗浪惊。师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喜。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弥明。大似烈士胆，圆如战马缨。师服。上比香炉尖，下与镜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弥明。一块元气闭，细泉幽窦倾。师服。不值输写处，焉知怀抱清。喜？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弥明。睆睆无刃迹，团团类天成。师服。遥疑龟负图，出曝晓正晴。喜。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弥明。或讶短尾铫，又似无足铛。师服。可惜寒食毬，掷此傍路坑。喜。何当出灰灺？无计离瓶罂。弥明。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师服。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喜。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弥明。徒示坚重性，不过升合盛。师服。傍似废毂仰，侧见折轴横。喜。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弥明。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师服。常居顾眄地，敢有漏泄情？喜。宁依暖热弊，不与寒凉并。弥明。区区徒自效，琐琐不足呈。喜。回旋但兀兀，开阖惟铿铿。师服。全胜瑚琏贵，空有口传名。岂比俎豆古，不为手所振。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精。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寄崔二十六立之

西城员外丞，心迹两屈奇。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下驴入省门，左右惊纷披，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罴。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窥。升阶揖侍郎，归舍日未欹。佳句喧众口，考官敢瑕疵？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回首卿相位，通途无佗岐。岂论校书郎，袍笏光参差。童稚见称说，祝身得如斯。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老妇愿嫁女，约不论财赀。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儿。搅搅争附托，无人角雄雌。由来人间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彀，插翅飞天陲？驹麛著爪牙，猛虎借与皮。汝头有羁系，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沟间，谁复禀指㧑？不脱吏部选，可见偶与奇。又作朝士贬，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营一炊。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昨来汉水头，始得完孤羁。桁挂新衣裳，盎弃食残縻。苟无饥寒苦，那用分高卑？怜我还好古，宦途同险巇。每旬遗我书，竟岁无差池。新篇奚其思？风幡肆逶迤；又论诸毛功，劈水看蛟螭，雷电生睒睗，角鬣相撑披。属我感穷景，抱华不能摛。倡来和相报，愧叹俾我疵。又寄百尺采，绯红相盛衰。巧能喻其诚，深浅抽肝脾。开展放我侧，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谢，存者逐利移。子宁独迷误？缀缀意益弥。举头庭树豁，狂飚卷寒曦。迢递山水隔，何由应埙篪？别来就十年，君马记骒骊。长女当及事，谁助出帨缡？诸男皆秀朗，几能守家规。文字锐气在，辉辉见旗麾。

摧肠与感容，能复持酒卮？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羸。所余十九齿，飘飖尽浮危。玄花著两眼，视物隔䙰䙴。燕席谢不诣，游鞍悬莫骑，敦敦凭书案，譬彼鸟黏黐。且吾闻之师，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驰？过半黑头死，阴虫食枯骴，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观名计之利，讵足相陪裨？仁者耻贪冒，受禄量所宜。无能食国惠，岂异哀瘵罢。久欲辞谢去，休令众睢睢；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不能前死罢，内实惭神祇。旧籍在东都，茅屋枳棘篱。还归非无指，灞渭扬春澌。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夫子固吾党，新恩释衔羁。去来伊洛上，相待安罛箄。我有双饮醆，其银得朱提。黄金涂物象，雕镌妙工倕。乃令千里鲸，么麽微螽斯。犹能争明月，摆掉出渺㳽。野草花叶细，不辨□䃜䔲，绵绵相纠结，状似环城陴。四隅芙蓉树，擢艳皆猗猗。鲸以兴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僶励莫亏。草木明覆载，妍丑齐荣萎。愿君恒御之，行止杂燧觿。异日期对举，当如合分支。

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宅韦太尉所养孔雀

穆穆鸾凤友，何年来止兹？飘零失故态，隔绝抱长思。翠角高独耸，金华焕相差。坐蒙恩顾重，毕命守阶墀。

和武相公早春闻莺

早晚飞来入锦城，谁人教解百般鸣？春风红树惊眠处，似妒歌童作艳声。

游太平公主山庄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

晚　　春

谁收春色将归去？慢绿妖红半不存。榆荚只能随柳絮，等闲撩乱走空园。

送进士刘师服东归

猛虎落槛穽，坐食如孤狆。丈夫在富贵，岂必守一门？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仆本亦进士，颇尝究根源。由来骨鲠材，喜被软弱吞，低头受侮笑，隐忍硉兀冤。泥雨城东路，夏槐作云屯。还家虽阙短，指日亲晨飧。携持令名归，自足贻家尊。时节不可翫，亲交可攀援。勉来取金紫，勿久休中园。

送刘师服

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草草具盘馔，不待酒献酬。士

生为名累，有似鱼中钩。赍财入市卖，贵者恒难售。岂不畏颇颔，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业，以待岁晚收。

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 二十一咏 并序

虢州刺史宅连水池竹林，往往为亭台岛渚，目其处为三堂。刘兄自给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岁，职修人治，州中称无事。颇复增饰，从子弟而游其间；又作二十一诗以咏其事，流行京师，文士争和之。余与刘善，故亦同作。

新　亭

湖上新亭好，公来日出初。水文浮枕簟，瓦影荫龟鱼。

流　水

汩汩几时休？从春复到秋。只言池未满，池满强交流。

竹　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开。洞门无锁钥，俗客不曾来。

月　台

南馆城阴阔，东湖水气多。直须台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　亭

自有人知处，那无步往踪？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　溪

藹藹溪流慢，梢梢岸篁长。穿沙碧簳净，落水紫苞香。

北　湖

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

花　岛

蜂蝶去纷纷，香风隔岸闻。欲知花岛处，水上觅红云。

柳　溪

柳树谁人种？行行夹岸高。莫将条系缆，著处有蝉号。

西　山

新月迎宵挂，晴云到晚留。为遮西望眼，终是懒回头。

竹　径

无尘从不扫，有鸟莫令弹。若要添风月，应除数百竿。

荷　池

风雨秋池上，高荷盖水繁。未谙鸣摵摵，那似卷翻翻？

稻　畦

罫布畦堪数，枝分水莫寻。鱼肥知已秀，鹤没觉初深。

柳　巷

柳巷还飞絮，春余几许时？吏人休报事，公作送春诗。

花　源

源上花初发，公应日日来。丁宁红与紫，慎莫一时开。

北　楼

郡楼乘晓上，尽日不能回。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

镜　潭

非铸复非镕，泓澄忽此逢。鱼虾不用避，只是照蛟龙。

孤　屿

朝游孤屿南，暮戏孤屿北。所以孤屿鸟，与公尽相识。

方　桥

非阁复非船，可居兼可过。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

梯　桥

乍似上青冥，初疑蹑菡萏。自无飞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　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边曲。若不妒清妍，却成相映烛。

酬蓝田崔丞立之咏雪见寄

京城数尺雪，寒气倍常年。泯泯都无地，茫茫岂是天？崩奔惊乱射，挥霍讶相缠。不觉侵堂陛，方应折屋椽。出门愁落道，上马恐平鞯。朝鼓矜凌起，山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咏其妍。水玉清颜隔，波涛盛句传。朝飧思共饭，夜宿忆同毡。举目无非白，雄

文乃独玄。

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

蓝田十月雪塞关，我兴南望愁群山。攒天嵬嵬冻相映，君乃寄命于其间。秩卑俸薄食口众，岂有酒食开容颜？殿前群公赐食罢，骅骝蹋路骄且闲。称多量少鉴裁密，岂念幽桂遗榛菅？几欲犯严出荐口，气象硉兀未可攀。归来殒涕掩关卧，心之纷乱谁能删？诗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联玦环。脑脂遮眼卧壮士，大弨挂壁无由弯。乾坤惠旋万物遂，独于数子怀偏悭。朝欷暮唶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顽？

读东方朔杂事

严严王母宫，下维万仙家。噫欠为飘风，濯手大雨沱。方朔乃竖子，骄不加禁诃，偷入雷电室，□□掉狂车。王母闻以笑，卫官助呀呀。不知万万人，生身埋泥沙，簸顿五山踣，流漂八维蹉。曰吾儿可憎，奈此狡狯何？方朔闻不喜，褫身络蛟蛇，瞻相北斗柄，两手自相挼。群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观睥睨处，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实谊哗。王母不得已，颜嚬口赍嗟。颔头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惩创，挟恩更矜夸。诋欺刘天子，正昼溺殿衙。一旦不辞诀，摄身凌苍霞。

桃 源 图

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烝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罇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饮城南道边古墓上逢中丞过赠礼部卫员外少室张道士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两三杯。为逢桃树相料理，不觉中丞喝道来。

江汉一首答孟郊

江汉虽云广，乘舟渡无艰。流沙信难行，马足常往还。凄风结冲波，狐裘能御寒。终宵处幽室，华烛光烂烂。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

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其末咸有见及语樊封以示愈依赋十四韵以献

梁维西南屏，山厉水刻屈。禀生肖勦刚，难谐在民物。荥公鼎轴老，烹斡力健倔。帝咨女予往，牙纛前坌坲。威风挟惠气，盖壤两劘拂，茫漫笔墨间，指画变恍欻。诚既富而美，章汇霍炳蔚。日延讲大训，龟判错衮黻。樊子坐宾署，演孔刮老佛。金舂撼玉应，厥臭剧蕙郁。遗我一言重，跽受惕斋栗。词悭义卓阔，呀豁疾掊掘。如新去耵聍，雷霆逼飓□。缀此岂为训，俚言绍庄屈。

送张道士 并序

张道士，嵩高之隐者，通古今学，有文武长材，寄迹老子法中为道士，以养其亲。九年，闻朝廷将治东方诸侯贡赋之不如法者，三献书不报，长揖而去。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

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况当营都邑，鯈梓用不疑。张侯嵩南来，面有熊豹姿。开口论利害，剑锋白差差。恨无一尺棰，为国笞羌夷。诣阙三上书：臣非黄冠师，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语，不能伴儿嬉。乃着道士服，众人莫臣知。臣有平贼策，狂童不难治，其言简且要，陛下幸听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遗。或是章奏繁，裁择未及斯。宁当不俟报，归袖风披披？答我事不尔，吾亲属吾思，昨宵梦倚门，手取连环持，今日有书至，又言归何时。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迟，岭北梁可搆，寒鱼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复还其私。从容进退间，无一不合宜。时有利不利，虽贤欲奚为？但当励前操，富贵非公谁？

答道士寄树鸡

软湿青黄状可猜，欲烹还唤木盘回。烦君自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

广宣上人频见过

三百六旬长扰扰，不冲风雨即尘埃。久惭朝士无裨补，空愧高僧数往来。学道穷年何所得？吟诗竟日未能回。天寒古寺游人少，红叶窗前有几堆？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

三日柴门拥不开，阶平庭满白皑皑。今朝蹋作琼瑶迹，为有诗从凤沼来。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倾朝共羡宠光频，半岁迁腾作虎臣。戎旆暂停辞社树，里门先下敬乡人。横飞玉盏家山晓，远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夸胆气，不离文字鬓毛新。

诗集卷九

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

天仗宵严建羽旄，春云送色晓鸡号。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戎服上趋承北极，儒冠列侍映东曹。太平时节难身遇，郎署何须叹二毛。

寒食直归遇雨

寒食时看度，春游事已违。风光连日直，阴雨半朝归。不见红球上，那论彩索飞。惟将新赐火，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协律归荆南

早日羁游所，春风送客归。柳花还漠漠，江燕正飞飞。歌舞知谁在？宾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绿，莫忘蹋芳菲。

题百叶桃花

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应知侍史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

春　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戏题牡丹

幸自同开俱隐约，何须相倚斗轻盈。陵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

盆　池 五首

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

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一听暗来将伴侣，不烦鸣唤斗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

芍　　药

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龙。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

送李尚书赴襄阳八韵

帝忧南国切，改命付忠良。壤画星摇动，旗分兽簸扬，五营衣转肃，千里地还方。控带荆门远，飘浮汉水长。赐书宽属郡，战马隔邻疆。纵猎雷霆迅，观棋玉石忙。风流岘首客，花艳大堤倡。富贵由身致，谁教不自强？

示　　儿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粗。□□媚学子，墙屏日有徒，以能问不能，其蔽岂可祛。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人日城南登高

初正候才兆，涉七气已弄。霭霭野浮阳，晖晖水披冻。圣朝身不废，佳节古所用。亲交既许来，子侄亦可从。盘蔬冬春杂，罇酒清浊共。令征前事为，觞咏新诗送。扶杖陵圮址，刺船犯枯葑。恋池群鸭回，释峤孤云纵。人生本坦荡，谁使妄倥偬？直指桃李阑，幽寻宁止重？

和席八十二韵

绛阙银河曙，东风右掖春。官随名共美，花与思俱新。绮陌朝游间，绫衾夜直频。横门开日月，高阁切星辰。庭变寒前草，天销霁后尘。沟声通苑急，柳色压城匀。纶綍谋猷盛，

丹青步武亲。芳菲含斧藻，光景畅形神。傍砌看红药，巡池咏白苹。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倚玉难藏拙，吹竽久混真。坐惭空自老，江海未还身。

游 城 南 十六首

赛　　神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麦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

题于宾客庄

榆荚车前盖地皮，蔷薇蘸水笋穿篱。马蹄无入朱门迹，纵使春归可得知？

晚　　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落　　花

已分将身著地飞，那羞践蹋损光辉。无端又被春风误，吹落西家不得归。

楸　　树 二首

几岁生成为大树，一朝缠绕困长藤。谁人与脱青罗帔？看吐高花万万层。

幸自枝条能树立，何烦萝蔓作交加。傍人不解寻根本，却道新花胜旧花。

风折花枝

浮艳侵天难就看，清香扑地只遥闻。春风也是多情思，故拣繁枝折赠君。

赠 同 游

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

赠张十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历旧游。忽见孟生题竹处，相看泪落不能收。

题韦氏庄

昔者谁能比？今来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风。架倒藤全落，篱崩竹半空。宁须惆怅立？翻覆本无穷。

晚　　雨

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投竿跨马蹋归路，才到城门打鼓声。

出　　城

暂出城门蹋青草，远于林下见春山。应须韦杜家家到，只有今朝一日闲。

把　　酒

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

嘲少年

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

楸　　树

青幢紫盖立童童，细雨浮烟作彩笼。不得画师来貌取，定知难见一生中。

遣　　兴

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

感　　春 三首

偶坐藤树下，暮春下旬间。藤阴已可庇，落蕊还漫漫。亹亹新叶大，珑珑晚花干。青天高寥寥，两蝶飞翻翻。时节适当尔，怀悲自无端。

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狂风簸枯榆，狼藉九衢内。春序一如此，汝颜安足赖？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

晨游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细，悬树垂百尺。左右同来人，金紫贵显剧。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心怀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长眇茫，生者困乖隔。少年真可喜，老大百无益。

和侯协律咏笋

竹亭人不到，新笋满前轩。乍出真堪赏，初多未觉烦。成行齐婢仆，环立比儿孙。验长常携尺，愁干屡侧盆。对吟忘膳饮，偶坐变朝昏。滞雨膏腴湿，骄阳气候温。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见角牛羊没，看皮虎豹存。攒生犹有隙，散布忽无垠。讵可持筹算？谁能以理言？纵横公占地，罗列暗连根。狂剧时穿壁，群强几触藩。深潜如避逐，远去若追奔。始讶妨人路，还惊入药园，萌牙防□大，覆载莫偏恩。已复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宁虞瓦砾，计拟掩兰荪。且叹高无数，庸知上几番？短长终不校，先后竟谁论？外恨苞藏密，中仍节目繁。暂须回步履，要取助盘飧。穰穰疑翻地，森森竞塞门。戈矛头戢戢，蛇虺首掀掀。妇懦咨料拣，儿痴谒尽髡。侯生来慰我，诗句读惊魂。属和才将竭，呻吟至日暾。

题张十八所居

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蛙欢桥未扫，蝉嘒门长扃。名秩后千品，诗文齐《六经》。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

调 张 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豪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珮，与我高颉颃。

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

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大明宫中给事归，走马来看立不正。遗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骊目。我今官闲得婆娑，问言何处芙蓉多？撑舟昆明度云锦，脚敲两舷叫吴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玉山前却不复来，曲江汀滢水平杯。我时相思不觉一回首，天门九扇相当开。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

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擢擢菰叶长，芳根复谁徙？露涵两鲜翠，风荡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谁言盆盎是？

庭　　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间。各有藤绕之，上各相钩缠。下叶各垂地，树颠各云连。朝日出其东，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东边。当昼日在上，我在中央间，仰视何青青，上不见纤穿；朝暮无日时，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联联。夜月来照之，蒨蒨自生烟。我已自顽钝，重遭五楸牵。客来尚不见，肯到权门前？权门众所趋，有客动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间。往既无可顾，不往自可怜。

早赴街西行香赠卢李二中舍人

天街东西异，祗命遂成游。月明御沟晓，蝉吟堤树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还幽。寂寥二三子，归骑得相收。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酬马侍郎寄酒

一壶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无诗酒，其如月色何！

符读书城南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

大行皇太后挽歌词 三首

一纪尊名正，三时孝养荣。高居朝圣主，厚德载群生。武帐虚中禁，玄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遍山鸣。

威仪备吉凶，文物杂军容。配地行新祭，因山托故封。凤飞终不返，剑化会相从。无复临长乐，空闻报晓钟。

追攀万国来，警卫百神陪。画翣登秋殿，容衣入夜台。云随仙驭远，风助圣情哀。只有朝陵日，妆奁一暂开。

梁国惠康公主挽歌 二首

定谥芳声远，移封大国新。巽宫尊长女，台室属良人。河汉重泉夜，梧桐半树春。龙輀非厌翟，还辗禁城尘。

秦地吹箫女，湘波鼓瑟妃。佩兰初应梦，奔月竟沦辉。夫族迎魂去，宫官会葬归。从今沁园草，无复更芳菲。

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日薄风景旷，出归偃前檐。晴云如擘絮，新月似磨镰。田野兴偶动，衣冠情久厌。吾生可携手，叹息岁将淹。

病　　鸱

屋东恶水沟，有鸱堕鸣悲。有泥揜两翅，拍拍不得离。群童叫相召，瓦砾争先之。计校生平事，杀却理亦宜。夺攘不愧耻，饱满盘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风送追随。遂凌紫凤群，肯顾鸿鹄卑？今者运命穷，遭逢巧丸儿，中汝要害处，汝能不得施。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将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辍鱼肉，瞑宿防狐狸。自知无以致，蒙德久犹疑。饱入深竹丛，饥来傍阶基。亮无责报心，固以听所为。昨日有气力，飞跳弄藩篱。今晨忽径去，曾不报我知。侥幸非汝福，天衢汝休窥。京城事弹射，竖子岂易欺。勿讳泥坑辱，泥坑乃良规。

嘲鲁连子

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开端要惊人，雄跨吾厌矣。高拱禅鸿声，苦辍一杯水。独称唐虞贤，顾未知之耳。

诗集卷十

闲　　游 二首

雨后来更好，绕池遍青青。柳花闲度竹，菱叶故穿萍。独坐殊未厌，孤斟讵能醒？持竿至日暮，幽咏欲谁听？

兹游苦不数，再到遂经旬，萍盖汙池净，藤笼老树新。林乌鸣讶客，岸竹长遮邻，子云只自守，奚事九衢尘？

赠刑部马侍郎

红旗照海压南荒，征入中台作侍郎。暂从相公平小寇，便归天阙致时康。

过 鸿 沟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

送张侍郎

司徒乐镇驰书谒，丞相西来走马迎。两府元臣今转密，一方逋寇不难平。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

晚秋郾城夜会联句

从军古云乐，谈笑青油幕。灯明夜观棋，月暗秋城柝正封上中丞。羁客方寂历，惊乌时落泊。语阑壮气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长。遇主贵陈力，夷凶匪兼弱。百牢犒舆师，千户购首恶正封。平生耻论兵，末暮不轻诺。徒然感恩义，谁复论勋爵愈？多士被沾污，小夷施毒□。何当铸剑戟，相与归台阁正封？室妇叹鸣鹳，家人祝喜鹊。终朝考蓍龟，何日亲烝礿愈？间使断津梁，潜军索林薄。红尘羽书靖，大水沙囊涸正封。铭山子所工，插羽余何怍？未足烦刀俎，祗应输管钥愈。雨矢逐天狼，电矛驱海若。灵诛固无踪，力战谁敢却正封？峨峨云梯翔，赫赫火箭著。连空磦雉堞，照夜焚城郭愈。军门宣一令，庙算建三略。雷鼓揭千枪，

浮桥交万筰正封。蹂野马云腾，映原旗火铄。疲氓坠将拯，残虏狂可缚愈。摧锋若貙兕，超乘如猱玃。逢掖服翻惭，漫胡缨可愕正封。星殒闻雊雉，师兴随唳鹤。虎豹贪犬羊，鹰鹯憎鸟雀愈。烧陂除积聚，灌垒失依托，凭轼谕昏迷，执殳征暴虐正封。仓空战卒饥，月黑探兵错。凶徒更蹈藉，逆族相啗嚼愈。舳舻亘淮泗，旆旌连夏鄂。大野纵氐羌，长河浴骝骆正封。东西竞角逐，远近施矰缴。人怨童聚谣，天殃鬼行疟愈。汉刑支郡黜，周制闲田削。侯社退无功，鬼薪惩不恪正封。余虽司斧锧，情本尚丘壑。且待献俘囚，终当返耕获愈。□街陈𫓧钺，桃塞兴钱□。地理画封疆，天文扫寥廓正封。天子悯疮痍，将军禁卤掠。策勋封龙额，归兽获麟脚愈。诘诛敬王怒，给复哀人瘼。泽发解兜牟，酡颜倾凿落正封。安存惟恐晚，洗雪不论昨，暮鸟已安巢，春蚕看满箔愈。声明动朝阙，光宠耀京洛。旁午降丝纶，中坚拥鼓铎正封。密坐列珠翠，高门涂粉雘。跋朝贺书飞，塞路归鞍跃愈。魏阙横云汉，秦关束岩崿。拜迎罗□鞬，问遗结囊橐正封。江淮永清宴，宇宙重开拓。是日号升平，此年名作噩愈。洪赦方下究，武飚亦旁魄。南据定蛮陬，北攫空朔漠正封。儒生惬教化，武士猛刺斫，吾相两优游，他人双落莫愈。印从负鼎佩，门为登坛凿。再入更显严，九迁弥□谔正封。宾筵尽狐赵，导骑多卫霍。国史擅芬芳，宫娃分绰约愈，丹掖列鹓鹭，洪钧衣狐貉。摛文挥月毫，讲剑淬霜锷正封。命衣备藻火，赐乐兼拊搏。两厢铺□毹，五鼎调勺药愈。带垂苍玉佩，辔蹙黄金络。诱接谕登龙，趋驰状倾藿正封。青娥翳长袖，红颊吹鸣籥。傥不忍辛勤，何由恣欢谑愈？惟当早贵富，岂得暂寂寞。但掷雇笑金，仍祈却老药正封。殁庙配𬬻斝，生堂合□镈。安行庇松篁，高卧枕莞蒻愈。洗沐恣兰芷，割烹厌腴臄。喜颜非忸怩，达志无陨获正封。诙谐酒席展，慷慨戎装著。斩马祭旄纛，炰羔礼芒□愈。山多离隐豹，野有求伸蠖。推选阅群材，荐延搜一鹗正封。左右供谄誉，亲交献谀噱。名声载揄扬，权势实熏灼愈。道旧生感激，当歌发酬酢。群孙轻绮纨，下客丰醴酪正封。穷天贡□异，匝海赐酺醵。作乐鼓还槌，从禽弓始彍愈。取欢移日饮，求胜通霄博。五白气争呼，六奇心运度正封。恩泽诚布濩，嚚顽已簫勺。告成上云亭，考古垂矩□愈。前堂清夜吹，东第良晨酌。池莲拆秋房，院竹翻夏箨正封。五狩朝恒岱，三畋宿杨柞。农书乍讨论，《马法》长悬格愈。雪下收新息，阳生过京索。尔牛时寝讹，我仆或歌咢正封。帝载弥天地，臣辞劣萤爝。为诗安能详，庶用存糟粕愈。

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

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期。幕中无事惟须饮，即是连镳向阙时。

酬别留后侍郎

为文无出相如右，谋帅难居郤縠先。归去雪销溱洧动，西来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周楚仍连接，川原乍屈盘。云垂天不暖，尘涨雪犹干。印绶归台室，旌旗别将坛。欲知迎候盛，骑火万星攒。

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烧烟火宿天兵。不关破贼须归奏，自趁新年贺太平。

过 襄 城

郾城辞罢过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山不用远来迎。

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

荒山野水照斜晖，啄雪寒鸦趁始飞。夜宿驿亭愁不睡，幸来相就盖征衣。

次 硖 石

数日方离雪，今朝又出山。试凭高处望，隐约见潼关。

和李司勋过连昌宫

夹道疏槐出老根，高□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

桃林夜贺晋公

西来骑火照山红，夜宿桃林腊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时重叠赏元功。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次潼关上都统相公

暂辞堂印执兵权，尽管诸公破贼年。冠盖相望催入相，待将功德格皇天。

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

南伐旋师太华东，天书夜到册元功。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鹓鹭欲归仙仗里，熊罴还入禁营中。长惭典午非材职，得就闲官即至公。

送李员外院长分司东都

去年秋露下，羁旅逐东征。今岁春光动，驱驰别上京。饮中相顾色，送后独归情。两地无千里，因风数寄声。

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 二首

晋人目二子，其犹吹一吷。区区自其下，顾肯挂牙舌？《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闲其闲。穷年枉智思，掎摭粪壤间。粪壤多污秽，岂有臧不臧？诚不如两忘，但以一概量。

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用将济诸人，舍得业孔颜。百年能几时，君子不可闲。

独　　钓 四首

侯家林馆胜，偶入得垂竿。曲树行藤角，平池散芡盘。羽沈知食驶，缗细觉牵难。聊取夸儿女，榆条系从鞍。

一径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长减蒲芽。坐厌亲刑柄，偷来傍钓车。太平公事少，吏隐讵相赊？

独往南塘上，秋晨景气醒。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鸟下见人寂，鱼来闻饵馨。所嗟无可召，不得倒吾瓶。

秋半百物变，溪鱼去不来。风能坼芡觜，露亦染梨腮。远重叠出，寒花散乱开。所期终莫至，日暮与谁回？

诗集卷十一

元日酬蔡州马十二尚书去年蔡州元日见寄之什

元日新诗已去年，蔡州遥寄荷相怜。今朝纵有谁人领？自是三峰不敢眠。

华 山 女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武关西逢配流吐蕃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路 傍 堠

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

次邓州界

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商颜暮雪逢人少，邓鄙春泥见驿赊。早晚王师收海岳，普将雷雨发萌芽。

食曲河驿

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乌巢庭树，乳雀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

过 南 阳

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鸠鸣不停。秦商邈既远，湖海浩将经。孰忍生以戚？吾其寄余龄。

题楚昭王庙

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泷　　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东吴？东吴游宦乡，官知自有由。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侬幸无负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不虞卒见困，汗出愧且骇。吏曰聊戏官，侬尝使往罢，岭南大抵同，官去道苦辽。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比闻此州囚，亦有生还侬。官无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官不自谨慎，宜即引分往。胡为此水边，神色久惝慌？瓶大瓶罂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满溢以取斯？工农虽小人，事业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仁义饰其躬，巧奸败群伦。叩头谢吏言：始惭今更羞。历官二十余，国恩并未酬。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云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

题临泷寺

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　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云水苍茫日向西。客泪数行元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随愧使君。俱是岭南巡管内，莫欺荒僻断知闻。

过始兴江口感怀

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

赠别元十八协律 六首

知识久去眼，吾行其既远。瞢瞢莫訾省，默默但寝饭。子兮何为者，冠珮立宪宪。何氏之从学，兰蕙已满畹？于何玩其光，以至岁向晚？治惟尚和同，无俟于謇謇。或师绝学贤，不以艺自挽。子兮独如何，能自媚婉娩？金石出声音，宫室发关楗。何人识章甫，而知骏蹄踠？惜乎吾无居，不得留息偃。临当背面时，裁诗示缱绻。

英英桂林伯，实维文武特。远劳从事贤，来吊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里屡纡直。风波无程期，所忧动不测。子行诚艰难，我去未穷极。临别且何言？有泪不可拭。

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不意流窜路，旬日同食眠。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如何又须别，使我抱悁悁？

势要情所重，排斥则埃尘。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人？嶷嶷桂林伯，矫矫义勇身。生平所未识，待我逾交亲。遗我数幅书，继以药物珍；药物防瘴疠，书劝养形神。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穷途致感激，肝胆还轮囷。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实大华亦荣。王官不可阙，未宜后诸生。嗟我摈南海，无由助飞鸣。

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峡山逢飓风，雷电助撞捽。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两岩虽云牢，木石互飞发。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为不忍别？感谢情至骨。

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蠔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聊歌以记之，又以告同行。

宿曾江口示侄孙湘 二首

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犬鸡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暝闻屋中唏。问知岁常然，哀此为生微。海风吹寒晴，波扬众星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

舟行亡故道，屈曲高林间。林间无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

答柳柳州食虾蟆

虾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号为蛙蛤，于实无所校。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皰。跳踯虽云高，意不离泞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周公所不堪，洒灰垂典教。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叵堪明类多，沸耳作惊爆。端能败笙磬，仍工乱学校。虽蒙勾践礼，竟不闻报效。大战元鼎年，孰强孰败桡？居然当鼎味，岂不辱钓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

琴　操 十首　并序

将归操

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将济兮，不得其由。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归兮归兮！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

猗兰操

孔子伤不逢时作。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龟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谏不从，望龟山而作。

龟之氛兮，不能云雨。龟之枿兮，不中梁柱。龟之大兮，只以奄鲁。知将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归余辅。

越 裳 操

周公作。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于彼为？自周之先，其艰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后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临孔威，敢戏以侮。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 幽 操

文王羑里作。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岐 山 操

周公为太王作。

我豳于家，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将土我疆。民为我战，谁使死伤？彼岐有岨，我往独处。尔莫余追，无思我悲。

履 霜 操

尹吉甫子伯奇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

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

雉朝飞操

牧犊子七十无妻，见雉双飞，感之而作。

雉之飞，于朝日。群雌孤雄，意气横出。当东而西，当啄而飞。随飞随啄，群雌粥粥。嗟我虽人，曾不如彼雉。生身七十年，无一妾与妃。

别 鹄 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闻之，中夜悲啸。穆子感之而作。

雄鹄衔枝来，雌鹄啄泥归。巢成不生子，大义当乖离。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更无相逢日，且可绕树相随飞。

残 形 操

曾子梦见一狸不见其首作。

有兽维狸兮，我梦得之。其身孔明兮，而头不知。吉凶何为兮，觉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识者其谁。

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

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将经贵郡烦留客，先惠高文起谢予。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裾。

别赵子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摆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又奚为于北，往来以纷如？海中诸山中，幽子颇不无。相期风涛观，已久不可渝。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蚌蠃鱼鳖虫，瞿瞿以狙狙。识一已忘十，大同细自殊。欲一穷究之，时岁屡谢除。今子南且北，岂非亦有图？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

诗集卷十二

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

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题秀禅师房

桥夹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暂拳一手支头卧，还把渔竿下钓沙。

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

来往再逢梅柳新，别离一醉绮罗春。久钦江总文才妙，自叹虞翻骨相屯。鸣笛急吹争落日，清歌缓送款行人。已知奏课当征拜，那复淹留咏白朋？

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盆城去鄂渚，风便一日耳。不枉故人书，无因帆江水。故人辞礼闱，旌节镇江圻。而我窜逐者，龙钟初得归。别来已三岁，望望长迢递。咫尺不相闻，平生那可计？我齿落且尽，君鬓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亲骨肉，宁免相可否？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子犯亦有言，臣犹自知之。公其务贳过，我亦请改事。桑榆傥可收，愿寄相思字。

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中丞阁老

凭高试回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恋德泣，马亦别群鸣。寒日夕始照，风江远渐平。默然都不语，应识此时情。

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

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处，几行衰泪落烟霞。

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周员外

行行指汉东，暂喜笑言同。雨雪离江上，蒹葭出梦中。面犹含瘴色，眼已带华风。岁

暮难相值，酣歌未可终。

又寄周随州员外

陆孟丘杨久作尘，同时存者更谁人？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题广昌馆

白水龙飞已几春？偶逢遗迹问耕人。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

酒中留上襄阳李相公

浊水污泥清路尘，还曾同制掌丝纶。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频？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堕座添春。知公不久归钧轴，应许闲官寄病身。

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

司空远寄养初成，毛色桃花眼镜明。落日已曾交辔语，春风还拟并鞍行。长令奴仆知饥渴，须著贤良待性情。旦夕公归伸拜谢，免劳骑去逐双旌。

咏灯花同侯十一

今夕知何夕？花然锦帐中。自能当雪暖，那肯待春红。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更烦将喜事，来报主人公。

送侯喜

已作龙钟后时者，懒于街里踏尘埃。如今便别长官去，直到新年衙日来。

杏园送张彻侍御

东风花树下，送尔出京城。久抱伤春意，新添惜别情。归来身已病，相见眼还明。更遣将诗酒，谁家逐后生？

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还不报，半路蹋泥归。雨惯曾无节，雷频自失威。见墙生菌遍，忧麦作蛾飞。岁晚偏萧索，谁当救晋饥？

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

南山有高树，花叶何衰衰！上有凤凰巢，凤凰乳且栖。四旁多长枝，群鸟所托依。黄鹄据其高，众鸟接其卑。不知何山鸟，羽毛有光辉。飞飞择所处，正是众所希。上承凤凰恩，自期永不衰。中与黄鹄群，不自隐其私。下视众鸟群，汝徒竟何为？不知挟丸子，心默有所规。弹汝枝叶间 汝翅不觉摧。或言由黄鹄，黄鹄岂有之？慎勿猜众鸟，众鸟不足猜。无人语凤凰，汝屈安得知？黄鹄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视鸟，各议汝瑕疵。汝岂无朋匹？有口莫肯开。汝落蒿艾间，几时复能飞？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远翅翎短，不得持汝归。

猛 虎 行

猛虎虽云恶，亦各有匹侪。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麛。择肉于熊豹，肯视兔与狸？正昼当谷眠，眼有百尺威。自矜无当对，气性纵以乖。朝怒杀其子，暮还食其妃。匹侪四散走，猛虎还孤栖。狐鸣门两旁，乌鹊从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归。谁云猛虎恶？中路正悲啼。豹来衔其尾，熊来攫其颐。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虎坐无助死，况如汝细微。故当结以信，亲当结以私。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

奉和兵部张侍郎酬郓州马尚书祗召途中见寄开缄之日马帅已再领郓州之作

来朝当路日，承诏改辕时。再领须句国，仍迁少昊司。暖风抽宿麦，清雨卷归旗。赖寄新珠玉，长吟慰我思。

南内朝贺归呈同官

薄云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罢贺南内衙，归凉晓凄凄。绿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余惟戆书生，孤身无所赍。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齐。岂惟一身荣，珮玉冠簪犀。滉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无町畦。问之朝廷事，略不知东西。况于经籍深，岂究端与倪。君恩太山重，不见酬稗稊。所职事无多，又不自提撕。明庭集孔鸾，曷取于凫 ？树以松与柏，不宜间蒿藜。婉娈自媚好，几时不见挤？贪食以忘躯，鲜不调盐醯。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将举汝愆尤，以为己阶梯。收身归关东，期不到死迷。

朝　　归

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佩，服章岂不好，不与德相对。顾影听其声，赧颜汗渐背。进乏犬鸡效，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无堪等聋聩。长风吹天墟，秋日万里晒。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

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

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见不？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

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地失嘉禾处，《风》存《蟋蟀》辞。暮齿良多感，无事涕垂颐。

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

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

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

窜逐三年海上归，逢公复此著征衣。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

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

镇州初归

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和水部张员外宣政衙赐百官樱桃诗

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似满朝承雨露，共看传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初到，色映银盘写未停。食罢自知无所报，空然惭汗仰皇扃。

送桂州严大夫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

奉和仆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后，居为百辟师。林园穷胜事，钟鼓乐清时。摆落遗高论，雕镌出小诗。自然无不可，范蠡尔其谁？

和裴仆射相公假山十一韵

公乎真爱山，看山旦连夕。犹嫌山在眼，不得著脚历。枉语山中人，丐我涧侧石。有来应公须，归必载金帛。当轩乍骈罗，随势急开坼。有洞若神剜，有岩类天划。终朝岩洞间，歌鼓燕宾戚。孰谓衡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筑已卑，磻溪钓何激？逍遥功德下，不与事相摭。乐我盛明朝，于焉傲今昔。

奉和李相公题萧家林亭

山公自是林园主，叹惜前贤造作时。岩洞幽深门尽锁，不因丞相几人知？

郓州溪堂诗 并序

宪宗之十四年，始定东平，三分其地。以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其地。既一年，褒其军号曰天平军。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将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复归之镇。上之三年，公为政于郓曹濮也，适四年矣。治成制定，众志大固。恶绝于心，仁形于色，□心一力，以供国家之职。于时沂、密始分，而残其帅，其后幽、镇、魏不悦于政，相扇继变，复归于旧。徐亦乘势逐帅自置，同于三方。惟郓也截然中居，四邻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无恐。然而皆曰：郓为虏巢且六十年，将强卒武，曹、濮于郓州大而近，军所根柢，皆骄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后，掇拾之余，剥肤椎髓，公私扫地赤立，新旧不相保持。万目睽睽，公于此时，能安以治之，其功为大。若幽、镇、魏、徐之乱，不扇而变，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众未熟化，以武则忿以憾，以恩则横而肆。一以为赤子，一以为龙蛇，

惫心罢精，磨以岁月，然后致之难也。及教之行，众皆戴公为亲父母。夫叛父母，从仇雠，非人之情，故曰易。于是天子以公为尚书右仆射，封扶风县天国伯，以褒嘉之。公亦乐众之和，知人之悦，而侈上之赐也，于是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号曰溪堂，以飨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飨，其从事陈曾谓其众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顺乎？上勤下顺，遂济登兹，不亦休乎？昔者人谓斯何？今者人谓斯何？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使来请。其诗曰：

帝奠九嵕，有叶有年。有荒不条，河岱之间。及我宪考，一牧正之。视邦选侯，以公来尸。公来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饮食，以训以徇。孰饥无食？孰呻孰叹？孰冤不问，不得分愿？孰为邦蠹，节根之螟？羊狠狼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强。谓公吾父，孰违公令？可以师征，不宁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浅有蒲莲，深有蒹苇。公以宾燕，其鼓骇骇。公燕溪堂，宾校醉饱。流有跳鱼，岸有集鸟，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宾赞，稽经诹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妖鸩，有龟有鱼。公在中流，右《诗》左《书》。无我嬌遗，此邦是庥。

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

尽瘁年将久，公令始暂闲。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秋台风日迥，正好看前山。

奉酬天平马十二仆射暇日言怀见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无双。威令加徐土，儒风被鲁邦。清为公论重，宽得士心降。岁晏偏相忆，长谣坐北窗。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二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郑尚书赴南海

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旂幢出，连天观阁开。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风静鶢鹛去，官廉蚌蛤回。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事事皆殊异，无嫌屈大才。

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呈一二知旧

灿灿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云日还浮飘。上宰严祀事，清途振华镳。圆

丘峻且坦，前对南山标。村树黄复绿，中田稼何饶？顾瞻想岩谷，兴叹倦尘嚣，惟彼颠瞑者，去公岂不辽？为仁朝自治，用静兵以销。勿惮吐捉勤，可歌风雨调。圣贤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奉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陈诚上李相公十六韵

耒耜兴姬国，輴樏建夏家。在功诚可尚，于道讵为华？象帝威容大，仙宗宝曆赊。卫门罗戟槊，圆壁杂龙蛇。礼乐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皆齿列，二圣亦肩差。阳月时之首，阴泉气未牙。殿阶铺水碧，庭炬坼金葩。紫极观忘倦，青词奏不哗。噌吰宫夜辟，嘈囐鼓晨挝。亵味陈奚取？名香荐孔嘉。垂祥纷可录，俾寿浩无涯。贵相山瞻峻，清文玉绝瑕。代工声问远，摄事敬恭加。皎洁当天月，葳蕤捧日霞。唱研酬亦丽，俯仰但称嗟。

枯　　树

老树无枝叶，风霜不复侵。腹穿人可过，皮剥蚁还寻。寄托惟朝菌，依投绝暮禽。犹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

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浐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黄鹄。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

示　　爽

宣城去京国，里数逾三千。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眠？念汝将一身，西来曾几年？名科掩众俊，州考居吏前。今从府公召，府公又时贤。时辈千百人，孰不谓汝妍？汝来江南近，里闾故依然。昔日同戏儿，看汝立路边。人生但如此，其实亦可怜。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连。强颜班行内，何实非罪愆？才短难自立，惧终莫洗湔。临分不汝诳，有路即归田。

南溪始泛 三首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随去多，孰能量近远？阴沈过连树，藏昂抵横坂。石粗肆磨砺，波恶厌牵挽。或倚偏岸渔，竟就平洲饭。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余年懔无几，休日怆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南溪亦清驶，而无楫与舟。山农惊见之，随我观不休。不惟儿童辈，或有杖白头。馈

我笼中瓜，劝我此淹留。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幸有用余俸，置居在西畴。囷仓米谷满，未有旦夕忧。上去无得得，下来亦悠悠。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羸形可舆致，佳观安可掷？即此南坂下，久闻有水石。拖舟入其间，溪流正清激。随波吾未能，峻濑乍可刺。鹭起若导吾，前飞数十尺。亭亭柳带沙，团团松冠壁。归时还尽夜，谁谓非事役？

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

一日复一日，一朝复一朝。只见有不如，不见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调。不知久不死，悯悯尚谁要？富贵自絷拘，贫贱亦煎焦。俯仰未得死，一世已解镳。譬如笼中鹤，六翮无所摇。譬如兔得蹄，安用东西跳？还看古人书，复举前人瓢，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诗谣。

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

前夕虽十五，月长未满规。君来晤我时，风露渺无涯。浮云散白石，天宇开青池。孤质不自惮，中天为君施。玩玩夜遂久，亭亭曙将披。况当今夕圆，又以嘉客随。惜无酒食乐，但用歌嘲为。

疑 伪 诗 三首

辞 唱 歌

抑逼教唱歌，不解著艳词。坐中把酒人，岂有欢乐姿？幸有伶者妇，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痴。声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随。复遣悭吝者，赠金不皱眉。岂有长直夫，喉中声雌雌。君心岂无耻？君岂是女儿？君教发直言，大声无休时。君教哭古恨，不肯复吞悲。乍可阻君意，艳歌难可为。

赠 贾 岛

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着人间。

赠译经僧

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文集卷一

赋　杂著 三十六首

感二鸟赋 并序

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鸟、白鸜鹆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士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

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余生命之湮厄，曾二鸟之不如；汨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昔殷之高宗，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

复志赋 并序

愈既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其辞曰：

居悒悒之无解兮，独长思而永叹；岂朝食之不饱兮，宁冬裘之不完。

昔余之既有知兮，诚坎轲而艰难；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兮，超孤举而幽寻；既识路又疾驱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阅时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拾；自知者为明兮，故吾之所以为惑、择吉日余西征兮，亦既

造夫京师；君之门不可径而入兮，遂从试于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众人之所驰；竞乘时而附势兮，纷变化其难推；全纯愚以靖处兮，将与彼而异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顾初心而自非。朝骋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

哀白日之不与吾谋兮，至今十年其犹初！岂不登名于一科兮，曾不补其遗余。进既不获其志愿兮，退将遁而穷居；排国门而东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时凭高以回顾兮，涕泣下之交如；戾洛师而怅望兮，聊浮游以踌躇。假大龟以视兆兮，求幽贞之所庐；甘潜伏以老死兮，不显著其名誉。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为乎浚之都；小人之怀惠兮，犹知献其至愚。固余异于牛马兮，宁止乎饮水而求刍？伏门下而默默兮，竟岁年以康娱。时乘闲以获进兮，颜垂欢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穷兮，又何忠之能输？

昔余之约吾心兮，谁无施而有获？嫉贪佞之洿浊兮，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惩此志之不修兮，爱此言之不可忘；情怊怅以自失兮，心无归之茫茫。苟不内得其如斯兮，孰与不食而高翔？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扬扬。伊尹之乐于畎亩兮，焉贵富之能当？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讼以成章。往者不可复兮，冀来今之可望。

闵己赋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时势而则然；独闵闵其曷已兮，凭文章以自宣。

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固哲人之细事兮，夫子乃嗟叹其贤。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有至圣而为之依归兮，又何不自得于艰难，曰：余昏昏其无类兮，望夫人其已远；行舟楫而不识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贻兮，勉汲汲于前修之言；虽举足以蹈道兮，哀与我者为谁。众皆舍而己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广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怀。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

惟否泰之相极兮，咸一得而一违。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时。聊固守以静俟兮，诚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别知赋

余取友于天下，将岁行之两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纷扰扰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宁安显而独裕，顾厄穷而共愁。惟知心之难得，斯百一而为收。岁癸未而迁逐，侣虫蛇于海陬；遇夫人之来使，辟公馆而罗羞。索微言于乱志，发孤笑于群忧；物何深而不镜，理何隐而不抽？始参差以异序，卒烂漫而同流；何此欢之不可恃，遂驾马而回辀？山磝磝其相轧，树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云浩浩其常浮。知来者之不可以数，哀去此而无由；倚郭郛而掩涕，空尽日以迟留。

原　　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

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而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

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　　性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鱼之生也，其母视之，知其必以贿死；杨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知必灭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无灾，其始匍匐也，则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忧，既生也，傅不勤，既学也，师不烦：人之性果恶乎？尧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习非不善也，而卒为奸；瞽叟之舜、鲧之禹，习非不恶也，而卒为圣：人之性善恶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曰：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

原　　毁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

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其，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原　人

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

曰：然则吾谓禽兽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兽，皆举之矣。指山之一草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则不可。

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原　鬼

有啸于梁，从而烛之，无见也，斯鬼乎？曰：非也，鬼无声。有立于堂，从而视之，无见也，斯鬼乎？曰：非也，鬼无形。有触吾躬，从而执之，无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无声与形，安有气？曰：鬼无声也，无形也；无气也，果无鬼乎？曰：有形而无声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声而无形者，物有之矣，风霆是也；有声与形者，物有之矣，人兽是也，无声与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

曰：然则有怪而与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无形与声者，鬼之常也。民有忤于天，有违于民，有爽于物，逆于伦而感于气，于是乎鬼有形于形，有凭于声以应之，而下殃祸焉，皆民之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谓物？曰：成于形与声者，土石、风霆、人兽是也；反乎无声与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与声，不能无形与声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于民也无恒，故有动于民而为祸，亦有动于民而为福，亦有动于民而莫之为祸福；适丁民之有是时也。作《原鬼》。

行　　难

或问"行孰难"？曰："舍我之矜，从尔之称。""孰能之？"曰："陆先生参何如？"曰："先生之贤闻天下，是是而非非。贞元中，自越州征拜祠部员外郎，京师之人日造焉，闭门而拒之满街。愈尝往间客席，先生矜语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诔之，某与某可人也，任与诔也非罪欤？'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与诔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诔之邪？'先生曰：'否，吾恶其初；不然，任与诔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过矣！昔者管敬子取盗二人为大夫于公，赵文子举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夫恶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贤也。'愈曰：'先生之所谓贤者，大贤欤，抑贤于人之贤欤？齐也、晋也，且有二与七十；而可谓今之天下无其人邪？先生之选人也已详。'先生曰：'然。'愈曰：'圣人不世出，贤人不时出，千百岁之间傥有焉；不幸而有出于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说传，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于其母也！'先生曰：'然。'"

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与者尽于此乎？其皆贤乎，抑犹有举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执事凡几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几位？先生之得者，无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图之，一朝而举焉；今虽详，其后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轲不如。"

对 禹 问

或问曰："尧舜传诸贤，禹传诸子，信乎？"曰："然。""然则禹之贤不及于尧与舜也欤？"曰："不然。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

曰："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曰："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舜不能以传禹，尧为不知人；禹不能以传子，舜为不知人。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

曰："禹之虑也则深矣，传之子而当不淑，则奈何？"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

曰："孟子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为圣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杂　　说 四首

其　　一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其　　二

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

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而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是故四支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纪纲而已矣。忧其所可恃，惧其所可矜，善医善计者，谓之天扶与之。《易》曰："视履考祥。"善医善计者为之。

其　　三

谈生之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然吾观于人，其能尽其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将愤世嫉邪，长往而不来者之所为乎？

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鸟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之非人邪？即有平胁曼肤，颜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则人，其心则禽兽，又恶可谓之人邪？然则观貌之是非，不若论其心与其行事之可否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将特取其愤世嫉邪而作之，故题之云尔。

其　　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读　　荀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

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

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藉藉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

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读鹖冠子

《鹖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学问篇》，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者。余三读其辞而悲之。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灭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读 仪 礼

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邪？于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学者可观焉。

惜乎！吾不及其时进退揖让于其间。呜呼，盛哉！

读 墨 子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获 麟 解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

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

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师　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药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进学解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

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

“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本　　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后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时之术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说以兴。其言曰：天下可为也。彼之政仁矣，反于谊；此之政敬矣，戾于忠。何居？我其周从乎！曰：周不及殷，其殷从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饰淫志，枝辞琢正，纷紊纠射，以僻民和，以导民乱。呜呼，道之去世，其终不复矣乎！

长民者发一号、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谓不可守，遽变而从之。譬将适千里，及门而复，后虽砣砣，决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启之者也。闻于师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废，抑诡怪而畅皇极，伏文貌而尚忠质，茫乎天运，窅尔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　　戒

《诗》曰“大邦维翰”，《书》曰“以蕃王室”，诸侯之于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职贡而已，固将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于山者，知猛兽之为害，则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阱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为盗，则必峻其坦墙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过人之智而后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强之间，而不知为之备。噫，亦惑矣！

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岂材力为有不足欤？盖以谓不足为而不为耳！天下之祸，莫大于不足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为者，敌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则其于祸也有间矣。彼之屈强者，带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绵地则千里而与我壤地相

错，无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之关，其间又自知其不得与天下齿，朝夕举踵引颈，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于猛兽穿窬也甚矣。呜呼，胡知而不为之备乎哉！

贲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鲁鸡之不期，蜀鸡之不支。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资殊也。曰：然则如之何而备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贵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五　　箴　五首　并序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讼其恶云。

游　　箴

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时，既饱而嬉，蚤夜以无为。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

言　箴

不知言之人，乌可与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传。幕中之辩，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汝不惩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　箴

行与义乖，言与法违，后虽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恶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为；思而斯得，汝则弗思。

好恶箴

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前之所好，今见其尤；从也为比，舍也为仇。前之所恶，今见其臧；从也为愧，舍也为狂。维仇维比，维狂维愧，于身不祥，于德不义。不义不祥，维恶之大，几如是为，而不颠沛？齿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无闻，病其晔晔。昔者子路，惟恐有闻，赫然千载，德誉愈尊。矜汝文章，负汝言语，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欺以贾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难。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宁，终其能戒，既出汝心，又铭汝前，汝如不顾，祸亦宜然！

后汉三贤赞 三首

王充者何？会稽上虞。本自元城，爰来徙居。师事班彪，家贫无书，阅书于肆，市肆是游，一见诵忆，遂通众流。闭门潜思，《论衡》以修，为州治中，自免归欤。同郡友人，谢姓夷吾，上书荐之，待诏公车。以病不行，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肃宗之时，终于永元。

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为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为贼，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辽，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岂若雁门，问雁呼卿。不仕终家，吁嗟先生！

仲长统公理，山阳高平。谓高幹有雄志而无雄才，其后果败。以此有声，俶傥敢言，语默无常，人以为狂生。州郡会召，称疾不就，著论见情。初举尚书郎，后参丞相军事，卒不至于荣。论说古今，发愤著书，《昌言》是名。友人缪袭，称其文章，足继《西京》。四十一终，何其短邪，呜呼先生！

讳　　辩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

讼风伯

维兹之旱兮，其谁之由？我知其端兮，风伯是尤。山升云兮泽上气，雷鞭车兮电摇帜，雨□□兮将坠，风伯怒兮云不得止。旸乌之仁兮，念此下民；瘭其光兮，不斗其神。

嗟风伯兮，其独谓何！我于尔兮，岂有其他？求其时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饱兮饮足醉，风伯之怒兮谁使？云屏屏兮吹使醨之，气将交兮吹使离之；铄之使气不得化，寒之使云不得施：嗟尔风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辞！

上天孔明兮，有纪有纲；我今上讼兮，其罪谁当？天诛加兮不可悔，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

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

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文集卷二

杂著　书　启 四十六首

子产不毁乡校颂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

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释　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始进见今相国郑公。公赐之坐，且曰：“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今为我写子诗书为一通以来。”愈再拜谢，退录诗书若干篇，择日时以献。

于后之数月，有来谓愈者曰：“子献相国诗书乎？”曰：“然。”曰：“有为谗于相国之座者曰：‘韩愈曰：相国征余文，余不敢匿，相国岂知我哉！’子其慎之！”愈应之曰：“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独愈为先收用，相国之赐大矣；百官之进见相国者，或立语以退，而愈辱赐坐语，相国之礼过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业彻相国左右者多矣，皆惮而莫之敢，独愈辱先索，相国之知至矣：赐之大，礼之过，知之至，是三者于敌以下受之宜以何报？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适于用之谓才，堪其事之谓力，愈于二者，虽日勉焉而不逮；束带执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见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虽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不善交人，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无宿资蓄货以钓声势，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机抵巇以要权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丧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骂詈者，则有之矣；而愈人知其无是疾也，虽有谗者百人，相国将不信之矣，愈何惧而慎欤？”

既累月，又有来谓愈曰：“有谗子于翰林舍人李公与裴公者，子其慎欤！”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访焉，以为政于天下而阶太平之治：居则与天子为心膂，出则与天子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愿忠而望赐？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

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虽有谗者百人，二公将不信之矣。愈何惧而慎？”

既以语应客，夜归，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参杀人，谗者之效也！《诗》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伤于谗，疾而甚之之辞也。又曰：“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始疑而终信之之谓也。孔子曰：“远佞人。”夫佞人不能远，则有时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祸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听者庸也；曾参杀人，以爱惑聪也；《巷伯》之伤，乱世是逢也。今三贤方与天子谋所以施政于天下而阶太平之治，听聪而视明，公正而敦大；夫聪明则听视不惑，公正则不迩谗邪，敦大则有以容而思；彼谗人者，孰敢进而为谗哉？虽进而为之，亦莫之听矣！我何惧而慎？

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谓愈曰：“子前被言于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谤我于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后之谤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处而会言，若及愈，必曰：“翰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将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谗言果不行。

爱直赠李君房别

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乌可得邪？吾观李生在南阳公之侧，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尝不为之言；勇不动于气，义不陈乎色。南阳公举措施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窥观称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后有其人乎！

凡在此趋公之庭，议公之事者，吾既从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谋而公从之者，四方之人则既闻而知之矣。李生，南阳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将曰：“李生之托婚于贵富之家，将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乐为天下道其为人焉。今之从事于彼也，吾为南阳公爱之；又未知人之举李生于彼者何辞，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举不失辞，待不失道，虽失之此足爱惜，而得之彼为欢忻，于李生道犹若也；举之不以吾所称，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诸其口矣，吾重为天下惜之。

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

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河中府连理木颂

司空咸宁王尹蒲之七年，木连理生于河之东邑。野夫来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气之交畅也。维吾王之德，交畅者有五，是其应乎：训戎奋威，荡戮凶回；举政宣和，人则宁嘉；入践台阶，庶尹克司；来帅熊罴，四方作仪；闵仁鳏寡，不宁燕息。人乐王德，祝年万亿，府有群吏，王有从事，异体同心，归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锡劳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连理之柯，同荣异垄之禾，吾傒之产兹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纪于策书，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无极，王余抑也。奋肆姁婾，不知所如，愿托颂词，长言之于康衢。颂曰：

木何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汴州东西水门记　并序

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命作东西水门，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三日癸未，大合乐，设水嬉，会监军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熊罴之士，肃四方之宾客以落之。士女和会，阗郭溢郛。既卒事，其从事昌黎韩愈请纪成绩。其词曰：

维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为城，其不合者，诞置联锁于河，宵浮昼湛，舟不潜通；然其襟抱亏疏，风气宣泄，邑居弗宁，讹言屡腾；历载已来，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载，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呼，劫众阻兵，懔懔栗栗，若坠若履。时维陇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单车来临。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肃弗厉，薰为大和；神应祥福，五谷穰熟。既庶而丰，人力有余；监军是咨，司马是谋；乃作水门，为邦之郛；以固风气，以阨寇偷。黄流浑浑，飞阁渠渠，因而饰之，匪为观游。天子之武，维陇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维陇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仑；天子万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来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记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

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

于是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经营于其侧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岭，蝯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

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甿，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后命于天子；苟其帅之不文，则其所辟或不当，亦其理宜也。

南阳公自御史大夫、豪寿庐三州观察使，授节移镇徐州，历十一年，而掌书记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阳许孟容，入仕于王朝，今为尚书礼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观察判官；其一人陇西李博，自前乡贡进士授祕书省校书郎，方为之。南阳公文章称天下，其所辟实所谓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后之人苟未知南阳公之文章，吾请观于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请观于南阳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辉；志同而气合，鱼川泳而鸟云飞也！

愈乐是宾主之相得也，故请刻石以记之，而陷置于壁间，俾来者得以览观焉。

画　　记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

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执羁靮立者二人，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骑而驱涉者二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𫓧钺植者七人，甲胄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牵者二人，驴驱者四人，一人杖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车三两。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属，瓶盂簦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丛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

蓝田县丞厅壁记

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丞位高而逼，例以嫌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惟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

退，不敢略者，漫不知何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设，岂端使然哉！

博陵崔斯立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曰：“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则尽铢去牙角，一蹑故迹，破崖岸而为之。

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与瓦，墁治壁，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梃，俨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鸣，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哦其间。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新修滕王阁记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腾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韩愈记。

科斗书后记

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于时李监阳冰独能篆书，而同姓叔父择木善八分，不问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称三服，故三家传子弟往来。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

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

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韩愈记。

郓州溪堂诗 并序

宪宗之十四年，始定东平，三分其地，以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其地。既一年，褒其军号曰“天平军”。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将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复归之镇。上之三年，公为政于郓、曹、濮也适四年矣，治成制定，众志大固，恶绝于心，仁形于色，砆心一力，以供国家之职。于时沂、密始分而残其帅，其后幽、镇、魏不悦于政，相扇继变，复归于旧，徐亦乘势逐帅自置，同于三方；惟郓也截然中居，四邻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无恐。

然而皆曰：郓为虏巢，且六十年，将强卒武。曹、濮于郓，州大而近，军所根柢，皆骄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后，掇拾之余，剥肤椎髓，公私扫地赤立，新旧不相保持，万目睽睽。公于此时能安以治之，其功为大；若幽、镇、魏、徐之乱不扇而变，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众未孰化，以武则忿以憾，以恩则横而肆，一以为赤子，一以为龙蛇，惫心罢精，磨以岁月，然后致之，难也；及教之行，众皆戴公为亲父母，夫叛父母从仇雠，非人之情，故曰易。

于是天子以公为尚书右仆射，封扶风县开国伯以褒嘉之。公亦乐众之和，知人之悦，而侈上之赐也。于是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号曰“溪堂”，以飨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飨，其从事陈曾谓其众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顺乎？上勤下顺，遂济登兹，不亦休乎？昔者人谓斯何，今者人谓斯何！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使来请，其诗曰：

帝奠九般，有叶有年，有荒不条，河岱之间。及我宪考，一收正之，视邦选侯，以公来尸。公来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饮食，以训以徇：孰饥无食，孰呻孰叹；孰冤不问，不得分愿。孰为邦蟊，节根之螟，羊很狼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强，谓公吾父，孰违公令？可以师征，不宁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浅有蒲莲，深有蒹苇，公以宾燕，其鼓骇骇。公燕溪堂，宾校醉饱，流有跳鱼，岸有集鸟，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公暨宾赞，稽经诹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溪有妖鮹，有龟有鱼，公在中流，右《诗》左《书》，无我熇遗，此邦是庥。

猫相乳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饮于死母，母且死，其鸣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闻之，起而若听之，走而若救之，衔其一置于其栖，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异之大者也！

夫猫，人畜也，非性于仁义者也；其感于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阴阳以得其宜；国事既毕，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视外犹视中，一家犹一人：夫如是，其所感应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鱼”，非此

类也夫！

愈时获幸于北平王，客有问王之德者，愈以是对。客曰："夫禄位，贵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难，未若持之之难也。得之于功，或失于德；得之于身，或失于子孙。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为《猫相乳》说云。

进士策问 十三首

其　　一

问：《书》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龟筮，考其从违，以审吉凶"，则是圣人之举事兴为，无不与人共之者也；于《易》则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幾事不密则害成。"而《春秋》亦有讥"漏言"之词，如是，则又似不与人共之而独运者：《书》与《易》《春秋》，经也。圣人于是乎尽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无疑，不可得已。是二说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学者不之能察也？谅非深考古训，读圣人之书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无让者，愿承教焉！

其　　二

问：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书存者可见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远然，焉所谓三者之异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欤？将其词隐而难知也？不然，则是说为谬矣。周之后秦、汉、蜀、吴、魏、晋之兴与霸，亦有尚乎无也？观其所为，其亦有意云尔。循环之说安在？吾子其无所隐焉！

其　　三

问：夫子之序帝王之书，而系以秦、鲁；及次列国之风，而宋、鲁独称颂焉。秦穆之德，不逾于二霸；宋、鲁之君，不贤乎齐、晋；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远，亦将有由乎？愿闻所以辨之之说。

其　　四

问：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则既廓如也；今其书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于道者几何？孟子之所以辞而辟之者何说？今之学者有学于彼者乎？有近于彼者乎？其已无传乎？其无乃化而不自知乎？其无传也，则善矣；如其尚在，将何以救之乎？诸生学圣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无所为让。

其　　五

问：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当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师以尊，四海之内无不受其赐者。天下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

谁与为敌！此岂非便于人而得于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

其　　六

问：夫子之言“盍各言尔志”，又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今之举者，不本于乡，不序于庠，一朝而群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将自州县始，请各诵所怀，聊以观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谁与归？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敢问诸生之所事而友者为谁乎？所谓贤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

其　　七

问：春秋之时，百有余国，皆有大夫士，详于传者，无国无贤人焉，其余皆足以充其位，不闻有无其人而阙其官者；春秋之后，其书尤详，以至于吴、蜀、魏，下及晋氏之乱，国分如锱铢，读其书，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为土地大矣；国家之举士，内有明经、进士，外有方维大臣之荐，其余以门地勋力进者又有倍于是，其为门户多矣；而自御史台、尚书省以至于中书门下省咸不足其官，岂今之人不及于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诚得忠信如圣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况于百执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于朝，其亦有说乎？

其　　八

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举其义而陈其数焉？

其　　九

问：《易》之说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潜龙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厉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 有一悔”，安在其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之四位既不为易矣，《坤》之爻又曰“龙战于野”，战之于事，其足为简乎？《易》六经也。学者之所宜用心，愿施其词陈其义焉。

其　　十

问：人之仰而生者谷帛，谷帛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识也。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将以救之，其说如何？

其十一

问：夫子言“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书》之说尧曰

"亲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协和万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曰洪水"怀山襄陵，下人其咨"；夫亲九族、平百姓、和万邦，则天道。授人时、愁水祸，非无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于舜则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宾四门"，又曰"齐七政"，又曰"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又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载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浚川，恤五刑，典三礼，彰施五色，出纳五言"；呜呼其何勤且烦如是！而其言曰"无为而理"者何也？将亦有深辞隐义不可晓邪？抑其年代已远失其传邪？二三子其辨焉！

其十二

问：古之学者必有师，所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德行若颜回，言语若子贡，政事若子路，文学若子游，犹且有师；非独如此，虽孔子亦有师，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颜回远矣，而且无师；然其不闻有业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其十三

问：食粟、衣帛、服行仁义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圣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说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义以为不足为，是诚何道邪？圣人之于人，犹父母之于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虽有而未之知，不智：仁与智且不能，又乌足为圣人乎？不然，则说神仙者妄矣！

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

“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改葬服议

经曰：“改葬缌。”《春秋穀梁传》亦曰：“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此皆谓子之于父母，其他则皆无服。何以识其必然？经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后著改葬之制，更无轻重之差；以此知惟记其最亲者，其他无服则不记也。若主人当服斩衰，其余亲各服其服，则经亦言之，不当惟云“缌”也。《传》称“举下缅者”，“缅”犹“远”也；“下”谓服之最轻者也：以其远，故其服轻也。江熙曰：“礼，天子诸侯易服而葬，以为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纯凶，况其缅者乎？是故改葬之礼，其服惟轻。”以此而言，则亦明矣。

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之，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

然则改葬与未葬者有异矣。古者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无故，未有过时而不葬者也。“过时而不葬，谓之不能葬”，《春秋》讥之。若有故而未葬，虽出三年，子之服不变，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时之道也。虽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为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礼不备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啮其墓；鲁隐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之类是也。丧事有进而无退。有易以轻服，无加以重服，殡于堂，则谓之殡；瘗于野，则谓之葬。近代已来，事与古异，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甚者拘以阴阳畏忌，遂葬于其土；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

而反为之重服欤？在丧当葬，犹宜易以轻服，况既远而反纯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谓未可除而除，不当重而更重也。或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虽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与戚，则易固不如戚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俭之与奢，则俭固愈于奢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过犹不及，其此类之谓乎？

或曰经称“改葬缌”，而不著其月数，则似三月而后除也。子思之对文子则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启至于既葬而三月，则除之；未三月，则服以终三月也。曰：妻为夫何如？曰：如子，无吊服而加麻则何如？曰：今之吊服，犹古之吊服也。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斋郎职奉宗庙社稷之小事，盖士之贱者也。执豆笾，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不以德进，不以言扬，盖取其人力以备其事而已矣。奉宗庙社稷之小事，执豆笾、骏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于是选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员填阙，而教之行事。其勤虽小，其使之不可以不报也，必书其岁；岁既久矣，于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学生或以通经举，或以能文称，其微者，至于习法律、知字书，皆有以赞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也。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于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可得而齿乎国学矣。然则奉宗庙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赞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德艺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

今议者谓学生之无所事，谓斋郎之幸而进，不本其意；因谓可以代任其事而罢之，盖亦不得其理矣。今夫斋郎之所事者力也，学生之所事者德与艺也；以德艺举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国家崇儒劝学诱人为善之道也。此一说不可者也。

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庙社稷之事虽小，不可以不专；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学生兼其事，及其岁时日月，然后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进退必不得宜，其思虑必不固，其容貌必不庄；此其无他，其事不习，而其志不专故也；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若知此不可，将令学生恒掌其事，而隳坏其本业，则是学生之教加少，学生之道益贬；而斋郎之实犹在，斋郎之名苟无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利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又况不如其旧哉？

考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议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

禘 祫 议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肃敬祀事，凡在拟议，不敢自专，聿求厥中，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禘祫，未合适从。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曰“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

“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虽百代不毁，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墠之位；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

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不即飨于下国也！

四曰“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

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禘祫也；合食则禘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祫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

臣伏以制礼作乐者，天子之职也。陛下以臣议有可采，粗合天心，断而行之，是则为礼；如以为犹或可疑，乞召臣对面陈得失，庶有发明。谨议。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论曰：登孔氏之门者众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圣人之道，为君子之儒者乎？其于过行过言，亦云鲜矣；而夫子举不贰过惟颜氏之子，其何故哉？请试论之：

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诚明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言犹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者。”皆谓不能无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于外。考之于圣人之道，差为过耳。

颜子自惟其若是也，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诚，饮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坚之可尚，忘钻仰之为劳，任重道远，竟莫之致；

是以夫子叹其“不幸短命”，“今也则亡”，谓其不能与己并立于至圣之域，观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发于身加于人，言发乎迩见乎远，苟不慎也，败辱随之；而后思欲不贰过，其于圣人之道不亦远乎？而夫子尚肯谓之“其殆庶几”，孟子尚复谓之“具体而微”者哉？则颜子之不贰过，尽在是矣。谨论。

与李祕书论小功不税书

曾子称“小功不税”，则是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郑玄注云：“以情责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亲则叔父之下殇，与適孙之下殇，与昆弟之下殇；尊则外祖父母；常服则从祖祖父母：礼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

古之人行役不逾时，各相与处一国，其不追服，虽不可，犹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贫讣告不及时，则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鲜矣。君子之于骨肉，死则悲哀而为之服者，岂牵于外哉？闻其死则悲哀，岂有间于新故死哉？今特以讣告不及时，闻死出其月数，则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吊人，见其颜色戚戚类有丧者，而其服则吉，问之，则云“小功不税”者也。《礼》文残缺，师道不传，不识《礼》之所谓不税，果不追服乎？无乃别有所指，而传注者失其宗乎？

伏惟兄道德纯明，躬行古道，如此之类，必经于心；而有所决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亲问而以书，悚息尤深，愈再拜。

太学生何蕃传

太学生何蕃入太学者廿余年矣。岁举进士，学成行尊；自太学诸生推颂不敢与蕃齿，相与言于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状申于司业、祭酒，司业、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数十余事，以之升于礼部而以闻于天子。京师诸生以荐蕃名文说者不可选纪，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为礼部，为礼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无成功。

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学，岁率一归，父母止之；其后间一二岁乃一归，又止之；不归者五岁矣。蕃，纯孝人也。闵亲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诸生，归养于和州；诸生不能止，乃闭蕃空舍中。于是太学六馆之士百余人，又以蕃之义行言于司业阳先生城，请谕留蕃。于是太学阙祭酒，会阳先生出道州，不果留。

欧阳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学，诸生不为非义，葬死者之无归，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复，斯其所谓仁欤；蕃之力不任其体，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欧阳詹生曰：朱泚之乱，太学诸生举将从之，来请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从乱，兹非其勇欤？

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于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为泽，不为川乎？川者高，泽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义充诸心，行诸太学，积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将雨，水气上，无择于川泽涧溪之高下，然则泽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于彼者欤？故凡贫贱之士必有待然后能有所立，独何蕃欤！吾是以言之，无亦使其无传焉。

答张籍书

愈始者望见吾子于人人之中，固有异焉；及聆其音声，接其辞气，则有愿交之志；因缘幸会，遂得所图，岂惟吾子之不遗，抑仆之所遇有时焉耳。近者尝有意吾子之阙焉无言，意仆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图，脱然若沉疴去体，洒然若执热者之濯清风也。然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也！

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者亦有矣，闻而疑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

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

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见。

薄晚须到公府，言不能尽。愈再拜。

重答张籍书

吾子不以愈无似，意欲推而纳诸圣贤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此盛德者之所辞让，况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复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其身之不能恤，书于吾何有？夫子，圣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其余辅而相者周天下，，犹且绝粮于陈，畏于匡，毁于叔孙，奔走于齐鲁宋卫之郊；其道虽尊，其穷也亦甚矣！赖其徒相与守之，卒有立于天下；向使独言之而独书之，其存也可冀乎？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余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扬雄，亦未久也，然犹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为之哉！其为也易，则其传也不远，故余所以不敢也。

然观古人，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于吾所为哉！

前书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然。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非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吾岂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则其与众人辨也有矣。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孟君将有所适，思与吾子别，庶几一来。愈再拜。

与孟东野书

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

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脱汴州之乱，幸不死，无所于归，遂来于此。主人与吾有故，哀其穷，居吾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因被留以职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复辞去，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

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家甚贫；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来相视也。自彼至此虽远，要皆舟行可至，速图之，吾之望也！春且尽，时气向热，惟侍奉吉庆。愈眼疾比剧，甚无聊，不复一一。愈再拜。

答窦秀才书

愈白：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又重以自废；是故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于朝廷，远宰蛮县，愁忧无聊，瘴疠侵加，惴惴焉无以冀朝夕。

足下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高可以钓爵位，循次而进，亦不失万一于甲科；今乃乘不测之舟，入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身勤而事左，辞重而请约，非计之得也。虽使古之君子，积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胶其口而不传者，遇足下之请恳恳，犹将倒廪倾囷，罗列而进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爱于左右哉！

顾足下之能，足以自奋；愈之所有，如前所陈：是以临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钱财不足以赒左右之匮急，文章不足以发足下之事业，稛载而往，垂橐而归，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书书

月日，将仕郎前守四门博士韩愈谨载拜奉书尚书大尹阁下：

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

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

今年已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愈也少从事于文学，见有忠于君孝于亲者，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谨献所为文两卷凡十五篇，非敢以为文也，以为谒见之资也。进退惟命。愈恐惧再拜。

贺徐州张仆射白兔书

伏闻今月五日，营田巡官陈从政献瑞兔，毛质皦白，天驯其心，其始实得之符离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窃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启觉于下；依类托喻，事之纤悉不可图验：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虽不敏，请试辨之：

兔，阴类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绝其群也；驯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兽之事；革而从人，且服罪也；得之符离，符离实戎国名，又附丽也；不在农夫之田，而在军田，武德行也；不战而来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伏惟阁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乱之臣，未血斧锧之属，畏威崩析归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迹表闻，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识蒙念，睹兹盛美，焉敢避不让之责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书

十二月九日，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谨上书侍郎阁下：

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惟是鄙钝不通晓于时事，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怜悼，悔其初心，发秃齿豁，不见知己。

夫牛角之歌，辞鄙而义拙；堂下之言，不书于传记。齐桓举以相国，叔向携手以上，然则非言之难为，听而识之者难遇也！

伏以阁下内仁而外义，行高而德巨，尚贤而与能，哀穷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内职，为朝廷大臣，当天子新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出言举事，宜必施设。既有听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碇明之言，不发于左右，则后而失其时矣。

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如赐览观，亦有可采，干黩严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迟生书

愈白：尉迟生足下：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

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答杨子书

辱书并示表记述书辞等五篇，比于东都，略见颜色；未得接言语，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于貌定。知人尧舜所难，又尝服宰予之诫，故未敢决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

到城已来，不多与人还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东野。东野砣砣说足下不离口；崔大敦诗不多见，每每说人物，亦以足下为处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书，亦云足下之文，远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贤，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与李继至而交说邪？故不待相见，相信已熟；既相见，不要约已相亲；审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

今辱书乃云云，是所谓以黄金注，重外而内惑也。然恐足下少年与仆老者不相类，尚须验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后，不置疑于其间可也。

若曰长育人才，则有天子之大臣在；若仆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学问有暇，幸时见临。愈白。

上襄阳于相公书

伏蒙示《文武顺圣乐辞》、《天保乐诗》、《读蔡琰胡笳辞诗》、《移族从》并《与京兆书》，自幕府至邓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且恐且惧，忽若有亡，不知鞍马之勤，道途之远也！

夫涧谷之水，深不过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逾寻丈，人则狎而玩之；及至临泰山之悬崖，窥巨海之惊澜，莫不战掉悼栗，眩惑而自失：所观变于前，所守易于内，亦其理宜也。阁下负超卓之奇材，蓄雄刚之俊德，浑然天成，无有畔岸，而又贵穷乎公相，威动乎区极，天子之毗，诸侯之师；故其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汨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扬子云曰“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信乎其能灏灏而且噩噩也！

昔者齐君行而失道，管子请释老马而随之；樊迟请学稼，孔子使问之老农。夫马之智不贤于夷吾，农之能不圣于尼父，然且云尔者，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今愈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则其赞王公之能，而称大君子之美，不为僭越也。伏惟详

察。愈恐惧再拜。

上郑尚书相公启

愈启：伏蒙仁恩，猥赐示问，感戴战悚，若无所容措；然尚有厥诚须尽露于左右者，敢避其烦黩，怀不满之意于受恩之地哉！

愈幸甚，三得为属吏，朝夕不离门下，出入五年。窃自计较，受与报不宜在门下诸从事后；故事有当言，未尝敢不言，有不便于己，辄吐私情，阁下所宜怜也。

分司郎官职事惟祠部为烦且重。愈独判二年，日与宦者为敌，相伺候罪过，恶言詈辞，狼藉公牒，不敢为耻，实虑陷祸。故前者怀状乞与诸郎官更判，意虽甚专，事似率尔，言语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惭归， 俛日日，遂逾累旬，私图其宜，敢以病告。鸤鸠平均，歌于《国风》；从事独贤，《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怜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郑相公启

愈启：愈为相公官属五年，辱知辱爱。伏念曾无丝毫事为报答效，日夜思虑谋画，以为事大君子当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悦；故于事未尝敢疑惑，宜行则行，宜止则止，受容受察，不复进谢，自以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虽蒙沙汰为县，固犹在相公治下，未同去离门墙为故吏，为形迹嫌疑改前所为以自疏外于大君子，固当不待烦说于左右而后察也。

人有告人辱骂其妹与妻，为其长者得不追而问之乎？追而不至，为其长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军营操兵守御、为留守出入前后驱从者，此真为军人矣；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此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文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以陵驾府县：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当嫉，虽捕系杖之未过也。

昨闻相公追捕所告受辱骂者，愚以为大君子为政当有权变；始似小异，要归于正耳。军吏纷纷入见告屈，为其长者，安得不小致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见诸从事说，则与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虽然，岂敢生疑于万一？必诸从事与诸将吏未能去朋党心，盖覆黤黮，不以真情状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闭蓄以为私恨，不一二陈道！伏惟相公怜察。幸甚，幸甚！

愈无适时才用，渐不喜为吏，得一事为名可自罢去，不啻如弃涕唾，无一分顾藉心；顾失大君子纤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挥。愈惶惧再拜。

文集卷三

书 三十八首

上宰相书

正月二十七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伏光范门下，再拜献书相公阁下：

《诗》之序曰："《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其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说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长育人材，若大陵之长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云者，天下美之之辞也。其三章曰："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说者曰，"百朋"，多之之辞也，言君子既长育人材，又当爵命之，赐之厚禄以宠贵之云尔。其卒章曰："泛泛杨舟，载沈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说者曰，"载"，载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于人才，无所不取，若舟之于物，浮沈皆载之云尔。"既见君子，我心则休"云者，言若此则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于人也，既长育之，又当爵命宠贵之，而于其才无所遗焉。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其一曰："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圣人贤士之所极言至论。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则孰能长育天下之人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幸今天下无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职，钱谷甲兵之问不至于庙堂；论道经邦之暇，舍此宜无大者焉。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譸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泗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抑又闻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积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毁之，是亦不获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弃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宁往告焉，若不得志，则命也，其亦行矣！

《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是皆与善之辞也。抑又闻古之人有自进者，

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之谓也；抑又闻上之设官制禄，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贵其身也，盖将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诚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于利而荣于名也，盖将推己之所余以济其不足者耳。然则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为心，则上之道不必难其下，下之道不必难其上：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

抑又闻上之化下，得其道，则劝赏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从焉，因人之所欲为而遂推之之谓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希矣，主上感伤山林之士有逸遗者，屡诏内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盖阙焉，岂其无人乎哉？亦见国家不以非常之道礼之而不来耳。彼之处隐就闲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乐、其体之所安，岂有异于人乎哉？今所以恶衣食，穷体肤，麋鹿之与处，猿狖之与居，固自以其身不能与时从顺俯仰，故甘心自绝而不悔焉。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繇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响昧昧，惟恐闻于人也。今若闻有以书进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荐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书于四方，枯槁沈溺魁闳宽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动其心，峨峨焉缨其冠，于于焉而来矣。此所谓劝赏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从焉者也，因人之所欲为而遂推之之谓者也。

伏惟览《诗》、《书》、《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锡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进自举之罪；思设官制禄之故，以诱致山林逸遗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归焉。

小子不敢自幸，其尝所著文，辄采其可者若干首，录在异卷，冀辱赐观焉。干黩尊严，伏地待罪。愈再拜。

后十九日复上书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

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情隘辞戚，不知

所裁，亦惟少垂怜焉。愈再拜。

后廿九日复上书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发。当是时，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捉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

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答侯继书

裴子自城来，得足下一书；明日，又于崔大处，得足下陕州所留书：玩而复之，不能自休。寻知足下不得留，仆又为考官所辱，欲致一书开足下，并自舒其所怀，含意连辞，将发复已，卒不能成就其说。及得足下二书，凡仆之所欲进于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仆虽欲重累其辞，谅无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绝意不为。行自念方当远去，潜深伏神，与时世不相闻，虽足下之思我，无所窥寻其声光：故不得不有书为别，非复有所感发也。

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虽今之仕进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仆虽庸愚，每读书，辄用自愧。今幸不

为时所用，无朝夕役役之劳，将试学焉。力不足而后止，犹将愈于汲汲于时俗之所争，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我不复能自强不息，故因书奉晓；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

既货马，即求船东下，二事皆不过后月十日；有相问者，为我谢焉。

答崔立之书

斯立足下：仆见险不能止，动不得时，颠顿狼狈，失其所操持，困不知变，以至辱于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悯笑，天下之所背而驰者也。足下犹复以为可教，贬损道德，乃至手笔以问之，扳援古昔，辞义高远，且进且劝，足下之于故旧之道得矣。虽仆亦固望于吾子，不敢望于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晓者。非故欲发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复自明。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其道虽不显于天下，其自负何如哉！肯与夫斗筲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而为之忧乐哉！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其他可否自计已熟，诚不待人而后知。今足下乃复比之献玉者，以为必俟工人之剖然后见知于天下，虽两刖足不为病，且无使勍者再克；诚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进者岂舍此而无门哉？足下谓我必待是而后进者，尤非相悉之辞也。仆之玉固未尝献，而足固未尝刖，足下无为为我戚戚也。

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足下以为仆之玉凡几献，而足凡几刖也；又所谓勍者果谁哉？再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于知己，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

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重答翊书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于我者非也。人之来者，虽其心异于生；其于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宁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进而不进也？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

虽然，生之志求知于我邪，求益于我邪？其思广圣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于知而求待之殊也！贤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无患乎人不己知；未尝闻有响大而声微者也，况愈之于生恳恳邪？

属有腹疾无聊，不果自书。愈白。

代张籍与李浙东书

月日，前某官某谨东向再拜寓书浙东观察使中丞李公阁下：

籍闻议论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连帅之职，坐一方得专制于其境内者，惟阁下心事荦荦，与俗辈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

近者阁下从事李协律翱到京师，籍于李君友也，不见六七年，闻其至，驰往省之，问无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贺其得贤主人。李君曰：“子岂尽知之乎？吾将尽言之。”数日

籍益闻所不闻。籍私独喜；常以为自今已后，不复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两目不见物，无用于天下，胸中虽有知识，家无钱财，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侧，开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饮泣不能语。

既数日，复自奋曰：无所能人乃宜以盲废；有所能人虽盲，当废于俗辈，不当废于行古人之道者。浙水东七州，户不下数十万，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当问其贤不贤，不当计盲与不盲也。当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谓独盲于目尔，其心则能别是非。若赐之坐而问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实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见；阁下能信而致之于门邪？籍又善于古诗，使其心不以忧衣食乱，阁下无事时一致之座侧，使跪进其所有，阁下凭几而听之，未必不如听吹竹弹丝敲金击石也。夫盲者业专，于艺必□，故乐工皆盲；籍傥可与此辈比并乎！

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至死之年，皆阁下之赐。阁下济之以已绝之年，赐之以既盲之视，其恩轻重大小，籍宜如何报也！阁下裁之度之。籍惭靦再拜。

答李秀才书

愈白：故友李观元宾十年之前示愈别吴中故人诗六章，其首章则吾子也，盛有所称引。元宾行峻洁清，其中狭隘不能苞容，于寻常人不肯苟有论说；因究其所以，于是知吾子非庸众人。时吾子在吴中，其后愈出在外，无因缘相见。元宾既殁，其文益可贵重；思元宾而不见，见元宾之所与者则如元宾焉。

今者辱惠书及文章，观其姓名，元宾之声容怳若相接；读其文辞，见元宾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于吾元宾也！

子之言以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琢雕为工，将相从于此；愈敢自爱其道而以辞让为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子之辞而得其所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顿首。

答陈生书

愈白：陈生足下：今之负名誉享显荣者，在上位几人。足下求速化之术，不于其人，乃以访愈，是所谓借听于聋，求道于盲，虽其请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见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观足下之书及十四篇之诗，亦云有志于是矣；而其所问则名，所慕则科，故愈疑于其对焉。虽然，厚意不可虚辱，聊为足下诵其所闻。

盖君子病乎在己而顺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亲以诚。所谓病乎在己者，仁义存乎内；彼圣贤者能推而广之，而我蠢焉为众人。所谓顺乎在天者，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谓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谓事亲以诚者，尽其心不夸于外，先乎其质后乎其文者也。尽其心不夸于外者，不以己之得于外者为父母荣也，名与位之谓也。先乎其质者，行也；后乎其文者，饮食旨甘以其外物供养之道也。诚者，不欺之名也。待于外而后为养，薄于质而厚于文，斯其不类于欺欤？果若是，子之汲汲于科名，以不得进为亲之羞者，惑也！

速化之术如是而已。古之学者惟义之问，诚将学于太学，愈犹守是说而俟见焉。愈白。

与李翱书

使至，辱足下书，欢愧来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邪？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

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舍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将安以为我谋哉？此一事耳，足下谓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仆之有子，犹有不知者，时人能知我哉？持仆所守，驱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间，开口论议，其安能有以合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今年加长矣，复驱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难矣！

所贵乎京师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贤公卿在下，布衣韦带之士谈道义者多乎？以仆遑遑于其中，能上闻而下达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所为乎？嗟乎！子之责我诚是也，爱我诚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尧舜已来，士有不遇者乎，无也？子独安能使我洁清不洿而处其所可乐哉？非不愿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势不便故也。仆于此岂以为大相知乎？累累随行，役役逐队，饥而食，饱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诚有爱于仆也。然所爱于我者少，不知我者犹多，吾岂乐于此乎哉？将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然恐子有时不暇责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责且自悲也：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耳。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子之闻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

离违久，乍还侍左右，当日欢喜，故专使驰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上张仆射书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节目十余事来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当时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上无以承事于公，忘其将所以报德者；下无以自立，丧失其所以为心：夫如是，则安得而不言？

凡执事之择于愈者，非为其能晨入夜归也，必将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虽不晨入而夜归，其所取者犹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处之，其所不能，不强使为是，故为下者不获罪于上，为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诸侯无大相过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时，与孟子之时又加远矣，皆好其闻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闻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

行道者，好义者也；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未有好义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执事可以闻此言，惟愈于执事也可以此言进。

愈蒙幸于执事，其所从旧矣。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为名，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天下之人闻执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执事之好士也如此，执事之待士以礼如此，执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执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执事之厚于故旧如此；又将曰：韩愈之识其所依归也如此，韩愈之不谄屈于富贵之人如此，韩愈之贤能使其主待之以礼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若使随行而入，逐队而趋，言不敢尽其诚，道有所屈于己；天下之人闻执事之于愈如此，皆曰：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韩愈之事执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虽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矣，将以称于天下曰：知己知己！则未也。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录其罪；察其辞，而垂仁采纳焉。愈恐惧再拜。

答胡生书

愈顿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刍价益高，生远客，怀道守义，非其人不交，得无病乎？斯须不展，思想无已。愈不善自谋，口多而食寡，然犹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穷也。至于是而不悔，非信道笃者其谁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屡相见为忧，谢相知为急，谋道不谋食，乐以忘忧者，生之谓矣。顾无以当之，如何？

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则庶可矣；生又离乡邑，去亲爱，甘辛苦而不厌者，本非为是也，如之何？愈之于生既不变矣，戒生无以示愈者语于人，用息不知者之谤，生慎从之！

《讲礼》《释友》二篇，比旧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古之作者正如是尔。愈顿首。

与于襄阳书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材，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

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与崔群书

自足下离东都，凡两度枉问，寻承已达宣州，主人仁贤，同列皆君子，虽抱羁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无入而不自得。乐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御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辈，岂以出处近远累其灵台邪？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将息之道，当先理其心，心闲无事，然后外患不入，风气所宜，可以审备，小小者亦当自不至矣。足下之贤，虽在穷约犹能不改其乐，况地至近、官荣禄厚、亲爱尽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为足下贤者，宜在上位，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亲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于己已厚，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知晓，然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粗巨细，出入明晦，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诚知足下出群拔萃，无谓仆何从而得之也。与足下情义宁须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惧足下以为吾所与深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既谓能粗知足下，而复惧足下之不我知，亦过也。

比亦有人说足下诚尽善尽美，抑犹有可疑者。仆谓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当有所好恶，好恶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无贤愚无不说其善，伏其为人；以是而疑之耳。"仆应之曰："凤皇芝草，贤愚皆以为美瑞；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于遐方异味，则有嗜者有不嗜者；至于稻也、粱也、脍也、炙也，岂闻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于吾崔君无所损益也。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犹有好恶如此之异者，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无怠，无怠！

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颍之上，当亦终得之。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以此忽忽思与足下相见一道其怀。小儿女满前，能不顾念！足下何由得归北来？仆不乐江南，官满便终老嵩下，足下可相就，仆不可去矣。珍重自爱，慎饮食，少思虑！惟

此之望。愈再拜。

与陈给事书

愈再拜：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贫贱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继见，其后阁下位益尊，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夫位益尊，则贱者日隔；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则爱博而情不专。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则贤者不与；文日益有名，则同进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专之望，以不与者之心而听忌者之说：由是阁下之庭无愈之迹矣！

去年春，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属乎其言若闵其穷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后如东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继见，及其还也，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惧也不敢复进。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无所逃避，不敢遂进，辄自疏其所以，并献近所为《复志赋》已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送孟郊序》一首生纸写，不加装饰，皆有揩字注字处，急于自解而谢，不能俟更写，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愈恐惧再拜。

答冯宿书

垂示仆所阙，非情之至，仆安得闻此言？朋友道缺绝久，无有相箴规磨切之道，仆何幸乃得吾子！仆常闵时俗人有耳不自闻其过，懔懔然惟恐己之不自闻也：而今而后，有望于吾子矣！

然足下与仆交久，仆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追思之可为战栗寒心。故至此已来，克己自下，虽不肖人至，未尝敢以貌慢之；况时所尚者邪？以此自谓庶几无时患，不知犹复云云也。闻流言不信其行，呜呼，不复有斯人也！君子不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仆何能尔？委曲从顺，向风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犹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闻其过则喜，禹闻昌言则下车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过者，吾之师也。"愿足下不惮烦，苟有所闻，必以相告；吾亦有以报子，不敢虚也，不敢忘也！

与卫中行书

大受足下：辱书，为赐甚大；然所称道过盛，岂所谓诱之而欲其至于是欤？不敢当，不敢当！其中择其一二近似者而窃取之，则于交友忠而不反于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则未敢自谓能尔也。不敢当，不敢当！

至于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

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

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则吉，小人则凶”者，不可也。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岂不约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穷通，自我为之”，吾恐未合于道。足下征前世而言之，则知矣；若曰以道德为己任，穷通之来，不接吾心，则可也。

穷居荒凉，草树茂密，出无驴马，因与人绝，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复脱祸乱，不当安安而居、迟迟而来也！

上张仆射第二书

愈再拜：以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谏者不休，执事不止，此非为其乐不可舍、其谏不足听故哉？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乐不可舍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球之害者必曰：有危堕之忧，有激射之虞，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执事闻之若不闻者，其意必曰：进若习熟，则无危堕之忧；避能便捷，则免激射之虞；小何伤于面目，大何累于形躯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牵引相比也，特以击球之间之事明之耳：

马之与人，情性殊异；至于筋骸之相束，血气之相持，安佚则适，劳顿则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骤折中，少必无疾，老必后衰。及以之驰球于场，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气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远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无全马矣。然则球之害于人也决矣！凡五藏之系络甚微，坐立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

《春秋传》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虽岂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广虑之，深思之，亦养寿命之一端也。愈恐惧再拜。

与冯宿论文书

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子云死近千载，竟未有扬子云，可叹也！其时桓谭亦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岂不谓然乎？

近李翱从仆学文，颇有所得，然其人家贫多事，未能卒其业。有张籍者，年长于翱，而亦学于仆，其文与翱相上下，一二年业之，庶几乎至也；然闵其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以之争名于时也！

久不谈，聊感足下能自进于此，故复发愤一道。愈再拜。

与祠部陆员外书

执事好贤乐善，孜孜以荐进良士、明白是非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获幸于左右，其足迹接于门墙之间，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将一年于今矣。念虑所及，辄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执事之所孜孜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张之乎？诚不自识其言之可采与否；其事则小人之事君子尽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数，又执事之志或有待而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尔：

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间疑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其求，顺乎其必从也。执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举尔所知”，然则愈之知者亦可言已。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云长者。喜之家，在开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达，弃官而归。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赋多，不足以养其亲，则以其耕之暇，读书而为文，以干于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学西京而为也，举进士十五六年矣。云长之文，执事所自知；其为人淳重方实，可任以事，其文与喜相上下。有刘述古者，其文长于为诗，文丽而思深，当今举于礼部者，其诗无与为比，而又工于应主司之试；其为人温良诚信，无邪佞诈妄之心，强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趋事静以敏，著美名而负屈称者，其日已久矣。有韦群玉者，京兆之从子，其文有可取者，其进而未止者也，其为人贤而有材，志刚而气和，乐于荐贤为善；其在家无子弟之过，居京兆之侧，遇事辄争，不从其令而从其义，求子弟之贤而能业其家者，群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当执事首荐而极论者。主司疑焉，则以辨之；问焉，则以告之；未知焉，则殷勤而语之：期乎有成而后止可也。有沈杞者、张弦者、尉迟汾者、李绅者、张后馀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数子，与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实，主司疑焉则与解之，问焉则以对之，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

往者陆相公司贡士，考文章甚详，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陆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无足信者，故蔑蔑无闻。今执事之与司贡士者有相信之资、谋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

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䜩娱乐为事；独执事眇然高举，有深思长虑，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闻于左右也。愈恐惧再拜。

与凤翔邢尚书书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今阁下为王爪牙，为国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弃甲而远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岂负大丈夫平生之志愿哉？岂负明天子非常之顾遇哉？赫赫

乎，洸洸乎，功业逐日以新，名声随风而流，宜乎欢呼海隅高谈之士，奔走天下慕义之人，使或愿驰一传，或愿操一戈，纳君于唐虞，收地于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盖亦有说云：岂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礼未甚优？请粗言其事，阁下试详而听之：

夫士之来也，必有求于阁下；夫以贫贱而求于富贵，正其宜也。阁下之财不可以遍施于天下，在择其人之贤愚而厚薄等级之可也。假如贤者至，阁下乃一见之；愚者至，不得见焉：则贤者莫不至而愚者日远矣。假如愚者至，阁下以千金与之；贤者至，亦以千金与之；则愚者莫不至而贤者日远矣。欲求得士之道，尽于此而已；欲求士之贤愚，在于精鉴博采之而已。精鉴于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于人，百无一二遗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见天下之竹帛不足书阁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颂阁下之形容矣！

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边，故六月于迈，来观其师，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诚悦阁下之义，愿少立于阶墀之际，望见君子之威仪也。居十日而不敢进者，诚以左右无先为容，惧阁下以众人视之，则杀身不足以灭耻，徒悔恨于无穷：故先此书序其所以来之意，阁下其无以为狂而以礼进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为人求荐书

某闻木在山，马在肆，遇之而不顾者虽日累千万人，未为不材与下乘也；及至匠石过之而不睨，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娅之后，是生于匠石之园，长于伯乐之厩者也；于是而不得知，假有见知者千万人，亦何足云。今幸赖天子每岁诏公卿大夫贡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荐闻，是以冒进其说以累于执事，亦不自量已。

然执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马不售于市者，知伯乐之善相也，从而求之；伯乐一顾，价增三倍：某与其事颇相类，是故终始言之耳。某再拜。

应科目时与人书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滨，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獱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

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答刘正夫书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辱笺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

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

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顾常以此为说耳。

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又常从游于贤尊给事，既辱厚赐，又安得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何如？愈白。

答殷侍御书

某月日，愈顿首：辱赐书，周览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惭。愈于进士中，粗为知读经书者；一来应举，事随日生，虽欲加功，竟无其暇。游从之类，相熟相同，不教不学，闷然不见己缺，日失月亡，以至于老：所谓无以自别于常人者。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于中，颜变于外，不复自比于人。

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闻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愿尽传其学。职事羁缠，未得继请，怠惰因循，不能自强，此宜在摈而不教者。今反谓少知根本，其辞章近古，可令叙所注书；惠出非望，承命反侧，善诱不倦，斯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凉，时得休假，傥矜其拘缀不得走请，务道之传而赐辱临，执经座下，获卒所闻，是为大幸！

况近世公羊学几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圣经贤传，屏而不省，要妙之义，无自而寻；非先生好之乐之，味于众人之所不味，务张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绻绻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开释，章分句断，其心晓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经端，自托不腐，其又奚辞？将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陈商书

愈白：辱惠书，语高而旨深，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浅弊无过人

知识，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实？然自识其不足补吾子所须也。

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门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轩辕氏之律吕。"客骂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虽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谓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也。今举进士于此世，求禄利行道于此世，而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比欤？文虽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则怒且怨，不知君子必尔为不也！故区区之心，每有来访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略不辞让，遂尽言之，惟吾子谅察。愈白。

与孟尚书书

愈白：行官自南回，过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书数番，忻悚兼至，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祷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圣贤事业，具在方册，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传》又曰："不为威惕，不为利疚。"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惧也；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释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说。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寖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

籍、湜辈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获承命，惟增惭惧，死罪死

罪！愈再拜。

答吕毉山人书

愈白：惠书责以不能如信陵执辔者。夫信陵，战国公子，欲以取士声势倾天下而然耳；如仆者，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砻磨以世事；又自周后文弊，百子为书，各自名家，乱圣人之宗，后生习传，杂而不贯：故设问以观吾子。其已成熟乎，将以为友也；其未成熟乎，将以讲去其非而趋是耳。不如六国公子有市于道者也。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务欲进足下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于朝，以争救之耳；非谓当今公卿间无足下辈文学知识也。不得以信陵比。

然足下衣破衣，系麻鞋，率然叩吾门；吾待足下虽未尽宾主之道，不可谓无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盖寡，乃遂能责不足于我，此真仆所汲汲求者。议虽未中节，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将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听仆之所为，少安无躁。愈顿首。

答渝州李使君书

乖隔年多，不获数附书，慕仰风味，未尝敢忘。使至，连辱两书，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赖。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绸密，典实可寻，而推究之明，万万无一可疑者。钦想所为，益深勤企，岂以愈为粗有知识，可语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数愈于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

愈虽无节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势，亲狎于要路，有言可信之望，虽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无由缘进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负所期待，窃窃转语于人，不见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无已，以报见待；惟且迟之，勿遽捐罢，幸甚！《庄子》云："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圣也。"《传》曰："君子俟命。"然无所补益，进其厌饫者，只增愧耳。良务宽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书

九月五日，愈顿首，微之足下：前岁辱书，论甄逢父济识安禄山必反，即诈为喑弃去。禄山反，有名号，又逼致之，济死执不起，卒不污禄山父子事。又论逢知读书，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县，斥其余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与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诸史氏。

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坚。微之乎，子真安而乐之者！谨详足下所论载，校之史法，若济者固当得附书；今逢又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标白其先人事，载之天下耳目，彻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惊人：逢与其父俱当得书矣。

济逢父子自吾人发。《春秋》美君子乐道人之善，夫苟能乐道人之善，则天下皆去恶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实大，足下与济父子俱宜牵联得书。足下勉逢令终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强，嗣德有继，将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而已也。愈既承命，又执笔以俟。愈再拜。

与郑相公书

再奉示问，皆缘孟家事，辞旨恻恻，忧虑深远，窃有以见大人君子笃于仁爱，终始不倦。伏读感欷，不知所喻。

旧与孟往还数人，昨已共致百千已来，寻已至东都，计供葬事外尚有余资。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孟氏兄弟在江东未至。先与相识，亦甚循善；所虑才干不足任事。郑氏兄弟惟最小者在东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师，比持服在东都，今已外除，经营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后人所与及裴押衙所送钱物，并委樊舍人主之，营致生业，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静守，无大阙败。伏惟不至远忧，续具一一谘报，不宣。愈再拜。

与袁相公书

伏闻宾位尚有阙员，幸蒙不以常辈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贱，思有论荐。

窃见朝议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师孝友聪明，家故饶财，身居长嫡，悉推与诸弟；诸弟皆优赡有余，而宗师妻子常寒露饥馁，宗师怡然处之，无有难色。穷究经史，章通句解，至于阴阳、军法、声律，悉皆研极原本。又善为文章，词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通微晓事，可与晤语。又习于吏职，识时知变，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长。退勇守专，未为宰物者所识；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试。阁下傥引而致之，密加识察，有少不如所言，愈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弃绝之罪于门下。诚不忍奇宝横弃道侧，而阁下篋椟尚有少阙不满之处，犹足更容，辄冒言之，退增汗慑。谨状。

与鄂州柳中丞书

淮右残孽，尚守巢窟，环寇之师，殆且十万，瞋目语难。自以为武人不肯循法度，颉颃作气势，窃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属也；不闻有一人援桴鼓誓众而前者，但日令走马来求赏给，助寇为声势而已！

阁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军而进之，陈师鞠旅，亲与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将二州之牧以壮士气，斩所乘马以祭踶死之士，虽古名将，何以加兹！此由天资忠孝，郁于中而大作于外，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而为戎臣师；岂常习于威暴之事，而乐其斗战之危也哉？

愈诚怯弱不适于用，听于下风，窃自增气，夸于中朝稠人广众会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颜，令议者知将国兵而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

临敌重慎，诫轻出入，良食自爱，以副见慕之徒之心，而果为国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

愈愚不能量事势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顿三州之地，蚊蚋蚁虫之聚，感凶竖煦濡饮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为帅，出死力以抗逆明诏，战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烧县邑，贼杀不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颍、淮、江为之骚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劳于图议，握兵之将、熊罴貙虎之士畏懦砸蹜，莫肯杖戈为士卒前行者；独阁下奋然率先，扬兵界上，将二州之守，亲出入行间，与士卒均辛苦，生其气势。见将军之锋颖凛然，有向敌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先天下武夫，关其口而夺之气：愚初闻时方食，不觉弃匕箸起立。岂以为阁下真能引孤军单进，与死寇角逐，争一旦侥幸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贵；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适机宜，而风采可畏爱故也。是以前状辄述鄙诚，眷惠手翰还答，益增欣悚。

夫一众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时雨，三代用师，不出是道。阁下果能充其言，继之以无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虽国家故所失地，旬岁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齿牙间？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远征军士：行者有羁旅离别之思，居者有怨旷骚动之忧，本军有馈饷烦费之难，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则怨，缓之则不用命；浮寄孤悬，形势销弱，又与贼不相谙委，临敌恐骇，难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与贼相熟，知其气力所极，无望风之惊，爱护乡里，勇于自战：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阁下以为何如？傥可上闻行之否？

计已与裴中丞相见，行营事宜，不惜时赐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仆射书

季冬极寒，伏惟仆射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职事，不任感惧。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问，欣慰殊深，赞善十一郎行，已附状，伏计寻上达。

愈虽未获拜识，尝承仆射眷私，猥辱荐闻，待之上介，事虽不允，受赐实多。顷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撰《庙碑》，见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书问稍简，遂敢自疏？比所与杨书记书，盖缘久阙附状，求因间粗述下情。忽奉累纸示问，辞意重叠，捧读再三，但增惭悚。

仆射公忠贤德为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谦巽滋甚。谬承知遇，欣荷实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无任驰恋。谨因使回奉状，不宣。谨状。

与华州李尚书书

比来不审尊体动止何似？乍离阙庭，伏计倍增恋慕。

愈于久故游从之中，伏蒙恩奖知待，最深最厚，无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奋励出奇，少答所遇。拜辞之后，窃念旬朔不即获侍言笑，东望殒涕，有儿女子之感。独宿直舍，无可告语，展转歔欷，不能自禁。

华州虽实百郡之首，重于藩维，然阁下居之，则为失所。愚以为苟虑有所及，宜密以上闻，不宜以疏外自待；接过客俗子，绝口不挂时事，务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亲近

药物方书，动作步趋，以致和宣滞；为国自爱，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谨奉状，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

所示情眷之至，不胜悚荷。台参实奏云：容桂观察使带中丞尚不台参；京尹郡国之首，所管神州赤县，官带大夫，岂得却不如，事须台参？圣恩以为然，便令宣与李绅不用。台参亦是何典故？赤令尚与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人见近事，习耳目所熟，稍殊异即怪之；其于道理有何所伤？圣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岂有定制也？

停推巡缘府中褊迫是实，若别差人，即是妄说。岂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类如此，亦在大贤斟酌而断之。流言止于智者，正谓此耳。

客多，自修报状不得，伏惟照察。

文集卷四

序 三十六首

送陆歙州诗序

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员外郎陆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贤，都邑游居之良，赍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宰臣之所荐闻，天子之所选用，其不轻而重也较然矣。如是而赍咨涕洟以为不当去者：陆君之道行乎朝廷，则天下望其赐；刺一州，则专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后天下，岂吾君与吾相之心哉？于是昌黎韩愈道愿留者之心泄其思，作诗曰：

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陆君之去兮，谁与翱翔。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为留？我作此诗，歌于逵道；无疾其驱，天子有诏。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眘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送许郢州序

愈尝以书自通于于公，累数百言。其大要言：先达之士，得人而托之，则道德彰而名问流；后进之士，得人而托之，则事业显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虽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为不可，复书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与卑鄙庸陋相应答如影响，是非忠乎君而乐乎善，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者乎？愈虽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谓之知己，恒矜而诵之。情已至而事不从，小人之所不为也；故于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为于公赠。

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败于自异。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诚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观察使不急于其赋，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独厚；观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敛不可以独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县之于州，犹州之于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临乎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贤，其谁能信之？

愈于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赠行，不以颂而以规。

送窦从事序

逾瓯、闽而南，皆百越之地，于天文，其次星纪，其星牵牛。连山隔其阴，钜海敌其阳，是维岛居卉服之民，风气之殊，著自古昔。

唐之有天下，号令之所加，无异于远近。民俗既迁，风气亦随，雪霜时降，疠疫不兴，濒海之饶，固加于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东西州焉。

皇帝临天下二十有二年，诏工部侍郎赵植为广州刺史，尽牧南海之民。署从事扶风窦平。平以文辞进。于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东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赋诗以赠之。于是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我，不惮行之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

与众乐之之谓乐，乐而不失其正，又乐之尤也。四方无斗争金革之声，京师之人既庶且丰，天子念致理之艰难，乐居安之闲暇，肇置三令节，诏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

官属饮酒以乐，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

三月初吉，实惟其时，司业武公于是总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樽俎既陈，肴羞惟时，醆斝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褒衣危冠，与与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来，历阶以升，坐于樽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风》，赓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优游夷愉，广厚高明，追三代之遗音，想舞雩之咏叹，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于是作歌诗以美之，命属官咸作之，命四门博士昌黎韩愈序之。

送齐皞下第序

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视上也，亦惟视其举黜之当否，不以亲疏远迩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择谊，坦乎其无忧于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确乎其无惑于上也。是故为君不劳，而为臣甚易：见一善焉，可得详而举也；见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乎举雠、举子之事，载之传中而称美之，而谓之忠。见一善焉，若亲与迩不敢举也；见一不善焉，若疏与远不敢去也。众之所同好焉，矫而黜之乃公也；众之所同恶焉，激而举之乃忠也。于是乎有违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内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谓良有司也。肤受之诉不行于君，巧言之诬不起于人矣。乌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劳乎！为有司者，不亦难乎！为人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过也；则曰有司焉，则非有司之过也，则曰今举天下人焉，则非今举天下人之过也。盖其渐有因，其本有根，生于私其亲，成于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谓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实难，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终能复古乎！

若高阳齐生者，其起予者乎？齐生之兄为时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硕臣皆其旧交。齐生举进士，有司用是连枉齐生，齐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将利吾器而俟其时耳。"抱负其业，东归于家。吾观于人，有不得志则非其上者众矣；亦莫计其身之短长也。若齐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闵于有司，其不亦鲜乎哉！吾用是知齐生后日诚良有司也，能复古者也，公无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陈密序

太学生陈密请于余曰："密承训于先生，今将归觐其亲，不得朝夕见，愿先生赐之言，密将以为戒。密来太学，举明经，累年不获选，是弗利于是科也。今将易其业而三礼是习，愿先生之张之也。密将以为乡荣。"

余愧乎其言，遗之言曰："子之业信习矣，其容信合于礼矣；抑吾所见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诵其文则思其义，习其仪则行其道，则将谓子君子也。爵禄之来也不可辞矣，科宁有利不利邪？"

送李愿归盘谷序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

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妬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徼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殃；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徵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为获也亦大矣。

然吾未尝闻有登第于有司而进谢于其门者，岂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举者之望于有司也，亦将然乎？其进而谢于其门也，则为私乎？抑无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举其礼乎？若牛堪者，思虑足以及之，材质足以行之，而又不闻其往者，其将有以哉！违众而求识，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观之，若堪之用心，其至于大官也不为幸矣！

堪，太学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师属也，于其登第而归，将荣于其乡也，能无说乎？

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赠崔复州序

有地数百里，趋走之吏，自长史司马已下数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旧；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

虽然，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县吏乎？能自辨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闻，小民有所不宣。赋有常而民产无恒，水旱疠疫之不期，民之丰约悬于州，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民就穷而敛愈急：吾见刺史之难为也！

崔君为复州，其连帅则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苏复人，于公之贤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将在于此乎？

愈尝辱于公之知，而旧游于崔君，庆复人之将蒙其休泽也，于是乎言。

赠张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繇是举者，或远至十余年然后与乎三千之数，而升于礼部矣；又或远至十余年然后与乎二百之数，而进于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

张童子生九年，自州县达礼部，一举而进立于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经。有司复上其事，繇是拜卫兵曹之命。人皆谓童子耳目明达，神气以灵；余亦伟童子之独出于等夷也。童子请于其官之长，随父而宁母。岁八月，自京师道陕南至虢东及洛师，北过大河之阳，九月始来及郑。自朝之闻人以及五都之伯长群吏，皆厚其饩赂，或作歌诗以嘉童子，童子亦荣矣！

虽然，愈将进童子于道，使人谓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与长也异观：少之时，人惟童子之异；及其长也，将责成人之礼焉。成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则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

愈与童子俱陆公之门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请赠与处也，故有以赠童子。

送浮屠文畅师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扬子云称：“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吾取以为法焉。

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缙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贞元十

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无以圣人之道告之者，而徒举浮屠之说赠焉。夫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彼见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乐闻其说而请之。如吾徒者，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语之，不当又为浮屠之说而渎告之也。

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然；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邪？夫鸟俯而啄，仰而四顾；夫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己害也，犹且不脱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为者，惑也；悦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于是乎言。

送杨支使序

愈在京师时，尝闻当今藩翰之宾客惟宣州为多贤。与之游者二人：陇西李博、清河崔群。群与博之为人吾知之：道不行于主人，与之处者非其类，虽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群博论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虽不尽与之游，皆可信而得其为人矣。愈未尝至宣州，而乐颂其主人之贤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于门下，其来而镇兹土也，有问湖南之宾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诏为邑于阳山，然后得谒湖南之宾客于幕下，于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仪之之来也，闻其言而见其行，则向之所谓群与博者，吾何先后焉？仪之智足以造谋，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诗》《书》六艺之学，先圣贤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辅其质，宜乎从事于是府而流声实于天朝也。

夫乐道人之善以勤其归者，乃吾之心也；谓我为邑长于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诗者，歌以系之。

送何坚序

何于韩同姓为近；坚以进士举，于吾为同业；其在太学也，吾为博士，坚为生，生、博士为同道；其识坚也十年，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业也，同道也，故人也，于其不得愿而归，其可以无言邪？

坚，道州人，道之守阳公贤也；道于湖南为属州，湖南杨公又贤也；坚为民，坚又贤也。湖南得道为属，道得坚为民，坚归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阳公之令，道亦唱其县与其比州服杨公之令。吾闻鸟有凤者，恒出于有道之国。当汉时，黄霸为颍川，是鸟实集而鸣焉。若史可信，坚归，吾将贺其见凤而闻其鸣也已。

送廖道士序

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其无乃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学而不出邪？

廖师郴民，而学于衡山，气专而容寂，多艺而善游，岂吾所谓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与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别，申以问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颜氏子操瓢与箪，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贞观开元之丕绩，在廷之臣争言事。当此时，醉乡之后世又以直废。吾既悲醉乡之文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识其子孙。今子之来见我也，无所挟，吾犹将张之；况文与行不失其世守，浑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见信于世也！于其行，姑与之饮酒。

送孟秀才序

今年秋，见孟氏子琯于郴，年甚少，礼甚度，手其文一编甚钜；退披其编以读之，尽其书，无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识矣。其十月，吾道于衡潭以之荆，累累见孟氏子焉，其所与偕尽善人长者，吾益以奇之。今将去是而随举于京师，虽不有请，犹将强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请之烦邪？

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于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

送陈秀才彤序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

颍川陈彤始吾见之杨湖南门下，颀然其长，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于人，不轻以事接；争名者之于艺，不可以虚屈：

吾见湖南之礼有加，而同进之士交誉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问焉以质其学，策焉以考其文，则何信之有？故吾不徵于陈，而陈亦不出于我，此岂非古人所谓“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者类邪？

凡吾从事于斯也久，未见举进士有如陈生而不如志者，于其行，姑以是赠之。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

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

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埙之所由，既几于知道；如又得其船与楫，知沿而不止，呜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国李公为吏部员外郎，愈尝与偕朝，道语幽州司徒公之贤，曰：某前年被诏告礼幽州，入其地，迓劳之使里至，每进益恭。及郊，司徒公红帓首、靴袴、握刀，左右杂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礼辞曰：“公天子之宰，礼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将服承命。”卒不得辞。上堂即客阶，坐必东向。

愈曰：“国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数穷六十，其将复平；平必自幽州始，乱之所出也。今天子大圣，司徒公勤于礼，庶几帅先河南北之将来觐奉职，如开元时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数数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端公岁时来寿其亲东都，东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门。其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万岁，请以愈言为使归之献。

送区册序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

愈待罪于斯且半岁矣。有区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来，升自宾阶，仪观甚伟，坐与之语，文义卓然。庄周云："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岂易得哉！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与之翳嘉林，坐石矶，投竿而渔，陶然以乐，若能遗外声利而不厌乎贫贱也。

岁之初吉，归拜其亲，酒壶既倾，序以识别。

送张道士序

张道士，嵩高之隐者，通古今学，有文武长材，寄迹老子法中，为道士以养其亲。九年，闻朝廷将治东方贡赋之不如法者，三献书，不报，长揖而去。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诗曰：

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况当营都邑，杞梓用不疑。张侯嵩高来，面有熊豹姿。开口论利害，剑锋白差差。恨无一尺捶，为国笞羌夷。诣阙三上书，臣非黄冠师。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语，不能伴儿嬉。乃著道士服，众人莫臣知。臣有平贼策，狂童不难治。其言简且要，陛下幸听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遗。或是章奏繁，裁择未及斯。宁当不俟报，归袖风披披。答我事不尔，吾亲属吾思。昨宵梦倚门，手取连环持。今日有书至，又言归何时。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迟。岭北梁可构，寒鱼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复还其私。从容进退间，无一不合宜。时有利不利，虽贤欲奚为？但当励前操，富贵非公谁。

送高闲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

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送殷员外序

唐受天命为天子，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小大，咸臣顺于朝。时节贡水土百物，大者特来，小者附集。

元和睿圣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诏曰："四方万国，惟回鹘于唐最亲，奉职尤谨，丞相其选宗室四品一人，持节往赐君长，告之朕意。又选学有经法通知时事者一人，与之为贰。"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饯。

酒半，右庶子韩愈执盏言曰：殷大夫：今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今子使万里外国，独无几微出于言面，岂不真知轻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应诏，真诚知人。士不通经，果不足用。于是相属为诗以道其行云。

送杨少尹序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丞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疋？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送权秀才序

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匮多美玉，卓荦瑰怪之士，宜乎游于大人君子之门也！

相国陇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吴县男为军司马，门下之士权生实从之来。权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寂寥乎短章，春

容乎大篇：如是者，阅之累日而无穷焉。

愈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如是而将进于明有司，重之以吴县之知，其果有成哉！于是咸赋诗以赠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贞元中，愈从太傅陇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日为酒杀羊享宾客，李生则尚与其弟学读书，习文辞，以举进士为业。愈于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间。公薨军乱，军司马从事皆死，侍御亦被谗为民日南。其后五年，愈又贬阳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东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为亲王长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从事请告来觐。于时，太傅府之士惟愈与河南司录周君独存，其外则李氏父子，相与为四人。离十三年，幸而集处，得燕而举一觞相属，此天也，非人力也！

侍御与周君于今为先辈成德，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惟愈也业不益进，行不加修，顾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谒周君，抵李生，退未尝不发愧也。

往时侍御有无尽费于朋友，及今则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禄不足以养；李生虽欲不从事于外，其势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

送石处士序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辞，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涂，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

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

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𫓧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谘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

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

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郑尚书序

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四十余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启问起居，谢守地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迎郊。及既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守屏，若将趋入拜庭之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皆兴拜，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谘而后行，隶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使必数月而后能至。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飒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应，蜂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狝之，尽根株痛断乃止。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礼，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有事。

长庆三年四月，以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郑公尝以节镇襄阳，又帅沧景德棣，历河南尹，华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称道。入朝为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

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将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军吏走驿马诣阙告饥，公卿廷议以转运使不得其人，宜选才干之士往换之，吾族子重华适当其任。

至则出赃罪吏九百余人，脱其桎梏，给耒耜与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偿所负，释其粟之在吏者四十万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种粮，齿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奋，相率尽力以奉其令；而又为之奔走经营，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连二岁大熟，吏得尽偿其所亡失四十万斛者而私其赢余，得以苏息，军不复饥。君曰："此未足为天子言。请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罢漕輓之费。"朝廷从其议，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

八年，诏拜殿中侍御史，锡服朱银。其冬来朝，奏曰："得益开田四千顷，则尽可以给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顷，法当用人七千，臣令吏于无事时督习弓矢为战守备，因可以制虏，庶几所谓兵农兼事，务一而两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议。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车船自他郡往输，乘沙逆河，远者数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费不可胜计。中国坐耗，而边吏恒苦食不继。今君所请田，皆故秦汉时郡县地，其课绩又已验白；若从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数也。今天子方举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宁使士有不尽用之叹，怀奇见而不得施设也？君又何忧？而中台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韩君前领三县，纪纲二州，奏课常为天下第一；行其计于边，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尽用其策，西北边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闻其归，皆相勉为诗以推大之，而属余为序。

送郑十校理序

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雠官，曰"学士"、曰"校理"，常以宠丞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皆达官也，校理则用天下之名能文学者；苟在选，不计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书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郑生涵始以长安尉选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俭守教训，好古义施于文辞者；如是而在选，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劝耳矣。

愈为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东都生也，事相公于东太学；今为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于居守：三为属吏，经时五年，观道德于前后，听教诲于左右，可谓亲薰而炙之矣。其高大远密者，不敢隐度论也；其勤己而务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进仕，获重语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门者可进贺也。

求告来宁，朝夕侍侧，东都士大夫不得见其面；于其行日，分司吏与留守之从事，窃载酒肴席定鼎门外，盛宾客以饯之。既醉，各为诗五韵，且属愈为序。

诗 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华，校雠天禄阁。寿觞佳节过，归骑春衫薄。鸟

哷正交加，杨花共纷泊。亲交谁不羡，去去翔寥廓。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

韦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谓韦侯美士，考功显曹，盛山僻郡；夺所宜处，纳之恶地以枉其材，韦侯将怨且不释矣。

或曰：不然。夫得利则跃跃以喜，不利则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岂韦侯谓哉？韦侯读六艺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为辞章，可谓儒者。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况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间哉！

未几，果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歌咏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不知其出于巴东以属朐涊也。

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韦侯为中书舍人，侍讲六经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马为宰相，洋州许使君为京兆，忠州白使君为中书舍人，李使君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为秘书监，温司马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

文集卷五

哀辞　祭文 三十七首

祭田横墓文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

欧阳生哀辞

欧阳詹世居闽越。自詹已上皆为闽越官，至州佐县令者，累累有焉。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

今上初，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闾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八年春，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自后詹归闽中，余或在京师他处，不见詹久者惟詹归闽中时为然，其他时与詹离率不历岁，移时则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久然后去。故余与詹相知为深。

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谑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读其书，知其于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詹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将率其徒伏阙下举余为博士，会监有狱，不果上。观其心，有益于余，将忘其身之贱而为之也。呜呼，詹今其死矣！

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詹虽未得位，其名声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虽詹与其父母皆可无憾也。詹之事业文章，李翱既为之传，故作哀辞，以舒余哀，以传于后，以遗

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则及兮，勿谓不通。哭泣无益兮，抑哀自强；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诚。呜呼哀哉兮，是亦难忘！

题哀辞后

愈性不喜书，自为此文，惟自书两通：其一通遗清河崔群，群与余皆欧阳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过时而悲；其一通今书以遗彭城刘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为合于古，诣吾庐而来请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坚。

凡愈之为此文，盖哀欧阳生之不显荣于前，又惧其泯灭于后也。今刘君之请，未必知欧阳生，其志在古文耳。虽然，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刘君好其辞，则其知欧阳生也无惑焉。

独孤申叔哀辞

众万之生，谁非天邪？明昭昏蒙，谁使然邪？行何为而怒，居何故而怜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贤邪？将下民之好恶与彼苍悬邪；抑苍茫无端而暂寓其间邪？死者无知，吾为子恸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

濯濯其英，晔晔其光。如闻其声，如见其容。乌虖远矣，何日而忘！

祭穆员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携扶北奔，避盗来攻。晨及洛师，相遇一时；顾我如故，眷然顾之。子有令闻，我来自山；子之畯明，我钝而顽。道既云异，谁从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于后八年，君从杜侯。我时在洛，亦应其招。留守无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维其嬉游。草生之春，鸟鸣之朝；我辔在手，君扬其镳。君居于室，我既来即；或以啸歌，或以偃侧。诲余以义，复我以诚；终日以语，无非德声。

主人信谗，有惑其下；杀人无罪，诬以成过；入救不从，反以为祸。赫赫有闻，王命三司；察我于狱，相从系缧。曲生何乐，直死何悲；上怀主人，内闵其私；进退之难，君处之宜！

既释于囚，我来徐州；道之悠悠，思君为忧。我如京师，君居父丧；哭泣而拜，言词不通。我归自西，君反吉服；晤言无他，往复其昔。不日而违，重我心恻。

自后闻君，母丧是丁；痛毒之怀，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殒厥灵！今我之至，入门失声。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与我言。于乎死矣，何日来还！

祭郴州李使君文

维年月日，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灵。

古语有之："白头如新，倾盖若旧。"顾意气之何如，何日时之足究！

当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颒而位仆。历贵部而西迈，迩清光于暂祎；言莫交而情无由，既不贾而奚售！哀穷遐之无徒，挈百忧以自副；辱问讯之绸缪，恒饱饥而愈疚。接雄词于章句，窥逸迹于篆籀；苞黄甘而致贻，获纸笔之双贸；投《叉鱼》之短韵，愧韬瑕而举秀。

俟新命于衡阳，费薪刍于馆候；空大亭以见处，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于纵博，沃烦肠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觑鳞介之惊透。宴州楼之豁达，众管啾而并奏；得恩惠于新知，脱穷愁于往陋。辍行谋于俄顷，见秋月之三彀；逮天书之下降，犹低回以宿留。念暌离之在期，谓此会之难又；授缟纻以托心，示兹诚之不谬。倘后日之北迁，约穷欢于一昼；虽掾俸之酸寒，要拔贫而为富。

何人生之难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讶信于暂疏，遂承凶于不救。见明旌之低昂，尚迟疑于别袖；忆交酬而迭舞，奠单杯而哭柩。

美夫君之为政，不桡志于谗构；遭唇舌之纷罗，独陵晨而孤雊。彼砏人之浮言，虽百车其何诟；洞古往而高观，固邪正之相寇。幸窃睹其始终，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来哉，辞以为侑。尚飨！

祭薛助教文

维元和四年岁次己丑后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国子博士韩愈、太学助教侯继，谨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国子助教薛君之灵。

呜呼，吾徒学而不见施设，禄又不足以活身；天于此时，夺其友人。同官太学，日得相因；奈何永违，只隔数晨；笑语为别，恸哭来门。藏棺蔽帷，欲见无缘；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诚，庶几有神。呜呼哀哉，尚飨！

祭虞部张员外文

维年月日，愈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张十三员外之灵。

呜呼，往在贞元，俱从宾荐；司我明试，时维邦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群游旅宿，其欢甚焉。出言无尤，有获同喜；他年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余岁；存皆衰白，半亦辞世。外缠公事，内迫家私；中宵兴叹，无复昔时。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声，永绝心耳。

庐亲之墓，终丧乃归；阳暗避职，妻子不知。分司宪台，风纪由振；遂迁司虞，以播华问。不能老寿，孰究其因；托嗣于宗，天维不仁。酒食备设，灵其降止；论德叙情，以视诸诔。尚飨！

祭河南张员外文

维年月日，彰义军行军司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谨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县令张十二员外之灵。

贞元十九，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跱。君德浑刚，标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犹泥滓。余戆而狂，年未三纪；乘气加人，无挟自恃。

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颠于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隶防夫，觗顶交跖。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风涛相豗，中作霹雳；追程盲进，飒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

君止于县，我又南逾；把盏相饮，后期有无。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来告言，虎入厩处，无敢惊逐，以我㹀去。君云是物，不骏于乘；虎取而往，来寅其徵。我预在此，与君俱膺；猛兽果信，恶祷而凭。

余出岭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变，其水清写；泊砂倚石，有罂无舍。衡阳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罚筹猬毛。委舟湘流，往观南岳；云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风太湖，七日鹿角，钩登大鲇，怒颊豕豞；脔盘炙酒，群奴余啄。走官阶下，首下尻高；下马伏涂，从事是遭。

予征博士，君以使已，相见京师，过愿之始。分教东生，君掾雍首，两都相望，于别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阔死休，吞不复宣。

刑官属郎，引章讦夺；权臣不爱，南昌是斡。明条谨狱，氓獠户歌；用迁澧浦，为人受瘥。还家东都，起令河南；屈拜后生，愤所不堪。屡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劝为善！

丞相南讨，余辱司马；议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凭棺，奠不亲斝；不抚其子，葬不送野；望君伤怀，有陨如泻。铭君之绩，纳石壤中；爰及祖考，纪德事功；外著后世，鬼神与通；君其奚憾，不余鉴衷！呜呼哀哉，尚飨！

祭左司李员外太夫人文

维年月日，某官某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县太君郑氏尊夫人之灵。

胄于茂族，配此德门，克成厥家，享有全福。为妇为母，再朝中宫，搢绅推荣，宗党是则。某等幸随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诚，式陈醴牢。尚飨！

祭薛中丞文

维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赠刑部侍郎薛公之灵。

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励俗。清文敏识，足以发身。宗族称其孝慈，友朋归其信义。累升科第，亟践班行。左掖南台，共传故事。诗人墨客，争讽新篇。羽仪朝廷，辉映中外。长途方骋，大限俄穷。圣上轸不憖之悲，具僚兴云亡之叹；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

春之游，白首相失，来陈薄奠，讵尽哀诚！呜呼哀哉，尚飨！

祭裴太常文

维年月日，愈等谨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灵。

朝廷之重，莫过乎礼，虽经策具存，而精通盖寡。自郊丘故事，宗庙时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问，群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陈根源，斟酌通变，莫不允符天旨，克协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丧祭，疑皆响答，问必实归。从我者足为轨仪，异我者无逃指笑；动为时法，言比古经。独立一朝，高视千古，而又驱驰朋执，俛宗亲。檐石之储，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赠必固辞，求无不应。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游从，实钦道义，致诚薄奠，以诀终天。呜呼哀哉，尚飨！

潮州祭神文 五首

其　一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差摄潮阳县尉史虚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灵。

愈承朝命，为此州长，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贶斯人者，皆愈所当率徒属奔走致诚，亲执祀事于庙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虑不能专一，冠衣不净洁，与人吏未相识知，牲糈酒食器皿粗弊，不能严清，又未卜日时，不敢自荐见。使摄潮阳县尉史虚己以告，神其降监，尚飨！

其　二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灵曰：

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神聪明而端一，听不可滥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划劙云阴，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给神役也。充上之须，脱刑辟之。选牲为酒，以报灵德也；吹击管鼓，侑香洁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当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飨！

其　三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以柔毛刚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

间者以淫雨将为人灾，无以应贡赋供给神明，上下获罪罚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尔明神。明神闵人之不辜，若飨若答。粪除天地山川，清风时兴，白日显行，蚕谷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谨卜良日，躬率将吏，荐兹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声，以谢神贶。神其飨之！

其　四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遣耆寿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灵曰：

惟封部之内，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则置立室宇，备具服器，奠飨以时。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赐！谨选良月吉日，斋洁以祀，神其鉴之。尚飨！

其　五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

惟神降依兹土，以庇其人：今兹无有水旱雷雨风火疾疫为灾，各宁厥宇，以供上役；长吏免被其谴。赖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谨具食饮，躬斋洗，奏音声，以献以乐，以谢厥赐，不敢有所祈。尚飨！

袁州祭神文　三首

其　一

维年月日，袁州刺史韩愈谨告于城隍神之灵。

刺史无治行，无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罚，以久不雨，苗且尽死，刺史虽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无令鳏寡蒙兹滥罚。谨告。

其　二

维年月日，袁州刺史韩愈谨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

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谷将尽，人将无以为命，神亦将无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闵。以时赐雨，使获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饮食。谨告。

其　三

维年月日，袁州刺史韩愈谨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

田谷将死，而神膏泽之；百姓无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释之：敢不有荐也。尚飨！

祭柳子厚文

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

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天脱㪍羁；玉佩琼琚，大放厥辞。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

手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呜呼哀哉，尚飨！

祭湘君夫人文

维元和十五年岁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国子祭酒护军赐紫金鱼袋韩愈，谨使前袁州军事判官张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

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砘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

伏以祠宇毁顿，凭附之质、丹青之饰，暗昧不圭，不称灵明；外无四垣，堂陛颓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来祭享：辄敢以私钱十万修而作之。旧碑断折，其半仆地，文字缺灭，几不可读：谨修而树之。庙成之后，将求玉石，仍刻旧文，因铭其阴，以大振显君夫人之威神，以报灵德；俾民承事，万世不怠，惟神其鉴之。尚飨！

始将既修树旧碑，仍刻其文于新石，因铭其阴。旧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尽识，移之于新，或失其真，遂不复刻。

祭窦司业文

维年月日，兵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国子司业窦君二兄之灵。

惟君文行夙成，有声江东，魁然厚重，长者之风。一举于乡，遂收厥功；屡佐大侯，以调兵戎。诏曰予虞，汝为郎中；乃令洛阳，岁且四终。惟刑之慎，掌正隶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宫。朱衣银鱼，象服以崇；锡荣考妣，孝道上穷。官不满能，亦云达通；逾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无憾，我意不充。

君之昆弟，三以辞雄；刺史郎中，四继三同；于士大夫，可谓显融。我之获见，实自童蒙；既爱既劝，在麻之蓬。自视雏彍，望君飞鸿；四十年余，事如梦中。

分宰河、洛，愧立并躬；俱官于学，以纤临洪；惠许不酬，报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于祭告情，文以自攻。呜呼哀哉，尚飨！

祭侯主簿文

维年月日，吏部侍郎韩愈谨遣男殿中省进马佶，致祭于亡友故国子主簿侯君之灵。

呜呼！惟子文学，今谁过之？子于道义，困不舍遗。我狎我爱，人莫与夷；自始及今，二纪于兹。我或为文，笔俾子持；唱我和我，问我以疑。我钓我游，莫不我随；我寝我休，莫尔之私。朋友昆弟，情敬异施；惟我于子，无适不宜。弃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满目，

少年之时；日月云亡，今其有谁！谁不富贵，而子为羁；我无利权，虽怨曷为！

子之方葬，我方斋祠；哭送不可，谁知我悲！呜呼哀哉，尚飨！

祭竹林神文

维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谨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

天子不以愈为愚不能，使尹兹大众二十三县之人。今农既勤于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将尽槁以死，农将无所食，鬼神将无以为飨。国家之礼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无罪，何为造兹旱虐以罚也？将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闻无香惟腥，神于惠罚无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则时降，神无爽其聪明，永飨于人无愧。尚飨！

曲江祭龙文

维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谨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东方青龙之神。

天作旱灾，嘉谷将槁；乃于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斋戒祀祷。神其享祐之，时降甘雨，以惠兹人。急急如律令。

祭马仆射文

维年月日，吏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仆射马公十二兄之灵。

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备；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将明将昌，实艰初试。佐戎滑台，斥由尹寺；适彼瓯闽，鼿舤跋踬；颠而不踒，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执郡符；遂殿交州，抗节番禺，去其螟蟊，蛮越大苏。

擢亚秋官，朝得硕士；人谓其崇，我势始起。东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宪，以副经纪。歼彼大魁，厥勋孰似。丞相归治，留长蔡师。茫茫黍稷，昔实棘茨，鸠鸣雀乳，不见枭鸱。惟蔡及许，旧为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礼让优优。始诛郓戎，厥墟腥臊；公往涤之，兹惟乐郊。惟东有猘，惟西有虺；颠覆朋邻，我余有几。肈岁中居，斩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韪。

帝念厥功，还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长百僚。度彼四方，孰乐可据；顾瞻衡钧，将举以付。惟公积勤，以疾以忧；及其归时，当谢之秋。贺门未归，吊庐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实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弃。归来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饱，以劝酒胾。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呜呼哀哉，尚飨！

吊武侍御所画佛文

御史武君当年丧其配，敛其遗服栉珥鞶帨于箧，月旦十五日则一出而陈之，抱婴儿以泣。

有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谕之曰：“是岂有益耶？吾师云：人死则为鬼，鬼且复为人，随所积善恶受报，环复不穷也。极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乐，亲戚姑能相为图是佛而礼之，

愿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怃然辞曰：“吾儒者，其可以为是！”

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复出其箧实而陈之，抱婴儿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释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于是悉出其遗服栉佩合若干种，就浮屠师请图前所谓佛者。浮屠师受而图之。

韩愈闻而吊之曰：哲哲兮目存，丁宁兮耳言。忽不见兮不闻，莽谁穷兮本源？图西佛兮道予勤，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呜呼奈何兮，吊以兹文！

祭故陕府李司马文

维年月日，守国子祭酒赐紫金鱼袋韩愈，谨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陕府左司马李公之灵曰：

公学以为耕，文以为获。发愤孤身，复续厥家。选于吏部，亟以科进。历临大邑，惟政有声。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辅陕都，吏畏僚慕。子妇诸孙，盈于室堂。公姑悦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荣羡？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呜呼哀哉！

愈以守官，不获吊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礼，公其歆之。尚飨！

祭十二兄文

月日，从父弟某官某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户府君之灵。

呜呼！维我皇祖，有孙八人；惟兄与我，后死孤存。奈何于今，又弃而先！生不偕居，疾药不亲；敛不摩棺，瘗不绕坟；趋奔束制，生死亏恩。归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补我愆。长号送哀，以荐此文。尚飨！

祭郑夫人文

维年月日，愈谨于逆旅备时羞之奠，再拜顿首，敢昭祭于六嫂荥阳郑氏夫人之灵。

呜呼！天祸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

未彘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负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饥而飧；疾疹水火，无灾及身。劬劳闵闵，保此愚庸。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

水浮陆走，丹旐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渍。春秋霜露，荐敬蘋蘩；以享韩氏之祖考，曰此韩氏之门。视余犹子，诲化谆谆。

爰来京师，年在成人；屡贡于王，名乃有闻。念兹顿顽，非训曷因；感伤怀归，陨涕熏心。苟容躁进，不顾其躬；禄仕而还，以为家荣。奔走乞假，东西北南；孰云此来，乃睹灵车！有志弗及，长负殷勤。呜呼哀哉！

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尔幼养于嫂，丧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实临之！呜呼哀哉，日月有时；归合茔封，终天永辞。绝而复苏，伏惟尚飨！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祭周氏侄女文

维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时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灵。

嫁而有子，女子之庆；缠疾中年，又命不永。今当长归，与一世违；凡汝亲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与汝诀；汝曾知乎，我念曷阕。尚飨！

祭 滂 文

维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卢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灵曰：

汝聪明和顺，出于辈流；强记好文，又少与比。将谓成长，以兴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与卢氏，痛伤可言！思母之恩，连呼以绝。执兄之手，勉以无悲。情一何长，命一何短。权葬远地，孤魂无依。沥酒告情，哀何有极。尚飨！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维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卢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灵曰：

汝之警敏和静，人莫及之；姿相丰端，不见阙亏；幼而孤露，其然何为？出从于人，既相谐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杀减益，竟谁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穷嫠？我怜汝儿，谁与抱持？念此伤心，不能去离；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飨！

祭张给事文

维年月日，兵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赠给事中张君之灵：

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华。乡贡进秀，有司第之；从事元戎，谨职以治。遂拜郎官，以职王宪；不长其年，飞不尽翰。乃生给事，松贞玉刚；干父之业，纂文有光。屡辟侯府，亦佐梁师；前人是似，耋吏嗟咨。御史阙人，夺之于朝；大厦之构，斧斤未操。府迁幽都，顽悖未孚；繄君之赖，乃奏乞留。乃迁殿中，朱衣象版；惟义之趋，岂利之践。

虺豺发衅，阖府屠割；偿其恨犯，君独高脱。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万为徒，噪欢为狂。君独叱之：上不负汝，为此不祥，将死无所！虽愚何知？惭屈变色；君义不辱，杀身就德。天子嘉之，赠官近侍；归于一死，万古是记。

我之从女，为君之配；君于其家，行实高世。无所于葬，舆魂东归；诔以赠之，莫知我哀。呜呼哀哉，尚飨！

祭女挐女文

维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奶以清酒时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灵。

呜呼！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女惊忧。我视汝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

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岂不缘我！

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瘗遂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托依，人谁不死，于汝即冤。我归自南，乃临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

逢岁之吉，致汝先墓；无惊无恐，安以即路。饮食芳甘，棺舆华好；归于其丘，万古是保。尚飨！

文集卷六

碑　志　四十首

李元宾墓铭

李观字元宾，其先陇西人也。始来自江之东，年二十四举进士，三年登上第，又举博学宏词，得太子校书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师。既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礼葬之于国东门之外七里，乡曰庆义，原曰嵩原。友人韩愈书石以志之，辞曰：

已虖元宾！寿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恶。生而不淑，孰谓其寿？死而不朽，孰谓之夭？已虖元宾！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宾！竟何为哉，竟何为哉！

崔评事墓铭

君讳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

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卒丧，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诙谐纵谑，卓诡不羁；又善饮酒，江南人士多从之游。

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应节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卫胄曹参军，实参幕府事。直道正言，补益弘多。既去职，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吴郡陆长源引为防御判官，表授试大理评事。十二年，相国陇西公作藩汴州，而吴郡为军司马，陇西公以为吴郡之从则贤也，署为观察巡官。实掌军田，凿浍沟，斩茭茅，为陆田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连岁大穰，军食以饶。幕府以其功状闻，使者未复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寝疾终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陇西公赙赠有加。自始有疾，吴郡率幕府寮属日一至其庐问焉；其既甚也，日再往问焉；其终也，往哭焉；比小敛大敛三哭焉。于敛之二十日，其妻与其子以君之丧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县某乡某原。

君内仁九族，外尽宾客，于其所止，其来如归。苟亲矣，虽不肖收之如贤；苟贤矣，虽贫贱待之如贵人：是故其殁也，其吊者与其哭者，其声也必哀尽焉。妻，郑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闻位不称德者有后，呜呼！君其终有后乎！铭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马驰，一日不见而死：吁其悲！

施先生墓铭

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

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之子弟时先生之说二经，来太学帖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死，二经生丧其师，仕于学者亡其朋；故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死，哭泣相吊，归衣服货财。

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由四门助教为太学助教，由助教为博士；太学秩满当去，诸生辄拜疏乞留；或留或迁，凡十九年不离太学。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远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县主簿；曰友谅，太庙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后施常，事孔子以彰。雠为博士，延为太尉。太尉之孙，始为吴人。曰然曰续，亦载其迹。先生之兴，公车是召；纂序前闻，于光有曜。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卑让肫肫，出言孔扬；今其死矣，谁嗣为宗！县曰万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大夫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之夔皋者侔，故云尔；或曰夔尝为相，世谓“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许以为相，故云。

大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为浙西观察使，当是时，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大夫莫之取，独晨衣朝服，从骑吏，入下里舍请卢君。君时始任戴冠，通《诗》、《书》，与其群日讲说周公、孔子以相磨砻浸灌，婆娑嬉游，未有舍所为为人意。既起从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谓君之从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从。其后为太常博士、监察御史、河南府司录、考功员外郎。年若干而终，在官举其职。

夫人李姓，陇西人。君在，配君子无违德；君殁，训子女得母道甚。后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终。将合葬，其子畅命其孙立曰：“乃祖德烈靡不闻，然其详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无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为古文，业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业。汝其往请铭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来告。愈谓立曰：“子来宜也，行不可一二举。且吾之生也后，不与而祖接，不得详也。其大者莫若众所与，观所与众寡，兹可以审其德矣。乃祖未出而处也，天下大夫士以为与古之夔皋者侔，且可以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讲说周公孔子，乐其道，不乐从事于俗；得所从，不择外内奋而起：其进退不既合于义乎！铭如是，可以示于今与后也欤！”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舆，濮州濮阳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郓州司马；父进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畅、申、易；女三人，皆嫁为士人妻。墓在河南缑氏县梁国之原。其

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施州房使君郑夫人殡表

夫人之先出于周，以郑为氏因初侯。曾祖讳随祖讳玠，厥考讳绛咸垂休。归于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顺德严显且裕，宜寿而富今何谬！永贞冬至前四日，寓殡坟此非其丘。

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

公讳燕奇，字燕奇，弘农华阴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仓；烈考文诲，天宝中实为平卢衙前兵马使，位至特进检校太子宾客，封弘农郡开国伯，世掌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

禄山之乱，公年几二十，进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难，某其行矣！"其父为之请于戎帅，遂率诸将校之子弟各一人间道趋阙，变服诡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赐勋上柱国。

宝应二年春，诏从仆射田公平刘展，又从下河北。大历八年，帅师纳戎帅勉于滑州。九年，从朝于京师。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劳居多。三年，从攻李希烈，先登。贞元二年，从司徒刘公复汴州。十二年，与诸将执以城叛者归之于京师；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实封百户，赐缯彩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终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将军，凡十五迁为御史大夫，职为节度押衙、右厢兵马使，兼马军先锋兵马使，阶为特进，勋为上柱国，爵为清边郡王，食虚邑自三百户至三千户，真食五百户终焉。

公结发从军四十余年，敌攻无坚，城守必完，临危蹈难，歔欷感发，乘机应会，捷出神怪；不畏义死，不荣幸生；故其事君无疑行，其事上无间言。

初，仆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独请往迎之，经营贼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约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终而后复其族焉。嗣子通王属良祯，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开封县鲁陵冈，陇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孙，渔阳郡长史献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后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孙，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纯行。夫人同仁均养，亲族不知异焉。君子于是知杨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铭曰：

烈烈大夫，逢时之虞。感泣辞亲，从难于秦。维兹爰始，遂勤其事。四十余年，或裨或专。攻牢保危，爵位已郱；既明且慎，终老无瘝。鲁陵之冈，蔡河在侧；烝烝孝子，思显勋绩。斫石于此，式垂后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

公讳复，字茂绍，河东人。曾大父元简，大理正。大父旷，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父虬，以有气略敢谏诤为谏议大夫，引正大疑，有宠代宗朝，屡辞官不肯拜，卒赠工部尚书。

公举贤良，拜同官尉。仆射南阳公开府徐州，召公主书记，二迁至侍御史，入朝历殿

中侍御史，累迁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舆至官，若干日卒，实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监᷇之女。男三人，璟质皆既冠，其季始六岁，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东都芒山之阴杜翟村。

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时雨诗》，代宗以为能，将召入为翰林学士；尚书公请免曰："愿使卒学。"丁后母丧，上使临吊，又诏尚书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赐以厉天下。"终丧，必且以为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劳；在朝，以恭俭守其职；居丧必有闻；待诸弟友以善；教馆嫠妹，畜孤甥，能别而有恩；历十一官而无宅于都，无田于野，无遗资以为葬：斯其可铭也已！铭曰：

裴为显姓，入唐尤盛。支分族离，各为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细。曰子曰孙，厥声世继。晋阳之色，愉愉翼翼。无外无私，幼壮若一。何寿之不遐，而禄之不多！谓必有后，其又信然耶！

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

君讳公达，字大顺，薛姓。曾祖曰希庄，抚州刺史，赠大理卿；祖曰元晖，果州流溪县丞，赠左散骑常侍；父曰播，尚书礼部侍郎。侍郎命君后兄据，据为尚书水部郎中，赠给事中。

君少气高，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始举进士，不与先辈揖，作《胡马》及《圆丘》诗，京师人未见其书，皆口相传以熟。及擢第，补家令主簿，佐凤翔军。军帅武人，君为作书奏，读不识句，传一幕以为笑，不为变。后九月九日大会射，设标的，高出百数十尺，令曰：中，酬锦与金若干。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帅益不喜，即自免去。后佐河阳军，任事去害兴利，功为多。拜协律郎，益弃奇，与人为同。今天子修太学官，有公卿言，诏拜国子助教，分教东都生。元和四年年卌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

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后娶京兆韦氏。凡产四男五女。男生辄即死。自给事至君，后再绝。皆有名。遗言曰："以公仪之子已已后我。"其年闰二月廿一日，弟试太子通事舍人公仪，京兆府司录公幹，以君之丧归，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少陵原，合祔王夫人茔。铭曰：

宦不遂，归讥于时。身不得年，又将尤谁？世再绝而绍，祭以不隳。

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

夫人讳丛，字茂之，姓韦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龙门公。龙门之后，世率相继为显官。夫人曾祖父讳伯阳，自万年令为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赠秘书监。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为岭南军司马，卒赠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赠左仆射。仆射娶裴氏皋女。皋为给事中，皋父宰相耀卿。

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其后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遗，果直言失官；又起为御史，举职无所顾。夫人固前受教于

贤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于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从仪法。

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阳，从先舅姑兆。

铭曰：

诗歌《硕人》，爰叙宗亲；女子之事，有以荣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归逢其良，夫夫妇妇；独不与年，而卒以夭。实生五子，一女之存。铭于好辞，以永于闻。

登封县尉卢殷墓志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阳卢殷以故登封县尉卒登封，年六十五。

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与谏议大夫孟简，协律孟郊、监察御史冯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为官。在登封尽写所为诗抵故宰相东都留守郑公余庆。留守数以帛米周其家，书荐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饥寒死登封。将死，自为书告留守与河南尹，乞葬己。又为诗与常所来往河南令韩愈，曰：“为我具棺。”留守尹为具凡葬事，韩愈与买棺，又为作铭。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郑夫人墓中。

君始娶荥阳郑氏，后娶陇西李氏。生男辄死，卒无子。女一人，学浮屠法，不嫁，为比丘尼云。

兴元少尹房君墓志

房故为官族，称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为相，相玄宗肃宗，名声益彰彻大行，世号其门为“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贤。公曾祖讳玄静，尚书膳部郎中，历资、简、泾、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讳肱，为虢州司马。父讳峦，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

公讳武，字某，以明经历官至兴元少尹。谨饬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终。幼壮为良子弟，老为贤父兄，历十二官，处事无纤毫过差。尝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阳军使，其后为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阳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

娶荥阳郑氏女，生男六人。其长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顺时，年四十余，尚守京兆兴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学而未仕。女三人，皆嫁为士人妻。

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殡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与其群弟奉公之丧自兴元至，堂殡于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丧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缑氏之高龙原。

公母弟式自给事中为河南尹，孝友慈良，尽费其财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诏以河南为御史中丞，领宣州观察使。将行，召河南令韩愈泣谓曰：“吾兄之葬于是，而吾为尹于是，吾以为得尽其道于吾兄也。今压于上命，不得视吾兄之棺入此土也，岂非天邪！子与吾儿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终事，将子是托焉！”愈既不获辞，既助其凡役事，退又为铭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从先人葬，是谓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阙鸣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状，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曰："少尹将以某月日葬，宜有铭。其不肖嗣道敏杖而执事，不敢违次，不得跣以请。"愈曰："公行应铭法，子又礼葬，敢不诺而铭诸？"

公讳素，字某。生七岁丧其父，贫不能家，母夫人提以归，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经选，主虢之弘农簿，又尉陕之芮城。李丞相泌观察陕虢，以材署运使从事，以课迁尉京兆鄠。考满，以书判出其伦，选主万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禄。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长安，迁监察御史，奏贬九卿一人，改詹事丞，迁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员外郎选令万年。公主夺驿田，京兆尹符县割界之；公不与，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礼其属大夫士，擅喜怒赏罚，公独入让，不受。刘辟平，上以蜀赏高崇文。尚书省以崇文幕府争盐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从，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称其能，竟坐前敢抗己；衢州饥，择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迁苏州。李锜前反，权将之戍诸州者，刺史至，敛手无敢与敌。公至十二日锜反，公将左右与贼战州门，不胜，贼呼入，公端立责以义，皆敛兵立，不逼。锜命械致公军，将斩以徇；及境，锜适败缚，公脱械还走，州贼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尽出。天子使贵人持紫衣金鱼以赐。居三年，州称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吕氏子炅弃其妻，著道士衣冠，谢母曰："当学仙王屋山。"去数月复出。间诣公，公立之府门外，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送付其母。黜属令二人以赃，减民赋钱岁五千万，请缓民输期一月，诏天下输皆缓一月。公一断治不收声，事常出名上。

曾祖弘泰，简州刺史；祖乾秀，伊阙令；父夔，宣州长史，赠绛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张氏；其舅参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刘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𫗴，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长曰道敏，举进士；其次曰道枢，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学而文。女一人，嫁苏之海盐尉韦潜。自简州而下皆葬鸣皋山下。铭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以为公之宫，奈何乎公！

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

君讳洪，字浚川。其先姓乌石兰，九代祖猛始从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乌"与"兰"，独姓石氏，而官号大司空。后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于君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华令讳怀一，卒葬洛阳北山。金华生君之考讳平，为太子家令，葬金华墓东；而尚书水部郎刘复为之铭。

君生七年丧其母，九年而丧其父，能力学行；去黄州录事参军，则不仕而退处东都洛上十余年，行益修，学益进，交游益附，声号闻四海。故相国郑公馀庆留守东都，上言洪可付史笔。李建拜御史，崔周祯为补阙，皆举以让。宣歙池之使，与浙东使交牒署君从事。河阳节度乌大夫重胤间以币先走庐下，故为河阳得。佐河阳军，吏治民宽，考功奏从事考，君独于天下为第一。元和六年诏下河南，征拜京兆昭应尉、校理集贤御书。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

娶彭城刘氏女，故相国晏之兄孙。生男二人：八岁曰壬，四岁曰申。女子二人。顾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万年白鹿原。既病，谓其游韩愈曰："子以吾铭。"铭曰：

生之艰，成之又艰。若有以为，而止于斯。

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

公讳丹，字某，姓韦氏。六世祖孝宽，仕周有功，以公开号于郧。郧公之子孙世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县丞，赠虢州刺史。

公既孤，以甥孙从太师鲁公真卿学，太师爱之。举明经第，选授峡州远安令，以让其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熊通。五经登科，历校书郎、咸阳尉，佐邠宁军。自监察御史为殿中侍御史，征拜太子舍人，益有名，迁起居郎。吴少诚袭许州，拜河阳行军司马，未行，少诚死，改驾部员外郎。新罗国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鱼往吊，立其嗣。故事，使外国者，常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号"私觌官"。公将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有卖官以受钱邪？"即具疏所以。上以为贤，命有司与其费。至郓州，会新罗告所当立君死，还拜容州刺史、容管经略招讨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诏加太中大夫。顺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郑滑行军司马。始至襄阳，诏拜谏议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权臣，謇然有直名，遂号为才臣。

刘辟反，围梓州，诏以公为东川节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汉中，上疏言："梓州在围间，守方尽力，不可易将。"征还，入议蜀事。刘辟去梓州，因以梓州让高崇文，拜晋慈隰等州观察防御使，自扶风县男进封武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将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张职，为国家费，不如属之河东便。"上以为忠；一岁，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以晋慈隰属河东。公既至，则计口受俸钱，委其馀于官。罢八州无事之食者，以聚其财。始教人为瓦屋，取材于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于场，度其费以为估，不取赢利；凡取材瓦于官，业定而受其偿，从令者免其赋之半，逃未复者官与为之，贫不能者畀之财，载食与浆亲往劝之；为瓦屋万三千七百，为重屋四千七百，民无火忧，暑湿则乘其高。别命置南北市营诸军。岁旱，种不入土，募人就功，厚与之直而给其食，业成，人不病饥。为长衢，南北夹两营，东西七里，人去渫污，气益苏。复作南昌县，徙厩于高地，因其废仓大屋，马以不连死。明年，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无此堤，吾尸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凡为民去害兴利若嗜欲；居三年，于江西八州无遗便。其大如是，其细可略也。

卒有违令当死者，公不果于诛，杖而遣之去。上书告公所为不法若干条，朝廷方勇于治，且以为公名才能臣，治功闻天下，不辨则受垢，诏罢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余，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条，皆无丝毫实，诏笞卒百，流岭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于元和五年八月六日。

公好施与，家无剩财。自校书郎至为观察使，拥吏卒，前走七州刺史；与宾客处如布衣时，自持卑一不易。

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讽之女，某官某之孙。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经及第，嗣其家业。后夫人兰陵萧氏，中书令华之孙，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终。有女一人。凡公男

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从葬万年县少陵原。将葬，其从事东平吕宗礼与其子寘谋曰：“我公宜得直而不华者铭传于后，固不朽矣。”寘来请铭，铭曰：

武阳受业，始于太师；以官让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阁，取益以卑；可谓有源，卒用无疵。慊慊为人，矫矫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声之下，独处为难；辩而益明，仇者所叹。碑于墓前，维昭美故；纳铭墓中，以识公墓。

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

毕氏出东平，历汉魏晋宋齐梁陈，士大夫不绝。入国朝有为司卫少卿、贝邢庐许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构，累官至吏部尚书，卒赠黄门监，是为景公；景公生抗，为广平太守，抗安禄山，城陷覆其宗，赠户部尚书；尚书生坰。家破时，坰生始四岁，与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诛，为赏口贼中。宝应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财赎出之，求增不得。增长为河北从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长安，宏养于家，教读书，明经第。宏死，坰益壮，始自别为毕氏。历尉临涣、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于官。

初罢临涣，徐州节度张建封慕广平之节死，闻君笃行能官，请相见，署诸从事，摄符离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从事有为河南尹者，闻君当来，喜谓人曰：“河南库岁入钱以千计者五六十万，须谨廉吏，今毕侯来，吾济矣！”继数尹，诸署于府者无不变，而毕侯固如初。竟以其职死。君睦亲，善事过客，未尝问有无。既卒，家无一钱，凡棺与墓事，皆同官与相识者事之。

娶清河张氏女，生男四人：曰镐、钚、銶、锐；女子三人；其长学浮屠法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从葬偃师之土娄。铭曰：

上古爱民，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后喜权，人自求官。退而缓者，身后人先。故广平死节，而子不荷其泽。王屋谨廉，而神不福其谦。呜呼！天与人，苟无伤其穴与坟！

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

胡之氏，别于陈，明允先，河东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谱，进连伦。惟明允，加武资；牛力虎、柔不持。吏夏阳，有施为；去平阳，民思悲。河东土，河陆原；宜兹人，肖厚完。五十七，不足年；孤儿啼，死下官。母弟证，秩大夫；摭君遗，哭泣书。友韩愈，司马徒；作后铭，系序初。

襄阳卢丞墓志铭

范阳卢行简将葬其父母，乞铭于职方员外郎韩愈，曰：吾先世世载族姓书，吾胄于跖拔氏之弘农守；守后四代吾祖也，为沂录事参军；五世而吾父也，为襄阳丞。始吾父自曹之南华尉历万年县尉，至襄阳丞，以材任烦，能持廉名。去襄阳则署盐铁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贞元十三年，终其家，年六十七，殡河南河阴。吾母燉煌张氏也。王父瓘，为兖之金乡令。先君殁而十三年夫人终，年七十三，从殡河阴。生子男三人：居简，金吾兵曹；

行简则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军；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宝。将以今年十月自河阴启葬汝之临汝之汝原。

吾曰：阴阳星历，近世儒莫学，独行简以其力余学，能名一世；舍而从事于人，以材称；葬其父母，乞铭以图长存：是真能子矣，可铭也。遂以铭。

弘农讳怀仁，沂讳璬，襄阳讳某。今年实元和六年。

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

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妾夫常语妾云：'吾常获私于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辞者，凡所言必传世行后。'今妾不幸，夫逢盗死途中，将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见先生，将赐之铭，是其死不为辱，而名永长存，所以盖覆其遗胤子若孙。且死万一能有知，将不掉其不幸于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岭南时，尝疾病，泣语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岂不如今人而至于是，而死于是邪！若尔吾哀，必求夫子铭，是尔与吾不朽也。'"愈既哭吊辞，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终而铭曰：

君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为官汴宋间。君尝读书，为文辞有气；有吏才，尝感激欲自奋拔，树功名以见世。初，举进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军节度使，得官至监察御史，坐事贬岭南；再迁至河中府法曹参军，摄虞乡令；有能名，进摄河东令；又有名，遂署河东从事。绛州阙刺史，摄绛州事，能闻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适东方，既还，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双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师。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顺，泗州刺史；父泳，卒蕲州别驾。女四人，男一人，婴儿汴也。是为铭。

太原府参军苗君墓志铭

君讳蕃，字陈师。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晋而邑于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后有守上党者，惠于民，卒，遂家壶关。曾大父延嗣，中书舍人；大父含液，举进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颖，扬州录事参军。

君少丧父，受业母夫人。举进士第，佐江西使有劳；三年使卒，后辟，不肯留，独护其丧葬河南。选补太原参军，假使职，狱平，货滋息，吏敛手不敢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张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于洛阳平阴之原。男三人：执规、执矩、必复。其季生君卒之三月。

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无族亲朋友以为依也：天将以是安施耶！铭曰：

有行以为本，有文以为华。恭以事其职，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无年，吁，其奈何！

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

昭义节度卢从史有贤佐曰孔君，讳戡，字君胜。从史为不法，君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从史羞，面颈发赤，抑首伏气，不敢出一语以对，立为君更令改章辞者前后

累数十；坐则与从史说古今君臣父子道，顺则受成福，逆辄危辱诛死，曰："公当为彼，不得为此。"从史常耸听喘汗。居五六岁，益骄，有悖语，君争，无改悔色，则悉引从事空一府往争之。从史虽羞，退益甚。君泣语其徒曰："吾所为止于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辞去，卧东都之城东，酒食伎乐之燕不与。当是时，天下以为贤，论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会宰相李公镇扬州，首奏起君，君犹卧不应；从史读诏，曰："是故舍我而从人耶！"即诬奏君前在军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卫尉丞，分司东都。诏始下，门下给事中吕元膺封还诏书；上使谓吕君曰："吾岂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将浴临汝之汤泉；壬子，至其县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于朝，处士相吊于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诏缚从史送阙下，数以违命，流于日南。遂诏赠君尚书司勋员外郎，盖用尝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从葬河南河阴之广武原。

君于为义若嗜欲，勇不顾前后；于利与禄，则畏避退处如怯夫然。始举进士第，自金吾卫录事为大理评事，佐昭义军。军帅死，从史自其军诸将代为帅，请君曰："从史起此军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无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为。"君不得已，留一岁，再奏自监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从史初听用其言，得不败；后不听信，恶益闻，君弃去，遂败。

祖某，某官，赠某官；父某，某官，赠某官。君始娶弘农杨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韦屺女：皆有妇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从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岁未可以祔。"从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书兵部员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称朝廷。将葬，以韦夫人之弟前进士楚材之状授愈曰："请为铭。"铭曰：

允义孔君，兹惟其藏；更千万年，无敢坏伤。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诸杜其后也。其季宽，孝廉郎中。宽后三世曼，为河东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阳。其后世皆从葬洹水。及正伦为太宗宰相，犹封襄阳公。太宗始诏葬京兆。襄阳公无子，以兄正藏子志静后，遂嗣襄阳公。生侨，为怀州长史，弃官老沁水上，为富家，卒葬怀州武陟。长史生损，为左司郎中，卒赠少大理。大理生廙，为郑州录事参军，死思明乱，赠吏部郎中。

公讳兼，字某，郎中第三子。举进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战河北，掌书记，累官至监察御史。其后佐徐泗州军，遂至濠州刺史。徐泗州军乱，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绝，有功，加御史中丞，赐紫衣金鱼。入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苏州刺史。既辞行，上书曰："李锜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爱其才，书奏，即除吏部郎中，遂为给事中，出为商州刺史、金商防御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岁，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无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从葬怀州。

夫人常山郡君张氏，彭州刺史赠礼部侍郎蕴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为天长主簿，词立为寿州参军，谊立为顺宗挽郎。女一人。将葬，公之母兄太学博士冀与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谋曰："葬宜有铭，凡与我弟游而有文者谁乎？"遂来请铭，铭曰：

杜氏大家，世有显人；承继绵绵，以及公身。始为进士，乃笃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辞奋笔，涣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语指麾。禄以给求，食以会同；不畜不收，库

厩虚空。事在于人，日远日忘；何以传之，刻此铭章。

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铭

惟路氏远有代序，自隋尚书兵部侍郎讳衮，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讳嗣恭，以小邑萧关令发闻，开元受赐更名，书于太史。治行灵州，终功南邦，享有丕祉，绍开厥家。官至兵部尚书，封冀国公，薨赠尚书右仆射司空。

公讳应，字从众，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谨饬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选刺虔州，割余雩都，作县安远，以利人属。凿败滩石，以平赣梗。陶甓而城，罢人屡筑。诏嗣冀封，又加尚书屯田郎中，进服色，遂临于温，筑堤岳城、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军司马；改刺庐州，又甓其城，人不岁苦。入为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盐铁使。使江东有功，用半岁历常州迁至宣歙池观察使，进封襄阳郡王。至则出仓米，下其估半，以廪饿人。蜀辟诛，行军千五百人于蜀。李锜将反，以闻，置乡兵万二千人；锜反，命将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东心。锜以无助败缚。作响山亭，营军于左右，权丞相善之，镵其说响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仓得石者五十万余，府得钱千者八十万。公之为州，逢水旱，喜贱出与人；岁熟，以其得收，常有赢利：故在所人不病饥，而官府畜积。

元和六年，天子悯公疾，不可烦以职，即其处拜左散骑常侍，以其禄居。其岁九月望，薨于东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万年少陵原；夫人荥阳郑氏祔。既，其子临汉县男贯与其弟赏贞谋曰："宜有刻也。"告于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观察使恕，因其族弟进士群以来请铭，遂以其事铭曰：

冀公之封，维艰就功；襄阳继大，启庆自躬。于虔洎温，厥绪既作；以及职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实；师于其乡，邻寇逼屈。营军响山，墙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辞。受代而家，叙疏及迩；病不能廷，食禄卒齿。凡代大家，维难其保；既显既愿，戒于终咎。伊我襄阳，克慎以有；延畀后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维树在经；以告无期，博士是铭。

乌氏庙碑铭

元和五年，天子曰："卢从史始立议用师于恒，乃阴与寇连，夸谩凶骄，出不逊言，其执以来！"其四月，中贵人承璀即诱而缚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牙门都将乌公重胤当军门叱曰："天子有命，从有赏，敢违者斩！"于是士皆敛兵还营，卒致从史京师。壬辰，诏用乌公为银青光禄大夫、河阳军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张掖郡开国公，居三年，河阳称治，诏赠其父工部尚书，且曰："其以庙享。"即以其年营庙于京师崇化里。军佐窃议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无加命，号名差卑，于配不宜。"语闻，诏赠先夫人刘氏沛国太夫人。八年八月，庙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领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庙。

乌氏著于《春秋》，谱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齐有馀枝鸣，皆为大夫。秦有获，为大官。其后世之江南者，家鄱阳；处北者，家张掖，或入夷狄为君长。唐初，察

为左武卫大将军，实张掖人。其子曰令望，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孙曰蒙，为中郎将；是生赠尚书，讳承玼，字某。乌氏自莒齐秦大夫以来，皆以材力显；及武德已来，始以武功为名将家。

开元中，尚书管平卢先锋军，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干。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麾下，边威益张。其后与耿仁智谋说史思明降。思明复叛，尚书与兄承恩谋杀之。事发，族夷，尚书独走免。李光弼以闻，诏拜“冠军将军”，守右威卫将军，检校殿中监，封昌化郡王、石岭军使。积粟厉兵，出入耕战。以疾去职。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华阴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二子：大夫为长，季曰重元，为某官。铭曰：

乌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领，二祖绍居。中郎少卑，属于尚书；不偿其劳，乃相大夫；授我戎节，制有硇墟。数备礼登，以有宗庙；作庙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孙，爰飨其报。云谁无子，其有无孙；克对无羞，乃惟有人。念昔平卢，为艰为瘁；大夫承之，危不弃义。四方其平，士有追息；来觐来斋，以馈黍稷。

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

河东节度使赠尚书右仆射郑公葬在荥阳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书比部郎中护军韩愈刻其墓碑曰：

司马氏迁江南，有郑豁者，仕慕容垂国，为其太子少保。其孙简，当拓拔魏为荥阳太守。后简者号其族为“南祖”。南祖之郑，入唐有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范，于公为曾祖；是生抚俗，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凉之户曹参军。

公讳儋，少依母家陇西李氏，举止异凡儿，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谓其必能再立郑氏。稍长，能自课学，明《左氏春秋》，以进士选为太原参军事。对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进士，能第上下以实不奸。樊仆射泽以襄阳兵战淮西，公以参谋留府，能任后事。户曹殡于凉，凉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还荥阳葬。公解官，举五丧为三墓，葬索东。徐城墓无表，公能幼长哀感，心求不置，以得旧人指告其处。其后为大理丞太常博士，迁起居郎、尚书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举其名。德宗晚节储将于其军，以公为河东军司马，能以无心处嫌间，卒用有就。贞元十六年，将说死，即诏授司马节，节度河东军，除其官为工部尚书、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

公之为司马，用宽廉平正得吏士心；及升大帅，持是道不变。部将有因贵人求要职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无势而远者。削四邻之交贿，省姱嬉之大燕，校讲民事，施罢不俟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宽，军给以饶。十七年，疾废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为之不能临朝者三日，赠尚书右仆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医问交道；比葬，吊赠赐使者相及。凡河东军之士，与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鳏寡，外夷狄之统于府者，闻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

公与宾客朋游饮酒，必极醉，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平居帘阁，据几终日，不知有人，别自号“白云翁”。名人魁士鲜不与善，好乐后进，及门接引，皆有恩意。

始娶范阳卢氏女，生仁本、仁约、仁载，皆有文行。二季举进士，皆早死；仁本为后

子独存，不乐举选，年三十余始佐河阳军。后娶赵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长女嫁辽东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学。遗命二夫人各别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势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贫，无以奉所欲得。若郑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须臾有焉。虽然，观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呜呼哀哉！

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绛，召太史尚书比部郎中韩愈至政事堂，传诏曰："田弘正始有庙京师，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向帝室，讫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维弘正衔训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显有丕功。维父子继忠孝，予维宠嘉之。是以命汝愈铭。钦哉！"惟时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诣东上阁门拜疏辞谢，不报。退，伏念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駉》、《駜》、《泮》、《閟》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训不违，用康靖我国家，盖宠铭之，所以休宁田氏之祖考；而臣适执笔隶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辞？

谨案：魏博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沂国公田弘正，北平卢龙人。故为魏博诸将，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于其家，使领军事。弘正籍其军之众与六州之人，还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诸州，故得用为帅。已而复赠其父故沧州刺史兵部尚书，母夫人郑氏梁国太夫人，得立庙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东司马赠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东室。其铭曰：

唐继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宁，燕盗以惊。群党相维，河北失平。号登元和，大圣载营。风挥日舒，咸顺指令。矜矜魏土，婴儿戏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颈。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噪奔趋，乘门请起。田侯摄事，奉我天明；束缚弓戈，考校度程；提砠籍户，来复邦经。帝钦良臣，曰维锡予；嗟我六州，始复故初；告庆于宗，以降命书。旌节有韬，豹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长魏师。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兹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维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娠贤，梁国是荣。田侯作庙，相方视阯；见于蓍龟，祖考咸喜。暨暨田侯，两有文武；讫其外庸，可作承辅。咨汝田侯，勿亟勿迟；覲飨式时，尔祖尔思。

刘统军碑

唐故陈许军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右龙武统军、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潞州大都督刘公讳昌裔，字光后，薨既葬，将反机于京，舍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门人送客讫事，会哭将退，咸顾恋牵连，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较德焯勤者莫不粗完。隐卒崇终，有都督之诏；日事时功，以著不可诬，有太史之状、太常之状，有谥，有诔，有幽堂之铭；又如即外碑刻文以显诗之，其于传无已，岂不益可保？"于是相许诺，以告其孤纵。纵哭，舍杖拜曰："纵不敢违。"则相与刻铭。文曰：

刘处彭城，本自楚元。阳曲之别，繇公祖迁。公曾祖考，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边。乐其高寒，弃楚不还。逮于公身，三世晋人。

公生而异，魋颜钜鼻；幼如舒退，少长好事。西戎乘势，盗有河外；公虽家居，为国噎噫；来告边帅，可破之计。杨琳为横，巴蜀靡凋；公由游寄，单船谕招；折其尾毒，不得动摇。琳后来降，公不有功。终琳之已，还卧民里。盖古有云，“人职其忧”；无事于职，而与国谋。

德宗之始，为曲环起；奋笔为檄，强寇气死；决败筭成，效于屈指。环有许师，公遂佐之。苏民轧敌，多出公画。累拜郎中，进兼中丞；虽在陪贰，天子所凭。蔡卒幸丧，围我许郛；新师不牢，勛勦将逋。公为陈方，应变为械；与之上下；寇无所赖，遂至遁败。以功迁陈，实许之半。声驾元侯，以势自惮。复入居许，为军司马。脱权下威，士心益归。卒嗣环职，弃恶从德。乃与蔡通，涂其榛棘。稚耋嬉遨，连手歌讴；上无可怨，外无与雠。

既长事官，峻之大夫；其偿未塞，仆射以都。及癸巳岁，秋涌水出；流过其部，破民庐室。公即疏言，此皆臣砲；防断不补，渍民于泉。臣耄且疾，宜即大罚。上曰熷害，大臣其来；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驿隶走呼，有中使来；公迎于驿，遂行不回。六月隆热，上下歊艴。公鞭公驱，去马以舆。公病日恶，不能造阙；仆卧在宅，闵有加锡。命为统军，龙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长首。

冬十一月，日将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闻怛悼，俾官临吊。悲不听朝。赠督潞州。存殁之赉，于数为优。明年九月，东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后人卜。

衢州徐偃王庙碑

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国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偾其国而沈其宗。徐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贽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于柏翳之绪，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

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丘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杨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

开元初，徐姓二人相属为刺史，帅其部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复为刺史。放字达夫；前碑所谓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视农至于龙丘，有事于庙，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梁桷赤白，陊剥不治，图像之威，矸昧就灭；藩拔级夷，庭木秃缺。祈甿日慢，祥庆弗下；州之群支，不获荫庥。余惟遗绍，而尸其上，不即不图，以有资聚，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卿咸序应。是岁，州无怪风剧雨，民不夭厉，谷果完实，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诬！”乃相与请辞京师，归而镵之于石，辞曰：

秦杰以颠，徐由逊绵。秦鬼久饥，徐有庙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为笑于顽。自初擅命，其实几姓。历短詈长，有不偿亡；课其利害，孰与王当。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谁思王恩，立庙以祀。王之闻孙，世世多有；唯临兹邦，庙上实守。坚峤之后，达夫廓之；王殁万年，如始祔时。王孙多孝，世奉王庙；达夫之来，先慎诏教。尽惠庙民，不主于神。维是达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庙事时脩，仁孝振声；宜宠其人，以及后生。嗟嗟维王，虽古谁亢；王死于仁，彼以暴丧。文追作诔，刻示茫茫。

袁氏先庙碑

袁公滋既成庙，明岁二月，自荆南以旂节朝京师，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亲子属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呜呼远哉！维世传德，袭训集余，乃今有济。今祭既不荐金石音声，使工歌诗载烈象容，其奚以饬稚昧于长久？唯敬系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迹，因为诗系之语下，于义其可。虽然，余不敢；必属笃古而达于词者。"遂以命愈，愈谢非其人，不获命；则谨条袁氏本所以出，与其世系里居；起周历汉魏晋拓拔魏周隋入国家以来，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焘后，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将承应者：有概有详，而缀以诗。

其语曰：周树舜后陈，陈公子有为大夫食国之地袁乡者，其子孙世守不失，因自别为袁氏。春秋世陈常压于楚，与中国相加尤疏，袁氏犹班班见，可谱。常居阳夏，阳夏至晋属陈郡，故号陈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黄，唱业于前；至司徒安，怀德于身，袁氏遂大显，连世有人；终汉连魏晋，分仕南北。始居华阴，为拓拔魏鸿胪；鸿胪讳恭，生周梁州刺史新县孝侯讳颖。孝侯生隋左卫大将军讳温，去官居华阴，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华州。左卫生南州刺史讳士政。南州生当阳令讳伦，于公为曾祖。当阳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马讳知玄；司马生赠工部尚书咸宁令讳晔，是为皇考。袁氏旧族，而当阳以通经为儒，位止县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为州司马以终；咸宁备学而贯以一，文武随用，谋行功从，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达而窒，归成后人，数当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祭在子孙。唯将相能致备物。世祢远，礼则益不及；在慎德行业治，图功载名，以待上可。无细大，无敢不敬畏；无早夜，无敢不思。成于家，进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历工部员外郎、祠部郎中、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华州刺史、金吾大将军，由卑而钜，莫不官称；遂为宰相，以赞辨章；仍持节将蜀滑襄荆：略苞河山，秩登禄富，以有庙祀，具如其志；又垂显刻，以教无忘，可谓大孝。诗曰：

袁自陈分，初尚蹇连。越秦造汉，博士发论。司徒任德，忍不锢人。收功厥后，五公重尊。晋氏于南，来处华下。鸿胪孝侯，用适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当阳耽经，唯义之畏。石州烈烈，学专春秋。懿哉咸宁，不名一休；趋难避成，与时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将符，群州承楷。数以立庙，禄以备器；由曾及考，同堂异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维袁之庙，孝孙之为；顺势即宜，以诹以龟；以平其巇，屋墙持持。孝孙来享，来拜庙庭；陟堂进室，亲登笾铏；肩臑胉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庆尔成。维曾维祖，维考之施；于汝孝嗣，以报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诗牲系，维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

公讳启，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为宰相：融相天后，事远不大传；琯相玄宗、肃宗，处艰难中，与道进退，薨赠太尉，流声于兹。父乘，仕至秘书少监，赠太子詹事。

公胚胎前光，生长食息，不离典训之内，目擩耳染，不学以能。始为凤翔府参军，尚少，人吏迎观望见，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孙也。"不敢弄以事。转同州澄城丞，益自饰理，同官惮伏。卫晏使岭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奸，南土大喜，还进昭应主簿。裴胄领湖南，表公为佐。拜监察御史，部无遗事。胄迁江西，又以节镇江陵，公一随迁，佐胄，累功进至刑部员外郎，赐五品服，副胄使事为上介；上闻其名，征拜虞部员外，在省籍籍；迁万年令，果辨憿绝。

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为，举以为容州经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视三品，管有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税节赋时，公私有余。削衣贬食，不立资遗，以班亲旧朋友为义。在容九年，迁领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户。

中人使授命书，应待失礼，客主违言，征贰太仆；未至，贬虔州长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辑父事无失，谨谨致孝。既葬，碣墓请铭，铭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闻；条叶被泽，况公其孙。公初为吏，亦以门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既办万年，命屏容服；功绪卓殊，氓僚循业。维不顺随，失署亡资；非公之怨，铭以著之。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卫大将军赠工部尚书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公讳用，字师柔，太原人，庄宪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师之子，太尉之孙，司徒之曾孙。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宫，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师，事载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于是特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迁大詹事，赐勋上柱国，爵封郡公，国于太原，益掌厩苑之事。

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岁余超居上班，官尊职大，朝夕两宫；而能敬让以敏，持以礼法，不挟不矜，宾接士大夫，高下中度，兴官耆事，滋久愈谨：由是朝廷推贤，所处号治。转少府监，太子宾客，别职仍初；迁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大将军：皆以选进，不专为恩。

十一年秋，将以八月葬庄宪太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罢朝二日，为位以哭，赠工部尚书。十一月壬申，葬于万年县落女原。夫人河南胡氏，号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婿京兆尹李脩谓太子右庶子韩愈曰："子以文常铭贤公卿，今不可以辞。"应曰"诺"。而为铭曰：

有蟜氏国，实出炎轩；蜀涂莘挚，正妃之门；孰丰其川，不羡其源。王氏周胄，官封继续；实生圣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卑躬慎德，不与宠横。方年未老，后哀犹新；如何不惠，而殒其身！刻文兹石，久载攸存。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讳皋，字子兰，谥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国曹；绝复封，传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盖于时年十七八。绍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扰，王奉母太妃逃祸民伍，得间走蜀从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领军卫将军，转贰国子秘书。

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客不忍闻。丧除，痛刮磨豪习，委己于学。稍长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从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斩斩：由是朝廷滋欲试之于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长史，行刺史事。江东新刳于兵，郡旱饥，民交走死无吊。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锁扩门，悉弃仓实与民，活数十万人。奏报，升秩少府。与平袁贼，仍徙秘书，兼州别驾，部告无事。

迁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张施，声生势长。观察使噎媢不能出气，诬以过犯，御史助之，贬潮州刺史。杨炎起道州相德宗，还王于衡，以直前谩。王之遭诬在理，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坦坦施施。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初，观察使虐使将国良往戍界，良以武冈叛，戍众万人。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张，于是以王帅湖南，将五万士，以讨良为事。王至则屏兵，投良以书，中其忌讳。良羞畏乞降，狐鼠进退。王即假为使者，从一骑，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门大呼："我曹王，来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错愕迎拜，尽降其军。太妃薨，王弃部随丧之河南葬，及荆，被诏责还。会梁崇义反，王遂不敢辞以还。升秩散骑常侍。

明年，李希烈反，迁御史大夫，授节帅江西以讨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无以家事关我。裒兵大选江州，群能著职，王亲教之抟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诛五畀。舰步二万人，以与贼殁。嚗锋蔡山，踣之，剜蕲之黄梅，大鞣长平，钹广济，掀蕲春，撇蕲水，掇黄冈，筴汉阳，行跐氵义川，还大膊蕲水界中，披安三县，拔其州，斩伪刺史，标光之北山，䣛隋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东北属乡，还开军受降：大小之战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县；民老幼妇女不惊，市买不变，田之果谷下无一迹。加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改户部；再换节临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郑，东略宋，围陈，西取汝，薄东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贼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将卒十万，尽输其南州。

王始政于温，终政于襄，恒平物估，贱敛贵出，民用有经。一吏轨民，使令家听户视，奸宄无所宿。府中不闻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条次，世传为法。任马彝，将慎、将锷、将潜，偕尽其力能。薨，赠右仆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赠太子太师。

道古进士，司门郎。刺利随唐睦，征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节督黔中。朝京师，改命观察鄂岳蕲沔安黄，提其师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讨蔡，实取沔蕲安黄，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适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无文，其实有待，子无用辞！"乃序而诗之，辞曰：

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绝迁。零王黎公，不闻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载，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荐畯功。苏枯弱强，龈其奸猖；以报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处王之所，唯旧之视；蹶蹶陛陛，实取实似，刻诗其碑，为示无止。

息国夫人墓志铭

贞元十五年，灵州节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讳栾，守边有劳，诏曰：“栾妻何氏可封息国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为户部尚书，薨，夫人遂专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养嫁娶如一，虽门内亲戚不觉有纤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产，皆有条序。居卑尊间，无不顺适。命服在躬，承祀孔时。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阳。

夫人曾祖某，绥州刺史；祖某，潞州别驾；父某，晋州录事参军。二男：戡，左威卫仓曹参军；成，左清道率府录事参军。戡强以肃，成敏以和。女子嫁兴元参军郑博古。将葬，戡与成以其事乞铭于其邻韩愈。愈乃为铭曰：

男主外事，治不为易；施于其家，难甚吏治。又况公族，族大而贵；夫人是专，厥声惟懿。昔在贞元，有锡自天；启封备服，以畴时勋。婉婉夫人，有籍宫门；克承其后，以嫁以婚。随葬东上，在河之阳；遥望公坟，而不同藏。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君讳適，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有名节可以戾契致，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辄戒门以绝。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人；不中第，益困。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士，可撼。乃踏门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既节度昭义军，张甚，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钩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君随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栉垢爬痒，民获苏醒。

居岁余，如有所不乐。一旦载妻子入阌乡南山不顾。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明年九月，疾病，舆医京师，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宁令；祖微，右卫骑曹参军；父嵩苏州昆山丞。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眎，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岁夭死，长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岁，铭曰：

鼎也不可以柱车，马也不可使守闾。佩玉长裾，不利走趋。只系其逢，不系巧愚。不谐其须。有衔不祛。钻石埋辞，以列幽墟。

扶风郡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卢氏，范阳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孙，吉州刺史彻之女。嫁扶风马氏，为司徒侍中庄武王之冢妇，少府监西平郡王赠工部尚书之夫人。

初，司徒与其配陈国夫人元氏惟宗庙之尊重，继序之不易，贤其子之才，求妇之可与齐者。内外亲咸曰："卢某旧门，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闻教训，有幽闲之德，为公子择妇，宜莫如卢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适年若干，入门而媪御皆喜，既馈而公姑交贺。克受成福，母有多子。为妇为母，莫不法式。天资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与颜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数未尝过二三，虽有不怿，未尝见声气。

元和五年，尚书薨，夫人哭泣成疾。后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长子殿中丞继祖，孝友以类。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韩丈人视诸孤，其往乞铭。"以其状来，愈读，曰："尝闻乃公言然，吾宜铭。"铭曰：

阴幽坤从，维德之恒；出为辨强，乃匪妇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誉；来嫔大家，不介母父。有事宾祭，酒食祗饬；协于尊章，畏我侍侧。及嗣内事，亦莫有施；齐其躬心，小大顺之。夫先其归，其室有丘；合葬有铭，壶彝是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虚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贵显拓拔世。父恽，河南温县尉，娶陈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后生，爱于其父母。年少长，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其校得失。

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母丧去官。卒丧，选补太子校书。河南尹奏疏授伊阙尉，佐水陆运事。故宰相郑公馀庆继尹河南，以公为运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剑南，奏夺为观察推官，授监察御史。未几，御史台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诏为真御史。半岁，分部东都台，迁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诏征，既至，宰相欲白以为起居舍人。经一月，疽发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阳县，距其祖渑池令府君侨墓十里。

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出。自初为伊阙尉，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及由蜀来，辈类御史皆乐在朝廷进取；君独念寡稚，求分司东出。呜呼，其仁哉！

君亦好道士说，于蜀得秘方，能以水银为黄金，服之冀果不死。将疾，谓其友卫中行大受、韩愈退之曰："吾梦大山裂，流出赤黄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谓大还者，今三矣。"君既殁，愈追占其梦曰："山者艮，艮为背，裂而流赤黄，疽象也。大还者；大归也。其告之矣。"

妻范阳卢氏，郑滑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群之女。与君合德，亲戚无退一言。男三人：长

曰初，协律；次曰彪；其幼曰还，适三岁。女子九人。铭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后人。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

公讳溪，字惟深，丞相赠太师陇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岁明两经，获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尝有子弟之过。宾接门下，推举人士，侍侧无虚口；退而见其人，淡若与之无情者。太师贤而爱之，父子间自为知己，诸子虽贤，莫敢望之。太师累践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终始以礼，号称名臣；晨昏之助，盖有赖云。太师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维纲，锄削荒颣，纳之大和而已；其囊箧细碎无遗漏，繄公之功。上介尚书左仆射陆公长源，齿差太师，标望绝人，闻其所为，每称举以戒其子。杨凝、孟叔度以材德显名朝廷，及来佐幕府，诣门请交，屏所挟为。

太师薨，始以秘书郎选参军京兆府法曹，日伏阶下，与大尹争是非，大尹屡黜己见。岁中奏为司录参军，与一府政。以能拜尚书度支员外郎，迁仓部郎中、万年令。兵诛恒州，改度支郎中，摄御史中丞，为粮料使。兵罢，迁商州刺史。粮料吏有忿争相牵告者，事及于公，因征下御史狱。公不与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许归葬。其子居中始奉丧归，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县万安山下太师墓左，夫人郑氏祔。

公凡再娶，皆郑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长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学善为诗，张籍称之。次曰从直、曰居敬，尚小。长女嫁吴郡陆畅；其季女，后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弃同官令归。公殁比葬三年，哭泣如始丧者。大臣高其行，白为太子舍人。将葬，舍人与其季弟澥问铭于太史氏韩愈。愈则为之铭。辞曰：

物以久弊，或以铄毁；考致要归，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谁使然？

贞曜先生墓志铭

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葬事，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韩氏，遂以书告兴元尹故相馀庆。闰月，樊宗师使来吊，告葬期，征铭。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兴元人以币如孟氏赙，且来商家事；樊子使来速铭，曰：“不则无以掩诸幽。”乃序而铭之。

先生讳郊，字东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选为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骞，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

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郑公尹河南，奏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亲拜其母于门内。母卒五年，而郑公以节领兴元军，奏为其军参谋，试大理评事。

挈其妻行之兴元，次于阌乡，暴疾卒，年六十四。买棺以敛，以二人舆归。酆郢皆在

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馀财附其家而供祀。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不待讲说而明。皆曰“然”。遂用之。

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由给事中观察浙东，曰：“生吾不能举，死吾知恤其家。”铭曰：

於戏贞曜！维执不猗，维出不訾；维卒不施，以昌其诗。

唐故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

君讳郁，字古风，河南人。常州刺史赠礼部侍郎宪公讳及之第二子。宪公躬孝践行，笃实而辨于文，劝饬指诲以进后生，名声垂延，绍德惟克。君生之年，宪公殁世，与其兄朗，畜于伯父氏。始微有知，则好学问，咨禀教饬，不烦提谕，月开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进士第。时故相太常权公掌出诏文，望临一时，登君于门，归以其子，选授奉礼郎。杨於陵为华州，署君镇国军判官，奏授协律郎；朋游益附，华问弥大。元和元年，对诏策，拜右拾遗。二年，兼职史馆。四年，迁右补阙。诏中贵人承璀将兵诛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谏，召见问状，有言动听。其后上将有所相，不可于众，君与起居舍人李约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迁起居郎，为翰林学士，愈被亲信，有所补助。权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书考功员外郎，复史馆职。七年，以考功知制诰，入谢，因赐五品服。八年，迁驾部郎中，职如初。权公去相，复入翰林。九年，以疾罢，寻迁秘书少监，即闲于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舆归，卒于其家。赠绛州刺史。年四十。

男子二人：长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岁，有至性，闻呼父官与闻吊客至，辄号泣以绝。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权氏，赠太子太保贞孝公皋之承孙，故相今太常德舆之女。胤庆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遗朗以丧东葬河南寿安之甘泉乡家茔宪公墓侧。将以五月壬申窆，谓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属以铭！”铭曰：

于古风，襮顺而里方；不耀其章，其刚不伤。戴美世令，而年再不赢。惟后之成。

唐故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墓志铭

尚书虞部员外郎安定张君讳季友，字孝权，年五十四，病卒东都。明年，兄子涂与其弟庾掞等，护柩归葬长安县马额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涂进韩氏门，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几于不能言矣；张目而言曰：‘吾不可无告韩君别，藏而不得韩君记，犹不葬也。涂为书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与封，敢告以请。”愈既与为礼，发书云云，其末有复语“千万永诀”八字，名日月与封，皆孝权迹。

孝权与余同年进士，其上世有嵩者，当宇文时为车骑大将军、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谥曰忠公，至孝权，间五世矣。孝权大父讳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讳庭光，赠绥州刺史。绥州之卒，孝权盖尚小。母曰太原县君。卒，既葬，孝权守墓，树松柏，三年而后归。选为河南府文学。去官，徐州使拜章请为判官，授协律郎。孝权始不痛绝，诏下，大悔，即诈称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权疾即日已。试判入高等，授鄂县尉。

明年，故相赵宗儒镇荆南，以孝权为判官，拜监察御史。经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

司东台，转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师求试职。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戏法侮我，皇甫媪何疾！”衔未决，皇甫母病果死，得解，迁留司虞部员外郎。孝权为人孝谨，与人语恐伤之，而时嶷嶷有立。与孝权游者极众，而独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为铭。

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

公讳昌裔，字光后，本彭城人。曾大父讳承庆，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读老子庄周书，为太原晋阳令。再世宦北方，乐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阳曲，曰：“自我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讼，赠右散骑常侍。

公少好学问。始为儿时，重迟不戏，恒若有所思念计画。及壮自试，以《开吐蕃说》干边将，不售。入三蜀，从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杨琳寇掠，公单船往说，琳感欷，虽不即降，约其徒不得为虐。琳降，公常随琳不去，琳死，脱身亡，沉浮河朔之间。建中中，曲环招起之，为环檄李纳，指擿切刻。纳悔恐动心，恒魏皆疑惑气懈。环封奏其本，德宗称焉。环之会下濮州，战白塔，救宁陵襄邑，击李希烈陈州城下，公常在军间。环领陈许军，公因为陈许从事，以前后功劳，累迁检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营田副使。

吴少诚乘环丧，引兵叩城，留后上官涚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诛叛将，为抗拒，令敌人不得其便。围解，拜陈州刺史。韩全义败，引军走陈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谢全义曰：“公受命诣蔡，何为来陈？公无恐，贼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领骑步十余抵全义营，全义惊喜，迎拜叹息，殊不敢以不见舍望公。改授陈许军司马。

上官涚死，拜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代涚为节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为相伤？”少诚吏有来犯者，捕得缚送，曰：“妄称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诚惭其军，亦禁界上暴者，两界耕桑交迹，吏不何问。封彭城郡开国公，就拜尚书右仆射。

元和七年，得疾，视政不时。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过其地，防穿不补，没邑屋，流杀居人，拜疏请去职即罪，诏还京师。即其日与使者俱西，大热，旦暮驰不息，疾大发。左右手辔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谢天子。”上益遣使者劳问，敕无亟行。至则不得朝矣。天子以为恭，即其家拜检校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知军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为之一日不视朝，赠潞州大都督，命郎吊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县某乡某原。

公不好音声，不大为居宅，于诸帅中独然。夫人，邠国夫人武功苏氏。子四人：嗣子光禄主簿纵，学于樊宗师，士大夫多称之；长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马，为淮南军衙门将；次子景阳、景长，皆举进士。葬得日，相与选使者哭拜阶上，使来乞铭。铭曰：

提将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维德不爽；我铭不亡，后人之庆。

文集卷七

碑　志 三十五首

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君讳某，字某，中书舍人御史中丞讳某之子，赠太子洗马讳某之孙。家世习儒，学词章。昆弟三人俱传父祖业，从进士举，君独不与俗为事，乐弛置自便。

父中丞薨，既三年，与其弟中行别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进士，续闻成宗，唯服任遂功，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贳。我闻南方多水银、丹砂，杂他奇药，爊为黄金，可饵以不死。今于若丐我，我即去。"遂逾岭厄，南出。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得药，试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药终不能为黄金，而佐帅政成，以功再迁监察御史。帅迁于桂，从之。帅坐事免，君摄其治，历三时，夷人称便。新帅将奏功，君舍去，南海马大夫使谓君曰："幸尚可成，两济其利。"君虽益厌，然不能无万一冀。至南海，未几竟死，年五十三。

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归葬河南某县某乡某村，祔先茔。于时中行为尚书兵部郎，号名人，而与余善，请铭。铭曰：

嗟惟君，笃所信。要无有，弊精神。以弃余，贾于人。脱外累，自贵珍。讯来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

君讳署，字某，河间人。大父利贞，有名玄宗世。为御史中丞，举弹无所避，由是出为陈留守，领河南道采访处置使，数岁卒官。皇考讳郇，以儒学进，官至侍御史。

君方质有气，形貌魁硕，长于文词。以进士举博学宏词，为校书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监察御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岁，邕管奏君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

拜京兆府司录，诸曹白事，不敢平面视；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趋去，无敢阑语；县令丞尉畏如严京兆：事以办治。京兆改凤翔尹，以节镇京西，请与君俱，改礼部员外郎，为观察使判官。帅他迁，君不乐久去京师，谢归，用前能拜三原令。岁余，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守法争议，棘棘不阿。

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党，不诉杀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鸟雀鱼鳖，可食与不可食

相买卖；时节脱放期为福祥：君视事，一皆禁督立绝。使通经吏与诸生之旁大郡，学乡饮酒丧婚礼，张施讲说，民吏观听从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户租，岁征绵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独疏言："治迫岭下，民不识蚕桑。"月余，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门叫讙为贺。

改澧州刺史。民税出杂产物与钱，尚书有经数；观察使牒州征民钱倍经。君曰："刺史可为法，不可贪官害民。"留牒不肯从，竟以代罢。观察使使剧吏案簿书，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适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当日日拜走，仰望阶下，不得已就官。数月，大不适，即以病辞免。

公卿欲其一至京师，君以再不得意于守令，恨曰："义不可更辱，又奚为于京师间。"竟闭门死，年六十。君娶河东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师。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其兄将作少监昔请铭于右庶子韩愈。愈前与君为御史被谗，俱为县令南方者也，最为知君。铭曰：

谁之不如，而不公卿！奚养之违，以不久生！唯其颉颃，以世厥声。

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

公讳惟简，字某，司空平章事赠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张氏，肃宗时，举恒、赵、深、冀、易、定六州战卒五万人、马五千匹以归听命。天子嘉之，赐姓曰"李"，更其名"宝臣"，立其军，号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

太傅薨，公兄弟让嗣，公竟弃其家自归京师。及兄死家覆，有司设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驰归，与母韩国夫人郑氏拜诀，属家徒随走所幸，道与贼遇，七斗乃至。有功，迁太子谕德，加御史中丞。从幸梁州，天黑失道，识焦中人声，得见德宗于盩厔西。上曰："卿有母，可随我耶？"曰："臣以死从卫。"及幸还，录功，封武安郡王，号"元从功臣"，图其形御阁，而以神威将军居北军卫；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韩国忧去官，累迁神威大将军，加工刑二曹尚书、天威统军；又改户部尚书，金吾大将军。有长上万国俊者，以军势夺兴平人地，吏惮莫敢治。及公为金吾，兴平人曰："久闻李将军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赍县牒来见。公发视，立杖国俊，废之，以地还兴平人。闻者莫不称叹。

于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将兵，无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为凤翔陇州节度使、户部尚书、兼凤翔尹。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为国家于夷狄当用长筭：边将当承上旨，谨条教，蓄财谷，完吏农力以俟；不宜规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钐鉏斸，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万亩。连八岁，五种俱熟，公私有余。贩者负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继不绝。十三年，公与忠武军节度使司空光颜，邠宁节度使尚书钊俱来朝，上为之燕三殿，张百戏，公卿侍臣咸与。既事敕还，公因进曰："臣幸得宿卫二十余年，今年老斥外任，不胜慕恋，愿得死辇下。"天子加慰遣焉。还镇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讣至，上悼怆罢朝，遣郎中临吊，赠尚书左仆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万年凤栖原。

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阳尉镐之孙，大理评事可观之女，贤有法度。公有四子：长曰元孙，三原尉；次曰元质，彭之濛阳尉；曰元立，兴平尉；曰元本，河南参军：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与其昆弟四人，请铭于韩氏，曰："先人尝有托于

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记，仆射以孤童囚羁京师，卒能以忠为节自显，取爵位，立名绩，使天下拭目观，父母与荣焉。既忠又孝，法宜铭。”铭曰：

太傅之显，自其躬兴；仆射童羁，孰与之朋。遭国之难，以节自发；致其勤艰，以复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随之；铭此玄石，维昧之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监胡公者，讳珦，字润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赵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迁、造与公婿广文博士吴郡张籍，以公之族出、行治、历官、寿年为书，使人自京师南走八千里至闽南两越之界上请为公铭刻之墓碑于潮州刺史韩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后徙清河，于今为宗城，属贝州。大父讳秀，武后时以文材征为麟台正字。父宰臣，用进士卒官平阳冀氏令，赠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劝学，立节概，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试进士，二即吏部选，皆以文章占上第。乐为俭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矫时弊。及为富平尉，一府称其断决。建中四年，侍郎赵赞为度支使，荐公为监察御史，主馈给渭桥以东军，洗手奉职，不以一钱假人。贼平，有司考覈群吏，多坐贬死；独公以清苦能检饬，无漏失，迁河南仓曹。魏公贾碻以节镇郑滑，以公佐观察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以刚直龃龉不阿忤权贵，除献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以自给，教授子弟。贞元十一年，吏部大选，以公考选人艺学，以劳迁奉先令，以治办迁尚书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经乱，无孔子庙，公至则命筑宫造祭器，率博士生讲读以时，如法以祠，人吏聚观叹息。迁舒州刺史。州岁大熟，麦一茎数穗，闾里歌舞之。考功以闻，迁尚书驾部郎中。数以事犯尚书李巽；巽时主盐铁事，富骄恃势，以语丞相，由是退公为凤翔少尹。巽死，迁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职不懈，可嘉，拜少府监，兼知内中尚。明年，以病卒。

公始以进士孤身旅长安，致官九卿为大家。七子皆有学守。女嫁名人。年几八十，坚悍不衰，事可传载，可谓成德。铭曰：

朅朅胡公，既果以方；挟艺射科，每发如望。人求于人，我已为之；自始讫终，不降色辞。因官立事，随有可载；发迹馈军，遭谗府界。去居陵下，为吏为隐；坊舒之政，于兹有靳。守官驾部，名升己屈；跻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优止之。刻文碑石，以显公行；维公后人，无怠嗣庆。

唐故相权公墓碑

上之元和五年，其相曰权公，讳德舆，字载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权。权，江汉间国也。周衰，入楚为权氏。楚灭徙秦，而居天水略阳。苻秦之王中国，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后六世至平凉公文诞，为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长史，焯有声烈。平凉曾孙讳倕，赠尚书礼部郎中，以艺学与苏源明相善，卒官羽林军录事参军，于公为王父。郎中生赠太子太保讳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征，不起，追谥贞孝，是实生公。

公在相位三年，其后以吏部尚书授节镇山南，年六十以薨。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公。

公生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七岁而贞孝公卒，来吊哭者见其颜色声容，皆相谓“权氏世有其人”。及长，好学，孝敬祥顺。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监察御史征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庆。改左补阙，章奏不绝，讥排奸幸，与阳城为助。转起居舍人，遂知制诰，凡撰命词九年，以类集为五十卷，天下称其能。十八年，以中书舍人典贡士，拜尚书礼部侍郎。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奏广岁所取进士明经，在得人，不以员拘。转户兵吏三曹侍郎、太子宾客，复为兵部，迁太常卿，天下愈推为钜人长德。

时天子以为宰相宜参用道德人，因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既谢辞，不许。其所设张举措，必本于宽大；以几教化，多所助与；维匡调娱，不失其正；中于和节，不为声章；因善与贤，不矜主己。以吏部尚书留守东都，东方诸帅有利病不能自请者，公常与疏陈，不以露布。复拜太常，转刑部尚书，考定新旧令式为三十编，举可长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选付，治以和简，人以宁便。

以疾求还，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伤，为之不御朝，郎官致赠锡。官居野处，上下吊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贞孝东五里。

公由陪属升列，年除岁迁，以至公宰，人皆喜闻，若己与有，无忌嫉者。于頔坐子杀人，失位自囚，亲戚莫敢过门省顾，朝莫敢言者；公将留守东都，为上言曰：“頔之罪既贳不竟，宜因赐宽诏。”上曰：“然，公为吾行谕之。”頔以不忧死。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踵相蹑为宰相达官，与公相先后；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自始学至疾未病，未尝一日去书不观。公既以能为文辞擅声于朝，多铭卿大夫功德；然其为家不视簿书，未尝问有亡，费不倂余。

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尝相德宗，号为名臣。既葬，其子监察御史璩累然服丧来有请。乃作铭文曰：

权在商周，世无不存。灭楚徙秦，嬴刘之间。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诋诃浮屠，皇极之扶。贞孝之生，凤鸟不至；爵位岂多，半涂以税；寿考岂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后；是生相君，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师之；流连六官，出入屏毗。无党无雠，举世莫疵。人所惮为，公勇为之；其所竞驰，公绝不窥。孰克知之，德将在斯。刻诗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孽牙其间。肃宗代宗，德祖顺考，以勤以容；大慝适去，稂莠不薅，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

睿圣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图数贡，曰：“呜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群臣震慑，奔走率职：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东；又明年，平泽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贝、卫、澶、相，无

不从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将死；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皇帝历问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帅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他等。因抚而有，顺且无事。"大官臆决唱声，万口和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

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汝为陈许帅，维是河东、魏博、郃阳三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维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弘，汝以卒万二千属而子公武往讨之！"曰："文通，汝守寿，维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之行于寿者，汝皆将之！"曰："道古，汝其观察鄂岳！"曰："愬，汝帅唐邓随，各以其兵进战！"曰："度，汝长御史，其往视师！"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赏罚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节都统诸军！"曰："守谦，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抚师！"曰："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大吏。庚申，予其临门送汝！"曰："御史，予闵士大夫战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愬入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合战益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

册功：弘加侍中；愬为左仆射，帅山南东道；颜、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骑常侍帅鄜坊丹延；道古进大夫；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度朝京师，道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以旧官相，而以其副摠为工部尚书，领蔡任。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献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万邦；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百隶怠官，事亡其旧。

帝时继位，顾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斩吴蜀，旋取山东；魏将首义，六州降从。淮蔡不顺，自以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帝为不闻，与神为谋；乃相同德，以讫天诛。

乃敕颜胤，愬武古通；咸统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万其师；大军北乘，厥数倍之。常兵时曲，军士蠢蠢；既翦陵云，蔡卒大窘。胜之邵陵，郾城来降；自夏入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励，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厘。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

额额蔡城，其碍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释其

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为之择人，以收余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顺族诛，顺保性命。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

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庙碑

海于天地间为物最钜。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天宝中，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故海岳之祝，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讫驿闻。

而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既贵而富，且不习海事，又当祀时海常多大风，将往皆忧戚；既进，观顾怖悸；故常以疾为解，而委事于其副，其来已久。故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牲酒瘠酸，取具临时；水陆之品，狼藉笾豆；荐祼兴俯，不中仪式；吏滋不供，神不顾享；盲风怪雨，发作无节，人蒙其害。

元和十二年始诏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严，中心乐易，祗慎所职；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内外单尽，不为表襮。至州之明年，将夏，祝册自京师至，吏以时告，公乃斋祓视册，誓群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谨遣官某敬祭。’其恭且严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将宿庙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风雨白，不听。于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数，交谒更谏，皆揖而退。

公遂升舟，风雨少弛，棹夫奏功，云阴解驳，日光穿漏，波伏不兴。省牲之夕，载旸载阴；将事之夜，天地开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牵牛正中，公乃盛服执笏以入即事。文武宾属，俯首听位，各执其职。牲肥酒香，樽爵静洁，降登有数，神具醉饱。海之百灵秘怪，慌惚毕出，蜿蜿虵虵，来享饮食。阖庙旋舻，祥飚送飒，旗纛旄麾，飞扬晻蔼，铙鼓嘲轰，高管嗷噪，武夫奋棹，工师唱和，穹龟长鱼，踊跃后先，乾端坤倪，轩豁呈露。祀之之岁，风灾熄灭，人厌鱼蟹，五谷胥熟。明年祀归，又广庙宫而大之：治其庭坛，改作东西两序、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时，公又固往，不懈益虔，岁仍大和，耋艾歌咏。

始公之至，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资交；以身为帅，燕享有时，赏与以节；公藏私畜，上下与足。于是免属州负逋之缗钱廿有四万，米三万二千斛。赋金之州，耗金一岁八百，困不能偿，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长之俸，诛其尤无良不听

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归者与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廪其无告者。其女子可嫁，与之钱财，令无失时。刑德并流，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处所；事神治人，其可谓备至耳矣。咸愿刻庙石以著厥美，而系以诗，乃作诗曰：

南海阴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锡，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岭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执事枢。公行勿迟，公无遽归；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处州孔子庙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为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句龙与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句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谓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

郡邑皆有孔子庙，或不能修事；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独处州刺史邺侯李繁至官，能以为先。既新作孔子庙，又令工改为颜子至子夏十人像，其余六十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十人，皆图之壁。选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为置讲堂，教之行礼，肄习其中。置本钱廪米，令可继处以守。庙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学行释菜礼耆老叹嗟，其子弟皆兴于学。邺侯尚文，其于古记无不贯达，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可歌也已！乃作诗曰：

惟此庙学，邺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师所处，亦窘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献；讲读有常，不诫用劝。揭揭元哲，有师之尊；群圣严严，大法以存。像图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仪，俾不惑忘。后之君子，无废成美；琢词碑石，以赞攸始。

柳州罗池庙碑

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

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

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粳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黄陵庙碑

湘旁有庙曰黄陵，自前古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图记，言“汉荆州牧刘表景升之立”，题曰《湘夫人碑》。今验其文，乃晋太康九年；又其额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

秦博士对始皇帝云：“湘君者，尧之二女，舜妃者也。”刘向、郑玄亦皆以二妃为湘君，而《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谓湘夫人乃二妃也，从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间。《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当降小水为其夫人，因以二女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与王逸俱失也。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辞谓娥皇为“君”，谓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称君也。《书》曰“舜陟方乃死”，传谓“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苍梧，二妃从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间。”余谓《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言以道终，其德协天也。《书》纪舜之没云“陟”者，与《竹书·周书》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谓舜死葬苍梧，于时二妃从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

二妃既曰以谋语舜，脱舜之厄，成舜之圣；尧死而舜有天下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进礼庙下。

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为潮州刺史。其地于汉为南海之揭阳，厉毒所聚，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国子祭酒。使以私钱十万抵岳州，愿易庙之圮桷腐瓦于刺史王堪。长庆元年，刺史张愉自京师往，与愉故善，谓曰：“丐我一碑石，载二妃庙事，且令后世知有子名。”愉曰：“诺。”既至州，报曰：“碑谨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氏皆王者之后，在太原为姬姓。春秋时，王子成父败狄有功，因赐氏，厥后世居太原。至东汉隐士烈，博士征不就，居祁县，因号所居乡为“君子”，公其君子乡人也。魏晋

涉隋，世有名人。国朝大王父玄暕，历御史属三院，止尚书郎；生景肃，守三郡，终傅凉王；生政，襄邓等州防御使，鄂州采访使，赠吏部尚书。

公尚书之弟某子，公讳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读书著文，其誉蔼郁，当时名公，皆折官位辈行愿为交。贞元初，射策拜左拾遗，与阳城合遏裴延龄不得为相。德宗初怏怏无奈，久而嘉之。其后入阁，德宗顾列谓宰相曰："第几人必王某也。"果然。月余，特改右补阙，迁礼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在礼部奏议详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约明故，吏无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众皆媚承；公嫉其为人，不直视；由此贬连州司户。移夔州司马，又移荆南，因佐其节度事，为参谋，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积四年。

元和初，收拾俊贤，征拜吏部员外郎；未几，为职方郎中、知制诰。友人得罪斥逐后，其家亲知过门缩颈不敢视；公独省问，为计度论议，直其冤。由是出为峡州刺史，转庐州；未至，丁母夫人忧。服除，又为婺州。时疫旱甚，人死亡且尽，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数年里闾完复。制使出巡，人填道迎显公德。事具闻，就加金紫。转苏州，变其屋居以绝火延，隄松江路，害绝阻滞。秋夏赋调，自为书与人以期，吏无及门而集，政成为天下守之最。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为诰，有古风，岂可久以吏事役之？"复拜中书舍人。既至京师，侪流无在者，视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谓人曰："岂可复治笔砚于其间哉！上若未弃臣，宜用所长。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当不自愧。"宰相以闻，遂得观察江南西道。奏罢榷酤钱九千万。军息之无已，掌吏坏产犹不释，囚之；公至，脱械不问。人遭水旱，赋窘，公曰："我且减燕乐，绝他用钱，可足乎？"遂以代之。罢军之息钱，禁浮屠诳诱，坏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廪，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途。天子复思，且征以代，虚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长庆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于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恸辍朝，赠左散骑常侍。某日，归葬于某处。

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请诗以揭之。词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陈；当用而迂，乖戾不伸：较是二者，其过也均。

有美王公，志儒之本，达士之经。秩秩而积，涵涵而停。韡为华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发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倾。

敷文帝阶，擢列侍从；以忠远名，有直有讽；辨遏坚悬，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动帝目；帝省竭心，恩顾日渥。翔于郎署，□于禁密；发帝之令，简古而蔚。

不比于权，以直友冤；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历守大藩；所至极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敞之，必绝其径；浚之澄之，使安其泳。

帝思其文，复命掌诰；公潜谓人，此职宜少；岂无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实，俾统于洪；逋滞攸除，奸讹革风；祛蔽于目，释负于躬。方乎所部，禁绝浮屠；风雨顺易，粳稻盈畴；人得其所，乃恬乃讴。化成有代，思以息劳；虚位而俟，奄忽滔滔：维德维绩，志于斯石，日远弥高。

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

韩，姬姓，以国氏。其先有自颍川徙阳夏者，其地于今为陈之太康。太康之韩，其称

盖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讳弘。公之父曰海，为人魁伟沈塞，以武勇游仕许汴之间，寡言自可，不与人交，众推以为钜人长者，官至游击将军，赠太师。娶乡邑刘氏女，生公，是为齐国太夫人。

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贞元之间，为宣武军帅，有汴、宋、亳、颍四州之地，兵士十万人。公少依舅氏，读书习骑射，事亲孝谨，偘偘自将，不纵为子弟华靡遨放事。出入敬恭，军中皆目之。尝一抵京师，就明经试。退曰："此不足发名成业。"复去，从舅氏学，将兵数百人，悉识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叹奇之，士卒属心，诸老将皆自以为不及。司徒卒，去为宋南城将。比六七岁，汴军连乱不定。贞元十五年刘逸淮死，军中皆曰："此军司徒所树，必择其骨肉为士卒所慕赖者付之，今见在人，莫如韩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请命于天子。天子以为然。遂自大理评事拜工部尚书，代逸淮为宣武军节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与地。

当此时，陈许帅曲环死，而吴少诚反，自将围许，求援于逸淮，啖之以陈归汴，使数辈在馆，公悉驱出斩之。选卒三千人，会诸军击少诚许下，少诚失势以走，河南无事。

公曰："自吾舅殁，五乱于汴者，吾苗薅而发栉之几尽；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骇。"命刘锷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门，数之以数与于乱，自以为功，并斩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讫公之朝京师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号于城郭者。

李师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吓滑帅，且告假道。公使谓曰："汝能越吾界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空言！"滑师告急，公使谓曰："吾在此，公无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请备之！"公曰："兵来不除道也。"不为应。师古诈穷变索，迁延旋军。

少诚以牛皮鞵材遗师古，师古以盐资少诚，潜过公界，觉，皆留输之库。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馈。"田弘正之开魏博，李师道使来告曰："我代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敢告。"公谓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若兵北过河，我即东兵以取曹。"师道惧，不敢动，弘正以济。诛吴元济也，命公都统诸军，曰："无自行以遏北寇！"公请使子公武以兵万三千人会讨蔡下，归财与粮，以济诸军，卒擒蔡奸，于是以公为侍中，而以公武为鄜坊丹延节度使。

师道之诛，公以兵东下，进围考城，克之；遂进迫曹，曹寇乞降。郓部既平，公曰：吾无事于此，其朝京师。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为仁，臣为恭，可矣。"遂行，既至，献马三千匹，绢五十万匹，他锦纨绮缬又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钱以贯数者尚余百万，绢亦合百余万匹，马七千，粮三百万斛，兵械多至不可数。初公有汴，承五乱之后，掠赏之余，且敛且给，恒无宿储；至是公私充塞，至于露积不垣。

册拜司徒兼中书令，进见上殿，拜跪给扶，赞元经体，不治细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为冢宰，又除河中节度使。在镇三年，以疾乞归。复拜司徒中书令，病不能朝。以长庆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为之罢朝三日，赠太尉，赐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给之，京兆尹监护。明年七月某日，葬于万年县少陵原京城东南三十里，楚国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长曰肃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肃元早死。公之将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伤之，月余遂薨。无子，以公武子孙绍宗为主后。

汴之南则蔡，北则郓，二寇患公居间，为己不利，卑身佞辞，求与公好。荐女请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则飞谋钓谤，以间染我。公先事候情，坏其机牙，奸不得发，王诛以成。最功定次，孰与高下！

公子公武，与公一时俱授弓钺，处藩为将，疆土相望。公武以母忧去镇，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将渭北。公以司徒中书令治蒲，于时，弟充自郑滑节度平宣武之乱，以司空居汴。自唐以来，莫与为比。

公之为治，严不为烦，止除害本，不多教条；与人必信，吏得其职，赋入无所漏失，人安乐之，在所以富。公与人有畛域，不为戏狎，人得一笑语，重于金帛之赐；其罪杀人，不发声色，问法何如，不自为轻重：故无敢犯者。其铭曰：

在贞元世，汴兵五猘；将得其人，众乃一愒。其人为谁，韩姓许公；磔其枭狼，养以雨风；桑谷奋张，厥壤大丰。贞元元孙，命正我宇；公为臣宗，处得地所。河流两壖，盗连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间，为帝督奸；察其嚬呻，与其眴䀹；左顾失视，右顾而跽。蔡先郓鉏，三年而墟；槁干四呼，终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讨不逋；许公预焉，其赉何如。

悠悠四方，既广既长。无有外事，朝廷之治。许公来朝，车马干戈；相乎将乎，威仪之多。将则是矣，相则三公；释师十万，归居庙堂。上之宅忧，公让太宰；养安蒲坂，万邦绝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时三侯，人莫敢扳。生莫与荣，殁莫与令。刻文此碑，以鸿厥庆。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立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

公讳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绝辄复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讳皋，有功建中贞元间，以多才能，能行赏诛为名。至今追数当时内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间。

公以进士举及第，献《文舆》三十卷，拜校书郎、集贤学士，四迁至宗正丞。宪宗即位，选擢宗室，迁尚书司门员外郎，以选为利随唐睦州刺史，迁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节镇黔中。十一年来朝，迁镇鄂州，以鄂岳道兵会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征拜宗正，转左金吾。

上即位，以先朝时尝信妄人柳泌能烧水银为不死药荐之，泌以故起闾阎氓为刺史，不效，贬循州司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贬所，年五十三。长庆元年诏曰：左降而死者，还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东都某县。

公三娶，元配韦氏讳脩，脩生子*，*为进士学；女贡，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郧公叔裕五世孙，父士伫，蓬山令。次配崔氏讳药，生绰、绍、绾，女会，嫁郑氏季玭；夫人父昭，尝为京兆尹。今夫人韦氏，无子；父光宪，光禄卿。其葬用古今礼，以元配韦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于其域异墓。

公宗室子，生而贵富，能学问以中科取名，善自倾下，以交豪杰，身死卖宅以葬。铭曰：

太支于今，其尚有封；当公弟兄，未续又亡。其迁于南，年及始衰；谁黜不复，而以丧归。海丰弥弥，万里于畿，载其始终，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

君讳群，字弘之，世为荥阳人。其祖于元魏时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孙因称以自别。曾祖匡时，晋州霍邑令。祖千寻，彭州九陇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独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

以进士选吏部，考功所试判为上等，授正字，自鄠县尉拜监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

之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军。均之征也，迁虞部员外郎。均镇襄阳，复以君为襄府左司马、刑部员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简代之，因以故职留君。岁余，拜复州刺史，迁祠部郎中。会衢州无刺史，方选人，君愿行，宰相即以君应诏。治衢五年，复入为库部郎中。行及扬州，遇疾，居月余，以长庆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葬于郑州广武原先人之墓次。

君天性和乐，居家事人与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尝变节，有所缓急曲直薄厚疏数也。不为翕翕热，亦不为崖岸斩绝之行。俸禄入门，与其所过逢吹笙弹筝，饮酒舞歌，诙调醉呼，连日夜不厌，费尽不复顾问，或分挈以去，一无所爱惜，不为后日毫发计留也；遇其空无时，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设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为辞谢；与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尝见其言色有若忧叹者：岂列御寇、庄周等所谓“近于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极谨慎，不挂于过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亲故无所怨议，哭之皆哀，又可尚也。

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韦肇女。生二女一男。长女嫁京兆韦词，次嫁兰陵萧儹。后娶河南少尹赵郡李则女。生一女二男。其余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韦氏生也。铭曰：

再鸣以文进涂辟，佐三府治蔼厥硊。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浑朴绝瑕谪。甲子一终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

公讳戎，字元夫，其上祖懿为晋安西将军，实始居河东。公之四世祖嗣汾阴公讳德儒，为隋襄城郡书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贵，其后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讳宝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讳缣，为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长讳同，卒官湖州长史，赠刑部尚书。尚书娶吴郡陆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硊，其达者四人。

公于伦次为中子，仁孝慈爱忠厚而好学，不应征举，沈浮闾巷间，不以事自累为贵。常州刺史李衡迁江西观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贤元夫，吾得与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职，公不辞让，年四十余，始脱褐衣为吏。衡迁给事中，齐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诏以公与冕。在冕府累迁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摄泉州，冕文书所条下，有不可者，公辄正之。冕恶其异于己，怀之未发也。遇马揔以郑滑府佐忤中贵人，贬为泉州别驾，冕意欲除揔，附上意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叹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愿仕者，正为此耳。”不许。冕遂大怒，囚公于浮图寺，而致揔狱，事闻远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释之。冕死，后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于浙东府，转侍御史。元和四年，征拜尚书刑部员外郎，迁河南令，历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贞宽大为称，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至则悉除去烦弊，俭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为治，无所牵制，四境之内，竟岁无一事。公笃于恩义，尽用其禄以周亲旧之急，有余颁施之内外亲，无疏远皆家归之。

疾病去官，长庆元年九月庚申，至于苏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为之罢朝，赠左散骑常侍，使临吊祭之。士大夫多相吊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师先人之兆次，以韦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韦氏，后夫人赵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长生九岁，而幼七岁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与公诸昆弟善，又尝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贤殿学士尚书刑部侍郎放属余以铭。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门；公伦五人，咸有显闻。公之初志，不以事累； 俛以随，亦贵于位。无怨无恶，中以自宝；不能百年，曷足谓寿。公宜有后，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庙祀。

楚国夫人墓志铭

楚国夫人姓翟氏，故检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书令许国公之妻，前疃坊节度使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

夫人在家，以孝友聪明为父母所偏爱。选所宜归，以适韩氏。韩氏族大且贵，又太尉刘公甥，内外尊显。夫人入门，上下莫不赞贺。事皇姑齐国太夫人，肃恭诚至，奉养不怠。皇姑以夫人能尽妇道，称之六亲。其事夫，义以顺；其教子，爱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贵富不危溢者，楚国有助焉耳。"大夫领梁偏师，卒就蔡功，受节居藩，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

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节去位，奉丧以居东都。诏起之，辞以羸毁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变。天子嗟叹之。长庆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阳北山。夫人生二子：长曰肃元，为太子司议郎以卒，赠尚书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铭曰：

翟氏之先，盖出宗周；璜显于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汉，义以家酬；迁于南阳，始自郎苗。逮魏晋宋，代不绝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东，子在鄜畤；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抚已。文驷雕轩，往来有炜。莫尊于母，莫荣于妻。从古迄今，孰盛与夷！用昭厥裔，篆此铭诗。

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

国子司业窦公讳牟，字某。六代祖敬远，尝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马，比四代仍袭爵名。同昌讳胤，生皇考讳叔向，官至左拾遗，溧水令，赠工部尚书。

尚书于大历初名能为诗文；及公为文，亦最长于诗。孝谨厚重，举进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迁至检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书虞部郎中，转洛阳令、都官郎中、泽州刺史，以至司业。年七十四，长庆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师先公尚书之兆次。

初，公善事继母，家居未出，学问于江东，尚幼也；名声词章行于京师，人迟其至。及公就进士，且试，其辈皆曰："莫先窦生。"于时，公舅袁高为给事中，方有重名，爱且贤公；然实未尝以干有司。公一举成名而东，遇其党必曰："非我之才，维吾舅之私。"

其佐昭义军也，遇其将死，公权代领以定其危。后将卢从史重公不遣，奏进官职。公视从史益骄不逊，伪疾经年，舉归东都。从史卒败死。公不以觉微避去为贤告人。

公始佐崔大夫纵留守东都，后佐留守司徒馀庆，历六府五公，文武细粗不同，自始及终，于公无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从事几且百人，有愿奸易险贤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与信，卒莫与公有怨嫌者。其为郎官令守，慎法宽惠不刻；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恺悌，得师之道。

公一兄三弟：常群庠巩。常，进士，水部员外郎，朗夔江抚四州刺史；群以处士征，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帅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为登州刺史；巩亦进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长曰周馀，好善学文，能谨谨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黩；次曰某，曰某，皆以进士贡。女子三人。

愈少公十九岁，以童子得见，于今四十年。始以师视公，而终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壮先后致异。公可谓笃厚文行君子矣。其铭曰：

后缗窦逃闵腹子，夏以再家窦为氏。圣愕旋河犊引比，相婴拨汉纳孔轨。后去观津，而家平陵；遥遥厥绪，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怀其德；作诗孔哀，质于幽刻。

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

孔子之后三十八世，有孙曰戣，字君严，事唐为尚书左丞。年七十三，三上书去官，天子以为礼部尚书，禄之终身，而不敢烦以政。吏部侍郎韩愈常贤其能，谓曰：“公尚壮，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为左丞，不能进退郎官，唯相之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于乡者，将自佚，非自苦；闾井田宅具在，亲戚之不仕与倦而归者，不在东阡在北陌，可杖屦来往也。今异于是，公谁与居？且公虽贵而无留资，何恃而归？”曰：“吾负二宜去，尚奚顾子言？”愈面叹曰：“公于是乎贤远于人！”明日奏疏曰：“臣与孔戣同在南省，数与相见。戣为人守节清苦，论议正平，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觉衰老，忧国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辈在朝不过三数人，陛下不宜苟顺其求，不留自助也。”不报。明年，长庆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于家，赠兵部尚书。

公始以进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征，累迁江州刺史、谏议大夫。事有害于正者，无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读，改给事中，言京兆尹阿纵罪人，诏夺京兆尹三月之俸。权知尚书右丞，明年，拜右丞，改华州刺史。明州岁贡海虫淡菜蛤蚶可食之属，自海抵京师，道路水陆，递夫积功岁为四十三万六千人，奏疏罢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儿，系御史狱，公上疏理之。诏释下邽令，而以华州刺史为大理卿。

十二年，自国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岭南节度等使。约以取足。境内诸州负钱至二百万，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公皆罢之。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堆与之，无算远近。”厚守宰俸，而严其法。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公一禁之。有随公吏得无名儿，蓄不言官；有讼者，公召杀之。山谷诸黄，世自聚为豪，观吏厚薄缓急，或叛或从。容桂二管利其虏掠，请合兵讨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当是时，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诸黄为类，向意助之。公屡言远人急之则惜性命相屯聚为寇，缓之则自相怨恨而散，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敛兵江西、岳鄂、湖南、岭南，会容桂之吏以讨之，被雾露毒，相枕藉死，百无一还。安南乘势杀都护李象古。桂将裴行立，容将杨旻皆无功，数月自死。岭南嚣然。祠部岁下广州祭南海庙，庙入海口，为州者皆惮之，不自奉事，常称疾，命从事自代，唯公岁常自行。官吏刻石为诗美之。

十五年。迁尚书吏部侍郎。公之北归，不载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长庆元年，改右散骑常侍；二年而为尚书左丞。曾祖讳务本，沧州东光令。祖讳如珪，海州司户参军，赠

尚书工部郎中。皇考讳岑父，秘书省著作佐郎，赠尚书左仆射。公夫人京兆韦氏，父种，大理评事。有四子：长曰温质，四门博士；遵孺、遵宪、温裕，皆明经。女子长嫁中书舍人平阳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载、戡、戢、戳。公于次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为少府监。其年八月甲申，戢与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阴广武原先公仆射墓之左。铭曰：

孔世研八，吾见其孙。白而长身，寡笑与言。其尚类也，莫与之伦。德则多有，请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

公讳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学有名。贞元十年，以贤良方正拜左拾遗，改右补阙，礼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贬连州司户参军，改夔州司马。佐江陵使，改祠部员外郎，复除吏部员外郎，迁职方郎中，知制诰。出为峡州刺史，迁庐州，未至，丁母忧。服阕，改婺州、苏州刺史。

征拜中书舍人，既至，谓人曰："吾老，不乐与少年治文书。得一道，有地六七郡，为之三年，贫可富，乱可治，身安功立，无愧于国家可也。"日日语人，丞相闻问，语验，即除江南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则奏罢榷酒钱九千万，以其利与民；又罢军吏官债五千万，悉焚簿文书；又出库钱一千万，以丐贫民遭旱不能供税者；禁浮屠及老子为僧道士不得于吾界内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诳丐渔利，夺编人之产。在官四年，数其蓄积，钱余于库，米余于廪。

朝廷选公卿于外，将征以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书代之矣。长庆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为之罢朝，赠左散骑常侍。远近相吊。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县先茔之侧。

公之为拾遗，朝退，天子谓宰相曰："第几人非王某邪？"是时公方与阳城更疏论裴延龄诈妄，士大夫重之。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虽与同列，未尝比数收拾；故遭谗而贬。在制诰，尽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权臣为意。又被谗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饿死，户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群吏，奏其赃罪，州部清整。加赐金紫。其在苏州，治称第一。

公所至，辄先求人利害废置所宜，闭阁草奏，又具为科条与人吏约。事备，一旦张下，民无不抃叫喜悦；或初若小烦，旬岁皆称其便。公所为文章，无世俗气，其所树立，殆不可学。

曾祖讳玄暕，比部员外郎；祖讳景肃，丹阳太守；考讳政，襄邓等州防御使鄂州采访使，赠工部尚书。公先妣渤海李氏，赠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贞、弘、泰、復、洄。初进士及第；哲文学俱善；其余幼也。长女婿刘仁师，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书刑部员外郎。铭曰：

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爱人尽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与其友处，顺若妇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万世之藏。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君讳继祖，司徒赠太师北平庄武王之孙，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讳畅之子。生四岁，以门功拜太子舍人。积三十四年，五转而至殿中少监。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始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因得见于安邑里第。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召二子使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侧，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当是时，见王于北亭，犹高山深林钜谷，龙虎变化不测，杰魁人也；退见少傅，翠竹碧梧，鸾鹄停峙，能守其业者也；幼子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牙，称其家儿也。后四五年，吾成进士，去而东游，哭北平王于客舍；后十五六年，吾为尚书都官郎，分司东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余年至今，哭少监焉。呜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孙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樊绍述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

生而其家贵富，长而不有其藏一钱，妻子告不足，顾且笑曰："我道盖是也。"皆应曰：然。无不意满。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还言某师不治，罢之，以此出为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为谏议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绍述讳宗师，父讳泽，尝帅襄阳、江陵，官至右仆射，赠其官。祖某官，讳泳。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

绍述无所不学，于辞于声天得也，在众若无能者。尝与观乐，问曰："何如？"曰："后当然。"已而果然。铭曰：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

公讳郱，字某，雍王绘之后，王孙道明，唐初以属封淮阳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长平王。淮阳生景融，景融亲益硃，不王；生务该，务该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过县令州佐，然益读书为行，为士大夫家。

岌为蜀州晋原尉，生公，未晬以卒，无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怜而食之。至五六

岁，自问知本末，因不复与群儿戏，常默默独处，曰：“吾独无父母，不力学问自立，不名为人！”年十四五，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凛然殊异，姑氏子弟莫敢为敌。浸传之闻诸父，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归而坐问之，应对横从无难。诸父悲喜，顾语群子弟曰：“吾为汝得师。”于是纵学无不观。

以朝邑员外尉选，鲁公真卿第其所试文上等，擢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后比以书判拔萃，选为万年尉，为华州录事参军。争事于刺史，去官，为陆浑令。河南尹郑馀庆荐之朝，拜南郑令。尹家奴以书抵县请事，公走府，出其书投之尹前。尹惭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无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为资州刺史，公喜曰：“吾将有为也！”谗宰相者言之上曰：“是与其故，故得用。”改拜陕府左司马，公又喜曰：“是官无所职，吾其不以吏事受责死矣！”长庆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内外行完，洁白奋厉，再成有家，士大夫谈之。

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时。夫人高明，遇子妇有节法，进见侍侧肃如也。七男三女：邠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汉，监察御史；浐、洸、潘，皆进士。及公之存，内外孙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华阴县东若干里。汉，韩氏婿也。故予与为铭。其词曰：

愈下而微，既极复飞，其自公始。公多孙子，将复庙祀。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

张君名彻，字某，以进士累官至范阳府监察御史。长庆元年，今牛宰相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选，诏即以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将父子继续，不廷选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须强佐乃济。”发半道，有诏以君还之，仍迁殿中侍御史，加赐朱衣银鱼。至数日，军乱，怨其府从事，尽杀之，而囚其帅；且相约：张御史长者，毋侮辱轹蹙我事，无庸杀，置之帅所。

居月余，闻有中贵人自京师至。君谓其帅：“公无负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请见自辨，幸得脱免归。”即推门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与其徒皆骇曰：“必张御史。张御史忠义，必为其帅告此余人，不如迁之别馆。”即与众出君。君出门骂众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昨日李师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喂狗鼠鸱鸦。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骂。众畏恶其言，不忍闻，且虞生变，即击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绝骂，众皆曰：“义士！义士！”或收瘗之以俟。

事闻，天子壮之，赠给事中。其友侯云长佐郓使，请于其帅马仆射，为之选于军中，得故与君相知张恭、李元实者，使以币请之范阳，范阳人义而归之。以闻，诏所在给船轝，传归其家，赐钱物以葬。长庆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丧葬于某州某所。

君弟復亦进士，佐汴宋，得疾，变易丧心，惊惑不常。君得闲即自视衣褥薄厚，节时其饮食，而匕箸进养之，禁其家无敢高语出声。医饵之药，其物多空青雄黄，诸奇怪物，剂钱至十数万；营治勤剧，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贫，妻子常有饥色。

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韩氏，礼部郎中某之孙，汴州开封尉某之女，于余为叔父孙女。君常从余学，选于诸生而嫁与之。孝顺祗修，群女效其所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铭曰：

呜呼彻也！世慕顾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为生，子独割也。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义以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厉也；自申于暗，明莫之夺也。我铭以贞之，不肖者之呾也。

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

夫人姓苗氏，讳某，字某，上党人。曾大父袭夔，赠礼部尚书，大父殆庶，赠太子太师。父如兰，仕至太子司议郎，汝州司马。

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卢府君讳贻，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谓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贤，殁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浑，女三人，皆嫁为士妻。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于东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阳龙门山。其季女婿昌黎韩愈为之志。其词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贰于藩。是生夫人，载穆令闻；爰初在家，孝友惠纯。乃及于行，克媲德门；肃其为礼，裕其为仁。法曹之终，诸子实幼；茕茕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违，厥声弥劭；三女有从，二男知教；闾里叹息，母妇思效。岁时之嘉，嫁者来宁；累累外孙，有携有婴。扶床坐膝，嬉戏□争，既寿而康，既备而成。不歉于约，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图或书；嗟咨夫人，孰与为俦！刻铭寘墓，以赞硕休。

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

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陇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贝州司法参军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开封县某里。昌黎韩愈纪其世，著其德行，以识其葬。

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后二世为刺史清渊侯，由侯至于贝州凡五世。

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于家不敢有专焉。其在贝州，其刺史不悦于民，将去官，民相率□讙，手瓦石，胥其出击之。刺史匿不敢出，州县吏由别驾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奋曰：“是何敢尔”，属小吏百余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观者，杀之木下！”民闻，皆惊相告，散去。后刺史至，加擢任，贝州由是大理。

其葬曰：翱既迁贝州君之丧于贝州，殡于开封，遂迁夫人之丧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开封。圹于丁巳，坟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谓：“李氏世家也，侯之后，五世仕不遂，蕴必发，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户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孙也。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

处士卢君墓志铭

处士讳於陵，其先范阳人。父贻为河南法曹参军。河南尹与人有仇，诬仇与贼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为是！”廷争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法曹争尤强，遂并收法曹，竟奏杀仇，籍其家，而释法曹。法曹出，径归卧家，念河南势弗可败，气愤弗食，欧血卒。东都人至今犹道之。

处士少而孤，母夫人怜之，读书学文，皆不待强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侧，油油翼翼，不忍去时岁。母夫人既终，育幼弟与归宗之妹，经营勤甚，未暇进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岁，曰义；女九岁，曰孟；又有女生处士卒后，未名。于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浑以家有无，葬以车一乘于龙门山先人兆。愈于处士，妹婿也。为其志，且铭其后曰：

贵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数兮；名兮寿兮如其人，岂无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独迎其凶。兹命也邪！兹命也邪！

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太学博士顿丘李于，余兄孙女婿也。年四十八，长庆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县某地。子三人，皆幼。

初，于以进士为鄂岳从事。遇方士柳泌，从受药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铅满一鼎，按中为空，实以水银，盖封四际，烧为丹沙云。

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书所记及耳闻相传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亲与之游而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诫。

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识。工部既食水银得病，自说若有烧铁杖自颠贯其下者，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乞绝；其茵席常得水银，发且止，唾血十数年以毙。殿中疽发其背死。刑部且死谓余曰："我为药误。"其季建，一旦无病死。襄阳黜为吉州司马，余自袁州还京师，襄阳乘舸邀我于萧洲，屏人曰："我得秘药，不可独不死，今遗子一器，可用枣肉为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讯之，曰："前所服药误，方且下之，下则平矣。"病二岁竟卒。卢大夫死时，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药，五十死海上：此可以为诫者也！蕲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

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后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始病，曰："药动故病，病去药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卢浑墓志铭

前汝父母右汝兄，汝从之居，视汝如生。迁汝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后无有殃。如不信兮，视此铭章。

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

安定桓王五世孙叡素为桂州长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绅卿。文而能官，尝

为扬州录事参军，事故宰相崔圆。圆狎爱州民丁某，至顾省其家。后大衙会日，司录君趋以前大言曰："请举公过！公与小民狎，至至其家，害于政。"圆惊谢曰："录事言是，圆实过。"乃自署罚五十万钱。由是迁泾阳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顷凡百万。

君讳岌，桂州君之孙，司录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壮而强，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曰门、曰都：皆幼。初，君乐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犹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长史墓西，铭曰：

凡兆于兹，唯其家之材，盖归有时。

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

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讳好，尚书礼部郎中讳云卿之孙，开封尉讳俞之女。开封娶赵氏，生二女三男。开封卓越豪纵，不治资业，喜酒色狗马。赵氏卒十一年而开封亦卒。开封从父弟愈于时为博士，乞分教东都生，以收其孥于开封界中教畜之，而归其长女于周氏况。

况，进士，家世儒者。曾祖讳延，潭州长沙令；祖讳晦，常州参军；父讳良甫，左骁卫兵曹参军。况立名行，人士誉之。韩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长安城南凤栖原。其从父愈于时为中书舍人，为铭曰：

夫失少妇，子失壮母。归咎无处。

韩滂墓志铭

滂，韩氏子。其先仕魏，号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谨以文，为韩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讳介，为人孝友，一命率府军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为伯父起居舍人会后。起居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长子百川早死，无嗣，其叔祖愈命滂归后其祖。

滂清明逊悌以敏，读书倍文，功力兼人。为文词，一旦奇伟骤长，不类旧常。吾曰："尔得无假之人邪？"退大喜，谓其兄湘曰："某违翁且逾年，惧无以为见，今翁言乃然，可以为贺。"群辈来见，皆曰："滂之大进，不唯于文词，为人亦然。"

既数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与妻哭之伤心，三日而敛；既敛七日，权葬宜春郭南一里。呜呼！其可惜也已！铭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杀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归于死，寿何少多？铭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挐圹铭

女挐，韩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

愈之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乱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败，可一扫刮绝去，不宜使烂漫。天子谓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汉南海揭阳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

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五年，愈为京兆，始令子弟与其姆易棺衾，归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葬之。

女挐死当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发而归，在长庆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铭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归之，惟永宁！

河南缑氏主簿唐充妻卢氏墓志铭

夫人卢氏，讳某，兰陵太守景柔八世孙。父贻，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党苗氏，太师晋卿兄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长。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经，宰相休憬曾侄孙，出郄氏。外王父昂，中书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与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县之大石山下。铭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后；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归得家，九子一母；婉婉有仪，柔静以和。命不俟身，兹其奈何！刻铭墓石，以告观者。

乳母墓铭

乳母李，徐州人，号正真。入韩氏，乳其儿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及见所乳儿愈举进士第，历佐汴徐军，入朝为御史、国子博士、尚书都官员外郎、河南令，娶妇，生二男五女。时节庆贺，辄率妇孙列拜进寿。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县北十五里。愈率妇孙视窆封，且刻其语于石，纳诸墓为铭。

文集卷八

杂文　状　表状 五十一首

瘗砚铭

陇西李观元宾始从进士贡在京师，或贻之砚；既四年，悲欢穷泰，未尝废其用。凡与之试艺春官，实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刘胤误坠之地，毁焉。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昌黎韩愈，其友人也。赞且识云：

土乎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与瓦砾异！

毛颖传

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孙䨲，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姮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

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疎，秦真少恩哉！

送穷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粻；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涂，窃具船与车，备载糗粻。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觞，携朋挈俦，去故就新，驾尘彍风，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欻嘎嘤。毛发尽竖，竦肩缩颈。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志不在他。子迁南荒，热烁湿蒸，我非其乡，百鬼欺陵。太学四年，朝齑暮盐；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于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可数已不？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子以吾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转喉触讳。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执神之机。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形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雠冤。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疎。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鳄鱼文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

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赠太傅董公行状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礼，皇赠右散骑常侍。父伯良，皇赠尚书左仆射。

公讳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万里人。少以明经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为文，任翰林之选闻，召见，拜秘书省校书郎，入翰林为学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为谨愿，赐绯鱼袋，累升为卫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辞，拜汾州司马。崔圆为扬州，诏以公为圆节度判官，摄殿中侍御史。以军事如京师朝，天子识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为侍御史，入尚书省为主客员外郎。由主客为祠部郎中。

先皇帝时，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纥立可敦，诏公兼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为涵判官。回纥之人来曰：“唐之复土疆，取回纥力焉。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惧不敢对，视公。公与之言曰：“我之复土疆，尔信有力焉。吾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赐不既多乎？尔之马岁至，吾数皮而归资。边吏请致诘也，天子念尔有劳，故下诏禁侵犯。诸戎畏我大国之尔与也，莫敢校焉。尔之父子宁而畜马蕃者，非我谁使之？”于是其众皆环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两举手曰：“不敢复有意大国。”自回纥归，拜司勋郎中。未尝言回纥之事。

迁秘书少监，历太府、太常二寺亚卿，为左金吾卫将军。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财赋，拜太府卿；由太府为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知台事。三司使选擢才俊有威风，始公为金吾，未尽一月拜太府，九日又为中丞，朝夕入议事，于是宰相请以公为华州刺史；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朱泚之乱，加御史大夫，诏至于上所，又拜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于是朱滔自范阳以回纥之师助乱，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诏出兵与滔战，大破走之，还至河中。

李怀光反，上如梁州。怀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谋与朱泚合也，患之，造怀光言曰：“公之功，天下无与敌；公之过，未有闻于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宽明，将无不赦宥

焉；乃能为朱泚臣乎？彼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于公何有？且公既为太尉矣，彼虽宠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与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敌彼有余力，不如明告之绝，而起兵袭取之，清宫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请罪有司，虽有大过，犹将掩焉；如公则谁敢议？”语已，怀光拜曰：“天赐公活怀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则又语其将卒如语怀光者，将卒呼曰：“天赐公活吾三军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怀光卒不与朱泚。当是时，怀光几不反。公气仁，语若不能出口；及当事，乃更硉亮捷给。其词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于人无不信。

明年，上复京师，拜左金吾卫大将军；由大金吾为尚书左丞，又为太常卿；由太常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于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汉以降未尝言；退归，未尝言所言于上者于人。子弟有私问者，公曰：“宰相所职系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与否可见；欲知宰相之能与否，如此视之其可。凡所谋议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闻。以疾病辞于上前者不记，退以表辞者八，方许之。拜礼部尚书。制曰：“事上尽大臣之节。”又曰：“一心奉公。”于是天下知公之有言于上也。初，公为宰相时。五月朔会朝，天子在位，公卿百执事在廷，侍中赞百僚贺，中书侍郎平章事窦参摄中书令，当传诏，疾作，不能事。凡将大朝会，当事者既受命，皆先日习仪；于时未有诏，公卿相顾；公逡巡进，北面言曰：“摄中书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请代某事。”于是南面宣致诏词。事已，复位，进退甚详。

为礼部四年，拜兵部尚书，入谢，上语问日晏。复有入谢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损矣！”出语人曰：“董公且复相。”既二日，拜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兼御史大夫，仍为兵部尚书。由留守未尽五月，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刘玄佐益其师至十万，玄佐死，子士宁代之，畋游无度。其将李万荣乘其畋也，逐之。万荣为节度一年，其将韩惟清、张彦林作乱，求杀万荣不剋。三年，万荣病风，昏不知事，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与其将邓惟恭执之归京师，而万荣死。诏未至，惟恭权军事。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不以兵卫。及郑州，逆者不至，郑州人为公惧，或劝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于公曰：“不可入！”公不对，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诸将至，遂逆以入。及郛，三军缘道□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吴凑代之，及巩闻乱归，士宁万荣皆自为而后命，军士将以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谋，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观公之所为以告，曰：“公无为。”惟恭喜，知公之无害己也，委心焉。进见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闻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环以相告，故大和。

初，玄佐遇军士厚；士宁惧，复加厚焉；至万荣，如士宁志；及韩张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骄不能御，则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时至，则加劳赐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罢之。贞元十二年七月也。

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御史大夫，行军司马；杨凝自左司郎中为检校吏部郎中，

观察判官；杜伦自前殿中侍御史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节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为检校金部员外郎，支度营田判官。职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鹊集，苍乌来巢，嘉瓜同蒂联实。四方至者归以告其帅，小大威怀。有所疑，辄使来问；有交恶者，公与平之。累请朝，不许。及有疾，又请之，且曰："人心易动，军旅多虞，及臣之生，计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难期。"犹不许。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罢朝，赠太傅，使吏部员外郎杨於陵来祭，吊其子，赠布帛米有加。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浊流洋洋，有辟其郛；阗道□呼，公来之初；今公之归，公在丧车。"又歌曰："公既来止，东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谁与安！"

始公为华州，亦有惠爱，人思之。公居处恭，无妾媵，不饮酒，不谄笑，好恶无所偏，与人交泊如也。未尝言兵，有问者，曰："吾志于教化。"享年七十六。阶累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勋累升为上柱国，爵累升为陇西郡开国公。娶南阳张氏夫人，后娶京兆韦氏夫人，皆先公终。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赐名。全道为秘书省著作郎，溪为秘书省秘书郎，全素为大理评事，澥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学行。

谨具历官行事状，伏请牒考功，并牒太常议所谥；牒史馆请垂编录。谨状。

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颍等州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 韩愈状。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进士侯喜。

右其人为文甚古，立志甚坚，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贫亲老，无援于朝，在举场十余年，竟无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与之还往，岁月已多，尝欲荐之于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贱，其路无由；观其所为文，未尝不掩卷长叹。去年，愈从调选，本欲携持同行，适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轲，又废一年。及春末自京还，怪其久绝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为阁下所知，辞气激扬，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辞亲入关，羁旅道路，见王公数百，未尝有如卢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将委弃泥涂，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气勃勃然，复有仕进之路矣！"

愈感其言，贺之以酒，谓之曰："卢公天下之贤刺史也；未闻有所推引：盖难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郁为选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谓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贫贱，为天下所不知，独见遇于大贤，乃可贵耳。若自有名声，又托形势，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贵乎？子之遇知于卢公，真所谓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节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来，不可胜数：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异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难，故曰'士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阁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复以侯生言于阁下者，非为侯生谋也；感知己之难遇，大阁下之德，而怜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献于左右焉。谨状。

论今年权停举选状

右臣伏见今月十日敕，今年诸色举选宜权停者。道路相传，皆云以岁之旱，陛下怜悯京师之人，虑其乏食，故权停举选以绝其来者；所以省费而足食也。

臣伏思之：窃以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于食未有所费。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计之，诚未为有所损益。又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举选者皆赍持资用，以有易无，未见其弊。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二则人士失业。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人失职欤！"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今缘旱而停举选，是使人失职而召灾也。

臣又闻君者阳也，臣者阴也，独阳为旱，独阴为水。今者陛下圣明在上，虽尧舜无以加之；而群臣之贤，不及于古，又不能尽心于国，与陛下同心，助陛下为理：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说，周文王之举太公，齐桓公之拔甯戚，汉武帝之取公孙弘。清闲之余，时赐召问，必能辅宣王化，销殄旱灾。

臣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岁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谨诣光顺门奉状以闻。伏听圣旨。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谨录奏闻。谨奏。

请复国子监生徒状

国子监应三馆学士等准《六典》：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

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

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许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谨具如前，伏听处分。

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

君讳某，字某。其先为嬴姓；当周之衰，处晋为赵氏；晋亡而赵氏为诸侯，其后益大，与齐、楚、韩、魏、燕为六国，俱称王。其别子赵奢，当赵时，破秦军阏与，有功，号马服君，子孙由是以马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赠太尉岫。岫生乔卿，任襄州主簿，国乱去官不仕。乔卿生君才，隋末为蓟令，燕王艺师之，以有幽都之众，武德初，朝京师，拜武候大将军，封南阳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赵郡李华刻碑颂之。君才生珉，为玉钤卫仓曹参军事，赠尚书左仆射。生季龙，为岚州刺史，赠司空，清河崔元翰铭其德于碑，在新里。司空生燧，为司徒侍中北平王，赠太傅，谥庄武。庄武之勋劳在策书，君其长子也。

少举明经，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参军。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将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卫，献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难。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赐章服，迁少府少监、太仆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书佛经千余言，期以报德；庐墓侧，植松柏。终丧又拜太仆少卿。疾病一年，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终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监畅上印绶求追赠。赠绛州刺史，布帛百匹。

君在家行孝友，待宾客朋友有信义，其守官恭慎举职，其朝献奉父命不避难，其居丧有过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颍川郡夫人，赠许国夫人。许国薨，少府始孩，顾讬以其侄为继室，是为陈国夫人。陈国无子，爱君与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与少府丧之犹实生己；亲负土封其墓。夫人荥阳郑氏，王屋县令况之女，有贤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饮水，药物必自择，将进辄先尝；方书《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敖，前左卫仓曹参军；敭，右清道率府胄曹参军。女子二人在室，虽皆幼，侍疾居丧如成人。

愈既世通家，详闻其世系事业。今葬有期日，从少府请，掇其大者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

复雠状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雠：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伏以子复父雠，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雠，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雠也；此百姓之相雠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不受诛者，罪

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雠，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雠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钱重物轻状

右臣伏准御史台牒：准中书门下帖奉进止，钱重物轻，为弊颇甚，详求适变，可以便人。所贵缗货通行，里闾宽息。宜令百寮随所见作利害状者。

臣愚以为钱重物轻，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贡：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绵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绵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则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钟磬者；蓄铜过若干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坐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输其土物以为租赋，则州县无见钱；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减其旧三之一；各置铸钱使新钱一当五者以给之，轻重平乃止。四法用，钱必轻，谷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谨录奏闻，伏听敕旨。谨奏。

为韦相公让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为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非常之宠，忽降于上天；不次之恩，遽属于庸品：承命震骇，心神靡宁，顾己惭觍，手足失措。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本非长才，又乏敏识，学不能通达经训，文不足缘饰吏事。徒知立志廉谨，绝朋势之交；处官恪恭，免请托之累。因缘资序，骤历台阁，蒙生成于天地，无裨补于涓尘；忝冒以居，涯分遂极。常以盈满自诫，方思退处里闾；何意恩泽益深，猥令超参鼎铉：窃自惟度，实不堪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闻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焘之恩，下遂群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时，澄其源而清其流，统于一而应于万。毫厘之差，或致弊于寰海；晷刻之误，或遗患于历年。固宜旁求隐士，必得能者，然后授之；不可轻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圣主知人之哲，下乖微

臣量己之义，无补于理，有妨于贤。况今俊□至多，耆硕咸在，苟以登用，皆逾于臣：伏乞特回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为宰相贺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岁冬间，雨雪颇少；今年春首，宿麦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屡形词旨，神监昭达，皇情感通；春云始繁，时雪遂降，实丰穰之嘉瑞，销疠疫于新年，东作可期，南亩有望：此皆陛下与天合德，视人如伤，每发圣言，则获灵贶；见天人之相应，知朝野之同欢。臣等职在□和，惭无效用，觌斯庆泽，寔荷鸿休。

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凭诸史。自虽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纪录，则名氏年代，不闻于兹，功德事业，无可称道焉。

顺宗皇帝以上圣之姿，早处储副，晨昏进见，必有所陈，二十余年，未尝懈倦，阴功隐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闻，顺天从人，传授圣嗣。陛下钦承先志，绍致太平，原大推功，实资撰次。

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文字鄙陋，实惧尘玷，谨随表献上。臣愈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进前件实录。今月四日，宰臣宣进止，其间有错误，令臣改毕，却进旧本者。臣当修撰之时，史官沈传师等采事得于传闻，诠次不精，致有差误；圣明所鉴，毫发无遗，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并添改讫。其奉天功烈，更加寻访，已据所闻，载于首卷。傥所论著，尚未周详，臣所未知，乞赐宣示，庶获编录，永传无穷。谨录奏闻。谨奏。

为裴相公让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书，以臣为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承命惊惶，魂爽飞越，俯仰天地，若无所容。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少涉经史，粗知古今，天与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无惮杀身；慕当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论事过切，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怜臣之心，拔居侍从之中，遂掌丝纶之重，受恩益大，顾己益轻：苟耳目所闻知，心力所迨及，少关政理，辄以陈闻，于裨补无涓埃之微，而谗谤有丘山之积。陛下知其孤立，赏其微诚，独断不谋，奖待逾量。臣诚见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圣之姿，启中兴之宏图，当太平之昌历；勤身以俭，与物无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

天地：实群臣尽节之日，才智效能之时。圣君难逢，重德宜报，苦心焦思，以日继夜；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责，更极宠光，既领台纲，又毗邦宪。圣君所厚，凶逆所雠，阙于防虞，几至毙踣。恩私曲被，性命获全。忝累祖先，玷尘班列，未知所措，秪自内惭；岂意陛下擢臣于伤残之余，委臣以□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圣明：此虽成汤举伊尹于庖厨，高宗登傅说于版筑，周文用吕望于屠钓，齐桓起甯戚于饭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贵，以今准古，拟议非伦。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无四子之美，获四子之荣：岂可叨居，以彰非据。

方今干戈未尽戢，夷狄未尽宾；麟凤龟龙，未尽游郊薮；草木鱼鳖，未尽被雍熙：当大有为之时，得非常人之佐，然后能上宣圣德，以代天工，如臣等类，实不克堪。伏愿博选周行，旁及岩穴，天生圣主，必有贤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回所授，以叶群情，无任恳款之至。

为宰相贺白龟状

鄂岳观察使所进白龟。

右今日某宣进止，示臣前件白龟者。伏以祯祥之见，必有从来，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谓龟为“蔡”，“蔡”者，龟也。今始人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帅而得地也。提挈而来，生致阙下，此象既见，其应不遥。斯皆陛下圣德所施，灵物来效，太平之运，其在于今。臣等谬列台衡，亲睹嘉瑞，无任抃跃之至。

冬荐官殷侑状

前天德军都防御判官承奉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殷侑

右伏准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参官每年冬季闻荐者。前件官兼通三传，傍习诸经，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从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见伦比：以臣所见，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谙知，不敢不举。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进王用碑文状

故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卫大将军赠工部尚书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翛，是王用亲表，传用男沼等意，请臣与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国之元舅，位望颇崇，岂臣短才，所能褒饰？不敢辞让，辄以撰讫。其碑文谨录本随状封进，伏听进止。其王用男所与臣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臣并未敢受领。谨奏。

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国珍到臣宅，奉宣进止，缘臣与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领受用男沼所与臣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者。臣才识浅薄，词艺荒芜，所撰碑文，不能备尽事迹。

圣恩弘奖，特令中使宣谕，并令臣受领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跃，无任荣抃之至。谨附状陈谢以闻。谨状。

荐樊宗师状

摄山南西道节度副使朝议郎前检校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樊宗师

右件官孝友忠信，称于宗族朋友，可以厚风俗；勤于艺学，多所通解，议论平正有经据，可以备顾问；谨洁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识，可任以事。今左右司并阙员外郎，侍御史亦未备员；若蒙擢授，必有补益。忝在班列，知贤不敢不论。谨录状上，伏听处分。

举钱徽自代状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飞骑尉钱徽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参官授上后三日内举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质端方，性怀恬淡，外和内敏，洁静精微；可以专刑宪之司，参轻重之议。况时名年辈，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众望。伏乞天恩，遂臣诚请。谨录奏闻。谨奏。

进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复淮西，群臣请刻石纪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陛下推劳臣下，允其志愿，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涉旬月，不敢措手。

窃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必有奇能博辩之士，为时而生，持简操笔，从而写之，各有品章条贯，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满天地。其载于书，则尧舜二《典》，夏之《禹贡》，殷之《盘庚》，周之五《诰》。于诗，则《玄鸟》、《长发》，归美殷宗；《清庙》、《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辞事相称，善并美具，号以为经，列之学官，置师弟子，读而讲之，从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暖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辞迹俱亡，善恶惟一；然则兹事至大，不可轻以属人中谢。

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瞑刮群奸，扫洒疆土，天之所覆，莫不宾顺。然而淮西之功，尤为俊伟，碑石所刻，动流亿年；必得作者，然后可尽能事。今词学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师，磊落相望；外之则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内之则翰林禁密游谈侍从之臣，不可一二遽数：召而使之，无有不可。至于臣者，自知最为浅陋，顾贪恩待，趋以就事，丛杂乖戾，律吕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绘画，强颜为之，以塞诏旨，罪当诛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谨录封进。无任惭羞战怖之至。

奏韩弘人事物表

右臣先奉恩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缘圣恩以碑本赐韩弘等；今韩弘寄绢五百匹与臣充

人事，未敢受领，谨录奏闻，伏听进止。谨奏。

谢许受韩弘物状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圣旨，令臣受领韩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绢者。恩随事至，荣与幸并，惭抃忧惕，罔知所喻。

伏以上赞圣功，臣子之职；下沾群帅，文字所宜。陛下谦光自居，劝励为事，各赐立功节将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备录劳效。韩弘荣于宠赐，遂寄缣帛与臣，于臣何为，坐受厚贶？恩由上致，利则臣归，惭戴兢惶，举措无地；无任感恩惭恳之至。

论捕贼行赏表

臣愈言：臣伏见六月八日敕，以狂贼伤害宰臣，擒捕未获，陛下悲伤震悼，形于寝食，特降诏书，明立条格，云有能捉获贼者，赐钱万贯，仍加超授。今下手贼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余两人，盖不足计。根寻踪迹，知自承宗，再降明诏，绝其朝请；又与王士则、士平等官：八日之制，无不行者；独有赏钱，尚未赐给，群情疑惑，未测圣心。闻初载钱置市之日，市中观者日数万人，巡绕瞻视，咨嗟叹息，既去复来，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财轻义，不能深达事体，但见不给其赏，便以为朝廷爱惜此钱，不守言信。自近传远，无由辩明。且出赏所以求贼，今贼已诛斩，若无人捉获，国家何因得此贼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赐诛绝也？士则、士平何故与美官也？三事既因获贼，获贼必有其人，不给赏钱，实亦难晓。假如圣心独有所见，审知不合加赏；其如天下百姓及后代久远之人哉！

况今元济、承宗，尚未擒灭；两河之地，太半未收；陇右、河西，皆没戎狄：所宜大明约束，使信在言前，号令指麾，以图功利。况自陛下即位已来，继有丕绩：斩杨惠琳，收夏州；斩刘辟，收剑南东、西川；斩李锜，收江东；缚卢从史，收泽、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张茂昭、张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创业已来，列圣功德未有能高于陛下者，可谓赫赫巍巍，光照前后矣。此由天授陛下神圣英武之德，为巨唐中兴之君；宗庙神灵，所共祐助。勉强不已，守之以信，则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难致；如乘快马行平路，迟速进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无不可者。于此之时，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舍生以存信；况可无故而轻弃也！

昔秦孝公用商鞅为相，欲富国强兵，行令于国，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于市南门，募人有能徙置北门者与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与五十金。秦人以君言为必信，法令大行，国富兵强，无敌天下。三丈之木，非难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辄与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与其弟叔虞为戏，削桐叶为珪，曰："以晋封汝。"其臣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为侯。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之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昔汉高祖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令谋项羽。平用金间楚，数年之间，汉得天下。论者皆言汉高祖深达于利，能以金四万斤致得天下。以此观之：自古以来，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费少财而能收大利者也。臣于告贼之人，本无恩义，彼虽获赏，了不关臣；所以区区尽言不避烦黩者，欲令陛下之信行于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惷之罪，而收其恳款诚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

之幸也。谨奉表以闻，臣愈诚惶诚恐。

论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潮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与官吏百姓等相见，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子养亿兆人庶，无有亲疏远迩；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间，辇毂之下。有善必闻，有恶必见，早朝晚罢，兢兢业业，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问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陈。国家宪章完具，为治日久；守令承奉诏条，违犯者鲜；虽在蛮荒，无不安泰。闻臣所称圣德，惟知鼓舞□呼，不劳施为，坐以无事。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剋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高祖创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罪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谨附表陈谢以闻。

贺册尊号表

臣某言：臣伏闻宰相公卿百官及关辅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钜，天成地平，宜加号于殊常，以昭示于来代，陈请恳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顺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发扬鸿休，膺受显册；天人合庆，日月扬光，环海之间，含生之类，欢欣踊跃，以歌以舞。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臣闻体仁长人之谓“元”，发而中节之谓“和”，无所不通之谓“圣”，妙而无方之谓“神”，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先天不违之谓“法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子育亿兆，视之如伤，可谓体仁以长人矣；喜怒以类，刑赏不差，可谓发而中节矣；明照无私，幽隐毕达，可谓无所不通矣；发号出令，云行雨施，可谓妙而无方矣；三光顺轨，草木遂长，可谓经纬天地矣；除瞑寇盗，宇

县清夷，可谓戡定祸乱矣；风雨以时，祥瑞辐凑，可谓先天而天不违矣；国内无饥寒，四夷皆朝贡，可谓道济天下矣：众美备具，名实相当，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当议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仪，搜三代之逸礼，补百王之漏典，时乘六龙，肆觐东后。

微臣幸生圣代，触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无日；瞻望宸极，心魂飞扬，有永弃之悲，无自新之望；曾不得与鸟兽率舞，蛮夷纵观为比：衔酸抱痛，且耻且惭，无任感恩恋阙悬迫彷徨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袁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论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贬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讫。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伏以州小地狭，税赋及时，人安吏循，闾里无事；微臣惟当布陛下惟新之泽，守国家承平之规，劝以耕桑，使无怠惰而已。臣以愚陋无堪，累蒙朝廷奖用，掌诰西掖，司刑南宫，显荣频烦，称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贱，无阶答谢，惟积惭惶，无任感恩惭惕之至。谨差军事副将郝泰奉表陈谢以闻。

贺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闻皇帝陛下以闰正月三日虔奉遗诏，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归；华夏蛮貊，永有承事；神人交庆，日月贞明。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臣闻王者必为天所相，为人所归，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后奄有四海，以君万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圣之丕绩，当中兴之昌运；爰自主鬯春宫，齿胄国学，孝友之美，实形四方；英伟之姿，久动群听。及初嗣位，遐迩莫不欢心；爰降诏书，老幼或至垂泣。举用俊□，流窜奸邪，虽虞舜之去“四凶”，举“十六相”，不能过也。天下翘首以望太平，天下倾心以观至化，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臣闻昔者尧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忧勤日中不食以和万民，故能泽流无穷，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仪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远方，拘限条制；不获奔走称庆阙庭，无任欣欢踊跃感恩恋阙之至。谨奉表以闻。

贺 赦 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书，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与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浃幽明，庆溢寰海。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臣闻王者必于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聪明，圣神睿哲，发号出令，云行雨施。惧刑政之或差，怜鳏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虑法讹之益奸。罪人悉原，坠典咸举。生恩既及于四海，和气遂充于八瘠。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微臣往因论事，获谴海隅，旋沐朝奖，待罪山郡，未离贬窜之地，忽逢旷荡之恩，踊跃欣欢，实倍常品。限以官守，不获随例称庆阙廷，无任感恩恋阙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贺册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闰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宫闱，欢心始自于内朝，孝理遂形于寰海。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皇太后夙赞先皇，弼成至化，诞生明圣，缵继鸿休，华胥实赞于轩图，文母有光于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极，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礼命载崇，华夷同庆。臣待罪外郡，不获随例称贺阙廷，无任踊跃欣欢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贺庆云表

臣某言：臣所领州，今月十六日申时有庆云见于西北，至暮方散。臣及举州官吏百姓等无不见者。五采五色，光华不可遍观；非烟非云，容状讵能详述；抱日增丽，浮空不收；既变化而无穷，亦卷舒而莫定：斯为上瑞，实应太平。臣某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谨按：沈约《宋书》云：“庆云五色者，太平之应。”又据《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则庆云出。”故黄帝因之以纪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于土；西北方者，京师所在，土为国家之德，祥见京师之位，既征于古，又验于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载，道光轩虞；嗣位之初，祯祥继至，升平之符既兆，仁寿之域以跻。

微臣往在先朝，以论事得罪，身居贬黜之地，目睹殊常之庆，抃跃欣幸，实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圣德所致。瞻恋阙廷，心魂飞驰，无任欣抃踊跃之至，谨差某官奉表陈贺以闻。

举张惟素自代状　国子监

中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惟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学治行，众所推与；累历中外，资序已深；和而不同，静而有守；敦厚退让，可以训人：臣所不如，辄举自代。谨录奏闻。

举韩泰自代状　袁州

使持节漳州诸军事守漳州刺史韩泰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参官及刺史授上讫，三日内举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词学优长，才器端实；早登科第，亦更台省；往因过犯，贬黜至今，十五余年。自领漳州，悉心为治，官吏惩惧，不敢为非；百姓安宁，并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与其州界相接，臣

之政事，远所不如。乞以代臣，庶为允当。谨录奏闻。

慰国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诏书，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承诏哀惶，号踊无地；伏惟圣情，何可堪处！大行皇帝功济寰区，仁沾动植；奉讳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胜殒裂。伏惟陛下，痛贯宸极，圣情难居；臣拘守远郡，不获匍匐奉慰，瞻望阙廷，且悲且恋。谨奉表陈慰以闻。

举荐张籍状

登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张籍

右件官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沈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臣当司见阙国子监博士一员，生徒藉其训导；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圣朝崇儒尚德之道。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请上尊号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筭、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贱微，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齐乾坤，出入神圣；经营乎无为之业，游息乎混元之宫；不谋于廷，不战于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地弥天区，界轶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国，章亥所步，禹契所书，四面辐辏，各修贡职。西戎之首，北虏之渠，怛威愧德，失据狼狈，收其种落，逃遁远去，来献羊马，千里不绝。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奸嬖，随所顾指，应时清宁。哀天下之鳏寡，释四海之郁结；左右前后，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尽其用；无所诛诘，一和以仁。由是五谷岁登，百瑞时见；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娲皇杀黑龙以济冀州，尧诛九婴以定下土，血兵刓刃，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远也。尧之在位七十余载，戒饬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圣，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来，岁有余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邮传命，未足以谕。以非常之功，袭寻常之号；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诚，阙而不奏；天号人称，不满事实：斯亦缙绅先生之过也。

谓臣官居师长，不言谓何？考其所陈，中于义理，天人合愿，不谋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隐蔽，辄冒死以闻。伏乞天恩，特允诚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虑，取正于经，以定大号，有司备礼择日以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诚惶诚恐。

举韦□自代状 尚书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骁骑尉韦□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长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学识该达，器

量宏深，朝推直道，代仰清节，显映班序，十五年余，夷险一致，风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群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举，□宜当之。乞回臣所授，庶弭官谤，谨录奏闻。谨奏。

论孔戣致仕状

某官某

右臣与孔戣同在南省为官，数得相见。戣为人守节清苦，议论平正。今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觉衰老。忧国忘家，用意深远。所谓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为臣言，已蒙圣主允许。伏以陛下优贤尚齿，见戣频上三疏，言词恳到，重违其意，遂即许之。此诚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辈在朝，不过三数人，实可为国爱惜！

自古以来及圣朝故事：年虽八九十，但视听心虑苟未昏错，尚可顾问委以事者，虽求退罢，无不殷勤留止，优以禄秩，不听其去，以明人君贪贤敬老之道也。《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安车。”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礼；若有德及气力尚壮，则君优而留之，不必年过七十尽许致事也。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

今戣幸无疾疹，但以年当致事，据礼求退。陛下若不听许。亦无伤于义，而有贪贤之美。况左丞职事，亦极清简，若戣尚以繁要为辞，自可别授秩崇而务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过于戣尚未得退，戣独何人，得遂其愿？然人皆求进，戣独求退，尤可贤重。

臣所领官，无事不敢请对。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见，不敢不言。伏望圣恩，特垂察纳。

举马摠自代状 京兆府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户部尚书马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轻，所以市井之间，盗贼未断；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资，宽猛得所，累更方镇，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实为至当。谨录奏闻，谨奏。

贺 雨 表

臣某言：臣闻圣人之德，与天地通；诚发于中，事应于外。始闻其语，今见其真。臣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伏以季夏以来，雨泽不降。臣职司京邑，祈祷实频；青天湛然，旱气转甚。陛下悯兹黎庶，有事山川。中使才出于九门，阴云已垂于四野，龙神效职，雷雨应期，嘉谷奋兴，根叶肥润，抽茎展穗，不失时宜，人和年丰，莫大之庆。

微臣幸蒙宠任，获睹殊祥，庆抃欢呼，倍于常品。无任踊跃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贺太阳不亏状

司天台奏今月一日太阳不亏

右司天台奏：今日辰卯间太阳合亏。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诚发于中，灾销于上，自卯及巳，当亏不亏。虽隔阴云，转更明朗，比于常日，不觉有殊。天且不违，庆孰为大？臣官忝京尹，亲睹殊祥，欣感之诚，实倍常品。谨奉状贺以闻。

举张正甫自代状 尚书兵部

通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南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张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书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禀正直之性，怀刚毅之姿；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备更内外，灼有名声；年齿虽高，气力逾励；甘贫苦节，不愧神明；可谓古之老成，朝之硕德。久处散地，实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状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后，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为“谨牒”字，有异于常。初不敢陈论，以为错误。今既频奉文牒，前后并同，在愈不胜战惧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

国子监应今新注学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令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后放上，以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具状牒上吏部，仍牒监者。谨牒。

黄家贼事宜状

一：臣去年贬岭外刺史，其州虽与黄家贼不相邻接，然见往来过客，并谙知岭外事人，所说至精至熟。其贼并是夷僚，亦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衣服言语，都不似人。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至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雠，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阳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弱，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已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

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因此凋弊，杀伤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阳旻、行立，相继身亡，实由自邀功赏，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阳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严公素者，亦非抚御之才，不能别立规模，依前还请攻讨。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

一，昨者并邕容两管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与贼逼近，容州则甚悬隔。其经略使若置在邕州，与贼隔江对岸，兵镇所处，物力必全：一则不敢轻有侵犯；一则易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则邕州兵马必少，贼见势弱，易生奸心。伏请移经略使于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实为至便。

一，比者所发诸道南讨兵马，例皆不谙山川，不伏水土，远乡羁旅，疾疫杀伤。臣自南来，见说江西所发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数不满百。岳鄂所发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才一。续添续死，每发倍难。若令于邕容侧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诸道见供行营人数粮赐，均融充给，所费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习。长有守备，不同客军，守则有威，攻则有利。

一，自南讨已来，贼徒亦甚伤损。察其情理，厌苦必深。大抵岭南人稀地广，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庆，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亲往宣谕，必望风降伏，□呼听命。仍为择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

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许典帖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帖，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则四海苍生，孰不感荷圣德。右前件如前谨具奏闻。伏听敕旨。

论淮西事宜状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阳疾病，去年春夏已来，图为今日之事。有职位者，劳于计虑抚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赏给。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携持幼弱，饷于其后；虽时侵掠小有所得，力尽筋疲，不偿其费。又闻畜马甚多，自半年已来，皆上槽枥。譬如有人，虽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跃，初虽可畏，其势不久，必自委顿。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夫兵多不足以必胜；必胜之师，必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两界之间，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杀伤。近贼州县，征役百端，农夫织妇，不得安业。或时小遇水旱，百姓愁苦。当此

之时，则人人异议以惑陛下之听，陛下持之不坚，半涂而罢，伤威损费，为弊必深。所以要先决于心，详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图功。为统帅者，尽力行之于前；而参谋议者，尽心奉之于后：内外相应，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圣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国，三年乃剋，不以为迟。志在立功，不计所费。《传》曰："断而后行，鬼神避之。"迟疑不断，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谬承恩宠，获掌纶诰，地亲职重，不同庶寮，辄竭愚诚，以效裨补。谨条次平贼事宜一一如后：

一，诸道发兵或三二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与贼不相谙委；望风慑惧，难便前进。所在将帅，以其客兵，难处使先，不存优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队伍，隶属诸头，士卒本将，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艰，闾里怀离别之思。今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界连接处，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既是土人护惜乡里，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共相保聚，以备寇贼。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贼平之后，易使归农。伏请诸道先所追到行营者，悉令却牒归本道，据行营所追人额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营，充给所召募人。兵数既足，加之教练，三数月后，诸道客军一切可罢；比之征发远人，利害悬隔。

一，绕逆贼州县堡栅等各置兵马，都数虽多，每处则至少；又相去阔远，难相应接；所以数被攻劫，致有损伤。今若分为四道，每道各置三万人，择要害地屯聚一处，使有隐然之望，审量事势，乘时逐利。可入则四道一时俱发，使其狼狈惊惶，首尾不相救济；若未可入，则深壁高垒，以逸待劳：自然不要诸处多置防备。临贼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为元济迫协，势不得已，遂与王师交战。原其本根，皆是国家百姓。进退皆死，诚可闵伤。宜明敕诸军，使深知此意。当战斗之际，固当以尽敌为心；若形势已穷，不能为恶者，不须过有杀戮。喻以圣德，放之使归，销其凶悖之心，贷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弃逆归顺。

一，《论语》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比来征讨无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计算所费，苟务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罢。河北、淮西等见承前事势，知国家必不与之持久，并力苦战，幸其一胜，即希冀恩赦。朝廷无至忠忧国之人，不惜伤损威重，因其有请，便议罢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济又甚庸愚；而陛下以圣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难易可知。太山压卵，未足为喻。

一，兵之胜负，实在赏罚。赏厚可令廉士动心，罚重可令凶人丧魄，然可集事。不可爱惜所费，惮于行刑。

一，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气类略同；今闻讨伐元济，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暗弱，自保无暇。虚张声势，则必有之；至于分兵出界，公然为恶，亦必不敢。宜特下诏云：蔡州自吴少诚已来，相承为节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阳之殁，朕亦本拟与元济。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处置。待其稍能缉绥，然拟许其承继。今忽自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讨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阳等道，祖父各有功业，相承命节，年岁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轻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

自疑惧，敢相扇动，朕即赦元济不问，回军讨之。自然破胆，不敢妄有异说。

以前件谨录奏闻，伏乞天恩，特赐裁择。谨奏。

论变盐法事宜状

张平叔所奏盐法条件

右奉敕将变盐法，事贵精详，宜令臣等各陈利害可否闻奏者。平叔所上变法条件，臣终始详度，恐不可施行。各随本条分析利害如后：

一件，平叔请令州府差人自粜官盐，收实估匹段，省司准旧例支用，自然获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计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赊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自然坐失盐利常数。所云"获利一倍"，臣所未见。

一件，平叔又请乡村去州县远处，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不得令百姓阙盐者。臣以为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多将则粜货不尽，少将则得钱无多，计其往来，自充粮食不足。比来商人或自负檐斗石，往与百姓博易，所冀平价之上，利得三钱两钱；不比所由为官所使，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所利至少，为弊则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务至重，须令庙堂宰相充使。臣以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虽宰相为使，无益也。又宰相者，所以临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为使，纵有败阙，遣谁举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后，停减盐司所由粮课，年可收钱十万贯。臣以为变法之后，弊随事生，尚恐不登常数，安得更望赢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县粜盐，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钱百千，司录及两县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余观察及诸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计此用钱已多，其余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粮课，仍不在此数。通计所给，每岁不下十万贯。未见其利，所费已广。平叔又云停盐司诸色所由粮课，约每岁合减得十万贯钱。今臣计其新法，亦用十万不啻。减得十万，却用十万，所亡所得，一无赢余也。平叔又请以粜盐多少为刺史县令殿最，多者迁转不拘常例；如阙课利，依条科责者。刺史县令职在分忧，今惟以盐利多少为之升黜，不复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之义也。

一件，平叔请定盐价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价加收二文，以充脚价；量地远近险易加至六文；脚价不足，官与出。名为每斤三十文，其实已三十六文也。今盐价京师每斤四十，诸州则不登此。变法之后，秪校数文，于百姓未有厚利也。脚价用五文者官与出二文，用十文者官与出四文：是盐一斤，官粜得钱名为三十，其实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长补短，每斤收钱不过二十六七。百姓折长补短，每斤用钱三十四。则是公私之间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归官家，积数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为有益。平叔又请令所在及农隙时，并召车牛，般

盐送纳都仓，不得令有阙绝者。州县和雇车牛，百姓必无情愿。事须差配，然付脚钱；百姓将车载盐，所由先皆无检，齐集之后，始得载盐；及至院监请受，又须待其轮次，不用门户，皆被停留；输纳之时，人事又别：凡是和雇无不皆然。百姓宁为私家载物取钱五文，不为官家载物取十文钱也。不和雇则无可载盐，和雇则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称停减盐务，所由收其粮课，一岁尚得十万贯文。今又称既有巡院，请量闲剧留官吏于仓场，勾当要害守捉；少置人数，优恤粮料，严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粜等，并准条处分者。平叔所管盐务，所由人数有几？量留之外，收其粮课，一岁尚得十万贯：此又不近理也。比来要害守捉，人数至多，尚有漏失私粜之弊；今又减置人数，谓能私盐断绝：此又于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变法之后，岁计必有所余，日用还恐不足；谓一年已来，且未责以课利，后必数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国用常言不足，若一岁顿阙课利，为害已深；虽云明年校多，岂可悬保？此又非公私蓄积尚少之时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转富，土著守业者日贫。若官自粜盐，不问贵贱贫富、士农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尽输官钱；并诸道军诸使家口亲族，递相影占，不曾输税，若官自粜盐，此辈无一人遗漏者。臣以此数色人等，官未自粜盐之时，从来籴盐而食，不待官自粜然后食盐也。若官不自粜盐，此色人等不籴盐而食；官自粜盐，即籴而食之：则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粜与不自粜，皆常籴盐而食：则今官自粜，亦无利也。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近而不见其远也。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两税时，绢一匹直钱三千，今绢一匹直钱八百。百姓贫虚，或先取粟麦价，及至收获，悉以还债，又充官税，颗粒不残。若官中粜盐，一家五口，所食盐价，不过十钱，随日而输，不劳驱遣，则必无举债逃亡之患者。臣以为百姓困弊，不皆为盐价贵也。今官自粜盐，与依旧令商人粜，其价贵贱，所校无多。通计一家五口所食之盐，平叔所计，一日以十钱为率，一月当用钱三百；是则三日食盐一斤，一月率当十斤。新法实价，与旧每斤不校三四钱以下。通计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约之法计之：贱于旧价，日校一钱，月校三十，不满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则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穷困流散也。初定税时，一匹绢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变盐法，绢价亦未肯贵。五口之家，因变盐法日得一钱之利，岂能便免作债，收获之时，不被征索，输官税后有赢余也？以臣所见，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扰之，自然渐裕：不在变盐法也。今绢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无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则无衣者必更众多。况绢之贵贱，皆不缘盐法，以此言之，盐法未要变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粜盐不少，长吏或有不亲公事，所由浮词云："当界无人籴盐。"臣即请差清强巡官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纳盐价。口多粜少，及盐价迟违，请停观察使见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贬与上佐；其作官贬远处者。平叔本请官自粜盐以宽百姓，令其苏息，免更流亡。今令责实户口团保给盐，令其随季输纳盐价，所谓扰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口给盐，依时征价，办与不办，并须纳钱。迟违及违条件，观察使

已下各加罪谴。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转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请限商人盐纳官后，不得辄于诸军诸使觅职，掌把钱捉店、看守庄硙以求影庇。请令所在官吏严加防察，如有违犯，应有资财，并令纳官；仍牒送府县充所由者。臣以为盐商纳榷，为官粜盐，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实则校优。今既夺其业，又禁不得求觅职事，及为人把钱捉店、看守庄硙：不知何罪，一朝穷蹙之也！若必行此，则富商大贾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宝，逃入反侧之地，以资寇盗。此又不可不虑者。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后，两市军人，富商大贾，或行财贿，邀截喧诉。请令所由切加收捉。如获头首，所在决杀；连状聚众人等，各决脊杖二十。检责军司军户，盐如有隐漏，并准府县例科决，并赏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惊动远近。不知粜盐所获几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实甚！

右前件状，奉今月九日敕，令臣等各陈利害者。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文外集卷上

明水赋

古者圣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贵其丰，乃或荐之以水。不可以黩，斯用致之于天。其事信美，其义惟玄。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明为君德，因取以名焉。

于是命烜氏，候清夜。或将祀圆丘于玄冬，或将祭方泽于朱夏。持鉴而精气旁射，照月而阴灵潜下。视而不见，谓合道于希夷；挹之则盈，方同功于造化。应于有，生于无。形象未分，徒骋离娄之目；光华暗至，如还合浦之珠。既齐芳于酒醴，讵比贱于潢污。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诚洁，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杀牛之祭何为；如得其宜，明水之荐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虽辞蘜蘖之名，实处樽罍之器。降于圆魄，殊匪金茎之露，出自方诸，乍似鲛人之泪。将以赞于阴德，配夫阳燧。

夜寂天清，烟消气明。桂华吐耀，兔影腾精。聊设监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尔而呈。始漠漠而霜积，渐微微而浪生。岂不以德协于坎，同类则感。形藏在空，气应则通。鹤鸣在阴之理不谬，虎啸于谷之义可崇。足以验圣贤之无党，知天地之至公。窃比大羹之遗味，幸希荐于庙中。

请迁玄宗庙议

右礼仪使奏：谨按《周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尚书·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国者祭五代。"则知天子上祭七庙，典籍通规；祖功宗德，不在其数。

国朝九庙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为唐公，肇基天命，义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创业经始，化隋为唐，义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应期，造有区夏，义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谓之亲庙，与太祖而七。四时常飨，自如礼文。

伏以今年宗庙递迁，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亲尽之祖，虽有功德，新主入庙，礼合祧藏太庙中第一夹室。每至禘祫之岁，合食如常。谨议。

上贾滑州书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干进；又惟古执贽之礼，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贽，而喻所以然之意于此曰：丰山上有钟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

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无所适归。伏惟阁下昭融古之典义，含和发英，作唐德元；简弃诡说，保任皇极：是宜小

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鸣哉！

徒以献策阙下，方勤行役，且有负薪之疾，不得稽首轩阶；遂拜书家仆，待命于郑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见于十五章之内；小子之志，可见于此书。与之进，敢不勉；与之退，敢不从：进退之际，实惟阁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书

愈不肖，行能诚无可取：行己颇僻，与时俗异态；抱愚守迷，固不识仕进之门。乃与群士争名竞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为不可，虽童昏实知之。如执事者，不以是为念，援之幽穷之中，推之高显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时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叹执事者所守异于人人，废耳任目，华实不兼，故有所进，故有所退。且执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嚣之徒已相与称曰："某得矣，某得矣。"问其所从来，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间，九变其说。凡进士之应此选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数人而已；而愈在焉。及执事既上名之后，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传闻矣。华实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则莫之闻矣；实与华违，行与时乖，果竟退之。如是则可见时之所与者，时之所不与者之相远矣。

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变，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此时惟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谒，则患不能小书，困于投刺；欲学为佞，则患言讷词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终日。是以劳思长怀，中夜起坐，度时揣己，废然而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又常念古之人日已进，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为学，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业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谓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务利而遗道，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岂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用此自遣，且以为知己者之报，执事以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斯道未丧，天命不欺，岂遂殆哉，岂遂困哉？

窃惟执事之于愈也，无师友之交，无久故之事，无颜色言语之情；卒然振而发之者，必有以见知尔。故尽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惧执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则拜见之不可期，获侍之无时也；是以进其说如此。庶执事察之也。

与少室李拾遗书

十二月某日，愈顿首。伏承天恩，诏河南敦谕拾遗公，朝廷之士，引颈东望，若景星凤皇之始见也，争先睹之为快。方今天子仁圣，小大之事，皆出宰相；乐善言，如不得闻。自即大位已来，于今四年，凡所施者，无不得宜。勤俭之声，宽大之政，幽闺妇女、草野

小人，皆饱闻而厌道之。愈不通于古，请问先生：世非太平之运欤？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谷熟衍，符贶委至；若干纪之奸，不战而拘累；强梁之凶，销铄缩栗，迎风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视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环，无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时也，拾遗公不疾起与天下之士君子乐成而享之，斯无时矣。

昔者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已，足迹接于诸侯之国。即可为之时，自藏深山，牢关而固距，即与仁义者异守矣。想拾遗公冠带就车，惠然肯来，舒所畜积，以补缀盛德之有阙遗，利加于时，名垂于将来，踊跃悚企，倾刻以冀。

又窃闻朝廷之议，必起拾遗公。使者往若不许，即河南必继以行；拾遗征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则辞少就多，伤于廉而害于义，拾遗公必不为也。善人斯进，其类皆有望于拾遗公；拾遗公傥不为起，使众善人不与斯人施也。由拾遗公而使天子不尽得良臣，君子不尽得显位，人庶不尽被惠利，其害不为细：必望审察而远思之，务使合于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刘秀才论史书

六月九日，韩愈白秀才。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

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龃龉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

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沈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与大颠师书

其　一

愈启：孟夏渐热，惟道体安和。愈弊劣无谓，坐事贬官到此，久闻道德，切思见颜。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傥能暂垂见过，实为多幸。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日久伫瞻，不宣，愈白。

其　　二

愈启：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专辄有此咨屈，傥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归高居，亦无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愈白。

其　　三

愈启：惠匀至，辱答问，珍悚无已。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易·大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终不可得而见邪？"如此而论，读来一百遍，不如亲□颜色，随问而对之易了。此旬来晴明，旦夕不甚热，傥能乘闲一访，幸甚。旦夕驰望。愈闻道无疑滞，行止系缚，苟非所恋著，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异。大颠师论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义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独立空旷，无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劳于一来，安于所适，道故如是。不宣。愈顿首。

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 并诗

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故自天宝已来，当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𫓧钺之权，皆国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监统中贵，必材雄德茂，荣耀宠光，能俯达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后为之。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将如京师，相国陇西公饮饯于青门之外，谓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诗曰：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送浮屠令纵西游序

其行异，其情同，君子与其进可也。令纵释氏之秀者，又善为文，浮游徜徉，迹接天下。藩维大臣，文武豪士，令纵未始不褰衣而负业，往造其门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树业，令纵从而为之歌颂，典而不谀，丽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遗风与？乘闲致密，促席接膝，讥评文章，商较人士，浩浩乎不穷，愔愔乎深而有归：于是乎吾忘令纵之为释氏之子也。其来也云凝，其去也风休，方欢而已辞，虽义而不求：吾于令纵不知其不可也，盍赋诗以道其行乎？

通　　解

今之人以一善为行而耻为之，慕达节而称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韦汩没以至于老死者相继，亦未见他之称：其岂非乱教贼名之术欤！

且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师，终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尧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让之为美也；于是许由哀天下之愚，且以争为能，乃脱屣

其九州，高揖而辞尧；由是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天下犹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故让之教行于天下，许由为之师也。自桀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龙逄哀天下之不仁，睹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进尽其言，退就割烹；故后之臣竦然而言曰：“虽万死犹有忠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于天下，由龙逄为之师也。自周之前千万年，浑浑然不知义之可以换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则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饿死犹有义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义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为之师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间；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向令三师耻独行，慕通达，则尧之日，必曰得位而济道，安用让为？夏之日，必曰长进而否退，安用死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尘，安用饿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争，循循然而佞，浑浑然而偷：其何惧而不为哉！是则三师生于今，必谓偏而不通者矣，可不谓之大贤者哉？呜呼，今之人其慕通达之为弊也！

且古圣人言通者，盖百行众艺备于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盖百行众艺阙于身而求合者也。是则古之言通者，通于道义；今之言通者，通于私曲：其亦异矣！将欲齐之者，其不犹矜粪丸而拟质随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尔当通于行如仲尼，虽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曰“尔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贤”，虽中人亦希其能矣：岂不由圣可慕而不可齐邪？贤可及而可齐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贤而欲齐乎圣者，亦见其病矣！

夫古人之进修，或几乎圣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耻乎力一行为独行，且曰：“我通同如圣人。”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贼名邪？吾不知矣！余惧其说之将深，为《通解》。

择言解

火泄于密，而为用且大，能不违于道，可燔可炙，可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为灾矣。水发于深，而为用且远，能不违于道，可浮可载，可饮可灌，以济乎生物；及其导而不防，反为患矣。言起于微，而为用且博，能不违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训，以推于生物；及其纵而不慎，反为祸矣。

火既我灾，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于灰烬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于波涛矣；言既我祸，即无以掩其辞，能不罹于过者亦鲜矣：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择其言欤？其为慎而甚于水火！

鄠人对

鄠有以孝为旌门者，乃本其自于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闻其令尹，令尹以闻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门，使勿输赋，以为后劝。”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

愈曰：母疾则止于烹粉药石以为是，未闻毁伤支体以为养，在教未闻有如此者。苟不伤于义，则圣贤当先众而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其为不孝，得无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当旌门：盖生人之所宜为，曷足为异乎？既以一家为孝，是辨一邑里皆无孝矣；以一身为孝，是辨其祖父皆无孝矣。

然或陷于危难，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乱，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门闾，爵禄其子

孙，斯为为劝已；矧非是而希免输者乎？曾不以毁伤为罪，灭绝为忧；不腰于市，而已黩于政；况复旌其门？

河南府同官记

永贞元年，愈自阳山移江陵法曹参军，获事河东公。公尝与其从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纪年更元，命官司举贞观开元之烈。群臣惕慄奉职，命材登良，不敢私违。当时自齿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执事，官阙一人，将补，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时于天下称多，独得将相五人。故于府之参军则得我公，于河南主簿则得故相国范阳卢公，于汜水主簿，则得故相国今太子宾客荥阳郑公，于陆浑主簿则得相国今吏部侍郎天水赵公，于登封主簿则得故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吴郡顾公。卢公去河南为右补阙，其后由尚书左丞至宰相；郑公去汜水为监察御史，佐山南军，其后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罢而又为；赵公去陆浑为右拾遗，其后由给事中为宰相；顾公去登封为监察御史，其后由京兆尹至吏部尚书东都留守；我公去府为长水尉，其后由膳部郎中为荆南节度行军司马，遂为节度使，自工部尚书至吏部尚书。三相国之劳在史册。顾吏部慎职小心，于时有声。我公愿洁而沈密，开亮而卓伟，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绍家烈，不违其先。作帅南荆，厥闻休显，武志既扬，文教亦熙；登槐赞元，其庆且至。故好语故事者，以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后进而偕大也亦同。其称名臣也又同，官职虽分，而功德有巨细，其有忠劳于国家也同；有若将同其后而先同其初也。有闻而问者，于是焉书。

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语河南府参军舍庭中。于是河东公为左仆射宰相，出藩大邦，开府汉南。郑公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赵公以吏部尚书镇江陵。汉南地连七州，戎士十万，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岁时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于宫城门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万。三公同时，千里相望，可谓盛矣。河东公名均，姓裴氏。

记宜城驿

此驿置在古宜城内，驿东北有井，传是昭王井，有灵异，至今人莫汲。驿前水，传是白起堰西山下涧；灌此城坏，楚人多死，流城东陂，臭闻远近，因号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渔者避之。井东北数十步有楚昭王庙，有旧时高木万株，多不得其名，历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帅襄阳，迁宜城县，并改造南境数驿，材木取足此林。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庙后小城，盖王居也。其内处偏高，广员八九十亩，号“殿城”，当是王朝内之所也，多砖可为书砚。自小城内地今皆属甄氏。甄氏于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节行，其子逢以学行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题。

题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于河中，今相遇于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见，吾与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与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时无度量之心，宁复可

有是？生之为交，何其近古人也！

是来也，余黜于徐州，将西居于洛阳。泛舟于清泠池，泊于文雅台下。西望商丘，东望修竹园。入微子庙，求邹阳、枚叔、司马相如之故文。久立于庙陛间，悲《那颂》之不作于是者已久。陇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实同与焉。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韩愈书。

除崔群户部侍郎制

敕：地官之职，邦教是先，必选国华，以从人望。具官崔群，体道履仁，外和内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从容礼乐之间，特达珪璋之表。比参密命，弘益既多；及贰仪曹，升擢惟允；迈兹令德，蔼然休声；选贤与能，于今虽重；择才均赋，自古尤难。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祭董相公文

维贞元十五年岁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陆长源、度支营田判官检校金部员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观察支使监察御史里行丘颖、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等，谨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书右仆射平章事陇西公之灵。呜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气叙行，万汇顺成。交感旁畅，圣贤以生。雨水于云，渎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眷唐邦，锡之元臣。

肫肫元臣，其德孔硕；不谄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致其敌。爰立作相，讦谟实勤；出若无辞，畴德之闻。帝念东土，公其来抚。乃守洛都，乃藩浚郊；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劳，鳏寡以饶。

维昔浚郊，厥乱维旧；有狡有狂，其群孔丑。公其来矣，为民父母；父诲其义，母仁其愚。既变既从，孰云其初；自迩徂远，混然一区。

公来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归，谁佐天子？公既来止，东人以完；公既殁矣，人谁与安？浊流浑浑，有辟其郛；填道欢呼，公来之初；今公之归，公在丧车。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呜呼我公，庶享其诚。尚飨！

祭石君文

维元和七年岁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补阙宋景、国子博士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学士之灵。

惟君学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见人之不幸。不事顾让，以图就功；如何奄忽，永丧其躬。曰景与愈，与游为久；自君之逝，相遇辄哀。傍无强亲，子孩妻姖；敢忘分济，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魂谁附；奠以送诀，悲何可穷。尚飨！

祭房君文

维某年月日，愈谨遣旧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

呜呼！君乃至于此，吾复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无以妻子为念！呜呼，君其能闻吾此言否！尚飨。

高君仙砚铭 并序

儒生高常，与予下天坛中路，获砚石，似马蹄状，外棱孤耸，内发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遗物。宝而用之，请予铭底：

仙马有灵，迹在于石；棱而宛中，有点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高君画赞

君子温闲，骨气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扬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遗纸一张，德音不忘。

潮州请置乡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邪？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

尔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文外集卷下

顺宗实录卷第一 起藩邸，尽贞元二十一年二月

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讳诵，德宗长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历十四年，封为宣王。建中元年，立为皇太子。慈孝宽大，仁而善断，留心艺学。亦微信尚浮屠法，礼重师傅，引见辄先拜。善隶书，德宗之为诗并他文赐大臣者，率皆令上书之。德宗之幸奉天，仓卒间，上常亲执弓矢，率军后先导卫，备尝辛苦。上之为太子，于父子间，慈孝交洽无嫌，每以天下为忧。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因缘用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进见，候颜色，辄言其不可。至陆贽、张滂、李充等以毁谴，朝臣悚惧，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内外无敢救者，上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上有力焉。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极殿，册曰："维贞元二十一年岁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戏！天下之大，实惟重器。祖宗之业，允属元良。咨尔皇太子诵，睿哲温恭，宽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诚，发于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闱，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训：必能诞敷至化，安劝庶邦。朕寝疾弥留，弗兴弗瘳。是用命尔继统，俾绍前烈，宜陟元后，永绥兆人。其令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尔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极，以熙庶功：无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风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医药，天下皆闻知。德宗忧戚形于颜色，数自临视。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还至别殿，诸王亲属进贺，独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为之涕泣，悲伤叹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余日，中外不通两宫安否，朝臣咸忧惧莫知所为，虽翰林内臣亦无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内外忧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稍安。二十四日宣遗诏，上缞服见百寮。二十六日即位。

上学书于王伾，颇有宠；王叔文以□进：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叔文诡谲多计，上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伾两人相依附，俱出入东宫。闻德宗大渐，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为副使，宗正卿李纾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郑云逵为卤簿使；又命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礼部侍郎权德舆撰谥册文，太常卿许孟容撰诔文。

庚子，百寮请听政，曰："自汉以来，丧期之数，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听政。我国家列圣亦克修奉，罔或有违。况大行皇帝酌于故实，重下遗诏，今日至期，而陛下未亲政事，

群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宁万国，天下之幸。”不许。是月，升泗州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书侍郎平章事臣郢、门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检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虑陛下悲哀，不即人心听政事，故发遗诏，令一行汉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闵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继亲之大孝，以亏臣子承顺之义？”犹不许。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圣德至孝，继受宝命；宜奉先帝约束，以时听断。不可以久。”从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门。杜佑前跪进曰：“陛下居忧过礼，群臣惧焉。愿一睹圣颜。”因再拜而起。左右乃为皇帝举帽，百寮皆再拜。佑复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胜惶灼。伏望为宗庙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

己酉，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余如故。河北节度自至德已来不常朝觐；前年冬，茂昭来朝未还，故宠之。

辛亥，诏吏部侍郎韦执谊守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初，执谊为翰林学士，知叔文幸于东宫，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广朋党，密与交好。至是，遂特用为相。

乙卯，太常奏：“《礼》云：‘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礼》：‘圜钟之均六变，天神皆降；林钟之均八变，地示咸出。’不废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废尊也。乐者所以降神也，不以乐则祭不成。今遵遗诏，行易月之制，请制内遇祭辍乐，终制用乐。”从之，又奏：“《礼》‘三年祭宗庙’，今请俟祔庙毕复常。”从之。

辛酉，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诏曰：“实素以宗属，累更任使，骤升班列，遂极宠荣，而政乖惠和，务在苛厉。比年旱歉，先圣忧人，特诏逋租悉皆蠲免；而实敢肆诬罔，复令征剥。颇紊朝廷之法，实惟聚敛之臣。自国哀已来，增毒弥甚；无辜毙踣，深所兴嗟。朕嗣守洪业，敷弘理道，宁容蠹政，以害齐人！宜加贬黜，用申邦宪。尚从优贷，俾佐远藩。”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闻之，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实遇侍御史王播于道，故事：尹与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实不肯避，导骑如故。播诘让导骑者，实怒。遂奏播为三原令，廷诟之。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又以司勋员外郎翰林学士知制诰郑絪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又以给事中冯伉为兵部侍郎；以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归登为给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东宫时侍读，以师傅恩拜。

顺宗实录卷第二　起二月，尽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于理体者；经术精深，

可为师法者；达于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参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精加访择，具名闻奏，仍优礼发遣。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又贞元中，要乳母皆令选寺观婢以充之，而给与其直。例多不中选。寺观次当出者，卖产业割与地买之，贵有姿貌者以进，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

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乙丑，停盐铁使进献。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一助经费。其后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入益少。至贞元末，遂月有献焉，谓之“月进”。至是乃罢。命右金吾将军兼中丞田景度持节告哀于吐蕃，以库部员外熊执易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罗，且册立新罗嗣王，主客员外郎兼殿中监马于为副。

三月庚午朔，出后宫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诏王伾为翰林学士。

壬申，以故相抚州别驾姜公辅为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别驾苏弁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陆贽、郴州别驾郑馀庆、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韩皋、前谏议大夫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德宗自贞元十年已后，不复有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以微过忤旨谴逐者，一去皆不复叙用。至是人情大悦。而陆贽、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于迁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景戌，诏曰：“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检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盐铁使。以浙西观察李锜为浙西节度检校刑部尚书。”赐徐州军额曰“武宁”，制曰：“朕新委元臣，综厘重务，爰求贰职，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瑰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宜继前劳，伫光新命。可度支盐铁副使，依前翰林学士本官赐如故。”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骤使重职，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为副以专之。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绍为兵部尚书；以吏部郎中李鄘为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初，叔文党数

人，贞元末，已为御史在台。至元衡为中丞，薄其人，待之卤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为之动。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门下侍郎守吏部尚书平章事贾耽可检校司空，兼左仆射；守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珣瑜可守吏部尚书；守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书；守尚书左丞平章事韦执谊可守中书侍郎：并依前平章事。

癸巳，诏曰："万国之本，属在元良；主器之重，归于长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统，古之制也。广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宽明而爱人；祇服训词，言皆合雅；讲求典学，礼必从师；居有令闻，动无违德。朕获缵丕绪，祇若大猷，惟怀永图，用建储贰；以承宗庙，以奉粢盛，爰举旧章，俾膺茂典。宜册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初，广陵王名从"水"傍"享"，至册为皇太子，始改从今名。

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于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贾耽以疾归第，未起；珣瑜又继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等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焉。

顺宗实录卷第三　起四月，尽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储贰者，必归于冢嗣；固邦本者，允属于元良。咨尔元子广陵王某，幼挺岐嶷，长标洵淑；佩诗礼之明训，宣忠孝之弘规；居惟保和，动必循道；识达刑政，器合温文；爱敬奉于君亲，仁德闻于士庶；神祇龟筮，罔不协从：是用命尔为皇太子。於戏！维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无穷，光缵洪业，逮予十叶。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尔以承祧之重，励尔以主鬯之勤，以贞万国之心，以扬三善之德。尔其尊师重傅，亲贤远佞，非礼勿践，非义勿行，对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欤！"时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亲奏对者。内外盛言王伾、王叔文专行断决，日有异说。又属频雨，皆以为群小用事之应。至将册礼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时，天气清朗，有庆云见。识者以为天意所归。及睹皇太子仪表班行，既退，无不相贺，至有感泣者。

戊申，诏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极。建储贰以承宗祧，所以启迪大猷，安固洪业，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体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协元良，礼当上嗣。朕奉若丕训，宪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载考《春秋》之义，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册礼云毕，感庆交怀，思与万方，同其惠泽。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后，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者，特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文武常参并州府县官子为父后者，赐勋两转。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选师傅以翼辅之。法于训词，而行其典礼，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是以教谕而成德也。给事中陆质、中书舍人崔枢，积学懿文，守经据古，夙夜讲习，庶协于中：并充皇太子侍读。天下孝子顺孙先旌表门闾者，委所管州县各加存恤。"

庚戌，封皇太子长子宁等六人为郡王。

癸酉，赠吐蕃吊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张荐礼部尚书。荐字孝举，代居深州之陆泽。祖文成，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荐聪明强记，历代史传，无不贯通，为太师颜真卿所称赏，遂知名。大历中，江东观察表荐之，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兼史馆修撰。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四年，回纥求和亲，使送咸安公主入回纥，以荐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迁谏议大夫。十一年册回纥子，荐以秘书少监持节为使。还久之，迁秘书监。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节吊赠。卒于赤岭东回纥辟。吐蕃传归其柩。前后三使异国，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职。在史馆二十年，著《宰辅传略》、《五服图记》、《寓居录》、《灵怪集》等。

景寅，罢闽中万安监。先是福建观察柳冕久不迁，欲立事迹，以求恩宠，乃奏云："闽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马可使孳息。请置监。"许之。收境中畜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估不过数千。不经时辄死，又敛，百姓苦之，远近以为笑。至是观察阎济美奏罢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进毒药可杀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韩皋为尚书左丞。

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叔文欲专兵柄，藉希朝年老旧将，故用为将帅，使主其名；而寻以其党韩泰为行军司马专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韩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营兵马节度行军司马，赐紫。

乙亥，追改为检校兵部郎中，职如故。

甲申，以万年令房启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启善于叔文之党，因相推致，遂获宠于叔文，求进用。叔文以为容管经略使，使行，约至荆南授之。云："脱不得荆南，即与湖南。"故启宿留于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与执谊争权数有异同，故不果。寻闻皇太子监国。启惶骇，奔驰而往。是日，以郴州员外司马郑馀庆为尚书左丞。

乙酉，以尚书左丞韩皋为鄂岳观察、武昌军节度使。初，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倨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人。"皋从弟晔幸于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职如故，赐紫。初，叔文欲依前带翰林学士，宦者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即无因而至矣。"王伾曰："诺。"即疏请，不从；再疏，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学士名。又与归登同日赐紫。内出衫笏赐登。而叔文不沾。文珍等所恶，独不得赐，由此始惧。

以衢州别驾令孤峘为秘书少监。峘，国子祭酒德棻玄孙，进士登第。司徒杨绾未达时，遇之以为贤。为礼部修史，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拾遗，累迁起居舍人。大历八年，刘晏为吏部尚书，奏峘为刑部员外，判南曹。累迁至礼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为尚书，杨炎为侍郎。峘得晏之举，分阙必择其善者与晏，而以恶者与炎。炎固已不平。至峘为礼部，而炎为相。有杜封者，故相鸿渐之子，求补弘文生。炎尝出杜氏门下，托峘以封。峘谓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记焉。"炎不意峘卖之，署名属峘。峘

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从之则负陛下，不从即炎当害臣。德宗以问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为衡州别驾。贞元初，李泌为相，以左庶子史馆修撰征，至则与同职孔述睿争竞细碎，数侵述睿。述睿长告以让，不欲争。泌卒，窦参为相，恶其为人，贬吉州别驾，改吉州刺史。齐映除江西观察，过吉州，峘自以前辈，怀怏怏，不以刺史礼见。入谒，从容步进，不袜首属戎器，映以为恨。去至府，奏峘举前刺史过失，鞫不得真，无政事，不宜临郡，贬衢州别驾。上即位，以秘书少监征，未至卒。峘在史馆，修《玄宗实录》一百卷，撰《代宗实录》三十卷。虽颇勤苦，然多遗漏，不称良史。初，德宗将厚奉元陵事，峘时为中书舍人兼史职，奏疏谏，请薄其葬。有答诏优奖。元和三年，以修实录功追赠工部尚书。

是月，以襄州为襄府，徙临汉县于古城，曰邓城县。

顺宗实录卷第四　起六月，尽七月

六月己亥，贬宣州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士谔性倾躁，时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党相煽，颇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不可；则令杖杀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先时，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京师未去，至闻士谔，遂逃归。

左散骑常侍致仕张万福卒。万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经，官止县令州佐。万福以祖父业儒皆不达，不喜书，学骑射。年十七八，从军辽东，有功，为将而还。累迁至寿州刺史。州送租赋诣京师，至颍川界，为盗所夺，万福使轻兵驰入颍川界讨之。贼不意万福至，忙迫不得战，万福悉聚而诛之，尽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后所掠人妻子财物牛马万计，悉还其家。为淮南节度崔圆所忌，失刺史，改鸿胪卿，以节度副使将兵千人镇寿州。万福不以为恨。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圆令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陈庄。贼陷舒州，圆又以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大历三年，召赴京师。代宗谓曰："闻卿名，久欲一识卿，且将累卿以许杲。"万福拜谢，因前曰："陛下以许杲召臣，如河北贼诸将叛，以属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议许杲事，方当大用卿。"即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督淮南岸盗贼。至州，杲惧，移军上元。杲至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勤所逐。自勤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十二三，尽得其所虏掠金银妇女等，皆获致其家。代宗诏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带和州刺史镇咸阳，固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馀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继进。改泗州刺史。为杜亚所忌，征拜左金吾卫将军。召见，德宗惊曰："杜亚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图形凌烟阁，数赐酒馔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给其费。至贺阳城等于延英门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骑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万福自始从军至卒，禄食七十年，未尝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爱。

癸丑，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牋。寻而裴□、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

七月丙子，赠故忠州别驾陆贽兵部尚书；故道州刺史阳城左常侍。

贽字敬舆，吴郡人也。年十八，进士及第。又以博学宏词授郑县尉；书判拔萃，授渭南尉，迁监察御史。未几，选为翰林学士，迁祠部员外郎。德宗幸奉天，贽随行在，天下搔扰，远近征发，书诏一日数十下，皆出于贽。贽操笔持纸，成于须臾，不复起草。同职皆拱手嗟叹，不能有所助。常启德宗言："方今书诏，宜痛自引过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致兴，后代推以为圣人。楚王失国亡走，一言善而复其国，至今称为贤者。陛下诚能不睭改过，以言谢天下，臣虽愚陋，为诏词无所忌讳，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从之。故行在制诏始下，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议者咸以为德宗剋平寇难，旋复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盖以文德广被，腹心有助焉。累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丁母忧，免丧，权知兵部侍郎，复入翰林。中外属意，旦夕竢其为相。窦参深忌之，贽亦短参之所为，且言其黩货，于是与参不能平。寻真拜兵部侍郎，知礼部贡举，于进士中得人为多。八年春，迁中书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选人。旧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后遂三年一置选。选人猥至，文书多不了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阙者，或累岁无人。贽令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初，窦参出李巽为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衔之。至参贬为郴州别驾，巽适迁湖南观察。德宗常与参言故相姜公辅罪，参漏其语。参败，公辅因上疏自陈其事非臣之过。德宗诘之，知参泄其语，怒，未有所发。会巽奏汴州节度刘士宁遗参金帛若干。士宁得汴州，参处其议，士宁常德之，故致厚贶。德宗以参得罪而以武将交结，发怒，竟致参于死。而议者多言参死由贽焉。裴延龄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独幸于天子，朝廷无敢言其短者；贽独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延龄固欲去贽而代之，又知贽之不与己，多阻其奏请也。谤毁百端。翰林学士吴通玄故与贽同职，奸巧佻薄，与贽不相能。知贽与延龄相持有间，因盛言贽短。宰相赵憬本贽所引同对，嫉贽之权，密以贽所戢弹延龄事告延龄。延龄益得以为计。由是天子益信延龄而不直贽，竟罢贽相，以为太子宾客，而黜张滂、李充等权。言事者皆言其屈。贽固畏惧，至为宾客，拒门不纳交亲士友。春旱，德宗数猎苑中，延龄疏言："贽等失权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爱惜，不肯给诸军。军中人无所食，其事奈何？'以摇动群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又猎苑中，会神策军人跪马前云："度支不给马草。"德宗意延龄前言，即回马而归，由是贬贽为忠州别驾，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贽不可测，赖阳城等救乃止。贽之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于天子，长养成就之。不敢自爱，事之不可者皆争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揽持机柄，亲治细事，失君人大体，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职，而议者乃云由贽而然。贽居忠州十余年，常闭门不出入，人无识面者。避谤不著书，习医方，集古今名方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卒于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与郑馀庆、阳城同征，诏始下，而城、贽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为官族。好学，贫不能得书，乃求入集贤为书写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经六年，遂无所不通，乃去陕州中条山下。远近慕其德行，来学者相继于道。闾里有争者，不诣官府，诣城以决之。李泌为相，举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乐名利，必谏诤死职下"，咸畏惮之。既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其二弟牟、容连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意。有怀刺讥之者，将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彊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

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盐米凡用几钱，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未尝有所贮积。虽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阙者，客称其物可爱，城辄喜，举而授之。陈苌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至裴延龄谗毁陆贽等，坐贬黜，德宗怒不解，在朝无救者，城闻而起曰："吾谏官也，不可令天子杀无罪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遗王仲舒数人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状。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语，将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时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时朝夕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竟坐延龄事改国子司业。至，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宁有久不省其亲乎？"明日谒城归养者二十余人。有薛约者，尝学于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将徙连州；客寄有根蒂，吏纵求得城家；坐吏于门，与约饮决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闻之，以城为党罪人，出为道州刺史。太学王鲁卿、李傥等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住数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礼待吏人，宜罚者罚之，宜赏者赏之，一不以簿书介意。赋税不登，观察使数诮让。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尝使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己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两日未去，城固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辞，载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与其弟异处，皆不娶，给侍终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初，城之妹夫亡在他处，家贫不能葬，城亲与其弟舁尸以归，葬于其居之侧，往返千余里。卒时年六十余。

戊寅，以户部侍郎潘孟阳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其日，王伾诈称疾自免。自叔文归第，伾日诣中人并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摠北军。既不得，请以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

戊子，以礼部侍郎权德舆为户部侍郎；以仓部郎中判度支陈谏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党于是始去。

乙未，诏："军国政事，宜权令皇太子某勾当。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辅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闻！"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皋、裴□、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诏而发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刑部尚书平章事高郢并守本官，罢相。皇太子见百寮于东朝，百寮拜贺，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诏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见四方使于麟德殿西亭。

顺宗实录卷第五 起八月，尽至山陵

八月庚子，诏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诞受方国，九圣储祉，万方咸休，肆予一人，获缵丕业，严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无瘳，将何以奉宗庙之灵，展郊禋之礼？畴咨庶尹，对越上玄，内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惟怀永图。一日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工人代，不可以久违。皇太子某，睿哲温文，宽和慈惠，孝友之德，爱敬之诚，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传归之制，付之重器，以抚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宪，永绥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敕称诰。所司择日行册礼。"

永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兴庆宫，诰曰："有天下者，传归于子，前王之制也。钦若大典，斯为至公；式扬耿光，用体文德。朕获奉宗庙，临御万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阙。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礼。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仍命检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门下侍郎杜黄裳充副使。国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纪元之庆，用覃在宥之泽。宜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自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特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又下诰曰："人伦之本，王化之先，爰举令图，允资内辅。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国之风，兹礼经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宫，雅修彤管之规，克佩姆师之训。自服勤苹藻，祗奉宗祧，令范益彰，母仪斯著。宜正长秋之位，以明继体之尊。良媛董氏，备位后庭，素称淑慎，进升号位，礼亦宜之。良娣可册为'太上皇后'，良媛宜册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备礼，择日册命，宣示中外，咸使知闻。"

壬寅，制：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并员外置，驰驿发遣。

叔文，越州人，以□入东宫。颇自言读书知理道，乘间常言人间疾苦。上将大论宫市事，叔文说中上意，遂有宠。因为上言："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倖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买疏谏他事，得召见。正买与王仲舒、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相善，数游止。正买得召见，诸往来者皆往贺之。有与之不善者，告叔文、执谊云："正买疏似论君朋党事，宜少诫！"执谊、叔文信之。执谊尝为翰林学士，父死罢官，此时虽为散郎，以恩时时召入问外事。执谊因言成季等朋宴聚游无度，皆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与王伾、李忠言等专断外事，遂首用韦执谊为相；其常所交结，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日夜群聚。伾以侍书幸，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来传授；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发议。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常吟杜甫题诸葛亮庙诗末句云："出师未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流涕，闻者咸窃笑之。虽判两使事，未尝以簿书为意，日引其党，屏人切切细语，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韩泰总统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无几而母死，执谊益不用其语，

叔文怒，与其党日夜谋起复，起复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闻者皆恟惧。皇太子既监国，遂逐之，明年乃杀之。伾，杭州人，病死迁所。其党皆斥逐。叔文最所贤重者李景俭，而最所谓奇才者吕温。叔文用事时，景俭持母丧在东都，而吕温使蕃吐蕃半岁，至叔文败方归，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败后数月，乃贬执谊为崖州司马，后二年，病死海上。执谊，杜黄裳子婿；与黄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后贬。

执谊，进士对策高等，骤迁拾遗，年二十余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于德宗，而性贪婪诡贼。其从祖兄夏卿为吏部侍郎，执谊为翰林学士，受财为人求科第，夏卿不应，乃探出怀中金以内夏卿袖，夏卿惊曰："吾与卿赖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达，岂可如此自毁坏！"摆袖引身而去。执谊大惭恨。既而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负叔文；迫公议，时时有异同，辄令人谢叔文云："非敢负约为异同，盖欲曲成兄弟尔。"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败，执谊亦自失形势，知祸且至，虽尚为相，常不自得；长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败死，时才四十余。执谊自卑，尝讳不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郎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图，执谊皆命去之，闭目不视。至拜相还，所坐堂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就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惮不能出口。至贬，果得崖州焉。

永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于兴庆宫受朝贺，皇帝率百僚奉上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册文曰："维永贞二年，岁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闻上圣玄邈，独超乎希夷；强名之极，犹存乎罔象，岂足以表无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称谓所施，简册攸著，涵泳道德，感于精诚，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继玄元，业缵皇极，膺千载之休历，承九圣之耿光，昭宣化源，发扬大号。政有敦本示俭，庆裕格天，恩翔春风，仁育群品；而功成不处，褰裳去之，付神器于冲人，想汾阳以高蹈，体尧之德，与神同符。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巍巍事表，无得而言。顾兹寡昧，属膺大宝，惧忝传归之业，莫申继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怀永图。今天下幸安，皆睿训所被，而未极徽号，孰报君亲？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于内；方伯藩守亿兆之众，同词于外：请因寿历，以播鸿名，臣不胜大愿。谨上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当三朝献寿之辰，应五纪启元之始，光膺徽称，允协神休，斯天下之庆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兴庆宫咸宁殿，年四十六。遗诰曰："朕闻死生者，物之大归；修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于至道，莫不知其终以存义，顺其变以节哀：故存者不至于伤生，逝者不至于甚痛，谓之达理，以贯通丧。朕自弱龄，即敦清静；逮乎近岁，又婴沈痼；尝亦亲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资仁孝，日跻圣敬，爰释重负，委之康济。而能内睦于九族，外勤于万机，问寝益严，侍膳无旷；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无愧天下。今厥疾大渐，不瘳不兴，付托得人，顾复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圣人大孝，在乎善继，枢务之重，军国之殷，缵而承之，不可□阙。以日易月，抑惟旧章？皇帝宜三日而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释服；方镇岳牧不用离任赴哀；天下吏人，诰至后，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婚嫁祠祀饮酒食肉；宫中当临者，朝晡各十五举音，非朝晡临时禁无得哭，释服之后，勿禁乐。他不在诰中者，皆以类从事。伏以崇陵仙寝，复土才终，甸邑疲人，休功未几。今又重劳营奉，朕所哀矜。况汉、魏二文，皆著遗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并不用以金银锦采为饰。百辟卿士，同力尽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礼。布告天下，明知朕怀！"

七月壬申，葬丰陵，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曰顺宗。

遗文

答侯生问论语书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论语问》甚善。圣人践形之说，孟子详于其书，当终始究之。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是也；苟有伪焉，则万物不备矣。践形之道无他，诚是也。

足下谓贤者不能践形，非也。贤者非不能践形，能而不备耳。形，言其备也，所谓具体而微是也。“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充实则具体，未大则微；故或去圣一间，或得其一体：皆践形而未备者。唯反身而诚，则能践形之备者耳。

愈昔注解其书，而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信后生辈耳。此说甚为稳当，切更思之。愈白。

皇帝即位贺宰相启

愈启，伏见册命，皇帝以闰月三日嗣临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类，疏不蒙赖。相公翼亮圣明，大庆资始，伏惟永永与国同休。愈下情不胜庆跃，限以所守，不获随例拜贺，谨差某奉启。不宣。谨启。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状

右谨按《符瑞图》：王者德至于地，则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沾动植；迩无不协，远无不宾；神人以和，风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两根并植，一穗连房；或延蔓敷荣，异实共蒂：既叶和同之庆，又标丰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茎何极于造化；亲逢嘉瑞，小臣喜遇于休明。无任。

皇帝即位贺诸道状

伏见敕命，皇帝以闰正月三日嗣临宝位。海内惟新，凡在臣庶，不胜庆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贺，但增驰恋，谨奉状，不宣。某再拜。

皇帝即位降赦贺观察使状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时到州。当时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讫。圣上以继明之初，垂惟新之泽；曲成不遗于万物，大赉遂延于四海；寰宇斯泰，品类皆苏；渥恩普沾，远近同庆。愈以藩条有制，拜贺无由，不胜欣抃之至。谨差萍乡县丞李某奉状陈贺。

潮州谢孔大夫状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贬授刺史，特加优礼，以州小俸薄，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者。开缄捧读，惊荣交至；顾己量分，惭惧益深。欲致辞为让，则乖伏属之礼，承命苟贪，又非循省之道：进退反侧，无以自宁。其妻子男女并孤遗孙侄奴婢等，尚未到官。穷州使宾罕至，身衣口食，绢米足充，过此以往，实无所用。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辄此披陈。

宪宗崩慰诸道疏

愈言：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难胜。某承诏不任号绝，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恋。谨差某奉疏，不宣。韩愈再拜。

长安慈恩塔题名

韩愈退之、李翱习之、孟郊东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题名

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鱼于温洛，宿此而归。

昌黎韩愈书。

谒少室李渤题名

愈同樊宗师、卢仝谒少室李拾遗。

福先塔寺题名

处士石洪濬川、吏部员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员外郑楚相叔敖、洛阳县令潘宿阳乾明、国子博士韩愈退之、前试左武卫胄曹李演广文、前杭州钱塘县尉郑豫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游。

嵩山天封宫题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与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仝，自洛中至少室，谒李徵君渤。樊次玉皇寺，疾作归。明日，遂与李、卢、道士韦濛、僧荣并少室而东，抵众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禅坛下石室。遂自龙泉寺钓龙潭水。遇雷。明日，观启母石。入此观，与道士赵玄遇乃归。闰月三日，国子博士韩愈题。

迓杜兼题名

河南尹水陆运使杜兼、尚书都官员外郎韩愈、水陆运判官洛阳县尉李宗闵、水陆运判官伊阙县尉牛僧孺、前同州韩城县尉郑伯义，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给事奉诏祠济渎回，愈与二判官于此迎候，遂陪游宿。愈题。

华岳题名

淮西宣慰处置使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马总、行军司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判官司勋员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兼侍御史冯宿、掌书记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闵、都知兵马使左骁卫将军威远军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悦、左厢都押衙兼都虞候左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密国公高承简，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诏平淮右，八日，东过华阴，礼于岳庙，总等八人，实备将佐以从。

集外文 附录

三器论 事文类聚本

或曰：天子坐于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使万方之来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归，而太平之阶具矣。后王者或阙，何如？

对曰：异乎吾所闻。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系也。子不谓明堂天子布政者邪？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诸侯，美矣，幽、厉居之，何如哉？子不谓传国之玺帝王所以传宝者邪？汉高、文、景得之而以为宝，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谓九鼎帝王之所谓神器邪？夏禹铸之，周文迁之而为宝，美矣；桀癸、纣辛有之，何如哉？若然，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阶，决非三器之所能也。夫帝王之圣者，卑宫室、贱金玉、斥无用之器，以示天下，贻子孙；而后王犹殚天下之土木不肯已，又安忍夸广之尊其为明堂欤？若传国玺之狂嬴贼新，童心侈意而为之，示既有之，不抵之足矣，称其符瑞则未也。若九鼎之死，百牢不能膏其腹火，万载不能黔其足，其烹饪祠之用又足取，岂不为无用之器哉？尧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导川决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销九金，乃铸九鼎，仪万有之族，露怪异之状，其护人已，其救人已。后王决不如大禹识鬼神之状，又无当时汨没之危，而徒欲阐金大广器物，与夫垫巾效郭、异名同蔺者，岂不远哉！是亦见谬也。噫，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

上张徐州荐薛公达书

愈闻士有己未达而达人者，大夫意宁实之哉？小子诚其人。今言则无故过濡恩惠，思以极报之谓也。伏惟阁下仁义风天下，任帝室宏寄，名誉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使四方无声色之娱，金帛之富，车服之制以从之，则亦称显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则可以取特达不羁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礼，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鸿恩。

侧见河东薛公达，年二十有六。抱惊世之伟材，发言挺志，夐绝天秀；服仁食义，融内光外；直刚简质，与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议，凛莹冰玉，隐慝潜奸，灭心铄谋；然今尚幽蹇未光，弢缩铦利，静居河洛。惟高公之清风，驱马千里，文以为贽，求拜华轩。公则见之矣，遇采甚厚。惧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默视听，不以今之誉言；故小子忘惧，激愤献此，惟公明之。

夫垂纤饵溟泉，冀吞舟之鱼则睐；施薄礼天下，取特达之士亦难：大夫其裁之。

下邳侯革华传

下邳侯革华者，其先陇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为，黄帝时以力见召，拜大司农。以

其辟土有功，又知稼穑艰难，迁轻车都尉，子孙相继。至周武王时徙桃林，冠冕遂绝。其后人思其济世之才，因复其位而加任使焉。

华父□，生五年，袭先祖爵，仕至上轻车都尉。华母居长乐，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践时，尝侍宴姑苏台，《诗》所谓“有觉德行”者也。□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于轩辕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执刀而解之，其枝派分离散在他处。革华，长子也。上念其父劬劳而死于王事，封华为下邳侯，诏将作大匠治之。华性坚劲崛彊，难以直御；匠以其膏润之，然后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会太原人金十奴与新郑人□斯生荐华于五木大夫，是后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释褐，赐墨绶焉。

华尝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处在上左右，足矣。”及献之，果然。华为人善履道，别威仪，进止趋跄，一随人意。上将驾出游，畋猎驰骋，毬击射御，及交宾接贤，礼神祭祀，未尝不召华俱往，伏事上。久之，因开口论议，泄露密旨，上由是瞕之，诏将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补过之。寻献于上，上虽纳之，然亦不甚见重。有泥涂贱处，方召使之，余并不得预焉。

顷之，上见其颜色憔悴，衰惫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惫，不任吾事，今弃于市朝，不复召子矣。”遂弃之而终。华无子，其继者，族人矣。

太史公曰：华之先皮姓，轩辕时，苍颉观鸟迹制文字，以其始于皮而声于革，故从“革”焉。初，华自胡而来，赵武灵王时见重，是后子孙盛于中国。《汉书功臣表》有煮枣侯革朱者，即其后也。

水浒

明 施耐庵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水　　　浒　　　传

（明）施耐庵

水浒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27 页	纻	第 28 页	纻
第 100 页	纻	第 105 页	鱿
第 208 页	纻	第 224 页	腊(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 258 页	鱿	第 282 页	纻
第 286 页	纻	第 287 页	纻
第 808 页	纻		

引　首

词曰：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后来感的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不则这个先生吟赞，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攧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公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能治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

这朝皇帝，庙号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想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无其太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有诗为证：

诗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
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诗曰：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珠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尾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众皆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缧绁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为使，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不敢久停。从人背了诏书，金盒子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于路上但见：

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奇花绽锦绣铺林，嫩柳舞金丝拂地。风和日暖，时过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邮亭驿馆。罗衣荡漾红尘内，骏马驱驰紫陌中。

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书丹诏，一行人从，上了路途，夜宿邮亭，朝行驿站，远程近接，渴饮饥餐，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君；右势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靸履顶冠，南极老人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湲，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清殿上鸣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磬，真人礼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太尉，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未尝下山。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

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谓之山，侧石通道谓之岫，孤岭崎岖谓之路，上面极平谓之项，头圆下壮谓之峦，隐虎藏豹谓之穴，隐风隐云谓之岩，高人隐居谓之洞，有境有界谓之府，樵人出没谓之径，能通车马谓之道，流水有声谓之涧，古渡源头谓之溪，岩崖滴水谓之泉。左壁为掩，右壁为映。出的是云，纳的是雾。锥尖象小，崎峻似峭，悬空似险，削磪如平。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公子，在京师时，重茵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扑地望后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时，但见：

毛披一带黄金色，爪露银钩十八只。
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
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獐狍皆敛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

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

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砣石边。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但见：

昂首惊飙起，掣目电光生。动荡则折峡倒冈，呼吸则吹云吐雾。鳞甲乱分千片玉，尾梢斜卷一堆银。

那条大蛇，径抢到盘砣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粟子比馉饳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帻，却待再要上山去。

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太尉看那道童时，但见：

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只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那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采，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说："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

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廷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猥？”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但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

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放了，留在上清宫中，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以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槅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

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疾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但见：

>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数百年不见太阳光，亿万载难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东西，黑烟霭霭扑人寒，冷气阴阴侵体颤。人迹不到之处，妖精往来之乡。闪开双目有如盲，伸出两手不见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时。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太半隐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民，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

真人慌忙谏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方可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剌剌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擷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睁痴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

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诗曰：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
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
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付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为后患。"

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路上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箓，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自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祖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

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

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乡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逦回到东京，竟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士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开封府断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数日，董将士思量出一个缘由，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竟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

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但见：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竞奏新声，教坊司频逞妙艺。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着瑶池玉液。玳瑁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碗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红裙舞女，尽随着象板鸾箫；翠袖歌姬，簇捧定龙笙凤管。两行珠翠立阶前，一派笙歌临座上。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

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球。你唤做甚么？”高俅叉手跪复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

“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禁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止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定连累众人，小人也有罪犯。”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

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教拿下王进，“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却和你理会！”

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爱儿子使枪棒的极多。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

娘儿两个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入来，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那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教他来日早开些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望庙中去了。

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驼，拴在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

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曾见。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了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亦无

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了，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子母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两个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看那庄院，但见：

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杨柳绿阴浓，四下里乔松青似染。草堂高起，尽按五运山庄；亭馆低轩，直造倚山临水。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子母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入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入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子母两个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休拜，且请起来。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那里来？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子上。先荡酒来筛下。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

王进起身谢道：“小人子母无故相扰，得蒙厚意，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发拜还。”太公道：“这个亦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骡马，教庄客牵去后槽，一发喂养，草料亦不用忧心。”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子母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

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子母在房中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敢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子母两个，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扠一扠么？”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的谁？”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真时，较量一棒耍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抢着棒又赶入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

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下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傍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子母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

太公大喜，叫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小人不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王进。小人不合属他所管，和他争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呕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子母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那十八般武艺？

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
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不在话下。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
一杯未进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前后得半年之上，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

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那里肯放，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王进道：“贤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负累了你，恐教贤弟亦遭缧绁之厄，不当稳便，以此两难。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

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段子，一百两花银谢师。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儿，备了马，子母二人相辞史太公、史进。请娘乘了马，望延安府路途进发。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亲送十里之程，心中难舍。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洒泪分手，和庄客自回。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跟着马，和娘两个，自取关西路里去了。

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患病症，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可，呜呼哀哉，太公殁了。史进一面备棺椁盛殓，请僧修设好事，追斋理七，荐拔太公。又请道士建立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选了吉日良时，出丧安葬。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都来送丧挂孝，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史进又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

自史太公死后，又早过了三四个月日。时当六月中旬，炎天正热。那一日，史进无可消遣，捉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对面松林透过风来，史进喝采道：“好凉风！”正乘凉哩，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史进喝道：“作怪！谁在那里张俺庄上？”史进跳起身来，转过树背后，打一看时，认得是猎户摽兔李吉。史进喝道：“李吉！张我庄内做甚么？莫不来相脚头？”李吉向前声喏道：“大郎，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乙郎吃碗酒，因见大郎在此乘凉，不敢过来冲撞。”

史进道：“我且问你，往常时，你只是担些野味来我庄上卖，我又不曾亏了你，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敢是欺负我没钱？”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没有野味，以此不敢来。”史进道：“胡说！偌大一个少华山，恁地广阔，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李吉道：“大郎原来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伙强人，扎下个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啰，有百十匹好马。为头那个大王唤做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这三个为头，打家劫舍。华阴县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谁敢上去

惹他？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讨来卖！”史进道：“我也听得说有强人，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必然要恼人。李吉，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李吉唱个喏，自去了。

史进归到厅前，寻思：这厮们大弄，必要来薅恼村坊。既然如此，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烧了一陌顺溜纸，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史进对众人说道：“我听得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喽啰，打家劫舍。这厮们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啰唣。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倘若那厮们来时，各家准备。我庄上打起梆子，你众人可各执枪棒前来救应。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递相救护，共保村坊。如若强人自来，都是我来理会。”众人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当晚众人谢酒，各自分付，回家准备器械。自此史进修整门户墙垣，安排庄院，拴束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不在话下。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虽无本事，广有谋略。朱武当日与陈达、杨春说道：“如今我听知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捉我们。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只是山寨钱粮欠少，如何不去劫掳些来，以供山寨之用？聚积些粮食在寨里，防备官军来时，好和他打熬。”跳涧虎陈达道：“说得是。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看他如何。”白花蛇杨春道：“不要华阴县去，只去蒲城县，万无一失。”陈达道：“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只打华阴县，那里人民丰富，钱粮广有。”杨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华阴县时，须从史家村过。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不可去撩拨他。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陈达道：“兄弟好懦弱！一个村坊过去不得，怎地敢抵敌官军？”杨春道：“哥哥不可小觑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说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罢。”陈达叫将起来，说道：“你两个闭了鸟嘴！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也只是一个人，须不三头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啰：“快备我的马来！如今便去先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朱武、杨春再三谏劝，陈达那里肯听。随即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啰，鸣锣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且说史进正在庄内整制刀马，只见庄客报知此事。史进听得，就庄上敲起梆子来。那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都拖枪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齐都到史家庄上。看了史进头戴一字巾，身披朱红甲，上穿青锦袄，下着抹绿靴，腰系皮搭膊，前后铁掩心，一张弓，一壶箭，

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史进上了马，绰了刀，前面摆着三四十壮健的庄客，后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乡夫，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头，一齐呐喊，直到村北路口摆开。却早望见来军，但见：

　　红旗闪闪，赤帜翩翩。小喽啰乱搠叉枪，莽撞汉齐担刀斧。头巾歪整，浑如三月桃花；衲袄紧拴，却似九秋落叶。个个圆睁横死眼，人人辄起夜叉心。

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飞奔到山坡下，便将小喽啰摆开。史进看时，见陈达头戴干红凹面巾，身披裹金生铁甲，上穿一领红衲袄，脚穿一对吊墩靴，腰系七尺攒线搭膊，坐骑一匹高头白马，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小喽啰两势下呐喊，二员将就马上相见。

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欠身施礼。史进喝道："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你也须有耳朵，好大胆，直来太岁头上动土！"陈达在马上答道："俺山寨里欠少些粮食，欲往华阴县借粮，经由贵庄，借一条路，并不敢动一根草，可放我们过去！回来自当拜谢。"史进道："胡说！俺家见当里正，正要来拿你这伙贼。今日到来，经由我村中过，却不拿你，倒放你过去，本县知道，须连累于我。"陈达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史进道："甚么闲话！我便肯时，有一个不肯，你问得他肯，便去。"陈达道："好汉教我问谁？"史进道："你问得我手里这口刀肯，便放你去。"陈达大怒道："赶人不要赶上，休得要逞精神！"史进也怒，抡手中刀，骤坐下马，来战陈达。陈达也拍马挺枪来迎史进。两个交马，但见：

　　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来一往，有如深水戏珠龙；一上一下，却似半岩争食虎。左盘右旋，好似张飞敌吕布；前回后转，浑如敬德战秦琼。九纹龙忿怒，三尖刀只望顶门飞；跳涧虎生嗔，丈八矛不离心坎刺。好手中间逞好手，红心里面夺红心。

史进、陈达两个斗了多时。只见战马咆哮，踢起手中军器；枪刀来往，各防架隔遮拦。两个斗到间深里，史进卖个破绽，让陈达把枪望心窝里搠来，史进却把腰一闪，陈达和枪撷入怀里来。史进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挟，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线搭膊，丢在马前受降。那匹战马拨风也似去了。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了，众人把小喽啰一赶，都走了。史进回到庄上，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一并解官请赏。且把酒来赏了众人，教权且散。众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

休说众人欢喜饮酒，却说朱武、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猜疑，捉摸不定，且

教小喽啰再去探听消息。只见回去的人牵着空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送了性命。"朱武问其缘故，小喽啰备说交锋一节，怎当史进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语不听，果有此祸。"杨春道："我们尽数都去，和他死并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输了，你如何并得他过？我有一条苦计，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杨春问道："如何苦计？"朱武附耳低言，说道："只除恁地。"杨春道："好计！我和你便去，事不宜迟。"

再说史进正在庄上，忿怒未消，只见庄客飞报道："山寨里朱武、杨春自来了。"史进道："这厮合休，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快牵过马来。"一面打起梆子，众人早都到来。史进上了马，正待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两个双双跪下，擎着两眼泪。史进下马来喝道："你两个跪下如何说？"朱武哭道："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无计恳求，今来一径就死。望英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并无怨心。"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虫不吃伏肉。"史进便道："你两个且跟我进来。"朱武、杨春并无惧怯，随了史进直到后厅前跪下，又教史进绑缚。史进三回五次叫起来，那两个那里肯起来。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史进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我放陈达还你如何？"朱武道："休得连累了英雄，不当稳便，宁可把我们去解官请赏。"史进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么？"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惧，何况酒肉乎？"当时史进大喜，解放陈达，就后厅上座置酒设席，管待三人。朱武、杨春、陈达拜谢大恩。酒至数杯，少添春色。酒罢，三人谢了史进，回山去了。史进送出庄门，自回庄上。

却说朱武等三人归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们不是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虽然救了一人，却也难得史进为义气上放了我们。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谢他救命之恩。"

话休絮繁。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啰，趁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当夜初更时分，小喽啰敲门，庄客报知史进。史进火急披衣，来到门前，问小喽啰："有甚话说？"小喽啰道："三个头领再三拜复：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礼，酬谢大郎不杀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递与。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送来，回礼可酬。"受了金

子，叫庄客置酒，管待小校。吃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银两赏了小校回山去了。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啰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道："也难得这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史进庄上，有个为头的庄客王四。此人颇能答应官府，口舌利便，满庄人都叫他做赛伯当。史进教他同一个得力庄客，挑了盒担，直送到山下。小喽啰问了备细，引到山寨里，见了朱武等。三个头领大喜，受了锦袄子并肥羊酒礼，把十两银子赏了庄客。每人吃了十数碗酒，下山回归庄内，见了史进，说道："山上头领多多上复。"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不时间只是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不则一日，寨里头领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

荏苒光阴，时遇八月中秋到来。史进要和三人说话，约至十五夜来庄上赏月饮酒。先使庄客王四赍一封请书，直去少华山上，请朱武、陈达、杨春来庄上赴席。王四驰书径到山寨里，见了三位头领，下了来书。朱武看了大喜，三个应允，随即写封回书，赏了王四五两银子，吃了十来碗酒。王四下得山来，正撞着如常送物事来的小喽啰，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边村酒店里，吃了十数碗酒。王四相别了回庄，一面走着，被山风一吹，酒却涌上来，踉踉跄跄，一步一攧。走不得十里之路，见座林子，奔到里面，望着那绿茸茸莎草地上，扑地倒了。

原来摽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张兔儿，认得是史家庄上王四，赶入林子里来扶他，那里扶得动。只见王四搭膊里突出银子来，李吉寻思道："这厮醉了，那里讨得许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生出机会来。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书和银子都抖出来。李吉拿起，颇识几字，将书拆开看时，见上面写着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中间多有兼文带武的言语，却不识得，只认得三个名字。李吉道："我做猎户，几时能勾发迹，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却在这里。华阴县里见出三千贯赏钱，捕捉他三个贼人。叵耐史进那厮，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丘乙郎，他道我来相脚头踩盘。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银子并书都拿去了，望华阴县里来出首。

却说庄客王四一觉直睡到二更，方醒觉来，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王四吃了一惊，跳将起来，却见四边都是松树。便去腰里摸时，搭膊和书都不见了。四下里寻时，只见空搭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寻思道："银子

不打紧，这封回书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头一纵，计上心来，自道：“若回去庄上，说脱了回书，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赶我出去，不如只说不曾有回书，那里查照。”计较定了，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却好五更天气。

史进见王四回来，问道：“你如何方才归来？”王四道：“托主人福荫，寨中三个头领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因此回来迟了。”史进又问：“曾有回书么？”王四道：“三个头领要写回书，却是小人道：三位头领既然准来赴席，何必回书？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脱节，不是耍处。”史进听了大喜，说道：“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真个了得。”王四应道：“小人怎敢差迟，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庄上。”史进道：“既然如此，教人去县里买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觉中秋节至，是日晴明得好。史进当日分付家中庄客，宰了一腔大羊，杀了百十个鸡鹅，准备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来，怎见得好个中秋？但见：

午夜初长，黄昏已半，一轮月挂如银。冰盘如昼，赏玩正宜人。清影十分圆满，桂花玉兔交馨。帘栊高卷，金杯频劝酒，欢笑贺升平。年年当此节，酩酊醉醺醺。莫辞终夕饮，银汉露华新。

且说少华山上朱武、陈达、杨春三个头领，分付小喽啰看守寨栅，只带三五个做伴，将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骑鞍马，步行下山，径来到史家庄上。史进接着，各叙礼罢，请入后园，庄内已安排下筵宴。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史进对席相陪。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一面饮酒，庄内庄客轮流把盏，一边割羊劝酒。酒至数杯，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但见：

桂花离海峤，云叶散天衢。彩霞照万里如银，素魄映千山似水。一轮爽垲，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团圞，射映乾坤皎洁。影横旷野，惊独宿之乌鸦；光射平湖，照双栖之鸿雁。冰轮展出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进正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赏玩中秋，叙说旧话新言。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明。史进大惊，跳起身来，分付：“三位贤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土兵，围住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见钢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摆得似麻林一般。两个都头口里叫道：“不要走了强贼！”

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有分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结识了十数个好汉，大闹动河北，直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直教芦花深处屯兵士，荷叶阴中治战船。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诗曰：

暑往寒来春夏秋，夕阳西下水东流。

时来富贵皆因命，运去贫穷亦有由。

事遇机关须进步，人当得意便回头。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话说当时史进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哥哥，你是干净的人，休为我等连累了。大郎可把索来绑缚我三个出去请赏，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史进道：“如何使得！恁地时，是我赚你们来捉你请赏，枉惹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你等起来，放心，别作缘便。且等我问个来历缘故情由。”

史进上梯子问道：“你两个都头，何故半夜三更来劫我庄上？”那两个都头答道：“大郎，你兀自赖哩！见有原告人李吉在这里。”史进喝道：“李吉，你如何诬告平人？”李吉应道：“我本不知，林子里拾得王四的回书，一时间把在县前看，因此事发。”史进叫王四问道：“你说无回书，如何却又有书？”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时醉了，忘记了回书。”史进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头人等惧怕史进了得，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三个头领把手指道：“且答应外面。”史进会意，在梯子上叫道：“你两个都头都不要闹动，权退一步，我自绑缚出来解官请赏。”那两个都头却怕史进，只得应道：“我们都是没事的，等你绑出来同去请赏。”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先叫王四，带进后园，把来一刀杀了。喝教许多庄客，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即便收拾，尽教打叠起了；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枪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庄后草屋点着。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

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了庄门，呐声喊，杀将出来。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啰并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史进却是个大虫，那里拦当得住？后面火光竟起，杀开条路，冲将出来，正迎着两个都头并李吉。史进见了大怒，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转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进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斩做两段。两个都头正待走时，陈达、杨春赶上，一家一朴刀，结果了两个性命。县尉惊得跑马走回去了。众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

史进引着一行人，且杀且走，众官兵不敢赶来，各自散了。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并庄客人等，都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教小喽啰一面杀牛宰马，贺喜饮宴，不在话下。

一连过了几日，史进寻思：“一时间要救三人，放火烧了庄院，虽是有些细软，家财粗重什物尽皆没了。”心内踌躇，在此不了，开言对朱武等说道：“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勾当。我先要去寻他，只因父亲死了，不曾去得。今来家私庄院废尽，我如今要去寻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过几时，又作商议。如是哥哥不愿落草时，待平静了，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院，再作良民。”史进道：“虽是你们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难留。我想家私什物尽已没了，再要去重整庄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寻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朱武道：“哥哥便只在此间做个寨主，却不快活？虽然寨小，不堪歇马。”史进道：“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你劝我落草，再也休题。”

史进住了几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进带去的庄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银两，打拴一个包裹，余者多的尽数寄留在山寨。

史进头带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帽儿下裹一顶混青抓角软头巾，项上明黄缕带，身穿一领白□丝两上领战袍，腰系一条查五指梅红攒线搭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铜钹磬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辞别朱武等三人。众多小喽啰都送下山来，朱武等洒泪而别，自回山寨去了。

只说史进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但见：

> 崎岖山岭，寂寞孤村。披云雾夜宿荒林，带晓月朝登险道。落日趱行闻犬吠，严霜早促听鸡鸣。山影将沉，柳阴渐没。断霞映水散红光，日暮转收生碧雾。溪边渔父归村去，野外樵夫负重回。

史进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史进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史进问道：“这里经略府在何处？”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进道：“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那个是王进？”道犹未了，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来，走进茶坊里。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怎生结束？但见：

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𦒍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便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两个挽了胳膊，出得茶坊来，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上。史进道：“兄长，我们看一看。”分开人众看时，中间里一个人，伏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却认的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就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李忠道：“贤弟如何到这里？”鲁提辖道：“既是史大郎的师父，同和俺去吃三杯。”李忠道：“待小子卖了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鲁达道：“谁奈烦等你？去便

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饭，无计奈何。提辖先行，小人便寻你来。贤弟，你和提辖先行一步。”鲁达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便骂道：“这厮们挟着屁眼撒开，不去的酒家便打。”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寄顿了枪棒，三个人转湾抹角，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门前挑出望竿，挂着酒旆，漾在空中飘荡。怎见得好座酒肆？正是：李白点头便饮，渊明扫手回来。有诗为证：

风拂烟笼锦旆扬，太平时节日初长。
能添壮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闷肠。
三尺晓垂杨柳外，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

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鲁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认得是鲁提辖，便道：“提辖官人，打多少酒？”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案酒，又问道：“官人，吃甚下饭？”鲁达道：“问甚么？但有，只顾卖来，一发算钱还你。这厮只顾来聒噪。”酒保下去，随即荡酒上来，但是下口肉食，只顾将来，摆一桌子。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东西，分付卖来。”鲁达道：“酒家要甚么？你也须认的酒家，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吃酒。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的他来。”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手里拿串拍板，都来到面前。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但见：

鬅松云髻，插一枝青玉簪儿；袅娜纤腰，系六幅红罗裙子。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蛾眉紧蹙，汪汪泪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细细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云愁，定是怀忧积恨。大体还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风流。

那妇人拭着泪眼，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那老儿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两个是那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

禀：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的，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

鲁提辖又问道：“你姓甚么？在那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儿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子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子两个告道：“若是能勾得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

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赊。”三个人出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问他。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当夜无事，次早五更起来，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

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高声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处？"小二哥道："金公，提辖在此寻你。"金老开了房门，便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甚么？你去便去，等甚么？"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那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鲁达大怒，叉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走了。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

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的远了，方才起身，径投状元桥来。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道："使头，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

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

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道："送甚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小人切便了。"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的切做臊子，把荷叶来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饭罢时候。

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

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

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的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纳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

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的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睖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

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

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叫俺讨饶，洒家却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

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且说郑屠家中众人，救了半日不活，呜呼死了。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正直府尹升厅，接了状子，看罢，道：“鲁达系是经略府提辖。”不敢擅自径来捕捉凶身。府尹随即上轿，来到经略府前，下了轿子，把门军士入去报知。经略听得，教请到厅上，与府尹施礼罢。经略问道：“何来？”府尹禀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辖鲁达，无故用拳打死市上郑屠。不曾禀过相公，不敢

擅自捉拿凶身。”经略听说，吃了一惊，寻思道：“这鲁达虽好武艺，只是性格粗卤，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护得短？须教他推问使得。”经略回府尹道：“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军官，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拨他来做提辖。既然犯了人命罪过，你可拿他依法度取问。如若供招明白，拟罪已定，也须教我父亲知道，方可断决。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却不好看。”府尹禀道：“下官问了情由，合行申禀老经略相公知道，方敢断遣。”

府尹辞了经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轿，回到州衙里，升厅坐下。便唤当日缉捕使臣押下文书，捉拿犯人鲁达。

当时王观察领了公文，将带二十来个做公的人，径到鲁提辖下处。只见房主人道：“却才拕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问他。”王观察听了，教打开他房门看时，只有些旧衣旧裳和些被卧在里面。王观察就带了房主人，东西四下里去跟寻，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见。王观察又捉了两家邻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厅上回话道：“鲁提辖惧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邻舍在此。”府尹见说，且教监下。一面教拘集郑屠家邻佑人等，点了仵作行人，着仰本地方官人并坊厢里正，再三检验已了。郑屠家自备棺木盛殓，寄在寺院。一面叠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缉捕凶身。原告人保领回家；邻佑杖断有失救应；房主人并下处邻舍，止得个不应。鲁达在逃，行开个海捕文书，各处追捉。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画了他的模样，到处张挂。一干人等疏放听候。郑屠家亲人自去做孝，不在话下。

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却似：

失群的孤雁，趁月明独自贴天飞；漏网的活鱼，乘水势翻身冲浪跃。不分远近，岂顾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临阵马。

这鲁提辖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处便为家。自古有几般：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辏集，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鲁提辖正行之间，不觉见一簇人众，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见：

扶肩搭背，交颈并头。纷纷不辨贤愚，攘攘难分贵贱。张三蠢胖，不识字只把头摇；李四矮矬，看别人也将脚踏。白头老叟，尽将拐棒柱髭须；绿鬓书生，却把文房抄款目。行行总是萧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鲁达看见众人看榜，挨满在十字路口，也钻在丛里听时——鲁达却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支给赏钱一千贯文。”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拦腰抱住，直扯近县前来。

不是这个人看见了，横拖倒拽将去，有分教：鲁提辖剃除头发，削去髭须，倒换过杀人姓名，薅恼杀诸佛罗汉。直教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毕竟扯住鲁提辖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诗曰：

躲难逃灾入代州，恩人相遇喜相酬。

只因法网重重布，且向空门好好修。

打坐参禅求解脱，粗茶淡饭度春秋。

他年证果尘缘满，好向弥陀国里游。

话说当下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拖扯的不是别人，却是渭州酒楼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儿直拖鲁达到僻静处，说道："恩人，你好大胆！见今明明地张挂榜文，出一千贯赏钱捉你，你缘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汉遇见时，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见写着你年甲、貌相、贯址。"鲁达道："洒家不瞒你说，因为你上，就那日回到状元桥下，正迎着郑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处撞了四五十日，不想来到这里。你缘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金老道："恩人在上：自从得恩人救了，老汉寻得一辆车子，本欲要回东京去，又怕这厮赶来，亦无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东京去。随路望北来，撞见一个京师古邻，来这里做买卖，就带老汉父子两口儿到这里。亏杀了他，就与老汉女儿做媒，结交此间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提辖大恩。那个员外也爱刺枪使棒，常说道：'怎地得恩人相会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勾得见。且请恩人到家，过几日却再商议。"

鲁提辖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门首，只见老儿揭起帘子，叫道："我儿，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儿浓妆艳裹，从里面出来，请鲁达居中坐了，插烛也似拜了六拜，说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勾有今日。"鲁达看那女子时，另是一般丰韵，比前不同。但见：

金钗斜插，掩映乌云；翠袖巧裁，轻笼瑞雪。樱桃口浅晕微红，春

笋手半舒嫩玉。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素体轻盈，红绣袄偏宜玉体，脸堆三月娇花，眉扫初春嫩柳。香肌扑簌瑶台月，翠鬓笼松楚岫云。

那女子拜罢，便请鲁提辖道："恩人上楼去请坐。"鲁达道："不须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儿接了杆棒包裹，请到楼上坐定。老儿分付道："我儿陪侍恩人坐一坐，我去安排来。"鲁达道："不消多事，随分便好。"老儿道："提辖恩念，杀身难报。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齿。"女子留住鲁达在楼上坐地，金老下来，叫了家中新讨的小厮，分付那个丫嬛一面烧着火。老儿和这小厮上街来，买了些鲜鱼、嫩鸡、酿鹅、肥鲊、时新果子之类归来。一面开酒，收拾菜蔬，都早摆了，搬上楼来。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三双箸，铺下菜蔬果子下饭等物。丫嬛将银酒壶荡上酒来，子父二人轮番把盏。金老倒地便拜。鲁提辖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礼？折杀俺也。"金老说道："恩人听禀：前日老汉初到这里，写了个红纸牌儿，旦夕一炷香，子父两个兀自拜哩。今日恩人亲身到此，如何不拜？"鲁达道："却也难得你这片心。"

三人慢慢地饮酒，将及晚也，只听得楼下打将起来。鲁提辖开窗看时，只见楼下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口里都叫："拿将下来！"人丛里一个人，骑在马上，口里大喝道："休教走了这贼！"鲁达见不是头，拿起凳子，从楼上打将下来。金老连忙拍手叫道："都不要动手。"那老儿抢下楼去，直至那骑马的官人身边，说了几句言语。那官人笑将起来，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

那官人下马，入到里面，老儿请下鲁提辖来，那官人扑翻身便拜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义士提辖受礼。"鲁达便问那金老道："这官人是谁？素不相识，缘何便拜洒家？"老儿道："这个便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却才只道老汉引甚么郎君子弟，在楼上吃酒，因此引庄客来厮打。老汉说知，方才喝散了。"鲁达道："原来如此，怪员外不得。"赵员外再请鲁提辖上楼坐定，金老重整杯盘，再备酒食相待。赵员外让鲁达上首坐地，鲁达道："洒家怎敢。"员外道："聊表小弟相敬之礼。多闻提辖如此豪杰，今日天赐相见，实为万幸。"鲁达道："洒家是个粗卤汉子，又犯了该死的罪过。若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但有用洒家处，便与你去。"赵员外大喜，动问打死郑屠一事，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赵员外道："此处恐不稳便，可请提辖到敝庄住几时。"鲁达问道："贵庄在何处？"员外道："离此间十里多路，地名七宝村便是。"鲁达

道：“最好。”员外先使人去庄上，叫牵两匹马来。未及晌午，马已到来。员外便请鲁提辖上马，叫庄客担了行李。鲁达相辞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赵员外上了马，两个并马行程，于路说些旧话，投七宝村来。不多时，早到庄前下马，赵员外携住鲁达的手，直至草堂上，分宾而坐。一面叫杀羊置酒相待，晚间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备酒食管待。鲁达道：“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赵员外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

话休絮繁。鲁达自此之后，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两个正在书院里闲坐说话，只见金老急急奔来庄上，径到书院里，见了赵员外并鲁提辖。见没人，便对鲁达道：“恩人，不是老汉心多，为是恩人前日老汉请在楼上吃酒，员外误听人报，引领庄客来闹了街坊，后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说开去。昨日有三四个做公的来邻舍街坊打听得紧，只怕要来村里缉捕恩人。倘或有些疏失，如之奈何？”鲁达道：“恁地时，洒家自去便了。”赵员外道：“若是留提辖在此，诚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辖怨怅；若不留提辖来，许多面皮都不好看。赵某却有个道理，教提辖万无一失，足可安身避难，只怕提辖不肯。”鲁达道：“洒家是个该死的人，但得一处安身便了，做甚么不肯。”赵员外道：“若如此，最好。离此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如是提辖肯时，一应费用都是赵某备办，委实肯落发做和尚么？”鲁达寻思：“如今便要去时，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这条路罢。”便道：“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了和尚，专靠员外照管。”当时说定了，连夜收拾衣服盘缠，段匹礼物，排担了。次日早起来，叫庄客挑了，两个取路望五台山来。辰牌已后，早到那山下。鲁提辖看那五台山时，果然好座大山。但见：

云遮峰顶，日转山腰；嵯峨仿佛接天关，崒嵂参差侵汉表。岩前花木，舞春风暗吐清香；洞口藤萝，披宿雨倒悬嫩线。飞云瀑布，银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苍松，铁角铃摇龙尾动。宜是由揉蓝染出，天生工积翠妆成。根盘直压三千丈，气势平吞四百州。

赵员外与鲁提辖两乘轿子抬上山来，一面使庄客前去通报。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监寺出来迎接。两个下了轿子，去山门外亭子上坐定。寺内智真长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门外来迎接。赵员外和鲁达向前施礼，真长老打了问讯，说道：“施主远出不易。”赵员外答道：“有些小事，特来上刹

相浼。”真长老便道：“且请员外方丈吃茶。”赵员外前行，鲁达跟在背后。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见：

山门侵峻岭，佛殿接青云。钟楼与月窟相连，经阁共峰峦对立。香积厨通一泓泉水，众僧寮纳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边，禅客经堂云雾里。白面猿时时献果，将怪石敲响木鱼；黄斑鹿日日衔花，向宝殿供养金佛。七层宝塔接丹霄，千古圣僧来大刹。

当时真长老请赵员外并鲁达到方丈。长老邀员外向客席而坐，鲁达便去下首坐在禅椅上。员外叫鲁达附耳低言：“你来这里出家，如何便对长老坐地？”鲁达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员外肩下。面前首座、维那、侍者、监寺、都寺、知客、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班。庄客把轿子安顿了，一齐搬将盒子入方丈来，摆在面前。长老道：“何故又将礼物来？”寺中多有相渎檀越处。”赵员外道：“些小薄礼，何足称谢。”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赵员外起身道：“一事启堂头大和尚：赵某旧有一条愿心，许剃一僧在上刹，度牒词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这个表弟，姓鲁名达，军汉出身，因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录，慈悲慈悲，看赵某薄面，披剃为僧。一应所用，小子自当准备。烦望长老玉成，幸甚！”长老见说，答道：“这个事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且请拜茶。”只见行童托出茶来。怎见得那盏茶的好处？有诗为证：

玉蕊金芽真绝品，僧家制造甚工夫。
兔毫盏内香云白，蟹眼汤中细浪铺。
战退睡魔离枕席，增添清气入肌肤。
仙茶自合桃源种，不许移根傍帝都。

真长老与赵员外众人茶罢，收了盏托。真长老便唤首座、维那商议剃度这人，分付监 寺、都寺安排办斋。只见首座与众僧自去商议道：“这个人不似出家的模样，一双眼恰似贼一般。”众僧道：“知客，你去邀请客人坐地，我们与长老计较。”知客出来请赵员外、鲁达到客馆里坐地。首座、众僧禀长老说道：“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貌相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长老道：“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别得他的面皮？你等众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长老上禅椅盘膝而坐，口诵咒语，入定去了。一炷香过，却好回来，对众僧说道：“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记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长老只是护短，我等只得从他。不

谏不是，谏他不从，便了。”

长老叫备斋食，请赵员外等方丈会斋。斋罢，监寺打了单帐，赵员外取出银两，教人买办物料，一面在寺里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两日都已完备。长老选了吉日良时，教鸣鸿钟，击动法鼓，就法堂内会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尽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作两班。赵员外取出银锭、表礼、信香，向法座前礼拜了，表白宣疏已罢，行童引鲁达到法座下。维那教鲁达除了巾帻，把头发分做九路绾了，揌揲起来。净发人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须，鲁达道："留了这些儿还洒家也好。"众僧忍笑不住。真长老在法座上道："大众听偈。"念道：

"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了，免得争竞。"

长老念罢偈言，喝一声："咄，尽皆剃去！"净发人只一刀，尽皆剃了。首座呈将度牒上法座前，请长老赐法名。长老拿着空头度牒而说偈曰：

"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

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长老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监寺引上法座前，长老用手与他摩顶受记道："一要归依三宝，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是三归。五戒者：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五不要妄语。"智深不晓得禅宗答应"是""否"两字，却便道："洒家记得。"众僧都笑。

受记已罢，赵员外请众僧到云堂里坐下，焚香设斋供献。大小职事僧人，各有上贺礼物。都寺引鲁智深参拜了众师兄师弟，又引去僧堂背后丛林里选佛场坐地。当夜无事。

次日，赵员外要回，告辞。长老留连不住，早斋已罢，并众僧都送出山门。赵员外合掌道："长老在上，众师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卤直人，早晚礼数不到，言语冒渎，误犯清规，万望觑赵某薄面，恕免恕免。"长老道："员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经诵咒，办道参禅。"员外道："日后自得报答。"人丛里唤智深到松树下，低低分付道："贤弟，你从今日难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难以相见，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来。"智深道："不索哥哥说，洒家都依了。"当时赵员外相辞长老，再别了众人上轿；引了庄客，托了一乘空轿，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当下长老自引了众僧回寺。

话说鲁智深回到丛林选佛场中禅床上，扑倒头便睡。上下肩两个禅和子推他起来，说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学坐禅？"智深道："洒家自睡，

干你甚事？”禅和子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团鱼洒家也吃，甚么鳝哉？”禅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团鱼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禅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对长老说知智深如此无礼。首座劝说：“长老说道，他后来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护短。你们且没奈何，休与他一般见识。”禅和子自去了。智深见没人说他，到晚放翻身体，横罗十字，倒在禅床上睡。夜间鼻如雷响，如要起来净手，大惊小怪，只在佛殿后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禀长老说：“智深好生无礼，全没些个出家人体面。丛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长老喝道：“胡说！且看檀越之面，后来必改。”自此无人敢说。

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觉搅了四五个月。时遇初冬天气，智深久静思动。当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系了鸦青绦，换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门来。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鹅项懒凳上，寻思道：“干鸟么！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饿得干瘪了。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正想酒哩，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山来。上面盖着桶盖，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旋子，唱着上来，唱道：

“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鲁智深观见那汉子担担桶上来，坐在亭子上，看这汉子也来亭子上歇下担桶。智深道：“兀那汉子，你那桶里甚么东西？”那汉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钱一桶？”那汉子道：“和尚，你真个也是作耍？”智深道：“洒家和你耍甚么？”那汉子道：“我这酒挑上去，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但卖与和尚们吃了，我们都被长老责罚，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智深道：“真个不卖？”那汉子道：“杀了我也不卖。”智深道：“洒家也不杀你，只要问你买酒吃。”那汉子见不是头，挑了担桶便走。智深赶下亭子来，双手拿住扁担，只一脚，交当踢着，那汉子双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两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旋子，开了桶盖，只顾舀冷酒吃。无移时，两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汉子，明日来寺里讨钱。”那汉子方才疼止，又怕寺里长老得知，坏了衣饭，忍气吞声，那里敢讨钱。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拿了旋子，飞也似下山去了。

只说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下得亭子，松树根边又坐了

半歇，酒越涌上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看时，但见：

头重脚轻，对明月眼红面赤；前合后仰，趁清风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上山来，似当风之鹤；摆摆摇摇回寺去，如出水之龟。脚尖曾踢涧中龙，拳头要打山下虎。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

鲁智深看看来到山门下，两个门子远远地望见，拿着竹篦来到山门下，拦住鲁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烂醉了上山来？你须不瞎，也见库局里贴的晓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如门子纵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饶你几下竹篦。"鲁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来旧性未改，睁起双眼骂道："直娘贼！你两个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门子见势头不好，一个飞也似入来报监寺，一个虚拖竹篦拦他。智深用手隔过，叉开五指，去那门子脸上只一掌，打得踉踉跄跄。却待挣扎，智深再复一拳，打倒在山门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饶你这厮。"踉踉跄跄，撷入寺里来。

监寺听得门子报说，叫起老郎、火工、直厅轿夫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从西廊下抢出来，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见，大吼了一声，却似嘴边起个霹雳，大踏步抢入来。众人初时不知他是军官出身，次后见他行得凶了，慌忙都退入藏殿里去，便把亮槅关上。智深抢入阶来，一拳一脚，打开亮槅，三二十人都赶得没路，夺条棒，从藏殿里打将出来。

监寺慌忙报知长老。长老听得，急引了三五个侍者直来廊下，喝道："智深不得无礼！"智深虽然酒醉，却认得是长老，撇了棒，向前来打个问讯，指着廊下，对长老道："智深吃了两碗酒，又不曾撩拨他们，他众人又引人来打洒家。"长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说。"鲁智深道："俺不看长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几个秃驴！"长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禅床上，扑地便倒了，齁齁地睡了。

众多职事僧人围定长老，告诉道："向日徒弟们曾谏长老来，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这等野猫，乱了清规。"长老道："虽是如今眼下有些啰唣，后来却成得正果。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众僧冷笑道："好个没分晓的长老！"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斋罢，长老使侍者到僧堂里坐禅处唤智深时，尚兀自未起。待他起来，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来。侍者吃了一惊，赶出外来

寻时，却走在佛殿后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净了手，说道："长老请你说话。"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长老道："智深虽是个武夫出身，今来赵员外檀越剃度了你，我与你摩顶受记，教你一不可杀生，二不可偷盗，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贪酒。五不可妄语。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你如何夜来吃得大醉，打了门子，伤坏了藏殿上朱红槅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声。如何这般所为？"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长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乱了清规？我不看你施主赵员外面，定赶你出寺！再后休犯！"智深起来合掌道："不敢，不敢。"长老留在方丈里，安排早饭与他吃，又用好言语劝他。取一领细布直裰，一双僧鞋，与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

昔大唐一个名贤，姓张名旭，作一篇《醉歌行》，单说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瓯潋滟倾欢伯，双手擎来两眸白。
延颈长舒似玉虹，咽吞犹恨江湖窄。
昔年侍宴玉皇前，敌饮都无两三客。
蟠桃烂熟堆珊瑚，琼液浓斟浮琥珀。
流霞畅饮数百杯，肌肤润泽腮微赤。
天地闻知酒量洪，敕令受赐三千石。
飞仙劝我不记数，酩酊神清爽筋骨。
东君命我赋新诗，笑指三山咏标格。
信笔挥成五百言，不觉尊前堕巾帻。
宴罢昏迷不记归，乘鸾误入云光宅。
仙童扶下紫云来，不辨东西与南北。
一饮千锺百首诗，草书乱散纵横划。

但凡饮酒，不可尽欢。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小胆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

再说这鲁智深自从吃酒醉闹了这一场，一连三四个月不敢出寺门去。忽一日，天色暴热，是二月间天气。离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门外立地，看着五台山，喝采一回。猛听得山下叮叮当当的响声，顺风吹上山来。智深再回僧堂里，取了些银两，揣在怀里，一步步走下山来。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楼来看时，原来却是一个市井，约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镇上时，也有卖肉的，也有卖菜的，也有酒店、面店。智深寻思道："干呆么！俺早知有这

个去处，不夺他那桶酒吃，也自下来买些吃。这几日熬得清水流，且过去看有甚东西买些吃。”听得那响处，却是打铁的在那里打铁。间壁一家门上，写着“父子客店”。

智深走到铁匠铺门前看时，见三个人打铁。智深便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么？”那打铁的看见鲁智深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渗濑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诏住了手道：“师父请坐，要打甚么生活？”智深道：“洒家要打条禅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铁么？”待诏道：“小人这里正有些好铁，不知师父要打多少重的禅杖？戒刀但凭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条一百斤重的。”待诏笑道：“重了，师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师父如何使得动？便是关王刀，也则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关王？他也只是个人。”待诏道：“小人好心，只可打条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说，比关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诏道：“师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与师父，使不动时，休怪小人。戒刀已说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铁打造在此。”智深道：“两件家生要几两银子？”待诏道：“不讨价，实要五两银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两银子，你若打得好时，再有赏你。”那待诏接了银两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银子在这里，和你买碗酒吃。”待诏道：“师父稳便。小人赶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智深离了铁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见一个酒望子，挑出在房檐上。智深掀起帘子，入到里面坐下，敲那桌子叫道：“将酒来！”卖酒的主人家说道：“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便要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乱卖些与洒家吃，俺须不说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乱不得，师父别处去吃。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洒家别处吃得，却来和你说话。”出得店门，行了几步，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智深一直走进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卖与俺吃。”店主人道：“师父，你好不晓事，长老已有法旨，你须也知，却来坏我们衣饭。”智深不肯动身，三回五次，那里肯卖。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连走了三五家，都不肯卖。智深寻思一计：“若不生个道理，如何能勾酒吃。”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里看时，却是个傍村小酒店。但见：

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边。
白板凳铺宾客坐，矮篱笆用棘荆编。

破瓮榨成黄米酒，柴门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处，牛屎泥墙画酒仙。

鲁智深揭起帘子，走入村店里来，倚着小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过往僧人买碗酒吃！"庄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里来？"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游方到此经过，要买碗酒吃。"庄家道："和尚若是五台山寺里的师父，我却不敢卖与你吃。"智深道："洒家不是。你快将酒卖来。"庄家看见鲁智深这般模样，声音各别，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问多大，大碗只顾筛来。"约莫也吃了十来碗酒，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庄家道："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只有些菜蔬在此。"智深猛闻得一阵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时，只见墙边沙锅里煮着一只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见有狗肉，如何不卖与俺吃？"庄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来问你。"智深道："洒家的银子有在这里。"就将银子递与庄家道："你且卖半只与俺吃。"那庄家连忙取半只熟狗肉，捣些蒜泥，将来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吃得口滑，只顾要吃，那里肯住。庄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罢！"智深睁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庄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来。"庄家只得又舀一桶来。智深无移时又吃了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来揣在怀里。临出门又道："多的银子，明日又来吃。"吓得庄家目睁口呆，罔知所措。看见他早望五台山上去了。

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涌上来。跳起身，口里道："俺好些时不曾拽拳使脚，觉道身体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几路看。"下得亭子，把两只袖子搭在手里，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发，只一膀子搧在亭子柱上，只听得刮剌剌一声响亮，把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边。门子听得半山里响，高处看时，只见鲁智深一步一攧，抢上山来。两个门子叫道："苦也！前日这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只在门缝里张时，见智深抢到山门下，见关了门，把拳头擂鼓也似敲门，两个门子那里敢开。智深敲了一回，扭过身来，看了左边的金刚，喝一声道："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洒家，俺须不怕你。"跳上台基，把栅剌子只一拔，却似撧葱般拔开了；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颜色都脱下来。门子张见道："苦也！"只得报知长老。智深等了一回，调转身来看着右边金刚，喝一声道："你这厮张开大口，也来笑洒家。"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

下来，智深提着折木头大笑。

两个门子去报长老，长老道："休要惹他，你们自去。"只见这首座、监寺、都寺，并一应职事僧人，都到方丈禀说："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门下金刚都打坏了，如何是好？"长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众僧道："金刚乃是山门之主，如何把来换过？"长老道："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只可回避他。你们见前日的行凶么？"众僧出得方丈，都道："好个囫囵粥的长老！门子，你且休开门，只在里面听。"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出门外讨把火来，烧了这个鸟寺。"众僧听得叫，只得叫门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来；若不开时，真个做出来！"门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了，飞也似闪入房里躲了。众僧也各自回避。

只说那鲁智深双手把山门尽力一推，扑地扌颠将入来，吃了一跤。扒将起来，把头摸一摸，直奔僧堂来。到得选佛场中，禅和子正打坐间，看见智深揭起帘子，钻将入来，都吃一惊，尽低了头，智深到得禅床边，喉咙里咯咯地响，看着地下便吐。众僧都闻不得那臭，个个道："善哉！"齐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禅床，解下绦，把直裰带子都必必剥剥扯断了，脱下那脚狗腿来。智深道："好，好！正肚饥哩。"扯来便吃。众僧看见，便把袖子遮了脸，上下肩两个禅和子远远地躲开。智深见他躲开，便扯一块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两只袖子死掩了脸。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禅和子嘴边塞将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禅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将肉便塞。对床四五个禅和子跳过来劝时，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头，去那光脑袋上必必剥剥只顾凿。满堂僧众大喊起来，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此乱唤做"卷堂大散"，首座那里禁约得住。

智深一昧地打将出来，大半禅客都躲出廊下来。监寺、都寺不与长老说知，叫起一班职事僧人，点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厅轿夫，约有一二百人，都执杖叉棍棒，尽使手巾盘头，一齐打入僧堂来。智深见了，大吼一声，别无器械，抢入僧堂里佛面前，推翻供桌，扌绝两条桌脚，从堂里打将出来。但见：

心头火起，口角雷鸣。奋八九尺猛兽身躯，吐三千丈凌云志气。按不住杀人怪胆，圆睁起卷海双睛。直截横冲，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后涌，如着枪跳涧豺狼。直饶揭帝也难当，便是金刚须拱手。恰似顿断绒绦锦鹞子，犹如扯开铁锁火猢狲。

当时鲁智深轮两条桌脚，打将出来，众多僧行见他来得凶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两条桌脚着地卷将来，众僧早两下合拢来。智深大怒，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只饶了两头的。当时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见长老喝道：“智深不得无礼！众僧也休动手。”两边众人被打伤了十数个，见长老来，各自退去。智深见众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长老与洒家做主。”此时酒已七八分醒了。长老道：“智深，你连累杀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搅扰了一场，我教你兄赵员外得知，他写书来与众僧陪话。今番你又如此大醉无礼，乱了清规，打坍了亭子，又打坏了金刚，这个且由他。你搅得众僧卷堂而走，这个罪业非小。我这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如何容得你这等秽污？你且随我来方丈里过几日，我安排你一个去处。”智深随长老到方丈去。长老一面叫职事僧人留住众禅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禅；打伤了的和尚，自去将息。长老领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

次日，真长老与首座商议，收拾了些银两赍发他，教他别处去，可先说与赵员处知道。长老随即修书一封，使两个直厅道人径到赵员外庄上说知就里，立等回报。赵员外看了来书，好生不然，回书来拜复长老，说道：“坏了的金刚、亭子，赵某随即备价来修。智深任从长老发遣。”长老得了回书，便叫侍者取领皂布直裰，一双僧鞋，十两白银，房中唤过智深。长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闹了僧堂，便是误犯。今次又大醉，打坏了金刚，坍了亭子，卷堂闹了选佛场，你这罪业非轻。又把众禅客打伤了。我这里出家是个清净去处，你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赵檀越面皮，与你这封书，投一个去处安身，我这里决然安你不得了。我夜来看了，赠汝四句偈言，终身受用。”智深道：“师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愿听俺师四句偈言。”

真长老指着鲁智深，说出这几句言语，去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证果江南第一州。毕竟真长老与智深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诗曰：

禅林辞去入禅林，知己相逢义断金。
且把威风惊贼胆；谩将妙理悦禅心。
绰名久唤花和尚，道号亲名鲁智深。
俗愿了时终证果，眼前争奈没知音。

话说当日智真长老道："智深，你此间决不可住了。我有一个师弟，见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唤做智清禅师。我与你这封书去投他那里，讨个职事僧做。我夜来看了，赠汝四句偈言，你可终身受用，记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愿听偈言。"长老道：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

鲁智深听了四句偈言，拜了长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书信，辞了长老并众僧人，离了五台山，径到铁匠间壁客店里歇了，等候打了禅杖、戒刀，完备就行。寺内众僧得鲁智深去了，无一个不欢喜。长老教火工道人自来收拾打坏了的金刚、亭子。过不得数日，赵员外自将若干钱物来五台山，再塑起金刚，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话下。

再说这鲁智深就客店里住了几日，等得两件家生都已完备，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内，禅杖却把漆来裹了。将些碎银子赏了铁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禅杖，作别了客店主人并铁匠，行程上路。过往人看了，果然是个莽和尚，但见：

皂直裰背穿双袖，青圆绦斜馆双头。戒刀灿三尺春冰，深藏鞘内；禅杖挥一条玉蟒，横在肩头。鹭鸶腿紧系脚绑，蜘蛛肚牢拴衣钵。嘴缝边攒千条断头铁线，胸脯上露一带盖胆寒毛。生成食肉餐鱼脸，不是看经念佛人。

且说鲁智深自离了五台山文殊院，取路投东京来。行了半月之上，于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内打火安身，白日间酒肆里买吃。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一日正行之间，贪看山明水秀，不觉天色已晚。但见：

山影深沉，槐阴渐没。绿杨影里，时闻鸟雀归林；红杏村中，每见牛羊入圈。落日带烟生碧雾，断霞映水散红光。溪边钓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犊归。

鲁智深因见山水秀丽，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头，路中又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过了一条板桥，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鲁智深道："只得投庄上去借宿。"径奔到庄前看时，见数十个庄家，忙忙急急，搬东搬西。鲁智深到庄前，倚了禅杖，与庄客打个问讯。庄客道："和尚，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赶不上宿头，欲借贵庄投宿一宵，明早便行。"庄客道："我庄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乱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庄客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么不紧？怎地便是讨死？"庄家道："去便去，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鲁智深大怒道：你这厮村人，好没道理。俺又不曾说甚的，便要绑缚洒家。"庄家们也有骂的，也有劝的。鲁智深提起禅杖，却待要发作。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但见：

髭须似雪，发鬓如霜。行时肩曲头低，坐后耳聋眼暗。头裹三山暖帽，足穿四缝宽靴。腰间绦系佛头青，身上罗衫鱼肚白。好似山前都土地，正如海底老龙君。

那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条过头拄杖，走将出来，喝问庄客："你们闹甚么？"庄客道："可奈这个和尚要打我们。"智深便道："小僧是五台山来的和尚，要上东京去干事，今晚赶不上宿头，借贵庄投宿一宵。庄家那厮无礼，要绑缚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台山来的僧人，随我进来。"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宾主坐下。那老人道："师父休要怪，庄家们不省得师父是活佛去处来的，他作寻常一例相看。老汉从来敬重佛天三宝，虽是我庄上今夜有事，权且留师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将禅杖倚了，起身打个问讯，谢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动问贵庄高姓？"老人道："老汉姓刘，此间唤做桃花村，乡人都叫老汉做桃花庄刘太公。敢公师父俗姓，唤做甚么讳字？"智深道："俺的师父是智真长老，与俺取了个讳字，因洒家姓鲁，唤做鲁智深。"太公道："师父请吃些晚饭，不知肯听荤腥也不？"鲁智深道："洒家不忌荤酒，遮莫甚么浑清白酒，都不拣选，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既然师父不

忌荤酒，先叫庄客取酒肉来。”没多时，庄客掇张桌子，放下一盘牛肉，三四样菜蔬，一双箸，放在鲁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庄客旋了一壶酒，拿一只盏子筛下酒，与智深吃。这鲁智深也不谦让，也不推辞，无一时，一壶酒、一盘肉都吃了。太公对席看见，呆了半晌。庄客搬饭来，又吃了。

抬过桌子，太公分付道：“胡乱教师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间如若外面热闹，不可出来窥望。”智深道：“敢问贵庄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闲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缘何模样不甚喜欢？莫不怪小僧来搅扰你么？明日洒家算还你房钱便了。”太公道：“师父听说，我家如常斋僧布施，那争师父一个。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烦恼。”鲁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须婚，女大必嫁。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礼，何故烦恼？”太公道：“师父不知，这头亲事不是情愿与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个痴汉，既然不两相情愿，如何招赘做个女婿？”太公道：“老汉止有这个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岁。被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官军捕盗，禁他不得。因来老汉庄上讨进奉，见了老汉女儿，撇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只得与他，因此烦恼。非是争师父一个人。”

智深听了道：“原来如此。小僧有个道理，教他回心转意，不要娶你女儿如何？”太公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魔君，我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转意？”智深道：“洒家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今晚可教你女儿别处藏了，俺就你女儿房内说因缘劝他，便回心转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须。”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并不要说有洒家。”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这个活佛下降！”庄客听得，都吃一惊。

太公问智深：“再要饭吃么？”智深道：“饭便不要吃，有酒再将些来吃。”太公道：“有，有。”随即叫庄客取一只熟鹅，大碗斟将酒来，叫智深尽意吃了三二十碗，那只熟鹅也吃了。叫庄客将了包裹，先安放房里，提了禅杖，带了戒刀，问道：“太公，你的女儿躲过了不曾？”太公道：“老汉已把女儿寄送在邻舍庄里去了。”智深道：“引洒家新妇房内去。”太公引至房边，指道：“这里面便是。”智深道：“你们自去躲了。”太公与众庄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一椅独桌都掇过了，将戒刀放在床头，禅杖把来倚在床边，把

销金帐子下了，脱得赤条条地，跳上床去坐了。

太公见天色看看黑了，叫庄客前后点起灯烛荧煌，就打麦场上放下一条桌子，上面摆着香花灯烛。一面叫庄客大盘盛着肉，大壶温着酒。约莫初更时分，只听得山边锣鸣鼓响。这刘太公怀着鬼胎，庄家们都捏着两把汗，尽出庄门外看时，只见远远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但见：

雾锁青山影里，滚出一伙没头神；烟迷绿树林边，摆着几行争食鬼。人人凶恶，个个狰狞。头巾都戴茜根红，衲袄尽披枫叶赤。缨枪对对，围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双双，簇捧着不养爹娘的真太岁。高声齐道贺新郎，山上大虫来下马。

刘太公看见，便叫庄客大开庄门，前来迎接。只见前遮后拥，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枪尽把红绿绢帛缚着。小喽啰头巾边乱插着野花。前面摆着四五对红纱灯笼，照着马上那个大王。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鬓傍边插一枝罗帛象生花。上穿一领围虎体挽绒金绣绿罗袍，腰系一条称狼身销金包肚红搭膊。着一双对掩云跟牛皮靴，骑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

那大王来到庄前下了马，只见众小喽啰齐声贺道：“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个娇客。”刘太公慌忙亲捧台盏，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众庄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来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说这话，老汉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户。”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与你家做个女婿，也不亏负了你。你的女儿匹配我，也好。我的哥哥大头领不下山来，教传示你。”刘太公把了下马杯，来到打麦场上，见了香花灯烛，便道：“泰山，何须如此迎接？”那里又饮了三杯，来到厅上，唤小喽啰教把马去系在绿杨树上。小喽啰把鼓乐就厅前擂将起来，大王上厅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来。”大王笑道：“且将酒来，我与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见了，却来吃酒未迟。”

那刘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劝他，便道：“老汉自引大王去。”拿了烛台，引着大王，转入屏风背后，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与道：“此间便是，请大王自入去。”太公拿了烛台，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办一条走路。

那大王推开房门，见里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个做家的人，房里也不点碗灯，由我那夫人黑地里坐地。明日叫小喽啰山寨里扛一

桶好油来与他点。”鲁智深坐在帐子里都听得，忍住笑，不做一声。那大王摸进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来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压寨夫人。”一头叫娘子，一面摸来摸去；一摸摸着销金帐子，便揭起来，探一只手入去摸时，摸着鲁智深的肚皮，被鲁智深就势劈头巾带角儿揪住，一按按将下床来。那大王却待挣扎，鲁智深把右手捏起拳头，骂一声：“直娘贼！”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声：“做甚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的老婆！”拖倒在床边，拳头脚尖一齐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刘太公惊得呆了，只道这早晚正说因缘劝那大王，却听的里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灯烛，引了小喽啰，一齐抢将入来。众人灯下打一看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为头的小喽啰叫道：“你众人都来救大王。”众小喽啰一齐拖枪拽棒，打将入来救时，鲁智深见了，撇下大王，床边绰了禅杖，着地打将出来。小喽啰见来得凶猛，发声喊，都走了。刘太公只管叫苦。打闹里，那大王扒出房门，奔到门前，摸着空马，树上折枝柳条，托地跳在马背上，把柳条便打那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来欺负我。”再看时，原来心慌，不曾解得缰绳，连忙扯断了，骑着刬马飞走。出得庄门，大骂刘太公：“老驴休慌，不怕你飞了。”把马打上两柳条，不喇喇地驮了大王上山去。

刘太公扯住鲁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汉一家儿了。”鲁智深说道：“休怪无礼！且取衣服和直裰来，洒家穿了说话。”庄家去房里取来，智深穿了。太公道：“我当初只指望你说因缘，劝他回心转意，谁想你便下拳打他这一顿。定是去报山寨里大队强人来杀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说与你，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为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这两人鸟人，便是一二千军马来，洒家也不怕他。你们众人不信时，提俺禅杖看。”庄客们那里提得动。智深接过来手里，一似捻灯草一般使起来。太公道：“师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护我们一家儿使得。”智深道：“甚么闲话，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将些酒来师父吃，休得要抵死醉了。”鲁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太公道：“恁地时最好。我这里有的是酒肉，只顾教师父吃。”

且说这桃花山大头领坐在寨里，正欲差人下山来探听做女婿的二头领如何，只见数个小喽啰，气急败坏，走到山寨里叫道：“苦也，苦也！”大头领连忙问道：“有甚么事，慌做一团？”小喽啰道：“二哥哥吃打坏了。”大头领大惊，正问备细，只见报道：“二哥哥来了。”大头领看时，只见二头领红巾

也没了，身上绿袍扯得粉碎，下得马，倒在厅前，口里说道："哥哥救我一救。"大头领问道："怎么来？"二头领道："兄弟下得山，到他庄上，入进房里去。叵耐那老驴把女儿藏过了，却教一个胖和尚躲在他女儿床上。我却不提防，揭起帐子摸一摸，吃那厮揪住，一顿拳头脚尖，打得一身伤损。那厮见众人入来救应，放了手，提起禅杖，打将出去。因此我得脱了身，拾得性命。哥哥与我做主报仇。"大头领道："原来恁地。你去房中将息，我与你去拿那贼秃来。"喝叫左右："快备我的马来。众小喽啰都去。"大头领上了马，绰枪在手，尽数引了小喽啰，一齐呐喊，下山去了。

再说鲁智深正吃酒哩，庄客报道："山上大头领尽数都来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们只顾缚了，解去官司请赏。取俺的戒刀来。"鲁智深把直裰脱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禅杖，出到打麦场上。只见大头领在火把丛中，一骑马抢到庄前，马上挺着长枪，高声喝道："那秃驴在那里？早早出来决个胜负。"鲁智深大怒，骂道："腌臜打脊泼才，叫你认得洒家。"轮起禅杖，着地卷将来。那大头领逼住枪，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动手，你的声音好厮熟，你且通个姓名。"鲁智深道："洒家不是别人，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鲁达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唤做鲁智深。"那大头领呵呵大笑，滚鞍下马，撇了枪，扑翻身便拜道："哥哥别来无恙，可知二哥着了你手。"鲁智深只道赚他，托地跳退数步，把禅杖收住，定睛看时，火把下认得不是别人，却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教头打虎将李忠。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样。李忠当下剪拂了起来，扶住鲁智深道："哥哥缘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里面说话。"刘太公见了，又只叫苦："这和尚原来也是一路。"

鲁智深到里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厅上叙旧。鲁智深坐在正面，唤刘太公出来，那老儿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鲁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从渭州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因见了洒家赍发他的金老。那老儿不曾回东京去，却随个相识也在雁门县住。他那个女儿就与了本处一个财主赵员外，和俺厮见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洒家要紧，那员外赔钱去送俺五台山智真长老处落发为僧。洒家因两番酒后闹了僧堂，本师长老与俺一封书，教洒家去东京大相国寺投托智清禅师，讨个职事僧做。因为天晚，到这庄上投宿，不想与兄弟相见。却才俺打的那汉是谁？你如何又在这里？"李忠道："小弟自从那日与哥哥在渭州酒楼前同史进三人分散，次日听得说哥哥打

死了郑屠，我去寻史进商议，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听得差人缉捕，慌忙也走了，却从这山下经过。却才被哥哥打的那汉，先在这里桃花山扎寨，唤做小霸王周通。那时引人下山来，和小弟厮杀，被我赢了他，留小弟在山上为寨主，让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这里落草。”

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刘太公这头亲事再也休题。他止有这个女儿，要养终身。不争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见说了，大喜，安排酒食出来，管待二位。小喽啰们每人两个馒头，两块肉，一大碗酒，都教吃饱了。太公将出原定的金子段匹，鲁智深道：“李忠兄弟，你与他收了去，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这个不妨事。且请哥哥去小寨住几时，刘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庄客安排轿子，抬了鲁智深，带了禅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轿。

却早天色大明，众人上山来。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轿子，李忠也下了马，邀请智深入到寨中，向这聚义厅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请周通出来。周通见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与我报仇，倒请他来寨里，让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认得这和尚么？”周通道：“我若认得他时，却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便是他。”周通把头摸一摸，叫声：“呵呀！”扑翻身便剪拂。鲁智深答礼道：“休怪冲撞。”三个坐定，刘太公立在面前，鲁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来听俺说。刘太公这头亲事，你却不知，他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里怕不情愿。你依着洒家，把来弃了，别选一个好的。原定的金子段匹，将在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道：“并听大哥言语，兄弟再不敢登门。”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为誓。刘太公拜谢了，纳还金子段匹，自下山回庄去了。

李忠、周通椎牛宰马，安排筵席，管待了数日。引鲁智深山前山后，观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凶怪，四围险峻，单单只一条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乱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险隘去处。”住了几日，鲁智深见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悭吝，只要下山。两个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时，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尽送与哥哥作路费。”

次日，山寨里一面杀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顿，却将金银酒器设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饮酒，只见小喽啰报来：“见山下有两辆车，十数个人来也。”李忠、周通见报了，点起众多小喽啰，只留一两个伏侍鲁智深饮酒。

两个好汉道："哥哥只顾请自在吃两杯，我两个下山去取得财来，就与哥哥送行。"分付已罢，引领众人下山去了。

且说这鲁智深寻思道："这两个人好生悭吝，见放着有许多金银，却不送与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别人的送与洒家。这个不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洒家且教这厮吃俺一惊。"便唤这几个小喽啰近前来筛酒吃，方才吃得两盏，跳起身来，两拳打翻两个小喽啰，便解搭膊，做一块儿捆了，口里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开，没要紧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银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里；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跨了戒刀，提了禅杖，顶了衣包，便出寨来。到后山打一望时，都是险峻之处，又没深草存躲。"洒家从前山去时，一定吃那厮们撞见，不如就此间滚将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丢落去。又把禅杖也撺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滚，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并无伤损。鲁智深跳将起来，寻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禅杖，拽开脚手，投东京便走。

再说李忠、周通下到山边，正迎着那数十个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枪，小喽啰呐着喊，抢向前来，喝道："兀那客人，会事的留下买路钱！"那客人内有一个便捻着朴刀来斗李忠，一来一往，一去一回，斗了十余合，不分胜负。周通大怒，赶向前来，喝一声，众小喽啰一齐都上。那伙客人抵当不住，转身便走，有那走得迟的，尽被搠死七八个。劫了车子财物，和着凯歌，慢慢地上山来。到得寨里，打一看时，只见两个小喽啰捆做一块在亭柱边。桌子上金银酒器都不见了。周通解了小喽啰，问其备细："鲁智深那里去了？"小喽啰说道："把我两个打翻捆缚了，卷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这贼秃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从那里去了？"团团寻踪迹到后山，见一带草木平平地都滚倒了。周通看了道："这秃驴倒是个老贼，这般险峻山冈，从这里滚了下去。"李忠道："我们赶上去问他讨，也羞那厮一场。"周通道："罢，罢！贼去了关门，那里去赶！便赶得着时，也问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来，我和你又敌他不过，后来倒难厮见了。不如罢手，后来倒好相见。我们且自把车子上包裹打开，将金银段匹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赏了众小喽啰。"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许多东西，我的这一分都与了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计较。"看官牢记话头，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

再说鲁智深离了桃花山，放开脚步，从早晨直走到午后，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肚里又饥，路上又没个打火处，寻思："早起只顾贪走，不曾吃得

些东西，却投那里去好？”东观西望，猛然听得远远地铃铎之声。鲁智深听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宫观，风吹得檐前铃铎之声，洒家且寻去那里投斋。”

　　不是鲁智深投那个去处，有分教：到那里断送了十余条性命生灵，一把火烧了有名的灵山古迹。直教黄金殿上生红焰，碧玉堂前起黑烟。毕竟鲁智深投甚么寺观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诗曰：

萍踪浪迹入东京，行尽山林数十程。
古刹今番经劫火，中原从此动刀兵。
相国寺中重挂搭，种蔬园内且经营。
自古白云无去住，几多变化任纵横。

话说鲁智深走过数个山坡，见一座大松林，一条山路。随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头看时，却见一所败落寺院，被风吹得铃铎响。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步，过座石桥，再看时，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门里，仔细看来，虽是大刹，好生崩损。但见：

钟楼倒塌，殿宇崩摧。山门尽长苍苔，经阁都生碧藓。释迦佛芦芽穿膝，浑如在雪岭之时；观世音荆棘缠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诸天坏损，怀中鸟雀营巢；帝释欹斜，口内蜘蛛结网。方丈凄凉，廊房寂寞。没头罗汉，这法身也受灾殃；折臂金刚，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积厨中藏兔穴，龙华台上印狐踪。

鲁智深入得寺来，便投知客寮去。只见知客寮门前大门也没了，四围壁落全无。智深寻思道：“这个大寺，如何败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时，只见满地都是燕子粪，门上一把锁锁着，锁上尽是蜘蛛网。智深把禅杖就地下搠着，叫道：“过往僧人来投斋。”叫了半日，没一个答应。回到香积厨下看时，锅也没了，灶头都塌损。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监斋使者面前，提了禅杖，到处寻去。寻到厨房后面一间小屋，见几个老和尚坐地，一个个面黄肌瘦。”智深喝一声道：“你们这和尚，好没道理！由洒家叫唤，没一个应。”那和尚摇手道：“不要高声。”智深道：“俺是过往僧人，讨顿饭吃，有甚利害？”

老和尚道：“我们三日不曾有饭落肚，那里讨饭与你吃？”智深道：“俺是五台山来的僧人，粥也胡乱请洒家吃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处来的僧，我们合当斋你。争奈我寺中僧众走散，并无一粒斋粮。老僧等端的饿了三日。”智深道：“胡说，这等一个大去处，不信没斋粮。”老和尚道：“我这里是个非细去处。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个云游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没的都毁坏了。他两个无所不为，把众僧赶出去了。我几个老的走不动，只得在这里过，因此没饭吃。”智深道：“胡说，量他一个和尚，一个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师父你不知，这里衙门又远，便是官军也禁不的他。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后面一个去处安身。”智深道：“ 这两个唤做甚么？”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绰号飞天夜叉。这两人那里似个出家人，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影占身体。”

智深正问间，猛闻得一阵香来。智深提了禅杖，踅过后面，打一看时，见一个土灶，盖着一个草盖，气腾腾撞将起来。智深揭起看时，煮着一锅粟米粥。智深骂道：“你这几个老和尚没道理！只说三日没饭吃，如今见煮一锅粥。出家人何故说谎？”那几个老和尚吃智深寻出粥来，只叫得苦，把碗、碟、铃头、杓子、水桶，都抢过了。智深肚饥，没奈何，见了粥要吃，没做道理处。只见灶边破漆春台，只有些灰尘在面上。智深见了，人急智生，便把禅杖倚了，就灶边拾把草，把春台揩抹了灰尘，双手把锅掇起来，把粥望春台只一倾。那几个老和尚都来抢粥吃，才吃几口，被智深一推一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来捧那粥吃，才吃几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没饭吃，却才去村里抄化得这些粟米，胡乱熬些粥吃，你又吃我们的。”智深吃五七口，听得了这话，便撇了不吃。只听得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禅杖，出来看时，破壁子里望见一个道人，头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系杂色绦，脚穿麻鞋，挑着一担儿：一头是一个竹篮儿，里面露些鱼尾并荷叶托着些肉；一头担着一瓶酒，也是荷叶盖着。口里嘲歌着，唱道：

“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我无妻时犹闲可，你无夫时好孤恓。”

那几个老和尚赶出来，指与智深道：“这个道人便是飞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见指说了，便提着禅杖，随后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后面跟来，只顾走入方丈后墙里去。智深随即跟到里面看时，见绿槐树下放着一条桌子，铺着些盘馔，三个盏子，三双箸子，当中坐着一个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

黑墨，肐膝的一身横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来。边厢坐着一个年幼妇人。那道人把竹篮放下，也来坐地。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将钱养女，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来都废了。僧众尽皆走散，田土已都卖了。小僧却和这个道人新来住持此间，正欲要整理山门，修盖殿宇。"智深道："这妇人是谁？却在这里吃酒。"那和尚道："师兄容禀：这个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儿。在先他的父亲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狈，家间人口都没了，丈夫又患病，因来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酒相待，别无他意，只是敬礼。师兄休听那几个老畜生说。"智深听了他这篇话，又见他如此小心，便道："叵耐几个老僧戏弄洒家！"提了禅杖，再回香积厨来。

这几个老僧方才吃些饭，正在那里看。见智深嗔忿的出来，指着老和尚道："原来是你这几个坏了常住，犹自在俺面前说谎。"老和尚们一齐都道："师兄休要听他说，见今养着一个妇女在那里。他恰才见你有戒刀、禅杖，他无器械，不敢与你相争。你若不信时，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师兄，你自寻思：他们吃酒吃肉，我们粥也没的吃，恰才只怕师兄吃了。"智深道："也说得是。"倒提了禅杖，再往方丈后来，见那角门却早关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开了，抢入里面看时，只见那生铁佛崔道成，仗着一条朴刀，从里面赶到槐树下来抢智深。智深见了，大吼一声，轮起手中禅杖，来斗崔道成。怎见的两个和尚比试？

> 一个把袈裟不着，手中斜刺朴刀来；一个将直裰牢拴，掌内横飞禅杖去。一个咬牙必剥，浑如敬德战秦琼；一个睁眼圆辉，好似张飞迎吕布。一个尽世不看梁武忏，一个半生懒念法华经。

那个生铁佛崔道成，手中拈着朴刀，与智深厮并。两个一来一往，一去一回，斗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斗智深不过，只有架隔遮拦，掣仗躲闪，抵当不住，却待要走。这丘道人见他当不住，却从背后拿了条朴刀，大踏步搠将来。智深正斗间，只听的背后脚步响，却又不敢回头看他。不时见一个人影来，知道有暗算的人。叫一声："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禅仗，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却待回身，正好三个摘脚儿厮见。崔道成和丘道人两

个，又并了十合之上。智深一来肚里无食，二来走了许多路途，三者当不的他两个生力，只得卖个破绽，拖了禅杖便走。两个拈着朴刀，直杀出山门外来。智深又斗了十合，斗他两个不过，掣了禅杖便走。两个赶到石桥下，坐在阑干上，再不来赶。

智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寻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监斋使者面前，只顾走来，不曾拿得。路上又没一分盘缠，又是饥饿，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敌他不过，他两个并我一个，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懒一步。走了几里，见前面一个大林子，都是赤松树。但见：

虬枝错落，盘数千条赤脚老龙；怪影参差，立几万道红鳞巨蟒。远观却似判官须，近看宛如魔鬼发。谁将鲜血洒树梢，疑是朱砂铺树顶。

鲁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恶林子！"观看之间，只见树影里一个人探头探脑，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闪入去了。智深看了道："俺猜着这个撮鸟，是个剪径的强人，正在此间等买卖。见洒家是个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鸟晦气，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鸟气，正没处发落，且剥那厮衣裳当酒吃。"提了禅杖，径抢到松林边，喝一声："兀那林子里的撮鸟，快出来！"

那汉在林子里听的，大笑道："我晦气，他倒来惹我！"就从林子里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来，喝一声："秃驴！你自当死，不是我来寻你。"智深道："教你认的洒家！"轮起禅杖抢那汉。那汉拈着扑刀，来斗和尚，恰待向前，肚里寻思道："这和尚声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声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斗三百合，却说姓名。"那汉大怒，仗手中朴刀，来迎禅杖。两个斗了十数合，那汉暗暗的喝采道："好个莽和尚！"又斗了四五合，那汉叫道："少歇，我有话说。"两个都跳出圈子外来，那汉便问道："你端的姓甚名谁？声音好熟。"智深说姓名毕，那汉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说道："认得史进么？"智深笑道："原来是史大郎。"两个再剪拂了，同到林子里坐定。智深问道："史大郎，，自渭州别后，你一向在何处？"史进答道："自那日酒楼前与哥哥分手，次日听得哥哥打死了郑屠，逃走去了。有缉捕的访知史进和哥哥赍发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也便离了渭州，寻师父王进。直到延州，又寻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几时，盘缠使尽，以此来在这里寻些盘缠，不想得遇。哥哥缘何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过的话，从头说了一遍。

史进道："哥哥既是肚饥，小弟有干肉烧饼在此。"便取出来与智深吃。史进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内，我和你讨去。若还不肯时，一发结果了那厮。"

智深道："是。"当下和史进吃得饱了，各拿了器械，同回瓦罐寺来。

到寺前，看见那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兀自在桥上坐地。智深大喝一声道："你这厮们，来，来！今番和你斗个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里败将，如何再来敢厮并？"智深大怒，轮起铁禅杖，奔过桥来。那生铁佛生嗔，仗着朴刀，杀下桥去。智深一者得了史进，肚里胆壮，二乃吃得饱了，那精神气力越使得出来。两个斗到八九合，崔道成渐渐力怯，只办得走路。那飞天夜叉丘道人见和尚输了，便仗着朴刀来协助。这边史进见了，便从树林子里跳将出来，大喝一声："都不要走！"掀起笠儿，挺着朴刀，来战丘小乙。四个人两对厮杀，斗的一似画阁上的。但见：

和尚嚣顽，禅僧勇猛。铁禅杖飞一条玉蟒，锋朴刀迸万道霞光。壮士翻身，恨不得平吞了宇宙；道人纵步，只待要撼动了乾坤。八臂相交，有如三战吕布；一声响亮，不若四座天王。溪边斗处鬼神惊，桥上战时山石裂。

智深与崔道成正斗到间深里，智深得便处，喝一声："着！"只一禅杖，把生铁佛打下桥去。那道人见倒了和尚，无心恋战，卖个破绽便走。史进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后心一朴刀，扑地一声响，道人倒在一边。史进踏入去，调转朴刀，望下面只顾肐肢肐察的搠。智深赶下桥去，把崔道成后身一禅杖。可怜两个强徒，化作南柯一梦。正是：从前作过事，无幸一齐来。

智深、史进把这丘小乙、崔道成两个尸首，都缚了撺在涧里，两个再打入寺里来。香积厨下那几个老和尚，因见智深输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来杀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进直走入方丈后角门内看时，那个掳来的妇人，投井而死。直寻到里面八九间小屋，打将入去，并无一人。只见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开。智深道："既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寻到里面，只见床上三四包衣服。史进打开，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银，拣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两个都吃饱了。灶前缚了两个火把，拨开火，炉炭上点着，焰腾腾的先烧着后面小屋，烧到门前。再缚几个火把，直来佛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凑巧风紧，刮刮杂杂地火起，竟天价烧起来。怎见的好火？但见：

浓烟滚滚，烈焰腾腾。须臾间燎彻天关，顷刻时烧开地户。燎飞禽翅尽坠云霄，烧走兽毛焦投涧壑。多无一霎，佛殿尽通红；那有半朝，僧房俱变赤。恰似老君推倒炼丹炉，一块火山连地滚。

智深与史进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园虽好，不是

久恋之家，俺二人只好撒开。”二人厮赶着行了一夜。天色微明，两个远远地望见一簇人家，看来是个村镇。两个投那村镇上来，独木桥边，一个小小酒店。但见：

柴门半掩，布幕低垂。酸醨酒瓮土床边，墨画神仙尘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涤器之相如；丑妇当垆，不是当时之卓氏。壁间大字，村中学究醉时题；架上蓑衣，野外渔郎乘兴当。

智深、史进来到村中酒店内，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买些肉来，借些米来，打火做饭。两个吃酒，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吃了酒饭，智深便问史进道：“你今投那里去？”史进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伙，且过几时，却再理会。”智深见说了，道：“兄弟，也是。”便打开包裹，取些金银，与了史进。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门，离了村镇，又行不过五七里，到一个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须要分手。洒家投东京去，你休相送。你打华州，须从这条路去，他日却得相会。若有个便人，可通个信息来往。”史进拜辞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进去了。

只说智深自往东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见东京。入得城来，但见：

千门万户，纷纷朱翠交辉；三市六街，济济衣冠聚集。凤阁列九重金玉，龙楼显一派玻璃。鸾笙凤管沸歌台，象板银筝鸣舞榭。满目军民相庆，乐太平丰稔之年；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贵荣华之地。花街柳陌，众多娇艳名姬；楚馆秦楼，无限风流歌妓。豪门富户呼卢，公子王孙买笑。景物奢华无比并，只疑阆苑与蓬莱。

智深看见东京热闹，市井喧哗，来到城中，陪个小心，问人道：“大相国寺在何处？”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桥便是。”智深提了禅杖便走，早来到寺前，入得山门看时，端的好一座大刹。但见：

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钟楼森立，经阁巍峨。幡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荧煌，炉内香烟缭绕。幢幡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水陆会通罗汉院。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

智深进得寺来，东西廊下看时，径投知客寮内去。道人撞见，报与知客。无移时，知客僧出来，见了智深生的凶猛，提着铁禅杖，跨着戒刀，背着个大包裹，先有五分惧他。知客问道：“师兄何方来？”智深放下包裹禅杖，打个问讯，知客回了问讯。智深说道：“小徒五台山来。本师真长老有书在此，

着小僧来投上刹清大师长老处，讨个职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师长老有书札，合当同到方丈里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开包裹，取出书来，拿在手里。知客道：“师兄，你如何不知体面？即目长老出来，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条、坐具、信香来，礼拜长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说。”随即解了戒刀，包裹内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条半晌没做道理处。知客又与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铺坐具。知客问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么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再不和他说，肚里自疑忌了。

少刻，只见智清禅师两个使者引着出来，禅椅上坐了。知客向前打个问讯，禀道：“这僧人从五台山来，有真禅师书在此，上达本师。”清长老道：“好，好！师兄多时不曾有法帖来。”知客叫智深道：“师兄，把书来礼拜长老。”只见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炉内，拜了三拜，将书呈上。清长老接书，把来拆开看时，上面写道：“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贤弟清公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颜睽远。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浼：敝寺檀越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鲁达，为因打死了人，情愿落发为僧。二次因醉，闹了僧堂，职事人不能和顺。特来上刹，万望作职事人员收录。幸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后正果非常，千万容留。珍重，珍重！”清长老读罢来书，便道：“远来僧人且去僧堂中暂歇，吃些斋饭。”智深谢了，收拾起坐具、七条，提了包裹，拿了禅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

清长老唤集两班许多职事僧人，尽到方丈，乃言：“汝等众僧在此，你看我师兄智真禅师好没分晓。这个来的僧人，原来是经略府军官，为因打死了人，落发为僧。二次在彼闹了僧堂，因此难着他。你那里安他不的，却推来与我。待要不收留他，师兄如此万千嘱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这里，倘或乱了清规，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们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样，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寻思起来，只有酸枣门外退居廨宇后那片菜园，如常被营内军健们并门外那二十来个破落户，时常来侵害，纵放羊马，好生啰唣。一个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的下。”清长老道：“都寺说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内客房里，等他吃罢饭，便唤将他来。”侍者去不多时，引着智深到方丈里。清长老道：“你既是我师兄真大师荐将来我这寺中挂搭，做个职事人员。我这敝寺有个大菜园，在酸枣门外岳庙间壁，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领。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师真长老着小僧投大刹讨个职事僧做，却不教俺做个都寺、监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园？”首座便道：“师兄，你不

省得。你新来挂搭，又不曾有功劳，如何便做得都寺？这管菜园也是个大职事人员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园，俺只要做都寺、监寺。”首座又道：“你听我说与你。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头项。且如小僧，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假如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不容易得做。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菜园的菜头，管东厕的净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假如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好，便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个浴主；又一年，好，才做监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时，洒家明日便去。”话休絮繁，清长老见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里歇了。当日议定了职事，随即写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园里退居廨宇内挂起库司榜文，明日交割。当晚各自散了。

次早，清长老升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园。智深到座前领了法帖，辞了长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禅杖，和两个送入院的和尚直来酸枣门外廨宇里来住持。

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因来偷菜，看见廨宇门上新挂一个道库司榜文，上说：“大相国寺仰委管菜园僧人鲁智深前来住持，自明日为始掌管，并不许闲杂人等入园搅扰。”那几个泼皮看了，便去与众破落户商议道：“大相国寺里差一个和尚，甚么鲁智深，来管菜园。我们趁他新来，寻一场闹，一顿打下头来，教那厮伏我们。”数中一个道：“我有一个道理。他又不曾认的我，我们如何便去寻的闹？等他来时，诱他去粪窖边，只做恭贺他，双手抢住脚，翻筋斗撷那厮下粪窖去，只是小耍他。”众泼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来。

却说鲁智深来到廨宇退居内房中，安顿了包裹、行李，倚了禅杖，挂了戒刀。那数个种地道人都来参拜了，但有一应锁钥，尽行交割。那两个和尚，同旧住持老和尚，相别了尽回寺去。

且说智深出到菜园地上，东观西望，看那园圃。只见这二三十个泼皮，拿着些果盒酒礼，都嘻嘻的笑道：“闻知和尚新来住持，我们邻舍街坊都来作庆。”智深不知是计，直走到粪窖边来。那伙泼皮一齐向前，一个来抢左脚，一个来抢右脚，指望来撷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处，山前猛虎心惊；拳头落时，海内蛟龙丧胆。正是：方圆一片闲园圃，目下排成小战场。那伙泼皮怎的来

擲智深，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诗曰：

在世为人保七旬，何劳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头终有尽，浮花过眼总非真。

贫穷富贵天之命，事业功名隙里尘。

得便宜处休欢喜，远在儿孙近在身。

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这两个为头接将来，智深也却好去粪窖边，看见这伙人都不走动，只立在窖边，齐道："俺特来与和尚作庆。"智深道："你们既是邻舍街坊，都来廨宇里坐地。"张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指望和尚来扶他，便要动手。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道："这伙人不三不四 ，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攧洒家？那厮却是倒来捋虎须！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

智深大踏步近前，去众人面前来。那张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们特来参拜师父。"口里说，便向前去，一个来抢左脚，一个来抢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腾的把李四先踢下粪窖里去。张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两个泼皮都踢在粪窖里挣扎。后头那二三十破落户，惊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个走的，一个下去！两个走的，两个下去！"众泼皮都不敢动掸。只见那张三、李四在粪窖里探起头来。原来那座粪窖没底似深，两个一身臭屎，头发上蛆虫盘满，立在粪窖里，叫道："师父，饶恕我们！"智深喝道："你那众泼皮，快扶那鸟上来，我便饶你众人。"众人打一救，搀到葫芦架边，臭秽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两个泼皮洗了一回，众人脱件衣服与他两个穿了。

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

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什么鸟人？来这里戏弄洒家？”那张三、李四并众火伴一齐跪下，说道：“小人祖居在这里，都只靠赌博讨钱为生。这片菜园是俺们衣饭碗，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师父却是那里来的长老？恁的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有师父，今日我等愿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只为杀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五台山来到这里。洒家俗姓鲁，法名智深。休说你这三二十个人直什么，便是千军万马队中，俺敢直杀的入去出来！”众泼皮喏喏连声，拜谢了去。智深自来廨宇里房内，收拾整顿歇卧。

次日，众泼皮商量，凑些钱物，买了十瓶酒，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请鲁智深居中坐了，两边一带坐定那二三十泼皮饮酒。智深道：“什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众人道：“我们有福，今日得师父在这里，与我等众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里，也有唱的，也有说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里喧哄，只听得门外老鸦哇哇的叫。众人有扣齿的，齐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们做什么鸟乱？”众人道：“老鸦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这话！”那种地道人笑道：“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每日只聒到晚。”众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几个道：“我们便去。”

智深也乘着酒兴，都到外面看时，果然绿杨树上一个老鸦巢。众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净。”李四便道：“我与你盘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众泼皮见了，一齐拜倒在地，只叫：“师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罗汉！身体无千万斤气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鸟紧？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众泼皮当晚各自散了。从明日为始，这二三十个破落户见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将酒肉来请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过了数日，智深寻思道：“每日吃他们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还席。”叫道人去城中买了几般果子，沽了两三担酒，杀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时正是三月尽，天气正热。智深道：“天色热！”叫道人绿槐树下铺了芦席，请那许多泼皮团团坐定。大碗斟酒，大块切肉，叫众人吃得饱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浓。众泼皮道：“这几日见师父演力，不曾见师父家生器械，怎得师父教我们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说的是。”自去房内取出浑铁禅杖，头尾长五尺，重六十二斤。众人看了，尽皆吃惊，都道：“两臂膊没水牛大小气力，

怎使得动？”智深接过来，飕飕的使动，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众人看了，一齐喝采。

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听得，收住了手看时，只见墙缺边立着一个官人。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瓜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口里道：“这个师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众泼皮道：“这位教师喝采，必然是好。”智深问道：“那军官是谁？”众人道：“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名唤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请来厮见？”那林教头便跳入墙来。两个就槐树下相见了，一同坐地。林教头便问道：“师兄何处人氏？法讳唤做甚么？”智深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只为杀的人多，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林冲大喜，就当结义智深为兄。智深道：“教头今日缘何到此？”林冲答道：“恰才与拙荆一同来间壁岳庙里还香愿。林冲听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锦儿自和荆妇去庙里烧香。林冲就只此间相等，不想得遇师兄。”智深道：“洒家初到这里，正没相识，得这几个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头不弃，结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来相待。

恰才饮得三怀，只见女使锦儿慌慌急急，红了脸，在墙缺边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庙中和人合口！”林冲连忙问道：“在那里？”锦儿道：“正在五岳楼下来，撞见个诈奸不级的，把娘子拦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来望师兄，休怪，休怪！”

林冲别了智深，急跳过墙缺，和锦儿径奔岳庙里来。抢到五岳楼看时，见了数个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栏干边。胡梯上一个年小的后生，独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拦着道：“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林冲娘子红了脸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高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因此高太尉爱惜他。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

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高衙内说道：

“林冲，干你甚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认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还认得时，也没这场事，见林冲不动手，他发这话。众多闲汉见闹，一齐拢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和哄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林冲将引妻小并使女锦儿，也转出廊下来。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林冲见了，叫道：“师兄，那里去？”智深道：“我来帮你厮打！”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林冲见智深醉了，便道：“师兄说得是。林冲一时被众人劝了，权且饶他。”智深道：“便有事时，便来唤洒家与你去。”众泼皮见智深醉了，扶着道：“师父，俺们且去，明日再得相会。”智深提着禅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话。阿哥，明日再得相会。”智深相别，自和泼皮去了。林冲领了娘子并锦儿取路回家，心中只郁郁不乐。

且说这高衙内引了一班儿闲汉，自见了林冲娘子，又被他冲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怏怏不乐，回到府中纳闷。过了三两日，众多闲汉都来伺候，见衙内自焦，没撩没乱，众人散了。

数内有一个帮闲的，唤作千鸟头富安，理会得高衙内意思，独自一个到府中伺候。见衙内在书房中闲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内近日面色清减，心中少乐，必然有件不悦之事。”高衙内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内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乐？”富安道：“衙内是思想那‘双木’的，这猜如何？”衙内笑道：“你猜得是，只没个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难哉！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他，这个无妨。他见在帐下听使唤，大请大受，怎敢恶了太尉？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小闲寻思有一计，使衙内能勾得他。”高衙内听的，便道：“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心中着迷，郁郁不乐。你有甚见识，能勾他时，我自重重的赏你。”富安道：“门下知心腹的陆虞候陆谦，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内躲在陆虞候楼上深阁，摆下些酒食，却叫陆谦去请林冲出来吃酒，教他直去樊楼上深阁里吃酒。小闲便去他家对林冲娘子说道：‘你丈夫教头和陆谦吃酒，一时重气，闷倒在楼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赚得他来到楼上。妇人家水性，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再着些甜话儿调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闲这一计如何？”高衙内

喝采道："好条计！就今晚着人去唤陆虞候来分付了。"原来陆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内。次日，商量了计策，陆虞候一时听允，也没奈何。只要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

且说林冲连日闷闷不已，懒上街去。巳牌时，听得门首有人叫道："教头在家么？"林冲出来看时，却是陆虞候，慌忙道："陆兄何来？"陆谦道："特来探望，兄何故连日街前不见？"林冲道："心里闷，不曾出去。"陆谦道："我同兄长去吃三杯解闷。"林冲道："少坐拜茶。"两个吃了茶起身。陆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长到家去吃三杯。"林冲娘子赶到布帘下，叫道："大哥，少饮早归。"

林冲与陆谦出得门来，街上闲走了一回。陆虞候道："兄长，我们休家去，只就樊楼内吃两杯。"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分付，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两个叙说闲话，林冲叹了一口气，陆虞候道："兄长何故叹气？"林冲道："贤弟不知，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陆虞候道："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谁人及得兄长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谁的气？"林冲把前日高衙内的事告诉陆虞候一遍。陆虞候道："衙内必不认的嫂子。如此也不打紧，兄长不必忍气，只顾饮酒。"林冲吃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遗，起身道："我去净手了来。"

林冲下得楼来，出酒店门，投东小巷内去净了手。回身转出巷口，只见女使锦儿叫道："官人，寻得我苦，却在这里！"林冲慌忙问道："做甚么？"锦儿道："官人和陆虞候出来，没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慌慌急急奔来家里，对娘子说道：'我是陆虞候家邻舍。你家教头和陆谦吃酒，只见教头一口气不来，便重倒了！只叫娘子且快来看视。'娘子听得，连忙央间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汉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内一家人家，上至楼上，只见桌子上摆着些酒食，不见官人。恰待下楼，只见前日在岳庙里啰唣娘子的那后生出来道：'娘子少坐，你丈夫来也。'锦儿慌慌下的楼时，只听得娘子在楼上叫：'杀人！'因此，我一地里寻官人不见，正撞着卖药的张先生道：'我在樊楼前过，见教头和一个人入去吃酒。'因此特奔到这里，官人快去！"

林冲见说，吃了一惊，也不顾女使锦儿，三步做一步，跑到陆虞候家。抢到胡梯上，却关着楼门。只听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得高衙内道："娘子，可怜见救俺！便是铁石人，也告的回转！"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开门！"那妇人听的是丈夫声音，只顾来开门。高衙内吃了一惊，斡开了楼窗，跳墙走了。林冲上的楼上，寻不见高衙内，问

娘子道："不曾被这厮点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将娘子下楼。出得门外看时，邻舍两边都闭了门。女使锦儿接着，三个人一处归家去了。

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不见回家，林冲自归。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娘子苦劝，那里肯放他出门。陆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内，亦不敢回家。林冲一连等了三日，并不见面。府前人见林冲面色不好，谁敢问他。

第四日饭时候，鲁智深径寻到林冲家相探，问道："教头如何连日不见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师兄。既蒙到我寒舍，本当草酌三杯，争奈一时不能周备。且和师兄一同上街闲玩一遭，市沽两盏，如何？"智深道："最好。"两个同上街来，吃了一日酒，又约明日相会。自此，每日与智深上街吃酒，把这件事都放慢了。

且说高衙内自从那日在陆虞候家楼上吃了那惊，跳墙脱走，不敢对太尉说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陆虞候和富安两个来府里望衙内，见他容颜不好，精神憔悴。陆谦道："衙内何故如此精神少乐？"衙内道："实不瞒你们说，我为林冲老婆，两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惊，这病越添得重了。眼见的半年三个月，性命难保。"二人道："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人，好歹要共那妇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正说间，府里老都管也来看衙内病症。只见：

> 不痒不疼，浑身上或寒或热；没撩没乱，满腹中又饱又饥。白昼忘餐，黄昏废寝。对爷娘怎诉心中恨，见相识难遮脸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门关上去；三魂荡荡，安排横死案中来。

那陆虞候和富安见老都管来问病，两个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来，两个邀老都管僻静处说道："若要衙内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内在一处，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内性命。"老都管道："这个容易，老汉今晚便禀太尉得知。"两个道："我们已有了计，只等你回话。"

老都管至晚来见太尉，说道："衙内不害别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几时见了他的浑家？"都管禀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庙里见来，今经一月有余。"又把陆虞候设的计，备细说了。高俅道："如此，因为他浑

家，怎地害他？——我寻思起来，若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陆虞候和富安有计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唤二人来商议。”老都管随即唤陆谦、富安入到堂里，唱了喏。高俅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陆虞候向前禀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见说了，喝采道：“好计！你两个明日便与我行。”不在话下。

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着个草标儿，立在街上，口里自言自语说道：“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林冲也不理会，只顾和智深说着话走。那汉又跟在背后道：“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林冲只顾智深走着，说得入港。那汉又在背后说道：“偌大一个东京，没一个识的军器的。”林冲听的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那汉递将过来。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但见：

清光夺目，冷气侵人。远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琼台瑞雪。花纹密布，鬼神见后心惊；气象纵横，奸党遇时胆裂。太阿巨阙应难比，干将莫邪亦等闲。

当时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那汉叹口气道：“金子做生铁卖了！罢，罢！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来家中取钱还你。”回身却与智深道：“师兄且在茶房里少待，小弟便来。”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见。”

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去家去取钱与他。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就问那汉道：“你这口刀那里得来？”那汉道：“小人祖上留下。因为家道消乏，没奈何，将出来卖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谁？”那汉道：“若说时，辱没杀人！”林冲再也不问。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林冲把这口刀翻来复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巳牌时分，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林教头，太尉钧旨，道你

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林冲听得，说道：“又是甚么多口的报知了。”两个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拿了那口刀，随这两个承局来。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认的你。”两个人说道：“小人新近参随。”却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立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转入屏风，至后堂，又不见太尉。林冲又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直在里面等你，叫引教头进来。”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两个又引林冲到堂前，说道：“教头，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禀太尉。”

林冲拿着刀，立在檐前，两个人自入去了。一盏茶时，不见出来。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林冲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不是礼！”急待回身，只听的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见了，执刀向前声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说！甚么承局敢进我府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说犹未了，旁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恰似皂雕追紫燕，浑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

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毕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诗曰：

头上青天只恁欺，害人性命霸人妻。
须知奸恶千般计，要使英雄一命危。
忠义萦心由秉赋，贪嗔转念是慈悲。
林冲合是灾星退，却笑高俅枉作为。

话说当时太尉喝叫左右排列军校，拿下林冲要斩，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来节堂有何事务？"见今手里拿着利刃，如何不是来杀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唤，如何敢见。有两个承局望堂里去了，故赚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说！我府中那有承局？这厮不服断遣！"喝叫左右："解去开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就把宝刀封了去。"左右领了钧旨，监押林冲投开封府来。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但见：

绯罗缴壁，紫绶卓围。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谨严，漆牌中书低声二字。提辖官能掌机密，客帐司专管牌单。吏兵沉重，节级严威。执藤条祗候立阶前，持大杖离班分左右。庞眉狱卒挈沉枷，显耀狰狞；竖目押牢提铁锁，施逞猛勇。户婚词讼。断时有似玉衡明；斗殴相争，判断恰如金镜照。虽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从冰上立，尽教人向镜中行。说不尽许多威仪，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干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阶下。府干将太尉言语对滕府尹说了，将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镜，念林冲负屈衔冤。小人虽是粗卤的军汉，颇识些法度，如何敢擅入节堂？为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与妻到岳庙还香愿，正迎见高太尉的小衙内把妻子

调戏，被小人喝散了。次后，又使陆虞候赚小人吃酒，却使富安来骗林冲妻子到陆虞候家楼上调戏，亦被小人赶去，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两次虽不成奸，皆有人证。次日，林冲自买这口刀，今日，太尉差两个承局来家呼唤林冲，叫将刀来府里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节堂下。两个承局进堂里去了，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设计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

府尹听了林冲口词，且叫与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来枷了，推入牢里监下。林冲家里自来送饭，一面使钱。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亦来买上告下，使用财帛。

正值有个当案孔目，姓孙名定，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他明知道这件事，转转宛宛，在府上说知就里，禀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道：“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据你说时，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断遣？”孙定道：“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只是没拿那两个承局处。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滕府尹也知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禀说林冲口词。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

就此日，府尹回来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牢城。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

两个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只见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两个公人，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林冲道：“多得孙孔目维持，这棒不毒，因此走得动掸。”张教头叫酒保安排案酒果子，管待两个公人。酒至数杯，只见张教头将出银两，赍发他两个防送公人已了。林冲执手对丈人说道：“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今日有句话说，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

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张教头道：“林冲，甚么言语！你是天年不齐，遭了横事，又不是你作将出来的。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见，放你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老汉家中也颇有些过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锦儿，不拣怎的，三年五载，养赡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内便要见也不能勾。休要忧心，都在老汉身上。你在沧州牢城，我自频频寄书并衣服与你。休得要胡思乱想，只顾放心去。”林冲道：“感谢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两相耽误。泰山可怜见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张教头那里肯应承，众邻舍亦说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时，林冲便挣扎得回来，誓不与娘子相聚！”张教头道：“既然如此行时，权且由你写下，我只不把女儿嫁人便了。”当时叫酒保寻个写文书的人来，买了一张纸来。那人写，林冲说，道是：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摸。正在阁里写了，欲付与泰山收时，只见林冲的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女使锦儿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寻到酒店里。林冲见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自行招嫁，莫为林冲误了贤妻。”那妇人听罢，哭将起来，说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下相误，赚了你。”张教头便道：“我儿放心，虽是林冲恁的主张，我终不成下得将你来再嫁人。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不来时，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终身盘费，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妇人听得说，心中哽咽，又见了这封书，一时哭倒，声绝在地。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动。但见：

荆山玉损，可惜数十年结发成亲；宝鉴花残，枉费九十日东君匹配。花容倒卧，有如西苑芍药倚朱栏；檀口无言，一似南海观音来入定。小园昨夜春风恶，吹折江梅就地横。

林冲与泰山张教头救得起来，半晌方才苏醒，也自哭不住。林冲把休书与教头收了。众邻舍亦有妇人来劝林冲娘子，搀扶回去。张教头嘱付林冲道：“你顾前程去，挣扎回来厮见。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养在家里，待你回来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万频频寄些书信来。”林冲起

身谢了，拜辞泰山并众邻舍，背了包裹，随着公人去了。张教头同邻舍取路回家，不在话下。

且说两个防送公人把林冲带来使臣房里，寄了监。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说董超正在家里拴束包裹，只见巷口酒店里酒保来说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里请说话。"董超道："是谁？"酒保道："小人不认的，只叫请端公便来。"原来宋时的公人都称呼"端公"。当时董超便和酒保径到店中阁儿内看时，见坐着一个人，头戴顶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子，下面皂靴净袜。见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请坐。"董超道："小人自来不曾拜识尊颜，不知呼唤有何使令？"那人道："请坐，少间便知。"董超坐在对席。酒保一面铺下酒盏菜蔬果品案酒，都搬来摆了一桌。那人问道："薛端公在何处住？"董超道："只在前边巷边。"那人唤酒保问了底脚，"与我去请将来。"酒保去了一盏茶时，只见请得薛霸到阁儿里。董超道："这位官人请俺说话。"薛霸道："不敢动问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请饮酒。"

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筛酒。酒至数杯，那人去袖子里取出十两金子，放在桌上，说道："二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烦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认得尊官，何故与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沧州去？"董超道："小人两个奉本府差遣，监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烦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陆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连声，说道："小人何等样人，敢共对席。"陆谦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着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就彼处讨纸回状，回来便了。若开封府但有话说，太尉自行分付，并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的。开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结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纪又不高大，如何作的这缘故？倘有些兜答，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听我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当下薛霸收了金子，说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只两程，便有分晓。"陆谦大喜道："还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时，是必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陆谦再包办二位十两金子相谢。专等好音，切不可相误。"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三个人又吃了一会酒，陆虞候算了酒钱。三人出酒肆来，各自分手。

只说董超、薛霸将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

棍，便来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监押上路。当日出得城来，离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时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监押囚人来歇，不要房钱。当下董、薛二人带林冲到客店里，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来，打火吃了饮食，投沧州路上来。时遇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次后三两日间，天道盛热，棒疮却发，又是个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动。董超道："你好不晓事！此去沧州二千里有余的路，你这样般走，几时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里折了些便宜，前日方才吃棒，棒疮举发。这般炎热，上下只得担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慢的走，休听咭聒。"董超一路上喃喃呐呐的，口里埋冤叫苦，说道："却是老爷们晦气，撞着你这个魔头。"看看天色又晚，但见：

红轮低坠，玉镜将明。遥观樵子归来，近睹柴门半掩。僧投古寺，疏林穰穰鸦飞；客奔孤村，断岸嗷嗷犬吠。佳人秉烛归房，渔父收纶罢钓。唧唧乱蛩鸣腐草，纷纷宿鹭下莎汀。

当晚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来，到得房内，两个公人放了棍棒，解入包裹。林冲也把包来解了，不等公人开口，去包里取些碎银两，央店小二买些酒肉，籴些米来，安排盘馔，请两个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来，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边。薛霸去烧一锅百沸滚汤，提将来倾在脚盆内，叫道："林教头，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挣的起来，被枷碍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计较的许多。"林冲不知是计，只顾伸下脚来，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滚汤里。林冲叫一声："哎也！"急缩得起时，泡得脚面红肿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见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颠倒嫌冷嫌热，却不是好心不得好报。"口里喃喃的骂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话，自去倒在一边。他两个泼了这水，自换些水去外边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林冲起来，晕了，吃不得，又走不动。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动身。董超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耳朵并索儿却是麻编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时，脚上满面都是潦浆泡，只得寻觅旧草鞋穿，那里去讨。没奈何，只得把新鞋穿上。叫店小二算过酒钱，两个公人带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气。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正走不动，声唤不止。薛霸骂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搠将起来。"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岂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实是脚疼走不动。"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

搀着林冲，又行不动，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

层层如雨脚，郁郁似云头。杈枒如鸾凤之巢，屈曲似龙蛇之势。根盘地角，弯环有似蟒盘旋；影拂烟霄，高耸直教禽打捉。直饶胆硬心刚汉，也作魂飞魄散人。

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今日，这两个公人带林冲奔入这林子里来。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沧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里歇一歇。”

三个人奔到里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树根头。林冲叫声：“呵也！”靠着一株大树便倒了。只见董超说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来。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树边，略略闭得眼，从地下叫将起来。林冲道：“上下做甚么？”董超、薛霸道：“俺两个正要睡一睡，这里又无关锁，只怕你走了，我们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稳。”林冲答道：“小人是个好汉，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董超道：“那里信得你说？要我们心稳，须得缚一缚。”林道道：“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地？”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紧紧的绑在树上。两个跳将起来，转过身来，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说道：“不是俺要结果你，自是前日来时，有那陆虞候传着高太尉钧旨，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话。便多走的几日，也是死数，只今日就这里，倒作成我两个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须精细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话。”林冲见说，泪如雨下，便道：“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说甚么闲话？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等闲来赴鬼门关；惜哉英雄，到此翻为槐国梦。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毕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鹧鸪天》：

千古高风聚义亭，英雄豪杰尽堪惊。智深不救林冲死，柴进焉能擅大名。人猛烈，马狰狞，相逢较艺论专精。展开缚虎屠龙手，来战移山跨海人。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穿一领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禅杖，轮起来打两个公人。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认得是鲁智深。林冲连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话说。"智深听得，收住禅杖。两个公人呆了半晌，动掸不得。林冲道："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分付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

鲁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断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的你断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上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妨救了。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他倒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厮两个。"林冲劝道："既然师兄救了我，你休害他两个性命。"鲁智深喝道："你这两个撮鸟，洒家不看兄弟面时，把你这两个都剁做肉酱！且看兄弟面皮，饶你两个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喝道："你

这两个撮鸟，快搀兄弟，都跟洒家来！”提了禅杖先走。两个公人那里敢回话，只叫：“林教头救俺两个！”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抡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来。行得三四里路程，见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个人入来坐下。看那店时，但见：

前临驿路，后接溪村。数株槐柳绿阴浓，几处葵榴红影乱。门外森森麻麦，窗前猗猗荷花。轻轻酒旆舞薰风，短短芦帘遮酷日。壁边瓦瓮，白泠泠满贮村醪；架上磁瓶，香喷喷新开社醖。白发田翁亲涤器，红颜村女笑当垆。

当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唤酒保买五七斤肉，打两角酒来吃，回些面米打饼。酒保一面整治，把酒来筛。两个公人道：“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里住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两个公人那里敢再开口，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还了酒钱，出离了村店。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两个公人听了道：“苦也！却是坏了我们的勾当，转去时怎回话！”且只得随顺他一处行路。

正在途中，被鲁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骂，不好便打。两个公人不敢高声，更怕和尚发作。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着车子行着。两个公人怀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随顺着行。鲁智深一路买酒买肉将息林冲，那两个公人也吃。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两个公人打火做饭，谁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们被这和尚监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廨宇里新来了一个僧人，唤做鲁智深，想来必是他。回去实说，俺要在野猪林结果他，被这和尚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下手不得。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着陆谦自去寻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干净。”董超道：“也说的是。”两上暗商量了不题。

话休絮繁，被智深监押不离，行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有七十来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无僻静处了。鲁智深打听得实了，就松林里少歇。智深对林冲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了。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洒家已打听实了。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林冲道：“师兄回去，泰山处可说知。防护之恩，不死当以厚报。”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

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却待分手。鲁智深看着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二人答道：“小人头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智深轮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的树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道：“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似这树一般。”摆着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自回去了。

董超、薛霸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们自去罢。”两个公人道：“好个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树！”林冲道：“这个直得甚么？相国寺一株柳树，连根也拔将起来。”二人只把头来摇，方才得知是实。三人当下离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见：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杨柳岸晓垂锦旆，杏花村风拂青帘。刘伶仰卧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闻香驻马，果然隔壁醉三家；知味停舟，真乃透瓶香十里。社酝壮农夫之胆，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当来。

三个人入酒店里来，林冲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才得自在。那酒店里满厨桌酒肉，店里有三五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林冲与两个公人坐了半个时辰，酒保并不来问。林冲等得不耐烦，把桌子敲着说道：“你这店主人好欺客，见我是个犯人，便不来采着，我须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说道：“你这人原来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卖酒肉与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自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我是好意。”

林冲听了，对两个公人道：“我在东京教军时，常常听得军中人传说柴大官人名字，却原来在这里。我们何不同去投奔他？”董超、薛霸寻思道：“既然如此，有甚亏了我们处。”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问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庄在何处？我等正要寻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约过三二里路，大石桥边，转湾抹角那个大庄院便是。”林冲等谢了店主人，三个出门，果然三二里，见座大石桥。过得桥来，一条平坦大路，早望见绿柳阴中，显出那座庄院。四下一周遭一条涧河，两岸边都是垂杨大树，树阴中一遭粉墙。转湾来到庄前看时，好个大庄院。但见：

门迎黄道，山接青龙。万株桃绽武陵溪，千树花开金谷苑。聚贤堂上，四时有不谢奇花；百卉厅前，八节赛长春佳景。堂悬敕额金牌，家有誓书铁券。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级高堂；画栋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仗义疏财欺卓茂，招贤纳士胜田文。

三个人来到庄上，见条阔板桥上，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乘凉。三个人来到桥边，与庄客施礼罢。林冲说道："相烦大哥报与大官人知道，京师有个犯人迭配牢城姓林的求见。"庄客齐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时，有酒食钱财与你，今早出猎去了。"林冲道："不知几时回来？"庄客道："说不定，敢怕投东庄去歇也不见得。许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没福，不得相遇。我们去罢。"别了众庄客，和两个公人再回旧路，肚里好生愁闷。行了半里多路，只见远远的从林子深处一簇人马来。但见：

人人俊丽，个个英雄。数十匹骏马嘶风，两三面绣旗弄日。粉青毡笠，似倒翻荷叶高擎；绛色红缨，如烂熳莲花乱插。飞鱼袋内，高插着描金雀画细轻弓；狮子壶中，整攒着点翠雕翎端正箭。牵几只赶獐细犬，擎数对拿兔苍鹰。穿云俊鹘顿绒绦，脱帽锦雕寻护指。摽枪风利，就鞍边微露寒光；画鼓团圞，向鞍上时闻响震。辔边拴系，都缘是天外飞禽；马上擎抬，莫不是山中走兽。好似晋王临紫塞，浑如汉武到长杨。

那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中间捧着一位官人，骑一匹雪白卷毛马。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带一张弓，插一壶箭，引领从人，都到庄上来。林冲看了，寻思道："敢是柴大官人么？"又不敢问他，只自肚里踌躇。只见那马上年少的官人纵马前来，问道："这位带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为因恶了高太尉，寻事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刺配此沧州。闻得前面酒店里说，这里有个招贤纳士好汉柴大官人，因此特来相投，不遇官人，当以实诉。"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连忙答礼。

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庄上来。那庄客们看见，大开了庄门。柴进直请到厅前，两个叙礼罢，柴进说道："小可久闻教头大名，不期今日来踏贱地，足称平生渴仰之愿。"林冲答道："微贱林冲，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宇，谁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来此，得识尊颜，宿生万幸！"柴进再三谦让，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带坐了。跟柴进的伴当各自牵了马去，后

院歇息，不在话下。

柴进便唤庄客，叫将酒来。不移时，只见数个庄客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柴进见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恁地轻意？快将进去，先把果盒酒来，随即杀羊，然后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谢道：“大官人不必多赐，只此十分勾了，感谢不当。”柴进道：“休如此说。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庄客不敢违命，先捧出果盒酒来。柴进起身，一面手执三杯。林冲谢了柴进，饮酒罢，两个公人一同饮了。柴进说：“教头请里面少坐。”柴进随即解了弓袋、箭壶，就请两个公人一同饮酒。柴进当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两个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说些闲话，江湖上的勾当。

不觉红日西沉，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进亲自举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将汤来吃。”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报道：“教师来也。”柴进道：“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可，快抬一张桌来。”林冲起身看时，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那人全不采着，也不还礼。”林冲不敢抬头。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亦不相让，便去上首便坐。柴进看了，又不喜欢。林冲只得肩下坐了，两个公人亦各坐了。

洪教头便问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礼管待配军？”柴进道：“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洪教头道：“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上头，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师，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大官人如何忒认真。”林冲听了，并不做声。柴进说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洪教头怪这柴进说“休小觑他”，便跳起身来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柴进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师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头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会，心中先怯了。”因此越来惹林冲使棒。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柴进道：“且把酒来吃着，待月上来也罢。”

当下又吃过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来了，照见厅堂里面如同白日。柴进起身道：“二位教头较量一棒。”林冲自肚里寻思道：“这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

师父，不争我一棒打翻了他，须不好看。”柴进见林冲踌躇，便道：“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林武师休得要推辞，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柴进说这话，原来只怕林冲碍柴进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林冲见柴进说开就里，方才放心。只见洪教头先起身道：“来，来，来！和你使一棒看。”一齐都哄出堂后空地上。庄客拿一束杆棒来，放在地下。洪教头先脱了衣掌，拽扎起裙子，掣条棒使个旗鼓，喝道：“来，来，来！”柴进道：“林武师，请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话。”就地也拿了一条棒起来道：“师父请教。”洪教头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东大擂，打将入来。洪教头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来抢林冲。两个教师就明月地上交手，真个好看。怎见是山东大擂？但见：

山东大擂，河北夹枪。大擂棒是鳅鱼穴内喷来，夹枪棒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擂棒似连根拔怪树，夹枪棒如遍地卷枯藤。两条海内抢珠龙，一对岩前争食虎。

两个教头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见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叫一声：“少歇！”柴进道：“教头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输了。”柴进道：“未见二位较量，怎便是输了？”林冲道：“小人只多这具枷，因此权当输了。”柴进道：“是小可一时失了计较。”大笑着道：“这个容易。”便叫庄客取十两银来，当时将至。柴进对押解两个公人道：“小可大胆，相烦二位下顾，权把林教头枷开了，明日牢城营内但有事务，都在小可身上，白银十两相送。”董超、薛霸见了柴进人物轩昂，不敢违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两银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随即把林冲护身枷开了。柴进大喜道：“今番两位教师再试一棒。”

洪教头见他却才棒法怯了，肚里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进叫道：“且住。”叫庄客取出一锭银来，重二十五两，无一时，至面前。柴进乃言：“二位教头比试，非比其他，这锭银子，权为利物。若是赢的，便将此银子去。”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步已乱了，被林冲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

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柴进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后堂饮酒，叫将利物来送还教师。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过，只得收了。柴进留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又住了五七日，两个公人催促要行。柴进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写两封书，分付林冲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再将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又将银五两赍发两个公人。吃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吃了早饭，叫庄客挑了三个的行李，林冲依旧带上枷，辞了柴进便行。柴进送出庄门作别，分付道："待几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来与教头。"林冲谢道："如何报谢大官人！"两个公人相谢了，三人取路投沧州来。

午牌时候，已到沧州城里。虽是个小去处，亦有六街三市。径到州衙里下了公文，当厅引林冲参见了州官大尹。当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营内来。两个公人自领了回文，相辞了回东京去，不在话下。只说林冲送到牢城营内来。看那牢城营时，但见：

> 门高墙壮，地阔地深。天王堂畔，两行垂柳绿如烟；点视厅前，一簇乔松青泼黛。来往的，尽是咬钉嚼铁汉；出入的，无非降龙缚虎人。埋藏聂政、荆轲士，深隐专诸、豫让徒。

沧州牢城营内收管林冲，发在单身房里，听候点视。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来看觑他，对林冲说道："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众兄长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钱，把多少与他？"众人道："若要使得好时，管营把五两银子与他，差拨也得五两银子送他，十分好了。"

正说之间，只见差拨过来，问道："那个是新来配军？"林冲见问，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剌剌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林冲只骂的一佛出世，那里敢抬头应答。众人见骂，各自散了。

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着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

礼，休嫌小微。”差拨看了道：“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林冲道：“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差拨见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赖差拨照顾。”差拨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书礼，说道：“相烦老哥将这两封书下一下。”差拨道：“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值一锭金子。我一面与你下书，少间管营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时，你便只说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来与你支吾，要瞒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谢指教。”差拨拿了银子并书，离了单身房自去了。林冲叹口气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的苦处。”

原来差拨落了五两银子，只将五两银子并书来见管营，备说：“林冲是个好汉，柴大官人有书相荐在此呈上。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无十分大事。”管营道：“况是柴大官人有书，必须要看顾他。”便教唤林冲来见。

且说林冲正在单身房里闷坐，只见牌头叫道：“管营在厅上叫唤新到罪人林冲来点视。”林冲听得呼唤，来到厅前。管营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驮起来。”林冲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拨道：“这人见今有病，乞赐怜恕。”管营道：“果是这人症候在身，权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拨道：“见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时满了，可叫林冲去替换他。”就厅上押了贴文，差拨领了林冲，单身房里取了行李，来天王堂交替。差拨道：“林教头，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时，这是营中第一样省气力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拨他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谢得照顾。”又取三二两银子与差拨道：“烦望哥哥一发周全，开了项上枷亦好。”差拨接了银子，便道：“都在我身上。”连忙去禀了管营，就将枷也开了。

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内安排宿食处，每日只是烧香扫地，不觉光阴早过了四五十日。那管营、差拨得了贿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来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来送冬衣并人事与他。那满营内囚徒，亦得林冲救济。

话不絮繁。时遇冬深将近，忽一日，林冲巳牌时分，偶出营前闲走。正行之间，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林教头，如何却在这里？”林冲回头过来看时，见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里，争些断送了余生；风雪途中，几被

伤残性命。直使宛子城中屯甲马，梁山泊上列旌旗。毕竟林冲见了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诗曰：

天理昭昭不可诬，莫将奸恶作良图。
若非风雪沽村酒，定被焚烧化朽枯。
自谓冥中施计毒，谁知暗里有神扶。
最怜万死逃生地，真是瑰奇伟丈夫。

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忽然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认得是酒生儿李小二。当初在东京时，多得林冲看顾。这李小二先前在东京时，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却得林冲主张陪话，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陪了些钱财，方得脱免。京中安不得身，又亏林冲赍发他盘缠，于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这里撞见。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从得恩人救济，赍发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逦不想来到沧州，投托一个酒店里，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过卖。因见小人勤谨，安排的好菜蔬，调和的好汁水，来吃的人都喝采，以此买卖顺当。主人家有个女儿，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两个，权在营前开了个茶酒店。因讨钱过来，遇见恩人。恩人不知为何事在这里？"林冲指着脸上道："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后如何。不想今日到此遇见。"

李小二就请林冲到家里面坐定，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两口儿欢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没个亲眷。今日得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李小二道："谁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说。但有衣服，便拿来家里浆洗缝补。"当时管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来相请。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来往，不时间送汤送水来营里，与林冲吃。林冲因见他两口儿恭勤孝顺，常把些银两与他做本钱，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才离寂寞神堂路，又守萧条草料场。

李二夫妻能爱客，供茶送酒意偏长。

且把闲话休题，只说正话。迅速光阴，却早冬来。林冲的绵衣裙袄，都是李小二浑家整治缝补。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人入来。看时，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也来坐下。李小二入来问道：“要吃酒？”只见那个人将出一两银子与小二道：“且收放柜上，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酒馔只顾将来，不必要问。”李小二道：“官人请甚客？”那人道：“烦你与我去营里请管营、差拨两个来说话。问时，你只说有个官人请说话，商议些事务，专等，专等。”

李小二应承了，来到牢城里，先请了差拨，同到管营家里，请了管营，都到酒店里。只见那个官人和管营、差拨两个讲了礼。管营道：“素不相识，动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书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来。”李小二连忙开了酒，一面铺下菜蔬果品酒馔。那人叫讨副劝盘来，把了盏，相让坐了。小二独自一个，攛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来的人讨了汤桶，自行荡酒，约计吃过十数杯，再讨了按酒，铺放桌上。只见那人说道：“我自有伴当荡酒，不叫你休来。我等自要说话。”

李小二应了，自来门首叫老婆道：“大姐，这两个人来的不尴尬。”老婆道：“怎么的不尴尬？”小二道：“这两个人语言声音，是东京人，初时又不认得管营，向后我将按酒入去，只听得差拨口里讷出一句‘高太尉’三个字来。这人莫不与林教头身上有些干碍？我自在门前理会。你且去阁子背后，听说甚么。”老婆道：“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认他一认。”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倘或叫的他来看了，正是前日说的甚么陆虞候，他肯便罢？做出事来，须连累了我和你。你只去听一听，再理会。”老婆道：“说的是。”便入去听了一个时辰，出来说道：“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正不听得说甚么。只见那一个军宫模样的人，去伴当怀里取出一帕子物事，递与管营和差拨。帕子里面的莫不是金银？只听差拨口里说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结果了他性命。’”

正说之间，阁子里叫：“将汤来。”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小二换了汤，添些下饭。又吃了半个时辰，算还了酒钱，管营、差拨先去了。次后，那两个低着头也去了。

转背没多时，只见林冲走将入店里来，说道：“小二哥，连日好买卖。”李

小二慌忙道：“恩人请坐，小人却待正要寻恩人，有些要紧话说。”有诗为证：

潜为奸计害英雄，一线天教把信通。

亏杀有情贤李二，暗中回护有奇功。

当下林冲问道：“甚么要紧的事？”小二哥请林冲到里面坐下，说道：“却才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在我这里请管营、差拨吃了半日酒。差拨口里讷出高太尉三个字来，小人心下疑。又着浑家听了一个时辰，他却交头接耳说话，都不听得。临了，只见差拨口里应道：‘都在我两个身上，好歹要结果了他。’那两个把一包金银递与管营、差拨，又吃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么样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碍。”林冲道：“那人生得甚么模样？”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甚髭须，约有三十余岁。那跟的也不长大，紫棠色面皮。”林冲听了大惊道：“这三十岁的正是陆虞候。那泼贱贼，也敢来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为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岂不闻古人言：吃饭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李二小夫妻两个，捏着两把汗。

当晚无事，次日天明起来，早洗漱罢，带了刀又去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寻了一日。牢城营里都没动静。林冲又来对李小二道：“今日又无事。”小二道：“恩人，只愿如此。只是自放仔细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过了一夜，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到第六日，只见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上，说道：“你来这里许多时，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举的你，此间东门外十五里，有座大军草场，每月但是纳草纳料的，有些常例钱取觅。原是一个老军看管，我如今指举你去替那老军来守天王堂，你在那里寻几贯盘缠。你可和差拨便去那里交割。”林冲应道：“小人便去。”当时离了营中，径到李小二家，对他夫妻两个说道：“今日管营拨我去大军草场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常例钱钞。往常不使钱时，不能勾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那工夫来望恩人。”就时家里安排几杯酒，请林冲吃了。

话不絮烦，两个相别了。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见得

好雪？有《临江仙》词为证：

作阵成团空里下，这回忒杀堪怜。剡溪冻住子猷船。玉龙鳞甲舞，江海尽平填。宇宙楼台都压倒，长空飘絮飞绵。三千世界玉相连。冰交河北岸，冻了十余年。

大雪下的正紧，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房做着仓廒，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仓廒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钱纸。"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如何便认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荡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紧了。古时有个书生，做了一个词，单题那贫苦的恨雪：

广莫严风刮地，这雪儿下的正好。扯絮挦绵，裁几片大如栲栳。见林间竹屋茅茨，争些儿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压瘴犹嫌少。向的

是兽炭红炉，穿的是绵衣絮袄。手捻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又没打火处，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

入的庙门，再把门掩上，傍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入的里面看时，殿上做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将那条絮被放开，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芦冷酒提来便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必剥剥地爆响。林冲跳起身来，就壁缝里看时，只见草料场里火起，刮刮杂杂烧着。看那火时，但见：

一点灵台，五行造化，丙丁在世传流。无明心内，灾祸起沧州。烹铁鼎能成万物，铸金丹还与重楼。思今古，南方离位，荧惑最为头。绿窗归焰烬，隔花深处，掩映钓渔舟。鏖兵赤壁，公瑾喜成谋。李晋王醉存馆驿，田单在即墨驱牛。周褒姒骊山一笑，因此戏诸侯。

当时张见草场内火起，四下里烧着。林冲便拿枪，却待开门来救火，只听得前面有人说将话来。林冲就伏在庙听时，是三个人脚步声，且奔庙里来。用手推门，却被林冲靠住了，推也推不开。三人在庙檐下立地看火，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的推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殁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二位干这件事，不想而今完备了。"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又听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

得个死罪。”又一个道：“我们回城里去罢。”一个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

林冲听那三个人时，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虞候，一个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一手拽开庙门，大喝一声：“泼贱那里去？”三个人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林冲举手，肐察的一枪，先戳倒差拨。陆虞候叫声：“饶命！”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戳倒了。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的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那里去！”批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阁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回头看时，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搭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见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钩子来救火。林冲道：“你们快去救应，我去报官了来。”提着枪只顾走。那雪越下的猛，但见：

凛凛严凝雾气昏，空中祥瑞降纷纷。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仿佛填平玉帝门。

林冲投东去了两个更次，身上单寒，当不过那冷。在雪地里看时，离的草场远了。只见前面疏林深处，树木交杂，远远地数间草屋，被雪压着，破壁缝里透出火光来。林冲径投那草屋来，推开门，只见那中间坐着一个老庄客，周围坐着四五个小庄客向火。地炉里面焰焰地烧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众位拜揖。小人是牢城营差使人，被雪打湿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庄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

林冲烘着身上湿衣服，略有些干，只见火炭边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望烦回些酒吃。”老庄客道：“我们每夜轮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气正冷，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勾，那得回与

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乱只回三五碗与小人荡寒。”老庄客道：“你那人休缠，休缠！”林冲闻得酒香，越要吃，说道：“没奈何，回些罢。”众庄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手中枪看着块焰焰着的火柴头，望老庄客脸上只一挑将起来，又把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客的髭须焰焰的烧着。众庄客都跳将起来，林冲把枪杆乱打。老庄客先走了，庄客们都动掸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顿，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爷快活吃酒。”土坑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提了枪，出门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捉脚不住。走不过一里路，被朔风一掉，随着那山涧边倒了，那里挣得起来。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

却说众庄客引了二十余人，拖枪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时，不见了林冲。却寻着踪迹赶将来，只见倒在雪地里。庄客齐道：“你却倒在这里。”花枪丢在一边。众庄客一发上手，就地拿起林冲来，将一条索缚了，趁五更时分，把林冲解投那个去处来。不是别处，有分教：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正是：说时杀气侵人冷，讲处悲风透骨寒。毕竟看林冲被庄客解投甚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词曰：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珍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英勇，共与谈兵略。须拚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话说这篇词章名《百字令》，乃是大金完颜亮所作，单题着大雪，壮那胸中杀气。为是自家所说东京那筹好汉，姓林名冲，绰号豹子头，只因天降大雪，险些儿送了性命。那林冲当夜醉倒在雪里地上，挣扎不起，被众庄客向前绑缚了，解送来一个庄院。只见一个庄客从院里出来，说道："大官人未起。"众人且把林冲高吊起在门楼下。看看天色晓来，林冲酒醒，打一看时，果然好个大庄院。林冲大叫道："甚么人敢吊我在这里？"那庄客听得叫，手拿柴棍，从门房里走出来，喝道："你这厮还自好口！"那个被烧了髭须的老庄客说道："休要问他，只顾打。等大官人起来，好生推问。"众庄客一齐上。林冲被打，挣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辨处。"只见一个庄客来叫道："大官人来了。"林冲看时，见那个官人背叉着手，行将出来，在廊下问道："你等众人打甚么人？"众庄客答道："昨夜捉得个偷米贼人。"那官人向前来看时，认得是林冲，慌忙喝退庄客，亲自解下，问道："教头缘何被吊在这里？"众庄客看见，一齐走了。

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柴进。连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进道："教头为何到此，被村夫耻辱？"林冲道："一言难尽。"两个且到里面坐下，把这火烧草料场一事，备细告诉。柴进听罢，道："兄长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请放心。这里是小弟的东庄，且住几时，却再商议。"叫庄客取一笼衣裳出来，叫林冲彻里至外都换了。请去暖阁里坐地，安排酒食杯盘管待。自

此林冲只在柴进东庄上，住了五七日。

沧州牢城营里管营，首告林冲杀死差拨、陆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延烧大军草料场。州尹大惊，随即押了公文帖，仰缉捕人员，将带做公的，沿乡历邑，道店村坊，画影图形，出三千贯信赏钱，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紧，各处村坊讲动了。

且说林冲在柴大官人东庄上，听得这话，如坐针毡。伺候柴进回庄，林冲便说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争奈官司追捕甚紧，排家搜捉，倘或寻到大官人庄上时，须负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求借林冲些小盘缠，投奔他处栖身，异日不死，当以犬马之报。"柴进道："既是兄长要行，小人有个去处，作书一封与兄长去，如何？"

豪杰蹉跎运未通，行藏随处被牢笼。
不因柴进修书荐，焉得驰名水浒中？

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济，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处去？"柴进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常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顾盼，最好。深谢主盟。"柴进道："只是沧州道口，见今官司张挂榜文，又差两个军官，在那里搜检，把住道口。兄长必用从那里经过。"柴进低头一想道："再有个计策，送兄长过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

柴进当日先叫庄客背了包裹出关去等。柴进却备了三二十匹马，带了弓箭旗枪，驾了鹰雕，牵着猎狗，一行人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杂在里面，一齐上马，都投关外。

却说把关军官坐在关上，看见是柴大官人，却都认得。原来这军官未袭职时，曾到柴进庄上，因此识熟。军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进下马问道："二位官人缘何在此？"军官道："沧州大尹行移文书，画影图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过往客商，一一盘问，才放出关。"柴进笑道："我这一伙人内，中间夹带着林冲，你缘何不认得？"军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识法度的，不到得肯挟带了出去？请尊便上马。"柴进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过，拿得野味回来相送。"作别了，一齐上马出关去了。

行得十四五里，却见先去的庄客在那里等候。柴进叫林冲下了马，脱去打猎的衣服，却穿上庄客带来的自己衣裳，系了腰刀，戴上红缨毡笠，背上包裹，提了衮刀，相辞柴进，拜别了便行。

只说那柴进一行人，上马自去打猎，到晚方回。依旧过关。送些野味与军官，回庄上去了。

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早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行不到二十余里，只见满地如银。但见：

冬深正清冷，昏晦路行难。长空皎洁，争看莹净，埋没遥山。反复风翻絮粉，缤纷轻点林峦。清沁茶烟湿，平铺濮水船。楼台银压瓦，松壑玉龙蟠。苍松鬓发皓，拱星攒，珊瑚圆。轻柯渺漠，汀滩孤艇，独钓雪漫漫。村墟情冷落，凄惨少欣欢。

林冲踏着雪只顾走，看看天色冷得紧切，渐渐晚了。远远望见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但见：

银迷草舍，玉映茅檐。数十株老树杈枒，三五处小窗关闭。疏荆篱落，浑如腻粉轻铺；黄土绕墙，却似铅华布就。千团柳絮飘帘幕，万片鹅毛舞酒旗。

林冲看见，奔入那酒店里来，揭起芦帘，拂身入去。到侧首看时，都是座头。拣一处坐下，倚了衮刀，解放包裹，抬了毡笠，把腰刀也挂了。只见一个酒保来问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两角酒来。"酒保将个桶儿，打两角酒，将来放在桌上。林冲又问道："有甚么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鹅、嫩鸡。"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来。"酒保去不多时，将来铺下一大盘牛肉，数般菜蔬，放个大碗，一面筛酒。林冲吃了三四碗酒，只见店里一个人背叉着手，走出来门前看雪。那人问酒保道："甚么人吃酒？"林冲看那人时，头戴深檐暖帽，身穿貂鼠皮袄，脚着一双獐皮窄靿靴，身材长大，貌相魁宏，双拳骨脸，三丫黄髯，只把头来摸着看雪。

林冲叫酒保只顾筛酒。林冲说道："酒保，你也来吃碗酒。"酒保吃了一碗。林冲问道："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与我觅只船儿。"酒保道："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里去寻船只？"林冲道："我与你些钱，央你觅只船来，渡我过去。"酒保道："却是没讨处。"林冲寻思道："这般怎的好？"又吃了几碗酒，闷上心来，蓦然间想

起："以先在京师做教头，禁军中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因感伤怀抱，问酒保借笔砚来，乘着一时酒兴，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五言诗。写道：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林冲题罢诗，撇下笔，再取酒来。正饮之间，只见那汉子走向前来，把林冲劈腰揪住，说道："你好大胆！你在沧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这里。见今官司出三千贯信赏钱捉你，却是要怎的？"林冲道："你道我是谁？"那汉道："你不是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张。"那汉笑道："你莫胡说，见今壁上写下名字，你脸上文着金印，如何耍赖得过？"林冲道："你真个要拿我？"那汉笑道："我却拿你做甚么？你跟我进来，到里面和你说话。"那汉放了手，林冲跟着，到后面一个水亭上，叫酒保点起灯来，和林冲施礼，对面坐下。那汉问道："却才见兄长只顾问梁山泊路头，要寻船去，那里是强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么？"林冲道："实不相瞒，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紧急，无安身处，特投这山寨里好汉入伙，因此要去。"那汉道："虽然如此，必有个人荐兄长来入伙。"林冲道："沧州横海郡故友举荐将来。"那汉道："莫非柴进么？"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汉道："柴大官人与山寨中大王头领交厚，常有书信往来。"原来是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赍发盘缠银两，因此有恩。林冲听了便拜道："有眼不识泰山，愿求大名。"那汉慌忙答礼，说道："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小人姓朱名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却才见兄长只顾问梁山泊路头，因此不敢下手。次后见写出大名来，曾有东京来的人，传说兄长的豪杰，不期今日得会。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随即叫酒保安排分例酒来相待。林冲道："何故重赐分例酒食？拜扰不当。"朱贵道："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既是兄长来此入伙，怎敢有失祗应。"随即安排鱼肉盘馔酒肴，到来相待。两个在水亭上吃了半夜酒。林冲道："如

何能勾船来渡过去？”朱贵道：“这里自有船只，兄长放心。且暂宿一宵，五更却请起来同往。”

当时两个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时分，朱贵自来叫林冲起来，洗漱罢，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吃了些肉食之类。此时天尚未明，朱贵把水亭上窗子开了，取出一张鹊画弓，搭上那一枝响箭，觑着对港败芦折苇里面射将去。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贵道：“此是山寨里的号箭。少刻便有船来。”没多时，只见对过芦苇泊里，三五个小喽啰摇着一只快船过来，径到水亭下。朱贵当时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喽啰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金沙滩来。林冲看时，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个陷人去处。但见：

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剑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阻当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如雨。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当时小喽啰把船摇到金沙滩岸边，朱贵同林冲上了岸，小喽啰背了包裹，拿了刀仗，两个好汉上山寨来。那几个小喽啰自把船摇去小港里去了。林冲看岸上时，两边都是合抱的大树，半山里一座断金亭子。再转将上来，见座大关，关前摆着刀枪剑戟，弓弩戈矛，四边都是擂木炮石。小喽啰先去报知。二人进得关来，两边夹道遍摆着队伍旗号。又过了两座关隘，方才到寨门口。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

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中间交椅上坐着王伦，左边交椅上坐着杜迁，右边交椅上坐着宋万。朱贵、林冲向前声喏了。林冲立在朱贵侧边，朱贵便道：“这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林名冲。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那里又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争奈杀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写书来，举荐入伙。”

林冲怀中取书递上，王伦接来拆开看了，便请林冲来坐第四位交椅，朱贵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喽啰取酒来，把了三巡，动问柴大官人近日无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猎较乐情。”

王伦动问了一回，蓦地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

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有诗为证：

英勇多推林教头，荐贤柴进亦难俦。

斗筲可笑王伦量，抵死推辞不肯留。

当下王伦叫小喽啰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请林冲赴席，众好汉一同吃酒。将次席终，王伦叫小喽啰把一个盘子托出五十两白银，两匹□丝来。王伦起来说道：“柴大官人举荐将教头来敝寨入伙，争奈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后误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礼，望乞笑留，寻个大寨安身歇马，切勿见怪。”林冲道：“三位头领容复：小人千里投名，万里投主，凭托柴大官人面皮，径投大寨入伙。林冲虽然不才，望赐收寻，当以一死向前。并无谄佞，实为平生之幸。不为银两赍发而来，乞头领照察。”王伦道：“我这里是个小去处，如何安着得你？休怪，休怪！”朱贵见了，便谏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粮食虽少，近村远镇，可以去借。山场水泊，木植广有，便要盖千间房屋却也无妨。这位是柴大官人力举荐来的人，如何教他别处去？抑且柴大官人自来与山上有恩，日后得知不纳此人，须不好看。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他必然来出气力。”杜迁道：“山寨中那争他一个。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显的我们忘恩背义。日前多曾亏了他，今日荐个人来，便恁推却，发付他去。”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的我们无意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王伦道：“兄弟们不知。他在沧州虽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来看虚实，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时，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王伦道：“与你三日限。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内没时，只得休怪。”林冲应承了，自回房中宿歇。闷闷不已。正是：

愁怀郁郁苦难开，可恨王伦忒弄乖。

明日早寻山路去，不知那个送头来？

当晚席散。朱贵相别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小喽啰引去客房内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吃些茶饭，带了腰刀，提了朴刀，叫

一个小喽啰领路下山，把船渡过去，僻静小路上等候客人过往。从朝至暮，等了一日，并无一个孤单客人经过。林冲闷闷不已，和小喽啰再过渡来，回到山寨中。王伦问道："投名状何在？"林冲答道："今日并无一个过往，以此不曾取得。"王伦道："你明日若无投名状时，也难在这里了。"林冲再不敢答应，心内自己不乐。来到房中，讨些饭吃了，又歇了一夜。

次日清早起来，和小喽啰吃了早饭，拿了朴刀，又下山来。小喽啰道："俺们今日投南山路去等。"两个来到林里潜伏等候，并不见一个客人过往。伏到午时后，一伙客人约有三百余人，结踪而过。林冲又不敢动手，让他过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来，又不见一个客人过。林冲对小喽啰道："我恁地晦气，等了两日，不见一个孤单客人过往，何以是好？"小喽啰道："哥哥且宽心，明日还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东山路上等候。"当晚依旧上山。王伦说道："今已投名状如何？"林冲不敢答应，只叹了一口气。王伦笑道："想是今日又没了。我说与你三日限，今已两日了。若明日再无，不必相见了，便请那步下山，投别处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内好闷。有《临江仙》词一篇云：

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涟涟。江淹初去笔，霸王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伍相受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苏武陷居延。

当晚林冲仰天长叹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直如此命蹇时乖！"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讨些饭食吃了，打拴了那包裹，撇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朴刀，又和小喽啰下山过渡，投东山路上来。林冲道："我今日若还取不得投名状时，只得去别处安身立命。"两个来到山下东路林子里潜伏等候，看看日头中了，又没一个人来。

时遇残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朴刀，对小喽啰道："眼见得又不济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别处去寻个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个人来？"林冲看时，叫声："惭愧！"只见那个人远远在山坡下，望见行来。待他来得较近，林冲把朴刀杆剪了一下，蓦地跳将出来。那汉子见了林冲，叫声："阿也！"撇了担子，转身便走。林冲赶将去，那里赶得上，那汉子闪过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么！等了三日，甫能等得一个人来，又吃他走了。"小校道："虽然不杀得人，这一担财帛可以抵当。"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喽啰先把担儿挑上山去。只见山坡下转出一个大汉来，林冲见了，说道："天赐其便！"只见那人

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泼贼，杀不尽的强徒！将俺行李那里去？洒家正要捉你这厮们，倒来拔虎须！"飞也似踊跃将来。林冲见他来得势猛，也使步迎他。

不是这个人来斗林冲，有分教：梁山泊内，添这个弄风白额大虫；水浒寨中，辏几只跳涧金睛猛兽。直教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毕竟来与林冲斗的正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诗曰：

天罡地煞下凡尘，托化生身各有因。
落草固缘屠国士，卖刀岂可杀平人？
东京已降天蓬帅，北地生成黑煞神。
豹子头逢青面兽，同归水浒乱乾坤。

话说林冲打一看时，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把红缨，穿一领白段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条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开胸脯，带着抓角儿软头巾，挺手中朴刀，高声喝道："你那泼贼，将俺行李财帛那里去了？"林冲正没好气，那里答应，睁圆怪眼，倒竖虎须，挺着朴刀，抢将来斗那个大汉。但见：

残雪初晴，薄云方散。溪边踏一片寒冰，岸畔涌两条杀气。一上一下，似云中龙斗水中龙；一往一来，如岩下虎斗林下虎。一个是擎天白玉柱，一个是架海紫金梁。那个没些须破绽高低，这个有千般威风勇猛。一个尽气力望心窝对戳，一个弄精神向胁肋忙穿。架隔遮拦，却似马超逢翼德；盘旋点搠，浑如敬德战秦琼。斗来半晌没输赢，战到数番无胜败。果然巧笔画难成，便是鬼神须胆落。

林冲与那汉斗到三十来合，不分胜败。两个又斗了十数合，正斗到分际，只见山高处叫道："两个好汉不要斗了。"林冲听得，蓦地跳出圈子外来。两个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顶上时，却是王伦和杜迁、宋万，并许多小喽啰走下山来，将船渡过了河，说道："两位好汉，端的好两口朴刀，神出鬼没。这个是俺的兄弟林冲。青面汉，你却是谁？愿通姓名。"那汉道："洒家是三代

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如今赦了俺们罪犯，洒家今来收得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打从这里经过，雇倩庄家挑那担儿，不想被你们夺了。可把来还洒家如何？”王伦道：“你莫不是绰号唤青面兽的？”杨志道：“洒家便是。”王伦道：“既然是杨制使，就请到山寨吃三杯水酒，纳还行李如何？”杨志道：“好汉既然认得洒家，便还了俺行李，更强似请吃酒。”王伦道：“制使，小可数年前到东京应举时，便闻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见，如何教你空去。且请到山寨少叙片时，并无他意。”

杨志听说了，只得跟了王伦一行人等，过了河，上山寨来。就叫朱贵同上山寨相会，都来到寨中聚义厅上。左边一带四把交椅，却是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右边一带两把交椅，上首杨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伦叫杀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杨志，不在话下。

话休絮繁，酒至数杯，王伦指着林冲对杨志道：“这个兄弟，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唤做豹子头林冲。因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把他寻事刺配沧州。那里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这里。却才制使要上东京干勾当，不是王伦纠合制使，小可兀自弃文就武，来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虽经赦宥，难复前职。亦且高俅那厮见掌军权，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杨志答道：“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王伦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入伙。且请宽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杨志大喜。当日饮酒到二更方散，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来，又置酒与杨志送行。吃了早饭，众头领叫一个小喽啰把昨夜担儿挑了，一齐都送下山来，到路口与杨志作别。教小喽啰渡河，送出大路。众人相别了，自回山寨。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贵做第五位。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话下。

只说杨志出了大路，寻个庄家挑了担子，发付小喽啰自回山寨。杨志取路投东京来，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数日，来到东京。有诗为证：

清白传家杨制使，耻将身迹履危机。

岂知奸佞残忠义，顿使功名事已非。

那杨志入得城来，寻个客店安歇下。庄客交还担儿，与了些银两，自回去了。杨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将些碎银子买些酒肉吃了。过数日，央人来枢密院打点理会本等的勾当。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来到厅前，那高俅把从前历事文书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把文书一笔都批倒了，将杨志赶出殿司府来。

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马，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剥！"心中烦恼了一回，在客店里又住几日，盘缠都使尽了。杨志寻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这口宝刀，从来跟着洒家，如今事急无措，只得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好做盘缠，投往他处安身。"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走到马行街内，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杨志立未久，只见两边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内去躲。杨志看时，只见都乱撺，口里说道："快躲了，大虫来也。"杨志道："好作怪！这等一片锦城池，却那得大虫来？"当下立住脚看时，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杨志看那人时，形貌生得粗丑。但见：

面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杈枒怪树，变为胞□形骸；臭秽枯桩，化作腌臜魍魉。浑身遍体，都生渗渗濑濑沙鱼皮；夹脑连头，尽长拳拳弯弯卷螺发。胸前一片锦顽皮，额上三条强拗皱。

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

却说牛二抢到杨志面前，就手里把那口宝刀扯将出来，问道："汉子，你这刀要卖几钱？"杨志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喝道："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杨志道："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牛

二道：“怎地唤做宝刀？”杨志道：“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牛二道：“你敢剁铜钱么？”杨志道：“你便将来，剁与你看。”

牛二便去州桥下香椒铺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一垛儿将来，放在州桥阑干上，叫杨志道：“汉子，你若剁得开时，我还你三千贯。”那时看的人虽然不敢近前，向远远地围住了望。杨志道：“这个直得甚么？”把衣袖卷起，拿刀在手，看的较胜，只一刀，把铜钱剁做两半。众人都喝采。牛二道：“喝甚么鸟采！你且说第二件是甚么？”杨志道：“吹毛过得：就把几根头发望刀口上只一吹，齐齐都断。”牛二道：“我不信。”自把头上拔下一把头发，递与杨志：“你且吹我看。”杨志左手接过头发，照着刀口上尽气力一吹，那头发都做两段，纷纷飘下地来。众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牛二又问：“第三件是甚么？”杨志道：“杀人刀上没血。”牛二道：“怎地杀人刀上没血？”杨志道：“把人一刀砍了，并无血痕，只是个快。”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杨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牛二道：“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杨志道：“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甚么？”牛二道：“你将来我看。”杨志道：“你只顾没了当，洒家又不是你撩拨的。”牛二道：“你敢杀我？”杨志道：“和你往日无冤，昔日无仇，一物不成，两物见在。没来由杀你做甚么？”

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鳖鸟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牛二道：“我没钱。”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杨志道：“俺不与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爬将起来，钻入杨志怀里。杨志叫道：“街坊邻舍，都是证见：杨志无盘缠，自卖这口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这牛二，谁敢向前来劝。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杨志叫道：“洒家杀死这个泼皮，怎肯连累你们！泼皮既已死了，你们都来同洒家去官府里出首。”坊隅众人慌忙拢来，随同杨志，径投开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杨志拿着刀，和地方邻舍众人，都上厅来，一齐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杨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为因失陷花石纲，削去本身职役，无有盘缠，将这口刀在街货卖。不期被个泼皮破落户牛二，强夺小人的刀，又

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时性起，将那人杀死。众邻舍都是证见。”众人亦替杨志告说，分诉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来出首，免了这厮入门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长枷枷了，差两员相官，带了仵作行人，监押杨志并众邻舍一干人犯，都来天汉州桥边，登场检验了，叠成文案。众邻舍都出了供状，保放随衙听候，当厅发落，将杨志于死囚牢里监收。但见：

推临狱内，拥入牢门。抬头参青面使者，转面见赤发鬼王。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为真地狱。

且说杨志押到死囚牢里，众多押牢禁子、节级见说杨志杀死没毛大虫牛二，都可怜他是个好男子，不来问他要钱，又好生看觑他。天汉州桥下众人，为是杨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敛些盘缠，凑些银两，来与他送饭，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也觑他是个首身的好汉，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那口宝刀，没官入库。

当厅押了文牒，差两个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张龙、赵虎，把七斤半铁叶子盘头护身枷钉了，分付两个公人，便教监押上路。

天汉州桥那几个大户，科敛些银两钱物，等候杨志到来，请他两个公人一同到酒店里吃了些酒食，把出银两赍发两位防送公人，说道：“念杨志是个好汉，与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觑，好生看他一看。”张龙、赵虎道：“我两个也知他是好汉，亦不必你众位分付，但请放心。”杨志谢了众人。其余多的银两，尽送与杨志做盘缠，众人各自散了。

话里只说杨志同两个公人来到原下的客店里，算还了房钱饭钱，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请了两个公人，寻医士赎了几个杖疮的膏药贴了棒疮，便同两个公人上路。三个望北京进发，五里单牌，十里双牌，逢州过县，买些酒肉，不时间请张龙、赵虎吃。三个在路，夜宿旅馆，晓行驿道，不数日来到北京。入得城中，寻个客店安下。

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那留守唤做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当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升厅，两个公人解杨志到留守司厅前，呈上开封府公文。梁中书看了，原在东京时也曾认得杨志，当下一见了，备问情由。杨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复职，使

尽钱财，将宝刀货卖，因而杀死牛二的实情，通前一一告禀了。梁中书听得，大喜。当厅就开了枷，留在厅前听用。押了批回与两个公人，自回东京，不在话下。

只说杨志自在梁中书府中，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梁中书见他勤谨，有心要抬举他，欲要迁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只恐众人不伏，因此传下号令，教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来日都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演武试艺。当晚，梁中书唤杨志到厅前。梁中书道：“我有心要抬举你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只不知你武艺如何？”杨志禀道：“小人应过武举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职役，这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蒙恩相抬举，如拨云见日一般。杨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背鞍之报。”梁中书大喜，赐与一副衣甲。当夜无事。有诗为证：

杨志英雄伟丈夫，卖刀市上杀无徒。

却教罪配幽燕地，演武场中敌手无。

次日天晓，时当二月中旬，正值风和日暖。梁中书早饭已罢，带领杨志上马，前遮后拥，往东郭门来。到得教场中，大小军卒并许多官员接见。就演武厅前下马，到厅上，正面撒下一把浑银交椅坐下。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指挥使、团练使、正制使、统领使、牙将、校尉、副牌军；前后周围，恶狠狠地列着百员将校。正将台上立着两个都监：一个唤做李天王李成，一个唤做闻大刀闻达。二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统领着许多军马，一齐都来朝着梁中书呼三声喏。却早将台上竖起一面黄旗来，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擂来。品了三通画角，发了三通擂鼓，教场里面谁敢高声。又见将台上竖起一面净平旗来，前后五军一齐整肃。将台上把一面引军红旗磨动，只见鼓声响处，五百军列成两阵，军士各执器械在手。将台上又把白旗招动，两阵马军齐齐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马勒住。

梁中书传下令来，叫唤副牌军周谨向前听令。右阵里周谨听得呼唤，跃马到厅前，跳下马，插了枪，暴雷也似声个大喏。梁中书道：“着副牌军施逞本身武艺。”周谨得了将令，绰枪上马，在演武厅前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将手中枪使了几路，众人喝采。梁中书道：“叫东京对拨来的军健杨志。”杨志转过厅前，唱个大喏。梁中书道：“杨志，我知你原是东京殿司府制使军官，犯罪配来此间。即日盗贼猖狂，国家用人之际，你敢与周谨比试武艺高低？如若赢时，便迁你充其职役。”杨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违钧旨。”梁中书叫取一匹战马来，教甲仗库随行官吏应付军器，教杨志披挂上马，与周谨

比试。杨志去厅后把夜来衣甲穿了，拴束罢，带了头盔、弓箭、腰刀，手拿长枪上马，从厅后跑将出来。

梁中书看了道：“着杨志与周谨先比枪。”周谨先怒道：“这个贼配军，敢来与我交枪！”谁知恼犯了这个好汉，来与周谨斗武。

不因杨志来与周谨比试，杨志在万马丛中闻姓字，千军队里夺头功。直教大斧横担来水浒，钢枪斜拽上梁山。毕竟杨志与周谨比试引出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诗曰：

得罪幽燕作配戎，当场比试较英雄。
棋逢敌手难藏幸，将遇良才怎用功。
鹊画弓弯欺满月，点钢枪刺耀霜风。
直饶射虎穿杨手，尽在输赢胜负中。

话说当时周谨、杨志两个勒马在于旗下，正欲出战交锋。只见兵马都监闻达喝道："且住！"自上厅来禀复梁中书道："复恩相：论这两个比试武艺，虽然未见本事高低，枪刀本是无情之物，只宜杀贼剿寇。今日军中自家比试，恐有伤损，轻则残疾，重则致命，此乃于军不利。可将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与皂衫穿着。但是枪尖厮搠，如白点多者当输。此理如何？"梁中书道："言之极当。"随即传令下去。

两个领了言语，向这演武厅后去了枪尖，都用毡片包了，缚成骨朵，身上各换了皂衫，各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再各上马，出到阵前。杨志横枪立马看那周谨时，果是弓马熟闲。怎生结束？头戴皮盔，皂衫笼着一副熟铜甲，下穿一对战靴，系一条绯红包肚，骑一匹鹅黄马。那周谨跃马挺枪直取杨志，这杨志也拍战马拈手中枪来战周谨。两个在阵前来来往往，翻翻复复，搅做一团，扭做一块，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两个斗了四五十合。看周谨时，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看杨志时，只有左肩胛上一点白。梁中书大喜，叫唤周谨上厅看了迹，道："前官参你做个军中副牌，量你这般武艺，如何南征北讨？怎生做的正请受的副牌？教杨志替此人职役。"

管军兵马都监李成上厅禀复梁中书道："周谨枪法生疏，弓马熟闲。不争把他来逐了职事，恐怕慢了军心。再教周谨与杨志比箭如何？"梁中书道：

“言之极当。”再传下将令来，叫杨志与周谨比箭。两个得了将令，都扎了枪，各关了弓箭。杨志就弓袋内取出那张弓来，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复道：“恩相，弓箭发处，事不容情，恐有伤损，乞请钧旨。”梁中书道：“武夫比试，何虑伤残，但有本事，射死勿论。”杨志得令，回到阵前。李成传下言语，叫两个比箭好汉各关与一面遮箭牌，防护身体。两个各领了遮箭防牌，绾在臂上。杨志道：“你先射我三箭，后却还你三箭。”周谨听了，恨不得把杨志一箭射个透明。杨志终是个军官出身，识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为事。怎见的两个比试？

一个天姿英发，一个锐气豪强。一个曾向山中射虎，一个惯从风里穿杨。彀满处兔狐丧命，箭发时雕鹗魂伤。较艺术当场比并，施手段对众揄扬。一个磨鞦解实难抵当，一个闪身解不可提防。顷刻内要观胜负，霎时间要见存亡。虽然两个降龙手，必定其中有一强。

当时将台上早把青旗磨动，杨志拍马望南边去，周谨纵马赶来，将缰绳搭在马鞍轿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满满地，望杨志后心飕地一箭。杨志听得背后弓弦响，霍地一闪，去镫里藏身，那枝箭早射个空。周谨见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壶中急取第二枝箭来，搭上弓弦，觑的杨志较亲，望后心再射一箭。杨志听得第二枝箭来，却不去镫里藏身。那枝箭风也似来，杨志那时也取弓在手，用弓梢只一拨，那枝箭滴溜溜拨下草地里去了。周谨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里越慌。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尽头，霍地把马一兜，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周谨也把马只一勒，那马也跑回，就势里赶将来。去那绿茸茸芳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周谨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满满地，尽平生气力，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后心窝上，只一箭射将来。杨志听得弓弦响，扭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绰，绰在手里，便纵马入演武厅前，撇下周谨的箭。

梁中书见了大喜，传下号令，却叫杨志也射周谨三箭。将台上又把青旗磨动，周谨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马望南而走。杨志在马上把腰只一纵，略将脚一拍，那马勃喇喇的便赶。杨志先把弓虚扯一扯，周谨在马上听得脑后弓弦响，扭转身来，便把防牌来迎，却早接个空。周谨寻思道：“那厮只会使枪，不会射箭。等我待他第二枝箭再虚诈时，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赢了。”周谨的马早到教场南尽头，那马便转望演武厅来。杨志的马见周谨马跑转来，那马也便回身。杨志早去壶中掣出一枝箭来，搭在弓弦上。心里想道：“射中他后心窝，必至伤了他性命。他和我又没冤仇，洒家只射他不致命

处便了。”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一箭正中周谨左肩。周谨措手不及，翻身落马。那匹空马直跑过演武厅背后去了。众军卒自去救那周谨去了。

梁中书见了大喜，叫军政司便呈文案来，教杨志截替了周谨职役。杨志喜气洋洋，下了马，便向厅前来拜谢恩相，充其职役。只见阶下左边转上一个人来，叫道：“休要谢职！我和你两个比试。”杨志看那人时，身材凛凛，七尽以上长短，面圆耳大，唇阔口方，腮边一部落腮胡须，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直到梁中书面前声了喏，禀道：“周谨患病未痊，精神不在，因此误输与杨志。小将不才，愿与杨志比试武艺，如若小将折半点便宜与杨志，休教截替周谨，便教杨志替了小将职役，虽死而不怨。”梁中书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为是他性急，撮盐入火，为国家面上，只要争气，当先厮杀，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锋。

李成听得，便下将台来，直到厅前禀复道：“相公，这杨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艺。虽和周谨不是对手，正好与索正牌比试武艺，便见优劣。”梁中书听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抬举杨志，众将不伏。一发等他赢了索超，他们也死而无怨，却无话说。”梁中书随即唤杨志上厅，问道：“你与索超比试武艺如何？”杨志禀道：“恩相将令，安敢有违。”梁中书道：“既然如此，你去厅后换了装束，好生披挂。”教甲仗库随行官吏，取应用军器给与，就叫：“牵我的战马，借与杨志骑。小心在意，休觑得等闲。”杨志谢了，自去结束。

却说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难比别人，周谨是你徒弟，先自输了。你若有些疏失，吃他把大名府军官都看得轻了。我有一匹惯曾上阵的战马并一副披挂，都借与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锐气！”索超谢了，也自去结束。

梁中书起身，走出阶前来，从人移转银交椅，直到月台栏干边放下。梁中书坐定，左右祗候两行。唤打伞的撑开那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来盖定在梁中书背后。将台上传下将令，早把红旗招动。两边金鼓齐鸣，发一通擂。去那教场中两阵内各放了个炮。炮响处，索超跑马入阵内藏在门旗下。杨志也从阵里跑马入军中，直到门旗背后。将台上又把黄旗招动，又发了一通擂。两军齐呐一声喊。教扬中谁敢做声，静荡荡的。再一声锣响，扯起净平白旗。两下众官没一个敢走动胡言说话，静静地立着。将台上又把青旗招动。只见第三通战鼓响处，去那左边阵内门旗下，看看分开。鸾铃响处，正牌军索超出马，直到阵前兜住马，拿军器在手，果是英雄。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熟铜狮子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

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颔带；下穿一双斜皮气跨靴。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壶箭，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李都监那匹惯战能征雪白马。

看那匹马时，又是一匹好马。但见：

两耳如同玉箸，双睛凸似金铃。色按庚辛，仿佛南山白额虎；毛堆腻粉，如同北海玉麒麟。冲得阵，跳得溪，喜战鼓性如君子；负得重，走得远，惯嘶风必是龙媒。胜如伍相梨花马，赛过秦王白玉驹。

左阵上急先锋索超兜住马，掗着金蘸斧，立马在阵前。右边阵内门旗下，看看分开。鸾铃响处，杨志提手中枪出马，直至阵前，勒住马，横着枪在手，果是勇猛。怎生结束？但见：

头戴一顶铺霜耀日镔铁盔，上撒着一把青缨；身穿一副钩嵌梅花榆叶甲，系一条红绒打就勒甲绦，前后兽面掩心；上笼着一领白罗生色花袍，垂着条紫绒飞带；脚登一双黄皮衬底靴。一张皮靶弓，数根凿子箭，手中挺着浑铁点钢枪。骑的是梁中书那匹火块赤千里嘶风马。

看时，又是一匹无敌的好马。但见：

鬃分火焰，尾摆朝霞。浑身乱扫胭脂，两耳对攒红叶。侵晨临紫塞，马蹄迸四点寒星；日暮转沙堤，就地滚一团火块。休言火德神驹，真乃寿亭赤兔。疑是南宫来猛兽，浑如北海出骊龙。

右阵上青面兽杨志，拈手中枪，勒坐下马，立于阵前。两边军将暗暗地喝采，虽不知武艺如何，先见威风出众。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销金令字旗，骤马而来，喝道："奉相公钧旨，教你两个俱各用心，如有亏误处，定行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赏。"二人得令，纵马出阵，都到教场中心，两马相交，二般兵器并举。索超忿怒，轮手中大斧，拍马来战杨志。杨志逞威，拈手中神枪，来迎索超。两个在教场中间，将台前面，二将相交，各赌平生本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但见：

征旗蔽日，杀气遮天。一个金蘸斧直奔顶门，一个浑铁枪不离心坎。这个是扶持社稷，毗沙门托塔李天王；那个是整顿江山，掌金阙天蓬大元帅。一个枪尖上吐一条火焰，一个斧刃中迸几道寒光。那个是七国中袁达重生，这个是三分内张飞出世。一个似巨灵神忿怒，挥大斧劈碎西华山；一个如华光藏生嗔，仗金枪搠透锁魔关。这个圆彪彪睁开双眼，肐查查斜砍斧头来；那个必剥剥咬碎牙关，火焰焰摇得枪杆断。这个弄精神，不放些儿空；那个觑破绽，安容半点闲。

当下杨志和索超两个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两边众军官看了，喝采不迭。阵面上军士们递相厮觑道："我们做了许多年军，也曾出了几遭征，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叫道："好斗！"闻达心里只恐两个内伤了一个，慌忙招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与他分了。将台上忽的一声锣响，杨志和索超斗到是处，各自要争功，那里肯回马。旗牌官飞来叫道："两个好汉歇了，相公有令。"杨志、索超方才收了手中军器，勒坐下马，各跑回本阵来。立马在旗下，看那梁中书，只等将令。李成、闻达下将台来，直到月台下禀复梁中书道："相公，据这两个武艺一般，皆可重用。"梁中书大喜，传下将令，叫唤杨志、索超。旗牌官传令，唤两个到厅前，都下了马。小校接了二人的军器，两个都上厅来，躬身听令。梁中书叫取两锭白银，两副表里来，赏赐二人。就叫军政司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便叫贴了文案，从今日便参了他两个。索超、杨志都拜谢了梁中书，将着赏赐下厅来。解了枪刀弓箭，卸了头盔衣甲，换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挂，换了锦袄。都上厅来，再拜谢了众军官，入班做了提辖。众军卒打着得胜鼓，把着那金鼓旗先散。梁中书和大小军官，都在演武厅上筵宴。

看看红日沉西，筵席已罢，众官皆欢。梁中书上了马，众官员都送归府。马头前摆着这两个新参的提辖，上下肩都骑着马，头上都带着花红，迎入东郭门来。两边街道扶老携幼，都看了欢喜。梁中书在马上问道："你那百姓欢喜为何，莫非哂笑下官？"众老人都跪下禀道："老汉等生在北京，长在大名府，不曾见今日这等两个好汉将军比试。今日教场中看了这般敌手，如何不欢喜。"梁中书在马上听了大喜。回到府中，众官各自散了。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请去作庆饮酒。杨志新来，未有相识，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殷勤，听候使唤，都不在话下。

且把这闲话丢过，只说正话。自东郭演武之后，梁中书十分爱惜杨志，早晚与他并不相离。月中又有一分请受，自渐渐地有人来结识他。那索超见了杨志手段高强，心中也自钦伏。不觉光阴迅速，又早春尽夏来，时逢端午，蕤宾节至。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堂家宴，庆贺端阳。但见：

> 盆栽绿艾，瓶插红榴。水晶帘卷虾须，锦绣屏开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杯；角黍堆金，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异品，果献时新。弦管笙簧，奏一派声清韵美；绮罗珠翠，摆两行舞女歌儿。当筵象板撒红牙，遍体舞裙拖锦绣。消遣壶中闲日月，遨游身外醉乾坤。

当日梁中书正在后堂与蔡夫人家宴，庆赏端阳，酒至数杯，食供两套，只

见蔡夫人道："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道："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亲之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书道："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干人都关领去了，见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踌躇：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尽被贼人劫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至今严捕贼人不获。今年教谁人去好？"蔡夫人道："帐前见有许多军校，你选择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书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并礼物完足，那时选择去人未迟。夫人不必挂心，世杰自有理会。"当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话下。

不说梁中书收买礼物玩器，选人上京去庆贺蔡太师生辰。且说山东济州郓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当日升厅公座。但见：

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田夺地，辨曲直而后施行；斗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抚琴会客，也应分理民情。虽然县治宰臣官，果是一方民父母。

当下知县时文彬升厅公座，左右两边排着公吏人等。知县随即叫唤尉司捕盗官员，并两个巡捕都头。本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这马兵都头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二十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二十个土兵。

这马兵都头姓朱名仝，身长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原是本处富户，只因他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怎见的朱仝气象？但见：

义胆忠肝豪杰，胸中武艺精通。超群出众果英雄。弯弓能射虎，提剑可诛龙。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凛凛威风。面如重枣色通红。云长重出世，人号美髯公。

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身长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须。为他膂力过人，能跳二三丈阔涧，满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后来开张碓坊，杀牛放赌。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匾窄。也学得一身好武艺。怎见得雷横气象？但见：

天上罡星临世上，就中一个偏能。都头好汉是雷横。拽拳神臂健，飞

脚电光生。江海英雄当武勇，跳墙过涧身轻。豪雄谁敢与相争。山东插翅虎，寰海尽闻名。

因那朱仝、雷横两个，非是等闲人也，以此众人保他两个做了都头，专管擒拿贼盗。当日知县呼唤，两个上厅来，声了喏，取台旨。知县道："我自到任以来，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拒敌官军。亦恐各处乡村，盗贼猖狂，小人甚多，今唤你等两个，休辞辛苦，与我将带本管土兵人等，一个出西门，一个出东门，分投巡捕。若有贼人，随即剿获申解，不可扰动乡民。体知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别处皆无，你们众人采几片来县里呈纳，方表你们曾巡到那里。各人若无红叶，便是汝等虚妄，官府定行责罚不恕。"两个都头领了台旨，各自回归，点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

不说朱仝引人出西门自去巡捕，只说雷横当晚引了二十个土兵，出东门绕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来到东溪村山上，众人采了那红叶，就下村来。行不到三二里，早到灵官庙前，见殿门不关，雷横道："这殿里又没有庙祝，殿门不关，莫不有歹人在里面么？我们直入去看一看。"众人拿着火，一齐照将入来，只见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天道又热，那汉子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作枕头，枕在项下，齁齁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横看了道："好怪，好怪！知县相公忒神明，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大喝一声，那汉却待要挣挫，被二十个土兵一齐向前，把那汉子一条索子绑了，押出庙门，投一个保正庄上来。

不是投那个去处，有分教：直使得东溪村里，聚三四筹好汉英雄；郓城县中，寻十万贯金珠宝贝。正是：天上罡星来聚会，人间地煞得相逢。毕竟雷横拿住那汉投解甚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诗曰：

勇悍刘唐命运乖，灵官殿里夜徘徊。
偶逢巡逻遭羁缚，遂使英雄困草莱。
卤莽雷横应堕计，仁慈晁盖独怜才。
生辰纲贡诸珍贝，总被斯人送将来。

话说当时雷横来到灵官殿上，见了这条大汉，睡在供桌上，众土兵向前，把条索子绑了，捉离灵官殿来。天色却早，是五更时分。雷横道："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却解去县里取问。"一行众人却都奔这保正庄上来。

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中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其时西溪村的鬼，都赶过东溪村来。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却早雷横并土兵押着那汉，来到庄前敲门。庄里庄客闻知，报与保正。此时晁盖未起，听得报是雷都头到来，慌忙叫开门。庄客开得庄门，众土兵先把那汉子吊在门房里。雷横自引了十数个为头的人，到草堂上坐下。晁盖起来接待，动问道："都头有甚公干到这里？"雷横答道："奉知县相公钧旨：着我与朱仝两个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乡村各处巡捕贼盗。因走得力乏，欲得

少歇，径投贵庄暂息，有惊保正安寝。”晁盖道：“这个何碍。”一面教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晁盖动问道：“敝村曾拿得个把小小贼么？”雷横道：“却才前面灵官殿上，有个大汉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以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们把索子缚绑了，本待便解去县里见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见今吊在贵庄门房里。”晁盖听了，记在心，称谢道：“多亏都头见报。”少刻庄客捧出盘馔酒食。晁盖喝道：“此间不好说话，不如去后厅轩下少坐。”便叫庄客里面点起灯烛，请都头到里面酌杯。晁盖坐了主位，雷横坐了客席。两个坐定，庄客铺下果品案酒，菜蔬盘馔。庄客一面筛酒，晁盖又叫置酒与土兵众人吃。庄客请众人，都引去廊下客位里管待。大盘酒肉，只管教众人吃。

晁盖一头相待雷横吃酒，一面自肚里寻思：“村中有甚小贼吃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谁？”相陪吃了五七杯酒，便叫家里一个主管出来，“陪奉都头坐一坐，我去净了手便来。”那主管陪侍着雷横吃酒，晁盖却去里面拿了个灯笼，径来门楼下看时，土兵都去吃酒，没一个在外面。晁盖便问看门的庄客：“都头拿的贼吊在那里？”庄客道：“在门房里关着。”晁盖去推开门，打一看时，只见高高吊起那汉子在里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两条黑魆魆毛腿，赤着一双脚。晁盖把灯照那人脸时，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上面生一片黑黄毛。晁盖便问道：“汉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见有你。”那汉道：“小人是远乡客人，来这里投奔一个人，却把我来拿做贼，我须有分辩处。”晁盖道：“你来我这村中投奔谁？”那汉道：“我来这村里投奔一个好汉。”晁盖道：“这好汉叫做甚么？”那汉道：“他唤做晁保正。”晁盖道：“你却寻他有甚勾当？”那汉道：“他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如今我有一套富贵来与他说知，因此而来。”晁盖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认我做娘舅之亲。少刻，我送雷都头那人出来时，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只说四五岁离了这里，今番来寻阿舅，因此不认得。”那汉道：“若得如此救护，深感厚恩，义士提携则个！”正是：

黑甜一枕古祠中，被捉高悬草舍东。

却是刘唐未应死，解围晁盖有奇功。

且说晁盖提了灯笼，自出房来，仍旧把门拽上，急入后厅来见雷横，说道：“甚是慢客。”雷横道：“且是多多相扰，理甚不当。”两个又吃了数杯酒，只见窗子外射入天光来。雷横道：“东方动了，小人告退，好去县画卯。”晁盖道：“都头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干，千万来走一遭。”雷横道：

“却得再来拜望，不须保正分付。请保正免送。”晁盖道：“却罢，也送到庄门口。”

两个同走出来，那伙土兵众人，都得了酒食，吃得饱了，各自拿了枪棒，便去门房里解了那汉，背剪缚着带出门外。晁盖见了，说道：“好条大汉！”雷横道：“这厮便是灵官庙里捉的贼。”说犹未了，只见那汉叫一声：“阿舅，救我则个！”晁盖假意看他一看，喝问道：“兀的这厮不是王小三么？”那汉道：“我便是，阿舅救我。”众人吃了一惊。雷横便问晁盖道：“这人是谁？如何却认得保正？”晁盖道：“原来是我外甥王小三。这厮如何却在庙里歇？乃是家姐的孩儿，从小在这里过活，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数年。这厮十四五岁又来走了一遭，跟个本京客人来这里贩枣子，向后再不曾见面。多听得人说，这厮不成器，如何却在这里？小可本也认他不得，为他鬓边有这一搭朱砂记，因此影影认得。”

晁盖喝道：“小三，你如何不径来见我，却去村中做贼？”那汉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贼！”晁盖喝道：“你既不做贼，如何拿你在这里？”夺过土兵手里棍棒，劈头劈脸便打。雷横并众人劝道：“且不要打，听他说。”那汉道：“阿舅息怒，且听我说：自从十四五岁时来走了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杯酒，不敢来见阿舅。权去庙里睡得醒了，却来寻阿舅。不想被他们不问事由，将我拿了，却不曾做贼。”晁盖拿起棍来又要打，口里骂道：“畜生！你却不径来见我，且在路上贪□这口黄汤，我家中没得与你吃，辱没杀人！”雷横劝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贼。我们见他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得蹊跷，亦且面生，又不认得，因此设疑，捉了他来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唤土兵：“快解了绑缚的索子，放还保正。”众土兵登时解了那汉。雷横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们回去。”晁盖道：“都头且住，请入小庄，再有话说。”

雷横放了那汉，一齐再入草堂里来。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留。”雷横道：“不当如此。”晁盖道：“若是不肯收受时，便是怪小人。”雷横道：“既是保正厚意，权且收受。改日却得报答。”晁盖叫那汉拜谢了雷横，晁盖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土兵，再送出庄门外。雷横相别了，引着土兵自去。

晁盖却同那汉到后轩下，取几件衣裳与他换了，取顶头巾与他带了，便问那汉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道：“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这搭朱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

昨夜晚了，因醉倒在庙里，不想被这厮们捉住，绑缚了来。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刘唐四拜。”拜罢，晁盖道：“你且说送一套富贵与我，见在何处？”

刘唐道：“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往往多闻哥哥大名，不期有缘得遇。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因此刘唐敢说这话。这里别无外人，方可倾心吐胆对哥哥说。”晁盖道：“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

刘唐道：“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倘蒙哥哥不弃时，献此一套富贵。不知哥哥心内如何？”晁盖道：“壮哉！且再计较。你既来这里，想你吃了些艰辛，且去客房里将息少歇。暂且待我从长商议，来日说话。”晁盖叫庄客引刘唐廊下客房里歇息，庄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干事了。

且说刘唐在房里寻思道：“我着甚来由苦恼这遭，多亏晁盖完成，解脱了这件事。只叵奈雷横那厮，平白骗了晁保正十两银子，又吊我一夜。想那厮去未远，我不如拿了条棒赶上去，齐打翻了那厮们，却夺回那银子，送还晁盖，他必然敬我。此计大妙。”刘唐便出房门，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朴刀，便出庄门，大踏步投南赶来。此时天色已明。但见：

北斗初横，东方渐白。天涯曙色才分，海角残星暂落。金鸡三唱，唤佳人傅粉施朱；宝马频嘶，催行客争名竞利。牧童樵子离庄，牝牡牛羊出圈。几缕晓霞横碧汉，一轮红日上扶桑。

这赤发鬼刘唐挺着朴刀，赶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见雷横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将去。刘唐赶上来，大喝一声：“兀那都头不要走！”雷横吃了一惊，回过头来，见是刘唐拈着朴刀赶来。雷横慌忙去土兵手里夺条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赶将来做甚么？”刘唐道：“你晓事的，留下那十两银子还了我，我便饶了你。”雷横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结果了你这厮性命，刬地问我取银子！”刘唐道：“我须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是会的将来还我，佛眼相看。你若不还，我

叫你目前流血。”雷横大怒，指着刘唐大骂道：“辱门败户的谎贼，怎敢无礼！”刘唐道：“你那诈害百姓的腌臜泼才，怎敢骂我！”雷横又骂道：“贼头贼脸贼骨头，必然要连累晁盖。你这等贼心贼肝，我行须使不得！”刘唐大怒道：“我来和你见个输赢。”拈着朴刀，直奔雷横。雷横见刘唐赶上来，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来迎。两个就大路上厮并。但见：

云山显翠，露草凝珠。天色初明林下，晓烟才起村边。一来一往，似凤翻身；一撞一冲，如鹰展翅。一个照搠尽依良法，一个遮拦自有悟头。这个丁字脚，抢将入来；那个四换头，奔将进去。两句道：虽然不上凌烟阁，只此堪描入画图。

当时雷横和刘唐就路上斗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众土兵见雷横赢不得刘唐，却待都要一齐上并他。只见侧首篱门开处，一个人掣两条铜链，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且不要斗，我看了多时，权且歇一歇，我有话说。”便把铜链就中一隔，两个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来，立住了脚。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吴用的好处：

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

当时吴用手提铜链，指着刘唐叫道：“那汉且住！你因甚和都头争执？”刘唐光着眼看吴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横便道：“教授不知，这厮夜来赤条条地睡在灵官殿里，被我们拿了这厮带到晁保正庄上。原来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请我们吃酒了，送些礼物与我。这厮瞒了他阿舅，直赶到这里问我取。你道这厮大胆么？”

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跷蹊。我且劝开了这场闹，却再问他。”吴用便道：“大汉休执迷，你的母舅与我至交，又和这都头亦过得好，他便送些人情与这都头，你却来讨了，也须坏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与你母舅说。”刘唐道：“秀才，你不省得这个。不是我阿舅甘心与他，他诈取了我阿舅的银两；若是不还我，誓不回去。”雷横道：“只除是保正自来取，便还他，却不还你。”刘唐道：“你屈冤人做贼，诈了银子，怎地不还？”雷横道：“不是你的银子，不还，不还！”刘唐道：

“你不还，只除问得我手里朴刀肯便罢。”吴用又劝：“你两个斗了半日，又没输赢，只管斗到几时是了。”刘唐道：“他不还我银子，直和他拚个你死我活便罢。”雷横大怒道：“我若怕你，添个土兵来并你，也不算好汉。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罢。”刘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赶上来。这边雷横便指手划脚，也赶拢来。两个又要厮并。这吴用横身在里面劝，那里劝得住。

刘唐拈着朴刀，只待钻将过来。雷横口里千贼万贼骂，挺起朴刀，正待要斗。只见众土兵指道：“保正来了。”刘唐回身看时，只见晁盖披着衣裳，前襟摊开，从大路上赶来，大喝道：“畜生不得无礼！”那吴用大笑道：“须是保正自来，方才劝得这场闹。”晁盖赶得气喘，问道：“怎的赶来这里斗朴刀？”雷横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赶来，问我取银子。小人道不还你，我自送还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斗了五十合，教授解劝在此。”晁盖道：“这畜生！小人并不知道，都头看小人之面请回，自当改日登门陪话。”雷横道：“小人也知那厮胡为，不与他一般见识。又劳保正远出。”作别自去，不在话下。

且说吴用对晁盖说道：“不是保正自来，几乎做出一场大事。这个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艺。小生在篱笆里看了，这个有名惯使朴刀的雷都头，也敌不过，只办得架隔遮拦。若再斗几合，雷横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来间隔了。这个令甥从何而来？往常时，庄上不曾见有。”晁盖道：“却待正要来请先生到敝庄商议句话，正欲使人来，只见不见了他，枪架上朴刀又没寻处。只见牧童报说：‘一个大汉，拿条朴刀，望南一直赶去。’我慌忙随后追得来，早是得教授谏劝住了。请尊步同到敝庄，有句话计较计较。”

那吴用还至书斋，挂了铜链在书房里，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拽上书斋门，将锁锁了，一同晁盖、刘唐，直到晁家庄上。晁盖竟邀入后堂深处，分宾而坐。吴用问道：“保正，此人是谁？”晁盖道：“江湖上好汉，此人姓刘名唐，是东潞州人氏。因有一套富贵，特来投奔我。夜来他醉卧在灵官庙里，却被雷横捉了，拿到我庄上。我因认他做外甥，方得脱身。他说有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早晚从这里经过。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他来的意，正应我一梦。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请教授商议，不想又是这一套。此一件事若何？”

吴用笑道：“小生见刘兄赶得来跷蹊，也猜个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

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晁盖道：“莫非要应梦之星数？”吴用便道：“兄长这一梦不凡，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来？”吴用寻思了半晌，眉头一纵，计上心来，说道：“有了，有了！”晁盖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汉，可以便去请来，成就这件事。

吴用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芦花丛里泊战船，却似打鱼船；荷叶乡中聚义汉，翻为真好汉。正是：指麾说地谈天口，来诱拿云捉雾人。毕竟智多星吴用说出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诗曰：

英雄聚会本无期，水浒山涯任指挥。
欲向生辰邀众宝，特扳三阮协神机。
一时豪侠欺黄屋，七宿光芒动紫微。
众守梁山同聚义，几多金帛尽俘归。

话说当时吴学究道："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义气最重。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晁盖道："这三个却是甚么样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吴用道："这三个人是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唤做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是亲弟兄，最有义气。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与他相交时，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为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因此和他来往。今已二三年有余，不曾相见。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盖道："我也曾闻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会。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请他们来商议？"吴用道："着人去请，他们如何肯来？小生必须自去那里，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他们入伙。"晁盖大喜道："先生高见，几时可行？"吴用答道："事不宜迟，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晁盖道："最好。"

当时叫庄客且安排酒食来吃。吴用道："北京到东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纲从那条路来？再烦刘兄休辞生受，连夜去北京路上探听起程的日期，端的从那条路上来。"刘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吴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头，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说了三阮弟兄回来，那时却叫刘兄去。"晁盖道："也是。刘兄弟只在我庄上等候。"

话休絮烦。当日吃了半晌酒食，到三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晁盖、刘唐送出庄门，吴用连夜投石碣村来，行到晌午时分，早来到那村中。但见：

青郁郁山峰叠翠，绿依依桑柘堆云。四边流水绕孤村，几处疏篁沿小径。茅檐傍涧，古木成林。篱外高悬沽酒旆，柳阴闲缆钓鱼船。

吴学究自来认得，不用问人，来到石碣村中，径投阮小二家来。到得门前看时，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倚山傍水，约有十数间草房。吴用叫一声道："二哥在家么？"只见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生得如何？但见：

眍兜脸两眉竖起，略绰口四面连拳。胸前一带盖胆黄毛，背上两枝横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气力，眼睛射几万道寒光。人称立地太岁，果然混世魔王。

那阮小二走将出来，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出来见了是吴用，慌忙声喏道："教授何来？甚风吹得到此？"吴用答道："有些小事，特来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说不妨。"吴用道："小生自离了此间，又早二年。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他要办筵席，用着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因此特地来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声，说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杯却说。"吴用道："小生的来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吃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几处酒店，我们就在船里荡将过去。"吴用道："最好。也要就与五郎说句话，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们一同去寻他便了。"两个来到泊岸边，枯桩上缆的小船解了一只，便扶这吴用下船坐了。树根头拿了一把划楸，只顾荡，早荡将开去，望湖泊里来。正荡之间，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见五郎么？"吴用看时，只见芦苇丛中，摇出一只船来。那汉生的如何？但见：

疙疸脸横生怪肉，玲珑眼突出双睛。腮边长短淡黄须，身上交加乌黑点。浑如生铁打成，疑是顽铜铸就。休言岳庙恶司神，果是人间刚直汉。村中唤作活阎罗，世上降生真五道。

这阮小七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把那船只荡着，问道："二哥，你寻五哥做甚么？"吴用叫一声："七郎，小生特来相央你们说话。"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几时不曾相见。"吴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吃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吃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见面。"

两只船厮跟着在湖泊里，不多时，划到一个去处，团团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么？”那婆婆道：“说不得，鱼又不得打，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阮小二笑了一声，便把船划开。阮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赌钱只是输，却不晦气。莫说哥哥不赢，我也输得赤条条地。”吴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计。”

两只船厮并着，投石碣村镇上来。划了半个时辰，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着两串铜钱，下来解船。阮小二道：“五郎来了。”吴用看时，但见：

一双手浑如铁棒，两只眼有似铜铃。面皮上常有些笑容，心窝里深藏着鸩毒。能生横祸，善降非灾。拳打来狮子心寒，脚踢处蚖蛇丧胆。何处觅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里面匾扎起裤子，上面围着一条间道棋子布手巾。吴用叫一声道：“五郎得采么？”阮小五道：“原来却是教授，好两年不曾见面，我在桥上望你们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寻你，老娘说道：‘出镇上赌钱去了。’因此同来这里寻你。且来和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跳在舱里，捉了划楫，只一划，三只船厮并着。划了一歇，早到那个水阁酒店前。看时，但见：

前临湖泊，后映波心。数十株槐柳绿如烟，一两荡荷花红照水。凉亭上四面明窗，水阁中数般清致。当垆美女，红裙掩映翠纱衫；涤器山翁，白发偏宜麻布袄。休言三醉岳阳楼，只此便为蓬岛客。

当下三只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荡中，三只船都缆了。扶吴学究上了岸，入酒店里来，都到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请教授上坐。”吴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席，我兄弟两个便先坐了。”吴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个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来。店小二把四只大盏子摆开，铺下四双箸，放下四般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么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头黄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块切十斤来。”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话，没甚孝顺。”吴用道：“倒来相扰，多激恼你们。”阮小二道：“休恁地说。”催促小二哥只顾筛酒，早把牛肉切做两盘，将来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让吴用吃了几块，便吃不得了。那三个狼餐虎食，吃了一回。

阮小五动问道：“教授到此贵干？”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

做门馆教学，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要重十四五斤的，特来寻我们。”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说十数个，再要多些，我弟兄们也包办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阮小五道：“教授远来，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吴用道：“小生多有银两在此，随算价钱。只是不用小的，须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没讨处，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也不能勾，须得等得几日才得。我的船里有一桶小活鱼，就把来吃酒。”阮小七便去船内取将一桶小鱼上来，约有五七斤，自去灶上安排，盛做三盘，把来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乱吃些个。”

四个又吃了一回。看看天色渐晚，吴用寻思道：“这酒店里须难说话。今夜必是他家权宿，到那里却又理会。”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请教授权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计较。”吴用道：“小生来这里走一遭，千难万难，幸得你们弟兄今日做一处，眼见得这席酒不肯要小生还钱。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须银子在此，相烦就此店中沽一瓮酒，买些肉，村中寻一对鸡，夜间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坏钱，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不烦恼没对付处。”吴用道：“径来要请你们三位。若还不依小生时，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这般说时，且顺情吃了。却再理会。”吴用道：“还是七郎性直爽快。”吴用取出一两银子，付与阮小七，就问主人家沽了一瓮酒，借个大瓮盛了；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阮小二道：“我的酒钱，一发还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

四人离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舱里，解了缆索，径划将开去，一直投阮小二家来。到得门前，上了岸，把船仍旧缆在桩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齐都到后面坐地。便叫点起灯烛。原来阮家弟兄三个，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个人都在阮小二家后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鸡，叫阿嫂同讨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约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来摆在桌上。

吴用劝他弟兄们吃了几杯，又提起买鱼事来，说道：“你这里偌大一个去处，却怎地没了这等大鱼？”阮小二道：“实不瞒教授说，这般大鱼只除梁山泊里便有。我这石碣湖中狭小，存不得这等大鱼。”吴用道：“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叹了一口气道：“休说。”吴用又问道：“二哥如何叹气？”阮小五接了说道：“教授不知，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吴用道：“偌大去处，终不成官司禁打鱼鲜？”阮小五道：“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

吴用道："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阮小五道："原来教授不知来历，且和教授说知。"吴用道："小生却不理会得。"阮小七接着便道："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言！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吴用道："小生却不知，原来如今有强人，我那里并不曾闻得说。"

阮小二道："那伙强人，为头的是个秀才，落科举子，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见在李家道口开酒店，专一探听事情，也不打紧。如今新来一个好汉，是东京禁军教头，甚么豹子头林冲，十分好武艺。这伙人好生了得，都是有本事的。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吴用道："小生实是不知有这段事，如今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吴用听了，暗暗地欢喜道："正好用计了。"

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吴用道："这等人学他做甚么！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突，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阮小五道："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吴用道："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吴用暗地想道："这三个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诱他。"吴用又劝他三个吃了两巡酒。正是：

只为奸邪屈有才，天教恶曜下凡来。

试看小阮三兄弟，劫取生辰不义财。

吴用又说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阮小七道："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吴用道："小生短见，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

们几遍商量，要去入伙。听得那白衣秀士王伦的手下人，都说道他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呕尽他的气。王伦那厮不肯胡乱着人。因此我弟兄们看了这般样，一齐都心懒了。”阮小七道：“他们若似老兄这等慷慨，爱我弟兄们便好。”阮小五道：“那王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我们也去了多时，不到今日。我弟兄三个，便替他死也甘心！”吴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东、河北多少英雄豪杰的好汉。”阮小二道：“好汉们尽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

吴用道：“只此间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你们曾认得他么？”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盖么？”吴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虽然与我们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缘分浅薄，闻名不曾相会。”吴用道：“这等一个仗义疏财的好男子，如何不与他相见？”阮小二道：“我弟兄们无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勾与他相见。”吴用道：“小生这几年也只在晁保正庄上左近教些村学。如今打听得他有一套富贵待取，特地来和你们商议，我等就那半路里拦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吴用道：“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原来真个惜客好义。我对你们实说，果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知此一事。我如今见在晁保正庄上住，保正闻知你三个大名，特地教我来请你们说话。”阮小二道：“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并没半点儿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以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吴用道：“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日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今有一个好汉姓刘名唐，特来报知。如今欲要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买鱼，来请你们三个计较，成此一事。不知你们心意如何？”阮小五听了道：“罢，罢！”叫道：“七哥，我和你说甚么来？”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痒处！我们几时去？”吴用道：“请三位即便去来，明日起个五更，一齐都去晁天王庄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有诗为证：

壮志淹留未得伸，今逢学究启其心。

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宝共金。

当夜过了一宿，次早起来，吃了早饭，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吴学究，四个人离了石碣村，拽开脚步，取路投东溪村来。行了一日，早望见晁家庄，只见远远地绿槐树下晁盖和刘唐在那里等，望见吴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树前，两下都厮见了。晁盖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虚传。且请到庄里说话。"

六人却从庄外入来，到得后堂，分宾主坐定。吴用把前话说了，晁盖大喜，便叫庄客宰杀猪羊，安排烧纸。阮家三弟兄见晁盖人物轩昂，语言洒落，三个说道："我们最爱结识好汉，原来只在此间。今日不得吴教授相引，如何得会？"三个弟兄好生欢喜。当晚且吃了些饭，说了半夜话。次日天晓，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三阮见晁盖如此志诚，排列香花灯烛面前，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钱纸。

六筹好汉正在后堂散福饮酒，只见一个庄客报说："门前有个先生要见保正化斋粮。"晁盖道："你好不晓事！见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与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须直来问我。"庄客道："小人把米与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见保正。"晁盖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与他三二斗米去。你说与他，保正今日在庄上请人吃酒，没工夫相见。"庄客去了多时，只见又来说道："那先生与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称是一清道人，不为钱米而来，只要求见保正一面。"晁盖道："你这厮不会答应。便说今日委实没工夫，教他改日却来相见拜茶。"庄客道："小人也是这般说，那个先生说道：'我不为钱米斋粮，闻知保正是个义士，特求一见。'"晁盖道："你也这般缠，全不替我分忧。他若再嫌少时，可与他三四斗米去，何必又来说。我若不和客人们饮时，便去厮见一面，打甚么紧。你去发付他罢，再休要来说。"

庄客去了没半个时，只听得庄门外热闹。又见一个庄客飞也似来报道："那先生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晁盖听得，吃了一惊，慌忙起身道："众位弟兄少坐，晁盖自去看一看。"便从后堂出来，到庄门前看时，只见那个先生，身长八尺，道貌堂堂，威风凛凛，生得古怪。正在庄门外绿槐树下，打那众庄客。晁盖看那先生时，但见：

头绾两枚鬅松双丫髻，身穿一领巴山短褐袍，腰系杂色彩丝绦，背上松纹古铜剑。白肉脚衬着多耳麻鞋，绵囊手拿着鳖壳扇子。八字眉一

双杏子眼，四方口一部落腮胡。

那先生一头打庄客，一头口里说道："不识好人！"晁盖见了，叫道："先生息怒，你来寻晁保正，无非是投斋化缘，他已与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我觑得十万贯如同等闲，特地来寻保正有句话说。叵耐村夫无礼，毁骂贫道，因此性发。"晁盖道："你曾认得晁保正么？"那先生道："只闻其名，不曾会面。"晁盖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话说？"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贫道稽首。"晁盖道："先生少请到庄里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两人入庄里来。吴用见那先生入来，自和刘唐、三阮一处躲过。

且说晁盖请那先生到后堂吃茶已罢，那先生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别有甚么去处可坐？"晁盖见说，便邀那先生又到一处小小阁儿内，分宾坐定。晁盖道："不敢拜问先生高姓？贵乡何处？"那先生答道："贫道复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小道是蓟州人氏，自幼乡中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人但呼为公孙胜大郎。因为学得一家道术，亦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做入云龙。贫道久闻郓城县东溪村保正大名，无缘不曾拜识。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未知义士肯纳否？"晁盖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纲么？"那先生大惊道："保正何以知之？"晁盖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孙胜道："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有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保正心下如何？"

正说之间，只见一个人从阁子外抢将入来，劈胸揪住公孙胜，说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如何商量这等的勾当？我听得多时也。"吓得这公孙胜面如土色。正是：机谋未就，争奈窗外人听；计策才施，又早萧墙祸起。直教七筹好汉当时聚，万贯资财指日空。毕竟抢来揪住公孙胜的却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鹧鸪天》：

罡星起义在山东，杀曜纵横水浒中。可是七星成聚会，却于四海显英雄。人似虎，马如龙，黄泥冈上巧施功。满驮金贝归山寨，懊恨中书老相公。

话说当时公孙胜正在阁儿里对晁盖说："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只见一个人从外面抢将入来，揪住公孙胜道："你好大胆！却才商议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吴学究。晁盖笑道："先生休慌，且请相见。"两个叙礼罢，吴用道："江湖上久闻人说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处得会。"晁盖道："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吴学究。"公孙胜道："吾闻江湖上多人曾说加亮先生大名，岂知缘法却在保正庄上得会贤契。只是保正疏财仗义，以此天下豪杰都投门下。"晁盖道："再有几位相识在里面，一发请进后堂深处见。"三个人入到里面，就与刘唐、三阮都相见了。

众人道："今日此一会，应非偶然，须请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盖道："量小子是个穷主人，又无甚罕物相留好客，怎敢占上。"吴用道："保正哥哥，依着小生且请坐了。"晁盖只得坐了第一位。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才聚义饮酒。重整杯盘，再备酒肴，众人饮酌。

吴用道："保正梦见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此一套富贵，唾手而取。我等七人和会，并无一人晓得。想公孙胜先生江湖上仗义疏财之士，所以得知这件事，来投保正。所说央刘兄去探听路程从那里来，今日天晚，来早便请登程。"公孙胜道："这一事不须去了，贫道已打听，知他来的路数了，只是黄泥冈大路上来。"晁盖道："黄泥冈东十里路，地名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

赍助他盘缠。”吴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应在这人？自有用他处。”刘唐道：“此处黄泥冈较远，何处可以容身？”吴用道：“只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处，亦还要用了白胜。”晁盖道：“吴先生，我等还是软取，却是硬取？”吴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来的光景，力则力取，智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中你们意否？如此如此。”晁盖听了大喜，攧着脚道：“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吴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只可你知我知。”晁盖便道：“阮家三兄且请回归，至期来小庄聚会。吴先生依旧自去教学。公孙先生并刘唐，只在敝庄权住。”当日饮酒至晚，各自去客房里歇息。

次日五更起来，安排早饭吃了，晁盖取出三十两花银，送与阮家三兄弟道：“权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吴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才受了银两。一齐送出庄外来，吴用附耳低言道：“这般这般，至期不可有误。”阮家三弟兄相别了，自回石碣村去。晁盖留住吴学究与公孙胜、刘唐在庄上，每日议事。

话休絮繁。却说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物完备，选日差人起程。当下一日在后堂坐下，只见蔡夫人问道：“相公，生辰纲几时起程？”梁中书道：“礼物都已完备，明后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踌躇未决。”蔡夫人道：“有甚事踌躇未决？”梁中书道：“上年费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贼人劫将去了，至今无获；今年帐前眼见得又没个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踌躇未决。”蔡夫人指着阶下道：“你常说这个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纸领状，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误。”

梁中书看阶下那人时，却是青面兽杨志。梁中书大喜，随即唤杨志上厅说道：“我正忘了你。你若与我送得生辰纲去，我自有抬举你处。”杨志叉手向前禀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点？几时起身？”梁中书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拨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使个军健跟着，三日内便要起身去。”杨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实去不得。乞钧旨别差英雄精细的人去。”梁中书道：“我有心要抬举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内，另修一封书在中间，太师跟前重重保你，受道敕命回来，如何倒生支调，推辞不去？”杨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贼人劫去了，至今未获。今岁途中盗贼又多，甚是不好。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

去处。更兼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他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枉结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书道：“恁地时，多着军校防护送去便了。”杨志道：“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梁中书道：“你这般地说时，生辰纲不要送去了？”杨志又禀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书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说。”杨志道：“若依小人说时，并不要车子，把礼物都装做十余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送上东京交付，恁地时方好。”梁中书道：“你甚说的是。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道诰命回来。”杨志道：“深谢恩相抬举。”

当日便叫杨志一面打拴担脚，一面选拣军人。次日，叫杨志来厅前伺候，梁中书出厅来问道：“杨志，你几时起身？”杨志禀道：“告复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领状。”梁中书道：“夫人也有一担礼物，另送与府中宝眷，也要你领。怕你不知头路，特地再教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和你一同去。”杨志告道：“恩相，杨志去不得了。”梁中书道：“礼物多已拴缚完备，如何又去不得？”杨志禀道：“此十担礼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众人都由杨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杨志提调。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师府门下奶公，倘或路上与小人鳖拗起来，杨志如何敢和他争执得？若误了大事时，杨志那其间如何分说？”梁中书道：“这个也容易，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调便了。”杨志答道：“若是如此禀过，小人情愿便委领状。倘有疏失，甘当重罪。”梁中书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抬举你，真个有见识！”随即唤老谢都管并两个虞候出来，当厅分付道：“杨志提辖情愿委了一纸领状，监押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赴京，太师府交割，这干系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听他言语，不可和他鳖拗。夫人处分付的勾当，你三人自理会，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应了。当日杨志领了。

次日早起五更，在府里把担仗都摆在厅前。老都管和两个虞候又将一小担财帛，共十一担，拣了十一个壮健的厢禁军，都做脚夫打扮。杨志戴上凉笠儿，穿着青纱衫子，系了缠带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条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个客人模样，两个虞候假装做跟的伴当。各人都拿了条朴刀，又带几根藤条。梁中书付与了札付书呈。一行人都吃得饱了，在厅上拜辞了梁中书。看那军人担仗起程，杨志和谢都管、两个虞候监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离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门，取大路投东京进发。五里单牌，十里双牌。此时正

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昔日吴七郡王有八句诗道：

玉屏四下朱阑绕，簇簇游鱼戏萍藻。
簟铺八尺白虾须，头枕一枚红玛瑙。
六龙惧热不敢行，海水煎沸蓬莱岛。
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

这八句诗单题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孙在凉亭上水阁中，浸着浮瓜沉李，调冰雪藕避暑，尚兀自嫌热。怎知客人为些微名薄利，又无枷锁拘缚，三伏内只得在那途路中行。今日杨志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途上行。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

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那十一个厢禁军，担子又重，无有一个稍轻。天气热了，行不得，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杨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逼赶要行。两个虞候虽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气喘了行不上。杨志也嗔道："你两个好不晓事！这干系须是俺的！你们不替洒家打这夫子，却在背后也慢慢地挨。这路上不是耍处。"那虞候道："不是我两个要慢走，其实热了行不动，因此落后。前日只是趁早凉走，如今怎地正热里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杨志道："你这般说话，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须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尴尬去处，若不日里赶过去，谁敢五更半夜走？"两个虞候口里不道，肚中寻思："这厮不直得便骂人。"

杨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条，自去赶那担子。两个虞候坐在柳阴树下，等得老都管来，两个虞候告诉道："杨家那厮，强杀只是我相公门下一个提辖，直这般做大！"老都管道："须是我相公当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鳖拗，因此我不做声，这两日也看他不得，权且奈他。"两个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话儿，都管自做了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奈他一奈。"

当日行到申牌时分，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那十个厢禁军雨汗通流，都叹气吹嘘，对老都管说道："我们不幸做了军健，情知道被差出来。这般火似热的天气，又挑着重担，这两日又不拣早凉行，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们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们不要怨怅，巴到东京时，我自赏你。"众军汉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们时，并不敢怨怅。"又过了一夜。

次日，天色未明，众人起来趁早凉起身去。杨志跳起来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却理会。"众军汉道："趁早不去，日里热时走不得，却打我们。"杨志大骂道："你们省得甚么？"拿了藤条要打，众军忍气吞声，只得睡了。当

日直到辰牌时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饭走。一路上赶打着，不许投凉处歇。那十一个厢禁军口里喃喃讷讷地怨怅，两个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听了，也不着意，心内自恼他。

话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当日客店里，辰牌时分，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饭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大热。古人有八句诗道：

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
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红炉中。
五岳翠干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竭。
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

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阴树下歇凉，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喝道："快走！教你早歇。"众军人看那天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时那热不可当。但见：

热气蒸人，嚣尘扑面。万里乾坤如甑，一轮火伞当天。四野无云，风突突波翻海沸；千山灼焰，必剥剥石烈灰飞。空中鸟雀命将休，倒攧入树林深处；水底鱼龙鳞角脱，直钻入泥土窖里。直教石虎喘无休，便是铁人须汗落。

当时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看看日色当午，那石头上热了，脚疼走不得。众军汉道："这般天气热，兀的不晒杀人。"杨志喝着军汉道："快走！赶过前面冈子去，却再理会。"正行之间，前面迎着那土冈子。众人看这冈子时，但见：

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浑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遍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

当时一行十五人奔上冈子来，歇下担仗，那十四人都去松阴树下睡倒了。杨志说道："若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们却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众军汉道："你便剁做我七八段，其实去不得了。"杨志拿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杨志无可奈何。只见两个虞候和老都管气喘急急，也巴到冈子上松树下坐了喘气。看这杨志打那军健，老都管见了，说道："提辖，端的热了走不得，休见他罪过。"杨志道："都管，你不知，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地名叫做黄泥冈。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兀自出来劫人，休

道是这般光景，谁敢在这里停脚！”两个虞候听杨志说了，便道：“我见你说好几遍了，只管把这话来惊吓人。”老都管道：“权且教他们众人歇一歇，略过日中行如何？”杨志道：“你也没分晓了，如何使得？这里下冈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没人家，甚么去处，敢在此歇凉！”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

杨志拿着藤条喝道：“一个不走的，吃俺二十棍。”众军汉一齐叫将起来，数内一个分说道：“提辖，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须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当人！便是留守相公自来监押时，也容我们说一句。你好不知疼痒，只顾逞办！”杨志骂道：“这畜生不呕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条，劈脸便打去。老都管喝道：“杨提辖且住，你听我说。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官军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喏喏连声。不是我口浅，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草芥子大小的官职，直得恁地逞能。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庄一个老的，也合依我劝一劝。只顾把他们打，是何看待！”杨志道：“都管，你须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老都管道：“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弄。”杨志道：“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都管道：“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杨志却待再要回言，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探脑价望，杨志道：“俺说甚么？兀的不是歹人来了！”撇下藤条，拿了朴刀，赶入松林里来，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货！”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七个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一个鬓边老大一搭朱砂记，拿着一条朴刀，望杨志跟前来。七个人齐叫一声：“呵也！”都跳起来。杨志喝道：“你等是甚么人？”那七人道：“你是甚么人？”杨志又问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颠倒问，我等是小本经纪，那里有钱与你？”杨志道：“你等小本经纪人，偏俺有大本钱。”那七人问道：“你端的是甚么人？”杨志道：“你等且说那里来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听得多人说，这里黄泥冈上如常有贼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头自说道：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赋，只顾过冈子来。上得冈子，当不过这热，权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待晚凉了行。只听得有人上冈子来，我们只怕是歹人，因此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杨志道：“原来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才见你们窥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来看一看。”那七个人道：“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杨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

回担边来。

老都管道：“既是有贼，我们去休。”杨志说道：“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老都管道：“似你方才说时，他们都是没命的。”杨志道：“不必相闹，俺只要没事便好。你们且歇了，等凉些走。”众军汉都笑了。杨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边树下坐了歇凉。没半碗饭时，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冈子来。喝道：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

那汉子口里唱着，走上冈子来，松林里头歇下担桶，坐地乘凉。众军看见了，便问那汉子道：“你桶里是甚么东西？”那汉子应道：“是白酒。”众军道：“挑往那里去？”那汉子道：挑去村里卖。”众军道：“多少钱一桶？”那汉子道：“五贯足钱。”众军商量道：“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些吃？也解暑气。”正在那里凑钱。杨志见了，喝道：“你们又做甚么？”众军道：“买碗酒吃。”杨志调过朴刀杆便打，骂道：“你们不得洒家言语，胡乱便要买酒吃，好大胆！”众军道：“没事又来鸟乱。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道：“你这村鸟理会的甚么！到来只顾吃嘴，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那挑酒的汉子看着杨志冷笑道：“你这客官好不晓事，早是我不卖与你吃，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

正在松树边闹动争说，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甚么闹？”那挑酒的汉子道：“我自挑这酒过冈子村里卖，热了在此歇凉，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我又不曾卖与他。这个客官道我酒里有甚么蒙汗药，你道好笑么？说出这般话来！”

那七个客人说道：“我只道有歹人出来，原来是如此，说一声也不打紧。我们倒着买一碗吃，既是他们疑心，且卖一桶与我们吃。”那挑酒 的道：“不卖，不卖！”这七个客人道：“你这鸟汉子也不晓事，我们须不曾说你。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一般还你钱，便卖些与我们，打甚么不紧？看你不道得舍施了茶汤，便又救了我们热渴。”那挑酒的汉子便道：“卖一桶与你不争，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又没碗瓢舀吃。”那七人道：“你这汉子忒认真，便说一声打甚么不紧？我们自有椰瓢在这里。只见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椰瓢来，一个捧出一大捧枣子来。七个人立在桶边，开了桶盖，轮替换着舀那酒吃，把枣子过口。无一时，一桶酒都吃尽了。七个客人道：“正不曾问得你多少价钱？”那汉道：“我一了不说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七个客人道：

“五贯便依你五贯，只饶我们一瓢吃。”那汉道：“饶不的，做定的价钱。”一个客人把钱还他，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汉去夺时，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里便走，那汉赶将去。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望桶里一倾，便盖了桶盖，将瓢望地下一丢，口里说道：“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头识脸的，也这般啰唣。”

那对过众军汉见了，心内痒起来，都待要吃，数中一个看着老都管道：“老爷爷，与我们说一声。那卖枣子的客人买他一桶吃了，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润一润喉也好。其实热渴了，没奈何，这里冈子上又没讨水吃处。老爷方便！”老都管见众军所说，自心里也要吃得些，竟来对杨志说：“那贩枣子客人已买了他一桶酒吃，只有这一桶，胡乱教他们买了避暑气。冈子上端的没处讨水吃。”杨志寻思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杨志道：“既然老都管说了，教这厮们买吃了便起身。”

众军健听了这话，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那卖酒的汉子道：“不卖了，不卖了！”便道：“这酒里有蒙汗药在里头。”众军陪着笑说道：“大哥，直得便还言语。”那汉道：“不卖了，休缠！”这贩枣子的客人劝道：“你这个鸟汉子，他也说得差了，你也忒认真，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须不关他众人之事，胡乱卖与他众人吃些。”那汉道：“没事讨别人疑心做甚么？”这贩枣子客人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只顾将这桶酒提与众军去吃。那军汉开了桶盖，无甚舀吃，陪个小心，问客人借这椰瓢用一用。众客人道：“就送这几个枣子与你们过酒。”众军谢道：“甚么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谢，都是一般客人，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众军谢了，先兜两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杨提辖吃一瓢。杨志那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两个虞候各吃一瓢。众军汉一发上，那桶酒登时吃尽了。

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拿起来，只吃了一半，枣子分几个吃了。那卖酒的汉子说道：“这桶酒吃那客人饶两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罢。”众军汉把钱还他。那汉子收了钱，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冈子去了。

只见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

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了去。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却才那个挑酒的汉子，便是白日鼠白胜。却怎地用药？原来挑上冈子时，两桶都是好酒。七个人先吃了一桶，刘唐揭起桶盖，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们看着，只是教人死心塌地。次后，吴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抖在瓢里，只做赶来饶他酒吃，把瓢去兜时，药已搅在酒里，假意兜半瓢吃，那白胜劈手夺来，倾在桶里，这个便是计策。那计较都是吴用主张，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

原来杨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将起来，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个人时，口角流涎，都动不得。正应俗语道："饶你奸似鬼，吃了洗脚水。"杨志愤闷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教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这冈子上寻个死处！"撩衣破步，望黄泥冈下便跳。正是：虽然未得身荣贵，到此先须祸及身。正是：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秋霜。毕竟杨志在黄泥冈上寻死，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诗曰：

二龙山势耸云烟，松桧森森翠接天。
乳虎邓龙真啸聚，恶神杨志更雕镌。
人逢忠义情偏洽，事到颠危志益坚。
背绣僧同青面兽，宝珠夺得更周全。

话说杨志当时在黄泥冈上被取了生辰纲去，如何回转去见得梁中书，欲要就冈子上自寻死路。却待望黄泥冈下跃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寻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回身再看那十四个人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杨志，没个挣扎得起。杨志指着骂道："都是你这厮们不听我言语，因此做将出来，连累了洒家！"树根头拿了朴刀，挂 了腰刀，周围看时，别无物件。杨志叹了口气，一直下冈子去了。

那十四个人直到二更，方才得醒。一个个爬将起来，口里只叫得连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们众人不听杨提辖的好言语，今日送了我也！"众人道："老爷，今日事已做出来了，且通个商量。"老都管道："你们有甚见识？"众人道："是我们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烧到身，各自去扫；蜂虿入怀，随即解衣。若还杨提辖在这里，我们都说不过。如今他自去的不知去向，我们回去见梁中书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说道：他一路上凌辱打骂众人，逼迫的我们都动不得。他和强人做一路，把蒙汗药将俺们麻翻了，缚了手脚，将金宝都掳了去了。"老都管道："这话也说的是。我们等天明先去本处官司首告。留下两个虞候随衙听候，捉拿贼人。我等众人，连夜赶回北京，报与本官知道，教动文书，申复太师得知，着落济州府追获这伙强人便了。"次日天晓，老都管自和一行人来济州府该管官吏首告，不在话下。

且说杨志提着朴刀，闷闷不已，离黄泥冈望南行了半日，看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里歇了，寻思道："盘缠又没了，举眼无个相识，却是怎地好？"渐渐天色明亮，只得赶早凉了行。又走了二十余里，前面到一酒店门前。杨志道："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过？"便入那酒店去，向这桑木桌凳座头上坐了，身边倚了朴刀。只见灶边一个妇人问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杨志道："先取两角酒来吃，借些米来做饭，有肉安排些个，少停一发算钱还你。"只见那妇人先叫一个后生来面前筛酒，一面做饭，一边炒肉，都把来杨志吃了。杨志起身，绰了朴刀，便出店门。那妇人道："你的酒肉饭钱都不曾有。"杨志道："待俺回来还你，权赊咱一赊。"说了便走。

那筛酒的后生，赶将出来揪住，被杨志一拳打翻了。那妇人叫起屈来。杨志只顾走，只见背后一个人赶来叫道："你那厮走那里去？"杨志回头看时，那人大脱膊着，拖条杆棒抢奔将来。杨志道："这厮却不是晦气，倒来寻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后面时，那筛酒后生也拿条棁叉，随后赶来。又引着两三个庄客，各拿杆棒，飞也似都来。杨志道："结果了这厮一个，那厮们都不敢追来。"便挺了手中朴刀，来斗这汉。这汉也轮转手中杆棒抢来迎。两个斗了三二十合，这汉怎地敌的杨志，只办得架隔遮拦，上下躲闪。那后来的后生并庄客却待一发上，只见这汉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叫道："且都不要动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汉，你可通个姓名。"正是：

逃灾避难受辛艰，曹正相逢且破颜。

偶遇智深同戮力，三人计夺二龙山。

那杨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兽杨志的便是。"这汉道："莫不是东京殿司杨制使么？"杨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杨制使？"这汉撇了枪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杨志便扶这人起来，问道："足下是谁？"这汉道："小人原是开封府人氏，乃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户出身。小人杀得好牲口，挑筋剐骨，开剥推剥，只此被人唤做操刀鬼曹正。为因本处一个财主，将五千贯钱教小人来此山东做客，不想折本，回乡不得，在此入赘在这个庄农人家。却才灶边妇人，便是小人的浑家。这个拿棁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才小人和制使交手，见制使手段和小人师父林教师一般，因此抵敌不住。"杨志道："原来你却是林教师的徒弟。你的师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见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听得人这般说将来，未知真实。且请制使到家少歇。"杨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里来。曹正请杨志里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来拜了杨志，一面

再置酒食相待。

饮酒中间，曹正动问道："制使缘何到此？"杨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纲，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书的生辰纲一事，从头备细告诉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里住几时，再有商议。"杨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将来，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这般说时，要投那里去？"杨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寻你师父林教头。俺先前在那里经过时，正撞着他下山来与洒家交手。王伦见了俺两个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里相会，以此认得你师父林冲。王伦当初苦苦相留洒家，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因此踌躇未决，进退两难。"

曹正道："制使见的是，小人也听的人传说，王伦那厮心地匾窄，安不得人。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时，受尽他的气。以此多人传说将来，方才知道。不若小人此间，离不远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唤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唤做宝珠寺。那座山生来却好裹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上的去。如今寺里住持还了俗，养了头发，余者和尚，都随顺了。说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为头那人，唤做金眼虎邓龙。制使若有心落草时，到去那里入伙，足可安身。"杨志道："既有这个去处，何不去夺来安身立命？"当下就曹正家里住了一宿，借了些盘缠，拿了朴刀，相别曹正，拽开脚步，投二龙山来。

行了一日，看看渐晚，却早望见一座高山。杨志道："俺去林子里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转入林子里来，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脱的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头乘凉，那和尚见了杨志，就树根头绰了禅杖，跳将起来，大喝道："兀那撮鸟，你是那里来的？"杨志听了道："原来也是关西和尚。俺和他是乡中，问他一声。"杨志叫道："你是那里来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说，轮起手中禅杖，只顾打来。杨志道："怎奈那秃厮无礼，且把他来出口气。"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和尚。两个就林子里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两个放对。但见：

两条龙竞宝，一对虎争餐。朴刀举露半截金蛇，禅杖起飞全身玉蟒。两条龙竞宝，搅长江，翻大海，鱼鳖惊惶；一对虎争餐，奔翠岭，撼青林，豺狼乱窜。崒嵂嵂，忽喇喇，天崩地塌，黑云中玉爪盘旋；恶狠狠，雄赳赳，雷吼风呼，杀气内金睛闪烁。两条龙竞宝，吓的那身长力壮、仗霜锋周处眼无光；一对虎争餐，惊的这胆大心粗、施雪刃卞庄魂魄丧。两条龙竞宝，眼珠放彩，尾摆得水母殿台摇；一对虎争餐，野兽奔驰，声震的山神毛发竖。花和尚不饶杨制使，抵死交锋；杨制使欲捉花和尚，设

机力战。

当时杨志和那僧人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那和尚卖个破绽，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喝一声："且歇！"两个都住了手。杨志暗暗地喝彩道："那里来的这个和尚，真个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刚刚地只敌的他住。"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汉子，你是甚么人？"杨志道："洒家是东京制使杨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东京卖刀杀了破落户牛二的？"杨志道："你不见俺脸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来在这里相见。"杨志道："不敢问师兄却是谁？缘何知道洒家卖刀？"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的便是。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

杨志笑道："原来是自家乡里，俺在江湖上多闻师兄大名，听的说道师兄在大相国寺里挂搭，如今何故来在这里？"鲁智深道："一言难尽。洒家在大相国寺管菜园，遇着那豹子头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见不平，直送他到沧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两个防送公人回来对高俅那厮说道：'正要在野猪林里结果林冲，却被大相国寺鲁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沧州，因此害他不得。'这日娘贼恨杀洒家，分付寺里长老不许俺挂搭，又差人来捉洒家。却得一伙泼皮通报，不是着了那厮的手。吃俺 一把火烧了那菜园里廨宇，逃走在江湖上，东又不着，西又不着。来到孟州十字坡过，险些儿被个酒店里妇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药麻翻了。得他的丈夫归来的早，见了洒家这般模样，又看了俺的禅杖、戒刀吃惊，连忙把解药救俺醒来。因问起洒家名字，留住俺过了数日，结义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两个，亦是江湖上好汉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园子张青，其妻母夜叉孙二娘，甚是好义气。住了四五日，打听的这里二龙山宝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来奔他邓龙入伙，叵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这山上。邓龙那厮和俺厮并，又敌洒家不过，只把这山下三座关牢牢地拴住，又没个道路上去。打紧这座山生的险峻，又没别路上去，那撮鸟由你叫骂，只是不下来厮杀，气得洒家正苦，在这里没个委结。不想却是大哥来。"

杨志大喜。两个就林子里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杨志诉说卖刀杀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纲失陷一节，都备细说了。又说曹正指点来此一事，便道："既是闭了关隘，俺们休在这里，如何得他下来？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议。"两个厮赶着行，离了那林子，来到曹正酒店里。杨志引鲁智深与他相见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龙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闭了关时，休说

道这二位，便有一万军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鲁智深道：“叵耐那撮鸟，连输与洒家两遍。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点翻了，却待再要打那厮一顿，结果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闭了这鸟关。由你自在下面骂，只是不肯下来厮杀。”杨志道：“既然好去处，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鲁智深道：“便是没做个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

曹正道：“小人有条计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杨志道：“愿闻良策则个。”曹正道：“制使也休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这里近村庄家穿着。小人把这位师父禅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带六个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条索子绑了师父。小人自会做活结头。却去山下叫道：‘我们近村开酒店庄家，这和尚来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了，不肯还钱，口里说道：去报人来打你山寨。因此我们听的，乘他醉了，把他绑缚在这里，献与大王。’那厮必然放我们上山去。到得他山寨里面，见邓龙时，把索子拽脱了活结头，小人便递过禅杖与师父。你两个好汉一发上，那厮走往那里去。若结果了他时，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计若何？”鲁智深、杨志齐道：“妙哉，妙哉！”

当晚吃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干粮。次日五更起来，众人都吃得饱了。鲁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当日杨志、鲁智深、曹正，带了小舅并五七个庄家，取路投二龙山来。晌午后，直到林子里，脱了衣裳，把鲁智深用活结头使索子绑了，教两个庄家牢牢地牵着索头。杨志戴了遮日头凉笠儿，身穿破布衫，手里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禅杖。众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后簇拥着。到得山下，看那关时，都摆着强弩硬弓，灰瓶炮石。小喽啰在关上看时，绑得这个和尚来，飞也似报上山去。

多样时，只见两个小头目上关来问道：“你等何处人？来我这里做甚么？那里捉得这个和尚来？”曹正答道：“小人等是这山下近村庄家，开着一个小酒店。这个胖和尚不时来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不肯还钱，口里说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个人来打这二龙山，和你这近村坊都洗荡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将好酒请他，灌得醉了，一条索子绑缚这厮来献与大王，表我等村坊孝顺之心，免得村中后患。”

两个小头目听了这话，欢天喜地说道：“好了！众人在此少待一时。”两个小头目就上山来，报知邓龙说：“拿的那胖和尚来。”邓龙听了大喜，叫：“解上山来，且取这厮的心肝来做下酒，消我这点冤仇之恨！”小喽啰得令，来把关隘门开了，便叫送上来。

杨志、曹正紧押鲁智深，解上山来。看那三座关时，端的险峻：两下里

山环绕将来，包住这座寺。山峰生得雄壮，中间只一条路。上关来，三重关上，摆着擂木炮石，硬弩强弓，苦竹枪密密地攒着。过得三处关闸，来到宝珠寺前看时，三座殿门，一段镜面也似平地，周遭都是木栅为城。寺前山门下立着七八个小喽啰，看见缚的鲁智深来，都指着骂道："你这秃驴，伤了大王，今日也吃拿了。慢慢的碎割了这厮！"鲁智深只不做声。押到佛殿看时，殿上都把佛来抬去了，中间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众多小喽啰，拿着枪棒，立在两边。

少刻，只见两个小喽啰扶出邓龙来，坐在交椅上。曹正、杨志紧紧地帮着鲁智深到阶下。邓龙道："你那厮秃驴，前日点翻了我，伤了小腹，至今青肿未消。今日也有见我的时节。"鲁智深睁圆怪眼，大喝一声："撮鸟休走！"两个庄家把索头只一拽，拽脱了活结头，散开索子。鲁智深就曹正手里接过禅杖，云飞轮动。杨志撇了凉笠儿，提起手中朴刀。曹正又轮起杆棒。众庄家一齐发作，并力向前。邓龙急待挣扎时，早被鲁智深一禅杖当头打着，把脑盖劈做两半个，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喽啰，早被杨志搠翻了四五个。

曹正叫道："都来投降！若不从者，便行扫除处死！"寺前寺后五六百小喽啰，并几个小头目，惊吓的呆了，只得都来归降投伏。随即叫把邓龙等尸首扛抬去后山烧化了。一面去点仓敖，整顿房舍，再去看那寺后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来吃。鲁智深并杨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设宴庆贺。小喽啰们尽皆投伏了，仍设小头目管领。曹正别了二位好汉，领了庄家自回家去，不在话下。看官听说，有诗为证：

古刹清幽隐翠微，邓龙雄据恣非为。

天生神力花和尚，斩草除根更可悲。

不说鲁智深、杨志自在二龙山落草，却说那押生辰纲老都管，并这几个厢禁军，晓行夜住，赶回北京。到的梁中书府，直至厅前，齐齐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书道："你们路上辛苦，多亏了你众人。"又问："杨提辖何在？"众人告道："不可说！这人是个大胆忘恩的贼。自离了此间，五七日后，行得到黄泥冈，天气大热，都在林子里歇凉。不想杨志和七个贼人通同，假装做贩枣子客商。杨志约会与他做一路，先推七辆江州车儿在这黄泥冈上松林里等候，却叫一个汉子挑一担酒来冈子上歇下。小的众人不合买他酒吃，被那厮把蒙汗药都麻翻了，又将索子捆缚众人。杨志和那七个贼人，却把生辰纲财宝并行李尽装载车上将了去。见今去本管济州府陈告了，留两个虞候在那里随衙听候，捉拿贼人。小人等众人，星夜赶回来，告知恩相。"梁中书听了

大惊，骂道："这贼配军！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抬举你成人，怎敢做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时，碎 尸万段！"随即便唤书吏写了文书，当时差人星夜来济州投下。又写一封家书，着人也连夜上东京报与太师知道。

且不说差人去济州下公文，只说着人上东京来到太师府报知。见了太师，呈上书札。蔡太师看了大惊道："这班贼人甚是胆大！去年将我女婿送来的礼物打劫了去，至今未获贼人；今年又来无礼，更待干罢，恐后难治。"随即押了一纸公文，着一个府干亲自赍了，星夜望济州来，着落府尹，立等捉拿这伙贼人，便要回报。

且说济州府尹自从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 中书札付，每日理论不下。正忧闷间，只见门吏报道："东京太师府里差府干见到厅前，有紧急公文要见相公。"府尹听的大惊道："多管是生辰纲的事。"慌忙升厅来，与府干相见了，说道："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状子，已经差缉捕的人跟捉贼人，未见踪迹。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来，又经着仰尉司并缉捕观察，杖限跟捉，未曾得获。若有些动静消息，下官亲到相府回话。"府干道："小人是太师府里心腹人。今奉太师钧旨，特差来这里要这一干人。临行时，太师亲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里宿歇，立等相公要拿这七个贩枣子的并卖酒一人、在逃军官杨志，各贼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备，差人解赴东京。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时，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请看太师府里行来的钧帖。"

府尹看罢大惊，随即便唤缉捕人等。只见阶下一人声喏，立在帘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禀道："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太守道："前日黄泥冈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纲，是你该管么？"何涛答道："禀复相公，何涛自从领了这件公事，昼夜无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黄泥冈上往来缉捕；虽是累经杖责，到今未见踪迹。非是何涛怠慢官府，实出于无奈。"府尹喝道："胡说！上不紧则下慢。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陷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你是个缉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祸及于我。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便唤过文笔匠来，去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空着甚处州名，发落道："何涛，你若获不得贼人，重罪决不饶恕！"

何涛领了台旨下厅前，来到使臣房里，会集许多做公的都到机密房中，商议公事。众做公的都面面相觑，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尽无言语。何涛道：

“你们闲常时都在这房里赚钱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难捉，都不做声。你众人也可怜我脸上刺的字样！”众人道：“上复观察，小人们人非草木，岂不省的？只是这一伙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旷野强人，遇着，一时劫了。他得财宝，自去山寨里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涛听了，当初只有三分烦恼，见说了这话，又添了五分烦恼，自离了使臣房里，上马回到家中，把马牵去后槽上拴了，独自一个，闷闷不已。正是：

眉头重上三锽锁，腹内填平万斛愁。

若是贼徒难捉获，定教徒配入军州。

只见老婆问道：“丈夫，你如何今日这般烦恼？”何涛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纸批文，为因黄泥冈上一伙贼人打劫了梁中书与丈人蔡太师庆生辰的金珠宝贝，计十一担，正不知是甚么样人打劫了去。我自从领了这道钧批，到今未曾得获。今日正去转限，不想太师府又差干办来，立等要拿这一伙贼人解京。太守问我贼人消息，我回复道：‘未见次第，不曾获的。’府尹将我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只不曾填甚去处，在后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

正说之间，只见兄弟何清来望哥哥。何涛道：“你来做甚么？不去赌钱，却来怎地？”何涛的妻子乖觉，连忙招手说道：“阿叔，你且来厨下，和你说话。”何清当时跟了嫂嫂进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肉食菜蔬，荡几杯酒，请何清吃。何清问嫂嫂道：“哥哥忒杀欺负人，我不中也是你一个亲兄弟，你便奢遮杀，只做得个缉捕观察，便叫我一处吃盏酒，有甚么辱没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里自过活不得哩。”何清道：“他每日趁了大钱大物那里去了？有的是钱和米，有甚么过活不得处？”阿嫂道：“你不知，为这黄泥冈上，前日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书庆贺蔡太师的生辰纲去。如今济州府尹奉着太师钧旨：限十日内定要捉拿各贼解京。若还捉不着正身时，都要刺配远恶军州去。你不见你哥哥先吃府尹刺了脸上‘迭配……州’字样，只不曾填甚么去处，早晚捉不着时，实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我却才安排些酒食与你吃。他闷了几时了，你却怪他不的。”

何清道：“我也诽诽地听的人说道，有贼打劫了生辰纲去。正在那里地面上？”阿嫂道：“只听的说道黄泥冈上。”何清道：“却是甚么样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方才说了，是七个贩枣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来恁地。知道是贩枣子的客人了，却闷怎地！何不差精细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说得好，便是没捉处。”何清笑道：“嫂嫂，倒要

你忧！哥哥放着常来的一般儿好酒肉弟兄，闲常不采的是亲兄弟。今日才有事，便叫没捉处。若是叫兄弟得知，赚得几贯钱使，量这伙小贼有甚难处。”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风路？”何清笑道：“直等哥哥临危之际，兄弟却来，有个道理救他。”说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吃两杯。

那妇人听了这说话的跷蹊，慌忙来对丈夫备细说了。何涛连忙叫请何清到面前。何涛陪着笑脸说道：“兄弟，你既知此贼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么来历，我自和嫂子说耍，兄弟如何救的哥哥？”何涛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冷暖。只想我日常的好处，休记我闲时的歹处，救我这条性命！”何清道：“哥哥，你管下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二三百个，何不与哥哥出些力气，量兄弟一个怎救的哥哥？”何涛道：“兄弟，休说他们，你的话眼里有些门路。休要把别人做好汉，你且说与我些去向，我自有补报你处。正教我怎地宽心？”何清道：“有甚么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涛道：“你不要呕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处，兄弟自来出些气力拿这伙小贼。”

阿嫂便道：“阿叔，胡乱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师府钧帖，立等要这一干人。天来大事，你却说小贼。不知甚么去处，只这等无门路了。”何清道：“嫂嫂，你须知我只为赌钱上，吃哥哥多少言语，但是打骂，不曾和他争涉。闲常有酒有食，只和别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处！”

何涛见他话眼有些来历，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说道：“兄弟，权将这锭银收了。日后捕得贼人时，金银段匹赏赐，我一力包办。”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来抱佛脚，闲时不烧香。我却要你银子时，便是兄弟勒掯你。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将来赚我。你若如此，我便不说，既是你两口儿我行陪话，我说与你。不要把银子出来惊我。”何涛道：“银两都是官司信赏出的，如何没三五百贯钱？兄弟，你休推却。我且问你：这伙贼却在那里有些来历？”何清拍着大腿道：“这伙贼，我都捉在便袋里了。”何涛大惊道：“兄弟，你如何说这伙贼在你便袋里？”何清道：“哥哥，你莫管我，自都有在这里便了。你只把银子收了去，不要将来赚我，只要常情便了。我却说与你知道。”

何清不慌不忙，叠着两个指头，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郓城县里，引出个仗义英雄；梁山泊中，聚一伙擎天好汉。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毕竟何清对何涛说出甚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诗曰：

亲爱无过弟与兄，便从酒后露真情。
何清不笃同胞义，观察安知众贼名。
玩寇长奸人暗走，惊蛇打草事难成。
只因一纸闲文字，惹起天罡地煞兵。

当时何观察与兄弟何清道：“这锭银子是官司信赏的，非是我把来赚你，后头再有重赏。兄弟，你且说这伙人如何在你便袋里？”只见何清去身边招文袋内摸出一个经折儿来，指道：“这伙贼人都在上面。”何涛道：“你且说怎地写在上面？”

何清道：“不瞒哥哥说，兄弟前日为赌博输了，没一文盘缠，有个一般赌博的，引兄弟去北门外十五里，地名安乐村，有个王家客店内，凑些碎赌。为是官司行下文书来，着落本村，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为是小二哥不识字，央我替他抄了半个月。当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个贩枣子的客人，推着七辆江州车儿来歇。我却认得一个为头的客人，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因何认得他？我比先曾跟一个闲汉去投奔他，因此我认得。我写着文簿，问他道：‘客人高姓？’只见一个三髭须白净面皮的抢将过来答应道：‘我等姓李，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我虽写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带我去村里相赌，来到一处三叉路口，只见一个汉子挑两个桶来。我不认得他，店主人自与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应道：‘有担醋，将去村里财主家卖。’店主人和我说道：‘这人叫做白日鼠白胜，他是个赌客。’我也只安在心里。后来听得沸沸扬扬地说道：‘黄泥冈上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把蒙汗药

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纲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谁？如今只捕了白胜，一问便知端的。这个经折儿是我抄的副本。”何涛听了大喜，随即引了兄弟何清径到州衙里，见了太守。府尹问道：“那公事有些下落么？”何涛禀道：“略有些消息了。”

府尹叫进后堂来说，仔细问了来历。何清一一禀说了。当下便差八个做公的，一同何涛、何清，连夜来到安乐村，叫了店主人作眼，径奔到白胜家里，却是三更时分。叫店主人赚开门来打火，只听得白胜在床上做声。问他老婆时，却说道：“害热病不曾得汗。”从床上拖将起来，见白胜面色红白，就把索子绑了，喝道：“黄泥冈上做得好事！”白胜那里肯认。把那妇人捆了，也不肯招。众做公的绕屋寻赃寻贼，寻到床底下，见地面不平，众人掘开，不到三尺深。众多公人发声喊，白胜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银，随即把白胜头脸包了，带他老婆，扛抬赃物，都连夜赶回济州城里来。却好五更天明时分，把白胜押到厅前，便将索子捆了，问他主情造意，白胜抵赖，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连打三四顿，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赃物，捕人已知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了。你这厮如何赖得过？你快说那六人是谁，便不打你了。”白胜又捱了一歇，打熬不过，只得招道：“为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来纠合白胜与他挑酒，其实不认得那六人。”知府道：“这个不难。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胜；他的老婆也锁了，押去女牢里监收。随即押一纸公文，就差何涛亲自带领二十个眼明手快的公人，径去郓城县投下，着落本县，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个正贼。就带原解生辰纲的两个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观察领了一行人，去时不要大惊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先把一行公人并两个虞候，都藏在客店里，只带一两个跟着，来下公文，径奔郓城县衙门前来。

当下巳牌时分，却值知县退了早衙，县前静悄悄地。何涛走去县对门一个茶坊里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个泡茶，问茶博士道：“今日如何县前恁地静？”茶博士说道：“知县相公早衙方散，一应公人和告状的都去吃饭了未来。”何涛又问道：“今日县里不知是那个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来也。”何涛看时，只见县里走出一个吏员来。看那人时，怎生模样？但见：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垂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

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上应星魁，感乾坤之秀气；下临凡世，聚山岳之降灵。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丧早。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 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宋江好处：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冰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

当时宋江带着一个伴当，走将出县前来。只见这何观察当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间请坐拜茶。”宋江见他似个公人打扮，慌忙答礼道：“尊兄何处？”何涛道：“且请押司到茶坊里面吃茶说话。”宋公明道：“谨领。”两个入到茶坊里坐定，伴当都叫去门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问尊兄高姓？”何涛答道：“小人是济州府缉捕使臣何观察的便是。不敢动问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贱眼不识观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涛倒地便拜，说道：“久闻大名，无缘不曾拜识。”宋江道：“惶恐。观察请上坐。”何涛道：“小人是一小弟，安敢占上。”宋江道：“观察是上司衙门的人，又是远来之客。”两个谦让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涛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将两杯茶来。”没多时，茶到。两个吃了茶，茶盏放桌子上。

宋江道：“观察到敝县，不知上司有何公务？”何涛道：“实不相瞒押司，来贵县有几个要紧的人。”宋江道：“莫非贼情公事否？”何涛道：“有实封公文在此，敢烦押司作成。”宋江道：“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为甚么贼情紧事？”何涛道：“押司是当案的人，便说也不妨。敝府管下黄泥冈上一伙贼人，共是八个，把蒙汗药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差遣

送蔡太师的生辰纲军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担金珠宝贝，计该十万贯正赃。今捕得从贼一名白胜，指说七个正贼，都在贵县。这是太师府特差一个干办，在本府立等要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维持。”宋江道：“休说太师府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胜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涛道：“不瞒押司说，是贵县东溪村晁保正为首。更有六名从贼，不识姓名。烦乞用心。”

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宋江且答应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今番做出来了，好教他受！”何涛道：“相烦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只是一件：这实封公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当轻泄于人。”何涛道：“押司高见极明，相烦引进。”宋江道：“本官发放一早晨事务，倦怠了少歇。观察略待一时，少刻坐厅时，小吏来请。”何涛道：“望押司千万作成。”宋江道：“理之当然，休这等说话。小吏略到寒舍，分拨了些家务便到，观察少坐一坐。”何涛道：“押司尊便，请治事。小弟只在此专等。”

宋江起身，出得阁儿，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发我还茶钱。”离了茶坊，飞也似跑到下处，先分付伴当去叫直司在茶坊门前伺候，“若知县坐衙时，便可去茶坊里安抚那公人道：‘押司便来。’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鞁了马，牵出后门外去。宋江拿了鞭子，跳上马，慢慢地离了县治。出得东门，打上两鞭，那马不剌剌的望东溪村撺将去。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庄客见了，入去庄里报知。正是：

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
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

且说晁盖正和吴用、公孙胜、刘唐在后园葡萄树下吃酒。此时三阮已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晁盖见庄客报说宋押司在门前。晁盖问道：“有多少人随从着？”庄客道：“只独自一个飞马而来，说快要见保正。”晁盖道：“必然有事。”慌忙出来迎接。宋江道了一个喏，携了晁盖手，便投侧边小房里来。晁盖问道：“押司如何来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如今黄泥冈事发了！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六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带领若干人，奉着太师府钧帖并本州

文字来捉你等七人，道你为首。天幸撞在我手里，我只推说知县睡着，且教何观察在县对门茶坊里等我，以此飞马而来报你。哥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若不快走时，更待甚么？我回去引他当厅下了公文，知县不移时便差人连夜下来。你们不可担阁，倘有些疏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来救你。”晁盖听罢，吃了一惊，道：“贤弟，大恩难报！”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说，只顾安排走路，不要缠障，我便回去也。”晁盖道：“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后面有三个在这里，贤弟且见他一面。”宋江来到后园，晁盖指着道：“这三位：一个吴学究；一个公孙胜，蓟州来的；一个刘唐，东潞州人。”宋江略讲一礼，回身便走，嘱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庄前，上了马，打上两鞭，飞也似望县里来了。

且说晁盖与吴用、公孙胜、刘唐三人道：“你们认得进来相见的这个人么？”吴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谁人？”晁盖道：“你三位还不知哩，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惊：“莫不走漏了消息，这件事发了？”晁盖道：“亏杀这个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与我们。原来白胜已自捉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个缉捕何观察，将带若干人，奉着太师钧帖来，着落郓城县，立等要拿我们七个。亏了他稳住那公人在茶坊里挨候，他飞马先来报知我们，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连夜到来捕获我们，却是怎地好？”吴用道：“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里，这大恩人姓甚名谁？”晁盖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吴用道：“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公孙胜、刘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传说的及时雨宋公明？”晁盖点头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弟兄。吴先生不曾得会。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

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却是走那里去好？”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齐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晁盖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晁盖道：“这一论正合吾意。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了伙。”晁盖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迟！吴先生，你便和刘唐带了几个庄客，挑担先去阮家安顿了，

却来旱路上接我们。我和公孙先生两个打并了便来。”吴用、刘唐把这生辰纲打劫得金珠宝贝做五六担装了，叫五六个庄客一发吃了酒食。吴用袖了铜链，刘唐提了朴刀，监押着五七担，一行十数人，投石碣村来。晁盖和公孙胜在庄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庄客，赍发他些钱物，从他去投别主；愿去的，都在庄上并叠财物，打拴行李。有诗为证：

太师符督下州来，晁盖逡巡受祸胎。

不是宋江潜往报，七人难免这场灾。

再说宋江飞马去到下处，连忙到茶坊里来。只见何观察正在门前望。宋江道："观察久等。却被村里有个亲戚，在下处说些家务，因此担阁了些。"何涛道："有烦押司引进。"宋江道："请观察到县里。"两个入得衙门来，正直知县时文彬在厅上发落事务。宋江将着实封公文，引着何观察，直至书案边，叫左右挂上回避牌。宋江向前禀道："奉济州府公文，为贼情紧急公务，特差缉捕使臣何观察到此下文书。"知县接来拆开，就当厅看了，大惊，对宋江道："这是太师府差干办来立等要回话的勾当。这一干贼，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来，那六人便有下落。"时知县道："这东溪村晁保正，闻名是个好汉，他如何肯做这等勾当？"随即叫唤尉司并两个都头：一个姓朱名仝，一个姓雷名横。他两个非是等闲人也！

当下朱仝、雷横两个来到后堂，领了知县言语，和县尉上了马，径到尉司，点起马步弓手并士兵一百余人，就同何观察并两个虞候作眼拿人。当晚都带了绳索军器，县尉骑着马，两个都头亦各乘马，各带了腰刀、弓箭，手拿朴刀，前后马步弓手簇拥着，出得东门，飞奔东溪村晁家来。到得东溪村里，已是一更天气，都到一个观音庵取齐。

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庄。晁盖家有前后两条路：若是一发去打他前门，他望后门走了；一齐哄去打他后门，他奔前门走了。我须知晁盖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个是甚么人，必须也不是良善君子。那厮们都是死命，倘或一齐杀出来，又有庄客协助，却如何抵敌他？只好声东击西，等那厮们乱撺，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教头分做两路，我与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后门埋伏了。等候唿哨响为号，你等向前门只顾打入来，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捉一双。"雷横道："也说得是。朱都头，你和县尉相公从前门打入来，我与你截住后路。"朱仝道："贤弟，你不省得。晁盖庄上有三条活路，我闲常时都看在眼里了。我去那里，须认得他的路数，不用火把便见。你还不知他

出没的去处，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处。”县尉道：“朱都头说得是。你带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来个勾了。”朱仝领了十个弓手，二十个土兵，先去了。县尉再上了马，雷横把马步弓手都摆在前后，帮护着县尉。土兵等都在马前，明晃晃照着三四十个火把，拿着梲叉、朴刀、留客住、钩镰刀，一齐都奔晁家庄来。到得庄前，也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见晁盖庄里一缕火起，从中堂烧将起来，涌得黑烟遍地，红焰飞空。又走不到十数步，只见前后门四面八方，约有三四十把火发，焰腾腾地一齐都着。前面雷横拿着朴刀，背后众土兵发着喊，一齐把庄门打开，都扑入里面看时，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并不曾见有一个人。只听得后面发着喊，叫将起来，叫前面捉人。原来朱仝有心要放晁盖，故意赚雷横去打前门。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此争先要来打后门，却被朱仝说开了，只得去打他前门。故意这等大惊小怪，声东击西，要催逼晁盖走了。

朱仝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庄客看见，来报与晁盖说道：“官军到了！事不宜迟。”晁盖叫庄客四下里只顾放火，他和公孙胜引了十数个去的庄客，呐着喊，挺起朴刀，从后门杀将出来。大喝道：“当吾者死！避我者生！”朱仝在黑影里叫道：“保正休走，朱仝在这里等你多时。”晁盖那里顾他说，与同公孙胜舍命只顾杀出来。朱仝虚闪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了。晁盖却叫公孙胜引了庄客先走，他独自押着后。朱仝使步弓手从后门扑入去，叫道：“前面赶捉贼人。”雷横听的，转身便出庄门外，叫马步弓手分头去赶。雷横自在火光之下，东观西望，做寻人。朱仝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赶晁盖。晁盖一面走，口里说道：“朱都头，你只管追我做什么？我须没歹处。”朱仝见后面没人，方才敢说道：“保正，你兀自不见我好处。我怕雷横执迷，不会做人情，被我赚他打你前门，我在后面等你出来放你。你见我闪开条路让你过去。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盖道：“深感救命之恩，异日必报。”有诗为证：

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

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

朱仝正赶间，只听得背后雷横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盖道：“保正，你休慌，只顾一面走，我自使转他去。”朱仝回头叫道：“有三个贼望东小路去了，雷都头，你可急赶。”雷横领了人，便投东小路上，并土兵众人赶去。朱仝一面和晁盖说着话，一面赶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渐渐黑影里不见了晁盖。朱仝只做失脚扑地，倒在地下。众土兵向前扶起，急救得朱仝，答

道：“黑影里不见路径，失脚走下野田里，滑倒了，闪挫了左腿。”县尉道：“走了正贼，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赶，其实月黑了，没做道理处。这些土兵全无几个有用的人，不敢向前！”县尉再叫土兵去赶，众土兵心里道：“两个都头尚兀自不济事，近他不得，我们有何用？”都去虚赶了一回，转来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条路去了。”雷横也赶了一直回来，心内寻思道：“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没来由做甚么恶人。我也有心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见了人情。晁盖那人也不是好惹的。”回来说道：“那里赶得上，这伙贼端的了得！”

县尉和两个都头回到庄前时，已是四更时分。何观察见众人四分五落，赶了一夜，不曾拿得一个贼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济州去见府尹！”县尉只得捉了几家邻舍家，解将郓城县里来。

这时知县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报，听得道：“贼都走了，只拿得几个邻舍。”知县把一干拿到的邻舍当厅勘问。众邻舍告道：“小人等虽在晁保正邻近住居，远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庄上如常有搠枪使棒的人来，如何知他做这般的事？”知县逐一问了时，务要问他们一个下落。数内一个贴邻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问他庄客。”知县道：“说道他家庄客也都跟着走了。”邻舍道：“也有不愿去的，还在这里。”

知县听了，火速差人，就带了这个贴邻作眼，来东溪村捉人。无两个时辰，早拿到两个庄客。当厅勘问时，那庄客初时抵赖，吃打不过，只得招道：“先是六个人商议，小人只认得一个是本乡中教学的先生，叫做吴学究；一个叫做公孙胜，是全真先生；又有一个黑大汉，姓刘。更有那三个，小人不认得，却是吴学究合将来的。听的说道：他姓阮，他在石碣住，他是打鱼的，弟兄三个。只此是实。”知县取了一纸招状，把两个庄客交割与何观察，回了一道备细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邻舍，保放回家听候。

且说这众人与何涛押解了两个庄客，连夜回到济州，正值府尹升厅，何涛引了众人到厅前，禀说晁盖烧庄在逃一事，再把庄客口词说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说时，再拿出白胜来。”问道：“那三个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胜抵赖不过，只得供说：“三个姓阮的，一个叫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是活阎罗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里住。”知府道：“还有那三个姓甚么？”白胜告道：“一个是智多星吴用，一个是入云龙公孙胜，一个叫做赤发鬼刘唐。”知府听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胜依原监了，收在牢里。”随即又唤何观察，差去石碣村缉捕这几个贼人。

不是何涛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大闹山东，鼎沸河北。天罡地煞，来寻际会风云；水浒寨中，去聚纵横人马。直使三十六员豪杰聚，七十二位煞星临。毕竟何观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缉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九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诗曰：

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优柔。

只将富贵为身有，却把英雄作寇仇。

花竹水亭生杀气，鹭鸥沙渚落人头。

规模卑狭真堪笑，性命终须一旦休。

话说当下何观察领了知府台旨下厅来，随即到机密房里，与众人商议。众多做公的道："若说这个石碣村湖荡，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若不得大队官军，舟船人马，谁敢去那里捕捉贼人？"何涛听罢，说道："这一论也是。"再到厅上禀复府尹道："原来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周回尽是深港水汊，芦苇草荡。闲常时也兀自劫了人，莫说如今又添了那一伙强人在里面。若不起得大队人马，如何敢去那里捕获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说时，再差一员了得事的捕盗巡检，点与五百官兵人马，和你一处去缉捕。"何观察领了台旨，再回机密房来，唤集这众多做公的，整选了五百余人，各各自去准备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盗巡检领了济州府帖文，与同何观察两个点起五百军兵，同众多做公的一齐奔石碣村来。

且说晁盖、公孙胜自从把火烧了庄院，带同十数个庄客来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见三阮弟兄，各执器械，却来接应到家。七个人都在阮小五庄上。那时阮小五已把老小搬入湖泊里。七人商议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吴用道："见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贵在那里开酒 店，招接四方好汉。但要入伙的，须是先投奔他。我们如今安排了船只，把一应的物件装在船里，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大家正在那里商议投奔梁山泊，只见几个打鱼的来报道："官军人马飞奔村里来也！"晁盖便起身叫道："这厮们赶来，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对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里去死，小半都搠杀他。"公孙胜道：

“休慌，且看贫道的本事。”晁盖道：“刘唐兄弟，你和学究先生且把财赋老小装载船里，径撑去李家道口左侧相等。我们看些头势，随后便到。”阮小二选两只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财赋，都装下船里；吴用、刘唐各押着一只，叫七八个伴当摇了船，先投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撑驾小船，如此迎敌。两个各棹船去了。

且说何涛并捕盗巡检带领官兵，渐近石碣村，但见河埠有船，尽数夺了，便使会水的官兵且下船里进发。岸上人马，船骑相迎，水陆并进。到阮小二家，一齐呐喊，人马并起，扑将入去，早是一所空屋，里面只有些粗重家火。何涛道：“且去拿几家附近渔户。”问时，说道：“他的两个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里住，非船不能去。”何涛与巡检商议道：“这湖泊里港汊又多，路径甚杂，抑且水荡坡塘，不知深浅，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时，又怕中了这贼人奸计。我们把马匹都教人看守在这村里，一发都下船里去。”当时捕盗巡检并何观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时捉的船非止百十只，也有撑的，亦有摇的，一齐都望阮小五打鱼庄上来。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听得芦苇中间有人嘲歌。众人且住了船听时，那歌道：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尽吃一惊。只见远远地一个人，独棹一只小船儿，唱将来。有认得的，指道：“这个便是阮小五！”何涛把手一招，众人并力向前，各执器械，挺着迎将去。只见阮小五大笑，骂道：“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赃官！直如此大胆，敢来引老爷做甚么！却不是来捋虎须！”何涛背后有会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满弓，一齐放箭。阮小五见放箭来，拿着划楸，翻筋斗钻下水里去。众人赶到跟着，拿个空。又行不到两条港汊，只听得芦花荡里打唿哨，众人把船摆开，见前面两个人，棹着一只船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手里拈着条笔管枪，口里也唱着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何观察并众人又听了吃一惊。一齐看时，前面那个人，拈着枪，唱着歌，背后这个，摇着橹。有认得的说道：“这个正是阮小七！”何涛喝道：“众人并力向前，先拿住这个贼，休教走了！”阮小七听得，笑道：“泼贼！”便把枪只一点，那船便使转来，望小港里串着走。众人发着喊，赶将去。这阮小七和那摇船的，飞也似摇着橹，口里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只顾走。众官兵赶来

赶去，看见那水港窄狭了，何涛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边。"上岸看时，只见茫茫荡荡，都是芦苇，正不见一些旱路。何涛心内疑惑，却商议不定，便问那当村住的人。说道："小人们虽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这里有许多去处。"何涛便教划着两只小船，船上各带三两个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两个时辰有余，不见回报。何涛道："这厮们好不了事！"再差五个做公的，又划两只船去探路。这几个做公的划了两只船，又去了一个多时辰，并不见些回报。何涛道："这几个都是久惯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晓事，如何不着一只船转来回报？不想这些带来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颠倒。天色又看看晚了，在此不着边际，怎生奈何？我须用自去走一遭。"拣一只疾快小船，选了几个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桨起五六把划楫；何涛坐在船头上，望这个芦苇港里荡将去。

那时已自是日没沉西，划得船开，约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见侧边岸上一个人提着把锄头走将来。何涛问道："兀那汉子，你是甚人？这里是甚么去处？"那人应道："我是这村里庄家。这里唤做断头沟，没路了。"何涛道："你曾见两只船过来么？"那人道："不是来捉阮小五的？"何涛道："你怎地知得是来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们只在前面乌林里厮打。"何涛道："离这里还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见便是。"何涛听得，便叫拢船，前去接应。便差两个做公的，拿了桤叉上岸来。只见那汉提起锄头来，手到，把这两个做公的，一锄头一个，翻筋斗都打下水里去。何涛见了吃一惊，急跳起身来时，却待奔上岸，只见那只船忽地搪将开去，水底下钻起一个人来，把何涛两腿只一扯，扑桶地倒撞下水里去。那几个船里的却待要走，被这提锄头的赶将上船来，一锄头一个，排头打下去，脑浆也打出来。这何涛被水底下这人倒拖上岸来，就解下他的搭膊来捆了。看水底下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锄头的那汉，便是阮小二。

弟兄两个看着何涛骂道："老爷弟兄三个，从来爱杀人放火，量你这厮直得甚么！你如何大胆，特地引着官兵来捉我们？"何涛道："好汉，小人奉上命差遣，盖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胆要来捉好汉！望好汉可怜见，家中有个八十岁的老娘，无人养赡，望乞饶恕性命则个！"阮家弟兄道："且把他来捆做个粽子，撇在船舱里。"把那几个尸首都撺去水里去了。两个胡哨一声，芦苇丛中钻出四五个打鱼的人来，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驾了一只船出来。

且说这捕盗巡检，领着官兵，都在那船里，说道："何观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许多时，不见回来。"那时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满天，

众人都在船上歇凉。忽然只见一阵怪风起处，那风，但见：

飞沙走石，卷水摇天。黑漫漫堆起乌云，昏邓邓催来急雨。满川荷叶，半空中翠盖交加；遍水芦花，绕湖面白旗缭乱。吹折昆仑山顶树，唤醒东海老龙君。

那一阵怪风从背后吹将来，吹得众人掩面大惊，只叫得苦，把那缆船索都刮断了。正没摆布处，只听得后面胡哨响。迎着风看时，只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来。众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约有四五十只，正被这大风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来到面前。原来都是一丛小船，两只价帮住，上面满满堆着芦苇柴草，刮刮杂杂烧着，乘着顺风直冲将来。那四五十只官船，屯塞做一块，港汊又狭，又没回避处。那头等大船也有十数只，却被他火船推来，钻在大船队里一烧。水底下原来又有人扶助着船烧将来，烧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来逃命奔走。不想四边尽是芦苇野港，又没旱路。只见岸上芦苇又刮刮杂杂，也烧将起来，那捕盗官兵两头没处走。风又紧，火又猛，众官兵只得钻去，都奔烂泥里立地。

火光丛中，只见一只小快船，船尾上一个摇着船，船头上坐着一个先生，手里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宝剑，口里喝道："休教走了一个！"众兵都在烂泥里，只得忍气。说犹未了，只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打鱼的，都手里明晃晃拿着刀枪走来；这边芦苇西岸，又是两个人，也引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也明晃晃拿着飞鱼钩走来。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并这伙人一齐动手，排头儿搠将来。无移时，把许多官兵都搠死在烂泥里。

东岸两个是晁盖、阮小五；西岸两个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个先生，便是祭风的公孙胜。五位好汉引着十数个打鱼的庄家，把这伙官兵都搠死在芦苇荡里。单单只剩得一个何观察，捆做粽子也似，丢在船舱里。阮小二提将上船来，指着骂道："你这厮，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我本待把你碎尸万段，却要你回去与那济州府管事的贼驴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我也不来你城里借粮，他也休要来我这村中讨死！倘或正眼儿觑着，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俺们放你回去，休得再来！传与你的那个鸟官人，教他休要讨死！这里没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当时阮小七把一只小快船载了何涛，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这里一直去，便有寻路处。别的众人都杀了，难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州尹贼驴笑。且请下你两个耳朵来做表证！"阮小七身边拔起尖刀，把何

观察两个耳朵割下来，鲜血淋漓。插了刀，解下搭膊，放上岸去。何涛得了性命，自寻路回济州去了。

且说晁盖、公孙胜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数个打鱼的，一发都驾了五七只小船，离了石碣村湖泊，径投李家道口来。到得那里，相寻着吴用、刘唐船只，合做一处。吴用问道拒敌官兵一事，晁盖备细说了。吴用众人大喜。整顿船只齐了，一同来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来相投。朱贵见了许多人来，说投托入伙，慌忙迎接。吴用将来历实说与朱贵听了，大喜，逐一都相见了，请入厅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来，管待众人。随即取出一张皮靶弓来，搭上一枝响箭，望着那对港芦苇中射去。响箭到处，早见有小喽啰摇出一只船来。朱贵急写了一封书呈，备细说众豪杰入伙来历缘由，先付与小喽啰赍了，教去寨里报知。一面又杀羊管待众好汉。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贵唤一只大船，请众多好汉下船，就同带了晁盖等来的船只，一齐望山寨里来。行了多时，早来到一处水口，只听的岸上鼓响锣鸣。晁盖看时，只见七八个小喽啰划出四只哨船来，见了朱贵，都声了喏，自依旧先去了。

再说一行人来到金沙滩上岸，便留老小船只并打鱼的人在此伺候。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来，接引到关上。王伦领着一班头领，出关迎接。晁盖等慌忙施礼。王伦答礼道："小可王伦，久闻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临草寨。"晁盖道："晁某是个不读书史的人，甚是粗卤。今日事在藏拙，甘心与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甚。"王伦道："休如此说，且请到小寨再有计议。"一行从人，都跟着两个头领上山来。到得大寨聚义厅下，王伦再三谦让晁盖一行人上阶。晁盖等七人在右边一字儿立下，王伦与众头领在左边一字儿立下。一个个都讲礼罢，分宾主对席坐下。王伦唤阶下众小头目声喏已毕，一壁厢动起山寨中鼓乐。先叫小头目去山下管待来的从人，关下另有客馆安歇。诗曰：

西奔东投竟莫容，那堪造物挫英雄。
敝袍长铗飘蓬客，特地来依水泊中。

且说山寨里宰了两头黄牛、十个羊、五个猪，大吹大擂筵席。众头领饮酒中间，晁盖把胸中之事，从头至尾都告诉王伦等众位。王伦听罢，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应答筵宴，至晚席散，众头领送晁盖等众人关下客馆内安歇，自有来的人伏侍。晁盖心中欢喜，对吴用等六人说道："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这王头领如如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吴用只是冷笑。晁盖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

有事可以通知。”吴用道：“兄长性直，只是一勇。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颜色，动静规模。”晁盖道：“观他颜色怎地？”吴用道：“兄长不看他早间席上，王伦与兄长说话，倒有交情；次后因兄长说出杀了许多官兵捕盗巡检，放了何涛，阮氏三雄如此豪杰，他便有些颜色变了。虽是口中应答，动静规模，心里好生不然。他若是有心收留我们，只就早上便议定了坐位。杜迁、宋万这两个，自是粗卤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郡的人，诸事晓得，今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早间见林冲看王伦答应兄长模样，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气，频频把眼瞅这王伦，心内自己踌躇。我看这人，倒有顾眄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晁盖道：“全仗先生妙策良谋，可以容身。”当夜七人安歇了。

次早天明，只见人报道：“林教头相访。”吴用便对晁盖道：“这人来相探，中俺计了。”七个人慌忙起来迎接，邀请林冲入到客馆里面。吴用向前称谢道：“夜来重蒙恩赐，拜扰不当。”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虽有奉承之心，奈缘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吴学究道：“我等虽是不才，非为草木，岂不见头领错爱之心，顾眄之意，感恩不浅。”晁盖再三谦让林冲上坐，林冲那里肯，推晁盖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吴用等六人一带坐下。晁盖道：“久闻教头大名，不想今日得会。”林冲道：“小人旧在东京时，与朋友交，礼节不曾有误。虽然今日能勾得见尊颜，不得遂平生之愿，特地径来陪话。”晁盖称谢道：“深感厚意。”

吴用便动问道：“小生旧日久闻头领在东京时，十分豪杰，不知缘何与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后闻在沧州亦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又是他的计策。向后不知谁荐头领上山？”林冲道：“若说高俅这贼陷害一节，但提起，毛发直立，又不能报得此仇！来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吴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称为小旋风柴进的么？”林冲道：“正是此人。”晁盖道：“小可多闻人说，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说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如何能勾会他一面也好。”吴用又对林冲道：“据这柴大官人，名闻寰海，声播天下的人，教头若非武艺超群，他如何肯荐上山？非是吴用过称，理合王伦让这第一位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论，也不负了柴大官人之书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谈，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诚恐负累他不便，自愿上山。不想今日去住无门，非在位次低微。且王伦心术不定，语言不准，失信于人，难以相聚。”吴用道：“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如

何心地倒恁窄狭？”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怀妒贤嫉能之心，但恐众豪杰势力相压。夜来因见兄长所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他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来关下安歇。”吴用便道：“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发付，自投别处去便了。”林冲道：“众豪杰休生见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晓。小可只恐众豪杰生退去之意，特来早早说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这厮语言有理，不似昨日，万事罢论；倘若这厮今朝有半句话参差时，尽在林冲身上。”晁盖道：“头领如此错爱，俺弟兄皆感厚恩。”吴用便道：“头领为我弟兄面上，倒教头领与旧弟兄分颜。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小生等登时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量这一个泼男女，腌臜畜生，终作何用！众豪杰且请宽心。”林冲起身别了众人，说道：“少间相会。”众人相送出来，林冲自上山去了。正是：

惺惺自古惜惺惺，谈笑相逢眼更青。

可恨王伦心量狭，直教魂魄丧幽冥。

当日没多时，只见小喽啰到来相请，说道：“今日山寨里头领，相请众好汉去山南水寨亭上筵会。”晁盖道：“上复头领，少间便到。”小喽啰去了。晁盖问吴用道：“先生，此一会如何？”吴学究笑道：“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头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兄长身边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来拈须为号，兄长便可协力。”晁盖等众人暗喜。

辰牌已后，三四次人来催请。晁盖和众头领身边各各带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结束得端正，却来赴席。只见宋万亲自骑马，又来相请，小喽啰抬过七乘山轿，七个人都上轿子，一径投南山水寨里来。到得山南看时，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后水亭子前，下了轿。王伦、杜迁、林冲、朱贵都出来相接，邀请到那水亭子上，分宾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时，但见：

四面水帘高卷，周回花压朱阑。满目香风，万朵芙蓉铺绿水；迎眸翠色，千枝荷叶绕芳塘。画檐外阴阴柳影，琐窗前细细松声。一行野鹭立滩头，数点沙鸥浮水面。盆中水浸，无非是沉李浮瓜；壶内馨香，盛贮着琼浆玉液。江山秀气聚亭台，明月清风自无价。

当下，王伦与四个头领杜迁、宋万、林冲、朱贵坐在左边主位上；晁盖与六个好汉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坐在右边客席。阶下小喽啰轮番把盏。酒至数巡，食供两次，晁盖和王伦盘话。但提起聚义一事，王伦便把闲话支

吾开去。吴用把眼来看林冲时，只见林冲侧坐交椅上，把眼瞅王伦身上。

看看饮酒至午后，王伦回头叫小喽啰："取来。"三四个人去不多时，只见一人捧个大盘子，里放着五锭大银。王伦便起身把盏，对晁盖说道："感蒙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此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晁盖道："小子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径地特来投托入伙，若是不能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赐白金，决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小可聊有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只此告别。"王伦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

说言未了，只见林冲双眉剔起，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来时，也推道粮少房稀。今日晁兄与众豪杰到此山寨，你又发出这等言语来，是何道理？"吴用便说道："头领息怒！自是我等来的不是，倒坏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头领以礼发付我们下山，送与盘缠，又不曾热赶将去。请头领息怒，我等自去罢休。"林冲道："这是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我其实今日放他不过！"王伦喝道："你看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语来伤触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吴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坏了头领面皮。只今办了船只，便当告退。"

晁盖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伦留道："且请席终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抢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搦的火杂杂。吴用便把手将髭须一摸，晁盖、刘唐便上亭子来，虚拦住王伦，叫道："不要火并！"吴用一手扯住林冲，便道："头领不可造次！"公孙胜假意劝道："休为我等坏了大义！"阮小二便去帮住杜迁，阮小五帮住宋万，阮小七帮住朱贵。吓得小喽啰们目瞪口呆。

林冲拿住王伦，骂道："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得到这里。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周给盘缠，与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之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迁、宋万、朱贵本待要向前来劝，被这几个紧紧帮着，那里敢动。王伦那时也要寻路走，却被晁盖、刘唐两个拦住。王伦见头势不好，口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虽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本待要来救，见了林冲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林冲拿住王伦，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可怜王伦做

了半世强人，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应古人言：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晁盖见杀了王伦，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王伦首级割下来，提在手里。吓得那杜迁、宋万、朱贵都跪下说道："愿随哥哥执鞭坠镫！"晁盖等慌忙扶起三人来。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差矣，先生！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宁死而不坐。我有片言，不知众位肯依我么？"众人道："头领所言，谁敢不依？愿闻其言。"

林冲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聚义厅上，列三十六员天上星辰；断金亭前，摆七十二位世间豪杰。正是：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毕竟林冲对吴用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诗曰：

豪杰英雄聚义间，罡星煞曜降尘寰。
王伦奸诈遭诛戮，晁盖仁明主将班。
魂逐断云寒冉冉，恨随流水夜潺潺。
林冲火并真高谊，凛凛清风不可攀。

话说林冲杀了王伦，手拿尖刀，指着众人说道："据林冲虽系禁军，遭配到此，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非林冲要图此位。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么？"众人道："头领言之极当。"晁盖道："不可！自古强兵不压主。晁盖强杀，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安敢便来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将晁盖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头，请勿推却。若有不从者，将此王伦为例！"再三再四扶晁盖坐了。林冲喝道："众人就于亭前参拜了。"一面使小喽啰去大寨里摆下筵席，一面叫人抬过了王伦尸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后，唤众多小头目，都来大寨里聚义。

林冲等一行人请晁盖上了轿马，都投大寨里来。到得聚义厅前，下了马，都上厅来。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间焚起一炉香来。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个粗卤匹夫，不过只会些枪棒而已，无学无才，无智无术。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坐第二位。"吴用答道："吴某村中学究，胸次又无经纶济世之才，虽只读些孙吴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头，不必谦让。"吴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孙先生请坐第三位。"晁盖道："却使不得。若是这等推让之时，晁盖必须

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孙先生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谁能及也？”公孙胜道：“虽有些小之法，亦无济世之才，如何便敢占上？还是头领请坐。”林冲道：“今番克敌制胜，谁人及得先生良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孙胜只得坐了第三位。

林冲再要让时，晁盖、吴用、公孙胜都不肯。三人俱道：“适蒙头领所说，鼎分三足，以此不敢违命，我三人占上。头领再要让人时，晁盖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盖道：“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那杜迁、宋万见杀了王伦，寻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们？不若做个人情。”苦苦地请刘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迁坐了第九位，宋万坐了第十位，朱贵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厅前参拜了，分立在两下。

晁盖道：“你等众人在此，今日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吴学究做军师，公孙胜同掌兵权，林教头等共管山寨。汝等众人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再教收拾两边房屋，安顿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当下椎牛宰马，祭祀天地神明，庆贺重新聚义。众头领饮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办筵宴庆会。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好做提备。不在话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有诗为证：

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
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

因此，林冲见晁盖作事宽洪，疏财仗义，安顿各家老小在山，蓦然思念妻子在京师，存亡未保。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道：“小人自从上山之后，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一向蹉跎过了。流落东京，不知死活。”晁盖道：“贤弟既有宝眷在京，如何不去取来完聚？你快写书，便教人下山去，星夜搬取上山来，以绝心念，多少是好。”林冲当下写了一封书，叫两个自身边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

不过两个月回来，小喽啰还寨说道：“直至东京城内殿帅府前，寻到张教头家，闻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亲事，自缢身死，已故半载。张教头亦为忧疑，

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锦儿，已招赘丈夫在家过活。访问邻里，亦是如此说。打听得真实，回来报与头领。”林冲见说了，潸然泪下，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晁盖等见说了，怅然嗟叹。山寨中自此无话，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拒敌官军。

忽一日，众头领正在聚义厅上商议事务，只见小喽啰报上山来，说道：“济州府差拨军官，带领约有一千人马，乘驾大小船四五百只，见在石碣村湖荡里屯住，特来报知。”晁盖大惊，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官军将至，如何迎敌？”吴用笑道：“不须兄长挂心，吴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来土掩，兵到将迎。此乃兵家常事。”随即唤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唤林冲、刘唐受计道，你两个便这般这般；再叫杜迁、宋万也分付了。正是：西迎项羽三千阵，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说济州府尹点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一员，带领一千余人，拘刷本处船只，就石碣村湖荡调拨，分开船只，作两路来取泊子。

且说团练使黄安带领人马上船，摇旗呐喊，杀奔金沙滩来。看看渐近滩头，只听得水面上呜呜咽咽吹将起来。黄安道：“这不是画角之声？”且把船来分作两路，去那芦花荡中湾住看时，只见水面上远远地三只船来。看那船时，每只船上只有五个人，四个人摇着双橹，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头带绛红巾，都一样身穿红罗绣袄，手里各拿着留客住，三只船上人都一般打扮。于内有人认得的，便对黄安说道：“这三只船上三个人，一个是阮小二，一个是阮小五，一个是阮小七。”黄安道：“你众人与我一齐并力向前，拿这三个人。”两边有四五十只船，一齐发着喊，杀奔前去。那三只船唿哨了一声，一齐便回。黄团练把手内枪拈搭动，向前来叫道：“只顾杀这贼，我自有重赏！”

那三只船前面走，背后官军船上把箭射将去。那三阮去船舱里各拿起一片青狐皮来，遮那箭矢。后面船只只顾赶。赶不过三二里水港，黄安背后一只小船，飞也似划来报道：“且不要赶？我们那一条杀入去的船只，都被他杀下水里去后，把船都夺去了。”黄安问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答道：“我们正行船时，只见远远地两只船来，每船上各有五个人。我们并力杀去赶他，赶不过三四里水面，四下里小港钻出七八只小船来。船上弩箭似飞蝗一般射将来，我们急把船回时，来到窄狭港口，只见岸上约有二三十人，两头牵一条大篾索，横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看索时，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点一般打将来。众官军只得弃了船只，下水逃命。我众人逃得出来，到旱路边看时，那岸上人马皆不见了，马也被他牵去了，看马的军人都杀死在水

里。我们芦花荡边寻得这只小船儿，径来报与团练。”

黄安听得说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动，教众船不要去赶，且一发回来。那众船才拨得转头，未曾行动，只见背后那三只船又引着十数只船，都只是这三五个人，把红旗摇着，口里吹着胡哨，飞也似赶来。黄安却待把船摆开迎敌时，只听得芦苇丛中炮响。黄安看时，四下里都是红旗摆满，慌了手脚。后面赶来的船上叫道："黄安！留下了首级回去！"黄安把船尽力摇过芦苇岸边，却被两边小港里钻出四五十只小船来，船上弩箭如雨点射将来。黄安就箭林里夺路时，只剩得三四只小船了。黄安便跳过快船内，回头看时，只见后面的人一个个都扑桶的跳下水里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杀死。

黄安驾着小快船，正走之间，只见芦花荡边一只船上立着刘唐，一挠钩搭住黄安的船，托地跳将过来，只一把，拦腰提住，喝道："不要挣扎！"别的军人能识水者，水里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里都活捉了。

黄安被刘唐扯到岸边，上了岸。远远的晁盖、公孙胜山边骑着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匹马，齐来接应。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夺的船只，尽数都收在山南水寨里安顿了。大小头领一齐都到山寨。晁盖下了马，来到聚义厅上坐定。众头领各去了戎装军器，团团坐下。捉那黄安绑在将军柱上。取过金银段匹，赏了小喽啰。点检共夺得六百余匹好马，这是林冲的功劳；东港是杜迁、宋万的功劳；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劳；捉得黄安是刘唐的功劳。众头领大喜，杀牛宰马，山寨里筵会。自酝的好酒，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鱼、肉、鹅、鸡品物，不必细说。众头领只顾庆赏。新到山寨，得获全胜，非同小可。有诗为证：

水浒英锋不可当，黄安捕捉太诪张。
战船人马俱亏折，更把何颜见故乡。

正饮酒之间，只见小喽啰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晁盖便唤来问道："有甚么事？"小喽啰说道："朱头领探听得有一起客商，约有十数人结联一处，今夜晚间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可领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我使刘唐随后来策应你们。"三阮便下厅去，换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梲叉、留客住，点起一百余人，上厅来，别了众头领，便下山去。就金沙滩把船载过朱贵酒店里去了。

晁盖恐三阮担负不下，又使刘唐点起一百余人，教领了下山去接应；又

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刘唐去了，晁盖到三更不见回报，又使杜迁、宋万引五十余人下山接应。

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只见小喽啰报喜道："三阮头领得了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么？"小喽啰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势头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去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取一锭白银，赏了小喽啰。四个将了酒果下山来，直接到金沙滩上。见众头领尽把车辆扛上岸来，再叫撑船去载头口马匹，众头领大喜。把盏已毕，教人去请朱贵上山来筵宴。

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到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啰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选壮浪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黄安锁在后寨监房内。

晁盖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目。多感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不想连得了两场喜事：第一赢得官军，收得许多人马船只，捉了黄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财物金银。此不是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众头领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荫，以此得来。"晁盖再与吴用道："俺们七人弟兄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头两个。古人道：知恩不报，非为人也。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再有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道："兄长不必忧心，小生自有剅划。宋押司处酬谢之恩，早晚必用一个兄弟自去。白胜的事，可教陌生人去那里使钱，买上嘱下，松宽他，便好脱身。我等且商量屯粮造船，制办军器，安排寨栅城垣，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刀枪弓箭，防备迎敌官军。晁盖道："既然如此，全仗军师妙策指教。"吴用当下调拔众头领，分派去办，不在话下。

且不说梁山泊自从晁盖上山，好生兴旺。却说济州府太守，见黄安手下逃回的军人，备说梁山泊杀死官军、生擒黄安一事；又说梁山泊好汉十分英雄了得，无人近傍得他，难以收捕；抑且水路难认，港汊多杂，以此不能取胜。府尹听了，只叫得苦，向太师府干办说道："何涛先折了许多人马，独自一个逃得性命回来，已被割了两个耳朵，自回家将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

百人，无一个回来。因此又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带领军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黄安已被活捉上山，杀死官军，不知其数，又不能取胜，怎生是好？”太守肚里正怀着鬼胎，没个道理处。只见承局来报说：“东门接官亭上，有新官到来，飞报到此。”太守慌忙上马，来到东门外接官亭上，望见尘土起处，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马。府尹接上亭子，相见已了。那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来，度与府尹。太守看罢，随即和新官到州衙里交割牌印、一应府库钱粮等项。当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旧太守备说梁山泊贼盗浩大，杀死官军一节。说罢，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师将这件勾当抬举我，却是此等地面，这般府分。又没强兵猛将，如何收捕得这伙强人？倘或这厮们来城里借粮时，却怎生奈何？”旧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装行李，自回东京听罪。不在话下。

且说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后，请将一员新调来镇守济州的军官来，当下商议招军买马，集草屯粮，招募悍勇民夫，智谋贤士，准备收捕梁山泊好汉。一面申呈中书省，转行牌仰附近州郡 ，并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书所属州县，知会收剿，及仰属县着令守御本境。这个都不在话下。

且说本州孔目，差人赍一纸公文，行下所属郓城县，教守御本境，防备梁山泊贼人。郓城县知县看了公文，教宋江迭成文案，行下各乡村，一体守备。正是：

一纸文书火急催，官司严督势如雷。

只因造下迷天罪，何日金鸡放赦回？

且说宋江见了公文，心内寻思道：“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自己一个心中纳闷。分付贴书后司张文远，将此文书立成文案，行下各乡各保，自理会文卷。

宋江却信步走出县来，去对过茶房里坐定吃茶。只见一个大汉，头戴白范阳毡笠儿，身穿一领黑绿罗袄，下面腿絣护膝，八搭麻鞋，腰里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个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气急喘促，把脸别转着看那县里。宋江见了这个大汉走得跷蹊，慌忙起身赶出茶坊来，跟着那汉走。约走了二三十步，那汉回过头来，看了宋江，却不认得。宋江见了这人，略有些面熟，“莫不是那里曾厮会来？”心中一时思量不起。那汉见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认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问。宋江寻思道：“这个人好作怪，

却怎地只顾看我？”宋江亦不敢问他。

只见那汉去路边一个篦头铺里问道：“大哥，前面那个押司是谁？”篦头待诏应道：“这位正是宋押司。”那汉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个大喏，说道：“押司认得小弟么？”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汉道：“可借一步说话。”宋江便和那汉入一条僻静小巷。那汉道：“这个酒店里好说话。”

两个上到酒楼，拣个僻静阁儿里坐下。那汉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汉扑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礼道：“不敢拜问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长是谁？真个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汉道：“小弟便是晁保正庄上曾拜识尊颜、蒙恩救了性命的赤发鬼刘唐便是。”宋江听了大惊，说道：“贤弟，你好大胆！早是没做公的看见，险些儿惹出事来！”刘唐道：“感承大恩，不惧怕死，特地来酬谢大恩。”宋江道：“晁保正弟兄们近日如何？兄弟，谁教你来？”刘唐道：“晁头领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如何不报。见今做了梁山泊主都头领，吴学究做了军师，公孙胜同掌兵权。林冲一力维持，火并了王伦。山寨里原有杜迁、宋万、朱贵，和俺弟兄七个，共是十一个头领。见今山寨里聚集得七八百人，粮食不计其数。只想兄长大恩，无可报答，特使刘唐赍书一封，并黄金一百两相谢押司，并朱、雷二都头。”刘唐便打开包裹，取出书来递与。宋江看罢，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开包儿时，刘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书——就取了一条金子，和这书包了——插在招文袋内。放下衣襟，便道：“贤弟将此金子依旧包了，还放桌上。且坐。”随即便唤量酒的打酒来，叫大块切一盘肉来，铺下些菜蔬果子之类，叫量酒的筛酒与刘唐吃。

看看天色晚了，刘唐吃了酒，把桌上金子包打开，要取出来。宋江慌忙拦住道：“贤弟，你听我说：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放在你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教兄弟宋清来取。今日非是宋江见外，于内受了一条。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与他，我自与他说知人情便了。雷横这人，又不知我报与保正。况兼这人贪赌，倘或将些出去赌时，他便惹出事来，不当稳便，金子切不可与他。贤弟，我不敢留你相请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耍处。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担阁。宋江再三申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刘唐道：“哥哥大恩，无可报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来与押司，微表孝顺之心。保正哥哥今做头领，学究军师号令，非比旧日，小弟怎敢将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责。”宋江道：“既是号令严明，我便写一封回书，与你将去便了。”刘唐

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随即取一幅纸来，借酒家笔砚，备细写了一封回书，与刘唐收在包内。刘唐是个直性的人，见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将金子依前包了。

看看天色晚来，刘唐道：“既然兄长有了回书，小弟连夜便去。”宋江道：“贤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刘唐又下了四拜。宋江唤量酒人来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银一两在此，你且权收了，我明日却自来算。”刘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楼来。离了酒楼，出到巷口，天色昏黄，是八月半天气，月轮上来。宋江携住刘唐的手，分付道：“贤弟保重，再不可来。此间做公的多，不是耍处。我更不远送，只此相别。”刘唐见月色明朗，拽开脚步，望西路便走，连夜回梁山泊来。

再说宋江与刘唐别了，自慢慢行回下处来。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早是没做公的看见，争些儿惹出一场大事来！”一头想：“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转不过两个湾，只听得背后有人叫一声：“押司，那里去来？老身甚处不寻遍了？”

不是这个人来寻宋押司，有分教：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正是：言谈好似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毕竟来叫宋押司的是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古风一首：

宋朝运祚将倾覆，四海英雄起寥廓。
流光垂象在山东，天罡上应三十六。
瑞气盘缠绕郓城，此乡生降宋公明。
神清貌古真奇异，一举能令天下惊。
幼年涉猎诸经史，长为吏役决刑名。
仁义礼智信皆备，曾受九天玄女经。
江湖结纳诸豪杰，扶危济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绣旗影摇云水滨。
替天行道呼保义，上应玉府天魁星。

话说宋江在酒楼上与刘唐说了话，分付了回书，送下楼来。刘唐连夜自回梁山泊去了。只说宋江乘着月色满街，信步自回下处来。一头走，一面肚里想："那晁盖却空教刘唐来走这一遭。早是没做公的看见，争些儿露出事来。"走不过三二十步，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押司。宋江转回头来看时，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个婆子，却与他说道："你有缘，做好事的押司来也。"宋江转身来问道："有甚么话说？"王婆拦住，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押司不知，这一家儿从东京来，不是这里人家。嫡亲三口儿，夫主阎公，有个女儿婆惜。他那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这阎婆无钱津送，停尸在家，没做道理处，央及老身做媒。我道这般时节，那里有这等恰好。又没借换处。正在这里走头没路的，只见押司打从这里过来，以此老身与这阎婆赶来，望押司

可怜见他则个，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来恁地。你两个跟我来，去巷口酒店里，借笔砚写个帖子与你，去县东陈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问道：“你有结果使用么？”阎婆答道：“实不瞒押司说，棺材尚无，那讨使用？其实缺少。”宋江道：“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阎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说。”随即取出一锭银子，递与阎婆，自回下处去了。且说这婆子将了帖子，径来县东街陈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发送了当，兀自余剩下五六两银子。娘儿两个把来盘缠，不在话下。

忽一朝，那阎婆因来谢宋江，见他下处，没有一个妇人家面，回来问间壁王婆道：“宋押司下处不见一个妇人面，他曾有娘子也无？”王婆道：“只闻宋押司家里在宋家村住，不曾见说他有娘子。在这县里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极肯济人贫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阎婆道：“我这女儿长得好模样，又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从小儿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个行院不爱他！有几个上行首，要问我过房几次，我不肯。只因我两口儿无人养老，因此不过房与他。不想今来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谢宋押司，见他下处无娘子，因此央你与我对宋押司说：他若要讨人时，我情愿把婆惜与他。我前日得你作成，亏了宋押司救济，无可报答他，与他做个亲眷来往。”王婆听了这话，次日来见宋江，备细说了这件事。宋江初时不肯，怎当这婆子撮合山的嘴，撺掇宋江依允了。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金玉。正是：

> 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月。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意。星眼浑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韵度若风里海棠花，标格似雪中玉梅树。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仙子下尘寰。

宋江又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

一日，宋江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做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弹丝，无有不会。这婆惜是

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张三见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净手，倒把言语来嘲惹张三。常言道：风不来，树不动；船不摇，水不浑。那张三亦是个酒色之徒，这事如何不晓得。因见这婆娘眉来眼去，十分有情，记在心里。向后宋江不在时，这张三便去那里，假意儿只做来寻宋江。那婆娘留住吃茶，言来语去，成了此事。谁想那婆娘自从和那张三两个搭识上了，打得火块一般热。亦且这张三又是惯会弄此事的。岂不闻古人之言：一不将，二不带。只因宋江千不合，万不合，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正犯着这条款。

阎波惜是个风尘娼妓的性格，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了，他并无半点儿情分在那宋江身上。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全不兜揽他些个。这宋江是个好汉胸襟，不以这女色为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张三和这婆惜，如胶似漆，夜去明来，街坊上人也都知了，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宋江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自此有个月不去。阎婆累使人来请，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门去。

忽一日晚间，却好见那阎婆赶到县前来，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请，好贵人难见面。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伤触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今晚老身有缘得见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县里事务忙，摆拨不开，改日却来。"阎婆道："这个使不得。我女儿在家里，专望押司，胡乱温顾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个，明日准来。"阎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发话道："是谁挑拨你？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说的闲是闲非都不要听他，押司自做个张主。我女儿但有差错，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乱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缠，我的事务分拨不开在这里。"阎婆道："押司便误了些公事，知县相公不到得便责罚你。这回错过，后次难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里自有告诉。"宋江是个快性的人，吃那婆子缠不过，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阎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赶不上。"宋江道："直恁地这等！"两个厮跟着来到门前。有诗为证：

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
直饶今日能知悔，何不当初莫去为。

宋江立住了脚。阎婆把手一拦，说道："押司来到这里，终不成不入去了！"

宋江进到里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帮在身边坐了，叫道："我儿，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手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槅子眼里张时，堂前琉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依前倒在床上。

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又听得再上楼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儿，你的三郎在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应道："这屋里不远，他不会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直等我来迎接他，没了当絮絮聒聒地！"阎婆道："这贱人真个望不见押司来，气苦了。恁地说，也好教押司受他两句儿。"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楼去。"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被这婆子一扯，勉强只得上楼去。

原来是一间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桌凳，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干，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侧首放个衣架，搭着手巾；这边放着个洗手盆。一张金漆桌子上，放一个锡灯台；边厢两个杌子。正面壁上，挂一幅仕女；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

宋江来到楼上，阎婆便拖入房里去。宋江便望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说道："押司在这里。我儿，你只是性气不好，把言语伤触了他，恼得押司不上门，闲时却在家里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颠倒使性！"婆惜把手拓开，说那婆子："你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宋江听了，也不做声。婆子便掇过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儿过来，说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话便罢，不要焦躁。你两个多时不见，也说一句有情的话儿。"那婆娘那里肯过来，便去宋江对面坐了。宋江低了头不做声。婆子看女儿时，也别转了脸。阎婆道："没酒没浆，做甚么道场。老身有一瓶儿好酒在这里，买些果品来与押司陪话。我儿，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来也。"宋江自寻思道："我吃这婆子钉住了，脱身不得。等他下楼去，我随后也走了。"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门去，门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门拽上，将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

且说阎婆下楼来，先去灶前点起个灯，灶里见成烧着一锅脚汤，再凑上些柴头，拿了些碎银子，出巷口去买得些时新果子，鲜鱼嫩鸡肥鲊之类。归

到家中，都把盘子盛了；取酒倾在盆里，舀半旋子，在锅里荡热了，倾在酒壶里。收拾了数盘菜蔬，三只酒盏，三双箸，一桶盘托上楼来，放在春台上。开了房门，搬将入来，摆在桌子上。看宋江时，只低着头，看女儿时，也朝着别处。阎婆道："我儿起来把盏酒。"婆惜道："你们自吃，我不耐烦。"婆子道："我儿，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别人面上须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盏便怎地我？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那婆子倒笑起来，说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个风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见识。你不把酒便罢，且回过脸来吃盏儿酒。"婆惜只不回过头来。那婆子自把酒来劝宋江，宋江勉意吃了一盏。婆子道："押司莫要见责。闲话都打叠起，明日慢慢告诉。外人见押司在这里，多少干热的不怯气，胡言乱语，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听，且只顾饮酒。"筛了三盏在桌子上，说道："我儿不要使小孩儿的性，胡乱吃一盏酒。"婆惜道："没得只顾缠我！我饱了，吃不得。"阎婆道："我儿，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吃盏酒使得。"婆惜一头听了，一面肚里寻思："我只心在张三身上，兀谁奈烦相伴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来缠我。"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来，吃了半盏。婆子笑道："我儿只是焦躁，且开怀吃两盏儿睡。押司也满饮几杯。"宋江被他劝不过，连饮了三五盏。婆子也连连饮了几盏，再下楼去荡酒。

那婆子见女儿不吃酒，心中不悦。才见女儿回心吃酒，欢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恼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缠几时，却再商量。"婆子一头寻思，一面自在灶前吃了三大锺酒，觉道有些痒麻上来，却又筛了一碗吃，旋了大半旋，倾在注子里，爬上楼来。见那宋江低着头不做声，女儿也别转着脸弄裙子。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两个又不是泥塑的，做甚么都不做声？押司，你不合是个男子汉，只得装些温柔，说些风话儿耍。"宋江正没做道理处，口里只不做声，肚里好生进退不得。阎婆惜自想道："你不来采我，指望老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那婆子吃了许多酒，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正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白说绿道。有诗为证：

假意虚脾却似真，花言巧语弄精神。
几多伶俐遭他陷，死后应知拔舌根。

却有郓城县一个卖糟腌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儿，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常常得宋江赍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这一日晚，正赌钱输了，没做道理处，却去县前寻宋江，奔到下处寻不见。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寻谁，这般忙？"唐牛儿道："我喉急了，要寻孤老。一地里不见他。"众人道："你的孤老是谁？"唐牛儿道："便是县里

宋押司。”众人道：“我方才见他和阎婆两个过去，一路走着。”唐牛儿道：“是了。这阎婆惜贼贱虫，他自和张三两个打得火块也似热，只瞒着宋押司一个。他敢也知些风声，好几时不去了。今晚必然吃那老咬虫假意儿缠了去。我正没钱使，喉急了，胡乱去那里寻几贯钱使，就帮两碗酒吃。”一径奔到阎婆门前，见里面灯明，门却不关。入到胡梯边，听的阎婆在楼上呵呵地笑。唐牛儿捏脚捏手，上到楼上，板壁缝里张时，见宋江和婆惜两个，都低着头；那婆子坐在横头桌子边，口里七十三八十四只顾嘈。

唐牛儿闪将入来，看着阎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个喏，立在边头。宋江寻思道：“这厮来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儿是个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说道：“小人何处不寻过，原来却在这里吃酒耍，好吃得安稳！”宋江道：“莫不是县里有甚么要紧事？”唐牛儿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间那件公事，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押司，一地里又没寻处，相公焦躁做一片。押司便可动身。”宋江道：“恁地要紧，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楼，吃那婆子拦住道：“押司不要使这科段。这唐牛儿捻泛过来，你这精贼也瞒老娘，正是鲁般手里调大斧。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乐，有甚么事务得发作？你这般道儿，只好瞒魍魉，老娘手里说不过去。”

唐牛儿便道：“真个是知县相公紧等的勾当，我却不会说谎。”阎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双眼，却似琉璃葫芦儿一般，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叫你发科，你倒不撺掇押司来我屋里，颠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婆子跳起身来，便把那唐牛儿劈脖子只一叉，踉踉跄跄，直从房里叉下楼来。唐牛儿道：“你做甚么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晓得，破人买卖衣饭，如杀父母妻子，你高做声，便打你这贼乞丐！”唐牛儿钻将过来道：“你打！”这婆子乘着酒兴，叉开五指，去那唐牛儿脸上连打两掌，直攧出帘子外去。婆子便扯帘子，撇放门背后，却把两扇门关上，拿拴拴了，口里只顾骂。

那唐牛儿吃了这两掌，立在门前大叫道：“贼老咬虫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这屋里粉碎，教你双日不着单日着。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骂了去。

婆子再到楼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没事采那乞丐做甚么？那厮一地里去搪酒吃，只是搬是搬非。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也来上门上户欺负人。”宋江是个真实的人，吃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里见责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儿，和押司只吃这杯。我猜着你两个

多时不见，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罢休。”婆子又劝宋江吃两杯，收拾杯盘下楼来，自去灶下去。宋江在楼上自肚里寻思说：“这婆子女儿和张三两个有事，我心里半信不信，眼里不曾见真实。待要去来，只道我村。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权睡一睡，且看这婆娘怎地，今夜与我情分如何？”只见那婆子又上楼来，说道：“夜深了，我叫押司两口儿早睡。”那婆娘应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楼来，口里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欢，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楼来，收拾了灶上，洗了脚手，吹灭灯，自去睡了。

却说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时，先来偎倚陪话，胡乱又将就几时。谁想婆惜心里寻思道：“我只思量张三，吃他搅了，却似眼中钉一般。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时前来下气，老娘如今却不要耍。只见说撑船就岸，几曾有撑岸就船。你不来采我，老娘倒落得。”

看官听说，原来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恋你时，身上便有刀剑水火也拦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无心恋你时，你便身坐在金银堆里，他也不采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红粉无心浪子村。宋公明是个勇烈大丈夫，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这阎婆惜被那张三小意儿百依百随，轻怜重惜，卖俏迎奸，引乱这婆娘的心，如何肯恋宋江。当夜两个在灯下坐着，对面都不做声，各自肚里踌躇，却似等泥干掇入庙。看看天色夜深，只见窗上月光。但见：

银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斜月映寒光，透户凉风吹夜气。雁声嘹亮，孤眠才子梦魂惊；蛩韵凄凉，独宿佳人情绪苦。谯楼禁鼓，一更未尽一更催；别院寒砧，千捣将残千捣起。画檐间叮当铁马，敲碎旅客孤怀；银台上闪烁清灯，偏照离人长叹，贪淫妓女心如铁，仗义英雄气似虹。

当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睃那婆娘时，复地叹口气。约莫也是二更天气，那婆娘不脱衣裳，便上床去，自倚了绣枕，扭过身，朝里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寻思道：“可奈这贱人全不采我些个，他自睡了。我今日吃这婆子言来语去，央了几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罢。”把头上巾帻除下，放在桌子上。脱下上盖衣裳，搭在衣架上。腰里解下銮带，上有一把压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边栏干子上。脱去了丝鞋净袜，便上床去那婆娘脚后睡了。半个更次，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宋江心里气闷，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

捱到五更，宋江起来，面桶里洗了脸，便穿了上盖衣裳，带了巾帻，口

里骂道：“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婆惜也不曾睡着，听得宋江骂时，扭过身回道：“你不羞这脸！”宋江忿那口气，便下楼来。

阎婆听得脚步响，便在床上说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没来由起五更做甚么？”宋江也不应，只顾来开门。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时，与我拽上门。”宋江出得门来，就拽上了。忿那口气没出处，一直要奔回下处来。却从县前过，见一碗灯明，看时，却是卖汤药的王公，来到县前赶早市。

那老儿见是宋江来，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宋江道：“便是夜来酒醉，错听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伤酒，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浓浓地奉一盏二陈汤，递与宋江吃。宋江吃了，蓦然想起道：“如常吃他的汤药，不曾要我还钱。我旧时曾许他一具棺材，不曾与得他。”想起前日有那晁盖送来的金子，受了他一条在招文袋里，“何不就与那老儿做棺材钱，教他欢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若何？”王公道：“恩主如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报答不得押司，后世做驴做马报答官人。”宋江道：“休如此说。”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时，吃了一惊，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贱人的床头栏干子上，我一时气起来，只顾走了，不曾系得在腰里。这几两金子直得甚么，须有晁盖寄来的那一封书，包着这金。我本欲在酒楼上刘唐前烧毁了，他回去说时，只道我不把他来为念。正要将到下处来烧，又谁想王婆布施棺材，就成了这件事，一向蹉跎忘了。昨夜晚正记起来，又不曾烧得，却被这阎婆缠将我去，因此忘在这贱人家里床头栏干子上。我时常见这婆娘看些曲本，颇识几字，若是被他拿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说谎，只道金子在招文袋里，不想出来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来与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与老汉不迟。”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还有一件物事，做一处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阎婆家里来。正是：

合是英雄命运乖，遗前忘后可怜哉。

循环莫谓天无意，酝酿原知祸有胎。

且说这阎婆惜听得宋江出门去了，爬将起来，口里自言语道：“那厮搅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脸，只指望老娘陪气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张三过得好，谁奈烦采你。你不上门来，倒好！”口里说着，一头铺被，脱下上截袄儿，解了下面裙子，袒开胸前，脱下截衬衣。床面前灯却明亮，照见

床头栏干子上拖下条紫罗銮带。婆惜见了，笑道："黑三那厮吃喝不尽，忘了銮带在这里，老娘且捉了，把来与张三系。"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来，只觉袋里有些重。便把手抽开，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这婆娘拿起来看时，灯下照见是黄黄的一条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张三买物事吃。这几日我见张三瘦了，我也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将金子放下，却把那纸书展开来灯下看时，上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这封书依原包了金子，还插在招文袋里。"不怕你教五圣来摄了去。"正在楼上自言自语，只听得楼下呀地门响。婆子问道："是谁？"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说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来早了又回来。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话，一径奔上楼来。

那婆娘听得是宋江回来，慌忙把銮带、刀子、招文袋一发卷做一块，藏在被里，紧紧地靠了床里壁，只做齁齁假睡着。宋江撞到房里，径去床头栏干上取时，却不见了。宋江心内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气，把手去摇那妇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还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应。宋江又摇道："你不要急躁，我自明日与你陪话。"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谁搅我？"宋江道："你晓的是我，假做甚么？"婆惜扭转身道："黑三，你说甚么？"宋江道："你还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里交付与我手里，却来问我讨？"宋江道："忘了在你脚后小栏干上。这里又没人来，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见鬼来！"宋江道："夜来是我不是了，明日与你陪话。你只还了我罢，休要作耍。"婆惜道："谁和你作耍？我不曾收得。"宋江道："你先时不曾脱衣裳睡，如今盖着被子睡，以定是起来铺被时拿了。"婆惜只是不与。正是：

雨意云情两罢休，无端懊恼触心头。
重来欲索招文袋，致使鸳帏血漫流。

只见那婆惜柳眉踢竖，星眼圆睁，说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还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贼断。"宋江道："我须不曾冤你做贼。"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贼哩。"宋江见这话，心里越慌，便说道："我须不曾歹看承你娘儿两个，还了我罢，我要去干事。"婆惜道："闲常也只嗔老娘和张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处，也不该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劫贼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邻舍听得，不是耍处。"婆惜道："你怕外人听得，你莫做

不得！这封书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饶你时，只依我三件事便罢。”宋江道：“休说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当行即行。敢问那三件事？”

阎婆惜道：“第一件，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再写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宋江道：“这个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头上带的，我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虽都是你办的，也委一纸文书，不许你日后来讨。”宋江道：“这个也依得。”阎婆惜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两件都依你，缘何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盖送与你的一百两金子，快把来与我，我便饶你这一场天字第一号官司，还你这招文袋里的款状。”宋江道：“那两件倒都依得。这一百两金子，果然送来与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时，双手便送与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直得甚么！你怕是贼赃时，快熔过了与我。”宋江道：“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不会说谎。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你还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曾有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厅上，你也说不曾有这金子？”

宋江听了公厅两字，怒气直起，那里按纳得住，睁着眼道：“你还也不还？”那妇人道：“你恁地狠，我便还你不迭！”宋江道：“你真个不还？”婆惜道：“不还！再饶你一百个不还！若要还时，在郓城县还你！”宋江便来扯那婆惜盖的被。妇人身边却有这件物，倒不顾被，两手只紧紧地抱住胸前。宋江扯开被来，却见这銮带头正在那妇人胸前拖下来。宋江道：“原来却在这里。”一不做，二不休，两手便来夺。那婆娘那里肯放，宋江在床边舍命的夺，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抢在手里。那婆娘见宋江抢刀在手，叫：“黑三郎杀人也！”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婆惜却叫第二声时，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但见：

手到处青春丧命，刀落时红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罗殿上；三

魂渺渺，应归枉死城中。紧闭星眸，直挺挺尸横席上；半开檀口，湿津津头落枕边。小院初春，大雪压枯金线柳；寒生庾岭，狂风吹折玉梅花。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红粉不知归何处？芳魂今夜落谁家？

宋江一时怒气，杀了阎婆惜，取过招文袋，抽出那封书来，便就残灯下烧了。系上銮带，走出楼来。那婆子在下面睡，听他两口儿论口，倒也不着在意思。只听得女儿叫一声“黑三郎杀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来，穿了衣裳，奔上楼来，却好和宋江打个胸厮撞。阎婆问道：“你两口儿做甚么闹？”宋江道：“你女儿忒无礼，被我杀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话？便是押司生的眼凶，又酒性不好，专要杀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时，去房里看，我真个杀了！”婆子道：“我不信。”推开房门看时，只见血泊里挺着尸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地。”婆子道：“这贱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错杀了，只是老身无人养赡。”宋江道：“这个不妨，既是你如此说时，你却不用忧心。我家岂无珍羞百味，只教你丰衣足食便了，快活过半世。”阎婆道：“恁地时却是好也，深谢押司。我女儿死在床上，怎地断送？”宋江道：“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仵作行人入殓时，我自分付他来。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婆子谢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时讨具棺材盛了，邻舍街坊，都不要见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纸笔来，我写个批子与你去取。”阎婆道：“批子也不济事。须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发来。”宋江道：“也说得是。”两个下楼来。婆子去房里拿了锁钥，出到门前，把门锁了，带了钥匙。宋江与阎婆两个，投县前来。

此时天色尚早，未明，县门却才开。那婆子约莫到县前左侧，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吓得宋江慌做一团，连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县前有几个做公的，走将拢来看时，认得是宋江，便劝道：“婆子闭嘴。押司不是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说。”阎婆道：“他正是凶首，与我捉住，同到县里。”原来宋江为人最好，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这婆子说。

正在那里没个解救，却好唐牛儿托一盘子洗净的糟姜，来县前赶趁，正见这婆子结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唐牛儿见是阎婆一把扭结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便把盘子放在卖药的老王凳子上，钻将过来，喝道：“老贼虫，你做甚么结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来打夺人去，要你偿命也！”唐牛儿大怒，那里听他说，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

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走了。

婆子便一把却结扭住唐牛儿，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唐牛儿慌道："我那里得知！"阎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杀人贼则个。不时，须要带累你们。"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不担搁。众人向前，一个带住婆子，三四个拿住唐牛儿，把他横拖倒拽，直推进郓城县里来。

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披麻救火，惹焰烧身。正是：三寸舌为诛命剑，一张口是葬身坑。毕竟唐牛儿被阎婆结住，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诗曰：

为恋烟花起祸端，阎婆口状去经官。
若非侠士行仁爱，定使圜扉锁凤鸾。
四海英雄思慷慨，一腔忠义动衣冠。
九原难忘朱仝德，千古高名逼斗寒。

话说当时众做公的拿住唐牛儿，解进县里来。知县听得有杀人的事，慌忙出来升厅。众做公的把这唐牛儿簇拥在厅前。知县看时，只见一个婆子跪在左边，一个汉子跪在右边。知县问道："甚么杀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阎，有个女儿唤做婆惜，典与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间，我女儿和宋江一处吃酒，这个唐牛儿一径来寻闹，叫骂出门，邻里尽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来，把我女儿杀了。老身结扭到县前，这唐二又把宋江打夺了去。告相公做主。"知县道："你这厮怎敢打夺了凶身？"唐牛儿告道："小人不知前后因依。只因昨夜去寻宋江搪碗酒吃，被这阎婆叉小人出来。今早小人自出来卖糟姜，遇见阎婆结扭宋押司在县前。小人见了，不合去劝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杀死他女儿的缘由。"知县喝道："胡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里？"便唤当厅公吏。

当下转上押司张文远来，看了，见说阎婆告宋江杀了他女儿，"正是我的表子。"随即取了各人口词，就替阎婆写了状子，叠了一宗案。便唤当地方仵作行人，并地厢、里正、邻佑一干人等，来到阎婆家，开了门，取尸首登场检验了。身边放着行凶刀子一把。当日再三看验得，系是生前项上被刀勒死。众人登场了当，尸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里。将一干人带到县里。

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唐牛儿供道："小人并不知前后。"知县道："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闹？以定是你杀了。"

唐牛儿告道："小人一时撞去，搪碗酒吃。"知县道："胡说！且把这厮捆翻了，打这厮！"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公人，把这唐牛儿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后语言一般。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且叫取一面枷来钉了，禁在牢里。那张文远上厅来禀道："虽然如此，见有刀子是宋江的压衣刀，可以去拿宋江来对问，便有下落。"知县吃他三回五次来禀，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处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几家邻人来回话："凶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张文远又禀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见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责限比捕，跟寻宋江到官理问。"知县本不肯行移，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日后自慢慢地出他。怎当这张文远立主文案，唆使阎婆上厅，只管来告。知县情知阻当不住，只得押纸公文，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

公人领了公文，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太公出来迎接，至草厅上坐定。公人将出文书，递与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请坐，容老汉告禀：老汉祖代务农，守此田园过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说他不从。因此，老汉数年前，本县官长处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汉户内人数。他自在县里住居，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亩过活。他与老汉水米无交，并无干涉。老汉也怕他做出事来，连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里告了，执凭文帖，在此存照。老汉取来，教上下看。"众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这个是预先开的门路，苦死不肯做冤家。众人回说道："太公既有执凭，把将来我们看，抄去县里回话。"太公随即宰杀些鸡鹅，置酒管待了众人，赍发了十数两银子，取出执凭公文，教他众人抄了。众公人相辞了宋太公，自回县去回知县的话，说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执凭文帖。见有抄白在此，难以勾捉。"知县又是要出脱宋江的，便道："既有执凭公文，他又别无亲族，可以出一千贯赏钱，行移诸处海捕捉拿便了。"

那张三又挑唆阎婆去厅上披头散发来告道："宋江实是宋清隐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与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县喝道："他父亲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见有执凭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亲兄弟来比捕？"阎婆告道："相公，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这执凭是个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则个。"知县道："胡说！前官手里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阎婆在厅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假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与老身做主时，只得去州里告状。只是我女儿死得甚苦！"那张三又上厅来替他禀道："相公不与他行移拿人时，这阎婆上司去告状，倒是利害。详议得本县有

弊，倘或来提问时，小吏难去回话。”知县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纸公文，便差朱仝、雷横二都头当厅发落：“你等可带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户庄上，搜捉犯人宋江来。”

朱、雷二都头领了公文，便来点起土兵四十余人，径奔宋家庄上来。宋太公得知，慌忙出来迎接。朱仝、雷横二人说道：“太公休怪，我们上司差遣，盖不由己。你的儿子押司，见在何处？”宋太公道：“两位都头在上，我这逆子宋江，他和老汉并无干涉。前官手里，已告开了他，见告的执凭在此。已与宋江三年多各户另籍，不同老汉一家过活。亦不曾回庄上来。”朱仝道：“然虽如此，我们凭书请客，奉帖勾人，难凭你说不在庄上。你等我们搜一搜看，好去回话。”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围了庄院。“我自把定前门，雷都头，你先入去搜。”雷横便入进里面，庄前庄后，搜了一遍出来，对朱仝说道：“端的不在庄里。”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头，你和众弟兄把了门，我亲自细细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汉是识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庄里？”朱仝道：“这个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们不得。”太公道：“都头尊便，自细细地去搜。”朱仝道：“雷都头，你监着太公在这里，休教他走动。”

朱仝自进庄里，把朴刀倚在壁边，把门来拴了，走入佛堂内，去把供床拖在一边，揭起那片地板来。板底下有条索头，将索子头只一拽，铜铃一声响，宋江从地窨子里钻将出来。见了朱仝，吃那一惊。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来捉你。闲常时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瞒。一日酒中，兄长曾说道：‘我家佛座底下有个地窨子，上面放着三世佛。佛堂内有片地板盖着，上面设着供床。你有些紧急之事，可来那里躲避。’小弟那时听说，记在心里。今日本县知县差我和雷横两个来时，无奈何，要瞒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觑兄长之心，只是被张三和这婆子在厅上发言发语，道本县不做主时，定要在州里告状，因此上又差我两个来搜你庄上。我只怕雷横执着，不会周全人，倘或见了兄长，没个做圆活处。因此小弟赚他在庄前，一径自来和兄长说话。此地虽好，也不是安身之处，倘或有人知得，来这里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这般寻思。若不是贤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缧绁之厄。”朱仝道：“休如此说。兄长却投何处去好？”宋江道：“小可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他有两个孩儿，长男叫做毛头星孔明，次子叫做独火星孔亮，多曾来县里相会。那三处在这里踌躇未定，不知投何处去好。”朱仝道：“兄长可以作急寻思，当行即行。今晚便可动身，勿请迟延自误。”宋江道：“上

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朱仝道：“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长只顾安排去路。”宋江谢了朱仝，再入地窨子去。

朱仝依旧把地板盖上，还将供床压了，开门拿朴刀出来，说道：“真个没在庄里。”叫道：“雷都头，我们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横见说要拿宋太公去，寻思：“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颠倒要拿宋太公？这话以定是反说。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

朱仝、雷横叫拢土兵，都入草堂上来。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众人。朱仝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请太公和四郎同到本县里走一遭。”雷横道：“四郎如何不见？”宋太公道：“老汉使他去近村打些农器，不在庄里。宋江那厮，自三年已前把这逆子告出了户，见有一纸执凭公文，在此存照。”朱仝道：“如何说得过！我两个奉着知县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县里回话。”雷横道：“朱都头，你听我说：宋押司他犯罪过，其中必有缘故，杀了这个婆娘，也未便该死罪。既然太公已有执凭公文，系是印信官文书，又不是假的。我们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权且担负他些个，只抄了执凭去回话便了。”朱仝寻思道：“我自反说，要他不疑。”朱仝道：“既然兄弟这般说了，我没来由做甚么恶人。”宋太公谢了道：“深相感二位都头相觑。”随即排下酒食，犒赏众人。将出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位都头。朱仝、雷横坚执不受，把来散与众人，四十个土兵分了。抄了一张执凭公文，相别了宋太公，离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头，自引了一行人回县去了。

县里知县正值升厅，见朱仝、雷横回来了，便问缘由。两个禀道：“庄前庄后，四围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实没这个人。宋太公卧病在床，不能动止，早晚临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执凭抄白在此。”知县道：“即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动了一纸海捕文书，不在话下。”

县里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张三处说开。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因此也只得罢了。朱仝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教不要去州里告状。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没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将若干银两，教人上州里去使用，文书不要驳将下来。又得知县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只把唐牛儿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连的人，尽数保放宁家。这是后话。有诗为证：

为诛红粉便逋逃，地窨藏身计亦高。
不是朱家施意气，英雄准拟入天牢。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

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多有这般算的。

且说宋江从地窨子出来，和父亲兄弟商议："今番不是朱仝相觑，须吃官司，此恩不可忘报。如今我和兄弟两个，且去逃难。天可怜见，若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安家乐业。父亲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银去与朱仝处，央他上下使用，及资助阎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扰官府。"太公道："这事不用你忧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处，那里使个得托的人，寄封信来。"宋江、宋清收拾了动身。原来这宋清，满县人都叫他做铁扇子。当晚弟兄两个，拴束包裹。到四更时分起来，洗漱罢，吃了早饭，两个打扮动身。宋江戴着白范阳毡笠儿，上穿白段子衫，系一条梅红纵线绦。下面缠脚绑，衬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当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宋太公。三人洒泪不住。太公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庄客："小心看家，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弟兄两个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条朴刀，径出离了宋家村。两个取路登程，五里单牌，十里双牌，都不在话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气，但见：

柄柄芰荷枯，叶叶梧桐坠。
蛩吟腐草中，雁落平沙地。
细雨湿枫林，霜重寒天气。
不是路行人，怎谙秋滋味。

话说宋江弟兄两个行了数程，在路上思量道："我们却投奔兀谁的是？"宋清答道："我只闻江湖上人传说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说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只不曾拜识，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说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是个见世的孟尝君。我两个只投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里是这般思想。他虽和我常常书信来往，无缘分上，不曾得会。"两个商量了，径望沧州路上来。途中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登山涉水，过府冲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两件事免不得：吃癞碗，睡死人床。

且把闲话提过，只说正话。宋江弟兄两个，不则一日，来到沧州界分，问人道："柴大官人庄在何处？"问了地名，一径投庄前来，便问庄客："柴大官人在庄上也不？"庄客答道："大官人在东庄上收租米，不在庄上。"宋江便问：

“此间到东庄有多少路？”庄客道：“有四十余里。”宋江道：“从何处落路去？”庄客道：“不敢动问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郓城县宋江的便是。”庄客道：“莫不是及时雨宋押司么？”宋江道：“便是。”庄客道：“大官人如常说大名，只怨怅不能相会。既是宋押司时，小人领去。”庄客慌忙便领了宋江、宋清，径投东庄来。没三个时辰，早来到东庄。宋江看时，端的好一所庄院，十分幽雅。但见：

门迎阔港，后靠高峰。数千株槐柳疏林，三五处招贤客馆。深院内牛羊骡马，芳塘中凫鸭鸡鹅。仙鹤庭前戏跃，文禽院内优游。疏财仗义，人间今见孟尝君；济困扶倾，赛过当时孙武子。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无差役子孙闲。

当下庄客引领宋江来至东庄，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报大官人出来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庄客入去不多时，只见那座中间庄门大开，柴大官人引着三五个伴当，慌忙跑将出来，亭子上与宋江相见。

柴大官人见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称道：“端的想杀柴进，天幸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疏顽小吏，今日特来相投。”柴进扶起宋江来，口里说道：“昨夜灯花报，今早喜鹊噪，不想却是贵兄来。”满脸堆下笑来。宋江见柴进接得意重，心里甚喜，便唤兄弟宋清，也来相见了。柴进喝叫伴当：“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后堂西轩下歇处。”

柴进携住宋江的手，入到里面正厅上，分宾主坐定。柴进道：“不敢动问，闻知兄长在郓城县勾当，如何得暇，来到荒村敝处？”宋江答道：“久闻大官人大名，如雷灌耳。虽然节次收得华翰，只恨贱役无闲，不能勾相会。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没出豁的事来，弟兄二人寻思，无处安身，思起大官人仗义疏财，特来投奔。”柴进听罢笑道：“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柴进笑将起来，说道：“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说罢，便请宋江弟兄两个洗浴。随即将出两套衣服、巾帻、丝鞋、净袜，教宋江弟兄两个换了出浴的旧衣裳。两个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庄客自把宋江弟兄的旧衣裳，送在歇宿处。柴进邀宋江去后堂深处，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请宋江正面坐地，柴进对席，宋清有宋江在上，侧首坐了。

三人坐定，有十数个近上的庄客，并几个主管，轮替着把盏，伏侍劝酒。柴进再三劝宋江弟兄宽怀饮几杯，宋江称谢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诉胸中朝夕相爱之念。看看天色晚了，点起灯烛。宋江辞道："酒止。"柴进那里肯放。直吃到初更左侧。宋江起身去净手。柴进唤一个庄客，点一碗灯，引领宋江东廊尽头处去净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宽转穿出前面廊下来，俄延走着，却转到东廊前面。

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顾踏去。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疟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锨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跐着火锨柄上，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那汉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自此疟疾好了——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宋江也吃一惊。

正分说不得，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的亲戚客官。"那汉道："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摘下红。"却待要打宋江，那庄客撇了灯笼，便向前来劝。正劝不开，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柴大官人亲赶到说："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跐了火锨的事说一遍。柴进笑道："大汉，你不认的这位奢遮的押司？"那汉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郓城宋押司少些儿！"柴进大笑道："大汉，你认的宋押司不？"那汉道："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那汉道："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柴进道："你要见他么？"那汉道："我可知要见他哩。"柴进便道："大汉，远便十万八千，近便在面前。"柴进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那汉道："真个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汉定睛看了看，纳头便拜，说道："我不是梦里么？与兄长相见！"宋江道："何故如此错爱？"那汉道："却才甚是无礼，万乞恕罪！有眼不识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来。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柴进指着那汉，说出他姓名，叫甚讳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正是：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毕竟柴大官人说出那汉还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诗曰：

延士声华似孟尝，有如东阁纳贤良。
武松雄猛千夫惧，柴进风流四海扬。
自信一身能杀虎，浪言三碗不过冈。
报兄诛嫂真奇特，赢得高名万古香。

话说宋江因躲一杯酒，去净手了，转出廊下来，跐了火锨柄，引得那汉焦躁，跳将起来，就欲要打宋江。柴进赶将出来，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来。那大汉听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渎兄长，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汉，问道："足下是谁？高姓大名？"柴进指着道："这人是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在此间一年也。"宋江道："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多幸，多幸！"

柴进道："偶然豪杰相聚，实是难得。就请同做一席说话。"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后堂席上，便唤宋清与武松相见。柴进便邀武松坐地。宋江连忙让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里肯坐，谦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进教再整杯盘，来劝三人痛饮。宋江在灯下看那武松时，果然是一条好汉。但见：

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

当下宋江看了武松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问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县，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径地逃来，投奔大官人处躲灾

避难，今已一年有余。后来打听得那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去寻哥哥，不想染患疟疾，不能勾动身回去。却才正发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长跐了锨柄，吃了那一惊，惊出一身冷汗，觉得这病好了。”宋江听了大喜，当夜饮至三更。酒罢，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次日起来，柴进安排席面，杀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话下。

过了数日，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柴进知道，那里肯要他坏钱，自取出一箱段匹绸绢，门下自有针工，便教做三人的称体衣裳。

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

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武松道：“小弟的哥哥多时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实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闲时，再来相会几时。”武松相谢了宋江。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实是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武松缚了包裹，拴了梢棒要行，柴进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绸袄，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背上包裹，提了杆棒，相辞了便行。宋江道：“弟兄之情，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送武松。待他辞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暂别了便来。”

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锺了作别。”三个来到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梢棒，下席坐了，宋清横头坐定。便叫酒保打酒来，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都搬来摆在桌子上。三个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拿了梢棒，三个出酒店前来作

别。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

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行不到五里路头，只见柴大官人骑着马，背后牵着两匹空马来接。宋江望见了大喜，一同上马回庄上来。下了马，请入后堂饮酒。宋江弟兄两个，自此只在柴大官人庄上。话分两头。有诗为证：

别意悠悠去路长，挺身直上景阳冈。

醉来打杀山中虎，扬得声名满四方。

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当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来，打火吃了饭，还了房钱，拴束包裹，提了梢棒，便走上路。寻思道："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果然不虚。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梢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一双箸、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力！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筛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来。"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酒家道："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问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酒家道："客官，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冈'。"

武松道："怎地唤做三碗不过冈？"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因此唤做'三碗不过冈'。若是过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不再问。"武松笑道："原来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这酒叫做'透瓶香'，又唤做'出门倒'。初入口时，醇醲好吃，少刻时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我吃。"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只顾筛来。"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饮，这酒端的要醉倒人，没药医。"武松道："休得胡鸟说！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发话不过，一连又筛

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来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筛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勾么？"酒家看了道："有余，还有些贴钱与你。"武松道："不要你贴钱，只将酒来筛。"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时，还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时，你尽数筛将来。"酒家道："你这条长汉，倘或醉倒了时，怎扶的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汉。"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爹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酒家道："这厮醉了，休惹他。"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前后共吃了十八碗。绰了梢棒，立起身来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门前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冈'！"手提梢棒便走。

酒家赶出来叫道："客官那里去？"武松立住了，问道："叫我做甚么？我又不少你酒钱，唤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来我家看官司榜文。"武松道："甚么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官司如今杖限打猎捕户，擒捉发落。冈子路口两边人民，都有榜文：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于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冈，其余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更兼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务要等伴结伙而过。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我见你走都不问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间歇了，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齐好过冈子。"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时，进来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鸟子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酒家道："你看么！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恶意，倒落得你恁地说。你不信我时，请尊便自行。"正是：

前车倒了千千辆，后车过了亦如然。

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

那酒店里主人摇着头，自进店里去了。这武松提了梢棒，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约行了四五里路，来到冈子下，见一大树，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写两行字。武松也颇识几字，抬头看时，上面写道："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

武松看了，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里宿歇。

我却怕甚么鸟！”横拖着梢棒，便上冈子来。

那时已有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行到庙前，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读时，上面写道：

“阳谷县示：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打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白日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

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背在脊梁上，将梢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说道：“那得甚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梢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梢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来。看那风时，但见：

无形无影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
就树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

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

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

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

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膊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有一篇古风，单道景阳冈武松打虎。但见：

景阳冈头风正狂，万里阴云霾日光。
焰焰满川枫叶赤，纷纷遍地草芽黄。
触目晚霞挂林薮，侵人冷雾满穹苍。
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出兽中王。
昂头踊跃逞牙爪，谷口麋鹿皆奔忙。
山中狐兔潜踪迹，涧内獐猿惊且慌。
卞庄见后魂魄丧，存孝遇时心胆强。
清河壮士酒未醒，忽在冈头偶相迎。
上下寻人虎饥渴，撞着狰狞来扑人。
虎来扑人似山倒，人去迎虎如岩倾。
臂腕落时坠飞炮，爪牙爬处成泥坑。
拳头脚尖如雨点，淋漓两手鲜血染。
秽污腥风满松林，散乱毛须坠山奄。
近看千钧势未休，远观八面威风敛。
身横野草锦斑销，紧闭双睛光不闪。

当下景阳冈上那只猛虎，被武松没顿饭之间，一顿拳脚，打得那大虫动掸不得，使得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橛，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气都没了。武松再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脚都疏软了，动掸不得。

武松再来青石坐了半歇，寻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

来时，我却怎地斗得他过？且挣扎下冈子去，明早却来理会。”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转过乱树林边，一步步捱下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见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来。武松道：“呵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只见那两个大虫，于黑影里直立起来。武松定睛看时，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紧紧拼在身上。那两个人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见了武松，吃一惊道：“你那人吃了狻猰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两个是甚么人？”那个人道：“我们是本处猎户。”武松道：“你们上岭来做甚么？”两个猎户失惊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夜夜出来伤人。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过往客人，不记其数，都被这畜生吃了。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那业畜势大，难近得他，谁敢向前！我们为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和十数个乡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药箭等他。正在这里埋伏，却见你大剌剌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我两个吃了一惊。你却正是甚人？曾见大虫么？”武松道：“我是清河县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正撞着那大虫，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两个猎户听得痴呆了，说道：“怕没这话？”武松道：“你不信时，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两个道：“怎地打来？”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说了一遍。两个猎户听了，又惊又喜，叫拢那十个乡夫来。

只见这十个乡夫，都拿着钢叉、踏弩、刀枪，随即拢来。武松问道：“他们众人如何不随着你两个上山？”猎户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们如何敢上来！”一伙十数个人，都在面前。两个猎户把武松打杀大虫的事，说向众人，众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众人不肯信时，我和你去看便了。”众人身边都有火刀、火石，随即发出火来，点起五七个火把。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来，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众人见了大喜，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抬下冈子来。

到得岭下，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来。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径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把这大虫抬到草厅上。却有本乡上户、本乡猎户三二十人，都来相探武松。众人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武松道：“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从沧州回乡来，昨晚在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上冈子来，正撞见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细说了一遍。众上户道：“真乃英雄好汉！”众猎户先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要睡。

大户便教庄客打并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迎送县里去。

天明，武松起来洗漱罢，众多上户牵一腔羊，挑一担酒，都在厅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顿巾帻，出到前面，与众人相见。众上户把盏说道："被这个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今日幸得壮士来到，除了这个大害。第一乡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侣通行，实出壮士之赐。"武松谢道："非小子之能，托赖众长上福荫。"众人都来作贺，吃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虫，放在虎床上。众乡村上户都把段匹花红来挂与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庄上，一齐都出庄门前来。早有阳谷县知县相公使人来接武松，都相见了。叫四个庄客，将乘凉轿来抬了武松。把那大虫扛在前面，挂着花红段匹，迎到阳谷县里来。

那阳谷县人民，听得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迎喝将来，尽皆出来看，哄动了那个县治。武松在轿上看时，只见亚肩叠背，闹闹穰穰，屯街塞巷，都来看迎大虫。到县前衙门口，知县已在厅上专等。武松下了轿，扛着大虫，都到厅前，放在甬道上。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又见了这个老大锦毛大虫，心中自忖道："不是这个汉，怎地打的这个猛虎！"便唤武松上厅来。武松去厅前声了喏。知县问道："你那打虎的壮士，你却说怎生打了这个大虫？"武松就厅前将打虎的本事，说了一遍，厅上厅下众多人等，都惊的呆了。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凑的赏赐钱一千贯，赏赐与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责罚，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知县道："既是如此，任从壮士。"

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猎户。知县见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举他，便道："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跪谢道："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知县随即唤押司立了文案，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兵都头。众上户都来与武松作贺庆喜，连连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自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

又过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心闲，走出县前来闲玩，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声："武都头，你今日发迹了，如何不看觑我则个？"武松回头来看了，叫声："阿也！你如何却在这里？"

不是武松见了这个人，有分教：阳谷县里，尸横血染。直教钢刀响处人

头滚，宝剑挥时热血流。正是：只因酒色忘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毕竟叫唤武都头的正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诗曰：

酒色端能误国邦，由来美色陷忠良。
纣因妲己宗祧失，吴为西施社稷亡。
自爱青春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枪。
武松已杀贪淫妇，莫向东风怨彼苍。

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扑翻身便拜。那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罢，说道："一年有余不见哥哥，如何却在这里？"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处。"

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个猛虎？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猥，不会风流。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

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

却说那潘金莲过门之后，武大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

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当下见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姓武，县里知县参他做个都头。'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来今日才得撞见。我且不做买卖，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

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武大引着武松转湾抹角，一径望紫石街来。转过两个湾，来到一个茶坊间壁，武大叫一声："大嫂开门。"只见芦帘起处，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武大道："你的叔叔在这里，且来厮见。"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便出来道："二哥，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武松揭起帘子，入进里面，与那妇人相见。武大说道："大嫂，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那妇人叉手向前道："叔叔万福。"武松道："嫂嫂请坐。"武松当下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杀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礼。"那妇人道："奴家也听得说道，有个打虎的好汉，迎到县前。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不想去得太迟了，赶不上，不曾看见。原来却是叔叔。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武松看那妇人时，但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当下那妇人叫武大请武松上楼，主客席里坐地。三个人同归到楼上坐了。那妇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武大应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来也。"武大下楼去了。

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象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来这里几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间十数日了。"妇人道："叔叔在那里安歇？"武松道："胡乱

权在县衙里安歇。”那妇人道：“叔叔，恁地时，却不便当。”武松道：“独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妇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顾管得到，何不搬来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不强似这伙腌臜人安排饮食。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谢嫂嫂。”那妇人道：“莫不别处有婶婶？可取来厮会也好。”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妇人又问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虚度二十五岁。”那妇人道：“长奴三岁。叔叔今番从那里来？”武松道：“在沧州住了一年有余，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不想却搬在这里。”那妇人道：“一言难尽！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若得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武松道：“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二撒泼。”那妇人道：“怎地这般颠倒说？常言道：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有诗为证：

叔嫂萍踪得偶逢，妖娆偏逞秀仪容。

私心便欲成欢会，暗把邪言钓武松。

却说潘金莲言语甚是精细撇清。武松道：“家兄却不道得惹事，要嫂嫂忧心。”正在楼上说话未了，武大买了些酒肉果品归来，放在厨下，走上楼来，叫道：“大嫂，你下来安排。”那妇人应道：“你看那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武松道：“嫂嫂请自便。”那妇人道：“何不去叫间壁王干娘安排便了？只是这般不见便！”

武大自去央了间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无非是些鱼肉果菜之类。随即荡酒上来。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三个人坐下，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休怪，没甚管待，请酒一杯。”武松道：“感谢嫂嫂，休这般说。”武大只顾上下筛酒荡酒，那里来管别事。那妇人笑容可掬，满口儿叫：“叔叔，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儿？”拣好的递将过来。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只把做亲嫂嫂相待。谁知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小意儿，亦不想那妇人一片引人的心。武大又是个善弱的人，那里会管待人。

那妇人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几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来望哥哥。”都送下楼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搬来家里住。若是叔叔不搬来时，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屋，请叔叔来家里过活，休教邻舍街

坊道个不是。”武大道：“大嫂说的是。二哥你便搬来，也教我争口气。”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有诗为证：

可怪金莲用意深，包藏淫行荡春心。
武松正大元难犯，耿耿清名抵万金。

那妇人情意十分殷勤。武松别了哥嫂，离了紫石街，径投县里来。正值知县在厅上坐衙，武松上厅来禀道：“武松有个亲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里宿歇，早晚衙门中听候使唤。不敢擅去，请恩相钧旨。”知县道：“这是孝悌的勾当，我如何阻你，其理正当。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武松谢了，收拾行李铺盖。有那新制的衣报，并前者赏赐的物件，叫个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里。那妇人见了，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堆下笑来。武大叫个木匠，就楼下整了一间房，铺下一张床，里面放一条桌子，安两个杌子，一个火炉。武松先把行李安顿了，分付土兵自回去，当晚就哥嫂家里歇卧。

次日早起，那妇人慌忙起来烧洗面汤，舀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帻，出门去县里画卯。那妇人道：“叔叔，画了卯，早些个归来吃饭，休去别处吃。”武松道：“便来也。”径去县里画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里。那妇人洗手剔甲，齐齐整整，安排下饭食，三口儿共桌儿食。武松是个直性的人，倒无安身之处。吃了饭，那妇人双手捧一盏茶递与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寝食不安。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那妇人连声叫道：“叔叔却怎地这般见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别人。便拨一个土兵来使用，这厮上锅上灶地不干净，奴眼里也看不得这等人。”武松道：“恁地时，却生受嫂嫂。”有诗为证：

武松仪表甚温柔，阿嫂淫心不可收。
笼络归来家里住，要同云雨会风流。

话休絮繁。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馓茶果，请邻舍吃茶。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话下。

过了数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与嫂嫂做衣裳。那妇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与奴家，不敢推辞，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里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卖炊饼。武松每日自去县里画卯，承应差使。不论归迟归早，那妇人顿羹顿饭，欢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武松是个硬心直汉，却不见怪。有话即长，无话即

短。不觉过了一月有余，看看是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四下里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瑞雪来。怎见得好雪？正是：

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
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

当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气，却似银铺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清早出去县里画卯，直到日中未归。武大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央及间壁王婆买下些酒肉之类，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不信他不动情。"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看那大雪。但见：

万里彤云密布，空中祥瑞飘帘。琼花片片舞前檐。剡溪当此际，冻住子猷船。顷刻楼台如玉，江山银色相连。飞琼撒粉漫遥天。当时吕蒙正，窑内叹无钱。

其日武松正在雪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那妇人推起帘子，陪着笑脸迎接着："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谢嫂嫂忧念。"入得门来，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那妇人双手去接，武松道："不劳嫂嫂生受。"自把雪来拂了，挂在壁上；解了腰里缠袋，脱了身上鹦哥绿□丝衲袄，入房里搭了。那妇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归来吃早饭？"武松道："便是县里一个相识，请吃早饭。却才又有一个作杯，我不奈烦，一直走到家来。"那妇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便好。"脱了油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掇条杌子自近火边坐地，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拴，后门也关了，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里来摆在桌子上。

武松问道："哥哥那里去未归？"妇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我和叔叔自饮三杯。"武松道："一发等哥哥家来吃。"妇人道："那里等的他来。"说犹未了，早暖了一注子酒来。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荡酒正当。"妇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妇人也掇条杌子，近火边坐了。桌儿上摆着杯盘。那妇人拿盏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道："叔叔，满饮此杯。"武松接过手去，一饮而尽。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说道："天色寒冷，叔叔饮个成双杯儿。"武松道："嫂嫂自便。"接来又一饮而尽。武松却筛一杯酒递与那妇人吃。妇人接过酒来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来，放在武松面前。

那妇人将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脸上堆着笑容说道："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敢端的有这话么？"武松道："嫂嫂休听外人胡说，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妇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头不似

心头。”武松道：“嫂嫂不信时，只问哥哥。”那妇人道：“他晓的甚么？晓的这等事时，不卖炊饼了。叔叔，且请一杯。”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心，那里按纳得住，只管把闲话来说。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头来低了，却不来兜揽他。

那妇人起身去荡酒，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应他。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有八分焦躁，只不做声。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再来休要恁地！那妇人通红了脸，便收拾了杯盘盏碟，口里说道：“我自作乐耍子，不值得便当真起来，好不识人敬重！”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诗为证：

泼贱操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
席间尚且求云雨，反被都头骂一场。

却说潘金莲勾搭武松不动，反被抢白一场。武松自在房里气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时分，武大挑了担儿，归来推门，那妇人慌忙开门。武大进来歇了担儿，随到厨下。见老婆双眼哭的红红的，武大道：“你和谁闹来？”那妇人道：“都是你不争气，教外人来欺负我！”武大道：“谁人敢来欺负你？”妇人道：“情知是有谁！争奈武二那厮，我见他大雪里归来，连忙安排酒请他吃。他见前后没人，便把言语来调戏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从来老实。休要高做声，吃邻舍家笑话。”

武大撇了老婆，来到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点心，我和你吃些个。”武松只不则声。寻思了半晌，再脱了丝鞋，依旧穿上油膀靴，着了上盖，带上毡笠儿，一头系缠袋，一面出门。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应，一直地只顾去了。

武大回到厨下来问老婆道：“我叫他又不应，只顾望县前这条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妇人骂道：“糊突桶，有甚么难见处！那厮羞了，没脸

儿见你，走了出去。我猜他已定叫个人来搬行李，不要在这里宿歇。却不要又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须吃别人笑话。”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倒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的这样人。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他便是了。”武大那里敢再开口。

正在家中两口儿絮聒，只见武松引了一个土兵，拿着条扁担，径来房里收拾了行李，便出门去。武大赶出来叫道：“二哥，做甚么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问，说起来装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敢再问备细，由武松搬了去。那妇人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道：“却也好！只道说是亲难转债。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怎地养活了哥嫂，却不知反来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谢天地，且得冤家离眼前。”武大见老婆这等骂，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乐，放他不下。

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卖炊饼。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分付教不要去兜揽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有诗为证：

雨意云情不遂谋，心中谁信起戈矛。

生将武二搬离去，骨肉翻令作寇仇。

拈指间，岁月如流，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以来，却得二年半多了。赚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恐到京师转除他处时要使用。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须得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来，“须是此人可去，有这等英雄了得。”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只恐途中不好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应道：“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知县大喜，赏了三杯。不在话下。

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出县门来，到得下处，取了些银两，叫了个土兵，却来街上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一径投紫石街来，直到武大家里。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见武松在门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妇人余情不断，见武松把将酒食来，心中自想道：“莫不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来？那厮以定强不过我，且慢慢地相问他。”

那妇人便上楼去，重匀粉面，再整云鬓，换些艳色衣服穿了，来到门前，迎接武松。那妇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错见了？好几日并不上门，教奴心

里没理会处。每日叫你哥哥来县里寻叔叔陪话，归来只说道‘没寻处’。今日且喜得叔叔家来，没事坏钱做甚么？”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话，特来要和哥哥嫂嫂说知则个。”那妇人道：“既是如此，楼上去坐地。”

三个人来到楼上客位里，武松让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条杌子，横头坐了。土兵搬将酒肉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武松劝哥哥嫂嫂吃酒。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武松只顾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讨副劝杯，叫土兵筛了一杯酒，拿在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两个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动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大哥依我时，满饮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见得是，我都依你说。”吃过了一杯酒。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这话，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胀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臜混沌！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带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既然如此，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饮过此杯。”那妇人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半胡梯上发话道：“你既是聪明伶俐，恰不道长嫂为母！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甚么阿叔，那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自是老娘晦气了，鸟撞着许多事！”哭下楼去了。有诗为证：

苦口良言谏劝多，金莲怀恨起风波。
自家惶愧难存坐，气杀英雄小二哥。

且说那妇人做出许多奸伪张致。那武大、武松弟兄两个吃了几杯，武松拜辞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来，和你相见。”口里说，不觉眼中堕泪。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又说道：“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只在家里坐

地，盘缠兄弟自送将来。”武大送武松下楼来，临出门，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语休要忘了。”

武松带了土兵，自回县前来收拾。次日早起来，拴束了包裹，来见知县。那知县已自先差下一辆车儿，把箱笼都装载车子上。点两个精壮土兵，县衙里拨两个心腹伴当，都分付了。那四个跟了武松，就厅前拜辞了知县，拽扎起，提了朴刀，监押车子，一行五人离了阳谷县，取路望东京来。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都不在话下。

话分两头。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武大忍气吞声，由他自骂，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未晚便归；一脚歇了担儿，便去除了帘子，关上大门，却来家里坐地。那妇人看了这般，心内焦躁，指着武大脸上骂道：“混沌浊物！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着丧门关了，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听你那兄弟鸟嘴，也不怕别人笑耻。”武大道：“由他们笑道说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省了多少是非。”那妇人道：“呸！浊物！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武大摇手道：“由他！他说的话，是金子言语。”自武松去了十数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归到家里，便关了门。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向后闹惯了，不以为事。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子，关上大门。武大见了，自心里也喜，寻思道：“恁地时却好。”

又过了三二日，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当日武大将次归来，那妇人惯了，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也是合当有事，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自古道：“没巧不成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说道：“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那人一头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道：“不妨事。娘子请尊便。”却被这间壁的王婆见了。那婆子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笑道：“兀谁教大官人打这屋檐边过？打得正好！”那人笑道：“倒是小人不是，冲撞娘子，休怪。”那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个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自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去了。有诗为证：

风日清和漫出游，偶从帘下识娇羞。
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肯休。

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

再说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那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不多时，只见那西门庆一转，踅入王婆茶坊里来，便去里边水帘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西门庆也笑道："干娘你且来，我问你：间壁这个雌儿是谁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武大官的妻！问他怎地？"西门庆道："我和你说正话，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么不认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西门庆道："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摇手道："不是。若是他的，也是一对儿。大官人再猜。"西门庆道："敢是银担子李二的老婆？"王婆摇头道："不是。若是他的时，也倒是一双。"西门庆道："倒敢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时，又是好一对儿。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门庆道："干娘，我其实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西门庆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门庆听了，叫起苦来，说道："好块羊肉，怎地落在狗口里！"王婆道："便是这般苦事。自古道：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这般配合。"西门庆道："王干娘，我少你多少茶钱？"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时却算。"西门庆又道："你儿子跟谁出去？"王婆道："说不得，跟一个客人淮上去，至今不归，又不知死活。"西门庆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抬举他，十分之好。"西门庆道："等他归来，却再计较。再说了几句闲话，相谢起身去了。约莫未及两个时辰，又踅将来王婆店门口帘边坐地，朝着武大门前。

半歇，王婆出来道："大官人，吃个梅汤？"西门庆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个梅汤，双手递与西门庆。西门庆慢慢地吃了，盏托放在桌子上。西门庆道："王干娘，你这梅汤做得好，有多少在屋里？"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讨一个在屋里？"西门庆道："我问你梅汤，你却说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听的大官人问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说做媒。"西门庆道："干娘，你既是撮合山，也与我做头媒，说头好亲事，我自重重谢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时，婆子这脸怎吃得耳刮子？"西门庆

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极是容得人。见今也讨几个身边人在家里，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你有这般好的，与我主张一个，便来说不妨。若是回头人也好，只是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个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门庆道：“若好时，你与我说成了，我自谢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纪大些。”西门庆道：“便差一两岁，也不打紧。真个几岁？”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属虎的，新年却好九十三岁。”西门庆笑道：“你看这风婆子，只要扯着风脸取笑！”西门庆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才点上灯来，正要关门，只见西门庆又踅将来，径去帘底下那座头上坐了，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王婆道：“大官人，吃个和合汤如何？”西门庆道：“最好，干娘放甜些。”王婆点一盏和合汤，递与西门庆吃。坐个一晚，起身道：“干娘记了帐目，明日一发还钱。”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来日早请过访。”西门庆又笑了去。当晚无事。

次日清早，王婆却才开门，把眼看门外时，只见这西门庆又在门前两头来往踅。王婆见了道：“这个刷子踅得紧！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原来这个开茶坊的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这婆子：

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只凭说六国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只鸾孤凤，霎时间交仗成双；寡妇鳏男，一席话搬唆捉对。解使三重门内女，遮么九级殿中仙。玉皇殿下侍香金童，把臂拖来；王母宫中传言玉女，拦腰抱住。略施妙计，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稍用机关，教李天王搂住鬼子母。甜言说诱，男如封涉也生心；软语调和，女似麻姑须动念。教唆得织女害相思，调弄得嫦娥寻配偶。

且说这王婆却才开得门，正在茶局子里生炭，整理茶锅。张见西门庆从早晨在门前踅了几遭，一径奔入茶房里来，水帘底下，望着武大门前帘子里坐了看。王婆只做不看见，只顾在茶局里煽风炉子，不出来问茶。西门庆呼道：“干娘，点两盏茶来。”王婆应道：“大官人来了，连日少见，且请坐。”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西门庆道：“干娘相陪我吃个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门庆也笑了一回，问道：“干娘，间壁卖甚么？”王婆道：“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西门庆笑道：“你看这婆子，只是风！”王婆笑道：“我不风，他家自有亲老公。”西门庆道：“干娘，和你说正经话：说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饼，我要问他做三五十个，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买炊饼，少间等他街上回了买，何消得上门上户？”

西门庆道："干娘说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干娘记了帐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写在帐上。"西门庆笑了去。

王婆只在茶局子里张时，冷眼睃见西门庆又在门前，踅过东去，又看一看，走转西来，又睃一睃；走了七八遍，径踅入茶坊里来。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几个月不见面。"西门庆笑将起来，去身边摸出一两来银子递与王婆，说道："干娘权收了做茶钱。"婆子笑道："何消得许多？"西门庆道："只顾放着。"婆子暗暗地喜欢道："来了，这刷子当败。"且把银子来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个宽煎叶儿茶如何？"西门庆道："干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恁么难猜。自古道：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着容颜便得知。老身异样跷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门庆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干娘若猜的着时，输与你五两银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个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来。你这两日脚步紧，赶趁得频，以定是记挂着隔壁那个人。我这猜如何？"西门庆笑起来道："干娘，你端的智赛隋何，机强陆贾！不瞒干娘说，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叉帘子时见了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没做个道理入脚处。不知你会弄手段么？"王婆哈哈的笑起来道："老身不瞒大官人说，我家卖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卖了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专一靠些杂趁养口。"西门庆问道："怎地叫做杂趁？"王婆笑道："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西门庆道："干娘，端的与我说得这件事成，便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

王婆道："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捱光的两个字最难，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驴的大行货；第三件，要似邓通有钱；第四件，小，就要绵里针忍耐；第五件，要闲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五件俱全，此事便获着。"西门庆道："实不瞒你说，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貌虽比不得潘安，也充得过；第二，我小时也曾养得好大龟；第三，我家里也颇有贯伯钱财，虽不及邓通，也颇得过；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闲工夫，不然，如何来的恁频？干娘，你只作成我，完备了时，我自重重的谢你。"有诗为证：

西门浪子意猖狂，死下工夫戏女娘。
亏杀卖茶王老母，生教巫女就襄王。

西门庆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虽然你说五件事都全，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也多是札地不得。"西门庆道："你且道甚么一件事打搅？"王

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难，十分光时，使钱到九分九厘，也有难成就处。我知你从来悭吝，不肯胡乱便使钱。只这一件打搅。"西门庆道："这个极容易医治，我只听你的言情便了。"

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钱时，老身有一条计，便教大官人和这雌儿会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么？"西门庆道："不拣怎地，我都依你。干娘有甚妙计？"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过半年三个月，却来商量。"西门庆便跪下道："干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则个！"

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条计，是个上着，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端的强如孙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对你说，这个人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却做得一手好针线。大官人你便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都把来与老身。我却走将过去，问他讨茶吃，却与这雌儿说道：'有个施主官人与我一套送终衣料，特来借历头，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去请个裁缝来做。'他若见我这般说，不采我时，此事便休了。他若说：'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缝时，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请他家来做。他若说：'将来我家里做。'不肯过来，此事便休了。他若欢天喜地说：'我来做，就替你裁。'这光便有二分了。若是肯来我这里做时，却要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第一日，你也不要来。第二日，他若说不便当时，定要将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这光便有三分了。这一日，你也不要来。到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咳嗽为号。你便在门前说道：'怎地连日不见王干娘？'我便出来，请你入房里来。若是他见你入来，便起身跑了归去，难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见你入来，不动身时，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时，便对雌儿说道：'这个便是与我衣料的施主官人。亏杀他！'我夸大官人许多好处，你便卖弄他的针线。若是他不来兜揽应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里应答说话时，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说道：'难得这个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亏杀你两个施主：一个出钱的，一个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与娘子浇手。'你便取出银子来央我买。若是他抽身便走时，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动身时，事务易成，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银子，临出门对他道：'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时，我却难道阻当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动时，此事又好了，这光便有七分了。等我买得东西来，摆去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吃一杯儿酒，难得这位官人坏钞。'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时，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

只口里说要去，却不动身时，此事又好了，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的酒浓时，正说得入港，我便推道没了酒，再叫你买，你便又央我去买。我只做去买酒，把门拽上，关你和他两个在里面。他若焦躁，跑了归去，此事便休了。他由我拽上门，不焦躁时，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这一分倒难。大官人，你在房里，着几句甜净的话儿，说将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动手动脚，打搅了事，那时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双箸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箸，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闹将起来，我自来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难得成。若是他不做声时，此是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这十分事做得成。这条计策如何？”

西门庆听罢，大喜道：“虽然上不得凌烟阁，端的好计！”王婆道：“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西门庆道：“但得一片桔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这条计几时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报。我如今趁武大未归，走过去细细地说诱他。你却便使人将绫绸绢匹并绵子来。”西门庆道：“得干娘完成得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别了王婆，便去市上绸绢铺里，买了绫绸绢段并十两清水好绵。家里叫个伴当，取包袱包了，带了五两碎银，径送入茶坊里。王婆接了这物，分付伴当回去。正是：

两意相交似蜜脾，王婆撮合更稀奇。

安排十件捱光事，管取交欢不负期。

这王婆开了后门，走过武大家里来。那妇人接着，请去楼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过贫家吃茶？”那妇人道：“便是这几日身体不快，懒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里有历日么？借与老身看一看，要选个裁衣日。”那妇人道：“干娘裁甚么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头先要制办些送终衣服，难得近处一个财主，见老身这般说，布施与我一套衣料，绫绸绢缎，又与若干好绵，放在家里一年有余，不能勾做。今年觉道身体好生不济，又撞着如今闰月，趁这两日要做，又被那裁缝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来做。老身说不得这等苦。”那妇人听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干娘意，若不嫌时，奴出手与干娘做，如何？”那婆子听了这话，堆下笑来，说道：“若得娘子贵手做时，老身便死来也得好处去。久闻得娘子好手针线，只是不敢来相央。”那妇人道：“这个何妨得。既是许了干娘，务要与干娘做了。将历头去叫人拣个黄道好日，奴便与你动手。”王婆道：“若是娘子肯与老身做时，娘子是一点福星，何用选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来，说道明日是个黄道好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黄道日了，不记他。”那妇人道：“归寿衣正

要黄道日好，何用别选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时，大胆只是明日，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那妇人道：“干娘不必，将过来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则个，又怕家里没人看门前。”那妇人道：“既是干娘恁地说时，我明日饭后便来。”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当晚回复了西门庆的话，约定后日准来。当夜无话。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里干净了，买了些线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里等候。

且说武大吃了早饭，打当了担儿，自出去做道路。那妇人把帘儿挂了，从后门走过王婆家里来。那婆子欢喜无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浓浓地点姜茶，撒上些松子、胡桃，递与这妇人吃了。抹得桌子干净，便将出那绫绸绢段来。妇人将尺量了长短，裁得完备，便缝起来。婆子看了，口里不住声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眼里真个不曾见这般好针线！”那妇人缝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请他，下了一箸面，与那妇人吃了。再缝了一歇，将次晚来，便收拾起生活自归去。

恰好武大归来，挑着空担儿进门，那妇人拽开门，下了帘子。武大入屋里来，看见老婆面色微红，便问道：“你那里吃酒来？”那妇人应道：“便是间壁王干娘央我做送终的衣裳，日中安排些点心请我。”武大道：“呵呀！不要吃他的。我们也有央及他处。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不值得搅恼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时，带了些钱在身边，也买些酒食与他回礼。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还礼时，你便只是拿了家来，做去还他。”那妇人听了。当晚无话。有诗为证：

阿母牢笼设计深，大郎愚卤不知音。
带钱买酒酬奸诈，却把婆娘白送人。

且说王婆子设计已定，赚潘金莲来家。次日饭后，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踅过来相请。去到他房里，取出生活，一面缝将起来。王婆自一边点茶来吃了，不在话下。看看日中，那妇人取出一贯钱付与王婆说道：“干娘，奴和你买杯酒吃。”王婆道：“呵呀！那里有这个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如何颠倒教娘子坏钱？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吃伤了娘子。”那妇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来，若还干娘见外时，只是将了家去做还干娘。”那婆子听了，连声道：“大郎直恁地晓事直头。既然娘子这般说时，老身权且收下。”这婆子生怕打搅了这事，自又添钱去买些好酒好食希奇果子来，殷勤相待。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人，由你十八分精细，被人小意儿过纵，十个九个着了道儿。再说王婆安排了点心，请那妇人吃了酒食，再缝了一歇，看看晚来，千

恩万谢归去了。

话休絮烦。第三日早饭后，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便走过后头来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妇人从楼上下来道："奴却待来也。"两个厮见了，来到王婆房里坐下，取过生活来缝。那婆子随即点盏茶来，两个吃了。那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后。

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裹了顶新头巾，穿了一套整整齐齐的衣服，带了三五两碎银子，径投这紫石街来。到得茶坊门首，便咳嗽道："王干娘，连日如何不见？"那婆子瞧科，便应道："兀谁叫老娘？"西门庆道："是我。"那婆子赶出来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谁，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你来得正好，且请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看着那妇人道："这个便是那施主，与老身这衣料的官人。"西门庆见了那妇人，便唱个喏。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还了万福。

王婆却指着这妇人对西门庆道："难得官人与老身段匹，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亏杀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真个是布机也似好针线，又密又好，其实难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门庆把起来，看了喝采，口里说道："这位娘子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妇人笑道："官人休笑话。"

西门庆问王婆道："干娘，不敢问这位是谁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门庆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便是间壁的武大郎的娘子。"西门庆道："原来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认的大郎是个养家经纪人，且是在街上做些买卖，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真个难得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从嫁得这个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随。"那妇人应道："拙夫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西门庆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王婆打着撺鼓儿道："说的是。"西门庆奖了一回，便坐在妇人对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认的这个官人么？"那妇人道："奴不认的。"王婆道："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钱财，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家里钱过北斗，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口里假嘈。那妇人就低了头缝针线。有诗为证：

水性从来是女流，背夫常与外人偷。

金莲心爱西门庆，淫荡春心不自由。

西门庆得见潘金莲，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处。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递一盏与西门庆，一盏递与这妇人，说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则个。"吃罢茶，便觉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门庆，把一只手在脸上摸。西门庆心里瞧科，已知有五分了。自古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来时，老身也不敢来宅上相请。一者缘法，二乃来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烦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钱的，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烦，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与娘子浇手。"西门庆道："小人也见不到这里，有银子在此。"便取出来，和帕子递与王婆，备办些酒食。那妇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里说，却不动身。王婆将了银子便去，那妇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门，又道："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妇人道："干娘免了。"却亦是不动身。也是因缘，却都有意了。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这婆娘也把眼偷睃西门庆，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头自做生活。

不多时，王婆买了些见成的肥鹅熟肉，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子盛了果子，菜蔬尽都装了，搬来房里桌子上，看着那妇人道："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吃一杯儿酒。"那妇人道："干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当。"那婆子道："正是专与娘子浇手，如何却说这话？"王婆将盘馔都摆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来斟。这西门庆拿起酒盏来说道："娘子满饮此杯。"那妇人谢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饮，且请开怀吃两盏儿。"有诗为证：

从来男女不同筵，卖俏迎奸最可怜。

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庆亦偶金莲。

却说那妇人接酒在手，那西门庆拿起箸来道："干娘替我劝娘子请些个。"那婆子拣好的递将过来，与那妇人吃。一连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荡酒来。西门庆道："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那妇人应道："奴家虚度二十三岁。"西门庆道："小人痴长五岁。"那妇人道："官人将天比地。"王婆便插口道："好个精细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针线，诸子百家皆通。"西门庆道："却是那里去讨？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说是非，大官人宅里枉有许多，那里讨一个赶得上这娘子的！"西门庆道："便是这等，一言难尽。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个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头娘子须好。"西门庆道："休说！若是我先妻在时，却不恁地家无主，屋倒竖。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饭，都不管事。"那妇人问道："官人，恁地时，殁了大娘子得几年了？"西

门庆道："说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在家里时，便要呕气。"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头娘子也没有武大娘子这手针线。"西门庆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没此娘子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养的外宅在东街上，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西门庆道："便是唱慢曲儿的张惜惜。我见他是路岐人，不喜欢。"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娇娇却长久。"西门庆道："这个人见今取在家里。若得他会当家时，自册正了他多时。"王婆道："若有这般中的官人意的，来宅上说没妨事么？"西门庆道："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主张，谁敢道个不字。"王婆道："我自说耍，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门庆道："做甚么了便没？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自不撞着。"

西门庆和这婆子，一递一句，说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没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拨，再买一瓶儿酒来吃如何？"西门庆道："我手帕里有五两来碎银子，一发撒在你处，要吃时只顾取来，多的干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谢了官人，起身睃这粉头时，三钟酒落肚，哄动春心，又自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只低了头，却不起身。那婆子满脸堆下笑来，说道："老身去取瓶儿酒来，与娘子再吃一杯儿。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里有酒没？便再筛两盏儿和大官人吃。老身直去县前那家有好酒买一瓶来，有好歇儿担阁。"那妇人口里说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动身。婆子出到房门前，便把索儿缚了房门，却来当路坐了，手里一头绩着绪。

且说西门庆自在房里，便斟酒来劝那妇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双箸拂落地下。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跷在箸边。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正似：

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带结。将朱唇紧贴，把粉面斜偎。罗袜高挑，肩膊上露一弯新月；金钗倒溜，枕头边堆一朵乌云。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云怯雨，揉搓的万种妖娆。恰恰莺声，不离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杨柳腰脉脉春浓，樱桃口呀呀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颗；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

心。直饶匹配眷姻偕，真实偷期滋味美。

当下二人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说道："你两个做得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武大得知，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那妇人扯住裙儿道："干娘饶恕则个。"西门庆道："干娘低声。"王婆笑道："若是我饶恕，你们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妇人便道："休说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干娘。"王婆道："你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约，负了大官人，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对你武大说。"那妇人道："只依着干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门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说得，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许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负心，我也要对武大说。"西门庆道："干娘放心，并不失信。"三人又吃几杯酒，已是下午的时分。那妇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将归来，奴自回去。"便踅过后门归家，先去下了帘子，武大恰好进门。

且说王婆看着西门庆道："好手段么？"西门庆道："端的亏了干娘！我到家里，便取一锭银送来与你，所许之物，岂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节至，专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西门庆笑了去。不在话下。

那妇人自当日为始，每日踅过王婆家里来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自古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到半月之间，街坊邻舍都知得了，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有诗为证：

好事从来不出门，恶言丑行便彰闻。
可怜武大亲妻子，暗与西门作细君。

断章句，话分两头。且说本县有个小的，年方十五六岁，本身姓乔。因为做军在郓州生养的，就取名叫做郓哥，家中止有一个老爹。那小厮生的乖觉，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如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其日正寻得一篮儿雪梨，提着来绕街寻问西门庆。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说道："郓哥，你若要寻他，我教你一处去寻。"郓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寻得他见，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门庆他如今刮上了卖炊饼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里坐地，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孩儿家只顾撞入去不妨。"

那郓哥得了这话，谢了阿叔指教。这小猴子提了篮儿，一直望紫石街走来，径奔入茶坊里去，却好正见王婆坐在小凳儿上绩绪。郓哥把篮儿放下，看着王婆道："干娘拜揖。"那婆子问道："郓哥，你来这里做甚么？"郓哥道：

“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婆子道：“甚么大官人？”郓哥道：“干娘情知是那个，便只是他那个。”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个姓名？”郓哥道：“便是两个字的。”婆子道：“甚么两个字的？”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望里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道：“含鸟猢狲，我屋里那得甚么西门大官人！”郓哥道：“干娘不要独吃自呵，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我有甚么不理会得。”婆子便骂道：“你那小猢狲，理会得甚么？”郓哥道：“你正是‘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半点儿也没得落地。直要我说出来，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

那婆子吃了他这两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鸟猢狲！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郓哥道：“我是小猢狲，你是马泊六！”那婆子揪住郓哥，凿上两个栗暴。郓哥叫道：“做甚么便打我？”婆子骂道：“贼猢狲！高则声，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郓哥道：“老咬虫！没事得便打我！”这婆子一头叉，一头大栗暴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篮儿也丢出去。那篮雪梨四分五落，滚了开去。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过，一头骂，一头哭，一头走，一头街上拾梨儿，指着那王婆茶坊里骂道：“老咬虫，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说与他，不做出来不信！”提了篮儿，径奔去寻这个人。

不是郓哥来寻这个人，却正是：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直教险道神脱了衣冠，小郓哥寻出患害。毕竟这郓哥寻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五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诗曰：

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查。
亡身丧己皆因此，破业倾资总为他。
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
他时祸起萧墙内，血污游魂更可嗟。

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个，心中没出气处，提了雪梨篮儿，一径奔来街上，直来寻武大郎。转了两条街，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正从那条街上来。郓哥见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儿道："我只是这般模样，有甚么吃得肥处？"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稃，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你怎地栈得肥□□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郓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武大扯住郓哥道："还我主来！"郓哥道："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武大道："好兄弟，你对我说是兀谁，我把十个炊饼送你。"郓哥道："炊饼不济事。你只做个小主人，请我吃三杯，我便说与你。"武大道："你会吃酒，跟我来。"

武大挑了担儿，引着郓哥，到一个小酒店里，歇了担儿，拿了几个炊饼，买了些肉，讨了一旋酒，请郓哥吃。那小厮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几块来。"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说与我则个。"郓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发吃了，却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我自帮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说与我。"郓哥道："你要得知，把手来摸我头上肐□。"武大道："却怎地来有这肐□？"郓哥道："我对你说：我今日将这一篮雪梨，去寻

西门大郎挂一小勾子，一地里没寻处。街上有人说道：‘他在王婆茶房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赚三五十钱使，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寻他，大栗暴打我出来。我特地来寻你。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我不激你时，你须不来问我。”武大道：“真个有这等事？”郓哥道：“又来了！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那厮两个落得快活。只等你出来，便在王婆房里做一处。你兀自问道真个也是假！”武大听罢，道：“兄弟，我实不瞒你说，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归来时便脸红，我自也有些疑忌。这话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儿，便去捉奸，如何？”郓哥道：“你老大一个人，原来没些见识！那王婆老狗，什么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须三人也有个暗号，见你入来拿他，把你老婆藏过了。那西门庆须了得，打你这般二十来个。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顿拳头。他又有钱有势，反告了一纸状子，你便用吃他一场官司，又没人做主，干结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说得是。却怎地出得这口气。”郓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没出气处。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归去，都不要发作，也不可说，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我便来叫你。你便挑着担儿，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打我时，我先将篮儿丢出街来，你却抢来，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叫起屈来。此计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亏了兄弟！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郓哥得了数贯钱、几个炊饼，自去了。

武大还了酒钱，挑了担儿，自去卖了一遭归去。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百般的欺负他，近日来也自知无礼，只得窝盘他些个。当晚武大挑了担儿归家，也只和每日一般，并不说起。那妇人道：“大哥买盏酒吃？”武大道：“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那妇人安排晚饭与武大吃了，当夜无话。

次日饭后，武大只做三两扇炊饼，安在担儿上。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那里来理会武大做多做少。当日武大挑了担儿，自出去做买卖。这妇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踅过王婆房里来等西门庆。

且说武大挑着担儿，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见郓哥提着篮儿在那里张望。武大道：“如何？”郓哥道：“早些个，你且去卖一遭了来。他七八分来了，你只在左近处伺候。”武大云飞也去卖了一遭回来。郓哥道：“你只看我篮儿撇出来，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儿寄了，不在话下。

虎有伥兮鸟有媒，暗中牵陷恣施为。

郓哥指讦西门庆，他日分尸竟莫支。

却说郓哥提着篮儿走入茶坊里来，骂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么便打我？"那婆子旧性不改，便跳起身来喝道："你这小猢狲，老娘与你无干，你做甚么又来骂我？"郓哥道："便骂你这马泊六，做牵头的老狗，直甚么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郓哥便打。郓哥叫一声："你打我！"把篮儿丢出当街上来。那婆子却待揪他，被这小猴子叫声"你打"时，就把王婆腰里带个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争些儿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顶住在壁上。只见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房里来。

那婆子见了是武大来，急待要拦当时，却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来也！"那婆娘正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武大抢到房门边，用手推那房门时，那里推得开。口里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妇人顶住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教西门庆来打武大，夺路了走。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提醒他这个念头，便钻出来，说道："娘子，不是我没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便来拔开门，叫声："不要来！"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窝里，扑地望后便倒了。西门庆见踢倒了武大，打闹里一直走了。郓哥见不是话头，撇了王婆撒开。街坊邻舍都知道西门庆了得，谁敢来多管？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武大来，见他口里吐血，面皮蜡查也似黄了，便叫那妇人出来，舀碗水来，救得苏醒。两个上下肩搀着，便从后门扶归楼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当夜无话。

次日，西门庆打听得没事，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

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日叫那妇人不应。又见他浓汝艳抹了出去，归来时便面颜红色。武大几遍气得发昏，又没人来采着。武大叫老婆来分付道："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觑我时，待他归来，却和你们说话。"

这妇人听了这话，也不回言，却踅过来，一五一十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那西门庆听了这话，却似提在冰窨了里，说道："苦也！我须知景阳冈上

打虎的武都头，他是清河县第一个好汉。我如今却和你眷恋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会。如今这等说时，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见，你是个把柁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门庆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汉，到这般去处，却摆布不开。你有甚么主见，遮藏我们则个。”王婆道：“你们却要长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门庆道：“干娘，你且说如何是长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们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将息好了起来，与他陪了话。武二归来，都没言语。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来相约，这是短做夫妻。你们若要长做夫妻，每日同一处不担惊受怕，我却有一条妙计，只是难教你。”

西门庆道：“干娘，周全了我们则个，只要长做夫妻。”王婆道：“这条计，用着件东西，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西门庆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却是甚么东西？”

王婆道：“如今这捣子病得重，趁他狼狈里，便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里来往半年一载，便好了。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了家去，这个不是长远夫妻，谐老同欢？此计如何？”西门庆道：“干娘此计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须下死工夫。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这是斩草除根，萌芽不发。若是斩草不除根，春来萌芽再发。官人便去取些砒霜来，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时，却要重重的谢我。”西门庆道：“这个自然，不消你说。”有诗为证：

云情雨意两绸缪，恋色迷花不肯休。
毕竟难逃天地眼，武松还砍二人头。

且说西门庆去不多时，包了一包砒霜来，把与王婆收了。这婆子却看着那妇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药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对你说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儿贴恋他。他若问你讨药吃时，便把这砒霜调在心痛药里。待他一觉身动，你便把药灌将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药转时，必然肠胃迸断，大叫一声。你却把被只一盖，都不要人听得。预先烧下一锅汤，煮着一条抹布。他若毒药发时，必然七窍内流血，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来，却将煮的抹布一揩，都没了血迹，便入在棺材里，扛出去烧了，有甚么鸟事？”那妇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软了，临时安排

不得尸首。”王婆道：“这个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过来撺掇你。”西门庆道：“你们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来讨回报。”西门庆说罢，自去了。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把与那妇人拿去藏了。

那妇人却踅将归来，到楼上看武大时，一丝没两气，看看待死，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武大道：“你做甚么来哭？”那妇人拭着眼泪说道：“我的一时间不是了，吃那厮局骗了。谁想却踢了你这脚。我问得一处好药，我要去赎来医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那妇人拿了些铜钱，径来王婆家里坐地，却叫王婆去赎了药来。把到楼上，教武大看了，说道：“这贴心疼药，太医叫你半夜里吃。吃了倒头把一两床被发些汗，明日便起得来。”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个，半夜里调来我吃。”那妇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

看看天色黑了，那妇人在房里点上碗灯，下面先烧了一大锅汤，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汤里。听那更鼓时，却好正打三更。那妇人先把毒药倾在盏子里，却舀一碗白汤，把到楼上，叫声：“大哥，药在那里？”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你快调来与我吃。”那妇人揭起席子，将那药抖在盏子里，把那药贴安了，将白汤冲在盏内，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道：“大嫂，这药好难吃！”那妇人道：“只要他医治得病，管甚么难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劈脸只顾盖。武大叫道：“我也气闷！”那妇人道：“太医分付，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说时，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正似：

> 油煎肺腑，火燎肝肠。心窝里如雪刃相侵，满腹中似钢刀乱搅。痛剐剐烟生七窍，直挺挺鲜血模糊。浑身冰冷，口内涎流。牙关紧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干，七魄投望乡台上。地狱新添食毒鬼，阳间没了捉奸人。

那武大当时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那妇人揭起被来，见了武大咬牙切齿，七窍流血，怕将起来，只得跳下床来敲那壁子。王婆听得，走过后门头咳嗽。那妇人便下楼来，开了后门。王

婆问道：“了也未？”那妇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软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么难处，我帮你便了。”

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舀了一桶汤，把抹布撇在里面，掇上楼来。卷过了被，先把武大嘴边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便把衣裳盖在尸上。两个从楼上一步一掇，扛将下来，就楼下将扇旧门停了。与他梳了头，戴上巾帻，穿了衣裳，取双鞋袜与他穿了，将片白绢盖了脸，拣床干净被盖在死尸身上。却上楼来收拾得干净了。王婆自转将归去了，那婆娘却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

次早五更，天色未晓，西门庆奔来讨信，王婆说了备细。西门庆取银子把与王婆，教买棺材津送，就呼那妇人商议。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门庆道：“这个何须得你说费心。”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地方上团头何九叔，他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西门庆道：“这个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违我的言语。”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迟误。”西门庆去了。

到天大明，王婆买了棺材，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归来与那妇人做羹饭，点起一对随身灯。邻舍坊厢都来吊问。那妇人虚掩着粉脸假哭。众街坊问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患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来。众邻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问他，只自人情劝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过，娘子省烦恼。”那妇人只得假意儿谢了，众人各自散了。

王婆取了棺材，去请团头何九叔。但是入殓用的都买了，并家里一应物件也都买了。就叫了两个和尚晚些伴灵。多样时，何九叔先拨几个火家来整顿。

且说何九叔到巳牌时分，慢慢地走出来，到紫石街巷口，迎见西门庆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殓这卖炊饼的武大郎尸首。”西门庆道：“借一步说话则个。”何九叔跟着西门庆来到转角头一个小酒店里，坐下在阁儿内。西门庆道：“何九叔请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者之人，对官人一处坐地！”西门庆道：“九叔何故见外？且请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来。小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即便筛酒。

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今日这杯酒必有跷蹊。”两个吃了一个时辰，只见西门庆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说

道：“九叔休嫌轻微，明日别有酬谢。”何九叔叉手道：“小人无半点用功效力之处，如何敢受大官人见赐银两？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处，也不敢受。”西门庆道：“九叔休要见外，请收过了却说。”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说不妨，小人依听。”西门庆道：“别无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钱。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别不多言。”何九叔道：“是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银两？”西门庆道：“九叔不受时，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两个又吃了几杯，西门庆呼酒保来记了帐，明日来铺里支钱。两个下楼，一同出了店门。西门庆道：“九叔记心，不可泄漏。改日别有报效。”分付罢，一直去了。

何九叔心中疑忌，肚里寻思道：“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殓武大郎尸首，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这件事必定有跷蹊。”来到武大门前，只见那几个火家在门首伺候。何九叔问道：“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帘子入来，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时了。”何九叔应道：“便是有些小事绊住了脚，来迟了一步。”只见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从里面假哭出来。何九叔道：“娘子省烦恼，可伤大郎归天去了。”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说不可尽！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几日子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样，口里自暗暗地道：“我从来只听的说武大娘子，不曾认得他。原来武大却讨着这个老婆！西门庆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

何九叔看着武大尸首，揭起千秋幡，扯开白绢，用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定睛看时，何九叔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但见：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黄，眼无光。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毕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六 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诗曰：

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因缘是恶因缘。

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野草闲花休采折，贞姿劲质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

话说当时何九叔跌倒在地下，众火家扶住。王婆便道：“这是中了恶，快将水来。”喷了两口，何九叔渐渐地动转，有些苏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会。”两个火家使扇板门，一径抬何九叔到家里。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这般归来！闲时曾不知中恶。”坐在床边啼哭。

何九叔觑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烦恼，我自没事。却才去武大家入殓，到得他巷口，迎见县前开药铺的西门庆，请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两银子与我，说道：‘所殓的尸首，凡事遮盖则个。’我到武大家，见他的老婆是个不良的人模样，我心里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幡看时，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斩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老婆便道：“我也听得前日有人说道：‘后巷住的乔老儿子郓哥，去紫石街帮武大捉奸，闹了茶坊。’正是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访问他。如今这事有甚难处，只使火家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若是停丧在家，待武松归来出殡，这个便没甚么皂丝麻线。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烧他时，必有跷蹊。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眼错，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

他若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

何九叔道：“家有贤妻，见得极明。”随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恶，去不得，你们便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快来回报。得的钱帛，你们分了，都要停当。与我钱帛，不可要。”火家听了，自来武大家入殓，停丧安灵已罢，回报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说道：‘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火家各自分钱散了。何九叔对老婆道：“你说这话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

且说王婆一力撺掇那婆娘，当夜伴灵。第二日，请四僧念些经文。第三日早，众火家自来扛抬棺材，也有几家邻舍街坊相送。那妇人带上孝，一路上假哭养家人。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只见何九叔手里提着一陌纸钱，来到场里。王婆和那妇人接见道：“九叔，且喜得贵体没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诚！”何九叔把纸钱烧了，就撺掇烧化棺材。王婆和那妇人谢道：“难得何九叔撺掇，回家一发相谢。”何九叔道：“小人到处只是出热。娘子和干娘自稳便，斋堂里去相待众邻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顾。”使转了这妇人和那婆子，把火挟去拣两块骨头，损去侧边，拿去潵骨池内只一浸，看那骨头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来斋堂里和哄了一回。棺木过了杀火，收拾骨殖，潵在池子里。众邻舍回家，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将骨头归到家中，把幅纸都写了年月日期，送丧的人名字，和这银子一处包了，做个布袋儿盛着，放在房里。

再说那妇人归到家中，去槅子前面设个灵牌，上写“亡夫武大郎之位”。灵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里面贴些经幡、钱垛、金银锭、采缯之属。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门庆整三五夜不归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欢。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须有败。有首《鹧鸪天》，单道这女色。正是：

> 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两绸缪。只思当日同欢庆，岂想萧墙有祸忧！贪快乐，恣优游，英雄壮士报冤仇。请看褒姒幽王事，血染龙泉是尽头。

且说西门庆和那婆娘，终朝取乐，任意歌饮，交得熟了，却不顾外人知道。这条街上远近人家，无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惧怕西门庆那厮是个刁徒泼皮，谁肯来多管？

常言道：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光阴迅速，前后又早四十余日。却说武松自从领了知县言语，监送车仗到东京亲戚处，投下了来书，交割了箱笼，街上闲行了几日，讨了回书，领一行人取路回阳谷县来。前后往回，恰好将及两个月。去时新春天气，回来三月初头。于路上只觉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赶回要见哥哥。且先去县里交纳了回书。知县见了大喜，看罢回书，已知金银宝物交得明白，赏了武松一锭大银，酒食管待，不必用说。

武松回到下处，房里换了衣服鞋袜，戴上个新头巾，锁上了房门，一径投紫石街来。两边众邻舍看见武松回了，都吃一惊，大家捏两把汗，暗暗地说道："这番萧墙祸起了！这个太岁归来，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来！"

且说武松到门前揭起帘子，探身入来，见了灵床子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个字，呆了，睁开双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声："嫂嫂，武二归来！"那西门庆正和那婆娘在楼上取乐，听得武松叫一声，惊得屁滚尿流，一直奔后门，从王婆家走了。那妇人应道："叔叔少坐，奴便来也。"原来这婆娘自从药死了武大，那里肯带孝，每日只是浓妆艳抹，和西门庆做一处取乐。听得武松叫声"武二归来了"，慌忙去面盆里洗落了胭粉，拔去了首饰钗环，蓬松挽了个髻儿，脱去了红裙绣袄，旋穿上孝裙孝衫，便从楼上哽哽咽咽假哭下来。

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几时死了？得甚么症候？吃谁的药？"那妇人一头哭，一面说道："你哥哥自从你转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来。病了八九日，求神问卜，甚么药不吃过！医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听得，生怕决撒，只得走过来帮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从来不曾有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头，却怎地这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谁保得长没事？"那妇人道："亏杀了这个干娘！我又是个没脚蟹，不是这个干娘，邻舍家谁肯来帮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妇人道："我又独自一个，那里去寻坟地？没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烧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几日了？"妇人道："再两日，便是断七。"

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门去，径投县里来，开了锁，去房里换了一身素净衣报，便叫土兵打了一条麻绦，系在腰里，身边藏了一把尖长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银两带在身边。叫了个土兵，锁上了房门，去县前买了些米面椒料等物，香烛冥纸，就晚到家敲门。那妇人开了门，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饭。武松就灵床子前点起灯烛，铺设酒肴。到两个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扑翻身便拜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在世时软弱，今日死后不见分明。

你若是负屈衔冤，被人害了，托梦与我，兄弟替你做主报仇！”把酒浇奠了，烧化冥用纸钱，武松放声大哭。哭得那两边邻舍无不凄惶。那妇人也在里面假哭。武松哭罢，将羹饭酒肴和土兵吃了，讨两条席子，叫土兵中门傍边睡。武松把条席子，就灵床子前睡。那妇人自上楼去，下了楼门自睡。

约莫将近三更时候，武松翻来覆去睡不着，看那土兵时，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将起来，看了那灵床子前琉璃灯半明半灭；侧耳听那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武松叹了一口气，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语，口里说道：“我哥哥生时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说犹未了，只见灵床子下卷起一阵冷气来。那冷气如何？但见：

无形无影，非雾非烟。盘旋似怪风侵骨冷，凛冽如煞气透肌寒。昏昏暗暗，灵前灯火失光明；惨惨幽幽，壁上纸钱飞散乱。隐隐遮藏食毒鬼，纷纷飘动引魂幡。

那阵冷气逼得武松毛发皆竖。定睛看时，只见个人从灵床底下钻将出来，叫声：“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细，却待向前来再问时，只见冷气散了，不见了人。武松一跤颠翻在席子上坐地，寻思是梦非梦。回头看那土兵时，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这一死，必然不明！却才正要报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气冲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里不题。等天明却又理会。

天色渐明了，土兵起来烧汤，武松洗漱了。那妇人也下楼来，看着武松道：“叔叔，夜来烦恼？”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么病死了？”那妇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来已对叔叔说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赎谁的药吃？”那妇人道：“见有药贴在这里。”武松道：“却是谁买棺材？”那妇人道：“央及隔壁王干娘去买。”武松道：“谁来扛抬出去？”那妇人道：“是本处团头何九叔。尽是他维持出去。”武松道：“原来恁地。且去县里画卯却来。”便起身带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问土兵道：“你认得团头何九叔么？”土兵道：“都头恁地忘了？前项他也曾来与都头作庆。他家只在狮子街巷内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门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武松却揭起帘子，叫声：“何九叔在家么？”这何九叔却才起来，听得是武松来寻，吓得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银子和骨殖藏在身边，便出来迎接道：“都头几时回来？”武松道：“昨日方回到这里，有句话闲说则个，请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头，且请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赐！”

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道：

“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筛酒，武松便不开口，且只顾吃酒。何九叔见他不做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武松也不开言，并不把话来提起。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都惊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抖气。武松捋起双袖，握着尖刀，对何九叔道：“小子粗疏，还晓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武大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倘若有半句儿差错，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闲言不道，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胠膝，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看着。

何九叔去袖子里取出一个袋儿放在桌子上，道：“都头息怒。这个袋儿便是一个大证见。”武松用手打开，看那袋儿里时，两块酥黑骨头，一锭十两银子，便问道：“怎地见得是老大证见？”何九叔道：“小人并然不知前后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见开茶坊的王婆来呼唤小人殓武大郎尸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见县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大郎，拦住邀小人同去酒店里，吃了一瓶酒。西门庆取出这十两银子付与小人，分付道：‘所殓的尸首，凡百事遮盖。’小人从来得知道那人是个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这银子。小人去到大郎家里，揭起千秋幡，只见七窍内有瘀血，唇口上有齿痕，系是生前中毒的尸首。小人本待声张起来，只是又没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声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恶，扶归家来了。只是火家自去殓了尸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听得扛出去烧化，小人买了一陌纸去山头假做人情。使转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这两块骨头，包在家里。这骨殖酥黑，系是毒药身死的证见。这张纸上，写着年月日时，并送丧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词了。都头详察！”武松道：“奸夫还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谁。小人闲听得说来，有个卖梨儿的郓哥，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里捉奸。这条街上，谁人不知。都头要知备细，可问郓哥。”武松道：“是。既然有这个人时，一同去走一遭。”

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算还酒钱，便同何九叔望郓哥家里来。却好走到他门前，只见那小猴子挽着个柳笼栲栳在手里，籴米归来。何九叔叫道：“郓哥，你认得这位都头么？”郓哥道：“解大虫来时，我便认得了。你两个寻我做甚么？”郓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说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边取五两

来银子，道：“郓哥，你把去与老爹做盘缠，跟我来说话。”郓哥自心里想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将银子和米把与老儿，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个饭店楼上来。武松叫过卖造三分饭来，对郓哥道：“兄弟，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却才与你这些银子，且做盘缠。我有用着你处，事务了毕时，我再与你十四五两银子做本钱。你可备细说与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里捉奸？”

郓哥道：“我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我从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篮儿雪梨，我去寻西门庆大郎挂一勾子，一地里没寻他处。问人时，说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里，和卖炊饼的武大老婆做一处；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听得了这话，一径奔去寻他，叵耐王婆老猪狗拦住不放我入房里去。吃我把话来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顿栗暴，直叉我出来，将我梨儿都倾在街上。我气苦了，去寻你大郎，说与他备细，他便要去捉奸。我道：‘你不济事，西门庆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约在巷口取齐，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我若张见西门庆入茶坊里去时，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儿等着。只看我丢出篮儿来，你便抢入来捉奸。’我这日又提了一篮梨儿，径去茶坊里。被我骂那老猪狗，那婆子便来打我。吃我先把篮儿撇出街上，一头顶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抢入去时，婆子要去拦截，却被我顶住了，只叫得：‘武大来也。’原来倒吃他两个顶住了门。大郎只在房门外声张，却不提防西门庆那厮，开了房门奔出来，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见那妇人随后便出来，扶大郎不动，我慌忙也自走了。过得五七日，说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听道：“你这话是实了？你却不要说谎！”郓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这般说。”武松道：“说得是，兄弟！”便讨饭来吃了，还了饭钱，三个人下楼来。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随我来，正要你们与我证一证。”把两个一直带到县厅上。

知县见了，问道：“都头告甚么？”武松告说：“小人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性命。这两个便是证见。要相公做主则个！”知县先问了何九叔并郓哥口词，当日与县吏商议。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说，因此，官吏通同计较道：“这件事难以理问。”知县道：“武松，你也是个本县都头，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么？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即行。”武松怀里去取出两块酥黑骨头，一张纸，告道：“复告相公，这个须不是小人捏合出

来的。”知县看了道：“你且起来，待我从长商议。可行时，便与你拿问。”何九叔、郓哥都被武松留在房里。当日西门庆得知，却使心腹人来县里许官吏银两。

次日早晨，武松在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狱吏便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收了银子和骨殖，再付与何九叔收了。下厅来到自己房内，叫土兵安排饭食与何九叔同郓哥吃，留在房里，“相等一等，我去便来也。”

又自带了三两个土兵，离了县衙，将了砚瓦笔墨，就买了三五张纸藏在身边；就叫两个土兵买了个猪首，一只鹅，一双鸡，一担酒，和些果品之类，安排在家里。约莫也是巳牌时候，带了个土兵来到家中。那妇人已知告状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来，有句话说。”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楼来，问道：“有甚么话说？”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断七，你前日恼了众邻舍街坊，我今日特地来把杯酒，替嫂嫂相谢众邻。”那妇人大剌剌地说道：“谢他们怎地？”武松道：“礼不可缺。”唤土兵先去灵床子前，明晃晃地点起两枝蜡烛，焚起一炉香，列下一陌纸钱；把祭物去灵前摆了，堆盘满宴，铺下酒食果品之类。叫一个土兵后面荡酒，两个土兵门前安排桌凳，又有两个前后把门。

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来待客，我去请来。”先请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头作谢。”武松道：“多多相扰了干娘，自有个道理。先备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儿，收拾了门户，从后头走过来。武松道：“嫂嫂坐主位，干娘对席。”婆子已知道西门庆回话了，放心着吃酒。两个都心里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请这边下邻开银铺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劳都头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长久，便请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随顺到来，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对门请两家：一家是开纸马铺的赵四郎赵仲铭。四郎道：“小人买卖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众高邻都在那里了。”不由他不来，被武松扯到家里道：“老人家爷父一般。”便请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请对门那卖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员出身，便瞧道有些尴尬，那里肯来。被武松不管他，拖了过来，却请去赵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谁？”王婆道：“他家是卖馉

饳儿的张公。”却好正在屋里，见武松入来，吃了一惊，道：“都头没甚话说？”武松道：“家间多扰了街坊，相请吃杯淡酒。”那老儿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礼数到都头家，却如何请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请到家。”老儿吃武松拖了过来，请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说话的，为何先坐的不走了？原来都有土兵前后把着门，都似监禁的一般。

且说武松请到四家邻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条凳子，却坐在横头，便叫土兵把前后门关了。那后面土兵，自来筛酒。武松唱个大喏，说道：“众高邻，休怪小人粗卤，胡乱请些个。”众邻舍道：“小人们都不曾与都头洗泥接风，如今倒来反扰！”武松笑道：“不成意思，众高邻休得笑话则个。”土兵只顾筛酒。众人怀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说道：“小人忙些个。”武松叫道：“去不得。既来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寻思道：“既是好意请我们吃酒，如何却这般相待，不许人动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来筛。”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后共吃了七杯酒过。众人却似吃了吕太后一千个筵宴。

只见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过了杯盘，少间再吃。”武松抹了桌子。众邻舍却待起身，武松把两只手只一拦，道：“正要说话，一干高邻在这里，中间高邻那位会写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极写得好。”武松便唱个喏道：“相烦则个！”便卷起双袖，去衣裳底下飕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来。右手四指笼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两只圆彪彪怪眼睁起，道：“诸位高邻在此，小人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只要众位做个证见！”

只见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邻舍惊得目睁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觑，不敢做声。武松道：“高邻休怪，不必吃惊！武松虽是粗卤汉子，便死也不怕，还省得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并不伤犯众位，只烦高邻做个证见。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过脸来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松便偿他命也不妨。”众邻舍道：“却吃不得饭了！”

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听着！我的哥哥这个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问你！”回过脸来看着妇人骂道：“你那淫妇听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谋害了？从实招了，我便饶你！”那妇人道：“叔叔，你好没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说犹未了，武松把刀胲查了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妇人头髻，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这妇人轻轻地提将过来，一跤放翻在灵床子上，两脚踏住。右手拔起刀来，指定

王婆道："老猪狗！你从实说！"那婆子只要脱身脱不得，只得道："不消都头发怒，老身自说便了。"

武松叫土兵取过纸墨笔砚，排在桌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烦你与我听一句写一句。"胡正卿肐□抖着道："小人便写。"讨了些砚水，磨起墨来。胡正卿拿起笔，拂开纸道："王婆，你实说！"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与我无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赖那个去！你不说时，我先剐了这个淫妇，后杀你这老狗！"提起刀来，望那妇人脸上便搠两搠。那妇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饶我！你放我起来，我说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灵床子前。武松喝一声："淫妇快说！"

那妇人惊得魂魄都没了，只得从实招说，将那时放帘子因打着西门庆起，并做衣裳入马通奸，一一地说；次后来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设计下药，王婆怎地教唆拨置，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说，却叫胡正卿写了。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赖得过，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认了。把这婆子口词，也叫胡正卿写了。从头至尾都说在上面，叫他两个都点指画了字；就叫四家邻舍书了名，也画了字。叫土兵解搭膊来，背剪绑了这老狗，卷了口词，藏在怀里。叫土兵取碗酒来，供养在灵床子前，拖过这妇人来跪在灵前，喝那婆子也跪在灵前。武松道："哥哥灵魂不远，兄弟武二与你报仇雪恨！"叫土兵把纸钱点着。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四家邻舍，吃了一惊，都掩了脸。见他凶了，又不敢动，只得随顺他。武松叫土兵去楼上取下一床被来，把妇人头包了，揩了刀，插在鞘里。洗了手，唱个喏，说道："有劳高邻，甚是休怪。且请众位楼上少坐，待武二便来。"四家邻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楼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楼去。关了楼门，着两个土兵在楼下看守。

武松包了妇人那颗头，一直奔西门庆生药铺前来，看着主管唱个喏："大官人宅上在么？"主管道："却才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闲说一句话。"那主管也有些认得武松，不敢不出来。武松一引引到侧首僻净巷内，武松翻过脸来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头在上，小人又不曾伤犯了都头。"武松道："你要死，休说西门庆去向；你若要活，实对我说，西门庆在那里？"主管道："却才和一个相识，去狮子桥下大酒楼上吃酒。"武松听了，

转身便走。那主管惊得半晌移脚不动，自去了。

且说武松径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便问酒保道：“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个一般的财主，在楼上边街阁儿里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楼上，去阁子前张时，窗眼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对面一个坐着客席，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武松把那被包打开一抖，那颗人头血渌渌的滚出来。武松左手提了人头，右手拔出尖刀，挑开帘子，钻将入来，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来。西门庆认得是武松，吃了一惊，叫声：“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只脚跨上窗槛，要寻走路。见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里正慌。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盏儿碟儿都踢下来。两个唱的行院，惊得走不动。那个财主官人慌了脚手，也惊倒了。西门庆见来得凶，便把手虚指一指，早飞起右脚来。武松只顾奔入去，见他脚起，略闪一闪，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将起来，直落下街心里去了。西门庆见踢去了刀，心里便不怕他，右手虚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窝里打来。却被武松略躲个过，就势里从胁下钻入来，左手带住头，连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捽住西门庆左脚，叫声：“下去！”那西门庆一者冤魂缠定，二乃天理难容，三来怎当武松勇力，只见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街上两边人都吃了一惊。

武松伸手去凳子边提了淫妇的头，也钻出窗子外，涌身望下只一跳，跳在当街上，先抢了那口刀在手里。看这西门庆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来动。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门庆的头来。把两颗头相结做一处，提在手里，把着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来。叫土兵开了门，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把那碗冷酒浇奠了，说道：“哥哥魂灵不远，早生天界！兄弟与你报仇，杀了奸夫和淫妇。今日就行烧化。”便叫土兵，楼上请高邻下来，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两颗人头，再对四家邻舍道：“我还有一句话，对你们四位高邻说则个。”那四家邻舍叉手拱立，尽道：“都头但说，我众人一听尊命。”

武松说出这几句话来，有分教：名标千古，声播万年。直教英雄相聚满山寨，好汉同心赴水洼。正是：古今壮士谈英勇，猛烈强人仗义忠。毕竟武松对四家邻舍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七 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诗曰：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刚强受祸殃。
舌为柔和终不损，齿因坚硬必遭伤。
杏桃秋到多零落，松柏冬深愈翠苍。
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藏。

话说当下武松对四家邻舍道："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却才甚是惊吓了高邻。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灵床子就今烧化了。家中但有些一应物件，望烦四位高邻与小人变卖些钱来，作随衙用度之资，听候使用。今去县里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从实证一证。"随即取灵牌和纸钱烧化了。楼上有两个箱笼，取下来，打开看了，付与四邻收贮变卖。却押那婆子，提了两颗人头，径投县里来。

此时哄动了一个阳谷县，街上看的人不记其数。知县听得人来报了，先自骇然，随即升厅。武松押那王婆在厅前跪下，行凶刀子和两颗人头放在阶下。武松跪在左边，婆子跪在中间，四家邻舍跪在右边。武松怀中取出胡正卿写的口词，从头至尾，告说一遍。知县叫那令史先问了王婆口词，一般供说。四家邻舍，指证明白。又唤过何九叔、郓哥，都取了明白供状。唤当该仵作行人，委吏一员，把这一干人押到紫石街检验了妇人身尸，狮子桥下酒楼前检验了西门庆身尸，明白填写尸单格目，回到县里，呈堂立案。知县叫取长枷，且把武松同这婆子枷了，收在监内。一干平人，寄监在门房里。

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便唤该吏商议道："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

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写了招解送文书，把一干人审问相同，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这阳谷县虽然是个小县分，倒有仗义的人。有那上户之家，都资助武松银两，也有送酒食钱米与武松的。武松到下处，将行李寄顿土兵收了，将了十二三两银子，与了郓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当下县吏领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银子、骨殖、招词、刀仗，带了一干人犯上路，望东平府来。众人到得府前，看的人哄动了衙门口。且说府尹陈文昭，听得报来，随即升厅。那官人但见：

平生正直，禀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成向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户口增，钱粮办，黎民称德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攀辕截镫，名标青史播千年；勒石镌碑，声振黄堂传万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贤良方正胜龚黄。

且说东平府府尹陈文昭，已知这件事了。便叫押过这一干人犯，就当厅先把阳谷县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状招款看过，将这一干人一一审录一遍。把赃物并行凶刀仗封了，发与库子，收领上库。将武松的长枷换了一面轻罪枷枷了，下在牢里；把这婆子换一面重囚枷钉了，禁在提事都监死囚牢里收了。唤过县吏，领了回文，发落何九叔、郓哥、四家邻舍：“这六人且带回县去，宁家听候。本主西门庆妻子，留在本府羁管听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结断。”那何九叔、郓哥、四家邻舍，县吏领了，自回本县去了。武松下在牢里，自有几个土兵送饭。西门庆妻子，羁管在里正人家。

且说陈府尹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如常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陈府尹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申去省院详审议罪；却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那刑部官多有和陈文昭好的，把这件事直禀过了省院官，议下罪犯：“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立主谋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奸夫淫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宁家。文书到日，即便施行。”

东平府尹陈文昭看了来文，随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郓哥并四家邻舍和西门庆妻小，一干人等都到厅前听断。牢中取出武松，读了朝廷明降，开了

长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铁叶团头护身枷钉了，脸上免不得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余一干众人，省谕发落，各放宁家。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话里只说武松带上行枷，看剐了王婆。有那原旧的上邻姚二郎，将变卖家私什物的银两交付与武松收受，作别自回去了。当厅押了文帖，着两个防送公人领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发落已了。只说武松自与两个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与了行李，亦回本县去了。

武松自和两个公人离了东平府，迤逦取路投孟州来。那两个公人知道武松是个好汉，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轻慢他些个。武松见他两个小心，也不和他计较，包裹内有的是金银，但过村坊铺店，便买酒买肉，和他两个公人吃。

话休絮繁。武松自从三月初头杀了人，坐了两个月监房，如今来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后，炎炎火日当天，烁石流金之际，只得赶早凉而行。约莫也行了二十余日，来到一条大路，三个人已到岭上，却是巳牌时分。武松道："两个公人，你们且休坐了，赶下岭去，寻买些酒肉吃。"两个公人道："也说得是。"三个人奔过岭来，只一望时，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十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武松见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个酒店！离这岭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树边厢便是酒店。"两个公人道："我们今早吃饭时五更，走了这许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饥。真个快走，快走！"三个人奔下岭来，山冈边见个樵夫，挑一担柴过来。武松叫道："汉子，借问你，此去孟州还有多少路？"樵夫道："只有一里便是。"武松道："这里地名叫做甚么去处？"樵夫道："这岭是孟州道。岭前面大树林边，便是有名的十字坡。"

武松问了，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看时，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看看抹过大树边，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见那妇人如何？

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

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当时那妇人倚门迎接，说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好大馒头。"两个公人和武松入来，那妇人慌忙便道万福。三个人入到里面，一副柏木桌凳座头上，两个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缠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来，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间搭膊，脱下布衫。两个公人道："这里又没人看见，我们担些利害，且与你除了这枷，快活吃两碗酒。"便与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来，放在桌子底下，都脱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边窗槛上。只见那妇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问多少，只顾荡来；肉便切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那妇人道："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二三十个来做点心。"

那妇人嘻嘻地笑着，入里面托出一大桶酒来。放下三只大碗，三双箸，切出两盘肉来，一连筛了四五巡酒，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两个公人拿起来便吃。

武松取一个拍开看了，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妇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自来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武松道："我从来走江湖上，多听得人说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妇人道："客官那得这话？这是你自捏出来的。"武松道："我见这馒头馅内有几根毛，一象人小便处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问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那妇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那妇人笑着寻思道："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倒来戏弄老娘！正是灯蛾扑火，惹焰烧身。不是我来寻你，我且行对付那厮！"这妇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几碗了，去后面树下乘凉。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

武松听了这话，自家肚里寻思道："这妇人不怀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这酒好生淡薄，别有甚好的，请我们吃几碗。"那妇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浑些。"武松道："最好，越浑越好吃。"那妇人心里暗喜，便去里面托出一旋浑色酒来。武松看了道："这个正是好生酒，只宜热吃最好。"那妇人道："还是这位客官省得，我荡来你尝看。"妇人自忖道："这个贼配军正是该死。倒要热吃，这药却是发作得快。那厮当是我手里行货！"荡得热了，把将过来筛做三碗，便道："客官，试尝这酒。"两个

公人那里忍得饥渴，只顾拿起来吃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从来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来，与我过口。"张得那妇人转身入去，却把这酒泼在僻暗处，口中虚把舌头来咂道："好酒！还是这酒冲得人动！"

那妇人那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强禁了口，望后扑地便倒。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那妇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见里面跳出两个蠢汉来，先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这妇人后来，桌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缠袋，捏一捏看，约莫里面是些金银。那妇人欢喜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这若干东西。"把包裹缠袋提了入去，却出来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那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妇人看了，见这两个蠢汉拖扯不动，喝在一边，说道："你这鸟男女，只会吃饭吃酒，全没些用，直要老娘亲自动手！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扛进去，先开剥这厮。"那妇人一头说，一面先脱去了绿纱衫儿，解下了红绢裙子，赤膊着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把两只手一拘，拘将拢来，当胸前搂住。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只一挟，压在妇人身上，那妇人杀猪也似叫将起来。那两个汉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声，惊的呆了。那妇人被按压在地上，只叫道："好汉饶我！"那里敢挣扎。只见门前一人挑一担柴歇在门首，望见武松按倒那妇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将进来叫道："好汉息怒！且饶恕了，小人自有话说。"

武松跳将起来，把左脚踏住妇人，提着双拳，看那人时，头带青纱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绑护膝，八搭麻鞋，腰系着缠袋；生得三拳骨叉脸儿，微有几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离方寸，说道："愿闻好汉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纳头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识。"武松道："你莫非是这妇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浑家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怎地触犯了都头？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嗔拳输笑面，从来礼数服奸邪。
只因义勇真男子，降伏凶顽母夜叉。

武松见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妇人来，便问："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的人，愿求姓名。"那人便叫妇人穿了衣裳，快近前来拜了都头。武松道：

“却才冲撞阿嫂，休怪。”那妇人便道：“有眼不识好人，一时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请去里面坐地。”武松又问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张名青，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为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后来也没对头，官司也不来问，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忽一日，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小人欺负他老，抢出去和他厮并。斗了二十余合，被那老儿一匾担打翻。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因见小人手脚活便，带小人归去到城里，教了许多本事，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城里怎地住得？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俺这浑家姓孙，全学得他父亲本事，人都唤他做母夜叉孙二娘。他父亲殁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他的父亲唤做山夜叉孙元。小人却才回来，听得浑家叫唤，谁想得遇都头。小人多曾分付浑家道：‘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则恁地，也争些儿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姓鲁名达，为因三拳打死了一个镇关西，逃走上五台山落发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绣，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使一条浑铁禅杖，重六十来斤，也从这里经过。浑家见他生得肥胖，酒里下了些蒙汗药，扛入在作坊里，正要动手开剥。小人恰好归来。见他那条禅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药救起来，结拜为兄。打听得他近日占了二龙山宝珠寺，和一个甚么青面兽杨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几番收得他相招的书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这两个，我也在江湖上多闻他名。”张青道：“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也把来麻坏了，小人归得迟了些个，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个箍头的铁戒尺，一领皂直裰，一张度牒在此。别的都不打紧，有两件物最难得：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数珠，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想这头陀也自杀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里啸响。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这个人，心里常常忆念他。又分付浑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又分付浑家道：‘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不想浑家不依小人的言语，今日又冲撞了都头。幸喜小人归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这片心？”母夜叉孙二娘

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见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说起风话，因此一时起意。”武松道：“我是斩头沥血的人，何肯戏弄良人？我见阿嫂瞧得我包裹紧，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说些风话，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泼了，假做中毒。你果然来提我，一时拿住。甚是冲撞了嫂子，休怪！”张青大笑起来，便请武松直到后面客席里坐定。武松道：“兄长，若是恁地，你且放出那两个公人则个。”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看时，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两个来。”张青道：“请问都头，今得何罪？配到何处去？”武松把杀西门庆并嫂的缘由，一一说了一遍。张青夫妻两个称赞不已，便对武松说道：“小人有句话说，未知都头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说不妨。”

张青不慌不忙，对武松说出那几句话来，有分教：武松大闹了孟州城，哄动了安平寨。倚八九分美酒神威，仗千百斤英雄气力。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汉，攧倒擒龙捉虎人。毕竟张青对武松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八 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诗曰：

功业如将智力求，当年盗跖合封侯。
行藏有义真堪羡，富贵非仁实可羞。
乡党陆梁施小虎，江湖任侠武都头。
巨林雄寨俱侵夺，方把平生志愿酬。

话说当下张青对武松说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头去牢城营里受苦，不若就这里把两个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里过几时。若是都头肯去落草时，小人亲自送至二龙山宝珠寺，与鲁智深相聚入伙，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长好心顾盼小弟，只是一件却使不得：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这两个公人于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来，我跟前又不曾道个不字。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爱我时，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不可害了他性命。"张青道："都头既然如此仗义，小人便救醒了。"

当下张青叫火家便从剥人凳上搀起两个公人来，孙二娘便去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看了武松，说道："我们却如何醉在这里？这家甚么好酒？我们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记着他家，回来再问他买吃。"武松笑将起来，张青、孙二娘也笑，两个公人正不知怎地。那两个火家自去宰杀鸡鹅，煮得熟了，整顿杯盘端正。

张青教摆在后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头，张青便邀武松并两个公人到后园内。武松便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张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孙二娘坐在横头。两个汉子轮番斟酒，来往搬摆盘馔。张青劝武松饮酒至晚，取出那两口戒刀来，叫武松看了，果是镔铁打的，非一日之功。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

财，如此豪杰，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你只顾吃酒，明日到孟州时，自有相谢。”当晚就张青家里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张青那里肯放，一连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张青夫妻两个厚意，论年齿，张青却长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结拜张青为兄。武松再辞了要行，张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缠袋来交还了；又送十来两银子与武松，把二三两零碎银子赍发两个公人。武松就把这十两银子一发送了两个公人，再带上行枷，依旧贴了封皮。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武松作别了，自和公人投孟州来。未及晌午，早来到城里，直至州衙，当厅投下了东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与两个公人回去，不在话下。随即却把武松帖发本处牢城营来。当日，武松来到牢城营前，看见一座牌额，上书三个大字，写着道“安平寨”。公人带武松到单身房里，公人自去下文书，讨了收管。不必得说。

武松自到单身房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说道：“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报你知道。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

说犹未了，只见一个道：“差拨官人来了！”众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单身房里，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问道：“那个是新到囚徒武松？”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拨道：“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你敢来我这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那差拨大怒去了。

又有众囚徒走拢来说道：“好汉，你和他强了，少间苦也！他如今去和管营相公说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随他怎么奈何我，文来文对，武来武对！”正在那里说言未了，只见三四个人来单身房里叫唤新到囚人武松。

武松应道："老爷在这里，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么？"那来的人把武松一带，带到点视厅前。那管营相公正在厅上坐，五六个军汉押武松在当面。管营喝叫除了行枷，说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那兜拕的，背将起来！"武松道："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从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两边看的人都笑道："这痴汉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两下众人都笑起来。

那军汉拿起棍来，却待下手。只见管营相公身边立着一个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白净面皮，三柳髭须，额头上缚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把一条白绢搭膊络着手。那人便去管营相公耳朵边略说了几句话。只见管营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来？"武松道："我于路不曾害，酒也吃得，肉也吃得，饭也吃得，路也走得。"管营道："这厮是途中得病到这里，我看他面皮才好，且寄下他这顿杀威棒。"两边行杖的军汉低低对武松道："你快说病。这是相公将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干净。我不要留这一顿寄库棒，寄下倒是钩肠债，几时得了！"两边看的人都笑。管营也笑道："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听他，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

三四个军人引武松依先送在单身房里。众囚徒都来问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识书信与管营么？"武松道："并不曾有。"众囚徒道："若没时，寄下这顿棒，不是好意，晚间必然来结果你。"武松道："他还是怎地来结果我？"众囚徒道："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着一床干藁荐把你卷了，塞住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众人道："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压杀。"武松又问道："还有甚么法度害我？"众人道："只是这两件怕人些，其余的也不打紧。"

众人说犹未了，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入来，问道："哪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么话说？"那人答道："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武松看时，一大旋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寻思道："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会。"

武松把那旋酒来一饮而尽，把肉和面都吃尽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里寻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来对付我？"看看天色晚来，只见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入来。武松问道："你又来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饭在这里。"摆下几般菜蔬，又是一大旋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武松见了，暗暗自忖道："吃了这顿饭食，必然来结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个饱鬼，落得吃了，恰再计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时，那个人又和一个汉子两个来：一个提着浴桶，一个提一大桶汤来，看着武松道："请都头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来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两个汉子安排倾下汤，武松跳在浴桶里面洗了一回，随即送过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个自把残汤倾了，提了浴桶去。一个便把藤簟纱帐将来挂起，铺了藤簟，放个凉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

武松把门关上，拴了，自在里面思想道："这个是甚么意思？随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头便自睡了。一夜无事。

天明起来，才开得房门，只见夜来那个人提着桶洗面汤进来，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带个篦头待诏来，替武松篦了头，绾上髻子，裹了巾帻；又是一个人将个盒子入来，取出菜蔬下饭，一大碗肉汤，一大碗饭。武松道："由你走道儿，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罢饭，便是一盏茶。却才茶罢，只见送饭的那个人来请道："这里不好安歇，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搬茶搬饭却便当。"武松道："这番来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个便来收拾行李被卧，一个引着武松离了单身房里，来到前面一个去处。推开房门来，里面干干净净的床帐，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武松来到房里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里去，却如何来到这般去处？比单身房好生齐整！"

定拟将身入土牢，谁知此处更清标。

施恩暗地行仁惠，遂使生平夙恨消。

武松坐到日中，那个人又将一个大盒子入来，手里提着一注子酒。将到房中，打开看时，排下四般果子，一只熟鸡，又有许多蒸馔儿。那人便把熟鸡来撕了，将注子里好酒筛下，请都头吃。武松心里忖道："由他对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到晚，又是许多下饭，又请武松洗浴了，乘凉歇息。武松自思道："众囚徒也是这般说，我也这般想，却是怎地这般请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饭送酒。

武松那日早饭罢，行出寨里来闲走，只见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担水的，劈柴的，做杂工的，却在晴日头里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这热。武

松却背叉着手，问道："你们却如何在这日头里做工？"众囚徒都笑起来，回说道："好汉，你自不知，我们拨在这里做生活时，便是人间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热坐地？还别有那没人情的，将去锁在大牢里，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铁链锁着，也要过哩！"武松听罢，去天王堂前后转了一遭，见纸炉边一个青石墩，是插那天王纸旗的，约有四五百斤。武松看在眼里，暂回房里来坐地了，自存想，只见那个人又搬酒和肉来。

话休絮烦。武松自到那房里，住了三日。每日好酒好食搬来请武松吃，并不见害他的意。武松心里正委决不下。当日晌午，那人又搬将酒食来，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问那人道："你是谁家伴当？怎地只顾将酒食来请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禀都头说了，小人是管营相公家里梯己人。"武松道："我且问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谁教你将来？请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营相公的家里小管营教送与都头吃。"武松道："我是个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点好处到管营相公处，他如何送东西与我吃？"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营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个月，却说话。"武松道："却又作怪！终不成将息得我肥胖了，却来结果我？这个鸟闷葫芦，教我如何猜得破？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稳？你只说与我：你那小管营是甚么样人？在那里曾和我相会？我便吃他的酒食。"那个人道："便是前日都头初来时，厅上立的那个白手帕包头，络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营。"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纱上盖，立在管营相公身边的那个人？"那人道："正是老管营相公儿子。"武松道："我待吃杀威棒时，敢是他说救了我，是么？"那人道："正是小管营对他父亲说了，因此不打都头。"武松道："却又跷蹊！我自是清河县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来素不相识，如何这般看觑我？必有个缘故。我且问你，那小管营姓甚名谁？"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听了道："想他必是个好男子，你且去请他出来，和我相见了，这酒食便可吃你的。你若不请他出来和我厮见时，我半点儿也不吃你的！"那人道："小管营分付小人道：'休要说知备细。'教小人待半年三个月，方才说知相见。"武松道："休要胡说！你只去请小管营出来和我相会了便罢。"那人害怕，那里肯去。武松有些焦躁起来，那人只得去里面说知。

多时，只见施恩从里面跑将出来，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礼，说道："小人是个治下的囚徒，自来未曾拜识尊颜。前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当；又没半点儿差遣，正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闻兄长大名，如雷灌耳，只恨云程阻隔，不能勾相见。今

日幸得兄长到此，正要拜识威颜，只恨无物款待，因此怀羞，不敢相见。”武松问道：“却才听得伴当所说，且教武松过半年三个月却有话说，正是小管营要与小人说甚话？”施恩道：“村仆不省得事，脱口便对兄长说知道，却如何造次说得！”武松道：“管营恁地时，却是秀才耍，倒教武松鳖破肚皮，闷了怎地过得！你且说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仆说出了，小弟只得告诉。因为兄长是个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长便行得。只是兄长路远到此，气力有亏，未经完足，且请将息半年三五个月，待兄长气力完足，那时却对兄长说知备细。”

武松听了，呵呵大笑道：“管营听禀：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何况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说。且等兄长再将养几时，待贵体完完备备，那时方敢告诉。”武松道：“只是道我没气力了！既是如此说时，我昨日看见天王堂前那个石墩，约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动也不？”施恩道：“请吃罢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来吃未迟。”

两个来到天王堂前，众囚徒见武松和小管营同来，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大笑道：“小人真个娇惰了，那里拔得动！”施恩道：“三五百斤石头，如何轻视得他。”武松笑道：“小管营也信真个拿不起？你众人且躲开，看武松拿一拿。”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拴在腰里，把那个石礅只一抱，轻轻地抱将起来。双手把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众囚徒见了，尽皆骇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只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只一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回过身来，看着施恩并众囚徒，武松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长非凡人也！真天神！”众囚徒一齐都拜道：“真神人也！”

施恩便请武松到私宅堂上请坐了。武松道：“小管营今番须同说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请少坐，待家尊出来相见了时，却得相烦告诉。”武松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颠倒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

那施恩叉手不离方寸，才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武松显出那杀人的手段，重施这打虎的威风，来夺一个有名的去处，撷翻那厮盖世的英雄。正是：双拳起处云雷吼，飞脚来时风雨惊。毕竟施恩对武松说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九 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诗曰：

　　　　堪叹英雄大丈夫，飘蓬四海谩嗟吁。
　　　　武松不展魁梧略，施子难为远大图。
　　　　顷刻赵城应返璧，逡巡合浦便还珠。
　　　　他时水浒驰芳誉，方识男儿盖世无。

话说当时施恩向前说道：“兄长请坐，待小弟备细告诉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营不要文文诌诌，拣紧要的话直说来。”施恩道：“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学得些小枪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个诨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坊、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新从东潞州来，带一个人到此。那厮姓蒋名忠，有九尺来长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叫做蒋门神。那厮不说长大，原来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枪棒，拽拳飞脚，相扑为最。自夸大言道：‘三年上泰岳争跤，不曾有对；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让他，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两个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长来时，兀自包着头，兜着手，直到如今，伤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若是闹将起来，和营中先自折理，有这一点无穷之恨，不能报得。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不在蒋门神之下，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死而瞑目。只恐兄长远路辛苦，气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将息半年三月，等贵体气完力足方请商议。不期村

仆脱口失言说了，小弟当以实告。”

武松听罢，呵呵大笑，便问道：“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几条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颗头，两条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头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来只是一颗头，两条臂膊。既然没那吒的模样，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艺疏，便敌他不过。”武松道：“我却不是说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说了，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有酒时，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拳头重时打死了，我自偿命！”施恩道：“兄长少坐。待家尊出来相见了，当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听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时，后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时，却再理会。空自去打草惊蛇，倒吃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营，你可知着他打了，原来不是男子汉做事！去便去，等甚么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准备！”

正在那里劝不住，只见屏风背后转出老管营来，叫道：“义士，老汉听你多时也。今日幸得相见义士一面，愚男如拨云见日一般。且请到后堂少叙片时。”武松跟了到里面。老管营道：“义士且请坐。”武松道：“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对相公坐地？”老管营道：“义士休如此说。愚男万幸，得遇足下，何故谦让？”武松听罢，唱个无礼喏，相对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营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长请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时，小人却不自在。”老管营道：“既是义士如此，这里又无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仆从搬出酒肴果品盘馔之类。老管营亲自与武松把盏，说道：“义士如此英雄，谁不钦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杰气象；不期今被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了这个去处。非义士英雄，不能报仇雪恨。义士不弃愚男，满饮此杯，受愚男四拜，拜为长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年幼无学，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当下饮过酒，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武松连忙答礼，结为弟兄。当日武松欢喜饮酒，吃得大醉了，便教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话下。

远戍牢城作配军，偶从公廨遇知音。
施恩先有知人鉴，双手擎还快活林。

次日，施恩父子商议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听来，其人不在家里，延挨一日，却再理会。”当日施恩来见武松，说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这厮不在家里。明日饭后，却请

兄长去。”武松道：“明日去时不打紧，今日又气我一日！”早饭罢，吃了茶，施恩与武松去营前闲走了一遭。回来到客房里，说些枪法，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里，只具数杯酒相待，下饭按酒，不记其数。武松正要吃酒，见他只把按酒添来相劝，心中不快意。吃了晌午饭，起身别了，回到客房里坐地。只见那两个仆人又来伏侍武松洗浴。武松问道：“你家小管营今日如何只将肉食出来请我，却不多将些酒出来与我吃，是甚意故？”仆人答道：“不敢瞒都头说，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今日本是要央都头去，怕都头夜来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误了正事，因此不敢将酒出来。明日正要央都头去干正事。”武松道：“恁地时，道我醉了，误了你大事？”仆人道：“正是这般计较。”仆人少间也自去了。

当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来洗漱罢，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腰里系条红绢搭膊，下面腿绑护膝，八搭麻鞋。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武松吃了茶饭罢，施恩便道：“后槽有马，备来骑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骑那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说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施恩道：“兄长，如何是无三不过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说与你，你要打蒋门神时，出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施恩听了，想道：“这快活林离东门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来卖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时，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才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来不敢将酒出来请哥哥深饮。待事毕时，尽醉方休。既然哥哥原来酒后越有本事时，恁地先教两个仆人，自将了家里的好酒果品肴馔，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武松道：“恁么却才中我意。去打蒋门神，教我也有些胆量。没酒时，如何使得手段出来？还你今朝打倒那厮，教众人大笑一场！”施恩当时打点了，叫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拿了些铜钱去了。施老管营又暗暗地选拣了一二十条大汉壮健的人，慢慢的随后来接应。都分付下了。

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离了安平寨，出得孟州东门外来。行过得三五百

步，只见官道旁边，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檐前。看那个酒店时，但见：

门迎驿路，户接乡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黄槐遮酒肆。壁上描刘伶贪饮，窗前画李白传杯。渊明归去，王弘送酒到东篱；佛印山居，苏轼逃禅来北阁。闻香驻马三家醉，知味停舟十里香。不惜抱琴沽一醉，信知终日卧斜阳。

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仆人已自安下肴馔，将酒来筛。武松道："不要小盏儿吃。大碗筛来，只斟三碗。"仆人排下大碗，将酒便斟。武松也不谦让，连吃了三碗便起身。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才去肚里发一发。我们去休。"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出得店来。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炎暑未消，金风乍起。两个解开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来到一处，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高挑出在林树里。来到林木丛中看时，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但见：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杨柳阴森门外，荷花旖旎池中。飘飘酒旆舞金风，短短芦帘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满贮村醪；瓦瓮灶前，香喷喷初蒸社酝。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妇当垆，不是他年卓氏。休言三斗宿酲，便是二升也醉。

当时施恩、武松来到村坊酒肆门前，施恩立住了脚，问道："兄长，此间是个村醪酒店，哥哥饮么？"武松道："遮莫酸咸苦涩，问甚滑辣清香，是酒还须饮三碗。若是无三，不过帘便了。"两个入来坐下，仆人排了果品按酒。武松连吃了三碗，便起身走。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赶前去了。两个出得店门来，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见个酒店。武松入来，又吃了三碗便走。

话休絮繁。武松、施恩两个一处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约莫也吃过十来处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时，不十分醉。武松问施恩道："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施恩道："没多了。只在前面，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别处等我，我自去寻他。"施恩道："这话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处。望兄长在意，切不可轻敌。"武松道："这个却不妨，你只要叫仆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时，我还要吃。"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施恩自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过十来碗酒。此时已有午牌时分，天色正热，却有些微风。武松酒却涌上来，把布衫摊开，虽然带着五七分酒，却装做十分醉的，前颠后偃，东倒西歪，来到林子前。那仆人用手指道："只前头

丁字路口，便是蒋门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远着。等我打倒了，你们却来。”武松抢过林子背后，见一个金刚来大汉，披着一领白布衫，撒开一把交椅，拿着蝇拂子，坐在绿槐树下乘凉。武松看那人时，生得如何？但见：

形容丑恶，相貌粗疏。一身紫肉横生，几道青筋暴起。黄髯斜起，唇边扑地蝉蛾；怪眼圆睁，眉目对悬星象。坐下狰狞如猛虎，行时仿佛似门神。

这武松假醉佯颠，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了。”直抢过去。

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转过来看时，门前一带绿油阑干，插着两把销金旗，每把上五个金字，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边厢肉案砧头，操刀的家生，一壁厢蒸作馒头，烧柴的厨灶。去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半截埋在地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那妇人生得如何？

眉横翠岫，眼露秋波。樱桃口浅晕微红，春笋手轻舒嫩玉。冠儿小，明铺鱼□，掩映乌云；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笼瑞雪。金钗插凤，宝钏围龙。尽教崔护去寻浆，疑是文君重卖酒。

武松看了，瞅着醉眼，径奔入酒店里来，便去柜身相对一副座头上坐了。把双手按着桌子上，不转眼看那妇人。在柜身里那妇人瞧见，回转头看了别处。武松看那店里时，也有五七个当撑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卖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个当头的酒保过来，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两角酒，先把些来尝看。”那酒保去柜上叫那妇人舀两角酒下来，倾放桶里，荡一碗过来，道：“客人尝酒。”武松拿起来闻一闻，摇着头道：“不好，不好，换将来！”

酒保见他醉了，将来柜上道：“娘子，胡乱换些与他。”那妇人接来，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来。酒保将去，又荡一碗过来。武松提起来，呷了一口，叫道：“这酒也不好，快换来便饶你！”酒保忍气吞声，拿了酒去柜边道：“娘子，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休与他一般见识。这客人醉了，只待要寻闹相似，胡乱换些好的与他𠸄。”那妇人又舀了一等上色好的酒来与酒保，酒保把桶儿放在面前，又荡一碗过来。武松吃了道：“这酒略有些意思。”问道：

“过卖，你那主人家姓甚么？”酒保答道：“姓蒋。”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妇人听了道：“这厮那里吃醉了，来这里讨野火么？”酒保道：“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不省得了。休听他放屁。”武松问道：“你说甚么？”酒保道：“我们自说话，客人你休管，自吃酒。”

武松道：“过卖，你叫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说！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那妇人大怒，便骂道：“杀才！该死的贼！”推开柜身子，却待奔出来。

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上半截揣在腰里，便把那桶酒只一泼，泼在地上，抢入柜身子里，却好接着那妇人。武松手硬，那里挣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一只手把冠儿捏做粉碎，揪住云髻，隔柜身子提将出来，望浑酒缸里只一丢。听得扑同的一声响，可怜这妇人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武松托地从柜身前踏将出来。

有几个当撑的酒保，手脚活些个的，都抢来奔武松。武松手到，轻轻地只一提，攧入怀里来，两手揪住，也望大酒缸里只一丢，桩在里面；又一个酒保奔来，提着头只一掠，也丢在酒缸里；再有两个来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头三个人，在三只酒缸里，那里挣扎得起。后面两个人，在地下爬不动。这几个火家捣子，打得屁滚尿流，乖的走了一个。武松道：“那厮必然去报蒋门神来，我就接将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众人笑一笑。”

武松大踏步赶将出来。那个捣子径奔去报了蒋门神。蒋门神见说，吃了一惊，踢翻了交椅，丢去蝇拂子，便钻将来。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阔路上撞见。蒋门神虽然长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虚了身子，先自吃了那一惊，奔将来，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来算他。

蒋门神见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忽地转身便走。蒋门神大怒，抢将来，被武松一飞脚踢起，踢中蒋门神小腹上，双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将过来，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望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脸上便打。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打的蒋门神在地下叫饶。武松说道：“若要我饶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蒋门神在地下叫道：“好汉饶我！休说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

武松指定蒋门神，说出那三件事来，有分教：大闹孟州城，来上梁山泊。且教改头换面来寻主，剪发齐眉去杀人。毕竟武松对蒋门神说出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十 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诗曰：

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
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语戒无论，儒书贵莫争。
好条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指定面门道："若要我饶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罢！"蒋门神便道："好汉但说，蒋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离了快活林回乡去，将一应家火什物，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谁教你强夺他的？"蒋门神慌忙应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饶了你起来，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为脑的英雄豪杰，都来与施恩陪话。"蒋门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从今日交割还了，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连夜回乡去，不许你在孟州住！在这里不回去时，我见一遍打你一遍，我见十遍打十遍；轻则打你半死，重则结果了你命。你依得么？"蒋门神听了，要挣扎性命，连声应道："依得，依得，蒋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看时，打得脸青嘴肿，脖子歪在半边，额角头流出鲜血来。武松指着蒋门神说道："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打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这个值得甚的！快交割还他！但迟了些个，再是一顿，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只得喏喏连声告饶。

正说之间，只见施恩早到，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都来相帮。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不胜之喜，团团拥定武松。武松指着蒋门神道："本主已自在这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蒋门神答道："好汉，且请去店里坐地。"

武松带一行人都到店里看时，满地尽是酒浆。这两个鸟男女正在缸里扶

墙摸壁扎挣。那妇人方才从缸里爬得出来，头脸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浆。那几个火家酒保走得不见影了。

武松与众人入到店里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车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妇人去了；一面叫不着伤的酒保，去镇上请十数个为头的豪杰之士，都来店里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尽把好酒开了，有的是按酒，都摆列了桌面，请众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只大碗，叫酒保只顾筛来。酒至数碗，武松开话道："众位高邻都在这里，小人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配在这里，闻听得人说道：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并无干涉。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一顿拳脚就打死，除了一害。且看你众高邻面上，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则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离了此间，再撞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众人才知道他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都起身替蒋门神陪话道："好汉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还本主。"那蒋门神吃他一吓，那里敢再做声。施恩便点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蒋门神羞惭满面，相谢了众人，自唤了一辆车儿去了，就装了行李起身。不在话下。且说武松邀众高邻直吃得尽醉方休。至晚，众人散了。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

却说施老管营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骑了马直来店里相谢武松，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自此，重整店面，开张酒肆。老管营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家小不知去向，这里只顾自做买卖，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话下。正是：

恶人自有恶人磨，报了冤仇是若何。

从此施恩心下喜，武松终日醉颜酡。

荏苒光阴，早过了一月之上。炎威渐退，玉露生凉，金风去暑，已及深秋。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当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论些拳棒枪法。只见店门前两三个军汉，牵着一匹马，来店里寻问主人道："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施恩便向前问道："你等寻武都头则甚？"那军汉说道："奉都监相公钧旨：闻知武都头是

个好男子，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相公有钧帖在此。”施恩看了，寻思道：“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属他调遣；今者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亦属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对武松道：“兄长，这几位郎中，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他既着人牵马来，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个一勇之夫，终无计较，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话说。”随即换了衣裳巾帻，带了个小伴当，上了马，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到得张都监宅前，下了马，跟着那军汉直到厅前参见张都监。

那张蒙方在厅上，见了武松来，大喜道：“教进前来相见。”武松到厅下，拜了张都监，叉手立在侧边。张都监便对武松道：“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我帐前见缺恁地一个人，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梯己人么？”武松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坠镫，伏侍恩相。”张都监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来。张都监亲自赐了酒，叫武松吃的大醉，就前厅廊下收拾一间耳房与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处取了行李来，只在张都监家宿歇。早晚都监相公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与酒与食，放他穿房入户，把做亲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缝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武松见了，也自欢喜，心内寻思道：“难得这个都监相公，一力要抬举我。自从到这里住了，寸步不离，又没功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里来。”

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相公见爱，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都送些金银、财帛、段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不在话下。

时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见得中秋好景？但见：

玉露泠泠，金风淅淅。井畔梧桐落叶，池中菡萏成房。新雁初鸣，南楼上动人愁惨；寒蛩韵急，旅馆中孤客忧怀。舞风杨柳半摧残，带雨芙蓉逞妖艳。秋色平分催节序，月轮端正照山河。

当时，张都监向后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筵宴，庆赏中秋，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转身出来。张都监唤住武松问道：“你那里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饮宴，小人理合回避。”张都监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个义士，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回避？你是我心腹人，何碍？便一处饮酒不妨。”武松道：“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与恩相坐地？”张都监道：“义士，你如何见外？此间又无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张都监那里肯放，定要武松

一处坐地。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远远地斜着身坐了。张都监着丫嬛、养娘斟酒，相劝一杯两盏。看看饮过五七杯酒，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又进了一两套。食次说些闲话，问了些枪法。张都监道："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银赏钟斟酒与义士吃。"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钟。看看月明光彩照入东窗。武松吃的半醉，却都忘了礼数，只顾痛饮。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叫做玉兰，出来唱曲。那玉兰生得如何？但见：

脸如莲萼，唇似樱桃。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纤腰袅娜，绿罗裙掩映金莲；素体馨香，绛纱袖轻笼玉笋。凤钗斜插笼云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那张都监指着玉兰道："这里别无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教我们听则个。"玉兰执着象板，向前各道个万福，顿开喉咙，唱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唱道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万里共婵娟。"

这玉兰唱罢，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个万福，立在一边。张都监又道："玉兰，你可把一巡酒。"这玉兰应了，便拿了一副劝杯，丫嬛斟酒，先递了相公，次劝了夫人，第三便劝武松饮酒。张都监叫斟满着。武松那里敢抬头，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唱了相公、夫人两个大喏，拿起酒来，一饮而尽，便还了盏子。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此女颇有些聪明伶俐，善知音律，极能针指。如你不嫌低微，数日之间，择了良辰，将来与你做个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张都监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与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负约。"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约莫酒涌上来，恐怕失了礼节，便起身拜谢了相公、夫人，出到厅前廊下房门前。开了门，觉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里脱了衣裳，除下巾帻，拿条梢棒，来厅心里，月明下使几回棒，打了几个轮头；仰面看天时，约有三更时分。

武松进到房里，却待脱衣去睡，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武松听得道："都监相公如此爱我，又把花枝也似个女儿许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武松献勤，提了一条梢棒径抢入后堂里来。只见那个唱的玉兰，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一个贼奔入后花园里去了！"武松听得这话，提

着梢棒，大踏步，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一周遭不见。复翻身却奔出来，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把武松一跤绊翻，走出七八个军汉，叫一声：“捉贼！”就地下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说。只见堂里灯烛荧煌，张都监坐在厅上，一片声叫道：“拿将来！”

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厅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贼，是武松。”张都监看了大怒，变了面皮，喝骂道：“你这个贼配军，本是个强盗，贼心贼肝的人！我倒要抬举你一力成人，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却才教你一处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来捉贼，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不做这般的事！”张都监喝道：“你这厮休赖！且把他押去他房里，搜看有无赃物！”众军汉把武松押着，径到他房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约有一二百两赃物。武松见了，也自目睁口呆，只得叫屈。

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张都监看了，大骂道：“贼配军，如此无礼，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如何赖得过？常言道：众生好度人难度。原来你这厮外貌象人，倒有这等贼心贼肝。既然赃证明白，没话说了！”连夜便把赃物封了，且叫：“送去机密房里监收，天明却和这厮说话。”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说，众军汉扛了赃物，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

次日天明，知府方才坐厅，左右缉捕观察把武松押至当厅，赃物都扛在厅上。张都监家心腹人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节级将一束问事狱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开口分说，知府喝道：“这厮原是远流配军，如何不做贼？以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是赃证明白，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那牢子狱卒拿起批头竹片，雨点地打下来。武松情知不是话头，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势窃取入己。”与了招状。知府道：“这厮正是见财起意，不必说了，且取枷来钉了监下。”牢子将过长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正是：

都监贪污重可嗟，得人金帛售奸邪。
假将歌女为婚配，却把忠良做贼拿。

且说武松下在大牢里，寻思道：“叵耐张都监那厮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挣得性命出去时，却又理会！”牢子狱卒把武松押在大牢里，将他一

双脚昼夜匣着；又把木杻钉住双手，那里容他些松宽。

话里却说施恩，已有人报知此事，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老管营道："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买嘱张都监，却设出这条计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受了人情贿赂，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寻思起来，他须不该死罪。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别作商议。"施恩道："见今当牢节级姓康的，和孩儿最过得好。只得去求浼他如何？"老管营道："他是为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时？"

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径投康节级，却在牢未回。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不多时，康节级归来，与施恩相见。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诉了一遍。康节级答道："不瞒兄长说，此一件事，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弟兄，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商量设出这条计来，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我们都接了他钱。厅上知府一力与他做主，定要结果武松性命，只有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贪爱金宝，只有他不肯要钱，以此武松还不吃亏。今听施兄所说了，牢中之事尽是我自维持；如今便去宽他，今后不教他吃半点儿苦。你却快央人去，只买叶孔目，要求他早断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康节级那里肯受，再三推辞，方才收了。

施恩相别出门来，径回营里，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两银子与他，只求早早紧急决断。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嘱托，不肯从轻勘来。武松窃取人财，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里谋他性命。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满决断。有诗为证：

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
西厅孔目心如水，海内清廉播德音。

且说施恩于次日安排了许多酒馔，甚是齐备，来央康节级引领，直进大牢里看视武松，见面送饭。此时武松已自得康节级看觑，将这刑禁都放宽了。施恩又取三二十两银子分俵与众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这场官司，明明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陷害哥哥。你且宽心，不要忧念。我已央人和叶孔目说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满断决你出去，却再

理会。”此时武松得松宽了，已有越狱之心；听得施恩说罢，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里安慰了武松，归到营中。过了两日，施恩再备些酒食钱财，又央康节级引领，入牢里与武松说话。相见了，将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银子与众人做酒钱。回归家来，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趱打点文书。过得数日，施恩再备了酒肉，做了几件衣裳，再央康节级维持，相引将来牢里请众人吃酒，买求看觑武松。叫他更换了些衣服，吃了酒食。

出入情熟，一连数日，施恩来了大牢里三次。却不提防被张团练家心腹人见了，回去报知。那张团练便去对张都监说了其事。张都监却再使人送金帛来与知府，就说与此事。那知府是个赃官，接受了贿赂，便差人常常下牢里来闸看，但见闲人便要拿问。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觑。武松却自得康节级和众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节级家里讨信，得知长短，都不在话下。

看看前后将及两月。有这当案叶孔目一力主张，知府处早晚说开就里。那知府方才知得张都监接受了蒋门神若干银子，通同张团练，设计排陷武松，自心里想道：“你倒赚了银两，教我与你害人！”因此心都懒了，不来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满，牢中取出武松，当厅开了枷。当案叶孔目读了招状，定拟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盗赃物，给还本主。张都监只得着家人当官领了赃物。当厅把武松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铁叶盘头枷钉了，押一纸公文，差两个壮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时日要起身。那两个公人领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门便行。有诗为证：

孔目推详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远戍恩州去，病草凄凄遇暖风。

且说叶孔目从公拟断，决配了武松。原来武松吃断棒之时，却得老管营使钱通了，叶孔目又看觑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来打重，因此断得棒轻。武松忍着那口气，带上行枷，出得城来，两个公人监在后面。约行得一里多路，只见官道旁边酒店里钻出施恩来，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专等。”武松看施恩时，又包着头，络着手臂。武松问道：“我好几时不见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样？”施恩答道：“实不相瞒哥哥说，小弟自从牢里三番相见之后，知府得知了，不时差人下来牢里点闸；那张都监又差人在牢门口左近两边寻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进大牢里来看望兄长，只得在康节级家里讨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里，只见蒋门神那厮又领着一伙军汉到来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顿，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话，却被他仍复夺了店面，依旧交还

了许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将息未起，今日听得哥哥断配恩州，特有两件绵衣送与哥哥路上穿着。煮得两只熟鹅在此，请哥哥吃两块了去。”施恩便邀两个公人，请他入酒肆。那两个公人那里肯进酒店里去，便发言发语道：“武松这厮，他是个贼汉！不争我们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须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开去！”施恩见不是话头，便取十来两银子送与他两个公人。那厮两个那里肯接，恼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讨两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个包裹拴在武松腰里，把这两只熟鹅挂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里有两件绵衣，一帕子散碎银子，路上好做盘缠，也有两双八搭麻鞋在里面。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武松点头道：“不须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两个来也不惧他。你自回去将息，且请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辞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朝磨暮折走天涯，坐趱行催重可嗟。

多谢施恩深馈送，棱棱义气实堪夸。

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行不数里之上，两个公人悄悄地商议道：“不见那两个来？”武松听了，自暗暗地寻思，冷笑道：“没你娘鸟兴，那厮倒来扑复老爷！”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也不采那两个公人。又行了一二里路，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行不过五里路，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

约莫离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见前面路边，先有两个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里等候。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便帮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见这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打些暗号。武松早睃见，自瞧了八分尴尬，只安在肚里，却且只做不见。

又走不过数里多路，只见前面来到一处，济济荡荡鱼浦，四面都是野港阔河。五个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一座牌楼，上有牌额，写着道“飞云浦”三字。武松见了，假意问道：“这里地名唤做甚么去处？”两个公人应道：“你又不眼瞎，须见桥边牌额上写道‘飞云浦’！”

武松踅住道：“我要净手则个。”那一个公人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声：“下去！”一飞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里去。这一个急待转身，武松右脚早起，扑咚地也踢下水里去。那两个提朴刀的汉子望桥下便走。武松喝一声：“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两半个，扯开封皮，将来撇在水里，赶将下桥来。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个走的后心上，只一拳打翻，便夺过朴刀来，搠上几朴刀，死在地上。却转身回来。这个才挣得起，

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劈头揪住，喝道：“你这厮实说，我便饶你性命！”那人道：“小人两个是蒋门神徒弟。今被师父和张团练定计，使小人两个来相帮防送公人，一处来害好汉。”武松道：“你师父蒋门神今在何处？”那人道：“小人临来时，和张团练都在张都监家里后堂鸳鸯楼上吃酒，专等小人回报。”武松道：“原来恁地，却饶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这人杀了；解下他腰刀来，拣好的带了一把；将两个尸首都撺在浦里。又怕那两个公人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搠了几朴刀。立在桥上看了一回，思量道：“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提着朴刀，踌躇了半晌，一个念头，竟奔回孟州城里来。

不是这个武松投孟州城里来要杀张都监，有分教：画堂深处，尸横厅事阶前；红烛光中，血满彩楼阁内。哄动乾坤，大闹寰宇。正是：两只大虫分胜败，一双恶兽并输赢。毕竟武松再奔回孟州城里来怎地结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词曰：

神明照察，难除奸狡之心。国法昭彰，莫绝凶顽之辈。损人益己，终非悠远之图；害众成家，岂是久长之计。福缘善庆，皆因德行而生；祸起伤财，盖为不仁而至。知廉识耻，不遭罗网之灾；举善荐贤，必有荣华之地。行慈行孝，乃后代之昌荣；怀妒怀奸，是终身之祸患。广施恩惠，人生何处不相逢；多结冤仇，路逢狭处难回避。

话说这篇言语，劝人行善逢善，行恶逢恶。话里所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替蒋门神报仇，贪图贿赂，设出这条奇计，陷害武松性命。临断出来，又使人买嘱两个防送公人，却教蒋门神两个徒弟相帮公人，同去路上结果他性命。谁想四个人倒都被武松搠死在飞云浦了。当时武松立于桥上，寻思了半晌，踌躇起来，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出得这口恨气！”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拣条好朴刀提着，再径回孟州城里来。进得城中，早是黄昏时候。只见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但见：

十字街荧煌灯火，九曜寺香霭钟声。一轮明月挂青天，几点疏星明碧汉。六军营内，呜呜画角频吹；五鼓楼头，点点铜壶正滴。四边宿雾，昏昏罩舞榭歌台；三市寒烟，隐隐蔽绿窗朱户。两两佳人归绣幕，双双士子掩书帏。

当下武松入得城来，径踅去张都监后花园墙外，却是一个马院。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听得那后槽却在衙里，未曾出来。正看之间，只见呀地角门开，后槽提着个灯笼出来，里面便关了角门。武松却躲在黑影里，听那更鼓时，早打一更四点。那后槽上了草料，挂起灯笼，铺开被卧，脱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后槽喝道：“老爷方才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却掣出腰刀在手里，又呀呀地推门。那后

槽那里忍得住，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起来，拿了搅草棍，拔了栓；却待开门，被武松就势推开去，抢入来，把这后槽劈头揪住。却待要叫，灯影下见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里，先自惊得八分软了，口里只叫得一声："饶命！"武松道："你认得我么？"后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饶了我罢！"武松道："你只实说，张都监如今在那里？"后槽道："今日和张团练、蒋门神他三个，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鸳鸯楼上吃哩。"武松道："这话是实么？"后槽道："小人说谎，就害疔疮。"武松道："恁地却饶你不得！"手起一刀，把这后槽杀了，砍下头来，一脚踢过尸首。武松把刀插入鞘里，就灯影下去腰里解下施恩送来的绵衣，将出来，脱了身上旧衣裳，把那两件新衣穿了，拴缚得紧凑。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却把后槽一床絮被包了散碎银两，入在缠袋里，却把来挂在门边。又将两扇门立在墙边，先去吹灭了灯火。却闪将出来，拿了朴刀，从门上一步步爬上墙来。

月却明亮，照耀如同白日。武松从墙头上一跳，却跳在墙里。便先来开了角门，掇过了门扇，复翻身入来，虚掩上角门，栓都提过了。武松却望灯明处来看时，正是厨房里。只见两个丫嬛正在那汤罐边埋怨，说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两个客人也不识羞耻，噇得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楼去歇息，只说个不了。"那两个女使，正口里喃喃讷讷地怨怅。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把门一推，呀地推开门，抢入来。先把一个女使髻角儿揪住，一刀杀了。那一个却待要走，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再要叫时，口里又似哑了的，端的是惊得呆了。休道是两个丫嬛，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杀了，却把这两个尸首拖放灶前，去了厨下灯火，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里来。

武松原在衙里出入的人，已自都认得路数，径踅到鸳鸯楼胡梯边来。捏脚捏手摸上楼时，早听得那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说话。武松在胡梯口听，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只说："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再当重重地答报恩相。"这张都监道："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谁肯干这等的事！你虽费用了些钱财，却也安排得那厮好。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飞云浦结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来，便见分晓。"张团练道："这一夜四个对付他一个，有甚么不了？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蒋门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来，只教就那里下手，结果了快来回报。"正是：

暗室从来不可欺，古今奸恶尽诛夷。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

武松听了，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开五指，抢入楼中。只见三五枝画烛高明，一两处月光射入，楼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蒋门神坐在交椅上，见是武松，吃了一惊，把这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说时迟，那时快。蒋门神急待挣扎时，武松早落一刀，劈脸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被武松当时一刀，齐耳根连脖子砍着，扑地倒在楼板上。两个都在挣命。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虽然酒醉，还有些气力。见剁翻了两个，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轮将来。武松早接个住，就势只一推。休说张团练酒后，便清醒白醒时，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扑地望后便倒了。武松赶入去，一刀先剁下头来。蒋门神有力，挣得起来。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下头。转身来，把张都监也割了头。见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锺子，一饮而尽，连吃了三四锺，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把桌子上银酒器皿踏匾了，揣几件在怀里。却待下楼，只听得楼下夫人声音叫道：“楼上官人们都醉了，快着两个上去搀扶。”说犹未了，早有两个人上楼来。

武松却闪在胡梯边看时，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却拦住去路。两个入进楼中，见三个尸首横在血泊里，惊得面面厮觑，做声不得。正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随在背后，手起刀落，早剁翻了一个。那一个便跪下讨饶。武松道：“却饶你不得。”揪住，也砍了头。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提了刀下楼来。夫人问道：“楼上怎地大惊小怪？”武松抢到房前，夫人见条大汉入来，兀自问道：“是谁？”武松的刀早飞起，劈面门剁着，倒在房前声唤。武松按住，将去割时，刀切头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头来。”便抽身去后门外去拿取朴刀，丢了缺刀，复翻身再入楼下来。只见灯明，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引着两个小的，把灯照见夫人被杀死在地下，方才叫得一声：“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兰心窝里搠着。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个，结果了。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有诗为证：

都监贪婪甚可羞，谩施奸计结深仇。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横尸满画楼。

武松道："走了罢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门外来，马院里除下缠袋来，把怀里踏匾的银酒器，都装在里面，拴在腰里，拽开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边，寻思道："若等开门，须吃拿了，不如连夜越城走。"便从城边踏上城来。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墙边，望下先把朴刀虚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堑边。月明之下看水时，只有一二尺深。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各处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堑边脱了鞋袜，解下腿绑护膝，抓扎起衣服，从这城濠里走过对岸。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两双八搭麻鞋，取出来穿在脚上。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武松道："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㨶。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只可撒开。"提了朴刀，投东小路，便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胧胧，尚未明亮。

武松一夜辛苦，身体困倦，棒疮发了又疼，那里熬得过。望见一座树林里一个小小古庙，武松奔入里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扑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见庙外边探入两把挠钩，把武松搭住。两个人便抢入来，将武松按定，一条绳索绑了。那四个男女道："这鸟汉子却肥了，好送与大哥去。"武松那里挣扎得脱，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朴刀，却似牵羊的一般，脚不点地，拖到村里来。

这四个男女，于路上自言自说道："看这汉子一身血迹，却是那里来？莫不做贼着了手来？"武松只不做声，由他们自说。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内，把武松推将进去。侧首一个小门里面，点着碗灯，四个男女将武松剥了衣裳，绑在亭柱上。武松看时，见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武松自肚里寻思道："却撞在横死人手里，死得没了分晓。早知如此时，不若去孟州府里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剐，却也留得一个清名于世。"

那四个男女提着那包裹，口里叫道："大哥、大嫂快起来，我们张得一个好行货在这里了。"只听得前面应道："我来也！你们不要动手，我自来开剥。"没一盏茶时，只见两个人入屋后来。武松看时，前面一个妇人，背后一个大汉。两个定睛看了武松，那妇人便道："这个不是叔叔武都头？"那大汉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时，那大汉不是别人，却正是菜园子张青，这妇人便是母夜叉孙二娘。这四个男女吃了一惊，便把索子解了，将衣服与武松穿了。头巾已自扯碎，且拿个毡笠子与他戴上。便请出前面客席里，叙礼罢，张青大惊，连忙问道："贤弟如何恁地模样？"武松答道："一言难尽。自从与你

相别之后，到得牢城营里，得蒙施管营儿子唤做金眼彪施恩，一见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东快活林内，甚是趁钱；却被一个张团练带来的蒋门神那厮，倚势豪强，公然白白地夺了。施恩如此告诉，我却路见不平，我醉打了蒋门神，复夺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后被张团练买嘱张都监，定了计谋，取我做亲随，设智陷害，替蒋门神报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贼，赚我到里面，却把银酒器皿预先放在我箱笼内，拿我解送孟州府里，强扭做贼，打招了监在牢里。却得施恩上下使钱透了，不曾受苦。又得当案叶孔目仗义疏财，不肯陷害平人。又得当牢一个康节级，与施恩最好。两个一力维持，待六十日限满，脊杖二十，转配恩州。昨夜出得城来，叵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要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公人踢下水里去。赶上这两个鸟男女，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都撇在水里。思量这口鸟气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扒入墙内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嬛。直上鸳鸯楼上，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又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娘都戳死了。连夜逃走，跳城出来，走了一五更路，一时困倦，棒疮发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却被这四个绑缚了来。”

那四个捣子，便拜在地下道：“我们四个都是张大哥的火家，因为连日赌钱输了，去林子里寻些买卖。却见哥哥从小路来，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迹，却在土地庙里歇，我四个不知是甚人。早是张大哥这几时分付道：‘只要捉活的。’不分付时，也坏了大哥性命。因此我们只拿挠钩、套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识泰山，一时误犯着哥哥，恕罪则个！”张青夫妻两个笑道：“我们因有挂心，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他这四个如何省的，那里知我心里事。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不说你这四个男女，更有四十个也近他不得。因此我叫你们等我自来。”武松道：“既然如此，他们没钱去赌，我赏你些。”便把包裹打开，取十两银子把与四人将去分。那四个捣子拜谢武松。张青看了，也取三二两银子，赏与他们四个自去分了。

张青道：“贤弟不知我心。从你去后，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脱节，或早或晚回来，因此上分付这几个男女，但凡拿得行货，只要活的。那厮们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敌他不过的，必致杀害。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只与他挠钩、套索。方才听得说，我便心疑，连忙分付等我自来看，谁想果是贤弟。我见一向无信，只道在孟州快活了，无事不寄书来。不期如此受苦。”孙二娘道：

“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又是醉了赢他，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只说到这里，却不知向后的事。叔叔困倦，且请去客房里将息，却再理会。”张青引武松去客房里睡了。两口儿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馔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时，整治齐备，专等武松起来相叙。有诗为证：

逃生潜越孟州城，虎穴狼坡暮夜行。

珍重佳人识音语，便开绑缚叙高情。

却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也有躲得过的，直到五更，才敢出来。众人叫起里面亲随，外面当直的军牢，都来看视，声张起来。街坊邻舍，谁敢出来？捱到天明时分，却来孟州府里告状。知府听说罢大惊，火速差人下来，检验了杀死人数，行凶人出没去处，填画了图样格目，回府里禀复知府道：“先从马院里入来，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有脱下旧衣二件。次到厨房里，灶下杀死两个丫嬛，后门边遗下行凶缺刀一把。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并亲随二人。外有请到客官张团练与蒋门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写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楼下搠死夫人一口，在外搠死玉兰并奶娘二口，儿女三口。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知府看罢，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点起军兵等官并缉捕人员，城中坊厢里正，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

次日，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称：“杀死四人在浦内，见有杀人血痕在飞云浦桥上，尸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状子，当差本县县尉下来，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都检验了。两个是本府公人，两个自有苦主，各备棺木，盛殓了尸首，尽来告状，催促捉拿凶首偿命。城里闭门三日，家至户到，逐一挨查，五家一连，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寻。眼见得施管营暗地使钱，不出城里，捉获不着。知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缉捕凶首。写了武松乡贯年甲，貌相模样，画影图形，出三千贯信赏钱。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报，随文给赏；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遍行邻近州府，一同缉捕。

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将息了三五日，打听得事务篾刺一般紧急，纷纷攘攘，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张青知得，只得对武松说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安身，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排门挨户，只恐明日有些疏失，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与你，在先也曾对你说来，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这几日也曾寻思，想这事必然要发，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个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来到这里，又被人如

此陷害。祖家亲戚都没了。今日若得哥哥有这好去处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张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和一个青面兽好汉杨志，在那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军捕盗，不敢正眼觑他。贤弟只除去那里安身立命，方才免得这罪犯。若投别处去，终久要吃拿了。他那里常常有书来取我入伙，我只为恋土难移，不曾去的。我写一封书去，备细说二哥的本事，于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伙。那里去做个头领，谁敢来拿你！”武松道：“大哥也说的是。我也有心，恨时辰未到，缘法不能凑巧。今日既是杀了人，事发了，没潜身处，此为最妙。大哥，你便写书与我去，只今日便行。”

张青随即取幅纸来，备细写了一封书，把与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见母夜叉孙二娘指着张青说道：“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说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孙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出三千贯信赏钱，画影图形，明写乡贯年甲，到处张挂。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走到前路，须赖不过。”张青道：“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孙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说这痴话，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我却有个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灾避难，如何依不得？”孙二娘大笑道：“我说出来，阿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阿嫂，但说的便依。”孙二娘道：“二年前，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吃我放翻了，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却留得他一个铁戒箍，一身衣服，一领皂布直裰，一条杂色短繐绦，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这刀如常半夜里鸣啸的响。叔叔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额上金印，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缘前世？阿叔便应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谁敢来盘问？这件事好么？”张青拍手道：“二嫂说得是。我倒忘了这一着。”正是：

缉捕急如星火，颠危好似风波。
若要免除灾祸，且须做个头陀。

张青道：“二哥，你心里如何？”武松道：“这个也使得，只恐我不象出家人模样。”张青道：“我且与你扮一扮看。”孙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袱来打开，将出许多衣裳，教武松里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与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系了绦，把毡笠儿除下来，解开头发，折叠起来，将戒箍儿箍起，挂着数珠。张青、孙二娘看了，两个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讨面镜子

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来。张青道：“二哥为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个行者！大哥便与我剪了头发。”张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武松见事务看看紧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张青又道：“二哥，你听我说，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张都监家里的酒器留下在这里，我换些零碎银两与你去路上做盘缠，万无一失。”武松道：“大哥见的分明。”尽把出来与了张青，换了一包散碎金银，都拴在缠袋内，系在腰里。武松饱吃了一顿酒饭，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当晚都收拾了。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武松拜谢了他夫妻两个。临行，张青又分付道：“二哥于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与人争闹，也做些出家人行径。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龙山，便可写封回信寄来。我夫妻两个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敢怕随后收拾家私，也来山上入伙。二哥，保重，保重！千万拜上鲁、杨二头领。”

武松辞了出门，插起双袖，摇摆着便行。张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个行者！”但见：

前面发掩映齐眉，后面发参差际颈。皂直裰好似乌云遮体，杂色绦如同花蟒缠身。额上戒箍儿灿烂，依稀火眼金睛；身间布衲袄斑斓，仿佛铜筋铁骨。戒刀两口，擎来杀气横秋；顶骨百颗，念处悲风满路。神通广大，远过回生起死佛图澄；相貌威严，好似伏虎降龙卢六祖。直饶揭帝也归心，便是金刚须拱手。

当晚武行者辞了张青夫妻二人，离了大树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时是十月间天气，日正短，转眼便晚了。约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见一座高岭。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岭来，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岭头上看时，见月从东边上来，照得岭上草木光辉，看那岭时，果然好座高岭。但见：

高山峻岭，峭壁悬崖。石角棱层侵斗柄，树梢仿佛接云霄。烟岚堆里，时闻幽鸟闲啼；翡翠阴中，每听哀猿孤啸。弄风山鬼，向溪边侮弄樵夫；挥尾野狐，立岩下惊张猎户。好似峨嵋山顶过，浑如大庾岭头行。

当下武行者正在岭上看着月明，走过岭来，只听得前面林子里有人笑声，武行者道：“又来作怪！这般一条净荡荡高岭，有甚么人笑语？”走过林子那边去，打一看，只见松树林中，傍山一座坟庵，约有十数间草屋，推开着两扇小窗，一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窗前看月戏笑。武行者见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想道：“这是山间林下出家人，却做这等勾当！”便

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来，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里不曾发市，且把这个鸟先生试刀。"手腕上悬了一把，再将这把插放鞘内，把两只直裰袖结起在背上，竟来到庵前敲门。那先生听得，便把后窗关上。

武行者拿起块石头，便去打门。只见呀地侧首门开，走出一个道童来，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惊小怪，敲门打户做甚么？"武行者睁圆怪眼，大喝一声："先把这鸟道童祭刀！"说犹未了，手起处，铮地一声响，道童的头落在一边，倒在地下。只见庵里那个先生大叫道："谁敢杀了我道童！"托地跳将出来。那先生手轮着两口宝剑，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正是挠着我的痒处！"便去鞘里再拔了那口戒刀，轮起双戒刀，来迎那先生。两个就月明之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两口剑寒光闪闪，双戒刀冷气森森。斗了良久，浑如飞凤迎鸾；战不多时，好似角鹰拿兔。

两个斗了十数合，只听得山岭傍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月光影里，纷纷红雨喷人腥；杀气丛中，一颗人头从地滚。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诗曰：

风波世事不堪言，莫把行藏信手拈。
投药救人翻致恨，当场排难每生嫌。
婵娟负德终遭辱，谲诈行凶独被歼。
列宿相逢同聚会，大施恩惠及闾阎。

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让那先生两口剑砍将入来，被武行者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尸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庵里婆娘出来，我不杀你，只问你个缘故。"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说这里是甚么去处？那先生却是你的甚么人？"那妇人哭着道："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女儿。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来我家里投宿，言说善习阴阳，能识风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庄上，因请他来这里坟上观看地理，被他说诱，又留他住了几日。那厮一日见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两个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这个道童也是别处掳掠来的。这岭唤做蜈蚣岭。这先生见这条岭好风水，以此他便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武行者道："这厮有些财帛么？"妇人道："他已积蓄得一二百两金银。"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也。"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武行者道："怕别有人暗算我么？"那妇人道："奴有几颗头，敢赚得师父？"武行者随那妇人入到庵里，见小窗边桌子上摆着酒肉。武行者讨大碗吃了一回。那妇人收拾得金银财帛已了，武行者便就里面放起火来。那妇人捧着一包金银，献与武行者乞性命。武行者道：

“我不要你的，你自将去养身。快走，快走！”那妇人拜谢了，自下岭去。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都撺在火里烧了。插了戒刀，连夜自过岭来，迤逦取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望着青州地面来。

又行了十数日，但遇村房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彼处，捕获武松。到处虽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于路却没人盘诘他。时遇十一月间，天色好生严寒。当日武松一路上买酒买肉吃，只是敌不过寒威。上得一条土冈，早望见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险峻。武行者下土冈子来，走得三五里路，早见一个酒店，门前一道清溪，屋后都是颠石乱山。看那酒店时，却是个村落小酒肆。但见：

门迎溪涧，山映茅茨。疏篱畔梅开玉蕊，小窗前松偃苍龙。乌皮桌椅，尽列着瓦钵磁瓯；黄泥墙壁，都画着酒仙诗客。一条青旆舞寒风，两句诗词招过客。端的是：走骠骑闻香须住马，使风帆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过得那土冈子来，径奔入那村酒店里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两角酒来，肉便买些来吃。”店主人应道：“实不瞒师父说，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卖没了。”武行者道：“且把酒来荡寒。”店主人便去打两角酒，大碗价筛来，教武行者吃，将一碟熟菜，与他过口。片时间吃尽了两角酒，又叫再打两角酒来，店主人又打了两角酒，大碗筛来。武行者只顾吃。比及过冈子时，先有三五分酒了，一发吃过这四角酒，又被朔风一吹，酒却涌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个没东西卖？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与我吃了，一发还你银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见这个出家人，酒和肉只顾要吃，却那里去取？师父，你也只好罢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卖与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说过，只有这些白酒，那得别的东西卖！”正在店里论口，只见外面走入一条大汉，引着三四个人入店里来。武行者看那大汉时，但见：

顶上头巾鱼尾赤，身上战袍鸭头绿。脚穿一对踢土靴，腰系数尺红搭膊。面圆耳大，唇阔口方。长七尺以上身材，有二十四五年纪。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

那条大汉引着众人入进店里，主人笑容可掬，迎着道：“大郎请坐。”那汉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鸡与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来。”那汉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里？”店主人道：“有在这里。”那汉引了众人，便向武行者对席上头坐了；那同来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尊青花瓮酒来，开了泥头，倾在一个大白盆里。武行者偷眼看时，却是

一瓮窨下的好酒，被风吹过酒的香味来。武行者闻了那酒香味，喉咙痒将起来，恨不得钻过来抢吃。只见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精肉来，放在那汉面前，便摆下菜蔬，用杓子舀酒去荡。武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不由的不气。正是眼饱肚中饥。武行者酒又发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来！你这厮好欺负客人！岂我不还你钱！”店主人连忙来问道：“师父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说。”武行者睁着双眼喝道：“你这厮好不晓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如何不卖与我？我也一般还你银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大郎家里自将来的，只借我店里坐地吃酒。”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见你这个出家人，恁地蛮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爷蛮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见出家人自称‘老爷’！”武行者听了，跳起身来，叉开五指，望店主人脸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个踉跄，直撞过那边去。

那对席的大汉见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时，打的半边脸都肿了，半日挣扎不起。那大汉跳起身来，指定武松道：“你这个鸟头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动手动脚的！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汉怒道：“我好意劝你，你这鸟头陀敢把言语伤我！”武行者听得大怒，便把桌子推开，走出来喝道：“你那厮说谁？”那大汉笑道：“你这鸟头陀要和我厮打，正是来太岁头上动土！”那大汉便点手叫道：“你这贼行者出来，和你说话！”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抢抢到门边，那大汉便闪出门外去。武行者赶到门外，那大汉见武松长壮，那里敢轻敌，便做个门户等着他。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来，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儿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来，望门外溪里只一丢。那三四个村汉叫声苦，不知高低，都下溪里来救起那大汉，就搀扶着投南去了。这店主人吃了这一掌，打得麻了，动掸不得，自入屋后去躲避了。

武行者道：“好呀！你们都去了，老爷却吃酒肉！”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桌子上那对鸡、一盘子肉，都未曾吃动。武行者且不用箸，双手扯来任意吃。没半个时辰，把这酒肉和鸡都吃个八分。武行者醉饱了，把直裰袖结在背上，便出店门，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风卷将起来。武行者捉脚

不住，一路上抢将来。离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旁边土墙里走出一只黄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时，一只大黄狗赶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寻事，恨那只狗赶着他只管吠，便将左手鞘里掣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赶。那只黄狗绕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将去，却砍个空，使得力猛。头重脚轻，翻筋斗倒撞下溪里去，却起不来。冬月天道，溪水正涸，虽是只有一二尺深浅的水，却寒冷的当不得。扒起来，淋淋的一身水。却见那口戒刀浸在溪里。武行者便低头去捞那刀时，扑地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里滚。

岸上侧首墙边转出一伙人来，当先一个大汉，头戴毡笠子，身穿鹅黄□丝衲袄，手里拿着一条梢棒，背后十数个人跟着，都拿木杷白棍。数内一个指道："这溪里的贼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寻不见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个庄客径奔酒店里捉他去了，他却来到这里！"说犹未了，只见远远地那个吃打的汉子，换了一身衣服，手里提着一条朴刀，背后引着三二十个庄客，都是有名的汉子。怎见的？正是叫做：

长王三，短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

这一二十个尽是为头的庄客，余者皆是村中捣子。都拖枪拽棒，跟着那个大汉吹风胡哨来寻武松。赶到墙边见了，那汉指着武松，对那穿鹅黄袄子的大汉道："这个贼头陀正是打兄弟的。"那个大汉道："且捉这厮，去庄里细细拷打。"那汉喝声："下手！"三四十人一发上。可怜武松醉了，挣扎不得，急要爬起来，被众人一齐下手，横拖倒拽，捉上溪来。转过侧首墙边，一所大庄院，两下都是高墙粉壁，垂柳乔松，围绕着墙院。众人把武松推抢入去，剥了衣裳，夺了戒刀、包裹，揪过来绑在大柳树上，教取一束藤条来，细细的打那厮。

却才打得三五下，只见庄里走出一个人来，问道："你兄弟两个，又打甚么人？"只见这两个大汉叉手道："师父听禀：兄弟今日和邻庄三四个相识，去前面小路店里吃三杯酒，叵耐这个贼行者到来寻闹，把兄弟痛打了一顿，又将来撺在水里，头脸都磕破了，险不冻死，却得相识救了回来。归家换了衣服，带了人再去寻他。那厮把我酒肉都吃了，却大醉倒在门前溪里，因此捉拿在这里，细细的拷打。看起这贼头陀来，也不是出家人，脸上见刺着两个金印，这贼却把头发披下来遮了，必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问出那厮根原，解送官司理论。"这个吃打伤的大汉道："问他做甚么！这秃贼打得我一身伤损，不着一两个月将息不起。不如把这秃贼一顿打死了，一把火烧了罢，才与我

消得这口恨气！”说罢，拿起藤条，恰待又打。只见出来的那人说道：“贤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这人也象是一个好汉。”

此时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会得，只把眼来闭了，由他打，只不做声。那个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疮，便道：“作怪！这模样想是决断不多时的疤痕。”转过面前看了，便将手把武松头发揪起来，定睛看了，叫道：“这个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才闪开双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叫：“快与我解下来，这是我的兄弟。”那穿鹅黄袄子的并吃打的尽皆吃惊，连忙问道：“这个行者如何却是师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时常和你们说的，那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两个听了，慌忙解下武松来，便讨几件干衣服与他穿了，便扶入草堂里来。武松便要下拜，那个人惊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还未醒，且坐一坐说话。”武松见了那人，欢喜上来，酒早醒了五分。讨些汤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来拜了那人，相叙旧话。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郓城县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庄上，却如何来在这里？兄弟莫不是和哥哥梦中相会么？”宋江道：“我自从和你在柴大官人庄上分别之后，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亲烦恼，先发付兄弟宋清归去。后却收拾得家中书信，说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头气力，已自家中无事，只要缉捕正身。因此已动了个海捕文书，各处追获。’这事已自慢了。却有这里孔太公屡次使人去庄上问信。后见宋清回家，说道宋江在柴大官人庄上。因此特地使人直来柴大官人庄上取我在这里。此间便是白虎山，这庄便是孔太公庄上。恰才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儿子，因他性急，好与人厮闹，到处叫他做独火星孔亮。这个穿鹅黄袄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儿子，人都叫他做毛头星孔明。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我在此间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风寨走一遭，这两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庄上时，只听得人传说道，兄弟在景阳冈上打了大虫；又听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又闻斗杀了西门庆。向后不知你配到何处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

武松答道：“小弟自从柴大官人庄上别了哥哥去，到得景阳冈上打了大虫，送去阳谷县，知县就抬举我做了都头。后因嫂嫂不仁，与西门庆通奸，药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两个都杀了，自首告到本县，转发东平府。后得陈府尹一力救济，断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见张青、孙二娘；到孟州怎地会施恩，怎地打了蒋门神，如何杀了张都监一十五口，又逃在张青家，母

夜叉孙二娘教我做了头陀行者的缘故；过蜈蚣岭，试刀杀了王道人；至村店吃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从头备细告诉了宋江一遍。

孔明、孔亮两个听了大惊，扑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礼道："却才甚是冲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两个有眼不识泰山，万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觑武松时，却是与我烘焙度牒书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这串数珠。"孔明道："这个不须足下挂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顿端正拜还。"武行者拜谢了。宋江请出孔太公，都相见了。孔太公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

当晚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说一年有余的事，宋江心内喜悦。武松次日天明起来，都洗漱罢，出到中堂，相会吃早饭。孔明自在那里相陪；孔亮捱着疼痛，也来管待。孔太公便叫杀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几家街坊亲戚都来相探，又有几个门下人亦来谒见。宋江心中大喜。当日筵宴散了，宋江问武松道："二哥今欲要往何处去安身立命？"武松道："昨日已对哥哥说了，菜园子张青写书与我，着兄弟投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那里入伙，他也随后便上山来。"宋江道："也好。我不瞒你说，我家近日有书来，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他知道我杀了阎婆惜，每每寄书来与我，千万教我去寨里住几时。此间又离清风寨不远，我这两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见天气阴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发心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亦且我又做了头陀，难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设疑。便是跟着哥哥去，倘或有些决撒了，须连累了哥哥。便是哥哥与兄弟同死同生，也须累及了花荣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可苦谏。你只相陪我住几日了去。"

自此两个在孔太公庄上，一住过了十日之上，宋江与武松要行，相辞孔太公父子。孔明、孔亮那里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坚执要行，孔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了。次日，将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带来的度牒、书信、戒箍、数珠、戒刀、金银之类，交还武松。又各送银五十两，权为路费。宋江推却不受，孔太公父子那里肯，只顾将来拴缚在包裹里。宋江整顿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带上铁戒箍，挂了人顶骨数珠，跨了两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里。宋江提了朴刀，悬

口腰刀，带上毡笠子，辞别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庄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余里路，拜辞了宋江、武行者两个。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说道：“不须庄客远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别，自和庄客归家，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和武松两个在路上行着，于路说些闲话，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伙又行。两个吃罢饭，又走了四五十里，却来到一市镇上，地名唤做瑞龙镇，却是个三岔路口。宋江借问那里人道：“小人们欲投二龙山、清风寨上，不知从那条路去？”那镇上人答道：“这两处不是一条路去了。这里要投二龙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风镇去，须用投东落路，过了清风山便是。”宋江听了备细，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这里吃三杯相别。”词寄《浣溪沙》，单题别意：

握手临期话别难，山林景物正阑珊，壮怀寂寞客衣单。旅次愁来魂欲断，邮亭宿处铗空弹，独怜长夜苦漫漫。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来。”宋江道：“不须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武行者听了。酒店上饮了数杯，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来，行到市镇梢头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泪，不忍分别，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记话头，武行者自来二龙山投鲁智深、杨志入伙了，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别了武松，转身投东，望清风山路上来，于路只忆武行者。又自行了几日，却早远远的望见清风山。看那山村，但见：

八面嵯峨，四围险峻。古怪乔松盘翠盖，杈枒老树挂藤萝。瀑布飞流，寒气逼人毛发冷；巅崖直下，清光射目梦魂惊。涧水时听，樵人斧响；峰峦倒卓，山鸟声哀。麋鹿成群，狐狸结党，穿荆棘往来跳跃，寻野食前后呼号。伫立草坡，一望并无商旅店；行来山坳，周回尽是死尸坑。若非佛祖修行处，定是强人打劫场。

宋江看了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树木稠密，心中欢喜，观之不足，贪走了几程，不曾问的宿头。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内心惊慌，肚里寻思道：“若

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里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以打熬。倘或走出一个毒虫虎豹来时，如何抵当？却不害了性命。”只顾望东小路里撞将去。约莫走了也是一更时分，心里越慌，看不见地下，踩了一条绊脚索。树林里铜铃响，走出十四五个伏路小喽啰来，发声喊，把宋江捉翻，一条麻索缚了，夺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将宋江解上山来。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里。

宋江在火光下看时，四下里都是木栅，当中一座草厅，厅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后面有百十间草房。小喽啰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将来绑在将军柱上，有几个在厅上的小喽啰说道：“大王方才睡，且不要去报。等大王酒醒时，却请起来，剖这牛子心肝做醒酒汤，我们大家吃块新鲜肉。”宋江被绑在将军柱上，心里寻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为杀了一个烟花妇人，变出得如此之苦！谁想这把骨头却落在这里，断送了残生性命。”只见小喽啰点起灯烛荧煌。宋江已自冻得身体麻木了，动掸不得，只把眼来四下里张望，低了头叹气。

约有二三更天气，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小喽啰来，叫道：“大王起来了！”便去把厅上灯烛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时，见那个出来的大王，头上绾着鹅梨角儿，一条红绢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领枣红□丝衲袄，便来坐在当中虎皮交椅上。看那大王时，生得如何？但见：

赤发黄须双眼圆，臂长腰阔气冲天。

江湖称作锦毛虎，好汉原来却姓燕。

那个好汉祖贯山东莱州人氏，姓燕名顺，别号锦毛虎。原是贩羊马客人出身，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那燕顺酒醒起来，坐在中间交椅上，问道：“孩儿们那里拿得这个牛子？”小喽啰答道：“孩儿们正在后山伏路，只听得树林里铜铃响。原来这个牛子独自个背些包裹，撞了绳索，一跤绊翻，因此拿得来献与大王做醒酒汤。”燕顺道：“正好。快去与我请得二位大王来同吃。”小喽啰去不多时，只见厅侧两边走出两个好汉来。左边一个五短身材，一双光眼。怎生打扮？但见：

驼褐衲袄锦绣补，形貌峥嵘性粗卤。

贪财好色最强梁，放火杀人王矮虎。

这个好汉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为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左边这个生的白净面皮，三

牙掩口髭须，瘦长膀阔，清秀模样，也裹着顶绛红头巾。怎地结束？但见：

绿衲袄圈金翡翠，锦征袍满缕红云。

江湖上英雄好汉，郑天寿白面郎君。

这个好汉祖贯浙西苏州人氏，姓郑，双名天寿。为他生得白净俊俏，人都号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银为生，因他自小好习枪棒，流落在江湖上，因来清风山过，撞着王矮虎，和他斗了五六十合，不分胜败。因此燕顺见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

当下三个头领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儿们，正好做醒酒汤。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那小喽啰把水直泼到宋江脸上。宋江叹口气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

燕顺亲耳听得"宋江"两字，便喝住小喽啰道："且不要泼水！"燕顺问道："他那厮说甚么'宋江？'"小喽啰答道："这厮口里说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便起身来问道："兀那汉子，你认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顺走近跟前又问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济州郓城县做押司的宋江。"燕顺道："你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杀了阎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么？"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燕顺听罢，吃了一惊，便夺过小喽啰手内尖刀，把麻索都割断了，便把自身上披的枣红□丝衲袄脱下来，裹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间虎皮交椅上，唤起王矮虎、郑天寿快下来，三人纳头便拜。

宋江滚下来答礼，问道："三位壮士何故不杀小人，反行重礼？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个好汉一齐跪下。燕顺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己的眼睛，原来不识好人。一时间见不到处，少问个缘由，争些儿坏了义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说出大名来，我等如何得知仔细！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十数年，也只久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颜。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挂心错爱。"燕顺道："仁兄礼贤下士，结纳豪强，名闻寰海，谁不钦敬！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曾有人说道，尽出仁兄之赐。不知仁兄独自何来，今却到此？"宋江把这救晁盖一节，杀阎婆惜一节，却投柴进，向孔太公许多时，并今次要往清风寨寻小李广花荣这几件事，一一备细说了。

三个头领大喜，随即取套衣服与宋江穿了。一面叫杀牛宰马，连夜筵席，当夜直吃到五更，叫小喽啰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来，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又说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个头领跗髀长叹道："我们无缘，若得他来这里，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话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风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话下。

当时腊月初旬。山东人年例，腊日上坟。只见小喽啰山下报上来说道："大路上有一乘轿子，七八个人跟着，挑着两个盒子，去坟头化纸。"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见报了，想此轿子必是个妇人，便点起三五十小喽啰，便要下山。宋江、燕顺那里拦当得住。绰了枪刀，敲一棒铜锣，下山去了。宋江、燕顺、郑天寿三人自在寨中饮酒。

那王矮虎去了约有三两个时辰，远探小喽啰报将来说道："王头领直赶到半路里，七八个军汉都走了，拿得轿子里抬着的一个妇人。只有一个银香盒，别无物件财帛。"燕顺问道："那妇人如今抬在那里？"小喽啰道："王头领已自抬在山后房中去了。"燕顺大笑。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劝他。"

燕顺、郑天寿便引了宋江，直来到后山王矮虎房中，推开房门，只见王矮虎正搂住那妇人求欢。见了三位入来，慌忙推开那妇人，让三位坐。宋江看那妇人时，但见：

> 身穿缟素，腰系孝裙。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鬟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闭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

宋江看见那妇人，便问道："娘子，你是谁家宅眷？这般时节，出来闲走，有甚么要紧？"那妇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便答道："侍儿是清风寨知寨的浑家。为因母亲弃世，今得小祥，特来坟前化纸。那里敢无事出来闲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问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来上坟？"那妇人道："告大王，侍儿不是花知寨的浑家。"宋江道："你恰才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那妇人道："大王不知，这清风寨如今有两个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荣，文官便是侍儿的丈夫知寨刘高。"宋江寻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

宋江便对王矮虎说道："小人有句话说，不知你肯依么？"王英道："哥哥

有话，但说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这娘子说来，是个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听禀：王英自来没个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则甚！胡乱容小弟这些个。”宋江便跪一跪道：“贤弟若要压寨夫人时，日后宋江拣一个停当好的，在下纳财进礼，娶一个伏侍贤弟。只是这个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得人情，放了他则个。”燕顺、郑天寿一齐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请起来，这个容易。”宋江又谢道：“恁地时，重承不阻。”

燕顺见宋江坚意要救这妇人，因此不顾王矮虎肯与不肯，燕顺喝令轿夫抬了去。那妇人听了这话，插烛也似拜谢宋江，一口一声叫道：“谢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谢我。我不是山寨里大王，我自是郓城县客人。”那妇人拜谢了下山，两个轿 夫也得了性命，抬着那妇人下山来，飞也似走，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

这王矮虎又羞又闷，只不做声。被宋江拖出前厅，劝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后好歹要与兄弟完娶一个，教你欢喜便了。小人并不失信。”燕顺、郑天寿都笑起来。王矮虎一时被宋江以礼义缚了，虽不满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话下。

且说清风寨军人一时间被掳了恭人去，只得回来，到寨里报与刘知寨，说道：“恭人被清风山强人掳去了。”刘高听了大怒，喝骂去的军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军汉。众人分说道：“我们只有五七个，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与他敌得？”刘高喝道：“胡说！你们若不去夺得恭人回来时，我都把你们下在牢里问罪！”那几个军人吃逼不过，没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内军健七八十人，各执枪棒，用意来夺。不想来到半路，正撞见两个轿夫抬得恭人飞也似来了。

众军汉接见恭人，问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妇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里，见我说道是刘知寨的妇人，唬得那厮慌忙拜我，便叫轿夫送我下山来。”众军汉道：“恭人可怜见我们，只对相公说我们打夺得恭人回来，权救我众人这顿打。”那妇人道：“我自有道理说便了。”众军汉拜谢了，簇拥着轿子便行。众人见轿夫走得快，便说道：“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轿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的快？”那两个轿夫应道：“本是走不动，却被背后老大栗暴打将来。”众人笑道：“你莫不见鬼？背后那得人。”轿夫方才敢回头，看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后跟只打着脑杓子。”众人都笑，簇着轿子，回到

寨中。刘知寨见了大喜，便问恭人道："你得谁人救了你回来？"那妇人道："便是那厮们掳我去，不从奸骗，正要杀我；见我说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这许多人来抢夺得我回来。"刘高听了这话，便叫取十瓶酒、一口猪赏了众人，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救了那妇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来投奔花知寨，当时作别要下山。三个头领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饯行，各送些金宝与宋江，打缚在包裹里。当日宋江早起来，洗漱罢，吃了早饭，拴束了行李，作别了三位头领下山。那三个好汉将了酒果肴馔，直送到山下二十余里官道旁边，把酒分别。三人不舍，叮嘱道："哥哥去清风寨回来，是必再到山寨相会几时。"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说道："再得相见。"唱个大喏，分手去了。

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来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只教：青州城外，出几筹好汉英雄；清风寨中，聚六个丈夫豪杰。正是：遭逢龙虎皆天数，际会风云岂偶然。毕竟宋江来寻花知寨撞着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诗曰：

花开不择贫家第，月照山河到处明。
世间只有人心恶，万事还须天养人。
盲聋喑哑家豪富，智慧聪明却受贫。
年月日时该载定，算来由命不由人。

话说这清风山离青州不远，只隔得百里来路。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风镇。因为这三岔路上通三处恶山，因此特设这清风寨在这清风镇上。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却离这清风山只有一站多路。当日三位头领自上山去了。

只说宋公明独自一个，背着些包裹，迤逦来到清风镇上，便借问花知寨住处。那镇上人笑道："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南边有个小寨，是文官刘知寨住宅；北边那个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听罢，谢了那人，便投北寨来。到得门首，见有几个把门军汉，问了姓名，入去通报。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年少的军官来，拖住宋江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见：

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常清。细腰宽膀似猿形。能骑乖劣马，爱放海东青。百步穿杨神臂健，弓开秋月分明。雕翎箭发迸寒星。人称小李广，将种是花荣。

出来的年少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清风寨武知寨小李广花荣。宋江见了。看那花荣，怎生打扮？但见：

身上战袍金翠绣，腰间玉带嵌山犀。
渗青巾帻双环小，文武花靴抹绿低。

花荣见宋江，拜罢，喝叫军汉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住宋江，直至正厅上，便请宋江当中凉床上坐了。花荣又纳头拜了四拜，起身道："自从别

了兄长之后，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小弟闻得，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信，不知曾到也否？今日天赐，幸得哥哥到此，相见一面，大称平生渴仰之思。”说罢又拜。宋江扶住道：“贤弟休只顾讲礼，请坐了，听在下告诉。”花荣斜坐着。宋江把杀阎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孔太公庄上遇见武松、清风山上被捉遇燕顺等事，细细地都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答道：“兄长如此多磨难！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却又理会。”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书来孔太公庄上时，在下也特地要来贤弟这里走一遭。”花荣道：“前次连连奉书去拜问兄长，不见回音。后闻知令弟说，兄长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也特地要差人请兄长来此间住几时，今蒙仁兄不弃到此，只恨无甚罕物管待。”便请宋江去后堂里坐，唤出浑家崔氏来拜伯伯。拜罢，花荣又叫妹子出来拜了哥哥。便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香汤沐浴，在后堂安排筵席洗尘。

当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刘知寨恭人的事，备细对花荣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皱了双眉说道：“兄长没来由救那妇人做甚么？正好教灭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听得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贤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顾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说？”花荣道：“兄长不知，不是小弟说口，这清风寨还是青州紧要去处，若还是小弟独自在这里守把时，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搅得粉碎！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这厮又是文官，又没本事，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呕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要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正好叫那贱人受些玷辱。兄长错救了这等不才的人。”宋江听了，便劝道：“贤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他和你是同僚官，又不合活生世。亦且他是个文墨的人，你如何不谏他。他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贤弟休如此浅见。”花荣道：“兄长见得极明。来日公廨内见刘知寨时，与他说过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贤弟若如此，见常也显你的好处。”花荣夫妻几口儿，朝暮精精致致供茶献酒供食，伏侍宋江。当时就晚，安排床帐在后堂轩下，请宋江安歇。次日，又备酒食筵宴管待。

话休絮烦。宋江自到花荣寨里，吃了四五日酒。花荣手下有几个梯己人，一日换一个，拨些碎银子在他身边，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宫观寺院，闲走乐情。自那日为始，这梯己人相陪着闲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闲玩。那清风镇上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房酒肆，自不必说得。当

日宋江与这梯己人在小勾栏里闲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宫观游赏一回，请去市镇上酒肆中饮酒。临起身时，那梯己人取银两还酒钱。宋江那里肯要他还钱，却自取碎银还了。宋江归来，又不对花荣说。那个同去的人欢喜，又落得银子，又得身闲，自此，每日拨一个相陪，和宋江缓步闲游，又只是宋江使钱。自从到寨里，无一个不敬他的。宋江在花荣寨里住了将及一月有余，看看腊尽春回，又早元宵节近。

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准备庆赏元宵。科敛钱物，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采悬花，张挂五七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逞应诸般社火。家家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

当下宋江在寨里和花荣饮酒，不觉又早是元宵节到。至日，晴明得好，花荣到巳牌前后，上马去公廨内点起数百个军士，教晚间去市镇上弹压；又点差许多军汉，分头去四下里守把栅门。未牌时分，回寨来邀宋江吃点心。宋江对花荣说道："听闻此间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我欲去观看观看。"花荣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长去看灯，正当其理。只是奈缘我职役在身，不能勾自在闲步同往。今夜兄长自与家间二三人去看灯，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专待，家宴三杯，以庆佳节。"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向晚，东边推出那轮明月上来。正是：

玉漏铜壶且莫催，星桥火树彻明开。
鳌山高耸青云上，何处游人不看来。

当晚，宋江和花荣家亲随梯己人两三个，跟随着宋江缓步徐行。到这清风镇上看灯时，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不记其数。灯上画着许多故事，也有剪采飞白牡丹花灯，并荷花芙蓉异样灯火。四五个人手厮挽着，来到土地大王庙前，看那小鳌山时，怎见的好灯？但见：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梅灯，晃一片琉璃；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蛾斗采，双双随绣带香球；雪柳争辉，缕缕拂华幡翠幕。村歌社鼓，花灯影里竞喧阗；织女蚕奴，画烛光中同赏玩。虽无佳丽风流曲，尽贺丰登大有年。

当下宋江等四人在鳌山前看了一回，迤逦投南看灯。走不过五七百步，只见前面灯烛荧煌，一伙人围住在一个大墙院门首热闹。锣声响处，众人喝采。宋江看时，却是一伙舞鲍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后看不见。那相陪的梯己人却认得社火队里，便教分开众人，让宋江看。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

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只见这墙院里面，却是刘知寨夫妻两口儿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听得宋江笑声，那刘知寨的老婆于灯下却认的宋江，便指与丈夫道："兀那个黄矮汉子，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掳下我的贼头。"刘知寨听了，吃一惊，便唤亲随六七人，叫捉那个笑的黑汉子。宋江听得，回身便走。走不过十余家，众军汉赶上，把宋江捉住，拿了来，却似皂雕追紫燕，正如猛虎啖羊羔。拿到寨里，用四条麻索绑了，押至厅前。那三个梯己人见捉了宋江去，自跑回来报与花荣知道。

且说刘知寨坐在厅上，叫解过那厮来，众人把宋江簇拥在厅前跪下。刘知寨喝道："你这厮是清风山打劫强贼，如何敢擅自来看灯！今被擒获，你有何理说？"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郓城县客人张三，与花知寨是故友。来此间多日了，从不曾在清风山打劫。"刘知寨老婆却从屏风背后转将出来，喝道："你这厮兀自赖哩！你记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时？"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时小人不对恭人说来：小人自是郓城县客人，亦被掳掠在此间，不能勾下山去。"刘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掳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勾下山来，却到我这里看灯？"那妇人便说道："你这厮在山上时，大落落的坐在中间交椅上，由我叫大王，那里采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记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倒把我强扭做贼？"那妇人听了大怒，指着宋江骂道："这等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刘知寨道："说得是！"喝叫："取过批头来打那厮！"一连打了两料。打得宋江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便叫："把铁锁锁了，明日合个囚车，把郓城虎张三解上州里去。"

却说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来报知花荣。花荣听罢大惊，连忙写一封书，差两个能干亲随人去刘知寨处取。亲随人赍了书，急忙到刘知寨门前。把门军士入去报复道："花知寨差人在门前下书。"刘高叫唤至当厅。那亲随人将书呈上，刘高拆开封皮，读道：

"花荣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亲刘丈，近日从济州来，因看灯火，误犯尊威，万乞情恕放免，自当造谢。草字不恭，烦乞照察。不宣。"

刘高看了大怒，把书扯的粉碎，大骂道："花荣这厮无礼！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与强贼通同，也来瞒我。这贼已招是郓城县张三，你却如何写道是刘丈？俺须不是你侮弄的。你写他姓刘，是和我同姓，恁地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书人推抢出去。那亲随人被赶出寨门，急急归来禀复花荣知道。花荣听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备我的马来！"

花荣披挂，拴束了弓箭，绰枪上马，带了三五十名军汉，都拖枪拽棒，直奔到刘高寨里来。把门军人见了，那里敢拦当；见花荣头势不好，尽皆吃惊，都四散走了。花荣抢到厅前，下了马，手中拿着枪。那三五十人都两摆在厅前。花荣口里叫道："请刘知寨说话！"刘高听得，见花荣头势不好，惊的魂飞魄散，惧怕花荣是个武官，那里敢出来相见。花荣见刘高不出来，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两边耳房里搜人。那三五十军汉一齐去搜时，早从廊下耳房里寻见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铁索锁着两腿，打得肉绽。几个军汉便把绳索割断，铁锁打开，救出宋江。花荣便叫军士先送回家里去。花荣上了马，绰枪在手，口里发语道："刘知寨，你便是个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荣！谁家没个亲眷，你却甚么意思？我的一个表兄，直拿在家里，强扭做贼，好欺负人！明日和你说话，却再理会！"花荣带了众人，自回到寨里来看视宋江。

却说刘知寨见花荣救了人去，急忙点起一二百人，也叫来花荣寨夺人。那二百人内，新有两个教头，为首的教头虽然了得些枪刀，终不及花荣武艺。不敢不从刘高，只得引了众人，奔花荣寨里来。把门军士入去报知花荣。此时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来人拥在门首，谁敢先入去，都惧怕花荣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见两扇大门不关，只见花知寨在正厅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箭。众人都拥在门前。花荣竖起弓，大喝道："你这军士们，不知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刘高差你来，休要替他出色。你那两个新参教头，还未见花知寨的武艺，今日先教你众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后你那厮们要替刘高出色，不怕的入来。看我先射大门上左边门神的骨朵头。"搭上箭，拽满弓，只一箭，喝声道："着！"正射中门神骨朵头。众人看了，都吃一惊。花荣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们众人，再看我这第二枝箭，要射右边门神的头盔上朱缨。"飕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缨头上。那两枝箭却射定在两扇门上。花荣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众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队里穿白的教头心窝。"那人叫声："哎呀！"便转身先走。众人发声喊，一齐都走了。

花荣且教闭上寨门，却来后堂看觑宋江。花荣说道："小弟误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刘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们也要计较个常便。"花荣道："小弟舍着弃了这道官诰，和那厮理会。"宋江道："不想那妇人将恩作怨，教丈夫打我这一顿。我本待自说出真名姓来，却又怕阎婆惜事发，因此只说郓城客人张三。叵耐刘高无礼，要把我做郓城虎张三解上州去，合个囚车盛我。要做清风山贼首时，顷刻便是一刀一剐。不得贤弟

自来力救，便有铜唇铁舌，也和他分辩不得。”花荣道：“小弟寻思，只想他是读书人，须念同姓之亲，因此写了刘丈，便是忘了忌讳这一句话。如今既已救了来家，且却又理会。”宋江道：“贤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势，救了人来，凡事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自古道：吃饭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夺了人来，急使人来抢，又被你一吓，尽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罢，必然要和你动文书。今晚我先走上清风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赖，终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殴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时，你便和他分说不过。”花荣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无兄长的高明远见。只恐兄长伤重了，走不动。”宋江道：“不妨。事急难以担阁，我自捱到山下便了。”当时敷贴了膏药，吃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荣处。黄昏时分，便使两个军汉送山栅外去了。宋江自连夜捱去，不在话下。

再说刘知寨见军士一个个都散回寨里来，说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谁敢去近前当他弓箭！”两个教头道：“着他一箭时，射个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刘高那厮终是个文官，还有些谋略算计。花荣虽然勇猛豪杰，不及刘高的智量。正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当下刘高寻思起来：“想他这一夺去，必然连夜放他上清风山去了，明日却来和我白赖。便争竞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斗殴之事，我却如何奈何的他？我今夜差二三十军汉，去五里路头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时，将来悄悄的关在家里，却暗地使人连夜去州里报知军官下来取，就和花荣一发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时我独自霸着这清风寨，省得受这厮们的气。”当晚点了二十余人，各执枪棒，就夜去了。约莫有二更时候，去的军汉背剪绑得宋江到来。刘知寨见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与我囚在后院里，休教一个人得知。”连夜便写了实封申状，差两个心腹之人星夜来青州府飞报。

次日，花荣只道宋江上清风山去了，坐视在家，心里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来采着。刘高也只做不知。两下都不说着。

且说青州府知府正值升厅坐公座。那知府复姓慕容，双名彦达，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正欲回后堂退食，只见左右公人接上刘知寨申状，飞报贼情公事。知府接来，看了刘高的文书，吃了一惊，便道：“花荣是个功臣之子，如何结连清风山强贼？这罪犯非小，未委虚的。”便教唤那本州兵马都监来到厅上，分付他去。

原来那个都监姓黄名信，为他本身武艺高强，威镇青州，因此称他为镇

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恶山：第一便是清风山，第二便是二龙山，第三便是桃花山。这三处都是强人草寇出没的去处。黄信却自夸要捉尽三山人马，因此唤做镇三山。那人生的如何？但见：

相貌端方如虎豹，身躯长大似蛟龙。
平生惯使丧门剑，威镇三山立大功。

这兵马都监黄信上厅来，领了知府的言语出来，点起五十个壮健军汉，披挂了衣甲，马上擎着那口丧门剑，连夜便下清风寨来，径到刘高寨前下马。刘知寨出来接着，请到后堂，叙礼罢。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赏军士。后面取出宋江来，教黄信看了。黄信道："这个不必问了。连夜合个囚车，把这厮盛在里面。"头上抹了红绢，插一个纸旗，上写着"清风山贼首郓城虎张三"。宋江那里敢分辩，只得由他们安排。黄信再问刘高道："你拿得张三时，花荣知也不知？"刘高道："小官夜来二更拿了他，悄悄提得来藏在家里，花荣只知道张三去了，自坐视在家。"黄信道："既是恁地，却容易。明日天明，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里公厅上摆着，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二三十人预备着。我却自去花荣家请得他来，只推道慕容知府听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来置酒劝谕。赚到公厅，只看我掷盏为号，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里去。此计如何？"刘高喝采道："还是相公高见，此计大妙。却似瓮中捉鳖，手到拿来。"

当夜定了计策。次日天晓，先去大寨左右两边帐幕里，预先埋伏了军士，厅上虚设着酒食筵宴。早饭前后，黄信上了马，只带三两个从人，来到花荣寨前。军人入去传报。花荣问道："来做甚么？"军汉答道："只听得教报道：黄都监特来相探。"花荣听罢，便出来迎接。黄信下马，花荣请至厅上，叙礼罢，便问道："都监相公有何公干到此？"黄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唤，发落道：为是你清风寨内文武官僚不和，未知为甚缘由，知府诚恐二官因私仇而误其公事，特差黄某赍到羊酒，前来与你二官讲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厅上，便请足下上马同往。"花荣笑道："花荣如何敢欺罔刘高，他又是个正知寨。只是本人累累要寻花荣的过失，不想惊动知府，有劳都监下临草寨，花荣将何以报？"黄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为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动时，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荣道："深谢都监过爱。"黄信便邀花荣同出门首上马。花荣道："且请都监少叙三杯了去。"黄信道："待说开了，畅饮何妨。"花荣只得叫备马。

当时两个并马而行，直来到大寨，下了马，黄信携着花荣的手，同上公

厅来，只见刘高已自先在公厅上。三个人都相见了。黄信叫取酒来，从人已先自把花荣的马牵将出去，闭了寨门。花荣不知是计，只想黄信是一般武官，必无歹意。黄信擎一盏酒来，先劝刘高道："知府为因听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忧心，今日特委黄信到来，与你二公陪话。烦望只以报答朝廷为重，再后有事，和同商议。"刘高答道："量刘高不才，颇识些理法，何足道哉，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挂心。我二人也无甚言语争执，此是外人妄传。"黄信大笑道："妙哉！"刘高饮过酒，黄信又斟第二杯酒，来劝花荣道："虽然是刘知寨如此说了，想必是闲人妄传，故是如此。且请饮一杯。"花荣接过酒吃了。刘高拿副台盏，斟一盏酒，回劝黄信道："动劳都监相公降临敝地，满饮此杯。"

黄信接过酒来，拿在手里，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数个军汉簇上厅来。黄信把酒盏望地下一掷，只听得后堂一声喊起，两边帐幕里走出三五十个壮健军汉，一发上，把花荣拿倒在厅前。黄信喝道："绑了！"

花荣一片声叫道："我得何罪？"黄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结连清风山强贼，一同背反朝廷，当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惊动拿你家老小。"花荣道："相公也有个证见。"黄信道："还你一个证见，教你看真赃正贼，我不屈你。左右，与我推得来。"无移时，一辆囚车，一个纸旗儿，一条红抹额，从外面推将入来。花荣看了，见是宋江陷着，目睁口呆，面面厮觑，做声不得。黄信喝道："这须不干我事，见有告人刘高在此。"花荣道："不妨，不妨。这是我的亲眷。他自是郓城县人，你要强扭他做贼，到上司自有分辩处。"黄信道："你既然如此说时，我只解你上州里，你自去分辩。"便叫刘知寨点起一百寨兵防送。"就要你同去，便解投青州。此是知府相公立等回报的公事，不可耽迟。"花荣便对黄信说道："都监赚我来，虽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还有分辩。可看我和都监一般武职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车里。"黄信道："这几件容易，便都依你。就叫刘知寨一同去州里折辩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当时黄信与刘高都上了马，监押着两辆囚车，并带三五十军士、一百寨兵，簇拥着车子，取路奔青州府来。

不是黄信、刘高解宋江、花荣望青州来，有分教：火焰堆里，送数百间屋宇人家；刀斧丛中，杀一二千残生性命。且教大闹了青州，纵横山寨。直使玉屏风上题名字，丹凤门中降赦书。毕竟解宋江投青州来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诗曰：

妙药难医冤业病，横财不富命穷人。

亏心折尽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贫。

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

得便宜处休欢喜，远在儿孙近在身。

话说那黄信上马，手中横着这口丧门剑。刘知寨也骑着马，身上披挂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那一百四五十军汉、寨兵，各执着缨枪棍棒，腰下都带短刀利剑。两下鼓，一声锣，解宋江和花荣望青州来。

众人都离了清风寨，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前面见一座大林子。正来到那山嘴边，前头寨兵指道："林子里有人窥望。"都立住了脚。黄信在马上问道："为甚不行？"军汉答道："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黄信喝道："休采他，只顾走！"

看看渐渐近林子前，只听得当当的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起来。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黄信喝道："且住，都与我摆开！"叫道："刘知寨，你压着囚车。"刘高在马上答应不得，只口里念道："救苦救难天尊！便许下十万卷经，三百座寺，救一救！"惊的脸如成精的东瓜，青一回，黄一回。

这黄信是个武官，终有些胆量，便拍马向前看时，只见林子西边，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啰来，一个个身长力壮，都是面恶眼凶，头裹红巾，身穿衲袄，腰悬利剑，手执长枪，早把一行人围住。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一个穿青，一个穿绿，一个穿红。都戴着一顶销金万字头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当住去路。中间是锦毛虎燕顺，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个好汉大喝道："来往的到此当住脚，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任从过去。"黄信在马上大喝道："你那厮们不得无礼，镇三山在此！"三个好

汉睁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镇万山，也要三千两买路黄金！没时，不放你过去。”黄信说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监，有甚么买路钱与你？”那三个好汉笑道：“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便是赵官家驾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若是没有，且把公事人当在这里，待你取钱来赎。”黄信大怒，骂道：“强贼怎敢如此无礼！”喝叫左右擂鼓鸣锣。黄信拍马舞剑直奔燕顺。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来战黄信。

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并他，奋力在马上斗了十合，怎地当得他三个住。亦且刘高是个文官，又向前不得，见了这般头势，只待要走。黄信怕吃他三个拿了，坏了名声，只得一骑马扑剌剌跑回旧路。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将来。黄信那里顾的众人，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

众军见黄信回马时，已自发声喊，撇了囚车，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刘高，见头势不好，慌忙勒转马头，连打三鞭；那马正待跑时，被那小喽啰拽起绊马索，早把刘高的马掀翻，倒撞下来。众小喽啰一发向前，拿了刘高，抢了囚车，打开车辆，花荣已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便跳出来，将这缚索都挣断了，却打碎那个囚车，救出宋江来。自有那几个小喽啰，已自绑了刘高，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亦有三匹驾车的马，却剥了刘高的衣服，与宋江穿了，把马先送上山去。这三个好汉一同花荣并小喽啰，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押回山寨来。

原来这三位好汉，为因不见宋江回来，差几个能干的小喽啰下山，直来清风镇上探听，闻人说道：“都监黄信掷盏为号，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车囚了，解投青州来。”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带了人马，大宽转兜出大路来，预先截住去路，小路里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两个，拿得刘高，都回山寨里来。

当晚上的山时，已是二更时分，都到聚义厅上相会。请宋江、花荣当中坐定，三个好汉对席相陪，一面且备酒食管待。燕顺分付：“叫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花荣在厅上称谢三个好汉，说道：“花荣与哥哥皆得三位壮士救了性命，报了冤仇，此恩难报。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必然被黄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顺道：“知寨放心，料应黄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时也须从这条路里经过。我明日弟兄三个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还知寨。”便差小喽啰下山，先去探听。花荣谢道：“深感壮士大恩！”宋江便道：“且与我拿过刘高那厮来。”燕顺便道：“把他绑在将军柱上割腹取心，与哥哥庆喜。”花荣道：“我亲自下手割这厮！”

宋江骂道：“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今日擒来，有何理说？”花荣道：“哥哥问他则甚！”把刀去刘高心窝里只一剜，那颗心献在宋江面前。小喽啰自把尸首拖于一边。宋江道：“今日虽杀了这厮滥污匹夫，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得，出那口怨气！”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众皆大笑。当夜饮酒罢，各自歇息。次日起来，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燕顺道：“昨日孩儿们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迟。”宋江道：“也见得是。正要将息人强马壮，用兵正是如此，不在促忙。”

不说山寨整点兵马起程，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便点寨兵人马，紧守四边栅门。黄信写了申状，叫两个教军头目飞马报与慕容知府。知府听得飞报军情紧急公务，连夜升厅，看了黄信申状：“反了花荣，结连清风山强盗，时刻清风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将，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惊，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急来商议军情重事。

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姓秦，讳个明字。因他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祖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人听得知府请唤，径到府里来见知府，各施礼罢。那慕容知府将出那黄信的飞报申状来，教秦统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红头子敢如此无礼！不须公祖忧心，不才便起军马，不拿了这贼，誓不再见公祖！”慕容知府道：“将军若是迟慢，恐这厮们去打清风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迟误？只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来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干粮，先去城外等候赏军。秦明见说反了花荣，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气忿忿地上马，奔到指挥司里，便点起一百马军、四百步军，先教出城去取齐，摆布了起身。

却说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里蒸下馒头，摆了大碗，荡下酒。每一个人三碗酒，两个馒头，一斤熟肉。方才备办得了，却望见军马出城。看那军马时，摆得整齐。但见：

> 列列旌旗似火，森森戈戟如麻。阵分八卦摆长蛇，委实神惊鬼怕。枪晃绿沉紫焰，旗飘绣带红霞，马蹄来往乱交加。乾坤生杀气，成败属谁家。

当日清早，秦明摆布军马，出城取齐，引军红旗上大书“兵马总管秦统制”，领兵起行。慕容知府看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果是英雄无比。但见：

> 盔上红缨飘烈焰，锦袍血染猩猩。狮蛮宝带束金鞓。云根靴抹绿，龟背铠堆银。坐下马如同獬豸，狼牙棒密嵌铜钉。怒时两目便圆睁。性如

霹雳火，虎将是秦明。

当下霹雳火秦明在马上出城来，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慌忙叫军汉接下军器，下马来和知府相见。施礼罢，知府把了盏，将些言语嘱付总管道：“善觑方便，早奏凯歌。”赏军已罢，放起信炮，秦明辞了知府，飞身上马，摆开队伍，催趱军兵，大刀阔斧，径奔清风寨来。原来这清风镇却在青州东南上，从正南取清风山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

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啰们探知备细，报上山来。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只听的报道：“秦明引兵马到来！”都面面厮觑，俱各骇然。花荣便道：“你众位且不要慌。自古兵临告急，必须死敌。教小喽啰饱吃了酒饭，只依着我行。先须力敌，后用智取，如此如此，好么？”宋江道：“好计！正是如此行。”当时宋江、花荣先定了计策，便叫小喽啰各自去准备。花荣自选了一骑好马，一副衣甲，弓箭铁枪都收拾了等候。

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离山十里下了寨栅。次日五更造饭了，军士吃罢，放起一个信炮，直奔清风山来，拣空阔去处，摆开人马，发起擂鼓。只听见山上锣声震天响，飞下一彪人马出来。秦明勒住马，横着狼牙棒，睁着眼看时，却见众小喽啰簇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到得山坡前，一声锣响，列成阵势，花荣在马上擎着铁枪，朝秦明声个喏。秦明大喝道：“花荣，你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个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禄于国，有何亏你处？却去结连贼寇，背反朝廷？我今特来捉你，会事的下马受缚，免得腥手污脚。量你何足道哉！”花荣陪着笑道：“总管容复听禀：量花荣如何肯背反朝廷？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权且躲避在此，望总管详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刬地巧言令色，煽惑军心。”喝叫左右两边擂鼓。秦明轮动狼牙棒，直奔花荣。花荣大笑，喝道：“秦明，你这厮原来不识好人饶让。我念你是个上司官，你道俺真个怕你！”便纵马挺枪，来战秦明。两个就清风山下厮杀，真乃是棋逢敌手难藏幸，将遇良才好用功。这两个将军比试，但见：

一对南山猛虎，两条北海苍龙。龙怒时头角峥嵘，虎斗处爪牙狞恶。爪牙狞恶，似银钩不离锦毛团；头角峥嵘，如铜叶振摇金色树。翻翻复复，点钢枪没半米放闲；往往来来，狼牙棒有千般解数。狼牙棒当头劈下，离顶门只隔分毫；点钢枪用力刺来，望心坎微争半指。使点钢枪的壮士，威风上逼斗牛寒；舞狼牙棒的将军，怒气起如雷电发。一个是扶持社稷天蓬将，一个是整顿江山雷煞神。

当下秦明和花荣两个交手，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花荣连斗了许多合，卖个破绽，拨回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赶将来。花荣把枪去了事环上带住，把马勒个定，左手拈起弓，右手去拔箭，拽满弓，扭过身躯，望秦明盔顶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却似报个信与他。秦明吃了一惊，不敢向前追赶，霍地拨回马，恰待赶杀，众小喽啰一哄地都上山去了。花荣自从别路也转上山寨去了。

秦明见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叵耐这草寇无礼！"喝叫鸣锣擂鼓，取路上山。众军齐声呐喊，步军先上山来。转过三两个山头，只见上面擂木、炮石、灰瓶、金汁，从险峻处打将下来。向前的退步不迭，早打倒三五十个，只得再退下山来。秦明是个性急的人，心头火起，那里按纳得住，带领军马，绕山下来寻路上山。寻到午牌时分，只见西北边锣响，树林丛中闪出一队红旗军来。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锣也不响，红旗都不见了。秦明看那路时，又没正路，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却把乱树折木交叉当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军汉开路，只见军汉来报道："东山边锣响，一队红旗军出来。"秦明引了人马，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看时，锣也不鸣，红旗也不见了。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都是乱树折木塞断了砍柴的路径。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西边山上锣又响，红旗军又出来了。"秦明拍马再奔来西山边看时，又不见一个人，红旗也没了。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急带了人马又赶过来东山边看时，又不见有一个贼汉，红旗都不见了。秦明气满胸脯，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秦明怒气冲天，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山上山下看时，并不见一个人。秦明喝叫军汉两边寻路上山。数内有一个军人禀说道："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这里寻路上去时，惟恐有失。"秦明听了，便道："既有那条大路时，连夜赶将去。"便驱一行军马奔东南角上来。

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马乏，巴得到那山下时，正欲下寨造饭，只见山上火把乱起，锣鼓乱鸣。秦明转怒，引领四五十马军，跑上山来。只见山上树林内，乱箭射将下来，又射伤了些军士。秦明只得回马下山，且教军士只顾造饭。却才举得火着，只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风唿哨下来。秦明急待引军赶时，火把一齐都灭了。当夜虽有月光，亦被阴云笼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当，便叫军士点起火把，烧那树木。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吹响。秦明纵马上来看时，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照见花荣陪侍着宋江，

在上面饮酒。秦明看了，心中没出气处，勒着马，在山下大骂。花荣回言道："秦统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将息着，我明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的输赢便罢。"秦明大叫道："反贼，你便下来，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却再做理会！"花荣笑道："秦总管，你今日劳困了，我便赢得你，也不为强。你且回去，明日却来。"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骂，本待寻路上山，却又怕花荣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骂。

正叫骂之间，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只见这边山上，火炮、火箭一发烧将下来。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做一群，把弓弩在黑影里射人。众军马发喊一声，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此时已有三更时分，众军马正躲得弩箭时，只叫得苦，上溜头滚下水来，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各自挣扎性命。扒得上岸的，尽被小喽啰挠钩搭住，活捉上山去了；扒不上岸的，尽淹死在溪里。

且说秦明此时怒气冲天，脑门粉碎，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秦明把马一拨，抢上山来。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连马撷下陷坑里去。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把秦明搭起来，剥了浑身战袄衣甲，头盔军器，拿条绳索绑了，把马也救起来，都解上清风山来。

原来这般圈套，都是花荣和宋江的计策。先使小喽啰，或在东，或在西，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你道秦明带出的五百人马如何？一大半淹死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夺了七八十匹好马，不曾逃得一个回去。次后陷马坑里，活捉了秦明。

当下一行小喽啰捉秦明到山寨里，早是天明的时候。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小喽啰缚绑秦明，解在厅前。花荣见了，连忙跳离交椅，接下厅来，亲自解了绳索，扶上厅来，纳头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礼，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由你们碎尸而死，何故却来拜我？"花荣跪下道："小喽啰不识尊卑，误有冒渎，切乞恕罪！"随即便取衣服与秦明穿了。秦明问花荣道："这位为头的好汉却是甚人？这清风山不曾见有。"花荣道："这位是花荣的哥哥，郓城县宋押司宋江的便是。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顺、王英、郑天寿。"秦明道："这三位我自认得。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宋江答道："小人便是。"秦明连忙下拜道："闻名久矣，不想今日得会义士！"宋江慌忙答礼不迭。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问道："兄长如何贵足不便？"宋江却把自

离郓城县起头，直至刘知寨拷打的事故，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秦明只把头来摇道："若听一面之词，误了多少缘故。容秦明回州去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燕顺相留且住数日，随即便叫杀牛宰马，安排筵席饮宴。拿上山的军汉，都藏在山后房里，也与他酒食管待。

秦明吃了数杯，起身道："众位壮士，既是你们的好情分，不杀秦明，还了我盔甲、马匹、军器回州去。"燕顺道："总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罪责？不如权在荒山草寨住几时。本不堪歇马，权就此间落草，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秦明听罢，便下厅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肯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休想我随顺你们。"花荣赶下厅来拖住道："秦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无可奈何，被逼迫的如此。总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随顺？只且请少坐，席终了时，小弟讨衣甲、头盔、鞍马、军器还兄长去。"秦明那里肯坐。花荣又劝道："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当不得，那匹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秦明听了，肚内寻思："他说得是。"再上厅来，坐了饮酒。那五位好汉轮番把盏，陪话劝酒。秦明一则软困，二乃吃众好汉劝不过，开怀吃得醉了，扶入帐房睡了。这里众人自去行事，不在话下。

且说秦明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将起来，洗漱罢，便欲下山。众好汉都来相留道："总管，且吃早饭动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头盔、衣甲与秦明披挂了，牵过那匹马来，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来，相别了，交还马匹、军器。

秦明上了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离了清风山，取路飞奔青州来。到得十里路头，恰好巳牌前后，远远望见烟尘乱起，并无一个人来往。秦明见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时，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秦明看了大惊，打那匹马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大叫开门时，只见门边吊桥高拽起了，都摆列着军士旌旗，擂木炮石。秦明勒着马，大叫："城上放下吊桥，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便擂起鼓来，呐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总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大喝道："反贼！你如何不识羞耻！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

了，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时，把你这厮碎尸万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马，又被这厮们捉了上山去，方才得脱，昨夜何曾来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认的你这厮的马匹、衣甲、军器、头盔，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便做你输了被擒，如何五百军人没一个逃得回来报信？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杀了。你若不信，与你头看。”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教秦明看。秦明是个性急的人，看了浑家首级，气破胸脯，分说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下来，秦明只得回避。看见遍野处火焰尚兀自未灭。

　　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恨不得寻个死处，肚里寻思了半晌，纵马再回旧路。行不到十来里，只见林子里转出一伙人马来，当先五匹马上，五个好汉，不是别人，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随从一二百小喽啰。宋江在马上欠身道：“总管何不回青州，独自一骑投何处去？”秦明见问，怒气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着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宋江便道：“总管息怒，既然没了夫人，不妨，小人自当与总管做媒。我有个好见识，请总管回去，这里难说，且请到山寨里告禀，一同便往。”秦明只得随顺，再回清风山来。

　　于路无话，早到山亭前下马，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小喽啰已安排酒果肴馔在聚义厅上。五个好汉邀请秦明上厅，都让他中间坐定。五个好汉齐齐跪下。秦明连忙答礼，也跪在地。宋江开话道：“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慧，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若何？”秦明见众

如此相敬相爱，方才放心归顺。

众人都让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上首，花荣肩下，三个好汉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饮酒，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秦明道："这事容易，不须众弟兄费心。黄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乃和我过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一席话说他入伙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宝眷，拿了刘高的泼妇，与仁兄报仇雪恨，作进见之礼，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却是多幸多幸！"当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来，吃了早膳，都各各披挂了。秦明上马，先下山来，拿了狼牙棒，飞奔清风镇来。

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发放镇上军民，点起寨兵，晓夜提防，牢守栅门，又不敢出战，累累使人探听，不见青州调兵策应。当日只听得报道："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叫开栅门。"黄信听了，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果是一人一骑，又无伴当。黄信便叫开栅门，放下吊桥，迎接秦总管入来，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请上厅来叙礼罢，黄信便问道："总管缘何单骑到此？"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后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钦敬。他如今见在清风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伙。你又无老小，何不听我言语，也去山寨入伙，免受那文官的气？"黄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自何而来在山寨？"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他怕说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认说是张三。"黄信听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路上也是放了他！一时见不到处，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险些坏了他性命。"

秦明、黄信两个正在公廨内商量起身，只见寨兵报道："有两路军马鸣锣擂鼓，杀奔镇上来。"秦明、黄信听得，都上了马，前来迎敌军马。到得栅门边望时，只见尘土蔽日，杀气遮天。正是：两路军兵投镇上，一行人马下山来。毕竟秦明、黄信怎地迎敌来军，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诗曰：

行短亏心只是贫，休生奸计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处，失却便宜损自身。

十分惺惺使五分，留取五分与儿孙。

若是十分都使尽，后代儿孙不如人。

当下秦明、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望见两路来的军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荣，一路是燕顺、王矮虎，各带一百五十余人。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大开栅门，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宋江早传下号令：休要害一个百姓，休伤一个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小喽啰尽把应有家私，金银财物宝货之资，都装上车子，再有马匹牛羊，尽数牵了。花荣自到家中，将应有的财物等项，装载上车，搬取妻小妹子。内有清风镇上人数，都发还了。众多好汉收拾已了，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都回到山寨里来。

车辆人马都到山寨，向聚义厅上相会。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坐于花荣肩下。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啰。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内。燕顺便问道：“刘高的妻今在何处？”王矮虎答道：“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燕顺道：“与却与你。且唤他出来，我有一句话说。”宋江便道：“我正要问他。”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喝道：“你这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将冤报？今日擒来，有何理说？”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宋江便道：“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兄弟，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团圆完聚，尚兀自转过

脸来叫丈夫害我。贤弟，你留在身边，久后有损无益。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燕顺道：“兄弟便是这等寻思，不杀了要他何用？久后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众人劝了，默默无言。燕顺喝叫小喽啰打扫过尸首血迹，且排筵席庆贺。

次日，宋江和黄信主婚，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做媒说合，要花荣把妹子嫁与秦明，一应礼物，都是宋江和燕顺出备。吃了三五日筵席。自成亲之后，又过了五七日，小喽啰探得事情，上山来报道：“打听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奏说反了花荣、秦明、黄信，要起大军来征剿扫荡清风山。”众好汉听罢，商量道：“此间小寨，不是久恋之地。倘或大军到来，四面围住，又无退步，如何迎敌？若再无粮草，必是难逃。可以计较个常便。”宋江道：“小可有一计，不知中得诸位心否？”当下众好汉都道：“愿闻良策。望兄长指教。”宋江道：“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宛子城、蓼儿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盗，不敢正眼觑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去那里入伙？”秦明道：“既然有这个去处，却是十分好。只是没人引进，他如何肯便纳我们？”宋江大笑，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走在江湖上。秦明听了，大喜道：“恁地，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快去。”

只就当日商量定了，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把老小并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装载车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马。小喽啰们有不愿去的，赍发他些银两，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有愿去的编入队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军。山上都收拾的停当，装上车子，放起火来，把山寨烧做光地。分为三队下山。宋江便与花荣先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骑马，簇拥着五七辆车子老小队仗先行。秦明、黄信引领八九十匹马和这应用车子作第二起。后面便是燕顺、王矮虎、郑天寿三个引着四五十匹马，一二百人。离了清风山，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中见了这许多军马，旗号上又明明写着“收捕草寇官军”，因此无人敢来阻当。在路行五七日，离得青州远了。

且说宋江、花荣两个骑马在前头，背后车辆载着老小，与后面人马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前面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对影山，两边两座高山，一般形势，中间却是一条大阔驿路。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只听得前山里锣鸣鼓响。花荣便道：“前面必有强人。”把枪带住，取弓箭来整顿得端正，再插放飞鱼

袋内，一面叫骑马的军士，催趱后面两起军马上来，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宋江和花荣两个引了二十余骑军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见一簇人马，约有一百余人，前面簇拥着一个骑马的年少壮士。怎生打扮？但见：

头上三叉冠，金圈玉钿；身上百花袍，锦织团花。甲披千道火龙鳞，带束一条红玛瑙。骑一匹胭脂抹就如龙马，使一条朱红画杆方天戟。背后小校，尽是红衣红甲。

那个壮士穿一身红，骑一匹赤马，立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试分个胜败，见个输赢。"只见对过山冈子背后，早拥出一队人马来，也有百十余人，前面也捧着一个年少骑马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头上三叉冠，顶一团瑞雪；身上镔铁甲，披千点寒霜。素罗袍光射太阳，银花带色欺明月。坐下骑一匹征𬳿玉兽，手中轮一枝寒戟银蛟。背后小校，都是白衣白甲。

这个壮士穿一身白，骑一匹白马，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这一边都是素白旗号，那壁都是绛红旗号。只见两边红白旗摇，震地花腔鼓擂。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各挺手中画戟，纵坐下马，两个就中间大阔路上交锋，比试胜败。花荣和宋江见了，勒住马看时，果然是一对好厮杀。正是：

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但见绛霞影里，卷一道冻地冰霜；白雪光中，起几缕冲天火焰。故园冬暮，山茶和梅蕊争辉；上苑春浓，李粉共桃脂斗彩。这个按南方丙丁火，似焰摩天上走丹炉；那个按西方庚辛金，如泰华峰头翻玉井。宋无忌忿怒，骑火骡子飞走到人间；冯夷神生嗔，跨玉狻猊纵横临世上。左右红云侵白气，往来白雾间红霞。

当时两个壮士，各使方天画戟，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花荣一步步趱马向前看时，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间深里，这两枝戟上，一枝是金钱豹子尾，一枝是金钱五色幡，却搅做一团，上面绒绦结住了，那里分拆得开。花荣在马上看见了，便把马带住，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飕的一箭，恰好正把绒绦射断。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采。

那两个壮士便不斗，都纵马跑来，直到宋江、花荣马前，就马上欠身声喏，都道："愿求神箭将军大名。"花荣在马上答道："我这个义兄，乃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那两个壮士听罢，扎住了戟，便下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闻名久矣。"宋江、花荣慌

忙下马，扶起那两位壮士道："介胄在身，未可讲礼。且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那个穿红的说道："小人姓吕名方，祖贯潭州人氏，平昔爱学吕布为人，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人都唤小人做小温侯吕方。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勾还乡，权且占住这对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这个壮士来，要夺吕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厮杀。不想原来缘法注定，今日得遇及时雨尊颜，又遇得花将军，名不虚传。专听二公指教。"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贯西川嘉陵人氏，因贩水银货卖，黄河里遭风翻了船，回乡不得。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戟，向后使得精熟，人都称小人做赛仁贵郭盛。江湖上听得说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打家劫舍。因此一径来比并戟法夺山。连连战了十数日，不分胜败。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与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就与二位劝和如何？"二位壮士大喜，都依允了。后队人马已都到了，一个个都引着相见了。吕方先请上山，杀牛宰马筵会。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设席筵宴。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凑队上梁山泊去，投奔晁盖聚义。那两个欢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将两山人马点起，收拾了财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这里有三五百人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细的人在四十里探听。倘或只道我们来收捕他，不是耍处。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你们随后却来，还作三起而行。"花荣、秦明道："兄长高见。正是如此计较，陆续进程。兄长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马，随后起身来。"

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带领随行十数人，先投梁山泊来。在路上行了两日，当日行到晌午时分，正走之间，只见官道傍边一个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儿们走得困乏，都叫买些酒吃了过去。"当时宋江和燕顺下马，入酒店里来，叫孩儿们松了马肚带，都入酒店里坐。宋江和燕顺先入店里看时，只有三副大座头，小座头不多几副。只见一副大座头上，先有一个在那里占了。宋江看那人时，怎生打扮？但见：

> 裹一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纽丝铜环。上穿一领皂绸衫，腰系一条白搭膊，下面腿绑护膝，八搭麻鞋。桌子边倚着根短棒，横头上放着个衣包。

那人生得八尺来长，淡黄骨查脸，一双鲜眼，没根髭髯。宋江便叫酒保过来，说道："我的伴当人多，我两个借你里面坐一坐，你叫那个客人移换那副大座头与我伴当们坐地吃些酒。"酒保应道："小人理会得。"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来："大碗先叫伴当一人三碗，有肉便买些来与他众人

吃，却来我这里斟酒。”酒保又见伴当们都立满在垆边。酒保却去看着那个公人模样的客人道：“有劳上下，那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那汉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个先来后到！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老爷不换！”燕顺听了，对宋江道：“你看他无礼么？”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见识。”却把燕顺按住了。

只见那汉转头看了宋江、燕顺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买卖，换一换有何妨？”那汉大怒，拍着桌子道：“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欺负老爷独自一个，要换座头。便是赵官家，老爷也鳖鸟不换！高则声，大脖子拳不认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说甚么。”那汉喝道：“量你这厮敢说甚么！”燕顺听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说道：“兀那汉子，你也鸟强，不换便罢，没可得鸟吓他。”那汉便跳起来，绰了短棒在手里，便应道：“我自骂他，要你多管！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燕顺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将去。

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横身在里面劝解：“且都不要闹。我且请问你，你天下只让的那两个人？”那汉道：“我说与你，惊得你呆了！”宋江道：“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那汉道：“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宋江暗暗的点头。又问道：“那一个是谁？”那汉道：“这一个又奢遮，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顺暗笑，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那汉又道：“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问你：你既说起这两个人，我却都认得。柴大官人、宋江，你在那里与他两厮会？”那汉道：“你既认得，我不说谎。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个月有余，只不曾见得宋公明。”宋江道：“你曾认得黑三郎么？”那汉道：“你既说起，我如今正要去寻他。”宋江问道：“谁教你寻他？”那汉道：“他的亲兄弟铁扇子宋清，教我寄家书去寻他。”

宋江听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汉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争些儿错过，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问道：“家中近日没甚事？”那汉道：“哥哥听禀：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赌为生，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唤做石将军。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说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郓城县投奔哥哥，却又听得说道为事在逃。因见四郎，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人来，却说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因此又令小弟要拜识哥哥。四郎特写这封家

书与小人寄来孔太公庄上，如寻见哥哥时，‘可叫兄长作急回来’。”宋江见说，心中疑忌，便问道：“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曾见我父亲么？”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来了，不曾得见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节都对石勇说了。石勇道：“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江湖中也只闻得哥哥大名，疏财仗义，济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是必携带。”宋江道：“这个不必你说，何争你一个人！且来和燕顺厮见。”叫：“酒保，一面这里斟酒，莫要别处去。”三杯酒罢，石勇便去包裹内取出家书，慌忙递与宋江。宋江接来看时，封皮逆封着，又没平安二字。宋江心内越是疑惑，连忙扯开封皮，从头读至一半，后面写道：

“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见今停丧在家，专等哥哥来家迁葬。千万，千万！切不可误！宋清泣血奉书。”

宋江读罢，叫声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燕顺、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才苏醒。燕顺、石勇两个劝道：“哥哥且省烦恼。”宋江便分付燕顺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实只有这个老父记挂。今已殁了，只得星夜赶归去奔丧。教兄弟们自上山则个。”燕顺劝道：“哥哥，太公既已殁了，便到家时，也不得见了。世上人无有不死的父母。且请宽心，引我们弟兄去了，那时小弟却陪侍哥哥归去奔丧，未为晚矣。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若无仁兄去时，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宋江道：“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时，误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写一封备细书札，都说在内，就带了石勇一发入伙，等他们一处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罢，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烧眉之急。我马也不要，从人也不带，一个连夜自赶回家。”燕顺、石勇那里留得住。

宋江问酒保借笔砚，讨了一幅纸，一头哭着，一面写书，再三叮咛在上面。写了，封皮不粘，交与燕顺收了。讨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取了些银两藏放在身边，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门要走。燕顺道：“哥哥也等秦总管、花知寨都来相见一面了，去也未迟。”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书去，并无阻滞。石家贤弟，自说备细缘故，可为我上复众兄弟们，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休怪则个。”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

且说燕顺同石勇，只就那店里吃了些酒食点心，还了酒钱。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带了从人，只离酒店三五里路，寻个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

辰牌时分，全伙都到。燕顺、石勇接着，备细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众人都埋怨燕顺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说道："他闻得父亲殁了，恨不得自也寻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飞到家里。写了一封备细书札在此，教我们只顾去，他那里看了书，并无阻滞。"花荣与秦明看了书，与众人商议道："事在途中，进退两难，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顾且去。还把书来封了，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别作道理。"九个好汉并作一伙，带了三五百人马，渐近梁山泊来，寻大路上山。

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众人看时，漫山遍野，都是杂彩旗幡，水泊中棹出两只快船来。当先一只船上，摆着三五十个小喽啰，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背后那只哨船上，也是三五十个小喽啰，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乃是赤发鬼刘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汝等是甚么人？那里的官军？敢来收捕我们？教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荣、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答应道："我等众人非是官军，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特来相投大寨入伙。"林冲听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且请过前面，到朱贵酒店里，先请书来看了，却来相请厮会。"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芦苇里棹出一只小船，上有三个渔人，一个看船，两个上岸来说道："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水面上见两只哨船，一只船上把白旗招动，铜锣响处，两只哨船一齐去了。一行众人看了，都惊呆了，说道："端的此处，官军谁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

众人跟着两个渔人，从大宽转直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朱贵见说了，迎接众人都相见了。便叫放翻两头黄牛，散了分例酒食。讨书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响箭，射过对岸。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朱贵便唤小喽啰分付罢，叫把书先赍上山去报知，一面店里杀宰猪羊，管待九个好汉，把军马屯住，在四散歇了。

第二日辰牌时分，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一个个都相见了。叙礼罢，动问备细。早有二三十只大白棹船来接。吴用、朱贵邀请九位好汉下船，老小车辆人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滩来。上得岸，松树径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全副鼓乐来接。晁盖为头，与九个好汉相见了，迎上关来，各自乘马坐轿，直到聚义厅上。一对对讲礼罢。左边一带交椅上，却是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那时白日鼠白胜，数月之前，已从济州大牢里越狱，逃得到了山上入伙。皆是吴学究使人去用度，救得白胜脱身。右

边一带交椅上，却是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列两行坐下，共是二十一位好汉。中间焚起一炉香来，各设了誓。当日大吹大擂，杀牛宰马筵席。一面叫新到火伴，厅下参拜了，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后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秦明、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清风山报冤相杀一事，众头领听了大喜。后说吕方、郭盛两个比试戟法，花荣一箭射断绒绦，分开画戟。晁盖听罢，意思不信，口里含糊应道："直如此射得亲切，改日却看比箭。"当日酒至半酣，食供数品，众头领都道："且去山前闲玩一回，再来赴席。"当下二十一位头领相谦相让，下阶闲步乐情，观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关上，只听得空中数行宾鸿嘹哾。花荣寻思道："晁盖却才意思，不信我射断绒绦，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们众人看，日后敬伏我？"把眼一观，随行人伴数内却有带弓箭的，花荣便问他讨过一张弓来。在手看时，却是一张泥金鹊画细弓，正中花荣意。急取过一枝好箭，便对晁盖道："恰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绒绦，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远远的有一行雁来，花荣未敢夸口，小弟这枝箭，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射不中时，众头领休笑。"花荣搭上箭，拽满弓，觑得亲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看时，但见：

鹊画弓弯开秋月，雕翎箭发迸寒星。塞雁排空，八字纵横不乱；将军拈箭，一发端的不差。孤影向云中倒坠，数声在草内哀鸣。血模糊半涴绿梢翎，大寨下众人齐喝采。

当下花荣一箭，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直坠落山坡下。急叫军士取来看时，那枝箭正穿在雁头上。晁盖和众头领看了，尽皆骇然，都称花荣做"神臂将军"。吴学究称赞道："休言将军比小李广，便是养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众头领再回厅上筵会，到晚各自歇息。

次日，山寨中再备筵席，议定坐次。本是秦明才及花荣，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众人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刘唐坐了第七位，黄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顺、王矮虎、吕方、郭盛、郑天寿、石勇、杜迁、宋万、朱贵、白胜，一行共是二十一个头领坐定。庆贺筵宴已毕，义聚梁山泊。山寨里添造大船屋宇，车辆什物，打造枪刀军器，铠甲头盔，整顿旌旗袍袄，弓弩箭矢，准备抵捕官军，不在话下。

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连夜赶归。当日申牌时候，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张社长见了宋江容颜不乐，

眼泪暗流，张社长动问道：“押司有年半来不到家中，今日且喜归来，如何尊颜有些烦恼，心中为甚不乐？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减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说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后，只有一个生身老父殁了，如何不烦恼！”张社长大笑道：“押司真个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才在我这里吃酒了回去，只有半个时辰来去，如何却说这话？”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书，教张社长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写道：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殁了，专等我归家奔丧。”张社长看罢，说道：“呸，那得这般事！只午时前后和东村王太公在我这里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说谎？”宋江听了，心中疑影没做道理处，寻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别了社长，便奔归家。

入得庄门看时，没些动静。庄客见了宋江，都来参拜，宋江便问道：“我父亲和四郎有么？”庄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归来，却是欢喜。方才和东村里王社长，在村口张社长店里吃酒了回来，睡在里面房内。”宋江听了大惊，撇了短棒，径入草堂上来。只见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见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骂道：“你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亲见今在堂，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一哭一个昏迷。你做这等不孝之子！”

宋清恰待分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宋太公来，叫道：“我儿不要焦躁，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因此教宋清只写道我殁了，你便归来得快。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石勇寄书去与你。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才在张社长店里回来，睡在房里，听得是你归来了。”

宋江听罢，纳头便拜太公，忧喜相伴。宋江又问父亲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经赦宥，必然减罪，适间张社长也这般说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多得朱仝、雷横的气力。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再也不曾来勾扰。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俱已行开各处施行。便是发露到官，也只该个徒流之罪，不道得害了性命。且由他，却又别作道理。”宋江又问道：“朱、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宋清说道：“我前日听得说来，这两个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东京去，雷横不知差到那里去了。如今县里却是新添两个姓赵的勾摄公事。”宋太公道：“我儿远路风尘，且去房里将息几时。”合家欢喜，不在话下。

天色看看将晚，玉兔东升。约有一更时分，庄上人都睡了，只听得前后门发喊起来。看时，四下里都是火把，团团围住宋家庄，一片声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听了，连声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汉英雄；闹市丛中，来显忠肝义胆。天罡有分皆相会，地煞同心尽协从。毕竟宋公明在庄上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箴曰：

上临之以天鉴，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继，暗有鬼神相随。
忠直可存于心，喜怒戒之在气。
为不节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
劝君自警平生，可叹可惊可畏。

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头来看时，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当头两个便是郓城县新添的都头。却是弟兄两个：一个叫做赵能，一个叫做赵得。两个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晓事的，便把儿子宋江献出来，我们自将就他；若是隐藏不发教他出官时，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几时回来？"赵能道："你便休胡说！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张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亦有人跟到这里。你如何说得过？"宋江在梯子边说道："父亲，你和他论甚口！孩儿便挺身出了官，县里府上都有相识，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经赦宥的事了，必当减罪。求告这厮们做甚么？赵家那厮是个刁徒，如今暴得做个都头，知道甚么义理！他又和孩儿没人情，空自求他。不如出官，免得受这厮腌臜气。"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儿！"宋江道："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勾见父亲面。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务农时，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儿恁地说时，我自来上下使用，买个好去处。"

宋江便上梯来叫道："你们且不要闹。我的罪犯又不该死，今已赦宥，必已减等。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见官。"赵能道："你休使见识赚我入来！"宋江道："我如何连累父亲兄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宋江

便下梯子来，开了庄门，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连夜杀鸡宰鹅，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与酒食管待，送些钱物之类。取二十两花银，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好看钱。当夜，两个都头在宋江庄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县前下处。等待天明，解到县里来时，知县才出升堂。只见都头赵能、赵得押解宋江出官，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责令宋江供状。当下宋江一笔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看罢，且叫收禁牢里监候。

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亦且阎婆惜家又没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则个。"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出豁他。当时依准了供状，免上长枷手杻，只散禁在牢里。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使用钱帛。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这张三又没了粉头，不来做甚冤家。县里叠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满，结解上济州听断。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拟定得罪犯，将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名唤做断杖刺配，又无苦主执证，众人维持下来，都不甚深重。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无非是张千、李万。

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监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相请管待两个公人，赍发了些银两与他放宽。教宋江换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唤宋江到僻静处叮嘱道："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鱼米之乡，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你可宽心守奈，我自使四郎来望你，盘缠有便人常常寄来。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孩儿，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怜见，早得回来，父子团圆，弟兄完聚！"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临别时嘱付兄弟道："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们忧心。只有父亲年纪高大，我又不能尽人子之道，累被官司缠扰，背井离乡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为我来江州来，弃撇父亲，无人看顾。我自江湖上相识多，见的那一个不相助？盘缠自有对付处。天若见怜，有一日归来也。"宋清洒泪拜辞，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杀人亡命匿家山，暮夜追兵欲避难。
自此便从缧绁去，江州行见展云翰。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上路，那张千、李万已得了宋江家中银两，又因他是个好汉，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饭吃，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宋江对他说道："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明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怕他下山来夺我，枉惊了你们。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只拣小路里过去，宁可多走几里不妨。"两个公人道："押司，你不说，俺们如何得知？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定不得撞着他们。"当夜计议定了。

次日，起个五更来打火。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只从小路里走。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宋江看了，只叫得苦。来的不是别人，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将领着三五十人，便来杀那两个公人。这张千、李万唬做一堆儿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杀谁？"刘唐道："哥哥！不杀了这两个男女，等甚么！"宋江道："不要污了手，把刀来我杀便了。"两个人只叫得苦："今番倒不好了。"刘唐把刀递与宋江。

宋江接过，问刘唐道："你杀公人何意？"刘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将令，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直要来郓城县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不曾受苦。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只怕路上错了路道，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请上山。这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里夺了刀。宋江道："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容我去江州牢城，听候限满回来，那时却得与你们相会。"刘唐道："哥哥，小弟这话不敢主张。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请来商议。"宋江道："我只是这句话，由你们怎地商量。"

小喽啰去报，不多时，只见吴用、花荣两骑马在前，后面数十骑马跟着，飞到面前下马。叙礼罢，花荣便道："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宋江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吴学究笑道："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便送登程。"宋江听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两个公人来，宋江道："要他两个放心，宁可我死，不可害他。"两个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离了大路，来到芦苇岸边，已有船只在彼。当时载过山前大路，

却把山轿教人抬了，直到断金亭上歇了。叫小喽啰四下里去报请众头领都来聚会。迎接上山，到聚义厅上相见。晁盖谢道：“自从郓城救了性命，弟兄们到此，无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光辉草寨，恩报无门。”宋江答道：“小可自从别后，杀死淫妇，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捎寄家书，只说父亲弃世。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因此诈写书来唤我回家。虽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觑，不曾重伤。今配江州，亦是好处。适蒙呼唤，不敢不至。今来既见了尊颜，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辞。”诗曰：

方枷铁锁并临头，坐守行监不少休。

天与英雄逢水浒，劫囚行见出江州。

晁盖道：“直如此忙？且请少坐。”两个中间坐了，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与他寸步不离。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都两行坐下。小头目一面斟酒上来。先是晁盖把盏子，向后军师吴学究、公孙胜起，至白胜把盏下来。酒至数巡，宋江起身相谢道：“足见弟兄们众位相爱之情。宋江是个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辞。”晁盖道：“仁兄直如此见怪？虽然贤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不道得治罪于他。”宋江道：“哥哥，你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断配出来，又频频嘱付。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怆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说罢，泪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盖、吴用、公孙胜一齐扶起。众人道：“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

当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坚心要行。吴学究道：“兄长听禀：吴用有个至爱相识，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姓戴名宗，本处人称为戴院长。为他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但有甚事，可教众兄弟知道。”众头领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

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就与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来，一个个都作别了。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众头领回上山去。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个人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早来到一个去处，望见前面一座高岭。两个公人说道："好了！过得这条揭阳岭，便是浔阳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远。"宋江道："天色暄热，趁早凉过岭去，寻个宿头。"公人道："押司说得是。"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

行了半日，巴过岭头，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背靠颠崖，门临怪树，前后都是草房，去那树阴之下挑出一个酒旆儿来。宋江见了，心中欢喜，便与公人道："我们肚里正饥渴哩，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我们且买碗酒吃去了便走。"

三个人入酒店来，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将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来，宋江叫道："怎地不见主人家？"只听得里面应道："来也！来也！"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宋江看这汉子时，怎生模样？但见：

赤色虬须乱撒，红丝虎眼睁圆。

揭岭杀人魔祟，酆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来，头上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布背心，露着两臂，下面围一条布手巾，看着宋江三个人唱个喏道："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们走得肚饥，你这里有甚么肉卖？"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那人道："客人休怪说。我这里岭上卖酒，只是先交了钱，方才吃酒。"宋江道："这个何妨，倒是先还了钱吃酒，我也欢喜。等我先取银子与你。"那人道："恁地最好。"宋江便去打开包裹，取出些碎银子。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睃着，见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内自有八分欢喜。接了宋江的银子，便去里面舀一桶酒，切一盘牛肉出来。放下三只大碗，三双箸，一面筛酒。

三个人一头吃，一面口里说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酒肉里下了蒙汗药，麻翻了，劫了财物，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这话？"那卖酒的人笑道："你三个说了，不要吃。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宋江笑道："这个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便来取笑。"两个公人道："大哥，热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们要热吃，我便将

去荡来。”那人荡热了将来，筛做三碗。正是饥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口角边流下涎水来，你揪我扯，望后便倒。宋江跳起来道：“你两个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向前来扶他，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扑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觑，麻木了动掸不得。酒店里那人道：“惭愧！好几日没买卖，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边人肉作房里，放在剥人凳上。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来，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解开看时，都是金银。那人自道：“我开了许多年酒店，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量这等一个罪人，怎地有许多财物，却不是从天降下，赐与我的。”

那人看罢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立在门前看了一回，不见一个男女归来，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那人恰认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来？”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料道是来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来，只在岭下等候，不见到，正不知在那里担阁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谁？”那大汉道：“等个奢遮的好男子。”那人问道：“甚么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汉答道：“你敢也闻他的大名，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那大汉道：“正是此人。”那人又问道：“他却因甚打这里过？”那大汉道：“我本不知。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说道：‘郓城县宋押司宋江，不知为甚么事发在济州府，断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别处又无路过去。他在郓城县时，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今次正从这里经过，如何不结识他？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岭，来你这里买碗酒吃，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那人道：“不瞒大哥说，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今日谢天地，捉得三个行货，又有些东西。”那大汉慌忙问道：“三个甚样人？”那人道：“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那汉失惊道：“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应道：“真个不十分长大，面貌紫棠色。”那大汉连忙问道：“不曾动手么？”那人答道：“方才抱进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开剥。”那大汉道：“等我认他一认！”

当下四个人进山崖边人肉作房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颠倒头放在地下。那大汉看见宋江，却又不认得；相他脸上金印，又不分晓，没可寻思处。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来，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说得是。”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见了一锭大银，尚有若干散碎银两。解开文书袋来，看了差批，众人只叫得“惭愧”。那大汉便道：“天使令我今

日上岭来，早是不曾动手，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仇还报难回避，机会遭逢莫远图。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那大汉便叫那人：“快讨解药来，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连忙调了解药，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先开了枷，扶将起来，把这解药灌将下去。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那大汉扶住着，渐渐醒来，光着眼，看了众人立在面前，又不认得，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纳头便拜。宋江问道：“是谁？我不是梦中么？”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礼道：“两位大哥请起。这里正是那里？不敢动问二位高姓？”那大汉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贯庐州人氏，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能识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阳江边人，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驾得船，是弟兄两个：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一个叫做翻江蜃童猛。”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问道：“却才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个相识，近日做买卖从济州回来，说道哥哥大名，为事发在江州牢城来。李俊未得拜识尊颜，往常思念，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只为缘分浅薄，不能勾去。今闻仁兄来江州，必从这里经过。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见来。今日无心，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就买杯酒吃，遇见李立，说将起来。因此小弟大惊，慌忙去作房里看了，却又不认得哥哥。猛可思量起来，取讨公文看了，才知道是哥哥。不敢拜问仁兄，闻知在郓城县做押司，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书，回家事发，今次配来江州，备细说了一遍。四人称叹不已。

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连累家中老父。此间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义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李立连忙叫了火家，已都归来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把解药灌将下去，救得两个公人起来。面面厮觑，你看我，我看你，都对宋江说道：“此间店里恁么好酒，我们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记着他家，我们回来还在这里买吃。”众人听了都笑。

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在家里过了一夜。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裹，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当时相别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

两个公人下岭来，径到李俊家歇下。置备酒食，殷勤相待，结拜宋江为兄，留住家里。过了数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银两赍发两个公人。宋江再带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辞别李俊、童威、童猛，离了揭阳岭下，取路望江州来。

三个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时分，行到一个去处，只见人烟辏集，市井喧哗。正来到市镇上，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宋江分开人丛，也挨入去看时，却原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枪棒。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枪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口里开呵道："小人远方来的人，投贵地特来就事，虽无惊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远处夸称，近方卖弄。如要筋重膏，当下取赎。如不用膏药，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赍发咱家，休教空过了盘子。"那教头盘子掠了一遭，没一个出钱与他。那汉又道："看官高抬贵手！"又掠了一遭，众人都白着眼看，又没一个出钱赏他。宋江见他惶恐，掠了两遭，没人出钱，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宋江叫道："教头，我是个犯罪的人，没甚与你。这五两白银权表薄意，休嫌轻微。"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托在手里，便收呵道："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难得这位恩官，本身见自为事在官，又是过往此间，颠倒赍发五两白银！正是：'当年却笑郑元和，只向青楼买笑歌。惯使不论家豪富，风流不在着衣多。'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自家拜揖，愿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传扬。"宋江答道："教师，量这些东西直得几多，不须致谢。"

正说之间，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抢近前来，大喝道："兀那厮是甚么鸟汉！那里来的囚徒，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教头这厮，那里学得这些枪棒，来我这里逞强！俺已都分付了众人，不许赍发他，如何敢来出尖！"搦着双拳来打宋江。不因此起处相争，有分教：浔阳江上，聚数筹搅海苍龙的好汉；梁山泊中，添一伙巴山猛虎的英雄。直教杀人路口人头滚，聚义场中热血流。毕竟来打宋江的是甚么样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诗曰：

　　壮士当场展艺能，虎驰熊扑实堪惊。
　　人逢喜事精神爽，花借阳和发育荣。
　　江上不来生李俊，牢城难免宋公明。
　　谁知颠沛存亡际，翻使洪涛纵巨鲸。

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赍发了那个教师，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钻过这条大汉，搦起双拳来打宋江。众人看那大汉时，怎生模样？但见：

　　花盖膀双龙捧项，锦包肚二鬼争环。
　　浔阳岸英雄豪杰，但到处便没遮拦。

那大汉睁着眼喝道："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我已分付了众人休采他，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把银子赏他，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宋江应道："我自赏他银两，却干你甚事？"那大汉揪住宋江喝道："你这贼配军，敢回我话！"宋江说道："做甚么不敢回你话？"那大汉提起双拳劈脸打来，宋江躲个过。那大汉又追入一步来，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一只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踉跄一跤，颠翻在地。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两个公人劝住教头，那大汉从地上扒将起来，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使得使不得，教你两个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

宋江且请问："教头高姓？何处人氏？"教头答道："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为因恶了同僚，不得升用。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江湖上但唤小人病大虫薛永。不敢拜问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贯郓城县人氏。"薛永道："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宋江道："小可便是。何足道哉！"薛永听罢，便拜道："闻名不如见

面，见面胜似闻名。”宋江连忙扶住道：“少叙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识尊颜，小人无门得遇兄长。”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只见酒家说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宋江问道：“缘何不卖与我们吃？”酒家道：“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已使人分付了：若是卖与你们吃时，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谁敢不听他说！”宋江道：“既然恁地，我们去休。那厮必然要来寻闹。”薛永道：“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一两日间也来江州相会。兄长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相辞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又自去一处吃酒，那店家说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你枉走，干自费力，不济事。他尽着人分付了。”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则声不得。连连走了几家，都是一般话说。三个来到市梢尽头，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问时，都道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不许安着你们三个。”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三个便拽开脚步，望大路上走。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天色昏晚。但见：

暮烟迷远岫，寒雾锁长空。群星拱皓月争辉，绿水共青山斗碧。疏林古寺，数声钟韵悠扬；小浦渔舟，几点残灯明灭。枝上子规啼夜月，园中粉蝶宿花丛。

宋江和两个公人见天色晚了，心里越慌。三个商量道：“没来由看使枪棒，恶了这厮！如今闪得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见远远地小路上，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宋江见了道：“兀那里灯火明处，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个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宋江道：“没奈何，虽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么不紧？”三个人当时落路来，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宋江看那庄院时，但见：

前临村坞，后倚高冈。数行杨柳绿含烟，百顷桑麻青带雨。高陇上牛羊成阵，芳塘中鹅鸭成群。正是：家有稻梁鸡犬饱，架多书籍子孙贤。

当晚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庄客听得，出来开门道：“你是甚人，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错过了宿头，无处安歇，欲求贵庄借宿一宵，来早依例拜纳房金。”庄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这里少待，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可容即歇。”庄客入去通报了，复翻身出来，说道：“太公相请。”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

草堂上，参见了庄主太公。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就与他们些晚饭吃。庄客听了，引去门首草房下，点起一碗灯，教三个歇定了；取三分饭食羹汤菜蔬，教他三个吃了。庄客收了碗碟，自入里面去。两个公人道："押司，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说得是。"当时依允，去了行枷，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看见星光满天，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宋江看在眼里。三个净了手，入进房里，关上门去睡。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留俺们歇这一夜。"正说间，听得庄里有人点火把，来打麦场上一到处照看。宋江在门缝里张时，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把火一到处照看。宋江对公人道："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件件都要自来照管。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地里亲自点看。"

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有人叫："开庄门！"庄客连忙来开了门，放入五七个人来，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张看时，"那个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小郎，你那里去来？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枪拽棒！"那大汉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里么？"太公道："你哥哥吃得醉了，去睡在后面亭子上。"那汉道："我自去叫他起来，我和他赶人。"太公道："你又和谁合口？叫起哥哥来时，他却不肯干休，又是杀人放火。你且对我说这缘故。"那汉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叵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便去镇上撇呵卖药，教使枪棒；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分文不要与他赏钱。不知那里走出一个囚徒来，那厮好汉出尖，把五两银子赏他，灭俺揭阳镇上威风。我正要打那厮，堪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打了一顿，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里还疼。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存身处。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赶将去客店里，拿得那卖药的来，尽气力打了一顿，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明日送去江边，捆做一块抛在江里，出那口鸟气！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没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来，分投赶去，捉拿这厮。"太公道："我儿，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么？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伤重。快依我口便罢休，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干罢？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说，且去房里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门打户，激恼村坊，你也积些阴德。"那汉不顾太公说，拿着朴刀，径入庄内去了。太公随后也赶入去。

宋江听罢，对公人说道："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

我们只宜走了好。倘或这厮得知，必然吃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肯说破，庄客如何敢瞒，难以遮盖。”两个公人都道：“说的是，事不宜迟，及早快走。”宋江道：“我们休从大路出去，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两个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三个人趁星月之下，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正是慌不择路，走了一个更次，望见前面满目芦花，一派大江，滔滔浪滚，正是来到浔阳江边。有诗为证：

撞入天罗地网来，宋江时蹇实堪哀。

才离黑煞凶神难，又遇丧门白虎灾。

只听得背后大叫：“贼配军休走！”火把乱明，风吹胡哨赶将来。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苍救一救则个！”三人躲在芦苇丛中，望后面时，那火把渐近，三人心里越慌，脚高步低，在芦苇里撞，前面一看，不到天尽头，早到地尽处。定目一观，看见大江拦截，侧边又是条阔港。宋江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

后面的正吹风胡哨赶来，前面又被大江阻当，宋江正在危急之际，只见芦苇丛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宋江见了，便叫：“梢公，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俺与你十两银子。”那梢公在船上问道：“你三个是甚么人，却走在这里来？”宋江道：“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一昧地撞在这里。你快把船来渡我们，我与你些银两。”那梢公听得多与银两，把船便放拢来到岸边。三个连忙跳下船去，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撺开了船。那梢公一头搭上橹，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声，心里暗喜欢。把橹一摇，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

岸上那伙赶来的人，早赶到滩头，有十数个火把，为头两个大汉，各挺着一条朴刀，随从有二十余人，各执枪棒。口里叫道：“你那梢公，快摇船拢来！”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说道：“梢公，却是不要拢船！我们自多与你些银子相谢。”那梢公点头，只不应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哑哑摇将去。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摇拢船来，教你都死！”那梢公冷笑几声，也不应。岸上那伙人又叫道：“你是那个梢公，直恁大胆不摇拢来？”那梢公冷笑应道：“老爷叫做张梢公，你不要咬我鸟。”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说道：“原来是张大哥，你见我弟兄两个么？”那梢公应道：“我又不瞎，做甚么不见你！”那长汉道：“你既见我时，且摇拢来和你说话。”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去得紧。”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人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吃

碗板刀面了来。”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那梢公又道：“我的衣饭，倒摇拢来把与你，倒乐意！”那长汉道：“张大哥，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你且拢来！”那梢公一头摇橹，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吃你接了去。你两个只得休怪，改日相见。”宋江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也难得这个梢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又与他分说。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

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离得江岸远了。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宋江道：“惭愧！正是好人相逢，恶人远离。且得脱了这场灾难！”只见那梢公摇着橹，口里唱起湖州歌来。唱道：

“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

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都酥软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只见那梢公放下橹，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艎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宋江听罢，扯定两个公人说道：“却是苦也！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梢公喝道：“你三个好好商量，快回我话。”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怜见，饶了我三个！”那梢公喝道：“你说甚么闲话，饶你三个？我半个也不饶你。老爷唤做有名的狗脸张爹爹，来也不认得爷，去也不认得娘。你便都闭了鸟嘴，快下水里去！”宋江又求告道：“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尽数与你，只饶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去艎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大喝道：“你三个要怎地？”宋江仰天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那两个公人也扯住宋江道：“押司，罢，罢！我们三个一处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便跳下江里去！跳便跳，不跳时，老爷便剁下水里去！”

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恰待要跳水，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宋江探头看时，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摇将下来。船上有三个人：一条大汉手里横着托叉，立在船头上；梢头两个后生，摇着两把快橹。星光之下，早

到面前。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前面是甚么梢公，敢在当港行事？船里货物，见者有分！”这船梢公回头看了，慌忙应道：“原来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谁来！大哥又去做买卖？只是不曾带挈兄弟。”大汉道：“是张大哥，你在这里又弄得一手，船里甚么行货？有些油水么？”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这几日没道路，又赌输了，没一文。正在沙滩上闷坐，岸上一伙人赶这三头行货来我船里，却是鸟两个公人，解一个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说道迭配江州来的，却又项上不带行枷。赶来的岸上那伙人，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定要讨他。我见有些油水吃，我不还他。”船上那大汉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听得声音厮熟，便舱里叫道：“船上好汉是谁？救宋江则个！”那大汉惊道：“真个是我哥哥！早不做出来！”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那立在船头上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

家住浔阳江浦上，最称豪杰英雄。眉浓眼大面皮红。髭须垂铁线，语话若铜钟。凛凛身躯长八尺，能挥利剑霜锋。冲波跃浪立奇功。庐州生李俊，绰号混江龙。

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一个是出洞蛟童威，一个是翻江蜃童猛。

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便跳过船来，口里叫苦道：“哥哥惊恐！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误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来江里赶些私盐，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那梢公呆了半晌，做声不得，方才问道：“李大哥，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爷，你何不早通个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争些儿伤了仁兄！”宋江问李俊道：“这个好汉是谁？高姓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张名横，绰号船火儿。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当时两只船并着摇奔滩边来，缆了船，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李俊又与张横说道：“兄弟，我常和你说：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细认看。”张横扑翻身，又在沙滩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过！”宋江看那张横时，但见：

七尺身躯三角眼，黄髯赤发红睛。浔阳江上有声名。冲波如水怪，跃浪似飞鲸。恶水狂风都不惧，蛟龙见处魂惊。天差列宿害生灵。小孤山下住，船火号张横。

那梢公船火儿张横拜罢，问道：“义士哥哥为何事配来此间？”李俊便把

宋江犯罪的事说了，今来迭配江州。张横听了说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长的便是小弟，我有个兄弟，却又了得，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氵父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更兼一身好武艺，因此人起他一个名，唤做浪里白跳张顺。当初我弟兄两个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愿闻则个。”张横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贪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钉，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同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敛得足了，却送他到僻净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那时我两个只靠这件道路过日。”宋江道：“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来。张横又道：“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些私商。兄弟张顺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如今哥哥去时，小弟寄一封书去，只是不识字，写不得。”李俊道：“我们都去村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留下童威、童猛看了船。

三个人跟了李俊、张横，五个人投村里来。走不过半里路，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张横说道：“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李俊道：“你说兀谁弟兄两个？”张横道：“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李俊道：“一发叫他两个来拜见哥哥。”宋江连忙说道：“使不得，他两个赶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们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声，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面前。看见李俊、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那弟兄二人大惊道：“二位大哥却如何与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兀谁？”那二人道：“便是不认得。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枪棒的，灭俺镇上威风，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两个还不快拜！”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扑翻身便拜道：“闻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会。却才甚是冒渎，犯伤了哥哥，望乞怜悯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壮士，愿求大名。”李俊便道：“这弟兄两个富户，是此间人，姓穆名弘，绰号没遮拦。兄弟穆春，唤做小遮拦。是揭阳镇上一霸。我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说与哥哥知道。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一霸；浔阳江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张顺两个一霸：以

此谓之三霸。”宋江答道：“我们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还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枪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随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来还哥哥。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李俊说道：“最好，最好。便到你庄上去。”

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就请童威、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置办酒食，杀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众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庄上来。却好五更天气，都到庄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时，端的好表人物。但见：

面似银盆身似玉，头圆眼细眉单。威风凛凛逼人寒。灵官离斗府，佑圣下天关。武艺高强心胆大，阵前不肯空还。攻城野战夺旗幡。穆弘真壮士，人号没遮拦。

宋江与穆太公对坐说话。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一处相会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当日，众人在席上，所说各自经过的许多事务。至晚，都留在庄上宿歇。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众人都留庄上，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观看揭阳市村景一遭。

又住了三日，宋江怕违了限次，坚意要行。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当日做个送路筵席。次日早起来，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临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处住几时，却来江州，再得相会。”穆弘道：“哥哥但请放心，我这里自看顾他。”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又赍发两个公人些银两。临动身，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央宋江付与张顺，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穆弘叫只船来，取过先头行李下船，众人都在江边，安排行枷，取酒食上船饯行，当下众人洒泪而别。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都回穆家庄，分别各自回家，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投江州来。这梢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风篷，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依前带上行枷，两个公人取出文书，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来，正直府尹升厅。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德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为官贪滥，作事骄奢。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抑且人广物盛，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

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厅下。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便问道：“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两个公人告道：“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知府道：“快写个帖来，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本府

自差公人押解下去。”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当时江州府公人赍了文帖，监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来酒店里买酒吃。宋江取三两来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当讨了收管，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那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交割讨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万谢，相辞了入城来。两个自说道：“我们虽是吃了惊恐，却赚得许多银两。”自到州衙府里伺候，讨了回文，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

话里只说宋江又自央浼人情。差拨到单身房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管营处又自加倍送银两并人事；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少刻，引到点视厅前，除了行枷参见。管营已得了贿赂，在厅上说道：“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先皇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须先吃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捉去背起来。”宋江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至今未曾痊可。”管营道：“这汉端的似有病的，不见他面黄肌瘦，有些病症？且与他权行寄下这顿棒。此人既是县吏出身，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就时立了文案，便教发去抄事。宋江谢了，去单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顿了。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都买酒来与他庆贺。次日，宋江置备酒食与众人回礼。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自落的结识他们。住了半月之间，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

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那差拨说与宋江道：“贤兄，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来时，须不好看，连我们也无面目。”宋江道：“这个不妨。那人要钱不与他，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只顾问宋江取不妨。那节级要时，一文也没！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差拨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语高低，吃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与你通知。”宋江道：“兄长由他，但请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与他，也不见得；他有个不敢要我的，也不见得。”正恁的说未了，只见牌头来报道：“节级下在这里了，正在厅上大发作，骂道：‘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差拨道：“我说是么！那人自来，连我们都怪。”宋江笑道：“差拨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说话，容日再会。”差拨也起身道：“我们不要见他。”宋江别了差拨，离了抄事房，自来点视厅上见这节级。那差拨也自去了。

不是宋江来和这人厮见，有分教：江州城里，翻为虎窟狼窝；十字街头，变作尸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地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诗曰：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人情淡最长。
因人成事业，避难遇豪强。
他日梁山泊，高名四海扬。

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出抄事房来，到点视厅上看时，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高声喝道：“那个是新配到囚徒？”牌头指着宋江道：“这个便是。”那节级便骂道：“你这矮黑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两边看的人听了，倒捏两把汗。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棍，便奔来打宋江。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计利害，也不到的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却该怎地？”那人听了这声，慌忙丢了手中讯棍，便问道：“你说甚么？”宋江又答道：“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你问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问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谁？那里得这话来？”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挂齿！”那人便道：“兄长，此间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同往城里叙怀，请兄长便行。”宋江道：“好，节级少待，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

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自带了银两出来。锁上房门，分付牌头看管。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内，奔入江州城里来，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那人问道："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宋江怀中取出书来，递与那人。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内，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礼道："适间言语冲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听得说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里来。往常时，但是发来的配军，常例送银五两，今番已经十数日不见送来，今日是个闲暇日头，因此下来取讨，不想却是仁兄。恰才在营内，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万望恕罪。"宋江道："差拨亦曾常对小可说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又不知足下住处，亦无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来，要与足下相会一面，以此耽误日久。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舍得送来，只想尊兄必是自来，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见，以慰平生之愿。"

说话的，那人是谁？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那时故宋时，金陵一路节级都称呼"家长"，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院长"。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更看他生的如何？但见：

面阔唇方神眼突，瘦长清秀身材。皂纱巾畔翠花开。黄旗书令字，红串映宣牌。两只脚行千里路，罗衫常惹尘埃。程途八百去还来。神行真太保，院长戴宗才。

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两个坐在阁子里，叫那卖酒的过来，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就酒楼上两个饮酒。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众人相会的事务，戴宗也倾心吐胆，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告诉了一遍。

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才饮得两杯酒过，只听楼下喧闹起来。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这个人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没奈何烦院长去解拆则个。"戴宗问道："在楼下作闹的是谁？"过卖道："便是如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戴宗笑道："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我只道是甚么人。兄长少坐，我去叫了这厮上来。"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了那个人上楼来。宋江看见了吃一惊。看那人生得如何？但见：

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真勇悍，人号铁牛儿。

宋江见了那人，便问戴宗道："院长，这大哥是谁？"戴宗道："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为因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见今在此牢里勾当。"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瞒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宋江连忙答礼，说道："壮士大哥请坐。"戴宗道："兄弟，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李逵道："不奈烦小盏吃，换个大碗来筛。"宋江便问道："恰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李逵道："我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使用了。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去赎那大银出来，便还他，自要些使用。叵耐这鸟主人不肯借与我。却待要和那厮放对，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宋江道："只用十两银子去取，再要利钱么？"李逵道："利钱已有在这里了，只要十两本钱去讨。"宋江听罢，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把与李逵，说道："大哥，你将去赎来用度。"戴宗要阻当时，宋江已把出来了。李逵接得银子，便道："却是好也！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赎了银子，便来送还，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几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来。"推开帘子，下楼去了。

戴宗道："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恰才小弟正欲要阻，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宋江道："却是为何，尊兄说这话？"戴宗道："这厮虽是耿直，只是贪酒好赌。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他慌忙出门，必是去赌。若还赢得时，便有的送来还哥哥；若是输了时，那里讨这十两银来拜还兄长。戴宗面上须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长尊兄，何必见外。量这些银两，何足挂齿。由他去赌输了罢。若要用时，再送些与他使。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戴宗道："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胆大不好。在江州

牢里，但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我也被他连累得苦。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的人，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有诗为证：

天性由来太恶粗，江州人号李凶徒。
他时大展屠龙手，始识人中大丈夫。

宋江道：“俺们再饮两杯，却去城外闲玩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

且不说两个再饮酒，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没一文做好汉请他。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倘或赢得几贯钱来，请他一请也好看。”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便去场上，将这十两银子撇在地下，叫道：“把头钱过来我博。”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便道：“大哥，且歇这一博，下来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赌这一博。”小张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这一博，五两银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赌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便叫道：“我博兀谁？”小张乙道：“便博我五两银子。”李逵叫一声，肐膊地博一个叉，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李逵叫道：“我的银子是十两！”小张乙道：“你再博我五两快，便还了你这锭银子。”李逵又拿起头钱，叫声：“快！”肐膊的又博个叉。小张乙笑道：“我教你休抢头钱，且歇一博，不听我口，如今一连博了两个叉。”李逵道：“我这银子是别人的。”小张乙道：“遮莫是谁的，也不济事了，你既输了，却说甚么？”李逵道：“没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来还你。”小张乙道：“说甚么闲话？自古赌钱场上无父子。你明明地输了，如何倒来革争！”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里喝道：“你们还我也不还？”小张乙道：“李大哥，你闲常最赌的直，今日如何恁么没出豁？”李逵也不答应他，便就地下掳了银子，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都搂在布衫兜里，睁起双眼说道：“老爷闲常赌直，今日权且不直一遍。”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被李逵一指一跤。十二三个赌博的，一发齐上，要夺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便出到门前，把门的问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边，一脚踢开了门便走。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都只在门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没道理，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只在门前叫喊，没一个敢近前来讨。

李逵正走之时，只见背后一人赶上来，扳住肩臂喝道：“你这厮如何却抢掳别人财物？”李逵口里应道：“干你鸟事！”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戴宗，背后

立着宋江。李逵见了，惶恐满面，便道：“哥哥休怪，铁牛闲常只是赌直，今日不想输了哥哥的银子，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喉急了，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宋江听了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快把来还他。”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都递在宋江手里。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都付与他。小张乙接过来说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这十两原银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省的记了冤仇。”宋江道：“你只顾将去，不要记怀。”小张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小张乙道：“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门的，都被他打倒在里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兄弟自不敢来了，我自着他去。”小张乙收了银子，拜谢了回去。宋江道：“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是唐朝白乐天古迹。我们去亭上酌三杯，就观江景。”有诗为证：

白傅高风世莫加，画船秋水听琵琶。

欲舒老眼求陈迹，孤鹜齐飞带落霞。

宋江道：“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宋江道：“恁地时却好。”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到得亭子上看时，一边靠着浔阳江，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数副座头，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让宋江坐了头位。戴宗坐在对席，肩下便是李逵。三个坐定，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开了泥头。宋江纵目一观，看那江上景致时，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见：

云外遥山耸翠，江边远水翻银。隐隐沙汀，飞起几行鸥鹭；悠悠别浦，撑回数只渔舟。红蓼滩头，白发公垂钩下钓；黄芦岸口，青髻童牧犊骑牛。翻翻雪浪拍长空，拂拂凉风吹水面。紫霄峰上接穹苍，琵琶亭畔临江岸。四围空阔，八面玲珑。栏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璧。昔日乐天声价重，当年司马泪痕多。

当时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来筛，不奈烦小盏价吃。”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声，只顾吃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酒保应了下去，取只碗来，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筛酒，一面铺下肴馔。李逵笑道：“真个好个宋哥哥，人说不差了，便知我兄弟的性格。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

酒保斟酒，连筛了五七遍。宋江因见了这两人，心中欢喜，吃了几杯，忽

然心里想要鱼辣汤吃，便问戴宗道：“这里有好鲜鱼么？”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此间正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宋江道：“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戴宗便唤酒保，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顷刻造了汤来，宋江看见道：“美食不如美器，虽是个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齐器皿。”拿起箸来，相劝戴宗、李逵吃。自也吃了些鱼，呷了几口汤汁。李逵也不使箸，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宋江看见忍笑不住，再呷了两口汁，便放下箸不吃了。戴宗道：“兄长，已定这鱼腌了，不中仁兄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后，只爱口鲜鱼汤吃，这个鱼真是不甚好。”戴宗应道：“便是小弟也吃不得，是腌的不中吃。”李逵嚼了自碗里鱼，便道：“两位哥哥都不吃，我替你们吃了。”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滴滴点点，淋一桌子汁水。

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便叫酒保来分付道：“我这大哥，想是肚饥，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吃，少刻一发算钱还你。”酒保道：“小人这里只卖羊肉，却没牛肉，要肥羊尽有。”李逵听了，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么？”李逵应道：“叵耐这厮无礼，欺负我只吃牛肉，不卖羊肉与我吃！”酒保道：“小人问一声，也不多话！”宋江道：“你去只顾切来，我自还钱。”酒保忍气吞声，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盘将来，放在桌子上。李逵见了，也不谦让，大把价挝来，只顾吃，拈指间把这二斤羊肉都吃了。宋江看了道：“壮哉，真好汉也！”李逵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

戴宗叫酒保来问道：“却才鱼汤，家生甚是整齐，鱼却腌了不中吃。别有甚好鲜鱼时，另造些辣汤来，与我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瞒院长说，这鱼端的是昨夜的。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等鱼牙主人不来，未曾敢卖动，因此未有好鲜鱼。”李逵跳起来道：“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鱼的，不敢不与我，直得甚么！”戴宗拦当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对宋江说道：“兄长，休怪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全没些个体面，羞辱杀了！”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到敬他真实不假。”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诗曰：

> 湓内烟景出尘寰，江上峰峦拥髻鬟。
> 明月琵琶人不见，黄芦苦竹暮潮还。

却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见那渔船一字排着，约有八九十只，都缆系在

绿杨树下。船上渔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头上结网的，也有在水里洗浴的。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一轮红日将及沉西，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李逵走到船边，喝一声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尾来与我。”那渔人应道：“我们等不见渔牙主人来，不敢开舱。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么鸟主人！先把两尾鱼来与我。”那渔人又答道：“纸也未曾烧，如何敢开舱？那里先拿鱼与你！”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便跳上一只船去。渔人那里拦当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顾便把竹笆篾一拔，渔人在岸上只叫得：“罢了！”李逵伸手去艎板底下一绞摸时，那里有一个鱼在里面。原来那大江里渔船，船尾开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养着活鱼，却把竹笆篾拦住，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养放活鱼，因此江州有好鲜鱼。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篾，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把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来，便脱下布衫，里面单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捎儿，见那乱竹篙打来，两只手一驾，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渔人看见，尽吃一惊，却都去解了缆，把船撑开去了。李逵忿怒，赤条条地拿两截折竹篙，上岸来赶打，行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

正热闹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众人看见，叫道：“主人来了！这黑大汉在此抢鱼，都赶散了渔船！”那人道：“甚么黑大汉，敢如此无礼？”众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那人抢将过去，喝道：“你这厮吃了豹子心，大虫胆，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时，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纪，三柳掩口黑髯；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髩儿；上穿一领白布衫，腰系一条绢搭膊；下面青白袅脚多耳麻鞋；手里提条行秤。那人正来卖鱼，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赶上前来，大喝道：“你这厮要打谁！”李逵也不回话，轮过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抢入去，早夺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敌得李逵水牛般气力，直推将开去，不能勾拢身。那人便望肋下踢得几拳，李逵那里着在意里。那人又飞起脚来踢，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提起铁锤大小拳头，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似打。那人怎生挣扎？

李逵正打哩，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一个人便来帮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头看时，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脱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来讨鱼，又在这里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偿命坐牢！”李逵应道：“你怕我连累你，我自打

死了一个，我自去承当！”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论口，坏了义气。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数步，只听的背后有人叫骂道：“黑杀才！今番来和你见了输赢！”李逵回转头来看时，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匾扎起一条水裩儿，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头上除了巾帻，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鬏儿来。在江边独自一个，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赶将来，口里大骂道：“千刀万剐的黑杀才，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逵听了大怒，吼了一声，撇了布衫，抢转身来。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凑在岸边，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口里大骂着。李逵也骂道：“好汉便上岸来。”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撩拨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双脚一蹬，那只渔船一似狂风飘败叶，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李逵虽然也识得水，却不甚高，当时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叫骂，撇了竹篙，叫声：“你来，今番和你定要见了输赢！”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里说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吃些水。”两只脚把船只一晃，船底朝天，英雄落水。两个好汉扑桶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宋江、戴宗急赶至岸边，那只船已翻在江里。两个只在岸上叫苦。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阴树下看。都道：“这黑大汉今番却着道儿，便挣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边看时，只见江面开处，那人把李逵提将起来，又淹将下去，两个正在江心里面，清波碧浪中间，一个显浑身黑肉，一个露遍体霜肤。两个打做一团，绞做一块，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贪看，没一个不喝采。论这两个好汉时，但见：

一个是沂水县成精异物，一个是小孤山作怪妖魔。这个似酥团结就肌肤，那个如炭屑凑成皮肉。一个是色依壬癸，一个体按庚辛。那个如三冬瑞雪重铺，这个似半夜阴云轻罩。一个是马灵官白蛇托化，一个是赵元帅黑虎投胎。这个似万万锤打就银人，那个如千千火炼成铁汉。一个是五台山银牙白象，一个是九曲河铁甲老龙。这个如布漆罗汉显神通，那个似玉碾金刚施勇猛。一个盘旋良久，汗流遍体迸真珠；一个揪扯多时，水浸浑身倾墨汁。那个学华光藏教主，向碧波深处现形骸；这个象黑煞天神，在雪浪堆中呈面目。正是玉龙搅暗天边日，黑鬼掀开水底天。

当时宋江、戴宗看见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来，又纳下去，何止淹了数十遭。宋江见李逵吃亏，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问众人道：“这白大汉是谁？”有认得的说道：“这个好汉便是本处卖鱼主人，唤做张顺。”宋江听得猛省道：“莫不是绰号浪里白跳的张顺？”众人道：“正是，正

是！”宋江对戴宗说道：“我有他哥哥张横的家书在营里。”戴宗听了，便向岸边高声叫道：“张二哥不要动手，有你令兄张横家书在此。这黑大汉是俺们兄弟，你且饶了他，上岸来说话。”张顺在江心里见是戴宗叫他，却也如常认得，便放了李逵几分，早到岸边，扒上岸来，看着戴宗，唱个喏道：“院长，休怪小人无礼！”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来，却教你相会一个人。”张顺再跳下水里，赶将开去，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脑价挣扎氵父水。张顺早氵父到分际，带住了李逵一只手，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过他肚皮，淹着脐下，摆了一只手，直托李逵上岸来。江边看的人个个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张顺、李逵都到岸下，各自扒将起来。戴宗见李逵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请你们到琵琶亭上说话。”

张顺讨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来坐下。戴宗便对张顺道：“二哥，你认得我么？”张顺道：“小人自识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会。”戴宗指着李逵问张顺道：“足下日常曾认得他么？今日倒冲撞了你。”张顺道：“小人如何不认的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淹得我勾了。”张顺道：“你也打得好了。”李逵道：“恁么，便和你两折过了。”戴宗道：“你两个今番却做个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识。”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张顺道：“我只在水里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来，大家唱个无礼喏。

戴宗指着宋江对张顺道：“二哥，你曾认得这位兄长么？”张顺看了道：“小人却不认得，这里亦不曾见。”李逵跳起身来道：“这哥哥便是黑宋江。”张顺道：“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张顺纳头便拜道：“久闻大名，不想今日得会，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来时，揭阳岭下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日。后在浔阳江上，因穆弘相会，得遇令兄张横，修了一封家书寄来与足下，放在营内，不曾带得来。今日便和戴院长并李大哥来这里琵琶亭吃三杯，就观江景。宋江偶然酒后思量些鲜鱼汤醒酒，怎当的他定要来讨鱼，我两个阻他不住。只听得江岸上发喊热闹，叫酒保看时，说道：‘是黑大汉和人厮打。’我两个急急走来解劝。不想却与壮士相会。今日得遇三位，岂非天幸。且请同坐，菜酌三杯。”再唤酒保重整杯盘，再备肴馔。张顺道：“既然哥哥要好鲜鱼吃，兄弟去取几尾来。”宋江道：“最好。依例纳钱。”张顺道：“既然得遇仁兄，事非偶然，兄长何故见外，如此说钱！”李逵道：“我和你去讨。”戴宗喝道：“又来了！你还吃的水不快活！”张顺笑将起

来，绾了李逵手说道：“我今番和你去讨鱼，看别人怎地。”

两个下琵琶亭来，到得江边，张顺略哨一声，只见江面上渔船都撑拢来到岸边。张顺问道：“那个船里有金色鲤鱼？”只见这个应道：“我船上来。”那个应道：“我船里有。”一霎时却凑拢十数尾金色鲤鱼来。张顺选了四尾大的，把柳条穿了，先教李逵将来亭上整理。张顺自点了行贩，分付小牙子去把秤卖鱼。张顺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谢道：“何须许多，但赐一尾，也十分勾了。”张顺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挂齿。兄长食不了时，将回行馆做下饭。”两个序齿，李逵年长，坐了第三位，张顺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讨两樽玉壶春上色酒来，并些海鲜按酒果品之类。四人正饮酒间，张顺分付酒保，把一尾鱼做辣汤，用酒蒸一尾，教酒保切鲙。四人饮酒中间，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宋江看了那个女子时，生的如何？但见：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脸桃腮，酝酿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妆点就一段精神。花月仪容，蕙兰情性。心地里百伶百俐，身材儿不短不长。声如莺啭乔林，体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晓露，一枝芍药醉春风。

那女娘道罢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

众人近前看时，只见那女娘子桃腮似土，檀口无言。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那酒店主人一发向前拦住四人，要去经官告理。正是：只因一念错，现出百般形。且看这女子性命如何？古云：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毕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里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十九 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诗曰：

闲来乘兴入江楼，渺渺烟波接素秋。
呼酒漫浇千古恨，吟诗欲泻百重愁。
赝书不遂英雄志，失脚翻成狴犴囚。
搔动梁山诸义士，一齐云拥闹江州。

话说当下李逵把指头纳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拦住说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过卖都向前来救他，就地下把水喷噀，看看苏醒，扶将起来看时，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晕昏倒了。救得醒来，千好万好。他的爹娘听得说是黑旋风，先自惊得呆了半晌，那里敢说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说得话了，娘母取个手帕自与他包了头，收拾了钗环。宋江见他有不愿经官的意思，便唤那老妇人问道：“你姓甚么？那里人家？如今待要怎地？”那妇人道：“不瞒官人说，老身夫妻两口儿，姓宋，原是京师人。只有这个女儿，小字玉莲，因为家窘，他爹自教得他几曲儿，胡乱叫他来这琵琶亭上卖唱养口。为他性急，不看头势，不管官人说话，只顾便唱。今日这哥哥失手伤了女儿些个，终不成经官动词，连累官人。”宋江见他说得本分，又且同姓，宋江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营里，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将息女儿，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那夫妻两口儿便拜谢道：“怎敢指望许多！但得三五两也十分足矣。”宋江道：“我说一句是一句，并不会说谎。你便叫你老儿自跟我去讨与他。”那夫妻二人拜谢道：“深感官人救济。”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这厮要便与人合口，又教哥哥坏了许多银子。”李逵道：“只指头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曾见这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众人都笑起来。张顺便叫酒保去说：“这席酒钱，我自还他。”酒保听得道：“不妨，不妨！只顾去。”宋江那里肯，便

道：“兄弟，我劝二位来吃酒，倒要你还钱，于礼不当。”张顺苦死要还，说道：“难得哥哥会面。仁兄在山东时，小弟哥儿两个也兀自要来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识尊颜，权表薄意，非足为礼。”戴宗道：“公明兄长，既然是张二哥相敬之心，仁兄曲允。”宋江道：“这等却不好看。既然兄弟还了，改日却另置杯复礼。”张顺大喜，就将了两尾鲤鱼，和戴宗、李逵，带了这个宋老儿，都送宋江离了琵琶亭，来到营里，五个人都进抄事房里坐下。宋江先取两锭小银二十两，与了宋老儿。那老儿拜谢了去，不在话下。天色已晚，张顺送了鱼，宋江取出张横书付与张顺，相别去了。戴宗、李逵也自作别赶入城去了。

只说宋江把一尾鱼送与管营，留一尾自吃。宋江因见鱼鲜，贪爱爽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里绞肠刮肚价疼。天明时，一连泻了二十来遭，昏晕倒了，睡在房中。宋江为人最好，营里众人都来煮粥烧汤，看觑伏侍他。次日，张顺因见宋江爱鱼吃，又将得好金色大鲤鱼两尾送来，就谢宋江寄书之义。却见宋江破腹泻倒在床，众囚徒都在房里看视。张顺见了，要请医人调治。宋江道：“自贪口腹，吃了些鲜鱼，苦无甚深伤，只坏了肚腹，你只与我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便好了。”叫张顺把这两尾鱼，一尾送与王管营，一尾送与赵差拨。张顺送了鱼，就赎了一贴六和汤药来，与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话下。营内自有众人煎药伏侍。次日，却见戴宗、李逵备了酒肉，径来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见宋江暴病才可，吃不得酒肉，两个自在房面前吃了，直至日晚，相别去了。亦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在营中将息了五七日，觉得身体没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寻戴宗。又过了一日，不见他一个来。次日早饭罢，辰牌前后，揣了些银子，锁上房门，离了营里。信步出街来，径走入城，去州衙前左边，寻问戴院长家。有人说道：“他又无老小，只止本身，只在城隍庙间壁观音庵里歇。”宋江听了，寻访直到那里，已自锁了门出去了。却又来寻问黑旋风李逵时，多人说道：“他是个没头神，又无住处，只在牢里安身。没地里的巡检，东边歇两日，西边歪几时，正不知他那里是住处。”宋江又寻问卖鱼牙子张顺时，亦有人说道：“他自在城外村里住。便是卖鱼时，也只在城外江边。只除非讨赊钱入城来。”

宋江听罢，又寻出城来，直要问到那里。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

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自己看玩一遭？”宋江来到楼前看时，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阑举目看时，端的好座酒楼。但见：

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吹笙品笛，尽都是公子王孙；执盏擎壶，摆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万叠云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烟水。白苹渡口，时闻渔父鸣榔；红蓼滩头，每见钓翁击楫。楼畔绿槐啼野鸟，门前翠柳系花骢。

宋江看罢浔阳楼，喝采不已。凭阑坐下。酒保上楼来，唱了个喏，下了帘子，请问道：“官人还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两位客人，未见来。你且先取一樽好酒，果品肉食，只顾卖来，鱼便不要。”酒保听了，便下楼去。少时，一托盘把上楼来，一樽蓝桥风月美酒，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列几般肥羊、嫩鸡、酿鹅、精肉，尽使朱红盘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夸道：“这般整齐肴馔，济楚器皿，端的是好个江州。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阑畅饮，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词调，便唤酒保，索借笔砚。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乘其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挥毫便写道：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道是：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写罢，掷笔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饮过数杯酒，不觉沉醉，力不胜酒，便唤酒保计算了，取些银子算还，多的都赏了酒保。拂袖下楼来，踉踉跄跄，取路回营里来。开了房门，便倒在床上，一觉直睡到五更。酒醒时，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当日害酒，自在房里睡卧，不在话下。

且说这江州对岸有个去处，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城中有个在闲通判，姓黄，双名文炳。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

也是宋江命运合当受苦，撞了这个对头。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无可消遣，带了两个仆人，买了些时新礼物，自家一只快船渡过江来，径去府里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里公宴，不敢进去。却再回船边来归去，不期那只船仆人已缆在浔阳楼下。黄文炳因见天气暄热，且去楼上闲玩一回。信步入酒库里来，看了一遭。转到酒楼上，凭栏消遣。观见壁上题咏甚多，说道：“前人诗词，也有作得好的，亦有歪谈乱道的。”黄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题《西江月》词并所吟四句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谁写在此？”后面却书道“郓城宋江作”五个大字。黄文炳再读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又读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黄文炳道：“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又读：“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黄文炳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是个配军。”又读道：“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黄文炳道：“这厮报仇兀谁？却要在此间报仇！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黄文炳道：“这两句兀自可恕。”又读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再看了“郓城宋江作”，黄文炳道：“我也多曾闻这个名字，那人多管是个小吏。”便叫酒保来问道：“作这两篇诗词，端的是何人题下在此？”酒保道：“夜来一个人，独自吃了一瓶酒，醉后疏狂，写在这里。”黄文炳道：“约莫甚么样人？”酒保道：“面颊上有两行金印，多管是牢城营内人。生得黑矮肥胖。”黄文炳道：“是了。”就借笔砚，取幅纸来抄了，藏在身边，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黄文炳下楼，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饭后，仆人挑了盒仗，一径又到

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内，使人入去报复。多样时，蔡九知府遣人出来，邀请在后堂。蔡九知府却出来与黄文炳叙罢寒温已毕，送了礼物，分宾坐下。黄文炳禀说道："文炳夜来渡江，到府拜望。闻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复拜见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径入来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执事人献茶。茶罢，黄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问，不知近日尊府太师恩相曾使人来否？"知府道："前日才有书来。"黄文炳道："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知府道："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随即体察剿除。嘱付下官，紧守地方。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因此特写封家书来，教下官提备。"黄文炳寻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黄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诗，呈与知府道："不想却在于此处。"蔡九知府看了道："这个却正是反诗，通判那里得来？"黄文炳道："小生夜来不敢进府，回至江边，无可消遣，却去浔阳楼上避热闲玩，观看前人吟咏，只见白粉壁上新题下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样人写下？"

黄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题着姓名，道是'郓城宋江作'。"知府道："这宋江却是甚么人？"黄文炳道："他分明写，自道'不幸刺文双颊，只今配在江州'，眼见得只是个配军，牢城营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黄文炳道："相公不可小觑了他。恰才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正应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见得？"黄文炳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这个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诗，明是天数，万民有福。"知府又问道："何为'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黄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数，'播乱在山东'，今郓城县正是山东地方。这四句谣言已都应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间有这个人么？"黄文炳回道："小生夜来问那酒保时，说道这人只是前日写下了去。这个不难，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便见有无。"知府道："通判高见极明。"便唤从人叫库子取过牢城营里文册簿来看。当时从人于库内取至文册，蔡九知府亲自检看，见后面果有于今五月间新配到囚徒一名，郓城县宋江。黄文炳看了道："正是应谣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迟缓，诚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获，下在牢里，却再商议。"知府道："言之极当。"随即升厅，叫唤两院押牢节级过来。厅下戴宗声喏。知府道："你与我带了做公的人，快下牢

城营里捉拿浔阳楼吟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来，不可时刻违误！”

戴宗听罢，吃了一惊，心里只叫得苦。随即出府来，点了众节级牢子，都叫：“各去家里取了各人器械，来我间壁城隍庙里取齐。”戴宗分付了众人，各自归家去，戴宗即自作起神行法，先来到牢城营里，径入抄事房，推开门看时，宋江正在房里。见是戴宗入来，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来，那里不寻遍。因贤弟不在，独自无聊，自去浔阳楼上饮了一瓶酒。这两日迷迷不好，正在这里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写了甚言语在楼上？”宋江道：“醉后狂言，忘记了，谁人记得！”戴宗道：“却才知府唤我当厅发落，叫多带从人，拿捉浔阳楼上题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惊，先去稳住众做公的，在城隍庙等候。如今我特来先报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听罢，挠头不知痒处，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诗曰：

一首新诗写壮怀，谁知销骨更招灾。

戴宗特地传消息，明炳机先早去来。

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担阁，回去便和人来捉你。你可披乱了头发，把尿屎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我和众人来时，你便口里胡言乱语，只做失心风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复知府。”宋江道：“感谢贤弟指教，万望维持则个。”

戴宗慌忙别了宋江，回到城里，径来城隍庙，唤了众人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营里来，径喝问了：“那个是新配来的宋江？”牌头引众人到抄事房里，只见宋江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见了戴宗和做公的人来，便说道：“你们是甚么鸟人？”戴宗假意大喝一声：“捉拿这厮！”宋江白着眼，却乱打将来，口里乱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杀你这般鸟人！”众做公的道：“原来是个失心风的汉子，我们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说得是。我们且去回话，要拿时再来。”

众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里。蔡九知府在厅上专等回报。戴宗和众做公的在厅下回复知府道：“原来这宋江是个失心风的人，尿屎秽污全不顾，口里胡言乱语，全无正性。浑身臭粪不可当，因此不敢拿来。”蔡九知府正待要问缘故时，黄文炳早在屏风背后转将出来，对知府道：“休信这话。本人作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蔡九知府道：“通判说得是。”便发落戴宗：“你们不拣怎地，只与我拿得来，在此专等！”

戴宗领了钧旨，只叫得苦。再将带了众人，下牢城营里来，对宋江道：“仁兄，事不谐矣！兄长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个大竹箩，扛了宋江，直抬到江州府里，当厅歇下。知府道：“拿过这厮来！”众做公的把宋江押于阶下。宋江那里肯跪，睁着眼，见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问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有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时，教你们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没做理会处。黄文炳又对知府道：“且唤本营差拨并牌头来问，这人来时有风，近日却才风？若是来时风，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才风，必是诈风。”知府道：“言之极当。”便差人唤到管营、差拨，问他两个时，那里敢隐瞒，只得直说道：“这人来时不见有风病，敢只是近日举发此症。”知府听了大怒，唤过牢子狱卒，把宋江捆翻，一连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没做道理救他处。宋江初时也胡言乱语，次后吃拷打不过，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无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状，将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里收禁。宋江吃打得两腿走不动，当厅钉了，直押赴死囚牢里来。却得戴宗一力维持，分付了众小牢子，都教好觑此人。戴宗自安排饭食，供给宋江，不在话下。诗曰：

江上高楼风景浓，偶因登眺气如虹。

兴狂忽漫题新句，却被拘挛狴犴中。

再说蔡九知府退厅，邀请黄文炳到后堂，称谢道：“若非通判高明远见，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了。”黄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可宜迟。只好急急修一封书，便差人星夜上京师，报与尊府恩相知道，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就一发禀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辆陷车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于本处斩首号令，以除大害，万民称快。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见得极明。下官即目也要使人回家送礼物去。书上就荐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黄文炳拜谢道：“小生终身皆托于门下，自当衔环背鞍之报。”黄文炳就撺掇蔡九知府写了家书，印上图书。黄文炳问道：“相公差那个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个两院节级，唤做戴宗，会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来早便差此人径往京师，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黄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后堂置酒管待了黄文炳，次日相辞知府，自回无为军去了。诗曰：

堪恨奸邪用意深，事非干己苦侵寻。

致将忠义囚囹圄，报应终当活剖心。

且说蔡九知府安排两个信笼，打点了金珠宝贝玩好之物，上面都贴了封皮。次日早晨，唤过戴宗到后堂，嘱付道："我有这般礼物，一封家书，要送上东京太师府里去，庆贺我父亲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将近，只有你能干去得。你休辞辛苦，可与我星夜去走一遭，讨了回书便转来，我自重重地赏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专等你回报。切不可沿途担阁，有误事情！"

戴宗听了，不敢不依，只得领了家书信笼，便拜辞了知府，挑回下处安顿了，却来牢里对宋江说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师去，只旬日之间便回。就太师府里使些见识，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饭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来，不教有缺。仁兄且宽心守奈几日。"宋江道："望烦贤弟救宋江一命则个！"戴宗叫过李逵，当面分付道："你哥哥误题了反诗，在这里吃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吃差往东京去，早晚便回。牢里哥哥饭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觑他则个。"李逵应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东京去，牢里谁敢奈何他！我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头砍他娘！"戴宗临行，又嘱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贪酒，失误了哥哥饭食。休得出去噇醉了，饿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这等疑忌时，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待你回来却开。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听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发心，坚意守看哥哥，又好。"当日作别自去了。李逵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宋江，寸步不离。

不说李逵自看觑宋江。且说戴宗回到下处，换了腿絣护膝，八搭麻鞋，穿上杏黄衫，整了搭膊，腰里插了宣牌，换了巾帻，便袋里藏了书信、盘缠，挑上两个信笼，出到城外。身边取出四个甲马，去两只腿上，每只各拴两个，肩上挑上两个信笼，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怎见得神行法效验？有《西江月》为证：

仿佛浑如驾雾，依稀好似腾云。如飞两脚荡红尘，越岭登山去紧。顷刻才离乡镇，片时又过州城。金钱甲马果通神，万里如同眼近。

当日戴宗离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马，取数陌金钱烧送了。过了一宿，次日早起来，吃了素食，离了客店，又拴上四个甲马，挑

起信笼，放开脚步便行。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脚不点地。路上略吃些素饭、素酒、点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个五更，赶早凉行，拴上甲马，挑上信笼又走。约行过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时分，不见一个干净酒店。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蒸得汗雨淋漓，满身蒸湿，又怕中了暑气。正饥渴之际，早望见前面树林侧首一座傍水临湖酒肆，戴宗拈指间走到跟前。看时，干干净净，有二十副座头，尽是红油桌凳，一带都是槛窗。戴宗挑着信笼，入到里面，拣一副稳便座头，歇下信笼，解下腰里搭膊，脱下杏黄衫，喷口水，晾在窗栏上。戴宗坐下，只见个酒保来问道："上下，打几角酒？要甚么肉食下酒？或鹅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与我做口饭来吃。"酒保又道："我这里卖酒卖饭，又有馒头粉汤。"戴宗道："我却不吃荤酒，有甚素汤下饭？"酒保道："加料麻辣熝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时，熝一碗豆腐，放两碟菜蔬，连筛三大碗酒来。戴宗正饥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却待讨饭吃，只见天旋地转，头晕眼花，就凳边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见店里走出一个人来。怎生模样？但见：

臂阔腿长腰细，待客一团和气。
梁山作眼英雄，旱地忽律朱贵。

当下朱贵从里面出来，说道："且把信笼将入去，先搜那厮身边，有甚东西？"便有两个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见便袋里搜出一个纸包，包着一封书，取过来递与朱头领。朱贵扯开，却是一封家书，见封皮上面写道："平安家书，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谨封。"朱贵便拆开从头看了，见上面写道："见今拿得应谣言题反诗山东宋江，监收在牢一节，听候施行。"朱贵看罢，惊得呆了，半晌则声不得。

火家正把戴宗扛起来，背入杀人作坊里去剥开，只见凳头边溜下搭膊，上挂着朱红绿漆宣牌。朱贵拿起来看时，上面雕着银字，道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朱贵看了道："且不要动手，我常听的军师所说，这江州有个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爱相识。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书去害宋江？这一段事却又得天幸耽住，宋哥哥性命不当死，撞在我手里。你那火家，且与我把解药救醒他来，问个虚实缘由。"

当时火家把水调了解药，扶起来灌将下去。须臾之间，只见戴宗舒眉展眼，便扒起来。却见朱贵拆开家书在手里看，戴宗便叫道："你是甚人？好大胆，却把蒙汗药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

罪？”朱贵笑道：“这封鸟书打甚么不紧！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戴宗听了大惊，便问道：“足下好汉，你却是谁？愿求大名。”朱贵答道：“俺这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汉旱地忽律朱贵的便的。”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头领时，定然认得吴学究先生。”朱贵道：“吴学究是俺大寨里军师，执掌兵权。足下如何认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爱相识。”朱贵道：“亦闻军师多曾说来，兄长莫非是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长？”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贵又问道：“前者宋公明断配江州，经过山寨，吴军师曾寄一封书与足下，如今却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又说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爱弟兄，他如今为吟了反诗，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师寻门路救他，我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贵道：“你不信，请看蔡九知府的来书。”戴宗看了，自吃一惊，却把吴学究初寄的书，与宋公明相会的话，并宋江在浔阳楼醉后误题反诗一事，都将备细说了一遍。朱贵道：“既然如此，请院长亲到山寨里与众头领商议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

朱贵慌忙叫备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觑着对港放了一枝号箭。响箭到处，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朱贵便同戴宗带了信笼下船，到金沙滩上岸，引至大寨。吴用见报，连忙下关迎接。见了戴宗，叙礼道：“间别久矣！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且请到大寨里来。”与众头领相见了，朱贵说起戴宗来的缘故，“如今宋公明见监在彼。”晁盖听得，慌忙请戴院长坐地，备问：“缘何我宋三郎吃官司，为因甚么事起来？”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诗的事，一一对晁盖等众人说了。晁盖听罢大惊，便要起请众头领，点了人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吴用谏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离此间路远，军马去时，诚恐因而惹祸。打草惊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吴用不才，略施小计，只在戴院长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盖道：“愿闻军师妙计。”吴学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长送书上东京去，讨太师回报。只这封书上，将计就计，写一封假回书，教院长回去。书上只说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须密切差的当人员解赴东京，问了详细，定行处决示众，断绝童谣。等他解来此间经过，我这里自差人下山夺了。此计如何？”晁盖道：“倘若不从这里经过，却不误了大事？”公孙胜便道：“这个何难。我们自着人去远近探听，遮莫从那里过，务要等着，好歹夺了。只怕不能勾他解来。”

晁盖道：“好却是好，只是没人会写蔡京笔迹。”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太师四家

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小生曾和济州城里一个秀才做相识，那人姓萧名让。因他会写诸家字体，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又会使枪弄棒，舞剑轮刀。吴用知他写得蔡京笔迹，不若央及戴院长，就到他家，赚道泰安州岳庙里要写道碑文，先送五十两银子在此，作安家之资，便要他来。随后却使人赚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伙，如何？”晁盖道：“书有他写，便好歹也须用使个图书印记。”吴学究又道：“吴用再有个相识，小生亦思量在肚里了。这人也是中原一绝，见在济州城里居住，本身姓金，双名大坚。开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亦会枪棒厮打。因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称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两银去，就赚他来镌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这两个人，山寨里亦有用他处。”晁盖道：“妙哉！”当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

次日，早饭罢，烦请戴院长打扮做太保模样，将了一二百两银子，拴上甲马，便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上岸，拽开脚步奔到济州来。没两个时辰，早到城里，寻问圣手书生萧让住处，有人指道：“只在州衙东首文庙前居住。”戴宗径到门前，咳嗽一声，问道：“萧先生有么？”只见一个秀才从里面出来。那人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青衫乌帽气棱棱，顷刻龙蛇笔底生。

米蔡苏黄能仿佛，善书圣手有名声。

那萧让出到外面，见了戴宗，却不认得，便问道：“太保何处？有甚见教？”戴宗施礼罢，说道：“小可是泰安州岳庙里打供太保，今为本庙重修五岳楼，本州上户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赍白银五十两作安家之资，请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庙里作文则个。选定了日期，不可迟滞。”萧让道：“小生只会作文及书丹，别无甚用。如要立碑，还用刊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两白银，就要请玉臂匠金大坚刻石。拣定了好日，万望二位便那尊步。”萧让得了五十两银子，便和戴宗同来寻请金大坚。正行过文庙，只见萧让把手指道：“前面那个来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坚。”戴宗抬头看时，见那人眉目不凡，资质秀丽。那人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凤篆龙章信手生，雕镌印信更分明。

人称玉臂非虚誉，艺苑驰声第一名。

当时萧让唤住金大坚，教与戴宗相见，且说泰安州岳庙里重修五岳楼，众上户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这太保特地各赍五十两银子，来请我和你两个去。”金大坚见了银子，心中欢喜。两个邀请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

食，管待了。戴宗就付与金大坚五十两银子，作安家之资，又说道：“阴阳人已拣定了日期，请二位今日便烦动身。”萧让道：“天气暄热。今日便动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赶不上宿头。只是来日起个五更，挨门出去。”金大坚道：“正是如此说。”两个都约定了来早起身，各自归家，收拾动用。萧让留戴宗在家宿歇。

次日五更，金大坚持了包裹行头，来和萧让、戴宗三人同行。离了济州城里，行不过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来，不敢催逼。小可先去报知众上户来接二位。”拽开步数，争先去了。这两个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时分，约莫也走过了七八十里路，只见前面一声唿哨响，山城坡下跳出一伙好汉，约有四五十人。当头一个好汉，正是那清风山王矮虎，大喝一声道：“你那两个是甚么人？那里去？孩儿们，拿这厮取心儿吃酒。”萧让告道：“小人两个是上泰安州刻石镌文的，又没一分财赋，止有几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财赋、衣服，只要你两个聪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萧让和金大坚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杆棒，径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来斗两个。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约战了五七合，王矮虎转身便走。两个却待去赶，听得山上锣声又响，左边走出云里金刚宋万，右边走出摸着天杜迁，背后却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各带三十余人一发上，把萧让、金大坚横拖倒拽，捉投林子里来。

四筹好汉道：“你两个放心，我们奉着晁天王的将令，特来请你二位上山入伙。”萧让道：“山寨里要我们何用？我两个手无缚鸡之力，只好吃饭。”杜迁道：“吴军师一来与你相识，二乃知你两个武艺本事，特使戴宗来宅上相请。”萧让、金大坚都面面厮觑，做声不得。当时都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相待了分例酒食，连夜唤船，便送上山来。到得大寨，晁盖、吴用并头领众人都相见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说修蔡京回书一事，“因请二位上山入伙，共聚大义。”两个听了，都扯住吴学究道：“我们在此趋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坏了！”吴用道：“二位贤弟不必忧心，天明时便有分晓。”当夜只顾吃酒歇了。

次日天明，只见小喽啰报道：“都到了。”吴学究道：“请二位贤弟亲自去接宝眷。”萧让、金大坚听得，半信半不信。两个下至半山，只见数乘轿子，抬着两家老小上山来。两个惊得呆了，问其备细。老小说道：“你两个出门之后，只见这一行人将着轿子来，说家长只在城外客店里中了暑风，快叫取老小来看救。出得城时，不容我们下轿，直抬到这里。”两家都一般说。萧让听

了，与金大坚两个闭口无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伙。

安顿了两家老小。吴学究却请出来与萧让商议写蔡京字体回书，去救宋公明。金大坚便道：“从来雕得蔡京的诸样图书名讳字号。”当时两个动手完成，安排了回书，备了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备细书意。戴宗辞了众头领，相别下山，小喽啰已把船只渡过金沙滩，送至朱贵酒店里。戴宗取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别朱贵，拽开脚步，登程去了。

且说吴用送了戴宗过渡，自同众头领再回大寨筵席。正饮酒之间，只见吴学究叫声苦，不知高低。众头领问道：“军师何故叫苦？”吴用便道：“你众人不知，是我这封书，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众头领大惊，连忙问道：“军师书上却是怎地差错？”吴学究道：“是我一时只顾其前，不顾其后，书中有个老大脱卯。”萧让便道：“小生写的字体，和蔡太师字体一般，语句又不曾差了。请问军师，不知那一处脱卯？”金大坚又道：“小生雕的图书，亦无纤毫差错，怎地见得有脱卯处？”

吴学究叠两个指头，说出这个差错脱卯处。有分教：众好汉大闹江州城，鼎沸白龙庙。直教弓弩丛中逃性命，刀枪林里救英雄。毕竟军师吴学究说出怎生脱卯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诗曰：

有忠有信天颜助，行德行仁后必昌。
九死中间还得活，六阴之下必生阳。
若非吴用施奇计，焉得公明离法场。
古庙英雄欢会处，彩旗金鼓势鹰扬。

话说当时晁盖并众人听了，请问军师道：“这封书如何有脱卯处？”吴用说道：“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是我一时不仔细，见不到处。才使的那个图书，不是玉箸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这个图书，便是教戴宗吃官司。”金大坚便道：“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并他的文章，都是这样图书，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如何有破绽？”吴学究道：“你众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因此差了。是我见不到处。此人到江州，必被盘诘，问出实情，却是利害。”晁盖道：“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别写如何？”吴学究道：“如何赶得上？他作起神行法来，这早晚已走过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迟，我们只得恁地，可救他两个。”晁盖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吴学究便向前与晁盖耳边说道：“这般这般，如此如此。主将便可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只是如此动身，休要误了日期。”众多好汉得了将令，各各拴束行头，连夜下山，望江州来，不在话下。说话的，如何不说计策出？管教下回便见。

且说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当厅下了回书。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期回来，好生欢喜，先取酒来赏了三锺，亲自接了回书，便道：“你曾见我太师么？”戴宗禀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见恩相。”知府拆开封皮，看见前面说：“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背后说：“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车盛载，密切差的当人员，连夜解上京师，沿途休教走失。”书尾

说：“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胜，教取一锭二十五两花银，赏了戴宗。一面分付教合陷车，商量差人解发起身。戴宗谢了，自回下处，买了些酒肉，来牢里看觑宋江，不在话下。

且说蔡九知府催并合成陷车。过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见门子来报道：“无为军黄通判特来相探。”蔡九知府叫请至后堂相见。又送些礼物，时新酒果。知府谢道：“累承厚意，何以克当！”黄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挂齿，不以为礼，何劳称谢。”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荣除之庆。”黄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书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师。通判荣任，只在早晚奏过今上，升擢高任。家尊回书，备说此事。”黄文炳道：“既是恁他，深感恩相主荐。那个人下书，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时，就教观看家书，显得下官不谬。”黄文炳道：“小生只恐家书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观。”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从人取过家书递与黄文炳看。

黄文炳接书在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卷过来看了封皮，又见图书新鲜。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封书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错矣。此是家尊亲手笔迹，真正字体，如何不是真的？”黄文炳道：“相公容复，往常家书来时，曾有这个图书么？”知府道：“往常来的家书，却不曾有这个图书来，只是随手写的。今番以定是图书匣在手边，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黄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令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府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学，览遍世间书，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相公不信小生轻薄之言，可细细盘问下书人，曾见府里谁来。若说不对，便是假书。休怪小生多言，只是错爱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听了，说道：“这事不难。此人自来不曾到东京，一盘问便显虚实。”知府留住黄文炳在屏风背后坐地，随即升厅，公吏两边排立。知府叫唤戴宗有委用的事。当下做公的领了钧旨，四散去寻。有诗为证：

远贡鱼书达上台，机深文炳独疑猜。
神谋鬼计无人会，又被奸邪诱出来。

且说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里见了宋江，附耳低言，将前事说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请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只见做公的四

下来寻。当时把戴宗唤到厅上，蔡九知府问道："前日有劳你走了一遭，真个办事，未曾重重赏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连日事忙，未曾问得你个仔细。你前日与我去京师，那座门入去？"戴宗道："小人到东京时，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唤做甚么门。"知府又道："我家府里门前谁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寻见一个门子，接了书入去。少顷，门子出来，交收了信笼，着小人自去寻客店里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门前伺候时，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小人怕误了日期，那里敢再问备细，慌忙一径来了。"知府再问道："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却是多少年纪？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长大也是矮小？有须的，也是无须的？"戴宗道："小人到府里时，天色黑了。次早回时，又是五更时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细。只觉不甚么长，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髭须。"

知府大怒，喝一声："拿下厅去！"傍边走过十数个狱卒牢子，将戴宗拖翻在当面。戴宗告道："小人无罪。"知府喝道："你这厮该死！我府里老门子王公，已死了数年，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门，如何却道他年纪大，有髭髯？况兼门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达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我这信笼东西，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常便备细，就胡乱收了？我昨日一时间仓卒，被你这厮瞒过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说，这封书那里得来？"戴宗道："小人一时心慌，要赶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晓。"蔡九知府喝道："胡说！这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左右，与我加力打这厮！"狱卒牢子情知不好，觑不得面皮，把戴宗捆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戴宗捱不过拷打，只得招道："端的这封书是假的。"知府道："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戴宗告道："小人路经梁山泊过，走出那一伙强人来，把小人劫了，绑缚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书信看了，把信笼都夺了，却饶了小人。情知回乡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写这封书与小人，回来脱身。一时怕见罪责，小人瞒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间还有些胡说，眼见得你和梁山泊贼人通同造意，谋了我信笼物件，却如何说这话？再打那厮！"

戴宗由他拷讯，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讯了一回，语言前后相同，说道："不必问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里。"却退厅来，称谢黄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见，下官险些儿误了大事！"黄文炳又道："眼见得这人也结连梁山泊，通同造意，谋叛为党。若不祛除，必为后患。"知府道："便把这两个问成了招状，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斩首，然后写表申朝。"黄文

炳道：“相公高见极明。似此，一者朝廷见喜，知道相公干这件大功；二乃却是免得梁山泊草寇来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见甚远，下官自当动文书，亲自保举通判。”当日管待了黄文炳，送出府门，自回无为军去了。

次日，蔡九知府升厅，便唤当案孔目来分付道：“快教叠了文案，把这宋江、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一面写下犯由牌，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斩了宋江、戴宗，免致后患。”当案却是黄孔目，本人与戴宗颇好，却无缘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当日禀道：“明日是个国家忌日，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直待五日后，方可施行。”

一者天幸救济宋江，二乃梁山泊好汉未至。蔡九知府听罢，依准黄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了法场，饭后，点起土兵和刀仗刽子，约有五百余人，都在大牢门前伺候。巳牌已后，狱官禀了，知府亲自来做监斩官。黄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当厅判了两个斩字，便将片芦席贴起来。江州府众多节级牢子，虽是和戴宗、宋江过得好，却没做道理救得他，众人只替他两个叫苦。当时打扮已了，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吃罢，辞了神案，漏转身来，搭上利子。六七十个狱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后，推拥出牢门前来。宋江和戴宗两个，面面厮觑，各做声不得。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压肩叠背，何止一二千人。但见：

> 愁云荏苒，怨气氛氲。头上日色无光，四下悲风乱吼。缨枪对对，数声鼓响丧三魂；棍棒森森，几下锣鸣催七魄。犯由牌高贴，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颡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狰狞刽子仗钢刀，丑恶押牢持法器。皂纛旗下，几多魍魉跟随；十字街头，无限强魂等候。监斩官忙施号令，仵作子准备扛尸。英雄气概霎时休，便是铁人须落泪。

剑子叫起恶杀都来，将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团团枪棒围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将戴宗面北背南。两个纳坐下，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那众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写道：

>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造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递私书，结勾梁山泊强寇，通同谋叛，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某。”

那知府勒住马，只等报来。只见法场东边一伙弄蛇的丐者，强要挨入法场里看，众土兵赶打不退。正相闹间，只见法场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也强挨将入来。土兵喝道："你那伙人好不晓事，这是那里，强挨入来要看？"那伙使枪棒的说道："你倒鸟村！我们冲州撞府，那里不曾去！到处看出人。便是京师天子杀人，也放人看。你这小去处，砍得两个人，闹动了世界。我们便挨入来看一看，打甚么鸟紧！"正和土兵闹将起来。监斩官喝道："且赶退去，休放过来！"闹犹未了，只见法场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又要挨将入来。土兵喝道："这里出人，你担那里去？"那伙人说道："我们是挑东西送知府相公去的，你们如何敢阻当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里人，也只得去别处过一过。"那伙人就歇了担子，都掣了扁担，立在人丛里看。只见法场北边一伙客商，推两辆车子过来，定要挨入法场上来。土兵喝道："你那伙人那里去？"客人应道："我们要赶路程，可放我等过去。"土兵道："这里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赶路程，从别路过去。"那伙客人笑道："你倒说得好。俺们便是京师来的人，不认得你这里鸟路，那里过去？我们只是从这大路走。"土兵那里肯放，那伙客人齐齐的挨定了不动，四下里吵闹不住。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见那伙客人都盘在车子上，立定了看。

没多时，法场中间，人分开处，一个报，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两势下刀棒刽子便去开枷，行刑之人执定法刀在手。说时迟，一个个要见分明；那时快，看人人一齐发作。只见那伙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讫，数内一个客人，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立在车子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四下里一齐动手。有诗为证：

两首诗成便被囚，梁山豪杰定谋猷。
赝书舛印生疑惑，致使浔阳血漫流。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土兵急待把枪去搠时，那里拦当得住，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只见东边那伙弄蛇的丐者，身边都掣出尖刀，看着土兵便杀。西边那伙使枪棒的，大发喊声，只顾乱杀将来，一派杀倒土兵狱卒。南边那伙挑担的脚夫，轮起扁担，横七竖八，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北边那伙客人，都跳下车来，推过车子，拦住了人。两个客商钻将入来，一个背了宋江，一个背了戴宗。其余的人，也有取出弓弩来射的，也有取出石子来打的，也有取

出标枪来标的。原来扮客商的这伙，便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那伙扮使枪棒的，便是燕顺、刘唐、杜迁、宋万。扮挑担的，便是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那伙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个头领到来，带领小喽啰一百余人，四下里杀将起来。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轮两把板斧，一昧地砍将来。晁盖等却不认得，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轮着大斧，只顾砍人。晁盖便教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啰，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攧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一行人尽跟了黑大汉，直杀出城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见尽是滔滔一派大江，却无了旱路。晁盖看见，只叫得苦。那黑大汉方才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来庙里。"众人都到来看时，靠江一所大庙，两扇门紧紧地闭着。黑大汉两斧砍开，便抢入来。晁盖众人看时，两边都是老桧苍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额上，四个金书大字，写道"白龙神庙"。小喽啰把宋江、戴宗背到庙里歇下，宋江方才敢开眼，见了晁盖等众人，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晁盖便劝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这个出力杀人的黑大汉是谁？"宋江道："这个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他几番就要大牢里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脱，不肯依他。"晁盖道："却是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荣便叫："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

正相聚间，只见李逵提着双斧，从廊下走出来。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应道："寻那庙祝，一发杀了！叵耐那厮不来接我们，倒把鸟庙门关上了。我指望拿他来祭门，却寻那厮不见。"宋江道："你且来，先和我哥哥头领相见。"李逵听了，丢下双斧，望着晁盖跪了一跪，说道："大哥，休怪铁牛粗卤。"与众人都相见了，却认得朱贵是同乡人，两个大家欢喜。花荣便道："哥哥，你教众人只顾跟着李大哥走，如今来到这里，前面又是大江拦截住，断头路了，却又没一只船接应。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却怎生迎敌？

将何接济？”李逵便道：“也不消得叫怎地好。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时方才苏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若杀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远望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我弟兄三个赴水过去，夺那几只船过来载众人，如何？”晁盖道：“此计是最上着。”

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钻入水里去。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船，吹风胡哨飞也似摇将来。众人看时，见那船上各有十数个人，都手里拿着军器，众人却慌将起来。宋江听得说了，便道：“我命里这般合苦也！”奔出庙前看时，只见当头那只船上，坐着一条大汉，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头上挽个穿心红一点鬏儿，下面拽起条白绢水裩，口里吹着唿哨。宋江看时，不是别人，正是：

万里长江东到海，内中一个雄夫。面如傅粉体如酥。上山剜虎目，入水拔龙须。七昼波心能暗伏，水晶宫偷得明珠。翻江搅海勇身躯。人将张顺比，浪里白跳鱼。

当时张顺在头船上看见，喝道：“你那伙是什么人？敢在白龙庙里聚众？”宋江挺身出庙前，叫道：“兄弟救我！”张顺等见是宋江众人，大叫道：“好了！”那三只棹船，飞也似摇拢到岸边。三阮看见，也赴来。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

宋江看时，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在那只头船上。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庄客在一只船上。第三只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都各执枪棒上岸来。张顺见了宋江，喜从天降。众人便拜道：“自从哥哥吃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无路可救。近日又听得拿了戴院长，李大哥又不见面。我只得去寻了我哥哥，引到穆弘太公庄上，叫了许多相识。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不敢拜问，这伙豪杰莫非是梁山泊义士晁天王么？”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这个便是晁盖哥哥。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则个。”张顺等九人，晁盖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龙庙聚会。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

当下二十九筹好汉，两两讲礼已罢，只见小喽啰入庙来报道：“江州城里，鸣锣擂鼓，整顿军马，出城来追赶。远远望见旗幡蔽日，刀剑如麻，前面都是带甲马军，后面尽是擎枪兵将，大刀阔斧，杀奔白龙庙路上来。”

李逵听了，大叫一声：“杀将去！”提了双斧，便出庙门。晁盖叫道：“一

不做，二不休！众好汉相助着晁某，直杀尽江州军马，方才回梁山泊去。”众英雄齐声应道：“愿依尊命。”

一百四五十人，一齐呐喊，杀奔江州岸上来。有分教：浔阳岸上，果然血染波红；湘浦江边，真乃尸如山积。直教跳浪苍龙喷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风。毕竟晁盖等众好汉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瑜赤壁。乱石巉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昔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话说这篇词，乃《念奴娇》，是这故宋时东坡先生题咏赤壁怀古。汉末三分，曹操起兵百万之众，水陆并进。被周瑜用火，孔明祭风，跨江一战，杀得血染波红，尸如山叠。为何自家引这一段故事，将大比小？说不了江州城外白龙庙中，梁山泊好汉小聚义，劫了法场，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刘唐、燕顺、杜迁、宋万、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共是一十七人，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啰。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张顺、张横、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筹好汉，也带四十余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撑驾三只大船，前来接应。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两路救应，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龙庙里聚义。只听得小喽啰报道：“江州城里军兵，擂鼓摇旗，鸣锣发喊，追赶到来。”

那黑旋风李逵听得，大吼了一声，提两把板斧，先出庙门。众好汉呐声喊，都挺手中军器，齐出庙来迎敌。刘唐、朱贵先把宋江、戴宗护送上船，李俊同张顺、三阮整顿船只。就江边看时，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马军当先，都是顶盔衣甲，全副弓箭，手里都使长枪；背后步军簇拥，摇旗呐喊，杀奔前来。这里李逵当先轮着板斧，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背后便是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将拥护。花荣见前面的马军都扎住了枪，只怕李逵着伤，偷手取弓箭出来，搭上箭，拽满弓，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飕地

一箭，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那一伙马军吃了一惊，各自奔命，拨转马头便走，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杀得那官军尸横遍野，血染江红，直杀到江州城下。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官军慌忙入城，关上城门。

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回到白龙庙前下船。晁盖整点众人完备，都叫分头下船，开江便走。却值顺风，拽起风帆，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却投穆太公庄上来。一帆顺风，早到岸边埠头。一行众人都上岸来，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学堂上，穆太公出来迎接。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太公道："众头领连夜劳神，且请客房中安歇，将息贵体。"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整理衣服器械。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杀了十数个猪羊，鸡鹅鱼鸭，珍肴异馔，排下筵席，管待众头领。饮酒中间，说起许多情节。晁盖道："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缧绁！"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李逵道："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他们自要跟我来，我又不曾叫他！"众人听了都大笑。

宋江起身与众人道："小人宋江、戴院长，若无众好汉相救时，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沧海，如何报答得众位？只恨黄文炳那厮，无中生有，要害我们，这冤仇如何不报？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做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得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晁盖道："贤弟众人在此，我们众人偷营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贼，已有提备，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队人马，一发和学究、公孙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来报仇，也未为晚矣。"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勾得来。一者山遥路远，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几时得来，不要痴想。只是趁这个机会，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备，难以报仇。"花荣道："哥哥见得是。然虽如此，只是无人识得路径，不知他地理如何。可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然后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说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处无为军最熟，我去探听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贤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当日别了众人，自去了。

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整顿军器枪刀，安排弓弩箭矢，打点大小船只等项提备，众人商量已了。只见薛永去了五日回来，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拜见宋江。宋江看那人时，但见：

黑瘦身材两眼鲜，智高胆大性如绵。

荆湖第一裁缝手，侯健人称通臂猿。

宋江并众头领看见薛永引这个人来，宋江便问道："兄弟，这位壮士是谁？"薛永答道："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江湖上人称他第一手裁缝，端的是飞针走线；更兼惯习枪棒，曾拜薛永为师。人都见他瘦，因此唤他做通臂猿。见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因见了小弟，就请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议。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宋江便问江州消息，无为军路径如何。薛永说道："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见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门日中后便关，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见劫了法场，城中甚慌，晓夜提备。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正撞见侯健这个兄弟出来食饭，因是得知备细。"

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多得薛师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无为军他家做衣服，因出来行食，遇见师父，题起仁兄大名，说出此一节事来。小人要结识仁兄，特来报知备细。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唤做黄文烨，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佛子。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心里只要害人。胜如己者妒之，不如己者害之。只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只在一条巷内出入，靠北门里便是他家。黄文炳贴着城住，黄文烨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打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却是我点拨他，教知府先斩了，然后奏去。'黄文烨听得说时，只在背后骂，说道：'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祸？'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好生吃惊。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与他计较，尚未回来。"宋江道："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开的，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宋江道："黄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几房头？"侯健道："男子妇人通有四十五口。"宋江道："天教我报仇，特地送这个人来。虽是如此，全靠众弟兄维持。"众人齐声应道："当以死向前，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与哥哥报仇雪恨，当效死力！"宋江又道："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计，只望众人扶助扶助。"众头领齐声道："专听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又要百

十束芦柴，用着五只大船，两只小船。央及张顺、李俊驾两只小船，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五只大船上，用着张横、三阮、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此计方可。”穆弘道：“此间芦苇、油柴、布袋都有，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便请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来日三更二点为期，只听门外放起带铃鹁鸽，便教白胜上城策应。先插一条白绢号带，近黄文炳家，便是上城去处。再又教石勇、杜迁扮做丐者，去城门边左近埋伏，只看火起为号，便下手杀把门军士。李俊、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等候策应。”

宋江分拨已定，薛永、白胜、侯健先自去了。随后再是石勇、杜迁扮做丐者，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这里是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油柴，上船装载。众好汉至期，各各拴缚了，身上都准备了器械。船舱里埋伏军汉，众头领分拨下船。晁盖、宋江、花荣在童威船上；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在张横船上；戴宗、刘唐、黄信在阮小二船上；吕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贵、宋万在穆太公庄，看理江州城里消息。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渔快船，前去探路。小喽啰并军健都伏在舱里，大众庄客水手撑驾船只，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那条大江周接三江，浔阳江、扬子江从四川只到大海，一派本计九千三百里，作呼为万里长江。中间通着多少去处。有名的是云梦泽，邻接着洞庭湖。古人有诗为证：

万里长江水似倾，重湖七泽共流行。
滔滔骇浪应知险，渺渺洪涛谁不惊。
千古战争思晋宋，三分割据想英灵。
乾坤草昧生豪杰，搔动貔貅百万兵。

当夜五只棹船装载许多人伴，径奔无为军来。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夜凉风静，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昔日参寥子有首诗，题这江景，道是：

惊涛滚滚烟波杳，月淡风清九江晓。
欲从舟子问如何，但觉庐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后，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拣那有芦苇深处，一字儿缆定了船只。只见童猛回船来报道：“城里并无些动静。”宋江便叫手下众人，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望城边来。听那更鼓时，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喽啰各各驮了沙土布袋并芦柴，就城边堆垛了。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只留张横、三阮、两童守船接应，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望城上时，约离北门

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鹁鸽。只见城上一条竹竿，缚着白号带，风飘起来。宋江见了，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分付军汉，一面挑担芦苇、油柴上城。只见白胜已在那里接应等候，把手指与众军汉道："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宋江问白胜道："薛永、侯健在那里？"白胜道："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只等哥哥到来。"宋江又问道："你曾见石勇、杜迁么？"白胜道："他两个在城门边左近伺候。"宋江听罢，引了众好汉下城来，径到黄文炳门前。却见侯健闪在房檐下，宋江唤来，附耳低言道："你去将菜园门开了，放他军士把芦苇、油柴堆放里面。可教薛永寻把火来点着，却去敲黄文炳门道：'间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敲得门开，我自有摆布。"

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侯健就讨了火种，递与薛永，将来点着。侯健便闪出来，却去敲门，叫道："间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搬来寄顿。快开门则个！"里面听得，便起来看时，望见隔壁火起，连忙开门出来。晁盖、宋江等呐声喊杀将入去。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只不见了文炳一个。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收拾俱尽。大哨一声，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却奔城上来。

且说石勇、杜迁见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杀把门军人。又见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都来救火。石勇、杜迁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与宋江、戴宗报仇，不干你百姓事。你们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来闲管事！"众百姓还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黑旋风李逵轮起两把板斧，着地卷将来。众邻舍方才呐声喊，抬了梯子水桶，一哄都走了。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带了些人，驮了麻搭火钩，都奔来救火。早被花荣张起弓，当头一箭，射翻了一个，大喝道："要死的便来救火！"那伙军汉一齐都退去了。只见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乱乱杂杂火起。看那火时，但见：

黑云匝地，红焰飞天。焠律律走万道金蛇，焰腾腾散千团火块。狂风相助，雕梁画栋片时休；炎焰涨空，大厦高堂弹指没。骊山顶上，多应褒姒戏诸侯；赤壁坡前，有若周瑜施妙计。丙丁神忿怒，踏翻回禄火车；南陆将施威，鼓动祝融炉冶。咸阳宫殿焚三月，即墨城池纵万牛。冯夷卷雪罔施功，神术栾巴实难救。

当时石勇、杜迁已杀倒把门军士，李逵砍断了铁锁，大开了城门。一半人从城上出去，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张横、三阮、两童都来接应，合做一处，扛抬财物上船。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杀死无数的人，如何敢出来追赶。只得回避了。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都上了船去，摇开了，自投穆弘庄上来，不在话下。

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蒸天价红，满城中讲动，只得报知本府。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听得报说了，慌忙来禀知府道："敝乡失火，急欲回家看觑！"蔡九知府听得，忙叫开城门，差一只官船相送。黄文炳谢了知府，随即出来，带了从人，慌速下船，摇开江面，望无为军来。看见火势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红。梢公说道："这火只是北门里火。"黄文炳见说了，心里越慌。

看看摇到江心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不多时，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却不径过，望着官船直撞将来。从人喝道："甚么船，敢如此直撞来！"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手里拿着挠钩，口里应道："去江州报失火的船。"黄文炳便跳出来，问道："那里失火？"那大汉道："北门里黄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烧着哩。"黄文炳失口叫声苦，不知高低。那汉听了，一挠钩搭住了船，便跳过来。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便奔船梢而走，望江里踊身便跳。忽见江面上一只船，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把黄文炳劈腰抱住，拦头揪起，扯上船来。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便把麻索绑了。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便是浪里白跳张顺，船上把挠钩的，便是混江龙李俊。两个好汉立在船上，那摇官船的梢公只顾下拜。李俊说道："我不杀你们，只要捉黄文炳这厮，你们自回去，说与那蔡九知府贼驴知道，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早晚便要来取！"梢公道："小人去说！"李俊、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船上，放那官船去了。

两个好汉棹了两只快船，径奔穆弘庄上来。早摇到岸边，望见一行头领都在岸上等候，搬运箱笼上岸。见说道拿得黄文炳，宋江不胜之喜。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说："正要此人见面。"李俊、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众人看了，监押着离了江岸，到穆太公庄上来。朱贵、宋万接着。众人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请众头领团团坐定。宋江叫取一壶酒来，与众人把盏。上自晁盖，下至白胜，共是三十位好汉，都把遍了。宋江大骂："黄文炳！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

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谋我？你哥哥黄文烨与你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扶危济困，救贫拔苦，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交结权势之人，浸润官长，欺压良善。胜如你的你便要妒他，不如你的你又要害他。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做黄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刺'！"黄文炳告道："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晁盖喝道："你那贼驴！怕你不死！你这厮早知今日，悔莫当初！"宋江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有诗为证：

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苦挤排。

奸谋未遂身先死，难免剜心炙肉灾。

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众头领慌忙都跪下，齐道："哥哥有甚事，但说不妨。兄弟们敢不听！"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奈缘是力薄才疏，家贫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愿。自从刺配江州，经过之时，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命严训，不曾肯住。正是天赐机会，于路直到浔阳江上，又遭际许多豪杰。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恩同天地。今日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若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只恐事发，反遭负累。烦可寻思。"说言未绝，李逵跳将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宋江道："你这般粗卤说话！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众人议论道："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闹了两处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军马来擒获。今若不随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

宋江大喜，谢了众人。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次后分作五起进程：头一起便是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刘唐、

杜迁、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黄信、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顺、王矮虎、穆弘、穆春、郑天寿、白胜。五起二十八个头领，带了一干人等，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各各分开，装载上车子。穆弘带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将应有家财金宝，装载车上。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都赍发他些银两，自投别主去佣工；有愿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陆续去了，已自行动。穆弘收拾庄内已了，放起十数个火把，烧了庄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来。

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节次进发，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说第一起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五骑马，带着车仗人等，在路行了三日，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黄山门。宋江在马上与晁盖说道："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莫不有大伙在内？可着人催趱后面人马上来，一同过去。"说犹未了，已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宋江道："我说么！且不要走动，等后面人马到来，好和他厮杀。"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晁盖、戴宗各执朴刀，李逵拿着双斧，拥护着宋江，一齐趱马向前。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百个小喽啰，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各挺军器在手，高声喝道："你等大闹了江州，劫掠了无为军，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个等你多时！会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饶了你们性命！"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宋江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滚鞍下马，撇了军器，飞奔前来，拜倒在地下，说道："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勾见面！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我弟兄商议定了，正要来劫牢，只是不得个实信。前日使小喽啰直到江州来探望，回来说道：'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劫了法场，救出往揭阳镇去了。后又烧了无为军，劫掠黄通判家。'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不期今日得见仁兄之面，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权当接风。请众好汉同到敝寨，盘桓片时。别当拜会。"

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汉，逐一请问大名。为头的那人姓欧名鹏，祖贯是黄州人氏。守把大江军户，因恶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熬出这个名字，唤做摩云金翅。有诗为证：

黄州生下英雄士，力壮身强武艺精。
行步如飞偏出众，摩云金翅是欧鹏。

第二个好汉姓蒋名敬，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举子出身，科举不第，弃文就武，颇有谋略，精通书算，积万累千，纤毫不差。亦能刺枪使棒，布阵排兵。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有诗为证：

高额尖峰智虑精，先明何处可屯兵。

湖南秀气生豪杰，神算人称蒋敬名。

第三个好汉姓马名麟，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吹得双铁笛，使得好大滚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唤他做铁笛仙。有诗为证：

铁笛一声山石裂，铜刀两口鬼神惊。

马麟形貌真奇怪，人道神仙再降生。

第四个好汉姓陶名宗旺，祖贯是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亦能使枪轮刀。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有诗为证：

五短身材黑面皮，铁锹敢掘泰山基。

光州庄户陶宗旺，古怪人称九尾龟。

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小喽啰早捧过果盒，一大壶酒，两大盘肉，托过来把盏。先递晁盖、宋江，次递花荣、戴宗、李逵，与众人都相见了，一面递酒。没两个时辰，第二起头领又到了，一个个尽都相见。把盏已遍，邀请众位上山。两起十位头领，先来到黄门山寨内，那四筹好汉便叫椎牛宰马管待。却教小喽啰陆续下山，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宋江饮酒中间，在席上开话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义。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个好汉齐答道："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贫贱，情愿执鞭坠镫。"宋江、晁盖大喜，便说道："既是四位肯从大义，便请收拾起程。"众多头领俱各欢喜。在山寨住了一日，过了一夜。次日，宋江、晁盖仍旧做头一起下山，进发先去。次后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而来。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带领了小喽啰三五百人，便烧毁了寨栅，随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心中甚喜，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踏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说着闲话，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

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金大坚，已得朱贵、宋万先回报知，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擂鼓吹笛，众好汉们都乘马轿，迎上寨来。到得关下，军

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里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坐？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宋江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众人齐道："哥哥言之极当。"左边一带，是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互相推让。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私、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矮虎、薛永、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麟、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是四十人头领坐下。大吹大擂，且吃庆喜筵席。

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说与众人："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以此黄文炳那厮撺掇知府，只要先斩后奏。若非众好汉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杀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戴宗慌忙喝道："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亦不许你胡言乱语，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李逵道："嗳也！若割了我这颗头，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我只吃酒便了。"众多好汉都笑。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财，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啰。取出原将来的信笼，交还戴院长收用。戴宗那里肯要，定教收放库内公支使用。晁盖叫众多小喽啰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都参见了。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晁盖教向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山寨里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宋江还有一件大事，正要禀众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数日，未知众位肯否？"晁盖便问道："贤弟今欲要往何处，干甚么大事？"

宋江不慌不忙说出这个去处。有分教：枪刀林里，再逃一遍残生；山岭边傍，传授千年勋业。正是：只因玄女书三卷，留得清风史数篇。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十二 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诗曰：

为人当以孝为先，定省须教效圣贤。
一念不差方合义，寸心无愧可通天。
路通还道非侥幸，神授天书岂偶然。
遇宿逢高先降谶，宋江元是大罗仙。

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到此连日饮宴，甚是快乐。不知老父在家，正是如何？即目江州申奏京师，必然行移济州，着落郓城县追捉家属，比捕正犯。此事恐老父受惊，性命存亡不保。宋江想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因老父生育之恩难报，暂离山寨，欲往敝乡，去家中搬取老父上山，昏定晨省，以尽孝敬，以绝挂念。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晁盖道："贤弟，这件是人伦中大事，养生送死，人子之道。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教家中老父吃苦！如何不依贤弟。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寨中人马未定。再停两日，点起山寨些少人马，一径去取了来。"宋江道："仁兄，再过几日不妨。只恐江州行移到济州，追捉家属，这一件不好。以此事不宜迟。也不须点多人去，只宋江潜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那时使乡中神不知，鬼不觉。若还多带了人伴去时，必然惊吓乡里，反招不便。"晁盖道："贤弟，路中倘有疏失，无人可救。"宋江道："若为父亲，死而无怨。"当日苦留不住，宋江坚执要行，便取个毡笠戴了，提条短棒，腰带利刃，便下山去。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

且说宋江过了渡，到朱贵酒店里上岸，出大路投郓城县来。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趱行到宋家村时却早，且在林子里伏了，等待到晚，却投庄上来敲后门。庄里听得，只见宋清出来开门。见了哥哥，吃那一惊。慌忙道："哥哥，你回家

来怎地？”宋江道：“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土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

宋江听了，惊得一身冷汗。不敢进门，转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来。是夜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净小路去处走。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宋江回头听时，只隔一二里路，看见一簇火把照亮，只听得叫道：“宋江休走！早来纳降！”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不听晁盖之言，果有今日之祸，皇天可怜，垂救宋江！”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只顾走。少间，风扫薄云，现出那轮明月。宋江方才认得仔细，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入来这村，左来右去走，只是这条路，更没第二条路。宋江认的这个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寻路躲避。抹过一座林子，早看见一所古庙。但见：

墙垣颓损，殿宇倾斜。两廊画壁长青苔，满地花砖生碧草。门前小鬼，折臂膊不显狰狞；殿上判官，无幞头不成礼数。供床上蜘蛛结网，香炉内蝼蚁营窠。狐狸常睡纸炉中，蝙蝠不离神帐里。料想经年无客过，也知尽日有云来。

宋江只得推开庙门，乘着月光，入进庙里来，寻个躲避处。前殿后殿，相了一回，安不的身，心里越慌。只听的外面有人道：“多管只走在这庙里。”宋江听时，是赵能声音。急没躲处，见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揭起帐幔，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安了短棒，做一堆儿伏在厨内，气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只听的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

宋江在神厨里偷眼看时，赵能、赵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处照，看看照上殿来。宋江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阴灵遮护则个！神明庇佑！”一个个都走过了，没人看着神厨里。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内照一照。宋江道：“我这番端的受缚！”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杆挑起神帐，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冲将起来，冲下一片屋尘来，正落在赵得眼里，眯了眼。便将火把丢在地下，一脚踏灭了，走出殿门外来，对土兵们道：“这厮不在庙里，别又无路，却走向那里去了？”土兵众人答道：“多是这厮走入

村中树林里去了。这里不怕他走到那里去，这个村唤做还道村，只有这条路出入，里面虽有高山林木，却无路上的去，亦不怕他走了。都头只把住村口，他便会插翅飞上天去，也走不脱了。待天明，村里去细细搜捉。”赵能、赵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

宋江道：“却不是神明护佑！若还得了性命，必当重修庙宇，再建祠堂。阴灵保佑则个。”说犹未了，只听的有几个土兵在于庙门前叫道：“都头，在这里了。”赵能、赵得和众人一伙抢入来。宋江道：“却不又是晦气，这遭必被擒捉！”赵能到庙前问时：“在那里？”土兵道：“都头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以定是却才推开庙门，闪在里面去了。”赵能道：“说的是。再仔细搜一搜看。”

这伙人再入庙里来搜看。宋江道：“我命运这般蹇拙，今番必是休了！”那伙人去殿前殿后搜遍，只不曾翻过砖来。众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来。赵能道：“多是只在神厨里。却才兄弟看不仔细，我自照一照看。”一个土兵拿着火把，赵能一手揭起帐幔，五七个人伸头来看。不看万事俱休，才看一看，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把都吹灭了，黑腾腾罩了庙宇，对面不见。赵能道：“却又作怪，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想是神明在里面，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我们且去罢休。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来寻获。”赵得道：“只是神厨里不曾看得仔细，再把枪去搠一搠。”赵能道：“也是。”两个却待向前，只听的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吹的飞砂走石，滚将下来，摇的那殿宇吸吸地动。罩下一阵黑云，布合了上下，冷气侵人，毛发竖立。赵能情知不好，叫了赵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乐。”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望庙门外跑走，有几个攧翻了的，也有闪肭了腿的，扒的起来奔命。走出庙门，只听的庙里有人叫：“饶恕我们！”赵能再入来看时，两三个土兵跌倒在龙墀里，被树根钩住了衣服，死也挣不脱，手里丢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饶。宋江在神厨里听了，忍不住笑。赵能把土兵衣服解脱了，领出庙门去。有几个在前面的土兵说道：“我说这神道最灵，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引的小鬼发作起来！我们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须不吃他飞了去。”赵能、赵得道：“说得是。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众人都望村口去了。

只说宋江在神厨里，口称惭愧道：“虽不被这厮们拿了，却怎能勾出村口去？”正在厨内寻思，百般无计，只听的后面廊下有人出来。宋江道：“却又是苦也！早是不钻出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径到厨边，举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请，

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迟疑，娘娘久等。”宋江听的莺声燕语，不是男子之音，便从椅子底下钻将出来看时，却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此床边。宋江吃了一惊，却是两个泥神。只听的外面又说道：“宋星主，娘娘有请。”宋江分开帐幔，钻将出来，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女童，齐齐躬身，各打个稽首。宋江看那女童时，但见：

朱颜绿发，皓齿明眸。飘飘不染尘埃，耿耿天仙风韵。螺蛳髻山峰堆拥，凤头鞋莲瓣轻盈。领抹深青，一色织成银缕；带飞真紫，双环结就金霞。依稀阆苑董双成，仿佛蓬莱花鸟使。

当下宋江问道：“二位仙童，自何而来？”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请星主赴宫。”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么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请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么娘娘？亦不曾拜识，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询问。”宋江道：“娘娘在何处？”青衣道：“只在后面宫中。”

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青衣道：“宋星主，从此间进来。”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星月满天，香风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寻思道：“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早知如此，却不来这里躲避，不受那许多惊恐。”宋江行着，觉道两边松树，香坞两行，夹种着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松树，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寻思道：“我倒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听得潺潺的涧水响。看前面时，一座青石桥，两边都是朱栏杆，岸上栽种奇花异草，苍松茂竹，翠柳夭桃；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流从石洞里去。过的桥基看时，两行奇树，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宋江入的棂星门看时，抬头见一所宫殿。但见：

金钉朱户，碧瓦雕檐。飞龙盘柱戏明珠，双凤帏屏鸣晓日。红泥墙壁，纷纷御柳间宫花；翠霭楼台，淡淡祥光笼瑞影。窗横龟背，香风冉冉透黄纱；帘卷虾须，皓月团团悬紫绮。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间帝主家。

宋江见了，寻思道：“我生居郓城县，不曾听的说有这个去处。”心中惊恐，不敢动脚。青衣催促：“请星主行。”一引，引入门内，有个龙墀，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都挂着绣帘。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灯烛荧煌。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娘娘有请。星主进来！”

宋江到大殿上，不觉肌肤战栗，毛发倒竖。下面都是龙凤砖阶。青衣入

帘内奏道：“请至宋星主在阶前。”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御帘内传旨：“教请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抬头。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宋江只得勉强坐下。殿上喝声“卷帘”，数个青衣早把朱帘卷起，搭在金钩上。娘娘问道：“星主别来无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觑圣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礼。”宋江恰才敢抬头舒眼，看见殿上金碧交辉，点着龙灯凤烛，两边都是青衣女童，执笏捧圭，执旌擎扇侍从；正中七宝九龙床上，坐着那个娘娘。宋江看时，但见：

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环；唇似樱桃，自在规模端雪体。犹如王母宴蟠桃，却似嫦娥居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像画难成。

那娘娘坐于九龙床上，手执白玉圭璋，口中说道：“请星主到此，命童子献酒。”两下青衣女童执着奇花金瓶，捧酒过来斟在玉杯内。一个为首的女童，执玉杯递酒，来劝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辞，接过玉杯，朝娘娘跪饮了一杯。宋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上劝宋江。宋江战战兢兢，怕失了体面，尖着指头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怀核在手。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宋江又一饮而尽。娘娘法旨：“教再劝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宋江又饮了。仙女托过仙枣，又食了两枚。共饮过三杯仙酒，三枚仙枣。宋江便觉道春色微醺，又怕酒后醉失体面，再拜道：“臣不胜酒量，望乞娘娘免赐。”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饮，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书，赐与星主。”青衣去屏风背后，玉盘中托出黄罗袱子，包着三卷天书，度与宋江。宋江拜受看时，可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不敢开看，再拜祗受，藏于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于心，勿泄于世。”宋江再拜：“愿受天言，臣不敢轻泄于世人。”娘娘法旨道：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
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

宋江听毕，再拜谨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嘱之言，汝当记取。目今天凡相隔，难以

久留，汝当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琼楼金阙，再当重会。”

宋江便谢了娘娘，跟随青衣女童，下得殿庭来。出得棂星门，送至石桥边，青衣道：“恰才星主受惊，不是娘娘护佑，已被擒拿。天明时，自然脱离了此难。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凭栏看时，果见二龙戏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却撞在神厨内，觉来乃是南柯一梦。

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时分。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里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摸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把做梦来，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中又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梦来，我自分明在神厨里，一跤攧将出来。有甚难见处，想是此间神圣最灵，显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坐着一个娘娘，正和梦中一般。宋江寻思道：“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时，自然脱离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渐明，我却出去。”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来。便从左廊下转出庙前，仰面看时，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玄女之庙”。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勾再见天日之面，必当来此重修庙宇，再建殿庭。伏望圣慈，俯垂护佑！”称谢已毕。有诗为证：

还道村中夜避灾，荒凉古庙侧身来。
只因一念通溟漠，方得天书降上台。

宋江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离庙未远，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宋江寻思道：“又不济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前面，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这里路傍树背后躲一躲。”却才闪得入树背后去，只见数个土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枪拄着，一步步攧将入来，口里声声都只叫道：“神圣救命则个！”宋江在树背后看了，寻思道：“却又作怪！他们把着村口，等我出来拿我，却又怎地众人抢入来？”再看时，赵能也抢入来，口里叫道：“我们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那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露出鬼怪般肉，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口里喝道：“含鸟休走！”远观不睹，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梦里么？”不敢走出去。那赵能正走到庙前，被松树根只一绊，一跤攧在地下。李逵赶上，就势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

上来，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条朴刀，上首的是欧鹏，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见他两个赶来，恐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连胸膛都砍开了。跳将起来，把土兵赶杀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也杀将来。前面赤发鬼刘唐，第二石将军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这六筹好汉说道："这厮们都杀散了，只寻不见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说道："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将何以报大恩？"六筹好汉见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石勇、李立分投去了。

宋江问刘唐道："你们如何得知，来这里救我？"刘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来，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只恐哥哥倘有些疏失。半路里撞见戴宗道：'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晁头领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吴军师、公孙胜、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朱贵、白胜看守寨栅，其余兄弟都教来此间寻赶哥哥。听得人说道：'赶宋江入还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这厮们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随即李大哥追来，我等都赶入来，不想哥哥在这里！"说犹未了，石勇引将晁盖、花荣、秦明、黄信、薛永、蒋敬、马麟到来，李立引将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穆春、侯健、萧让、金大坚一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宋江作谢众位头领。

晁盖道："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不听愚兄之言，险些儿又做出来。"宋江道："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坐卧不安，不由宋江不来取。"晁盖道："好教贤弟欢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迁、宋万、王矮虎、郑天寿、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听得大喜，拜谢晁盖道："若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无怨。"

晁盖、宋江俱各欢喜，与众头领各各上马，离了还道村口。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佑之力，容日专当拜还心愿。"有诗为证：

且喜余生得命归，剥床深喜脱灾非。
仰天祝谢仁晁盖，暗把家园载得回。

且说一行人马离了还道村，径回梁山泊来。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直到金沙滩，都来迎接着。到得大寨聚义厅上，众好汉都相见了。宋江问道："老父何在？"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不多时，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抬着宋太公到来。众人扶策下轿。上厅来，宋江见了，喜从天降，笑逐颜开。

宋江再拜道："老父惊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负累了父亲吃惊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赵能那厮弟兄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只待江州公文到来，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听得你在庄后敲门，此时已有八九个士兵在前面草厅上，续后不见了，不知怎地赶出去了。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径来到这里。"宋江道："今日父子团圆相见，皆赖众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晁盖众人都来参见宋太公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当日尽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宴贺喜。大小头领尽皆欢喜。

第三日，又做筵席，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未知如何。众人饮酒之时，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感蒙众位豪杰相带贫道许多时，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从跟随着晁头领到山，逐日宴乐，一向不曾还乡。蓟州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视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以满小道之愿，免致老母挂念悬望之心。"晁盖道："向日已闻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今既如此说时，难以阻当，只是不忍分别。虽然要行，只是来日相送。"公孙胜谢了。当日尽醉方散，各自归帐内安歇。次日早，就关下排了筵席，与公孙胜饯行。其日众头领都在关下送路。

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士打扮了，腰里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宝剑，肩胛上挂着棕笠，手中拿把鳖壳扇，便下山来。众头领接住，就关下筵席，各各把盏送别。饯行已遍，晁盖道："一清先生！此去难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当。百日之外，专望鹤驾降临，切不可爽约。"公孙胜道："重蒙列位头领看待许久，小道岂敢失信。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孙胜道："老母平生只爱清幽，吃不得惊唬，因此不敢取来。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再得聚义。"宋江道："既然如此，专听尊命。只望早早降临为幸！"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公孙胜道："不消许多，但只要三分足矣。"晁盖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里，打个稽首，别了众人，过金沙滩便行，望蓟州去了。

众头领席散，却待上山，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道："兄弟，你如何烦恼？"李逵哭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去取爷，那个

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晁盖便问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养得我娘快乐？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盖道：“李逵说的是。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山来，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乡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冲撞。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凶恶，倘有疏失，路程遥远，如何得知？你且过几时，打听得平静了，去取未迟。”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说那三件事？”

宋江点两个指头，说出这三件事来。有分教：李逵去高山顶上，杀一窝猛兽毒虫；沂水县中，损几个生灵性命。直使施为撼地摇天手，来斗巴山跳涧虫。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诗曰：

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
因餐虎肉长躯健，好吃人心两眼红。
闲向溪边磨巨斧，闷来岩畔斫乔松。
有人问我名和姓，撼地摇天黑旋风。

话说李逵道："哥哥，你且说那三件事？尽依。"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第一件，径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谁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第三件，你使的那两把板斧，休要带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条朴刀，带了一锭大银，三五个小银子。吃了几杯酒，唱个大喏，别了众人，便下山来，过金沙滩去了。

晁盖、宋江并众头领送行已罢，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对众人说道："李逵这个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杜迁便道："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与他是乡里。"宋江听罢，说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小喽啰飞报下山来，直至店里，请的朱贵到来。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诚恐路上有失，我们难得知道。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朱贵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见在一个兄弟，唤做朱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归。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只怕

店里无人看管。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这个无人看店，不必你忧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暂管几日。”朱贵领了这言语，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便走到店里，收拾包裹，交割铺面与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

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与吴学究看习天书。不在话下。

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取路来到沂水县界。于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无有话说。行至沂水县西门外，见一簇人围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丛中，听得读道：“榜上第一名正贼宋江，系郓城县人；第二名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第三名从贼李逵，系沂州沂水县人。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甚么？”李逵扭过身看时，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李逵问道：“你如何也来在这里？”朱贵道：“你且跟我来说话。”

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朱贵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胆！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五千贯捉戴宗，三千贯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我迟下山来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你是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贵道：“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我原是此间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钱，就于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我已到乡里了，便吃两碗儿，打甚么鸟紧！”朱贵不敢阻当他，由他吃。

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安排些饭食，李逵吃了，趁五更晓星残月，霞光明朗，便投村里去。朱贵分付道：“休从小路去，只从大朴树转湾，投东大路，一直望百丈村去，便是董店东。快取了母亲来，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从小路去，却不近？大路走，谁奈烦！”朱贵道：“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李逵应道：“我却怕甚鸟！”戴上毡笠儿，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别了朱贵、朱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

约行了数十里，天色渐渐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免儿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有诗为证：

山径崎岖静复深，西风黄叶满疏林。

偶逢双斧喽啰汉，横索行人买路金。

正走之间，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时值新秋，叶儿正红。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喝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时，带一顶红绢抓髻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我名字，吓碎你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李逵大笑道：“没你娘鸟兴！你这厮是甚么人？那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在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那汉那里抵当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认得老爷么？”那汉在地下叫道：“爷爷！饶恕孩儿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那汉道：“小人虽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风。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汉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但有孤单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便撇了行李奔走了去，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只在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这厮无礼，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却坏我的名目，学我使两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李逵听得，住了手问道：“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径，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因此小人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夺些单身的包裹，养赡老母，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如今爷爷杀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饿杀。”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听的说了这话，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佑我。罢罢，我饶了你这厮性命！”放将起来。李鬼手提着斧，纳头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风，你从今已后，休要坏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业，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这里剪径。”李逵道：“你有孝顺之心，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便去改业。”李鬼拜谢道：“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把与李鬼，拜谢去了。李逵自笑道：“这厮却撞在我手里！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必去改业。我若杀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

走到巳牌时分，看看肚里又饥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正走之间，只见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李逵见了，奔到那

人家里来。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髽髻鬓边插一簇野花，搽一脸胭脂铅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过路客人，肚中饥饿，寻不着酒食店，我与你一贯足钱，央你回些酒饭吃。”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不敢说没，只得答道：“酒便没买处，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罢，只多做些个，正肚中饥出鸟来。”那妇人道：“做一升米不少么？”李逵道：“做三升米饭来吃。”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便去溪边淘了米，将来做饭。

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只见一个汉子，攧手攧脚，从山后归来。李逵转过屋后听时，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开后门见了，便问道：“大哥，那里闪肭了腿？”那汉子应道：“大嫂，我险些儿和你不厮见了，你道我晦鸟气么！指望出去寻个单身的过，整整的等了半个月，不曾发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你道是谁？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却恨撞着那驴鸟，我如何敌得他过？倒吃他一朴刀，搠翻在地，定要杀我。吃我假意叫道：‘你杀我一个，却害了我两个。’他便问我缘故，我便告道：‘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无人赡养，定是饿死。’那驴鸟真个信我，饶了我性命，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教我改了业养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且离了那林子里，僻净处睡了一回，从后山走回家来。”那妇人道：“休要高声！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教我做饭，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门前坐地，你去张一张看。若是他时，你去寻些麻药来，放在菜内，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对付了他，谋得他些金银，搬往县里住去，做些买卖，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

李逵已听得了，便道：“叵耐这厮，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又饶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这个正是情理难容。”一转踅到后门边。这李鬼却待出门，被李逵劈髯揪住，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边掣出腰刀，早割下头来。拿着刀，却奔前门寻那妇人时，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内来，去房中搜看，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都打缚在包裹里。却去锅里看时，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扒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里去了。那草屋被风一扇，都烧没了。有诗为证：

劫掠资财害善良，谁知天道降灾殃。
家园荡尽身遭戮，到此翻为没下场。

李逵赶到董店东时，日已平西。径奔到家中，推开门，入进里面。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是谁入来？"李逵看时，见娘双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铁牛来家了！"娘道："我儿，你去了许多时，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止博得些饭食吃，养娘全不济事！我如常思量你，眼泪流干，因此瞎了双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寻思道："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说便了。"李逵应道："铁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来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铁牛背娘到前路，却觅一辆车儿载去。"娘道："你等大哥来，却商议。"李逵道："等做甚么，我自和你去便了。"

恰待要行，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入得门，李逵见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见。"李达骂道："你这厮归来则甚？又来负累人！"娘便道："铁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来取我。"李达道："娘呀！休信他放屁！当初他打杀了人，教我披枷带锁，受了万千的苦。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闹了江州，见在梁山泊做了强盗。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说：'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又替我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见今出榜，赏三千贯捉他。你这厮不死，却走家来胡说乱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达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敌他不过，把饭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

李逵道："他这一去，必然报人来捉我，却是脱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罢。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大哥归来见了，必然不赶来。"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人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问我，只顾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当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门望小路里便走。

却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领着十来个庄客，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不见了老娘，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李达见了这锭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我若赶去，倒吃他坏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里快活。"众人不见了李逵，都没做理会处。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这铁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条路去了，这里小路甚杂，怎地去赶他？"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各自回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背着娘，只奔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见：

暮烟横远岫，宿雾锁奇峰。慈鸦撩乱投林，百鸟喧呼傍树。行行雁阵坠长空，飞入芦花；点点萤光明野径，偏依腐草。茅荆夹路，惊闻更鼓之声；古木悬崖，时见龙蛇之影。卷起金风飘败叶，吹来霜气布深山。

当下李逵背娘到岭下，天色已晚了。娘双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认得，这条岭唤做沂岭。过那边去，方才有人家。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岭来。娘在背上说道："我儿，那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过岭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饭吃。"娘道："我日中吃了些干饭，口渴的当不得。"李逵道："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寻水与你吃。"娘道："我儿，端的渴杀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侧边，分付娘道："奈心坐一坐，我去寻水来你吃。"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闻声寻将去，扒过了两三处山脚，到得那涧边看时，一溪好水。怎见得？有诗为证：

穿崖透壑不辞劳，远望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李逵来到溪边，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寻思道："怎地能勾得这水去把与娘吃？"立起身来，东观西望，远远地山顶上见个庵儿。李逵道："好了！"攀藤揽葛，上到庵前。推开门看时，却是个泗州大圣祠堂，面前有个石香炉。李逵用手去掇，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动。一时性起来，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上一磕，把那香炉磕将下来。拿了再到溪边，将这香炉水里浸了，拔起乱草，洗得干净。挽了半香炉水，双手擎来，再寻旧路，夹七夹八走上岭来。

到得松树里边，石头上不见了娘，只见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水，杳无踪迹，叫了几声不应。李逵定住眼，四下里看时，寻不见娘。走不得三十余步，只见草地上一段血迹。李逵见了，心里越疑惑。趁着那血迹寻将去。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李逵心里忖道："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个小虎。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却钻入那大虫洞内。李逵却便伏在里面张外面时，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李逵道："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胯边掣出

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剪，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那老大虫吼了一声，就洞口带着刀，跳过涧边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那老虎负疼，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赶，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自古道：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李逵看那大虫，但见：

一声吼叫轰霹雳，两眼圆睁闪电光。
摇头摆尾欺存孝，舞爪张牙啖狄梁。

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颔下。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扑，一者护那疼痛，二者伤着他那气管。那大虫退不勾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间死在岩下。

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还又到虎窝边，将着刀复看了一遍，只恐还有大虫，已无有踪迹。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圣庵后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场。有诗为证：

沂岭西风九月秋，雌雄猛虎聚林丘。
因将老母身躯啖，致使英雄血泪流。
手执钢刀探虎穴，心如烈火报冤仇。
立诛四虎威神力，千古传名李铁牛。

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只见五七个猎户，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见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将下岭来，众猎户吃了一惊，问道：“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见问，自肚里寻思道：“如今沂水县出榜赏三千贯钱捉我，我如何敢说实话？只谎说罢。”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过岭来，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岭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我直寻到虎巢里，先杀了两个小虎，后杀了两个大虎。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方才下来。”众猎户齐叫道：“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我们为这两个畜生，正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这条沂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我们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间人，没来由哄你做甚么？你们不信，我和

你土岭去，寻讨与你，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众猎户道：“若端的有时，我们自得重重的谢你。却是好也！”

众猎户打起胡哨来，一霎时，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挠钩枪棒，跟着李逵，再上岭来。此时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顶上，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一个在窝内，一个在外面；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边；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

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尽皆欢喜，便把索子抓缚起来。众人扛抬下岭，就邀李逵同去请赏。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都来迎接着，抬到一个大户人家，唤做曹太公庄上。那人原是闲吏，专一在乡放刁把滥，近来暴有几贯浮财，只是为人行短。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相见了，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动问那杀虎的缘由。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因此杀死大虫的话，说了一遍。众人都呆了。曹太公动问：“壮士高姓名讳？”李逵答道：“我姓张，无讳，只唤做张大胆。”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壮士！不恁的胆大，如何杀的四个大虫！”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话下。

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杀了四个大虫，抬在曹太公家，讲动了村坊道店，哄的前村后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群拽队都来看虎。入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吃酒。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却认得李逵的模样，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这个杀虎的黑大汉，便是杀我老公，烧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爹娘听得，连忙来报知里正。里正听了道：“他既是黑旋风时，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来，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他却走在这里！”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正说：“这个杀虎的壮士，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见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们要打听得仔细。倘不是时，倒惹的不好，若真个是时，却不妨。要拿他时，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时，却难。”里正道：“只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曾来李鬼家做饭吃，杀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却问他：今番杀了大虫，还是要去县请功，只是要村里讨赏？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便是黑旋风了。着人轮换把盏，灌得醉了，缚在这里，却去报知本县，差都头来取去。万无一 失。”众人道：“说得是。”里正说与众人，商量定了。有《浣溪沙》词为证：

杀却凶人毁却房，西风林下路匆忙，忽逢猛虎聚前冈。格杀虽除村岭患，潜谋难免报仇殃，脱离罗网更高强。

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来相待，便道：“适间抛撇，请勿见怪。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放下朴刀，宽松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只有刀鞘在这里。若是开剥时，可讨来还我。”曹太公道：“壮士放心，我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李逵解了腰间刀鞘，并缠袋、包裹，都递与庄客收贮，便把朴刀倚在壁边。曹太公叫取大盘肉、大壶酒来。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轮番把盏，大碗大锺只顾劝李逵。曹太公又请问道：“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只是在这里讨些赍发？”李逵道：“我是过往客人，忙些个。偶然杀了这窝猛虎，不须去县里请功。只此有些赍发便罢。若无，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轻慢了壮士？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上盖。”曹太公道：“有，有。”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见门前鼓响笛鸣，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庆。一杯冷，一杯热，李逵不知是计，只顾开怀畅饮，全不记宋江分付的言语。不两个时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条板凳上，就取两条绳子，连板凳绑住了。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补了一纸状子。

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知县听的大惊，连忙升厅问道：“黑旋风拿住在那里？这是谋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见缚在本乡曹大户家。为是无人禁得他，诚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来。”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声喏。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面阔眉浓须鬓赤，双睛碧绿似番人。

沂水县中青眼虎，豪杰都头是李云。

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分付道：“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带人去，密地解来，休要哄动村坊，被他走了。”李都头领台旨下厅来了，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各带了器械，便奔沂岭村中来。

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如何掩饰得过。此时街市上讲动了，说道：“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得了这个消息，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这黑厮又做出来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差我来打听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时，怎的回寨去见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个道

理对他，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将十数瓶酒，把肉大块切了，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挑着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他，解来时，只做与他把酒贺喜，将众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贵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可以整顿，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云不会吃酒，便麻翻了，终久醒得快。还有件事：倘或日后得知，须在此安身不得。”朱贵道：“兄弟，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两个火家，觅了一辆车儿，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约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李云不会吃酒时，肉里多糁些，逼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说得是。”便叫人去觅下了一辆车儿，打拴了三五个包箱，捎在车儿上，家中粗物都弃了。叫浑家和儿女上了车子，分付两个火家跟着。车子只顾先去，救了李逵，后面随即便来。有诗为证：

杀人放火惯为非，好似於菟插翅飞。

朱贵不施邀截计，定担枷锁入圜扉。

且说朱贵、朱富当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块，将药来拌了，连酒装做两担，带了二三十个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药来拌了。恐有不吃肉的，也教他着手。两担酒肉，两个火家各挑一担。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四更前后，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到天明，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朱贵接到路口。

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后，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后面李都头坐在兜轿儿上，看看早来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拦住，叫道：“师父且喜。小弟将来接力。”桶内舀一壶酒来，斟一大锺，上劝李云。朱贵托着肉来，火家捧过果盒。李云见了，慌忙下轿，跳向前来说道：“贤弟，何劳如此远接。”朱富道：“聊表徒弟的孝顺之心。”李云接过酒来，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今日这个喜酒，也饮半盏儿。见徒弟的孝顺之意。”李云推却不过，略呷了两口。朱富便道：“师父不饮酒，须请些肉。”李云道：“夜间已饱，吃不得了。”朱富道：“师父行了许多路，肚里也饥了。虽不中吃，胡乱请些，也免小弟之羞。”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李云见他如此殷勤，只是勉意吃了两块。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都劝了三锺。朱贵便叫土兵庄客众人都来吃酒。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热好吃不好吃，酒肉到口，只顾吃，正如这风卷残云，落花流水，一齐上来，抢着吃

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贵弟兄两个，已知用计，故意道："你们也请我吃些。"朱贵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与你吃！这般杀才，快闭了口！"

李云看着土兵，喝道："叫走！"只见一个个都面面厮觑，走动不得，口颤脚麻，都跌倒了。李云急叫："中了计了！"恰待向前，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晕倒了，软做一堆，睡在地下。当时朱贵、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喝声："孩儿们休走！"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迟的就搠死在地。李逵大叫一声，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朱富慌忙拦住，叫道："不要害他！是我的师父，为人最好。你只顾先走。"李逵应道："不杀得曹太公老驴，如何出得这口气！"李逵赶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续后里正也杀了。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土兵都被搠死了。这看的人和众庄客，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却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

李逵还直顾寻人要杀，朱贵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伤人！"慌忙拦住，李逵方才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三个人提着朴刀，便要从小路里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他醒时，如何见的知县？必然赶来。你两个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且是为人忠直，等他赶来，就请他一发上山入伙，也是我的恩义，免得教回县去吃苦。"朱贵道："兄弟，你也见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留李逵在路傍帮你等他。只有李云那厮吃的药少，没一个时辰便醒。若是他不赶来时，你们两个休执迷等地。"朱富道："这是自然了。"当下朱贵前行去了。

且说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边等候，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朴刀，飞也似赶来，大叫道："强贼休走！"李逵见他来的凶，跳起身，挺着朴刀来斗李云，恐伤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内添双虎，聚义厅前庆四人。毕竟黑旋风斗青眼虎，二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诗曰：

豪杰遭逢信有因，连环钩锁共相寻。
矢言一德情坚石，歃血同心义断金。
七国争雄今继迹，五胡云扰振遗音。
汉廷将相由屠钓，莫惜梁山错用心。

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两个就官路旁边斗了五七合，不分胜败。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叫道：“且不要斗！都听我说。”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师父听说：小弟多蒙错爱，指教枪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贵，见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着他来照管李大哥。不争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因此做下这场手段。却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杀了这些土兵。我们本待去得远了，猜道师父回去不得，必来赶我。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师父，你是个精细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杀害了许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风，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你若回去时，定吃官司责怪，又无人来相救。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伙。未知尊意若何？”李云寻思了半晌，便道：“贤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么？”朱富笑道：“师父，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专一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李云听了，叹口气道：“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喜得我又无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随你们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说！”便和李云剪拂了。这李云不曾娶老小，亦无家当。当下三人合作一处，来赶车子。半路上朱贵接见了，大喜。四筹好汉跟了车仗便行。于路无话。

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马麟、郑天寿。都相见了，说道：“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今既见了，我两个先去回报。”当下二

人先上山来报知。

次日，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朱贵向前，先引李云拜见晁、宋二头领，相见众好汉，说道："此人是沂水县都头，姓李名云，绰号青眼虎。"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说道："这是舍弟朱富，绰号笑面虎。"都相见了。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众多好汉大喜，便教杀羊宰牛，做筵席庆贺。两个新到头领，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

吴用道："近来山寨十分兴旺，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皆是二公之德也，众兄弟之福也。然是如此，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拨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好做准备。西山地面广阔，可令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仍复都要设立水亭、号箭、接应船只，但有缓急军情，飞捷报来。山前设置三座大关，专令杜迁总行守把。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筑彼山前大路。他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廒，支出纳入，积万累千，精通书算。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大小头领号数。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信、牌面等项。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厅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令宋万、白胜去金沙滩下寨。令王矮虎、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钱粮。吕方、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令宋清专管筵宴。都分拨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话下。

梁山泊自此无事，每日只是操练人马，教演武艺。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赴水，船上厮杀。亦不在话下。

忽一日，宋江与晁盖、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我等弟兄众位，今日都共聚大义，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我想他回蓟州探母参师，期约百日便回，今经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来？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探听他虚实下落，如何不来。"戴宗道："愿往。"宋江大喜，说道："只有贤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

当日戴宗别了众人，次早打扮做个承局，下山去了。但见：

虽为走卒，不占军班。一生常作异乡人，两腿欠他行路债。寻常结束，青衫皂带系其身；赶趁程途，信笼文书常爱护。监司出入，皂花藤杖挂宣牌；帅府行军，夹棒黄旗书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时便到厅阶；紧急军情，时不过刻不违宣限。早向山东餐黍米，晚来魏府吃鹅梨。

且说戴宗自离了梁山泊，取路望蓟州来。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于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来到沂水县界，只闻人说道："前日走了黑旋风，伤了好多人，连累了都头李云，不知去向，至今无获处。"戴宗听了冷笑。

当日正行之次，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人来。看见了戴宗走得快，那人立住了脚，便叫一声："神行太保。"戴宗听得，回过脸来定睛看时，见山坡下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怎生模样？但见：

白范阳笠子，如银盘拖着红缨；皂团领战衣，似翡翠围成锦绣。搭膊丝绦缠裹肚，腿绑护膝衬鞝鞋。沙鱼鞘斜插腰刀，笔管枪银丝缠杆。那人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生得眉秀目疏，腰细膀阔。远看毒龙离石洞，近观飞虎下云端。

戴宗听得那人叫了一声"神行太保"，连忙回转身来问道："壮士素不曾拜识，如何呼唤贱名？"那汉慌忙答道："足下真乃是神行太保！"撇了枪，便拜倒在地。戴宗连忙扶住答礼，问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汉道："小弟姓杨名林，祖贯彰德府人氏，多在绿林丛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数月之前，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会，备说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如此义气。写下一封书，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只是不敢擅进，诚恐不纳。因此心意未定，进退蹉跎，不曾敢来。外日公孙先生所说，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伙的人。山寨里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日行八百里路。今见兄长行步非常，因此唤一声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无心而得遇！"戴宗道："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杳无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将令，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寻取公孙胜还寨。不期却遇足下相会。"杨林道："小弟虽是彰德府人，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弃，就随侍兄长同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实是万幸。寻得公孙先生见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迟。"杨林见说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结拜为兄。

戴宗收了甲马，两个缓缓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杨林置酒请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荤。"两个只买些素饭相待，结义为兄弟。过了

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饭，收拾动身。杨林便问道："兄长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来，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杨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的人，比不得兄长神体。"戴宗道："不妨。是我的这法，诸人都带得，作用了时，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并无妨碍。"当时取两个甲马，替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要紧要慢，都随着戴宗行。两个于路闲说些江湖上的事。虽只见缓缓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两个行到巳牌时分，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四围都是高山，中间一条驿路。杨林却自认得，便对戴宗说道："哥哥，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伙在内，近日不知如何。因为山势秀丽，水绕峰环，以此唤做饮马川。"两个正来到山边过，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战鼓乱鸣，走出一二百小喽啰，拦住去路。当先拥着两筹好汉，各挺一条朴刀，大喝道："行人须住脚！你两个是甚么鸟人？那里去的？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饶你两个性命！"杨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结果那呆鸟！"拈着笔管枪，抢将入去。那两个头领见他来得凶，走近前来看了，上首的那个便叫道："且不要动手！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杨林见了，却才认得。上首那个大汉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便唤下首这个长汉都来施礼罢。杨林请过戴宗，说道："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戴宗问道："这两个壮士是谁？如何认得贤弟？"杨林便道："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姓邓名飞，为他双睛红赤，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条铁链，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伙。一别五年，不曾见面，谁想今日他却在这里相遇着！"邓飞便问道："杨林哥哥，这位兄长是谁，必不是等闲人也。"杨林道："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邓飞听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道："平日只听得说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戴宗看那邓飞时，生得如何？有诗为证：

原是襄阳关扑汉，江湖飘荡不思归。
多餐人肉双睛赤，火眼狻猊是邓飞。

当下二位壮士施礼罢。戴宗又问道："这位好汉高姓大名？"邓飞道："我这兄弟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原因押送花石纲，要造大船，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他把本官一时杀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

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见说大喜。看那孟康时，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能攀强弩冲头阵，善造艨艟越大江。

真州妙手楼船匠，白玉幡竿是孟康。

当时戴宗见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筹好汉说话间，杨林问道：“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邓飞道：“不瞒兄长说，也有一年之上。只近半载之前，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哥哥，姓裴名宣，祖贯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极好刀笔，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亦会拈枪使棒，舞剑轮刀，智勇足备。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从我这里经过，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这裴宣极使得好双剑，让他年长，见在山寨中为主。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相会片时。”便叫小喽啰牵过马来，请戴宗、杨林都上了马，四骑马望山寨来。行不多时，早到寨前，下了马。裴宣已有人报知，连忙出寨降阶而接。戴宗、杨林看裴宣时，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四平八稳，心中暗喜。怎见得？有诗为证：

问事时智巧心灵，落笔处神号鬼哭。

心平恕毫发无私，称裴宣铁面孔目。

当下裴宣出寨来，降阶迎接，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俱各讲礼罢，谦让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杨林、邓飞、孟康，五筹好汉，宾主相待，坐定筵宴。当日大吹大擂饮酒，一团和气。看官听说：这也都是地煞星之数，时节到来，天幸自然义聚相逢。

众人吃酒中间，戴宗在筵上说起晁、宋二头领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四方豪杰，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仗义疏财，许多好处。众头领同心协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中间宛子城、蓼儿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许多军马，何愁官兵到来。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裴宣回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来人马，财赋亦有十余辆车子，粮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弃微贱时，引荐于大寨入伙，愿听号令效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纳，并无异心。更得诸公相助，如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杨林去蓟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那时一同扮做官军，星夜前往。”众人大喜。

酒至半酣，移去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个饮马川。但见：

一望茫茫野水，周回隐隐青山。几多老树映残霞，数片采云飘远岫。荒田寂寞，应无稚子看牛；古渡凄凉，那得奚人饮马。只好强人安寨栅，偏宜好汉展旌旗。

戴宗看了这饮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丽，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邓飞道：“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这里屯扎，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众皆大笑。五筹好汉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剑饮酒，戴宗称赞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内安歇。

次日，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三位好汉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别，自回寨里来收拾行装，整理动身。不在话下。

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在路晓行夜住，早来到蓟州城外，投个客店安歇了。杨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出家人，必是山间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里。”戴宗道：“说得是。”当时二人先到城外，一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并无一个人晓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来，又去远近村坊街市访问人时，亦无一个认得。两个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当日和杨林却入蓟州城里来寻他。两个寻问老成人时，都道：“不认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

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迎将一个人来。戴宗、杨林立在街上看时，前面两个小牢子，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一个捧着若干段子采缯之物；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姓杨名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有一首《临江仙》词，单道着杨雄好处。但见：

两臂雕青镌嫩玉，头巾环眼嵌玲珑。鬓边爱插翠芙蓉。背心书刽字，衫串染猩红。　问事厅前逞手段，行刑处刀利如风。微黄面色细眉浓。人称病关索，好汉是杨雄。

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靶法刀。原来才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送回家去，正从戴宗、杨林面前迎将过来，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为头的一个叫做踢杀羊张保。这汉是蓟州守御城池的军，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破落户汉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为见杨雄原是外

乡人来蓟州，却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气。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段匹，带了这几个没头神，吃得半醉，却好赶来要惹他。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那张保拨开众人，钻过面前叫道：“节级拜揖。”杨雄道：“大哥来吃酒。”张保道：“我不要酒吃，我特来向你借百十贯钱使用。”杨雄道：“虽是我认得大哥，不曾钱财相交，如何问我借钱？”张保道：“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如何不借我些？”杨雄应道：“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怎么是诈得百姓的？你来放刁，我与你军卫有司，各无统属！”张保不应，便叫众人向前一哄，先把花红段子都抢了去。杨雄叫道：“这厮们无礼！”却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被张保劈胸带住，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那几个都动起手来，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

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掸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焦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攧翻在地。那几个帮闲的见了，却待要来动手，早被那大汉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得身，把出本事来施展动，一对拳头撺梭相似，那几个破落户，都打翻在地。张保尴尬不是头，扒将起来，一直走了。杨雄忿怒，大踏步赶将去。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杨雄在后面追着，赶转小巷去了。那大汉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寻人厮打。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有诗为证：

> 路见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
> 那堪石秀真豪杰，慷慨相投入伙中。

当时戴宗、杨林向前邀住，劝道：“好汉且看我二人薄面，且罢休了。”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杨林替他挑了柴担，戴宗挽住那汉手，邀入酒店里来。杨林放下柴担，同到阁儿里面。那大汉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戴宗道：“我弟兄两个也是外乡人，因见壮士仗义之心，只恐足下拳手太重，误伤人命，特地做这个出场。请壮士酌三杯，到此相会，结义则个！”那大汉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却又蒙赐酒相待，实是不当。”杨林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戴宗相让，那汉那里肯僭上。戴宗、杨林一带坐了，那汉坐于对席。叫过酒保，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把与酒保道：“不必来问。但有下饭，只顾买来与我们吃了，一发总算。”酒保接了银子去，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唤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既蒙拜识，当以实告。”戴宗道：“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得遇壮士，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勾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石秀道：“小人只会使些枪棒，别无甚本事，如何能勾发达快乐？”戴宗道：“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石秀叹口气道：“小人便要去，也无门路可进。”戴宗道：“壮士若肯去时，小可当以相荐。”石秀道：“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杨名林。”石秀道：“江湖上听的说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一锭十两银子，送与石秀做本钱。石秀不敢受，再三谦让，方才收了，作谢二人，藏在身边，才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和戴宗、杨林说些心腹之话，投托入伙，只听的外面有人寻问入来。三个看时，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里来。戴宗、杨林见人多，吃了一惊，闹哄里，两个慌忙走了。

石秀起身迎住道：“节级，那里去来？”杨雄便道：“大哥，何处不寻你，却在这里饮酒。我一时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气力，救了我这场便宜。一时间只顾赶了那厮，去夺他包袱，却撇了足下。这伙兄弟听得我厮打，都来相助，依还夺得抢去的花红段匹回来，只寻足下不见。却才有人说道：‘两个客人劝他去酒店里吃酒。’因此才知得，特地寻将来。”石秀道：“却才是两个外乡客人，邀在这里酌三怀，说些闲话，不知节级呼唤。”杨雄大喜，便问道：“足下高姓大名？贵乡何处？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以此都唤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杨雄看石秀时，果然好个壮士，生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词，单道着石秀好处。但见：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当下杨雄又问石秀道：“却才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何处去了？”石秀

道："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只道相闹，以此去了。"杨雄道："恁地时，先唤酒保取两瓮酒来，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来相会。"众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

杨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石秀见说大喜，便说道："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杨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

正饮酒之间，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带领了五七个人，直寻到酒店里来。杨雄见了，起身道："泰山来做甚么？"潘公道："我听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寻将来。"杨雄道："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打得张保那厮见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认义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这几个弟兄吃碗酒了去。"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众人一家三碗吃了去。便教潘公中间坐了，杨雄对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来斟酒。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心中甚喜，便说道："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也不枉了！公门中出入，谁敢欺负他！"又问道："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户。"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杀牲口的勾当么？"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饭，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潘公道："老汉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这个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了这行衣饭。"三人酒至半酣，计算了酒钱，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

三人取路回来，杨雄入得门便叫："大嫂，快来与这叔叔相见。"只见布帘里面应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杨雄道："你且休问，先出来相见。"布帘起处，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生得如何？石秀看时，但见：

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抣抣、红鲜鲜、黑稠稠，正不知是甚么东西。

有诗为证：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唤做巧云，先嫁了一个吏员，是蓟州人，唤做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方才晚嫁得杨雄，未及一年夫妻。石

秀见那妇人出来，慌忙向前施礼道："嫂嫂请坐。"石秀便拜，那妇人道："奴家年轻，如何敢受礼？"杨雄道："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礼。"当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妇人还了两礼，请入来里面坐地。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不在话下。过了一宿。

话休絮烦。次日，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帻。"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来杨雄家里安放了。

却说戴宗、杨林自酒店里看见那伙做公的入来寻访石秀，闹哄里两个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寻问公孙胜。两日，绝无人认得，又不知他下落住处，两个商量了，且回去，要便再来寻访。当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离了蓟州，自投饮马川来，和裴宣、邓飞、孟康一行人马，扮作官军，星夜望梁山泊来。戴宗要见他功劳，又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

这段话下来，接着再说：有杨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开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又有一间空房在后面，那里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安歇在里面，又好照管。"石秀见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寻了个旧时识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帐目。"石秀应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绿妆点起肉案子、水盆、砧头，打磨了许多刀仗，整顿了肉案，打并了作坊猪圈，赶上十数个肥猪，选个吉日开张肉铺。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吃了一两日酒。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都欢喜。自此无话。一向潘公、石秀自做买卖。不觉光阴迅速，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时值秋残冬到，石秀里里外外身上，都换了新衣穿着。

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县买猪，三日了方回家来，只见铺店不开。却到家里看时，肉案、砧头也都收过了，刀仗家火亦藏过了。石秀是个精细的人，看在肚里，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一定背后有说话；又见我两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买卖。我休等他言语出来，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自古道：那得长远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却去房中换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细细写了一本清帐，从后面入来。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请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远出劳心，自赶猪来辛苦。"石秀道："礼当。丈丈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地诛灭。"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并不曾有个甚事。"石秀道："小人离乡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还帐目。今晚辞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听了，大笑起来道："叔叔差矣。你且住，听老汉说。"

那老子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报恩壮士提三尺，破戒沙门丧九泉。毕竟潘公对石秀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偈曰：

朝看楞伽经，暮念华严咒。
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
经咒本慈悲，冤结如何救。
照见本来心，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无私，何用求天佑。
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

话说这一篇言语，古人留下，单说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既修二祖四缘，当守三归五戒。叵耐缁流之辈，专为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遗臭后世，庸深可恶哉！

当时潘公说道："叔叔且住，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两夜不曾回家，今日回来，见收拾过了家火什物，叔叔一定心里只道是不开店了，因此要去。休说恁地好买卖，便不开店时，也养叔叔在家。不瞒叔叔说：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不幸没了。今得二周年，做些功果与他，因此歇了这两日买卖。今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老汉年纪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发和叔叔说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说时，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潘公道："叔叔今后并不要疑心，只顾随分且过。"当时吃了几杯酒并些素食，收过了杯盘。

只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铺设坛场，摆放佛像供器、鼓钹钟磬、香灯花烛。厨下一面安排斋食。杨雄到申牌时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贤弟，我今夜却限当牢，不得前来，凡事央你支持则个。"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间兄弟替你料理。"杨雄去了。石秀自在门前照管。没多时，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揭起帘子入来。石秀看那和尚时，端的整齐。但见：

一个青旋旋光头新剃，把麝香松子匀搽；一领黄烘烘直裰初缝，使沉速梅檀香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缕丝绦，系西地买来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只睃趁施主娇娘；这秃驴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发处，草庵中去觅尼姑；色胆动时，方丈内来寻行者。仰观神女思同寝，每见嫦娥要讲欢。

那和尚入到里面，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石秀答礼道："师父少坐。"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石秀便叫："丈丈，有个师父在这里。"潘公听得，从里面出来。那和尚便道："干爷，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开了这些店面，却没工夫出来。"那和尚便道："押司周年，无甚罕物相送，些少挂面，几包京枣。"老子道："阿也，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教："叔叔收过了。"石秀自搬入去，叫点茶出来，门前请和尚吃。

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妆轻抹，便问："叔叔，谁送物事来？"石秀道："一个和尚，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那妇人便笑道："是师兄海阇黎裴如海，一个老诚的和尚。他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出家在报恩寺中。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结拜我父做干爷，长奴两岁，因此上叫他做师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有这般好声音！"石秀道："缘来恁地！"自肚里已有些瞧科。

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随后跟出来，布帘里张看。只见那妇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那妇人便道："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和尚道："贤妹，些少薄礼微物，不足挂齿。"那妇人道："师兄何故这般说？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的？"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陆堂，也要来请贤妹随喜，只恐节级见怪。"那妇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计较，老母死时，也曾许下血盆愿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烦还了。"和尚道："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说？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办来。"那妇人道："师兄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只见里面丫嬛捧茶出来，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把帕子去茶锺口边抹一抹，双手递与和尚。那和尚一头接茶，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看那妇人身上，这妇人也嘻嘻的笑着看这和尚。人道色胆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张见。石秀自肚里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的！"石秀此时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帘，走将出来，那和尚放下茶盏，便道："大郎请坐。"这妇人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和尚

虚心冷气动问道："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为只好闲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礼数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相别出门去了。那妇人道："师兄早来些个。"那和尚应道："便来了。"妇人送了和尚出门，自入里面来了。石秀却在门前低了头，只顾寻思。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价辛辛苦苦挣扎，早晨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甚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名言语，道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
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且说这石秀自在门前寻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时，只见行者先来点烛烧香。少刻，海阇黎引领众僧却来赴道场，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汤已罢。打动鼓钹，歌咏赞扬。只见海阇黎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阇黎，摇动铃杵，发牒请佛，献斋赞供诸天护法监坛主盟，"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见那妇人乔素梳妆，来到法坛上，执着手炉，拈香礼佛。那海阇黎越逞精神，摇着铃杵，念动真言。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等模样，都七颠八倒起来。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阇黎没乱，诵真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沙弥，王押司念为押禁。动铙的望空便撇，打钹的落地不知。敲铦子的软做一团，击响磬的酥做一块。满堂喧哄，绕席纵横。藏主心忙，击鼓错敲了徒弟手；维那眼乱，磬槌打破了老僧头。十年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妇人，自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拴不定心猿意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间难得。石秀却在侧边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谓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间，证盟已了，请众人和尚就里面吃斋。海阇黎却在众僧背后，转过头来，看着那妇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两个都眉来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里，自有五分来不快意。众僧都坐了吃斋，先饮了几杯素酒，搬出斋来，都下了衬钱。潘公道："众师父饱斋则个。"众和尚说道："感承施主虔心，足矣了。"少刻，众僧斋罢，都起身行食去了。转过一遭，再入道场。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后了。

那妇人一点情动，那里顾的防备人看见，便自去支持。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把些茶食果品煎点。海阇黎着众僧用心看经，请天王拜忏，设浴召亡，参礼三宝。追荐到四更时分，众僧困倦，这海阇黎越逞精神，高声看诵。那妇人在布帘下看了，欲火炽盛，不觉情动，便教丫嬛请海和尚说话。那贼秃慌忙来到妇人面前。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说道："师兄，明日来取功德钱时，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记得。只说：要还愿，也还了好。"和尚又道："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妇人应道："这个采他则甚！又不是亲骨肉。"海阇黎道："恁地小僧却才放心。我只道是节级的至亲兄弟。"两个又戏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正张得着，都看在肚里了。当夜五更，道场满散，送佛化纸已了，众僧作谢回去，那妇人自上楼去睡了。石秀却自寻思了，气道："哥哥恁的豪杰，却恨撞了这个淫妇！"忍了一肚皮鸟气，自去作坊里睡了。

次日，杨雄回家，俱各不提。饭后，杨雄又出去了。只见海阇黎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径到潘公家来。那妇人听得是和尚来了，慌忙下楼，出来接着，邀入里面坐地，便叫点茶来。那妇人谢道："夜来多教师父劳神，功德钱未曾拜纳。"海阇黎道："不足挂齿。小僧夜来所说血盆忏愿心这一事，特禀知贤妹。要还时，小僧寺里见在念经，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妇人道："好，好！"便叫丫嬛请父亲出来商议。潘公便出来谢道："老汉打熬不得，夜来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无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干爷正当自在。"那妇人便道："我要替娘还了血盆忏旧愿。师兄说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搭还了。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只要证盟忏疏，也是了当一头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买卖紧，柜上无人。"那妇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

“我儿出口为愿，明日只得要去。”那妇人就取些银子做功果钱与和尚去，“有劳师兄，莫责轻微。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吃。”海阇黎道：“谨候拈香。”收了银子，便起身谢道：“多承布施，小僧将去分俵众僧。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起来宰猪赶趁。

却说杨雄当晚回来安歇，那妇人待他吃了晚饭，洗了脚手，却去请潘公对杨雄说道：“我的阿婆临死时，孩儿许下血盆经忏愿心在这报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酬了便回，说与你知道。”杨雄道：“大嫂，你便自说与我何妨。”那妇人道：“我对你说，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与你说。”当晚无话，各自歇了。

次日五更，杨雄起来，自去画卯，承应官府。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只见那妇人起来，浓妆艳饰，包了香盒，买了纸烛，讨了一乘轿子。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也不来管他。饭罢，把丫嬛迎儿也打扮了。巳牌时候，潘公换了一身衣裳，来对石秀道：“相烦叔叔照管门前，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石秀笑道：“多烧些好香，早早来。”石秀自肚里已知了。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一径望报恩寺里来。有诗为证：

眉眼传情意不分，秃奴缱恋女钗裙。
设言宝刹还经意，却向僧房会雨云。

却说海阇黎这贼秃单为这妇人，结拜潘公做干爷，只吃杨雄阻滞碍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从和这妇人结拜起，只是眉来眼去送情，未见真实的意。因这一夜道场里，才见他十分有意。期日约定了，那贼秃磨枪备剑，整顿精神，先在山门下伺候着。见轿子到来，喜不自胜，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劳和尚。”那妇人下轿来，谢道：“多多有劳师兄。”海阇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从五更起来诵经，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贤妹来证盟，却是多有功德。”把这妇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陆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烛之类，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那妇人都道了万福，参礼了三宝。海阇黎引到地藏菩萨面前，证盟忏悔。通罢疏头，便化了纸，请众僧自去吃斋，着徒弟陪侍。

海和尚却请：“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一邀把这妇人引到僧房里深处，预先都准备下了，叫声：“师哥，拿茶来！”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白雪锭器盏内，朱红托子，绝细好茶。吃罢，放下盏子，“请贤妹里面坐一坐。”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琴光黑漆春台，挂几幅名人书画，小桌儿上焚一炉妙香。潘公和女儿一带坐了，和尚对席，迎儿立在侧边。那妇人道：“师兄，

端的是好个出家人去处，清幽静乐。”海阇黎道：“娘子休笑话，怎生比得贵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师兄一日，我们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难得干爷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斋食已是贤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箸面了去？师哥，快搬来！”说言未了，却早托两盘进来，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异样菜蔬，并诸般素馔之物，排一春台。那妇人便道：“师兄何必治酒，无功受禄。”和尚笑道：“不成礼数，微表薄情而已。”师哥儿将酒来斟在杯内。和尚道：“干爷多时不来，试尝这酒。”老儿饮罢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吃。”老子道：“甚么道理！”和尚又劝道：“无物相酬贤妹娘子，胡乱告饮一杯。”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迎儿也吃劝了几杯。那妇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难得贤妹到此，再告饮几杯。”潘公叫轿夫入来，各人与他一杯酒吃。和尚道：“干爷不必记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处吃酒面。干爷放心，且请开怀自饮几杯。”

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特地对付下这等有力气的好酒。潘公吃央不过，多吃了两杯，当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干爷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两个师哥只一扶，把这老儿搀在一个静房里去睡了。这里和尚自劝道：“娘子，再开怀饮几杯。”那妇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怀。自古道：酒乱性，色迷人。那妇人三杯酒落肚，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口里嘈道：“师兄，你只顾央我吃酒做甚么？”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妇人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那妇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则个。”这和尚把那妇人一引，引到一处楼上，却是海阇黎的卧房，铺设得十分整齐。那妇人看了，先自五分欢喜，便道：“你端的好个卧房，干干净净。”和尚笑道：“只是少一个娘子。”那妇人也笑道：“你便讨一个不得？”和尚道：“那里得这般施主？”妇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和尚道：“你叫迎儿下去了，我便取出来。”那妇人道：“迎儿，你且下去，看老爷醒也未。”迎儿自下的楼来，去看潘公，和尚把楼门关上。那妇人道：“师兄，你关我在这里怎的？”这贼秃淫心荡漾，向前捧住那妇人，说道：“我把娘子十分错爱，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今日难得娘子到此，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那妇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骗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饶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那妇人张着手，说道：“和尚家倒会缠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说道：“任从娘子打，只怕娘子闪了手。”那妇人淫心也动，便搂起和尚道：“我终不成真个打你。”和尚便抱住

这妇人，向床前卸衣解带，共枕欢娱。正是：

不顾如来法教，难遵佛祖遗言。一个色胆歪斜，管甚丈夫利害；一个淫心荡漾，从他长老埋冤。这个气喘声嘶，却似牛齁柳影；那一个言娇语涩，浑如莺啭花间。一个耳边诉雨意云情，一个枕上说山盟海誓。阇黎房里，翻为快活道场；报恩寺中，反作极乐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倾在巧云中。

从古及今，先人留下两句言语，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凡俗人家岂可惹他。自古说这秃子道：

色中饿鬼兽中狨，弄假成真说祖风。
此物只宜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当时两个云雨才罢，那和尚搂住这妇人，说道：“你既有心于我，我身死而无怨。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不能勾终夜欢娱，久后必然害杀小僧！”那妇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寻思一条计了。我的老公，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我自买了迎儿，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时，便掇一 个香桌儿出来，烧夜香为号，你便入来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觉，却那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高声叫佛，便好出去。若买得这等一个时，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教你失了晓。”和尚听了这话，大喜道：“妙哉！你只顾如此行。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那妇人道：“我不敢留恋长久，恐这厮们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误约。”那妇人连忙再整云鬟，重匀粉面，开了楼门，便下楼来，教迎儿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来。轿夫吃了酒面，已在寺门前伺候。海阇黎只送那妇人到山门外，那妇人作别了上轿，自和潘公、迎儿归家，不在话下。

却说这海阇黎自来寻报晓头陀。本房原有个胡道，今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诸人都叫他做胡头陀。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劝人念佛，天明时收掠斋饭。海和尚唤他来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胡道起身说道：“弟子无功，怎敢受禄。日常又承师父的恩惠。”海阇黎道：“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我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这些银子权且将去买些衣服穿着。”胡道感激恩念不尽。海阇黎日常时，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午斋与胡道，待节下又带契他去看经，得些斋衬钱。胡道感恩不浅，寻思道：“他今日又与我银两，必有用我处，何必等他开口。”胡道便道：“师父，但有使令小道处，即当向前。”海阇黎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

说时，我不瞒你。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约定后门首但有香桌儿在外时，便是教我来。我却难去那里踅，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我才可去。又要烦你五更起来叫人念佛时，可就来那里后门头，看没人便把木鱼大敲报晓，高声叫佛，我便好出来。”胡道便道：“这个有何难哉！”当时应允了。

其日，先来潘公后门首讨斋饭。只见迎儿出来说道：“你这道人，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却在后门里来？”那胡道便念起佛来。里面这妇人听得了，已自瞧科，便出来后门问道：“你这道人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胡道应道：“小道便是五更报晓的头陀，教人省睡。晚间宜烧些香，教人积福。”那妇人听了大喜，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背，便对那妇人说道：“小道便是海阇黎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来探路。”那妇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间你可来看，如有香桌儿在外，你可便报与他则个。”胡道把头来点着。迎儿取将铜钱来与胡道去了。那妇人来到楼上，却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谓之奴才，但得了些小便宜，如何不随顺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妇人女使，可用而不可多，却又少他不得。古语不差，有诗为证：

送暖偷寒起祸胎，坏家端的是奴才。

请看当日红娘事，却把莺莺哄得来。

且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未到晚，先来取了铺盖去，自监里上宿。这迎儿得了些小意儿，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桌儿，黄昏时掇在后门外。那妇人却闪在旁边伺候。初更左侧，一个人戴顶头巾，闪将入来。迎儿问道：“是谁？”那人也不答应，便除下头巾，露出光顶来。这妇人在侧边见是海和尚，骂一声：“贼秃，倒好见识。”两个厮搂厮抱着上楼去了。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关上了后门，也自去睡了。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快活淫戏了一夜。自古道：莫说欢娱嫌夜短，只要金鸡报晓迟。两个正好睡哩，只听得咯咯地木鱼响，高声念佛。和尚和妇人梦中惊觉。海阇黎披衣起来道：“我去也，今晚再相会。”那妇人道：“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你便不可负约。如无香桌儿在后门，你便切不可来。”和尚下床，依前戴上头巾，迎儿开后门放他去了。自此为始，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那和尚便来。家中只有个老儿，未晚先自要去睡。迎儿这个丫头，已自是做一路了，只要瞒石秀一个。那妇人淫心起来，那里管顾。这和尚又知了妇人的滋味，两个一似被摄了魂魄的一般。这和尚只待头陀报了，便离寺来。那妇人专得迎儿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养和尚戏耍。自此往来，将近一月

有余，这和尚也来了十数遍。

且说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自在坊里歇宿，常有这件事挂心，每日委决不下，却又不曾见这和尚往来。每日五更睡觉，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高声叫佛。石秀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里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事有可疑。”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石秀正睡不着，只听得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入巷里来，到后门口高声叫道：“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石秀听得叫得跷蹊，便跳将起来，去门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和头陀去了，随后便是迎儿来关门。石秀见了，自说道：“哥哥如此豪杰，却恨讨了这个淫妇，倒被这婆娘瞒过了，做成这等勾当！”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门前挑了，卖个早市。饭罢，讨了一遭赊钱，日中前后，径到州衙前来寻杨雄。

却好行至州桥边，正迎见杨雄。杨雄便问道：“兄弟那里去来？”石秀道：“因讨赊钱，就来寻哥哥。”杨雄道：“我常为官事忙，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杯，且来这里坐一坐。”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酒楼上，拣一处僻净阁儿里，两个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来，安排盘馔、海鲜、按酒。二人饮过三杯，杨雄见石秀只低了头寻思。杨雄是个性急的人，便问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不乐，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石秀道：“家中也无有甚话。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话，敢说么？”杨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见外？有的话，但说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来，只顾承当官府，却不知背后之事。这个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且未敢说。今日见得仔细，忍不住，来寻哥哥，直言休怪！”杨雄道：“我却无背后眼，你且说是谁。”石秀道：“前者家里做道场，请那个贼秃海阇黎来，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兄弟都看见。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忏愿心，两个都带酒归来。我近日只听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看见果然是这贼秃，戴顶头巾，从家里出去。似这等淫妇，要他何用！”杨雄听了，大怒道：“这贱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后却再来敲门，那厮必然从后门先走，兄弟一把拿来，从哥哥发落。”杨雄道：“兄弟见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杨雄道：“我明日约你便是。”两个再饮了几杯，算还了酒钱，一同下楼来，出得酒肆，各散了。有诗为证：

饮散高楼便转身，杨雄怒气欲沾巾。

五更专等头陀过，准备钢刀要杀人。

只见四五个虞候叫杨雄道：“那里不寻节级！知府相公在花园里坐地，叫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快走，快走！”杨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唤我，只得去应答。兄弟先回家去。”石秀当下自归家里来，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里歇息。

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到后花园中使了几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来，一连赏了十大赏锺。杨雄吃了，都各散了。众人又请杨雄去吃酒。至晚，吃的大醉，扶将归去。那妇人见丈夫醉了，谢了众人，却自和迎儿搀上楼梯去，明晃晃地点着灯烛。杨雄坐在床上，迎儿去脱𩋆鞋，妇人与他除头巾，解巾帻。杨雄看了那妇人，一时蓦上心来。自古道：醉是醒时言。指着那妇人骂道：“你这贱人！贼妮子！好歹是我结果了你！”那妇人吃了一惊，不敢回话，且伏侍杨雄睡了。杨雄一头上床睡，一面口里恨恨地骂道：“你这贱人！腌臜泼妇！那厮敢大虫口里倒涎。我手里不到得轻轻地放了你！”那妇人那里敢喘气，直待杨雄睡着。

看看到五更，杨雄酒醒了讨水吃，那妇人便起，舀碗水递与杨雄吃了，桌上残灯尚明。杨雄吃了水，便问道：“大嫂，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那妇人道：“你吃得烂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脱衣裳，只在脚后倒了一夜。”杨雄道：“我不曾说甚么言语？”那妇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杨雄又问道：“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那妇人也不应，自坐在踏床上，眼泪汪汪，口里叹气。杨雄又说道：“大嫂，我夜来醉了，又不曾恼你，做甚么了烦恼？”那妇人掩着泪眼只不应。杨雄连问了几声，那妇人掩着脸假哭。杨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妇人在床上，务要问道为何烦恼。

那妇人一头哭，一面口里说道：“我爷娘发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不想半路相抛。今日嫁得你十分豪杰，却又是好汉，谁想你不与我做主！”杨雄道：“又作怪！谁敢欺负你，我不做主？”那妇人道：“我本待不说，却又怕你着他道儿；欲待说来，又怕你忍气。”杨雄听了，便道：“你且说怎么地来？”那妇人道：“我说与你，你不要气苦。自从你认义了这个石秀家来，初时也好，向后看看放出刺来。见你不归时，如常看了我，说道：“哥哥今日又不来，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采他，不是一日了。这个且休说。昨日早晨，我在厨下洗脖项，这厮从后走出来，看见没人，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无？’被我打脱了手。本待要声张起

来，又怕邻舍得知笑话，装你的望子。巴得你归来，却又滥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说。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这妇人反坐石秀，有诗为证：

可怪潘姬太不良，偷情潜自入僧房。
弥缝翻害忠贞客，一片虚心假肚肠。

杨雄听了，心中火起，便骂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厮倒来我面前又说海阇黎许多事，说得个没巴鼻。眼见得那厮慌了，便先来说破，使个见识。”口里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亲兄弟，赶了出去便罢。”

杨雄到天明下楼来，对潘公说道：“宰了的牲口腌了罢，从今日便休要做买卖！”一霎时，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开店，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

石秀是个乖觉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杨雄醉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拟定是反说我无礼。他教杨雄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辩，教杨雄出丑。我且退一步了，自却别作计较。”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裹。杨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来辞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小人告回，帐目已自明明白白，并无分文来去。如有毫厘昧心，天诛地灭！”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

石秀相辞去了，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赁了一间房住下。石秀却自寻思道：“杨雄与我结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起个四更，便见分晓。”在店里住了两日，却去杨雄门前探听，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出去。石秀道：“今晚必须当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当晚回店里，睡到四更起来，跨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开了店门，径踅到杨雄后门头巷内。伏在黑影里张时，却好交五更时候，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来巷口探头探脑。石秀一闪，闪在头陀背后，一只手扯住头陀，一只手把刀去脖子上搁着，低声喝道：“你不要挣扎！若高做声，便杀了你！你只好好实说，海和尚叫你来做怎地？”头陀道：“好汉，你饶我便说。”石秀道：“你快说，我不杀你。”头陀道：“海阇黎和潘公女儿有染，每夜来往，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唤他入钹；五更里却教我来打木鱼叫佛，唤他出钹。”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头陀道：“他还在他家里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鱼响，他便出来。”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鱼与

我。”头陀身上剥了衣服，夺了木鱼。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被石秀将刀就项上一勒，杀倒在地。头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护膝，一边插了尖刀，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海阇黎在床上，却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连忙起来披衣下楼。迎儿先来开门，和尚随后从后门里闪将出来。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顾敲做甚么！”石秀也不应他，让他走到巷口，一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则声！高则声便杀了你。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海阇黎知道是石秀，那里敢挣扎则声，被石秀都剥了衣裳，赤条条不着一丝。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三四刀搠死了，却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将了两个衣服卷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里，轻轻地开了门进去，悄悄地关上了，自去睡。不在话下。

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点个灯笼，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正来到死尸边过，却被绊一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只见小猴子叫道：“苦也！一个和尚醉倒在这里。”老子摸得起来，摸了两手血迹，叫声苦，不知高低。

几家邻舍听得，都开了门出来，把火照时，只见遍地都是血粥，两个尸首躺在地上。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陈告。正是：祸从天降，灾向地生。恰似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王公毕竟被众邻舍拖住见官，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十六 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庄

诗曰：

古贤遗训太叮咛，气酒财花少纵情。

李白沉江真鉴识，绿珠累主更分明。

铜山蜀道人何在？争帝图王客已倾。

寄语缙绅须领悟，休教四大日营营。

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直到蓟州府里首告。知府却才升厅，一行人跪下告道："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泼翻在地下。看时，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头陀，俱各身上无一丝，头陀身边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汉每日常卖糕糜营生，只是五更出来赶趁。今朝起得早了些个，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不看下面，一跤绊翻，碗碟都打碎了。只见两个死尸，血碌碌的在地上，一时失惊，叫起来，倒被邻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镜，可怜见辨察。"知府随即取了供词，行下公文，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行人，押了邻舍、王公一干人等，下来检验尸首，明白回报。众人登场看检已了，回州禀复知府："为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阇黎裴如海。傍边头陀，系是寺后胡道。和尚不穿一丝，身上三四道搠伤致命方死。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只脖项上有勒死痕伤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惧罪自行勒死。"知府叫拘本寺首僧，鞫问缘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也没个决断。当案孔目禀道："眼见得是这和尚裸形赤体，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杀死，不干王公之事。邻舍都教召保听候，尸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备棺木盛殓，放在别处。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知府道："也是。"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不在话下。

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们，亦知此事，在街上讲动了，因此做成一只曲儿来，道是：

"叵耐秃囚无状，做事只恁狂荡。暗约娇娥，要为夫妇，永同鸳帐。

怎禁贯恶满盈，玷辱诸多和尚。血泊内横尸里巷，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立雪齐腰，投岩喂虎，全不想祖师经上。目连救母生天，这贼秃为娘身丧。”

后来蓟州城里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

“破戒沙门情最恶，终朝女色昏迷。头陀做作亦跷蹊。睡来同衾枕，死去不分离。小和尚片时狂性起，大和尚魄丧魂飞。长街上露出这些儿。只因胡道者，害了海阇黎。”

这件事满城里都讲动了，那妇人也惊得呆了。自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杨雄在蓟州府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头陀，心里早瞧了七八分，寻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了，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我今日闲些，且去寻他，问他个真实。”正走过州桥前来，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杨雄回过头来，见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没寻你处。”石秀道：“哥哥且来我下处，和你说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说道：“哥哥，兄弟不说谎么？”杨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瞒过了，怪兄弟相闹不得。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因此来寻哥哥，有表记教哥哥看。”将过和尚、头陀的衣裳，“尽剥在此。”杨雄看了，心头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出这口恶气！”石秀笑道：“你又来了！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说时，却不错杀了人？”杨雄道：“是此怎生罢休得？”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说，教你做个好男子。”杨雄道：“贤弟，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石秀道：“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静。哥哥到明日，只说道：‘我多时不曾烧香，我今来和大嫂同去。’把那妇人赚将出来，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许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却不是上着？”杨雄道：“兄弟何必说得！你身上清洁，我已知了。都是那妇人谎说。”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杨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见，必不差了。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你却休要误了。”石秀道：“小弟不来时，所言俱是虚谬。”

杨雄当下别了石秀，离了客店，且去府里办事。至晚回家，并不提起，亦不说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来，对那妇人说道：“我昨夜梦见神人叫

我，说有旧愿不曾还得。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未曾还得。今日我闲些，要去还了。须和你同去。”那妇人道：“你便自去还了罢，要我去何用？”杨雄道：“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必须要和你同去。”那妇人道：“既是恁地，我们早吃些素饭，烧汤洗浴了去。”杨雄道：“我去买香纸，雇轿子。你便洗浴了，梳头插带了等我。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饭罢便来，兄弟休误。”石秀道：“哥哥，你若抬得来时，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你三个步行上来，我自在上面一个僻处等你。不要带闲人上来。”

杨雄约了石秀，买了纸烛归来，吃了早饭。那妇人不知有此事，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迎儿也插带了。轿夫扛轿子，早在门前伺候。杨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烧香，早去早回。”那妇人上了轿子，迎儿跟着，杨雄也随在后面。出得东门来，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与我抬上翠屏山去，我自多还你些轿钱。”不到一个时辰，早来到那翠屏山上。但见：

远如蓝靛，近若翠屏，涧边老桧摩云，岩上野花映日。漫漫青草，满目尽是荒坟；袅袅白杨，回首多应乱冢。一望并无闲寺院，崔嵬好似北邙山。

原来这座翠屏山，却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乱坟，上面并无庵舍寺院，层层尽是古墓。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叫轿夫歇下轿子，拔去葱管，搭起轿帘，叫那妇人出轿来。妇人问道：“却怎地来这山里？”杨雄道：“你只顾且上去。轿夫只在这里等候，不要来，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轿夫道：“这个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

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只见石秀坐在上面。那妇人道：“香纸如何不将来？”杨雄道：“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把妇人一扶，扶到一处古墓里。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杆棒都放在树根，前来道：“嫂嫂拜揖！”那妇人连忙应道：“叔叔怎地也在这里？”一头说，一面肚里吃了一惊。石秀道：“在此专等多时。”杨雄道：“你前日对我说道，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又将手摸着你胸前，问你有孕也未。今日这里无人，你两个对的明白。”那妇人道：“哎呀，过了的事，只顾说甚么！”石秀睁着眼来道：“嫂嫂，你怎么说这般闲话，正要哥哥面前说个明白。”那妇人道：“叔叔，你没事自把髯儿提做甚么！”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诤，教你看个证见。”便去包裹里取出海阇黎并头陀的衣服来，撒放地下，道：“你认得么？”那妇人看了，飞红了

脸，无言可对。石秀飕地掣出腰刀，便与杨雄说道：“此事只问迎儿，便知端的。”

杨雄便揪过那丫头，跪在面前，喝道：“你这小贱人，快好好实说，怎地在和尚房里入奸？怎生约会把香桌儿为号？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实对我说，饶你这条性命。但瞒了一句，先把你剁做肉泥。”迎儿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杀我，我说与你。”却把僧房中吃酒，上楼看佛牙，赶他下楼来看潘公酒醒说起，“两个背地里约下，第三日教头陀来化斋饭，叫我取铜钱布施与他。娘子和他约定，但是官人当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儿放出后门外，便是暗号。头陀来看了，却去报知和尚。当晚海阇黎扮做俗人，带顶头巾入来。五更里，只听那头陀来敲木鱼响，高声念佛为号，叫我开后门放他出去。但是和尚来时，瞒我不得，只得对我说了。娘子许我一副钏镯，一套衣裳，我只得随顺了。似此往来，通有数十遭，后来便吃杀了。又与我几件首饰，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因此不敢说。只此是实，并无虚谬。”

迎儿说罢，石秀便道：“哥哥得知么？这般言语，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杨雄揪过那妇人来，喝道：“贼贱人！丫头已都招了，便你一些儿休赖，再把实情对我说了，饶了你贱人一条性命！”那妇人说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饶恕了我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杨雄喝道：“贱人，你快说！”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从做道场夜里说起，直到往来，一一都说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那妇人道：“前日他醉了骂我，我见他骂得跷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说与他。到五更里，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我却把这段话来支吾。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杨雄道：“兄弟，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剥了衣裳，我亲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石秀也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杨雄应道：“果然。兄弟把刀来，我自动手！”迎儿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那妇人在树上叫道：“叔叔劝一劝！”石秀道：“嫂嫂，哥哥自来伏侍你。”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

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杨雄道：“兄弟你且来，和你商量一个长便。如今一个奸夫，一个淫妇，都已杀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立命？”石秀道：“兄弟已寻思下了，自有个所在，请哥哥便行，不可耽迟。”杨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杀了人，兄弟又杀人，不去投梁山泊入伙，却投那里去？”正是：

奸淫妇女说缘因，顷刻尸骸化作尘。

若欲避他灾与祸，梁山泊里好潜身。

杨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如何便肯收录我们？”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谁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愁甚不收留！”杨雄道：“凡事先难后易，免得后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们。”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发放心，前者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尚兀自在包里。因此可去投托他。”杨雄道：“既有这条门路，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这般兜搭。倘或入城事发拿住，如何脱身？放着包裹里见有若干钗钏首饰，兄弟又有些银两，再有三五个人也勾用了，何须又去取讨。惹起是非来，如何救解？这事少时便发，不可迟滞。我们只好望山后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杆棒，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提了朴刀。却待要离古墓，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我听得多时了。”杨雄、石秀看时，那人纳头便拜。杨雄却认得这人，姓时名迁，祖贯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则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却得杨雄救了他。人都叫他做鼓上蚤。怎见得时迁的好处？有诗为证：

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

形容如怪族，行步似飞仙。

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悬。

偷营高手客，鼓上蚤时迁。

当时杨雄便问时迁：“你说甚么？”时迁道：“节级哥哥听禀：小人近日没甚道路，在这山里掘些古坟，觅两分东西。因见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来冲

撞，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了。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么？”石秀道：“既是好汉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那争你一个！若如此说时，我们一同去。”时迁道：“小人却认得小路去。”当下引了杨雄、石秀，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投梁山泊去了。

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不见三个下来。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过了，不免信步寻上山来，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两个轿夫上去看时，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以此聒噪。轿夫看了，吃那一惊，慌忙回家报与潘公，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带了仵作行人，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回复知府，禀道：“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割在松树边。使女迎儿，杀死在古墓下。坟边遗下一堆妇人、头陀衣服。”知府听了，想起前日海和尚、头陀的事，备细询问潘公。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都说了一遍。知府道：“眼见得是此妇人与这和尚通奸，那女使、头陀做脚。想这石秀那厮路见不平，杀死头陀、和尚。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女使无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杨雄、石秀，便知端的。”当即行移文书，出给赏钱，捕获杨雄、石秀。其余轿夫人等，各放回听候。潘公自去买棺木，将尸首殡葬，不在话下。

再说杨雄、石秀、时迁离了蓟州地面，在路夜宿晓行。不则一日，行到郓州地面。过得香林洼，早望见一座高山，不觉天色渐渐晚了。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个人行到门前看时，但见：

前临官道，后傍大溪。数百株垂柳当门，一两树梅花傍屋。荆榛篱落，周回绕定茅茨；芦苇帘栊，前后遮藏土炕。右壁厢一行书写：门关暮接五湖宾；左势下七字句道：庭户朝迎三岛客。虽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车驷马来。

当日黄昏时候，店小二却待关门，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小二问道：“客人来路远，以此晚了。”时迁道：“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问道：“客人不曾打火么？”时迁道：“我们自理会。”小二道：“今日没客歇，灶上有两只锅干净，客人自用不妨。”时迁问道：“店里有酒肉卖么？”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并无下饭。”时迁道：“也罢。先借五升米来做饭，却理会。”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就淘了，做起一锅饭来。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杨雄取出一只钗儿，把与店小二，先回他这瓮酒来吃，明日一

发算帐。小二哥收了钗儿，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筛酒来，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放下四只大碗，斟下酒来吃。

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问小二哥道：“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小二哥应道：“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冈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这里方圆三百里，却唤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这里唤作祝家店，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石秀道：“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小二道：“此间离梁山泊不远，地方较近，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石秀道：“我与他些银两，回与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这个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编着字号。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这主人法度不轻。”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顾饮酒。”小二道：“小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宽饮几杯。”

小二哥去了。杨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见时迁道：“哥哥要肉吃么？”杨雄道：“店小二说没了肉卖，你又那里得来？”时迁嘻嘻的笑着，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杨雄问道：“那里得这鸡来？”时迁道：“小弟却才去后面净手，见这只鸡在笼里。寻思没甚与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提桶汤去后面，就那里挦得干净，煮得熟了，把来与二位哥哥吃。”杨雄道：“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石秀笑道：“还不改本行。”三个笑了一回，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一面盛饭来吃。

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将起来，前后去照管。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都是鸡骨头。却去灶上看时，半锅肥汁。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不见了鸡，连忙出来问道：“客人，你们好不达道理！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时迁道：“见鬼了耶耶！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何曾见你的鸡？”小二道：“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了？”时迁道：“敢被野猫拖了？黄猩子吃了？鹞鹰扑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谁？”石秀道：“不要争，值几钱，赔了你便罢。”店小二道：“我的是报晓鸡，店内少他不得。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只要还我鸡！”石秀大怒道：“你诈哄谁？老爷不赔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们休要在这

里讨野火吃。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石秀听了，大骂道：“便是梁山泊好汉，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杨雄也怒道：“好意还你些钱，不赔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声：“有贼！”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径奔杨雄、石秀来。被石秀手起，一拳一个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时迁一掌打肿了脸，作声不得。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

杨雄道：“兄弟，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三个当下吃饱了，把包裹分开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枪架上拣了一条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过了他。”便去灶前寻了把草，灶里点个火，望里面四下焠着。看那草房被风一搧，刮刮杂杂火起来。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三个拽开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小忿原来为攘鸡，便教兵燹及黔黎。

智多星用连环计，祝氏庄园作粉齑。

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约有一二百人，发着喊赶将来。石秀道：“且不要慌，我们且拣小路走。”杨雄道：“且住，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待天色明朗却走。”说犹未了，四下里合拢来。杨雄当先，石秀在后，时迁在中，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那伙人初时不知，轮着枪棒赶来。杨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个。前面的便走，后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赶入去，又搠翻了六七人。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头，都退了去。三个得一步，赶一步。正走之间，喊声又起。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拖入草窝去了。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却得杨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拨，两把挠钩拨开去了。将朴刀望草里便戳。发声喊，都走了。两个见捉了时迁，怕深入重地，亦无心恋战，顾不得时迁了，且四下里寻路走罢。见东边火把乱明，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两个便望东边来。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自救了带伤的人去。将时迁背剪绑了，押送祝家庄来。

且说杨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见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就问路程。”两个便入村店里来，倚了朴刀，对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来，就做些饭吃。酒保一面铺下菜蔬按酒，荡将酒来。方欲待吃，只见外面一个人奔将入来。身材长大，生得阔脸方腮，眼鲜耳大，貌丑形粗，穿一领茶褐绸衫，戴一顶万字头巾，系一条白绢搭膊，下面穿一双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店主人连忙应道：“装了担，

少刻便送到庄上。”那人分付了，便转身。又说道：“快挑来。”却待出门，正从杨雄、石秀面前过。杨雄却认得他，便叫一声：“小郎，你如何却在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却也认得，便叫道：“恩人如何来到这里？”望着杨雄、石秀便拜。

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有分教：梁山泊内，恼犯了那个英雄；独龙冈前，乱杀下一堆尸首。直教祝家庄上三番闹，宛子城中大队来。毕竟杨雄、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十七 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诗曰：

聪明遭折挫，狡狯失便宜。
损人终有报，倚势必遭危。
良善为身福，刚强是祸基。
直饶三杰勇，难犯宋江威。

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杨雄道："这个兄弟姓杜名兴，祖贯是中山府人氏。因为他面颜生得粗莽，以此人都唤他做鬼脸儿。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维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会。"杜兴便问道："恩人为何公干来到这里？"杨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蓟州杀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个来的伙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我三个连夜逃走，不提防背后赶来。我弟兄两个杀翻了他几个，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把时迁搭了去。我两个乱撞到此，正要问路，不想遇见贤弟。"杜兴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时迁还你。"杨雄道："贤弟少坐，同饮一杯。"

三人坐下。当时饮酒，杜兴便道："小弟自从离了蓟州，多得恩人的恩惠，来到这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杜兴身上，以此不想回乡去。"杨雄道："此间大官人是谁？"杜兴道："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等。惟有祝家庄最豪杰，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长子祝龙，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个教师，唤做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

不当之勇。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西边有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这里东村庄上，却是杜兴的主人，姓李名应，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飞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求书去搭救时迁。”杨雄又问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唤扑天雕的李应？”杜兴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却原来在这里。多闻他真个了得，是好男子，我们去走一遭。”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杜兴那里肯要他还，便自招了酒钱。

三个离了村店，便引杨雄、石秀来到李家庄上。杨雄看时，真个好大庄院。外面周回一遭阔港，粉墙傍岸，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入得门来到厅前，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杜兴道：“两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报知，请大官人出来相见。”杜兴入去不多时，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杨雄、石秀看时，果然好表人物。有《临江仙》词为证：

鹘眼鹰睛头似虎，燕颔猿臂狼腰。疏财仗义结英豪。爱骑雪白马，喜着绛红袍。　背上飞刀藏五把，点钢枪斜嵌银条。性刚谁敢犯分毫。李应真壮士，名号扑天雕。

当时李应出到厅前，杜兴引杨雄、石秀上厅拜见。李应连忙答礼，便教上厅请坐，杨雄、石秀再三谦让，方才坐了。李应便叫取酒来且相待。杨雄、石秀两个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求救时迁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修了一封书缄，填写名讳，使个图书印记，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备一匹快马，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

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上马去了。杨雄、石秀拜谢罢。李应道：“二位壮士放心，小人书去，便当放来。”杨雄、石秀又谢了。李应道：“且请去后堂，少叙三杯等待。”两个随进里面，就具早膳相待。饭罢，吃了茶。李应问些枪法，见杨雄、石秀说的有理，心中甚喜。

巳牌时分，那个副主管回来。李应唤到后堂问道：“去取的这人在那里？”主管答道：“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倒有放还之心。后来走出祝氏三杰，反焦躁起来，书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应失惊道：“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书到便当依允。如何恁地起来？必是你说得不好，以致

如此！杜兴，你须自去走一遭，亲见祝朝奉，说个仔细缘由。”杜兴道：“小人愿去，只求东人亲笔书缄，到那里方才肯放。”李应道：“说得是。”急取一幅花笺纸来，李应亲自写了书札，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把与杜兴接了。后槽牵过一匹快马，备上鞍辔，拿了鞭子，便出庄门，上马加鞭，奔祝家庄去了。李应道：“二位放心。我这封亲笔书去，少刻定当放还兄弟相见。”杨雄、石秀深谢了，留在后堂，饮酒等待。

看看天色待晚，不见杜兴回来。李应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见庄客报道：“杜主管回来了。”李应问道：“几个人回来？”庄客道：“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马回来。”李应摇着头道：“却又作怪！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今日缘何恁地？”杨雄、石秀都跟出前厅来看时，只见杜兴下了马，入得庄门。见他模样，气得紫涨了面皮，半晌说不的话。杜兴怒气时，有诗为证：

怪眼圆睁谁敢近，神眉剔竖果难当。
生来长在中山府，鬼脸英雄性最刚。

李应出到前厅，连忙问道：“你且说备细缘故，怎么地来？”杜兴道：“小人赍了东人书呈，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却好遇见祝龙、祝虎、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小人声了三个喏，祝彪喝道：‘你又来做甚么？’小人躬身禀道：‘东人有书在此拜上。’祝彪那厮变了脸，骂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又来怎地？’小人说道：‘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人数。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今投敝庄东人。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万望高抬贵手，宽恕，宽恕！’祝家三个都叫道：‘不还，不还！’小人又道：‘官人请看，东人书札在此。’祝彪那厮接过书去，也不拆开来看，就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祝彪、祝虎发话道：‘休要惹老爷们性发，把你那李应捉来，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小人本不敢尽言，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把东人百般秽骂。便喝叫庄客来拿小人，被小人飞马走了。于路上气死小人！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今日全无些仁义！”

那李应听罢，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下，大呼庄客：“快备我那马来！”杨雄、石秀谏道：“大官人息怒。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李应那里肯听，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前后兽面掩心，穿一领大红袍，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拿了点钢枪，戴上凤翅盔，出到庄前，点起三百悍勇庄客。杜兴也披一副甲，持把枪上马，带领二十余骑马军。杨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应的马，径奔祝家庄

来。

日渐衔山时分，早到独龙冈前，但将人马排开。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山冈，四下一遭阔港。那庄正造在冈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墙里四边，都盖窝铺。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李应勒马在庄前大骂："祝家三子，怎敢毁谤老爷！"只见庄门开处，拥出五六十骑马来。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出马。怎生打扮？

头戴缕金凤翅荷叶盔，身穿连环锁子梅花甲。腰悬一副弓和箭，手执二件刀与枪。马额下红缨如血染，宝镫边气焰似云霞。

当下李应见了祝彪，指着大骂道："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头上胎发犹存，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共意，保护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时，早来早放，要取物件，无有不奉。我今一个平人，二次修书来讨，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协意，共捉梁山泊反贼，扫清山寨，你如何却结连反贼，意在谋叛？"李应喝道："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当得何罪！"祝彪道："贼人时迁已自招了，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遮掩不过。你去便去，不去时，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

李应大怒，拍坐下马，挺手中枪，便奔祝彪。两边擂起鼓来。祝彪纵马去战李应。两个就独龙冈前，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十七八合。祝彪战李应不过，拨回马便走。李应纵马赶将去。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得较亲，背翻身一箭。李应急躲时，臂上早着。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杨雄、石秀见了，大喝一声，拈两条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祝彪抵当不住，急勒回马便走，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那马负疼，壁直立起来，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杨雄、石秀见了，自思又无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赶。杜兴也自把李应救起，上马先去了。杨雄、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见天色晚来，也自回去了。

杜兴扶着李应，回到庄前，下了马，同入后堂坐。众宅眷都出来看视，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连夜在后堂商议。杨雄、石秀说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又中了箭。非不效力。时迁亦不能勾出来。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就救时迁。"李应道："非是我不用心，实出无奈。两位壮士，只得休怪！"叫杜

兴取些金银相赠，杨雄、石秀那里肯受。李应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两个方才收受，拜辞了李应。杜兴送出村口，指与大路。杜兴作别了，自回李家庄。不在话下。

且说杨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儿直挑出来。两个入到店里买些酒吃，就问路程。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两个一面吃酒，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见他两个非常，便来答应道："你两位客人从那里来？要问上山去怎地？"杨雄道："我们从蓟州来。"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么？"杨雄道："我乃是杨雄。这个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认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多曾称说兄长，闻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个叙礼罢，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响箭。只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鸭嘴滩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早见戴宗、杨林下山来迎接。俱各叙礼罢，一同上至大寨里。

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都来聚会，大寨坐下。戴宗、杨林引杨雄、石秀上厅参见晁盖、宋江并众头领。相见已罢，晁盖细问两个踪迹。杨雄、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伙先说了。众人大喜，让位而坐。杨雄渐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李应二次修书去讨，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誓愿要捉山寨里好汉，且又千般辱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不说万事皆休，才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正是：

杨雄石秀诉衷肠，可笑时迁行不臧。

惹得群雄齐发怒，兴兵三打祝家庄。

宋江慌忙劝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同心协助，如何却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如何？孩儿们，快斩了报来！"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

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哥哥权且息怒，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吴学究道：“兄长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众头领力劝，晁盖方才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失，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拜罢，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于杨林之下。山寨里都唤小喽啰来参贺新头领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石秀安歇，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

当晚席散。次日，再备筵席，会众商量议事。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启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商议已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留下吴学究、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护持大寨。原拨定守滩、守关、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麟监督战船。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头一拨宋江、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领三千小喽啰，三百马军，披挂已了，下山前进；第二拨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麟、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领三千小喽啰，三百马军，随后接应。再着金沙滩、鸭嘴滩二处小寨，只教宋万、郑天寿守把，就行接应粮草。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于路无话，早来到独龙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军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便和花荣商议道：“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杂，未可进兵，且先使两个入去探听路途曲折，然后进去。知得顺逆路程，却才进去与他敌对。”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个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破阵冲敌，用着你先去。这是做细作的勾当，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这个鸟庄，何须哥哥费力，只兄弟自带了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何须要人先去打听！”宋江喝道：“你这厮休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便来。”李逵走开去了，自说道：“打死几个苍蝇，也何须大惊小怪。”宋江便唤石秀来，

说道："兄弟曾到彼处，可和杨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我们扮做甚么样人入去好？"杨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去，身边藏了短刀，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入去。你只听我法环响，不要离了我前后。"石秀道："我在蓟州，原曾卖柴。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身边藏了暗器，有些缓急，扁担也用得着。"杨林道："好，好！我和你计较了，今夜打点，五更起来便行。"宋江听了，心中也喜，有诗为证：

攘鸡无赖笑时迁，被捉遭刑不可言。
搔动宋江诸煞曜，三庄迅扫作平川。

且说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行不到二十来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四下里湾环相似，树木丛密，难认路头，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石秀看时，却见杨林头戴一个破笠子，身穿一领旧法衣，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进来。石秀见没人，叫住杨林说道："看见路径湾杂难认，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天色已晚，他们众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细。"杨林道："不要管他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顾望大路先走，见前面一村人家，数处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门前歇了，只见店内把朴刀、枪又插在门前，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写个大"祝"字。往来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见了，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唱个喏，拜揖道："丈人，请问此间是何风俗，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那老人道："你是那里来的客人？原来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钱，回乡不得，因此担柴来这里卖，不知此间乡俗地理。"老人道："客人，只可快走，别处躲避。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石秀道："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怎地了大厮杀？"老人道："客人，你敢真个不知，我说与你：俺这里唤做祝家庄，村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见今引领军马在村口，要来厮杀。却怕我这村里路杂，未敢入来，见今驻扎在外面。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但有令传来，便要去策应。"石秀道："丈人，村中总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这祝家村，也有一二万人家。"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西村唤扈太公庄，有个女儿，唤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那老人道："若是我们初来时，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来要吃捉了？"老人道："我这村里的路，有首诗说道：'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

是出不去。’”石秀听罢，便哭起来，扑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倘或卖了柴出去，撞见厮杀走不脱，却不是苦！爷爷，怎地可怜见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只指与小人出去的路罢。”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买你的。你且入来，请你吃些酒饭。”石秀拜谢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里。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谢道：“爷爷，指教出去的路径。”那老人道：“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湾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飞签，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石秀拜谢了，便问：“爷爷高姓？”那老人道：“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复姓锺离，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勾了，即当厚报。”

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吵闹。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石秀又问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说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魔法师，闪入村里来。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晓的白杨树转湾抹角的消息。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报与庄上大官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去，因此吃拿了。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

说言未了，只听得前面喝道，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石秀在壁缝里张时，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人骑战马，都弯弓插箭。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石秀自认得他，特地问老人道：“过去相公是谁？”那老人道：“这官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唤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弟兄三个，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谢道：“老爷爷，指点寻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杀，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爷爷，可救一命则个！”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听得没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谢了，坐在他家。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排门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红灯为号，齐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叫过去了。

石秀问道："这个人是谁？"那老人道："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今夜约会要捉宋江。"石秀见说，心中自忖了一回，讨个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

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不见杨林、石秀出来回报，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出来回报道："听得那里讲动，说道捉了一个细作，小弟见路径又杂，难认，不敢深入重地。"宋江听罢，忿怒道："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又吃拿了一个细作，必然陷了两个兄弟。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也要救他两个兄弟。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只见李逵便道："我先杀入去，看是如何。"宋江听得，随即便传将令，教军士都披挂了。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穆弘居左，黄信在右，宋江、花荣、欧鹏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

比及杀到独龙冈上，是黄昏时分。宋江催趱前军打庄。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挥两把夹钢板斧，火剌剌地杀向前来。到得庄前看时，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庄门里不见一点火，李逵便要下水过去。杨雄扯住道："使不得！关闭庄门，必有计策。待哥哥来，别有商议。"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双斧，隔岸大骂道："那鸟祝太公老贼，你出来，黑旋风爷爷在这里！"庄上只是不应。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杨雄接着，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亦无动静。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军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书上明明戒说：'临敌休急暴。'是我一时见不到，只要救两个兄弟，以此连夜起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庄前，不见敌军，他必有计策，快教三军且退。"李逵叫道："哥哥，军马到这里了，休要退兵，我与你先杀过去，你都跟我来。"

说犹未了，庄上早知。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那独龙冈上，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宋江道："取旧路回军。"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说道："来的旧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军兵四下里寻路走。李逵挥起双斧，往来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敌军。只见独龙冈上山顶，又放一个炮来。响声未绝，四下里喊声震地，惊的宋公明目睁口呆，罔知所措。

你便有文韬武略，怎逃出地网天罗？直饶班马才能，难脱龙潭虎穴。正是：安排缚虎擒龙计，要捉惊天动地人。毕竟宋公明并众将军马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一文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诗曰：

虎噬狼吞满四方，三庄人马势无双。
天王绰号惟晁盖，时雨高名羡宋江。
可笑金睛王矮虎，翻输红粉扈三娘。
他年同聚梁山泊，女辈英华独擅场。

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且教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苦起来。宋江问道："怎么叫苦？"众军都道："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转到这里。"宋江道："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时，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叫道："才得望火把亮处取路，又有苦竹签、铁蒺藜，遍地撒满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丧我也！"

正在慌急之际，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报来说道："石秀来了。"宋江看时，见石秀拈着口刀，奔到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传下将令，教五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湾走去，不要管他路阔路狭。"宋江催趱人马，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且寻烛灯便走。"花荣在马上看见，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们投西，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花荣道："有何难哉！"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撺起来。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杀出村口去。只听得前面喊声连天，一带火把纵横撩乱。宋江教前军扎住，且使石秀领路去探。不多时，回

来报道："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杀散伏兵。"宋江听罢，进兵夹攻，夺路奔出村口并杀。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

会合着林冲、秦明等，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却好天明，去高阜处下了寨栅，整点人马，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宋江大惊，询问缘故，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前去探路，不提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拖翻马脚，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救护不得。"宋江听罢大怒，要杀随行军汉："如何不早报来？"林冲、花荣劝住。宋江众人纳闷道："庄又不曾打得，倒折了两个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杨雄道："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所有东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见今在庄上养疾。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分付教取一对段匹羊酒，选一骑好马并鞍辔，亲自上门去求见。林冲、秦明权守栅寨。宋江带同花荣、杨雄、石秀，上了马，随行三百马军，取路投李家庄来。

到得庄前，早见门楼紧闭，吊桥高拽起了，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门楼上早擂起鼓来。宋江在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特来谒见大官人，别无他意，休要提备。"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石秀在彼，慌忙开了庄门，放只小船过来，与宋江声喏。宋江连忙下马来答礼。杨雄、石秀近前禀道："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唤做鬼脸儿杜兴。"宋江道："原来是杜主管。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经过此间，特献采段名马羊酒薄礼，只求一见，别无他意。"杜兴领了言语，再渡过庄来，直到厅前。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李应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与他厮见？无私有意。你可回他话道，只说我卧病在床，动止不得，难以相见，改日却得拜会。礼物重蒙所赐，不敢祗受。"

　　三祝英雄不可干，便将羊酒事高谈。
　　李应倨傲情辞伪，紧闭重门不放参。

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禀道："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本欲亲身迎迓，奈缘中伤，患躯在床不能相见，容日专当拜会。重蒙所赐厚礼，并不敢祗受。"宋江道："我知你东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庄失利，欲求相见则个，他恐祝家庄见怪，不肯出来相见。"杜兴道："非是如此，委实患病。小人虽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颇知此间虚实事情：中间是祝家庄，东是俺李家庄，西是扈家庄。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应。今番恶了俺东人，自不去救应。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

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不须提备东边，只要紧防西路。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若打前门，却不济事；若是两面夹攻，方可得破。前门打紧，路杂难认，一遭都是盘陀路径，阔狭不等。但有白杨树，便可转湾，方是活路。如无此树，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砍伐去了，将何为记？”杜兴道：“虽然砍伐了树，如何起得根尽？也须有树根在彼。只宜白日进兵去攻打，黑夜不可进去。”

宋江听罢，谢了杜兴，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里坐下。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礼与他，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得，他是富贵良民，惧怕官府，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李逵笑道：“那厮想是个小孩子，怕见。”众人一齐都笑起来。宋江道：“虽然如此说了，两个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众人都起身说道：“哥哥将令，谁敢不听！不知教谁前去？”黑旋风李逵说道：“你们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锋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头忍气。宋江便点马麟、邓飞、欧鹏、王矮虎四个，“跟我亲自做先锋去。”第二点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横、张顺、白胜，准备下水路用人。第三点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两路，策应众军。标拨已定，都饱食了，披挂上马。

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引着四个头领，一百五十骑马军，一千步军，直杀奔祝家庄来。于路着人探路，直来到独龙冈前。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时，果然雄壮。古人有篇诗赞，便见祝家庄气象。但见：

独龙山前独龙冈，独龙冈上祝家庄。
绕冈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
墙内森森罗剑戟，门前密密排刀枪。
飘扬旗帜惊鸟雀，纷纭矛盾生光芒。
强弩硬弓当要路，灰瓶炮石护垣墙。
对敌尽皆雄壮士，当锋多是少年郎。
祝龙出阵真难敌，祝虎交锋莫可当。
更有祝彪多武艺，咤叱暗呜比霸王。
朝奉祝公谋略广，金银罗绮有千箱。

樽酒常时延好客，山林镇日会豪强。
久共三村盟誓约，扫清强寇保村坊。
白旗一对门前立，上面明书字两行：
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

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心中大怒，设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永不回梁山泊！"众头领看了，一齐都怒起来。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正看之间，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着喊，从后杀来。宋江留下马麟、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自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怎生结束？但见：

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

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一骑青鬃马上，轮两口日月双刀，引着三五百庄客，前来祝家庄策应。宋江道："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想来正是此人，谁敢与他迎敌？"说犹未了，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听得说是个女将，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当时喊了一声，骤马向前，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一丈青。两军呐喊，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一个双刀的熟闲，一个单枪的出众，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宋江在马上看时，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恨不得便捉过来，谁想斗过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颤脚麻，枪法便都乱了。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心中道："这厮无理！"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拨回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去了。众庄客齐上，把王矮虎横拖倒拽捉了去。

欧鹏见折了王英，便提起刀来救。一丈青纵马跨刀，接着欧鹏，两个便斗。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滚刀。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一个欧鹏刀法精熟，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跑着马，提了铁枪，大发喊赶将来。祝家庄上已看多时，诚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桥，开了庄门，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骤马提枪来捉宋江。马麟看见，一骑马使起双刀，来迎住祝龙厮杀。邓

飞恐宋江有失，不离左右，看他两边厮杀，喊声迭起。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欧鹏斗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宋江看时，大喜，却是霹雳火秦明，听得庄后厮杀，前来救应。宋江大叫："秦统制，你可替马麟！"

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正没好气，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便撇了欧鹏，却来接住马麟厮杀。两个都会使双刀，马上相迎着，正如这风飘玉屑，雪撒琼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

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带了铁锤，上马挺枪，杀将出来。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栾廷玉也不来交马，带住枪时，刺斜里便走。欧鹏赶将去，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翻筋斗攧下马去。邓飞大叫："孩儿们救人！"上马飞着铁枪，径奔栾廷玉。宋江急唤小喽啰救得欧鹏上马。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拍马便走。栾廷玉也撇了邓飞，却来战秦明。两个斗了一二十合，不分胜败。栾廷玉卖个破绽，落荒即走，秦明舞棍，径赶将去。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秦明不知是计，也追入去。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见秦明马到，拽起绊马索来，连人和马都绊翻了，发声喊，捉住了秦明。邓飞见秦明坠马，慌忙来救，急见绊马索拽，却待回身，两下里叫声："着！"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就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见，只叫得苦。止救得欧鹏上马。

马麟撇了一丈青，急奔来保护宋江，望南而走。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投赶将来。看看没路，正待受缚。只见正南上一伙好汉飞马而来，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宋江看时，乃是没遮拦穆弘。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两个好汉飞奔前来，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东北上又一个好汉，高声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时，乃是小李广花荣。三路人马一齐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祝龙。庄上望见，恐怕两个吃亏，且教祝虎守着住庄门，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使一条长枪，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一齐混战。庄前李俊、张横、张顺下水过来，被庄上乱箭射来，不能下手。戴宗、白胜只在对岸呐喊。宋江见天色晚了，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宋江又教小喽啰筛锣，聚拢众好汉，且战且走。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只恐弟兄们迷了路。

正行之间，只见一丈青飞马回来，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马望东而走。背后一丈青紧追着，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赶投深村处来。一丈青正赶上宋

江，待要下手，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轮两把板斧，引着七八十个小喽啰，大踏步赶将来。一丈青便勒转马，望这树林边去。宋江也勒住马看时，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怎生结束？但见：

嵌宝头盔稳戴，磨银铠甲重披。

素罗袍上绣花枝，狮蛮带琼瑶密砌。

丈八蛇矛紧挺，霜花骏马频嘶。

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

那来军正是豹子头林冲，在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飞刀纵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两个斗不到十合，林冲卖个破绽，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林冲把蛇矛逼个住，两口刀逼斜了，赶拢去，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宋江看见，喝声采，不知高低。林冲叫军士绑了，骤马来问道：“不曾伤犯了哥哥？”宋江道：“不曾伤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应众好汉，且教来村口商议。天色已晚，不可恋战。”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林冲保护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马上，取路出村口来。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急急都赶出村口来。祝家庄人马，也收回庄上去了。满村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一发拿了宋江，却解上东京去请功。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

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到村口下了寨栅。先教将一丈青过来，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啰，着四个头领，骑四匹快马，把一丈青拴了双手，也骑一匹马，“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便来回话。待我回山寨，自有发落。”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尽皆小尽送去。就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一行人都领了将令，连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夜不睡，坐而待旦。

次日，只见探事人报来说：“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郭盛，带五百人马到来。”宋江听了，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到中军帐里坐下。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一面犒赏三军众将。吴用道：“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不知近日胜败如何？”宋江道：“一言难尽！叵耐祝家那厮，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这厮无礼！先一遭进兵攻打，因为失其地利，折了杨林、黄信。夜来进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栾廷玉锤打

伤了欧鹏，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邓飞。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折尽锐气。今来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吴学究笑道：“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却好有此这个机会。吴用想来，唾手而得，事在旦夕可破。”宋江听罢大惊，连忙问道：“军师神机妙策，人不敢及。请问先生，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机会自何而来？”

吴学究笑着，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说出这个机会来。有分教：祝家庄上，杀数百个壮汉村夫；梁山泊中，添八九个英雄好汉。正是：空中伸出拿云手，救出天罗地网人。毕竟军师吴用对宋江说出甚么机会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十九 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西江月》：

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郭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

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今日有个机会，却是石勇面上一起来投入伙的人，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杨林、邓飞的至爱相识。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以为进身之报，随后便至。五日之内可行此计，却是好么？”宋江听了，大喜道：“妙哉！”方才笑逐颜开。说话的，却是甚么计策？下来便见。

看官牢记这段话头，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回，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会的话，下来接着关目。

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弟兄两个，哥哥唤做解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阔。曾有一篇《临江仙》，单道着解珍的好处：

虽是登州搜猎户，忠良偏恶奸邪。虎皮战袄鹿皮靴。硬弓开满月，强弩蹬桦车。浑铁钢叉无敌手。纵横谁敢拦遮。怒时肝胆尽横斜。解珍心性恶，人号两头蛇。

那个兄弟解宝，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也有一篇《西江月》，单道着解宝的好处：

性格忘生拚命，生来骁勇英豪。

赶翻麋鹿与猿猱，杀尽山中虎豹。

手执莲花铁镋，腰悬蒲叶尖刀。

腰间紧束虎筋绦，双尾蝎英雄解宝。

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镋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两个拈着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着箭便走。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渌渌滚将下山去了。解宝道："好了，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

解宝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此时方才天明，两个敲开庄门入去。庄客报与太公知道。多时，毛太公出来。解珍、解宝放下钢叉，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毛太公道："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有甚话说？"解珍道："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要捕获大虫，一连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个，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园里，二位且少坐。敢弟兄肚饥，吃些早饭去取。"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解珍、解宝起身谢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迟。"解珍、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来教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贤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伯。"

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百般开不开。毛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是锁簧锈了，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来打

开了罢。”庄客便将铁锤来，敲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去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在我园里？”解珍道：“我两个怎地得错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不认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抬去。”解宝道：“哥哥，你且来看。这里一 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头，如何得不在这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毛太公道：“你休这等说，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便又抬得过？却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你如何这般说话！”解珍道：“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这两个好无道理！我好意请你吃酒饭，你颠倒赖我大虫。”解宝道：“有甚么赖处！你家也见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却没本事去捉，倒来就我见成。你倒将去请功，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宝睁起眼来，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么？”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内外。你看这两个教化头倒来无礼！”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心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厅前搬折阑干，打将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个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理会！”

解氏深机捕获，毛家巧计牢笼。

当日因争一虎，后来引起双龙。

那两个正骂之间，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引着一伙伴当。解珍听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接着说道：“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你爹不讨还我，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毛仲义道：“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你两个不要发怒，随我到家里，讨还你便了。”解珍、解宝谢了。毛仲义叫开庄门，教他两个进去。待得解珍、解宝入得门来，便教关上庄门，喝一声：“下手！”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众人一发上，把解珍、解宝绑了。毛仲义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掳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

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解宝。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正中了他的计策，分说不得。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并一包赃物，扛了许多打碎的家火什物，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抬了，解上州里来。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

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为头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教对付他两个性命，便来亭心里坐下。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快过来跪在亭子前！”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

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见没人，那小节级便道：“你两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亲弟兄两个，别无那个哥哥。”那小牢子道：“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与你相会，足下莫非是乐和舅？”那小节级道：“正是。我姓乐名和，祖贯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我自在此州里勾当，做小牢子。人见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姐夫见我好武艺，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怎见得？有诗为证：

玲珑心地衣冠整，俊俏肝肠语话清。
能唱人称铁叫子，乐和聪慧是天生。

原来这乐和是个聪明伶俐的人，诸般乐品尽皆晓得，学着便会；作事见头知尾；说起枪棒武艺，如糖似蜜价爱。为见解珍、解宝是个好汉，有心要救他，只是单丝不成线，孤掌岂能鸣，只报得他一个信。乐和说道：“好教你两个得知，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你两个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你既说起他来，只央你寄一个信。”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房分姐姐，是我爷面上的，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原来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

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用眼看时，生得如何？但见：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乐和入进店内，看着顾大嫂，唱个喏道："此间姓孙么？"顾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乐和道："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顾大嫂笑道："原来却是乐和舅，数年不曾拜会。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舅舅且请里面拜茶。"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顾大嫂便动问道："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家下穷忙少闲，不曾相会。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乐和答道："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虽不曾相会，多闻他的大名。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顾大嫂道："这两个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乐和道："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抢掳家财，解入州里来。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结果了性命。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占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他说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难以救拔。"顾大嫂听罢，一片声叫起苦来，便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这几个火家去不多时，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怎见得孙新的好处？有诗为证：

军班才俊子，眉目有神威。
鞭起乌龙见，枪来玉蟒飞。
胸藏鸿鹄志，家有虎狼妻。
到处人钦敬，孙新小尉迟。

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军官子孙，因调来登州驻扎，弟兄就此为家。孙新生得身长力壮，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几路好鞭枪，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叫他做小尉迟。有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孙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两个已下在牢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却径来相投舅舅。"乐和道："但有用着小人处，尽可出力而行，当得向前。"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将出一包金银，付与乐和：

“望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乐和谢了，收了银两，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不在话下。

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你有甚么道理，救我两个兄弟？”孙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钱有势。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须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两个，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别样也救他不得。”顾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孙新笑道：“你好粗卤！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劫了牢也要个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行不得这件事。”顾大嫂道：“这两个是谁？”孙新道：“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邹润，如今见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两个相帮助，此事便成。”顾大嫂道：“登云山离这里不远，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孙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下酒食肴馔，我去定请得来。”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铺下数般果品按酒，排下桌子。

天色黄昏时候，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艺，气性高强，不肯容人，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怎见得？有诗为证：

平生度量宽如海，百万呼卢一笑中。
会使折腰飞虎棒，邹渊名号出林龙。

第二个好汉名唤邹润，是他侄儿，年纪与叔叔仿佛，二人争差不多。身材长大，天生一等异相，脑后一个肉瘤，以此人都唤他做独角龙。那邹润往常但和人争闹，性起来，一头撞去。忽然一日，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看的人都惊呆了。怎见得？有诗为证：

脑后天生瘤一个，少年撞折涧边松。
大头长汉名邹润，壮士人称独角龙。

当时顾大嫂见了，请入后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说了，商量劫牢一节。邹渊道：“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来个心腹的。明日干了这件事，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我却有个去处，我也有心要去多时。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顾大嫂道：“遮莫甚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邹渊道：“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他手下见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一个是石将军石勇，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如何？”顾大嫂道：“最好。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邹润道：“还有一件，我们倘或得了人，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如之奈何？”孙

新道："我的亲哥哥见做本州兵马提辖，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几番草寇临城，都是他杀散了，到处闻名。我明日自去请他来，要他依允便了。"邹渊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孙新说道："我自有良法。"当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推一辆车子："快走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说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烦来家看觑。'"顾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说我病重临危，有几句紧要的话，须是便来，只有一番相见嘱付。"火家推车儿去了。孙新专在门前伺候，等接哥哥。

饭罢时分，远远望见车儿来了，载着乐大娘子，背后孙提辖骑着马，十数个军汉跟着，望十里牌来。孙新入去报与顾大嫂得知，说："哥嫂来了。"顾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孙新出来，接见哥嫂："且请嫂嫂下了车儿，同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孙提辖下了马，入门来，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落腮胡须，八尺以上身材，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射得硬弓，骑得劣马，使一管长枪，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海边人见了，望风而降。怎见得？有诗为证：

胡须黑雾飘，性格流星急。
鞭枪最熟惯，弓箭常温习。
阔脸似妆金，双睛如点漆。
军中显姓名，病尉迟孙立。

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进得门，便问道："兄弟，婶子害甚么病？"孙新答道："他害得症候，病得跷蹊，请哥哥到里面说话。"孙立便入来。孙新分付火家着这伙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吃酒。便教火家牵过马，请孙立入到里面来坐下。良久，孙新道："请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孙立同乐大娘子入进房里，见没有病人。孙立问道："婶子病在那里房内？"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邹渊、邹润跟在背后。孙立道："婶子，你正是害甚么病？"顾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孙立道："却又作怪！救甚么兄弟？"顾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聋妆哑！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孙立道："我并不知因由。是那两个兄弟？"顾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禀：这解珍、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两个兄弟，都投梁山泊入伙去。恐怕明日事发，先负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请伯伯、姆姆到此，说个长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时，我

们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朝廷有甚分晓，走了的倒没事，见在的便吃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们吃官司坐牢，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伯伯尊意若何？”孙立道：“我却是登州的军官，怎地敢做这等事？”顾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们今日先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邹渊、邹润各拔出短刀在手。孙立叫道：“婶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从长计较，慢慢地商量。”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顾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时，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们自去下手。”孙立道：“虽要如此行时，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个虚实，方可行事。”顾大嫂道：“伯伯，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迟。”孙立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开，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罢，罢，罢！都做一处商议了行。”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人马，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邹渊去了。又使孙新入城里来，问乐和讨信，就约会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宝得知。

次日，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共有四十余人。孙新宰了两个猪，一腔羊，众人尽吃了一饱。教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孙新跟着孙立，邹渊领了邹润，各带了火家，分作两路入去。正是：

捉虎翻成纵虎灾，赃官污吏巧安排。
乐和不去通关节，怎得牢城铁瓮开。

且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宝的性命。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里门里狮子口边，只听得拽铃子响，乐和道：“甚么人？”顾大嫂应道：“送饭的妇人。”乐和已自瞧科了，便来开门，放顾大嫂入来，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包节级正在亭心坐着看见，便喝道：“这妇人是甚么人？敢进牢里来送饭？自古狱不通风。”乐和道：“这是解珍、解宝的姐姐，自来送饭。”包节级喝道：“休要教他入去，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乐和讨了饭，却来开了牢门，把与他两个。解珍、解宝问道：“舅舅，夜来所言的事如何？”乐和道：“你姐姐入来了，只等前后相应。”乐和便把匣床与他两个开了。只听的小牢子入来报道：“孙提辖敲门，要走入来。”包节级道：“他自是军官，来我牢里有何事干？休要开门！”顾大嫂一踅，踅下亭心边去。外面又叫道：“孙提辖焦躁了打门。”包节级忿怒，便下亭心来。顾大嫂大叫一声：“我的兄弟在那里？”身边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刀来。包节级见不是头，望

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宝提起枷从牢眼里钻将出来，正迎着包节级。包节级措手不及，被解宝一枷梢打重，把脑盖劈得粉碎。当时顾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一齐发喊，从牢里打将出来。孙立、孙新两个把住牢门，见四个从牢里出来，一发望州衙前便走。邹渊、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街市上大喊起，行步的人先奔出城去。孙提辖骑着马，弯着弓，搭着箭，压在后面。街上人家都关上门，不敢出来。州里做公的人认得是孙提辖，谁敢向前拦当。众人簇拥着孙立奔出城门去，一直望十里牌来，扶搀乐大娘子上了车儿，顾大嫂上了马，帮着便行。

解珍、解宝对众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贼冤家，如何不报了去？"孙立道："说得是。"便令："兄弟孙新与舅舅乐和，先护持车儿前行着，我们随后赶来。"孙新、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去了。孙立引着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并火家伴当，一径奔毛太公庄上来，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在庄上庆寿饮酒，却不提备。一伙好汉呐声喊，杀将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不留一个。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后院里牵得七八匹好马，把四匹捎带驮载。解珍、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各人上马，带了一行人，赶不到三十里路，早赶上车仗人马，一处上路行程。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

不一二日，来到石勇酒店里，那邹渊与他相见了，问起杨林、邓飞二人。石勇答言说起："宋公明去打祝家庄，二人都跟去，两次失利，听得报来说，杨林、邓飞俱被陷在那里，不知如何？备闻祝家庄三子豪杰，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孙立听罢，大笑道："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伙，正没半分功劳，献此一条计策，打破祝家庄，为进身之报，如何？"石勇大喜道："愿闻良策。"孙立道："栾廷玉那厮，和我是一个师父教的武艺。我学的枪刀，他也知道。他学的武艺，我也尽知。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郓州守把经过，来此相望，他必然出来迎接。我们进身入去，里应外合，必成大事。此计如何？"

正与石勇说计未了，只见小校报道："吴学究下山来，前往祝家庄救应去。"石勇听得，便叫小校快去报知军师，请来这里相见。说犹未了，已有军马来到店前，乃是吕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人马到来。石勇接入店内，引着这一行人都相见了，备说投托入伙献计一节。吴用听了大喜，说道："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烦请往祝家庄行此一事，成全这段功劳如何？"孙立等众人皆喜，一齐都依允了。吴用道："小生今去

也。如此见阵，我人马前行，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

吴学究商议已了，先来宋江寨中。见宋公明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备说起：“石勇、杨林、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今来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伙，特献这条计策，以为进身之报。今已计较定了，里应外合，如此行事，随后便来参见兄长。”宋江听说罢，大喜，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忙叫寨内置酒，安排筵席等来相待。

却说孙立教自己的伴当人等，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只带了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孙新、顾大嫂、乐和，共是八人，来参宋江。都讲礼已毕，宋江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

再说吴学究道：“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我自有用他处。”

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有分教：打破了祝家庄，壮观得梁山泊。直教天罡龙虎相逢日，地煞风云际会时。毕竟军师吴学究取那四个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格言曰：

乾坤宏大，日月照鉴分明。宇宙宽洪，天地不容奸党。使心用幸，果报只在今生。积善存仁，获福休言后世。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万种强为，争奈随缘俭用。心慈行孝，何须努力看经。意恶损人，空读如来一藏。

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坚。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连夜下山来，我自有用他处。"戴宗去了。

只见寨外军士来报："西村扈家庄上扈成，牵牛担酒，特来求见。"宋江叫请入来。扈成来到中军帐前，再拜恳告道："小妹一时粗卤，年幼不省人事，误犯威颜。今者被擒，望扎将军宽恕。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小妹不合奋一时之勇，陷于缧绁。如蒙将军饶放，但用之物，当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请坐说话。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白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须与你扈家无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还礼，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我便把令妹还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吴学究便道："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扈成道："如今擒锁在祝家庄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如何能勾得你令妹回去？"吴学究道："兄长休如此说。只依小生一言，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你可就缚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时，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上山寨，奉养在宋太公处。你且放心回去，我这里自有个道理。"扈成道："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强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谢了去。

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换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领了一行人马，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报入庄里去。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说与祝氏三杰道：“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带了二十余人马，开了庄门，放下吊桥，出来迎接。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众人讲礼已罢。栾廷玉问道：“贤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对调我来此间郓州守把城池，提防梁山泊强寇。便道经过，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特来相探。本待从前门来，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不敢过来，特地寻觅村里，从小路问道庄后，入来拜望仁兄。”栾廷玉道：“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只要捉了宋江贼首，一并解官。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正如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孙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成全兄长之功。”

栾廷玉大喜。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再拽起了吊桥，关上了庄门。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更换衣裳，都出前厅来相见。祝朝奉与祝龙、祝虎、祝彪三杰都相见了，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讲礼已罢，便对祝朝奉说道：“我这个贤弟孙立，绰号病尉迟，任登州兵马提辖。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孙立道：“卑小之职，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孙立动问道：“连日相杀，征阵劳神。”祝龙答道：“也未见胜败。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拜见宅眷，唤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说道：“这三个是我兄弟。”指着乐和便道：“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指着邹渊、邹润道：“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却见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那里有疑心，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且饮酒食。

过了一两日，到第三日，庄兵报道：“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马拿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早迎见一彪军马，约有五百来人，当先拥出那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轮枪，乃是小李广花荣。祝彪见了，跃马挺枪，向前来斗。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两个在独龙冈前，约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花荣卖了个破绽，拨回马便走，引他赶来。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背后有认得的说道：“将军休要去赶，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听罢，便勒转马来不赶，领回人马，投

庄上来，拽起吊桥。看花荣时，也引军马回去了。祝彪直到厅前下马，进后堂来饮酒。孙立动问道："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祝彪道："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斗了五十余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来。"孙立道："来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几个。"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众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庄兵报道："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当下祝龙、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挂了，出到庄前门外，远远地望见，早听得鸣锣擂鼓，呐喊摇旗，对面早摆成阵势。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廷玉，右边孙提辖，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两边。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祝龙焦躁，喝叫放下吊桥，绰枪上马，引一二百人马，大喊一声，直奔林冲阵上。庄门下擂起鼓来，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龙交战，连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两边鸣锣，各回了马。祝虎大怒，提刀上马，跑到阵前高声大叫："宋江决战！"说言未了，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乃是没遮拦穆弘，来战祝虎。两个斗了三十余合，又没胜败。祝彪见了大怒，便绰枪飞身上马，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一骑马，一条枪，飞抢出来战祝彪。

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心中忍耐不住，便唤孙新："取我的鞭枪来，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披挂了，牵过自己马来，这骑马号乌骓马，鞴上鞍子，扣了三条肚带，腕上悬了虎眼钢鞭，绰枪上马。祝家庄上一声锣响，孙立出马在阵前。宋江阵上林冲、穆弘、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孙立早跑马出来，说道："看小可捉这厮们。"孙立把马兜住，喝问道："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出来与我决战！"宋江阵内鸾铃响处，一骑马跑将出来，众人看时，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两马相交，双枪并举，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两个斗到五十合，孙立卖个破绽，让石秀一枪搠入来，虚闪一个过，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直挟到庄前撇下，喝道："把来缚了！"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都赶散了。

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见了孙立，众皆拱手钦伏。孙立便问道："共是捉得几个贼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又捉得一个黄信；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阵上拿得两个：秦明、邓飞。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共是七个了。"孙立道："一个也不要坏他，快做七辆囚车装了，与些酒饭，将养身体，休教饿损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教天下传名，说这个祝家

庄三子。”祝朝奉谢道：“多幸得提辖相助，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车装了。

看官听说：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要赚祝家庄人，故意教孙立捉了，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邹润、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杨林、邓飞见了邹渊、邹润，心中暗喜。乐和张看得没人，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已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话休絮繁。一是祝家庄当败，二乃恶贯满盈，早是祝家庄坦然不疑。

至第五日，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当日辰牌时候，早饭已罢，只见庄兵报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孙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备便了。先安排些挠钩套索，须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庄上人都披挂了。祝朝奉亲自也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见正东上一彪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背后便是李俊、阮小二，约有五百以上人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随背后是张横、张顺。正南门楼上望时，也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喊声大举。栾廷玉听了道：“今日这厮们厮杀，不可轻敌。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祝龙道：“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贼兵。”祝虎道：“我也出后门杀那正南上的人马。”祝彪道：“我也出前门捉宋江，是要紧的贼首。”祝朝奉大喜，都赏了酒。各人上马，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此时邹渊、邹润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监门左侧。解珍、解宝藏了暗器，不离后门。孙新、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顾大嫂先拨人兵保护乐大娘子，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踅。只听风声，便乃下手。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开，放了吊桥，一齐杀将出来。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投去厮杀。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入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便唿哨了几声，轮动大斧，早把守监房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陷车，放出七个大虫来，各各寻了器械，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

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并力向前。祝虎见庄里火起，先奔回来。孙立守

在吊桥上，大喝一声："你那厮那里去！"拦住吊桥。祝虎省口，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这里吕方、郭盛，两戟齐举，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搠翻在地，众军乱上，剁做肉泥。前军四散奔走。孙立、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飞马望庄后而来。到得吊桥边，见后门头解珍、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撺将下来。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踊身便到，轮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轮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拍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啰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下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活捉牛羊不记其数。宋江看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正嗟叹间，闻人报道："黑旋风烧了扈家庄，砍得头来献纳。"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来投降，谁教他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庄院？"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说道："祝龙是兄弟杀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宋江喝道："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别的怎地是你杀了？"黑旋风道："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故违了我的将令！"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李逵答道："谁鸟奈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

指路之力，救济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宋江大喜。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头领：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前面鞭敲金镫，后军齐唱凯歌。但见：

云开见日，雾散天清。旱苗得时雨重生，枯树遇春风再活。一鞭喜色，如龙骏马赴梁山；满面笑容，似虎雄兵归大寨。车上满装粮草，军中尽是降兵。风卷旌旗，将将齐敲金镫响；春风宇宙，人人都唱凯歌回。

宋江把这祝家庄兵都收在部下，一行军马尽出村口。乡民百姓，自把祝家庄村坊拆作白地。

话分两头。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闭门在庄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惊喜相半。只见庄客入来报说：“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便问祝家庄事情。”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入庄。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出来迎迓，邀请进庄里前厅。知府下了马，来到厅上，居中坐了，侧首坐着孔目，下面一个押番，几个虞候，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李应拜罢，立在厅前，知府问道：“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伤左臂，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知府道：“胡说！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采段金银，你如何赖得过？知情是你！”李应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知府道：“难信你说，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喝叫狱卒牢子捉了，“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辨。”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知府又问道：“那个是杜主管杜兴？”杜兴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状上也有你名。一同带去，也与他锁了。”一行人都出庄门。当时

拿了李应、杜兴，离了李家庄，脚不停地解来。

行不过三十余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林冲、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撇了李应、杜兴，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赶上！"众人赶了一程回来，说道："我们若赶上时，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但自不知去向。"便与李应、杜兴解了缚索，开了锁，便牵两匹马过来，与他两个骑了。宋江便道："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李应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是怎肯与你如此分辨？我们去了，必然要负累了你。既是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几日，打听得没事了时，再下山来不迟。"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

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下山来迎接，把了接风酒，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两个讲礼已罢，李应禀宋江道："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在此趋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则个。"吴学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大官人却回那里去？"李应不信。早见车仗人马，队队上山来。李应看时，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李应连忙来问时，妻子说道："你被知府捉了来，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带领二百来土兵，到来抄扎家私。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等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李应听罢，只叫得苦。晁盖、宋江都下厅伏罪道："我等弟兄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因此行出这条计来，万望大官人情恕！"李应见了如此言语，只得随顺了。

宋江道："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与妻子道："只得依允他过。"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众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扮知府的是萧让，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杨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坚、候健。又叫唤那四个都头，却是李俊、张横、马麟、白胜。李应都见了，目睁口呆，言语不得。

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乃是：李应、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时迁，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宅眷，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正厅上

大吹大擂，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

次日又作席面，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妇。众头领都称赞宋公明真乃仁德之士。正饮宴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要来见头领。"晁盖、宋江听得报了，大喜道："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足遂平生之愿。"

不知那个人来，有分教：枷梢起处，打翻路柳墙花；大斧落时，杀倒幼童稚子。皆是两筹好汉恩逢义，一个军师智隐情。毕竟来的是郓城县其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诗曰：

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
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
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志轩昂。
名扬四海称时雨，岁岁朝阳集凤凰。
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
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
报冤率众临曾市，挟恨兴兵破祝庄。
谈笑西陲屯甲胄，等闲东府列刀枪。
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
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
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

话说梁山泊聚义厅上，晁盖、宋江并众头领与扑天雕李应陪话，敲牛宰马，做庆喜筵席，犒赏三军，并众大小喽啰筵宴，置备礼物酬谢。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俱各拨房安顿。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贺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

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一伙客人经过，小喽啰出去拦截，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住了。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先使小校报知。"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与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宋江见了，慌忙下拜道："久别尊颜，常切云树之思。今日缘何经过贱处？"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路口，小喽啰拦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坚意留住。"宋江道："天与之幸！"请到大寨，教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每日与宋江闲话。晁盖动问朱仝消息。雷横答道："朱仝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好生欣喜。"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却来相投。"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宋江、晁盖自不必说。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把船渡过大路，自回郓城县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面守店头领。宋江道："孙新、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别用。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乐和去帮助朱贵，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每店内设两个头领。一丈青、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金沙滩小寨，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鸭嘴滩小寨，邹渊、邹润叔侄两个守把。山前大路，黄信、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解珍、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监造战船。李应、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陶宗旺、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朱富、宋清提调筵宴。穆春、李云监造屋宇寨栅。萧让、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其余吕方、郭盛、孙立、欧鹏、马麟、邓飞、杨林、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晁盖、宋江、吴用居于山顶寨内。花荣、秦明居于山左寨内。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内。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张横、张顺居于山后。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山寨体统，甚是齐整。有诗为证：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职分头任所长。
从此山东遭扰攘，难禁地煞与天罡。

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参见老母，更换些衣服，赍了回文，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帖，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听候差使。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都头几时回来？"雷横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雷横答道："我却才前日来家。"李小二道："都头出去了许多时，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那妮子来参都头，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见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戏舞，或有吹弹，或有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端的是好个粉头。"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酝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果然是色艺双绝。但见：

罗衣叠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遮楚馆。高低紧慢，按宫商吐雪喷珠；轻重疾徐，依格范铿金戛玉。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过去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

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雷横大怒，便骂道：“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雷横那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开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

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骗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县行说了，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掤扒他？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掤扒他，你倒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怒，我们自去掤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掤一掤。”把雷横掤扒在街上。

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看见儿子吃他掤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骂那禁子们道：“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钱财直这般好使？谁保的常没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听我说：我们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掤，我们也没做道理处。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苦害我们，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禁子们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因此两难。”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那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千人骑、

万人压、乱人入的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吃贫婆！贱人怎敢骂我！”婆婆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掸不得，情知死了。有诗为证：

玉貌花颜俏粉头，当场歌舞擅风流。

只因窘辱雷横母，裂脑横尸一命休。

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见知县备诉前事。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会集相官，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检验已了，都押回县来。雷横一面都招承了，并无难意。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禁子都监下了。把雷横枷了，下在牢里。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见发下雷横来，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

少间，她娘来牢里送饭，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望烦节级哥哥可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朱仝道：“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儿，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专记在心，老娘不必挂念。”那婆婆拜谢去了。朱仝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县虽然爱朱仝，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

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离了郓城县，约行了十数里地，见个酒店，朱仝道：“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店里吃酒。朱仝独自带过雷横，只做水火，乘后面僻净处开了枷，放了雷横，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

前程万里自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朱仝拿着空枷，撺在草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吃雷横走了，却是怎地好？”众人道：“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日，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朱仝告道：“人小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走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辞。”知县本爱朱仝，有心将就出脱他，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仝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朱仝只得带上行枷，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间人自有送衣服盘缠，先赍发了两个公人。当下离了郓城县，迤逦望沧州横海郡来。于路无话。

到得沧州，入进城中，投州衙里来，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见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教：“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当下除了行枷，便与了回文，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

只说朱仝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见朱仝和气，因此上都欢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朱仝在阶侍立。知府唤朱仝上厅问道：“你缘何放了雷横，自遭配在这里？”朱仝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仝道：“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问得重了。”知府道：“雷横为何打死了那娼妓？”朱仝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见他孝道，为义气上放了他？”朱仝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正问之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内见了朱仝，径走过来便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仝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知府道：“孩儿快放了手，休要啰唣。”小衙内又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朱仝禀道：“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知府道：“孩儿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来。”朱仝抱了小衙内，出府衙前来，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转了一遭，再抱入府里来。知府看见，问衙内道：“孩儿那里去来？”小衙内道：“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知府说道：“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朱仝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

何足挂齿。”知府教取酒来与朱仝吃。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筛酒连与朱仝吃了三大赏锺。知府道：“早晚孩儿要你耍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朱仝囊箧又有，只要本官见喜，小衙内面上抵自赔费。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奶子叫道：“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仝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从里面走出来。朱仝驮在肩头上，转出府衙内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但见：

钟声杳霭，幡影招摇。炉中焚百和名香，盘内贮诸般素食。僧持金杵，诵真言荐拔幽魂；人列银钱，挂孝服超升滞魄。合堂功德，画阴司八难三涂；绕寺庄严，列地狱四生六道。杨柳枝头分净水，莲花池内放明灯。

当时朱仝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那小衙内爬在栏干上，看了笑耍。只见背后有人拽朱仝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说话。”朱仝回头看时，却是雷横，吃了一惊，便道：“小衙内且下来，坐在这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切不要走动。”小衙内道：“你快来，我要去桥上看河灯。”朱仝道：“我便来也。”转身却与雷横说话。

朱仝道：“贤弟因何到此？”雷横扯朱仝到静处，拜道：“自从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无处归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朱仝道：“吴先生见在何处？”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言罢便拜。朱仝慌忙答礼道：“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吴学究道：“山寨里众头领多多拜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同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听罢，半晌答应不得，便道：“先生差矣，这话休题，恐被外人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上山入伙，出身不得。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自误。”朱仝道：“兄弟，你是甚么言语！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

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自告退，相辞了去休。”朱仝道：“说我贱名，上复众位头领。”一同出来。

朱仝回来，不见了小衙内，叫起苦来，两头没路去寻。雷横扯住朱仝：“哥哥休寻，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我们一处去寻。”朱仝道：“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横道：“哥哥且跟我来。”朱仝帮住雷横、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径出城外。朱仝心慌，便问道：“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处，包还你小衙内。”朱仝道：“迟了时，恐知府相公见怪。”吴用道：“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以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朱仝道：“你那伴当姓甚名谁？”雷横答道：“我也不认得，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朱仝失惊道：“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吴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赶。离城走下到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朱仝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那里？”李逵唱个喏道：“拜揖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李逵指着头上道：“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朱仝看了，又问：“小衙内正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有诗为证：

远从萧寺看花灯，偶遇雷横便请行。
只为坚心悭入伙，更将婴孺劈天灵。

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奋不顾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李逵回身便走，背后朱仝赶来。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朱仝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块。李逵却在前面，又叫：“来，来，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来赶去，天色渐明。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朱仝道：“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声叫道：“庄里有人么？”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人来。那人是谁？正是

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待

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问道："兀是谁？"朱仝见那人人物轩昂，资质秀丽，慌忙施礼，答道："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被黑旋风杀害小衙内，见今走在贵庄，望烦添力捉拿送官。"柴进道："既是美髯公，且请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柴进答道："小生姓柴名进，小旋风便是。"朱仝道："久闻大名。"连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识尊颜。"柴进说道："美髯公亦久闻名，且请后堂说话。"

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朱仝道："黑旋风那厮，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容复。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见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先生、雷兄，如何不出来陪话？"只见吴用、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望着朱仝便拜，说道："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朱仝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柴进一力相劝。朱仝道："我去则去，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柴进道："李大哥，你快出来陪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唱个大喏。朱仝见了，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按纳不下，起身抢近前来，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进、雷横、吴用三个苦死劝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时，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吴用道："休说一件事，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愿闻那一件事？"

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大闹高唐州，惹动梁山泊。直教招贤国戚遭刑法，好客皇亲丧土坑。毕竟朱仝对柴进等说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十二 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诗曰：

缚虎擒龙不偶然，必须妙算出机先。
只知悻悻全无畏，讵意冥冥却有天。
非分功名真晓露，白来财物等浮烟。
到头挠扰为身累，辜负日高花影眠。

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朱仝怒发，又要和李逵厮并，三个又劝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柴进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个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你们三个自上山去，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足下放心，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朱仝方才有些放心。柴进置酒相待，就当日送行。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送出关外。临别时，吴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却来取你还山。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三个自上马去了。

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且只说朱仝随吴用、雷横来梁山泊入伙。行了一程，出离沧州地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无话。早到朱贵酒店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滩迎接，一行人都相见了。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都到聚义厅上，叙说旧话。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朱仝又问道："见在何处？"宋江道："奉养在家父宋太公

歇处，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妻子说道：“近日有人赍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宋江便请朱仝、雷横山顶下寨。一面且做筵席，连日庆贺新头领，不在话下。

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次日，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报与知府知道。府尹听了大怒，亲自到林子里看了，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次日升厅，便行移公文，诸处缉捕，捉拿朱仝正身。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不在话下。

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月之间。忽一日，见一个人赍一封书急急奔庄上来。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书看了，大惊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问道：“大官人，有甚紧事？”柴进道：“我有个叔叔柴皇城，见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特来唤我。想叔叔无儿无女，必须亲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时，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进道：“大哥肯去时，就同走一遭。”柴进即便收拾行李，选了十数匹好马，带了几个庄客。次日五更起来，柴进、李逵并从人都上了马，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在路不免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来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但见：

> 面如金纸，体似枯柴。悠悠无七魄三魂，细细只一丝两气。牙关紧急，连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脝，尽日药丸难下腹。隐隐耳虚闻磬响，昏昏眼暗觉萤飞。六脉 微沉，东岳判官催使去；一灵缥缈，西方佛子唤同行。丧门吊客已临身，扁鹊卢医难下手。

柴进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卧榻前，放声恸哭。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初到此间，且省烦恼。”柴进施礼罢，便问事情。继室答道：“此间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那厮年纪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有那等献勤的卖科，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盖造的好。那厮带将许多诈奸不及的三二十人，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皇城对他说道：‘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

侮。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们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这厮推抢殴打，因此受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忧。”柴进答道：“尊婶放心，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但有门户，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继室道：“皇城干事，全不济事，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

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这厮好无道理！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柴进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并，见面不得。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柴进道：“等我看了头势，用着大哥时，那时相央。无事只在房里请坐。”

正说之间，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对柴进说道：“贤侄志气轩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锡殴死，你可看骨肉之面，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与我报仇，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嘱！”言罢，便放了命。柴进痛哭了一场。继室恐怕昏晕，劝住柴进道：“大官人，烦恼有日，且请商量后事。”柴进道：“誓书在我家里，不曾带得来，星夜教人去取，须用将往东京告状。叔叔尊灵，且安排棺椁盛殓，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椁，依礼铺设灵位，一门穿了重孝，大小举哀。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自己磨拳擦掌价气。问从人，都不肯说。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撺行的马，将引闲汉三二十人，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径来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马，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柴进听得说，挂着一身孝服，慌忙出来答应。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你是他家甚么人？”柴进答道：“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殷天锡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语？”柴进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动。夜来已自身故，待断七了搬出去。”殷天锡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道：“直阁休恁相欺！

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喝道：“你将出来我看！”柴进道：“见在沧州家里，已使人去取来。”殷天锡大怒道：“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众人却待动手，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听得喝打柴进，便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个，一哄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拳头脚尖一发上。柴进那里劝得住。看那殷天锡时，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有诗为证：

惨刻侵谋倚横豪，岂知天宪竟难逃。

李逵猛恶无人敌，不见阎罗不肯饶。

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柴进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柴进道：“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须连累你。”柴进道：“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你便快走，事不宜迟。”李逵取了双斧，带了盘缠，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

不多时，只见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果来围住柴皇城家。柴进见来捉人，便出来说道：“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众人先缚了柴进，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当厅跪下。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只待拿人来。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柴进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见在沧州居住。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看视，不幸身故，见今停丧在家。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赶逐出屋，不容柴进分说，喝令众人殴打，被庄客李大救护，一时行凶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见在那里？”柴进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个庄客，不得你的言语，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纵他走了，却来瞒昧官府。你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柴进叫道：“庄客李大救主，误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书有在那里？”柴进道：“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高廉大怒，喝道：“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如力，好生痛打！”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殷天锡尸首检验了，自把棺木殡葬，不在话下。

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园院。柴进自在牢中受苦。

却说李逵连夜逃回梁山泊，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朱仝一见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掣条朴刀，径奔李逵。黑旋风拔出双斧，便斗朱仝。晁盖、宋江并众头领一发向前劝住。宋江与朱仝陪话道："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记心，只顾同心协助。共兴大义，休教外人耻笑。"便叫李逵兄弟与朱仝陪话。李逵睁着怪眼，叫将起来，说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话！"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杀了小衙内，虽是军师严令，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是拜你便了。"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便道："我不是怕你，为是哥哥逼我，没奈何了，与你陪话。"李逵吃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双斧，拜了朱仝两拜。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与他两个和解。

李逵说："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殴骂柴进，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宋江听罢，失惊道："你自走了，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吴学究道："兄长休惊。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晓。"李逵问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吴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见你时，必去高唐州寻你。"

说言未绝，只见小校来报："戴院长回来了。"宋江便去迎接，到来堂上坐下，便问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庄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径奔那里去打听，只见满城人传说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下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盖道："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但到处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伤呕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

晁盖道："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吴学究道："高唐州城地虽小，人物稠穰，军广粮多，不可轻敌。烦请林冲、花荣、秦明、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麟、白胜十二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中军主帅宋公明、吴用，并朱仝、雷横、戴宗、李逵、张横、张顺、杨雄、石秀十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共该二十二位头领，辞了晁盖等众人。

前部已离山寨，中军主将宋江、吴用督并人马，望高唐州进发。端的好整齐，但见：

绣旗飘号带，画角间铜锣。三股叉、五股叉，灿灿秋霜；点钢枪、芦叶枪，纷纷瑞雪。蛮牌遮路，强弓硬弩当先；火炮随车，大戟长戈拥后。鞍上将似南山猛虎，人人好斗偏争；坐下马如北海苍龙，骑骑能冲敢战。端的枪刀流水急，果然人马撮风行。

梁山泊前军已到高唐州地界，亦有军卒报知高廉。高廉听了，冷笑道：“你这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我兀自要来剿捕你，今日你倒来就缚，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传下号令，整点军马，出城迎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这高知府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文武两全。一声号令下去，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各各部领军马，就教场里点视已罢，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号为飞天神兵，一个个都是山东、河北、江西、湖南、两淮、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那三百飞天神兵怎生结束？但见：

头披乱发，脑后撒一把烟云；身挂葫芦，背上藏千条火焰。黄抹额齐分八卦，豹皮裩尽按四方。熟铜面具似金装，镔铁滚刀如扫帚。掩心铠甲，前后竖两面青铜；照眼旌旗，左右列千层黑雾。疑是天蓬离斗府，正如月孛下云衢。

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剑，上马出到城外，把部下军官周回列成阵势，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摇旗呐喊，擂鼓鸣金，只等敌军到来。却说林冲、花荣、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军中吹动画角，发起擂鼓。花荣、秦明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把马勒住。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高唐州纳命的出来！”高廉把马一纵，引着三十余个军官，都出到门旗下，勒住马，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这个害民的强盗，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高廉大怒，回头问道：“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姓于名直，拍马轮刀竟出阵前。林冲见了，径奔于直。两个战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撷下马去。高廉见了大惊，“再有谁人出马报仇？”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姓温，双名文宝，使一条长枪，骑一匹黄骠马，銮铃响，珂珮鸣，早出到阵前，四只马蹄荡起征尘，直奔林冲。秦明见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斩此贼。”林冲勒住马，收了点钢矛，让

秦明战温文宝。两个约斗十合之上，秦明放个门户，让他枪搠进来，手起棍落，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死于马下，那匹马跑回本阵去了。两阵军相对，齐呐声喊。

高廉见连折二将，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那道气散至半空里，飞砂走石，撼地摇天，刮起怪风，径扫过对阵来。林冲、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惊得那坐下马乱撺咆哮，众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剑一挥，指点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将出来，背后官军协助，一掩过来，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兄唤弟，觅子寻爷，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见人马退去，也收了本部军兵，入高唐州城里安下。

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林冲等接着，具说前事。宋江、吴用听了大惊。与军师道："是何神术，如此利害？"吴学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风返火，便可破敌。"宋江听罢，打开天书看时，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整点人马，五更造饭吃了，摇旗操鼓，杀奔城下来。

有人报入城中，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开放城门，布下吊桥，出来摆成阵势。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吴学究道："那阵内皂旗，便是神师计的军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敌？"宋江道："军师放心，我自有破阵之法。诸军众将勿得惊疑，只顾向前杀去。"高廉分付大小将校："不要与他强敌挑斗，但见牌响，一齐并力擒获宋江，我自有重赏。"两军喊声起处，高廉马鞍轿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上有龙章凤篆，手里拿着宝剑，出阵前。宋江指着高廉骂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们误折一阵。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高廉喝道："你这伙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缚，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罢，把剑一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黑气起处，早卷起怪风来。宋江不等那风到，口中也念念有词，左手捏诀，右手把剑一指，喝声道："疾！"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马，杀将过去。高廉见回了风，急取铜牌，把剑敲动，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砂，就中军走出一群猛兽。但见：

狻猊舞爪，狮子摇头。闪金獬豸逞威雄，奋锦貔貅施勇猛，豹狼作对，吐獠牙直奔雄兵；虎豹成群，张巨口来啮劣马。带刺野猪冲阵入，卷毛恶犬撞人来。如龙大蟒扑天飞，吞象顽蛇钻地落。

高廉铜牌响处，一群怪兽毒虫，直冲过来，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宋

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神兵在前，官军在后，一齐掩杀将来。宋江人马，大败亏输。高廉赶杀二十余里，鸣金收军，城中去了。

宋江来到土坡下，收住人马，扎下寨栅。虽是损折了些军卒，却喜众头领都有。屯住军马，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今番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无计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可先用计提备，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我等去旧寨内驻扎。"宋江传令："只留下杨林、白胜看寨，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

且说杨林、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等到一更时分，但见：

> 云生四野，雾涨八方。摇天撼地起狂风，倒海翻江飞急雨。雷公忿怒，倒骑火兽逞神威；电母生嗔，乱掣金蛇施圣力。大树和根拔去，深波彻底卷干。若非灌口斩蛟龙，疑是泗州降水母。

当夜风雷大作，杨林、白胜引着三百余人，伏在草里看时，只见高廉步走，引领三百神兵，吹风唿哨，杀入寨里来。见是空寨，回身便走。杨林、白胜呐声喊。高廉只怕中了计，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奔逃。杨林、白胜乱放弩箭，只顾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背。众军四散，冒雨赶杀。高廉引领了神兵，去得远了。杨林、白胜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过云收，复见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搠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余人，解赴宋公明寨内，具说雷雨风云之事。宋江、吴用见说，大惊道："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却又无雨无风。"众人议道："正是妖法。只在本处，离地只有三四十丈，云雨气味，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杨林说："高廉也自披发仗剑，杀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为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赏杨林、白胜，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寨栅，围绕大寨，提备再来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

且说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养病，令军士："守护城池，晓夜提备，且休与他厮杀。待我箭疮平复起来，捉宋江未迟。"

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心中忧闷，和军师吴用商量道："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倘或别添他处军马，并力来劫，如之奈何？"吴学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请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宋江又问道："军师，这个人是谁？"

吴学究说出这个人来，有分教：翩翩鹤驾，请出这个神仙；霭霭云程，来破几年妖法。正是：要除起雾兴云法，须请通天彻地人。毕竟军师吴学究当下要请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诗曰：

堪叹人心毒似蛇，谁知天眼转如车。
去年妄取东邻物，今日还归北舍家。
无义钱财汤泼雪，倘来田地水推沙。
若将奸狡为生计，恰似朝霞与暮霞。

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几时，全然打听不着，却那里去寻？"吴用道："只说蓟州，有管下多少县治、镇市、乡村，他须不曾寻得到。我想公孙胜他是个清高的人，必然在个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县治名山仙境去处，寻觅一遭，不愁不见他。"宋江听罢，随即教请戴院长商议，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吴用道："你作起神行法来，谁人赶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许多路程。"李逵便道："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须要一路上吃素，都听我的言语。"李逵道："这个有甚难处，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吴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见了，早早回来。"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锡，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并不敢惹事了。"二人同行。有诗为证：

飞步神行说戴宗，李逵同伴去如风。若还寻着公孙胜，要使高廉永绝踪。豪杰士，黑旋风。一时赤手逞英雄。谁知一路经行处，惹祸招灾顷刻中。

话说戴宗、李逵各藏了暗器，拴缚了包裹，两个拜了宋江并众人，离了高唐州，取路投蓟州来。走了三十余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买碗酒吃了

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须要只吃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答道：“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戴宗道：“你又来了。今日已晚，且寻客店宿了，明日早行。”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 。李逵搬一碗素饭并一碗菜汤，来房里与戴宗吃。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饭？”李逵应道：“我且未要吃饭哩。”戴宗寻思道：“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戴宗自把素饭吃了，却悄悄地来后面张望时，见李逵讨两角酒，一盘牛肉，在那里自吃。戴宗道：“我说甚么！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的耍他耍便了。”戴宗自去房里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说他，自暗暗的来房里睡了。

到五更时分，戴宗起来，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还了房宿钱，离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说道：“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须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与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也缚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戴宗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腿上，李逵拽开脚步，浑如驾云的一般，飞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饿！”戴宗也自拴上甲马，随后赶来。

李逵不省得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听耳朵边风雨之声，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脚底下如云催雾趱。李逵怕将起来，几遍待要住脚，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这脚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点地，只管得走去了。看见酒肉饭店，又不能勾入去买吃。李逵只得叫：“爷爷，且住一住！”走的甚是神捷。有诗为证：

李逵禀性实凶顽，酒肉堆盘似虎餐。
只为一时贪口腹，足行千里不能安。

李逵看看走到红日平西，肚里又饥又渴，越不能勾住脚，惊得一身臭汗，气喘做一团。戴宗从背后赶来，叫道：“李大，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李逵应道：“哥哥，救我一救，饿杀铁牛也！”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李逵叫道：“我不能勾住脚买吃，你与两个充饥。”戴宗道：“兄弟，你走上来与你吃。”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来远近，只赶不上。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跷蹊，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勾住。”李逵道：“阿也！我的这鸟脚，不由我半分，自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来！”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儿耍我！砍了腿下来，你却笑我。”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连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爷爷！

你饶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这法第一不许吃荤并吃牛肉，若还吃了一块牛肉，只要走十万里方才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了。正是怎么好！”戴宗道：“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尽头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才回得来。”李逵听罢，叫起撞天屈来。

戴宗笑道：“你从今以后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罢得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李逵道：“今后但吃时，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我见哥哥要吃素，铁牛却吃不得，因此上瞒着哥哥，今后并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的，饶你这一遍。”退后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声：“住！”李逵却似钉住了的一般，两只脚立定地下，那移不动。其法甚是灵。有诗为证：

戴宗神术极专精，十步攒为两步行。

可惜李逵多勇健，云车风驾莫支撑。

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来。”李逵正待抬脚，那里移得动，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铁铸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转回头来，笑道：“你今番依我说么？”李逵道：“你是我亲爷，却是不敢违了你的言语。”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把手绾了李逵，喝声：“起！”两个轻轻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怜见铁牛，早歇了罢！”前面到一个客店，两个且来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里，去腿上都卸下甲马来，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问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道：“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戴宗道：“谁着你夜来私买酒肉吃？”李逵道：“为是你不许我吃荤，偷了些吃，也吃你耍得我勾了！”

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烧汤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更，起来洗漱罢，吃了饭，还了房钱，两个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马道：“兄弟，今日与你只缚两个，教你慢行些。”李逵道：“我不要缚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语，我和你干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来，只钉住在这里。只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回来放你。”李逵慌忙叫道：“我依，我依！”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两个一同走。原来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吃了便行。李逵方才放心。有诗为证：

戴宗术法久通神，去住迟延总在心。

从此李逵方畏服，二人交谊断黄金。

话休絮烦。两个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逦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次日，两个入城来。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仆者。绕城中寻了一日，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两个自回店里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绝无消耗。李逵心焦，骂道："这个乞丐道人，却鸟躲在那里！我若见时，脑揪将去见哥哥。"戴宗瞅道："你又来了！若不听我的言语，我又教你吃苦！"李逵笑道："我自这般说耍。"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话。两个又来店里歇了。次日早起，都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戴宗但见老人，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并无一人认得。戴宗也问过数十处。

当日晌午时分，两个走得肚饥，路傍边见一个素面店，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只见里面都坐满，没一个空处。戴宗、李逵立在当路。过卖问道："客官要吃面时，和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副大座头，便与他施礼，唱个喏，两个对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戴宗道："我吃一个，你吃三个不少么？"李逵道："不济事，一发做六个来，我都包办！"过卖见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见把面来。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谦让，拿起面来便吃。那分面却热，老儿低着头，伏桌儿吃。李逵性急，见不搬面来，叫一声："过卖！"骂道："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溅那老人一脸热汁，那分面都泼翻了。老儿焦躁，便来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李逵捻起拳头，要打老儿。戴宗慌忙喝住。老人不肯罢休。有四句诗单说李逵，诗曰：

李逵平昔性刚凶，欺负年高一老翁。
面汁溅来盈脸上，怒中说出指挥功。

戴宗与他陪话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小可陪丈丈一分面。"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长生不死之法，迟时误了程途。"戴宗问道："丈丈何处人氏？却听谁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老儿答道："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戴宗寻思道："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便问老人道："丈丈，贵村曾有个公孙胜么？"老人道："客官问别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认的他，老汉和他是邻舍。他只有个老母在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此时唤做公孙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孙胜。此是俗名，无人认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戴宗又拜问丈丈道："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清道人在家么？"老人道："二仙山只离

本县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戴宗听了大喜，连忙催趱面来吃，和那老儿一同吃了，算还面钱，同出店肆，问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老人作别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里，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马，离了客店，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时到了。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有人指道：“离县投东，只有五里便是。”两个又离了县治，投东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见那座仙山，委实秀丽。但见：

青山削翠，碧岫堆云。两崖分虎踞龙蟠，四面有猿啼鹤唳。朝看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梢。流水潺湲，涧内声声鸣玉珮；飞泉瀑布，洞中隐隐奏瑶琴。若非道侣修行，定有仙翁炼药。

当下戴宗、李逵来到二仙山下，见个樵夫。戴宗与他施礼说道：“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樵夫指道：“只过这个山嘴，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两个抹过山嘴来，见有十数间草房，一周遭矮墙，墙外一座小小石桥。两个来到桥边，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戴宗施礼问道：“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清道人在家么？”村姑答道：“在屋后炼丹。”戴宗心中暗喜，有诗为证：

半空苍翠拥芙蓉，天地风光迥不同。
十里青松栖野鹤，一溪流水泛春红。
疏烟白鸟长空外，玉殿琼楼罨画中。
欲识真仙高隐处，便从林下觅形踪。

戴宗、李逵两个立在门前，戴宗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树背后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见了他，却来叫你。”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一带三间草房，门上悬挂一个芦帘。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看那婆婆，但见：

苍然古貌，鹤发酡颜。眼昏似秋月笼烟，眉白如晓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袄荆钗，仿佛骊山老姥。形如天上翔云鹤，貌似山中傲雪松。

戴宗当下施礼道：“告禀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婆婆问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从山东到此。”婆婆道：“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道：“小可是旧时相识，要说一句紧要的话，求见一面。”婆婆道：“不在家里。有甚话说，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来相见。”戴宗道：“小可再来。”就辞了婆婆，却来门外对李逵道：“今番须用着你。方才他

娘说道不在家里，如今你可去请他。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

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插在两胯下，入的门里，叫一声：“着个出来！”婆婆慌忙迎着问道：“是谁？”见了李逵睁着双眼，先有八分怕他，问道：“哥哥有甚话说？”李逵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风，奉着哥哥将令，教我来请公孙胜。你教他出来，佛眼相看；若还不肯出来，放一把鸟火，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来！”婆婆道：“好汉莫要恁地。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自唤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来，我自认得他鸟脸。”婆婆道：“出外云游未归。”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拦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拿起斧来便砍，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走将出来，叫道：“不得无礼！”有诗为证：

李逵巨斧白如霜，惊得婆婆命欲亡。

幸得戴宗来救护，公孙方肯出中堂。

戴宗便来喝道：“铁牛如何吓倒老母！”戴宗连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个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来。”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却出来拜请戴宗、李逵，邀进一间静室坐下，问道：“亏二位寻得到此。”戴宗道：“自从师父下山之后，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并无打听处，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两三阵用妖法赢了，无计奈何，只得叫小可和李逵径来寻请足下。绕遍蓟州，并无寻处。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师父来。这个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请师父便可行程，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公孙胜道：“贫道幼年飘荡江湖，多与好汉们相聚。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非是昧心：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听教，恐怕山寨有人寻来，故意改名清道人，隐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师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孙胜道：“干碍老母无人养赡，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其实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恳告，公孙胜扶起戴宗，说道：“再容商议。”公孙胜留戴宗、李逵在净室里坐定，出来叫个庄客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

三个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公孙胜道：“若是师父不肯去时，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休矣！”公孙胜道：“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若肯容许时，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启问本师。”公孙胜道：“且宽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哥哥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烦请师父同往

一遭。”

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离了家里，取路上二仙山来。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来到半山腰，却早红轮西坠。松阴里面一条小路，直到罗真人观前，见有朱红牌额上写三个金字，书着“紫虚观”。三人来到观前，看那二仙山时，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见：

青松郁郁，翠柏森森。一群白鹤听经，数个青衣碾药。青梧翠竹，洞门深锁碧窗寒；白雪黄芽，石室云封丹灶暖。野鹿衔花穿径去，山猿擎果引雏来。时闻道士谈经，每见仙翁论法。虚皇坛畔，天风吹下步虚声；礼斗殿中，鸾背忽来环珮韵。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三人就着衣亭上，整顿衣服，从廊下入来，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报知罗真人。传法旨，教请三人入来。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鹤轩内，正值真人朝真才罢，坐在云床上养性。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躬身待立。戴宗、李逵看那罗真人时，端的有神游八极之表。但见：

星冠攒玉叶，鹤氅缕金霞。神清似长江皓月，貌古似泰华乔松。踏魁罡朱履步丹霄，歌步虚琅函浮瑞气。长髯广颊，修行到无漏之天；碧眼方瞳，服食造长生之境。三岛十洲骑凤往，洞天福地抱琴游。高餐沆瀣，静品鸾笙。正是：三更步月鸾声远，万里乘云鹤背高。都仙太史临凡世，广惠真人住世间。

戴宗当下见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看。罗真人问公孙胜道：“此二位何来？”公孙胜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山东义友是也。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呼唤。弟子未敢擅便，故来禀问我师。”罗真人道：“吾弟子既脱火坑，学炼长生，何得再慕此境？自宜慎重，不可妄为。”戴宗再拜道：“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议。”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离了松鹤轩，连晚下山来。

李逵问道：“那老仙先生说甚么？”戴宗道：“你偏不听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则声。”戴宗道：“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李逵听了，叫起来道：“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千难万难寻见了，却放出这个屁来。莫要引老爷性发，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一只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贼倒直撞下山去。”戴宗瞅着道：“你又要钉住了脚？”李逵道：“不敢，不敢！说一声儿耍。”

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当夜安排些晚饭吃了。公孙胜道：“且权宿一宵，明日再去恳告本师。若肯时，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两个收拾行李，都来净室里睡了。两个睡到三更左侧，李逵悄悄地爬将起来。听得戴宗齁齁的睡着，自己寻思道：“却不是干鸟气么！你原是山寨里人，却来问甚么鸟师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我忍不得了，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教他没问处，只得和我去。”李逵要害真人。有诗为证：

欲请公孙去解围，真人不肯着他为。

李逵夜奋英雄力，斧到应教性命危。

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悄悄地开了房门，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来。到得紫虚观前，却见两扇大门关了，旁边篱墙苦不甚高。李逵腾地跳将过去，开了大门，一步步摸入里面来，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看诵玉枢宝经之声。李逵爬上来舐破窗纸张时，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云床上，面前桌儿上烧着一炉名香，点起两枝画烛，朗朗诵经。李逵道：“这贼道却不是当死！”一踅，踅过门边来，把手只一推，呀地两扇亮槅齐开。李逵抢将入去，提起斧头，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劈将下来，砍倒在云床上，流出白血来。李逵看了，笑道：“眼见的这贼道是童男子身，颐养得元阳真气，不曾走泻，正没半点的红。”李逵再仔细看时，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一颗头直砍到项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烦恼公孙胜不去。”便转身出了松鹤轩，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喝道：“你杀了我本师，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这个小贼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有诗为证：

李逵双斧白如霜，劈倒真人命已亡。

料得精魂归碧落，一心暗地喜非常。

且说李逵笑道：“只好撒开！”径取路出了观门，飞也似奔下山来。到得公孙胜家里，闪入来，闭上了门，净室里听戴宗时，兀自未觉。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

直到天明，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戴宗道：“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恳告真人。”李逵听了，暗暗地冷笑。三个依原旧路，再上山来。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见两个童子。公孙胜问道：“真人何在？”道童答道：“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李逵听说，吃了一惊，把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入去。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错杀了？”罗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来何干？”戴宗道：

“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罗真人道：“这黑大汉是谁？”戴宗答道：“是小可义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孙胜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谢。李逵自暗暗寻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杀他，却又鸟说！”

只见罗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三个谢了。戴宗寻思：“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戴宗道：“上告我师：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勾到高唐州？”罗真人便起身：“都跟我来。”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罗真人把袖一拂，喝声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离山约有二十余丈。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不动。却铺下一个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声：“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载了戴宗，起在半空里去了。那两片青红二云，如芦席大，起在天上转，李逵看得呆了。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唤李逵踏上。李逵笑道：“却不是耍，若跌下来，好个大疙疸！”罗真人道：“你见二人么？”李逵立在手帕上。罗真人喝一声：“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云，飞将起去。李逵叫道：“阿也！我的不稳，放我下来！”罗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戴宗拜谢，侍立在面前，公孙胜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屎，你不着我下来，我劈头便撒下来也！”罗真人问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恼犯了你，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入来把斧劈我？若是我无道德，已被杀了。又杀了我一个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错认了！”罗真人笑道：“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难。”把手一招，喝声：“去！”一阵恶风，把李逵吹入云端里。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着，李逵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不觉径到蓟州地界，唬得魂不着体，手脚摇战。急听得刮剌剌地响一声，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

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众皆吃惊。有诗为证：

李逵唬得大痴呆，忽向云端落下来。

官吏见来俱丧胆，只疑妖怪降庭阶。

话说马知府见了，叫道：“且拿这厮过来。”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把李逵驱至当面。马府尹喝道：“你这厮是那里妖人？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李逵吃跌着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话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

劈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今古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李逵来到死囚狱里，说道：“我是直日神将，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谁不钦服，都来问道：“你这个端的是甚么人？”李逵道：“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因一时有失，恶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间，教我受些苦难，三两日必来取我。你们若不把些酒食来将息我时，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那节级、牢子见了他说，倒都怕他，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李逵见他们害怕，越说起风话来。牢里众人越怕了，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换些干净衣裳。李逵道：“若还缺了我酒食，我便飞了去，教你们受苦。”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提。

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动问山寨里事务。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罗真人听罢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头礼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罗真人道：“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休带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这李逵虽然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耿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只是磨他一会，我叫取来还你。戴宗拜谢。罗真人叫一声：“力士何在？”就鹤轩前起一阵风。风过处，一尊黄巾力士出现。但见：

> 面如红玉，须似皂绒。仿佛有一丈身材，纵横有千斤气力。黄巾侧畔，金环耀日喷霞光；绣袄中间，铁甲铺霜吞月影。常在坛前护法，每来世上降魔。脚穿抹绿雕𩍐靴，手执宣花金蘸斧。

那个黄巾力士上告：“我师有何法旨？”罗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

人，罪业已满。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速去速回。”力士声喏去了。约有半个时辰，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

戴宗连忙扶住李逵，问道：“兄弟这两日在那里？”李逵看了罗真人，只管磕头拜说道：“铁牛不敢了也！”罗真人道：“你从今以后，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语！”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被他府里众人拿住。那个马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捆了，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头一身，打得我两腿肉烂，把我枷了，下在大牢里去。众人问我是何神从天上落下来？只吃我说道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因有些过失，罚受此苦，过三二日，必来取我。虽是吃了一顿棍棒，却也诈得些酒肉□。那厮们惧怕真人，却与我洗浴，换了一身衣裳。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把枷锁开了，喝我闭眼，一似睡梦中，直扶到这里。”公孙胜道：“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李逵听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说，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只顾下拜。戴宗也再拜恳告道：“小可端的来的多日了，高唐州军马甚急，望乞师父慈悲，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为汝大义为重，权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当记取。”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

只因罗真人说了那几句话，传授秘诀，有分教：额角有光，日中无影。炼丹在石屋云房，飞步去蓬莱阆苑。正是：满还济世安邦愿，来作乘鸾跨凤人。毕竟罗真人说教公孙胜怎地下山，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诗曰：

奉辞伐罪号天兵，主将须将正道行。
自谓魔君能破敌，岂知正法更专精。
行仁柴进还存命，无德高廉早丧生。
试把兴亡重检点，西风搔首不胜情。

话说当下罗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学的法术，却与高廉的一般。吾今传授与汝五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所缚，误了大事，专精从前学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视，勿得忧念。汝应上界天闲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个字，汝当记取，休得临期有误。”罗真人说那八个字，道是：“逢幽而止，遇汴而还。”

公孙胜拜受了诀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人拜辞了罗真人，别了众道伴下山。归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宝剑二口，并铁冠，如意等物了当，拜辞了老母，离山上路。

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报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却得再来相接。”公孙胜道：“正好。贤弟先往报知，吾亦趱行来也。”戴宗分付李逵道：“于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我如何敢轻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马，作起神行法来，预先去了。

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取大路而行，到晚寻店安歇。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十分小心扶侍公孙胜，那里敢使性。两个行了三日，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武冈镇。只见街市人烟辏集，公孙胜道：“这两日于路走的困倦，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见驿道旁边一个小酒店，两个入来店里坐下。公孙胜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过

卖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馔来与二人吃。公孙胜道："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过卖道："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市口人家有枣糕卖。"李逵道："我去买些来。"便去包内取了铜钱，径投市镇上来，买了一包枣糕。欲待回来，只听得路旁侧首有人喝采道："好气力！"李逵看时，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把铁瓜锤在那里使，众人看了喝采他。

李逵看那大汉时，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条大路。李逵看那铁锤时，约有三十来斤。那汉使的发了，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把那石头打做粉碎，众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把枣糕揣在怀中，便来拿那铁锤。那汉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拿我的锤！"李逵道："你使的甚么鸟好，教众人喝采？看了倒污眼！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那汉道："我借与你，你若使不动时，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李逵接过瓜锤，如弄弹丸一般，使了一回，轻轻放下，面又不红，心头不跳，口内不喘。那汉看了，倒身便拜，说道："愿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家在那里住？"那汉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见一把锁锁着门。那汉把钥匙开了门，请李逵到里面坐地。

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铁锤、火炉、钳、凿家火，寻思道："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山寨里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伙？"李逵又道："汉子，你通个姓名，教我知道。"那汉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来，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故，小人贪赌，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入骨好使枪棒，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敢问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汤隆听了，再拜道："多闻哥哥威名，谁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教你也做个头领。"汤隆道："若得哥哥不弃，肯带携兄弟时，愿随鞭镫。"就拜李逵为兄。有四句诗单题着汤隆好处：

铜筋铁骨身躯健，炉冶钳锤每用功。

原是延安知寨后，金钱豹子是汤隆。

当时李逵认汤隆为弟。汤隆道："我又无家人伴当，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表结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逵道："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担阁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汤隆道："如何这般要紧？"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见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汤隆道："这个师父是谁？"李逵道："你且休问，快

收拾了去。”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戴上毡笠儿，跨了口腰刀，提条朴刀，弃了家中破房旧屋、粗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

公孙胜埋怨道：“李逵，你如何去了许多时！再来迟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逵不敢做声回话，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备说结义一事。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枣糕，叫过卖将去整理，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吃了枣糕，算还了酒钱。李逵、汤隆各背上包裹，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迤逦望高唐州来。

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二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公孙胜见了大喜，连忙问道：“近日相战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每日领兵来搦战。哥哥坚守，不敢出敌，只等先生到来。”公孙胜道：“这个容易。”李逵引着汤隆，拜见戴宗，说了备细，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离寨五里远，早有吕方、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四人都上了马，一同到寨。宋江、吴用等出寨迎接。各施礼罢，摆 了接风酒，叙问间阔之情，请入中军帐内，众头领亦来作庆。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吴用，并众头领等，讲礼已罢，寨中且做庆贺筵席。

次日，中军帐上宋江、吴用、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公孙胜道：“主将传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敌军如何，贫道自有区处。”当日宋江传令，各寨一齐引军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日早五更造饭，军人都披挂衣甲。宋公明、吴学究、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到城下来。

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早晨都披挂了衣甲，便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两军渐近，旗鼓相望，各摆开阵势。两阵里花腔鼍鼓擂，杂彩绣旗摇。宋江阵门开处，分十骑马来雁翅般摆开在两边。左手下五将：花荣、秦明、朱仝、欧鹏、吕方，右手下五将是林冲、孙立、邓飞、马麟、郭盛。中间三骑马上，为头是主将宋公明。怎么打扮？

> 头顶茜红巾，腰系狮蛮带。锦征袍大红贴背，水银盔彩凤飞檐。抹绿靴斜踏宝镫，黄金甲光动龙鳞。描金鞊随定紫丝鞭，锦鞍鞯稳称桃花马。

左边那骑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权军师吴学究。怎生打扮？

> 五明扇齐攒白羽，九纶巾巧簇乌纱。素罗袍香皂沿边，碧玉环丝绦束定。凫舄稳踏葵花镫，银鞍不离紫丝缰。两条铜链挂腰间，一骑青骢

出战场。

右边那骑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阵副军师公孙胜。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剑飞霜。九霞衣服绣春云，六甲风雷藏宝诀。腰间系杂色短须绦，背上悬松文古定剑。穿一双云头点翠皂朝靴，骑一匹分鬃昂首黄花马。名标蕊笈玄功著，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个总军主将，三骑马出到阵前。看对阵金鼓齐鸣，门旗开处，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立马于门旗下。怎生结束？但见：

束发冠珍珠镶嵌，绛红袍锦绣攒成。连环铠甲耀黄金，双翅银盔飞彩凤。足穿云缝吊墩靴，腰系狮蛮金鞓带。手内剑横三尺水，阵前马跨一条龙。

那知府高廉出到阵前，厉声高叫，喝骂道："你那水洼草贼，既有心要来厮杀，定要分个胜败，见个输赢，走的不是好汉！"宋江听罢，问一声："谁人出马立斩此贼？"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直至垓心。高廉见了，喝问道："谁与我直取此贼去？"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唤做薛元辉，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劣马，飞出垓心，来战花荣。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花荣拨回马望本阵便走，薛元辉不知是计，纵马舞刀，尽力来赶，花荣略带住了马，拈弓取箭，扭转身躯，只一箭，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两军齐呐声喊。

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急去马鞍前鞒取下那面聚兽铜牌，把剑去击。那里敲得三下，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砂来，罩的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砂内卷将出来。众军恰待都走，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指着敌军，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一道金光射去，那伙怪兽毒虫，都就黄砂中乱纷纷坠于阵前。众军人看时，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黄砂尽皆荡散不起。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但见人亡马倒，旗鼓交横。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军马赶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桥，闭上城门，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宋江叫且鸣金，收聚军马下寨，整点人数，各获大胜。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随即赏劳三军。

次日，分兵四面围城，尽力攻打。公孙胜对宋江、吴用道："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若是今日攻击得紧，那厮今夜必来偷营劫寨。今晚可收军一处，直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这里虚扎寨栅，夜间教众将只听霹雳响，看寨中火起，一齐进兵。"传令已了，当日攻城

至未牌时分，都收四面军兵还寨，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看看天色渐晚，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四面埋伏已定。

却说宋江、吴用、公孙胜、花荣、秦明、吕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带铁葫芦，于内藏着硫黄焰硝、烟火药料。各人俱执钩刃、铁扫帚，口内都衔芦哨。二更前后，大开城门，放下吊桥，高廉当先，驱领神兵前进，背后却带三千余骑，奔杀前来。离寨渐近，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气冲天，狂风大作，飞砂走石，播土扬尘。三百神兵各取火种，去那葫芦口上点着，一声芦哨齐响，黑气中间，火光罩身，大刀阔斧滚入寨里来。高埠处，公孙胜仗剑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剌剌起个霹雳。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见那空寨中火起，火焰乱飞，上下通红，无路可出。四面伏兵齐赶，围定寨栅，黑处偏见，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都被杀在寨里。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奔走回城。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乃是豹子头林冲，看看赶上，急叫得放下吊桥，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进到城中，尽点百姓上城守护。高廉军马神兵，被宋江、林冲杀个尽绝。有诗为证：

虎略龙韬说宋江，高廉神术更无双。
一时杀戮无噍类，不日开门就纳降。

次日，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高廉寻思：“我数年学得术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急急修书二封，教去东昌、寇州，“二处离此不远，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教星夜起兵来接应。”差了两个帐前统制官，赍擎书信，放开西门，杀将出来，投西夺路去了。众将却待去追赶，吴用传令：“且放他去，可以将计就计。”宋江问道：“军师如何作用？”吴学究道：“城中兵微将寡，所以他去求救。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诈作救应军兵，于路混战。高廉必然开门助战，乘势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获。”宋江听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分作两路而来。

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竟天价放火为号，城上只望救兵到来。过了数日，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急忙报知。高廉听了，连忙披挂上城瞻望，只见两路人马，战尘蔽日，喊杀连天，冲奔前来，四面围城军马，四散奔走，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尽点在城军马，大开城门，分投掩杀出去。

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看见宋江引着花荣、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

高廉引了人马，急去追赶。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心中疑惑，便收转人马回来。两边锣响，左手下吕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高廉急夺路走时，部下军马折其大半。奔走脱得垓心时，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举眼再看，无一处是救应军马，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当先拥出病尉迟孙立，拦住去路，厉声高叫："我等你多时，好好下马受缚！"高廉引军便回，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两头夹攻将来，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便弃了坐下马，便走上山。四下里步军一齐赶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起！"驾一片黑云，冉冉腾空，直上山顶。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见了，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将剑望空一指，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可怜半世英雄汉，化作南柯梦里人。有诗为证：

五马诸侯贵匪轻，自将妖术弄魔兵。

到头难敌公孙胜，致使阴陵一命倾。

且说雷横提了首级，都下山来，先使人去飞报主帅。宋江已知杀了高廉，收军进高唐州城内。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那时当牢节级、押狱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个罪囚，尽数开了枷锁释放。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宋江心中忧闷。寻到一处监房内，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内，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同监在彼。为是连日厮杀，未曾取问发落。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

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数内有一个禀道："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专一牢固监守柴进，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后又催并得紧，小人回称柴进已死。因是连日厮杀，知府不闲，却差人下来看视。小人恐见罪责，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开了枷锁，推放里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

宋江听了，慌忙着蔺仁引入。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见里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浅。上面叫时，那得人应。把索子放下去探时，约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见得多是没了！"宋江垂泪。吴学究道："主帅且休烦恼。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见有无。"说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

“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吴学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个大篾箩，把索子抓了，接长索头，扎起一个架子，把索抓在上面。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手拿两把板斧，坐在箩里，却放下井里去，索上缚两个铜铃。渐渐放到底下，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去井底下摸时，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爷娘，甚鸟东西在这里？”又去这边摸时，底下湿漉漉的，没下脚处。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两手去摸底下，四边却宽。一摸摸着一个人，做一堆儿墩在水坑里。李逵叫一声：“柴大官人！”那里见动。把手去摸时，只觉口内微微声唤。李逵道：“谢天地！恁的时还有救性！”随即爬在箩里，摇动铜铃。众人扯将上来。

李逵说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先发上来，却再放箩下来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蓟州着了两道儿，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箩里，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将出箩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摇动索上铜铃。上面听得，早扯起来。到上面，众人看了大喜。宋江见柴进头破额裂，两腿皮肉打烂，眼目略开又闭。宋江心中甚是凄惨，叫请医士调治。李逵却在井底下发喊大叫。宋江听得，急叫把箩放将下去，取他上来。李逵到得上面，发作道：“你们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箩放下去救我。”宋江道：“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

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共有二十余辆车子，叫李逵、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军财帛、仓廒粮米，尽数装载上山。

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得胜回梁山泊。所过州县，秋毫无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回。在路已经数日，回到大寨。柴进扶病起来，称谢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所，另建一所房子，与柴进并家眷安歇。晁盖、宋江等众皆大喜。自高唐州回来，又添得柴进、汤隆两个头领，且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东昌、寇州两处，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写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都到京师说知真实。高太尉听了，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百官各具公服，直临丹墀，伺候朝见。道君皇帝设朝。正是：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列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当日五更三点，道君皇帝升殿。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天子驾坐，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恶，打劫城池，抢掳仓廒，聚集凶徒恶党。见在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廒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戮剿除，他日养成贼势，甚于北边强虏敌国。微臣不胜惶惧。伏乞我皇圣断。"天子闻奏大惊，随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务要扫清水泊，杀绝种类。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兴举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复。"天子道："卿若举用，必无差错。即令起行，飞捷报功，加官赐赏，高迁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单名唤个灼字。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见受汝宁郡都统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将。臣举保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可授兵马指挥使，领马步精锐军士，克日扫清山寨，班师还朝。"天子准奏，降下圣旨：着枢密院即便差人赍敕前往汝宁州，星夜宣取。当日朝罢，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员军官，赍擎圣旨，前去宣取。当日起行，限时定日，要呼延灼赴京听命。

却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听得门人报道："有圣旨特来宣取将军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开读已罢，设筵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引三四十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于路无话。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来见高太尉。

当日高俅正在殿帅府坐衙，门吏报道："汝宁州宣到呼延灼，见在门外。"高太尉大喜，叫唤进来参见了。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正是：

开国功臣后裔，先朝良将玄孙。家传鞭法最通神，英武惯经战阵。仗剑能探虎穴，弯弓解射雕群。将军出世定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

当下高太尉问慰已毕，与了赏赐。次日早朝，引见道君皇帝。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动天颜，就赐踢雪乌骓一匹。那马浑身墨锭似黑，四蹄雪练价白，因此名为踢雪乌骓马，日行千里。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呼延灼就谢恩已罢，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禀复："恩相，小人观探梁山泊兵多将广，武艺高强，不可轻敌小觑。小人乞保二将为先锋，同提军马到彼，必获大功。若是误举，甘当重罪。"高太尉听罢

大喜，问道：“将军所保谁人，可为前部先锋？”

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有分教：宛子城重添羽翼，梁山泊大破官军。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阁，身体先登聚义厅。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诗曰：

幼辞父母去乡邦，铁马金戈入战场。
截发为绳穿断甲，扯旗作带裹金疮。
腹饥惯把人心食，口渴曾将虏血尝。
四海太平无事业，青铜愁见鬓如霜。

话说这八句诗，专道武将不容易得做。自古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诚有此言也。且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将军所保何人，可为先锋？"呼延灼禀道："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姓韩名滔，原是东京人氏，曾应过武举出身，使一条枣木槊，人呼为百胜将军。此人可为正先锋。又有一人，乃是颍州团练使，姓彭名玘，亦是东京人氏，乃累代将门之子，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呼为天目将军。此人可为副先锋。"高太尉听了，大喜道："若是韩、彭二将为先锋，何愁狂寇哉！"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间，二将已到京师，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带领众人，都往御教场中，敷演武艺。看军了当，却来殿帅府，会同枢密院官，计议军机重事。高太尉问道："你等三路，总有多少人马？"呼延灼答道："三路军马计有五千，连步军数及一万。"高太尉道："你三人亲自回州，拣选精锐马军三千，步军五千，约会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禀道："此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之士，人强马壮，不必殿帅忧虑。但恐衣甲未全，只怕误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宽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说时，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不拘数目，任意选拣衣甲盔刀，关领前去。务要军马整齐，好与对敌。出师之日，我自差官来点视。"呼延灼领了钧旨，带人往甲仗库关支。呼延灼选讫铁甲三千副，熟皮马甲五千副，铜铁

头盔三千顶，长枪二千根，衮刀一千把，弓箭不计其数，火炮、铁炮五百余架，都装载上车。临辞之日，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段匹，三军尽关了粮赏。呼延灼与韩滔、彭玘都与了必胜军状，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三人上马，都投汝宁州来。

于路无话。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道："韩滔、彭玘各往陈、颍二州，起军前来汝宁会合。"不勾半月之上，三路兵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旗枪鞍马，并打造连环铁铠军器等物，分俵三军已了，伺候出军。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前来点视。犒赏三军已罢，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铁铠，坐下马带铜铃。旌旗红展一天霞，刀剑白铺千里雪。弓弯鹊画，飞鱼袋半露龙梢；箭插雕翎，狮子壶紧拴豹尾。人顶深盔垂护项，微漏双睛；马披重甲带朱缨，单悬四足。开路人兵，齐担大斧；合后军将，尽拈长枪。惯战儿郎，个个英雄如子路；能征士卒，人人斗胆似姜维。数千甲马离州城，三个将军来水泊。

当下起军，摆布兵马出城。前军开路韩滔，中军主将呼延灼，后军催督彭玘，马步三军人等，浩浩杀奔梁山泊来。

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报知此事。聚义厅上，当中晁盖、宋江，上首军师吴用，下首法师公孙胜，并众头领，各与柴进贺喜，终日筵宴。听知报道汝宁州双鞭呼延灼引着军马到来征进，众皆商议迎敌之策。吴用便道："我闻此人，祖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嫡派子孙。此人武艺精熟，使两条铜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战之将，先以力敌，后用智擒。"说言未了，黑旋风李逵便道："我与你去捉这厮。"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如纺车般转作后军。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引大队人马押后。左军五将：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军五将：杨雄、石秀、欧鹏、马麟、郭盛。水路中，可请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却叫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埋伏救应。"宋江调拨已定，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向平川旷野之处，列成阵势。此时虽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见官军到来，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当晚不战。

次日天晓，两军对阵，三通画角鸣处，聒天般擂起战鼓来。宋江队里，门旗下捧出霹雳火秦明，出到阵前，马上横着狼牙棍。望对阵门旗开处，先锋

韩滔出马。怎生模样？有八句诗为证：但见：

韬略传家远，胸襟志气高。
解横枣木槊，爱着锦征袍。
平地能擒虎，遥空惯射雕。
陈州团练使，百胜将韩滔。

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大骂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还自敢抗拒，不是讨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解京碎尸万段，吾之愿也！"秦明又是性急的人，那里听了，也不打话，便拍马舞起狼牙棍，直取韩滔。韩滔挺槊跃马，来战秦明。怎见得这对厮杀？但见：

纵两匹龙媒驰骤，使二般兵器逢迎。往来不让毫厘，上下岂饶分寸。狼牙棍起，望中只向顶门敲；铁杆槊来，错里不离心坎刺。正是：好手中间施好手，红心里面夺红心。

当下秦明、韩滔两个斗到二十余合，韩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见韩滔战秦明不下，便从中军舞起双鞭，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咆哮嘶喊，来到阵前。秦明见了，欲待来战呼延灼，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阵前，便叫："秦统制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趓向山坡后去。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两个正是对手。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来锦一簇。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不分胜败。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阵门下大叫道："林将军少歇，看我擒捉这厮！"林冲拨转马便走。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也回本阵。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转过山坡后去，让花荣挺枪出马。呼延灼后军也到，天目将彭玘便来出马。怎见得彭玘英雄？有八句诗为证：

两眼露光芒，声雄性气刚。
刀横三尺雪，甲耀九秋霜。
舍命临边塞，争先出战场。
人称天目将，彭玘最高强。

当下合后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骤着五明千里黄花马，出阵大骂花荣道："反国逆贼，何足为道！与吾并个输赢！"花荣大怒，也不答话，便与彭玘交马。两个战二十余合，呼延灼见彭玘力怯，纵马舞鞭，直奔花荣。斗不到三合，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趓转山坡下去了。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勒马于阵前摆着，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两个正在征尘影

里，杀气阴中，一个使大杆刀，一个使双刀。两个斗到二十余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便走。彭玘要逞功劳，纵马赶来，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鞒上，袍底下取出红绵套索，上有二十四个金钩，等彭玘马来得近，扭过身躯，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亲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马来。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把彭玘捉了。

呼延灼看见大怒，忿力向前来救，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两个斗到十合之上，急切赢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卖个破绽，放他入来，却把双鞭只一盖，盖将下来，那双刀却在怀里；提起右手铜鞭，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把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正在刀口上，铮地一声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呼延灼纵马赶来。病尉迟孙立见了，便挺枪纵马，向前迎住厮杀。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列成阵势。一丈青自引了人马，也投山坡下去了。

宋江见活捉拿得天目将彭玘，心中甚喜。且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孙立也把枪带住，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来迎呼延灼。两个都使钢鞭，却更一般打扮。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头，大红罗抹额，百花点翠皂罗袍，乌油戗金甲，骑一匹乌骓马，使一条竹节虎眼鞭，赛过尉迟恭。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销金黄罗抹额，七星打钉皂罗袍，乌油对嵌铠甲，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使两条水磨八棱铜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看了，喝采不已。

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玘，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一发向前厮杀。宋江只怕冲将过来，便把鞭梢一指，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掩杀过去；背后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攻拢来。呼延灼见了，急收转本部军马，各敌个住。为何不能全胜？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官军马带马甲，人披铁铠，马带甲只露得四蹄悬地，人挂甲只露着一双眼睛。宋江阵上虽有甲马，只是红缨面具，铜铃雉尾而已。这里射将箭去，那里甲都护住了。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对面射来，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鸣金收军。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

宋江收军，退到山西下寨，屯住军马，且叫左右群刀手，簇拥彭玘过来。宋江望见，便起身喝退军士，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分宾而坐。宋江便拜。彭玘连忙答礼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将军以宾礼待之？"宋江

道：“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宋江道：“某等众弟兄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保国，万死不辞！”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玘使人送上大寨，交与晁天王相见，留在寨里。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计议军情。有诗为证：

英风凛凛扈三娘，套索双刀不可当。

活捉先锋彭玘至，梁山水泊愈增光。

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水泊。韩滔道：“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他便慌忙掩击过来，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必获大胜。”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随即传下将令，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三千连环马军，分作一百队锁定。五千步军，在后策应。“明日休得挑战，我和你押后掠阵。但若交锋，分将三面冲将过去。”计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晓出战。

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后军十将簇拥，两路伏兵，分于左右。秦明当先，搦呼延灼出马交战。只见对阵但知呐喊，并不交锋。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荣与孙立。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重重叠叠，摆着人马。看对阵时，约有一千步军，只是擂鼓发喊，并无一人出马交锋。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传号令，教后军且退。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一千步军，忽然分作两下，放出三队连环马军，直冲将来；两边把弓箭乱射，中间尽是长枪，宋江看了大惊，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敌得住。每一队三十匹马一齐跑发，不容你不向前走。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将来。前面五队军马望见，便乱撺了，策立不定。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飞马慌忙便走，十将拥护而行。背后早有一队连环马军追将来，却得伏兵李逵、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救得宋江。逃至水边，却有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下战船接应。宋江急急上船，便传将令，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船上却有傍牌遮护，不能损伤。慌忙把船棹到鸭嘴滩头，尽行上岸。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见石勇、时迁、孙新、顾

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说："步军冲杀前来，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无号船接应，尽被擒捉。"宋江一一亲自抚慰。计点众头领时，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啰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

晁盖闻知，与同吴用、公孙胜下山来动问。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劝道："哥哥休忧，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挂心？别生良策，可破连环军马。"晁盖便传号令，分付水军牢固寨栅船只，保守滩头，晓夜提备。请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

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回到本寨，开放连环马，都次第前来请功。杀死者不计其数，生擒的五百余人，夺得战马三百余匹。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一面犒赏三军。

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门人报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差人报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闻天子。徽宗甚喜，敕赏黄封御酒十瓶，锦袍一领，差官一员，赍钱十万贯前去行营赏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回到殿帅府，随即差官赍捧前去。

却说呼延灼闻知有天使至，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谢恩受赏已毕，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贼首，一并解赴京师，示众施行。天使问道："彭团练如何失陷？"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小可分兵攻打，务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但恨四面是水，无路可进。遥观寨栅，只除非得火炮飞打，以碎贼巢。随军纵有能战者，奈缘无路可施展也。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名号轰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贼巢，更兼他深通武艺，弓马熟闲。若得天使回京，于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来，克日可取贼巢。"使命应允，次日起程，于路无话。回到京师，来见高太尉，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听罢，传下钧旨，教唤甲仗库副使炮手凌振那人来。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也，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人都呼他是轰天雷。更兼武艺精熟。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

火炮落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
轰天雷起驰风炮，凌振名闻四百州。

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

且说凌振把应有用的烟火药料，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并一应的炮石、炮

架，装载上车，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个军汉，离了东京，取路投梁山泊来。到得行营，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次见先锋韩滔，备问水寨远近路程，山寨险峻去处，安排三等炮石攻打：第一是风火炮，第二是金轮炮，第三是子母炮。先令军健振起炮架，直去水边竖起，准备放炮。

却说宋江正在鸭嘴滩上小寨内，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无计可施。有探细人来报道："东京新差一个炮手，唤做轰天雷凌振，即日在于水边竖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栅。"吴学究道："这个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纵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勾打得到城边？且弃了鸭嘴滩小寨，看他怎地设法施放，却做商议。"

当日宋江弃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关来。晁盖、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问道："似此如何破敌？"动问未绝，早听得山下炮响，一连放了三个火炮，两个打在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宋江见说，心中展转忧闷，众头领尽皆失色。吴学究道："若得一人，诱引凌振到水边，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议破敌之法。"晁盖道："可着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人棹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横，如此接应。"

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分作两队：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十五个会水的火家，棹两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探路过去；背后张顺、三阮棹四十余只小船接应。再说李俊、张横上到对岸，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把炮架推翻。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上马拿枪，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李俊、张横领人便走，凌振追至芦苇滩边，看见一字儿摆着四十余只小船，船上共有百十余个水军，李俊、张横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开，凌振人马赶到泊边，看见李俊、张横并众水军呐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凌振人马已到，便来抢船。朱仝、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凌振夺得许多船只，叫军健尽数上船，便杀过去。船行才到波心之中，只见岸上朱仝、雷横鸣起锣来。水底下早钻起三四百水军，尽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滚入船里来。外边就势扳翻船，军健都撞在水里。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橹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把船只一扳，仰合转来，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对岸来。岸上早有头领接着，便把索子绑了，先解上山来。水中生擒二百余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领马军赶将来时，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见了，只忍得气。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有诗为证：

凌振素称神炮手，金轮子母一窝风。

如何失却惊天手，反被生擒水泊中。

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报知。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见了凌振，连忙亲解其缚，便埋怨众人道：“我教你们礼请统领上山，如何恁的无礼！”凌振拜谢不杀之恩。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自执其手，相请上山。到大寨，见了彭玘已做了头领，凌振闭口无言。彭玘劝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从命。”宋江却又陪话，再三枚举。凌振答道：“小可在此趋侍不妨，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倘或有人知觉，必遭诛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请放心，限日取还统领。”凌振谢道：“若得头领如此周全，死而瞑目。”晁盖道：“且教做筵席庆贺。”

次日，厅上大聚会。众头领饮酒之间，宋江与众又商议破连环马之策。正无良法，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小子不材，愿献一计。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可以破得连环甲马。”吴学究便问道：“贤弟，你且说用何等军器？你那个令亲哥哥是谁？”

汤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有分教：四五个头领直往京师，三千余马军尽遭毒手。正是：计就玉京擒獬豸，谋成金阙捉狻猊。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般军器，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十六 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诗曰：

雁翎铠甲人稀见，寝室高悬未易图。
寅夜便施掏摸手，潜行不畏虎狼徒。
河倾斗落三更后，烛灭灯残半夜初。
神物窃来如拾芥，前身只恐是钱驴。

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他在东京，见做金枪班教师。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端的使动，神出鬼没。”说言未了，林冲问道：“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汤隆应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说起，我也忘了。这徐宁的金枪法、钩镰枪法，端的是天下独步。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较量武艺，彼此相敬相爱。只是如何能勾得他上山来？”汤隆道：“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剑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唤做赛唐猊。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造次不肯与人看。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个皮匣子盛着，直挂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不由他不到这里。”吴用道：“若是如此，何难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时迁随即应道：“只怕无有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时，好歹定要取了来。”汤隆道：“你若盗的甲来，我便包办赚他上山。”宋江问道：“你如何去赚他上山？”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宋江笑道：“此计大妙！”

吴学究道："再用得三个人，同上东京走一遭：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彭玘见了，便起身禀宋江道："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实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团练放心。便请二位修书，小可自教人去。"便唤杨林，可将金银书信，带领伴当，前往颍州取彭玘将军老小。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李云扮作客商，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乐和随汤隆同行，又帮薛永往来作伴。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却叫雷横提调监督。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

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自有雷横提督，不在话下。

大寨做个送路筵席，当下杨林、薛永、李云、乐和、汤隆辞别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这段话一时难尽。

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迤逦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次日，踅进城来，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有人指点道："入得班门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时迁转入班门里，先看了前门；次后踅来相了后门，见是一带高墙，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侧手却是一根戗柱。时迁看了一回，又去街坊问道："徐教师在家里么？"人应道："敢在内里随直未归。"时迁又问道："不知几时归？"人应道："直到晚方归来，五更便去内里随班。"时迁叫了"相扰"，且回客店里来，取了行头，藏在身边，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归，照管房中。"小二道："但放心自去干事，并不差池。"

再说时迁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却踅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没一个好安身去处。看看天色黑了，时迁捵入班门里面。是夜，寒冬天色，却无月光。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便把两只腿夹定，一节节扒将上去树头顶，骑马儿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时，只见徐宁归来，望家里去了。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早听得谯楼禁鼓，却转初更。但见：

> 角韵才闻三弄，钟声早转初更。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六街三市，但闻喝号提铃；万户千家，各自关门闭户。对青灯学子攻经史，秉画烛佳人上绣床。

这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却从树上溜将下来，踅到徐宁后门边，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气力，扒将过去，看里面时，却是个小小院子。时迁伏在厨

房外张时，见厨房下灯明，两个丫环兀自收拾未了。时迁却从戗柱上盘到博风板边，伏做一块儿。张那楼上时，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正对坐炉边向火，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时迁看那卧房里时，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卧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徐宁口里叫道："梅香，你来与我折了衣服。"下面一个丫嬛上来，就侧手春台上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一个护项彩色锦帕，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个小黄帕儿，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也放在包袱内，把来安在烘笼上。时迁都看在眼里。

约至二更以后，徐宁收拾上床。娘子问道："明日随直也不？"徐宁道："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听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时迁自忖道："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便是盛甲在里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闹将起来，明日出不得城，却不误了大事？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

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两个丫嬛在房门外打铺，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那五个人都睡着了。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时迁溜下来，去身边取个芦管儿，就窗棂眼里只一吹，把那碗灯早吹灭了。

看看伏到四更左侧，徐宁觉来，便唤丫嬛起来烧汤。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看房里没了灯，叫道："阿呀，今夜却没了灯！"徐宁道："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时迁听得，却从柱上只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听得丫嬛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时迁却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下。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又去关门，却来灶前烧火。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徐宁洗漱了，叫烫些热酒上来。丫嬛安排肉食炊饼上去，徐宁吃罢，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时迁听得徐宁下楼，叫伴当吃了饭，背着包袱，拕了金枪出门。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槅子边直蹔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两个丫嬛又关闭了门户，吹灭了灯火，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便睡。

时迁听那两个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那灯又早灭了。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丫嬛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门，来到班门口。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四

更便开了锁。时迁得了皮匣，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有诗为证：

狗盗鸡鸣出在齐，时迁妙术更多奇。

雁翎金甲逡巡得，钩引徐宁大解危。

且说时迁奔出城外，到客店门前，此时天色未晓。敲开店门，去房里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儿挑了，计算还了房钱，出离店肆，投东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时迁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见时迁已得了物，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戴宗道："我先将甲投山寨去，你与汤隆慢慢地来。"时迁打开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门，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了上，吃了饭食，还了打火钱，挑上担儿，出店门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见汤隆，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汤隆道："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但过路上酒店、饭店、客店，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离此间一程外等我。"时迁依计去了。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却投东京城里来。

且说徐宁家里。天明，两个丫嬛起来，只见楼门也开了，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慌忙家里看时，一应物件都有。两个丫嬛上楼来对娘子说道："不知怎地门户都开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里听得梁上响，你说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么事？"两个丫嬛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那娘子听了，慌忙起来道："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教他早来跟寻！"丫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连连央了三替人，都回来说道："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谁人能勾入去？直须等他自归。"徐宁妻子并两个丫嬛如热鏊子上蚂蚁，走投无路，不茶不饭，慌做一团。

徐宁直到黄昏时候，方才卸了衣袍服色，着当直的背了，将着金枪，径回家来。到得班门口，邻舍说道："娘子在家失盗，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徐宁吃了一惊，慌忙奔到家里，两个丫嬛迎门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贼人闪将入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徐宁听罢，只叫那连声的苦，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娘子道："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徐宁道："别的都不打紧，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不曾有失。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我不曾舍得卖与他，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生怕有些差

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没了。今次声张起来，枉惹他人耻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宁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来灭了灯时，那贼已躲在家里了。必然是有人爱你的，将钱问你买不得，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别作商议，且不要打草惊蛇。”徐宁听了，到天明起来，在家里纳闷。怎见得徐宁纳闷？正是：

凤落荒坡，尽脱浑身羽翼；龙居浅水，失却颔下明珠。蜀王春恨啼红，宋玉悲秋怨绿。吕虔亡所佩之刀，雷焕失丰城之剑。好似蛟龙缺云雨，犹如舟楫少波涛。奇谋勾引来山寨，大展擒王铁马蹄。

当日金枪手徐宁正在家中纳闷，早饭时分，只听得有人扣门。当直的出来问了姓名，入去报道：“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特来拜望哥哥。”徐宁听罢，教请汤隆进客位里相见。汤隆见了徐宁，纳头拜下，说道：“哥哥一向安乐？”徐宁答道：“闻知舅舅归天去了，一者官身羁绊，二乃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吊问。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处？今次自何而来？”汤隆道：“言之不尽。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时乖命蹇，一向流落江湖。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徐宁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重二十两，送与徐宁，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教寄与哥哥做遗念。为因无心腹之人，不曾捎来。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徐宁道：“感承舅舅如此挂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之心，怎地报答？”汤隆道：“哥哥休恁地说。先父在日之时，只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恨山遥水远，不能勾相见一面，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徐宁谢了汤隆，交收过了，且安排酒来管待。

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见徐宁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汤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徐宁叹口气道：“兄弟不知，一言难尽，夜来家间被盗！”汤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宁道：“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又唤做赛唐猊。昨夜失了这件东西，以此心下不乐。”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却是放在何处来，被盗了去？”徐宁道：“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拴缚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汤隆问道：“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徐宁道：“我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假意失惊道：“红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徐宁道：“兄弟，你那里见来？”汤隆道：“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

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我见了，心中也自暗忖道：‘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作何用？’那汉子应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乱放些衣服。’必是这个人了。我见那厮却是闪朒了腿的，一步步捱着了走。何不我们追赶他去？”徐宁道：“若是赶得着时，却不是天赐其便！”汤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担阁，便赶去罢。”

徐宁听了，急急换了麻鞋，带了腰刀，提条朴刀，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拽开脚步，迤逦赶来。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汤隆道：“我们且吃碗酒了赶，就这里问一声。”汤隆入得门坐下，便问道：“主人家，借问一问：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攧走。”汤隆道：“哥哥你听，却何如？”徐宁听了，做声不得。有诗为证：

汤隆诡计赚徐宁，便把黄金表至情。

诱引同归忠义寨，共施威武破雄兵。

且说两个人连忙还了酒钱，出门便去。前面又见一个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汤隆立住了脚，说道：“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宁道：“我却是官身，倘或点名不到，官司必然见责，如之奈何？”汤隆道：“这个不用兄长忧心，嫂嫂必自推个事故。”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才去了。口里只问山东路程。”汤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明日起个四更，定是赶着，拿住那厮，便有下落。”当夜两个歇了，次日起个四更，离了客店，两个又迤逦赶来。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处处皆说得一般。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

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见前面一所古庙，庙前树下，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汤隆看见，叫道：“好了，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宁见了，抢向前来，一把揪住时迁，喝道：“你这厮好大胆！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时迁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宁喝道：“畜生无礼，倒问我要怎地！”时迁道：“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里面却是空的。徐宁道：“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时迁道：“你听我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不肯货卖。特地使

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许俺们一万贯。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闪朒了腿，因此走不动。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时，我到官司，只是拼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别人来。若还肯饶我官司时，我和你去讨这副甲还你。不知尊意如何？”

徐宁踌躇了半晌，决断不下。汤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飞了去，只和他去讨甲。若无甲时，须有本处官司告理。”徐宁道：“兄弟也说的是。”三个厮赶着，又投客店里来歇了。徐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只做闪朒了脚。徐宁见他又走不动，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个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再行。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不知毕竟有甲也无。有诗为证：

宝铠悬梁夜已偷，谩将空匣作缘由。

徐宁不解牢笼计，相趁相随到水头。

三人正走之间，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背后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汤隆问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郑州做了买卖，要回泰安州去。”汤隆道：“最好。我三个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说三个搭车，再多些也不计较。”汤隆大喜，叫与徐宁相见。徐宁问道：“此人是谁？”汤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得这个兄弟，姓李名荣，是个有义气的人。”徐宁道：“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都上车子坐地，只叫车客驾车了行。”四个人坐在车子上，徐宁问时迁道：“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时迁吃逼不过，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乱说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宁却问李荣道：“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李荣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专好结识官宦来往，门下养着多少闲人。”徐宁听罢，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碍事。”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唱几个曲儿，不觉的又过了一日。

话休絮烦。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买些肉来，就车子上吃三杯。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徐宁一饮而尽。李荣再叫倾酒，车客假做手脱，把这一葫芦酒都倾翻在地下。李荣喝骂车客再去沽些，只见徐宁口角流涎，扑地倒在车子上了。李荣是谁？却是铁叫子乐和。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赶着车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都到金沙滩上岸，宋江已有人报知，和众头领下山接着。

徐宁此时麻药已醒，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开眼见了众人，吃了一惊，

便问汤隆道："兄弟，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汤隆道："哥哥听我说，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伙。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阵，无计可破，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只除是哥哥会使。因此定这条计：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后使乐和假做李荣，过山时，下了蒙汗药，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徐宁道："都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小弟亦在此间，多说兄长清德，休要推却。"徐宁道："汤隆兄弟，你却赚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这个不妨，观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有诗为证：

钩镰枪法古今稀，解破连环铁马蹄。

不是徐宁施妙手，梁山怎得解重围？

晁盖、吴用、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安排筵席作庆。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学使钩镰枪法，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

话休絮繁。旬日之间，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更过数日，戴宗、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

徐宁见了妻子到来，吃了一惊，问是如何便得到这里。妻子答道："自你转背，官司点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银首饰，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来叫唤。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说道：'甲便夺得来了，哥哥只是于路染病，将次死在客店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把我赚上车子，我又不知路径，迤逦来到这里。"徐宁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汤隆笑道："我教哥哥欢喜，打发嫂嫂上车之后，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诱了这两个丫嬛，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做一担儿挑在这里。"徐宁道："恁地时，我们不能勾回东京去了。"汤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此，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

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宋江、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徐宁道："小弟今当尽情剖露，训练众军头目，拣选身材长壮之士。"

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说那个钩镰枪法。

不争山寨之人学了这件武艺，有分教：三千甲马，斗时脑裂蹄崩；一个英雄，见后魂飞魄丧。正是：撺掇天罡来聚会，招摇地煞共相逢。毕竟金枪徐宁怎地敷演钩镰枪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十七 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诗曰：

人生切莫恃英雄，术业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逢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
七擒孟获奇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
珍重宋江真智士，呼延顷刻入囊中。

话说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与众头领就聚义厅上启请徐宁教使钩镰枪法。众人看徐宁时，果然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长身体，团团的一个白脸，三牙细黑髭髯，十分腰细膀阔。曾有一篇《西江月》，单道着徐宁模样：

臂健开弓有准，身轻上马如飞。弯弯两道卧蚕眉，凤翥鸾翔子弟。
战铠细穿柳叶，乌巾斜带花枝。常随宝驾侍丹墀，神手徐宁无对。

当下徐宁选军已罢，便下聚义厅来，拿起一把钩镰枪自使一回。众人见了喝采。徐宁便教众军道："但凡马上使这般军器，就腰胯里做步上来，上中七路，三钩四拨，一搠一分，共使九个变法。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拨，荡开门户；十二步一变，十六步大转身，分钩、镰、搠、缴；二十四步，那上攒下，钩东拨西；三十六步，浑身盖护，夺硬斗强。此是钩镰枪正法。"就一路路敷演，教众头领看。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都喜欢。就当日为始，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晓夜习学。又教步军藏林伏草，钩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间，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准备破敌。有诗为证：

四拨三钩通七路，共分九变合神机。
二十四步那前后，一十六翻大转围。

破锐摧坚如拉朽，搴旗斩将有神威。

闻风已落高俅胆，此法今无古亦稀。

却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战。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水底钉了暗桩。呼延灼虽是在山西、山北两路出哨，决不能勾到山寨边。梁山泊却叫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尽皆完备，克日定时下山对敌。学使钩镰枪军士已都学成本事。宋江道："不才浅见，未知合众位心意否？"吴用道："愿闻其略。"宋江道："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众军领都是步战。孙吴兵法，却利于山林沮泽。却将步军下山，分作十队诱敌。但见军马冲掩将来，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却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间着十个挠钩手，但见马到，一搅钩翻，便把挠钩搭将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吴学究道："正应如此藏兵捉将。"徐宁道："钩镰枪并挠钩，正是此法。"

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刘唐、杜迁引一队；穆弘、穆春引一队；杨雄、陶宗旺引一队；朱仝、邓飞引一队；解珍、解宝引一队；邹渊、邹润引一队；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队；薛永、马麟引一队；燕顺、郑天寿引一队；杨林、李云引一队。这十队步军先行下山，诱引敌军。再差李俊、张横、张顺、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个水军头领，乘驾战船接应。再叫花荣、秦明、李应、柴进、孙立、欧鹏六个头领，乘马引军，只在山边搦战。凌振、杜兴专放号炮。却叫徐宁、汤隆总行招引使钩镰枪军士。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盛，总制军马，指挥号令。其余头领俱各守寨。宋江分拨已定。是夜三更，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队步军过去。凌振、杜兴载过风火炮架上高埠去处，竖起炮架，阁上火炮。徐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平明时分，宋江守中军人马，隔水擂鼓，呐喊摇旗。

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听得探子报知，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随即锁上连环甲马，呼延灼全身披挂，骑了踢雪乌骓马，仗着双鞭，大驱军马杀奔梁山泊来。隔水望见宋江引着许多军马，呼延灼教摆开马军。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正南上一队步军，不知是何处来的？"呼延灼道："休问他何处军，只顾把连环马冲将去。"韩滔引着五百马军飞哨出去。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却欲分兵去哨，只见西南上又有起一队旗号，招飐呐喊。韩滔再引军回来，对呼延灼道："南边三队贼兵，都是梁山泊旗号。"呼延灼道："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必有计策。"说犹未了，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呼

延灼骂道："这炮必是凌振从贼，教他施放。"众人平南一望，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呼延灼道："此必是贼人奸计。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我去杀北边人马，你去杀南边人马。"正欲分兵之际，只见西边又是四路人马起来，呼延灼心慌。又听的正北上连珠炮响，一带直接到土坡上；那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名为子母炮，响处风威大作。呼延灼军兵不战自乱，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冲突。这十队步军，东赶东走，西赶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冲将来。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呼延灼大驱连环马，卷地而来。那甲马一齐跑发，收勒不住，尽望败苇折芦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只听里面唿哨响处，钩镰枪一齐举手，先钩倒两边马脚，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芦苇中只顾缚人。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这边那边，漫山遍野，都是步军追赶着。韩滔、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乱滚滚都攧入荒草芦苇之中，尽被捉了。

二将情知中了计策，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夺路奔走时，更兼那几条路上麻林般摆着梁山泊旗号，不敢投那几条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来。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拥出一队强人，当先两个好汉拦路，一个是没遮拦穆弘，一个是小遮拦穆春，拈两条朴刀，大喝道："败将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穆弘、穆春。略斗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计，不来追赶，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当先两个好汉拦路，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双尾蝎解宝。各挺钢叉，直奔前来，呼延灼舞起双鞭，来战两个。斗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宝拔步便走，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着地卷将来。呼延灼无心恋战，拨转马头望东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见路径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拦，拍马舞鞭，杀开条路直冲过去。王矮虎、一丈青赶了一直，赶不上，自回山听令。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杀的大败亏输，雨零星散，有诗为证：

十路军兵振地来，将军难免剥床灾。
连环铁骑如烟散，喜得孤身出九垓。

话分两头。且说宋江鸣金收军回山，各请功赏。三千连环甲马，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伤损了马蹄，剥去皮甲，把来做菜马食；二停多好马，牵上山去喂养，作坐马。带甲军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军，被三面围得紧急，有望中军躲的，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望水边逃命的，尽被水军头领围裹上

船去，拽过滩头，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尽行复夺回寨。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水边泊内，搭盖小寨。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仍前着孙新、顾大嫂、石勇、时迁两处开店。刘唐、杜迁拿得韩滔，把来绑缚解到山寨。宋江见了，亲解其缚，请上厅来，以礼陪话，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说他入伙。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就梁山泊做了头领。宋江便教修书，使人往陈州搬取韩滔老小，来山寨中完聚。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又得了许多军马、衣甲、盔刀添助，每日做筵席庆喜。仍旧调拨各路守把，提防官兵，不在话下。

却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不敢回京，独自一个骑着那匹踢雪乌骓马，把衣甲拴在马上，于路逃难，却无盘缠，解下束腰金带，卖来盘缠，在路寻思道："不想今日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却是去投谁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旧与我有一面相识，何不去那里投奔他？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那时再引军来报仇未迟。"

在路行了二日，当晚又饥又渴，见路旁一个村酒店，呼延灼下马，把马拴在门前树上。入来店内，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来吃。酒保道："小人这里只卖酒。要肉时，村里却才杀羊，若要，小人去回买。"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把与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与我煮了，就对付草料喂养我这匹马。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酒保道："官人，此间宿不妨，只是没好床帐。"呼延灼道："我是出军的人，但有歇处便罢。"酒保拿了银子自去买羊肉。呼延灼把马背上捎的衣甲取将下来，松了肚带，坐在门前。等了半晌，只见酒保提一脚羊肉归来，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斤面来打饼，打两角酒来。酒保一面煮肉打饼，一面烧脚汤，与呼延灼洗了脚，便把马牵放屋后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与他些酒肉吃了，分付道："我是朝廷军官，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是今上御赐的，名为踢雪乌骓马。明日我重重赏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离此间不远有座山，唤做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强人，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如常来搅扰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盗官军来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间须用小心省睡。"呼延灼说道"我有万夫不当之勇，便道那厮们全伙都来，也待怎生！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匹马。"吃了一回酒肉饼子，酒保就店里打了一铺，安排呼延灼睡了。

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二乃又多了几杯酒，就和衣而卧。一觉直睡到三更方醒，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呼延灼听得，连忙跳将起来，提了双鞭，走去屋后问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来上草，只见篱笆推翻，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远远地望见三四里火把尚明，一定是那里去了。"有诗为证：

舟横瀚海摧残舵，车入深山坏却辕。

不日呼延须入伙，降魔殿里有因缘。

且说呼延灼道："那里正是何处？"酒保道："眼见得那条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喽啰偷得去了。"呼延灼吃了一惊，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见，正不知投那里去了。呼延灼说道："若无了御赐的马，却怎地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须去州里告了，差官军来剿捕，方才能勾这匹马。"呼延灼闷闷不已，坐到天明，早叫酒保挑了衣甲，径投青州来。

到城里时，天色已晚了，不敢见官，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次日天晓，径到府堂阶下，参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惊，问道："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间？"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慕容知府听了道："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贼人奸计，亦无奈何。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将军到此，可先扫清桃花山，夺取那匹御赐的马，却收伏二龙山、白虎山，未为晚矣。一发剿捕了时，下官自当一力保奏，再教将军引兵复仇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谢恩相主监！若蒙如此复仇，誓当效死报德。"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

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又来禀复知府，便教点军。慕容知府传点马步军二千，借与呼延灼，又与了一匹青鬃马。呼延灼谢了恩相，披挂上马，带领军兵前来报仇，径往桃花山进发。

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当日有伏路小喽啰报道："青州军马来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军。"便点起一百小喽啰，绰枪上马，下山来迎敌官军。

却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军马，来到山前，摆开阵势。呼延灼当先出马，厉声高叫："强贼早来受缚！"小霸王周通将小喽啰一字摆开，便挺枪出马。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身着团花宫锦服，手持走水绿沉枪。

面阔体强身似虎，尽道周通小霸王。

当下呼延灼见了周通，便纵马向前来战，周通也跃马来迎。二马相交，斗不到六七合，周通气力不加，拨转马头，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赶了一直，怕有计策，急下山来扎住寨栅，等候再战。

却说周通回寨里，见李忠诉说："呼延灼武艺高强，遮拦不住，只得且退山上。倘或他赶到寨前来，如之奈何？"李忠道："我闻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个甚么青面兽杨志，又新有个行者武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如写一封书，使小喽啰去那里求救。若解得危难，拼得投托他大寨，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不肯来救。"李忠笑道："他那时又打了你，又得了我们许多金银酒器去，如何倒有见怪之心？他是个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亲引军来救应。"周通道："哥哥也说得是。"就写了一封书，差两个了事的小喽啰，从后山踅将下去，取路投二龙山来。行了两日，早到山下，那里小喽啰问了备细来情。

且说宝珠寺里大殿上坐着三个头领：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第二是青面兽杨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以此连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后来父母俱亡，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连夜投奔入伙。一个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鲁智深、杨志收夺宝珠寺，杀了邓龙，后来入伙。一个是菜园子张青，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这是夫妻两个，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亦来投奔入伙。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先来问了详细，直去殿上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智深便道："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到一个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鸟一顿。李忠那厮却来，认得洒家，却请去上山吃了一日酒，结识洒家为兄，留俺做个寨主。俺见这厮们悭吝，被俺卷了若干金银器撇开他。如今来求救，且看他说甚么。放那小喽啰上关来。"

曹正去不多时，把那小喽啰引到殿下，唱了喏，说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征进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几座山寨，却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仇。俺的头领今欲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明朝无事了时，情愿来纳进奉。"杨志道："俺们各守山寨，保护山头，本不去救应的是。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觑了洒家这里。可留下张青、孙二娘、施恩、曹正看

守寨栅，俺三个亲自走一遭。”随即点起五百小喽啰，六十余骑军马，各带了衣甲军器，下山径往桃花山来。

却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喽啰下山策应。呼延灼闻知，急引所部军马拦路列阵，舞鞭出马，来与李忠相持。怎见李忠模样？有诗为证：

头尖骨脸似蛇形，枪棒林中独擅名。

打虎将军心胆大，李忠祖是霸陵生。

原来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人见他身材壮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将。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李忠如何敌得呼延灼过，斗了十合之上，见不是头，拨头军器便走。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纵马赶上山来。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里看见，便飞下鹅卵石来，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只见官军迭头呐喊，呼延灼便问道："为何呐喊？”后军答道："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呼延灼听了，便来后军队里看时，见尘头起处，当头一个胖大和尚，骑一匹白马。那人是谁？正是：

自从落发闹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鲁智深在马上大喝道："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敢来俺这里唬吓人？”呼延灼道："先杀你这个秃驴，豁我心中怒气！”鲁智深轮动铁禅杖，呼延灼舞起双鞭，二马相交，两边呐喊。斗四五十合，不分胜败。呼延灼暗暗喝采道："这个和尚倒恁地了得！”两边鸣金，各自收军暂歇。

呼延灼少停，再纵马出阵，大叫："贼和尚，再出来！与你定个输赢，见个胜败！”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侧首恼犯了这个英雄，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这厮。”那人舞刀出马。来战呼延灼的是谁？正是：

曾向京师为制使，花石纲累受艰难。虹霓气逼斗牛寒。刀能安宇宙，弓可定尘寰。虎体狼腰猿臂健，跨龙驹稳坐雕鞍。英雄声价满梁山。人称青面兽，杨志是军班。

当时杨志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两个斗到四十余合，不分胜败。呼延灼见杨志手段高强，寻思道："怎地那里走出这两个来？好生了得，不是绿林中手段。”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卖个破绽，拨回马跑回本阵。呼延灼也勒转马头，不来追赶。两边各自收军。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俺们初到此处，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来厮杀。”带领小喽啰，自过附近山岗下寨去了。

却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心内想道："指望到此势如劈竹，便拿了这伙草寇，怎知却又逢着这般对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没摆布处，只见慕容知府使人来唤道："叫将军且领兵回来，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孔亮，引人马来青州借粮，怕府库有失，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呼延灼听了，就这机会，带领军马，连夜回青州去了。

次日，鲁智深与杨志、武松又引了小喽啰摇旗呐喊，直到山下来，看时，一个军马也无了，倒吃了一惊。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来，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杀牛宰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听前路消息。

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却见了一彪军马正来到城边。为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儿子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宾，被慕容知府捉下，监在牢里，孔明、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啰来打青州，要救叔叔孔宾。正迎着呼延灼军马，两边撞着，敌住厮杀，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白虎山中间气生，学成武艺敢相争。
性刚智勇身形异，绰号毛头是孔明。

当时孔明便挺枪出马，直取呼延灼。两马相交，斗到二十余合，呼延灼要在知府面前显本事，又值孔明武艺不精，只办得架隔遮拦，斗到间深里，被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喽啰便走。慕容知府在敌楼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军去赶。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余人。孔亮大败，四散奔走，至晚寻个古庙安歇。

却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来见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和孔宾一处监收。一面赏劳三军，一面管待呼延灼，备问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瓮中捉鳖，手到拿来，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数内一个和尚，一个青脸大汉，二次交锋，各无胜败。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不是绿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今次落发为僧，唤做花和尚鲁智深。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唤做青面兽杨志。再有一个行者，唤做武松，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也如此武艺高强。这三个占住二龙山，打家劫舍，累次抵敌官军，杀了三五个捕盗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原来却是杨制使和鲁提辖，名不虚传。恩相放心，

呼延灼已见他们本事了，只在早晚，一个个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设筵管待已了，且请客房内歇，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引领败残人马，正行之间，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军马，当先一筹好汉，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直裰冷披黑雾，戒箍光射秋霜。额前剪发拂眉长，脑后护头齐项。顶骨数珠灿白，杂绒绦结微黄。钢刀两口迸寒光，行者武松形像。

孔亮见了是武松，慌忙滚鞍下马，便拜道：“壮士无恙！”武松连忙答礼，扶起问道：“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几次要来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顺，以此难得相见。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告诉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个弟兄，见在二龙山聚义。今为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来我山寨求救。鲁、杨二头领引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两个厮并了他一日，呼延灼夜间去了。山寨中留我弟兄三个筵宴，把这匹御赐马送与我们。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他二位随后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

孔亮拜谢武松。等了半晌，只见鲁智深、杨志两个并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备说：“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多有相扰。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杀了慕容知府，擒获呼延灼，各取府库钱粮，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鲁智深道：“洒家也是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儿们来，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

杨志便道：“青州城池坚固，人马强壮，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灭威风，若要攻打青州时，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愿闻其略。”

那杨志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烟飞；水浒英雄，个个摩拳擦掌。直教同声相应归山寨，一气相随聚水滨。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诗曰：

一事参差百事难，一人辛苦众人安。
英雄天地彰名誉，鹰隼云霄振羽翰。
孔亮弟兄容易救，青州城郭等闲看。
牢笼又得呼延灼，联辔同归大将坛。

当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杨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杨志便道："若要打青州，须用大队军马方可打得。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并做一处，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亲身星夜去梁山泊，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此为上计。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你们弟兄心下如何？"鲁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的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及至洒家去时，又听得说道去了，以此无缘不得相见。罢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时，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们。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孔亮交付小喽啰与了鲁智深，只带一个伴当，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来。

且说鲁智深、杨志、武松三人去山寨里，唤将施恩、曹正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带本山人马，尽数起点，只留三五十个小喽啰看守寨栅，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迤逦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问

路。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便请坐地，问道："客人从那里来？"孔亮道："从青州来。"李立问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孔亮答道："有个相识在山上，特来寻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寻宋大王。"李立道："既是来寻宋头领，我这里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识，如何见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来寻山寨头领，必然是社火中人故旧交友，岂敢有失祗应。便当去报。"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今日且请上山。"二人饮罢分例酒，随即开窗，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见对港芦苇深处，早有小喽啰棹过船来，到水亭下。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却上关来。孔亮看见三关雄壮，枪刀剑戟如林，心下想道："听得说梁山泊兴旺，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已有小喽啰先去报知，宋江慌忙下来迎接。

孔亮见了，连忙下拜。宋江问道："贤弟缘何到此？"孔亮拜罢，放声大哭。宋江道："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但请尽说不妨。便当不避水火，力为救解，与汝相助。贤弟且请起来。"孔亮道："自从师父离别之后，老父亡化，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杀了他一家老小，官司来捕捉得紧。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宾，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钉在狱中。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宾。谁想去到城下，正撞了一个使双鞭的呼延灼，哥哥与他交锋，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里，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次日，正撞着武松，说起师父大名来，见在梁山泊做头领。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个是青面兽杨志。他二人一见如故，便商议救兄一事。他道：'我请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以此今日一径到此。万望师父觑先父之面，垂救性命，生死不敢有忘。"宋江道："此是易为之事，你且放心。先来拜见晁头领，共同商议。"

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备说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来捉了孔明，以此孔亮来到，恳告求救。晁盖道："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救叔，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既是他远来相投，哥哥若自去，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说言未了，厅上厅下一

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宋江大喜。有诗为证：

孔明行事太匆忙，轻引喽啰犯犬羊。

赖有宋江豪侠在，便将军马救危亡。

当日设筵管待孔亮。饮筵中间，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分作五军起行。前军便差花荣、秦明、燕顺、王矮虎开路作先锋；第二队便差穆弘、杨雄、解珍、解宝；中军便是主将宋江、吴用、吕方、郭盛；第四队便是朱仝、柴进、李俊、张横；后军便差孙立、杨林、欧鹏、凌振催军作合后。梁山泊点起五军，共计二十个头领，马步军兵三千人马。其余头领，自与晁盖守把寨栅。当下宋江别了晁盖，自同孔亮下山来。梁山人马分作五军起发。正是：

初离水泊，浑如海内纵蛟龙；乍出梁山，却似风中奔虎豹。五军并进，前后列二十辈英雄；一阵同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绣彩旗如云似雾，朴刀枪灿雪铺霜。鸾铃响，战马奔驰；画鼓振，征夫踊跃。卷地黄尘霭霭，漫天土雨蒙蒙。宝纛旗中，簇拥着多智足谋吴学究；碧油幢下，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过去鬼神皆拱手，回来民庶尽歌谣。

话说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个头领，三千人马，分作五军前进，于路无事，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众好汉安排迎接。宋江中军到了，武松引鲁智深、杨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来相见了。宋江让鲁智深坐地，鲁智深道："久闻阿哥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日且喜相认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今日得识慈颜，平生甚幸！"杨志也起身再拜道："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重意相留，为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于江湖，只恨宋江相会太晚！"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见了。

次日，宋江问青州一节，胜败如何。杨志道："自从孔亮去了，前后也交锋三五次，各无输赢。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若是拿得此人，觑此城子，如汤泼雪。"吴学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敌，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获此人？"吴学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计大妙！"当日分拨了人马。

次早起军，前到青州城下，四面尽着军马围住，擂鼓摇旗，呐喊搦战。城里慕容知府见报，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群贼到来，先失地利。这厮们只好

在水泊里张狂，今却擅离巢穴，一个来，捉一个，那厮们如何施展得？请知府上城看呼延灼厮杀。”

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叫开城门，放下吊桥，引了一千人马，近城摆开。宋江阵中一将出马。那人手搦狼牙棍，厉声高骂知府：“滥官，害民贼徒！把我全家诛戮，今日正好报仇雪恨！”慕容知府认得秦明，便骂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不曾负你，缘何敢造反，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可先下手拿这贼！”呼延灼听了，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马，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二将交马，正是对手。有《西江月》为证：

鞭舞两条龙尾，棍横一串狼牙。三军看得眼睛花，二将纵横交马。使棍的闻名寰海，使鞭的声播天涯。龙驹虎将乱交加，这厮杀堪描堪画。

秦明与呼延灼厮杀，正是对手。两个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鸣金，收军入城。秦明也不追赶，退回本阵。宋江教众头领军校且退十五里下寨。

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马来见慕容知府，说道：“小将正要拿那秦明，恩相如何收军？”知府道：“我见你斗了许多合，但恐劳困，因此收军暂歇。秦明那厮，原是我这里统制，与花荣一同背反。这厮亦不可轻敌。”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适间和他斗时，棍法已自乱了。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知府道：“既是将军如此英雄，来日若临敌之时，可杀开条路，送三个人出去：一个教他去往东京求救，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相助剿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见极明。”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选了三个军官，都发放了当。

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卸了衣甲暂歇。天色未明，只听的军校来报道：“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两边两个，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左边那个道装打扮。”呼延灼道：“那个穿红的眼见是宋江了，道装的必是军师吴用。你们且休惊动了他，便点一百马军，跟我捉这三个。”

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提了双鞭，带领一百余骑马军，悄悄地开了北门，放下吊桥，引军赶上坡来。宋江、吴用、花荣三个，只顾呆了脸看城。呼延灼拍马上坡，三个勒转马头，慢慢走去。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宋江、吴用、花荣三个齐齐的勒住马。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只听得呐声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绑缚了拿去，后面牵着那匹马。这许多赶来的马军，却

被花荣拈弓搭箭，射倒当头五七个，后面的勒转马，一哄都走了。

宋江回到寨里坐，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宋江见了，连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宋江拜见。呼延灼慌忙跪下道："义士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呼延灼被擒之人，万死尚轻，义士何故重礼陪话？"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恳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将军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他如何不见你罪责？如今韩滔、彭玘、凌振已都在敝山入伙。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义气相投；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叹了一口气，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事既如此，决无还理。"有诗为证：

亲受泥书讨不庭，虚张声势役生灵。
如何世禄英雄士，握手同归聚义厅？

宋江大喜，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叫问李忠、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马还将军骑坐。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吴用道："只除教呼延灼将军赚开城门，唾手可得。更兼绝了呼延指挥念头。"宋江听了，来与呼延灼陪话道："非是宋江贪劫城池，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缧绁之中，非将军赚开城门，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将既蒙兄长收录，理当效力。"当晚点起秦明、花荣、孙立、燕顺、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欧鹏、王英十个头领，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骑军马，来到城边，直至濠堑上，大叫："城上开门！我逃得性命回来！"

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慌忙报与慕容知府。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正纳闷间，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心中欢喜，连忙上马，奔到城上。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又不见面颜，只认得呼延灼声音。知府问道："将军如何走得回来？"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马捉了我到寨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就跟我来了。"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便叫军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解珍、解宝便放起火来。欧鹏、王矮虎奔上城，把军

士杀散。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一齐拥将入来。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便教救灭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扎家私，分俵众军。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廒米粮，装载五六百车，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有诗为证：

呼延逃难不胜羞，忘却君恩事寇仇。

因是天罡并地煞，故为乡导破青州。

且说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数日之间，三山人马都皆完备。宋江领了大队人马，班师回山。先叫花荣、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将开路，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数日之间，已到梁山泊边。众多水军头领具舟迎接。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直至大寨，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庆贺新到山寨头领：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施恩、曹正、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鲁智深动问道："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曾知阿嫂信息否？"林冲答道："小可自火并王伦之后，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随即自缢而死；妻父亦为忧疑，染病而亡。"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上山相会之事，众人皆道："此皆注定，非偶然也。"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众皆大笑。次日轮流做筵席，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如何不喜？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提督打造诸般军器，并铁叶连环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总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黄钺白旄，朱缨皂盖；山边四面筑起墩台；重造西路、南路二处酒店，招接往来上山好汉，一就探听飞报军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张青、孙二娘夫妻——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孙新、顾大嫂夫妻看守；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乐和；山北路酒店还是李立、时迁看守；三关之人，添造寨栅，分调头领看守。部领已定，各宜遵守，不许违误。有诗为证：

天将摧锋已受降，许多军马更精强。

凭陵欲作恢宏计，须仗公明作主张。

数月之后，忽一日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智深有个相识，李忠

兄弟也曾认的，唤做九纹龙史进。见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一个白花蛇杨春，四个在那里聚义。洒家常常思念他。昔日在瓦罐寺救助洒家，恩念不曾有忘。今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若得吾师去请他来最好。然是如此，不可独自去，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应道：“我和师父去。”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捆头笠，只做禅和子打扮；武松妆做随侍行者。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晓行夜住，不止一日，来到华州华阴县界，径投少华山来。

且说宋江自鲁智深、武松去后，一时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来，探听消息。

再说鲁智深、武松两个来到少华山下，伏路小喽啰出来拦住，问道：“你两个出家人那里来？”武松便答道：“这山上有史大官人么？”小喽啰说道：“既是要寻史大王的，且在这里少等。我上山报知头领，便下来迎接。”武松道：“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小喽啰去不多时，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武松，却不见有史进。鲁智深便问道：“史大官人在那里？却如何不见他？”朱武近前上复道：“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鲁智深道：“洒家便是。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三个慌忙剪拂道：“闻名久矣！听知二位在二龙山扎寨，今日缘何到此？”鲁智深道：“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请到山寨中容小可备细告诉。”鲁智深道：“有话便说，待一待谁鸟奈烦！”武松道：“师父是个性急的人，有话便说何妨。”

朱武道：“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好生兴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正撞见一个画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义，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装画影壁，前去还愿。因为带将一个女儿，名唤玉娇枝同行。却被本州贺太守——原是蔡太师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一日因来庙里行香，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累次着人来说，要娶他为妾。王义不从，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路经这里过，正撞见史大官人，告说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被人知觉，倒吃拿了，见监在牢里。又要聚起军马，扫荡山寨。我等正在这里进退无路，无计可施。端的是苦！”

有诗为证：

花颜云鬓玉娇枝，太守行香忽见之。

不畏宪章强夺取，黄童白叟亦相嗤。

鲁智深听了道："这撮鸟敢如此无礼，倒恁么利害。洒家与你结果了那厮！"朱武道："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一行五个头领，都到少华山寨中坐下，便叫王义见鲁智深、武松，诉说贺太守贪酷害民，强占良家女子。朱武等一面杀牛宰马，管待鲁智深、武松。饮筵间，鲁智深道："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请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鲁智深叫道："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武松道："便杀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断然不肯放鲁智深去。朱武又劝道："吾师且息怒，武都头也论得是。"鲁智深焦躁起来，便道："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你也休去梁山泊报知，看洒家去如何！"众人那里劝得住，当晚又谏不从。明早，起个四更，提了禅杖，带了戒刀，径奔华州去了。武松道："不听我说，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的小喽啰前去打听消息。

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路傍借问州衙在那里。人指道："只过州桥，投东便是。"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只见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过来。"鲁智深道："俺正要寻他，却好正撞在洒家手里，那厮多敢是当死！"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看见太守那乘轿子，却是暖轿，轿窗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人人手执鞭枪铁链，守护两边。鲁智深看了寻思道："不好打那撮鸟，若打不着，倒吃他笑！"

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过了渭桥，到府中下了轿，便叫两个虞候分付道："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虞候领了言语，来到桥上，对鲁智深说道："太守相公请你赴斋。"鲁智深想道："这厮正合当死在洒家手里。俺却才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让他过去了。俺要寻他，他却来请洒家！"鲁智深便随了虞候径到府里。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太守叫放了禅杖，去了戒刀，请后堂赴斋。鲁智深初时不肯，众人说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晓事！府堂深处，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鲁智深想道："只俺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廊下放了禅杖、戒刀，跟虞候入来。

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把手一招，喝声："捉下这秃贼！"两边壁衣内走

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横拖倒拽，捉了鲁智深。你便是那吒太子，怎逃出地网天罗；火首金刚，难脱龙潭虎窟！正是：飞蛾投火身倾丧，蝙蝠遭竿命必伤，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诗曰：

堪叹梁山智术优，舍身捐命报冤仇。
神机运处良平惧，妙算行时鬼魅愁。
平地已疏英士狱，青山先斩佞臣头。
可怜天使真尸位，坐阅危亡自不羞。

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喝声：“拿下！”众多做公的把鲁智深捉住，却似皂雕追紫燕，犹如猛虎啖羊羔。众做公的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贺太守喝道：“你这秃驴从那里来？”鲁智深应道：“洒家有甚罪犯？”太守道：“你只实说，谁教你来刺我？”鲁智深道：“俺是出家人，你却如何问俺这话？”太守喝道：“恰才见你这秃驴，意欲要把禅杖打我轿子，却又思量，不敢下手。你这秃驴好好招了！”鲁智深道：“洒家又不曾杀你，你如何拿住洒家，妄指平人？”太守喝骂：“几曾见出家人自称‘洒家’？这秃驴必是个关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强贼，来与史进那厮报仇，不打如何肯招。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秃驴！”鲁智深大叫道：“不要打伤老爷！我说与你：俺是梁山泊好汉花和尚鲁智深。我死倒不打紧，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来时，你这颗驴头趁早儿都砍了送去。”贺太守听了大怒，把鲁智深拷打了一回，教取面大枷来钉了，押下死囚牢里去。一面申闻都省，乞请明降如何，禅杖、戒刀，封入府堂里去了。

此时哄动了华州一府。小喽啰得了这个消息，飞报上山来。武松大惊道：“我两个来华州干事，折了一个，怎地回去见众头领？”正没理会处，只见山下小喽啰报道：“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唤作神行太保戴宗，见在山下。”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诉说鲁智深不听谏劝失陷一事。戴宗听了大惊，道：“我不可久停久住了，就便回梁山泊报与哥哥知道，早遣兵将，前来救取。”武松道：“小弟在这里专等，万望兄长早去，急来救

应则可。”

戴宗吃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去了，再回梁山泊来。三日之间，已到山寨。见了晁、宋二头领，具说鲁智深因救史进，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宋江听罢，失惊道：“既然两个兄弟有难，如何不救？我等不可担阁，便须点起人马，作三队而行。”前军点五员先锋：花荣、秦明、林冲、杨志、呼延灼，引领一千甲马、二千步军先行，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军师吴用、朱仝、徐宁、解珍、解宝，共是六个头领，马步军兵二千；后军主掌粮草，李应、杨雄、石秀、李俊、张顺，共是五个头领押后，马步军兵二千。共计七千人马，离了梁山泊。端的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直取华州来。在路趱行，不止一日，早过了半路，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马，酝造下好酒等候。有诗为证：

智深雄猛不淹留，便向州中去报仇。

计拙不能成大事，反遭枷锁入幽囚。

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陈达、杨春三人，又下山拜请宋江、吴用并众头领，都到山寨里坐下。宋江备问城中之事，朱武道：“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只等朝廷明降发落。”宋江与吴用说道：“怎地定计去救史进、鲁智深？”朱武说道：“华州城郭广阔，濠沟深远，急切难打。只除非得里应外合，方可取得。”吴学究道：“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用计，却再商量。”宋江饮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吴用谏道：“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如何不做提备？白日未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后下山，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

当日捱到午后，宋江、吴用、花荣、秦明、朱仝，共是五骑马下山，迤逦前行。初更时分，已到华州城外。在山坡高处，立马望华州城里时，正是二月中旬天气，月华如昼，天上无一片云彩。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城高地壮，堑濠深阔。看了半晌，远远地望见那西岳华山时，端的是好座名镇高山！怎见得？但见：

峰名仙掌，观隐云台。上连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皆秀，尖峰仿佛接云根；山岳惟尊，怪石巍峨侵斗柄。青如泼黛，碧若浮蓝。张僧繇妙笔画难成，李龙眠天机描不就。深沉洞府，月光飞万道金霞；崒嵂岩崖，日影动千条紫焰。傍人遥指，云池深内藕如船；故老传闻，玉井水中花十丈。巨灵神忿怒，劈开山顶逞神通；陈处士清高，结就茅庵来盹睡。千古传名推华岳，万年香火祀金天。

宋江等看了西岳华山，见城池厚壮，形势坚牢，无计可施。吴用道："且回寨里去，再作商议。"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学究道："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啰下山，去远近探听消息。"

三日之间，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吴用听了，便道："哥哥休忧，计在这里了。"便叫李俊、张顺："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无人，不识地境，得一个引领路道最好。"白花蛇杨春便道："小弟相帮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个下山去了。次日，吴学究请宋江、李应、朱仝、呼延灼、花荣、秦明、徐宁，共八个人，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径到渭河渡口，李俊、张顺、杨春已夺下十余只大船在彼。吴用便教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四个埋伏在岸上；宋江、吴用、朱仝、李应下在船里，李俊、张顺、杨春把船都去滩头藏了。众人等候了一夜。

次日天明，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三只官船到来。船上插着一面黄旗，上写"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元景"。宋江看了，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见此人，必有主意。"太尉官船将近河口，朱仝、李应各执长枪，立在宋江、吴用背后。太尉船到，当港截住。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喝道："你等甚么船只？敢当港拦截住大臣！"宋江执着骨朵，躬身声喏。吴学究立在船头上，说道："梁山泊义士宋江，谨参祗候。"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圣旨去西岳降香。汝等是梁 山泊义士，何故拦截？"吴用道："俺们义士，只要求见太尉尊颜，有告复的事。"客帐司道："你等是甚么人，造次要见太尉！"两边虞候喝道："低声！"宋江说道："暂请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帐司道："休胡说！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与你商量？"宋江道："太尉不肯相见，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岸上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引出马军来，一齐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摆列在岸上。那船上梢公都惊得钻入梢里去了。

客帐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禀复。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定。宋江躬身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请太尉上岸，别有禀复。"宿太尉道："我今特奉圣旨，自去西岳降香，与义士有何商议？朝廷大臣，如何轻易登岸？"宋江道："太尉不肯时，只恐下面伴当亦不相容。"李应把号带枪一招，李俊、张顺、杨春一齐撑出船来。宿太尉看见大惊。李俊、张顺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过船来，手起，先把两个虞候攧下水里去。宋江连忙喝道："休得胡做，惊了

贵人！”李俊、张顺扑地也跳下水去，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张顺、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托地又跳上船来，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宋江喝道：“孩儿们且退去，休得惊着太尉贵人，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宿太尉道：“义士有甚事？就此说不妨。”宋江道：“这里不是说话处，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并无损害之心。若怀此念，西岳神灵诛灭。”到此时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众人牵过一匹马来，扶策太尉上了马，不得已随众同行。有诗为证：

玉节龙旗出帝乡，云台观里去烧香。
却怜水寨神谋捷，暂假威名救困亡。

宋江先叫花荣、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随后也上了马，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铃吊挂，齐齐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张顺带领一百余人看船。

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宋江下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众头领两边侍立着。宋江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复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啃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今有两个兄弟，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里。欲借太尉御香仪从，并金铃吊挂去赚华州，事毕拜还。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乞太尉钧鉴。”宿太尉道：“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须连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

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怎生推托得？只得应允了。宋江执盏擎杯，设筵拜谢。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于小喽啰数内，选拣一个俊俏的，剃了髭须，穿了太尉的衣服，扮做宿元景；宋江、吴用扮做客帐司；解珍、解宝、杨雄、石秀扮做虞候；小喽啰都是紫衫银带，执着旌节、旗幡、仪仗、法物，擎抬了御香、祭礼、金铃吊挂；花荣、徐宁、朱仝、李应扮做四个衙兵。朱武、陈达、杨春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队人马，林冲、杨志引一队人马，分作两路取城。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只听号起行事。戴宗先去报知。

话休絮繁。且说一行人等离了山寨，径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一径奔西岳庙来。戴宗报知云台观观主并庙里职事人等，直至船边，迎接上岸。香花灯烛，幢幡宝盖，摆列在前。先请御香上了香亭，庙里人夫扛抬了，导引金铃吊挂前行。观主见太尉，吴学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轿子来。”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客帐司吴学究

对观主道：“这是特奉圣旨，赍捧御香、金铃吊挂来与圣帝供养。缘何本州官员轻慢，不来迎接？”观主答道：“已使人去报了，敢是便到。”

说犹未了，本州先使一员推官，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将着酒果，来见太尉。原来那扮太尉的小喽啰，虽然模样相似，却言语发放不得，因此只教装做染病，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推官看了，见来的旌节、门旗、牙仗等物，都是东京来的，内府制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帐司假意出入禀复了两遭，却引推官入去，远远地阶下参拜了。那假太尉只把手指，并不听得说甚么。吴用引到面前，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辞千里之遥，特奉圣旨到此降香，不想于路染病未痊，本州众官如何不来远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不见近报，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庙里，本是太守便来，奈缘少华山贼人纠合梁山泊草寇要打城池，每日在彼提防，以此不敢擅离。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太守随后便来参见大臣。”吴学究道：“太尉涓滴不饮，只叫太守来商议行礼。”推官随即教取酒来，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吴学究又入去禀一遭，将了钥匙出来，引着推官去看金铃吊挂。开了锁，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叫推官看。便把条竹竿叉起看时，果然是制造得无比。但见：

浑金打就，五彩装成。双悬缨络金铃，上挂珠玑宝盖。黄罗密布，中间八爪玉龙盘；紫带低垂，外壁双飞金凤绕。对嵌珊瑚玛瑙，重围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绛纱灯，红菡萏参差青翠叶。堪宜金屋琼楼挂，雅称瑶台宝殿悬。

这一对金铃吊挂，乃是东京内府作分高手匠人做成的，浑是七宝珍珠嵌造，中间点着碗红纱灯笼，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不是内府降来，民间如何做得，吴用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柜匣内锁了。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付与推官。便叫太守来商议拣日祭祀。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便辞了客帐司，径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

却说宋江暗暗地喝采道：“这厮虽然奸猾，也骗得他眼花心乱了。”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却又叫戴宗扮虞候。云台观主进献素斋，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宋江闲步看那西岳庙时，果然是盖造的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间天上。怎见得？

金门玉殿，碧瓦朱甍。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悬虾须织锦栊帘，列龟背硃红亮槅。廊庑下磨砖花间缝，殿台边墙壁捣椒泥。帐设黄罗，供案畔列九卿四相；扇开丹凤，御榻边摆玉女金童。堂堂庙貌肃威仪，赫

赫神灵常祭享。

宋江来到正殿上拈香再拜，暗暗祈祷已罢，回至官厅前。门人报道："贺太守来也。"宋江便叫花荣、徐宁、朱仝、李应四个衙兵，各执着器械，分列在两边；解珍、解宝、杨雄、戴宗各带暗器，侍立在左右。却说贺太守将带三百余人，来到庙前下马，簇拥入来。假客帐司吴学究、宋江见贺太守带着三百余人，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吴学究喝道："朝廷太尉在此，闲杂人不许近前！"众人立住了脚，贺太守亲自进前来拜见太尉。客帐司道："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贺太守入到官厅前，望着假太尉便拜。吴学究道："太守，你知罪么？"太守道："贺某不知太尉到来，伏乞恕罪。"吴学究道："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如何不来远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报到州，有失迎迓。"吴学究喝声："拿下！"解珍、解宝弟兄两个身边早掣出短刀来，一脚把贺太守踢翻，便割了头。宋江喝道："兄弟们动手！"早把那跟来的人三百余个，惊得呆了，正走不动。花荣等一发向前，把那一干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抢出，庙门下武松、石秀舞刀杀将入来，小喽啰四下赶杀，三百余人不剩一个回去。续后到庙里的，都被张顺、李俊杀了。

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挂下船。都赶到华州时，早见城中两路火起，一齐杀将入来。先去牢中救了史进、鲁智深。就打开库藏，取了财帛，装载上车。一行人离了华州，上船回到少华山上，都来拜见宿太尉，纳还了御香、金铃吊挂、旌节、门旗、仪仗等物，拜谢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盘金银，相送太尉。随从人等，不分高低，都与了金银。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谢承太尉。众头领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一些不肯少了，还了来的人等。

宋江谢了宿太尉，回到少华山上，便与四筹好汉商议，收拾山寨钱粮，放火烧了寨栅。一行人等，军马粮草，都望梁山泊来。有诗为证：

蚂结蛇蟠合计偕，便驱人马下山来。

虽然救得花和尚，太守何辜独被灾。

且说宿太尉下船，来到华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马，劫了府库钱粮，城中杀死军校一百余人，马匹尽皆虏去。西岳庙中又杀了许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挂，因此赚知府到庙，杀害性命"。宿太尉到庙内焚了御香，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师，奏知此事。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救了史进、鲁智深，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仍旧作三队分俵人

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都相见已罢，一面做庆喜筵席。次日，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各以己财做筵宴，拜谢晁、宋二公并众头领。过了数日。

话休絮烦。忽一日，有旱地忽律朱贵上山报说："徐州沛县芒砀山中，新有一伙强人，聚集着三千人马。为头一个先生，姓樊名瑞，绰号混世魔王，能呼风唤雨，用兵如神。手下两个副将：一个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团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手中仗一条铁标枪；又有一个姓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也使一面团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手中仗一口宝剑。这三个结为兄弟，占住芒砀山，打家劫舍。三个商量了，要来吞并俺梁山泊大寨。小弟听得说，不得不报。"宋江听了大怒道："这贼怎敢如此无礼！我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无半米之功，情愿引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伙强人。"宋江大喜。

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与同朱武、陈达、杨春都披挂了，来辞宋江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上路径奔芒砀山来。三日之内，早望见那座山，乃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三军人马，来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喽啰上山报知。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摆开，史进全身披挂，骑一匹火炭赤马，当先出阵。怎见得史进的英雄？但见：

久在华州城外住，旧时原是庄农。学成武艺惯心胸。三尖刀似雪，浑赤马如龙。体挂连环铁铠，战袍风飐猩红。雕青镌玉更玲珑。江湖称史进，绰号九纹龙。

当时史进首先出马，手中横着三尖两刃刀。背后三个头领，中间的便是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县人氏，平生足智多谋，亦能使两口双刀，出到阵前。亦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

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
脸红双眼俊，面白细髯垂。
智可张良比，才将范蠡欺。
军中人尽伏，朱武号神机。

上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横着一条出白点钢枪，绰号跳涧虎陈达，原是邺城人氏。当时提枪跃马，出到阵前。也有一首诗，单道着陈达好处：

生居邺郡上华胥，惯使长枪伏众威。
跳涧虎称多膂力，却将陈达比姜维。

下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使一口大杆刀，绰号白花蛇杨春，原是解良县蒲城人氏。当下挺刀立马，守住阵门。也有一首诗，单题杨春的好处：

蒲州生长最奢遮，会使钢刀赛左车。

瘦臂长腰真勇汉，杨春绰号白花蛇。

四个好汉勒马在阵前，望不多时，只见芒砀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当先两个好汉：为头那一个便是徐州沛县人氏，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使一面团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无有不中。右手仗一条标枪。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八臂那吒”。步行下山。有八句诗，单题项充：

铁帽深遮顶，铜环半掩腮。

傍牌悬兽面，飞刃插龙胎。

脚到如风火，身先降祸灾。

那吒号八臂，此是项充来。

次后那个好汉，便是邳县人氏，如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会使一面团牌，背插二十四把标枪，亦能百步取人。左手挽牌，右手仗剑。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飞天大圣”。出到阵前。有八句诗，单道李衮：

缨盖盔兜项，袍遮铁掩襟。

胸藏拖地胆，毛盖杀人心。

飞刃齐攒玉，蛮牌满画金。

飞天号大圣，李衮众人钦。

当下项充、李衮见了对阵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四骑马在阵前，并不打话，小喽啰筛起锣来，两个好汉舞动团牌齐上，直滚入阵来。史进等拦当不住，后军先走。史进前军抵敌，朱武等中军呐喊，各自逃生。宋军被他杀的人亡马倒，败退六七十里。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杨春转身得迟，被一飞刀，战马着伤，弃了马，逃命走了。

史进点军，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议，欲要差人往梁山泊求救。正忧疑之间，只见军士来报：“北边大路上，尘头起处，约有二千军马到来。”史进等直迎来时，却是梁山泊旗号。当先马上两员上将，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一个是金枪手徐宁。史进接着，备说项充、李衮蛮牌滚动，军马遮拦不住。花荣道：“宋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两个到来帮助。”史进等大喜，合兵一处下寨。

次日天晓，正欲起兵对敌，军士报道：“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花荣、徐宁、史进一齐上马接时，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公孙胜、柴

进、朱仝、呼延灼、穆弘、孙立、黄信、吕方、郭盛，带领三千人马来到。史进备说项充、李衮飞刀标枪滚牌难近，折了人马一事。宋江失惊。吴用道："且把军马扎下寨栅，别作商议。"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剿捕，直到山下。此时天色已晚，望见芒砀山上都是青色灯笼。公孙胜看了便道："这一伙人必有妖法。此寨中青色灯笼，必是个会行妖法之人在内。我等且把军马退去，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扎住营寨。

次日清晨，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有分教：飞天大圣，拱手来上梁山；八臂那吒，延颈便归水泊。正是：计就魔王须下拜，阵圆神将怎施为？毕竟公孙胜对宋江献出甚么阵法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诗曰：

背后之言不可谌，得饶人处且饶人。
虽收芒砀无家客，殒却梁山主寨身。
诸将缟衣魂欲断，九原金镞恨难伸。
可怜盖世英雄骨，权厝荒城野水滨。

话说公孙胜对宋江、吴用献出那个阵图道：“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队，中间大将居之。其像四头八尾，左旋右转，按天地风云之机，龙虎鸟蛇之状。待他下山冲入阵来，两军齐开，如若伺候他入阵，只看七星号带起处，把阵变为长蛇之势。贫道作起道法，教这三人在阵中，前后无路，左右无门。却于坎地上掘下陷坑，直逼此三人到于那里。两边埋伏下挠钩手，准备捉将。”宋江听了大喜，便传将令，叫大小将校依令如此而行。再用八员猛将守阵，那八员：呼延灼、朱仝、花荣、徐宁、穆弘、孙立、史进、黄信。却叫柴进、吕方、郭盛权摄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

是日巳牌时分，众军近山摆开阵势，摇旗擂鼓搦战。只见芒砀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便将三千余人摆开。左右两边，项充、李衮。中间马上，拥出那个为头的好汉，姓樊名瑞，祖贯濮州人氏，幼年学作全真先生，江湖上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惯使一个流星锤，神出鬼没，斩将搴旗，人不敢近，绰号作混世魔王。怎见得樊瑞英雄？有《西江月》为证：

头散青丝细发，身穿绒绣皂袍。连环铁甲晃寒霄，惯使铜锤更妙。
好似北方真武，世间伏怪除妖。云游江海把名标，混世魔王绰号。

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立于阵前。上首是项充，下首是李衮。那樊瑞虽会使神术妖法，却不识阵势。看了宋江军马，四面八方，摆成阵势，心中暗喜道：“你若摆阵，中我计了。”分付项充、李衮道：“若见风起，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项充、李衮得令，各执定蛮牌，挺着标枪飞剑，只等樊瑞作用。只见樊瑞立在马上，左手挽定流星铜锤，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愁地暗，日月无光。项充、李衮呐声喊，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宋江军马见杀将过来，便分开做两下。项充、李衮一搅入阵，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去，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宋江在高坡上望见项充、李衮已入阵里了，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那座阵势，纷纷滚滚，变作长蛇之阵。项充、李衮正在阵里，东赶西走，左盘右转，寻路不见。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两个投东，朱武便望东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公孙胜在高埠处看了，便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疾！”只见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两个在阵中，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一望都是黑气，后面跟的都不见了。项充、李衮心慌起来，只要夺路回阵，百般地没寻归路处。正走之间，忽然地雷大振一声，两个在阵叫苦不迭，一齐搨了双脚，翻筋斗撷下陷马坑里去。两边都是挠钩手，早把两个搭将起来，便把麻绳绑缚了，解上山坡请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军一齐掩杀过去，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走不迭的，折其大半。

宋江收军，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军健早解项充、李衮到于麾下。宋江见了，忙叫解了绳索，亲自把盏，说道：“二位壮士，其实休怪，临敌之际，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欲来礼请上山，同聚大义。盖因不得其便，因此错过。倘若不弃，同归山寨，不胜万幸。”两个听了，拜伏在地道：“已闻及时雨大名，谁不知道。只是小弟等无缘，不曾拜识。原来兄长果有大义，我等两个不识好人，要与天地相拗。今日既被擒获，万死尚轻，反以礼待。若蒙不杀收留，誓当效死，报答大恩。樊瑞那人，无我两个，如何行得？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就说樊瑞来投拜，不知头领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便请二位同回贵寨，宋江来日专候佳音。”两个拜谢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从投降，我等擒来，奉献头领麾下。”有诗为证：

八阵神机世最难，雄才诸葛许谁攀！

多谋喜见公孙胜，樊瑞逡巡便入山。

宋江听说大喜，请入中军，待了酒食，换了两套新衣，取两匹好马，叫小喽啰拿了枪牌，送二人下山回寨。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来到芒砀山下，小喽啰见了大惊，接上山寨。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项充、李衮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该万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说这话？"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义气最重，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两个道："我们也为如此而来。"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次日天晓，三个一齐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请入帐中坐定。三个见了宋江没半点相疑之意，彼各倾心吐胆，诉说平生之事。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砀山寨中，杀牛宰马，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一面赏劳三军。饮筵已罢，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樊瑞大喜。数日之间，牵牛拽马，卷了山寨钱粮，驮了行李，收聚人马，烧毁了寨栅，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于路无话。

宋江同众好汉回转梁山泊来。戴宗于路飞报，听得回山，早报上山来。宋江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弟赤发黄须，都呼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又高又大，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放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不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骨瘦形粗，却甚生得奇怪。怎见得？有诗为证：

焦黄头发髭须卷，盗马不辞千里远。

强夫姓段涿州人，被人唤做金毛犬。

宋江见了段景住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衮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厅鼓来，且做庆贺筵席。

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因此叫李云、陶宗

旺监工，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消息，快来回报。且说戴宗前去曾头市探听，去了三五日之间，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参，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说他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

　　'摇动铁镮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

晁盖听了戴宗说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的此辈，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宋江苦谏不听。晁盖忿怒，便点起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晁盖点那二十个头领？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共是二十一个头领，部领三军人马下山，征进曾头市。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吴学究谏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宋江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未为晚矣。"晁盖道："天地风云，何足为怪？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宋江那里违拗得住。晁盖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悒快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

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对面下了寨栅。次日，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众多好汉立马看时，果然这曾头市是个险隘去处。但见：

　　周回一遭野水，四围三面高岗。堑边河港似蛇盘，濠下柳林如雨密。

凭高远望绿阴浓，不见人家；附近潜窥青影乱，深藏寨栅。村中壮汉，出来的勇似金刚；田野小儿，生下的便如鬼子。僧道能轮棍棒，妇人惯使刀枪。果然是铁壁铜墙，端的尽人强马壮。交锋尽是哥儿将，上阵皆为子父兵。

晁盖与众头领正看之间，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约有七八百人。当先一个好汉，戴熟铜盔，披连环甲，使一条点钢枪，骑着匹冲阵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声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原来天赐其便！如何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晁盖大怒，回头一观，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两个交马，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曾魁斗到二十合之后，料道斗林冲不过，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马不赶。晁盖领转军马回寨，商议打曾头市之策。林冲道："来日直去市口搦战，就看虚实如何，再作商议。"

次日平明，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擂鼓呐喊。曾头市上炮声响处，大队人马出来，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上首副教师苏定，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左边曾参、曾魁，右边曾升、曾索，都是全身披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坐下那匹却是千里玉狮子马，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三通鼓罢，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放在阵前，曾涂指着对阵骂道："反国草寇，见俺陷车么？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装载陷车里，解上东京，碎尸万段！你们趁早纳降，再有商议。"晁盖听了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涂。众将怕晁盖有失，一发掩杀过去，两军混战。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村里。林冲、呼延灼紧护定晁盖，东西赶杀。林冲见路途不好，急退回来收兵。看得两边各皆折了些人马。

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忧。众将劝道："哥哥且宽心，休得愁闷，有伤贵体。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亦曾失利，好歹得胜回寨。今日混战，各折了些军马，又不曾输了与他，何须忧闷？"晁盖只是郁郁不乐，在寨内一连了三日，每日搦战，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

第四日，忽有两个和尚直到晁盖寨里来投拜。军人引到中军帐前，两个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啰唣，索要金银财帛，无所不为。小僧已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特地前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剿除了他时，当坊有幸。"晁盖见说大喜。有诗为证：

间谍从来解用兵，陈平昔日更专精。
却惭晁盖无先见，随着秃奴暮夜行。

晁盖便请两个和尚坐了，置酒相待。林冲谏道："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和尚道："小僧是个出家人，怎敢妄语？久闻梁山泊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因此特来拜投，如何故来啜赚将军？况兼曾家未必赢得头领大军，何故相疑？"晁盖道："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休去，我等分一半人马去劫寨，哥哥在外面接应。"晁盖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林冲道："哥哥带谁入去？"晁盖道："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十个头领是：刘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欧鹏、阮小七、燕顺、杜迁、宋万、白胜。"

当晚造饭吃了，马摘銮铃，军士衔枚，黑夜疾走，悄悄地跟了两个和尚，直到法华寺内看时，是一个古寺。晁盖下马入到寺内，见没僧众，问那两个和尚道："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僧众？"和尚道："便是曾家畜生薅恼，不得已各自归俗去了。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自在塔院里居住。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晁盖道："他的寨在那里？"和尚道："他有四个寨栅，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别的都不打紧，这三个寨便罢了。"晁盖道："那个时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气，再待三更时分，他无准备。"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整整齐齐打更鼓响，又听了半个更次，绝不闻更点之声。和尚道："军人想是已睡了，如今可去。"和尚当先引路。晁盖带同诸将上马，领兵离了法华寺，跟着和尚。

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前军不敢行动。看四边路杂难行，又不见有人家。军士却慌起来，报与晁盖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振地，一望都是火把。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才转得两个湾，撞出一彪军马，当头乱箭射将来，不期一箭，正中晁盖脸上，倒撞下马来。却得呼延灼、燕顺两骑马，死并将去。背后刘唐、白胜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村中来。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刚才敌得住。两军混战，直杀到天明，各自归寨。

林冲回来点军时，三阮、宋万、杜迁水里逃得性命。带入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欧鹏，都回到帐中。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急拔得箭出，血晕倒了。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晁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语不得。林冲叫扶上车子，便差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其余十五个头领在寨

中商议："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不想遭这一场，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方可回军。"有诗为证：

威镇边陲不可当，梁山寨主是天王。
最怜率尔图曾市，遽使英雄一命亡。

当日众头领闷闷不已，众军亦无恋战之心，人人都有还山之意。当晚二更时分，天色微明，十五个头领都在寨中纳闷。正是：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嗟咨叹惜，进退无措。忽听的伏路小校慌急报来："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火把不计其数！"林冲听了，一齐上马。三面山上火把齐明，照晃如同白日，四下里呐喊到寨前。林冲领了众头领，不去抵敌，拔寨都起，回马便走。曾家军马背后卷杀将来，两军且战且走，走过了五六十里，方才得脱。计点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败输亏，急取旧路，望梁山泊回来。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传下军令，教众头领引军且回山寨，别作良策。

众将得令，引军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天王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亲手敷贴药饵，灌下汤散。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付道："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便瞑目而死。

宋江见晁盖死了，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吴用、公孙胜劝道："哥哥且省烦恼，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伤？且请理会大事。"宋江哭罢，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装殓衣服巾帻，停在聚义厅上。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合造内棺外椁，选了吉时盛放，在正厅上建起灵帏，中间设个神主，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小头目并众小喽啰，亦带孝头巾。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寨内扬起长幡，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晁天王。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

林冲与公孙胜、吴用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次日清晨，香花灯烛，林冲为首，与众等请出保义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吴用、林冲开话道："哥哥听禀：治国一日不可无君，于家不可一日无主。今日山寨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万里疆宇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吉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诸人拱听号令。"宋江道："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遗言。临死时嘱道：'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

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亦不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吴学究又劝道：“晁天王虽是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谁敢当此位？寨中人马如何管领？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

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今日小可权当此位，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请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头！”吴学究道：“这厮不识尊卑的人，兄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且请哥哥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已罢，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有诗为证：

英雄晁盖已归天，主寨公明在所先。

从此又颁新号令，分兵授职尽恭虔。

“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第二位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法师公孙胜，第四位花荣，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吕方，第七位郭盛。左军寨内，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刘唐，第三位史进，第四位杨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迁，第七位宋万；右军寨内，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前军寨内，第一位李应，第二位徐宁，第三位鲁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杨志，第六位马麟，第七位施恩；后军寨内，第一位柴进，第二位孙立，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永；水军寨内，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横，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山前第一关令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令解珍、解宝守把；第三关令项充、李衮守把。金沙滩小寨内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守把；鸭嘴滩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守把。山后两个小寨，左一个旱寨内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旱寨内令朱武、陈达、杨春六人守把。忠义堂内：左一带房中，掌文卷萧让，掌赏罚裴宣，掌印信

金大坚，掌算钱粮蒋敬；右一带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筑城垣，陶宗旺。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监造房屋，李云，铁匠总管，汤隆，监造酒醋，朱富，监造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兴、白胜。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已自定数。管北地收买马匹：杨林、石勇、段景住。分拨已定，各自遵守，毋得违犯。”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欢喜，人心悦服。诸将都皆拱听约束。

异日，宋江聚众商议，欲要与晁盖报仇，兴兵去打曾头市。军师吴用谏道：“哥哥，庶民居丧，尚且不可轻动，哥哥兴师，且待百日之后，方可举兵，未为迟矣。”宋江依吴学究之言，守住山寨居丧。每日修设好事，只做功果，追荐晁盖。

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只为游方来到济宁，经过梁山泊，就请在寨内做道场。因吃斋之次，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那大圆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吴用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一计，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称足下为智多星，端的是不枉了，名不虚传。敢问军师用甚计策，赚得本人上山？”

吴用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说出这段计来，有分教：北京城内，黎民废寝忘餐；梁山泊中，好汉驱兵领将。正是：计就水乡添虎将，谋成市井赚麒麟。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一 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满庭芳》：

通天彻地，能文会武，广交四海豪英。胸藏锦绣，义气更高明。潇洒纶巾野服，笑谈将白羽麾兵。聚义处，人人瞻仰，四海久驰名。韵度同诸葛，运筹帷幄，殚竭忠诚。有才能冠世，玉柱高擎。遂使玉麟归伏，命风雷驱使天丁。梁山泊军师吴用，天上智多星。

话说这篇词，单道着吴用的好处。因为这龙华寺僧人，说出此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吴用道："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尽一点忠义之心，舍死忘生，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来，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和我同去。"说犹未了，只见阶下一个人高声叫道："军师哥哥，小弟与你走一遭！"吴用大笑。那人是谁？却是好汉黑旋风李逵。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合用着你。这是做细的勾当，你性子又不好，去不的。"李逵道："你们都道我生的丑，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定要去走一遭。"吴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带你去；若依不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吴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断了酒，回来你却开；第二件，于路上做道童打扮，随着我，我但叫你，不要违拗；第三件最难，你从明日为始，并不要说话，只做哑子一般。依的这三件，便带你去。"李逵道："不吃酒，做道童，却依的；闭着这个嘴不说话，却是鳖杀我！"吴用道："你若开口，便惹出事来。"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宋江道："兄弟，你若坚执要去，恐有疏失，休要怨我。"李逵道："不妨，不妨。我这两把板斧不到的只这般教他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罢。"众头领都笑，那里劝的住。

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担下山。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再三分付吴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吴用、李逵别了众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且说吴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却遇天色晚来，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于路上，吴用被李逵呕的苦。行了几日，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你的哑道童，我小人不与他烧火，打的小人吐血。"吴用慌忙与他陪话，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话下。

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这厮苦死要来，一路上呕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处，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不敢！"吴用道："我再和你打个暗号。若是我把头来摇时，你便不可动掸。"李逵应承了。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怎见的？

吴用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采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李逵戗几根蓬松黄发，绾两枚浑骨丫髻，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穿一双蹬山透土靴，担一条过头木拐棒，挑着个纸招儿，上写着"讲命谈天，卦金一两"。

吴用、李逵两个打扮了，锁上房门，离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门来。行无一里，却早望见城门。端的好个北京！但见：

城高地险，堑阔濠深。一周回鹿角交加，四下里排叉密布。敌楼雄壮，缤纷杂采旗幡；堞道坦平，簇摆刀枪剑戟。钱粮浩大，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东西院内，笙箫鼓乐喧天；南北店中，行货钱财满地。公子跨金鞍骏马，佳人乘翠盖珠軿。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

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如何不摆得整齐？

且说吴用、李逵两个，摇摇摆摆，却好来到城门下。守门的左右约有四五十军士，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吴用向前施礼，军士问道："秀才那里来？"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这个道童姓李。江湖上卖卦营生，今来大郡，与人讲命。"身边取出假文引，交军士看了。众人道："这个道童的鸟眼，恰象贼一般看人。"李逵听道，正待要发作，吴用慌忙把头来摇，李

逵便低了头。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小生一言难尽！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气力；却是家生的孩儿，没奈何带他出来。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辞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后，脚高步低，望市心里来。吴用手中摇着铃杵，口里念四句口号道：

"甘罗发早子牙迟，彭祖颜回寿不齐。

范丹贫穷石崇富，八字生来各有时。"

吴用又道："乃时也，运也，命也。知生知死，知因知道。若要问前程，先请银一两。"说罢，又摇铃杵。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着看了笑。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自歌自笑，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

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听得街上喧哄，唤当直的问道："如何街上热闹？"当直的报复员外："端的好笑，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要银一两算一命，谁人舍的！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渗濑，走又走的没样范，小的们跟定了笑。"卢俊义道："既出大言，必有广学。当直的，与我请他来。"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生出机会来。当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员外有请。"吴用道："是何人请我？"当直的道："卢员外相请。"吴用便唤道童跟着转来，揭起帘子，入到厅前，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吴用转过前来，见卢员外时，那人生的如何？有《满庭芳》词为证：

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义胆忠肝贯日，吐虹蜺志气凌云。驰声誉，北京城内，元是富豪门。杀场临敌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殚赤心报国，建立功勋。慷慨名扬宇宙，论英雄播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义，河北玉麒麟。

这篇词单道卢俊义豪杰处。吴用向前施礼，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先生贵乡何处？尊姓高名？"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自号谈天口。祖贯山东人氏。能算皇极先天数，知人生死贵贱。卦金白银一两，方才算命。"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分宾坐定；茶汤已罢，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放于桌上，权为压命之资，"烦先生看贱造则个。"吴用道："请贵庚月日下算。"卢俊义道："先生，君子问灾不问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在下今年三十二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排在桌上，算了一回，拿起算子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主何凶吉？"吴用道："员外若不见怪，当以直言。"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

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又无寸男为盗，亦无只女为非。如何能有血光之灾？”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嗟叹而言：“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戏耳，愿听指教。”吴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见怪。”卢俊义道：“在下专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向都行好运。但今年时犯岁君，正交恶限，目今百日之内，尸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便回员外道：“则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卢俊义道；“若是免的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写于壁上，后日应验，方知小生灵处。”卢俊义道：“叫取笔砚来。”便去白粉壁上写，吴用口歌四句：

“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

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当时卢俊义写罢，吴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卢俊义留道：“先生少坐，过午了去。”吴用答道：“多蒙员外厚意，误了小生卖卦，改日再来拜会。”抽身便起。卢俊义送到门首，李逵拿了拐棒儿，走出门外。吴学究别了卢俊义，引了李逵，径出城来，回到店中，算还房宿饭钱，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离店肆，对李逵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圈套，准备机关，迎接卢俊义。他早晚便来也。”

且不说吴用、李逵还寨。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寸心如割，坐立不安。当夜无话，捱到次日天晓，洗漱罢，早饭已了，出到堂前，便叫当直的去唤众多主管商议事务。少刻都到。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这李固原是东京人，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冻倒在卢员外门前。卢俊义救了他性命，养他家中。因见他勤谨，写的算的，教他管顾家间事务。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当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卢员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说犹未了，阶前走过一人来。看那来人怎生模样？但见：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腰细膀阔。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

着一双土黄皮油膀胛靴。脑后一对挨兽金环，护项一枚香罗手帕，腰间斜插名人扇，鬓畔常簪四季花。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则一身好花绣，那人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曾有一篇《沁园春》词，单道着燕青的好处。但见：

唇若涂朱，睛如点漆，面似堆琼。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资禀聪明。仪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驰名。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听鼓板喧云，笙声嘹亮，畅叙幽情。棍棒参差，揎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

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都上厅声喏了，做两行立住。李固立在左边，燕青立在右边。

卢俊义开言道："我夜来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消灾灭罪；二者躲过这场灾悔，三者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李固，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装十辆山东货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里，库房钥匙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误矣。常言道：贾卜卖卦，转回说话。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只在家中，怕做甚么？"卢俊义道："我命中注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灾来，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须听小乙愚见：这一条路去山东泰安州，正打从梁山泊边过。近年泊内，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盗，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烧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扇惑，要赚主人那里落草。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若在家时，三言两句，盘倒那先生，倒敢有场好笑。"卢俊义道"你们不要胡说，谁人敢来赚我！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甚么紧，我观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

说犹未了，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乃是卢员外浑家，年方二十五岁，姓贾，嫁与卢俊义才方五载，琴瑟谐和。娘子贾氏便道：“丈夫，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听那算命的胡说，撇了海阔一个家业，耽惊受怕，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你且只在家内，清心寡欲，高居静坐，自然无事。”卢俊义道：“你妇人家省得甚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古祸出师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语。”

燕青又道：“小人托主人福荫，学的些个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说嘴，帮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小人也敢发落的三五十个开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卢俊义道：“便是我买卖上不省的，要带李固去，他须省的，又替我大半气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别人管帐，只教你做个桩主。”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十分走不的多路。”卢俊义听了大怒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许多推故。若是那一个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李固吓的面如土色。众人谁敢再说，各自散了。

李固只得忍气吞声，自去安排行李：讨了十辆太平车子，唤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把行李装上车子，行货拴缚完备。卢俊义自去结束。第三日，烧了神福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个个都分付了，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车仗，流泪而去。

次日五更，卢俊义起来，沐浴罢，更换一身新衣服，取出器械，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出门上路，看卢俊义时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范阳遮尘毡笠，拳来大小撒发红缨，斜纹缎子布衫，查开五指梅红线绦，青白行缠抓住袜口，软绢袜衬多耳麻鞋。腰悬一把雁翎响铜钢刀，海驴皮鞘子，手拿一条搜山搅海棍棒。端的是山东驰誉，河北扬名。

当下卢俊义拜辞家堂已了，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个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贾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频寄书信回来，家中知道。”说罢，燕青在面前拜了。卢俊义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燕青道：“主人在上，小乙不敢偷工夫闲耍。主人如此出行，怎敢怠慢！”卢俊义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诗一首，单道卢俊义这条好棒。有诗为证：

挂壁悬崖欺瑞雪，撑天拄地撼狂风。
虽然身上无牙爪，出水巴山秃尾龙。

李固接着，卢俊义道："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但有干净客店，先做下饭，等候车仗脚夫到来便吃，省的担阁了路程。"李固也提条杆棒，先和两个伴当去了。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随后押着车仗行。但见途中山明水秀，路阔坡平，心中欢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见这般景致！"行了四十余里，李固接着主人，吃点心中饭罢，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里，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卢俊义来到店房内，倚了棍棒，挂了毡笠儿，解下腰刀，换了鞋袜。宿食皆不必说。次日清早起来，打火做饭，众人吃了，收拾车辆头口，上路又行。

自此在路夜宿晓行，已经数日，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天明要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好教官人得知：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山上宋公明大王，虽然不害来往客人，官人须是悄悄过去，休得大惊小怪。"卢俊义听了道："原来如此！"便叫当直的取下衣箱，打开锁，去里面提出一个包袱，内取出四面白绢旗。问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每面栲栳大小几个字，写道：

"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
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

李固等众人看了，一齐叫起苦来。店小二问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卢俊义道："我自是北京财主，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声些，不要连累小人，不是耍处！你便有一万人马，也近他不的！"卢俊义道："放屁！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做一路！"店小二叫苦不迭，众车脚夫都痴呆了。李固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怜见众人，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强似做罗天大醮！"卢俊义喝道："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和鸿鹄厮并？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我那车子上叉袋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撞在我手里，一朴刀一个砍翻，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上。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

前面摆四辆车子，上插了四把绢旗；后面六辆车子，随从了行。那李固和众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三个丫儿扣牢了，赶着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李固等见了崎岖山路，行一步怕一步，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从清早起来，行到巳牌时分，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却好行到林子边，只听的一声唿哨响，吓的李固和

两个当直的没躲处。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边，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卢俊义喝道："我若搠翻，你们与我便缚！"说犹未了，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啰来。听得后面锣声响处，又有四五百小喽啰截住后路。林子里一声炮响，托地跳出一筹好汉。怎地模样？但见：

茜红头巾，金花斜袅。铁甲凤盔，锦衣绣袄。血染髭髯，虎威雄暴。大斧一双，人皆吓倒。

又诗曰：

铁额金睛老大虫，翻身跳出树林中。

一声咆吼如雷震，万里传名黑旋风。

当下李逵手搦双斧，厉声高叫："卢员外认得哑道童么？"卢俊义猛省，喝道："我如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倘或执迷，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李逵呵呵大笑道："员外，你今日中了俺的军师妙计，快来坐把交椅。"卢俊义大怒，搦着手中朴刀，来斗李逵，李逵轮起双斧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卢俊义挺着朴刀，随后赶将入来。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引得卢俊义性发，破一步，抢入林来。李逵飞奔乱松丛里去了。

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一个人也不见了。却待回身，只听得松林傍边转出一伙人来，一个人高声大叫："员外不要走，认得俺么？"卢俊义看时，却是一个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铁禅杖。卢俊义喝道："你是那里来的和尚？"鲁智深大笑道："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今奉哥哥将令，着俺来迎接员外上山。"卢俊义焦躁，大骂："秃驴，敢如此无礼！"拈手中朴刀，直取那和尚。鲁智深轮起铁禅杖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鲁智深拨开朴刀，回身便走。卢俊义赶将去，正赶之间，喽啰里走出行者武松，轮两口戒刀，直奔将来。卢俊义不赶和尚，来斗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卢俊义哈哈大笑："我不赶你，你这厮们何足道哉！"说犹未了，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卢员外，你如何省得！岂不闻人怕落荡，铁怕落炉？哥哥定下的计策，你待走那里去？"卢俊义喝道："你这厮是谁？"那人笑道："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卢俊义骂道："草贼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刘唐。方才斗得三合，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当时刘唐、穆弘两个，两条朴刀，双斗卢俊义。正斗之间，不到三合，只听的背后脚步响。卢俊义喝声："着！"刘唐、穆弘跳退数步。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却是扑天雕李应。三个头领丁字脚围定，卢俊义全然不慌，越斗越健。正好步斗，只听得山顶上一声

锣响，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一齐拔步去了。卢俊义又斗得一身臭汗，不去赶他。再回林子边来寻车仗人伴时，十辆车子、人伴、头口，都不见了。口里只管叫苦。有诗为证：

避灾因作泰山游，暗里机谋不自由。

家产妻孥俱撇下，来吞水浒钓鱼钩。

卢俊义便向高阜处四下里打一望，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伙小喽啰，把车仗头口赶在前面，将李固一干人，连连串串缚在后面，鸣锣擂鼓，解投松树那边去。

卢俊义望见，心如火炽，气似烟生，提着朴刀，直赶将去。约莫离山坡不远，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那里去！"一个是美髯公朱仝，一个是插翅虎雷横。卢俊义见了，高声骂道："你这伙草贼，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朱仝手拈长髯大笑，说道："卢员外，你还恁地不晓得，中了俺军师妙计，便肋生两翅，也飞不出去。快来大寨坐把交椅。"卢俊义听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仝、雷横各将兵器相迎。三个斗不到三合，两个回身便走。

卢俊义寻思道："须是赶翻一个，却才讨得车仗。"舍着性命，赶转山坡，两个好汉都不见了，只听得山顶上鼓板吹箫。仰面看时，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字。转过来打一望，望见红罗销金 伞下，盖着宋江，左有吴用，右有公孙胜。一行部从二百余人，一齐声喏道："员外，别来无恙！"卢俊义见了越怒，指名叫骂。山上吴用劝道："兄长且须息怒。宋公明久闻员外清德，实慕威名，特令吴某亲诣门墙，赚员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请休见责。"卢俊义大骂："无端草贼，怎敢赚我！"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拈弓取箭，看着卢俊义喝道："卢员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荣神箭！"说犹未了，飕地一箭，正中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吃了一惊，回身便走。山上鼓声震地，只见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引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东山边杀出来；又见双鞭将呼延灼、金枪手徐宁，也领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山西边杀出来，吓得卢俊义走投没路。看看天色将晚，脚又疼，肚又饥，正是慌不择路，望山僻小径只顾走。约莫黄昏时分，烟迷远水，雾锁深山，星月微明，不分丛莽。正走之间，不到天尽头，须到地尽处，看看走到鸭嘴滩头，只一望时，都是满目芦花，茫茫烟水。卢俊义看见，仰天长叹道："是我不听好人言，今日果有凄惶事！"正烦恼间，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摇着一只小船出来。正是：

生涯临野渡，茅屋隐晴川。

沽酒浑家乐，看山满意眠。
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
惊起闲鸥鹭，冲开柳岸烟。

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胆！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半夜三更，怎地来到这里？”卢俊义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寻不着宿头，你救我则个！”渔人道：“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却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更兼路杂，最是难认。若是水路去时，只有三五里远近。你舍得十贯钱与我，我便把船载你过去。”卢俊义道：“你若渡得我过去，寻得市井客店，我多与你些银两。”那渔人摇船傍岸，扶卢俊义下船，把铁篙撑开。约行三五里水面，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一只小船飞也似来，船上有两个人，前面一个，赤条条地拿着一条水篙，后面那个摇着橹。前面的人横定篙，口里唱着山歌道：

“生来不会读诗书，且就梁山泊内居。
准备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卢俊义听得，吃了一惊，不敢做声。又听得右边芦苇丛中，也是两个人摇一只小船出来。后面的摇着橹，有咿哑之声；前面的横定篙，口里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
万两黄金浑不爱，一心要捉玉麒麟。”

卢俊义听了，只叫得苦。只见当中一只小船，飞也似摇将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倒提铁锁木篙，口里亦唱着山歌道：

“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
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歌罢，三只船一齐唱喏。中间是阮小二，左边是阮小五，右边的是阮小七。那三只小船一齐撞将来，卢俊义听了，心内转惊，自想又不识水性，连声便叫渔人：“快与我拢船近岸！”那渔人呵呵大笑，对卢俊义说道：“上是青天，下是绿水。我生在浔阳江，来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员外若还不肯降时，送了你性命！”卢俊义大惊，喝一声，说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窝里搠将来。李俊见朴刀搠将来，拿定棹牌，一个背抛筋斗，扑同的翻下水去了，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转，朴刀又搠将下水去了。

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叫一声，乃是浪里白跳张顺，把手挟住船梢，脚踏水浪，把船只一侧，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未知卢俊义性命如何？正是：铺排打凤牢龙计，坑陷惊天动地人。毕竟卢俊义落水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二 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诗曰：

烟水茫茫云数重，罡星应合聚山东。岸边埋伏金睛兽，船底深藏玉爪龙。风浩荡，月朦胧，法华开处显英雄。麒麟谩有擎天力，怎出军师妙计中。

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却不会水，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又钻过对岸来，抢了朴刀。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早点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接上岸来，团团围住，解了腰刀，尽换下湿衣服，便要将索绑缚。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与卢俊义穿着。八个小喽啰，抬过一乘轿来，扶卢员外上轿便行。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着一簇人马，动着鼓乐，前来迎接。为头宋江、吴用、公孙胜，后面都是众头领，一齐下马。卢俊义慌忙下轿。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卢俊义亦跪下还礼道："既被擒捉，愿求早死。"宋江大笑，说道："且请员外上轿。"众人一齐上马，动着鼓乐，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前下马。请卢俊义到厅上，明晃晃地点着灯烛。宋江向前陪话道："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平生。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吴用上前说道："昨奉兄长之命，特令吴某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赚员外上山，共聚大义，一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答礼道："不才无识无能，误犯虎威，万死尚轻，何故相戏？"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戏！实慕员外威德，如饥如渴。万望不弃鄙处，为山寨之主，早晚共听严命。"卢俊义回说："宁就死亡，实难从命。"吴用道："来日却又商议。"当时置备酒食管待。卢俊义无计奈何，只得饮了几杯，小喽啰请去后堂歇了。

次日，宋江杀羊宰马，大排筵宴，请出卢员外来赴席；再三再四谦让，在中间里坐了。酒至数巡，宋江起身把盏陪话道：“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答道：“头领差矣！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卢俊义越不肯落草。吴用道：“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心。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既然不肯入伙，且请小寨略住数日，却送还宅。”卢俊义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知道这般的消息，忧损了老小。”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车仗回去，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正面上交椅坐定，都放了心。吴用道：“李都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李固应道：“一些儿不少。”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两个小银赍发当直的，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众人拜谢。卢俊义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分付娘子不要忧心。我过三五日便回也。”李固只要脱身，满口应说：“但不妨事。”辞了，便下忠义堂去。吴用随即便起身，说道：“员外宽心少坐，小生发送李固下山，便来也。”有诗为证：

梁山人马太喽啰，生赚卢公入网罗。

抵死不为非理事，未知终始果如何。

吴用这次起身，已有计了。只推发送李固，先到金沙滩等候。少刻，李固和两个当直的并车仗头口人伴，都下山来。吴用将引五百小喽啰，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我教你们知道，壁上二十八个字，每一句包着一个字。‘芦花荡里一扁舟’，包个‘卢’字；‘俊杰那能此地游’，包个‘俊’字；‘义士手提三尺剑’，包个‘义’字；‘反时须斩逆臣头’，包个‘反’字。这四句诗，包藏‘卢俊义反’四字。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休想望你主人回来。”李固等只顾下拜。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说分两处。不说李固等归家，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令色说诱卢俊义，筵会直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卢俊义说道：“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在下，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日宋江梯己聊备小酌，对面论心一会，勿请推却。”又过了一日。明日宋江请，后日吴用请，大后日公孙胜请。话休絮繁，

三十余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早过一月有余。卢俊义寻思，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

次日，宋江又梯己送路。只见众头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砖儿何厚，瓦儿何薄！”李逵在内大叫道：“我舍着一条性命，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甚是粗卤！员外休怪，见他众人薄意，再住几时。”不觉又过了四五日，卢俊义坚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般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悔之晚矣！”吴用起身便道：“你们都不要烦恼，我与你央及员外，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常言道：将酒劝人，终无恶意。”卢俊义抑众人不过，只得又住了几日，——前后却好三四十日。自离北京是四月的话，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四个月有余。但见金风淅淅，玉露泠泠，又早是中秋节近。卢俊义思量归期，对宋江诉说。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便道：“这个容易，来日金沙滩送别。”卢俊义大喜。有诗为证：

一别家山岁月赊，寸心无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双翼，欲借天风过水涯。

次日，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一行众头领，都送下山。宋江托一盘金银相送。卢俊义推道：“非是卢某说口，金帛钱财，家中颇有，但得到北京盘缠足矣。赐与之物，决不敢受。”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作别自回。不在话下。

不说宋江回寨。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赶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卢俊义离了村店，飞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见一人，头巾破碎，衣裳蓝缕，看着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抬眼看时，却是浪子燕青，便问燕青：“你怎地这般模样？”燕青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细问缘故。燕青说道：“自从主人去后，不过数日，李固回来，对娘子说道：‘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违拗，将我赶逐出门。将一应衣服尽行夺了，赶出城外。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无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权在庵内安身。主人可听小乙言语，

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脑后无眼，怎知就里？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门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卢俊义大怒，喝骂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今日倒来反说！我到家中问出虚实，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

奔到城内，径入家中，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李固慌忙前来迎接，请到堂上，纳头便拜。卢俊义便问：“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只怕发怒，待歇息定了却说。”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卢俊义说道：“娘子休哭，且说燕小乙怎地来？”贾氏道：“丈夫且休问，慢慢地却说。”卢俊义心中疑虑，定死要问燕青来历。李固便道：“主人且请换了衣服，吃了早膳，那时诉说不迟。”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方才举箸，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卢俊义惊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绑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来。

其时，梁中书正坐公厅。左右两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把卢俊义拿到当面。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厅上梁中书大喝道：“你这厮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来，里勾外连，要打北京。今被擒来，有何理说？”卢俊义道：“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扇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过了四个月。今日幸得脱身归来，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梁中书喝道：“如何说得过！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许多时？见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出首，怎地是虚？”李固道：“主人既到这里，招伏了罢。家中壁上见写下藏头反诗，便是老大的证见，不必多说。”贾氏道：“不是我们要害你，只怕你连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诛！’”卢俊义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难灭，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贾氏道：“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钱，张孔目厅上禀说道：“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道：“说的是。”喝叫一声：“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熬不过，仰天叹曰：“是我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张孔目当下取了

招状，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押去大牢里监禁。府前府后，看的人都不忍见。当日推入牢门，吃了三十杀威棒，押到亭心内，跪在面前。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带管刽子，把手指道：“你认的我么？”卢俊义看了，不敢则声。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两院押牢称蔡福，堂堂仪表气凌云。

腰间紧系青鸾带，头上高悬垫角巾。

行刑问事人倾胆，使索施枷鬼断魂。

满郡夸称铁臂膊，杀人到处显精神。

这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膊。傍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姓蔡名庆。亦有诗为证：

押狱丛中称蔡庆，眉浓眼大性刚强。

茜红衫上描鸂鶒，茶褐衣中绣木香。

曲曲领沿深染皂，飘飘博带浅涂黄。

金环灿烂头巾小，一朵花枝插鬓傍。

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氏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侧边。蔡福道：“你且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蔡庆把卢俊义自带去了。

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着饭罐，面带忧容。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蔡福问道：“燕小乙哥，你做甚么？”燕青跪在地下，擎着两行珠泪，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便，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燕青拜谢了，自进牢里去送饭。

蔡福转过州桥来，只见一个茶博士叫住唱喏道：“节级，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专等节级说话。”蔡福来到楼上看时，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礼罢，蔡福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的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直得这一百两金子？你

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里，却才进门，只见一人揭起芦帘，随即入来。那人叫声：“蔡节级相见。”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有诗为证：

身穿鸦翅青团领，腰系羊脂玉闹妆。
头戴鵔鸃冠一具，足蹑珍珠履一双。
规行矩步端详士，目秀眉清年少郎。
礼贤好客为柴进，四海驰名小孟尝。

那人进得门，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礼，便问道：“官人高姓？有何说话？”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蔡福便请入来一个商议阁里，分宾坐下。那人开话道：“节级休要吃惊，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小旋风的便是。只因好义疏财，结识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来到宅告知：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倘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誓不皱眉。”蔡福听罢，吓的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的。柴进起身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蔡福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拜谢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出门唤过从人，取出黄金一包，递在蔡福手里，唱个喏便走。外面从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个不会走的！

蔡福得了这个消息，摆拨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了一遍。蔡庆道：“哥哥平生最会决断，量这些小事，有何难哉？常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书、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救的救不的，自有他梁山泊好汉，俺们干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这一论，正合我意。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牢中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传个消息与他。”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关节已定。

次日，李固不见动静，前来蔡福家催并。蔡庆回说：“我们正要下手结果

他，中书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嘱付下来，我这里何难？”李固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间过钱人去嘱托，梁中书道：“这是押牢节级的勾当，难道教我下手？过一两日，教他自死。”两下里厮推。张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

蔡福就里又打关节，教及早发落。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梁中书道：“这事如何决断？”张孔目道：“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是扶同诖误，难问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就当厅除了长枷，读了招状文案，决了四十脊杖，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就厅前钉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

当下董超、薛霸领了公文，带了卢员外，离了州衙，把卢俊义监在使臣房里，各自归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有诗为证：

贾氏奸淫最不才，忍将夫主搆刑灾。

若非柴进行金谍，俊义安能配出来。

且说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李固接着，请至阁儿里坐下，一面铺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罢，李固开言说道：“实不相瞒上下，卢员外是我仇家。如今配去沙门岛，路途遥远，他又没一文，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急待回来，也得三四个月。我没甚的相送，两锭大银，权为压手。多只两程，少无数里，就便的去处，结果了他性命，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理会。”董超、薛霸两两相觑，沉吟了半晌。见了两个大银，如何不起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这李官人也是个好男子。我们也把这件事结识了他，若有急难之处，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慢慢地报答你两个。”

董超、薛霸收了银子，相别归家，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疮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骂道：“你便闭了鸟嘴！老爷自悔气，撞着你这穷神！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费多少盘缠！你又没一文，教我们如何布摆！”卢俊义诉道：“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董超骂道：“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今日天开眼，报应得快！你不要怨怅，我

们相帮你走。”卢俊义忍气吞声，只得走动。行出东门，董超、薛霸把衣包雨伞，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况是囚人，无计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气，纷纷黄叶坠，对对塞鸿飞，心怀四海三江闷，腹隐千辛万苦愁，忧闷之中，只听的横笛之声。俊义吟诗一首：

“谁家玉笛弄秋清，撩乱无端恼客情。

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

两个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恶，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约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个村镇，寻觅客店安歇。旧时客店，但见公人监押囚徒来歇，不敢要房钱。当时小二哥引到后面房里，安放了包裹，薛霸说道：“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那里倒来扶侍罪人。你若要饭吃，快去烧火！”卢俊义只得带着枷来到厨下，问小二哥讨了个草柴，缚做一块，来灶前烧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洗刷碗盏。卢俊义是财主出身，这般事却不会做。草柴火把又湿，又烧不着，一齐灭了。甫能尽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讷讷地骂。做得饭熟，两个都盛去了，卢俊义并不敢讨吃。两个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残汤冷饭，与卢俊义吃了。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吃了晚饭，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等得汤滚，卢俊义方敢房里去坐地。两个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滚汤，赚卢俊义洗脚。方才脱得草鞋，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大痛难禁。薛霸道：“老爷伏侍你，颠倒做嘴脸！”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声唤到四更，两个起来，叫小二哥做饭。自吃了出门，收拾了包裹要行。卢俊义看脚时，都是潦浆泡，点地不得。寻那旧草鞋，又不见了。董超道：“我把一双新草鞋与你。”却是夹麻皮做的，穿上都打破了脚，出不的门。当日秋雨纷纷，路上又滑。卢俊义一步一攧，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劝。一路上埋冤叫苦。

离了村店，约行了十余里，到一座大林。卢俊义道：“小人其实捱不动了，可怜见权歇一歇！”两个公人带入林子来，正是东方渐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两个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只怕你走了。”卢俊义道：“小人插翅也飞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儿，且等老爷缚一缚！”腰间解麻索下来，兜住卢俊义肚皮，去那松树上只一勒，反拽过脚来，绑在树上。薛霸对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来撞着，咳嗽为号。”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个。”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说罢，拿起水火棍，看着卢员外道：“你休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李固，教我们路上结果你。便到沙门岛也是死，不如及早打发了，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

是你周年。”卢俊义听了，泪如雨下，低头受死。

薛霸两只手拿起水火棍，望着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慌忙走入林子里来看时，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薛霸倒仰卧倒树下，水火棍撇在一边。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吃一跤？”仰着脸四下里看看时，不见动静。薛霸口里出血，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却待要叫，只见东北角树上，坐着一个人，听的叫声：“着！”撒手响处，董超脖项上早中了一箭，两脚蹬空，扑地也倒了。

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拔出解腕尖刀，割断绳索，劈碎盘头枷，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卢俊义开眼看时，认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么？”燕青道：“小乙直从留守司前，跟定这厮两个，见他把主人监在使臣房里，又见李固请去说话，小乙疑猜这厮们要害主人，连夜直跟出城来。主人在村店里被他作贱，小乙伏在外头壁子缝里都张得见。本要跳过来杀公人，却被店内人多不敢下手。比及五更里起来，小乙先在这里等候，想这厮们必来这林子里下手。被我两弩箭，结果了他两个。主人见么？”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枝快箭，端的是百发百中。但见：

弩桩劲裁乌木，山根对嵌红牙。拨手轻衬水晶，弦索半抽金线。背缠锦袋，弯弯如秋月未圆；稳放雕翎，急急似流星飞迸。绿槐影里，娇莺胆战心惊；翠柳阴中，野鹊魂飞魄散。好手人中称好手，红心里面夺红心。

卢俊义道：“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却射死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卢俊义道：“只是我杖疮发作，脚皮破损，点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迟，我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边搜出银两，带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卢俊义，一直望东边行。走不到十数里，早驮不动，见一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安下。买些酒肉，权且充饥。两个暂时安歇这里。

却说过往人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却来大名府里首告。随即差官下来检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复梁中书，着落大名府缉捕观察，限了日期，要捉凶身。做公的人都来看了，“论这弩箭，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迟。”一二百做公的，分头去一到处贴了告示，说那两个模样，晓谕远近村房道店，市镇人家，挨捕捉拿。

却说卢俊义正在村店房中将息杖疮，又走不动，只得在那里且住。店小

二听得有杀人公事，村坊里排头说来，画两个模样。小二见了，连忙去报本处社长：“我店里有两个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

却说燕青为无下饭，拿了弩子，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却待回来，只听得满村里发喊。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看见一二百做公的，枪刀围定，把卢俊义缚在车子上，推将过去。燕青要抢出去救时，又无军器，只叫得苦。寻思道：“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叫他来救，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

当时取路，行了半夜，肚里又饥，身边又没一文。走到一个土岗子上，丛丛杂杂，有些树木，就林子里睡到天明。心中忧闷。只听得树枝上喜雀咶咶噪噪，寻思道：“若是射得下来，村房人家讨些水，煮瀑得熟，也得充饥。”走出林子外，抬头看时，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轻轻取出弩弓，暗暗问天买卦，望空祈祷说道：“燕青只有这一枝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处，灵雀坠空；若是主人命运合休，箭到，灵雀飞去。”搭上箭，叫声：“如意，不要误我！”弩子响处，正中喜雀后尾，带了那枝箭，直飞下岗子去。燕青大踏步赶下岗子去，不见了喜雀。正寻之间，只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怎生打扮？但见：

前头的，带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金裹银环，上穿香皂罗衫，腰系销金搭膊，穿半膝软袜麻鞋，提一条齐眉棍棒。后面的，白范阳遮尘笠子，茶褐攒线绸衫，腰系绯红缠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条短棒，跨口腰刀。

这两个来的人，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燕青转回身看了这两个，寻思道：“我正没盘缠，何不两拳打倒两个，夺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来。这两个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上，把后面带毡笠儿的后心一拳，扑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后面那汉子扒将起来，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门便剁。燕青大叫道：“好汉，我死不妨，着谁上梁山泊报信？”那汉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问道：“你这厮上梁山泊报甚么音信？”燕青道：“你问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汉，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绣，慌忙问道：“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率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便道：“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报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则个。”二人见说，呵呵大笑，说道：“早是不杀了你，原来正是燕小乙哥。你认得我两个么？”穿皂的不是别人，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后

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杨雄道：“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令，差往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燕青听得是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杨雄道：“既是如此说时，我和燕青上山寨报知哥哥，别做个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便来回报。”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与燕青背了，跟着杨雄，连夜上梁山泊来，见了宋江。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大惊，便会众头领商议良策。

且说石秀只带自己随身衣服，来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饭罢，入得城来，但见人人嗟叹，个个伤情。石秀心疑，来到市心里，只见人家闭户关门，石秀问市户人家时，只见一个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等地财主。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逃得回来，倒吃了一场屈官司，迭配去沙门岛，又不知怎地路上坏了两个公人，昨夜拿来，今日午时三刻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客人可看一看。”

石秀听罢，走来市曹上看时，十字路口是个酒楼，石秀便来酒楼上，临街占个阁儿坐下。酒保前来问道：“客官，还是请人，只是独自酌杯？”石秀睁着怪眼，说道：“大碗酒，大块肉，只顾卖来，问甚么鸟？”酒保倒吃了一惊。打两角酒，切一大盘牛肉，将来只顾吃。石秀大碗吃了一回，坐不多时，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只见家家闭户，铺铺关门。酒保上楼来道：“客官醉也！楼下出公事，快算了酒钱，别处去回避。”石秀道：“我怕甚么鸟！你快走下去，莫要讨老爷打吃！”酒保不敢做声，下楼去了。不多时，只见街上锣鼓喧天价来。但见：

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后随。押牢节级狰狞，仗刃公人猛勇。高头马上，监斩官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掌法吏犹如追命鬼。可怜十字街心里，要杀含冤负屈人。

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庆扶着枷梢，说道：“卢员外，你自精细看，不是我弟兄两个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圣堂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里领受。”说罢，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一边开枷，蔡庆早拿住了头，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众人齐和一声。楼上石秀只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蔡福、蔡庆撇了卢员外，扯了绳索先走。石秀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

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更兼卢员外惊得呆了，越走不动。

梁中书听得报来，大惊，便点帐前头目，引了人马，分头去把城四门关上；差前后做公的，合将拢来。快马强兵，怎出高城峻垒？且看石秀、卢俊义走向那里出去？正是：分开陆地无牙爪，飞上青天欠羽毛。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下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诗曰：

北京留守多雄伟，四面高城崛然起。
西风飒飒骏马鸣，此日冤囚当受死。
俊义之冤谁雪洗，时刻便为刀下鬼。
纷纷戈剑乱如麻，后拥前遮集如蚁。
英雄忿怒举青锋，翻身直下如飞龙。
步兵骑士悉奔走，凛凛杀气生寒风。
六街三市尽回首，尸横骸卧如猪狗。
可怜力寡难抵当，将身就缚如摧朽。
他时奋出囹圄中，胆气英英大如斗。

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头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搭住，套索绊翻。可怜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捉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价骂，厅上众人都唬呆了。梁中书听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他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倒将养得好了。

却说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杀死的有七八十个，跌伤头面、磕损皮肤、撞折腿脚者，不计其数。报名在官，梁中书支给官钱，医治、烧化了当。次日，城里城外报说将来，收得梁山泊没头帖子数十张，不敢隐瞒，只得呈上。梁中书看了，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

霄。帖上写道：

“梁山泊义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万姓。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今者启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令石秀先来报知，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献出淫妇奸夫，吾无侵扰；倘若误伤羽翼，屈坏股肱，拔寨兴兵，同心雪恨。人兵到处，玉石俱焚。天地咸扶，鬼神共佑。剿除奸诈，殄灭愚顽。谈笑入城，并无轻恕。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好义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惶，各安职业。谕众知悉。”

当时梁中书看了没头告示，便唤王太守到来商议：“此事如何剖决？”王太守是个善懦之人，听得说了这话，便禀梁中书道：“梁山泊这一伙，朝廷几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况我这里孤城小处。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朝廷救兵不迭，那时悔之晚矣！若论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二乃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三者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提备不虞。如此可保北京无事，军民不伤。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仍恐寇兵临城，一者无兵解救，二者朝廷见怪，三乃百姓惊慌，城中扰乱，深为未便。”梁中书听了道：“知府言之极当。”先唤押牢节级蔡福发放道：“这两个贼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紧，诚恐丧命；若教你宽松，又怕他走了。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可紧可慢，在意坚固管候发落，休得时刻怠慢。”蔡福听了，心中暗喜，如此发放，正中下怀。领了钧旨，自去牢中安慰他两个。不在话下。

只说梁中书便唤兵马都监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两个，都到厅前商议。梁中书备说梁山泊没头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两个都监听罢，李成便道：“量这伙草寇，如何肯擅离巢穴？相公何必有劳神思？李某不才，食禄多矣，无功报德，愿施犬马之劳，统领军卒，离城下寨。草寇不来，别作商议。如若那伙强寇年衰命尽，擅离巢穴，领众前来，不是小将夸其大言，定令此贼片甲不回。上报国家俸禄之恩，下伸平生所学之志，肝胆涂地，并无异心。”梁中书听了大喜，随即取金碗绣段，赏劳二将。两个辞谢，别了梁中书，各回营寨安歇。

次日，李成升帐，唤大小官军上帐商议。傍边走过一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姓索名超，绰号急先锋，惯使两把金蘸斧。李成传令道：“宋江草寇，早晚临城，要来打俺北京，你可点本部军兵，离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随后却领军来。”索超得了将令，次日点起本部军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飞虎峪，靠山下了寨栅。次日，李成引领正偏将，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树坡，下了寨栅。

周围密布枪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众军磨拳擦手，诸将协力同心，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便要建功。有诗为证：

金鼓喧天大寨中，人如貔虎马如龙。
一心忠赤无余事，只要当朝建大功。

话分两头。原来这没头帖子，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打听得卢员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虚写告示，向没人处撇下，及桥梁道路上贴放，只要保全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回到梁山泊寨内，把上项事备细与众头领说知。宋江听罢大惊，就忠义堂上打鼓集众，大小头领各依次序而坐。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当初军师好意，启请卢员外上山来聚义，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当用何计可救？"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不才，愿献一计，乘此机会，就取北京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个吉辰，请兄长分一半头领，把守山寨，其余尽随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军师之言极当。"便唤铁面孔目裴宣，派拨大小军兵，来日起程。黑旋风李逵便道："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市，听得打州劫县，我也在厅边欢喜。哥哥拨与我五百小喽啰，抢到北京，把梁中书砍做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心愿。"宋江道："兄弟虽然勇猛，这北京非比别处州府，且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闻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李逵大叫道："哥哥这般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且看兄弟去如何？若还输了，誓不回山。"吴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锋，点与五百好汉相随，就充头阵，来日下山。"

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拨定了人数。裴宣写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拨次施行，不得时刻有误。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易得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各恨不平，尽想报仇之念。得蒙差遣，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磨拳擦掌，时刻下山。第一拨，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部领小喽啰五百。第二拨，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部领小喽啰一千。第三拨，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副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部领小喽啰一千。第四拨，扑天雕李应，副将九纹龙史进、小尉迟孙新，部领小喽啰一千。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军师吴用。簇帐头领四员：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病尉迟孙立、镇三山黄信。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副将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后军头领：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麟、火眼狻猊邓飞。左军头领：双鞭将呼延灼，副将摩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副将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并

带炮手轰天雷凌振。接应粮草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军兵分拨已定，平明，各头领依次而行，当日进发。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三关。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石秀无端闹法场，圜扉枷杻苦遭殃。

梁山大举鹰扬旅，水陆横行孰敢当。

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地，只见流星报马前来，报说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离寨约有二三十里，将近到来。索超听的，飞报李成槐树坡寨内。李成听了，一面报马入城，一面自备了战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说了备细。次日五更造饭，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列成阵势，摆开一万五千人马。李成、索超全副披挂，门旗下勒住战马。平东一望，远远地尘土起处，约有五百余人，飞奔前来。李成鞭梢一指，军健脚踏硬弩，手拽强弓。梁山泊好汉，在庾家疃一字儿摆成阵势。只见：

人人都带茜红巾，个个齐穿绯衲袄。鹭鸶腿紧系脚绷，虎狼腰牢拴裹肚。三股叉直迸寒光，四棱简横拖冷雾。柳叶枪、火尖枪，密密如麻；青铜刀、偃月刀，纷纷似雪。满地红旗飘火焰，半空赤帜耀霞光。

东阵上只见一员好汉，当前出马，乃是黑旋风李逵，手掿双斧，睁圆怪眼，咬碎钢牙，高声大叫：“认得梁山泊好汉黑旋风么！”李成在马上看了，与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原来只是这等腌臜草寇，何足为道！先锋，你看么！何不先捉此贼？”索超笑道：“割鸡焉用牛刀，自有战将建功，不必主将挂念。”言未绝，索超马后一员首将，姓王名定，手拈长枪，引领部下一百马军，飞奔冲将过来，李逵胆勇过人，虽是带甲遮护，怎当军马一冲，当时四下奔走。索超引军直赶过庾家疃来。只见山坡背后锣鼓喧天，早撞出两彪军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宝，各领五百小喽啰冲杀将来。索超见他有接应军马，方才吃惊，不来追赶，勒马便回。李成问道“如何不拿贼来？”索超道：“赶过山去，正要拿他，原来这厮们倒有接应人马，伏兵齐起，难以下手。”李成道：“这等草寇，何足惧哉！”将引前部军兵，尽数杀过庾家疃来。只见前面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又是一彪军马。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结束得十分标致。有《念奴娇》为证：

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金铠辉煌鳞甲动，银渗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刃，恁英雄煊赫。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谩驰宝马当前，霜刃如风，要把官军斩馘。粉面尘飞，征袍汗湿，杀气腾

胸腋。战士消魂，敌人丧胆，女将中间奇特。得胜归来，隐隐笑生双颊。

且说这扈三娘引军红旗上，金书大字“女将一丈青”。左有顾大嫂，右有孙二娘，引一千余军马，都是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李成看了道：“这等军人，作何用处！索超与我向前迎敌，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领了将令，手揺金蘸斧，拍坐下马，杀奔前来。一丈青勒马回头，望山凹里便走。李成分开人马，四下里赶杀，正赶之间，只听的喊声震地，雾气遮天，一彪人马飞也似追来。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首尾不能管顾，急退入庾家疃时，左冲出解珍、孔亮，部领人马，赶杀将来；右冲出孔明、解宝，部领人马，又杀到来。三员女将，拨转马头，随后杀来，赶的李成军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李成、索超冲开人马，夺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折一阵。宋江军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暂歇，扎下营寨。

且说李成、索超慌忙入城报知，梁中书连夜再差闻达速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李成接着，就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闻达笑道：“疥癞之疾，何足挂意！闻某不才，来日愿决一阵，势不相负。”当夜商议定了，传令与军士得知。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早见宋江军马，拨风也似价来。但见：

征云冉冉飞晴空，征尘漠漠迷西东。
十万貔貅声振地，车厢火炮如雷轰。
鼙鼓咚咚撼山谷，旌旗猎猎摇天风。
枪影摇空翻玉蟒，剑光耀日飞苍龙。
六师鹰扬鬼神泣，三军英勇貔虎同。
罡星煞曜降凡世，天蓬丁甲离青穹。
银盔金甲濯冰雪，强弓劲弩真难攻。
人人只欲尽忠义，擒王斩将非邀功。
索超李成悉败走，有如脱兔潜葭蓬。
败军残卒各逃命，陆路恐惧心怔忡。
大刀闻达不知量，狂言逞技真雕虫。
四面伏兵一齐发，蜂兵蚁聚村疃中。
乱兵俘获竟难免，聚义堂上重相逢。

当日大刀闻达，便教将军马摆开，强弓硬弩，射住阵脚。花腔鼍鼓擂，杂彩绣旗摇。宋江阵中，当先捧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怎生打扮？

头上朱红漆笠，身穿绛色袍鲜。
连环铠甲兽吞肩，抹绿战靴云嵌。
凤翅明盔耀日，狮蛮宝带腰悬。
狼牙混棍手中拈，凛凛英雄罕见。

秦明勒马，应声高叫：“北京滥官污吏听着！多时要打你这城子，诚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将卢俊义、石秀送将过来，淫妇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罢战，誓不相侵。若是执迷不悟，便教昆仑火起，玉石俱焚，只在目前。有话早说，休得俄延！”话犹未了，闻达大怒，便问首将：“谁与我力擒此贼？”话言未了，脑后鸾铃响处，一员大将当先出马。怎生打扮？

耀日兜鍪晃晃，连环铁甲重重。
团花点翠锦袍红，金带钑成双凤。
鹊画弓藏袋内，狼牙箭插壶中。
雕鞍稳定五花龙，大斧手中摩弄。

这个是北京上将，姓索名超，因为此人性急，人皆呼他为急先锋。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有何负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为贼！我今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死有余辜。”这个秦明，又是一个性急的人，听了这话，正是炉中添炭，火上浇油，拍马向前，轮动狼牙棍，直奔将来。索超纵马直挺秦明。二匹劣马相交，两般军器并举，众军呐喊。斗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军中，先锋队里转过韩滔，就马上拈弓搭箭，觑的索超较亲，飕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马望本阵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卷杀过来。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河，大败亏输。直追过庾家疃，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当晚闻达直奔飞虎峪，计点军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屯扎。吴用道：“军兵败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势追赶，诚恐养成勇气，急忙难得。”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随即传令，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分作四路，连夜进发，杀奔城来。

再说闻达奔到飞虎峪，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正在寨中商议计策，小校来报，近山上一带火起。闻达带领军兵，上马看时，只见东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照的遍山遍野通红。闻达便引军兵迎敌，山后又是马军来到。当先首将小李广花荣，引副将杨春、陈达横杀将来。闻达措手不及，领兵便回飞虎峪。西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当先首将双鞭呼延灼，引副将欧鹏、燕顺冲击将来。后面喊声又起，却是首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滔、彭玘并力杀来。闻达军马大乱，拔寨都起。只见前面喊声又起，火光晃耀，却

是轰天雷凌振，将带副手，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放起炮来。闻达引军夺路，奔城而去。只见前面鼓声响处，早有一彪军马拦路。火光丛中，闪出首将豹子头林冲，引副将马麟、邓飞截住归路。四下里战鼓齐鸣，烈火竞起，众军乱撺，各自逃生。闻达手舞大刀，杀开条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一处，且战且走。战到天明，已至城下。梁中书听的这个消息，惊的三魂荡荡，七魄幽幽，连忙点军出城，接应败残人马，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次日，宋江军马追来，直抵东门下寨，准备攻城，急于风火。有诗为证：

梁山兵马势鹰扬，杀气英风不可当。

城内军民俱被困，便须写表告君王。

且说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难以解救。李成道："贼兵临城，事在告急，若是迟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书，差心腹之人，星夜赶上京师，报与蔡太师知道，早奏朝廷，调遣精兵，前来救应，此是上策；第二，作紧行文，关报邻近府县，亦教早早调兵接应，第三，北京城内，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协助，守护城池，准备擂木炮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晓夜提备，如此可保无虞。"梁中书道："家书随便修下，谁人去走一遭？"当日差下首将王定，全副披挂，又差数个马军，领了密书，放开城门吊桥，望东京飞报声息，及关报邻近府分，发兵救应。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分调众将，引军围城，东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门不围。每日引军攻打。李成、闻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不能取胜。索超箭疮将息，未得痊可。

不说宋江军兵打城。且说首将王定赍领密书，三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入去，太师教唤王定进来，直到后堂，拜罢，呈上密书。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问其备细。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如今宋江领兵围城，贼寇浩大，不可抵敌。"庾家疃、槐树坡、飞虎峪三处厮杀，尽皆说罢。蔡京道："鞍马劳困，你且去馆驿内安下，待我会官商议。"王定又禀道："太师恩相，北京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县郡，如之奈何？望太师恩相，早早遣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说，你且退去。"王定去了。

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不移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北京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遍，"如今将甚计策，用何良将，可退贼兵，以保城郭？"说罢，众官互相厮

觑，各有惧色。只见那步司太尉背后，转出一人，乃是衙门防御保义使，姓宣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的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人呼为丑郡马。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郡王招做女婿。谁想郡主嫌他丑陋，怀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个兵马保义使。童贯是个阿谀谄佞之徒，与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当时此人忍不住，出班来禀太师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开疆展土，端在此人。乞取钧旨。"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赍了文书鞍马，连夜星火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计议。众官皆退。

话休絮繁。宣赞领了文书，上马进发。带将三五个从人，不则一日，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只闻见说东京有使命至，关胜忙与郝思文出来迎接。各施礼罢，请到厅上坐地。关胜问道："故人久不相见，今日何事，远劳亲自到此？"宣赞回言："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师跟前，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特奉朝廷敕旨，太师钧命，彩币鞍马，礼请起行。兄长勿得推却，便请收拾赴京。"关胜听罢大喜，与宣赞说道："这个兄弟姓郝，双名思文，是我拜义弟兄。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后生此人，因此人唤他做井木犴郝思文。这兄弟十八般武艺，无有不能。得蒙太师呼唤，一同前去，用功报国，有何不可。"宣赞喜诺，就行催请登程。

当下关胜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将引关西汉十数个人，收拾刀马、盔甲、行李，跟随宣赞连夜起程。来到东京，径投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教唤进。宣赞引关胜、郝思文直到节堂，拜见已罢，立在阶下。蔡京看了关胜，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髯，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太师大喜，便问："将军青春多少？"关胜答道："小将三旬有二。"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请问良将，愿施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洼，侵害黎民，劫掳城池。此贼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虚劳神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太师见说大喜，与宣赞道："此乃围魏救赵之计，正合吾心。"随即唤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郝

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合后，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犒赏三军，限日下起行，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直教龙离大海，不能驾雾腾云；虎到平川，怎地张牙露爪。正是：贪观天上中秋月，失却盘中照殿珠。毕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末，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四 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古风一首：

古来豪杰称三国，西蜀东吴魏之北。
卧龙才智谁能如，吕蒙英锐真奇特。
中间虎将无人比，勇力超群独关羽。
蔡阳斩首付一笑，芳声千古传青史。
岂知世乱英雄亡，后代贤良有孙子。
梁山兵困北京危，万姓荒荒如乱蚁。
梁公请救赴京师，玉殿丝纶传睿旨。
前军后合狼虎威，左文右武生光辉。
中军主将是关胜，昂昂志气烟云飞。
黄金铠甲寒光迸，水银盔展兜鍪重。
面如重枣美须髯，锦征袍上蟠双凤。
衬衫淡染鹅儿黄，雀靴雕弓金镞莹。
紫骝骏马猛如龙，玉勒锦鞍双兽并。
宝刀灿灿霜雪光，冠世英雄不可当。
除此威风真莫比，重生义勇武安王。

话说这篇古风，单道蒲东关胜，这人惯使口大刀，英雄盖世，义勇过人。当日辞了太师，统领着一万五千人马，分为三队，离了东京，望梁山泊来。

话分两头。且说宋江与同众将，每日攻打北京城池不下，李成、闻达那里敢出对阵？索超箭疮又未平复，亦无人出战。宋江见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纳闷：离山已久，不见输赢。是夜在中军帐里闷坐，点上灯烛，取出玄女天书，正看之间，猛然想起围城已久，不见有救军接应，戴宗回去，又不见来，默然觉得神思恍惚，寝食不安。便叫小校请军师来计议。吴用到得中军帐内，

与宋江商量道：“我等众军围许多时，如何杳无救军来到？城中又不敢出战。眼见的梁中书使人去京师告急。他丈人蔡太师必然有救军到来，中间必有良将。倘用围魏救赵之计，且不来解此处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此是必然之理。兄长不可不虑。我等先着军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说之间，只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报说：“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寨中头领主张不定，请兄长、军师早早收兵回来，且解山寨之难。”吴用道：“虽然如此，不可急还。今夜晚间，先教步军前行；留下两支军马，就飞虎峪两边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军，必然追赶。若不如此，我兵先乱。”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传令便差小李广花荣，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左边埋伏；豹子头林冲，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右边埋伏。再叫双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骑马军，带着凌振，将了风火等炮，离城十数里远近。但见追兵过来，随即施放号炮，令其两下伏兵齐去并杀追兵。一面传令前队退兵，倒拖旌旗，不鸣战鼓，却如雨散云行，遇兵勿战，自然退回。步军队里，半夜起来，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后，方才鸣金收军。

城上望见宋江军马，手拖旗幡，肩担刀斧，人起还山之意，马嘶归寨之声，纷纷滚滚，拔寨都起。城上看了仔细，报与梁中书知道：“梁山泊军马，今日尽数收兵，都回去了。”梁中书听的，随即唤李成、闻达商议。闻达道：“眼见的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这厮们恐失巢穴，慌忙归去。可以乘势追杀，必擒宋江。”说犹未了，城外报马到来，赍东京文字，约会引兵去取贼巢。他若退兵，可以立追。梁中书便叫李成、闻达各带一支军马，从东西两路追赶宋江军马。

且说宋江引兵退回，见城中调兵追赶，舍命便走。直退到飞虎峪那边，只听的背后火炮齐响。李成、闻达吃了一惊，勒住战马看时，后面只见旗幡对刺，战鼓乱鸣。李成、闻达火急回军，左手下撞出小李广花荣，右手下撞出豹子头林冲，各引五百军马，两边杀来。措手不及，知道中了奸计，火速回军。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马军，大杀一阵。杀的李成、闻达金盔倒纳，衣甲飘零，退入城中，闭门不出。宋江军马次第而回。早转近梁山泊边，却好迎着丑郡马宣赞拦路。宋江约住军兵，权且下寨。暗地使人从偏僻小路，赴水上山报知，约会水陆军兵，两下救应。有诗为证：

宋江振旅暂回营，飞虎坡前暗伏兵。
杀得李成无处走，倒戈弃甲入京城。

且说水寨内头领船火儿张横，与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当时议定：“我和你弟兄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倒受他气。如今蒲东大刀关胜，三路调军打我寨栅。不若我和你两个，先去劫了他寨，捉拿关胜，立这件大功。众兄弟面上，也好争口气。”张顺道：“哥哥，我和你只管的些水军，倘或不相救应，枉惹人耻笑。”张横道：“你若这般把细，何年月日能勾建功？你不去便罢，我今夜自去。”张顺苦谏不听。当夜张横点了小船五十余只，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浑身都是软战，手执苦竹枪，各带蓼叶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静，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时约有二更时分。

却说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有伏路小校悄悄来报：“芦花荡里，约有小船四五十只，人人各执长枪，尽去芦苇里面两边埋伏，不知何意，特来报知。”关胜听了，微微冷笑：“盗贼之徒，不足与吾对敌。”当时暗传号令，教众军俱各如此准备，“贼兵入寨，帐前一声锣响，四下各自捉人。”三军得令，各自潜伏。

且说张横将引三二百人，从芦苇中间藏踪蹑迹，直到寨边，拔开鹿角，径奔中军。望见帐中灯烛荧煌，关胜手拈髭髯，坐看兵书。张横暗喜，手搦长枪，抢入帐房里来。傍边一声锣响，众军喊动，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吓的张横倒拖长枪，转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乱起。可怜会水张横，怎脱平川罗网。二三百人不曾走的一个，尽数被缚，推到帐前。关胜看了，笑骂：“无端草贼，小辈匹夫，安敢侮吾！”将张横陷车盛了，其余者尽数监了，“直等捉了宋江，一并解上京师，不负宣赞举荐之意。”

不说关胜捉了张横。却说水寨内三阮头领，正在寨中商议，使人去宋江哥哥处听令，只见张顺到来报说：“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谏，去劫关胜营寨，不料被捉，囚车监了。”阮小七听了，叫将起来，说道：“我兄弟们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亲兄弟，却怎地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怎见宋公明哥哥？我弟兄三个，自去救他。”张顺道：“为不曾得哥哥将令，却不敢轻动。”阮小七道：“若等将令来时，你哥哥吃他剁做八段！”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说的是。”张顺说他三个不过，只得依他。

当夜四更，点起大小水寨头领，各驾船只一百余只，一齐杀奔关胜寨来。岸上小军，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都傍岸边，慌忙报知主帅。关胜笑道：“无见识贼奴，何足为虑！”随即唤首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且说三阮在前，张顺在后，呐声喊，抢入寨来，只见寨内枪刀竖立，旌旗不倒，并无一人。三阮大惊，转身便走。帐前一声锣响，左右两边马军步军，分作八路，

簸箕掌，栲栳圈，重重叠叠围裹将来。张顺见不是头，扑同地先跳下水去。三阮夺路便走，急到的水边。后军赶上，挠钩齐下，套索飞来，把这活阎罗阮小七搭住，横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张顺，却得混江龙李俊带的童威、童猛死救回去。

不说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车之中。且说水军报上梁山泊来，刘唐便使张顺从水路里直到宋江寨中，报说这个消息。宋江便与吴用商议，怎生退的关胜。吴用道："来日决战，且看胜败如何。"说犹未了，猛听得战鼓齐鸣，却是丑郡马宣赞部领三军直到大寨。宋江举众出迎。门旗开处，宣赞出马。怎生打扮？但见：

征袍穿蜀锦，铠甲露银花。
金盔凤翅披肩，抹绿云靴护腿。
马蹄荡起红尘，刀面平铺秋水。
满空杀气从天降，一点朱缨滚地来。

宋江看了宣赞在门旗下勒战，便唤首将："那个出马先拿这厮？"只见小李广花荣拍马持枪，直取宣赞。宣赞舞刀来迎，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十合，花荣卖个破绽，回马便走。宣赞赶来，花荣就了事环带住钢枪，拈弓取箭，侧坐雕鞍，轻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赞听的弓弦响，却好箭来，把刀只一隔，铮地一声响，射在刀面上。花荣见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枝箭，看的较近，望宣赞胸膛上射来。宣赞镫里藏身，又躲过了。宣赞见他弓箭高强，不敢追赶，霍然勒回马，跑回本阵。花荣见他不赶来，连忙便勒转马头，望宣赞赶来，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赞后心较近，再射一箭。只听得铛地一声响，却射在背后护心镜上。宣赞慌忙驰马入阵，便使人报与关胜。

关胜得知，便唤小校快牵过战马来。那匹马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纯是火炭般赤，拴一副皮甲，束三条肚带。关胜全装披挂，绰刀上马，直临阵前。门旗开处，便乃出马。有《西江月》一首为证：

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
绣旗飘挂动天兵，金甲绿袍相称。
赤兔马腾腾紫雾，青龙刀凛凛寒冰。
蒲东郡内产英雄，义勇大刀关胜。

宋江看了关胜一表非俗，与吴用暗暗地喝采，回头与众多良将道："将军英雄，名不虚传！"说言未了，林冲忿怒，便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

小五七十阵，未尝挫了锐气，军师何故灭自己威风！”说罢，便挺枪出马，直取关胜。关胜见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负朝廷！单要宋江与吾决战。”宋江在门旗下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道：“郓城小吏宋江，到此谨参，惟将军问罪。”关胜道：“汝为俗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关胜大喝：“天兵到此，尚然抗拒！巧言令色，怎敢瞒吾！若不下马受降，着你粉身碎骨！”霹雳火秦明听得，大怒，手舞狼牙棍，纵坐下马，直抢过来。关胜也纵马出迎，来斗秦明。林冲怕他夺了头功，猛可里飞抢过来，径奔关胜。三骑马向征尘影里，转灯般厮杀。宋江看了，恐伤关胜，便教鸣金收军。林冲、秦明回马阵前，说道：“正待擒捉这厮，兄长何故收军罢战？”宋江道：“贤弟，我等忠义自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纵使阵上捉他，此人不伏，亦乃惹人耻笑。吾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林冲、秦明都不喜欢。当日两边各自收兵。

且说关胜回到寨中，下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斗二将不过，看看输与他，宋江倒收了军马，不知主何意？”却教小军推出陷车中张横、阮小七过来，问道：“宋江是个郓城小吏，你这厮们如何伏他？”阮小七应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都称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不知礼义之人，如何省的！”关胜低头不语，且教推过陷车。

当晚寨中纳闷，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立观月色满天，霜华遍地，嗟叹不已。有伏路小校前来报说：“有个胡须将军，匹马单鞭，要见元帅。”关胜道：“你不问他是谁？”小校道：“他又没衣甲军器，并不肯说姓名，只言要见元帅。”关胜道：“既是如此，与我唤来。”没多时，来到帐中，拜见关胜。关胜看了，有些面熟，灯光之下略也认得，便问是谁。那人道：“乞退左右。”关胜道：“不妨。”那人道：“小将呼延灼的便是。先前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征进梁山泊。谁想中贼奸计，失陷了军机，不能还乡。听得将军到来，不胜之喜。早间宋江在阵上，林冲、秦明待捉将军，宋江火急收军，诚恐伤犯足下。此人素有归顺之意，无奈众贼不从。暗与呼延灼商议，正要驱使众人归顺。将军若是听从，明日夜间，轻弓短箭，骑着快马，从小路直入贼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师，共立功勋。”关胜听罢大喜，请入帐，置酒相待。备说宋江专以忠义为主，不幸从贼无辜。二人递相剖露衷情，并无疑心。次日，宋江举众搦战。关胜与呼延灼商议：“今日可先赢首将，晚间可行此计。”有

诗为证：

亡命呼延计最奇，单人匹马夜逃归。

阵前假意鞭黄信，钩起梁山旧是非。

且说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彼各上马，都到阵前。宋江见了，大骂呼延灼道：“我不曾亏负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汝等草寇，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仗丧门剑，驱坐下马，直奔呼延灼。两马相交，斗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黄信打落马下。宋江阵上众军，抢出来扛了回来。关胜大喜，令大小三军一齐掩杀。呼延灼道：“不可追掩，恐吴用那厮，广有神机，若还赶杀，恐贼有计。。”关胜听了，火急收军，都回本寨，到中军帐里，置酒相待，动问镇三山黄信之事。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监，与秦明、花荣一时落草。今日先杀此贼，挫灭威风。今晚偷营，必然成事。”关胜大喜，传下将令，教宣赞、郝思文两路接应，自引五百马军，轻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后，直奔宋江寨中，炮响为号，里应外合，一齐进兵。

是夜月光如昼。黄昏时候披挂已了，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军卒衔枚疾走，一齐乘马。呼延灼当先引路，众人跟着。转过山径，约行了半个更次，前面撞见三五十个伏路小军，低声问道：“来的不是呼将军么？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语，随在我马后走。”呼延灼纵马先行，关胜乘马在后。又转过一层山嘴，只见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远远地一碗红灯。关胜勒住马问道：“有红灯处是那里？”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急催动人马，将近红灯，忽听得一声炮响，众军跟定关胜，杀奔前来。到红灯之下看时，不见一个；便唤呼延灼时，亦不见了。关胜大惊，知道中计，慌忙回马，听得四边山上，一齐鼓响锣鸣。正是慌不择路，众军各自逃生。关胜连忙回马时，只剩得数骑军马跟着。转出山嘴，又听得树林边脑后一声炮响，四下里挠钩齐出，把关胜拖下雕鞍，夺了刀马，卸去衣甲，前推后拥，拿投大寨里来。却说林冲、花荣自引一支军马截住郝思文，回头厮杀。月光之下，遥见郝思文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千丈凌云豪气，一团筋骨精神。横枪跃马荡征尘，四海英雄难近。身着战袍锦绣，七星甲挂龙鳞。天丁元是郝思文，飞马当前出阵。

林冲大喝道：“你主将关胜中计被擒，你这无名小将，何不下马受缚？”郝思文大怒，直取林冲。二马相交，斗无数合，花荣挺枪助战。郝思文势力不加，回马便走。肋后撞出个女将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红绵套索，把郝思文拖

下马来。步军向前一齐捉住，解投大寨。话分两处。这边秦明、孙立自引一支军马去捉宣赞，当路正逢此人。丑郡马宣赞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卷缩短黄须发，凹兜黑墨容颜。
睁开怪眼似双环，鼻孔朝天仰见。
手内钢刀耀雪，护身铠甲连环。
海骝赤马锦鞍鞯，郡马英雄宣赞。

当下宣赞出马，大骂：“草贼匹夫，当我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跃马挥狼牙棍，直取宣赞。二马相交，约斗数合。孙立侧首过来，宣赞慌张，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马来。三军齐喊一声，向前捉住。再有扑天雕李应引领大小军兵，抢奔关胜寨内来，先救了张横、阮小七并被擒水军人等，夺去一应粮草马匹，却去招安四下败残人马。

天晓，宋江会众上山。此时东方渐明。忠义堂上分开坐次，早把关胜、宣赞、郝思文分投解来。宋江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关胜连忙答礼，闭口无言，手足无措。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小可既蒙将令，不敢不依，万望将军免恕虚诳之罪。”关胜看了一般头领，义气深重，回顾与宣赞、郝思文道：“我们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听将令。”关胜道：“无面还京，俺三人愿早赐一死。”宋江道：“何故发此言？将军倘蒙不弃微贱，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关胜道：“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今日我等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愿在帐下为一小卒。”宋江大喜。当日一面设筵庆贺，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又得了五七千人马。其余各自四散。投降军内，有老幼者，随即给散银两，便放回家。一边差薛永赍书往蒲东，搬取关胜老小。都不在话下。

宋江正饮宴间，默然想起卢员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泪下。吴用道：“兄长不必忧心，吴用自有措置。只过今晚，来日再起军兵，去打北京，必然成事。”关胜便起身说道：“小将无可报答不杀之罪，愿为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传令，就教宣赞、郝思文拨回旧有军马，便为前部先锋。其余原打北京头领，不缺一个。再差李俊、张顺将带水战盔甲随去，以次再望北京进发。

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城中，正与索超起病饮酒，只见探马报道：“关胜、宣赞、郝思文并众军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伙了。梁山泊军马见今又到。”梁中书听得，唬得目瞪痴呆，手脚无措。只见索超禀复道：“前者中贼冷箭，今

番且复此仇。”随即赏了索超，便教引本部人马，争先出城，前去迎敌。李成、闻达随后调军接应。其时正是仲冬天气，时候正冷，连日彤云密布，朔风乱吼。宋江兵到，索超直至飞虎峪下寨，次日，引兵迎敌。宋江引前部吕方、郭盛，上高阜处看关胜厮杀。三通战鼓罢，关胜出阵。只见对面索超出马，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生居河北最英雄，累与朝廷立大功。
双凤袍笼银叶铠，飞鱼袋插铁胎弓。
勇如袁达安齐国，壮若灵神劈华峰。
马上横担金蘸斧，索超名号急先锋。

当时索超见了关胜，却不认得。随征军卒说道：“这个来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关胜。”索超听了，并不打话，直抢过来，径奔关胜。关胜也拍马舞刀来迎。两个斗不十合，李成正在中军，看见索超斧怯，战关胜不下，自舞双刀出阵，夹攻关胜。这边宣赞、郝思文见了，各持兵器，前来助战，五骑搅做一块。宋江在高阜处看见，鞭梢一指，大军卷杀过去，李成军马大败亏输，杀得七断八绝，连夜退入城去，坚闭不出。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住军马。

次日，索超亲引一支军马，出城冲突。吴用见了，便教军校迎敌戏战：他若追来，乘势便退。此时索超又得了这一阵，欢喜入城。

当晚彤云四合，纷纷雪下。吴用已有计了，暗差步军，去北京城外，靠山边河路狭处，掘成陷坑，上用土盖。是夜雪急风严，平明看时，约有二尺深雪。城上望见宋江军马，各有惧色，东西栅立不定。索超看了，便点三百军马，就时追出城来。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军头领李俊、张顺身披软战，勒马横枪，前来迎敌。却才与索超交马，弃枪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边来。这里一边是路，一边是涧。李俊弃马跳入涧中去了，向着前面，口里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听了，不顾身体，飞马抢过阵来。山背后一声炮响，索超连人和马攧将下去。

后面伏兵齐起，这索超便有三头六臂，也须七损八伤。正是：烂银深盖藏圈套，碎玉平铺作陷坑。毕竟急先锋索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诗曰：

岂知一夜乾坤老，卷地风严雪正狂。
隐隐林边排剑戟，森森竹里摆刀枪。
六花为阵成机堑，万里铺银作战场。
却似玉龙初斗罢，满天鳞甲乱飞扬。

话说宋江军中，因这一场大雪，吴用定出这条计来，就下雪陷坑中捉了索超。其余军马，都逃回城中去了，报说索超被擒。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相战。

且说宋江到寨，中军帐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见了大喜，喝退军健，亲解其缚，请入帐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抚慰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将军不弃，同以忠义为主。"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凑合，降了宋江。当夜帐中置酒作贺。

次日，商议打城，一连打了数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忧闷。当夜帐中伏枕而卧，忽然阴风飒飒，寒气逼人。宋江抬头看时，只见天王晁盖欲进不进，叫声："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时？"立在面前。宋江吃了一惊，急起身问道："哥哥从何而来？屈死冤仇不曾报得，中心日夜不安。前者一向不曾致祭，以此显灵，必有见责。"晁盖道："非为此也。兄弟靠后，阳气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来报你：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为上计。回军自保，免致久围。"宋江却欲再问明白，赶向前去说道："哥哥阴魂到此，望说真实。"被晁盖一推，撒然觉来，却是南柯一梦。便叫小校请军师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上，宋江说其异事。吴用道："既是晁天王显圣，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冻，军马难以久住，权且回山守待，冬尽

春初，雪消冰解，那时再来打城，未为晚矣。”宋江道：“军师言之甚当，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缧绁，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兄弟来救。不争我们回去，诚恐这厮们害他性命。此事进退两难。”计议未定。

次日，只见宋江觉道神思疲倦，身体酸疼，头如斧劈，身似笼蒸，一卧不起。众头领都在面前看视，宋江道：“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疼。”众人看时，只见鏊子一般赤肿起来。吴用道：“此疾非痈即疽。吾看方书，菉豆粉可以护心，毒气不能侵犯。便买此物，安排与哥哥吃。”一面使人寻药医治，亦不能好。只见浪里白跳张顺说道：“小弟旧在浔阳江时，因母得患背疾，百药不能治，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向后小弟但得些银两，便着人送去与他。今见兄长如此病症，此去东途路远，急速不能便到。为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请他来救治哥哥。”吴用道：“兄长梦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莫非正应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这个人，快与我去，休辞生受，只以义气为重，星夜去请此人，救我一命。”吴用教取蒜条金一百两与医人，再将三二十两碎银作为盘缠，分付与张顺：“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来，切勿有误。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里相会。兄弟可作急快来。”张顺别了众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

且说军师吴用传令诸将，权且收军罢战回山。车子上载了宋江，连夜起发。北京城内曾经了伏兵之计，只猜他引诱，不敢来追。次日，梁中书见报说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闻达道：“吴用那厮，诡计极多，只可坚守，不宜追赶。”

话分两头。且说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趱行。时值冬尽，无雨即雪，路上好生艰难。更兼慌张，不曾带得雨具，行了数千里，早近扬子江边。是日北风大作，冻云低垂，飞飞扬扬，下一天大雪。张顺冒着风雪，要过大江，舍命而行。虽是景物凄凉，江内别是几般清致。有《西江月》为证：

嘹唳冻云孤雁，盘旋枯木寒鸦。
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飘琼乱洒。
玉压桥边酒旆，银铺渡口鱼艖。
前村隐隐两三家，江上晚来堪画。

那张顺独自一个，奔至扬子江边，看那渡船时，并无一只，只叫得苦。绕着这江边行走，只见败苇折芦里面，有些烟起。张顺叫道：“梢公，快把渡船来载我。”只见芦苇里簌簌地响，走出一个人来，头戴箬笠，身披簑衣，问道：“客人要那里去？”张顺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干事至紧，多与你些船钱，渡我

则个。”那梢公道：“载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过江去也没歇处。你只在我船里歇了。到四更风静月明时，我便渡你过去，多出些船钱与我。”张顺道：“也说的是。”便与梢公钻入芦苇里来。见滩边缆着一只小船，见篷底下一个瘦后生在那里向火。梢公扶张顺下船，走入舱里，把身上湿衣服都脱下来，叫那小后生就火上烘焙。张顺自打开衣包，取出棉被，和身上卷倒在舱里，叫梢公道：“这里有酒卖么？买些来吃也好。”梢公道：“酒却没买处，要饭便吃一碗。”张顺吃了一碗饭，放倒头便睡。一来连日辛苦，二来十分托大，到初更左侧，不觉睡着。那瘦后生向着炭火烘着上盖的衲袄，看见张顺睡着了，便叫梢公道：“大哥，你见么？”梢公盘将来，去头边只一捏，觉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摇道：“你去把船放开，去江心里下手不迟。”那后生推开篷，跳上岸，解了缆索，上船把竹篙点开，搭上橹，咿咿哑哑地摇出江心里来。梢公在船舱里取缆船索，轻轻地把张顺捆缚做一块，便去船梢艎板底下取出板刀来。张顺却好觉来，双手被缚，挣挫不得。梢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张顺道：“好汉，你饶我性命，都把金子与你。”梢公道：“金银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张顺连声叫道：“你只教我囫囵死，冤魂便不来缠你。”

梢公放下板刀，把张顺扑咚的丢下水去。那梢公便去打开包来看时，见了许多金银，便没心分与那瘦后生，叫道：“五哥，和你说话。”那人钻入舱里来，被梢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时，砍的伶仃，推下水去。梢公打并了船中血迹，自摇船去了。有诗为证：

宋江偶尔患疮痍，张顺江东去请医。

烟水芦花深夜后，图财致命更堪悲。

却说张顺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时被推下去，就江底下咬断索子，赴水过南岸时，见树林中闪出灯光来。张顺扒上岸，水渌渌地，转入林子里看时，却是一个村酒店，半夜里起来榨酒，破壁缝透出灯光。张顺叫开门时，见个老丈，纳头便拜。老儿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么？”张顺道：“实不相瞒老丈，小人来建康干事。晚了，隔江觅船，不想撞着两个歹人，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尽都劫了，撺落江中。小人却会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则个。”老丈见说，领张顺入后屋下，把个衲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荡些热酒与他吃。老丈道：“汉子，你姓甚么？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张顺道：“小人姓张，建康府安太医是我弟兄，特来探望他。”老丈道：“你从山东来，曾经梁山泊过？”张顺道：“正从那里经过。”老丈道：“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张顺道：“宋头领

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老丈道：“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张顺吃罢，道：“公公不要吃惊，小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发背疮，教我将一百两黄金来请安道全。谁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这两个贼男女缚了双手，撺下江里。被我咬断绳索，到得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汉，我叫儿子出来，和你相见。”不多时，后面走出一个后生来，看着张顺便拜道：“小人久闻哥哥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识。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的快，人都唤小人做霍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却才哥哥被两个劫了的，小人都认得：一个是截江鬼张旺，那一个瘦后生却是华亭县人，唤做油里鳅孙三。这两个男女，如常在这江里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几日，等这厮来吃酒，我与哥哥报仇。”张顺道：“感承兄弟好意。我为兄长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请了安太医，回来相会。”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与张顺换了，连忙置酒相待。不在话下。

次日，天晴雪消，把十数两银子与张顺，且教入建康府来。

张顺进得城中，径到槐桥下，看见安道全正在门前货药。张顺进得门，看着安道全，纳头便拜。古人有首诗，单题安道全好处。道是：

肘后良方有百篇，金针玉刃得师传。
重生扁鹊应难比，万里传名安道全。

这安道全祖传内科外科，尽皆医得，以此远方驰名。当时看了张顺，便问道：“兄弟多年不见，甚风吹得到此？”张顺随至里面，把这闹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诉了；后说宋江见患背疮，特地来请神医，扬子江中险些儿送了性命，都实诉了。安道全道：“若论宋公明天下义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妇亡过，家中别无亲人，离远不得，以此难出。”张顺苦苦求告：“若是兄长推却不去，张顺也难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议。”张顺百般哀告，安道全方才应允。

原来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个烟花娼妓，唤做李巧奴，如常往来。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丽，安道全以此眷顾他。有诗为证：

蕙质温柔更老成，玉壶明月逼人清。
步摇宝髻寻春去，露湿凌波步月行。
丹脸笑回花萼丽，朱弦歌罢彩云停。
愿教心地常相忆，莫学章台赠柳情。

当晚就带张顺同去他家，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张顺做叔叔。三杯五盏，酒至半酣，安道全对巧奴说道："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明日早和这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遭，多则是一个月，少是二十余日，便回来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安道全道："我药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动身，明日便去。你且宽心，我便去也，又不担阁。"李巧奴撒娇撒痴，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你若还不依我，去了，我只咒的你肉片片儿飞！"张顺听了这话，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搀去巧奴房里，睡在床上。巧奴却来发付张顺道："你自归去，我家又没睡处。"张顺道："只待哥哥酒醒同去。"以此发遣他不动，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

张顺心中忧煎，那里睡得着。初更时分，有人敲门。张顺在壁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便与虔婆说话。那婆子问道："你许多时不来，却在那里？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两金子，送与姐姐打些钗环，老娘怎地做个方便，教他和我厮会则个。"虔婆道："你只在我房里，我叫女儿来。"张顺在灯影下张时，却见是截江鬼张旺。原来这厮但是江中寻得些财，便来他家使。张顺见了，按不住火起。再细听时，只见虔婆安排酒食在房里，叫巧奴相伴张旺。张顺本待要抢入去，却又怕弄坏了事，走了这贼。约莫三更时分，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虔婆东倒西歪，却在灯前打醉眼子。张顺悄悄开了房门，踅到厨下，见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灶上，看这虔婆，倒在侧首板凳上。张顺走将入来，拿起厨刀，先杀了虔婆。要杀使唤的时，原来厨刀不甚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卷了。那两个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绰起来，一斧一个砍杀了。房中婆娘听得，慌忙开门，正迎着张顺，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张旺灯影下见砍翻婆娘，推开后窗，跳墙走了。张顺懊恼无极，随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壁上写道："杀人者，安道全也。"连写数十处。

捱到五更将明，只听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巧奴。张顺道："哥哥不要则声！我教你看两个人。"安道全起来，看了四个死尸，吓得浑身麻木，颤做一团。张顺道："哥哥，你见壁上写的么？"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张顺道："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安道全道："兄弟忒这般短命见识！"有诗为证：

久恋烟花不肯休，临行留滞更绸缪。

铁心张顺无情甚，白刃横飞血漫流。

到天明，张顺卷了盘缠，同安道全回家，敲开门，取了药囊出城来，径到王定六酒店里。王定六接着，说道："昨日张旺从这里过，可惜不遇见哥哥。"张顺道："我自要干大事，那里且报小仇。"说言未了，王定六报道："张旺那厮来也！"张顺道："且不要惊他，看他投那里去。"只见张旺去滩头看船。王定六叫道："张大哥，你留船来载我两个亲眷过去。"张旺道："要趁船快来。"王定六报与张顺。张顺道："安兄，你可借衣服与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换与兄长穿了，才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张顺道："自有主张，兄长莫问。"安道全脱下衣服与张顺换穿了。张顺戴上头巾，遮尘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药囊，走到船边。张旺拢船傍岸，三个人上船。张顺扒入后梢，揭起艎板看时，板刀尚在。张顺拿了，再入船舱里。张旺把船摇开，咿哑之声，直到江心里面。张顺脱去上盖，叫一声："梢公快来，你看船舱里漏入水来。"张旺不知中计，把头钻入舱里来，被张顺肐膊地揪住，喝一声："强贼，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么？"张旺看了，则声不得。张顺喝道："你这厮谋了我一百两黄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个瘦后生那里去了？"张旺道："好汉，小人得了财，无心分与他，恐他争论，被我杀死，撺入江里去了。"张顺道："你认得我么？"张旺道："不识得好汉，只求饶了小人一命。"张顺喝道："我生在浔阳江边，长在小孤山下，作卖鱼牙子，谁不认得！只因闹了江州，上梁山泊，随从宋公明，纵横天下，谁不惧我！你这厮漏我下船，缚住双手，撺下江心。不是我会识水时，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仇相见，饶你不得！"就势只一拖，提在船舱中，把手脚四马攒蹄，捆缚做一块，看着那扬子大江，直撺下去，"也免了你一刀。"张旺性命，眼见得黄昏做鬼。有诗为证：

盗金昔日沉张顺，今日何期向水撺。

终须一命还一命，天道昭昭冤报冤。

这张顺将船户贼人张旺捆缚，沉下水去。王定六看了，十分叹息。三人棹船到岸。张顺对王定六道："贤弟恩义，生死难忘。你若不弃，便可同父亲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泊来，一同归顺大义。未知你心下何如？"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说罢分别。张顺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辞二人，复上小船，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赶来。

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药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个文墨的人，士大夫出身，不会走路，行不得三十余里，早走不动。张顺请入村店，买酒相待。正吃之间，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面前，叫声："兄弟，如何

这般迟误？”张顺看时，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赶来。张顺慌忙教与安道全相见了，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吃，看看待死，不久临危。”张顺闻言，泪如雨下。安道全问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肤憔悴，终日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只怕误了日期。”戴宗道：“这个容易。”取两个甲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药囊，分付张顺：“你自慢来，我同太医前去。”两个离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有诗为证：

将军发背少宁安，千里迎医道路难。

四腿俱粘双甲马，星驰电逐奔梁山。

当下且说这张顺在本处村店里，一连安歇了两三日，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亲果然过来。张顺接见，心中大喜，说道：“我专在此等你。”王定六问道：“安太医何在？”张顺道：“神行太保戴宗接来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张顺并自父亲，一同起身投梁山泊来。

且说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连夜赶到梁山泊，并不困倦。寨中大小头领接着，引到宋江卧榻内，就床上看时，口内一丝两气。安道全先诊了脉息，说道：“众头领休慌，脉体无事。身躯虽见沉重，大体不妨。不是安某说口，只十日之间，便要复旧。”众人见说，一齐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气，然后用药。外使敷贴之饵，内用长托之剂。五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肉体滋润，饮食渐进。不过十日，虽然疮口未完，饮食复旧。只见张顺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见宋江并众头领，诉说江中被劫，水上报冤之事。众皆称叹：“险不误了兄长之患。”

宋江才得病好，便与吴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卢员外、石秀，以表忠义之心。安道全谏道：“将军疮口未完，不可轻动，动则急难痊可。”吴用道：“不劳兄长挂心，有伤神思，只顾自己将息，调理元阳真气。吴用虽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时候，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妇奸夫，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军师如此扶持，宋江虽死瞑目。”

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言不过数句，话不尽一席，有分教：北京城内，变成火窟枪林；大名府中，翻作尸山血海。正是：谈笑鬼神皆丧胆，指挥豪杰尽倾心。毕竟军师吴用设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诗曰：

野战攻城事不通，神谋鬼计运奇功。
星桥铁锁悠悠展，火树银花处处同。
大府忽为金璧碎，高楼翻作祝融红。
龙群虎队真难制，可愧中书智力穷。

话说吴用对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长无事，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疾，此是梁山泊万千之幸。比及兄长卧病之时，小生累累使人去北京探听消息，梁中书昼夜忧惊，只恐俺军马临城。又使人直往北京城里城外市井去处，遍贴无头告示，晓谕居民，勿得疑虑。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大军到郡，自有对头。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东京蔡太师见说降了关胜，天子之前，更不敢题。只是主张招安，大家无事。因此累累寄书与梁中书，教道且留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好做脚手。"宋江见说，便要催趱军马下山，去打北京。吴用道："即今冬尽春初，早晚元宵节近，北京年例，大张灯火。我欲乘些机会，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驱兵大进，里应外合，可以救难破城。"宋江道："若要如此调兵，便请军师发落。"吴用道："为头最要紧的，是城中放火为号。你众弟兄中，谁敢与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见阶下走过一人道："小弟愿往！"众人看时，却是鼓上蚤时迁。时迁道："小弟幼年间曾到北京。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眼见得元宵之夜，必然喧哄。乘空潜地入城。正月十五日夜，盘去翠云楼上，放起火来为号。军师可自调人马劫牢，此为上计。"吴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晓，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时候，楼上放起火来，便是你的功劳。"时迁应允，听令去了。

吴用次日却调解珍、解宝扮做猎户，去北京城内官员府里献纳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间，只看火起为号，便去留守司前截住报事官兵。两个听令去了。

再调杜迁、宋万扮做粜米客人，推辆车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号火起时，却来先夺东门。“此是你两个功劳。”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孔明、孔亮扮做仆者，去北京城内闹市里房檐下宿歇。只看楼前火起，便去往来接应。两个听令去了。再调李应、史进扮做客人，去北京东门外安歇，只看城中号火起时，先斩把门军士，夺下东门，好做出路。两个听令去了。再调鲁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行，去北京城外庵院挂搭，只看城中号火起时，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冲击去路。两个听令去了。再调邹渊、邹润扮做卖灯客人，直往北京城中，寻客店安歇，只看楼中火起，便去司狱司前策应。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刘唐、杨雄扮作公人，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只看号火起时，便去截住一应报事人员，令他首尾不能救应。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公孙胜先生扮做云游道士，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将带风火、轰天等炮数百个，直去北京城内净处守待，只看号火起时施放。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张顺跟随燕青从水门里入城，径奔卢员外家，单捉淫妇奸夫。再调王矮虎、孙新、张青、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扮作三对村里夫妻入城看灯，寻至卢俊义家中放火。再调柴进带同乐和扮做军官，直去蔡节级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调拨已定，众头领俱各听令去了。各各遵依军令，不可有误。此是正月初头，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有诗为证：

卢生石秀久幽囚，豪杰分头去复仇。
只待上元灯火夜，一时焚却翠云楼。

且说北京梁中书唤过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商议放灯一事。梁中书道：“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赏元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体例。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只恐放灯因而惹祸。下官意欲住歇放灯，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闻达便道：“想此贼人潜地退去，没头告示乱贴，此计是穷，必无主意。相公何必多虑。若还今年不放灯时，这厮们细作探知，必然被他耻笑。可以传下钧旨，晓示居民：比上年多设花灯，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两座鳌山，照依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教府尹点视居民，勿令缺少。相公亲自行春，务要与民同乐。闻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人奸计。再着李都监亲引铁骑马军，绕城巡逻，勿令居民惊忧。”梁中书见说大喜。众官商议已定，随即出榜，晓谕居民。

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赶趁。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只得装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

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画片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灯火，不计其数。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檐滴水，雕梁绣柱，极是造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设灯火，庆赏丰年。三瓦两舍，更不必说。

那梁山泊探细人得了这个消息，报上山来。吴用得知大喜，去对宋江说知备细。宋江便要亲自领兵去打北京，安道全谏道："将军疮口未完，切不可轻动。稍若怒气相侵，实难痊可。"吴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随即与铁面孔目裴宣，点拨八路军马：第一队，双鞭呼延灼引领韩滔、彭玘为前部，镇三山黄信在后策应，都是马军。前者呼延灼阵上打了的，是假的，故意要赚关胜，故设此计。第二队，豹子头林冲引领马麟、邓飞为前部，小李广花荣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三队，大刀关胜引领宣赞、郝思文为前部，病尉迟孙立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四队，霹雳火秦明引领欧鹏、燕顺为前部，青面兽杨志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五队，却调步军头领没遮拦穆弘，将引杜兴、郑天寿。第六队，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将引李立、曹正。第七队，步军头领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第八队，步军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将引项充、李衮。——这八路马步军兵，各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时刻有误。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马军、步军一齐进发。那八路人马依令下山，其余头领，尽跟宋江保守山寨。有诗为证：

八路军兵似虎狼，横天杀气更鹰扬。
安排盖地遮天技，要使鳌山变杀场。

且说时迁是个飞檐走壁的人，不从正路入城，夜间越墙而过。城中客店内却不着单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闲走，到晚来东岳庙内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中往来观看居民百姓搭缚灯棚，悬挂灯火，正看之间，只见解珍、解宝挑着野味在城中往来观看；又撞见杜迁、宋万两个从瓦子里走将出来。时迁当日先去翠云楼上打一个踅，只见孔明披着头发，身穿羊裘破衣，右手拄一条杖子，左手拿个碗，腌腌臜臜，在那里求乞。见了时迁，打抹他去背后说话。时迁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面皮，不象叫

化的。北京做公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说不了，又见个丐者从墙边来，看时，却是孔亮。时迁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来，亦不象忍饥受饿的人。这般模样，必然决撒。”却才道罢，背后两个劈角儿揪住喝道：“你三个做得好事！”回头看时，却是杨雄、刘唐。时迁道：“你惊杀我也！”杨雄道：“都跟我来。”带去僻静处埋冤道：“你三个好没分晓，却怎地在那里说话？倒是我两个看见，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误了哥哥大事？我两个都已见了弟兄们，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邹渊、邹润自在街上卖灯，鲁智深、武松已在城外庵里。再不必多说，只顾临期各自行事。”五个说了，都出到一个寺前，正撞见一个先生从寺里出来，喝道：“你五个在此做甚事？”众人抬头看时，却是入云龙公孙胜，背后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个人都颐指气使，点头会意，各自去了。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书先令闻大刀闻达将引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亲引铁骑马军五百，全副披挂，绕城巡视。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好生晴明。黄昏月上，六街三市，各处坊隅巷陌，点放花灯，大街小巷，都有社火。值此元宵，有诗为证：

北京三五风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早。
银花火树不夜城，陆地拥出蓬莱岛。
烛龙衔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时安。
五凤羽扶双贝阙，六鳌背驾三神山。
红妆女立朱帘下，白面郎骑紫骝马。
笙箫嘹亮入青云，月光清射鸳鸯瓦。
翠云楼高侵碧天，嬉游来往多婵娟。
灯球灿烂若锦绣，王孙公子真神仙。
游人轇轕尚未绝，高楼顷刻生云烟。

是夜，节级蔡福分付教兄弟蔡庆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来。”方才进得家门，只见两个人闪将入来，前面那个军官打扮，后面仆者模样。灯光之下看时，蔡福认得是小旋风柴进，后面的已自是铁叫子乐和。蔡节级只认得柴进，便请入里面去，见成杯盘，随即管待。柴进道：“不必赐酒，在下到此有件紧事相央。卢员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觑，称谢难尽。今晚小子欲就大牢里，趁此元宵热闹，看望一遭，望你相烦引进，休得推却。”蔡福是个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诚恐打破城池，都不见了好处，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只得担着血海的干系，便取些旧衣裳教他两个换了，也扮做公

人，换了巾帻，带柴进、乐和径奔牢中去了。

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儿村里夫妻，乔乔画画，装扮做乡村人，挨入在人丛里，便入东门去了。公孙胜带同凌振，挑着荆篓去城隍庙里廊下坐地。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邹渊、邹润挑着灯，在城中闲走。杜迁、宋万各推一辆车子，径到梁中书衙前，闪在人闹处。原来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刘唐、杨雄各提着水火棍，身边都自有暗器，来州桥上两边坐定。燕青领了张顺，自从水门里入城，静处埋伏。都不在话下。

不移时，楼上鼓打二更。却说时迁挟着一个篮儿，里面都是硫黄、焰硝，放火的药头，篮儿上插几朵闹鹅儿，踅入翠云楼后。走上楼去，只见阁子内吹笙箫、动鼓板，掀云闹社，子弟们闹闹穰穰，都在楼上打哄赏灯。时迁上到楼上，只做卖闹鹅儿的，各处阁子里去看。撞见解珍、解宝拖着钢叉，叉上挂着兔儿，在阁子前踅。时迁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见外面动掸？”解珍道：“我两个方才在楼前，见探马过去，多管兵马到了，你只顾去行事。”

言犹未了，只见楼前都发起喊来，说道：“梁山泊军马到了西门外。”解珍分付时迁：“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应。”奔到留守司前，只见败残军马，一齐奔入城来，说道：“闻大刀吃劫了寨也。梁山泊贼寇引军都赶到城下。”李成正在城上巡逻，听见说了，飞马来到留守司前，教点军兵，分付闭上城门，守护本州。

却说王太守亲引随从百余人，长枷铁锁，在街镇压。听得报说这话，慌忙回留守司前。

却说梁中书正在衙前闲坐，初听报说，尚自不甚慌。次后没半个更次，流星探马，接连报来，吓得魂不附体，慌忙快叫备马。

说言未了，时迁就在翠云楼上点着硫黄焰硝，放一把火来。那火烈焰冲天，火光夺月，十分浩大。梁中书见了，急上得马，却待要去看时，只见两条大汉，推两辆车子，放在当路，便去取碗挂的灯来，望车子上点着，随即火起。梁中书要出东门时，两条大汉口称：“李应、史进在此！”手拈扑刀，大踏步杀来。把门官军，吓得走了，手边的伤了十数个。杜迁、宋万却好接着出来，四个合做一处，把住东门。梁中书见不是头势，带领随行伴当，飞奔南门。南门传说道：“一个胖大和尚，轮动铁禅杖；一个虎面行者，掣出双戒刀，发喊杀入城来。”梁中书回马，再到留守司前，只见解珍、解宝手拈钢叉，在那里东撞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过来，刘唐、杨雄两

条水火棍齐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于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残生去了。梁中书急急回马奔西门，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轰天震地。邹渊、邹润手拿竹竿，只顾就房檐下放起火来。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杀将来。孙新、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就那里协助。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入去，扒上鳌山，放起火来。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有诗为证：

回禄施威特降灾，熏天烈焰涨红埃。

黄童白叟皆惊惧，又被雄兵混杀来。

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接着李成军马，急到南门城上，勒住马，在鼓楼上看时，只见城下兵马摆满，旗号上写着“大将呼延灼”，火焰光中，抖擞精神，施逞骁勇。左有韩滔，右有彭玘，黄信在后，催动人马，雁翅一般横杀将来，随到门下。梁中书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在北门城下，望见火光明亮，军马不知其数，却是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左有马麟，右有邓飞，花荣在后催动人马，飞奔将来。再转东门，一连火把丛中，只见没遮拦穆弘，左有杜兴，右有郑天寿，三筹步军好汉当先，手拈朴刀，引领一千余人，杀入城来。梁中书径奔南门，舍命夺路而走。吊桥边火把齐明，只见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浑身脱剥，睁圆怪眼，咬定牙根，手搦双斧，从城濠里飞杀过来；李立、曹正，一齐俱到。李成当先，杀开条血路，奔出城来，护着梁中书便走。只见左手下杀声震响，火把丛中军马无数，却是大刀关胜，拍动赤兔马，手舞青龙刀，径抢梁中书。李成手举双刀，前来迎敌。那时李成无心恋战，拨马便走。左有宣赞，右有郝思文，两肋里撞来。孙立在后催动人马，并力杀来。正斗间，背后赶上小李广花荣，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将，翻身落马。李成见了，飞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火光夺目，却是霹雳火秦明，跃马舞棍，引着燕顺、欧鹏；背后杨志，又杀将来。李成且战且走，折军大半，护着梁中书，冲路走脱。

话分两头，却说城中之事。杜迁、宋万去杀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刘唐、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邹渊、邹润却在司狱司前接住往来之人。大牢里柴进、乐和看见号火起了，便对蔡福、蔡庆道：“你弟兄两个见也不见？更待几时？”蔡庆在门边守时，邹渊、邹润早撞开牢门，大叫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好好送出卢员外、石秀哥哥来！”蔡庆慌忙报蔡福时，孔明、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不由他弟兄两个肯与不肯，柴进身边取出器械，便去开枷，放了卢俊义、石秀。柴进说与蔡福：

“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一齐都出牢门来。邹渊、邹润接着，合做一处。蔡福、蔡庆跟随柴进，来家中保全老小。卢俊义将引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润五个弟兄，径奔家中来捉李固、贾氏。

却说李固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又见四下里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贾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细软背了，便出门奔走。只听得排门一带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抢将入来。李固和贾氏慌忙回身，便望里面开了后门，踅过墙边，径投河下来寻自家躲避处。只见岸上张顺大叫：“那婆娘走那里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攒入舱里，只见一个人伸出手来，劈角儿揪住，喝道：“李固，你认得我么？”李固听得是燕青的声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张顺早把那婆娘挟在肋下，拖到船边。燕青拿了李固，都望东门来了。

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不见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都搬来装在车子上，往梁山泊给散。

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但见：

烟迷城市，火燎楼台。千门万户受灾危，三市六街遭患难。鳌山倒塌，红光影里碎琉璃；屋宇崩摧，烈焰火中烧翡翠。前街傀儡，顾不得面是背非；后巷清音，尽丢坏龙笙凤管，班毛老子，猖狂燎尽白髭须；绿发儿郎，奔走不收华盖伞。耍和尚烧得头焦额烂，麻婆子赶得屁滚尿流。踏竹马的暗中刀枪，舞鲍老的难免刃槊。如花仕女，人丛中金坠玉崩；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瓦砾藏埋金万斛，楼台变作祝融墟。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

当时天色大明，吴用、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军。众头领却接着卢员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见，备说牢中多亏了蔡福、蔡庆弟兄两个看管，已逃得残生。燕青、张顺早把这李固、贾氏解来。卢俊义见了，且教燕青监下，自行看管，听候发落，不在话下。

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出城逃难，又撞着闻达领着败残军马回来，合兵一处，投南便走。正走之间，前军发起喊来，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项充，右有李衮，三筹步军好汉，舞动飞刀飞枪，直杀将来。背后又是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军，前来截住退路。却似虾儿逢巨浪，兔子遇豺狼。正是：狱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医又上床。毕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地计结，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词曰：

申哙庄公臂断截，灵辄车轮亦能折。
专诸鱼肠数寸锋，姬光座上流将血。
路旁手发千钧锤，秦王副车烟尘飞。
春秋壮士何可比，泰山一死如毛羽。
豫让酬恩荆轲烈，分尸碎骨如何说。
吴国要离刺庆忌，赤心赴刃亦何丑。
得人小恩施大义，剜心刎颈那回首。
丈夫取义能舍生，岂学儿曹夸大口。

话说当下梁中书、李成、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投南便走。正行之间，又撞着两队伏兵，前后掩杀。李成当先，闻达在后，护着梁中书，并力死战，撞透重围，脱得大难。头盔不整，衣甲飘零，虽是折了人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了。樊瑞引项充、李衮乘势追赶不上，自与雷横、施恩、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内听令。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段匹绫锦，都装载上车了。又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把李固、贾氏钉在陷车内，将军马摽拨作三队，回梁山泊来。正是：鞍上将敲金镫响，步军齐唱凯歌回。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

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都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慌忙答礼。宋江道："我等众人，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遭此难，几被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见，大慰平生。"卢俊义拜

谢道："上托兄长虎威，深感众头领之德，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胆涂地，难以报答！"便请蔡庆、蔡福拜见宋江，言说："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残生到此！"称谢不尽。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卢俊义拜道："卢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愿为一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再三拜请，卢俊义那里肯坐。

只见李逵道："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道："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么！不得多言！"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着卢某安身不牢。"李逵叫道："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子，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宋江大怒，喝骂李逵。吴用劝道："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宋江方才欢喜，就叫燕青一处安歇。另拨房屋叫蔡福、蔡庆安顿老小。关胜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

宋江便叫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令大小头目，并众喽啰军健，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卢俊义起身道："淫妇奸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两个过来！"众军把陷车打开，拖出堂前。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道："休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得令，手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尽皆作贺，称赞不已。

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却说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再和李成、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看觑老小时，十损八九，众皆嚎哭不已。比及邻近取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已自去得远了，且教各自收军。

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逃得性命，便教丈夫写表申奏朝廷，写书教太师知道，早早调兵遣将，剿除贼寇报仇。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太师教唤入来，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呈上密书申奏，诉说打破北京，贼寇浩大，难以抵敌。蔡京见了大怒，且教首将退去。

次日五更，景阳钟响，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蔡太师为首，直临玉阶，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览奏大惊，与众臣曰："此寇累造大恶，克当何如？"有谏

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前者差蒲东关胜领兵征剿，收捕不全，累至失陷。往往调兵征发，皆折兵将。盖因失其地利，以至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此为上策。"蔡京听了大怒，喝叱道："汝为谏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罪合赐死！"天子曰："如此，目下便令出朝，无宣不得入朝！"当日革了赵鼎官爵，罢为庶人。当朝谁敢再奏。有诗为证：

玺书招抚是良谋，赵鼎名言孰与俦。

堪笑蔡京多误国，反疏忠直快私仇。

天子又问蔡京曰："似此贼人猖獗，可遣谁人剿捕此寇？"蔡太师奏曰："臣量这等山野草贼，安用大军。臣举凌州有二将：一人姓单名廷圭，一人姓魏名定国，见任本州团练使。伏乞陛下圣旨，星夜差人调此一枝军马，克日扫清水泊。"天子大喜，随即降写敕符，着枢密院调遣。天子驾起，百官退朝。众官暗笑。次日，蔡京会省院差官，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

再说宋江水浒寨内，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财物，给赏与马、步、水三军。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庆贺卢员外。虽无炮凤烹龙，端的肉山酒海。众头领酒至半酣，吴用对宋江等说道："今为卢员外，打破北京，杀损人民，劫掠府库，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怎肯干罢？必然起军发马，前来征讨。"宋江道："军师所虑，最为得理。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我这里好做准备。"吴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将次回也。"

正在筵会之间，商议未了，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报说："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要调兵征剿。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致被蔡京喝骂，削了赵鼎官职。如今奏过天子，差人赍捧敕符，往凌州调遣单廷圭、魏定国两个团练使，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敌？"吴用道："等他来时，一发捉了。"关胜起身对宋江、吴用道："关某自从上山，深感仁兄重待，不曾出得半分气力。单廷圭、魏定国，蒲城多曾相会。久知单廷圭那厮，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称为圣水将军；魏定国这厮，熟精火攻兵法，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因此呼为神火将军。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马，取此二人为部下。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往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时，带上山来；若不肯投降，必当擒来奉献。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费力劳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赞、郝思文二将，就跟着一同前去。关胜带了五千军马，来日下山。次早，宋江与众头领

在金沙滩寨前饯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

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吴用便对宋江说道："关胜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就行接应。"宋江道："吾看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见疑。"吴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可再叫林冲、杨志领兵，孙立、黄信为副将，带领五千人马，随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将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闲，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时，独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听我的军令，割了你头！"李逵见说，闷闷不已，下堂去了。

不说林冲、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拿了两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宋江见报，只叫得苦："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吴用道："兄长非也！他虽粗卤，义气倒重，不到得投别处去。多管是过两日便来，兄长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赶，后着时迁、李云、乐和、王定六四个首将，分四路去寻。有诗为证：

李逵斗胆人难及，便要随军报不平。

只为宋江军令肃，手持双斧夜深行。

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抄小路径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寻思道："这两个鸟将军，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我且抢入城中，一斧一个，都砍杀了，也教哥哥吃一惊，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走了半日，走得肚饥，原来贪慌下山，又不曾带得盘缠。多时不做这买卖，寻思道："只得寻个鸟出气的。"正走之间，看见路旁一个村酒店，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连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了，起身便走。酒保拦住讨钱。李逵道："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却把来还你。"说罢，便动身。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喝道："你这黑厮好大胆！谁开的酒店，你来白吃，不肯还钱！"李逵睁着眼道："老爷不拣那里，只是白吃！"韩伯龙道："我对你说时，惊得你尿流屁滚！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听了暗笑："我山寨里那里认的这个鸟人！"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伙，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韩伯龙道："把斧头为当。"韩伯龙不知是计，舒手来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门上只一斧，肐膝地砍着。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死在李逵之手。两三个火家，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望深村里走了。李逵就地

下掳掠了盘缠，放火烧了草屋，望凌州去了。

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间，官道旁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见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爷怎地？"那汉便答道："你是谁的老爷？"李逵便抢将入来。那汉子手起一拳，打个搭墩。李逵寻思："这汉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脸问道："你这汉子姓甚名谁？"那汉道："老爷没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来？"李逵大怒，正待跳将起来，被那汉子肋罗里又只一脚，踢了一跤。李逵叫道："赢他不得！"扒将起来便走。那汉叫住，问道："这黑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李逵道："我说与你，休要吃惊。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那汉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说谎。"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这两把板斧。"那汉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汉，独自一个投那里去？"李逵道："我和哥哥鳖口气，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那汉道："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你且说是谁？"李逵道："先是大刀关胜领兵，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那汉听了，纳头便拜。李逵道："你端的姓甚名谁？"那汉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了相传，不教徒弟。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为枯树山，山上有个强人，平生只好杀人，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姓鲍名旭。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李逵道："你有这等本事，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却没条门路。今日得遇兄长，愿随哥哥。"李逵道："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下山来，不杀得一个人，空着双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树山，说了鲍旭，同去凌州，杀得单、魏二将，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许多军马在彼。我和你只两个，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济事，枉送了性命。不如且去枯树山，说了鲍旭，都去大寨入伙，此为上计。"两个正说之间，背后时迁赶将来，叫道："哥哥忧得你苦，便请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与时迁厮见了。时迁劝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方才回来。"时迁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报与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时迁惧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望枯树山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关胜与同宣赞、郝思文，引领五千军马接来，相近凌州。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并蔡太师札付，便请兵马团练单廷圭、魏

定国商议。二将受了札付，随即选点军兵，关领军器，拴束鞍马，整顿粮草，指日起行。忽闻报说："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侵犯本州。"单廷圭、魏定国听得大怒，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两军相近，旗鼓相望。门旗下关胜出马。那边阵内鼓声响处，圣水将军出马。怎生打扮？

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披一副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着一双斜皮踢镫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碧鞓钉就叠胜狮蛮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深乌马，使一条黑杆枪。

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上书七个银字："圣水将军单廷圭"。又见这边鸾铃响处，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怎生打扮？

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猊铠，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悬一壶凤翎凿山狼牙箭，骑坐一匹胭脂马，手使一口熟铜刀。

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上书七个银字："神火将军魏定国"。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关胜见了，在马上说道："二位将军，别来久矣！"单廷圭、魏定国大笑，指着关胜骂道："无才关胜，背反狂夫，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军到来，有何理说？"关胜答道："你二将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关某等到来，招请二位将军。倘蒙不弃，便请过来，同归山寨。"单、魏二将听得大怒，骤马齐出。一个似北方一朵乌云，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飞出阵前。关胜却待去迎敌，左手下飞出宣赞，右手下奔出郝思文，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刀对刀，迸万道寒光；枪对枪，起一天杀气。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圣水将无半点惧色。正斗之间，两将拨转马头，望本阵便走。郝思文、宣赞随即追赶，冲入阵中。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单廷圭转过右边。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住单廷圭。

且说宣赞正赶之间，只见四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儿围裹将来，挠钩齐下，套索飞来，和人连马，活捉去了。再说郝思文追赶单廷圭到右边，只见五百来步军，尽是黑旗黑甲，一字儿裹转来。脑后众军齐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怜二将英雄，到此翻成画饼。一面把人解入凌州，各领五百精兵，杀出阵门，却似乌云卷地，犹如烈火飞来。众军卷杀过对阵。关胜举手无措，大败输亏，望后便退，随即单廷圭、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关

胜正走之间，只见前面冲出二将。关胜看时，左有林冲，右有杨志，从两肋罗里撞将出来，杀散凌州军马。关胜收住本部残兵，与林冲、杨志相见，合兵一处。随后孙立、黄信，一同见了，权且下寨。

　　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郝思文，得胜回到城中，张太守接着，置酒作贺。一面教人做造陷车，装了二人；差一员偏将，带领三百步军，连夜解上东京，申达朝廷。

　　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监押宣赞、郝思文上东京来，迤逦前行，来到一个去处。只见满山枯树，遍地芦芽，一声锣响，撞出一伙强人，当先一个，手搦双斧，声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随即后面带着这个好汉，端的是谁？正是：

　　　　相扑丛中人尽伏，拽拳飞脚如刀毒。

　　　　劣性发时似山倒，焦挺从来没面目。

李逵、焦挺两个好汉，引着小喽啰拦住去路，也不打话，便抢陷车。偏将急待要走，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正是：

　　　　狰狞鬼脸如锅底，双睛叠暴露狼唇。

　　　　放火杀人提阔剑，鲍旭名唤丧门神。

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砍下马来，其余人等，撇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

　　李逵看时，却是宣赞、郝思文，便问了备细来由。宣赞见李逵，亦问："你怎生在此？"李逵说道："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独自一个走下山来，先杀了韩伯龙，后撞见焦挺，引我在此。鲍旭一见如故，便和亲兄弟一般接待。却才商议，正欲去打凌州，只见小喽啰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监押陷车到来。只道是官兵捕盗，不想却是你二位。"鲍旭邀请到寨内，杀羊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不若将引本部人马，就同去凌州，并力攻打，此为上策。"鲍旭道："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足下之言，说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马。"带领五七百小喽啰，五筹好汉，一齐来打凌州。

　　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报与张太守说道："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杀了首将。"单廷圭、魏定国听得大怒，便道："这番拿着，便在这里施刑。"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单廷圭争先出马，开城门放下吊桥，引一千军马出城迎敌。门旗中飞出五百玄甲军来，到于阵前，走出一员大将，争先出马，乃是圣水将军。端的好表人物。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凤目卧蚕眉，虬髯黑面皮。
锦袍笼獬豸，宝甲嵌狻猊。
马跨东洋兽，人擎北斗旗。
凌州圣水将，英雄单廷圭。

当下单廷圭出马，大骂关胜道："辱国败将，何不就死！"关胜听了，舞刀拍马。两个斗不到二十余合，关胜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单廷圭随即赶将来，约赶十余里，关胜回头喝道："你这厮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单廷圭挺枪，直取关胜后心。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圭落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单廷圭惶恐伏礼，乞命受降。关胜道："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圭答道："不才愿施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两个说罢，并马而行出来。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而行，便问其故。关胜不说输赢，答道："山僻之内，诉旧论新，招请归降。"林冲等众皆大喜。单廷圭回至阵前，大叫一声，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其余人马，奔入城中去了，连忙报知太守。

魏定国听了大怒，次日，领起军马出城交战。单廷圭与同关胜、林冲，直临阵前。只见门旗开处，神火将军出马。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朗朗明星露双目，团团虎面如紫玉。
锦袍花绣荔枝红，衬袄云铺鹦鹉绿。
行来好似火千团，部领绛衣军一簇。
世间人号神火将，此是凌州魏定国。

当时魏定国出马，见了单廷圭顺了关胜，大骂："忘恩背主，负义匹夫！"关胜大怒，拍马向前迎敌。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将斗不到十合，魏定国望本阵便走。关胜却欲要追，单廷圭大叫道："将军不可去赶！"关胜连忙勒住战马。说犹未了，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黄焰硝，五色烟药，一齐点着，飞抢出来。人近人倒，马遇马伤。关胜军兵四散奔走，退四十余里扎住。

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看见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鲍旭，带领枯树山人马，都去凌州背后，打破北门，杀入城中，放起火来，劫掳仓库钱粮。魏定国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军，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首尾不能相顾。凌州已失，魏定国只得退走，奔中陵县屯驻，关胜引军，把县四下围住，便令诸将调兵攻打。魏定国闭门不出。

单廷圭便对关胜、林冲等众位说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击得紧，他宁死而不辱。事宽即完，急难成效。小弟愿往县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免动干戈。”关胜见说大喜，随即叫单廷圭单人匹马到县。小校报知，魏定国出来相见了，邀请上厅而坐。单廷圭用好言说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归水泊。久后奸臣退位，那时临朝，去邪归正，未为晚矣。”魏定国听罢，沉吟半晌，说道：“若是要我归顺，须是关胜亲自来请，我便投降。他若是不来，我宁死而不辱。”单廷圭即便上马回来，报与关胜。关胜见说，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与单廷圭匹马单刀而去。林冲谏道：“兄长，人心难忖，三思而行。”关胜道：“好汉作事无妨。”直到县衙。魏定国接着，大喜，愿拜投降。同叙旧情，设宴管待。当日带领五百火兵，都来大寨，与林冲、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对李逵说道：“只为你偷走下山，空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如今时迁、乐和、李云、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免至悬望。”

不说戴宗争先去了，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陆续过渡，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众人看时，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问道：“你和杨林、石勇去北地里买马，如何这等慌速跑来？”

段景住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调拨军兵，来打这个去处。重报旧仇，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毕竟段景住对林冲等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诗曰：

恢恢天网实无端，消息盈虚未易观。
不向公家尊礼度，却从平地筑峰峦。
宋江水浒心初遂，晁盖泉台死亦安。
天道好还非谬语，身亡家破不胜叹。

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对林冲等说道："我与杨林、石勇前往北地买马，小弟到彼，选得壮窜有筋力好毛片骏马，买了二百余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伙强人，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余人，尽数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石勇、杨林不知去向。小弟连夜逃来报知，可差人去讨马回山。"

关胜见说，教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却商议此事。众人且过渡来，都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关胜引单廷圭、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遇见焦挺、鲍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宋江听罢，又添四个好汉，正在欢喜。

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夺我马匹，今又如此无礼。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吴用道："即目春暖，正好厮杀。前者进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仇深入骨髓，不报得誓不还山！"吴用道："且教时迁 ，他会飞檐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回来却作商量。"时迁听命去了。无三二日，只见杨林、石勇逃得回寨，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宋江见说，便要起兵。吴用道："再待时迁回报，却去未迟。"宋江怒气填胸，要报此仇，片时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飞去打听，立等回报。

不过数日，却是戴宗先回来说："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仇，欲起军马。见

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五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进。”次日，时迁回寨报说：“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探知备细，见今扎下五个寨栅；曾头市前面，二千余人守住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南寨内是次子曾参，西寨内是三子曾索，东寨内是四子曾魁，中寨内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这个青州郁保四，身长一丈，腰阔数围，绰号险道神，将这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

吴用听罢，便教会集诸将，一同商议，“既然他设五个寨栅，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可作五路去打他五个寨栅。”卢俊义便起身道：“卢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报效，今愿尽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道：“员外如肯下山，便为前部。”吴用谏道：“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岭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别引一支军马，前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吴用主意，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遗言，让位与他，因此不允。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乘此机会，教他为山寨之主，不负晁盖遗言。吴用不肯，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再分调五路军马：曾头市正南大寨，差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副将马麟、邓飞，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东大寨，差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副将孔明、孔亮，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北大寨，差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副将杨春、陈达，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西大寨，差步军头领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副将邹渊、邹润，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中总寨，都头领宋公明，军师吴用、公孙胜，随行副将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戴宗、时迁，领军五千攻打；合后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将项充、李衮，引马步军兵五千。其余头领各守山寨。怎见得五军进发？但见：

> 梁山泊五军先锋，马军遇水叠桥；水浒寨六丁神将，步卒逢山开路。七星旗带，飘飘散天上乌云；八卦阵图，隐隐动山前虎豹。鞍上将齐披铁铠，坐下马都带铜铃。九洞妖魔离海内，十方神将降人间。

当下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且说曾头市探事人探知备细，报入寨中。曾长官听了，便请教师史文恭、苏定商议军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军马来时，只是多使陷坑，方才捉得他强兵猛将。这伙草寇，须是这条计，以为上策。”曾长官便差庄客人等，将了锄头、铁锹，去村口掘下陷坑数十处，上面虚浮土盖。四下里埋伏了军兵，只等敌军来到。又去曾头市北路，也掘下十数处陷坑。比及宋江军马起行时，吴用预先暗使

时迁又去打听。数日之间，时迁回来报说："曾头市寨南寨北尽都掘下陷坑，不计其数，只等俺军马到来。"吴用见说，大笑道："不足为奇！"引军前进，来到曾头市相近。此时日午时分，前队望见一骑马来，项带铜铃，尾拴雉尾，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执短枪。前队望见，便要追赶，吴用止住。便教军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堑，下了铁蒺藜。传令下去，教五军各自分投下寨，一般掘下濠堑，下了蒺藜。

一住三日，不出交战。吴用再使时迁扮作伏路小军，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不出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记着有几处，离寨多少路远，总有几处。时迁去了一日，都知备细，暗地使了记号，回报军师。

次日，吴用传令，教前队步军各执铁锄，分作两队。又把粮车一百有余，装载芦苇干柴，藏在中军。当晚传令与各寨诸军头领：来日巳牌，只听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史进，把马军一字儿摆开，如若那边擂鼓摇旗，虚张声势，切不可进。吴用传令已了。

再说曾头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军马打寨，便着他陷坑，寨前路狭，待走那里去！次日巳牌，只听得寨前炮响，追兵大队都到南门。次后，只见东寨边来报道："一个和尚轮着铁禅杖，一个行者舞起双戒刀，攻打前后。"史文恭道："这两个必是梁山泊鲁智深、武松。"犹恐有失，便分人去帮助曾魁。只见西寨边又来报道："一个长髯大汉，一个虎面贼人，旗号上写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前来攻打甚急。"史文恭听了，又分拨人去帮助曾索。又听得寨前炮响，史文恭按兵不动，只要等他入来，塌了陷坑，山后伏兵齐起，接应捉人。这里吴用却调马军，从山背后两路抄到寨前。前面步军只顾看寨，又不敢去。两边伏兵都摆在寨前，背后吴用军马赶来，尽数逼下坑去。史文恭却待出来，吴用鞭梢一指，军寨中锣响，一齐推出百余辆车子来，尽数把火点着，上面芦苇、干柴、硫黄、焰硝一齐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军马出来，尽被火车横拦当住，只得回避，急待退军。公孙胜早在阵中，挥剑作法，借起大风，刮得火焰卷入南门，早把敌楼、排栅尽行烧毁。已自得胜，鸣金收军。四下里入寨，当晚权歇。史文恭连夜修整寨门，两下当住。

次日，曾涂对史文恭计议道："若不先斩贼首，难以追灭。"分付教师史文恭牢守寨栅。曾涂率领军兵，披挂上马，出阵搦战。怎生打扮？

头戴金盔，身披铁铠，腰系绒绦，坐骑快马。
弯弓插箭，体挂绯袍，脚踏宝镫，手拈钢枪。

当日曾涂上马，飞出阵来。宋江在中军闻知曾涂搦战，带领吕方、郭盛

相随，出到前军。门旗影里看见曾涂，心怀旧恨，用鞭指道："谁与我先捉这厮，报往日之仇，消向者之恨？"小温侯吕方拍坐下马，挺手中方天画戟，直取曾涂。两马交锋，军器并举，斗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门旗下，看见两个中间，将及输了一个。原来吕方本事迭不得曾涂，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敌得住，三十合已后，戟法乱了，只办得遮架躲闪。郭盛只恐吕方有失，便骤坐下马，拈手中方天画戟，飞出阵来，夹攻曾涂。三骑马在阵前绞做一团。原来两枝戟上，都拴着金钱豹尾。吕方、郭盛要捉曾涂，两枝戟齐举，曾涂眼明，便用枪只一拨，却被两条豹尾搅住朱缨，夺扯不开。三个各要掣出军器使用。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恐怕输了两个，便纵马出来，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钺箭，搭上箭，拽满弓，望着曾涂射来。这曾涂却好掣出枪来，那两枝戟兀自搅做一团。说时迟，那时疾，曾涂掣枪，便望吕方项根搠来。花荣箭早先到，正中曾涂左臂，翻身落马，头盔倒卓，两脚蹬空。吕方、郭盛双戟并施，曾涂死于非命。十数骑马军飞奔回来，报知史文恭，转报中寨。曾长官听得大哭。有诗为证：

拍马横枪要出尖，当场挑战势翩翩。

不知暗中雕翎箭，一命悠悠赴九泉。

只见旁边恼犯了一个壮士曾升，武艺绝高，使两口飞刀，人莫敢近。当时听了大怒，咬牙切齿，喝教："备我马来，要与哥哥报仇！"曾长官拦当不住。全身披挂，绰刀上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劝道："小将军不可轻敌。宋江军中智勇猛将极多，若论史某愚意，只宜坚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飞奏朝廷，调兵选将，多拨官军，分作两处征剿：一打梁山泊，一保曾头市，令贼无心恋战，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时史某不才，与汝弟兄一同追杀，必获大功。"说言未了，北寨副教师苏定到来，见说坚守一节，便道："梁山泊吴用那厮，诡计多谋，不可轻敌，只宜退守。待救兵到来，从长商议。"曾升叫道："杀我亲兄，此冤不报，更待何时！直等养成贼势，退敌则难。"史文恭、苏定阻当不住。曾升上马，带领数十骑马军，飞奔出寨搦战。

宋江闻知，传令前军迎敌。当时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阵斗这曾升，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搦板斧，直奔军前，不问事由，抢出垓心。对阵有人认的，说道："这个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曾升见了，便叫放箭。原来李逵但是上阵，便要脱膊，全得项充、李衮蛮牌遮护。此时独自抢来，被曾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升背后马军，齐抢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花荣飞马向前死救，背后马麟、邓飞、吕方、郭盛一齐接应归阵。曾

升见了宋江阵上人多，不敢再战，以此领兵还寨。宋江也自收军驻扎。

次日，史文恭、苏定只是主张不要对阵，怎禁得曾升催并道："要报兄仇。"史文恭无奈，只得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先前夺的段景住的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宋江引诸将摆开阵势迎敌。对阵史文恭出马。怎生打扮？

头上金盔耀日光，身披铠甲赛冰霜。

坐骑千里龙驹马，手执朱缨丈二枪。

斯时史文恭出马，横杀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要夺头功，飞奔坐下马来迎。二骑相交，军器并举。约斗二十余合，秦明力怯，望本阵便走。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后腿股上早着，倒撷下马来。吕方、郭盛、马麟、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然救得秦明，军兵折了一阵。收回败军，离寨十里驻扎。

宋江叫把车子载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将息，再与吴用商量：教取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并要单廷圭、魏定国四位下山，同来协助。

宋江自己焚香祈祷，占卜一课。吴用看了卦象，便道："虽然此处可破，今夜必主有贼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准备。"吴用道："请兄长放心，只顾传下号令。"先去报与三寨头领，今夜起，东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宝在右，其余军马，各于四下里埋伏已定。

是夜，天晴月白，风静云闲。史文恭在寨中对曾升道："贼兵今日输了两将，必然惧怯，乘虚正好劫寨。"曾升见说，便教请北寨苏定、南寨曾参、西寨曾索、引兵前来，一同劫寨。二更左侧，潜地出哨，马摘鸾铃，人披软战，直到宋江中军寨内。见四下无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计，转身便走。左手下撞出两头蛇解珍，右手下撞出双尾蝎解宝，后面便是小李广花荣，一发赶上。曾索在黑地里被解珍一钢叉搠于马下。放起火来，后寨发喊，东西两边，进兵攻打寨栅，混战了半夜。史文恭夺路得回。

曾长官又见折了曾索，烦恼倍增，次日，请史文恭写书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怯，随即写书，速差一人赍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报知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传令，教唤入来。小校将书呈上。宋江拆开看时，写道：

"曾头市主曾弄顿首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日昨小男倚仗一时之勇，误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众到来，理合就当归附。奈何无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夺马之罪，虽百口何辞。原之实非本意。今顽犬已亡，遣使讲和。如蒙罢战休兵，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更赍金帛犒劳三军。此非虚情，免致两伤。谨此奉书，伏乞照察。"

宋江看罢来书，心中大怒，扯书骂道："杀我兄长，焉肯干休？只待洗荡村坊，是我本愿。"下书人俯伏在地，凛颤不已。吴用慌忙劝道："兄长差矣！"我等相争，皆为气耳。既是曾家差人下书讲和，岂为一时之忿，以失大义？"随即便写回书，取银十两，赏了来使。回还本寨，将书呈上。曾长官与史文恭拆开看时，上面写道：

"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复曾头市主曾弄帐前：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人无礼而何为，财非义而不取。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仇，各守边界。奈缘尔将行一时之恶，惹数载之冤。若要讲和，便须发还二次原夺马匹，并要夺马凶徒郁保四，犒劳军士金帛。忠诚既笃，礼数休轻。如或更变，别有定夺。草草具陈，情照不宣。"

曾长官与史文恭看了，俱各惊忧。次日，曾长官又使人到来言说："若肯讲和，各请一人质当。"宋江不肯。吴用便道："无伤！"随即便差时迁、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五人前去为信。临行时，吴用叫过时迁，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休得有误。"不说五人去了，却说关胜、徐宁、单廷圭、魏定国到了，当时见了众人，就在中军扎驻。

且说时迁引四个好汉来见曾长官。时迁向前说道："奉哥哥将令，差时迁引李逵等四人前来讲和。"史文恭道："吴用差遣五个人来，必然有谋。"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曾长官慌忙劝住。时迁道："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曾长官中心只要讲和，不听史文恭之言，便叫置酒相待，请去法华寺寨中安歇，拨五百军人前后围住。却使曾升带同郁保四来宋江大寨讲和。二人到中军相见了，随后将原夺二次马匹，并金帛一车，送到大寨。宋江看罢道："这马都是后次夺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来那匹千里白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如何不见将来？"曾升道："是师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将来。"宋江道："你疾忙快写书去，教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曾升便写书，叫从人还寨讨这匹马来。史文恭听得，回道："别的马将去不吝，这匹马却不与他！"从人往复走了几遭，宋江定死要这匹马。史文恭使人来说道："若还定要我这匹马时，着他即便退军，我便送来还他。"

宋江听得这话，便与吴用商议。尚然未决，忽有人来报道："青州、凌州两路有军马到来。"宋江道："那厮们知得，必然变卦。"暗传下号令，就差关胜、单廷圭、魏定国去迎青州军马，花荣、马麟、邓飞去迎凌州军马。暗地叫出郁保四来，用好言抚恤他，十分恩义相待，说道："你若肯建这场功劳，山寨里也教你做个头领。夺马之仇，折箭为誓，一齐都罢。你若不从，曾头

市破在旦夕。任从你心。”郁保四听言，情愿投拜，从命帐下。吴用授计与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还寨，与史文恭说道：‘我和曾升去宋江寨中讲和，打听得真实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赚这匹千里马，实无心讲和，若还与了他，必然翻变。如今听得青州、凌州两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势用计，不可有误。’他若信从了，我自有处置。”

郁保四领了言语，直到史文恭寨里，把前事具说一遍。史文恭引了郁保四来见曾长官，备说宋江无心讲和，可以乘势劫他寨栅。曾长官道：“我那曾升当在那里，若还翻变，必然被他杀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传令与各寨，尽数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断去蛇首，众贼无用，回来却杀李逵等五人未迟。”曾长官道：“教师可以善用良计。”当下传令与北寨苏定、东寨曾魁、南寨曾参，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闪来法华寺大寨内，看了李逵等五人，暗与时迁走透这个消息。

再说宋江同吴用说道：“未知此计若何？”吴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计。他若今晚来劫我寨，我等退伏两边，却教鲁智深、武松引步军杀入他东寨；朱仝、雷横引步军杀入他西寨；却令杨志、史进引马军截杀北寨。此名番犬伏窝之计，百发百中。”

当晚却说史文恭带了苏定、曾参、曾魁，尽数起发。是夜，月色朦胧，星辰昏暗。史文恭、苏定当先，曾参、曾魁押后，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尽都来到宋江总寨。只见寨门不关，寨内并无一人，又不见些动静。情知中计，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时，只见曾头市里锣鸣炮响，却是时迁爬去法华寺钟楼上撞起钟来，声响为号，东西两门火炮齐响，喊声大举，正不知多少军马，杀将入来。

却说法华寺中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一齐发作，杀将出来。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时，寻路不见。曾长官见寨中大闹，又听得梁山泊大军两路杀将入来，就在寨里自缢而死。曾参径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搠死。曾魁要奔东寨时，乱军中马踏为泥。苏定死命奔出北门，却有无数陷坑，背后鲁智深、武松赶杀将来，前逢杨志、史进，乱箭射死苏定。后头撞来的人马，都擷入陷坑中去，重重叠叠，陷死不知其数。宋江众将得胜，在曾头市卷杀八面残兵，掳掠财物。有诗为证：

可怪曾家事不谐，投降特地贡书来。
宋江要雪天王恨，半夜驱兵卷杀来。

且说史文恭得这千里马，行得快，杀出西门，落荒而走。此时黑雾遮天，

不分南北。约行了二十余里，不知何处。只听得树林背后一声锣响，撞出四五百军来。当先一将，手提杆棒，望马脚便打。那匹马是千里龙驹，见棒来时，从头上跳过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间，只见阴云冉冉，冷气飕飕，黑雾漫漫，狂风飒飒，虚空中一人当住去路。史文恭疑是神兵，勒马便回，东西南北四边，都是晁盖阴魂缠住。史文恭再回旧路，却撞着浪子燕青，又转过玉麒麟卢俊义来，喝一声："强贼，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搠下马来，便把绳索绑了，解投曾头市来。燕青牵了那匹千里龙驹，径到大寨。宋江看了大喜。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卢员外见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冤仇未曾报得。先把曾升就本处斩首，曾家一门老少，尽数不留。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梁山泊给散各部头领，犒赏三军。

且说关胜领军杀退青州军马，花荣领兵杀散凌州军马，都回来了。大小头领，不缺一个。又得了这匹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其余物件，尽不必说。陷车内囚了史文恭，便收拾军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村坊，并无侵扰。

回到山寨忠义堂上，都来参见晁盖之灵。宋江传令，教圣手书生萧让作了祭文。令大小头领人人挂孝，个个举哀，将史文恭剖腹剜心。

享祭晁盖已罢，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仇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弟兄不弃，暂居尊位；员外出身豪杰之子，又无至恶之名，虽然有些凶险，累蒙天祐，以免此祸。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休得推托。"卢俊义恭谦拜于地下，说道："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拚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武松

见吴用以目示人，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也只是让哥哥，他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人，洒家们各自都散！"

宋江道："你众人不必多说，我自有个道理，尽天意，看是如何，方才可定。"吴用道："有何高见，便请一言。"宋江道："有两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内重添两个英雄，东平府中又惹一场灾祸。直教天罡尽数投忠义，地煞齐临水浒来。毕竟宋江说出那两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诗曰：

神龙失势滞飞升，得遇风雷便不情。
豪杰相逢鱼得水，英雄际会弟投兄。
千金伪买花娘俏，一让能成俊义名。
水战火攻人罕敌，绿林头领宋公明。

话说当下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打了曾头市，卢俊义捉得史文恭，祭献晁天王已了，宋江不负晁盖遗言，要把主位让与卢员外，众人不服。宋江又道："如此众志不定，于心不安。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问他借粮，公然不肯。今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吴用道："也好。听从天命。"卢俊义道："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为主，某听从差遣。"此时不由卢俊义，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着东平府，卢俊义拈着东昌府。众皆无语。

当日设筵，饮酒中间，宋江传令调拨人马。宋江部下：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水军驾船接应。卢俊义部下：吴用、公孙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关胜、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凌振、马麟、邓飞、施恩、樊瑞、项充、李衮、时迁、白胜，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驾船策应。其余头领并中伤者，看守寨栅。

宋江分俵已定。此是一时进兵，去打两处州郡。有诗为证：

　　尧舜推贤万古无，禹汤传后亦良图。

　　谁知聚啸山林者，揖让谦恭有盛谟。

且说宋江与众头领去打东平府，卢俊义与众头领去打东昌府，众多头领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话。日暖风和，草青沙软，正好厮杀。

却说宋江领兵前到东平府，离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镇，扎住军马。宋江道："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和一个兵马都监，乃是河东上党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双枪，人皆称为双枪将，有万夫不当之勇。虽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礼数，差两个人，赍一封战书去那里下。若肯归降，免致动兵；若不听从，那时大行杀戮，使人无怨。谁敢与我先去下书？"只见部下走过一人，身长一丈，腰阔数围。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不好资财惟好义，貌似金刚离古寺。

　　身长唤做险道神，此是青州郁保四。

郁保四道："小人认得董平，情愿赍书去下。"又见部下转过一个人，瘦小身材，叫道："我帮他去。"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蚱猛头尖光眼目，鹭鹚瘦腿全无肉。

　　路遥行走疾如飞，扬子江边王定六。

这两个便道："我们不曾与山寨中出得些气力，今情愿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随即写了战书与郁保四、王定六两个去下。书上只说借粮一事。

且说东平府程太守，闻知宋江起军马到了安山镇住扎，便请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军情重事。正坐间，门人报道："宋江差人下战书。"程太守教唤至。郁保四、王定六当府厮见了，将书呈上。程万里看罢来书，对董都监说道："要借本府钱粮，此事如何？"董平听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斩首。程太守谏道："不可。自古两国争战，不斩来使，于礼不当。只将二人各打二十讯棍，发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气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开肉绽，推出城去。两个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说："董平那厮无理，好生眇视大寨！"

宋江见打了两个，怒气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车，回山将息。只见九纹龙史进起身说道："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染，唤做李瑞兰，往来情熟。我如今多将些金银，潜地入城，借他家里安歇。约定时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来交战，我便扒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进随即收拾金银，安在

包袱里，身边藏了暗器，拜辞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觑方便。我且顿兵不动。"

且说史进转入城中，径到西瓦子李瑞兰家。大伯见是史进，吃了一惊，接入里面，叫女儿出来厮见。李瑞兰生的甚是标格出尖。有诗为证：

万种风流不可当，梨花带雨玉生香。

翠禽啼醒罗浮梦，疑是梅花靓晓妆。

李瑞兰引去楼上坐了，遂问史进道："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听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你如何却到这里？"史进道："我实不瞒你说：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来打城借粮，我把你家备细说了。如今我特地来做细作，有一包金银，相送与你，切不可走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瑞兰葫芦提应承，收了金银，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来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时，是个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大伯说道："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若还出了言语，他们有日打破城子入来，和我们不干罢！"虔婆便骂道："老蠢物，你省得甚么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怀，解衣去赶。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东平府里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后负累不好。"李公道："他把许多金银与我家，不与他担些干系，买我们做甚么？"虔婆骂道："老畜生，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你若不去首告，我亲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说在里面！"李公道："你不要性发，且教女儿款住他，休得打草惊蛇，吃他走了。待我去报与做公的，先来拿了，却去首告。"

且说史进见这李瑞兰上楼来，觉得面色红白不定。史进便问道："你家莫不有甚事，这般失惊打怪？"李瑞兰道："却才上胡梯，踏了个空，争些儿吃了一跤，因此心慌撩乱。"史进虽是英勇，又吃他瞒过了，更不猜疑。有诗为证：

可叹虔婆伎俩多，粉头无奈苦教唆。

早知暗里施奸狡，错用黄金买笑歌。

当下李瑞兰相叙间阔之情，争不过一个时辰，只听得胡梯边脚步响，有人奔上来。窗外呐声喊，数十个做公的抢到楼上。史进措手不及，正如鹰拿野雀，弹打斑鸠，把史进似抱头狮子绑将下楼来，径解到东平府里厅上。

程太守看了大骂道："你这厮胆包身体，怎敢独自个来做细作！若不是李瑞兰父亲首告，误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来怎地？"史进只

不言语。董平便道：“两边公吏狱卒牢子，这等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与我加力打这厮！”又将冷水来喷，两边腿上各打一百大棍。史进由他拷打，不招实情。董平道：“且把这厮长枷木杻，送在死囚牢里，等拿了宋江，一并解京施行。”

却说宋江自从史进去了，备细写书与吴用知道。吴用看了宋公明来书，说史进去娼妓李瑞兰家做细作，大惊。急与卢俊义说知，连夜来见宋江，问道：“谁叫史进去来？”宋江道：“他自愿去。说这李行首是他旧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吴用道：“兄长欠这些主张，若吴某在此，决不叫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讳‘者扯丐漏走’五个字。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宋江便问吴用请计。吴用便叫顾大嫂：“劳烦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贫婆，潜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动静，火急便回。若是史进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狱卒，只说有旧情恩念，我要与他送一口饭。挨入牢中，暗与史进说知：‘我们月尽夜黄昏前后，必来打城。你可就水火之处，安排脱身之计。’月尽夜，你就城中放火为号，此间进兵，方好成事。——兄长可先打汶上县，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却叫顾大嫂杂在数内，乘势入城，便无人知觉。”吴用设计已罢，上马便回东昌府去了。宋江点起解珍、解宝，引五百余人攻打汶上县。果然百姓扶老挈幼，鼠窜狼奔，都奔东平府来。有诗为证：

史进怆惶已就擒，当官拷掠究来音。

若非顾媪通消息，怎救圜中万死身。

欲避兵戈，逃生匿迹，合城纷扰，都不在话下。却说顾大嫂头髻蓬松，衣服蓝缕，杂在众人里面，挨入城来，绕街求乞。到于衙前，打听得果然史进陷在牢中，方知吴用智亮如神。次日，提着饭罐，只在司狱司前，往来伺候。见一个年老公人从牢里出来，顾大嫂看着便拜，泪下如雨。那年老公人问道：“你这贫婆哭做甚么？”顾大嫂道：“牢中监的史大郎，是我旧的主人。自从离了，又早十年。只说道在江湖上做买卖，不知为甚事陷在牢里？眼见得无人送饭，老身叫化得这一口儿饭，特要与他充饥。哥哥怎生可怜见，引进则个，强如造七层宝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强人，犯着该死的罪，谁敢带你入去。”顾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剐，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怜见引老身入去送这口儿饭，也显得旧日之情。”说罢又哭。那老公人寻思道：“若是个男子汉，难带他入去。一个妇人家有甚利害？”当时引顾大嫂直入牢中来，看见史进项带沉枷，腰缠铁索。史进见了顾大嫂，吃了一惊，则声不得。顾大嫂一

头假啼哭，一头喂饭。别的节级便来喝道：“这是该死的歹人！狱不通风，谁放你来送饭？即忙出去，饶你两棍！”顾大嫂见监牢内人多，难说备细，只说得：“月尽夜打城，叫你牢中自挣扎。”史进再要问时，顾大嫂被小节级打出牢门。史进只记得“月尽夜”。

原来那个三月却是大尽。到二十九，史进在牢中与两个节级说话，问道：“今朝是几时？”那个小节级却错记了，回说道：“今朝是月尽夜，晚些买贴孤魂纸来烧。”史进得了这话，巴不得晚。一个小节级吃的半醉，带史进到水火坑边，史进哄小节级道：“背后的是谁？”赚得他回头，挣脱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节级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砖头，敲开木杻，睁着鹘眼，抢到亭心里。几个公人都酒醉了，被史进迎头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开牢门，只等外面救应。又把牢中应有罪人，尽数放了，总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内发喊起来，一齐走了。

有人报知太守。程万里惊得面如土色，连忙便请兵马都监商议。董平道：“城中必有细作，且差多人围困了这贼！我却乘此机会，领军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紧守城池，差数十个人围定牢门，休教走了。”董平上马点军去了。程太守便点起一应节级、虞候、押番，各执枪棒，去大牢前呐喊。史进在牢里不敢轻出。外厢的人又不敢进去。顾大嫂只叫得苦。

却说都监董平，点起兵马，四更上马，杀奔宋江寨来。伏路小军报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顾大嫂在城中又吃亏了。他既杀来，准备迎敌！”号令一下，诸军都起。当时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军马，两下摆开阵势。董平出马，真乃英雄盖世，谋勇过人。有诗为证：

两面旗牌耀日月，简银铁铠似霜凝。
水磨凤翅头盔白，锦绣麒麟战袄青。
一对白龙争上下，两条银蟒递飞腾。
河东英勇风流将，能使双枪是董平。

原来董平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品竹调弦，无有不会，山东、河北皆号他为风流双枪将。宋江在阵前，看了董平这表人品，一见便喜。又见他箭壶中插一面小旗，上写一联道：“英勇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宋江随即遣韩滔出马迎敌。韩滔得令，手执铁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对铁枪，神出鬼没，人不可当。宋江再教金枪手徐宁，仗钩镰枪前去交战，替回韩滔。徐宁得令，飞马便出，接住董平厮杀。两个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交战良久，宋江恐怕徐宁有失，便教鸣金收军。徐宁勒马

回来。董平手举双枪，直追杀入阵来。宋江鞭梢一展，四下军兵一齐围住。宋江勒马，上高阜处看望，只见董平围在阵内。他若投东，宋东便把号旗望东指，军马向东来围他；他若投西，号旗便望西指，军马便向西来围他。董平在阵中横冲直撞，两枝枪，直杀到申牌已后，冲开条路，杀出去了。宋江不赶董平，驱兵大进。董平因见交战不胜，当晚收军回城去了。宋江连夜起兵，直抵城下，团团调兵围住。顾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进又不得出来，两下拒住。

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十分大有颜色。董平无妻，累累使人去求为亲，程万里不允。因此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当晚领军入城，其日，使个就里的人，乘势来问这头亲事。程太守回说："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赘为婿，正当其理。只是如今贼寇临城，事在危急，若还便许，被人耻笑。待得退了贼兵，保护城池无事，那时议亲，未为晚矣。"那人把这话却回复董平，董平虽是口里应道："说得是。"只是心中踌躇，不十分欢喜，恐怕他日后不肯。

这里宋江连夜攻城得紧，太守催请出战。董平大怒，披挂上马，带领三军，出城交战。宋江亲在阵前门旗下喝道："量你这个寡将，怎敢当吾？岂不闻古人有言：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你看我手下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替天行道，济困扶危，早来就降，免受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该死狂徒，怎敢乱言！"说罢，手举双枪，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各使军器，来战董平。约斗数合，两将便走，宋江军马佯败，四散而奔。董平要逞功劳，拍马赶来。宋江等却好退到寿张县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后面追，离城有十数里，前至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中间一条驿道。董平不知是计，只顾纵马赶来。宋江因见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四个，带一百余人，先在草屋两边埋伏，却拴数条绊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盖，只等来时鸣锣为号，绊马索齐起，准备捉这董平。"董平正赶之间，来到那里，只听得背后孔明、孔亮大叫："勿伤吾主！"恰好到草屋前，一声锣响，两边门扇齐开，拽起绳索。那马却待回头，背后绊马索齐起，将马绊倒，董平落马。左边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边走出张青、孙二娘，一齐都上，把董平捉了。头盔、衣甲、双枪、只马，尽数夺了。两个女头领，将董平捉住，用麻绳背剪绑了。两个女将各执钢刀，监押董平，来见宋江。

却说宋江过了草房，勒住马，立在绿杨树下，迎见这两个女头领解着董平。宋江随即喝退两个女将："我教你去相请董将军，谁教你们绑缚他来！"二

女将喏喏而退。宋江慌忙下马，自来解其绳索，便脱护甲锦袍与董平穿着，纳头便拜。董平慌忙答礼。宋江道：“倘蒙将军不弃微贱，就为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将被擒之人，万死犹轻。若得容恕安身，实为万幸！”宋江道：“敝寨地连水泊，素无扰害。今为缺少粮食，特来东平府借粮，别无他意。”董平道：“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长肯容董平，今去赚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

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将过盔甲枪马，还了董平，披挂上马。董平在前，宋江军马在后，卷起旗幡，都到东平城下。董平军马在前，大叫：“城上快开城门！”把门军士将火把照时，认得是董都监，随即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董平拍马先入，砍断铁锁，背后宋江等长驱人马，杀入城来。都到东平府里。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董平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宋江先叫开放大牢，救出史进，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先使人护送去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史进自引人去西瓦子里李瑞兰家，把虔婆老幼，一门大小，碎尸万段。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给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罢，收拾回军。

大小将校再到安山镇。只见白日鼠白胜飞奔前来，报说东昌府交战之事，虚实胜败。宋江听罢，神眉剔竖，怪眼圆睁，大叫：“众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来，再去这个去处降兵捉将！”正是：再施忠义轻舒手，复夺资储锦绣城。毕竟宋江再引军马投何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十 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诗曰：

龙虎山中降敕宣，锁魔殿上散霄烟。
致令煞曜离金阙，故使罡星下九天。
战马频嘶杨柳岸，征旗布满藕花船。
只因肝胆存忠义，留得清名万古传。

话说宋江打了东平府，收军回到安山镇，正待要回山寨，只见白胜前来报说："卢俊义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阵。城中有个猛将，姓张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骑出身，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呼为没羽箭。手下两员副将：一个唤做花项虎龚旺，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马上会使飞枪；一个唤做中箭虎丁得孙，面颊连项都有疤痕，马上会使飞叉。卢员外提兵临境，一连十日，不出厮杀。前日张清出城交锋，郝思文出马迎敌。战无数合，张清便走。郝思文赶去，被他额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马来。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张清战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输了一阵。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项充、李衮，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孙从肋窝里飞出标叉，正中项充，因此又输了一阵。二人见在船中养病。军师特令小弟来请哥哥早去救应。"宋江见说了，叹曰："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谁想又逢敌手。既然如此，我等众弟兄引兵都去救应。"当时传令，便起三军。诸将上马，跟随宋江直到东昌境界。卢俊义等接着，具说前事，权且下寨。

正商议间，小军来报："没羽箭张清搦战。"宋江领众便起，向平川旷野，摆开阵势。大小头领一齐上马，随到门旗下。宋江在马上看对阵时，阵排一字，旗分五色。三通鼓罢，没羽箭张清出马。怎生打扮？有一篇《水调歌》，赞张清的英勇：

头巾掩映茜红缨，狼腰猿臂体彪形。锦衣绣袄，袍中微露透深青。雕鞍侧坐，青骢玉勒马轻迎。葵花宝镫，振响熟铜铃。倒拖雉尾，飞走四蹄轻。金环摇动，飘飘玉蟒撒朱缨。锦袋石子，轻轻飞动似流星。不用强弓硬弩，何须打弹飞铃。但着处，命归空。东昌马骑将，没羽箭张清。

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喝采。张清在马上荡起征尘，往来驰走。门旗左边闪出那个花项虎龚旺。有诗为证：

手执标枪惯飞舞，盖世英雄诚未睹。

斑烂锦体兽吞头，龚旺名为花项虎。

又见张清阵内门旗影里，右边闪出这个中箭虎丁得孙。亦有诗为证：

虎骑奔波出阵门，双腮连项露疤痕。

到处人称中箭虎，手搦飞叉丁得孙。

三骑马来到阵前。张清手指宋江骂道：“水洼草贼，愿决一阵！”宋江问道：“谁可去战张清？”傍边恼犯这个英雄，忿怒跃马，手舞钩镰枪，出到阵前。宋江看时，乃是金枪手徐宁。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对手！”徐宁飞马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斗不到五合，张清便走。徐宁去赶，张清把左手虚提长枪，右手便向锦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觑得徐宁面门较近，只一石子，可怜悍勇徐宁，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便来捉人。宋江阵上人多，早有吕方、郭盛，两骑马，两枝戟，救回本阵。宋江等大惊，尽皆失色，再问：“那个头领接着厮杀？”宋江言未尽，马后一将飞出，看时，却是锦毛虎燕顺。宋江却待阻当，那骑马已自去了。燕顺接住张清，斗无数合，遮拦不住，拨回马便走。张清望后赶来，手取石子，看燕顺后心一掷，打在镗甲护镜上，铮然有声，伏鞍而走。宋江阵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惧哉！”拍马提槊飞出阵去。宋江看时，乃是百胜将韩滔，不打话便战张清。两马方交，喊声大举。韩滔要在宋江面前显能，抖擞精神，大战张清。不到十合，张清便走。韩滔疑他飞石打来，不去追赶。张清回头不见赶来，翻身勒马便转。韩滔却待挺槊来迎，被张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韩滔鼻凹里打中，只见鲜血迸流，逃回本阵。彭玘见了大怒，“量这等小辈，何足惧哉！”不等宋公明将令，手舞三尖两刃刀，飞马直取张清。两个未曾交马，被张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额，丢了三尖两刃刀，奔马回阵。

宋江见输了数将，心内惊惶，便要将军马收转。只见卢俊义背后一人大叫：“今日将威折了，来日怎地厮杀！且看石子打得我么！”宋江看时，乃是丑郡马宣赞，拍马舞刀，直奔张清。张清便道：“一个来，一个走，两个来，

两个逃。你知我飞石手段么？”宣赞道：“你打得别人，怎近得我！”说言未了，张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赞嘴边，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却待来捉，怎当宋江阵上人多，众将救了回阵。

宋江见了，怒气在心，掣剑在手，割袍为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军！”呼延灼见宋江说誓，便道：“兄长此言，要我们弟兄何用！”就拍踢雪乌骓，直临阵前，大骂张清：“小儿得宠，一力一勇！认得大将呼延灼么？”张清便道：“辱国败将之人，也遭我毒手！”言未绝，一石子飞来。呼延灼见石子飞来，急把鞭来隔时，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动钢鞭，回归本阵。

宋江道：“马军头领，都被损伤，步军头领，谁敢捉这张清？”只见部下刘唐手拈朴刀，挺身出阵。张清见了大笑，骂道：“你那败将，马军尚且输了，何况步卒！”刘唐大怒，径奔张清。张清不战，跑马归阵。刘唐赶去，人马相迎。刘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张清战马。那马后蹄直踢起来，刘唐面门上扫着马尾，双眼生花，早被张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挣扎，阵中走出军来，横拖倒拽，拿入阵中去了。宋江大叫：“那个去救刘唐？”只见青面兽杨志便舞马直取张清。张清虚把枪来迎，杨志一刀刺去，张清镫里藏身，杨志却砍了个空。张清手拿石子，喝声道：“着！”石子从肋罗里飞将过去。张清又一石子，铮的打在盔上，吓得杨志胆丧心寒，伏鞍归阵。宋江看了，辗转寻思：“若是今番输了锐气，怎生回梁山泊！谁与我出得这口气？”

朱仝听得，目视雷横说道：“捉了刘唐去，却值甚的！一个不济事，我两个同去夹攻。”朱仝居左，雷横居右，两条朴刀，杀出阵前。张清笑道：“一个不济，又添一个！由你十个，更待如何！”全无惧色。在马上藏两个石子在手。雷横先到，张清手起，势如招宝七郎，石子来时，面门上怎生躲避，急待抬头看时，额上早中一石子，扑然倒地。朱仝急来快救，脖项上又一石子打着。关胜在阵上看见中伤，大挺神威，轮起青龙刀，纵开赤兔马，来救朱仝、雷横。刚抢得两个奔走还阵，张清又一石子打来。关胜急把刀一隔，正打着刀口，迸出火光。关胜无心恋战，勒马便回。

双枪将董平见了，心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显我些武艺，上山去必无光彩。”手提双枪，飞马出阵。张清看见，大骂董平：“我和你邻近州府，唇齿之邦，共同灭贼，正当其理。你今缘何反背朝廷？岂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条枪阵上交加，四双臂环中撩乱。约斗五七合，张清拨马便走。董平道：“别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张清带住枪

杆，去锦袋中摸出一个石子，手起处真如流星掣电，石子来吓得鬼哭神惊。董平眼明手快，拨过了石子。张清见打不着，再取第二个石子，又打将去，董平又闪过了。两个石子打不着，张清却早心慌。那马尾相衔，张清走到阵门左侧，董平望后心刺一枪来，张清一闪，镫里藏身，董平却搠了空。那条枪却搠将过来，董平的马和张清的马两厮并着。张清便撇了枪，双手把董平和枪连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动，两个搅做一块。

宋江阵上索超望见，轮动大斧，便来解救。对阵龚旺、丁得孙两骑马齐出，截住索超厮杀。张清、董平又分拆不开。索超、龚旺、丁得孙三匹马搅做一团。林冲、花荣、吕方、郭盛四将，一齐尽出，两条枪、两枝戟来救董平、索超。张清见不是头，弃了董平，跑马入阵。董平不舍，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备石子。张清见董平追来，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马近，喝声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过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龚旺、丁得孙，也赶入阵来。张清停住枪，轻取石子，望索超打来，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提斧回阵。

却说林冲、花荣把龚旺截住在一边，吕方、郭盛把丁得孙也截住在一边。龚旺心慌，便把飞枪摽将来，却摽不着花荣、林冲。龚旺先没了军器，被林冲、花荣活捉归阵。这边丁得孙不敢弃叉，死命抵敌吕方、郭盛，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阵门里看见，暗忖道："我这里被他片时连打了一十五员大将！"手中弃了杆棒，身边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声响，正中了丁得孙马蹄，那马便倒，却被吕方、郭盛捉过阵来。张清要来救时，寡不敌众，只得拿了刘唐，且回东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见张清前后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员大将，虽然折了龚旺、丁得孙，也拿得这个刘唐。回到州衙，先把刘唐长枷送狱，却再商议。

　　张清神手拨天关，暗里能将石子攀。

　　一十五人都打坏，脚瘸手跛奔梁山。

且说宋江收军回寨，把龚旺、丁得孙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与卢俊义、吴用道："我闻五代时，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今日张清无一时连打我一十五员大将，真是不在此人之下，也当是个猛将。"众人无语。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龚旺、丁得孙为羽翼。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获此人。"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见了此将出没，已自安排定了。虽然如此，且把中伤头领送回山寨，却教鲁智深、武松、孙立、黄信、李立，尽数引领水军，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船骑相迎，赚出张清，便成大事。"

吴用分拨已定。

再说张清在城内与太守商议道："虽是赢得，贼势根本未除，暗使人去探听虚实，却作道理。"只见探事人来回报："寨后西北上，不知那里将许多粮米，有百十辆车子，河内又有粮草船，大小约有五百余只。水陆并进，船马同来，沿路有几头领监管。"太守道："这厮们莫非有计？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听，端的果是粮草也不是。"次日，小军回报说："车上都是粮，尚且撒下米来，水中船只，虽是遮盖着，尽有米布袋露出将来。"张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车子，后去取他水中船只。太守助战，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计甚妙，只可善觑方便。"叫军汉饱餐酒食，尽行披挂，捎驮锦袋。张清手执长枪，引一千军兵，悄悄地出城。

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满天。行不到十里，望见一簇车子，旗上明写"水浒寨忠义粮"。张清看了，见鲁智深担着禅杖，皂直裰拽扎起来，当头先走。张清道："这秃驴脑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鲁智深担着禅杖，此时自望见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顾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间，张清在马上喝声："着！"一石子正飞在鲁智深头上，打得鲜血迸流，望后便到。张清军马，一齐呐喊，都抢将来。武松急挺两口戒刀，死去救回鲁智深，撇了粮车便走。张清夺得粮车，见果是粮米，心中欢喜，不来追赶鲁智深，且押送粮车，推入城来。太守见了大喜，自行收管。张清道："再抢河中粮船。"太守道："将军善觑方便。"

张清上马，转到南门。此时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张清便叫开城门，一齐呐喊，抢到河边。只见阴云布满，黑雾遮天，马步军兵回头看时，你我对面不见。此是公孙胜行持道法。张清看见，心慌眼暗，却待要回，进退无路，四下里喊声乱起，正不知军兵从那里来。林冲引铁骑军兵，将张清连人和马都赶下水去了。河内却是李俊、张横、张顺、三阮、两童八个水军头领，一字儿摆在那里。张清便有三头六臂，也怎生挣扎得脱，被阮氏三雄捉住，绳缠索绑，送入寨中。水军头领飞报宋江。

吴用便催大小头领连夜打城。太守独自一个怎生支持得住，听得城外四面炮响，城门开了，吓得太守无路可逃。宋江军马杀入城中，先救了刘唐。次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

宋江等都在州衙里聚集，众人会面。只见水军头领早把张清解来。众多兄弟都被他打伤，咬牙切齿，尽要来杀张清。宋江见解将来，亲自直下堂阶

迎接，便陪话道："误犯虎威，请勿挂意。"邀上厅来。说言未了，只见阶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径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退："怎肯教你下手！"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为誓："众弟兄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祐，死于刀剑之下。"众人听了，谁敢再言。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义气相投。昔日老郎有一篇言语，赞张清道：

祖代英雄播英武，义胆忠肝咸若古。
披坚自可为干城，佐郡应须是公辅。
东昌骁将名张清，豪气凌霄真可数。
阵云冉冉飘征旗，劲气英英若痴虎。
龙鳞铁甲披凤毛，宫锦花袍明绣补。
坐骑一匹大宛驹，袖中暗器真难睹。
非鞭非简亦非枪，阵上陨石如星舞。
飞来猛将不能逃，中处应令倒旗鼓。
感人义气成大恩，此日归心甘受虏。
天降罡星大泊中，烨烨英声传水浒。

宋江在东昌府州衙堂上折箭盟誓已罢，"众弟兄勿得伤情！"众皆大笑，人各听令，尽皆欢喜。收拾军马，都要回山。只见张清在宋公明面前举荐："东昌府一个兽医，复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马，知得头口寒暑病症，下药用针，无不痊可，真有伯乐之才！原是幽州人氏，为他碧眼黄须，貌若番人，以此人称为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处，可唤此人带引妻小，一同上山。乞取钧旨。"宋江闻言大喜："我虽在中原，不晓其理。若果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称予怀。"张清见宋江相爱甚厚，随即便去唤到兽医皇甫端来，拜见宋江并众头领。大小众将看了，尽皆欢喜。有篇七言古风诗，道皇甫端医术：

传家艺术无人敌，安骥年来有神力。
回生起死妙难言，拯急扶危更多益。
鄂公乌骓人尽夸，郭公騄駬来渥洼。
吐蕃枣骝号神駮，北地又羡拳毛騧。
腾骧騋牝皆经见，衔橛背鞍亦多变。
天闲十二旧驰名，手到病除能应验。
古人已往名不刊，只今又见皇甫端。
解治四百零八病，双瞳炯炯珠走盘。

天集忠良真有意，张清鹗荐诚良计。

梁山泊内添一人，号名紫髯伯乐裔。

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须过腹。皇甫端见了宋江如此义气，心中甚喜，愿从大义。宋江大喜。

抚谕已了，传下号令，诸多头领，收拾车仗、粮食、金银，一齐进发。鞍上将鞭敲金镫响，步下卒齐唱凯歌声。把这两府钱粮，运回山寨。前后诸军都起。于路无话，早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叫放出龚旺、丁得孙来，亦用好言抚慰，二人叩首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专工医兽。董平、张清亦为山寨头领。

宋江欢喜，忙叫排宴庆贺。都在忠义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看了众多头领，却好一百单八员。宋江开言说道："我等弟兄，自从上山相聚，但到处并无疏失，皆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今来扶我为尊，皆托众弟兄英勇。一者合当聚义，二乃我再有句言语，烦你众兄弟共听。"吴用便道："愿请兄长约束，共听号令。"

宋江对着众头领，开口说这个主意下来。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毕竟宋公明说出甚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诗曰：

光耀飞离土窟间，天罡地煞降尘寰。
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风透胆寒。
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下梁山。
堂堂一卷天文字，付与诸公仔细看。

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两打东昌，回归山寨忠义堂上，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心中大喜。遂对众兄弟道："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皆赖托众弟兄英雄扶助，立我为头。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员头领，心中甚喜。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掳之人，陷于缧绁，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被擒捉者，俱得天佑，非我等众人之能也。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如今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禳谢大罪。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兄弟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仙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众弟兄意下若何？"众头领都称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见不差。"吴用便道："先请公孙胜一清主行醮事，然后令人下山，四边邀请得道高士，就带醮器赴寨。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花果祭仪，素馔净食，并合用一应物件。"商议选定四月十五日为始，七昼夜好事。山寨广施钱财，督并干办。日期已近，向那忠义堂前，挂起长幡四首。堂上扎缚三层高台，堂内铺设七宝三清圣像。两班设二十八宿、十二宫辰、一切主醮星官真宰。堂外仍设监坛崔、卢、邓、窦神将。摆列已定，设放醮器齐备，请到道众，连公孙胜共是四十九员。

是日晴明的好，天和气朗，月白风清。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公孙胜作高功，主行斋事，关发一应文书符命，不在话下。当日醮筵，但见：

香腾瑞霭，花簇锦屏。一千条画烛流光，数百盏银灯散彩。对对高张羽盖，重重密布幢幡。风清三界步虚声，月冷九天垂沆瀣。金钟撞处，高功表进奏虚皇；玉珮鸣时，都讲登坛朝玉帝。绛绡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碧交加。监坛神将狰狞，直日功曹勇猛。道士齐宣宝忏，上瑶台酌水献花；真人密诵灵章，按法剑踏罡布斗。青龙隐隐来黄道，白鹤翩翩下紫宸。

当日公孙胜与那四十八员道众，都在忠义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满散。宋江要求上天报应，特教公孙胜专拜青词，奏闻天帝，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时分，公孙胜在虚皇坛第一层，众道士在第二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众皆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唤做天门开，又唤做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竟攒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跟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有诗为证：

蕊笈琼书定有无，天门开阖亦糊涂。

滑稽谁造丰亨论？至理昭昭敢厚诬。

当下宋江且教化纸满散。平明，斋众道士，各赠与金帛之物，以充衬资。方才取过石碣看时，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法讳玄通，对宋江说道："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译将出来，便知端的。"宋江听了大喜，连忙捧过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号。若不见责，当以从头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拜谢不浅，若蒙先生见教，实感大德！唯恐上天见责之言，请勿藏匿，万望尽情剖露，休遗片言。"宋江唤过圣手书生萧让，用黄纸誊写。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观看良久，教萧让从头至后，

尽数抄誊。

石碣前面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天勇星大刀关胜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天伤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天竟星船火儿张横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书地煞星七十二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圭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满星玉幡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地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当时何道士辨验天书，教萧让写录出来。读罢，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今者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其余道众，收得经资，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有诗为证：

忠义堂前启道场，敬伸丹悃醮虚皇。

精诚感得天书降，凤篆龙章仔细详。

月明风冷醮坛深，鸾鹤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姓字，激昂忠义一生心。

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断金亭也换个大牌扁。前面册立三关，忠义堂后建筑雁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带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带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皇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廒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项充、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六关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单廷圭、魏定国；正北旱寨 ，呼延灼、杨志、韩滔、彭玘。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张横、张顺；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余各有执事。从新置立旌旗等项。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钺白旄，青幡皂盖，绯缨黑纛。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镇天旗：尽是侯健制造。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堂前柱上，立朱红牌二面，各有金书七个字，道是：“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

宋江当日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

“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计开：

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

呼保义宋江　　　玉麒麟卢俊义

梁山泊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智多星吴用　　　入云龙公孙胜

梁山泊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小旋风柴进　　　扑天雕李应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大刀关胜　　　豹子头林冲　　　霹雳火秦明

双鞭呼延灼　　　双枪将董平

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

小李广花荣　　　金枪手徐宁　　　青面兽杨志

急先锋索超　　　没羽箭张清　　　美髯公朱仝

九纹龙史进　　　没遮拦穆弘

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

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丑郡马宣赞

井木犴郝思文　　　百胜将韩滔　　　天目将彭玘

圣水将单廷圭　　　神火将魏定国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狻猊邓飞　　　锦毛虎燕顺　　　铁笛仙马麟

跳涧虎陈达　　　白花蛇杨春　　　锦豹子杨林

小霸王周通

步军头领一十员：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赤发鬼刘唐

插翅虎雷横　　　黑旋风李逵　　　浪子燕青

病关索杨雄　　　拚命三郎石秀　　　两头蛇解珍

双尾蝎解宝

步军将校一十七员：

混世魔王樊瑞　　　丧门神鲍旭　　　八臂那吒项充

飞天大圣李衮　　　病大虫薛永　　　金眼彪施恩

小遮拦穆春　　　打虎将李忠　　　白面郎君郑天寿

云里金刚宋万　　　摸着天杜迁　　　出林龙邹渊

独角龙邹润　　　花项虎龚旺　　　中箭虎丁得孙

没面目焦挺　　　石将军石勇

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八员：

混江龙李俊　　　船火儿张横　　　浪里白跳张顺

立地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阎罗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梁山泊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

东山酒店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西山酒店　　　菜园子张青　　　母夜叉孙二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贵　　鬼脸儿杜兴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霍闪婆王定六

梁山泊总探声息头领一员：

神行太保戴宗

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

铁叫子乐和　　　鼓上蚤时迁　　　金毛犬段景住

白日鼠白胜

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

小温侯吕方　　　赛仁贵郭盛

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员：

毛头星孔明　　　独火星孔亮

梁山泊专掌行刑刽子二员：

铁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庆

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梁山泊一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神机军师朱武

梁山泊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

掌管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　　　圣手书生萧让

掌管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　　　铁面孔目裴宣

掌管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　　　神算子蒋敬

掌管专工监造大小战船一员　　　玉幡竿孟康

掌管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　　　玉臂匠金大坚

掌管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　　　通臂猿侯健

掌管专攻医兽一应马匹一员　　　紫髯伯皇甫端

掌管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　　　神医安道全

掌管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甲一员　　　金钱豹子汤隆

掌管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　　　轰天雷凌振

掌管专一起造修缉房舍一员　　　　青眼虎李云
掌管专一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　　操刀鬼曹正
掌管专一排设筵宴一员　　　　　　铁扇子宋清
掌管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　　　　笑面虎朱富
掌管专一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　　九尾龟陶宗旺
掌管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　　　　　险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

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于雁台前后驻扎听调。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断金亭上，高悬石绿之碑；忠义堂前，特扁金书之额。总兵主将，山东豪杰宋公明；协赞军权，河北英雄卢俊义。施谋运计，吴加亮号智多星；唤雨呼风，入云龙是公孙胜。五虎将英雄猛烈，八骠骑悍勇当先。马步将军，弓箭枪马遮路；水军将校，艨艟战舰相连。八寨军兵，守护山头港泊；四方酒肆，招邀远路来宾。掌管钱粮，廉干李应柴进；总驰飞报，太保神行戴宗。飞符走檄，萧让是圣手书生；定赏行刑，裴宣为铁面孔目。神算须还蒋敬，造船原有孟康。金大坚置印信兵符，通臂猿造衣袍铠甲。皇甫端专攻医兽，安道全惟务救人。打军器须是汤隆，造炮石全凭凌振。修缉房舍，李云善布碧瓦朱甍；屠宰猪羊，曹正惯习挑筋剐骨。宋清安排筵宴，朱富酝造香醪。陶宗旺筑补城垣，郁保四护持旌节。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鉴，报应昭彰。”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当日歃

血誓盟，尽醉方散。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起头分拨已定，话不重言。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说话。

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后，一向不曾下山，不觉炎威已过，又早秋凉，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拘远近，都要招回寨来赴筵。至日肉山酒海，先行给散马、步、水三军，一应小头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团儿吃酒。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众头领开怀痛饮。马麟品箫唱曲，燕青弹筝。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曲。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众人都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且起，把这厮推抢监下。”众人皆喜。有几个当刑小校，向前来请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挣扎？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说了，便随着小校去监房里睡。宋江听了他说，不觉酒醒，忽然发悲。吴用劝道：“兄长既设此会，人皆欢乐饮酒，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且陪众兄弟尽此一乐。”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后误吟了反诗，得他气力来，今日又作《满江红》词，险些儿坏了他性命。早是得众弟兄谏救了！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如骨肉一般，

因此潸然泪下。”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宋江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众皆称谢不已。当日饮酒，终不畅怀。席散各回本寨。有诗为证：

虎噬狼吞兴已阑，偶摅心愿欲招安。

武松不解公明意，直要纵横振羽翰。

且说次日清晨，众人来看李逵时，尚兀自未醒。众头领睡里唤起来，说道：“你昨日大醉，骂了哥哥，今日要杀你。”李逵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众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见宋江请罪。宋江喝道：“我手下许多人马，都似你这般无礼，不乱了法度！且看众兄弟之面，寄下你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李逵喏喏连声而退。众人皆散。

一向无事，渐近岁终。纷纷雪落乾坤，顷刻银装世界，正是王猷访戴之时，袁安高卧之日。不觉雪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离寨七八里，拿得莱州解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在关外听候将令。”宋江道：“休要执缚，好生叫上关来。”没多时，解到堂前：两个公人，八九个灯匠，五辆车子。为头的这一个告道：“小人是莱州承差公人，这几个都是灯匠。年例东京着落本州，要灯三架，今年又添两架，乃是玉栅玲珑九华灯。”宋江随即赏与酒食，叫取出灯来看。那做灯匠人将那玉棚灯挂起，搭上四边结带，上下通计九九八十一盏，从忠义堂上挂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待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吃苦，不当稳便。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在此，其余的你们自解官去。酬烦之资，白银二十两。”众人再拜，恳谢不已，下山去了。宋江教把这碗灯点在晁天王孝堂内。

次日对众头领说道：“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闻知今上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宵，自冬至后，便造起灯，至今才完。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灯一遭便回。”吴用便谏道：“不可。如今东京做公的最多，倘有疏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间只在客店里藏身，夜晚入城看灯，有何虑焉。”众人苦谏不住，宋江坚执要行。

不争宋江要去看灯，有分教：舞榭歌台，翻为瓦砾之场；柳陌花街，变

作战争之地。正是：猛虎直临丹凤阙，杀星夜犯卧牛城。毕竟宋江怎地去闹东京，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十二 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诗曰：

圣主忧民记四凶，施行端的有神功。
等闲冒籍来宫内，造次簪花入禁中。
潜向御屏剜姓字，更乘明月展英雄。
纵横到处无人敌，谁向斯时竭寸衷？

话说当日宋江在忠义堂上，分拨去看灯人数："我与柴进一路，史进与穆弘一路，鲁智深与武松一路，朱仝与刘唐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余尽数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说东京好灯，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守死要去，那里执拗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去，不许你惹事，打扮做伴当跟我。"就叫燕青也走一遭，专和李逵作伴。

看官听说，宋江是个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师？原来却得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后，却把毒药与他点去了。后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要良金美玉，碾为细末，每日涂搽，自然消磨去了。那医书中说"美玉灭瘢"，正此意也。当日先叫史进、穆弘扮作客人去了；次后便使鲁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再后朱仝、刘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藏暗器，不必得说。

且说宋江与柴进扮作闲凉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缓急，好来飞报。李逵、燕青扮伴当，各挑行李下山，众头领都送到金沙滩饯行。军师吴用再三分付李逵道："你闲常下山，好歹惹事，今番和哥哥去东京看灯，非比闲时，路上不要吃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冲撞，弟兄们不好厮见，难以相聚了。"李逵道："不索军师忧心，我这一遭并不惹事。"相别了，取路登程。抹过济州，路经滕州，取单州，上曹州来，前望东京万寿门外，寻一个客店安歇下了。

宋江与柴进商议，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话。宋江道："明日白日里，我断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夜，人物喧哗，此时方可入城。"柴进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

次日，柴进穿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头上巾帻新鲜，脚下鞋袜干净。燕青打扮，便是不俗。两个离了店肆，看城外人家时，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各作贺太平风景。来到城门下，并是没人阻当，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

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接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地。周公建国，毕公皋改作京师；两晋春秋，梁惠王称为魏国。层叠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王尧九让华夷，太宗一迁基业。元宵景致，鳌山排万盏华灯；夜月楼台，凤辇降三山琼岛。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黎庶尽歌丰稔曲，娇娥齐唱太平词。坐香车佳人仕女，荡金鞭公子王孙。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罩楼台。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看玩。转过东华门外，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柴进引着燕青，径上一个小小酒楼，临街占个阁子，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柴进唤燕青，附耳低言："你与我如此如此。"燕青是个点头会意的人，不必细问，火急下楼。出得店门，恰好迎着个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个喏。那人道："面生，全不曾相识。"燕青说道："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特使小人来相请。"原来那班直姓王，燕青道："莫非足下是张观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随口应道："正是教小人请王观察，贪慌忘记了。"那王观察跟随着燕青，来到楼上。燕青揭起帘子，对柴进道："请到王观察来了。"燕青接了手中执色，柴进邀入阁儿里相见，各施礼罢。王班直看了柴进半晌，却不认得，说道："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适蒙呼唤，愿求大名。"柴进笑道："小弟与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说，兄长熟思之。"一壁便叫取酒食来，与观察小酌。酒保安排到肴馔果品，燕青斟酒，殷勤相劝。酒至半酣，柴进问道："观察头上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通类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勾入内里

去。”柴进道：“在下却不省得。”又饮了数杯，柴进便叫燕青：“你自去与我旋一杯热酒来吃。”无移时，酒到了，柴进便起身与王班直把盏道：“足下饮过这杯小弟敬酒，方才达知姓氏。”王班直道：“在下实想不起，愿求大名。”王班直拿起酒来，一饮而尽。恰才吃罢，口角流涎，两脚腾空，倒在凳上。柴进慌忙去了巾帻衣服靴袜，却脱下王班直身上锦袄踢串鞋裤之类，从头穿了，带上花帽，拿了执色，分付燕青道：“酒保来问时，只说这观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支吾。”

且说柴进离了酒店，直入东华门去，看那内庭时，真乃人间天上。但见：

祥云笼凤阙，瑞霭罩龙楼。琉璃瓦砌鸳鸯，龟背帘垂翡翠。正阳门径通黄道，长朝殿端拱紫垣。浑仪台占算星辰，待漏院班分文武。墙涂椒粉，丝丝绿柳拂飞甍；殿绕栏楯，簇簇紫花迎步辇。恍疑身在蓬莱岛，仿佛神游兜率天。

柴进去到内里，但过禁门，为有服色，无人阻当，直到紫宸殿，转过文德殿，都看殿门，各有金锁锁着，不能勾进去。且转过凝晖殿，从殿边转将入去，到一个偏殿，牌上金书“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书之处。侧首开着一扇朱红槅子，柴进闪身入去看时，见正面铺着御座，两边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象管笔、花笺、龙墨、端溪砚。书架上尽是群书，各插着牙签，勿知其数。正面屏风上，堆青叠绿，画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图。转过屏风后面，但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写着道：

“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

柴进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国家被我们扰害，因此如常记心，写在这里。”便去身边拔出暗器，正把“山东宋江”那四个字刻将下来，慌忙出殿。随后早有人来。

柴进便离了内苑，出了东华门，回到酒楼上，看那王班直时，尚未醒来，依旧把锦衣花帽服色等项，都放在阁儿内。柴进还穿了依旧衣服，唤燕青和酒保计算了酒钱，剩下十数贯钱，就赏了酒保。临下楼来，分付道：“我和王观察是弟兄。恰才他醉了，我替他去内里点名了回来，他还未醒。我却在城外住，恐怕误了城门，剩下钱都赏你。他的服色号衣都在这里。”酒保道：“官人但请放心，男女自伏侍。”柴进、燕青离得酒店，径出万寿门去了。

王班直到晚起来，见了服色花帽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说柴进的话，王班直似醉如痴，回到家中。次日，有人来说，“睿思殿上不见‘山东宋江’四个字。今日各门好生把得铁桶般紧，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盘诘。”王班直情

知是了，那里敢说。

再说柴进回到店中，对宋江备细说内宫之中，取出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十四日晚，宋江引了一干人入城看灯。怎见得好个东京？有古乐府一篇，单道东京胜概：

> 一自梁王，初分晋地，双鱼正照夷门。卧牛城阔，相接四边村。多少金明陈迹，上林苑花发三春。绿杨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龙津。潘樊楼上酒，九重宫殿，凤阙天阍。东风外，笙歌嘹亮堪闻。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孙。堪图画，山河社稷，千古汴京尊。

故宋时，东京果是天下第一国都，繁华富贵，出在道君皇帝之时。当日黄昏，明月从东而起，天上并无云翳。宋江、柴进扮作闲凉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为小闲，只留李逵看房。四个人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四个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来到中间，见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尽是碧纱窗，外挂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道：“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宋江见了，便入茶坊里来吃茶，问茶博士道：“前面角妓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师。间壁便是赵元奴家。”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宋江便唤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暗里取事。你可生个宛曲入去，我在此间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进、戴宗在茶坊里吃茶。

却说燕青径到李师师门首，揭开青布幕，掀起斑竹帘，转入中门，见挂着一碗鸳鸯灯，下面犀皮香桌儿上，放着一个博山古铜香炉，炉内细细喷出香来。两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画，下设四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见无人出来，转入天井里面，又是一个大客位，铺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珑小床，铺着落花流水紫锦褥，悬挂一架玉棚好灯，摆着异样古董。燕青微微咳嗽一声，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丫嬛来，见燕青道个万福，便问燕青：“哥哥高姓？那里来？”燕青道：“相烦姐姐请出妈妈来，小闲自有话说。”梅香入去不多时，转出李妈妈来。燕青请他坐了，纳头四拜。李妈妈道：“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儿的儿子张闲的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灯下，认人不仔细，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你那里去了？许多时不来。”燕青道：“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来相望。如今伏侍个山东客人，有的是家私，

说不能尽。他是个燕南、河北第一个有名财主，今来此间做些买卖。一者就赏元宵，二者来京师省亲，三者就将货物在此做买卖，四者要求见娘子一面。怎敢说来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饮，称心满意。不是小闲卖弄，那人实有千百两金银，欲送与宅上。”那虔婆是个好利之人，爱的是金资，听的燕青这一席话，便动其心，忙叫李师师出来，与燕青厮见。灯下看时，端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燕青见了，纳头便拜。有诗为证：

少年声价冠青楼，玉貌花颜世罕俦。

万乘当时垂睿眷，何惭壮士便低头。

那虔婆说与备细，李师师道：“那员外如今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前面对门茶坊里。”李师师便道：“请过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语，不敢擅进。”虔婆道：“快去请来。”燕青径到茶坊里，耳边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钱，还了茶博士，三人跟着燕青，径到李师师家内。入得中门，相接请到大客位里，李师师敛手向前，动问起居道：“适间张闲多谈大雅，今辱左顾，绮阁生光。”宋江答道：“山僻之客，孤陋寡闻，得睹花容，生平幸甚。”李师师便邀请坐，又问道：“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叶巡检。”就叫戴宗拜了李师师。宋江、柴进居左客席而坐，李师师右边主位相陪。奶子奉茶至。李师师亲手与宋江、柴进、戴宗、燕青换盏。不必说那盏茶的香味，细欺雀舌，香胜龙涎。茶罢，收了盏托，欲叙行藏。只见奶子来报：“官家来到后面。”李师师道：“其实不敢相留。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以洗泥尘。”宋江喏喏连声，带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师师门来，与柴进道：“今上两个表子，一个李师师，一个赵元奴。虽然见了李师师，何不再去赵元奴家走一遭？”

宋江径到茶坊间壁，揭起帘幕。张闲便请赵婆出来说话。燕青道：“我这两位官人，是山东巨富客商，要见娘子一面，一百两花银相送。”赵婆道：“恰恨我女儿没缘，不快在床，出来相见不得。”宋江道：“如此却再来求见。”赵婆相送出门，作别了。

四个且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似蚁。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寻个阁子坐下，取些酒食肴馔，也在楼上赏灯饮酒。吃不到数杯，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道：

“浩气冲天贯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

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

宋江听得，慌忙过来看时，却是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在阁子内吃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去喝道：“你这两个兄弟，吓杀我也！快算还酒钱，连忙出去。早是遇着我，若是做公的听得，这场横祸不小！谁想你这两个兄弟，也这般无知粗糙！快出城，不可迟滞。明日看了正灯，连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要弄得决撒了。”史进、穆弘默默无言，便叫酒保算还了酒钱。两个下楼，取路先投城外去了。

宋江与柴进四人，微饮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计算还了酒钱，四人拂袖下楼，径往万寿门，来客店内敲门。李逵困眼睁开，对宋江道：“哥哥不带我来也罢了，既带我来，却教我看房，闷出鸟来！你们都自去快活。”宋江道：“为你生性不善，面貌丑恶，不争带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祸。”李逵便道：“则不带我去便了，何消得许多推故。几曾见我那里吓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这一夜，带你入去，看罢了正灯，连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

过了一夜，次日正是上元节候，天色晴明得好。看看傍晚，庆赏元宵的人不知其数。古人有一篇《绛都春》词，单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报。乍瑞霭霁色，皇都春早。翠幰竞飞，玉勒争驰都门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街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开嬉笑。一点星球小，渐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这一篇词，称颂着道君皇帝庆赏元宵，与民同乐。此时国富民安，士农乐业。

当夜宋江与同柴进，依前扮作闲凉官，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个人径从万寿门来。是夜虽无夜禁，各门头目军士，全副披挂，都是戎装惯带，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摆布得甚是严整。高太尉自引铁骑马军五千，在城上巡禁。宋江等五个，向人丛里挨挨抢抢，直到城里，先唤燕青，附耳低言：“与我如此如此，只在夜来茶坊里相等。”燕青径往李师师家叩门，李妈妈、李行首都出来接见燕青，便说道：“烦达员外休怪，官家不时间来此私行，我家怎敢轻慢！”燕青道：“主人再三上复妈妈，启动了花魁娘子，山东海僻之地，无甚希罕之物，便有些出产之物，将来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黄金一百两，与娘子打些头面器皿，权当人事。随后别有罕物，再当拜送。”李妈妈问道：“如今员外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灯。”世上虔婆爱的是钱财，见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放在面前，如何不

动心！便道：“今日上元佳节，我母子们却待家筵数杯。若是员外不弃，肯到贫家少叙片时，不知肯来也不？”燕青道：“小人去请，无有不来。”说罢，转身回到茶坊，说与宋江这话头，随即都到李师师家。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门前等。

三个人入到里面大客位里，李师师接着，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宋江答道：“山僻村野，绝无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劳花魁娘子致谢。”李师师邀请到一个小小阁儿里，分宾坐定，奶子侍婢捧出珍异果子，济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美肴馔，尽用定器，摆一春台。李师师执盏向前拜道：“夙世有缘，今夕相遇二君，草草杯盘，以奉长者。”宋江道：“在下山乡，虽有贯伯浮财，未曾见此富贵。花魁风流蕴藉，名播寰宇，求见一面，如登天之难。何况促膝笑谈，亲赐杯酒！”李师师道：“员外见爱，奖誉太过，何敢当此！”都劝罢酒，叫奶子将小小金杯巡筛。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

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李师师道：“酒以合欢，何拘于礼。”丫嬛说道：“门前两个伴当，一个黄髭须，且是生的怕人，在外面喃喃讷讷地骂。”宋江道：“与我唤他两个入来。”只见戴宗引着李逵到阁子前。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里有五分没好气，睁圆怪眼，直瞅他三个。李师师便问道：“这汉是谁？恰似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的小鬼。”众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说。宋江答道：“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那师师笑道：“我倒不打紧，辱没了太白学士。”宋江道：“这厮却有武艺，挑得三二百斤担子，打得三五十人。”李师师叫取大银赏钟，各与三钟，戴宗也吃三钟。燕青只怕他口出讹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原去门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就取过赏钟，连饮数钟。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西水词。宋江乘着酒兴，索纸笔来，磨得墨浓，蘸得笔饱，拂开花笺，对李师师道：“不才乱道一词，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当时宋江落笔，遂成乐府词一首。道是：

>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写毕，递与李师师，反复看了，不晓其意。宋江只要等他问其备细，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只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李师师忙道："不能远送，切乞恕罪。"自来后门接驾。

奶子丫嬛连忙收拾过了杯盘什物，扛过台桌，洒扫亭轩。宋江等都未出来，却闪在黑暗处，张见李师师拜在面前，奏道："起居圣上龙体劳困。"只见天子头戴软纱唐巾，身穿滚龙袍，说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宫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来。爱卿近前，与朕攀话。"有诗为证：

铁锁星桥烂不收，翠华深夜幸青楼。

六宫多少如花女，却与倡淫贱辈游。

宋江在黑地里说道："今番挫过，后次难逢，俺三个何不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柴进道："如何使得？便是应允了，后来也有翻变。"三个正在黑地里商量。

却说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只见杨太尉揭起帘幕，推开扇门，径走入来，见了李逵，喝问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也不回应，提起把交椅，望杨太尉劈脸打来。杨太尉倒吃了一惊，措手不及，两交椅打翻地下。戴宗便来救时，那里拦当得住。李逵扯下书画来，就蜡烛上点着，东焠西焠，一面放火，香桌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三个听得，赶出来看时，见黑旋风褪下半截衣裳，正在那里行凶。四个扯出门外去时，李逵就街上夺条棒，直打出小御街来。宋江见他性起，只得和柴进、戴宗先赶出城，恐关了禁门，脱身不得，只留燕青看守着他。李师师家火起，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邻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杨太尉，这话都不必说。

城中喊起杀声，震天动地。高太尉在北门上巡警，听得了这话，带领军马，便来追赶。李逵正打之间，撞着穆弘、史进，四人各执枪棒，一齐助力，直打到城边。把门军士急待要关门，外面鲁智深轮着铁禅杖，武行者使起双戒刀，朱仝、刘唐手拈着朴刀，早杀入城来，救出里面四个。方才出得城门，高太尉军马恰好赶到城外来。八个头领，不见宋江、柴进、戴宗，正在那里心慌。

原来军师吴用，已知此事，定教大闹东京。克时定日，差下五员虎将，引领带甲马军一千骑，是夜恰好到东京城外等接，正逢着宋江、柴进、戴宗三人，带来的空马，就教上马，随后八人也到。正都上马时，于内不见了李逵。

高太尉军马要冲将出来。宋江手下的五虎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边，立马于濠堑上，大叫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早早献城，免汝一死！”高太尉听得，那里敢出城来。慌忙教放下吊桥，众军上城提防。宋江便叫燕青分付道：“你和黑厮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随后与他同来。我和军马众将先回，星夜还寨，恐怕路上别有枝节。”

不说宋江等军马去了。且说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时，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正是：声吼巨雷离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门。毕竟黑旋风李逵怎地去打城，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诗曰：

蛇藉龙威事不诬，奸欺暗室古谁无。
只知行劫为良策，翻笑彝伦是畏途。
狄女怀中诛伪鬼，牛头山里戮凶徒。
李逵救得良人女，真是梁山大丈夫。

话说当下李逵从客店里抢将出来，手搦双斧，要奔城边劈门，被燕青抱住腰胯，只一交，攧个脚稍天。燕青拖将起来，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随他。为何李逵怕燕青？原来燕青小厮扑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随他，燕青小厮扑，手到一交。李逵多曾着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随顺。

燕青和李逵不敢从大路上走，恐有军马追来，难以抵敌，只得大宽转奔陈留县路来。李逵再穿上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没了头巾，却把焦黄发分开，绾做两个丫髻。行到天明，燕青身边有钱，村店中买些酒肉吃了，拽开脚步趱行。

次日天晓，东京城中，好场热闹。高太尉引军出城，追赶不上自回。李师师只推不知。杨太尉也自归来将息。抄点城中被伤人数，计有四五百人，推倒跌损者，不计其数。高太尉会同枢密院童贯，都到太师府商议启奏，早早调兵剿捕。

且说李逵和燕青两个，在路行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四柳村，不觉天晚。两个便投一个大庄院来，敲开门，直进到草厅上。庄主狄太公出来迎接，看见李逵绾着两个丫髻，却不见穿道袍，面貌生得又丑，正不知是甚么人。太公随口问燕青道："这位是那里来的师父？"燕青笑道："这师父是个跷蹊人，你们都不省得他。胡乱趁些晚饭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声。

太公听得这话，倒地便拜李逵，说道："师父可救弟子则个！"李逵道："你要我救你甚事，实对我说。"那太公道："我家一百余口，夫妻两个，嫡亲止有一个女儿，年二十余岁。半年之前，着了一个邪祟：只在房中茶饭，并不出来讨吃。若还有人去叫他，砖石乱打出来，家中人多被他打伤了。累累请将法官来，也捉他不得。"李逵道："太公，我是蓟州罗真人的徒弟，会得腾云驾雾，专能捉鬼。你若舍得东西，我与你今夜捉鬼。如今先要一猪一羊，祭祀神将。"太公道："猪羊我家尽有，酒自不必得说。"李逵道："你拣得膘肥的宰了，烂煮将来。好酒更要几瓶，便可安排。今夜三更，与你捉鬼。"太公道："师父如要书符纸札，老汉家中也有。"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样，都没甚么鸟符。身到房里，便揪出鬼来。"燕青忍笑不住。老儿只道他是好话，安排了半夜，猪羊都煮得熟了，摆在厅前。李逵叫讨大碗，滚热酒十瓶价做一巡筛，明晃晃点着两枝蜡烛，焰焰烧着一炉好香。李逵掇条凳子，坐在当中，并不念甚言事。腰间拔出大斧，砍开猪羊，大块价扯将下来吃。又叫燕青道："小乙哥，你也来吃些。"燕青冷笑，那里肯来吃。李逵吃得饱了，饮过五六碗好酒，惊得太公呆了。李逵便叫众庄客："恁们都来散福。"拈指间，散了残肉。李逵道："快舀桶汤来，与我们洗手洗脚。"无移时，洗了手脚，问太公讨茶吃了，又问燕青道："你曾吃饭也不曾？"燕青道："吃得饱了。"李逵对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饱，明日要走路程，老爷们去睡。"太公道："却是苦也！这鬼几时捉得？"有诗为证：

绿酒乌猪尽力嚏，奸夫淫女正同床。

山翁戮认为邪祟，断送绸缪两命亡。

李逵道："你真个要我捉鬼？着人引我去你女儿房里去。"太公道："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砖石乱打出来，谁人敢去！"

李逵拔两把板斧在手，叫人将火把远远照着。李逵大踏步直抢到房边，只见房内隐隐的有灯。李逵把眼看时，见一个后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李逵一脚踢开了房门，斧到处，只见砍得火光爆散，霹雳交加。定睛打一看时，原来把灯盏砍翻了。那后生却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声，斧起处，早把后生砍翻。这婆娘便攒入床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汉子先一斧砍下头来，提在床上。把斧敲着床边喝道："婆娘，你快出来。若不攒出来时，和床都剁的粉碎。"婆娘连声叫道："你饶我性命，我出来！"却才攒出头来，被李逵揪住头发，直拖到死尸边，问道："我杀的这厮是谁？"婆娘道："是我奸夫王小二。"李逵又问道："砖头饭食，那里得来？"婆娘道："这是我把金银头面与他，三

二更从墙上运将入来。”李逵道：“这等腌臜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身尸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双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插起大斧，提着人头，大叫出厅前来。“两个鬼我都捉了。”撇下人头，满庄里人都吃一惊。都来看时，认得这个是太公的女儿，那个人头无人认得。数内一个庄客，相了一回，认出道：“有些象东村头会粘雀儿的王小二。”李逵道：“这个庄客倒眼乖。”太公道：“师父恁生得知？”李逵道：“你女儿躲在床底下，被我揪出来问时，说道：他是奸夫王小二。吃的饮食，都是他运来。问了备细，方才下手。”太公哭道：“师父，留得我女儿也罢。”李逵骂道：“打脊老牛，女儿偷了汉子，兀自要留他！你恁地哭时，倒要赖我不谢将。我明日却和你说话。”燕青寻了个房，和李逵自去歇息。

太公却引人点着灯烛，入房里去看时，照见两个没头尸首，剁做十来段，丢在地下。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李逵睡到天明，跳将起来，对太公道：“昨夜与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谢将？”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李逵、燕青吃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除却奸淫，有诗为证：

恶性掀腾不自由，房中剁却两人头。
痴翁犹自伤情切，独立西风哭未休。

且说李逵和燕青离了四柳村，依前上路。此时草枯地阔，木落山空，于路无话。两个因宽转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离荆门镇不远。当日天晚，两个奔到一个大庄院敲门，燕青道：“俺们寻客店中歇去。”李逵道：“这大户人家，却不强似客店多少！”说犹未了，庄客出来，回话道：“我主太公正烦恼哩，你两个别处去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厅上。李逵口里叫道：“过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鸟紧，便道太公烦恼！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里面太公张时，看见李逵生得凶恶，暗地教人出来接纳。请去厅外侧首，有间耳房，叫他两个安歇。造些饭食，与他两个吃，着他里面去睡。多样时，搬出饭来，两个吃了，就便歇息。

李逵当夜没些酒，在土炕子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只听得太公、太婆在里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焦，那双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将起来，便向厅前问道：“你家甚么人哭这一夜，搅得老爷睡不着？”太公听了，只得出来答道：“我家有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吃人抢了去，以此烦恼。”李逵骂道：“打脊老牛，男大须婚，女大须嫁，烦恼做甚么？”太公道：“不是与他，强夺

了去。”李逵道：“又来作怪！夺你女儿的是谁？”太公道：“我与你说他姓名，惊得你屁滚尿流。他是梁山泊头领宋江，有一百单八个好汉，不算小军。”李逵道：“我且问你，他是几个来？”太公道：“两日前，他和一个小后生，各骑着一匹马来。”李逵便叫：“燕小乙哥，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说，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李逵道：“你庄里有饭，讨些我们吃。”对太公说道：“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这个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太公拜谢了。

李逵、燕青径望梁山泊来，路上无话。直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李逵、燕青回来，便问道：“兄弟，你两个那里来？错了许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应答，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都吃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甚么？”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当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夺了大斧，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厮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做一团，那里说得出。有诗为证：

依草凶徒假姓名，花颜闺女强抬行。

李逵不细穷来历，浪说公明有此情。

且说燕青向前道：“哥哥听禀一路上备细。他在东京城外客店里跳将出来，拿着双斧，要去劈门，被我一交擷翻，拖将起来。说与他：‘哥哥已自去了，独自一个风甚么？’恰才信小弟说。不敢从大路走，他又没了头巾，把头发绾做两个丫髻。正来到四柳村狄太公庄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儿并奸夫两个，都剁做肉酱。后来却从大路西边上山，他定要大宽转。将近荆门镇，当日天晚了，便去刘太公庄上投宿。只听得太公两口儿一夜啼哭，他睡不着，巴得天明，起去问他。刘太公说道：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骑着两匹马，来庄上来。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吃到半夜，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李逵大哥听了这话，便道是实。我再三解说道：‘俺哥哥不是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头胡做。’李大哥道：‘我见他在东京时，兀自恋着唱的李师师，不肯放。不是他是谁？’因此来发作。”宋江听罢，便道：“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说？”李逵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听我说：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两匹马落路时，须瞒不得众人。若还得一个妇人，必然只在寨里。你却去我房里搜看！”李逵道：

“哥哥，你说甚么鸟闲话！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那里不藏过了。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

宋江道：“你且不要闹攘。那刘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们同去面对。若还对番了，就那里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对不番，你这厮没上下，当得何罪？”李逵道：“我若还拿你不着，便输这颗头与你。”宋江道：“最好，你众兄弟都是证见。”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赌赛军令状二纸，两个各书了字。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李逵又道：“这后生不是别人，只是柴进。”柴进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来。若到那里对番了之时，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吃我几斧！”柴进道：“这个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们前去时，又怕有跷蹊。”李逵道：“正是。”便唤了燕青：“俺两个依前先去，他若不来，便是心虚，回来罢休不得！”有诗为证：

李逵闹攘没干休，要砍梁山寨主头。

欲辩是非分彼此，刘家庄上问来由。

燕青与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太公接见，问道：“好汉，所事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来教你认他，你和太婆并庄客，都仔细认他。若还是时，只管实说，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见庄客报道：“有十数骑马来到庄上了。”李逵道：“正是了。”侧边屯住了人马，只教宋江、柴进入来。宋江、柴进径到草厅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侧边，只等老儿叫声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刘太公近前来拜了宋江。李逵问老儿道：“这个是夺你女儿的不是？”那老儿睁开尫羸眼，打拍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对李逵道：“你却如何？”李逵道：“你两个先着眼瞅他，这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宋江道：“你便叫满庄人都来认我。”李逵随即叫众庄客人等认时，齐声叫道：“不是。”宋江道：“刘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这位兄弟，便是柴进。你的女儿多是吃假名托姓的骗将去了。你若打听得出来，报上山寨，我与你做主。”宋江对李逵道：“这里不和你说话，你回来寨里，自有辩理。”宋江、柴进自与一行人马，先回大寨去了。

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紧上，做错了事。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你把去献与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没来由寻死做甚么！我教你一个法则，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怎地是负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脱了，将麻绳绑缚了，脊梁上背着一把荆杖，拜伏在忠义

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这个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好却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干净。”燕青道：“山寨里都是你弟兄，何人笑你？”李逵没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来，负荆请罪。有诗为证：

三家对证已分明，方显公平正大情。

此日负荆甘请罪，可怜噂沓愧余生。

却说宋江、柴进先归到忠义堂上，和众弟兄们正说李逵一事，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背上负着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头，口里不做一声。宋江笑道：“你那黑厮，怎地负荆？只这等饶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拣大棍打几十罢！”宋江道：“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饶我，把刀来割这颗头去，也是了当。”众人都替李逵陪话。宋江道：“若要我饶他，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这等方才饶你。”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我去，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宋江道：“他是两个好汉，又有两副鞍马，你只独自一个，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愿往。”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绰了齐眉杆棒，随着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

燕青细问他来情。刘太公说道：“日平西时来，三更里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为头的，生的矮小，黑瘦面皮。第二个夹壮身材，短须大眼。”二人问了备细，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儿还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将令，务要我两个寻将来，不敢违误。”便叫煮下干肉，做起蒸饼，各把料袋装了，拴在身边，离了刘太公庄上。先去正北上寻，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走了一两日，绝不见些消耗。却去正东上，又寻了两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内，又无消息。李逵心焦面热，却回来望西边寻去，又寻了两日，绝无些动静。

当晚两个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供床上宿歇。李逵那里睡得着，扒起来坐地，只听得庙外有人走的响。李逵跳将起来，开了庙门看时，只见一条汉子，提着把朴刀，转过庙后土岗子上去。李逵在背后跟去。燕青听得，拿了弩弓，提了杆棒，随后赶来，叫道：“李大哥，不要赶，我自有道理。”是夜，月色朦胧。燕青递杆棒与了李逵，远远望见那汉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近，搭上箭，弩弦稳放，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只一箭，正中那汉的右腿，扑地倒了。李逵赶上，劈衣领揪住，直拿到古庙中，喝问道：“你把刘太公的女儿抢的那里去了？”那汉告道：“好汉，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抢甚刘太公女儿。小人只是这里剪径，做些小买卖，那里敢大弄，抢夺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汉捆做一块，提起斧来喝道：“你若不实说，砍你做二十段。”那汉叫道：“且放

小人起来商议。”燕青道：“汉子，我且与你拔了这箭。”放将起来，问道：“刘太公女儿端的是甚么人抢了去？只是你这里剪径的，你岂可不知些风声？”那汉道：“小人胡猜，未知真实。离此间西北上，约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唤做牛头山，山上旧有一个道院。近来新被两个强人，一个姓王名江，一个姓董名海，这两个都是绿林中草贼，先把道士道童都杀了，随从只有五七个伴当，占住了道院，专一下来打劫，但到处只称是宋江。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有诗为证：

寻贼潜居古庙堂，风寒月冷转凄凉。
夜深偶获山林客，说出强徒是董王。

燕青道：“这话有些来历，汉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风李逵。我与你调理箭疮，你便引我两个到那里去。”那人道：“小人愿往。”

燕青去寻朴刀还了他，又与他扎缚了疮口。趁着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过十五里来路，到那山看时，苦不甚高，果似牛头之状，形如卧牛之势。三个上这山来，天尚未明。来到山头看时，团团一遭土墙，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李逵道：“我与你先跳将入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会。”李逵那里忍耐得，腾地跳将过去了。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门开处，早有人出来，便挺朴刀来奔李逵。燕青生怕撅撒了事，拄着杆棒，也跳过墙来。那中箭的汉子一道烟走了。燕青见这出来的好汉正斗李逵，潜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汉脸颊骨上，倒入李逵怀里来，被李逵后心只一斧，砍翻在地。只见里面绝不见一个人出来。燕青道：“这厮必有后路走了。我与你去截住后门，你却把着前门，不要胡乱入去。”

且说燕青来到后门墙外，伏在黑暗处。只见后门开处，早有一条汉子，拿了钥匙来开后面墙门。燕青转将过去。那汉见了，绕房檐便走出前门来。燕青大叫：“前面截住。”李逵抢将过来，只一斧劈胸膛砍倒，便把两颗头都割下来，拴做一处。李逵性起，砍将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几个伴当躲在灶前，被李逵赶去，一斧一个，都杀了。来到房中看时，果然见那个女儿在床上呜呜的啼哭。看那女子，云鬓花颜，其实艳丽。有诗为证：

弓鞋窄窄剪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
丽质难禁风雨骤，不胜幽恨蹙秋波。

燕青问道：“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那女子答道：“奴家正是刘太公女儿，十数日之前，被这两个贼掳在这里，每夜轮一个将奴家奸宿。奴家昼夜泪雨

成行，要寻死处，被他监看得紧。今日得将军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养爹娘。”燕青道：“他有那两匹马，在那里放着？”女子道：“只在东边房内。”燕青备上鞍子，牵出门外，便来收拾房中积攒下的黄白之资，约有三五千两。燕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马，将金银包了，和人头抓了，拴在一匹马上。李逵缚了个草把，将窗下残灯把草房四边点着烧起。

他两个开了墙门，步送女子下山，直到刘太公庄上。爹娘见了女子，十分欢喜，烦恼都没了，尽来拜谢两位头领。燕青道：“你不要谢我两个，你来寨里拜谢俺哥哥宋公明。”两个酒食都不肯吃，一家骑了一匹马，飞奔山上来。

回到寨中，红日衔山之际，都到三关之上。两个牵着马，驮着金银，提了人头，径到忠义堂上，拜见宋江。燕青将前事一一说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头埋了，金银收拾库中，马放去战马群内喂养。次日，设筵宴与燕青、李逵作贺。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来到忠义堂上，拜谢宋江。宋江那里肯受，与了酒饭，教送下山回庄去了。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此无话。

不觉时光迅速。看看鹅黄着柳，渐渐鸭绿生波。桃腮乱簇红英，杏脸微开绛蕊。山前花，山后树，俱各萌芽；洲上苹，水中芦，都回生意。谷雨初晴，可是丽人天气；禁烟才过，正当三月韶华。

宋江正坐，只见关下解一伙人到，预先报上山来，说道：“拿得一伙牛子，有七八个车箱，又有几束哨棒。”宋江看时，这伙人都是彪形大汉，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几个，直从凤翔府来，今上泰安州烧香。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我们都去台上使棒，一连三日，何止有千百对在那里。今年有个扑手好汉，是太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身长一丈，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说道：‘相扑世间无对手，争跤天下我为魁。’闻他两年曾在庙上争跤，不曾有对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贴招儿，单搦天下人相扑。小人等因这个人来，一者烧香；二乃为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则个。”宋江听了，便叫小校：“快送这伙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后遇有往来烧香的人，休要惊吓他，任从过往。”那伙人得了性命，拜谢下山去了。

只见燕青起身禀复宋江，说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哄动了泰安州，大闹了祥符县。正是：东岳庙中双虎斗，嘉宁殿上二龙争。毕竟燕青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古风一首：

罡星飞出东南角，四散奔流绕寥廓。
徽宗朝内长英雄，弟兄聚会梁山泊。
中有一人名燕青，花绣遍身光闪烁。
凤凰踏碎玉玲珑，孔雀斜穿花错落。
一团俊俏真堪夸，万种风流谁可学。
锦体社内夺头筹，东岳庙中相赛博。
功成身退避嫌疑，心明机巧无差错。
世间无物堪比论，金风未动蝉先觉。

话说这一篇诗，单道着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当日燕青禀宋江道："小乙自幼跟着卢员外，学得这身相扑，江湖上不曾逢着对手。今日幸遇此机会，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小乙并不要带一人，自去献台上，好歹攀他撷一跤。若是输了撷死，永无怨心。倘或赢时，也与哥哥增些光彩。这日必然有一场好闹，哥哥却使人救应。"宋江说道："贤弟，闻知那人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你这般瘦小身材，纵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长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扑的有力使力，无力斗智。非是燕青敢说口，临机应变，看景生情，不到的输与他那呆汉。"卢俊义便道："我这小乙，端的自小学成好一身相扑。随他心意，叫他去。至期，卢某自去接应他回来。"宋江问道："几时可行？"燕青答道："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来日拜辞哥哥下山，路上略宿一宵，二十六日赶到庙上，二十七日在那里打探一日，二十八日却好和那厮放对。"当日无事。

次日，宋江置酒与燕青送行。众人看燕青时，打扮得村村朴朴，将一身

花绣，把衲袄包得不见。扮做山东货郎，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拈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众人又笑。酒至半酣之后，燕青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取路望泰安州来。有诗为证：

骁勇燕青不可扳，当场铁扑有机关。

欲寻敌手相论较，特地驱驰上泰山。

当日天晚，正待要寻店安歇，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燕小乙哥，等我一等！"燕青歇下担子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燕青道："你赶来怎地？"李逵道："你相伴我去荆门镇走了两遭，我见你独自个来，放心不下，不曾对哥哥说知，偷走下山，特来帮你。"燕青道："我这里用你不着，你快早早回去。"李逵焦躁起来，说道："你便是真个了得的好汉，我好意来帮你，你倒翻成恶意。我却偏鸟要去！"燕青寻思，怕坏了义气，便对李逵说道："和你去不争，那里圣帝生日，都有四山五岳的人聚会，认的你的颇多。你依的我三件事，便和你同去。"李逵道："依得。"燕青道："从今路上和你前后各自走，一脚到客店里，入得店门，你便自不要出来，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到得庙上客店里，你只推病，把被包了头脸，假做打齁睡，便不要做声。第三件，当日庙上，你挨在稠人中看争跤时，不要大惊小怪。大哥，依得么？"李逵道："有甚难处！都依你便了。"当晚两个投客店安歇。

次日五更起来，还了房钱，同行到前面，打火吃了饭。燕青道："李大哥，你先走半里，我随后来也。"那条路上只见烧香的人来往不绝，多有讲说任原的本事，"两年在泰岳无对，今年又经三年了。"燕青听得，存在心里。申牌时候，将近庙上，傍边众人都立定脚，仰面在那里看。燕青歇下担儿，分开人丛，也挨向前看时，只见两条红标柱，恰似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上立一面粉牌，写道："太原相扑擎天柱任原"；傍边两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燕青看了，便扯匾担，将牌打得粉碎，也不说甚么，再挑了担儿，望庙上去了。看的众人多有好事的，飞报任原，说今年有劈牌放对的。

且说燕青前面迎着李逵，便来寻客店安歇。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梢头赁一所客店安下，把担子歇了，取一床夹被教李逵睡着。店小二来问道："大哥是山东货郎，来庙上赶趁，怕敢出房钱不起？"燕青打着乡谈说道："你好小觑

人！一间小房，值得多少，便比一间大房钱。没处去了，别人出多少房钱，我也出多少还你。”店小二道：“大哥休怪，正是要紧的日脚，先说得明白最好。”燕青道：“我自来做买卖，倒不打紧，那里不去歇了。不想路上撞见了这个乡中亲戚，见患气病，因此只得要讨你店中歇。我先与你五贯铜钱，央及你就锅中替我安排些茶饭，临起身一发酬谢你。”小二哥接了铜钱，自去门前安排茶饭，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李逵平昔性刚强，相伴燕青上庙堂。

只恐途中闲惹事，故令推病卧枯床。

没多时候，只听得店门外热闹。二三十条大汉走入店里来，问小二哥道：“劈牌定对的好汉，在那房里安歇？”店小二道：“我这里没有。”那伙人道：“都说在你店中。”小二哥道：“只有两眼房，空着一眼，一眼是个山东货郎，扶着一个病汉赁了。”那一伙人道：“正是那个货郎儿劈牌定对。”店小二道：“休道别人取笑！那货郎儿是一个小小后生，做得甚用！”那伙人齐道：“你只引我们去张一张。”店小二指道：“那角落头房里便是。”众人来看时，见紧闭着房门；都去窗子眼里张时，见里面床上，两个人脚厮抵睡着。众人寻思不下，数内有一个道：“既是敢来劈牌，要做天下对手，不是小可的人，怕人算他，以定是假装做害病的。”众人道：“正是了，都不要猜，临期便见。”不到黄昏前后，店里何止三二十伙人来打听，分说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当晚搬饭与二人吃，只见李逵从被窝里钻出头来，小二哥见了，吃一惊，叫声：“阿也！这个是争跤的爷爷了！”燕青道：“争跤的不是他，他自病患在身，我便是径来争跤的。”小二哥道：“你休要瞒我，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里。”燕青道：“你休笑我，我自有法度教你们大笑一场，回来多把利物赏你。”小二哥看他两个吃了晚饭，收了碗碟，自去厨头洗刮，心中只是不信。

次日，燕青和李逵吃了些早饭，分付道：“哥哥，你自拴了房门高睡。”燕青却随了众人来到岱岳庙里看时，果然是天下第一。但见：

庙居岱岳，山镇乾坤，为山岳之至尊，乃万神之领袖。山头伏槛，直望见弱水蓬莱；绝顶攀松，尽都是密云薄雾。楼台森耸，疑是金乌展翅飞来；殿角棱层，定觉玉兔腾身走到。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槅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遥观圣像，九旒冕舜目尧眉；近睹神颜，衮龙袍汤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绛绡衣；炳灵圣公，赭黄袍偏称蓝田带。左侍下玉簪珠履，右侍下紫绶金章。阖殿威严，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勇猛，勤王十万铁衣兵。五岳楼相接东宫，仁安殿紧连北阙。蒿

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骡庙中，土神按二十四气。管火池铁面太尉，月月通灵；掌生死五道将军，年年显圣。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皆获福。嘉宁殿祥云杳霭，正阳门瑞气盘旋。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

当时燕青游玩了一遭，却出草参亭，参拜了四拜。问烧香的道："这相扑任教师在那里歇？"便有好事人说："在迎恩桥下那个大客店里便是。他教着三二百个上足徒弟。"燕青听了，径来迎恩桥下看时，见桥边栏杆子上，坐着二三十个相扑子弟，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燕青闪入客店里去看，见任原坐在亭心上，真乃有揭谛仪容，金刚貌相。坦开胸脯，显存孝打虎之威；侧坐胡床，有霸王拔山之势。在那里看徒弟相扑。数内有人认得燕青曾劈牌来，暗暗报与任原。只见任原跳将起来，搧着膀子，口里说道："今年那个合死的，来我手里纳命。"燕青低了头，急出店门，听得里面都笑。急回到自己下处，安排些酒食，与李逵同吃了一回。李逵道："这们睡，闷死我也。"燕青道："只有今日一晚，明日便见雌雄。"当时闲话，都不必说。

三更前后，听得一派鼓乐响，乃是庙上众香官与圣帝上寿。四更前后，燕青、李逵起来，问店小二先讨汤洗了面，梳光了头，脱去了里面衲袄，下面牢拴了腿绷护膝，匾扎起了熟绢水裩，穿了多耳麻鞋，上穿汗衫，搭膊系了腰。两个吃了早饭，叫小二分付道："房中的行李，你与我照管。"店小二应道："并无失脱，早早得胜回来。"只这小客店里，也有三二十个烧香的，都对燕青道："后生，你自斟酌，不要枉送了性命。"燕青道："当下小人喝采之时，众人可与小人夺些利物。"众人都有先去了的。李逵道："我带了这两把板斧去也好。"燕青道："这个却使不得，被人看破，误了大事。"当时两个杂在人队里，先到廊下做一块儿伏了。

那日烧香的人，真乃亚肩叠背，偌大一个东岳庙，一涌便满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朝着嘉宁殿，扎缚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银器皿，锦绣段匹；门外拴着五头骏马，全副鞍辔。知州禁住烧香的人，看这当年相扑献圣。一个年老的部署，拿着竹批，上得献台，参神已罢，便请今年相扑的对手出马争跤。

说言未了，只见人如潮涌，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前遮后拥，来到献台上。部署请下轿来，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任原道："我两年到岱岳，夺了头筹，白白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必用脱膊。"说罢，见一个拿水桶的上来。任原

的徒弟都在献台边，一周遭都密密地立着。且说任原先解了搭膊，除了巾帻，虚笼着蜀锦袄子，喝了一声参神喏，受了两口神水，脱下锦袄，百十万人齐喝一声采。看那任原时，怎生打扮？

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一条绛罗翠袖。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踅褶衬衣。护膝中有铜裆铜裤，缴臁内有铁片铁环。扎腕牢拴，踢鞋紧系。世间架海擎天柱，岳下降魔斩将人。

那部署道："教师两年在庙上不曾有对手，今年是第三番了，教师有甚言语，安复天下众香官？"任原道："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来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北济幽燕，敢有和我争利物的么？"

说犹未了，燕青捺着两边人的肩臂，口中叫道："有，有！"从人背上直飞抢到献台上来。众人齐发声喊。那部署接着问道："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你从何处来？"燕青道："我是山东张货郎，特地来和他争利物。"那部署道："汉子，性命只在眼前，你省得么？你有保人也无？"燕青道："我是保人，死了要谁偿命！"部署道："你且脱膊下来看。"燕青除了头巾，光光的梳着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任原看了他这花绣，急健身材，心里倒有五分怯他。

殿门外月台上，本州太守坐在那里弹压，前后皂衣公吏，环列七八十对。随即使人来叫燕青下献台，直到面前。太守见了他这身花绣，一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心中大喜，问道："汉子，你是那里人家？因何到此？"燕青道："小人姓张，排行第一，山东莱州人氏。听得任原搦天下人相扑，特来和他争跤。"知州道："前面那匹全副鞍马，是我出的利物，把与任原；山棚上应有物件，我主张分一半与你，你两个分了罢。我自抬举你在我身边。"燕青道："相公，这利物倒不打紧，只要攧翻他，教众人取笑，图一声喝采。"知州道："他是金刚般一条大汉，你敢近他不得！"燕青道："死而无怨。"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定对。部署问他先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么？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他身上都有准备，我单单只这个水裩儿，暗算他甚么？"知州又叫部署来分付道："这般一个汉子，俊俏后生，可惜了。你去与他分了这扑。"部署随即上献台，又对燕青道："汉子，你

留了性命还乡去，我与你分了这扑。”燕青道：“你好不晓事！知是我赢我输？”众人都和起来。只见分开了数万香官，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也都坐满，只怕遮着了这对相扑。任原此时，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跌死了他。部署道：“既然你两个要相扑，今年且赛这对献圣，都要小心着，各各在意。”净净地献台上只三个人。

此时宿雾尽收，旭日初起。部署拿着竹批，两边分付已了，叫声：“看扑。”这个相扑，一来一往，最要说得分明。说时迟，那时疾，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些儿迟慢不得。当时，燕青做一块儿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燕青则不动掸。初时，献台上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任原见燕青不动掸，看看逼过右边来，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算我下三面，你看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有诗为证：

百万人中较艺强，轻生捐命等寻常。

试看两虎相吞啖，必定中间有一伤。

任原看看逼将入来，虚将左脚卖个破绽，燕青叫一声：“不要来！”任原却待奔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胁下穿将过去。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被燕青虚跃一跃，又在右胁下钻过去。大汉转身终是不便，三换换得脚步乱了。燕青却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做鹁鸽旋，数万香官看了，齐声喝采。那任原的徒弟们，见攧翻了他师父，先把山棚拽倒，乱抢了利物。众人乱喝打时，那二三十徒弟抢入献台来，知州那里治押得住。

不想傍边恼犯了这个太岁，却是黑旋风李逵看见了，睁圆怪眼，倒竖虎须，面前别无器械，便把杉刺子撧葱般拔断，拿两条杉木在手，直打将来。

香官数内有人认得李逵的，说将出名姓来，外面做公的人齐入庙里，大叫道：“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风！”那知州听得这话，从顶门上不见了三魂，脚底下疏失了七魄，便投后殿走了。四下里的人涌并围将来，庙里香官各自奔走。李逵看任原时，跌得昏晕，倒在献台边，口内只有些游气。李逵揭块石板，把任原头打得粉碎。两个从庙里打将出来，门外弓箭乱射入来。燕青、李逵只得爬上屋去，揭瓦乱打。

不多时，只听得庙门前喊声大举，有人杀将入来。当头一个头领，白范阳毡笠儿，身穿白段子袄，跨口腰刀，挺条朴刀，那汉是北京玉麒麟卢俊义。后面带着史进、穆弘、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七条好汉，引一千余人，杀

开庙门，入来策应。燕青、李逵见了，便从屋上跳将下来，跟着大队便走。李逵又去客店里拿了双斧，赶来厮杀。这府里整点得官军来时，那伙好汉已自去得远了。官兵已知梁山泊人众难敌，不敢来追赶。

却说卢俊义便叫收拾李逵回去，行了半日，路上又不见了李逵。卢俊义又笑道：“正是招灾惹祸，必须使人寻他上山。”穆弘道：“我去寻他回寨。”卢俊义道：“最好。”

且不说卢俊义引众还山。却说李逵手持双斧，直到寿张县。当日午衙方散，李逵来到县衙门口，大叫入来：“梁山泊黑旋风爹爹在此！”吓得县中人手脚都麻木了，动掸不得。原来这寿张县贴着梁山泊最近，若听得“黑旋风李逵”五个字，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今日亲身到来，如何不怕！

当时李逵径去知县椅子上坐了，口中叫道：“着两个出来说话，不来时便放火。”廊下房内众人商量，只得着几个出去答应，“不然，怎地得他去？”数内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跪着道：“头领到此，必有指使。”李逵道：“我不来打搅你县里人，因往这里经过，闲耍一遭。请出你知县来，我和他厮见。”两个去了，出来回话道：“知县相公却才见头领来，开了后门，不知走往那里去了。”李逵不信，自转入后堂房里来寻，却见有那幞头衣衫匣子在那里放着。李逵扭开锁，取出幞头，插上展角，将来带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朝靴，换了麻鞋，拿着槐简，走出厅前，大叫道：“吏典人等，都来参见！”众人没奈何，只得上去答应。李逵道：“我这般打扮，也好么？”众人道：“十分相称。”李逵道：“你们令史祗候，都与我排衙了便去。若不依我，这县都翻做白地。”众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来，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李逵呵呵大笑，又道：“你众人内，也着两个来告状？”吏人道：“头领在此坐地，谁敢来告状。”李逵道：“可知人不来告状。你这里自着两个装做告状的来告。我又不伤他，只是取一回笑耍。”公吏人等商量了一回，只得着两个牢子，装做厮打的来告状，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两个跪在厅前，这个告道：“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那个告：“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李逵道：“那个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问道：“那个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骂了，小人是打他来。”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李逵起身，把绿袍抓扎起，槐简揣在腰里，掣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也不脱那衣靴。县门前看的百姓，那里忍得住笑。

正在寿张县前，走过东，走过西，忽听得一处学堂读书之声。李逵揭起帘子，走将入去。吓得那先生跳窗走了。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李逵大笑，出门来，正撞着穆弘。穆弘叫道："众人忧得你苦，你却在这里风！快上山去！"那里由他，拖着便走。李逵只得离了寿张县，径奔梁山泊来。有诗为证：

牧民县令古贤良，想是腌臜没主张。
怪杀李逵无道理，琴堂闹了闹书堂。

二人渡过金沙滩，到得寨里。众人见了李逵这般打扮，都笑。到得忠义堂上，宋江正与燕青庆喜。只见李逵放下绿襕袍，去了双斧，摇摇摆摆，直至堂前，执着槐简，来拜宋江。拜不得两拜，把这绿襕袍踏裂，绊倒在地，众人都笑。宋江骂道："你这厮忒大胆，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这是该死的罪过！但到处，便惹起事端，今日对众兄弟说过，再不饶你！"李逵喏喏连声而退。梁山泊自此人马平安，都无甚事，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艺，操练人马，令会水者上船习学。各寨中添造军器、衣袍、铠甲、枪刀、弓箭、牌弩、旗帜，不在话下。

且说泰安州备将前事申奏东京，进奏院中又有收得各处州县申奏表文，皆为宋江等反乱、骚扰一事。大卿类总启奏。是日景阳钟响，都来到待漏院中，伺候早朝，面奏天子。此时道君皇帝有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当日早朝，正是：三下静鞭鸣御阁，两班文武列金阶。圣主临朝，百官拜罢，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进奏院卿出班奏曰："臣院中收得各处州县累次表文，皆为宋江等部领贼寇，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抢掳仓廒，杀害军民，贪厌无足。所到之处，无人可敌。若不早为剿捕，日后必成大患。伏乞陛下圣鉴。"天子乃云："去年上元夜，此寇闹了京国，今年又往各处骚扰，何况那里附近州郡？我已累次差遣枢密院进兵，至今不见回奏。"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臣闻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术。民心既伏，不可加兵。即目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为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若降一封丹诏，光禄寺颁给御酒珍羞，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伏乞陛下圣鉴。"天子云："卿言甚当，正合朕意。"便差殿前太尉陈宗善为使，赍擎丹诏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数。是日朝散，陈太尉领了诏敕，回家收拾。

不争陈太尉捧诏招安，有分教：千千金戈铁骑，密布山头；簇簇战舰艨

艟，平铺水面。误冲邪祟，恼犯魔王。正是：香醪翻做烧身药，丹诏应为引战书。毕竟陈太尉怎地去招安宋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诗曰：

祸福渊潜未易量，两人行事太猖狂。
售奸暗抵黄封酒，纵恶明撕彩凤章。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距堙轒车辒成虚谬，到此翻为傀儡场。

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来作贺："太尉此行，一为国家干事，二为百姓分忧，军民除害。梁山泊以忠义为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语，加意抚恤。留此清名，以传万代。"

正话间，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说道："太师相邀太尉说话。"陈宗善上轿，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见了太师，侧边坐下。茶汤已罢，蔡太师问道："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请你来说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你曾闻《论语》有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使矣。'"陈太尉道："宗善尽知，承太师指教。"蔡京又道："我叫这个干人跟随你去。他多省得法度，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拨。"陈太尉道："深感恩相厚意。"辞了太师，引着干人，离了相府，上轿回家。

方才歇定，门吏来报："高殿帅下马。"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请到厅上坐定。叙问寒温已毕，高太尉道："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内，必然阻住。况此贼辈，累辱朝廷，罪恶滔天，今更赦宥罪犯，引入京城，必成后患。欲待回奏，玉音已出，且看大意何如。若还此寇仍昧良心，怠慢圣旨，太尉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整点大军，亲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太尉此去，下官手下有个虞候，能言快语，问一答十，好与太尉提拨事情。"陈太尉谢道："感蒙殿帅忧心。"高俅起身，陈太尉送至府前，上马

去了。

次日，蔡太师府张干办，高殿帅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陈太尉拴束马匹，整点人数，十将捧十瓶御酒，装在龙凤担内挑了，前插黄旗。陈太尉上马，亲随五六人，张干办、李虞候都乘马匹，丹诏背在前面，引一行人出新宋门。以下官员，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迤逦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接着，请到府中，设筵相待，动问招安一节。陈太尉都说了备细。张叔夜道："论某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好共歹，只要成全大事。太尉留个清名于万古。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便坏了大事。"张干办、李虞候道："放着我两个跟着太尉，定不致差迟。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气，须坏了朝廷纲纪。小辈人常压着不得一半，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张叔夜道："这两个是甚么人？"陈太尉道："这一个人是蔡太师府内干办，这一个是高太尉府虞候。"张叔夜道："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陈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带他去，必然疑心。"张叔夜道："下官这话，只是要好。恐怕劳而无功。"张干办道："放着我两个，万丈水无涓滴漏。"张叔夜再不敢言语，一面安排筵宴，送至馆驿内安歇。有诗为证：

一封丹诏下青云，特地招安水浒军。

可羡明机张叔夜，预知难以策华勋。

且说次日，济州先使人去梁山泊报知。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商议军情。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未见真实，心中甚喜。当日，有一人同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说道："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赍到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诏一道，已到济州城内，这里准备迎接。"宋江大喜，遂取酒食，并彩段二表里，花银十两，打发报信人先回。宋江与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说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幺。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宋江道："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先令宋清、曹正准备筵席，委柴进都管提调，"务要十分齐整。"铺设下太尉幕次，列五色绢段，堂上堂下，搭彩悬花。先使裴宣、萧让、吕方、郭盛预前下山，离二十里伏道迎接。水

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吴用传令：“恁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

且说萧让引着三个随行，带引五六人，并无寸铁，将着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陈太尉当日在途中，张干办、李虞候不乘马匹，在马前步行。背后从人，何止三二百。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前面摆列导引人马，龙凤担内挑担御酒，骑马的背着诏匣。济州牢子前后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内，指望觅个小富贵。萧让、裴宣、吕方、郭盛在半路上接着，都俯伏跪在道傍迎接。那张干办便问道：“你那宋江大似谁？皇帝诏敕到来，如何不亲自来接？甚是欺君！你这伙本是该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请太尉回去。”萧让、裴宣、吕方、郭盛俯伏在地，请罪道：“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未见真实，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恕免则个。”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伙贼飞上天去了！”有诗为证：

贝锦生谗自古然，小人凡事不宜先。
九天恩雨今宣布，抚谕招安未十全。

当时吕方、郭盛道：“是何言语？只如此轻看人！”萧让、裴宣只得恳请他。捧去酒果，又不肯吃。众人相随来到水边，梁山泊已摆着三只战船在彼，一只装载马匹，一只装裴宣等一干人，一只请太尉下船，并随从一应人等。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监督。

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一家带一口腰刀。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而已，旁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候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采他，只顾唱歌。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众人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梢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后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楔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有一尺多水。那两只船帮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

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

我且做个不着，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着船来。

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山寨里村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抬。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抬着。陈太尉上岸，宋江等接着，纳头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恶迷天，曲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来招安你们，非同小可，如何把这等漏船，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宋江道：“我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张干办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你如何要赖！”宋江背后，五虎将紧随定，不离左右，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后，见这李虞候、张干办在宋江前面指手划脚，你来我去，都有心要杀这厮，只是碍着宋江一个，不敢下手。

当日宋江请太尉上轿，开读诏书，四五次才请得上轿。牵过两匹马来与张干办、李虞候骑，这两个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装煞臭幺。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令众人大吹大擂，迎上三关来。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都跟在后面，直迎至忠义堂前，一齐下马，请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诏匣，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立在左边，萧让、裴宣立在右边。宋江叫点众头领时，一百七人，于内单只不见了李逵。此时是四月间天气，都穿夹罗战袄，跪在堂上，拱听开读。陈太尉于诏书匣内取出诏书，度与萧让。裴宣赞礼，众将拜罢。萧让展开诏书，高声读道：

>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五帝凭礼乐而有封疆，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事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不臣伏。近为宋江等辈，啸聚山林，劫掳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
>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日诏示。”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

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折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甚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

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锺，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杀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

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当，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里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太尉若回得朝廷，善言则个。"急急送过渡口。这一干人吓的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有诗为证：

太尉承宣出帝乡，为招忠义欲归降。
卑身辱国难成事，反被无端骂一场。

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聚众头领筵席。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弟兄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是日散席，各归本帐。

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把梁山泊开诏一事诉与张叔夜。张叔夜道："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陈太尉道："我几曾敢发一言。"张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费了心力，坏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圣上，事不宜迟。"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一行人从，星夜回京来，见了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

谤一节。蔡京听了，大怒道：“这伙草寇，安敢如此无礼！堂堂宋朝天下，如何教你这伙横行！”陈太尉哭道：“若不是太师福荫，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今日死里逃生，再见恩相。”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无片时，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众官坐下，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李虞候，备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杨太尉道：“这伙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高太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内，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童枢密道：“鼠窃狗盗之徒，何足虑哉！区区不才，亲引一支军马，克时定日，扫清水泊而回。”众官道：“来日奏闻。”当下都散。

次日早朝，众官都在御阶伺候。只见殿上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三呼万岁，君臣礼毕。蔡太师出班，将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大怒，问道：“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侍臣给事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天子又问蔡京道：“此贼为害多时，差何人可以收剿？”蔡太师奏道：“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前去剿捕，可以刻日取胜。”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寇？”童贯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杨戬亦皆保举。

天子随即降下圣旨，赐与金印、兵符，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任从各处选调军马，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拣日出师起行。

不是童贯引大军来，有分教：千千铁骑，布满山川；万万战船，平铺绿水。正是：只凭飞虎三千骑，卷起貔貅百万兵。毕竟童贯领了大军怎地出师，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十六 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诗曰：

廊庙徽猷岂不周，山林却有过人谋。
凤无六翮难高举，虎入深山得自由。
四斗五方排阵势，九宫八卦运兵筹。
陷兵损将军容失，犬马从知是寇仇。

话说枢密使童贯，受了天子统军大元帅之职，径到枢密院中，便发调兵符验，要拨东京管下八路军州，各起军一万，就差本处兵马都监统率；又于京师御林军内选点二万，守护中军。枢密院下一应事务，尽委副枢密使掌管。御营中选两员良将为左羽、右翼。号令已定，不旬日之间诸事完备。一应接续军粮，并是高太尉差人趱运。那八路军马？

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　　郑州兵马都监陈翥
陈州兵马都监吴秉彝　　唐州兵马都监韩天麟
许州兵马都监李明　　邓州兵马都监王义
洳州兵马都监马万里　　嵩州兵马都监周信

御营中选到左羽、右翼良将二员为中军，那二人？

御前飞龙大将酆美　　御前飞虎大将毕胜

童贯掌握中军为主帅。号令大小三军齐备，武库拨降军器，选定吉日出师。高太尉、杨太尉设筵饯行，朝廷着仰中书省一面赏军。且说童贯已令众将次日先驱军马出城，然后拜辞天子，飞身上马，出这新曹门外，五里短亭，只见高、杨二太尉为首，率领众官先在那里等候。童贯下马，高太尉执盏擎杯，与童贯道："枢密相公此行，与朝廷必建大功，早奏凯歌。此寇潜伏水洼，不可轻进，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先差的当的人打听消息，贼情动静，然后可以进兵。那时一个个生擒活捉，庶不负朝廷委用。望

乞枢密相公裁之。”童贯道：“重蒙教诲，刻骨铭心，不敢有忘。”各饮罢酒，杨太尉也来执镫，与童贯道：“枢相素读兵书，深知韬略，剿擒此寇，易如反掌。争奈此贼潜伏水泊，地利未便。枢相到彼，必有良策。”童贯道：“下官到彼，见机而作，自有法度。”高、杨二太尉一齐进酒，贺道：“都门之外，悬望凯旋。”相别之后，各自上马。

不说高、杨二太尉并众官回京。有各衙门合属官员送路的，不知其数，或回，或送半路途回京，皆不必说。大小三军，一齐进发，人人要斗，个个欲争。一行人马各随队伍，甚是严整。前军四队，先锋总领行军；后军四队，合后将军监督；左右八路军马，羽翼旗牌催督；童贯镇握中军，总统马步羽林军二万，都是御营选拣的人。童贯执鞭指点军兵进发。怎见得军容整肃？但见：

> 兵分九队，旗列五方。绿沉枪，点钢枪，鸦角枪，布遍野光芒；青龙刀，偃月刀，雁翎刀，生满天杀气。雀画弓，铁胎弓，宝雕弓，对插飞鱼袋内；射虎箭，狼牙箭，柳叶箭，齐攒狮子壶中。抖车弩，漆抹弩，脚登弩，排满前军；开山斧，偃月斧，宣花斧，紧随中队。竹节鞭，虎眼鞭，水磨鞭，齐悬在肘上；流星锤，鸡心锤，飞抓锤，各带在身边。方天戟豹尾翩翻，丈八矛珠缠错落。龙文剑掣一汪秋水，虎头牌画几缕春云。先锋猛勇，领拔山开路之精兵；元帅英雄，统喝水断桥之壮士。左统军振举威风，有斩将夺旗之手段；右统军恢弘胆略，怀安邦济世之才能。碧油幢下，东厅枢密总中军；宝纛旗边，护驾亲军为羽翼。震天鼙鼓摇山岳，映日旌旗避鬼神。

当日童贯离了东京，军马上路，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兵行五十里屯住。次日又起行，迤逦前进。不一二日，已到济州界分。太守张叔夜出城迎接，大军屯住城外。只见童贯引轻骑入城，至州衙前下马。张叔夜邀请至堂上，拜罢，起居已了，侍立在面前。童枢密道：“水洼草贼，杀害良民，邀劫商旅，造恶非止一端。往往剿捕，盖为不得其人，致容滋蔓。吾今统率大军十万，战将百员，刻日要扫清山寨，擒拿众贼，以安兆民。”张叔夜答道：“枢相在上：此寇潜伏水泊。虽然是山林狂寇，中间多有智谋勇烈之士。枢相勿以怒气自激，引军长驱，必用良谋，可成功绩。”童贯听了大怒，骂道：“都似你这等畏惧懦弱匹夫，畏刀避剑，贪生怕死，误了国家大事，以致养成贼势。吾今到此，有何惧哉！”张叔夜那里敢再言语，且备酒食供送。童枢密随即出城，次日驱领大军，近梁山泊下寨。

且说宋江等已有细作人探知多日了。宋江与吴用已自铁桶般商量下计策，只等大军到来。告示诸将，各要遵依，毋得差错。

再说童枢密调拨军兵，点差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为正先锋，郑州都监陈翥为副先锋，陈州都监吴秉彝为正合后，许州都监李明为副合后，唐州都监韩天麟、邓州都监王义二人为左哨，洳州都监马万里、嵩州都监周信二人为右哨，龙虎二将酆美、毕胜为中军羽翼。童贯为元帅，统领大军，全身披挂，亲自监督。战鼓三通，诸军尽起。行不过十里之外，尘土起处，早有敌军哨路，来的渐近。鸾铃响处，约有三十余骑哨马，都戴青包巾，各穿绿战袄，马上尽系着红缨，每边拴挂数十个铜铃，后插一把雉尾，都是钏银细杆长枪，轻弓短箭。为头的战将是谁？怎生打扮？但见：

枪横鸦角，刀插蛇皮。销金的巾帻佛头青，挑绣的战袍鹦哥绿。腰系绒绦真紫色，足穿气袴软香皮。雕鞍后对悬锦袋，内藏打将的石子；战马边紧挂铜铃，后插招风的雉尾。骠骑将军没羽箭，张清哨路最当先。

马上来的将军，号旗上写的分明："巡哨都头领没羽箭张清"。左有龚旺，右有丁得孙。直哨到童贯军前，相离不远，只隔百十步，勒马便回。前军先锋二将，不得军令，不敢乱动，报至中军主帅，童贯亲到军前，观犹未尽，张清又哨将来。童贯欲待遣人追战，左右说道："此人鞍后锦袋中都是石子，去不放空，不可追赶。"张清连哨了三遭，不见童贯进兵，返回。行不到五里，只见山背后锣声响动，早转出五百步军来。当先四个步军头领，乃是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八臂那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直奔前来。但见：

人人虎体，个个彪形。当先两座恶星神，随后二员真杀曜。李逵手持双斧，樊瑞腰掣龙泉。项充牌画玉爪狻猊，李衮牌描金睛獬豸。五百人绛衣赤袄，一部从红旆朱缨。青山中走出一群魔，绿林内迸开三昧火。

那五百步军就山坡下一字儿摆开，两边团牌齐齐扎住。童贯领军在前见了，便将玉麈尾一招，大队军马冲击前去。李逵、樊瑞引步军分开两路，都倒提着蛮牌，踅过山脚便走。

童贯大军赶出山嘴，只见一派平川旷野之地，就把军马列成阵势，遥望李逵、樊瑞，度岭穿林，都不见了。童贯中军立起攒木将台，令拨法官二员上去，左招右展，一起一伏，摆作四门斗底阵。阵势才完，只听得山后炮响，就后山飞出一彪军马来。

前面先锋摆布已定，只等敌军到来相战。童贯令左右拢住战马，自上将台看时，只见山东一路军马涌出来：前一队军马红旗，第二队杂采旗，第三

队青旗，第四队又是杂采旗；只见山西一路人马也涌来，前一队人马是杂采旗，第二队白旗，第三队是杂采旗，第四队皂旗。旗背后尽是黄旗。大队军将，急先涌来，占住中央，里面列成阵势。远观未实，近睹分明。正南上这队人马，尽都是火焰红旗，红甲红袍，朱缨赤马；前面一把引军红旗，上面金销南斗六星，下绣朱雀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盔顶朱缨飘一颗，猩猩袍上花千朵。

狮蛮带束紫玉团，狻猊甲露黄金锁。

狼牙木棍铁钉排，龙驹遍体胭脂抹。

红旗招展半天霞，正按南方丙丁火。

号旗上写的分明：“先锋大将霹雳火秦明”。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圣水将单廷珪，右边是神火将魏定国。三员大将手搦兵器，都骑赤马，立于阵前。东壁一队人马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缨青马，前面一把引军青旗，上面金销东斗四星，下绣青龙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青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蓝靛包巾光满目，翡翠征袍花一簇。

铠甲穿连兽吐环，宝刀闪烁龙吞玉。

青骢遍体粉团花，战袄护身鹦鹉绿。

碧云旗动远山明，正按东方甲乙木。

号旗上写的分明：“左军大将大刀关胜”。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丑郡马宣赞，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三员大将手搦兵器，都骑青马，立于阵前。西壁一队人马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缨白马；前面一把引军白旗，上面金销西斗五星，下绣白虎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白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漠漠寒云护太阴，梨花万朵叠层琛。

素色罗袍光闪闪，烂银铠甲冷森森。

赛霜骏马骑狮子，出白长枪搦绿沉。

一簇旗幡飘雪练，正按西方庚辛金。

号旗上写的分明：“右军大将豹子头林冲”。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镇三山黄信，右手是病尉迟孙立。三员大将手搦兵器，都骑白马，立于阵前。后面一簇人马尽是皂旗，黑甲黑袍，黑缨黑马。前面一把引军黑旗，上面金销北斗七星，下绣玄武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黑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打

扮？但见：

堂堂卷地乌云起，铁骑强弓势莫比。

皂罗袍穿龙虎躯，乌油甲挂豺狼体。

鞭似乌龙搦两条，马如泼墨行千里。

七星旗动玄武摇，正按北方壬癸水。

号旗上写得分明："合后大将双鞭呼延灼"。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百胜将韩滔，右手是天目将彭玘。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黑马，立于阵前。东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青旗红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巽卦，下绣飞龙。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擐甲披袍出战场，手中拈着两条枪。

雕弓鸾凤壶中插，宝剑沙鱼鞘内藏。

束雾衣飘黄锦带，腾空马顿紫丝缰。

青旗红焰龙蛇动，独据东南守巽方。

号旗上写得分明："虎军大将双枪将董平"。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摩云金翅欧鹏，右手是火眼狻猊邓飞。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红旗白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坤卦，下绣飞熊。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当先涌出英雄将，赳赳威风添气象。

鱼鳞铁甲紧遮身，凤翅金盔拴护项。

冲波战马似龙形，开山大斧如弓样。

红旗白甲火光飞，正据西南坤位上。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急先锋索超"。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毛虎燕顺，右手是铁笛仙马麟。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东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皂旗青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艮卦，下绣飞豹。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虎坐雕鞍胆气昂，弯弓插箭鬼神慌。

朱缨银盖遮刀面，绒缕金铃贴马旁。

盔顶穰花红错落，甲穿柳叶翠遮藏。

皂旗青甲烟云内，东北天山守艮方。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九纹龙史进"。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跳涧虎陈达，右手是白花蛇杨春。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白旗黑甲；前面一把引军旗，上面金销乾卦，下

绣飞虎。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雕鞍玉勒马嘶风，介胄棱层黑雾濛。

豹尾壶中银镞箭，飞鱼袋内铁胎弓。

甲边翠缕穿双凤，刀面金花嵌小龙。

一簇白旗飘黑甲，天门西北是乾宫。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青面兽杨志”。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豹子杨林，右手是小霸王周通。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八方摆布的铁桶相似，阵门里马军随马队，步军随步队，各持钢刀大斧，阔剑长枪，旗幡齐整，队伍威严。去那八阵中央，只见团团一遭，都是杏黄旗，间着六十四面长脚旗，上面金销六十四卦，亦分四门。南门都是马军，正南上黄旗影里，捧出两员上将，一般结束。怎生披挂？但见：

熟铜锣间花腔鼓，簇簇攒攒分队伍。

戗金铠甲赭黄袍，剪绒战袄葵花舞。

垓心两骑马如龙，阵内一双人似虎。

周围绕定杏黄旗，正按中央戊己土。

那两员首将都骑黄马，上首是美髯公朱仝，下手是插翅虎雷横，一遭人马尽都是黄旗，黄袍铜甲，黄马黄缨。中央阵四门，东门是金眼彪施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虫薛永。那黄旗中间，立着那面“替天行道”杏黄旗，旗杆上拴着四条绒绳，四个长壮军士晃定。中间马上有那一个守旗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冠簪鱼尾圈金线，甲皱龙鳞护锦衣。

凛凛身躯长一丈，中军守定杏黄旗。

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险道神郁保四。那簇黄旗后，便是一丛炮架，立着那个炮手轰天雷凌振，引着副手二十余人，围绕着炮架。架子后，一带都摆着挠钩套索，准备捉将的器械。挠钩手后，又是一遭杂采旗幡，团团便是七重围子手，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绣旗，上面销金二十八宿星辰，中间立着一面堆绒绣就、真珠圈边、脚缀金铃、顶插雉尾、鹅黄帅字旗。那一个守旗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铠甲斜拴海兽皮，绛罗巾帻插花枝。

茜红袍袄香绵甲，定守中军帅字旗。

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没面目焦挺。去那帅字旗边，设立两个护旗的将士，都骑战马，一般结束。但见：

一个战袍披锦绮，一个铠甲绣狻猊。一个稳把骅骝跨，一个能将骏马骑。一个钢枪威气重，一个利剑雪光飞。一个紧护中军帐，一个常依宝纛旗。

这两个守护帅旗的壮士，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马前马后，排着二十四个把狼牙棍的铁甲军士。后面两把领战绣旗，两边排着二十四枝方天画戟。左手十二枝画戟丛中，捧着一员骁将，怎生打扮？但见：

踞鞍立马天风里，铠甲辉煌光焰起。

麒麟束带称狼腰，獬豸吞胸当虎体。

冠上明珠嵌晓星，鞘中宝剑藏秋水。

方天画戟雪霜寒，风动金钱豹子尾。

绣旗上写得分明："小温侯吕方"。那右手十二枝画戟丛中，也捧着一员骁将，怎生打扮？但见：

三叉宝冠珠灿烂，两条雉尾锦斓斑。

柿红战袄遮银镜，柳绿征裙压绣鞍。

束带双跨鱼獭尾，护心甲挂小连环。

手持画杆方天戟，飘动金钱五色幡。

绣旗上写得分明："赛仁贵郭盛"。两员将各持画戟，立马两边。画戟中间一簇钢叉，两员步军骁将，一般结束。但见：

虎皮磕脑豹皮裩，衬甲衣笼细织金。手内钢叉光闪闪，腰间利剑冷森森。冲剑窟，入刀林。弟兄端的有胸襟。两只盖地包天胆，一对诛龙斩虎人。

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弟兄两个各执着三股莲花叉，引着一行步战军士，守护着中军。随后两匹锦鞍马上，两员文士，掌管定赏功罚罪的人。左手那一个怎生打扮？但见：

乌纱唐帽通犀带，素白罗襕干皂靴。

慷慨胸中藏秀气，纵横笔下走龙蛇。

这个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圣手书生萧让。右手那一个怎生打扮？但见：

绿纱巾插玉螳螂，香皂罗衫紫带长。

为吏敢欺萧相国，声名寰海把名扬。

这个乃是梁山泊掌吏事的豪杰铁面孔目裴宣。这两个马后，摆着紫衣持节的人二十四个，当路将二十四把麻札刀。那刀林中立着两个锦衣三串行刑

刽子，怎生结束？但见：

一个皮主腰干红簇就，一个罗踢串彩色装成。一个双环扑兽戗金明，一个头巾畔花枝掩映。一个白纱衫遮笼锦体，一个皂秃袖半露鸦青。一个将漏尘斩鬼法刀擎，一个把水火棍手中提定。

上首是铁臂膊蔡福，下手是一枝花蔡庆。弟兄两个立于阵前，左右都是擎刀手。背后两边摆着二十四枝金枪银枪，每边设立一员大将领队。左边十二枝金枪队里，马上一员骁将，手执金枪，侧坐战马。怎生打扮？但见：

锦鞍骏马紫丝缰，金翠花枝压鬓傍。

雀画弓悬一弯月，龙泉剑挂九秋霜。

绣袍巧制鹦哥绿，战服轻裁柳叶黄。

顶上缨花红灿烂，手执金丝铁杆枪。

这员骁将乃是梁山泊金枪手徐宁。右手十二枝银枪队里，马上一员骁将，手执银枪，也侧坐骏马。怎生披挂？但见：

蜀锦鞍鞯宝镫光，五明骏马玉玎珰。

虎筋弦扣雕弓硬，燕尾梢攒羽箭长。

绿锦袍明金孔雀，红鞓带束紫鸳鸯。

参差半露黄金甲，手执银丝铁杆枪。

这员骁将乃是梁山泊小李广花荣。两势下都是风流威猛二将，金枪手，银枪手，各带皂罗巾，鬓边都插翠叶金花。左手十二个金枪手穿绿，右手十二个银枪手穿紫。背后又是锦衣对对，花帽双双，绯袍簇簇，绣袄攒攒。两壁厢碧幢翠幕，朱幡皂盖，黄钺白旄，青萍紫电，两行二十四把钺斧，二十四对鞭挝。中间一字儿三把销金伞盖，三匹绣鞍骏马，正中马前立着两个英雄，左手那个壮士，端的是仪容济楚，世上无双。有《西江月》为证：

头巾侧一根雉尾，束腰下四颗铜铃。黄罗衫子晃金明，飘带绣裙相称。　　兜小袜麻鞋嫩白，压腿绑护膝深青。旗标令字号神行，百十里登时取应。

这个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头领神行太保戴宗，手持鹅黄令字绣旗，专管大军中往来飞报军情、调兵遣将一应事务。右手那个对立的壮士，打扮得出众超群，人中罕有。也有《西江月》为证：

褐衲袄满身锦簇，青包巾遍体金销。鬓边一朵翠花娇，鸂鸂玉环光耀。　　红串绣裙裹肚，白裆素练围腰。落生弩子棒头挑，百万军中偏俏。

这个便是梁山泊风流子弟，能干机密的头领浪子燕青。背着强弩，插着利箭，手提着齐眉杆棒，专一护持中军。远望着中军，去那右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绣鞍马上坐着那个道德高人，有名羽士。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如意冠玉簪翠笔，绛绡衣鹤舞金霞。火神朱履映桃花，环珮玎珰斜挂。　　背上雌雄宝剑，匣中微喷光华。青罗伞盖拥高牙，紫骝马雕鞍稳跨。

这个便是梁山泊呼风唤雨，役使鬼神，行法真师入云龙公孙胜。马上背着两口宝剑，手中按定紫丝缰。去那左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锦鞍马上坐着那个足智多谋全胜军师。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白道服皂罗沿襈，紫丝绦碧玉钩环。手中羽扇动天关，头上纶巾微岸。　　贴里暗穿银甲，垓心稳坐雕鞍。一双铜链挂腰间，文武双全师范。

这个便是梁山泊能通韬略，善用兵机，有道军师智多星吴学究。马上手擎羽扇，腰悬两条铜链。去那正中销金大红罗伞盖底下，那照夜玉狮子金鞍马上，坐着那个有仁有义统军大元帅。怎生打扮？但见：

凤翅盔高攒金宝，浑金甲密砌龙鳞。锦征袍花朵簇阳春，锟吾剑腰悬光喷。　　绣腿絣绒圈翡翠，玉玲珑带束麒麟。真珠伞盖展红云，第一位天罡临阵。

这个正是梁山泊主，济州郓城县人氏，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全身结束，自仗锟吾宝剑，坐骑金鞍白马，立于阵前监战，掌握中军。马后大戟长戈，锦鞍骏马，整整齐齐，三五十员牙将，都骑战马，手执枪刀，全副弓箭，马后又设二十四枝画角，全部军鼓大乐。阵后又设两队游兵，伏于两侧，以为护持。中军羽翼，左是没遮拦穆弘，引兄弟小遮拦穆春，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右是赤发鬼刘唐，引着九尾龟陶宗旺，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伏在两胁。后阵又是一队阴兵，簇拥着马上三个女头领，中间是一丈青扈三娘，

左边是母大虫顾大嫂，右边是母夜叉孙二娘。押阵后是他三个丈夫，中间矮脚虎王英，左是小尉迟孙新，右是菜园子张青，总管马步军兵二千。那座阵势，非同小可。怎见得好阵？但见：

明分八卦，暗合九宫。占天地之机关，夺风云之气象。前后列龟蛇之状，左右分龙虎之形。出奇正之甲兵，按阴阳之造化。丙丁前进，如万条烈火烧山；壬癸后随，似一片乌云覆地。左势下盘旋青气，右手下贯串白光。金霞遍满中央，黄道全依戊己。东西有序，南北多方。四维有二十八宿之分，周回有六十四卦之变。先锋猛勇。合后英雄。左统军皆夺旗斩将之徒，右统军尽举鼎拔山之辈。盘盘曲曲，乱中队伍变长蛇；整整齐齐，静里威仪如伏虎。马军则一冲一突，步卒是或后或前。人人果敢，争前出阵夺头功；个个才能，掠阵监军擒大将。休夸八阵成功，谩说六韬取胜。孔明施妙计，李靖播神机。

枢密使童贯在阵中将台上，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马，无移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势，军马豪杰，将士英雄，惊得魂飞魄散，心胆俱落，不住声道："可知但来此间收捕的官军，便大败而回，原来如此利害！"看了半晌，只听得宋江军中催战的锣鼓不住声发擂。童贯且下将台，骑上战马，再出前军，来诸将中问道："那个敢厮杀的出去打话？"先锋队里转过一员猛将，挺身跃马而出，就马上欠身禀童贯道："小将愿往，乞取钧旨。"看乃是郑州都监陈翥，白袍银甲，青马绛缨，使一口大杆刀，见充副先锋之职。童贯便教军中金鼓旗下发三通擂，将台上把红旗招展兵马。陈翥从门旗下飞马出阵，两军一齐呐喊。陈翥兜住马，横着刀，厉声大叫："无端草寇，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直待骨肉为泥，悔之何及！"宋江正南阵中，先锋头领虎将秦明，飞马出阵，更不打话，舞起狼牙棍直取陈翥。两马相交，兵器并举，一个使棍的当头便打，一个使刀的劈面砍来。四条臂膊交加，八只马蹄撩乱。二将来来往往，翻翻复复，斗了二十余合，秦明卖了破绽，放陈翥赶将入来，一刀却砍个空。秦明趁势，手起棍落，把陈翥连盔带顶，正中天灵。陈翥翻身死于马下。秦明的两员副将单廷圭、魏定国，飞马直冲出阵来，先抢了那匹好马，接应秦明去了。

东南方门旗里，虎将双枪将董平见秦明得了头功，在马上寻思："大军已

踏动锐气，不就这里抢将过去，捉了童贯，更待何时！”大叫一声，如阵前起个霹雳，两手持两条枪，把马一拍，直撞过阵来。童贯见了，勒回马望中军便走。西南方门旗里，骠骑将急先锋索超也叫道：“不就这里捉了童贯，更待何时！”手轮大斧，杀过阵来。中央秦明见了两边冲杀过去，也招动本队红旗军马，一齐抢入阵中，来捉童贯。正是：从前作过事，没幸一齐来。直使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毕竟枢使童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诗曰：

红日无光气障霾，纷纷戈戟两边排。
征鼙倒海翻江振，铁骑追风卷地来。
四斗五方旗影扬，九宫八卦阵门开。
奸雄童贯摧心胆，却似当年大会垓。

话说当日宋江阵中，前部先锋三队军马赶过对阵，大刀阔斧，杀得童贯三军人马，大败亏输，星落云散，七损八伤。军士抛金弃鼓，撇戟丢枪，觅子寻爷，呼兄唤弟，折了万余人马，退三十里外扎住。吴用在阵中鸣金收军，传令道："且未可尽情追杀，略报个信与他。"梁山泊人马都收回山寨，各自献功请赏。

且说童贯输了一阵，折了人马，早扎寨栅安歇下，心中忧闷，会集诸将商议。酆美、毕胜二将道："枢相休忧！此寇知得官军到来，预先摆布下这座阵势。官军初到，不知虚实，因此中贼奸计。想此草寇，只是倚山为势，多设军马，虚张声势，一时失了地利。我等且再整练马步将士，停歇三日，养成锐气，将息战马。三日后，将全部军将分作长蛇之阵，俱是步军杀将去。此阵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都要连络不断。决此一阵，必见大功。"童贯道："此计大妙，正合吾意。"即时传下将令，整肃三军，训练已定。

第三日，五更造饭，军将饱食。马带皮甲，人披铁铠，大刀阔斧，弓弩上弦。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大将酆美、毕胜当先引军，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八路军马，分于左右 。前面发三百铁甲哨马，前去探路，回来报与童贯中军知道，说："前日战场上，并不见一个军马。"童贯听了心疑，自来前军问酆美、毕胜道："退兵如何？"酆美答道："休生退心，只顾冲

突将去。长蛇阵摆定，怕做甚么？”官军迤逦前行，直进到水泊边，竟不见一个军马，但见隔水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烟火。远远地遥望见水浒寨山顶上，一面杏黄旗在那里招展，亦不见些动静。童贯与酆美、毕胜勒马在万军之前，遥望见对岸水面上芦林中一只小船，船上一个人，头戴青箬笠，身披绿簑衣，斜倚着船，背岸西独自钓鱼。童贯的步军，隔着岸叫那渔人问道：“贼在那里？”那渔人只不应。童贯叫能射弓的放箭。两骑马直近岸边滩头来，近水兜住马，攀弓搭箭，望那渔人后心飕地一箭去。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当地一声响，那箭落下水里去了。这一个马军放一箭，正射到簑衣上，当地一声响，那箭也落下水里去了。那两个马军，是童贯军中第一惯射弓箭的。两个吃了一惊，勒回马，上来欠身禀童贯道：“两箭皆中，只是射不透，不知他身上穿着甚的？”童贯再拨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马军，来滩头摆开，一齐望着那渔人放箭。那乱箭射去，渔人不慌，多有落在水里的，也有射着船上的，但射着簑衣箬笠的，都落下水里去。

童贯见射他不死，便差会水的军汉，脱了衣甲，赴水过去捉那渔人，早有三五十人赴将开去。那渔人听得船尾水响，知有人来，不慌不忙，放下鱼钓，取棹竿担在身边，近船来的，一棹竿一个，太阳上着的，脑袋上着的，面门上着的，都打下水里去了。后面见沉了几个，都赴转岸上，去寻衣甲。童贯看见大怒，教拨五百军汉下水去，定要拿这渔人；若有回来的，一刀两段。五百军人脱了衣甲，呐声喊，一齐都跳下水里，赴将过去。那渔人回转船头，指着岸上童贯，大骂道：“乱国贼臣，害民的禽兽！来这里纳命，犹自不知死哩！”童贯大怒，喝教马军放箭。那渔人呵呵大笑，说道：“兀那里有军马到了！”把手指一指，弃了簑衣箬笠，翻身攒入水底下去了。那五百军正赴到船边，只听得在水中乱叫，都沉下去了。那渔人正是浪里白跳张顺，头上箬笠，上面是箬叶裹着，里面是铜打成的；簑衣里面，一片熟铜打就，披着如龟壳相似，可知道箭矢射不入。张顺攒下水底，拔出腰刀，只顾排头价戳人，都沉下去，血水滚将起来。有乖的赴了开去，逃得性命。童贯在岸上看得呆了。身边一将指道：“山顶上那把黄旗，正是那里磨动。”

童贯定睛看了，不解何意。众将也没做道理处。酆美道：“把三百铁甲哨马分作两队，教去两边山后出哨，看是如何？”却才分到山前，只听得芦苇中一个轰天雷炮飞起，火烟撩乱。两边哨马齐回来报：“有伏兵到了！”童贯在马上，那一惊不小！酆美、毕胜两边差人教军士休要乱动。数十万军都掣刀在手。前后飞马来叫道：“如有先走的，便斩！”按住三军人马。童贯且与众

将立马望时，山背后鼓声震地，喊杀喧天，早飞出一彪军马，都打着黄旗，当先有两员骁将领兵。怎见得那队军马整齐？好似：

黄旗拥出万山中，烁烁金光射碧空。

马似怒涛冲石壁，人如烈火撼天风。

鼓声震动森罗殿，炮力掀翻泰华宫。

剑队暗藏插翅虎，枪林飞出美髯公。

两骑黄鬃马上，两员英雄头领：上首美髯公朱仝，下首插翅虎雷横，带领五千人马，直杀奔官军。童贯令大将酆美、毕胜当先迎敌。两个得令，便骤马挺枪出阵，大骂："无端草贼，不来投降，更待何时！"雷横在马上大笑，喝道："匹夫，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怎敢与吾决战？"毕胜大怒，拍马挺枪，直取雷横，雷横也使枪来迎。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二将约战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败。酆美见毕胜战久不能取胜，拍马舞刀，径来取战。朱仝见了，大喝一声，飞马轮刀来战酆美。四匹马，两对儿，在阵前厮杀。童贯看了，喝采不迭。斗到间深里，只见朱仝、雷横卖个破绽，拨回马头，望本阵便走。酆美、毕胜两将不舍，拍马追将过去。对阵军发声喊，望山后便走。童贯叫尽力追赶过山脚去。只听得山顶上画角齐鸣。众军抬头看时，前后两个炮直飞起来。童贯知有伏兵，把军马约住，教不要去赶。

只见山顶上闪出那把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字。童贯趲过山那边看时，见山头上一簇杂采绣旗开处，显出那个郓城县盖世英雄山东呼保义宋江来。背后便是军师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金枪手、银枪手众多好汉。童贯见了大怒，便差人马上山来拿宋江。大军人马，分为两路，却待上山，只听得山顶上鼓乐喧天，众好汉都笑。童贯越添心上怒，咬碎口中牙，喝道："这贼怎敢戏吾！我当自擒这厮。"酆美谏道："枢相，彼必有计，不可亲临险地。且请回军，来日却再打听虚实，方可进兵。"童贯道："胡说！事已到这里，岂可退军！教星夜与贼交锋，今已见贼，势不容退。"语犹未绝，只听得后军呐喊，探子报道："正西山后，冲出一彪军来，把后军杀开做两处。"童贯大惊，带了酆美、毕胜，急回来救应后军时，东边山后鼓声响处，又早飞出一队人马来。一半是红旗，一半是青旗，捧着两员大将，引五千军马杀将来。那红旗军随红旗，青旗军随青旗，队伍端的整齐，但见：

对对红旗间翠袍，争飞战马转山腰。

日烘旗帜青龙见，风摆旌旗朱雀摇。

二队精兵皆勇猛，两员上将最英豪。

秦明手舞狼牙棍，关胜斜横偃月刀。

那红旗队里头领是霹雳火秦明，青旗队里头领是大刀关胜。二将在马上杀来，大喝道：“童贯早纳下首级！”童贯大怒，便差酆美来战关胜，毕胜去斗秦明。童贯见后军发喊甚紧，又教鸣金收军，且休恋战，延便且退。朱仝、雷横引黄旗军又杀将来，两下里夹攻，童贯军兵大乱。酆美、毕胜保护着童贯，逃命而走。正行之间，刺斜里又飞出一彪人马来，接住了厮杀。那队军马，一半是白旗，一半是黑旗。黑白旗中，也捧着两员虎将，引五千军马，拦住去路。这队军端的整齐，但见：

炮似轰雷山石裂，绿林深处显戈矛。

素袍兵出银河涌，玄甲军来黑气浮。

两股鞭飞风雨响，一条枪到鬼神愁。

左边大将呼延灼，右手英雄豹子头。

那黑旗队里头领是双鞭呼延灼，白旗队里头领是豹子头林冲。二将在马上大喝道：“奸臣童贯，待走那里去？早来受死！”一冲直杀入军中来。那睢州都监段鹏举接住呼延灼交战，洳州都监马万里接着林冲厮杀。这马万里与林冲斗不到数合，气力不加，却待要走，被林冲大喝一声，慌了手脚，着了一矛，戳在马下。段鹏举看见马万里被林冲搠死，无心恋战，隔过呼延灼双鞭，霍地拨回马便走。呼延灼奋勇赶将入来，两军混战，童贯只教夺路且回。只听得前军喊声大举，山背后飞出一彪步军，直杀入垓心里来。当先一僧、一行者，领着军兵，大叫道：“休教走了童贯！”那和尚不修经忏，专好杀人，单号花和尚，双名鲁智深。这行者，景阳冈曾打虎，水浒寨最英雄，有名行者武松。鲁智深一条禅杖，武行者两口戒刀，杀入阵来。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鲁智深一条禅杖，武行者两口钢刀。钢刀飞出火光飘，禅杖来如铁炮。　　禅杖打开脑袋，钢刀截断人腰。两般兵器不相饶，百万军中显耀。

童贯众军被鲁智深、武松引领步军一冲，早四分五落。官军人马，前无去路，后没退兵，只得引酆美、毕胜撞透重围，杀条血路，奔过山背后来。正方喘息，又听得炮声大震，战鼓齐鸣，看两员猛将当先，一簇步军拦路。怎见得？

人人勇欺子路，个个貌若天神。钢刀铁槊乱纷纷，战鼓绣旗相称。左手解珍出众，右手解宝超群。数千铁甲虎狼军，搅碎长蛇大阵。

来的步军头领解珍、解宝，各拈五股钢叉，引领步军杀入阵内。童贯人马遮拦不住，突围而走。五面马军步军，一齐追杀，赶得官军星落云散。酆美、毕胜力保童贯而走。见解珍、解宝弟兄两个，挺起钢叉直冲到马前。童贯急忙拍马望刺斜里便走，背后酆美、毕胜赶来救应，又得唐州都监韩天麟、邓州都监王义，四个并力杀出垓心。方才进步，喘息未定，只见前面尘起，叫杀连天。绿茸茸林子里，又早飞出一彪人马，当先两员猛将，拦住去路。那两员是谁？但见：

一个开山大斧吞龙口，一个出白银枪蟒吐梢。

一个咬碎银牙冲大阵，一个睁圆怪眼跃天桥。

一个董平紧要拿童贯，一个舍命争先是索超。

这两员猛将，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两个更不打话，飞马直取童贯。王义挺枪去迎，被索超手起斧落，砍于马下。韩天麟来救，被董平一枪搠死。酆美、毕胜死保护童贯，奔马逃命。四下里金鼓乱响，正不知何处军来。童贯拢马上坡看时，四面八方，四队军马，两胁两队步军，栲栳圈，簸箕掌，梁山泊军马大队齐齐杀来，童贯军马如风落云散，东零西乱。正看之间，山坡下一簇人马出来，认的旗号是陈州都监吴秉彝、许州都监李明。这两个引着些断枪折戟，败残军马，踅转琳琅山躲避。看见招呼时，正欲上坡，急调人马，又见山侧喊声起来，飞过一彪人马赶出，两把认旗招展，马上两员猛将，各执兵器，飞奔官军。这两个是谁？有《临江词》为证：

盔上长缨飘火焰，纷纷乱撒猩红。胸中豪气吐长虹。战袍裁蜀锦，铠甲镀金铜。两口宝刀如雪练，垓心抖擞威风。左冲右突显英雄。军班青面兽，史进九纹龙。

这两员猛将，正是杨志、史进。两骑马，两口刀，却好截住，吴秉彝、李明两个军官厮杀。李明挺枪向前来斗杨志，吴秉彝使方天戟来战史进。两对儿在山坡下一来一往，盘盘旋旋，各逞平生武艺。童贯在山坡上勒住马，观之不定。四个人约斗到三十余合，吴秉彝用戟奔史进心坎上戳将来，史进只一闪，那枝戟从肋窝里放个过，吴秉彝连人和马抢近前来，被史进手起刀落，只见一条血颡光连肉，顿落金鳌在马边，吴秉彝死于坡下。李明见先折了一个，却待也要拨回马走时，被杨志大喝一声，惊得魂消魄散，胆颤心寒，手中那条枪，不知颠倒。杨志把那口刀从顶门上劈将下来，李明只一闪，那刀正剁着马的后胯下。那马后蹄𨁂将下去，把李明闪下马来。弃了手中枪，却待奔走。这杨志手快，随复一刀，砍个正着。可怜李明半世军官，化作南柯

一梦。两员官将皆死于坡下。杨志、史进追杀败军，正如砍瓜截瓠相似。

童贯和酆美、毕胜在山坡上看了，不敢下来，身无所措。三个商量道："似此如何杀得出去？"酆美道："枢相且宽心，小将望见正南上，尚兀自有大队官军扎住在那里，旗幡不倒，可以解救。毕都统保守枢相在山头，酆美杀开条路，取那枝军马来保护枢相出去。"童贯道："天色将晚，你可善觑方便，疾去早来。"酆美提着大杆刀，飞马杀下山来，冲开条路，直到南边。看那队军马时，却是嵩州都监周信，把军兵团团摆定，死命抵住。垓心里看见那酆美来，便接入阵内，问："枢相在那里？"酆美道："只在前面山坡上，专等你这枝军马去救护杀出来。事不宜迟，火速便起。"周信听说罢，便教传令，马步军兵，都要相顾，休失队伍，齐心并力。二员大将当先，众军助喊，杀奔山坡边来。行不到一箭之地，刺斜里一枝军到，酆美舞刀径出迎敌，认得是睢州都监段鹏举，三个都相见了，合兵一处，杀到山坡下。毕胜下坡，迎接上去，见了童贯，一处商议道："今晚便杀出去好，却捱到来朝去好？"酆美道："我四人死保枢相，则就今晚杀透重围出去，可脱贼寇。"

看看近夜，只听得四边喊声不绝，金鼓乱鸣。约有二更时候，星月光亮，酆美当先，众军官簇拥童贯在中间，一齐并力，杀下山坡来。只听得四下里乱叫道："不要走了童贯！"众官军只望正南路冲杀过来。看看混战到四更左右，杀出垓心，童贯在马上，以手加额，顶礼天地神明道："惭愧！脱得这场大难！"催赶出界，奔济州去。却才欢喜未尽，只见前面山坡边一带，火把不计其数。背后喊声又起。看见火把光中，两员好汉拈着两条朴刀，引出一员骑白马的英雄大将，在马上横着一条点钢枪。那人是谁？有《临江仙》词一首为证：

> 马步军中惟第一，偏他数内为尊。上天降下恶星辰。眼珠如点漆，面部似镌银。丈二钢枪无敌手，独骑战马侵寻。人材武艺两绝伦。梁山卢俊义，河北玉麒麟。

那马上的英雄大将，正是玉麒麟卢俊义。马前这两个使朴刀的好汉，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在火把光中，引着三千余人，抖擞精神，拦住去路。卢俊义在马上大喝道："童贯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童贯听得，对众道："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似此如之奈何？"酆美道："小将舍条性命，以报枢相。汝等众官，紧保枢相，夺路望济州去，我自战住此贼。"酆美拍马舞刀，直奔卢俊义。两马相交，斗不到数合，被卢俊义把枪只一逼，逼过大刀，抢入身去，劈腰提住，一脚蹬开战马，把酆美活捉去了。杨雄、石

秀便来接应，众军齐上，横拖倒拽捉了去。毕胜和周信、段鹏举，舍命保童贯，冲杀拦路军兵，且战且走。背后卢俊义赶来，童贯败军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天晓脱得追兵，望济州来。正走之间，前面山坡背后，又冲出一队步军来，那军都是铁掩心甲，绛红罗头巾。当先四员步军头领。毕竟是谁？但见：

黑旋风持两把大斧，丧门神仗一口龙泉。项充、李衮在傍边，手舞团牌体健。斩虎须投大穴，诛龙必向深渊。三军威势振青天，恶鬼眼前活见。

这李逵轮两把板斧，鲍旭仗一口宝剑，项充、李衮各舞蛮牌遮护，却似一团火块，从地皮上滚将来，杀得官军四分五落而走。童贯与众将且战且走，只逃性命。李逵直砍入马军队里，把段鹏举马脚砍翻，掀将下来，就势一斧，劈开脑袋，再复一斧，砍断咽喉，眼见得段鹏举不活了。且说败残官军将次捱到济州，真乃是头盔斜掩耳，护项半兜腮。马步三军没了气力，人困马乏。奔到一条溪边，军马都且去吃水。只听得对溪一声炮响，箭矢如飞蝗一般射将过来。官军急上溪岸去。树林边转出一彪军马来。为头马上三个英雄是谁？但见：

铜铃奋勇敢争征，飞石飞叉众莫能。
二虎相随没羽箭，东昌骠骑是张清。

原来这没羽箭张清和龚旺、丁得孙，带领三百余骑马军。那一队骁骑马军，都是铜铃面具，雉尾红缨，轻弓短箭，绣旗花枪。三将为头，直冲将来。嵩州都监周信见张清军马少，便来迎敌；毕胜保着童贯而走。周信纵马挺枪来迎，只见张清左手约住枪，右手似招宝七郎之形，口中喝一声道：“着！”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傍边飞马来相助，将那两条叉戳定咽喉，好似霜摧边地草，雨打上林花，周信死于马下。童贯止和毕胜逃命，不敢入济州，引了败残军马，连夜投东京去了，于路收拾逃难军马下寨。

原来宋江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惟恐众将不舍，要追童贯，火急差戴宗传下将令，布告众头领，收拾各路军马步卒，都回山寨请功。各处鸣金收军而回，鞍上将都敲金镫，步下卒齐唱凯歌，纷纷尽入梁山泊，个个同回宛子城。

宋江、吴用、公孙胜先到水浒寨中忠义堂上坐下，令裴宣验看各人功赏。卢俊义活捉酆美，解上寨来，跪在堂前。宋江自解其缚，请入堂内上坐，亲

自捧杯陪话，奉酒压惊。众头领都到堂上。是日杀牛宰马，重赏三军。留酆美住了两日，备办鞍马，送下山去。酆美大喜。宋江陪话道：“将军，阵前阵后，冒渎威严，切乞恕罪！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被至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酆美拜谢不杀之恩，登程下山。宋江令人直送出界。酆美放回京，不在话下。

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与吴用等众头领商议。原来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计，都是吴用机谋布置，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吴用道：“童贯回去京师，奏了官家，如何不再起兵来。必得一人，直投东京探听虚实，回报山寨，预作准备。”宋江道：“军师此论，允合吾心。恁弟兄中，不知那个敢去？”只见坐次之中一个人应道：“兄弟愿往。”众人看了，都道：“须是他去，必干大事。”

不是这个人来，有分教：济州城外，造数百只艨艟战船；梁山泊中，添万余石军粮米麦。正是：冲阵马亡青嶂下，戏波船陷绿蒲中。毕竟梁山泊是谁人前去打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赋曰：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声闻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英勇将。跃洪波，迎雪浪，混江龙与九纹龙；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逢山开路，索超原是急先锋；遇水叠桥，刘唐号为赤发鬼。小李广开弓有准，病关索枪法无双。黑旋风善会偷营，船火儿偏能劫寨。花和尚岂解参禅，武行者何曾受戒！焚烧屋宇，多应短命二郎；杀戮生灵，除是立地太岁。心雄难比两头蛇，毒害怎如双尾蝎？阮小七号活阎罗，秦明性如霹雳火。假使官军万队，穆弘出阵没遮拦；纵饶铁骑千层，万马怎当董一撞。朱仝面如重枣，时人号作云长；林冲燕颔虎须，满寨称为翼德。李应俊似扑天雕，雷横猛如插翅虎。燕青能减灶屯兵，徐宁会平川布阵。呼风㖥雨，公孙胜似入云龙；抢鼓夺旗，石秀众中偏拚命。张顺赴得三十里水面，驰名浪里白跳；戴宗走得五百里程途，显号神行太保。关胜刀长九尺，轮来手上焰光生；呼延灼鞭重十斤，使动耳边风雨响。没羽箭当头怎躲，小旋风弓马熟闲。设计施谋，众伏智多吴学究；运筹帷幄，替天行道宋公明。大闹山东，纵横河北。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非图坏国贪财，岂敢欺天罔地。施恩报国，幽州城下杀辽兵；仗义兴师，清溪洞里擒方腊。千年事迹载皇朝，万古清名标史记。

后有诗为证：

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
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

再说梁山泊好汉，自从两赢童贯之后，宋江、吴用商议，必用着一个人去东京探听消息虚实，上山回报，预先准备军马交锋。言之未绝，只见神行太保戴宗道："小弟愿往。"宋江道："探听军情，多亏杀兄弟一个。虽然贤弟去得，必须也用一个相帮去最好。"李逵便道："兄弟帮哥哥去走一遭。"宋江笑道："你便是那个不惹事的黑旋风！"李逵道："今番去时，不惹事便了。"宋江喝退，一壁再问："有那个兄弟敢去走一遭？"赤发鬼刘唐禀道："小弟帮戴宗哥哥去如何？"宋江大喜道："好。"当日两个收拾了行装，便下山去。

且不说戴宗、刘唐来东京打听消息。却说童贯和毕胜沿路收聚得败残军马四万余人，比到东京，于路教众多管军的头领，各自部领所属军马，回营寨去了，只带御营军马入城来。童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议。两个见了，各叙礼罢，请入后堂深处坐定。童贯把大折两阵，结果了八路军官，并许多军马，酆美又被活捉去了，似此如之奈何，一一都告诉了。高太尉道："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我和你去告禀太师，再作个道理。"有诗为证：

怀私挟诈恨奸雄，诡计邪谋怎建功？
数万儿郎遭败劫，却连党恶蔽宸聪。

童贯和高俅上了马，径投蔡太师府内来。已有报知："童枢密回了。"蔡京料道不胜，又听得和高俅同来，蔡京教唤入书院里来厮见。童贯拜了太师，泪如雨下。蔡京道："且休烦恼，我备知你折了军马之事。"高俅道："贼居水泊，非船不能征进，枢密只以马步军征剿，因此失利，中贼诡计。"童贯诉说折兵败阵之事。蔡京道："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又折了八路军官，这事怎敢教圣上得知！"童贯再拜道："望乞太师遮盖，救命则个！"蔡京道："明日只奏道：'天气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权且罢战退兵。'倘或震怒，说道：'似此心腹大患，不去剿灭，后必为殃。'如此时，恁众官却怎地回答？"高俅道："非是高俅夸口，若还太师肯保高俅领兵，亲去那里征剿，一鼓可平。"蔡京道："若是太尉肯自去，可知是好。明日便当保奏太尉为帅。"高俅又禀道："只有一件，须得圣旨任便起军，并随造船只，或是拘刷原用官船、民船，或备官价收买木料，打造战船，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方可指日成功。"蔡京道："这事容易。"正话间，门吏报道："酆美回来了。"童贯大喜。太师教唤进来，问其缘故。酆美拜罢，叙说："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尽数放回，不肯杀害，又与盘缠，令回乡里，因此小将得见钧颜。"高俅道："这是贼人诡计，故意慢我国家。今后不点近处军马，直去山东、河北拣选得用的人，跟高俅去。"

蔡京道："既然如此计议定了，来日内里相见，面奏天子。"各自回府去了。

次日五更三点，都在侍班阁子里相聚。朝鼓响时，各依品从，分列丹墀。拜舞起居已毕，文武分班列于玉阶之下。只见殿头官手执净鞭喝道："有事出奏，无事卷帘退班。"只见蔡太师出班奏道："昨遣枢密使童贯，统率大军征进梁山泊草寇。近因炎热，军马不伏水土，抑且贼居水洼，非船不行，马步军兵，急不能进，因此权且罢战，各回营寨暂歇，别候圣旨。"天子乃云："似此炎热，再不复去矣！"蔡京奏道："童贯可于泰乙宫听罪，别令一人为帅，再去征伐，乞请圣旨。"天子曰："此寇乃是腹心大患，不可不除。谁与寡人分忧？"高俅出班奏曰："微臣不才，愿效犬马之劳，去剿此寇，伏取圣旨。"天子云："既然卿肯与寡人分忧，任卿择选军马。"高俅又奏："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非仗舟船，不能前进。臣乞圣旨，于梁山泊近处，采伐木植，命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钱收买民船，以为战伐之用。"天子曰："委卿执掌，从卿处置，可行即行，慎勿害民。"高俅奏道："微臣安敢！只容宽限，以图成功。"天子命取锦袍金甲，赐与高俅，另选吉日出师。

当日百官朝退，童贯、高俅送太师到府，便唤中书省关房掾史，传奉圣旨，定夺拨军。高太尉道："前者有十节度使，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国，或伐西夏，并大金、大辽等处，武艺精熟。请降指使，差拨为将。"有诗为证：

　　十路英雄用计深，分头截杀更难禁。
　　高俅原不知行止，却要亲征奏捷音。

当时蔡太师依允，便拨十道札付文书，仰各各部领所属精兵一万，前赴济州取齐，听候调用。那十个节度使非同小可，每人领军一万，克期并进。那十路军马？

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	上党太原节度使徐京
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	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
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	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
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	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
琅玡彭城节度使项元镇	清河天水节度使荆忠

原来这十路军马，都是曾经训练精兵，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在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非是一时建了些少功名。当日中书省定了程限，发十道公文，要这十路军马如期都到济州，迟慢者，定依军令处置。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军，为头统制官唤做刘梦龙。那人初生之时，其母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感而遂生。及至长大，

善知水性，曾在西川峡江讨贼有功，升做军官都统制。统领一万五千水军，棹船五百只，守住江南。高太尉要取这支水军并船只，星夜前来听调。又差一个心腹人，唤做牛邦喜，也做到步军校尉，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应河道内，拘刷船只，都要来济州取齐，交割调用。高太尉帐前牙将极多，于内两个最了得：一个唤做党世英，一个唤做党世雄，弟兄二人见做统制官，各有万夫不当之勇。高太尉又去御营内，选拨精兵一万五千，通共各处军马一十三万。先于诸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纳。高太尉连日整顿衣甲，制造旌旗，未及发程。有诗为证：

匿奸罔上非忠荩，好战全违旧典章。

不事怀柔服强暴，只驱良善敌刀枪。

却说戴宗、刘唐在东京住了几日，打听得备细消息，星夜回还山寨，报说此事。宋江听得高太尉亲自领兵，调天下军马一十三万，十节度使统领前来，心中惊恐，便与吴用商议。吴用道："仁兄勿忧，昔日诸葛孔明用三千兵卒，破曹操十万军马。小生也久闻这十节度的名，多与朝廷建功，只是当初无他的敌手，以此只显他的豪杰。如今放着这一班好弟兄，如狼似虎的人，那十节度已是背时的人了。兄长何足惧哉！比及他十路军来，先教他吃我一惊。"宋江道："军师如何惊他？"吴用道："他十路军马都到济州取齐，我这里先差两个快厮杀的，去济州相近，接着来军，先杀一阵。这是报信与高俅知道。"宋江道："叫谁去好？"吴用道："差没羽箭张清、双枪将董平，此二人可去。"宋江差二将各带一千军马，前去巡哨济州，相迎截杀各路军马。又拨水军头领，准备泊子里夺船。山寨中头领，预先调拨已定，且不细说，下来便知。

再说高太尉在京师俄延了二十余日，天子降敕，催促起军。高俅先发御营军马出城，又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至日祭旗，辞驾登程，却好一月光景。时值初秋天气，大小官员都在长亭饯别。高太尉戎装披挂，骑一匹金鞍战马，前面摆着五匹玉辔雕鞍从马，左右两边，排着党世英、党世雄弟兄两个，背后许多殿帅统制官、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团练等官，参随在后。那队伍军马，十分摆布得整齐。怎见得？

飞龙旗缨头飐飐，飞虎旗火焰纷纷，飞熊旗彩色辉辉，飞豹旗光华衮衮。青旗按东方甲乙，如堆蓝叠翠遮天；白旗按西方庚辛，似积雪凝霜向日；红旗按丙丁前进，火云队堆满山前；皂旗按壬癸后随，杀气弥漫阵后；黄旗按中央戊己，镇太将台散乱金霞。七重围子手，前后遮拦；八面引军旗，左右招。一簇枪林似竹，一攒剑洞如麻。嘶风战马荡金鞍，

开路征夫披铁铠。却似韩侯临魏地，正如王剪出秦关。

那高太尉部领大军出城，来到长亭前下马，与众官作别。饮罢饯行酒，攀鞍上马，登程望济州进发。于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

却说十路军马，陆续都到济州。有节度使王文德，领着京兆等处一路军马，星夜奔济州来，离州尚有四十余里。当日催动人马，赶到一个去处，地名凤尾坡，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抹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后，山坡脚边，转出一彪军马来，当先一将拦路。那员将顶盔挂甲，插箭弯弓，去那弓袋箭壶内，侧插着小小两面黄旗，旗上各有五个金字，写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两手搦两杆钢枪。此将乃是梁山泊第一个惯冲头阵的勇将董平，因此人称为董一撞。董平勒定战马，截住大路，喝道："来的是那里兵马？不早早下马受缚，更待何时？"这王文德兜住马，呵呵大笑道："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你须曾闻我等十节度使，累建大功，名扬天下，上将王文德么？"董平大笑，喝道："只你便是杀晚爷的大顽！"王文德听了大怒，骂道："反国草寇，怎敢辱吾！"拍马挺枪，直取董平。董平也挺双枪来迎。两将斗到三十合，不分胜败。王文德料道赢不得董平，喝一声："少歇再战！"各归本阵。王文德分付众军，休要恋战，且冲过去。王文德在前，三军在后，大发声喊，杀将过去。

董平后面引军追赶，将过林子，正走之间，前面又冲出一彪军马来。为首一员上将，正是没羽箭张清，在马上大喝一声："休走！"手中拈定一个石子打将来，望王文德头上便着。急待躲时，石子打中盔顶，王文德伏鞍而走，跑马奔逃。两将赶来，看看赶上，只见侧首冲过一队军来。王文德看时，却是一般的节度使杨温军马，齐来救应。因此董平、张清不敢来追，自回去了。

两路军马，同入济州歇定，太守张叔夜接待各路军马。数日之间，前路报来，高太尉大军到了。十节度出城迎接，都参见了太尉，一齐护送入城，把州衙权为帅府，安歇下了。高太尉传下号令，教十路军马，都向城外屯驻，伺候刘梦龙水军到来。一同进发。这十路军马，各自都来下寨。近山砍伐木植，人家搬掳门窗，搭盖窝铺，十分害民。高太尉自在城中帅府内，定夺征进人马，无银两使用者，都充头哨出阵交锋；有银两者，留在中军，虚功滥报。似此奸弊，非止一端。有诗为证：

无钱疲卒当头阵，用幸精强殿后军。
正法废来真可笑，贪夫赃吏竞纷纷。

高太尉在济州不过一二日，刘梦龙战船到了，参见太尉。高俅随即便唤十节度使，都到厅前，共议良策。王焕等禀复道：“太尉先教马步军去探路，引贼出战，然后即调水路战船去劫贼巢，令其两下不能相顾，可获群贼矣。”高太尉从其所言。当时分拨王焕、徐京为前部先锋；王文德、梅展为合后收军；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保、李从吉为右军；项元镇、荆忠为前后救应使。党世雄引领三千精兵，上船协助刘梦龙水军船只，就行监战。诸军尽皆得令，整束了三日，请高太尉看阅诸路军马。高太尉亲自出城，一一点看了，便遣大小三军并水军，一齐进发，径望梁山泊来。

且说董平、张清回寨，说知备细。宋江与众头领统率大军，下山不远，早见官军到来。前军射住阵脚，两边拒定人马。只见先锋王焕出阵，使一条长枪，在马上厉声高叫：“无端草寇，敢死村夫，认得大将王焕么？”对阵绣旗开处，宋江亲自出马，与王焕声喏道：“王节度，你年纪高大了，不堪与国家出力。当枪对敌，恐有些一差二误，枉送了你一世清名。你回去罢，另教年纪小的出来战。”王焕听得大怒，骂道：“你这厮是个文面俗吏，安敢抗拒天兵！”宋江答道：“王节度，你休逞好手。我这一般儿‘替天行道’的好汉，不到得输与你！”王焕便挺枪戳将过来。宋江马后早有一将，銮铃响处，挺枪出阵。宋江看时，却是豹子头林冲，来战王焕。两马相交，众军助喊，高太尉自临阵前，勒住马看。只听得两军呐喊喝采，果是马军踏镫抬身看，步卒掀盔举眼观。两个施逞诸路枪法。但见：

一个屏风枪，势如霹雳；一个水平枪，勇若奔雷。一个朝天枪，难防难躲；一个钻风枪，怎敌怎遮。这个枪使得疾如孙策，那个枪使得猛似霸王。这个恨不得枪戳透九霄云汉，那个恨不得枪刺透九曲黄河。一个枪如蟒离岩洞，一个枪似龙跃波津。一个使枪的雄似虎吞羊，一个使枪的俊如雕扑兔。这个使枪的英雄盖尽梁山泊，那个使枪的威风播满宋乾坤。

王焕大战林冲，约有七八十合，不分胜败。两边各自鸣金，二骑分开，各归本阵。只见节度使荆忠到前军，马上欠身，禀复高太尉道：“小将愿与贼人决一阵，乞请钧旨。”高太尉便教荆忠出马交战。宋江马后銮铃响处，呼延灼来迎。荆忠使一口大杆刀，骑一匹瓜黄马，二将交锋。约斗二十合，被呼延灼卖个破绽，隔过大刀，顺手提起钢鞭来，只一下，打个衬手，正着荆忠脑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于马下。高俅看见折了一个节度使，火急便差项元镇，骤马挺枪，飞出阵前，大喝：“草贼，敢战吾么？”宋江马后双

枪将董平撞出阵前，来战项元镇。两个斗不到十合，项元镇霍地勒回马，拖了枪便走。董平拍马去赶，项元镇不入阵去，绕着阵脚，落荒而走。董平飞马去追。项元镇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拽满弓，翻身背射一箭。董平听得弓弦响，抬手去隔，一箭正中右臂，弃了枪，拨回马便走。项元镇挂着弓，拈着箭，倒赶将来。呼延灼、林冲见了，两骑马各出，救得董平归阵。高太尉挥指大军混战，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后面军马遮拦不住，都四散奔走。高太尉直赶到水边，却调人去接应水路船只。

且说刘梦龙和党世雄布领水军，乘驾船只，迤逦前投梁山泊深处来。只见茫茫荡荡，尽是芦苇蒹葭，密密遮定港汊。这里官船樯篙不断，相连十余里水面。正行之间，只听得山坡上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小船齐出，那官船上军士，先有五分惧怯，看了这等芦苇深处，尽皆慌了。怎禁得芦苇里面埋伏着小船齐出，冲断大队，官船前后不相救应。大半官军，弃船而走。梁山泊好汉，看见官军阵脚乱了，一齐鸣鼓摇船，直冲上来。刘梦龙和党世雄急回船时，原来经过的浅港内，都被梁山泊好汉用小船装载柴草，砍伐山中木植，填塞断了，那橹桨竟摇不动。众多军卒，尽弃了船只下水。刘梦龙脱下戎装披挂，爬过水岸，拣小路走了。这党世雄不肯弃船，只顾教水军寻港汊深处，摇动了行去。不到二里，只见前面三只小船，船上是阮氏三雄，各人手执蓼叶枪，挨近船边来。众多驾船军士，都跳下水里去了。党世雄自持铁槊，立在船头上，与阮小二交锋。阮小二也跳下水里去。阮小五、阮小七两个逼近身来。党世雄见不是头，撇了铁槊，也跳下水去了。只见水底下钻过船火儿张横来，一手揪住头发，一手提定腰胯，的溜溜丢上芦苇根头。先有十数个小喽啰躲在那里，挠钩套索搭住，活捉上水浒寨来。

却说高太尉见水面上船只，都纷纷滚滚，乱投山边去了。船上缚着的，尽是刘梦龙水军的旗号，情知水路里又折了一阵，忙传钧令，且教收兵回济州去，别作道理。

五军比及要退，又值天晚，只听得四下里火炮不住价响，宋江军马，不知几路杀将来。高太尉只叫得："苦了也！"正是：欢喜未来愁又至，才逢病退又遭殃。有分教：一枚太尉，翻为阴陵失路之人；十路雄兵，变作赤壁鏖兵之客。只教步卒无门归大寨，水军逃路到华胥。毕竟高太尉并十路军兵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西江月》：

软弱安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

钝斧锤砖易碎，快刀劈水难开。但看发白齿牙衰，惟有舌根不坏。

话说当下高太尉望见水路军士，情知不济，正欲回军，只听得四边炮响，急收聚众将，夺路而走。原来梁山泊只把号炮四下里施放，却无伏兵，只吓得高太尉心惊胆战，鼠窜狼奔，连夜收军回济州。计点步军，折陷不多，水军折其大半，战船没一只回来。刘梦龙逃难得回。军士会水的，逃得性命，不会水的，都淹死于水中。高太尉军威折挫，锐气衰残。且向城中屯驻军马，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再差人赍公文去催：不论是何船只，堪中的尽数拘拿，解赴济州，整顿征进。

却说水浒寨中，宋江先和董平上山，拔了箭矢，唤神医安道全用药调治。安道全使金枪药敷住疮口，在寨中养病。吴用收住众头领上山。水军头领张横解党世雄到忠义堂上请功，宋江教且押去后寨软监着。将夺到的船只，尽数都收入水寨，分派与各头领去了。

再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会集诸将，商议收剿梁山之策。数内上党节度使徐京禀道：“徐某幼年游历江湖，使枪卖药之时，曾与一人交游。那人深通韬略，善晓兵机，有孙、吴之才调，诸葛之智谋，姓闻名焕章，见在东京城外安仁村教学。若得此人来为参谋，可以敌吴用之诡计。”高太尉听说，便差首将一员，赍带段匹鞍马，星夜回东京，礼请这教村学秀才闻焕章，来为军前参谋。便要早赴济州，一同参赞军务。那员首将回京去，不得三五日，城外报来：“宋江军马，直到城边搦战。”高太尉听了大怒，随即点就本部军兵，

出城迎敌。就令各寨节度使，同出交锋。

却说宋江军马见高太尉提兵至近，急慌退十五里外平川旷野之地。高太尉引军赶去。宋江军马已向山坡边摆成阵势。红旗队里，捧出一员猛将，怎生披挂？但见：

戴一顶插交角，嵌金花，光挣挣铁幞头；拴一条长数尺，飞红霞，云彩彩红抹额；披一副黑扑扑，齐臻臻，退光漆，烈龙鳞，戗金乌油甲；系一条攒八宝，嵌七珍，金雀舌，双獭尾，玲珑碧玉带；穿一领按北方，如泼墨，结乌云，飘黑雾，俏身皂罗袍；着一对绿兜根，金落缝，走云芽，盘双凤，踏山麂皮靴；悬一张射双雕，落孤雁，鹊画宝雕弓；攒一壶穿银盔，透铁铠，点钢凿子箭；扌宛两条苍龙梢，排竹节，水磨打将鞭；骑一匹恨天低，嫌地窄，千里乌骓马。正是：斜按铁枪临阵上，浑如黑杀降凡间。

红旗上写的分明，乃是“双鞭呼延灼”，兜住马，横着枪，立在阵前。高太尉看见，道：“这厮便是统领连环马时，背反朝廷的。”便差云中节度使韩存保出马迎敌。这韩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画戟。两个在阵前更不打话，一个使戟去搠，一个用枪来迎。使戟的不放半分闲，使枪的岂饶些子空。两个战到五十余合，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拍着马望山坡下便走。韩存保紧要干功，跑着马赶来。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约赶过五七里，无人之处，看看赶上。呼延灼勒回马，带转枪，舞起双鞭来迎。两个又斗十数合之上，用双鞭分开画戟，回马又走。韩存保寻思：“这厮枪又近不得我，鞭又赢不得我，我不就这里赶上捉了这贼，更待何时！”抢将近来，赶转一两山嘴，有两条路，竟不知呼延灼何处去了。

韩存保勒马上坡来望时，只见呼延灼绕着一条溪走。存保大叫：“泼贼，你走那里去！快下马来受降，饶你命！”呼延灼不走，大骂存保。韩存保却大宽转来抄呼延灼后路。两个却好在溪边相迎着。一边是山，一边是溪，只中间一条路，两匹马盘旋不得。呼延灼道：“你不降我，更待何时！”韩存保道：“你是我手里败将，倒要我降你！”呼延灼道：“我漏你到这里，正要活捉你。你性命只在顷刻。”韩存保道：“我正来活捉你！”

两个旧气又起。韩存保挺着长戟，望呼延灼前心两胁软肚上，雨点般戳将来。呼延灼用枪左拨右逼，捽风般搠入来。两个又斗了三十来合。正斗到浓深处，韩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软胁搠来，呼延灼一枪望韩存保前心刺去。两个各把身躯一闪，两边军器都从胁下搠来。呼延灼挟住韩存保戟杆，韩存保

扭定呼延灼枪杆，两个都在马上你扯我拽，挟住腰胯，用力相挣。韩存保的马，后蹄先塌下溪里去了。呼延灼连人和马，也拽下溪里去了，两个在水中扭做一块，那两匹马践起水来，一人一身水。呼延灼弃了手里的枪，挟住他的戟杆，急去掣鞭时，韩存保也撇了他的枪杆，双手按住呼延灼两条臂，你揪我扯，两个都滚下水里去。那两匹马迸星也似跑上岸来，望山边去了。两个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军器，头上戴的盔没了，身上衣甲飘零，两个只把空拳来在水中厮打，一递一拳，正在深水里，又拖上浅水里来。正解拆不开，岸上一彪军马赶到，为头的是没羽箭张清。众人下手，活捉了韩存保。差人急去寻那走了的两匹战马，只见那马却听得马嘶人喊，也跑回来寻队，因此收住。又去溪中捞起军器还呼延灼，带湿上马，却把韩存保背剪缚在马上，一齐都奔峪口。有诗为证：

两人交战更蹺蹊，脱马缠绵浸碧溪。

可惜韩存英勇士，生擒活捉不堪题。

只见前面一彪军马，来寻韩存保，两家却好当住。为头两员节度使，一个是梅展，一个是张开。因见水渌渌地马上缚着韩存保，梅展大怒，舞三尖两刃刀直取张清。交马不到三合，张清便走，梅展赶来，张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石子飞来，正打中梅展额角，鲜血迸流，撇了手中刀，双手掩面。张清急便回马，却被张开搭上箭，拽满弓，一箭射来，张清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便倒。张清跳在一边，拈着枪便来步战。那张清原来只有飞石打将的本事，枪法上却慢。张开先救了梅展，次后来战张清。马上这条枪，神出鬼没。张清只办得架隔，遮拦不住，拖了枪便走入马军队里躲闪。张开枪马到处，杀得五六十马军四分五落，再夺得韩存保。却待回来，只见喊声大举，峪口两彪军到：一队是霹雳火秦明，一队是大刀关胜，两个猛将杀来。张开只保得梅展走了，那里顾得众军。两路杀入来，又夺了韩存保。张清抢了一匹马，呼延灼使尽气力，只好随众厮杀。一齐掩击到官军队前，乘势冲动，退回济州。梁山泊军马也不追赶，只将韩存保连夜解上山寨来。

宋江等坐在忠义堂上，见缚到韩存保来，喝退军士，亲解其索，请坐厅上，殷勤相待。韩存保感激无地。就请出党世雄相见，一同管待。宋江道：“二位将军，切勿相疑，宋江等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韩存保道：“前者陈太尉赍到招安诏敕来山，如何不乘机会去邪归正？”宋江答道：“便是朝廷诏书，写得不明。更兼用村醪倒换御酒，因此弟兄众人心皆不伏。那两个张干办、李虞候，擅作威福，耻

辱众将。”韩存保道：“只因中间无好人维持，误了国家大事。”宋江设筵管待已了，次日具备鞍马，送出谷口。

这两个在路上，说宋江许多好处。回到济州城外，却好晚了。次早入城来见高太尉，说宋江把二将放回之事。高俅大怒道：“这是贼人诡计，慢我军心！你这二人，有何面目见吾？左右，与我推出斩讫报来。”王焕等众官都跪下告道：“非干此二人之事，乃是宋江、吴用之计。若斩此二人，反被贼人耻笑。”高太尉被众人苦告，饶了两个性命，削去本身职事，发回东京泰乙宫听罪。这两个解回京师。

原来这韩存保是韩忠彦的侄儿，忠彦乃是国老太师，朝廷官员多有出他门下。有个门馆教授，姓郑名居忠，原是韩忠彦抬举的人，见任御史大夫。韩存保把上件事告诉他。居忠上轿，带了存保，来见尚书余深，同议此事。余深道：“须是禀得太师，方可面奏。”二人来见蔡京，说：“宋江本无异心，只望朝廷招安。”蔡京道：“前者毁诏谤上，如此无礼，不可招安，只可剿捕。”二人禀说：“前番招安，皆为去人不布朝廷德意，用心抚恤，不用嘉言，专说利害，以此不能成事。”蔡京方允。约至次日早朝，道君天子升殿，蔡京奏准，再降诏敕，令人招安。天子曰：“见今高太尉使人来请安仁村闻焕章为军前参谋，早赴边庭委用，就差此人为使前去。如肯来降，悉免本罪；如仍不伏，就着高俅定限，日下剿捕尽绝还京。”蔡太师写成草诏，一面取闻焕章赴省筵宴。原来这闻焕章是有名文士，朝廷大臣多有知识的，各备酒食迎接。席终各散，一边收拾起行。有诗为证：

教学先生最有才，天书特地召将来。

展开说地谈天口，便使恩光被草莱。

且不说这里闻焕章辞驾，同天使来。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心中烦恼。门吏报道：“牛邦喜到来。”高太尉便教唤至，拜罢。问道：“船只如何？”邦喜禀道：“于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余只，都到闸下。”太尉大喜，赏了牛邦喜，便传号令，教把船都放入阔港，每三只一排钉住，上用板铺，船尾用铁环锁定。尽数拨步军上船，其余军马，近水护送船只。比及编排得军士上船，训练得熟，已得半月之久，梁山泊尽都知了。吴用唤刘唐受计，掌管水路建功。众多水军头领，各各准备小船。船头上排排钉住铁叶，船舱里装载芦苇干柴，柴中灌着硫黄焰硝引火之物，屯住在小港内。却教炮手凌振于四望高山上，放炮为号。又于水边树木丛杂之处，都缚旌旗于树上。每一处都设金鼓火炮，虚屯人马，假设营垒。请公孙胜作法祭风。旱地上分三队军马接应。

梁山泊吴用指画已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催起军马，水路统军，却是牛邦喜，又同刘梦龙并党世英这三个掌管。高太尉披挂了，发三通擂鼓，水港里船开，旱路上马发，船行似箭，马去如飞，杀奔梁山泊来。先说水路里船只，连篙不断，金鼓齐鸣，迤逦杀入梁山深处，并不见一只船。看看渐近金沙滩，只见荷花荡里两只打鱼船，每只船上只有两个人，拍手大笑。头船上刘梦龙便叫放箭乱射，渔人都跳下水底去了。刘梦龙催动战船，渐近金沙滩头，一带阴阴的都是细柳，柳树上拴着两头黄牛，绿莎草上睡着三四个牧童，远远地又有一个牧童，倒骑着一头黄牛，口中呜呜咽咽吹着一管笛子来。刘梦龙便教先锋悍勇的，首先登岸。那几个牧童跳起来，呵呵大笑，都穿入柳阴深处去了。前队五七百人抢上岸去，那柳阴树中一声炮响，两边战鼓齐鸣。左边就冲出一队红甲军，为头是霹雳火秦明；右边冲出一队黑甲军，为头是双鞭将呼延灼。各带五百军马，截出水边。刘梦龙急招呼军士下船时，已折了大半军校。牛邦喜听得前军喊起，便教后船且退。只听得山顶上连珠炮响，芦苇中飕飕有声，却是公孙胜披发仗剑，踏罡布斗，在山顶上祭风。初时穿林透树，次后走石飞沙，须臾白浪掀天，顷刻黑云覆地，红日无光，狂风大作。刘梦龙急教棹船回时，只见芦苇丛中，藕花深处，小港狭汊，都棹出小船来，钻入大船队里。鼓声响处，一齐点着火把。原来这小船上，都是吴用主意授计与刘唐，尽使水军头领，装载芦苇干柴硫黄焰硝，杂以油薪。霎时间大火竟起，烈焰飞天，四分五落，都穿在大船内。前后官船，一齐烧着。怎见得火起？但见：

黑烟迷绿水，红焰起清波。风威卷荷叶满天飞，火势燎芦林连梗断。神号鬼哭，昏昏日色无光；岳撼山崩，浩浩波声鼎沸。舰航遮洋尽倒，柁橹艨艟皆休。先锋将魄散魂飞，合后兵心惊胆裂。荡桨的首先落水，点篙的无路逃生。船尾旌旗，不见青红交杂；柁楼剑戟，难排霜刃争叉。副将忙举哀声，主帅先寻死路。却似骊山顶上，周幽王褒姒戏诸侯；有若夏口三江，施妙策周郎破曹操。千千条火焰连天起，万万道烟霞贴水飞。

当时刘梦龙见满港火飞，战船都烧着了，只得弃了头盔衣甲，跳下水去。又不敢傍岸，拣港深水阔处，赴将开去逃命。芦林里面，一个人独驾着小船，直迎将来。刘梦龙便钻入水底下去，却好有一个人拦腰抱住，拖上船来。撑船的是出洞蛟童威，拦腰抱的是混江龙李俊。却说牛邦喜见四下官船队里火着，也弃了戎装披挂，却待下水，船梢上钻起一个人来，拿着挠钩，劈头搭住，倒拖下水里去。那人是船火儿张横。这梁山泊内水面上，杀得尸横遍野，

血溅波心，焦头烂额者，不计其数。只有党世英摇着小船，正走之间，芦林两边弩箭弓矢齐发，射死水中。众多军卒会水的，逃得性命回去；不会水的，尽皆淹死；生擒活捉者，都解投大寨。李俊捉得刘梦龙，张横捉得牛邦喜，欲待解上山寨，惟恐宋江又放了。两个好汉自商量，把这二人就路边结果了性命，割下首级送上山来。

再说高太尉引领马军，在水边策应。只听得连珠炮响，鼓声不绝。料道是水面上厮杀，骤着马前来，靠山临水探望。只见纷纷军士，都从水里逃命，爬上岸来。高俅认得是自家军校，问其缘故，说被放火烧尽船只，俱各不知所在。高太尉听了，心内越慌。但望见喊声不断，黑烟满空。急引军回旧路时，山前鼓声响处，冲出一队马军拦路，当先急先锋索超，轮起开山大斧，骤马抢近前来。高太尉身边节度使王焕，挺枪便出与索超交战。斗不到五合，索超拨回马便走。高太尉引军追赶，转过山嘴，早不见索超。正走间，背后豹子头林冲引军赶来，又杀一阵。再走不过六七里，又是青面兽杨志引军赶来，又杀一阵。又奔不到八九里，背后美髯公朱仝赶上来又杀一阵。这是吴用使的追赶之计，不去前面拦截，只在背后赶杀。败军无心恋战，只顾奔走，救护不得后军。因此高太尉被追赶得慌，飞奔济州，比及入得城时，已自三更；又听得城外寨中火起，喊声不绝。原来被石秀、杨雄埋伏下五百步军，放了三五把火，潜地去了。惊得高太尉魂不附体，连使人探视。回报“去了”，方才放心。整点军马，折其大半。有诗为证：

赤壁鏖兵事可徵，高俅计拙亦无凭。

雄兵返败梁山泊，回首羞将大府登。

高俅正在纳闷间，远探报道：“天使到来。”高俅遂引军马并节度使出城迎接，见了天使。就说降诏招安一事。都与闻焕章参谋使相见了，同进城中帅府商议。高太尉先讨抄白备诏观看。待不招安来，又连折了两阵，拘刷得许多船只，又被尽行烧毁；待要招安来，恰又羞回京师。心下踌躇数日，主张不定。

不想济州有一个老吏，姓王名瑾，那人平生尅毒，人尽呼为剜心王，却是太守张叔夜拨在帅府供给的吏。因见了诏书抄白，更打听得高太尉心内迟疑不决，遂来帅府，呈献利便事件，禀说：“贵人不必沉吟，小吏看见诏上已有活路。这个写草诏的翰林待诏，必与贵人好，先开下一个后门了。”高太尉见说大惊，便问道：“你怎见得先开下后门？”王瑾禀道：“诏书上最要紧是中间一行，道是：‘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这一句

是囫囵话。如今开读时，却分作两句读。将‘除宋江’另做一句，‘卢俊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另做一句。赚他漏到城里，捉下为头宋江一个，把来杀了。却将他手下众人，尽数拆散，分调开去。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但没了宋江，其余的做得甚用！此论不知太尉恩相贵意若何？”

高俅大喜，随即升王瑾为帅府长史。便请闻参谋说知此事，一同计议。闻焕章谏道：“堂堂天使，只可以正理相待，不可行诡诈于人。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谋之人识破，翻变起来，深为未便。”高太尉道：“非也！自古兵书有云：‘兵行诡道’，岂可用得正大。”闻参谋道：“然虽‘兵行诡道’，这一事是天子圣旨，乃以取信天下。自古王言如纶如綍，因此号为玉音，不可移改。今若如此，后有知者，难以此为准信。”高太尉道：“且顾眼下，却又理会。”遂不听闻焕章之言，先遣一人往梁山泊报知，令宋江等全伙，前来济州城下，听天子诏敕，赦免罪犯。未知真假何如？有诗为证：

远捧泥书出大邦，谆谆天语欲招降。

高俅轻信奸人语，要构阴谋杀宋江。

却说宋江又赢了高太尉这一阵，烧了的船，令小校搬运做柴，不曾烧的，拘收入水寨。但是活捉的军将，尽数陆续放回济州。当日宋江与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上商议事务，小校报道：“济州府差人上山来，报道：‘朝廷特遣天使颁降诏书，赦罪招安，加官赐爵。特来报喜。’”宋江听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便叫请那报事人到堂上问时，那人说道：“朝廷降诏，特来招安。高太尉差小人前来报请大小头领，都要到济州城下行礼，开读诏书。并无异议，勿请疑惑。”宋江叫请军师商议定了，且取银两段匹，赏赐来人，先发付回济州去了。

宋江传下号令，大小头领，尽教收拾，便去听开读诏书。卢俊义道：“兄长且未可性急，诚恐这是高太尉的见识，兄长且不可便去。”宋江道：“你们若如此疑心时，如何能勾归正？众人好歹去走一遭。”吴用笑道：“高俅那厮被我们杀得胆寒心碎，便有十分的计策，也施展不得。放着众弟兄一班好汉，不要疑心，只顾跟随宋公明哥哥下山。我这里先差黑旋风李逵引着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将带步军一千，埋伏在济州东路；再差一丈青扈三娘，引着顾大嫂、孙二娘、王矮虎、孙新、张青，将带马军一千，埋伏在济州西路。若听得连珠炮响，杀奔北门来取齐。”吴用分调已定，众头领都下山，只留水军头领看守寨栅。

只因高太尉要用诈术，诱引这伙英雄下山，不听闻参谋谏劝。谁想只就

济州城下，翻为九里山前；梁山泊边，变作三江夏口。却似狼临犬队，虎入羊群。正是：只因一纸君王诏，惹起全班壮士心。毕竟众好汉怎地大闹济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诗曰：

乾坤日月如梭急，万死千生如瞬息。
只因政化多乖违，奋剑挥刀动白日。
梁山义士真英豪，矢心忠义凌云霄。
朝廷遣将非仁义，致令壮士心劳忉。
高俅不奉朝廷意，狡狯萦心竟妖魅。
诏书违戾害心萌，济州黎庶肝涂地。
仁存方寸不在多，机关万种将如何？
九重天远岂知得，纷纷寰海兴干戈。

话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帅府坐地，唤过王焕等众节度商议，传令将各路军马，拔寨收入城中；教见在节度使，俱各全副披挂，伏于城内；各寨军士，尽数准备，摆列于城中；城上俱各不竖旌旗，只于北门上立黄旗一面，上书“天诏”二字。高俅与天使众官，都在城上，只等宋江到来。

当日梁山泊中，先差没羽箭张清，将带五百哨马，到济州城边，周回转了一遭，望北去了；须臾，神行太保戴宗，步行来探了一遭。人报与高太尉，亲自临月城上女墙边，左右从者百余人，大张麾盖，前设香案。遥望北边，宋江军马到来。前面金鼓，五方旌旗，众头领簇箕掌、栲栳圈，雁翅一般摆列将来。当先为首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在马上欠身，与高太尉声喏。高太尉见了，使人在城上叫道：“如今朝廷赦你们罪犯，特来招安，如何披甲前来？”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复道：“我等大小人员，未蒙恩泽，不知诏意若何，未敢去其介胄。望太尉周全，可尽唤在城百姓耆老，一同听诏，那时承恩卸甲。”高太尉出令，教唤在城耆老百姓，尽都上城听诏。无移时纷纷滚滚，尽皆到了。

宋江等在城下，看见城上百姓老幼摆满，方才勒马向前。鸣鼓一通，众将下马。鸣鼓二通，众将步行到城边。背后小校，牵着战马，离城一箭之地，齐齐地伺候着。鸣鼓三通，众将在城下拱手，共听城上开读诏书。那天使读道：

> “制曰：人之本心，本无二端；国之恒道，俱是一理。作善则为良民，造恶则为逆党。为恶党者，此非正命，深可悯焉。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不蒙善化，未复良心。今差天使颁降诏书，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其为首者，诣京谢恩；协随助者，各归乡闾。毋违朕意，以负汝怀。呜呼，速沾雨露，以就去邪归正之心；毋犯雷霆，当效革故鼎新之意。故兹诏示，想宜悉知。
>
> 宣和　　年　　月　　日。”

当时军师吴用正听读到“除宋江”三字，便目视花荣道：“将军听得么？”却才读罢诏书，花荣大叫：“既不赦我哥哥，我等投降则甚！”搭上箭，拽满弓，望着那个开诏使臣道：“看花荣神箭！”一箭射中面门，众人急救。城下众好汉一齐叫声：“反！”乱箭望城上射来。高太尉回避不迭。四门突出军马来。宋江军中，一声鼓响，一齐上马便走。城中官军追赶，约有五六里回来。只听得后军炮响，东有李逵，引步军杀来；西有扈三娘，引马军杀来。两路军兵，一齐合到。城内官军只怕有埋伏，都急退时，宋江全伙却回身卷杀将来，三面夹攻。城中军马大乱，急急奔回，杀死者多。宋江收军，不教追赶，自回梁山泊去了。

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写表，申奏朝廷，称说宋江贼寇射死天使，不伏招安。外写密书，送与蔡太师、童枢密、杨太尉，烦为商议；教太师奏过天子，沿途接应粮草，星夜发兵前来，并力剿捕群贼。

却说蔡太师收得高太尉密书，径自入朝，奏知天子。天子闻奏，龙颜不悦，云：“此寇数辱朝廷，累犯大逆！”随次降敕，教诸路各助军马，并听高太尉调遣。杨太尉已知节次失利，再于御营司选拨二将，就于龙猛、虎翼、捧日、忠义四营内，各选精兵五百，共计二千，跟随两个上将，去助高太尉杀贼。

这两员将军是谁？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护驾将军丘岳；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车骑将军周昂。这两个将军，累建奇功，名闻海外，深通武艺，威镇京师；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当时杨太尉点定二将，限目下起身。来辞蔡太师。蔡京分付道：

“小心在意，早建大功，必当重用。”二将辞谢了，去四营内，一个个选拣长身体健，腰细膀阔，山东、河北，能登山，惯赴水，那一等精锐军汉，拨与二将。这丘岳、周昂辞了众省院官，去辞杨太尉，禀说明日出城。杨太尉各赐与二将五匹好马，以为战阵之用。就教披挂，列布出城，教东京百姓看这队军马。二人谢了太尉，各自回营，收拾起身。

次日，军兵拴束了行程，都在御营司前伺候。丘岳、周昂二将，分做四队。龙猛、虎翼二营一千军，有二千余骑军马，丘岳总领；捧日、忠义二营一千军，也有二千余骑军马，周昂总领。又有一千步军，分与二将随从。丘岳、周昂到辰牌时分，摆列出城。杨太尉亲自在城门上看军。且休说小校威雄，亲随勇猛，去那两面绣旗下，一丛战马之中，簇拥着护驾将军丘岳。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缨撒火，锦兜鍪，双凤翅照天盔；披一副绿绒穿，红锦套，嵌连环锁子甲；穿一领翠沿边，珠络缝，荔枝红，圈金绣戏狮袍；系一条衬金叶，玉玲珑，双獭尾，红鞓钉盘螭带；着一双簇金线，海驴皮，胡桃纹，抹绿色云根靴；弯一张紫檀靶，泥金梢，龙角面，虎筋弦宝雕弓；悬一壶紫竹杆，朱红扣，凤尾翎，狼牙金点钢箭；挂一口七星装，沙鱼鞘，赛龙泉，欺巨阙霜锋剑；横一把撒朱缨，水磨杆，龙吞头，偃月样三停刀；骑一匹快登山，能跳涧，背金鞍，摇玉勒胭脂马。

那丘岳坐在马上，昂昂奇伟，领着左队人马。东京百姓看了，无不喝采。随后便是右队捧日、忠义两营军马，端的整齐。去那两面绣旗下，一丛战马之中，簇拥着车骑将军周昂。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吞龙头，撒青缨，珠闪烁烂银盔；披一副损枪尖，坏箭头，衬香绵熟钢甲；穿一领绣牡丹，飞双凤，圈金线绛红袍；系一条称狼腰，宜虎体，嵌七宝麒麟带；着一双起三尖，海兽皮，倒云根虎尾靴；弯一张雀画画，龙角靶，紫综绣六钧弓；攒一壶皂雕翎，铁梨杆，透唐猊凿子箭；使一柄欺袁达，赛石丙，劈开山金蘸斧；骑一匹负千斤，高八尺，能冲阵火龙驹；悬一条简银杆，四方棱，赛金光劈楞简；好似南天六丁将，浑如西岳巨灵神。

这周昂坐在马上，亭亭威猛，领着右队人马，来到城边，与丘岳下马来，拜辞杨太尉，作别众官，离了东京，取路望济州进发。

且说高太尉在济州和闻参谋商议，比及添拨得军马到来，先使人去近处山上，砍伐木植大树；附近州县，拘刷造船匠人，就济州城外搭起船场，打

造战船。一面出榜，招募敢勇水手军士。

济州城中客店内，歇着一个客人，姓叶名春，原是泗州人氏，善会造船。因来山东，路经梁山泊过，被他那里小伙头目劫了本钱，流落在济州，不能勾回乡。知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征进梁山泊，以图取胜，将纸画成船样，来见高太尉。拜罢，禀道："前者恩相以船征进，为何不能取胜？盖因船只皆是各处拘刷将来的，使风摇橹，俱不得法。更兼船小底尖，难以用武。叶春今献一计，若要收伏此寇，必须先造大船数百只。最大者名为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船中可容数百人。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外用竹笆遮护，可避箭矢，船面上竖立弩楼，另造划车，摆布放于上。如要进发，垛楼上一声梆子响，二十四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其船如飞，他将何等船只可以拦当？若是遇着敌军，船面上伏弩齐发，他将何物可以遮护？其第二等船，名为小海鳅船，两边只用十二部水车，船中可容百十人。前面后尾，都钉长钉，两边亦立弩楼，仍设遮洋笆片。这船却行梁山泊小港，当住这厮私路伏兵。若依此计，梁山之寇，指日唾手可平。"高太尉听说，看了图样，心中大喜。便叫取酒食衣服，赏了叶春，就着他监造战船都作头。连日晓夜催并，砍伐木植，限日定时，要到济州交纳。各路府州县，均派合用造船物料。如若违限二日，笞四十。每三日加一等。若违限五日外者，定依军令处斩。各处逼迫，守令催督，百姓亡者数多，万民嗟怨。有诗为证：

井蛙小见岂知天，可慨高俅听谲言。
毕竟鳅船难取胜，伤财劳众更徒然。

且不说叶春监造海鳅等船。却说各处添拨水军人等，陆续都到济州。高太尉俱各分拨各寨节度使下听调，不在话下。只见门吏报道："朝廷差遣丘岳、周昂二将到来。"高太尉令众节度使出城迎接。二将到帅府，参见了太尉，亲赐酒食，抚慰已毕。一面差人赏军，一面管待二将。二将便请太尉将令，引军出城搦战。高太尉道："二公且消停数日，待海鳅船完备，那时水陆并进，船骑双行，一鼓可平贼寇。"丘岳、周昂禀道："某等觑梁山泊草寇如同儿戏！太尉放心，必然奏凯还京。"高俅道："二将若果应口，吾当奏知天子前，必当重用。"是日宴散，就帅府前上马，回归本寨，且把军马屯驻听调。

不说高太尉催促造船征进。却说宋江与众头领自从济州城下叫反杀人，奔上梁山泊来，却与吴用等商议道："两次招安，都伤犯了天使，越增的罪恶重了，如何是好？朝廷必然又差军马来讨罪。"便差小喽啰下山，去探事情如何，火急回报。不数日，只见小喽啰探知备细，报上山来。忠义堂上宋江与军师

吴用等相论：高俅近日招募一水军，叫叶春为作头，打造大小海鳅船数百只。东京又新遣差两个御前指挥使，到来助战，一个姓丘名岳，一个姓周名昂，二将英勇。各路又添拨到许多人马，前来助战。宋江便与吴用计议道：“似此大船，飞游水面，如何破得？”吴用笑道：“有何惧哉！只消得几个水军头领便了。旱路上交锋，自有猛将应敌。然虽如此，料这等大船，要造必在数旬间方得成就。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先教一两个弟兄，去那造船厂里，先薅恼他一遭，后却和他慢慢地放对。”宋江道：“此言最好。可教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这两个走一遭。”吴用道：“再叫张青、孙新扮作拽树民夫，杂在人丛里，入船厂去。却叫顾大嫂、孙二娘，扮做送饭妇人，和一般的妇人杂将入去。却教时迁、段景住接应前后。”唤到堂上，听令已了。这两个欢喜无限，分投下山，自去行事。

却说高太尉晓夜催促，督造船只，朝暮捉拿民夫供役。那济州东路上一带，都是船厂，攒造大海鳅船百只，何止匠人数千，纷纷攘攘。那等蛮军，都拔出刀来，唬吓民夫，无分星夜，要攒完备。

是日，时迁、段景住先到了厂内。两个商量道：“眼见的孙、张二夫妻，只是去船厂里放火，我和你也去那里，不显我和你高强。我们只伏在这里左右，等他船厂里火发，我便却去城门边伺候，必然有救军出来，乘势闪将入去，就城楼上放起火来。你便却去城西草料场里，也放起把火来，教他两个里救应不迭。教他这场惊吓不小。”两个自暗暗地相约了，身边都藏了引火的药头，各自去寻个安身之处。

却说张青、孙新两个，来到济州城下，看见三五百人，拽木头，入船厂里去。张、孙二人，杂在人丛里，也去拽木头投厂里去。厂门口约有二百来军汉，各带腰刀，手拿棍棒，打着民夫，尽力拖拽入厂里面交纳。团团一遭，都是排栅，前后搭盖茅草厂屋，有三二百间。张青、孙新入到里面看时，匠人数千，解板的在一处，钉船的在一处，艌船的在一处。匠人民夫，乱滚滚往来，不记其数。这两上径投做饭的笆棚下去躲避。孙二娘、顾大嫂两个，穿了些腌腌臜臜衣服，各提着个饭罐，随着一般送饭的妇人，打哄入去。看看天色渐晚，月色光明。众匠人大半尚兀自在那里挣攒未办的工程。有诗为证：

战船打造役生灵，枉费工夫用不成。
内外不知谁放火，可怜烧得太无情。

当晚约有二更时分，孙新、张青在左边船厂里放火，孙二娘、顾大嫂在右边船厂里放火。两势下火起，草屋焰腾腾地价烧起来。船厂内民夫工匠，一

齐发喊，拔翻排栅，各自逃生。

高太尉正睡间，忽听得人报道："船场里火起！"急忙起来，差拨官军，出城救应。丘岳、周昂二将，各引本部军兵，出城救火。去不多时，城楼上一把火起。高太尉听了，亲自上马，引军上城救火时，又见报道："西草场内，又一把火起，照耀浑如白日。"丘、周二将引军去西草场中救护时，只听得鼓声振地，喊杀连天。原来没羽箭张清，引着五百骠骑马军在那里埋伏，看见丘岳、周昂引军来救应，张清便直杀将来，正迎着丘岳、周昂军马。张清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丘岳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张清。张清手搦长枪来迎，不过三合，拍马便走。丘岳要逞功劳，随后赶来，大喝："反贼休走！"张清按住长枪，轻轻去锦袋内偷取个石子在手，扭回身躯，看丘岳来得较近，手起喝声道："着！"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门，翻身落马。周昂见了，便和数个牙将，死命来救丘岳。周昂战住张清，众将救得丘岳上马去了。张清与周昂战不到数合，回马便走。周昂不赶，张清又回来。却见王焕、徐京、杨温、李从吉四路军到。张清手招引了五百骠骑军，竟回旧路去了。这里官军恐有伏兵，不敢去赶，自收军兵回来，且只顾救火。三处火灭，天色已晓。

高太尉教看丘岳中伤如何。原来那一石子正打着面门，唇口里打落了四个牙齿，鼻子嘴唇都打破了。高太尉着令医人治疗，见丘岳重伤，恨梁山泊深入骨髓。一面使人唤叶春分付，教在意造船征进。船厂四围，都教节度使下了寨栅，早晚提备，不在话下。

却说张青、孙新夫妻四人，俱各欢喜。时迁、段景住两个，都回旧路。六人已自都有部从人马，迎接回梁山泊去了。都到忠义堂上，说放火一事。宋江大喜，设宴特赏六人。自此之后，不时间使人探视。

造船将完，看看冬到。其年天气甚暖，高太尉心中大喜，以为天助。叶春造船，已都完办。高太尉催趱水军，都要上船，演习本事。大小海鳅等船，陆续下水。城中帅府，招募到四山五岳水手人等，约有一万余人。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学踏车，着一半学放弩箭。不过二十余日，战船演习，已都完足了。叶春请太尉看船。有诗为证：

自古兵机在速攻，锋摧师老岂成功。
高俅卤莽无通变，经岁劳民造战艟。

是日，高俅引领众多节度使、军官头目，都来看船。把海鳅船三百余只，分布水面。选十数船只，遍插旌旗，筛锣击鼓，梆子响处，两边水车一齐踏动，端的是风飞电走。高太尉看了，心中大喜："似此如飞船只，此寇将何拦

截！此战必胜！”随取金银段匹，赏赐叶春。其余人匠，各给盘缠，疏放归家。

次日，高俅令有司宰乌牛白马，果品猪羊，摆列金银钱纸，致祭水神。排列已了，众将请太尉行香。丘岳疮口已完，恨入心髓，只要活捉张清报仇。当同周昂与众节度使，一齐都上马，跟随高太尉到船边下马，随侍高俅，致祭水神。焚香赞礼已毕，烧化楮帛。众将称贺已了。高俅叫取京师原带来的歌儿舞女，都令上船作乐侍宴。一面教军健车船演习，飞走水面。船上笙箫谩品，歌舞悠扬，游玩终夕不散。当夜就船中宿歇。次日，又设席面饮酌。一连三日筵宴，不肯开船。忽有人报道："梁山泊贼人，写一首诗，贴在济州城里土地庙前。有人揭得在此。"写道：

"生擒杨戬与高俅，扫荡中原四百州。
便有海鳅船万只，俱来泊内一齐休！"

高太尉看了诗，大怒，便要起军征剿，"若不杀尽贼寇，誓不回军！"闻参谋谏道："太尉暂息雷霆之怒。想此狂寇惧怕，特写恶言唬吓，不为大事。消停数日之间，拨定了水陆军马，那时征进未迟。目今深冬，天气和暖，此是天子洪福，元帅虎威也。"高俅听罢甚喜。遂入城中，商议拨军遣将。旱路上便调周昂、王焕同领大军，随行策应。却调项元镇、张开，总领军马一万，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条大路上守住厮杀。原来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茫茫荡荡，都是芦苇野水。近来只有山前这条大路，却是宋公明方才新筑的，旧不曾有。高太尉教调马军先进，截住这条路口。其余闻参谋、丘岳、徐京、梅展、王文德、杨温、李从吉，长史王瑾，造船人叶春，随行牙将，大小军校，随从人等，都跟高太尉上船征进。闻参谋谏道："主帅只可监督马军，陆路进发，不可自登水路，亲临险地。"高太尉道："无伤！前番二次，皆不得其人，以致失陷了人马，折了许多船只。今番造得若干好船，我若不亲临监督，如何擒捉此寇？今次正要与贼人决一死战，汝不必多言。"闻参谋再不敢开口，只得跟随高太尉上船。高俅拨三十只大海鳅船，与先锋丘岳、徐京、梅展管领，拨五十只小海鳅船开路，令杨温同长史王瑾、船匠叶春管领。头船上立两面大红绣旗，上书十四个金字道："搅海翻江冲白浪，安邦定国灭洪妖。"中军船上，却是高太尉、闻参谋，引着歌儿舞女，自守中军队伍。向那三五十只大海鳅船上，摆开碧油幢、帅字旗、黄钺白旄、朱幡皂盖、中军器械。后面船上，便令王文德、李从吉压阵。此是十一月中时。马军得令先行。水军先锋丘岳、徐京、梅展三个，在头船上，首先进发。飞云卷雾，望梁山泊来。但见海鳅船：

前排箭洞，上列弩楼。冲波如蛟蜃之形，走水似鲲鲸之势。龙鳞密布，左右排二十四部绞车；雁翅齐分，前后列一十八般军器。青布织成皂盖，紫竹制作遮洋。往来冲击似飞梭，展转交锋欺快马。五方旗帜翻风，遍插垛楼；两下甲兵挺剑，皆潜复道。搅起掀天骇浪，掀翻滚雪洪涛。来时金鼓喧阗，到处波澜汹涌。荷叶池中风雨响，蒹葭丛里海鳅来。

当下三个先锋，催动船只，把小海鳅分在两边，当住小港；大海鳅船望中进发。众军诸将，正如蟹眼鹤顶，只望前面奔窜，迤逦来到梁山泊深处。宋江、吴用，已知备细，预先布置已定，单等官军船只到来。

只见远远地早有一簇船来，每只船上，只有十四五人，身上都有衣甲，当中坐着一个头领。前面三只船上，插着三把白旗，旗上写道："梁山泊阮氏三雄"，中间阮小二，左边阮小五，右边阮小七。远远地望见明晃晃都是戎装衣甲，却原来尽把金银箔纸糊成的。三个先锋见了，便叫前船上将火炮、火枪、火箭一齐打放。那三阮全然不惧，料着船近，枪箭射得着时，发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又行不过三里来水面，见三只快船，抢风摇来。头只船上，只有十数个人，都把青黛、黄丹、土硃、泥粉抹在身上，头上披着发，口中打着唿哨，飞也似来。两边两只船上，都只五七个人，搽红画绿不等。中央是玉幡竿孟康，左边是出洞蛟童威，右边是翻江蜃童猛。这里先锋丘岳，又叫打放火器，只见对面发声喊，都弃了船，一齐跳下水里去了。又捉得三只空船。再行不得三里多路，又见水面上三只中等船来。每船上四把橹，八个人摇动，十余个小喽啰，打着一面红旗，簇拥着一个头领，坐在船头上，旗上写："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左边这只船上，坐着这个头领，手搦铁枪，打着一面绿旗，上写道："水军头领船火儿张横"。右边那只船上，立着那个好汉，上面不穿衣服，下腿赤着双脚，腰间插着几个铁凿，手中挽个铜锤，打着一面皂旗，银字，上书："头领浪里白跳张顺"。乘着船，高声说道："承谢送船到泊！"三个先锋听了，喝教放箭。弓弩响时，对面三只船上众好汉，都翻筋斗跳下水里去了。

此是暮冬天气，官军船上招来的水手军士，那里敢下水去。正犹豫间，只听得梁山泊顶上，号炮连珠价响。只见四分五落，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来，水面如飞蝗一般。每只船上，只三五个人，船舱中竟不知有何物。大海鳅船要撞时，又撞不得。水车正要踏动时，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车辐板，竟踏不动。弩楼上放箭时，小船上人一个个自顶片板遮护。看看逼将拢来，一个把挠钩搭住了舵，一个把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早有五六十个扒上先锋

船来。官军急要退时，后面又塞定了，急切退不得。前船正混战间，后船又大叫起来。高太尉和闻参谋在中军船上，听得大乱，急要上岸。只听得芦苇中金鼓大振，舱内军士一齐喊道："船底漏了！"滚滚走入水来。前船后船，尽皆都漏，看看沉下去。四下小船，如蚂蚁相似，望大船边来。高太尉新船，缘何得漏？却原来是张顺引领一班儿高手水军，都把锤凿在水底下凿透船底，四下里滚入水来。

高太尉扒去舵楼上，叫后船救应。只见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将起来，便跳上舵楼来，口里说道："太尉，我救你性命！"高俅看时，却不认得。那人近前，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帻，一手提住腰间束带，喝一声："下去！"把高太尉扑同地丢下水里去。堪嗟架海擎天手，翻作生擒败阵人。有诗为证：

攻战鳅船事已空，高俅人马竟无功。
堂堂奉命勤王将，却被生擒落水中。

只见傍边两只小船，飞来救应，拖起太尉上船去。那个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水里拿人，浑如瓮中捉鳖，手到拈来。前船丘岳见阵势大乱，急寻脱身之计。只见傍边水手丛中，走出一个水军来。丘岳不曾提防，被他赶上，只一刀，把丘岳砍下船去。那个便是梁山泊锦豹子杨林。徐京、梅展见杀了先锋丘岳，两个奔来杀杨林。水军丛中，连抢出四个小头领来：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一个是病大虫薛永，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一个是操刀鬼曹正，一发从后面杀来。徐京见不是头，便跳下水去逃命，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彼，又吃拿了。薛永将梅展一枪搠着腿股，跌下舱里去。原来八个头领来投充水军，尚兀自有三个在前船上：一个是青眼虎李云，一个是金钱豹子汤隆，一个是鬼脸儿杜兴。众节度使便有三头六臂，到此也施展不得。梁山泊宋江、卢俊义，已自各分水陆进攻。宋江掌水路，卢俊义掌旱路。

休说水路全胜，且说卢俊义引领诸将军马，从山前大路杀将出来，正与先锋周昂、王焕马头相迎。周昂见了，当先出马，高声大骂："反贼认得俺么？"卢俊义大喝："无名小将，死在目前，尚且不知！"便挺枪跃马，直奔周昂。周昂也轮动大斧，纵马来敌。两将就山前大路上交锋，斗不到二十余合，未见胜败。只听得后队马军发起喊来。原来梁山泊大队军马，都埋伏在山前两下大林丛中，一声喊起，四面杀将出来。东南关胜、秦明，西北林冲、呼延灼，众多英雄，四路齐到。项元镇、张开那里拦当得住，杀开条路，先逃性命走了。周昂、王焕不敢恋战，拖了枪斧，拨回马，也随从项元镇、张开夺路而走，逃入济州城中，扎住军马，打听消息。

再说宋江掌水路，捉了高太尉，急教戴宗传令，不许杀害军士。中军大海鳅船上，闻参谋等，并歌儿舞女，一应部从，尽掳过船。鸣金收军，解投大寨。宋江、吴用、公孙胜等，都在忠义堂上，见张顺水渌渌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段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高俅慌忙答礼。宋江叫吴用、公孙胜扶住，拜罢，就请上坐。再叫燕青传令下去："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号令下去不多时，只见纷纷解上人来。童威、童猛解上徐京；李俊、张横解上王文德；杨雄、石秀解上杨温；三阮解上李从吉；郑天寿、薛永、李忠、曹正解上梅展；杨林解献丘岳首级；李云、汤隆、杜兴解献叶春、王瑾首级；解珍、解宝掳捉闻参谋并歌儿舞女，一应部从，解将到来。单单只走了四人：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宋江都教换了衣服，从新整顿，尽皆请到忠义堂上，列坐相待。但是活捉军士，尽数放回济州。另教安排一只好船，安顿歌儿舞女，一应部从，令他自行看守。有诗为证：

奉命高俅欠取裁，被人活捉上山来。

不知忠义为何物，翻宴梁山啸聚台。

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筵宴。一面分投赏军，一面大吹大擂，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各施礼罢，宋江执盏擎杯，吴用、公孙胜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侍立相待。宋江乃言道："文面小吏，安敢反逆圣朝！奈缘积累罪犯，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屡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勇烈，智勇威严，尽是锦衣绣袄，不似上阵之时，先有五分惧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宋江听了大喜，拜谢太尉。当日筵会，虽无炮凤烹龙，端的有肉山酒海。大小头领，轮番把盏，殷勤相劝。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跤，天下无对。"高俅便起身来，脱了衣裳，要与燕青厮扑。众头领见宋江敬他是个天朝太尉，没奈何处，只得随顺听他说；不想要勒燕青相扑，正要灭高俅的嘴，都起身来道："好，好！且看相扑！"众人都哄下堂去。宋江亦醉，主张不定。两个脱了衣裳，就厅阶上，宋江叫把软褥铺下。两个在剪绒毯上，吐个门户。高俅抢将入来，燕青手到，

把高俅扭捽得定，只一跤，攧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宋江、卢俊义慌忙扶起高俅，再穿了衣服，都笑道：“太尉醉了，如何相扑得成功！切乞恕罪！”高俅惶恐无限，却再入席，饮至夜深，扶入后堂歇了。有诗为证：

禽争兽攘共喧哗，醉后高俅尽自夸。

堪笑将军不持重，被人跌得眼睛花。

次日，又排筵会与高太尉压惊。高俅遂要辞回，与宋江等作别。宋江道：“某等淹留大贵人在此，并无异心。若有瞒昧，天地诛戮。”高俅道：“若是义士肯放高某回京，便将全家于天子前保奏义士，定来招安，国家重用。若更翻变，天所不盖，地所不载，死于枪箭之下！”宋江听罢，叩首拜谢。高俅又道：“义士，恐不信高某之言，可留下众将为当。”宋江道：“太尉乃大贵人之言，焉肯失信，何必拘留众将。容日各备鞍马，俱送回营。”高太尉谢了：“既承如此相款，深感厚意，只此告回。”宋江等众苦留。当日再排大宴，序旧论新，筵席直至更深方散。

第三日，高太尉定要下山，宋江等相留不住，再设筵宴送行。高俅道：“义士可叫一个精细之人，跟随某去。我直引他面见天子，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随即好降诏敕。”宋江一心只要招安，便与吴用计议，教圣手书生萧让跟随太尉前去。吴用便道：“再教铁叫子乐和作伴，两个同去。”高太尉道：“既然义士相托，便留闻参谋在此为信。”宋江大喜。至第四日，宋江与吴用带二十余骑，送高太尉等并众节度使下山，过金沙滩二十里外饯别。拜辞了高太尉，自回山寨。正是：眼观旌节至，耳听好消息。

却说高太尉等一行人马，望济州回来，先有人报知。济州先锋周昂、王焕、项元镇、张开，太守张叔夜等，出城迎接。高太尉进城，略住了数日，传下号令，收拾军马，教众节度使各自领兵回程暂歇，听候调用。高太尉自带了周昂并大小牙将头目，领了三军，同萧让、乐和一行部从，离了济州，迤逦望东京进发。太守张叔夜自回济州，紧守城池。

不因高太尉带领梁山泊两个人来，有分教：风流浪子，花阶柳陌遇君王；神圣公人，相府侯门寻俊杰。直教龙凤宴中知猛勇，虎狼丛里显英雄。毕竟高太尉回京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众，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诗曰：

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禀性有愚浊。
圣君贤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阁。
忠良闻者尽欢忻，邪佞听时俱忿跃。
历代相传至宋朝，罡星煞曜离天角。
宣和年上乱纵横，梁山泊内如期约。
百单八位尽英雄，乘时播乱居山东。
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
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
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
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

话说梁山泊好汉，水战三败高俅，尽被擒捉上山。宋公明不肯杀害，尽数放还。高太尉许多人马回京，就带萧让、乐和前往京师听候招安一事，却留下参谋闻焕章在梁山泊里。那高俅在梁山泊时，亲口说道："我回到朝廷，亲引萧让等面见天子，便当力奏，亲自保举，火速差人就便前来招安。"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与萧让一同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梁山泊众头目商议，宋江道："我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实。"吴用笑道："我观此人，生的蜂目蛇形，是个转面无恩之人。他折了许多军马，废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必然推病不出，朦胧奏过天子，权将军士歇息。萧让、乐和，软监在府里。若要等招安，空劳神力！"宋江道："似此怎生奈何？招安犹可，又且陷了二人。"吴用道："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斡运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燕青便起身说道："旧年闹了东京，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肩，

不想这一场大闹，他家已自猜了八分。只有一件，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官家那里疑他？他自必然奏说：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故来惊吓。已是奏过了。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肩。枕头上关节最快，亦是容易。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作。”宋江道：“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便道：“小弟帮他去走一遭。”神机军师朱武道：“兄长昔日打华州时，尝与宿太尉有恩。此人是个好心的人。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题奏，亦是顺事。”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莫非正应着此人身上？”便请闻参谋来堂上同坐。宋江道：“相公曾认得太尉宿元景么？”闻焕章道：“他是在下同窗朋友，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此人极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宋江道：“实不瞒相公说，我等疑高太尉回京，必然不奏招安一节。宿太尉旧日在华州降香，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识。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求他添力，早晚于天子处题奏，共成此事。”闻参谋答道：“将军既然如此，在下当修尺书奉去。”宋江大喜。随即教取纸笔来，一面焚起好香，取出玄女课，望空祈祷，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随即置酒与戴宗、燕青送行。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书信随身藏了，仍带了开封府印信公文。两个扮作公人，辞了头领下山，渡过金沙滩，望东京进发。戴宗拕着雨伞，背着个包裹。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笼子，拽扎起皂衫，腰系着缠袋，脚下都是腿绷护膝，八搭麻鞋。于路上离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

不则一日，来到东京，不由顺路入城，却转过万寿门来。两个到得城门边，把门军当住。燕青放下笼子，打着乡谈说道：“你做甚么当我？”军汉道：“殿帅府有钧旨：梁山泊诸色人等，恐有夹带入城。因此着仰各门，但有外乡客人出入，好生盘诘。”燕青笑道：“你便是了事的公人，将着自家人，只管盘问。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这门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你颠倒只管盘问，梁山泊人，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便问身边取出假公文，劈脸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那监门官听得，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地？放他入去。”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怀里，挑起笼子便走。戴宗也冷笑了一声。两个径奔开封府前来，寻个客店安歇了。有诗为证：

两挑行李奔东京，昼夜兼行不住程。
盘诘徒劳费心力，禁门安识伪批情。

次日，燕青换领布衫穿了，将搭膊系了腰，换顶头巾，歪带着，只妆做小闲模样。笼内取了一帕子金珠，分付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师师家干事，倘有些决撒，哥哥自快回去。”分付戴宗了当，一直取路，径投李师师

家来。

到的门前看时，依旧曲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的好。燕青便揭起斑竹帘子，便从侧首边转将入来，早闻的异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见周回吊挂名贤书画，阶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尽铺锦绣。燕青微微地咳嗽一声，丫嬛出来见了，便传报李妈妈出来。看见是燕青，吃了一惊，便道："你如何又来此间？"燕青道："请出娘子来，小人自有话说。"李妈妈道："你前番连累我家，坏了房子，你有话便说。"燕青道："须是娘子出来，方才说的。"李师师在窗子后听了多时，转将出来。燕青看时，别是一般风韵，但见容貌似海棠滋晓露，腰肢如杨柳袅东风，浑如阆苑琼姬，绝胜桂宫仙姊。有诗为证：

芳容丽质更妖娆，秋水精神瑞雪标。
凤眼半弯藏琥珀，朱唇一颗点樱桃。
露来玉指纤纤软，行处金莲步步娇。
白玉生香花解语，千金良夜实难消。

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先拜了李妈妈四拜，后拜李行首两拜。李师师谦让道："免礼。俺年纪幼小，难以受拜。"燕青拜罢，起身道："前者惊恐，小人等安身无处。"李师师道："你休瞒我，你当初说道是张闲，那两个是山东客人，临期闹了一场，不是我巧言奏过官家，别的人时，却不满门遭祸。他留下词中两句，道是：'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我那时便自疑惑。正待要问，谁想驾到。后又闹了这场，不曾问的。今喜你来，且释我心中之疑。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燕青道："小人实诉衷曲，花魁娘子休要吃惊。前番来的那个黑矮身材，为头坐的，正是呼保义宋江；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三牙髭须，那个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这公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神行太保戴宗；门首和杨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人都唤小人做浪子燕青。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教小人诈作张闲，来宅上入肩。俺哥哥要见尊颜，非图买笑迎欢，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衷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致生灵受苦。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也。如今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闭塞贤路，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上来寻这条门路，不想惊吓娘子。今俺哥哥无可拜送，只有些少微物在此，万望笑留。"燕青便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那虔婆爱的是财，一

见便喜。忙叫奶子收拾过了，便请燕青，教进里面小阁儿内坐地，安排好细食茶果，殷勤相待。原来李师师家，皇帝不时间来，因此上公子王孙，富豪子弟，谁敢来他家讨茶吃。

且说当时铺下盘馔酒肴果子，李师师亲自相待。燕青道："小人是个该死的人，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李师师道："休恁地说！你这一般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你们众位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燕青道："前番陈太尉来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的言语，更兼抵换了御酒。第二番领诏招安，正是诏上要紧字样，故意读破句读：'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因此上又不曾归顺。童枢密引将军来，只两阵杀的片甲不归。次后高太尉役天下民夫，造船征进，只三阵，人马折其大半。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不肯杀害，重重管待，送回京师，生擒人数，尽都放还。他在梁山泊说了大誓，如回到朝廷，奏过天子，便来招安。因此带了梁山泊两个人来，一个是秀才萧让，一个是能唱乐和，眼见的把这二人藏在家里，不肯令他出来。损兵折将，必然瞒着天子。"李师师道："他这等破耗钱粮，损折兵将，如何敢奏？这话我尽知了。且饮数杯，别作商议。"燕青道："小人天性不能饮酒。"李师师道："路远风霜，到此开怀，也饮几杯，再作计较。"燕青被央不过，一杯两盏，只得陪侍。

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燕青是个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汉胸襟，怕误了哥哥大事，那里敢来承惹？李师师道："久闻的哥哥诸般乐艺，酒边闲听，愿闻也好。"燕青答道："小人颇学的些本事，怎敢在娘子跟前卖弄过？"李师师道："我便先吹一曲，教哥哥听。"便唤丫嬛取箫来。锦袋内掣出那管凤箫，李师师接来，口中轻轻吹动。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有诗为证：

俊俏烟花大有情，玉箫吹出凤凰声。

燕青亦自心伶俐，一曲穿云裂太清。

燕青听了，喝采不已。李师师吹了一曲，递过箫来，与燕青道："哥哥也吹一曲，与我听则个。"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只得把出本事来，接过箫，便呜呜咽咽也吹一曲。李师师听了，不住声喝采，说道："哥哥原来恁地吹的好箫！"李师师取过阮来，拨个小小的曲儿，教燕青听。果然是玉珮齐鸣，黄莺对啭，余韵悠扬。燕青拜谢道："小人也唱个曲儿，伏侍娘子。"顿开喉咽便唱，端的是声清韵美，字正腔真。唱罢，又拜。李师师执盏擎杯，亲与燕青

回酒，谢唱曲儿。口儿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嗽，来惹燕青。燕青紧紧的低了头，唯诺而已。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文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盏，又把言语来调他。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难以回避，心生一计，便动问道：“娘子今年贵庚多少？”李师师答道：“师师今年二十有七。”燕青说道：“小人今年二十有五，却小两年。娘子既然错爱，愿拜为姐姐。”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那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坏了大事。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

当时燕青又请李妈妈来，也拜了，拜做干娘。燕青辞回，李师师道：“小哥只在我家下，休去店中歇。”燕青道：“既蒙错爱，小人回店中取了些东西便来。”李师师道：“休教我这里专望。”燕青道：“店中离此间不远，少顷便到。”燕青暂别了李师师，径到客店中，把上件事和戴宗说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拴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剑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誓。”燕青道：“如何不说誓！兄长必然生疑。”戴宗道：“你当速去，善觑方便，早干了事便回，休教我久等。宿太尉的书，也等你来下。”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细软之物，再回李师师家，将一半送与李妈，将一半散与全家大小，无一个不欢喜。便向客位侧边，收拾一间房，教燕青安歇。合家大小，都叫叔叔。

也是缘法凑巧，至夜，却好有人来报：“天子今晚到来。”燕青听的，便去拜告李师师道：“姐姐做个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见圣颜，告的纸御笔赦书，赦了小乙罪犯，出自姐姐之德。”李师师道：“今晚教你见天子一面。你却把些本事动达天颜，赦书何愁没有。”看看天晚，月色朦胧，花香馥郁，兰麝芬芳。只见道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黄门，扮作白衣秀士，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家后门来。到的阁子里坐下，便教前后关闭了门户，明晃晃点起灯烛荧煌。李师师冠梳插带，整肃衣裳，前来接驾。拜舞起居，寒温已了，天子命：“去其整妆衣服，相待寡人。”李师师承旨，去其服色，迎驾入房。家间已准备下诸般细果，异品肴馔，摆在面前。李师师举杯上劝天子，天子大喜，叫：“爱卿近前，一处坐地。”李师师见天子龙颜大喜，向前奏道：“贱人有个姑舅兄弟，

从小流落外方，今日才归，要见圣上，未敢擅便。乞取我王圣鉴。”天子道：“既然是你兄弟，便宣将来见寡人，有何妨？”奶子遂唤燕青直到房内，面见天子。燕青纳头便拜。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先自大喜。李师师叫燕青吹箫，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拨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词艳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燕青借过象板，再拜罢圣上，对李师师道：“音韵差错，望姐姐见教。”燕青顿开喉咽，手擎象板，唱《渔家傲》一曲。道是：

“一别家乡音信杳，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又老，一春瘦的腰儿小。薄幸郎君何日到？想是当初，莫要相逢好！着我好梦欲成还又觉，绿窗但觉莺声晓。”

燕青唱罢，真乃是新莺乍啭，清韵悠扬。天子甚喜，命教再唱。燕青拜倒在地，奏道：“臣有一只《减字木兰花》，上达圣听。”天子道：“好，寡人愿闻。”燕青拜罢，遂唱《减字木兰花》一曲。道是：

“听哀告，听哀告，贱躯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极天罔地，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

燕青唱罢，天子失惊，便问：“卿何故有此曲？”燕青大哭，拜在地下。天子转疑，便道：“卿且诉胸中之事，寡人与卿理会。”燕青奏道：“臣有迷天之罪，不敢上奏。”天子曰：“赦卿无罪，但奏不妨。”燕青奏道：“臣自幼飘泊江湖，流落山东，跟随商客，路经梁山泊过，致被劫掳上山，一住三年。今日方得脱身逃命，走回京师，虽然见的姐姐，则是不敢上街行走。倘或有人认得，通与做公的，此时如何分说？”李师师便奏道：“我兄弟心中，只有此苦，望陛下做主则个！”天子笑道：“此事至容易！你是李行首兄弟，谁敢拿你！”燕青以目送情与李师师。李师师撒娇撒痴，奏天子道：“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赦书，赦免我兄弟，他才放心。”天子云：“又无御宝在此，如何写的？”李师师又奏道：“陛下亲书御笔，便强似玉宝天符。救济兄弟做的护身符时，也是贱人遭际圣时。”天子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奶子随即捧过文房四宝，燕青磨的墨浓，李师师递过紫毫象管。天子拂开花笺黄纸，横内大书一行。临写，又问燕青道：“寡人忘卿姓氏。”燕青道：“男女唤做燕青。”天子便写御书道云：“神霄玉府真主宣和羽士虚静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诸司不许拿问。”下面押个御书花字。燕青再拜，叩头受命。李师师执盏擎杯谢恩。

天子便问："汝在梁山泊，必知那里备细。"燕青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两番降诏，遣人招安，如何抗拒，不伏归降？"燕青奏道："头一番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招谕之言，更兼抵换了御酒，尽是村醪，以此变了事情。第二番招安，故把诏书读破句读，要除宋江，暗藏弊幸，因此又变了事情。童枢密引军到来，只两阵杀的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军马，又役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阵，杀的手脚无措，军马折其二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许了招安，方才放回，又带了山上二人在此，却留下闻参谋在彼质当。"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伏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军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李师师奏说："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叹不已。约有更深，燕青拿了赦书，叩头安置，自去歇息。天子与李师师上床同寝，共乐绸缪。有诗为证：

清夜宫车暗出游，青楼深处乐绸缪。

当筵诱得龙章字，逆罪滔天一笔勾。

当夜五更，自有内侍黄门接将去了。燕青起来，推道清早干事，径来客店里，把说过的话，对戴宗一一说知。戴宗道："既然如此，多是幸事。我两个去下宿太尉的书。"燕青道："饭罢便去。"两个吃了些早饭，打挟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街坊上借问人时，说："太尉在内里未归。"燕青道："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如何未归？"街坊人道："宿太尉是今上心爱的近侍官员，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归早归晚，难以指定。"正说之间，有人报道："这不是太尉来也？"燕青大喜，便对戴宗道："哥哥，你只在此衙门前伺候，我自去见太尉去。"燕青近前，看见一簇锦衣花帽从人，捧着轿子。燕青就当街跪下，便道："小人有书札上呈太尉。"宿太尉见了，叫道："跟将进来。"燕青随到厅前。太尉下了轿子，便投侧首书院里坐下。太尉叫燕青入来，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干人？"燕青道："小人从山东来，今有闻参谋书札上呈。"太尉道："那个闻参谋？"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呈递上去，宿太尉看了封皮，说道："我道是那个闻参谋，原来是我幼年间同窗的闻焕章。"遂拆开书来看时，写道：

"侍生闻焕章沐手百拜奉书太尉恩相钧座前：贱子自髫年时出入门墙，已三十载矣。昨蒙高殿帅唤至军前，参谋大事。奈缘劝谏不从，忠

言不听，三番败绩，言之甚羞。高太尉与贱子一同被掳，陷于缧绁。义士宋公明，宽裕仁慈，不忍加害。则今高殿帅带领梁山萧让、乐和赴京，欲请招安，留贱子在此质当。万望恩相不惜齿牙，早晚于天子前题奏，早降招安之典，俾令义士宋公明等早得释罪获恩，建功立业。非特国家之幸甚，实天下之幸甚也！立功名于万古，见义勇于千年。救取贱子，实领再生之赐。拂楮拳拳，幸垂昭察，不胜感激之至！

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闻焕章再拜奉上。”

宿太尉看了书大惊，便问道："你是谁？"燕青答道："男女是梁山泊浪子燕青。"随即出来，取了笼子，径到书院里。燕青禀道："太尉在华州降香时，多曾伏待太尉来，恩相缘何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聊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课内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济。宋江等满眼只望太尉来招安，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题奏此事，则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哥哥责着限次，男女便回。"燕青拜辞了，便出府来。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且说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议："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只是萧让、乐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依旧扮作公人，去高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里有人出来，把些金银贿赂与他，赚得一个厮见，通了消息，便有商量。"当时两个换了结束，带将金银，径投太平桥来。在衙门前窥望了一回，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虞候，摇摆将出来，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那虞候道："你是甚人？"燕青道："请干办到茶肆中说话。"两个到阁子内，与戴宗相见了，同坐吃茶。燕青道："实不瞒干办说，前者太尉从梁山泊带来那两个人，一个跟的叫做乐和，与我这哥哥是亲眷，欲要见他一见，因此上相央干办。"虞候道："你两个且休说，节堂深处的勾当，谁理会的！"戴宗便向袖内取出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对虞候道："足下只引的乐和出来，相见一面，不要出衙门，便送这锭银子与足下。"那人见了财物，一时利动人，心便道："端的有这两个人在里面。太尉钧旨，只教养在后花园里宿歇。我与你唤他出来，说了话，你休失信，把银子与我。"戴宗道："这个自然。"那人便起身分付道："你两个只在此茶坊里等我。"那人急急入府去了。未知如何。有诗为证：

虞候衙中走出来，便将金帛向前排。
燕青当下通消息，准拟更深有百划。

戴宗、燕青两个在茶坊中等不到半个时辰，只见那小虞候慌慌出来说道："先把银子来。乐和已叫出在耳房里了。"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

把银子与他。虞候得了银子，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见乐和。那虞候道："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燕青便与乐和道："我同戴宗在这里，定计赚你两个出去。"乐和道："直把我们两个养在后花园中，墙垣又高，无计可出，折花梯子尽都藏过了，如何能勾出来？"燕青道："靠墙有树么？"乐和道："傍墙一边，都是大柳树。"燕青道："今夜晚间，只听咳嗽为号，我在外面，漾过两条索去。你就相近的柳树上，把索子绞缚了。我两个在墙外各把一条索子扯住，你两个就从索上盘将出来。四更为期，不可失误。"那虞候便道："你两个只管说甚的，快去罢。"乐和自入去了，暗暗通报了萧让。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知。当日，至夜伺候。

且说燕青、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粗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原来离府后是条河，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缆着，离岸不远。两个便就空船里伏了，看看听的更鼓已打四更，两个便上岸来，绕着墙后咳嗽。只听的墙里应声咳嗽，两边都已会意，燕青便把索来漾将过去。约莫里面拴系牢了，两个在外面对绞定，紧紧地拽住索头。只见乐和先盘出来，随后便是萧让。两个都溜将下来，却把索子丢入墙内去了。四人再来空船内，伏到天色将晓，却去敲开客店门。房中取了行李，就店中打火，做了早饭吃，算了房宿钱。四个来到城门边，等门开时，一涌出来，望梁山泊回报消息。

不是这四个回来，有分教：宿太尉单奏此事，宋公明全受招安。正是：中贵躬亲颁凤诏，英雄朝贺在丹墀。毕竟宿太尉怎生奏请圣旨前去招安，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十二 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诗曰：

燕青心胆坚如铁，外貌风流却异常。
花柳曲中逢妓女，洞房深处遇君王。
只因姓字题金榜，致使皇恩降玉章。
持本御书丹诏去，英雄从此作忠良。

话说燕青在李师师家遇见道君皇帝，告得一道本身赦书。次后见了宿太尉，又和戴宗定计，高太尉府中赚出萧让、乐和。四个人等城门开时，随即出城，径赶回梁山泊来，报知上项事务。

且说李师师当夜不见燕青来家，心中亦有些疑虑。却说高太尉府中亲随人，次日供送茶饭与萧让、乐和，就房中不见了二人，慌忙报知都管。都管便来花园中看时，只见柳树边拴着两条粗索，因此已知走了二人，只得报知太尉。高俅听罢，吃了一惊，越添忧闷，只在府中，推病不出。次日五更，道君皇帝设朝，受百官朝贺。

星斗依稀玉漏残，锵锵环珮列千官。
露凝仙掌金盘冷，月映瑶空贝阙寒。
禁柳绿连青琐闼，宫桃红压碧栏杆。
皇风清穆乾坤泰，千载君臣际会难。

当日天子驾坐文德殿，道："今日文武班齐么？"殿头官奏道："是日左文右武，都会集在殿下，俱各班齐。"天子宣命卷帘，旨令左右近臣宣枢密使童贯出班，问道："你去岁统十万大军，亲为招讨，征进梁山泊，胜败如何？"童贯跪下，便奏道："臣旧岁统率大军前去征进，非不效犬马力，奈缘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患病者众，十死二三。臣见军马委顿，以此权且收兵振旅，各归本营操练。所有御林军于路伤暍者，计损太半。后蒙降诏，贼人假气游魂，

未伏招抚。及高俅以戈船进征，亦中途抱病而返。”天子大怒，喝道：“汝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闻寡人，以致坏了国家大事。你去岁统兵征伐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片甲只骑无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后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许多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忍诛之，以礼放还。大辱君命，岂不为天下僇笑！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下情上达，何异城狐社鼠也！汝掌管枢密，岂不自惭！本欲拿问以谢天下，姑且待后。”喝退一壁。童贯默默无言，退在一边。天子命宣翰林学士：“与寡人亲修丹诏，便差大臣前去，招抚梁山泊宋江等归还。”天子圣宣未了，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臣虽不才，愿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笔亲书丹诏！”便叫抬上御案，拂开诏纸，天子就御案上亲书丹诏。左右近臣，捧过御宝，天子自行用讫。又命库藏官，教取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黄封御酒一百八瓶，尽付与宿太尉。又赠正从表里二十四，金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次日便行。宿太尉就文德殿辞了天子。百官朝罢，童枢密羞颜回府，推病不敢入朝。高太尉闻知，恐惧无措，亦不敢入朝。正是：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有诗为证：

一封恩诏出明光，共喜怀柔迈汉唐。
珍重侍臣宣帝泽，会看水浒尽来王。

且说宿太尉打担了御酒、金银牌面、段匹表里之物，上马出城；打起御赐金字黄旗，众官相送出南薰门，投济州进发，不在话下。

却说燕青、戴宗、箫让、乐和四个，连夜到山寨，把上件事都说与宋公明并头领知道。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笔亲写赦书，与宋江等众人看了。吴用道：“此回必有佳音。”宋江焚起好香，取出九天玄女课来，望空祈祷祝告了，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宋江大喜，“此事必成！”再烦戴宗、燕青，前去探听虚实，作急回报，好做准备。戴宗、燕青去了数日，回来报说：“朝廷差宿太尉亲赍丹诏，更有御酒、金银牌面、红绿锦段表里，前来招安，早晚到也。”宋江听罢大喜。在忠义堂上，忙传将令，分拨人员，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各处附近州郡，雇倩乐人，分拨于各山棚去处，迎接诏敕。每一座山棚上，拨一个小头目监管。一壁教人分投买办果品海味，按酒干食等项，准备筵宴茶饭席面。

且说宿太尉奉敕来梁山泊招安，一干人马，迤逦都到济州。太守张叔夜

出郭，迎接入城，馆驿中安下。太守起居宿太尉已毕。把过接风酒，张叔夜禀道："朝廷颁诏敕来招安，已是二次，盖因不得其人，误了国家大事。今者太尉此行，必与国家立大功也。"宿太尉乃言："天子近闻梁山泊一伙，以义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今差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敕赐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黄封御酒一百八瓶，表里二十四匹，来此招安，礼物轻否？"张叔夜道："这一般人，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伙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廷建功立业。"宿太尉道："下官在此专待，有烦太守亲往山寨报知，着令准备迎接。"张叔夜答道："小官愿往。"随即上马出城，带了十数个从人，径投梁山泊来。

到的山下，早有小头目接着，报上寨里来。宋江听罢，慌忙下山迎接。张太守上山，到忠义堂上。相见罢，张叔夜道："义士恭喜！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赍擎丹诏，御笔亲书，前来招安，敕赐金牌、表里、御酒、段匹，见在济州城内。义士可以准备迎接诏旨。"宋江大喜，以手加额道："宋江等再生之幸！"当时留请张太守茶饭。张叔夜道："非是下官拒意，惟恐太尉见怪回迟。"宋江道："略奉一杯，非敢为礼。"托出一盘金银相送。张太守见了，便道："叔夜更不敢受！"宋江道："些少微物，何故推却？未足以为报谢，聊表寸心。若事毕之后，则当重酬。"张叔夜道："深感义士厚意。且留于大寨，却来请领，未为晚矣。"太守可谓廉以律己者也。有诗为证：

　　风流太守来传信，便把黄金作饯行。
　　捧献再三原不受，一廉水月更分明。

宋江便差大小军师吴用、朱武并萧让、乐和四个，跟随张太守下山，直往济州来，参见宿太尉。约至后日，众多大小头目离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当时吴用等跟随太守张叔夜，连夜下山，直到济州。次日来馆驿中参见宿太尉，拜罢，跪在面前。宿太尉教平身起来，俱各命坐。四个谦让，那里敢坐。太尉问其姓氏，吴用答道："小生吴用，在下朱武、萧让、乐和，奉兄长宋公明命，特来迎接恩相。兄长与弟兄，后日离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宿太尉大喜，便道："加亮先生，间别久矣！自从华州一别之后，已经数载，谁想今日得与重会！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被奸臣闭塞，谗佞专权，使汝众人下情不能上达。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金银牌面、红绿锦段、御酒表里，前来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吴用等再拜称谢道："山野狂夫，有劳恩相降临。感蒙天恩，皆出乎太尉之赐也。众

弟兄刻骨铭心，难以补报。”张叔夜一面设宴管待。

到第三日清晨，济州装起香车三座，将御酒另一处龙凤盒内抬着；金银牌面、红绿锦段，另一处扛抬；御书丹诏，龙亭内安放。宿太尉上了马，靠龙亭东行，太守张叔夜，骑马在后相陪；吴用等四人，乘马跟着；大小人伴，一齐簇拥。前面马上，打着御赐销金黄旗，金鼓旗幡，队伍开路。出了济州，迤逦前行。未及十里，早迎着山棚。宿太尉在马上看了，见上面结采悬花，下面笙箫鼓乐，迫道迎接。再行不过数十里，又是结采山棚。前面望见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面前，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宿太尉道：“都教上马。”同迎至水边，那梁山泊千百只战船，一齐渡将过去，直至金沙滩上岸。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下马。香车龙亭，抬放忠义堂上。中间设着三个几案，都用黄罗龙凤桌围围着。正中设万岁龙牌，将御书丹诏放在中间；金银牌面放在左边，红绿锦段放在右边；御酒表里，亦放于前。金炉内焚着好香。宋江、卢俊义邀请宿太尉、张太守上堂设坐。左边立着萧让、乐和，右边立着裴宣、燕青。卢俊义等都跪在堂前。裴宣喝拜。拜罢，萧让开读诏文：

“制曰：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行礼乐以变海内，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之心未尝少怠，爱民之心未尝少洽。博施济众，欲与天地均同；体道行仁，咸使黎民蒙庇。遐迩赤子，咸知朕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情恳，深可悯怜。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捧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给降金牌三十六面，红锦三十六匹，赐与宋江等上头领；银牌七十二面，绿锦七十二匹，赐与宋江部下头目。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降，必当重用。故兹诏敕，想宜悉知。

宣和四年春二月　　　日诏示。”

萧让读罢丹诏，宋江等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已毕。宿太尉取过金银牌面，红绿锦段，令裴宣依次照名，给散已罢。叫开御酒，取过银酒海，都倾在里面。随即取过旋杓舀酒，就堂前温热，倾在银壶内。宿太尉执着金锺，斟过一杯酒来，对众头领道：“宿元景虽奉君命，特赍御酒到此，命赐众头领，诚恐义士见疑。元景先饮此杯，与众义士看，勿得疑虑。”众头领称谢不已。宿太尉饮毕，再斟酒来，先劝宋江。宋江举杯跪饮。然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陆续饮酒，遍劝一百单八名头领，俱饮一杯。

宋江传令，教收起御酒，却请太尉居中而坐，众头领拜复起居。宋江进前称谢道："宋江昨者西岳得识台颜，多感太尉恩厚，于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江等再见天日之光。铭心刻骨，不敢有忘。"宿太尉道："元景虽知义士等忠义凛然，替天行道，奈缘不知就里委曲之事，因此天子左右，未敢题奏，以致担误了许多时。前者收得闻参谋书，又蒙厚礼，方知有此衷情。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官家与元景闲论，问起义士，以此元景奏知此事。不期天子已知备细，与某所奏相同。次日，天子驾坐文德殿，就百官之前，痛责童枢密，深怪高太尉累次无功。亲命取过文房四宝，天子御笔亲书丹诏，特差宿某亲到大寨，启请众头领。烦望义士早早收拾朝京，休负圣天子宣召抚安之意。"众皆大喜，拜手称谢。宋江邀请闻参谋相见，宿太尉欣然交集，满堂欢喜。当请宿太尉居中上坐，张太守、闻参谋对席相陪。堂上堂下，皆列位次，大设筵宴，轮番把盏。厅前大吹大擂。虽无炮龙烹凤，端的是肉山酒海。当日尽皆大醉，各扶归幕次里安歇。次日，又排筵宴，彼各叙旧论新，讲说平生之怀。第三日，再排席面，请宿太尉游山，至暮尽醉方散，各归安歇。

倏尔已经数日，宿太尉要回，宋江等坚意相留。宿太尉道："义士不知就里，元景奉天子敕旨而来，到此间数日之久，荷蒙英雄慨然归顺，大义俱全。若不急回，诚恐奸臣相妒，别生异议。"宋江等道："据某愚意，相留恩相游玩数日。太尉既然有此之念，不敢苦留。今日尽此一醉，来早拜送恩相下山。"当时会集大小头领，尽来集义饮宴。吃酒中间，众皆称谢。宿太尉又用好言抚恤，至晚方散。

次日清晨，安排车马。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内，再拜上献。宿太尉那里肯受。宋江再三献纳，方才收了，打挟在衣箱内。拴束行李鞍马，准备起程。其余跟来人数，连日自是朱武、乐和管待，依例饮馔，酒量高低，并皆厚赠金银财帛，众人皆喜。仍将金宝赍送闻参谋、张太守，二公亦不肯受。宋江坚执奉承，才肯收纳。宋江遂令闻参谋跟同宿太尉回京师。梁山泊大小头领，俱金鼓细乐，相送太尉下山。渡过金沙滩，俱送过三十里外，众皆下马，与宿太尉把盏饯行相别。宋江当先，执盏擎杯道："太尉恩相回见天颜，善言保奏。"宿太尉回道："义士但且放心，只早早收拾朝京为上。军马若到京师来，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报。俺先奏闻天子，使人持节来迎，方见十分公气。"宋江道："恩相容复：小可水洼，自从王伦上山开创之后，却是晁盖上山，今至宋江已经数载，附近居民，扰害不浅。小可愚意，今欲罄竭资财，买市十日，收拾已了，便当尽数朝京，安敢迟滞。亦望太尉烦请将此

愚衷，上达圣听，以宽限次。”宿太尉应允。别了众人，带了开诏一干人马，自投济州而去。

宋江等却回大寨，到忠义堂上，鸣鼓聚众。大小头领坐下，诸多军校都到堂前。宋江传令：“众弟兄在此，自从王伦创立山寨以来，次后晁天王上山建业，如此兴旺。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到此，推我为尊，已经数载。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图个荫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今来汝等众人，但得府库之物，纳于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以义逢义，以仁达仁，并无争执。我一百八人，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今者天子宽恩降诏，赦罪招安，大小众人，尽皆释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圣，莫负天子洪恩。汝等军校，也有自来落草的，也有随众上山的，亦有军官失陷的，亦有掳掠来的。今次我等受了招安，俱赴朝廷。你等如愿去的，作速上名进发；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我自赍发你等下山，任从生理。”宋江号令已罢，着落裴宣、萧让，照数上名。号令一下，三军各各自去商议。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宋江皆赏钱物，赍发去了。原随去充军者。作速报官。

次日宋江又令萧让写了告示，差人四散去贴，晓示临近州郡乡镇村坊，各各报知。仍请诸人到山，买市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义士宋江等，谨以大义，布告四方：昨因啃聚山林，多扰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宽仁厚德，特降诏敕，赦免本罪，招安归降，朝暮朝觐。无以酬谢，就本身买市十日。倘蒙不外，赍价前来，以一报答，并无虚谬。特此告知远近居民，勿疑辞避，惠然光临，不胜万幸。

宣和四年三月　　　　日，梁山泊义士宋江等谨请。”

萧让写毕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尽行贴遍。发库内金珠、宝贝、彩段、绫罗、纱绢等项，分散各头领并军校人员；另选一分，为上国进奉；其余堆集山寨，尽行招人买市十日。于三月初三日为始，至十三日终止。宰下牛羊，酝造酒醴，但到山寨里买市的人，尽以酒食管待，犒劳从人。至期，四方居民，担囊负笈，雾集云屯，俱至山寨。宋江传令，以一举十，俱各欢喜，拜谢下山。一连十日，每日如此。十日已外，住罢买市。号令大小，收拾赴京朝觐。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还乡。吴用谏道：“兄长未可，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后，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宋江听罢道：“军师言之极当。”再传将令，教头领即便收拾，整顿军士。宋江等随即火速起身，早到济州，谢了太守张叔夜。太守即设筵宴，管待众

多义士，赏劳三军人马。宋江等辞了张太守，出城进发，带领众多军马，大小约有五七百人，径投东京来。先令戴宗、燕青前来京师宿太尉府中报知。太尉见说，随即便入内里奏知天子："宋江等从军马朝京。"天子闻奏大喜，便差太尉并御驾指挥使一员，手持旌旄节钺，出城迎接宋江。当下宿太尉领圣旨出郭。

且说宋江军马在路，甚是摆的整齐。前面打著两面红旗：一面上书"顺天"二字，一面上书"护国"二字。众头领都是戎装披挂，惟有吴学究纶巾羽扇，公孙胜鹤氅道袍，鲁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香皂直裰，其余都是战袍金铠，本身服色。在路非止一日。前到京师城外，前逢御驾指挥使，持节迎着军马。宋江闻知，领众头领前来参见宿太尉已毕，且把军马屯驻新曹门外，下了寨栅，听候圣旨。

且说宿太尉并御驾指挥使入城，至朝前面奏天子，说："宋江等军马屯住新曹门外，听候我王圣旨。"天子乃曰："寡人久闻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更兼英雄勇猛，人不可及。今已归降，作为良臣，到于京师。寡人来日，引百官登宣德楼。可教宋江等众，俱以临敌披挂，本身戎装服色，休带大队人马，只将三五百步军马军进城，自东过西，寡人亲要观看。也教在城黎庶军民官僚知此英雄豪杰，为国良臣。然后却令卸其衣甲，除去军器，都穿所赐锦袍，从东华门而入，就文德殿朝见。"御驾指挥使领圣旨，直至行营寨前，口传圣旨与宋江等说知。

次日，宋江传令，教铁面孔目裴宣，选拣彪形大汉五七百人，步军前面打着金鼓旗幡，后面摆着枪刀斧钺，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军士各悬刀剑弓矢，众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只见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是时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楼上临轩观看。见前面摆列金鼓旗幡，枪刀斧钺，尽都摆列。队伍中有踏白马军，打起"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外有二三十骑马上随军鼓乐；后面众多好汉，簇簇而行。解珍、解宝开路，朱武压后。怎见得一百八员英雄好汉入城朝觐？但见：

和风开御道，细雨润香尘。东方晓日初升，北阙珠帘半卷。南薰门外，一百八员义士朝京；宣德楼中，万万岁君王刮目。解珍、解宝，仗钢叉相对而行；孔明、孔亮，执兵器齐肩而过。前列着邹渊、邹润，次分着李立、李云。韩滔、彭玘显精神，薛永、施恩逞猛烈。单廷圭皂袍闪烁，魏定国红甲光辉。宣赞紧对郝思文，凌振相随神算子。黄信左朝

孙立，欧鹏右向邓飞。鲍旭、樊瑞仗双锋，郭盛、吕方持画戟。纱巾吏服，左手下铁面孔目裴宣；乌帽儒衣，右手下圣手书生萧让。丝缰玉勒，山东豪杰宋公明；画镫雕鞍，河北英雄卢俊义。吴加亮纶巾羽扇，公孙胜鹤氅道袍。豹子头与关胜连鞍，呼延灼同秦明共辔。花荣相连杨志，索超紧对董平。鲁智深烈火袈裟，武行者香皂直裰。柴进与李应相随趁，杨雄共石秀并肩行。徐宁不离张清，刘唐紧随史进。朱仝与雷横作伴，燕青和戴宗同行。李逵居左，穆弘在右。诸阮内阮二为尊，两张内李俊居长。陶宗旺共郑天寿为双，王矮虎与一丈青作配。项充、李衮、宋万、杜迁。菜园子相对小尉迟，孙二娘紧随顾大嫂。后面有蔡福、蔡庆、陈达、杨春，前头列童威、童猛、侯健、孟康。燕顺、杨林，对对挨肩；穆春、曹正，双双接踵。朱贵对连朱富，周通相接李忠。左有玉臂匠，右有铁笛仙。宋清相接乐和，焦挺追陪石勇。汤隆共杜兴作伴，得孙与龚旺同行。王定六面目狰狞，郁保四身躯长大。时迁乖觉，白胜高强。段景住马上超群，随后有三人压阵。安道全身披素服，皇甫端胸拂紫髯。神机朱武在中间，马上随军全乐部。护国旗盘旋瑞气，顺天旗招飐祥云。重重铠甲烁黄金，对对锦袍盘软翠。有如帝释，引天男天女下天宫；浑似海神，共龙子龙孙离洞府。正是：夹道万民齐束手，临轩帝主喜开颜。

且说道君天子，同百官在宣德楼上，看了梁山泊宋江等这一行部从，喜动龙颜，心中大悦，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观看叹羡不已，命殿头官传旨，教宋江等各换御赐锦袍见帝。殿头官领命，传与宋江等。向东华门外，脱去戎装惯带，各穿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赐也。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公孙胜为次，引领众人，从东华门而入。只见仪礼司整肃朝仪，陈设鸾驾。正是：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皇风清穆，温温霭霭气氤氲；丽日当空，郁郁蒸蒸云叆叇。微微隐隐，龙楼凤阙散满天香雾；霏霏拂拂，珠宫贝阙映万缕朝霞。文德殿灿灿烂烂，金碧交辉；未央宫光光彩彩，丹青炳焕。苍苍凉凉，日映着玉砌雕阑；袅袅英英，花簇着皇宫禁苑。紫扉黄阁，宝鼎内缥缥缈缈，沉檀齐爇；丹陛彤墀，玉台上明明朗朗，玉烛高焚。笼笼冬冬，振天鼓擂叠三通；铿铿铛铛，长乐钟撞百八下。枝枝杈杈，叉刀手互相磕撞；摇摇曳曳，龙虎旗来往飞腾。锦裆花帽，擎着的是圆盖伞，方盖伞，上下

开展；玉节龙旗，驾着的是大辂辇，玉略辇，左右相陈。立金瓜，卧金瓜，三三两两；双龙扇，单龙扇，叠叠重重。群群队队，金鞍马，玉辔马，性貌驯习；双双对对，宝匣象，驾辕象，勇力狰狞。镇殿将军，长长大大甲披金；侍朝勋卫，齐齐整整刀晃银。严严肃肃，殿门内摆列着纠仪御史官；端端正正，姜擦边立站定近侍锦衣人。金殿上参参差差，齐开宝扇；画栋前轻轻款款，卷起珠帘。文楼上嘐嘐咿咿，报时鸡人三唱；玉阶下刮刮剌剌，肃静鞭响三声。济济楚楚，侍螭头，列簪缨，有五等之爵；巍巍荡荡，坐龙床，倚绣褥，瞻万乘之尊。晴日照开青琐闼，天风吹下御炉香。千条瑞霭浮金阙，一朵红云捧玉皇。

当日辰牌时候，天子驾升文德殿。仪礼司郎官引宋江等依次入朝，排班行礼。殿头官赞拜舞起居，山呼万岁已毕，天子欣喜，敕令宣上文德殿来，照依班次赐坐。命排御筵，敕光禄寺排宴，良酝署进酒，珍羞署进食，掌醢署造饭，大官署供膳，教坊司奏乐。天子亲御宝座陪宴宋江等。只见：

九重门启，鸣咿咿之鸾声；阊阖天开，睹巍巍之龙衮。当重熙累洽之日，致星曜降附之时。光禄珍羞具陈，大官水陆毕集。销金御帐，上有舞鹤飞鸾；织锦围屏，中画盘龙走凤。合殿金花紫翠，满庭锦绣绮罗。楼台宝座千层玉，案桌龙床一块金。筵开玳瑁，七宝器黄金嵌就；炉列麒麟，百和香龙脑修成。玻璃盏间琥珀锺，玛瑙杯联珊瑚斝。赤瑛盘内，高堆麟脯鸾肝；紫玉碟中，满饤驼蹄熊掌。桃花汤洁，缕塞北之黄羊；银丝脍鲜，剖江南之赤鲤。黄金盏满泛香醪，紫霞杯滟浮琼液。宝瓶中金菊对芙蓉，争妍竞秀；玉沼内芳兰和菡萏，荐馥呈芬。翠莲房掩映宝珠榴，锦带羹相称胡麻饭。五俎八簋，百味庶羞。黄橙绿橘，合殿飘香。雪藕冰桃，盈盘沁齿。糖浇就甘甜狮仙，面制成香酥定胜。四方珍果，盘中色色绝新鲜；诸郡佳肴，席上般般皆奇异。方当进酒五巡，正是汤陈三献。教坊司凤鸾韶舞，礼乐司排长伶官。朝鬼门道，分明开说。头一个装外的，黑漆幞头，有如明镜；描花罗襕，俨若生成。虽不比持公守正，亦能辨律吕宫商。第二个戏色的，系离水犀角腰带，裹红花绿叶罗巾。黄衣襕长衬短靿靴，彩袖襟密排山水样。第三个末色的，裹结络球头帽子，着□役叠胜罗衫。最先来提掇甚分明，念几段杂文真罕有。说的是敲金击玉叙家风；唱的是风花雪月梨园乐。第四个净色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开呵公子笑盈腮，举口王侯欢满面。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忙中九伯，眼目张狂。队额角涂一道明

创，劈门面搭两色蛤粉。裹一顶油油腻腻旧头巾，穿一领刺刺塌塌泼戏袄。吃六棒枒板不嫌疼，打两仗麻鞭浑是耍。这五人引领著六十四回队舞优人，百二十名散做乐工，搬演杂剧，装孤打撺。个个青巾桶帽，人人红带花袍。吹龙笛，击鼍鼓，声震云霄；弹锦瑟，抚银筝，韵惊鱼鸟。悠悠音调绕梁飞，济济舞衣翻月影。吊百戏众口喧哗，纵谐语齐声喝采。妆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雍熙世八仙庆寿；搬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有神仙道办，亦有孝子顺孙。观之者真可坚其心志，听之者足以养其性情。须臾间，八个排长簇拥着四个金翠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的是《朝天子》、《贺圣朝》、《感皇恩》、《殿前欢》，治世之音；舞的是《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鲍老儿》，淳正之态。歌喉似新莺宛啭，舞腰如细柳牵风。当殿上鱼水同欢，君臣共乐。果然道：百宝妆腰带，珍珠络臂韝；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大宴已成，众乐齐举。主上无为千万寿，天颜有喜万方同。

有诗为证：

尧舜垂衣四恶摧，宋皇端拱叛臣归。
九重凤阙新开宴，十载龙墀旧赐衣。
盖世功名须早进，矢心忠义莫相违。
乾坤好作奇男子，珍重诗章足佩韦。

且说天子赐宋江等筵宴，至暮方散。谢恩已罢，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内。在西华门外，各各上马，回归本寨。次日入城，礼仪司引至文德殿谢恩。喜动龙颜，天子欲加官爵，敕令宋江等来日受职。宋江等谢恩出内回寨，不在话下。

又说枢密院官具本上奏："新降之人，未效功劳，不可辄便加爵，可待日后征讨，建立功勋，量加官赏。见今数万之众，逼城下寨，甚为不宜。陛下可将宋江等所部军马，原是京师有被陷之将，仍还本处，外路军兵，各归原所。其余之众，分作五路，山东，河北，分调开去，此为上策。"次日，天子命御驾指挥使，直至宋江营中，口传圣旨："宋江等分开军马，各归原所。"众头领听的，心中不悦。回道："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见些官爵，便要将俺弟兄等分遣调开。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端的要如此，我们只的再回梁山泊去！"宋江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恳求来使，烦乞善言回奏。

那指挥使回到朝廷，那里敢隐蔽，只得把上项所言，奏闻天子。天子大惊，急宣枢密院官计议。奏道："这厮们虽降朝廷，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

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天子听罢，圣意沉吟未决。向那御屏风背后，转出一大臣，紫袍象简，高声喝道：“四边狼烟未息，中间又起祸胎，都是汝等忘家败国之臣，坏了圣朝天下！”正是：只凭立国安邦口，来救惊天动地人。毕竟御屏风后喝的那员大臣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古风一首：

大鹏久伏北溟里，海运抟风九万里。
丈夫按剑居蓬蒿，时间谈笑鹰扬起。
县官失政群臣妒，天下黎民思乐土。
壮哉一百八英雄，任侠施仁聚山坞。
宋江意气天下稀，学究谋略人中奇。
折馘擒俘俱虎将，披坚执锐尽健儿。
艨艟战舰环湍濑，剑戟短兵布山寨。
三关部伍太森严，万姓闻风俱胆碎。
惟诛国蠹去贪残，替天行道民尽安。
只为忠贞同皎日，遂令天诏降梁山。
东风拂拂征袍舞，朱鹭翩翩动钲鼓。
黄封御酒远相颁，紫泥锦绮仍安抚。
承恩将校舒衷情，焚香再拜朝玉京。
天子龙颜动喜色，诸侯击节歌升平。
汴州城下屯枭骑，一心报国真嘉会。
尽归廊庙佐清朝，万古千秋尚忠义。

话说当年有大辽国王，起兵前来侵占山后九州边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掳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各处州县，申达表文，奏请朝廷求救，先经枢密院，然后得到御前。所有枢密童贯同大师蔡京、太尉高俅、杨戬，商议纳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邻近州府，催攒各处，径调军马，前去策应，正如担雪填井一般。此事人皆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个。适来四个贼臣设计，教枢密童贯启奏，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不期那御屏风后转出一员大臣来喝住，

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便向殿前启奏道：“陛下，宋江这伙好汉方始归降，百单八人，恩同手足，意若同胞，他们决不肯便拆散分开，虽死不舍相离。如何今又要害他众人性命？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倘或城中翻变起来，将何解救？如之奈何？见今辽国兴兵十万之众，侵占山后九州所属县治。各处申达表文求救，累次调兵前去征剿交锋，如汤泼蚁。贼势浩大，所遣官军，又无良策可退，每每只是折兵损将，惟瞒陛下不奏。以臣愚见，正好差宋江等全伙良将，部领所属军将人马，直抵本境，收伏辽国之贼。令此辈好汉建功进用，于国实有便益。微臣不敢自专，乞请圣鉴。”天子听罢宿太尉所奏，龙颜大喜，巡问众官，俱言有理。天子大骂枢密院童贯等官：“都是汝等谗佞之徒，误国之辈，妒贤嫉能，闭塞贤路，饰词矫情，坏尽朝廷大事！姑恕情罪，免其追问。”天子亲书诏敕，赐宋江为破辽都先锋，其余诸将，待建功加官受爵。就差太尉宿元景，亲赍诏敕，去宋江军前行营开读。天子朝退，百官皆散。

且说宿太尉领了圣旨出朝，径到宋江行寨军前开读。宋江等忙排香案，拜谢君恩，开读诏敕：

“制曰：舜有天下，举皋陶而四海咸服；汤有天下，举伊尹而万民俱安。朕自即位以来，任贤之心，夙夜靡怠。近得宋江等众，顺天护国，秉义全忠。如斯大才，未易轻任。今为辽兵侵境，逆虏犯边。敕加宋江为破辽兵马都先锋使，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军将，如夺头功，表申奏闻，量加官爵。就统所部军马，克日兴师，直抵巢穴，伐罪吊民，扫清边界。所过州府，另敕应付钱粮。如有随处官吏人等，不遵将令者，悉从便益处治。故兹制示，想宜知悉。

宣和四年夏月　　　　日。”

当下宋江、卢俊义等，跪听诏敕已罢，众皆大喜。宋江等拜谢宿太尉道：“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立功立业，以为忠臣。今得太尉恩相，力赐保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天王灵位，未曾安厝。亦有各家老小家眷，未曾发送还乡。所有城垣，未曾拆毁，战船亦未曾将来。有烦恩相题奏，乞降圣旨，宽限旬日，还山了此数事，整顿器具、枪刀、甲马，便当尽忠报国。”宿太尉听罢大喜，回奏天子，即降圣旨，敕赐库内取金一千两，银五千两，采段五千匹，颁赐众将。就令太尉于库藏关支，去行营俵散与众将，原有老小者，赏赐给付与老小，养膳终身；原无老小者，给付本身，自行收受。宋江奉敕谢恩已毕，给散众人收讫。宿太尉回朝，分付宋江道：“将军还山，

可速去快来。先使人报知下官，不可迟误。”有诗为证：

兵阵堂堂已受降，佞臣潜地害忠良。

宿公力奏征骄虏，始得孤忠达庙廊。

再说宋江聚众商议，所带还山人数是谁？宋江与同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杜迁、宋万、朱贵、宋清、阮家三弟兄，马步水军一万余人回去。其余大队人马，都随卢先锋在京师屯扎。宋江与吴用、公孙胜等，于路无话，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坐下，便传将令，教各家老小眷属，收拾行李，准备起程。一面叫宰杀猪羊牲口，香烛钱马，祭献晁天王，然后焚化灵牌。做个会众的筵席，管待众将。随即将各家老小，各各送回原所州县，上车乘马，俱已去了。然后教自家庄客，送老小宋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郓城县宋家村，复为良民。随即叫阮家三弟兄，拣选合用船只。其余不堪用的小船，尽行给散与附近居民收用。山中应有屋宇房舍，任从居民搬拆。三关城垣，忠义等屋，尽行拆毁。一应事务，整理已了，收拾人马，火速还京。

一路无话，早到东京。卢俊义等接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报知宿太尉。要辞天子，引领大兵起程。宿太尉见报，入内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于武英殿朝见。天子龙颜欣悦，赐酒已罢，玉音问道：“卿等休辞道途跋涉，军马驱驰，与寡人征虏破辽，早奏凯歌而回。朕当重加录用，其众将校，量功加爵，卿勿怠焉！”宋江叩兴称谢，端简启奏：“臣乃鄙猥小吏，误犯刑典，流递江州。醉后狂言，临刑弃市，众力救之，无处逃避，遂乃潜身水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天子大喜，再赐御酒，教取描金鹊画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全副鞍辔，宝刀一口，赐与宋江。宋江叩首谢恩，辞陛出内，将领天子御赐宝刀鞍马弓箭，就带回营，传令诸军将校，准备起行。

且说徽宗天子次早令宿太尉传下圣旨，教中书省院官二员，就陈桥驿与宋江先锋犒劳三军。每名军士酒一瓶，肉一斤，对众关支，毋得克减。中书省得了圣旨，一面连更晓夜，整顿酒肉，差官二员，前去给散。

再说宋江传令诸军，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将军马分作二起进程：令五虎八彪将，引军先行，十骠骑将在后，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三阮、李俊、张横、张顺，带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并水手头目人等，撑驾战船，自蔡河内出黄河，投北进发。宋江催趱三军，取陈桥驿大路而进，号令军将，毋得动扰乡民。有诗为证：

招摇旌旆出天京，受命专师事远征。

虎视龙骧从此去，区区北虏等闲平。

且说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在陈桥驿给散酒肉，赏劳三军。谁想这伙官员，贪滥无厌，徇私作弊，克减酒肉。都是那等谗佞之徒，贪爱贿赂的人，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前队军马，尽行给散过了。后军散到一队皂军之中，都是头上黑盔，身披玄甲，却是项充、李衮所管的牌手。那军汉中一个军校，接得酒肉过来看时，酒只半瓶，肉只十两，指着厢官骂道："都是你这等好利之徒，坏了朝廷恩赏！"厢官喝道："我怎得是好利之徒？"那军校道："皇帝赐俺一瓶酒、一斤肉，你都克减了。不是我们争嘴，堪恨你这厮们无道理！佛面上去刮金！"厢官骂道："你这大胆！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大怒，把这酒和肉劈脸都打将去。厢官喝道："捉下这个泼贼！"那军校就团牌边掣出刀来。厢官指着手大骂道："腌臜草寇，拔刀敢杀谁！"军校道："俺在梁山泊时，强似你的好汉，被我杀了万千。量你这等赃官，何足道哉！"厢官喝道："你敢杀我？"那军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飞去，正中厢官脸上剁着，扑地倒了。众人发声喊，都走了。那军汉又赶将入来，再剁了几刀，眼见的不能勾活了。众军汉簇住了不行。

当下项充、李衮飞报宋江。宋江听的大惊，便与吴用商议："此事如之奈何？"吴学究道："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出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备细告知宿太尉。烦他预先奏知委曲，令中书省院谗害不得，方保无事。"宋江计议定了，飞马亲到陈桥驿边。那军校立在死尸边不动。宋江自令人于馆驿内，搬出酒肉，赏劳三军，都教进前，却唤这军校直到馆驿中，问其情节。那军校答道："他千梁山泊反贼，万梁山泊反贼，骂俺们杀剐不尽，因此一时性起杀了他，专待将军听罪。"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下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当守法律。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这军校道："小人只是伏死。"宋江令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将厢官尸首，备棺椁盛贮，然后动文书申呈中书省院。院官都已知了，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克减官人不自羞，被人刀砍一身休。
宋江军令多严肃，流泪军前斩卒头。

再说戴宗、燕青潜地进城，径到宿太尉府内，备细诉知衷情。当晚，宿太尉入内，将上项事务奏知天子。次日，皇上于文德殿设朝，龙楼振鼓，凤阁鸣钟，殿下净鞭三下响，阶前文武两班齐。当有中书省院官出班启奏："新降将宋江部下兵卒，杀死省院差去监散酒肉命官一员，乞圣旨拿问。"天子曰："寡人待不委你省院来，事却该你这衙门！盖因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赏军酒肉，必然大破小用。梁山军士虚受其名，以致如此。"省院等官又奏道："御酒之物，谁敢克减！"是时天威震怒，喝道："寡人已自差人暗行体察，深知备细。尔等尚自巧言令色，对朕支吾！寡人御赐之酒，一瓶克减半瓶，赐肉一斤，只有十两。以致壮士一怒，目前流血！"天子喝问："正犯安在？"省院官奏道："宋江已自将本犯斩首号令示众，申呈本院，勒兵听罪。"天子曰："他既斩了正犯军士，待报听罪。宋江禁治不严之罪，权且纪录。待破辽回日，量功理会。"省院官默然无言而退。天子当时传旨，差官前去催督宋江提兵前去。所杀军校，就于陈桥驿枭首示众。

却说宋江正在陈桥驿勒兵听罪，只见驾上差官来到，着宋江等进兵征辽，违犯军校，枭首示众。宋江谢恩已毕，将军校首级，挂于陈桥驿号令，将尸埋了。宋江大哭一场，垂泪上马，提兵望北而进。每日兵行六十里，扎营下寨。所过州县，秋毫无犯。沿路无话。

将次相近大辽境界，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即日辽兵分作四路，侵犯大宋州郡。我等分兵前去征讨的是，只打城池的是？"吴用道："若是分兵前去，奈缘地广人稀，首尾不能救应。不如只是打他几个城池，却再商量。若还攻击的紧，他自然收兵。"宋江道："军师此计甚高。"随即唤过段景住来分付道："你走北路甚熟，你可引领军马前进。近的是甚州县？"段景住禀道："前面便是檀州，正是辽国紧要隘口。有条水路，港汊最深，唤做潞水，团团绕著城池。这潞水直通渭河，须用战船征进。宜先趱水军头领船只到了，然后水陆并进，船骑相连，可取檀州。"宋江听罢，便使戴宗催趱水军头领李俊等，晓夜趱船至潞水取齐。

却说宋江整点人马，水军船只，约会日期，水陆并行，杀投檀州来。且说檀州城内，守把城池番官，却是辽国洞仙侍郎孛堇相公。手下四员猛将，一个唤做阿里奇，一个唤做咬儿惟康，一个唤做楚明玉，一个唤做曹明济。此四员战将，皆有万夫不当之勇。闻知宋朝差宋江全伙到来，一面写表申奏郎

主，一面关报邻近蓟州、霸州、涿州、雄州求救，一面调兵出城迎敌。便差阿里奇、楚明玉两个，引兵三万，辞了总兵侍郎，领兵出战。

且说大刀关胜在于前部先锋，引军杀近檀州所属密云县来。县官闻的，飞报与两个番将，说道："宋朝军马大张旗号，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这伙。"阿里奇听了，笑道："既是这伙草寇，何足道哉！"传令教番兵扎掂已了，来日出密云县与宋江交锋。

次日，宋江听报辽兵来近，即时传令诸军将士："首先交锋，要看个头势，休要失支脱节。"众将得令，欣然披挂上马。宋江、卢俊义俱各戎装擐带，亲在军前监战。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黑洞洞地遮天蔽地，都是皂雕旗。两下齐把弓弩射住阵脚。只见对阵皂旗开处，正中间捧出一员番将，骑着一匹达马，弯环踢跳。宋江看那番将时，怎生打扮？但见：

　　戴一顶三叉紫金冠，冠口内拴两根雉尾。穿一领衬甲白罗袍，袍背上绣三个凤凰。披一副连环镔铁铠，系一条嵌宝狮蛮带，着一对云根鹰爪靴，挂一条护项销金帕，带一张雀画铁胎弓，悬一壶雕翎钺子箭。手搦梨花点钢枪，坐骑银色拳花马。

那番官面白唇红，须黄眼碧，身长九尺，力敌万人。旗号上写的分明："大辽战将阿里奇"。宋江看了，与诸将道："此番将不可轻敌。"言未绝，金枪手徐宁出战，横着钩镰枪，骤坐下马，直临阵前。番将阿里奇见了，大骂道："宋朝合败，命草寇为将，敢来侵犯大国，尚不知死！"徐宁喝道："辱国小将，敢出秽言！"两军呐喊，徐宁与阿里奇抢到垓心交战，两马相逢，手中兵器并举。二将斗不过三十余合，徐宁敌不住番将，望本阵便走。花荣急取弓箭在手。那番将正赶将来，张清又早按住鞍鞒，探手去锦袋内取个石子，看着番将较亲，照面门上只一石子，却似流星飞坠，弩箭离弦，正中阿里奇左眼，翻筋斗落于马下。这里花荣、林冲、秦明、索超四将齐出，先抢了那匹好马，活捉了阿里奇归阵。副将楚明玉见折了阿里奇，争要向前去救时，被宋江大队军马前后掩杀将来，就弃了密云县，大败亏输，奔檀州来。宋江且不追赶，就在密云县屯扎下营。看番将阿里奇时，打破眉梢，损其一目，负痛身死。宋江传令，教把番官尸骸烧化，功绩簿上标写张清第一功。就将阿里奇连环镔铁铠、出白梨花枪、嵌宝狮蛮带、银色拳花马，并靴袍弓箭，都赐了张清。是日，且就密云县中，众皆作贺，设宴饮酒，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大辽闰位非天命，累纵狼狐寇北疆。

阿里可怜无勇略，交锋时下一身亡。

次日，宋江升帐，传令起军，调兵遣将，都离密云县，直抵檀州来。却说檀州洞仙侍郎，听的报来，折了一员主将，坚闭城门，不出迎敌。又听的报有水军战船在于城下，遂乃引众番将上城观看。只见宋江阵中猛将，摇旗呐喊，耀武扬威，搦战厮杀。洞仙侍郎见了，说道：“似此，怎不输了小将军阿里奇？”当下副将楚明玉答应道：“小将军那里是输与那厮？蛮兵先输了，俺小将军赶将过去，被那里一个穿绿的蛮子一石子打下马去。那厮队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攒住了。俺这壁厢措手不及，以此输与他了。”洞仙侍郎道：“那个打石子的蛮子，怎地模样？”左右有认得的，指着说道：“城下兀那个带青包巾，见今披着小将军的衣甲，骑着小将军的马，那个便是。”洞仙侍郎攀着女墙边看时，只见张清已自先见了，趱马向前，见一石子飞来，左右齐叫一声躲时，那石子早从洞仙侍郎耳根边擦过，把耳轮擦了一片皮。洞仙侍郎负疼道：“这个蛮子直这般利害！”下城来一面写表申奏大辽郎主，一面行报外境各州提备。

却说宋江引兵在城下，一连打了三五日，不能取胜，再引军马回密云县屯住。帐中坐下，计议破城之策。

只见戴宗报来，取到水军头领，乘驾战船，都到潞水。宋江便唤李俊等到中军商议，着戴宗传令下去。李俊等都到密云县中，帐前参见宋江。宋江道：“今次厮杀，不比在梁山泊时，可要先探水势深浅，然后方可进兵。我看这条潞水，水势甚急，倘或一失，难以救应。尔等可宜仔细，不可托大。将船只盖伏的好着，只扮作运粮船相似。你等头领各带暗器，潜伏于船内。止着三五人撑驾摇橹，岸上着两人牵拽，一步步捱到城下，把船泊在两岸，待我这里进兵。城中知道，必开水门来抢粮船。尔等伏兵却起，夺他水门，可成大功。”李俊等听令去了。只见探水小校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卷杀而来，都打着皂雕旗，约有一万余人，望檀州来了。”吴用道：“必是辽国调来救兵。我这里先差几将拦截厮杀，杀的散时，免令城中得他壮胆。”宋江便差张清、董平、关胜、林冲，各带十数个小头领，五千军马，飞奔前来。

原来大辽郎主闻知说是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领兵杀至檀州，围了城子，特差这两个皇侄，前来救应。一个唤做耶律国珍，一个唤做国宝。两个乃是辽国上将，又是皇侄，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引起一万番军，来救檀州。看看至近，迎着宋兵。两边摆开阵势，两员番将一齐出马，都一般打扮。但见：

头戴妆金嵌宝三叉紫金冠，身披锦边珠嵌锁子黄金铠。身上猩猩血

染战红袍，袍上斑斑锦织金翅雕。腰系白玉带，背插虎头牌。左边袋内插雕弓，右手壶中攒硬箭。手中搦丈二绿沉枪，坐下骑九尺银鬃马。

那番将是弟兄两个，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枪。宋兵迎着，摆开阵势。双枪将董平出马，厉声高叫："来者甚处番官？"那耶律国珍大怒，喝道："水洼草寇，敢来犯吾大国，倒问俺那里来的！"董平也不再问，跃马挺枪直抢耶律国珍。那番官年少的将军，气性正刚，那里肯饶人一步，挺起钢枪，直迎过来。二马相交，三枪乱举。二将正在征尘影里，杀气丛中，使双枪的，另有枪法，使单枪的各有神机。两个斗过五十合，不分胜败。那耶律国宝见哥哥战了许多时，恐怕力怯，就中军筛起锣来。耶律国珍正斗到热处，听的鸣锣，急要脱身，被董平两条枪绞住，那里肯放。耶律国珍此时心忙，枪法慢了些，被董平右手逼过绿沉枪，使起左手枪来，望番将项根上只一枪，搠个正着。可怜耶律国珍金冠倒卓，两脚登空，落于马下。兄弟耶律国宝看见哥哥落马，便抢出阵来，一骑马，一条枪，奔来救取。宋兵阵上，没羽箭张清见他过来，这里那得放空，在马上约住梨花枪，探只手去锦袋内拈出一个石子，那石子百发百中。把马一拍，飞出阵前。说时迟，那时快，这耶律国宝飞也似来，张清迎头扑将去，两骑马隔不的十来丈远近，番将不提防，只道他来交战。只见张清手起，喝声道："着！"那石子望耶律国宝面上打个正着，翻筋斗落马。关胜、林冲拥兵掩杀。辽兵无主，东西乱撺。只一阵杀散辽兵万余人马，把两个番官全副鞍马，两面金牌，收拾宝冠袍甲，仍割下两颗首级，当时夺了战马一千余匹，解到密云县来，见宋江献纳。宋江大喜，赏劳三军，书写董平、张清第二功，等打破檀州一并申奏。

宋江与吴用商议，到晚写下军帖，差调林冲、关胜引领一彪军马，从西北上去取檀州；再调呼延灼、董平也引一彪军马，从东北上进发；却教卢俊义引一彪军马，从西南上取路进兵。"我等中军，从东南上进发。只听的炮响，一齐进发。"却差炮手凌振、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并牌手项充、李衮，将带滚牌军一千余人，直至城下，施放号炮。至二更为期，水陆并进。各路军兵，都要厮应。号令已下，诸军各各准备取城。

且说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坚守，专望救兵到来。却有皇侄败残人马，逃命奔入城中，备细告说："两个皇侄大王，耶律国珍被个使双枪的害了，耶律国宝被个戴青包巾的使石子打下马来拿去。"洞仙侍郎跌脚骂道："又是这蛮子！不争损了二位皇侄，教俺有甚面目去见郎主？拿住那个青包巾的蛮子时，碎碎的割那厮。"至晚，番兵报洞仙侍郎道："潞水河内有五七百只粮船泊在两

岸，远远处又有军马来也。”洞仙侍郎听了道：“那蛮子不识俺的水路，错把粮船直行到这里。岸上人马一定是来寻粮船。”便差三员番将楚明玉、曹明济、咬儿惟康前来分付道：“那宋江等蛮子，今晚又调许多人马来也。却有若干粮船在俺河里。可教咬儿惟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却教楚明玉、曹明济开放水门，从紧溜里放船出去。三停之内，截他二停粮船也好，便是汝等干大功也。”不知成败何如，有诗为证：

妙算从来迥不同，檀州城下列艨艟。
侍郎不识兵家意，反自开门把路通。

再说宋江人马，当晚黄昏左侧，李逵、樊瑞为首，将引步兵，在城下大骂番人。洞仙侍郎叫咬儿惟康催趱军马，出城冲杀。城门开处，放下吊桥，辽兵出城。却说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个好汉，引一千步军，尽是悍勇刀牌手，就吊桥边冲住，番军人马那里能勾出的城来。凌振却在军中搭起炮架，准备放炮，只等时候来到。由他城上放箭，自有牌手左右遮抵着，鲍旭却在后面呐喊。虽是一千余人，却有万余人的气象。洞仙侍郎在城中见军马冲突不出，急叫楚明玉、曹明济开了水门抢船。此时宋江水军头领，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备，未曾动掸。见他水门开了，一片片绞起闸板，放出战船来。凌振得了消息，便先点起一个风火炮来。炮声响处，两边战船厮迎将来，抵敌番船。左边踊出李俊、张横、张顺，摇动战船杀来；右边踊出阮家三弟兄，使着战船，杀入番船队里。番将楚明玉、曹明济见战船踊跃而来，抵敌不住，料道有埋伏军兵，急待要回船，早被这里水手军兵都跳过船来，只得上岸而走。宋江水军那六个头领，先抢了水门。管门番将，杀的杀了，走的走了，这楚明玉、曹明济各自逃生去了。水门上预先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个车箱炮来。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洞仙侍郎听的火炮连天声响，吓的魂不附体。李逵、樊瑞、鲍旭引领牌手项充、李衮等众，直杀入城。洞仙侍郎和咬儿惟康在城中看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又见四路宋兵人马一齐都杀到来，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出北门便走。未及二里，正撞着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两员上将拦住去路。洞仙侍郎怎生奈何，只得教咬儿惟康到此迎敌。正是：天罗密布难移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洞仙侍郎怎生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诗曰：

志气冲天贯斗牛，更将逆虏尽平收。
檀州骁将俱心碎，辽国雄兵总泪流。
紫塞风高横剑戟，黄沙月冷照戈矛。
绝怜跃马男儿事，谈笑功成定九州。

话说洞仙侍郎见檀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与同咬儿惟康保护而行。正撞着林冲、关胜大杀一阵，那里有心恋战？望刺斜里死命撞出去。关胜、林冲要抢城子，也不来追赶，且奔入城。

却说宋江引大队军马入檀州，赶散番军，一面出榜安抚百姓军民，秋毫不许有犯，传令教把战船尽数收入城中；一面赏劳三军，及将在城辽国所用官员，有姓者仍前委用，无姓番官尽行发遣出城，还于沙漠；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得了檀州。尽将府库财帛金宝，解赴京师。写书申呈宿太尉，题奏此事。天子闻奏，龙颜大喜。随即降旨，钦差枢密院同知赵安抚，统领二万御营军马，前来监战。

却说宋江等听的报来，引众将出郭远远迎接，入到檀州府内歇下，权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尽来参见，施礼已毕。原来这赵安抚，祖是赵家宗派，为人宽仁厚德，作事端方，亦是宿太尉于天子前保奏，特差此人上边监督兵马。这赵安抚见了宋江仁德，十分欢喜，说道："圣上已知你等众将好生用心，军士劳苦，特差下官前来军前监督，就赍赏赐金银段匹二十五车，但有奇功，申奏朝廷，请降官封。将军今已得了州郡，下官再当申达朝廷。众将皆须尽忠竭力，早成大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宋江等拜谢道："请烦安抚相公镇守檀州，小将等分兵攻取辽国紧要州郡，教他首尾不能相顾。"一面将赏赐俵散军将，一面勒回各路军马听调，攻取大辽州郡。有杨雄禀道："前面便

是蓟州相近。此处是个大郡，钱粮极广，米麦丰盈，乃是辽国库藏。打了蓟州，诸处可取。”宋江听罢，便请军师吴用商议。

却说洞仙侍郎与咬儿惟康正往东走，撞见楚明玉、曹明济，引着些败残军马，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一同投奔蓟州。入的城来，见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诉说宋江兵将浩大，内有一个使石子的蛮子，十分了得。那石子百发百中，不放一个空，最会打人。两位皇侄并小将阿里奇，尽是被他石子打死了。耶律大王道：“既是这般，你且在这里帮俺杀那蛮子。”说犹未了，只见流星探马报将来，说道：“宋江兵分两路来打蓟州，一路杀至平峪县，一路杀至玉田县。”御弟大王听了，随即便叫洞仙侍郎，“将引本部军马，把住平峪县口，不要和他厮杀。俺先引兵，且拿了玉田县的蛮子，却从背后抄将过来，平峪县的蛮子，走往那里去？”一边关报霸州、幽州，教两路军马前来接应。有诗为证：

败将残兵入蓟州，膻奴原自少机谋。

宋江兵势如云卷，扫穴犁庭始罢休。

当时御弟大王亲引大军，将带四个孩儿，飞奔玉田县来。

且说宋江、卢俊义，各引军三万，战将人马，各取州县。宋江引兵前至平峪县，见前面把住关隘，未敢进兵，就平峪县西屯住。却说卢俊义引许多战将，三万人马，前到玉田县，早与辽兵相近。卢俊义便与军师朱武商议道：“目今与辽兵相接，只是吴人不识越境，到他地理生疏，何策可取？”朱武答道：“若论愚意，未知他地理，诸军不可擅进。可将队伍摆为长蛇之势，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相应，循环无端。如此，则不愁地理生疏。”卢先锋大喜道：“军师所言，正合吾意。”遂乃催兵前进，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怎见的辽兵？但见：

黑雾浓浓至，黄沙漫漫连。皂雕旗展一派乌云，拐子马荡半天杀气。青毡笠儿，似千池荷叶弄轻风；铁打兜鍪，如万顷海洋凝冻日。人人衣襟左掩，个个发搭齐肩。连环铁铠重披，刺纳战袍紧系。番军壮健，黑面皮碧眼黄须；达马咆哮，阔膀膊钢腰铁脚。羊角弓攒沙柳箭，虎皮袍衬窄雕鞍。生居边塞，长成会拽硬弓；世本朔方，养大能骑劣马。铜腔羯鼓军前打，芦叶胡笳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领兵先到玉田县，将军马摆开阵势。宋军中朱武上云梯看了，下来回报卢先锋道：“番人布的阵，乃是五虎靠山阵，不足为奇。”朱武再上将台看，把号旗招动，左盘右旋，调拨众军，也摆一个阵势。卢俊

义看了不识，问道："此是何阵势？"朱武道："此乃是鲲化为鹏阵。"卢俊义道："何为鲲化为鹏？"朱武道："北海有鱼，其名曰鲲，能化大鹏，一飞九万里。此阵远近看，只是个小阵；若来攻时，一发变做大阵，因此唤做鲲化为鹏。"卢俊义听了，称赞不已。对阵敌军鼓响，门旗开处，那御弟大王亲自出马，四个孩儿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挂。但见：

头戴铁缦笠戗箭番盔，上拴纯黑球缨；身衬宝圆镜柳叶细甲，系条狮蛮金带。踏镫靴半弯鹰嘴，梨花袍锦绣盘龙。各挂强弓硬弩，都骑骏马雕鞍。腰间尽插锟吾剑，手内齐拿扫帚刀。

中间马上御弟大王，两边左右四个小将军，身上两肩胛都悬着小小明镜，镜边对嵌着皂缨，四口宝刀，四骑快马，齐齐摆在阵前。那御弟大王背后，又是层层摆列，自有许多战将。那四员小将军高声大叫："汝等草贼，何敢犯吾边界！"卢俊义听的，便问道："两军临敌，那个英雄当先出战？"说犹未了，只见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争先出马。那边番将耶律宗云，舞刀拍马来迎关胜。两个斗不上五合，番将耶律宗霖拍马舞刀，便来协助。呼延灼见了，举起双鞭，直出迎住厮杀。那两个耶律宗电、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跃马，齐出交战。这里徐宁、索超各举兵器相迎。四对儿在阵前厮杀，绞做一团，打做一块。

正斗之间，没羽箭张清看见，悄悄的纵马趱向阵前。却有檀州败残的军士认的张清，慌忙报知御弟大王道："这对阵穿绿战袍的蛮子，便是惯飞石子的。他如今趱马出阵来，又使前番手段。"天山勇听了，便道："大王放心，教这蛮子吃俺一弩箭！"原来那天山勇马上惯使漆抹弩，一尺来长铁翎箭，有名唤做一点油。那天山勇在马上把了事环带住，趱马出阵，教两个副将在前面影射着，三骑马悄悄直趱至阵前。张清又先见了，偷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将当头的只一石子，急叫"着"，却从盔上擦过。那天山勇却闪在这将马背后，安的箭稳，扣的弦正，觑着张清较亲，直射将来。张清叫声"阿也"，急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双枪将董平、九纹龙史进，将引解珍、解宝，死命去救回。卢先锋看了，急教拔出箭来，血流不止，项上便束缚兜住。随即叫邹渊、邹润扶张清上车子，护送回檀州，教神医安道全调治。车子却才去了，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张清石子最通神，到处将人打得真。
此日却逢强弩手，当喉一箭便翻身。

只见阵前喊声又起，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飞奔杀来，并不打话，横

冲直撞，赶入阵中。”卢俊义见箭射了张清，无心恋战，四将各佯输诈败，退回本阵。四个番将，乘势赶来；西北上来的番军，刺斜里又杀将来；对阵的大队番军山倒也似踊跃将来。那里变的阵法？三军众将隔的七断八续，你我不能相救，只留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倒杀过那边去了。天色傍晚，四个小将军却好回来，正迎着。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力敌四个番将，并无半点惧怯。约斗了一个时辰，卢俊义得便处卖个破绽，耶律宗霖把刀砍将入来，被卢俊义大喝一声，那番将措手不及，着一枪刺下马去。那三个小将军，各吃了一惊，皆有惧色，无心恋战，拍马去了。卢俊义下马，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级，拴在马项下。翻身上马，望南而行，又撞见一伙辽兵，约有一千余人，被卢俊义又撞杀入去，辽兵四散奔走。再行不到数里，又撞见一彪军马。

此夜月黑，不辨是何处的人马，只听的语音，却是宋朝人说话。卢俊义便问：“来军是谁？”却是呼延灼答应。卢俊义大喜，合兵一处。呼延灼道：“被辽兵冲散，不相救应。小将撞开阵势，和韩滔、彭玘直杀到此。不知诸将如何。”卢俊义又说力敌四将，“被我杀了一个，三个走了。次后又撞着一千余人，亦被我杀散。来到这里，不想迎着将军。”两个并马，带着从人，望南而行，不过十数里路，前面早有军马拦路。呼延灼道：“黑夜怎地厮杀，待天明决一死战。”对阵听的，便问道：“来者莫非呼延灼将军？”呼延灼认的声音是大刀关胜，便叫道：“卢头领在此！”众头领都下马，且来草地上坐下。卢俊义、呼延灼说了本身之事，关胜道：“阵前失利，你我不相救应。我和宣赞、郝思文、单廷圭、魏定国，五骑马寻条路走，然后收拾的军兵一千余人，来到这里，不识地理，只在此伏路，待天明却行。不想撞着哥哥。”合兵一处。

众人捱到天晓，迤逦望南再行。将次到玉田县，见一彪人马哨路。看时，却是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弟兄们，都扎住玉田县中，辽兵尽行赶散，说道：“侯健、白胜两个去报宋公明，只不见了解珍、解宝、杨林、石勇。”卢俊义教且进兵在玉田县内，计点众将军校，不见了五千余人，心中烦恼。巳牌时分，有人报道：“解珍、解宝、杨林、石勇，将领二千余人来了。”卢俊义又唤来问时，解珍道：“俺四个倒撞过去了，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转。今早又撞见辽兵，大杀了一场，方才到的这里。”卢俊义叫将耶律宗霖首级于玉田县号令，抚谕三军百姓。

未到黄昏前后，军士们正要收拾安歇，只见伏路小校来报道：“辽兵不知多少，四面把县围了。”卢俊义听的大惊，引了燕青上城看时，远近火把有十里厚薄。一个小将军当先指点，正是耶律宗云，骑着一匹劣马，在火把中间

催趱三军。燕青道："昨日张清中他一冷箭，今日回礼则个。"燕青取出弩子，一箭射去，正中番将鼻凹。番将落马，众兵急救。番军早退五里。卢俊义县中与众将商议："虽然放了一冷箭，辽兵稍退，天明必来攻围，裹的铁桶相似，怎生救解？"朱武道："宋公明若得知这个消息，必然来救。里应外合，方可以免难。"正是：才离虎穴龙坑险，又撞天罗地网灾。未知交锋胜败何如？有诗为证：

一番遇敌一番惊，匹马单枪暮夜行。
四面天骄围古县，请看何计退胡兵。

众人捱到天明，望见辽兵四面摆的无缝。只见东南上尘土起处，兵马数万而来。众将皆望南兵，朱武道："此必是宋公明军马到了。等他收军，齐望南杀去，这里尽数起兵，随后一掩。"

且说对阵辽兵，从辰时直围到未牌，抵当不住，尽数收拾都去。朱武道："不就这里追赶，更待何时！"卢俊义当即传令，开县四门，尽领军马，出城追杀。辽兵大败，杀的星落云散，七断八续。辽兵四散败走。宋江赶的辽兵去远，到天明鸣金收军，进玉田县。卢先锋合兵一处，诉说攻打蓟州。留下柴进、李应、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裴宣、萧让、宋清、乐和、安道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都随赵枢密在檀州守御。其余诸将，分作左右二军。宋先锋总领左军人马，四十八员：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花荣、秦明、杨志、朱仝、雷横、刘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吕方、郭盛、樊瑞、鲍旭、项充、李衮、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顺、马麟、施恩、薛永、宋万、杜迁、朱贵、朱富、凌振、汤隆、蔡福、蔡庆、戴宗、蒋敬、金大坚、段景住、时迁、郁保四、孟康；卢先锋总领右军人马，三十七员：军师朱武、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索超、徐宁、燕青、史进、解珍、解宝、韩滔、彭玘、宣赞、郝思文、单廷圭、魏定国、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郑天寿、龚旺、丁得孙、邹渊、邹润、李立、李云、焦挺、石勇、侯健、杜兴、曹正、杨林、白胜。分兵已罢，作两路来取蓟州。宋先锋引军取平峪县进发，卢俊义引兵取玉田县进发。赵安抚与二十三将镇守檀州，不在话下。

原来这蓟州，却是大辽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部领四个孩儿，长子耶律宗云，次子耶律宗电，三子耶律宗雷，四子耶律宗霖，手下十数员战将，一个总兵大将唤做宝密圣，一个副总兵唤做天山勇，守住着蓟州城池。

且说宋江见军士连日辛苦，且教暂歇。攻打蓟州，自有计较了。先使人往檀州问张清箭疮如何。神医安道全使人回话道：“虽然外损皮肉，却不伤内，请主将放心。调理的脓水乾时，自然无事。即目炎天，军士多病，已禀过赵枢密相公，遣萧让、宋清前往东京收买药饵，就向太医院关支暑药。皇甫端亦要关给官局内啖马的药材物料，都委萧让、宋清去了。就报先锋知道。”宋江听的，心中颇喜，再与卢先锋计较，先打蓟州。宋江道：“我未知你在玉田县受围时，已自先商量下计了。有公孙胜原是蓟州人，杨雄亦曾在那府里做节级，石秀、时迁亦在那里住的久远。前日杀退辽兵，我教时迁、石秀也只做败残军马，杂在里面，必然都投蓟州城内住扎。他两个若入的城中，自有去处。时迁曾献计道：‘蓟州城有一座大寺，唤做宝严寺，廊下有法轮宝藏，中间大雄宝殿，前有一座宝塔，直耸云霄。’石秀说道：‘我教他去宝藏顶上躲着，每日饭食，我自对付来与他吃。如要水火，直待夜间爬下来净手。只等城外哥哥军马打的紧急时，然后却就宝严寺塔上放起火来为号。’时迁自是个惯飞檐走壁的人，那里不躲了身子？石秀临期自去州衙内放火。他两个商量已定，自去了。我这里一面收拾进兵。”有诗为证：

朋计商量破蓟州，旌旗蔽日拥貔貅。
更将一把硝黄散，黑夜潜焚塔上头。

次日宋江引兵撇了平峪县，与卢俊义合兵一处，催起军马，径奔蓟州来。

且说御弟大王自折了两个孩儿，以自懊恨，便同大将宝密圣、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议道：“前次涿州、霸州两路救兵，各自分散前去。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县，早晚进兵来打蓟州，似此怎生奈何？”大将宝密圣道：“宋江兵若不来，万事皆休。若是那伙蛮子来时，小将自出去与他相敌。若不活拿他几个，这厮们那里肯退？”洞仙侍郎道：“那蛮子队有那个穿绿袍的，惯使石子，好生利害，可以提防他。”天山勇道：“这个蛮子已被俺一弩箭射中脖子，多是死了也！”洞仙侍郎道：“除了这个蛮子，别的都不打紧。”正商议间，小校来报：“宋江军马杀奔蓟州来。”御弟大王连忙整点三军人马，火速出城迎敌。离城三十里外，与宋江对敌。

各自摆开阵势，番将宝密圣横槊出马，宋江在阵前见了，便问道：“斩将夺旗，乃见头功。”说犹未了，只见豹子头林冲便出阵前来，与番将宝密圣大战。两个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要见头功，持丈八蛇矛斗到间深里，暴雷也似大叫一声，拨过长枪，用蛇矛去宝密圣脖项上刺中一矛，搠下马去。宋江大喜，两军发喊。番将天山勇见刺了宝密圣，横枪便出。宋江阵里徐宁

挺钩镰枪直迎将来。二马相交，斗不到二十来合，被徐宁手起一枪，把天山勇搠于马下。宋江见连赢了二将，心中大喜，催军混战。辽兵见折了两员大将，心中惧怯，望蓟州奔走。宋江军马赶了十数里，收兵回来。

当日宋江扎下营寨，赏劳三军。次日传令，拔寨都起，直抵蓟州。第三日，御弟大王见折了二员大将，十分惊慌，又见报道："宋军到了。"忙与洞仙侍郎道："你可引这支军马出城迎敌，替俺分忧也好。"洞仙侍郎不敢不依，只得引了咬儿惟康、楚明玉、曹明济，领起一千军马，就城下摆开。宋江军马渐近城边，雁翅般排将来。门旗开处，索超横担大斧，出马阵前。番兵队里，咬儿惟康便抢出阵来。两个并不打话，二马相交，斗到二十余合。番将终是胆怯，无心恋战，只得要走。原来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在城头上，看见咬儿惟康斗不上数合，拨回马望本阵便走，索超纵马赶上，双手轮起大斧，看着番将脑门上劈将下来，把这咬儿惟康脑袋劈做两半个。洞仙侍郎见了，慌忙叫楚明玉、曹明济快去策应。这两个已自八分胆怯，因吃逼不过，两个只得挺起手中枪，向前出阵。宋江军中九纹龙史进见番军中二将双出，便舞刀拍马，直取二将。史进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将楚明玉砍在马下；这曹明济急待要走，史进赶上，一刀也砍于马下。史进纵马杀入大辽军阵。宋江见了，鞭梢一指，驱兵大进，直杀到吊桥边。耶律得重见了，越添愁闷，便教紧闭城门，各将上城紧守；一面申奏大辽郎主，一面差人往霸州、幽州求救。有诗为证：

二将昂然犯敌锋，宋江兵拥一窝蜂。
可怜身死无人救，白骨谁为马鬣封。

且说宋江与吴用计议道："似此城中紧守，如何摆布？"吴用道："既城中已有石秀、时迁在里面，如何担阁的长远？教四面竖起云梯炮架，即便攻城。再教凌振将火炮四下里施放，打将入去。攻击的紧，其城必破。"宋江听罢，便道："军师之言，正合吾意。"即便传令，四面连夜攻城。

再说御弟大王见宋兵四下里攻击的紧，尽驱蓟州在城百姓上城守护。当下石秀在城中宝严寺内，守了多日，不见动静，只见时迁来报道："城外哥哥军马，打的城子紧。我们不就这里放火，更待何时！"石秀见说了，便和时迁商议，先从宝塔上放起一把火来，然后去佛殿上烧着。时迁道："你快去州衙内放火。在南门要紧的去处，火着起来，外面见了，定然加力攻城，愁他不破！"两个商量了，都自有引火的药头，火刀火石，火筒烟煤，藏在身边。当日晚来，宋江军马打城甚紧。

却说时迁，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跳墙越城，如登平地。当时先去宝严寺塔上点起一把火来。那宝塔最高，火起时，城里城外，那里不看见？火光照的三十余里远近，似火钻一般。然后却来佛殿上放火。那两把火起，城中鼎沸起来，百姓人民，家家老幼慌忙，户户儿啼女哭，大小逃生。石秀直扒去蓟州衙门庭屋上博风板里，点起火来。蓟州城中，见三处火起，知有细作，百姓那里有心守护城池，已都阻当不住，各自逃归看家。没多时，山门里又一把火起，却是时迁出宝严寺来，又放了一把火。那御弟大王见了城中无半个更次，四五路火起，知宋江有人在城里。慌慌急急，收拾军马，带了老小并两个孩儿，装载上车，开北门便走。宋江见城中军马慌乱，催促军兵卷杀入城。城里城外，喊杀连天，早夺了南门。洞仙侍郎见寡不敌众，只得跟着御弟大王投北门而走。

宋江引大队人马入蓟州城来，便传下将令，先教救灭了四边风火。天明，出榜安抚蓟州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拾蓟州屯住，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时迁功次。便行文书，申复赵安抚知道，“得了蓟州大郡，请相公前来驻扎。”赵安抚回文书来说道：“我在檀州权且屯扎，教宋先锋且守住蓟州。即目炎暑，天气暄热，未可动兵。待到天气微凉，再作计议。”宋江得了回文，便教卢俊义分领原拨军将，于玉田县屯扎，其余大队军兵，守住蓟州，待到天气微凉，别行听调。

却说御弟大王耶律得重与洞仙侍郎，将带老小，奔回幽州。直至燕京，来见大辽郎主。且说辽国郎主，升坐金殿，聚集文武两班臣僚，朝参已毕。有阁门大使奏道：“蓟州御弟大王，回至门下。”郎主闻奏，忙教宣召，宣至殿下。那耶律得重与洞仙侍郎俯伏御阶之下，放声大哭。郎主道：“俺的爱弟，且休烦恼，有甚事务，当以尽情奏知寡人。”那耶律得重奏道：“宋朝童子皇帝，差调宋江领兵前来征讨，其军马势大，难以抵敌。送了臣的两个孩儿，杀了檀州四员番将。宋军席卷而来，又失陷了蓟州。特来殿前请死！”大辽国主听了，传圣旨道：“卿且起来，俺的这里好生商议。”郎主道：“引兵的那蛮子是甚人？这等喽啰！”班部中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道：“臣闻宋江这伙，原是梁山泊水浒寨草寇，却不肯杀害良民百姓，专一替天行道，只杀滥官污吏，诈害百姓的人。后来童贯、高俅引兵前去收捕，被宋江只五阵，杀的片甲不回。他这伙好汉，剿捕他不得。童子皇帝遣使三番降诏去招安他，后来都投降了。只把宋江封为先锋使，又不曾实授官职。其余都是白身人。今日差将

他来，便和俺们厮杀。道他有一百八人，应上天星宿。这伙人好生了得！郎主休要小觑了他！”大辽国主道：“你这等话说时，恁地怎生是好？”班部丛中转过一员官，乃是欧阳侍郎，襕袍拂地，象简当胸，奏道：“郎主万岁，为人子的合当尽孝，为人臣的合当尽忠。臣虽不才，愿献小计，可退宋兵。”郎主大喜道：“你既有好的见识，当下便说。”

欧阳侍郎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成几阵大功，名标青史，事载丹书。直教人唱凯歌离紫塞，鞭敲金镫转京师。正是：护国谋成欺吕望，顺天功就赛张良。毕竟辽国欧阳侍郎奏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西江月》：

山后辽兵侵境，中原宋帝兴军。
水乡取出众天星，奉诏去邪归正。
暗地时迁放火，更兼石秀同行。
等闲打破永平城，千载功勋可敬。

话说当下欧阳侍郎奏道："宋江这伙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汉。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弄权，嫉贤妒能，闭塞贤路，非亲不进，非财不用，久后如何容的他们。论臣愚意，郎主可加官爵，重赐金帛，多赏轻裘肥马，臣愿为使臣，说他来降俺大辽国。郎主若得这伙军马来，觑中原如同反掌。臣不敢自专，乞郎主圣鉴不错。"大辽国主听罢，便道："你也说的是。你就为使臣，将带一百八骑好马，一百八匹好段子，俺的敕命一道，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赐与金一提，银一秤，权当信物。教把众头目的姓名都抄将来，尽数封他官爵。"只见班部中兀颜都统军出来启奏郎主道："宋江这一伙草贼，招安他做甚！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有的是强兵猛将，怕不赢他！若是这伙蛮子不退呵，奴婢亲自引兵去剿杀这厮。"国主道："你便是了的好汉，如插翅大虫，再添的这伙呵，你又加生两翅。你且休得阻当。"辽主不听兀颜之言，再有谁敢多言。原来这兀颜光都统军，正是辽国第一员上将，十八般武艺，无有不通，兵书战策，尽皆熟闲。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八尺有余身材，面白唇红，须黄眼碧，威仪猛勇，力敌万人。上阵时仗条浑铁点钢枪，杀到浓处，不时掣出腰间铁简，使的铮铮有声，端的是有万夫不当之勇。

且不说兀颜统军谏奏，却说那欧阳侍郎领了辽国敕旨，将了许多礼物马匹，上了马，径投蓟州来。宋江正在蓟州作养军士，听的辽国有使命至，未

审来意吉凶。遂取玄女之课，当下一卜，卜得个上上之兆。便与吴用商议道：“卦中上上之兆，多是辽国来招安我们，似此如之奈何？”吴用道：“若是如此时，正可将计就计，受了他招安。将此蓟州与卢先锋管了，却取他霸州。若更得了他霸州，不愁他辽国不破。即今取了他檀州，先去辽国一只左手。此事容易，只是放些先难后易，令他不疑。”有诗为证：

委质为臣志不移，宋江忠义亦堪奇。

辽人不识坚贞节，空把黄金事馈遗。

且说那欧阳侍郎已到城下，宋江传令教开城门，放他进来。欧阳侍郎入进城中，至州衙前下马，直到厅上。叙礼罢，分宾主而坐。宋江便问：“侍郎来意何干？”欧阳侍郎道：“有件小事，上达钧听，乞屏左右。”宋江遂将左右喝退，请进后堂深处说话。欧阳侍郎至后堂，欠身与宋江道：“俺大辽国久闻将军大名，争耐山遥水远，无由拜见威颜。又闻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同心协力。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以致天下大乱。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将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大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欧某今奉大辽国主，特遣小官赍敕命一道，封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银一秤，彩段一百八匹，名马一百八骑。便要抄录一百八位头领姓名赴国，照名钦授官爵。非来诱说将军，此是国主久闻将军盛德，特遣欧某前来，预请将军，招安众将，同意归降。”宋江听罢，便答道：“侍郎言之极是。争奈宋江出身微贱，郓城小吏，犯罪在逃，权居梁山水泊，避难逃灾。宋天子三番降诏，赦罪招安，虽然官小职微，亦未曾立得功绩，以报朝廷赦罪之恩。今大辽郎主赐我以厚爵，赠之以重赏，然虽如此，未敢拜受，请侍郎且回。即今溽暑炎热，权且令军马停歇，暂且借国王这两座城子屯兵，守待早晚秋凉，再作商议。”欧阳侍郎道：“将军不弃，权且收下辽主金帛、彩段、鞍马。俺回去，慢慢地再来说话，未为晚矣。”宋江道：“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耳目最多。倘或走透消息，先惹其祸。”欧阳侍郎道：“兵权执掌，尽在将军手内，谁敢不从。”宋江道：

“侍郎不知就里，我等弟兄中间，多有性直刚勇之士。等我调和端正，众所同心，却慢慢地回话，亦未为迟。”有诗为证：

金帛重驮出蓟州，薰风回首不胜羞。

辽主若问归降事，云在青山月在楼。

于是令备酒肴相待，送欧阳侍郎出城，上马去了。宋江却请军师吴用商议道：“适来辽国侍郎这一席话如何？”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宋江便问道：“军师何故叹气？”吴用答道：“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功成，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止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宋江听罢，便道：“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题。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吴用道：“若是兄长存忠义于心，只就这条计上，可以取他霸州。目今盛暑炎天，且当暂停，将养军马。”宋江、吴用计议已定，且不与众人说。同众将屯驻蓟州，待过暑热。

次日，与公孙胜在中军闲话，宋江问道：“久闻先生师父罗真人，乃盛世之高士。前番因打高唐州，要破高廉邪法，特地使戴宗、李逵来寻足下，说尊师罗真人术法，多有灵验。敢烦贤弟，来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参拜，一洗尘俗。未知尊意若何？”公孙胜便道：“贫道亦欲归望老母，参省本师，为见兄长连日屯兵未定，不敢开言。今日正欲要禀仁兄，不想兄长要去。来日清晨，同往参礼本师，贫道就行省视亲母。”

次日，宋江暂委军师掌管军马，收拾了名香净果，金珠彩段，将带花荣、戴宗、吕方、郭盛、燕顺、马麟六个头领，宋江与公孙胜，共八骑马，带领五千步卒，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宋江等在马上，离了蓟州，来到山峰深处。但见青松满径，凉气翛翛，炎暑全无，端的好座佳丽之山。公孙胜在马上道：“有名唤做呼鱼鼻山。”宋江看那山时，但见：

四围巘崿，八面玲珑。重重晓色映晴霞，沥沥琴声飞瀑布。溪涧中漱玉飞琼，石壁上堆蓝叠翠。白云洞口，紫藤高挂绿萝垂；碧玉峰前，丹桂悬崖青蔓袅。引子苍猿献果，呼群麋鹿衔花。千峰竞秀，夜深白鹤听仙经；万壑争流，风暖幽禽相对语。地僻红尘飞不到，山深车马几曾来。

当下公孙胜同宋江，直至紫虚观前，众人下马，整顿衣巾。小校托着信

香礼物，径到观里鹤轩前面。观里道众见了公孙胜，俱各向前施礼，道众同来见宋江，亦施礼罢。公孙胜便问："吾师何在？"道众道："师父近日只在后面退居静坐，倦于迎送，少曾到观。"公孙胜听了，便和宋公明径投后山退居内来。转进观后，崎岖径路，曲折阶衢。行不到一里之间，但见荆棘为篱，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篱内尽是瑶草琪花。中有三间雪洞，罗真人在内端坐诵经。童子知有客来，开门相接。公孙胜先进草庵鹤轩前，礼拜本师已毕，便禀道："弟子旧友山东宋公明，受了招安，今奉敕命，封先锋之职，统兵来破大辽，今到蓟州，特地要来参礼我师，见在此间。"罗真人见说，便教请进。

宋江进得草庵，罗真人降阶迎接。宋江再三恳请罗真人坐受拜礼，罗真人道："将军做了国家大臣，腰金衣紫，受天子之命。贫道乃山野村夫，何敢当此？"宋江坚意谦让，要礼拜他。罗真人方才肯坐。宋江先取信香炉中焚爇，参礼了八拜。遂呼花荣等六个头领，俱各礼拜已了。

罗真人都教请坐，命童子烹茶献果已罢。动问行藏，罗真人乃曰："将军上应星魁天象，威镇中原，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名千秋不朽矣。徒弟公孙胜，本从贫道山中出家，以绝尘俗，正当其理。奈缘是一会下星辰，不由他不来。今蒙将军不弃，折节下问，出家人无可接见，幸勿督过。"宋江道："江乃郓城小吏，逃罪上山，感谢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恩如骨肉，情若股肱。天垂景象，方知上应天星地曜，会合一处。宋朝天子三番降诏，赦罪招安，众等皆随宋江归顺大义。今奉诏命，统领大兵，征进大辽，径涉真人仙境，夙生有缘，得一瞻拜。万望真人，愿赐指迷前程之事，不胜万幸。"罗真人道："将军少坐，当具素斋。天色已晚，就此荒山草榻，权宿一宵，来早回马。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宋江正欲我师指教，听其点悟愚迷，安忍便去？"随即唤从人托过金珠彩段，上献罗真人。罗真人乃曰："贫道僻居野叟，寄形宇内，纵使受此金珠，亦无用处。随身自有布袍遮体，绫锦彩段，亦不曾穿。将军统数万之师，军前赏赐，日费何止千万。所赐之物，乞请纳回，贫道决无用处。盘中果木，小道可留。"宋江再拜，望请收纳。罗真人坚执不受。当即供献素斋，斋罢，又吃了茶。罗真人令公孙胜回家省视老母，"明早却来，随将军回城。"当晚留宋江庵中闲话。宋江把心腹之事，备细告知罗真人，愿求指迷。罗真人道："将军一点忠义之心，与天地均同，神明心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决无疑虑。只是将军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宋江告道："我师，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终？"罗真人道："非也。将军亡必正寝，尸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好处多磨，

忧中少乐。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勿以久恋富贵。”宋江再告：“我师，富贵非宋江之意。但只愿的弟兄常常完聚，虽居贫贱，亦满微心。只求大家安乐。”罗真人笑道：“大限到来，岂容汝等留恋乎？”宋江再拜，求罗真人法语。罗真人命童子取过纸笔，写下八句法语，度与宋江。那八句说道是：

“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

始逢冬暮，鸿雁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

宋江看毕，不晓其意，再拜恳告：“乞我师金口剖决，指引迷愚。”罗真人道：“此乃天机，不可泄漏。他日应时，将军自知。夜深更静，请将军观内暂宿一宿，来早再与拜会。贫道当年寝寐，未曾还的，再欲赴梦去也。将军勿罪。”宋江收了八句法语，藏在身边，辞了罗真人，来观内宿歇。众道众接至方丈，宿了一宵。

次日清晨，来参真人。其时公孙胜已到草奄里了。罗真人叫备素馔斋饭相待。早膳已毕，罗真人再与宋江道：“将军在上，贫道一言可禀：这个徒弟公孙胜，俗缘日短，道行渐长。若今日便留下，在此伏侍贫道，却不见了弟兄往日情分。从今日跟将军去干大功，如奏凯还京，此时方当徒弟相辞，却望将军还放。一者使贫道有传道之人，二乃免徒弟老母倚门之望。将军忠义之士，必举忠义之行。未知将军雅意肯纳贫道否？”宋江道：“师父法旨，弟子安敢不听？况公孙胜先生与江弟兄，去住从他，焉敢阻当？”罗真人同公孙胜都打个稽首，道：“谢承将军金诺。”当下众人，拜辞罗真人。罗真人直送宋江等出庵相别。罗真人道：“将军善加保重，早得建节封侯。”宋江拜别，出到观前。所有乘坐马匹，在观中喂养，从人已牵在观外伺候。众道士送宋江等出到观外相别。宋江教牵马至半山平坦之处，与公孙胜等一同上马，再回蓟州。有诗为证：

兵隙乘骖访道流，紫虚仙观白云稠。

当坛乞得幽玄语，楚尾吴头事便休。

宋江等回来，一路无话，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马。黑旋风李逵接着，说道：“哥哥去望罗真人，怎生不带兄弟去走一遭？”戴宗道：“罗真人说你要杀他，好生怪你。”李逵道：“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众人都笑。宋江入进衙内，众人都到后堂。宋江取出罗真人那八句法语，递与吴用看详，不晓其意。众人反复看了，亦不省的。公孙胜道：“兄长，此乃是天机玄语，不可泄漏。收拾过了，终身受用。休得只顾猜疑。师父法语，过后方知。”宋江遂从其说，藏于天书之内。自此之后，屯驻军马在蓟州，一月有余，并无军情之事。

至七月半后，檀州赵枢密行文书到来，说奉朝廷敕旨，催兵出战。宋江接得枢密院札付，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前到玉田县，合会卢俊义等，操练军马，整顿军器，分拨人员已定，再回蓟州，祭祀旗纛，选日出师。闻左右报道：“辽国有使来到。”宋江出接，却是欧阳侍郎，便请入后堂，叙礼已罢。宋江问道：“侍郎来意如何？”欧阳侍郎道：“乞退左右。”宋江随即喝散军士。侍郎乃言：“俺大辽国主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将军慨然归顺，肯助大辽，必当建节封侯。此乃小事耳。全望早成大义，免俺辽主悬望之心。”宋江答道：“这里也无外人，亦当尽忠告诉。侍郎不知，前番足下来时，众军皆知其意。内中有一半人，不肯归顺。若是宋江便随侍郎出幽州，朝见郎主时，有副先锋卢俊义，必然引兵追赶。若就那里城下厮并，不见了我弟兄们日前的义气。我今先带些心腹之人，不拣那座城子，借我躲避。他若引兵赶来，知我下落，那时却好回避他。他若不听，却和他厮并也未迟。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时，他军马回报东京，必然别生支节。我等那时朝见郎主，引领大辽军马，却来和他厮杀，未为晚矣。”欧阳侍郎听了宋江这一席言语，心中大喜，便回道：“俺这里紧靠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唤做益津关，两边都是险峻高山，中间只一条驿路；一个是文安县，两面都是恶山，过的关口，便是县治。这两座去处，是霸州两扇大门。将军若是如此，可往霸州躲避。本州是俺辽国国舅康里定安守把，将军可就那里与国舅同住，却看这里如何？”宋江道：“若得如此，宋江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以绝根本。侍郎可暗地使人引宋江去。只如此说，今夜我等收拾也。”欧阳侍郎大喜，别了宋江，出衙上马去了。未知行止真伪，有诗为证：

辽国君臣性持倈，说降刚去又还来。
宋江一志坚如铁，翻使谋心渐渐开。

当日宋江令人去请卢俊义、吴用、朱武到蓟州，一同计议智取霸州之策，下来便见。宋江酌量已定，卢俊义领令去了。吴用、朱武暗暗分付众将，如此如此而行。宋江带去人数，林冲、花荣、朱仝、刘唐、穆弘、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吕方、郭盛、孔明、孔亮，共计一十五员头领，止带一万来军校。拨定人数，只等欧阳侍郎来到便行。

望了两日，只见欧阳侍郎飞马而来，对宋江道：“俺大辽国主知道将军实是好心的人，即蒙归顺，怕他宋兵做甚么！俺大辽国有的是渔阳突骑、上谷雄兵相助。你既然要取老父，不放心时，且请在霸州与国舅作伴，俺却差人去取令大人未迟。”宋江听了，与侍郎道：“愿去的军将收拾已完备，几时可

行？”欧阳侍郎道：“则今夜便行，请将军传令。”宋江随即分付下去，都教马摘銮铃，军卒衔枚疾走，当晚便行。一面管待来使。黄昏左侧，开城西门便出。欧阳侍郎引数十骑，在前领路。宋江引一支军马，随后便行。约行过二十余里，只见宋江在马上猛然失声叫声：“苦也！”说道：“约下军师吴学究，同来归顺大辽郎主，不想来的慌速，不曾等的他来。军马慢行，却快使人取接他来。”当时已是三更左侧，前面已到益津关隘口。欧阳侍郎大喝一声：“开门！”当下把关的军将，开放关口，军马人将，尽数度关，直到霸州。

天色将晓，欧阳侍郎请宋江入城，报知国舅康里定安。原来这国舅是大辽郎主皇后亲兄，为人最有权势，更兼胆勇过人。将着两员侍郎，守住霸州。一个唤做金福侍郎，一个唤做叶清侍郎。听的报道：“宋江来降！”便教军马且在城外下寨，只教为头的宋先锋请进城来。欧阳侍郎便同宋江入城，来见定安国舅。国舅见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乃降阶而接。请至后堂叙礼罢，请在上坐。宋江答道：“国舅乃金枝玉叶，小将是投降之人，怎消受国舅殊礼重待？宋江将何报答？”定安国舅道：“多听得将军的名传寰海，威镇中原，声名闻于大辽，俺的国主好生慕爱，必当重用。”宋江道：“小将比领国舅的福荫，宋江当尽心报答郎主大恩。”定安国舅大喜，忙叫安排庆贺筵宴。一面又叫椎牛宰马，赏劳三军。城中选了一所宅子，教宋江、花荣等安歇，方才教军马尽数入城屯扎。花荣等众将，都来见了国舅等众多番将，同宋江一处安歇已了。宋江便请欧阳侍郎分付道：“可烦侍郎差人报与把关的军汉，怕有军师吴用来时，分付便可放他进关来，我和他一处安歇。昨夜来的仓卒，不曾等候的他。我一时与足下只顾先来了，正忘了他。军情主事，少他不得。更兼军师文武足备，智谋并优，六韬三略，无有不会。”欧阳侍郎听了，随即便传下言语，差人去与益津关、文安县二处把关军将说知。但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姓吴名用，便可放他过来。

且说文安县得了欧阳侍郎的言语，便差人转出益津关上，报知就里，说与备细。上关来望时，只见尘头蔽日，土雾遮天，有军马奔上关来。把关将士准备擂木炮石，安排对敌，只见山前一骑马上，坐着一人，秀才模样，背后一僧一行，却是行脚僧人、行者。随后又有数十个百姓，都赶上关来。马到关前，高声大叫：“我是宋江手下军师吴用，欲待来寻兄长，被宋兵追赶得紧，你可开关救我。”把关将道：“想来正是此人。”随即开关，放入吴学究来。只见那两个行脚僧人、行者，也挨入关。关上人当住，那行者早撞在门里了，和尚便道：“俺两个出家人，被军马赶的紧，救咱们则个！”把关的军定要推

出关去。那和尚发作，行者焦躁，大叫道："俺不是出家人，俺是杀人的太岁鲁智深、武松的便是！"花和尚轮起铁禅杖，拦头便打。武行者掣出双戒刀，就便杀人，正如砍瓜切菜一般。那数十个百姓，便是解珍、解宝、李立、李云、杨林、石勇、时迁、段景住、白胜、郁保四这伙人，早奔关里，一发夺了关口。卢俊义引着军兵，都赶到关上，一齐杀入文安县来。把关的官员，那里迎敌的住。这伙都到文安县取齐。似此以伪乱真，有诗为证：

伪计归降妙莫穷，便开城郭纵奸雄。

公明反谍无端骂，混杀腥膻顷刻中。

却说吴用飞马奔到霸州城下，守门的番官报入城来。宋江与欧阳侍郎在城边相接，便教引见国舅康里定安。吴用说道："吴用不合来的迟了些个，正出城来，不想卢俊义知觉，直赶将来，追到关前。小生今入城来，此时不知如何。"又见流星探马报来，说道："宋兵夺了文安县，军马杀近霸州。"定安国舅便教点兵出城迎敌。宋江道："未可调兵。等他到城下，宋江自用好言招抚他。如若不从，却和他厮并未迟。"只见探马又报将来说："宋兵离城不远。"定安国舅与宋江一齐上城看望。见宋兵整整齐齐，都摆列在城下。卢俊义顶盔挂甲，跃马横枪，点军调将，耀武扬威，立马在门旗之下，高声大叫道："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来！"宋江立在城楼下女墙边，指着卢俊义说道："兄弟，所有宋朝赏罚不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我已顺了大辽国主，汝可回心，也来帮助我，同扶大辽郎主，不失了梁山许多时相聚之意。"卢俊义大骂道："俺在北京安家乐业，你来赚我上山。宋天子三番降诏，招安我们，有何亏负你处！你怎敢反背朝廷？你那黑矮无能之人，早出来打话，见个胜败输赢。"宋江大怒，喝教开城门，便差林冲、花荣、朱仝、穆弘四将齐出，活拿这厮。卢俊义一见了四将，约住军校，跃马横枪，直取四将，全无惧怯。林冲等四将，斗了二十余合，拨回马头，望城中便走。卢俊义把枪一招，后面大队军马，一齐赶杀入来。林冲、花荣占住吊桥，回身再战，诈败佯输，诱引卢俊义抢入城中。背后三军，齐声呐喊。城中宋江等诸将，一齐兵变，接应入城。四方混杀，人人束手，个个归心。定安国舅气的目睁口呆，罔知所措。与众等侍郎束手被擒。

宋江将引军到城中，诸将都至州衙内来，参见宋江。宋江传令，先请上定安国舅并欧阳侍郎、金福侍郎、叶清侍郎，并皆分坐，以礼相待。宋江道："汝辽国不知就里，看的俺们差矣！我这伙好汉，非比啸聚山林之辈。一个个乃是列宿之臣，岂肯背主降辽？只要取汝霸州，特地乘此机会。今已成功，国

舅等请回本国，切勿忧疑，俺无杀害之心。但是汝等部下之人，并各家老小，俱各还本国。霸州城子，已属天朝，汝等勿得再来争执。今后刀兵到处，无有再容。”宋江号令已了，将城中应有番官，尽数驱遣起身，随从定安国舅，都回幽州。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锋卢俊义将引一半军马，回守蓟州。宋江等一半军将，守住霸州。差人赍奉军帖，飞报赵枢密，得了霸州。赵安抚听了大喜，一面写表申奏朝廷。

且说定安国舅与同三个侍郎，带领众人，归到燕京，来见郎主，备细奏说宋江诈降一事。“因此被那伙蛮子占了霸州。”大辽郎主听了大怒，喝骂欧阳侍郎：“都是你这奴婢佞臣，往来搬斗，折了俺霸州紧要的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快与我拿去斩了！”班部中转出兀颜统军，启奏道：“郎主勿忧，量这厮何须国主费力。奴婢自有个道理，且免斩欧阳侍郎，若是宋江知得，反被他耻笑。”大辽国主准奏，赦了欧阳侍郎。再说兀颜统军如何收伏这蛮子，恢复城池？只见兀颜统军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将军，十一曜大将，前去布下阵势，把这些蛮子一鼓儿平收。”说言未绝，班部中却转出贺统军前来奏道：“郎主不用忧心，奴婢自有个见识。常言道：杀鸡焉用牛刀。那里消得正统军自去，只贺某聊施小计，教这一伙蛮子死无葬身之地。”郎主听了，大喜道：“俺的爱卿，愿闻你的妙策。”

贺统军启口摇舌，说这妙计，有分教：卢俊义来到一个去处，马无料草，人绝口粮。直教三军人马几乎死，一代英雄咫尺休。毕竟贺统军对郎主道出甚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十六 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诗曰：

莫逞区区智力余，天公原自有乘除。
谢玄真得擒王技，赵括徒能读父书。
青石兵如沙上雁，幽州势若釜中鱼。
败军损将深堪愧，辽主行当坐陷车。

话说贺统军，姓贺名重宝，是大辽国中兀颜统军部下副统军之职。身长一丈，力敌万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两刃刀，见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诸路军马。当时贺重宝奏郎主道：“奴婢这幽州地面，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高山，并无活路。臣拨十数骑人马，引这伙蛮子直入里面，却调军马外面围住。教这厮前无出路，后无退步，必然饿死。”兀颜统军道：“怎生便得这厮们来？”贺统军道：“他打了俺三个大郡，气满志骄，必然想着幽州。俺这里分兵去诱引他，他必然乘势来赶，引入陷坑山内，走那里去！”兀颜统军道：“你的计策，怕不济事，必还用俺大兵扑杀。且看你去如何。”

当下贺统军辞了国主，带了盔甲刀马，引了一行步从兵卒，回到幽州城内。将军点起，分作三队。一队守住幽州，二队望霸州、蓟州进发。传令已下，便驱遣两队军马出城，差两个兄弟前去领兵。大兄弟贺拆，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去打蓟州，都不要赢他，只佯输诈败，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计策。

却说宋江等守住霸州，有人来报，“辽兵侵犯蓟州，恐有疏失，望调军兵救护。”宋江道：“既然来打，那有干罢之理。就此机会，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军马，守定霸州，其余大队军兵，拔寨都起，引军前去蓟州。会合卢俊义军马，约日进兵。

且说番将贺拆，引兵霸州来。宋江正调军马出来，却好半路里接着。不

曾斗的三合，贺拆引军败走，宋江不去追赶。却说贺云去打蓟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战自退。

宋江会合卢俊义，一同上帐，商议攻取幽州之策。吴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两路而来，此必是诱引之计，且未可行。"卢俊义道："军师错矣！那厮连输了数次，如何是诱敌之计？当取不取，过后难取，不就这里去取幽州，更待何时？"宋江道："这厮势穷力尽，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机会。"遂不从吴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进，将两处军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见前军报来说："辽兵在前拦住。"宋江遂到军前看时，山坡后转出一彪皂旗来。宋江便教前军摆开人马。只见那番军番将，盖地而来。皂雕旗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摆开。宋江、卢俊义与众将看时，如黑云踊出千百万人马相似，簇拥着一员大将番官，横着三尖两刃刀，立马阵前。那番官怎生打扮？但见：

> 头戴明霜镔铁盔，身披耀日连环甲，足穿抹绿云根靴，腰系龟背狻猊带，衬着锦绣绯红袍，执着铁杆狼牙棒，手持三尖两刃八环刀，坐下四蹄双翼千里马。

前面引军旗上，写的分明："大辽副统军贺重宝。"跃马横刀，出于阵前。宋江看了道："辽兵统军，必是上将。谁敢出马？"说犹未了，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来，也不打话，便与贺统军相并。正似两条龙竞宝，一对虎争餐。一来一往凤翻身，一上一下鸾展翅。刀斗刀，迸数丈寒光，马荡马，动半天杀气。关胜与贺统军斗到三十余合，贺统军气力不加，拨回刀望本阵便走。关胜骤马追赶，贺统军引了败兵，奔转山坡。宋江便调军马追赶，约有四五十里，听的四下里战鼓齐响。宋江急叫回军时，山坡左边早撞过一彪番军拦路。宋江急分兵迎敌时，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大辽军马。前面贺统军勒兵回来夹攻。宋江兵马四下救应不迭，被番兵撞做两段。

却说卢俊义引兵在后面厮杀时，不见了前面军马，急寻门路要杀回来，只见胁窝里又撞出番军来厮并。辽兵喊杀连天，四下里撞击，左右被番军围住在垓心。卢俊义调拨众将，左右冲突，前后卷杀，寻路出去。众将扬威耀武，抖擞精神，正奔四下里厮杀，忽见阴云闭合，黑雾遮天，白昼如夜，不分东西南北。卢俊义心慌，急引一支军马，死命杀出。大辽兵马听的前面鸾铃声响，纵马引军赶杀过去。至一山口，卢俊义听的里面人语马嘶，领兵赶将入去。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对面不见。卢俊义杀到里面，约莫二更前后，方才风静云开，复见一天星斗。众人打一看时，四面尽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只见山川峻岭，无路可登。随行人马，只见徐宁、索超、韩滔、彭玘、

陈达、杨春、周通、李忠、邹渊、邹润、杨林、白胜大小十二个头领，有五千军马。星光之下，待寻归路。四下高山围匝，不能得出。卢俊义道："军士厮杀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这里权歇一宵，暂停战马，明日却寻归路。"未知脱离何如，有诗为证：

四山环绕路难通，原是阴陵死道中。

若要大军相脱释，除非双翼驾天风。

再说宋江正厮杀间，只见黑云四起，走石飞沙，军士对面都不相见。随军内却有公孙胜，在马上见了，知道此是妖法，急拔宝剑在手，就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把宝剑指点之处，只见阴云四散，狂风顿息，大辽军马，不战自退。遥望漫漫阴气，尽皆四边散了。宋江驱兵杀透重围，退到一座高山，迎着本部军马，且把粮车头尾相衔，权做寨栅。计点大小头领，于内不见了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并五千余军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延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军兵，四下里去寻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复宋江。宋江便取玄女课焚香占卜已罢，说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阴之处，急切难得出来。"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解珍、解宝，扮作猎户，绕山来寻。又差时迁、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里去打听消息。

且说解珍、解宝披上虎皮袍，拕了钢叉，只望深山里行。看看天色向晚，两个行到山中，四边只一望，不见人烟，都是乱山叠障。解珍、解宝又行了几个山头。是夜，月色朦胧，远远地望见山畔一点灯光。弟兄两个道："那里有灯光之处，必是有人家。我两个且寻去讨些饭吃。"望着灯光处拽开脚步奔将来。未得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去处，傍着树林，破二作三数间草屋下，破壁里闪出灯光来。解珍、解宝推开扇门，灯光之下，见是个婆婆，年老六旬之上。弟兄两个，放下钢叉，纳头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儿来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里猎户？怎生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东人氏，旧日是猎户人家。因来此间做些买卖，不想正撞着军马热闹，连连厮杀，以此消折了本钱，无甚生理。弟兄两个，只得来山中寻讨些野味养口。谁想不识路径，迷踪失迹，来到这里，投宅上暂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则个。"那婆婆道："自古云：谁人顶着房子走哩。我家两个孩儿，也是猎户，敢如今便回来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饭，与你两个吃。"解珍、解宝谢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里面去了。弟兄两个，却坐在门前。不多时，只见门外两个人，扛着一个獐子入来，口里呼道："娘，娘，你在那里？"只见那婆婆出来道："孩儿，你们回了。且放下獐子，与这两位客人厮见。"解

珍、解宝慌忙下拜。那两个答礼已罢，便问："客人何处？因甚到此？"解珍、解宝便把却才的话再说一遍。那两个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刘二，兄弟刘三。父是刘一，不幸死了，止有母亲。专靠打猎营生，在此二三十年了。此间路径甚杂，俺们尚有不认的去处。你两个是山东人氏，如何到此间讨得衣饭吃？你休瞒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猎户么？"解珍、解宝道："既到这里，如何藏的！实诉与兄长。"有诗为证：

峰峦重叠绕周遭，兵陷垓心不可逃。
二解欲知消息实，便将踪迹混渔樵。

当时解珍、解宝跪在地下，说道："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弟兄两个，唤做解珍、解宝，在梁山泊跟随宋公明哥哥许多时落草。今来受了招安，随着哥哥来破大辽。前日正与驾统军大战，被他冲散一支军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弟兄两个，来打探消息。"那两弟兄笑道："你二位既是好汉，且请起，俺指与你路头。你两个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暖杯社酒，安排请你二位。"没一个更次，煮的肉来。刘二、刘三管待解珍、解宝。饮酒之间，动问道："俺们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解珍、解宝便答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誓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那两个道："俺们只听的说，原来果然如此。"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解珍、解宝道："我那支军马，有十数个头领，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处。我想也得好一片地来排陷他。"那两个道："你不知俺这北边去处。只此间是幽州管下，有个去处，唤做青石峪，只有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悬崖峭壁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条入去的路，再也出不来。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此间别无这般宽阔去处。如今你那宋先锋屯军之处，唤做独鹿山。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厮杀，若山顶上望时，都见四边来的军马。你若要救那支军马，舍命打开青石峪，方才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口，必然多有军马，截断这条路口。此山柏树极多，惟有青石峪口两株大柏树，最大的好，形如伞盖，四面尽皆望见。那大树边，正是峪口。更提防一件：贺统军会行妖法，教宋先锋破他这一件要紧。"解珍、解宝得了这言语，拜谢了刘家弟兄两个，连夜回寨来。宋江见了，问道："你两个打听的些分晓么？"

解珍、解宝却把刘家弟兄的言语，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失惊，便请军师吴用商议。正说之间，只见小校报道："段景住、石勇引将白胜来了。"宋江道："白胜是与卢先锋一同失陷，他此来必是有异。"随即唤来帐下问时，段景住先说："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涧边观望，只见山顶上一个大毡包滚将下来。

我两个看时，看看滚到山脚下，却是一团毡衫，里面四围裹定，上用绳索紧拴。直到树边看时，里面却是白胜。”白胜便道：“卢头领与小弟等一十三人，正厮杀间，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不辨东西南北。只听的人语马嘶之间，卢头领便教只顾杀将入去。谁想深入重地。那里尽是四围高山，无计可出，又无粮草接济，一行人马，实是艰难。卢头领差小人从山顶上滚将下来，寻路报信。不想正撞着石勇、段景住二人，望哥哥早发救兵，前去接应，迟则诸将必然死矣。”有诗为证：

青石峪中人马陷，绝无粮草济饥荒。
暗将白胜重毡裹，滚下山来报宋江。

宋江听罢，连夜点起军马，令解珍、解宝为头引路，望这大柏树，便是峪口。传令教马步军兵，并力杀去，务要杀开峪口。人马行到天明，远远的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果然形如伞盖。当下解珍、解宝引着军马，杀到山前峪口。贺统军便将军马摆开，两个兄弟，争先出战。宋江军将要抢峪口，一齐向前。豹子头林冲飞马先到，正迎着贺拆，交马只两合，从肚皮上一枪搠着，把那贺拆搠于马下。步军头领见马军先到赢了，一发都奔将入去。黑旋风李逵手轮双斧，一路里砍杀辽兵。背后便是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引着牌手项充、李衮，并众多蛮牌，直杀入辽兵队里。李逵正迎着贺云，抢到马下，一斧砍断马脚，当时倒了。贺云落马，李逵双斧如飞，连人带马，只顾乱剁。辽兵正拥将来，却被樊瑞、鲍旭两下众牌手撞住。贺统军见折了两个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词，作起妖法，不知道些甚么。只见狂风大起，就地生云，黑暗暗罩住山头，昏惨惨迷合峪口。正作用间，宋军中转过公胜来，在马上掣出宝剑在手，口中念不过数句，大喝一声道：“疾！”只见四面狂风，扫退浮云，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马步三军众将，向前舍死并杀辽兵。贺统军见作法不灵，敌军冲突的紧，自舞刀拍马杀过阵来。只见两军一齐混战，宋江杀的辽兵东西乱窜。

马军追赶辽兵，步军便去扒开峪口。原来被这辽兵重重叠叠，将大块青石填塞住这条山路。步军扒开峪口，杀进青石峪内。卢俊义见了宋江军马，皆称惭愧。宋江传令，教：“且休赶辽兵，收军回独鹿山，将息被困人马。”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道：“若不得仁兄垂救，几丧兄弟性命！”宋江、卢俊义同吴用、公孙胜并马回寨，将息三军，解甲暂歇。

次日，军师吴学究说道：“可乘此机会，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辽国之亡，唾手可待。”宋江便叫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军马，且回蓟州权歇，宋江自

领大小诸将军卒人等，离了独鹿山，前来攻打幽州。

贺统军正退回在城中，为折了两个兄弟，心中好生纳闷。又听得探马报道："宋江军马来打幽州。"番军越慌。众辽兵上城观望，见东北下一簇红旗，西北下一簇青旗，两彪军马奔幽州来，即报与贺统军。贺统军听的大惊，亲自上城来看时，认的是辽国来的旗号，心中大喜。来的红旗军马，尽写银字，这支军乃是大辽国驸马太真胥庆，只有五千余人。这一支青旗军马，旗上都是金字，尽插雉尾，乃是李金吾大将。原来那个番官，正受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姓李名集，呼为李金吾，乃李陵之后，荫袭金吾之爵，见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听的辽主折了城子，因此调兵前来助战。贺统军见了，使人去报两路军马："且休入城，教去山背后埋伏暂歇，待我军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来，左右掩杀。"贺统军传报已了，遂引军兵出幽州迎敌。

宋江诸将已近幽州。吴用便道："若是他闭门不出，便无准备。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敌，必有埋伏。我军可先分兵两路，作三路而进。一路直往幽州进发，迎敌来军。两路如羽翼相似，左右护持。若有埋伏军起，便教这两路军去迎敌。"正是：水来土掩，兵至将迎。有诗为证：

　　堂堂金鼓振天台，知是援兵特地来。
　　莫向阵前干打哄，血流漂杵更堪哀。

宋江便拨调关胜，带宣赞、郝思文，领兵在左。再调呼延灼，带单廷圭、魏定国，领兵在右。各领一万余人，从山后小路，慢慢而行。宋江等引大军前来，径往幽州进发。

却说贺统军引兵前来，正迎着宋江军马。两军相对，林冲出马，与贺统军交战，斗不到五合，贺统军回马便走。宋江军马追赶，贺统军分兵两路，不入幽州，绕城而走。吴用在马上便叫："休赶！"说犹未了，左边撞出太真驸马来，已有关胜恰好迎住。右边撞出李金吾来，又有呼延灼恰好迎住。正来三路军马遇住大战，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河。

贺统军情知辽兵不胜，欲回幽州时，撞过二将，接住便杀，乃是花荣、秦明，死战定。贺统军欲退回西门城边，又撞见双枪将董平，又杀了一阵。转过南门，撞见朱仝，接着又杀一阵。贺统军不敢入城，撞条大路，望北而去。不提防前面撞着镇三山黄信，舞起大刀，直取贺统军。贺统军心慌，措手不及，被黄信一刀，正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弃马而走。不想胁窝里撞出杨雄、石秀，两个步军头领齐上，把贺统军拈翻在肚皮下。宋万挺枪，又赶将来。众

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那队辽兵，已自先散，各自逃生。太真驸马见贺统军里倒了帅字旗，军校漫散，情知不济，便引了这彪红旗军，从山背后走了。李金吾正战之间，不见了这红旗军，料道不济事，也引了这彪青旗军望山后退去。

宋江见这三路军兵，尽皆退了，大驱宋军人马，奔来夺取幽州。不动声色，一鼓而收。来到幽州城内，扎驻三军。便出榜安抚百姓。随即差人急往檀州报捷，请赵枢密移兵蓟州把守，就取这支水军头领并船只，前来幽州听调，却教副先锋卢俊义，分守霸州。又得了四个大郡，赵安抚见了来文大喜，一面申奏朝廷，一面行移蓟、霸二州。说此大辽国渐渐危矣。便差水军头领，收拾进发。堪叹北方大郡，一时收复归宋。有诗为证：

胡雏卤莽亦机谋，三路军兵布列稠。
堪羡宋江能用武，等闲谈笑取幽州。

且说大辽国主升登宝殿，会集文武番官，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统军大将等众，当廷商议。“即目宋江侵夺边界，占了俺四座大郡，如今又犯幽州，早晚必来侵犯皇城，燕京难保。贺统军弟兄三个已亡，幽州又失。汝等文武群臣，当国家多事之秋，如何处置？”有大辽国都统军兀颜光奏道：“郎主勿忧！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领兵，往往被人阻当，以致养成贼势，成此大祸。伏乞亲降圣旨，任臣选调军马，会合诸处军兵，克日兴师，务要擒获宋江等头领，恢复原夺城池。”郎主准奏，遂赐出明珠虎牌，金印敕旨，黄钺白旄，朱幡皂盖，尽付与兀颜统军。“不问金枝玉叶，皇亲国戚，不拣是何军马，并听爱卿调遣。速便起兵，前去征进。”

兀颜统军领了圣旨兵符，便下教场，会集诸多番将，传下将令，调遣诸处军马，前来策应。却才传令已罢，有统军长子兀颜延寿，直至演武亭上禀父亲道：“父亲一面整点大军，孩儿先带数员猛将，会集太真驸马、李金吾将军二处军马，先到幽州，杀败这蛮子们八分。待父亲来时，瓮中捉鳖，一鼓扫清宋兵。不知父亲钧意如何？”兀颜统军道：“吾儿言见得是。与汝突骑五千，精兵二万，就做先锋，即便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刻下便行。如有捷音，羽檄飞报。”小将军欣然领了号令，整点三军人马，径奔幽州来。

不是这个兀颜小将军前来搦战，有分教：幽州城下，变为九里山前；湾水河边，翻作三江渡口。正是：万马奔驰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愁。毕竟兀颜小将军怎生搦战，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古风：

胡马嘶风荡尘土，旗帜翩翩杂钲鼓。
黄髯番将跨雕鞍，插箭弯弓排队伍。
摇缰纵马望南来，个个扬威并耀武。
刀诛北海赤须龙，剑斩南山白额虎。
梁山泊内众英雄，胸中劲气吞长虹。
一朝归顺遵大义，誓清天下诛群凶。
奉宣直抵幽燕界，累夺城池建大功。
兀颜统军真良将，神机妙策欺飞熊。
幽州城下决胜负，青草山川尘影红。
擒胡破虏容易事，尽在功名掌握中。

当时兀颜延寿将引二万余军马，会合了太真驸马、李金吾二将，共领三万五千番军，整顿枪刀弓箭，一应器械完备，摆布起身。早有探子来幽州城里报知宋江。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辽兵累败，今次必选精兵猛将前来厮杀，当以何策应之？"吴用道："先调兵出城，布下阵势。待辽兵来，慢慢地挑战。他若无能，自然退去。"宋江道："军师高论至明。"随即调遣军马出城，离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势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宫八卦阵势。

等候间，只见辽兵分做三队而来。兀颜小将军兵马是皂旗，太真驸马是红旗，李金吾军是青旗。三军齐到，见宋江摆成阵势，那兀颜延寿在父亲手下曾习得阵法，深知玄妙，见宋江摆下九宫八卦阵势，便令青红旗二军，分在左右，扎下营寨。自去中军竖起云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宫八卦阵势。下云梯来，冷笑不止。左右副将问道："将军何故冷笑？"兀颜延寿道："量他这个九宫八卦阵，谁不省得？他将此等阵势，瞒人不过，俺却惊他则个。"令众军

擂三通画鼓，竖起将台，就台上用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已了，下将台来，上马，令首将哨开阵势，亲到阵前与宋江打话。那小将军怎生结束？但见：

戴一顶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锦团花白银铠，足穿四缝鹰嘴抹绿靴，腰系双环龙角黄鞓带。虬螭吞首打将鞭，霜雪裁锋杀人剑。左悬金画宝雕弓，右插银嵌狼牙箭。使一枝画杆方天戟，骑一匹铁脚枣骝马。

兀颜延寿勒马直到阵前，高声叫道："你摆九宫八卦阵，待要瞒谁？你却识得俺的阵么？"宋江听的番将要斗阵法，叫军中竖起云梯。宋江、吴用、朱武上云梯观望了辽兵阵势，三队相连，左右相顾。朱武早已认得，对宋江道："此辽兵之阵是太乙三才阵也。"宋江留下吴用同朱武在将台上，自下云梯来，上马出到阵前，挺鞭直指辽将喝道："量你这太乙三才阵，何足为奇！"兀颜小将军道："你识吾阵，看俺变法，教汝不识。"勒马入中军，再上将台，把号旗招展，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将台上看了，此乃变作河洛四象阵。使人下云梯来，回复宋江知了。兀颜小将军再出阵门，横戟问道："还识俺阵否？"宋江答道："此乃变出河洛四象阵。"那兀颜小将军摇著头冷笑，再入阵中，上将台，把号旗左招右展，又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将台上看了，朱武道："此乃变作循环八卦阵。"再使人报与宋江知道。那小将军再出阵前，高声问道："还能识吾阵否？"宋江笑道："料然只是变出循环八卦阵，不足为奇。"小将军听了，心中自忖道："俺这几个阵势都是秘传来的，不期却被此人识破。宋兵之中，必有人物。"兀颜小将军再入阵中，下马，上将台，将号旗招展，左右盘旋，变成个阵势，四边都无门路，内藏八八六十四队兵马。朱武再上云梯看了，对吴用说道："此乃是武侯八阵图，藏了首尾，人皆不晓。"便着人请宋公明到阵中，上将台看这阵法："休欺负他辽兵，这等阵图皆得传授。此四阵皆从一派传流下来，并无走移。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环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已变为八阵图。此是循环无比，绝高的阵法。"宋江下将台，上战马，直到阵前。小将军搠戟在地，勒马阵前，高声大叫："能识俺阵否？"宋江喝道："汝小将年幼学浅，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阵法，以为绝高。量这藏头八阵图法瞒谁？瞒吾大宋儿小也瞒不过！"兀颜小将军道："你虽识俺阵法，你且排个奇异的阵势，瞒俺则个。"宋江喝道："只俺这九宫八卦阵势，虽是浅薄，你敢打么？"小将军大笑道："量此等小阵，有何难哉！你军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这个小阵。"有诗为证：

九宫八卦已无敌，河洛四象真堪奇。

莫向阵前夸大口，交锋时下见危机。

且说兀颜小将军便传将令，直教太真驸马、李金吾各拨一千军："待俺打透阵势，便来策应。"传令已罢，众军擂鼓。宋江也传下将令，教军中整擂三通战鼓，门旗两开，放打阵的小将入来。那兀颜延寿带本部下二十来员牙将，一千披甲马军，用手掐算，当日属火，不从正南离位上来，带了军马，转过右边，从西方兑位上，荡开白旗，杀入阵内。后面的被弓箭手射住，止有一半军马入的去，其余都回本阵。

却说小将军走到阵里，便奔中军。只见中间白荡荡如银墙铁壁，团团围住小将军。那兀颜延寿见了，惊的面如土色。心中暗想："阵里那得这等城子？"便教四边且打通旧路，要杀出阵来。众军回头看时，白茫茫如银海相似，满地只听的水响，不见路径。小将军甚慌，引军杀投南门来，只见千团火块，万缕红霞，就地而滚，并不见一个军马。小将军那里敢出南门，铲斜里杀投东门来，只见带叶树木，连枝山柴，交横塞满地下，两边都是鹿角，无路可进。却转过北门来，又见黑气遮天，乌云蔽日，伸手不见掌，如黑暗地狱相似。那兀颜小将军在阵内，四门无路可出。心中疑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休问怎生，只就这里死撞出去。"众军得令，齐声呐喊，杀将出去。旁边撞出一员大将，高声喝道："孺子小将，走那里去！"兀颜小将军欲待来战，措手不及，脑门上早飞下一鞭来。那小将军眼明手快，便把方天戟来拦住。只听得双鞭齐下，早把戟杆折做两段。急待挣扎，被那将军扑入怀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这兀颜小将军活捉过去，拦住后军，都喝下马来。众军黑天摸地，不辨东西，只得下马受降。拿住小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虎军大将双鞭呼延灼。当时公孙胜在中军作法，见报捉了小将军，便收了法术，阵中仍复如旧，青天白日。

且说太真驸马并李金吾将军，各引兵一千，只等阵中消息，便要来策应，却不想不见些动静，不敢杀过来。宋江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那两军不降，更待何时！兀颜小将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群刀手簇出阵前。李金吾见了，一骑马，一条枪，直赶过来要救兀颜延寿。却有霹雳火秦明正当前部，飞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军齐声呐喊。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手段缓急差迟，被秦明当头一棍，连盔透顶打的粉碎。李金吾撷下马来。太真驸马见李金吾输了，引军便回。宋江催兵掩杀，辽兵大败奔走。夺得战马三千余匹，旗幡剑戟，弃满山川。宋江引兵径望燕京进发，直欲长驱席卷，以复王封。有诗为证：

矢心直欲退强兵，力殚机危竟不成。

生捉两员英勇将，败军残卒奔辽城。

却说辽兵败残人马，逃回辽国，见了兀颜统军，俱说小将军去打宋兵阵势，被他活捉去了，其余牙将，尽皆归降。李金吾亦被他那里一个秦明一棍打死，军卒四散逃走，不知下落。太真驸马逃的性命，不知去向。兀颜统军听了大惊，便道："吾儿自小习学阵法，颇知玄妙。宋江那厮，把甚阵势捉了吾儿？"左右道："只是个九宫八卦阵势，又无甚希奇，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都被那蛮子识破了。临了，对俺小将军说道：'你识我九宫八卦阵，你敢来打么？'俺小将军便领了千百骑马军，从西门打将入去，被他强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马能勾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兀颜统军道："量这个九宫八卦阵有甚难打，必是被他变了阵势。"众军道："俺们在将台上望见他阵中，队伍不动，旗幡不改，只见上面一派黑云，罩定阵中。"兀颜统军道："恁的必是妖术。吾不起军，这厮也来。若不取胜，吾当自刎。谁敢与吾作前部先锋，引兵前去？俺驱大队，随后便来。"帐前转过二将齐出："某等两个愿为前部。"一个是大辽番官琼妖纳延；一个是燕京番将姓寇，双名镇远。兀颜统军大喜。便道："你两上小心在意，与吾引一万军兵作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吾引大军随后便到。"

且不说琼、寇二将起身，作先锋开路。却说兀颜统军随即整点本部下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尽数出征。先说那十一曜大将：

太阳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

太阴星天寿公主答里孛，引女兵五千；

罗睺星皇侄耶律得荣，引雄兵三千；

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引雄兵三千；

紫气星皇侄耶律得忠，引雄兵三千；

月孛星皇侄耶律得信，引雄兵三千；

东方青帝木星大将只儿拂郎，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引兵三千；

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仙文荣，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水星大将曲利出清，引兵三千；

中央镇星土星上将都统军兀颜光，总领各飞兵马首将五千，镇守中坛。

兀颜统军再点部下那二十八宿将军：

角木蛟孙忠　　亢金龙张起　　氐土貉刘仁

房日兔谢武　心月狐裴直　尾火虎顾永兴
箕水豹贾茂　斗木獬萧大观　牛金牛薛雄
女土蝠俞得成　虚日鼠徐威　危月燕李益
室火猪祖兴　壁水㺄成珠那海　奎木狼郭永昌
娄金狗阿哩义　胃土雉高彪　昴日鸡顺受高
毕月乌国永泰　觜火猴潘异　参水猿周豹
井木犴童里合　鬼金羊王景　柳土獐雷春
星日马卞君保　张月鹿李复　翼火蛇狄圣
轸水蚓班古儿

那兀颜光整点就十一曜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引起大队军马精兵二十余万，倾国而起，奉请大辽国主御驾亲征。

且不说兀颜统军兴起大队之师，卷地而来。再说先锋琼、寇二将引一万人马，逢山开路，先来进兵。早有细作报与宋江，这场厮杀不小。宋江听了大惊，传下将令，一面教取卢俊义部下尽数军马，一面又取檀州、蓟州旧有人员都来听调。就请赵枢密前来监战。再要水军头目将带水手人员，尽数登岸，都到霸州取齐，陆路进发。

水军头领护持赵枢密在后而来，应有军马尽到幽州。宋江等接见赵枢密，参拜已罢。赵枢密道："将军如此劳神，国之柱石，名传万载，不泯之德也。下官回朝，于天子前必当重保。"宋江答道："无能小将，不足挂齿。上托天子洪福齐天，下赖元帅虎威，偶成小功，非人能也。今有探细人报来就里，闻知辽国兀颜统军起二十万军马，倾国而来。兴亡胜败，决此一战。特请枢相另立营寨，于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尽忠竭力，施犬马之劳，与众弟兄并力向前，决此一战。托天子盛德，早得取胜，以报朝廷。"赵枢密道："将军善觑方便。孙子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善加谋略，事事皆宜仔细。"

宋江遂辞了赵枢密，与同卢俊义引起大兵，转过幽州地面所属永清县界，把军马屯扎，下了营寨。聚集诸将头领上帐同坐，商议军情大事。宋江道："今次兀颜统军亲引辽兵倾国而来，决非小可。死生胜负，在此一战。汝等众兄弟皆宜努力向前，勿生退悔。但得微功，上达朝廷，天子恩赏，必当共享。并无独善之理。"众皆起身都道："兄长之命谁敢不依！尽心竭力，当报大恩。"正商议间，小校来报："有辽国使人下战书来。"宋江教唤至帐下，将书呈上。宋江拆书看了，乃是辽国兀颜统军帐前先锋使琼、寇二将军，充前部兵马，相期来日决战。宋江就批书尾，回示来日决战。叫与来使酒食，放回本寨。来

日天明，准决胜负。

此时秋尽冬来，军披重铠，马挂皮甲，尽皆得时。次日，五更造饭，平明拔寨，尽数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早与辽兵相迎。遥望皂雕旗影里，闪出两员先锋旗号来。战鼓喧天，门旗开处，那个琼先锋当先出马。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鱼尾卷云镔铁冠，披挂龙鳞傲霜嵌缝铠，身穿石榴红锦绣罗袍，腰系荔枝七宝黄金带，足穿抹绿鹰嘴金线靴，腰悬炼银竹节熟钢鞭。左插硬弓，右悬长箭。马跨越岭巴山兽，枪搦翻江搅海龙。

当下那个琼妖纳延，横枪跃马，立在阵前。宋江在门旗下看了琼先锋如此英雄，便问：“谁与此将交战？”当下九纹龙史进提刀跃马，出来与琼将军挑战。二骑战马相交，两般军器并举，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刀来枪去花一团，枪来刀去锦一簇，四条臂膊乱纵横，八只马蹄撩乱走。史进与琼妖纳延斗到二三十合，史进气力不加，拨回马望本阵便走，琼先锋纵马赶来。宋江阵上，小李广花荣正在宋江背后，见输了史进，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觑的来马较近，飕的只一箭，正中琼先锋面门，翻身落马。史进听的背后坠马，霍地回身，复上一刀，结果了琼妖纳延。可怜能敌番官，到此须还丧命。

那寇先锋望见砍了琼先锋，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跃马挺枪，直出阵前，高声大骂：“贼将怎敢暗算吾兄！”当有病尉迟孙立飞马直出，径来奔寇镇远。军中战鼓喧天，耳畔喊声不绝。那孙立的金枪神出鬼没，寇先锋见了，先自八分胆丧，斗不过二十余合，寇先锋勒回马便走，不敢回阵，恐怕撞动了阵脚，绕阵东北而走。孙立正要建功，那里肯放？纵马赶去。寇先锋去的远了，孙立在马上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寇先锋后心较亲，只一箭，那寇将军听的弓弦响，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孙立见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锋冷笑道：“这厮卖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里，自把枪带在了事环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箭搭上弦，扭过身来，望孙立前心窝里一箭射来。孙立早已偷眼见了，在马上左来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后便倒，那枝箭从身上飞过去了。这马收勒不住，只顾跑来。寇先锋把弓穿在臂上，扭回身，且看孙立倒在马上。寇先锋想道：“必是中了箭。”原来孙立两腿有力，夹住宝镫，倒在马上，故作如此，却不坠下马来。寇先锋勒转马，要来捉孙立。两个马头却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来去，孙立却跳将起来，大喝一声：“不恁地拿你，

我须走了！”寇先锋吃了一惊，便回道：“你只躲的我箭，须躲不的我枪！”望孙立胸前尽力一枪搠来，孙立挺起胸脯，受他一枪。枪尖到甲，略侧一侧，那枪从肋罗里放将过去，那寇将军却扑入怀里来。孙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向那寇先锋脑袋上飞将下来，削去了半个天灵骨。那寇将军在镇远做了半世番官，死于孙立之手，尸骸落于马前。孙立提枪回来阵前。宋江大纵三军，掩杀过对阵来。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各自逃生。

宋江正赶之间，听的前面连珠炮响。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先当住，一枝军卒人马把住水口。差花荣、秦明、吕方、郭盛骑马上山顶望时，只见垓垓攘攘，番军人马盖地而来。吓的宋江三魂荡荡，七魄悠悠。正是：饶君便有张良计，到底难逃白虎危。毕竟来的大队番军是何处人马，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古风：

羊角风旋天地黑，黄沙漠漠云阴涩。
大辽兵发山岳摧，万里乾坤皆失色。
皂雕旗展乌云飞，沙柳箭发流星驰。
连环骏马超风急，虎臂强弓缩地追。
千池荷叶青毡笠，铁甲铺兵映寒日。
朱缨棍摆豹狼牙，宝雕弓挽乌龙脊。
胡笳共贺天山歌，鼓声振起白骆驼。
番王左右持钺斧，统军前后横金戈。
瀚海风翻动人马，乳酪香飘宴君罢。
海青放起鸿雁愁，豹子鸣时神鬼怕。
番奴平掩貂鼠袍，健儿戏舞鱼腹刀。
十万番兵耀英武，虎筋弦劲悲声号。
幽州城下人兵攘，连珠炮发轰天响。
神兵飞下九天来，四野茫茫万人仰。

当时宋江在高阜处，看了辽兵势大，慌忙回马来到本阵，且教将军马退回永清县山口屯扎。便就帐中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商议道：“今日虽是赢了他一阵，损了他两个先锋，我上高阜处观望辽兵，其势浩大，漫天遍地而来。此乃是大队番军人马，来日必用与他大战交锋。恐寡不敌众，如之奈何？”吴用道：“兵微将寡，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寡敌众，斯为美矣。昔晋谢玄五万人马，战退苻坚百万雄兵，似此寡能敌众者多矣，先锋何为惧哉！可传令与三军众将，来日务要旗幡严整，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深栽鹿角，警守营寨，濠堑齐备，军器并施，整顿云梯炮石之类，预先伺候。还只摆九宫

八卦阵势，如若他来打阵，依次而起，从他有百万之众，安敢冲突！”宋江道：“军师言之甚妙。”随即传令已毕，各将三军尽皆听令。五更造饭，平明拔寨都起，前抵昌平县界，即将军马摆开阵势，扎下营寨。前面摆列马军：还是虎军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居左，林冲居右，东南索超，东北徐宁，西南董平，西北杨志。宋江守领中军，其余众将，各依旧职。后面步军，另作一处，做一阵在后，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三个为主。数万之中，都是能征惯战之将，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厮杀。阵势已完，专候番军。

未及良久，遥望辽兵远远而来。前面六队番军人马，又号哨路，又号压阵。番兵六队，每队各有五百，左设三队，右设三队，循环往来，其势不定。前看游兵，次后大队盖地来时，前军尽是皂纛旗，一带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顶黑盔，身披玄甲，上穿皂袍，坐骑乌马，手中一般军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头披青丝细发，黄抹额紧束乌云，身穿秃袖皂袍，银压铠半兜冷气。狮蛮带紧扣乌油甲，锦雕鞍稳跨乌骓马。挂一副走兽飞鱼沙柳硬弓长箭，擎一口三尖两刃四楞八环刀。乃是番将曲利出清，引三千披发黑甲人马，按北辰五气星君。皂旗下军兵，不计其数。正是：冻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有诗为证：

兵按北方玄武象，黑旗黑铠黑刀枪。
乌云影里玄冥降，凛凛威风不可当。

左军尽是青龙旗，一带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戴四缝盔，身披柳叶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鬃马。手拿一般军器，正按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东方苍龙木星。怎生打扮？头戴狮子盔，身披狻猊铠，堆翠绣青袍，缕金碧玉带。坐雕鞍腰悬弓箭，踏宝镫鹰嘴花靴。手中月斧金丝杆，身坐龙驹玉块青，乃是番将只儿拂郎，引三千青色宝幡人马，按东震九气星君。青旗下左右围绕军兵，不计其数。正似：翠色点开黄道路，青霞截断紫云根。有诗为证：

青龙驱阵下天曹，青盖青旗青战袍。
共向山前呈武勇，堂堂杀气拂云霄。

右军尽是白虎旗，一带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带水磨盔，身披烂银铠，上穿素罗袍，坐骑雪白马，各拿伏手军器，正按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

界西方咸池金星。怎生打扮？头顶兜鍪凤翅盔，身披花银双钩甲，腰间玉带迸寒光，称体素袍飞雪练。骑一匹照夜玉狻猊马，使一枝纯钢银枣槊。乃是番将乌利可安，引三千白缨素旗人马，按西兑七气星君。白旗下前后护御军兵不计其数。正似：征驼卷尽阴山雪，番将斜披玉井冰。有诗为证：

太白分兵下九天，白云光拥素袍鲜。

巨灵翻海人难敌，扰得苍龙夜不眠。

后军尽是绯红旗，一带亦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戴镆箱朱红漆笠，身披猩猩血染征袍，桃红锁甲现鱼鳞，冲阵龙驹名赤兔，各搦伏手军器，正按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头顶着绛冠，朱缨粲烂，身穿绯红袍，茜色光辉。甲披一片红霞，靴刺数条花缝；腰间宝带红鞓，臂挂硬弓长箭。手持八尺火龙刀，坐骑一匹胭脂马。乃是番将洞仙文荣，引三千红罗宝幡人马，按南离三气星君。红旗下朱缨绛衣军兵，不计其数。正似：离宫走却六丁神、霹雳震开三昧火。有诗为证：

祝融飞令下南宫，十万貔貅烈火红。

闪闪赤云洂涧谷，阵前谁敢去当锋？

阵前左有一队五千猛兵，人马尽是金缕弁冠，镀金铜甲，绯袍朱缨，火焰红旗，绛鞍赤马。簇拥着一员大将：头戴簇芙蓉如意缕金冠，身披结连环兽面锁子黄金甲，猩红烈火绣花袍，碧玉嵌金七宝带。使两口日月双刀，骑一匹五明赤马。乃是辽国御弟大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阳星君。正似：金乌拥出扶桑国，火伞初离东海洋。有诗为证：

海神英武出扶桑，耶律提兵准太阳。

雄略嘉谋播辽国，源源兵阵远鹰扬。

阵前右设一队五千女兵，人马尽是银花弁冠，银钩锁甲，素袍素缨，白旗白马，银杆刀枪。簇拥着一员女将：头上凤钗对插青丝，红罗抹额乱铺珠翠，云肩巧衬锦裙，绣袄深笼银甲，小小花靴金镫稳，翩翩翠袖玉鞭轻。使一口七星宝剑，骑一匹银鬃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答里孛，按上界太阴星君。正似：玉兔团团离海角，冰轮皎皎照瑶台。有诗为证：

貌似春烟笼芍药，颜如秋水浸芙蓉。

玉纤轻搦龙泉剑，到处交兵占上风。

两队阵中，团团一遭，尽是黄旗簇簇，军将尽骑黄马，都披金甲。衬甲袍起一片黄云，绣包巾散半天黄雾。黄军队中，有军马大将四员，各领兵三

千，分于四角。每角上一员大将，团团守护。东南一员大将，青袍金甲，三叉金冠，兽面束带，全副弓箭，青缨宝枪，坐骑粉青马，立于阵前，按上界罗睺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荣；西南一员大将，紫袍银甲，宝冠束带，硬弓长箭，使一口宝刀，坐骑海骝马，立于阵前，按上界计都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华；东北一员大将，绿袍银甲，紫冠宝带，腰悬龙弓凤箭，手执方天画戟，坐骑五明黄马，立于阵前，按上界紫气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忠；西北一员大将，白袍铜甲，红抹额青丝乱撒，金厢带七宝妆成，腰悬雕箭画弓，手仗七星宝剑，坐骑踢雪乌骓马，立于阵前，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信。

黄军阵内簇拥着那员上将，按上界中央镇星，左有执青旗，右有持白钺，前有擎朱幡，后有张皂盖。周回旗号按二十四气，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明分阴阳左右，暗合旋玑玉衡乾坤混沌之象。那员上将怎生打扮？头戴七宝紫金冠，耀日黄金龟背甲，西川蜀锦绣征袍，蓝田美玉玲珑带。左悬金画铁胎弓，右带凤翎钑子箭，足穿鹰嘴云根靴，坐骑铁脊银鬃马，锦雕鞍稳踏金镫，紫丝缰牢绊山鞒，腰间挂剑驱番将，手内挥鞭统大军。马前一将，擎着朱红画杆方天戟。这簇军马光辉，四边浑如金色，按中宫土星一气天君，乃是大辽国都统军大元帅兀颜光上将军。

黄旗之后，中军是凤辇龙车。前后左右，七重剑戟枪刀围绕。九重之内，又有三十六对黄巾力士推捧车驾。前有九骑金鞍骏马驾辕，后有八对锦衣力士随阵。辇上中间坐着大辽郎主。头戴冲天唐巾，身穿九龙黄袍，腰系蓝田玉带，足穿朱履朝靴。左右两个大臣：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各戴貂蝉冠，火裙朱服，紫绶金章，象简玉带。龙床两边，金童玉女执简捧圭。龙车前后左右两边，簇拥护驾天兵。大辽国主自按上界北极紫微大帝总领镇星。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辅右弼星君。正是：一天星斗离乾位，万象森罗降世间。有诗为证：

旗幡铠甲与刀枪，正按中央土德黄。
天意岂能人力胜，枉将生命苦相戕。

那辽国番军摆列天阵已定，正如鸡卵之形，屯扎定时，团团似覆盆之状。旗排四角，枪摆八方，循环无定，进退有则，摆下阵势。

再说宋江便教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压阵轻骑。就中军竖起云梯将台，引吴用、朱武上台观望。宋江看了，惊讶不已。吴用看了，也不识的。朱武看了，认的是天阵，便对宋江、吴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象阵也。"宋江问道：

“如何攻击？”朱武道：“此天阵变化无穷，交加莫测，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开阵势，如何得他军退？”吴用道：“急切不知他阵内虚实，如何便去打的？”正商议间，兀颜统军在中军传令：“今日属金，可差亢金龙张起、牛金牛薛雄、娄金狗阿哩义、鬼金羊王景四将，跟随太白金星番将乌利可安，离阵攻打宋兵。”

宋江众将在阵前，望见对阵右军七门，或开或闭，军中雷响，阵势团团。那引军旗在阵内自东转北，北转西，西投南。朱武见了，在马上道：“此乃是天盘左旋之象。今日属金，天盘左动，必有兵来。”说犹未了，五炮齐响，早见对阵踊出军来。中是金星，四下是四宿，引动五旗军马，卷杀过来，势如山倒，力不可当。宋江军马，措手不及，望后急退。大队压住阵脚，辽兵两面夹攻，宋军大败。急忙退兵回到本寨。辽兵也不来追赶。点视军中头领：孔亮伤刀，李云中箭，朱富着炮，石勇着枪，中伤军卒，不计其数。随即发付上车，去后寨令安道全医治。宋江教前军下了铁蒺藜，深栽鹿角，坚守寨门。

宋江在中军纳闷，与卢俊义等商议：“今日折了一阵，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战，必来攻打。”卢俊义道：“来日着两路军马，撞住他那压阵军兵，再调两路军马，撞那厮正北七门，却教步军从中间打将入去，且看里面虚实如何。”宋江道：“也是。”

次日，便依卢俊义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阵前准备，大开寨门，引兵前进。遥望辽兵不远，六队压阵辽兵，远探将来。宋江便差关胜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辽兵，大队前进，与辽兵相接。宋江再差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朱仝在右，两队军兵来撞皂旗七门。果然撞开皂旗阵势，杀败皂旗人马，正北七座旗门，队伍不整。宋江阵中，却转过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百牌手向前，背后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解珍、解宝将带应有步军头目，撞杀入去。混天阵内，只听四面炮响，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撞杀将来。宋江军马抵当不住，转身便走。后面架隔不定，大败奔走，退回原寨。急点军时，折其大半。杜迁、宋万又带重伤。于内不见了黑旋风李逵。原来李逵杀的性起，只顾砍入他阵里去，被他挠钩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听的，心中纳闷。传令教先送杜迁、宋万去后寨，令安道全调治。带伤马匹叫牵去与皇甫端料理。

宋江又与吴用等商议：“今日又折了李逵，输了这一阵，似此怎生奈何？”吴用道：“前日我这里活捉的他那个小将军，是兀颜统军的孩儿，正好与他打换。”宋江道：“这番换了，后来倘若折将，何以解救？”吴用道：“兄长何故

执迷，且顾眼下。”说犹未了，小校来报：“有辽将遣使到来打话。”宋江唤入中军。那番官来与宋江厮见，说道：“俺奉元帅将令，今日拿得你的一个头目，到俺总兵面前，不肯杀害，好生与他酒肉管待在那里。统军要送来与你换他孩儿小将军还他，如是将军肯时，便送那个头目来还。”宋江道：“既是恁地，俺明日取小将军来到阵前，两相交换。”番官领了宋江言语，上马去了。有诗为证：

宋江前日擒王子，番将今朝捉李逵，
此是乾坤消息理，不须惆怅苦生悲。

宋江再与吴用商议道：“我等无计破他阵势，不若取将小将军来，就这里解和这阵，两边各自罢战。”吴用道：“且将军马暂歇，别生良策再来破敌，未为晚矣。”到晓，差人星夜去取兀颜小将军来，也差个人直往兀颜统军处，说知就里。

且说兀颜统军，正在帐中坐地，小军来报：“宋先锋使人来打话。”统军传令，教唤入来。到帐前见了兀颜统军说道：“俺的宋先锋拜意统军麾下，今送小将军回来，换俺这个头目。即今天气严寒，军士劳苦，两边权且罢战，待来春别作商议，俱免人马冻伤，请统军将令。”兀颜统军听了大喝道：“无智辱子，被汝生擒，纵使得活，有何面目见咱！不用相换，便拿下替俺斩了。若要罢战权歇，教你宋江束首来降，免汝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大喝一声：“退去！”使者飞马回寨报复，将这话诉与宋江。

宋江慌速，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带了兀颜小将军，直抵前军。隔阵大叫：“可放过俺的头目来，我还你小将军。不罢战不妨，自与你对阵厮杀。”只见辽兵阵中，无移时，把李逵一骑马送出阵前来。这里也牵一匹马送兀颜小将军出阵去。两家如此，一言为定，两边一齐同收同放。李将军回寨，小将军也骑马过去了。当日两边都不厮杀。宋江退兵回寨，且与李逵贺喜。

宋江在帐中与诸将商议道：“辽兵势大，无计可破，使我忧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我等来日，可分十队军马，两路去当压阵军兵，八路一齐撞击，决此一战。”宋江道：“全靠你等众弟兄同心戮力，来日必行。”吴用道：“两番撞击不动，不如守等他来，交战。”宋江道：“等他来也不是良法，只是众弟兄当以力敌，岂有连败之理。”

当日传令，次早拔寨起军，分作十队，飞抢前去。两路先截住后背压阵军兵，八路军马更不打话，呐喊摇旗，撞入混天阵去。听的里面雷声高举，四七二十八门，一齐分开，变作一字长蛇之阵，便杀出来。宋江军马，措手不

及，急令回军，大败而走，旗枪不整，金鼓偏斜，速退回来。到得本寨，于路损折军马数多。宋江传令，教军将紧守山口寨栅，深掘濠堑，牢栽鹿角，坚闭不出，且过冬寒。

却说副枢密赵安抚，累次申达文书赴京，奏请索取衣袄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斌，此人文武双全，智勇足备，将带京师一万余人，起差民夫车辆，押运衣袄五十万领，前赴宋先锋军前交割；就行催并军将向前交战，早奏凯歌，毋得违慢，取罪不便。王文斌领了圣旨文书，将带随行军器，拴束衣甲鞍马，催攒人夫军马，起运车仗，出东京望陈桥驿进发。监押着一二百辆车子，上插黄旗，书“御赐衣袄”，迤逦前进。经过去处，自有官司供给口粮。

在路非则一日，来到边庭，参见了赵枢密，呈上中书省公文。赵安抚看了，大喜道：“将军来的正好！目今宋先锋被大辽兀颜统军把兵马摆成混天阵势，连输了数阵。头目人等，中伤者多，见今发在此间将养，令安道全医治。宋先锋扎寨在永清县地方，并不敢出战，好生纳闷。”王文斌禀道：“朝廷因此就差某来催并军士前向，早要取胜。今日既然累败，王某回京师见省院官，难以回奏圣上。文斌不才，自幼颇读兵书，略晓些阵法，就到军前，略施小策，愿决一阵，与宋先锋分忧。未知枢相钧命若何？”赵枢密大喜，致酒宴赏，就军中犒劳押车人夫，就教王文斌转运衣袄解付宋江军前给散。赵安抚先使人报知宋先锋去了。有诗为证：

文斌天使解衣装，共仰才名世少双。
自逞英雄冲大阵，辽兵不日便归降。

且说宋江在中军帐中纳闷，闻知赵枢密使人来，转报东京差教头郑州团练使王文斌，押送衣袄五十万领，就来军前催并用功。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马，请入帐内，把酒接风。数杯酒后，询问缘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边，上托天子洪福齐天，得了四个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大辽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屯兵二十万，整整齐齐，按周天星象，请启大辽国主御驾亲征。宋江连败数阵，坚守不出，无计可施，屯驻不敢轻动。今幸得将军降临，愿赐指教。”王文斌道：“量这个混天阵，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同到军前一观，别有主见。”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将衣袄给散军将，众人穿罢，望南谢恩，口呼万岁。当日中军置酒，殷勤管待，就行赏劳三军。

来日结束，五军都起。王文斌取过带来的头盔衣甲，全副披挂上马，都到阵前。对阵辽兵望见宋兵出战，报入中军。金鼓齐鸣，喊声大举，六队战

马哨出阵来，宋江分兵杀退。王文斌上将台亲自看一回，下云梯来说道："这个阵势也只如常，不见有甚惊人之处。"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识，且图诈人要誉，便叫前军擂鼓搦战。对阵番军也挝鼓鸣金，宋江立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党，敢出来挑战么？"说犹未了，黑旗队里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将，那番官披头散发，黄罗抹额，衬着金箍乌油铠甲，秃袖皂袍，骑匹乌骓马，挺三尖刀，直临阵前。背后牙将，不记其数。引军皂旗上书银字："大将曲利出清"，跃马阵前搦战。王文斌寻思道："我不就这里显扬本事，再于何处施逞？"便挺枪跃马出阵，与番官更不打话，骤马相交。王文斌使枪便搠，番将舞刀来迎。斗不到二十余合，番将回身便走。王文斌见了，便骤马飞枪直赶将去。原来番将不输，特地要卖个破绽漏他来赶。番将轮起罩刀，觑着王文斌较亲，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做两段，死于马下。宋江见了，急叫收军。那辽兵撞掩过来，又折了一阵，慌慌忙忙，收拾还寨。众多军将看见立马斩了王文斌，都面面厮觑，俱各骇然。

宋江回到寨中，动纸文书，申复赵枢密说："王文斌自愿出战身死，发付带来人伴回京。"赵枢密听知此事，辗转忧闷，甚是烦恼，只是写了申呈奏本，关会省院，打发来的人伴回京去了。有诗为证：

赵括徒能读父书，文斌诡计又何愚。

轻生容易论兵策，无怪须臾丧厥躯。

且说宋江自在寨中纳闷，百般寻思，无计可施，怎生破的辽兵？寝食俱废，梦寐不安，坐卧忧煎。是夜严冬，天气甚冷，宋江闭上帐房，秉烛沉吟闷坐。时已二鼓，神思困倦，和衣隐几而卧。觉道寨中狂风忽起，冷气侵人。宋江起身，见一青衣女童，向前打个稽首。宋江便问："童子自何而来？"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请将军，便烦移步。"宋江道："娘娘见在何处？"童子指道："离此间不远。"宋江遂随童子出的帐房，但见上下天光一色，金碧交加，香风细细，瑞霭飘飘，有如二三月间天气。行不过三二里多路，见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柏森然，紫桂亭亭，石栏隐隐，两边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夭桃，曲折阑干。转过石桥，朱红棂星门一座。仰观四周，萧墙粉壁，画栋雕梁，金钉朱户，碧瓦重檐，四边帘卷虾须，正面窗横龟背。女童引宋江从左廊下而进，到东向一个阁子前，推开朱户，教宋江里面少坐。举目望时，四面云窗寂静，霞彩满阶，天花缤纷，异香缭绕。

童子进去，复又出来，传旨道："娘娘有请，星主便行。"宋江坐未暖席，即时起身。又见外面两个仙女入来，头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缕绛绡衣，面

如满月，体貌轻盈，手似春笋，与宋江施礼。宋江不敢仰视。那两个仙女道：“将军何故作谦，娘娘更衣便出，请将军议论国家大事。便请同行。”宋江唯然而行。有诗为证：

蕊珠仙子碧霞衣，绰约姿容世亦稀。

口奉九天玄女命，夜深飞梦入灵扉。

听的殿上金钟声响，玉磬音鸣。青衣迎请宋江上殿。二仙女前进，奉引宋江自东阶而上。行至珠帘之前，宋江只听的帘内玎珰隐隐，玉珮锵锵。青衣请宋江入帘内，跪在香案之前。举目观望殿上，祥云霭霭，紫雾腾腾，正面九龙床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头戴九龙飞凤冠，身穿七宝龙凤绛绡衣，腰系山河日月裙，足穿云霞珍珠履，手执无瑕白玉圭璋。两边侍从女仙，约有三二十个。

玄女娘娘与宋江曰：“吾传天书与汝，不觉又早数年矣。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今宋天子令汝破辽，胜负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臣自得蒙娘娘赐与天书，未尝轻慢泄漏于人。今奉天子敕命破辽，不期被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累败数次。臣无计可施得破天阵，正在危急存亡之际。”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阵法否？”宋江再拜奏道：“臣乃下土愚人，不晓其法，望乞娘娘赐教。”玄女娘娘曰：“此阵之法，聚阳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须取相生相克之理。且如前面皂旗军马内设水星，按上界北方五气辰星。你宋兵中，可选大将七员，黄旗、黄甲、黄衣、黄马，撞破辽兵皂旗七门。续后命猛将一员，身披黄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克水之义也。却以白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大辽左边青旗军阵，此乃金克木之义也。却以红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大辽右边白旗军阵，此乃火克金之义也。却以皂旗军马，选将八员，打透大辽后军红旗军阵，此乃水克火之义也。却命一枝青旗军马，选将九员，直取中央黄旗军阵主将，此乃木克土之义也。再选两枝军马，命一枝绣旗花袍军马，扮作罗睺，独破辽兵太阳军阵。命一枝素旗银甲军马，扮作计都，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二十四部雷车，按二十四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中军。令公孙胜布起风雷天罡正法，径奔入大辽国主驾前。可行此计，足取全胜。日间不可行兵，须是夜黑可进。汝当亲自领兵，掌握中军，催动人马，一鼓而可成功。吾之所言，汝当秘受。保国安民，勿生退悔。天凡有限，从此永别。他日琼楼金阙，别当重会。汝宜速还，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献茶。宋江吃罢。令青衣即送星主还寨。有诗为证：

玉女虚无忽下来，严祠特请叙高怀。

当时传得幽玄秘，辽阵堂堂顷刻开。

宋江再拜，恳谢娘娘，出离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从西阶而出，转过棂星红门，再登旧路。才过石桥松径，青衣用手指道：“辽兵在那里，汝当可破。”宋江回顾，青衣用手一推，猛然惊觉，就帐中做了一梦。静听军中更鼓，已打四更。

宋江便叫请军师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内，宋江道：“军师有计破混天阵否？”吴学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梦玄女娘娘传与秘诀，寻思定了，特请军师商议，可以会集诸将，分拨行事。尽此一阵，须用大将。”吴用道：“愿闻良策如何破敌？”宋江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大辽国主拱手归降，兀颜统军死于非命。正是：动达天机施妙策，摆开星斗破迷关。毕竟宋江用甚计策，怎生打阵，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诗曰：

阵列混天排剑戟，四围八面怪云生。
分分曜宿当前现，朗朗明星直下横。
黄钺白旄风内舞，朱幡皂盖阵中行。
若非玄女亲传法，边塞焉能定太平。

话说当下宋江梦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不忘一句，便请军师吴用计议定了，申复赵枢密。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都用画板铁叶钉成，下装油柴，上安火炮，连更晓夜，催并完成。商议打阵，会集诸将人马，宋江传令，各各分派：便点按中央戊己土黄袍军马，战大辽水星阵内，差大将一员双枪将董平；左右撞破皂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麟、穆春。再点按西方庚辛金白袍军马，战大辽木星阵内，差大将一员豹子头林冲；左右撞破青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杨林。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红袍军马，战大辽金星阵内，差大将一员霹雳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刘唐、雷横、单廷圭、魏定国、周通、龚旺、丁得孙；再点按北方壬癸水黑袍军马，战大辽火星阵内，差大将一员双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杨志、索超、韩滔、彭玘、孔明、邹渊、邹润；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战大辽土星主将阵内，差大将一员大刀关胜；左右撞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差副将八员：花荣、张清、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绣旗花袍军，打大辽太阳左军阵内，差大将七员：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隆、蔡福；再差一枝素袍银甲军，打大辽太阴右军阵中，差大将七员：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新、张青、蔡庆；再差打中军一枝悍勇人马，直擒大辽国主，差大将六员：卢俊义、燕青、吕方、郭盛、解珍、解宝。再

遣护送雷车至中军大将五员：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其余水军头领并应有人员，尽到阵前协助破阵。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分拨人员，仍排九宫八卦阵势。宋江传令已罢，众将各各遵依。一面攒造雷车已了，装载法物，推到阵前。正是：计就惊天地，谋成破鬼神。有诗为证：

五行生克本天成，化化生生自不停。

玄女忽然传法象，兀颜机阵一时平。

且说兀颜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差遣压阵军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连日制造完备，选定日期。是晚起身，来与辽兵相接，一字儿摆开阵势，前面尽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待天色傍晚。黄昏左侧，只见朔风凛凛，彤云密布。罩合天地，未晚先黑。宋江教众军人等断芦为笛，衔于口中，唿哨为号。当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留黄袍军摆在阵前。这分出四路军马，赶杀大辽哨路番军，绕阵脚而走，杀投北去。

初更左侧，宋江军中连珠炮响。呼延灼打开阵门，杀入后军，直取火星。关胜随即杀入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引军杀入左军阵内，直取木星。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直取金星。董平便调军攻打头阵，直取水星。公孙胜在阵中仗剑作法，踏罡布斗，敕起五雷。是夜南风大作，吹的树梢垂地，走石飞沙，雷公闪电。一齐点起二十四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将引五百牌手，悍勇军兵，护送雷车，推入大辽军阵。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阴阵中；花和尚鲁智深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阳阵中；玉麒麟卢俊义引领一枝军马，随着雷车，直奔中军。你我自去寻队厮杀。是夜，雷车火起，空中霹雳交加，杀气满天，走石飞沙。端的是杀得星移斗转，日月无光，鬼哭神号，人兵撩乱。

且说兀颜统军正在中军遣将，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振，四面厮杀。急上马时，雷车已到中军，烈焰涨天，炮声震地，关胜一枝军马，早到帐前。兀颜统军急取方天画戟与关胜大战，怎禁没羽箭张清，取石子望空中乱打，打的四边牙将，中伤者多逃命散走。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纵马横刀，乱杀军将。兀颜统军见身畔没了羽翼，拨回马望北而走，关胜飞马紧追。正是：饶君走上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

花荣在背后见兀颜统军输了，一骑马也追将来，急拈弓搭箭，望兀颜统军射将去。那箭正中兀颜统军后心，听的铮地一声，火光迸散，正射在护心镜上。却待再射，关胜赶上，提起青龙刀当头便砍。那兀颜统军披着三重铠甲，贴里一层连环镔铁铠，中间一重海兽皮甲，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关胜

那一刀砍过，只透的两层。再复一刀，兀颜统军就刀影里闪过，勒马挺方天戟来迎。两个又斗到三五合，花荣赶上，觑兀颜统军面门，又放一箭。兀颜统军急躲，那枝箭带耳根穿住凤翅金冠。兀颜统军急走，张清飞马赶上，拈起石子，望头脸上便打。石子飞去，打的兀颜统军扑在马上，拖着画戟而走。关胜赶上，再复一刀。那青龙刀落处，把兀颜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着，撷下马去。花荣抢到，先换了那匹好马。张清赶来，再复一枪。可怜兀颜统军一世豪杰，一柄刀，一条枪，结果了性命！堪叹辽国英雄，化作南柯一梦。有诗为证：

李靖六花人亦识，孔明八卦世应知。

混天只想无人敌，也有神机打破时。

却说鲁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员头领，众将呐声喊，杀入辽兵太阳阵内。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戒刀，掠断马头，倒撞下马来，揪住头发，一刀取了首级。两个孩儿逃命走了。杀散太阳阵势。鲁智深道：“俺们再去中军，拿了大辽国主，便是了事也。”

且说辽兵太阴阵中，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慌忙整顿军器上马，引女兵伺候。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纵马引着顾大嫂等六员头领，杀入帐来。正与天寿公主交锋。两个斗无数合，一丈青放开双刀，抢入公主怀内，劈胸揪住，两个在马上扭做一团，绞做一块。王矮虎赶上，活捉了天寿公主。顾大嫂、孙二娘在阵里，杀散女兵。孙新、张青、蔡庆在外面夹攻。可怜金枝玉叶如花女，却作归降被缚人！

且说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解珍、解宝先把“帅”字旗砍翻，乱杀番官番将。当有护驾大臣与众多牙将，紧护大辽国主銮驾，往北而走。阵内罗睺、月孛二皇侄，俱被刺死于马下；计都皇侄，就马上活拿了；紫气皇侄，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围住，直杀到四更方息，杀的辽兵二十余万，不留一个。

将及天明，诸将都回，宋江鸣金收军下寨，传令教生擒活捉之众，各自献功。一丈青献太阴星天寿公主，卢俊义献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朱仝献水星曲利出清，欧鹏、邓飞、马麟献斗木獬萧大观，杨林、陈达献心月狐裴直，单廷圭、魏定国献胃土雉高彪，韩滔、彭玘献柳土獐雷春、翼火蛇狄圣。诸将献首级，不计其数。宋江将生擒八将，尽行解赴赵枢密中军收禁。所得马匹，就行俵拨各将骑坐。

且说大辽国主，慌速退入燕京，急传圣旨，坚闭四门，紧守城池，不出对敌。宋江知得大辽国主退回燕京，便教军马拔寨都起，直追至城下，团团

围住。令人请赵枢密直至后营，监临打城。宋江传令，教就燕京城外，团团竖起云梯炮石，扎下寨栅，准备打城。

辽国郎主心慌，会集群臣商议，都道："事在危急，莫若归降大宋，此为上计。"大辽郎主遂从众议。于是城上早竖起降旗，差人来宋营求告："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国。"宋江引着来人，直到后营，拜见赵枢密，通说投降一节，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赵枢密听了道："此乃国家大事，投降之事，须用取自上裁，我未敢擅便主张。你辽国有心投降，可差的当大臣，亲赴东京，朝见天子。圣旨准你辽国皈降表文，降诏赦罪，方敢退兵罢战。"

来人领了这话，便入城回复郎主，奏知此事。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时有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曰："目今郎主兵微将寡，人马皆无，如何迎敌？在于危急之际。论臣愚意，可多把金帛贿赂，以结人心。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重许厚礼。一面令其住兵停战，免的攻城；一面收拾礼物，径往东京，投买省院诸官，令其于天子之前，善言启奏，别作宛转。目今中国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可把金帛贿赂与此四人，买其讲和，必降诏赦，收兵罢战。"郎主准奏。

次日，丞相褚坚出城来，直到宋先锋寨中。宋江接至帐上，便问："丞相来意何如？"褚坚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然后许宋先锋金帛玩好之物。宋江听了，说与丞相褚坚道："俺连日攻城，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一发斩草除根，免了萌芽再发。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以此停兵罢战。两国交锋，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纳降，因此按兵不动，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汝今以贿赂相许，觑宋江为何等之人，再勿复言！"褚坚惶恐。宋江又道："丞相，容汝上国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动，待汝速去快来，汝勿迟滞。"

褚坚拜谢了宋先锋，作别出寨，上马回燕京来，奏知国主。众大臣商议已定。次日，辽国君臣收拾玩好之物，金银宝贝，彩缯珍珠，装载上车。差丞相褚坚并同番官一十五员，前往京师。鞍马三十余骑，修下请罪表章一道，离了燕京，到宋江寨内，参见了宋江。宋江引褚坚来见赵枢密，说知此事："辽国今差丞相褚坚，亲往京师朝见，告罪投降。"赵枢密留住褚坚，以礼相待，自来与宋先锋商议，亦动文书，申达天子。就差柴进、萧让赍奏，就带行军公文，关会省院，一同相伴丞相褚坚，前往东京。于路无话。有诗为证：

　　战罢辽兵不自由，便将降表上皇州。
　　谦恭已布朝宗义，蝼蚁真贻败国羞。

剩水残山秋漠漠，荒城破郭月悠悠。

金珠满载为忱质，水浒英雄志已酬。

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师，便将十车进奉金宝礼物，车仗人马，于馆驿内安下。柴进、萧让赍捧行军公文，先去省院下了，禀说道："即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郎主于城上竖起降旗，今遣丞相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旨。"省院官说道："你且与他馆驿内权时安歇，待俺这里从长计议。"

此时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并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却说大辽丞相褚坚并众人，先寻门路，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次后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各各先以门路馈送礼物诸官已了。次日早朝，大宋天子升殿，百官朝贺，拜舞已毕。枢密使童贯出班奏曰："有先锋使宋江，杀退辽兵，直至燕京，围住城池攻击，旦夕可破。今有大辽国主早竖降旗，情愿投降，遣使丞相褚坚，奉表称臣，纳降请罪，告赦讲和，求敕退兵罢战，情愿年年进奉，不敢有违。臣等省院，不敢自专，伏乞圣鉴。"天子曰："似此讲和，休兵罢战，仍存本国。汝等众卿如何计议？"旁有太师蔡京出班奏曰："臣等众官俱各计议：自古及今，四夷未尝尽灭。臣等愚意，可存辽国，作北方之屏障，堪为唇齿之邦。年年进纳岁币，于国有益。合准投降请罪，休兵罢战，诏回军马，以护京师。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圣鉴。"天子准奏，传圣旨："令辽国来使面君。"当有殿头官传令，宣褚坚等一行来使，都到金殿之下，扬尘拜舞，顿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展开。宣表学士，高声读道：

"大辽国主臣耶律辉顿首顿首百拜上言：臣生居朔漠，长在番邦，不通圣贤之大经，罔究纲常之大礼。诈文伪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赂贪财，前后悉鼠目獐头之辈。小臣昏昧，屯众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而讨罪，妄驱士马，动劳王室以兴师。量蝼蚁安足以撼泰山，想众水必然归于大海。念臣等虽守数座之荒城，应无半年之积蓄。今特遣使臣褚坚，冒干天威，纳土请罪。倘蒙圣上怜悯蕞尔之微生，不废祖宗之遗业，是以铭心刻骨，沥胆披肝，永为戎狄之番邦，实作天朝之屏翰。老老幼幼，真获再生；子子孙孙，久远感戴，进纳岁币，誓不敢违。臣等不胜战栗屏营之至！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上表以闻。

宣和四年冬月　　　日，大辽国主臣耶律辉表。"

徽宗天子御览表文已毕，阶下群臣称善。天子命取御酒，以赐来使。丞相褚坚等便取金帛岁币，进在朝前。天子命宝藏库收讫，仍另纳下每年岁币

牛马等物。天子回赐段匹表里，光禄寺赐宴。敕令丞相褚坚等先回，“待寡人差官，自来降诏。”褚坚等谢恩，拜辞天子出朝，且归馆驿。是日朝散，褚坚又令人再于各官门下，重打关节。蔡京力许：“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褚坚谢了太师，自回辽国去了。

却说蔡太师次日引百官入朝，启奏降诏，回下辽国。天子准奏，急敕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尉宿元景，赍擎丹诏，直往辽国开读。另敕赵枢密，令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给还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天子朝退，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诸官，都到宿太尉府，约日送行。

再说宿太尉领了诏敕，不敢久停君命，准备轿马从人，辞了天子，别了省院诸官，就同柴进、萧让同上辽邦。出京师，望陈桥驿投边塞进发。在路行时，正值严冬之月，四野彤云密布，分扬雪坠平铺，粉塑千林，银装万里。宿太尉一行人马，冒雪挡风，迤逦前进。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有诗为证：

太尉承宣不敢停，远赍恩诏到边庭。
皑皑积雪关山路，卉服雕题迓使星。

雪霁未消，渐临边塞。柴进、萧让先使哨马报知赵枢密，前去通报宋先锋。宋江见哨马飞报，便携酒礼，引众出五十里，伏道迎接。接着宿太尉，相见已毕，把了接风酒，各官俱喜。请至寨中，设筵相待，同议朝廷之事。宿太尉言说：“省院等官，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俱各受了辽国贿赂，于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罢战，诏回军马，守备京师。”宋江听了，叹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宿太尉道：“先锋休忧，元景回朝，天子前必当重保。”赵枢密又道：“放着下官为证，怎肯教虚费了将军大功！”宋江禀道：“某等一百八人，竭力报国，并无异心，亦无希恩望赐之念。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实为幸甚。若得枢相肯做主张，深感厚德。”当日饮宴，众皆欢喜，至晚席散。随即差人一面报知大辽国主，准备接诏。

次日，宋江拨十员大将，护送宿太尉进辽国颁诏，都是锦袍金甲，戎装革带。那十员上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应、柴进、吕方、郭盛，引领马步军三千，护持太尉，前遮后拥，摆布入城。燕京百姓，排门香花灯烛。大辽国主亲引百官文武，具服乘马，出南门迎接诏旨，直至金銮殿上。十员大将立于左右，宿太尉立于龙亭之左，国主同百官跪于殿前。殿头官喝拜。国主同文武拜罢，辽国侍郎承恩请诏，就殿上开读。诏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王立位，五帝禅宗。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虽中华而有主，焉夷狄岂无君！兹尔辽国，不遵天命，数犯疆封，理合一鼓而灭。朕今览其情词，怜其哀切，悯汝悍孤，不忍加诛，仍存其国。诏书至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还国。原夺一应城池，仍旧给还辽国管领。所供岁币，慎勿怠忽。於戏！敬事大国，祗畏天地，此藩翰之职也。尔其钦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宣和四年冬月　　日。”

当时辽国侍郎开读诏旨已罢，郎主与百官再拜谢恩。行君臣礼毕，抬过诏书龙案，郎主便与宿太尉相见。叙礼已毕，请入后殿，大设华筵，水陆俱备。番官进酒，戎将传杯，歌舞满筵，胡笳聒耳，燕姬美女，各奏戎乐，羯鼓埙篪，胡旋慢舞。筵宴已终，送宿太尉并众将于馆驿内安歇。是日，跟去人员，都有赏劳。

次日，国主命丞相褚坚出城至寨，邀请赵枢密、宋先锋同入燕京赴宴。宋江便与军师吴用计议不行，只请的赵枢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饮宴。是日，辽国郎主大张筵席，管待朝使。葡萄酒熟倾银瓮，黄羊肉美满金盘。异果堆筵，奇花散彩。筵席将终，只见国主金盘捧出玩好之物，上献宿太尉、赵枢密。直饮至更深方散。第三日，大辽国主会集文武群臣，番戎鼓乐，送太尉、枢密出城还寨。再命丞相褚坚，将牛羊、马匹、金银、彩段等项礼物，直至宋先锋军前寨内，大设广会，犒劳三军，重赏众将。

宋江传令，教取天寿公主一干人口，放回本国，仍将夺过檀州、蓟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大辽管领。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次后，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分拨人员，先发中军军马，护送赵枢密起行。宋先锋寨内，自己设宴，一面赏劳水军头目已了，着令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

宋江再使人入城中，请出左右二丞相，前赴军中说话。当下辽国郎主，教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师褚坚，来至宋先锋行营，至于中军相见。宋江邀请上帐，分宾而坐。宋江开话道：“俺武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奇功在迩，本不容汝投降，打破城池，尽皆剿灭，正当其理。主帅听从，容汝申达朝廷。皇上怜悯，存恻隐之心，不肯尽情追杀。如此容汝投降，纳表请罪，今获大全。吾待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辈不能胜尔，休生反复，年年进贡，不可有缺。吾今班师还国，汝宜谨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决无轻恕！”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谢。宋江再用好言戒谕，二丞相恳谢而去。

宋江即拨一队军兵，与女将一丈青等先行。随即唤令随军石匠，采石为

碑，令萧让作文，以记其事。金大坚镌石已毕，竖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尚存。有诗为证：

伪辽归顺已知天，纳币称臣自岁年。

勒石镌铭表功绩，颉颃铜柱及燕然。

宋江却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只见鲁智深忽到帐前，合掌作礼，对宋江道："小弟自从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赵员外送洒家上五台山，投礼智真长老，落发为僧。不想醉后，两番闹了禅门，有乱清规。师父送俺来东京大相国寺，投托智清禅师，讨个执事僧做，相国寺里着洒家看守菜园。为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得遇哥哥，随从多时，已经数载。思念本师，一向不曾参礼。洒家常想师父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久后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兄弟权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都做布施，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哥哥军马，只顾前行，小弟随后便赶来也。"宋江听罢愕然，默上心来，便道："你既有这个活佛罗汉在彼，何不早说，与俺等同去参礼，求问前程。"当时与众人商议，尽皆要去，惟有公孙胜道教不行。宋江再与军师计议，留下金大坚、皇甫端、萧让、乐和四个，委同副先锋卢俊义，掌管军马，陆续先行。"俺们只带一千来人，随从众弟兄，跟着鲁智深，同去参礼智真长老。"鲁智深见宋江说要去参禅，便道："愿从哥哥同往。"宋江等众，当时离了军前，收拾名香彩帛，表里金银，上五台山来。正是：暂弃金戈甲马，来游方外丛林。雨花台畔，来访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见燃灯古佛。直教一语打开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关。毕竟宋江与鲁智深怎地参禅，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诗曰：

韩文参大颠，东坡访玉泉。
僧来白马寺，经到赤乌年。
叶叶风中树，重重火里莲。
无尘心镜净，只此是金仙。

原来五台山这个智真长老，是故宋时一个当世的活佛，知得过去未来之事。数载之前，已知鲁智深是个了身达命之人，只是俗缘未尽，要还杀生之债，因此教他来尘世中走这一遭。本人宿根，还有道心，今日起这个念头，要来参禅投礼本师。宋公明亦然是素有善心，时刻点悟，因此要同鲁智深来参智真长老。当时众弟兄亦要同往，宋江难以阻当，就与军师众皆计议，只除公孙胜道教外，可委副先锋掌管军马。四哨无人，可差金大坚、皇甫端、萧让、乐和一同卢俊义管领大队军马，陆续前进。

宋江与众将，只带一千人马，同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就将人马屯扎下营，先使人上山报知。宋江等众弟兄，都脱去戎装惯带，各穿随身锦绣战袍，步行上山。转到山门外，只听寺内撞钟击鼓，众僧出来迎接，向前与宋江、鲁智深等施了礼。数内有认的鲁智深的多，又见齐齐整整百余个头领跟着宋江，尽皆惊羡不已。堂头首座来禀宋江道："长老坐禅入定之际，不能相接，将军切勿见罪，恕责则个！"遂请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内少坐。供茶罢，侍者出来请道："长老禅定方回，已在方丈专候，启请将军进来。"宋江等一行百余人，直到方丈，来参智真长老。那长老慌忙降阶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礼罢。宋江看那和尚时，六旬之上，眉发尽白，骨格清奇，俨然有天台方广出山之相。众人入进方丈之中，宋江便请智真长老上座，焚香礼拜。一行众将，都已拜罢。鲁智深向前插香礼拜。智真长老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

深默默无言。宋江向前道："久闻长老清德，争耐俗缘浅薄，无路拜见尊颜。今因奉诏破辽到此，得以拜见堂头大和尚，平生万幸。智深和尚与宋江做兄弟时，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善心常在，今引宋江等众弟兄来参大师。"智真长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闲论世事循环。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于心，深知众将义气为重，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岂有差错。"宋江称谢不已。有诗为证：

谋财致命凶心重，放火屠城恶行多。
忽地寻思念头起，五台山上礼弥陀。

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采段来，供献本师。智真长老道："吾弟子此物，何处得来？无义钱财，决不敢受。"智深禀道："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弟子无用，特地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公用。"长老道："众亦难消，与汝置经一藏，消灭罪恶，早登善果。"鲁智深拜谢已了。宋江亦取金银采段，上献智真长老，长老坚执不受。宋江禀说："我师不纳，可令库司办斋，供献本寺僧众。"当日就五台山寺中宿歇一宵，长老设素斋相待，不在话下。

且说次日库司办斋完备，五台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智真长老会集众僧，于法堂上，讲法参禅。须臾，合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引磬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老上升法座。智真长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赞道："此一炷香，伏愿今上天子万岁万万岁，皇后齐肩，太子千秋，金枝茂盛，玉叶光辉，文武官僚同增禄位，天下太平，万民乐业！"再拈信香一炷，"愿今斋主身心安乐，寿算延长，日转千阶，名垂万载！"再拈信香一炷，"原今国安民泰，岁稔年和，五谷丰登，三教兴隆，四方宁静，诸事祯祥，万事如意！"祝赞已罢，就法座而坐。两个众僧，打罢问讯，复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合掌近前参禅道："某有一语，敢问吾师。"智真长老道："有何法语要问老僧？"宋江向前道："请问吾师：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特来请问于禅师。"智真长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堪叹石火光中，翻了几个筋斗。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

长老说偈已毕，宋江礼拜侍立。众将都向前拈香礼拜，设誓道："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罢，众僧皆退，就请去云堂内请斋。

众人斋罢，宋江与鲁智深跟随长老来到方丈内。至晚闲话间，宋江求问长老道："弟子与鲁智深本欲从师数日，指示愚迷，但以统领大军，不敢久恋。

我师语录，实不省悟。今者拜辞还京，某等众弟兄此去前程如何，万望吾师明彰点化。”智真长老命取纸笔，写出四句偈语：

“当风雁影翻，东阙不团圆。

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

写毕，递与宋江道：“此是将军一生之事，可以秘藏，久而必应。”宋江看了，不晓其意，又对长老道：“弟子愚蒙，不悟法语，乞吾师明白开解，以释某心前程凶吉。”智真长老道：“此乃禅机隐语，汝宜自参，不可明说，恐泄天机。”长老说罢，唤过智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

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鲁智深拜受偈语，读了数遍，藏于身边，拜谢本师。智真长老道：“吾弟子记取其言，休忘了本来面目。”说罢，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鲁智深并吴用等众头领，辞别长老下山，众人便出寺来。智真长老并众僧，都送出山门外作别。

不说长老众僧回寺，且说宋江等众将，下到五台山下，引起军马，星火赶来。众将回到军前，卢俊义、公孙胜等接着宋江众将，都相见了。宋江便对卢俊义等说五台山众人参禅设誓一事，将出禅语与卢俊义、公孙胜看了，皆不晓其意。萧让道：“禅机法语，等闲如何省的！”众皆嗟呀不已。

宋江传令，催趱军马起程。众将得令，催起三军人马，望东京进发。在路行了数日，五军前进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渡。宋江在马上正行之间，仰观天上，见空中数行塞雁，不依次序，高低乱飞，都有惊鸣之意。宋江见了，心疑作怪；又听的前军喝采，使人去问缘由。飞马回报：原来是浪子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雁，箭箭不空。却才须臾之间，射下十数只鸿雁，因此诸将惊呀不已。宋江教唤燕青飞马前来。这燕青头戴着白范阳遮尘毡笠儿，身穿着鹅黄□丝衲袄，骑一匹五明红沙马，弯弓插箭，飞马而来，背后马上捎带死雁数只，，来见宋江。下马离鞍，立在一边。宋公明问道：“恰才你射雁来？”燕青答道：“小弟初学弓箭，见空中群雁而来，无意射之，不想箭箭皆中，误射了十数只雁。”宋江道：“为军的人，学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亲是你能处。我想宾鸿避暑寒，离了天山，衔芦渡关，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宾鸿仁义之禽，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当更之报。且雄失其

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不失其意。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预避鹰雕，衔芦过关，此为智也；秋南冬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弟兄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燕青默默无语，悔罪不及。宋江有感于心，在马上口占一首诗道：

“山岭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

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

宋江吟诗罢，不觉自己心中凄惨，睹物伤情，当晚屯兵于双林渡口。宋江在帐中，因复感叹燕青射雁之事，心中纳闷，叫取过纸笔，作词一首：

“楚天空阔，雁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净，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的相思一点。暮日空濠，晓烟古堑，诉不尽许多哀怨！拣尽芦花无处宿，叹何时玉关重见！嘹呖忧愁呜咽，恨江渚难留恋。请观他春昼归来，画梁双燕。”

宋江写毕，递与吴用、公孙胜看。词中之意，甚是有悲哀忧戚之思。宋江心中郁郁不乐。当夜吴用等设酒备肴，饮酌尽醉方休。次早天明，俱各上马，望南而行。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凄凉，宋江于路此心终有所感。不则一日，回到京师，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

且说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宿太尉、赵枢密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京，已到关外。赵枢密前来启奏天子，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就传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教披挂入城。

且说宋江等众将，屯驻军马在于陈桥驿，听候宣诏入朝。黄门侍郎传旨，教宋江等众将一百八员都要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边塞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曰：“皆托圣上洪福齐天，边庭宁息。臣等众将，虽有金伤，俱各无事。今已沙塞投降，实陛下仁育之赐。”再拜称谢。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方今四边未宁，不可升迁。且加宋江为保义郎，带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锋卢俊

义加为宣武郎，带御器械，行营团练使；吴用等三十四员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七十二员加封为偏将军；支给金银，赏赐三军人等。”天子准奏，仍敕与省院众官，加封爵禄，与宋江等支给赏赐，宋江等就于文德殿顿首谢恩。天子命光禄寺大设御宴。怎见的好宴？但见：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挂虾须织锦帘栊，悬翡翠销金帐幕。武英宫里，屏帏画舞鹤飞鸾；文德殿中，御座描盘龙走凤。屏开孔雀，列华筵君臣共乐；褥隐芙蓉，设御宴文武同欢。珊瑚碟仙桃异果，玳瑁盘凤髓龙肝。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七珍嵌箸，好似碧玉琉璃；八宝装匙，有如红丝玛瑙。玻璃碗，满泛马乳羊羔；琥珀杯，浅酌瑶池玉液。合殿金花翠叶，满筵锦绣绮罗。仙音院听唱新词，教坊司吹弹歌曲。几多食味烹金鼎，无限香醪泻玉壶。黄金殿上，君王亲赐紫霞杯；白玉阶前，臣子承恩沾御酒。将军边塞久劳心，今日班师朝圣主。佳人齐贺升平曲，画鼓频敲得胜回。

当日天子亲赐御宴已罢，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等赏赐，尽于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一行众将，出的城来，直至行营安歇，听候朝廷委用。

次日，只见公孙胜直至行营中军帐内，与宋江等众人打了稽首，便禀宋江道：“向日本师罗真人嘱付小道，已曾预禀仁兄，令小道送兄长还京师毕日，便回山中学道。今日兄长功成名遂，贫道亦难久处。就今拜别仁兄，辞了众位，即今日便归山中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宋江见公孙胜说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泪下。便对公孙胜道：“我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开，今日弟兄分别，如花零落。吾虽不敢负汝前言，中心岂忍分别！”公孙胜道：“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贫道寡情薄意。今来仁兄功成名遂，此去非贫道所趋，仁兄只得曲允。”宋江再四挽留不住，便乃设一筵宴，令众弟兄相别。筵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赆，公孙胜推却不受，众弟兄只顾打拴在包里。次日，众皆相别。公孙胜穿上麻鞋，背了包裹，打个稽首，望北登程去了。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有诗为证：

数年相与建奇功，斡运玄机妙莫穷。
一旦浩然思旧隐，飘然长往入山中。

时下又值正旦节相近，诸官准备朝贺。蔡太师恐宋江人等都来朝贺，天子见之，必当重用。随即奏闻天子，降下圣旨，使人当住，只教宋江、卢俊义两个有职人员随班朝贺，其余出征官员，俱系白身，恐有惊御，尽皆免礼。

是日正旦，天子设朝，百官朝贺。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天子殿上簪缨玉带，文武大臣。是日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罢。宋江、卢俊义随班拜罢，于两班侍下，不能上殿。仰观殿上玉簪珠履，紫绶金章，往来称觞献寿。自天明直至午牌，方始得沾谢恩御酒。百官朝散，天子驾起。

宋江、卢俊义出内，卸了公服幞头，上马回营，面有愁颜赧色。吴用等接着众将见宋江面带忧容，心闷不乐，都来贺节。百余人拜罢，立于两边，宋江低首不语。吴用问道："兄长今日朝贺天子回来，何以愁闷？"宋江叹口气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年命蹇滞。破辽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弟兄无功，我自职小官微，因此愁闷。"吴用答道："兄长既知造化未通，何故不乐？万事分定，不必多忧。"黑旋风李逵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宋江大喝道："这黑禽兽又来无礼！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李逵又应道："哥哥不听我说，明朝有的气受哩！"众人都笑，且捧酒与宋江添寿。是日只饮到二更，各自散了。

次日，引十数骑马入城，到宿太尉、赵枢密并省院官各处贺节。往来城中，观看者甚众。就里有人对蔡京说知此事。次日，奏过天子，传旨教省院出榜禁约，于各城门上张挂："但凡一应有出征官员将军头目，许于城外下营屯扎，听候调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差人赍榜，径来陈桥门外张挂榜文。有人看了，径来报知宋江。宋江转添愁闷，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有诗为证：

圣主为治本无差，胡越从来自一家。
何事憸人行谬计，不容忠义入京华。

且说水军头领特地来请军师吴用商议事务。吴用去到船中，见了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昆仲，俱对军师说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俺哥哥破了大辽，止得个皇城使做，又未曾升赏我等众人。如今倒出榜文来，禁约我等不许入城。我想那伙奸臣，渐渐的待要拆散我们弟兄，各调开去。今请军师自做个主张；和哥哥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道："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这话须是哥哥肯时，方才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张，你们要反，也反不出去！"

六个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做声不得。

吴用回至中军寨中，来与宋江闲话，计较军情，便道："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众多弟兄亦皆快活。今来受了招安，为国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弟兄们都有怨心。"宋江听罢，失惊道："莫不谁在你行说甚来？"吴用道："此是人之常情，更待多说？古人云：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观形察色，见貌知情。"宋江道："军师，若是有弟兄们但要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次日早起，会集诸将，商议军机。大小人等都到帐前，宋江开话道："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赖你众弟兄扶持，尊我为头，今日得为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汝诸将士，无故不得入城。我等山间林下，卤莽军汉极多。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坏了声名。如今不许我等入城去，倒是幸事。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听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泪，设誓而散。有诗为证：

堪羡公明志操坚，矢心忠鲠少欹偏。

不知当日秦长脚，可愧黄泉自刎言。

宋江诸将，自此之后，无事也不入城。看看上元节至。东京年例，大张灯火，庆赏元宵，诸路尽做灯火，于各衙门点放。且说宋江营内浪子燕青，自与乐和商议："如今东京点放华灯火戏，庆赏丰年，今上天子与民同乐。我两个便换些衣服，潜地入城，看了便回。"只见有人说道："你们看灯，也带挈我则个！"燕青看见，却是黑旋风李逵。李逵道："你们瞒着我，商量看灯，我已听了多时。"燕青道："和你去不打紧，只吃你性子不好，必要惹出事来。见今省院出榜，禁治我们不许入城。倘或和你入城去看灯，惹出事端，正中了他省院之计。"李逵道："我今番再不惹事便了，都依着你行。"燕青道："明日换了衣巾，都打扮做客人相似，和你入城去。"李逵大喜。

次日都打扮做客人，伺候燕青，同入城去。不期乐和潜与时迁先入城去了。燕青洒脱不开，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灯，不敢从陈桥门入去，大宽转却从封丘门入城。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勾栏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正说《三国志》，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

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正说到这里，李逵在人丛中高叫道：“这个正是好男子！”众人失惊，都看李逵。燕青慌忙拦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勾栏瓦舍，如何使的大惊小怪这等叫！”李逵道：“说到这里，不由人不喝采。”燕青拖了李逵便走。两个离了桑家瓦，转过串道，只见一个汉子飞砖掷瓦，去打一户人家。那人家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散了二次，不肯还钱，颠倒打我屋里。”黑旋风听了，路见不平，便要去劝。燕青务死抱住，李逵睁着双眼，要和他厮打的意思。那汉子便道：“俺自和他有帐讨钱，干你甚事？即日要跟张招讨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里去也是死，要打便和你厮打，死在这里，也得一口好棺材。”李逵道：“却是甚么下江南？不曾听的点军调将。”燕青且劝开了斗，两个厮挽着，转出串道，离了小巷，见一个小小茶肆，两个入去里面，寻副座头，坐了吃茶。对席有个老者，便请会茶，闲口论闲话。燕青道：“请问丈丈：却才巷口一个军汉厮打，他说道要跟张招讨下江南，早晚要去征进，请问端的那里去出征？”那老人道：“客人原来不知。如今江南草寇方腊反了，占了八州二十五县，从睦州起，直至润州，自号为一国，早晚来打扬州。因此朝廷已差下张招讨、刘都督去剿捕。”

燕青、李逵听了这话，慌忙还了茶钱，离了小巷，径奔出城，回到营中，来见军师吴学究，报知此事。吴用见说，心中大喜，来对宋先锋说知江南方腊造反，朝廷已遣张招讨领兵。宋江听了道：“我等军马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有诗为证：

屏迹行营思不胜，相携城内看花灯。
偶从茶肆传消息，虎噬狼吞事又兴。

次日，宋江换了些衣服，带领燕青，自来说此一事。径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闻知，即忙教请进。宋江来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将军何事更衣而来？”宋江禀道：“近因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军，非奉呼唤，不敢擅自入城。今日小将私步至此，上告恩相。听的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润州，早晚渡江，来打扬州。宋江等人马久闲，在此屯扎不宜。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于天子前题奏则个！”宿太尉听了，大喜道：“将军之言，正

合吾意。此乃为国为民之盛事，下官当以一力保奏，有何不可？将军请回，来早宿某具本奏闻天子，必当重用。”宋江辞了太尉，自回营寨，与众弟兄说知。

却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与百官文武计事，正说江南方腊作耗，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如此作反，自霸称尊，目今早晚兵犯扬州。天子乃曰：“已命张招讨、刘光世征进，未见次第。”宿太尉越班奏曰：“想此草寇，既成大患，陛下已遣张总兵、刘都督，再差破辽得胜宋先锋，这两支军马为前部，可去剿除，必干大功。”天子闻奏大喜：“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急令使臣宣省院官听圣旨。当下张招讨，从、耿二参谋，亦行保奏，要调宋江这一干人马为前部先锋。省院官到殿，领了圣旨，随即宣取宋先锋、卢先锋，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天子降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骑，彩段二十五表里。其余正偏将佐，各赐段匹银两，待有功次，照名升赏，加受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府关支，定限目下出师起行。宋江、卢俊义领了圣旨，就辞了天子。皇上乃曰：“卿等数内，有个能镌玉石印信金大坚，又有个能识良马皇甫端，留此二人，驾前听用。”宋江、卢俊义承旨再拜，仰望天颜，谢恩出内，上马回营。

宋江、卢俊义两个在马上欢喜，并马而行。出的城来，只见街市上一个汉子，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两条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牵动，那物便响。宋江见了，却不识的，使军士唤那汉子问道：“此是何物？”那汉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牵动，自然有声。”宋江乃作诗一道：

“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
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谩徒劳。”

宋江在马上与卢俊义笑道：“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叫左右取些碎银，赏了调胡敲的自去。两上并马闲话，宋江余意不尽，在马上再作诗一首：

“玲珑心地最虚鸣，此是良工巧制成。
若是无人提挈处，到头终久没声名。”

卢俊义道：“兄长何故发此言？据我等胸中学识，虽不在古今名将之下，如无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道：“贤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声名冠世，为人不可忘本。”卢俊义自觉失言，不敢回话。

两个回到营寨，升帐而坐。当时会集诸将，尽数收拾鞍马衣甲，准备起身征讨方腊。次日于内府关到赏赐段匹银两，分俵诸将，给散三军头目，便就起送金大坚、皇甫端去御前听用。宋江一面调拨战船先行，着令水军头领自去整顿篙橹风帆，撑驾望大江进发；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弓箭枪刀，衣袍铠甲。水际并进，船骑同行，收拾起程。只见蔡太师差府干到营，索要圣手书生萧让。次日，王都尉自来问宋江求要铁叫子乐和，闻此人善能歌唱，要他府里使令。宋江只得依允，随即又起送了二人去讫。宋江自此去了五个弟兄，心中好生郁郁不乐。当与卢俊义计议定了，号令诸军，准备出师。

却说这江南方腊起义已久，即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也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那二十五县，都是这八州管下，此时嘉兴、松江、崇德、海宁，皆是县治。方腊自为国主，仍设三省六部台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啸聚山林之辈。原来方腊上应天书，推背图上道："自是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那十千，乃万也；头加一点，乃方字也。冬尽，乃腊也。称尊者，乃南面为君也。正应"方腊"二字。占据江南八郡，又比辽国差多少来去。

再说宋江选日出师，相辞了省院诸官。当有宿太尉、赵枢密亲来送行，赏劳三军。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别了上路。将军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扬州来。于路无话，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当有本州官员，置筵设席，等接宋先锋到来，请进城中管待。诉说："方腊贼兵浩大，不可轻敌。前面便是扬子大江，九千三百余里，奔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个险隘去处。隔江却是润州，如今是方腊手下枢密吕师囊并十二个统制官守把住江岸。若不得润州为家，难以抵敌。"宋江听了，便请军师吴用计较良策，即目前面大江拦截，作何可渡？破辽国时，都是旱路，水军头领不曾建的功劳。今次要渡江南，须用水军船只向前。吴用道："扬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润州城郭。可叫几个弟兄，前去探路，打听隔江消息，用何船只，可以渡江？"宋江传令，教唤水军头领前来听令："你众弟兄，谁人与我先去探路，打听隔江消息？用何良策可以进

兵？”只见帐下转过四员战将，尽皆愿往。

不是这几个人来探路，有分教：横尸似北固山高，流血染扬子江赤。润州城内，直须鬼哭神嚎；金山寺中，从使天翻地覆。直教大军飞渡乌龙岭，战舰平吞白雁滩。毕竟宋江军马怎地去收方腊，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京师留下四员将佐：

金大坚　　皇甫端　　萧　让　　乐　和

辞别归山一员将佐：

公孙胜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诗曰：

万里长江似建瓴，东归大海若雷鸣。
浮天雪浪人皆惧，动地烟波鬼亦惊。
竭力只因清国难，勤王端拟耀天兵。
潜踪敛迹金山下，斩将搴旗在此行。

话说这九千三百里扬子大江，远接三江，却是汉阳江、浔阳江、扬子江。从四川直至大海，中间通着多少去处，以此呼为万里长江。地分吴、楚，江心内有两座山：一座唤做金山，一座唤做焦山。金山上有一座寺，绕山起盖，谓之寺裹山。焦山上一座寺，藏在山凹里，不见形势，谓之山裹寺。这两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楚尾吴头，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今时镇江是也。

且说润州城郭，却是方腊手下东厅枢密使吕师囊守把江岸。此人原是歙州富户，因献钱粮与方腊，官封为东厅枢密使。幼年曾读兵书战策，惯使一条丈八蛇矛，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十二个统制官，名号“江南十二神”，协同守把润州江岸。那十二神是：

擎天神福州沈刚　　游奕神歙州潘文得
遁甲神睦州应明　　六丁神明州徐统
霹雳神越州张近仁　　巨灵神杭州沈泽
太白神湖州赵毅　　太岁神宣州高可立
吊客神常州范畴　　黄幡神润州卓万里
豹尾神江州和潼　　丧门神苏州沈抃

话说枢密使吕师囊，统领着五万南兵，据住江岸。甘露亭下，摆列着战船三千余只，江北岸却是瓜洲渡口，净荡荡地无甚险阻。

此时先锋使宋江，奉着诏敕，征剿方腊，兵马战船，五军诸将，水陆并进，船骑同行，已到淮安了，约至扬州取齐。当日宋先锋在帐中，与军师吴用等计议："此去大江不远，江南岸便是贼兵守把，谁人与我先去探路一遭，打听隔江消息，可以进兵？"帐下转过四员战将，皆云愿往。那四个？一个是小旋风柴进，一个是浪里白跳张顺，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一个是活阎罗阮小七。宋江道："你四个分作两路：张顺和柴进，阮小七和石秀，可直到金、焦二山上宿歇，打听润州贼巢虚实，前来扬州回话。"四人辞了宋江，各带了两个伴当，扮做客人，取路先投扬州来。此时于路百姓，听得大军来征剿方腊，都挈家搬在村里躲避了。四个人在扬州城里分别，各办了些干粮。石秀自和阮小七带了两个伴当，投焦山去了。

却说柴进和张顺也带了两个伴当，将干粮捎在身边，各带把锋芒快尖刀，提了朴刀，四个奔瓜洲来。此时正是初春天气，日暖花香，到得扬子江边，凭高一望，淘淘雪浪，滚滚烟波，是好江景也！有诗为证：

万里烟波万里天，红霞遥映海东边。
打鱼舟子浑无事，醉拥青簑自在眠。

这柴进二人，望见北固山下，一带都是青白二色旌旗，岸边一字儿摆着许多船只，江北岸上，一根木头也无。柴进道："瓜洲路上，虽有屋宇，并无人住，江上又无渡船，怎生得知隔江消息？"张顺道："须得一间屋儿歇下，看兄弟赴水过去对江金山脚下，打听虚实。"柴进道："也说得是。"当下四个人奔到江边，见一带数间草房，尽皆关闭，推门不开。张顺转过侧首，掇开一堵壁子，钻将入去，见个白头婆婆，从灶边走起来。张顺道："婆婆，你家为甚不开门？"那婆婆答道："实不瞒客人说，如今听得朝廷起大军来与方腊厮杀。我这里正是风门水口，有些人家都搬了别处去躲，只留下老身在这里看屋。"张顺道："你家男子汉那里去了？"婆婆道："村里去望老小去了。"张顺道："我有四个人，要渡江过去，那里有船觅一只？"婆婆道："船却那里去讨？近日吕师囊听得大军来和他厮杀，都把船只拘管过润州去了。"张顺道："我四人自有粮食，只借你家宿歇两日，与你些银子作房钱，并不搅扰你。"婆婆道："歇却不妨，只是没床席。"张顺道："我们自有措置。"婆婆道："客人，只怕早晚有大军来！"张顺道："我们自有回避。"于是开门，放柴进和伴当入来，都倚了朴刀，放了行李，取些干粮烧饼出来吃了。张顺再来江边，望那江景时，见金山寺正在江心里。但见：

江吞鳌背，山耸龙鳞。烂银盘涌出青螺，软翠帷远拖素练。遥观金

殿，受八面之天风；远望钟楼，倚千层之石壁。梵塔高侵沧海日，讲堂低映碧波云。无边阁，看万里征帆；飞步亭，纳一天爽气。郭璞墓中龙吐浪，金山寺里鬼移灯。

张顺在江边看了一回，心中思忖道：“润州吕枢密，必然时常到这山上，我且今夜去走一遭，必知消息。”回来和柴进商量道：“如今来到这里，一只小船也没，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两个大银，顶在头上，直赴过金山寺去，把些贿赂与那和尚，讨个虚实，回报先锋哥哥。你只在此间等候。”柴进道：“早干了事便回。”

是夜星月交辉，风恬浪静，水天一色。黄昏时分，张顺脱膊了，匾扎起一腰白绢水裩儿，把这头巾衣服裹了两个大银，拴缚在头上，腰间带一把尖刀，从瓜洲下水，直赴开江心中来。那水淹不过他胸脯，在水中如走旱路，看看赴到金山脚下，见石峰边缆着一只小船。张顺扒到船边，除下头上衣包，解了湿衣，抹拭了身上，穿上衣服，坐在船中。听得润州更鼓，正打三更。张顺伏在船内望时，只见上溜头一只小船摇将过来。张顺看了道：“这只船来得跷蹊，必有奸细。”便要放船开去，不想那只船一条大索锁了，又无橹篙，张顺只得又脱了衣服，拔出尖刀，再跳下江里，只赴到那船边。船上两个人摇着橹，只望北岸，不提防南边，只顾摇。张顺却从水底下一钻，钻到船边，扳住船舫，把尖刀一削，两个摇橹的撒了橹，倒撞下江里去了。张顺早跳在船上。那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张顺手起一刀，砍得一个下水去，那个吓得倒入舱里去。张顺喝道：“你是甚人？那里来的船只？实说，我便饶你！”那人道：“好汉听禀：小人是此间扬州城外定浦村陈将士家干人，使小人过润州投拜吕枢密那里献粮，准了，使个虞候和小人同回，索要白粮米五万石、船三百只，作进奉之礼。”张顺道：“那个虞候姓甚名谁？见在那里？”干人道：“虞候姓叶名贵，却才好汉砍下江里去的便是。”张顺道：“你却姓甚？甚么名字？几时过去投拜？船里有甚物件？”干人道：“小人姓吴名成，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吕枢密直叫小人去苏州，见了御弟三大王方貌，关了号色旌旗三百面，并主人陈将士官诰，封做扬州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号衣一千领。及吕枢密札付一道。”张顺又问道：“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马？”吴成道：“人有数千，马有百十余匹。嫡亲有两个孩儿，好生了得，长子陈益，次子陈泰。”张顺都问了备细来情去意，一刀也把吴成剁下水里去了。船尾上装了橹，一径摇到瓜洲。

柴进听橹声响，急忙出来看时，见张顺摇只船来。柴进便问来由，张顺

把前事一一说了。柴进大喜，去船舱里取出一包袱文书，并三百面红绢号旗，杂色号衣一千领，做两担打叠了。张顺道："我却去取了衣裳来。"把船再摇到金山脚下，取了衣裳、巾帻、银子，再摇到瓜洲岸边，天色方晓，重雾罩地。张顺把船砍漏，推开江里去沉了。来到屋下，把二三两银子与了婆婆，两个伴当挑了担子，径回扬州来。此时宋先锋军马，俱屯扎在扬州城外，本州官员置宴设席，迎接宋先锋入城，馆驿内安下。连日筵宴，供给军士。

却说柴进、张顺伺候席散，在馆驿内见了宋江，备说："陈将士陈观交结方腊，早晚诱引贼兵渡江，来打扬州。天幸江心里遇见，教主公成这件功劳。"宋江听了大喜，便请军师吴用商议："如何定计？用甚良策？"吴用道："既有这个机会，觑润州城易如反掌！先拿了陈观，大事便定。只除如此如此。"宋江道："正合吾意。"即时唤浪子燕青扮做叶虞候，教解珍、解宝扮做南军。问了定浦村路头，解珍、解宝挑着担子，燕青都领了备细言语，三个出扬州城来，取路投定浦村。离城四十余里，早问到陈将士庄前。见其家门首二三十庄客，都整整齐齐，一般打扮。但见：

攒竹笠子，上铺着一把黑缨；细线衲袄，腰系着八尺红绢。牛膀鞋，登山似箭；獐皮袜，护脚如绵。人人都带雁翎刀，个个尽提鸦嘴槊。

当下燕青改作浙人乡谈，与庄客唱喏道："将士宅上有？"庄客道："客人那里来？"燕青道："从润州来。渡江错走了路，半日盘旋，问得到此。"庄客见说，便引入客房里去，教歇了担子，带燕青到后厅来见陈将士。燕青便下拜道："叶贵就此参见！"拜罢，陈将士问道："足下何处来？"燕青打浙音道："回避闲人，方敢对相公说。"陈将士道："这几个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燕青道："小人姓叶名贵，是吕枢密帐前虞候。正月初七日，接得吴成密书，枢密甚喜，特差叶贵送吴成到苏州，见御弟三大王，备说相公之意。三大王使人启奏，降下官诰，就封相公为扬州府尹。两位直閤舍人，待吕枢密相见了时，再定官爵。今欲使令吴成回程，谁想感冒风寒病症，不能动止。枢密怕误了大事，特差叶贵送到相公官诰，并枢密文书，关防牌面，号旗三百面，号衣一千领，克日定时，要相公粮食船只，前赴润州江岸交割。"便取官诰文书递与，陈将士看了大喜，忙摆香案，望南谢恩已了，便唤陈益、陈泰出来相见。燕青叫解珍、解宝取出号衣号旗，入后厅交付。陈将士，便邀燕青请坐。燕青道："小人是个走卒，相公处如何敢坐？"陈将士道："足下是那壁恩相差来的人，又与小官赍诰敕，怎敢轻慢？权坐无妨。"燕青再三谦让了，远远地坐下。陈将士叫取酒来，把盏劝燕青。燕青推却道："小人天戒不饮酒。"

待他把过三两巡酒，两个儿子都来与父亲庆贺递酒。燕青把眼使叫解珍、解宝行事。解宝身边取出不按君臣的药头，张人眼慢，放在酒壶里。燕青便起身说道："叶贵虽然不曾将酒过江，借相公酒果，权为上贺之意。"便斟一大锺酒，上劝陈将士满饮此杯。随即便劝陈益、陈泰，两个各饮了一杯。当面有几个心腹庄客，都被燕青劝了一杯。燕青那嘴一努，解珍出来外面，寻了火种，身边取出号旗号炮，就庄前放起。左右两边，已有头领等候，只听号炮响，前来策应。燕青在堂里，见一个个都倒了，身边掣出短刀，和解宝一齐动手，早都割下头来。庄门外哄动十个好汉，从前面打将入来。那十员将佐？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九纹龙史进，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八臂那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丧门神鲍旭，锦豹子杨林，病大虫薛永。门前众庄客那里迎敌得住？里面燕青、解珍、解宝早提出陈将士父子首级来。庄门外又早一彪人马官军到来，为首六员将佐。那六员？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当下六员首将，引一千军马，围住庄院，把陈将士一家老幼，尽皆杀了。拿住庄客，引去浦里看时，傍庄傍港，泊着三四百只船，却满满装载粮米在内。众将得了数目，飞报主将宋江。

宋江听得杀了陈将士，便与吴用计议进兵。收拾行李，辞了总督张招讨，部领大队人马，亲到陈将士庄上，分拨前队将校，上船行计，一面使人催攒战船过去。吴用道："选三百只快船，船上各插着方腊降来的旗号。着一千军汉，各穿了号衣，其余三四千人，衣服不等。三百只船内，埋伏二万余人。更差穆弘扮做陈益、李俊份做陈泰，各坐一只大船，其余船分拨将佐。"

第一拨船上，穆弘、李俊管领。穆弘身边，拨与十个偏将簇拥着。那十个？

项　充　　李　衮　　鲍　旭　　薛　永　　杨　林

杜　迁　　宋　万　　邹　渊　　邹　润　　石　勇

李俊身边，也拨与十个偏将簇拥着。那十个？

童　威　　童　猛　　孔　明　　孔　亮　　郑天寿

李　立　　李　云　　施　恩　　白　胜　　陶宗旺

第二拨船上，差张横、张顺管领。张横船上拨与四个偏将簇拥着。那四个？

曹　正　　杜　兴　　龚　旺　　丁得孙

张顺船上拨与四个偏将簇拥着。那四个？

孟　康　　侯　健　　汤　隆　　焦　挺

第三拨船上便差十员正将管领，也分作两船进发。那十个？

史　进　　雷　横　　杨　雄　　刘　唐　　蔡　庆

张　清　　李　逵　　解　珍　　解　宝　　柴　进

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将佐共计四十二员渡江。次后宋江等，却把战船装载马匹，游龙飞鲸等船一千只，打着宋朝先锋使宋江旗号，大小马步将佐，一发载船渡江。两个水军头领，一个是阮小二，一个是阮小五，总行催督。

且不说宋江中军渡江，却说润州北固山上，哨见对港三百来只战船，一齐出浦，船上却插着护送衣粮先锋红旗号。南军连忙报入行省里来。吕枢密聚集十二个统制官，都全副披挂，弓弩上弦，刀剑出鞘，带领精兵，自来江边观看。见前面一百只船，先傍岸拢来。船上望着两个为头的，前后簇拥着的，都披着金锁子号衣，一个个都是那彪形大汉。吕枢密下马，坐在银交椅上，十二个统制官两行把住江岸。穆弘、李俊见吕枢密在江岸上坐地，起身声喏。左右虞候喝令住船，一百只船一字儿抛定了锚。背后那二百只船，乘着顺风，都到了。分开在两下拢来，一百只在左，一百只在右，做三下均匀摆定了。客帐司下船来问道："船从那里来？"穆弘答道："小人姓陈名益，兄弟陈泰，父亲陈观，特遣某等弟兄，献纳白米五万石，船三百只，精兵五千，来谢枢密恩相保奏之恩。"客帐司道："前日枢密相公使叶虞候去来，见在何处？"穆弘道："虞候和吴成各染伤寒时疫，见在庄上养病，不能前来。今将关防文书，在此呈上。"客帐司接了文书，上江岸来禀复吕枢密道："扬州定浦村陈府尹男陈益、陈泰，纳粮献兵，呈上原赍去关防文书在此。"吕枢密看，果是原领公文，传钧旨，都唤二人上岸。客帐司唤陈益、陈泰上来参见。

穆弘、李俊上得岸来，随后二十个偏将，都跟上去。排军喝道："卿相在此，闲杂人不得近前！"二十个偏将都立住了。穆弘、李俊躬身叉手，远远待立。客帐司半晌方才引二人过去参拜了，跪在面前。吕枢密道："你父亲陈观，如何不自来？"穆弘禀道："父亲听知是梁山泊宋江等领兵到来，诚恐贼人下乡搅扰，在家支吾，未敢擅离。"吕枢密道："你两个那个是兄？"穆弘道："陈益是兄。"吕枢密道："你弟兄两个，曾习武艺么？"穆弘道："托赖恩相福荫，颇曾训练。"吕枢密道："你将来白粮，怎地装载？"穆弘道："大船装粮三百石，小船装粮一百石。"吕枢密道："你两个来到，恐有他意！"穆弘道："小人父子，一片孝顺之心，怎敢怀半点外意？"吕枢密道："虽然是你好心，

吾观你船上军汉，模样非常，不由人不疑。你两个只在这里，吾差四个统制官，引一百军人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决不轻恕。”穆弘道：“小人此来，指望恩相重用，何必见疑！”

吕师囊正欲点四个统制下船搜看，只见探马报道：“有圣旨到南门外了，请枢相便上马迎接。”吕枢密急上了马，便分付道：“且与我把住江岸，这两个陈益、陈泰随将我来。”穆弘把眼看李俊一觉。等吕枢密先行去了，穆弘、李俊随后招呼二十个偏将，便入城门。守门将校喝道：“枢密相公只叫这两个为头的入来，其余人伴，休放进去！”穆弘、李俊过去了，二十个偏将都被当住在城边。

且说吕枢密到南门外，接着天使，便问道：“缘何来得如此要急？”那天使是方腊面前引进使冯喜，悄悄地对吕师囊道：“近日司天太监浦文英奏道：‘夜观天象，有无数罡星入吴地分野，中间杂有一半无光，就里为祸不小。’天子特降圣旨，教枢密紧守江岸。但有北边来的人，须要仔细盘诘，磨问实情；如是形影奇异者，随即诛杀，勿得停留。”吕枢密听了大惊：“却才这一班人，我十分疑忌，如今却得这话。且请到城中开读。”冯喜同吕枢密都到行省，开读圣旨已了，只见飞马又报：“苏州又有使命，赍擎御弟三大王令旨到来。言说‘你前日扬州陈将士投降一节，未可准信，诚恐有诈。近奉圣旨，近来司天监内，照见罡星入于吴地分野，可以牢守江岸。我早晚自差人到来监督。’”吕枢密道：“大王亦为此事挂心，下官已奉圣旨。”随即令人牢守江面，来的船上人，一个也休放上岸。一面设宴管待两个使命。有诗为证：

奸党三陈已被伤，假乘服色进军粮。
因观形貌生猜忌，揭地掀天起战场。

却说那三百只船上人，见半日没些动静。左边一百只船上张横、张顺，带八个偏将，提军器上岸；右边一百只船上十员正将，都拿了枪刀，钻上岸来；守江面南军，拦当不住。黑旋风李逵和解珍、解宝，便抢入城；守门官军急出拦截，李逵轮起双斧，一砍一剁，早杀翻两个把门军官。城边发起喊来，解珍、解宝各挺钢叉入城，都一时发作，那里关得城门迭？李逵横身在门底下，寻人砍杀，先在城边二十个偏将，各夺了军器，就杀起来。吕枢密急使人传令来，教牢守江面时，城门边已自杀入城了。十二个统制官听得城边发喊，各提动军马时，史进、柴进早招起三百只船内军兵，脱了南军的号衣，为首先上岸，船舱里埋伏军兵，一齐都杀上岸来。为首统制官沈刚、潘文得两路军马来保城门时，沈刚被史进一刀剁下马去，潘文得被张横刺斜里一枪搠倒。众

军混杀，那十个统制官都望城门里退入去，保守家眷。穆弘、李俊在城中听得消息，就酒店里夺得火种，便放起火来。吕枢密急上马时，早得三个统制官到来救应。城里降天也似火起。瓜洲望见，先发一彪军马过来接应。城里四门，混战良久，城上早竖起宋先锋旗号。四面八方，混杀人马，难以尽说，下来便见。

且说江北岸，早有一百五十只战船傍岸，一齐牵上战马，为首十员战将登岸，却是全副披挂。那十员大将？关胜、呼延灼、花荣、秦明、郝思文、宣赞、单廷圭、韩滔、彭玘、魏定国。正偏战将一十员，部领二千军马，冲杀入城。此时吕枢密方才大败，引着中伤人马，径奔丹徒县去了。大军夺得润州，且教救灭了火，分拨把住四门，却来江边，迎接宋先锋船。正见江面上游龙飞鲸船只，乘着顺风，都到南岸。大小将佐迎接宋先锋入城，预先出榜，安抚百姓，点本部将佐，都到中军请功。史进献沈刚首级，张横献潘文得首级，刘唐献沈泽首级，孔明、孔亮生擒卓万里，项充、李衮生擒和潼，郝思文箭射死徐统。得了润州，杀了四个统制官，生擒两个统制官，杀死牙将官兵，不计其数。

宋江点本部将佐，折了三个偏将，都是乱军中被箭射死，马踏身亡。那三个？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一个是没面目焦挺，一个是九尾龟陶宗旺。宋江见折了三将，心中烦恼，怏怏不乐。吴用劝道："生死人之分定。虽折了三个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个险隘州郡，何故烦恼，有伤玉体？要与国家干功，且请理论大事。"宋江道："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载，上应星曜。当初梁山泊发愿，五台山设誓，但愿同生同死。回京之后，谁想道先去了公孙胜，御前留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又用了萧让，王都尉又要了乐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我三个弟兄。想起宋万这人，虽然不曾立得奇功，当初梁山泊开创之时，多亏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宋江传令，叫军士就宋万死处，搭起祭仪，列了银钱，排下乌猪白羊，宋江亲自祭祀奠酒。就押生擒到伪统制卓万里、和潼，就那里斩首沥血，享祭三位英魂。宋江回府治里，支给功赏，一面写了申状，使人报捷，亲请张招讨，不在话下。沿街杀的死尸，尽教收拾出城烧化。收拾三个偏将尸骸，葬于润州东门外。

且说吕枢密折了大半人马，引着六个统制官，退守丹徒县，那里敢再进兵。申将告急文书，去苏州报与三大王方貌求救。闻有探马报来，苏州差元帅邢政领军到来了。吕枢密接见邢元帅，问慰了，来到县治，备说陈将士诈降缘由，以致透漏宋江军马渡江。"今得元帅到此，可同恢复润州。"邢政道：

“三大王为知罡星犯吴地，特差下官领军到来，巡守江面。不想枢密失利，下官与你报仇，枢密当以助战。”次日，邢政引军来恢夺润州。

　　却说宋江在润州衙内，与吴用商议，差童威、童猛引百余人去焦山寻取石秀、阮小七。一面调兵出城，来取丹徒县。点五千军马，为首差十员正将。那十人？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花荣、徐宁、朱仝、索超、杨志。当下十员正将，部领精兵五千，离了润州，望丹徒县来。关胜等正行之次，路上正迎着邢政军马。两军相对，各把弓箭射住阵脚，排成阵势。花腔鞭鼓擂，杂彩绣旗摇。南军阵上，邢政挺枪出马，六个统制官分在两下。宋军阵中，关胜见了，纵马舞青龙偃月刀，来战邢政。两员将荡起一天杀气。两匹马骤遍地征尘。斗到十四五合，一将翻身落马。正是：只云会使英雄勇，怎敌将军一智谋。全凭捉将拿人手，来夺江南第一州。毕竟二将厮杀输了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三员将佐：

　　　　宋　万　　　焦　挺　　　陶宗旺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诗曰：

罡星杀曜奔江东，举足妖氛一扫空。

鞭指毗陵如拉朽，旗飘宁国似摧蓬。

一心直欲尊中国，众力那堪揖下风。

今日功名青史上，万年千载播英雄。

话说元帅邢政和关胜交马，战不到十四五合，被关胜手起一刀，砍于马下。可怜南国英雄，化作南柯一梦。呼延灼见砍了邢政，大驱人马，卷杀将去。六个统制官望南而走。吕枢密见本部军兵大败亏输，弃了丹徒县，领了伤残军马，望常州县而走。宋兵十员大将，夺了县治，报捷与宋先锋知道，部领大队军兵，前进丹徒县驻扎。赏劳三军，飞报张招讨移兵镇守润州。次日，中军从、耿二参谋，赍送赏赐到丹徒县。宋江祗受，给赐众将。

宋江请卢俊义计议调兵征进。宋江道："目今宣、湖二州，亦是贼寇方腊占据，我今与你分兵拨将，作两路征剿，写下两个阄子，对天拈取，若拈得所征地方，便引兵去。"当下宋江阄得常、苏二处，卢俊义阄得宣、湖二处。宋江便叫铁面孔目裴宣把众将均分。除杨志患病不能征进，寄留丹徒外，其余将校拨开两路。宋先锋分领将佐攻打常、苏二处，正偏将共计四十二人，正将一十三员，偏将二十九员：

正将先锋使呼保义宋江　　军师智多星吴用

扑天雕李应　　大刀关胜　　小李广花荣

霹雳火秦明　　金枪手徐宁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九纹龙史进

黑旋风李逵　　神行太保戴宗

偏将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井木犴郝思文

丑郡马宣赞　　百胜将韩滔　　天目将彭玘
混世魔王樊瑞　　铁笛仙马麟　　锦毛虎燕顺
八臂那吒项充　　飞天大圣李衮　　丧门神鲍旭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锦豹子杨林
金眼彪施恩　　鬼脸儿杜兴　　毛头星孔明
独火星孔亮　　轰天雷凌振　　铁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庆　　金毛犬段景住　　通臂猿侯健
神算子蒋敬　　神医安道全　　险道神郁保四
铁扇子宋清　　铁面孔目裴宣

大小正偏将佐四十二员，随行精兵三万人马，宋先锋总领。副先锋卢俊义亦分将佐攻打宣、湖二处，正偏将佐共四十七员，正将一十四员，偏将三十三员，朱武偏将之首，受军师之职。

正将副先锋玉麒麟卢俊义　　军师神机朱武
小旋风柴进　　豹子头林冲　　双枪将董平
双鞭呼延灼　　急先锋索超　　没遮拦穆弘
病关索杨雄　　插翅虎雷横　　两头蛇解珍
双尾蝎解宝　　没羽箭张清　　赤发鬼刘唐
浪子燕青

偏将圣水将单廷圭　　神火将魏定国　　小温侯吕方
赛仁贵郭盛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狻猊邓飞
打虎将李忠　　小霸王周通　　跳涧虎陈达
白花蛇杨春　　病大虫薛永　　摸着天杜迁
小遮拦穆春　　山林龙邹渊　　独角龙邹润
催命判官李立　　青眼虎李云　　石将军石勇
旱地忽律朱贵　　笑面虎朱富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菜园子张青　　母夜叉孙二娘
白面郎君郑天寿　　金钱豹子汤隆　　操刀鬼曹正
白日鼠白胜　　花项虎龚旺　　中箭虎丁得孙
霍闪婆王定六　　鼓上蚤时迁

大小正偏将佐四十七员，随征精兵三万人马，卢俊义管领。

看官牢记话头，卢先锋攻打宣、湖二州，共是四十七人；宋公明攻打常、苏二处，共是四十二人。计有水军头领，自是一伙。为因童威、童猛差去焦

山，寻见了石秀、阮小七，回报道：“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前到焦山寺内，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汉，留在寺中宿食。后知张顺干了功劳，打听得焦山下船，取茆港，好去征伐江阴、太仓沿海，使人申将文书来，索请水军头领，并要战具船只。”宋江即差李俊等八员，拨与水军五千，跟随石秀、阮小七等，共取水路，计正偏将一十员。那十员？正将七员，偏将三员：

拚命三郎石秀　　混江龙李俊　　船火儿张横
浪里白跳张顺　　立地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阎罗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玉幡竿孟康

大小正偏将佐一十员，水军精兵五千，战船一百只。

看官听说，宋江自丹徒分兵，共是九十九人，已自不满百数。大战船都拨与水军头领攻打江阴、太仓，小战船却俱入丹徒，都在里港，随军攻打常州。

话说吕师囊引着六个统制官，退保常州毗陵郡。这常州原有守城统制官钱振鹏，手下两员副将：一个是晋陵县上濠人氏，姓金名节；一个是钱振鹏心腹之人许定。钱振鹏原是清溪县都头出身，协助方腊，累得城池，升做常州制置使。听得吕枢密失利，折了润州，一路退回常州，随即引金节、许定，开门迎接，请入州治，管待已了，商议退战之策。钱振鹏道：“枢相放心。钱某不才，上托天子洪福，下赖枢相虎威，愿施犬马之劳，直杀的宋江那厮们大败过江，恢复润州，复为吾地，使宋江正眼儿不敢再觑江南，振鹏之愿也！”吕枢密抚慰道：“若得制置如此用心，何虑大国不安矣？杀退敌军之后，克复得润州以为家邦，吕某当极力保奏，高迁重爵。”当日筵宴，不在话下。

且说宋先锋领起分定人马，攻打常、苏二州，拨马军长驱大进，望毗陵郡来。为头正将一员关胜，部领十员将佐。那十人？秦明、徐宁、黄信、孙立、郝思文、宣赞、韩滔、彭玘、马麟、燕顺。正偏将佐共计十一员，引马军三千，直取常州城下，摇旗擂鼓搦战。吕枢密看了道：“谁敢去退敌军？”钱振鹏备了战马道：“钱某当以效力向前。”吕枢密随即拨六个统制官相助。六个是谁？应明、张近仁、赵毅、沈抃、高可立、范畴。七员将带领五千人马，开了城门，放下吊桥。钱振鹏使口泼风刀，骑一匹卷毛赤兔马，当先出城。

关胜见了，把军马暂退一步，让钱振鹏列成阵势排开，六个统制官分在两下。对阵关胜当先立马横刀，厉声高叫：“反贼听着！汝等助一匹夫谋反，

损害生灵，天神共怒！今日天兵临境，尚不知死，敢来与吾拒敌！我等不把你这贼徒诛尽杀绝，誓不回兵！”钱振鹏听了大怒，骂道：“量你等一伙，是梁山泊草寇，不知天时，却不思图王霸业，倒去降无道昏君，要来和俺大国相并。我今直杀的你片甲不回才罢！”关胜大怒，舞起青龙偃月刀，直冲将来。钱振鹏使动泼风刀，迎杀将去。两员将厮杀，正是敌手，堪描堪画。但见：

寒光闪灼，杀气弥漫。两匹马腾踏咆哮，二员将遮拦驾隔。泼风刀起，似半空飞下流星；青龙刀轮，如平地奔驰闪电。马蹄撩乱，銮铃响处阵云飞；兵器相交，杀气横时神鬼惧。好似武侯擒孟获，恰如关羽破蚩尤。

这关胜和钱振鹏斗了三十合之上，钱振鹏渐渐力怯，抵当不住。南军门旗下，两个统制官看见钱振鹏力怯，挺两条枪，一齐出马，前去夹攻关胜，上首赵毅，下首范畴。宋军门旗下，恼犯了两员偏将，一个舞动丧门剑，一个使起虎眼鞭，抢出马来，乃是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六员将，三对儿在阵前厮杀。吕枢密急使许定、金节出城助战。两将得令，各持兵器，都上马直到阵前，见赵毅战黄信，范畴战孙立，却也都是对手。斗到间深里，赵毅、范畴渐折便宜。许定、金节各使一口大刀出阵，宋军阵中韩滔、彭玘二将，双出来迎。金节战住韩滔，许定战住彭玘，四将又斗。五队儿在阵前厮杀。

原来金节素有归降大宋之心，故意要本队阵乱，略斗数合，拨回马望本阵先走，韩滔乘势追将去。南军阵上，高可立看见金节被韩滔追赶得紧，急取雕弓，搭上硬箭，满满地指开，飕的一箭，把韩滔面颊上射着，倒撞下马来。这里秦明急把马一拍，轮起狼牙棍前来救时，早被那里张近仁抢出来，咽喉上复一枪，结果了性命。彭玘和韩滔是一正一副的弟兄，见他身死，急要报仇，撇了许定，直奔阵上，去寻高可立。许定赶来，却得秦明占住厮杀。高可立看见彭玘赶来，挺抢便迎。不提防张近仁从肋窝里撞将出来，把彭玘一枪搠下马去。关胜见损了二将，心中忿怒，恨不得杀进常州，使转神威，把钱振鹏一刀，也剁于马下。待要抢他那骑赤兔卷毛马，不提防自己坐下赤兔马一脚前失，倒把关胜掀下马来。南阵上高可立、张近仁两骑马便来抢关胜，却得徐宁引宣赞、郝思文三将齐出，救得关胜回归本阵。吕枢密大驱人马，卷杀出城，关胜众将失利，望北退走。南兵追赶二十余里。

此日关胜折了些人马，引军回见宋江，诉说折了韩滔、彭玘。宋江大哭道：“谁想渡江已来，损折我五个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腊，以致损兵折将？”吴用劝道：“主帅差矣！输赢胜败，兵家常事，人之生死，乃

是分定，不足为怪。此是两个将军禄绝之日，以致如此。请先锋免忧，且理大事。”有诗为证：

胜败兵家不可期，安危端有命为之。
出师未捷身先死，落日江流不尽悲！

且说帐前转过李逵，便说道：“着几个认得杀俺兄弟的人，引我去杀那厮贼徒，替我两个哥哥报仇！”宋江传令，教来日打起一面白旗，“我亲自引众将直至城边，与贼交锋，决个胜负。”次日，宋公明领起大队人马，水陆并进，船骑相迎，拔寨都起。黑旋风李逵，引着鲍旭、项充、李衮，带领五百悍勇步军，先来出哨，直到常州城下。吕枢密见折了钱振鹏，心下甚忧，连发了三道飞报文书，去苏州三大王方貌处求救，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又听得报道：“城下有五百步军打城，认旗上写道，为头的是黑旋风李逵。”吕枢密道：“这厮是梁山泊第一个凶徒，惯杀人的好汉，谁敢与我先去拿他？”帐前转过两个得胜获功的统制官高可立、张近仁。吕枢密道：“你两个若拿得这个贼人，我当一力保奏，加官重赏。”张、高二统制各绰了枪上马，带领一千马步兵，出城迎敌。黑旋风李逵见了，便把五百步军一字儿摆开，手搦两把板斧，立在阵前。丧门神鲍旭仗着一口大阔板刀，随于侧首。项充、李衮两个，各人手挽着蛮牌，右手拿着铁标。四个人各披前后掩心铁甲，列于阵前。高、张二统制正是得胜狸猫强似虎，及时鸦鹊便欺雕，统着一千军马，靠城排开。

宋军内有几个探子，却认得高可立、张近仁两个，是杀韩滔、彭玘的，便指与黑旋风道：“这两个领军的，便是杀俺韩、彭二将军的。”李逵那里听了这说，也不打话，拿起两把板斧，直抢过对阵去。鲍旭见李逵杀过对阵，急呼项充、李衮舞起蛮牌，便去策应。四个齐心滚将过对阵。高可立、张近仁吃了一惊，措手不及，急待回马，那两个蛮牌早滚到马颔下。高可立、张近仁在马上把枪望下搠时，项充、李衮把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高可立马脚，高可立攧下马来，项充叫道“留下活的”时，李逵是个好杀人的汉子，那里忍耐得住，早一斧砍下头来。鲍旭从马上揪下张近仁，一刀也割了头。四个在阵里乱杀南军，黑旋风把高可立头缚在腰里，轮起两把板斧，不问天地，横身在里面砍杀。杀得一千马步军退入城去，也杀了三四百人，直赶到吊桥边。李逵和鲍旭两个，便要杀入城去，项充、李衮死当回来。城上擂木炮石，早打下来。四个回到阵前，五百军兵依原一字摆开，那里敢轻动？本是也要来混战，怕黑旋风不分皂白，见的便砍，因此不敢近前。

两个提着高、张二统制的头，却待接去，宋先锋军马已到。李逵、鲍旭

各献首级。众将认的是高可立、张近仁的头，都吃了一惊道：“如何获得仇人首级？”两个说：“杀了许多人众，本待要捉活的来，一时手痒，忍耐不住，就便杀了。”宋江道：“既有仇人首级，可于白旗下，望空祭祀韩、彭二将。”宋江又哭了一场，放倒白旗，赏了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人，便进兵到常州城下。有诗为证：

苟图富贵虎吞虎，为取功名人杀人。

清世不生邹孟子，就中玄妙许谁论？

且说吕枢密在城中心慌，便与金节、许定并四个统制官商议退宋江之策。诸将见李逵等杀了这一阵，众人都胆颤心寒，不敢出战。问了数声，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默默无言，无人敢应。吕枢密心内纳闷，教人上城看时，宋江军马，三面围住常州，尽在城下擂鼓摇旗，呐喊搦战。吕枢密叫众将且各上城守护。众将退去，吕枢密自在后堂寻思，无计可施，唤集亲随左右心腹人商量，自欲弃城逃走，不在话下。

且说守将金节，回到自己家中，与其妻秦玉兰说道：“如今宋先锋围住城池，三面攻击。我等城中粮食缺少，不经久困。倘或打破城池，我等那时，皆为刀下之鬼。”秦玉兰答道：“你素有忠孝之心，归降之意，更兼原是宋朝旧官，朝廷不曾有甚负汝，不若去邪归正，擒捉吕师囊，献与宋先锋，便有进身之计。”金节道：“他手下见有四个统制官，各有军马。许定这厮，又与我不睦，与吕师囊又是心腹之人。我恐单丝不成线，孤掌岂能鸣，恐事未谐，反惹其祸。”其妻道：“你只密密地寅夜修一封书缄，拴在箭上，射出城去，和宋先锋达知，里应外合取城。你来日出战，诈败佯输，引诱入城，便是你的功劳。”金节道：“贤妻此言极当，依汝行之。”史官诗曰：

金节知天欲受降，玉兰力赞更贤良。

宋家文武皆如此，安得河山社稷亡。

次日，宋江领兵攻城得紧。吕枢密聚众商议，金节答道：“常州城池高广，只宜守，不可敌。众将且坚守，等待苏州救兵来到，方可会合出战。”吕枢密道：“此言极是。”分拨众将：应明、赵毅守把东门；沈抃、范畴守把北门；金节守把西门；许定守把南门。调拨已定，各自领兵坚守。当晚金节写了私书，拴在箭上，待夜深人静，在城上望着西门外探路军人射将下去。那军校拾得箭矢，慌忙报入寨里来。守西寨正将花和尚鲁智深同行者武松两个见了，随即使偏将杜兴赍了，飞报东北门大寨里来。宋江、吴用点着明烛，在帐里议事。杜兴呈上金节的私书。宋江看了大喜，便传令叫三寨中知会。

次日，三寨内头领，三面攻城。吕枢密在敌楼上，正观见宋江阵里轰天雷凌振，扎起炮架，却放了一个风火炮，直飞起去，正打在敌楼角上，骨碌碌一声响，平塌了半边。吕枢密急走，救得性命下城来，催督四门守将，出城退战。擂了三通战鼓，大开城门，放下吊桥，北门沈抃、范畴引军出战。宋军中大刀关胜，坐下钱振鹏的卷毛赤兔马，出于阵前，与范畴交战。两个正待相持，西门金节又引出一彪军来搦战，宋江阵上病尉迟孙立出马。两个交战，斗不到三合，金节诈败，拨转马头便走。孙立当先，燕顺、马麟为次，鲁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兴，一发进兵。金节便退入城，孙立已赶入城门边，占住西门。城中闹起，知道大宋军马已从西门进城了。那里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听得宋军入城，尽出来助战。城上早竖起宋先锋旗号。范畴、沈抃见了城中事变，急要奔入城去，保全老小时，左边冲出王矮虎、一丈青，早把范畴捉了。右边冲出宣赞、郝思文两个，一齐向前，把沈抃一枪刺下马去，众军活捉了。宋江、吴用大驱人马入城，四下里搜捉南兵，尽行诛杀。吕枢密引了许定，自投南门而走，死命夺路，众军追赶不上，自回常州听令，论功升赏。赵毅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捉来献出。应明乱军中杀死，获得首级。宋江来到州治，便出榜安抚，百姓扶老携幼，诣州拜谢。宋江抚慰百姓，复为良民。众将各来请功。

金节赴州治拜见宋江，宋江亲自下阶迎接金节。上厅请坐。金节至阶下参拜，顿首谢了，复为宋朝良臣，此皆其妻赞成之功。有诗为证：

贞静幽闲女丈夫，心存宗社有深图。
名同魏国韩希孟，千古清风振八区。

宋江教把范畴、沈抃、赵毅三个，陷车盛了，写道申状，就叫金节亲自解赴润州张招讨中军帐前。金节领了公文，监押三将，前赴润州交割。比及去时，宋江已自先叫神行太保戴宗，赍飞报文书，保举金节到中军了。张招讨见宋江申复金节如此忠义，后金节到润州，张招讨使人接入城中，见了金节，大喜，赏赐金节金银段匹，鞍马酒礼。有副都督刘光世，就留了金节，升做行军都统，留于军前听用。后来金节跟随刘光世，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多立功劳，直做到亲军指挥使，至中山阵亡。这是金节的结果。有诗为证：

金节归降世罕俦，也知天命有歌讴。
封侯享爵心无愧，忠荩今从史笔收。

当日张招讨、刘都督赏了金节，把三个贼人碎尸万段，枭首示众。随即使人来常州，犒劳宋先锋军马。

且说宋江在常州屯驻军马，使戴宗去宣州、湖州卢先锋处，飞报调兵消息；一面又有探马报来说：“吕枢密逃回在无锡县，又会合苏州救军，正欲前来迎敌。”宋江闻知，便调马军、步军正偏将佐十员头领，拨与军兵一万，望南迎敌。那十员将佐？关胜、秦明、朱仝、李应、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当下关胜等领起前部军兵人马，与同众将，辞了宋先锋，离城去了。

且说戴宗探听宣、湖二州进兵的消息，与同柴进回见宋江，报说：“副先锋卢俊义得了宣州，特使柴大官人到来报捷。”宋江甚喜。柴进到州治，参拜已了，宋江把了接风酒，同入后堂坐下，动问卢先锋破宣州备细缘由。柴进将出申达文书，与宋江看了，备说打宣州一事。“方腊部下镇守宣州经略使家余庆，手下统制官六员，都是歙州、睦州人氏。那六人？李韶、韩明、杜敬臣、鲁安、潘濬、程胜祖。宣州经略家余庆，当日分调六个统制，做三路出城对阵，俺这卢先锋，也分三路军兵迎敌。中间是呼延灼和李韶交战，董平共韩明相持。战到十合，韩明被董平两枪刺死。中路军马大败。左军是林冲和杜敬臣交战，索超与鲁安相持。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死鲁安。右军是张清和潘濬交战，穆弘共程胜祖相持。张清一石子打下潘濬，打虎将李忠赶出去杀了。程胜祖弃马逃回。此日连胜四将，贼兵退入城去，卢先锋急驱众将夺城，赶到门边，不提防贼兵城上飞下一片磨扇来，打死俺一个偏将，城上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那箭矢都有毒药，射中俺两个偏将。比及到寨，俱各身死。卢先锋因见折了三将，连夜攻城。守东门贼将不紧，因此得了宣州。乱军中杀死了李韶。家余庆领了些败残军兵，望湖州去了。程胜祖自阵上，不知去向。磨扇打死了白面郎君郑天寿。两个中药箭的是操刀鬼曹正，霍闪婆王定六。”

宋江听得又折了三个兄弟，大哭一声，默然倒地。只见面皮黄，唇口紫，指甲青，眼无光。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正是：花开又被风吹落，月皎那堪云雾遮。毕竟宋江昏晕倒了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五员将佐：

韩　滔　　彭　玘　　郑天寿　　曹　正　　王定六

患病寄留丹徒县一员将佐：

杨　志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诗曰：

不识存亡妄逞能，吉凶祸福并肩行。
只知武士戡离乱，未许将军见太平。
自课赤心无谄屈，岂知天道不昭明。
韩彭功业人难辨，狡兔身亡猎犬烹。

话说当下众将救起宋江，半晌方才苏醒，对吴用等说道："我们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腊了。自从渡江以来，如此不利，连连损折了我八个弟兄。"吴用劝道："主帅休说此言，以懈军心。当初破大辽之时，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数。今番折了兄弟们，此是各人寿数。眼见得渡江以来，连得了三个大郡，润州、常州、宣州。此乃皆是天子洪福齐天，主将之虎威，如何不利？先锋何故自丧志气？"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虽然天数将尽，我想一百八人，上应列宿，又合天文所载，兄弟们过如手足之亲。今日听了这般凶信，不由我不伤心！"吴用再劝道："主将请休烦恼，勿伤贵体。且请理会调兵接应，攻打无锡县。"宋江道："留下柴大官人与我做伴。别写军帖，使戴院长与我送去，回复卢先锋，着令进兵攻打湖州，早至杭州聚会。"吴用教裴宣写了军帖回复，使戴宗往宣州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吕师囊引着许定，逃回至无锡县，正迎着苏州三大王发来救应军兵，为头是六军指挥使卫忠，带十数个牙将，引兵一万，来救常州，合兵一处，守住无锡县。吕枢密诉说金节献城一事，卫忠道："枢密宽心，小将必然再要恢复常州。"只见探马报道："宋军至近，早作准备。"卫忠便引兵上马，出北门外迎敌，早见宋江军马势大，为头是黑旋风李逵，引着鲍旭、项充、李衮当先，直杀过来。卫忠力怯难加，军马不曾摆成行列，大败而走；急退入无锡县时，四个早随马后入县治。吕枢密便奔南门而走。关胜引着兵马，已夺了

无锡县，四下里放起火来。卫忠、许定亦望南门走了，都回苏州去了。关胜等得了县治，便差人飞报宋先锋。宋江与众头领都到无锡县，便出榜安抚了本处百姓，复为良民，引大队军马，都屯驻在本县，却使人申请张、刘二总兵镇守常州。

且说吕枢密会同卫忠、许定三个，引了败残军马，奔苏州城来告三大王方貌求救，诉说宋军势大，迎敌不住，兵马席卷而来，以致失陷城池。三大王大怒，喝令武士，推转吕枢密斩讫报来。卫忠等告说："宋江部下军将，皆是惯战兵马，多有勇烈好汉了得的人，更兼步卒都是梁山泊小喽啰，多曾惯斗，因此难敌。"方貌道："权且寄下你项上一刀，与你五千军马，首先出哨。我自分拨大将，随后便来策应。"吕师囊拜谢了，全身披挂，手执丈八蛇矛，上马引军，首先出城。

却说三大王方貌聚集手下八员战将，名为八骠骑，一个个都是身长力壮，武艺精熟的人。那八员？

飞龙大将军刘赟　　飞虎大将军张威

飞熊大将军徐方　　飞豹大将军郭世广

飞天大将军邬福　　飞云大将军苟正

飞山大将军甄诚　　飞水大将军昌盛

当下三大王方貌，亲自披挂，手持方天画戟，上马出阵，监督中军人马，前来交战。马前摆列着那八员大将，背后整整齐齐有三十二个副将，引五万南兵人马，出阊阖门来，迎敌宋军。前部吕师囊引着卫忠、许定，已过寒山寺了，望无锡县而来。宋江已使人探知，尽引许多正偏将佐，把军马调出无锡县，前进十里余路。两军相遇，旗鼓相望，各列成阵势。吕师囊忿那口气，跃坐下马，横手中矛，亲自出阵，要与宋江交战。有诗为证：

头带茜红巾，身披锦战袍，

内穿黄金甲，外系彩绒绦。

马振铜铃响，身腾杀气高。

乾坤无敌手，当阵逞英豪。

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回头问道："谁人敢拿此贼？"说犹未了，金枪手徐宁挺起手中金枪，骤坐下马，出到阵前，便和吕枢密交战。二将交锋，左右助喊，约战了二十余合，吕师囊露出破绽来，被徐宁肋下刺着一枪，搠下马去。两军一齐呐喊。黑旋风李逵手挥双斧，丧门神鲍旭挺仗飞刀，项充、李衮各舞枪牌，杀过对阵来，南兵大乱。

宋江驱兵赶杀，正迎着方貌大队人马，两边各把弓箭射住阵脚，各列成阵势。南军阵上，一字摆开八将。方貌在中军听得说杀了吕枢密，心中大怒，便横戟出马来，大骂宋江道：“量你等只是梁山泊一伙打家劫舍的草贼，宋朝合败，封你为先锋，领兵侵入吴地，我今直把你诛尽杀绝，方才罢兵！”宋江在马上指道：“你这厮只是睦州一伙村夫，量你有甚福禄，妄要图王霸业，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天兵到此，尚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方貌喝道：“且休与你论口。我手下有八员猛将在此，你敢拨八个出来厮杀么？”有诗为证：

兵知虚实方为得，将识存亡始是贤。
方貌两端俱不省，冥驱八将向军前。

宋江笑道：“若是我两个并你一个，也不算好汉。你使八个出来，我使八员首将和你比试本事，便见输赢。但是杀下马的，各自抬回本阵，不许暗箭伤人，亦不许抢掳尸首。如若不见输赢，不得混战，明日再约厮杀。”方貌听了，便叫八将出来，各执兵器，骤马向前。宋江道：“诸将相让马军出战。”说言未绝，八将齐出。那八人？关胜、花荣、徐宁、秦明、朱仝、黄信、孙立、郝思文。宋江阵内，门旗开处，左右两边，分出八员首将，齐齐骤马，直临阵上。两军中花腔鼓擂，杂彩旗摇，各家放了一个号炮，两军助着喊声，十六骑马齐出，各自寻着敌手，捉对儿厮杀。那十六员将佐，如何见得寻着敌手，配合交锋？关胜战刘赟，秦明战张威，花荣战徐方，徐宁战邬福，朱仝战苟正，黄信战郭世广，孙立战甄诚，郝思文战昌盛。两阵上主帅立了信约。十六员大将交锋厮杀，真乃是堪描堪画。但见：

征尘迷铁甲，杀气罩银盔。绣旗风摆团花，骏马烟笼金鞊。英雄关胜，舞青龙刀直奔刘赟；猛健徐宁，挺金枪勇冲邬福。节级朱仝逢苟正，铁鞭孙立遇甄诚。秦明使棍战张威，郭世广正当黄信。徐方举槊斗花荣，架隔难收；昌盛横刀敌思文，遮拦不住。

这一十六员猛将，各人都是英雄，用心相敌。斗到三十合之上，数中一将，翻身落马，赢得的是谁？美髯公朱仝，一枪把苟正刺下马来。两阵上各自鸣金收军，七对将军分开。两下各回本阵。

三大王方貌见折了一员大将，寻思不利，引兵退回苏州城内。宋江当日催趱军马，直近寒山寺下寨，升赏朱仝，裴宣写了军状，申复张招讨，不在话下。

且说三大王方貌退兵入城，坚守不出，分调诸将，守把各门，深栽鹿角，

城上列着踏弩硬弓，擂木炮石，窝铺内熔煎金汁，女墙边堆垛灰瓶，准备牢守城池。

次日，宋江见南兵不出，引了花荣、徐宁、黄信、孙立，带领三十余骑马军，前来看城。见苏州城郭，一周遭都是水港环绕，墙垣坚固，想道："急不能勾打得城破。"回到寨中，和吴用计议攻城之策。有人报道："水军头领正将李俊，从江阴来见主将。"宋江教请入帐中。见了李俊，宋江便问沿海消息。李俊答道："自从拨领水军，一同石秀等，杀至江阴、太仓沿海等处，守将严勇、副将李玉，部领水军船只，出战交锋。严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枪搠下水去，李玉已被乱箭射死，因此得了江阴、太仓。即目石秀、张横、张顺去取嘉定，三阮去取常熟，小弟特来报捷。"宋江见说大喜，赏赐了李俊，着令自往常州，去见张、刘二招讨，投下申状。

且说这李俊径投常州来，见了张招讨、刘都督，备说收复了江阴、太仓海岛去处，杀了贼将严勇、李玉。张招讨给与了赏赐，令回宋先锋处听调。李俊回到寒山寺寨中，来见宋先锋。宋江因见苏州城外，水面空阔，必用水军船只厮杀，因此就留下李俊，教整点船只，准备行事。李俊说道："容俊去看水面阔狭，如何用兵，却作道理。"宋江道："是。"李俊去了两日，回来说道："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备舟一只，投宜兴小港，私入太湖里去，出吴江，探听南边消息，然后可以进兵，四面夹攻，方可得破。"宋江道："贤弟此言极当，正合吾意，只是没有副手与你同去。"随即便拨李大官人带同孔明、孔亮、施恩、杜兴四个，去江阴、太仓、昆山、常熟、嘉定等处，协助水军，收复沿海县治，便可替回童威、童猛，来帮助李俊行事。李应领了军帖，辞别宋江，引四员偏将，投江阴去了。不过两日，童威、童猛回来，参见宋先锋。宋江抚慰了，就叫随从李俊，乘驾小船，前去探听南边消息。

且说李俊带了童威、童猛，驾起一叶扁舟，两个水手摇橹，五个人径奔宜兴小港里去，盘旋直入太湖中来。看那太湖时，果然水天空阔，万顷一碧。但见：

> 天连远水，水接遥天。高低水影无尘，上下天光一色。双双野鹭飞来，点破碧琉璃；两两轻鸥惊起，冲开青翡翠。春光淡荡，溶溶波皱鱼鳞；夏雨滂沱，滚滚浪翻银屋。秋蟾皎洁，金蛇游走波澜；冬雪纷飞，玉洞弥漫天地。混沌凿开元气窟，冯夷独占水晶宫。仙子时时飞宝剑，圣僧夜夜伏骊龙。

又有诗为证：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常送钓船归。

当下李俊和童威、童猛并两个水手，驾着一叶小船，径奔太湖，渐近吴江，远远望见一派鱼船，约有四五十只。李俊道：“我等只做买鱼，去那里打听一遭。”五个人一径摇到那打鱼船边，李俊问道：“渔翁，有大鲤鱼么？”渔人道：“你们要大鲤鱼，随我家里去卖与你。”李俊摇着船，跟那几只鱼船去。没多时，渐渐到一个处所。看时，团团一遭，都是驼腰柳树，篱落中有二十余家。那渔人先把船来缆了，随即引李俊、童威、童猛三人上岸，到一个庄院里。一脚入得庄门，那人呕了一声，两边攒出七八条大汉，都拿着挠钩，把李俊三人一齐搭住，径捉入庄里去，不问事情，便把三人都绑在桩木上。

李俊把眼看时，只见草厅上坐着四个好汉。为头那个赤须黄发，穿着领青绸衲袄；第二个瘦长短髯，穿着一领黑绿盘领木绵衫；第三个黑面长须；第四个骨脸阔腮、扇圈胡须。两个都一般穿着领青衲袄子，头上各带黑毡笠儿，身边都倚着军器。为头那个喝问李俊道：“你等这厮们，都是那里人氏？来我这湖泊里做甚么？”李俊应道：“俺是扬州人，来这里做客，特来买鱼。”那第四个骨脸的道：“哥哥休问他，眼见得是细作了。只顾与我取他心肝来吃酒。”李俊听得这话，寻思道：“我在浔阳江上做了许多年私商，梁山泊内又妆了几年的好汉，却不想今日结果性命在这里！罢，罢，罢！”叹了口气，看着童威、童猛道：“今日是我连累了兄弟两个，做鬼也只是一处去！”童威、童猛道：“哥哥休说这话，我们便死也勾了。只是死在这里，埋没了兄长大名。”三面厮觑着，腆起胸脯受死。

那四个好汉却看了他们三个，说了一回，互相厮觑道：“这个为头的人，必不是以下之人。”那为头的好汉又问道：“你三个正是何等样人？可通个姓名，教我们知道。”李俊又应道：“你们要杀便杀，我等姓名，至死也不说与你，枉惹的好汉们耻笑！”那为头的见说了这话，想这三人必是好汉，便跳起来，把刀都割断了绳索，放起这三个人来。四个渔人，都扶他至屋内请坐。为头那个纳头便拜，说道：“我等做了一世强人，不曾见你这般好义气人物，好汉！三位老兄正是何处人氏？愿闻大名姓字。”李俊道：“眼见得你四位大哥，必是个好汉了。便说与你，随你们拿我三个那里去。我三个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将。混江龙李俊的便是，这两个兄弟，一个是出洞蛟童威，一个是翻江蜃童猛。今来受了朝廷招安，新破大辽，班师回京，又奉敕命，来收方腊。你若是方腊手下人员，便解我三人去请赏，休想我们挣扎！”那四个听罢，纳

头便拜，齐齐跪道：“有眼不识泰山，却才甚是冒渎，休怪！休怪！俺四个弟兄，非是方腊手下贼兵，原旧都在绿林丛中讨衣吃饭，今来寻得这个去处，地名唤做榆柳庄，四下里都是深港，非船莫能进。俺四个只着打鱼的做眼，太湖里面寻些衣食。近来一冬，都学得些水势，因此无人敢来侵傍。俺们也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招集天下好汉，并兄长大名，亦闻有个浪里白跳张顺，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道：“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军头领，见在江阴地面，收捕贼人。改日同他来，却和你们相会。愿求你等四位大名。”为头那一个道：“小弟们因在绿林丛中走，都有异名，哥哥勿笑！小弟是赤须龙费保，一个是卷毛虎倪云，一个是太湖蛟卜青，一个是瘦脸熊狄成。”李俊听说了四个姓名，大喜道：“列位从此不必相疑，你岂不闻唐朝国子博士李涉，夜泊被盗，赠之以诗。今录与公辈一看。诗曰：

‘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偶知闻。

相逢不用频猜忌，游宦而今半是君。’

俺哥哥宋公明，见做收方腊正先锋，即目要取苏州，不得次第，特差我三个来探路。今既得遇你四位好汉，可随我去见俺先锋，都保你们做官。待收了方腊，朝廷升用。”费保道：“容复：若是我四个要做官时，方腊手下，也得个统制做了多时，所以不愿为官，只求快活。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帮助时，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说保我做官时，其实不要。”李俊道：“既是恁地，我等只就这里结义为兄弟如何？”四个好汉见说大喜，便叫宰了一口猪，一腔羊，置酒设席，结拜李俊为兄。李俊叫童威、童猛都结义了。

七个人在榆柳庄上商议，说宋公明要取苏州一事。“方貌又不肯出战，城池四面是水，无路可攻，舟船港狭，难以进，只似此怎得城子破？”费保道：“哥哥且宽心住两日。杭州不时间有方腊手下人来苏州公干，可以乘势智取城郭。小弟使几个打鱼的去缉听，若还有人来时，便定计策。”李俊道：“此言极妙！”费保便唤几个渔人，先行去了，自同李俊每日在庄上饮酒。在那里住了两三日，只见打鱼的回来报道：“平望镇上，有十数只递运船只，船尾上都插着黄旗，旗上写着‘承造王府衣甲’，眼见的是杭州解来的。每只船上，只有五七人。”李俊道：“既有这个机会，万望兄弟们助力。”费保道：“只今便往。”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个，其计不谐了。”费保道：“哥哥放心，都在兄弟身上。”随即聚集六七十只打鱼小船。七筹好汉，各坐一只，其余都是渔人，各藏了暗器，尽从小港透入大江，四散接将去。

当夜星月满天，那十只官船都湾在江东龙王庙前。费保船先到，唿起一

声号哨，六七十只鱼船一齐拢来，各自帮住大船。那官船里人急钻出来，早被挠钩搭住，三个五个，做一串儿缚了。及至跳得下水的，都被挠钩搭上船来。尽把小船带住官船，都移入太湖深处。直到榆柳庄时，已是四更天气。闲杂之人，都缚做一串，把大石头坠定，抛在太湖里淹死。捉得两个为头的来问时，原来是守把杭州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库官，特奉令旨，押送新造完铁甲三千副，解赴苏州三大王方貌处交割。李俊问了姓名，要了一应关防文书，也把两个库官杀了。李俊道："须是我亲自去和哥哥商议，方可行此一件事。"费保道："我着人把船渡哥哥，从小港里稍到军前，觉近便。"就叫两个渔人，摇一只快船送出去。李俊分付童威、童猛并费保等："且教把衣甲船只，悄悄藏在庄后港内，休得吃人知觉了。"费保道："无事。"自来打并船只。

却说李俊和两个渔人，驾起一叶快船，径取小港，稍到军前寒山寺上岸。来至寨中，见了宋先锋，备说前事。吴用听了，大喜道："若是如此，苏州唾手可得！便请主将传令，就差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带领冲阵牌手二百人，跟随李俊回太湖庄上，与费保等四位好汉，如此行计。约在第二日进发。"李俊领了军令，带同一行人，直到太湖边来。三个先过湖去，却把船只接取李逵等一干人，都到榆柳庄上。李俊引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个，和费保等相见了。费保看见李逵这般相貌，都皆骇然。邀取二百余人，在庄上置备酒食相待。到第三日，众人商议定了，费保扮做解衣甲正库官，倪云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官的号衣，将带了一应关防文书。众渔人都装做官船上梢公水手，却藏黑旋风等二百余人将校在船舱里。卜青、狄成押着后船，都带了放火的器械。

却欲要行动，只见渔人又来报道："湖面上有一只船，在那里摇来摇去。"李俊道："又来作怪！"急急自去看时，船头上立着两个人，看来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和轰天雷凌振。李俊呶了一声号哨，那只船飞也似奔来庄上，到得岸边，上岸来，都相见了。李俊问："二位何来？甚事见报？"戴宗道："哥哥急使李逵来了，正忘却一件大事，特地差我与凌振赍一百号炮在船里，湖面上寻赶不上，这里又不敢拢来傍岸，教兄弟明早卯时进城，到得里面，便放这一百个火炮为号。"李俊道："最好！"便就船里，搬过炮箢炮架来，都藏埋衣甲船内。费保等闻知是戴宗，又置酒设席管待。凌振带来十个炮手，都埋伏摆在第三只船内。有诗为证：

攻城无计正忧心，忽有渔郎送好音。

杀却库官施妙术，苏州城郭等闲侵。

当夜四更，离庄望苏州来，五更已后，到得城下。守门军士，在城上望见是南国旗号，慌忙报知。管门大将却是飞豹大将军郭世广，亲自上城来，问了小校备细，接取关防文书，吊上城来看了。郭世广使人赍至三大王府里，辨看了来文，又差人来监视，却才教放入城门。郭世广直在水门边坐地，再叫人下船看时，满满地堆着铁甲号衣，因此一只只都放入城去。放过十只船了，便关水门。三大王差来的监视官员，引着五百军在岸上跟定，便着湾住了船。李逵、鲍旭、项充、李衮，从船舱里钻出来。监视官见了四个人，形容粗丑，急待问是甚人时，项充、李衮早舞起团牌，飞出一把刀来，把监视官剁下马去。那五百军欲待上船，被李逵掣起双斧，早跳在岸上，一连砍翻十数个，那五百军人都走了。船里众好汉并牌手二百余人，一齐上岸，便放起火来。凌振就岸边撒开炮架，搬出号炮，连放了十数个。那炮震得城楼也动，四下里打将入去。

三大王方貌正在府中计议，听的火炮接连响，惊的魂不附体。各门守将听得城中炮响不绝，各引兵奔城中来。各门飞报："南军都被冷箭射死，宋军已上城了。"苏州城内鼎沸起来，正不知多少宋军入城。黑旋风李逵和鲍旭引着两个牌手，在城里横冲直撞，追杀南兵。李俊、戴宗引着费保四人，护持凌振，只顾放炮。宋江已调三路军将取城。宋兵人马杀入城来，南军漫散，各自逃生。

且说三大王方貌急急披挂上马，引了五七百铁甲军，夺路待要杀出南门，不想正撞见黑旋风李逵这一伙，杀得铁甲军东西乱窜，四散奔走。小巷里又撞出鲁智深，轮起铁禅杖打将来。方貌抵当不住，独自跃马，再回府来。乌鹊桥下转出武松，赶上一刀，掠断了马脚，方貌倒撷将下来，被武松再复一刀砍了，提首级径来中军，参见先锋请功。此时宋江已进城中王府坐下，令诸将各自去城里搜杀南军，尽皆捉获。单只走了刘贇一个，领了些败残军兵，投秀州去了。有诗为证：

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号讵能安？
武松立马诛方貌，留与奸臣做样看。

宋江到王府坐下，便传下号令，休教杀害良民百姓。一面教救灭了四下里火，便出安民文榜，晓谕军民。次后聚集诸将，到府请功。已知武松杀了方貌，朱仝生擒徐方，史进生擒了甄诚，孙立鞭打死张威，李俊枪刺死昌盛，樊瑞杀死邬福。宣赞和郭世广鏖战，你我相伤，都死于饮马桥下。其余都擒

得牙将，解来请功。宋江见折了丑郡马宣赞，伤悼不已，便使人安排花棺彩椁，迎去虎丘山下殡葬。把方貌首级并徐方、甄诚，解赴常州张招讨军前施行。张招讨就将徐方、甄诚碎剐于市，方貌首级，解赴京师；回将许多赏赐，来苏州给散众将。张招讨移文申状，请刘光世镇守苏州，却令宋先锋沿便进兵，收捕贼寇。只见探马报道：“刘都督、耿参谋来守苏州。”当日众将都跟着宋先锋迎接刘光世等官入城。王府安下，参贺已了。宋江众将自来州治议事，使人去探沿海水军头领消息如何。却早报说，沿海诸处县治，听得苏州已破，群贼各自逃散，海僻县道，尽皆平静了。宋江大喜，申达文书到中军报捷，请张招讨晓谕旧官复职，另拨中军统制前去各处守御安民，退回水军头领正偏将佐，来苏州调用。

数日之间，统制等官各自分投去了。水军头领都回苏州，诉说三阮打常熟，折了施恩；又去攻取昆山，折了孔亮；石秀、李应等尽皆回了；施恩、孔亮不识水性，一时落水，俱被淹死。宋江见又折了二将，心中大忧，嗟叹不已。

费保等四人，来辞宋先锋，要回去。宋江坚意相留，不肯，重赏了四人，再令李俊送费保等回榆柳庄去。李俊当时又和童威、童猛送费保四人到榆柳庄上，费保等又治酒设席相款。饮酒中间，费保起身与李俊把盏，说出几句言语来。有分教：李俊名闻海外，声播寰中。去作化外国王，不犯中原之境。正是：了身达命蟾离壳，立业成名鱼化龙。毕竟费保与李俊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三员将佐：

宣　赞　　施　恩　　孔　亮

第 九十四 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诗曰：

家本浔阳江上住，翻腾波浪几春秋。
江南地面收功绩，水浒天罡占一筹。
宁海郡中遥吊孝，太湖江上返渔舟。
涌金门外归神处，今日香烟不断头。

话说当下费保对李俊说道："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将？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即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李俊听罢，倒地便拜，说道："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腊未曾剿得，宋公明恩义难抛，行此一步未得。今日便随贤弟去了，全不见平生相聚的义气。若是众位肯姑待李俊，容待收伏方腊之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那四个道："我等准备下船只，专望哥哥到来，切不可负约！"李俊、费保结义饮酒，都约定了，誓不负盟。

次日，李俊辞别了费保四人，自和童威、童猛回来参见宋先锋，俱说费保等四人不愿为官，只愿打鱼快活。宋江又嗟叹了一回，传令整点水陆军兵起程。吴江县已无贼寇，直取平望镇，长驱人马进发，前望秀州而来。本州守将段恺闻知苏州三大王方貌已死，只思量收拾走路。使人探知大军离城不远，遥望水陆路上，旌旗蔽日，船马相连，吓得魂消胆丧。前队大将关胜、秦

明已到城下，便分调水军船只，围住西门。段恺在城上叫道：“不须攻击，准备纳降。”随即开放城门，段恺香花灯烛，牵羊担酒，迎接宋先锋入城，直到州治歇下。段恺为首参见了。宋江抚慰段恺，复为良臣。便出榜安民。段恺称说：“恺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腊残害，不得已投顺部下。今得天兵到此，安敢不降？”若段恺者，可谓知宋朝天命之有在矣。有诗为证：

堂堂兵阵六师张，段恺开城便纳降。

从此清溪如破竹，梁山功业更无双。

宋江备问：“杭州宁海军城池，是甚人守据？有多少人马良将？”段恺禀道：“杭州城郭阔远，人烟稠密，东北旱路，南面大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万余军马，二十四员战将，四个元帅，共是二十八员。为首两个最了得：一个是歙州僧人，名号宝光如来，俗姓邓，法名元觉，使一条禅杖，乃是浑铁打就的，可重五十余斤，人皆称为国师；又一个，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宝，惯使一个流星锤，百发百中，又能常使一口宝刀，名为劈风刀，可以裁铜截铁，遮莫三层铠甲，如劈风一般过去。外有二十六员，都是遴选之将，亦皆悍勇。主公切不可轻敌。”宋江听罢，赏了段恺，便教去张招讨军前说知备细。后来段恺就跟了张招讨行军，守把苏州，却委副都督刘光世来秀州守御，宋先锋却移兵在槜李亭下寨。

当与诸将筵宴赏军，商议调兵攻取杭州之策。只见小旋风柴进起身道：“柴某自蒙兄长高唐州救命已来，一向累蒙仁兄顾爱，坐享荣华，奈缘命薄功微，不曾报得恩义。今愿深入方腊贼巢，去做细作。成得一阵功勋，报效朝廷，也与兄长有光。未知尊意肯容否？”宋江大喜道：“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贼巢，知得里面溪山曲折，可以进兵，生擒贼首方腊，解上京师，方表微功，同享富贵。只恐贤弟路程劳苦，去不得。”柴进道：“情愿舍死一往，有何不可。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此人晓得诸路乡谈，更兼见机而作。”宋江道：“贤弟之言，无不依允。只是燕青拨在卢先锋部下，便可行文取来。”正商议未了，闻人报道：“卢先锋特使燕青到来报捷。”宋江见报大喜，说道：“贤弟此行，必成大功矣！恰限燕青到来，也是吉兆。”柴进也喜。

燕青到寨中，上帐拜罢宋江，吃了酒食。问道：“贤弟水路来，旱路来？”燕青答道：“乘船到此。”宋江又问道：“戴宗回时说道，进兵攻取湖州之事如何？”燕青禀道：“自离宣州，卢先锋分兵两处：先锋自引一半军马攻打湖州，杀死伪留守弓温并手下副将五员，收伏了湖州，杀散了贼兵，安抚了百姓，一面行文申复张招讨，拨统制守御，特令燕青来报捷。主将所分这一半人马，叫

林冲引领，前去收取独松关，都到杭州聚会。小弟来时，听得说独松关路上，每日厮杀，取不得关。先锋又同朱武去了，嘱付委呼延将军统领军兵，守住湖州。待中军招讨调拨得统制到来，护境安民，才一面进兵攻取德清县，到杭州会合。”宋江又问道：“湖州守御取德清，并调去独松关厮杀，两处分的人将，你且说与我姓名，共是几人去？并几人跟呼延灼来？”燕青道：“有单在此：

‘分去独松关厮杀取关，见有正偏将佐二十三员：

先锋卢俊义　朱　武　林　冲　董　平　张　清　解　珍

解　宝　吕　方　郭　盛　欧　鹏　邓　飞　李　忠

周　通　邹　渊　邹　润　孙　新　顾大嫂　李　立

白　胜　汤　隆　朱　贵　朱　富　时　迁

见在湖州守御，即目进兵德清县，见有正偏将佐，一十九员：

呼延灼　索　超　穆　弘　雷　横　杨　雄　刘　唐

单廷圭　魏定国　陈　达　杨　春　薛　永　杜　迁

穆　春　李　云　石　勇　龚　旺　丁得孙　张　青

孙二娘’

这两处将佐通计四十二员。小弟来时，那时商议定了，目下进兵。”宋江道：“既然如此，两路进兵攻取最好。却才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腊贼巢里面去做细作，你敢去么？”燕青道：“主帅差遣，安敢不从？小弟愿往，陪侍柴大官人只顾投那里去。”柴进甚喜，便道：“我扮做个白衣秀才，你扮做个仆者。一主一仆，背着琴剑书箱上路去，无人疑忌。直去海边寻船，使过越州，却取小路去诸暨县。就那里穿过山路，取睦州不远了。”宋江道：“越州一境，还是我中原，不属方腊。我押公文，教那里官司放行。”择日，柴进、燕青辞了宋先锋，收拾琴剑书箱，自投海边，寻船过去做细作，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柴进为人志颇奇，伪为儒士入清溪。

展开说地谈天口，谁识其中是祸梯。

且说军师吴用再与宋江道：“杭州南半边有钱塘大江，通达海岛。若得几个人驾小船从边去，进赭山门，到南门外江边，放起号炮，竖立号旗，城中必慌。你水军中头领，谁人去走一遭？”说犹未了，张横、三阮道：“我们都去。”宋江道：“杭州西路又靠着湖泊，亦要水军用度，你等不可都去。”吴用道：“只可叫张横同阮小七驾船，将引侯健、段景住去。”当时拨了四个人，引着三十余个水手，将带了十数个火炮号旗，自来海边寻船，望钱塘江里进发。

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

再说宋江分调兵将已了，回到秀州，计议进兵，攻取杭州。忽听得东京有使命赍捧御酒赏赐到州。宋江引大小将校，迎接入城，谢恩已罢，作御酒公宴，管待天使。饮酒中间，天使又将出太医院奏准，为上皇乍感小疾，索取神医安道全回京，驾前委用。降下圣旨，就令来取。宋江不敢阻当。次日，管待天使已了，就行起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十里长亭饯行，安道全自同天使回京。有诗赞曰：

安子青囊艺最精，山东行散有声名。
人夸脉得仓公妙，自负丹如蓟子成。
刮骨立看金镞出，解肌时有刃痕平。
梁山结义坚如石，此别难忘手足情。

再说宋江把颁降到赏赐，分俵众将，择日祭旗起军，辞别刘光世、耿参谋，上马进兵，水陆并行，船骑同发。路至崇德县，守将闻知，奔走回杭州去了。

且说方腊大太子方天定，聚集诸将，在行宫议事。今时龙翔宫基址，乃是旧日行宫。当日诸将商议迎敌宋兵之策，共是二十八员。四个元帅。那四员？

宝光如来国师邓元觉　南离大将军元帅石宝
镇国大将军厉天闰　　护国大将军司行方

这四个皆称元帅，封赠大将军名号，是方腊加封。又有二十四人，皆封将军。那二十四员？

厉天祐	吴　值	赵　毅	黄　爱	晁　中	汤逢士
王　绩	薛斗南	冷　恭	张　俭	元　兴	姚　义
温克让	茅　迪	王　仁	崔　彧	廉　明	徐　白
张道原	凤　仪	张　韬	苏　泾	米　泉	贝应夔

这二十四个，皆封为将军。共是二十八员大将，都在方天定行宫，聚集计议。方天定令旨说道：“即目宋江为先锋，水陆并进，过江南来，平折了与他三个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国之屏障，若有亏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监浦文英，奏是罡星侵入吴地，就里为祸不小。正是这伙人了。今来犯吾境界，汝等诸官各受重爵，务必赤心报国，休得怠慢，以负朝廷任用。”众将启奏方天

定道："主上宽心！放着许多精兵猛将，未曾与宋江对敌。目今虽是折陷了数处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闻宋江、卢俊义分兵三路，来取杭州，殿下与国师谨守宁海军城郭，作万年基业。臣等众将，各各分调迎敌。"太子方天定大喜，传下令旨，也分三路军马前去策应，只留国师邓元觉同保城池。分去那三员元帅？乃是：

护国元帅司行方，引四员首将，救应德清州：

薛斗南　黄　爱　徐　白　米　泉

镇国元帅厉天闰，引四员首将，救应独松关：

厉天祐　张　俭　张　韬　姚　义

南离元帅石宝，引八员首将，总军出郭迎敌大队人马：

温克让　赵　毅　冷　恭　王　仁

张道原　吴　值　廉　明　凤　仪

三员大将，分调三路，各引军三万。分拨人马已定，各赐金帛，催促起身。元帅司行方引了一枝军马，救应德清州，望奉口镇进发；元帅厉天闰引了一枝军马，救应独松关，望余杭州进发。

且不说两路策应军马去了。却说这宋先锋大队军兵，迤逦前进，来至临平山，望见山顶一面红旗，在那里磨动。宋江当下差正将二员：花荣、秦明，先来哨路，随即催趱战船车过长安坝来。花荣、秦明两个，带领了一千军马，转过山嘴，早迎着南兵。石宝军马手下两员首将，当先望见花荣、秦明，一齐出马。一个是王仁，一个是凤仪，各挺一条长枪，便奔将来。宋军中花荣、秦明，便把军马摆开出战。有诗为证：

团花袍染猩猩血，凤翅盔明艳艳金。
手挽雕弓骑骏马，堂堂威武似凶神。

秦明手舞狼牙大棍，直取凤仪；花荣挺枪，来战王仁。四马相交，斗过十合，不分胜败。秦明、花荣观见南军后有接应，都喝一声："少歇！"各回马还阵。花荣道："且休恋战，快去报哥哥来，别作商议。"后军随即飞报去中军。宋江引朱仝、徐宁、黄信、孙立四将，直到阵前。南军王仁、凤仪再出马交锋，大骂："败将敢再出来交战！"秦明大怒，舞起狼牙棍，纵马而出，和凤仪再战。王仁却搦花荣出战。只见徐宁一骑马，便挺枪杀去。花荣与徐宁是一副一正：金枪手，银枪手。花荣随即也纵马便出，在徐宁背后，拈弓取箭在手，不等徐宁、王仁交手，觑得较亲，只一箭，把王仁射下马去。南军尽皆失色。凤仪见王仁被箭射下马来，吃了一惊，措手不及，被秦明当头

一棍打着，撷下马去，南军漫散奔走。宋军冲杀过去，石宝抵当不住，退回皋亭山来，直近东新桥下寨。当日天晚，策立不定，南兵且退入城去。

次日，宋先锋军马已过了皋亭山，直抵东新桥下寨，传令教分调本部军兵，作三路夹攻杭州。那三路军兵将佐？

一路分拨步军头领正偏将，从汤镇路去取东门，是：

朱　仝　　史　进　　鲁智深　　武　松　　王　英　　扈三娘

一路分拨水军头领正偏将，从北新桥取古塘，截西路，打靠湖城门：

李　俊　　张　顺　　阮小二　　阮小五　　孟　康

中路马步水三军，分作三队进发，取北关门、艮山门。前队正偏将是：

关　胜　　花　荣　　秦　明　　徐　宁　　郝思文　　凌　振

第二队总兵主将宋先锋，军师吴用，部领人马。正偏将是：

戴　宗　　李　逵　　石　秀　　黄　信　　孙　立　　樊　瑞
鲍　旭　　项　充　　李　衮　　马　麟　　裴　宣　　蒋　敬
燕　顺　　宋　清　　蔡　福　　蔡　庆　　郁保四

第三队水路陆路助战策应。正偏将是：

李　应　　孔　明　　杜　兴　　杨　林　　童　威　　童　猛

当日宋江分拨大小三军已定，各自进发。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且说中路大队军兵，前队关胜，直哨到东新桥，不见一个南军。关胜心疑，退回桥外，使人回复宋先锋。宋江听了，使戴宗传令，分付道："且未可轻进。每日轮两个头领出哨。"头一日，是花荣、秦明，第二日徐宁、郝思文，一连哨了数日，又不见出战。此日又该徐宁、郝思文，两个带了数十骑马，直哨到北关门来，见城门大开着，两个来到吊桥边看时，城上一声擂鼓响，城里早撞出一彪马军来。徐宁、郝思文急回马时，城西偏路喊声又起，一百余骑马军，冲在前面。徐宁并力死战，杀出马军队里，回头不见了郝思文。再回来看时，见数员将校，把郝思文活捉了入城去。徐宁急待回身，项上早中了一箭，带着箭飞马走时，六将背后赶来，路上正逢着关胜，救得回来，血晕倒了。六员南将，已被关胜杀退，自回城里去了。慌忙报与宋先锋知道。宋江急来看徐宁时，七窍内流血。宋江垂泪，便唤随军医士治疗，拔去箭矢，用金枪药敷贴。宋江且教扶下战船内将息，自来看视。当夜三四次发昏，方知中了药箭。宋江仰天叹道："神医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师，此间又无良医可救，必损吾股肱也！"伤感不已。吴用来请宋江回寨，主议军情大事，勿以兄弟之情，误了国家重事。宋江使人送徐宁到秀州去养病，不

想箭中药毒，调治半月之上，金疮不痊身死。这是后话。

且说宋江又差人去军中打听郝思文消息。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道："杭州北关门城上，把竹竿挑起郝思文头来示众。方知道被方天定碎剐了。"宋江见报，好生伤感。后半月，徐宁已死，申文来报。宋江因折了二将，按兵不动，且守住大路。

却说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桥守路，分军直到古塘深山去处探路，听得飞报道：折了郝思文，徐宁中箭而死。李俊与张顺商议道："寻思我等这条路道，第一要紧是去独松关，湖州、德清二处冲要路口，抑且贼兵都在这里出没，我们若当住他咽喉道路，被他两面来夹攻，我等兵少，难以迎敌。不若一发杀入西山深处，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我们战场。山西后面，通接忠溪，却又好做退步。"便使小校报知先锋，请取军令。次后引兵直过桃源岭西山深处，正在今时灵隐寺屯驻。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在今时古塘深处。前军却来唐家瓦出哨。当日张顺对李俊说道："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里去了。我们在此屯兵，今经半月之久，不见出战，只在山里，几时能勾获功。小弟今欲从湖里汣水过去，从水门中暗入城去，放火为号。哥哥便可进兵，取他水门，就报与主将先锋，教三路一齐打城。"李俊道："此计虽好，只恐兄弟独力难成。"张顺道："便把这命报答先锋哥哥许多年好情分，也不多了。"李俊道："兄弟且慢去，待我先报与哥哥，整点人马策应。"张顺道："我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报。比及兄弟到得城里，先锋哥哥已自知了。"

当晚，张顺身边藏了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看见那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那四座门？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看官听说，那时西湖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的富贵。盖为金、宋二国讲和，罢战休兵，天下太平，皇帝建都之地，如何不富盛。西湖上排着数十处游赏去处。那时三面青山，景物非常，画船酒馆，水阁凉亭，其实好看。苏东坡有诗道：

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

又诗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这西湖景致，自东坡称赞之后，亦有书会吟诗和韵，不能尽记。又有一篇言语，单道着西湖好景，曲名《水调歌词》：

三吴都会地，千古羡无穷。凿开混沌，何年涌出水晶宫。春路如描桃杏发，秋赏金菊芙蓉，夏宴鲜藕池中。柳影六桥明月，花香十里熏风。也宜晴，也宜雨，也宜风，冬景淡妆浓。王孙公子，亭台阁内，管弦中。北岭寒梅破玉，南屏九里苍松。四面青山叠翠，侵汉二高峰。疑是蓬莱景，分开第一重。

这篇词章，说不尽西湖佳景，以致后人吟咏颇多。再有一篇词语，亦道着西湖好处。词名《临江仙》：

自古钱塘风景，西湖歌舞欢筵。游人终日玩花船，箫鼓夕阳不断。昭庆坛圣僧古迹，放生池千叶红莲。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雷峰塔上景萧然，清净慈门亭苑。三天竺晓霞低映，二高峰浓抹云烟。太子湾一泓秋水，佛国山翠蔼连绵。九里松青萝共翠，雨飞来龙井山边。西陵桥上水连天，六桥金线柳，缆住采莲船。断桥回首不堪观，一辈先人不见。

这西湖，故宋时果然景致无比，说不尽。张顺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晌。时当春暖，西湖水色拖蓝，四面山光叠翠。张顺看了道："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说罢，脱下布衫，放在桥下，头上挽着个穿心红的髻儿，下面着腰生绢水裙，系一条搭膊，挂一口尖刀，赤着脚，钻下湖里去，却从水底下摸将过湖来。此时已是初更天气，月色微明，张顺摸近涌金门边，探起头来，在水面上听时，城上更鼓，却打一更四点。城外静悄悄地，没一个人。城上女墙边，有四五个人在那里探望。张顺再伏在水里去了，又等半回，再探起头来看时，女墙边不见了一个人。张顺摸到水口边看时，一带都是铁窗棂隔着。摸里面时，都是水帘护定，帘子上有绳索，索上缚着一串铜铃。张顺见窗棂牢固，不能勾入城，舒只手入去，扯那水帘时，牵得索子上铃响，城上人早发起喊来。张顺从水底下再钻入湖里伏了。听得城上人马下来，看那水帘时，又不见有人，都在城上说道："铃子响得跷蹊，莫不是个大鱼，顺水游来，撞动了水帘？"从军汉看了一回，并不见一物，又各自去睡了。

张顺再听时，城上已打三更。打了好一回更点，想必军人各自去东倒西歪睡熟了。张顺再钻向城边去，料是水里入不得城。扒上岸来看时，那城上不见一个人在上面，便欲要扒上城去，且又寻思道："倘或城上有人，却不干折了性命，我且试探一试探。"摸些土块，掷撒上城去。有不曾睡的军士，叫将起来，再下来看水门时，又没动静，再上城来敌楼上看湖面上时，又没一

只船只。原来西湖上船只，已奉方天定令旨，都收入清波门外和净慈港内，别门俱不许泊船。众人道："却是作怪！"口里说道："定是个鬼。我们各自睡去，休要采他。"口里虽说，却不去睡，尽伏在女墙边。张顺又听了一个更次，不见些动静。却钻到城边来，听上面更鼓不响。张顺不敢便上去，又把些土石抛掷上城去，又没动静。张顺寻思道："已是四更，将及天亮，不上城去，更待几时？"却才扒到半城，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池里去，待要趁水汄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枪、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内水池中身死。才人有诗说道：

浔阳江上英雄汉，水浒城中义烈人。
天数尽时无可救，涌金门外已归神。

当下张顺被苦竹枪并乱箭射死于水池内。话分两头。却说宋江日间已接了李俊飞报说："张顺汄水入城，放火为号。"便转报与东门军士去了。当夜宋江在帐中和吴用议事到四更，觉道神思困倦，退了左右，在帐中伏几而卧。猛然一阵冷风。宋江起身看时，只见灯烛无光，寒气逼人，定睛看时，见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立于冷气之中。看那人时，浑身血污着，低低道："小弟跟随哥哥许多年，恩爱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今特来辞别哥哥。"宋江道："这个不是张顺兄弟！"回过脸来，这边又见三四个都是鲜血满身，看不仔细。宋江大哭一声，蓦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

帐外左右，听得哭声，入来看时，宋江道："怪哉！"叫请军师圆梦。吴用道："兄长却才困倦暂时，有何异梦？"宋江道："适间冷气过处，分明见张顺一身血污，立在此间，告道：'小弟跟着哥哥许多年，蒙恩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特来辞别。'转过脸来，这面又立着三四个带血的人，看不分晓，就哭觉来。"吴用道："早间李俊报说，张顺要过湖里去，越城放火为号，莫不只是兄长记心，却得这恶梦？"宋江道："只想张顺是个精灵的人，必然死于无辜。"吴用道："西湖到城边，必中险隘，想端的送了性命。张顺魂来，与兄长托梦。"宋江道："若如此时，这三四个又是甚人？"和吴学究议论不定，坐而待旦，绝不见城中动静，心中越疑。

看看午后，只见李俊使人飞报将来，说："张顺去涌金门越城，被箭射死于水中，见今湖西城上，把竹竿挑起头来，挂着号令。"宋江见报了，又哭的昏倒；吴用等众将亦皆伤感。原来张顺为人甚好，深得弟兄情分。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吴用及众将劝道："哥哥以国家大事为念，休为弟兄之情，自伤贵体。"宋江道："我必须亲自到湖

边，与他吊孝。”吴用谏道：“兄长不可亲临险地，若贼兵知得，必来攻击。”宋江道：“我自有计较。”随即点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个，引五百步军去探路。宋江随后带了石秀、戴宗、樊瑞、马麟，引五百军士，暗暗地从西山小路里去李俊寨里。李俊等得知，接至半路，接着，请到灵隐寺中方丈内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场，便请本寺僧人，就寺里诵经追荐张顺。

次日天晚，宋江叫小军去湖边扬一首白幡，上写道“亡弟正将张顺之魂”，插于水边。西陵桥上，排下许多祭物，却分付李逵道：“如此，如此。”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马麟、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随在身边。只等天色相近一更时分，宋江挂了白袍，金盔上盖着一层孝绢，同戴宗并五七个僧人，却从小行山转到西陵桥上。军校已都列下黑猪白羊，金银祭物，点起灯烛荧煌，焚起香来。宋江在当中证盟，朝着涌金门下哭奠。戴宗立在侧边。先是僧人摇铃诵咒，摄召呼名，祝赞张顺魂魄，降坠神幡。次后戴宗宣读祭文，宋江亲自把酒浇奠，仰天望东而哭。

正哭之间，只听得桥下两边，一声喊起，南北两山，一齐鼓响，两彪军马来拿宋江。正是：方施恩念行仁义，翻作勤王小战场。正是：直诛南国数员将，搅动西湖万丈波。毕竟宋江、戴宗怎地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三员将佐：

郝思文　　徐　宁　　张　顺

京师取回一员将佐：

安道全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诗曰：

黄钺南征自渡江，风飞雷厉过钱塘。

回观伍相江涛险，前望严陵道路长。

击楫宋江真祖逖，运筹吴用赛张良。

出师得胜收功绩，万载题名姓字香。

话说浙江钱塘西湖这个去处，果然天生佳丽，水秀山明。正是帝王建都之所，名实相孚，繁华第一。自古道：江浙昔时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休言城内风光，且说西湖景物：

有一万顷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参差翡翠。春风湖上，艳桃秾李如描；夏日池中，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涵茹，看南园嫩菊堆金；冬雪纷飞，观北岭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烟细细，六桥水碧响泠泠。晓霞连映三天竺，暮云深锁二高峰。风生在猿呼洞口，雨飞来龙井山头。三贤堂畔，一条鳌背侵天；四圣观前，百丈祥云缭绕。苏公堤，东坡古迹；孤山路，和靖旧居。访友客投灵隐去，簪花人逐净慈来。平昔只闻三岛远，岂知湖上胜蓬莱。

有古词名《浣溪沙》为证：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当路游丝迎醉客，隔花黄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这篇词章言语，单道着杭州西湖景致。自从钱王开创以来，便自整齐。旧宋以前，唤做清河镇。钱王手里，改为杭州宁海军。高宗车驾南渡之后，唤做花花临安府。钱王之时，只有十座城门。后南渡建都，又添了三座城门。目今方腊占据时，东有菜市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北有北关门，艮山门。城子方圆八十里。果然杭州

城郭非常，风景胜绝。有诗为证：

赤岸银涛卷雪寒，龙窝潮势白漫漫。

妙高峰上频翘首，罨画楼台特地看。

却才说不了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桥上祭奠张顺，不期方天定已知，着令差下十员首将，分作两路，来拿宋江，杀出城来。南山五将，是吴值、赵毅、晁中、元兴、苏泾；北山路也差五员首将，是温克让、崔彧、廉明、茅迪、汤逢士。南兵两路，共十员首将，各引三千人马，半夜前后开门，两头军兵一齐杀出来。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纸，只听得桥下喊声大举。左有樊瑞、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听得前路火起，一齐也举起火来。两路分开，赶杀南北两山军马。南兵见有准备，急回旧路。两边宋兵追赶。温克让引着四将，急回过河去时，不提防保叔塔山背后，撞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军杀出来，正截断了归路，活捉了茅迪，乱枪戳死汤逢士。南山吴值，也引着四将，迎着宋兵追赶，急退回来，不提防定香桥正撞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引五百步队军杀出来。那两个牌手，直抢入怀里来，手舞蛮牌，飞刀出鞘，早剁倒元兴。鲍旭刀砍死苏泾，李逵斧劈死赵毅。军兵大半杀下湖里去了，都被淹死。投到城里救军出来时，宋江军马已都入山里去了，都到灵隐寺取齐，各自请功受赏。两路夺得好马五百余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马麟，相帮李俊等同管西湖山寨，准备攻城。宋江只带了戴宗、李逵等回皋亭山寨中。吴用等接入中军帐坐下。宋江对军师说道：“我如此行计，已得他四将之首，活捉了茅迪，将来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施行。”

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独松关、德清二处消息，便差戴宗去探，急来回报。戴宗去了数日，回来寨中，参见先锋，说知：“卢先锋已过独松关了，早晚便到此间。”宋江听了，忧喜相半，又问：“兵将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里厮杀的备细，更有公文在此。先锋请休烦恼。”宋江道：“莫非又损了我几个弟兄？你休隐避，可与我实说情由。”戴宗道：“卢先锋自从去取独松关，那关两边，都是高山，只中间一条路，山上盖着关所。关边有一株大树，可高数十余丈，望得诸处皆见，下面尽是丛丛杂杂松树。关上守把三员贼将，为首的唤做吴升，第二个是蒋印，第三个是卫亨。初时连日下关和林冲厮杀，被林冲蛇矛戳伤蒋印。吴升不敢下关，只在关上守护。次后厉天闰又引四将到关救应，乃是厉天祐、张俭、张韬、姚义四将。次日下关来厮杀，贼兵内厉天祐首先出马和吕方相持，约斗五六十合，被吕方一戟刺死厉天祐。贼兵上关去了，并不下来。连日在关下等了数日，卢先锋为见山岭险峻，却差欧鹏、

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若是救应得迟时，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将回寨。次日，双枪将董平焦躁，要去复仇，勒马在关下大骂贼将，不提防关上一火炮打下来，炮风正伤了董平左臂，回到寨里，就使枪不得，把夹板绑了臂膊。次日，定要去报仇。卢先锋当住了，不曾去。过了一夜，臂膊料好，不教卢先锋知道，自和张清商议了，两个不骑马，先行上关来。关上走下厉天闰、张韬来交战。董平要捉厉天闰，步行使枪，厉天闰也使长枪来迎，与董平斗了十合。董平心里只要厮杀，争奈左手使枪不应，只得退步。厉天闰赶下关来，张清便挺枪却搠厉天闰。厉天闰却闪去松树背后，张清手中那条枪却搠在松树上，急要拔时，搠牢了，拽不脱，被厉天闰还一枪来，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见搠倒张清，急使双枪去战时，不提防张韬却在背后拦腰一刀，把董平剁做两段。卢先锋知得，急去救应，兵已上关去了，下面又无计可施。得了孙新、顾大嫂夫妻二人，扮做逃难百姓，去到深山里寻得一条小路，引着李立、汤隆、时迁、白胜四个，从小路过到关上，半夜里却摸上关，放起火来。贼将见关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过关，一齐弃了关隘便走。卢先锋上关点兵将时，孙新、顾大嫂活捉得原守关将吴升，李立、汤隆活捉得原守关将蒋印，时迁、白胜活捉得原守关将卫亨。将此三人都解付张招讨军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张清、周通三人尸骸，葬于关上。卢先锋追过关四十五里，赶上贼兵，与厉天闰交战，约斗了三十余合，被卢先锋杀死厉天闰，止存张俭、张韬、姚义引着败残军马，勉强迎敌，得便退回，只在早晚便到。主帅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文书，心中添闷，眼泪如泉。

吴用道：“既是卢先锋得胜了，可调军将去夹攻，南兵必败，就行接应湖州呼延灼那路军马。”宋江应道：“言之极当。”便调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引三千步军，从山路接将去。黑旋风引了军兵，欢天喜地去了。有诗为证：

张顺英魂显至诚，宋江临祭更伤情。

伏兵已戮诸奸贼，席卷长驱在此行。

且说宋江军马攻打东门，正将朱仝等，原拨五千马步军兵，从汤镇路上村中，奔到菜市门外，攻取东门。那时东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赛过城中，茫茫荡荡，田园地段。当时来到城边，把军马排开。鲁智深首先出阵，步行搦战，提着铁禅杖，直来到城下大骂：“蛮撮鸟们出来！和你厮杀！”那城上见是个和尚挑战，慌忙报了太子宫中来。当有宝光国师邓元觉，听的是个和尚勒战，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闻梁山泊有这个和尚，名为鲁智深，惯使

一条铁禅杖，请殿下去东门城上，看小僧和他步斗几合。”方天定见说大喜，传令旨，遂引八员猛将，同元帅石宝，都来菜市门城上看国师迎敌。

当下方天定和石宝在敌楼上坐定，八员战将簇拥在两边，看宝光国师战时。那宝光和尚怎生结束？但见：

穿一领烈火猩红直裰，系一条虎筋打就圆绦，挂一串七宝璎珞数珠，着一双九环鹿皮僧鞋，衬里是香线金兽掩心，双手使铮光浑铁禅杖。

当时开城门，放吊桥，那宝光国师邓元觉，引五百刀手步军，飞奔出来。鲁智深见了道：“原来南军也有这秃厮出来！洒家教那厮吃俺一百禅杖。”也不打话，轮起禅杖，便奔将来，宝光国师也使禅杖来迎。两个一齐都使禅杖相并。但见：

袅袅垂杨影里，茸茸芳草郊原。两条银蟒飞腾，一对玉龙戏跃。鲁智深忿怒，全无清净之心；邓元觉生嗔，岂有慈悲之念。这个何曾尊佛道，只于月黑杀人；那个不会看经文，惟要风高放火。这个向灵山会上，恼如来懒坐莲台；那个去善法堂前，勒揭谤使回金杵。一个尽世不修梁武忏，一个平生那识祖师禅。

这鲁智深和宝光国师斗过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方天定在敌楼上看了，与石宝道：“只说梁山泊有个花和尚鲁智深，不想原来如此了得，名不虚传。斗了这许多时，不曾折半点儿便宜与宝光和尚。”石宝答道：“小将也看得呆了，不曾见这一对敌手！”有诗为证：

不会参禅不诵经，杀人场上久驰名。

龙华会上三千佛，镇日何曾念一声。

正说之间，只听的飞马又报道：“北关门下又有军到城下。”石宝慌忙起身去了。

且说城下宋军中，行者武松见鲁智深战宝光不下，恐有疏失，心中鳖躁，便舞起双戒刀，飞出阵来，直取宝光。宝光见他两个并一个，拖了禅杖，望城里便走。武松奋勇直赶杀去。忽地城门里突出一员猛将，乃是方天定手下贝应夔，便挺枪跃马，接住武松厮杀。两个正正在吊桥上撞着，被武松闪个过，撇了手中戒刀，抢住他枪杆，只一拽，连人和军器拖下马来，嗝察一刀，把贝应夔剁下头来。鲁智深随后接应了回来。方天定急叫拽起吊桥，收兵入城。这里朱仝也叫引军退十里下寨，使人去报捷宋先锋知会。

当日宋江引军到北关门搦战，石宝带了流星锤上马，手里横着劈风刀，开了城门，出来迎敌。宋兵阵上大刀关胜，出马与石宝交战。两个斗到二十余

合，石宝拨回马便走，关胜急勒住马，也回本阵。宋江问道："缘何不去追赶？"关胜道："石宝刀法不在关胜之下，虽然回马，必定有计。"吴用道："段恺曾说此人惯使流星锤，回马诈输，漏人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赶，定遭毒手，且收军回寨。"一面差人去赏赐武松。

却说李逵等引着步军去接应卢先锋，来到山路里，正撞张俭败军，并力冲杀入去。乱军中杀死姚义。有张俭、张韬二人，再奔回关上那条路去，正逢着卢先锋，大杀一阵，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后追赶得紧急，只得弃了战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筱中钻出两个人来，各拿一把钢叉。张俭、张韬措手不及，被两个拿叉戳翻，直捉下山来。原来戳翻张俭、张韬的是解珍、解宝。卢先锋见拿二人到来，大喜。与李逵等合兵一处，会同众将，回到皋亭山大寨中来，参见宋先锋等。都相见了，诉说折了董平、张清、周通一事，彼各伤感。诸将尽来参拜了宋江，合兵一处下寨。

次日，教把张俭解赴苏州张招讨军前枭首示众。将张韬就寨前割腹剜心，遥空祭献董平、张清、周通了当。宋先锋与吴用计议道："启请卢先锋领本部人马，去接应德清县路上呼延灼等这支军，同到此间，计会取城。"卢俊义得令，便点本部兵马起程，取路望奉口镇进发。三军路上，到得奉口，正迎着司行方败残军兵回来。卢俊义接着，大杀一阵，司行方坠水而死，其余各自逃散去了。呼延灼参见卢先锋，合兵一处，回来皋亭山总寨，参见宋先锋等，诸将会合计议。宋江见两路军马都到了杭州，那宣州、湖州、独松关等处，皆是张招讨、从参谋自调统制，前去各处护境安民，不在话下。

宋江看呼延灼部内，不见了雷横、龚旺二人。呼延灼诉说："雷横在德清县南门外，和司行方交锋，斗到二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马去。龚旺因和黄爱交战，赶过溪来，和人连马，陷倒在溪里，被南军下水乱枪戳死。米泉却是索超一斧劈死。黄爱、徐白，众将向前活捉在此。司行方赶逐在水里淹死。薛斗南乱军中逃难，不知去向。"宋江听得又折了雷横、龚旺两个兄弟，泪如雨下，对众将道："前日张顺与我托梦时，见右边立着三四个血污衣襟之人，在我面前见形，正是董平、张清、周通、雷横、龚旺这伙阴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宁海军时，重重地请僧人设斋，做好事，追荐超度众兄弟。"将黄爱、徐白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不在话下。

当日宋江叫杀牛宰马，宴劳三军。次日，与吴用计议定了，分拨正偏将佐，攻打杭州。

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偏将一十二员，攻打候潮门：

林　冲　　呼延灼　　刘　唐　　解　珍　　解　宝　　单廷圭
魏定国　　陈　达　　杨　春　　杜　迁　　李　云　　石　勇

花荣等正偏将一十四员，攻打艮山门：

花　荣　　秦　明　　朱　武　　黄　信　　孙　立　　李　忠
邹　渊　　邹　润　　李　立　　白　胜　　汤　隆　　穆　春
朱　贵　　朱　富

穆弘等正偏将十一员，去西山寨内，帮助李俊等攻打靠湖门：

李　俊　　阮小二　　阮小五　　孟　康　　石　秀　　樊　瑞
马　麟　　穆　弘　　杨　雄　　薛　永　　丁得孙

孙新等正偏将八员，去东门寨帮助朱仝攻打菜市、荐桥等门：

朱　仝　　史　进　　鲁智深　　武　松　　孙　新　　顾大嫂
孙二娘　　张　青

东门寨内，取回偏将八员，兼同李应等，管领各寨探事，各处策应：

李　应　　孔　明　　杨　林　　杜　兴　　童　猛　　童　威
王　英　　扈三娘

正先锋使宋江，带领正偏将二十一员，攻打北关门大路：

吴　用　　关　胜　　索　超　　戴　宗　　李　逵　　吕　方
郭　盛　　欧　鹏　　邓　飞　　燕　顺　　凌　振　　鲍　旭
项　充　　李　衮　　宋　清　　裴　宣　　蒋　敬　　蔡　福
蔡　庆　　时　迁　　郁保四

当下宋江调拨将佐，取四面城门。宋江等部领大队人马，直近北关门城下勒战。城上鼓响锣鸣，大开城门，放下吊桥，石宝首先出马来战。宋军阵上，急先锋索超，平生性急，挥起大斧，也不打话，飞奔出来，便斗石宝。两马相交，二将猛战，未及十合，石宝卖个破绽，回马便走。索超追赶，关胜急叫休去时，索超脸上着一锤，打下马去。邓飞急去救时，石宝马到，邓飞措手不及，又被石宝一刀砍做两段。城中宝光国师引了数员猛将，冲杀出来，宋兵大败，望北而走。却得花荣、秦明等刺斜里杀将来，冲退南军，救得宋江回寨。石宝得胜欢喜，回城中去了。

宋江等回到皋亭山大寨歇下，升帐而坐，又见折了索超、邓飞二将，心中好生纳闷。吴用谏道："城中有此猛将，只宜智取，不可对敌。"宋江道："似此损兵折将，用何计可取？"吴用道："先锋计会各门了当，再引军攻打北关门。城里兵马必然出来迎敌，我却佯输诈败，诱引贼兵远离城郭，放炮为

号，各门一齐打城。但得一门军马进城，便放起火来应号，贼兵必然各不相顾，可获大功。”宋江便唤戴宗传令知会。次日，令关胜引些少马军去北关门城下勒战。城门鼓响，石宝引军出城，和关胜交马。战不过十合，关胜急退。石宝军兵赶来，凌振便放起炮来。号炮起时，各门都发起喊来，一齐攻城。

且说副先锋卢俊义，引着林冲等，调兵攻打候潮门。军马来到城下，见城门不关，下着吊桥。刘唐要夺头功，一骑马，一把刀，直抢入城去。城上看见刘唐飞马奔来，一斧砍断绳索，坠下闸板。可怜悍勇刘唐，连马和人，同死于门下。原来杭州城子，乃钱王建都，制立三重门关。外一重闸板。中间两扇铁叶大门，里面又是一层排栅门。刘唐抢到城门下，上面早放下闸板来，两边又有埋伏军兵，刘唐如何不死。林冲、呼延灼见折了刘唐，领兵回营，报复卢俊义。各门都入不去，只得且退。使人飞报宋先锋大寨知道。宋江听得又折了刘唐，被候潮门闸死，痛哭道：“屈死了这个兄弟！自郓城县结义，跟着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许多年辛苦，不曾快乐。大小百十场，出战交锋，出百死得一生，未尝折了锐气。谁想今日却死于此处！”因作诗一首哭之：

“百战英雄士，生平志未降。
忠心扶社稷，义气助家邦。
此日枭鸣纛，何时马渡江！
不堪哀痛意，清泪逐流淙。”

且说军师吴用道：“此非良法。这计不成，倒送了一个兄弟。且教各门退军，别作道理。”宋江心焦，急欲要报仇雪恨，嗟叹不已。部下黑旋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和鲍旭、项充、李衮四个人，好歹要拿石宝那厮！”宋江道：“那人英雄了得，你如何近傍得他？”李逵道：“我不信，我明日不捉得他，不来见哥哥面。”宋江道：“你只小心在意，休觑得等闲。”黑旋风李逵回到自己帐房里，筛下大碗酒，大盘肉，请鲍旭、项充、李衮来吃酒，说道：“我四个从来做一路厮杀，今日我在先锋哥哥面前，砍了大嘴，明日要捉石宝那厮，你三个不要心懒。”鲍旭道：“哥哥今日也教马军向前，明日也教马军向前。今晚我等约定了，来日务要齐心向前，捉石宝那厮，我们四个都争口气。”次日早晨，李逵等四人吃得醉饱了，都拿军器出寨，“请先锋哥哥看厮杀。”宋江见四个都半醉，便道：“你四个兄弟休把性命作戏！”李逵道：“哥哥休小觑我们！”宋江道：“只愿你们应得口便好。”

宋江上马，带同关胜、欧鹏、吕方、郭盛四个马军将佐，来到北关门下，擂鼓摇旗搦战。李逵火杂杂地，搦着双斧，立在马前；鲍旭挺着板刀，睁着

怪眼，只待厮杀；项充、李衮各挽一面团牌，插着飞刀二十四把，挺铁枪伏在两侧。只见城上鼓响锣鸣，石宝骑着一匹瓜黄马，拿着劈风刀，引两员首将出城来迎敌。有诗为证：

惯阵李逵心似火，项充李衮挽团牌。

三人当阵如雄虎，专待仇家石宝来。

上首吴值，下首廉明，三员将却才出得城来。李逵是个不怕天地的人，大吼了一声，四个直奔到石宝马头前来。石宝便把劈风刀去迎时，早来到怀里。李逵一斧，斫断马脚，石宝便跳下来，望马军群里躲了。鲍旭早把廉明一刀，砍下马来。两个牌手，早飞出刀来，空中似玉鱼乱跃，银叶交加。宋江把马军冲到城边时，城上擂木炮石乱打下来。宋江怕有疏失，急令退军，不想鲍旭早钻入城门里去了，宋江只叫得苦。石宝却伏在城门里面，看见鲍旭抢将入来，刺斜里只一刀，早把鲍旭砍做两段。项充、李衮急护得李逵回来。宋江军马退还本寨。又见折了鲍旭，宋江越添愁闷。李逵也哭了，回寨里来。吴用道："此计亦非良策。虽是斩得他一将，却折了李逵的副手。"

正是众人烦恼间，只见解珍、解宝到寨来报事。宋江问其备细时，解珍禀道："小弟和解宝直哨到南门外二十余里，地名范村。见江边泊着一连有数十只船，下去问时，原来是富阳县里袁评事解粮船。小弟欲要把他杀了，本人哭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我等今得天兵到来剪除，只指望再见太平之日，谁想又遭横亡！'小弟见他说的情切，不忍杀他，又问他道：'你缘何却来此处？'他说：'为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县，要刷洗村坊，着科敛白粮五万石。老汉为头，敛得五千石，先解来交纳。今到此间，为大军围城厮杀，不敢前去，屯泊在此。'小弟得了备细，特来报知主将。"有诗为证：

解宝趋营忽报言，粮舟数十泊河边。

凭谁说与方天定，此是成功破敌年。

吴用大喜道："此乃天赐其便。这些粮船上定要立功。"便请先锋传令："就是你两个弟兄为头，带将炮手凌振，并杜迁、李云、石勇、邹渊、邹润、李立、白胜、穆春、汤隆；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夫妻，扮做梢公梢婆，都不要言语，混杂在梢后，一搅进得城去，便放连珠炮为号。我这里自调兵来策应。"解珍、解宝唤袁评事上岸来，传下宋先锋言语道："你等既宋国良民，可依此行计。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此时不由袁评事不从，许多将校，已都下船。却把船上梢公人等，都只留在船上杂用，

却把梢公衣服脱来，与王英、孙新、张青穿了，装扮做梢公。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三个女将，扮做梢婆。小校人等都做摇船水手。军器众将都埋藏在船舱里。把那船一齐都放到江岸边。

此时各门围哨的宋军，也都不远。袁评事上岸，解珍、解宝和那数个梢公跟着，直到城下叫门。城上得知，问了备细来情，报入太子宫中。方天定便差吴值开城门，直来江边，点了船只，回到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下六员将，引一万军出城，拦住东北角上，着袁评事搬运粮米，入城交纳。此时众将人等，都杂在梢公水手人内，混同搬粮运米入城，三个女将也随入城里去了。五千粮食，须臾之间，都搬运已了。六员首将，却统引军入城中。宋兵分投而来，复围住城郭，离城三二里，列着阵势。当夜二更时分，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炮，直去吴山顶上放将起来。众将各取火把，到处点着。城中不一时，鼎沸起来，正不知多少宋军在城里。方天定在宫中听了大惊，急急披挂上马时，各门城上军士已都逃命去了。宋兵大振，各自争功夺城。有诗为证：

粮米五千才运罢，三员女将入城来。
车箱火炮连天起，眼见杭州起祸灾。

且说城西山内李俊等得了将令，引军杀到净慈港，夺得船只，便从湖里使将过来，涌金门上岸。众将分投去抢各处水门，李俊、石秀首先登城。就夜城中混战，止存南门不围，亡命败军，都从那门下奔走。却说方天定上得马，四下里寻不着一员将校，只有几个步军跟着，出南门奔走。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走得到五云山下，只见江里走起一个人来，口里衔着一把刀，赤条条跳上岸来。方天定在马上见来得凶，便打马要走。可奈那匹马作怪，百般打也不动，却似有人笼住嚼环的一般。那汉抢到马前，把方天定扯下马来，一刀便割了头。却骑了方天定的马，一手提了头，一手执刀，奔回杭州城来。林冲、呼延灼领兵赶到六和塔时，恰好正迎着那汉。二将认的是船火儿张横，吃了一惊。呼延灼便叫："贤弟那里来？"张横也不应，一骑马直跑入城里去。

此时宋先锋军马大队，已都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宫中为帅府。众将校都守住行宫，望见张横一骑马跑将来，众人皆吃一惊。张横直到宋江面前，滚鞍下马，把头和刀撇在地下，纳头拜了两拜，便哭起来。宋江慌忙抱住张横道："兄弟，你从那里来？阮小七又在何处？"张横道："我不是张横。"宋江道："你不是张横，却是谁？"张横道："小弟是张顺。因在涌金门外，被枪箭攒死，

一点幽魂，不离水里飘荡，感得西湖震泽龙君，收做金华太保，留于水府龙宫为神。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兄弟一魂缠住方天定，半夜里随出城去，见哥哥张横在大江里来，借哥哥身壳，飞奔上岸，跟到五云山脚下，杀了这贼，一径奔来见哥哥。”说了，蓦然倒地，宋江亲自扶起，张横睁开眼，看了宋江并众将，刀剑如林，军士丛满。张横道：“我莫不在黄泉见哥哥么？”宋江哭道：“却才你与兄弟张顺傅体，杀了方天定这贼，你不曾死，我等都是阳人，你可精神着。”张横道：“恁地说时，我的兄弟已死了。”宋江道：“张顺因要从西湖水底下去掷水门，入城放火。不想至涌金门外越城，被人知觉，枪箭攒死在彼。”张横听了，大哭一声：“兄弟！”蓦然倒了。

众人看张横时，四肢不举，两眼朦胧，七魄悠悠，三魂杳杳。正是：未随五道将军去，定是无常二鬼催。毕竟张横闷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九员将佐：

董　平　　张　清　　周　通　　雷　横　　龚　旺　　索　超

邓　飞　　刘　唐　　鲍　旭

第 九十六 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诗曰：

七里滩头鼓角声，乌龙岭下战尘生。
白旄黄钺横山路，虎旅狼兵遍歙城。
天助宋江扶社稷，故教邵俊显威灵。
将军指日成功后，定使闾阎贺太平。

话说当下张横听得道没了他兄弟张顺，烦恼得昏晕了半晌，却救得苏醒。宋江道：“且扶在帐房里调治，却再问他海上事务。”宋江令裴宣、蒋敬写录众将功劳，辰巳时分，都在营前聚集。李俊、石秀生擒吴值，三员女将生擒张道原，林冲蛇矛戳死冷恭，解珍、解宝杀了崔彧，只走了石宝、邓元觉、王绩、晁中、温克让五人。宋江便出榜安抚百姓，赏劳三军，把吴值、张道原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施行。献粮袁评事，申文保举作富阳县令。张招讨处，关领空头官诰，不在话下。

众将都到城中歇下。左右报道：“阮小七从江里上岸，入城来了。”宋江唤到帐前问时，说道：“小弟和张横和侯健、段景住带领水手，海边觅得船只，行至海盐等处，指望便使入钱塘江来。不期风水不顺，打出大洋里去了。急使得回来，又被风打破了船，众人都落在水里。侯健、段景住不识水性，落下去淹死海中，众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到海口，进得赭山门，被潮直漾到半墦山，赴水回来。却见张横哥哥在五云山江里，本待要上岸来，又不知他在那地里。昨夜望见城中火起，又听得连珠炮响，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厮杀，以此从江里上岸来。不知张横曾到岸也不曾？”宋江说张横之事与阮小七知道，令和他自己两个哥哥相见了，依前管领水军头领船只。宋江传令，先调水军头领去江里收拾江船，伺候征进睦州。想起张顺如此通灵显圣，去涌金门外，靠西湖边建立庙宇，题名金华太保。宋江亲去祭赛。后

来收伏方腊，有功于朝，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圣旨，敕封为金华将军，庙食杭州。有诗为证：

生前勇悍无人敌，死后英灵助壮图。
香火绵延森庙宇，至今血食在西湖。

再说宋江在行宫内，因思渡江以来，损折许多将佐，心中十分悲怆。却去净慈寺修设水陆道场七昼夜，判施斛食，济拔沉冥，超度众将，各设灵位享祭，做了好事已毕。将方天定宫中一应禁物，尽皆毁坏，所有金银宝贝罗段等项，分赏诸将军校。杭州城百姓俱宁，设宴庆贺。当与军师从长计议，调兵收复睦州。

此时已是四月尽间，忽闻报道："副都督刘光世并东京天使，都到杭州。"宋江当下引众将出北关门迎接入城，就行宫开读圣旨："敕先锋使宋江等：收剿方腊，累建大功，敕赐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锦衣三十五领，赏赐正将。其余偏将，照名支给赏赐段匹。"原来朝廷只知公孙胜不曾渡江，收剿方腊，却不知折了许多人马。宋江见了三十五员锦衣御酒，蓦然伤心，泪不能止。天使问时，宋江把折了众将的话，对天使说知。天使道："如此折将，朝廷怎知！下官回京，必当奏闻皇上。"即时设宴管待天使，刘光世主席，其余大小将佐，各依次序而坐。御赐酒宴，各各沾恩已罢。已亡正偏将佐，留下锦衣御酒赏赐。次日，设位遥空享祭。宋江将一瓶御酒，一领锦衣，去张顺庙里呼名享祭，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余的，都只遥空焚化锦衣。天使住了几日，送回京师。

不觉迅速光阴，早过了十数日。张招讨差人赍文书来，催趱先锋进兵。宋江与吴用请卢俊义商议："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贼巢。此去歙州，却从昱岭关小路而去。今从此处分兵征剿，不知贤弟兵取何处？"卢俊义道："主兵遣将，听从哥哥严令，安敢选择。"宋江道："虽然如此，试看天命。"作两队分定人数，写成两处阄子，焚香祈祷，各阄一处。宋江拈阄得睦州，卢俊义拈阄得歙州。宋江道："方腊贼巢，正在清溪县帮源洞中。贤弟取了歙州，可屯住军马，申文飞报知会，约日同攻清溪贼洞。"卢俊义便请宋公明约量分调将佐军校：

先锋使宋江，带领正偏将佐三十六员，攻取睦州并乌龙岭：

军师吴　用	关　胜	花　荣	秦　明	李　应	戴　宗
朱　仝	李　逵	鲁智深	武　松	解　珍	解　宝
吕　方	郭　盛	樊　瑞	马　麟	燕　顺	宋　清

项　充　　李　衮　　王　英　　扈三娘　　凌　振　　杜　兴

蔡　福　　蔡　庆　　裴　宣　　蒋　敬　　郁保四

水军头领正偏将佐七员，部领船只，随军征进睦州：

李　俊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童　威　　童　猛

孟　康

副先锋卢俊义管领正偏将佐二十八员，收取歙州并昱岭关：

军师朱　武　　林　冲　　呼延灼　　史　进　　杨　雄　　石　秀

单廷圭　　魏定国　　孙　立　　黄　信　　欧　鹏　　杜　迁

陈　达　　杨　春　　李　忠　　薛　永　　邹　渊　　邹　润

李　立　　李　云　　汤　隆　　石　勇　　时　迁　　丁得孙

孙　新　　顾大嫂　　张　青　　孙二娘

当下卢先锋部领正偏将校，共计二十九员，随行军兵三万人马，择日辞了刘都督，别了宋江，引兵望杭州取山路，经过临安县进发，登程去了。

却说宋江等整顿船只军马，分拨正偏将校，选日祭旗出师，水陆并进，船骑相迎。此时杭州城内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员将佐，是：张横、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患体未痊，不能征进。就拨穆春、朱富看视病人。共是八员，寄留于杭州。其余众将，尽随宋江攻取睦州，共计三十七员，取路沿江望富阳县进发。

且不说两路军马起程，再说柴进同燕青，自秀州檇李亭别了宋先锋，行至海盐县前，到海边趁船，使过越州，迤逦来到诸暨县，渡过渔浦，前到睦州界上。把关隘将校拦住，柴进告道："某乃是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会阴阳，识得六甲风云，辨别三光气色，九流三教，无所不通，遥望江南有天子气数而来，何故闭塞贤路？"把关将校听得柴进言语不俗，便问姓名。柴进道："某乃姓柯名引，一主一仆，投上国而来，别无他故。"守将见说，留住柴进，差人径来睦州，报知右丞相祖士远、参政沈寿、佥书桓逸、元帅谭高，四个眼前禀了。便使人接取柴进，至睦州相见，各叙寒温。柴进一段话，耸动那四个。更兼柴进一表非俗，那里坦然不疑。右丞相祖士远大喜，便叫佥书桓逸，引柴进去清溪大内朝觐。原来睦州、歙州，方腊都有行宫，大殿内却有五府六部总制。在清溪县帮源洞中，亦自有去处。

且说柴进、燕青跟随桓逸来到清溪帝都，先来参见左丞相娄敏中。柴进高谈阔论，一片言语，娄敏中大喜，就留柴进在相府管待。看了柴进、燕青出言不俗，知书通礼，先自有八分欢喜。这娄敏中原是清溪县教学的先生，虽

有些文章，若不甚高。被柴进这一段话，说得他大喜。

过了一夜，次日早朝，等候方腊王子升殿，内列着侍御嫔妃采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两班，殿前武士金瓜，长随侍从。当有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启奏："中原是孔夫子之乡。今有一贤士，姓柯名引，文武兼资，智勇足备，善识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风云，贯通天地气色，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不通达，望天子气象而来。见在朝门外，伺候我主传宣。"方腊道："既有贤士到来，便令白衣朝见。"阁门大使传宣，引柴进到于殿下。拜舞起居，山呼万岁已毕，宣入帘前。方腊看见柴进一表非俗，有龙子龙孙气象，先有八分喜色。方腊问道："贤士所言，望天子气色而来，在于何处？"柴进奏道："臣柯引贱居中原天子之乡，父母双亡，只身学业，传先贤之秘诀，授祖师之玄文。近日夜观乾象，见帝星明朗，正照东吴。因此不辞千里之劳，望气而来。特至江南，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圣颜，抱龙凤之姿，挺天日之表，正应此气。臣不胜幸甚之至！"言讫再拜。有诗为证：

五色龙光照碧天，葱葱佳气蔼祥烟。

定知有客乘黄屋，特地相寻到御前。

方腊道："寡人虽有东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夺城池，将近吾地，如之奈何？"柴进奏道："臣闻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难，失之难。今陛下东南之境，开基以来，席卷长驱，得了许多州郡。今虽被宋江侵了数处，不久气运复归于圣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属于陛下所统，以享唐虞无穷之乐。虽炎汉、盛唐，亦不可及也。"方腊见此等言语，心中大喜。敕赐锦墩命坐，管待御宴，加封为中书侍郎。自此柴进每日得近方腊，无非用些阿谀美言谄佞，以取其事。未经半月之间，方腊及内外官僚，无一人不喜柴进。

次后，方腊见柴进署事公平，尽心喜爱，却令左丞相娄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赘柴进为驸马，封官主爵都尉。燕青改名云璧，人都称为云奉尉。柴进自从与公主成亲之后，出入宫殿，都知内苑备细。方腊但有军情重事，便宣柴进至内宫计议。柴进时常奏说："陛下气色真正，只被罡星冲犯，尚有半年不安。直待并得宋江手下无了一员战将，罡星退度，陛下复兴基业，席卷长驱，直占中原之地。"方腊道："寡人手下爱将数员，尽被宋江杀死，似此奈何？"柴进又奏道："臣夜观天象，陛下气数，将星虽多数十位，不为正气，未久必亡。却有二十八宿星象，正来辅助陛下，复兴基业。宋江伙内亦有十数员来降，此也是数中星宿，尽是陛下开疆展土之臣也。"方腊听了大喜。有

诗为证：

　　柴进英雄世少双，神谋用处便归降。
　　高官厚禄妻公主，一念原来为宋江。

且不说柴进做了驸马，却说宋江部领大队人马军兵，水陆并进，船骑同行。离了杭州，望富阳县进发。时有宝光国师邓元觉，并元帅石宝、王勣、晁中、温克让五个，引了败残军马，守住富阳县关隘，却使人来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远，当差两员亲军指挥使，引一万军马前来策应。正指挥白钦，副指挥景德，两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来到富阳县，和宝光国师等合兵一处，占住山头。宋江等大队军马，已到七里湾，水军引着马军，一发前进。石宝见了，上马带流星锤，拿劈风刀，离了富阳县山头，来迎宋江。关胜正欲出马，吕方叫道："兄长少停，看吕方和这厮斗几合。"宋江在门旗影里看时，吕方一骑马，一枝戟，直取石宝，那石宝使劈风刀相迎。两个斗到五十合，吕方力怯，郭盛见了，便持戟纵马前来夹攻。那石宝一口刀战两枝戟，没半分漏泄。正斗到至处，南边宝光国师急鸣锣收军。原来见大江里战船乘着顺风，都上滩来，却来傍岸。怕他两处夹攻，因此鸣锣收军。吕方、郭盛缠住厮杀，那里肯放。石宝又斗了三五合，宋兵阵上朱仝，一骑马一条枪，又去夹攻，石宝战不过三将，分开兵器便走。宋江鞭梢一指，直杀过富阳山岭，石宝军马于路屯扎不住，直到桐庐县界内。宋江连夜进兵，过白蜂岭下寨。当夜差遣解珍、解宝、燕顺、王矮虎、一丈青取东路，李逵、项充、李衮、樊瑞、马麟取西路，各带一千步军，去桐庐县劫寨，江里却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七人取水路进兵。

且说解珍等引着军兵杀到桐庐县时，已是三更天气。宝光国师正和石宝计议军务，猛听的一声炮响，众人上马不迭，急看时，三路火起。诸将跟着石宝，只顾逃命，那里敢来迎敌。三路军马，横冲直撞杀将来。温克让上得马迟，便望小路而走，正撞着王矮虎、一丈青。他夫妻二人一发上，把温克让横拖倒拽，活捉去了。李逵和项充、李衮、樊瑞、马麟，只顾在县里杀人放火。宋江见报，催趱军兵，拔寨都起，直到桐庐县屯驻军马。王矮虎、一丈青献温克让请功。赏赐二人。宋江教把温克让解赴杭州张招讨前斩首，不在话下。

次日，宋江调兵，水陆并进，直到乌龙岭下。过岭便是睦州。此时，宝光国师引着众将，都上岭去把关隘，屯驻军马。那乌龙关隘，正靠长江，山峻水急，上立关防，下排战舰。宋江军马近岭下屯驻，扎了寨栅。步军中差

李逵、项充、李衮引五百牌手出哨探路。到得乌龙岭下，上面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无计可施，回报宋先锋。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童威、童猛四个，先棹一半战船上滩。当下阮小二带了两个副将，引一千水军，分作一百只船上，摇船擂鼓，唱着山歌，渐近乌龙岭边来。原来乌龙岭下那面靠山，却是方腊的水寨。那寨里也屯着五百只战船，船上有五千来水军。为头四个水军总管，名号浙江四龙。那四龙是：

玉爪龙都总管成贵　　锦鳞龙副总管翟源

冲波龙左副管乔正　　戏珠龙右副管谢福

这四个总管，却是方腊加封的绰号。这四人原是钱塘江里梢公，投奔方腊，却受三品职事。当日阮小二等乘驾船只，从急流下水，摇上滩去。南军水寨里，四个总管已自知了。准备下五十连火排。原来这火排只是大松杉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草把内暗藏着硫黄焰硝引火之物，把竹索编住，排在滩头。这里阮小二和孟康、童威、童猛四个，只顾摇上滩去。那四个水军总管在上面看见了，各打一面干红号旗，驾四只快船，顺水下来。四个都一般打扮。但见：

万字头巾发半笼，白罗衫绣系腰红。

手执长枪悬雪刃，钱塘江上四条龙。

那四只快船顺水摇将下来。渐近，阮小二看见，喝令水手放箭，那四只快船便回。阮小二便叫乘势赶上滩去，四只快船傍滩住了，四个总管却跳上岸，许多水手们也都走了。阮小二望见滩上水寨里船广，不敢上去，只在下水头望。只见乌龙岭上把旗一招，金鼓齐鸣，火排一齐点着，望下滩顺风冲将下来。背后大船，一齐喊起，都是长枪挠钩，尽随火排下来，只顾乱杀敌军。童威、童猛见势大难近，便把船傍岸，弃了船只，爬过山边，步行上山，寻路回寨。阮小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敌，火排连烧将来。阮小二急下水时，后船赶上，一挠钩搭住。阮小二心慌，怕吃他拿去受辱，扯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见不是头，急要下水时，火排上火炮齐发，一炮正打中孟康头盔，透顶打做肉泥。四个水军总管，却上火船，杀将下来。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都在后船，见前船失利，沿江岸杀来，只得急忙转船，便随顺水，只放下桐庐岸来。

再说乌龙岭上宝光国师并元帅石宝，见水军总管得胜，乘势引军杀下岭来。水深不能相赶，路远不能相追，宋兵复退在桐庐驻扎，南兵也收军上乌龙岭去了。有诗为证：

计拙谋疏事不成，宝光兵术更难名。
火船火炮连天起，杀得孤军太不情。

宋江在桐庐扎驻寨栅，又见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帐中烦恼，寝食俱废，梦寐不安。吴用与众将苦劝不得，阮小五、阮小七挂孝已了，自来谏劝宋江道：“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先锋主兵，不须烦恼，且请理国家大事。我弟兄两个，自去复仇。”宋江听了，稍稍回颜。

次日，仍复整点军马，再要进兵。吴用谏道：“兄长未可急性，且再寻思计策，渡岭未迟。”只见解珍、解宝便道：“我弟兄两个，原是猎户出身，巴山度岭得惯，我两个装做此间猎户，扒上山去，放起一把火来，教那贼兵大惊，必然弃了关去。”吴用道：“此计虽好，只恐这山险峻，难以进步，倘或失脚，性命难保。”解珍、解宝便道：“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荫，做了许多年好汉，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子。今日为朝廷，便粉骨碎身，报答仁兄，也不为多。”宋江 ：“贤弟休说这凶话，只愿早早干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亏负我们。你只顾尽心竭力，与国家出力。”解珍、解宝便去拴束，穿了虎皮套袄，腰里各跨一口快刀，提了钢叉。两个来辞了宋江，便取小路，望乌龙岭上来。

此时才有一更天气，路上撞着两个伏路小军，二人结果了两个，到得岭下时，已有二更。听得岭上寨内，更鼓分明，两个不敢从大路走，攀藤揽葛，一步步爬上岭来。是夜月光星朗，如同白日。两个三停爬了二停之上，望见岭上灯光闪闪。两个伏在岭凹边听时，上面更鼓已打四更。解珍暗暗地叫兄弟道：“夜又短，天色无多时了，我两个上去罢。”两个又攀援上去。正爬到岩壁崎岖之处，悬崖险峻之中，两个只顾爬上去，手脚都不闲，却把搭膊拴住钢叉，拖在背后，刮得竹藤乱响，山岭上早吃人看见了。解珍正爬在山凹处，只听得上面叫声：“着！”一挠钩正搭住解珍头髻。解珍急去腰里拔得刀出来时，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悬了。解珍心慌，连忙一刀砍断挠钩，却从空里坠下来。可怜解珍做了半世好汉，从这百十丈高崖上倒撞下来，死于非命。下面都是狼牙乱石，粉碎了身躯。解宝见哥哥攧将下去，急退步下岭时，上头早滚下大小石块，并短弩弓箭，从竹藤里射来。可怜解宝为了一世猎户，做一块儿射死在乌龙岭边竹藤丛里。两个身死。

天明，岭上差人下来，将解珍、解宝尸首，就风化在岭上。探子体得备细，报与宋先锋知道，解珍、解宝已死在乌龙岭。有诗为证：

千尺悬崖峻渺茫，古藤高树乱苍苍。

夜深欲作幽探计，两将谁知顷刻亡。

宋江听得又折了解珍、解宝，哭得几番昏晕。便唤关胜、花荣点兵取乌龙岭关隘，与四个兄弟报仇。吴用谏道："仁兄不可性急，已死者皆是天命。若要取关，不可造次。须用神机妙策，智取其关，方可调兵遣将。"宋江怒道："谁想把我弟兄们手足，三停损了一停！不忍那贼们把我兄弟风化在岭上，今夜必须提兵，先去夺尸首回来，具棺椁埋葬！"吴用阻道："贼兵将尸风化，诚恐有计，兄长未可造次！"宋江那里肯听军师谏劝，随即点起三千精兵，带领关胜、花荣、吕方、郭盛四将，边夜进兵。到乌龙岭时，已是二更时分。小校报道："前面风化起两个人在那里，敢是解珍、解宝的尸首？"宋江纵马亲自来看时，见两株树上，把竹竿挑起两个尸首。树上削去了一片皮，写两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见分晓。宋江令讨放炮火种，吹起灯来看时，上面写道："宋江早晚也号令在此处"。宋江看了大怒，却传令人上树去取尸首，只见四下里火把齐起，金鼓乱鸣，团团军马围住。当前岭上，早乱箭射来，江里船内水军，都纷纷上岸来。

宋江见了，叫声苦，不知高低。急退军时，石宝当先截住去路；转过侧首，又是邓元觉杀将下来。可怜宋江平生义气，高如不老之天；今日遭殃，死无葬身之地。直使规模有似马陵道，光景浑如落凤坡。毕竟宋江军马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六员将佐：

侯　健　　段景住　　阮小二　　孟　康　　解　珍　　解　宝

患病寄留杭州并看视，共八员将佐：

张　横　　穆　弘　　孔　明　　朱　贵　　杨　林　　白　胜

穆　春　　朱　富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诗曰：

海上髡囚号宝光，解将左道恣猖狂。
从来邪法难归正，到底浮基易灭亡。
吴用良谋真妙算，花荣神箭世无双。
兴亡多少英雄事，看到清溪实感伤。

话说宋江因要救取解珍、解宝的尸，到于乌龙岭下，正中了石宝计策。四下里伏兵齐起，前有石宝军马，后有邓元觉截住回路。石宝厉声高叫："宋江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关胜大怒，拍马轮刀战石宝。两将交锋未定，后面喊声又起。脑背后却是四个水军总管，一齐登岸，会同王绩、晁中从岭上杀将下来。花荣急出，当住后队，便和王绩交战。斗无数合，花荣便走。王绩、晁中乘势赶来，被花荣手起，急放连珠二箭，射中二将，翻身落马。众军呐声喊，不敢向前，退后便走。四个水军总管见一连射死王绩、晁中，不敢向前，因此花荣抵敌得住。刺斜里又撞出两阵军来，一队是指挥白钦，一队是指挥景德。这里宋江阵出，二将齐出，吕方便迎住白钦交战，郭盛便与景德相持，四下里分头厮杀，敌对死战。宋江正慌促间，只听得南军后面，喊杀连天，众军奔走。原来却是李逵引两个牌手项充、李衮，一千步军，从石宝马军后面杀来。邓元觉引军却待来救应时，背后撞过鲁智深、武松，两口戒刀，横剁直砍，浑铁禅杖一冲一截；两个引一千步军，直杀入来。随后又是秦明、李应、朱仝、燕顺、马麟、樊瑞、一丈青、王矮虎，各带马军、步军，舍死撞杀入来。四面宋兵杀散石宝、邓元觉军马，救得宋江等回桐庐县去，石宝也自收兵上岭去了。宋江在寨中称谢众将："若非我兄弟相救，宋江已与解珍、解宝同为泉下之鬼！"吴用道："为是兄长此去，不合愚意。惟恐有失，便遣众将相接。"宋江称谢不已。

且说乌龙岭上，石宝、邓元觉两个元帅，在寨中商议道：“即目宋江兵马，退在桐庐县驻扎，倘或被他私越小路，度过岭后，睦州咫尺危矣。不若国师亲往清溪大内，面见天子，奏请添调军马，守护这条岭隘，可保长久。”邓元觉道：“元帅之言极当，小僧便往。”邓元觉随即上马，先来到睦州，见了右丞相祖士远，说：“宋江兵强人猛，势不可当，军马席卷而来，诚恐有失。小僧特来奏请添兵遣将，保守关隘。”祖士远听了，便同邓元觉上马，离了睦州，一同到清溪县帮源洞中，先见了左丞相娄敏中，说过了奏请添调军马。

次日早朝，王子方腊升殿。左右二丞相，一同邓元觉朝见。拜舞已毕，邓元觉向前起居万岁，便奏道：“臣僧元觉，领着圣旨，与太子同守杭州。不想宋江军马，兵强将勇，席卷而来，势难迎敌，致被袁评事引诱入城，以致失陷杭州。太子贪战，出奔而亡。今来元觉与元帅石宝，退守乌龙岭关隘。近日连斩宋江四将，声势颇振。即目宋江已进兵到桐庐驻扎，诚恐早晚贼人私越小路，透过关来，岭隘难保。请陛下早选良将，添调精锐军马，同保乌龙岭关隘，以图退贼，克复城池。臣僧元觉，特来启请。”方腊道：“各处军兵已都调尽。近日又为歙州昱岭上关隘甚紧，又分去了数万军兵。止有御林军马，寡人要护御大内，如何四散调得开去？”邓元觉又奏道：“陛下不发救兵，臣僧无奈。若是宋兵度岭之后，睦州焉能保守？”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奏曰：“这乌龙岭关隘，亦是要紧去处。臣知御林军兵总有三万，可分一万跟国师去保守关隘，乞我王圣鉴。”方腊不听娄敏中之言，坚执不肯调拨御林军马去救乌龙岭。有诗为证：

伪朝事体溃如痈，要请廷兵去折冲。
自古江山归圣主，髡囚犹自妄争锋。

当日朝罢，众人出内。娄丞相与众官商议，只教祖丞相睦州分一员将，拨五千军，与国师去保乌龙岭。因此邓元觉同祖士远回睦州来，选了五千精锐军马，首将一员夏侯成，同到乌龙岭寨内，与石宝说知此事。石宝道：“既是朝廷不拨御林军马来退宋兵，我等且守住关隘，不可出战。着四个水军总管，牢守滩头江岸边，但有船来，便去杀退，不可进兵。”

且不说宝光国师同石宝、白钦、景德、夏侯成五个守住乌龙岭关隘。却说宋江自折了将佐，只在桐庐县驻扎，按兵不动，一住二十余日，不出交战。忽有探马报道：“朝廷又差童枢密赍赏赐，已到杭州。听知分兵两路，童枢密转差大将王禀分赍赏赐，投昱岭关卢先锋军前去了。童枢密即目便到，亲赍赏赐。”宋江见报，便与吴用众将都离县二十里迎接。来到县治里，开读圣旨，

便将赏赐分给众将。宋江等参拜童枢密，随即设宴管待。童枢密问道：“征进之间，多听得损折将佐。”宋江垂泪禀道：“往年跟随赵枢相，北征大辽，兵将全胜，端的不曾折了一个将校。自从奉敕来征方腊，未离京师，首先去了公孙胜，驾前又留下了数人。进兵渡得江来，但到一处，必损折数人。近又有八九个将佐，病倒在杭州，存亡未保。前面乌龙岭厮杀二次，又折了几将。盖因山险水急，难以对阵，急切不能打透关隘。正在忧惶之际，幸得恩相到此。”童枢密道：“今上天子，多知先锋建立大功，后闻损折将佐，特差下官，引大将王禀、赵谭，前来助阵。已使王禀赍赏往卢先锋处，分俵给散众将去了。”随唤赵谭与宋江等相见，俱于桐庐县驻扎。饮宴管待已了。

次日，童枢密整点军马，欲要去打乌龙岭关隘。吴用谏道：“恩相未可轻动。且差燕顺、马麟去溪僻小径去处，寻觅当村土居百姓，问其向道，别求小路，度得关那边去。两面夹攻，彼此不能相顾，此关唾手可得。”宋江道：“此言极妙！”随即差遣马麟、燕顺引数十个军健，去村落中寻访百姓问路。去了一日，至晚，引将一个老儿来见宋江。宋江问道：“这老者是甚人？”马麟道：“这老的是本处土居人户，都知这里路径溪山。”宋江道：“老者，你可指引我一条路径过乌龙岭去，我自重重赏你。”老儿告道：“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老汉指引一条小路过乌龙岭去，便是东管，取睦州不远。便到北门，却转过西门，便是乌龙岭。”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叫取银物赏了引路老儿，留在寨中，又着人与酒饭管待。次日，宋江请启童枢密：“守把桐庐县。宋江自引军马，亲来睦州城下，两面夹攻，可取乌龙岭关隘。”童贯便教宋先锋分兵拨将。宋江亲自带领正偏将一十二员，取小路进发。童枢密部领兵马，大路而进。宋江所带那十二员？是：花荣、秦明、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樊瑞、王英、扈三娘、项充、李衮、凌振。有诗为证：

山岭崎岖绕睦州，损兵折将重堪忧。
若非故老为向导，焉得奇功顷刻收。

话说当下宋江亲自带领正偏将一十二员，随行马步军兵一万人数，跟着引路老儿便行。马摘銮铃，军士衔枚疾走。至小半岭，已有一伙军兵拦路，宋江便叫李逵、项充、李衮冲杀入去，约有三五百守路贼兵，都被李逵等杀尽。四更前后，已到东管。本处守把将伍应星，听得宋兵已透过东管，思量部下止有三千人马，如何迎敌得，当时一哄都走了。径回睦州，报与祖丞相等官知道。“今被宋江军兵私越小路，已透过乌龙岭这边，尽到东管来了。”祖士

远听了大惊，急聚众将商议。宋江已令炮手凌振，放起连珠炮。乌龙岭上寨中石宝等，听得大惊，急使指挥白钦引军探时，见宋江旗号，遍天遍地，摆满山林。急退回岭上寨中，报与石宝等官。石宝便道："既然朝廷不发救兵，我等只坚守关隘，不要去救。"邓元觉便道："元帅差矣！如今若不调兵救应睦州，也自由可。倘若内苑有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时，我自去救应睦州。"石宝苦劝不住。邓元觉点了五千人马，绰了禅杖，带领夏侯成下岭去了。

且说宋江引兵到了东管，且不去打睦州，先来取乌龙岭关隘，却好正撞着邓元觉。军马渐近，两军相迎，邓元觉当先出马挑战。花荣看见，便向宋江耳边低低道："此人则除如此如此可获。"宋江点头道："是。"就嘱付了秦明，两将都会意了。秦明首先出马，便和邓元觉交战。斗到五六合，秦明回马便走，众军各自东西四散。邓元觉看见秦明输了，倒撇了秦明，径奔来捉宋江。原来花荣已准备了，护持着宋江，只待邓元觉来得较近，花荣满满地攀着弓，觑得亲切，照面门上飕地一箭。弓开满月，箭发流星，正中邓元觉面门，坠下马去，被众军杀死。一齐卷杀拢来，南兵大败。夏侯成抵敌不住，便奔睦州去了。宋江直杀到乌龙岭边，岭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上去。宋兵却杀转来，先打睦州。

且说祖丞相见首将夏侯成逃来，报说："宋兵已度过东管，杀了邓国师，即日来打睦州。"祖士远听了，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大内，请娄丞相入朝启奏："见今宋兵已从小路透过到东管，前来攻打睦州甚急，乞我王早发军兵救应，迟延必至失陷。"方腊听了大惊，急宣殿前太尉郑彪，点与一万五千御林军马，星夜去救睦州。郑彪奏道："臣领圣旨，乞请天师同行策应，可敌宋江。"方腊准奏，便宣灵应天师包道乙。当时宣诏天师，直至殿下面君。包道乙打了稽首。方腊传旨道："今被宋江兵马，看看侵犯寡人地面，累次陷了城池兵将。即目宋兵见今俱到睦州，可望天师阐扬道法，护国救民，以保江山社稷。"包天师奏道："主上宽心，贫道不才，凭胸中之学识，仗陛下之洪福，一扫宋江兵马，死无葬身之地。"方腊大喜，赐坐设宴管待。包道乙饮筵罢，辞帝出朝。

包天师便和郑彪、夏侯成商议起军。原来这包道乙祖是金华山中人，幼年出家学左道之法。向后跟了方腊，谋叛造反，以邪作正，但遇交锋必使妖法害人。有一口宝剑，号为玄天混元剑，能飞百步取，协助方腊行不仁之事，因此尊为灵应天师。那郑彪原是婺州兰溪县都头出身，自幼使得枪棒惯熟，遭际方腊，做到殿帅太尉，酷爱道法，礼拜包道乙为师，学得他许多法术在身。

但遇厮杀之处，必有云气相随，因此人呼为郑魔君。这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中人，原是猎户出身，惯使钢叉，自来随着祖丞相管领睦州。当日三个在殿帅府中，商议起军。门吏报道："有司天太监浦文英来见天师。"问其来故，浦文英说道："闻知天师与太尉、将军三位，提兵去和宋兵战，文英夜观乾象，南方将星，皆是无光，宋江等将星尚有一半明朗者。天师此行虽好，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量投拜为上，且解一国之厄。"包天师听了大怒，掣出玄天混元剑，把这浦文英一剑挥为两段。急动文书，申奏朝廷去讫，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文英占玩极精详，进谏之言亦善良。
妖道不知天命在，怒将雄剑斩身亡。

当下便遣郑彪为先锋，调前部军马，出城前进。包天师为中军，夏侯成做合后，军马进发，来救睦州。

且说宋江兵将，攻打睦州，未见次第。忽闻探马报来，清溪救军到了。宋江听罢，便差王矮虎、一丈青两个出哨迎敌。夫妻二人，带领三千马军，投清溪路上来。正迎着郑彪，首先出马，便与王矮虎交战。两个更不打话，排开阵势，交马便斗。才到八九合，只见郑彪口里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就头盔顶上流出一道黑气来。黑气之中，立着一个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宝杵，从半空里打将下来。王矮虎看见，吃了一惊，手忙脚乱，失了枪法，被郑魔君一枪，戳下马去。一丈青看见戳了他丈夫落马，急舞双刀去救时，郑彪便来交战。略斗一合，郑彪回马便走。一丈青要报丈夫之仇，急赶将来。郑魔君歇住铁枪，舒手去身边锦袋内，摸出一块镀金铜砖，扭回身，看着一丈青面门上只一砖，打落下马而死。可怜能战佳人，到此一场春梦！有诗哀挽为证：

花朵容颜妙更新，捐躯报国竟亡身。
老夫借得春秋笔，女辈忠良传此人。
戈戟森严十里周，单枪独马雪夫仇。
噫嗟食禄忘君者，展卷闻风岂不羞。

那郑魔君招转军马，却赶宋兵。宋兵大败，回见宋江，诉说王矮虎、一丈青都被郑魔君戳打伤死，带去军兵，折其大半。宋江听得又折了王矮虎、一丈青，心中大怒。急点起军马，引了李逵、项充、李衮，带了五千人马前去迎敌。早见郑魔君兵马已到。宋江怒气填胸，遽尔当先出马，大喝郑彪道："逆贼怎敢杀吾二将！"郑彪便提枪出马，要战宋江。李逵见了大怒，拿起两把板斧，便飞奔出去。项充、李衮急舞蛮牌遮护，三个直冲杀入郑彪怀里去。

那郑魔君回马便走，三个直赶入南兵阵里去。宋江恐折了李逵，急招起五千人马，一齐掩杀，南兵四散奔走。宋江且叫鸣金收兵。两个牌手当得李逵回来，只见四下里乌云罩合，黑气漫天，不分南北东西，白昼如夜。宋江军马，前无去路。但见：

阴云四合，黑雾漫天。下一阵风雨滂沱，起数声怒雷猛烈。山川震动，高低浑似天崩；溪涧颠狂，左右却如地陷。悲悲鬼哭，衮衮神号。定睛不见半分形，满耳惟闻千树响。

宋江军兵当被郑魔君使妖法，黑暗了天地，迷踪失路。众将军兵，难寻路径。撞到一个去处，黑漫漫不见一物，本部军兵，自乱起来。宋江仰天叹曰："莫非吾当死于此地矣！"从巳时直至未牌，方才云起气清，黑雾消散。看见一周遭都是金甲大汉，团团围住。宋江兵马，伏地受死。宋江见了，下马受降，只称："乞赐早死！"伏于地下，耳边只听得风雨这声，却不见人。手下众军将士，都掩面受死，只等刀来砍杀。须臾，风雨过处，宋江却见刀不砍来。有一人来搀宋江，口称："请起！"宋江抬头仰脸看时，只见面前一个秀才来扶。看那人时，怎生打扮？但见：

头裹乌纱软角唐巾，身穿白罗圆领凉衫，腰系乌犀金鞓束带，足穿四缝干皂朝靴。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堂堂七尺之躯，楚楚三旬之上。若非上界灵官，定是九天进士。

宋江见了失惊，起身叙礼，便问："秀才高姓大名？"那秀才答道："小生姓邵名俊，士居于此。今特来报知义士，方十三气数将尽，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与义士出力，今虽受困，救兵已至，义士知否？"宋江再问道："先生，方十三气数何时可获？"邵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醒来看时，面前一周遭大汉，却原来都是松树。宋江大叫，军将起来寻路出去。

此时云收雾敛，天朗气清，只听得松树外面发喊将来。宋江便领起军兵从里面杀出去时，早望见鲁智深、武松一路杀来，正与郑彪交手。那包天师在马上，见武松使两口戒刀，步行直取郑彪，包道乙便向鞘中掣出那口玄天混元剑来，从空飞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晕倒了。却得鲁智深一条禅杖，忿力打入去。救得武松时，已自左臂砍得伶仃将断，却夺得他那口混元剑。武松醒来，看见左臂已折，伶仃将断，一发自把戒刀割断了。宋江先叫军校扶送回寨将息。鲁智深却杀入后阵去，正遇着夏侯成交战。两个斗了数合，夏侯成败走，鲁智深一条禅杖，直打入去，南军四散。夏侯成便望山林中奔走。鲁智深不舍，赶入深山里去了。

且说郑魔君那厮，又引兵赶将来。宋军阵内李逵、项充、李衮三个见了，便舞起蛮牌、飞刀、标枪、板斧，一齐冲杀入去。那郑魔君迎敌不过，越岭渡溪而走。三个不识路径，要在宋江面前逞能，死命赶过溪去，紧追郑彪。溪西岸边抢出三千军来，截断宋兵。项充急回时，早被岸边两将拦住，便叫李逵、李衮时，已过溪赶郑彪去了。不想前面溪涧又深，李衮先一跤跌翻在溪里，被南军乱箭射死。项充急钻下岸来，又被绳索绊翻，却待要挣扎，众军乱上，剁做肉泥。可怜李衮、项充，到此英雄怎使？只有李逵独自一个，赶入深山里去了。溪边军马，随后袭将去，未经半里。背后喊声振起，却是花荣、秦明、樊瑞三将，引军来救，杀散南军，赶入深山，救得李逵回来。只不见了鲁智深。众将回来参见宋江，诉说追赶郑魔君，过溪厮杀，折了项充、李衮，止救了李逵回来。宋江听罢，痛哭不止。整点军兵，折其一停，又不见了鲁智深，武松已折了左臂。

宋江正哭之间，探马报道："军师吴用和关胜、李应、朱仝、燕顺、马麟，提一万军兵，从水路到来。"宋江迎见吴用等，便问来情。吴用答道："童枢密自有随行军马，并大将王禀、赵谭，都督刘光世又领军马，已到乌龙岭下。只留下吕方、郭盛、裴宣、蒋敬、蔡福、蔡庆、杜兴、郁保四，并水军头领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等一十三人，其余都跟吴用到此策应。"宋江诉说折了将佐，"武松已成废人，鲁智深又不知去向，不由我不伤感！"吴用劝道："兄长且宜开怀，即目正是擒捉方腊之时，只以国家大事为重，不可念弟兄之情，忧损贵体。"宋江指着许多松树，说梦中之事，与军师知道。吴用道："既然有此灵验之梦，莫非此处坊隅庙宇，有灵显之神，故来护佑兄长？"宋江乃言："军师所见极当，就与足下进山寻访。"吴用当与宋江信步行入山林。未及半箭之地，松树林中早见一所圣宇，金书牌额上写"乌龙神庙"。宋江、吴用入庙，上殿看时，吃了一惊。殿上塑的龙君圣像，正和梦中见者无异。宋江再拜恳谢道："多蒙龙君神圣救护之恩，未能报谢，望乞灵神助威。若平复了方腊，敬当一力申奏朝廷，重建庙宇，加封圣号。"宋江、吴用拜罢下阶，看那石碑时，神乃唐朝一进士，姓邵名俊，应举不第，坠江而死。天帝怜其忠直，赐作龙神。本处人民祈风得风，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庙宇，四时享祭。宋江看了，随即叫取乌猪白羊，祭祀已毕。出庙来，再看备细。见周遭松树显化，可谓异事。直至如今，严州北门外有乌龙大王庙，亦名万松林，古迹尚存。有诗为证：

万松林里乌龙主，梦显阴灵助宋江。

为报将军莫惆怅，方家不日便投降。

且说宋江谢了龙君庇祐之恩，出庙上马，回到中军寨内，便与吴用商议敌军之法，打睦州之策。坐至半夜，宋江觉道神思困倦，伏几而卧，只闻一人报曰：“有邵秀才相访。”宋江急忙起身，出帐迎接时，只见邵龙君长揖宋江道：“昨日若非小生救护，松树已被包道乙作起邪法，松树化人，擒获足下矣。适间深感祭奠之礼，特来致谢。就行报知，睦州来日可破，方十三旬日可擒。”宋江正待邀请入帐再问间，忽被风声一搅，撒然觉来，又是一梦。

宋江急请军师圆梦，说知其事。吴用道：“既是龙君如此显灵，来日便可进兵攻打睦州。”宋江道：“言之极当！”至天明，传下军令，点起大队人马，攻取睦州。便差燕顺、马麟守住乌龙岭这条大路；却令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当先进兵，来取睦州，便望北门攻打；却令凌振施放九厢子母等火炮，直打入城去。那火炮飞将起去，震的天崩地动，岳撼山摇；城中军马，惊得魂消魄丧，不杀自乱。

且说包天师、郑魔君后军，已被鲁智深杀散追赶，夏侯成不知下落。那时已将军马退入城中屯驻，却和右丞相祖士远，参政沈寿，佥书桓逸，元帅谭高，守将伍应星等商议：“宋兵已至，何以解救？祖士远道：“自古兵临城下，将至濠边，若不死战，何以解之？打破城池，必被擒获，事在危厄，尽须向前。”当下郑魔君引着谭高、伍应星并牙将十数员，领精兵一万，开放城门，与宋江对敌。宋江教把军马略退半箭之地，让他军马出城摆列。那包天师拿着把交椅，坐在城头上。祖丞相、沈参政并桓佥书，皆坐在敌楼上看。郑魔君便挺枪跃马出阵。宋江阵上大刀关胜，出马舞刀，来战郑彪。二将交马，斗不数合，那郑彪如何敌得关胜，只办得架隔遮拦，左右躲闪。这包道乙正在城头上看了，便作妖法，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念着那助咒法，吹口气去，郑魔君头上，滚出一道黑气，黑气中间，显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宝杵，望空打将下来。南军队里，荡起昏邓邓黑云来。宋江见了，便唤混世魔王樊瑞来看，急令作法，并自念天书上回风破暗的密咒秘诀。只见关胜头盔上，早卷起一道白云，白云之中，也显出一尊神将。怎生模样？但见：

青脸獠牙红发，金盔碧眼英雄。

手把铁锤钢凿，坐下稳跨乌龙。

这尊天神，骑一条马龙，手执铁锤，去战郑魔君头上那尊金甲神人。下面两军呐喊，二将交锋。战无数合，只见上面那骑乌龙的天将，战退了金甲神人。下面关胜，一刀砍了郑魔君于马下。包道乙见宋军中风起雷响，急待

起身时，被凌振放起一个轰天炮，一个火弹子正打中包天师，头和身躯，击得粉碎。南兵大败，乘势杀入睦州。朱仝把元帅谭高，一枪戳在马下。李应飞刀杀死守将伍应星。睦州城下，见一火炮打中了包天师身躯，南军都滚下城去了。宋江军马已杀入城，众将一发向前，生擒了祖丞相、沈参政、桓佥书。其余牙将，不问姓名，俱被宋兵杀死。

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烧了方腊行宫，所有金帛，就赏与了三军众将。便出榜文，安抚了百姓。尚兀自点军未了，探马飞报将来："西门乌龙岭上，马麟被白钦一标枪标下去，石宝赶上，复了一刀，把马麟剁做两段。燕顺见了，便向前来战时，又被石宝那厮一流星锤打死。石宝得胜，即目引军乘势杀来。"宋江听得又折了燕顺、马麟，扼腕痛哭不尽。急差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迎敌石宝、白钦，就要取乌龙岭关隘。

不是这四员将来乌龙岭厮杀，有分教：清溪县里，削平哨聚贼兵；帮源洞中，活捉草头天子。直教宋江等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直使昱岭关前施勇猛，清溪洞里显功名。毕竟宋江等怎地用功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六员将佐：

王　英　　扈三娘　　项　充　　李　衮　　马　麟　　燕　顺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诗曰：

手握貔貅号令新，睦州谈笑定妖尘。

全师大胜势无敌，背水调兵真有神。

殄灭渠魁如拉朽，解令伪国便称臣。

班班青史分明看，忠义公明志已伸。

话说当下关胜等四将，飞马引军杀到乌龙岭上，正接着石宝军马。关胜在马上大喝："贼将安敢杀吾弟兄！"石宝见是关胜，无心恋战，便退上岭去，指挥白钦，却来战关胜。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个斗不到十合，乌龙岭上，急又鸣锣收军。关胜不赶，岭上军兵，自乱起来。原来石宝只顾在岭东厮杀，却不提防岭西已被童枢密大驱人马，杀上岭来。宋军中大将王禀，便和南兵指挥景德厮杀。两个斗了十合之上，王禀将景德斩于马下。自此吕方、郭盛首先奔上山来夺岭，未及到岭边，山头上早飞下一块大石头，将郭盛和人连马打死在岭边。这面岭东，关胜望见岭上大乱，情知岭西有宋兵上岭了，急招众将，一齐都杀上去。两面夹攻，岭上混战。吕方却好迎着白钦，两个交手厮杀。斗不到三合，白钦一枪搠来，吕方闪个过，白钦那条枪从吕方肋下戳个空，吕方这枝戟却被白钦拨个倒横。两将在马上，各施展不得，都弃了手中军器，在马上你我厮相揪住。原来正遇着山岭险峻处，那马如何立得脚牢，二将使得力猛，不想连人和马都滚下岭去。这两将做一处撷死在那岭下。这边关胜等众将步行，都杀上岭来，两面尽是宋兵，已杀到岭上。石宝看见两边全无去路，恐吃捉了受辱，便用劈风刀自刎而死。宋江众将夺了乌龙岭关隘，关胜急令人报知宋先锋。

睦州上溜头，又有军马杀来，上下夹攻。江里水寨中四个水军总管见乌龙岭已失，睦州俱陷，都弃了船只，逃过对江。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贵、谢

福，解送献入睦州。走了翟源、乔正，不知去向。宋兵大队回到睦州。宋江得知，出城迎接童枢密、刘都督入城。屯驻安营已了，出榜招抚军民复业。南兵投降者，勿知其数。宋江尽将仓廒粮米给散于民，各归本业，复为良民。将水军总管成贵、谢福割腹取心，致祭兄弟阮小二、孟康，并在乌龙岭亡过一应将佐，前后死魂，俱皆受享。再叫李俊等水军将佐，管领了许多船只，把获到贼首伪官，解送张招讨军前去了。宋江又见折了吕方、郭盛，惆怅不已，按兵不动，等候卢先锋兵马，同取清溪。有诗为证：

古睦封疆悉已平，行宫滚滚火烟生。

几多贼将俱诛戮，准拟清溪大进兵。

且不说宋江在睦州屯驻。却说副先锋卢俊义，自从杭州分兵之后，统领三万人马，本部下正偏将佐二十八员，引兵取山路，望杭州进发，经过临安镇钱王故都，道近昱岭关前。守关把隘却是方腊手下一员大将，绰号小养由基庞万春，乃是江南方腊国中第一个会射弓箭的。带领着两员副将，一个唤做雷炯，一个唤做计稷。这两个副将，都蹬的七八百斤劲弩，各会使一枝蒺藜骨朵，手下有五千人马。三个守把住昱岭关隘，听知宋兵分拨副先锋卢俊义引军到来，已都准备下了敌对器械，只待来军相近。

且说卢先锋军马将次近昱岭关前，当日先差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号将校，带领三千步军，前去出哨。当下史进等六将，都骑战马，其余都是步军，迤逦哨到关下，并不曾撞见一个军马。史进在马上心疑，和众将商议。说言未了，早已来到关前看时，见关上竖着一面彩绣白旗，旗下立着那小养由基庞万春，看了史进等大笑，骂道：“你这伙草贼，只好在梁山泊里住，掯勒宋朝招安诰命，如何敢来我这国土里装好汉！你也曾闻俺小养由基的名字么！我听得你这厮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着他出来，和我比箭。先教你看我神箭。”说言未了，飕的一箭，正中史进，撷下马去，五将一齐急急向前，救得上马便回。又见山顶上一声锣响，左右两边松树林里，一齐放箭。五员将顾不得史进，各自逃命而走。转得过山嘴，对面两边山坡上，一边是雷炯，一边是计稷，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将来，纵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得这般的箭矢。可怜水浒六员将佐，都作南柯一梦。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

三千步卒，止剩得百余个小军逃得回来，见卢先锋说知此事。卢俊义听了大惊，如痴似醉，呆了半晌。神机军师朱武便谏道：“今先锋如此烦恼，有误大事，可以别商量一个计策，去夺关斩将，报此仇恨。”卢俊义道：“宋公

明兄长特分许多将校与我，今番不曾赢得一阵，首先倒折了六将。更兼三千军卒，止有得百余人回来，似此怎生到歙州相见？”朱武答道：“古人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等皆是中原山东、河北人氏，不曾惯演水战，因此失了地利。须获得本处乡民，指引路径，方才知得他此间山路曲折。”卢先锋道：“军师言之极当，差谁去缉探路径好？”朱武道：“论我愚意，可差鼓上蚤时迁。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好去山中寻路。”卢俊义随即教唤时迁，领了言语，捎带了干粮，跨口腰刀，离寨去了。有诗为证：

六位统军俱射死，三千步卒尽销亡。
欲施妙计勍强寇，先使时迁去探详。

且说时迁便望山深去处，只顾走寻路。去了半日，天色已晚，来到一个去处，远远地望见一点灯光明朗。时迁道：“灯光处必有人家。”趁黑地里摸到灯明之处看时，却是个小小庵堂，里面透出灯光来。时迁来到庵前，便钻入去看时，见里面一个老和尚，在那里坐地诵经。时迁便乃敲他房门，那老和尚唤一个小行者来开门。时迁进到里面，便拜老和尚。那老僧便道：“客官休拜。见今万马千军厮杀之地，你如何走得到这里？”时迁应道：“实不敢瞒师父说，小人是梁山泊宋江部下一个偏将时迁的便是。今来奉圣旨剿收方腊，谁想夜来被昱岭关上守把贼将，乱箭射死了我六员首将。无计度关，特差时迁前来寻路，探听有何小路过关。今从深山旷野，寻到此间，万望师父指迷，有何小径，私越过关，当以厚报。”那老僧道：“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老僧亦靠此间当村百姓施主，斋粮养口。如今村里人民都逃散了，老僧没有去处，只得在此守死。今日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老僧只是不敢多口，恐防贼人知得。今既是天兵处差来的头目，便多口也不妨。我这里却无路过得关去，直到西山岭边，却有一条小路可过关上，只怕近日也被贼人筑断了，过去不得。”时迁道：“师父，既然有这条小路通得关上，只不知可到得贼寨里么？”老和尚道：“这条私路一径直到得庞万春寨背后，下岭去便是过关的路了。只恐贼人已把大石块筑断了，难得过去。”时迁道：“不妨。既有路径，不怕他筑断了，我自有措置。既然如此，有了路头，小人回去报知主将，却来酬谢。”老和尚道：“将军见外人时，休说贫僧多口。”时迁道：“小人是个精细的人，不敢说出老师父来。”有诗为证：

破庵深院草萧萧，老衲幽栖更寂寥。
指引时迁知向导，剪除方腊若刍荛。

当日辞了老和尚，径回到寨中，参见卢先锋，说知此事。卢俊义听了大喜，便请军师计议取关之策。朱武道："若是有此路径，十分好了。觑此昱岭关，唾手而得。再差一个人和时迁同去，干此大事。"时迁道："军师要干甚大事？"朱武道："最要紧的是放火放炮。须用你等身边将带火炮、火刀、火石，直要去他寨背后，放起号炮火来，便是你干大事了。"时迁道："既然只是要放火、放炮，别无他事，不须再用别人同去，只小弟自往。便是再差一个同去，也跟我走不得飞檐走壁的路，倒误了时候。假如我去那里行事，你这里如何到得关边？"朱武道："这却容易，他那贼人的埋伏，也只好使一遍。我如今不管他埋伏不埋伏，但是于路遇着琳琅树木稠密去处，便放火烧将去。任他埋伏不妨。"时迁道："军师高见极明。"当下收拾了火刀、火石并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火炮，来辞卢先锋便行。卢俊义叫时迁赍银二十两，并米一石，送与老和尚，就着一个军校挑去。

当日午后，时迁引了这个军校挑米，再寻旧路，来到庵里，见了老和尚，说道："主将先锋多方拜复，些小薄礼相送。"便把银两米粮，都与了和尚。老僧收受，时迁分付小军自回寨去，却再来告复老和尚："望烦指引路径，可着行者引小人去。"那老和尚道："将军少待，夜深可去，日间恐关上知觉。"当备晚饭待时迁。至夜，却令行者引路："送将军到于那边，便教行者即回，休教人知觉了。"当时小行者领着时迁，离了草庵，便望深山径里寻路，穿林透岭，揽葛攀藤，行过数里山径野坡，月色微明，天气昏邓。到一处山岭险峻，石壁嵯峨，远远地望见开了个小路口。岭岩上尽把大石堆叠砌断了，高高筑成墙壁，如何过得去。小行者道："将军，关已望见，石叠墙壁那边便是。过得那石壁，亦有大路。"时迁道："小行者，你自回去，我已知路途了。"小行者自回。

时迁却把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本事出来，这些石壁，拈指扒过去了。望东去时，只见林木之中，半天价都红满了，却是卢先锋和朱武等拔寨都起，一路上放火烧着，望关上来。先使三五百军人，于路上打并尸首，沿山巴岭，放火开路，使其埋伏军兵，无处藏躲。昱岭关上小养由基庞万春，闻知宋兵放火烧林开路，庞万春道："这是他进兵之法，使吾伏兵不能施展。我等只牢守此关，任汝何能得过？"望见宋兵渐近关下，带了雷炯、计稷，都来关前守护。

却说时迁一步步摸到关上，扒在一株大树顶头，伏在枝叶稠密处，看那庞万春、雷炯、计稷都将弓箭踏弩，伏在关前伺候。看见宋兵时，一派价把火烧将来。中间林冲、呼延灼，立马在关下大骂："贼将安敢抗拒天兵？"南

军庞万春等却待要放箭射时，不提防时迁已在关上。那时迁悄悄地溜下树来，转到关后，见两堆柴草，时迁便摸在里面，取出火刀、火石，发出火种，把火炮阁在柴堆上，先把些硫黄、焰硝去烧那边草堆，又来点着这边柴堆。却才方点着火炮，拿那火种带了，直扒上关屋脊上去点着。那两边柴草堆里一齐火起，火炮震天价响。关上众将，不杀自乱，发起喊来，众军都只顾走，那里有心来迎敌。庞万春和两个副将急来关后救火时，时迁就在屋脊上又放起炮来。那火炮震得关屋也动，吓得这南兵都弃了刀枪弓箭，衣袍铠甲，尽望关后奔走。时迁在屋上大叫道："已有一万宋兵先过关了，汝等急早投降，免汝一死！"庞万春听了，惊得魂不附体，只管跌脚。雷炯、计稷惊得麻木了，动掸不得。林冲、呼延灼首先上山，早赶到关顶。众将都要争先，一齐赶过关去三十余里，追着南兵。孙立生擒得雷炯，魏定国活拿了计稷，单单只走了庞万春。手下军兵擒捉了大半。宋兵已到关上，屯驻人马。

卢先锋得了昱岭关，厚赏了时迁。将雷炯、计稷就关上割腹取心，享祭史进、石秀等六人。收拾尸骸，葬于关上。其余尸首，尽行烧化。次日，与同诸将，披挂上马。一面行文申复张招讨，飞报得了昱岭关，一面引军前进，迤逦追赶过关，直至歙州城边下寨。

原来歙州守御，乃是皇叔大王方垕，是方腊的亲叔叔，与两员大将，官封文职，共守歙州。一个是尚书王寅，一个是侍郎高玉，统领十数员战将，屯军二万之众，守住歙州城郭。原来王尚书是本州山里石匠出身，惯使一条钢枪，坐下有一骑好马，名唤转山飞。那匹战马，登山渡水，如行平地。那高侍郎也是本州士人，故家子孙，会使一条鞭枪。因这两个颇通文墨，方腊加封做文职官爵，管领兵权之事。当有小养由基庞万春败回到歙州，直至行宫，面奏皇叔，告道："被土居人民透漏，诱引宋兵私越小路过关，因此众军漫散，难以抵敌。"皇叔方垕听了大怒，喝骂庞万春道："这昱岭关是歙州第一处要紧的墙壁，今被宋兵已度关险，早晚便到歙州，怎与他迎敌？"王尚书奏道："主上且息雷霆之怒。自古道：非干征战罪，天赐不全功。今殿下权免庞将军本罪，取了军令必胜文状，着他引军，首先出战迎敌，杀退宋兵。如或不胜，二罪俱并。"方垕然其言，拨与军五千，跟庞万春出城迎敌，得胜回奏。有诗为证：

雷厉风飞兵似虎，翻江腾地马如龙。
宋江已得重关险，僭窃何烦待战攻。

且说卢俊义度过昱岭关之后，催兵直赶到歙州城下，当日与诸将上下攻

打歙州。城门开处，庞万春引军出来交战。两军各列成阵势，庞万春出到阵前勒战。宋军队里欧鹏出马，使根铁枪，便和庞万春交战。两个斗不过五合，庞万春败走，欧鹏要显头功，纵马赶去。庞万春扭过身躯，背射一箭。宋将欧鹏手段高强，绰箭在手。原来欧鹏却不提防庞万春能放连珠箭。欧鹏绰了一箭，只顾放心去赶。弓弦响处，庞万春又射第二只箭来，欧鹏早着，坠下马去。城上王尚书、高侍郎见射中了欧鹏落马，庞万春得胜，引领城中军马，一发赶杀出来。宋军大败，退回三十里下寨，扎驻军马安营。整点兵将时，乱军中又折了菜园子张青。孙二娘见丈夫死了，着令手下军人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卢先锋看了，心中纳闷，思量不是良法，便和朱武计议道："今日进兵，又折了二将，似此如之奈何？"朱武道："输赢胜败，兵家常事，死活交锋，人之分定。今日贼兵见我等退回军马，自逞其能，众贼计议，今晚乘势，必来劫寨。我等可把军马众将，分调开去，四下埋伏，中军缚几只羊在彼，如此如此整顿。"叫呼延灼引一支军在左边埋伏，林冲引一支军在右边埋伏，单廷圭、魏定国引一支军在背后埋伏，其余偏将，各于四散小路里埋伏。夜间贼兵来时，只看中军火起为号，四下里各自捉人。卢先锋都发放已了，各各自去守备。

且说南国王尚书、高侍郎两个，颇有些谋略，便与庞万春等商议，上启皇叔方垕道："今日宋兵败回，退去三十余里屯驻，营寨空虚，军马必然疲倦，何不乘势去劫寨栅，必获全胜。"方垕道："你众官从长计议，可行便行。"高侍郎道："我便和庞将军引兵去劫寨，尚书与殿下，紧守城池。"当夜二将披挂上马，引领军兵前进。马摘銮铃，军士衔枚疾走。前到宋军寨栅，看见营门不关，南兵不敢擅进。初时听得更点分明，向后更鼓便打得乱了。高侍郎勒住马道："不可进去。"庞万春道："相公缘何不进兵？"高侍郎答道："听他营里更点不明，必然有计。"庞万春道："相公误矣。今日兵败胆寒，必然困倦。睡里打更，有甚分晓，因此不明。相公何必见疑，只顾杀去。"高侍郎道："也见得是。"当下催军劫寨，大刀阔斧，杀将进去。二将入得寨门，直到中军，并不见一个军将，却是柳树上缚着数只羊，羊蹄上拴着鼓槌打鼓，因此更点不明。两将劫着空寨，心中自慌，急叫："中计！"回身便走。中军内却早火起，只见山头上炮响，又放起火来，四下里伏兵乱起，齐杀将拢来。两将冲开寨门奔走，正迎着呼延灼，大喝："贼将快下马受降，免汝一死？"高侍郎心慌，只要脱身，无心恋战，被呼延灼赶进去，手起双鞭齐下，脑袋骨打碎了半个天灵。庞万春死命撞透重围，得脱性命。正走之间，不提防汤隆

伏在路边，被他一钩镰枪拖倒马脚，活捉了解来。众将已都在山路里赶杀南兵，至天明，都赴寨里来。卢先锋已先到中军坐下，随即赏赐，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贼寇乘虚夜劫营，岂知埋伏有强兵。
中军炮响神威振，混杀南军满歙城。

卢先锋下令点本部将佐时，丁得孙在山路草中被毒蛇咬了脚，毒气入腹而死。将庞万春割腹剜心，祭献欧鹏并史进等，把首级解赴张招讨军前去了。

次日，卢先锋与同诸将再进兵到歙州城下，见城门不关，城上并无旌旗，城楼上亦无军士。单廷圭、魏定国两个要夺头功，引军便杀入城去。后面中军卢先锋赶到时，只叫得苦，那二将已到城门里了。原来王尚书见折了劫寨人马，只诈做弃城而走，城门里却掘下陷坑。二将是一勇之夫，却不提防，首先入去，不想连马和人，都陷在坑里。那陷坑两边，却埋伏着长枪手弓箭军士，一齐向前戳杀，两将死于坑中。可怜圣水并神火，今日呜呼丧土坑！卢先锋又见折了二将，心中忿怒，急令差遣前部军兵，各人兜土块入城，一面填塞陷坑，一面鏖战厮杀，杀倒南兵人马，俱填于坑中。当下卢先锋当前，跃马杀入城中，正迎着皇叔方垕。交马只一合，卢俊义又忿心头之火，展平生之威，只一朴刀，剁方垕于马下。城中军马，开城西门冲突而走。宋兵众将，各各并力向前，剿捕南兵。

却说王尚书正走之间，撞着李云截住厮杀。王尚书便挺枪向前，李云却是步斗。那王尚书枪起马到，早把李云踏倒。石勇见冲翻了李云，便冲突向前，步走急来救时，王尚书把条枪神出鬼没，石勇如何抵当得住？王尚书战了数合，得便处把石勇一枪，结果了性命，当下身死。城里却早赶出孙立、黄信、邹渊、邹润四将，截住王尚书厮杀。那王寅奋勇力敌四将，并无惧怯。不想又撞出林冲赶到，这个又是个会厮杀的，那王寅便有三头六臂，也敌不过五将。众人齐上，乱戳杀王寅。可怜南国尚书将，今日方知志莫伸。当下五将取了首级，飞马献与卢先锋。卢俊义已在歙州城内行宫歇下，平复了百姓，出榜安民，将军马屯驻在城里。一面差人赍文报捷张招讨，驰书转达宋先锋，知会进兵。

却说宋江等兵将在睦州屯驻，等候军齐，同攻贼洞。收得卢俊义书，报平复了歙州，军将已到城中屯驻，专候进兵，同取贼巢。又见折了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欧鹏、张青、丁得孙、单廷圭、魏定国、李云、石勇一十三人，许多将佐，烦恼不已，痛哭哀伤。军师吴用劝道：“生死

人皆分定，主将何必自伤玉体？且请理料国家大事。”宋江道：“虽然如此，不由人不伤感。我想当初石碣天文所载一百八人，谁知到此，渐渐凋零，损吾手足。”吴用劝了宋江烦恼。“可以回书与卢先锋，交约日期，起兵攻取清溪县。”

且不说宋江回书与卢俊义，约日进兵。却说方腊在清溪帮源洞中大内设朝，与文武百官计议宋江用兵之事。只听见西州败残军马回来，报说：“歙州已陷，皇叔、尚书、侍郎俱已阵亡了。今宋兵作两路而来，攻取清溪。”方腊见报大惊，当下聚集两班大臣商议。方腊道：“汝等众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贵。岂期今被宋江军马席卷而来，州城俱陷，止有清溪大内。今闻宋兵两路而来，如何迎敌？”当有左丞相娄敏中出班启奏道：“今次宋兵人马已近神州内苑，宫廷亦难保守。奈缘兵微将寡，陛下若不御驾亲征，诚恐兵将不肯尽心向前。”方腊道：“卿言极当。”随即传下圣旨：“命三省六部、御史台官、枢密院、都督府护驾，二营金吾、龙虎，大小官僚，都跟随寡人御驾亲征，决此一战。”娄丞相又奏：“差何将帅，可做前部先锋？”方腊道：“着殿前金吾上将军、内外诸军都招讨皇侄方杰为正先锋，马步亲军都太尉、骠骑上将军杜微为副先锋，部领帮源洞大内护驾御林军一万五千，战将三十余员前进。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招军征进。”原来这方杰是方腊的亲侄儿，乃是歙州皇叔方垕长孙，闻知宋兵卢先锋杀了他公公，正要来报仇，他愿为前部先锋。这方杰平生习学，惯使一条方天画戟，有万夫不当之勇。那杜微原是歙州山中铁匠，会打军器，亦是方腊心腹之人，会使六口飞刀，只是步斗。方腊另行圣旨一道，差御林护驾都教师贺从龙，拨与御林军一万，总督兵马，去敌歙州卢俊义军马。有诗为证：

八郡山川已败倾，便驰黄屋特亲征。
宋江兵势无人敌，国破身亡是此行。

不说方腊分调人马，两处迎敌。先说宋江大队军马起程，水陆并进，离了睦州，望清溪县而来。水军头领李俊等，引领水军船只，撑驾从溪滩里上去。且说吴用与宋江在马上同行，并马商议道：“此行去取清溪帮源，诚恐贼首方腊知觉，逃窜深山旷野，难以得获。若要生擒方腊，解赴京师，面见天子，必须里应外合，认得本人，可以擒获。亦要知方腊去向下落，不致被其走失。”宋江道：“若要如此，须用诈降，将计就计，方可得里应外合。前者柴进与燕青去做细作，至今不见些消耗，今次着谁去好？须是会诈投降的。”吴用道：“若论愚意，只除非叫水军头领李俊等，就将船内粮米，去诈献投降，

教他那里不疑。方腊那厮，是山僻小人，见了许多粮米船只，如何不收留了！”宋江道：“军师高见极明。”便唤戴宗，随即传令，从水路里直至李俊处说知：“如此如此，教你等众将行计。”李俊等领了计策，戴宗自回中军。

李俊却叫阮小五、阮小七扮做梢公，童威、童猛扮做随行水手，乘驾六十只粮船，船上都插着新换的献粮旗号，却从大溪里使将上去。将近清溪县，只见上水头早有南国战船迎将来，敌军一齐放箭。李俊在船上叫道：“休要放箭，我有话说。俺等都是投拜的人，特将粮米献纳大国，接济军士，万望收录。”对船上头目，看见李俊等船上并无军器，因此就不放箭。使人过船来，问了备细，看了船内粮米，便去报知娄丞相，禀说：“李俊献粮投降。”娄敏中听了，叫唤投拜人上岸来。李俊登岸，见娄丞相，拜罢，娄敏中问道：“你是宋江手下甚人？有何职役？今番为甚来献粮投拜？”李俊答道：“小人姓李名俊，原是浔阳江上好汉，就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性命。他如今受了朝廷招安，得做了先锋，便忘了我等前恩，累次窘辱小人。见今宋江虽然占得大国州郡，手下弟兄渐次折得没了，他犹自不知进退，威逼小人等水军向前。因此受辱不过，特将他粮米船只，径自私来献纳，投拜大国。”娄丞相见李俊说了这一席话，就便准信，便引李俊来大内朝见方腊，具说献粮投拜一事。李俊见方腊，再拜起居，奏说前事。方腊坦然不疑，加封李俊为水军都总管之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皆封水寨副总管，且教只在清溪管领水寨守船，“待寡人退了宋江军马，还朝之时，别有赏赐。”李俊拜谢了出内，自去搬运粮米上岸，进仓交收，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神谋妙算擒方腊，先遣行人假献粮。
指日宋军平大内，清溪花鸟亦凄凉。

再说宋江与吴用分调军马，差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为前队，引军直进清溪县界，正迎着南国皇侄方杰。两下军兵，各列阵势。南军阵上，方杰横戟在马，杜微步行在后。那杜微浑身挂甲，背藏飞刀五把，手中仗口七星宝剑，跟在后面。两将出到阵前。宋江阵上，秦明首先出马，手舞狼牙大棍，直取方杰。方杰亦不打话，两将便斗。那方杰年纪后生，精神一撮，那枝戟使得精熟，和秦明连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方杰见秦明手段高强，也放出自己平生学识，不容半点空闲。两个正斗到分际，秦明也把出本事来，不放方杰些空处。却不提防杜微那厮在马后见方杰战秦明不下，从马后闪将出来，掣起飞刀，望秦明脸上早飞将来。秦明急躲飞刀时，却被方杰一方天戟耸下马去，死于非命。可怜霹雳火，也作横亡人。方杰一戟戳死了秦明，却

不敢追过对阵。宋兵小将急把挠钩搭得尸首过来。宋江见说折了秦明，尽皆失色。一面叫备棺椁盛贮，一面再调军将出战。

且说这方杰得胜夸能，却在阵前高叫："宋兵再有好汉，快出来厮杀！"宋江在中军听得报来，急出到阵前，看见对阵方杰背后，便是方腊御驾，直来到军前摆开。但见：

金瓜密布，铁斧齐排。方天画戟成行，龙凤绣旗作队。旗旄旌节，一攒攒绿舞红飞；玉镫雕鞍，一簇簇珠围翠绕。飞龙伞散青云紫雾，飞虎旗盘瑞霭祥烟。左侍下一带文官，右侍下满排武将。虽是诈称天子位，也须直列宰臣班。苟非啸聚山林，且自图王霸业。

南国阵中，只见九曲黄罗伞下，玉辔逍遥马上，坐着那个草头王子方腊。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冲天转角明金幞头，身穿一领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一条金镶宝嵌玲珑玉带，足穿一对双金显缝云根朝靴。

那方腊骑着一匹银鬃白马，出到阵前，亲自监战。看见宋江亲在马上，便遣方杰出战，要拿宋江。这边宋兵等众将亦准备迎敌，要擒方腊。南军方杰正要出阵，只听得飞马报道："御林都教师贺从龙总督军马去救歙州，被宋兵卢先锋活捉过阵去了。军马俱已漫散，宋兵已杀到山后。"方腊听了大惊，急传圣旨，便教收军，且保大内。当下方杰且委杜微押住阵脚，却待方腊御驾先行，方杰、杜微随后而退。方腊御驾回至清溪州界，只听得大内城中喊起连天，火光遍满，兵马交加，却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在清溪城里放起火来。方腊见了，大驱御林军马，来救城中，入城混战。宋江军马见南兵退去，随后追杀。赶到清溪，见城中火起，知有李俊等在彼行事，急令众将招起军马，分头杀将入去，此时卢先锋军马也过山了，两下接应，却好凑着。四面宋兵，来攻清溪大内。宋江等诸将，四面八方杀将入去。各各自去搜捉南军，打破了清溪城郭。方腊却得方杰引军保驾防护，送投帮源洞中去了。

宋江等大队军马，都入清溪县来。众将杀入方腊宫中，收拾违禁器仗，金银宝物，搜检内里库藏。就殿上放起火来，把方腊内外宫殿，尽皆烧毁，府库钱粮，搜索一空。宋江会合卢俊义军马，屯驻在清溪县内。聚集众将，都来请功受赏。整点两处将佐时，长汉郁保四、女将孙二娘，都被杜微飞刀伤死；邹渊、杜迁，马军中踏杀。李立、汤隆、蔡福，各带重伤，医治不痊，身死。阮小五先在清溪县，已被娄丞相杀了。众将擒捉得南国伪官九十二员，请

功赏赐已了，只不见娄丞相、杜微下落。一面且出榜文，安抚了百姓。把那活捉伪官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示众。后有百姓报说："娄丞相因杀了阮小五，见大兵打破清溪县，自缢松林而死。"杜微那厮，躲在他原养的娼妓王娇娇家，被他社老献将出来。宋江赏了社老，却令人先取了娄丞相首级，叫蔡庆将杜微剖腹剜心，滴血享祭秦明、阮小五、郁保四、孙二娘，并打清溪亡过众将。宋江亲自拈香祭赛已了。次日，与同卢俊义起军，直抵帮源洞口围住。

且说方腊只得方杰保驾，走到帮源洞口大内，屯驻人马，坚守洞口，不出迎敌。宋江、卢俊义把军马周回围住了帮源洞，却无计可入。却说方腊在帮源洞如坐针毡，亦无计可施。两军困住，已经数日。方腊正忧闷间，忽见殿下锦衣绣袄一大臣，俯伏在地，金阶殿下启奏："我王，臣虽不才，深蒙主上圣恩宽大，无可补报。凭夙昔所学之兵法，仗平日所韫之武功，六韬三略曾闻，七纵七擒曾习。愿借主上一支军马，立退宋兵，中兴国祚。未知圣意若何，伏候我王诏旨。"方腊见了大喜，便传敕令尽点山洞内府兵马，教此将引军出洞，去与宋江相待。未知胜败如何，先见威风出众。

不是方腊国中又出这个人来引兵，有分教：金阶殿下人头滚，玉砌朝门热血喷。直使扫清巢穴擒方腊，竖立功勋显宋江。毕竟方腊国中出来引兵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二十四员将佐：

吕　方	郭　盛	史　进	石　秀	陈　达	杨　春
李　忠	薛　永	欧　鹏	张　青	丁得孙	单廷圭
魏定国	李　云	石　勇	秦　明	郁保四	孙二娘
邹　渊	杜　迁	李　立	汤　隆	蔡　福	阮小五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诗曰：

铁石禅机已点开，钱塘江上早心灰。
六和寺内月明夜，三竺山中归去来。
衲子心空圆寂去，将军功遂锦衣回。
两人俱是男儿汉，不忝英雄济世才。

话说当下方腊殿前启奏，愿领兵出洞征战的，正是东床驸马主爵都尉柯引。方腊见奏，不胜之喜。“是今日天幸，得驸马冒矢石之威，出战草寇，愿逞奇才，复兴社稷。”柯驸马当下同领南兵，带了云壁奉尉，披挂上马出师。方腊将自己金甲锦袍，赐与驸马。又选一骑好马，叫他出战。那驸马怎生结束？

头戴凤翅金盔，身披连环铁甲，上穿团龙锦袍，腰系狮蛮束带，足穿抹绿皂靴，胯悬雕弓铁箭。使一条穿心透骨点钢枪，骑一匹能征惯战青骢马。

那柯驸马与同皇侄方杰，引领洞中护御军兵一万人马，驾前上将二十余员，出到帮源洞口，列成阵势。

却说宋江军马，困在洞口，已教将佐分调守护。宋江在阵中，因见手下弟兄，三停内折了二停，方腊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战，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只听得前军报来说：“洞中有军马出来交战。”宋江、卢俊义见报，急令诸将上马，引军出战，摆开阵势，看南军阵里，当先是柯驸马出战。宋江军中，谁不认得是柴进？宋江便令花荣出马迎敌。花荣得令，便横枪跃马，出到阵前，高声喝问：“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贼，与吾天兵敌对？我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骨肉为泥。好好下马受降，免汝一命。”柯驸马答道：“吾乃山东柯引，谁不闻我大名？量你这厮们是梁山泊一伙强徒草寇，何足道哉！偏

俺不如你们手段？我直把你们杀尽，克复城池，是吾之愿。”宋江与卢俊义在马上听了，寻思：“柴进说的话，语言中必无背逆之心。他把‘柴’字改作‘柯’字，‘柴’即是‘柯’也；‘进’字改作‘引’字，‘引’即是‘进’也。”吴用道：“我想柴大官人未曾落草时，尚且专藏犯罪做私商之人，今日安肯忘本？”卢俊义道：“且看花荣与他迎敌。”

当下花荣挺枪跃马，来战柯引。两马相交，二般军器并举，两将斗到间深里，绞做一团，扭做一块。柴进低低道：“兄长可且诈败，来日议事。”花荣听了，略战三合，拨回马便走。柯引喝道：“败将，吾不赶你。别有了得的，叫他出来，和俺交战。”花荣跑马回阵，对宋江、卢俊义说知就里。吴用道：“再叫关胜出战交锋。”当时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飞马出战，大喝道：“山东小将，敢与吾敌？”那柯驸马挺枪便来迎敌。两个交锋，全无惧怯。二将斗不到五合，关胜也诈败佯输，走回本阵。柯驸马不赶，只在阵前大喝：“宋兵敢有强将出来与吾对敌？”宋江再叫朱仝出阵，与柴进交锋，往来厮杀，只瞒众军。两个斗不过五七合，朱仝诈败而走。柴进赶来，虚搠一枪，朱仝弃马跑归本阵。南军先抢得这匹好马。柯驸马招动南军，掩杀过来，宋江急令诸将，引军退去十里下寨。柯驸马引军追赶了一程，收兵退回洞中。

已自有人先去报知方腊，说道：“柯驸马如此英雄，战退宋兵，连胜三将。宋江等又折一阵，杀退十里。”方腊大喜，叫排下御宴，等待驸马卸了戎装披挂，请入后宫赐坐，亲捧金杯，满劝柯驸马道：“不想驸马有此文武双全！寡人只道贤婿只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杰，不致折许多州郡。烦望驸马大展奇才，立诛贼将，重兴基业，与寡人共享太平无穷之富贵，同乐悠久，兴复家邦！”柯引奏道：“主上放心。为臣子当以尽心报效，同兴国祚。明日谨请圣上登山，看柯引厮杀，立斩宋江等辈。”方腊见奏，心中大喜。当夜宴至更深，各还宫中去了。次早，方腊设朝，叫洞中敲牛宰马，令三军都饱食已了，各自披挂上马，出到帮源洞口，摇旗发喊，擂鼓搦战。方腊却领引近侍内臣，登帮源洞山顶，看柯驸马厮杀。有诗为证：

驸马提兵战六师，佯输诈败信为之。
勾连方腊亲临阵，一鼓功成计更奇。

且说宋江当日传令，分付诸将：“今日厮杀，非比他时，正在要紧之际。汝等军将，各各用心，擒获贼首方腊，休得杀害。你众军士只看南军阵上柴进回马引领，就便杀入洞中，并力追捉方腊，不可违误。”三军诸将得令，各自磨拳擦掌，掣剑拔枪，都要掳掠洞中金帛，尽要活捉方腊，建功请赏。当

时宋江诸将，都到洞前，把军马摆开，列成阵势。只见南兵阵上，柯驸马立在门旗之下，正待要出战。只见皇侄方杰，立马横戟道："都尉且押手停骑，看方某先斩宋兵一将，然后都尉出马，用兵对敌。"宋兵望见燕青跟在柴进后头，众将皆喜道："今日计必成矣。"各人自行准备。

且说皇侄方杰争先纵马搦战。宋江阵上，关胜出马，舞起青龙刀，来与方杰对敌。两将交马，一往一来，一翻一复，战不过十数合，宋江又遣花荣出阵，共战方杰。方杰见两将来夹攻，全无惧怯，力敌二将。又战数合，虽然难见输赢，也只办得遮拦躲避。宋江队里，再差李应、朱仝，骤马出阵，并力追杀。方杰见四将来夹攻，方才拨回马头，望本阵中便走。柯驸马却在门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将关胜、花荣、朱仝、李应四将赶过来。柯驸马便挺起手中铁枪，奔来直取方杰。方杰见头势不好，急下马逃命时，措手不及，早被柴进一枪戳着。背后云奉尉燕青赶上一刀，杀了方杰。南军众将，惊得呆了，各自逃生。柯驸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进，宋先锋部下正将小旋风的便是。随行云奉尉即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内外备细，若有人活捉得方腊的，高官任做，细马拣骑。三军投降者，俱免血刃有生；抗拒者，斩首全家。"回身引领四将，招起大军，杀入洞中。方腊领着内侍近臣，在帮源山顶上，看见杀了方杰，三军溃乱，情知事急，一脚踢翻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领起大队军马，分开五路，杀入洞来，争捉方腊。不想已被方腊逃去，止拿得侍从人员。燕青抢入洞中，叫了数个心腹伴当，去那库里掳了两担金珠细软出来，就内宫禁苑，放起火来。柴进杀入东宫时，那金芝公主自缢身死。柴进见了，就连宫苑烧化，以下细人，放其各自逃生。众军将都入正宫，杀尽嫔妃彩女，亲军侍御，皇亲国戚，都掳掠了方腊内宫金帛。宋江大纵军将入宫，搜寻方腊。

却说阮小七杀入内苑深宫里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腊伪造的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圭、无忧履。阮小七看见上面都是珍珠异宝，龙凤锦文，心里想道："这是方腊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紧。"便把衮龙袍穿了，系上碧玉带，着了无忧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圭插放怀里，跳上马，手执鞭，跑出宫前。三军众将，只道是方腊，一齐闹动，抢将拢来看时，却是阮小七，众皆大笑。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骑着马东走西走，看那众将多军抢掳。正在那里闹动，早有童枢密带来的大将王禀、赵谭入洞助战。听得三军闹嚷，只说拿得方腊，径来争功。却见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里嬉笑。王禀、赵谭骂道："你这厮莫非要学方腊，做这等样子！"阮小

七大怒，指着王禀、赵谭道：“你这两个直得甚鸟！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时，你这两个驴马头，早被方腊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众将弟兄成了功劳，你们颠倒来欺负！朝廷不知备细，只道是两员大将来协助成功。”王禀、赵谭大怒，便要和阮小七火并。当时阮小七夺了小校枪，便奔上来戳王禀。呼延灼看见，急飞马来隔开，已自有军校报知宋江，飞马到来。见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吴用喝下马来，剥下违禁衣服，丢去一边。宋江陪话解劝。王禀、赵谭二人虽被宋江并众将劝和了，只是记恨于心。

当日帮源洞中，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当下宋江传令，教四下举火，监临烧毁宫殿，龙楼凤阁，内苑深宫，珠轩翠屋，尽皆焚化。但见：

　　黑烟罩地，红焰遮天。金钉朱户灰飞，碧瓦雕檐影倒。三十六宫煨烬火，七十二苑作飞灰。金殿平空，不见嵯峨气象；玉阶迸裂，全无锦绣花纹。金水河不见丹墀御道，午门前已无臣宰官僚。龙楼移上九重天，凤阁尽归南极院。

当时宋江等众将，监看烧毁了帮源洞中宫殿器皿屋宇楼阁，引军都来洞口屯驻，下了寨栅。计点生擒人数，只有贼首方腊未曾获得。传下将令，教军将沿山搜捉。告示乡民，但有人拿得方腊者，奏闻朝廷，高官任做；知而首者，随即给赏。

却说方腊从帮源洞山顶落路而走，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便望深山旷野，透岭穿林，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头，脱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爬山奔走，要逃性命，连夜退过五座山头，走到一处山凹边。见一个草庵，嵌在山凹里。方腊肚中饥饿，却待正要去茅庵内寻讨些饭吃，只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打翻，便取条绳索绑了。那和尚不是别人，是花和尚鲁智深。拿了方腊，带到草庵中，取了些饭吃，正解出山来，却好迎着搜山的军健，一同帮住，擒捉方腊，来见宋先锋。宋江见拿得方腊，大喜，便问道：“吾师，你却如何正等得这贼首着？”鲁智深道：“洒家自从在乌龙岭上万松林里厮杀，追赶夏侯成入深山里去，被洒家杀了。贪战贼兵，直赶入乱山深处，迷踪失径，迤逦随路寻去。正到旷野琳琅山内，忽遇一个老僧，引领洒家到此处茅庵中，嘱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间等候。但见个长大汉从松林深处来，你便捉住。’夜来望见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间山径路数是何处。今早正见这贼爬过山来，因此，俺一禅杖打翻，就捉来绑了，不想正是方腊。”宋江又问道：“那一个老僧今在何处？”鲁智深道：

“那个老僧自引小僧到茅庵里，分付了柴米出来，竟不知投何处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见得是圣僧罗汉，如此显灵。今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得父母。”智深听了，摇首叫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听罢，默上心来，各不喜欢。点本部下将佐，俱已数足。教将方腊陷车盛了，解上东京，面见天子。催起三军，带领诸将，离了帮源洞清溪县，都回睦州。

却说张招讨会集都督刘光世，童枢密，从、耿二参谋，都在睦州聚齐，合兵一处，屯驻军马。见说宋江获了大功，拿住方腊，解来睦州，众官都来庆贺。宋江等诸然参拜已了张招讨、童枢密等众官，张招讨道：“已知将军边塞劳苦，损折弟兄。今已全功，实为万幸。”宋江再拜泣涕道：“当初小将等一百八人，破大辽，还京都不曾损了一个。谁想首先去了公孙胜，京师已留下数人。克复扬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虽存，有何面目再见山东父老、故乡亲戚？”张招讨道：“先锋休如此说。自古道：贫富贵贱，宿生所载；寿夭命长，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无福人。何以损折将佐为羞为耻！今日功成名显，朝廷知道，必当重用。封官赐爵，光显门闾，衣锦还乡，谁不称羡！闲事不须挂意，只顾收拾回军朝觐。”宋江拜谢了总兵等官，自来号令诸将。张招讨已传下军令，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方腊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睦州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衢、婺等县贼役赃官，得知方腊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都来睦县自行投首，拜参张招讨并众官。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拨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柴进勾连用计深，帮源军马乱骎骎。
奇功更有花和尚，一杖生擒僭号人。

所有这新克复睦州、歙州，清溪、帮源二处城郭镇市，民安物阜，乡村溪岛山林，俱各民安复业。

再说张招讨众官都在睦州设太平宴，庆贺众将官僚，赏劳三军将校。传令教先锋头目，收拾朝京。军令传下，各各准备行装，陆续登程。

且说先锋使宋江，思念亡过众将，洒然泪下。不想患病在杭州张横、穆

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视，共是八人在彼。后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杨林、穆春到来，随军征进。想起诸将劳苦，今日太平，当以超度。便就睦州宫观净处，扬起长幡，修设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罗天大醮，追荐前亡后化列位偏正将佐已了。次日，椎牛宰马，致备牲醴，与同军师吴用等众将，俱到乌龙神庙里，焚帛享祭乌龙大王，谢祈龙君护祐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将佐阵亡之人，收得尸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与卢俊义收拾军马将校人员，随张招讨回杭州，听候圣旨，班师回京。众多将佐功劳，俱各造册，上了文簿，进呈御前。先写表章，申奏天子。三军齐备，陆续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偏将佐，止剩得三十六员回军。那三十六人是：

呼保义宋江	玉麒麟卢俊义	智多星吴用
大刀关胜	豹子头林冲	双鞭呼延灼
小李广花荣	小旋风柴进	扑天雕李应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神行太保戴宗	黑旋风李逵	病关索杨雄
混江龙李俊	活阎罗阮小七	浪子燕青
神机军师朱武	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混世魔王樊端	轰天雷凌振	铁面孔目裴宣
神算子蒋敬	鬼脸儿杜兴	铁扇子宋清
独角龙邹润	一枝花蔡庆	锦豹子杨林
小遮拦穆春	山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鼓上蚤时迁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当下宋江因为征剿方腊，自渡江已过，损折了许多将佐，止剩得正偏将三十六员回京。催促起人马，俱要到杭州取齐，与张招讨约会，听命朝觐。宋江与同诸将引兵马离了睦州，前望杭州进发。诗曰：

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
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

正是收军锣响千山震，得胜旗开十里红。马上将敲金镫响，三军齐唱凯歌回。宋先锋军马，于路无话，已回到杭州。因张招讨军马在城，宋先锋且屯兵在六和塔驻扎，诸将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锋使宋江、卢俊义，早晚入城听令。

且说鲁智深自与武松在寺中一处歇马听候，看见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是夜月白风清，水天同碧，二人正在僧房里睡，至半夜，忽听得江上潮声雷响。鲁智深是关西汉子，不曾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战鼓响，

贼人生发，跳将起来，摸了禅杖，大喝着便抢出来。众僧吃了一惊，都来问道："师父何为如此，赶出何处去？"鲁智深道："洒家听得战鼓响，待要出去厮杀。"众僧都笑将起来，道："师父错听了，不是战鼓响，乃是钱塘江潮信响。"鲁智深见说，吃了一惊，问道："师父，怎地唤做潮信响？"寺内众僧推开窗，指着那潮头叫鲁智深看，说道："这潮信日夜两番来，并不违时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当三更子时潮来。因不失信，为之潮信。"鲁智深看了，从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付与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在万松林里厮杀，活捉了个夏侯成；'遇腊而执'，俺生擒方腊。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当圆寂。众和尚，俺家问你，如何唤做圆寂？"寺内众僧答道："你是出家人，还不省得？佛门中圆寂便是死？"鲁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已必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洒家沐浴。"寺内众僧，都只道他说耍。又见他这般性格，不敢不依他。只得唤道人烧汤来与鲁智深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便叫部下军校："去报宋公明先锋哥哥，来看洒家。"又问寺内众僧处，讨纸笔写下一篇颂子，去法堂上，捉把禅椅，当中坐了。焚起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自叠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腾空。比及宋公明见报，急引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看其颂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与卢俊义看了偈语，嗟叹不已。众多头领都来看视鲁智深，焚香拜礼。城内张招讨并童枢密等众官，亦来拈香拜礼。宋江教把鲁智深衣钵并朝廷赏赐，出来俵散众僧，做了三昼夜功果，合个朱红龛子盛了，直去请径山住持大惠禅师，来与鲁智深下火；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忏悔。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那鲁智深。那径山大惠禅师手执火把，直来龛子前，指着鲁智深，道几句法语，是：

"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大惠禅师下了火已了，众僧诵经忏悔，焚化龛子，在六和塔山后，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鲁智深随身多余衣钵金银，并各官布施，尽都纳入六和寺里，常住公用。

当下宋江看视武松，虽然不死，已成废人。武松对宋江说道："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

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册，休写小弟进京。”宋江见说：“任从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后至八十善终，这是后话。

再说先锋宋江每日去城中听令，待张招讨中军人马前进，已将军兵入城屯扎。半月之间，朝廷天使到来，奉圣旨：令先锋宋江等班师回京。张招讨，童枢密，都督刘光世，从、耿二参谋，大将王禀、赵谭，中军人马，陆续先回京师去了。宋江等随即收拾军马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杨雄发背疮而死，时迁又感搅肠沙而死。宋江见了，感伤不已。丹徒县又申将文书来，报说杨志已死，葬于本县山园。林冲风瘫，又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视，后半载而亡。

再说宋江与同诸将，离了杭州，望京师进发。只见浪子燕青，私自来劝主人卢俊义道：“小乙自幼随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难尽。今既大事已毕，欲同主人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卢俊义道：“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殒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若燕青，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有诗为证：

略地攻城志已酬，陈辞欲伴赤松游。
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

卢俊义道：“燕青，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燕青道：“主人岂不闻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前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主公，你可寻思，祸到临头难走。”卢俊义道：“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辞宋先锋，他是个义重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辞别主公。”卢俊义道：“你辞我，待要那里去？”燕青道：“也只在主公前后。”卢俊义笑道：“原来也只恁地。看你到那里？”燕青纳头拜了八拜，当夜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径不知投何处去了。

次日早晨，军人收得字纸一张，来报复宋先锋。宋江看那一张字纸时，上面写道是：

“辱弟燕青百拜恳告先锋主将麾下：自蒙收录，多感厚恩。效死干

功，补报难尽。今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国家任用，情愿退居山野，为一闲人。本待拜辞，恐主将义气深重，不肯轻放，连夜潜去。今留口号四句拜辞，望乞主帅恕罪。

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

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饭黄齑过此生。”

宋江看了燕青的书并四句口号，心中郁悒不乐。当时尽收拾损折将佐的官诰牌面，送回京师，缴纳还官。

宋兵人马，迤逦前进，比及行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手下军人来报宋先锋。宋江见报，亲自领医人来看治李俊，李俊道：“哥哥休误了回军的程限，朝廷见责，亦恐张招讨先回日久。哥哥怜悯李俊时，可留下童威、童猛看视兄弟，待病体痊可，随后赶来朝觐。哥哥军马，请自赴京。”宋江见说，心虽不然，倒不疑虑，只得引军前进。又被张招讨行文催趱，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诸将上马赴京去了。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商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

再说宋江等诸将一行军马，在路无话。复过常州、润州相战去处，宋江无不伤感。军马渡江，十存二三。过扬州，进淮安，望京师不远了。宋江传令，叫众将各各准备朝觐。三军人马，九月二十后，回到东京。张招讨中军人马，先进城去。宋江等军马，只就城外屯住，扎营于旧时陈桥驿，听候圣旨。宋江叫裴宣写录见在朝京大小正偏将佐数目，共计二十七员。正将一十二员：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偏将一十五员：朱武、黄信、孙立、樊瑞、凌振、裴宣、蒋敬、杜兴、宋清、邹润、蔡庆、杨林、穆春、孙新、顾大嫂。是日，宋江将大小诸将见在者，殁于王事者，录其名数，写成谢恩表章。仍令正偏将佐，俱各准备幞头公服，伺候朝见天子。三日之后，上皇设朝，近臣奏闻。天子教宣宋江等面君朝见。正是：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宣召边庭征战士，九重深处见天颜。

当下早朝，道君天子升座，命侍御引进宋江等，各具公服，入内朝见。此日东方渐明，宋江、卢俊义等二十七员将佐承旨，即忙上马入城。东京百姓看了时，此是第三番朝见。想这宋江等初受招安时，却奉圣旨，都穿御赐的红绿锦袄子，悬挂金银牌面，入城朝见。破大辽之后回京师时，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挂甲，戎装入城朝见。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头公服，入城朝觐。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

宋江等二十七人，来到正阳门下，齐齐下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阶之下。宋江、卢俊义为首，上前八拜，退后八拜，进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扬尘舞蹈，山呼万岁。君臣礼足。徽宗天子看见宋江等只剩得这些人员，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卢俊义引领众将，都上金阶，齐跪在珠帘之下。上皇命赐众将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帘卷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众将，收剿江南，多负劳苦。卿之弟兄，损折大半，朕闻不胜伤悼。"宋江垂泪不起，仍自再拜奏曰："以臣卤钝薄才，肝脑涂地，亦不能报国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义兵一百八人，登五台发愿，谁想今日十损其八！谨录人数，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赐圣鉴。"上皇曰："卿等部下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宋江再拜，进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臣宋江等谨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往犯无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岂能酬，粉骨碎身何足报。股肱竭力，离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台而发愿。全忠秉义，护国保民。幽州城鏖战辽兵，清溪洞力擒方腊。虽则微功上达，奈缘良将下沉。臣江日夕怀忧，旦暮悲怆。伏望天恩，俯赐圣鉴，使已殁者皆蒙恩泽，见在生者得庇洪休。臣江乞归田野，愿作农民。实陛下仁育之赐，遂微臣退休之心。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臣江等不胜战悚之至！谨录存殁人数，随表上进以闻。

阵亡正偏将佐五十九员：

正将一十四员：

秦　明　徐　宁　董　平　张　清　刘　唐　史　进　索　超
张　顺　雷　横　石　秀　解　珍　解　宝　阮小二　阮小五

偏将四十五员：

宋　万　焦　挺　陶宗旺　韩　滔　彭　玘　曹　正　宣　赞
孔　亮　郑天寿　施　恩　邓　飞　周　通　龚　旺　鲍　旭
段景住　侯　健　孟　康　王　英　项　充　李　衮　单廷圭

吕　方　燕　顺　马　麟　郭　盛　欧　鹏　郁保四　陈　达
杨　春　李　忠　薛　永　李　云　丁得孙　石　勇　杜　迁
邹　渊　李　立　汤　隆　王定六　蔡　福　张　青　郝思文
扈三娘　魏定国　孙二娘

于路病故正偏将佐一十员：

正将五员：

林　冲　杨　志　张　横　穆　弘　杨　雄

偏将五员：

孔　明　朱　贵　朱　富　白　胜　时　迁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将一员：

鲁智深

折臂不愿恩赐，六和寺出家正将一员：

武　松

旧在京，回还蓟州出家正将一员：

公孙胜

不愿恩赐，于路辞去正偏将四员：

正将二员：

燕　青　　李　俊

偏将二员：

童　威　　童　猛

旧留在京师，并取回医士，见在京偏将五员：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坚　　萧　让　　乐　和

见在朝觐正偏将佐二十七员：

正将一十二员：

宋　江　卢俊义　吴　用　关　胜　花　荣　柴　进　李　应
呼延灼　朱　仝　戴　宗　李　逵　阮小七

偏将一十五员：

朱　武　黄　信　孙　立　樊　瑞　凌　振　裴　宣　蒋　敬
杜　兴　宋　清　邹　润　蔡　庆　杨　林　穆　春　孙　新
顾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锋使臣宋江，副先锋臣卢俊义等谨上表。”

上皇览表，嗟叹不已，乃曰："卿等一百八人，上应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见存，又辞去了四个，真乃十去其八矣！"随降圣旨，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所在享祭。惟有张顺显灵有功，敕封金华将军。僧人鲁智深擒获方腊有功，善终坐化于大刹，加封义烈昭暨禅师；武松对敌有功，伤残折臂，见于六和寺出家，封赠清忠祖师，赐钱十万贯，以终天年。已故女将二人，扈三娘加封花阳郡夫人，孙二娘加封旌德郡君。见在朝觐，除先锋使另封外，正将十员，各授武节将军，诸州统制。偏将十五员，各授武奕郎，诸路都统领。管军管民，省院听调。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

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副先锋卢俊义，加授武功大夫、庐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

军师吴用，授武胜军承宣使。

关胜授大名府正兵马总管。

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

花荣授应天府兵马都统制。

柴进授横海军沧州都统制。

李应授中山府郓州都统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统制。

戴宗授兖州府都统制。

李逵授镇江润州都统制。

阮小七授盖天军都统制。

上皇敕命各各正偏将佐，封官授职，谢恩听命，给付赏赐。偏将一十五员，各赐金银三百两，采段五表里；正将一十员，各赐金银五百两，采段八表里。先锋使宋江、卢俊义，各赐金银一千两，锦段十表里，御花袍一套，名马一匹。宋江等谢恩毕，又奏睦州乌龙大王，二次显灵，护国保民，救护军将，以全德胜。上皇准奏，圣敕加封忠靖灵德普祐孚惠龙王。御笔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因是方腊造反之地，各带反文字体。清溪县改为淳安县，帮源洞凿开为山岛。敕委本州官库内支钱，起建乌龙大王庙，御赐牌额，至今古迹尚存。江南但是方腊残破去处，被害人民，普免差徭三年。

当日宋江等，各各谢恩已了，天子命设太平筵宴，庆贺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但见：

屏开孔雀，褥绣芙蓉。黄金殿上开筵，白玉阶前设宴。朱红台上，摆列着百味珍羞；龙凤桌围，设放着金银器皿。玻璃碗内，供献上熊掌驼蹄；琥珀杯中，满斟下瑶池玉液。珊瑚碟四时异果，玛瑙盘凤髓龙肝。教坊司搬演新文杂剧，承应院摆列舞女歌姬。光禄寺进呈御酒，帝王开颜；鸿胪寺报名赏宴，臣宰欢忭。大官署宰马敲牛，供筵赐饭；珍羞署推装果品，美味时新。往来进酒，无非是紫衣陪臣；上下传杯，尽都是锦衣内侍。太平设宴，显皇上不负功臣；得胜回朝，是武将赤心报国。画鼓振敲欢宴美，教坊齐贺太平歌。

上皇设宴，庆贺太平，御筵已毕，众将谢恩。宋江又奏："臣部下自梁山泊受招安，军卒亡过大半，尚有愿还家者，乞陛下圣恩优恤。"天子准奏，降敕：如愿为军者，赐钱一百贯，绢十匹，于龙猛、虎威二营收操，月支俸粮养赡。如不愿者，赐钱二百贯，绢十匹，各令回乡，为民当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郓城县，获罪以来，自不敢还乡，乞圣上宽恩，给假回乡，拜扫省视亲族，却还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请圣旨。"上皇闻奏大喜，再赐钱十万贯，作还乡之资。当日饮宴席终，谢恩已罢，辞驾出朝。次日，中书省作太平筵宴，管待众将。第三日，枢密院又设宴庆贺太平。其张招讨，刘都督，童枢密，从、耿二参谋，王、赵二大将，朝廷自升重爵，不在此本话内。太乙院题本，奏请圣旨，将方腊于东京市曹上凌迟处死，剐了三日示众。有诗为证：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再说宋江奏请了圣旨，给假回乡省亲。当部下军将，愿为军者，报名送发龙猛、虎威二营收操，关给赏赐，马军守备。愿为民者，关请银两，各各还乡，为民当差。部下偏将，亦各请受恩赐，听除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关领诰命，各人赴任，与国安民。

宋江分派已了，与众暂别，自引兄弟宋清，带领随行军健一二百人，挑担御物行李衣装赏赐，离了东京，望山东进发。宋江、宋清在马上衣锦还乡，回归故里。离了京师，于路无话。自来到山东郓城县宋家村。乡中故旧，父老亲戚，都来迎接。宋江回到庄上，不期宋太公已死，灵柩尚存。宋江、宋清痛哭伤感，不胜哀戚。家眷庄客，都来拜见宋江。庄院田产，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齐备，亦如旧时。宋江在庄上修设好事，请僧命道，修建功果，荐拔亡过父母宗亲。州县官僚，探望不绝。择日选时，亲扶太公灵柩，高原安葬。是日，本州官员，亲邻父老，宾朋眷属，尽来送葬已了，不在话

下。

宋江思念玄女娘娘，愿心未酬，将钱五万贯，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庙宇，两廊山门，妆饰圣像，彩画两庑，俱已完备。不觉在乡日久，诚恐上皇见责，选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几日道场，次后设一大会，请当村乡尊父老，饮宴酌杯，以叙间别之情。次日，亲戚亦皆置筵庆贺，以会故旧之心。不在话下。宋江将庄院交割与次弟，宋清虽受官爵，只在乡中务农，奉祀宗亲香火。将多余钱帛，散惠下民。把闲话都打叠起。有诗为证：

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

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

再说宋江在乡中住了数月，辞别乡老故旧，再回东京来，与众弟兄相见。众人亦各自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往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殁于王事的，朝廷已自颁降恩赐金帛，令归乡里，优恤其家。宋江自到东京，每日给散三军。诸将已亡过者，家眷老小，发遣回乡，都已完足。朝前听命，辞别省院诸官，收拾赴任。

只见神行太保戴宗，来相探宋江，坐间说出一席话来，有分教：宋公明生为郓城县英雄，死作蓼儿洼土地。只教名标史记几千年，事载丹书百万载。正是：凛凛清风生庙宇，堂堂遗像在凌烟。毕竟戴宗对宋江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满庭芳》：

罡星起河北，豪杰四方扬。五台山发愿，扫清辽国转名香。奉诏南收方腊，催促渡长江。一自润州破敌，席卷过钱塘。抵清溪，登昱岭，涉高冈。蜂巢剿灭，班师衣锦尽还乡。堪恨当朝谗佞，不识男儿定乱，诳主降遗殃。可怜一场梦，令人泪两行。

话说宋江衣锦还乡，拜扫回京。自离郓城县，还至东京，与众弟兄相会，令其各人收拾行装，前往任所。当有神行太保戴宗来探宋江，二人坐间闲话。只见戴宗起身道："小弟已蒙圣恩，除受兖州都统制。今情愿纳下官诰，要去泰安州岳庙里，陪堂求闲，过了此生，实为万幸。"宋江道："贤弟何故行此念头？"戴宗道："兄弟夜梦崔府君勾唤，因此发了这片善心。"宋江道："贤弟生身既为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岳府灵聪。"自此相别之后，戴宗纳还了官诰，去到泰安州岳庙里，陪堂出家。在彼每日殷勤奉祀圣帝香火，虔诚无忽。后数月，一夕无恙，请众道伴相辞作别，大笑而终。后来在岳庙里累次显灵，州人庙祝，随塑戴宗神像于庙里，胎骨是他真身。

又有阮小七受了诰命，辞别宋江，已往盖天军做都统制职事。未及数月，被大将王禀、赵谭怀挟帮源洞辱骂旧恨，累累于童枢密前诉说阮小七的过失："曾穿着方腊的赭黄袍，龙衣玉带，虽是一时戏耍，终久怀心造意。"待要杀他。"亦且盖天军地僻人蛮，必致造反。"童贯把此事达知蔡京，奏过天子，请降了圣旨，行移公文到彼处，追夺阮小七本身的官诰，复为庶民。阮小七见了，心中也自欢喜。带了老母回还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后自寿至六十而亡。

且说小旋风柴进在京师，见戴宗纳还官诰，求闲去了；又见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官诰，不合戴了方腊的平天冠，龙衣玉带，意在学他造反，罚为庶

民，寻思：“我亦曾在方腊处做驸马，倘或日后奸臣们知得，于天子前谗佞，见责起来，追了诰命，岂不受辱？不如闻早自省，免受玷辱。”推称风疾病患，不时举发，难以任用，不堪为官，情愿纳还官诰，求闲为农。辞别众官，再回沧州横海郡为民，自在过活。忽然一日，无疾而终。

李应授中山府都统制，赴任半年，闻知柴进求闲去了，自思也推称风瘫，不能为官，申达省院，缴纳官诰，复还故乡独龙冈村中过活。后与杜兴一处作富豪，俱得善终。

关胜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甚得军心，众皆钦伏。一日操练军马回来，因大醉失脚，落马得病身亡。

呼延灼受御营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

花荣带同妻小妹子，前赴应天府到任。吴用自来单身，只带了随行安童，去武胜军到任。李逵亦是独自带了两个仆从，自来润州到任。话说为何只说这三个到任，别的都说了绝后结果？为这七员正将，都不厮见着，先说了结果。后这五员正将，宋江、卢俊义、吴用、花荣、李逵还有厮会处，以此未说绝了结果。下来便见。有诗为证：

百八英雄聚义间，东征西讨日无闲。

甫能待得功成后，死别生离意莫还。

再说宋江、卢俊义在京师，都分派了诸将赏赐，各各令其赴任去讫。殁于王事者，正将家眷人口，关给与恩赏钱帛金银，仍各送回故乡，听从其便。再有见在朝京偏将一十五员，除兄弟宋清还乡为农外，杜兴已自跟随李应还乡去了。黄信仍任青州。孙立带同兄弟孙新、顾大嫂并妻小，自依旧登州任用。邹润不愿为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跟随关胜，仍回北京为民。裴宣自与杨林商议了，自回饮马川，受职求闲去了。蒋敬思念故乡，愿回潭州为民。朱武自来投授樊瑞道法，两个做了全真先生，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穆春自回揭阳镇乡中，后为良民。凌振炮手非凡，仍授火药局御营任用。旧在京师偏将五员，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王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与卢俊义分别之后，各自前去赴任。卢俊义亦无家眷，带了数个随行伴当，自望庐州去了。宋江谢恩辞朝，别了省院诸官，带同几个家

人仆从，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别，都各分散去了。亦不在话下。

且说宋朝原来自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当有殿帅府太尉高俅、杨戬，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等这伙将校，心内好生不然。两个自来商议道："这宋江、卢俊义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大臣，受朝廷这等钦恩赏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杨戬道："我有一计，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膊。这人十分英勇，若先对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变了事，倒惹出一场不好。"高俅道："愿闻你的妙计如何。"杨戬道："排出几个庐州军汉，来省院首告卢安抚，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便与他申呈去太师府启奏，和这蔡太师都瞒了。等太师奏过天子，请旨定夺，却令人赚他来京师。待上皇赐御食与他，于内下了些水银，却坠了那人腰肾，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赐御酒与宋江吃，酒里也与他下了慢药，只消半月之间，一定没救。"高俅道："此计大妙。"有诗为证：

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

两个贼臣计议定了，着心腹人出来寻觅两个庐州土人，写与他状子，叫他去枢密院，首告卢安抚在庐州即日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欲造反；使人常往楚州，结连安抚宋江，通情起义。枢密院却是童贯，亦与宋江等有仇，当即收了原告状子，径呈来太师府启奏。蔡京见了申文，便会官计议。此时高俅、杨戬俱各在彼，四个奸臣，定了计策，引领原告人入内启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卢俊义，破大辽，收方腊，掌握十万兵权，尚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归正，焉肯背反？寡人不曾亏负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诈，未审虚的，难以准信。"当有高俅、杨戬在傍奏道："圣上道理虽是忠爱，人心难忖。想必是卢俊义嫌官卑职小，不满其心，复怀反意，不幸被人知觉。"上皇曰："可唤来寡人亲问，自取实招。"蔡京、童贯又奏道："卢俊义是一猛兽，未保其心。倘若惊动了他，必致走透，深为未便，今后难以收捕。只可赚来京师，陛下亲赐御膳御酒，将圣言抚谕之，窥其虚实动静。若无，不必究问，亦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随即降下圣旨，差一使命径往庐州宣取卢俊义还朝，有委用的事。天使奉命来到庐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直至州

衔，开读已罢。

话休絮繁。卢俊义听了圣旨宣取回朝，便同使命离了庐州，一齐上了铺马来京。于路无话，早至东京皇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东华门外伺候早朝。时有太师蔡京，枢密院童贯，太尉高俅、杨戬，引卢俊义于偏殿朝见上皇。拜舞已罢，天子道："寡人欲见卿一面。"又问："庐州可容身否？"卢俊义再拜奏道："托赖圣上洪福齐天，彼处军民，亦皆安泰。"上皇又问了些闲话，俄延至午，尚膳厨官奏道："进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圣旨。"此时高俅、杨戬，已把水银暗地着放在里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当面将膳赐与卢俊义，卢俊义拜受而食。上皇抚谕道："卿去庐州，务要尽心安养军士，勿生非意。"卢俊义顿首谢恩，出朝回还庐州，全然不知四个贼臣设计相害。高俅、杨戬相谓曰："此后大事定矣。"有诗为证：

奸贼阴谋害善良，共为谗语惑徽皇。

潜将鸩毒安中膳，俊义何辜一命亡。

再说卢俊义星夜便回庐州来，觉道腰肾疼痛，动举不得，不能乘马，坐船回来。行至泗州淮河，天数将尽，自然生出事来。其夜因醉，要立在船头上消遣，不想水银坠下腰胯并骨髓里去，册立不牢，亦且酒后失脚，落于淮河深处而死。可怜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从人打捞起尸首，具棺椁殡于泗州高原深处。本州官员动文书申复省院，不在话下。

且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计较定了，将赍泗州申达文书，早朝奏闻天子说："泗州申复：卢安抚行至淮河，坠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卢俊义已死，只恐宋江心内设疑，别生他事。乞陛下圣鉴，可差天使，赍御酒往楚州赏赐，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理，诚恐害人。上皇无奈，终被奸臣谗佞所惑，片口张舌，花言巧语，缓里取事，无不纳受。遂将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赍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见得这使臣亦是高俅、杨戬二贼手下心腹之辈。天数只注宋公明合当命尽，不期被这奸臣们将御酒内放了慢药在里面，却教天使赍擎了，径往楚州来。

且说宋公明自从到楚州为安抚，兼管总领兵马，到任之后，惜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军校仰之若神明，讼庭肃然，六事俱备，人心既服，军民钦敬。宋江赴任之后，时常出郭游玩。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丽，松柏森然，甚有风水，和梁山泊无异。虽然是个小去处，其内山峰环绕，龙虎踞盘，曲折峰峦，坡阶台砌，四围港汊，前后湖荡，俨然似水浒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

己想道："我若死于此处，堪为阴宅。"但若身闲，常去游玩，乐情消遣。

话休絮烦。自此宋江到任以来，将及半载，时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忽听得朝廷降赐御酒到来，与众出郭迎接。入到公廨，开读圣旨已罢。天使捧过御酒，教宋安抚饮毕。宋江亦将御酒回劝天使，天使推称自来不会饮酒。御酒宴罢，天使回京。宋江备礼馈送天使，天使不受而去。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却自急令从人打听那来使时，于路馆驿，却又饮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计，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有诗为证：

奸邪误国太无情，火烈擎天白玉茎。
他日三边如有警，更凭何将统雄兵。

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

且说黑旋风李逵自到润州为都统制，只是心中闷倦，与众终日饮酒，只爱贪杯。听得楚州宋安抚差人到来有请，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话说。"便同干人下了船，直到楚州，径入州治拜见。宋江道："兄弟，自从分散之后，日夜只是想念众人。吴用军师，武胜军又远；花知寨在应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润州镇江较近，特请你来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么大事？"宋江道："你且饮酒。"宋江请进后厅，见成杯盘，随即管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将至半酣，宋江便道："贤弟不知，我听得朝廷差人赍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计较。"不想昨日那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当夜，李逵饮酒了。

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几时起义兵？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

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便觉道身体有些沉重。当时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有诗为证：

宋江饮毒已知情，恐坏忠良水浒名。

便约李逵同一死，蓼儿洼内起佳城。

李逵临死之时，付嘱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嘱罢而死。从人置备棺椁盛贮，不负其言，扶柩而往。

原来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果然风景异常，四面俱是水，中有此山。宋江自到任以来，便看在眼里，常时游玩乐情。虽然窄狭，山峰秀丽，与梁山泊无异。常言：“我死当葬于此处。”不期果应其言。宋江自与李逵别后，心中伤感，思念吴用、花荣，不得会面。是夜药发，临危嘱付从人亲随之辈：“可依我言，将我灵柩，殡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必报你众人之德。乞依我嘱。”言讫而逝。有诗为证：

受命为臣赐锦袍，南征北伐有功劳。

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

宋江从人置备棺椁，依礼殡葬楚州。官吏听从其言，不负遗嘱，当与亲随人从，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灵柩，葬于蓼儿洼，数日之后，李逵灵柩亦从润州到来，从人不违其言，扶柩葬于宋江墓侧，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始为放火图财贼，终作投降受命人。

千古英雄两坯土，暮云衰草倍伤神。

且说宋清在家患病，闻知家人回来报说，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郓城，不能前来津送。后又闻说葬于本州南门外蓼儿洼。只令得家人到来祭祀，看视坟茔，修筑完备，回复宋清，不在话下。

却说武胜军承宣使军师吴用，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寝寐不安。至夜，梦见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说道：“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赐饮药酒，我死无辜。身亡之后，见已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茔，亲来看视一遭。”吴用要问备细，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梦，寝食不安。

次日，便收拾行李，径往楚州来。不带从人，独自奔来，于路无话。前至楚州。到时，果然宋江已死。只闻彼处人民，无不嗟叹。吴用安排祭仪，直至南门外蓼儿洼，寻到坟茔，哭祭宋公明、李逵。就于墓前，以手掴其坟冢，哭道："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长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正欲自缢，只见花荣从船上飞奔到于墓前，见了吴用，各吃一惊。吴学究便问道："贤弟在应天府为官，缘何得知宋兄长已丧？"花荣道："兄弟自从分散到任之后，无日身心得安，常想念众兄之情。因夜得一异梦，梦见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来扯住小弟，诉说：'朝廷赐饮药酒鸩死，见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高原之上。兄弟如不弃旧，可到坟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撇了家间，不避驱驰，星夜到此。"吴用道："我得异梦，亦是如此，与贤弟无异，因此而来看探坟所。今得贤弟知而到来在此，最好。吴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义难报，交情难舍，正欲就此处自缢一死，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以表忠义之心。"花荣道："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之，亦与仁兄同尽忠义。"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诗为证：

红蓼洼中客梦长，花荣吴用苦悲伤。
一腔义烈原相契，封树高悬两命亡。

吴用道："我指望贤弟看见我死之后，葬我于此，你如何也行此义？"花荣道："小弟寻思宋兄长仁义难舍，恩念难忘。我等在梁山泊时，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累累相战，亦为好汉。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讨南征，建立功勋。今已姓扬名显，天下皆闻。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及。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吴用道："贤弟，你听我说，我已单身，又无家眷，死却何妨？你今见有幼子娇妻，使其何依？"花荣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箧，足以糊口。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船上从人，久等不见本官出来，都到坟前看时，只见吴用、花荣自缢身死。慌忙报与本州官僚，置备棺椁，葬于蓼儿洼宋江墓侧。宛然东西四丘。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两全，建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

且不说宋江在蓼儿洼，累累显灵，所求立应。却说道君皇帝在东京内院，

自从赐御酒与宋江之后，圣意累累设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挂念于怀。每日被高俅、杨戬议论奢华受用所惑，只要闭塞贤路，谋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在内宫闲玩，猛然思想起李师师，就从地道中，和两个小黄门，径来到他后园中，拽动铃索。李师师慌忙迎接圣驾，到于卧房内坐定。上皇便叫前后关闭了门户。李师师盛妆向前，起居已罢。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见今神医安道全看治，有数十日不曾来与爱卿相会，思慕之甚。今一见卿，朕怀不胜悦乐。"有诗为证：

不见芳卿十日余，朕心眷恋又踟蹰。

今宵得遂风流兴，美满恩情锦不如。

李师师奏道："深蒙陛下眷爱之心，贱人愧感莫尽。"房内铺设酒肴，与上皇饮酌取乐。才饮过数杯，只见上皇神思困倦，点的灯烛荧煌，忽然就房里起一阵冷风。上皇见个穿黄衫的立在面前。上皇惊起，问道："你是甚人，直来到这里？"那穿黄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上皇道："你缘何到此？"戴宗奏曰："臣兄宋江，只在左右，启请陛下车驾同行。"上皇曰："轻屈寡人车驾何往？"戴宗道："自有清秀好去处，请陛下游玩。"上皇听罢此语，便起身随戴宗出得后院来。见马车足备，戴宗请上皇乘马而行，但见如云似雾，耳闻风雨之声，到一个去处。则见：

漫漫烟水，隐隐云山。不观日月光明，只见水天一色。红瑟瑟满目蓼花，绿依依一洲芦叶。双双鸂鶒，游戏在沙渚矶头；对对鸳鸯，睡宿在败荷汀畔。林峦霜叶，纷纷万片火龙鳞；堤岸露花，簇簇千双金兽眼。淡月疏星长夜景，凉风冷露九秋天。

当下上皇在马上，观之不足，问戴宗道："此是何处，屈寡人至此？"戴宗指着山上关路道："请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纵马登山，行过三重关道。至第三座关前，见有百余人俯伏在地，尽是披袍挂铠，戎装革带，金盔金甲之将。上皇大惊，连问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见为头一个，凤翅金盔，锦袍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卿在楚州为安抚使，却缘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谨请陛下到忠义堂上，容臣细诉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义堂前下马，上堂坐定，看堂下时，烟雾中拜伏着许多人。上皇犹豫不定。只见为首的宋江，上阶跪膝，向前垂泪启奏。上皇道："卿何故泪下？"宋江奏道："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北退辽兵，东擒方腊，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来，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赐以

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吴用、花荣亦为忠义而来，在臣冢上，俱皆自缢而亡。臣等四人，同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里人怜悯，建立祠堂于墓前。今臣等与众已亡者，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乞陛下圣鉴。”上皇听了，大惊曰：“寡人亲差天使，亲赐黄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换了药酒赐卿？”宋江奏道：“陛下可问来使，便知奸弊所出也。”上皇看见三关寨栅雄壮，惨然问曰：“此是何所，卿等聚会于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旧日聚义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当往受生于阳世，何故相聚于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怜臣等忠义，蒙玉帝符牒敕命，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因到乡中为神，众将已会于此。有屈难伸，特令戴宗屈万乘之主，亲临水泊，恳告平日之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诣九重深苑，显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阴魂魄，怎得到凤阙龙楼？今者陛下出离宫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久坐，可以观玩否？”宋江等再拜谢恩。上皇下堂，回首观看堂上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上皇点头下阶。忽见宋江背后转过李逵，手搦双斧，厉声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黑旋风说罢，轮起双斧，径奔上皇。

天子吃这一惊，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浑身冷汗。闪开双眼，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有诗为证：

偶入青楼访爱卿，梦经水浒见豪英。
无穷冤抑当阶诉，身后何人报不平。

上皇问曰：“寡人恰才何处去来？”李师师奏道：“陛下适间伏枕而卧。”上皇却把梦中神异之事，对李师师一一说知。李师师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为神也。莫非宋江端的已死，是他故显神灵托梦与陛下？”上皇曰：“寡人来日，必当举问此事。若是如果真实，必须与他建立庙宇，敕封烈侯。”李师师奏曰：“若圣上如此加封，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德。”上皇当夜嗟叹不已。

次日早朝，传圣旨会群臣于偏殿。当有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朝罢，虑恐圣上问宋江之事，已出宫去了。只有宿太尉等近上大臣，在彼待侧。上皇便问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抚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虽一向不知宋安抚消息，臣昨夜得一异梦，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异梦，可奏与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梦见宋江亲到私宅，戎装惯带，顶盔挂甲，见臣诉说陛下以药酒见赐而亡。楚人怜其忠义，葬于本州南门外蓼儿洼内，建立祠堂，四时享祭。”上皇听罢，摇着头道：“此诚异事！与朕梦一般。”又分付宿

元景道：“卿可使心腹之人，往楚州体察此事有无，急来回报。”宿太尉是日领了圣旨，自出宫禁，归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打听宋江消息，不在话下。

次日，上皇驾坐文德殿，见高俅、杨戬在侧，圣旨问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不敢启奏，各言不知。上皇展转心疑，龙体不乐。

且说宿太尉干人，已到楚州打探回来，备说宋江蒙御赐饮药酒而死。已丧之后，楚人感其忠义，今葬于楚州蓼儿洼高原之上。更有吴用、花荣、李逵三人，一处埋葬。百姓哀怜，盖造祠堂于墓前，春秋祭赛，虔诚奉事，士庶祈祷，极有灵验。宿太尉听了，慌忙引领干人入内，备将此事，面奏天子。上皇见说，不胜伤感。

次日早朝，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蔡京、童贯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来文，不敢妄奏，其实不知。昨夜楚州才有申文到院，目今臣等正欲启奏圣上，正待取问此事。”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当即喝退高俅、杨戬，便教追要原赍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离楚州回还，已死于路。

宿太尉次日见上皇于偏殿驾坐，再以宋江忠义为神，显灵士庶之事，奏闻天子。上皇准宣宋江亲弟宋清，承袭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风疾在身，不能为官，上表辞谢，只愿郓城为农。上皇怜其孝道，赐钱十万贯，田三千亩，以赡其家。待有子嗣，朝廷录用。后来宋清生一子宋安平，应过科举，官至秘书学士。这是后话。

再说上皇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但见：

金钉朱户，玉柱银门，画栋雕梁，朱檐碧瓦。绿栏干低应轩窗，绣帘幕高悬宝槛。五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采画出朝入相。绿槐影里，棂星门高接青云；翠柳阴中，靖忠庙直侵霄汉。黄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两廊之内，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门前侍从狰狞，部下神兵勇猛。纸炉巧匠砌楼台，四季焚烧楮帛；桅竿高竖挂长幡，二社乡人祭赛。庶民恭敬正神祇，祀典朝参忠烈帝。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标史记。

又有绝句一首，诗曰：

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

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

后来宋公明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梁山泊内，祈风得风，祷雨得雨；又在楚州蓼儿洼，亦显灵验。彼处人民，重建大殿，添设两廊，奏请赐额。妆塑神像三十六员于正殿，两廊仍塑七十二将，侍从人众。楚人行此诚心，远近祈祷，无有不应。护国保民，受万万年香火。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保安宁，士庶恭祈而赐福。至今古迹尚存。太史有唐律二首哀挽，诗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堪怜。

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

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

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暗，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中山狼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明 康海

中山狼

（明）康　海　著

剧 情 简 介

战国时，晋赵简子狩猎中山，射中一狼，狼负箭逃遁。墨家学派的东郭先生跨着青驴，负着书囊前往中山求取功名。东郭先生一路观景而来。正是暮秋时候，古道垂杨，晚鸦鼓噪，夕阳西下，雁落平沙，尘埃飞扬处，走出一队狩猎队伍。东郭先生正凝视间，一只负箭的狼窜到前面。东郭先生正胆战心惊，狼却开口向他求救了。东郭先生怕耽误功名，起先不肯。狼恳求说："昔日有个隋侯救蛇，后来衔珠为报，蛇尚如此，俺狼比着蛇更有灵性哩。"它表示日后一定不忘报答。东郭先生尚有犹豫，怕触化赵卿，自身招祸，狼又苦苦哀求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您见死不救，咱在九泉之下，不怨赵卿，则怨着您！"话说到这里，东郭先生又想到墨家以兼爱为本，便把图书取出来，让狼躲到书囊里去。

不一会儿，赵简子率众追到这里，见没了狼的踪影，便问东郭先生可曾看见。东郭先生谎称自己根本不管什么狼奔鼠骇。赵简子拔出剑来砍车辕，说："东西南北，兀谁的隐讳了狼的去向，把这车辕儿做个赛例者。"东郭先生暗自吃惊，嘴上却还花言巧语，说自己来到这个三叉路口，尚不知哪条路往中山去，而况多歧亡羊，狼比羊要机灵多了，到哪里去寻呢？赵简子说：这狼将远逐食，必先把身儿倒立以卜所向何方。千禽万兽，自然蹲聚，所以狩猎，最喜得的就是这狼。东郭先生说，那你去问猎人好了，何苦死死缠住我这陌生人不放。赵简子大怒，按剑道："你看俺这口剑，吹毛也似快的，你敢试着它么？那中山狼分明是你藏下，却恁的巧言令色、胡乱支吾！"说着便吩咐从人把东郭先生的囊儿打开。事到临头，东郭先生决意瞒哄到底，他说，那狼是活的，那囊儿为何不动？狼有头有足有四足，这小小的囊儿如何藏法，打开囊儿不要紧，却颠倒了俺的书。赵简子又说："你要知道狼乃是凶猛之兽，却为何百般为它隐瞒欺骗？"东郭先生答道："俺虽愚蠢，岂不知这狼的行径，它性极贪狠，助豺为虐。您若除了这害，俺便当微劳相助，怎的倒隐讳它踪迹？"赵简子见他说得至诚，就吩咐众人不必检查他的书囊，放他而去。

东郭先生赶快前走，听听车马声走远，赶快放出狼来，而且替它拔出了箭镞。谁知狼出来后对他说：虽然先生救了命，但现在肚儿饥了，“先生可怜见，把您来充饥吧！”说着就向他猛扑过来。东郭先生指责它忘恩负义，狼却说，你把俺缚在囊里受苦，又说了俺很多坏话，怎的不该吃您！说毕，又恶狠狠地猛扑过来。东郭先生见狼不甘罢休，只得对它说：“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我与你去寻着三个老者，问你该不该吃，若他们说是该吃，我便死也甘心。”狼表示同意，和他一起去了。

第一个他们去问了一株老杏树，杏树说：我养老圃一家三十年，如今我老了，老圃却要把我锯掉出卖。人如此负心，该被狼吃掉。

第二个问了一头老牛，老牛说：我做牛犊时养了老农一家，现在我老来力弱，老农却要将我杀掉。你对狼有什么恩呢？该被吃掉！

狼早急不可待了，又要扑来吃他。东郭先生连忙说，有言在先，还要问第三个老者。刚巧有个持藜杖的老人走来，便一起上前动问。

老人一听，怒以藜杖向狼击去。狼强辩说：他将我装在囊中受苦，又说了我很多坏话，假意儿救我，实际上是害我。老人说：不知你们谁说真话，如今依旧再做一遍让我看看。狼如言照办，东郭先生依旧把囊口扎起。这时老人对东郭先生说：还不赶快下手把它杀掉！东郭先生忽又不忍，老人说：这般负恩的禽兽，你还不忍杀害。这一念的仁心，使你做了个愚人呵！东郭先生答道：世上负恩的很多，何止一个中山狼呢？老人说：先生说得很对。世上人，负君的反受朝廷大禄；负亲的不报其恩；负师负友的，皆忘旧恩如同路人，这些人都是中山狼呵！东郭先生听后，忽有所悟，便拔剑一下把狼刺死。

白话故事

一、暮秋出行，东郭遇恶狼

这是暮秋的一天，晋国正卿赵简子与诸随从牵着猎犬，驾着猎鹰，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山地面打围。

赵简子将这几百名勇武强悍的士卒排成一字长蛇阵，准备从山的南面往北面追剿包抄，将猎物赶到北面的大峡谷内，要一个个赶尽杀绝，片羽不留。随着一声令下，顿时锣鼓喧天，杀声动地，再加上马鸣声，狗叫声，合着动物的惊叫声，草木的簌簌倒地声，各种声音混成一片，响彻云霄，好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围剿！长蛇阵密不透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山顶席卷而去，顿时惊得丛林中飞禽乱窜，走兽狂奔，一一都落入了猎手们铺开的巨"网"。到得山顶时，赵简子忽然发现一条羸瘦的老狼正在往山下逃窜。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弯弓搭箭，瞄准目标，"嗖"的一声射去，不偏不倚，正射中老狼的屁股。那狼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它翻着蓝色的眼睛，回头看见山上那些明晃晃的刀枪剑戟正铺天盖地地朝自己涌来，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顿时忘记了身上的疼痛，从地上一跃而起，带着箭没命似地朝山下的大路口跑去，一眨眼的功夫，便逃出了猎手们的眼睛。

赵简子带着几百名士卒，全力追杀这条带箭的老狼。因为只要捕到了这条狼，就算是今天最大的收获了。因此他放弃了对其它猎物的围剿，集中兵力专门来追捕老狼。他带着士卒赶到狼中箭的地方，却只见一团血迹，不见了老狼。他煞是惊奇，恼怒地说："哼！好狡猾的老狼，竟敢戏耍起我来了！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将手向后一挥，一声令下，"搜！"

且说这时山下的盘山路上，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骑着一头同样瘦骨嶙峋的

毛驴，身上背着一个沉沉的布口袋，慢悠悠地往山上走着。老人看上去十分憔悴、忧郁、苍老，他不时挥动一下手中的鞭子，看一眼远处的景致。远山萧瑟的秋景和山那边血红的残阳，似乎更增添了老人心中的郁闷与苦涩。他不敢看久了，便又垂下头去连连叹息。这位踽踽独行的老人是谁呢？暮色苍茫，他要行向何方？

这老人名叫东郭先生，是当时著名哲学家墨子的忠实信徒。他一身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信守着墨家关于治国、修身的信条，认为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应该无条件地互相怜爱；人，就应该具有一种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情愿牺牲自己利益的精神。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样，特别是那些掌握着一国之权的君王能够做到这样，哪里还会有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残酷战争？没有战争，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早耕晚织，那该多好啊！为了做到怜爱他人，对自己就应该严格要求，生活应该尽可能地俭朴，衣服只要能遮住身体、防御寒冷就够了，不必讲究漂亮、舒适；食物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行了，何必追求美味、可口！音乐与歌舞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应该取缔！死了人披麻戴孝大办丧事，也是一种浪费，应该禁止！如果普天下的富人都能做到这样，又哪里还会有饿死冻死的穷人呢？

东郭先生坚信这一套哲学是最能救国救民、济世安邦的。为了救民水火，解民倒悬，东郭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北闯燕赵，南下荆楚，东奔吴越，西走秦晋，四处游说，八方劝阻。他脚板磨出了好几层老茧，嘴唇也磨去了好几层厚皮，甚至连头顶也渐渐光秃了，可是仍然没有哪一位君王肯接受他这一套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东郭先生真不明白，那些个遍地开花的诸侯国，为了图王谋霸，便不惜伤害百姓，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蚂蚁一样排成战阵，互相厮杀，彼此格斗，这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好处？唉！他们只不过为了自己能够称孤道寡、为君为王而已！可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失败，自己的精力白费了不说，还将沦为寇盗俘虏，受尽羞辱，餐刀饮剑，落得个身首异地，死无完尸，这又何苦呢？东郭先生真想不通！想不通就不想它吧，让他们去没完没了地厮杀得了。东郭先生又开始对自己几十年来四海为家、八方漂零、朝奔暮走、受尽冷遇的生活进行反思，不由得也生出一种自嘲与自讽：自己又究竟为了什么呢？自己既然无力回天，又何必再这样苦苦营求呢？可这种念头在东郭先生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一想起墨子老师的教诲，一想起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他便又对自己的信念与理想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这不，今天他又背起书囊，骑着那匹跟随他走南闯北多年的毛驴，要到位于晋国与燕国之间的一个小国——中山国去碰碰运气，希望那个大山里的小小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治国良谋，从而实现自己济世安邦、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可东郭先生一想起以前走南闯北所受到的冷落，心头不由得又生出一种悲凉。满目萧瑟的秋景，又触动了他的人生迟暮之感。他悲哀地想，自己也正如这暮秋的草木一样，已近桑榆晚景了，将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游说诸侯，拯救苍生；建功立业，成就功名的宏伟抱负，眼看着也将成为泡影。一想到这里，东郭先生便不由得叹息不已，不知不觉眼睛里便噙满了泪水，扑簌簌掉在长袍上。

东郭先生这样一路叹息着，悲哀着，无精打采地往北走着。走到入山处的一条岔路口，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把他从沉思和伤感中惊醒过来。他猛然抬头一看，只见山上旗帜飘扬，硝烟弥漫，鼓声震天，杀气腾腾。

"哎呀，不好！山上如何两军厮杀起来了？"东郭先生心头一惊，紧紧地伏在驴背上，半天不敢抬头。

东郭先生惊魂稍定，慢慢抬起头来环视一下四周：此处正是入山的一个路口，往东往西都是山路，山下面便是光秃秃的荒岭了。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怎么办？东郭先生两手紧紧拉住缰绳，又战战兢兢地向山上望去，只见兵马忽腾腾地冲杀，像风驰电掣一样朝山下卷来，急嚷嚷的吵闹声，扑剌剌的喊杀声，似雷轰炮打，如天崩地塌，好不热闹！可东郭先生看着看着，渐渐开始感到纳闷：既然是两军交战，如何不见对方的旗帜与士卒？于是他又按住驴子慢慢细看，只见鹰飞狗走，逐禽追兽；戈矛并举，直射豕狼；山上狐兔狂跑，鸦雉惊飞。

"哦，这哪是打仗，原来是哪位将军在此打围狩猎呢！"东郭先生恍然大悟，如释重负，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

"既然没什么危险，我还是赶着这毛驴，慢慢往前走吧。"东郭先生喃喃自语着，又开始策驴前行。

刚走了几步，忽见一条大狼从山路的转弯处飞奔而下，直朝他跑来。

"哎哟，哪里跑来这么大一条老狼，吓死我了！"东郭先生吓得魂飞天外，险些从驴背上栽下来。他紧紧地缩在驴背上，战战兢兢地直打着哆嗦，根根汗毛都竖起来了，心里惊恐地想："完了完了，我这把老骨头，今儿只有喂这条饿狼了！这荒山野外的，有谁来救我呀？"他这样想着，缩着头半天不敢往前看。

可那条狼并没有吃东郭先生的意思。它正是被赵简子射中的那条狼。它机灵地避过赵简子的目光，没命似地滚下山坡，跑到路上，见山下都是光秃秃的荒岭，无处藏身，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地想道："完了完了！我今日要死在赵简子手里了！"

它正惶恐地寻找着藏身之所，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山路上一个面黄肌瘦的老人骑着一匹毛驴正朝山上走来。它实在无路可走了，只得大着胆向这老人走来碰碰运气。它几步跑到东郭先生的毛驴前，后腿赶紧往地下一跪，前面两条腿

便做出人作揖的样子，向东郭先生拜了两拜，眼眶里扑簌簌掉下几滴眼泪，声音凄凉地说：

“救苦救难的好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大好人。我也不是那种吃人的恶狼，您不必害怕。我今日无缘无故被赵简子射了一箭，只得忍着疼逃命。他如今正在穷追不舍，我的命危在旦夕。望先生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救我一命吧！”

东郭先生听了老狼的话，愣了愣神，心中想道：“这狼怎么说起人话来了？莫非它真是那种有灵性、通人情的动物？”他大着胆子抬头看了看那狼，见它屁股上果然插着一支箭，伤口还在直流血呢。东郭先生不由得生出一种恻隐之心。可东郭先生毕竟知道狼是吃人的动物，他不敢轻意相信狼的话，更不敢冒然救它。于是他用严峻的目光与老狼哀求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冷冷地说：

“你好不识相呀！我要到中山去游说君王，搏取功名。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我急着要赶路，哪有功夫来管你这闲事！你快逃走吧，我救不了你！”

“老先生，您竟这样狠心，不肯与我行个方便么？”老狼哀求着，开始对东郭先生实施攻心战。“您知道么？过去有一个叫隋侯的人，他救了一条受伤的大蛇，后来那蛇便口衔一颗大宝珠来报答他。这颗宝珠就是价值连城的‘隋侯珠’。那蛇还知道感恩图报，我们狼比蛇更有灵性呢。今日事情危急，我死在旦夕，望先生可怜可怜，赶紧设法救我一命。先生的大恩大德，我将终身不忘。我日后也一定做一个隋侯珠那样的宝贝，来报答先生。先生，您行行好吧！”

东郭先生当然知道隋侯救蛇的故事，他也觉得狼的话确实有道理。这倒并不是他贪图狼的报答，而是因为他从内心真正地觉得，人是应该有一点恻隐之心，也应该积一点阴德的。他的心开始有点活动了。可他一想到今天打猎的是赵简子，这个恶煞星不好惹，于是他又连连摇着头说：

“狼先生，你不要说了。那赵简子是晋国炙手可热的上卿，谁敢触犯他！我要是救了你，便得罪了他，太岁头上动土，那祸事不知有多大呢！哪里还敢指望你感恩图报！”说完便要策驴前行。

老狼一边鸡啄米似地连连叩着头，一边又用前爪抹了一把眼泪，苦苦哀求着说：“先生可怜可怜我吧！”见东郭先生还是不为所动，他眼珠骨碌一转，又开始新的攻心：

“先生，我死了不打紧，只可惜先生的名声从此就要遭到损害了。先生不是常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今日您见死不救，谁还会相信您一生以兼爱为本、慈悲为怀的话呢？又还有哪个君王能相信您能拯救苍生呢？”他见东郭先生沉默地低下了头，便又加大了嗓门，“先生，今日是您狠心不救我的呀！我一旦死于赵简

子之手，我在九泉之下也不怨赵简子，我只怨您这个见死不救的狠心人！”

东郭先生被狼的一番话说得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这老狼说的也确有道理。我们墨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兼爱，就是对人对物都要无所不爱。我若不救它，便背离了我们墨家的宗旨。”可他转而又想：“这狼分明是吃人的动物，我怎么能救它呢？”他心中这个结老是解不开。看着眼前这条可怜巴巴的狼，他的恻隐之心不禁又油然而生。“我究竟该不该救这条可怜的狼呢？”东郭先生反复以口问心，又以心问口。他埋着头沉思了一会，心头略有所动，但又犹豫不决，便试探着说：

“老狼，我本想救你一命。只是你们狼类凶狠成性，饿了便饥不择食，连人也吃。我还不知你以前吃过多少人呢。我若救了你，岂不成了狼的帮凶？这可不符合我们墨者以兼爱为本的规矩。”

老狼听了，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老先生，您这真是冤枉我了！我们狼类虽然也有吃人的，但那也只是少数凶恶成性的败类。就像你们人类也有少数恶人专门谋财害命、杀死好人一样。我可是从来也没有吃过一个人。我虽然身为狼类，可我也是个虔诚的墨子信徒呢。我从来不沾带血腥味的东西，平时只是吃些草叶树木充饥。您不信？您看我瘦得这样皮包骨头，不就是证明么？我要是常吃人兽，怎么会这般羸瘦呢？”

东郭先生的心终于被打动了。他完全相信了狼的话，也被狼的一番道理折服了，于是便拍了拍大腿，毅然决然地说：“罢，罢，罢！哪里不是积德处！我看你确实像一只不会吃人的狼，今日就拼着这条老命救了你吧！”东郭先生环视了一下四周，又犯起了难，“可是，这荒郊野外的，又没有个人家，我怎么救你呢？”

东郭先生搔了搔脑袋，眼睛四处搜寻着。忽然他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有了！我这里有个装书的口袋，我把里面的书拿出来，你就委屈一下，钻进口袋里去暂时藏一下身吧。”

“多谢先生搭救之恩！”中山狼看到有一线生机，便忽地站了起来，“请先生动作快些吧！赵简子的人马就要追过来了！”

东郭先生赶紧从驴背上跳了下来，卸下书囊，把里面的书全倒在地上，张开口袋，让狼赶紧往里面钻。可这口袋实在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大一条枝枝丫丫的狼。狼的前身钻进去，屁股和尾巴却露在外面；让屁股先进去吧，前腿和脑袋又塞不进去了。东郭先生和狼反复试了好几次，总是难以把狼整个儿装进去。眼见得山上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了，东郭先生更加心慌意乱。心里一急，手脚也就越加不听使唤。这时狼还一个劲儿催促道：

“先生，您动作快些吧。赵简子的人马眼看就要到了！”

东郭先生也没好气地说："你不见你身子这么大，我这囊儿又这么小，装你不下，我有什么法子？"他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甩下了口袋。

中山狼见形势已万分紧急，刻不容缓，吓得浑身直哆嗦，结结巴巴地说："先……先生息怒，事已至此，我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我就把四条腿缩起来，尾巴夹着，脑袋弯着，身子蜷成个团儿，您再帮我一把，使劲往口袋里一塞，不就进去了吗？然后您再用绳子系住布袋口，将我驮在驴背上，不就藏起来了么？先生，您再小心试一试吧。"

老狼说着，早已将腰像虾米似地一弯，四肢蜷成了一堆，尾巴和头都蜷到了肚皮底下，活像个刺猬一样，瓮声瓮气地说："先生，快些动手吧！"

东郭先生赶紧又张开布袋口，对准狼使劲往里一套，还真行，这狼果然就大体上套进去了。东郭先生再使劲往里推了推，又提起口袋抖了抖，狼就实实在在装进去了。然后东郭先生赶紧从地下捡起绳子，拴住口子，又哼哼哧哧喘着粗气，将口袋扛到驴背上，横着驮好。驮得稳稳当当了，又急忙拾起地上的图书，塞进袖兜里。然后把驴子牵到路边的一棵树旁拴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中山狼说：

"如今好了，我终于把这条可怜的狼给藏起来了！狼呀狼，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一会儿赵简子的人马来了，若能瞒得过去，救得了你，你也不要欢喜；要是瞒不过去，救不了你呀，我也要跟着你遭殃哩，你可不要怨怪我！"

中山狼蜷缩在口袋里，连大气都出不去，哪里还顾得上答应东郭先生的话？它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二、一番陈辞，巧瞒赵简子

东郭先生刚把驴子拴好，便急忙坐了下来，边歇息边思考着应对赵简子的言辞。他表面上虽然装着没事儿似的，其实胸口像揣了一头小鹿，嘣嘣嘣直跳得慌。他想：这赵简子不知能不能瞒得过去？今天这场事不知是祸还是福呢。中山狼啊，你今儿真把我给坑苦了！但事已至此，我也只得巧言应对，极力回护了。

东郭先生这么七上八下地想着，那边赵简子已经下了山。他指挥着手下的士卒搜遍了整个山麓，都不见狼的踪影，心中极为纳闷："这条老狼分明被我一箭射中了的，怎么一下就不见了呢？奇怪！"他走到路上，远远看见山底下入山口路边拴着一头毛驴，旁边坐着一个看上去有点呆头呆脑的老人，心想：他一定见到这条狼了！便迅速登上战车，右手用力朝后一挥，命令说：

“小的们，快跟上！待我去问问那个傻老头。”随着他一声鞭响，车轮便轰隆隆向山下滚去，几百名威风凛凛、虎头虎脑的士卒也齐整整地冲了过来。到得东郭先生面前，赵简子呼地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几步，厉声问道：

“喂，傻老头，你在这树下歇息，可曾见到一条带箭负伤的狼从这儿跑过？”

东郭先生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站起来向赵简子拱了拱手，有礼有节且柔中带刚地说：“将军，老夫是一介书生，从青壮年起便书剑漂零，四海为家，行无定止。我也曾敲遍了红楼大院之门，受尽了他们的冷遇白眼。只是我想自己也曾饱受了十年寒窗之苦，学成了满腹经纶，一肚诗书，一心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因此也就隐忍下来。今日在这荒郊野外得遇将军，我还满以为自己遇上了周文王在渭水之滨千里寻访姜子牙那样的美事呢。没想到将军却问什么狼呀狗的。对不起，老夫可没留神这些！”说完便气呼呼地把头偏向一边，回敬了赵简子一个白眼。

赵简子也不是那么好得罪的。他是一介武夫，素以勇武强悍、刚烈暴躁闻名，岂能容忍这位陌生的呆老头抢白？只见他脸色往下一沉，声色俱厉地说：“嗯？你这呆老头，竟敢跟我装起糊涂来了！你劈里啪拉胡言乱语说一大通，尽说些废话！谁问你的来历来着？你听着：我是赵简子。我今日到这中山打猎，下山时看见一条老狼逃窜，我迅速拈弓搭箭，一箭射中其股，那狼应弦而倒。不料待我赶上前去看时，那狼却拖着我的箭逃掉了。我带着士卒搜遍了半个山坡，也不见那狼的踪影。我到得山下一看，只有这一条路可以下山，我想他一定是从这条路跑下来了。你就坐在这个路口，怎么会不见它跑过来呢？”说到这，便“嗖”的一声抽出宝剑，“你看着我这把宝剑，”他瞅着战车上的一根车辕，挥手一剑，车辕顿时变做两段。“看见了么？谁要是隐瞒狼的去向，不肯告诉我，这车辕就是他的榜样！”

东郭先生见这阵势，吓得心里有些发怵，不敢硬顶以触犯虎威，便满脸堆笑地说：“将军请息雷霆之怒，听老夫慢慢说来：老夫昔日在寒窗下苦读诗书，学成文武艺，一心要货与帝王家。因此便奔走四方，求取功名，如今正要到中山国去。来到这个三岔路口，正不知该往那条路走，因此便坐下来歇息一下，想等个过往行人，问问路径。我自己尚且迷了路，不知方向，怎么能给将军指引路径呢？”

“我问你看见一条带箭负伤的狼从这里跑过去没有？谁让你指路了？！”赵简子怒气冲冲地说。

“哦，将军是问一条狼么？”东郭先生又拐弯抹角地说：“将军，您别急，且听我慢慢讲：我听得古人说，‘大道因多歧而亡羊’，就是说岔道一多了，就容易走失羊。您想，羊是多么驯服老实的动物，一个小孩儿便可看住它；可是岔道一多，它也会迷失路径，到处乱走，叫人寻找不着。这狼是多么狡猾凶狠的家伙呀？它不

能跟驯服老实的羊比吧？它怎么会守着一个地方不动呢？再说，这中山的岔道这样多，哪一条小路间道狼不能跑？哪一丛密林深草狼不能藏？它怎么会跑到这光秃秃、无处藏身的大路上来自寻死路呢？将军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却怎么一时糊涂，跑到这官道大路上来寻找一条狡猾的狼呢？这不等于爬到树上去找鱼，守在树桩等着兔子来撞死么？将军何以糊涂至此？”

东郭先生一席话，还真把赵简子说得哑口无言。他放松了一下绷紧的脸，口气缓和地说：“老先生，我不知你是读书之人，刚才态度有些粗鲁，多有冒犯，望老先生多多包涵。您不知道，这狼有个特性，每当它去远处寻觅食物时，总要先把身子倒立起来，以预卜该去的方向；千禽万兽，果然也就在那个方向聚集。因此我们打猎的人，都想捕住一只活狼，用来做打猎的向导。老先生既然不知道这狼的去向，也就算了。”

东郭先生见赵简子口气缓和下来，暗自庆幸自己的随机应变，语言善辩，嘣嘣乱跳的心总算平静了些，嘴里却又不冷不热地嘟噜着说：“掌管山林畋猎本是虞人的职责。您不见了中山狼，怎么不去问问他们，却来跟我这个行路之人动气使粗，我有什么罪过呢？”

赵简子见东郭先生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一个劲儿数落自己的不是，心中很是不快。试想，这赵简子是什么样的人，在晋国连君侯都不敢当面说他的不是，怎能容忍一个陌生的老头当着他几百部下的面数落自己？顿时他气得怒火中烧，举起那把宝剑，盛气凌人地说：“嗯？你说什么？你看着我这口宝剑！我只需轻轻吹根毛儿过去，那毛立即就变做两截。你莫不是想试一试我这口剑吧？那中山狼分明是跑到你这儿来了，你把它藏起来不说，还这般巧言令色，胡乱支吾！哼，你休想蒙混过关！”

赵简子这么说着，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个老头。他的目光从东郭先生身上移到了驴背上。他紧紧盯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布囊，象发现了什么似的，下令说：“小的们，把驴背上那个囊儿给我取下来，打开看看！”他用威严的目光盯着东郭先生，“要是搜出来了，哼！我决不饶你！”

东郭先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上，急得直打颤。可东郭先生毕竟是一个久闯江湖、见多识广的老先生，学会了镇静沉着、内紧外松的本事。他迎着赵简子凶狠的目光，慢慢走到驴子身边，摸着那个布袋，若无其事地说：

“将军，这是我的书囊，里面装的全是书。那狼可是活的，它要是在里面，怎么会一动不动呢？再说，狼有头有尾，还有四只爪子，叉七叉八的，我这么小小的一个囊儿，怎么装得下？”他拍了拍布囊，“您要打开看也没什么要紧，只可惜遭践了我的书；又白费了你们一番手脚，你们要找的狼，不知又跑去多远了呢！”说完，东

郭先生摊开两手，示意让军士们来取囊。

赵简子虽然又被东郭先生的话说得有些心动了，可他嘴里仍不肯放过，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样花言巧语，看你就不是个老实人，谁会相信你的话！你难道不知道狼是最凶猛的野兽，饿了便要吃人的？你为何这样苦苦为它隐瞒回护呢？”

东郭先生忙接过赵简子的话，说：“将军，您这话说对了。我虽然愚蠢糊涂，难道竟不知道狼的本性么？它又贪又狠，助豺为虐，与狈为奸，人人都对它们深恶痛绝，只希望把它们赶尽杀绝。将军您若是能够除掉这害人之物，老夫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替狼说话，把它隐藏起来呢？笑话！笑话！”东郭先生边说边摇头晃脑，“哈哈”大笑起来。

赵简子想了想，觉得这老头的话也有道理。他看得出，这个老头属于那种口上头头是道、实际却并无经世济民之才的迂腐书生。可他想，这老头即使再迂腐，也不至于人兽不分，善恶不明吧？再看他那副谈笑自若、泰然无事的样子，更不象个心里有事的人。这么想着，他便彻底消除了对东郭先生的怀疑。于是他对手下人挥了挥手，下令说：

“小的们，不必打开囊儿看了。这老头既然不晓得中山狼的去向，就放了他，让他走吧。”

东郭先生连忙弯腰拱手施礼，嘴里连声说：“多谢将军！多谢将军！”说着便解开驴缰绳，跨上驴背，不紧不慢地走了。

赵简子一直目送着东郭先生，见他走远了，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便下令说：

“小的们，那个呆老头子走远了。找不到中山狼，我们也回去算了吧。”

三、刚脱险境，恶狼即忘恩

东郭先生刚离开赵简子的视线，转了一个弯，便使劲鞭打驴子，想让他飞快地跑起来。他虽然已经脱离了赵简子之手，可心里其实一点也没放松下来，生怕赵简子看出破绽，再追上来。可这头毛驴偏偏要与他作对，叫它快跑，它偏偏不肯跑，随便怎样鞭打，它总是不急不忙、不缓不慢地走着，急得东郭先生万般无奈，只得低声下气央求着说：

“我的好驴儿，你就是我套金鞍、戴玉勒、披绣垫、挂红缨的龙驹骏马，我求求你，求你快些儿挪动脚步吧！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好慌哩。我把中山狼盛在书囊里，刚才险些儿被赵简子看出破绽，要不是我及时应对，差一点就要露馅哩！哎呀！好侥幸！好侥幸！我这时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哩。驴儿啊，你就快些走吧！”

东郭先生这样心惊肉跳地走了一阵子，才敢回过头去看一看。见赵简子的人马已经风灭尘消、无影无踪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儿。他控住驴缰绳，从驴背上跳了下来，摸了摸书囊，象自言自语又象是对着中山狼说：

“不知这中山狼在这书囊里怎样了？怎么一动也不动了？莫不是被箭伤疼死了么？要不就是在囊儿里憋了半天给憋死了？怎么它不吱一声了呢？”

东郭先生正这样纳闷地喃喃自语着，那中山狼在囊中听得清清楚楚，闷声闷气地说：“先生留点神！想那赵简子已经走远了么？我在这囊中被缚得紧紧的，真憋死我啦！我臀上的箭伤，也疼得我要命哩！先生，你快解开囊儿，放我出来吧！”

东郭先生见狼还活着，便高兴地说：“哦，狼先生，你还活着呀，我以为你死了呢。你放心吧，那赵简子的人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如今这里依旧是清秋远树，旷野平芜。你就放心出来吧。”说着，便从驴背上搬下囊儿，慢慢地开始解系紧的袋口。

“先生，你动作不能快点儿么？我在这里面憋得好烦躁哩！”中山狼不耐烦地催促着，口气逐渐变得强硬起来。

东郭先生全不在意。他一边心急火燎地解着绳结，一边不经意地说：“唉，我说老狼，你就急成这个样子么？你刚才在囊儿里呆了半天，也不见吱一下声，怎么如今就一会儿都忍耐不了呢？”说着说着，东郭先生已解开了结，小心翼翼地把狼拉了出来，得意地说：“我放你出来啦。你舒舒手脚，好不自在了哩！”

狼趴在地上，头、尾和四肢都盘在一堆，活像条盘成圈的蛇一样；屁股上血迹斑斑的，那支锋利的箭头还牢牢地插在肉里。狼出得囊来，先睁开眼睛看了看，然后才伸了伸脖子，抬起前腿，便要站起来。突然，它“哎哟”一声，又栽倒下去，屁股上的箭伤，疼得它直掉眼泪。

东郭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同情地说：“来来来，你别动，我替你拔了这箭头。”说着便小心翼翼地拔出箭头，又从身上取出一包应急用的外伤药粉，敷在狼的伤口上，“好啦，呆会儿就不疼了。”

中山狼躺了一会，果然觉得伤口不那么疼得厉害了，便又试着慢慢站了起来。他慢慢活动活动脖子，伸了伸腿，甩了甩尾巴，又试着走了几步，觉得果然全身伸展自如了，便对着东郭先生点了点头，假惺惺地说：“好侥幸！好侥幸！刚才我险些儿死在赵简子手里！老先生，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东郭先生连连谦让，“这是我们墨者应该做的事情。”

狼又在原地走了一圈，突然脸色阴沉地说：“老先生，我有一句不识高低的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东郭先生没注意到狼的脸色，和颜悦色地说。

“唉！”中山狼长长地叹了口气，又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带着哭腔说：“我今日被赵简子追赶，没命似地跑了几十里；又在你这囊儿里憋了半天，心头一直紧张得要命。先生虽然救活了我的性命，可如今我肚子饿得直发慌。倘若饿死在这荒郊野外，尸体暴露着，让那些乌鸦啄、蚂蚁抬，还不如让赵简子捉了去，倒也死得干净！”

“那怎么办呢？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吃的呀？”东郭先生懵懵懂懂地问。

“我的意思是，”狼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露出一脸凶相，“先生救我就救到底吧。先生，你看我受了伤，这时想去捕食也无能为力，怪可怜的。先生是个大好人，你就牺牲了自己，拿给我充饥吧。”

“啊呀！你这是什么话？”东郭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瞪得滴溜圆，大惊失色地说：“我救了你的命，你不感谢不说，反倒要吃我？！”

中山狼哪有耐心听东郭先生废话，它终于原形毕露，抬起前腿，一个猛扑朝东郭先生扑来。说时迟，那时快。东郭先生就势往下一蹲，从毛驴的肚皮下面钻了过去，靠着毛驴挡住身子。他吓得面如土色，身上直冒冷汗，失声惊叫道：“啊呀呀，吓死我了！”

狼绕过毛驴，又扑了过来。东郭先生慌忙又从驴子腹下钻过身去，吓得浑身直打着哆嗦，气喘吁吁地说：“你，你这忘恩负义的禽兽！我救你时，险些儿被赵卿看破，我这性命，差一点断送在他的剑下。我担惊受怕，冒着血海似的干系救了你，你怎么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倒要吃起我来了？天下有象你这样负心的东西么？”

狼一面和东郭先生绕着圈子，一面嬉皮笑脸地说：“先生，你不是墨子的信徒么？我听人说，墨家的人最讲求的就是怜爱他人，只要有利于他人，自己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又何惜牺牲自己的一身血肉，救活我一条性命呢？”说着，又一个老虎下山似地扑了过来。

“胡说！”东郭先生赶紧钻到毛驴的另一边，他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悔恨交加地说：“咳！都只怪我有眼无珠，糊涂透顶，一时相信了你的谎言，救了你这天性凶狠暴戾的禽兽！咳，我真是聪明一世，蠢在一时呀！”

东郭先生一边和狼周旋着，一边心急火燎地想：“这荒郊野外的，几十里没一个人影儿，天色又晚了，有谁来救我一救呢？看来，我今日非得成为这中山狼的口中之物了！咳，真是悔之晚矣！我，我怎么会对恶狼也存好心呢？”

东郭先生正这么心慌意乱地懊悔着，只听中山狼又在说：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对我存好心，你是好心么？你把我使劲往布囊里塞，差点儿把我的腿都折断了。你又把口袋系得那么紧，憋了我老半天，你不是存心想

憋死我么？你这是什么好心？哼！”它呼呼喘着粗气，又愤愤地说，“你向赵简子说了我一大堆的坏话，什么坏词儿都给说尽了，还说要帮赵简子收拾了我。这都是你的好心么？像你这样心肠歹毒的人，我怎么不该吃你呢？嗯？”狼说着，又将嘴伸到东郭先生面前。

东郭先生气得直拍胸脯，跺着脚说：“嗨！那都是我蒙骗赵简子的话，没想到你如今反倒把它当成口实来谋害我！我一片好心，担惊受怕，捋着虎须救你一命，没想却遇到这样一场恶报。你，你真是恩将仇报，狼心狗肺呀！”

“你还敢说你好心！”中山狼厉声喝斥，“我的肚皮饿得咕噜噜叫了，你快些儿乖乖地给我吃了吧。”中山狼说着，又突然从驴子的屁股后面飞身一扑，张开血盆大口向东郭先生扑来。

东郭先生慌忙钻到毛驴的胯下，失声惊叫道：“天啊！吓死我了！老天爷呀，这都是我的不是了！您长长眼睛，怎生来救我一救？”东郭先生一面靠着毛驴作掩护，躲避着狼的进攻，一面急速地思考着脱身之计。

中山狼扑了几个回合，没有扑到东郭先生，不禁暴躁地说：“你躲，我看你躲到哪里去！你就是躲到天边，也躲不过我这爪牙。我今日不吃你决不干休！”中山狼瞪着两个血红的眼睛，龇着两颗尖利的獠牙，凶相毕露，杀气腾腾。

东郭先生吓得快要支撑不住了，一个劲儿说：“你好负心呀！你好负心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得一个人来救我一救呀？”东郭先生说着，躲着，突然他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可以暂时缓冲一下的计策。于是，他低垂着头，捶胸顿足，无限委屈哀惋地说：

“罢！罢！罢！我救了你，你倒要吃我。就算我倒霉，这样的怪事叫我给遇见上了！唉！也只怪我自己糊涂，今日只好自吞苦果了！”

“嘿嘿。”中山狼露出得意之色，冷笑了两声，又抬起前腿要扑过来。

东郭先生忙用手止住它：“你先不要着急嘛。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我与你去找三个老者问一问，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要是都说你该吃我，那我死也甘心了！那时我乖乖地伸着脖子让你吃，好不好？”

中山狼想了想，寻思道：“随你问谁去，你这样的傻瓜蛋，谁会说不该吃你呢？再说，这荒郊野外的，你找谁问去？”这么一想，中山狼便勉强同意了，不耐烦地说：

“好吧，我就积点阴德，让你死个甘心，跟着你去找三个老者问吧。只是你动作要快一点，我饿得两块肚皮都贴到一起了呢！”

于是，东郭先生走在前面，毛驴、老狼走在后面，一起寻找三老去了。

四、东郭无奈，病急乱投医

他们走了没多远，中山狼饿得不行，不停地叫喊道："你看我的运气啵！走了这么远，连个老人影儿也没遇着。我肚里又饿得慌，口里的馋水早就直往下流呢！"突然，他眼睛一亮，大声惊叫道："呀，好了好了！你看前面路边不是有一株老树么？你快问问它！"它指着前面一株老杏树，急不可待地命令着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大吃一惊，使劲摇着头说："这，这是一株老树，半死不活地僵立在路边，我想草木乃无知之物，问它有什么用？"

"你甭管这么多！我问你，它是老的么？"中山狼恶狠狠地说。

"是……是老的。"东郭先生颤抖着说。

"那你问它去！它自然会回答你的。"中山狼瞪着双眼，龇着獠牙，威逼着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无可奈何，只得慢腾腾地挪动脚步，走到老杏树跟前，对着它拱手弯腰作了两个揖，哀伤地泣诉道：

"老树啊老树，求您救救我！那中山狼被赵卿一箭射中，被追赶得有地皮没躲处，急切里是我用书囊救了它一命。它如今出得囊来，倒要吃我充饥。老树呀，您说，世上有这样负心的么？老树啊，您给评个公道，它到底是该吃我呢，还是不该吃我？"

东郭先生说着说着，便把头倚在树干上，用手拍着树身，摇头顿足，自言自语："唉，我好痴呀！只管把这无知的老树当人来呼救，有什么用呢！"他叹了一口长气，又痴呆呆地说，"老树呀老树，您要是救得我一命，那真是铁树开花，我一定把您传遍天下！"

东郭先生头倚着树干，想入非非，自言自语。忽然听得树中瓮声瓮气地说：

"傻老头，该吃你！该吃你！你救了一条狼，它反过来要吃你，这算得了什么？你可知道我的遭遇么？"老树说到这，似乎心头酸酸的，从疙瘩眼里挤出了两滴眼泪，又如诉如泣地说，"想我老杏，那老园丁当年种下我时，只不过费了他一个核儿。我一年开花，二年结果，三年长得一把粗，十年便长成了合抱粗的大树，到如今已有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来，老园丁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佣人，以及来往宾客，都是我供着杏果儿给他们吃。他们自己吃不完，还时常把我的果儿拿到集市上去换钱。你说，我对老园丁一家，恩德也不小吧？可如今我老了，不能结果子了，老园丁顿时翻脸作色，怒冲冲地伐去我的枝条，砍掉我的枝叶，昨天又把我卖

给了木匠。听说过两天木匠就要来锯我了！”

老杏树说到这，喉咙哽咽，泣不成声。它停下来稳了稳情绪，然后又愤愤地说：“你说，像我这样对老园丁一家有恩三十年，他尚且对我这等负心！你对狼的那一点点恩德又算得了什么呢？该吃你！该吃你！”老杏树说完，便闭上眼睛，不再理东郭先生了。

东郭先生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愣了半天神儿。听完老杏的话，他又气又恨，半天说不出话来。

“听到了吧？傻老头！它说我该吃你！”中山狼得意地说着，便又张开血红的大口朝东郭先生扑来。

“哎呀，你性急什么？”东郭先生慌忙闪到老树背后，伸过头来说，“刚才不是说好要问三老么？如今才问得一老，你怎么便急着吃我！”

中山狼咽了咽口水，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就让你再问两老，看你能跑到哪儿去！快去，我饿得不耐烦了！”

他们又走了一程，看见一头老黄牛弯着腿趴在地上晒着那快要落山的太阳。中山狼迫不及待地说：

“傻老头，前面有一头老牛，你快去问它！”

东郭先生带着哭腔，悲悲切切地说：“哎哟哟，我刚才被那万刀砍千斧斫的愚树顽木，差点儿丢了一条老命。这牛是披毛戴角的禽兽，它又懂得什么道理？”

中山狼恶狠狠地吼道：“你管它懂不懂道理，你只管问去！你要再啰嗦，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东郭先生只得拖着沉重的双腿，挪到老牛跟前，对它作了个揖，哭诉道：

“老牛啊老牛，这中山狼被赵卿射中，是我救了它一命，它如今反要吃我。牛大哥啊，您给评个理，它究竟是该吃我，还是不该吃我？”

老牛把眼睛闭着，眼角上还沾着两颗豆子大的黄眼屎，听了东郭先生的话，它懒洋洋地睁了睁眼皮，摇了两下尾巴，声音低沉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可跟我比起来，你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老牛把头抬了抬，开始诉说自己的经历，“想当初我还是牛犊的时候，体格健壮，力大无穷，我的主人把我爱惜得要命。他出门做买卖，是我驾车；他耕田种地，是我拉犁。他家的穿衣吃饭，儿女婚姻，公私赋税等等，哪一样不是出在我身上？那时节，他也真把我当成自己的亲手足一样待。可是，”老牛说到这，不禁心酸起来，眼泪潸潸地往下流，“他如今见我又老又病，便将我赶出家门，拴在这旷野荒郊，让我受寒受冻，忍饥挨饿。几天下来，我已经皮枯毛疏，只剩下这把皮包骨了！你说我苦不苦？昨日还听得那老农和他妻子算计我说，‘那老牛身上

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它的肉可以割下来做肉干儿吃，皮可以剥下来做革制品，骨和角还可以打磨成器具用。'那老农就叫他儿子磨快了刀，明日就要来宰我。我好心酸啊！"老牛抽泣起来，喉咙哽住了。顿了顿，他又抬着头，对着东郭先生喷了一个响鼻，怒气冲冲地说，"你说，我对老农有这么大的功劳，他还要加害于我。你对狼能有多大恩德？它怎么不该吃你？该吃你！该吃你！"老牛愤愤不平，气嘟嘟的。

东郭先生气得嘴都歪了，捶胸顿足地直叹气："唉！我今天怎么这样晦气？遇着一根木头，一头病牛，都是被人抛弃的倒霉鬼！看来我今天必死无疑了！"

"嗨，老呆子，你现在该甘心了吧。快乖乖地让给我吃！"中山狼说着，又穷凶极恶地扑了过来。

东郭先生赶紧蹲下，躲过飞扑过来的恶狼，争辩着说："你……你怎么又忘了？三老还只问过了两老。且等我再问一个老的，他要是也说你该吃我，我就伸开手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给你吃。"

"哼！我就再让你问一个老的，到那时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中山狼阴阳怪气地狞笑着，"凭着我一片好心，老天也要赏给我一顿肉吃！"

中山狼说完，又昂着头顺着官道大路往前走去。东郭先生这时已吓得全身骨头都软了，上下牙齿直"得得"地打架。他惊恐地想："要是再遇上一个倒霉鬼，我可就完了！"

东郭先生这么想着，脚又不由自主地往前蹭去，边走边凄切地呼叫道：

"老天爷呀，叫谁来救我东郭先生一条老命吧！"

五、幸遇老农，智杀忘恩兽

他们顺着山路又往前走了一程，拐过一道弯，便进入了一个小峡谷。峡谷下面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再一细看，前面不远处的溪水上还有一座小木桥。

"有桥必有人！"东郭先生暗喜道。他循着木桥望过去，见桥那面树丛里，果然隐隐约约有一座茅草盖的房子，房子前后围着的竹篱也依稀可见。

"好了，我有救了！"东郭先生失声叫道。

"哼，你高兴什么？看谁救得了你！"中山狼回过头来凶狠地说。

东郭先生一下子来了劲儿，他不再怕狼了，牵着毛驴三步两步走到了狼的前面，想走过桥去投奔那一户人家。突然他眼睛一亮，前面不远处，一个扛着锄头的老农不正从山路上走过来了么？

东郭先生欣喜若狂，发疯似地跑过去，跪倒在老农脚下，鸡啄米似地连连叩

着头，全身颤抖着忙不迭地说：

“老丈救我！老丈救我！”

老农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大跳。他定了定神，看了看眼前这位惊恐万状的老先生和他后面那条穷凶极恶的老狼，心中早已明白了三分。其实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而是从官场上引退下来，躲到这远离尘世风波的深山峡谷里隐居逍遥的。刚才，他一个人去山坡上的菜地里松了一下土，扛着锄头悠哉游哉地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哼着小调，陶醉在逍遥自在的隐居乐趣之中。他正要从山路上下坡回家时，猛然间碰上了眼前这个惊慌失措的老头。

听着东郭先生的话，老农慢慢放下肩上的锄头，故作惊讶地问：

“老先生，怎么回事呀？”

东郭先生稳了稳“嘣嘣”乱跳的心，悔恨交加地说：“唉！都只怪我糊涂！我在这山路上赶路，要到中山去求取功名。不想遇着赵简子在山上打猎，这中山狼被赵卿一箭射伤，它拖着箭伤，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急忙中看见我在路上，便跑过来苦苦求我救它一命。我想我乃墨子之徒，信奉的就是无所不爱，便一时糊涂，动了恻隐之心、怜悯之情，听信了它的花言巧语，把它装进我的书囊里，救了它一命。放它出来后，我又帮它拔出箭头，敷上药粉，医好了它的箭伤。没想到它真的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翻过脸来说肚子饿了，要以我充饥。随便我怎样苦苦求它，它就是不肯饶过我。我急忙里想出一条缓兵之计，跟它讲好：先问三个老者，看他们说该不该吃我。谁知半天遇不到一个老人，这孽畜又急得慌，便叫我去问一株老杏树。那朽木疙瘩被园丁抛弃，受了一肚子委屈，便发泄在我身上，说该吃我！过后又问了一头老昏了头的老牛，那畜牲也是被它的主人抛在野外要宰杀的，便把满腹的牢骚朝我发，也说该吃我！我两次三番被这负心的禽兽抓扑，险些儿送了性命。如今幸好遇着老丈，这是我命中注定不该死了！老丈，您就是我的大救星，请您说句公道话，救我一命吧！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老农听完东郭先生的话，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救了中山狼一命，它反过来要吃你。这当然是狼的不对了，它怎么可以吃你这救命恩人呢？……”

“就是，就是！”东郭先生连声附和。

“不过，”老农接着说，“你怎么可以去救一条狼呢？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不知道狼的本性么？它负了伤，不能去捕食，肚子又饿得慌，它不吃你这样的书呆子，叫它吃谁去？”

“老丈说得有理！老丈说得有理！”中山狼见老丈帮着自己说话，更加志满意得，眉飞色舞，他摇着尾巴凑到老丈跟前，进谗说：

“老丈，您不要听信这老呆子的一面之言，他刚才的说全是假的！真相是：他当时见我受了伤，便用绳子将我四条腿紧紧缚住，使劲将我塞进他那个小小的布囊里。我蜷曲着身子，头和屁股都要挤在一块了，受了好半天的活罪。他又将布囊口子系得紧紧的，想憋死我。他还对赵简子说了我许多的坏话，要帮着赵卿杀死我！您说，他哪是真心救我？他只不过想把我骗进他的书囊中，瞒过了赵卿，然后便谋害我，自己一个人独得其利！象他这种狠毒、贪心的老家伙，老丈您说，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老农一边听，一边捋着胡须沉吟着。听中山狼说完，他故意板着脸对东郭先生说：

“老先生，我刚才说你不该救狼。如今听中山狼这样说来，你就更不对了。”

“哎呀老丈，我误救中山狼，固然是我一时糊涂，可如今您怎么也糊涂了？我为了救它，担着好大的风险，吓得我心惊肉跳的。只是急切里没处藏它，才不得已让它钻进我的书囊里……”东郭先生没想到老农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慌忙辩解着。

“老丈不要信他！我被他缚在囊儿里，好受苦哩！”中山狼装出一脸委屈的样子，试图博取老农的同情。

东郭先生与中山狼你一言，我一语，互相争辩着，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老农哪有心思听他们争辩，他在故意拖延时间，寻思一条杀死这只恶狼的万全之计。他知道，光凭自己与东郭先生两个老人的力量，要打死这只恶狼是很危险的，说不定狼没打死，反而还要葬身狼腹。“不行，得想个安全的法子。”老农想。他眯缝着眼睛，紧皱着眉头。忽然他从中山狼的话中得到启示，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使劲将锄头在地上顿了两顿，佯做厌烦地说：

“好啦好啦！你们两个都别说了！依我看来，你们两个说的都难凭信，再争再吵也分不出谁是谁非。我有个主意，”他对着中山狼，“中山狼，你不是说他把你缚在囊中，你好受苦么？如今依旧委屈你一下，把你再装进他布囊中，把你那受苦的样儿让我亲眼看一看。要是真个受苦呀，”他转身向东郭先生，“老先生，我也救你不得了，你就乖乖让它吃了吧。”

东郭先生不明老丈之意，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什么话！哪有像你这样评理的！它身子那么大，我这囊儿又小，怎能不……”

“老丈，您这办法好，就这么办吧。”中山狼高兴地抢过话头，一个劲儿催促说，“老丈，我被他折腾了大半天，肚皮实在饿得不行了，您让他快快动手吧。”

老农朝东郭先生努了努眼睛，示意他动手。可东郭先生还是没有领会到老农的意思，他嘟着嘴，很不情愿。经老农再三催促，他才慢腾腾地倒出囊中的书，张

开口袋。中山狼赶忙蜷紧身子，缩住脑袋，先将后身往里钻。东郭先生也帮着使了一番劲，才把中山狼的大半身又给套进去了。只剩下脑袋在外面时，中山狼特意慎重地嘱咐老农说：

“老丈，我是一定要吃那老呆子的，我已饿得慌了，您可不要又让我憋久了。”说完便将脑袋缩了进去。

老农赶紧从地下捡起绳子，将布袋口严严实实地系住，提起来顿了两顿。这时听得中山狼在布袋里闷声闷气地问道：

“老丈，您看我这个样儿是苦还是不苦？”

老农丢下袋子，顺手拿起脚下的锄头，朝着布袋口使劲砸了一锄头，愤怒地说：

“中山狼，你如今又知道苦了么？嘿嘿，你的苦还在后头呢！”

中山狼在布袋里痛得嗷嗷直叫，它知道自己上了当，急忙在里面乱滚乱蹬，拼命挣扎。

老农见状，赶紧小声问东郭先生道：“老先生，你身上带得有佩刀么？”

东郭先生惶惑不解，睁着两只大眼问道：“老丈，您要佩刀干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慢腾腾地解下腰间的一把小佩刀。

老农朝东郭先生努了努嘴，示意他赶快下手杀死这条负心的恶狼。可东郭先生睁着两只疑惑的大眼睛，怔怔地站着，不知所措。急得老农大着嗓门吼道：

“你这时还不下手宰掉这个畜牲，还等什么时候？！”

“让我杀死它？”东郭先生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老农的用意。可他吓得两腿发抖，拿刀的手也哆嗦着，吞吞吐吐地说，“这……这……我可下不了手！老丈，虽然是他对我负心，可我却从来也没有杀死过一条生命。我……我下不了这个手。”

“唉，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不杀它，它可要吃你呀！”老农气得拍胸脯。

中山狼在布袋听得清清楚楚，忙大叫着说：“老先生，我不吃你了，你行行好，放我一条生路吧。”

东郭先生又动了怜悯之心，对老农说：“老丈，你听，它说不吃我了。就算刚才是我晦气，这中山狼，您就放了它吧。”

“哈哈哈！你呀你，真是糊涂到家了！你刚才听信了它的谎言，险些丢了自己一条老命；现在你又要听信它的谎言，再放它出来吃你么？这样忘恩负义的禽兽，你还要相信它的话么？你真是一个仁慈的好心人！”老农冷笑一声，“哼！只可惜你把这种仁慈的好心肠用在一条凶恶成性、忘恩负义的禽兽身上，可就成了个人兽不分、善恶不明的大蠢人啦！”

老农说着，不等东郭先生动手，便又举起锄头，使劲朝布袋里正在挣扎的恶狼一阵猛砸，砸得中山狼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尖叫。随着布袋口一股股殷红的血液渗出，中山狼的尖叫声逐渐变成了无力的呻吟。可老农还是不放手，一边砸一边恨恨地说："砸死你这负恩的禽兽！砸死这负恩的禽兽！"

东郭先生在一边看着，心中觉得惨不忍睹，不能再往下看，便赶紧用袖子捂住眼睛，掉过头去。听着中山狼连哼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了，他赶忙上前劝阻老农说：

"老丈，那世上负恩的多得很，又何止这一条中山狼呢？您就放过它吧。"

老农眼看着中山狼不能动弹了，这才停住手，接过东郭先生的话，深有感触地说：

"是呀！先生这话算说对了，那世上忘恩负义的东西确实很多啊！那辜负国君的，受用了朝廷的大俸大禄，却尸位素餐，一点事儿也不干，还要使出那奸邪贪狠、巧言媚上的手段，祸国殃民，把个铁桶般牢固的江山，败坏得不可收拾。那辜负父母的，受了爹娘的抚养之恩，不思报答，以为爹娘没受过半点苦头，就把他们养大了；有的甚至为了自己能飞黄腾达，不惜拆骨还父、割肉还母，断绝亲子关系；自己大富大贵了，反而说父母多亏了他的抬举。他们也不想想：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辜负老师的，自己出了名，便摆出一副大模大样、盛气凌人的架子，把过去的老师当作陌生的路人相看：不想想自己过去刚上学时，老师一字一句教他识字读书，费了老师多少心血呀！那辜负朋友的，过去自己贫穷时，受过朋友多少接济帮助，又多亏朋友的提携奖掖，才得以混出个人样，当时的关系，真可谓如胶似漆，誓同生死；可一旦朋友开始败落，他便落井下石，马上又去趋附新的更有势力的权贵。那辜负亲戚的，过去自己未发迹时，靠着亲戚吃，靠着亲戚穿，靠着亲戚资助扶持；可他翅膀刚一硬，便翻脸不认人，转眼之间便绝情绝义；他又惟恐自己穷了，人家富了，平白无故地妒嫉人家，暗地里算计人家……你看，世上这种种忘恩负义的人，不个个都与这中山狼一模一样么？"

老农越说越气愤，他见布袋里的中山狼还在微微呻吟抽搐，干脆撕开布袋，露出血迹斑斑的恶狼。那狼睁着蓝色的双眼，望着东郭先生，气息奄奄地说：

"我……我没把你……你这蠢老头子……吃掉，真……真是太……太可惜啦！"

东郭先生顿时气得脸色通红，悔恨交加地说："你……你真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呀！我……我真是太蠢了，竟对你这种凶恶成性的禽兽施起爱心来！我……我……"

东郭先生气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他看了看手里的佩刀，使足全身气力向中山

狼的脖子刺去。望着眼珠翻白的中山狼，他咬牙切齿地骂道：

“孽畜，如今你还想吃什么？”

东郭先生杀死了中山狼，解了心头之恨，才站起来对旁边的老农说：“多谢老丈救命之恩！”

老农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先生今后要记住了，对这种本性凶恶的畜牲，是不能讲仁慈的！”

剧作者小传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浒东渔父，陕西武功人。生于1475年，卒于1540年。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宦官刘瑾被杀后，海坐刘党，落职为民。为明代“前七子”之一。作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浒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等。

戏剧原文

正名　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
　　　杖藜老子智杀负心兽

第一折

〔孤扮赵简子引祗从上〕则俺晋国正卿赵鞅的是也。这一个是俺御车的王良，这一个是俺幸臣劈奚。则今时遇秋天气候，俺带着虞人们，牵了犬，臂了鹰，架乌号之弓，挟肃慎之矢，到中山地面打猎一回咱。〔狼上〕俺中山狼是也。有那赵卿打围到此，教俺何处躲者？则索舍着命走也！〔赵〕兀那前边有个狼来也。俺放箭咱！〔狼中箭走科〕〔赵〕呀！您看波，俺一发饮羽，那狼可叫的一声走了也。快赶上者！〔下〕〔末骑驴负囊上〕自家墨者东郭先生的是也。俺墨者之道，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生不歌，死无服，以薄为其道。却是无所不爱。便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也为之。大都道俺是无父的，却不知俺物我混同，这才是个兼爱的道理。俺今日要往中山去进取功名，恰早收拾了书囊，便索走一遭去也。

【仙吕・点绛唇】奔走天涯，脚跟消乏青驴跨。回首年华，打算来都虚话。

【混江龙】堪笑他谋王图霸，那些个飘零四海便为家。万言书随身衣食，三寸舌本分生涯。谁弱谁强排蚁阵，争甜争苦闹蜂衙。但逢着称孤道寡，尽教他弄鬼抟沙。那里肯同群鸟兽，说什么吾岂匏瓜。有几个东的就，西的凑，千欢万喜；有几个朝的奔，暮的走，短叹长呀。命穷时镇日价河头卖水，运来时一朝的锦上添花。您便是守寒酸枉饿杀断简走枯鱼，俺只待向西风恰消受长途敲瘦马。些儿撑达，恁地波喳！

呀，兀的又是暮秋时候也！

【油葫芦】古道垂杨噪晚鸦。看夕阳恰西下，呀呀寒雁的落平沙。黄埃卷地悲

风刮，阴云遍野荒烟抹。只见的连天衰草岸，那里有林外野人家？秋山一带堪描画。搵不住俺清泪洒袍花。

俺骑着这驴儿，独自行走，好不凄凉也！

【天下乐】策蹇冲寒到海涯。好教俺嗟也么呀！两鬓华。常言的出外不如家。既没个侣伴们共温存，更少个僮仆儿相衬搭。俺不觉的颤钦钦心头怕。

早来到中山地面也。呀！为甚的尘埃滚地，金鼓连天，敢是那里交兵厮战来？

【那吒令】只见那忽腾腾的进发，似风驰电刮；急嚷嚷的闹喳，似雷轰炮打；扑刺刺的喊杀，似天崩地塌。须不是斗昆仑触着天柱折，那里是战蚩尤摆列着轩辕法。却怎的走石飞沙？

呀！你看纷纷车马，对对旌旗，飞鹰走狗，千群万队，敢是谁打围到此也？

【鹊踏枝】车和骑，闹喧哗；鹰和犬，猛擒拿。赶翻了窟兔山狐，惊起些野雉昏鸦。看一鞭儿追风骏马，敢踏碎几缕残霞。

俺且控住这驴儿，慢慢的走者。

【寄生草】明晃晃戈矛亚，乱纷纷旌旆加。雄纠纠斜控龙媒跨，滴溜溜谩挟金丸诧，厮琅琅齐把乌号架。他闹茸茸前合后偃射雕坡，俺怯生生停鞭立马长杨下。

〔狼上〕俺被赵卿所射，一发饮羽。只索带着箭，负痛走也。天那，却教谁人救俺咱！〔末〕兀那里走的一个狼来也！哎哟，唬杀我也！

【幺】谁道俺的残生命，又撞着这狼夜叉。俺战兢兢遍体寒毛乍，呆邓邓两眼乌珠咤，漫悠悠一缕魂灵諕。来到这没爹娘的田地一身孤，多应是瘦伶仃的骸骨送在馋喉下。

〔狼〕恰好遇着先生也！有那赵卿打围到此，俺被他射着，带箭走了。先生可怜见，救俺一命咱！〔末〕您好不识闲忙也！俺待进取功名，急忙里要赶程途，怎管得您这闲事来！

【醉中天】俺心儿里多惊怕，口儿里闲嗑牙。俺待向落日疏林看晚霞，驴背上偏潇洒！着什么紧横枝儿救拔。俺只怕热肝肠翻成冷话，那里管野草闲花！

您快走，俺救不得您咱！〔狼〕先生，恁的把俺相厄呵！昔日有个隋侯救蛇，后来衔珠为报。蛇尚如此，俺狼比着蛇更有灵性哩！今日事急了，愿早救俺残喘！先生的大恩，不敢有忘。俺做隋侯之珠，来报您先生咱！〔末〕噤声！俺若救您以犯赵卿，祸事不知怎的，那敢望您报来！

【金盏儿】谁和您吊闲牙！唬得俺早酥麻。他将军八面威风大，马前势剑染霜花。

没来由怎当耍，干惹下祸根芽。您道是隋侯将珠报答，谁敢向太岁把土来爬？

〔狼〕先生可怜见！不争俺死不打紧，枉了您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不干赵卿的事。先生，是您不救咱！死于九泉之下，俺不怨赵卿，则怨着您！〔末〕俺待不救您来；可不道墨者之道，兼爱为本。这却是如何？罢罢，那里不是积福处，俺便当救活您。只索出俺图书，把个空囊，藏您在里面罢。〔狼〕先生恩德非浅！〔出书囊装科〕〔三次科〕

【一半儿】恰撞着胡缠厮迸这冤家。想着俺受怕担惊为甚咱？则这藏头露尾真没法！怎生把囊儿括，俺将他一半儿遮藏一半儿撒。

您看人马渐渐的近将来，似此怎生是好？〔狼〕先生，事急了，快些救俺则个！〔末〕您身儿多大，俺囊儿小，藏你不得！〔狼〕俺只索蜷了四足，先生把绳子紧紧的缚住。曲了脊，掩了胡头儿，连着尾巴子缩做了些娘大的一块子儿，却把俺装在囊儿里。先生，你是必用心儿者！〔绳缚科〕〔装入囊科〕〔末〕

【后庭花】缩的头，蜷的胯。曲着脊，闭着牙。说什么前跋胡，后疐尾；恁般的腰似猬，背如虾。俺只怕惊鸳打鸭，恰闪煞俺战笃速力难加。

如今却好了也！且缚了囊口肩上这驴背，把驴儿拴在路旁树上，待赵人过去。狼呵，救的您休欢喜，救不的您休烦恼者！

【赚煞】心慌脚怎移，胆小魂先怕。这蹇驴儿把布囊搭胯。难道是狭路上相逢不下马，那其间吉凶难查。您休得呀喳，俺加些挣扎。只怕话不投机半句差。须索要言词对答。使不着虚脾奸猾。中山狼呵，则被您险些儿把俺管闲事的先生断送的眼巴巴。〔下〕

第二折

〔赵简子上〕俺赵卿的是也。那中山狼被俺一箭射着，走的来影也似没寻处。虞人们，快赶上者！兀那路旁树上拴着驴儿，有个傻屌立地。他敢晓得中山狼么？俺们向前去问他一遍咱。〔下〕〔末上〕自家东郭先生的便是。本待往中山去进取功名，恰是俺命儿里颓气，撞着这中山狼，被赵卿射着，带箭走了，抵死的要俺搭救。想起俺墨者以兼爱为本，只得把书囊儿藏着，背上这驴儿。俺且在这枯杨之下歇息咱。他来若问俺时，索打点的话儿对付他也。中山狼呵，则被您闪杀了人也！

【正宫·端正好】恰遇这暮秋天，来到的荒效外。热心儿揽祸招灾。无端小鹿心头揣，一会家可便难宁耐。

【滚绣球】看疏疏柳叶飘，听嘹嘹雁影排。最凄凉暮云残霭，只见他万马儿滚地飞来。闹喳喳乱打歪，忽剌剌齐喝采。这威风天来多大，早则有几分儿骨软魂唉。则索是舒腰展脚迎头拜；乱掩胡遮步懒抬，怕的他快眼疑猜。

〔赵上〕兀那汉子！您在这树下歇息，可曾见那中山狼去来？〔末〕

【倘秀才】叹鲰生孤身一介，骑瘦马空囊四海，可又早十谒朱门九不开。受过了十年窗下苦，只道是千里故人来。那管您狼奔鼠骇！

〔赵〕看您这厮，一谜里胡言！俺打围到此，那中山狼当道，人立而啼，被俺开的弓，拈的箭，飕的一声，应弦饮羽，失声走了。您在路旁，怎生不见他去来？您看俺剑者！〔拔剑砍车辕

科〕东西南北，兀谁的隐讳了狼的去向，把这车辕儿做个赛例者！〔末〕

【叨叨令】只见他笑溶溶的脸儿都变做赤留血律的色，提着那明晃晃的剑儿怕不是卒溜急刺的快。把一个骨碌碌的车儿止不住匹丢扑答的拍，却教俺战笃笃的魂儿早不觉滴羞跌屑的骇。兀的不闪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闪杀人也么哥！您便是古都都的嘴儿使不着乞留兀良的赖。

告君侯，暂罢雷霆之怒，听俺慢慢的说一遍咱！俺在灯窗下，读成满腹诗书；奔走四方，进取功名。来到这个三叉路口，不知那条路往中山去，因此就在这枯杨直下，歇息一回，等个来往的人问路。咱自己迷了路，尚然不知，怎生与您指迷引导来？

【倘秀才】俺走天涯磨穿铁鞋，哭穷途西风泪洒，讨的个一事无成两鬓衰。他乡何处是，迷路问谁来？那狼呵知恁的浮萍大海？

俺闻的古人说：大道以多歧亡羊。想起来羊乃至驯之畜，一个小厮儿，便可制伏，尚且途路多岐，走的来没寻处。这狼怎比羊的驯扰。况这中山的歧路恁多，那一处不走的狼去？却在这官塘大路里寻觅，这不似缘木求鱼，守株待兔么？

【滚绣球】叹歧路，可亡羊。这中山狼何在？您看波，满目的寒烟一带，都是些曲径巉崖。密丛丛深树林，白茫茫遍草莱，少什么山精木客，几多儿雾锁云埋。似恁的却缘林木求鱼至，自守枯株待兔来。倒只管奚落吾侪！

〔赵〕兀那汉子，您还不知：这狼将远逐食，必先把身儿倒立以卜所向何方。千禽万兽，自然蹲聚。似恁般，俺们出猎，最喜得的是这狼哩！〔末〕恁的说来，这田猎是虞人的职掌。如今不见了中山狼，怎的不去问他个根由，俺行路人何罪也？

【呆骨朵】田禽自有个皮冠在，这根由也索明白。为什么乱讲胡猜？却向咱村沙恶赖！俺待做红尘外逍遥客，却惹下白地里冤缠债。劝您个莽英雄莫苦求，枉把俺陌路人厮禁害。

〔赵按剑科〕您看俺这口剑，吹毛也似快的，您敢试着他么？那中山狼分明是您藏下，却恁的巧言令色，胡乱支吾。下次小的们，把那驴背上囊儿，打开看者！若搜出来呵，到底不饶了您哩！〔末〕这是俺的书囊。那狼可是活的，囊儿里怎的不动一动？他是有头有尾有四足的，似这般小小的囊儿，甚法儿藏着？打开看也打什么不紧，只可惜颠倒了俺的书，枉费了这手脚也！

【滚绣球】您道是三尺剑吹毛快，把俺这天灵盖险劈开。非是俺巧言令色，索与您数黑论白。这囊呵，有图书数卷收，只青毡一片来。谁曾见这锦囊诗袋，却遮藏的虎党狐侪？只您这眉前眼后谁瞒过，道不的露尾藏头怎撒乖，没处安排。

〔赵〕您恁般的花言巧语，兀谁信您者！却不道狼乃至猛之兽，您为甚的恁般与他隐讳来？〔末〕俺虽愚蠢，岂不知这狼的行径。他性极贪狠，助豺为虐。您若能除了这害，俺便当效微劳相助，怎的倒隐讳他踪迹也呵！

【倘秀才】您休恁的大惊小怪，俺世不曾风魔九伯。这狼呵，他露爪张牙惯助的豺。今日里亡猿殃及木，谁待肯养虎自贻灾。好教俺拔刀变色。

〔赵〕下次小的们！不消打开囊看了。那厮既不晓得中山狼，则便放他自去者。〔末〕多谢

了您，俺索牵了驴儿走也。

【煞尾】休道他停车坐对枫林外，俺只索匹马萧条古道挨。拂面黄尘遍紫陌，胆颤心慌路越迈。动地惊天势儿大，七魄三魂陡的骇。只道贵人喜迎待，恰遇丧门命穷败。狭路相逢怎布摆，也是前生欠冤债。比似你风送长江走的快，把俺第一个程头早误了采。〔下〕

〔赵〕兀那傻屌去了。既没有中山狼，俺们索回去者。

第三折

〔末上〕俺东郭先生，好惭愧也！把这书囊藏着中山狼，险些儿被赵卿看出破绽来。好惭愧也！俺不敢久停久住，鞭着驴儿快走者。您看这古怪的畜生么，偏是今日百般的鞭打不肯走。好慌杀俺也！驴儿，俺把你这鞴金鞍、嚼玉勒、披绣鞯、挂红缨的龙驹骏骑央及，您快些儿挪一步咱！

【越调·斗鹌鹑】乱纷纷叶满空山，淡氲氲烟迷野渡；渺茫茫白草黄榆，静萧萧枯藤老树；昏惨惨远岫残霞，疏剌剌寒汀暮雨。骑着这骨棱棱瘦驽骀，走着这远迢迢屈曲路。冷凄凄只影孤形，急穰穰千辛万苦。

您看羽旄之影渐没，车马之音不闻。那赵卿敢去的远了。不知这中山狼在囊里是如何的，怎的不动一动？不是箭射伤死了？那多敢是囊儿里一时的闷杀来？怎的再不则声咱？〔看囊科〕〔狼〕先生留意者！想那赵卿去的远了。俺在囊中紧紧的缚得好不苦也！俺臂上的流矢，煞是痛哩。先生，快解开囊来放俺者！〔末〕

【紫花儿序】霎时间车尘儿隐隐，马足儿腾腾，旂影儿疏疏。依旧是清秋远树，旷野平芜。〔狼〕先生，快些儿放的俺出来罢！好不耐烦也。〔末〕徐徐！把似您刬地的心慌，怎待这半日余。险些儿早狗烹锜釜，做不得脱颖囊锥，尚兀是曳尾泥涂。

俺打开囊儿，与您解了这缚，拔了这箭，您好不自在哩！〔开囊解缚拔箭科〕

【金蕉叶】只见他头和尾蛇盘猬缩，着箭处淋漓血污，止不住连声叫苦。俺和您疾忙救取。

〔狼出囊科〕惭愧也！险些儿俺的性命被赵卿断送了。先生，谢得您救俺也！只俺有句不知高下的话儿敢说么？〔末〕有甚话？说来！〔狼〕俺被赵卿赶来，走的路途遥远。这囊儿里又受了一日的苦。虽则是先生救活俺的性命，只是肚儿里饿的慌。倘然饿死在路上，却被乌鹊啄，蝼蚁攒呵，不如送与赵卿拿去，倒也死的干净。先生可怜见，权把您来充饥罢！〔狼扑科〕〔末躲驴后科〕呀呀呀！兀的不唬杀俺也。

【小桃红】唬的俺浑身冷汗湿模糊，把不定头梢竖。遍体皮肤似钩住。这命须臾，也是年该月值前生注。来到这山溪野路，只见些愁云惨雾，则谁是俺护身符？

俺把书囊救您，险被赵卿看破，把俺性命，几乎送在一剑之下。担惊受怕，救得您时，怎的倒要吃俺？天下有这般负心的么！

【天净沙】俺为您拚了身躯，俺为您受了忧虞。刚把您残生救取，早把俺十分饱觑，这瘦形骸打点充铺！

〔狼〕先生，您是墨者。俺闻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何惜您一身，却不救了俺的性命咱。〔末〕

【调笑令】您馋眼脑，天生毒，狠辣的心肠和那胆底儿虚。才得个皮毛抖擞，便把恩来负。也是俺两眼儿无珠，谁引得狼来屋里居。今日里懊悔何如！

〔狼〕您缚俺在囊里，受的苦来不耐烦。您是甚好意？您向赵卿说俺恁的不好，要助他所算了俺。怎的不该吃您么？〔末〕

【秃厮儿】好教俺闷腾腾心头气蛊。忿嗔嗔手拍胸脯。俺担惊受怕的撩虎须，救得您泼贱躯几乎！

〔狼〕不要闲讲，俺肚儿里饿得来慌了，快些儿与俺权作充饥者！〔狼扑科〕〔末躲科〕

【圣药王】您吻儿鼓，爪儿露，这是蛇衔径寸的报恩珠。俺怎对付，好凄楚，手忙脚乱紧支吾，不住的把天呼！

天那！是俺自己的不是也。

【麻郎儿】也是俺寻差道路，撞着恁饿虎妖狐。唬的来后褪前趋，紧靠着瘦驴儿遮护。

【幺】起初不如冷觑，索性做个陌路区区。似这般衔冤负屈，头直上青天鉴取。

〔狼扑科〕〔末躲科〕〔狼〕随您那里去，决然躲不过。俺不吃您，也决不干休。〔末〕您好负俺也！您好负俺也！这如何是好？怎得人来救俺也。罢罢罢！俺救了您，到要吃俺，世上有这奇事么？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俺与您去寻着三个老的问他，道是该吃俺也不该吃。他若道是该吃呵，俺便死也是甘心哩！〔狼〕恁的也说得是也。〔同行科〕〔狼〕您看俺的造物，头里走的来这多时，再没个人儿撞着者。俺肚里又饿得谎，口儿里馋涎，早汨都都的淋下也。呀！好了好了！您看那里不是一株老树，快问他来！〔末〕这是一株老树，僵立在路旁。俺想草木乃无知之物，怎生问他来？〔狼〕您不要管，只顾问他，他定然回答您者。〔末揖树科〕老树老树！兀那中山狼被赵卿一箭射着，追赶的有地皮没躲处，是俺把书囊救了他。如今出得囊来，倒要把俺吃，世上有这样负心的？老树呵！您道是可该吃不该吃么？

【东原乐】这的是沟中断，爨下余，怎便做千年的灵椿觑。哎，俺好痴也！把草木无知不住的呼。只索自暗付。老树老树，您若救得俺呵，再重生，真是花开铁树。

〔树上〕俺老杏是也。想那老圃当时种下俺，不过费得他一个核儿。一年开花，二年结果，三年拱把，十年合抱。到今三十年来，老圃和那妻子儿女，走使奴仆，往来宾客，都是俺供养。他常时又摘俺的果儿，往街市里去觅些利息。似俺这般有恩与老圃的，如今见俺老来不能结实，老圃刬地里发怒，伐去俺条枚，芟落俺枝叶，又要卖俺与匠氏。是这般负心的，您却有甚恩到这狼来？该吃您！该吃您！〔下〕〔末〕

【绵搭絮】俺道您琼林玉树，却原是朽木枯株。只好做顽桩儿系马，短橛儿拴驴。您道是结子开花，枉做了木奴。今日里断梗除根，只当是折蒲。哎，罢了罢了！都似这义负恩辜，俺索做锄麑，触槐根，一命殂。

〔狼扑科〕〔末避科〕呀！性急怎的？方才不曾说来，要问三老。只问得一老，怎便就要吃俺。〔狼〕快走些儿。好了！有一个老牸在那里曝日，您去问他！〔末〕俺被那万刀砍千斧斫的蠢木顽柴，几乎丧了俺性命。这牛是披毛带角的禽兽，问他何用？〔狼〕您只管去问他。您再不问，俺便吃您了。〔末揖牛科〕老牸老牸！这中山狼，被赵卿所射，是俺救了他的一命，如今反要吃俺。您道可是该吃俺，不该吃俺么？

【络丝娘】您花阴处一犁绿雨，笛声中斜阳陇树，为甚崚嶒瘦骨西风暮。只见他垂头无语。

〔牛上〕俺乃老牸是也。俺做牛犊子时，筋力猛健，老农最是爱惜。老农出入是俺驾车，老农耕田是俺引犁，把俺做手足一般的相看。他穿的衣，吃的食，男女婚姻，公私赋税，那一件不在俺身上资助他。如今见俺老来力弱，赶逐俺在旷野荒郊。这般的风霜寒冷，瘦骨难熬，行走不动，皮毛枯瘁，您可道是不苦么？昨日听得那老农和他妻儿所算俺道："老牛身上都是有用的，肉割来做脯吃，皮剥来好做革，骨和角又好切磋成器用。"教他孩儿要磨刀宰俺。好不苦哩！俺与老农有许多功劳，尚然有谋害，您却有甚恩到这狼来？该吃您！该吃您！〔下〕〔末〕

【拙鲁速】您道是急巴巴的荷犁锄，只剩得影岩岩的瘦身躯。今日里受的酸风苦雨，倒在颓垣败堵，尚兀待掀皮剜肉费踌蹰。哎，罢了罢了！俺好命穷也！这场儿的冤苦，向谁行来分诉？唬的俺似吴牛见月儿喘吁吁！

天那！眼见得没人来救俺也。

【尾声】这里是条条一荡官塘路，怎没个人儿北来南去？眼见得一命儿掩泉途，死的来怎能勾着坟墓。

〔狼扑科〕〔末避科〕性急怎的！俺和您有言在先，且再问第三个老的。他道是该吃，只索由您罢了。〔狼〕饿得来不耐烦了，快走些儿！凭着俺一片好心，天也与俺半碗饭吃。〔下〕

第四折

〔冲末拄杖上〕则俺杖藜老子的是也。俺逃名晦迹，在这深山里隐居，真个无是无非，每日间到那溪边林下，闲步逍遥。只今暮秋天气，景致煞是佳也。只索倚杖散步一回者。〔末同狼上〕天那！着谁人救俺东郭先生也。呀！远远望见的小桥流水，茅舍疏篱，敢是人家的村落？俺只索向前去者。

【双调·新水令】看半林黄叶暮云低，碧澄澄小桥流水，柴门无犬吠，古树有乌啼，茅舍疏篱。这是个上八洞闲天地。

呀！那林子里有个老儿，扶杖走来。求他救俺者。〔末拜科〕丈人，早些儿救俺咱！〔老〕兀

那先生，为着甚来？〔末〕这中山狼，被赵卿所射，带箭走了。他赶的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向俺求救。想起俺墨者以兼爱为道，只得把书囊救他一命。才出囊来，反要吃俺。苦苦求他，不肯相饶。俺和他说问个三老，可道是该吃不该吃。打头来遇着株老杏，那无知的朽木道是该吃俺。再来遇着个老牸，那个泼禽兽又道是该吃俺。险些断送了性命也！今来遇着丈人，这是俺命儿里该有救星。天幸得逢丈人，望赐一言，救俺则个！

【驻马听】枉煞心痴，向猛虎丛中来救你。无端负义，这鬼门关上诉凭谁？遇着顽禽蠢木总无知，道是屠牛伐树都差异。这搭儿难回避。丈人呵！俺不道救星儿恰撞你。

〔老举杖打狼科〕哎，世上有你这般负恩的！他好意儿救得你，便要吃他，那有你这没天理的畜生！你快走！迟呵，俺便杖杀你也！〔狼〕丈人不可听信他！这都是虚言。他见俺被箭射伤，把俺缚了足，蜷曲在囊中，受了多少苦楚。他又支吾赵卿，说俺恁的贪狠，延捱了这一会。他假意儿救俺，却是要囊中谋害了，自己独受其利。这般欺心的，道是该吃那不该吃？〔老〕这般说来，先生你也有些不是处。〔末〕哎哟！丈人不知。俺只因救他，险被赵卿看出破绽来，几乎送了一命。这是俺的热心儿，图他什么来？

【雁儿落】俺为他冲寒忍肚饥，俺为他胆颤心惊碎。把他来无情认有情，博得个冷气淘热气。

〔狼〕丈人莫信他。俺被他缚在囊里，好不苦也！〔老〕你两个说来都难凭信。如今依旧缚在囊中，把那受苦的模样，使俺亲见一番。若是果然受苦呵，先生你也说不得，只索与老狼吃了者。〔狼〕恁的说得有理！俺肚里饿的慌了，快些缚起来，看可是苦也那不苦么。丈人，俺定是要吃那先生的，我莫哄俺来！〔末缚科〕〔置囊中科〕〔老〕先生，你可有佩刀么？〔末〕俺带得有佩刀也。〔出刀科〕〔老〕如今怎的还不下手么？〔末〕虽然是他负俺，俺却不忍杀了他也。

【得胜令】光灿灿匕首雪花吹，软咳咳力怯手难提。俺笑他今日里真狼狈，悔从前怎噬脐？须知，跳不出丈人行牢笼计。还疑，也是俺先生的命运低。

丈人，这都是俺的晦气。那中山狼且放他去罢！〔老拍掌笑科〕这般负恩的禽兽，还不忍杀害他。虽然是你一念的仁心，却不做了个愚人么！〔末〕丈人，那世上负恩的尽多，何止这一个中山狼么！

【活美酒】休道是这贪狼反面皮，俺只怕尽世里把心亏。少什么短箭难防暗里随，把恩情翻成仇敌。只落得自伤悲。

〔老〕先生说的是。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那负亲的，受了爹娘抚养，不能报答，只道爹娘没些挣扎，便待拆骨还父，割肉还母，才得亨通，又道爹娘亏他抬举，却不思身从何来。那负师的，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相看，不思做蒙童时节，教你读书识字，那师傅费他多少心来。那负朋友的，受他的周济，亏他的游扬，真是如胶似漆，刎颈之交，稍觉冷落，却便别处去趋炎赶热，把那穷交故友撇在脑后。那负亲戚的，傍他吃，靠他穿，贫穷与你资助，患难与你扶持。才竖得起脊梁，便颠翻面皮，转眼无情。却又自怕穷，忧人富，

划地的妒忌，暗里所算他。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么！〔末〕

【太平令】怪不得那私恩小惠，却教人便叫唱扬疾。若没有个天公算计，险些儿被幺麽得意。俺只索含悲忍气。从今后见机，莫痴，呀，把这负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

〔杀狼科〕业畜，这回死了，你如今还想吃俺么？把他撇在路上罢。多幸遇着丈人救俺，索谢了你去也！

〔同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世说新语

◎南朝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4 页	寔	第 10 页	惙
第 11 页	裈	第 15 页	稗 稗 踧 踖
第 16 页	髡 髡	第 21 页	颇 崔 泙 砢
第 22 页	顗 顗 顗 顗	第 23 页	砆 珪
第 25 页	覬	第 26 页	惔 壶
第 28 页	濛 濛 濛 濛	第 30 页	濛 濛 濛
第 32 页	峁 鸮	第 36 页	鸮 鞦
第 38 页	珣 珣	第 41 页	鞦
第 43 页	簗	第 44 页	濛 惔 濛
第 45 页	补	第 46 页	珣 珣
第 50 页	颇 颇 颇 颇 颇 厷 厷 厷 厷 玠 鼇 玠 玠 玠 玠 玠 敳	第 51 页	玠 玠
第 52 页	翣 濛	第 57 页	扑 濛
第 59 页	讦	第 60 页	讦 窣 惔 惔 惔 惔 惔 惔 惔 惔
第 61 页	濛 惔 惔 惔	第 63 页	珣
第 67 页	濛 惔	第 68 页	琱 珣 泝 珣
第 69 页	珣 珣	第 71 页	蘫
第 72 页	寔 寔 寔	第 75 页	稗 稗 稗
第 76 页	冋冋冋旟旟冋冋旟同同同 旟	第 77 页	旟 同 同 旟 珽 珽
第 78 页	顗 顗 顗 顗	第 79 页	彪 顗 顗 顗
第 81 页	顗 顗 顗	第 84 页	彪 彪 彪 彪
第 85 页	濛 濛 濛 濛	第 86 页	惔 濛 惔 濛 惔
第 87 页	惔	第 92 页	敳敳敳敳敳敳敳敳敳
第 93 页	颇 颇	第 94 页	璪 璪
第 95 页	琇	第 100 页	珣 珣 珣 晢
第 102 页	飔	第 103 页	飔 乂
第 104 页	玠 玠	第 105 页	顗
第 106 页	濛 濛 濛	第 107 页	惔
第 109 页	琱 珣 珣 珣 珣	第 112 页	砢
第 113 页	颇	第 114 页	㐅
第 115 页	惔	第 118 页	濛 玠
第 119 页	顗 顗 玠 玠	第 120 页	顗
第 123 页	惔 濛 惔	第 124 页	濛 惔 濛
第 125 页	顗 顗 濛 惔 濛	第 126 页	濛 珣 惔 濛
第 128 页	濛 濛 惔 珣 惔	第 129 页	濛
第 130 页	珣 濛 惔 惔 濛 彪	第 131 页	惔 惔 惔

第 133 页	惔 珣 珣 珣 珣	第 137 页	寔 颇 颇 颇 颇 颇 颇
第 139 页	敳 𫖮	第 140 页	踖
第 141 页	惔 濛	第 143 页	惔 惔 惔
第 144 页	濛 濛 惔 濛 惔 濛 濛 惔	第 145 页	濛 濛 濛 惔 濛 惔 濛 濛 惔
第 146 页	惔 彪 彪 惔𫖮𫖮		
第 149 页	濛 惔	第 150 页	珣 珣
第 151 页	濛	第 157 页	彪
第 158 页	珣 𫖮 𫖮 𫖮	第 160 页	靟 靟
第 162 页	珣 珣 珣	第 164 页	裈 裈
第 172 页	玠 玠 玠 玠	第 173 页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𫖮
第 175 页	濛濛濛珣珣珣珣珣	第 179 页	颇
第 182 页	玠 濛	第 183 页	珣 珣 珣
第 186 页	讦	第 205 页	珣 珣 珣 珣 珣 珣
第 208 页	裈 裈	第 209 页	裈
第 210 页	踧 踧 踧	第 212 页	𫖮 𫖮
第 213 页	𫖮	第 214 页	濛
第 215 页	惔	第 228 页	盌盌盌𫖮犗牸
第 231 页	濛	第 232 页	稗 濛 嫩 嫩 嫩
第 233 页	榆 铃	第 235 页	毴 毴
第 237 页	嗷珣砢珣閤閤閤旒	第 238 页	楛
第 240 页	𫖮	第 241 页	㹠
第 242 页	牸 䚮 惔 彪 彪 彪	第 243 页	惔
第 244 页	帢 编 濛	第 245 页	𫖮 𫖮 𫖮 𫖮
第 246 页	烝	第 248 页	愒
第 250 页	彪 彪 彪 彪	第 251 页	嚚
第 252 页	厷厷厷厷厷厷厷厷厷烝	第 255 页	颇
第 257 页	袳 烝	第 258 页	粘 蓱 靟 蓱 靟
第 259 页	衵	第 260 页	𫖮
第 261 页	踝	第 264 页	珣珣珣珣珣珣珣珣珣珣珣珣
第 265 页	珣 珣	第 267 页	𫖮
第 272 页	鼇 鲩	第 277 页	玙 玙

德行第一

【原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译文】 陈仲举的言论和行为是读书人的准则，是世人的模范。他初次做官，就有志刷新国家政治。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郡，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报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府君先进官署视事。”陈仲举说：“周武王刚战胜殷，就表彰商容，当时连休息也顾不上。我尊敬贤人，不先进官署，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译文】 周子居常说：“我过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叔度，庸俗贪婪的想法就又滋长起来了！”

【原文】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译文】 郭林宗（郭泰）到了汝南，去拜访袁奉高（袁阆）车驾连停也不停，只照个面就走了；到了黄叔度（黄宪）那儿，却住在他家好几天。别人问他是什么原因，郭泰说：“叔度好比又宽阔又深邃的万顷湖泊，既不能澄清，也没法搅浑，他的气量又深又广，是很难测量的呀！”

【原文】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译文】 李膺元礼风度秀异，品格端正，自我标榜很高，打算把判定天下封建礼教的是非当成自己的责任。后辈学人中有亲受具教诲的，都认为是登了龙门。

【原文】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译文】 李元礼曾经赞赏荀淑与钟皓，他说："荀君识见十分清雅，很难再有人高过他；钟君品德极其高尚，堪为世人的师表。"

【原文】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馀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译文】 太丘县县长陈□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家贫、俭朴，没有仆役侍候，就让长子元方驾车送他，少子季方拿着手杖跟在车后。孙子长文年纪还小，就坐在车上。到了荀家，荀淑让叔慈迎接客人，让慈明劝酒，其馀六个儿子管上菜。孙子文若也还小，就坐在荀淑膝上。这时候太史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原文】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译文】 有位客人问陈季方："令尊太丘长有哪些功勋和品德，因而在天下享有崇高的声望？"季方说："我父亲好比生长在泰山一角的桂树，上有万丈高峰，下有深不可测的深渊；上受雨露浇灌，下受深泉滋润。在这种情况下，桂树怎么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泉有多深呢！不知道有没有功德啊！"

【原文】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译文】 陈元方的儿子长文有卓越才能，和叔父季方的儿子孝先，各自论说自己父亲的功业品德，争辩此事不能决定，便向祖父太丘咨询。太丘说："元方是难得的长兄，季方是难得的幼弟。"

【原文】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译文】 荀巨伯远道去看视友人的病情，正碰上外族兵马攻城。友人告诉荀巨伯说："我现在快死了，你应该离开这里。"荀巨伯说："我老远地来看你，

你却叫我离开！败坏道义，寻求生存，这种事难道是我荀巨伯做得出来的吗！”胡兵已经到了，对荀巨伯说：“大军打来了，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个什么汉子，却敢一个人留下来？”荀巨伯说：“朋友有病，我不忍心丢下他自己跑开；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替代朋友的生命！”胡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议论说：“我们是不讲道义的人，却跑到这讲道义的城里来了！”于是，就撤军回去了，一座城都获得了安全。

【原文】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译文】 华歆对待子弟非常严肃，尽管在家庭之中，礼节也像朝廷之上那样严格。陈元方兄弟却是任其自然、友爱和睦地相处。但两个家庭内部又都没有失去和睦安乐的治家准则。

【原文】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译文】 管宁和华歆一同在菜园里刨地种菜，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不理会，举锄锄去，跟锄掉瓦块石头一样，华歆却把金子捡起来再扔出去。还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坐席上读书，有达官贵人坐车从门口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管宁就割开席子，分开座位，说道：“你不是我的朋友。”

【原文】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译文】 王朗常常在识见与度量方面推崇华歆。华歆常在年终敬祭百神的蜡祭日，召集子侄宴饮。王朗也学他。有人向张华学说此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都是在形体以外，这是他距离华歆更远的原因。”

【原文】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译文】 华歆、王朗一道乘船避难，有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当即表示为难。王朗说：“幸好船体还算宽大，为什么不可以让人家搭乘呢？”后来，贼

兵追赶了上来，王朗又要抛弃那位搭乘的人。华歆说："我开始迟疑、犹豫的原因，正是为了这一点啊。既然已经接受了人家的托护要求，怎么能够因为情况危急就抛弃人家呢？"于是，继续一如既往地携带救助他。世人以这件事为根据来判断华、王二人的优劣。

【原文】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译文】 王祥侍奉后母朱夫人非常恭敬。他家有一棵李子树，结的李子特别好，后母一直让他看守着。有一次风雨突然降临，王祥就抱着树哭泣。王祥曾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后母亲自去王祥住的地方暗杀他，正好遇上王祥起夜小便，只是空砍着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因为没有砍着人而遗憾不止，因而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自己。后母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过来，从此就把王祥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爱他。

【原文】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译文】 晋文王称赞阮嗣宗是最谨慎的，每逢和他谈话，他的言辞都很奥妙深远，未曾评论过别人的短长。

【原文】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译文】 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未曾看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

【原文】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译文】 王戎与和峤同时遭遇父母的丧事，都以极尽孝道而受称颂。王戎瘠瘦虚弱卧床不起，和峤痛哭哀泣一一尽礼。晋武帝对刘仲雄说："你多次探视王、和二人了吗？听说和峤哀痛超过常礼。真让人担心他！"仲雄说："和峤虽然一一尽礼，但他的神情元气没伤损；王戎虽然未按常礼，但却肌肉消瘦，只剩骨架。臣以为：和峤是以活孝亲的孝子，王戎是以死孝亲的孝子，陛下不应为和峤担心，而应担忧王戎。"

【原文】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

【译文】　梁王、赵王都是皇帝的亲属，在当时十分尊贵显要。裴楷每年请求他们两家拨出封地税收款好几百万，用来救济中表亲戚中的贫穷者。有人讥笑他说：“你为什么要乞讨东西去做好事？”裴说：“减损有余的人的财物，补充财物不足的人，是符合上天意志的。”

【原文】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译文】　王戎说：“太保王祥在正始年间，不属于擅长清谈一类的人物，等到和他一交谈，阐发义理清新深远。他之所以不入清谈一流，恐怕是他美好的德行掩盖了他的言论吧！”

【原文】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译文】　安丰侯王浚冲在服丧期间，哀毁之情超过一般人。中书令裴楷去吊唁后，说道：“如果一次极度的悲哀真能伤害人的身体，那么浚冲一定免不了会被指责为不要命。”

【原文】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吏。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译文】　王戎的父亲王浑，很有名望，官职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的随从和旧部下，怀念他的恩惠，相继凑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收。

【原文】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译文】　刘道真曾沦为苦役，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赎回他。不久，又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当时传为美谈。

【原文】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译文】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都以放荡不羁为旷达，有时还有人赤身露体。乐广笑着说：“名教中自有令人快意的境地，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

【原文】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译文】 郗公（郗鉴）在永嘉乱离时期，住在家乡，生活非常穷困，以至于经常挨饿。家乡人因为他德高望重的缘故，大家轮流供他饭吃。郗公经常带着侄儿郗迈、外甥周翼两个小孩去一同吃饭。家乡人说：“丧乱时期，各个人家都饥饿穷困，只是因为您的贤德，大家才想共同接济您自己，恐怕不能兼顾其他人。”郗鉴于是便独自一人去吃饭，吃完后总是再用两个腮帮子含满饭，回来再吐给两个孩子吃，后来都活了下来，一同到了江南。郗鉴死的时候，外甥周翼，正任剡县县令，他为此辞职回去，在郗鉴灵位前铺着苫席守灵，尽孝子礼，像哀悼父母那样为舅舅守孝三年。

【原文】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译文】 顾荣在洛阳，曾经受人邀请赴宴，他发觉专管烤肉的厨工有想吃烤肉的样子，便停止吃，把自己那份烤肉送给了他。同座的人讥笑顾荣。顾荣说：“哪里有天天拿着烤肉，却不知烤肉滋味的道理呢？”后来顾荣遭永嘉之乱渡越长江，每次经遇危急，常有一人在身旁援助，问他这样做的原因，竟然就是接受烤肉的厨工。

【原文】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之皮邪！”

【译文】 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他生性最孝顺，经常亲自给母亲做饭。平北将军王□听到他的好名声，就把两个婢女送给他，并任用他做中郎。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奴仆的身价比婢女多一倍。”祖纳说：“百里奚又何尝比五张羊皮轻贱呢！”

【原文】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译文】　周镇从临川郡解任坐船回到京都，还来不及上岸，船停在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来，船很狭窄，而且雨漏得厉害，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王导说：“胡威的清廉，哪里能超过这种情况呢！”立刻起用他做吴兴郡太守。

【原文】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译文】　当初邓攸逃难南下的途中，为了保全弟弟的儿子，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过长江后，娶了一个小老婆，很宠爱她。一年后，问起她的来历，她说自己是北方人，遭逢战乱，与家人离散，说起父母的姓名，原来竟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平素有德行，言行从来没有污点，明白这事后，伤心悔恨不已，从此不再娶妾。

【原文】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译文】　王长豫为人恭谨谦和，事奉双亲竭尽孝道。王丞相见到长子长豫就高兴，见到次子敬豫就生气。长豫与丞相谈话，也总以谨慎保密为重。丞相每次赴尚书台理事，动身时，长豫没有一次不在车后相送。他经常帮助母亲曹夫人料理箱笼衣物。长豫去世后，丞相赴尚书台，上车后，一路哭到台阁门前。曹夫人一任旧物贮于箱笼中，由它封闭不忍开启。

【原文】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译文】　散骑常侍桓彝听人谈论德行高尚、善谈玄理的深公（竺法深）就说：“此公素来有名望，并且受到前辈贤达的称誉，又和先父是至交，不该谈论他。”

【原文】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译文】　庾亮的坐骑中有匹“的卢”烈马。有人劝他卖掉。庾亮回答说：“买它，就一定有买它的，那就又要害它的新主人了！难道可以因为自己不安宁就转嫁他人吗？过去孙叔敖为了后人安全而杀死两头蛇，成为历史上的美谈，我效法他，不也是通达事理吗？”

【原文】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译文】　光禄大夫阮裕在剡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辆很好的车，不管谁向他借车，没有不借的。有个人要葬母亲，心想借车，可是不敢开口。阮裕后来听说这件事，叹息说：“我有车，可是让别人不敢借，还要车子做什么呢！”就把车子烧了。

【原文】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译文】　谢奕任剡县县令时，有一老人触犯了刑法。谢奕便罚他喝浓酒，竟然直到昏醉，还不许停饮。太傅当时才七八岁，穿一条青布裤，在哥哥谢奕膝边坐着，劝阻道：“阿哥！老人可怜，怎么可以对他做这样的事。”谢奕立刻庄重起来说：“阿奴想放他走吗？”便释放了老人。

【原文】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译文】　太傅谢安非常敬重褚公（褚裒，字季野），常常称赞说：“褚季野虽然嘴上不说，可是为人却像一年四季的气象那样，样样都有，章法有序。”

【原文】　刘尹在郡，临终绵□，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在任内，临终奄奄一息之时，听见供神佛的阁下正在击鼓、舞蹈，举行祭祀，就神色严肃地说：“不得滥行祭祀！”属员请求杀掉驾车的牛来祭神，刘真长回答说：“我早就祷告过了，不要再做烦扰人的事！”

【原文】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译文】 谢安的夫人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怎么从来没有见您教导过儿子？"谢安回答说："我经常以自身言行教导儿子。"

【原文】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译文】 简文帝在任抚军将军之职时，所坐之床上面的尘土从不许任意拂拭，见老鼠在室内爬走踪迹认为很好看。有个参军见老鼠竟敢白天跑动，便用手板将鼠打死，抚军马上变色很不高兴。门下上书弹劾那个杀鼠参军，抚军教育他说："老鼠被杀，我尚且难以忘怀，现在又因老鼠而损伤人，岂不是更不可以吗？"

【原文】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邪？"范笑而受之。

【译文】 范宣八岁那一年，有一次在后园中挖菜，无意中伤了手指，大哭起来。有人问他："痛吗？"范宣回答说："不是因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现在无意中毁伤了，因此才哭的。"范宣品行高洁，生活俭省。豫章太守韩康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要，减到五十匹，又不要，像这样一半一半的减下去，一直减到送一匹，他到底还是不肯要。后来韩康伯和他一同乘坐车，在车上顺手撕下两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说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把绢收下。

【原文】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译文】 王子敬病重，请道家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家问子敬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子敬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

【原文】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馀肴；饭粒脱落盘

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译文】　殷仲堪已任荆州刺史，正遇到洪水成灾，出现了荒年。他每餐只用五碗饭菜，此外，没有多余的菜肴。饭粒掉落盘外座上，总是拾起吃下。虽然是想为人表率，却也是出于他禀性直朴。常告诫身边子侄兄弟说：“不要因为我在大州郡任职，就认为我会抛弃平时的习惯。现在我处理生活事务的态度不改变。贫穷本是读书人的常事，哪能登上高枝便丢弃根本？你们可要继承这个家风！”

【原文】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译文】　当初，南郡公桓玄、杨广（杨德度）一同游说殷州刺史殷仲堪，应当夺取堂兄殷觊主管的南晋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殷觊也立即晓得了他们的意图。有一次趁着行散，突然离开自己的客馆，就再也没有回来。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人事先能知道。他走时神态很冷静，和古代楚国令尹子文一样没有什么怨恨。当时的舆论也就因为这件事赞扬他。

【原文】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译文】　仆射王愉任江州刺史时，被殷仲堪、桓玄起兵驱逐，逃亡到了豫章，生死未知。他的儿子王绥在京都，听到消息，便面容忧愁，起居饮食，每一事都有所降低。当时的人把他称为试守孝子。

【原文】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译文】　南郡公桓玄已经攻破了荆州刺史殷仲堪的队伍，逮捕了殷部下将领十多人，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其中。桓玄平时对罗很赏识，将要行刑时，先派人告诉他道：“你向我认罪，便赦免你的罪！”企生回答说：“我在殷荆州部下

为官，如今他已逃走，生死未定，我有什么脸面向桓公谢罪？”已经推至市场将要行刑，桓玄又派人问罗想说什么话？罗回答道：“从前晋文王司马昭杀死了嵇康，而嵇康的儿子嵇绍却是西晋王室的忠臣。我特向桓公乞求留下一个弟弟，好供养年迈的母亲。”桓玄便按他的要求饶恕了他的弟弟。

桓玄原先曾把一件羔皮裘送给企生的母亲胡氏夫人，胡夫人此时在豫章，企生的噩耗传来，当天便焚烧了羊皮裘。

【原文】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译文】 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大去看他，见他坐着一领六尺的竹席子，因而对王恭说：“你从东方来，所以应当有这种东西，可以送一领给我吗？”王恭没有说什么；王大离开他以后，王恭就拿坐的那一领送给王大，自己既然没有多余的席子，便坐到铺草上。后来王大听说这件事，非常吃惊，对王恭说：“我本来认为你席子多，所以向你要！”王恭回答说：“您老人家还不大了解我，我立身行世，无有多余的东西。”

【原文】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译文】 吴郡人陈遗，在家里很孝顺。他的母亲喜食锅底的焦锅巴。陈遗在郡任主簿官，身边常备一条口袋，每次煮饭之后，总把焦锅巴收集起来，回家时送给母亲。后遇孙恩聚众为乱攻入吴郡，袁太守即日领兵讨伐。陈遗已聚积了几斗焦锅巴，不能实现回家的愿望，便带上它随军出征。大战于沪渎，打了败仗。兵丁溃散，逃向山间湖泽，大多饿死，唯独陈遗靠数斗焦锅巴得以活命。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他的纯真孝心的报答。

【原文】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流连，见者以为真孝子。

【译文】 仆射孔安国任晋孝武帝的侍中，幸福地得到孝武帝的恩宠礼遇。孝武帝死，当时孔安国任太常，他的身体一向瘦弱，穿着重孝服，一天到晚眼

泪鼻涕不断，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孝子。

【原文】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

【译文】　吴道助（吴坦坦，小名道助）、吴附子（吴隐之，小名附子）兄弟居住在丹阳郡的后面。遇上母亲童夫人去世，他们在早晚哭吊以及思念深切、宾客来吊唁时，顿足号啕，哀恸欲绝，连过路的人都为此落泪。当时韩康伯任丹阳尹，其母殷氏住在他郡府中，每逢听到吴家兄弟俩的哭声，则深为悲伤。她对康伯说："如果你能当了选官，一定好好照顾这弟兄俩。"康伯也和他们结为知己。韩康伯后来果然做了掌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的吏部尚书。这时大吴经不起丧亲的悲痛而死，小吴于是做了大官，非常显贵。

言语第二

【原文】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译文】　边文礼谒见袁奉高的时候，举止失措。袁奉高说：“古时候尧请许由出来做官，许由脸上没有愧色。先生为什么弄得颠倒了衣裳呢？”文礼回答说：“明府刚到任，大德还没有明白显现出来，所以我才颠倒了衣裳呢！”

【原文】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译文】　徐□（孺子）九岁那年的一天，曾经在月下玩耍。有个人对他说：“如果让月亮中间没有东西，那么月亮应当更加亮吧？”徐□说：“不对！比如人眼睛中有瞳仁，才能明亮，没有瞳仁就一定不会明亮。”

【原文】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

【译文】　孔融十岁时，跟随父亲来到洛阳。那时李膺名气很大，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他的人须才智出众并为人所称许的，以及中表亲戚才给通报。孔融来到李家门口，告诉看门人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通报以后，到前边就坐，李膺问他：“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呢？”孔融回答说：“从前，我的祖先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有师生的重要情谊，这就是说我家和你家世世代代都有交谊啊！”李膺和众宾客听后，无不认为孔融奇特。大中大夫陈韪后到，别人把孔融的答话告诉他。他说：“一个人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以后却不一定好。”孔融接言说：“想来您小时候一定是很聪明伶俐的！”陈韪听后，十分尴尬。

【原文】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

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译文】 孔文举有两个儿子，大的六岁，小的五岁。趁着白天父亲睡觉，小儿子从床头偷酒喝。大儿子问道："喝前为什么不行礼？"回答道："偷来的酒，怎么行礼！"

【原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译文】 孔融被收捕时，朝廷内外的官吏都为他感到惶恐不安。当时孔融的两个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两个孩子依旧在玩琢钉游戏，一点急乱慌恐也不曾有。孔融对前来逮捕他的使者说："我希望我自己的罪过全由我一人承担，我的两个儿子能否保全性命？"两个儿子慢慢走到父亲面前，说道："父亲难道见过倾覆的鸟巢下，还会有完好的鸟卵吗？"没多久，两个儿子也被逮捕入狱。

【原文】 颍川太守□陈仲弓。客有问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译文】 颍川郡太守曾对陈纪的父亲陈实施以□刑。有位客人问陈纪说："颍川这位太守怎么样？"陈纪答道："是一位高明的太守。"客人又问："您的父亲又怎么样？"陈纪说："是位忠臣孝子。"客人说：《周易》说：'二人同心，其利足以断金；同心之言，其香如兰。'哪里有高明的君子对忠臣孝子施用刑罚的呢？"陈纪答道："先生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我连回答都不想。"客人说："我想你大概是无法回答我，故意作出不屑回答的样子吧？"陈纪说："早年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尹吉甫把孝子伯奇逐于郊野，董仲舒也驱逐了孝子符起。这三个君子，恰恰是高明的君子；而这三个儿子，也都是孝子。"客人听罢，满面羞惭地离开了。

【原文】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

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译文】 荀慈明和汝南名士袁阆见面后，询问颖川的知名人士，慈明首先提出自己的几个兄长。阆笑道：“读书人能只停止在考虑亲戚故旧吗？”慈明说：“您指责我，依据的是什么原则？”袁阆说：“刚才问当地最好的名士，你就提及自己的几个兄长，因此才指责你啊！”慈明说：“从前，晋老臣祁奚推荐亲友不遗漏自己的儿子，推荐外人不遗漏自己的仇人，被认为是公正。周公旦所作《文王》一诗，并未论及帝尧、帝舜的圣德，而歌颂周文王、武王，这就是亲自己的亲人的道理。《春秋》经提倡的道义，便是偏近自己的国家而疏远其它国家。况且不爱他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的人，不是违背常人的品德吗？”

【原文】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桴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

【译文】 祢衡被魏武帝曹操罚做鼓吏。正遇八月中大会宾客的时候要检验鼓的音节，祢衡挥动鼓槌奏《渔阳掺挝》曲，鼓声深沉，有金石之音，满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孔融说：“祢衡的罪和那个胥靡相同，只是不能引发英明魏王的梦。”魏武帝听了很惭愧，就赦免了祢衡。

【原文】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译文】 南郡人庞士元听说司马德操在颍川，便赶了两千里路去问候他。到达后，遇见德操正在采桑，庞士元从车子里对他说：“我听说大丈夫生在世上，应当带金印垂紫绶，哪有委屈浩如洪流的大才量，而去操作蚕妇的事情。”德操说：“你暂且下车，你只知捷径的快速，而不考虑找不到路的迷茫。从前伯成宁愿在田间耕作，也不怀念当诸侯时的荣耀。原宪情愿用桑枝编门户，也不愿移居官府宅院。怎么会有坐一定在华屋美室，行动一定骑高头大马，几十个侍女仆从听候使唤，这样才算才气不凡？这就是许由、巢父为之慷慨，伯夷、叔齐

为之长叹的原因。纵然像吕不韦在秦国窃居封侯的爵位，像齐景公拥有良马千驷的财富，也不值得尊贵！”士元说：“我出生在边疆僻野，很少见到典范的道德行为。如果不是亲自叩响洪亮的大钟，擂动声如巨雷的大鼓，便不能领略它的音响。

【原文】　刘公干以失敬罹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网目不疏。”

【译文】　刘桢因对曹丕夫人甄氏未能毕恭毕敬而获罪。魏文帝问他道：“足下为什么对制度法纪不能谨慎奉行？”刘桢回答道：“臣下确是平庸短识，不过，这也是由于陛下对朝廷法度纲纪没有整顿好吧！”

【原文】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译文】　钟毓、钟会小时候有好名声。钟毓十三岁那年，魏文帝曹丕听说了他们的好名声，便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可以让两个孩子到我这儿来。”就这样，曹丕正式下诏书召见。来后，钟毓脸上出了汗。皇帝说：“你脸上怎么出汗了？”钟毓回答说：“我内心战战兢兢，所以汗出得像涌泉似的。”曹丕又问钟会：“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我内心战战兢兢，所以汗不敢出来了！”

【原文】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译文】　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一块去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装睡，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

【原文】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

【译文】　魏明帝曹睿为他的外祖母甄氏建造楼馆，竣工之后，明帝亲临观

看，问左右宾僚说：“这座楼馆应当取个什么名字？”侍中缪袭答道：“陛下的孝敬之心可与前朝圣王相比，可与曾子、闵子并论。此楼的兴建，本是为舅母尽意的，应该用‘渭阳’这个名字。”

【原文】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郎。”

【译文】　何平叔说：“服用五石散，不仅能治病，也觉得精神清爽心情开朗。”

【原文】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

【译文】　中散大夫嵇绍告诉赵景真说：“你的瞳仁黑白分明，有战国时秦名将白起的风度，遗憾你器量狭小。”赵景真说：“一尺长的标竿可以弄清北斗的位置角度，一寸长的竹管能测出阴阳往复的气候。何必在于大小，只考察见识怎么样罢了！”

【原文】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译文】　司马师（景王）东征中，得到上党人李喜，委任他为从事中郎。接着问李喜说：“从前先父聘请你，你不肯就职；现在我召你，你为什么来了呢？”李喜回答说：“尊父按礼法对待我，所以我能按礼法决定进退；您以法律为约束，我则畏惧法律制裁才来的啊！”

【原文】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译文】　邓艾有口吃病，自称名字时常重复说“艾艾”。晋文王打趣他说：“爱卿整日‘艾艾’，究竟是几个（邓）艾？”邓艾答道：“‘凤兮凤兮’，本是一只凤。”

【原文】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译文】　中散大夫嵇康被杀以后，向子期呈送郡国帐簿到京都洛阳去，司马文王推荐了他，问他：“听说您有意隐居不出，为什么到了京城？”向子期回

答说："巢父、许由是孤高傲世的人，不值得称赞、羡慕。"文王听了，大为叹赏。

【原文】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译文】 晋武帝刚即位，摸取占卜用的简签，得"一"字。皇帝世系的数目，关系在这个字上定多少。武帝已经不高兴，群臣也惊惶变色，没有人能有合适的话可说。侍中裴楷上前说道："我听说皇天得'一'便清明，厚地得'一'便安宁，侯王得'一'便可使天下公正。"武帝高兴了，群臣赞叹佩服。

【原文】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译文】 满奋怕风。一次在晋武帝旁侍坐，北窗是琉璃窗，实际很严实，看起来却像透风似的，满奋就面有难色。武帝笑他，满奋回答说："臣好比是吴地的牛，看见月亮就喘起来了。"

【原文】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译文】 诸葛靓在吴国。一天，朝堂上开会。孙皓问他："你的字是仲思，那么你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诸葛靓回答说："在家时想的是孝顺，事奉国君想的是尽忠，对待朋友想的是严守信用，如此罢了。"

【原文】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译文】 蔡洪从吴国来到洛阳，洛阳有人问他说："这里各位大将军刚刚建立节镇，将军们都要徵召僚属，他们从民间布衣中搜求贤才，从山林草泽里召引贤士。先生是吴楚之人，亡国遗民，有什么特殊的才干来此应召？"蔡洪答道："夜间闪光的宝珠，不一定都产于孟津之河；手攥不过来的璧玉，不一定都产于昆仑之山。大禹出生在东夷部落，周文王出生于西羌部落。贤人、圣人的

产生，哪有固定的地点呢？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把商朝的刁顽之民都迁到了洛阳，恐怕你们各位也是那些刁顽殷人的后代吧？”

【原文】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译文】 诸位名士一起到洛水游玩。回来之后，尚书令乐广问王夷甫说：“今天玩得快乐吗？”王夷甫回答：“仆射裴□善于谈论事物的是非道理，滔滔不绝，很有情趣；张茂先论说《史记》、《汉书》故事，委婉动听；我和王安丰讲说春秋时延陵季子与汉初三杰之一张良的故事，也议论高妙而玄远。”

【原文】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而英多。”

【译文】 王武子和孙子荆各自谈论自己家乡的土地、人物的出色之处。王武子说：“我们那里的土地坦而平，那里的水淡而清，那里的人廉洁又公正。”孙子荆说：“我们那里的山险峻巍峨，那里的水浩荡扬波，那里的人才杰出而众多。”

【原文】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昏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译文】 尚书令乐广的女儿嫁给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之兄长沙王司马□在洛邑掌握军政大权，便组织兵力图谋长沙王。长沙王为人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凡在朝为官之人，都对他心怀畏惧。乐令既在朝堂中确有声望，又与成都王有姻亲关系，所以众小人便在长沙王前进谗言。长沙王曾审问乐令，乐令神色不变，缓缓回答说：“难道我会用五个儿子换回一个女儿？”从此解除了对乐令的顾虑，不再疑忌他。

【原文】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译文】 陆机拜见王济（武子），王济把几斛羊奶酪放在陆机面前，指着奶酪问陆机说：“先生所处的大江以东，有什么物品能和它比美吗？”陆机答道：

“江东有千里湖所产的莼菜，只不过还没有掺放盐和豉而已。”

【原文】　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译文】　西晋时有个男孩，父亲得了重病，男孩便外出为父讨药。一家主人问他父亲患什么病，孩子回答说：“患了虐疾。”主人说：“令尊是位深明仁义的君子，怎么患了虐病？”孩子应声说：“正因为是来使仁义君子得病，所以才把这病叫做‘虐’。”

【原文】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译文】　崔正熊去拜访大郡太守，郡将姓陈，他问正熊：“您距离崔杼多少代？”崔正熊回答说：“小民距离崔杼的世代，正像府君距离陈恒那样。”

【原文】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译文】　晋元帝刚过长江定都建康，对骠骑将军顾荣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心中常感羞惭。”顾荣跪下回答说：“下臣听说当帝王的人把天下当成家，因此，殷代天子迁居耿、亳，没有固定居处；周武王伐纣之后，将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至洛邑。希望陛下不要把迁都的事放在心上。”

【原文】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译文】　庾公到周□那里去。周□说：“你高兴欢快什么？怎么突然胖了起来？”庾亮说：“你又忧愁、痛苦什么？怎么突然瘦了下来？”周□说：“我没有忧愁什么，只不过是清洁虚空一天天地到来了，渣滓和污秽物一天天地离开罢了。”

【原文】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译文】　从江北来的许多人，每逢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就相互邀请，到新亭那个地方，坐在草地上吃吃喝喝。一天，周□在吃喝中叹息说：“自然景色并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国家发生了变化！”（听说的人）都相互对望着流下了眼泪。只有丞相王导突然悲愤得改变了脸色。说：“我们这些人应当共同为朝廷尽力，胜利收复中原，怎么能像俘虏一样相对坐着呢！”

【原文】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译文】　太子洗马卫□开始计划渡江避难时，精神憔悴，告诉身边人员说：“看到前途海波迷茫的样子，不觉各种情感都交集心头。假如不能免去对故土的眷恋的话，谁又能排遣此情！”

【原文】　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璋特达，机警有锋。”

【译文】　司空顾和还未出名时，去见丞相王导。正值丞相患小病，对着顾和疲倦地闭目养神。顾和想着打开局面的办法，便对同座人说：“从前，常常听元公谈及丞相协助中宗，保全了长江以南一带。现在他贵体欠安，令人忧急。”丞相于是发现了他，对他说：“你这孩子不须别人引荐自可通达，语言机警锋利。”

【原文】　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

【译文】　会稽郡的贺循，识见卓远，一言一行不违于礼教，不仅仅是东南一方的佳士，实在也称得上是国中的英才。

【原文】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阼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

【译文】　刘琨虽然被阻隔在戎狄之邦，但他始终立志恢复晋朝。他对温峤说：“班彪认定刘氏天下可以光复，马援深知汉光武帝是可以辅佐的英主。如今晋朝天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没有改变，我要在黄河以北树立功勋，让你回到江南去播扬声誉，你愿意去吗？”温峤答道：“我温峤虽然并不聪敏，才干也无法与古人相比，但将军今天树立起齐桓、晋文的英武形象，建立匡复社稷、恢复河山的大功，我怎敢辞此一行！”

【原文】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译文】 温峤起初担任刘琨的使臣从北方渡长江来到建康。那时，江南的东晋政权经营建设开始不久，制度、法纪还没有施行。温峤初来乍到，深感各种各样的忧虑。接着拜访了丞相王导，具体讲述了愍帝被拘禁而流离失所、宗庙被烧光以及皇帝祖坟被铲平毁坏的惨景，大有亡国的伤感。温峤在讲述时，忠心耿耿，慷慨激昂，一边说着一边流着一脸泪水。王导也与他相对哭泣。讲完上述情况后，便向王导深切地表示想与他结交，王导也郑重地应允接纳。温峤出来之后，高兴万分地说："江南新政府自有管仲那样的贤相，这还怕什么呢！"

【原文】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译文】 王敦的哥哥王含任光禄勋。王敦谋反以后，领兵驻扎在南州，王含就弃职投奔姑孰。丞相王导为这事上朝谢罪。这时候，司徒、丞相、扬州府中的官员都来打听消息，匆忙间不知应该怎样措辞。司空顾和当时任扬州别驾，拿起笔来写道："王光禄远远地躲开了流言，明公每天在路上风尘仆仆，下属们心里都很不安，不知贵体饮食起居怎么样？"

【原文】 郗太尉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

【译文】 太尉郗鉴拜为司空，对同坐人说："我一生所求并不算多，赶上这世道战乱多事，竟然登上台辅宰臣的高位，这就像汉代朱博空名高位一般，实在于心有愧。"

【原文】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译文】 高坐和尚不说汉话。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简文帝说："他是以此来减轻往来酬答的麻烦。"

【原文】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

阮！”

【译文】　尚书左仆射周□体态儒雅容貌出众，到王丞相家来，刚下车，便有数人上前扶持，王丞相面带笑容地看着他。坐下来之后，周仆射谈笑自得长啸歌咏。王公问道：“你希望效法嵇康、阮籍吗？”回答道：“我怎敢舍弃近在身边的您，而去远学嵇、阮呢？”

【原文】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译文】　庾亮曾经去过佛寺，看见卧佛，就说：“这位先生因普渡众生而疲劳了。”当时人们把这句话看成是名言。

【原文】　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已为太老。”

【译文】　挚瞻曾经担任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后又出任内史，年龄才二十九岁。一次向王敦辞行，王敦对他说：“你年纪不到三十岁，已经是享有万石薪俸的人，也太早了些吧！”挚瞻回答说：“和您相比，稍微早了些；而和甘罗相比，已经是太老了。”

【原文】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译文】　梁国有一个姓杨的小孩子，九岁了，非常聪明而且机灵。一天，孔君平来看望这小孩父亲；其父亲不在家，就喊这孩子出来接待，为孔君平摆设了果品。果品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对孩子说：“这是你们杨家的果子啊！”孩子应声就回答：“没听说过孔雀是你们孔家的鸟。”

【原文】　孔廷尉以裘与从弟沈，沈辞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俭，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犹狐裘数十年，卿复何辞此！”于是受而服之。

【译文】　廷尉孔君平把一件皮衣送给堂弟孔沈，孔沈辞谢了，不肯收。孔君平说：“晏平仲那么俭省，祭祀祖先的时候，所用的小猪是那么小，抻开两只猪肘也盖不满盘子，可是还穿了几十年狐皮袍子，你又为什么不肯收下这件呢！”孔沈这才把皮衣收下来穿上。

【原文】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

【译文】　佛图澄和尚同石氏诸人有交往，支道林说：“澄把石虎当做海鸥鸟。”

【原文】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译文】　谢仁祖年方八岁，其父谢豫章常带他应酬宾客。此时他言语已很精妙有悟性，自能参与名人行列。众人都一致赞扬他，说：“年轻人，你是座中的颜回！”仁祖说：“座中没有孔仲尼，谁能识别颜回？”

【原文】　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

【译文】　陶公（侃）病得很重，全没有向朝廷推荐接替人的话，朝中群臣认为很遗憾。谢仁祖听说此事后，说：“现在朝中没有竖刁，所以不需陶公留下话。”当时的贤士都认为这是很有哲理的善言。

【原文】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

【译文】　竺法深在简文帝处坐着交谈，刘□问他道：“道人为什么来游豪门？”竺法深答道：“你所见到的是豪门，而贫道在这里就像在村夫蓬门一样。”有人说是卞□问的。

【原文】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译文】　孙盛担任庾亮的记室参军，跟随庾亮去打猎时，带上了他的两个儿子一同去，庾亮不知道，忽然间在猎场上见到了孙盛的次子齐庄，当时齐庄只有七八岁，庾亮问他说：“你怎么也来了？”齐庄应声答道：“这正是《诗经·泮水》所说的‘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不论老少，随公而行）’啊！”

【原文】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

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

【译文】　孙潜、孙放兄弟小时候去拜会庾亮。庾亮问孙潜的“字”是什么，孙潜回答：“字齐由”。庾亮说：“你打算向谁看齐呢？”回答说：“向许由看齐。”庾亮接着问孙放的字是什么？孙放回答说：“字齐庄。”庾亮说：“你打算向谁看齐呢？”回答说：“向庄周看齐。”庾亮说：“你为什么不仰慕孔子却仰慕庄周呢。”孙放回答说：“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人，所以难以希求仰慕得上。”庾亮十分高兴孙放的回答。

【原文】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恢。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译文】　张玄之和顾敷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两人小时候都很聪明，顾和对他们都很赏识，又常常说顾敷略胜一筹，就特别偏爱他。张玄之相当不满。这时候玄之九岁，顾敷八岁。一次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庙里去，看见卧佛像，旁边佛的弟子有的哭，有的不哭。顾和就问两个孙子为什么会这样。玄之解释说：“得到佛的宠爱，所以哭；没有得到宠爱，所以不哭。”顾敷说：“不对，应该是因为不动情，所以不哭，不能忘情，所以哭。”

【原文】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译文】　庾法畅走访庾太尉，手握一柄非常好的尘尾。庾公说：“这尘尾很好，怎么能常在手中？”法畅说：“廉洁的人不向我索求，贪婪的人我不给予，所以才得常在手中啊！”

【原文】　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译文】　庾翼出任荆州刺史，将一柄羽毛扇进献给武帝，晋武帝心里怀疑这是庾翼的旧物。侍中刘劭说：“柏梁台高入云端，工匠们先处在台下；管弦纷繁地演奏，钟子期、乐正夔先审听它的音色。庾翼献扇，要看它好不好，而不要看它是不是新物品。”庾翼后来听到这件事，说道：“刘劭这个人适合侍奉在天子左右。”

【原文】　何骠骑亡后，征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

【译文】　骠骑将军何充逝世后，征召褚裒入朝。褚裒到石头城后，左长史王□和丹阳尹刘真长一起去拜访他。褚裒问道：“真长，朝廷怎么安置我呢？”真长看着王□说：“这一位善于言谈。”褚裒于是望着王□，王□说：“朝中本来有周公。”

【原文】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译文】　桓温北伐时，路过金城，见到自己担任琅邪太守时所种的柳树，都已长成粗可十围的大树，感慨地说：“树木尚且如此，人又怎能经受得住岁月的消磨啊！”他拉着柳枝，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原文】　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译文】　简文帝在任抚军的职务时，曾与桓宣武一起进入朝廷，简文帝一再让桓温前行。桓温推辞不掉，便走在简文帝的前面，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帝说：“正像《诗经·鲁颂》所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原文】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译文】　顾悦和简文帝同年出生，而顾悦的头发早早就变白了。简文帝问道：“足下的头发为什么比我先白？”顾悦回答说：“我就像蒲柳之身，一到秋天，便开始衰落了。将军就像松柏之身，经过严霜后，更加葱茂。”

【原文】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译文】　桓温率兵进入三峡，看见陡峭的山崖好像悬挂在天上，翻腾的波涛迅猛飞奔。于是叹息道：“既然要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有什么办法呢！”

【原文】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阼，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

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凄厉。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译文】 早先，荧惑星逆行进入太微垣星空区域，不久，海西公司马奕便被废黜。简文帝司马昱即位后，荧惑星又进入了太微垣，简文帝为此而不悦。当时，郗超任中书侍郎在殿堂值班。召郗超晋见说：“天命长短，本不是事前所能预计，朝政上不会再重复近日的事吧？”超说：“桓温大司马正在外巩固边疆，对内肃整朝政，一定不会有像这样的忧虑。我愿为陛下用全家百口性命保证安全。”简文帝便朗诵庾仲初的《从征诗》道：“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音很凄惨激烈。郗超获假回东边探亲，简文帝说：“为我致意你的父亲，国家的事情，就到了这个地步！像这样自身不能采取措施匡正保卫社稷，也不能常考虑困难加以防范，惭愧感慨非常深痛，说来又怎能明白？”于是泪下流湿了衣襟。

【原文】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

【译文】 简文帝在黑暗的屋中坐着，召桓宣武入见。宣武来到后，问皇上在哪里？简文帝回答：“我在这个座位上！”当时的人认为这话说得很高明。

【原文】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处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译文】 简文帝来到华林园，回头对左右侍从说：“能有所领悟的地方，不一定在很远处。密林深水，便自会使人有濠梁、濮上的遐想，感到飞鸟走兽游鱼，都自然来和人亲切。”

【原文】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译文】 谢太傅告诉王右军说：“人到中年以后，哀乐都很伤神，和亲朋好友分别，总有几天难受。”王羲之说：“已经到了垂暮年龄，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形，正靠丝竹管弦陶冶性情。不过常怕儿孙察觉，便会减少欢乐的趣味。”

【原文】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译文】 支道林和尚经常养着几匹马。有人说：“和尚养马并不风雅。”支

道林说：“我是看重马的神采姿态。”

【原文】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译文】　刘尹和桓宣武一起听讲《礼记》。桓温说：“常有心领神会之处，便感到高深的境界也就在咫尺之间。”刘尹说：“这些解说都未至最深处，只不过是儒生在金华殿为帝王讲书的常用语。”

【原文】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

【译文】　羊秉担任抚军参军，年纪很轻就亡故了，在世时颇有些美好的名声，故而夏侯湛在为他作叙时，极力赞扬他并表示深深的哀悼。此时羊权担任黄门侍郎，陪侍在简文帝身边。简文帝问他说：“夏侯湛作《羊秉叙》，感情激越，看后令人怀想，不知羊秉是你的什么人？他留下后代了吗？”羊权听罢，潸然泪下，回答道：“亡伯父美名长留，却没有留下后裔；他的声望已经传到陛下这里了，可惜没有子孙继业于当朝盛世。”简文帝为此感慨了许久。

【原文】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译文】　司徒左长史王□和刘真长两人别后重逢，王□对刘真长说：“你更有长进了。”刘真长答道：“这就好像天那样，本来就是高的呀！”

【原文】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译文】　刘尹说：“人们想象着王徽雍容俊秀，其实这等于想象高大的松树下应该有清风罢了。”

【原文】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

【译文】　王□听了南蛮语不解其意，茫然地问：“如果要让春秋时懂兽语的介葛卢来到本朝，一定不会听不懂此话。”

【原文】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

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译文】 刘真长任丹阳府尹，许玄度出京后借刘处住宿。床帷设备既新又美，饮食丰富甘美。许说："若能保全这个地方，绝对胜过东山。"刘真长说："你如能知道吉凶由人安排，我怎么能不全力保住它！"王逸少在座，他说："假令巢父、计由遇到后稷、契，便当没有这样的对话。"二人都有惭愧之色。

【原文】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译文】 王羲之和谢安一道登上了冶城。谢安悠然自得地出神遐想，很有超然世外的志趣。王羲之对谢安说："夏禹办理国事十分勤奋，手和脚上都磨成了老茧；周文王经常忙得不能按时吃饭，每天几乎没什么空闲。现在到处筑堡垒，应当人人自觉报效国家，而空发议论会荒废实务；空洞文辞会妨害大事，这恐怕不是当前所适宜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命商鞅为丞相，后来却二世而灭亡，这是清言惹来的灾祸吗？"

【原文】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译文】 谢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集合家人，与孩子们谈论如何写诗作文的道理。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兴致盎然地说："这白雪纷纷扬扬的像什么？"侄儿谢朗说："抓起盐来，撒向空中，大致可以比拟它。"侄女说："不如说柳絮随风飞舞。"谢安听了哈哈大笑，十分高兴。这侄女就是他大哥谢奕的女儿，左将军王凝之的妻子。

【原文】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叫伏玄度、习凿齿两人评论青州、荆州两地历代人物。等到评论完了，王坦之拿来给韩康伯看，韩康伯一句话也没说。王坦之问他："为什么不说话？"韩康伯说："他们的评论无所谓对，也无所谓不对。"

【原文】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说："每逢风清月明，就不免思念玄度。"

【原文】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译文】　荀中郎在京口，登上北固山望东海说："纵然没有看见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就自然使人产生了有飘飘凌云的意思。假如秦始皇、汉武帝在此，必定会提起衣襟涉水去寻。"

【原文】　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

【译文】　谢安说："贤人、圣人距离一般人，这中间也很近。"他的儿子、侄子们对这话未表赞同。谢公叹气说："假如郄超听了这话，必不至如此隔漠迂阔。"

【原文】　支公好鹤，住剡东□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译文】　支遁特别喜爱鹤。住在剡县东边□山时，有人送了他一对鹤。过了些时候，鹤的翅毛长长了，打算飞走；支遁从心眼儿里感到惋惜。就剪掉了它的硬羽翅毛。鹤张开双翅却再也不能飞起来了，就扭回头瞅着翅膀，然后垂下头来，看上去它好像有懊恼和伤感的味道。支遁说："这两只鹤既然有一飞冲天的条件，又怎么肯替人当娱目悦耳的近身玩物呢？"于是继续养着，让鹤的硬羽翅毛长好，然后安排让它们飞走了。

【原文】　谢中郎经曲阿后湖，问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谢曰："故当渊注停著，纳而不流。"

【译文】　谢中郎经过曲阿后面的湖水，问左右侍从道："这是什么湖？"回答说："是曲阿湖。"谢说："所以应当汇积蓄留，只接受水而不向外流泄。"

【原文】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译文】　晋武帝每次赏赐东西给山涛，总是很少。太傅谢安就这件事问子

侄们是什么意思，谢玄回答说：“这应是由于受赐的人要求不多，才使得赏赐的人不觉得少。”

【原文】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译文】　谢朗（胡儿）告诉庾和说：“今天晚上将有好多人找你谈话，你要把城堡修筑得坚固些！”庾和说：“如果王坦之来，我只用一部分非主力部队对付他；但如果韩伯来了，我就要过了河立即把船烧掉——与他决一死战了！”

【原文】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

【译文】　李充（弘度）经常叹息自己不被人赏识和任用。扬州刺史殷浩知道他家境贫寒，就来问他：“你能委屈抱负担任个县令吗？”李充回答说：“我的像《北门》诗中所写的怀才不遇的叹息，大概您老早就听到了；走投无路的猴子奔向树林，哪里还来得及挑拣树木？”于是就任命李充担任剡县县令。

【原文】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译文】　王司州来到吴兴的印渚水边观赏，长叹道：“这里不仅使人的心情开阔洁净如洗，也觉得日月更加清朗。”

【原文】　谢万作豫州都督，新拜，当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谢疲顿。于是高侍中往，径就谢坐，因问：“卿今仗节方州，当疆理西蕃，何以为政？”谢粗道其意。高便为谢道形势，作数百语。谢遂起坐。高去后，谢追曰：“阿酃故粗有才具。”谢因此得终坐。

【译文】　谢万任豫州都督，刚授官，将西去州治上任，亲朋终日欢宴迎送，谢很觉疲劳。此时，高侍中来访，径直在谢前就坐，便问：“你如今手执符节到州郡去，应当划清整理西部边疆，你将用什么方法推行政令？”谢万便大略说出自己的想法，高崧就为谢万分析形势，说了几百句话。谢便起身离座致意。高崧走了之后，谢万追忆地说：“阿酃本来就很有才能器量。”谢万虽倦也得以陪客人到散去。

【原文】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

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译文】 袁宏担任谢奉的司马，都城的亲友们送他送到寻阳濑乡。临别时，神色凄惋地感叹说：“江山如此辽阔空旷，竟然有纵横万里之遥。”

【原文】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译文】 孙绰作《遂初赋》，在畎川特意修筑了一间庐舍，自称住在这里可以知止知足，免受宠辱的牵累。茅舍前种了一株松树，经常亲手修整它。高柔当时与孙绰为邻，对孙绰说：“小松树并不是不楚楚可爱，但永远也不可能做为栋梁用！”孙绰答道：“枫和柳即使粗壮到二人合抱，又能有什么用场呢？”

【原文】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

【译文】 征西大将军桓温修筑江陵城，非常壮丽，完工后，会集宾客僚属出汉江渡口来远远观赏城景。他说：“谁如果能恰当品评这座城，有奖赏。”顾长康当时是客人，正在座上，就评论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当即赏给他两个婢女。

【原文】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译文】 王献之（子敬）对王恭（孝伯）说：“羊祜名声自是美好，然而为什么交给他做的事，却连铜雀台上的女妓都不如！”

【原文】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

【译文】 支道林和尚看见东阳郡的长山时说：“怎么这么平缓又弯弯曲曲啊！”

【原文】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译文】 顾长康从会稽山回来，有人问那里山川优美的景况，顾说：“千座峰头争灵秀，万条溪水竞奔流，绿树青草覆罩在它的上面，就像云在涌、霞在升。”

【原文】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译文】　简文帝去世，孝武帝年龄才十几岁就登上王位了，可是他直到天色已晚，仍不到灵前去哭。身边的左右臣子启发他："按常规应该去灵前哭祭。"孝武帝说："悲哀到了就哭，哪里有什么常规！"

【原文】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译文】　晋孝武帝将开讲《孝经》，为了做好准备工作，谢安兄弟与一批大臣先在家里研讨试讲。车胤怕过多地向谢安兄弟提出疑难问题，就对袁羊说："不问吧，怕失去聆听善教的机会；多问吧，又担心过分劳累谢氏兄弟。"袁羊说："一定不会有这种不满。"车胤说："从哪里知道是这样子的？"袁羊说："哪里见过明亮的镜子会因为照得频繁而疲损、清澈的河水会害怕微风的吹拂呢？"

【原文】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译文】　王子敬说："从山阴道上走过时，一路上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使人眼花缭乱，看不过来。如果是秋冬之交，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原文】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译文】　谢安问他的子侄们："你们这些孩子将在社会上干什么事？而做父兄的都很希望他们干好。"众子侄没有一人答话，只有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总想让它生长在各自合宜的台阶上或庭院里。"

【原文】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译文】　道壹道人喜好文辞华美、声韵和谐。他从都城回东山，途经吴中之地稍事休息，正巧这时下起了雪，天气还不算寒冷，众道人问他几天来旅途经历。道壹说道："风霜本不值提及，当先集其惨淡。郊邑方才飘雪，山林早已皓然。"

【原文】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译文】　张天锡当凉州刺史，在西部地区行使皇帝的权力。不久，被前秦王苻坚捕捉，封为侍中。后来，在寿阳兵败，张天锡又南投东晋，到了京都，被孝武帝所器重。每次被召入宫言谈，没有不是一整天的。很有嫉妒他的人，在座位中问张天锡："北方什么东西可贵？"张天锡说："桑椹很甜美，鸱□食椹而变音。奶酪精纯可养性，人们也没有嫉妒之心。"

【原文】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译文】　顾长康拜祭桓宣武的墓。作诗说："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有人问他道："你看重桓温到如此地步，你哭的样子可以见识见识吗？"顾说："哭起来鼻涕如刮起的寒冷的北风，眼泪如悬挂的河水决了堤"或者可以说"哭声如震雷劈破高山，泪水如倾倒黄河注入东海。"

【原文】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译文】　毛伯成凭着才气非常自负，常常自言："我这个人宁可当兰花、美玉而被践踏毁坏，也不愿当萧艾之类的恶草而繁荣昌茂。

【原文】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译文】　范宁任豫章太守时，命人向寺里送上四月八日请佛的柬板。众僧犹疑，有人正想答复的话。有一个小和尚在最后的座位上说："佛祖沉默，就算是答应了。"众人听从了他的意思。

【原文】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夜里在书房闲坐，这时天空明朗，月光皎洁，一点云彩也没有，太傅赞叹不已，认为美极了。当时谢景重也在座，回答说："私意以为倒不如有点微云点缀。"太傅便打趣谢景重说："你自己心地不干净，还硬

要老天也不干净吗？”

【原文】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译文】　中郎将王坦之很喜欢张天锡，问天锡说：“足下看渡江南下的这些臣僚治理江左的业绩，有什么高明不凡之处？后进的新秀，比中原旧臣又如何？”张天锡道：“探究研讨幽深玄理，至王、何便达巅峰了；根据国情修定法制，荀、乐颇有成就。”王坦之又问：“足下的见识这般高远，为什么受制于苻坚了呢？”天锡慨然答道：“阳消阴长，因此天步多艰。否、剥成象（否、剥，《周易》中两个不吉的的卦名），像我这样的命运，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讥诮的吗？”

【原文】　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译文】　谢景重的女儿嫁给了王孝伯的儿子，两家的父亲十分和好。谢任太傅司马道子部下长史，被弹劾免职；王孝伯便委任谢为自己部下长史，并要他兼任晋陵郡守。太傅与孝伯之间已有疑忌，不想使王孝伯得到谢景重，便返聘谢为咨议官，表面看来是维系关系，而实际却分离王谢。及至王孝伯失败后。太傅绕着东府城漫步行药，他手下的幕僚都在南门恭候拜望，当时太傅对谢景重说：“王宁的阴谋，说是你替他策划的！”谢毫无惧色，端正手中的笏回答说：“乐彦辅有‘怎能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的话。”太傅认为他说得好，于是举酒劝他喝，说：“本来你就很好！本来你就很好！”

【原文】　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

【译文】　义兴太守桓玄还京后，见太傅司马道子。太傅已醉，在座有很多

客人，太傅问人道：“桓温晚年想谋叛逆，如何对付？”桓玄伏地下能起身。谢景重当时任长史，举手板回答说：“已去世的宣武公桓温废弃昏暗之主，使圣明的君主登极，功勋超过伊尹、霍光。至于外面的纷纷议论，就由您圣明地裁决。”太傅说：“我知道！我知道！”桓玄离开后承认了过错。

【原文】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馀委曲，若不可测。”

【译文】 桓温被改派镇守南州，规划修建的街道又平又直。有人对王□说：“王丞相当初营建京都建康，没有前人留下的东西可作参考，因而规划修建的街道弯弯曲曲，比这里的街道差。”王□说：“这就是丞相巧妙的地方。江南地方狭小，比不得中原。如果把纵横街道修建得平直通畅，就会有一览无余的缺陷，所以故意修建得曲折迂回，好像不可探测。

【原文】 桓玄诣殷荆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

【译文】 桓玄去拜访荆州刺史殷仲堪，殷正在侍妾的房里睡午觉，手下的人谢绝给他通报。桓玄后来谈起这事，殷仲堪说：“我从来不睡午觉。如果有这样的事，岂不是把重贤之心变成重色了吗！”

【原文】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译文】 桓玄问羊孚：“为什么都爱听吴地歌曲？”羊孚说：“自然是因为它又婉转动听又轻柔。”

【原文】 谢混问羊孚：“何以器举瑚琏？”羊曰：“故当以为接神之器。”

【译文】 谢混问羊孚：“为什么说到器皿就要举出瑚琏？”羊孚说：“自然是因为它是迎神的器皿。”

【原文】 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

【译文】 桓玄篡位之后，龙床稍微向下塌陷了一些，左右臣僚吓得面如土色。侍中殷仲文进奏说：“这是由于圣上的仁德太深太重了，以至于地都载不动了。”当时人们认为这句话说得十分巧妙。

【原文】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译文】　桓玄篡位之后，打算改建宫内的直馆（宫廷内各省办公值班的馆阁），问左右臣僚说：“虎贲中郎省应当建在何处？”有个臣僚回答道：“虎贲中郎没有省。”这样的答话可以说是大忤圣意的，桓玄问他：“你怎么知道没有省？”那位臣僚继续答道：“潘岳的《秋兴赋叙》说：‘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桓玄听罢，不觉啧啧称善。

【原文】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译文】　谢灵运好戴曲柄的斗笠。孔隐士对他说：“你想一心仰慕高雅，为什么不能抛开曲柄伞的样子？”谢回答说：“只有不畏影子的人未曾忘记。”

政事第三

【原文】 陈仲弓为太丘长，时吏有诈称母病求假，事觉，收之，令吏杀焉。主簿请付狱考众奸，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

【译文】 陈仲弓担任了太丘长。当时有个下级官吏谎称母亲有病请求给予假期，事情败露了，（陈仲弓）逮捕了他，命令官吏杀掉他。主簿官请求送交狱官拷问他的其它罪行，仲弓说：“（擅离职守以）欺君，是不忠；谎说母亲害病，是不孝。不忠不孝，这种罪行是没有什么其它罪行比之更大的。再拷问搜求他的其他罪行，难道又能超过这种罪行的吗？”

【原文】 陈仲弓为太丘长，有劫贼杀财主，主者捕之。未至发所，道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往治之。主簿曰：“贼大，宜先按讨。”仲弓曰：“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

【译文】 陈仲弓担任了太丘长。有强盗凶残地杀害了物主，负责社会治安的官吏去收捕他们。他们还没有到达出事地点，在途中听到有家生了孩子立即杀掉的老百姓，就回转队伍，去惩治那家老百姓。主簿官说：“剿灭强盗是件大事啊！应该先按察、讨伐。”陈仲弓说：“强盗杀物主，比一比骨肉相残，又怎么样呢？”

【原文】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译文】 陈元方十一岁时，有一次去问候袁公。袁公问他：“令尊在太丘县任职时，远近的人都称颂他，他是怎么治理的呢？”元方说：“老父在太丘时，对强者就用恩德来安抚他，对弱者就用仁爱来抚慰他，放手让他们安居乐业，时间久了，就更加受到敬重。”袁公说：“我过去曾经做过邺县县令，正是用的这种办法。不知道是你父亲效法我呢，还是我效法你父亲？”元方说：“周公、孔

子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礼仪举止，虽然相隔很远也如出一辙；周公没有效法孔子，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

【原文】 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

【译文】 贺太傅任吴郡太守，初到任足不出户。吴地名门大族轻视他，便在他的府门题字说：“会稽鸡，不能啼。”贺听说此事便出了府门。到门外回过头来看，要笔在后补写了几个字说：“不可啼，杀吴儿！”于是，便到了屯兵将领在郡里居住的宅舍，检查校核在当地顾、陆豪门大姓役使官兵以及收容隐藏出逃在外的人的情况，然后详细把情况报告给皇上，犯罪的很多。陆抗当时正任江陵都督，于是，向吴主孙皓请罪，然后才得了结。

【原文】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柱曰：“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王济剔嬲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译文】 山涛因他的才能、器量而在朝廷极有声望，年纪过了七十岁，还掌握着当时的朝政。那些年轻的显贵如和峤、裴楷、王济等人，都在一起谈论吟咏。有人在山涛官署楹柱上写道：“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纠缠不得休。”有人说这是潘尼写的。

【原文】 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

【译文】 贾充起初制定律令，和羊祜一起去征询太傅郑冲的意见，郑冲说：“皋陶严密高深的旨意，不是我这样糊涂懦弱的人所能弄明白的。”羊祜说：“皇上的意思是让你稍加补充润色。”郑冲这才大致说了自己的意见。

【原文】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译文】 山涛任职司徒期间先先后后选拔人才，差不多遍及所有官员，所选拔的没有不称职的；凡是山涛作出的书面推荐评语，被推荐者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符合。只是任用陆亮，是皇帝下诏书叫任命的，与山涛的意见不合，经奋

力抗争皇帝也没依从他。不久，陆亮就因受贿而身败名裂。

【原文】　稽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译文】　嵇康遇害之后，山涛推荐嵇康的儿子嵇绍担任秘书丞。嵇绍征询山涛的意见——是出任公职好还是隐居乡里好。山涛说："我替你考虑这问题已经很久了！天地四时，还都有时消有时长，又何说是人呢？（你父亲遇害时间很久了，你应该出来了。）

【原文】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译文】　王安期（王承）作东海郡内史，有小吏偷官池中的鱼，被主簿查究，王承说："周文王的苑囿，都和众人共同享有，池中的鱼又有什么值得吝惜！"

【原文】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译文】　王安期任东海郡太守，郡吏逮捕一个违犯夜行禁令的人来到。王安期问犯人："从何处来？"回答："从老师家受教回来，不觉天色已晚。"王说："用鞭子抽打宁越这样的读书人，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和名声，恐怕不是理政的根本。"便让郡吏送他回家。

【原文】　成帝在石头，任让在帝前戮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帝泣曰："还我侍中！"让不奉诏，遂斩超、雅。事平之后，陶公与让有旧，欲宥之。许柳儿思妣者至佳，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则不得不为陶全让，于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宥！"诸公以少主不可违，并斩二人。

【译文】　晋成帝被迁到石头城，叛军任让在成帝面前要杀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成帝哭着说："把侍中还给我！"任让不听命令，终于斩了刘超和钟雅。等到叛乱平定以后，陶侃因为和任让有老交情，就想赦免他。另外叛军许柳有个儿子叫思妣，很有才德，大臣们也想保全他。可是要想保全思妣，就不得不为陶侃保全任让，于是就想两个人一起赦罪。当把处理办法上奏成帝时，成帝说："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不能赦罪！"大臣们认为不能违抗成帝命令，就把两人都杀了。

【原文】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译文】　丞相王导在官拜扬州刺史时，几百个宾客都受到热情有实惠的款待，人人有喜悦之色。仅有临海一位姓任的客人及几个胡僧，没有得到恩泽。王公就顺便绕到姓任的身边，说：“自你走后，临海就再没这样的人才了！”任非常高兴。王导又经过胡僧身边弹着手指说：“兰阇，兰阇！”众胡人都笑了，四座宾客都欢快起来。

【原文】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译文】　陆太尉（陆玩）到王丞相（王导）处议事，过后往往不照王导说过的去做，王导奇怪他怎么这样。后来问陆玩原因，陆玩回答说：“您位尊而我官卑，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过后觉得不可以那样干。”

【原文】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译文】　丞相（王导）曾在夏天去石头城看望庾公（庾亮），庾公正在办公，丞相劝他：“天热，可以稍微从简办理。”庾公回答说：“像您那样无为而治，天下人也并不认为合适。”

【原文】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译文】　丞相王导晚年不再过问政事，只是各种文书送到后，在上面写上表示同意的字样。他自己叹息说：“别人说我糊涂，后人将会思念我这种糊涂！”

【原文】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

【译文】　陶侃性格方正严肃，办事勤勤恳恳。任荆州刺史时，他命令监造船只的官员把锯木头的锯屑全部收集起来，不论多少，一点也不许丢弃。大家都不了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后来，正月初一集会，碰上久久下雪天刚放晴，

大堂前边的台阶上下还是湿漉漉的，于是陶侃叫人用锯屑覆盖在湿地上，因而一点儿妨碍也没有了。官府使用竹子，陶侃下令收集锯掉的竹节竹根，堆积得像小山一样。后来，桓温征伐蜀地，打造船只，那些积存的竹根竹节全部用作船钉。又有人说：陶侃曾经调集当地竹子做竹篙，有一名官员连根伐竹，用竹根代替竹篙的脚，结果陶侃就超越两级提拔任用了那位官员。

【原文】 何骠骑作会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见客劳损，欲白断常客，使家人节量择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见存。存时为何上佐，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若得门庭长如郭林宗者，当如所白。汝何处得此人！"謇于是止。

【译文】 何骠骑（何充）任会稽内史，虞存的弟弟虞謇作郡主簿，认为何充见客太多这于劳累，想劝告他拒见普通的客人，让仆人控制来访人数，拣可接待的通报。他把呈文写好，拿去见虞存，虞存当时作何充的上佐（译者按：上佐，治中一类的官，为郡守最重要的助手。），看到呈文时正与虞謇一起吃饭，就来他说："呈文写得很好，等我吃过再作批示。"吃完后，拿起笔来在呈文后面批示道："如果能有像郭林宗（郭泰）那样善于识人的作门庭长，就照你说的办，你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虞謇于是就没有去劝何充。

【原文】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

【译文】 王□、刘□和林公（支道林）一起去看望何骠骑（何充），何充只顾看公文，不理他们。王□对何充说："我们今天特地和林公来看望你。希望你能放下事务，谈讨玄理，怎么光顾低头看这些东西呢？"何充回答："我不是因为看这东西，怎能让你们坐在这儿呢？"人们认为此话甚妙。

【原文】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译文】 桓温在荆州任刺史时，一心想施行德政让长江汉水流域的人蒙受好处，而以滥用淫威和刑罚让人们害怕为耻。一名令史小官受杖刑，那打人的棍棒只从他大红色的官服上掠过（完全是在做样子）。桓歆当时还是个少年，从外边走进官衙，（见到上述情况后）就说："刚才我从大堂下边走过，见到令史

受杖刑，（那打人的杖棒）上举到云彩脚下，下落到地面上。”意思是讥讽杖棒根本没沾着人体。桓温说：“（就这样）我还耽心过重哩！”

【原文】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

【译文】 简文帝担任丞相的时候，一件政务，动不动就要整年的时间才能批复下来。桓温很担心这太慢了，经常加以劝说鼓励。简文帝说：“一天有成千上万件事，哪里快得了呢！”

【原文】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译文】 山遐离开了东阳太守之职，王长史向简文索求东阳这个地方，说：“如承蒙您让我借东阳的严苛政令，我就可以用和平安静的方式使这一方太平。”

【原文】 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译文】 殷浩初任扬州刺史。刘尹外出，天色将晚，便使左右侍从去取衣被包袱来。有人问什么缘故？回答说：“刺史严厉，我不敢夜间行走。”

【原文】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译文】 谢公执政期间，兵丁大量逃亡，多数流窜到附近的南塘，躲进民船中。有人想请求及时搜索，谢公不允许，说：“如果不能容纳安置这些人，还怎么能称得是京师？”

【原文】 王大为吏部郎，尝作选草；临当奏，王僧弥来，聊出示之。僧弥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选者近半，王大甚以为佳，更写即奏。

【译文】 王大任吏部郎时，曾经起草过一份举荐人员的名单，临到要上奏的时候，王僧弥来了，王大就随手拿出来给他看。王僧弥趁机按自己的意见改换了将近半数的候选名字，王大认为改得非常恰当，就另外誊清一份，随即上奏。

【原文】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东亭作郡，风

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译文】　东亭侯王□和冠军将军张玄两人很友好。王□担任吴郡太守以后，有人问中书令王珉说：“东亭任郡太守，民风和政绩怎么样？”王珉回答说：“不了解政绩教化怎么样，只是看到他和张祖希的交情一天比一天深厚就是了。”

【原文】　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

【译文】　殷仲堪将要到荆州去作刺史，王东亭（王恂）问他：“行为完美叫作德，不害人叫作仁。如今你主宰中原，处于杀戮生灵的职位，与你本来的操守不相违背吗？”殷仲堪回答：“皋陶创立刑法制度，不算是不贤；孔丘居于司寇之职，不算不仁。”

文学第四

【原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译文】　郑玄拜在马融门下当学生，三年没能见到马融，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罢了。马融曾有次计算天体运行数字与实际不相吻合，各弟子没有谁能解得开。有人说郑玄能解，马融便叫郑玄来算一算，结果郑玄只是一转动便解决了，大家都吃惊、服了气。等到郑玄学业完成辞别回归时，马融马上便滋生了"制礼作乐方面的知识都到东方去了"的慨叹。马融恐怕郑玄今后独揽经学名声而妒忌他。郑玄也怀疑有人追来，就坐在桥下，在水边上靠着木屐坐卧着。马融果然转动式盘追踪郑玄，并告诉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边、水上边，靠着木头，这一定要死的了！"于是就停止了追赶，郑玄终究因此而幸免于难。

【原文】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译文】　郑玄打算注解《春秋左氏传》。还没有完成时，有一天外出，遇上了服虔，住在同一客店里。两人原先并不相识；服虔在外面车子上与别人谈自己注《左传》的内容，郑玄在一旁听了好久，发现服注多与自己见解相同。于是郑玄就走到车前告诉服虔说："我老早就打算注这部书，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多与我的见解一致。现在，我应当把注出来的稿子全部送给你。"于是就成了《春秋左氏传》的服氏注。

【原文】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译文】　郑玄家里的男女奴仆都读书。郑玄家曾经使唤一名婢女不称心意，将要责打她，她正在自己进行辩说，郑玄大怒、叫人（把她）拉到泥淖里站着。一会儿，又有一位婢女走过来，问（那位受罚的婢女）道：“你为什么立在泥淖里？”（那位受罚的婢女）回答说：“去诉说的时候，正赶上人家怒气冲冲（因而不容分说，受罚在此）。”

【原文】　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每当至讲时，辄窃听户壁间。既知不能逾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觉惊应，遂相与友善。

【译文】　服虔已经对《春秋左氏传》很有研究，将要给它做注释，想参考各家的异同。他听说崔烈召集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便隐姓埋名，去给崔烈的学生当佣人做饭。每当到讲授的时候，他就躲在门外偷听。等他了解到崔烈超不过自己以后，便渐渐地和那些学生谈论崔烈的得失。崔烈听说后，猜不出是什么人，可是一向听到过服虔的名声，猜想是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拜访，趁服虔还没睡醒的时候，便突然叫：“子慎！子慎！”服虔不觉惊醒答应，从此两人就结为好友。

【原文】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译文】　钟会刚把《四本论》撰写完毕，很想让嵇康看一看。便揣在怀里，揣好后，又怕嵇康质疑问难，揣在怀中不敢拿出，于是走到嵇康的门外，从很远的地方扔了进去，便转身急急忙忙地跑了。

【原文】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译文】　何晏任吏部尚书，位尊而有名望，清谈的宾客常常满座，王弼还未成年便来见何晏。何晏听说过王弼的才名，便抽出一条平日认为高深的道理，向王弼说：“这条道理我以为已经极深，你还能提出驳难吗？”王弼便提出自己的精辟质疑，待一座之人都认为理屈无法答辩时，王弼于是既当主又当宾，几次又发问又作答，十分玄妙，都是满座宾客所比不上的。

【原文】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译文】　何平叔注释《老子》，刚写成，到王辅嗣处；见王注《老子》精深奇特，便十分折服地说：“像这样的人，可以和他一起谈论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了！”便把自己所写的注本，题名为《道德二论》。

【原文】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译文】　王辅嗣（王弼）二十岁时去见裴徽，裴徽问他：“无，的确是万物的凭借，圣人都不谈及，而老子却一再申述它，是为什么呢？”王弼回答：“圣人以无为本体，而无又不可以解释，所以言谈一定要说有；老子、庄子都不能免于有，就常解说他们不够了解的无。”

【原文】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译文】　傅嘏擅长谈论虚胜，荀粲清谈崇尚玄远。每当两人到一起谈论的时候，发生争论，却又互不理解。冀州刺史裴徽能够解释清楚两家的道理，沟通彼此的心意，常使双方都感满意，彼此都能通晓。

【原文】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译文】　何晏注释《老子》还没完成时，一次听王弼谈起自己注释《老子》的意旨，对比之下，何晏的见解很多地方有欠缺，何晏不敢再开口，只是连声答应“是是”。于是不再注释下去，便另写《道德论》。

【原文】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译文】　西晋后期，出现了悟性参道的学派，其中有人到王夷甫处询问疑难的。恰值王在前一天已经讲了很多话，略感疲惫，不再想答复应酬，便对客人说：“我现在稍不适，裴逸民也在近处，你可以去问他。”

【原文】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译文】　裴□写成了《崇有论》，当时有人攻击、驳难他，但是没有哪个人能够使他折服。只有王衍来了，裴□才像是稍稍服气；但当有人使用王衍折服过裴□的理论驳难裴□时，裴□对已向王衍表示过“服气”的理论重新申说（使对方无法驳倒）。

【原文】　诸葛□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译文】　诸葛□少年时不肯学习求教，可是一开始和王夷甫清谈，便已经显示出他的造诣很深。王夷甫感叹地说：“你的聪明才智很出众，如果再稍加研讨，就丝毫也不会比当代名流差了。”诸葛□后来阅读了《庄子》《老子》，再和王夷甫清谈，便完全可以和他旗鼓相当了。

【原文】　卫□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既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译文】　卫□童年时，向乐广问梦是怎么回事。乐广说：“是思想活动。”卫□说：“人的身体和思想并没有接触却也有了梦，难道还是想吗？”乐广说：“那是原因。没有人梦见驾着马车进入到老鼠洞里、捣碎酢菜末蘸着吃铁棒的，都是既无‘想’又无‘因’的缘故。”卫□苦苦考虑“因”，一整天也没得到结论，就成了病。乐广听到后，特意命人驾着马车到卫□家，给他条分缕析地讲解，卫□的病就略微好了些。乐广叹了口气说：“这孩子的心目当中一定不会存在治不好的毛病。”

【原文】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译文】　庾子嵩（庾□）读《庄子》，才开卷读了一尺长便丢在了一边，说：“和我的看法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原文】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

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译文】　有客人问乐令（乐广）《庄子》中“旨不至”是什么意思，乐广并不剖析文句，径直用麈尾柄撞击着几案问：“至了没有？”客人回答：“至了。”乐广于是又把麈尾举起来问：“如果至了为何又离开了？”于是客人茅塞顿开表示叹服。乐广讲解问题言辞简约而意义明了，都如同这样。

【原文】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译文】　开始，为《庄子》作注的有几十家，没有人能深究书中的主旨要点。向秀在原注之外又解释意义，析理奇妙有情趣，使玄谈之风大为顺畅。只有《秋水》、《至乐》两篇尚未完成，而向秀去世。向秀的儿子还小，这种释本便零落残缺，然而还有副本保存。郭象这个人，为人品行轻薄，但极有才华，见向秀释义本未在世上流传，便剽窃作为自己的注解。又自己补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并改注《马蹄》一篇，其余数篇，有的只是在向秀本基础上标点一下文句罢了。后来向秀的释义副本流传于世，所以今天看到的有向秀、郭象两本《庄子》注，书的义旨是相同的！

【原文】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译文】　阮宣子有好名声，太尉王夷甫见到他问道：“《老子》、《庄子》和圣人之教相同还是不同？”回答道：“将无同？”太尉认为他回答得体，提拔他当自己的属吏。社会上称他为“三语掾”。卫□嘲弄他说：“一个字便可被提拔，何必借助三个字？”阮宣子说：“假如是被天下属目的人，也可以不说一个字而被提拔，又为何借助一个字呢？”于是，二人结交为好友。

【原文】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

将受困寡人女婿。”

【译文】 散骑郎裴遐娶太尉王夷甫的女儿为妻。婚后三天，王家邀请诸女婿聚会，当时的名士和王、裴两家子弟齐集王家。郭子玄也在座，他领头和裴遐谈玄。子玄才识很渊博，刚交锋几个回合，还觉得不痛快。郭子玄把玄理铺陈得很充分；裴遐却慢条斯理地梳理前面的议论，义理情趣都很精微，满座的人都赞叹不已，表示痛快。王夷甫也以为新奇罕见，于是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再辩论了，不然就要被我女婿困住了。”

【原文】 卫玠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译文】 卫玠避乱渡江之初，去拜见大将军王敦。由于夜坐清谈，大将军便邀来谢幼舆。卫玠见到谢幼舆，非常喜欢他，再也不理会王敦，两人便一直清谈到第二天早晨，王敦整夜也插不上嘴。卫玠向来体质虚弱，常常被他母亲管束住，不让他多谈论；这一夜突然感到疲乏，从此病情加重，终于去世。

【原文】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译文】 过去人常说：“丞相王导过长江来到江东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个论题而已。然而，曲折宛转交通生发，无处不进入。

【原文】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如生母狗馨。”

【译文】 殷中军（殷浩）作庾公（庾亮）的长史，顺江而下来到都城，王丞相（王导）为他设宴，桓公（桓温）、王长史（王□）、王兰田（王述）、谢镇西（谢尚）都在座。王丞相起身解下系在帐带上的尘尾，对殷浩说：“我今天要和你共同谈论分析玄理。”接谈后，直到三更。丞相和殷浩一起反复论辩，对其他诸位贤者毫不理会。彼此吐尽心声之后，丞相感叹道：“向来谈玄，竟不知理源所在。至于今日旨趣和比喻不相违背，正始年间名人谈理，正是如此。”第二

天，桓宣武（桓温）对别人说：“昨夜听殷、王二人清谈，很美妙，仁祖（谢尚）也不觉得寂寞，我也时常有所领悟，只是看两位姓王的，却脸上难看的像活母狗一样。”

【原文】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看了佛经，说：“玄理也应当在这里面。”

【原文】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译文】 谢安年轻时候，请光禄大夫阮裕讲解《白马论》，阮裕写了一篇论说文给谢安看。当时谢安不能马上理解阮裕的话，就反复请教以求全都理解。阮裕于是赞叹道：“不但能够解释明白的人难得，就是寻求透彻了解的人也难得！”

【原文】 诸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译文】 褚裒告诉孙盛说：“北方人做学问，有深度、广度而又长于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综合运用。”孙盛回答说：“南方人做学问，清新，晓畅！简明扼要。”支遁听到这件事后说：“圣人、贤人做学问本来不用评说。中等才智以下的，北方人读书，就像在开阔的地方看月亮（由于月光暗淡，难以看得十分周密）；南方人做学问，就像从窗棂缝隙里看太阳（便于集中目力，加以日光明亮，便于洞察幽微，但毕竟视野不广）。

【原文】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译文】 刘真长和殷渊源谈玄，刘真长似乎有点理亏，殷渊源便说：“怎么你不想造一架好云梯来仰攻呢？”

【原文】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说：“康伯还没有学到我牙缝里的一点聪明。”

【原文】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

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小的时候，听说殷浩善清谈，就去拜访他，殷浩不与谢尚作论辩，只是进行阐发，他为谢揭示很多事理，作了数百句讲述。既有很好的兴致，又兼有丰富的辞语，很足以使人受到震动。谢尚全神贯注地听，不觉汗流满面。殷浩缓缓地吩咐左右侍从：“取手巾来，给谢郎擦脸。”

【原文】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译文】　桓宣武集中社会名流讲解《易经》，每天解说一个卦义。简文帝本想来听，但听说一天讲一卦之后便回去了，他说：“卦义自是应当有难有易，哪能每次以讲一卦为限呢？”

【原文】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译文】　有个北方来的僧人喜欢义理之辩，和林公（支道林）在瓦官寺相遇，讲说《小品》经。当时竺法深（竺道潜）、孙兴公（孙绰）都在一起听。这个僧人讲说当中，屡次出难题，林公论辩回答清晰，言辞气度都极为开朗爽利，这僧人屡次理屈。孙绰问深公（竺法深）：“长老应该是能顶风而上的人，刚才为什么一言不发呢？”深公笑而不答。林公说：“白檀香虽说不是不香，但怎能顶风而香呢？”深公听他说这话，泰然自若，不屑于和他争辩。

【原文】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译文】　孙盛到殷浩家去，共同争论问题，你来我往，反反复复，寸土必争，苦苦诘难，客人主人都没有什么隔阂。左右侍从送上饭菜，冷了再温热、热了又冷掉地好多好多次，他们俩又一边争论一边有力地甩动拂尘，麈尾毛都脱落到饭菜里。客人和主人一直争辩到傍晚，连吃饭也忘记了。只听见殷浩对孙盛说：“你不要当犟嘴马，我将穿透你鼻孔中的隔肉！”孙盛回敬说：“你没见过豁鼻子牛吗？人们将穿透你的腮颊！”

【原文】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译文】　《庄子》中的《逍遥游》篇，是原来公认的难理解之处，众名儒贤士只能钻研品味，而不能在理论上超出郭象、向秀的注释以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与太常卿冯怀一起清谈，涉及到《逍遥游》。支道林高超地标新理在郭、向二家之外，立异义在众贤士之外，都是众名人到处寻找品味而得不到的。后来，便采用了支道林对《逍遥游》的说解。

【原文】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译文】　中军殷浩曾到刘尹的住所清谈。过了一会儿，殷浩说理稍有短屈，不停地闪烁其辞。刘尹也不再回答。殷浩去后，刘尹才说："农家小儿，勉强学人说如此这般的话。"

【原文】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译文】　中军殷浩纵然思虑通达，然而对《才性》更精通。忽然谈及《四本》一书的内容，就像被一座固若金汤的铁城所阻一样，苦于找不到可攻的机会。

【原文】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译文】　支道林和尚写了《即色论》，写好了，拿给北中郎将王坦之看，王坦之一句话也没说。支道林说："你是默记在心吧？"王坦之说："既然没有文殊菩萨在这里，谁能赏识我的用意吧！"

【原文】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译文】　王逸少（王羲之）作会稽内史，刚到任时，支道林在那里。孙兴

公（孙绰）对王羲之说：“支道林在玄理上有新创意，一些思想的确很妙，你想见见他吗？”王羲之本来一向就有超人英气，对支道林很是轻视。后来孙绰与支道林一块儿坐车到王羲之处，王羲之非常矜持，不和支道林交谈，很快支道林就走了。后来一次王羲之正要出门去，车子已停在门口，支道林上前对王羲之说：“您别忙着走，贫僧和您说几句浅薄的话。”于是就和他谈论《庄子·逍遥游》。支道林洋洋千言，才思文藻新奇，如鲜花开放绚烂照人。王羲之于是宽衣解带，依依不能离去。

【原文】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译文】　三乘佛教经义的滞碍难通之处，支道林对它们分析判别，使之昭然分明。众人在下面坐着听讲，都说是可谓通畅。支道林从座上下来，大家自己互相说解，却只能弄通两乘，涉及三乘便理不清。如今他的教义弟子们虽也传了下来，却还是没有全弄明白。

【原文】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译文】　掾吏许询年轻时，人们拿他和王苟子相比，许感到非常不平。当时，众名士以至于佛教高僧全在会稽西寺讲解玄理，王苟子也在那里。许询心怀不平，便到西寺和王谈论事理，要一起判出谁好谁不好。许询苦苦地挫败驳斥对方，王苟子就理屈辞穷。许询又持王苟子的观点，王苟子持许询的论点，再次相互争辩，王苟子又理屈辞穷。许询对支法师说：“弟子刚才的论说怎么样？”支道林不慌不忙地说：“你的话好倒是好，不过，何至于苦若逼他呢？难道这是探求理中的清谈吗？”

【原文】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译文】　支道林去拜访谢安，那时谢朗还是个孩童，生病刚好，身体还不耐劳累。他与林公清谈，彼此相互诘难，竭力论辩。他母亲王夫人在隔壁听了，

一再派人唤他回去，可谢安没让他走。王夫人只好亲自走出来，说："我年轻时遭逢家难（死了丈夫），一生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了！"于是流着眼泪把儿子抱回去了。谢安对同座的人说："家嫂这几句话情绪激昂，很可以流传开去，可惜的是朝中的士大夫没有听到。"

【原文】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译文】　支道林和司徒掾许询等人一同在会稽王的书房里讲解佛经，支道林为主讲法师，许询做都讲。支道林每阐明一个义理，满座的人没有不满意的；许询每提出一个疑难，大家也无不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家只是一齐赞扬两家辞采的精妙，并不去辨别两家义理表现在什么地方。

【原文】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在为父亲守孝期间，支道林去找他清谈，天快晚才告退。有人路上见到他，问道："您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今天和谢孝子畅快地谈吐一番来。"

【原文】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译文】　支道林初从东边来，住在东安寺里。王长史早就构思好精细的义理，并记下他的有文采的辞语，去和支道林清谈，仍然不是对手。王长史叙述自己写的几百字，自己认为是至理奇文。支道林缓缓地向他说："我与你分别多年，你在析理的语言上全无长进。"王□十分羞惭地告退了。

【原文】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读佛经《小品》，很多地方有疑难，加了二百张字条标明，这些都是精深奥妙的地方，是当时隐晦难明的。殷浩曾经想和支道林辩明这些问题，终究不能如愿。现在《小品》还保存下来。

【原文】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译文】　佛经认为通过修炼身心，可以修成圣人。晋简文帝（司马昱）说："不知是否可以立时登峰造极？然而陶冶修炼之功，还是不可抹杀的。"

【原文】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译文】　于法开起初和支公（支道林）争名，后来人心逐渐倾向于支道林，心里很是不平，于是退隐到剡县。派遣弟子赴京都，告诉他路经会稽。当时支公正在讲《小品》经。于法开告戒弟子说："道林在那儿讲经，等你走到，他一定是讲到某一段内容。"于是授予他攻击驳斥支道林的几十个问题，告诉他说："这些地方一向是讲不通的。"弟子依照他说的去找林公。正赶上林公讲经，于是按于法开的意思提出疑问，反复辨论了很久，林公败下阵来，对于法开弟子厉声喊道："你何必替别人当枪使呢！"

【原文】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译文】　中军殷浩问："自然界既无心承受其它的影响，为什么正直善良的人少，而邪恶人多？"众人没有一个答话的。刘尹回答说："比如倾倒水在地上，将自然地任它纵横流淌，大致没有成正方或浑圆形的。"当时他的话受到最高的赞叹，认为是至理名言。

【原文】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译文】　高僧康僧渊刚过长江，还没有了解他的人。他常常在市场铺店前徘徊，靠乞讨过生活。忽然有一次，来到殷渊源的住处，恰逢宾客满堂。殷便让康僧渊坐下，粗略地招呼以后便谈及玄理。康谈吐文辞流畅自如，并没有一丝自惭形秽的颜色。虽然只是粗略地谈了些体会，便看出他一贯的造诣。此后，他便有了名气。

【原文】　殷、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

【译文】　殷浩、谢安等人聚会在一起。谢安便问殷浩：“人们用眼睛去看一切物象，一切物象是否就会进入眼睛呢？”

【原文】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译文】　有人问中军将军殷浩：“为什么将要得到官爵就梦见棺材，将要得到钱财就梦见粪便？”殷浩回答说：“官爵本来就是腐臭的东西，因此将要得到它时就梦见棺材尸体；钱财本来就是粪土，因此将要得到它时就梦见肮脏的东西。”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名言通论。

【原文】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

【译文】　殷中军（殷浩）被废黜到东阳，才开始读佛经。起初看《维摩诘经》，觉得其中“般若波罗密”这句话太多；后来看《小品》经，懂了这话的意思，又遗憾这话太少。

【原文】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译文】　支道林、殷渊源（殷浩）都在相王（司马昱）那里，相王对两人说：“你俩可试为论辩一场，而才能德性方面是渊源所长，怕是像崤、函一样牢不可破，你可要小心啊！”支道林刚进入话题时，避免涉及才性方面，交锋三四个回合后，不知不觉地被诱入才性玄理之中。相王拍着他肩膀笑道：“这本是他长胜不败之处，怎能和他争辩呢！”

【原文】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译文】　谢安趁着子侄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问他们道：“《毛诗》的哪些句子最好？”谢玄称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前我离开家时，柳丝婀娜随风飘荡；现在我回来的时候啊，大雪下得纷纷扬扬！”

谢安说："□谟定命，远猷辰告——伟大计划逐一审定，远景规划随时宣告执行。"他认为这两句独独具有高人雅士的深邃的情趣。

【原文】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译文】　张凭被推荐为孝廉，临离开首都时，仗着自己的才气，说自己一定要参拜当时的著名人物。他打算谒见刘□，乡里邻人和同时被荐举的人都笑话他狂妄。张于是就去拜谒了刘□。刘□仍洗脸、梳头，处理个人事务，末了才把张凭安排在最末的座位上，只是寒暄了几句，但表里不一，仅是应酬而已。张凭打算自动说话，但无从开始。过了一会儿，长史与一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来清谈了，主人和客人在清谈中有说不通的问题，张凭就远远地在末座上作出判断，话虽不多，但含义深刻，完全可以使辩论双方心悦诚服，满座的人都对此感到吃惊。刘□赶快请张凭坐到上座上，和他清谈了整整一天，接着留他住宿到天亮。张凭要走了，刘□说："你暂且先回去，我正要带着你一道去拜见抚军。"张凭回到自己的船上，同伴问他在哪里住宿的，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不久，刘□派宣传教令的郡吏来寻觅张孝廉的船，同伴对此既怅叹又惊愕。张凭即和刘□坐同一条船去拜会简文帝，到了简文帝的门上，刘□先进去对简文帝说："我今天替您找到了一位太常博士的最佳人选！"张凭进来后，简文帝一边与他谈话，一边出声地赞叹："哎呀，真好呀！"又说："张凭才华横溢，真是个义理的宝库！"接着就任命张凭担任太常博士。

【原文】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

【译文】　汰法师说："六通和三明同一指归，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原文】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

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译文】　支道林、许询、谢安等贤德之士，一起集聚在王□家中。谢安环视众人说：“今天可说是俊才聚会，时光既然不能留住，这样的聚会本来也就难以常有。应该一起清谈咏诗，以倾泻胸怀。”许询便问主人有《庄子》没有？只得到《渔父》一篇。谢安看了标目之后，便分别让在座的人们通解。支道林先通释，作了七百多字的文章，叙说精丽，才华奇妙突出，大家同声赞好。于是，满座的人都各自抒怀完毕。谢安问道：“诸位尽兴了吗？”都说：“今天的清谈，稍微有点未尽意。”最后，谢便粗略提出诘难、质问，顺势自述心意，抒发了一万多字的话语，才高而秀逸。既是自提的质难向外冲击，又加以意气借文辞以自托，显得潇洒舒畅，满座之人没有一个不感到心满意足的。支道林对谢安说：“您是一贯追求深而远的境界，而又充满自信啊！”

【原文】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译文】　殷中军（殷浩）、孙安国（孙盛）、王、谢等善于言谈的诸贤人，都在会稽王（司马昱）那里聚会，殷浩和孙盛共同研讨《易象妙于见形论》，孙盛所谈与其中的理相合，他便有些气势凌人，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太赞同孙盛的道理，但都说不过他。会稽王感慨地叹道：“要是真长（刘□）在这儿，一定应该有办法能制服他。”马上派人去叫真长。孙盛也自觉不如他。真长到后，先让孙盛叙说自己的道理，孙盛大致复述了自己刚才说的，竟也觉得没有先前的感觉好。刘□于是说了二百来句话，言辞辨析简明贴切，孙盛的理论便被攻破。满座人一起拍掌而笑，对刘□的话长时间地交口赞美。

【原文】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译文】　僧意住在瓦官寺里，王苟子来与他一起清谈，就使僧意唱经提问。

僧意问王苟子道：“圣人有感情吗？”王说：“没有！”又问道：“圣人像柱子吗？”王苟子说：“圣人像占卜用的筹码，纵然筹码无情，但运转它的人却有情。”僧意说：“谁来运转圣人呢？”苟子不能回答便离开了。

【原文】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问车骑将军谢玄：“惠子所著的书有五车之多，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涉及玄言？”谢玄回答说：“这当然是因为玄言的精微处难以言传。”

【原文】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被罢官后，迁居东阳，大读佛经，都能精通其义理，只有读到事数处理解不了，便用字条标上。后来碰见一个和尚，就把标出的问题拿来请教，便都解决了。

【原文】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译文】　殷仲堪探究玄理细致深入，人们说他没有什么没研究过。他于是感叹说：“要是让我解说《四本》的才性之理，谈说起来就不止这样了。”

【原文】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译文】　殷荆州（殷仲堪）曾经问远公（慧远）：“《易》用什么作本体？”回答说：“《易》用感应为本体。”殷仲堪又问：“铜山在西边崩塌，有灵验的钟在东边感受到了，就是这《易》吗？”远公笑而不答。

【原文】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

【译文】　羊孚的弟弟娶了王永言的女儿，等王家见女婿那天，羊孚送他弟弟一块儿到王家去。当时王永言的父亲东阳太守王临之还活着，殷仲堪是王临

之的女婿，也在座。羊孚很善谈玄理，于是就和殷仲堪谈起了《齐物论》，殷仲堪对他进行反诘，羊孚说：“四个回合后你就会和我观点相同。”殷仲堪笑着说：“宁可辩论到底，何必要相同。”果然四个回合后立场一致起来。殷仲堪感叹道：“我真是再提不出不同看法了！”好长时间赞叹他是位新秀。

【原文】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译文】 殷仲堪说：“三天不读《道德经》，就会觉得舌根发硬。”

【原文】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馀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

【译文】 高僧提婆刚来，便为东亭侯王□讲《阿毗昙》经。才开始讲，座位也才坐满一半，王僧弥便说：“都已明白了。”立即从座位上分出四个愿意随他去的僧人，另到别的屋子里由王僧弥自己讲授。提婆讲完之后，东亭侯问法冈和尚说：“弟子还不明白，阿弥怎能已经明白？你听到他讲的是些什么？”回答说：“大致全对，只是遇到细小处，不够精确罢了！”

【原文】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馀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译文】 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在一起谈玄，每每互相辩驳，一年多以后，辩驳少了，只有一两次。桓玄自己慨叹才思越来越倒退了，殷仲堪说：“这其实是您便加领悟了。”

【原文】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译文】 魏文帝曾经命令东阿王曹植在行进七步的时间内作一首诗，如果不成的话，将要执行死刑。曹植应声便作诗说：“煮烂豆子作羹汤，过滤豆浆把它做成豆汁。豆秸在锅底下熊熊燃烧，豆子在锅中间哀哀哭泣；本来出生于同一株根上，为什么煎熬我这么急猛呢？！”魏文帝（听到后）现出了深深的惭愧脸色。

【原文】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译文】 魏朝天子封晋文王司马昭为公爵，并给他以九锡大礼，文王坚辞不接受。公、侯、卿相、将军、校官等文武大臣，要到府里去催促劝进。司空郑冲很快派信使到阮籍处索取劝进文章。阮籍此时正在袁孝尼家中，隔夜余酒未除，刚刚扶起，立即在信札上书写好，也未加修改点定，便写好交给来使。当时人们认为是神来之笔。

【原文】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译文】 左思创作《三都赋》，刚写成的时候，当时的文人相互有讥笑和诋毁说法。左思思想上不高兴，后来拿给著名文人张华看，张华说：“这篇文章，可与《两京赋》并列为三！但是你的文章还未被社会重视，应当让它经有名望的人审阅和推荐。”左思就向皇甫谧求教。皇甫谧看到《三都赋》后，大声赞叹，接着就给《三都赋》写了序言。由于这种原因，先前否定、指责左思及其《三都赋》的人，没有谁不向左思表示敬意，并且对左思及作品大加赞赏、揄扬。

【原文】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

【译文】 刘伶写了一篇《酒德颂》，这是他自己心意情趣的寄托。

【原文】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译文】 乐广善于清谈，却不擅长写文章。他打算辞让河南尹，请潘岳帮助写一篇奏章。潘岳说：“可以帮你写，但重要的是应当先了解你的意思。”乐广就把自己辞让的理由说给潘岳听，共说了大约两百来句。潘岳直接把乐广的话重新组合、编排，就写成了一篇好文章。当时的人都说：“如果乐广不借助潘岳的文辞，潘岳不听取乐广的意旨，就不可能有这篇好文章了。

【原文】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译文】　夏侯湛作《周诗》。写成后拿给潘安仁看，安仁说："这不仅温文儒雅，还另外看到孝悌的本性。"因此，潘便作《家风诗》以自戒。

【原文】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译文】　孙子荆除去为亡妻穿的丧服后，作抒情诗给王武子看。王说："不知文采自情感中产生，还是情感自文采中产生。看后令人凄怆，更增加夫妻间的深情。"

【原文】　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

【译文】　太叔广能言善辩，而挚仲治（挚虞）长于文笔，都在朝中作大臣。每到坐谈的场合，太叔广谈论起来，仲治对答不上来；回去后，他又写文章批驳太叔广，太叔广又无力回击。

【原文】　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

【译文】　江东殷太常（殷融）叔侄都善谈玄理，但口才巧拙有别。扬州（殷浩）论辩到最激烈时，太常总对他说："你再考虑考虑我的道理。"

【原文】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文】　庾子嵩写成《意赋》，侄子文康（庾亮）看到了，问他："如果是有意呢，不是一篇赋能以表达的；如果是无意呢，又有什么可写的呢？"庾子嵩回答："正是在有意无意之间。"

【原文】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译文】　郭璞（景纯）的诗句有"林无静树，川无停流——森林里没有静止不动的树，大河里没有停歇不流的水。"阮孚说："郭璞的诗像幽深而清沏的水，像高险峻峭的山，像风过树林，呼呼作声而摇曳多姿，其美妙实在说也说不清！我每次读到这两句，往往觉得身心超逸，有飘飘欲仙、不同凡俗之感。"

【原文】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译文】 庾阐当初写《扬都赋》，赋中称赞温峤和庾亮说：“温氏树立起道义的准则，庾氏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比拟其声音，那就像铜钟的音响那样铿锵；比拟其品德，那就像宝玉一样晶莹发亮。”庾亮听说赋已经写好了，就要求看看，同时希望送给自己。于是庾阐又把其中的“望”字改为“俊”字，把“亮”字改为“润”字等等。

【原文】 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

【译文】 孙兴公写了《庾公诔》，袁羊看了以后说：“从文章中能看出这种一张一弛的治国之道。”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著名的鉴赏评语。

【原文】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译文】 庾阐写成了《扬都赋》，把它呈缴给庾亮。庾亮考虑到与他是亲族，就为之大力吹捧，以提高《扬都赋》的身价，说《扬都赋》可以和张衡的《两京赋》等立为三，和左思的《三都赋》并列为四。因为这样，当时人人争着抄写，首都的纸张因此而涨价。谢安说：“不能这样搞啊！这样做是在屋子下边再架个屋子罢了！什么事情都一味模仿学习，就难免浅陋！偏狭而浅薄不丰的！”

【原文】 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译文】 习凿齿撰修史书的才能不同寻常，桓温很器重他，他还不到三十岁，便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的副手；习凿齿送给桓温的感谢信也说过：“不是碰上了您，我到死也不过是个荆州的从事史罢了。”后来习凿齿被派到首都拜会相王司马昱，完成任务后回荆州作汇报，桓温问道：“你看相王怎么样？”习凿齿回答说：“我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就从这句话上违背了桓温的心意，桓温就把习凿齿贬出来担任衡阳太守，从此习凿齿的神经就错乱了。在病中，习凿齿还编撰《汉晋春秋》，对历史人物所下的或褒或贬的评语出类拔萃。

【原文】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译文】　孙兴公说：“《三都赋》和《二京赋》是五经的翅膀。”

【原文】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

【译文】　谢太傅问主簿官陆退说：“张凭为什么只为母亲作诔文，而不为父亲作诔文？”陆退回答说：“原因是男子的功德，应表现在事业行为上；而妇人的好名声，如不通过诔文便不会被人所知。”

【原文】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译文】　王敬仁（王修）十三岁时写《贤人论》，长史（他父亲王□）派人拿去给真长（刘□）看，真长答复说：“从敬仁所作的论来看，他足可以参加谈玄理了。”

【原文】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译文】　孙兴公（孙绰）说：“潘岳的文章灿烂如同披在身上的锦缎，无处不美丽；陆机的文章如同沙里淘金，常常能见到宝物。”

【原文】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译文】　简文帝称赞司徒掾许玄度说：“玄度的五言诗，可以说精妙过人。”

【原文】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译文】　孙兴公写成《天台赋》，拿给范荣期看，并说，你试试把它扔到地上，当会发出金石般的声音。”范说：“恐怕你所说的金、石声，不是五音中的乐声！”然而每读到好句子时，范总是称赞说：“应该是我们这些人说的话。”

【原文】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译文】　桓公（桓温）看谢安石（谢安）给简文帝（司马昱）作谥法的议文，看完后，扔给座中的客人们说：“这是安石零碎佳作。”

【原文】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译文】　袁虎年轻时家里很穷，曾经受雇替人运送租粮。这时，镇西将军谢尚坐船出游，那一夜风清月明，忽然听见江边商船上有人吟诗，很有情味；所吟诵的五言诗，又是自己过去未曾听过的，不禁赞叹不绝。随即派人去打听底细，原来是袁虎吟咏自作的《咏史诗》。因此便邀请袁虎过来，对他非常赞赏，彼此十分投合。

【原文】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译文】　孙兴公说："潘岳的文章浅显，可是纯净，陆机的文章深刻，可是芜杂。"

【原文】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

【译文】　裴荣撰写《语林》一书，刚写成，便被远近传诵。当时的年轻的名流，没有不互相传抄的，各看一册。书中录有王东亭所作《经王公酒垆下赋》，很有才气与情致。

【原文】　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顾君齐，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

【译文】　谢万写《八贤论》，与孙兴公往返研讨，稍有分歧。后来，谢万拿写成的文字给顾君齐看，顾说："我也来作，你大约就提不出什么意见了！"

【原文】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译文】　桓宣武让袁彦伯撰写《北征赋》。已经写成。桓温和当时的名人贤士一齐看阅，都为之赞叹。当时王□在座，他说："遗憾少一句，如能用'写'字凑足韵脚，必会更好。"袁彦伯立即从座上捉笔增句，这样写道："感不绝于余心，□流风而独写。"桓公向王□说："现在不得不因这件事而推崇袁生了。"

【原文】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

【译文】　孙兴公（孙绰）评价曹辅佐（曹毗）的文才如同白底子的明光锦，却裁成下等人穿的裤子，不是没有文采，而是苦于没有个好式样。

【原文】　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

【译文】　袁彦伯（袁宏）写成《名士传》，去见谢公（谢安），谢公笑道："我曾和一些人谈起过南渡前的事，只不过说着玩玩，彦伯却据此写成了书。"

【原文】　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向一字。

【译文】　王东亭（王□）到桓公（桓温）处去作属吏，到自己的官署后，桓温派人把他写的呈文偷走，东亭当时就在官署中重写一份，与原来的一字不重复。

【原文】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

【译文】　桓温到北方讨伐鲜卑，袁宏（虎）当时跟随着，但他已受责罚被罢免了官职。正赶上要撰写紧急文件，桓温便召唤袁宏倚在马鞍旁边，命他撰写。袁宏手不停笔，一会儿就写满了七张纸，极有观赏价值。王□当时站在旁边，极力赞叹袁宏的才能。袁宏说："幸而还让我得到口头表扬。"

【原文】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译文】　袁宏开始写作《东征赋》，一点儿也不曾讲到陶侃。陶范计诱袁宏到一间小屋里，用锋利的刀对着他说："我的父亲功勋这么大，你写《东征赋》中为什么忽略他呢？"袁宏手足失措而无计可施，便说："我极力讲到陶公，怎么说没有呢？"接着朗诵道："精钢经过千百遍锤炼，用来切削什么都会断。功勋是治理百姓，职责是考虑平叛。长沙郡公的盖世勋业，被举国上下交口称赞！"

【原文】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您的《筝赋》和嵇康的《琴赋》相比，哪一篇更好？”顾长康回答说：“不会鉴赏的人认为我的后出就遗弃它，鉴赏力强的人也会因为高妙新奇而推许我。”

【原文】　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

【译文】　殷仲文天赋甚高，可是读书不甚广博。傅亮感叹说：“如果殷仲文读的书能有袁豹的一半，才华就不次于班固。”

【原文】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

【译文】　羊孚作《雪赞》有这样的句子：“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把它写在扇面上。

【原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译文】　王孝伯（王恭）在京都，服用五石散后为使药性散发而散步来到他弟弟王睹（王爽）门前，问他：“古诗中哪一句最好？”王睹想想没能答上来。孝伯吟诵道：“‘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最好。”

【原文】　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

【译文】　桓玄曾经登上江陵南城城楼上，说：“我现在想为王孝伯作诔文。”于是，高声吟咏一会儿，随着便落笔挥写，刚坐下来，诔文便写成了。

【原文】　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入。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

【译文】　桓玄起初收复西夏的时候，官封荆、江二州刺史，荆州、司州、雍州、秦州、梁州、益州、宁州、江州等八州都督和后将军，并且仍旧袭爵南郡公。那时候刚开始下雪，江州刺史署、荆州刺史署、八州都督府、后将军府、南郡公府都来庆贺，五封贺信一道送来了。桓玄坐在办公的厅堂上，贺信送到

后，立即在贺信后面写上答谢语，内容都是很有文采的文章，并且各有特色，互不相杂。

【原文】　桓玄下都，羊孚时为兖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笺云：“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见笺，驰唤前，云：“子道，子道，来何迟！”即用为记室参军。孟昶为刘牢之主簿，诣门谢，见云：“羊侯，羊侯，百口赖卿。”

【译文】　桓玄东下京都，当时羊孚任兖州别驾，从京都来登门拜访，他给桓玄的求见信上说：“自从不久前因为战乱分别，我也意志消沉，心情郁结。明公给漫漫长夜送来晨光，用一源澄清百流。”桓玄见到信，赶紧把他请上前来，对他说：“子道，子道，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立即任他做记室参军。当时孟昶在刘牢之手下任主簿，来登门向羊孚告辞，见面就说：“羊侯，羊侯，我一家百口就托付你了。”

方正第五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译文】　太丘长陈□和朋友约好一同外出，约定中午出发，过了中午，朋友还没有来，陈□便不管他，自己走了，走了以后，那位朋友才到。当时陈□的儿子元方才七岁，正在门外玩耍。来客问元方：“令尊在家吗？”元方回答说：“家父等了您很久，见您不来，已经走了。”那位朋友便生起气来，说道：“真不是人呀！和别人约好一起走，却扔下别人不管，自己走了！”元方说：“您是跟家父约定中午走的。到了中午还不来，这就是不守信用；对着人家的儿子骂人家的父亲，这是不讲礼貌。”那位朋友听了很惭愧，就下车来招呼他。元方掉头回家去，再也不回看一眼。

【原文】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

【译文】　南阳人宗世林，和曹操是同时代的人，他很鄙薄曹操的为人，不和他交往。及至曹操当了司空，总管朝中政务，安逸自得地问宗世林道：“你可以和我交往了吗？”宗世林回答道：“我松柏般的操守，仍然不变！”宗世林因为违反曹操的意旨而被疏远，他的职位很低，和他高尚的道德不符。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每次登门拜访，都分别在他的坐榻前行拜见礼。他受到的尊敬是如此隆重。

【原文】　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

【译文】　魏文帝曹丕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当了皇帝后，陈群脸上呈现出悲哀的样子。文帝问他：“我顺应天命接受皇位，你为什么不高兴？”陈群说：“我和华歆不能忘记曾在汉朝当过官，现在虽然欣逢圣明的教化，还是难免正义

之气表现在脸色上。”

【原文】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译文】 郭淮任关中都督时，很得民心，并屡立战功。郭淮的妻子是太尉王凌的妹妹，因王凌犯了灭族之罪，受到牵连，按刑律也应杀头。办案的人追拿得很急迫，郭淮就让妻子准备行装，限期出发。郭淮下属文武百官以及百姓都劝郭淮举兵，向朝廷施加压力，郭淮不答应。到了出发那天，就让妻子上路，有数万百姓哭喊追赶。妻子走出几十里之后，郭淮才让身边的人追赶夫人回来，（译者按：因其五个儿子苦苦哀求。）于是文武官员急速追赶，如同追赶自己的魂魄。夫人回来后，郭淮向汉宣帝上书说：“五个孩子非常思念哀恋他们的母亲，如果他们的母亲不在了，那么五个孩子就性命难保。五个孩子如果不在了，那么我郭淮也就性命难保。”汉宣帝就下了诏书，特赦了郭淮的妻子。

【原文】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译文】 诸葛亮大军驻扎在渭河边，关中一带人心震动不安。魏明帝非常害怕晋宣王（司马懿）迎战，就派遣辛毗去担任军司马。宣王和诸葛亮隔着渭河摆开战阵，诸葛亮千方百计诱使司马懿迎战。宣王果然被激怒，准备用重兵迎战。诸葛亮派人暗地侦察，回来报告说：“有一老夫，手持黄钺，堵着军门，毅然而立，兵士都无法出来。”诸葛亮说：“这老夫一定是辛佐治（辛毗）。”

【原文】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

【译文】 夏侯玄被逮捕了，当时钟毓任廷尉，他弟弟钟会先前和夏侯玄不相交好，这时趁机对夏侯玄表示狎昵。夏侯玄说：“我虽然是罪人，也还不敢遵命。”经受刑讯拷打，始终不出一声，临到解赴法场行刑，也依然面不改色。

【原文】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

【译文】　夏侯玄与广陵人陈本是好朋友。一次，陈本和夏侯玄在母亲面前宴饮，陈本的弟弟陈骞回来了，一直走进庭院，来到厅堂门前。夏侯太初便站起来说：“你我如志趣相投合，便可一起同坐；如不相合，便有混杂的危险了。”

【原文】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译文】　高贵乡公死后，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司马昭向侍中陈泰道：“用什么办法使众人安静下来？”陈泰说：“只有杀死贾充向天下人认错。”司马昭说：“可不可以找一个比贾充地位低的人呢？”陈泰回答说：“我仅见到在他之上的，没有见到他下面的。”

【原文】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

【译文】　和峤受到晋武帝的信任和敬重，晋武帝对和峤说：“东宫太子近来好象很有长进，卿可去观察一下。”和峤回来后武帝问道：“怎么样？”回答说：“皇太子资质仍像原来一样。”

【原文】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

【译文】　诸葛靓归晋较晚，授给他大司马一职，但他却不就职。由于和晋王室有仇，常常背朝洛河而坐。他和晋武帝有旧交情，武帝想见他却没有因由，就请诸葛太妃（诸葛靓的姐姐）呼唤诸葛靓来。诸葛靓来后，武帝就前往太妃那里相见。行完见面礼节，到饮酒酣畅时，武帝说：“还记得儿时的友情吗？”诸葛靓答道：“臣不能吞炭漆身以报仇，今天才又见到皇上。”说完泪流满面。武帝因此非常羞惭、懊悔地退出。

【原文】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

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译文】　晋武帝告诉和峤说：“我想先痛骂王武子一顿，然后才封给他爵位。”和峤说：“武子才智出众，性情直爽，恐怕不能使他屈服。”武帝于是召见武子，狠狠地责骂了他，然后问道：“你知道羞愧了吗？”王武子说：“想起尺布斗粟的民谣，经常替陛下感到羞愧。别人能让关系疏远的人亲近起来，臣却不能使亲近的变得疏远。就因为这一点对陛下有愧。”

【原文】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

【译文】　杜预到荆州去任职，出到七里桥，朝廷的官员全都来到这里给他饯行。杜预年轻时家境贫贱，却喜欢当豪侠之士，得不到大家的赞许。杨济既是名门中的杰出人物，忍受不了这种场面，不落座就走了。一会儿，和长舆来了，问：“杨右卫在哪里？”有位客人说：“刚才来了，没坐一坐就走了。”和长舆说：“一定是到大夏门下骑马游乐去了。”便到大夏门去，果然是在那里观看大规模的兵马操练。长舆便搂住他拉到车上，一起坐车回到七里桥，好像刚来那样入座。

【原文】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请裴追之，羊去数里住马，既而俱还杜许。

【译文】　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将军，朝里的官员都去看他，宾主全在接连着的席子上坐。当时在座的有裴叔则。羊□舒最后来到，说：“杜元凯还像过去一样，和客人连着席子坐吗？”便没有坐下，离开了。杜预请裴叔则去追赶羊□舒，羊□舒走了约几里路便停住马，不久，便和裴叔则一块回到杜预处。

【原文】　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令。故事：监、令由来共车。峤性雅正，常疾勖谄谀。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勖方更觅车，然后得去。监、令各给车，自此始。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时，荀勖任中书监，和峤任中书令。按旧有规定，中书监和中书令应同坐一辆公车。和峤品行典雅正直，常常厌恶荀勖的谄媚奸诈。一次，公车来了，和峤便上了车，端坐在前面正中间，不能再容下荀勖坐

了。荀只好另外要了车子才得离开。分别供给中书监和中书令各一辆公车，从此以后才开始。

【原文】 山公大儿著短□，车中倚。武帝欲见之，山公不敢辞，问儿，儿不肯行。时论乃云胜山公。

【译文】 山公（山涛）的大儿子戴着便帽，随便倚坐在车上。武帝想见见这种打扮和姿势，山公不敢推辞，回来征求儿子的意见，儿子不肯这样做。时人议论，认为儿子胜过山公。

【原文】 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雄后为黄门郎，刘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诣刘，再拜曰："向受诏而来，而君臣之义绝，何如？"于是即去。武帝闻尚不和，乃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犹绝？"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臣于刘河内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武帝从之。

【译文】 向雄任河内郡的主簿时，有件公事因故未能办理，太守刘淮便大怒，竟责打后赶他走了。向雄以后做了黄门郎，刘淮做了侍中，相互间不说话。武帝听说后，命令向雄恢复上下级间的友好关系。不得已，向雄便到刘淮处，行拜见礼后说："我向某奉诏令而来，但我俩的上下级交情今后就断绝，怎么样？"说完就走。武帝听说两人仍然不和，就生气地问向雄："我命你去修复上下级的友好关系，为什么还是断绝了？"向雄回答："古代的君子，提拔人符合礼制，摈退人也符合礼制；如今的君子，提拔人像是要拥到膝下，摈退人象是要推入深渊。臣和刘河内，没有兵戎相见，已经够万幸的了，哪里还谈得上重修上下级间的友好关系？"武帝只得听之任之。

【原文】 齐王□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咨事。□设宰会，召葛□、董艾等共论时宜。□等白□："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等不自得而退。

【译文】 齐王司马□任大司马，辅理国政，嵇绍当时任侍中，到司马□那里请示。司马□安排了一个僚属的宴会，召来葛□、董艾等人一起讨论当前政

务。葛□等人告诉司马□说：“嵇侍中擅长乐器，您可以叫他演奏一下。”于是便送上乐器，嵇绍拒绝接受。司马□说：“今天大家一起饮酒作乐，你为什么拒绝呢？”嵇绍说：“公辅助皇室，应该使大家做事能够有个榜样。我官职虽然卑下，也毕竟忝居常伯之位，吹弹演奏，本是乐官的事情，不能穿着官服来做乐工的事。我现在迫于尊命，不敢随便推辞，可是应该脱下官服，穿上便服。这是我的愿望。”葛□等人自觉没趣，就退了出去。

【原文】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译文】　卢志在大庭广众中问陆士衡道：“陆逊、陆抗是您的什么人？”陆士衡回答说：“正像你和卢毓、卢□的关系一样。”陆士龙听了大惊失色。出门以后，士龙就对哥哥说：“哪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底细呀。”士衡很严厉地说：“我父亲、祖父海内知名，岂有不知道的？鬼子竟敢这样无礼！”舆论界对陆家兄弟的优劣一向难于确定，谢安就拿这件事来判定两人的优劣。

【原文】　羊忱性甚贞烈。赵王伦为相国，忱为太傅长史，乃版以参相国军事。使者卒至，忱深惧豫祸，不暇被马，于是帖骑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发，使者不敢进，遂得免。

【译文】　羊忱的品行十分忠贞刚烈。赵王伦当宰相时，羊忱为太傅长史，就曾上表章弹劾越王伦。当军事使者突然到来时，羊忱很害怕自身遭遇祸殃，来不及给马备鞍，便贴伏在马背上逃避。使者追赶他，羊忱很会射箭，左右开弓射向使者。使者不敢再追赶下去，羊忱才得以脱逃。

【原文】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译文】　太尉王衍不愿与庾子嵩结交，而庾子嵩总是不断地称他为“卿”。王衍说：“君不该这样做。”庾子嵩说：“卿只管称我为‘君’，我只管称你为‘卿’。我自用我的法子，卿自用卿的法子。”

【原文】　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

【译文】 阮宣子（阮修）砍伐祭祀土神之处的树木，有人制止他，宣子说："设立神社种上树木，伐去树木神社就不存在了。种上树木后再设立神社，伐去树木后神社就转移了。"

【原文】 阮宣子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译文】 阮宣子与人议论有无鬼神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死后还有鬼魂，只有宣子认为没有鬼，说："如今说见到过鬼的人，说鬼穿着活着时穿的衣服，如果人死后有鬼魂，那么衣服也有鬼魂吗？"

【原文】 元皇帝既登阼，以郑后之宠，欲舍明帝而立简文。时议者咸谓舍长立少，既于理非伦，且明帝以聪亮英断，益宜为储副。周、王诸公并苦争恳切，唯刁玄亮独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虑诸公不奉诏，于是先唤周侯、丞相入，然后欲出诏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阶头，帝逆遣传诏遏使就东厢。周侯未悟，即却略下阶。丞相披拨传诏，径至御床前，曰："不审陛下何以见臣？"帝默然无言，乃探怀中黄纸诏裂掷之。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译文】 晋元帝登位以后，因为郑后得宠，就想废明帝司马绍而改立简文帝司马昱为太子。当时朝廷的舆论都认为抛开长子而立幼子，不但在道理上不合立嗣的顺序，而且太子司马绍聪明诚实，英明果断，更适合做太子。周□、王导诸位大臣都竭力争辩，情辞恳切，只有刁玄亮一人想尊奉少主来迎合元帝的心意。元帝就想付诸实施，又担心诸大臣不接受命令，于是先召唤武城侯周□和丞相王导入朝，然后就想把诏令交给刁玄亮去发布。周、王两人进来后，才走到台阶上面，元帝已经事先派传诏官迎着他们，拦住不让入内，请他们到东厢房去。周□还没醒悟过来，就退下台阶。王导拨开传诏官，一直走到元帝座前，说道："不明白陛下为什么召见臣？"元帝哑口无言，就从怀里摸出黄纸诏书来撕碎扔掉。从此太子才算确定了。周□这才又感慨又惭愧地叹道："我常常自以为胜过茂弘，现在才知道比不上他啊！"

【原文】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译文】 丞相王导到江南之初，想结交、攀附吴地人士，就向太尉陆玩提出结成儿女亲家。陆玩回复说："小土丘上长不了松柏那样的大树，香草和臭草

不能同放在一个器物里。我虽然没有才能，可是按道理也不能带头来做破坏人伦的事情。”

【原文】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裒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遣女，裁得尔耳！”

【译文】 诸葛恢的大女儿嫁给了太尉庾亮的儿子，二女儿嫁给了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庾亮的儿子被苏峻杀害后，大女儿便改嫁给江□。诸葛恢的儿子娶了邓攸的女儿。这时，尚书谢裒请求诸葛恢将小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诸葛恢说："羊家和邓家，我们世代有着联姻的关系。江家是我照顾他，庾家是他照顾我。不能再和你的儿子结亲了。”后来诸葛恢去世了，谢裒的儿子便娶了诸葛恢的小女儿。王羲之去谢家看新媳妇，见新娘有他父亲诸葛恢的风度，姿态端庄祥和，容貌服装光洁整齐。王羲之叹道："在打发女儿出嫁的事情上，我才得到这样的启示。”

【原文】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

【译文】 周叔治任晋陵太守，他的两个哥哥尚书左仆射周□、御史中丞周嵩去送别。叔治因为要分离，泪水鼻涕止不住地流。周嵩气愤地责备他道："你这人完全是妇女的样子，和人分别只知啼哭。”便离开叔治走了。周□独自留下来，和弟弟一块饮酒谈话，离别时也止不住流下眼泪，抚摸着叔治的背说："阿奴，要好好地爱惜自己！”

【原文】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径便出。

【译文】 周伯仁（周□）任吏部尚书时，夜里在官府得了急病，情况很危急。当时刁玄亮（刁协）任尚书令，营救照顾得如同对亲人般无微不至。过了好久，病情才好转。第二天早上，派人向仲智报告，仲智匆匆忙忙赶来。刚一

进门，刁协下床对着仲智大哭，述说伯仁昨夜病危的情况。仲智抬手便打刁协的耳光，刁协急忙躲到门边去。仲智到伯仁面前后，根本不问病情，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您在朝廷里，与和长舆（和峤）齐名，怎么能和佞人刁协有交情呢？”说完便迳直走了。

【原文】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译文】　王含治理庐江郡时，贪婪昏愦。王敦护他哥哥的短，故意在百官在座时说：“家兄在郡政绩确实很好，庐江人士都称赞他！”何充当时担任王敦的主簿，也在座，听后便严肃地说：“我何充就是庐江人，我听说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王敦默不作声了。旁边的人为此而感到坐立不安，何充却很平静，神情一点儿不变。

【原文】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

【译文】　顾孟著有一次向周伯仁劝酒，伯仁不肯喝。顾孟著便转向柱子劝酒，并且对柱子说：“难道就可以把自己看成栋梁吗！”周伯仁听到这话很高兴，两人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原文】　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后数日，诏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当不死，罪不足至此。”

【译文】　晋明帝在西堂召集众大臣举行宴会，还没有大醉的时候，明帝问道：“今天名臣都聚会在一起，和尧、舜时相比，怎么样？”当时周伯仁任尚书仆射，便声音激昂地回答说：“现在圣上和尧、舜虽然同是君主，可又怎么能和那个太平盛世等同起来呢？”明帝大怒，回到内宫，亲自写了满满一张黄纸的诏令，便交给廷尉，命令逮捕周伯仁，想就此杀掉他。过了几天，又下诏令释放他。众大臣去探望周伯仁，周说：“起初我就知道不会死，因为罪状还不可能到这个地步。”

【原文】　王大将军当下，时咸谓无缘尔。伯仁曰：“今主非尧、舜，何能

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处仲狼抗刚愎，王平子何在？”

【译文】　大将军王敦率兵将攻入都城，当时众臣都说他不会这样做。周□说：“现在的皇帝既然不是尧、舜，怎能没有过错？然而，人臣怎能举兵对着朝廷？王敦此人暴戾狂妄、刚愎自用，王平子如今在哪里？”

【原文】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常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译文】　王敦已经率兵来到京都，停船在石头城下，有废除明帝的太子名分的意思。在宾客满座时，王敦深知明帝聪慧，便想用不孝的罪名废掉他，每次提到明帝不孝的情状时，都说是温峤说的，王敦说：“温峤曾在东宫任过职，后来又当我的司马官，他很熟悉宫中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温峤来了，王敦便抖起威风问他道：“皇太子的为人像什么？”温太真回答：“小人难以窥测君子的风貌。”王敦声音脸色都变得更加严厉，想用权威势力使温屈服于自己，接着又问温峤：“太子有什么好的地方？”温说：“太子治学态度广博精深，绝不是见识浅陋的人所能揣测；他遵照礼法侍奉双亲，可以称得上孝子。”

【原文】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

【译文】　大将军王敦反叛之后，进军到了石头城，周伯仁（周□）去见他。王敦对周□说：“您怎么能对不起我？”周回答说：“王公您发兵冲犯朝廷，下官我率领六军抵抗，可惜王师战败，我没能成为您的对手，这便是我对不住您的地方。”

【原文】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

【译文】　苏峻反叛，到了石头城之后，朝廷百官全都逃跑了，只有侍中钟雅留在皇帝身边。有人对钟雅说：“能有作为时就进取，大难临头时就隐退，这是自古以来的为人之道。您天性坦荡正直，叛贼一定不会宽容你，为什么不采

取识时务的办法，却坐以待毙呢？”钟雅说：“国家遭逢祸乱不能平定，君主遇到危难不能救助，却只求保全自己而纷纷逃窜，我担心古代的史官董狐将拿着简册赶来记人们的丑行了。”

【原文】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译文】　庾亮将要出逃，回头向钟雅交代自己走后的事，把朝廷重任深切地托付给他。钟雅说：“国家危在旦夕，这是谁的责任呢？”庾亮说：“当前的事，不容许再谈论了，你应该期望取得收复京都的成效啊！”钟雅说：“想必您不会有愧于荀林父啊！”

【原文】　苏峻时，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译文】　苏峻叛乱时，孔群在横塘受到了匡术的威胁。后来丞相王导把匡术保全下来，并且趁着大家在一起谈笑时，叫匡术给孔群敬酒，来消除横塘一事的不满。孔群回答说：“我的德行不能和孔子相比，可是困苦却同孔子遇到匡人一样。虽然春气和暖，鹰变成了布谷鸟，至于有识之士，还是厌恶它的眼睛。”

【原文】　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姓凋弊。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

【译文】　苏峻的叛乱平息以后，王导、庾亮想任用孔廷尉（即孔坦）为丹阳太守。战乱之后，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孔坦感慨地说：“当年明帝（晋明帝庙号肃宗）临逝之时，各位都亲临御床前，蒙明帝眷恋赏识，一起接了遗诏。我才疏身贱，不在顾命的行列之内。既然现在有艰难的事情，却把我推到前面，现在我就像案板上的臭肉一样，任人宰割了。”说罢，佛袖而去，各位大臣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原文】　孔车骑与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术，宾从甚盛，因往与车骑共语。中丞初不视，直云：“鹰化为鸠，众鸟犹恶其眼。”术大怒，便欲刃之。车骑下

车抱术曰："族弟发狂，卿为我宥之！"始得全首领。

【译文】 孔车骑与中丞一同乘车行走，在御道上，恰逢匡术带着许多宾客随从走过来。匡术于是与孔愉打招呼。孔群起初只装看不见，口中一直在说："恶鹰化成斑鸠，所有的鸟还是憎恶他那双邪恶的眼睛。"匡术大怒，拔刀便要杀孔群。孔愉慌忙下车抱住匡术说："我的弟弟发疯了，你看我的面子宽恕他吧！"这才保全了性命。

【原文】 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颐见陶公，拜，陶公止之。颐曰："梅仲真膝，明日岂可复屈邪！"

【译文】 梅颐对陶公（陶侃）曾有恩。后来，他任豫章太守时，做了错事，丞相王导派人拘捕他。陶侃知道后便说："皇上正年幼，各种政令都由王公大臣们发布，王公可以拘捕人，我陶公为什么就不能释放人？"于是就派人在江边渡口截夺了梅颐。梅颐一见陶公，立刻跪拜，陶公马上拦住。梅颐说："今天如果不拜谢您，难道要我梅仲真以后再向您屈膝吗？"

【原文】 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

【译文】 丞相王导摆出歌女奏乐起舞，并铺设了床席。蔡公（蔡谟）开始在座，见到这种情况便不高兴离席而去，王导也不强留他。

【原文】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帝有惭色。

【译文】 何次道、庾季坚两人一起受命为辅政大臣。晋成帝刚去世，在这时，由谁继位，还没有定下来。何次道主张立皇子，庾季坚和大臣们的议论都认为外来之敌正强大，皇子年幼，于是就立康帝。康帝登帝位后，会见群臣时问何次道："朕今天能继承国家大业，是谁的主张？"何次道回答说："陛下登帝位，这是庾冰的功劳，不是我的力量。当时如果采纳了小臣的主张，那么今天就看不到太平盛世了。"康帝面有愧色。

【原文】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

“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

【译文】　左仆射江□年轻时，丞相王导招呼他来一起下棋。王导的棋艺比起他来有两子左右的差距，可是想不让子儿对下，试图拿这事来观察他的为人。江□并不马上下子儿，王导问：“您为什么不走棋？”江□说：“恐怕不行呢。”旁边有位客人说：“这年轻人的技术原来不错。”王导慢慢抬起头来说：“这年轻人不只是围棋胜过我。”

【原文】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

【译文】　孔君平病重，司空庾冰当时正任会稽郡内史，去看望他。问候他的病，情意亲切，并为他病重而流泪。庾冰离开坐榻要走时。孔君平慨叹道：“大丈夫将离开人世，不向他询问治国安家的方策，竟作出儿女情态去问候他！”庾冰听见，急忙转身道歉，请他留下教诲。

【原文】　桓大司马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桓甚有恨容。

【译文】　大司马桓温到刘真长家，刘卧床未起。桓温便引射弹丸弹刘真长的枕头，弹丸迸裂的碎屑落在被褥上。刘变了脸色起来向桓温说：“使君您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难道也可以用战斗的方法来取胜？”桓温很有些遗憾的样子。

【原文】　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译文】　后来的少年文人，多有爱议论竺法深的。深公向他们说：“不懂事的小孩子，不要评论早有声望的人！我过去曾和元帝、明帝两位皇帝，王导、庾亮两位名臣结交往来。”

【原文】　王中郎年少时，江虨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江闻而止。

【译文】　中郎王坦之年轻时，江□任仆射，兼管选拔人才，准备提拔王坦之任尚书郎。有人把消息告诉了王坦之。王坦之便说：“自从过江以来，尚书一类的官职，都是第二等出身的人担任。怎么能用我这样出身名门的人担任这样的职务？”江□听说后便不再任命他。

【原文】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译文】　王述升迁为尚书令，刚一任命便立即就职。文度（王坦之字文度）说：“按惯例你应推让一下。”蓝田（王述）说：“你认为我能否胜任这一职务？”文度说：“怎么不能胜任呢！不过谦让是美德，为人恐怕是不能缺少的。”蓝田激昂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为什么还要谦让？人们都说你比我强，看来你一定不如我。”

【原文】　孙兴公作《庾公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

【译文】　孙兴公（孙绰字兴公）作《庾公诔》，文章中有许多虚构的与死者情谊深长的辞句。写好后，送给庾道恩（庾羲的小字叫道恩）看。庾羲看后，愤激地送还给他，说：“我已故的父亲和您的关系，完全不像您文中所写的那样。”

【原文】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译文】　长史王□请求出任东阳太守，抚军（晋简文帝曾任抚军大将军）不任用他。后来王长史病重，临死时，抚军哀叹道：“我将要有负仲祖（王□字仲祖）。”于是，下命令任用王□为东阳太守。长史王□说：“人们都说会稽王（简文帝曾封为会稽王）痴呆，的确痴呆。”

【原文】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后为东曹参军，颇以刚直见疏。尝听记，简都无言。宣武问：“刘东曹何以不下意？”答曰：“会不能用。”宣武亦无怪色。

【译文】　刘简在桓温手下任别驾，后来又任东曹参军，因为刚强正直，桓温相当疏远他。有一次处理公文，刘简一句话也不说。桓温问他：“刘东曹为什么不提出意见？”刘简回答说：“一定不会被采纳。”桓温听了，也没有一点责怪的脸色。

【原文】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译文】　刘真长、王仲祖一起外出，天色晚了还没有吃饭。有个认识他们的吏役送来饭食给他们吃，菜肴很丰盛，刘真长辞谢了。王仲祖说：“暂且用来

充饥吧，何苦推辞！”刘真长说：“绝不能跟小人打交道。”

【原文】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译文】　王修龄曾经在东山居住过，家里很贫困。陶胡奴任乌程县县令，送一船米给他。王拒绝不肯接受，却答复道：“我王修龄如果饥饿，自然会到谢仁祖处要东西吃，不需要陶胡奴的米。”

【原文】　阮光禄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刘尹时为会稽，乃叹曰：“我入，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旁。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译文】　阮裕到成帝陵墓凭吊，来到了京都，却不去殷浩、刘□处拜访，办过事情便急忙回隐居地剡山。京都众友人一起追赶他。阮裕也知道当时的名流一定会追赶自己，便快速离去，到方山之后，便追不上他了。刘尹当时任会稽郡太守，便叹息道：“我若东来，只能停靠在谢安的岸边，不敢再走近阮思旷的身旁。他还真能举起木杖打人呢，真是秉性不改。”

【原文】　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

【译文】　王（王□）、刘（刘□）与桓公（桓温）一起去覆舟山观看。酒喝痛快之后，刘举起脚放在桓公脖子上。桓公无法忍受，抬手把他的脚拨开。回来后，王长史（王□）对刘□说：“你难道能给别人脸色看吗？”

【原文】　桓公问桓子野：“谢安石料万石必败，何以不谏？”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有何严颜难犯！”

【译文】　桓温问桓子野：“谢安石已经估计到万石一定要失败，为什么不劝他改正错误？”子野回答说：“自然是由于很难触犯呀。”桓温生气地说：“万石是个软弱的庸才，还有什么威严的面孔不敢触犯！”

【原文】　罗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与坐上客共语，答曰：“相识已多，不烦复尔。”

【译文】　罗君章曾经在别人家里作客，主人叫他和在座的客人一起谈谈话，他回答说：“大家相识已经很久了，用不着再讲客套了。”

【原文】　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摇。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

【译文】　韩康伯病了，拄着手杖在庭前散步，见谢氏家族都是既富且贵，众车轰隆响彻在通往谢家的路上。康伯叹息说：“这和王莽专权时有什么区别！”

【原文】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

【译文】　王文度任桓温的长史时，桓温为儿子向王的女儿求婚。王文度答应征求父亲王蓝田的意见。回去以后，蓝田因为怜爱文度，虽然长得那么大了，还抱他坐在膝盖上。文度便说起桓温求自己的女儿为媳的事。蓝田大发雷霆，把文度从膝上推下去，说：“讨厌见到你，你已经又痴呆了，怕桓温的面子吗？他不过是个行伍出身的老兵，怎么可以把女儿嫁到他家！”王文度回报桓温道：“我家中已先为女儿定了婚。”桓温说：“我知道了，这是你父亲不允许罢了！”后来，桓温的女儿嫁给了文度的儿子。

【原文】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译文】　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约七八岁时，曾观看他家的门生赌博。看出了胜负，于是就说：“《南风》不竞。”门生们轻视他是小孩子，就说：“这公子也不过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子敬因感于受到贱民的侮辱，便瞪大眼睛说：“远点说，在荀奉倩（荀粲字奉倩）面前我感到惭愧，近点说，在刘真长（刘□字真长）面前我感到惭愧！”说完，便拂衣而去。

【原文】　谢公闻羊绥佳，致意令来，终不肯诣。后绥为太学博士，因事见谢公，公即取以为主簿。

【译文】　谢公（谢安）听说羊绥是好人才，让人转达请羊绥来见他。羊绥终究不肯去。后来，羊绥作了太学博士，由于有事来拜见谢公，谢公就请他担任自己的主簿（书记官）。

【原文】　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

“推人正自难。”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和谢安去看望阮裕，走到门口，王羲之对谢安说：“我们自然是一同推尊主人。”谢安说：“推尊别人恰恰最难。

【原文】 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译文】 太极殿刚建成，王子敬当时任丞相谢安的长史，谢安派人送块木板去叫王子敬题匾。子敬露出不满的神色，告诉来人说：“把它扔在门外吧。”谢安后来看见王子敬，就说：“这是给正殿题匾，怎么样？从前魏朝韦诞等人也是写过的呀。”王子敬说：“这就是魏朝帝位不能长久的原因。”谢安认为这是名言。

【原文】 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江云：“卿亦复须邪？”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

【译文】 王恭想请江卢奴任长史，早晨到江家去，江卢奴还在帐子里没起床。王恭坐下来，不敢马上开口，过了很久才有机会说到这件事。江卢奴也不回答他，只是叫人拿酒来，自己喝了一碗，也不给王恭喝。王恭一边笑一边说：“哪能一个人喝！”江卢奴说：“你也要喝吗？”再叫仆人倒碗酒来给王恭。王恭喝完酒，借机自己下台阶告辞。还没有出门，江卢奴叹口气说：“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确实是很难！”

【原文】 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译文】 晋孝武帝问王爽道：“你和你的哥哥相比，怎么样？”王爽说：“风流俊秀方面，我不如他；忠贞孝道方面，我也不能随便许给别人。”

【原文】 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译文】 王爽和太傅司马道子一起饮酒，太傅有了醉意，便称王爽为“小子”。王爽说：“我先祖父是长史，和简文帝是布衣之交；我去世的姑母和姐姐，是两位皇帝的皇后，哪里出来个‘小子’的称呼？”

【原文】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熟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于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遂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

【译文】　张玄和建武将军王忱先前不相识，后来在豫章太守范宁家相遇，范让张、王二人交谈。张玄于是整衣端坐，做好准备，而王忱仔细注视张玄一会儿，始终不发话。张玄大失所望，起身便走，范宁苦苦挽留他，就是不肯。范宁是王忱的舅舅，便责备王说："张玄是吴地名士中的佼佼者，已然有机会相遇，你却弄成这个局面。真不可理解！"王忱笑着说："张祖希假如想和我交往，自然应该到我家里来访。"范宁便马上派人跑去给张送信，张玄就穿戴整齐到了王忱家。两个人举杯相对清谈，宾主都没有难为情的颜色。

雅量第六

【原文】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译文】　豫章郡的太守顾劭，是顾雍的儿子。顾劭死在任上。那天，顾雍广召幕属手下人，并亲自参加下围棋。外面禀告有豫章郡送信的来了，但是没有儿子的亲笔信，顾雍的神情、气色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内心已知道那没有儿子亲笔信的缘故，便用指甲掐手掌来强行控制，手掌上流出的血把褥子浸湿了。宾客们都走完了，他才叹了口气说：“已经丢失了延陵季子那种依照礼法殡葬儿子的清高，怎么能够再招惹因为哭儿子过分悲痛瞎掉眼睛的责难呢！”于是尽力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尽量豁达开朗起来，驱散了心头的哀痛，脸色自然。

【原文】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译文】　嵇康将要在东市被处决时，神情、脸色一点儿也不变，并要求取琴来弹，结果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子弹奏完了，他说：“袁准曾经向我请求学习这个曲子，我固执地吝惜着没教给他，从今天起，《广陵散》这个曲子将要绝传了啊！”当时，太学生有三千人左右联名上书，请求任命嵇康做他们的老师，但这一要求没有被批准。嵇康被杀不久，决定杀嵇康的司马昭对于这件事也后悔了。

【原文】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

【译文】　夏侯玄曾经背靠着柱子写字。当时正下着大雨，炸雷劈开了他所倚着的柱子，衣服被烧焦，可是他神态、脸色一点儿也没改变，仍旧写他的字。然而，他的客人及手下人却都被这个炸雷震得跌跌撞撞站不稳脚步。

【原文】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

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译文】 王戎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些小孩儿出去游玩，看见路边的李树挂了很多果，压弯了树枝，小孩儿们争先恐后跑去摘李子，只有王戎站着不动。别人问他，他回答说："树长在路边，还有这么多李子，这一定是苦的李子。"拿李子来一尝，果真是苦的。

【原文】 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译文】 魏明帝在宣武场上包着老虎的爪牙，举行人、虎搏斗表演，任凭百姓观看。王戎当时七岁，也去看。老虎乘隙攀住栅栏大吼，吼声震天动地，围观的人全都吓得退避不迭，跌倒在地。王戎却平平静静，一动不动，一点也不害怕。

【原文】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筒中笺布五端，戎虽不受，厚报其书。

【译文】 王戎任侍中的时候，南郡太守刘肇用筒装五端细布送给他。王戎虽然拒不接受，但还是给刘回了一封信，表示谢意。

【原文】 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

【译文】 裴叔则被朝廷拘捕，他神色不变，举动和平时一样自然。他要了纸笔写遗书，书写好了，因为援救他的人多，才得到赦免。后来，裴叔则官至仪同三司的高位。

【原文】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瘴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译文】 王夷甫（王衍字夷甫）曾叮嘱本家族的人办件事，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办、后来，两人在宴会上遇到一块，王衍就对本家族的人说："前些时我嘱托您办的事，为何不办呢？"本家族的这位便大怒，举起盘子就往王夷甫的脸上砸去。夷甫一句话也不说，吃罢洗漱完后，便位着王丞相的手臂，同坐着一辆车回去了。在车子中他照着镜子对丞相说："你看我的目光，盯着牛背的上面。"

【原文】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

【译文】　裴遐在周馥家作客，周馥专门设了接待宾客的主持人。裴遐和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挨个儿敬酒。裴遐正下棋，不愿马上就喝，司马就恼怒了，便把裴遐从座中拉下，跌倒在地。裴遐也不说话，又坐了回去，脸色不变，举止依旧，重新下棋。王夷甫（王衍字夷甫）问裴遐："当时你怎么能不变脸呢？"裴遐说："不过是闹着玩罢了。"

【原文】　刘庆孙在太傅府，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译文】　刘舆在太傅司马越府中工作时，当时很多有名望的人士都被他陷害，只有庾□不大关心世事，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被他利用。后来，刘舆因了解到庾□生性俭朴而使得家产富实，就劝说司马越向庾□"借"一千万钱币，希图让庾□有吝惜的表示，以便在这方面可以趁机进献谗言。司马越就在大庭广众座中向庾□提出"借"钱问题。当时，庾□已经醉得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帽壳儿掉在了坐榻中的小桌几上，就把头插进帽壳儿里戴起来，然后缓缓地回答说："我家本来有两三千万，随你的意思去拿吧。"就这样，刘舆对庾□才服了气。后来有人向庾□提到这件事，庾□说："他刘舆可以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原文】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

【译文】　王夷甫和裴景声两人志趣、爱好不同，景声讨厌王夷甫想任用自己，可是始终没法改变王夷甫的主意。于是就故意到王夷甫那里，肆意攻击，痛骂一番，迫使王夷甫回骂自己，想用这种办法使王夷甫分担别人的指责。王夷甫却始终不动声色，从容地说："白眼儿终于发作了。"

【原文】　王夷甫长裴成公四岁，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译文】 太尉王夷甫比左仆射裴□大四岁，二人没有深的交情。一次，偶然遇到一起，在座的都是当时的名士，裴□对王夷甫说：“裴令公的好名声怎么可以计量！”王夷甫便亲切地称裴为“卿”，裴成公说：“我可以成全你这老志趣。”

【原文】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

【译文】 有从外地来的人说：庾公（庾亮）有顺江东下来建康的意思。有人对王公（王导）说：“可暗地命令稍微加强些戒备，以防备不测。”王公说：“我与元规（庾亮字元规）虽然都是辅佐大臣，但本来就有布衣之交。如果他真的想来主持朝政，我就脱掉朝服、戴上角巾，回我的乌衣巷去，哪里要加强戒备。”

【原文】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

【译文】 王丞相（王导）的主簿想检查丞相的部下。王丞相就对主薄说：“想和主薄一职交往，就不要知道别人桌案上的事。”

【原文】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译文】 祖约酷爱钱财，阮孚特喜木拖鞋，两个人还经常亲自料理、把玩自己喜爱的东西，同样是一种精神拖累，但是人们不能判定他们两人行为谁好谁坏。有人去看望祖约，见他正在料理、欣赏钱财宝物。客人到了，祖约还没有料理完毕，剩下两小竹箱没有清理好的东西藏在身子后边，又倾斜着身体遮住那些东西，意态竟还没有平息下来。又有人去看望阮孚，见阮孚亲自吹火熔蜡来浸涂木屐，因看见人来，便叹息道：“不知道这一辈子能够穿几双木屐呢？”（他说这话时）神态是那么自然悠闲舒畅。在这样的比较下，他们之间的高下才分出来了。

【原文】 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

熟；许上床便瘾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译文】 侍中许□、司空顾和，都当过丞相王导的从事官，当时已经被丞相看重，参加游玩、宴会，都没有什么两样。一次，曾在夜里到丞相家玩，两个人高兴非常。夜深了，丞相便命二人进自己帐子里睡。顾和直到早晨还翻来复去，不能入睡；许□上床后，呼呼噜噜鼾声大作。丞相环视众客说："此处也不是好睡的地方。"

【原文】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

【译文】 庾太尉很有风度，个子长得很高，举止文雅安详。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做作。庾亮的大儿子庾会才几岁，文雅稳重的气质便自然已像他一样，人们才知这是天性。中书令温峤，曾藏在布幔后面吓唬庾会，这孩子神色自若，慢慢地跪下说："君侯为什么这样做？"议论的人说庾会不次于庾亮。苏峻叛乱时，他遇害了。有人说："看见他大儿子的样子，便知道庾亮风度举止不是做作的。"

【原文】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译文】 褚季野从章安县令升任太尉郗鉴的记室参军，当时名声已经很大，可是官位低，很多人还不认识他。褚季野坐着商船往东去，和几位送旧官的属吏到钱唐亭投宿。这时，吴兴人沈充任钱唐县令，正好要送客过浙江，客人到来，亭吏就赶出褚季野，把他移到牛屋里。夜晚江水涨潮，沈县令起来在亭外徘徊，问牛屋里是什么人，亭吏说："昨天有个北方佬来亭中寄宿，因为有尊贵客人，就姑且把他挪到这里。"县令这时已有几分酒意，便远远地问道："北方佬想吃饼吗？你姓什么？可以出来交谈交谈。"褚季野便拱手回答道："河南褚季野。"远近的人久仰褚季野的大名，县令于是大为惶恐。又不敢起动他，便在牛屋里呈上名片拜谒他，并且另外宰杀牲畜，整治酒食。还当着褚季野的

面鞭责亭吏，想用这些做法来道歉，表示愧意。褚季野和县令对饮，言谈、脸色没有什么异样表现，好像对这一切都没在意似的。后来县令把他一直送到县界。

【原文】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褚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译文】　郗鉴在京口做官时，一天，特派门客给王导丞相送了封信，向丞相寻求女婿。王丞相告诉给郗鉴的门客说：“你到东厢房里任意选取吧。”门客选过以后回去禀报给郗鉴说：“王家那些男青年都值得赞许，听说来挑女婿了，都一个一个地庄重、拘谨；只有一名男青年在东厢房里床上裸露着肚皮躺着，就像没有听见选婿这回事似的。”郗鉴说：“恰恰这位青年是最好的！”进一步调查了一下，原来那位青年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了。

【原文】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蚤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译文】　晋室南渡的初期，新官接受任命时，都要备办酒宴招待前来祝贺的人。羊曼出任丹阳尹时，客人来得早的，都能吃到丰盛的酒食。来晚了，备办的东西逐渐吃完了，就不能再吃上精美的酒食了，只是随客人来得早晚而不同，不管官位高低。羊固出任临海太守时，从早到晚都有精美的酒宴。虽然到得很晚的，也能吃上丰盛的酒食。当时的舆论认为羊固的酒宴虽然丰盛、精美，但是比不上羊曼的本性真诚直率。

【原文】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译文】　周仲智（周嵩字仲智）喝醉了酒，扭过脸瞪着眼对周伯仁（周□字伯仁）说：“您的才能不如弟弟，却凭空享有那样大的美名！”过了一会儿，又举起蜡烛火去扔伯仁。伯仁就笑着说：“阿奴（周仲智小名阿奴。）用火攻，真是最糟糕的办法。”

【原文】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

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译文】 顾和初任扬州从事，月初应该入衙禀事，他却没有去，把车停在州府的外面。周伯仁来拜访丞相，走过顾和的车边，顾和正在捉虱子，很平静的样子一动不动。周过去后，又返回来，指着顾和的心说："这里面有什么？"顾照旧捉虱子，缓缓地回答道："这里面是最难揣测的地方。"周伯仁进去后，对丞相说："你的州属官吏中，有一个具有辅宰朝政才能的人物。"

【原文】 庾太尉与苏峻战，败，率左右十馀人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射，误中舵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贼！"众乃安。

【译文】 太尉庾亮与叛臣苏峻作战，打了败仗，率领左右随从十数人，乘小船往西逃。叛军在后相互抢掠。庾亮向叛军射箭，误中舵工，舵工随着弓弦响便倒了下去。满船之人都大惊失色分散开来，庾亮脸色平静，缓缓地说："这样的手法，哪里能射中贼军！"船上众人才安下心来。

【原文】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译文】 征西将军庾翼有一次外出还没有回来。他的岳母阮氏，是刘万安的妻子，和女儿一起上安陵城楼观望。一会儿，庾翼回来了，骑着高头大马，带领着浩大的车马卫队。阮氏对女儿说："听说庾郎会骑马，我怎么能见一见呢？"庾翼妻子于是告诉庾翼，庾翼就为她在道上摆开仪仗，骑着马绕圈子、刚转了两圈，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可是他神态自如，满不在乎。

【原文】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译文】 桓温和简文帝、太宰共坐一辆车，桓温暗中叫人在车前车后敲起鼓来，大喊大叫。仪仗队伍受惊混乱，太宰神色惊惶恐惧，要求下车。桓温回看简文帝，他却镇定自若，满不在乎。后来桓温告诉别人说："朝廷里仍然有这样的贤能人才。"

【原文】　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优。

【译文】　王劭、王荟一起去拜见宣武将军（桓温），正赶上下令去收捕庾希家。王荟就坐不住，想告辞回去；王劭却安坐不动，等到报告收捕情况的信使回来，知道没有收捕才告辞。当时人评论说，王劭比王荟强。

【原文】　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

【译文】　宣武将军桓温和郗超一起商议铲除朝中不满的大臣，条令拟好之后，当夜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起来后，召唤谢安、王坦之来，把条令扔给他们看。郗超当时还在床帐中未起，谢安一句话也不说，王坦之则直接扔了回去，说："多！"宣武将军就拿起笔去掉几个人名，郗超不知道二人在场，从床帐里向宣武将军发表意见，谢安含笑说道："郗生真可谓是入幕的宾僚啊！"

【原文】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译文】　谢安隐居在东山，经常和孙绰等人泛舟海上游玩。一次，突然刮起了大风，涌起了大浪，孙绰、王羲之等人脸色都惊恐不安，于是大呼小叫要驾船的人转舵返航；这时谢安游兴正浓，只是吟着诗，间或长啸几声，就是不说要回去的话。驾船的人因为谢安表情闲适，心里高兴，仍旧不停地前进着。一会儿，风变得更加强劲，浪头涌得更加猛烈，大家都高声喊叫、跑离了座位；这时谢安才慢悠悠地说："像这样，莫非回去才好？"大家就响应谢安的话音回去了。在此事件上，人们清楚了谢安的度量：完全可以安邦定国。

【原文】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译文】　桓温先埋伏下刀斧手，再大摆宴席。广泛邀请朝臣们，想凭借这种做法杀掉谢安和王坦之。王坦之吓得要命，问谢安道："应当采取什么对策？"

谢安神情意态一切和平常一样，告诉王坦之说："晋国国运的存亡，就在此一行了！"于是，二人一道前去。王坦之吓得要命，脸色飞速变化着；而谢安的宽松自如，更加表现在从容不迫上。他们沿着台阶快步入席，接着，谢安就作"洛生咏"——用当时洛阳读书人的朗诵声腔吟诵了嵇康"浩浩洪流……"那一组诗。桓温害怕他的那种无法估量的旷达风度，就迅速撤走了刀斧手。王坦之和谢安原来有同等的声望，通过这件事，人们重新判定了他们风度的优劣。

【原文】　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

【译文】　太傅谢安和王文度一起去拜望郗超，一直等到天色晚了还不能上前会见。王文度便想走，谢安说："你就不能为了性命再忍耐一会儿？"

【原文】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瘼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译文】　支道林要回到东边去，当时名士一起到征虏亭给他饯行。蔡子叔先到，就坐到支道林身旁；谢万石后到，坐得稍为远点。蔡子叔走开了一会儿，谢万石就移坐到他的座位上。蔡子叔回来，看见谢万石坐在自己位子上，就连坐垫一块抬起他扔到地上，自己再坐回原处。谢万石头巾都跌掉了，便慢慢地爬起来，拍干净衣服，回到自己座位上去，神色很平静，看不出他生气或颓丧。坐好了，对蔡子叔说："你真是个怪人，差点儿碰破了我的脸。"蔡子叔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替你的脸打算。"后来两个人都不介意。

【原文】　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译文】　郗嘉宾钦佩崇敬道安和尚的道德声望，派人送给他一千斛米，还写了封有几页纸的长信，殷勤地向他问候致意。道安直接答复道："减去米。这越发感到'有所待'是累人的事情。"

【原文】　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涂，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译文】　安南将军谢奉被免去吏部尚书的职务，要回东边去，太傅谢安去桓温处往西边走，二人在破岗这个地方相遇。既要远别，便停留三天一起谈话。谢安总想用话安慰谢奉的失官，而谢奉却总是引出别的话题，尽管他们在半路上连住了两个晚上，居然没能说到这件事。谢安为未能尽抒心意而深深遗憾。事后，他对同船的人说："谢奉真是一个奇男子。"

【原文】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

【译文】　戴逵从会稽到京都，太傅谢安去看望他。谢安原来轻视他，见了面，只是和他谈论琴法、书法。戴逵不但没有不乐意的表情，而且谈起琴法、书法来更加高妙。谢安从这里了解到他那种闲适自得的气量。

【原文】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译文】　谢公（谢安）和人下着围棋，一会儿谢玄从淮河前线派来的信使来到。谢安看完信后，一言不发，又从容不迫地走到棋盘边继续下棋。宾客们问淮河前线的胜负，谢回答说："年轻人已彻底击溃了敌人。"神情举动，和平时完全一样。

【原文】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曾坐在同一间房子里，屋顶上突然起火。子猷急忙逃开，连木屐都没顾上穿；子敬则神色安闲，从容不迫地叫来身边随从，搀扶着他从屋里出来，那不慌不忙的样子，和平常没什么差别。世人也就以此来论定二王的情操器量。

【原文】　苻坚游魂近境，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译文】　苻坚率领大军压境，就像游荡的鬼魂来了一样，太傅谢安对子敬（王献之字子敬）说："可将敌人的这根车轴子（喻苻坚为前秦政权核心人物）结果在这个地方。"

【原文】　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何敢獮张！"谢

徐抚掌而笑曰：“卫军，僧弥殊不肃省，乃侵陵上国也。”

【译文】　王僧弥和车骑将军谢玄一起到王小奴家聚会，僧弥举起酒杯向谢玄劝酒说：“奉献使君一杯。”谢玄说：“行啊。”僧弥生气地站起来，满脸怒色地说：“你原先不过是吴兴山溪里垂钓的碣奴罢了，怎么敢这样胡言乱语！”谢玄慢慢拍着手笑道：“卫军，你看僧弥太不庄重，太不懂事了，竟敢侵犯欺凌上国的人呀。”

【原文】　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

【译文】　东亭侯王□任桓温的主簿，既受到祖辈的福荫，名声又很好，桓温很希望他在人品和门第上都能成为整个官府所敬仰的榜样。当初，他回答桓温问话时，有失礼之处，可是神色自若，在座的宾客立刻贬低并且嘲笑他。桓温说：“不是这样的，看他的神情态度，一定不平常。我要试试他。”后来趁着初一僚属进见、王□正在官厅里的时候，桓温就从后院骑着马直冲出来，手下的人都给吓得跌跌撞撞，王□却稳坐不动。于是声价大为提高，大家都说：“这是辅弼大臣的人材呀。”

【原文】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译文】　东晋太元末年，彗星出现于天空，孝武帝心中对此很忌讳。夜间，他在华林园中饮酒，举起酒杯对着星空说：“彗星，我敬你一杯酒，自古以来，什么时候有过活一万岁的皇帝呢？”

【原文】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译文】　荆州刺史殷仲堪有一个熟识的朋友，写了一篇赋，属于文人束□那样幽默的风格。殷认为他很有才学，向王恭说：“适才见到一篇新颖文字，很值得一读。”说着，便从手巾包中的匣里取出它。王恭诵读时，殷在一边忍不住笑声。王看后既没有笑，也没有说文章好坏，只是用如意儿压住这篇赋，放置在那里罢了。殷仲堪为此很不舒畅，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似的。

【原文】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译文】　羊绥的次子羊孚，少年时就才智出众，和谢益寿很要好。有一次，他一大早就到谢家去，还没有吃早饭。一会儿王齐、王睹也来了，他们原先不认识羊孚，落了座，脸色就有点不高兴，想让羊孚离开。羊孚看也不看他们，只是把脚搭在小桌子上，无拘无束地吟诗、观赏。谢益寿和二王寒暄了几句后，回头仍旧和羊孚谈论、品评；二王方才体会出他不同一般，这才和他一起说话。一会儿摆上饭菜，二王一点也顾不上吃，只是不停地劝羊孚吃喝。羊孚也不大答理他们，却大口大口地吃，吃完便告辞。二王苦苦挽留，羊孚按道理不肯留下，只是说：“刚才我不能顺从你们的心意马上走开，是因为肚子还是空空的。”二王是王孝伯的两个弟弟。

识鉴第七

【原文】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译文】 曹操年轻时去见乔玄，乔玄对他说：“天下正在动乱不安的时期，各路英雄人物像老虎一样在进行着争斗。平定动乱，治理国家，不正是你吗？然而，你实实在在是位动乱时期的英雄，安定和平时期的奸贼。遗憾的是我老了，看不到你的富贵了，就把我的儿孙们托付给你吧！”

【原文】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译文】 曹操问裴潜说：“你过去曾和刘备一同在荆州，你以为刘备的才能怎样？”裴潜说：“假如让他居守中原，那么他只能扰乱民心，而不能治理人民；如果让他把守边关要塞，那么他足以成为一方的霸主。”

【原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仑，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译文】 何晏，邓□，夏侯玄都要求与傅嘏交朋友，但傅嘏始终不答应。何晏等几个人就托荀粲去说服傅嘏成全他们结成朋友。荀粲便对傅嘏说：“夏侯玄是当今的杰出人才，真诚地希望与你交朋友，你却在思想上抱着人家不可交的态度。你们如果结合起来，就将很容易办成一切事情；不结合起来，就将导致双方之间的嫌隙。两位贤德的人如果和好，就是国家的福分，这就是为什么蔺相如甘居廉颇之下的原因啊！”傅嘏说：“夏侯玄抱负很大，并为之殚精竭虑，擅长于迎合虚假的名声，确确实实是用花言巧语取悦当权者而终于导致国家覆

亡的人物。何晏、邓□两人有所作为，但遇事就过分急躁；虽然知识广博，而缺少重点；又好利而无节制；只尊重意见相同的人却讨厌意见不同的人；好发议论，又忌妒强过自己的人。话说多了必然招惹是非。忌妒强过自己的人必然没有知心朋友。按我的看法：这三位贤者都是德行有所欠缺的人。远远离开他们尚且恐怕遭遇上灾祸，那里敢亲近他们呢？”后来，夏侯玄等三人的下场果然都应了傅嘏的话。

【原文】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

【译文】　晋武帝在宣武场谈论武的问题，武帝想放弃武备，修治文德，因此亲自参加，并召集来满朝大臣。山公（山涛）认为不应放弃武备，接着向各部尚书阐述了孙、吴用兵的本意。论述得非常透彻，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不叹服的。大家都说：“山少傅（山涛曾任太子少傅。）所说真是天下名言。”以后，各诸侯王骄横奢侈，随意挑动祸乱，因而寇盗蜂起，处处聚合，多数郡国由于缺乏战备，无法制服，终于愈演愈烈，全都如山公所预言。当时人都认为尽管山涛没有学孙、吴的兵家说，但却和他们的道理暗合。王夷甫（王衍字夷甫）也感叹说：“山公的见解和社会发展暗合。”

【原文】　王夷甫父□，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译文】　王夷甫的父亲王□，担任平北将军，曾经有件公事，派人去上报，没办成。当时王夷甫在京都，就坐车去谒见尚书左仆射羊祜和尚书山涛。王夷甫当时还是少年，风姿才华与众不同，不但陈述意见痛快淋漓，加以事实本身又理由充分，所以山涛认为他很不寻常。他告辞后，山涛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终于叹息说：“生儿子难道不该像王夷甫吗？”羊祜却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

【原文】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

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译文】　潘滔见到儿童时的王敦，对他说：“你的蜂目已经显露出来了，只不过豺声还没有显露出来罢了。将来你一定能够吃人，但也会被人吃掉。”

【原文】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译文】　石勒不认识字，让人给他读讲《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说汉高祖立六国的后代，并且刻好印章将要授给他们那段历史时，非常吃惊地说：“这办法必将失天下，如何说刘邦便得了天下？”待读至留侯张良对刘邦的谏阻时，他说：“多亏有张良的谏阻啊！”

【原文】　卫□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译文】　卫□五岁的时候，神采聪颖，灵秀可爱。他的祖父太保卫瓘说：“这孩子有与众不同的才能，只是我老了，看不到他长大后的作为了。”

【原文】　刘越石云：“华彦夏识能不足，强果有余。”

【译文】　刘越石说：“华彦夏见识、才能不足，倔强、果敢则有余。”

【原文】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译文】　张翰在京师洛阳做齐王的东曹掾。一天，见秋风吹来，因而思念起江南家乡的菰菜羹和鲈鱼脍来，他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称心如意，怎么能羁留在几千里外做官来求取名利呢？”于是辞掉官职回了家乡。不久齐王败亡，当时人都说张翰有先见之明。

【原文】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

【译文】　诸葛道明（诸葛恢字道明）刚到江左时，自称道明（当时习惯，自称应称名，不称字。）名声仅在王、庾（王导、庾亮）之下。朝廷先让他任临沂县令，丞相对他说：“明府也应当做个黑头公。”（王公大臣戴黑色冠冕。）

【原文】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

【译文】　王平子（王澄字平子）平素并不认识眉子（王玄字眉子），说他：“志向比胸怀大，终究会死在城堡之间。”

【原文】　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帝寻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属。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

【译文】　大将军王敦刚开始顺江东下向江左用兵时，杨朗苦苦劝谏，王敦不听从。于是杨朗就为王敦效力，乘着“中鸣云露车”直驶到王敦面前，说：“听下官的战鼓声吧，保证一战成功。”王敦拉着杨朗的手说：“事情成功之后，我要用你做荆州刺史。”过后不久，就把自己的许诺给忘了。任命杨朗去做南郡太守。王敦失败后，明帝逮捕了杨朗，要杀他。不久，明帝去世，杨朗才得以活命。以后，杨朗官至身兼三公曹，他的官府里有部属几十人。这些人起初都没什么名气，后来都得到杨朗的赏识提拔，当时人们都称赞说杨朗善于发现、鉴别人才。

【原文】　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

【译文】　周□的母亲，在冬至节时，拿出酒来赏赐给三个儿子说：“我本来认为过长江以后没个立脚的地方；你们周家有神灵帮助，今天你们能够同时列坐在我面前，我还愁什么呢？”周嵩抬起身子，直直地跪着流着泪说：“我们家的情况，并不像母亲你说的那样好。哥哥伯仁的为人是志向很大但才气短浅，名气很重但见识昏暗，又好趁着人家有隐患时整治人，这不是保全自己的道理；我的性格耿直为人处事不灵活，也不能被当今社会容纳；只有弟弟阿奴庸庸碌碌，与世无争，能够留在母亲跟前罢了。”

【原文】　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危，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作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闻应当

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

【译文】 大将军王敦死后，王应打算投奔王彬，当时王彬任江州刺史。王应的父亲王含打算投奔王舒，王舒任荆州刺史。王含向王应说："大将军平日对江州刺史如何？你却要去依附他？"王应说："这就是应该去那里的道理呀。王彬在大将军强盛的时候，能抵制违抗不对的命令，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及至看到我们衰败危险，一定会生出怜悯之心。而王舒是一贯遵守上面的法令，现在哪能对我们作意外的对待？"王含不听，就只好一起去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到王应要来投奔，便秘密地准备了船等待他，竟然没能来，深深地以此为遗憾。

【原文】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译文】 武昌人孟嘉任太尉庾亮的州从事，已经有了名望。太傅褚裒有品鉴人的能力，他在豫章被罢免了官回家，途经武昌，问庾亮说："听说孟从事很好，今天在不在这里？"庾亮说："你试着自己找找他。"褚裒左右搜视很久，指着孟嘉说："这位和别人稍有不同，莫非就是他吗！"庾亮大笑说："对！"当时舆论既赞叹褚裒有暗中品鉴人物的能力，又欣喜孟嘉的被赏识。

【原文】 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译文】 戴安道十几岁时，在京都瓦官寺画画。司徒左长史王□看见他，说："这孩子不只能画画，将来也会很有名望。遗憾的是我年纪大了，见不到他富贵的时候了！"

【原文】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译文】 王仲祖（王□）、谢仁祖（谢尚）、刘真长（刘□）一起到丹阳郡墓地看望殷扬州（殷浩）的陵墓，生发了很坚定的雄心壮志。回来后，王、谢互相谈论说："渊源（殷浩字渊源）不会活转了，天下百姓该怎么办？"为此而深感悲哀忧虑。刘说："您二位果然是担忧渊源不会活转吗？"

【原文】　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译文】　庾翼临死时，亲自上奏章推荐自己的儿子园客代理职务。朝廷担心他不肯服从命令，不知该派谁去好，于是一同商议用桓温为荆州刺史。丹阳尹刘真长说：“派他去，一定能克服并安定西部地区，可是恐怕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了他了。”

【原文】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译文】　桓温将要攻打成汉国。参与这件事的各位大人物，都认为李势在蜀地统治年代已久，承继着几代的基业，并且地势上占据着长江的上游，三峡不易攻克。只有刘□说：“他一定能够攻克蜀地。看看他参加蒲博游戏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没把握取胜是不会干的。”

【原文】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译文】　谢安隐居东山，畜养歌女。简文帝说：“安石必定会出山，他既能与他人同乐，也不能不与人共同分忧！”

【原文】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译文】　郗超与谢玄关系不好。苻坚将要夺取晋朝政权，已经像恶狼一样吞食了梁州和岐山地区一带，又像猛虎一样瞪大眼睛瞅着淮河以南地区。当时，朝廷上讨论要派谢玄北伐，抵御苻坚南下，在有关人当中很有些不同的说法，只有郗超说：“这样做一定可以解决问题。过去我曾经和谢玄一道在桓温府上供职，见谢玄用人都能尽其才，即使是社会下层人也能得到谢玄的任用。按这道理推论，应当是谢玄只要出面就一定能够建立功勋。”等到淝水之战结束，谢玄大功告成，当时的人都赞叹着郗超的先知先觉，而又特别敬重郗超不因为个人的爱憎而藏匿、埋没有关人的长处。

【原文】　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

“此人好名，必能战。”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

【译文】 韩伯和谢玄也没有很深的友情。谢玄率军北征之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怀疑他精神不振，不敢打硬仗。韩伯说：“谢玄这个人贪图名声，仗是一定能打。”谢玄听到这话，非常气愤，常常当众疾言厉色地说：“男子汉大丈夫，带着数以千计的轻兵，深入生死搏斗场，是为了报效君王才出兵打仗，不能再说什么为了贪图名声！”

【原文】 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

【译文】 褚期生年轻时，谢安很赏识他，经常说：“褚期生如果还不优秀，我就不再鉴别人才了！”

【原文】 郗超与傅瑗周旋。瑗见其二子，并总发，超观之良久，谓瑗曰：“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译文】 郗超和傅瑗交往，傅瑗让郗超鉴定他的二个儿子，都还留着发髻未成年。郗超观察他们很长时间，然后对傅瑗说：“小的才气和名望都将超过大的，但保全你们傅家，终究靠那个当哥哥的。”这二位便是傅亮兄弟。

【原文】 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果如其言。

【译文】 王恭随他父亲住在会稽郡，王大从京都来会稽扫墓，王恭到墓地去看望他一下。两人一向很要好，索性住了十多天才回家。他父亲问他为什么住了许多天，王恭回答说：“和阿大谈话，谈起来没完，没法回来。”他父亲就告诉他说：“恐怕阿大不是你的朋友。”后来两人的爱好终于相反，果然和他父亲的话一样。

【原文】 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于酆阴。是时胤十余岁，胡之每出，尝于篱中见而异焉。谓胤父曰：“此儿当致高名。”后游集，恒命之。胤长，又为桓宣武所知，清通于多士之世，官至选曹尚书。

【译文】 车胤的父亲作南平郡的功曹，南平郡太守王胡之为了躲避司马无忌的祸难，就把郡政府设在了酆阴。那时车胤十几岁，王胡之常常外出，曾隔

着篱笆看到车胤，认为他不一般。他对车胤的父亲说："这孩子以后会获得好名声。"以后有聚会、出游之类的活动，都让车胤参加。车胤长大后，又被桓宣武赏识。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能够显达高洁，做官至选曹尚书。

【原文】 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在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译文】 王忱去世了，镇守西部的荆州刺史人选没有定下来。朝中的权贵，人人都怀着希望。殷仲堪当时在朝任黄门郎，虽然身居掌握机要的职务，但因资格浅、声名低，就人情而论，也不会把这个要职给他。晋孝武帝想提拔亲信安置心腹，便用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事情定了，诏书还没有下。王□问殷仲堪道："荆州这个位子怎么还没有归属？"仲堪说："已经有人了。"□逐个询问众大臣的名字，都回答"不是"。王□自己盘算按地位才能，一定该是自己，便问："不是我吗？"殷仲堪说："也好像不是。"夜里，皇帝的诏书下来，任用的是殷仲堪。王□向亲信说："哪里有黄门郎而能接受这样的重任？仲堪被重用这件事，乃是国家将要灭亡的象征。"

赏誉第八

【原文】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译文】 陈仲举曾经赞叹说："像周子居这个人，确是治国的人才。拿宝剑来打比方，他就是当代的干将。"

【原文】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译文】 世人评论李元礼说："像挺拔的松树下呼啸而过的疾风。"

【原文】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见许子政弱冠之时，叹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译文】 谢甄看到许劭兄弟两个以后说："平舆的深渊里，有两条龙藏在那里呢！"看到二十岁时的许虔，赞叹说："像许虔这样的人，具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的大义凛然、忠诚正直，可与陈蕃匹敌；而打击邪恶，斥退不肖之徒，有范滂的风范。"

【原文】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译文】 公孙度评价邴原说："他是人们所说的'云中白鹤'，不是捕捉小燕子、小麻雀的小网能够捕捉到的。"

【原文】 钟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译文】 钟会品评王戎，说："阿戎聪明，善解人意。"又说："裴颜清谈起来，一整天也说不完。"朝里缺少一名吏部郎，文帝向钟会问合适的人选，钟会说："裴楷清爽通达，王戎精明简要，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文帝任用了裴楷。

【原文】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译文】　王浚冲、裴叔则两人少年时到钟士季那里去拜访。一会儿离开以后，宾客问钟士季说：“刚才那两个童子怎么样？”钟士季说：“裴楷清明通达，王戎做事简约，得其要领。二十年后，这两个人应当成为吏部尚书，希望那时天下没有不被启用的人才。”

【原文】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译文】　谚语说：“后辈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有裴秀。”

【原文】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译文】　中书令裴楷谈对夏侯玄（字太初）的印象，说：“庄严方正，好像进入宗庙、社稷之中，并未特地叫人尊敬，可人们自然会生崇敬之情。”还曾说过：“同夏侯太初见面接谈，感到好像进入宗庙，琳琳琅琅只见到处是礼乐之器。见到钟士季（钟会），好像到国家的武库中参观，只看见到处都是矛戟等武器。见到傅兰硕（傅嘏），只觉汪洋姿肆，什么都有。见到山巨源（山涛），好像登上高山往下看，只觉幽深难测。”

【原文】　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译文】　羊祜返回洛阳时，郭奕任野王县令。羊祜到达野王边界，派人邀请郭奕会面，郭奕就自己去了。见过面后，郭奕叹息说：“羊祜为什么一定不如我呢！”再次去到羊祜住处叙谈，一会儿，回来了，又叹息说：“羊祜超出常人多了！”羊祜离开野王时，郭奕送了一整天，一下子好几百里远，因而触犯了不得擅自离境的纪律，被罢免官职。这时他又叹息说：“羊祜为什么一定不如颜回呢！”

【原文】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译文】　王戎评论山巨源说：“像璞玉浑金，人人都看重它是宝物，可是没有谁知道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原文】　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车骑掾，蚤卒。长和兄弟五人，幼孤。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

【译文】　羊忱的父亲羊繇和羊祜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他们相处得很好。羊繇官做到车骑椽，不幸早死。羊忱兄弟五人，很小便成了孤儿。羊祜来哭吊时，见到羊忱悲哀的面容以及一举一动都很像成年人，于是叹息说：“堂兄虽死犹生！”

【原文】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译文】　山涛推荐阮咸出任吏部郎，评论阮咸说：“纯洁真挚，没有多少私欲，任何事物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

【原文】　王戎目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译文】　王戎评论阮文业说：“清高，通伦理，有知人论世之明，从汉初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

【原文】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

【译文】　武元夏评论裴楷、王戎两人说：“王戎注重简要，裴楷清廉通达。”

【原文】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译文】　庾子嵩品评和峤说：“他像高耸千丈的松树，纵然树干上枝节累累，但放在盖大厦上，却有充当栋梁的用处。”

【原文】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译文】　王戎说：“太尉王衍的神情姿态高雅澄澈，就像传说中的玉质树林，自然是世俗之外的人物。”

【原文】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精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

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既还，浑问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见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译文】 王湛除去为亡父穿的孝服之后，留住在墓所。哥哥的儿子王济每次来拜墓，大多不到叔叔王湛处探望，王湛也不等候他。王济偶而去看他一次，仅只是问问好罢了。后来，王济姑且试着询问些近事，王湛回答时辞令确当、语音清晰，出乎王济的意料之外，王济十分吃惊，便接着和他谈，慢慢转入清雅精深。王济对王湛先前丝毫没有对叔叔应有的礼貌，听了他的谈吐后，不觉有些畏惧，内心和外貌都肃然起敬，便留下和他谈天，谈了一天一夜。王济虽然俊秀清朗，但和王湛相比，觉得如有不及，便长长地叹气道：“家中自有名士，过了三十年竟不知道！”王济离去时，湛送他到门口。王济身边有一匹马极难骑，很少有人能骑得了，王济顺口问叔叔是否好骑马？湛说：“也还爱好。”王济便让他骑那匹难骑的劣马，发现叔叔的骑姿既妙，鞭着马旋绕转圈十分自如，即使是有名的骑手也无法超过他。王济更惊叹王湛才艺的高深难测，不只在一件事上。

王济回到家里以后，父亲王浑问他：“怎么短暂的行动却去了几天？”王济说：“我才找到一个叔父。”王浑问其中的缘故，王济便感叹地详述事情经过。浑问：“赶得上我吗？”济说：“是在我之上的人。”

武帝每次见到王济，总爱拿王湛开王济的玩笑，问道：“你的傻叔叔死没死？”王济常常无话可答。这次重新认识了叔父之后，武帝又像以前那样问他，他便说：“我的叔父不傻。”就称赞王湛的好处。帝问：“可以和谁比？”济说：“在山涛之下，魏舒之上。”于是，王湛显名于世，二十八岁才开始作官。

【原文】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

【译文】 左仆射裴□，当时的人认为他是清谈的府库。

【原文】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译文】　张华接见过褚陶之后，对陆平原（陆机）说：“您们弟兄好比飞龙在天，腾跃于银河；顾彦先（顾荣）如同彩凤展翅，向着朝阳高鸣。只说是你们东南地区的杰出人才已经发掘尽了，想不到又见到褚生这般人物。”陆平原说：“您还没有见过不鸣不跃，真正不事声华的人物罢了！”

【原文】　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

【译文】　有人问秀才蔡洪道：“吴地旧时有名望的人怎么样？”蔡洪说：“吴府君，是圣王时期年高有德之人，是政治清平时的俊才。朱永长，有推论物理的至高品德，是清高的士人中最有名望的人。严仲弼像在深泽中高鸣的仙鹤、像深谷中洁白的骏马。顾彦先，像乐器中的琴瑟，五色中的龙形图纹。张威伯，像寒冬里仍茂盛的青松，像黑夜里发出的光亮。陆机、陆云像天鹅在天空翱翔，像悬挂在那里的响鼓等待着人们去敲。总计这些人物，他们都是用笔当农具，用纸笺作良田，把沉静无为当庄稼，把丰富的义理当作丰收的年景。把能言善辩作为花朵，把“忠”、“恕”的道德作为奇珍异宝。写文章如织华美的锦绣，蕴藏五经的义理像织闪光的丝绸。他们把立足谦虚为基垫，申张礼让为帐幕，他们把施行仁义当居室，修养道德当宅院。”

【原文】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译文】　有人问王夷甫（名衍）：“山巨源（名涛）的道德学问怎样？类似谁？”王夷甫说：“这个人从不以清谈自居，可是，不读《老子》、《庄子》之书，时时听他吟咏，却往往和二书的旨趣相合。”

【原文】　洛中雅雅有三嘏：刘粹字纯嘏，宏字终嘏，漠字冲嘏，是亲兄弟，王安丰甥，并是王安丰女婿。宏，真长祖也。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荪，是播子。荪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

【译文】　洛阳城中文士济济，有三位字带嘏字者称三嘏：刘粹字纯嘏，刘

宏字终嘏，刘漠字冲嘏，三人为亲兄弟，是王安丰（名戎）的外甥，又都是王安丰的女婿。刘宏，是刘真长（名□）的祖父。洛阳城中才华超群、名声显赫者还有冯惠卿，名荪，是冯播的儿子；荪和邢乔都是司徒李胤的外孙，和李胤的儿子李顺都有名于时。当时人们称“冯的学问清通，李的学问明达，邢的学问纯粹”。

【原文】　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

【译文】　卫瓘担任尚书令时，见到乐广与朝中的知名人士清谈，认为乐广这人很奇特，说：“自从以前几位著名人物去世以来，我经常害怕含义深远的精妙言辞将要绝迹，今天才又从您这里听到这种精妙言辞了！”他命令子弟们去拜访乐广，说：“这个人啊，是人们的清泉和明镜，见了他，好像拨开云雾，看到了青天一样。”

【原文】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或云王戎语。

【译文】　太尉王衍说：“我发现裴令公精明爽朗、胸怀坦荡，境界高出于众人之上，不是具有一般识见的人！假使死了能够复活，我愿意和他在一起。”也有人说这话是王戎所说。

【原文】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

【译文】　王夷甫自己感叹说：“我和乐令清谈时，未尝不感到我的话太烦琐。”

【原文】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瘫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

【译文】　郭子玄才智出众，很会谈论老庄思想，庾瘅曾经称赞过他，常常说：“郭子玄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庾子嵩之下！”

【原文】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

【译文】　王澄品评哥哥王衍道：“阿哥从外貌看来，道貌庄肃，而您的神

情锐气却极富才致。”王夷甫说：“确实不如你的疏淡端庄好。”

【原文】　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

【译文】　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中有三位才子：刘庆孙（名舆）长于综核，是长才；潘阳仲（名滔）博学多识，是大才；裴景声（名邈）强立方正，是清才。

【原文】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译文】　竹林七贤，多有俊才之子：阮籍的儿子阮浑，器量远大；稽康的儿子稽绍，志向高远，品行端正；山涛的儿子山简，明达朴素；阮咸的儿子阮瞻，淡泊寡欲，志向高远，阮瞻的弟弟阮孚，开朗直爽，大有父风；向秀的儿子向纯、向悌，都品德贤淑，有清流之誉；王戎的儿子万子（名绥），有学者的风范，不幸早卒；只有刘令的儿子默默无闻。所有这些儿子里面以阮瞻为第一，稽绍、山简也被世人器重。

【原文】　庾子躬有废疾，甚知名。家在城西，号曰城西公府。

【译文】　庾子躬有残疾，可是很有名望。他的住宅在城西，称为城西公府。

【原文】　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

【译文】　王夷甫告诉尚书令乐广说：“名士没有很多，自然任凭平子审察。”

【原文】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

【译文】　王夷甫说：郭子玄的言谈议论，就像那黄河倒悬、大水倾泻般滔滔不绝。

【原文】　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俊异。庾文康云：“见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译文】　太傅司马越府中有很多名士，都是当时才能出众的人。庾亮说：“见到庾子嵩在他们当中，常常自然就精神旺盛。”

【原文】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或曰："王、赵、邓三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谓安期、邓伯道、赵穆也。袁宏作《名士传》，直云王参军。或云赵家先犹有此本。

【译文】　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的时候，以王安期（名承）作记室参军，平时对他很了解，非常器重。敕令其世子司马毗道："书本学习获益肤浅，具体榜样的影响才深入人心。熟练地诵习礼仪法度的条文，不如观看现实的楷模；记诵体味古圣贤的遗言，不如学习当代的师表，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王参军是尊奉伦常准则的表率，你要向他学习。"有人这样记载："王、赵、邓三位参军都是尊奉伦常准则的表率，你要效法他们。"三参军说的是王安期、邓伯道（名攸）、赵穆。袁宏所作《名士传》，只说王参军。有人说："赵穆一族的后人原先还有此种称三参军的本子。"

【原文】　庾太尉少为王眉子所知。庾过江，叹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译文】　庾太尉（名亮）年轻时被王眉子（名玄）欣赏推重，庾亮过江之后，感叹王眉子的知遇之恩，说："托身在他的屋宇之下，百般照护，能使人忘记寒暑季节的变换。"

【原文】　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嵇延祖弘雅劭长，董仲道卓荦有致度。"

【译文】　谢幼舆说："我的朋友王眉子清廉通达，简约舒畅；嵇延祖宽宏正直，德行高尚；董仲道见识卓越，很有风致、气度。"

【原文】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译文】　王导评论太尉王衍："陡峭地肃静地耸立在那里，像千丈石壁一样屹立着。"

【原文】　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俱至，酬酢终日。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译文】　太尉庾亮在京城洛阳，去探望中郎庾敳。中郎留住他说："众人该来了。"不久，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都来了，欢畅宴饮了一整天。日后，

庾公还追忆当年刘、裴的过人才学，温元甫的清雅、平和。

【原文】　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士龙为人，文弱可爱；士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

【译文】　司徒蔡谟在洛阳，看见陆机、陆云兄弟住在僚属的官署中。只有三间瓦房，陆云住在东头，陆机住在西头。陆云为人文雅，纤弱可爱；陆机身高七尺多，声音像钟声一般响亮，说话总是意气激昂。

【原文】　王长史是庾子躬外孙，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译文】　王长史（□）是庚子躬（名琮）的外孙，丞相王导评鉴子躬，说："研格物理非常深至，是在我之上的人。"

【原文】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从谈谈之许。"

【译文】　太尉庾亮评论中郎庾瓘说："家叔深受人们的称赞。"

【原文】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译文】　庾亮评论中郎庾瓘说："他精神安适、疏散，大致还能算出众。"

【原文】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

【译文】　刘琨称赞祖逖是开朗通达的人，说："他年轻时受到王敦的赞赏。"

【原文】　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

【译文】　当时人士评论中郎庾瓘说："善于托身高位，善于自我隐藏。"

【原文】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言，辄叹息绝倒。

【译文】　王平子超凡出俗，具有突出的才能，他佩服的人很少。但每次听到了卫□的谈话，总是赞叹不已，极为钦佩。

【原文】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

【译文】　大将军王敦给晋元帝的表章说："王舒风度气节朴直刚正，堪称

高雅之士，自是胜过了王邃。只可惜臣下很少提拔。其间王衍、王澄告诉我说：‘你最了解王舒与王导，今王导已有了好名声，正与你对他的清正的评价相符；而王舒却远近均无人知道他，我们常把你对他的评价放在心里，却毫无收获，怕的是你已经反悔了吧？’下臣感慨地说：‘请你们用我对他的评语测试，近来就会有赞誉他的。’这件事说明，一般人担心的是，对了解的人往往评价他会言过其实，而对不了解的人往往会掩饰了他真正的才华。”

【原文】　周侯于荆州败绩还，未得用。王丞相与人书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遗！”

【译文】　周侯（□，袭父爵武城侯）从荆州大败而归，一直没有得到任用，王丞相（导）在给人的信中说：“士林大才，怎么能够弃置而不用呢！”

【原文】　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著。”

【译文】　当时的人想准确评价僧人高坐，还未想出辞来。桓廷尉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周□，周侯说：“他可以说是卓越清朗。”桓温说：“他的精神渊深而显明。”

【原文】　王大将军称其儿云：“其神候似欲可。”

【译文】　大将军王敦称赞他的儿子说：“看他的神态好像还可心。”

【原文】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译文】　尚书令卞瘸评论叔向说：“气度宽阔，好像有上百个敞亮房间的大屋。”

【原文】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译文】　王敦作为大将军镇守豫章（今南昌）时，卫□为了避乱，从洛阳来投靠他，见面之后非常高兴，谈了一整天。当时谢鲲作将军府长史，王敦对谢鲲说：“想不到现在永嘉年间，又听到了魏朝正始年间的玄谈的声音。阿平（王澄）如果在这里，又得叹服得五体投地。”

【原文】　王平子与人书，称其儿："风气日上，足散人怀。"

【译文】　王平子（名澄）给人写信，称赞他的儿子"风格一天天提高，很令人开心"。

【原文】　胡毋彦国吐佳言如屑，后进领袖。

【译文】　胡毋彦国说出的警句，像锯木飞出来木屑，既自然又多而快，成了后起名士的领袖人物。

【原文】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译文】　王丞相说："刁玄亮精细明察，戴若思高峻挺拔，卞望之威严足以拒人。"

【原文】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译文】　大将军王敦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你是我家的优秀子弟，想必不会次于阮主簿。"

【原文】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译文】　世人评论武城侯周□："像悬崖绝壁一样陡峭。"

【原文】　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

【译文】　丞相王导邀祖约晚上来清谈，谈到天亮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有客人来，王导出来见客时，还没有梳头，身体也有点困倦，客人问道："您昨天夜里好像失眠了。"王导说："昨晚和士少清谈，就让人忘了疲劳。"

【原文】　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

【译文】　王大将军（敦）给丞相（王导）写信，称赞杨朗道："世彦（朗字）识见气量义理情致都好，其才能以明察善断表现出来。既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又是杨侯淮（杨淮，曾官冀州刺史，比古之诸侯，因敬称为侯）的儿子，可是地位声望都很是不称，您也应该给他一个合适的官职。"

【原文】　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

是君坐。”

【译文】　何次道（名充）到丞相（王导）那里去，丞相用驼鹿尾巴做的拂尘指着身旁的座位，召呼何次道和自己坐在一起，说：“来，来，这是您的座位。”

【原文】　丞相治扬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

【译文】　丞相（王导）整修扬州刺史官署，一边巡视一边说：“我正是替何次道整治这些！”何次道年轻时就被王公器重，所以王公多次发出这种感叹。

【原文】　王丞相拜司徒而叹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

【译文】　丞相王导被封为司徒时，他叹息说：“刘王乔如果也过江来，就绝不会是我被封为司徒了。”

【原文】　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

【译文】　王述为人在事业上有成就较晚，当时的人就说他傻。丞相王导因为他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就召他担任属官。官府里经常集会，丞相王导每次发言，大家都争着赞美他，但是王述在末座上却说：“丞相不是尧舜，哪里能够事事都对呢？”王导听后非常赞叹、欣赏他。

【原文】　世目杨朗：“沉审经断。”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乱，杨氏作公方未已。”谢公云：“朗是大才。”

【译文】　世人评论杨朗：“深沉慎重，顺理而决断。”司徒蔡谟说：“如果西晋不乱，杨氏任三公的将会接连不断。”谢安说：“杨朗是大才。”

【原文】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

【译文】　刘万安是刘道真的侄子，他正如庾琮所说的“如美玉般立于灼然科中”。又说：“在千人中也显露出来，在百人中也显露出来。”

【原文】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译文】　庾亮当护军的时候，嘱托桓廷尉为他找一个好的属吏，竟拖了一年。桓彝后来遇到徐宁很赏识他，便引荐给庾公道：“一般人应该有的，他不一定有；一般人应该没有的，他却不一定没有。真是海岱间的清爽名士。”

【原文】　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

【译文】　桓茂伦（名彝）说：“褚季野（裒）可谓皮里阳秋，表面上诸事无所臧否，可是内心实有褒贬的主见。”说他心中有裁断的见识。

【原文】　何次道尝送东人，瞻望，见贾宁在后轮中，曰：“此人不死，终为诸侯上客。”

【译文】　何次道（名充）曾经给方面大吏送行，客人走后，犹站原地瞻望，发现贾宁坐在后面的车子里，说：“这个人只要不死，迟早会成为封疆大员的座上客、谋主。”

【原文】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称。庾公顾谓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译文】　杜弘治先人墓崩塌，改葬时哀戚的仪容不合礼制。庾公（亮）回头对各位客人说：“弘治最是瘦弱，不能够尽哀。”又说：“弘治哭也不要太厉害。”

【原文】　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译文】　世人称赞庾文康（亮，谥文康）是丰年玉，有廊庙之器，是太平盛世的人才；稚恭（庾翼）是荒年谷，有济世之能，是荒乱年月是贤臣。庾家人争辩说：“是庾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名统）为丰年玉。”

【原文】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

【译文】　世人评论杜弘治风采俊秀照人，褚季野温和淡泊。

【原文】　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译文】　有人评论杜弘治：“风采俊秀照人，本性清高纯美，表现出大德的风范，是值得歌颂的。”

【原文】　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

【译文】　庾亮说："王羲之是国家所推重的人。所以庾倪为王羲之题写碑文道：'拔萃国举。'"

【原文】　庾稚恭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者也。"

【译文】　庾稚恭给桓温写信说："刘道生昼夜忙于公事，不分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很利落，胸怀忠义乐天知命，素质既好又足以作良友。确实是个好人才，我推举他给你，他是可以和你同度患难的人。"

【原文】　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译文】　蓝田侯王述就任扬州刺史时，州府主簿向他请示要避忌的名讳。王述批示说："先祖、先父，名声远播全国，是远远近近都知道的。妇女的名字不能向外人说出，此外没有要避忌的了。"

【原文】　萧中郎，孙丞公妇父，刘尹在抚军坐，时拟为太常。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

【译文】　萧中郎（轮，字祖周），是孙承公（名统）的妻父，刘尹（□，官丹阳尹）在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座间，时常称他可为太常卿。刘尹说："萧祖周不知道可不可作三公？自三公以下，没有他不能胜任的。"

【原文】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亹亹，为来逼人。"

【译文】　谢大傅（安，赠太傅）年纪未满二十，初次由会稽西来京师，到王长史（□，官丞相府长史）那里清谈了许久。走了以后，苟子（名修）问道："刚才来访的客人比爸爸您怎样？"长史说："刚才的客人无孔不入，气势逼人。"

【原文】　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

【译文】　王右军（羲之，官右军将军）对刘尹（□，官丹阳尹）说："似乎应当共同推举安石（谢安）。"刘尹说："如果安石有意出山报国，自当和天下人共同推举他。"

【原文】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译文】　谢安称赞蓝田侯王述说："剥去皮都是真率的。"

【原文】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译文】　桓温出行，经过王敦墓边，望着王敦的坟墓说："可意人儿！可意人儿！"

【原文】　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

【译文】　殷中军谈到王右军时，说："逸少是位清高尊贵的人，我和他结交很深，一时之间再也没有人步其后尘。"

【原文】　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

【译文】　王仲祖称赞殷浩说："他不仅凭着他的长处超过别人，在怎样对待自己的长处问题上也能超过别人。"

【原文】　王司州与殷中军语，叹云："己之府奥，蚤已倾写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

【译文】　王司州和殷浩谈话，叹息道："我自己腹中所有，早已全部倾泻表现了出来，而殷的话却排成阵势，辽阔无边，令人猜不到源头在哪里。"

【原文】　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译文】　王长史（□，官丞相府长史）对法师林公（支遁，字道林）说："真长（刘□）可以称得上金玉满堂。"林公说："金玉满堂，又怎么选用呢？"王长史说："并不是说要从中简选什么，只不过称赞他才学美富，语言表达时仓促间没有合适的字眼，用以为喻。"

【原文】　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

【译文】　王长史（□，官丞相府长史）称江道群（名灌）是这样一个人："别人可以具有的弱点，自己却不一定要有；别人应该没有的缺点，自己一定不让它有。"

【原文】　会稽孔沈、魏𫈉、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

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𪗋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

【译文】　会稽郡孔沈、魏□、虞球、虞存、谢奉五人同是四个家族的英俊之才，当时的杰出人物。孙兴公评论他们说：“孔沈是孔家的金子，魏□是魏家的宝玉，至于虞家则应推崇道长、和琳的才识，谢家应敬佩弘道的美德。”

【原文】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译文】　王仲祖（名□）、刘真长（名□）到殷中军（浩）那里清谈，谈毕共乘一辆车离开。刘对王说：“渊源（浩字）真行。”王曰：“您本来就坠入他散布的云雾之中了。”

【原文】　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译文】　丹阳尹刘真长常常称赞长史王□说：“本性最为通达，而且自然有节制。”

【原文】　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

【译文】　王羲之说谢万石是“在山林水泽中，自然是挺拔突出的”。赞叹支道林“器度爽朗、神情俊逸”。说祖士少“风采美及表里，恐怕此生再难见到这样的人了”。说刘真长“像大树直耸入云梢，而枝叶却不繁茂”。

【原文】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

【译文】　简文帝品评庾赤玉“他处理事务，简明直率。”谢仁祖说：“庾赤玉胸中不存隔夜之物。”

【原文】　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

【译文】　中军殷浩谈论太常韩康伯说：“康伯年少时，便为自己排定了地位身份，居然成了超出一般的人才，及至听他说话用词，往往很有情趣风致。”

【原文】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译文】　晋简文帝评说王述："才学既无长处，对于荣誉利益又不淡漠。只不过凭着一点点真实和坦率，就足够抵挡别人的很多很多方面。"

【原文】　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译文】　支道林和尚对右军将军王羲之说："王长史说上几百句，无非是一些合乎仁德的话，遗憾的是不能困住人家。"王羲之说："长史本来就不想困住人家。"

【原文】　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给友人写信，称道谢万"文辞和义理变得刚劲有力了，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很不容易。"

【原文】　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

【译文】　长史王□说："江思悛思想所贯通的，不止是儒学。"

【原文】　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

【译文】　许玄度（名□）送母亲刚刚离开首都，有人问刘尹（□）："玄度的作为是否能跟他的名声相称？"刘说："他的才情比他的名声还高。"

【原文】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

【译文】　阮光禄（裕，被征辟为金紫光禄大夫，不就）说："王家有三位年轻人出名，他们是：右军（羲之）、安期（名应）、长豫（名悦）。"

【原文】　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

【译文】　谢安评论谢鲲说："他如果碰上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一帮人，一定挽着他们的胳膊进入竹林里饮宴游乐。

【原文】　王长史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

【译文】　长史王□赞赏支道林说："他探索玄理的功力，不亚于王辅嗣。"

【原文】　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

兴亡。

【译文】　殷渊源（殷浩）在先人的墓地一住几十年，当时朝野之人都把他比拟为管仲和诸葛孔明。还把起用不起用他来做为预卜东晋兴亡的标志。

【原文】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称道右军将军王羲之“清高，有精辟的见解，而且尊贵，能抓住要点。”

【原文】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

【译文】　谢安给桓温当司马。桓温去看谢安，遇到谢正在梳头，他急忙缠上包头布，桓温说：“何必麻烦做这些！”便坐下和谢安说话一直到天黑。桓温离去后，向左右的人说：“你们曾经见过这样的人吗？”

【原文】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译文】　谢公作桓宣武的司马以后，把几十名门生的名字委托给田曹中郎赵悦子，让他安排职务。赵悦子将此事禀告桓温。桓温说：“暂为他安排一半。”不久，赵悦子全部安排了他们，悦子说：“早先，安石在东山隐居时，朝中士大夫还一次次地敦促逼请他出来，唯恐他不干预朝政；何况现在他从隐居处被推举出来，当了官，反而要违背他的意愿吗？”

【原文】　桓宣武表云：“谢尚神怀挺率，少致民誉。”

【译文】　桓温上奏章说：“谢尚胸怀正直坦率，年轻时就得到众人的赞誉。”

【原文】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或云：“尚自然令上。”

【译文】　世人品题谢尚作“高雅通达”。阮遥集（名孚）说：“清明畅通，近似博达。”有的人说：“谢尚自然平易，美好卓越。”

【原文】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译文】　桓大司马（温）生了病，谢公（安）去探病，从东门进去。桓公

（温）远远望见，赞叹道："我的府衙之内许久没见过这般人物了。"

【原文】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

【译文】 简文帝评王敬豫是开朗而且心气和悦。

【原文】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

【译文】 孙兴公任庾公的参军，一起去游白石山。卫君长也在座。孙兴公说："这个人的神情不留意山水景色，但他却会写文章。"庾亮说："卫君长的气度、风韵虽赶不上你们诸位，但使人倾服之处也大不一样。"孙兴公对此言衷心信服。

【原文】 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陈玄伯："有愤慨，有骨气。"

【原文】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译文】 长史王□说："刘尹了解我，胜过我对自己的了解。"

【原文】 王、刘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瘖后王、何人也。"

【译文】 王（□）、刘（□）听林公（支遁，字道林）宣讲佛法，王对刘说："刚才在高坐在上宣讲的人，对于儒道来说，原本就是个不祥之物。"又接着往下听，王又说："自当是如来传法以后沙门中王（弼），何（晏）一流人物。"

【原文】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

【译文】 许玄度（名□）说："嵇康《琴赋》中所谓的'不是精妙绝伦的人物，不能同他分析事理'，刘尹（□）就是那种可与分析事理之人；所谓的'不是沉静恬淡的人，不能和他一起闲居'，简文（晋简文帝）就是那种可与闲居的人。"

【原文】 魏隐兄弟少有学义。总角诣谢奉，奉与语，大说之，曰："大宗

虽衰，魏氏已复有人。”

【译文】 魏隐兄弟俩年轻时就很有学识，童年时到谢奉那里去，谢奉与他们谈话，非常地喜欢他俩，说：“作为大的宗族尽管衰败了，可是魏家已经又有了人才。”

【原文】 简文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然经纶思寻处，故有局陈。”

【译文】 简文帝说：“殷渊源的清谈造诣不高，也不简练，可是他认真斟酌、思考过的话，的确也很有章法。”

【原文】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译文】 起初，僧人法汰从北方来，还没有名声。领军王洽供养着他，经常与他往来应酬，出游于名山胜地之间，总是二人在一起。找不到法汰，王领军便停车不行。从此法汰的名声便大起来。

【原文】 王长史与大司马书，道渊源“识致安处，足副时谈。”

【译文】 王□在给大司马桓温的信中说：“殷渊源的学识使他从容处事，足以与时人对他的评价相副。”

【原文】 谢公云：“刘尹语审细。”

【译文】 谢安说：“刘尹的谈论精密细致。”

【原文】 桓公语嘉宾：“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

【译文】 桓温对郗嘉宾说：“阿源德行高洁，善于清谈，当初如果让他做辅弼大臣，足以成为百官的榜样。只是朝廷不按他的才能任用他啊！”

【原文】 简文语嘉宾：“刘尹语末后亦小异，回复其言，亦乃无过。”

【译文】 简文帝对郗嘉宾说：“刘尹的清谈到后来也和以前稍有不同，但是反复回味他的话，却也没有错。”

【原文】 孙兴公、许玄度共在白楼亭，共商略先往名达。林公既非所关，听讫，云：“二贤故自有才情。”

【译文】　孙兴公（名绰），许玄度（名□）一起到了白楼亭，在亭上共同品评以前的名人。林公（支遁，字道林）听来，和自己已经全不相关，听完，说："二位贤达自己原本就有才华。"

【原文】　王右军道东阳："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评论东阳太守王临之说："我们家的阿临，显明，高洁，甚为突出。"

【原文】　王长史与刘尹书，道渊源"触事长易"。

【译文】　长史王□给丹阳尹刘□写信，评论殷渊源说："他处事经常很平和。"

【原文】　谢中郎云："王𤸇载乐托之性，出自门风。"

【译文】　从事中郎谢万说："王𤸇载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是来自他的家风。"

【原文】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译文】　支道林说："王敬仁是个超脱、有悟性的人。"

【原文】　刘尹先推谢镇西，谢后雅重刘，曰："昔尝北面。"

【译文】　刘尹（□）先前推举谢镇西（尚，官镇西将军），谢后来很器重刘，说："过去曾经在他之下，受他抬举。"

【原文】　谢太傅称王𤸇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

【译文】　谢安称王修龄"司州为人风雅清高，可以和他交游于山林水泽之间"。

【原文】　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

【译文】　谚语说："王文度独步扬州，后来超越了郗嘉宾。"

【原文】　人问王长史江虨兄弟群从，王答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

【译文】　有人向王长史（□）打听江□兄弟、堂兄弟及诸子侄的情况，王回答说："诸位江姓子弟也都能自己养活自己。"

【原文】 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

【译文】 谢太傅说安北（王坦之，追赠安北将军）："见他也不使人讨厌，可是出门走了之后不再使人想念。"王好直言，因而不思。

【原文】 谢公云："司州造胜遍决。"

【译文】 谢安说："司州谈玄能到达胜境，遍决疑难。"

【原文】 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

【译文】 丹阳尹刘□说："看见何次道喝酒，让人想把家产都用来酿酒喝。"

【原文】 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刘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译文】 谢太傅（安）对真长（刘□）说："阿龄（王胡之，小字修龄）在这些生活小事上本来想得大严肃。"刘说："也是个有高尚操守的名士。"

【原文】 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

【译文】 王子猷解释说："世人评论祖士少是开朗，我也认为是通达、开朗。"

【原文】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

【译文】 谢安说："长史的话很少，可以说是言辞优美。"

【原文】 谢镇西道敬仁："文学镞镞，无能不新。"

【译文】 镇西将军谢尚评论王敬仁："辞章才学，卓然不群，没有哪一种才能不是新奇的。"

【原文】 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

【译文】 丹阳尹刘□称道江道群："虽不擅长言辞，却善于不发言。"

【原文】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

【译文】 支道林说："见司州王胡之既机警又聪明，使人不能止息，也整天忘记疲劳。"

【原文】　世称荀子秀出，阿兴清和。

【译文】　世人称赞荀子优美杰出，阿兴清静平和。

【原文】　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

【译文】　简文帝说：“刘尹外表像是糊涂，谈论起来却有很充分的道理。”

【原文】　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唯舅。’是许允婿。”

【译文】　谢胡儿（朗小字）任著作郎，曾经作《王堪传》，不了解堪（字世胄）是怎样个人，问谢公（安）。谢公回答说：“世胄亦曾被朝廷重用。堪，是王烈的儿子，阮千里（名瞻）的姨表兄弟，潘安仁（名岳）的姑表兄弟，安仁诗中说过‘您的母亲她是我姑，我的父亲他是你舅’。又是许允的女婿。”

【原文】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

【译文】　谢太傅（安）敬重邓仆射（攸，字伯道）逃难时弃子护侄之举。常说：“天地太不了解下情了，竟然使得伯道没落下一个儿子。”

【原文】　谢公与王右军书曰：“敬和栖托好佳。”

【译文】　谢安给右军将军王羲之的信中说：“敬和的寄托处很美妙。”

【原文】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译文】　从前评论吴郡四姓说：“张家出文人，朱家出武官，陆家忠诚，顾家敦厚。”

【原文】　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

【译文】　谢安对王孝伯说：“你们家的蓝田，所做的事全都和普通人不同。”

【原文】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译文】　许掾史曾去看简文帝，这天夜里风静月明，二人就在深邃的密室里清谈。抒情的吟诵，偏偏是许玄度的长处，歌辞寄托着清秀婉约的情调，超

过了平时。简文与他平素虽然很投合，但对这次的聚会尤为赞叹，不觉靠近玄度膝前，两手交叉谈了起来，直到天快亮，不久，简文说：“玄度的才华情思，实在不易多得到如此地步！”

【原文】 殷允出西，郗超与袁虎书云：“子思求良朋，托好足下，勿以开美求之。”世目袁为“开美”，故子敬诗曰：“袁生开美度。”

【译文】 殷允（字子思）出发到西方去，郗超在写给袁虎（名宏，字彦伯，小字虎）的信中说：“子思求好友，想和您结为姻好，请不要以开豁秀美要求他。”世人品评袁虎为“开豁秀美”，所以子敬（王献之）诗中说：“袁生具有开豁秀美的风度。”

【原文】 谢车骑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译文】 谢车骑（玄，官车骑将军）问谢公（安）：“真长（刘□）品性最为尖刻，哪里值得如此器重？”回答说：“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罢了。你见过子敬（王献之），还觉得使人情不能已，若见真长，将更是如此。”

【原文】 谢公领中书监，王东亭有事，应同上省。王后至，坐促，王、谢虽不通，太傅犹敛膝容之。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还谓刘夫人曰：“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译文】 谢安兼任中书监的时候，东亭侯王□有公事，须要同他一起坐车上中书省。王□来晚了，由于座位紧挨着，王、谢两家虽然不来往了，太傅谢安还是收紧腿留出地方给王□坐。王□神态闲适自在，使得谢安对他倾心注目。后来谢安回到家里对妻子刘夫人说：“刚才看见阿瓜，确是个不易得的人物，虽然和他不相关了，还是使人心情不能平静下来。”

【原文】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

【译文】 王献之对谢安说：“您可真潇洒。”谢安说：“我并未做出潇洒的样子，您最准确的说出了我的特点，我正是自己调解使之畅快罢了。”

【原文】 谢车骑初见王文度，曰：“见文度，虽萧洒相遇，其复㦬㦬竟夕。”

【译文】 谢车骑（玄）初次见到王文度（名坦之），说：“见到了文度，尽

管只是一次无拘束的随意的会面，也要使人舒服一整夜。”

【原文】　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译文】　豫章太守范宁对荆州刺史王忱说：“你才智出众，令人仰望，真是后起之秀啊！”王忱说：“没有您这样的舅舅，怎么会有我这样的外甥。”

【原文】　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

【译文】　子敬（王献之）给子猷（王徽之）写信，说：“大兄平时落寞少意兴，可是一遇到酒就情绪饱满，文思泉涌，真是可贵。”

【原文】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讶服。

【译文】　张天锡世代称雄凉州，后来因为势力衰微便投奔京都，他虽属远方异族，却也是边境上的杰出人物。他听说京都人才很多，钦佩、羡慕到极点。到京都，还停留在江边码头上时，司马著作便去拜访他，司马氏言语粗鄙，容貌丑陋，既不中听，也不中看。张天锡因此很后悔来这一趟，认为凭着凉州那样的边远地区还可以自己固守下去。王僧弥才能出众，名声很好，当时听说张天锡来，就去拜访他。到那里后，张天锡看见王僧弥风度高雅秀美，言谈敏捷，说古道今，无不通晓。又熟悉各方人士宗族和亲戚关系，都有真凭实据。张天锡十分惊诧、叹服。

【原文】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译文】　王恭早先和王忱很有交情，后来因遭袁悦离间，便由疑忌进而产生距离。然而每到能引起感触的场合，便产生思念之情。一次王恭去京口谢堂行药，当时清凉的露珠在晨曦中滚动，梧桐枝上才抽出新叶。王恭看着这些景物便说：“王大原本是清朗明净的。”

【原文】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译文】　太傅司马道子给王孝伯和王忱下评语说：“孝伯刚强正直，阿大清朗放达。”

【原文】　王恭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颇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觉为烦。

【译文】　王恭善于清辩，辞旨简明，有口才可是读书少，多有重复的地方。有人说，孝伯（王恭）常有新意出现，倒不觉得罗嗦。

【原文】　殷仲堪丧后，桓玄问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译文】　殷仲堪被杀之后，桓玄问仲文：“您家仲堪，确定是个什么样的人？”仲文说：“虽然不能英名一世，但是足以光照泉壤。”

品藻第九

【原文】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译文】　汝南郡陈仲举、颍川郡李元礼两人，人们一起谈论他们的成就和德行，决定不了谁先谁后。蔡伯喈评论他们说：“陈仲举敢于冒犯上司，李元礼严于整饬下属。冒犯上司难，整饬下属容易。”于是陈仲举的名次就排在三君之后，李元礼排在八俊之前。

【原文】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劭、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驽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驽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所目，陆为胜邪？”曰：“驽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

【译文】　庞统到了吴国，吴国的知名人士都把他当成朋友。见到了陆绩、顾劭、全琮，庞统给他们评价说：“陆先生是所谓的驽马有跑得较快的用场，顾先生是所谓的驽牛，可以拉着重车走到远方。”有人问道：“如果像你所评判的那样，那么（比起顾劭来），陆绩是要好些了？”（庞统回答）说：“驽马虽然专长是速度，但是它不过是运送一个人到达目的地罢了；驽牛一天虽只走一百里，（但是）它送达目的地的哪里只是一个人呢？”吴国知名人士没有什么话可再诘难。最后，庞统说：“全先生爱惜名声，就好像汝南的樊子昭那样。”

【原文】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

【译文】　顾劭曾和庞士元彻夜长谈，问士元道：“听说你以能鉴别人而扬名，我和你相比谁更好？”庞统说：“在世俗中受陶冶磨炼，随着它同浮同沉，我不如你；论说王霸事业的谋略，发现祸福倚伏的时机关键，似乎我的才能稍微大于你。”顾劭也安然接受。

【原文】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译文】　诸葛瑾与他的弟弟诸葛亮、堂弟诸葛诞三人都很有名，分别在吴、蜀、魏三国做官。当时普遍认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诞在魏国与夏侯玄齐名；诸葛瑾在吴，吴人佩服其宽宏大量。

【原文】　司马文王问武陔：“陈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译文】　司马文王（昭）问武陔：“陈泰和他父亲大司空陈群相比怎么样？”武陔回答说：“通达文雅，能以净化社会风气为己任，他不如乃父；而干练果断，建立功业，则超过了他的父亲。”

【原文】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译文】　正始年间，对人与人的互相比较，有用五荀比五陈的说法，那就是：以荀淑比陈□，以荀靖比陈谌，以荀爽比陈纪，以荀彧比陈群，以荀□比陈泰。又有以八裴比八王的议论，便是：以裴徽比王祥，以裴楷比王衍，以裴康比王绥，以裴绰比王澄，以裴瓒比王敦，以裴遐比王导，以裴□比王戎，以裴邈比王玄。

【原文】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

【译文】　冀州刺史杨准的两个儿子杨乔与杨髦都在幼年就已成器。杨准与裴□、乐广关系很好，就派两个儿子去见他们，裴□生性宽宏方正，因此很喜爱杨乔的高雅的风度，对杨准说：“杨乔跟您一样，杨髦就稍差一些了。”乐广生性清淳，很喜欢杨髦的精神整齐，对杨准说：“杨乔自然赶得上您，但是杨髦要更高一筹。”杨准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劣就是裴□、乐广的优劣。”评论的人评论裴□、乐广的说法，认为杨乔虽然有高雅的风度，但精神严整方面较

差，还是乐广的话说得较准确。但这两个孩子确实都是后起之秀。

【原文】 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译文】 刘令言刚开始到洛阳，见到当时的许多名士后，叹息道：王夷甫，过分追求显赫突出；乐彦甫，是我敬重的人；张茂先，是我不能理解的人；周弘武善于发挥他的缺点；杜方叔很不善于发挥自己的优点。"

【原文】 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译文】 王衍先生评论说："闾丘冲比满奋、郝隆强一些。这三人都是高才，而闾丘冲将最先显达。"

【原文】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译文】 王衍以王承比乐广，所以王中郎在为王承所作的《碑文》中写道："（王承）受到时代的推重，认为可以和乐广相匹敌。"

【原文】 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

【译文】 从事中郎庾子嵩和王平子并列。

【原文】 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

【译文】 大将军王敦在西晋末时，每见到周顗的丰采，总是用扇子遮住面孔，不敢和他打招呼。后南渡到江东，不能再这样做了。王叹着气说："不知是我进步了，还是伯仁后退了？"

【原文】 会稽虞𩦎，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其人有才理胜望。王丞相尝谓𩦎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𩦎未达而丧。

【译文】 会稽的虞𩦎，晋元帝时与桓温同在一朝称臣。这个人既有才干，又有声望。王导曾经对他说："孔愉有才干却没有名望，丁潭有名望却没有才干，两者都具备的，恐怕就是您了吧？"可惜虞𩦎没有显名便去世了。

【原文】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𫘝比臣，有国士门风。”

【译文】　晋明帝问周伯仁道：“你自己认为比得上郗鉴吗？”周𫠆说：“郗鉴与我比，在造诣上深于我！”明帝又问郗鉴，郗说：“周𫠆和我相比。他有世代名士的家风。

【原文】　王大将军下，庾公问：“闻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阿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左右蹑公，公乃止。

【译文】　王敦顺江而下来到京都，庾亮问：“听说您有四位好朋友，是谁？”王敦回答说：“你们庾家的庾□，我们王家的王衍、王澄，（还有）胡毋彦国。（他们四人比较起来）王澄自然应当是最差的。”庾亮说：“好像不能肯定是最差的。”庾亮又问道：“谁是你们当中最好的呢？”王敦说：“自然有人。”庾亮又问道：“到底是谁呢？”王敦说：“哎呀！谁是最好的，将自有公论。”庾亮身边的人朝庾亮的脚上轻轻地踩了一下，庾亮才停止了追问。

【原文】　人问丞相：“周侯何如和峤？”答曰：“长舆嵯蘖。”

【译文】　有人问丞相王导：“周□比和峤怎么样？”王导回答说：“长舆像高山屹立。”

【原文】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译文】　晋明帝问谢鲲：“您自认为与庚亮相比怎么样？”谢鲲回答说：“端肃朝廷纪律，使百官有所遵循，我不如庚亮；而志向高远，纵意山林，我自以为超过了他。”

【原文】　王丞相二弟不过江，曰颖，曰敞。时论以颖比邓伯道，敞比温忠武，议郎、祭酒者也。

【译文】　王导的两个弟弟都不曾过江，一个叫王颖，一个叫王敞。当时的人们评论时把王颖比做邓伯道，把王敞比做温忠武，王颖曾经做过议郎官，王敞曾经做过祭酒的官。

【原文】　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比。”

【译文】　明帝问周𫖮：“评论的人们都拿你跟郗鉴比，你觉得怎么样？”周𫖮说：“陛下不必拿我跟别人比。”

【原文】　王丞相云：“顷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译文】　王导丞相说：“洛阳的舆论拿我和安期的王承、千里的阮瞻相比，我也推重这两位，希望大家共同推重太尉王衍，因为此君特别惠秀。”

【原文】　宋瘙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瘙：“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

【译文】　宋瘖曾经是大将军王敦的侍妾，后来又归属镇西将军谢尚。谢尚问宋瘖：“我和王敦相比怎么样？”宋瘖回答说：“王氏和使君相比，只是农家儿比贵人罢了。”这是谢尚容貌艳丽的缘故。

【原文】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

【译文】　明帝问周伯仁：“你自己认为你比庾亮如何？”周伯仁回答说：“在世俗之外讨生活，庾亮不如我；在朝廷之中谋国事，我不如他。”

【原文】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

【译文】　丞相王导征召王述为掾吏。庾亮问丞相道：“蓝田为人像什么？”王导说：“真诚超群、简约尊贵方面，不亚于他的父亲与祖父，而在胸襟旷达淡泊之处，还当是不如呀！”

【原文】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

【译文】　卞望之说：“郗公身上有三件反常的现象：“对上司方正鲠直，却喜欢下级对他献媚，这是一反常；自身要求清廉忠贞，在处理事务上又太会算计，这是二反常；自己好读书，却讨厌别人学习、探索，这是三反常。”

【原文】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译文】 时人议论温峤，是过江东后诸贤中第二流中的高人。当时，名士们一起共同数计第一流人物快说完时，温峤常常惊慌失色。

【原文】 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

【译文】 王导丞相说："见到谢尚，常常令人意气风发；与何充谈话，只需举手指地说：'馨香正从您那里发出来'，这就够了。"

【原文】 何次道为宰相，人有讥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旷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条而已"。

【译文】 何充当上宰相后，有人讽刺他用人不当。阮裕慨然叹息道："何充还不至于这样。只是由一介布衣而跃上宰相的宝座，实在令人生气，只此一条而已"。

【原文】 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邪！"

【译文】 右军将军王逸少年轻时，丞相王导说："逸少凭什么还要次于万安呢！"

【原文】 郗司空家有伧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译文】 司空郗鑒家有个北方的佣人，识字能文，办事有见解。王羲之向刘真长称赞这个人。刘问："比得上他的主人方回吗？"王说："这只是低下的人有点头脑罢了，如何便能与方回相比！"刘说："假使不如方回，也就是个平庸的佣人罢了！"

【原文】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译文】 当时的人说阮思旷："在有操守不随俗方面，不如王羲之；在简约秀逸方面，不如刘□；风采温润不如王□；才思情致不如殷浩。可是他却兼有四个人的长处。"

【原文】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

【译文】　简文帝说：“何平叔的精巧言辞连累到他所说的道理，没有很大说服力；嵇叔夜的奇才妨害了他的主张，得不到实现。”

【原文】　时人共论晋武帝出齐王之与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谓立惠帝为重。恒温曰：“不然，使子继父业，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译文】　当代人在评论晋武帝遣齐王攸就国和确立惠帝继位这两件事哪件失误更严重些时，大都认为立惠帝更严重。桓温却说：“不然，让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弟弟继承哥哥的位置，有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人问殷渊源：“当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当以识通暗处。”

【译文】　有人问殷浩：“在当今的王公中，拿您和裴遐相比，您意下如何？”殷浩回答说：“自然是因为都能用识见疏通疑义的缘故。”

【原文】　抚军问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当胜耳。”

【译文】　抚军问殷浩：“你和裴逸民相比，到底怎么样？”过了很久，殷浩才回答说：“自然超过他呀。”

【原文】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译文】　桓温年轻时与殷浩齐名，彼此常常有争强好胜之心。桓温问殷浩：“你与我比怎样？”殷浩说：“我与我自己交往得很久，宁愿意（继续）作我。”

【原文】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

【译文】　抚军问孙兴公道：“刘真长怎么样？”孙绰说：“清正多采，单纯美好。”问：“王澄怎么样？”答：“温润高洁，恬静谦和。”问：“桓温如何？”答：“高傲豪爽，超越杰出。”问：“谢尚如何？”答：“清澈平近，美好通达。”问：

“阮思旷如何？”答：“恢弘温润，通晓事理。”问：“袁羊如何？”答：“像流淌着的河水，清澈而通畅。”问：“殷融如何？”答：“殷洪远有情趣才思。”问：“你认为自己如何？”答：“我的学识和能力水平都不如以上诸位贤人。至于考虑当前应做之事，周到全面处理政事，也有很多不如他们之处。然而以我这个无才的人，还常常将情怀寄托在超越世俗的境界，吟咏远古《老子》、《庄子》的佳句，闲逸地寄托高远，不与身边的时务纠缠，自己认为这般心怀没有什么不及的！”

【原文】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译文】 大司马桓温到京都，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大司马而入参朝政后，问刘□道：“听说会稽王司马道子谈锋甚健，不知是否属实？”刘□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不过他仍然不免是第二流人物。”桓温问：“第一流的人又是谁？”刘□回答说：“正是我们这些人呀！”

【原文】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已辄取之，故当出我下。”

【译文】 殷浩北伐失败被免去一切职务后，桓温对一些人说：“小的时候我与殷浩作骑竹马的游戏，我抛弃的，他总是要把它拾起来再玩，所以应该居我之下。”

【原文】 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

【译文】 有人问抚军司马昱：“殷浩的清谈究竟怎么样？”抚军回答说：“不能超过别人，大体上能满足大家的心愿。”

【原文】 简文云：“谢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学义不及孔岩，居然自胜。”

【译文】 简文帝说：“谢奉的清雅善美的名声，比不上他的弟弟聘，学问道义的深度比不上孔岩，但他却能安然自得。”

【原文】 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称不异，宁为管仲。”

【译文】 晋废帝司马奕尚未被废黜的时候，王恂问桓温：“箕子与比干，事迹虽然不同而用心却是一样的，不知道先生您更赞成哪一位？”桓冲回答说：

“仁者的名称虽然一样，我更愿作管仲一流的人物。”

【原文】 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王、刘善其言。

【译文】 刘真长、王□在瓦宫寺聚会。护军将军桓伊也在座，共同评论西晋后期和江东人物。有人问：“杜弘治比卫虎如何？”桓伊说：“弘治自身清高不俗，卫虎则奕奕神采十分善美。”王□、刘真长都赞成他的说法。

【原文】 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长。”

【译文】 丹阳尹刘□拍着长史王□的背说：“你和王丞相相比，只不过比他漂亮、淳厚。”

【原文】 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

【译文】 丹阳尹刘□和长史王□坐在一起，王□喝酒喝到痛快的时候就跳起舞来。刘□说：“你今天赶上向子期了。”

【原文】 桓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乃胜也。”

【译文】 桓温问孔西阳：“谢安石比仲文怎样？”孔西阳想了一下，没有回答，反问桓温：“你说怎么样？”桓温答道：“谢安石有一副不肯遭受凌辱的神情，他的处世态度本来就比仲文要高一筹。”

【原文】 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公问李弘度曰：“卿家平阳何如乐令？”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译文】 谢安与当时的名士一同欣赏评论人物，谢玄、谢朗也在座。谢安问李弘度说：“你的伯父李平阳可比得上乐令？”这时李弘度潸然泪下，回答说：“赵王篡位，乐王亲自授予玉玺，并为他佩上绶带的。我那去世的伯父为人正直，以处在乱朝之中为耻，于是服毒自杀，恐怕他二人难以相比。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的，并不是我偏袒亲人的语言。”谢安对谢朗说：“有见识的人果然与

人们的看法相同。”

【原文】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译文】　王胡之问王□：“我们家的临川太守（王羲之），比您家的宛陵县令（王述）怎么样？”还没等王□作答，王胡之就接着说：“舆论都称赞临川有美名，而且尊贵。”王□回答说：“宛陵也不算不尊贵。”

【原文】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译文】　刘□在王□家高谈阔论，当时王修才十三岁，斜靠在床榻边认真地听。刘□离开后，王修问父亲王□：“刘尹的话和父亲相比，怎么样？”王□回答说：“论语调言辞的优美，他不如我，而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我不如他。”

【原文】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译文】　谢万在寿春惨败之后，简文帝问郗超：“谢万固然应该失败，但为什么丧失人心到这种程度”？郗超回答说：“他恃才傲物、任意恣睢，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大智大勇，结果却适得其反。”

【原文】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译文】　丹阳尹刘□对谢仁祖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就更加亲密。”又对许玄度说：“自从我有了仲由，不满的话就再也听不到了。”两个人都容忍了他的说法而没有怨言。

【原文】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

【译文】　世人评论中军将军殷浩：“思路宽广通畅，可以和羊叔子并列。”

【原文】　有人问谢安石、王坦之优劣于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传人语，不能复语卿。”

【译文】　有人问桓温，谢安石和王坦之谁优谁劣。桓公刚想说又后悔了，没有评论二人，只是说：“你喜欢传话，我不能再跟你说了。”

【原文】　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荀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荀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

【译文】　王中郎问刘长沙说：“我比荀子怎样？”刘瘛回答说：“你的才能应当不如荀子，但是你在会集名理这方面比他强。”王坦之笑着说：“傻！”

【原文】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译文】　支道林问孙兴公：“您和许掾相比，怎么样？”孙兴公说：“要论情趣高远，弟子对他早已心悦诚服；说到吟诗咏志，许掾却要拜我为师。”

【原文】　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问许询：“你自己说，你比谢安和谢万怎么样？”还没等许询回答，王羲之就接着说：“谢安本为一时雄杰，而谢万与你比恐怕要睁大眼睛争一争了。”

【原文】　刘尹云：“人言江瘌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译文】　丹阳尹刘□说：“人人都在谈论江□多田舍，事实上江□正自己修房种地，自种自收。”

【原文】　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

【译文】　谢安先生评论说：“金谷三十贤中，苏绍最为优秀。”苏绍是石崇的姐夫、苏则的孙子、苏愉的儿子。

【原文】　刘尹目庾中郎：“虽言不瘭瘭似道，突兀差可以拟道。”

【译文】　刘□评价中郎庾□：“虽然庾□的言谈不像道那样寂静无为，但是其中突出的地方，似乎大体上还可以和‘道’相比拟。”

【原文】　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

【译文】　孙承公说：“谢公比无奕高洁，比林道温和宽厚。”

【原文】　或问林公：“司州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

【译文】　有人问支道林：“司州和谢家两兄弟相比，怎么样？”支道林说：

“当然是仰攀谢安，提携谢万。”

【原文】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

【译文】　孙兴公、许玄度都是当时的名流。有人看重许玄度的高远情趣，就鄙视孙兴公的丑恶行为；有人喜欢孙兴公的才华，就认为许玄度无可取之处。

【原文】　郗嘉宾道谢公：“造膝虽不深彻，而缠绵纶至。”又曰：“右军诣嘉宾。”嘉宾闻之云：“不得称诣，政得谓之朋耳。”谢公以嘉宾言为得。

【译文】　郗嘉宾称道谢安对道理的认识虽不深刻，但却细腻严整。又有人说：“王羲之比嘉宾造诣深。”郗嘉宾听到后说：“不能说深，只能说我们是朋友罢了。”谢安认为嘉宾的话很对。

【原文】　庾道季云：“思想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译文】　庾道季说：“在思想道理的条理协调上，我愧对康伯；在意志力的坚强刚正上，我愧对文度。除了这两点以外，我都胜他们百倍。”

【原文】　王僧恩轻林公，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译文】　王祎之瞧不起支道林，其父王述劝他说：“不要像你哥哥坦之那样，一直与支先生关系不好，你哥哥根本不如人家。”

【原文】　简文问孙兴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负其才，知之者无取其体。”

【译文】　简文帝问孙绰：“袁乔这个人怎么样？”孙绰回答说：“袁乔有才而无德，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被其才能所迷惑，而了解他的人则认为，他在德行方面没有可取之处。”

【原文】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译文】　蔡叔子说：“韩康伯虽然像没有骨架似的，但是体型壮美，形象也还能立得住。”

【原文】　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谈何如嵇公？”谢曰：“嵇公勤著脚，裁

可得去耳。”又问：“殷何如支？”谢曰：“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口欲制支。”

【译文】 郗超问太傅谢安：“支道林先生在玄谈上与嵇康相比怎么样？”谢安回答说：“嵇康须不断努力，才能赶上支先生。”郗超接着问：“殷浩与道林相比又如何”？谢安回答说：“卓然有新见识。支遁超过殷浩；如果论娓娓而谈，恐怕殷浩要胜过支遁。”

【原文】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尽。”

【译文】 庾道季说：“廉颇和蔺相如虽然是千年以上的古人，依旧正气凛然，经常使人感到虎虎有生气。曹蜍、李志虽然现在还活着，却精神委靡像坟墓里的死人一样。如果人人都像曹、李那样，就可以回到结绳而治的原始时代去，只是恐怕野兽会把人都吃光。”

【原文】 卫君长是萧祖周妇兄，谢公问孙僧奴：“君家道卫君长云何？”孙曰：“云是世业人。”谢曰：“殊不尔，卫自是理义人。”于时以比殷洪远。

【译文】 卫君长是萧祖周夫人的哥哥，谢安便问孙僧奴说：“你们家说卫君长这人怎样？”孙统回答说：“说是能承续家业的人。”谢安说：“不对，卫君长是料理道义的人。”当时人们都拿卫君长跟殷洪远比。

【原文】 王子敬问谢公：“林公何如庾公？”谢殊不受，答曰：“先辈初无论，庾公自足没林公。”

【译文】 王子敬问谢安：“支道林比庾亮怎样？”谢安特别不愿回答，说：“先辈当初并未评论他们，庾亮自然是压过支道林的吧。”

【原文】 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译文】 谢遏等人一起谈论竹林七贤的优劣，谢安说：“前辈从来不褒贬七贤。”

【原文】 有人以王中郎比车骑，车骑闻之曰：“伊窟窟成就。”

【译文】 有人拿中郎王坦之与车骑将军谢玄相比，谢玄听到后评论说：“他这个人非常努力，会做出成就来的。”

【原文】　谢太傅谓王孝伯："刘尹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

【译文】　谢安对王□的孙子王恭说："刘□先生很有自知之明，他始终不敢说比你祖父强。"

【原文】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译文】　王徽之弟兄三人一起到谢安那里去，徽之、操之谈了许多世俗的话，而献之只是寒暄几句就住了口。他们走后，另外的客人问谢安："刚才这三贤谁最优秀"？谢安回答说："老小献之最优秀。"客人问道："您怎么知道？"谢安回答说："吉人话少，浮躁的人话就多，我根据这个推导出来了这种看法"。

【原文】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译文】　谢安问王子敬："您的书法比起令尊怎么样？"子敬回答说："本来是不同的。"谢安说："外面的议论绝不是这样。"王子敬说："外人哪里会懂得！"

【原文】　王孝伯问谢太傅："林公何如长史？"太傅曰："长史韶兴。"问："何如刘尹？"谢曰："噫，刘尹秀。"王曰："若如公言，并不如此二人邪？"谢云："身意正尔也。"

【译文】　王孝伯问谢太傅："支道林比王长史怎么样？"太傅说："长史俊美有生气。"王孝伯又问："比刘尹怎样？"谢太傅说："噫，当然是刘尹好啦。"王孝伯说："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林公不如这两个人吗？"谢太傅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

【原文】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谢曰："阿敬近撮王、刘之标。"

【译文】　有人问谢安："子敬（王献之）可跟哪个先辈比？"谢安说："阿敬接近聚合了王长史、刘尹的风度。"

【原文】　谢公语孝伯："君祖比刘尹，故为得逮。"孝伯云："刘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译文】　谢安对王孝伯说："您的祖父和刘尹齐名，自然是能够做到他那样。"王孝伯说："刘尹那样的人并不是难以做到的，只是祖父不那样做。"

【原文】　袁彦伯为吏部郎，子敬与郗嘉宾书曰："彦伯已入，殊足顿兴往之气。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

【译文】　袁彦伯任吏部郎，王献之给郗嘉宾写信说："彦伯已经当了吏部郎，很可以使他的意气风发的劲头受到些挫顿。原本就知道在笞刑之下是很难做人的，希望他能稍微后退一步，便当又稍好一些！"

【原文】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译文】　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在一起共赏《高士传》中的人物及其《赞语》。献之欣赏不慕富贵，不交匪类的井丹，而徽之却说："不如越礼放达、欺慢时世的司马相如。"

【原文】　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译文】　有人问侍中袁恪之："殷仲堪与韩康伯相比，怎么样"？袁恪之回答说："在玄妙之理的造诣方面，两人可以说不相上下；然而在门庭冷落的时候，却仍能保持风流名士的风度，在这一点上，殷仲堪不如韩康伯。"所以殷仲堪为韩康伯所作的《诔词》中有这样的话："即使柴门大白天也掩上，无一人探望，你也能耐此寂寞，泰然处之。"

【原文】　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诚复钞撮清悟，嘉宾故自上。"

【译文】　王子敬问谢安："嘉宾和道季相比，谁强些？"谢安回答说："道季的清谈的确集中了他人的清虚善悟，嘉宾却本来就出众。"

【原文】　王□疾，临困，问王武冈曰："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

【译文】　王□患病，待到病危时，问堂弟武冈侯王谧道："世人议论把我家的领军比作什么人？"王谧说："世人把他比做北中郎王坦之。"王□翻过身去

面向墙壁，长叹道：“人本来就不可以短寿呵！”

【原文】　王孝伯道谢公浓至。又曰：“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

【译文】　王孝伯称赞谢安“深沉凝重”。又说：王□“超脱空灵”，刘真长“俊美清新”，谢安“和谐温润”。

【原文】　王孝伯问谢公：“林公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贵彻。”

【译文】　王孝伯问谢安：“林公和右军相比，谁强？”谢安说：“右军胜过林公。可是林公比起司州来还是尊贵而通达的。”

【原文】　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译文】　桓玄担任太傅的时候，一天召开大会，朝臣们都到齐了。大家刚刚依次坐好，桓玄问王桢之说：“我比你七叔王献之怎么样？”这时宾客们都觉得这问话难以回答而屏息静听。王桢之慢慢地回答说：“我死去的叔父是一时的标帜，而你是千载的英豪。”于是，满座的人都（为王桢之的妙答而）高兴。

【原文】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译文】　桓玄问太常刘瑾：“我与谢安相比怎么样？”刘瑾回答说：“您很高大，谢安则深沉些。”桓玄又问：“我与你舅舅王献之相比呢？”刘瑾回答说：“山楂、梨子、橘子、柚子，各有各的味道。”

【原文】　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

【译文】　以前人们总拿桓谦和殷仲文相比拟。桓玄在朝廷的时候，仲文到朝廷中来，桓玄于庭中望见他，对同坐的人们说：“我们家的桓谦那能比得上仲文。”

规箴第十

【原文】 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

【译文】 一次，汉武帝的乳母在外面做了犯法的事，武帝想依法制裁她。乳母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这事不是用嘴巴说说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期望度过这个难关的话，那么当皇上赶你走开时，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只是一面走，一面不断地回过头来望着皇上。这样做，或许有一线希望。”乳母被唤去见武帝时，东方朔也在一旁侍立着，就故意对乳母说：“你真傻，难道皇上现在还记着你喂奶时的恩情呀！”汉武帝虽然是一个雄才大略、心狠手辣的皇帝，但也很富有人情味，此时听了东方朔的话，就不由悲凄地怜悯起乳母来，并当即就赦免了她的罪行。

【原文】 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

【译文】 一次，京房与汉元帝一起谈话，问元帝说：“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亡国？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他们亡国的原因是任用了不忠诚的人。”京房说：“知道不忠诚而又任用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元帝说：“将要亡国的国君都认为自己所任用的臣子是贤能的，哪里是知其不忠诚而又任用他们呢？”京房叩头说：“臣担心将来的人们看看古人，也像后代的人看我们今天一样啊。”

【原文】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译文】 陈元方父亲去世，服丧期间，不时哭泣，非常悲痛，以至身体垮

下来，瘦得皮包骨。他母亲可怜他，在其寝苫枕块睡着了的时候，偷偷地将锦缎做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这在当时是不合礼制的。郭林宗来吊丧，见他身盖锦被，就对他说：“您身为天下的杰出人才，一言一行都是天下人效法的样板，为什么正当服丧之时，还将锦被盖在身上？古时宰我曾嫌父母之丧的三年丧期太长，孔夫子批评他：‘父母刚死，穿那种锦绣之衣，吃那种稻粱美食，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你这种不孝行为，不值得我取法。”说罢，拂袖而去。自此之后一百来天，都没有吊唁的客人来。

【原文】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返。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译文】 三国吴景帝孙休喜欢射猎野鸡，在他出猎的时候，总是早晨出去，晚上才回来。各位大臣没有一个不进谏的，谏者都说：“这只是一种小东西，哪里值得过分迷恋！”孙休说：“尽管是种小东西，但是性情正直，超过人类，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原文】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

【译文】 吴主孙皓问丞相陆凯道：“你的宗族在朝当官的有几人？”陆凯说：“两个相、五个侯，当将军的十几个人。”皓说：“真兴盛啊！”陆凯说：“君王贤明臣子忠诚，这是国家的兴盛；父亲仁慈儿子孝顺，这是家庭的兴盛。如今政事荒废，民生凋弊，时刻担心国家的覆灭，臣下怎么敢说兴盛呢！”

【原文】 何晏、邓扬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扬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译文】 何晏、邓扬让管辂卜卦，说：“问一问我们能不能升到三公的高位？”卦卜出来了，管辂引述古代的道义，深切地告诫他们。邓扬说：“这些话是老书生的口头常谈。”何晏说：“能预知事情的细微变化太高明了，古人以做到这点为难事；能对事理交汇贯通之后又吐露真情，今人以做到这点为难事。现在你一次完成了两个难事，可以说‘使道德彰明便是祭品的香味了’，《诗经》不是这样说嘛：‘把这个藏在内心深处，哪一天能忘掉它呢！’”

【原文】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译文】　晋武帝既然不明白太子愚蠢，就有意要把帝位传给他。众位名臣也多有直言强谏的。一次，武帝在陵云台上坐着，卫瓘陪侍在旁，想趁机申述自己的心意，便装做喝醉酒一样跪在武帝面前，用手拍着武帝的座床说：“这个座位可惜呀！”武帝虽然明白他的用意，还是笑着说：“您醉了吗？”

【原文】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译文】　王夷甫的夫人是郭泰宁的女儿，虽然没有本事但却性情暴烈，聚敛财物贪得无厌，并且干预人情事理。夷甫很讨厌她这样但又禁止不了。当时他们的老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都大侠，郭氏很怕他。王夷甫就突然用此人吓她，说：“不只我说你不能这样做，李阳也说你不能这样做。”郭氏才稍有收敛。

【原文】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译文】　王夷甫一向崇尚玄理，常常憎恨他妻子的贪婪卑污，口里不曾说过“钱”字。他妻子想试试他，就叫婢女拿钱来围着睡床放着，让他不能走路。王夷甫早晨起床，看见钱碍着自己走路，就招呼婢女说：“拿掉这些东西！”

【原文】　王平子年十四五，见王夷甫妻郭氏贪欲，令婢路上儋粪。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急捉衣裾，将与杖。平子饶力，争得脱，逾窗而走。

【译文】　王平子（王澄）十四五岁时，看到哥哥王夷甫（王衍）的妻子郭氏贪图货利，叫婢女在路上担粪。平子向嫂嫂提意见，并且说了这样做不对的各种理由。郭氏大为恼怒，对平子说：“当初老夫人临终之时，曾把小叔子你嘱托给我照管，并没有把嫂子我嘱托给你训教。”迅即抓住平子的衣襟，将要打棍子。平子劲大，力争得脱，跳出窗子，落荒而逃。

【原文】　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是遂断。

【译文】　晋元帝迁都渡过长江之后，仍然好喝酒，丞相王导与元帝有旧交情，常流着眼泪向元帝进谏。元帝答应了他，便让斟上酒来，畅饮一番，从此便戒了酒。

【原文】　谢鲲为豫章太守，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已后，日亡日去耳。"敦又称疾不朝，鲲谕敦曰："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时人以为名言。

【译文】　谢鲲作为名义上的豫章太守，违心地跟着挥师东下的大将军王敦，来到首都所在的石头城（在今南京）。王敦自知为逆难得时誉，对谢鲲说："我不能够再干那种恭顺朝廷的所谓盛德之事了！"谢鲲说："事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尽管以前有些误会，只要从今以后消释前嫌，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一些不愉快也就逐渐淡忘了。"王敦又假称有病不去朝见天子，谢鲲晓以大义，说："近来明公您的举措，虽然是想着要安定国家，然而天下之人，确实还不了解您的意图。如果能够借此机会去朝见皇上，使各位大臣放下心来，普天之下的人才会对您心悦诚服。依靠着旧有的威信去干顺人心的事，本着谦虚退让的精神来奉侍君主，这样去做了，那么，您的功勋就会像使国家转危为安一样，您的英名亦将永流后世。"谢鲲这番话，当时人认为是至理名言。

【原文】　元皇帝时，廷尉张廙在小市居，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挝登闻鼓，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贺出见辞之，曰："此不必见关，但与君门情，相为惜之。"张愧谢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毁坏。"

【译文】　元帝时，廷尉张廙在小巷居住，私自在巷口盖了一道大门，早关闭晚打开。同住在小巷的居民为此而发愁，便到州府衙门去申诉，得不到受理；直到击鼓上告，官府也不给判决。百姓们听说司空贺循来到了破岗，联名到贺司空处上告。贺说："我现任司礼的官，不能过问这件事。"老百姓叩头道："假使您也不处理此事。便再无处申诉了。"贺没回答，只是让他们暂且回去，等自己见到张廷尉当为他们提及此事。张廷尉听说此事，便拆毁了巷门，亲自到方山迎接贺司空。贺拿出呈辞让他看后，说："这件事，本不一定过问，只是你我

世代有交情，见发生这样的事，便为你十分惋惜。”张惭愧谢罪说：“我这样做，开始没意识到妨碍了别人，假如早知道，早会把门毁了。”

【原文】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须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瘕，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译文】　太尉郗鉴晚年喜欢谈论，所谈的事既不是他向来所考虑的，又很自负。后来朝见皇帝的时候，因为丞相王导晚年做了许多值得遗憾的事，所以每次见到王导，定要苦苦劝戒他。王导知道郗鉴的意图，就常常用别的话来引开。后来郗鉴快要回到所镇守的地方，特意坐车去看望王导，他翘着胡子，脸色严肃，一落座就说：“快要分手了，我一定要把我所看到的事说出来。”他很自满，口气很重，可是话说得特别不顺当。王导纠正他说话的层次，然后说：“后会无定期，我也想尽量说出我的意见，就是希望您以后不要再谈论。”郗鉴于是非常生气，心情冰冷地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文】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

【译文】　丞相王导治理扬州时，派遣八名部从事到所辖八郡去考察，当时顾和也是去考察的官员。回来后，大家同时去拜见王导。那些从事都一一汇报了所考察的各郡太守的政绩好坏，轮到顾和汇报时，他却一言不发。王导问他说：“你听到过什么？”顾和回答说：“您辅佐朝政，为什么宁肯让吞舟之鱼漏网，而听信传闻，采取苛察小事的治理方法呢？”王导听后，赞叹他说得好，那些从事都感到自己缺少了什么。

【原文】　苏峻东征沈充，请吏部郎陆迈与俱。将至吴，密敕左右，令入阊门放火以示威。陆知其意，谓峻曰：“吴治平夫久，必将有乱。若为乱阶，请从我家始。”峻遂止。

【译文】　苏峻向东征讨沈充，特请吏部郎陆迈与他同行。快到吴郡时，苏峻密令左右，叫人在阊门放火来显示军威。陆迈明白他的用意，就对苏峻说：

“吴地太平的日子不久，一定会有大乱发生；如果你真想制造乱子的话，请从我家开始吧。”苏峻这才停止了这种作法。

【原文】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译文】　陆玩被任命为司空后，有人去拜访他。那人索要到美酒后，就把它洒在梁柱旁地上，祈祷说：“现在缺乏人才，用你担负国家重任，不要把人家的栋梁之材摧毁了。”陆玩笑着说：“我会记住你劝诫我的这番好话。”

【原文】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

【译文】　庾翼在荆州任职时，在一次僚属拜见长官的聚会上，问僚属们说：“我想做汉高祖、魏武帝那样的人，你们看怎么样？”满座的人没有谁敢回答。这时长史江□说：“希望明公效法齐桓、晋文的事业，不希望您效法汉高、魏武。”

【原文】　罗君章为桓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往检校之。罗既至，初不问郡事，径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有何事，君章云：“不审公谓谢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胜我许人。”君章云：“岂有胜公人而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也。

【译文】　谢尚做江夏相时，罗君章在桓温手下做从事，奉命前往江夏考察。罗君章到了江夏后，对于郡中的事一概不问，一连数天，只与谢尚一起喝酒。回来后，桓温问：“有什么事情吗？”罗君章反问道：“不知道您认为谢尚是个什么样的人？”桓温说：“仁祖是比我强一点的人。”罗君章说：“难道比您强的人会做坏事吗？所以我什么都没查问。”桓温觉得罗君章的见解不同寻常，就没责怪他。

【原文】　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论议更克。孔岩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

【译文】　王羲之与王敬仁、许玄度都很有交情，王修、许询死后，王羲之对他们的评论却越来越苛刻。孔岩劝诫王羲之说：“您过去和王修、许询在一起时多有感情啊，他们死去后，友情不能善终，我认为这实在不可取。”王羲之甚觉惭愧。

【原文】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译文】　谢中郎在寿春兵败，临逃走时，还要找他的玉做的马镫。太傅当时也在军中，并无多说一句话，这时才说："到了这时候了。还须要那东西吗！"

【原文】　王大语东亭："卿乃复论成不恶，那得与僧弥戏！"

【译文】　王大对东亭侯王□说："对你的定评原来就是不错，哪能和僧弥赌胜呢！"

【原文】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凯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

【译文】　殷□病得很厉害，看人只见人人戴着鬼脸面具。从兄荆州刺史殷仲堪发兵讨伐王国宝等，要效法春秋时晋国的赵鞅发晋阳之兵以清君侧，去和殷□道别，见状泪下，嘱咐他好好养病。殷□说："我的病自当会痊愈，正在为你的胡做非为的毛病发愁呢！"

【原文】　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堕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译文】　沙门惠远法师栖居庐山之中，虽然年事已高，宣讲讨论佛教经义，未曾中辍。佛门弟子中有人比较懒惰，法师说："我老了，如同西下之夕阳，尽管能给桑榆之类树林抹上些许火红的颜色，但常规决定是不可能照耀到远方的，但愿诸位年轻人及时努力，如同朝阳的光辉，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亮。"手持经卷，登上法座，诵读经文明朗晓畅，语声和神态甚是凄苦，各位高徒，都肃然起敬。

【原文】　桓南郡好猎。每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骋良马，驰击若飞；双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陈不整，麏兔腾逸，参佐无不被系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译文】　桓玄爱好打猎，每次出猎，都带着庞大的队伍，五六十里内，车马纷纷，旗帜飞扬，遮蔽了原野。（一旦发现了猎击目标，）将士们策马向前，奔

驰如飞，左右两翼的队伍，不问山陵沟壑（奋勇冲向目标）。有时出现了队伍不整齐，野兽跑掉了等情况，部下的将官，没有不被用绳索捆绑起来。桓道恭是桓玄的本家，当时在桓玄部下担任贼曹参军之职，非常敢于讲实话。（他随同桓玄出猎时）常带着一条深红色的绵丝绳系在腰间。有一次桓玄问他："你带这条绵丝绳做什么？"桓道恭回答说："您打猎时，喜欢捆绑部下。碰到我被捆绑时，我的手受不住那粗糙的绳子捆绑。"（从此以后）桓玄稍微收敛了自己的做法。

【原文】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并上下权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谓绪曰："汝为此瘴瘴，曾不虑狱吏之为贵乎？"

【译文】　王绪和王国宝互相勾结，一起倚仗权势，扰乱国政。王大很不满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便对王绪说："你做这种轻举妄动的事，竟然没有考虑到终有一天会感到狱吏尊贵吗？"

【原文】　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

【译文】　桓玄想把太傅谢安的住宅要来修府第，谢混对他说："召伯的仁爱，尚且能给甘棠树带来好处；文靖的恩德，难道再也保不住五亩大小的住宅吗？"桓玄听了很惭愧，就不再提了。

捷悟第十一

【原文】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译文】　杨德祖做魏武帝的主簿，当时正在建相国府的大门，刚刚建好屋椽屋桷，魏武就亲自来视察了。看过之后，让人在门上题了一个“活”字就离开了。杨修看见后，就命人将门拆掉。建成以后，杨修说：“‘门’中一个‘活’字，是‘阔’，魏王是嫌门太大了。”

【原文】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译文】　有人送给魏武帝曹操一杯奶酪，曹操吃了一点，就在盖头上写了一个“合”字给大家看，没有谁能看懂是什么意思。轮到杨修去看，他便吃了一口，说：“曹公教每人吃一口呀，还犹豫什么！”

【原文】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译文】　曹操有一次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跟随着，见碑的背面上题着：“黄绢幼妇，外孙□臼”八个大字。曹操问杨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杨修回答：“知道。”曹操说：“你先别说，等我想想”。走过三十里之后，曹操才说道：“我理解了。”让杨修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杨修写道：“黄绢，是一种有颜色的丝织品，而‘色’和‘丝’拼成一个字乃是个‘绝’，幼妇，‘少女’也，合成一字乃为‘妙’。外孙嘛，是女儿的儿子，一‘女’一‘子’合成一个‘好’字。□臼，‘受辛’也，合成一个‘辭’字（辞的繁体）。这是说曹娥碑文是一篇‘绝妙好辞’的意思。”曹操也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恰好与杨修的相同。

曹操感叹道：“我的才能不如你，走了三十里才理解出来。”

【原文】 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癞癞，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

【译文】 魏武帝曹操要讨伐袁本初，修造军事装备，剩下几十斛竹片，都是几寸长的。大家说这全都用不上，正要叫人烧掉。曹操在想怎么利用这些竹片，认为可以用来做竹盾牌，只是还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派人速去问主簿杨德祖，杨德祖随即答复了来人，结果和曹操想的一样。大家都佩服杨德祖的聪明和悟性。

【原文】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瘢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

【译文】 王敦率军将近朱雀桥，明帝亲自走出中堂指挥破敌。温峤当时是丹阳尹，明帝命令他断掉朱雀航，因某种原因没有断掉，明帝非常生气，瞪大了眼睛呵叱左右，左右没有不恐惧的。明帝又把各位大臣召来，温峤来了以后没有谢罪，只是请求赐于酒炙。一会儿王导来，光着脚跪在地上谢罪说：“皇上您正在盛怒之时，使得温峤不敢来谢罪。”温峤此时赶紧跪下谢罪，明帝也舒缓了态度。各位大臣都叹服王导的机警和捷悟赞叹不已。

【原文】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

【译文】 司空郗鄅镇守北府的时候，桓温不喜欢他掌握兵权。郗鄅对情势的了解一向胡涂，还寄信给桓温说：“正想和您一起辅佐王室，修复被敌人毁坏的先帝陵寝。”当时他的嫡长子嘉宾正到外地去，在半路听说送信的人到了，急忙拿过他父亲的信来看，看完了，把信撕得粉碎，就返回去，又代他父亲另外写了封信，诉说自己年老多病，经不住世事烦扰，想找个闲散的官位来自我调养。桓温收到信非常高兴，立刻下令把郗鄅调为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太守。

【原文】 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常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译文】 王□作大将军桓温府上主薄时，有一次在初春时节与桓温长子桓熙诸兄弟一起骑马郊游。当代的名流们都是并辔而行，只有王□一人常常在前，与众人相去几十步的距离，诸人都不理解。桓熙兄弟疲倦之后，不一会就换乘轿子。以前与他们同行的那些人，都像随从一样跟着，只有王□神采奕奕地在前骑马而行。他反应敏捷到这种程度。

夙惠第十二

【原文】　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俱委而窃听。炊忘著箅，饭落釜中。太丘问："炊何不馏？"元方、季方长跪曰："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箅，饭今成糜。"太丘曰："尔颇有所识不？"对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说，更相易夺，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饭也！"

【译文】　宾客到陈太丘家夜宿，太丘叫元方、元季二人去烧饭。客人与陈太丘谈论，元方兄弟二人进入伙房，都屈身蹲在那里偷听，饭下到锅中忘了捞在盛饭的器具中。陈太丘问："为什么不蒸饭？"元方、季方跪直了身子说："您与客人说话，我们都在偷听，就忘了捞饭，如今饭已成粥。"太丘说："你们能记住一些吗？"元方、季方回答："仿佛记得。"二人一块说，彼此穿插，互相补充，没有一点遗漏之处。陈太丘说："能如此，我们喝粥就可以了，不必吃干饭了！"

【原文】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译文】　何晏七岁的时候，已经聪慧若神明，曹操十分喜欢他。因为何晏的父亲死得早，何晏的母亲被曹操所纳，他随母亲处于曹操府上，所以曹操准备把他收为养子。何晏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框中，有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何家的房子。"曹操知道后，立即放弃了收他为子的想头，把何晏放出曹府。

【原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译文】　晋明帝才几岁的时候，一次，坐在元帝膝上。当时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起洛阳的情况，不觉伤心流泪。明帝问父亲什么事引得他哭泣，元帝就

把过江来的意图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于是问明帝：“你看长安和太阳相比，哪个远？”明帝回答说：“太阳远。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边来，显然可知。”元帝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奇。第二天，召集群臣宴饮，就把明帝这个意思告诉大家，并且再重问他一遍，不料明帝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惊愕失色，问他：“你为什么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呢？”明帝回答说：“现在抬起头就能看见太阳，可是看不见长安。”

【原文】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译文】　司空顾和与当代名流在家里高谈阔论，他的孙子顾敷和外孙张玄之都是七岁的小孩子，在榻边玩耍。听到一些话后，他们的神情好像有点不大愿意，于是在灯下半闭着眼，两个孩子重叙主客之礼，居然礼数一点不差。顾和于是越席而提着他们的耳朵说：“没想到我这个衰落的家族，居然还能有这样的后代”。

【原文】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儿云：“已足，不须复□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译文】　韩康伯几岁时，家里十分贫穷，到了最冷的时候，母亲殷夫人才给他做了一件短袄，母亲让康伯拿熨斗熨衣，并且对康伯说：“你先穿上这件短袄，我再想办法给你做条夹裤。”康伯说：“已经够了，不用再做夹裤了。”母亲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火在熨斗中时，熨斗的把儿就热了，现在我既然穿了短袄，下半身也应当暖和了，所以不用了。”母亲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惊讶，知道他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原文】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译文】　晋孝武帝十二岁那年，当时正是冬天，他白天不穿夹衣，只穿五六件丝绸做的单衣，夜里却铺着两张褥子睡觉。谢安规劝他说：“圣上的贵体应该生活得有规律。陛下白天太冷，夜里太热，这恐怕不是养生的办法。”孝武帝

说：“白天活动着就不会冷，夜里不动弹就不会热。”谢安退出来，赞叹说：“皇上说理不比先帝差。”

【原文】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岁，服始除，桓车骑与送故文武别，因指语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应声恸哭，酸感傍人。车骑每自目己坐曰：“灵宝成人，当以此坐还之。”鞠爱过于所生。

【译文】　桓温死时，桓南郡才五岁。刚刚除去丧服，桓车骑就与他一同送别前来送丧的文武官员。桓冲指着这些人对桓玄说：“这些人都是你们家过去的辅臣。”桓玄听罢放声恸哭，使周围的人都感到酸楚难忍。桓冲每每看着自己的座位说：“等到灵宝长大成人，应当把这个位置还给他。”桓冲抚养爱护桓玄胜过亲生。

豪爽第十三

【原文】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译文】 大将军王敦年轻时，有个乡巴佬的外号，说话语音也是楚地方言。有一次晋武帝召集当时名流在一起讨论歌舞、艺术，别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只有王敦对此概不关心，神态、脸色都显得很不好，自称只懂得打击鼓吹。晋武帝让人给他取来鼓，王敦从座位上振袖站起，扬击鼓槌，精神振奋地击打起来，鼓音节奏和谐而急促，气概豪迈，旁若无人。满座的人都赞叹他的雄壮豪爽。

【原文】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敝。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译文】 王处仲，世人赞许以高尚来品评他。他曾经沉迷女色，身体也因此很疲惫。身边的人规劝他，他说："我却不觉得怎么样，既然这样，也很容易解决呀。"于是打开侧门，把几十个婢妾都放出去，打发上路，任凭她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的人很赞赏他。

【原文】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译文】 大将军王敦评论自己高尚开朗，通达直爽，学有专长，精通《左传》。

【原文】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译文】 王敦每次喝完酒后总是吟咏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吟咏一边用如意敲打唾壶，壶口都给敲破了。

【原文】 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帝时为太子，好养武士。一夕中作

池，比晓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译文】 晋明帝想挖池塘，修亭台，他父亲元帝不答应。当时明帝还是太子，喜欢招养武士。有一晚半夜叫这些人挖池塘，到天亮就挖成了。这就是现在的太子西池。

【原文】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译文】 大将军王敦当初想东下京都，处置朝臣，安插亲信。事先派遣参军向朝廷报告，并向当时贤达暗示自己的意图。当时车骑将军祖逖还没有移到寿 春镇守，他怒目圆睁，厉声喝斥王敦的使者说：“你回去告诉阿黑（王敦小字），他怎么能这样傲慢无礼！催促他带兵赶快回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要率领三千兵马用长矛脚赶他回去。”王敦听说后就打消了东下京都的念头。

【原文】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时，权重未在己。及季坚作相，忌兵畏祸，与稚恭历同异者久之，乃果行。倾荆、汉之力，穷舟车之势，师次于襄阳；大会参佐，陈其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译文】 庾稚恭（庾翼）早有收复中原的志向，文康（庾亮）当政时，大权不在自己手中。等到庾季坚（庾冰）作丞相，庾冰又忌讳用兵，害怕战祸，和稚恭经历了长时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达到共识，决定出兵北伐。庾稚恭聚集荆州、汉水一带的全部力量，尽调所有的船、车，率领部队驻扎在襄阳。召集所有下属开会，摆开军队的阵势，亲自把武器发下去，说：“我这一次征伐，结果如何，就看我这支箭射的情况了！”于是连发三箭，三发三中，全军将士全神贯注，士气十分高涨。

【原文】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译文】 桓温平定巴蜀之后，在李势宫殿内置酒宴请众参僚，巴蜀的官员们没有不来的。桓温平素就有雄情爽气，加上这天音调优美动人，叙说古今成败在于人，存亡与人才相系的道理，那神态磊落大方，所有在座之人都赞赏不已。散席后，人们还在追思玩味桓温的话语之时，寻阳周馥叹息道：“可惜，你

们没有见过王大将军哪。”

【原文】　桓公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译文】　桓温读《高士传》时，读到于陵仲子的传记，便把书抛开，说：“谁能用这种苛刻的、不近情理的做法来对待自己！”

【原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长庶也，小字镇恶。年十七八，未被举，而童隶已呼为镇恶郎。尝住宣武斋头。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数万众中，莫有抗者，径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

【译文】　桓石虔是司空桓豁的庶出长子，小名叫镇恶。十七八岁了，身份地位还没有得到承认，而奴仆们已经称呼他为镇恶郎了。他曾住在桓温家里。后来跟随桓温出征到枋头，在一次战斗中，车骑将军桓冲陷入敌阵，他手下的人没有谁能抢先去救他。桓温告诉石虔说：“你叔父落入敌人阵里，你知道吗？”石虔听了，勇气倍增，命令朱辟做副手，跃马扬鞭冲入几万敌军的重围中，没有谁能抵挡他，他径直把桓冲救了回来，全军都十分称赞佩服。后来黄河以北的居民就拿他的名字来驱赶疟鬼。

【原文】　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

【译文】　陈林道在长江西岸时，京都里的许多人一起邀请他到牛渚聚会，陈林道谈论玄理极佳，人们都想共析他的言辞，陈林道用如意抵住脸颊，眼睛望着鸡笼山叹息道：“孙伯符一样志业不如意。”于是全座的人都不再谈论了。

【原文】　王司州在谢公坐，咏“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

【译文】　王司州在谢安处做客，吟咏《离骚》中的《少司令》道：“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告诉别人说：“正当这时，我觉得全座一个人也没有了。”

【原文】　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玄时事形已济，在平乘上笳鼓并作，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译文】 桓玄从西边顺江直下，攻进石头城，外面的人报告说："梁王司马珍之叛逃了。"这时桓玄的大局已定，在大船下乐鼓齐鸣，也不去追赶梁王司马珍之，只是高声朗诵，阮籍的《咏怀》诗句："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箫管奏出的乐曲里还有魏国时的音调，可是梁王又在哪里呢？）"

容止第十四

【原文】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译文】 魏武帝曹操准备接见匈奴的使臣，他自以为形貌丑陋，不足以雄震远国，便让崔瘻代替自己，他却握刀站立在崔季瘡的床头。接见结束后，派间谍询问匈奴的使臣说：“魏王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魏王声望很高，非同凡响，可是站在床头那个握刀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到这话，派人追赶杀掉了这位使臣。

【原文】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译文】 何平叔相貌很美，脸非常白。魏明帝怀疑他搽了粉，想查看一下，当时正好是夏天，就给他吃热汤面。吃完后，大汗淋漓，自己撩起红衣擦脸，脸色反而更加光洁。

【原文】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译文】 魏明帝让皇后的弟弟毛曾与夏侯玄坐在一起，被当时的人认为像芦苇倚靠在玉树旁边。

【原文】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译文】 当时的人看夏侯太初神态清朗，就像怀中抱着日月；看李安国容貌颓唐，恰如将要崩塌的玉山。

【原文】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译文】 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度恣容特别俊秀。见到他的人赞叹说：“潇潇洒洒，神采飞扬。”有人说：“潇洒飘逸犹如青松下微风，清爽高洁，缓缓

吹拂。”山涛说：“嵇康的人品，如同挺拔的孤松高标独立；他醉酒时的神态，好像巍峨的玉山即将崩塌一样。”

【原文】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译文】 中书令裴楷评论安丰侯王戎说：“他目光灼灼射人，像岩下闪电。”

【原文】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译文】 潘岳天生具有美好的容貌身材，神态风度优雅。年少时挟带着弹弓走在洛阳的大街上，妇女们遇到他，没有谁不手拉手地一同围着他。左思相貌奇丑，他也效访潘岳那样出游，这时妇女们一齐向他乱吐唾沫，左思狼狈不堪地返回家中。

【原文】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译文】 王夷甫容貌端正秀丽，擅长清谈玄学，总是拿着白玉柄的拂尘，白玉柄与手的颜色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原文】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译文】 潘安仁和夏侯湛两人都很漂亮，而且喜欢一同行走，当时人们评论他们是连璧。

【原文】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

【译文】 裴令公有俊秀的姿容，一次生病，很严重，晋惠帝派王夷甫前往看望。裴楷正面向着墙壁躺着，听说王夷甫来了，勉强回头看了一眼。王夷甫出来后，对旁人说：“双眼闪亮得像岩下的闪电，精神挺动，他生病只是体内原有的小病发作罢了。”

【原文】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译文】 有人对王戎说：“嵇延祖气度不凡，在人群中就像野鹤站在鸡群中一样。”王戎回答说：“那是因为您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罢了！”

【原文】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译文】　中书令裴楷仪态容貌俊秀，脱下官帽，穿着粗衣，头发蓬乱，也都别具风采。当时的人把他视为“玉人”。见到他的人说：“看见裴先生，如同在玉山上行走，光采照人。”

【原文】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译文】　刘伶身高六尺，相貌特别丑陋，神情憔悴，而且行为懒懒散散，放荡飘忽，把身体视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饰。

【原文】　骠骑王武子是卫□之舅，俊爽有风姿。见□，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译文】　骠骑将军王武子（王济）是卫□的舅舅，人才俊秀风度高雅。他每次见到卫□就赞叹说：“珠宝美玉在我身边，便感到自己相貌丑陋了！”

【原文】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译文】　有人去谒见王太尉，恰逢王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座。去别的屋子，又看见季胤、平子。回去之后，他对别人说：“今日之行，眼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珠玉！”

【原文】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

【译文】　丞相王导看见卫洗马说：“竟然有这样瘦弱的形态，虽然反复地调养舒畅身体，还是像连罗绮做的衣服都不能承受的样子。”

【原文】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译文】　大将军王敦称赞太尉王衍说：“他处在众人之中，就像珠玉放在瓦砾石块中间。”

【原文】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

【译文】　庾子嵩身高不足七尺，腰带却有十围大小，可是他本性和顺，纵情放达。

【原文】　卫□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

【译文】　卫□从豫章郡到京都时，人们早已听到他的名声，出来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卫□本来就有虚弱的病，身体受不了这种劳累，终于形成重病而死。当时的人说是看死了卫□。

【原文】　周伯仁道桓茂伦："嵚崎历落可笑人。"或云谢幼舆言。

【译文】　周伯仁（周□）评议桓茂伦（桓彝）说："品行高尚，心胸开阔，招人喜爱。"有人说这话是谢幼舆（谢鲲）说的。

【原文】　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

【译文】　周□评说长史王氵蒙的父亲王讷："身体魁梧，情怀高尚，风度不凡，保持光大，可作一切事情。"

【原文】　祖士少见卫君长，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译文】　祖士少见到卫君长，说："这个人有将帅的风度。"

【原文】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译文】　石头城事变后，朝廷被颠覆，温忠侯（温峤）和庾文康（庾亮）一起投奔陶公，向他求救。陶公说："肃祖的遗诏不曾见过。况且苏峻叛乱。争端是由庾姓诸人引起的，就是杀了他们兄弟，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当时庾亮正在温峤的船后面，听说这话，感到忧虑害怕而又没办法。第二天，温峤劝庾亮去见陶侃，庾亮因拿不定主意而没去。温峤说："溪狗这人我很了解，你只管去见他，必然没什么可担心的。"庾亮潇洒的仪态，如神的容貌，令陶侃一见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两人谈话宴饮整整一天，爱惜器重之情油然而生。

【原文】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

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译文】　太尉庾亮在武昌时，秋天的夜晚，景色清幽，凉爽宜人，他的部属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谈理吟诗。大家正在吟咏兴致颇高之际，听到楼梯传来急促的木屐鞋的声音，一定是庾亮来了。随即庾公只带着十几个下属走了进来。大家想站起身来退避，庾亮慢慢地说：“各位暂且留步，我这个老头子这方面的兴致也不浅。”于是就坐在胡床上，同众人一起咏诗谈笑，一直到结束，众人玩得非常尽兴。后来王羲之到都城，同丞相王导谈起这件事。丞相说：“庾亮此时的气度，不得不收敛一点。”王羲之回答说：“只是那幽深情致还保存着。”

【原文】　王敬豫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译文】　王敬豫形貌很美。有一次去向父亲王导请安，王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遗憾的是才能和形貌不相称。”有人说：“敬豫样样都像王公。”

【原文】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见到杜弘治，赞叹说：“脸像凝脂一样白嫩，眼睛像点上漆一样黑亮，这是神仙里头的人。”当时有人称赞长史王濛的相貌，司徒蔡谟说：“可惜这些人没有见过杜弘治啊！”

【原文】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译文】　刘尹说桓公的鬓发如反转过来的刺猬皮，眉毛像紫石，自然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类的英雄人物。

【原文】　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

【译文】　王敬伦风度姿态很像他父亲。作侍中时，为桓公加授官爵，从正门而入。桓公看着他说：“王劭原本就具有凤凰般的外表。”

【原文】　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

【译文】 支道林评论长史王蒙说：“严肃起来，作事专一了，仪态多么轩昂优美啊！”

【原文】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译文】 当时的人评论右军将军王羲之说：“像浮云一样飘逸，像惊龙一样矫捷。”

【原文】 王长史尝病，亲疏不通。林公来，守门人遽启之曰：“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曰：“此必林公。”

【译文】 长史王濛得了病，关系亲近的疏远的前来探望，都得不到传达。支道林和尚来了，守门人立即禀报王濛，说：“有一个相貌奇异的怪人在门口，不敢不禀报。”王濛笑着说：“这一定是支道林。”

【原文】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译文】 有人以谢仁祖（谢尚）来比拟他人，并不是看重谢尚。大司马桓温说：“诸位切莫轻易下评语，谢尚在北窗下踮着脚尖弹琵琶时，的确令人产生仙境的意念。”

【原文】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译文】 长史王□任中书郎时，前去王敬和（王洽）那里。正值连日下雪。王□在门外下车，走进尚书的官府，穿着官服。王洽远远看到在雪地行走的王□，赞叹道：“这个人不再像是尘世中的人！”

【原文】 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

【译文】 简文帝当相王的时候，和谢安一同去桓温家里。王□已经先在那里了。桓温向王□说：“你常常想见相王，可去躲在帐子里。”二位客人已经离去，桓温问王□：“究竟怎么样？”王□说：“相王当辅佐朝廷的大臣，自然是清明得像神仙一般。你也是在众人之中大有名望的人，不然，仆射怎么能亲自来临呢？”。

【原文】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译文】　海西王当政时，各位大臣每逢上朝，朝廷如同没有阳光那样昏暗，只有当会稽王来时，气宇轩昂得如同刚刚升起的朝霞。

【原文】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

【译文】　车骑将军谢玄称赞谢安：“尽情游玩时恐怕还要放声唱歌，只要端坐下来捻鼻四处顾盼，便会有在山水之间安处的仪态。”

【原文】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译文】　谢安说：“支道林的双眼，黑黑的，能照亮暗处。”孙绰见到支道林说：“威严的目光露出豪爽的性情。”

【原文】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

【译文】　庾长仁和弟弟们过江到吴地，途中想在驿亭里住宿。几个弟弟先进去，看见满屋都是平民百姓，这些人一点回避的意思也没有。长仁说：“我试着进去看看。”于是就拄着拐杖，扶着一个小孩，刚进门，旅客们望见他的神采，一下子都躲开了。

【原文】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译文】　有人赞赏王恭形貌丰满美好，说：“像春天的杨柳一样光鲜夺目。”

自新第十五

【原文】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馀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译文】 周处年轻的时候，凶暴任性，被同乡人所痛恨。又义兴的河里有条蛟龙，山上有只老虎，共同残害老百姓，连同周处被义兴人称为"三横"，而又数周处最厉害。有人劝说周处去砍杀老虎和蛟龙，其实用意在于让"三横"只留下一个。于是周处就上山杀掉了老虎，又下水砍杀蛟龙。那只蛟龙有时浮上水面，有时沉下水底，一直游了十几里远，周处一直和它打在一起，共经过了三天三夜。同乡人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便更加要相互庆贺。就在这时，周处竟然杀掉了蛟龙从水里出来了。听到同乡人相互庆贺之事，才知道自己被同乡人痛恨，于是有了自我悔改的思想。他就到吴县去向陆机陆云弟兄两个求教。陆机不在，赶巧见到了陆云，就把自己的情况完全告诉了陆云，并且说到自己本想痛改前非，但年岁已过大了，到头来怕也一无所成。陆云说："古人很看重'朝闻夕死'这句话，即早上听到了做人的道理，哪怕晚上死去也是值得的，更何况你的前途还可以？再说一个人就怕不立志，又何必担忧好的名声不能广为传播呢？"于是周处改过自新，从严要求自己，终于成为忠臣孝子。

【原文】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译文】 戴渊年轻时，重义轻生，不检点自己的行为。曾经在江淮间攻击掠夺过往客商的财物。陆机度假期满回洛阳，带的行李物品很多，戴渊派遣一

帮青年人去劫掠。他在岸上，坐在胡床上指挥左右，一切都很有条理。戴渊这个人无论长相还是神情，都很突出，虽然做的是鄙卑之事，可神气仍然显得不同凡响。陆机在船舱里远远地对他说："你有这样的才能，怎么还要当劫贼呢？"一句话便把戴渊说哭了，并立即扔掉宝剑，归顺了陆机。其后，戴渊的谈吐，也显示出非凡的见识。陆机更加器重他，就与他交了朋友，并特意写信推荐他。到了东晋时，官做到征西将军。

企羡第十六

【原文】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

【译文】　丞相王导官拜司空，廷尉桓彝梳起两个发髻，穿着葛裙，拄着拐杖，站在路边观察王导。赞叹道：“人们都说阿龙人才出众，阿龙的确名符其实！”不知不觉跟着走到官府的门前。

【原文】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

【译文】　丞相王导到江南后，自己说起以前在洛水岸边，经常和裴□、阮千里诸贤达一起谈道。羊曼说：“人们早就因为这件事称赞你，哪里还需要再说呢！”王导说：“也不是说我需要这个，只是想到那样的时刻不会再有啊！”

【原文】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译文】　王右军得知有人拿《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媲美，又拿自己与石崇相提并论，脸上洋溢着欣喜之色。

【原文】　王司州先为庾公记室参军，后取殷浩为长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启求住，曰：“下官希见盛德，渊源始至，犹贪与少日周旋。”

【译文】　王司州先前为庾公的记室参军，后来庾亮又任命殷浩为长史。殷浩刚到达，庾公想派王司州出使南京，王司州请求留下，说：“我很想见见有好的德行的人，现在渊源刚来，我还想与他多交往几日。”

【原文】　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大喜。

【译文】　郗嘉宾得知人们把自己比做苻坚，非常高兴。

【原文】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

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译文】 孟昶还没有做官时，家住在京口。曾经见王恭乘坐着高大的车辆，披着鹤氅裘，此时天上飘着小雪，孟昶在竹篱间观察他，赞叹道：“此人真是神仙中的人物！”

伤逝第十七

【原文】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译文】　王仲宣喜欢听驴叫，死后，魏文帝亲自参加他的丧礼。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人学叫一声为他送葬。"于是来宾都学了声驴叫。

【原文】　王戎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译文】　王濬冲当了尚书令，穿着官服，坐着轻便的车，从黄公的酒店路过。回头对车上的人说："我过去和嵇叔夜、阮嗣宗一起在这个酒店畅饮。竹林之游，我也曾参加。自从嵇生、阮公死后，我被世事缠住。现在看这个酒店虽近，但当时的情景却远得像隔着山河。"

【原文】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译文】　孙子荆倚仗自己有才能，很少推重并佩服别人，只是很尊敬王武子。王武子去世，当时有名望的人都来吊丧。孙子荆后到，对着遗体痛哭，宾客都感动得流泪。他哭完后，朝着灵床说："你平时喜欢听我学驴叫，现在我为你学一学。"学得像真的声音，宾客们都笑了。孙子荆抬起头说："让你们这类人活着，却让这个人死了！"

【原文】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译文】　王戎的儿子万子死了，山简前往探望他，王戎悲痛的难以自禁，山简说："一个小孩罢了，何必伤心到这种地步呢？"王戎回答说："圣明的人忘

却感情；最下等的人涉及不到感情；钟于情感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山简很佩服他的话，更为他的伤感而痛惜不已。

【原文】　有人哭和长舆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译文】　有人哭吊和长舆（和峤），说：“好像峨峨的千丈松树倒下来了。”

【原文】　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译文】　太子洗马卫□在永嘉六年去世，谢鲲去吊丧，哭声感动了路人。咸和年间，丞相王导发表文告说：“卫洗马今当改葬。此君是风雅名流，受到国内的仰慕，大家应该整治薄祭，来加深我们对老朋友的怀念。”

【原文】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译文】　顾彦先平生爱鼓琴，及至死后，家中的人经常将琴放在灵床上。张季鹰去哭吊他，悲恸难禁，便径直登上灵床弹琴，奏了几个曲子。弹完之后，抚摸着琴说：“顾彦先，你还能稍微欣赏这琴声吗？”说着又放声痛哭，也没有和孝子握手便出门去了。

【原文】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译文】　庾亮的儿子庾会，在苏峻叛乱中遇难。诸葛道明的女儿是庾亮的儿媳妇，儿媳成寡妇，将要改嫁，在给庾亮信中提及此事，庾亮回信说：“您的女儿还年轻，改嫁是应该的。感念我死去的儿子，就好像刚刚去世。”

【原文】　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译文】　庾亮逝世，扬州刺史何充去送葬，说：“把玉树埋到土里，使人的感情无法平静下去啊！”

【原文】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尘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尘尾著柩中，因恸绝。

【译文】　长史王□病重时，躺在灯下，转动着拂尘，边看边叹息道：“像

我这样的人，怎么活不到四十岁！”等到他死后，丹扬尹刘亲临葬礼，入殓时把带有犀牛角柄的拂尘放入棺材内，于是痛哭得昏死过去。

【原文】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译文】　支道林在法虔去世后，精神委靡，风度也日渐失去。常常对别人说：“从前匠石因郢人去世而放弃运斧，俞伯牙因钟子期亡故而停止弹琴，由自己此时的感受推及到他人，的确不是虚言。默契的知音已经去世，谈话没人能激赏，心中郁闷难以排解，我不久也要死去了！”过了一年，支道林便溘然长逝。

【原文】　郗嘉宾丧，左右白郗公：“郎丧。”既闻，不悲，因语左右：“殡时可道。”公往临殡，一恸几绝。

【译文】　郗嘉宾死了，手下的人禀告郗鏖说：“大郎死了。”郗鏖听了，并不悲伤，随即告诉手下人说：“入殓时可以告诉我。”临到入殓，郗鏖去参加大殓礼，一下子哀痛得几乎气绝。

【原文】　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译文】　戴逵看见支道林法师的坟墓，说：“那高明的言谈还留在耳边，可是墓上的树木已经连成一片了。但愿您那精湛的玄理能绵延不断地流传下去，不会和寿数一起完结啊！”

【原文】　王子敬与羊绥善。绥清淳简贵，为中书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是国家可惜人！”

【译文】　王子敬与羊绥相友善。羊绥为人清明淳厚，简朴尊贵，当过中书郎，年纪很轻就死了。王子敬很是悲痛地悼念他，对东亭说：“他是国家值得爱惜的人。”

【原文】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译文】　东亭侯王□和谢安双方结了仇。王□在东边听说谢安去世，就到

京都去见王子敬，说他想去哭吊谢安。子敬起初还躺着，听了他的话，就惊讶地起来说："这是我对你的希望。"王于是就去哭吊。谢安帐下的督帅刁约不让他上前，说："大人活着的时候，从来不见这个客人。"王□也不理他，径直上前哭吊，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没有按常礼握谢琰的手就退出来了。

【原文】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馀亦卒。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和王子敬（王献之）两人同时得了重病，王献之先病故。王徽之问手下的人："为什么听不到一点王献之的音讯？这一定是已经去世了！"说这话时还不悲伤。马上要车去奔表，一点也没哭。王献之平时一向喜欢弹琴，王徽之直接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起献之的琴弹了起来，琴弦怎么也调不好，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子敬，你和琴都不在了！"于是痛哭以致昏了过去，过了很长的时间才醒过来。一个多月后他也病故了。

【原文】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哀。"

【译文】 晋孝武帝去世，夕祭的时候，王孝伯进京哭祭，对他的几个弟弟说："虽然陵寝是新的，却让人感到有《黍离》之悲。"

【原文】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译文】 羊孚年三十一岁时去世了。桓玄给羊欣写信说："令堂兄为人，感情充沛有所伸寄，不幸暴疾去世，'天祝予'的悲叹，怎么方能表达出来！"

【原文】 桓玄当篡位，语卞鞠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而忽忽作此诋突，讵允天心？"

【译文】 桓玄将篡位，向卞鞠说："过去羊子道常劝阻我有这种想法。现在我的心腹中失去了羊孚，我的得力助手中又失去索元，而我又匆匆做出唐突之事，难道上天会允许吗？"

栖逸第十八

【原文】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𠺝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译文】 步兵校尉阮籍吹口哨，声音能传几百步远。苏门山中，忽然来了一位真人，砍柴的樵夫都传说此事。阮籍前往观看，只见那人抱着膝坐在山岩的一边。阮籍登上山岭走近他的身边，两人伸着腿相对而坐。阮籍同他探讨上古时代的历史，向上追述到黄帝，神农时代的清静玄妙的大道，向下考究夏、商、周三代盛世的美政，用这些史事问他，那人也只是抬头凝视并不回答。阮籍又谈起儒家的学说，道家的养生导气的法术，看他有何反应，那人的神情还像刚才一样，凝神注目。阮籍于是对着他吹了一个长长的口哨。过了一会，那人才笑着说：“能否再吹一吹。”阮籍又吹了一次。阮籍的兴致已尽，便转身回去。走在半山腰时，听到山上响起隆隆的声音，犹如数部乐器在演奏，树林山谷间传来回声。阮籍回头观看，原来是刚才那人在吹口哨。

【原文】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译文】 嵇康在汲郡山中游玩，遇见道士孙登，就和他一起游山。两人分手时，孙登说：“您的才学的确是高的，但你保全自身的方法仍有不足。”

【原文】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译文】 山涛将不再担任选曹郎职务，想推荐嵇康代替，嵇康写信给他宣告绝交。

【原文】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廞得笺命，笑

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

【译文】　李廞是李茂曾的第五个儿子，为人清正，有高尚的品德，可是从小就瘦弱多病，所以不肯结婚做官。他留在临海郡，暂住在他哥哥侍中的陵园里。他有了很大的名望以后，丞相王导想聘请并礼待他，所以调来做相府的属官。李廞得到王导的任命信，笑着说："茂弘竟然拿一个官爵来雇佣人。"

【原文】　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译文】　何骠骑的弟弟凭着高尚的情操，隐居不愿出仕，但何骠骑却劝说他出来做官，他回答说："我在家里虽然排行第五，但要论起固执己见并不一定比你逊色呢。"

【原文】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

【译文】　阮光禄隐居在东山，清静无所事事，内心总是很满足。有的人向王右军问起他，王右军说："这个人已经近乎于不被宠辱所惊扰，即使是古时通达玄理、寂然无为之士，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原文】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

【译文】　车骑将军孔愉年轻时有隐居的打算，到四十多岁，才接受安东将军的任命出来做官。在没有做官时，一直是独自住在山中，歌咏吹弹，告诫自己谨言慎行，自称孔郎，在名山大川漫游散心。百姓认为他有道术，给他立了个生庙。现在还有孔郎庙。

【原文】　南阳刘𢱿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𢱿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𢱿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译文】　南阳人刘𢱿之，品行高尚直率，对历史典籍很熟悉，隐居在阳岐。这时，苻坚的军队侵临长江地区。荆州刺史桓冲想施展宏图大略，征招刘𢱿之担任长史，派人坐船前去迎接他，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刘𢱿之只得从命，坐

上船，赠送的礼物全不肯接受，一路上把这些东西送给穷困的百姓，到了上明时东西也送完了。见到桓冲后，便述说自己一无可用，轻松自然地辞去任命的职务。他隐居阳岐多年，衣服食物丰足时，常和村里的百姓共同享用。等到自己衣食匮乏时，村里的人也接济他。他待人特别厚道，被乡亲们当做好人。

【原文】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译文】　南阳人翟道渊（翟汤）同汝南人周子南（周邵）年少时就是好朋友，两人一起隐居在寻阳。太尉庾亮劝说周邵应当关心世上的大事，周邵于是出来做官。翟汤隐居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不久，周邵到翟汤那儿，翟汤不同他说话。

【原文】　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译文】　孟万年和他弟弟孟少孤，住在武昌郡阳新县。万年外出做官在当时享有盛名。孟少孤没有外出求过官，京都知名人士想见见他，便派信使给少孤报信说：“你哥哥病重。”少孤急急忙忙地赶到京都，见到他的当代贤达，没有谁不赞叹、敬重他。于是他们评论说：“少孤既是这样，万年可以死而无憾了。”

【原文】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译文】　康僧渊在豫章时，在距离城市数十里的地方修建了一所专用于讲习之用的房子，倚山傍水，庭院中种植着芳香的树木，堂宇前激荡着清澈的河水。他隐居在这里研习玄理，修身养性。庾公等人常去看望他，见他演习吐纳之术，风采愈发美好，加上所处之地令人愉快，也仿佛很有收获，于是他的名声渐渐地大起来。后来终于不能忍受寂寞，于是又出仕了。

【原文】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译文】　戴安道已经决定隐居东山，但他的哥哥却想建立巨大的功勋。谢太傅说：“你们兄弟俩的志向，为什么差别这样大？”戴安道说：“我不能忍受官

场的烦扰，而我哥哥则无法改变他的乐趣所在。”

【原文】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译文】　许玄度在会稽郡永兴县南幽深的岩洞中隐居，常常引来各处王侯的馈赠。有人对许玄度说：“我曾听说过隐居箕山的人似乎并不是这样做的呀。”许玄度说：“我得到的礼物不过是竹筐装着的食物，这本来就比君位微薄呀。”

【原文】　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

【译文】　范宣从未进过官署，韩康伯有一次同他坐一辆车，于是想哄骗他一起进入郡府，范宣察觉后，就从车后急忙溜走了。

【原文】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

【译文】　郗超每次听到有以隐退为高尚的人，就为他们置办百万资财，并为他们建造房屋，曾在剡县为戴逵建起宅院，非常精美齐整。戴逵前去居住后，给他的亲友写信说：“近来到剡县，如同住进官府一样。”郗超也曾为傅约置办了百万的资财，后来傅约隐居的事有了变化，所以此次馈赠没有实现。

【原文】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译文】　司徒掾许玄度喜欢游览山水，而且身体健壮敏捷，便于登高。当时的人说：“许玄度不只有高雅的情趣，而且确有便于游览胜境的好身体。”

【原文】　郗尚书与谢居士善。常称：“谢庆绪识见虽不绝人，可以累心处都尽。”

【译文】　郗尚书与谢居士很友善，常常称赞谢庆绪见识虽不优于别人，而却把能烦累心性的事情排除尽了。

贤媛第十九

【原文】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译文】 陈婴是东阳人，少年时就以好的道德情操闻名于乡里。秦末天下大乱，东阳人想推举陈婴为王，他母亲说："不要接受。自从我进了你们陈家大门，从年少时就过惯了贫贱的生活，骤然富贵起来，怕会不吉祥。不如带兵投靠他人，事若成功可稍受些利益，不成功则灾祸有别人承担。"

【原文】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译文】 汉元帝的宫女既然已经很多了，只好让画工把每个宫女的模样绘成图像，想要召唤她们时，就按图像召见，宫女当中姿色平常的人，都向画工行贿赂。王昭君姿色容貌非常漂亮，就不想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求，于是，画工在作画时故意毁其容貌。后来匈奴来朝和亲，向汉元帝求赐美女。汉元帝便把昭君当作美女充数成行，召见之后才感到可惜，但是昭君的名字已经告诉匈奴，不想中途更换人以失信，昭君最后还是到匈奴和亲去了。

【原文】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译文】 汉成帝宠奉赵飞燕，赵飞燕就诬陷成帝也宠爱的班婕妤诅咒过她，因此拷问班婕妤。班的辩辞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做好事行善尚且还不一定获得福分，干坏事起邪念又想得到什么呢？假如鬼神有灵，就不会听从邪恶谄佞者所说；假如鬼神不灵无知，向它诉说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是不干这种事的。"

【原文】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译文】 魏武帝曹操死后，文帝曹丕把武帝的宫女全都留下来侍奉自己。到文帝病重的时候，他母亲卞后去看他的病；卞太后一进内室，看见值班、侍奉 的都是从前曹操所宠爱的人。太后就问她们：“什么时候过来的？”她们说：“正在招魂时过来的。”太后便不再往前去，叹息道：“狗鼠也不吃你吃剩的东西，确是该死呀！”一直到文帝去世，太后竟也不去哭吊。

【原文】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译文】 赵母嫁女儿，女儿临出门时，她告诫女儿说：“千万不要做好事！”女儿问道：“不做好事，可以做坏事吗？”母亲说：“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是坏事呢！”

【原文】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译文】 许允的夫人是阮卫尉的女儿，阮德如的妹妹，长得出奇的丑。行完交拜礼之后，许允不再进洞房，家里人很为此事担忧。正好许允来了位客人，新妇叫婢女去看谁来了，婢女回来说道：“是桓郎来了。”桓郎就是桓范。新妇说：“不用担心，桓范一定会劝他进来的。”桓范果然对许允说：“阮家即然把丑女嫁给你，其中必有深意，你应当明察才是。”许允便回到洞房内，一见新妇，立刻就又想出来。新妇料知他这一走肯定不再回来，就拉住他的衣襟让他停下来。许允就对她说：“妇人应具有四种德行，你有几种？”新妇说：“我缺乏的只是容貌一条罢了。但男子有百种操行，你又具备几条？”许允说：“我都具备。”新妇说：“那么百种操行以品德为第一。你喜欢姿色而不重视品德，怎能说什么都具备？”说得许允面有惭色，从此夫妻相敬如宾。

【原文】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

【译文】　许允担任吏部郎一职时，大多任用他的同乡，魏明帝知道此事后，便派宫廷卫戍部队的将领虎贲中郎将去逮捕他。许允的妻子跟出来劝诫他说：“对英明的君主只可以用道理去说服他，很难用私人感情去乞求。”押到后，魏明帝就开始审查追究许允的责任。许允回答说：“‘提拔你所知道了解的人。’臣的老乡，就是臣所知道了解的人。陛下可以调查、核实臣所任用的老乡是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意受到应有的惩罚。”考查之后，结果是各个职位都用人得当，于是就把许允释放了。许允穿的衣服十分破旧，明帝又赏赐给他新衣服。起初，许允被逮捕时，全家号哭。阮新妇却神态自若，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并且煮好小米粥等着许允，果然，不大会儿许允就回来了。

【原文】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译文】　许允被晋景王杀害了，他的门生跑进来告诉他的妻子。他妻子正在织机上织布，听到消息，神色不变，说：“早就知道会这样的呀！”门生想把许允的儿子藏起来，许允妻子说：“不关孩子们的事。”后来全家迁到许允的墓地里住，景王派大将军府记室钟会去看他们，并吩咐说，如果儿子的才能流品比得上他父亲，就应该逮捕他们。许允的儿子知道这些情况，去和母亲商量，母亲说：“你们虽然都不错，可是才能不大，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和他谈，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不必哀伤过度，钟会不哭了，你们就不哭。又可以稍为问及朝廷的事。”她儿子照母亲的吩咐去做。钟会回去后，把情况回报景王，许允的儿子终于免祸。

【原文】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译文】　王公渊娶了诸葛诞的女儿，入洞房，刚开始交谈，王公渊就对新妇说："你神情容貌卑下，一点儿也不像你父亲。"新妇说："你作为男子汉大丈夫都不能和彦云（王广之父王陵）相比，却拿自己的夫人去与英杰相比。"

【原文】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译文】　王经年少时家境贫苦，后来做了高官，官俸二千石，他母亲对他说："你原本就是贫寒家的子弟，现做官做到二千石，可以知足了！"王经没听从母亲的话。后做尚书，忠助魏王，不忠心于晋王朝，被杀。临刑前王流着泪对母亲说："不听从母亲劝戒，以致落得今天的下场。"母亲却无丝毫悲伤的神情，对他说："你作为儿子很孝顺，作为臣子能尽忠，既孝又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

【原文】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译文】　山涛和嵇康、阮籍见一次面，就情意相投。山涛的妻子韩氏，发现山涛和两人的交情不一般，就问山涛。山涛说："我从前可以看成朋友的人，只有这两位先生罢了！"他妻子说："僖负羁的妻子也曾亲自观察过狐偃和赵衰，我心里也想偷着观察一下他们，行吗？"有一天，他们两人来了，山涛的妻子就劝山涛留他们住下来，并且准备好酒肉；到夜里，就在墙上挖个洞来察看他们，看到天亮也忘了回去。山涛进来问道："这两个怎么样？"他妻子说："您才能、情趣根本比不上他们，只能靠见识、气度和他们结交罢了。"山涛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气度优越。"

【原文】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

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译文】　王浑的妻子钟氏生了一个品德贤淑、容貌姣好的女儿，王武子（王济，王浑与钟氏之子）想替妹妹选求一个好配偶而一时没有找到。后来有个军人的儿子，才能出众，武子便想把妹妹嫁给他为妻，于是向母亲说明自己的意思。母亲说："如果确实才能出众，出身兵家的门第可以不论，不过要让我亲自见见这个人。"王武子就让那个军人的儿子和平民百姓相混在一起，让母亲从帷幕里观察他。看完之后母亲对王武子说："穿着这么样的衣服，长着这么样的相貌的青年，就是你为你妹预选的那个人吗？"王武子说："是的。"母亲说："这个人的才华完全可以出类拔萃，可惜他出身寒微，如果再不能长寿，就不可能发挥他的才干和作用。然而，看他的形貌气质，一定不会长寿，不能和他结为婚姻。"王武子听从了母亲的意见。那个军人的儿子没几年果真死了。

【原文】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译文】　贾充的前妻是李丰的女儿。李丰被杀后，李氏与贾充离婚，被发配边疆。后来遇大赦回乡，这时贾充已娶了郭配的女儿，因此，武帝特别允许他设置左右两位夫人。李氏夫人住在外面，不肯回到贾充的住宅。郭氏夫人对贾充说，想去看望李夫人，贾充说："她性格刚强耿直，而且很有才气，你去还不如不去。"郭夫人于是盛装摆下威严的仪仗，带了很多侍从婢女。到了李夫人住处，一进门，李夫人起身迎接，郭夫人不知不觉间腿已自动弯下跪倒拜了两拜。回来之后，她把事情告诉了贾充。贾充说："跟你说什么来着？"

【原文】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祔，葬遂定。

【译文】　贾充的夫人李氏写了《女训》一书，流传于世。李夫人的女儿是齐献王的妃子；郭夫人的女儿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充死后，李、郭两夫人的女儿都想让自己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好几年争执不下。后来贾后被废，李夫人才被定下来与贾充合葬。

【原文】 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译文】 汝南内史王湛年轻时没人提亲，便自己提出向郝普的女儿求亲。他父亲王昶因为他痴呆，一定无处求婚，便随他的心意，答应了他。婚后，郝氏果真美貌贤淑。后来生了王承，终于成了王家母亲们的典范。有人问王湛怎么了解她的，王湛说："我曾经看见她上水井打水，举止仪容不失常态，也没有不顺眼的地方，因此了解了她。"

【原文】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译文】 司徒王浑的妻子是钟家的女儿，魏朝太傅钟繇的曾孙女，也有卓越的才智、贤淑的德行。钟氏与郝氏是妯娌，两人非常亲密又互相敬重。钟氏不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欺负郝氏，郝氏也不因为自己的出身卑微而屈从钟氏。在东海太守王承家中，都恪守郝夫人的家规；在司徒王浑家中，都遵从钟夫人的礼法。

【原文】 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译文】 平阳太守李重是秦州刺史李秉的儿子，是中原名士，当时人们常把他和王夷甫（王衍）太尉相比并称，被赵王伦宠信的孙秀起初想树立威信，到处说："乐令（乐广）众望所归，不能杀，不如李重的人又不值得杀。"于是就逼李重自杀。事先，李重在家，有人从门外跑进来，从发髻中拿出一个条陈给李 重看。李重看条陈脸色都变了。拿到内室给他女儿看，女儿大声嚷道："完了"。李重明白她的意思，出了内室就自杀了。李重的这个女儿见识非常高明，李重有事常常和她商量。

【原文】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

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

【译文】　周浚作扬州刺史时，外出打猎，正赶上暴雨，于是到汝南李家避雨。李家很富有，但当时男子都不在家。有个女儿叫络秀，听说外面有贵客，就和一婢女在内院宰杀猪羊，做了几十个人的饭食，每件事都做得很精细妥贴，而从外面一点儿也听不见声音。周浚暗地向内窥视，只见一女子，形态相貌与众不同。周浚于是向李家求亲，要娶女子为妾，络绣的父兄不同意。络绣说："我家门户低微。何必吝惜一个女子！如果与贵族联姻，将来或许会有很大好处。"父兄听从了她的话，婚后生了伯仁兄弟。络绣对伯仁兄弟说："我之所以屈节到你家做妾，是为李氏的门户打算的。你们如果不和我家像亲戚家那样来往，我也就不活了！"伯仁兄弟等都很听话，与李家往来。从此，李家在当世才得到了正当待遇。

【原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译文】　陶公（陶侃）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家境却非常贫寒，和母亲湛氏住在一起。同郡人范逵一向很有名望，被荐举为孝廉。范逵到陶侃家找地方住宿。当时，冰雪满地已有多日，陶侃家徒四壁，空无所有，而陆逵的车马仆人又很多。陶侃的母亲湛氏对陶侃说："你尽管到外边把客人留住，我自己来想办法。"湛氏的头发长得拖到地上，她剪下做了两条假发，用真发换来几担米，又把每间屋子里的柱子砍削一半当柴烧，把草垫子都铡碎用来作马的草料。到傍晚，便摆上了精美的食品，随从的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欠缺。范逵既赞赏陶侃的才华和善辩，又对他的盛情款待感到受之有愧。第二天早上，范逵告辞，陶侃赶着送行达百十里左右。范逵说："你送的已经太远了，君应该回去了。"陶侃还是不肯返回。范逵说："你应该回去了，到了京都洛阳，我一定给你美言一番。"陶侃这才回去，范逵到了洛阳，就在羊晫、顾荣等人面前称赞陶侃，使他广泛地获得了好名声。

【原文】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译文】　陶侃年轻时做监管鱼梁的小吏，曾经送去一罐腌鱼给母亲。他母亲把腌鱼封好交给来人带回去，并且回封信责备陶侃说："你做官吏，拿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不只没有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原文】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译文】　桓温平定了蜀地，娶李势的妹妹做妾，很宠爱她，总是把她安置在书斋后住。公主起初不知道，后来听说了，就带着几十个婢女提着刀趁她不备去杀她。到了那里，正遇见李氏在梳头，头发垂下来铺到地上，肤色像白玉一样光采照人，并没有因为公主到来而表情有变。她从容不迫地说道："我国破家亡，并不情愿到这里来；今天如果能被杀而死，这倒是我的心愿。"公主很惭愧，就退出去了。

【原文】　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

【译文】　庾玉台是庾希的弟弟。庾希被杀，还要杀玉台。玉台的儿媳是桓宣武的弟弟桓豁的女儿。她便光着脚到桓宣武府中求进，守门人禁止她进去。她严厉地大声责问道："你是什么人？我伯父家的门，不让我进去！"说着便冲了进去。哭泣着向桓温请求道："庾玉台常在别人扶持下行走，他的脚比常人短三寸，他会做叛贼吗？"桓宣武笑道："本是女婿家自己着急！"便赦免了玉台全家。

【原文】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译文】　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挂起帷幕围着众婢女，叫她们在自己面前表演歌舞，也让谢安看了一会，便放下了帷幕。谢安要求再打开帷幕，夫人说："恐怕会损害你的美德。"

【原文】　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

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平常不喜欢穿新衣服。有一次洗过澡后，夫人故意送新衣服给他穿。桓冲大为恼火，催仆人快把新衣服拿走。夫人让人再一次送回来，并传话说："衣服不经过新这一阶段，怎么能变成旧的呢？"桓公听了大笑，就穿上了新衣服。

【原文】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译文】　王右军（王羲之）的妻子郗夫人（郗璿）对两个弟弟司空郗愔、中郎将郗昙说："王家见谢家兄弟（谢安、谢万）来，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翻出来招待他们，见你们来，不过平平常常而已。你们可以不用再麻烦往那里去。"

【原文】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译文】　王凝之夫人谢氏嫁到王家后，对凝之很不好。回谢家探亲时，很不高兴。谢太傅宽慰她说："王郎是王逸少的儿子，长得也不坏，你怎么憎恨成这样？"谢夫人回答说："咱们一家，叔父辈中，则有阿大（谢尚）、中郎；众从兄弟中，则有封、胡、遏、末等。没想到天地之间，还有王郎这样的人！"

【原文】　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卞鞠见几恶，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隐此，汝何以得见古物！"

【译文】　韩康伯母亲平日靠着的那张旧小桌子坏了，卞鞠看见小桌破旧了，就想换掉它。韩母回答说："我如果不倚着这个，你又怎么能见到古物！"

【原文】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

【译文】　江州刺史王凝之夫人问谢遏道："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再长进？是一心注意世俗杂务，还是天资有限？"

【原文】　郗嘉宾丧，妇兄弟欲迎妹还；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

【译文】　郗嘉宾死了，他妻子的兄弟想把妹妹接回去，她却始终不肯返回

娘家。说：“活着虽然不能和郗郎同居一室，死了岂可不和他同葬一穴！”

【原文】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译文】　谢遏（谢玄）对自己的姐姐谢道蕴绝对推崇，张玄之对自己的妹妹也非常赞赏，并想使自己的妹妹与谢遏的姐姐相敌并称。有个叫济的尼姑，和张、谢两家都有来往，有人问她这两个人到底谁高谁下？她回答说：“王夫人神情闲适清雅，生来就有竹林名士的风致。顾家媳妇心境清纯，美玉无瑕，自然是妇女中的佼佼者。”

【原文】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

【译文】　尚书王惠曾经看望王右军（王羲之）夫人，问她说：“眼睛、耳朵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吧？”郗夫人回答说：“头发白、牙齿掉属于身体的衰老。至于视力和听力，关系到精神，那能就阻碍和别人多交往呢？”

【原文】　韩康伯母殷，随孙绘之之衡阳，于阖庐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孙，时来问讯。谓鞠曰：“我不死，见此竖二世作贼！”在衡阳数年，绘之遇桓景真之难也，殷抚尸哭曰：“汝父昔罢豫章，征书朝至夕发；汝去郡邑数年，为物不得动，遂及于难，夫复何言！”

【译文】　韩康伯的母亲殷氏，跟随孙子韩绘之到了衡阳，在阖庐州中遇到桓南郡。卞鞠是殷氏的外孙，这时前来请安。殷氏对卞鞠说：“我不死，才见他们桓家二世作贼。”在衡阳几年，韩绘之就在桓景真之难中丧生，殷氏抚尸哭着说：“你父亲昔日被罢豫章，朝廷的公文早晨到，他晚上就出发了。你离开郡邑几年，不被外物所动，终于还是遭祸，我又能说什么呢！”

术解第二十

【原文】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译文】　荀勖善于理解乐音，当时的舆论称他为“暗解”。于是他调整音律，校正雅乐。每到正月初一举行朝会，在宫殿中演奏音乐时，他亲自调和音乐的节律，无不音韵和谐。阮咸精于对音乐的欣赏，当时人称他为“神解”。每逢官府集会奏乐，他总是从内心感到音乐的声律不和谐。既然他从没有给荀勖提过一点建议，荀勖就在心里忌恨他，于是就将他外调出京，任始平太守。后来，有一个农夫在地里耕作，得到一把周代的玉尺，这就是国家的标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测量自己制作的钟鼓、金石、丝竹等乐器，都感到比标准尺寸短了四分，从此，他才佩服了阮咸神妙的见识。

【原文】　荀勖尝在晋武帝坐上食笋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问之，实用故车脚。

【译文】　荀勖曾与晋武帝一起吃笋进饭，他对在座的人说：“这是用车轴烧的饭。”在座的人不信，暗中派人去问，果然是用旧车轮烧的饭。

【原文】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译文】　有人相看羊祜父亲的坟墓，说羊家后代中要出真命天子。羊祜讨厌这种话，于是挖断墓后的走势以破坏风水。相士站着看了看，说：“还是要出一位折断胳膊的三公。”不久羊祜掉下马摔折了胳膊，而官位果然作到了三公。

【原文】　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译文】　王武子善于了解马的脾性。他曾经骑马外出，马背上盖着连钱花

纹的垫子，碰到前面有条河，马整天不肯渡过去。王武子说："这一定是马舍不得弄坏垫子。"叫人解下垫子，马就径直渡过去了。

【原文】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译文】 陈述任大将军王敦的属官，特别受到王敦的赏识和重视。到他死后，郭璞去哭丧，哭得非常悲痛，竟然哭喊着说："嗣祖，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有福气！"不久王敦就作乱，正像郭璞所说的那样。

【原文】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译文】 晋明帝通晓用占卜术相看坟地和宅基地的风水。他听说郭璞为别人找安葬的坟地，就改换服装去察看，而且问墓地的主人："为什么葬在龙角的位置？这样做要招致灭族的！"墓主说："郭璞说了，这是安葬在龙耳上，不超过三年，就会招来天子。"晋明帝问："你是说贵门将出天子吗？"主人回答说："不是出天子，只是能招来天子的探问罢了。"

【原文】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译文】 郭景纯（郭璞）为躲战乱渡过了长江，住在暨阳城，他母亲的墓地距离长江不足一百步，当时人认为离长江太近了。郭景纯说："那里将变成陆地。"现在，长江的泥沙堆积增高，长江距离墓地几十里的水地都变成了农田。郭景纯有诗写道："北山险峻陡峭，大海波涛滚滚；三座坟墓高高堆起，那里埋着我的母亲和兄长。"

【原文】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译文】 王丞相让郭璞为他算一卦。卦成，郭璞脸色很难看，说："你将会有雷震之灾。"王丞相问："有没有可以消灾的办法？"郭璞说："派人驾车向

西走几里，找到一棵柏树，截成像你身高一样长的一段，放在床上你常躺的地方，灾难就可消除了。”王丞相按他说的去做了，几天内，柏树果然被震击得粉碎。王家子弟都拍手庆幸。大将军却说：“你只是把灾祸推卸给了树木啊！”

【原文】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

【译文】 桓公手下有个主簿，擅长辨别酒的优劣，每有酒，桓公都让他先尝，好酒就称做“青州从事”，坏酒则称作“平原督邮。”这是因为青州有齐郡，平原地区有鬲县；“青州从事”是说酒力能达到脐下，“平原督邮”是说酒力仅达到膈上就止住了。

【原文】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译文】 郗愔信奉道教，很是精心勤奋，但腹中常有病，许多医生都治不好，听说于法开很有名，便去请他来看病。于法开来后，便把脉诊断说：“你的病，正是由于对道教过于精心上进所导致的。”于是配制了一付药给他。郗愔一服用立即大泻，中间有几段纸，大如拳头，剖开一看，都是原先所服用的符咒。

【原文】 殷中军妙解经脉，中年都废。有常所给使，忽叩头流血。浩问其故，云：“有死事，终不可说。”诘问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为诊脉处方。始服一剂汤，便愈。于是悉焚经方。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精通医术，到中年就全都抛开不研究了。有一个常使唤的仆人，忽然给他磕头，磕到头破血流。殷浩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件人命事，不过终究不该说。”追问了很久，这才说道：“小人的母亲年纪将近百岁，从生病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承蒙大人诊一次脉，就有办法活下去。事成以后，就算被杀也心甘情愿。”殷浩受到他真诚的孝心的感动，就叫他把母亲抬来，给他母亲诊脉开药方。才服了一付药，病就好了。从此殷浩把医书全都烧了。

巧艺第二十一

【原文】　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

【译文】　弹棋从魏时的后宫开始出现，当时是用梳妆匣子游戏。魏文帝对这种游戏特别精通，能用手巾的一角弹动棋子，没有弹不中的。有一个客人自称能这样做，文帝就叫他表演。客人头上戴着葛巾，就低着头用垂下的巾角甩动棋子，高妙之处超过了文帝。

【原文】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译文】　陵云台上的楼台结构精巧，建造前先称量过所用木料的轻重，然后才建筑，各个部位竟然没有丝毫的重量差异。陵云台虽然高大，并时常随风摇动，但终究不可能倒塌。魏明帝登上陵云台，害怕这种危险情况，就另外用大木头来支撑它，楼台马上就倒塌了。人们评论说这是它重心发生了偏斜的缘故。

【原文】　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

【译文】　韦仲将擅长书法。魏明帝修建宫殿，想挂个匾，就派仲将登上梯子去题匾。下来后，鬓发全白了。因此便告诫子孙不要再学习书法。

【原文】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勖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废。

【译文】　钟会是荀济北的堂舅，二人相处得不太好。荀勖有一把宝剑，价值百万，常放在母亲钟夫人那里。钟会擅长书法，就模仿荀勖的字迹，写信给

钟夫人，把剑骗走不还。荀勖知道是钟会干的，却无法索回，就想办法要报复他。后来钟氏兄弟花费千万钱建了一所住宅，很是精致华丽，刚建成，还没搬去住。荀勖很善于作画，于是潜入新宅，在门堂上画了一幅钟太傅的画像，衣冠容貌就像生前一样。钟氏兄弟一进门，看见父亲的画像，大哭不止，新宅于是被空下来，没人去住了。

【原文】　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莫逮。

【译文】　羊长和学问广博，精于书法，又能骑马射箭，且擅长围棋。羊氏后代也大都擅长书法，但射箭、围棋等技艺则都赶不上羊忱。

【原文】　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唯独好画，范以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戴乃画《南都赋图》，范看毕咨嗟，甚以为有益，始重画。

【译文】　戴安道（戴逵）向范宣求学。仿效范宣的行动，范宣读书，他也读书，范宣抄书，他也抄书。唯独喜欢画画，范宣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不应该在这方面费脑筋。戴安道于是画了《南都赋图》，范宣看了赞叹不已，认为非常有好处，这才开始重视绘画。

【原文】　谢太傅云："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译文】　太傅谢安说："顾长康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

【原文】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译文】　戴安道中年时画行像，画得非常精妙。庾道季看了他的画，对他说："神像画得太俗气，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摆脱世俗之情。"戴安道说："只有务光才能避免受到你这样的评论啊。"

【原文】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译文】　顾长康（顾恺之）给裴叔则（裴楷）画肖像，脸颊上多画了三根胡子。别人问其中的缘故，顾长康说："裴楷俊秀清郎，有才识，这三根胡子正是他才识的外在标志。"看画的人对画细加寻味，确实觉得增加的三根胡子有了

风神，远远胜过没有增添的时候。

【原文】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认为下围棋是座上隐居，支道林把下围棋看做用手交谈。

【原文】　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

【译文】　顾长康喜欢摹画人像，想为殷荆州画像，殷荆州说："我长得很丑，不用麻烦了，"顾长康说："你只是因为眼睛有毛病罢了。但只要点明眼珠，用飞白技法轻轻擦过上面，使之有轻云遮日的效果。"

【原文】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译文】　顾长康把谢幼舆画在岩石之间。有人问为什么这样画，顾长康说："谢幼舆说：'自我觉得已超越了丘壑。'所以，这个人应该被放在丘壑之中。"

【原文】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译文】　顾长康（顾恺之）画人物肖像，有的九年不点眼睛。有人问其中的缘故，顾长康说："四肢的美丑，本来和神妙之处无关，画人物要传神，正在这眼睛里面。"

【原文】　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译文】　顾长康谈论作画时说："要画出手挥五弦的动作很容易，要画出目送归鸿的神态就很难。"

宠礼第二十二

【原文】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译文】　正月初一那天，晋元帝朝会群臣，拉丞相王导与自己同坐御榻。王丞相坚决不肯，晋元帝却更苦苦地拉住他。王丞相说：“假如让太阳与万物一样地放射光辉，做臣子的还瞻仰什么呢？”

【原文】　桓宣武尝请参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复有袁参军，彦伯疑焉，令传教更质。传教曰：“参军是袁、伏之袁，复何所疑！”

【译文】　桓温曾经请他的属官入府值宿，袁宏和伏滔接连来到。签到值宿时，因府中还有个袁参军，袁宏怀疑名单上的袁参军是不是自己，便叫传令官再查问一下。传令官说：“参军就是袁、伏的袁，还怀疑什么！”

【原文】　王□、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译文】　王□和郗超都有特殊的才能，受到大司马桓温的器重和提拔；王□担任主簿，郗超担任记室参军。郗超这个人胡子很多，王□身材矮小。当时荆州人给他们编了几句歌谣说：“大胡子的参军，矮个子的主簿；能叫桓公欢喜，能叫桓公发怒。”

【原文】　许玄度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

【译文】　许玄度在京都停留了一个月，丹阳尹刘真长没有哪一天不去看他，于是叹息说：“你过些天还不走，我就成了轻薄京尹了！”

【原文】　孝武在西堂会，伏滔预坐。还，下车呼其儿，语之曰：“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译文】　晋孝武帝在西堂会见群臣，伏滔也在座。他回到家，一下车就叫他儿子来，告诉儿子说："举行上百人的盛会，天子一落座，还来不及说别的话，就先问：'伏滔在哪里？在这里吗？'这种荣誉本来是不容易得到的。做父亲的能达到这样，你看怎么样？"

【原文】　卞范之为丹阳尹，羊孚南州暂还，往卞许，云："下官疾动，不堪坐。"卞便开帐拂褥，羊径上大床，入被须枕。卞回坐倾睐，移晨达莫。羊去，卞语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负我！"

【译文】　卞范之任丹阳尹的时候，羊孚从姑孰暂时回京，到卞范之家去看望他，说："下官药性发作，坐不住。"卞范之就拉开帐子，把褥子掸干净，羊孚径直上了大床，盖上被子，靠着枕头。卞范之返回座位坐着，注视着他，从早晨一直到傍晚。羊孚要走了，卞范之对他说："我期望你坚持最高的情理，你不要辜负了我！"

任诞第二十三

【原文】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译文】 陈留人阮籍，谯国人嵇康，河内人山涛，三人的年龄都相接近，嵇康的年龄比阮、山他们小些。参与他们一伙聚会的，还有沛国的刘伶，陈留的阮咸，河内的向秀、琅邪的王戎，七个人经常聚集在竹林里，纵情随意地开怀畅饮美酒，所以当时人称他们是“竹林七贤”。

【原文】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译文】 阮籍在为母亲服孝期间，在晋文王司马昭的宴会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宴会上，对司马昭说：“您正在提倡用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正服着母亲亡故的重孝，却公然在您的宴会上喝酒吃肉，应当流放他到海外去，用来端正风俗教化。”司马昭说：“阮籍因居丧哀戚过甚而使身体羸弱困顿到这种地步，您不能和我一道共同担忧他的身体健康，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身体有了病就喝酒吃肉，本来就是丧礼允许的呀！”这时，阮籍喝酒吃肉并没有（因为何曾的干扰而）停顿下来，神情和脸色一如平常。

【原文】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译文】 刘伶因饮酒过多而处于病态，但仍极想喝酒。他妻子泼了酒，毁坏了酒具，哭泣着劝说他：“你喝酒太多了，这不合乎养生之道，一定要把酒戒掉啊！”刘伶回答说：“你说的很好！但是我不能自己戒绝，只有祷告鬼神，在

鬼神面前发誓来断掉它！你就准备一下祷告用的酒肉吧。”妻子说：“我恭敬地遵照你的命令！”等到把酒肉供到神前之后，请刘伶去祷告、发誓，刘伶跪下祷告说：“天生我刘伶，把酒当作生命。我一次要喝十斗，如果只喝五斗不过解解酒瘾罢了。注意啊！妇女的话是不能听的。”接着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很快就醉得东倒西歪了。

【原文】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

【译文】　刘公荣（刘昶）和别人一起喝酒，酒友杂乱，不分身份地位，有人因此讥讽他。他回答说：“比公荣强的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喝，比不上公荣的亦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喝，和公荣同类的更不能不和他们一起喝。所以整天和这些人共饮并且醉倒。”

【原文】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译文】　步兵校尉的职位出现空缺，那儿的厨房里有几百斛贮藏的酒，阮籍就请求担任步兵校尉。

【原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译文】　刘伶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有人看见了就讽刺他。刘伶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房屋，把房屋作为裤子，诸位先生为什么跑进我的裤裆里？”

【原文】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译文】　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去看她，给她道别，有人责怪阮籍。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制订的吗？”

【原文】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译文】　阮籍邻居的主妇，容貌漂亮，在酒垆旁卖酒。阮籍和安丰侯王戎常常到这家主妇那里买酒喝，阮籍喝醉了，就睡在那位主妇身旁。那家的丈夫起初特别怀疑阮籍，探察他的行为，发现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别的意图。

【原文】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译文】　阮籍将要埋葬母亲时，蒸了一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诀别，只哭号一声：“完了！”就口吐鲜血，哀伤得久久不能起身。

【原文】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译文】　阮仲容、阮步兵住在路南，其他阮姓住在道北，道北的阮姓家里都很富有。路南阮姓则贫穷。七月七日，道北阮姓把大量的衣服拿出来晒，都是名贵的纱罗锦缎。阮仲容用竹竿挂了一个粗布围裙在庭院中。有人很感到奇怪，他答道：“我未能免俗，姑且也这样做吧。”

【原文】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译文】　步兵校尉阮籍死了母亲，中书令裴楷去吊唁。阮籍刚喝醉了，披头散发、伸开两腿坐在坐床上，没有哭。裴楷到后，退下来垫个坐席坐在地上，哭泣尽哀；吊唁完毕，就走了。有人问裴楷：“大凡吊唁之礼，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这种人是世俗中人，所以自己要遵守礼制准则。”当时的人很赞赏这句话，认为对双方都照顾得很恰当。

【原文】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译文】　阮姓的好些人都很能喝酒。一天，阮咸来到同族人中间参加喝酒的集会，他们不再用常规的酒杯酒碗等倒出酒来喝，就用大陶盆盛上酒，团团围坐，面对着面地直接就着盆子大喝起来。当时有一群猪走来，直接走上前去，也与他们一道喝起酒来。

【原文】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译文】　阮浑长大后，风度气质像父亲阮籍，也想做旷达的人。阮籍说：“阮咸已经入了我们这一流，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原文】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译文】　裴成公（裴□）的妻子，是王戎的女儿。王戎大清早去裴□的住所，不通报就径直走进卧室。裴□从床前穿衣下床，妻子从床后下床，和王戎面对面行宾主之礼，没有一点难为情的神色。

【原文】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译文】　阮仲容（阮咸）起先宠爱着姑姑家的鲜卑族婢女。到他给母亲守丧期间，姑姑要迁到远处去住，开始说要留下这个婢女，起程以后，终于带走了她。仲容借了客人的驴，穿着孝服亲自追赶，两人同骑一驴回来。仲容说：“她肚里的人种不能丢掉。”这婢女就是阮遥集的母亲。

【原文】　任恺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门，拉□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

【译文】　任恺失去权势以后，不再自我检束了。有人问和峤说：“你为什么眼看着元裒被搞垮而袖手不管呢？”和峤说：“元裒就好比北夏门，本来要毁坏，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得了的。”

【原文】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

【译文】　刘道真少年时，经常在沼泽地捕鱼，又善于歌吟长啸，听到的人没有不留连忘返的。有一个老妇人，看出他与众不同，又很喜欢他歌吟长啸，就杀小猪给他吃。刘道真吃完了，也不表示谢意。妇人见他没吃饱，又杀了一只小猪给他吃。刘吃一半留一半，把剩下的还给了老妇人。后来，刘道真作了吏部郎，妇人的儿子作了小令史，刘道真破格任用他，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去问母亲，母亲就告诉了他，于是他又带了牛肉和酒去拜访刘道真。刘道真说：

“走吧，走吧！没有什么可报答的。”

【原文】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译文】　阮宣子常常步行，把一串钱挂在手杖的顶部，到了酒店，就独自畅饮，但对于当时的权贵们，却不愿与他们交往。

【原文】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译文】　山季伦都督荆州时，经常出游畅饮。人们给他编首歌说：“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县。葛强是他的爱将，是并州人。

【原文】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译文】　张季鹰（张翰）纵情任性，不为礼法所拘，当时人称他为“江东阮步兵”，有人问他说：“您当然可以放纵，安逸一时，但怎么不为死后的名声想想呢？”季鹰回答说：“与其让我拥有死后的美名，还不如现在喝上一杯酒。”

【原文】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译文】　毕茂世（毕卓）说：“一只手拿着螃蟹的双钳，一只手端着酒杯，在酒池里游泳，这就足以了结一生。”

【原文】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

【译文】　贺司空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赴往洛阳上任，途经吴阊门，坐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来不认识他，原先在金阊亭中，听到琴声清雅，就上船拜访贺司空，两人谈得很投机，立刻就成为了知己。张季鹰问贺司空：“你要去哪里？”贺司空说：“到洛阳上任，正在赶路。”张季鹰说：“我也有事要去洛阳，就搭船

一起走吧。”于是他就和贺司空一起北上。刚开始，张季鹰没告诉家里，家人四处打听询问，才知道他到洛阳去了。

【原文】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译文】　祖车骑（祖逖）渡江到南方时，国家和个人都很贫穷，没有好服装可穿，好东西可佩戴。王导、庾亮等人一起去拜访祖逖，忽然看见他家皮袍成叠，珍贵的装饰品排得满满的。大家惊奇地问他怎么回事，祖逖回答说：“昨天晚上又到南塘去了一趟。”祖逖当时常亲自指挥手下勇士公开抢劫，官府的主管人也容忍而不去追究。

【原文】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蘖事。”

【译文】　鸿胪卿孔群好喝酒。丞相王导对他说：“您为什么经常喝酒？您没看见酒店里盖酒坛的布，过一段时间就腐烂吗？”孔群说：“不是这样。你没见那用酒腌制的肉，反而更能耐久吗？”孔群曾写信给亲朋故友说：“今年田里收获了七百斛秫米，还不够酿酒用的。”

【原文】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译文】　有人指责尚书左仆射周□：和亲友言谈玩笑，粗野驳杂，失于检点节制，周□说：“我好比万里长江，怎么能一泻千里也不拐一个弯儿！”

【原文】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蒱，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

【译文】　温太真未做高官时，多次和扬州、淮中的商客赌博，总是输。曾经一次把自己都输掉了，赌完了，无法脱身。他一向和庾亮要好，于是在船中大声喊着庾亮说：“你快来赎我！”庾亮立刻送钱来，温太真才得以还家。此种事发生过四次。

【原文】 温公喜慢语，卞令礼法自居。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

【译文】 温太真喜欢说些轻慢放肆的话，尚书令卞壶以礼法之士自居。两人到庾亮那里去，极力互相分辨、反驳。温太真出口庸俗、粗鄙，庾亮却慢悠悠地说："太真整天出言不俗。"

【原文】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译文】 周□风范雅正，德行高尚，而且很能洞察国家的危险与动乱。过江后的数年间，他经常大量喝酒，曾有一次过了三天还没醒过酒来。当时的人称他是"三日仆射"。

【原文】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

【译文】 卫君长作温公的长史时，温公对他很好。动不动就提着酒肉去找卫君长，两人相对而坐，饮酒终日；卫君长去温公那里也这样。

【原文】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昤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8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译文】 苏峻叛乱，庾家的人都逃散了。庾冰当时担任吴郡内史，只身逃了出来。他手下的官员和百姓都逃走了，只有一个郡衙内的差役独自用小船载他逃出钱塘江口，并用席子盖住他。这时，苏峻正悬赏招集人搜捕庾冰，要求各处搜查，催得非常紧迫。这个差役离开小船到一个小岛上买酒，喝醉了回来，舞动着船浆对小船说："哪里去寻找庾吴郡，这只船里就有。"庾冰大为恐慌，但又不敢动。监司见船容量狭小，认为这差役是喝醉了胡说，就不再怀疑了。差役把庾冰送过浙江，寄居在山阴魏家，才幸免于难。后来叛乱平息，庾冰要报答差役，满足他的要求。差役说："我出身卑贱，不愿做官。从小就苦于做奴仆，常常担心不能痛快地喝酒；让我后半辈子有足够的酒喝，就满足了，再没有别

的要求。”庾冰给他盖了一座大房子，买了奴仆婢女，让他家里经常有上百斛的酒，一直供养到他去世。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差役不但有计谋，而且也很通达人生的道理。

【原文】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译文】 殷洪乔出任豫章太守，临走时，京都人士趁便托他带去一百来封信。他走到石头城，把信全都扔到江里，接着祷告说：“要沉的自己沉下去，要浮的自己浮起来，我殷洪乔不能做送信的邮差！”

【原文】 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译文】 王长史、谢仁祖都是王公的僚属，王长史说：“谢仁祖会跳怪舞。”谢仁祖就跳起舞来，神态情意很安闲。王公仔细地看着，对客人们说：“这让人想起了王安丰。”

【原文】 王、刘共在杭南，酣宴于桓子野家。谢镇西往尚书墓还——葬后三日反哭——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犹未许，然已停车；重要，便回驾。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脱帻著帽，酣宴半坐，乃觉未脱衰。

【译文】 王□和刘惔一同在乌衣巷桓子野（桓伊）家摆宴畅饮。当时，镇西将军谢尚从他叔叔谢尚书（谢裒）的墓地回来，是安葬后三天要重新哭祭。大家想邀请他同饮，第一次派送信人去请，他还没有答应，但已经把车停下；第二次邀请，他就掉转车头来了。大家到门外迎接，他便握住迎接者的手臂下了车。进门后，仅仅来得及解下头巾，戴上帽子就入席畅饮。喝到中途，才发觉孝服还没脱掉。

【原文】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时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慊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皍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不？”

【译文】 桓宣武年少时家境贫穷，赌博输得很惨，债主催债很急。他思考扳本的方法，怎么也想不出。陈郡的袁耽俊才超人，多才多艺，桓宣武想向他

求助。这时，袁耽正在居丧期间，桓宣武怕引起他的疑心，就试着向他求告，谁知话音未落，袁耽就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迟疑。于是袁耽换下丧服，把丧帽藏在怀里，跟着桓温去与债主赌博。袁耽在赌场素有盛名，债主来到赌局，说：“你干嘛不扮作袁彦道呢？”于是开始赌博。从十万钱开始赌，一直赢到了百万钱数，于是把筹码扔下不再叫价，旁若无人地掏出丧帽扔到对手面前，说：“你们竟连袁彦道也不认识吗？”

【原文】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译文】 光禄大夫王蕴说：“酒正好能让每个人在醉眼朦胧中忘掉自己。”

【原文】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译文】 丹阳尹刘□说：“孙承公是个狂放的士人，每到一个风景胜地，就一连几天地赏玩，有时已经回到半路又返回去。”

【原文】 袁彦道有二妹：一适殷渊源，一适谢仁祖。语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译文】 袁彦道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殷渊源，一个嫁给谢仁祖。有一次他对桓温说：“遗憾的是没有另一个妹妹许配给你！”

【原文】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译文】 桓车骑（桓冲）在荆州江陵镇守时，张玄在朝中担任侍中，奉命到江陵出差，路过阳歧村，突然看见一个人手提半小笼活鱼，一直走到船旁，说：“我有些鱼，想托你们切成生鱼片。”张玄于是把船拴好让他上来。问他的姓名，他自称是刘遗民。张玄平常听到过他的名声，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他。刘遗民知道张玄是奉命出差之后，就问：“谢安、王文度都好吗？”张玄很想和他多说会话，刘遗民却没有一点多停的意思。生鱼片切好送来后，他就要走，说：“刚才得到这些鱼，看到您船上应该有切鱼刀，因此才来了。”于是就走了。张玄就跟

着追到刘家。刘遗民为他摆上了酒，酒味很不好，但张玄很敬重他的人品，就勉强喝了下去。两人刚开始同席喝酒，刘遗民就先站起来，说："我今天正在割芦苇，不能久停。"张玄也没有办法留住他。

【原文】　王子猷诣郗雍州，雍州在内，见有㲮毹，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还家。郗出觅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而趋。"郗无忤色。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去拜访雍州刺史郗恢，郗恢当时在里屋，王子猷看见厅堂上有毛毯，说："阿乞从哪里弄来这么好的东西。"就让手下人送回自己家里。郗恢走出来接见王子猷，王子猷说："刚才有个大力士扛着毛毯跑了。"郗恢没表现出不满的神色。

【原文】　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译文】　谢安刚出行往西边去游玩，驾车的牛就跑掉了，他就拄着手杖步行而归。路上遇见刘尹，刘尹说："安石你没受伤吧？"谢安就和刘尹同车而回。

【原文】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为了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谢公云："罗友讵减魏阳元！"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贫，或有酒馔之费，见与甚有旧，请别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门下书佐家，处之怡然，不异胜达。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痺。

【译文】　襄阳人罗友有突出的风度，年轻时人们大多认为他傻。有一次他打听到有人要祭神，想去讨点酒饭，去得太早了，那家大门还没开。后来那家主人出来迎神，看见他，就问：还不到时候，怎么能在这里等着，他回答说："听说你祭神，想讨一顿酒饭罢了。"便闪到门边躲着。到天亮，得了吃食便走了，一点也不感到羞愧。他为人处事记忆力强，曾随从桓温平定蜀地，占领成都后，他巡视整个都城，宫殿楼阁的里里外外，道路的宽窄，所种植的果木、竹林的多少，都一一记在心里。后来桓温在溧洲和简文帝举行会议，罗友也参加

了；会上一起谈及蜀地的情况，桓温也有所遗忘，这时罗友都能按名目一一列举出来，一点也没有错漏。桓温拿蜀地记载都城情况的簿册来验证，都和他说的一样，在座的人都很赞叹佩服。谢安说："罗友哪里比魏阳元差！"后来罗友出任广州刺史，当他要到镇守地赴任的时候，荆州刺史桓豁和他说，让他晚上来住宿，他回答说："我已经先有了约会，那家主人贫困，可是也许会破费钱财置办酒食，他和我有很深的老交情，我不能不赴约，请允许我以后再遵命。"桓豁暗中派人观察他，到了晚上，他竟到荆州刺史的属官书佐家去，在那里处得很愉快，和对待名流显贵没有什么两样。任益州刺史时，对他儿子说："我有五百人的食具。"家里人大吃一惊。他向来清白，却突然有这种用品，原来是二百五十套黑食盒。

【原文】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译文】 桓子野（桓伊）每当听到别人清唱，就呼喊"奈何"来帮腔。谢安听到这种情况，说："恒子野可算是一往情深的人。"

【原文】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译文】 张湛喜欢在书斋前种植松柏；袁山松外出游玩，常喜欢让手下人唱挽歌。当时的人们调侃说："张湛是在房前停放盛尸首的棺木，袁山松是在道路上出殡。"

【原文】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译文】 罗友作荆州从事时，桓宣武为王车骑饯别，罗友进来，坐了很久，告辞要走，桓宣武说："你刚才想询问事情，为什么这就走了呢？"罗友答道："我听说白羊肉味美，一直没吃过，所以冒昧求见，没事可问。现在已饱了，不用再呆下去了。"毫不惭愧。

【原文】 张𤸇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译文】 张𤸇酒后唱起了挽歌，非常凄苦。车骑将军桓冲说："你不是田

横的门客，怎么一下子就凄苦到了极点？”

【原文】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译文】　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在别人的空宅院中，刚一住下，就命手下人种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在这里，何必这样麻烦？”王子猷大声吟唱了很长时间，然后直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

【原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译文】　王徽之住在山阴时。一天夜间，下了大雪，王徽之睡醒了，开开屋门，叫人倒上酒喝。这时他向四处望去，一片洁白，于是站起来来回走动着，吟咏着左思的《招隐诗》。又忽然想起了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于是便立即连夜乘坐小船到戴逵那里去。过了整整一夜才到达。但走到戴的门口，却又不进去。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徽之说：“我本来是趁着兴致来的，现已尽了兴，就回来了，为什么一定要见戴逵呢？”

【原文】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

【译文】　卫将军王荟说：“酒正好把人带入一种美妙的境界。”

【原文】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要坐船离开京城，船还停泊在小洲旁。他过去听说过桓子野（桓伊）擅长吹笛，可是却不认识对方。这时正碰见桓子野从岸上经过，王子猷在船上，客人中有认识桓子野的，说那就是桓子野。王子猷便派人向他问候说：“听说您擅长吹笛，请为我吹奏一曲。”桓子野当时身份已经高贵，平常听到过王子猷的大名，他马上就掉转车头，下了车，坐在船上的胡床上，为王子猷吹了三首曲子。吹奏完了，就坐上车离开。宾主之间没交谈一句话。

【原文】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译文】 桓南郡被召任命为太子洗马，临行时，船停在获渚，王大服用五石散后已经微微有点儿醉，前往看望桓南郡。桓南郡便为他摆酒款待，由于不能喝冷酒，就多次对下人命令说“温酒来”，桓南郡听了痛哭流涕。王大就要告辞离去，桓南郡用手巾擦去泪水，对王大说：“犯了我家的名讳，关你什么事！”王大赞叹道：“灵宝果然通达！”

【原文】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译文】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比起司马相如怎么样？”王大说：“阮籍心里郁积着不平之气，所以需要借酒浇愁。”

【原文】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译文】 王佛大叹息说：“三天不喝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不再相依附了。”

【原文】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译文】 王孝伯说：“名士不一定非要具备出众的才华，只要能够常常有空闲时间，痛痛快快地畅饮美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作名士了。”

【原文】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译文】 王长史登上茅山，非常伤心地痛哭说：“琅邪人王伯舆，终归要为情而死！”

简傲第二十四

【原文】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译文】 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之间严肃庄重，可与君王的气魄相比拟。众人中间，只有阮籍在座位上两脚伸直岔开像簸箕一样，又吹口哨又吟唱，狂放如平常。

【原文】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译文】 王戎青年时代去拜访阮籍，这时刘公荣也在座，阮籍对王戎说："碰巧有两斗好酒，该和您一起喝，那个公荣不要参加进来。"两人频频举杯，互相敬酒，刘公荣始终得不到一杯；可是三个人言谈耍笑，和平常一样。有人问阮籍为什么这样做，阮籍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我不能不和他一起喝酒；比不上公荣的人，又不可不和他一起喝酒；只有公荣这个人，可以不和他一起喝酒。"

【原文】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译文】 钟士季为人精明，有才干，原先并不认识嵇康，他邀请当时的贤俊之士，一起去探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向子期为他拉风箱。嵇康举锤敲打不停，旁若无人，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钟士季起身要走，嵇康说："听说了什么而来？看到了什么而去？"钟士季答道："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所看到的而去。"

【原文】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

鸟也。

【译文】　稽康与吕安相交友善，每当想念时，就是在千里之外，也要驾车探望。一次吕安来访，正好嵇康不在家，嵇喜出门迎接他，他却不进去，在门上写了一个“凤”字就走了。嵇喜没察觉他的用意，还觉得挺高兴。“凤”字拆开来，就是“凡鸟”二字。

【原文】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译文】　陆机初次由吴国来到西晋首都洛阳，向张华询问所应拜访的人，刘道真（刘宝）是应拜访者当中的一位。当陆机到刘道真家拜访时，他正在居丧期间。刘道真嗜好饮酒，与陆机行过见面礼后，开头第一句话不问别的，却只询问陆机说：“东吴盛酒用的长柄葫芦你种过没有？”陆机、陆云兄弟听后感到特别失望，后悔不该来拜访他。

【原文】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译文】　王澄出任荆州刺史时，他的哥哥太尉王衍以及当时的社会贤达很多人为他送行。当时庭院中有一棵大树，树上筑有喜鹊巢，王澄便脱下上衣摘掉头巾，径直爬到树上去取喜鹊蛋，贴身内衣被树枝挂住了，他便又脱去内衣。得到喜鹊蛋后，从树上下来不停地玩弄，神色如平等，身旁好像没有人一样。

【原文】　高坐道人于丞相坐，恒偃卧其侧。见卞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

【译文】　高坐和尚在丞相王导家做客，常常是仰卧在王导身旁。见到尚书令卞壶，就神态恭敬端庄，说道：“他是讲究礼法的人。”

【原文】　桓宣武作徐州，时谢奕为晋陵，先粗经虚怀，而乃无异常。及桓迁荆州，将西之间，意气甚笃，奕弗之疑。唯谢虎子妇王悟其旨，每曰：“桓荆州用意殊异，必与晋陵俱西矣。”俄而引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遂因酒，转无朝夕礼。桓舍入内，奕辄复随去。后至奕醉，温往主许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我何由

得相见！”

【译文】 桓宣武作徐州刺史时，谢奕是晋陵太守，原先谢奕就喜穿粗布服，敞着怀，而二人交情很平常。等到桓宣武升迁为荆州刺史，将要西行之时，对谢奕的情意却很深厚起来，谢奕也不怀疑他。只有谢虎子的夫人王氏领悟了他的意思，常说：“桓荆州用意很不一般，一定会带晋陵西行。”不久，桓宣武就推举谢奕为司马。谢奕升官后，仍然与他论布衣之交。在桓温的座上，歪带着帽子，歌啸诵咏，与平常没什么两样。桓宣武屡次说：“我有个世外司马！”谢奕常因饮酒过量，不顾朝廷礼仪，桓宣武就扔下他躲入内室，谢奕总跟随他不放；后来每当谢奕酒醉，桓温就躲到公主的住处。公主说：“没有狂放的谢司马，我怎么能见到你呢！”

【原文】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译文】 谢万在兄长面前，想起身找便壶。当时阮思旷在座，说：“新兴的门第，甚是无礼。”

【原文】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着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信自痴。”蓝田曰：“非无此论，但晚令耳。”

【译文】 谢万是王述的女婿，王述曾头扎白色纶巾，坐着轿子径直到扬州出任刺史，谢万看见王述这副打扮，直言说：“人们都说君侯您痴呆，您确实痴呆。”王述说：“不是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到了晚年才如此不凡。”

【原文】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译文】 王子猷（王徽之）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王徽之说：“你是什么官？”王徽之回答说：“不知道是什么官，时常见有人牵马来这里，似乎是马曹吧。”桓冲又问：“你管理多少马？”王徽之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它的数量？”桓冲又问道：“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回答说：“不知道活的，怎么知道死的呢？”

【原文】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

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乃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尔。”

【译文】 谢公一次和谢万一起西行，路过吴郡，谢万想和他一起去王恬那里聚一聚，谢公说：“恐怕他不会接待你，别去了。”谢万还是苦苦相邀，谢公坚持不去，于是谢万只好一个人前往。刚坐了一会儿，王恬就进了内室，谢万很高兴，认为王恬要款待自己。过了很久，见王恬洗过头，披散着头发出来，也不入座，径自到庭院中，靠在胡床上晒头皮，神情很傲慢，没有一点儿理睬他的意思。谢万于是只好告辞回来，还没到船边，就大声喊着谢公，谢安说：“一定是阿螭不理你。”

【原文】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译文】 王子猷任车骑将军桓冲的参军。桓冲对他说：“你到府中已经很久了，近日内应该处理政务了。”王子猷并没有回答，只是看着远处，用手板支着腮帮子说：“西山早晨很有一股清爽的空气呀。”

【原文】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译文】 谢万率大军北征前秦，常常以又吹口哨又吟唱为高逸，未曾安抚体恤过众将士。他的哥哥谢安非常器重喜欢他，估计谢万必然失败，于是要求同行，谢安表现出不经意的样子对谢万说：“你身为元帅，应该恳切邀请各位将领会聚宴饮，以便取悦众心。”谢万听从了。把各位将领召集在一起，谢万没什么话可说，便径直用铁如意指着座位上的将领们说：“各位都是劲健的士卒！”本来投身行伍的人就忌讳说兵卒，已成为将领又被卑称为士卒，所以各位将领听后特别恨他。谢安为进一步提高谢万的威信，便自各路军主将以下，无不拜会，恳诚而谦逊地表示感谢。等到谢万战事失败后，军队中有人因此而想杀掉他，谢万又说：“我要像家兄谢安一样去做隐士。”所以幸运得免一死。

【原文】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

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

【译文】 王子敬（王献之）兄弟拜见他们的外祖父郗鉴时，总是很懂礼貌地穿上鞋问候老人，很尽外甥之礼。等到嘉宾（郗超）死了以后，献之兄弟见外祖父时则全穿高木屐，仪表姿容很轻狂傲慢。让他们坐下，都说："有事没空暇坐。"他们离去后，郗鉴感慨地说："假使嘉宾不死，鼠辈敢这样吗？"

【原文】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译文】 王子猷有一次到外地去，经过吴中，知道一个士大夫家有个很好的竹园。竹园主人已经知道王子猷会去，就洒扫布置一番，在正厅里坐着等他。王子猷却坐着轿子一直来到竹林里，讽诵长啸了很久，主人已经感到失望，还希望他返回时会派人来通报一下，可他竟然要一直出门去。主人特别忍受不了，就叫手下的人去关上大门，不让他出去。王子猷因此更加赏识主人，这才留步坐下，尽情欢乐了一番才走。

【原文】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译文】 王子敬从会稽路过吴地，听说顾辟疆有个名园，他原本不认识主人，却径自前往顾家。正碰上顾辟疆与宾友们聚会宴饮，王子敬独自游赏完毕后，就站在一边，旁若无人地指点评论。顾辟疆勃然大怒，说："轻视主人，是无礼；倚仗权贵自傲，是无道。犯下这两个错误，就是令人不足挂齿的人。"就把王子敬的手下人都赶出大门。王子敬独自坐在轿上，回头四下张望，手下人半天也不来，就叫人把他送到门外，始终适意愉快，全不理会别人的态度。

排调第二十五

【原文】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译文】　诸葛瑾在豫州做官，派别驾到朝中去，说：“我的孩子懂得交谈，你可以跟他聊聊。”别驾接连几次前去见诸葛恪（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不跟他见面。后来在辅吴将军张昭的座前遇上了，别驾叫诸葛恪：“哎呀，郎君！”诸葛恪于是讥嘲他说：“豫州已经乱了，有什么可哎呀的？”别驾回答说：“君主英明，大臣贤良，没有听说有乱子呀。”诸葛恪说：“过去唐尧在位上时，下面仍有四个凶顽。”别驾回答说：“不仅仅有四凶，还有丹朱。”于是满座的人大笑。（丹朱是唐尧的儿子，不正派。）

【原文】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译文】　晋文帝和陈骞、陈泰同车而行，路过钟会家时，叫钟会与他们同车出行，不等他出来，就驾车走了。等钟会出来，车已经走远了。到了目的地，晋文帝戏弄钟会说：“与人约好了一起走，为什么迟到？等你半天也不出来。”钟会说：“对于歪曲事实的人，干嘛要与他们为伍。”晋文帝又问钟会：“皋繇比起别人来怎样？”钟会答道：“虽往上比不上尧、舜二帝，往下赶不上周公、孔子，但也算是一时的有德之士。”

【原文】　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译文】　钟毓任黄门侍郎，机灵敏锐。有一次陪侍景王宴饮。当时陈群的儿子玄伯、武周的儿子元夏一同在座，他们一起嘲笑钟毓。景王问：“皋繇是怎

样的一个人？”钟毓回答说：“是古代的懿德之士。”又回过头对玄伯、元夏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

【原文】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译文】 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里开怀饮酒，王戎后来才去，阮步兵（阮籍）说：“庸俗的东西又来败坏别人的兴致！”王戎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也会败坏吗？”

【原文】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译文】 晋武帝问孙皓：“听说南方人喜欢唱《尔汝歌》，你多少能唱点吗？”孙皓正在喝酒，于是举起酒杯向晋武帝劝酒并且唱道：“过去跟汝是远邻，现在给汝做降臣，给汝奉上一杯酒，让汝福寿万年春！”晋武帝对此后悔了。

【原文】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译文】 孙子荆年轻时想要隐居，告诉王武子说：“就要枕石漱流”，口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说：“流水可以枕，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枕流水是想要洗干净自己的耳朵，漱石头是想要磨练自己的牙齿。”

【原文】 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卣，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啨哗少智諝，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

【译文】 秦子羽自责说：“你难道还不如太原的温颙，颍川的荀□，范阳的张华、刘许，义阳的邹湛，河南的郑诩吗？这几个人，有的口吃五音不全；有的孤陋寡言；有的迟缓忸怩作态；有的好大声喧哗而缺乏才智；有的口齿不清如含胶糖；有的头脑木得像裹着布的破棒槌。而他们却能凭着值得一看的文辞，详实有序的意思铺叙，攀附上权贵，都作了高官。”

【原文】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译文】　王浑和夫人钟氏正坐在一处，看见王武子从庭院中走过，王浑高兴地对夫人说：“要能生一个像他一样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夫人笑着说：“如果让我与参军匹配，生的儿子一定还不止是这样的呢。”

【原文】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骉骉，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译文】　荀鸣鹤（荀隐）、陆士龙（陆云）两个人互不相识，一起在张茂先（张华）家中相会。张茂先让他们交谈，因为他们都有杰出的才华，要他们别说平常的俗语。陆士龙举手说：“我是云间的陆士龙。”（陆云故乡在华亭，属松江府，“云间”是松江的别称）荀鸣鹤回答说：“我是日下荀鸣鹤。”（荀隐是颍川人，离京城洛阳很近，“日下”是京都的别称）陆士龙说：“黑云已经散开，见了白色的野鸡，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射出你的箭呢？”荀鸣鹤回答说：“我本来以为是云间的龙在奔腾，结果却是山野中的麋鹿，野兽弱小而弓弩强劲，因此射箭才晚了。”张茂先于是拍手大笑。

【原文】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译文】　陆太尉（陆玩）到王丞相（王导）那儿去，王丞相请他吃酥酪。陆太尉回去就病了。第二天，陆太尉写信给王丞相，信中说：“昨天酥酪多吃了点儿，整夜虚弱疲困。我虽然是江南人，几乎做了中原鬼了。”

【原文】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译文】　晋元帝皇子降生，普遍赏赐群臣。殷洪乔谢赏时说：“皇子诞生，普天下共同庆贺。臣下没有功劳，却辱蒙重赏。”元帝笑着说：“这事难道能让你有功劳吗！”

【原文】　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译文】　尚书令诸葛恢和丞相王导两人一起争论姓氏的先后。王导说：“为什么不说葛、王，而说王、葛？”诸葛恢说：“譬如说驴马，不说马驴，驴难道胜过马吗！”

【原文】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译文】　刘真长初次见到王丞相，当时正是酷暑月份，王丞相用肚子挤压轻撞着棋盘，说：“为什么这么冷？”刘真长告辞出来后，有人问他见到王公说什么了，刘真长说：“没见什么不同的，只听见说吴语罢了。”

【原文】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谓伯仁曰：“此□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答曰：“此□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译文】　王公与朝中大臣们在一起饮酒，举起琉璃碗对周伯仁说：“这个碗腹中空无一物，却说它是宝器，为什么？”周伯仁答道：“这个碗样子俊美，清明透彻，所以称它为宝。”

【原文】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译文】　谢幼舆（谢鲲）对周侯（周□）说：“你好比社庙前的大树，远远望去，又高又大上接蓝天；走近来看，它的根部却是寄居着成群的狐狸的地方，下面聚集着污浊罢了。”周侯回答说：“枝条接着蓝天，我不认为它高；群狐在脚下为乱，我不认为是污浊。而聚集厕所的污秽，是你所独有的，怎么值得自我称赞。”

【原文】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

【译文】　王长豫（王悦）从小习惯于和善，丞相（王导）宠爱得很，常常在一块下围棋。丞相想要举棋落子，长豫总是按着他的手指不让。丞相笑着说：“哪里能够这样，相处得像是有远房亲戚关系似的。”（王悦是王导的儿子。）

【原文】　明帝问周伯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角□，有盘辟之好。”

【译文】　晋明帝问周伯仁：“真长是怎么样的人？”周伯仁回答说：“自然是个千斤重的阉牛。”王导嘲笑他说的话。周伯仁说：“当然比不上卷角老母牛，能好好地盘旋进退。”

【原文】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译文】　王丞相枕着周伯仁的膝盖，指着他的肚子说：“你这里有什么？”周伯仁答道：“这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但能容纳几百个像你这一类的人。”

【原文】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

【译文】　干宝向刘真长叙述他写的《搜神记》。刘真长说：“你可称得上是写鬼史的董狐了。”

【原文】　许文思往顾和许，顾先在帐中眠，许至，便径就床角枕共语。既而唤顾共行，顾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己体上所著。许笑曰：“卿乃复有行来衣乎？”

【译文】　许文思去顾和的府上，顾和先已在帐子里睡觉，许文思来到，就径直上床靠着角枕跟顾和交谈。不久又招呼顾和一道走，顾和便叫随从去拿衣架上的新衣，换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许文思笑着说：“你竟然还有出门穿的衣服吗？”

【原文】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译文】　康僧渊眼窝深，鼻子高，王导丞相经常调笑他。康僧渊说：“鼻子嘛，是脸上的山；眼嘛，是脸上的深渊。山不高就不会灵验，渊不深水就不会清澈见底。”

【原文】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

【译文】　何次道（何充）到瓦官寺礼拜的次数很多，阮思旷（阮裕）对他说：“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勇敢超越古人。”何次道说：“你今天怎么突然夸奖起别人啦？”阮思旷说：“我想当个几千户的郡守，还不能够实现；你竟想作佛，

不是志向远大吗？”

【原文】　庾征西大举征胡，既成行，止镇襄阳。殷豫章与书，送一折角如意以调之。庾答书曰：“得所致，虽是败物，犹欲理而用之。”

【译文】　庾征西（庾翼）大规模调兵征伐胡人，出发以后，停下来镇守襄阳。殷豫章（殷羡）写来了信，送来一个折断了角的如意来嘲谑他。庾征西回信说：“收到了送来的东西，虽然那是破败东西，仍然打算修一下再用它。”

【原文】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译文】　桓大司马想冒雪出猎，先到王、刘等人家中打招呼。刘真长看见他戎装打扮，问道：“老家伙想要去干什么？”桓大司马说：“我如果不作这些事，你们这些人哪里能够坐着清谈呢？”

【原文】　褚季野问孙盛：“卿国史何当成？”孙云：“久应竟。在公无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蚕室！”

【译文】　褚季野问孙盛说：“你编的国史什么时候能完成？”孙盛说：“早就应该完成了。但因公事忙，没有空余时间，所以拖到现在。”褚季野说：“古人说‘传述而不创作’，你又何必等到被关入蚕室时再写呢！”

【原文】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译文】　谢安在东山隐居，朝廷多次下令征召他出仕，都不应命。后来出任桓温的司马，将要从新亭出发，朝中官员都到来看望送行。高灵当时任中丞，也前去给他饯行。在这之前，高灵已经多多少少喝了些酒，于是就借着这点酒像喝醉了一样，开玩笑说：“你多次违抗朝廷的旨意，在东山高枕无忧地躺着，大家常常一起交谈说：‘安石不肯出来做官，对老百姓打算怎么办呢！’现在百姓对你又打算怎么看呢？”谢安笑着不回答。

【原文】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译文】　当初，谢安在东山没做官的时候，兄弟里已有得到富贵的了，他吸引了家族邻里，倾倒了有名望的人。刘夫人（谢安妻）半开玩笑地对谢安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却捏捏鼻子说："我只是担心免不了而已！"

【原文】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译文】　支道林托人向竺法深买印山，竺法深回答说："没有听说巢父、许由买座山来隐居。"

【原文】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

【译文】　王□、刘真长（刘瀔）常常不尊重蔡谟。二人曾经到蔡谟那儿，聊了很久，竟问蔡谟道："您自己认为比起王夷甫怎么样？"蔡谟回答说："我不如夷甫。"王、刘两人相视而笑，说："您什么地方不如？"蔡谟回答道："夷甫没有你们这样的门客。"

【原文】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译文】　张吴兴（张玄之）八岁的时候，缺了牙齿。一位有学识的前辈知道他不平常，故意开他的玩笑说："你的口中为什么开着狗洞？"张吴兴随口答道："正好让你这样的人从这里进出。"

【原文】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译文】　郝隆在七月七日那天到太阳地里脸朝上躺着，有人问他干什么，他回答说："我晒书。"

【原文】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

【译文】　谢公原本有隐居东山的志向，后来由于朝命屡至，势不由己，才出任桓公的司马。当时有人送给桓公一些草药，其中一味叫远志。桓公取出问谢公："这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一个东西有二个名字？"谢公没有立即回答。当

时郝隆也在座，就应声答道：“这很容易理解。隐于山中时，叫远志，出山之后，就叫小草。”谢安听了，面带惭愧的神情。桓公看着谢公笑着说：“郝参军此论很不错，我也很有同感。”

【原文】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译文】 庾园客去拜访孙监（孙盛，字安国，官中书监），正好孙监出门了。他看见孙监的儿子孙齐庄在门外玩耍，虽然年纪还小，却已有了神俊之气。庾园客就逗他说：“孙安国去哪儿了？”孙齐庄立即答道：“在庾□家。”庾园客大笑着说：“孙氏家族很兴旺，有这么机灵的儿子。”孙齐庄又回答说：“比不上你们庾家繁盛。”孙齐庄回家对别人说：“还是我胜了，得以叫他父亲的名讳两次。”

【原文】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译文】 范玄平在简文帝家作客，清谈就要理亏了，把左长史王□拉过来说：“你要帮助我。”王□说：“这不是用拔山的力气所能帮助的。”

【原文】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隅跃清池。”桓问：“□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译文】 郝隆给桓温当南蛮参军。三月三日宴会，要作诗，不能作诗的人要罚酒三升。郝隆开始因为不能作诗被罚酒，饮酒之后，提笔就作了一句诗说：“癞隅跃清池。”桓温问：“‘癞隅’是是什么东西？”郝隆回答说：“南蛮把鱼叫做‘癞隅’。”桓温说：“作诗怎么用南蛮的话？”郝隆说：“我千里迢迢投靠您，才做到个蛮府参军，怎么能不说南蛮的话呢？”

【原文】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译文】 袁羊（袁乔）曾经到刘恢（刘瓛）那儿去，刘瓛在里面睡着还没起床。袁羊于是作诗嘲谑他说：“角制的枕头使虎皮车座增辉，锦绣的被褥使精

美的筵席生色。”刘瘢娶了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儿（庐陵公主），公主见到诗后愤愤不平，说：“袁羊是古代狂徒的后代！”

【原文】　殷洪远答孙兴公诗云：“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其语拙，问曰：“君欲云那放？”殷曰：“□腊亦放，何必其□铃邪？”

【译文】　殷洪远在答赠孙兴公的诗中说：“聊复放一曲。”刘真长笑话他的语句笨拙，问道：“你想说放什么？”殷洪远说：“经呗梵唱不就用‘放’字吗，何必一定要用华夏诗乐的‘吟’呢？”

【原文】　桓公既废海西，立简文。侍中谢公见桓公，拜；桓惊笑曰：“安石，卿何事至尔？”谢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

【译文】　桓公废掉海西王后，改立简文为帝。谢公官拜侍中，看见桓公，倒头便拜，桓公吃了一惊，笑着说：“安石，你什么事这么客气？”谢公说：“从来没有君王在前面拜倒，而臣子在后面站着的道理。”

【原文】　郗重熙与谢公书，道王敬仁闻一年少怀问鼎。不知桓公德衰，为复后生可畏？

【译文】　郗重熙写信给谢安，说起王敬仁听说一个年轻人图谋篡夺王位的事。不知是桓公德行衰微，还是后生可畏？

【原文】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译文】　苍梧太守张镇是张凭的祖父，他曾经对张凭的父亲说：“我比不上你。”张凭的父亲不懂得是什么原因，张镇说：“你有个出色的儿子。”当时张凭只有几岁，恭恭敬敬地拱手说：“爷爷，怎么可以拿儿子来开父亲的玩笑呢！”

【原文】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译文】　习凿齿和孙兴公（孙绰）互相还不认识，一起来到桓温家中。桓温对孙兴公说：“可以跟习参军一起谈谈。”孙兴公说：“蠢蠢的南方蛮子，还敢跟大国为对手！”习凿齿说：“讨伐北方夷狄，一直攻打到太原。”

【原文】　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桓相

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译文】　桓豹奴（桓嗣）是丹阳尹王混的外甥，形貌像他的舅舅，桓豹奴很忌讳这一点。宣武（桓温）说：“不经常相象，只是有时象而已。常常相象的是外貌，有时相象的是神态。”桓豹奴更加不高兴。

【原文】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谢万，林公已先来了，坐在那里，看起来很超凡。王子猷说：“如果林公的须发俱全，神情一定要胜过现在，对不对？”谢万说：“人都说唇齿相依，不可以失去其中任何一个。但须发与神明又有什么关系！”林公心里很生气，说：“我这七尺之躯，今天就交待给你们二位了。”

【原文】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译文】　郗司空官拜北府，王黄门到郗家拜贺时说：“应变领兵，不是他的特长。”并且反复说个不停。郗仓对郗嘉宾说：“你今天被封官，王子猷却出言不逊，实在令人不能容忍。”郗嘉宾说：“这句话是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别人把你父亲比作诸葛亮，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原文】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译文】　王子猷去拜访谢安，谢安问：“什么是七言诗？”王子猷被问到，回答说：“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原文】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

【译文】　王文度（王坦之）和范荣期（范启）都受到晋简文帝（司马昱）的邀请，范荣期年岁大而官位低，王文度年岁小的却职位高。将要上前，就互相推让对方走在前面，推让很久之后，王文度走在了范荣期的后边。王文期于是说道：“簸呀扬呀，谷糠秕粒在前面。”范荣期说：“淘呀洗呀，沙石碜砾在后

面。”

【原文】　刘遵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为佐。既见，坐之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而不肯舞。故称比之。

【译文】　刘遵祖（刘爰之）年青时就为中军将军殷浩所赏识，在庾公（庾亮）面前称赞他，庾公非常喜悦，就召他做部下。见面之后，让他坐在单榻上，跟他交谈。刘遵祖那天表现得很不理想，庾亮稍微有些失望。就称他为“羊公鹤”。过去羊叔子有只鹤善于跳舞，曾经对客人们称赞它，客人们试着让人把它赶过来，它蓬散着羽翅就是不肯起舞，因此用它来作比称呼刘遵祖。

【原文】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译文】　魏长齐儒雅有肚量，但他的才学却没有特长。初次出山作官时，虞存嘲弄他说：“我和你约法三条：谈论政事就死刑，舞文弄墨就受刑罚，出谋划策就抵罪。”魏长齐听了，依然和悦地笑着，没有一点儿生气的神色。

【原文】　郗嘉宾书与袁虎，道戴安道、谢居士云：“恒任之风，当有所弘耳。”以袁无恒，故以此激之。

【译文】　郗嘉宾写信给袁虎，提到戴安道、谢居士说：“持之以恒的任达风气，应当有所弘扬了。”这是因为袁虎作事无恒心，所以郗嘉宾以此来激励他。

【原文】　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余润。”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

【译文】　范启给郗嘉宾的信写道：“子敬全身干巴巴的，即使扒下他的皮，也没有一点丰满光泽。”郗嘉宾说：“全身干巴巴的比起全身都是假的，哪样好？”范启本性矫揉造作，絮烦多事，所以嘲笑他。

【原文】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财贿。谢中郎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译文】　郗愔和郗昙信奉天师道，何充和何准信奉佛教，都用了很多财物。西中郎将谢万说：“二郗奉承道教，二何讨好佛教。”

【原文】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译文】　王文度（王坦之）在西州，参加了林法师（支遁）的讲坛，韩康伯、孙兴公（孙绰）等人也都在座。林法师每逢就要有点理屈时，孙兴公说：“法师今天好像穿着破棉絮进到荆棘丛里，到处牵牵挂挂。”

【原文】　范荣期见郗超俗情不淡，戏之曰：“夷、齐、巢、许，一诣垂名，何必劳神苦形、支策据梧邪？”郗未答，韩康伯曰：“何不使游刃皆虚？”

【译文】　范荣期见郗超世俗之情没有淡漠，就调笑他说：“伯夷、叔齐、巢父、许由一个举动就名垂青史，何必一定要劳神苦形，费心经营呢？”郗超没回答，韩康伯说：“为什么不使经营起来游刃有余呢？”

【原文】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译文】　简文帝在大殿上行走，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孙兴公在后面跟随。王羲之指着简文帝对孙兴公说：“这是啖名客。”简文帝回头说：“天下自有利齿儿。”后来光禄大夫王蕴出任会稽内史，车骑将军谢玄到曲阿设宴为他送行。这时，免去秘书丞职务的王孝伯也在座，谢玄谈起这件事，顺便看着王孝伯说：“王丞的牙齿好像不钝。”王孝伯说：“不钝，还相当灵验。”

【原文】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

【译文】　谢遏在夏天的一个夜晚，脸朝上睡着，谢安清晨突然来到，谢遏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脚跑出屋外，这才穿鞋请安。谢安说：“你可以说是‘前倨而后恭’”。

【原文】　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布帆，顾苦求之，乃得发。至破冢，遭风大败。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译文】　顾长康（顾恺之）做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请求休假回到东边。那时按规定不提供帆船。顾长康极力恳求才得到。行到破冢时，遇到大风，船

帆破败。顾长康写信给殷仲堪说："那地方名叫破冢，大风真正是穿过墓冢出来了，行人完好无损，布帆身体健康。"

【原文】 苻朗初过江，王咨议大好事，问中国人物及风土所生，终无极已，朗大患之。次复问奴婢贵贱，朗云："谨厚有识中者，乃至十万；无意为奴婢问者，止数千耳。"

【译文】 苻朗刚到江南，骠骑咨议王肃之非常好事，询问中原的人情风物，始终没个完。蔡朗对此深感心烦。后来又问奴仆婢女的价钱高低，苻朗说："恭谨忠厚心中有才识的人买奴婢，甚至要十万钱；没心买奴婢而只问价的人，只要几千钱而已。"

【原文】 东府客馆是版屋。谢景重诣太傅，时宾客满中，初不交言，直仰视云："王乃复西戎其屋。"

【译文】 东府的客馆是木板盖成的屋子，谢景重去拜访太傅，当时宾客满座，他刚进去时也不与人交谈，一直仰面看着屋子说："你也盖起了像西戎那样的木板屋。"

【原文】 顾长康□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译文】 顾长康吃甘蔗，总是先吃尾部。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吃，他说："这样才能逐渐达到美好的境地。"

【原文】 孝武属王□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脔。"

【译文】 晋孝武帝嘱托王□选女婿，说："王敦、桓温，属于才能卓越一类的人，既不可能再找到，而且这种人稍为得意，也喜欢过问别人的家事，很不是我需要的人。只是像真长、子敬一样的人最理想。"王□提出谢混。后来袁山松打算把女儿嫁给谢混，王□就对袁山松说："你不要靠近禁脔。"

【原文】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

目故也。

【译文】 南郡公桓玄跟荆州刺史殷仲堪聊天，于是一同谈论终了的话题。顾恺之说：“烈火烧尽了平原，没有剩余的火种。”桓南郡说：“白布缠裹了棺木，竖起了出殡的魂幡。”殷荆州说：“游鱼投进了深潭，飞鸟放出了笼子。”接着又说到危险的话题。桓南郡说：“在长矛尖上淘米，在宝剑锋上做饭。”殷荆州说：“百岁的老人攀上枯枝。”顾恺之说：“婴儿睡在井口的辘轳上。”殷荆州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着瞎马，半夜走到深水池边。”殷荆州说：“气势汹汹，出语伤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的缘故。

【原文】 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

【译文】 桓玄出外射箭，大家分组赌射，有一个刘参军跟周参军分在一组，就要取胜而只差一箭时，刘对周说：“你这一发射不中，我该鞭打你。”周说：“怎么至于挨你的鞭打？”刘说：“伯禽那样显贵，还免不了挨鞭打，何况你呢？”周参军一点也没有抵触的神色。桓玄对庾伯鸾（庾鸿）说：“刘参军应该停止读书，周参军还要勤学多问。”

【原文】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

【译文】 桓南郡与道曜谈论《老子》，王侍中为主簿，也在座。桓南郡说：“王主簿可以顾名思义。”王没回答，只是大笑。桓南郡说：“王思道还能作大孩儿笑。”

【原文】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

【译文】 祖广走路总缩着头。去拜访桓南郡，刚下车，桓南郡就说：“天气很晴朗，祖参军却像刚从漏屋里走出来。”

【原文】 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

【译文】 桓玄一向轻视桓崖。桓崖在京都的家里有良种桃，桓玄接连去要种子，终究没得到良种。桓玄写信给殷仲文，就这件事嘲笑自己说："如果道德美善光明，连肃慎这样的边远民族都来进贡弓箭；如果不是这样，就连家园里的出产也是得不到的。"

轻诋第二十六

【原文】 王太尉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译文】 太尉王衍问眉子说：“你叔父是名士，你为什么不推重他？”眉子说：“哪有名士整天胡言乱语的呢！”

【原文】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邪？”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也？”

【译文】 庾元规（庾亮）对周伯仁（周□）说：“众人都把你比做乐氏。”周伯仁说：“哪个乐氏？是乐毅吗？”庾亮说：“不是他，是乐令而已。”周伯仁说：“怎么能刻画齐无盐，来冒犯西施呢？”

【原文】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译文】 竺法深说：“有人评论庾元规是名士，可是他心里隐藏的柴棘，恐怕有三斗之多！”

【原文】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译文】 庾公权重一时，足以压倒王公。当时庾公在石头城，王公在冶城小坐，大风扬起尘土，王公用扇子拂去灰尘说：“庾元规的尘秽脏人。”

【原文】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可所难？”

【译文】 王右军少年时很迟钝，不善言语。一次他正在大将军那里，王导、庾亮跟着也来了，王右军就起身要告辞。大将军挽留他，说：“你们家的王司空、庾元规，又有什么难说话的？”

【原文】 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

【译文】　丞相王导轻视蔡谟，说："我和安期、千里一道在洛水之滨游览时，哪里听说有蔡充的儿子呢！"

【原文】　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至金昌亭，吴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虽素有重名，于时造次不相识，别敕左右多与茗汁，少著粽，汁尽辄益，使终不得食。褚公饮讫，徐举手共语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惊散，无不狼狈。

【译文】　太傅褚季野，刚到江南，曾经到东边的会稽，走到金昌亭，吴中豪贵人物在亭中宴饮聚会。褚公虽然向来很有名声，当时仓促间没有人认识他，另外吩咐手下人多给他茶水，少摆上蜜饯，茶水完了再加，让他始终不能吃。褚公喝完后，慢慢地拱手对大家说："我是褚季野。"当时满屋的人都惊慌散去，没有不狼狈的。

【原文】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虎犊，还其所如。"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在南方，丞相给他写信，常常慨叹子侄们不长进，说："虎癞、虎犊，还真像他们的名字。"

【原文】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译文】　褚太傅乘船南下，孙长乐（孙绰）到船中去看他。谈到刘真长之死，孙长乐流泪咏诵了一句诗："这人死了，国家也为之伤痛。"褚太傅大怒，说："刘真长一生，哪里能与此相比，你在别人面前却作出这副样子！"孙长乐收泪对褚太傅说："你应该想想我。"当时的人都讥笑他虽有才，但人品鄙陋。

【原文】　谢镇西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译文】　谢镇西（谢尚）给殷扬州去信，替刘真长谋求会稽太守的职务，殷扬州回信说："这真长在标同伐异者中，很有大侠气慨。常对你说，与他交往会很降低你的身份，现在，你怎么又替他奔波起来了呢？"

【原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

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译文】 桓温进兵洛阳，经过淮水、泗水，踏上北方地区，和下属们登上船楼，遥望中原，感慨地说道：“终于使国土沦陷，长时间成为废墟，王夷甫等人不能不承担这一罪责！”袁虎轻率地回答说：“国家的命运本来有兴有衰，难道一定是他们的过错？”桓温神色威严，面露怒容，环顾满座的人说：“诸位多少都听说过刘景升吧？他有一条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料，比普通牛多十倍，可是拉起重载走远路，简直连一头瘦弱的母牛都不如。魏武帝进入荆州后，把大牛杀了来慰劳士兵，当时没有人不叫好。”桓温本意是用大牛来比拟袁虎。满座的人都震惊了，袁虎也大惊失色。

【原文】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辄命袁、伏。袁甚耻之，恒叹曰：“公之厚意，未足以荣国士；与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译文】 袁虎、伏滔一同在桓公（桓温）府里，桓公每次外出游玩宴会，总是召唤袁虎、伏滔。袁虎对此感到很羞耻。常常慨叹说：“您的深厚情感，还不能够让国内优秀人士感到荣耀。跟伏滔并列，还有什么耻辱像这一样！”

【原文】 高柔在东，甚为谢仁祖所重。既出，不为王、刘所知。仁祖曰：“近见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长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轻在角□中，为人作议论。”高柔闻之，云：“我就伊无所求。”人有向真长学此言者，真长曰：“我实亦无可与伊者。”然游燕犹与诸人书：“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译文】 高柔在故乡未仕时，很为谢仁祖推重。出仕后，却不被王公、刘真长等人知道。谢仁祖说：“近来见高柔大肆自我陈述，但却没有什么收获。”刘真长说：“所以不可住在偏僻地方，缺点就在于好钻牛角尖，遭人物议。”高柔听说了这话，说：“我原本无求于他。”有人向刘真长学说此话，刘真长说：“我本来也没什么可给他的。”但每当出游宴饮时，他还是写信给别人说：“可以邀请安固。”安固就是高柔。

【原文】 刘尹、江虨、王叔虎、孙兴公同坐，江、王有相轻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词色甚强。刘尹顾谓：“此是瘊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

【译文】 丹阳尹刘□、江□、王叔虎、孙兴公坐在一起，江□和王叔虎有相互轻视的神色。江□用手势威胁王叔虎说：“狠酷的官吏！”言词神色非常强

硬。刘□看了说："这是生气吗？不仅仅是口气丑恶、眼光拙劣！"

【原文】　孙绰作《列仙·商丘子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摅。"时人多以为能。王蓝田语人云："近见孙家儿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译文】　孙绰作《列仙传·商丘子赞》说："所放牧的是什么？只怕不是真的猪。倘若遇上风云，为我化为巨龙腾飞。"当时的人们多认为有才华。王蓝田（王述）对人说："最近看了孙家小儿写的赞文，说什么东西是真猪'。"

【原文】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

【译文】　桓温想迁都洛阳，来发展扩充疆土、安定国家的事业。长乐侯孙绰上奏章谏阻，他的主张很有道理。桓温看到奏章以后心里很服气，可是恨他持异议，就叫人向孙绰转达自己的想法说："您为什么不重温《遂初赋》，而硬要去过问别人的家国大事呢！"

【原文】　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款杂。刘夫人在壁后听之，具闻其语。谢公明日还，问昨客何似，刘对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译文】　长乐侯孙绰兄弟到谢安家住宿，言谈非常空洞、杂乱。谢安妻子刘夫人在隔壁听，全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谢安第二天回到内室，问刘夫人昨晚的客人怎么样，刘夫人回答说："亡兄家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宾客。"谢安脸色很羞愧。

【原文】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

【译文】　简文帝与许玄度交谈，许玄度说："国君与父亲，哪个为先，很难抉择。"简文帝当时没有回答，许玄度走后，他才说道："玄度原本不该陷入这个难题中。"

【原文】　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

【译文】　谢万从寿春兵败而归，写信给王右军说："很惭愧，辜负了你平日的照顾。"王右军回信说："此可以禹、汤之事为戒。"

【原文】 蔡伯喈睹睐笛椽，孙兴公听妓，振且摆，折。王右军闻，大嗔曰："三祖寿乐器，虺瓦吊！孙家儿打折。"

【译文】 蔡伯喈（蔡邕）观察竹椽而做成笛子，孙兴公听艺妓吹奏，又挥又敲给弄断了。右军将军王羲之听说，极生气地说："祖上三代保存这一乐器，毁了屋上的瓦，到孙家小儿竟给打断了！"

【原文】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

【译文】 北中郎将王坦之跟林公（支遁）极不相容。王中郎认为林公喜欢诡辩，林公评价王中郎的话是："戴着油腻的帽子，穿着单布的衣衫，带着《左传》，在郑康成车后奔走，问是什么样的尘土皮囊？"

【原文】 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见曰："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译文】 长乐侯孙绰给司徒左长史王□写诔文，说："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看后说："文人不谦虚，亡祖何至于跟这种人交往！"

【原文】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车骑曰："中郎衿抱未虚，复那得独有！"

【译文】 太傅谢安对子侄们说："中郎才是千百年来独一无二的。"车骑将军谢玄说："中郎胸怀不够开阔，又怎么能算是独一无二的！"

【原文】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译文】 庾道季惊讶地问谢公说："裴郎说：'谢安说裴郎已很不错了，为什么还再饮酒！'裴郎又说：'谢安评论支道林，说他就像九方皋相马，只重其神隽而不论外表'。"谢公说："我本没说过这些话，裴郎自己编的这些言辞。"庾道季也认为这样很不好，又拿出王东亭的《经酒垆下赋》给谢公看。谢公读完，也不作评论，只说一句："你也学裴启吗？"从此，《语林》就不行于世了。现在

所有的，都是先前写的，但已不再有谢公的话了。

【原文】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译文】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了解，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意是说：“高士必须放纵心胸，谐调舒畅。出家人虽说跳出俗世之外，反而更受种种教条的束缚，谈不上什么情性自得。”

【原文】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译文】 有人问顾长康：“为什么不模仿洛阳书生读书的声音来咏诗呢？”顾长康回答说：“何至于模仿老女仆的声音！”

【原文】 殷㿈、庾恒并是谢镇西外孙，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尝俱诣谢公，谢公熟视殷，曰：“阿巢故似镇西。”于是庾下声语曰：“定何似？”谢公续复云：“巢颊似镇西。”庾复云：“颊似，足作健不？”

【译文】 殷□、庾恒都是镇西将军谢尚的外孙，殷□年龄小却思维敏捷，庾恒常不予推赞。一次一起到谢公（谢安）家，谢公久久地看着殷□，说：“阿巢（殷□）很像镇西。”这时庾恒低声说道：“到底哪儿像？”谢公接着又说：“阿巢面颊像镇西。”庾恒又说：“面颊像，就够得上有才能吗？”

【原文】 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

【译文】 过去人们评价韩康伯肥胖胳膊不见风骨。

【原文】 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

【译文】 苻宏逃跑出来归降晋国，太傅谢安常常加以接待、推荐。苻宏自认为有才能，经常喜欢压倒别人，座上宾客没有人能折服他。恰好王子猷来，谢安让他们一起交谈。王子猷只是仔细打量了他好久，回头对谢安说：“终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苻宏深为惭愧，便告辞了。

【原文】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译文】 支道林去会稽，见到王子猷兄弟，回来之后，有人问：“你看见王氏兄弟怎么样？”支道林回答道：“只看见一群白颈乌鸦，只听见一片哑哑的叫声。”

【原文】 王中郎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讷在坐头。”

【译文】 王中郎推举许玄度为吏部郎，郗重熙说：“相王好多事，不要让阿讷的官阶太靠前头。”

【原文】 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

【译文】 王兴道评论望蔡公谢琰说：“来去匆匆像个丢了鹰的鹰师。”

【原文】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食不？”

【译文】 南郡公桓玄每当看见别人不痛快，就生气说：“您得到哀家的梨，该不会蒸着吃吧？”

假谲第二十七

【原文】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译文】　曹操年轻时，曾经与袁绍一起干些游侠勾当。一次，他们去观看人家结婚，趁机偷偷地溜进了主人园中。到了夜间，突然喊起来："有贼偷东西！"青庐里的人都出去察看。曹操就趁机钻进青庐，拔出刀子，劫持着新媳妇，与袁绍一道往回赶。慌忙中走错了路，袁绍陷入荆棘丛中，不能走动。（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起来："贼在这里！"袁绍吓坏了，（顾不得疼痛）急忙跳出来奔跑，于是两人都脱险（而回）。

【原文】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魏武帝曹操率部远行军，找不到取水的路，全军都很口渴。于是便传令说："前面有大片的梅树林子，梅子很多，味道甜酸，可以解渴。"士兵听了这番话，口水都流出来了。利用这个办法得以赶到前面的水源。

【原文】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译文】　曹操常说："有人想杀害我时，我的心就会跳动。"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个亲信说："你在身上暗藏一把刀，悄悄地到我身边来，我必定说自己心动，把你抓起来用刑拷问，你只要不说出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就没有事，我会重重地报答你。"那亲信信以为真，（就按照曹操的意思去做了，被抓起来后）也不惧怕。曹操于是把他杀掉了，这个人一直到死也不知（是诈）。（从此，曹操）手下的人都相信了（曹操真的会心动），想背叛的人也失去了勇气。

【原文】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

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译文】　魏武帝（曹操）常常说：“我睡着了不能随便接近我，一走近我就杀人，自己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应该对此非常慎重。”后来假装睡着，他亲近的一个人，悄悄地用被子盖上他，曹操乘机就砍杀。从此每当睡觉，身边没有人敢走近他的。

【原文】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

【译文】　袁绍年轻时，曾经派人夜里用剑投刺曹操，稍微偏下，没有刺着。曹操推测，再有剑来一定偏高，于是贴着床躺下，剑投来果然偏高。

【原文】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惮，乃著戎服，骑巴赛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译文】　王大将军（王敦）反叛之后，屯兵姑苏。晋明帝很有英武之才，对此很猜忌，就穿上戎装，骑着巴赛马，带着一把金马鞭，暗地去察看军队形势。没走十余里，看见有一客店，一个老太婆在店里卖吃食，晋明帝走过去，对老太太说：“王敦领兵图谋反叛，残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很是忧虑。所以我早晚不辞劳苦，来观察敌情，但怕形迹暴露，导致不测，日后若遇追迫，还请姥姥帮我逃匿。”说完就把马鞭送给她，然后绕王敦的军营走了一圈才出来。军士发觉了，说：“这不是一般人！”王敦正躺着，心里一动，说：“这必定是黄须鲜卑奴来了！”命令骑兵追杀。此时，追兵已差几里了，就问那个老婆婆：“看见一个黄须人骑马路过这儿吗？”老太婆说：“早过去了，已经追不上了。”于是骑兵停止追击回去了。

【原文】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

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年纪不满十岁的时候，大将军王敦非常疼爱他，常常把他安置在军帐中睡觉。一次大将军先出了军帐，王羲之还没有起床。不一会，钱凤进来，赶走闲人商议事情，完全忘记了王羲之还在营帐里，就说起了叛乱的计划。王羲之睡醒来，已经听到谈论的内容，就知道没有活命的希望。于是吐出口水弄脏头脸、被褥，假装熟睡。王敦商议事情到中途，才想起王羲之还没起床，彼此十分惊恐地说："不得不杀了他。"等到掀开帐子，却见王羲之口水乱流，相信他真的在熟睡，于是保全了性命。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有智谋。

【原文】　陶公自上流来赴苏峻之难，令诛庾公，谓必戮庾，可以谢峻。庾欲奔窜，则不可；欲会，恐见执，进退无计。温公劝庾诣陶，曰："卿但遥拜，必无它，我为卿保之。"庾从温言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行？"毕，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责躬，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

【译文】　陶侃从荆州赶来平定苏峻的叛乱，下令惩办庾亮，认为一定要杀庾亮，才可以拒绝苏峻的要求，使他退兵。庾亮想要逃亡，却不行；想要去见陶侃，又恐怕被逮捕，进退两难。温峤劝庾亮去拜会陶侃，说："你只要远远就向他下拜行礼，一定没事儿，我给你担保。"庾亮采纳了温峤的意见去拜访陶侃，一到就行了个大礼。陶侃亲自站起来不让他行礼，说："庾元规为什么要拜我陶士行？"庾亮行完大礼，又退下来坐在下座；陶侃又亲自请他起来和自己一道就座。坐好了，庾亮于是把罪过承担过来，严格要求自己，狠狠地自责，而且表示谢罪，陶侃不知不觉心平气和了。

【原文】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译文】　温公的夫人死了。他的从姑刘氏，家里赶上离乱，只有一个女儿，很是聪明、美丽。刘氏托温公给找婆家，温公自己想娶她，答道："好女婿很难得，要是找一个像我温峤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我们这种破败之家，只求能活下来，就令我这辈子心满意足了，哪敢希求像你这样的人呢。"过后几天，

温公告诉姑姑说："已找到了婚配人家，出身门地还不错，女婿的名气官位不比我温峤差。"于是送了一枚玉镜台作聘礼。姑姑很欢喜，于是成婚。行过交拜礼后，刘氏女用手撤去挡脸的纱扇，拍手大笑说："我本来就怀疑是你这老家伙，果然不出我所料。"玉镜台是温公作刘越石的长史时，北征刘聪时得来的。

【原文】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虨乃诈厌，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

【译文】 尚书令诸葛恢的女儿是庾家的媳妇，丈夫死后，发誓说不再出嫁。这个女子性格非常正派刚烈。没有再出嫁的可能。诸葛恢已经许了江思玄（江□）的婚约，于是搬家靠近他家。开始时诳骗女儿说："应该迁徙到这里。"后来家里的人同时离开，单独留着女儿在后面。等到她自己发现，已经不再能出来了。江郎晚上来了，她哭骂更加厉害，连着几天才歇止。江□夜里进来歇宿，总在对面床上。后来观察她的心情已经转变平稳，江□就假装梦魇，很久也不醒，声音气息变得急促。她就叫婢女说："把江郎叫醒！"江□于是跳过来接近她，说："我本是天底下的男子汉，梦魇跟你有什么相干却来叫我呢？既然关心我，就不能不跟人说话。"女儿默不作声而且羞惭，情义从此渐深。

【原文】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译文】 愍度和尚起初想过江到江南，邀一个中州和尚做伴，两人商量说："在江南宣讲旧教义，恐怕难以糊口。"就一道创立心无义。事后，这个和尚没有去成，愍度和尚果然在江南宣讲了多年的心无义。后来有个中州人过江来，先前那个和尚请他传话说："请替我问候愍度，告诉他，心无义怎么可以成立呢！当初想出这个办法，只是姑且用来度过饥寒罢了，不要最终违背了如来佛呀！"

【原文】 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阳言："此定可，殊不如

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译文】　王文度的弟弟阿智，顽劣异常，成年后无人与他婚配。孙兴公有个女儿，也是古怪乖僻，怎么也嫁不出去，于是孙兴公就去拜访王文度，请见阿智。见过之后，就假就：“这不是挺好的吗，一点儿也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哪能至今还没有婚配！我有个女儿，还不错，但我是个贫苦人，不敢高攀你家，却想把她许给阿智。”王文度高兴地告诉了王蓝田说：“孙兴公刚才来，忽然说要把女儿许配给阿智。”王蓝田很惊喜。成婚之后，孙氏女顽愚超过了阿智。王家才知上了孙兴公的当。

【原文】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语笑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瘗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

【译文】　范玄平（范汪）为人喜欢用心计，可有时因为多用心计而失去机会。曾经丢了官位在东阳，大司马桓温在南州，所以前去投靠他。桓温当时正想招纳扶植不得志的人，以便颠覆朝廷，而且范玄平在京都一向也有声誉。桓温因为他从远处来投靠自己，欢喜兴奋不比平常。等到进到庭院中，谦恭引见，谈笑得非常融洽。桓温回头对袁虎说：“范公将可以作太常卿。”范玄平刚坐下，桓温就感谢他远来的心意。范玄平虽然真的来投靠桓温，但担心因为投靠得势的人而损坏名声，就说：“虽然是想归向您，正好在这里有我死去儿子的墓，所以来看一看。”桓温感到惆怅失望，刚才的虚心期望，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原文】　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译文】　谢遏年轻时，喜欢带紫罗香囊，挂着覆手。太傅谢安为这事很担忧，又不想伤他的心。于是就骗他来赌，把他的香囊赢过来马上烧掉。

黜免第二十八

【原文】　诸葛□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

【译文】　诸葛□在西晋时，从小便有美好的名声，受到王夷甫（王衍）的器重，当时的舆论也把诸葛□比作王夷甫。后来诸葛□被他继母的族党谗毁，诬陷他为狂妄叛逆。将要流放到很远的地方，朋友王夷甫等人来到囚车前和诸葛□分别，诸葛□问道："朝廷为什么发配我？"王夷甫说："说你狂妄叛逆。"诸葛□说："叛逆则应当杀头，狂妄发配什么！"

【原文】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译文】　桓温进军蜀地，到达三峡时，部队里有个人捕到一只小猿，母猿沿着江岸悲哀地号叫，一直跟着船走了百多里也不肯离开，终于跳上了船，一跳上就马上气绝。剖开母猿的肚子看，肠子都一寸一寸地断开了。桓温听说这事大怒，下令革除了那个人。

【原文】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译文】　殷中军被罢官，住在信安，成天总是在空中比划写字。扬州吏民追着他寻求其义，暗暗细看，见他成天只写"咄咄怪事"这四个字。

【原文】　桓公坐有参军椅□薤，不时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译文】　桓公手下有名参军用筷子去夹蒸的薤菜，谁知筷子被薤菜缠住解不开，而一起吃饭的人又不帮助他，他又始终夹着不放。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桓公说："同在一盘中吃饭都不互相帮助，更何况是在危难中了。"下令罢免了那些人的官职。

【原文】　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译文】　中军将军殷浩罢官以后，不满意简文帝，说：“把人送到百尺高楼上，却扛起梯子走了。”

【原文】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

【译文】　竟陵太守邓遐罢官后去参加皇帝的葬礼时，拜见了大司马桓温，桓温问道：“你为什么更加消瘦了？”邓遐说：“我在叔达面前有愧，不能不因打破饭甑而遗憾。”

【原文】　桓宣武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曰：“应割近情，以存远计。若除太宰父子，可无后忧。”简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过于言。”宣武又重表，辞转苦切。简文更答曰：“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流汗，于此乃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

【译文】　宣武将军桓温废除了太宰司马晞父子以后，仍然上表说：“皇上应该割舍近情，以便成全保存国家的长远之计。如果能杀掉太宰父子，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简文帝亲手书写答表说：“不忍心说出废除太宰父子的话，更何况做的超过说的呢？”桓温又重新上表，言辞更为急切。简文帝又回答说：“如果认为晋朝的基业长久，你就应该按这一诏书去执行，如果认为晋朝的气运已经完了，就请你允许我给贤能之人让路！”桓温读到诏书，吓得双手发抖，浑身流汗，到此才停止了自己的迫害计划。司马晞父子被流放到很远的新安。

【原文】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在听，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译文】　桓玄篡权失败后，殷仲文回京师担任了大司马的咨议，心绪错乱，无所适从，不再有往日那种自信。大司马府大堂前有一棵老槐树，很凋零败落。殷仲文因月初和众僚属在大堂内办公，他对着槐树凝视了很久，感叹说：“槐树肢体纷披仰卧，没有回复生机的希望了。”

【原文】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

【译文】　殷仲文既一向很有名望，自认为一定会主持国政。忽然调任东阳

太守，心里非常不平。当到郡上任，经过富阳时，感慨地叹息说：“看这里的山河地理形势，应当再出一个孙伯符。”

俭啬第二十九

【原文】　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译文】　和峤生性俭啬，家里种有好李子，王武子向他要，只给了数十个。王武子趁他上朝之际，率领几名能吃的年轻人，拿着斧子来到园内，饱吃了一顿后，把树砍了。送了一车树枝给和峤，问他：“这比你李子的滋味如何？”和峤收到后，只得笑笑罢了。

【原文】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译文】　王戎很吝啬，他的侄儿结婚，只送一件单衣，过后又要回去了。

【原文】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童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译文】　司徒王戎既显贵又富有，房屋、仆役、良田、水碓之类的产业，在洛阳城中没有谁能和他相比肩的，契约帐簿很多，常常和夫人在烛光下摆开筹码一个一个地计算。

【原文】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译文】　王戎有良种的李子，卖李子时，害怕别人获得李子的良种，总是在卖前把李核钻烂。

【原文】　王戎女适裴𬱟，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译文】　王戎的女儿嫁给裴□，曾向王戎借了几万钱。女儿回到娘家，王戎的脸色就显得不高兴，女儿赶快把钱还给他，王戎这才有了笑容。

【原文】　卫江州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

【译文】　江州刺史卫展在浔阳时，有知交和老朋友投奔他，他一概不帮助，

只是送一斤王不留行。这些人得到了礼物，就起身走了。李弘范听到这件事，说：“我舅父太刻薄了，竟然役使草木来逐客。”

【原文】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译文】 王丞相生性吝啬，府中甘果放满了也不分给别人，过了春天都烂掉了。手下的都督禀告他，王丞相叫扔掉，说：“千万不要让大郎知道！”

【原文】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译文】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逃投奔陶公，陶公对他很赏识器重。陶公生性俭吝。吃饭时，吃的是韭菜，庾太尉就把韭菜白的部分留下不吃。陶公问：“你这是干什么？”庾太尉说：“还可以种呀。”陶公于是大为叹赏，说庾太尉不仅风流，还很务实。

【原文】 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财货事。郗公曰：“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乃开库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亲友、周旋略尽。郗公闻之，惊怪不能已已。

【译文】 郗鑒大肆搜刮钱财，有几千万钱，郗嘉宾很不同意这样做。有一次，嘉宾早晨来问安，按照郗家的规矩，子弟不能坐着，嘉宾便靠着谈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谈到钱财的事情。郗鑒说：“你只是想要我的钱罢了！”于是就打开钱库一天，让他随意取用。郗鑒原先只以为会损失几百万左右，嘉宾竟然在一天内送给了亲友和有交往的人，几乎都用尽了。郗鑒听说了，惊诧不止。

汰侈第三十

【原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译文】　石崇每次请客宴饮，常叫美人劝酒；客人有饮酒不干的，就让人把美人斩首。王丞相与王大将军一次一起去拜访他，王丞相一向不能饮酒，也总是勉强干杯，喝到大醉。当劝酒到王大将军时，他坚决不饮，看石崇怎么办。已经斩杀了三个美人，王大将军神色如故，还是不肯饮酒。王丞相责备他，大将军说：“他自己杀他家人，关你什么事！”

【原文】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译文】　石崇的厕所里，常常安排十几名婢女在那里侍候，她们一个个搽脂抹粉，衣着华丽。厕所里还备有甲煎粉、沉香水一类的香料，无所不有。又备有新衣，让进去大小便的人更换穿出来。客人大多害羞，不好意思进厕所。大将军王敦进厕所时，神情高傲（满不在乎）地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新衣。那些婢女议论说：“这个客人一定可以去做盗贼。”

【原文】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裤□，以手擎饮食。□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译文】　晋武帝曾经到王武子家里去，武子设宴侍奉，全是用的琉璃器皿。婢女一百多人，都穿着绫罗绸缎，用手托着食物。蒸小猪又肥嫩又鲜美，和一般的味道不一样。武帝感到奇怪，问他怎么烹调的，王武子回答说：“是用人乳喂的小猪。”武帝非常不满意，还没有吃完，就走了。这是连王恺、石崇也不懂得的作法。

【原文】　王君夫以□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译文】　王君夫（王恺）用糕饼擦锅，石季伦（石崇）则用蜡烛当柴火做饭。王君夫用紫丝布作布障、衬上绿绫里子，长达四十里。石季伦则用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布障来和王君夫对抗。石季伦用香料来刷墙，王君夫则用赤石脂来刷墙。

【原文】　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为扼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

【译文】　石崇用豆粥招待客人，一霎时就能煮好；冬天，他常用一种叫韭齑齑的菜肴（招待客人）；还有，他的牛在形状气力方面不如王恺的牛，但是，有次约与王恺外出游玩，他很晚才出发，两人争着进入洛阳城，他的牛在走了数十步后，（便加快速度）如同飞鸟一样迅速，而王恺的牛拼命奔跑也追赶不上。每当想到这三件事上不如石崇，王恺就十分恼火。于是，他就暗地里买通石崇手下的都督和车夫，询问其中的缘故。都督说："豆最难煮熟，只有预先做好熟豆粉，客人来了，只煮白粥，然后把熟豆粉放进去就行了。韭齑齑不过是把韭菜根与麦苗放在一起捣制成的罢了。"又问车夫牛是怎样跑快的。车夫说："牛本来跑得不慢，只是由于赶车人不得法，反而限制了牛的奔跑速度。只要奔跑时任凭车辕偏向，牛就跑得快了。"王恺完全照着他们的说法去做，于是就超过了石崇，后来，石崇知道了其中的缘故，就把都督和车夫都杀了。

【原文】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

【译文】　王君夫（王恺）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牛蹄、牛角经常磨得晶莹发亮，王武子（王济）对王君夫说："我射箭的水平不如你，今天想拿你的牛打赌，和你赌射箭，我用一千万钱来抵押你这头牛。"王君夫既仗恃自己射箭技术好，又认为千里牛没有杀掉的可能性，就答应了他。并且让王武子先

射。王武子一箭就射中了箭靶，退下来就坐在交椅上，吆喝随从赶快把牛心取来，一会儿，烤好的牛心送来了，王武子吃了一块就走了。

【原文】 王君夫尝责一人无服余□，因直，内著曲阁重闺里，不听人将出。遂饥经日，迷不知何处去。后因缘相为，垂死，乃得出。

【译文】 王君夫（王恺）曾经责罚一个人，只允许他穿一件内衣，其它不许穿。便经直把他关在很隐僻的深宫密室中，不准人把他带出来。这个人饿了几天，迷迷糊糊，不知道往哪里去？最后是一个密友帮助他，在快要死的时候，才得救出来。

【原文】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译文】 石崇与王恺比赛阔气，他们都用最华贵的东西来制作衣冠，装饰车马。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一次，武帝送给王恺一株高两尺多的珊瑚树，枝条众多，世上少有。王恺便把它拿给石崇看，石崇看罢，用铁如意敲击它，随手就破碎了。王恺既为之惋惜，又认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因而声调和脸色都非常严厉（地指责石崇）。石崇说："不值得遗憾，我现在赔偿你。"于是，命令手下人把自家的珊瑚树全部取出来，其中三四尺高，枝干美妙，光彩夺目的就有六七株，像王恺那样的则非常多。王恺见此情景，自己觉得好像失掉了什么。

【原文】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

【译文】 王武子被朝廷责备，移居到北邙山下。当时人多地少，地皮昂贵，王武子又好骑射，于是买地作跑马场，用钱编成围墙把马场周围的短墙绕了一周。当时人称之为"金沟"。

【原文】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译文】　石崇一次和王敦入府学游玩，看见颜回、原宪的画像叹息说：“若能与他们同登孔子之堂，不会比他们差到哪儿去！”王敦说：“不知别人怎么样，只有子贡的家财与你差不多。”石崇严肃地说：“君子应使身名俱泰，怎能用门户贫贱来评论人？”

【原文】　彭城王有快牛，至爱惜之。王太尉与射，赌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则不论；若欲啖者，当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废啖，又存所爱。”王遂杀啖。

【译文】　彭城王有一头跑得很快的牛，他最吝惜这头牛。太尉王衍和他赌射箭，把牛赢了。彭城王说：“如果您想要用来驾车，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想杀来吃，我就要用二十头肥牛来换下它。这既不妨碍您吃，又能留下我所喜爱的牛。”王衍终于杀来吃了。

【原文】　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

【译文】　右军将军王羲之小时候，在武城侯周□家作客，坐在末座上，吃饭时周□先切牛心给他吃。从此人们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忿狷第三十一

【原文】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

【译文】 魏武帝有一个歌妓，歌声最是清扬，但性情恶劣。魏武帝想杀她，又爱惜其才能；想留着她，又受不了她的脾气。于是选了百名女子，一起教她们歌唱。不久，果然有一人歌声赶上了那个歌妓，于是，魏武帝就杀了这个性子极坏的歌妓。

【原文】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译文】 王蓝田性子急，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刺蛋，没有刺到，就大发脾气，拿起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还是旋转不停，又下地用木屐齿去踩，又踩不到。越发生气，又从地上抓起鸡蛋放到口中，咬破之后就吐出来。王右军听说此事大笑说："假使王安期有这样的急性子，还不值得一提，更何况王蓝田呢？"

【原文】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

【译文】 司州刺史王胡之有一次冒雪前去王螭府上。王胡之说话时的言谈、态度稍为冒犯了王螭，王螭便生气不高兴。王胡之觉得冒犯了他，就把坐床挪近王螭身边，拉着他的手臂说："你难道值得和老兄计较！"王螭拨开他的手说："冷得像鬼手一样，还硬要来拉人家的胳膊！"

【原文】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

【译文】 宣武公桓温和袁彦道（袁耽）玩樗蒲的赌博游戏。袁彦道因掷的

色子不合心意，竟然板着脸把五木扔掉了。温太真（温峤）说："看见袁生把怒气发泄到五木上面，才知颜渊的'不迁怒'是多么的可贵。"

【原文】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译文】 谢无奕（谢奕，字无奕）性情粗鲁强暴。因为一事彼此不合，便亲自前往数落蓝田侯王述，肆意攻击，极力谩骂。王蓝田则神情严肃，转过身面对墙壁，不敢动。过了半天，谢无奕已离开好长时间，才转过脸来问身边的差役："走没有？"差役回答说："已经离开了。"然后才转过身来又坐回到原来的位置。当时的人赞赏王述虽然性情急躁，但竟能如此宽容别人。

【原文】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译文】 中书令王子敬去拜访谢安，正遇上习凿齿已经在座，按礼法本应和习凿齿并排坐；子敬却来回走动，不肯落座，谢安拉着他坐在习凿齿的对面。客人走后，谢安对胡儿说："子敬确实是清高不随俗，不过人为地保持这样多的傲慢、固执，特别会损害自己的天然本性。"

【原文】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译文】 王大、王恭两人有一次同在仆射何澄家做客，当时王恭做丹阳尹，王大刚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两人将要分别时，王大向王恭敬酒，王恭不愿意喝，王大坚持要他喝，二人僵持不下，就各用系裙的带子绕在手上（准备动武）。王恭府上近千人，全部喊到厅堂；王大手下人虽然少些，也命令全部前来，双方都想马上厮杀一场。仆射何澄没办法，就起身坐在两人之间，才把他们分开。这种以权势和利益为重的交往，古代人就把它看作是一种耻辱。

【原文】 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译文】 南郡公桓玄还是小孩时，和堂兄弟们各自养鹅来斗。桓玄因为鹅常常斗输了，就非常恼恨他们的鹅。于是就在夜间到鹅栏里，把堂兄弟的鹅全抓出来杀掉。天亮以后，家人全都被这事吓呆了，说这是妖物作怪，去告诉车骑将军桓冲。桓冲说：“没有可能引来怪异，定是桓玄开玩笑罢了！”追问起来，果然如此。

谗险第三十二

【原文】　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

【译文】　王平子外表非常潇洒、爽朗，内心却实在刚烈、狭隘。

【原文】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

【译文】　袁悦有口才，通晓纵横捭阖之说，也有才智。开始作谢玄的参军，颇被谢玄以礼相待。后为父亲守丧，守丧期结束返回京都，只携带一部《战国策》罢了。对人说："少年的时候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易经》，这都是很痛苦的事，有什么好处呢？天下重要的东西，只有《战国策》。"接着，他又以《战国策》游说孝文王司马道子，特别受到亲近礼待，差一点搞乱了国家大政，不久便被杀掉了。

【原文】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垂至，已闻卒传声，国宝自知才出□下，恐倾夺要宠，因曰："王□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也。"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

【译文】　孝武帝很是亲近敬重王国宝、王雅，王雅向孝武帝推荐王□，孝武帝很想见他。一次，孝武帝夜里与王国宝、王雅对坐，孝武帝微微有些醉意，让人传唤王□，王□快到时，已经听见士卒的传报声了。王国宝自知才能比不上王□，怕他夺去孝武帝的庞爱，就说："王□是当今名士，陛下不应面带着酒色见他，不妨改天再下诏召见。"孝武帝同意了，认为王国宝很忠心，于是不再召见王□。

【原文】　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

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

【译文】 王绪屡次在王国宝面前说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坏话，殷仲堪对这事很担忧，向东亭侯王□讨教对付他的办法。王□说："你只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访王绪，一去就叫手下的人退出去，于是谈别的事情；这样，二王的交情就疏远了。"殷仲堪照他所说的做去。后来王国宝见到王绪，问道："你近来和殷仲堪在一起，赶走随从，都说些什么呢？"王绪回答说："只不过是一般往来，没有谈别的什么事。"王国宝认为王绪对自己有隐瞒，果然两人的感情日渐疏远了，谗言这才平息下来。

尤悔第三十三

【原文】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译文】 魏文帝忌恨弟弟任城王勇捷硕壮，趁着在卞太后阁中下围棋，一起吃枣的机会，把毒药下在枣蒂中，自己挑选无毒的吃。任城王不知觉，就好坏一起吃。中毒后，卞太后找水救人，魏文帝预先命人把瓂罐都毁掉，太后徒劳地光着脚跑到井边，却没有东西用以汲水，一会儿，任城王就死了。后来，魏文帝又想害东阿王，卞太后说：“你已经杀了我儿任城王，不能再杀我儿东阿王了！”

【原文】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译文】 王浑的继室是琅邪颜氏女。王浑当时为徐州刺史，行过交拜礼，王浑正要回拜，旁观的人都说：“你是一州之长，新妇是个平民，恐怕没有回拜的道理。”王浑就没回拜。王武子因为他父亲不回拜，不成礼数，不是正式夫妇，所以也不拜颜氏，称她为“颜妾”，颜氏深以为耻。但因王家门第显贵，最终也不敢离婚。

【原文】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译文】 平原内史陆机在河桥兵败后，受到卢志的谗害，终于被杀。临刑时叹息说：“想听一听故乡的鹤鸣，还能听得到吗！”

【原文】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

【译文】 刘琨擅长罗致人才，却不善于安抚和驾御。一天之内虽然有几千

人前来投奔他，可是逃跑的也有这个数目，因此他终于没有什么建树。

【原文】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

【译文】　王平子刚从荆州下建康，丞相王导告诉大将军王敦说：“不可再让那个羌人到东边来。”因为王平子脸长得像羌人。

【原文】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

【译文】　大将军王敦起兵时，丞相王导兄弟都到宫庭门外谢罪，周侯（周□）极为他们担忧，进入朝廷时，面色很是忧虑。王丞相喊周侯说：“我把全家都托付给你了！”周径直走过去，没理睬他。入朝后，周侯苦苦保救他们。王丞相等人被免罪后，周十分高兴，喝了酒。等到出宫门时，王家兄弟还呆在大门口。周说：“今年杀死那些狗强盗，将要得到一颗斗大的金印，悬挂在手肘后面。”后来，大将军王敦攻进石头城，问王丞相：“周侯能不能做三公？”丞相不回答。又问：“能不能做尚书令”？又没有回答。于是便说：“这样的话，只有杀掉他了！”王丞相还是没有作声。等到周侯被害，王丞相后来知道他曾救过自己，感慨地说：“我虽然没有杀周侯，但周侯是因我而死的，黄泉之下我对不起这个人！”

【原文】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译文】　王导、温峤一起去见晋明帝，明帝问温峤司马家先祖得到天下的缘由。温峤半天没答上来，王导说：“温峤年纪轻不了解，我为陛下陈述。”王导就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宣王创业之初，诛灭名门大族，宠用树立同党，以及文王末年刺杀魏代高贵乡公之事。明帝听后，将脸遮盖住，在床上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晋代的福祚怎么能够长久！”

【原文】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

“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

【译文】 王大将军在众人中说：“周氏家族从来没有官至三公的人。”有人答道：“只有周侯差一点儿就作了三公。”王大将军说：“我与周侯在洛下相遇，一见倾心。现正逢世事纷乱，竟落到这种地步！”于是为周侯伤心泪下。

【原文】 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

【译文】 温峤当初受司空刘琨委派过江劝说晋元帝即帝位，他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走，温峤不顾一切地走了。一直到他显贵以后，乡里的评论还是不能同意他的做法。每当给他晋升官爵，都要由皇帝发布命令来说明。

【原文】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执辞愈固。庾每诣周，庾从南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对终日。庾从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强饭，极欢；并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军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卒。

【译文】 庾公（庾亮）想让周子南出来任官，周子南执意推辞，并且越来越坚决。每次到周那里去，庾从南门进去，周便从后门走掉。有一次庾突然来到他家，周来不及脱身，便面对面地坐了一整天。庾向周要些食物吃，周拿出了粗茶淡饭，庾也勉强地吃下去，极尽欢乐，同时向周讲了许多世间的事务，并约定一定举荐他，共同担负辅佐朝廷的重任。周子南出来任职之后，只担任了二千石俸禄的将军，并不合心意。他在半夜里感慨地说：“大丈夫竟然被庾元规出卖了！”一声叹息，背上的痛疽便发作而死。

【原文】 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佑。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

【译文】 阮思旷（阮裕）对于佛法敬若神明。大儿尚未成人，忽然患了急病。阮公又十分爱长子，忙为他祈请三宝，日夜不敢懈怠。自认为精诚所至，必能感动神灵，获得上苍保佑。但是儿子病情毫无好转，终于命归黄泉。从此，阮公便与佛门结下仇恨，再也不相信宿命神灵了。

【原文】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

语，陈废立之意。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译文】 桓温回答简文帝的问话，说得不很尽意。废黜海西公后，他应当亲自申奏说明，便事先构思好几百句话，陈说废黜旧君、拥立新君的本意。见到简文帝后，简文帝就泪流不止。桓温既怜悯又羞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文】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译文】 桓公一次躺卧着说："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一生，将被晋文帝、晋景帝所耻笑。"随后他又坐起身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还不足以遗臭万年吗？"

【原文】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

【译文】 谢太傅在东部乘船出行时，船夫行船，或快或慢，走走停停。又放船任意纵横，不时地撞到人碰到岸，谢太傅却丝毫也没加以呵斥，人都认为谢太傅没脾气。一次送兄长谢征西的灵柩回乡，黄昏时下了雨，驾车的人都喝醉了，几乎不能驾驶，谢太傅就从车中拿了根车柱击撞驾车的人，声色俱厉。水性虽然很沉柔，但一入险峻之处就变得奔腾激荡，用它来比人的性情，就知道处于急迫险阻之地，是无法保持平易纯粹的态度的。

【原文】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

【译文】 简文帝看见田里的稻子，不认识，问是什么草，近侍回答是稻子。简文帝回到宫里，三天没有出门，说："哪里有依靠它的末梢活命，而不识其根本的呢！"

【原文】 桓车骑在上明畋猎，东信至，传淮上大捷。语左右云："群谢年少大破贼！"因发病薨。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

【译文】 车骑将军桓冲在上明打猎。东边的信使到了，送来淮上大捷的消息。桓冲对随从说："谢家年轻人大败贼寇！"于是就发病死了。舆论认为这样死胜过让出扬州刺史到荆州去。

【原文】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玄意色甚恶。

【译文】 桓玄听到部下报告说，已经击败了殷荆州的时候，正讲《论语》，当讲到“富与贵是人的本来欲望，但是如果不用正当手段获取，就不应去占有”这句话时，桓玄流露出十分厌恶不悦的神色。

纰漏第三十四

【原文】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译文】　王敦刚和公主结婚时，上厕所，看见漆箱里装着干枣，这本来是用来堵鼻子的，王敦以为厕所里也摆设果品，便吃起来，竟然吃光了。出来时，侍女端着装水的金澡盘和装澡豆的琉璃碗，王敦便把澡豆倒入水里喝了，以为是干粮。侍女们都捂着嘴笑话他。

【原文】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

【译文】　晋元帝初次见到贺司空，谈到当年吴国的事，问道："孙皓烧红了锯子，割下一个姓贺的人的头颅，这是谁？"贺司空没说话，晋元帝自己记起来说："是贺劭。"贺司空流泪说："家父遭到无道暴君的残害，使我心上受到巨大深痛的创伤，无法回答您的垂问。"晋元帝很惭愧，三天没出宫门。

【原文】　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译文】　蔡司徒渡江南下后，见到蟛蜞，非常高兴，说："螃蟹有八只脚，加上两只螯。"叫人把它煮熟。吃下去后，上吐下泻，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这才知道并不是螃蟹。后来他向谢仁祖（谢尚）说到这件事，谢笑话他说："你没有读熟《尔雅》，差点因为《劝学篇》而死。"

【原文】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

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译文】 任育长年少时，有很好的名声。晋武帝死后，要选一百二十人作挽郎，选的都是当时俊秀有才学的人，任育长也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中寻找出众的，择取了四人，任育长还是在其中。任育长童年时，聪明可爱，当时人说就连任育长的影子也是好看的。但自从过江后，就失去了以往的特长。王丞相邀请先过江的贤士们一起去石头城迎接任育长，还是像过去那样款待他，但一见面，王丞相就觉得他与往日不一样了。坐下之后，王丞相设茶款待，随口问别人说：“这是茶还是茗？”发觉任育长脸色有异，就自己解释说：“刚才是问茶水是凉是热。”任育长一次从停棺处走过，悲哀得痛哭流涕。王丞相听说后，说：“这是个有情的呆子。”

【原文】 谢虎子尝上屋熏鼠。胡儿既无由知父为此事，闻人道痴人有作此者，戏笑之，时道此，非复一过。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语胡儿曰：“世人以此谤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儿懊热，一月日闭斋不出。太傅虚托引己之过，以相开悟，可谓德教

【译文】 谢虎子（谢据的小名）曾经上房子熏老鼠。谢胡儿（谢朗）既无从知道他父亲做过这件事，又听人说傻子会这样做，谢朗就嘲笑这种人，时常说起这件事，并且不止说过一遍。太傅谢安既然明白胡儿并不知道父亲做过这种事，趁他谈话中间，告诉胡儿说：“一般人拿这件事情来毁谤中郎（谢据排行在中，故称中郎，）也说我一道这样做。”胡儿听了，十分悔恨焦躁，有一段时间关在书房里不出来。谢安假托承认自己的过错来开导他，使他醒悟过来，这可以说是德教。

【原文】 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

【译文】 殷仲堪的父亲有病，身体虚弱，心跳，听到床下蚂蚁活动，认为是牛在斗架。晋孝武帝不知道是殷仲堪的父亲，便问殷仲堪：有一位姓殷的，病情这样这样，是吗？殷仲堪流着泪站起来回答说：“臣不知说什么好。”

【原文】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鱼虾□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

【译文】 虞啸父作了孝武帝的侍中，孝武帝一次从容地问他："你在门下这些时候，从没听说你有所贡献。"虞啸父家住富春，离海很近，他以为孝武帝希望他献上些海产品，就回答说："现在天气还很暖和，鱼虾还没长大，不能打捞，到时一定献上。"孝武帝听了，拍手大笑。

【原文】 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国宝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国宝大喜，而夜开阁唤纲纪话势，虽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晓遣参问，都无此事。即唤主簿数之曰："卿何以误人事邪？"

【译文】 王大死后，朝廷议论有说王国宝应该出任荆州刺史。国宝的主簿有一天夜里封好一份报告送上来，说："荆州的事已经实现了。"王国宝非常高兴，当夜打开侧门叫主簿进来谈论情势问题，虽然没有说到出任荆州刺史的事，可是神情态度很安适。到天亮，派人去验证打探，完全没有这回事。王国宝立即叫主簿来并数落他，说："你怎么耽误人家的事情呢！"

惑溺第三十五

【原文】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译文】 魏甄后聪惠而有美色，原先是袁熙的妻子，很得宠爱。曹公（曹操）屠杀邺郡，令人速召甄氏，手下人说："五官中郎已经把她带走了。"曹公说："这次攻打袁贼，正是为了她。"

【原文】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译文】 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非常深厚，冬天他妻子发烧，他就亲自到院子里挨冻，再回屋里用身体贴着妻子。妻子死了，荀奉倩过后不多久也死了，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荀奉倩曾经说过："妇女的德行不值得称道，应当以姿色为主。"中书令裴楷听说这句话，说道："这只是一时兴趣所至的事，不是德行高尚的人该说的话，希望后人不会被这句话弄糊涂。"

【原文】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译文】 贾充的后妻郭氏生性非常嫉妒。他们有个儿子叫黎民，生下才一周岁，乳母抱着他在庭院里玩耍，贾充从外面回来，儿子见了贾充，高兴得手舞足蹈，贾充便走上前，亲吻了几下在乳母怀中的儿子。郭氏远远地望见，以为贾充爱上了乳母，于是就把乳母杀了。儿子思念乳母，整日啼哭，不愿意吃别人的奶，不久就死去了。后来郭氏没能再生下儿子。

【原文】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译文】　东吴将领孙秀投降了晋朝，晋武帝对他非常恩宠。把自己的小姨子蒯氏嫁给他，二人情爱很深厚，后来妻子蒯氏曾因吃醋，骂孙秀是一条貉子，孙秀气愤不已，再不进妻子房中。蒯氏后悔了，求晋武帝为他想办法。当时正值大赦天下，群臣都来叩拜皇上。人散后，武帝将孙秀单独留下，不经意地说道："如今天下大赦，蒯夫人也该从例赦免了吧？"孙秀听了，脱帽叩谢，从此夫妇和好如初。

【原文】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译文】　韩寿长得很漂亮，贾充征召他做了手下的属员。贾充每次召集手下的官员，他女儿都从窗户里观看。见了韩寿，很喜欢他，经常思念，以致口中吟诵。后来，有个婢女到韩寿家里，把情况一一讲给韩寿听，并且说贾女长得很艳美。韩寿听后动了心，就请婢女暗中致意贾女，并且约定好前往相会的时间。韩寿矫健敏捷，超过常人，翻墙跳入贾府，没有人知晓。打那以后，贾充觉得女儿非常爱打扮，喜悦欢畅，不同于往常。后来召集手下官员时，闻到韩寿身上有一种奇异的香气，这种香是外国进贡来的，一沾在身上，就会几个月不消失。贾充考虑到武帝只把这种香赐给过自己和陈骞，别人家不会有，因而怀疑韩寿与自己女儿私通。但是府中院墙重重，门户高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于是就假装说有东西被偷盗了，派人检修院墙。派的人回来说："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只有东北角的院墙好像有人爬过的痕迹，但是院墙很高，不是人能爬进来的。"于是贾充喊来女儿身边的侍女审问，侍女就把实情说了。贾充只得守住秘密，把女儿许配给了韩寿。

【原文】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译文】　安丰侯王戎的妻子常常称王戎为卿。王戎说："妻子称丈夫为卿，在礼节上算做不敬重，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了。"妻子说："亲卿爱卿，因此称

卿为卿；我不称卿为卿，谁该称卿为卿！”于是素性任凭她这样称呼。

【原文】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译文】　丞相王导有个爱妾姓雷，颇多干预朝政，收受贿赂。蔡谟称她为雷尚书。

仇隙第三十六

【原文】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译文】 孙秀既忌恨石崇不肯将绿珠给自己，又怨恨潘岳往昔对自己不以礼相待。后来担任了中书令，潘岳在官署中见到他，便叫他说：“孙令，还记得过去交往时的情形吗？”孙秀说：“心中牢牢记着，哪天会忘掉呢！”潘岳由此才知道不能免祸了。后来逮捕了石崇和欧阳坚石，同一天也逮捕了潘岳，石崇先被送到刑场，还不知道潘岳也将遇害。潘岳随后也押来了，石崇对他说：“安仁（潘安字安仁）你也是这样吗？”潘岳讲：“可说是‘白头之后一同归去’。”潘岳的《金谷集诗》中曾经说：“寄语志同道合的朋友，白头之后一同归去。”这两句话竟然成了他们的谶语。

【原文】 刘□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

【译文】 刘癶兄弟年少时被王恺忌恨上了，一次他叫刘癶兄弟俩来他家过夜，想暗暗杀掉他们。令人挖坑，挖好后就下手加害。石崇一向与刘癶、刘琨兄弟交好，听说他们到王恺那里过夜，知道要出事，就连夜赶往王恺家，一进门就追问刘氏兄弟在哪儿？王恺仓卒之间来不及隐瞒，答道：“在后斋中睡觉。”石崇就径直入内，把刘氏兄弟拉出来，同车而去，对他俩说：“年轻人怎么能轻易地在别人家过夜！”

【原文】 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馔。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吾所以积

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着，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

【译文】　大将军王敦捉拿了愍王司马丞，夜里派王世将把他弄到车里杀死了，当时人们不完全知道这件事。即使是愍王家里的人也不是都了解内幕，而司马丞的儿子无忌兄弟又都年幼。王胡之和无忌两人，长大以后非常亲密。有一次，王胡之和无忌在一起游玩，无忌回家告诉母亲，请她准备饭食。母亲流着泪说：“王敦从前肆意残害你父亲，借王世将的手把你父亲杀了。我多年来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王氏家族势力强大，你们兄弟还年幼，我不想把这件事张扬开来，原来是为了避祸啊。”无忌听了很震惊，号哭起来，拔出刀就跑出去，可是王胡之已经走远了。

【原文】　应镇南作荆州，王修载、谯王子无忌同至新亭与别。坐上宾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谯王丞致祸，非大将军意，正是平南所为耳。”无忌因夺直兵参军刀，便欲斫修载；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译文】　镇南大将军应詹出任荆州刺史时，王修载和谯王司马丞的儿子无忌同时到新亭给他饯别。座上宾客很多，没想到这两人都来了。有一位客人说：“谯王丞遇难，不是大将军的意思，只是平南将军干的罢了。”无忌于是夺了直兵参军的刀，就要杀王修载；修载逃出去，被迫投河，船上的人救了他，才得以免死。

【原文】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译文】　王右军（羲之）平时看不起王蓝田（王述）。蓝田晚年权势和声誉更重，右军心中更为不平。蓝田任会稽内史时，母亲病故，在老家山阴守丧。右军继任会稽内史，多次说要去吊丧，却接连几天没有去。后来自己前往，到门前自己通报。主人哭过之后，他却不往灵前去反而离去，以此来侮辱王蓝田。从此，两人结成仇怨。后来蓝田升任扬州刺史，右军仍任会稽内史。听到这一消息，羲之派一名参军到朝中，要求把会稽郡从扬州划分出来，另立一个越州。事情没有办成，反为朝野所嗤笑。蓝田又密派下人，寻找会稽郡所做的不法之

事，由于原先有仇，就让王羲之自己看着办。右军于是称病辞官，因愤慨而去世。

【原文】　王东亭与孝伯语，后渐异。孝伯谓东亭曰："卿便不可复测？"答曰："王陵廷争，陈平从默，但问克终云何耳。"

【译文】　王东亭与王孝伯谈话中渐渐有分歧。王孝伯对王东亭说："你越发不可捉摸了。"王东亭答道："当初吕后想封吕姓为王，王陵当面争辩，陈平却一言不发，只问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原文】　王孝伯死，县其首于大桁。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

【译文】　王孝伯死后，把他的头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太傅司马道子坐车到示众的地方，仔细地看着王孝伯的头，说道："你为什么急着要杀我呢？"

【原文】　桓玄将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许袭之。庾夫人云："汝等近，过我馀年，我养之，不忍见行此事。"

【译文】　桓玄将要篡夺帝位，桓修想趁桓玄在桓修母亲那里时袭击他。桓修母亲庾夫人说："你们是近亲，等过了我的晚年再说吧，我养大了他，不忍心看到你做这种事。"

西游记

明 吴承恩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西游记

（明）吴承恩

西游记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7 页	𧍞峻　衢	第 18 页	躧
第 24 页	躘	第 28 页	騊　翻
第 37 页	㞞	第 38 页	蹡　蹡
第 47 页	躘	第 49 页	熓
第 59 页	喨	第 74 页	衠
第 77 页	㞞	第 80 页	䬟
第 85 页	𢾺　𢾺	第 87 页	鸷
第 104 页	蘋	第 109 页	藹
第 138 页	躧	第 169 页	躧
第 170 页	躧	第 205 页	蹡
第 207 页	𦈓　𦈓	第 224 页	𧍞
第 246 页	躧	第 299 页	蹡　蹡
第 317 页	蹡	第 337 页	躧　躧
第 342 页	熓　熓	第 351 页	躧　躧
第 372 页	躧	第 388 页	躧
第 404 页	躧	第 405 页	喨　喨
第 449 页	衢　𧍞	第 464 页	躧
第 498 页	躧	第 541 页	喨
第 631 页	熓	第 759 页	躧
第 766 页	躘	第 805 页	躧
第 808 页	躧　躧		

第　一　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诗曰：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西蹉；申时晡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曚而万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而两间人物俱无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岁，亥会将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到此，天始有根；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子会，轻清上腾，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谓之四象，故曰，天开于子。又经五千四百岁，子会将终，近丑之会，而逐渐坚实。《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至此，地始凝结。再五千四百岁，正当丑会，重浊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谓之五形，故曰，地辟于丑。又经五千四百岁，丑会终而寅会之初，发生万物。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阴阳交合；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寅会，生人，生兽，生禽，正谓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于寅。

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

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真个好山！有词赋为证。赋曰：

势镇汪洋，威宁瑶海。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水火方隅高积土，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驾座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仙卿，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二将果奉旨出门外，看的真，听的明。须臾回报道：“臣奉旨观听金光之处，乃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玉帝垂赐恩慈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一朝天气炎热，与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之下顽耍。你看他一个个：

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抛弹子，邷么儿；跑沙窝，砌宝塔；赶蜻蜓，扑虮蜡；参老天，拜菩萨；扯葛藤，编草帓；捉虱子，咬又掐；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顽，绿水涧边随洗濯。

一群猴子耍了一会，却去那山涧中洗澡。见那股涧水奔流，真个似滚瓜涌溅。古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众猴都道：“这股水不知是那里的水。我们今

日赶闲无事，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声，都拖男挈女，唤弟呼兄，一齐跑来，顺涧爬山，直至源流之处，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但见那：

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
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
冷气分青嶂，馀流润翠微。
潺湲名瀑布，真似挂帘帷。

众猴拍手称扬道："好水，好水！原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连呼了三声，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好猴！也是他：

今日芳名显，时来大运通。
有缘居此地，天遣入仙宫。

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细再看，原来是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却又欠身上桥头，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真个好所在。但见那：

翠藓堆蓝，白云浮玉，光摇片片烟霞。虚窗静室，滑凳板生花。乳窟龙珠倚挂，萦回满地奇葩。锅灶傍崖存火迹，樽罍靠案见肴渣。石座石床真可爱，石盆石碗更堪夸。又见那一竿两竿修竹，三点五点梅花。几树青松常带雨，浑然像个人家。

看罢多时，跳过桥中间，左右观看，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行楷书大字，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石猿喜不自胜，急抽身往外便走，复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两个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众猴把他围住，问道："里面怎么样？水有多深？"石猴道："没水，没水！原来是一座铁板桥。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家当。"众猴道："怎见得是个家当？"石猴笑道："这股水乃是桥下冲贯石窍，倒挂下来遮闭门户的。桥边有花有树，乃是一座石房。房内有石锅、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中间一块石碣上，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里面且是宽阔，容得千百口老小。我们都进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气。这里边：

刮风有处躲，下雨好存身。
霜雪全无惧，雷声永不闻。

烟霞常照耀，祥瑞每蒸熏。
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

众猴听得，个个欢喜。都道：“你还先走，带我们进去，进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里一跳，叫道：“都随我进来！进来！”那些猴有胆大的，都跳进去了；胆小的，一个个伸头缩颈，抓耳挠腮，大声叫喊，缠一会，也都进去了。跳过桥头，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正是猴性顽劣，再无一个宁时，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

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才说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不伤身体者，就拜为他王。我如今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寻了这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为王？”众猴听说，即拱伏无违。一个个序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遂称美猴王。有诗为证，诗曰：

三阳交泰产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
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
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
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

美猴王领一群猿猴、猕猴、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合契同情，不入飞鸟之丛，不从走兽之类，独自为王，不胜欢乐。是以：

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
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

美猴王享乐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载。一日，与群猴喜宴之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众猴慌忙罗拜道：“大王何为烦恼？”猴王道：“我虽在欢喜之时，却有一点儿远虑，故此烦恼。”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严，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众猴闻此言，一个个掩面悲啼，俱以无常为虑。只见那班部中，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厉声高叫道：“大王若是这般远虑，真所谓道心开发也！如今五虫之内，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阎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人？”猿猴道：“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猴王道：“此三者居于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阎

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内。”猴王闻之，满心欢喜，道：“我明日就辞汝等下山，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访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噫！这句话，顿教跳出轮回网，致使齐天大圣成。众猴鼓掌称扬，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岭登山，广寻些果品，大设筵宴送大王也。”

次日，众猴果去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劚黄精，芝兰香蕙，瑶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齐齐，摆开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但见那：

金丸珠弹，红绽黄肥：金丸珠弹腊樱桃，色真甘美；红绽黄肥熟梅子，味果香酸。鲜龙眼，肉甜皮薄；火荔枝，核小囊红。林檎碧实连枝献，枇杷缃苞带叶擎。兔头梨子鸡心枣，消渴除烦更解酲。香桃烂杏，美甘甘似玉液琼浆；脆李杨梅，酸荫荫如脂酥膏酪。红囊黑子熟西瓜，四瓣黄皮大柿子。石榴裂破，丹砂粒现火晶珠；芋栗剖开，坚硬肉团金玛瑙。胡桃银杏可传茶，椰子葡萄能做酒。榛松榧柰满盘盛，橘蔗柑橙盈案摆。熟煨山药，烂煮黄精。捣碎茯苓并薏苡，石锅微火漫炊羹。人间纵有珍羞味，怎比山猴乐更宁？

群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齿肩排于下边，一个个轮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饮了一日。

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们，替我折些枯松，编作筏子，取个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类，我将去也。”果独自登筏，尽力撑开，飘飘荡荡，径向大海波中，趁天风，来渡南赡部洲地界。这一去，正是那：

天产仙猴道行隆，离山驾筏趁天风。
飘洋过海寻仙道，立志潜心建大功。
有分有缘休俗愿，无忧无虑会元龙。
料应必遇知音者，说破源流万法通。

也是他运至时来，自登木筏之后，连日东南风紧，将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赡部洲地界。持篙试水，偶得浅水，弃了筏子，跳上岸来，只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穵蛤、淘盐。他走近前，弄个把戏，妆个□虎，吓得那些人丢筐弃网，四散奔跑。将那跑不动的拿住一个，剥了他的衣裳，也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廛中，学人礼，学人话。朝餐夜宿，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正是那：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猴王参访仙道，无缘得遇。在于南赡部洲，串长城，游小县，不觉八九年馀。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独自个依前作筏，又飘过西海，直至西牛贺洲地界。登岸遍访多时，忽见一座高山秀丽，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虫，不惧虎豹，登山顶上观看。果是好山：

千峰排戟，万仞开屏。日映岚光轻锁翠，雨收黛色冷含青。瘦藤缠老树，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乔松；修竹乔松，万载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时不谢赛蓬瀛。幽鸟啼声近，源泉响溜清。重重谷壑芝兰绕，处处□崖苔藓生。起伏峦头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

正观看间，忽闻得林深之处，有人言语，急忙趋步，穿入林中，侧耳而听，原来是歌唱之声。歌曰：

“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

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美猴王听得此言，满心欢喜道：“神仙原来藏在这里！”即忙跳入里面，仔细再看，乃是一个樵子，在那里举斧砍柴。但看他打扮非常：

头上戴箬笠，乃是新笋初脱之箨；身上穿布衣，乃是木绵拈就之纱；腰间系环绦，乃是老蚕口吐之丝；足下踏草履，乃是枯莎槎就之爽。手执□钢斧，担挽火麻绳，扳松劈枯树，争似此樵能！

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汉慌忙丢了斧，转身答礼道：“不当人，不当人！我拙汉衣食不全，怎敢当‘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樵夫道：“我说甚么神仙话？”猴王道：“我才来至林边，只听的你说：‘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黄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实不瞒你说，这个词名做《满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与我舍下相邻。他见我家事劳苦，日常烦恼，教我遇烦恼时，即把这词儿念念，一则散心，二则解困。我才有些不足处思虑。故此念念。不期被你听了。”猴王道：“你家既与神仙相邻，何不从他修行？学得个不老之方，却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养育至八九岁，才知人事。不幸父丧，母亲居孀。再无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没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发不敢抛离。却又田园荒芜，衣食不足，只得斫两束

柴薪，挑向市廛之间，货几文钱，籴几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饭，供养老母，所以不能修行。”

猴王道：“据你说起来，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向后必有好处。但望你指与我那神仙住处，却好拜访去也。”樵夫道：“不远，不远。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见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你顺那条小路儿，向南行七八里远近，即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还得了好处，决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这汉子，甚不通变。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你还不省？假若我与你去了，却不误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养？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

猴王听说，只得相辞。出深林，找上路径，过一山坡，约有七八里远，果然望见一座府。挺身观看，真好去处！但见：

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

又见那洞门紧闭，静悄悄杳无人迹。忽回头，见崖头立一石碑，约有三丈馀高，八尺馀阔，上有一行十个大字，乃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欢喜道：“此间人果是朴实。果有此山此洞。”看勾多时，不敢敲门。且去跳上松枝梢头，摘松子吃了顽耍。少顷间，只听得呀的一声，洞门开处，里面走出一个仙童，真个丰姿英伟，像貌清奇，比寻常俗子不同。但见他：

髽髻双丝绾，宽袍两袖风。
貌和身自别，心与相俱空。
物外长年客，山中永寿童。
一尘全不染，甲子任翻腾。

那童子出得门来，高叫道：“甚么人在此搔扰？”猴王扑的跳下树来，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个访道学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搔扰。”仙童笑道：“你是个访道的么？”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师父，正才下榻，登坛讲道，还未说出原由，就教我出来开门。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笑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进来。”

这猴王整衣端肃，随童子径入洞天深处观看：一层层深阁琼楼，一进进

珠宫贝阙，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之下。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

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
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

美猴王一见，倒身下拜，磕头不计其数，口中只道：“师父，师父！我弟子志心朝礼，志心朝礼！”祖师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说个乡贯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祖师喝令：“赶出去！他本是个撒诈捣虚之徒，那里修甚么道果！”猴王慌忙磕头不住道：“弟子是老实之言，决无虚诈。”祖师道：“你既老实，怎么说东胜神洲？那去处到我这里，隔两重大海，一座南赡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头道：“弟子飘洋过海，登界游方，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处。”

祖师道：“既是逐渐行来的也罢。你姓甚么？”猴王又道：“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祖师道：“不是这个性。你父母原来姓甚么？”猴王道：“我也无父母。”祖师道：“既无父母，想是树上生的？”猴王道：“我虽不是树上生，却是石里长的。我只记得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师闻言暗喜，道：“这等说，却是个天地生成的。你起来走走我看。”猴王纵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两遍。祖师笑道：“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个兽傍，乃是个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狲’倒好。狲字去了兽傍，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猴王听说，满心欢喜，朝上叩头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师道：“我门中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辈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个字？”祖师道：“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么？”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正是：

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

毕竟不知向后修些甚么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话表美猴王得了姓名，怡然踊跃，对菩提前作礼启谢。那祖师即命大众引孙悟空出二门外，教他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众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门外，又拜了大众师兄，就于廊庑之间，安排寝处。次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每日如此。闲时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凡所用之物，无一不备。在洞中不觉倏六七年。一日，祖师登坛高坐，唤集诸仙，开讲大道。真个是：

　　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演三乘教，精微万法全。慢摇麈尾喷珠玉，响振雷霆动九天。　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

孙悟空在旁闻讲，喜得他抓耳挠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师看见，叫孙悟空道："你在班中，怎么颠狂跃舞，不听我讲？"悟空道："弟子诚心听讲，听到老师父妙音处，喜不自胜，故不觉作此踊跃之状。望师父恕罪！"祖师道："你既识妙音，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了？"悟空道："弟子本来懵懂，不知多少时节。只记得灶下无火，常去山后打柴，见一山好桃树，我在那里吃了七次饱桃矣。"祖师道："那山唤名烂桃山。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从我学些甚么道？"悟空道："但凭尊师教诲，只是有些道气儿，弟子便就学了。"

祖师道："'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傍门，傍门皆有正果。不知你学那一门哩？"悟空道："凭尊师意思。弟子倾心听从。"祖师道："我教你个'术'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术门之道怎么说？"祖师道："术字门中，乃是些请仙扶鸾，问卜揲蓍，能知趋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学，不学！"

祖师又道："教你'流'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又问："流字门中，是甚义理？"祖师道："流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或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若要长生，也似'壁里安柱'。"悟空道："师父，我是个老实人，不晓得打市语。怎么谓之'壁里安柱'？"祖师道："人家盖房，欲图坚固，将墙壁之间，立一顶柱，有日大厦将颓，他必朽矣。"悟空道："据此说，也不长久。不学，不学！"

祖师道："教你'静'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静字门中，是甚正果？"祖师道："此是休粮守谷，清静无为，参禅打坐，戒语持斋，或睡功，或立功，并入定坐关之类。"悟空道："这般也能长生么？"祖师道："也似'窑头土坯'。"悟空笑道："师父果有此滴泷。一行说我不会打市语。怎么谓之'窑头土坯'？"祖师道："就如那窑头上，造成砖瓦之坯，虽已成形，尚未经水火煅炼，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滥矣。"悟空道："也不长远。不学，不学！"

祖师道："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动门之道，却又怎么？"祖师道："此是有为有作，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悟空道："似这等也得长生么？"祖师道："此欲长生，亦如'水中捞月'。"悟空道："师父又来了！怎么叫做'水中捞月'？"祖师道："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学，不学！"

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道："你这泼猴，十分无状！师父传你道法，如何不学，却与师父顶嘴？这番冲撞了他，不知几时才出来啊！"此时俱甚报怨他，又鄙贱嫌恶他。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

当日悟空与众等，喜喜欢欢，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急不能到晚。及黄昏时，却与众就寝，假合眼，定息存神。山中又没支更传箭，不知时分，只自家将鼻孔中出入之气调定。约到子时前后，轻轻的起来，穿了衣服，偷开前门，躲离大众，走出外，抬头观看。正是那：

月明清露冷，八极迥无尘。

深树幽禽宿，源头水溜汾。

飞萤光散影，过雁字排云。

正直三更候，应该访道真。

你看他从旧路径至后门外，只见那门儿半开半掩。悟空喜道："老师父果然注意与我传道，故此开着门也。"即曳步近前，侧身进得门里，只走到祖师寝榻之下。见祖师蜷踢身躯，朝里睡着了。悟空不敢惊动，即跪在榻前。那祖师不多时觉来，舒开两足，口中自吟道：

"难！难！难！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闲。不遇至人传妙诀，空言口困舌头干！"

悟空应声叫道："师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时。"祖师闻得声音是悟空，即起披衣盘坐，喝道："这猢狲！你不在前边去睡，却来我这后边作甚？"悟空道："师父昨日坛前对众相允，教弟子三更时候，从后门里传我道理，故此大胆径拜老爷榻下。"祖师听说，十分欢喜，暗自寻思道："这厮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盘中之暗谜也？"悟空道："此间更无六耳，止只弟子一人，望师父大舍慈悲，传与我长生之道罢，永不忘恩！"祖师道："你今有缘，我亦喜说。既识得盘中暗谜，你近前来，仔细听之，当传与你长生之妙道也。"悟空叩头谢了，洗耳用心，跪于榻下。祖师云：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

都来总是精气神，谨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体中藏，汝受吾传道自昌。

口诀记来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凉。

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

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

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

此时说破根源，悟空心灵福至，切切记了口诀，对祖师拜谢深恩，即出后门观看。但见东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显明。依旧路转到前门，轻轻的推开进去，坐在原寝之处，故将床铺摇响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众还正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当日起来打混，暗暗维持，子前午后，自己调息。

却早过了三年，祖师复登宝座，与众说法。谈的是公案比语，论的是外像包皮。忽问："悟空何在？"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师道："你这一向

修些甚么道来？”悟空道：“弟子近来法性颇通，根源亦渐坚固矣。”祖师道：“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已注神体，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利害’。”悟空听说，沉吟良久道：“师父之言谬矣。我尝闻道高德隆，与天同寿；水火既济，百病不生。却怎么有个‘三灾利害’？”祖师道：“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虽驻颜益寿，但到了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做‘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垣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和熏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做‘赑风’。自囟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过。”

悟空闻说，毛骨悚然，叩头礼拜道：“万望老爷垂悯，传与躲避三灾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师道：“此亦无难，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传不得。”悟空道：“我也头圆顶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窍四肢，五脏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师道：“你虽然像人，却比人少腮。”原来那猴子孤拐面，凹脸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师父没成算！我虽少腮，却比人多这个素袋，亦可准折过也。”祖师说：“也罢，你要学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数，该三十六般变化；有一般地煞数，该七十二般变化。”悟空道：“弟子愿多里捞摸，学一个地煞变化罢。”祖师道：“既如此，上前来，传与你口诀。”遂附耳低言，不知说了些甚么妙法。这猴王也是他一窍通时百窍通，当时习了口诀，自修自炼，将七十二般变化，都学成了。

忽一日，祖师与众门人在三星洞前戏玩晚景。祖师道：“悟空，事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师父海恩，弟子功果完备，已能霞举飞升也。”祖师道：“你试飞举我看。”

悟空弄本事，将身一耸，打了个连扯跟头，跳离地有五六丈，踏云霞去勾有顿饭之时，返复不上三里远近，落在面前，扠手道：“师父，这就是飞举腾云了。”祖师笑道：“这个算不得腾云，只算得爬云而已。自古道：‘神仙朝游北海暮苍梧。’似你这半日，去不上三里，即爬云也还算不得哩！”悟空道：“怎么为‘朝游北海暮苍梧’？”祖师道：“凡腾云之辈，早辰起自北海，游过东海、西海、南海，复转苍梧。苍梧者，却是北海零陵之语话也。将四海之外，一日都游遍，方算得腾云。”悟空道：“这个却难！却难！”祖师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悟空闻得此言，叩头礼拜，启道：“师父，

‘为人须为彻’，索性舍个大慈悲，将此腾云之法，一发传与我罢，决不敢忘恩。”祖师道：“凡诸仙腾云，皆跌足而起，你却不是这般。我才见你去，连扯方才跳上。我今只就你这个势，传你个‘筋斗云’罢。”悟空又礼拜恳求，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这朵云，捻着诀，念动真言，攒紧了拳，将身一抖，跳将起来，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大众听说，一个个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师徒们天昏各归洞府。这一夜，悟空即运神炼法，会了筋斗云。逐日家无拘无束，自在逍遥，此亦长生之美。

一日，春归夏至，大众都在松树下会讲多时。大众道：“悟空，你是那世修来的缘法？前日老师父附耳低言，传与你的躲三灾变化之法，可都会么？”悟空笑道：“不瞒诸兄长说，一则是师父传授，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那几般儿都会了。”大众道：“趁此良时，你试演演，让我等看看。”悟空闻说，抖擞精神，卖弄手段道：“众师兄请出个题目。要我变化甚么？”大众道：“就变棵松树罢。”悟空捻着诀，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就变做一棵树。真个是：

郁郁含烟贯四时，凌云直上秀贞姿。
全无一点妖猴像，尽是经霜耐雪枝。

大众见了，鼓掌呵呵大笑。都道：“好猴儿！好猴儿！”不觉的嚷闹，惊动了祖师。

祖师急拽杖出门来问道：“是何人在此喧哗？”大众闻呼，慌忙检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现了本相，杂在丛中道：“启上尊师，我等在此会讲，更无外姓喧哗。”祖师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段！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如何在此嚷笑？”大众道：“不敢瞒师父，适才孙悟空演变化耍子。教他变棵松树，果然是棵松树，弟子们俱称扬喝采，故高声惊冒尊师，望乞恕罪。”祖师道：“你等起去。”叫：“悟空，过来！我问你弄甚么精神，变甚么松树？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头道：“只望师父恕罪！”祖师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罢。”悟空闻此言，满眼堕泪道：“师父，教我往那里去？”祖师道：“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就是了。”悟空顿然醒悟道：“我自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祖师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悟空领罪，“上告尊师：我也离家有二十年矣，虽是回顾旧日儿孙，但念师父厚恩未报，不敢去。”祖师道：“那里甚么恩义？你只不惹祸不牵带

我就罢了！”悟空见没奈何，只得拜辞，与众相别。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你说出半个字来，我就知之，把你这猢狲剥皮锉骨，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教你万劫不得翻身！”悟空道：“决不敢提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

悟空谢了。即抽身，捻着诀，丢个连扯，纵起筋斗云，径回东胜。那里消一个时辰，早看见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自知快乐，暗暗的自称道：

“去时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轻体亦轻。

举世无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

当时过海波难进，今日回来甚易行。

别语叮咛还在耳，何期顷刻见东溟。”

悟空按下云头，直至花果山，找路而走。忽听得鹤唳猿啼，鹤唳声冲霄汉外，猿啼悲切甚伤情，即开口叫道：“孩儿们，我来了也！”那崖下石坎边，花草中，树木里，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万万，把个美猴王围在当中，叩头叫道：“大王，你好宽心！怎么一去许久？把我们俱闪在这里，望你诚如饥渴！近来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强要占我们水帘洞府，是我等舍死忘生，与他争斗。这些时，被那厮抢了我们家火，捉了许多子侄，教我们昼夜无眠，看守家业。幸得大王来了！大王若再年载不来，我等连山洞尽属他人矣！”

悟空闻说，心中大怒道：“是甚么妖魔，辄敢无状！你且细细说来，待我寻他报仇！”众猴叩头：“告上大王，那厮自称混世魔王，住居在直北下。”悟空道：“此间到他那里，有多少路程？”众猴道：“他来时云，去时雾，或风或雨，或电或雷，我等不知有多少路。”悟空道：“既如此，你们休怕，且自顽耍，等我寻他去来！”

好猴王，将身一纵，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观看，见一座高山，真是十分险峻。好山：

笔峰挺立，曲涧深沉。笔峰挺立透空霄，曲涧深沉通地户。两崖花木争奇，几处松篁斗翠。左边龙，熟熟驯驯；右边虎，平平伏伏。每见铁牛耕，常有金钱种。幽禽睍睆声，丹凤朝阳立，石磷磷，波净净，古怪跷蹊真恶狞。世上名山无数多，花开花谢蘩还众。争如此景永长存，八节四时浑不动。诚为三界坎源山，滋养五行水脏洞！

美猴王正默观看景致，只听得有人言语。径自下山寻觅，原来那陡崖之前，乃是那水脏洞。洞门外有几个小妖跳舞，见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休走！借你口中言，传我心内事。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你家甚么混世鸟魔，屡

次欺我儿孙，我特寻来，要与他见个上下！”

那小妖听说，疾忙跑入洞里，报道：“大王！祸事了！”魔王道：“有甚祸事？”小妖道：“洞外有猴头称为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他说你屡次欺他儿孙，特来寻你，见个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闻得那些猴精说他有个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来了。你们见他怎生打扮，有甚器械？”小妖道：“他也没甚么器械，光着个头，穿一领红色衣，勒一条黄丝绦，足下踏一对乌靴，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神仙，赤手空拳，在门外叫哩。”魔王闻说：“取我披挂兵器来！”那小妖即时取出。

那魔王穿了甲胄，绰刀在手，与众妖出得门来，即高声叫道：“那个是水帘洞洞主？”悟空急睁睛观看，只见那魔王：

头戴乌金盔，映日光明；身挂皂罗袍，迎风飘荡。下穿着黑铁甲，紧勒皮条；足踏着花褶靴，雄如上将。腰广十围，身高三丈。手执一口刀，锋刃多明亮。称为混世魔，磊落凶模样。

猴王喝道：“这泼魔这般眼大，看不见老孙！”魔王见了，笑道：“你身不满四尺，年不过三旬，手内又无兵器，怎么大胆猖狂，要寻我见甚么上下？”悟空骂道：“你这泼魔，原来没眼！你量我小，要大却也不难。你量我无兵器，我两只手彀着天边月哩！你不要怕，只吃老孙一拳！”纵一纵，跳上去，劈脸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这般矬矮，我这般高长，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杀了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与你使路拳看。”悟空道：“说得是。好汉子！走来！”那魔王丢开架子便打，这悟空钻进去相撞相迎。他两个拳捶脚踢，一冲一撞。原来长拳空大，短簇坚牢。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胁，撞丫裆，几下筋节，把他打重了。他闪过，拿起那板大的钢刀，望悟空劈头就砍。悟空急撤身，他砍了一个空。悟空见他凶猛，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丢在口中嚼碎，望空喷去，叫一声“变”！即变做三二百人小猴，周围攒簇。

原来人得仙体，出神变化无方。不知这猴王自从了道之后，身上有八万四千毛羽，根根能变，应物随心。那些小猴，眼乖会跳，刀来砍不着，枪去不能伤。你看他前踊后跃，钻上去，把个魔王围绕，抱的抱，扯的扯，钻裆的钻裆，扳脚的扳脚，踢打挦毛，抠眼睛，捻鼻子，抬鼓弄，直打做一个攒盘。这悟空才去夺得他的刀来，分开小猴，照顶门一下，砍为两段。领众杀进洞中，将那大小妖精，尽皆剿灭，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又见那收不上身者，却是那魔王在水帘洞擒去的小猴，悟空道：“汝等何为到此？”约有三五十个都含泪道：“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后，这两年被他争吵，把我们都摄将来，

那不是我们洞中的家火？石盆、石碗都被这厮拿来也。”悟空道：“既是我们的家火，你们都搬出外去。”随即洞里放起火来，把那水脏洞烧得枯干，尽归了一体。对众道：“汝等跟我回去。”众猴道：“大王，我们来时，只听得耳边风响，虚飘飘到于此地，更不识路径，今怎得回乡？”悟空道：“这是他弄的个术法儿，有何难也！我如今一窍通，百窍通，我也会弄。你们都合了眼，休怕！”

好猴王，念声咒语，驾阵狂风，云头落下。叫：“孩儿们，睁眼。”众猴脚□实地，认得是家乡，个个欢喜，都奔洞门旧路。那在洞众猴，都一齐簇拥同入，分班序齿，礼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风贺喜，启问降魔救子之事。悟空备细言了一遍，众猴称扬不尽道：“大王去到那方，不意学得这般手段！”悟空又道：“我当年别汝等，随波逐流，飘过东洋大海，径至南赡部洲，学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摆摆摇摇，云游了八九年馀，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贺洲地界，访问多时，幸遇一老祖，传了我与天同寿的真功果，不死长生的大法门。”众猴称贺，都道：“万劫难逢也！”悟空又笑道：“小的们，又喜我这一门皆有姓氏。”众猴道：“大王姓甚？”悟空道：“我今姓孙，法名悟空。”众猴闻说，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孙，我们都是二孙、三孙、细孙、小孙——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矣！”都来奉承老孙，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个是合家欢乐！咦！贯通一姓身归本，只待荣迁仙箓名。毕竟不知怎生结果，居此界终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却说美猴王荣归故里，自剿了混世魔王，夺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艺。教小猴砍竹为标，削木为刀，治旗幡，打哨子，一进一退，安营下寨，顽耍多时。忽然静坐处，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须得锋利剑戟方可。如今奈何？”众猴闻说，个个惊恐道：“大王所见甚长，只是无处可取。”正说间，转上四个老猴，两个是赤尻马猴，两个是通背猿猴，走在面前道：“大王，若要治锋利器械，甚是容易。”悟空道：“怎见容易？”四猴道：“我们这山，向东去，有二百里水面，那厢乃傲来国界。那国界中有一王位，满城中军民无数，必有金银铜铁等匠作。大王若去那里，或买或造些兵器，教演我等，守护山场，诚所谓保泰长久之机也。”悟空闻说，满心欢喜道：“汝等在此顽耍，待我去来。”

好猴王，即纵筋斗云，霎时间过了二百里水面。果然那厢有座城池，六街三市，万户千门，来来往往，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悟空心中想道：“这里定有现成的兵器，我待下去买他几件，还不如使个神通觅他几件倒好。”他就捻起诀来，念动咒语，向巽地上吸一口气，呼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好惊人也！

炮云起处荡乾坤，黑雾阴霾大地昏。
江海波翻鱼蟹怕，山林树折虎狼奔。
诸般买卖无商旅，各样生涯不见人。
殿上君王归内院，阶前文武转衙门。
千秋宝座都吹倒，五凤高楼幌动根。

风起处，惊散了那傲来国君王，三市六街，都慌得关门闭户，无人敢走。悟

空才按下云头，径闯入朝门里。直寻到兵器馆、武库中，打开门扇，看时，那里面无数器械：刀、枪、剑、戟、斧、钺、毛、镰、鞭、钯、挝、简、弓、弩、叉、矛，件件俱备。一见甚喜道："我一人能拿几何？还使个分身法搬将去罢。"好猴王，即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烂，喷将出去，念动咒语，叫声"变！"变做千百个小猴，都乱搬乱抢：有力的拿五七件，力小的拿三二件，尽数搬个罄净。径踏云头，弄个摄法，唤转狂风，带领小猴，俱回本处。

却说那花果山大小儿猴，正在那洞门外顽耍，忽听得风声响处，见半空中，丫丫叉叉，无边无岸的猴精，唬得都乱跑乱躲。少时，美猴王按落云头，收了云雾，将身一抖，收了毫毛，将兵器都乱堆在山前，叫道："小的们！都来领兵器！"众猴看时，只见悟空独立在平阳之地，俱跑来叩头问故。悟空将前使狂风、搬兵器一应事说了一遍。众猴称谢毕，都去抢刀夺剑，挝斧争枪，扯弓扳弩，吆吆喝喝，耍了一日。

次日，依旧排营。悟空会聚群猴，计有四万七千馀口。早惊动满山怪兽，都是些狼、虫、虎、豹、麋、麂、獐、犯、狐、狸、獾、狢、狮、象、狻猊、猩猩、熊、鹿、野豕、山牛、羚羊、青兕、狡儿、神獒……各样妖王，共有七十二洞，都来参拜猴王为尊。每年献贡，四时点卯。也有随班操演的，也有随节征粮的，齐齐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进金鼓，进彩旗，进盔甲的，纷纷攘攘，日逐家习舞兴师。

美猴王正喜间，忽对众说道："汝等弓弩熟谙，兵器精通，奈我这口刀着实榔槺，不遂我意，奈何？"四老猴上前启奏道："大王乃是仙圣，凡兵是不堪用；但不知大王水里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闻道之后，有七十二般地煞变化之功；筋斗云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隐身遁身，起法摄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儿去不得？"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大王若肯下去，寻着老龙王。问他要件甚么兵器，却不趁心？"悟空闻言甚喜道："等我去来。"

好猴王，跳至桥头，使一个闭水法，捻着诀，扑的钻入波中，分开水路，径入东洋海底。正行间，忽见一个巡海的夜叉，挡住问道："那推水来的，是何神圣？说个明白，好通报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是你老龙王的紧邻，为何不识？"

那夜叉听说，急转水晶宫传报道："大王，外面有个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口称是大王紧邻，将到宫也。"东海龙王敖广即忙起身，与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出宫迎道："上仙请进，请进。"直至宫里相见，上坐献茶毕，问

道：“上仙几时得道，授何仙术？”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近因教演儿孙，守护山洞，奈何没件兵器。久闻贤邻享乐瑶宫贝阙，必有多馀神器，特来告求一件。”

龙王见说，不好推辞，即着鳜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空道：“老孙不会使刀，乞另赐一件。”龙王又着鲌大尉，领鳝力士，抬出一捍九股叉来。悟空跳下来，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轻，轻，轻！又不趁手！再乞另赐一件。”龙王笑道：“上仙，你不曾看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龙王心中恐惧，又着鳊提督、鲤总兵抬出一柄画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见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丢几个架子，撒两个解数，插在中间道：“也还轻，轻，轻！”老龙王一发害怕道：“上仙，我宫中只有这根戟重，再没甚么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你再去寻寻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价。”龙王道：“委的再无。”

正说处，后面闪过龙婆、龙女道：“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龙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中何用？”龙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与他，凭他怎么改造，送出宫门便了。”老龙王依言，尽向悟空说了。悟空道：“拿出来我看。”龙王摇手道：“扛不动！抬不动！须上仙亲去看看。”悟空道：“在何处？你引我去。”龙王果引导至海藏中间，忽见金光万道。龙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约有斗来粗，二丈有馀长。他尽力两手挝过道：“忒粗忒长些！再短细些方可用。”说毕，那宝贝就短了几尺，细了一围。悟空又颠一颠道：“再细些更好！”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悟空十分欢喜，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中间乃一段乌铁；紧挨箍有镌成的一行字，唤做“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这宝贝如人意！””一边走，一边心思口念，手颠着道：“再短细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长短，碗口粗细。你看他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龟鳖鼋鼍皆缩颈，鱼虾鳌蟹尽藏头。

悟空将宝贝执在手中，坐在水晶宫殿上。对龙王笑道：“多谢贤邻厚意。”龙王道：“不敢，不敢。”悟空道：“这块铁虽然好用，还有一说。”龙王道：“上仙还有甚说？”悟空道：“当时若无此铁，倒也罢了；如今手中既拿着他，身上更无衣服相趁，奈何？你这里若有披挂，索性送我一副，一总奉谢。”龙

王道：“这个却是没有。”悟空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没有，我也定不出此门。”龙王道：“烦上仙再转一海，或者有之。”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万告求一副。”龙王道：“委的没有；如有即当奉承。”悟空道：“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此铁！”龙王慌了道：“上仙，切莫动手！切莫动手！待我看舍弟处可有，当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龙王道：“舍弟乃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闰是也。”悟空道：“我老孙不去，不去！俗语谓‘赊三不敌见二’，只望你随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老龙道：“不须上仙去。我这里有一面铁鼓，一口金钟；凡有紧急事，擂得鼓响，撞得钟鸣，舍弟们就顷刻而至。”悟空道：“既是如此，快些去擂鼓撞钟！”真个那鼍将便去撞钟，鳖帅即来擂鼓。

少时，钟鼓响处，果然惊动那三海龙王，须臾来到，一齐在外面会着。

敖钦道：“大哥，有甚紧事，擂鼓撞钟？”老龙道：“贤弟！不好说！有一个花果山甚么天生圣人，早间来认我做邻居，后要求一件兵器，献钢叉嫌小，奉画戟嫌轻。将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自己拿出手，丢了些解数。如今坐在宫中，又要索甚么披挂。我处无有，故响钟鸣鼓，请贤弟来。你们可有甚么披挂，送他一副，打发出门去罢了。”敖钦闻言，大怒道：“我兄弟们，点起兵，拿他不是！”老龙道：“莫说拿，莫说拿！那块铁，挽着些儿就死，磕着些儿就亡；挨挨儿皮破，擦擦儿筋伤！”西海龙王敖闰说：“二哥不可与他动手；且只凑副披挂与他，打发他出了门，启表奏上上天，天自诛也。”北海龙王敖顺道：“说的是。我这里有一双藕丝步云履哩。”西海龙王敖闰道：“我带了一副锁子黄金甲哩。”南海龙王敖钦道：“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哩。”老龙大喜，引入水晶宫相见了，以此奉上。悟空将金冠、金甲、云履都穿戴停当，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对众龙道：“聒噪，聒噪！”四海龙王甚是不平，一边商议进表上奏不题。

你看这猴王，分开水道，径回铁板桥头，撺将上来，只见四个老猴，领着众猴，都在桥边等候。忽然见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无一点水湿，金灿灿的，走上桥来。唬得众猴一齐跪下道：“大王，好华彩耶，好华彩耶！”悟空满面作风，高登宝座，将铁棒竖在当中。那些猴不知好歹，都来拿那宝贝，却便似蜻蜓撼铁树，分毫也不能禁动。一个个咬指伸舌道：“爷爷呀！这般重，亏你怎的拿来也！”悟空近前，舒开手，一把挝起，对众笑道：“物各有主。这宝贝镇于海藏中，也不知几千百年，可可的今岁放光。龙王只认做是块黑铁，又唤做天河镇底神珍。那厮每都扛抬不动，请我亲去拿之。那时此宝有二丈

多长，斗来粗细；被我挝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你都站开，等我再叫他变一变着。”他将那宝贝颠在手中，叫：“小！小！小”即时就小做一个绣花针儿相似，可以揌在耳躲里面藏下。众猴骇然，叫道：“大王！还拿出来耍耍！”猴王真个去耳躲里拿出，托放掌上叫：“大！大！大！即又大做斗来粗细，二丈长短。他弄到欢喜处，跳上桥，走出洞外，将宝贝揝在手中，使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声“长！”他就长的高万丈，头如泰山，腰如峻岭，眼如闪电，口似血盆，牙如剑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把些虎豹狼虫，满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头礼拜，战兢兢魄散魂飞。霎时收了法象，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复归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来参贺。

此时遂大开旗鼓，响振铜锣。广设珍馐百味，满斟椰液萄浆，与众饮宴多时。却又依前教演。猴王将那四个老猴封为健将；将两个赤尻马猴唤做马、流二元帅；两个通背猿猴唤做崩、芭二将军。将那安营下寨、赏罚诸事，都付与四健将维持。他放下心，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此时又会了个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狨王，连自家美猴王七个。日逐讲文论武，走斝传觞，弦歌吹舞，朝去暮回，无般儿不乐。把那万里之遥，只当庭闱之路，所谓点头径过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馀程。

一日，在本洞分付四健将安排筵宴，请六王赴饮，杀牛宰马，祭天享地，着众怪跳舞欢歌，俱吃得酩酊大醉。送六王出去，却又赏劳大小头目，攲在铁板桥边松阴之下，霎时间睡着。四健将领众围护，不敢高声。

只见那美猴王睡里见两人拿一张批文，上有“孙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说，套上绳，就把美猴王的魂灵儿索了去，踉踉跄跄，直带到一座城边。猴王渐觉酒醒，忽抬头观看，那城上有一铁牌，牌上有三个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顿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阎王所居，何为到此？”那两人道：“你今阳寿该终，我两人领批，勾你来也。”猴王听说道：“我老孙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已不伏他管辖，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那两个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进去。那猴王恼起性来，耳躲中掣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略举手，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自解其索，丢开手，轮着棒，打入城中。唬得那牛头鬼东躲西藏，马面鬼南奔北跑，众鬼卒奔上森罗殿，报着：

"大王！祸事，祸事！外面一个毛脸雷公，打将来了！"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来看，见他相貌凶恶，即排下班次，应声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认不得我，怎么差人来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你等是甚么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阴间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报名来，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灵显感应之类，为何不知好歹？我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悟空道："胡说！胡说！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快取生死薄子来我看！"十王闻言，即请上殿查看。

悟空执着如意棒，径登森罗殿上，正中间南面坐下。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里，捧出五六簿文书并十类簿子，逐一查看。裸虫、毛虫、羽虫、昆虫、鳞介之属，俱无他名。又看到猴属之类，原来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裸虫，不居国界；似走兽，不伏麒麟管；似飞禽，不受凤凰辖。另有个簿子。悟空亲自检阅，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乃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悟空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取笔过来！"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摔下簿子道："了帐！了帐！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云宫，同拜地藏王菩萨，商量启表，奏闻上天，不在话下。

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绊着一个草纥绻，跌了个□踵，猛的醒来，乃是南柯一梦。才觉伸腰，只闻得四健将与众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酒，睡这一夜，还不醒来？"悟空道："睡还小可，我梦见两个人，来此勾我，把我带到幽冥界城门之外，却才醒悟。是我显神通，直嚷到森罗殿，与那十王争吵，将我们的生死簿子看了，但有我等名号，俱是我勾了，都不伏那厮所辖也。"众猴磕头礼谢。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阴司无名故也。美猴王言毕前事，四健将报知各洞妖王，都来贺喜。不几日，六个义兄弟，又来拜贺；一闻销名之故，又个个欢喜，每日聚乐不题。

却表启那个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一日，驾坐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际，忽有丘弦济真人启奏道："万岁，通明殿外，有东海龙王敖广进表，听天尊宣诏。"玉皇传旨：着宣来。

敖广宣至灵霄殿下，礼拜毕。旁有引奏仙童，接上表文。玉皇从头看过。表曰：

“水元下界东胜神洲东海小龙臣敖广启奏大天圣主玄穹高上帝君：近因花果山生、水帘洞住妖仙孙悟空者，欺虐小龙，强坐水宅，索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挂，骋凶骋势。惊伤水族，唬走龟鼍。南海龙战战兢兢，西海龙凄凄惨惨，北海龙缩首归降。臣敖广舒身下拜，献神珍之铁棒，凤翅之金冠，与那锁子甲、步云履，以礼送出。他仍弄武艺，显神通，但云‘聒噪，聒噪！’果然无敌，甚为难制。臣今启奏，伏望圣裁。恳乞天兵，收此妖孽。庶使海岳清宁，下元安泰。奉奏。”

圣帝览毕，传旨：“着龙神回海，朕即遣将擒拿。”老龙王顿首谢去。下面又有葛仙翁天师启奏道：“万岁，有冥司秦广王赍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表文进上。”旁有传言玉女，接上表文，玉皇亦从头看过。表曰：

“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阴阳轮转；禽有生而兽有死，反复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数，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天产妖猴孙悟空，逞恶行凶，不服拘唤。弄神通，打绝九幽鬼使；恃势力，惊伤十代慈王。大闹森罗，强销名号。致使猴属之类无拘，猕猴之畜多寿；寂灭轮回，各无生死。贫僧具表，冒渎天威。伏乞调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阴阳，永安地府。谨奏。”

玉皇览毕，传旨：“着冥君回归地府，朕即遣将擒拿。”秦广王亦顿首谢去。

大天尊宣众文武仙卿，问曰：“这妖猴是几年产育，何代出身，却就这般有道？”一言未已，班中闪出千里眼、顺风耳道：“这猴乃三百年前天产石猴。当时不以为然，不知这几年在何方修炼成仙，降龙伏虎，强销死籍也。”玉帝道：“那路神将下界收伏？”言未已，班中闪出太白长庚星，俯伏启奏道：“上圣三界中，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体，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顶天履地，服露餐霞；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与人何以异哉？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箓，拘束此间；若受天命，后再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一则不动众劳师，二则收仙有道也。”玉帝闻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即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

金星领了旨，出南天门外，按下祥云，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对众小猴道：“我乃天差天使，有圣旨在此，请你大王上界。快快报知！”

洞外小猴，一层层传至洞天深处，道：“大王，外面有一老人，背着一角

文书，言是上天差来的天使，有圣旨请你也。”美猴王听得大喜，道：“我这两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来请。”叫：“快请进来！”

猴王急整衣冠，门外迎接。金星径入当中，面南立定道：“我是西方太白金星，奉玉帝招安圣旨下界，请你上天，拜受仙箓。”悟空笑道：“多感老星降临。”教：“小的们！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圣旨在身，不敢久留；就请大王同往，待荣迁之后，再从容叙也。”悟空道：“承光顾，空退，空退！”即唤四健将，分付：“谨慎教演儿孙，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却好带你们上去同居住也。”四健将领诺。这猴王与金星纵起云头，升在空霄之上。正是那：

高迁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宝箓中。

毕竟不知授个甚么官爵，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那太白金星与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处，一齐驾云而起。原来悟空筋斗云比众不同，十分快疾，把个金星撇在脑后，先至南天门外。正欲收云前进，被增长天王领着庞、刘、苟、毕、邓、辛、张、陶，一路大力天丁，枪刀剑戟，挡住天门，不肯放进。猴王道："这个金星老儿，乃奸诈之徒！既请老孙，如何教人动刀动枪，阻塞门路？"正嚷间，金星倏到。悟空就觌面发狠道："你这老儿，怎么哄我？被你说奉玉帝招安旨意来请，却怎么教这些人阻住天门，不放老孙进去？"金星笑道："大王息怒。你自来未曾到此天堂，却又无名，众天丁又与你素不相识，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见了天尊，授了仙箓，注了官名，向后随你出入，谁复挡也？"悟空道："这等说，也罢，我不进去了。"金星又用手扯住道："你还同我进去。"

将近天门，金星高叫道："那天门天将，大小吏兵，放开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圣旨。宣他来也。"那增长天王与众天丁俱才敛兵退避。猴王始信其言。同金星缓步入里观看。真个是：

> 初登上界，乍入天堂。金光万道滚红霓，瑞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宝玉妆成。两边摆数十员镇天元帅，一员员顶梁靠柱，持铣拥旄；四下列十数个金甲神人，一个个执戟悬鞭，持刀仗剑。外厢犹可，入内惊人：里壁厢有几根大柱，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幌幌映天光，碧雾蒙蒙遮斗口。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宫，乃遣云宫、毗沙宫、五明宫、太阳宫、化乐宫，……一宫宫脊吞金稳兽；又有七十二重宝殿，乃朝会殿、凌虚殿、宝光殿、天王殿、灵官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炼药炉边，有万万载常青

的瑞草。又至那朝圣楼前，绛纱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璧辉煌。玉簪珠履，紫绶金章。金钟撞动，三曹神表进丹墀；天鼓鸣时，万圣朝王参玉帝。又至那灵霄宝殿，金钉攒玉户，彩凤舞朱门。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上面有个紫巍巍，明幌幌，圆丢丢，亮灼灼，大金葫芦顶；下面有天妃悬掌扇，玉女捧仙巾。恶狠狠，掌朝的天将；气昂昂，护驾的仙卿。正中间，琉璃盘内，放许多重重迭迭太乙丹；玛瑙瓶中，插几枝弯弯曲曲珊瑚树。正是天宫异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无。金阙银銮并紫府，琪花瑶草暨琼葩。朝王玉兔坛边过，参圣金乌着底飞。猴王有分来天境，不堕人间点污泥。

太白金星，领着美猴王，到于灵霄殿外。不等宣诏，直至御前，朝上礼拜。悟空挺身在旁，且不朝礼，但侧耳以听金星启奏。金星奏道："臣领圣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垂帘问曰："那个是妖仙？"悟空却才躬身答应道："老孙便是。"仙卿们都大惊失色道："这个野猴！怎么不拜伏参见，辄敢这等答应道：'老孙便是！'却该死了，该死了！"玉帝传旨道："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礼，且姑恕罪。"众仙卿叫声"谢恩！"猴王却才朝上唱个大喏。玉帝宣文选武选仙卿，看那处少甚官职，着孙悟空去除授。旁边转过武曲星君，启奏道："天宫里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只是御马监缺个正堂管事。"玉帝传旨道："就除他做个'弼马温'罢。"众臣叫谢恩，他也只朝上唱个大喏。玉帝又差木德星官送他去御马监到任。

当时猴王欢欢喜喜，与木德星官径去到任。事毕，木德回宫。他在监里，会聚了监丞、监副、典簿、力士、大小官员人等，查明本监事务，止有天马千匹。乃是：

骅骝骐骥，騄駬纤离；龙媒紫燕，挟翼骕骦；駃騠银騔，騕褭飞黄；□駼翻羽，赤兔超光；逾辉弥景，腾雾胜黄；追风绝地，飞□奔霄；逸飘赤电，铜爵浮云；骢珑虎喇，绝尘紫鳞；四极大宛，八骏九逸，千里绝群：——此等良马，一个个，嘶风逐电精神壮，踏雾登云气力长。

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都养得肉肥膘满。

不觉的半月有馀。一朝闲暇，众监官都安排酒席，一则与他接风，一则与他贺喜。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

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忽喇的一声，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一路解数，直打出御马监，径至南天门。众天丁知他受了仙箓，乃是个弼马温，不敢阻当，让他打出天门去了。

须臾，按落云头，回至花果山上。只见那四健将与各洞妖王，在那里操演兵卒。这猴王厉声高叫道：“小的们！老孙来了！”一群猴都来叩头，迎接进洞天深处，请猴王高登宝位，一壁厢办酒接风，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猴王道：“我才半月有馀，那里有十数年？”众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觉时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请问大王，官居何职？”猴王摇手道：“不好说，不好说，活活的羞杀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甚么‘弼马温’，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我初到任时不知，只在御马监中顽耍。及今日问我同寮，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恼，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众猴道：“来得好，来得好！大王在这福地洞天之处为王，多少尊重快乐，怎么肯去与他做马夫？”教：“小的们！快办酒来，与大王释闷！”

正饮酒欢会间，有人来报道：“大王，门外有两个独角鬼王，要见大王。”猴王道：“教他进来。”那鬼王整衣跑入洞中，倒身下拜。美猴王问他：“你见我何干？”鬼王道：“久闻大王招贤，无由得见；今见大王授了天箓，得意荣归，特献赭黄袍一件，与大王称庆。肯不弃鄙贱，收纳小人，亦得效犬马之劳。”猴王大喜，将赭黄袍穿起，众等欣然排班朝拜，即将鬼王封为前部总督先锋。鬼王谢恩毕，复启道：“大王在天许久，所授何职？”猴王道：“玉帝轻贤，封我做个甚么‘弼马温’！”鬼王听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与他养马？就做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猴王闻说，欢喜不胜，连道几个“好，好，好！”教四健将：“就替我快置个旌旗，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大字，立竿张挂。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不许再称大王。亦可传与各洞妖王，一体知悉。”此不在话下。

却说那玉帝次日设朝，只见张天师引御马监监丞、监副在丹墀下拜奏道：“万岁，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宫去了。”正说间，又见南天门外增长天王领众天丁，亦奏道：“弼马温不知何故，走出天门去了。”玉帝闻言，即传旨：“着两路神元，各归本职，朕遣天兵，擒拿此怪。”班部中闪上托塔李天王与哪吒三太子，越班奏上道：“万岁，微臣不才，请旨降此妖怪。”玉帝大喜，即封托塔天王李靖为降魔大元帅，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即刻兴师下界。

李天王与哪吒叩头谢辞，径至本宫，点起三军，帅众头目，着巨灵神为先锋，鱼肚将掠后，药叉将催兵。一霎时出南天门外，径来到花果山。选平阳处安了营寨，传令教巨灵神挑战。巨灵神得令，结束整齐，轮着宣花斧，到了水帘洞外。只见那洞门外，许多妖魔，都是些狼虫虎豹之类，丫丫叉叉，轮枪舞剑，在那里跳斗咆哮。这巨灵神喝道：“那业畜！快早去报与弼马温知道，吾乃上天大将，奉玉帝旨意，到此收伏；教他早早出来受降，免致汝等皆伤残也。”

那些怪，奔奔波波，传报洞中道：“祸事了！祸事了！”猴王问：“有甚祸事？”众妖道：“门外有一员天将，口称大圣官衔，道：奉玉帝圣旨，来此收伏；教早早出去受降，免伤我等性命。”猴王听说，教：“取我披挂来！”就戴上紫金冠，贯上黄金甲，登上步云鞋，手执如意金箍棒，领众出门，摆开阵势。这巨灵神睁睛观看，真好猴王：

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
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
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查又硬。
挺挺身才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
尖嘴咨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

巨灵神厉声高叫道：“那泼猴！你认得我么？”大圣听言，急问道：“你是那路毛神？老孙不曾会你，你快报名来。”巨灵神道：“我把你那欺心的猢狲！你是认不得我！我乃高上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锋，巨灵天将！今奉玉帝圣旨，到此收降你。你快卸了装束，归顺天恩，免得这满山诸畜遭诛；若道半个‘不’字，教你顷刻化为齑粉！”

猴王听说，心中大怒道：“泼毛神，休夸大口，少弄长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无人去报信；且留你性命，快早回天，对玉皇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

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

这巨灵神闻此言，急睁睛迎风观看，果见门外竖一高竿，竿上有旌旗一面，上写着“齐天大圣”四大字。巨灵神冷笑三声道：“这泼猴，这等不知人事，辄敢无状，你就要做齐天大圣！好好的吃吾一斧！”劈头就砍将去。那猴王正是会家不忙，将金箍棒应手相迎。这一场好杀：

棒名如意，斧号宣花。他两个乍相逢，不知深浅；斧和棒，左右交加。一个暗藏神妙，一个大口称夸。使动法，喷云嗳雾；展开手，播土扬沙。天将神通就有道，猴王变化实无涯。棒举却如龙戏水，斧来犹似凤穿花。巨灵名望传天下，原来本事不如他；大圣轻轻轮铁棒，着头一下满身麻。

巨灵神抵敌他不住，被猴王劈头一棒，慌忙将斧架隔，扢扠的一声，把个斧柄打做两截，急撤身败阵逃生。猴王笑道：“脓包，脓包！我已饶了你，你快去报信！快去报信！”

巨灵神回至营门，径见托塔天王，忙哈哈跪下道：“弼马温果是神通广大！末将战他不得，败阵回来请罪。”李天王发怒道：“这厮锉吾锐气，推出斩之！”旁边闪出哪吒太子，拜告：“父王息怒，且恕巨灵之罪，待孩儿出师一遭，便知深浅。”天王听谏，且教回营待罪管事。

这哪吒太子，甲胄齐整，跳出营盘，撞至水帘洞外。那悟空正来收兵，见哪吒来的勇猛。好太子：

总角才遮囟，披毛未苫肩。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诚为天上麒麟子，果是烟霞彩凤仙。龙种自然非俗相，妙龄端不类尘凡。身带六般神器械，飞腾变化广无边。今受玉皇金口诏，敕封海会号三坛。

悟空迎近前来问曰：“你是谁家小哥？闯近吾门，有何事干？”哪吒喝道：“泼妖猴！岂不认得我？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玉帝钦差，至此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且留你的性命，不打你。你只看我旌旗上是甚么字号，拜上玉帝：是这般官衔，再也不须动众，我自皈依；若是不遂我心，定要打上灵霄宝殿。”哪吒抬头看处，乃“齐天大圣”四字。哪吒道：“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就敢称此名号！不要怕！吃吾一剑！”悟空道：“我只站下不动，任你砍几剑罢。”那哪吒奋怒，大喝一声，叫“变！”即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

面来打。悟空见了，心惊道：“这小哥倒也会弄些手段！莫无礼，看我神通！”好大圣，喝声“变！”也变做三头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也变作三条；六只手拿着三条棒架住。这场斗，真个是地动山摇，好杀也：

　　六臂哪吒太子，天生美石猴王，相逢真对手，正遇本源流。那一个蒙差来下界，这一个欺心闹斗牛。斩妖宝剑锋芒快，砍妖刀狠鬼神愁；缚妖索子如飞蟒，降妖大杵似狼头；火轮掣电烘烘艳，往往来来滚绣球。大圣三条如意棒，前遮后挡运机谋。苦争数合无高下，太子心中不肯休。把那六件兵器多教变，百千万亿照头丢。猴王不惧呵呵笑，铁棒翻腾自运筹。以一化千千化万，满空乱舞赛飞虬。唬得各洞妖王都闭户，遍山鬼怪尽藏头。神兵怒气云惨惨，金箍铁棒响飕飕。那壁厢，天丁呐喊人人怕；这壁厢，猴怪摇旗个个忧。发狠两家齐斗勇，不知那个刚强那个柔。

三太子与悟空各骋神威，斗了个三十回合。那太子六般兵，变做千千万万；孙悟空金箍棒，变作万万千千。半空中似雨点流星，不分胜负。原来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乱之时，他拔下一根毫毛，叫声“变！”就变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演着哪吒；他的真身，却一纵，赶至哪吒脑后，着左膊上一棒打来。哪吒正使法间，听得棒头风响，急躲闪时，不能措手，被他着了一下，负痛逃走；收了法，把六件兵器，依旧归身，败阵而回。

　　那阵上李天王早已看见，急欲提兵助战。不觉太子倏至面前，战兢兢报道：“父王！弼马温真个有本事！孩儿这般法力，也战他不过，已被他打伤膊也。”天王大惊失色道：“这厮恁的神通，如何取胜？”太子道：“他洞门外竖一竿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字，亲口夸称，教玉帝就封他做齐天大圣，万事俱休；若还不是此号，定要打上灵霄宝殿哩！”天王道：“既然如此，且不要与他相持，且去上界，将此言回奏，再多遣天兵，围捉这厮，未为迟也。”太子负痛，不能复战，故同天王回天启奏不题。

　　你看那猴王得胜归山，那七十二洞妖王与那六弟兄，俱来贺喜。在洞天福地，饮乐无比。他却对六弟兄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内有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贤弟言之有理，我即称做个平天大圣。”蛟魔王道：“我称做覆海大圣。”鹏魔王道：“我称混天大圣。”狮驼王道：“我称移山大圣。”猕猴王道：“我称通风大圣。”狨王道：“我称驱神大圣。”此时七大圣自作自为，自称自号，耍乐一日，各散讫。

　　却说那李天王与三太子领着众将，直至灵霄宝殿。启奏道：“臣等奉圣旨出师下界，收伏妖仙孙悟空，不期他神通广大，不能取胜，仍望万岁添兵剿

除。”玉帝道：“谅一妖猴，有多少本事，还要添兵？”太子又近前奏道：“望万岁赦臣死罪！那妖猴使一条铁棒，先败了巨灵神，又打伤臣臂膊。洞门外立一竿旗，上书‘齐天大圣’四字，道是封他这官职，即便休兵来投；若不是此官，还要打上灵霄宝殿也。”玉帝闻言，惊讶道：“这妖猴何敢这般狂妄！着众将即刻诛之。”

正说间，班部中又闪出太白金星，奏道：“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小大。欲加兵与他争斗，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玉帝道：“怎么唤做‘有官无禄’？”金星道：“名是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且养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玉帝闻言道：“依卿所奏。”即命降了诏书，仍着金星领去。

金星复出南天门，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外观看。这番比前不同，威风凛凛，杀气森森，各样妖精，无般不有。一个个都执剑拈枪，拿刀弄杖的，在那里咆哮跳跃。一见金星，皆上前动手。金星道：“那众头目来！累你去报你大圣知之。吾乃上帝遣来天使，有圣旨在此请他。”

众妖即跑入报道：“外面有一老者，他说是上界天使，有旨意请你。”悟空道：“来得好！来得好！想是前番来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认得那天门内外之路。今番又来，定有好意。”教众头目大开旗鼓，摆队迎接。大圣即带引群猴，顶冠贯甲，甲上罩了赭黄袍，足踏云履，急出洞门，躬身施礼，高叫道：“老星请进，恕我失迎之罪。”

金星趋步向前，径入洞内，面南立着道：“今告大圣，前者因大圣嫌恶官小，躲离御马监，当有本监中大小官员奏了玉帝。玉帝传旨道：‘凡授官职，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即有李天王领哪吒下界取战。不知大圣神通，故遭败北，回天奏道：‘大圣立一竿旗，要做“齐天大圣”。’众武将还要支吾，是老汉力为大圣冒罪奏闻，免兴师旅，请大王授箓。玉帝准奏，因此来请。”悟空笑道：“前番动劳，今又蒙爱，多谢！多谢！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齐天大圣’之官衔也？”金星道：“老汉以此衔奏准，方敢领旨而来；如有不遂，只坐罪老汉便是。”

悟空大喜，恳留饮宴不肯，遂与金星纵着祥云，到南天门外。那些天丁天将，都拱手相迎。径入灵霄殿下。金星拜奏道：“臣奉诏宣弼马温孙悟空已到。”玉帝道：“那孙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这猴亦止朝上唱个喏，道声谢恩。玉帝即命工干官张、鲁二班在蟠

桃园右首，起一座齐大天圣座，府内设个二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外赐御酒二瓶，金花十朵，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那猴王信受奉行，即日与五斗星君到府，打开酒瓶，同众尽饮。送星官回转本宫，他才遂心满意，喜地欢天，在于天宫快乐，无挂无碍。正是：

　　　　仙名永注长生箓，不堕轮回万古传。

毕竟不知向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更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较俸禄高低，但只注名便了。那齐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去云来，行踪不定。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闪出许旌阳真人，頫囟启奏道：“今有齐天大圣，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恐后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庶免别生事端。”玉帝闻言，即时宣诏。那猴王欣欣然而至，道：“陛下，诏老孙有何升赏？”玉帝道：“朕见你身闲无事，与你件执事。你且权管那蟠桃园，早晚好生在意。”大圣欢喜谢恩，朝上唱喏而退。

他等不得穷忙，即入蟠桃园内查勘。本园中有个土地拦住，问道：“大圣何往？”大圣道：“吾奉玉帝点差，代管蟠桃园，今来查勘也。”那土地连忙施礼，即呼那一班锄树力士、运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扫力士都来见大圣磕头，引他进去。但见那：

　　夭夭灼灼，棵棵株株。夭夭灼灼花盈树，棵棵株株果压枝。果压枝头垂锦弹，花盈树上簇胭脂。时开时结千年熟，无夏无冬万载迟。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皮。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树下奇葩并异卉，四时不谢色齐齐。左右楼台并馆舍，盈空常见罩云霓。不是玄都凡俗种，瑶池王母自栽培。

大圣看玩多时，问土地道：“此树有多少株数？”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

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大圣闻言，欢喜无任。当日查明了株树，点看了亭阁，回府。自此后，三五日一次赏玩，也不交友，也不他游。

一日，见那老树枝头，桃熟大半，他心里要吃个尝新。奈何本园土地、力士并齐天府仙吏紧随不便。忽设一计道：“汝等且出门外伺候，让我在这亭上少憩片时。”那众仙果退。只见那猴王脱了冠服，爬上大树，拣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许多，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吃了一饱，却才跳下树来，簪冠着服，唤众等仪从回府。迟三二日，又去设法偷桃，尽他享用。

一朝，王母娘娘设宴，大开宝阁，瑶池中做“蟠桃胜会”，即着那红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各顶花篮，去蟠桃园摘桃建会。七衣仙女直至园门首，只见蟠桃园土地、力士同齐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里把门。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设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岁不比往年了，玉帝点差齐天大圣在此督理，须是报大圣得知，方敢开园。”仙女道：“大圣何在？”土地道：“大圣在园内，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寻他去来，不可迟误。”

土地即与同进，寻至花亭不见，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里都没寻处。原来大圣耍了一会，吃了几个桃子，变做二寸长的个人儿，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来，寻不见大圣，怎敢空回？”旁有仙使道：“仙娥既奉旨来，不必迟疑。我大圣闲游惯了，想是出园会友去了。汝等且去摘桃。我们替你回话便是。”

那仙女依言，入树林之下摘桃。先在前树摘了二篮，又在中树摘了三篮；到后树上摘取，只见那树上花果稀疏，止有几个毛蒂青皮的。原来熟的都是猴王吃了。七仙女张望东西，只见向南枝上止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来，红衣女摘了，却将枝子望上一放。原来那大圣变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惊醒。大圣即现本相，耳躲里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来粗细，咄的一声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胆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齐跪下道：“大圣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来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开宝阁，做‘蟠桃胜会’。适至此间，先见了本园土地等神，寻大圣不见。我等恐迟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圣，故先在此摘桃，万望恕罪。”大圣闻言，回嗔作喜道：“仙娥请起。王母开阁设宴，请的是谁？”仙女道：“上会自

有旧规。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帝、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这个是五方五老。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 、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宫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齐赴蟠桃嘉会。”大圣笑道：“可请我么？”仙女道：“不曾听得说。”大圣道：“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会旧规，今会不知如何。”大圣道：“此言也是，难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孙先去打听个消息，看可请老孙不请。”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对众仙女道：“住，住，住！”这原来是个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个个睖睖睁睁，白着眼，都站在桃树之下。大圣纵朵祥云，跳出园内，竟奔瑶池路上而去。正行时，只见那壁厢：

一天瑞霭光摇曳，五色祥云飞不绝。
白鹤声鸣振九皋，紫芝色秀分千叶。
中间现出一尊仙，相貌昂然丰采别。
神舞虹霓幌汉霄，腰悬宝箓无生灭。
名称赤脚大罗仙，特赴蟠桃添寿节。

那赤脚大仙觌面撞见大圣，大圣低头定计，赚哄真仙。他要暗去赴会，却问：“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见招，去赴蟠桃嘉会。”大圣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孙筋斗云疾，着老孙五路邀请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礼，后方去赴宴。”大仙是个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诳语作真，道：“常年就在瑶池演礼谢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礼，方去瑶池赴会？”无奈，只得拨转祥云，径往通明殿去了。

大圣驾着云，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就变做赤脚大仙模样，前奔瑶池。不多时，直至宝阁，按住云头，轻轻移步，走入里面。只见那里：

琼香缭绕，瑞霭缤纷。瑶台铺彩结，宝阁散氤氲。凤翥鸾翔形缥缈，金花玉萼影浮沉。上排着九凤丹霞□，八宝紫霓墩。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龙肝和凤髓，熊掌与猩唇。珍馐百味般般美，异果嘉肴色色新。

那里铺设得齐齐整整，却还未有仙来。这大圣点看不尽，忽闻得一阵酒香扑鼻；忽转头，见右壁厢长廊之下，有几个造酒的仙官，盘糟的力士，领几个运水的道人，烧火的童子，在那里洗缸刷瓮，已造成了玉液琼浆，香醪佳酿。大圣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奈何那些人都在这里。他就弄个神通，把

毫毛拔下几根，丢入口中嚼碎，喷将出去，念声咒语，叫“变！”即变做几个瞌睡虫，奔在众人脸上。你看那伙人，手软头低，闭眉合眼，丢了执事，都去盹睡。大圣却拿了些百味八珍，佳肴异品，走入长廊里面，就着缸，挨着瓮，放开量，痛饮一番。吃勾了多时，酕醄醉了。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再过会，请的客来，却不怪我？一时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

好大圣，摇摇摆摆，仗着酒，任情乱撞，一会把路差了；不是齐天府，却是兜率天宫。一见了，顿然醒悟道：“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如何错到此间？——也罢，也罢！一向要来望此老，不曾得来，今趁此残步，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进去。那里不见老君，四无人迹。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陵丹台上讲道，众仙童、仙将、仙官、仙吏，都侍立左右听讲。这大圣直至丹房里面，寻访不遇，但见丹灶之旁，炉中有火。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大圣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宝。老孙自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也要炼些金丹济人，不期到家无暇；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几丸尝新。”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来，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

一时间丹满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他就跑出兜率宫，不行旧路，从西天门，使个隐身法逃去。即按云头，回到花果山界。但见那旌旗闪灼，戈戟光辉，原来是四健将与七十二洞妖王，在那里演习武艺。大圣高叫道：“小的们！我来也！”众怪丢了器械，跪倒道：“大圣好宽心！丢下我等许久，不来相顾！”大圣道：“没多时，没多时！”且说且行，径入洞天深处。四健将打扫安歇，叩头礼拜毕。俱道：“大圣在天这百十年，实受何职？”大圣笑道：“我记得才半年光景，怎么就说百十年话？”健将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大圣道：“且喜这番玉帝相爱，果封做‘齐天大圣’，起一座齐天府，又设安静、宁神二司，司设仙吏侍卫。向后见我无事，着我代管蟠桃园。近因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未曾请我，是我不待他请，先赴瑶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瑶池，踉踉□□误入老君宫阙，又把他五个葫芦金丹也偷吃了。但恐玉帝见罪，方才走出天门来也。”

众怪闻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风，将椰酒满斟一石碗奉上。大圣喝了一口，即咨牙倈嘴道：“不好吃！不好吃！”崩、芭二将道：“大圣在天宫，吃了仙酒、仙肴，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乡中水。’”大圣道：“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我今早在瑶池中受用时，见那长廊之下，有

许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琼浆。你们都不曾尝着。待我再去偷他几瓶回来，你们各饮半杯，一个个也长生不老。”众猴欢喜不胜。

大圣即出洞门，又翻一筋斗，使个隐身法，径至蟠桃会上。进瑶池宫阙，只见那几个造酒、盘糟、运水、烧火的，还鼾睡未醒。他将大的从左右胁下挟了两个，两手提了两个，即拨转云头回来，会众猴在于洞中，就做个“仙酒会”，各饮了几杯，快乐不题。

却说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圣的定身法术，一周天方能解脱。各提花篮，回奏王母，说道：“齐天大圣使术法困住我等，故此来迟。”王母问道：“汝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两篮小桃，三篮中桃。至后面，大桃半个也无，想都是大圣偷吃了。及正寻间，不期大圣走将出来，行凶拷打，又问设宴请谁。我等把上会事说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直到如今，才得醒解回来。”

王母闻言，即去见玉帝，备陈前事。说不了，又见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来奏：“不知甚么人，搅乱了‘蟠桃大会’，偷吃了玉液琼浆，其八珍百味，亦俱偷吃了。”又有四个大天师来奏上：“太上道祖来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礼毕，道：“老道宫中，炼了些‘九转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不期被贼偷去，特启陛下知之。”玉帝见奏，悚惧。少时，又有齐天府仙吏叩头道：“孙大圣不守执事，自昨日出游，至今未转，更不知去向。”玉帝又添疑思。只见那赤脚大仙又頫囟上奏道：“臣蒙王母诏昨日赴会，偶遇齐天大圣，对臣言万岁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礼，方去赴会。臣依他言语，即返至通明殿外，不见万岁龙车凤辇，又急来此俟候。”玉帝越发大惊道：“这厮假传旨意，赚哄贤卿，快着纠察灵官缉访这厮踪迹！”

灵官领旨，即出殿遍访，尽得其详细。回奏道：“搅乱天宫者，乃齐天大圣也。”又将前事尽诉一番。玉帝大恼。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星相，共十万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治。众神即时兴师，离了天宫。这一去，但见那：

> 黄风滚滚遮天暗，紫雾腾腾罩地昏。只为妖猴欺上帝，致令众圣降凡尘。四大天王，五方揭谛：四大天王权总制，五方揭谛调多兵。李托塔中军掌号，恶哪吒前部先锋。罗睺星为头检点，计都星随后峥嵘。太阴星精神抖擞，太阳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元辰星子午卯酉，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五瘟五岳东西摆，六丁六甲左右

行。四渎龙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层层。角亢氐房为总领，奎娄胃昴惯翻腾。斗牛女虚危室壁，心尾箕星个个能，井鬼柳星张翼轸，轮枪舞剑显威灵。停云降雾临凡世，花果山前扎下营。

诗曰：

天产猴王变化多，偷丹偷酒乐山窝。

只因搅乱蟠桃会，十万天兵布网罗。

当时李天王传了令，着众天兵扎了营，把那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罗地网，先差九曜恶星出战。九曜即提兵径至洞外，只见那洞外大小群猴跳跃顽耍。星官厉声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圣在那里？我等乃上界差调的天神，到此降你这造反的大圣。教他快快来归降；若道半个‘不’字，教汝等一概遭诛！”那小妖慌忙传入道：“大圣，祸事了！祸事了！外面有九个凶神，口称上界差来的天神，收降大圣。”

那大圣正与七十二洞妖王，并四健将分饮仙酒，一闻此报，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说不了，一起小妖又跳来道：“那九个凶神，恶言泼语，在门前骂战哩！”大圣笑道：“莫采他。‘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几时成。’”说犹未了，又一起小妖来报：“爷爷！那九个凶神已把门打破，杀进来也！”大圣怒道：“这泼毛神，老大无礼！本待不与他计较，如何上门来欺我？”即命独角鬼王，领帅七十二洞妖王出阵，“老孙领四健将随后。”那鬼王疾帅妖兵，出门迎敌，却被九曜恶星一齐掩杀，抵住在铁板桥头，莫能得出。

正嚷间，大圣到了。叫一声“开路！”掣开铁棒，幌一幌，碗来粗细，丈二长短，丢开架子，打将出来。九曜星那个敢抵，一时打通。那九曜星立住阵势道：“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你犯了十恶之罪，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你罪上加罪，岂不知之？”大圣笑道：“这几桩事，实有，实有！但如今你怎么？”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帅众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这些生灵纳命。不然，就□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圣大怒道：“量你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请吃老孙一棒！”这九曜星一齐踊跃。那美猴王不惧分毫，轮起金箍棒，左遮右挡，把那九曜星战得筋疲力软，一个个倒拖器械，败阵而走，急入中军帐下，对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骁勇！我等战他不过，败阵来了。”

李天王即调四大天王与二十八宿，一路出师来斗。大圣也公然不惧，调

出独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与四个健将，就于洞门外列成阵势。你看这场混战，好惊人也：

寒风飒飒，怪雾阴阴。那壁厢旌旗飞彩，这壁厢戈戟生辉。滚滚盔明，层层甲亮：滚滚盔明映太阳，如撞天的银磬；层层甲亮砌岩崖，似压地的冰山。大捍刀，飞云掣电，楮白枪，度雾穿云。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摆列；青铜剑，四明铲，密树排阵。弯弓硬弩雕翎箭，短棍蛇矛挟了魂。大圣一条如意棒，翻来复去战天神。杀得那空中无鸟过，山内虎狼奔；扬砂走石乾坤黑，播土飞尘宇宙昏。只听兵兵扑扑惊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

这一场自辰时布阵，混杀到日落西山。那独角鬼王与七十二洞妖怪，尽被众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将与那群猴，深藏在水帘洞底。这大圣一条棒，抵住了四大天神与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杀彀多时，大圣见天色将晚，即拔毫毛一把，丢在口中，嚼碎了，喷将出去，叫声“变！”就变了千百个大圣，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战败了五个天王。

大圣得胜，收了毫毛，急转身回洞，早又见铁板桥头，四个健将，领众叩迎那大圣，哽哽咽咽大哭三声，又唏唏哈哈大笑三声。大圣道：“汝等见了我，又哭又笑，何也？”四健将道：“今早帅众将与天王交战，把七十二洞妖王与独角鬼王，尽被众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该哭；这见大圣得胜回来，未曾伤损，故此该笑。”大圣道：“胜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云：‘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况捉了去的头目乃是虎豹、狼虫、獾獐、狐狢之类，我同类者未伤一个，何须烦恼？他虽被我使个分身法杀退，他还要安营在我山脚下。我等且紧紧防守，饱食一顿，安心睡觉，养养精神。天明看我使个大神通，拿这些天将，与众报仇。”四将与众猴将椰酒吃了几碗，安心睡觉不题。

那四大天王收兵罢战，众各报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狮象的，有拿住狼虫狐狢的，更不曾捉着一个猴精。当时果又安辕营，下大寨，赏犒了得功之将，吩咐了天罗地网之兵，各各提铃喝号，围困了花果山，专待明早大战。各人得令，一处处谨守。此正是：

妖猴作乱惊天地，布网张罗昼夜看。

毕竟天晓后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且不言天神围绕，大圣安歇。话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自王母娘娘请赴蟠桃大会，与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宝阁瑶池，见那里荒荒凉凉，席面残乱；虽有几位天仙，俱不就座，都在那里乱纷纷讲论。菩萨与众仙相见毕，众仙备言前事。菩萨道：“既无盛会，又不传杯，汝等可跟贫僧去见玉帝。”众仙怡然随往。至通明殿前，早有四大天师、赤脚大仙等众，俱在此迎着菩萨，即道玉帝烦恼，调遣天兵，擒怪未回等因。菩萨道：“我要见见玉帝，烦为转奏。”天师邱弘济，即入灵霄宝殿，启知宣入。时有太上老君在上，王母娘娘在后。

菩萨引众同入里面，与玉帝礼毕，又与老君、王母相见，各坐下，便问：“蟠桃盛会如何？”玉帝道：“每年请会，喜喜欢欢，今年被妖猴作乱，甚是虚邀也。”菩萨道：“妖猴是何出处？”玉帝道：“妖猴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当有龙王、阎王启奏。朕欲擒拿，是长庚星启奏道：‘三界之间，凡有九窍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贤，宣他上界，封为御马监弼马温官。那厮嫌恶官小，反了天宫。即差李天王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诏抚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有官无禄。他因没事干管理，东游西荡。朕又恐别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又不遵法律，将老树大桃，尽行偷吃。及至设会，他乃无禄人员，不曾请他；他就设计赚哄赤脚大仙，却自变他相貌入会，将仙肴仙酒尽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与本山众猴享乐。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菩萨闻言，即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宫，到花果山，打探军情如何。如遇相敌，可就相助一功，务必的实回话。”

惠岸行者整整衣裙，执一条铁棍，驾云离阙，径至山前。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各营门提铃喝号，将那山围绕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营门的天丁，烦你传报：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南海观音大徒弟惠岸，特来打探军情。”那营里五岳神兵，即传入辕门之内。早有虚日鼠、昴日鸡、星日马、房日兔，将言传到中军帐下。李天王发下令旗，教开天罗地网，放他进来。此时东方才亮。惠岸随旗进入，见四大天王与李天王下拜。拜讫，李天王道：“孩儿，你自那厢来者？”惠岸道：“愚男随菩萨赴蟠桃会，菩萨见胜会荒凉，瑶池寂寞，引众仙并愚男去见玉帝。玉帝备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一日不见回报，胜负未知，菩萨因命愚男到此打听虚实。”李天王道：“昨日到此安营下寨，着九曜星挑战，被这厮大弄神通，九曜星俱败走而回。后我等亲自提兵，那厮也排开阵势。我等十万天兵，与他混战至晚，他使个分身法战退。及收兵查勘时，止捉得些狼虫虎豹之类，不曾捉得他半个妖猴。今日还未出战。”

说不了，只见辕门外有人来报道：“那大圣引一群猴精，在外面叫战。”四大天王与李天王并太子正议出兵。木叉道：“父王，愚男蒙菩萨吩咐，下来打探消息，就说若遇战时，可助一功。今不才愿往，看他怎么个大圣！”天王道：“孩儿，你随菩萨修行这几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须在意。”

好太子，双手轮着铁棍，束一束绣衣，跳出辕门，高叫：“那个是齐天大圣？”大圣挺如意棒，应声道：“老孙便是。你是甚人，辄敢问我？”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观音菩萨宝座前为徒弟护教，法名惠岸是也。”大圣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却来此见我做甚？”木叉道：“我蒙师父差来打探军情，见你这般猖獗，特来擒你！”大圣道：“你敢说那等大话！且休走！吃老孙这一棒！”木叉全然不惧，使铁棒劈手相迎。他两个立那半山中，辕门外，这场好斗：

棍虽对棍铁各异，兵纵交兵人不同。一个是太乙散仙呼大圣，一个是观音徒弟正元龙。浑铁棍乃千锤打，六丁六甲运神功；如意棒是天河定，镇海神珍法力洪。两个相逢真对手，往来解数实无穷。这个的阴手棍，万千凶，绕腰贯索疾如风；那个的夹枪棒，不放空，左遮右挡怎相容。那阵上旌旗闪闪，这阵上鼍鼓冬冬。万员天将团团绕，一洞妖猴簇簇丛。怪雾愁云漫地府，狼烟煞气射天宫。昨朝混战还犹可，今日争持更又凶。堪羡猴王真本事，木叉复败又逃生。

这大圣与惠岸战经五六十合，惠岸臂膊酸麻，不能迎敌，虚幌一幌，败

阵而走。大圣也收了猴兵，安扎在洞门之外。只见天王营门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让开大路，径入辕门，对四天王、李托塔、哪吒，气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圣！好大圣！着实神通广大！孩儿战不过，又败阵而来也！”李天王见了心惊，即命写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与木叉太子上天启奏。

二人当时不敢停留，闯出天罗地网，驾起瑞霭祥云。须臾，径至通明殿下，见了四大天师，引至灵霄宝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见菩萨施礼。菩萨道：“你打探的如何？”惠岸道：“始领命到花果山，叫开天罗地网门，见了父亲，道师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与那猴王战了一场，止捉得他虎豹狮象之类，更未捉他一个猴精。’正讲间，他又索战，是弟子使铁棍与他战经五六十合，不能取胜，败走回营。父亲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萨低头思忖。

却说玉帝拆开表章，见有求助之言，笑道：“叵耐这个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敌过十万天兵！李天王又来求助，却将那路神兵助之？”言未毕，观音合掌启奏：“陛下宽心，贫僧举一神，可擒这猴。”玉帝道：“所举者何神？”菩萨道：“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神通广大。奈他只是听调不听宣，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闻言，即传调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赍调。

那鬼王领了旨，即驾起云，径至灌江口。不消半个时辰，直至真君之庙。早有把门的鬼判，传报至里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与众弟兄，出门迎接旨意，焚香开读。旨意上云：

> “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因在宫偷桃、偷酒、偷丹，搅乱蟠桃大会，见着十万天兵，一十八架天罗地网，围山收伏，未曾得胜。今特调贤甥同义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后，高升重赏。”

真君大喜道：“天使请回，吾当就去拔刀相助也。”鬼王回奏不题。

这真君即唤梅山六兄弟——乃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聚集殿前道：“适才玉帝调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去来。”众兄弟俱忻然愿往。即点本部神兵，驾鹰牵犬，搭弩张弓，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径至花果山。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不能前进，因叫道：“把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吾乃二郎显圣真君，蒙玉帝调来，擒拿妖猴者，快开营门放行。”一时，各神一层层传入。四大天王与李天王俱出辕门迎接。相见毕，问及胜败之事，天王将上项事备陈一遍。真君笑道：“小圣来此，必须与他斗个变化。列公将天罗地网，不要幔了顶上，只四围紧密，让我赌斗。若我输

与他，不必列公相助，我自有兄弟扶持；若赢了他，也不必列公绑缚，我自有兄弟动手。只请托塔天王与我使个照妖镜，住立空中。恐他一时败阵，逃窜他方，切须与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天王各居四维，众天兵各挨排列阵去讫

这真君领着四太尉、二将军，连本身七兄弟，出营挑战；分付众将，紧守营盘，收全了鹰犬。众草头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帘洞外，见那一群猴，齐齐整整，排作个蟠龙阵势；中军里，立一竿旗，上书“齐天大圣”四字。真君道：“那泼妖，怎么称得起齐天之职？”梅山六弟道：“且休赞叹，叫战去来。”那营口小猴见了真君，急走去报知。那猴王即掣金箍棒，整黄金甲，登步云履，按一按紫金冠，腾出营门，急睁睛观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气。真个是：

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
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
缕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妆。
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
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
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梅山七圣行。
心高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住灌江。
赤城昭惠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

大圣见了，笑嘻嘻的，将金箍棒掣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将，辄敢大胆到此挑战？”真君喝道：“你这厮有眼无珠，认不得我么！吾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这反天宫的弼马温猢狲，你还不知死活！”大圣道：“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么？我行要骂你几声，曾奈无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你这郎君小辈，可急急回去，唤你四大天王出来。”真君闻言，心中大怒道：“泼猴！休得无礼！吃吾一刃！”大圣侧身躲过，疾举金箍棒，劈手相还。他两个这场好杀：

昭惠二郎神，齐天孙大圣，这个心高欺敌美猴王，那个面生压伏真梁栋。两个乍相逢，各人皆赌兴。从来未识浅和深，今日方知轻与重。铁棒赛飞龙，神锋如舞凤。左挡右攻，前迎后映。这阵上梅山六弟助威风，那阵上马流四将传军令。摇旗擂鼓各齐心，呐喊筛锣都助兴。两个钢刀有见机，一来一往无丝缝。金箍棒是海中珍，变化飞腾能取胜；若还身

慢命该休，但要差池为蹭蹬。

真君与大圣斗经三百馀合，不知胜负。那真君抖搜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这大圣也使神通，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嘴脸一般，举一条如意金箍棒，却就如昆仑顶上的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马、流元帅，战兢兢，摇不得旌旗；崩、芭二将，虚怯怯，使不得刀剑。这阵上，康、张、姚、李、郭申、直健，传号令，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外，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齐掩杀。可怜冲散妖猴四健将，捉拿灵怪二三千！那些猴，抛戈弃甲，撇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众兄弟得胜不题。

却说真君与大圣变做法天象地的规模，正斗时，大圣忽见本营中妖猴惊散，自觉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见他败走，大步赶上道："那里走？趁早归降，饶你性命！"大圣不恋战，只情跑起。将近洞口，正撞着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一齐帅众挡住道："泼猴！那里走！"大圣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绣花针，藏在耳内，摇身一变，变作个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那六兄弟，慌慌张张，前后寻觅不见，一齐吆喝道："走了这猴精也！走了这猴精也！"

正嚷处，真君到了，问："兄弟们，赶到那厢不见了？"众神道："才在这里围住，就不见了。"二郎圆睁凤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作个饿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搜的一翅飞起去，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嗛。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猢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作鱼虾之类。等我再变变拿他。"果一变变作个鱼鹰儿，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似青鹞，毛片不青；似鹭鸶，顶上无缨；似老鹳，腿又不红："想是二郎变化了等我哩！……"急转头，打个花就走。二郎看见道："打花的鱼儿，似鲤鱼，尾巴不红；似鳜鱼，花鳞不见；似黑鱼，头上无星；似鲂鱼，鳃上无针。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变的。"赶上来，刷的啄一嘴。那大圣就撺出水中，一变，变作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因嗛他不着，他见水响中，见一条蛇撺出去，认得是大圣，急转身，又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径来吃这水蛇。水蛇跳

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见他变得低贱，——花鸨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不拘鸾、凤、鹰、鸦等与交群——故此不去拢傍，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踵。

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竿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心惊道："好狠！好狠！"门扇是我牙齿，窗棂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捣了眼，却怎么是好？"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

真君前前后后乱赶，只见四太尉、二将军，一齐拥至道："兄长，拿住大圣了么？"真君笑道："那猴儿才自变座庙宇哄我。我正要捣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就纵一纵，又渺无踪迹。可怪！可怪！"众皆愕然，四望更无形影。真君道："兄弟们在此看守巡逻，等我上去寻他。"急纵身驾云，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他变庙宇，正打处，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个隐身法，走出营围，往你那灌江口去也。"二郎听说，即取神锋，回灌江口来赶。

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中间，点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众鬼判急急观看，无不惊心。真君却道："有个甚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见甚么大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这真君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那猴王使个身法，让过神锋，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赶到前，对面相还。两个嚷嚷闹闹，打出庙门，半雾半云，且行且战，复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提防愈紧。这康、张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围绕不题。

话表大力鬼王既调了真君与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后，却上界回奏。玉帝与观音菩萨、王母并众仙卿，正在灵霄殿讲话，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战，这一

日还不见回报。”观音合掌道：“贫僧请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门外，亲去看看虚实如何？”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摆驾，同道祖、观音、王母与众仙卿至南天门。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开门遥观，只见众天丁布罗网，围住四面；李天王与哪吒，擎照妖镜，立在空中；真君把大圣围绕中间，纷纷赌斗哩。菩萨开口对老君说：“贫僧所举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圣围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决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萨将甚兵器？怎么助他？”菩萨道：“我将那净瓶杨柳抛下去，打那猴头；即不能打死，也打个一跌，教二郎小圣，好去拿他。”老君道：“你这瓶是个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头，或撞着他的铁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动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萨道：“你有甚么兵器？”老君道：“有，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个圈子，说道：“这件兵器，乃锟钢抟炼的，被我将还丹点成，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诸物；一名‘金钢琢’，又名‘金钢套’。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甚是亏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丢下去打他一下。”话毕，自天门上往下一掼，滴流流，径落花果山营盘里，可可的着猴王头上一下。猴王只顾苦战七圣，却不知天上坠下这兵器，打中了天灵，立不稳脚，跌了一跤，爬将起来就跑；被二郎爷爷的细犬赶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骂道：“这个亡人！你不去妨家长，却来咬老孙！”急翻身爬不起来，被七圣一拥按住，即将绳索捆绑，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

那老君收了金钢琢，请玉帝同观音、王母、众仙等，俱回灵霄殿。这下面四大天王与李天王诸神，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圣贺喜，都道：“此小圣之功也！”小圣道：“此乃天尊洪福，众神威权，我何功之有？”康、张、姚、李道：“兄长不必多叙，且押这厮去上界见玉帝，请旨发落去也。”真君道：“贤弟，汝等未受天箓，不得面见玉帝。教天甲神兵押着，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们帅众在此搜山，搜净之后，仍回灌口。待我请了赏，讨了功，回来同乐。”四太尉、二将军，依言领诺。这真君与众即驾云头，唱凯歌，得胜朝天。不多时，到通明殿外。天师启奏道：“四大天王等众已捉了妖猴齐天大圣了。来此听宣。”玉帝传旨，即命大力鬼王与天丁等众，押至斩妖台，将这厮碎剁其尸。咦！正是：

欺诳今遭刑宪苦，英雄气概等时休。

毕竟不知那猴王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　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富贵功名，前缘分定，分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弥深。些些狂妄天加谴，眼前不遇待时临。问东君因甚，如今祸害相侵。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

话表齐天大圣被众天兵押去斩妖台下，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伤及其身。南斗星奋令火部众神，放火煨烧，亦不能烧着。又着雷部众神，以雷霄钉打，越发不能伤损一毫。那大力鬼王与众启奏道："万岁，这大圣不知是何处学得这护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烧，一毫不能伤损，却如之何？"玉帝闻言道："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治？"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我那五壶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里，运用三昧火，煅成一块，所以浑做金钢之躯，急不能伤。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煅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玉帝闻言，即教六丁、六甲，将他解下，付与老君。老君领旨去讫。一壁厢宣二郎显圣，赏赐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异宝明珠，锦绣等件，教与义兄弟分享。真君谢恩，回灌江口不题。

那老君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起煅炼。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红了，弄做个老害病眼，故唤作"火眼金睛"。

真个光阴迅速，不觉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双手侮着眼，正自揉搓流涕，只听得炉头声响，猛睁睛看见光明，他就忍不住，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唿喇一声，蹬倒八卦炉，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炉，与丁甲一班人来扯，被他一个个都放倒，好似癫痫的白额

虎，风狂的独角龙。老君赶上抓一把，被他一捽，捽了个倒栽葱，脱身走了。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风幌一幌，碗来粗细，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乱天宫，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好猴精！有诗为证。诗曰：

混元体正合先天，万劫千番只自然。
渺渺无为浑太乙，如如不动号初玄。
炉中久炼非铅汞，物外长生是本仙。
变化无穷还变化，三皈五戒总体言。

又诗：

一点灵光彻太虚，那条拄杖亦如之。
或长或短随人用，横竖横排任卷舒。

又诗：

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
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是知音。
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
万相归真从一理，如来同契住双林。

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只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幸有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执殿。他看大圣纵横，掣金鞭近前挡住道：“泼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这大圣不由分说，举棒就打。那灵官鞭起相迎。两个在灵霄殿前厮浑一处。好杀：

赤胆忠良名誉大，欺天诳上声名坏。一低一好幸相持，豪杰英雄同赌赛。铁棒凶，金鞭快，正直无私怎忍耐？这个是太乙雷声应化尊，那个是齐天大圣猿猴怪。金鞭铁棒两家能，都是神宫仙器械。今日在灵霄宝殿弄威风，各展雄才真可爱。一个欺心要夺斗牛宫，一个竭力匡扶玄圣界。苦争不让显神通，鞭棒往来无胜败。

他两个斗在一处，胜败未分，早有佑圣真君，又差将佐发文到雷府，调三十六员雷将齐来，把大圣围在垓心，各骋凶恶鏖战。那大圣全无一毫惧色，使一条如意棒，左遮右挡，后架前迎。一时，见那众雷将的刀枪剑戟、鞭简挝锤、钺斧金瓜、旄镰月铲，来的甚紧，他即摇身一变，变做三头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变作三条；六只手使开三条棒，好便似纺车儿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里飞舞。众雷神莫能相近。真个是：

圆陀陀，光灼灼，亘古常存人怎学？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光

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当时众神把大圣攒在一处，却不能近身，乱嚷乱斗，早惊动玉帝。遂传旨着游奕灵官同翊圣真君上西方请佛老降伏。

那二圣得了旨，径到灵山胜境，雷音宝刹之前，对四金刚、八菩萨礼毕，即烦转达。众神随至宝莲台下启知，如来召请。二圣礼佛三匝，侍立台下。如来问："玉帝何事，烦二圣下临？"二圣即启道："向时花果山产一猴，在那里弄神通，聚众猴搅乱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为'弼马温'，他嫌官小反去。当遣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获，复招安他，封做'齐天大圣'，先有官无禄。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即偷桃；又走至瑶池，偷殽、偷酒，搅乱大会；仗酒又暗入兜率宫，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宫。玉帝复遣十万天兵，亦不能收伏。后观世音举二郎真君同他义兄弟追杀，他变化多端，亏老君抛金钢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即命斩之。刀砍斧剁，火烧雷打，俱不能伤，老君奏准领去，以火煅炼。四十九日开鼎，他却又跳出八卦炉，打退天丁，径入通明殿里，灵霄殿外；被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挡住苦战，又调三十六员雷将，把他困在垓心，终不能相近。事在紧急，因此，玉帝特请如来救驾。"如来闻诏，即对众菩萨道："汝等在此稳坐法堂，休得乱了禅位，等我炼魔救驾去来。"

如来即唤阿傩、迦叶二尊者相随，离了雷音，径至灵霄门外。忽听得喊声振耳，乃三十六员雷将围困着大圣哩。佛祖传法旨："教雷将停息干戈，放开营所，叫那大圣出来，等我问他有何法力。"众将果退。大圣也收了法象，现出原身近前，怒气昂昂，厉声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敢来止住刀兵问我？"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今闻你猖狂村野，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大圣道："我本：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
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
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
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
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

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大圣道：“他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大圣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筋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头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那大圣闻言，暗笑道：“这如来十分好呆！我老孙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个荷叶大小。

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

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决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

好大圣，急纵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的把他压住。众雷神与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扬道：“善哉！善哉！

当年卵化学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
万劫无移居胜境，一朝有变散精神。
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乱大伦。
恶贯满盈今有报，不知何日得翻身。”

如来佛祖殄灭了妖猴，即唤阿傩、迦叶同转西方极乐世界。时有天蓬、天佑急出灵霄宝殿道：“请如来少待，我主大驾来也。”佛祖闻言，回首瞻仰。须臾，果见八景鸾舆，九光宝盖；声奏玄歌妙乐，咏哦无量神章；散宝花，喷真香，直至佛前谢曰：“多蒙大法收殄妖邪，望如来少停一日，请诸仙做一会筵奉谢。”如来不敢违悖，即合掌谢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还是天尊与众神洪福。敢劳致谢？”玉帝传旨，即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座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坐位，安排龙肝凤髓，玉液蟠桃。

不一时，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弼、天王、哪吒，玄虚一应灵通，对对旌旗，双双幡盖，都捧着明珠异宝，寿果奇花，向佛前拜献曰：“感如来无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设宴呼唤，我等皆来陈谢。请如来将此会立一名，如何？”如来领众神之托曰：“今欲立名，可作个‘安天大会’。”各仙老异口同声，俱道：“好个‘安天大会’！好个‘安天在会’！”言讫，各坐座位，走斝传觞，簪花鼓瑟，果好会也。有诗为证，诗曰：

宴设蟠桃猴搅乱，安天大会胜蟠桃。
龙旗鸾辂祥光蔼，宝节幢幡瑞气飘。
仙乐玄歌音韵美，凤箫玉管响声高。
琼香缭绕群仙集，宇宙清平贺圣朝。

众皆畅然喜会，只见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毛女，飘飘荡荡舞向佛前，施礼曰：“前被妖猴搅乱蟠桃嘉会，请众仙众佛，俱未成功。今蒙如来大法链锁顽猴，喜庆‘安天大会’，无物可谢，今是我净手亲摘大株蟠桃数颗奉献。”真个是：

半红半绿喷甘香，艳丽仙根万载长。
堪笔武陵源上种，争如天府更奇强！
紫纹娇嫩寰中少，缃核清甜世莫双。
延寿延年能易体，有缘食者自非常。

佛祖合掌向王母谢讫。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 。满会群仙，又皆赏赞。正是：

缥缈天香满座，缤纷仙蕊仙花。玉京金阙大荣华，异品奇珍无价。

对对与天齐寿，双双万劫增加。桑田沧海任更差，他自无惊无讶。

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觥筹交错，不多时，忽又闻得：

一阵异香来鼻嗅，惊动满堂星与宿。

天仙佛祖把杯停，各各抬头迎目候。

霄汉中间现老人，手捧灵芝飞蔼绣。

葫芦藏蓄万年丹，宝箓名书千纪寿。

洞里乾坤任自由，壶中日月随成就。

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十洲容辐辏。

曾赴蟠桃醉几遭，醒时明月还依旧。

长头大耳短身躯，南极之方称老寿。

寿星又到。见玉帝礼毕，又见如来，申谢曰：“始闻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宫煅炼，以为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幸如来善伏此怪，设宴奉谢，故此闻风而来。更无他物可献，特具紫芝瑶草、碧藕金丹奉上。”诗曰：

碧藕金丹奉释迦，如来万寿若恒沙。

清平永乐三乘锦，康泰长生九品花。

无相门中真法主，色空天上是仙家。

乾坤大地皆称祖，丈六金身福寿赊。

如来欣然领谢。寿星得座，依然走斝传觞。只见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頫囟礼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伏妖猴。无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颗、火枣数枚奉献。”诗曰：

大仙赤脚枣梨香，敬献弥陀寿算长。

七宝莲台山样稳，千金花座锦般妆。

寿同天地言非谬，福比洪波话岂狂。

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那西方。

如来又称谢了。叫阿傩、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谢宴。众各酩酊。只见个巡视灵官来报道：“那大圣伸出头来了。”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张贴子，上有六个金字：“唵、嘛、呢、叭、𠺗、吽递与阿傩，叫贴在那山顶上。这尊者即领贴子，拿出天门，到那五行山顶上，紧紧的贴在一块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缝，可运用呼吸之气，手儿爬出，可

以摇挣摇挣。阿傩回报道："已将贴子贴了。"

如来即辞了玉帝众神，与二尊者出天门之外，又发一个慈悲心，念动真言咒语，将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会同五方揭谛，居住此山监押。但他饥时，与他铁丸子吃；渴时，与他溶化的铜汁饮。待他灾愆满日，自有人救他。正是：

妖猴大胆反天宫，却被如来伏手降。
渴饮溶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
天灾苦困遭磨折，人事凄凉喜命长。
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

又诗曰：

伏逞豪强大势兴，降龙伏虎弄乖能。
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箓承恩在玉京。
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升。
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

毕竟不知向后何年何月，方满灾殃，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试问禅关，参求无数，往往到头虚老。磨砖作镜，积雪为粮，迷了几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纳须弥，金色头陀微笑。悟时超十地三乘，凝滞了四生六道。谁听得绝想崖前，无阴树下，杜宇一声春晓？曹溪路险，鹫岭云深，此处故人音杳。千丈冰崖，五叶莲开，古殿帘垂香袅。那时节，识破源流，便见龙王三宝。

这一篇词，名《苏武慢》。话表我佛如来，辞别了玉帝，回至雷音宝刹，但见那三千诸佛、五百阿罗、八大金刚、无边菩萨，一个个都执着幢幡宝盖，异宝仙花，摆列在灵山仙境，娑罗双林之下接迎。如来驾住祥云，对众道：“我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根本性原，毕竟寂灭。同虚空相，一无所有。殄伏乖猴，是事莫识，名生死始，法相如是。”说罢，放舍利之光，满空有白虹四十二道，南北通连。大众见了，皈身礼拜。少顷间，聚庆云彩雾，登上品莲台，端然坐下。那三千诸佛、五百罗汉、八金刚、四菩萨，合掌近前礼毕，问曰：“闹天宫搅乱蟠桃者，何也？”如来道：“那厮乃花果山产的一妖猴，罪恶滔天，不可名状；概天神将，俱莫能降伏；虽二郎捉获，老君用火煅炼，亦莫能伤损。我去时，正在雷将中间，扬威耀武，卖弄精神；被我止住兵戈，问他来历，他言有神通，会变化，又驾筋斗云，一去十万八千里。我与他打了个赌赛，他出不得我手，却将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压他在那里。玉帝大开金阙瑶宫，请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会’谢我，却方辞驾而回。”大众听言喜悦，极口称扬。谢罢，各分班而退，各执乃事，共乐天真。果然是：

瑞霭漫天竺，虹光拥世尊。西方称第一，无相法王门。常见玄猿献果，麋鹿衔花；青鸾舞，彩凤鸣；灵龟捧寿，仙鹤噙芝。安享净土祇园，受用龙宫法界。日日花开，时时果熟。习静归真，参禅果正。不灭不生，

不增不减。烟霞缥缈随来往，寒暑无侵不记年。

诗曰：

去来自在任优游，也无恐怖也无愁。

极乐场中俱坦荡，大千之处没春秋。

佛祖居于灵山大雷音宝刹之间，一日，唤聚诸佛、阿罗、揭谛、菩萨、金刚、比丘僧、尼等众曰：“自伏乖猿安天之后，我处不知年月，料凡间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宝盆，盆中具设百样奇花，千般异果等物，与汝等享此‘盂兰盆会’，如何？”概众一个个合掌，礼佛三匝领会。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着阿傩捧定，着迦叶布散。大众感激，各献诗伸谢。

福诗曰：

福星光耀世尊前，福纳弥深远更绵。

福德无疆同地久，福缘有庆与天连。

福田广种年年盛，福海洪深岁岁坚。

福满乾坤多福荫，福增无量永周全。

禄诗曰：

禄重如山彩凤鸣，禄随时泰祝长庚。

禄添万斛身康健，禄享千钟世太平。

禄俸齐天还永固，禄名似海更澄清。

禄恩远继多瞻仰，禄爵无边万国荣。

寿诗曰：

寿星献彩对如来，寿域光华自此开。

寿果满盘生瑞霭，寿花新采插莲台。

寿诗清雅多奇妙，寿曲调音按美才。

寿命延长同日月，寿如山海更悠哉。

众菩萨献毕。因请如来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来微开善口，敷演大法，宣扬正果，讲的是三乘妙典，五蕴《楞严》。但见那天龙围绕，花雨缤纷。正是：禅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清涵万里天。

如来讲罢，对众言曰：“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巨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诸菩萨闻言，合掌皈依。向佛前问曰：“如来有那

三藏真经？”如来曰：“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遭来？”当有观音菩萨，行近莲台，礼佛三匝道：“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诸众抬头观看，那菩萨：

理圆四德，智满金身。缨络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碧玉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落索，瑞气遮迎。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

如来见了，心中大喜道：“别个是也去不得，须是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方可去得。”菩萨道：“弟子此去东土，有甚言语吩咐？”如来道：“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许在霄汉中行，须是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谨记程途远近之数，叮咛那取经人。但恐善信难行，我与你五件宝贝。”即命阿傩、迦叶，取出“锦襕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对菩萨言曰：“这袈裟、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若肯坚心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这菩萨皈依拜领。如来又取出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下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

那菩萨闻言，踊跃作礼而退。即唤惠岸行者随行。那惠岸使一条浑铁棍，重有千斤，只在菩萨左右，作一个降魔的大力士。菩萨遂将锦襕袈裟，作一个包裹，令他背了。菩萨将金箍藏了，执了锡杖，径下灵山。这一去，有分教：佛子还来归本愿，金蝉长老裹梅檀。

那菩萨到山脚下，有玉真观金顶大仙在观门首接住，请菩萨献茶。菩萨不敢久停，曰：“今领如来法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大仙道：“取经人几时方到？”菩萨道：“未定，约摸二三年间，或可至此。”遂辞子大仙，半云半雾，约记程途。有诗为证。诗曰：

万里相寻自不言，却云谁得意难全？
求人忽若浑如此，是我平生岂偶然？
传道有方成妄语，说明无信也虚传。
愿倾肝胆寻相识，料想前头必有缘。

师徒二人正走间，忽然见弱水三千，乃是流沙河界。菩萨道："徒弟呀，此处却是难行。取经人浊骨凡胎，如何得渡？"惠岸道："师父，你看河有多远？"那菩萨停立云步看时，只见：

东连沙碛，西抵诸番；南达乌戈，北通鞑靼。径过有八百里遥，上下有千万里远。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洋洋浩浩，漠漠茫茫，十里遥闻万丈洪。仙槎难到此，莲叶莫能浮。衰草斜阳流曲浦，黄云影日暗长堤。那里得客商来往？何曾有渔叟依栖？平沙无雁落，远岸有猿啼。只是红蓼花蘩知景色，白蘋香细任依依。

菩萨正然点看，只见那河中，泼刺一声响□，水波里跳出一个妖魔来，十分丑恶。他生得：

青不青，黑不黑，晦气色脸；长不长，短不短，赤脚筋躯。眼光闪烁，好似灶底双灯；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钵。獠牙撑剑刃，红发乱蓬松。一声叱咤如雷吼，两脚奔波似滚风。

那怪物手执一根宝杖，走上岸就捉菩萨，却被惠岸掣浑铁棒挡住，喝声"休走！"那怪物就持宝杖来迎。两个在流沙河边，这一场恶杀，真个惊人：

木叉浑铁棒，护法显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双条银蟒河边舞，一对神僧岸上冲。那一个威镇流沙施本事，这一个力保观音建大功。那一个翻波跃浪，这一个吐雾喷风。翻波跃浪乾坤暗，吐雾喷风日月昏。那个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这个浑铁棒，却就如卧道的黄龙。那个使将来，寻蛇拨草；这个丢开去，扑鹞分松。只杀得昏漠漠，星辰灿烂；雾腾腾，天地朦胧。那个久住弱水惟他狠，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功。

他两个来来往往，战上数十合，不分胜负。那怪物架住了铁棒道："你是那里和尚，敢来与我抵敌？"木叉道："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叉惠岸行者。今保我师父往东土寻取经人去。你是何怪，敢大胆阻路？"那怪方才醒悟道："我记得你跟南海观音在紫竹林中修行，你为何来此？"木叉道："那岸上不是我师父？"

怪物闻言，连声喏喏；收了宝杖，让木叉揪了去，见观音纳头下拜。告

道：“菩萨，恕我之罪，待我诉告。我不是妖邪，我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馀下方回，故此这般苦恼。没奈何，饥寒难忍，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不期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菩萨道：“你在天有罪，既贬下来，今又这等伤生，正所谓罪上加罪。我今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经？我教飞剑不来穿你。那时节功成免罪，复你本职，心下如何？”那怪道：“我愿皈正果。”又向前道：“菩萨，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这去，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菩萨曰：“岂有不到之理？你可将骷髅儿挂在头项下，等候取经人，自有用处。”怪物道：“既然如此，愿领教诲。”菩萨方与他摩顶受戒，指沙为姓，就姓了沙；起个法名，叫做个沙悟净。当时入了沙门，送菩萨过了河，他洗心涤虑，再不伤生，专等取经人。

菩萨与他别了，同木叉径奔东土。行了多时，又见一座高山，山上有恶气遮漫，不能步上。正欲驾云过山，不觉狂风起处，又闪上一个妖魔。他生得又甚凶险。但见他：

卷脏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
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
金盔紧系腮边带，勒甲丝绦蟒退鳞。
手执钉钯龙探爪，腰挎弯弓月半轮。
纠纠威风欺太岁，昂昂志气压天神。

他撞上来，不分好歹，望菩萨举钉钯就筑。被木叉行者挡住，大喝一声道：“那泼怪，休得无礼！看棒！”妖魔道：“这和尚不知死活！看钯！”两个在山底下，一冲一撞，赌斗输赢。真个好杀：

妖魔凶猛，惠岸威能。铁棒分心捣，钉钯劈面迎。播土扬尘天地暗，飞砂走石鬼神惊。九齿钯，光耀耀，双环响喨；一条棒，黑悠悠，两手飞腾。这个是天王太子，那个是元帅精灵；一个在普陀为护法，一个在山洞作妖精。这场相遇争高下，不知那个亏输那个赢。

他两个正杀到好处，观世音在半空中，抛下莲花，隔开钯杖。怪物见了心惊，便问：“你是那里和尚，敢弄甚么眼前花儿哄我？”木叉道：“我把你个

肉眼凡胎的泼物！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你也不认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萨，可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么？”木叉道：“不是他是谁？”怪物撇了钉钯，纳头下礼道：“老兄，菩萨在那里？累烦你引见一引见。”木叉仰面指道：“那不是？”怪物朝上磕头，厉声高叫道：“菩萨，恕罪！恕罪！”

观音按下云头，前来问道：“你是那里成精的野豕，何方作怪的老彘，敢在此间挡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我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弄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锤，贬下尘凡。一灵真性，竟来夺舍投胎，不期错了道路，投在个母猪胎里，变得这般模样。是我咬杀母猪，可死群彘，在此处占了山场，吃人度日。不期撞着菩萨，万望拔救。拔救。”菩萨道：“此山叫做甚么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云栈洞。洞里原有个卵二姐。他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了家长，又唤做‘倒踏门’。不上一年，他死了，将一洞的家当，尽归我受用。在此日久年深，没有个赡身的勾当，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万望菩萨恕罪。”菩萨道：“古人云：‘若要有前程，莫做没前程。’你既上界违法，今又不改凶心，伤生造孽，却不是二罪俱罚？”那怪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嗑风！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菩萨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汝若肯归依正果，自有养身之处。世有五谷，尽能济饥，为何吃人度日？”

怪物闻言，似梦方觉。向菩萨施礼道：“我欲从正，奈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菩萨道：“我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将功折罪，管教你脱离灾瘴。”那怪满口道“愿随！愿随！”菩萨才与他摩顶受戒，指身为姓，就姓了猪；替他起个法名，就叫做猪悟能。遂此领命归真，持斋把素，断绝了五荤三厌，专候那取经人。

菩萨却与木叉，辞了悟能，半兴云雾前来。正走处，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菩萨近前问曰：“你是何龙，在此受罪？”那龙道：“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望菩萨搭救，搭救。”

观音闻言，即与木叉撞上南天门里。早有邱、张二天师接着，问道：“何往？”菩萨道：“贫僧要见玉帝一面。”二天师即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萨上前礼毕道：“贫僧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路遇孽龙悬吊，特来启奏，饶他性命，赐与贫僧，教他与取经人做个脚力。”玉帝闻言，即传旨赦宥，差天

将解放，送与菩萨。菩萨谢恩而出。这小龙叩头谢活命之恩，听从菩萨使唤。菩萨把他送在深涧之中，只等取经人来，变做白马，上西方立功。小龙领命潜身不题。

菩萨带引木叉行者过了此山，又奔东土。行不多时，忽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木叉道："师父，那放光之处，乃是五行山了，见有如来的'压帖'在那里。"菩萨道："此却是那搅乱蟠桃会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今乃压在此也。"木叉道："正是，正是。"师徒俱上山来，观看贴子，乃是"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菩萨看罢，叹惜不已，作诗一首，诗曰：

"堪叹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

欺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兜率宫。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

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舒伸再显功！"

师徒们正说话处，早惊动了那大圣。大圣在山根下，高叫道："是那个在山上吟诗，揭我的短哩？"菩萨闻言，径下山来寻看。只见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监押大圣的天将，都来拜接了菩萨，引至那大圣面前。看时，他原来压于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动。菩萨道："姓孙的，你认得我么？"大圣睁开火眼金睛，点着头儿高叫道："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承看顾！承看顾！我在此度日如年，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你从那里来也？菩萨道："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从此经过，特留残步看你。"大圣道："如来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五百馀年了，不能展挣。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菩萨道："我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门，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菩萨道："既有善果，我与你起个法名。"大圣道："我已有名了，叫做孙悟空。"菩萨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归降，正是'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却与他相合，甚好，甚好。这等也不消叮嘱，我去也。"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这菩萨留情在意访神僧。

他与木叉离了此处，一直东来，不一日就到了长安大唐国。敛雾收云，师徒们变作两个疥癞游僧，入长安城里，早不觉天晚。行至大市街旁，见一座土地神祠，二人径入，唬得那土地心慌，鬼兵胆战。知是菩萨，叩头接入。那土地又急跑报与城隍、社令，及满长安各庙神祇，都知是菩萨，参见告道：“菩萨，恕众神接迟之罪。”菩萨道：“汝等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我奉佛旨，特来此处寻访取经人。借你庙宇，权住几日，待访着真僧即回。”众神各归本处，把个土地赶在城隍庙里暂住，他师徒们隐遁真形。毕竟不知寻出那个取经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附　录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话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真个是名胜之邦。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负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进贡，四海称臣。

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众官，朝拜礼毕，有魏征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宁静，应依古法，开立选场，招取贤士，擢用人材，以资化理。"太宗道："贤卿所奏有理。"就传招贤文榜，颁布天下：各府州县，不拘军民人等，但有读书儒流，文义明畅，三场精通者，前赴长安应试。

此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陈名萼，表字光蕊，见了此榜，即时回家，对母张氏道："朝廷颁下黄榜，诏开南省，考取贤才，孩儿意欲前去应试。倘得一官半职，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光耀门闾，乃儿之志也。特此禀告母亲前去。"张氏道："我儿，读书人'幼而学，壮而行'，正该如此。但去赴举，路上须要小心，得了官，早早回来。"

光蕊便吩咐家僮收拾行李，即拜辞母亲，趱程前进。到了长安，正值大开选场，光蕊就进场。考毕，中选。及廷试三策，唐王御笔亲赐状元，跨马游街三日。

不期游到丞相殷开山门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唤温娇，又名满堂娇，未曾婚配，正高结彩楼，抛打绣球卜婿。适值陈光蕊在楼下经过，小姐一见光蕊人材出众，知是新科状元，心内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恰打着光蕊的乌纱帽。猛听得一派笙箫细乐，十数个婢妾走下楼来，把光蕊马头挽住，迎状元入相府成婚。那丞相和夫人，即时出堂，唤宾人赞礼，将小姐配与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毕，又拜了岳丈、岳母。丞相吩咐安排酒席，欢饮一宵。二人同携素手，共入兰房。

次日五更三点，太宗驾坐金銮宝殿，文武众臣趋朝。太宗问道：“新科状元陈光蕊应授何官？”魏征丞相奏道：“臣查所属州郡，有江州缺官。乞我主授他此职。”太宗就命为江州州主，即令收拾起身，勿误限期。光蕊谢恩出朝，回到相府，与妻商议，拜辞岳丈、岳母，同妻前赴江州之任。

离了长安登途，正是暮春天气：和风吹柳绿，细雨点花红。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亲张氏。张氏道：“恭喜我儿，且又娶亲回来。”光蕊道：“孩儿叨赖母亲福庇，忝中状元，钦赐游街。经过丞相殷府门前，遇抛打绣球适中，蒙丞相即将小姐招孩儿为婿。朝廷除孩儿为江州州主，今来接取母亲，同去赴任。”张氏大喜，收拾行程。

在路数日，前至万花店刘小二家安下。张氏身体忽然染病，与光蕊道：“我身上不安，且在店中调养两日再去。”光蕊遵命。至次日早晨，见店门前有一人提着个金色鲤鱼叫卖。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欲待烹与母亲吃，只见鲤鱼闪闪眨眼，光蕊惊异道：“闻说鱼蛇眨眼，必不是等闲之物！”遂问渔人道：“这鱼那里打来的？”渔人道：“离府十五里洪江内打来的。”光蕊就把鱼送在洪江里去放了生。回店，对母亲道知此事。张氏道：“放生好事，我心甚喜。”光蕊道：“此店已住三日了，钦限紧急，孩儿意欲明日起身，不知母亲身体好否？”张氏道：“我身子不快，此时路上炎热，恐添疾病。你可这里赁间房屋，与我暂住，付些盘缠在此，你两口儿先上任去，候秋凉却来接我。”光蕊与妻商议，就租了屋宇，付了盘缠与母亲，同妻拜辞前去。

途路艰苦，晓行夜宿，不觉已到洪江渡口。只见稍水刘洪、李彪二人，撑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蕊前生合当有此灾难，撞着这冤家。光蕊令家僮将行李搬上船去，夫妻正齐齐上船，那刘洪睁眼看见殷小姐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陡起狼心，遂与李彪设计，将船撑至没人烟处，候至夜静三更，先将家僮杀死，次将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里去了。小姐见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将身赴水，刘洪一把抱住道：“你若从我，万事皆休；若不从时，一刀两断！”那小姐寻思无计，只得权时应承，顺了刘洪。那贼把船渡到南岸，将船付与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官凭，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

却说刘洪杀死的家僮尸首，顺水流去，惟有陈光蕊的尸首，沉在水底不动。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见了，星飞报入龙宫，正值龙王升殿。夜叉报道：“今洪江口不知甚人把一个读书士子打死，将尸撇在水底。”龙王叫将尸抬来，放在面前，仔细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谋死？常言道：‘恩

将恩报。’我今日须索救他性命，以报日前之恩。”即写下牒文一道，差夜叉径往洪州城隍、土地处投下，要取秀才魂魄来，救他的性命。城隍、土地遂唤小鬼把陈光蕊的魂魄交付与夜叉去。夜叉带了魂魄到水晶宫，禀见了龙王。

龙王问道：“你这秀才，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因甚到此，被人打死？”光蕊施礼道：“小生陈萼，表字光蕊，系海州弘农县人。忝中新科状元，叨授江州州主，同妻赴任。行至江边上船，不料稍水刘洪，贪谋我妻，将我打死，抛尸。乞大王救我一救！”龙王闻言道：“原来如此。先生，你前者所放金色鲤鱼，即我也。你是救我的恩人，你今有难，我岂有不救你之理？”就把光蕊尸身安置一壁，口内含一颗“定颜珠”，休教损坏了，日后好还魂报仇。又道：“汝今真魂，权且在我水府中做个都领。”光蕊叩头拜谢，龙王设宴相待不题。

却说殷小姐痛恨刘贼，恨不食肉寝皮，只因身怀有孕，未知男女，万不得已，权且勉强相从。转盼之间，不觉已到江州。吏书门皂，俱来迎接。所属官员，公堂设宴相叙。刘洪道：“学生到此，全赖诸公大力匡持。”属官答道：“堂尊大魁高才，自然视民如子，讼简刑清。我等合属有赖，何必过谦。”公宴已罢，众人各散。

光阴迅速。一日，刘洪公事远出，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在花亭上感叹，忽然身体困倦，腹内疼痛，晕闷在地，不觉生下一子。耳边有人嘱曰：“满堂娇，听吾叮嘱。吾乃南极星君，奉观音菩萨法旨，特送此子与你。异日声名远大，非比等闲。刘贼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护。汝夫已得龙王相救，日后夫妻相会，子母团圆，雪冤报仇有日也。谨记吾言。快醒，快醒！”言讫而去。小姐醒来，句句记得，将子抱定，无计可施。忽然刘洪回来，一见此子，便要淹杀。小姐道：“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抛去江中。”

幸喜次早刘洪忽有紧急公事远出。小姐暗思：“此子若待贼人回来，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抛弃江中，听其生死。倘或皇天见怜，有人救得，收养此子，他日还得相逢。……”但恐难以识认，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纸，将父母姓名、跟脚原由，备细开载。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以为记验。取贴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抱出衙门。幸喜官衙离江不远。小姐到了江边，大哭一场。正欲抛弃，忽见江岸岸侧飘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祷，将此子安在板上，用带缚住，血书系在胸前，推放江中，听其所之。小姐含泪回衙不题。

却说此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无生妙诀，正当打坐参禅，忽闻得小儿啼

哭之声，一时心动，急到江边观看。只见涯边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长老慌忙救起。见了怀中血书，方知来历。取个乳名，叫做江流，托人抚养。血书紧紧收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江流年长一十八岁，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取法名为玄奘，摩顶受戒，坚心修道。

一日，暮春天气，众人同在松阴之下，讲经参禅，谈说奥妙。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难倒。和尚大怒，骂道："你这业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识，还在此捣甚么鬼！"玄奘被他骂出这般言语，入寺跪告师父，眼泪双流道："人生于天地之间，禀阴阳而资五行，尽由父生母养。岂有为人在世而无父母者乎？"再三哀告，求问父母姓名。长老道："你真个要寻父母，可随我到方丈里来。"玄奘就跟到方丈。长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个小匣儿，打开来，取出血书一纸，汗衫一件，付与玄奘。玄奘将血书拆开读之，才备细晓得父母姓名，并冤仇事迹。

玄奘读罢，不觉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十八年来，不识生身父母，至今日方知有母亲。此身若非师父捞救抚养，安有今日？容弟子去寻见母亲，然后头顶香盆，重建殿宇，报答师父之深恩也！"师父道："你要去寻母，可带这血书与汗衫前去；只做化缘，径往江州私衙，才得你母亲相见。"

玄奘领了师父言语，就做化缘的和尚，径至江州。适值刘洪有事出外，也是天教他母子相会，玄奘就直至私衙门口抄化。那殷小姐原来夜间得了一梦，梦见月缺再圆，暗想道："我婆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这贼谋杀；我的儿子抛在江中，倘若有人收养，算来有十八岁矣，或今日天教相会，亦未可知。……"

正沉吟间，忽听私衙前有人念经，连叫"抄化"，小姐又乘便出来，问道："你是何处来的？"玄奘答道："贫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长老的徒弟。"小姐道："你既是金山寺长老的徒弟……"叫进衙来，将斋饭与玄奘吃。仔细看他举止言谈，好似与丈夫一般。……小姐将从婢打发开去，问道："你这小师父，还是自幼出家的？还是中年出家的？姓甚名谁？可有父母否？"玄奘答道："我也不是自幼出家，我也不是中年出家。我说起来，冤有天来大，仇有海样深！我父被人谋死，我母亲被贼人占了。我师父法明长老教我在江州衙内寻取母亲。"小姐问道："你母姓甚？"玄奘道："我母姓殷，名唤温娇，我父姓陈，名光蕊。我小名叫做江流，法名取为玄奘。"小姐道："温娇就是我。——但你今有何凭据？"玄奘听说是他母亲，双膝跪下，哀哀大哭："我娘若不信，见

有血书汗衫为证！”温娇取过一看，果然是真，母子相抱而哭。就叫：“我儿快去！”玄奘道：“十八年不识生身父母，今朝才见母亲，教孩儿如何割舍？”小姐道：“我儿，你火速抽身前去！刘贼若回，他必害你性命！我明日假装一病，只说先年曾许舍百双僧鞋，来你寺中还愿。那时节，我有话与你说。”玄奘依言拜别。

却说小姐自见儿子之后，心内一忧一喜。忽一日推病，茶饭不吃，卧于床上。刘洪归衙，问其原故。小姐道：“我幼时曾许下一愿，许舍僧鞋一百双。昨五日之前，梦见个和尚，手执利刃，要索僧鞋，便觉身子不快。”刘洪道：“这些小事，何不早说？”随升堂吩咐王左衙、李右衙：江州城内百姓，每家要办僧鞋一双，限五日内完纳。

百姓俱依派完纳讫。小姐对刘洪道：“僧鞋做完，这里有甚么寺院，好去还愿？”刘洪道：“这江州有个金山寺、焦山寺，听你在那个寺里去。”小姐道：“久闻金山寺好个寺院，我就往金山寺去。”刘洪即唤王、李二衙办下船只。小姐带了心腹人，同上了船，稍水将船撑开，就投金山寺去。

却说玄奘回寺，见法明长老，把前项说了一遍。长老甚喜。次日，只见一个丫鬟先到，说夫人来寺还愿。众僧都出寺迎接。小姐径进寺门，参了菩萨，大设斋衬，唤丫鬟将僧鞋暑袜，托于盘内。来到法堂，小姐复拈心香礼拜，就教法明长老分俵与众僧去讫。

玄奘见众僧散了，法堂上更无一人，他却近前跪下。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当时两个又抱住而哭，拜谢长老养育之恩。法明道：“汝今母子相会，恐奸贼知之，可速速抽身回去，庶免其祸。”小姐道：“我儿，我与你一只香环，你径到洪州西北地方，约有一千五百里之程，那里有个万花店，当时留下婆婆张氏在那里，是你父亲生身之母。我再写一封书与你，径到唐王皇城之内，金殿左边，殷开山丞相家，是你母生身之父母。你将我的书递与外公，叫外公奏上唐王，统领人马，擒杀此贼，与父报仇，那时才救得老娘的身子出来。我今不敢久停，诚恐贼汉怪我归迟。”便出寺登舟而去。

玄奘哭回寺中，告过师父，即时拜别，径往洪州。来到万花店。问那店主刘小二道：“昔年江州陈客官有一母亲住在你店中，如今好么？”刘小二道：“他原在我店中，后来昏了眼，三四年并无店租还我，如今在南门头一个破瓦窑里，每日上街叫化度日。那客官一去许久，到如今杳无信息，不知为何？”玄奘听罢，即时问到南门头破瓦窑，寻着婆婆。婆婆道：“你声音好似我儿陈

光蕊。”玄奘道：“我不是陈光蕊，我是陈光蕊的儿子，温娇小姐是我的娘。”婆婆道：“你爹娘怎么不来？”玄奘道：“我爹爹被强盗打死了，我娘被强盗霸占为妻。”婆婆道：“你怎么晓得来寻我？”玄奘道：“是我娘着我来寻婆婆。我娘有书在此，又有香环一只。”那婆婆接了书并香环，放声痛哭道：“我儿为功名到此，我只道他背义忘恩，那知他被人谋死！且喜得皇天怜念，不绝我儿之后，今日还有孙子来寻我。”玄奘问：“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婆婆道：“我因思量你父亲，终日悬望，不见他来，因此上哭得两眼都昏了。”玄奘便跪倒向天祷告道：“念玄奘一十八岁，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今日领母命来寻婆婆，天若怜鉴弟子诚意，保我婆婆双眼复明！”祝罢，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须臾之间，双眼㖩开，仍复如初。婆婆觑了小和尚道：“我果是我的孙子，恰和我儿子光蕊形容无二！”婆婆又喜又悲。玄奘就领婆婆出了窑门，还到刘小二店内，将些房钱赁屋一间与婆婆栖身；又将盘缠与婆婆道：“我此去只月馀就回。”

随即辞了婆婆，径往京城。寻到皇城东街，殷丞相府上，与门上人道：“小僧是亲戚，来探相公。”门上人禀知丞相，丞相道：“我与和尚并无亲眷。”夫人道：“我昨夜梦见我女儿满堂娇来家，莫不是女婿有书信回来也。”丞相便教请小和尚来到厅上。

小和尚见了丞相与夫人，哭拜在地，就怀中取出一封书来，递与丞相。丞相拆开，从头读罢，放声痛哭。夫人问道：“相公，有何事故？”丞相道：“这和尚是我与你的外甥。女婿陈光蕊被贼谋死，满堂娇被贼强占为妻。”夫人听罢，亦痛哭不止。丞相道：“夫人休得烦恼，来朝奏知主上，亲自统兵，定要与女婿报仇。”

次日，丞相入朝，启奏唐王曰：“今有臣婿状元陈光蕊，带领家小江州赴任，被稍水刘洪打死，占女为妻；假冒臣婿，为官多年。事属异变。乞陛下立发人马，剿除贼寇。”唐王见奏大怒，就发御林军六万，着殷丞相督兵前去。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

晓行夜宿，星落鸟飞，不觉已到江州。殷丞相兵马，俱在北岸下了营寨。星夜令金牌下户唤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丞相对他说知此事，叫他提兵相助，一同过江而去。天尚未明，就把刘洪衙门围了。刘洪正在梦中，听得火炮一响，金鼓齐鸣，众兵杀进私衙，刘洪措手不及，早被擒住。丞相传下军令，将刘洪一干人犯，绑赴法场，令众军俱在城外安营去了。

丞相直入衙内正厅坐下，请小姐出来相见。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

要自缢。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儿与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丞相亦进衙劝解。小姐道：“吾闻‘妇人从一而终’。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靦颜从贼？止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父子相抱而哭。玄奘亦哀哀不止。

丞相拭泪道：“你二人且休烦恼；我今已擒捉仇贼，且去发落去来。”即起身到法场。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拿获水贼李彪解到。丞相大喜，就令军牢押过刘洪、李彪，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状，招了先年不合谋死陈光蕊情由。先将李彪钉在木驴上，推去市曹，剐了千刀，枭首示众讫。把刘洪拿至洪江渡口，先年打死陈光蕊处，丞相与小姐、玄奘，三人亲到江边，望空祭奠，活剜取刘洪心肝，祭了光蕊，烧了祭文一道。

三人望江痛哭，早已惊动水府。有巡海夜叉，将祭文呈与龙王。龙王看罢，就差鳖元帅去请光蕊来到，道：“先生，恭喜，恭喜！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边祭你，我今送你还魂去也。再有‘如意珠’一颗，‘走盘珠’二颗，绞绡十端，明珠玉带一条，奉送。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会也。”光蕊再三拜谢，龙王就令夜叉将光蕊身尸送出江口还魂。夜叉领命而去。

却说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将身赴水而死，慌得玄奘拚命扯住。正在仓皇之际，忽见水面上一个死尸浮来，靠近江岸之旁。小姐忙向前认看，认得是丈夫的尸首，一发嚎啕大哭不已。众人俱来观看，只见光蕊舒拳伸脚，身子渐渐展动，忽地爬将起来坐下。众人不胜惊骇。光蕊睁开眼，早见殷小姐与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俱在身边啼哭。光蕊道：“你们为何在此？”小姐道：“因汝被贼人打死，后来妾身生下此子，幸遇金山寺长老抚养长大，寻我相会。我教他去寻外公，父亲得知，奏闻朝廷，统兵到此，拿住贼人。适才生取心肝，望空祭奠我夫，不知我夫怎生又得还魂？”光蕊道：“皆因我与你昔年在万花店时，买放了那尾金色鲤鱼，谁知那鲤鱼就是此处龙王。后来逆贼把我推在水中，全亏得他救我。方才又赐我还魂。送我宝物，俱在身上。更不想你生下这儿子，又得岳丈为我报仇。真是苦尽甘来，莫大之喜！”众官闻知，都来贺喜。丞相就令安排酒席，答谢所属官员。

即日军马回程。来到万花店，那丞相传令安营。光蕊便同玄奘到刘家店寻婆婆。那婆婆当夜得了一梦，梦见枯木开花，屋后喜鹊频频喧噪，想道：

“莫不是我孙儿来也？……”说犹未了，只见店门外，光蕊父子齐到。小和尚指道：“这不是俺婆婆？”光蕊见了老母，连忙拜倒。母子抱头痛哭一场，把上项事说了一遍。算还了小二店钱，起程回到京城。进了相府，光蕊同小姐与婆婆、玄奘都来见了夫人。夫人不胜之喜，吩咐家僮，大排筵宴庆贺。丞相道：“今日此宴可取名为‘团圆会’。”真正合家欢乐。

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将前后事情备细启奏，并荐光蕊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即命升陈萼为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禅，送在洪福寺内修行。

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玄奘自到金山寺中报答法明长老。不知后来事体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诗曰：

都城大国实堪观，八水周流绕四山。

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且不说他驾前有安邦定国的英豪，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

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李定道："张兄说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张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有一《蝶恋花》词为证。词曰：

烟波万里扁舟小，静依孤篷，西施声音绕。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　　数点沙鸥堪乐道，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一觉安眠风浪俏，无荣无辱无烦恼。"

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词曰：

云林一段松花满，默听莺啼，巧舌如调管。红瘦绿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阴转。　　又值秋来容易换，黄花香，堪供玩。迅速严冬如指拈，

逍遥四季无人管。”

渔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鹧鸪天》为证：

仙乡云水足生涯，摆橹横舟便是家。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　　青芦笋，水荇芽，菱角鸡头更可夸。娇藕老莲芹叶嫩，慈菇茭白鸟英花。”

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鹧鸪天》为证：

崔巍峻岭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腌腊鸡鹅强蟹鳖，獐犯兔鹿胜鱼虾。　　香椿叶，黄楝芽，竹笋山茶更可夸。紫李红桃梅杏熟，甜梨酸枣木樨花。”

渔翁道：“你山青真个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首：

一叶小舟随所寓，万迭烟波无恐惧。垂钩撒网捉鲜鳞，没酱腻，偏有味，老妻稚子团圆会。　　鱼多又货长安市，换得香醪吃个醉。蓑衣当被卧秋江，鼾鼾睡，无忧虑，不恋人间荣与贵。”

樵子道：“你水秀还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首：

茆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少或多凭世界。　　将钱沽酒随心快，瓦钵磁瓯殊自在。酕醄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

渔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为证：

红蓼花繁映月，黄芦叶乱摇风。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入网大鱼作队，吞钩小鳜成丛。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樵夫道：“张兄，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为证：

败叶枯藤满路，破梢老竹盈山。女萝干葛乱牵攀，折取收绳杀担。虫蛀空心榆柳，风吹断头松楠。采来堆积备冬寒，换酒换钱从俺。”

渔翁道：“你山中虽可比过，还不如我水秀的幽雅。有一《临江仙》为证：

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罢棹歌来。蓑衣残月甚幽哉，宿鸥惊不起，天际彩云开。　　困卧芦洲无个事，三竿日上还捱。随心尽意自安排，朝臣寒待漏，争似我宽怀？”

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还不如我山青更幽雅。亦有《临江仙》可证：

苍径秋高拽斧去，晚凉抬担回来。野花插鬓更奇哉，拨云寻路出，待月叫门开。　　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攲捱。蒸梨炊黍旋铺排，瓮中新酿熟，真个壮幽怀！”

渔翁道：“这都是我两个生意，赡身的勾当，你却没有我闲时节的好处。有诗

为证。诗曰：

闲看天边白鹤飞，停舟溪畔掩苍扉。
倚篷教子搓钓线，罢棹同妻晒网围。
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
绿蓑青笠随时着，胜挂朝中紫绶衣。”

樵夫道：“你那闲时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亦有诗为证。诗曰：

闲观缥缈白云飞，独坐茅庵掩竹扉。
无事训儿开卷读，有时对客把棋围。
喜来策杖歌芳径，兴到携琴上翠微。
草履麻绦粗布被，心宽强似着罗衣。”

张稍道：“李定，我两个‘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但散道词章，不为稀罕；且各联几句，看我们渔樵攀话何如？”李定道：“张兄言之最妙。请兄先吟。”

“舟停绿水烟波内，家住深山旷野中。偏爱溪桥春水涨，最怜岩岫晓云蒙。龙门鲜鲤时烹煮，虫蛀干柴日燎烘。钓网多般堪赡老，担绳二事可容终。小舟仰卧观飞雁，草径斜敧听唳鸿。口舌场中无我分，是非海内少吾踪。溪边挂晒缯如锦，石上重磨斧似锋。秋月晖晖常独钓，春山寂寂没人逢。鱼多换酒同妻饮，柴剩沽壶共子丛。自唱自斟随放荡，长歌长叹任颠风。呼兄唤弟邀船伙，挈友携朋聚野翁。行令猜拳频递盏，拆牌道字漫传钟。烹虾煮蟹朝朝乐，炒鸭爊鸡日日丰。愚妇煎茶情散诞，山妻造饭意从容。晓来举杖淘轻浪，日出担柴过大□。雨后披蓑擒活鲤，风前弄斧伐枯松。潜踪避世妆痴蠢，隐姓埋名作哑聋。”

张稍道：“李兄，我才僭先起句，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联，小弟亦当续之。”

“风月佯狂山野汉，江湖寄傲老馀丁。清闲有分随潇洒，口舌无闻喜太平。月夜身眠茅屋稳，天昏体盖箬蓑轻。忘情结识松梅友，乐意相交鸥鹭盟。名利心头无算计，干戈耳畔不闻声。随时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两束柴薪为活计，一竿钓线是营生。闲呼稚子磨钢斧，静唤憨儿补旧缯。春到爱观杨柳绿，时融喜看荻芦青。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凉摘嫩菱。霜降鸡肥常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冬来日上还沉睡，数九天高自不蒸。八节山中随放性，四时湖里任陶情。采薪自有仙家兴，垂钓全无世俗形。门外野花香艳艳，船头绿水浪平平。身安不说三公位，性定强如十里城。十里城高防阃令，三公位显听宣声。乐山乐水真是罕，谢

天谢地谢神明。”

他二人既各道词章，又相联诗句，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稍道：“李兄啊，途中保重！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李定闻言，大怒道：“你这厮惫懒！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么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张稍道：“我永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你怎么就保得无事？”张稍道：“李兄，你虽这等说，你还没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营生，极凶极险，隐隐暗暗，在甚么捉摸？”张稍道：“你是不晓得。这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他就与我袖传一课。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买卦，他教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西岸抛钓，定获满载鱼虾而归。明日上城来，卖钱沽酒，再与老兄相叙。”二人从此叙别。

这正是“路上说话，草里有人”。原来这泾河水府有一个巡水的夜叉，听见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转水晶宫，慌忙报与龙王道：“祸事了！祸事了！”龙王问：“有甚祸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边，只听得两个渔樵攀话。相别时，言语甚是利害。那渔翁说：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个卖卦先生，算得最准；他每日送他鲤鱼一尾，他就袖传一课，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算准，却不将水族尽情打了？何以壮观水府，何以跃浪翻波，辅助大王威力？”龙王甚怒，急提了剑，就要上长安城，诛灭这卖卦的。旁边闪过龙子、龙孙、虾臣、蟹士、鲥军师、鳜少卿、鲤太宰，一齐启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过耳之言，不可听信。’大王此去，必有云从，必有雨助，恐惊了长安黎庶，上天见责。大王隐显莫测，变化无方，但只变一秀士，到长安城内，访问一番。果有此辈，容加诛灭不迟；若无此辈，可不是妄害他人也？”龙王依奏，遂弃宝剑，也不兴云雨，出岸上，摇身一变，变作一个白衣秀士。真个：

丰姿英伟，耸壑昂霄。步履端祥，循规蹈矩。语言遵孔孟，礼貌体周文。身穿玉色罗襕服，头戴逍遥一字巾。

上路来拽开云步，径到长安城西门大街上。只见一簇人，挤挤杂杂，闹闹哄哄，内有高谈阔论的道：“属龙的本命，属虎的相冲。寅辰巳亥，虽称合局，但只怕的是日犯岁君。”龙王闻言，情知是那卖卜之处。走上前，分开众人，望里观看。只见：

四壁珠玑，满堂绮绣。宝鸭香无断，磁瓶水恁清。两边罗列王维画，座上高悬鬼谷形。端溪砚，金烟墨，相衬着霜毫大笔；火珠林，郭璞数，

谨对了台政新经。六爻熟谙，八卦精通。能知天地理，善晓鬼神情。一槃子午安排定，满腹星辰布列清。真个那未来事，过去事，观如月镜；几家兴，几家败，鉴若神明。知凶定吉，断死言生。开谈风雨迅，下笔鬼神惊。招牌有字书名姓，神课先生袁守诚。

此人是谁？原来是当朝钦天监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是也。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仪容秀丽；名扬大国，术冠长安。龙王入门来，与先生相见。礼毕，请龙上坐，童子献茶。先生问曰："公来问何事？"龙王曰："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先生即袖传一课，断曰："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龙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龙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戏。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断的时辰、数目，我送课金五十两奉谢。若无雨，或不按时辰、数目，我与你实说：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时赶出长安，不许在此惑众！"先生欣然而答："这个一定任你。请了，请了。明朝雨后来会。"

龙王辞别，出长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问曰："大王访那卖卦的如何？"龙王道："有，有，有！但是一个掉嘴口，讨春的先生。我问他几时下雨，他就说明日下雨，问他甚么时辰，甚么雨数，他就说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我与他打了个赌赛：若果如他言，送他谢金五十两；如略差些，就打破他们面，赶他起身，不许在长安惑众。"众水簇笑曰："大王是八河都总管，司雨大龙神，有雨无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这等胡言？那卖卦的定是输了！定是输了！"

此时龙子、龙孙与那鱼卿、蟹士正欢笑谈此事未毕，只听得半空中叫："泾河龙王接旨。"众抬头上看，是一个金衣力士，手擎玉帝敕旨，径投水府而来。慌得龙王整衣端肃，焚香接了旨。金衣力士回空而去。龙王谢恩，拆封看时，上写着：

"敕命八河总，驱雷掣电行；
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城。"

旨意上时辰、数目，与那先生判断者毫发不差。唬得那龙王魂飞魄散。少顷苏醒，对众水族曰："尘世上有此灵人！真个是能通天彻地，却不输与他啊！"鲥军师奏云："大王放心。要赢他有何难处？臣有小计，管教灭那厮的口嘴。"龙王问计，军师道："行雨差了时辰，少些点数，就是那厮断卦不准，怕不赢他？那时捽碎招牌，赶他跑路，果何难也？"龙王依他所奏，果不担忧。

至次日，点札风伯、雷公、云童、电母，直至长安城九霄空上。他挨到那巳时方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十点；改了他一个时辰，克了他三寸八点。雨后发放众将班师。他又按落云头，还变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门里大街上，撞入袁守诚卦铺，不容分说，就把他招牌、笔、砚等一齐摔碎。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动。这龙王又轮起门板便打，骂道：“这妄言祸福的妖人，擅惑众心的泼汉！你卦又不灵，言又狂谬！说今日下雨的时辰、点数俱不相对，你还危然高坐，趁早去，饶你死罪！”守诚犹公然不惧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无死罪，只怕你倒有个死罪哩！别人好瞒，只是难瞒我也。我认得你，你不是秀士，乃是泾河龙王。你违了玉帝敕旨，改了时辰，克了点数，犯了天条。你在那‘剐龙台’上，恐难免一刀，你还在此骂我？”

龙王见说，心惊胆战，毛骨悚然。急丢了门板，整衣伏礼，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戏之耳，岂知弄假成真，果然违犯天条，奈何？望先生救我一救！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诚曰：“我救你不得，只是指条生路与你投生便了。”龙曰：“愿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时三刻，该赴人曹官魏征处听斩。你果要性命，须当急急去告当今唐太宗皇帝方好。那魏征是唐王驾下的丞相，若是讨他个人情，方保无事。”龙王闻言，拜辞含泪而去。不觉红日西沉，太阴星上。但见：

烟凝山紫归鸦倦，远路行人投旅店。渡头新雁宿眭沙，银河现，催更筹，孤村灯火光无焰。风袅炉烟清道院，蝴蝶梦中人不见。月移花影上栏杆，星光乱，漏声换，不觉深沉夜已半。

这泾河龙王也不回水府；只在空中，等到了时前后，收了云头，敛了雾角，径来皇宫门首。此时唐王正梦出宫门之外，步月花阴。忽然龙王变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朕当救你。”龙王云：“陛下是真龙，臣是业龙。臣因犯了天条，该陛下贤臣人曹官魏征处斩，故来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征处斩，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龙王欢喜，叩谢而去。

却说那太宗梦醒后，念念在心。早已至五鼓三点，太宗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官员。但见那：

烟笼凤阙，香蔼龙楼，光摇丹□动，云拂翠华流。君臣相契同尧舜，礼乐威严近汉周。侍臣灯，宫女扇，双双映彩；孔雀屏，麒麟殿，处处光浮。山呼万岁，华祝千秋。静鞭三个响，衣冠拜冕旒。宫花灿烂天香

袭，堤柳轻柔御乐讴。珍珠帘，翡翠帘，金钩高控；龙凤扇，山河扇，宝辇停留。文官英秀，武将抖擞。御道分高下，丹墀列品流。金章紫绶乘三象，地久天长万万秋。

众官朝贺已毕，各各分班。唐王闪凤目龙睛，一一从头观看，只见那文官内是房玄龄、杜如晦、徐世勣、许敬宗、王珪等，武官内是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程咬金、刘洪纪、胡敬德、秦叔宝等，一个个威仪端肃，却不见魏征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间得一怪梦：梦见一人，迎面拜谒，口称是泾河龙王，犯了天条，该人曹官魏征处斩，拜告寡人救他，朕已许诺。今日班前独不见魏征，何也？"世勣对曰："此梦告准，须臾魏征来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门。过此一日，可救梦中之龙。"唐王大喜，即传旨，着当驾官宣魏征入朝。

却说魏征丞相在府，夜观乾象，正爇宝香，只闻得九霄鹤唳，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时三刻，梦斩泾河老龙。这丞相谢了天恩，斋戒沐浴，在府中试慧剑，运元神，故此不曾入朝。一见当驾官赍旨来宣，惶惧无任；又不敢违迟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带，同旨入朝，在御前叩头请罪。唐王出旨道："赦卿无罪。"那时诸臣尚未退朝，至此，却命卷帘散朝。独留魏征，宣上金銮，召入便殿，先议论安邦之策，定国之谋。将近巳末午初时候，却命宫人，取过大棋来，"朕与贤卿对弈一局。"从嫔妃随取棋枰，铺设御案。魏征谢了恩，即与唐王对弈。毕竟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却说太宗与魏征在便殿对弈，一递一着，摆开阵势。正合《烂柯经》云：

博弈之道，贵乎严谨。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法。法曰：“宁输一子，不失一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有先而后，有后而先。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胜；与其无事而独行，不若固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绝之意；弃小而不救者，有图大之心；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诗》云：‘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此之谓也。”

诗曰：

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按阴阳造化全。
下到玄微通变处，笑夸当日烂柯仙。

君臣两个对弈此棋，正下到午时三刻，一盘残局未终，魏征忽然踏伏在案边，鼾鼾盹睡。太宗笑曰：“贤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劳，创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觉盹睡。”太宗任他睡着，更不呼唤。不多时，魏征醒来，俯伏在地道：“臣该万死！臣该万死！却才晕困，不知所为，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来，拂退残棋，与卿从新更着。”魏征谢了恩，却才拈子在手，只听得朝门外大呼小叫。原来是秦叔宝、徐茂功等，将着一个血淋的龙头，掷在帝前，启奏道：“陛下，海浅河枯曾有见，这般异事却无闻。”太宗与魏征起身道：“此物何来？”叔宝、茂功道：“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微臣不敢不奏。”唐王惊问魏征：“此是何说？”魏征转身叩头道：“是臣才一梦斩的。”唐王闻言，大惊道：“贤卿盹睡之时，又不曾见

动身动手，又无刀剑，如何却斩此龙？”魏征奏道：“主公，臣的

身在君前，梦离陛下。身在君前对残局，合眼朦胧；梦离陛下乘瑞云，出神抖擞。那条龙，在剐龙台上，被天兵将绑缚其中。是臣道：‘你犯天条，合当死罪。我奉天命，斩汝残生。’龙闻哀苦，臣抖精神。龙闻哀苦，伏爪收鳞甘受死；臣抖精神，撩衣进步举霜锋。圪扠一声刀过处，龙头因此落虚空。”

太宗闻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夸奖魏征好臣，朝中有此豪杰，愁甚江山不稳？悲者：谓梦中曾许救龙，不期竟致遭诛。只得强打精神，传旨着叔宝将龙头悬挂市曹，晓谕长安黎庶。一壁厢赏了魏征，众官散讫。

当晚回宫，心中只是忧闷：想那梦中之龙，哭啼啼哀告求生，岂知无常，难免此患。思念多时，渐觉神魂倦怠，身体不安。当夜二更时分，只听得宫门外有号泣之声，太宗愈加惊恐。正朦胧睡间，又见那泾河龙王，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高叫：“唐太宗！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你昨夜满口许诺救我，怎么天明时反宣人曹官来斩我？你出来，你出来，我与你到阎君处折辨折辨！”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闹不放。太宗箝口难言，只挣得汗流遍体。正在那难分难解之时，只见正南上香云缭绕，彩雾飘□，有一个女真人上前，将杨柳枝用于一摆，那没头的龙，悲悲啼啼，径往西北而去。原来这是观音菩萨，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此住长安城都土地庙里，夜闻鬼泣神号，特来喝退业龙，救脱皇帝。那龙径到阴司地狱具告不题。

却说太宗苏醒回来，只叫“有鬼！有鬼！”慌得那三宫皇后，六院嫔妃，与近侍太监，战兢兢，一夜无眠。不觉五更三点，那满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门外候朝。等到天明，犹不见临朝，唬得一个个惊惧踌躇。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来道：“朕心不快，众官免朝。”不觉倏五七日，众官忧惶，都正要撞门见驾问安，只见太后有旨，召医官入宫用药。众人在朝门等候讨信。少时，医官出来，众问何疾。医官道：“皇上脉气不正，虚而又数，狂言见鬼；又诊得十动一代，五脏无气，恐不讳只在七日之内矣。”众官闻言，大惊失色。

正怆惶间，又听得太后有旨宣徐茂功、护国公、尉迟公见驾。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宫楼下。拜毕，太宗正色强言道：“贤卿，寡人十九岁领兵，南征北伐，东挡西除，苦历数载，更不曾见半点邪祟，今日却反见鬼！”尉迟公道：“创立江山，杀人无数，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朕这寝宫门外，入夜就抛砖弄瓦，鬼魅呼号，着然难处。白日犹可，昏夜难禁。”叔宝道：“陛下宽心，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看有甚么鬼祟。”太宗准奏。茂功谢恩而出。

当日天晚，各取披挂，他两个介胄整齐，执金瓜钺斧，在宫门外把守。好将军！你看他怎生打扮：

　　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

二将军侍立门旁，一夜天晚，更不曾见一点邪祟。是夜，太宗在宫，安寝无事，晓来宣二将军。重重赏劳道："朕自得疾，数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将军威势甚安。卿且请出安息安息，待晚间再一护卫。"二将谢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御膳减损，病转觉重。太宗又不忍二将辛苦，又宣叔宝、敬德与杜、房诸公入宫。吩咐道："这两日朕虽得安，却只难为秦、胡二将军彻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免得劳他，如何？"众臣即依旨，选两个会写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挂，照样画了，贴在门上。夜间也即无事。

　　如此二三日，又听得后宰门，乒乓乒乓，砖瓦乱响，晓来急宣众臣曰："连日前门幸喜无事，今夜后门又响，却不又惊杀寡人也！"茂功进前奏道："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卫。"太宗准奏。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后门。征领旨，当夜结束整齐，提着那诛龙的宝剑，侍立在后宰门前，真个的好英雄也！他怎生打扮：

　　熟绢青巾抹额，锦袍玉带垂腰。
　　兜风氅袖采霜飘，压赛垒荼神貌。
　　脚踏乌靴坐折，手持利刃凶骁。
　　圆睁两眼四边瞧，那个邪神敢到？

　　一夜通明，也无鬼魅。虽是前后门无事，只是身体渐重。一日，太后又传旨，召众臣商议殡殓后事。太宗又宣徐茂功，吩咐国家大事，叮嘱仿刘蜀主托孤之意。言毕，沐浴更衣，待时而已。旁闪魏征，手扯龙衣，奏道："陛下宽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长生。"太宗道："病势已入膏肓，命将危矣，如何保得？"征云："臣有书一封，进与陛下，捎去到冥司，付酆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谁？"征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驾前之臣，先受兹州令，后升礼部侍郎。在日与臣八拜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现在阴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梦中常与臣相会。此去若将此书付与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来。管教魂魄还阳世，定取龙颜转帝都。"太宗闻言，接在手中，笼入袖里，遂瞑目而亡。那三宫六院、皇后嫔妃、侍长储君及两班文

武，俱举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停着梓宫不题。

却说太宗渺渺茫茫，魂灵径出五凤楼前，只见那御林军马，请大驾出朝采猎。太宗欣然从之，缥缈而去。行多时，人马俱无。独自个散步荒郊草野之间。正惊惶难寻道路，只见那一边，有一人高声大叫道："大唐皇帝，往这里来！往这里来！"太宗闻言，抬头观看，只见那人：

> 头顶乌纱，腰围犀角。头顶乌纱飘软带，腰围犀角显金厢。手擎牙笏凝祥霭，身着罗袍隐瑞光。脚踏一双粉底靴，登云促雾；怀揣一本生死簿，注定存亡。鬓发蓬松飘耳上，胡须飞舞绕腮旁。昔日曾为唐国相，如今掌案侍阎王。

太宗行到那边，只见他跪拜路旁，口称"陛下，赦臣失误远迎之罪！"太宗问曰："你是何人？因甚事前来接拜？"那人道："微臣半月前，在森罗殿上，见泾河鬼龙告陛下许救反诛之故，第一殿秦广大王即差鬼使催请陛下，要三曹对案。臣已知之，故来此间候接。不期今日来迟，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甚名谁？"是何官职？"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阳曹侍先君驾前，为兹州令，后拜礼部侍郎，姓崔名珏。今在阴司，得受酆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近前来御手忙搀道："先生远劳。朕驾前魏征，有书一封，正寄与先生，却好相遇。"判官谢恩，问书在何处。太宗即向袖中取出递与崔珏。珏拜接了，拆封而看。其书曰：

> "辱爱弟魏征，顿首书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台下：忆昔交游，音容如在。倏尔数载，不闻清教。常只是遇节令设蔬品奉祭，未卜享否？又承不弃，梦中临示，始知我兄长大人高迁。奈何阴阳两隔，天各一方，不能面觌。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是对案三曹，必然得与兄长相会。万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陛下回阳，殊为爱也。容再修谢。不尽。"

那判官看了书，满心欢喜道："魏人曹前日梦斩老龙一事，臣已早知，甚是夸奖不尽。又蒙他早晚看顾臣的子孙，今日既有书来，陛下宽心，微臣管送陛下还阳，重登玉阙。"太宗称谢了。

二人正说间，只见那边有一对青衣童子，执幢幡宝盖，高叫道："阎王有请，有请。"太宗遂与崔判官并二童了举步前进。忽见一座城，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上写着"幽冥地府鬼门关"七个大金字。那青衣将幢幡摇动，引太宗径入城中，顺街而走。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来了！世民来了！"那建成、元吉就来揪打索命。太宗躲闪不及，

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唤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脱身而去。行不数里，见一座碧瓦楼台，真个壮丽。但见：

飘飘万迭彩霞堆，隐隐千条红雾现。
耿耿檐飞怪兽头，辉辉瓦迭鸳鸯片。
门钻几路赤金钉，槛设一横白玉段。
窗牖近光放晓烟，帘栊幌亮穿红电。
楼台高耸接青霄，廊庑平排连宝院。
兽鼎香云袭御衣，绛纱灯火明宫扇。
左边猛烈摆牛头，右下峥嵘罗马面。
接亡送鬼转金牌，引魄招魂垂素练。
唤作阴司总会门，下方阎老森罗殿。

太宗正在外面观看，只见那壁厢环珮叮当，仙香奇异，外有两对提烛，后面却是十代阎王降阶而至。是那十代阎君：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十王出在森罗宝殿，控背躬身，迎迓太宗。太宗谦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阳间人王，我等是阴间鬼王，分所当然，何须过让？"太宗道："朕得罪麾下，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逊之不已。太宗前行，径入森罗殿上，与十王礼毕，分宾主坐定。

约有片时，秦广王拱手而进言曰："泾河鬼龙告陛下许救而反杀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夜梦老龙求救，实是允他无事；不期他犯罪当刑，该我那人曹官魏征处斩。朕宣魏征在殿着棋，不知他一梦而斩。这是那人曹官出没神机，又是那龙王犯罪当死，岂是朕之过也？"十王闻言，伏礼道："自那龙未生之前，南斗星死簿上已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但只是他在此折辩，定要陛下来此，三曹对案，是我等将他送入轮藏，转生去了。今又有劳陛下降临，望乞恕我催促之罪。"

言毕，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来，看陛下阳寿天禄该有几何？"崔判官急转司房，将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簿，先逐一检阅。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惊，急取浓墨大笔，将"一"字上添了两画，却将簿子呈上。十王从头看时，见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阎王惊问："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阎王道："陛下宽心勿虑，还有二十年阳寿。此一来已是对案明白，请返本还阳。"太宗闻言，躬身称谢。十阎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还魂。太宗出森罗殿，又起手问十王道："朕宫中老少安否如何？"十王道："俱安，但恐御妹，

寿似不永。”太宗又再拜启谢：“朕回阳世，无物可酬谢，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道：“朕回去即送来，即送来。”从此遂相揖而别。

那太尉执一首引魂幡，在前引路。崔判官随后保着太宗，径出幽司。太宗举目而看，不是旧路，问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阴司里是这般，有去路，无来路。如今送陛下自‘转轮藏’出身：一则请陛下游观地府，一则教陛下转托超生。”太宗只得随他两个，引路前来。

径行数里，忽见一座高山，阴云垂地，黑雾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厢是甚么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阴山。”太宗悚惧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宽心，有臣等引领。”太宗战战兢兢，相随二人，上得山岩，抬头观看。只见：

形多凸凹，势更崎岖。峻如蜀岭，高似庐岩。非阳世之名山，实阴司之险地。荆棘丛丛藏鬼怪，石崖磷磷隐邪魔。耳畔不闻兽鸟噪，眼前惟见鬼妖行。阴风飒飒，黑雾漫漫。阴风飒飒，是神兵口内哨来烟；黑雾漫漫，是鬼祟暗中喷出气。一望高低无景色，相看左右尽猖亡。那里山也有，峰也有，岭也有，洞也有，涧也有；只是山不生草，峰不插天，岭不行客，洞不纳云，涧不流水。岸前皆魍魉，岭下尽神魔。洞中收野鬼，涧底隐邪魂。山前山后，牛头马面乱喧呼；半掩半藏，饿鬼穷魂时对泣。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忙传信票；追魂的太尉，吆吆喝喝趱公文。急脚子，旋风滚滚；勾司人，黑雾纷纷。

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护，过了阴山。

前进，又历了许多衙门，一处处俱是悲声振耳，恶怪惊心。太宗又道：“此是何处？”判官道：“此是阴山背后‘一十八层地狱’。”太宗道：“是那十八层？”判官道：“你听我说：

吊筋狱、幽枉狱、火坑狱，寂寂寥寥，烦烦恼恼，尽皆是生前作下千般业，死后通来受罪名。酆都狱、拔舌狱、剥皮狱，哭哭啼啼，凄凄惨惨，只因不忠不孝伤天理，佛口蛇心堕此门。磨捱狱、碓捣狱、车崩狱，皮开肉绽，抹嘴咨牙，乃是瞒心昧己不公道，巧语花言暗损人。寒冰狱、脱壳狱、抽肠狱，垢面蓬头，愁眉皱眼，都是大斗小秤欺痴蠢，致使灾屯累自身。油锅狱、黑暗狱、刀山狱，战战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强暴欺良善，藏头缩颈苦伶仃。血池狱、阿鼻狱、秤杆狱、脱皮露骨，折臂断筋，也只为谋财害命，宰畜屠生，堕落千年难解释，沉沦永世不翻

身。一个个紧缚牢拴，绳缠索绑。差些赤发鬼、黑脸鬼，长枪短剑；牛头鬼、马面鬼，铁简铜锤。只打得皱眉苦面血淋淋，叫地叫天无救应。——正是人生却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太宗听说，心中惊惨。

进前又走不多时，见一伙鬼卒，各执幢幡，路旁跪下道："桥梁使者来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着太宗，从金桥而过。太宗又见那一边有一座银桥，桥上行几个忠孝贤良之辈，公平正大之人，亦有幢幡接引；那壁厢又有一桥，寒风滚滚，血浪滔滔，号泣之声不绝。太宗问道："那座桥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河桥。若到阳间，切须传记。那桥下都是些：

奔流浩浩之水，险峻窄窄之路。俨如匹练搭长江，却似火坑浮上界。阴气逼人寒透骨，腥风扑鼻味钻心。波翻浪滚，往来并没渡人船；赤脚蓬头，出入尽皆作业鬼。桥长数里，阔只三□□。高有百尺，深却千重。上无扶手栏杆，下有抢人恶怪。枷杻缠身，打上奈河险路。你看那桥边神将甚凶顽，河内孽魂真苦恼。桠杈树上，挂的是青红黄紫色丝衣；壁半崖前，蹲的是毁骂公婆淫泼妇。铜蛇铁狗任争餐，永堕奈河无出路。”

诗曰：

时闻鬼哭与神号，血水浑波万丈高。
无数牛头并马面，狰狞把守奈河桥。

正说间，那几个桥梁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惊惶，点头暗叹，默默悲伤，相随着判官、太尉，早过了奈河恶水，血盆苦界。前又到枉死城，只听哄哄人嚷，分明说"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来了！"太宗听叫，心惊胆战。见一伙拖腰折臂、有足无头的鬼魅，上前拦住，都叫道："还我命来！还我命来！"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尽是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陛下得些钱钞与他，我才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里得有钱钞？"判官道："陛下，阳间有一人，金银若干，在我这阴司里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约，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库，给散这些饿鬼，方得过去。"太宗问曰："此人是谁？"判官道："他是河南开封府人氏，姓相名良。他有十三库金银在此。陛下若借用过他的，到阳间还他便了。"太宗甚喜，情愿出名借用。遂立了文书与判官，借他金银一库，着太尉尽行给散。判官复吩咐道："这些金银，汝

等可均分用度，放你大唐爷爷过去。他的阳寿还早哩。我领了十王钧语，送他还魂，教他到阳间做一个‘水陆大会’，度汝等超生，再休生事。”众鬼闻言，得了金银，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摇动引魂幡，领太宗出离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阳大路，飘飘荡荡而去。毕竟不知从那条路出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诗曰：

百岁光阴似水流，一生事业等浮沤。
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头边雪片浮。
白蚁阵残方是幻，子规声切想回头。
古来阴□能延寿，善不求怜天自周。

却说唐太宗随着崔判官、朱太尉，自脱了冤家债主，前进多时，却来到“六道轮回”之所，又见那腾云的，身披霞帔；受箓的，腰挂金鱼；僧尼道俗，走兽飞禽，魑魅魍魉，滔滔都奔走那轮回之下，各进其道。唐王问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见性，是必记了，传与阳间人知。这唤做‘六道轮回’：行善的，升化仙道；尽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还生人道；积德的，转生富道；恶毒的，沉沦鬼道。”唐王听说，点头叹曰：

“善哉真善哉！作善果无灾！
善心常切切，善道大开开。
莫教兴恶念，是必少刁乘。
休言不报应，神鬼有安排。”

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贵道门”，拜呼唐王道：“陛下啊，此间乃出头之处，小判告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谢道：“有劳先生远踄。”判官道：“陛下到阳间，千万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凡百不善之处，俱可一一改过。普谕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唐王一一准奏，辞了崔判官，随着朱太尉，同入门来。那太尉见门里有一匹海骝马，鞍韂齐备，急请唐王上马，太尉左右扶持。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边，只见那水面上有一对金色鲤鱼

在河里翻波跳斗。唐王见了心喜，兜马贪看不舍。太尉道："陛下，趱动些，趁早赶时辰进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撮着脚，高呼道："还不走，等甚！"扑的一声，望那渭河推下马去，却就脱了阴司，径回阳世。

却说那唐朝驾下有徐茂功、秦叔宝、胡敬德、段志贤、马三宝、程咬金、高士廉、李世勣、房玄龄、杜如晦、萧瑀、傅奕、张道源、张士衡、王珪等两班文武，俱保着那东宫太子与皇后、嫔妃、宫娥、侍长，都在那白虎殿上举哀。一壁厢议传哀诏，要晓谕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时有魏征在旁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惊动州县，恐生不测。且再按候一日，我主必还魂也。"下边闪上许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谬。自古云：'泼水难收，人逝不返。'你怎么还说这等虚言，惑乱人心，是何道理！"魏征道："不瞒许先生说，下官自幼得授仙术，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

正讲处，只听得棺中连声大叫道："淹杀我耶！淹杀我耶！"唬得个文官武将心慌，皇后嫔妃胆战。一个个：

面如秋后黄桑叶，腰似春前嫩柳条。储君脚软，难扶丧杖尽哀仪；侍长魂飞，怎戴梁冠遵孝礼？嫔妃打跌，彩女欹斜：嫔妃打跌，却如狂风吹倒败芙蓉；彩女欹斜，好似骤雨冲歪娇菡萏。众臣悚惧，骨软筋麻。战战兢兢，痴痴症症。把一座白虎殿却像断梁桥；闹丧台就如倒塌寺。

此时众宫人走得精光，那个敢近灵扶柩。多亏了正直的徐茂功，理烈的魏丞相，有胆量的秦琼，忒猛撞的敬德，上前来扶着棺材，叫道："陛下有甚么放不下心处，说与我等，不要弄鬼，惊骇了眷族。"魏征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还魂也。快取器械来！"打开棺盖，果见太宗坐在里面。还叫"淹死我了！是谁救捞？"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苏醒莫怕，臣等都在此护驾哩。"唐王方才开眼道："朕适才好苦：躲过阴司恶鬼难，又遭水面丧身灾。"众臣道："陛下宽心勿惧，有甚水灾来？"唐王道："朕骑着马，正行至渭水河边，见双头鱼戏；被朱太尉欺心，将朕推下马来，跌落河中，几乎淹死。"魏征道："陛下鬼气尚未解。"急着太医院进安神定魄汤药，又安排粥膳。连服一二次，方才反本还原，知得人事。——计唐王死去，已三昼夜，复回阳间为君。诗曰：

万古江山几变更，历来数代败和成。
周秦汉晋多奇事，谁似唐王死复生？

当日天色已晚，众臣请王归寝，各各散讫。

次早，脱却孝衣，换了彩服，一个个红袍乌帽，一个个紫绶金章，在那

朝门外等候宣召。

却说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剂，连进了数次粥汤，被众臣扶入寝室，一夜稳睡，保养精神，直至天明方起，抖擞威仪，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顶冲天冠，穿一领赭黄袍。系一条蓝田碧玉带，踏一对创业无忧履。貌堂堂，赛过当朝；威烈烈，重兴今日。好一个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

唐王上金銮宝殿，聚集两班文武，山呼已毕，依品分班。只听得传旨道："有事出班来奏，无事退朝。"那东厢闪过徐茂功、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袁天罡、李淳风、许敬宗等；西厢闪过殷开山、刘洪基、马三宝、段志贤、程咬金、秦叔宝、胡敬德、薛仁贵等，一齐上前，在白玉阶前，俯伏启奏道："陛下前朝一梦，如何许久方觉？"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征书，朕觉神魂出殿，只见羽林军请朕出猎。正行时，人马无踪，又见那先君父王与先兄弟争嚷。正难解处，见一人乌帽皂袍，乃是判官崔珏，喝退先兄弟。朕将魏征书传递与他。正看时，又见青衣者，执幢幡，引朕入内，到森罗殿上，与十代阎王叙坐。他说那泾河龙诬告我许救转杀之事，是朕将前言陈具一遍。他说已三曹对过案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检看我的阳寿。时有崔判官传上簿子。阎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禄，才过得一十三年，还该我二十年阳寿，即着朱太尉、崔判官，送朕回来。朕与十王作别，允了送他瓜果谢恩。自出了森罗殿，见那阴司里，不忠不孝，非礼非义，作践五谷，明欺暗骗，大斗小秤，奸盗诈伪，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烧舂锉之苦，煎熬吊剥之刑，有千千万万，看之不足。又过着枉死城中，有无数的冤魂，尽都是六十四处烟尘的草寇，七十二处叛贼的魂灵，挡住了朕之来路。幸亏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儿的金银一库，买转鬼魂，方得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阳世，千万作一场'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孤魂，将此言叮咛分别。出了那'六道轮回'之下，有朱太尉请朕上马。飞也相似，行到渭水河边，我看见那水面上有双头鱼戏。正欢喜处，他将我撮着脚，推下水中，朕方得还魂也。"众臣闻此言，无不称贺，遂此编行传报，天下各府县官员，上表称庆不题。

却说太宗又传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狱中重犯。时有审官将刑部绞斩罪人，查有四百馀名呈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辞父母兄弟，托产与亲戚子侄，明年今日赴曹，仍领应得之罪。众犯谢恩而退。又出恤孤榜文，又查宫中老幼彩女共有三千人，出旨配军。自此，内外俱善。有诗为证，诗曰：

大国唐王恩德洪，道过尧舜万民丰。

死囚四百皆离狱，怨女三千放出宫。
天下多官称上寿，朝中众宰贺元龙。
善心一念天应佑，福荫应传十七宗。

太宗既放宫女，出死囚已毕；又出御制榜文，遍传天下。榜曰：

“乾坤浩大，日月照鉴分明；宇宙宽洪，天地不容奸党。使心用术，果报只在今生；善布浅求，获福休言后世。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万种强徒，怎似随缘节俭。心行慈善，何须努力看经？意欲损人，空读如来一藏！”

自此时，盖天下无一人不行善者。一壁厢又出招贤榜，招人进瓜果到阴司里去；一壁厢将宝藏库金银一库，差鄂国公胡敬德上河南开封府，访相良还债。榜张数日，有一赴命进瓜果的贤者，本是均州人。姓刘名全，家有万贯之资。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斋僧，刘全骂了他几句，说他不遵妇道，擅出闺门。李氏忍气不过，自缢而死。撇下一双儿女年幼，昼夜悲啼。刘全又不忍见，无奈，遂舍了性命，弃了家缘，撇了儿女，情愿以死进瓜，将皇榜揭了，来见唐王。王传旨意，教他去金亭馆里，头顶一对南瓜，袖带黄钱，口噙药物。

那刘全果服毒而死——一点魂灵，顶着瓜果，早到鬼门关上。把门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来此处？”刘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钦差，特进瓜果与十代阎王受用的。”那鬼使钦然接引。刘全径至森罗宝殿，见了阎王，将瓜果进上道：“奉唐王旨意，远进瓜果，以谢十王宽宥之恩。”阎王大喜道：“好一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遂此收了瓜果。便问那进瓜的人姓名，那方人氏。刘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姓刘名全。因妻李氏缢死，撇下儿女，无人看管，小人情愿舍家弃子，捐躯报国，特与我王进贡瓜果，谢众大王厚恩。”十王闻言，即命查勘刘全妻李氏。那鬼使速取来在森罗殿下，与刘全夫妻相会。诉罢前言，回谢十王恩宥。那阎王却检生死簿子看时，他夫妻们都有登仙之寿，急差鬼使送回。鬼使启上道：“李翠莲归阴日久，尸首无存，魂将何附？”阎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该促死；你可借他尸首，教他还魂去也。”那鬼使领命，即将刘全夫妻二人还魂。带定出了阴司，那阴风绕绕，径到了长安大国，将刘全的魂灵，推入金亭馆里；将翠莲的灵魂，带进皇宫内院。只见那玉英宫主，正在花阴下，徐步绿苔而行，被鬼使扑个满怀，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却将翠莲的魂灵，推入玉英身内。鬼使回转阴司不题。

却说宫院中的大小侍婢，见玉英跌死，急走金銮殿，报与三宫皇后道：

“宫主娘娘跌死也！”皇后大惊，随报太宗。太宗闻言，点头叹曰：“此事信有之也。朕曾问十代阎君：‘老幼安乎？’他道：‘俱安；但恐御妹寿促。’果中其言。”合宫人都来悲切，尽到花阴下看时，只见那宫主微微有气。唐王道：“莫哭！莫哭！休惊了他。”遂上前将御手扶起头来，叫道：“御妹苏醒苏醒。”那宫主忽的翻身，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太宗道：“御妹，是我等在此。”宫主抬头睁眼观看道：“你是谁人，敢来扯我？”太宗道：“是你皇兄、皇嫂。”宫主道：“我那里得个甚么皇兄、皇嫂！我娘家姓李，我的乳名唤做李翠莲；我丈夫姓刘名全。两口儿都是均州人氏。因为我三个月前，拔金钗在门首斋僧，我丈夫怪我擅出内门，不遵妇道，骂了我几句，是我气塞胸堂，将白绫带悬梁缢死，撇下一双儿女，昼夜悲啼。今因我丈夫被唐王钦差，赴阴司进瓜果，阎王怜悯，放我夫妻回来。他在前走。因我来迟，赶不上他，我绊了一跌。你等无礼！不知姓名，怎敢扯我！”太宗闻言，与众宫人道：“想是御妹跌昏了，胡说哩。”传旨教太医院进汤药，将玉英扶入宫中。

唐王当殿，忽有当驾官奏道：“万岁，今有进瓜果人刘全还魂，在朝门外等旨。”唐王大惊，急传旨，将刘全召进，俯伏丹墀。太宗问道：“进瓜果之事何如？”刘全道：“臣顶瓜果，径至鬼门关，引上森罗殿，见了那十代阎君，将瓜果奉上，备言我王殷勤致谢之意。阎君甚喜，多多拜上我王道：‘真是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唐王道：“你在阴司见些甚么来？”刘全道：“臣不曾远行，没见甚的，只闻得阎王问臣乡贯、姓名。臣将弃家舍子，因妻缢死，愿来进瓜之事，说了一遍。他急差鬼使，引过我妻，就在森罗殿下相会。一壁厢又检看死生文簿，说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寿，便差鬼使送回。臣在前走，我妻后行，幸得还魂。但不知妻投何所。”唐王惊问道：“那阎王可曾说你妻甚么？”刘全道：“阎王不曾说甚么，只听得鬼使说：‘李翠莲归阴日久，尸首无存。’阎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该促死，教翠莲即借玉英尸还魂去罢。’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家居何处，我还未曾得去找寻哩。”

唐王闻奏，满心欢喜，当对多官道：“朕别阎君，曾问宫中之事；他言老幼俱安，但恐御妹寿促。却才御妹玉英，花阴下跌死，朕急扶看，须臾苏醒，口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又问他详细，他说的话，与刘全一般。”魏征奏道：“御妹偶尔寿促，少苏醒即说此言，此是刘全妻借尸还魂之事。此事也有。可请宫主出来，看他有甚话说。”唐王道：“朕才命太医院去进药，不知何如。”便教妃嫔入宫去请。那宫主在里面乱嚷道：“我吃甚么药！这里那是我家！我家是清凉瓦屋，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花

狸狐哨的门扇！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正嚷处，只见四五个女官，两三个太监，扶着他，直至殿上。唐王道：“你可认得你丈夫么？”玉英道：“说那里话，我两个从小儿的结发夫妻，与他生男长女，怎的不认得？”唐王叫内官搀他下去。那宫主下了宝殿，直至白玉阶前，见了刘全，一把扯住道：“丈夫，你往那里去，就不等我一等！我跌了一跤，被那些没道理的人围住我嚷，这是怎的说！”那刘全听他说的话是妻之言，观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认。唐王道：“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见，捉生替死却难逢！”好一个有道的君王：即将御妹的妆奁、衣物、首饰，尽赏赐了刘全，就如陪嫁一般。又赐与他永免差徭的御旨，着他带领御妹回去。他夫妻两个，便在阶前谢了恩，欢欢喜喜还乡。有诗为证：

人生人死是前缘，短短长长各有年。
刘全进瓜回阳世，借尸还魂李翠莲。

他两个辞了君王，径来均州城里，见旧家业儿女俱好，两口儿宣扬善果不题。

却说那尉迟公将金银一库，上河南开封府访看相良，原来卖水为活，同妻张氏在门首贩卖乌盆瓦器营生，但赚得些钱儿，只以盘缠为足，其多少斋僧布施，买金银纸锭，记库焚烧，故有此善果臻身。阳世间是一条好善的穷汉，那世里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尉迟公将金银送上他门，唬得那相公、相婆魂飞魄散；又兼有本府官员，茅舍外车马骈集，那老两口子如痴如哑，跪在地下，只是磕头礼拜。尉迟公道：“老人家请起。我虽是个钦差官，却赍着我王的金银送来还你。”他战兢兢的答道：“小的没有甚么金银放债，如何敢受这不明之财？”尉迟公道：“我也访得你是个穷汉；只是你斋僧布施，尽其所用，就买办金银纸锭，烧记阴司，阴司里有你积下的钱钞。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还魂复生，曾在那阴司里借了你一库金银，今此照数送还与你。你可一一收下，等我好去回旨。”那相良两口儿只是朝天礼拜，那里敢受。道：“小的若受了这些金银，就死得快了。虽然是烧纸记库，此乃冥冥之事；况万岁爷爷那世里借了金银，有何凭据？我决不敢受。”尉迟公道：“陛下说，借你的东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证。你收下罢。”相良道：“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迟公见他苦苦推辞，只得具体差人启奏。太宗见了本，知相良不受金银。道：“此诚为善良长者！”即传旨教胡敬德将金银与他修理寺院，起盖生祠，请僧作善，就当还他一般。旨意到日，敬德望阙谢恩，宣旨众皆知之。遂将金银买到城里军民无碍的地基一段，周围有五十亩宽阔，在上兴工，起盖寺院，名“敕建相国寺”。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镌碑刻石，上写着“尉迟公监造”。即

今大相国寺是也。

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却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上长安做会。那消个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唐王传旨，着太史丞傅奕选举高僧，修建佛事。傅奕闻旨，即上疏止浮图，以言无佛。表曰：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

太宗闻言，遂将此表掷付群臣议之。

时有宰相萧瑀，出班俯囟奏曰：“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与萧瑀论辨，言礼本于事亲事君，而佛背亲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继体悖所亲；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子教，正所谓非孝者无亲。萧瑀但合掌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太宗召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问佛事营福，其应何如。二臣对曰：“佛在清净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禅师有赞幽远，历众供养而无不显；五祖投胎，达摩现像。自古以来，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毁，不可废。伏乞陛下圣鉴明裁。”太宗甚喜道：“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陈者，罪之。”遂着魏征与萧瑀、张道源，邀请诸佛，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坛主，设建道场。众皆顿首谢恩而退。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

次日，三位朝臣，聚众僧，在那山川坛里，逐一从头查选。内中选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你道他是谁人？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
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
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
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
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泱。
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
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长。
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
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

复谒当今受主恩，凌烟阁上贤名响。
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
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

当日对众举出玄奘法师。这个人自幼为僧，出娘胎，就持斋受戒。他外公见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一心不爱荣华，只喜修持寂灭。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无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当时三位引至御前，扬尘舞蹈。拜罢奏曰："臣瑀等，蒙圣旨，选得高僧一名陈玄奘。"太宗闻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学士陈光蕊之儿玄奘否？"江流儿叩头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举之不错。诚为有德行有禅心的和尚。朕赐你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玄奘顿首谢恩，受了大阐官爵。又赐五彩织金袈裟一件，毗卢帽一顶。教他用心再拜明僧，排次阇黎班首；书办旨意，前赴化生寺，择定吉日良时，开演经法。

玄奘再拜领旨而出，遂到化生寺里，聚集多僧，打造禅榻，装修功德，整理音乐。选得大小明僧共计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诸所佛前，物件皆齐，头头有次。选到本年九月初三日，黄道良辰，开启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国戚皇亲，俱至期赴会，拈香听讲。毕竟不知圣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二 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诗曰：

龙集贞观正十三，王宣大众把经谈。
道场开演无量法，云雾光乘大愿龛。
御敕垂恩修上刹，金蝉脱壳化西涵。
普施善果超沉没，秉教宣扬前后三。

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陈玄奘大阐法师，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长安城化生寺开演诸品妙经。那皇帝早朝已毕，帅文武多官，乘凤辇龙车，出离金銮宝殿，径上寺来拈香。怎见那銮驾？真个是：

一天瑞气，万道祥光。仁风轻淡荡，化日丽非常。千官环佩分前后，五卫旌旗列两旁。执金瓜，擎斧钺，双双对对；绛纱烛，御炉香，霭霭堂堂。龙飞凤舞，鹗荐鹰扬。圣明天子正，忠义大臣良。介福千年过舜禹，升平万代赛尧汤。又见那曲柄伞，滚龙袍，辉光相射；玉连环，彩凤扇，瑞霭飘扬。珠冠玉带，紫绶金章。护驾军千队，扶舆将两行。这皇帝沐浴虔诚尊敬佛，皈依善果喜拈香。

唐王大驾，早到寺前。吩咐住了音乐响器。下了车辇，引着多官，拜佛拈香。三匝已毕，抬头观看，果然好座道场。但见：

幢幡飘舞，宝盖飞辉：幢幡飘舞，凝空道道彩霞摇；宝盖飞辉，映日翩翩红电彻。世尊金象貌臻臻，罗汉玉容威烈烈。瓶插仙花，炉焚檀降：瓶插仙花，锦树辉辉漫宝刹；炉焚檀降，香云霭霭透清霄。时新果品砌朱盘，奇样糖酥堆彩案。高僧罗列诵真经，愿拔孤魂离苦难。

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参了罗汉。又见那大阐都纲陈玄奘法师

引众僧罗拜唐王。礼毕，分班各安禅位。法师献上济孤榜文与太宗看。榜曰：

“至德渺茫，禅宗寂灭。清净灵通，周流三界。千变万化，统摄阴阳。体用真常，无穷极矣。观彼孤魂，深宜哀愍。此奉太宗圣命：选集诸僧，参禅讲法。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普济苦海群生，脱免沉疴六趣。引归真路，普玩鸿蒙；动止无为，混成纯素。仗此良因，邀赏清都绛阙；乘吾胜会，脱离地狱凡笼。早登极乐任逍遥，来往西方随自在。”诗曰：

一炉永寿香，几卷超生箓。
无边妙法宣，无际天恩沐。
冤孽尽消除，孤魂皆出狱。
愿保我邦家，清平万咸福。

太宗看了，满心欢喜。对众僧道：“汝等秉立丹衷，切休怠慢佛事。待后功成完备，各各福有所归，朕当重赏，决不空劳。”那一千二百僧，一齐顿首称谢。当日三斋已毕，唐王驾回。待七日正会，复请拈香。时天色将晚，各官俱退。怎见得好晚？你看那：

万里长空淡落辉，归鸦数点下栖迟。
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

一宿晚景题过。次早，法师又升坐，聚众诵经不题。

却说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自领了如来佛旨，在长安城访察取经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实有德行者。忽闻得太宗宣扬善果，选举高僧，开建大会，又见得法师坛主，乃是江流儿和尚，正是极乐中降来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长老，菩萨十分欢喜，就将佛赐的宝贝，捧上长街，与木叉货卖。你道他是何宝贝？有一件锦襕异宝袈裟、九环锡杖。还有那金、紧、禁三个箍儿，密密藏收，以俟后用。只将袈裟、锡杖出卖。长安城里，有那选不中的愚僧，倒有几贯村钞。见菩萨变化个疥癞形容，身穿破衲，赤脚光头，将袈裟捧定，艳艳生光，他上前问道：“那癞和尚，你的袈裟要卖多少价钱？”菩萨道：“袈裟价值五千两，锡杖价值二千两。”那愚僧笑道：“这两个癞和尚是疯子！是傻子！这两件粗物，就卖得七千两银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长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不得这许多！拿了去！卖不成！”那菩萨更不争吵，与木叉往前又走。行勾多时，来到东华门前，正撞着宰相萧瑀散朝而回，众头踏喝开街道。那菩萨公然不避，当街上拿着袈裟，径迎着宰相。宰相勒马观看，见袈裟艳艳生光，着手下人问那卖袈裟的要价几何。菩萨道：“袈裟要五千两，锡杖要

二千两。”萧瑀道：“有何好处，值这般高价？”菩萨道：“袈裟有好处，有不好处；有要钱处，有不要钱处。”萧瑀道：“何为好？何为不好？”菩萨道：“着了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灾，便是好处；若贪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经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袈裟之面，这便是不好处。”又问道：“何为要钱，不要钱？”菩萨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宝，强买袈裟、锡杖，定要卖他七千两，这便是要钱；若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承受得起，我将袈裟、锡杖，情愿送他，与我结个善缘，这便是不要钱。”萧瑀闻言，倍添春色，知他是个好人。即便下马，与菩萨以礼相见。口称“大法长老，恕我萧瑀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满朝的文武，无不奉行。即今起建‘水陆大会’，这袈裟正好与大都阐陈玄奘法师穿用。我和你入朝见驾去来。”

菩萨欣然从之，拽转步，径进东华门里。黄门官转奏，蒙旨宣至宝殿。见萧瑀引着两个疥癞僧人，立于阶下，唐王问曰：“萧瑀来奏何事？”萧瑀俯伏阶前道：“臣出了东华门前，偶遇二僧，乃卖袈裟与锡杖者。臣思法师玄奘可着此服，故领僧人启见。”太宗大喜，便问那袈裟价值几何。菩萨与木叉侍立阶下，更不行礼，因问袈裟之价，答道：“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太宗道：“那袈裟有何好处，就值许多？”菩萨道：

“这袈裟，龙披一缕，免大鹏吞噬之灾；鹤挂一丝，得超凡入圣之妙。但坐处，有万神朝礼；凡举动，有七佛随身。

这袈裟是冰蚕造练抽丝，巧匠翻腾为线。仙娥织就，神女机成，方方簇幅绣花缝，片片相帮堆锦箣。玲珑散碎斗妆花。色亮飘光喷宝艳。穿上满身红雾绕，脱来一段彩云飞。三天门外透玄光，五岳山前生宝气。重重嵌就西番莲，灼灼悬珠星斗象。四角上有夜明珠，攒顶间一颗祖母绿。虽无全照原本体，也有生光八宝攒。

这袈裟，闲时折迭，遇圣才穿。闲时折迭，千层包裹透虹霓；遇圣才穿，惊动诸天神鬼怕。上边有如意珠、摩尼珠、辟尘珠、定风珠；又有那红玛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偷月沁白，与日争红。条条仙气盈空，朵朵祥光捧圣：条条仙气盈空，照彻了天关；朵朵祥光捧圣，影遍了世界。照山川，惊虎豹；影海岛，动鱼龙。沿边两道销金锁，叩领连环白玉琮。诗曰：

三宝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尽评论。
明心解养人天法，见性能传智慧灯。

护体庄严金世界，身心清净玉壶冰。

自从佛制袈裟后，万劫谁能敢断僧？”

唐王在那宝殿上闻言，十分欢喜。又问：“那和尚，九环杖有甚好处？”菩萨道：“我这锡杖，是那：

铜镶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驻颜。

入手厌看青骨瘦，下山轻带白云还。

摩呵五祖游天阙，罗卜寻娘破地关。

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

唐王闻言，即命展开袈裟，从头细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长老，实不瞒你。朕今大开善教，广种福田，见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经法。内中有一个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买你这两件宝物，赐他受用。你端的要价几何？”菩萨闻言，与木叉合掌皈依，道声佛号，躬身上启道：“既有德行，贫僧情愿送他，决不要钱。”说罢，抽身便走。唐王急着萧瑀扯住，欠身立于殿上，问曰：“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你见朕要买，就不要钱，敢是说朕心倚恃君位，强要你的物件？——更无此理。朕照你原价奉偿，却不可推避。”菩萨起手道：“贫僧有愿在前，原说果有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不要钱，愿送与他。今见陛下明德止善，敬我佛门，况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上，决不要钱。贫僧愿留下此物告回。”唐王见他这等勤恳，甚喜。随命光禄寺，大排素宴酬谢。菩萨又坚辞不受，畅然而去。依旧望都土地庙中，隐避不题。

却说太宗设午朝，着魏征赍旨，宣玄奘入朝。那法师正聚众登坛，讽经诵偈，一闻有旨，随下坛整衣，与魏征同往见驾。太宗道：“求证善事，有劳法师，无物酬谢。早间萧瑀迎着二僧，愿送锦襕异宝袈裟一件，九环锡杖一条。今特召法师领去受用。”玄奘叩头谢恩。太宗道：“法师如不弃，可穿上与朕看看。”长老遂将袈裟抖开，披在身上，手持锡杖，侍立阶前。君臣个个欣然。诚为如来佛子。你看他：

凛凛威颜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

辉光艳艳满乾坤，结彩纷纷凝宇宙。

朗朗明珠上下排，层层金线穿前后。

兜罗四面锦沿边，万样稀奇铺绮绣。

八宝妆花缚钮丝，金环束领攀绒扣。

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

玄奘法师大有缘，现前此物堪承受。

浑如极乐活阿罗，赛过西方真觉秀。

锡杖叮㽃斗九环，毗卢帽映多丰厚。

诚为佛子不虚传，胜似菩提无诈谬。

当时文武阶前喝采，太宗喜之不胜。即着法师穿了袈裟，持了宝杖；又赐两队仪从，着多官送出朝门，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里去，就如中状元夸官的一般。这去玄奘再拜谢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轰轰，摇摇摆摆。你看那长安城里，行商坐贾、公子王孙、墨客文人、大男小女，无不争看夸奖，俱道："好个法师！真是个活罗汉下降，活菩萨临凡。"玄奘直至寺里，僧人下榻来迎。一见他披此袈裟，执此锡杖，都道是地藏王来了，各各归依，侍于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礼佛，又对众感述圣恩已毕，各归禅座。又不觉红轮西坠。正是那：

日落烟迷草树，帝都钟鼓初鸣。叮叮三响断人行，前后街前寂静。上刹辉煌灯火，孤村冷落无声。禅僧入定理残经，正好炼魔养性。

光阴拈指，却当七日正会。玄奘又具表，请唐王拈香。此时善声遍满天下。太宗即排驾，率文武多官，后妃国戚，早赴寺里。那一城人，无论大小尊卑，俱旨寺听讲。当有菩萨与木叉道："今日是水陆正会，以一七继七七，可矣了。我和你杂在众人丛中，一则看他那会何如，二则看金蝉子可有福穿我的宝贝，三则也听他讲的是那一门经法。"两人随投寺里。正是有缘得遇旧相识，般若还归本道场。入到寺里观看，真个是天朝大国，果胜裟婆；赛过祇园舍卫，也不亚上刹招提。那一派仙音响亮，佛号喧哗，这菩萨直至多宝台边，果然是明智金蝉之相。诗曰：

万象澄明绝点埃，大典玄奘坐高台。

超生孤魂暗中到，听法高流市上来。

施物应机心路远，出生随意藏门开。

对看讲出无量法，老幼人人放喜怀。

又诗曰：

因游法界讲堂中，逢见相知不俗同。

尽说目前千万事，又谈尘劫许多功。

法云容曳舒群岳，教网张罗满太空。

检点人生归善念，纷纷天雨落花红。

那法师在台上，念一会《受生度亡经》，谈一会《安邦天宝篆》，又宣一会《劝修功卷》。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正讲处，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师正讲谈妙法，被两个疥癞游僧，扯下来乱说胡话。"王令擒来，只见许多人将二僧推拥进后法堂。见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问我何事？"唐王却认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菩萨道："正是。"太宗道："你既来此处听讲，只该吃些斋便了，为何与我法师乱讲，扰乱经堂，误我佛事？"菩萨道："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太宗正色喜问道："你那大乘佛法，在于何处？"菩萨道："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太宗道："你可记得么？"菩萨道："我记得。"太宗大喜道："教法师引去，请上台开讲。"

那菩萨带了木叉，飞上高台，遂踏祥云，直至九霄，现出救苦原身，托了净瓶杨柳。左边是木叉惠岸，执着棍，抖擞精神。喜的个唐王朝天礼拜，众文武跪地焚香。满寺中僧尼道俗，士人工贾，无一人不拜祷道："好菩萨！好菩萨！"有调为证。但见那：

瑞霭散缤纷，祥光护法身。九霄华汉里，现出女真人。那菩萨，头上戴一顶——金叶纽，翠花铺，放金光，生锐气的垂珠缨络；身上穿一领——淡淡色，浅浅妆，盘金龙，飞彩凤的结素蓝袍；胸前挂一面——对月明，舞清风，杂宝珠，攒翠玉的砌香环珮；腰间系一条——冰蚕丝，织金边，登彩云，促瑶海的锦绣绒裙；面前又领一个——飞东洋，游普世，感恩行孝，黄毛红嘴白鹦哥；手内托着一个——施恩济世的宝瓶，瓶内插着一枝——洒青霄，撒大恶，扫开残雾垂杨柳。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三天许出入，这才是救苦救难观世音。

喜的个唐太宗，忘了江山；爱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礼；盖众多人，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太宗即传旨，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萨真像。旨意一声，选

出个图神写圣远见高明的吴道子。此人即后图功臣于凌烟阁者，当时展开妙笔，图写真形。那菩萨祥云渐远，霎时间不见了金光。只见那半空中，滴溜溜落下一张简贴，上有几句颂子，写得明白。颂曰：

“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
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
此经回上国，能超鬼出群。
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太宗见了颂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诚，重修善果。”众官无不遵依。

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銮，待选良利日辰，发牒出行，遂此驾回各散。

玄奘亦回洪福寺里。那本寺多僧与几个徒弟，早闻取经之事，都来相见。因问：“发誓愿上西天，实否？”玄奘道：“是实。”他徒弟道：“师父啊，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玄奘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又道：“徒弟们，我去之后，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不然，断不回矣。”众徒将此言切切而记。

次早，太宗设朝，聚集文武，写了取经文牒，用了通行宝印。有钦天监奏曰：“今日是人专吉星，堪宜出行远路。”唐王大喜。又见黄门官奏道：“御弟法师朝门外候旨。”随即宣上宝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这是通关文牒。朕又有一个紫金钵盂，送你途中化斋而用。再选两个长行的从者，又银𫘝的马一匹，送为远行脚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谢了恩，领了物事，更无留滞之意。唐王排驾，与多官同送至关外，只见那洪福寺僧与诸徒将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关外相等。唐王见了，先教收拾行囊、马匹，

然后着官人执壶酌酒。太宗举爵，又问曰：“御弟雅号甚称？”玄奘道：“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取号，号作‘三藏’何如？”玄奘又谢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头一戒，贫僧自为人，不会饮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饮此一杯，以尽朕奉饯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饮，只见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啊，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三藏方悟捻土之意，复谢恩饮尽，辞谢出关而去。唐王驾回。毕竟不知此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诗曰：

大有唐王降敕封，钦差玄奘问禅宗。
坚心磨琢寻龙穴，着意修持上鹫峰。
边界远游多少国，云山前度万千重。
自今别驾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

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门寺。本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馀人，两边罗列，接至里面，相见献茶。茶罢进斋。斋后不觉天晚。正是那：

影动星河近，月明无点尘。
雁声鸣远汉，砧韵响西邻。
归鸟栖枯树，禅僧讲梵音。
蒲团一榻上，坐到夜将分。

众僧们灯下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有的说水远山高，有的说路多虎豹；有的说峻岭陡崖难度，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合掌请问道："法师指心点头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设下洪誓大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众僧闻得此言，人人称美，个个宣扬，都叫一声"忠心赤胆大阐法师！"夸赞不尽，请师入榻安寐。

早又是竹敲残月落，鸡唱晓云生。那众僧起来，收拾茶水早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礼拜，道："弟子陈玄奘，前往西天取经，但肉眼愚迷，不识活佛真形。今愿立誓：路中逢庙烧香，遇佛拜佛，遇塔扫塔。但愿

我佛慈悲，早现丈六金身，赐真经，留传东土。”祝罢，回方丈进斋。斋毕，那二从者整顿了鞍马，促趱行程。三藏出了山门，辞别众僧。众僧不忍分别，直送有十里之遥，噙泪而返。三藏遂直西前进。正是那季秋天气。但见：

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杨红叶坠。路途烟雨故人稀，黄菊丽，山骨细，水寒荷破人憔悴。　　白□红蓼霜天雪，落霞孤鹜长空坠。依稀黯淡野云飞，玄鸟去，宾鸿至，嘹嘹呖呖声宵碎。

师徒们行了数日，到了巩州城。早有巩州合属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两三日，又至河州卫。此乃是大唐的山河边界。早有镇边的总兵与本处僧道，闻得是钦差御弟法师，上西方见佛，无不恭敬；接至里面供给了，着僧纲请往福原寺安歇。本寺僧人，一一参见，安排晚斋。斋毕，吩咐二从者饱喂马匹，天不明就行。及鸡方鸣，随唤从者，却又惊动寺僧，整治茶汤斋供。斋罢，出离边界。

这长老心忙，太起早了。原来此时秋深时节，鸡鸣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气。一行三人，连马四口，迎着清霜，看着明月，行有数十里远近，见一山岭，只得拨草寻路，说不尽崎岖难走，又恐怕错了路径。正疑思之间，忽然失足，三人连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藏心慌，从者胆战。却才悚惧，又闻得里面哮吼高呼，叫：“拿将来！拿将来！”只见狂风滚滚，拥出五六十个妖邪，将三藏、从者揪了上去。这法师战战兢兢的，偷眼观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凶恶。真个是：

雄威身凛凛，猛气貌堂堂。
电目飞光艳，雷声振四方。
锯牙舒口外，凿齿露腮旁。
锦锈围身体，文斑裹脊梁。
钢须稀见肉，钩爪利如霜。
东海黄公惧，南山白额王。

唬得了三藏魂飞魄散，二从者骨软筋麻。魔王喝令绑了，众妖一齐将三人用绳索绑缚。正要安排吞食，只听得外面喧哗，有人来报：“熊山君与特处士二位来也。”三藏闻言，抬头观看，前走的是一条黑汉。你道他是怎生模样：

雄豪多胆量，轻健夯身躯。
涉水惟凶力，跑林逞怒威。
向来符吉梦，今独露英姿。
绿树能攀折，知寒善谕时。

准灵惟显处，故此号山君。

又见那后边来的是一条胖汉。你道怎生模样：

嵯峨双角冠，端肃耸肩背。

性服青衣稳，蹄步多迟滞。

宗名父作牯，原号母称牸。

能为田者功，因名特处士。

这两个摇摇摆摆，走入里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寅将军，一向得意，可贺！可贺！"特处士道："寅将军丰姿胜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连日如何？"山君道："惟守素耳。"处士道："惟随时耳。"三个叙罢，各坐谈笑。

只见那从者绑得痛切悲啼。那黑汉道："此三者何来？"魔王道："自送上门来者。"处士笑云："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尽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魔王领诺，即呼左右，将二从者剖腹剜心，剁碎其尸。将首级与心肝奉献二客，将四肢自食，其馀骨肉，分给各妖。只听得啯啅之声，真似虎啖羊羔。霎时食尽。把一个长老，几乎唬死。这才是初出长安第一场苦难。

正怆慌之间，渐渐的东方发白，那二怪至天晓方散。俱道："今日厚扰，容日竭诚奉酬。"方一拥而退。不一时，红日高升。三藏昏昏沉沉，也辨不得东西南北。正在那不得命处，忽然见一老叟，手持拄杖而来。走上前，用手一拂，绳索皆断。对面吹了一口气，三藏方苏。跪拜于地道："多谢老公公！搭救贫僧性命！"老叟答礼道："你起来。你可曾疏失了甚么东西？"三藏道："贫僧的从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马匹在于何处？"老叟用杖指定道："那厢不是一匹马，两个包袱？"三藏回头看时，果是他的物件，并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问老叟曰："老公公，此处是甚所在？公公何由在此？"老叟道："此是双叉岭，乃虎狼巢穴处。你为何堕此？"三藏道："贫僧鸡鸣时出河州卫界，不料起得早了，冒霜拨露，忽失落此地。见一魔王，凶顽太甚。将贫僧与二从者绑了。又见一条黑汉，称熊山君；一条胖汉，称是特处士；走进来，称那魔王是寅将军。他三个把我二从者吃了，天光才散。不想我是那里有这大缘大分，感得老公公来此救我？"老叟道："处士者是个野牛精。山君者是个熊罴精。寅将军者是个老虎精。左右妖邪，尽都是山精树鬼，怪兽苍狼。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吃不得你。你跟我来，引你上路。"三藏不胜感激，将包袱捎在马上，牵著缰绳，相随老叟径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却

将马拴在道旁草头上，转身拜谢那公公，那公公遂化作一阵清风，跨一只朱顶白鹤，腾空而去。只见风飘飘遗下一张简贴，书上四句颂子。颂子云：

“吾乃西天太白星，特来搭救汝生灵。

前行自有神徒助，莫为艰难报怨经。”

三藏看了，对天礼拜道：“多谢金星，度脱此难。”拜毕，牵了马匹，独自个孤孤凄凄，往前苦进。这岭上，真个是：

寒飒飒雨林风，响潺潺涧下水。香馥馥野花开，密丛丛乱石磊。闹嚷嚷鹿与猿，一队队獐和麂。喧杂杂鸟声多，静悄悄人事靡。那长老，战兢兢心不宁；这马儿，力怯怯蹄难举。

三藏舍身拚命。上了那峻岭之间。行经半日，更不见个人烟村舍。一则腹中饥了，二则路又不平。正在危急之际，只见前面有两只猛虎咆哮，后边有几条长蛇盘绕。左有毒虫，右有怪兽。三藏孤身无策，只得放下身心，听天所命。又无奈那马腰软蹄弯，便屎俱下，伏倒在地，打又打不起，牵又牵不动。苦得个法师衬身无地，真个有万分凄楚，已自分必死，莫可奈何。却说他虽有灾迍，却有救应。正在那个得命处，忽然见毒虫奔走，妖兽飞逃；猛虎潜踪，长蛇隐迹。三藏抬头看时，只见一人，手执钢叉，腰悬弓箭，自那山坡前转出，果然是一条好汉。你看他：

头上戴一顶，艾叶花斑豹皮帽；身上穿一领，羊绒织锦叵罗衣；腰间束一条狮蛮带，脚下躧一对麂皮靴。环眼圆睛如吊客，圈须乱扰似河奎。悬一囊毒药弓矢，拿一杆点钢大叉。雷声震破山虫胆，勇猛惊残野雉魂。

三藏见他来得渐近，跪在路旁，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大王救命！”那条汉到边前，放下钢叉，用手搀起道：“长老休怕。我不是歹人，我是这山中的猎户，姓刘名伯钦，绰号镇山太保。我才自来，要寻两只山虫食用，不期遇著你，多有冲撞。”三藏道：“贫僧是大唐驾下钦差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适间来到此处，遇著些狼虎蛇虫，四边围绕，不能前进。忽见太保来，众兽皆走，救了贫僧性命，多谢，多谢！”伯钦道：“我在这里住人，专倚打些狼虎为生，捉些蛇虫过活，故此众兽怕我走了。你既是唐朝来的，与我都是乡里。此间还是大唐的地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我和你同食皇王的水土，诚然是一国之人，你休怕，跟我来。到我舍下歇马，明朝我送你上路。”三藏闻言，满心欢喜。谢了伯钦，牵马随行。

过了山坡，又听得呼呼风响。伯钦道：“长老休走，坐在此间。风响处，

是个山猫来了。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三藏见说，又胆战心惊，不敢举步。那太保执了钢叉，拽开步，迎将上去。只见一只斑斓虎，对面撞见。他看见伯钦，急回头就走。这太保霹雳一声，咄道：“那业畜！那里走！”那虎见赶得急，转身轮爪扑来。这太保三股叉举手迎敌，唬得个三藏软瘫在草地。这和尚自出娘肚皮，那曾见这样凶险的勾当？太保与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果是一场好斗。但见：

怒气纷纷，狂风滚滚：怒气纷纷，太保冲冠多膂力；狂风滚滚，斑彪逞势喷红尘。那一个张牙舞爪，这一个转步回身。三股叉擎天幌日，千花尾扰雾飞云。这一个当胸乱刺，那一个劈面来吞。闪过的再生人道，撞着的定见阎君。只听得那斑彪哮吼，太保声哏。斑彪哮吼，振裂山川惊鸟兽；太保声哏，喝开天府现星辰。那一个金睛怒出，这一个壮胆生嗔。可爱镇山刘太保，堪夸据地兽之君。人虎贪生争胜负，些儿有慢丧三魂。

他两个斗了有一个时辰，只见那虎爪慢腰松，被太保举叉平胸刺倒，可怜啊，钢叉尖穿透心肝，霎时间血流满地。揪著耳躲，拖上路来，好男子！气不连喘，面不改色，对三藏道：“造化，造化！这只山猫，彀长老食用几日。”三藏夸赞不尽，道：“太保真山神也！”伯钦道：“有何本事，敢劳过奖？这个是长老的洪福。去来！赶早儿剥了皮，煮些肉，管待你也。”他一只手执著叉，一只手拖着虎，在前引路。三藏牵着马，随后而行。迤逦行过山坡，忽见一座山庄。那门前真个是：

参天古树，漫路荒藤。万壑风尘冷，千崖气象奇。一径野花香袭体，数竿幽竹绿依依。草门楼，篱笆院，堪描堪画；石板桥，白土壁，真乐真稀。秋容萧索，爽气孤高。道傍黄叶落，岭上白云飘。疏林内山禽聒聒，庄门外细犬嘹嘹。

伯钦到了门首，将死虎掷下，叫：“小的们何在？”只见走出三四个家僮，都是怪形恶相之类，上前拖拖拉拉，把只虎扛将进去。伯钦吩咐教：“赶早剥了皮，安排将来待客。”复回头迎接三藏进内。彼此相见。

三藏又拜谢伯钦厚恩怜悯救命。伯钦道：“同乡之人，何劳致谢。”

坐定茶罢，有一老妪，领着一个媳妇，对三藏进礼。伯钦道：“此是家母、山妻。”三藏道：“请令堂上坐，贫僧奉拜。”老妪道：“长老远客，各请自珍，不劳拜罢。”伯钦道：“母亲呵，他是唐王驾下，差往西天见佛求经者。适间在岭头上遇着孩儿，孩儿念一国之人，请他来家歇马，明日送他上路。”老妪闻言，十分欢喜道：“好，好，好！就是请他，不得这般恰好。明日你父亲周

忌，就浼长老做些好事，念卷经文，到后日送他去罢。”这刘伯钦，虽是一个杀虎手，镇山的太保，他却有些孝顺之心。闻得母言，就要安排香纸，留住三藏。

说话间，不觉的天色将晚。小的们排开桌凳，拿几盘烂熟虎肉，热腾腾的放在上面。伯钦请三藏权用，再另办饭。三藏合掌当胸道：“善哉！贫僧不瞒太保说，自出娘胎，就做和尚，更不晓得吃荤。”伯钦闻得此说，沉吟了半晌道：“长老，寒家历代以来，不晓得吃素；就是有些竹笋，采些木耳，寻些干菜，做些豆腐，也都是獐鹿虎豹的油煎，却无甚素处。有两眼锅灶，也都是油腻透了，这等奈何？反是我请长老的不是。”三藏道：“太保不必多心，请自受用。我贫僧就是三五日不吃饭，也可忍饿，只是不敢破了斋戒。”伯钦道：“倘或饿死，却如之何？”三藏道：“感得太保天恩，搭救出虎狼丛里，就是饿死，也强如喂虎。”伯钦的母亲闻说，叫道：“孩儿不要与长老闲讲，我自有素物，可以管待。”伯钦道：“素物何来？”母亲道：“你莫管我，我自有素的。”叫媳妇将小锅取下，着火烧了油腻，刷了又刷，洗了又洗，却仍安在灶上，先烧半锅滚水，别用；却又将些山地榆叶子，着水煎作茶汤；然后将些黄粱粟米，煮起饭来；又把些干菜煮熟；盛了两碗，拿出来铺在桌上。老母对着三藏道：“长老请斋。这是老身与儿妇，亲自动手整理的些极洁极净的茶饭。”三藏下来谢了，方才上坐。那伯钦另设一处，铺排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点剁鹿肉干巴，满盘满碗的，陪着三藏吃斋。方坐下，心欲举箸，只见三藏合掌诵经，唬得个伯钦不敢动箸，急起身立在旁边。三藏念不数句，却教“请斋”。伯钦道：“你是个念短头经的和尚？”三藏道：“此非是经，乃是一卷揭斋之咒。”伯钦道：“你们出家人，偏有许多计较，吃饭便也念诵念诵。”

吃了斋饭，收了盘碗，渐渐天晚，伯钦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后边走走。穿过夹道，有一座草亭。推开门，入到里面，只见那四壁上挂几张强弓硬弩，插几壶箭；过梁上搭两块血腥的虎皮；墙根头插着许多枪刀叉棒；正中间设两张坐器。伯钦请三藏坐坐。三藏见这般凶险腌脏，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后再行，是一座大园子，却看不尽那丛丛菊蕊堆黄，树树枫杨挂赤。又见呼的一声，跑出十来只肥鹿，一大阵黄獐，见了人，呢呢痴痴，更不恐惧。三藏道：“这獐鹿想是太保养家了的？”伯钦道：“似你那长安城中人家，有钱的集财宝，有庄的集聚稻粮；似我们这打猎的，只得聚养些野兽，备天阴耳。”他两个说话闲行，不觉黄昏，复转前宅安歇。

次早，那合家老小都起来，就整素斋，管待长老，请开启念经。这长老净了手，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拜了家堂，三藏方敲响木鱼，先念了净口业的真言，又念了净身心的神咒，然后开《度亡经》一卷。诵毕，伯钦又请写荐亡疏一道，再开念《金刚经》、《观音经》。一一朗音高诵。诵毕，吃了午斋。又念《法华经》、《弥陀经》。各诵几卷，又念一卷《孔雀经》，及谈苾□洗业的故事。早又天晚。献过了种种香火，化了众神纸马，烧了荐亡文疏，佛事已毕，又各安寝。

却说那伯钦的父亲之灵，超荐得脱沉沦，鬼魂儿早来到东家宅内，托一梦与合宅长幼道："我在阴司里苦难难脱，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圣僧，念了经卷，消了我的罪业，阎王差人送我上中华富地，长者人家托生去了。你们可好生谢送长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去也。"这才是：万法庄严端有意，荐亡离苦出沉沦。

那合家儿梦醒，又早太阳东上。伯钦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梦见公公来家，说他在阴司苦难难脱，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圣僧念了经卷，消了他的罪业，阎王差人送他上中华富地长者人家托生去，教我们好生谢那长老，不得怠慢。他说罢，径出门，徉徜去了。我们叫他不应，留他不住，醒来却是一梦。"伯钦道："我也是那等一梦，与你一般。我们起去对母亲说去。"他两口子正欲去说，只见老母叫道："伯钦孩儿，你来，我与你说话。"二人至前，老母坐在床上道："儿呵，我今夜得了个喜梦，梦见你父亲来家，说多亏了长老超度，已消了罪业，上中华富地长者家去托生。"夫妻们俱呵呵大笑道："我与媳妇皆有此梦，正来告禀，不期母亲呼唤，也是此梦。"

遂叫一家大小起来，安排谢意，替他收拾马匹，都至前拜谢道："多谢长老超荐我亡父脱难超生，报答不尽！"三藏道："贫僧有何能处，敢劳致谢？"伯钦把三口儿的梦话，对三藏陈诉一遍，三藏也喜。早供给了素斋，又具白银一两为谢。三藏分文不受。一家儿又恳恳拜央，三藏毕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发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爱。"伯钦与母妻无奈，急做了些粗面烧饼干粮，叫伯钦远送。三藏欢喜收纳。太保领了母命，又唤两三个家僮，各带捕猎的器械，同上大路。看不尽那山中野景，岭上风光。

行经半日，只见对面处，有一座大山，真个是高接青霄，崔巍险峻。三藏不一时，到了边前。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钦回身，立于路下道："长老，你自前进，我却告回。"三藏闻言，滚鞍下马道："千万敢劳太保再送一程！"伯钦道："长老不知。此山唤做两界山。东半边属我大

唐所管，西半边乃是鞑靼的地界。那厢狼虎，不伏我降，我却也不能过界，你自去罢。”三藏心惊，轮开手，牵衣执袂，滴泪难分。正在那叮咛拜别之际，只听得山脚下叫喊如雷道：“我师父来也！我师父来也！”唬得个三藏痴呆，伯钦打挣。毕竟不知是甚人叫喊，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诗曰：

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
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如法身佛。
法身佛，没模样，一颗圆光涵万象。
无体之体即具体，无相之相即实相。
非色非空非不空，不来不向不回向。
无异无同无有无，难舍难取难听望。
内外灵光到处同，一佛国在一沙中。
一粒沙含大千界，一个身心万法同。
知之须会无心诀，不染不滞为净业。
善恶千端无所为，便是南无释迦叶。

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又闻得叫声"师父来也"。众家僮道："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问："是甚么老猿？"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人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这叫必定是他。长老莫怕。我们下山去看来。"三藏只得依从，牵马下山。行不数里，只见那石匣之间，果有一猴，露着头，伸着手，乱招手道："师父，你怎么此时才来？来得好，来得好！救我出来，我保你上西天去也！"这长老近前细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样：

尖嘴缩腮，金睛火眼。头上堆苔藓，耳中生薜萝。鬓边少发多青草，颔下无须有绿莎。眉间土，鼻凹泥，十分狼狈；指头粗，手掌厚，尘垢

馀多。还喜得眼睛转动，喉舌声和。语言虽利便，身体莫能那。正是五百年前孙大圣，今朝难满脱天罗。

刘太保诚然胆大，走上前来，与他拔去了鬓边草，颔下莎，问道："你有甚么说话？"那猴道："我没话说，教那个师父上来，我问他一问。"三藏道："你问我甚么？"那猴道："你可是东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经去的么？"三藏道："我正是，你问怎么？"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诳上之罪，被佛祖压于此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归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

三藏闻言，满心欢喜道："你虽有此善心，又蒙菩萨教诲，愿入沙门，只是我又没斧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来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来？"那猴道："这山顶上有我佛如来的金字压帖。你只上山去将帖儿揭起，我就出来了。"三藏依言，回头央浼刘伯钦道："太保啊，我与你上山走一遭。"伯钦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决不敢虚谬！"

伯钦只得呼唤家僮，牵了马匹。他却扶着三藏，复上高山。攀藤附葛，只行到那极巅之处，果然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有块四方大石，石上帖着一封皮，却是"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头，看着金字，拜了几拜，望西祷祝道："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求经，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同证灵山；若无徒弟之分，此辈是个凶顽怪物，哄赚弟子，不成吉庆，便揭不得起。"祝罢又拜。拜毕，上前将六个金字，轻轻揭下。只闻得一阵香风，劈手把"压贴儿"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监押大圣者。今日他的难满，吾等回见如来，缴此封皮去也。"吓得个三藏与伯钦一行人，望空礼拜。径下高山，又至石匣边，对那猴道："揭了压帖矣，你出来么。"那猴欢喜，叫道："师父，你请走开些，我好出来。莫惊了你。"

伯钦听说，领着三藏，一行人回东即走。走了五七里远近，又听得那猴高叫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许远，下了山，只闻得一声响亮，真个是地裂山崩。众人尽皆悚惧。只见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马前，赤淋淋跪下，道声"师父，我出来也！"对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与伯钦唱个大喏道："有劳大哥送我师父，又承大哥替我脸上薅草。"谢毕，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马匹。那马见了他，腰软蹄矬，战兢兢的立站不住。盖因那猴原是弼马温，在天上

看养龙马的，有些法则，故此凡马见他害怕。

三藏见他意思，实有好心，真个像沙门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啊，你姓甚么？"猴王道："我姓孙。"三藏道："我与你起个法名，却好呼唤。"猴王道："不劳师父盛意，我原有个法名，叫做孙悟空。"三藏欢喜道："也正合我们的宗派。你这个模样，就像那小头陀一般，我再与你起个混名，称为行者，好么？"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时又称为孙行者。

那伯钦见孙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却转身对三藏唱个喏道："长老，你幸此间收得个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我却告回。"三藏躬身作礼相谢道："多有拖步，感激不胜。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荆夫人，贫僧在府多扰，容回时踵谢。"伯钦回礼，遂此两下分别。

却说那孙行者请三藏上马，他在前边，背着行李，赤条条，拐步而行。不多时，过了两界山，忽然见一只猛虎，咆哮剪尾而来。三藏在马上惊心。行者在路旁欢喜道："师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与我的。"放下行李，耳躲里拔出一个针儿，迎着风，幌一幌，原来是个碗来粗细一条铁棒。他拿在手中，笑道："这宝贝，五百馀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出来挣件衣服儿穿穿。"你看他拽开步，迎着猛虎，道声："业畜！那里去！"那只虎蹲着身，伏在尘埃，动也不敢动动。却被他照头一棒，就打的脑浆迸万点桃红，牙齿喷几珠玉块，唬得那陈玄奘滚鞍落马，咬指道声："天那！天那！刘太保前日打的斑斓虎，还与他斗了半日；今日孙悟空不用争持，把这虎一棒打得稀烂，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行者拖将虎来道："师父略坐一坐，等我脱下他的衣服来，穿了走路。"三藏道："他那里有甚衣服？"行者道："师父莫管我，我自有处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把牛耳尖刀，从那虎腹上挑开皮，往下一剥，剥下个囫囵皮来；剁去了爪甲，割下头来，割个四四方方一块虎皮，提起来，量了一量道："阔了些儿。一幅可作两幅。"拿过刀来，又裁为两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围在腰间，路旁揪了一条葛藤，紧紧束定，遮了下体道："师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针线，再缝不迟。"他把条铁棒，捻一捻，依旧像个针儿，收在耳里，背着行李，请师父上马。

两个前进，长老在马上问道："悟空，你才打虎的铁棒，如何不见？"行者笑道："师父，你不晓得。我这棍，本是东洋大海龙宫里得来的，唤做'天河镇底神珍铁'，又唤做'如意金箍棒'。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随身变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变做一个绣花针儿模样，收在耳内矣。但用

时，方可取出。”三藏闻言暗喜，又问道：“方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就不动动？让自在打他，何说？”悟空道：“不瞒师父说：莫道是只虎，就是一条龙，见了我也不敢无礼。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翻江搅海的神通；见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则量于宇宙，小之则摄于毫毛；变化无端，隐显莫测。剥这个虎皮，何为稀罕？见到那疑难处，看展本事么！”三藏闻得此言，愈加放怀无虑，策马前行。师徒两个走着路，说着话，不觉得太阳星坠。但见：

焰焰斜辉返照，天涯海角归云。千山鸟雀噪声频，觅宿投林成阵。

野兽双双对对，回窝族族群群。一钩新月破黄昏，万点明星光晕。

行者道：“师父走动些，天色晚了。那壁厢树木森森，想必是人家庄院，我们赶早投宿去来。”三藏果策马而行，径奔人家。

到了庄院前下马，行者撇了行李，走上前，叫声“开门！开门！”那里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唿喇的开了门，看见行者这般恶相，腰系着一块虎皮，好似个雷公模样，唬得脚软身麻，口出谵语道：“鬼来了！鬼来了！”三藏近前搀住，叫道：“老施主，休怕。他是我贫僧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抬头，见了三藏的面貌清奇，方然立定。问道：“你是那寺里来的和尚，带这恶人上我门来？”三藏道：“我贫僧是唐朝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适路过此间，天晚，特造檀府借宿一宵，明早不犯天光就行。万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虽是个唐人，那个恶的，却非唐人。”悟空厉声高呼道：“你这个老儿全没眼色！唐人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我是齐天大圣。你们这里人家，也有认得我的。我也曾见你来。”那老者道：“你在那里见我？”悟空道：“你小时不曾在我面前扒柴？不曾在我脸上挑菜？”老者道：“这厮胡说！你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我来你面前扒柴、挑菜！”悟空道：“我儿子便胡说！你是认不得我了，我本是这两界山石匣中的大圣。你再认认看。”老者方才省悟道：“你倒有些像他；但你是怎么得出来的？”悟空将菩萨劝善，令我等待唐僧揭帖脱身之事，对那老者细说了一遍。老者却才下拜，将唐僧请到里面，即唤老妻与儿女都来相见，具言前事，个个欣喜。又命看茶。茶罢，问悟空道：“大圣啊，你也有年纪了？”悟空道：“你今年几岁了？”老者道：“我痴长一百三十岁了。”行者道：“还是我重子重孙哩！我那生身的年纪，我不记得是几时；但只在这山脚下，已五百馀年了。”老者道：“是有，是有。我曾记得祖公公说，此山乃从天降下，就压了一个神猴。只到如今，你才脱体。

我那小时见你，是你头上有草，脸上有泥，还不怕你；如今脸上无了泥，头上无了草，却像瘦了些，腰间又苫了一块大虎皮，与鬼怪能差多少？”

一家儿听得这般话说，都呵呵大笑。这老儿颇贤，即令安排斋饭。饭后，悟空道：“你家姓甚？”老者道：“舍下姓陈。”三藏闻言，即下来起手道：“老施主，与贫僧是华宗。”行者道：“师父，你是唐姓，怎的和他是华宗？”三藏道：“我俗家也姓陈，乃是唐朝海州弘农郡聚贤庄人氏。我的法名叫做陈玄奘。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赐我做御弟三藏，指唐为姓，故名唐僧也。”那老者见说同姓，又十分欢喜。行者道：“老陈，左右打搅你家。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烧些汤来，与我师徒们洗浴洗浴，一发临行谢你。”那老儿即令烧汤拿盆，掌上灯火。师徒浴罢，坐在灯前。行者道：“老陈，还有一事累你，有针线借我用用。”那老儿道：“有，有，有。”即教妈妈取针线来，递与行者。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联接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三藏道：“徒弟，你不嫌残旧，那件直裰儿，你就穿了罢。”悟空唱个喏道：“承赐，承赐！”他又去寻些草料喂了马。此时各各事毕，师徒与那老儿，亦各归寝。

次早，悟空起来，请师父走路。三藏着衣，教行者收拾铺盖行李。正欲告辞，只见那老儿，早具脸汤，又具斋饭。斋罢，方才起身。三藏上马，行者引路。不觉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又值初冬时候。但见那：

霜雕红叶千林瘦，岭上几株松柏秀。未开梅蕊散香幽，暖短昼，小春候，菊残荷尽山茶茂。寒桥古树争枝斗，曲涧涓涓泉水溜。淡云欲雪满天浮，朔风骤，牵衣袖，向晚寒威人怎受？

师徒们正走多时，忽见路旁唿哨一声，闯出六个人来，各执长枪短剑，利刃强弓，大咤一声道：“那和尚！那里走！赶早留下马匹，放下行李，饶你性命过去！”唬得那三藏魂飞魄散，跌下马来，不能言语。行者用手扶起道：“师父放心，没些儿事。这都是送衣服送盘缠与我们的。”三藏道：“悟空，你想有些耳闭？他说教我们留马匹、行李，你倒问他要甚么衣服、盘缠？”行者道：“你管守着衣服、行李、马匹，待老孙与他争持一场，看是何如。”三藏道：“好手不敌双拳，双拳不如四手。他那里六条大汉，你这般小小的一个人儿，怎么敢与他争持？”

行者的胆量原大，那容分说，走上前来，叉手当胸，对那六个人施礼道：

“列位有甚么缘故，阻我贫僧的去路？”那人道：“我等是剪径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早早的留下东西，放你过去；若道半个‘不’字，教你碎尸粉骨！”行者道：“我也是祖传的大王，积年的山主，却不曾闻得列位有甚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说与你听：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做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悟空笑道：“原来是六个毛贼！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你倒来挡路。把那打劫的珍宝拿出来，我与你作七分儿均分，饶了你罢！”那贼闻言，喜的喜，怒的怒，爱的爱，思的思，欲的欲，忧的忧。一齐上前乱嚷道：“这和尚无礼！你的东西全然没有，转来和我等要分东西！”他轮枪舞剑，一拥前来，照行者劈头乱砍，乒乒乓乓，砍有七八十下。悟空停立中间，只当不知。那贼道：“好和尚！真个的头硬！”行者笑道：“将就看得过罢了，你们也打得手困了，却该老孙取出个针儿来耍耍。”那贼道：“这和尚是一个行针灸的郎中变的。我们又无病症，说甚么动针的话！”

行者伸手去耳躲里拔出一根绣花针儿，迎风一幌，却是一条铁棒，足有碗来粗细。拿在手中道：“不要走！也让老孙打一棍儿试试手！”唬得这六个贼四散逃走，被他拽开步，团团赶上，一个个尽毕打死。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的盘缠，笑吟吟走将来道：“师父请行，那贼已被老孙剿了。”三藏道：“你十分撞祸！他虽是剪径的强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你纵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么就都打死？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如何做得和尚？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人，我可做得白客，怎能脱身？”悟空道：“师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三藏道：“我这出家人，宁死决不敢行凶。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却杀了他六人，如何理说？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行者道：“不瞒师父说，我老孙五百年前，据花果山称王为怪的时节，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假似你说这般到官，倒也得些状告是。”三藏道：“只因你没收没管，暴横人间，欺天诳上，才受这五百年前之难。今既入了沙门，若是还像当时行凶，一味伤生，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忒恶！忒恶！”

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他见三藏只管绪绪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道：“你既是这等，说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绪聒恶我，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曾答应，他就使一个性子，将身一纵，说一声“老孙去

也！”三藏急抬头，早已不见。只闻得呼的一声，回东而去。撇得那长老孤孤零零，点头自叹，悲怨不已，道：“这厮！这等不受教诲！我但说他几句，他怎么就无形无影的，径回去了？罢，罢，罢！也是我命里不该招徒弟，进人口！如今欲寻他无处寻，欲叫他叫不应，去来！去来！”正是舍身拚命归西去，莫倚旁人自主张。

那长老只得收拾行李，捎在马上，也不骑马，一只手拄着锡杖，一只手揪着缰绳，凄凄凉凉，往西前进。行不多时，只见山路前面，有一个年高的老母，捧一件绵衣，绵衣上有一顶花帽。三藏见他来得至近，慌忙牵马，立于右侧让行。那老母问道：“你是那里来的长老，孤孤凄凄独行于此？”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奉圣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经者。”老母道：“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此去有十万八千里路。你这等单人独马，又无个伴侣，又无个徒弟，你如何去得！”三藏道：“弟子日前，收得一个徒弟，他性泼凶顽，是我说了他几句，他不受教，遂渺然而去也。”老母道：“我有这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原是我儿子用的。他只做了三日和尚，不幸命短身亡。我才去他寺里，哭了一场，辞了他师父，将这两件衣帽拿来，做个忆念。长老啊，你既有徒弟，我把这衣帽送了你罢。”三藏道：“承老母盛赐；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不敢领受。”老母道：“他那厢去了？”三藏道：“我听得呼的一声，他回东去了。”老母道：“东边不远，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我那里还有一篇咒儿，唤做‘定心真言’；又名做‘紧箍儿咒’。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记心头，再莫泄漏一人知道。我去赶上他，叫他还来跟你，他却将此衣帽与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唤，你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凶，也再不敢去了。”

三藏闻言，低头拜谢。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东而去。三藏情知是观音菩萨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东恳恳礼拜。拜罢，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间。却坐于路旁，诵习那《定心真言》。来回念了几遍，念得烂熟，牢记心胸不题。

却说那悟空别了师父，一筋斗云，径转东洋大海。按住云头，分开水道，径至水晶宫前。早惊动龙王出来迎接。接至宫里坐下，礼毕。龙王道：“近闻得大圣难满，失贺！想必是重整仙山，复归古洞矣。”悟空道：“我也有此心性；只是又做了和尚了。”龙王道：“做甚和尚？”行者道：“我亏了南海菩萨劝善，教我正果，随东土唐僧，上西方拜拂，皈依沙门，又唤为行者了。”龙王道：“这等真是可贺！可贺！这才叫做改邪归正，惩创善心。既如此，怎么不西去，复东回何也？”行者笑道：“那是唐僧不识人性。有几个毛贼剪径，是

我将他打死，唐僧就绪绪叨叨，说了我若干的不是。你想，老孙可是受得闷气的？是我撇了他，欲回来山，故此先来望你一望，求钟茶吃。”龙王道：“承降，承降！”当时龙子、龙孙即捧香茶来献。

茶毕，行者回头一看，见后壁上挂著一幅“圯桥进履”的画儿。行者道：“这是甚么景致？”龙王道：“大圣在先，此事在后，故你不认得。这叫做‘圯桥三进履’。”行者道：“怎的是‘三进履’？”龙王道：“此仙乃是黄石公。此子乃是汉世张良。石公坐在圯桥上，忽然失履于桥下，遂唤张良取来。此子即忙取来，跪献于前。如此三度，张良略无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爱他勤谨，夜授天书，着他扶汉。后果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太平后，弃职归山，从赤松子游，悟成仙道。大圣，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闻言，沉吟半晌不语。龙王道：“大圣自当裁处，不可图自在，误了前程。”悟空道：“莫多话，老孙还去保他便了。”龙王欣喜道：“既如此，不敢久留，请大圣早发慈悲，莫要疏久了你师父。”行者见他催促请行，急耸身，出离海藏，驾着云，别了龙王。

正走，却遇着南海菩萨。菩萨道：“孙悟空，你怎么不受教诲，不保唐僧，来此处何干？”慌得个行者在云端里施礼道：“向蒙菩萨善言，果有唐朝僧到，揭了压贴，救了我命，跟他做了徒弟。他却怪我凶顽，我才子闪了他一闪，如今就去保他也。”菩萨道：“赶早去，莫错过了念头。”言毕，各回。

这行者，须臾间看见唐僧在路旁闷坐。他上前道：“师父！怎么不走路？还在此做甚？”三藏抬头道：“你往那里去来？教我行又不敢行，动又不敢动，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东洋大海老龙王家讨茶吃吃。”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不要说谎。你离了我，没多一个时辰，就说到龙王家吃茶？”行者笑道：“不瞒师父说：我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路，故此得即去即来。”三藏道：“我略略的言语重了些儿，你就怪我，使个性子丢了我去。像你这有本事的，讨得茶吃；像我这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饿。你也过意不去呀！”行者道：“师父，你若饿了，我便去与你化些斋吃。”三藏道：“不用化斋。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是刘太保母亲送的，你去拿钵盂寻些水来，等我吃些儿走路罢。”

行者去解开包袱，在那包裹中间见有几个粗面烧饼，拿出来递与师父。又见那光艳艳的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行者道：“这衣帽是东土带来的？”三藏就顺口儿答应道：“是我小时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行者道：“好师父，把与我穿戴

了罢。”三藏道：“只怕长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罢。”行者遂脱下旧白布直裰，将绵布直裰穿上——也就是比量着身体裁的一般——把帽儿戴上。

三藏见他戴上帽子，就不吃干粮，却默默的念那《紧箍咒》一遍。行者叫道：“头痛！头痛！”那师父不住的又念了几遍，把个行者痛得打滚，抓破了嵌金的花帽。三藏又恐怕扯断金箍，住了口不念。不念时，他就不痛了。伸手去头上摸摸，似一条金线儿模样，紧紧的勒在上面，取不下，揪不断，已此生了根了。他就耳里取出针儿来，插入箍里，往外乱捎。三藏又恐怕他捎断了，口中又念起来，他依旧生痛，痛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那师父见他这等，又不忍不舍，复住了口，他的头又不痛了。行者道：“我这头，原来是师父咒我的。”三藏道：“我念得是《紧箍经》，何曾咒你？”行者道：“你再念念看。”三藏真个又念。行者真个又痛，只教：“莫念！莫念！念动我就痛了！这是怎么说？”三藏道：“你今番可听我教诲了？”行者道：“听教了！”“你再可无礼了？”行者道：“不敢了！”

他口里虽然答应，心上还怀不善，把那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望唐僧就欲下手，慌得长老口中又念了两三遍，这猴子跌倒在地，丢了铁棒，不能举手，只教：“师父，我晓得了！再莫念，再莫念！”三藏道：“你怎么欺心，就敢打我？”行者道：“我不曾敢打，我问师父，你这法儿是谁教你的？”三藏道：“是适间一个老母传授我的。”行者大怒道：“不消讲了！这个老母，坐定是那个观世音！他怎么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三藏道：“此法既是他授与我，他必然先晓得了。你若寻他，他念起来，你却不是死了？”行者见说得有理，真个不敢动身，只得回心，跪下哀告道：“师父！这是他奈何我的法儿，教我随你西去。我也不去惹他，你也莫当常言，只管念诵。我愿保你，再无退悔之意了。”三藏道：“既如此，伏侍我上马去也。”那行者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束一束绵布直裰，扣背马匹，收拾行李，奔西而进。毕竟这一去，后面又有甚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却说行者伏侍唐僧西进，行经数日，正是那腊月寒天，朔风凛凛，滑冻凌凌；去的是些悬崖峭壁崎岖路，迭岭层峦险峻山。三藏在马上，遥闻唿喇喇水声聒耳，回头叫：“悟空，是那里水响？”行者道：“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鹰愁涧，想必是涧里水响。说不了，马到涧边，三藏勒缰观看。但见：

涓涓寒脉穿云过，湛湛清波映日红。
声摇夜雨闻幽谷，彩发朝霞眩太空。
千仞浪飞喷碎玉，一泓水响吼清风。
流归万顷烟波去，鸥鹭相忘没钓逢。

师徒两个正然看处，只见那涧当中响一声，钻出一条龙来，推波掀浪，撺出崖山，就抢长老。慌得个行者丢了行李，把师父抱下马来，回头便走。那条龙就赶不上，把他的白马连鞍辔一口吞下肚去，依然伏水潜踪。行者把师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却来牵马挑担，止存得一担行李，不见了马匹。他将行李担送到师父面前道：“师父，那孽龙也不见踪影，只是惊走我的马了。”三藏道：“徒弟啊，却怎生寻得马着么？”行者道：“放心，放心，等我去看来。”

他打个唿哨，跳在空中。火眼金睛，用手搭凉篷，四下里再观看，更不见马的踪迹。按落云头，报道：“师父，我们的马断乎是那龙吃了，四下里再看不见。”三藏道：“徒弟呀，那厮能有多大口，却将那匹大马连鞍辔都吃了？想是惊张溜缰，走在那山凹之中。你再仔细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这双眼，白日里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像那千里之内，蜻蜓儿展翅，我也看见，何期那匹大马，我就不见！”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落。

行者见他哭将起来，他那里忍得住暴燥，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

形么！你坐着！坐着！等老孙去寻着那厮，教他还我马匹便了！”三藏却才扯住道：“徒弟啊，你那里去寻他？只怕他暗地里撺将出来，却不又连我都害了？那时节人马两亡，怎生是好！”行者闻得这话，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

哏哏的吆喝，正难息怒，只听得空中有人言语，叫道：“孙大圣莫恼，唐御弟休哭。我等是观音菩萨差来的一路神祇，特来暗中保取经者。”那长老闻言，慌忙礼拜。行者道：“你等是那几个，可报名来，我好点卯。”众神道：“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各各轮流值日听候。”行者道：“今日先从谁起？”众揭谛道：“丁甲、功曹、伽蓝轮次。我五方揭谛，惟金头揭谛昼夜不离左右。”行者道：“既如此，不当值者且退，留下六丁神将与日值功曹和众揭谛保守着我师父。等老孙寻那涧中的孽龙，教他还我马来。”众神遵令。三藏才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吩咐：“行者仔细。”行者道：“只管宽心。”好猴王，束一束绵布直裰，撩起虎皮裙子，揝着金箍铁棒，抖擞精神，径临涧壑，半云半雾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泼泥鳅，还我马来！还我马来！”

却说那龙吃了三藏的白马，伏在那涧底中间，潜灵养性。只听得有人叫骂索马，他按不住心中火发，急纵身跃浪翻波，跳将上来道：“是那个敢在这里海口伤吾？”行者见了他，大咤一声“休走！还我马来！”轮着棍，劈头就打。那条龙张牙舞爪来抓。他两个在涧边前这一场赌斗，果是骁雄。但见那：

龙舒利爪，猴举金箍。那个须垂白玉线，这个眼幌赤金灯。那个须下明珠喷彩雾，这个手中铁棒舞狂风。那个是迷爷娘的业子，这个是欺天将的妖精。他两个都因有难遭磨折，今要成功各显能。

来来往往，战罢多时，盘旋良久，那条龙力软筋麻，不能抵敌，打一个转身，又撺于水内；深潜涧底，再不出头。被猴王骂詈不绝，他也只推耳聋。

行者没及奈何，只得回见三藏道：“师父，这个怪被老孙骂将出来，他与我赌斗多时，怯战而走，只躲在水中间，再不出来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马？”行者道：“你看你说的话！不是他吃了，他还肯出来招声，与老孙犯对？”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时，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原来那猴子吃不得人急他。见三藏抢白了他这一句，他就发起神威道：“不要说！不要说！等我与他再见个上下！”

这猴王拽开步，跳到涧边，使出那翻江搅海的神通，把一条鹰愁陡涧彻底澄清的水，搅得似那九曲黄河泛涨的波。那孽龙在于深涧中，坐卧不宁，心

中思想道："这才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我才脱了天条死难，不上一年，在此随缘度日，又撞着这般个泼魔，他来害我！"你看他越思越恼，受不得屈气，咬着牙，跳将出去，骂道："你是那里来的泼魔，这等欺我！"行者道："你莫管我那里不那里，你只还了马，我就饶你性命！"那龙道："你的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来！不还你，便待怎的！"行者道："不还马时看棍！只打杀你，偿了我马的性命便罢！"他两个又在那山崖下苦斗。斗不数合，小龙委实难搪，将身一幌，变作一条水蛇儿，钻入草科中去了。

猴王拿着棍，赶上前来，拨草寻蛇，那里得些影响。急得他三尸神咋，七窍烟生，念了一声"唵"字咒语，即唤出当坊土地、本处山神，一齐来跪下道："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二神叩头哀告道："望大圣方便，容小神诉告。"行者道："你说甚么？"二神道："大圣一向久困，小神不知几时出来，所以不曾接得，万望恕罪。"行者道："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问你：鹰愁涧里，是那方来的怪龙？他怎么抢了我师父的白马吃了？"二神道："大圣自来不曾有师父，原来是个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么师父的马来？"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为那诳上的勾当，整受了这五百年的苦难。今蒙观音菩萨劝善，着唐朝驾下真僧救出我来，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经。因路过此处，失了我师父的白马。"二神道："原来是如此。这涧中自来无邪，只是深陡宽阔，水光彻底澄清，鸦鹊不敢飞过；因水清照见自己的形影，便认做同群之鸟，往往身掷于水内：故名'鹰愁陡涧'。只是向年间，观音菩萨因为寻访取经人去，救了一条玉龙，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取经人，不许为非作歹，他只是饥了时，上岸来扑些鸟鹊吃，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么无知，今日冲撞子大圣。"行者道："先一次，他还与老孙侮手，盘旋了几合，后一次，是老孙叫骂，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个翻江搅海的法儿，搅混了他涧水，他就撺将上来，还要争持。不知老孙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变做一条水蛇，钻在草里。我赶来寻他，却无踪迹。"土地道："大圣不知。这条涧千万个孔窍相通，故此这波澜深远。想是此间也有一孔，他钻将下去。也不须大圣发怒，在此找寻；要擒此物，只消请将观世音来，自然伏了。"

行者见说，唤山神、土地，同来见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若要去请菩萨，几时才得回来？我贫僧饥寒怎忍！"说不了，只听得暗空中有金头揭谛叫道："大圣，你不须动身，小神去请菩萨来也。"行者大喜，道声："有累，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谛急纵云头，径上南海。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护

师父，日值功曹去寻斋供，他又去涧边巡绕不题。

却说金头揭谛，一驾云，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到落伽山紫竹林中，托那金甲诸天与木叉惠岸转达，得见菩萨。菩萨道：“汝来何干？”揭谛道：“唐僧在蛇盘山鹰愁陡涧失了马，急得孙大圣进退两难。及问本处土神，说是菩萨送在那里的孽龙吞了，那大圣着小神来告请菩萨降这孽龙，还他马匹。”菩萨闻言道：“这厮本是西海敖闰之子。他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亲见玉帝，讨他下来，教他与唐僧做个脚力。他怎么反吃了唐僧的马？这等说，等我去来。”那菩萨降莲台，径离仙洞，与揭谛驾着祥光，过了南海而来。有诗为证。诗曰：

佛说蜜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
摩诃妙语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灵。
致使金蝉重脱壳，故令玄奘再修行。
只因路阻鹰愁涧，龙子归真化马形。

那菩萨与揭谛，不多时，到了蛇盘山。却在那半空里留住祥云，低头观看。只见孙行者正在涧边叫骂。菩萨着揭谛唤他来。那揭谛按落云头，不经由三藏，直至涧边，对行者道：“菩萨来也。”行都闻得，急纵云跳到空中，对他大叫道：“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方法儿害我！”菩萨道：“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尽意，度得个取经人来，叮咛教他救你性命，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嚷闹？”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来，让我逍遥自在耍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伤了我几句，教我来尽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罢了；你怎么送他一顶花帽，哄我戴在头上受苦？把这个箍子长在老孙头上，又教他念一卷甚么‘紧箍儿咒’，着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这头上疼了又疼，这不是你害我也？”菩萨笑道：“你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诳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从前撞出祸来，有谁收管？须是得这个魔头，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门路哩！”

行者道：“这桩事，作做是我的魔头罢；你怎么又把那有罪的孽龙，送在此处成精，教他吃了我师父的马匹？此又是纵放歹人为恶，太不善也！”菩萨道：“那条龙，是我亲奏玉帝，讨他在此，专为求经人做个脚力。你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历得这万水千山？怎到得那灵山佛地？须是得这个龙马，方才去得。”行者道：“像他这般惧怕老孙，潜躲不出，如之奈何？”菩萨叫揭谛道：“你去涧边叫一声‘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你出来，有南海菩萨在此。’他就

出来了。”那揭谛果去涧边叫了两遍。那小龙翻波跳浪，跳出水来，变作一个人像，踏了云头，到空中对菩萨礼拜道：“向蒙菩萨解脱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闻取经人的音信。”菩萨指着行者道：“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小龙见了道：“菩萨，这是我的对头。我昨日腹中饥馁，果然吃了他的马匹。他倚着有些力量，将我斗得力怯而回；又骂得我闭门不敢出来。他更不曾提着一个‘取经’的字样。”行者道：“你又不曾问我姓甚名谁，我怎么就说？”小龙道：“我不曾问你是那里来的泼魔？你嚷道：‘管甚么那里不那里，只还我马来！’何曾说出半个‘唐’字！”菩萨道：“那猴头，专倚自强，那肯称赞别人？今番前去，还有归顺的哩。若问时，先提起‘取经’的字来，却也不用劳心，自然拱伏。”

行者欢喜领教。菩萨上前，把那小龙的项下明珠摘了，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气，喝声叫“变！”那龙即变做他原来的马匹毛片。又将言语吩咐道：“你须用心了还业障；功成后，超越凡龙，还你个金身正果。”那小龙口衔着横骨，心心领诺。

菩萨教悟空领他去见三藏，“我回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萨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这等崎岖，保这个凡僧，几时得到？似这等多磨多折，老孙的性命也难全，如何成得甚么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萨道：“你当年未成人道，且肯尽心修悟；你今日脱了天灾，怎么倒生懒惰？我们中以寂灭成真，须是要信心正果；假若到了那伤身苦磨之处，我许你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十分再到那难脱之际，我也亲来救你。你过来，我再赠你一般本事。”菩萨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即变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无济无主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行者闻了这许多好言，才谢了大慈大悲的菩萨。那菩萨香风绕绕，彩雾飘飘，径转普陀而去。这行者才按落云头，揪着那龙马的顶鬃，来见三藏道：“师父，马有了也。”三藏一见大喜道：“徒弟，这马怎么比前反肥盛了些？在何处寻着的？”行者道：“师父，你还做梦哩！却才是金头揭谛请了菩萨来，把那涧里龙化作我们的白马。其毛片相同。只是少了鞍辔，着老孙揪将来也。”三藏大惊道：“菩萨何在？待我去拜谢他。”行者道：“菩萨此时已到南海，不耐烦矣。”三藏就撮土焚香，望南礼拜。拜罢，起身即与行者收拾前进。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吩咐了揭谛、功曹，却请师父上马。三藏道：“那无鞍辔的马，怎生骑得？且待寻船渡过涧去，再作区处。”行者道：“这个师父好不知时务！这个旷野山中，船从何来？这匹马，他在此久住，必

知水势，就骑着他做个船儿过去罢。”三藏无奈，只得依言，跨了刬马。行者挑着行囊，到了涧边。

只见那上流头，有一个渔翁，撑着一个枯木的筏子，顺流而下。行者见了，用手招呼道：“那老渔，你来，你来。我是东土取经去的。我师父到此难过，你来渡他一渡。”渔翁闻言，即忙撑拢。行者请师父下了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筏子，揪上马匹，安了行李。那老渔撑开筏子，如风似箭，不觉的过了鹰愁陡涧，上了西岸。三藏教行者解开包袱，取出大唐的几文钱钞，送与老渔。老渔把筏子一篙撑开道：“不要钱，不要钱。”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三藏甚不过意，只管合掌称谢。行者道：“师父休致意了。你不认得他？他是此涧里的水神。不曾来接得我老孙，老孙还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彀了他的，怎敢要钱！”那师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着刬马，随着行者，径投大路，奔西而去。这正是：广大真如登彼岸，诚心了性上灵山。同师前进，不觉的红日沉西，天光渐晚。但见：

淡云撩乱，山月昏蒙。满天霜色生寒，四面风声透体。孤鸟去时苍渚阔，落霞明处远山低。疏林千树吼，空岭独猿啼。长途不见行人迹，万里归舟入夜时。

三藏在马上遥观，忽见路旁一座庄院。三藏道：“悟空，前面人家，可以借宿，明早再行。”行者抬头看见道：“师父，不是人家庄院。”三藏道：“如何不是？”行者道：“人家庄院，却没飞鱼稳兽之脊，这断是个庙宇庵院。”

师徒们说着话，早已到了门首。三藏下了马，只见那门上有三个大字，乃“里社祠”，遂入门里。那里边有一个老者，顶挂着数珠儿，合掌来迎，叫声“师父请坐。”三藏慌忙答礼，上殿去参拜了圣像。那老者即呼童子献茶。茶罢，三藏问老者道：“此庙何为‘里社’？”老者道：“敝处乃西番哈咇国界。这庙后有一庄人家，共发虔心，立此庙宇。里者，乃一乡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各办三牲花果，来此祭社，以保四时清吉，五谷丰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闻言，点头夸赞：“正是‘离家三里远，别是一乡风。’我那里人家，更无此善。”老者却问：“师父仙乡是何处？”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国，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坊，天色将晚，特投圣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那老者十分欢喜，道了几声“失迎”，又叫童子办饭。三藏吃毕，谢了。

行者的眼乖，见他房檐下，有一条搭衣的绳子，走将去，一把扯断，将马脚系住。那老者笑道：“这马是那里偷来的？”行者怒道：“你那老头子，说

话不知高低！我们是拜佛的圣僧，又会偷马！”老儿笑道：“不是偷的，如何没有鞍辔缰绳，却来扯断我晒衣的索子？”三藏陪礼道：“这个顽皮，只是性燥。你要拴马，好生问老人家讨条绳子，如何就扯断他的衣索？老先，休怪，休怪。我这马，实不瞒你说，不是偷的：昨日东来，至鹰愁陡涧，原有骑的一匹白马，鞍辔俱全。不期那涧里有条孽龙，在彼成精，他把我的马，连鞍辔一口吞之。幸亏我徒弟有些本事，又感得观音菩萨来涧边擒住那龙，教他就变做我原骑的白马，毛片俱同，驮我上西天拜佛。今此过涧，未经一日，却到了老先的圣祠，还不曾置得鞍辔哩。”那老者道：“师父休怪，我老汉作笑耍子，谁知你高徒认真。我小时也有几个村钱，也好骑匹骏马；只因累岁屯邅，遭丧失火，到此没了下梢，故充为庙祝，侍奉香火。幸亏这后庄施主家募化度日。我那里倒还有一副鞍辔，是我平日心爱之物，就是这等贫穷，也不曾舍得卖了。才听老师父之言，菩萨尚且救护，神龙教他化马驮你，我老汉却不能少有周济，明日将那鞍辔取来，愿送老师父，扣背前去，乞为笑纳。”三藏闻言，称谢不尽，早又见童子拿出晚斋。斋罢，掌上灯，安了铺，各各寝歇。

至次早，行者起来道：“师父，那庙祝老儿，昨晚许我们鞍辔，问他要，不要饶他。”说未了，只见那老儿，果擎着一副鞍辔，衬屉缰笼之类，凡马上一切用的，无不全备，放在廊下道：“师父，鞍辔奉上。”三藏见了，欢喜领受。教行者拿了，背上马看，可相称否。行者走上前，一件件的取起看了，果然是些好物。有诗为证。诗曰：

雕鞍彩晃束银星，宝凳光飞金线明。
衬屉几层绒苫迭，牵缰三股紫丝绳。
辔头皮札团花粲，云扇描金舞兽形。
环嚼叩成磨炼铁，两垂蘸水结毛缨。

行者心中暗喜，将鞍辔背在马上，就似量着做的一般。三藏拜谢那老，那老慌忙搀起道：“惶恐，惶恐，何劳致谢？”那老者也不再留，请三藏上马。那长老出得门来，攀鞍上马。行者担着行李。那老儿复袖中取出一条鞭儿来，却是皮丁儿寸札的香藤柄子，虎筋丝穿结的梢儿，在路旁拱手奉上道：“圣僧，我还有一条挽手儿，一发送了你罢。”那三藏在马上接了道：“多承布施！多承布施！”

正打问讯，却早不见了那老儿，及回看那里社祠，是一片光地。只听得了半空中有人言语道：“圣僧，多简慢你。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蒙菩萨差

送鞍辔与汝等的。汝等可努力西行，却莫一时怠慢。”慌得个三藏滚鞍下马，望空礼拜道：“弟子肉眼凡胎，不识尊神尊面，望乞恕罪。烦转达菩萨，深蒙恩佑。”你看他只管朝天磕头，也不计其数。路旁边活活的笑倒个孙大圣，孜孜的喜坏个美猴王，上前来扯住唐僧道：“师父，你起来罢。他已去得远了，听不见你祷祝，看不见你磕头。只管拜怎的？”长老道：“徒弟呀，我这等磕头，你也就不拜他一拜，且立在旁边，只管哂笑，是何道理？”行者道：“你那里知道？像他这个藏头露尾的，本该打他一顿；只为看菩萨面上，饶他打尽彀了，他还敢受我老孙之拜？老孙自小儿做好汉，不晓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个喏便罢了。”三藏道：“不当人子！莫说这空头话！快起来，莫误了走路。”那师父才起来收拾投西而去。

此去行有两个月太平之路，相遇的都是些虏虏、回回，狼虫虎豹。光阴迅速，又值早春时候。但见山林锦翠色，草木发青芽；梅英落尽，柳眼初开。师徒们行玩春光，又见太阳西坠。三藏勒马遥观，山凹里，有楼台影影，殿阁沉沉。三藏道：“悟空，你看那里是甚么去处？”行者抬头看了道：“不是殿宇，定是寺院。我们赶起些，那里借宿去。”三藏欣然从之，放开龙马，径奔前来。毕竟不知此去是甚么去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却说他师徒两个，策马前来，直至山门首观看，果然是一座寺院。但见那：

层层殿阁，迭迭廊房。三山门外，巍巍万道彩云遮；五福堂前，艳艳千条红雾绕。两路松篁，一林桧柏：两路松篁，无年无纪自清幽；一林桧柏，有色有颜随傲丽。又见那钟鼓楼高，浮屠塔峻。安禅僧定性，啼树鸟音闲。寂寞无尘真寂寞，清虚有道果清虚。

诗曰：

上刹祇园隐翠窝，招提胜景赛娑婆。
果然净土人间少，天下名山僧占多。

长老下了马，行者歇了担，正欲进门，只见那门里走出一众僧来。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左笄帽，身穿无垢衣。
铜环双坠耳，绢带束腰围。
草履行来稳，木鱼手内提。
口中常作念，般若总皈依。

三藏见了，侍立门旁，道个问讯，那和尚连忙答礼。笑道："失瞻。"问："是那里来的？请入方丈献茶。"三藏道："我弟子乃东土钦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经。至此处天色将晚，欲借上刹一宵。"那和尚道："请进里坐，请进里坐。"三藏方唤行者牵马进来。那和尚忽见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问："那牵马的是个甚么东西？"三藏道："悄言！悄言！他的性急，若听见你说是甚么东西，他就恼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个寒噤，咬着指头道："这般一个丑头怪脑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来哩，丑自丑，甚是有

用。”

那和尚只得同三藏与行者进了山门。山门里，又见那正殿上书四个大字，是“观音禅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屡感菩萨圣恩，未及叩谢；今遇禅院，就如见菩萨一般，甚好拜谢。”那和尚闻言，即命道人开了殿门，请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马，丢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铺胸纳地，望金像叩头。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钟。三藏俯伏台前，倾心祷祝。祝拜已毕，那和尚住了鼓，行者还只管撞钟不歇，或紧或慢，撞了许久。那道人道：“拜已毕了，还撞钟怎么？”行者方丢了钟杵，笑道：“你那里晓得！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

此时却惊动那寺里大小僧人、上下房长老，听得钟声乱响，一齐拥出道：“那个野人在这里乱敲钟鼓？”行者跳将出来，咄的一声道：“是你孙外公撞了耍子的！”那些和尚一见了，唬得跌跌滚滚，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爷爷！”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孙儿哩！起来，起来，不要怕，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老爷。”众僧方才礼拜；见了三藏，都才放心不怕。内有本寺院主请道：“老爷们到后方丈中奉茶。”遂而解缰牵马，抬了行李，转过正殿，径入后房，序了坐次。

那院主献了茶，又安排斋供。天光尚早。三藏称谢未毕，只见那后面有两个小童，搀着一个老僧出来。看他怎生打扮：

头上戴一顶毗卢方帽，猫睛石的宝顶光辉；身上穿一领锦绒褊衫，翡翠毛的金边晃亮。一对僧鞋攒八宝，一根拄杖嵌云星。满面皱痕，好似骊山老母；一双昏眼，却如东海龙君。口不关风因齿落，腰驼背屈为筋挛。

众僧道：“师祖来了。”三藏躬身施礼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还了礼，又各叙坐。老僧道：“适间小的们说，东土唐朝来的老爷，我才出来奉见。”三藏道：“轻造宝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问：“老爷，东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长安边界，有五千馀里；过两界山，收了一众小徒，一路来，行过西番哈咇国，经两个月，又有五六千里，才到了贵处。”老僧道：“也有万里之遥了。我弟子虚度一生，山门也不曾出去，诚所谓‘坐井观天’，樗朽之辈。”三藏又问：“老院主高寿几何？”老僧道：“痴长二百七十岁了。”行者听见道：“这还是我万代孙儿哩！”三藏瞅了他一眼道：“谨言！莫要不识高低，冲撞人。”那和尚便问：“老爷，你有多少年纪了？”行者道：“不敢说。”那老僧也只当一句疯话，便不介意，

也不再问，只叫献茶。有一个小幸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有三个法蓝镶金的茶钟；又一童，提一把白铜壶儿，斟了三杯香茶。真个是色欺榴蕊艳，味胜桂花香。三藏见了，夸爱不尽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爷乃天朝上国，广览奇珍，似这般器具，何足过奖？老爷自上邦来，可有甚么宝贝，借与弟子一观？"三藏道："可怜！我那东土，无甚宝贝；就有时，路程遥远，也不能带得。"

行者在旁道："师父，我前日在包袱里，曾见那领袈裟，不是件宝贝？拿与他看看何如？"众僧听说袈裟，一个个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爷才说袈裟是件宝贝，言实可笑。若说袈裟，似我等辈者，不止二三十件；若论我师祖，在此处做了二百五六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来看看。"那老和尚，也是他一时卖弄，便叫道人开库房，头陀抬柜子，就抬出十二柜，放在天井中，开了锁，两边设下衣架，四围牵了绳子，将袈裟一件件抖开挂起，请三藏观看。果然是满堂绮绣，四壁绫罗！

行者一一观之，都是些穿花纳锦，刺绣销金之物。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们的也取出来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与人斗富。你我是单身在外，只恐有错。"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错？"三藏道："你不曾理会得。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倘若一经入目，必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生其计。汝是个畏祸的，索之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殒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孙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说，急急的走了去，把个包袱解开，早有霞光迸迸；尚有两层油纸裹定，去了纸，取出袈裟，抖开时，红光满室，彩气盈庭。众僧见了，无一个不心欢口赞。真个好袈裟！上头有：

千般巧妙明珠坠，万样稀奇佛宝攒。
上下龙须铺彩绮，兜罗四面锦沿边。
体挂魍魉从此灭，身披魑魅入黄泉。
托化天仙亲手制，不是真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见了这般宝贝，果然动了奸心，走上前，对三藏跪下，眼中垂泪道："我弟子真是没缘！"三藏搀起道："老院师有何话说？"他道："老爷这件宝贝，方才展开，开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岂不是无缘！"三藏教："掌上灯来，让你再看。"那老僧道："爷爷的宝贝，已是光亮；再点了灯，一发晃眼，莫想看得仔细。"行者道："你要怎的看才好？"老僧道："老爷若是宽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后房，细细的看一夜，明早送还老爷西去，

不知尊意何如？”三藏听说，吃了一惊，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来，教他拿了去看。但有疏虞，尽是老孙管整。”那三藏阻挡不住，他把袈裟递与老僧道：“凭你看去；只是明早照旧还我，不得损污些须。”老僧喜喜欢欢，着幸童将袈裟拿进去，却吩咐众僧，将前面禅堂扫净，取两张藤床，安设铺盖，请二位老爷安歇；一壁厢又教安排明早斋送行，遂而各散。师徒们关了禅堂，睡下不题。

却说那和尚把袈裟骗到手，拿在后房灯下，对袈裟号啕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也不知为何，却去报与众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时候，还不歇声。”有两个徒孙，是他心爱之人，上前问道：“师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无缘，看不得唐僧宝贝！”小和尚道：“公公年纪高大，发过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开看便罢了，何须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长久。我今年二百七十岁，空挣了几百件袈裟。怎么得有他这一件？怎么得做个唐僧？”小和尚道：“师公差了。唐僧乃是离乡背井的一个行脚僧。你这等年高，享用也彀了，倒要像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虽是坐家自在，乐乎晚景，却不得他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儿，就死也闭眼，也是我来阳世间为僧一场！”

众僧道：“好没正经！你要穿他的，有何难处？我们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罢了。何苦这般痛哭？”老僧道：“纵然留他住了半载，也只穿得半载，到底也不得气长。他要去时，只得与他去，怎生留得长远？”

正说话处，有一个小和尚，名唤广智，出头道：“公公，要得长远，也容易。”老僧闻言，就欢喜起来道：“我儿，你有甚么高见？”广智道：“那唐僧两个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们想几个有力量的，拿了枪刀，打开禅堂，将他杀了，把尸首埋在后园，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谋了他的白马、行囊，却把那袈裟留下，以为传家之宝，岂非子孙长久之计耶？”老和尚见说，满心欢喜，却才揩了眼泪道：“好，好，好！此计绝妙！”即便收拾枪刀。

内中又有一个小和尚，名唤广谋，就是那广智的师弟，上前来道：“此计不妙。若要杀他，须要看看动静。那个白脸的似易，那个毛脸的似难；万一杀他不得，却不反招己祸？我有一个不动刀枪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儿，你有何法？”广谋道：“依小孙之见，如今唤聚东山大小房头，每人要干柴一束，舍了那三间禅堂，放起火来，教他欲走无门，连马一火焚之。

就是山前山后人家看见，只说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将我禅堂都烧了。那两个和尚，却不都烧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岂不是我们传家之宝？”那些和尚闻言，无不欢喜。都道：“强，强，强！此计更妙，更妙！”遂教各房头搬柴来。唉！这一计，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观音禅院化为尘！原来他那寺里，有七八十个房头，大小有二百馀众。当夜一拥搬柴，把个禅堂，前前后后，四面围绕不通，安排放火不题。

却说三藏师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却是个灵猴，虽然睡下，只是存神炼气，朦胧着醒眼。忽听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揸揸的柴响风生。他心疑惑道：“此时夜静，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声？莫敢是贼盗，谋害我们的？……”他就一骨鲁跳起。欲要开门出看，又恐惊醒师父。你看他弄个精神，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蜜蜂儿。真个是：

口甜尾毒，腰细身轻。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寻香似落星。小小微躯能负重，嚣嚣薄翅会乘风。却自椽棱下，钻出看分明。

只见那众僧们，搬柴运草，已围住禅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师父之言！他要害我们性命，谋我的袈裟，故起这等毒心。我待要拿棍打他啊，可怜又不禁打，一顿棍都打死了，师父又怪我行凶。罢，罢，罢！与他个‘顺手牵羊，将计就计’，教他住不成罢！”

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门里，唬得个庞、刘、苟、毕躬身，马、赵、温、关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闹天宫的主子又来了！”行者摇着手道：“列位免礼，休惊。我来寻广目天王的。”说不了，却遇天王早到，迎着行者道：“久阔，久阔。前闻得观音菩萨来见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并揭谛等，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去，说你与他做了徒弟，今日怎么得闲到此？”行者道：“且休叙阔。唐僧路遇歹人，放火烧他，事在万分紧急，特来寻你借‘辟火罩儿’，救他一救。快些拿来使使，即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该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行者道：“你那里晓得就里。借水救之，却烧不起来，倒相应了他；只是借此罩，护住了唐僧无伤，其馀管他，尽他烧去。快些！快些！此时恐已无及。莫误了我下边干事！”那天王笑道：“这猴子还是这等起不善之心，只顾了自家，就不管别人。”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调嘴，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将罩儿递与行者。

行者拿了，按着云头，径到禅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与白马、行李。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头坐，着意保护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来，他转捻诀念咒，望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一陈风起，把那火转刮得烘烘乱

着。好火！好火！但见：

黑烟漠漠，红焰腾腾：黑烟漠漠，长空不见一天星；红焰腾腾，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时，灼灼金蛇；次后来，威威血马。南方三炁逞英雄，回禄大神施法力。燥干柴烧烈火性，说甚么燧人钻木；熟油门前飘彩焰，赛过了老祖开炉。正是那无情火发，怎禁这有意行凶；不去弭灾，反行助虐。风随火势，焰飞有千丈馀高；火趁风威，灰迸上九霄云外。乒乒乓乓，好便似残年爆竹；泼泼喇喇，却就如军中炮声。烧得那当场佛像莫能逃，东院伽蓝无处躲。胜如赤壁夜鏖兵，赛过阿房宫内火！

这正是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须臾间，风狂火盛，把一座观音院，处处通红。你看那众和尚，搬箱抬笼，抢桌端锅，满院里叫苦连天。孙行者护住了后边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禅堂，其馀前后火光大发，真个是照天红焰辉煌，透壁金光照耀！

不期火起之时，惊动了一山兽怪。这观音院正南二十里远近，有座黑风山，山中有一个黑风洞，洞中有一个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见那窗门透亮，只道是天明。起来看时，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妖精大惊道："呀！这必是观音院里失了火！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时，与他救一救来。"好妖精，纵起云头，即至烟火之下，果然冲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两廊烟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将进去，正呼唤叫取水来，只见那后房无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风。他却情知如此，急入里面看时，见那方丈中间有些霞光彩气，台案上有一个青毡包袱。他解开一看，见是一领锦襕袈裟，乃佛门之异宝。正是财动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云步，径转东山而去。

那场火只烧到五更天明，方才灭息。你看那众僧们，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内寻铜铁，拨腐炭，扑金银。有的在墙筐里，苫搭窝棚；有的赤壁根头，支锅造饭；叫冤叫屈，乱嚷乱闹不题。

却说行者取了辟火罩，一筋斗送上南天门，交与广目天王道："谢借！谢借！"天王收了道："大圣至诚了。我正愁你不还我的宝贝，无处寻讨，且喜就送来也。"行者道："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这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天王道："许久不面，请到宫少坐一时，何如？"行者道："老孙比在前不同，'烂板凳，高谈阔论'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闲。容叙！容叙！"急辞别坠云，又见那太阳星上。径来到禅堂前，摇身一变，变做个蜜蜂儿，飞将进去，现了本像看时，那师父还沉睡哩。

行者叫道："师父，天亮了，起来罢。"三藏才醒觉，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开门出来，忽抬头，只见些倒壁红墙，不见了楼台殿宇。大惊道："呀！怎么这殿宇俱无？都是红墙，何也？"行者道："你还做梦哩！今夜走了水的。"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孙护了禅堂，见师父浓睡，不曾惊动。"三藏道："你有本事护了禅堂，如何就不救别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师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爱上我们的袈裟，算计要烧杀我们。若不是老孙知觉，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闻言，害怕道："是他们放的火么？"行者道："不是他是谁？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你干的这个勾当？"行者道："老孙是这等惫懒之人，干这等不良之事？实实是他家放的。老孙见他心毒，果是不曾与他救火，只是与他略略助些风的。"三藏道："天那，天那！火起时，只该助水，怎转助风？"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没伤虎心，虎没伤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风！"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烧坏了也？"行者道："没事，没事，烧不坏，那放袈裟的方丈无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儿伤损，我只把那话儿念动念动，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师父，莫念！莫念！管寻还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来走路。"三藏才牵着马，行者挑了担，出了禅堂，径往后方丈去。

却说那些和尚，正悲切间，忽的看见他师徒牵马挑担而来，唬得一个个魂飞魄散道："冤魂索命来了！"行者喝道："甚么冤魂索命？快还我袈裟来！"众僧一齐跪倒，叩头道："爷爷呀！冤有冤家，债有债主。要索命不干我们事，都是广谋与老和尚定计害你的，莫问我们讨命。"行者咄的一声道："我把你这些该死的畜生！那个问你讨甚么命！只拿袈裟来还我走路！"其间有两个胆量大的和尚道："老爷，你们在禅堂里已烧死了，如今又来讨袈裟，端的还是人，是鬼？"行者笑道："这伙孽畜！那里有甚么火来？你去前面看看禅堂，再来说话！"众僧们爬起来往前观看，那禅堂外面的门窗槅扇，更不曾燎灼了半分。众人悚惧，才认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尊护法。一齐上前叩头道："我等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后面方丈中老师祖处哩。"三藏行过了三五层败壁破墙，嗟叹不已。只见方丈果然无火，众僧抢入里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烧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当！趁早拿出袈裟，还他去也。"

原来这老和尚寻不见袈裟，又烧了本寺的房屋，正在万分烦恼焦燥之处，一闻此言，怎敢答应？因寻思无计，进退无方，拽开步，躬着腰，往那墙上着实撞了一头，可怜只撞得脑破血流魂魄散，咽喉气断染红沙！有诗为证。诗

曰：

　　　　堪叹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间一寿翁。
　　　　欲得袈裟传远世，岂知佛宝不凡同！
　　　　但将容易为长久，定是萧条取败功。
　　　　广智广谋成甚用？损人利己一场空！

慌得个众僧哭道：“师公已撞杀了，又不见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盗藏起也！都出来！开具花名手本，等老孙逐一查点！”那上下房的院主，将本寺和尚、头陀、幸童、道人尽行开具手本二张，大小人等，共计二百三十名。行者请师父高坐，他却一一从头唱名搜检，都要解放衣襟，分明点过，更无袈裟。又将那各房头搬抢出去的箱笼物件，从头细细寻遍，那里得有踪迹。

　　三藏心中烦恼，懊恨行者不尽，却坐在上面念动那咒。行者扑的跌倒在地，抱着头，十分难禁，只教“莫念，莫念！管寻还了袈裟！”那众僧见了，一个个战兢兢的，上前跪下劝解，三藏才合口不念。行者一骨鲁跳起来，耳朵里掣出铁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这猴头！你头痛还不怕，还要无礼？休动手，且莫伤人！再与我审问一问！”众僧们磕头礼拜，哀告三藏道：“老爷饶命！我等委实的不曾看见。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只哭到更深时候，看也不曾敢看，思量要图长久，做个传家之宝，设计定策，要烧杀老爷；自火起之候，狂风大作，各人只顾救火，搬抢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行者大怒，走进方丈屋里，把那触死鬼尸首抬出，选剥了细看，深身更无那件宝贝；就把个方丈掘地三尺，也无踪影。

　　行者忖量半晌，问道：“你这里可有甚么妖怪成精么？”院主道：“老爷不问，莫想得知。我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我这老死鬼常与他讲道。他便是个妖精。别无甚物。”行者道：“那山离此有多远近？”院主道：“只有二十里，那望见山头的就是。”行者笑道：“师父放心，不须讲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无疑。”三藏道：“他那厢离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断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曾见夜间那火，光腾万里，亮透三天，且休说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见了！坐定是他见火光焜耀，趁着机会，暗暗的来到这里，看见我们袈裟是件宝贝，必然趁哄掳去也。等老孙去寻他一寻。”三藏道：“你去了时，我却何倚？”行者道：“这个放心，暗中自有神灵保护，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唤众和尚过来，道：“汝等着几个去埋那老鬼，着几个伏侍我师父，看守我白马！”众僧领诺。行者又道：“汝等莫顺口儿答应，等我

去了，你就不来奉承。看师父的，要怡颜悦色；养白马的，要水草调匀；假有一毫儿差了，照依这个样棍，与你们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烧的砖墙扑的一下，把好墙打得粉碎，又震倒了有七八层墙。众僧见了，个个骨软身麻，跪着磕头滴泪道：“爷爷宽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爷，决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纵筋斗云，径上黑风山，寻找这袈裟。正是那：

金禅求正出京畿，仗锡投西涉翠微。
虎豹狼虫行处有，工商士客见时稀。
路逢异国愚僧妒，全仗齐天大圣威。
火发风生禅院废，黑熊夜盗锦襕衣。

毕竟此去不知袈裟有无，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话说孙行者一筋斗跳将起去，唬得那观音院大小和尚并头陀、幸童、道人等，一个个朝天礼拜道："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下界！怪道火不能伤！恨我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请起，不须恨了。这去寻着袈裟，万事皆休；但恐找寻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脱也。"众僧闻得此言，一个个提心吊胆，告天许愿，只要寻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题。

却说孙大圣到空中，把腰儿扭了一扭，早来到黑风山上。住了云头，仔细看，果然是座好山。况正值春光时节，但见：

> 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啼人不见，花落树犹香。雨过天连青壁润，风来松卷翠屏张。山草发，野花开，悬崖峭嶂；薜萝生，佳木丽，峻岭平岗。不遇幽人，那寻樵子？涧边双鹤饮，石上野猿狂。矗矗堆螺排黛色，巍巍拥翠弄岚光。

那行者正观山景，忽听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语。他却轻步潜踪，闪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观看。原来是三个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条黑汉，左首下是一个道人，右首下是一个白衣秀士。都在那里高谈阔论。讲的是立鼎安炉，抟砂炼汞，白雪黄芽，傍门外道。正说中间，那黑汉笑道："后日是我母难之日，二公可光顾光顾？"白衣秀士道："年年与大王上寿，今年岂有不来之理？"黑汉道："我夜来得了一件宝贝，名唤锦襕佛衣，诚然是件玩好之物。我明日就以他为寿，大开筵宴，邀请各山道官，庆贺佛衣，就称为'佛衣会'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先来拜寿，后日再来赴宴。"

行者闻得佛衣之言，定以为是他宝贝。他就忍不住怒气，跳出石崖，双手举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这伙贼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么'佛

衣会’，趁早儿将来还我！”喝一声“休走！”轮起棒，照头一下，慌得那黑汉化风而逃，道人驾云而走；只把个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将过来看处，却是一条白花蛇怪。索性提起来，摔做五七断，径入深山，找寻那个黑汉。

转过尖峰，抹过峻岭，又见那壁陡崖前，耸出一座洞府，但见那：

烟霞渺渺，松柏森森；烟霞渺渺采盈门，松柏森森青绕户。桥踏枯槎木，峰巅绕薜萝。鸟衔红蕊来云壑，鹿践芳丛上石台。那门前、时催花发，风送花香。临堤绿柳转黄鹂，傍岸夭桃翻粉蝶。虽然旷野不堪夸，却赛蓬莱山下景。

行者到于门首，又见那两扇石门，关得甚紧。门上有一横石板，明书六个大字，乃“黑风山黑风洞”。即便轮棒，叫声“开门！”那里面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出来，问道：“你是何人，敢来击吾仙洞？”行者骂道：“你个作死的孽畜！甚么个去处，敢称仙洞！‘仙’字是你称的？快进去报与你那黑汉，教他快送老爷的袈裟出来，饶你一窝性命！”

小妖急急跑到里面，报道：“大王！‘佛衣会’做不成了！门外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讨袈裟哩！”那黑汉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赶将来，却才关了门，坐还未稳。又听得那话，心中暗想道：“这厮不知是那里来的，这般无礼，他敢嚷上我的门来！”教：“取披挂。”随结束了，绰一杆黑缨枪，走出门来。这行者闪在门外，执着铁棒，睁睛观看，只见那怪果生得凶险：

碗子铁盔火漆光，乌金铠甲亮辉煌。
皂罗袍罩风兜袖，黑绿丝绦亸穗长。
手执黑缨枪一杆，足踏乌皮靴一双。
眼幌金睛如掣电，正是山中黑风王。

行者暗笑道：“这厮真个如烧窑的一般，筑煤的无二！想必是在此处刷炭为生，怎么这等一身乌黑？”那怪厉声高叫道：“你是个甚么和尚，敢在我这里大胆？”行者执铁棒，撞至面前，大吒一声道：“不要闲讲！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那怪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你的袈裟在那里失落了，敢来我这里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在直北观音院后方丈里放着；只因那院里失了火，你这厮，趁哄掳掠，盗了来，要做‘佛衣会’庆寿，怎敢抵赖？快快还我，饶你性命！若牙迸半个‘不’字，我推倒了黑风山，□平了黑风洞，把你这一洞妖邪，都碾为齑粉！”

那怪闻言，呵呵冷笑道：“你这个泼物！原来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凶招风，是我把一件袈裟拿来了，你待怎么！你是那里来的？

姓甚名谁？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认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御弟三藏法师之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若问老孙的手段，说出来，教你魂飞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会你，有甚么手段，说来我听。”行者笑道：“我儿子，你站稳着，仔细听之！我：

自小神通手段高，随风变化逞英豪。养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轮回把命逃。一点诚心曾访道，灵台山上采药苗。那山有个老仙长，寿年十万八千高。老孙拜他为师父，指我长生路一条。他说身内有丹药，外边采取枉徒劳。得传大品天仙诀，若无根本实难熬。回光内照宁心坐，身中日月坎离交。万事不思全寡欲，六根清净体坚牢。返老还童容易得，超凡入圣路非遥。三年无漏成仙体，不同俗辈受煎熬。十洲三岛还游戏，海角天涯转一遭。活该三百多余岁，不得飞升上九霄。下海降龙真宝贝，才有金箍棒一条。花果山前为帅首，水帘洞里聚群妖。玉皇大帝传宣诏，封我齐天极品高。几番大闹灵霄殿，数次曾偷王母桃。天兵十万来降我，层层密密布枪刀。战退天王归上界，哪吒负痛领兵逃。显圣真君能变化，老孙硬赌跌平交。道祖观音同玉帝，南天门上看降妖。却被老君助一阵，二郎擒我到天曹。将身绑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首枭。刀吹锤敲不得坏，又教雷打火来烧。老孙其实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送在老君炉里炼，六丁神火慢煎熬。日满开炉我跳出，手持铁棒绕天跑。纵横到处无遮挡，三十三天闹一遭。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整整压该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那怪闻言笑道：“你原来是那闹天宫的弼马温么？”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骂道：“你这贼怪！偷了袈裟不还，倒伤老爷！不要走！看棍！”那黑汉侧身躲过，绰长枪，劈手来迎。两家这场好杀：

如意棒，黑缨枪，二人洞口逞刚强。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这个横丢阴棍手，那个直拈急三枪。白虎爬山来探爪，黄龙卧道转身忙。喷彩雾，吐毫光，两个妖仙不可量：一个是修正齐天圣，一个是成精黑大王。这场山里相争处，只为袈裟各不良。

那怪与行者斗了十数回合，不分胜负。渐渐红日当午，那黑汉举枪架住铁棒道：“孙行者，我两个且收兵，等我进了膳来，再与你赌斗。”行者道：“你这个孽畜，教做汉子？好汉子，半日儿就要吃饭？似老孙在山根下，整压了五百馀年，也未曾尝些汤水，那里便饿哩？莫推故！休走！还我袈裟来，方让

你去吃饭！”那怪虚幌一枪，撤身入洞，关了石门，收回小怪，且安排筵宴，书写请帖，邀请各山魔王庆会不题。

却说行者攻门不开，也只得回观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里伏侍唐僧。早斋已毕，又摆上午斋。正那里添汤换水，只见行者从空降下，众僧礼拜，接入方丈，见了三藏。

三藏道：“悟空，你来了？袈裟如何？”行者道：“已有了根由。早是不曾冤了这些和尚。原来是那黑风山妖怪偷了。老孙去暗暗的寻他，只见他与一个白衣秀士，一个老道人，坐在那芳草坡前讲话。也是个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说出道：后日是他母难之日，邀请诸邪来做生日；夜来得了一件锦襕佛衣，要以此为寿，作一大宴，唤做‘庆赏佛衣会’。是老孙抢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汉化风而走，道人也不见了，只把个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条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赶到他洞口，叫他出来与他赌斗。他已承认了，是他拿回。战毅这半日，不分胜负。那怪回洞，却要吃饭，关了石门，惧战不出。老孙却来回看师父，先报此信。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不怕他不还我。”

众僧闻言，合掌的合掌，磕头的磕头，都念声：“南无阿弥陀佛！今日寻着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欢畅快，我还未曾到手，师父还未曾出门哩。只等有了袈裟，打发得我师父好好的出门，才是你们的安乐处；若稍有些须不虞，老孙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曾有好茶饭与我师父吃？可曾有好草料喂马？”众僧俱满口答应道：“有，有，有！更不曾一毫待怠慢了老父。”三藏道：“自你去了这半日，我已吃过了三次茶汤，两餐斋供了。他俱不曾敢慢我。但只是你还尽心竭力去寻取袈裟回来。”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管情拿住这厮，还你原物。放心，放心！”正说处，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请孙老爷吃斋。行者却吃了些须，复驾祥云，又去找寻。

正行间，只见一个小怪，左胁下夹着一个花梨木匣儿，从大路而来。行者度他匣内必有甚么柬礼，举起棒，劈头一下，可怜不禁打，就打得似个肉饼一般；却拖在路旁，揭开匣儿观看，果然是一封请贴。贴上写着：

> “侍生熊罴顿首拜，启上大阐金池老上人丹房：屡承佳惠，感激渊深。夜观回禄之难，有失救护，谅仙机必无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会，谨具花酌，奉扳清赏。至期，千乞仙驾过临一叙。是荷。先二日具。”

行者见了，呵呵大笑道：“那个老剥皮，死得他一毫儿也不亏！他原来与妖精结党！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岁。想是那个妖精，传他些甚么服气的小法儿，

故有此寿。老孙还记得他的模样，等我就变做那和尚，往他洞里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处。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

好大圣，念动咒语，迎着风一变，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藏了铁棒，拽开步，径来洞口，叫声“开门”。那小妖开了门，见是这般模样，急转身报道：“大王，金池长老来了。”那怪大惊道：“刚才差了小的去下简帖请他，这时候还未到那里哩，如何他就来得这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曾撞着他，断是孙行者呼他来讨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见。”

行者进了前门，但见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争妍，丛丛花发，簇簇兰香，却也是个洞天之处。又见那二门上有一联对子，写着：“静隐深山无俗虑，幽居仙洞乐天真。”

行者暗道：“这厮也是个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只见那黑汉子，穿的是黑绿纻丝袢袄，罩一领鸦青花绫披风，戴一顶乌角软巾，穿一双麂皮皂靴；见行者进来，整顿衣巾，降阶迎接道：“金池老友，连日欠亲。请坐，请坐。”行者以礼相见。见毕而坐，坐定而茶。茶罢，妖精欠身道：“适有小简奉启，后日一叙，何老友今日就下顾也？”行者道：“正来进拜，不期路遇华翰，见有‘佛衣雅会’，故此急急奔来，愿求见见。”那怪笑道：“老友差矣。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处住札，你岂不曾看见，反来就我看看？”行者道：“贫僧借来，因夜晚还不曾展看，不期被大王取来。又被火烧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骁勇，乱忙中，四下里都寻觅不见。原来是大王的洪福收来，故特来一见。”

正讲处，只见有一个巡山的小妖，来报道：“大王，祸事了！下请书的小校，被孙行者打死在大路旁边，他绰着经儿，变化做金池长老，来骗佛衣也！”那怪闻言，暗道：“我说那长老怎么今日就来，又来得迅速，果然是他！”急纵身，拿过枪来，就刺行者。行者耳躲里急掣出棍子，现了本相，架住枪尖，就在他那中厅里跳出，自天井中，斗到前门外，唬得那洞里群魔都丧胆，家间老幼尽无魂。这场在山头好赌斗，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杀：

> 那猴王胆大充和尚，这黑汉心灵隐佛衣。语去言来机会巧，随机应变不差池。袈裟欲见无由见，宝贝玄微真妙微。小怪寻山言祸事，老妖发怒显神威。翻身打出黑风洞，枪棒争持辨是非。棒架长枪声响亮，枪迎铁棒放光辉。悟空变化人间少，妖怪神通世上稀。这个要把佛衣来庆寿，那个不得袈裟肯善归？这番苦战难分手，就是活佛临凡也解不得围。

他两个从洞口打上山头，自山头杀在云外，吐雾喷风，飞砂走石，只斗到红日沉西，不分胜败。那怪道："姓孙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来，与你定个死活。"行者叫道："儿子莫走！要战便像个战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没头没脸的，只情使棍子打来，这黑汉又化阵清风，转回本洞，紧闭石门不出。

行者却无计策奈何，只得也回观音院里。按落云头，道声"师父"。那三藏眼儿巴巴的，正望他哩。忽见到了面前，甚喜；又见他手里没有袈裟，又惧；问道："怎么这番还不曾有袈裟来？"行者袖中取出个简帖儿来，递与三藏道："师父，那怪物与这死的老剥皮，原是朋友。他着一个小妖送此帖来，还请他去赴'佛衣会'。是老孙就把那小妖打死，变做那老和尚，进他洞去，骗了一锺茶吃。欲问他讨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间，忽被一个甚么巡风的，走了风信，他就与我打将起来。只斗到这早晚，不分上下。他见天晚，闪回洞去，紧闭石门。老孙无奈，也暂回来。"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儿，只战个手平。"

三藏才看了简帖，又递与那院主道："你师父敢莫也是妖精么？"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爷，我师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来寺里与我师父讲经，他传了我师父些养神服气之术，故以朋友相称。"行者道："这伙和尚没甚妖气，他一个个头圆顶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孙肥胖长大些，非妖精也。你看那帖儿上写首'侍生熊罴'，此物必定是个黑熊成精。"三藏道："我闻得古人云：'熊与猩猩相类。'都是兽类，他却怎么成精？"行者笑道："老孙是兽类，见做了齐天大圣，与他何异？大抵世间之物，凡有九窍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才说他本事与你手平，你却怎生得胜，取我袈裟回来？"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处治。"

正商议间，众僧摆上晚斋，请他师徒们吃了。三藏教掌灯，仍去前面禅堂安歇。众僧都挨墙倚壁，苫搭窝棚，各各睡下，只把个后方丈让与那上下院主安身。此时夜静，但见：

银河现影，玉宇无尘。满天星灿烂，一水浪收痕。万籁声宁，千山鸟绝。溪边渔火息，塔上佛灯昏。昨夜阇黎钟鼓响，今宵一遍哭声闻。

是夜在禅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里得稳睡？忽翻身见窗外透白，急起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寻袈裟去。"行者一骨鲁跳将起来。早见众僧侍立，供奉汤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师父，老孙去也。"三藏下床，扯住道："你往哪里去？"行者道："我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他有这个禅院在此，

受了这里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邻住。我去南海寻他，与他讲三讲，教他亲来问妖精讨袈裟还我。”三藏道：“你这去，几时回来？”行者道：“时少只在饭罢，时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孙去也。”

说声去，早已无踪。须臾间，到了南海。停云观看，但见那：

汪洋海远，水势连天。祥光笼宇宙，瑞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青霄，万迭烟波滔白昼。水飞四野，浪滚周遭；水飞四野振轰雷，浪滚周遭鸣霹雳。休言水势，且看中间。五色朦胧宝迭山，红黄紫皂绿和蓝。才见观音真胜境，试看南海落伽山。好去处！山峰高耸，顶透虚空。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潮音洞门铺玳瑁。绿杨影里语鹦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罗纹石上，护法威严；玛瑙滩前，木叉雄壮。

这行者观不尽那异景非常，径直按云头，到竹林之下。早有诸天迎接道：“菩萨前者对众言大圣归善，甚是宣扬。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见菩萨，烦为通报。”诸天遂来洞口报知。菩萨唤入。

行者遵法而行，至宝莲台下拜了。菩萨问曰：“你来何干？”行者道：“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屡次取讨不与，今特来问你要的。”菩萨道：“这猴子说话，这等无状！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来问我取讨？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将宝贝卖弄，拿与小人看见，你却又行凶，唤风发火，烧了我的留云下院，反来我处放刁！”行者见菩萨说出这话，知他晓得过去未来之事，慌忙礼拜道：“菩萨，乞恕弟子之罪，果是这般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与我袈裟，师父又要念那话儿咒语，老孙忍不得头疼，故此来拜烦菩萨。望菩萨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精，取衣西进也。”菩萨道：“那怪物有许多神通，却也不亚于你。也罢，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闻言，谢恩再拜。即请菩萨出门，遂同驾祥云，早到黑风山。坠落云头，依路找洞。

正行处，只见那山坡前，走出一个道人，手拿着一个玻璃盘儿，盘内安着两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个满怀，掣出棒，就照头一下，打得脑里浆流出，腔中血迸撺。菩萨大惊道：“你这个猴子，还是这等放泼！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与你相识，又无甚冤仇，你怎么就将他打死？”行者道：“菩萨，你认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个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坐讲。后日是黑精的生日，请他们来庆‘佛衣会’。今日他先来拜寿，明

日来庆‘佛衣会’，所以我认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寿。”菩萨说：“既是这等说来，也罢。”

行者才去把那道人提起来看，却是一只苍狼。旁边那个盘儿底下却有字，刻道：“凌虚子制”。行者见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孙也是便益，菩萨也是省力。这怪叫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菩萨说道：“悟空，这教怎么说？”行者道：“菩萨，我悟空有一句话儿，叫做将计就计，不知菩萨可肯依我？”菩萨道：“你说。”行者说道：“菩萨，你看这盘儿中是两粒仙丹，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贽见；这盘儿后面刻的四个字，说‘凌虚子制’，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勾头。菩萨若要依得我时，我好替你作个计较，也就不须动得干戈，也不须劳得征战，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现；菩萨要不依我时，菩萨往西，我悟空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唐三藏只当落空。”菩萨笑道：“这猴熟嘴！”行者道：“不敢，倒是一个计较。”菩萨说：“你这计较怎说？”行者道：“这盘上刻那‘凌虚子制’，想这道人就叫做凌虚子。菩萨，你要依我时，可就变做这个道人，我把这丹吃了一粒，变上一粒，略大些儿。菩萨你就捧了这个盘儿，两粒仙丹，去与那妖上寿，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孙便于中取事，他若不肯献出佛衣，老孙将他肚肠，就也织将一件出来。”

菩萨没法，只得也点点头儿。行者笑道：“如何？”尔时菩萨乃以广大慈悲，无边法力，亿万化身，以心会意，以意会身，恍惚之间，变作凌虚仙子：

鹤氅仙风飒，飘飖欲步虚。
苍颜松柏老，秀色古今无。
去去还无住，如如有自殊。
总来归一法，只是隔邪躯。

行者看道：“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行者心下顿悟，转身却就变做一粒仙丹：

走盘无不定，圆明未有方。
三三勾漏合，六六少翁商。
瓦铄黄金焰，牟尼白昼光。
外边铅与汞，未许易论量。

行者变了那颗丹，终是略大些儿。菩萨认定，拿了那个玻璃盘儿，径到妖洞门口，看时，果然是：

崖深岫险，云生岭上；柏苍松翠，风飒林间。崖深岫险，果是妖邪出没人烟少；柏苍松翠，也可仙真修隐道情多。山有涧，涧有泉，潺潺流水咽鸣琴，便堪洗耳；崖有鹿，林有鹤，幽幽仙籁动闲岑，亦可赏心。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弘誓无边垂恻隐。

菩萨看了，心中暗喜道："这孽畜占了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此有个慈悲。

走到洞口，只见守洞小妖，都有些认得道："凌虚仙长来了。"一边传报，一边接引。那妖早已迎出二门道："凌虚，有劳仙驾珍顾，蓬荜有辉。"菩萨道："小道敬献一粒仙丹，敢称千寿。"他二人拜毕，方才坐定，又叙起他昨日之事。菩萨不答，连忙拿丹盘道："大王，且见小道鄙意。"觑定一粒大的，推与那妖道："愿大王千寿！"那妖亦推一粒，递与菩萨道："愿与凌虚子同之。"让毕，那妖才待要咽，那药顺口儿一直滚下。现了本相，理起四平，那妖滚倒在地。菩萨现相，问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从鼻孔中出去。菩萨又怕那妖无礼，却把一个箍儿，丢在那妖头上。那妖起来，提枪要刺，行者、菩萨早已起在空中，菩萨将真言念起。那怪依旧头疼，丢了枪，满地乱滚。半空里笑倒个美猴王，平地下滚坏了黑熊怪。

菩萨道："孽畜！你如今可皈依么？"那怪满口道："心愿皈依，只望饶命！"行者道："恐耽搁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萨急止住道："休伤他命。我有用他处哩。"行者道："这样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处用哩？"菩萨道："我那落伽山后，无人看管，我要带他去做个守山大神。"行者笑道："诚然是个救苦慈尊，一灵不损。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就念上他娘千遍！这回儿就有许多黑熊，都教他了帐！"

却说那怪苏醒多时，公道难禁疼痛，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但饶性命，愿皈正果！"菩萨方坠落祥光，又与他摩顶受戒，教他执了长枪，跟随左右。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无穷顽性此时收。菩萨吩咐道："悟空，你回去罢。好生伏侍唐僧是，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萨远来，弟子还当回送回送。"菩萨道："免送。"行者才捧着袈裟叩头而别。菩萨亦带了熊罴，径回大海。有诗为证。诗曰：

祥光霭霭凝金像，万道缤纷实可夸。
普济世人垂悯恤，遍观法界现金莲。
今来多为传经意，此去原无落点瑕。

降怪成真归大海，空门复得锦袈裟。

毕竟不知向后事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八 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大圣除魔

行者辞了菩萨，按落云头，将袈裟挂在香柟树上，掣出棒来，打入黑风洞里。那洞里那得一个小妖？原来是他见菩萨出现，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滚，急急都散开了。行者一发行凶，将他那几层门上，都积了干柴，前前后后，一齐发火，把个黑风洞烧做个“红风洞”，却拿了袈裟，驾祥光，转回直北。

话说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来，心甚疑惑；不知是请菩萨不至，不知是行者托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乱想之中，只见半空中彩雾灿灿，行者忽坠阶前，叫道：“师父，袈裟来了。”三藏大喜。众僧亦无不欢悦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才得全了。”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间去时，原约到饭罢晌午，如何此时日西方回？”行者将那请菩萨施变化降妖的事情，备陈了一遍。三藏闻言，遂设香案，朝南礼拜罢。道：“徒弟啊，既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将晚，不是走路的时候，且待明日早行。”众僧们一齐跪下道：“孙老爷说得是：一则天晚，二来我等有些愿心儿，今幸平安，有了宝贝，待我还了愿，请老爷散了福，明早再送西行。”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都倾囊倒底，把那火里抢出的馀资，各出所有，整顿了些斋供，烧了些平安无事的纸，念了几卷消灾解厄的经。当晚事毕。

次早方刷扮了马匹，包裹了行囊出门。众僧远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时节。但见那：

　　草衬玉骢蹄迹软，柳摇金线露华新。桃杏满林争艳丽，薜萝绕径放精神。沙堤日暖鸳鸯睡，山涧花香蛱蝶驯。这般秋去冬残春过半，不知何年行满得真文。

师徒们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将晚，远远的望见一村人家。三藏道：

"悟空，你看那壁厢有座山庄相近，我们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如何？"行者道："且等老孙去看看吉凶，再作区处。"那师父挽住丝缰，这行者定睛观看，真个是：

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沉西，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爨，条条道径转牛羊。又见那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

行者看罢道："师父请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

那长老催动白马，早到街衢之口。又见一个少年，头裹绵布，身穿蓝袄，持伞背包，敛裩扎裤，脚踏着一双三耳草鞋，雄纠纠的，出街忙走。行者顺手一把扯住道："那里去？我问你一个信儿：此间是什么地方？"那个人只管苦挣，口里嚷道："我庄上没人？只是我好问信！"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恼。'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与我说说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烦恼。"那人挣不脱手，气得乱跳道："蹭蹬，蹭蹬！家长的屈气受不了，又撞着这个光头，受他的清气！"行者道："你有本事，劈开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罢。"那人左扭右扭，那里扭得动，却似一把铁钤钳住一般，气得他丢了包袱，撇了伞，两只手，雨点似来抓行者。行者把一只手扶着行李，一只手抵住那人，凭他怎么支吾，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急得爆燥如雷。三藏道："悟空，那里不有人来了？你再问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罢。"行者笑道："师父不知。若是问了别人没趣，须是问他，才有买卖。"那人被行者扯住不过，只得说出道："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唤做高老庄。一庄人家有大半姓高，故此唤做高老庄。你放了我罢。"行者又道："你这样行装，不是个走近路的。你实与我说，你要往那里去，端的所干何事，我才放你。"

这人无奈，只得以实情告诉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个老女儿，年方二十岁，更不曾配人，三年前被一个妖精占了。那妖整做了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悦，说道：'女儿招了妖精，不是长法：一则败坏家门，二则没个亲家来往。'一向要退妖精。那妖精那里肯退，转把女儿关在他后宅，将有半年，再不放出与家内人相见。我太公与了我几两银子，教我寻访法师，拿那妖怪。我这些时不曾住脚，前前后后，请了有三四个人，都是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刚才骂了我一场，说我不会干事，又与了我五钱银子做盘缠，教我再去请好法师降他。不期撞着你这个纥刺星扯住，误了我走路，故此里外受气，我无奈，才与你叫喊。不想你又有些拿法，我挣不过你，所以说此实情。你放我去罢。"行者道："你的造化，我

有营生。这才是凑四合六的勾当。你也不须远行，莫要化费了银子。我们不是那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其实有些手段，惯会拿妖。这正是‘一来照顾郎中，二来又医得眼好。’烦你回去上复你那家主，说我们是东土驾下差来的御弟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善能降妖缚怪。”高才道：“你莫误了我。我是一肚子气的人，你若哄了我，没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却不又带累我来受气？”行者道：“管教不误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门首去来。”

那人也无计奈何，真个提着包袱，拿了伞，转步回身，领他师徒到于门首道：“二位长老，你且在马台上略坐坐，等我进去报主人知道。”行者才放了手，落担牵马，师徒们坐立门旁等候。

那高才入了大门，径往中堂上走，可可的撞见高太公。太公骂道：“你那个蛮皮畜生，怎么不去寻人，又回来做甚？”高才放下包伞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人才行出街口，忽撞见两个和尚：一个骑马，一个挑担。他扯住我不放，问我那里去。我再三不曾与他说及，他缠得没奈何，不得脱手，遂将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说与他知。他却十分欢喜，要与我们拿那妖怪哩。”高老道：“是那里来的？”高才道：“他说是东土驾下差来的御弟圣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太公道：“既是远来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里？”高才道：“现在门外等候。”

那太公即忙换了衣服，与高才出来迎接，叫声“长老”。三藏听见，急转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顶乌绫巾，穿一领葱白蜀锦衣，踏一双糙米皮的犊子靴，系一条黑绿绦子，出来笑语相迎，便叫：“二位长老，作揖了。”三藏还了礼，行者站着不动。那老者见他相貌凶丑，便就不敢与他作揖。行者道：“怎么不唱老孙喏？”那老儿有几分害怕，叫高才道：“你这小厮却不弄杀我也？家里现有一个丑头怪脑的女婿打发不开，怎么又引这个雷公来害我？”行者道：“老高，你空长了许大年纪，还不省事！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我老孙丑自丑，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还了你女儿，便是好事，何必谆谆以相貌为言！”太公见说，战兢兢的，只得强打精神，叫声“请进”。这行者见请，才牵了白马，教高才挑着行李，与三藏进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马拴在敞厅柱上，扯过一张退光漆交椅，叫三藏坐下。他又扯过一张椅子，坐在旁边。那高老道：“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还家怀哩。”

坐定，高老问道：“适间小价说，二位长老是东土来的？”三藏道：“便是。贫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经，因过宝庄，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

“二位原是借宿的，怎么说会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儿耍耍的。动问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那！还吃得有多少哩！只这一个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从头儿说说我听，我好替你拿他。”

高老道：“我们这庄上，自古至今，也不晓得有甚么鬼祟魍魉，邪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有三个女儿：大的唤名香兰，第二的名玉兰，第三的名翠兰。那两个从小儿配与本庄人家，止有小的个，要招个女婿，指望他与我同家过活，做个养老女婿，撑门抵户，做活当差。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愿与人家做个女婿。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根无绊的人，就招了他。一进门时，倒出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行者道：“怎么变么？”高老道：“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脸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彀。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个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还是件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砂，唬得我一家并左邻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子里，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请个法师与他去退去退。”行者道：“这个何难？老儿你管放心，今夜管情与你拿住，教他写个退亲文书，还你女儿如何？”高老大喜道：“我为招了他不打紧，坏了我多少清名，疏了我多少亲眷；但得拿住他，要甚么文书？就烦与我除了根罢。”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时，就见好歹。”

老儿十分欢喜，才教展抹桌椅，摆列斋供。斋罢，将晚，老儿问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随？趁早好备。”行者道：“兵器我自有。”老儿道：“二位只是那根锡杖，锡杖怎么打得妖精？”行者随于耳内取出一个绣花针来，捻在手中，迎风幌了一幌，就是碗来粗细的一根金箍铁棒，对着高老道：“你看这条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几个年高有德的老儿，陪我师父清坐闲叙，我好撇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来，对众取供，替你除了根罢。”那老儿即唤家僮，请了几个亲故朋友。一时都到。相见已毕，行者道：“师父，你放心稳坐，老孙去也。”

你看他搯着铁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后宅子里，妖精的住处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后宅门首。行者道：“你去取钥匙来。”高老道：“你且看看。若是用得钥匙，却不请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儿，年轻虽大，却不识耍。我把这话儿哄你一哄，你就当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来是铜汁灌的锁子。狠得他将金箍棒一捣，捣开门扇，里面却黑洞洞的。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儿一声，看他可在里面。”那老儿硬着胆叫道：“三姐姐。”那女儿认得是他父亲的声音，才少气无力的应了一声道：“爹爹，我在这里哩。”行者闪金睛，向黑影里仔细看时，你道他怎生模样？但见那：

云鬓乱堆无掠，玉容未洗尘淄。一片兰心依旧，十分娇态倾颓。樱唇全无气血，腰肢屈屈偎偎。愁蹙蹙，蛾眉淡；瘦怯怯，语声低。

他走来看见高老，一把扯住，抱头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问你，妖怪往那里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里去。这些时，天明就去，入夜方来。云云雾雾，往回不知何所。因是晓得父亲要祛退他，他也常常防备，故此昏来朝去。”行者道：“不消说了。老儿，你带令爱往前边宅里，慢慢的叙阔，让老孙在此等他。他若不来，你却莫怪；他若来了，定与你剪草除根。”那老高欢欢喜喜的，把女儿带将前去。

行者却弄神通，摇身一变，变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独自个坐在房里等那妖精。不多时，一阵风来，真个是走石飞砂。好风：

起初时微微荡荡，向后来渺渺茫茫。
微微荡荡乾坤大，渺渺茫茫无阻碍。
雕花折柳胜揌麻，倒树摧林如拔菜。
翻江搅海鬼神愁，裂石崩山天地怪。
衔花麋鹿失来踪，摘果猿猴迷在外。
七层铁塔侵佛头，八面幢幡伤宝盖。
金梁玉柱起根摇，房上瓦飞如燕块。
举棹梢公许愿心，开船忙把猪羊赛。
当坊土地弃祠堂，四海龙王朝上拜。
海边撞损夜叉船，长城刮倒半边塞。

那阵狂风过处，只见半空里来了一个妖精，果然生得丑陋：黑脸短毛，长喙大耳；穿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系一条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好行者，却不迎他，也不问他，且睡在床上推病，口里哼哼啧啧的不绝。

那怪不识真假，走进房，一把搂住，就要亲嘴。行者暗笑道：“真个要来弄老孙哩！”即使个拿法，托着那怪的长嘴，叫做个小跌。漫头一料，扑的掼下床来。那怪爬起来，扶着床边道：“姐姐，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来得迟了？”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么就丢我这一跌？”行者道：“你怎么就这等样小家子，就搂我亲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时，便起来开门等你了。你可脱了衣服睡是。”那怪不解其意，真个就去脱衣。行者跳起来，坐在净桶上。那怪依旧复来床上摸一把，摸不着人，叫道：“姐姐，你往那里去了？请脱衣服睡罢。”行者道：“你先睡，等我出个恭来。”那怪果先解衣上床。行者忽然叹口气，道声“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恼怎的？造化怎么得低的？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的锦，戴的金，四时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你还有那些儿不趁心处，这般短叹长吁，说甚么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这等说。今日我的父母，隔着墙，丢砖料瓦的，甚是打我骂我哩。”那怪道：“他打骂你怎的？”行者道：“他说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门下一个女婿，全没些儿礼体。这样个丑嘴脸的人，又会不得姨夫，又见不得亲戚，又不知你云来雾去，端的是那里人家，姓甚名谁，败坏他清德，玷辱他门风，故此这般打骂，所以烦恼。”那怪道：“我虽是有些儿丑陋，若要俊，却也不难。我一来时，曾与他讲过，他愿意方才招我。今日怎么又说起这话！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以相貌为姓，故姓猪，官名叫做猪刚鬣。他若再来问你，你就以此话与他说便了。”

行者暗喜道：“那怪却也老实，不用动刑，就供得这等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请法师来拿你哩。”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睬他！我有天罡数的变化，九齿的钉钯，怕甚么法师、和尚、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请下九天荡魔祖师下界，我也曾与他做过相识，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说请一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姓孙的齐天大圣，要来拿你哩。”那怪闻得了这个名头，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这等说，我去了罢。两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过，低了名头，不像模样。”

他套上衣服，开了门，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将自己脸上抹了一抹，现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里走！你抬头看看我是那个？”那怪转过眼来，看见行者咨牙俫嘴，火眼金睛，磕头毛脸，就是个活雷公相似，慌得

他手麻脚软，划剌的一声，挣破了衣服，化狂风脱身而去。行者急上前去，掣铁棒，望风打了一下。那怪化万道火光，径转本山而去。行者驾云，随后赶来，叫声“那里走！你若上天，我就赶到斗牛宫！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狱！”咦！毕竟不知这一去赶至何方，有何胜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却说那怪的火光前走，这大圣的彩霞随跟。正行处，忽见一座高山，那怪把红光结聚，现了本相，撞入洞里，取出一柄九齿钉钯来战。行者喝一声道：“泼怪！你是那里来的邪魔？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你有甚么本事，实实供来，饶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手段！上前来站稳着，我说与你听：我

自小生来心性拙，贪闲爱懒无休歇。不曾养性与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然闲里遇真仙，就把寒温坐下说。劝我回心莫堕凡，伤生造下无边孽。有朝大限命终时，八难三途悔不喋。听言意转要修行，闻语心回求妙诀。有缘立地拜为师，指示天关并地阙。得传九转大还丹，工夫昼夜无时辍。上至顶门泥丸宫，下至脚板涌泉穴。周流肾水入华池，丹田补得温温热。婴儿姹女配阴阳，铅汞相投分日月。离龙坎虎用调和，灵龟吸尽金乌血。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通透彻。功圆行满却飞升，天仙对对来迎接。朗然足下彩云生，身轻体健朝金阙。玉皇设宴会群仙，各分品级排班列。敕封元帅管天河，总督水兵称宪节。只因王母会蟠桃，开宴瑶池邀众客。那时酒醉意昏沉，东倒西歪乱撒泼。逞雄撞入广寒宫，风流仙子来相接。见他容貌挟人魂，旧日凡心难得灭。全无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歇。再三再四不依从，东躲西藏心不悦。色胆如天叫似雷，险些震倒天关阙。纠察灵官奏玉皇，那日吾当命运拙。广寒围困不通风，进退无门难得脱。却被诸神拿住我，酒在心头还不怯。押赴灵霄见玉皇，依律问成该处决。多亏太白李金星，出班俯顖亲言说。改刑重责二千锤，肉绽皮开骨将折。放生遭贬出天关，福陵山下图家业。我因有罪错投胎，俗名唤做猪刚鬣。”

行者闻言道：“你这厮原来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孙名号。”那怪道声：“哏！你这诳上的弼马温，当年撞那祸时，不知带累我等多少，今日又来此欺人！不要无礼，吃我一钯！”行者怎肯容情，举起棒，当头就打。他两个在那半山之中，黑夜里赌斗。好杀：

行者金睛似闪电，妖魔环眼似银花。这一个口喷彩雾，那一个气吐红霞。气吐红霞昏处亮，口喷彩雾夜光华。金箍棒，九齿钯，两个英雄实可夸：一个是大圣临凡世，一个是元帅降天涯。那个因失威仪成怪物，这个幸逃苦难拜僧家。钯去好似龙伸爪，棒迎浑若凤穿花。那个道：“你破人亲事如杀父！”这个道：“你强奸幼女正该拿！”闲言语，乱喧哗，往往来来棒架钯。看看战到天将晓，那妖精两膊觉酸麻。

他两个自二更时分，直斗到东方发白。那怪不能迎敌，败阵而逃，依然又化狂风，径回洞里，把门紧闭，再不出头。行者在这洞门外看有一座石碣，上书“云栈洞”三字；见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却思量：“恐师父等候，且回去见他一见，再来捉此怪不迟。”随踏云点一点，早到高老庄。

却说三藏与那诸老谈今论古，一夜无眠。正想行者不来，只见天井里，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铁棒，整衣上厅。叫道：“师父，我来了。”慌得那诸老一齐下拜，谢道：“多劳，多劳！”三藏问道：“悟空，你去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里？”行者道：“师父，那妖不是凡间的邪祟，也不是山间的怪兽。他本是天蓬元帅临凡，只因错投了胎，嘴脸像一个野猪模样，其实性灵尚存。他说以相为姓，唤名猪刚鬣。是老孙从后宅里掣棒就打，他化一阵狂风走了。被老孙着风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径转他那本山洞里，取出一柄九齿钉钯，与老孙战了一夜。适才天色将明，他怯战而走，把洞门紧闭不出。老孙还要打开那门，与他见个好歹，恐师父在此疑虑盼望，故先来回个信息。”

说罢，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长老，没及奈何，你虽赶得去了，他等你去后复来，却怎区处？索性累你与我拿住，除了根，才无后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谢：将这家财田地，凭众亲友写立文书，与长老平分。只是要剪草除根，莫教坏了我高门清德。”

行者笑道：“你这老儿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是食肠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把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老高道：“长老，虽是不伤风化，但名声

不甚好听。动不动着人就说：‘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这句话儿教人怎当？”三藏道：“悟空，你既是与他做了一场，一发与他做个竭绝，才见始终。”行者道：“我才试他一试耍子。此去一定拿来与你们看。且莫忧愁。”叫：“老高，你还好生管待我师父，我去也。”

就声去，就无形无影的，跳到他那山上，来到洞口，一顿铁棍，把两扇门打得粉碎。口里骂道：“那馕糠的夯货，快出来与老孙打么！”那怪正喘嘘嘘的，睡在洞里。听见打得门响，又听见骂馕糠的夯货，他却恼怒难禁，只得拖着钯，抖擞精神，跑将出来，厉声骂道：“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行者笑道：“这个呆子！我就打了大门，还有个辨处。像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无些茶红酒礼，该问个真犯斩罪哩！”那怪道：“且休闲讲，看老猪这钯！”行者使棍支住道：“你这钯可是与高老家做园工筑地种菜的？有何好处怕你！”那怪道：“你错认了！这钯岂是凡间之物？你且听我道来：

此是锻炼神冰铁，磨琢成工光皎洁。老君自己动钤锤，荧惑亲身添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机，六丁六甲费周折。造成九齿玉垂牙，铸就双环金坠叶。身妆六曜排五星，体按四时依八节。短长上下定乾坤，左右阴阳分日月。六爻神将按天条，八卦星辰依斗列。名为上宝逊金钯，进与玉皇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为吾养就长生客。敕封元帅号天蓬，钦赐钉钯为御节。举起烈焰并毫光，落下猛风飘瑞雪。天曹神将尽皆惊，地府阎罗心胆怯。人间那有这般兵，世上更无此等铁。随身变化可心怀，任意翻腾依口诀。相携数载未曾离，伴我几年无日别。日食三餐并不丢，夜眠一宿浑无撇。也曾佩去赴蟠桃，也曾带他朝帝阙。皆因仗酒却行凶，只为倚强便撒泼。上天贬我降凡尘，下世尽我作罪孽。石洞心邪曾吃人，高庄情喜婚姻结。这钯下海掀翻龙鼍窝，上山抓碎虎狼穴。诸般兵刃且休题，惟有吾当钯最切。相持取胜有何难，赌斗求功不用说。何怕你铜头铁脑一身钢，钯到魂消神气泄！”

行者闻言，收了铁棒道：“呆子不要说嘴！老孙把这头伸在那里，你且筑一下儿，看可能魂消气泄。”那怪真个举起钯，着气力筑将来。扑的一下，钻起钯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筑动一些儿头皮。唬得他手麻脚软，道声“好头！好头！”行者道：“你是也不知。老孙因为闹天宫，偷了仙丹，盗了蟠桃，窃了御酒，被小圣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宫前，众天神把老孙斧剁锤敲，刀砍剑刺，

火烧雷打，也不曾损动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炉中，将神火锻炼，炼做个火眼金睛，铜头铁臂。不信，你再筑几下，看看疼与不疼。”

那怪道：“你这猴子，我记得你闹天宫时，家住在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里，到如今久不闻名，你怎么来到这里，上门子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里请你来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请我。因是老孙改邪归正，弃道从僧，保护一个东土大唐驾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师，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高老庄借宿，那高老儿因话说起，就请我救他女儿，拿你这馕糠的夯货！”

那怪一闻此言，丢了钉钯，唱个大喏道：“那取经人在那里？累烦你引见引见。”行者道：“你要见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观世音菩萨劝善，受了他的戒行，这里持斋把素，教我跟随那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还得正果。教我等他，这几年不闻消息。今日既是你与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说取经之事，只倚凶强，上门打我？”行者道：“你莫诡诈欺心软我，欲为脱身之计。果然是要保护唐僧，略无虚假，你可朝天发誓，我才带你去见我师父。”那怪扑的跪下，望空似捣碓的一般，只管磕头道：“阿弥陀佛，南无佛，我若不是真心实意，还教我犯了天条，劈尸万段！”

行者见他赌咒发愿，道：“既然如此，你点把火来烧了你这住处，我方带你去。”那怪真个搬些芦苇荆棘，点着一把火，将那云栈洞烧得像个破瓦窑。对行者道：“我今已无挂碍了，你却引我去罢。”行者道：“你把钉钯与我拿着。”那怪就把钯递与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条三股麻绳，走过来，把手背绑剪了。那怪真个倒背着手，凭他怎么绑缚。却又揪着耳朵，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轻着些儿！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轻不成，顾你不得！常言道：‘善猪恶拿。’只等见了我师父，果有真心，方才放你。”他两个半云半雾的，径转高家庄来。有诗为证：

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
金从木顺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
一主一宾无间隔，三交三合有玄微。
性情并喜贞元聚，同证西方话不违。

顷刻间，到了庄前。行者拑着他的钯，揪着他的耳道：“你看那厅堂上端坐的是谁？乃吾师也。”那高氏诸亲友与老高，忽见行者把那怪背绑揪耳而来，一个个欣然迎到天井中，道声“长老，长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双膝跪下，背着手，对三藏叩头，高叫道：“师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师

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来拜接，怎么又受到许多泼折？”三藏道：“悟空，你怎么降得他来拜我？”行者才放了手，拿钉钯柄儿打着，喝道：“呆子！你说么！”那怪把菩萨劝善事情，细陈了一遍。

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个香案用用。”老高即忙抬出香案。三藏净了手焚香，望南礼拜道：“多蒙菩萨圣恩！”那几个老儿也一齐添香礼拜。拜罢，三藏上厅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绳。”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来，其缚自解。那怪从新礼拜三藏，愿随西去。又与行者拜了，以先进者为兄，遂称行者为师兄。三藏道：“既从吾善果，要做徒弟，我与你起了法名，早晚好呼唤。”他道：“师父，我是菩萨已与我摩顶受戒，起了法名，叫做猪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师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实是我法门中的宗派。悟能道：“师父，我受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厌，在我丈人家持斋把素，更不曾动荤；今日见了师父，我开了斋罢。”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那呆子欢欢喜喜道：“谨遵师命。”因此又叫做猪八戒。

高老见这等去邪归正，更十分喜悦。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谢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爷，请我拙荆出来拜见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贤弟，你既入了沙门，做了和尚，从今后，再莫题起那‘拙荆’的话说。世间只有个火居道士，那里有个火居的和尚？我们且来叙了坐次，吃顿斋饭，赶早儿往西天走路。”

高老儿摆了桌席，请三藏上坐。行者与八戒，坐于左右两旁。诸亲下坐。高老把素酒开樽，满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后奉与三藏。三藏道：“不瞒太公说，贫僧是胎里素，自幼儿不吃荤。”老高道：“因知老师清素，不曾敢动荤。此酒也是素的，请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师父，我自持斋，却不曾断酒。”悟空道：“老孙虽量窄，吃不上坛把，却也不曾断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们吃些素酒也罢。只是不许醉饮误事。”遂而他两个接了头锺。各人俱照旧坐下，摆下素斋。说不尽那杯盘之盛，品物之丰。

师徒们宴罢，老高将一红漆丹盘，拿出二百两散碎金银，奉三位长老为途中之费；又将三领绵布褊衫，为上盖之衣。三藏道：“我们是行脚僧，遇庄化饭，逢处求斋，怎敢受金银财帛？”行者近前，轮开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师父，今日招了一个徒弟，无物谢你，把这些碎金碎银，权作带领钱，拿了去买草鞋穿。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

哩。”高才接了，叩头谢赏。老高又道：“师父们既不受金银，望将这粗衣笑纳，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丝之贿，千劫难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饼果，带些去做干粮足矣。”八戒在旁边道：“师父、师兄，你们不要便罢，我与他家做了这几年女婿，就是挂脚粮也该三石哩。——丈人啊，我的直裰，昨晚被师兄扯破了，与我一件青锦袈裟；鞋子绽了，与我一双好新鞋子。”高老闻言，不敢不与。随买一双新鞋，将一领褊衫，换下旧时衣物。

那八戒摇摇摆摆，对高老唱个喏道：“上复丈母、大姨、二姨并姨夫、姑舅诸亲：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休怪。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行者喝道：“夯货！却莫胡说！”八戒道：“哥啊，不是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三藏道：“少题闲话，我们赶早儿去来。”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马，三藏骑着；行者肩担铁棒，前面引路。一行三众，辞别高老及众亲友，投西而去。有诗为证。诗曰：

满地烟霞树色高，唐朝佛子苦劳劳。
饥餐一钵千家饭，寒着千针一衲袍。
意马胸头休放荡，心猿乖劣莫教嚎。
情和性定诸缘合，月满金华是伐毛。

三众进西路途，有个月平稳。行过了乌斯藏界，猛抬头见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须索仔细，仔细。”八戒道：“没事。这山唤做浮屠山，山中有一个乌巢禅师，在此修行。老猪也曾会他。”三藏道：“他有些甚么勾当？”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劝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罢了。”师徒们说着话，不多时，到了山上。好山！但见那：

山南有青松碧桧，山北有绿柳红桃。闹聒聒，山禽对语；舞翩翩，仙鹤齐飞。香馥馥，诸花千样色；青冉冉，杂草万般奇。涧下有滔滔绿水，崖前有朵朵祥云。真个是景致非常幽雅处，寂然不见往来人。

那师父在马上遥观，见香桧树前，有一柴草窝。左边有麋鹿衔花，右边有山猴献果。树梢头，有青鸾彩凤齐鸣，玄鹤锦鸡咸集。八戒指道：“那不是乌巢禅师！”三藏纵马加鞭，直至树下。

却说那禅师见他三众前来，即便离了巢穴，跳下树来。三藏下马奉拜，那禅师用手搀道：“圣僧请起。失迎，失迎。”八戒道：“老禅师，作揖了。”禅

师惊问道：“你是福陵山猪刚鬣，怎么有此大缘，得与圣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观音菩萨劝善，愿随他做个徒弟。”禅师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问道：“此位是谁？”行者笑道：“这老禅怎么认得他，倒不认得我？”禅师道：“因少识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禅师陪笑道：“欠礼，欠礼。”

三藏再拜，请问西天大雷音寺还在那里。禅师道：“远哩！远哩！只是路多虎豹，难行。”三藏殷勤致意，再问：“路途果有多远？”禅师道：“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三藏拜伏于地恳求，那禅师遂口诵传之。经云：

>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寂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此时唐朝法师本有根源，耳闻一遍《多心经》，即能记忆，至今传世。此乃修真之总经，作佛之会门也。

那禅师传了经文，踏云光，要上乌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问个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禅师笑云：

> “道路不难行，试听我吩咐：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处。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来摩耳岩，侧着脚踪步。仔细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灵满国城，魔主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狮象尽称王，虎豹皆作御。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多年老石猴，那里怀嗔怒。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

行者闻言，冷笑道：“我们去，不必问他，问我便了。”三藏还不解其意。那禅师化作金光，径上乌巢而去。长老往上拜谢。行者心中大怒，举铁棒望

上乱捣，只见莲花生万朵，祥雾护千层。行者纵有搅海翻江力，莫想挽着乌巢一缕藤。三藏见了，扯住行者道：“悟空，这样一个菩萨，你捣他窝巢怎的？”行者道：“他骂了我兄弟两个一场去了。”三藏道：“他讲的西天路径，何尝骂你？”行者道：“你那里晓得？他说‘野猪挑担子’，是骂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骂的老孙。你怎么解得此意？”八戒道：“师兄息怒。这禅师也晓得过去未来之事，但看他‘水怪前头遇’这句话，不知验否。饶他去罢。”行者见莲花祥雾，近那巢边。只得请师父上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

管教清福人间少，致使灾魔山里多。

毕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偈曰：

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只须下苦功，扭出铁中血。绒绳着鼻穿，挽定虚空结。拴在无为树，不使他颠劣。莫认贼为子，心法都忘绝。休教他瞒我，一拳先打彻。现心亦无心，现法法也辍。人牛不见时，碧天光皎洁。秋月一般圆，彼此难分别。

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师悟彻了《多心经》，打开了门户。那长老常念常存，一点灵光自透。

且说他三众，在路餐风宿水，带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见那：

花尽蝶无情叙，树高蝉有声喧。野蚕成茧火榴妍，沼内新荷出现。

那日正行时，忽然天晚，又见山路旁边，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镜，月升东海现冰轮’。幸而道旁有一人家，我们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说得是。我老猪也有些饿了，且到人家化些斋吃，有力气，好挑行李。”行者道：“这个恋家鬼！你离了家几日，就生报怨！”八戒道：“哥啊，似不得你这喝风呵烟的人。我从跟了师父这几日，长忍半肚饥，你可晓得？”三藏闻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啊，不是个出家的了，你还回去罢。”那呆子慌得跪下道：“师父，你莫听师兄之言。他有些赃埋人。我不曾报怨甚的，他就说我报怨。我是个直肠的痴汉，我说道肚内饥了，好寻个人家化斋，他就骂我是恋家鬼。师父啊，我受了菩萨的戒行，又承师父怜悯，情愿要伏侍师父往西天去，誓无退悔。这叫做‘恨苦修行’。怎的说不是出家的话！”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来。”那呆子纵身跳起，口里絮絮叨叨的，挑着担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来。

早到了路旁人家门首。三藏下马，行者接了缰绳，八戒歇了行李，都伫立绿荫之下。三藏拄着九环锡杖，按按藤缠篾织斗篷，先奔门前，只见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口里嘤嘤的念佛。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声“施主，问讯了。”那老者一骨鲁跳将起来，忙敛衣襟，出门还礼道：“长老，失迎。你自那方来的？到我寒门何故？”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和尚，奉圣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经。适至宝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万祈方便方便。”那老儿摆手摇头道：“去不得。西天难取经。要取经，往东天去罢。”三藏口中不语，意下沉吟：“菩萨指道西去，怎么此老说往东行？东边那得有经？……”腼腆难言，半晌不答。

却说行者素性凶顽，忍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儿，你这们大年纪，全不晓事。我出家人远来借宿，就把这厌钝的话虎唬我。十分你家窄狭，没处睡时，我们在树底下，好道也坐一夜，不打搅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师父，你倒不言语，你那个徒弟，那般拐子脸，别颏腮，雷公嘴，红眼睛的一个痨病魔鬼，怎么反冲撞我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这个老儿，忒也没眼色！似那俊刮些儿的，叫做中看不中吃。想我老孙，虽小，颇结实，皮裹一团筋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夸言，也将就看得过。”老者道：“你家居何处？因甚事削发为僧？”行者道：“老孙祖贯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居住。自小儿学做妖怪，称名悟空。凭本事，挣了一个齐天大圣。只因不受天禄，大反天宫，惹了一场灾愆。如今脱难消灾，转拜沙门，前求正果，保我这唐朝驾下的师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么山高路险，水阔波狂！我老孙也捉得怪，降得魔。伏虎擒龙，踢天弄井，都晓得些儿。倘若府上有甚么丢砖打瓦，锅叫门开，老孙便能安镇。”

那老儿听得这篇言语，哈哈笑道：“原来是个撞头化缘的熟嘴儿和尚。”行者道：“你儿子便是熟嘴！我这些时，只因跟我师父走路辛苦，还懒说话哩。”那老儿道：“若是你不辛苦，不懒说话，好道活活的聒杀我！你既有这样手段，西方也还去得，去得。你一行几众？请至茅舍里安宿。”三藏道：“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三众。”老者道：“那一众在那里？”行者指着道：“这老儿眼花，那绿荫下站的不是？”老儿果然眼花，忽抬头细看，一见八戒这般嘴脸，就唬得一步一跌，往屋里乱跑，只叫：“关门，关门！妖怪来了！”行者赶上扯住道：“老儿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师弟。”老者战兢兢的道：“好，好，好！一个丑似一个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儿，你若以相貌取人，干净差了。我们丑自丑，却都有用。”

那老者正在门前与三个和尚相讲，只见那庄南边有两个少年人，带着一个老妈妈，三四个小男女，敛衣赤脚，插秧而回。他看见一匹白马，一担行李，都在他家门首喧哗，不知是甚来历，都一拥上前问道："做甚么的？"八戒调过头来，把耳朵摆了几摆，长嘴伸了一伸，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乱跄乱跌。慌得那三藏满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们不是歹人，我们是取经的和尚。"那老儿才出了门，搀着妈妈道："婆婆起来，少要惊恐。这师父，是唐朝来的，只是他徒弟脸嘴丑些，却也山恶人善。带男女们家去。"那妈妈才扯着老儿，二少年领着儿女进去。

三藏却坐在他门楼里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两个相貌既丑，言语又粗，把这一家儿吓得七损八伤，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瞒师父说，老猪自从跟了你，这些时俊了许多哩。若像往常在高老庄走时，把嘴朝前一掬，把耳两头一摆，常吓杀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呆子不要乱说，把那丑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说的话。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么收拾？"行者道："把那个耙子嘴，揣在怀里，莫拿出来；把那蒲扇耳，贴在后面，不要摇动，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个把嘴揣了，把耳贴了，拱着头，立于左右。行者将行李拿入门里，将白马拴在桩上。

只见那老儿才引个少年，拿一个板盘儿，托三杯清茶来献。茶罢，又吩咐办斋。那少年又拿一张有窟窿无漆水的旧桌，端两条破头折脚的登子，放在天井中，请三众凉处坐下。三藏方问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几位令嗣？"——道："有两个小儿，三个小孙。"三藏道："恭喜，恭喜。"又问："年寿几何？"——道："痴长六十一岁。"行者道："好，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复问道："老施主，始初说西天经难取者，何也？"老者道："经非难取，只是道中艰涩难行。我们这向西去，只有三十里远近，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黄风岭。那山中多有妖怪。故言难取者，此也。若论此位小长老，说有许多手段，却也去得。"行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孙与我这师弟，任他是甚么妖怪，不敢惹我。"

正说处，又见儿子拿将饭来，摆在桌上，道声"请斋。"三藏就合掌讽起斋经。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长老的几句经还未了，那呆子又吃彀三碗。行者道："这个馕糠！好道汤着饿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见他吃得快，道："这个长老，想着实饿了，快添饭来。"那呆子真个食肠大：看他不抬头，一连就吃有十数碗。三藏、行者俱各吃不上两碗。呆子不住，便还吃哩。老王道："仓卒无肴，不敢苦劝，请再进一箸。"三藏、行者俱道："彀了。"八戒道：

“老儿滴答甚么，谁和你发课，说甚么五爻六爻；有饭只管添将来就是。”呆子一顿，把他一家子饭都吃得罄尽，还只说才得半饱。却才收了家火，在那门楼下，安排了竹床板铺睡下。

次日天晓，行者去背马，八戒去整担，老王又教妈妈整治些点心汤水管待，三众方致谢告行。老者道：“此去倘路间有甚不虞，是必还来茅舍。”行者道：“老儿，莫说哈话。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遂此策马挑担西行。

噫！这一去，果无好路朝西域，定有邪魔降大灾。三众前来，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说起来，十分险峻。三藏马到临崖，斜挑宝镫观看，果然那：

高的是山，峻的是岭；陡的是崖，深的是壑；响的是泉，鲜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顶上接青霄；这涧深不深，底中见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云，屹嶝嶝怪石，说不尽千丈万丈挟魂崖。崖后有弯弯曲曲藏龙洞，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岩。又见些丫丫叉叉带角鹿，泥泥痴痴看人獐；盘盘曲曲红鳞蟒，耍耍顽顽白面猿。至晚巴山寻穴虎，带晓翻波出水龙，登的洞门唿喇喇响。草里飞禽，扑轳轳起；林中走兽，掬𠹭𠹭行。猛然一阵狼虫过，吓得人心趷蹬蹬惊。正是那当倒洞当当倒洞，洞当当倒洞当山；青岱染成千丈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那师父缓促银骢，孙大圣停去慢步，猪悟能磨担徐行。正看那山，忽闻得一阵旋风大作。三藏在马上心惊，道：“悟空，风起了！”行者道：“风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时之气，有何惧哉！”三藏道：“此风甚恶，比那天风不同。”行者道：“怎见得不比天风？”三藏道：“你看这风：

巍巍荡荡飒飘飘，渺渺茫茫出碧霄。
过岭只闻千树吼，入林但见万竿摇。
岸边摆柳连根动，园内吹花带叶飘。
收网渔舟皆紧缆，落篷客艇尽抛锚。
途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担难挑。
仙果林间猴子散，奇花丛内鹿儿逃。
崖前桧柏颗颗倒，涧下松篁叶叶凋。
播土扬尘沙迸迸，翻江搅海浪涛涛。”

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师兄，十分风大！我们且躲一躲儿干净。”行者笑道：“兄弟不济！风大时就躲，倘或亲面撞见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啊，你不曾闻得‘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箭’哩！我们躲一躲，也不亏人。”行者道：“且莫言语，等我把这风抓一把来闻一闻看。”八戒笑道：

“师兄又扯空头谎了，风又好抓得过来闻！就是抓得来，便也渍了去了。”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孙有个‘抓风’之法。”

好大圣，让过风头，把那风尾抓过来闻了一闻，有些腥气，道：“果然不是好风！这风的味道不是虎风，定是怪风。断乎有些蹊跷。”说不了，只见那山坡下，剪尾跑蹄，跳出一只斑斓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稳雕鞍，翻根头跌下白马，斜倚在路旁，真个是魂飞魄散。八戒丢了行李，掣钉钯，不让行者走上前，大喝一声道：“孽畜！那里走！”赶将去，劈头就筑。那只虎直挺挺站将起来，把那前左爪轮起，抠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滑剌的一声，把个皮剥将下来，站立道旁。你看他怎生恶相！咦，那模样：

血津津的赤剥身躯，红𤸷𤸷的弯环腿足。

火焰焰的两鬓蓬松，硬搠搠的双眉的竖。

白森林的四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

气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纠纠的厉声高喊。

喊道：“慢来！慢来！吾党不是别人，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今奉大王严命，在山巡逻，要拿几个凡夫去做案酒。你是那里来的和尚，敢擅动兵器伤我？”八戒骂道：“我把你这个孽畜！你是认不得我！我等不是那过路的凡夫，乃东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经者。你早早的远避他方，让开大路，休惊了我师父，饶你性命；若似前猖獗，钯举处，却不留情！”那妖精那容分说，急近步，丢一个架子，望八戒劈脸来抓。这八戒忙闪过，轮钯就筑。那怪手无兵器，下头就走，八戒随后赶来。那怪到了山坡下，乱石丛中，取出两口赤铜刀，急轮起，转身来迎。两个在这坡前，一往一来，一冲一撞的赌斗。那里孙行者搀起唐僧道：“师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孙去助助八戒，打倒那怪好走。”三藏才坐将起来，战兢兢的，口里念着《多心经》不题。

那行者掣了铁棒，喝声叫：“拿了！”此时八戒抖擞精神，那怪败下阵去。行者道：“莫饶他！务要赶上！”他两个轮钉钯，举铁棒，赶下山来。那怪慌了手脚，使个“金蝉脱壳计”，打个滚，现了原身，依然是一只猛虎。行者与八戒那里肯舍，赶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见他赶得至近，却又抠着胸膛，剥下皮来，苫盖在那卧虎石上，脱真身，化一阵狂风，径回路口。路口上那师父正念《多心经》，被他一把拿住，驾长风摄将去了。可怜那三藏啊！江流注定多磨折，寂灭门中功行难。

那怪把唐僧擒来洞口，按住狂风，对把门的道：“你去报大王说，前路虎

先锋拿了一个和尚，在门外听令。”那洞主传令，教：“拿进来。”那虎先锋，腰撇着两口赤铜刀，双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将不才，蒙钧令差往山上巡逻，忽遇一个和尚，他是东土大唐驾下御弟三藏法师，上西方拜佛求经，被我擒来奉上，聊具一馔。”

那洞主闻得此言，吃了一惊道：“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名唤孙行者，神通广大，智力高强。你怎么能彀捉得他来？”先锋道：“他有两个徒弟：先来的，使一柄九齿钉钯，他生得嘴长耳大；又一个，使一根金箍铁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赶着小将争持，被小将使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撤身得空，把这和尚拿来，奉献大王，聊表一餐之敬。”

洞主道：“且莫吃他着。”先锋道：“大王，见食不食，呼为劣蹶。”洞主道：“你不晓得。吃了他不打紧，只恐怕他那两个徒弟上门吵闹，未为稳便。且把他绑在后园定风桩上，待三五日，他两个不来搅扰，那时节，一则图他身子干净，二来不动口舌，却不任我们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迟。”先锋大喜道：“大王深谋远虑，说得有理。”教：“小的们，拿了去。”

旁边拥上七八个绑缚手，将唐僧拿去，好便似鹰拿燕雀，索绑绳缠。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遇难神僧想悟能。道声：“徒弟啊！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处降妖，我却被魔头拿来，遭此毒害，几时再得相见！好苦啊！你们若早些儿来，还救得我命；若十分迟了，断然不能保矣！”一边嗟叹，一边泪落如雨。

却说那行者、八戒，赶那虎下山坡，只见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举棒，尽力一打，转震得自己手疼。八戒复筑了一钯，亦将钯齿迸起。原来是一张虎皮，盖着一块卧虎石。行者大惊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计也！”八戒道：“中他甚计？”行者道：“这个叫做‘金蝉脱壳计’：他将虎皮苫在此，他却走了。我们且回去看看师父，莫遭毒手。”两个急急转来，早已不见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怎的好！师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牵着马，眼中滴泪道：“天哪！天哪！却往那里找寻！”行者抬着头跳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锐气。横竖想只在此山，我们寻寻去来。”

他两个果奔入山中，穿岗越岭，行彀多时，只见那石崖之下，耸出一座洞府。两人定步观瞻，果然凶险。但见道：

迭障尖峰，回峦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绿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

双双，林内有幽禽对对。涧水远流冲石壁，山泉细滴漫沙堤。野云片片，瑶草芊芊。妖狐狡兔乱撺梭，角鹿香獐齐斗勇。劈崖斜挂万年藤，深壑半悬千岁柏。奕奕巍巍欺华岳，落花啼鸟赛天台。

行者道："贤弟，你可将行李歇在藏风山凹之间，撒放马匹，不要出头。等老孙去他门首，与他赌斗。必须拿住妖精，方才救得师父。"八戒道："不消吩咐，请快去。"

行者整一整直裰，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那门前，只见那门上有六个大字，乃"黄风岭黄风洞"，却便丁字脚站定，执着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儿送我师父出来，省得掀翻了你窝巢，□平了你住处！"

那小怪闻言，一个个害怕，战兢兢的，跑入里面报道："大王！祸事了！"那黄风怪正坐间，问："有何事？"小妖道："洞门外来了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许大粗的铁棒，要他师父哩！"那洞主惊张，即唤虎先锋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该拿些山牛、野彘、肥鹿、胡羊，怎么拿那唐僧来！却惹他那徒弟来此闹吵，怎生区处？"先锋道："大王放心稳便，高枕勿忧，小将不才，愿带领五十个小妖校出去，把那甚么孙行者拿来凑吃。"洞主道："我这里除了大小头目，还有五七百名小校，凭你选择，领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们才自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块肉，情愿与你拜为兄弟；但恐拿他不得，反伤了你，那时休得埋怨我也。"

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去来。"果然点起五十名精壮小妖，擂鼓摇旗，缠两口赤铜刀，腾出门来，厉声高叫道："你是那里来的个猴和尚？敢在此间大呼大叫的做甚？"行者骂道："你这个剥皮的畜生！你弄甚么脱壳法儿，把我师父摄了，倒转问我做甚！趁早好好送我师父出来，还饶你这个性命！"虎怪道："你师父是我拿了，要与我大王做顿下饭。你识起倒，回去罢！不然，拿住你，一齐凑吃，却不是'买一个又饶一个'？"行者闻言，心中大怒。扢迸迸，钢牙错啮；滴流流，火眼睁圆；掣铁棒喝道："你多大欺心，敢说这等大话，休走，看棍！"那先锋急持刀按住。这一场果然不善，他两个各显威能。好杀：

那怪是个真鹅卵，悟空是个鹅卵石。
赤铜刀架美猴王，浑如垒卵来击石。
乌鹊怎与凤凰争？鹁鸽敢和鹰鹞敌？
那怪喷风灰满山，悟空吐雾云迷日。
来往不禁三五回，先锋腰软全无力。

转身败了要逃生，却被悟空抵死逼。

那虎怪撑持不住，回头就走。他原来在那洞主面前说了嘴，不敢回洞，径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里肯放，执着棒，只情赶来，呼呼吼吼，喊声不绝，却赶到那藏风山凹之间。正抬头，见八戒在那里放马。八戒忽听见呼呼声喊，回头观看，乃是行者赶败的虎怪，就丢了马，举起钯，刺斜着头一筑。可怜那先锋。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却被八戒一钯，筑得九个窟窿鲜血冒，一头脑髓尽流干。有诗为证。诗曰：

三五年前归正宗，持斋把素悟真空。

诚心要保唐三藏，初秉沙门立此功。

那呆子一脚□住他的脊背，两手轮钯又筑。行者见了，大喜道："兄弟，正是这等！他领了几十个小妖，敢与老孙赌斗；被我打败了，他转不往洞跑，却跑来这里寻死。亏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风摄师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问他师父的下落么？"行者道："这怪把师父拿在洞里，要与他甚么鸟大王做下饭。是老孙恼了，就与他斗将这里来，却着你送了性命。兄弟啊，这个功劳算你的。你可还守着马与行李，等我把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战。须是拿得那老妖，方才救得师父。"八戒道："哥哥说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败了这老妖，还赶将这里来，等老猪截住杀他。"好行者，一只手提着铁棒，一只手拖着死虎，径至他洞口。正是：

法师有难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乱魔。

毕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却说那五十个败残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里，报道："大王，虎先锋战不过那毛脸和尚，被他赶下东山坡去了。"老妖闻说，十分烦恼。正低头不语，默思计策，又有把前门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锋被那毛脸和尚打杀了，拖在门口骂战哩。"那老妖闻言，愈加烦恼道："这厮却也无知！我倒不曾吃他师父，他转打杀我家先锋，可恨！可恨！"叫："取披挂来。我也只闻得讲甚么孙行者，等我出去，看是个甚么九头八尾的和尚，拿他进来，与我虎先锋对命。"众小妖急急抬出披挂。老妖结束齐整，绰一杆三股钢叉，帅群妖跳出本洞。那大圣停立门外，见那怪走将出来，着实骁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见：

> 金盔晃日，金甲凝光。盔上缨飘山雉尾，罗袍罩甲淡鹅黄。勒甲绦盘龙耀彩，护心镜绕眼辉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锦围裙，柳叶绒妆。手持三股钢叉利，不亚当年显圣郎。

那老妖出得门来，厉声高叫道："那个是孙行者？"这行者脚□着虎怪的皮囊，手执着如意的铁棒，答道："你孙外公在此，送出我师父来。"那怪仔细观看，见行者身躯鄙猥，面容羸瘦，不满四尺。笑道："可怜！可怜！我只道是怎么样扳翻不倒的好汉，原来是这般一个骷髅的病鬼！"行者笑道："你这个儿子，忒没眼色！你外公虽是小小的，你若肯照头打一叉柄，就长三尺。"那怪道："你硬着头，吃吾一柄。"大圣公然不惧。那怪果打一下来，他把腰躬一躬，足长了三尺，有一丈长短，慌得那妖把钢叉按住，喝道："孙行者，你怎么把这护身的变化法儿，拿来我门前使唤！莫弄虚头，走上来，我与你见见手段！"行者笑道："儿子啊！常言道：'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你

外公手儿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这一棒！”

那怪那容分说，拈转钢叉，望行者当胸就刺。这大圣正是会家不忙，忙家不会，理开铁棒，使一个“乌龙掠地势”，拨开钢叉，又照头便打。他二人在那黄风洞口，这一场好杀：

妖王发怒，大圣施威：妖王发怒，要拿行者抵先锋；大圣施威，欲捉精灵救长老。叉来棒架，棒去叉迎。一个镇山都总帅，一个是护法美猴王。初时还在尘埃战，后来各起在中央。点钢叉，尖明镈利；如意棒，身黑箍黄。戳着的魂归冥府，打着的定见阎王。全凭着手疾眼快，必须要力壮身强。两家舍死忘生战，不知那个平安那个伤。

那老妖与大圣斗经三十回合，不分胜败。这行者要见功绩，使一个“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喷，叫声“变！”变有百十个行者，都是一样打扮，各执一根铁棒，把那怪围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头，望着巽地上，把口张了三张，嘑的一口气，吹将出去，忽然间，一阵黄风，从空刮起。好风！真个利害。

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折岭倒松梅，播土扬尘崩岭坫。黄河浪泼彻底浑，湘江水涌翻波转。碧天振动斗牛宫，争些刮倒森罗殿。五百罗汉闹喧天，八大金刚齐嚷乱。文殊走了青毛狮，普贤白象难寻见。真武龟蛇失了群，梓橦骡子飘其鞯。行商喊叫告苍天，梢公拜许诸般愿。烟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残生随水办。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岛蓬莱昏暗暗。老君难顾炼丹炉，寿星收了龙须扇。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风吹断裙腰钏。二郎迷失灌州城，哪吒难取匣中剑。天王不见手心塔，鲁班吊了金头钻。雷音宝阙倒三层，赵州石桥崩两断。一轮红日荡无光，满天星斗皆昏乱。南山鸟往北山飞，东湖水向西湖漫。雌雄拆对不相呼，子母分离难叫唤。龙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处寻闪电。十代阎王觅判官，地府牛头追马面。这风吹倒普陀山，卷起观音经一卷。白莲花卸海边飞，吹倒菩萨十二院。盘古至今曾见风，不似这风来不善。嘞喇喇，乾坤险不炸崩开，万里江山都是颤！

那妖怪使出这阵狂风，就把孙大圣毫毛变的小行者刮得在那半空中，却似纺车儿一般乱转，莫想轮得棒，如何拢得身？慌得行者将毫毛一抖，收上身来，独自个举着铁棒，上前来打，又被那怪劈脸喷了一口黄风，把两只火眼金睛，刮得紧紧闭合，莫能睁开；因此难使铁棒，遂败下阵来。那妖收风回洞不题。

却说猪八戒见那黄风大作，天地无光，牵着马，守着担，伏在山凹之间，也不敢睁眼，不敢抬头，口里不住的念佛许愿；又不知行者胜负何如，师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时，却早风定天晴。忽抬头往那洞门前看处，却也不见兵戈，不闻锣鼓。呆子又不敢上他门，又没人看守马匹、行李，果是进退两难，怆惶不已。

忧虑间，只听得孙大圣从西边吆喝而来，他才欠身迎着道：“哥哥，好大风啊！你从那里走来？”行者摆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孙自为人，不曾见这大风。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钢叉，来与老孙交战；战到有三十馀合，是老孙使一个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围打，他甚着急，故弄出这阵风来，果是凶恶，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风而逃。——哏，好风！哏，好风！老孙也会呼风，也会唤雨，不曾似这个妖精的风恶！”八戒道：“师兄，那妖精的武艺如何？”行者道：“也看得过。叉法儿倒也齐整。与老孙也战个手平。却只是风恶了，难得赢他。”八戒道：“似这般怎生救得师父？”行者道：“救师父且等再处，不知这里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医治医治。”八戒道：“你眼怎的来？”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风喷将来，吹得我眼珠酸痛，这会子冷泪常流。”八戒道：“哥啊，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说要甚么眼科，连宿处也没有了！”行者道：“要宿处不难。我料着那妖精还不敢伤我师父，我们且找上大路，寻个人家住下，过此一宵，明日天光，再来降妖罢。”八戒道：“正是，正是。”

他却牵了马，挑了担，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时渐渐黄昏，只听得那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声。二人停身观看，乃是一家庄院，影影的有灯火光明。他两个也不管有路无路，漫草而行，直至那家门首。但见：

紫芝翳翳，白石苍苍：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数点小萤光灼灼，一林野树密排排。香兰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涧，古柏倚深崖。地僻更无游客到，门前惟有野花开。

他两个不敢擅入，只得叫一声“开门，开门！”那里有一老者，带几个年幼的农夫，叉钯扫帚齐来，问道：“甚么人？甚么人？”行者躬身道：“我们是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经，路过此山，被黄风大王拿了我师父去了，我们还未曾救得。天色已晚，特来府上告借一宵，万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礼道：“失迎，失迎。此间乃云多人少之处，却才闻得叫门，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强盗等类，故此小介愚顽，多有冲撞。不知是二位长老。请进，

请进。”

他兄弟们牵马挑担而入，径至里边，拴马歇担，与庄老拜见叙坐。又有苍头献茶。茶罢，捧出几碗胡麻饭。饭毕，命设铺就寝。行者道：“不睡还可，敢问善人，贵地可有卖眼药的？”老者道：“是那位长老害眼？”行者道：“不瞒你老人家说，我们出家人，自来无病，从不晓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讨药？”行者道：“我们今日在黄风洞口救我师父，不期被那怪将一口风喷来，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泪汪汪，故此要寻眼药。”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这个长老，小小的年纪，怎么说谎？那黄风大圣，风最利害。他那风，比不得甚么春秋风、松竹风、与那东西南北风。……”八戒道：“想必是夹脑风、羊耳风、大麻风、偏正头风？”长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风’。”行者道：“怎见得？”老者道：“那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崖恶，吹人命即休。你们若遇着他那风吹了呵，还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无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们虽不是神仙，神仙还是我的晚辈，这条命急切难休，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道：“既如此说，也是个有来头的人。我这敝处，却无卖眼药的。老汉也有些迎风冷泪，曾遇异人，传了一方，名唤‘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风眼。”行者闻言，低头唱喏道：“愿求些儿，点试，点试。”

那老者应承，即走进去，取出一个玛瑙石的小罐儿来，拔开塞口，用玉簪儿蘸出少许与行者点上，教他不得睁开，宁心睡觉，明早就好。点毕，收了石罐，径领小介们退于里面。八戒解包袱，展开铺盖，请行者安置。行者闭着眼乱摸。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儿呢？”行者道：“你这个馕糟的呆子！你照顾我做瞎子哩！”那呆子哑哑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铺上，转运神功，直到有三更后，方才睡下。

不觉又是五更将晓，行者抹抹脸，挣开睛道：“果然好药！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却转头后边望望，呀！那里得甚房舍窗门，但只见些老槐高柳，兄弟们都睡在那绿莎茵上。那八戒醒来道：“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睁开睛看看。”呆子忽抬头，见没了人家，慌得一毂辘爬将起来道：“我的马哩？”行者道：“树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头边放的不是？”八戒道：“这家子惫懒也。他搬了，怎么就不叫我们一声？通得老猪知道，也好与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门户的，恐怕里长晓得，却就连夜搬了。噫！我们也忒睡得死！怎么他家拆房子，响也不听见响响？”行者吸吸的笑道：“呆子，不

要乱嚷。你看那树上是个甚么纸帖儿。”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来上面四句颂子云：

“庄居非是俗人居，护法伽蓝点化庐。

妙药与君医眼痛，尽心降怪莫踌躇。”

行者道：“这伙强神，自换了龙马，一向不曾点他，他倒又来弄虚头！”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么伏你点札！”行者道：“兄弟，你还不知哩。这护教伽蓝、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奉菩萨的法旨，暗保我师父者。自那日报了名，只为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们，故不曾点札罢了。”八戒道：“哥哥，他既奉法旨暗保师父，所以不能现身明显，故此点化仙庄。你莫怪他，昨日也亏他与你点眼，又亏他管了我们一顿斋饭，亦可谓尽心矣。你莫怪他，我们且去救师父来。”行者道：“兄弟说得是。此处到那黄风洞口不远，你且莫动身，只在林子里看马守担，等老孙去洞里打听打听，看师父下落如何，再与他争战。”八戒道：“正是这等。讨一个死活的实信。假若师父死了，各人好寻头干事；若是未死，我们好竭力尽心。”行者道：“莫乱谈，我去也！”

他将身一纵，径到他门首，门尚关着睡觉。行者不叫门，且不惊动妖怪，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花脚蚊虫，真个小巧！有诗为证。诗曰：

扰扰微形利喙，嘤嘤声细如雷。兰房纱帐善通随，正爱炎天暖气。

只怕熏烟扑扇，偏怜灯火光辉。轻轻小小忒钻疾，飞入妖精洞里。

只见那把门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脸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爷哑！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个大疙疸！”忽睁眼道：“天亮了。”又听得支的一声，二门开了。行者嘤嘤的飞将进去，只见那老妖吩咐各门上谨慎，一壁厢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阵风不曾刮死孙行者，他今日必定还来。来时定教他一命休矣。”

行者听说，又飞过那厅堂，径来后面。但见一层门，关得甚紧，行者漫门缝儿钻将进去，原来是个大空园子，那壁厢定风桩上绳缠索绑着唐僧哩。那师父纷纷泪落，心心只念着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处。行者停翅，叮在他光头上，叫声“师父”。那长老认得他的声音道：“悟空啊，想杀我也！你在那里叫我哩？”行者道：“师父，我在你头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烦恼。我

们务必拿住妖精，方才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啊，几时才拿得妖精么？”行者道：“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风势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哑。”

说声去，嘤嘤的飞到前面。只见那老妖坐在上面，正点札各路头目；又见那洞前有一个小妖，把个令字旗磨一磨，撞上厅来报道：“大王，小的巡山，才出门，见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里；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几乎被他捉住。却不见昨日那个毛脸和尚。”老妖道：“孙行者不在，想必是风吹死也。再不便去那里求救兵去了！”众妖道：“大王，若果吹杀了他，是我们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请些神兵来，却怎生是好？”老妖道：“怕他怎的，怕那甚么神兵！若还定得我的风势，只除了灵吉菩萨来是，其余何足惧也！”

行者在屋梁上，只听得他这一句言语，不胜欢喜，即抽身飞出，现本相来至林中，叫声“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里去来？刚才一个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赶了去也。”行者笑道：“亏你！亏你！老孙变做蚊虫儿，进他洞去探看师父，原来师父他被绑在定风桩上哭哩。是老孙吩咐，教他莫哭，又飞在屋梁上听了一听。只见那拿令字旗的，喘嘘嘘的，走进去报道：只是被你赶他，却不见我。老妖乱猜乱说，说老孙是风吹杀了，又说是请神兵去了。他却自家供出一个人来，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谁？”行者道：“他说怕甚么神兵，那个能定他的风势，只除是灵吉菩萨来是。——但不知灵吉住在何处？……”

正商议处，只见大路旁走出一个老公公来。你看他怎生模样：

身健不扶拐杖，冰髯雪鬓蓬蓬。金花耀眼意朦胧，瘦骨衰筋强硬。屈背低头缓步，庞眉赤脸如童。看他容貌是人称，却似寿星出洞。

八戒望见大喜道：“师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须问去来人。’你上前问他一声，何如？”真个大圣藏了铁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问讯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还了个礼道：“你是那里和尚？这旷野处，有何事干？”行者道：“我们是取经的圣僧。昨日在此失了师父，特来动问公公一声：灵吉菩萨在那里住？”老者道：“灵吉在直南上。到那里，还有二千里路。有一山，呼名小须弥山。山中有个道场，乃是菩萨讲经禅院。汝等是取他的经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经，我有一事烦他，不知从那条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这条羊肠路就是了。”哄得那孙大圣回头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风，寂然不见。只是路旁边下一张简帖，上有四句颂子云：

“上复齐天大圣听：老人乃是李长庚。

须弥山有飞龙杖，灵吉当年受佛兵。”

行者执了帖儿，转身下路。八戒道：“哥啊，我们连日造化低了。这两日忏日里见鬼！那个化风去的老儿是谁？”行者把帖儿递与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长庚是那个？”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号。”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猪若不亏金星奏准玉帝啊，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却也知感恩。但莫要出头，只藏在这树林深处，仔细看守行李、马匹，等老孙寻须弥山，请菩萨去耶。”八戒道：“晓得！晓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猪学得个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孙大圣跳在空中，纵筋斗云，径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点头经过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馀程。须臾，见一座高山，半中间有祥云出现，瑞霭纷纷，山凹里果有一座禅院，只听得钟磬悠扬，又见那香烟缥缈。

大圣直至门前，见一道人，项挂数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礼道：“那里来的老爷？”行者道：“这可是灵吉菩萨讲经处么？”道人道：“此间正是，有何话说？”行者道：“累烦你老人家与我传答传答：我是东土大唐驾下御弟三藏法师的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见菩萨。”道人笑道：“老爷字多话多，我不能全记。”行者道：“你只说是唐僧徒弟孙悟空来了。”道人依言，上讲堂传报。那菩萨即穿袈裟，添香迎接。

这大圣才举步入门，往里观看，只见那：

满堂锦绣，一屋威严。众门人齐诵《法华经》，老班首轻敲金铸磬。佛前供养，尽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肴素品。辉煌宝烛，条条金焰射虹霓；馥郁真香，道道玉烟飞彩雾。正是那讲罢心闲方入定，白云片片绕松梢。静收慧剑魔头绝，般若波罗善会高。

那菩萨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随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劳赐，但我师父在黄风山有难，特请菩萨施大法力降怪救师。”菩萨道：“我受了如来法令，在此镇押黄风怪。如来赐了我一颗‘定风丹’，一柄‘飞龙宝杖’。当时被我拿住，饶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隐性归山，不许伤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师。有违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萨欲留行者，治斋相叙，行者恳辞，随取了飞龙杖，与大圣一齐驾云。不多时，至黄风山上。菩萨道：“大圣，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云端里住定，你下去与他索战，诱他出来，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按落云头，不容分说，掣铁棒把他洞门打破。叫道：“妖怪！

还我师父来也！”慌得那把门小妖，急忙传报。那怪道：“这泼猴着实无礼！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门！这一出去，使阵神风，定要吹死！”仍前披挂，手绰钢叉，又走出门来；见了行者，更不打话，拈叉当胸就刺。大圣侧身躲过，举棒对面相还。战不数合，那怪吊回头，望巽地上，才待要张口呼风，只见那半空里，灵吉菩萨将飞龙宝杖丢将下来，不知念了些甚么咒语，却是一条八爪金龙，拨喇的轮开两爪，一把抓住妖精，提着头，两三捽，捽在山石崖边，现了本相，却是一个黄毛貂鼠。行者赶上，举棒就打，被菩萨拦住道：“大圣，莫伤他命。我还要带他去见如来。”对行者道：“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灯火昏暗，恐怕金刚拿他，故此走了，却在此处成精作怪。如来照见了他，不该死罪，故着我辖押，但他伤生造孽，拿上灵山；今又冲撞大圣，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见如来，明正其罪，才算这场功绩哩。”行者闻言，却谢了菩萨。菩萨西归不题。

却说猪八戒在那林内，正思量行者，只听得山坂下叫声“悟能兄弟，牵马挑担来耶。”那呆子认得是行者声音，急收拾跑出林内，见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干事来？”行者道：“请灵吉菩萨，使一条飞龙杖，拿住妖精，原来是个黄毛貂鼠成精，被他带去灵山见如来去了。我和你洞里去救师父。”那呆子才欢欢喜喜。

二人撞入里面，把那一窝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顿钉钯铁棒，尽情打死，却往后园拜救师父。师父出得门来，问道：“你两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将那请灵吉降妖的事情，陈了一遍。师父谢之不尽。他兄弟们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饭吃了，方才出门，找大路向西而去。毕竟不知向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话说唐僧师徒三众，脱难前来，不一日，行过了八百黄风岭，进西却是一脉平阳之地。光阴迅速，历夏经秋，见了些寒蝉鸣败柳，大火向西流。

正行处，只见一道大水狂澜，浑波涌浪。三藏在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边水势宽阔，怎不见船只行走，我们从那里过去？"八戒见了道："果是狂澜，无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凉篷而看。他也心惊道："师父啊，真个是难，真个是难！这条河若论老孙去啊，只消把腰儿扭一扭，就过去了；若师父，诚千分难渡，万载难行。"三藏道："我这里一望无边，端的有多少宽阔？"行者道："径过有八百里远近。"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个远近之数？"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老孙这双眼，白日里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却才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远，但只见这径过足有八百里。"长老忧嗟烦恼，兜回马，忽见岸上有一通石碑。三众齐来看时，见上有三个篆字，乃"流沙河"；腹上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

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

师徒们正看碑文，只听得那浪涌如山，波翻若岭，河当中滑辣的钻出一个妖精，十分凶丑：

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

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

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双攒露白藤。

项下髑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

那怪一个旋风，奔上岸来，径抢唐僧，慌得行者把师父抱住，急登高岸，回

身走脱。那八戒放下担子，掣出铁钯，望妖精便筑。那怪使宝杖架住。他两个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这一场斗：

　　九齿钯，降妖杖，二人相敌河岸上。这个是总督大天蓬，那个是谪下卷帘将。昔年曾会在灵霄，今日争持赌猛壮。这一个钯去探爪龙，那一个杖架磨牙象。伸开大四平，钻入迎风戗。这个没头没脸抓，那个无乱无空放。一个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一个是秉教迦持修行将。

他两个来来往往，战经二十回合，不分胜负。

那大圣护了唐僧，牵着马，守定行李，见八戒与那怪交战，就恨得咬牙切齿，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来道："师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孙和他耍耍儿来。"那师父苦留不住。他打个唿哨，跳到前边，原来那怪与八戒正战到好处，难解难分。被行者轮起铁棒，望那怪着头一下，那怪急转身，慌忙躲过，径钻入流沙河里。气得个八戒乱跳道："哥啊！谁着你来的！那怪渐渐手慢，难架我钯，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他见你凶险，败阵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自从降了黄风怪，下山来，这个把月不曾耍棍，我见你和他战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脚痒，故就跳将来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识耍，就走了。"

他两个搀着手，说说笑笑转回见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战，败回钻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这怪久住于此，他知道浅深；似这般无边的弱水，又没了舟楫，须是得个知水性的，引领引领才好哩。"行者道："正是这等说。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断知水性。我们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杀，只教他送师父过河，再做理会。"八戒道："哥哥不必迟疑，让你先去拿他，等老猪看守师父。"行者笑道："贤弟呀，这桩儿我不敢说嘴。水里勾当，老孙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还要捻诀，又念念'避水咒'，方才走得；不然，就要变化做甚么鱼虾蟹鳖之类，我才去得。若论赌手段，凭你在高山云里，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老孙都会；只是水里的买卖，有些儿榔杭。"八戒道："老猪当年总督天河，掌管了八万水兵大众，倒学得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里有甚么眷族老小，七窝八代的都来，我就弄他不过。一时不被他捞去耶？"行者道："你若到他水中与他交战，却不要恋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将出来，等老孙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耶。"

说声去，就剥了青锦直裰，脱了鞋，双手舞钯，分开水路，使出那当年

的旧手段，跃浪翻波，撞将进去，径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

却说那怪败了阵回，方才喘定，又听得有人推得水响，忽起身观看，原来是八戒执了钯推水。那怪举杖当面高呼道：“那和尚，那里走！仔细看打！”八戒使钯架住道：“你是个甚么妖精，敢在此间挡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认得我。我不是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无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邪妖鬼怪，却怎生在此伤生？你端的甚么姓名，实实说来，我饶你性命。”那怪道：“我

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从吾撞。皆因学道荡天涯，只为寻师游地旷。常年衣钵谨随身，每日心神不可放。沿地云游数十遭，到处闲行百馀趟。因此才得遇真人，引开大道金光亮。先将婴儿姹女收，后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火投心脏。三千功满拜天颜，志心朝礼明华向。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随朝予在上。只因王母降蟠桃，设宴瑶池邀众将。失手打破玉琉璃，天神个个魂飞丧。玉皇即便怒生嗔，却令掌朝左辅相：卸冠脱甲摘官衔，将身推在杀场上。多亏赤脚大天仙，越班启奏将吾放。饶死回生不典刑，遭贬流沙东岸上。饱时困卧此山中，饿去翻波寻食饷。樵子逢吾命不存，渔翁见我身皆丧。来来往往吃人多，翻翻复复伤生瘴。你敢行凶到我门，今日肚皮有所望。莫言粗糙不堪尝，拿住消停剁鲊酱！”

八戒闻言大怒，骂道：“你这泼物，全没一些儿眼色！我老猪还掐出水沫儿来哩，你怎敢说我粗糙，要剁鲊酱！看起来，你把我认做个老走硝哩。休得无礼，吃你祖宗这一钯！”那怪见钯来，使一个“凤点头”躲过。两个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你看那：

卷帘将，天蓬帅，各显神通真可爱。那个降妖宝杖着头轮，这个九齿钉钯随手快。跃浪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凶如太岁撞幢幡，恶似丧门掀宝盖。这一个赤心凛凛保唐僧，那一个犯罪滔滔为水怪。钯抓一下九条痕，杖打之时魂魄败。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赌赛。算来只为取经人，怒气冲天不忍耐。搅得那鲫鲌鲤鳜退鲜鳞，鱼鳖鼋鼍伤嫩盖；红虾紫蟹命皆亡，水府诸神朝上拜。只听得波翻浪滚似雷轰，日月无光天地怪。

二人整斗有两个时辰，不分胜败。这才是铜盆逢铁帚，玉磬对金钟。

却说那大圣保着唐僧，立于左右，眼巴巴的望着他两个在水上争持，只是他不好动手。只见那八戒虚幌一钯，佯输诈败，转回头往东岸上走。那怪随后赶来，将近到了岸边，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师父，掣铁棒，跳到河边，望妖精劈头就打。那妖物不敢相迎，飕的又钻入河内。八戒嚷道："你这弼马温，彻是个急猴子！你再缓缓些儿，等我哄他到了高处，你却阻住河边，教他不能回首啊，却不拿住他也；他这进去，几时又肯出来？"行者笑道："呆子，莫嚷，莫嚷，我们且回去见师父去来。"

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见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呀。"八戒道："且不说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过河，方是万全之策。"三藏道："你才与妖精交战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与老猪是个对手。正战处，使一个诈败，他才赶到岸上。见师兄举着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师父放心，且莫焦恼。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这崖次之下，待老孙去化些斋饭来，你吃了睡去，待明日再处。"八戒道："说得是，你快去快来。"

行者急纵云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钵素斋，回献师父。

师父见他来得甚快，便叫："悟空，我们去化斋的人家，求问他一个过河之策，不强似与这怪争持？"行者笑道："这家子远得狠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里得知水性？问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来扯谎了。五七千里路，你怎么这等去来得快？"行者道："你那里晓得，老孙的筋斗云，一纵有十万八千里。像这五七千里，只消把头点上两点，把腰躬上一躬，就是个往回，有何难哉！"八戒道："哥啊，既是这般容易，你把师父背着，只消点点头，躬躬腰，跳过去罢了；何必苦苦的与他厮战？"行者道："你不会驾云？你把师父驮过去不是？"八戒道："师父的骨肉凡胎，重似泰山，我这驾云的，怎称得起？须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驾云，只是去的有远近些儿。你是驮不动，我却如何驮得动？自古道：'遣泰山轻如芥子，携凡夫难脱红尘。'像这泼魔毒怪，使摄法，弄风头，却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带得空中而去；像那样法儿，老孙也会使会弄；还有那隐身法、缩地法，老孙件件皆知。但只是师父要穷历异邦，不能彀超脱苦海，所以寸步难行也。我和你只做得个拥护，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就是有能先去见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经善与你我：正叫做'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那呆子闻言，喏喏听受。遂吃了些无菜的素食，师徒

们歇在流沙河东，崖次之下。

次早，三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区处？"行者道："没甚区处，还须八戒下水。"八戒道："哥哥，你要图干净，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贤弟，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让你引他上来，我拦住河沿，不让他回去，务要将他擒了。"

好八戒，抹抹脸，抖擞精神，双手拿钯，到河沿，分开水路，依然又下至窝巢。那怪方才睡醒，忽听推得水响，急回头睁睛看看。见八戒执钯下至，他跳出来，当头阻住。喝道："慢来，慢来，看杖！"八戒举钯架住道："你是个甚么'哭丧杖'，断叫你祖宗看杖！"那怪道："你这厮甚不晓得哩！我这

宝杖原来名誉大，本是月里梭罗派。吴刚伐下一枝来，鲁班制造工夫盖。里边一条金趁心，外边万道珠丝玠。名称宝杖善降妖，永镇灵霄能伏怪。只因官拜大将军，玉皇赐我随身带。或长或短任吾心，要细要粗凭意态。也曾护驾宴蟠桃，也曾随朝居上界。值殿曾经众圣参，卷帘曾见诸仙拜。养成灵性一神兵，不是人间凡器械。自从遭贬天下门，任意纵横游海外。不当大胆自称夸，天下枪刀难比赛。看你那个锈钉钯，只好锄田与筑菜！"

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泼物！且莫管甚么筑菜，只怕荡了一下儿，教你没处贴膏药，九个眼子一齐流血！纵然不死，也是个到老的破伤风！"那怪丢开架手，在那水底下，与八戒依然打出水面。这一番斗，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

宝杖轮，钉钯筑，言语不通非眷属。只因木母克刀圭，致令两个相战触，没输赢，无反复，翻波淘浪不和睦。这个怒气怎含容？那个伤心难忍辱。钯来杖架逞英雄，水滚流沙能恶毒。气昂昂，劳碌碌，多因三藏朝西域。钉钯老大凶，宝杖十分熟。这个揪住要往岸上拖，那个抓来就将水里沃。声如霹雳动鱼龙，云暗天昏神鬼伏。

这一场，来来往往，斗经三十回合，不见强弱。八戒又使个佯输计，拖了钯走。那怪随后又赶来，拥波捉浪，赶至崖边。八戒骂道："我把你这个泼怪！你上来！这高处，脚踏实地好打！"那妖骂道："你这厮哄我上去，又教那帮手来哩。你下来，还在水里相斗。"原来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沿与八戒闹吵。

却说行者见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来；行者道：

“师父！你自坐下，等我与他个‘饿鹰雕食’。”就纵筋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来，要抓那妖。那妖正与八戒嚷闹，忽听得风响，急回头，见是行者落下云来，却又收了那杖，一头淬下水，隐迹潜踪，渺然不见。行者伫立岸上，对八戒说：“兄弟呀，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难，难，难！战不胜他！——就把吃奶的气力也使尽了，只绷得个手平。”行者道：“且见师父去。”

二人又到高岸，见了唐僧，备言难捉。那长老满眼下泪道：“似此艰难，怎生得渡！”行者道：“师父莫要烦恼。这怪深潜水底，其实难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师父，再莫与他厮斗，等老孙往南海走走去来。”八戒道：“哥啊，你去南海何干？”行者道：“这取经的勾当，原是观音菩萨；及脱解我等，也是观音菩萨；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进，不得他，怎生处治？等我去请他，还强如和这妖精相斗。”八戒道：“也是，也是。师兄，你去时，千万与我上复一声：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请菩萨，却也不必迟疑，快去快来。”

行者即纵筋斗云，径上南海。咦！那消半个时辰，早望见普陀山境。须臾间，坠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上前迎着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我师有难，特来谒见菩萨。”诸天道：“请坐，容报。”那轮日的诸天，径至潮音洞口报道：“孙悟空有事朝见。”菩萨正与捧珠龙女在宝莲池畔扶栏看花，闻报，即转云岩，开门唤入。大圣端肃皈依参拜。

菩萨问曰：“你怎么不保唐僧？为甚事又来见我？”行者启上道：“菩萨，我师父前在高老庄，又收了一个徒弟，唤名猪八戒，多蒙菩萨又赐法讳悟能。才行过黄风岭，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师父已是难渡；河中又有个妖怪，武艺高强，甚亏了悟能与他水上大战三次，只是不能取胜，被他拦阻，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萨，望垂怜悯，济渡他一济渡。”菩萨道：“你这猴子，又逞自满，不肯说出保唐僧的话来么？”行者道：“我们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师父渡河。水里事，我又弄不得精细，只是悟能寻着他窝巢，与他打话。想是不曾说出取经的勾当。”菩萨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临凡，也是我劝化的善信，教他保护取经之辈。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啊，他决不与你争持，断然归顺矣。”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战，不肯上崖，只在水里潜踪，如何得他归顺？我师如何得渡弱水？”

菩萨即唤惠岸，袖中取出一个红葫芦儿，吩咐道：“你可将此葫芦，同孙

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净’，他就出来了。先要引他归依了唐僧；然后把他那九个骷髅穿在一处，按九宫布列，却把这葫芦安在当中，就是法船一只，能渡唐僧过流沙河界。”惠岸闻言，谨遵师命，当时与大圣捧葫芦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辞了紫竹林。有诗为证。诗曰：

五行匹配合天真，认得从前旧主人。
炼已立基为妙用，辨明邪正见原因。
金来归性还同类，木去求情共复沦。
二土全功成寂寞，调和水火没纤尘。

他两上，不多时，按落云头，早来到流沙河岸。猪八戒认得是木叉行者，引师父上前迎接。那木叉与三藏礼毕，又与八戒相见。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见菩萨，我老猪果遵法教，今喜拜了沙门。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谢，恕罪，恕罪。”行者道：“且莫叙阔。我们叫唤那厮去来。”三藏道：“叫谁？”行者道：“老孙见菩萨，备陈前事。菩萨说：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临凡；因为在天有罪，堕落此河，忘形作怪。他曾被菩萨劝化，愿归师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们不曾说出取经的事情，故此苦苦争斗。菩萨今差木叉，将此葫芦，要与这厮结作法船，渡你过去哩。”三藏闻言，顶礼不尽。对木叉作礼道：“万望尊者作速一行。”

那木叉捧定葫芦，半云半雾，径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厉声高叫道：“悟净！悟净！取经人在此久矣，你怎么还不归顺！”

却说那怪惧怕猴王，回于水底，正在窝中歇息。只听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观音菩萨；又闻得说“取经人在此”，他也不惧斧钺，急翻波伸出头来，又认得是木叉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礼道：“尊者失迎。菩萨今在何处？”木叉道：“我师未来，先差我来吩咐你早跟唐僧做个徒弟。叫把你项下挂的骷髅与这个葫芦，按九宫结做一只法船，渡他过此弱水。”悟净道：“取经人却在那里？”木叉用手指道：“那东岸上坐的不是？”悟净看见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里来的个泼物，与我整斗了这两日，何曾言着一个取经的字儿？”又看见行者，道：“这个主子，是他的帮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叉道：“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萨劝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见唐僧去。”那悟净才收了宝杖，整一整黄锦直裰，跳上岸来，对唐僧双膝跪下道：“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的尊容，多有冲撞，万望恕罪。”八戒道：“你这脓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与我打？是何说话！”行者

笑道：“兄弟，你莫怪他，还是我们不曾说出取经的事样与姓名耳。”长老道：“你果肯诚心皈依吾教么？”悟净道：“弟子向蒙菩萨教化，指沙为姓，与我起个法名，唤做沙悟净，岂有不从师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来，与他落了发。”大圣依言，即将戒刀与他剃了头。又来拜了三藏，拜了行者与八戒，分了大小。三藏见他行礼，真像个和尚家风，故又叫做了沙和尚。木叉道：“既秉了迦持，不必叙烦，早与作法船去来。”

那悟净不敢怠慢，即将颈项下挂的骷髅取下，用索子结作九宫，把菩萨葫芦安在当中，请师父下岸。那长老遂登法船，坐于上面，果然稳似轻舟。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悟净捧托；孙行者在后面牵了龙马，半云半雾相跟；头直上又有木叉拥护；那师父才飘然稳渡流沙河界，浪静风平过弱河。真个也如飞似箭，不多时，身登彼岸，得脱洪波；又不拖泥带水，幸喜脚干手燥，清净无为，师徒们脚踏实地。那木叉按祥云，收了葫芦。又只见那骷髅一时解化作九股阴风，寂然不见。三藏拜谢了木叉，顶礼了菩萨。正是：

木叉径回东洋海，三藏上马却投西。

毕竟不知几时才得正果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三 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诗曰：

奉法西来道路赊，秋风淅淅落霜花。
乖猿牢锁绳休解，劣马勤兜鞭莫加。
木母金公原自合，黄婆赤子本无差。
咬开铁弹真消息，般若波罗到彼家。

这回书，盖言取经之道，不离了一身务本之道也。却说他师徒四众，了悟真如，顿开尘锁，自跳出性海流沙，浑无挂碍，径投大路西来。历遍了青山绿水，看不尽野草闲花。真个也光阴迅速，又值九秋。但见了些：

枫叶满山红，黄花耐晚风。
老蝉吟渐懒，愁蟋思无穷。
荷破青纨扇，橙香金弹丛。
可怜数行雁，点点远排空。

正走处，不觉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却往那里安歇？"行者道："师父说话差了。出家人餐风宿水，卧月眠霜，随处是家。又问那里安歇，何也？"猪八戒道："哥啊，你只知道你走路轻省，那里管别人累坠？自过了流沙河，这一向爬山过岭，身挑着重担；老大难挨也！须是寻个人家，一则化些茶饭，二则养养精神，才是个道理。"行者道："呆子，你这般言语，似有报怨之心。还像在高老庄，倚懒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秉正沙门，须是要吃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这担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从有了你与沙僧，我又不曾挑着，那知多重？"八戒道："哥啊，你看看数儿么：

四片黄藤篾，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匾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篾丝藤缠大斗篷。

似这般许多行李，难为老猪一个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师父做徒弟，拿我做长工！”行者笑道：“呆子，你和谁说哩？”八戒道：“哥哥，与你说哩。”行者道：“错和我说了。老孙只管师父好歹，你与沙僧，专管行李、马匹。但若怠慢了些儿，孤拐上先是一顿粗棍！”八戒道：“哥啊，不要说打，打就是以力欺人。我晓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师父骑的马，那般高大肥盛，只驮着老和尚一个，教他带几件儿，也是弟兄之情。”

行者道：“你说他是马哩！他不是凡马，本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唤名龙马三太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他父亲告了忤逆，身犯天条，多亏观音菩萨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鹰愁陡涧，久等师父，又幸得菩萨亲临，却将他退鳞去角，摘了项下珠，才变做这匹马，愿驮师父往西天拜佛。这个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那沙僧闻言道：“哥哥，真个是龙么？”行者道：“是龙。”八戒道：“哥啊，我闻得古人云：‘龙能喷云嗳雾，播土扬沙；有巴山搠岭的手段，有翻江搅海的神通。’怎么他今日这等慢慢而走？”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个儿你看。”好大圣，把金箍棒揝一揝，万道彩云生。那马看见拿棒，恐怕打来，慌得四只蹄疾如飞电，飕的跑将去了。那师父手软勒不住，尽他劣性，奔上山崖，才大达辿步走。师父喘息始定，抬头远见一簇松阴，内有几间房舍，着实轩昂。但见：

门垂翠柏，宅近青山。几株松冉冉，数茎竹斑斑。篱边野菊凝霜艳，桥畔幽兰映水丹。粉泥墙壁，砖砌围圜。高堂多壮丽，大厦甚清安。牛羊不见无鸡犬，想是秋收农事闲。

那师父正按辔徐观，又见悟空兄弟方到。悟净道：“师父不曾跌下马来么？”长老骂道：“悟空这泼猴，他把马儿惊了，早是我还骑得住哩！”行者陪笑道：“师父莫骂我，都是猪八戒说马行迟，故此着他快些。”那呆子因赶马，走急了些儿，喘气嘘嘘，口里唧唧哝哝的闹道：“罢了！罢了！见自肚别腰松，担子沉重，挑不上来，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赶马！”长老道：“徒弟啊，你且看那壁厢，有一座庄院，我们却好借宿去也。”行者闻言，急抬头举目而看，果见那半空中庆云笼罩，瑞霭遮盈。情知定是佛仙点化，他却不敢泄漏天机，只道：“好，好，好！我们借宿去来。”

长老连忙下马。见一座门楼，乃是垂莲象鼻，画栋雕梁。沙僧歇了担子。

八戒牵了马匹道："这个人家，是过当的富实之家。"行者就要进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来，以礼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马，斜倚墙根之下。三藏坐在石鼓上。行者、沙僧坐在台基边。久无人出。

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门里看处：原来有向南的三间大厅，帘栊高控。屏门上，挂一轴寿山福海的横披画；两边金漆柱上，帖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上写着：

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香梅小院春。

正中间，设一张退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个古铜兽炉。上有六张交椅。两山头挂着四季吊屏。

行者正然偷看处，忽听得后门内的脚步之声，走出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来，娇声问道："是甚么人，擅入我寡妇之门？"慌得个大圣喏喏连声道："小僧是东土大唐来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经。一行四众，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萨檀府，告借一宵。"那妇人笑语相迎道："长老，那三位在那里？请来。"行者高声叫道："师父，请进来耶。"三藏才与八戒、沙僧牵马挑担而入。只见那妇人出厅迎接。八戒饧眼偷看，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件织金官绿紵丝袄，上罩着浅红比甲；系一条结彩鹅黄锦绣裙，下映着高底花鞋。时样癉髻皂纱漫，相衬着二色盘龙发；宫样牙梳朱翠晃，斜簪着两股赤金钗。云鬓半苍飞凤翅，耳环双坠宝珠排；脂粉不施犹自美，风流还似少年才。

那妇人见了他三众，更加欣喜，以礼邀入厅房。一一相见礼毕，请各叙坐看茶。那屏风后，忽有一个丫髻垂丝的女童，托着黄金盘、白玉盏，香茶喷暖气，异果散幽香。那人绰彩袖，春笋纤长；擎玉盏，传茶上奉；对他们一一拜了。

茶毕，又吩咐办斋。三藏启手道："老菩萨，高姓？贵地是甚地名？"妇人道："此间乃西牛贺洲之地。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姑早亡，与丈夫守承祖业。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夫妻们命里无子，止生了三个女孩儿。前年大不幸，又丧了丈夫。小妇居孀，今岁服满。空遗下田产家业，再无个眷族亲人，只是我娘女们承领。欲嫁他人，又难舍家业。适承长老下降，想是师徒四众。小妇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好。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闻言，推聋妆哑，瞑目宁心，寂然不答。

那妇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馀顷，旱田三百馀顷，山场果木三百馀顷；黄水牛有一千馀只，骡马成群，猪羊无数；东南西北，庄堡草场，共有六七十处；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谷，十来年穿不着的绫罗；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银：胜强似那锦帐藏春，说甚么金钗两行；你师徒们若肯回心转意，招赘在寒家，自自在在，享用荣华，却不强如往西劳碌？"那三藏也只是如痴如蠢，默默无言。

那妇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时生。故夫比我年大三岁，我今年四十五岁。大女儿名真真，今年二十岁；次女名爱爱，今年十八岁；三小女名怜怜，今年十六岁；俱不曾许配人家。虽是小妇人丑陋，却幸小女俱有几分颜色，女工针指，无所不会。因是先夫无子，即把他们当儿子看养。小时也曾教他读些儒书，也都晓得些吟诗作对。虽然居住山庄，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类，料想也配得过列位长老，若肯放开怀抱，长发留头，与舍下做个家长，穿绫着锦，胜强如那瓦钵缁衣，雪鞋云笠！"

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那八戒闻得这般富贵，这般美色，他却心痒难挠；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师父一把道："师父！这娘子告诵你话，你怎么佯佯不睬？好道也做个理会是。"那师父猛抬头，咄的一声，喝退了八戒道："你这个孽畜！我们是个出家人，岂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成得个甚么道理！"

那妇人笑道："可怜，可怜，出家人有何好处？"三藏道："女菩萨，你在家人，却有何好处？"那妇人道："长老请坐，等我把在家人好处，说与你听。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春裁方胜着新罗，夏换轻纱赏绿荷；
秋有新醅香糯酒，冬来暖阁醉颜酡。
四时受用般般有，八节珍羞件件多；
衬锦铺绫花烛夜，强如行脚礼弥陀。"

三藏道："女菩萨，你在家人享荣华，受富贵，有可穿，有可吃，儿女团圆，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处。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恩爱堂。
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
功完行满朝金阙，见性明心返故乡。

胜似在家贪血食，老来坠落臭皮囊。”

那妇人闻言，大怒道：“这泼和尚无礼！我若不看你东土远来，就该叱出。我倒是个真心实意，要把家缘招赘汝等，你倒反将言语伤我。你就是受了戒，发了愿，永不还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个。你怎么这般执法？”

三藏见他发怒，只得者者谦谦，叫道：“悟空，你在这里罢。”行者道：“我从小儿不晓得干那般事，教八戒在这里罢。”八戒道：“哥啊，不要栽人么。人家从长计较。”三藏道：“你两个不肯，便教悟净在这里罢。”沙僧道：“你看师父说的话，弟子蒙菩萨劝化，受了戒行，等候师父；自蒙师父收了我，又承教诲；跟着师父还不上两月，更不曾进得半分功果，怎敢图此富贵！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决不干此欺心之事。”那妇人见他们推辞不肯，急抽身转进屏风，扑的把腰门关上。师徒们撇在外面，茶饭全无，再没人出。

八戒心中焦燥，埋怨唐僧道：“师父忒不会干事，把话通说杀了。你好道还活着些脚儿，只含糊答应，哄他些斋饭吃了，今晚落得一霄快活；明日肯与不肯，在乎你我了。似这般关门不出，我们这清灰冷灶，一夜怎过！”

悟净道：“二哥，你在他家做个女婿罢。”八戒道：“兄弟，不要栽人。从长计较。”行者道：“计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师父与那妇人做个亲家，你就做个倒踏门的女婿。他家这等有财有宝，一定倒陪妆奁，整治个会亲的筵席。我们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间还俗，却不是两全其美？”八戒道：“话便也是这等说，却只是我脱俗又还俗，停妻再娶妻了。”

沙僧道：“二哥原来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还不知他哩，他本是乌斯藏高老庄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孙降了，他也曾受菩萨戒行，没及奈何，被我捉他来做个和尚，所以弃了前妻，投师父往西拜佛。他想是离别的久了，又想起那个勾当。却才听见这个勾当，断然又有此心。呆子，你与这家子做了女婿罢。只是多拜老孙几拜，我不检举你就罢了。”

那呆子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饿鬼。’那个不要如此？都这们扭扭捏捏的拿班儿，把好事都弄得裂了。这如今茶水不得见面，灯火也无人管，虽熬了这一夜，但那匹马明日又要驮人，又要走路，再若饿上这一夜，只好剥皮罢了。你们坐着，等老猪去放放马来。”那呆子虎急急的，解了缰绳，拉出马去。

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师父坐这里，等老孙跟他去，看他往那里放马。”三藏道：“悟空，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晓得。”

这大圣走出厅房，摇身一变，变作个红蜻蜓儿，飞出前门，赶上八戒。

那呆子拉着马，有草处且不教吃草，嗒嗒嗤嗤的，赶着马，转到后门首去。只见那妇人，带了三个女子，在后门外闲立着，看菊花儿耍子。他娘女们看见八戒来时，三个女儿闪将进去。那妇人伫立门首道：“小长老那里去？”这呆子丢了缰绳，上前唱个喏，道声“娘！我来放马的。”那妇人道：“你师父忒弄精细。在我家招了女婿，却不强似做挂搭僧，往西跄路？”八戒笑道：“他们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违君命，不肯干这件事。刚才都在前厅上栽我，我又有些奈上祝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长耳大。”那妇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无个家长，招一个倒也罢了；但恐小女儿有些儿嫌丑。”八戒道：“娘，你上复令爱，不要这等拣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我丑自丑，有几句口号儿。”妇人道：“你怎的说么？”八戒道：“我

虽然人物丑，勤紧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钯，布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通一通。家长里短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

那妇人道：“既然干得家事，你再去与你师父商量商量看，不尴尬，便招你罢。”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与不干，都在于我。”妇人道：“也罢，也罢，等我与小女说。”看他闪进去，扑的掩上后门。八戒也不放马，将马拉向前来。

怎知孙大圣已一一尽知，他转翅飞来，现了本相，先见唐僧道：“师父，悟能牵马来了。”长老道：“马若不牵，恐怕撒欢走了。”行者笑将起来，把那妇人与八戒说的勾当，从头说了一遍。三藏也似信不信的。

少时间，见呆子拉将马来拴下。长老道：“你马放了？”八戒道：“无甚好草，没处放马。”行者道：“没处放马，可有处牵马么？”呆子闻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头扭颈，努嘴皱眉，半晌不言。

又听得呀的一声，腰门开了，有两对红灯，一副提壶，香云霭霭，环珮叮叮，那妇人带着三个女儿，走将出来，叫真真、爱爱、怜怜，拜见那取经的人物。那女子排立厅中，朝上礼拜。果然也生得标致。但见他：

一个个蛾眉横翠，粉面生春。妖娆倾国色，窈窕动人心。花钿显现多娇态，绣带飘摇迥绝尘。半含笑处樱桃绽，缓步行时兰麝喷。满头珠翠，颤巍巍无数宝钗簪；遍体幽香，娇滴滴有花金缕细。说甚么楚娃美貌，西子娇容？真个是九天仙女从天降，月里嫦娥出广寒！

那三藏合掌低头，孙大圣佯佯不睬，少沙僧转背回身。你看那猪八戒，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色胆纵横，扭捏出悄语，低声道：“有劳仙子下降。娘，请姐姐们去耶。”那三个女子，转入屏风，将一对纱灯留下。妇人道：“四位长老，可肯留心，着那个配我小女么？”悟净道：“我们已商议了，着那个姓猪的招赘门下。”八戒道：“兄弟，不要栽我，还从众计较。”行者道：“还计较甚么？你已是在后门首说合的停停当当，‘娘’都叫了，又有甚么计较？师父做个男亲家，这婆儿做个女亲家，等老孙做个保亲，沙僧做个媒人。也不必看通书，今朝是个天恩上吉日，你来拜了师父，进去做了女婿罢。”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里好干这个勾当！”

行者道：“呆子，不要者嚣。你那口里‘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么弄不成。快快的应成，带携我们吃些喜酒，也是好处。”他一只手揪着八戒，一只手扯住妇人道：“亲家母，带你女婿进去。”那呆子脚儿趄趄的，要往那里走。那妇人即唤童子：“展抹桌椅，铺排晚斋，管待三位亲家。我领姑夫房里去也。”一壁厢又吩咐庖丁排筵设宴，明晨会亲。那几个童子，又领命讫。他三众吃了斋，急急铺铺，都在客座里安歇不题。

却说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里面，一层层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尽都是门槛绊脚。呆子道：“娘，慢些儿走。我这里边路生，你带我带儿。”那妇人道：“这都是仓房、库房、碾房各房，还不曾到那厨房边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转湾抹角，又走了半会，才是内堂房屋。那妇人道：“女婿，你师兄说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进来了；却只是仓卒间，不曾请得个阴阳，拜堂撒帐，你可朝上拜八拜儿罢。”八戒道：“娘，娘说得是。你请上坐，等我也拜几拜，就当拜堂，就当谢亲，两当一儿，却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罢，也罢，果然是个省事干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么。”

咦！满堂中银烛辉煌，这呆子朝上礼拜，拜毕，道：“娘，你把那个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这些儿疑难：我要把大女儿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次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终疑未定。”八戒道：“娘，既怕相争，都与我罢；省得闹闹吵吵，乱了家法。”他丈母道：“岂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个女儿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说的话。那个没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了。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熬战之法，管情一个个伏侍得他欢喜。”那妇人道：“不好，不好！我这里有一方手帕，你顶在头上，遮了脸，撞个天婚，教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你伸开手扯倒那个

就把那个配了你罢。”呆子依言，接了手帕，顶在头上。有诗为证。诗曰：

痴愚不识本原由，色剑伤身暗自休。

从来信有周公礼，今日新郎顶盖头。

那呆子顶裹停当。道：“娘，请姐姐们出来么。”他丈母叫：“真真、爱爱、怜怜，都来撞天婚，配与你女婿。”只听得环珮响亮，兰麝馨香，似有仙子来往，那呆子真个伸手去捞人。两边乱扑，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来来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动，只是莫想捞着一个。东扑抱着柱科，西扑摸着板壁。两头跑晕了，立站不稳，只是打跌。前来蹬着门扇，后去汤着砖墙。磕磕撞撞，跌得嘴肿头青。坐在地下，喘气嘘嘘的道：“娘啊，你女儿这等乖滑得紧，捞不着一个，奈何，奈何！”

那妇人与他揭了盖头道：“女婿，不是我女儿乖滑，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八戒道：“娘啊，既是他们不肯招我啊，你招了我罢。”那妇人道：“好女婿呀！这等没大没小的，连丈母也都要了！我这三个女儿，心性最巧。他一人结了一个珍珠嵌锦汗衫儿。你若穿得那个的，就教那个招你罢。”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都拿来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罢。”那妇人转进房里，止取出一件来，递与八戒。那呆子脱下青锦布直裰，取过衫，就穿在身上；还未曾系上带子，扑的一跤，跌倒在地。原来是几条绳紧紧绷住。那呆子疼痛难禁。这些人早已不见了。

却说三藏、行者、沙僧一觉睡醒，不觉的东方发白。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得那大厦高堂，也不是雕梁画栋，一个个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长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罢了，罢了！我们遇着鬼了！”孙大圣心中明白，微微的笑道：“怎么说？”长老道：“你看我们睡在那里耶！”行者道：“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呆子在那里受罪哩。”长老道：“那个受罪？”行者笑道：“昨日这家子娘女们，不知是那里菩萨，在此显化我等，想是半夜里去了，只苦了猪八戒受罪。”三藏闻言，合掌顶礼。又只见那后边古柏树上，飘飘荡荡的，挂着一张简帖儿。沙僧急去取来与师父看时，却是八句颂子云：

“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萨请下山。

普贤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间。

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

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怠慢路途难！”

那长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颂，只听得林深处高声叫道：“师父啊，

绷杀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悟空，那叫唤的可是悟能么？”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睬他，我们去罢。”三藏道：“那呆子虽是心性愚顽，却只是一味懞直，倒也有些膂力，挑得行李；还看当日菩萨之念，救他随我们去罢。料他以后再不敢了。”那沙和尚却卷起铺盖，收拾了担子；孙大圣解缰牵马，引唐僧入林寻看。咦！这正是：

　　从正修持须谨慎，扫除爱欲自归真。

毕竟不知那呆子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却说那三人穿林入里，只见那呆子绷在树上，声声叫喊，痛苦难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呀！这早晚还不起来谢亲，又不到师父处报喜，还在这里卖解儿耍子哩！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个绷巴吊拷的女婿呀！"那呆子见他来抢白着羞，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见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绳索救下。呆子对他们只是磕头礼拜，其实羞耻难当。有西江月为证：

色乃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妆，更比夜叉凶壮。
只有一个原本，再无微利添囊。好将资本谨收藏，坚守休教放荡。

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礼拜。行者道："你可认得那些菩萨么？"八戒道："我已此晕倒昏迷，眼花撩乱，那认得是谁？"行者把那简贴儿递与八戒。八戒见了是颂子，更加惭愧。沙僧笑道："二哥有这般好处哩，感得四位菩萨来与你做亲！"八戒道："兄弟再莫题起。不当人子了！从今后，再也不敢妄为。就是累折骨头，也只是摩肩压担，随师父西域去也。"三藏道："既如此说才是。"

行者遂领师父上了大路。在路餐风宿水，行罢多时，忽见有高山挡路。三藏勒马停鞭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须仔细，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党。"行者道："马前但有我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长老安心前进。只见那座山，真是好山：

高山峻极，大势峥嵘。根接昆仑脉，顶摩霄汉中。白鹤每来栖桧柏，玄猿时复挂藤萝。日映晴林，迭迭千条红雾绕；风生阴壑，飘飘万道彩

云飞。幽鸟乱啼青竹里，锦鸡齐斗野花间。只见那千年峰、五福峰、芙蓉峰，巍巍凛凛放毫光；万岁石、虎牙石、三尖石，突突磷磷生瑞气。崖前草秀，岭上梅香。荆棘密森森，芝兰清淡淡。深林鹰凤聚千禽，古洞麒麟辖万兽。涧水有情，曲曲弯弯多绕顾；峰峦不断，重重迭迭自周回。又见那绿的槐，斑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载斗秾华；白的李，红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争艳丽。龙吟虎啸，鹤舞猿啼。麋鹿从花出，青鸾对日鸣。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莱阆苑只如然。又见些花开花谢山头景，云去云来岭上峰。

三藏在马上欢喜道："徒弟，我一向西来，经历许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险峻之处，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远路，我们好整肃端严见世尊。"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师兄，我们到雷音有多少远？"行者道："十万八千里。十停中还不曾走了一停哩。"八戒道："哥啊，要走几年才得到？"行者道："这些路，若论二位贤弟，便十来日也可到；若论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还见日色；若论师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说得几时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沙僧道："师兄，此间虽不是雷音，观此景致，必有个好人居止。"行者道："此言却当。这里决无邪祟，一定是个圣僧、仙辈之乡。我们游玩慢行。"不题。

却说这座山名唤万寿山；山中有一座观，名唤五庄观；观里有一尊仙，道号镇元子，混名与世同君。那观里出一般异宝，乃是混沌初分，鸿蒙始判，天地未开之际，产成这颗灵根。盖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贺洲五庄观出此，唤名"草还丹"，又名"小参果"。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短头一万年方得吃。似这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果子。果子的模样，就如三朝未满的小孩相似，四肢俱全，五官咸备。人若有缘，得那果子闻了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

当日镇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简帖，邀他到上清天上弥罗宫中听讲"混元道果"。大仙门下出的散仙，也不计其数，见如今还有四十八个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当日带领四十六个上界去听讲，留下两个绝小的看家：一个唤做清风，一唤做明月。清风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岁，明月才交一千二百岁。镇元子吩咐二童道："不可违了大天尊的简帖，要往弥罗宫听讲，你两个在家仔细。不日有一个故人从此经过，却莫怠慢了他。可将我人参果打两个与他吃，权

表旧日之情。”二童道：“师父的故人是谁？望说与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东土大唐驾下的圣僧，道号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等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做甚相识！”大仙道：“你那里得知。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五百年前，我与他在‘兰盆会’上相识。他曾亲手传茶，佛子敬我，故此是为故人也。”

二仙童闻言，谨遵师命。那大仙临行，又叮咛嘱咐道：“我那果子有数，只许与他两个，不得多费。”清风道：“开园时，大众共吃了两个，还有二十八个在树，不敢多费。”大仙道：“唐三藏虽是故人，须要防备他手下人罗唣，不可惊动他知。”二童领命讫，那大仙承众徒弟飞升，径朝天界。

却说唐僧四众，在山游玩，忽抬头，见那松篁一簇，楼阁数层。唐僧道：“悟空，你看那里是甚么去处？”行者看了道：“那所在，不是观宇，定是寺院。我们走动些，到那厢方知端的。”不一时，来于门首观看，见那：

松坡冷淡，竹径清幽。往来白鹤送浮云，上下猿猴时献果。那门前池宽树影长，石裂苔花破。宫殿森罗紫极高，楼台缥缈丹霞堕。真个是福地灵区，蓬莱云洞。清虚人事少，寂静道心生。青鸟每传王母信，紫鸾常寄老君经。看不尽那巍巍道德之风，果然漠漠神仙之宅。

三藏离鞍下马。又见那山门左边有一通碑，碑上有十个大字，乃是“万寿山福地，五庄观洞天。”长老道：“徒弟，真个是一座观宇。”沙僧道：“师父，观此景鲜明，观里必有好人居住。我们进去看看，若行满东回，此间也是一景。”行者道：“说得好。”遂都一齐进去。又见那二门上有一对春联：

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

行者笑道：“这道士说大话唬人。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在那太上老君门首，也不曾见有此话说。”八戒道：“且莫管他，进去，进去，或者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

及至二层门里，只见那里面急急忙忙，走出两个小童儿来。看他怎生打扮：

骨清神爽容颜丽，顶结丫髻短发鬅。
道服自然襟绕雾，羽衣偏是袖飘风。
环绦紧束龙头结，芒履轻缠蚕口绒。
丰采异常非俗辈，正是那清风明月二仙童。

那童子控背躬身，出来迎接道：“老师父，失迎，请坐。”长老欢喜，遂与二童子上了正殿观看。原来是向南的五间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那仙童推开格子，请唐僧入殿，只见那壁中间挂着五彩装成的“天地”二大字，设一张朱红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黄金炉瓶，炉边有方便整香。

唐僧上前，以左手拈香注炉，三匝礼拜。拜毕，回头道：“仙童，你五庄观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宰，只将‘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瞒老师说。这两个字，上头的，礼上还当；下边的，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是家师父谄佞出来的。”三藏道：“何为谄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师的朋友，四帝是家师的故人；九曜是家师的晚辈，元辰是家师的下宾。”

那行者闻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啊，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讲老孙会捣鬼，原来这道童会捆风！”三藏道：“令师何在？”童子道：“家师元始天尊降简请到上清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

行者闻言，忍不住喝了一声道：“这个臊道童！人也不认得，你在那个面前捣鬼，扯甚么空心架子！那弥罗宫有谁是太乙天仙？请你这泼牛蹄子去讲甚么！”三藏见他发怒，恐怕那童子回言，斗起祸来。便道：“悟空，且休争竞。我们既进来就出去，显得没了方情。常言道：‘鹭鸶不吃鹭鸶肉。’他师既是不在，搅扰他做甚？你去山门前放马，沙僧看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粮，借他锅灶，做顿饭吃，待临行，送他几文柴钱，便罢了。各依执事，让我在此歇息歇息，饭毕就行。”他三个果各依执事而去。

那明月、清风，暗自夸称不尽道：“好和尚！真个是西方爱圣临凡，真元不昧。师父命我们接待唐僧，将人参果与他吃，以表故旧之情；又教防着他手下人罗唣。果然那三个嘴脸凶顽，性情粗糙。幸得就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边前，却不与他人参果见面。”清风道：“兄弟，还不知那和尚可是师父的故人。问他一问看，莫要错了。”二童子又上前道：“启问老师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长老回礼道：“贫僧就是。仙童为何知我贱名？”童子道：“我师临行，曾吩咐教弟子远接。不期车驾来促，有失迎迓。老师请坐，待弟子办茶来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转本房，取一杯香茶，献与长老。茶毕，清风道：“兄弟，不可违了师命，我和你去取果子来。”

二童别了三藏，同到房中，一个拿了金击子，一个拿了丹盘，又多将丝帕垫着盘底，径到人参园内。那清风爬上树去，使金击子敲果；明月在树下，

以丹盘等接。

须臾，敲下两个果子来，接在盘中，径至前殿奉献道："唐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无物可奉，土仪素果二枚，权为解渴。"那长老见了，战战兢兢，远离三尺道："善哉，善哉！今岁倒也年丰时稔，怎么这观里作荒吃人？这不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如何与我解渴？"清风暗道："这和尚在那口舌场中，是非海里，弄得眼肉胎凡，不识我仙家异宝。"明月上前道："老师，此物叫做'人参果'，吃一个儿不妨。"三藏道："胡说，胡说！他那父母怀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未及三日，怎么就把他拿来当果子？"清风道："实是树上结的。"长老道："乱谈，乱谈！树上又会结出人来？拿过去，不当人子！"

那两个童儿，见千推万阻不吃，只得拿着盘子，转回本房。那果子却也跷蹊，久放不得；若放多时，即僵了，不中吃。二人到于房中，一家一个，坐在床边，只情吃起。

噫，原来有这般事哩！他那道房，与那厨房紧紧的间壁。这边悄悄的言语，那边即便听见。八戒正在厨房里做饭，先前听见说，取金子，拿丹盘，他已在心；又听见他说，唐僧不认得是人参果，即拿在房里自吃，口里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个儿尝新！"自家身子又狼犺，不能彀得动，只等行者来，与他计较。他在那锅门前，更无心烧火，不时的伸头探脑，出来观看。

不多时，见行者牵将马来，拴在槐树上，径往后走。那呆子用手乱招道："这里来，这里来！"行者转身，到于厨房门首，道："呆子，你嚷甚的？想是饭不彀吃。且让老和尚吃饱，我们前边大人家，再化吃去罢。"八戒道："你进来，不是饭少。这观里有一件宝贝，你可晓得？"行者道："甚么宝贝？"八戒笑道："说与你，你不曾见；拿与你，你不认得。"行者道："这呆子笑话我老孙。老孙五百年前，因访仙道时，也曾云游在海角天涯。那般儿不曾见？"八戒道："哥啊，人参果你曾见么？"行者惊道："这个真不曾见。但只常闻得人说，人参果乃是草还丹，人吃了极能延寿。如今那里有得？"八戒道："他这里有。那童子拿两个与师父吃，那老和尚不认得，道是三朝未满的孩儿，不曾敢吃。那童子老大惫懒，师父既不吃，便该让我们，他就瞒着我们，才自在这隔壁房里，一家一个，啯啅啯啅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里水泱。怎么得一个儿尝新？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园子里偷几个来尝尝，如何？"行者道："这个容易。老孙去，手到擒来。"急抽身，往前就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啊，我听得他在这房里说，要拿甚么金击子去打哩。须是干得停当，不可走

露风声。”行者道：“我晓得，我晓得。”

那大圣使一个隐身法，闪进道房看时，原来那两个道童，吃了果子，上殿与唐僧说话，不在房里。行者四下里观看，看有甚么金击子，但只见窗棂上挂着一条赤金：有二尺长短，有指头粗细；底下是一个蒜疙疸的头子；上边有眼，系着一根绿绒绳儿。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击子。”他却取下来，出了道房，径入后边去，推开两扇门，抬头观看，呀！却是一座花园！但见：

朱栏宝槛，曲砌峰山。奇花与丽日争妍，翠竹共青天斗碧。流杯亭外，一弯绿柳似拖烟；赏月台前，数簇乔松如泼靛。红拂拂，锦巢榴；绿依依，绣墩草。青茸茸，碧砂兰；攸荡荡，临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锦槐傍朱栏玉砌。有或红或白千叶桃，有或香或黄九秋菊。荼蘼架，映着牡丹亭；木槿台，相连芍药圃。看不尽傲霜君子竹，欺雪大夫松。更有那鹤庄鹿宅，方沼圆池；泉流碎玉，地萼堆金；朔风触绽梅花白，春来点破海棠红。——诚所谓人间第一仙景，西方魁首花丛。

那行者观看不尽，又见一层门，推开看处，却是一座菜园：

布种四时蔬菜，菠芹莙荙姜苔。笋瘪瓜瓠茭白，葱蒜芫荽韭薤。窝蕖童蒿苦荬，葫芦茄子须栽。蔓菁萝卜羊头埋，红苋青菘紫芥。

行者笑道：“他也是个自种自吃的道士。”走过菜园，又见一层门。推开看处，呀！只见那正中间有根大树，真个是青枝馥郁，绿叶阴森，那叶儿却似芭蕉模样，直上去有千尺馀高，根下有七八丈围圆。那行者倚在树下，往上一看，只见向南的枝上，露出一个人参果，真个像孩儿一般。原来尾间上是个扢蒂，看他丁在枝头，手脚乱动，点头幌脑，风过处似乎有声。行者欢喜不尽，暗自夸称道：“好东西呀！果然罕见，果然罕见！”他倚着树，飕的一声，撺将上去。

那猴子原来第一会爬树偷果子。他把金击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扑的落将下来。他也随跳下来跟寻，寂然不见；四下里草中找寻，更无踪影。行者道：“跷蹊！跷蹊！想是有脚的会走；就走也跳不出墙去。我知道了，想是花园中土地不许老孙偷他果子，他收了去也。”他就捻着诀，念一口“唵”字咒，拘得那花园土地前来，对行者施礼道：“大圣，呼唤小神，有何吩咐？”行者道：“你不知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我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灵丹，也不曾有人敢与我分用；怎么今日偷他一个果子，你就抽了我的头分去了！这果子

是树上结的，空中过鸟也该有分，老孙就吃他一个，有何大害？怎么刚打下来，你就捞了去？”土地道：“大圣，错怪了小神也。这宝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个鬼仙，怎么敢拿去？就是闻也无福闻闻。”行者道：“你既不曾拿去，如何打下来就不见了？”土地道：“大圣只知这宝贝延寿，更不知他的出处哩。”

行者道：“有甚出处？”土地道：“这宝贝，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头一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有缘的，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却是只与五行相畏。”行者道：“怎么与五行相畏？”土地道：“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时必用金器，方得下来。打下来，却将盘儿用丝帕衬垫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寿。吃他须用磁器，清水化开食用，遇火即焦而无用。遇土而入者，大圣方才打落地上，他即钻下土去了。这个土有四万七千年，就是钢钻钻他也钻不动些须，比生铁也还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长生。大圣不信时，可把这地下打打儿看。”行者即掣金箍棒，筑了一下，响一声，迸起棒来，土上更无痕迹。行者道：“果然！果然！我这棍，打石头如粉碎，撞生铁也有痕。怎么这一下打不伤些儿？这等说，我却错怪你了，你回去罢。”那土地即回本庙去讫。

大圣却有算计：爬上树，一只手使击子，一只手将锦布直裰的襟儿扯起来做个兜子等住，他却串枝分叶，敲了三个果，兜在襟中。跳下树，一直前来，径到厨房里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么？”行者道：“这不是？老孙的手到擒来。这个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声。”八戒即招手叫道：“悟净，你来。”那沙僧撇下行李，跑进厨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开衣兜道：“兄弟，你看这个是甚的东西？”沙僧见了道：“是人参果。”行者道：“好啊！你倒认得。你曾在那里吃过的？”沙僧道：“小弟虽不曾吃，但旧时做卷帘大将，扶侍鸾舆赴蟠桃宴，尝见海外诸仙将此果与王母上寿。见便曾见，却未曾吃。哥哥，可与我些儿尝尝？”行者道：“不消讲，兄弟们一家一个。”

他三人将三个果各各受用。那八戒食肠大，口又大，一则是听见童子吃时，便觉馋虫拱动，却才见了果子，拿过来，张开口，毂辘的囫囵吞咽下肚，却白着眼胡赖，向行者、沙僧道：“你两个吃的是甚么？”沙僧道：“人参果。”八戒道：“甚么味道？”行者道：“悟净，不要睬他，你倒先吃了，又来问谁？”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像你们细嚼细咽，尝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

核无核，就吞下去了。哥啊，为人为彻；已经调动我这馋虫，再去弄个儿来，老猪细细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止足！这个东西，比不得那米食面食，撞着尽饱。像这一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我们吃他这一个，也是大有缘法，不等小可。罢罢罢！彀了！”他欠起身来，把一个金击子，瞒窗眼儿，丢进他道房里，竟不睬他。

那呆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哝，不期那两个道童复进房来取茶去献，只听得八戒还嚷甚么“人参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个儿吃吃才好。”清风听见，心疑道：“明月，你听那长嘴和尚讲‘人参果还要个吃吃’。师父别时叮咛，教防他手下人罗唣，莫敢是他偷了我们宝贝么？”明月回头道：“哥耶，不好了！不好了！金击子如何落在地下！我们去园里看看来！”

他两个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见花园开了。清风道：“这门是我关的，如何开了？”又急转过花园，只见菜园门也开了。忙入人参园里，倚在树下，望上查数；颠倒来往，只得二十二个。明月道：“你可会算帐？”清风道：“我会，你说将来。”明月道：“果子原是三十个。师父开园，分吃了两个，还有二十八个；适才打两个与唐僧吃，还有二十六个；如今止剩得二十二个，却不少了四个？不消讲，不消讲，定是那伙恶人偷了，我们只骂唐僧去来。”

两个出了园门，径来殿上，指着唐僧，秃前秃后，秽语污言，不绝口的乱骂；贼头鼠脑，臭短臊长，没好气的胡嚷。唐僧听不过道：“仙童啊，你闹的是甚么？消停些儿；有话慢说不妨，不要胡说散道的。”清风说：“你的耳聋？我是蛮话，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参果，怎么不容我说？”唐僧道：“人参果怎么模样？”明月道：“才拿来与你吃，你说像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弥陀佛！那东西一见，我就心惊胆战，还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馋痞，也不敢干这贼事。不要错怪了人。”清风道：“你虽不曾吃，还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这等也说得是，你且莫嚷，等我问他们看。果若是偷了，教他赔你。”明月道：“赔呀！就有钱那里去买！”三藏道：“纵有钱没处买呵，常言道：‘仁义值千金。’教他陪你个礼，便罢了。也还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里分不均，还在那里嚷哩。”三藏叫声：“徒弟，且都来。”沙僧听见道：“不好了，决撒了！老师父叫我们，小道童胡厮骂，不是旧话儿走了风，却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杀人！这个不过是饮食之类，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了，只是莫认。”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罢。”他三人只得出了厨房，走上殿去。咦！毕竟不知怎么与他抵赖，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却说他兄弟三众，到了殿上，对师父道："饭将熟了，叫我们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问饭。他这观里，有甚么人参果，似孩子一般的东西，你们是那一个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清风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孙生的是这个笑容儿，莫成为你不见了甚么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们是出家人，休打诳语，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个礼罢。何苦这般抵赖？"

行者见师父说得有理，他就实说道："师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听见那两个道童吃甚么人参果，他想一个儿尝新，着老孙去打了三个，我兄弟各人吃了一个。如今吃也吃了，待要怎么？"明月道："偷了我四个，这和尚还说不是贼哩！"八戒道："阿弥陀佛！既是偷了四个，怎么只拿出三个来分，预先就打起一个偏手？"那呆子倒转胡嚷。

二仙童问得是实，越加毁骂。就恨得个大圣钢牙咬响，火眼睁圆，把条金箍棒揝了又揝，忍了又忍道："这童子这样可恶，只说当面打人，也罢，受他些气儿，等我送他一个绝后计，教他大家都吃不成！"好行者，把脑后的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气，叫"变！"变做个假行者，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净，忍受着道童嚷骂；他的真身，出一个神，纵云头，跳将起去，径到人参园里，掣金箍棒往树上乒乓一下，又使个推山移岭的神力，把树一推推倒。可怜叶落桠开根出土，道人断绝草还丹！那大圣推倒树，却在枝儿上寻果子，那里得有半个。原来这宝贝遇金而落，他的棒刃头却是金裹之物，况铁又是五金之类，所以敲着就振下来；既下来，又遇土而入，因此上边再没一个果子。他道："好，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铁棒，径往前来，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那些人肉眼凡胎，看不明白。

却说那仙童骂彀多时，清风道：“明月，这些和尚也受得气哩，我们就像骂鸡一般，骂了这半会，通没个招声。想必他不曾偷吃。倘或树高叶密，数得不明，不要诳骂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明月道：“也说得是。”他两个果又到园中，只见那树倒桠开，果无叶落。唬得清风脚软跌根头，明月腰酥打骸垢。那两个魂飞魄散。有诗为证。诗曰：

三藏西临万寿山，悟空断送草还丹。
桠开叶落仙根露，明月清风心胆寒。

他两个倒在尘埃，语言颠倒，只叫“怎的好，怎的好！害了我五庄观里的丹头，断绝我仙家的苗裔！师父来家，我两个怎的回话？”明月道：“师兄莫嚷。我们且整了衣冠，莫要惊张了这几个和尚。这个没有别人，定是那个毛脸雷公嘴的那厮，他来出神弄法，坏了我们的宝贝。若是与他分说，那厮毕竟抵赖，定要与他相争，争起来，就要交手相打，你想我们两个，怎么敌得过他四个？且不如去哄他一哄，只说果子不少，我们错数了，转与他陪个不是。他们的饭已熟了，等他吃饭时，再贴他些儿小菜。他一家拿着一个碗，你却站在门左，我却站在门右，扑的把门关倒，把锁锁住，将这几层门都锁了，不要放他。待师父来家，凭他怎的处置。他又是师父的故人，饶了他，也是师父的人情；不饶他，我们也拿住个贼在，庶几可以免我等之罪。”清风闻言道：“有理，有理。”

他两个强打精神，勉生欢喜，从后园中径来殿上，对唐僧控背躬身道：“师父，适间言语粗俗，多有冲撞，莫怪，莫怪。”三藏问道：“怎么说？”清风道：“果子不少，只因树高叶密，不曾看得明白；才然又去查查，还是原数。”那八戒就趁脚儿跷道：“你这个童儿，年幼不知事体，就来乱骂，白口咀咒，枉赖了我们也！不当人子！”行者心上明白，口里不言，心中暗想道：“是谎，是谎，果子已了了帐，怎的说这般话？……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三藏道：“既如此，盛将饭来，我们吃了去罢。”

那八戒便去盛饭，沙僧安放桌椅。二童忙取小菜，却是些酱瓜、酱茄、糟萝卜、醋豆角、腌窝蕖、绰芥菜，共排了七八碟儿，与师徒们吃饭；又提一壶好茶，两个茶锺，伺候左右。那师徒四众，却才拿起碗来，这童儿一边一个，扑的把门关上，插上一把两镄铜锁。八戒笑道：“这童子差了。你这里风俗不好，却怎的关了门里吃饭？”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饭儿开门。”清风骂道：“我把你这个害馋劳、偷嘴的秃贼！你偷吃了我的仙果，已该一个擅食田园瓜果之罪，却又把我的仙树推倒，坏了我五庄观里仙根，你还要说嘴哩！若能彀到得西方参佛面，只除是转背摇车再托生！”三藏闻言，丢下饭

碗，把个石头放在心上。那童子将那前山门、二山门，通都上了锁。却又来正殿门首，恶语恶言，贼前贼后，只骂到天色将晚，才去吃饭。饭毕，归房去了。

唐僧埋怨行者道：“你这个猴头，番番撞祸！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气儿，让他骂几句便也罢了；怎么又推倒他的树！若论这般情由，告起状来，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通。”行者道：“师父莫闹。那童儿都睡去了，只等他睡着了，我们连夜起身。”沙僧道：“哥啊，几层门都上了锁，闭得甚紧，如何走么！”行者笑道：“莫管，莫管，老孙自有法儿。”八戒道：“愁你没有法儿哩！你一变，变甚么虫蛭儿，瞒格子眼里就飞将出去，只苦了我们不会变的，便在此顶缸受罪哩！”唐僧道：“他若干出这个勾当，不同你我出去啊，我就念起旧话经儿，他却怎生消受！”八戒闻言，又愁又笑道：“师父，你说的那里话？我只听得佛教中有卷《楞严经》、《法华经》、《孔雀经》、《观音经》、《金刚经》，不曾听见个甚那‘旧话儿经’啊。”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顶上戴的这个箍儿，是观音菩萨赐与我师父的；师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般，莫想拿得下来；——叫做紧箍儿咒，又叫做紧箍儿经。他‘旧话儿经’，即此是也。但若念动，我就头疼，故有这个法儿难我。师父，你莫念，我决不负你，管情大家一齐出去。”

说话后，都已天昏，不觉东方月上。行者道：“此时万籁无声，冰轮明显，正好走了去罢。”八戒道：“哥啊，不要捣鬼。门俱锁闭，往那里走？”行者道：“你看手段！”好行者，把金箍棒捻在手中，使一个“解锁法”，往门上一指，只听得突□的一声响，几层门双锁俱落，唿喇的开了门扇。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炉儿匠使掭子，便也不像这等爽利！”行者道：“这个门儿，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门，指一指也开了。”却请师父出了门，上了马，八戒挑着担，沙僧拢着马，径投西路而去。行者道：“你们且慢行。等老孙去照顾那两个童儿睡一个月。”三藏道：“徒弟，不可伤他性命；不然，又一个得财伤人的罪了。”行者道：“我晓得。”行者复进去，来到那童儿睡的房门外。他腰里有带的瞌睡虫儿，原来在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枚耍子赢的。他摸出两个来，瞒窗眼儿弹将进去，径奔到那童子脸上，鼾鼾沉睡，再莫想得醒。他才拽开云步，赶上唐僧，顺大路一直西奔。

这一夜马不停蹄，只行到天晓。三藏道：“这个猴头弄杀我也！你因为嘴，带累我一夜无眠！”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了，你且在这路旁边树林中将就歇歇，养养精神再走。”那长老只得下马，倚松根权作禅床坐下。沙

僧歇了担子打盹。八戒枕着石睡觉。孙大圣偏有心肠，你看他跳树扳枝顽耍。四众歇息不题。

却说那大仙自元始宫散会，领众小仙出离兜率，径下瑶天，坠祥山，早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门首。看时，只见观门大开，地上干净。大仙道："清风、明月，却也中用。常时节日高三丈，腰也不伸；今日我们不在，他倒肯起早，开门扫地。"众小仙俱悦。行至殿上，香火全无，人踪俱寂，那里有明月、清风！众仙道："他两个想是因我们不在，拐了东西走了。"大仙道："岂有此理！修仙的人，敢有这般坏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却关门，就去睡了，今早还未醒哩。"众仙到他房门首看处，真个关着房门，鼾鼾沉睡；这外边打门乱叫，那里叫得醒来。众仙撬开门板，着手扯下床来，也只是不醒。大仙笑道："好仙童啊！成仙的人，神满再不思睡，却怎么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也？快取水来。"一童急取水半盏递与大仙。大仙念动咒语，噀一口水，喷在脸上，随即解了睡魔。

二人方醒，忽睁睛，抹抹脸，抬头观看，认得是仙师与世同君和仙兄等众，慌得那清风顿首，明月叩头道："师父啊！你的故人，原是'东来的和尚——一伙强盗'，十分凶狠！"大仙笑道："莫惊恐，慢慢的说来。"

清风道："师父啊，当日别后不久，果有个东土唐僧，一行有四个和尚，连马五口。弟子不敢违了师命，问及来因，将人参果取了两个奉上。那长老俗眼愚心，不识我们仙家的宝贝。他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再三不吃，是弟子各吃了一个。不期他那手下有三个徒弟，有一个姓孙的，名悟空行者，先偷四个果子吃了。是弟子们向伊理说，实实的言语了几句，他却不容，暗自里弄了个出神的手段苦啊！……"二童子说到此处，止不住腮边泪落。众仙道："那和尚打你来？"明月道："不曾打，只是把我们人参树打倒了。"大仙闻言，更不恼怒。道："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孙的，也是个太乙散仙，也曾大闹天宫，神通广大。既然打倒了宝树，你可认得那些和尚？"清风道："都认得。"大仙道："既认得，都跟我来。众徒弟们，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来打他。"众仙领命。

大仙与明月、清风纵起祥光，来赶三藏。顷刻间就是千里之遥。大仙在云端里平西观看，不见唐僧；及转头向东看时，倒多赶了九百馀里。原来那长老一夜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大仙的云头一纵，赶过了九百馀里。仙童道："师父，那路旁树下坐的是唐僧。"大仙道："我已见了。你两个回去安排下绳索，等我自家拿他。"清风……先回不题。

那大仙按落云头，摇身一变，变作个行脚全真。你道他怎生模样：

穿一领百衲袍，系一条吕公绦。手摇麈尾，渔鼓轻敲。三耳草鞋登脚下，九阳巾子把头包。飘飘风满袖，口唱月儿高。

径直来到树下，对唐僧高叫道："长老，贫道起手了。"那长老忙忙答礼道："失瞻，失瞻！"大仙问："长老是那方来的？为何在途中打坐？"三藏："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路过此间，权为一歇。"大仙佯讶道："长老东来，可曾在荒山经过？"长老道："不知仙官是何宝山？"大仙道："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栖止处。"行者闻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们是打上路来的。"那大仙指定笑道："我把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哩？你倒在我观里，把我人参里树打倒，你连夜走在此间，还不招认，遮饰甚么！不要走，趁早去还我树来！"那行者闻言，心中恼怒，掣铁棒不容分说，望大仙劈头就打。大仙侧身躲过，踏祥光，径到空中。行者也腾云，急赶上去。

大仙在半空现了本相，你看他怎么打扮：

头戴紫金冠，无忧鹤氅穿。履鞋登足下，丝带束腰间。体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颜。三须飘颔下，鸦翎叠鬓边。相迎行者无兵器，止将玉麈手中拈。

那行者没高没低的，棍子乱打。大仙把玉麈左遮右挡，奈了他两三回合，使一个"袖里乾坤"的手段，在云端里，把袍袖迎风轻轻的一展，刷地前来，把四僧连马一袖子笼住。八戒道："不好了！我们都装在□缝里了！"行者道："呆子，不是□缝，我们被他笼在衣袖中哩。"八戒道："这个不打紧；等我一顿钉钯，筑他个窟窿，脱将下去，只说他不小心，笼不牢，吊的了罢！"那呆子使钯乱筑，那里筑得动：手捻着虽然是个软的，筑起来就比铁还硬。

那大仙转祥云，径落五庄观坐下，叫徒弟拿绳来。众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从袖子里，却像撮傀儡一般，把唐僧拿出，缚在正殿檐柱上；又拿出他三个，每一根柱上，绑了一个；将马也拿出拴在庭下，与他些草料；行李抛在廊下；又道："徒弟，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枪，不可加铁钺，且与我取出皮鞭来，打他一顿，与我人参果出气！"众仙即忙取出一条鞭，——不是甚么牛皮、羊皮、麂皮、犊皮的，原来是龙皮做的七星鞭，着水浸在那里。令一个有力量的小仙，把鞭执定道："师父，先打那个？"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

行者闻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顿鞭打坏了啊，却不是我造的业？"他忍不住，开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

倒树也是我，怎么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笑道：“这泼猴倒言语膂烈。这等便先打他。”小仙问：“打多少？”大仙道：“照依果数，打三十鞭。”那小仙轮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睁圆眼瞅定，看他打那里。原来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声“变！”变作两条熟铁腿，看他怎么打。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

大仙又吩咐道：“还该打三藏训教不严，纵放顽徒撒泼。”那仙又轮鞭来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时，我师父不知，他在殿上与你二童讲话，是我兄弟们做的勾当。纵是有教训不严之罪，我为弟子的，也当替打。再打我罢。”大仙笑道：“这泼猴，虽是狡猾奸顽，却倒也有些孝意。既这等，还打他罢。”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头看看，两只腿似明镜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痒。此时天色将晚。大仙道：“且把鞭子浸在水里，待明朝再拷打他。”小仙且收鞭去浸，各各归房。晚斋已毕，尽皆安寝不题。

那长老泪眼双垂，怨他三个徒弟道：“你等闯出祸来，却带累我在此受罪，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报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吃打，倒转嗟呀怎的？”唐僧道：“虽然不曾打，却也绑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师父，还有陪绑的在这里哩。”行者道：“都莫要嚷，再停会儿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虚头了。这里麻绳喷水，紧紧的绑着，还比关在殿上，被你使解锁法搠开门走哩！”行者道：“不是夸口说，那怕他三股的麻绳喷上了水，——就是碗精的棕缆，也只好当秋风！”

正话处，早已万籁无声，正是天街人静。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脱下索来道：“师父去哑！”沙僧慌了道：“哥哥，也救我们一救！”行者道：“悄言，悄言！”他却解了三藏，放下八戒、沙僧，整束了偏衫，扣背了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齐出了观门。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边柳树伐四颗来。”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有用处。快快取来！”

那呆子有些夯力，走了去，一嘴一颗，就拱了四颗，一抱抱来。行者将枝梢折了，教兄弟二人复进去，将原绳照旧绑在柱上。那大圣念动咒语，咬破舌尖，将血喷在树上，叫“变！”一根变作长老，一根变作自身，那两根变作沙僧、八戒；都变得容貌一般，相貌皆同，问他也就说话，叫名也就答应。他两个却才放开步，赶上师父。这一夜依旧马不停蹄，躲离了五庄观。

只走到天明，那长老在马上摇桩打盹。行者见了，叫道：“师父不济！出家人怎的这般辛苦？我老孙千夜不眠，也不晓得困倦。且下马来，莫教走路的人，看见笑你。权在山坡下藏风聚气处，歇歇再走。”

不说他师徒在路暂住。且说那大仙，天明起来，吃了早斋，出在殿上。教拿鞭来：“今日却该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轮着鞭，望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树也应道：“打么。”乒乓打了三十。轮过鞭来，对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树也应道：“打么。”及打沙僧，也应道：“打么。”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个寒噤道：“不好了！”三藏问道：“怎么说？”行者道：“我将四颗柳树变作我师徒四众，我只说他昨日打了我两顿，今日想不打了；却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噤。收了法罢。”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

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丢了皮鞭，报道：“师父啊，为头打的是大唐和尚，这一会打的都是柳树之根！”大仙闻言，呵呵冷笑，夸不尽道：“孙行者，真是一个好猴王！曾闻他大闹天宫，布地网天罗，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罢，却怎么绑些柳树在此，冒名顶替？决莫饶他！赶去来！”

那大仙说声赶，纵起云头，往西一望，只见那和尚挑包策马，正然走路。大仙低下云头，叫声“孙行者，往那里走！还我人参树来！”八戒听见道：“罢了，对头又来了！”行者道：“师父，且把善字儿包起，让我们使些凶恶，一发结果了他，脱身去罢。”唐僧闻言，战战兢兢，未曾答应，沙僧掣宝杖，八戒举钉钯，大圣使铁棒，一齐上前，把大仙围住在空中，乱打乱筑。这场恶斗，有诗为证。诗曰：

悟空不识镇元仙，与世同君妙更玄。
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麈尾自飘然。
左遮右挡随来往，后架前迎任转旋。
夜去朝来难脱体，淹留何日到西天！

他兄弟三众，各举神兵，一齐攻打，那大仙只把蝇帚儿演架。那里有半个时辰，他将袍袖一展，依然将四僧一马并行李，一袖笼去。返云头，又到观里。众仙接着，仙师坐于殿上。却又在袖儿里一个个搬出，将唐僧绑在阶下矮槐树上；八戒、沙僧各绑在两边树上；将行者捆倒，行者道：“想是调问哩。”不一时，捆绑停当，教把长头布取十匹来。行者笑道：“八戒！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来与我们做中袖哩！减省些儿，做个一口中罢了。”那小仙将家机布搬将出来。大仙道：“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众仙一齐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夹活儿就大殓了！”须臾，缠裹已毕。又教拿出漆来。众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把他三个布裹漆漆了，浑身俱裹漆，上留着头脸在外。八戒道：“先生，上头倒不打紧，只是下面还留孔儿，我们好出恭。”那大仙又教把大锅抬出来。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抬

出锅来，想是煮饭我们吃哩。”八戒道：“也罢了，让我们吃些饭儿，做了饱死的鬼也好看。”众仙果抬出一口大锅支在阶下。大仙叫架起干柴，发起烈火，教：“把清油拗上一锅，烧得滚了，将孙行者下油锅扎他一扎，与我人参树报仇！”

行者闻言，暗喜道：“正可老孙之意。这一向不曾洗澡，有些儿皮肤燥痒，好歹荡荡，足感盛情。”顷刻间，那油锅将滚。大圣却又留心：恐他仙法难参，油锅里难做手脚，急回头四顾，只见那台下东边是一座日规台，西边是一个石狮子。行者将身一纵，滚到西边，咬破舌尖，把石狮子喷了一口，叫声“变！”变作他本身模样，也这般捆作一团；他却出了元神，起在云端里，低头看着道士。

只见那小仙报道：“师父，油锅滚透了。”大仙教“把孙行者抬下去！”四个仙童抬不动；八个来，也抬不动；又加四个，也抬不动。众仙道：“这猴子恋土难移，小自小，倒也结实。”却教二十个小仙，扛将起来。往锅里一掼，烹的响了一声，溅起此滚油点子，把那小道士们脸上烫了几个燎浆大泡！只听得烧火的小童喊道：“锅漏了！”锅漏了！说不了，油漏得罄尽，锅底打破。原来是一个石狮子放在里面。

大仙大怒道：“这个泼猴，着然无礼！教他当面做了手脚！你走了便罢，怎么又捣了我的灶？这泼猴枉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抟砂弄汞，捉影捕风。罢，罢，罢！饶他去罢。且将唐三藏解下，另换新锅，把他扎一扎，与人参树报报仇罢。”那小仙真个动手，拆解布漆。

行者在半空里听得明白。他想着：“师父不济：他若到了油锅里，一滚就死，二滚就焦，到三五滚，他就弄做个稀烂的和尚了！我还去救他一救。”

好大圣，按落云头，上前叉手道：“莫要拆坏了布漆，我来下油锅了。”那大仙惊骂道：“你这猢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着我就该倒灶，干我甚事？我才自也要领你些油汤油水之爱，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锅里开风，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调菜吃；如今大小便通干净了，才好下锅。不要扎我师父，还来扎我。”那大仙闻言，呵呵冷笑，走出殿来，一把扯住。毕竟不知有何话说，端的怎么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诗曰：

处世须存心上刃，修身切记寸边而。
常言刃字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
上士无争传亘古，圣人怀德继当时。
刚强更有刚强辈，究竟终成空与非。

却说那镇元大仙用手搀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我也闻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纵有腾那，脱不得我手。我就和你讲到西天，见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还我人参果树。你莫弄神通。"行者笑道："你这先生，好小家子样！若要树活，有甚疑难！早说这话，可不省了一场争竞？"大仙道："不争竞，我肯善自饶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师父，我还你一颗活树如何？"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医得树活，我与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行者道："不打紧。放了他们，老孙管教还你活树。"

大仙谅他走不脱，即命解放了三藏、八戒、沙僧。沙僧道："师父啊，不知师兄捣得是甚么鬼哩。"八戒道："甚么鬼！这叫做'当面人情鬼'！树死了，又可医得活！他弄个光皮散儿好看，者着求医治树，单单了脱身走路，还顾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决不敢撇了我们。我们问他那里求医去。"遂叫道："悟空，你怎么哄了仙长，解放我等？"行者道："老孙是真言实语，怎么哄他？"三藏道："你往何处去求方？"行者道："古人云：'方从海上来。'我今要上东洋大海，遍游三岛十洲，访问仙翁圣老，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法，管教医得他树活。"三藏道："此去几时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说，与你三日之限。三日里来便罢；若三日之外不来，我就念那话儿经了。"行者道："遵命，遵命。"

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门来对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来。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师父，逐日家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儿，老孙回来和你算帐，先捣塌你的锅底。衣服禳了，与他浆洗浆洗。脸儿黄了些儿，我不要；若瘦了些儿，不出门。"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饿。"

好猴王，急纵筋斗云，别了五庄观，径上东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电，疾如流星，早到蓬莱仙境。按云头，仔细观看。真个好去处！有诗为证。诗曰：

大地仙乡列圣曹，蓬莱分合镇波涛。
瑶台影蘸天心冷，巨阙光浮海面高。
五色烟霞含玉籁，九霄星月射金鳌。
西池王母常来此，奉祝三仙几次桃。

那行者看不尽仙景，径入蓬莱。正然走处，见白云洞外，松阴之下，有三个老儿围棋：观局者是寿星，对局者是福星、禄星。行者上前叫道："老弟们，作揖了。"那三星见了，拂退棋枰，回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特来寻你们耍子。"寿星道："我闻大圣弃道从释，脱性命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遂日奔波山路，那些儿得闲，却来耍子？"行者道："实不瞒列位说，老孙因往西方，行在半路，有些儿阻滞，特来小事欲干，不知肯否？"福星道："是甚地方？是何阻滞？乞为明示，吾好裁处。"行者道："因路过万寿山五庄观有阻。"三老惊讶道："五庄观是镇元大仙的仙宫。你莫不是把他人参果偷吃了？"行者笑道："偷吃了能值甚么？"三老道："你这猴子，不知好歹。那果子闻一闻，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活四万七千年；叫做'万寿草还丹'。我们的道，不及他多矣！他得之甚易，就可与天齐寿；我们还要养精、炼气、存神，调和龙虎，捉坎填离，不知费多少工夫。你怎么说他的能值甚紧？天下只有此种灵根！"行者道："灵根，灵根，我已弄了他个断根哩！"三老惊问："怎的断根？"行者道："我们前日在他观里，那大仙不在家，只有两个小童，接待了我师父，却将两个人参果奉与我师。我师不认得，只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再三不吃。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曾让得我们。是老孙就去偷了他三个，我三兄弟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贼前贼后的骂个不住。是老孙恼了，把他树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树上果子全无，椏开叶落，根出枝伤，已枯死了。不想那童子关住我们，又被老孙扭开锁走了。次日清辰，那先生回家赶来，问答间，语言不和，遂与他赌斗；被他闪一闪，把袍袖展开，一袖子都笼去了。绳缠索绑，拷问鞭敲，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又赶上，依旧笼去。他身无寸铁，只

是把个麈尾遮架。我兄弟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着他。这一番仍旧摆布，将布裹漆了我师父与两师弟，却将我下油锅。我又做了个脱身本事走了，把他锅都打破。他见拿我不住，尽有几分醋我。是我又与他好讲，教他放了我师父、师弟，我与他医树管活，两家才得安宁。我想着‘方从海上来’，故此特游仙境，访三位老弟。在甚医树的方儿，传我一个，急救唐僧脱苦。”

三星闻言，心中也闷，道：“你这猴儿，全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你虽得了天仙，还是太乙散数，未入真流，你怎么脱得他手？若是大圣打杀了走兽飞禽，蜾虫鳞长，只用我黍米之丹，可以救活；那人参果乃仙木之根，如何医治？没方，没方。”那行者见说无方，却就眉峰双锁，额蹙千痕。

福星道：“大圣，此处无方，他处或有，怎么就生烦恼？”行者道：“无方别访，果然容易；就是游遍海角天涯，转透三十六天，亦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长老法严量窄，止与了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紧箍儿咒哩。”三星笑道：“好！好！好！若不是这个法儿拘束你，你又钻天了。”寿星道：“大圣放心，不须烦恼。那大仙虽称上辈，却也与我等有识。一则久别，不曾拜望；二来是大圣的人情：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就与你道达此情，教那唐和尚莫念紧箍儿咒，休说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来，我们才别。”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请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圣辞别三星不题。

却说这三星驾起祥光，即往五庄观而来。那观中合众人等，忽听得长天鹤唳，原来是三老光临。但见那：

> 盈空霭霭祥光簇，霄汉纷纷香馥郁。彩雾千条护羽衣，轻云一朵擎仙足。青鸾飞，丹凤翱，袖引香风满地扑。拄杖悬龙喜笑生，皓髯垂玉胸前拂。童颜欢悦更无忧，壮体雄威多有福。执星筹，添海屋，腰挂葫芦并宝箓。万纪千旬福寿长，十洲三岛随缘宿。常来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间增百福。概乾坤，荣福禄，福寿无疆今喜得。三老乘祥谒大仙，福堂和气皆无极。

那仙童看见，即忙报道：“师父，海上三星来了。”镇元子正与唐僧师弟闲叙，闻报，即降阶奉迎。那八戒见了寿星，近前扯住，笑道：“你这肉头老儿，许久不见，还是这般脱洒，帽儿也不带个来。”遂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上，扑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进禄’也！”那寿星将帽子掼了，骂道：“你这个夯货，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货，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个夯货，反敢骂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

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寿’、‘添福’、添禄’？”

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辈之礼见了大仙，方才叙坐。坐定，禄星道：“我们一向久阔尊颜，有失恭敬。今因孙大圣搅扰仙山，特来相见。”大仙道：“孙行者到蓬莱去的？”寿星道：“是，因为伤了大仙的丹树，他来我处求方医治。我辈无方，他又到别处求访；但恐违了圣僧三日之限，要念紧箍儿咒。我辈一来奉拜，二来讨个宽限。”三藏闻言，连声应道：“不敢念，不敢念。”

正说处，八戒又跑进来，扯住福星，要讨果子吃。他去袖里乱摸，腰里乱吞，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检。三藏笑道：“那八戒是甚么规矩！”八戒道：“不是没规矩，此叫做‘番番是福，”三藏又叱令出去。那呆子㾄出门，瞅着福星，眼不转睛的发狠。福星道：“夯货！我那里恼了你来，你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这叫‘回头望福’。”那呆子出得门来，只见一个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去寻锺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夺过，跑上殿，拿着小磬儿，用手乱敲乱打，两头玩耍。大仙道：“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这叫做‘四时吉庆’。”

且不说八戒打诨乱缠。却表行者纵祥云离了蓬莱，又早到方丈仙山。这山真好去处。有诗为证。诗曰：

方丈巍峨别是天，太元宫府会神仙。
紫台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烟。
金凤自多槃蕊阙，玉膏谁逼灌芝田？
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换仙人信万年。

那行者按落云头，无心玩景。正走处，只闻得香风馥馥，玄鹤声鸣，那壁厢有个神仙。但见：

盈空万道霞光现，彩雾飘䕸光不断。丹凤衔花也更鲜，青鸾飞舞声娇艳。福如东海寿如山，貌似小童身体健。壶隐洞天不老丹，腰悬与日长生篆。人间数次降祯祥，世上几番消厄愿。武帝曾宣加寿龄，瑶池每赴蟠桃宴。教化众僧脱俗缘，指开大道明如电。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灵山参佛面。圣号东华大帝君，烟霞第一神仙眷。

孙行者觌面相迎，叫声“帝君，起手了。”那帝君慌忙回礼道：“大圣，失迎。请荒居奉茶。”遂与行者搀手而入。果然是贝阙仙宫，看不尽瑶池琼阁。方坐待茶，只见翠屏后转出一个童儿。他怎生打扮：

身穿道服飘霞烁，腰束丝绦光错落。头戴纶巾布斗星，足登芒履游

仙岳。炼元真，脱本壳，功行成时遂意乐。识破原流精气神，主人认得无虚错。逃名今喜寿无疆，甲子周天管不着。转回廊，登宝阁，天上蟠桃三度摸。缥缈香云出翠屏，小仙乃是东方朔。

行者见了，笑道："这个小贼在这里哩！帝君处没有桃子你偷吃！"东方朔朝上进礼，答道："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帝君叫道："曼倩休乱言，看茶来也。"曼倩原是东方朔的道名。

他急入里取茶二杯，饮讫。行者道："老孙此来，有一事奉干，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当领教。"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过万寿山五庄观，因他那小童无状，是我一时发怒，把他人参果树推倒，因此阻滞，唐僧不得脱身，特来尊处求赐一方医治，万望慨然。"

帝君道："你这猴子，不管一二，到处里闯祸。那五庄观镇元子，圣号与世同君，乃地仙之祖 。你怎么就冲撞出他？他那人参果树，乃草还丹。你偷吃了，尚说有罪；却又连树推倒，他肯干休？"行者道："正是呢。我们走脱了，被他赶上，把我们就当汗巾儿一般，一袖子都笼了去；所以阁气。没奈何，许他求方医治，故此拜求。"帝君道："我有一粒'九转太乙还丹'，但能治世间生灵，却不能医树。树乃水土之灵，天滋地润。若是凡间的果木，医治还可；这万寿山乃先天福地，五庄观乃贺洲洞天，人参果又是天开地辟之灵根，如何可治！无方，无方！"

行者道："既然无方，老孙告别。"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救事紧，不敢久滞。"遂驾云复至瀛洲海岛。也好去处。有诗为证。诗曰：

珠树玲珑照紫烟，瀛洲宫阙接诸天。
青山绿水琪花艳，玉液锟铻 铁石坚。
五色碧鸡啼海日，千年丹凤吸朱烟。
世人罔究壶中景，象外春光亿万年。

那大圣至瀛洲，只见那丹崖珠树之下，有几个皓发皤髯之辈，童颜鹤鬓之仙，在那里着棋饮酒，谈笑讴歌。真个是：

祥云光满，瑞霭香浮。彩鸾鸣洞口，玄鹤舞山头。碧藕水桃为按酒，交梨火枣寿千秋。一个个丹诏无闻，仙符有籍；逍遥随浪荡，散淡任清幽。周天甲子难拘管，大地乾坤只自由。献果玄猿，对对参随多美爱；衔花白鹿，双双拱伏甚绸缪。

那些老儿，正然洒乐。这行者厉声高叫道："带我耍耍儿便怎的！"众仙见了，急忙趋步相迎。有诗为证。诗曰：

人参果树灵根折，大圣访仙求妙诀。

缭绕丹霞出宝林，瀛洲九老来相接。

行者认得是九老，笑道："老兄弟们自在哩！"九老道："大圣当年若存正，不闹天宫，比我们还自在哩。如今好了，闻你归真向西拜佛，如何得暇至此？"行者将那医树求方之事，具陈了一遍。九老也大惊道："你也忒惹祸，惹祸！我等实是无方。"行者道："既是无方，我且奉别。"

九老又留他饮琼浆，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饮了他一杯浆，吃了一块藕，急急离了瀛洲，径转东洋大海。早望见落伽山不远，遂落下云头，直到普陀岩上。见观音菩萨在紫竹林中与诸天大神、木叉、龙女，讲经说法。有诗为证。诗曰：

海主城高瑞气浓，更观奇异事无穷。

须知隐约千般外，尽出希微一品中。

四圣授时成正果，六凡听后脱樊笼。

少林别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满树红。

那菩萨早已看见行者来到，即命守山大神去迎。那大神山林来，叫声"孙悟空，那里去？"行者抬头喝道："你这个熊罴！我是你叫的悟空！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你已此做了黑风山的尸鬼矣。今日跟了菩萨，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听法教，你叫不得我一声'老爷'？"那黑熊真个得了正果，在菩萨处镇守普陀，称为大神，是也亏了行者。他只得陪笑道："大圣，古人云'君子不念旧恶。'只管题他怎的！菩萨着我来迎你哩。"这行者就端肃尊诚，与大神到了紫竹林里，参拜菩萨。

菩萨道："悟空，唐僧行到何处也？"行者道："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菩萨道："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镇元大仙，你曾会他么？"行者顿首道："因是在五庄观，弟子不识镇元大仙，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冲撞了他，他就困滞了我师父，不得前进。"那菩萨情知，怪道："你这泼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参果树，乃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打伤他树！"行者再拜道："弟子实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两个仙童，候待我等。是猪悟能晓得他有果子，要一个尝新，弟子委偷了他三个，兄弟们分吃了。那童子知觉，骂我等无已，是弟子发怒，遂将他树推倒。他次日回来赶上，将我等一袖子笼去，绳绑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当夜走脱，又被他赶上，依然笼了。三番两次，其实难逃，已允了与他医树。却才自海上求方，遍游三岛，众神仙都没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礼，特拜告菩萨。伏

望慈悯，俯赐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萨道：“你怎么不早来见我，却往岛上去寻找？”

行者闻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菩萨一定有方也！”他又上前恳求。菩萨道：“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树灵苗。”行者道：“可曾经验过么？”菩萨道：“经验过的。”行者问：“有何经验？”菩萨道：“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赌胜：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炼丹炉里，炙得焦干，送来还我。是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昼夜，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医活，况此推倒的，有何难哉！”菩萨吩咐大众：“看守林中，我去去来。”遂手托净瓶，白鹦哥前边巧啭，孙大圣随后相从。有诗为证。诗曰：

玉毫金象世难论，正是慈悲救苦尊。
过去劫逢无垢佛，至今成得有为身。
几生欲海澄清浪，一片心田绝点尘。
甘露久经真妙法，管教宝树永长春。

却说那观里大仙与三老正然清话，忽见孙大圣按落云头，叫道：“菩萨来了，快接，快接！”慌得那三星与镇元子共三藏师徒，一齐迎出宝殿。菩萨才住了祥云，先与镇元子陪了话；后与三星作礼。礼毕上坐。那阶前，行者引唐僧、八戒、沙僧都拜了。那观中诸仙，也来拜见。行者道：“大仙不必迟疑，趁早儿陈设香案，请菩萨替你治那甚么果树去。”大仙躬身谢菩萨道：“小可的勾当，怎么敢劳菩萨下降？”菩萨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孙悟空冲撞了先生，理当赔偿宝树。”三老道：“既如此，不须谦讲了。请菩萨都到园中去看看。”

那大仙即命设具香案，打扫后园，请菩萨先行。三老随后。三藏师徒与本观众仙，都到园内观看时，那棵树倒在地下，土开根现，叶落枝枯。菩萨叫：“悟空，伸手来。”那行者将左手伸开。菩萨将杨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树根之下，但看水出为度。那行者捏着拳头，往那树根底下揣着；须臾，有清泉一汪。菩萨道：“那个水不许犯五行之器，须用玉瓢舀出，扶起树来，从头浇下，自然根皮相合，叶长芽生，枝青果出。”行者道：“小道士们，快取玉瓢来。”镇元子道：“贫道荒山，没有玉瓢，只有玉茶盏、玉酒杯，可用得么？”菩萨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罢，取将来看。”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个茶盏，四五十个酒盏，却将那根下清泉舀出。行者、八戒、沙僧，扛起树来，扶得周正，拥

上土，将玉器内甘泉，一瓯瓯捧与菩萨。菩萨将杨柳枝细细洒上，口中又念着经咒。不多时，洒净那舀出之水，只见那树果然依旧青绿叶阴森，上有二十三个人参果。清风、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见了果子时，颠倒只数得二十二个；今日回生，怎么又多了一个？”行者道：“‘日久见人心。’前日老孙只偷了三个，那一个落下地来，土地说这宝遇土而入，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故走了风信，只缠到如今，才见明白。”

菩萨道：“我方才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与五行相畏故耳。”那大仙十分欢喜，急令取金击子来，把果子敲下十个，请菩萨与三老复回宝殿，一则谢劳，二来做个“人参果会”。众小仙遂调开桌椅，铺设丹盘，请菩萨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镇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个。有诗为证。诗曰：

万寿山中古洞天，人参一熟九千年。
灵根现出芽枝损，甘露滋生果叶全。
三老喜逢皆旧契，四僧幸遇是前缘。
自今会服人参果，尽是长生不老仙。

此时菩萨与三老各吃了一个，唐僧始知是仙家宝贝，也吃了一个。悟空三人，亦各吃一个。镇元子陪了一个。本观仙众分吃了一个。行者才谢了菩萨回上普陀岩，送三星径转蓬莱岛。镇元子却又安排蔬酒，与行者结为兄弟。这才是不打不成相识，两家合了一家。师徒四众，喜喜欢欢，天晚歇了。那长老才是：

有缘吃得草还丹，长寿苦捱妖怪难。

毕竟到明日如何作别，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十七 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却说三藏师徒，次日天明，收拾前进。那镇元子与行者结为兄弟，两人情投意合，决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连住了五六日。那长老自服了草还丹，真似脱胎换骨，神爽体健。他取经心重，那里肯淹留，无已，遂行。

师徒别了上路，早见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险峻，恐马不能前，大家须仔细仔细。"行者说："师父放心，我等自然理会。"好猴王，他在那马前，横担着棒，剖开山路，上了高崖，看不尽：

> 峰岩重叠，涧壑湾环。虎狼成阵走，麂鹿作群行。无数獐犯钻簇簇，满山狐兔聚丛丛。千尺大蟒，万丈长蛇。大蟒喷愁雾，长蛇吐怪风。道旁荆棘牵漫，岭上松楠秀丽。薜萝满目，芳草连天。影落沧溟北，云开斗柄南。万古常含元气老，千峰巍列日光寒。

那长老马上心惊，孙大圣布施手段，舞着铁棒，哮吼一声，唬得那狼虫颠窜，虎豹奔逃。

师徒们入此山，正行到嵯峨之处，三藏道："悟空，我这一日，肚中饥了，你去那里化些斋吃。"行者陪笑道："师父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买处，教往那里寻斋？"三藏心中不快，口里骂道："你这猴子，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在石匣之内，口能言，足不能行；也亏我救你性命，摩顶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颇殷勤，何尝懒惰？"三藏道："你既殷勤，何不化斋我吃？我肚肌怎行？况此地山岚瘴气，怎么得上雷音？"行者道："师父休怪，少要言语。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违慢了你，便要念那话儿咒。你下马稳坐，等我寻那里有人家处化斋去。"

行者将身一纵，跳上云端里，手搭凉篷，睁眼观看。可怜西方路甚是寂

寞，更无庄堡人家；正是多逢树木，少见人烟去处。看多时，只见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阳处，有一片鲜红的点子。行者按下头云道："师父，有吃的了。"那长老问甚东西。行者道："这里没人家化饭，那南山有一片红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几个来你充饥。"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为上分了。快去！"行者取了钵盂，纵起祥光，你看他筋斗幌幌，冷气飕飕，须臾间，奔南山摘桃不题。

却说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果然这山上有一个妖精。孙大圣去时，惊动那怪。他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见长老坐在地下，就不胜欢喜道："造化，造化！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真个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见长老左右手下有两员大将护持，不敢拢身。他说两员大将是谁？说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虽没甚么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帅，沙僧是卷帘大将。他的威气尚不曾泄，故不敢拢身。妖精说："等我且戏他戏，看怎么说。"

好妖精，停下阴风，在那山凹里，摇身一变，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说不尽那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右手提着一个绿磁瓶儿，从西向东，径奔唐僧：

圣僧歇马在山岩，忽见裙钗女近前。
翠袖轻摇笼玉笋，湘裙斜拽显金莲。
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
仔细定睛观看处，看看行至到身边。

三藏见了，叫："八戒，沙僧，悟空才说这里旷野无人，你看那里不走出一个人来了？"八戒说："师父，你与沙僧坐着，等老猪去看看来。"那呆子放下钉钯，整整直裰，摆摆摇摇，充作个斯文气象，一直的觌面相迎。真个是远看未实，近看分明。那女子生得：

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

那八戒见他生得俊俏，呆子就动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乱语。叫道："女菩萨，往那里去？手里提着是甚么东西？"——分明是个妖怪，他却不能认得。——那女子连声答应道："长老，我这青罐里是香米饭，绿瓶里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誓愿要斋僧。"

八戒闻言，满心欢喜。急抽身，就跑了个猪颠风，报与三藏道："师父！'吉人自有天报！'师父饿了，教师兄去化斋，那猴子不知那里摘桃儿耍子去了。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嘈人，又有些下坠。你看那不是个斋僧的来了？"唐僧不信道："你这个夯货胡缠！我们走了这向，好人也不曾遇着一个，斋僧的从何而来！"八戒道："师父，这不到了？"

三藏一见，连忙跳起身来，合掌当胸道："女菩萨，你府上在何处住？是甚人家？有甚愿心，来此斋僧？"——分明是个妖精，那长老也不识得。——那妖精见唐僧问他来历，他立地就起个虚情，花言巧语，来赚哄道："师父，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经好善，广斋方上远近僧人。只因无子，求神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门第，配嫁他人，又恐老来无倚，只得将奴招了一个女婿，养老送终。"三藏闻言道："女菩萨，你语言差了。圣经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与你招了女婿，有愿心，教你男子还，便也罢，怎么自家在山行走？又没个侍儿随从。这个是不遵妇道了。"

那妇子笑吟吟，忙陪俏语道："师父，我丈夫在山北凹里，带几个客子锄田。这是奴奴煮的午饭，送与那些人吃的。只为五黄六月，无人使唤，父母又年老，所以亲身来送。忽遇三位远来，却思父母好善，故将此饭斋僧。如不弃嫌，愿表芹献。"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来，我不敢吃；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饭，你丈夫晓得骂你，却不罪坐贫僧也？"

那女子见唐僧不肯吃，却又满面春生道："师父啊，我父母斋僧，还是小可；我丈夫更是个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桥补路，爱老怜贫。但听见说这饭送与师父吃了，他与我夫妻情上，比寻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吃。旁边子恼坏了八戒。那呆子努着嘴，口里埋怨道："天下和尚也无数，不曾像我这个老和尚罢软！现成的饭，三分儿，倒不吃，只等那猴子来，做四分才吃！"他不容分说，一嘴把个罐子拱倒，就要动口。

只见那行者自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托着钵盂，一筋斗，点将回来；睁火眼金睛观看，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放下钵盂，掣铁棒，当头就打。唬得个长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将来打谁？"行者道："师父，你面前这个女子，莫当做个好人，他是个妖精，要来骗你哩！"三藏道："你这猴头，当时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乱道！这女菩萨有此善心，将这饭要斋我等，你怎么说他是个妖精？"行者笑道："师父，你那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里做妖魔里，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有

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师父，我若来迟，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那唐僧那里肯信，只说是个好人。行者道：“师父，我知道你了。你见他那等容貌，必然动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几棵树来，沙僧寻些草来，我做木匠，就在这里搭个窝铺，你与他圆房成事，我们大家散了，却不是件事业？何必又跋涉，取甚经去！”那长老原是个软善的人，那里吃得他这句言语，羞得个光头彻耳通红。

三藏正在此羞惭，行者又发起性来，掣铁棒，望妖精劈脸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个“解尸法”，见行者棍子来时，他却抖擞精神，预先走了，把一个假尸首打死在地下。唬得个长老战战兢兢，口中作念道：“这猴着然无礼！屡劝不从，无故伤人性命！”行者道：“师父莫怪，你且来看看这罐子里是甚东西。”沙僧搀着长老，近前看时，那里是甚香米饭，却是一罐子托尾巴的长蛆；也不是面筋，却是几个青蛙、癞虾蟆，满地乱跳。长老才有三分儿信了。怎禁猪八戒气不忿，在旁漏八分儿唆嘴道：“师父，说起这个女子，他是此间农妇，因为送饭下田，路遇我等，却怎么栽他是个妖怪？哥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怕你念甚么紧箍儿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变做这等样东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哩。”

三藏自此一言，就是晦气到了：果然信那呆子撺唆，手中捻诀，口里念咒。行者就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有话便说。”唐僧道：“有甚话说！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步步行凶！打死这个无故平人，取将经来何用？你回去罢！”行者道：“师父，你教我回那里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该那个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过。终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你快回去！”行者道：“师父，我回去便也罢了，只是不曾报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与你有甚恩？”那大圣闻言，连忙跪下叩头道：“老孙因大闹天宫，致下了伤身之难，被我佛压在两界山；幸观音菩萨与我受了戒行，幸师父救脱吾身；若不与你同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原来这唐僧是个慈悯的圣僧。他见行者哀告，却也回心转意道：“既如此说，且饶你这一次。再休无礼。如若仍前作恶，这咒语颠倒就念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却才伏侍唐僧上马，又将摘来桃子奉上。唐僧在马上也吃了几个，权且充饥。

却说那妖精，脱命升空。原来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杀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云端里，咬牙切齿，暗恨行者道："几年只闻得讲他手段，今日果然话不虚传。那唐僧已此不认得我，将要吃饭。若低头闻一闻儿，我就一把捞住，却不是我的人了。不期被他走来，弄破我这勾当，又几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饶了这个和尚，诚然是劳而无功也。我还下去戏他一戏。"

好妖精，按落阴云，在那前山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 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的哭着走来。八戒见了，大惊道："师父！不好了！那妈妈儿来寻人了！"唐僧道："寻甚人？"八戒道："师兄打杀的，定是他女儿。这个定是他娘寻将来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十八岁，这老妇有八十岁，怎么六十多岁还生产？断乎是个假的，等老孙去看来。"好行者，拽开步，走近前观看，那怪物：

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望上翘，嘴唇往下别。老年不比少年时，满脸都是荷叶摺。

行者认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论，举棒照头便打。那怪见棍子起时，依然抖擞，又出化了元神，脱真儿去了；把个假尸首又打死在山路之下。

唐僧一见，惊下马来，睡在路旁，更无二话，只是把紧箍儿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十分疼痛难忍，滚将来哀告道："师父莫念了！有甚话说了罢！"唐僧道："有甚话说！出家人耳听善言，不堕地狱。我这般劝化你，你怎么只是行凶？把平人打死一个，又打死一个，此是何说？"行者道："他是妖精。"唐僧道："这个猴子胡说！就有这许多妖怪！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去罢！"行者道："师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应。"唐僧道："你有甚么不相应处？"八戒道："师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着你做了这几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里的甚么旧褊衫、破帽子，分两件与他罢。"

行者闻言，气得暴跳道："我把你这个尖嘴的夯货！老孙一向秉教沙门，更无一毫嫉妒之意，贪恋之心，怎么要分甚么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贪恋，如何不去？"行者道："实不瞒师父说。老孙五百年前，居花果山水帘洞大展英雄之际，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万七千群怪，头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黄袍，腰系的是蓝田带，足踏的是步云履，手执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实也曾为人。自从涅槃罪度，削发秉正沙门，跟你做了徒弟，把这个'金箍儿'勒在我头上，若回去，却也难见故乡人。师父果若不要我，把那个松箍

儿咒念一念，退下这个箍子，交付与你，套在别人头上，我就快活相应了。也是跟你一场。莫不成这些人意儿也没有了？”唐僧大惊道：“悟空，我当时只是菩萨暗受一卷紧箍儿咒，却没有甚么松箍儿咒。”行者道：“若无松箍儿咒，你还带我去走走罢。”长老又没奈何道：“你且起来，我再饶你这一次，却不可再行凶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伏侍师父上马，剖路前进。

却说那妖精，原来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杀他。那怪物在半空中，夸奖不尽道：“好个猴王，着然有眼！我那般变了去，他也还认得我。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过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若是被别处妖魔捞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还下去戏他一戏。”好妖怪，按耸阴风，在山坡下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老公公，真个是：

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
耳中鸣玉磬，眼里幌金星。
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轻。
数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

唐僧在马上见了，心中欢喜道：“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来，逼法的还念经哩。”八戒道：“师父，你且莫要夸奖。那个是祸的根哩。”唐僧道：“怎么是祸根？”八戒道：“行者打杀他的女儿，又打杀他的婆子，这个正是他的老儿寻将来了。我们若撞在他的怀里啊，师父，你便偿命，该个死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沙僧喝令，问个摆站；那行者使个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们三个顶缸？”行者听见道：“这个呆根，这等胡说，可不唬了师父？等老孙再去看看。”

他把棍藏在身边，走上前，迎着怪物，叫声“老官儿，往那里去？怎么又走路，又念经？”那妖精错认了定盘星，把孙大圣也当做个等闲的，遂答道：“长老啊，我老汉祖居此地，一生好善斋僧，看经念佛。命里无儿，止生得一个小女，招了个女婿。今早送饭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来找寻，也不见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汉特来寻看。果然是伤残他命，也没奈何，将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茔中。”行者笑道：“我是个做□虎的祖宗，你怎么袖子里笼了个鬼儿来哄我？你瞒了诸人，瞒不过我！我认得你是个妖精！”那妖精唬得顿口无言。行者掣出棒来，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弄个风儿；若要打他，又怕师父念那话儿咒语。”又思量道：“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还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杀他，师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儿。’凭着我巧言花语，嘴伶舌便，哄他

一哄，好道也罢了。”

好大圣，念动咒语，叫当坊土地、本处山神道：“这妖精三番来戏弄我师父，这一番却要打杀他。你与我在半空中作证，不许走了。”众神听令，谁敢不从，都在云端里照应。那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灵光。

那唐僧在马上，又唬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边又笑道：“好行者！风发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个人！”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马前，叫道：“师父，莫念，莫念！你且来看看他的模样。”却是一堆粉骷髅在那里。唐僧大惊道：“悟空，这个人才死了，怎么就化作一堆骷髅？”行者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唐僧闻说，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边唆嘴道：“师父，他的手重棍凶，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话儿，故意变化这个模样，掩你的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软，又信了他，随复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于路旁，只叫“莫念！莫念！有话快说了罢！”唐僧道：“猴头！还有甚说话！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教我怎的脱身？你回去罢！”行者道：“师父错怪了我也。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反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常言道：‘事不过三。’我若不去，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我去，我去！——去便罢了，只是你手下无人。”唐僧发怒道：“这泼猴越发无礼！看起来，只你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

那大圣一闻得说，他两个是人，止不住伤情凄惨，对唐僧道声“苦啊！你那时节，出了长安，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两界山，救我出来，投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千辛万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涂，只教我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但只是多了那紧箍儿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这个难说：若到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时节，想起我来，忍不住又念诵起来，就是十万里路，我的头也是疼的；假如再来见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见他言言语语，越添恼怒，滚鞍下马来，叫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即于涧下取水，石上磨墨，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猴头，执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

“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罢。”他将书摺了，留在袖中，却又软款唐僧道：“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回身不睬，口里唧唧哝哝的道：“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大圣见他不睬，又使 个身外法，把脑后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了三个行者，连本身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那长老左右躲不脱，好道也受了一拜。

大圣跳起来，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吩咐沙僧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詀言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唐僧道：“我是个好和尚，不题你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罢。”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复，不肯转意回心，没奈何才去。你看他：

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
一头拭迸坡前草，两脚蹬翻地上藤。
上天下地如轮转，跨海飞山第一能。
顷刻之间不见影，霎时疾返旧途程。

你看他忍气别了师父，纵筋斗云，径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独自个凄凄惨惨，忽闻得水声聒耳。大圣在那半空里看时，原来是东洋大海潮发的声响。一见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边泪坠，停云住步，良久方去。毕竟不知此去反复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却说那大圣虽被唐僧逐赶，然犹思念，感叹不已，早望见东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只见那海水：

> 烟波荡荡，巨浪悠悠。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潮来汹涌，水浸湾环。潮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水浸湾环，却似狂风吹九夏。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近岸无村社，傍水少渔舟。浪卷千年雪，风生六月秋。野禽凭出没，沙鸟任沉浮。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海底游鱼乐，天边过雁愁。

那行者将身一纵，跳过了东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按落云头，睁睛观看，那山上花草俱无，烟霞尽绝；峰岩倒塌，林树焦枯。你道怎么这等？只因他闹了天宫，拿上界去，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坏了。这大圣倍加凄惨。有一篇败山颓景的古风为证。古风云：

> 回顾仙山两泪垂，对山凄惨更伤悲。当时只道山无损，今日方知地有亏。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嗔小圣把人欺。行凶掘你先灵墓，无干破尔祖坟基。满天霞雾皆消荡，遍地风云尽散稀。东岭不闻斑虎啸，西山那见白猿啼。北谿 狐兔无踪迹，南谷獐犯 没影遗。青石烧成千块土，碧砂化作一堆泥。洞外乔松皆倚倒，崖前翠柏尽稀少。椿杉槐桧栗檀焦，桃杏李梅梨枣了。柘绝桑无怎养蚕？柳稀竹少难栖鸟。峰头巧石化为尘，涧底泉干都是草。崖前土黑没芝兰，路畔泥红藤薜攀。往日飞禽飞那处？当时走兽走何山？豹嫌蟒恶倾颓所，鹤避蛇回败坏间。想是日前行恶念，致令目下受艰难。

那大圣正当悲切，只听得那芳草坡前，曼荆凹里，响一声，跳出七八个小猴，一拥上前，围住叩头。高叫道："大圣爷爷，今日来家了？"美猴王道：

“你们因何不要不顽，一个个都潜踪隐迹？我来多时了，不见你们形影，何也？”群猴听说，一个个垂泪告道：“自大圣擒拿上界，我们被猎人之苦，着实难捱！怎禁他硬弩强弓，黄鹰劣犬，网扣枪钩，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头顽耍；只是深潜洞府，远避窝巢。饥去坡前偷草食，渴来涧下吸清泉。却才听得大圣爷爷声音，特来接见，伏望扶持。”那大圣闻得此言，愈加凄惨。便问：“你们还有多少在此山上？”群猴道：“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圣道：“我当时共有四万七千群妖，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群猴道：“自从爷爷去后，这山被二郎菩萨点上火，烧杀了大半。我们蹲在井里，钻在涧内，藏于铁板桥下，得了性命。及至火灭烟消，出来时，又没花果养赡，难以存活，别处又去了一半。我们这一半，捱苦的住在山中。这两年，又被些打猎的抢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抢你去何干？”群猴道：“说起这猎户，可恨！他把我们中箭着枪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剥皮剔骨，酱煮醋蒸，油煎盐炒，当做下饭食用。或有那遭网的，遇扣的，夹活儿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戏，翻筋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的顽耍。”大圣闻此言，更十分恼怒道：“洞中有甚么人执事？”群妖道：“还有马、流二元帅，奔、芭二将军管着哩。”大圣：“你们去报他知道，说我来了。”那些小妖，撞入门里报道：“大圣爷爷来家了。”那马、流、奔、芭闻报，忙出门叩头，迎接进洞。

大圣坐在中间，群怪罗拜于前，启道：“大圣爷爷，近闻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经，如何不走西方，却回本山？”大圣道：“小的们，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识贤愚：我为他一种上捉怪擒魔，使尽了平生的手段，几番家打杀妖精；他说我行凶作恶，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赶回来，写立贬书为照，永不听用了。”

众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么和尚，且家来，带携我们耍子几年罢！”叫：“快安排椰子酒来，与爷爷接风。”大圣道：“且莫饮酒。我问你：那打猎的人，几时来我山上一度？”马、流道：“大圣，不论甚么时度，他逐日家在这里缠扰。”大圣道：“他怎么今日不来？”马、流道：“看待来耶。”大圣吩咐：“小的们，都出去把那山上烧酥了的碎石头与我搬将起来堆着。或二三十个一堆，或五六十个一堆，堆着，我有用处。”那些小猴，都是一窝蜂，一个个跳天搠地，乱搬了许多堆集。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啰啰锣鸣，闪出有千馀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猴王仔细看那些人，来得凶险。好男子，真

个骁勇！但见：

狐皮苫肩顶，锦绮裹腰胸。
袋插狼牙箭，胯挂宝雕弓。
人似搜山虎，马如跳涧龙。
成群引着犬，满膀架其鹰。
荆筐抬火炮，带定海东青。
粘竿百十臡，兔叉有千根。
牛头拦路网，阎王扣子绳。
一齐乱吆喝，散撒满天星。

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好风！但见：

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乾坤昏荡荡，日月暗沉沉。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入竹似龙吟。万窍怒号天噫气，飞砂走石乱伤人。

大圣作起这大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馀人马，一个个：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子家中盼望。

诗曰：

人亡马死怎归家？野鬼孤魂乱似麻。
可怜抖擞英雄将，不辨贤愚血染沙。

大圣按落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馀。'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叫："小的们，出来！"那群猴，狂风过去，听得大圣呼唤，一个个跳将出来。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尸首，都推在那万丈深潭里；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收来我用。"群猴一个个领诺。

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外，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不题"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楠，桃李枣梅，无所不备，逍遥

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却说唐僧听信狡性，纵放心猿。攀鞍上马，八戒前边开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过了白虎岭，忽见一带林丘，真个是藤攀葛绕，柏翠松青。三藏叫道："徒弟呀，山路崎岖，甚是难走，却又松林丛簇，树木森罗，切须仔细！恐有妖邪妖兽。"你看那呆子，抖擞精神，叫沙僧带着马，他使钉钯开路，领唐僧径入松林之内。正行处，那长老兜住马道："八戒，我这一日其实饥了，那里寻些斋饭我吃？"八戒道："师父请下马，在此等老猪去寻。"长老下了马，沙僧歇了担，取出钵盂，递与八戒。八戒道："我去也。"长老问："那里去？"八戒道："莫管，我这一去，钻冰取火寻斋至，压雪求油化饭来。"

　　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经十馀里，更不曾撞着一个人家，真是有狼虎无人烟的去处。那呆子走得辛苦，心内沉吟道："当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今日轮到我的身上，诚所谓'当家才知柴米价，养子方晓父娘恩。'公道没去化处。"却又走得瞌睡上来，思道："我若就回去，对老和尚说没处化斋，他也不信我走了这许多路。须是再多幌个时辰，才好去回话。……也罢，也罢，且往这草科里睡睡。"呆子就把头拱在草里睡下。当时也只说朦胧朦胧就起来，岂知走路辛苦的人，丢倒头，只管齁齁睡起。

　　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觉。却说长老在那林间，耳热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斋，怎么这早晚还不回？"沙僧道："师父，你还不晓得哩。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哩。"三藏道："正是呀；倘或他在那里贪着吃斋，我们那里会他？天色晚了，此间不是个住处，须要寻个下处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紧，师父，你且坐在这里，等我去寻他来。"三藏道："正是，正是。有斋没斋罢了，只是寻下处要紧。"沙僧绰了宝杖，径出松林来找八戒。

　　长老独坐林中，十分闷倦。只得强打精神，跳将起来，把行李攒在一处，将马拴在树上，柬下戴的斗笠，插定了锡杖，整一整缁衣，徐步幽林，权为散闷。那长老看遍了野草山花，听不得归巢鸟噪。原来那林子内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处。只因他情思紊乱，却走错了。他一来也是要散散闷，二来也是要寻八戒、沙僧；不期他两个走的是直西路，长老转了一会，却走向南边去了。

　　出得松林，忽抬头，见那壁厢金光闪烁，彩气腾腾。仔细看处，原来是一座宝塔，金顶放光。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顶放亮。他道："我弟子却没缘法哩！自离东土，发愿逢庙烧香，见佛拜佛，遇塔扫塔。那放光的不是

一座黄金宝塔？怎么就不曾走那条路？塔下必有寺院，院内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这行李、白马，料此处无人行走，却也无事。那里若有方便处，待徒弟们来，一同借歇。”

嘻！长老一时晦气到了。你看他拽开步，竟至塔边。但见那：

石崖高万丈，山大接青霄。根连地厚，峰插天高。两边杂树数千科，前后藤缠百馀里。花映草梢风有影，水流云窦月无根。倒木横担深涧，枯藤结挂光峰。石桥下，流滚滚清泉；台座上，长明明白粉。远观一似三岛天堂，近看有如蓬莱胜境。香松紫竹绕山溪，鸦鹊猿猴穿峻岭。洞门外，有一来一往的走兽成行；树林里，有或出或入的飞禽作队。青青香草秀，艳艳野花开。这所在分明是恶境，那长老晦气撞将来。

那长老举步进前，才来到塔门之下，只见一个斑竹帘儿，挂在里面。他破步入门，揭起来，往里就进，猛抬头，见那石床上，侧睡着一个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样：

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呀呀。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样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榾柮 桠槎。斜披着淡黄袍帐，赛过那织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眠的一块石，细润无瑕。他也曾小妖排蚁阵，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风凛凛，大家吆喝，叫一声爷。他也曾月作三人壶酌酒，他也曾风生两腋盏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霎着下眼，游遍天涯。荒林喧鸟雀，深莽宿龙蛇。仙子种田生白玉，道人伏火养丹砂。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楞楞妖怪，却就是一个牛头夜叉。

那长老看见他这般模样，唬得打了一个倒退，遍体酥麻，两腿酸软，即忙的抽身便走。刚刚转了一个身，那妖魔，他的灵性着实是强。大撑开着一双金睛鬼眼，叫声“小的们，你看门外是甚么人！”一个小妖就伸头望门外一看，看见是个光头的长老，连忙跑将进去，报道：“大王，外面是个和尚哩。团头大面，两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细娇娇的一张皮：且是好个和尚！”那妖闻言，呵声笑道：“这叫做个‘蛇头上苍蝇，自来的衣食。’你众小的们！疾忙赶上也，与我拿将来！我这里重重有赏。”那些小妖，就是一窝蜂，齐齐拥上。三藏见了，虽则是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终是心惊胆颤，腿软脚麻。况且是山路崎岖，林深日暮，步儿那里移得动？被那些小妖，平抬将去。正是：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

纵然好事多磨障，谁像唐僧西向时？

你看那众小妖，抬得长老，放在那竹帘儿外，欢欢喜喜，报声道：“大王，拿得和尚进来了。”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见三藏头直上，貌堂堂，果然好一个和尚。他便心中想道：“这等好和尚，必是上方人物，不当小可的；若不做个威风，他怎肯服降哩？”陡然间，就狐假虎威，红须倒竖，血发朝天，眼睛迸裂。大喝一声道：“带那和尚进来！”众妖们，大家响响的答应了一声“是！”就把三藏望里面只是一推。这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三藏只得双手合着，与他见个礼。

那妖道：“你是那里和尚？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快快说明！”三藏道：“我本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敕命，前往西方访求经偈。经过贵山，特来塔下谒圣，不期惊动威严，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经回东土，永注高名也。”那妖闻言，呵呵大笑道：“我说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却来的甚好，甚好！不然，却不错放过了？你该是我口里的食，自然要撞将来，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脱！”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绑了！”果然那些小妖，一拥上前，把个长老绳缠索绑，缚在那定魂桩上。

老妖持刀又问道：“和尚，你一行有几人？终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见他持刀，又老实说道：“大王，我有两个徒弟，叫做猪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斋去了。还有一担行李，一匹白马，都在松林里放着哩。”老妖道：“又造化了！两个徒弟，连你三个，连马四个，彀吃一顿了！”小妖道：“我们去捉他来。”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门关了。他两个化斋来，一定寻师父吃；寻不着，一定寻着我门上。常言道：‘上门的买卖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众小妖把前门闭了。

且不言三藏逢灾。却说那沙僧出林找八戒，直有十馀里远近，不曾见个庄村。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观看，只听得草中有人言语，急使杖拨开深草看时，原来是呆子在里面说梦话哩。被沙僧揪着耳朵，方叫醒了。道：“好呆子啊！师父教你化斋，许你在此睡觉的？”那呆子冒冒失失的醒来道：“兄弟，有甚时候了？”沙僧道：“快起来！师父说有斋没斋也罢，教你我那里寻下住处去哩。”呆子懵懵懂懂的，托着钵盂，拑着钉钯，与沙僧径直回来。到林中看时，不见了师父。沙僧埋怨道：“都是你这呆子化斋不来，必有妖精拿师父也。”八戒笑道：“兄弟，莫要胡说。那林子里是个清雅的去处，决然没有妖精。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里观风去了。我们寻他去来。”二人只得牵马挑担，收拾

了斗篷、锡杖，出松林寻找师父。

这一回，也是唐僧不该死。他两个寻一会不见，忽见那正南下有金光闪灼。八戒道：“兄弟啊，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师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宝塔。谁敢怠慢？一定要安排斋饭，留他在那里受用。我们还不走动些，也赶上去吃些斋儿。”沙僧道：“哥啊，定不得吉凶哩。我们且去看来。”

二人雄纠纠的到了门前，——呀！闭着门哩。——只见那门上横安了一块白玉石板，上镌着六个大字：“碗子山波月洞”。沙僧道：“哥啊，这不是甚么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师父在这里，也见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下马匹，守着行李，待我问他的信看。”

那呆子举着钯，上前高叫：“开门，开门！”那洞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忽见他两个的模样，急抽身，跑入里面报道：“大王！买卖来了！”老妖道：“那里买卖？”小妖道：“洞门外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与一个晦气色的和尚，来叫门了！”老妖大喜道：“是猪八戒与沙僧寻将来也！——噫，他也会寻哩！怎么就寻到我这门上？既然嘴脸凶顽，却莫要怠慢了他。”叫：“取披挂来！”小妖抬来，就结束了，绰刀在手，径出门来。

却说那八戒、沙僧，在门前正等，只见妖魔来得凶险。你道他怎生打扮：

青脸红须赤发飘，黄金铠甲亮光饶。
裹肚衬腰瓌石带，攀胸勒甲步云绦。
闲立山前风吼吼，闷游海外浪滔滔。
一双蓝靛焦筋手，执定追魂取命刀。
要知此物名和姓，声扬二字唤黄袍。

那黄袍老怪，出得门来，便问：“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门首吆喝？”八戒道：“我儿子，你不认得？我是你老爷！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师父是那御弟三藏。若在你家里，趁早送出来，省了我钉钯筑进去！”那怪笑道：“是，是，是有一个唐僧在我家。我也不曾怠慢他，安排些人肉包儿与他吃哩。你们也进去吃一个儿，何如？”

这呆子认真就要进去。沙僧一把扯住道：“哥啊，他哄你哩。你几时又吃人肉哩？”呆子却才省悟。掣钉钯，望妖怪劈脸就筑。那怪物侧身躲过，使钢刀急架相迎。两个都显神通，纵云头，跳在空中厮杀。沙僧撇了行李、白马，举宝杖，急急帮攻。此时两个狠和尚，一个泼妖魔，在云端里，这一场好杀，正是那：

杖起刀迎，钯来刀架。一员魔将施威，两个神僧显化。九齿钯真个

英雄，降妖杖诚然凶咤。没前后左右齐来，那黄袍公然不怕。你看他蘸钢刀晃亮如银，其实的那神通也为广大。只杀得满空中，雾绕云迷；半山里，崖崩岭咋。一个为声名，怎肯干休？一个为师父，断然不怕。

他三个在半空中，往往来来，战经数十回合，不分胜负。各因性命要紧，其实难解难分。毕竟不知怎救出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诗曰：

妄想不复强灭，真如何必希求？
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岂居前后？
悟即刹那成正，迷而万动沉流。
若能一念合真修，灭尽恒沙罪垢。

却说那八戒、沙僧与怪斗经个三十回合，不分胜负。你道怎么不分胜负？若论赌手段，莫说两个和尚，就是二十个，也敌不过那妖精。只为唐僧命不该死，暗中有那护法神祇保着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谤、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助着八戒、沙僧。

且不言他三人战斗。却说那长老在洞里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泪道："悟能啊，不知你在那个村中逢了善友，贪着斋供；悟净啊，你又不知在那里寻他，可能得会？岂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难！几时得会你们，脱了大难，早赴灵山！"

正当悲啼烦恼，忽见那洞里走出一个妇人来，扶着定魂桩，叫道："那长老，你从何来？为何被他缚在此处？"长老闻言，泪眼偷看，那妇人约有三十年纪。遂道："女菩萨，不消问了。我已是该死的，走进你家门来也。要吃就吃了罢，又问怎的？"那妇人道："我不是吃人的。我家离此西下，有三百馀里。那里有座城，叫做宝象国。我是那国王的第三个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间，被这妖魔，一阵狂风摄将来，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儿育女，杳无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见。你从何来，被他拿住？"唐僧道："贫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经者。不期闲步，误撞在此。如今要拿住我两个徒弟，一齐蒸吃哩。"那公主陪笑道："长老宽

心。你既是取经的，我救得你。那宝象国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与我捎一封书儿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教他饶了你罢。”三藏点头道：“女菩萨，若还救得贫僧命，愿做捎书寄信人。”

那公主急转后面，即修了一纸家书，封固停当；到桩前解放了唐僧，将书付与。唐僧得解脱，捧书在手道：“女菩萨，多谢你活命之恩。贫僧这一去，过贵处，定送国王处。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认，奈何？切莫怪我贫僧打了诳语。”公主道：“不妨，我父王无子，止生我三个姊妹，若见此书，必有相看之意。”三藏紧紧袖了家书，谢了公主，就往外走。被公主扯住道：“前门里你出不出！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门外摇旗呐喊，擂鼓筛锣，助着大王，与你徒弟厮杀哩。你往后门里去罢。若是大王拿住，还审问审问，只恐小妖儿捉了，不分好歹，挟生儿伤了你的性命。等我去他面前，说个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啊，待你徒弟讨个示下，寻着你一同好走。”三藏闻言，磕了头，谨依吩咐，辞别公主，躲离后门之外，不敢自行，将身藏在荆棘丛中。

却说公主娘娘，心生巧计，急往前来，出门外，分开了大小群妖；只听得叮叮𠾴𠾴，兵刃乱响。原来是八戒、沙僧与那怪在半空里厮杀哩。这公主厉声高叫道：“黄袍郎！”那妖王听得公主叫唤，即丢了八戒、沙僧，按落云头，揪了钢刀，搀着公主道：“浑家，有甚话说？”公主道：“郎君啊，我才时睡在罗帏之内，梦魂中，忽见个金甲神人。”妖魔道：“那个金甲神？上我门怎的？”公主道：“是我幼时，在宫里，对神暗许下一桩心愿：若得招个贤郎驸马，上名山，拜仙府，斋僧布施。自从配了你，夫妻们欢会，到今不曾题起。那金甲神人来讨誓愿，喝我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因此，急整容来郎君处诉知，不期那桩上绑着一个僧人，万望郎君慈悯，看我薄意，饶了那个和尚罢。只当与我斋僧还愿。不知郎君肯否？”那怪道：“浑家，你却多心呐！甚么打紧之事。我要吃人，那里不捞几个吃吃。这个把和尚，到得那里，放他去罢。”公主道：“郎君，放他从后门里去罢。”妖魔道：“奈烦哩。放他去便罢，又管他甚么后门前门哩。”他遂绰了钢刀，高叫道：“那猪八戒，你过来。我不是怕你，不与你战；看着我浑家的分上，饶了你师父也。趁早去后门首，寻着他，往西方去罢。若再来犯我境界，断乎不饶！”

那八戒与沙僧闻得此言，就如鬼门关上放回来的一般。即忙牵马挑担，鼠窜而行。转过那波月洞，后门之外，叫声“师父！”那长老认得声音，就在那荆棘中答应。沙僧就剖开草径，搀着师父，慌忙的上马。这里：

狠毒险遭青面鬼，殷勤幸有百花羞。

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逐浪游。

八戒当头领路，沙僧后随，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两个哼哼嘈嘈，埋埋怨怨，三藏只是解和。遇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程一程，长亭短亭，不觉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猛抬头，只见一座好城，就是宝象国。真好个处所也：

云渺渺，路迢迢；地虽千里外，景物一般饶。瑞霭祥烟笼罩，清风明月招摇。嵂嵂崒崒的远山，大开图画；潺潺湲湲的流水，碎溅琼瑶。可耕的连阡带陌，足食的密蕙新苗。渔钓的几家三涧曲，樵采的一担两峰椒。廓的廓，城的城，金汤巩固；家的家，户的户，只斗逍遥。九重的高阁如殿宇，万丈的层台似锦标。也有那太极殿、华盖殿、烧香殿、观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阶，摆列着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宫、昭阳宫、长乐宫、华清宫、建章宫、未央宫：一宫宫的钟鼓管籥，撒抹了闺怨春愁。也有禁苑的，露花匀嫩脸；也有御沟的，风柳舞纤腰。通衢上，也有个顶冠束带的，盛仪容，乘五马；幽僻中，也有个持弓挟矢的，拨云雾，贯双雕。花柳的巷，管弦的楼，春风不让洛阳桥。取经的长老，回首大唐肝胆裂；伴师的徒弟，息肩小驿梦魂消。

看不尽宝象国的景致。师徒三众，收拾行李、马匹，安歇馆驿中。

唐僧步行至朝门外，对阁门大使道：“有唐朝僧人，特来面驾，倒换文牒。乞为转奏转奏。”那黄门奏事官，连忙走至白玉阶前奏道：“万岁，唐朝有个高僧，欲求见驾，倒换文牒。”那国王闻知是唐朝大国，且又说是个方上圣僧，心中甚喜，即时准奏。叫：“宣他进来。”把三藏宣至金阶，舞蹈山呼礼毕。两边文武多官，无不叹道：“上邦人物，礼乐雍容如此！”那国王道：“长老，你到我国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释子。承我天子敕旨，前往西方取经；原领有文牒，到陛下上国，理合倒换。故此不识进退，惊动龙颜。”国王道：“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来看。”三藏双手捧上去，展开放在御案上。牒云：

“南赡部洲大唐国奉天承运唐天子牒行：切惟朕以凉德，嗣续丕基，事神治民，临深履薄，朝夕是惴。前者，失救泾河老龙，获谴于我皇皇后帝，三魂七魄，倏忽阴司，已作无常之客。因有阳寿未绝，感冥君放送回生，广陈善会，修建度亡道场。感蒙救苦观世音菩萨，金身出现，指示西方有佛有经，可度幽亡，超脱孤魂。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询求经偈。倘到西邦诸国，不灭善缘，照牒放行。须至牒者。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宝印九颗）

国王见了，取本国玉宝，用了花押，递与三藏。

三藏谢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贫僧一来倒换文牒，二来与陛下寄有家书。"国王大喜道："有甚书？"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黄袍妖摄将去，贫僧偶尔相遇，故寄书来也。"国王闻言，满眼垂泪道："自十三年前，不见了公主，两班文武官，也不知贬退了多少；宫内宫外，大小婢子、太监，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说是走出皇宫，迷失路径，无处找寻；满城中百姓人家，也盘诘了无数，更无下落。怎知道是妖怪摄了去！今日乍听得这句话，故此伤情流泪。"三藏袖中取出书来献上。国王接了，见有"平安"二字，一发手软，拆不开书。传旨宣翰林院大学士上殿读书。学士随即上殿。殿前有文武多官，殿后有后妃宫女，俱侧耳听书。学士拆开朗诵。上写着：

> "不孝女百花羞顿首百拜大德父王万岁龙凤殿前，暨三宫母后昭阳宫下，及举朝文武贤卿台次：拙女幸托坤宫，感激劬劳万种。不能竭力怡颜，尽心奉孝。乃于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宫排宴，赏玩月华，共乐清霄盛会。正欢娱之间，不觉一阵香风闪出个金睛蓝面青发魔王，将女擒住，驾祥光，直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难分难辨，被妖倚强，霸占为妻。是以无奈捱了一十三年。产下两个妖儿，尽是妖魔之种。论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不当传书玷辱；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正含怨思忆父母，不期唐朝圣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泪修书，大胆放脱，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伏望父王垂悯，遣上将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获黄袍怪，救女回朝，深为恩念。草草欠恭，面听不一。
>
> 逆女百花羞再顿首顿首。"

那学士读罢家书，国王大哭，三宫滴泪，文武伤情，前前后后，无不哀念。

国王哭之许久，便问两班文武："那个敢兴兵领将，与寡人捉获妖魔，救我百花公主？"连问数声，更无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那国王心生烦恼，泪若涌泉。只见那多官齐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烦恼。公主已失，至今一十三载无音，偶遇唐朝圣僧，寄书来此，未知的否。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马，习学兵书武略，止可布阵安营，保国家无侵陵之患。那妖精乃云来雾去之辈，不得与他觌面相见，何以征救？想东土取经者，乃上邦圣僧。这和尚'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必有降妖之术。自古道：'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请这长老降妖邪，救公主，庶为万全之策。"

那国王闻言，急回头，便请三藏道：“长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儿回朝，也不须上西方拜佛，长发留头，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如何？”三藏慌忙启上道：“贫僧粗知念佛，其实不会降妖。”国王道：“你既不会降妖，怎么敢上西天拜佛？”那长老瞒不过，说出两个徒弟来了。奏道：“陛下，贫僧一人，实难到此。贫僧有两个徒弟，善能逢山开路，遇水迭桥，保贫僧到此。”国王怪道：“你这和尚大没理。既有徒弟，怎么不与他一同进来见朕？若到朝中，虽无中意赏赐，必有随分斋供。”三藏道：“贫僧那徒弟丑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惊伤了陛下的龙体。”国王笑道：“你看你这和尚说话，终不然朕当怕他？”三藏道：“不敢说。我那大徒弟姓猪，法名悟能八戒。他生处长嘴獠牙，刚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风。第二个徒弟姓沙，法名悟净和尚。他生得身长丈二，臂阔三停，脸如蓝靛，口似血盆，眼光闪灼，牙齿排钉。他都是这等个模样，所以不敢擅领入朝。”国王道：“你既这等样说了一遍，寡人怕他怎的？宣进来。”随即着金牌至馆驿相请。

那呆子听见来请，对沙僧道：“兄弟，你还不教下书哩。这才见了下书的好处。想是师父下了书，国王道：捎书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肠不济，有你我之心，举出名来，故此着金牌来请。大家吃一顿，明日好行。”沙僧道：“哥啊，知道是甚缘故，我们且去来。”遂将行李、马匹俱交付驿丞。各带随身兵器，随金牌入朝。早行到白玉阶前，左右立下，朝上唱个喏，再也不动。那文武多官，无人不怕。都说道：“这两个和尚，貌丑也罢，只是粗俗太甚！怎么见我王更不下拜，喏毕平身，挺然而立！可怪！可怪！”八戒听见道：“列位，莫要议论。我们是这般。乍看果有些丑，只是看下些时来，却也耐看。”

那国王见他丑陋，已是心惊；及听得那呆子说出话来，越发胆颤，就坐不稳，跌下龙床。幸有近侍官员扶起。慌得个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头道：“陛下，贫僧该万死！万死！我说徒弟丑陋，不敢朝见，恐伤龙体，果然惊了驾也。”那国王战兢兢，走近前，搀起道：“长老，还亏你先说过了；若未说，猛然见他，寡人一定唬杀了也！”

国王定性多时，便问：“猪长老、沙长老，是那一位善于降妖？”那呆子不知好歹，答道：“老猪会降。”国王道：“怎么家降？”八戒道：“我乃是天蓬元帅；只因罪犯天条，堕落下世，幸今皈正为僧。自从东土来此，第一会降妖的是我。”国王道：“既是天将临凡，必然善能变化。”八戒道：“不敢，不敢，也将就晓得几个变化儿。”国王道：“你试变一个我看看。”八戒道：“请

出题目，照依样子好变。”国王道：“变一个大的罢。”

那八戒他也有三十六般变化，就在阶前，卖弄手段，却便捻诀念咒，喝一声叫“长！”把腰一躬，就长了有八九丈长，却似个开路神一般。吓得那两班文武，战战兢兢；一国君臣，呆呆挣挣。时有镇殿将军问道：“长老，似这等变得身高，必定长到甚么去处，才有止极？”那呆子又说出呆话来道：“看风。东风犹可，西风也将就；若是南风起，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那国王大惊道：“收了神通罢。晓得是这般变化了。”八戒把身一矬，依然现了本相，侍立阶前。

国王又问道：“长老此去，有何兵器与他交战？”八戒腰里掣出钯来道：“老猪使的是钉钯。”国王笑道：“可败坏门面！我这里有的是鞭、简、瓜、锤，刀、枪、钺、斧，剑、戟、矛、镰。随你选称手的拿一件去。那钯算做甚么兵器？”八戒道：“陛下不知。我这钯，虽然粗夯，实是自幼随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为帅，辖押八万水兵，全仗此钯 之力。今临凡世，保护吾师，逢山筑破虎狼窝，遇水掀翻龙蜃穴，皆是此钯。”

国王闻得此言，十分欢喜心信。即命九嫔妃子：“将朕亲用的御酒，整瓶取来，权与长老送行。”遂满斟一爵，奉与八戒道：“长老，这杯酒，聊引奉劳之意，待捉得妖魔，救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谢。”那呆子接杯在手，人物虽是粗鲁，行事倒有斯文。对三藏唱个大喏道：“师父，这酒本该从你饮起；但君王赐我，不敢违背，让老猪先吃了，助助兴头，好捉妖怪。”那呆子一饮而干，才斟一爵，递与师父。三藏道：“我不饮酒，你兄弟们吃罢。”沙僧近前接了。八戒就足下生云，直上空里。国王见了道：“猪长老又会腾云！”

呆子去了，沙僧将酒亦一饮而干，道：“师父！那黄袍怪拿住你时，我两个与他交战，只战个手平；今二哥独去，恐战不过他。”三藏道：“正是，徒弟啊，你可去与他帮帮功。”沙僧闻言，也纵云跳将起去。那国王慌了，扯住唐僧道：“长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腾云去了。”唐僧道：“可怜，可怜！我半步儿也去不得！”此时二人在殿上叙话不题。

却说那沙僧赶上八戒道：“哥哥，我来了。”八戒道：“兄弟，你来怎的？”沙僧道：“师父叫我来帮帮功的。”八戒大喜道：“说得是，来得好。我两个努力齐心，去捉那怪物；虽不怎的，也在此国扬扬姓名。”你看他：

叆叇祥光辞国界，氤氲瑞气出京城。

领王旨意来山洞，努力齐心捉怪灵。

他两个不多时，到了洞口，按落云头。八戒掣钯，往那波月洞的门上，尽

力气一筑，把他那石门筑了斗来大小的个窟窿。吓得那把门的小妖开门，看见是他两个，急跑进去报道：“大王，不好了！那长嘴大耳的和尚，与那晦气脸的和尚，又来把门都打破了！”那怪惊道：“这个还是猪八戒、沙和尚二人。我饶了他师父，怎么又敢复来打我的门！”小妖道：“想是忘了甚么物件，来取的。”老怪咄的一声道：“胡缠！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门来？必有缘故！”急整束了披挂，绰了钢刀，走出来问道：“那和尚，我即饶了你师父，你怎么又敢来打上我门？”八戒道：“你这泼怪干得好事儿！”老魔道：“甚么事？”八戒道：“你把宝象国三公主骗来洞内，倚强霸占为妻，住了一十三载，也该还他了。我奉国王旨意，特来擒你。你快快进去，自家把绳子绑缚出来，还免得老猪动手！”那老怪闻言，十分发怒。你看他屹迸迸，咬响钢牙；滴溜溜，睁圆环眼；雄纠纠，举起刀来；赤淋淋，拦头便砍。八戒侧身躲过，使钉钯劈面迎来；随后又有沙僧举宝杖赶上前齐打。这一场在山头上赌斗，比前不同。真个是：

言差语错招人恼，意毒情伤怒气生。这魔王大钢刀，着头便砍；那八戒九齿钯，对面来迎。沙悟净丢开宝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来来往往甚消停。这个说：“你骗国理该死罪！”那个说：“你罗闲事报不平！”这个说：“你强婚公主伤国体！”那个说：“不干你事莫闲争！”算来只为捎书故，致使僧魔两不宁。

他们在那山坡前，战经八九个回合，八戒渐渐不济将来，钉钯难举，气力不加。你道如何这等战他不过？当时初相战斗，有那护法诸神，为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仅得个手平；此时诸神都在宝象国护定唐僧，所以二人难敌。

那呆子道：“沙僧，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让老猪出恭来。”他就顾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蒿草薜萝，荆棘葛藤里，不分好歹，一顿钻进；那管刮破头皮，搠伤嘴脸，一毂辘睡倒，再也不敢出来。但留半边耳朵，听着梆声。

那怪见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进洞去。小妖将沙僧四马攒蹄捆住。毕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却说那怪把沙僧捆住，也不来杀他，也不曾打他，骂也不曾骂他一句。绰起钢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必知礼义；终不然我饶了他性命，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噫！这多是我浑家有甚么书信到他那国里，走了风汛！等我去问他一问。"那怪陡起凶性，要杀公主。

却说那公主不知，梳妆方毕，移步前来。只见那怪怒目攒眉，咬牙切齿。那公主还陪笑脸迎道："郎君有何事这等烦恼？"那怪咄的一声骂道："你这狗心贱妇，全没人伦！我当初带你到此，更无半点儿说话。你穿的锦，戴的金，缺少东西我去寻。四时受用，每日情深。你怎么只想你父母，更无一点夫妇心？"那公主闻说，吓得跪倒在地。道："郎君啊，你怎么今日说起这分离的话？"那怪道："不知是我分离，是你分离哩！我把那唐僧拿来，算计要他受用，你怎么不先告过我，就放了他？原来是你暗地里修了书信，教他替你传寄；不然，怎么这两个和尚又来打上我门，教还你回去？这不是你干的事？"公主道："郎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尝有甚书去？"老怪道："你还强嘴哩！现拿住一个对头在此，却不是证见？"公主道："是谁？"老妖道："是唐僧第二个徒弟沙和尚。"原来人到了死处，谁肯认死，只得与他放赖。公主道："郎君且息怒，我和你去问他一声。果然有书，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无书，却不枉杀了奴奴也？"那怪闻言，不容分说，轮开一只簸箕大小的蓝靛手，抓住那金枝玉叶的发万根，把公主揪上前，捽在地下，执着钢刀，却来审沙僧；咄的一声道："沙和尚！你两个辄敢擅打上我们门来，可是这女子有书到他那国，国王教你们来的？"

沙僧已捆在那里，见妖精凶恶之甚，把公主掼倒在地，持刀要杀。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

出，他说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已此被缚，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遂喝道：“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甚么书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关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的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故知是他儿女，赐了我等御酒，教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情是实，何尝有甚书信？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

那妖见沙僧说得雄壮，遂丢了刀，双手抱起公主道：“是我一时粗卤，多有冲撞，莫怪，莫怪。”遂与他挽了青丝，扶上宝髻，软款温柔，怡颜悦色，撮哄着他进去了。又请上坐陪礼，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见他错敬，遂回心转意道：“郎君啊，你若念夫妇的恩爱，可把那沙僧的绳子略放松些儿。”老妖闻言，即命小的们把沙僧解了绳子，锁在那里。沙僧见解缚锁住，立起来，心中暗喜道：“古人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若不方便了他，他怎肯教把我松放松放。”

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与公主陪礼压惊。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换了一件鲜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宝刀，佩在腰里。转过手，摸着公主道：“浑家，你且在家吃酒，看着两个孩儿，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国里，我也赶早儿去认认亲也。”公主道：“你认甚亲？”老妖道：“认你父王。我是他驸马，他是我丈人，怎么不去认认？”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么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马挣力战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自幼儿是太子登基，城门也不曾远出，没有见你这等凶汉。你这嘴脸相貌，生得丑陋，若见了他，恐怕吓了他，反为不美；却不如不去认的还好。”老妖道：“既如此说，我变个俊的儿去便罢。”公主道：“你试变来我看看。”

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间，摇身一变，就变做一个俊俏之人。真个生得：

形容典雅，体段峥嵘。言语多官样，行藏正妙龄。才如子建成诗易，貌似潘安掷果轻。头上戴一顶鹊尾冠，乌云敛伏；身上穿一件玉罗褶，广袖飘迎。足下乌靴花折，腰间鸾带光明。丰神真是奇男子，耸壑轩昂美俊英。

公主见了，十分欢喜。那妖笑道：“浑家，可是变得好么？”公主道：“变得好，变得好！你这一进朝啊，我父王是亲不灭，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饮宴。倘吃酒中间，千千仔细，万万个小心，却莫要现出原嘴脸来，露出马脚，走了风汛，

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吩咐，自有道理。”

你看他纵云头，早到了宝象国。按落云光，行至朝门之外。对阁门大使道：“三驸马特来见驾，乞来转奏转奏。”那黄门奏事官来至白玉阶前，奏道：“万岁，有三驸马来见驾，现在朝门外听宣。”那国王正与唐僧叙话。忽听得三驸马，便问多官道：“寡人只有两个驸马，怎么又有个三驸马？”多官道：“三驸马，必定是妖怪来了。”国王道：“可好宣他进来？”那长老心惊道：“陛下，妖精啊，不精者不灵。他能知过去未来，他能腾云驾雾，宣他也进来，不宣他也进来，倒不如宣他进来，还省些口面。”

国王准奏，叫宣，把怪宣至金阶。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礼。多官见他生得俊丽，也不敢认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却当做好人。那国王见他耸壑昂霄，以为济世之梁栋。便问他：“驸马，你家在那里居住？是何方人氏？几时得我公主配合？怎么今日才来认亲？”那老妖叩头道：“主公，臣是城东碗子山波月庄人家。”国王道：“你那山离此处多远？”老妖道：“不远，只有三百里。”国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里，与你匹配？”那妖精巧语花言，虚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儿好习弓马，采猎为生。那十三年前，带领家童数十，放鹰逐犬，忽见一只斑斓猛虎，身驮着一个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将女子带上本庄，把温水温汤灌醒，救了他性命。因问他是那里人家，他更不曾题‘公主’二字。早说是万岁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配合？当得进上金殿，大小讨一个官职荣身。只因他说是民家之女，才被微臣留在庄所。女貌郎才，两相情愿，故配合至此多年。当时配合之后，欲将那虎宰了，邀请诸亲，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杀。其不杀之故，有几句言词，道得甚好。说道：

托天托地成夫妇，无媒无证配婚姻。
前世赤绳曾系足，今将老虎做媒人。

臣因此言，故将虎解了索子，饶了他性命。那虎带着箭伤，跑蹄剪尾而去。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这几年，炼体成精，专一迷人害人。臣闻得昔年也有几次取经的，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想是这虎害了唐僧，得了他文引，变作那取经的模样，今在朝中哄骗主公。主公啊，那绣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经之人！”

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愚迷肉眼，不识妖精，转把他一片虚词，当了真实。道：“贤驸马，你怎的认得这和尚是驮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与他同眠同起，怎么不认得？”国王道：

“你既认得，可教他现出本相来看。”怪物道：“借半盏净水，臣就教他现了本相。”国王命官取水，递与驸马。那怪接水在手，纵起身来，走上前，使个“黑眼定身法”。念了咒语，将一口水望唐僧喷去，叫声“变！”那长老的真身，隐在殿上，真个变作一只斑斓猛虎。此时君臣同眼观看，那只虎生得：

白额圆头，花身电目。四只蹄，挺直峥嵘；二十爪，钩弯锋利。锯牙包口，尖耳连眉。狞狰壮若大猫形，猛烈雄如黄犊样。刚须直直插银条，刺舌骍骍 喷恶气。果然是只猛斑斓，阵阵威风吹宝殿。

国王一见，魄散魂飞。唬得那多官尽皆躲避。有几个大胆的武将，领着将军、校尉一拥上前，使各项兵器乱砍。这一番，不是唐僧该有命不死，就是二十个僧人，也打为肉酱。此时幸有丁甲、揭谛、功曹、护教诸神，暗在半空中护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伤。众臣嚷到天晚，才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铁绳锁了，放在铁笼里；收于朝房之内。

那国王却传旨，教光禄寺大排筵宴，谢驸马救拔之恩。不然，险被那和尚害了。当晚众臣朝散，那妖魔进了银安殿。又选十八个宫娥彩女，吹弹歌舞，劝妖魔饮酒作乐。那怪物独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艳质娇姿。你看他受用。饮酒至二更时分，醉将上来，忍不住胡为。跳起身，大笑一声，现了本相。陡发凶心，伸开簸箕大手，把一个弹琵琶的女子，抓将过来，扢咋的把头咬了一口。吓得那十七个宫娥，没命的前后乱跑乱藏。你看那：

宫娥悚惧，彩女忙惊。宫娥悚惧，一似雨打芙蓉笼夜雨；彩女忙惊，就如风吹芍药舞春风。捽 碎琵琶顾命，跌伤琴瑟逃生。出门那分南北，离殿不管西东。磕损玉面，撞破娇容。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残生。

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惊驾。都躲在那短墙檐下，战战兢兢不题。

却说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盏，扳过人来，血淋淋的啃上两口。他在里面受用，外面人尽传道：“唐僧是个虎精！”乱传乱嚷，嚷到金亭馆驿。此时驿里无人，止有白马在槽上吃草吃料。他本是西海小龙王，因犯天条，锯角退鳞，变白马，驮唐僧往西方取经。忽闻人讲唐僧是个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师父分明是个好人，必然被怪把他变做虎精，害了师父。怎的好！怎的好！大师兄去得久了；八戒、沙僧，又无音信！”他只捱到二更时分，万籁无声，却才跳将起来道：“我今若不救唐僧，这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顿绝缰绳，抖松鞍辔，急纵身，忙显化，依然化作龙。驾起乌云，直上九霄空里观看。有诗为证。诗曰：

三藏西来拜世尊，途中偏有恶妖氛。

今宵化虎灾难脱，白马垂缰救主人。

小龙王在半空里，只见银安殿内，灯烛辉煌。原来那八个满堂红上，点着八根蜡烛。低下云头，仔细看处，那妖魔独自个在上面，逼法的饮酒吃人肉哩。小龙笑道："这厮不济！走了马脚，识破风汛，□匾秤铊了。吃人可是个长进的！却不知我师父下落何如，倒遇着这个泼怪。且等我去戏他一戏。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师父不迟。"

好龙王，他就摇身一变，也变做个宫娥。真个身体轻盈，仪容娇媚。忙移步走入里面，对妖魔道声万福："驸马啊，你莫伤我性命，我来替你把盏。"那妖道："斟酒来。"小龙接过壶来，将酒斟在他盏中，酒比锺高出三五分来，更不漫出。这是小龙使的"逼水法"。那怪见了不识，心中喜道："你有这般手段？"小龙道："还斟得有几分高哩。"那怪道："再斟上！再斟上！"他举着壶，只情斟，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层宝塔一般，尖尖满满，更不漫出些须。那怪物伸过嘴来，吃了一锺；扳着死人，吃了一口。道："会唱么？"小龙道："也略晓得些儿。"依腔韵唱了一个小曲，又奉了一锺。那怪道："你会舞么？"小龙道："也略晓得些儿；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那怪揭起衣服，解下腰间所佩宝剑，掣出鞘来，递与小龙。小龙接了刀，就留心，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丢开了花刀法。

那怪看得眼咤，小龙丢了花字，望妖精劈一刀来。好怪物，侧身躲过，慌了手脚，举起一根满堂红，架住宝刀。那满堂红原是熟铁打造的，连柄有八九十斤。两个出了银安殿，小龙现了本相，却驾起云头，与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杀。这一场，黑地里好杀！怎见得：

那一个是碗子山生成的怪物，这一个是西洋海罚下的真龙。一个放毫光，如喷白电；一个生锐气，如迸红云。一个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间，一个就如金爪狸猫飞下界。一个是擎天玉柱，一个是架海金梁。银龙飞舞，黄鬼翻腾。左右宝刀无怠慢，往来不歇满堂红。

他两个在云端里，战毂八九回合，小龙的手软筋麻，老魔的身强力壮。小龙抵敌不住，飞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只手接了宝刀，一只手抛下满堂红便打，小龙措手不及，被他把后腿上着了一下。急慌慌按落云头，多亏了御水河救了性命。小龙一头钻下水去。那妖魔赶来寻他不见，执了宝刀，拿了满堂红，回上银安殿，照旧吃酒睡觉不题。

却说那小龙潜于水底，半个时辰听不见声息，方才咬着牙，忍着腿疼跳

将起去，踏着乌云，径转馆驿。还变作依旧马匹，伏于槽下。可怜浑身是水，腿有伤痕。那时节：

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雕零。

黄婆伤损通分别，道义消疏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灾，小龙败战。却说那猪八戒，从离了沙僧，一头藏在草科里，拱了一个猪浑塘。这一觉，直睡到半夜时候才醒。醒来时，又不知是甚么去处，摸摸眼，定了神思，侧耳才听，噫！正是那山深无犬吠，野旷少鸡鸣。他见那星移斗转，约莫有三更时分，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诚然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罢！罢！罢！我且进城去见了师父，奏准当今，再选些骁勇人马，助着老猪明日来救沙僧罢。"

那呆子急纵云头，径回城里。半霎时，到了馆驿。此时人静月明。两廊下寻不见师父。只见白马睡在那厢，浑身水湿，后腿有盘子大小一点青痕。八戒失惊道："双晦气了！这亡人又不曾走路，怎么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师父，把马打坏了。"

那白马认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声"师兄！"这呆子吓了一跌。扒起来，往外要走，被那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啊，你莫怕我。"八戒战兢兢的道："兄弟，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你但说话，必有大不祥之事。"小龙道："你知师父有难么？"八戒道："我不知。"小龙道："你是不知！你与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思量拿倒妖魔，请功求赏，不想妖魔本领大，你们手段不济，禁他不过。好道着一个回来，说个信息是，却更不闻音。那妖精变做一个俊俏文人，撞入朝中，与皇帝认了亲眷。把我师父变作一个斑斓猛虎，见被众臣捉住，锁在朝房铁笼里面。我听得这般苦恼，心如刀割。你两日又不在不知，恐一时伤了性命。只得化龙身去救，不期到朝里，又寻不见师父。及到银安殿外，遇见妖精，我又变做个宫娥模样，哄那怪物。那怪叫我舞刀他看，遂尔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闪过，双手举个满堂红，把我战败。我又飞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捽下满堂红，把我后腿上着了一下；故此钻在御水河，逃得性命。腿上青是他满堂红打的。"

八戒闻言道："真个有这样事？"小龙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挣得动么？"小龙道："我挣得动便怎的？"八戒道："你挣得动，便挣下海去罢。把行李等老猪挑去高老庄上，回炉做女婿去呀。"小龙闻说，一口咬住他直裰子，那里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泪道："师兄啊！你千万休生懒惰！"八戒道："不懒惰便怎么？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战不过他，不

趁此散火，还等甚么？”

小龙沉吟半晌，又滴泪道：“师兄啊，莫说散火的话。若要救得师父，你只去请个人来。”八戒道：“教我请谁么？”小龙道：“你趁早儿驾云回上花果山，请大师兄孙行者来。他还有降妖的大法力，管寻救了师父，也与你我报得这败阵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请一个儿便罢了。那猴子与我有些不睦。前者在白虎岭上，打杀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我也只当耍子，不想那老和尚当真的念起来，就把他赶逐回去。他不知怎么样的恼我。他也决不肯来。倘或言语上，略不相对，他那哭丧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捞几下，我怎的活得成么？”小龙道：“他决不打你。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你见了他，且莫说师父有难，只说：‘师父想你哩。’把他哄将来，到此处，见这样个情节，他必然不忿，断乎要与那妖精比并，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师父。”八戒道：“也罢，也罢。你倒这等尽心，我若不去，显得我不尽心了。我这一去，果然行者肯来，我就与他一路来了；他若不来，你却也不要望我，我也不来了。”小龙道：“你去，你去；管情他来也。”

真个呆子收拾了钉钯，整束了直裰，跳将起去，踏着云，径往东来。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呆子正遇顺风，撑起两个耳朵，好便似风篷一般，早过了东洋大海，按落云头。不觉的太阳星上，他却入山寻路。

正行之际，忽闻得有人言语。八戒仔细看时，原来是行者在山凹里，聚集群妖。他坐在一块石头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序排班，口称“万岁！大圣爷爷！”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来家哩！原来有这些好处，许大的家业，又有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猪有这一座山场，也不做甚么和尚了。如今既到这里，却怎么好？必定要见他一见是。”那呆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见他；却往草崖边，溜阿溜的，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当中挤着，也跟那些猴子磕头。

不知孙大圣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问：“那班部中乱拜的是个夷人。是那里来的？拿上来！”说不了，那些小猴，一窝蜂，把个八戒推将上来，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里来的夷人？”八戒低着头道：“不敢，承问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行者道：“我这大圣部下的群猴，都是一般模样。你这嘴脸生得各样，相貌有些雷堆，定是别处来的妖魔。既是别处来的，若要投我部下，先来递个脚色手本，报了名字，我好留你在这随班点扎。若不留你，你敢在这里乱拜！”八戒低着头，拱着嘴道：“不羞！就拿出这副嘴脸来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几年，又推认不得，说是甚么夷人！”行者笑

道：“抬起头来我看。”那呆子那嘴往上一伸道：“你看么！你认不得我，好道认得嘴耶！”行者忍不住笑道：“猪八戒。”他听见一声叫，就一毂辘跳将起来道：“正是，正是！我是猪八戒！”他又思量道：“认得就好说话了。”

行者道：“你不跟唐僧取经去，却来这里怎的？想是你冲撞了师父，师父也贬你回来了？有甚贬书，拿来我看。”八戒道：“不曾冲撞他。他也没甚么贬书，也不曾赶我。”行者道：“既无贬书，又不曾赶你，你来我这里怎的？”八戒道：“师父想你，着我来请你的。”行者道：“他也不请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对天发誓，亲笔写了贬书，怎么又肯想我，又肯着你远来请我？我断然也是不好去的。”八戒就地扯个谎，忙道：“委是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来？”八戒道：“师父在马上正行，叫声‘徒弟’，我不曾听见，沙僧又推耳聋；师父就想起你来，说我们不济，说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之人，常时声叫声应，问一答十。因这般想你，专专教我来请你的。万望你去走走，一则不孤他仰望之心，二来也不负我远来之意。”

行者闻言，跳下崖来，用手搀住八戒道：“贤弟，累你远来，且和我耍耍儿去。”八戒道：“哥啊，这个所在路远，恐师父盼望去迟，我不耍子了。”行者道：“你也是到此一场，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呆子不敢苦辞，只得随他走走。二人携手相搀，概众小妖随后，上那花果山极巅之处。好山！自是那大圣回家，这几日，收拾得复旧如新。但见那：

青如削翠，高似摩云。周围有虎踞龙蟠，四面多猿啼鹤唳。朝出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间。流水潺潺鸣玉珮，涧泉滴滴奏瑶琴。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后有花木秾华。上连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结秀赛蓬莱，清浊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笔画时难，仙子天机描不就。玲珑怪石石玲珑，玲珑结彩岭头峰。日影动千条紫艳，瑞气摇万道红霞。洞天福地人间有，遍山新树与新花。

八戒观之不尽，满心欢喜道：“哥啊，好去处！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行者道：“贤弟，可过得日子么？”八戒笑道：“你看师兄说的话。宝山乃洞天福地之处，怎么说度日之言也？”二人谈笑多时，下了山。只见路旁有几个小猴，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黄森森的枇杷，红艳艳的杨梅，跪在路旁，叫道：“大圣爷爷，请进早膳。”行者笑道：“我猪弟食肠大，却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罢，也罢，莫嫌菲薄，将就吃个儿当点心罢。”八戒道：“我虽食肠大，却也随乡入乡是。拿来，拿来，我也吃几个儿尝新。”

二人吃了果子，渐渐日高，那呆子恐怕误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

师父在那里盼望我和你哩。望你和我早早儿去罢。”行者道：“贤弟，请你往水帘洞里去耍耍。”八戒坚辞道：“多感老兄盛意。奈何师父久等，不劳进洞罢。”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请就此处奉别。”八戒道：“哥哥，你不去了？”行者道：“我往那里去？我这里，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耍子儿，做甚么和尚？我是不去，你自去罢。但上复唐僧：既赶退了，再莫想我。”呆子闻言，不敢苦逼，只恐逼发他性子，一时打上两棍。无奈，只得喏喏告辞，找路而去。

行者见他去了，即差两个溜撒的小猴，跟着八戒，听他说些甚么。真个那呆子下了山，不上三四里路，回头指着行者，口里骂道：“这个猴子，不作和尚，倒做妖怪！这个猢狲！我好意来请他，他却不去！——你不去便罢！”走几步，又骂几声。那两个小猴，急跑回来报道：“大圣爷爷，那猪八戒不大老实，他走走儿，骂几声。”行者大怒。叫：“拿将来！”那众猴满地飞来赶上，把个八戒，扛翻倒了，抓鬃扯耳，拉尾揪毛，捉将回去。毕竟不知怎么处治，性命死活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义结孔怀，法归本性。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共登极乐世界，同来不二法门。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剪除六门趣，即赴大雷音。

却说那呆子被一窝猴子捉住了，扛抬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里劳劳叨叨的，自家念诵道："罢了，罢了！这一去有个打杀的情了！"不一时，到洞口。那大圣坐在石崖之上，骂道："你这馕糠的夯货！你去便罢了，怎么骂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啊，我不曾骂你；若骂你，就嚼了舌头根。我只说哥哥不去，我自去报师父便了。怎敢骂你？"行者道："你怎么瞒得过我？我这左耳往上一扯，晓得三十三天人说话；我这右耳往下一扯，晓得十代阎王与判官算帐。你今走路把我骂，我岂不听见？"八戒道："哥啊，我晓得。你贼头鼠脑的，一定又变作个甚么东西儿，跟着我听的。"行者叫："小的们，选大棍来！先打二十个见面孤拐，再打二十个背花，然后等我使铁棒与他送行！"八戒慌得磕头道："哥哥，千万看师父面上，饶了我罢！"行者道："我想那师父好仁义儿哩！"八戒又道："哥哥，不看师父啊，请看海上菩萨之面，饶了我罢！"

行者见说起菩萨，却有三分儿转意道："兄弟，既这等说，我且不打你。你却老实说，不要瞒我。那唐僧在那里有难，你却来此哄我？"八戒道："哥哥，没甚难处，实是想你。"行者骂道："这个好打的夯货！你怎么还要者嚣？我老孙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那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灾。你趁早儿告诵我，免打！"八戒闻得此言，叩头上告道："哥啊，分明要瞒着你，请你去的；不期你这等样灵。饶我打，放我起来说罢。"行者道："也罢，起来说。"众猴撒开手，那呆子跳得起来，两边乱张。行者道："你张甚么？"八戒道：

“看看那条路儿空阔，好跑。”行者道：“你跑到那里？我就让你先走三日，老孙自有本事赶转你来！快早说来！这一恼发我的性子，断不饶你！”

八戒道：“实不瞒哥哥说。自你回后，我与沙僧，保师父前行。只见一座黑松林，师父下马，教我化斋。我因许远，无一个人家，辛苦了，略在草里睡睡。不想沙僧别了师父，又来寻我。你晓得师父没有坐性；他独步林间玩景，出得林，见一座黄金宝塔放光，他只当寺院，不期塔下有个妖精，名唤黄袍，被他拿住。后边我与沙僧回寻，止见白马、行囊，不见师父，随寻至洞口，与那怪厮杀。师父在洞，幸亏了一个救星。原是宝象国王第三个公主，被那怪摄来者。他修了一封家书，托师父寄去，遂说方便，解放了师父。到了国中，递了书子，那国王就请师父降妖，取回公主。哥啊，你晓得，那老和尚可会降妖？我二人复去与战。不知那怪神通广大，将沙僧又捉了。我败阵而走，伏在草中。那怪变做个俊俏文人入朝，与国王认亲，把师父变作老虎。又亏了白龙马夜现龙身，去寻师父。师父倒不曾寻见，却遇着那怪在银安殿饮酒。他变一宫娥，与他巡酒、舞刀，欲乘机而砍，反被他用满堂红打伤马腿。就是他教我来请师兄的，说道：‘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救他一救！”

行者道：“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又思量道：“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道：“哥啊，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行者道：“怎么说？”八戒说：“我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怒，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鲊着油烹！’”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道：“是那个敢这等骂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那黄袍怪这等骂来，我故学与你听也。”行者道：“贤弟，你起来。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普天的神将看见我，一个个控背躬身，口口称呼大圣。这妖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这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报毕，我即回来。”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报了你仇，那时来与不来，任从尊命。”

那猴才跳下崖，撞入洞里，脱了妖衣。整一整锦直裰，束一束虎皮裙，执

了铁棒，径出门来。慌得那群猴拦住道：“大圣爷爷，你往那里去？带挈我们耍子几年也好。”行者道：“小的们，你说那里话！我保唐僧的这桩事，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教我来家看看，送我来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这件事，你们却都要仔细看守家业，依时插柳栽松，毋得废坠。待我还去保唐僧，取经回东土。功成之后，仍回来与你们共乐天真。”众猴各各领命。

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至西岸，住云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净净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净甚么身子？”行者道：“你那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

须臾洗毕，复驾云西进。只那那金塔放光。八戒指道：“那不是黄袍怪家？沙僧还在他家里。”行者道：“你在空中，等我下去看看那门前如何，好与妖精见阵。”八戒道：“不要去，妖精不在家。”行者道：“我晓得。”

好猴王，按落祥光，径至洞门外观看。只见有两个小孩子，在那里使弯头棍，打毛球，抢窝耍子哩。一个有十来岁，一个有八九岁了。正戏处，被行者赶上前，也不管他是张家李家的，一把抓着顶搭子，提将过来。那孩子吃了唬，口里夹骂带哭的乱嚷，惊动那波月洞的小妖，急报与公主道：“奶奶，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抢去也！”原来那个孩子是公主与那怪生的。

公主闻言，忙忙走出洞门来。只见行者提着两个孩子，站在那高崖之上，意欲往下掼。慌得那公主厉声高叫道：“那汉子，我与你没甚相干，怎么把我儿子拿去？他老子利害，有些差错，决不与你干休！”行者道：“你不认得我？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我有个师弟沙和尚在你洞里。你去放他出来，我把这两个孩儿还你。似这般两个换一个，还是你便宜。”

那公主闻言，急往里面，喝退那几个把门的小妖，亲动手，把沙僧解了。沙僧道：“公主，你莫解我：恐你那怪来家，问你要人，带累你受气。”公主道：“长老啊，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折辩了家书，救了我一命，我也留心放你；不期洞门之外，你有个大师兄孙悟空来了，叫我放你哩。”

噫！那沙僧一闻孙悟空的三个字，好便似醍醐灌顶，甘露滋心。一面天生喜，满腔都是春。也不似闻得个人来，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你看他捽手拂衣，走出门来，对行者施礼道：“哥哥，你真是从天而降也！万乞救我一救！”行者笑道：“你这个沙尼！师父念紧箍儿咒，可肯替我方便一声？都弄嘴施展！

要保师父，如何不走西方路，却在这里‘蹲’甚么？”沙僧道：“哥哥，不必说了。君子人既往不咎。我等是个败军之将，不可语勇，救我救儿罢！”行者道：“你上来。”沙僧才纵身跳上石崖。

却说那八戒停立空中，看见沙僧出洞，即按下云头，叫声“沙兄弟，心忍，心忍！”沙僧见身道：“二哥，你从那里来？”八戒道：“我昨日败阵，夜间进城，会了白马，知师父有难，被黄袍使法，变做个老虎。那白马与我商议，请师兄来的。”行者道：“呆子，且休叙阔，把这两个孩子，你抱着一个，先进那宝象城去激那怪来，等我在这里打他。”沙僧道：“哥啊，怎么样激他？”行者道：“你两个驾起云，站在那金銮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阶前一掼。有人问你是甚人，你便说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我两个拿将来也。那怪听见，管情回来，我却不须进城与他斗了。若在城上厮杀，必要喷云嗳雾，播土扬尘，惊扰那朝廷与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干事，就左我们。”行者道：“如何为左你？”八戒道：“这两个孩子，被你抓来，已此唬破胆了；这一会声都哭哑，再一会必死无疑；我们拿他往下一掼，掼做个肉坨子，那怪赶上肯放？定要我两个偿命。你却还不是个干净人？连见证也没你，你却不是左我们？”行者道：“他若扯你，你两个就与他打将这里来。这里有战场宽阔，我在此等候打他。”沙僧道：“正是，正是。大哥说得有理。我们去来。”他两个才倚仗威风，将孩子拿去。

行者即跳下石崖，到他塔门之下。那公主道：“你这和尚，全无信义：你说放了你师弟，就与我孩儿，怎么你师弟放去，把我孩儿又留，反来我门首做甚？”行者陪笑道：“公主休怪。你来的日子已久，带你令郎去认他外公去哩。”公主道：“和尚莫无礼。我那黄袍郎比众不同。你若唬了我的孩儿，与他柳柳惊是。”

行者笑道：“公主啊，为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便是得罪？”公主道：“我晓得。”行者道：“你女流家，晓得甚么？”公主道：“我自幼在宫，曾受父母教训。记得古书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行者道：“你正是个不孝之人。盖‘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故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本，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公主闻此正言，半晌家耳红面赤，惭愧无地。忽失口道：“长老之言最善。我岂不思念父母？只因这妖精将我摄骗在此，他的法令又谨，我的步履又难，路远山遥，无人可传音信。欲要自尽，又恐父母疑我逃走，事终不明。故没奈何，苟延残喘，诚为天地间一大罪人也！”说罢，泪如泉涌。行者道：

“公主不必伤悲。猪八戒曾告诉我，说你有一封书，曾救了我师父一命，你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老孙来，管与你拿了妖精，带你回朝见驾，别寻个佳偶，侍奉双亲到老。你意如何？”公主道：“和尚啊，你莫要寻死。昨者你两个师弟，那样好汉，也不曾打得过我黄袍郎。你这般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一似个螃蟹模样，骨头都长在外面，有甚本事，你敢说拿妖魔之话？”行者笑道：“你原来没眼色，认不得人。俗语云：‘尿泡虽大无斤两，秤铊虽小压千斤。’他们相貌：空大无用，走路抗风；穿衣费布，种火心空；顶门腰软，吃食无功。咱老孙小自小，筋节。”那公主道：“你真个有手段么？”行者道：“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曾看见。绝会降妖，极能伏怪。”公主道：“你却莫误了我耶。”行者道：“决然误你不得。”公主道：“你既会降妖伏怪，如今却怎样拿他？”行者说：“你且回避回避，莫在我这眼前：倘他来时，不好动手脚，只恐你与他情浓了，舍不得他。”公主道：“我怎的舍不得他？其稽留于此者，不得已耳！”行者道：“你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岂无情意？我若见了他，不与他儿戏，一棍便是一棍，一拳便是一拳，须要打倒他，才得你回朝见驾。”

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往僻静处躲避。也是他姻缘该尽，故遇着大圣来临。那猴王把公主藏了，他却摇身一变，就变做公主一般模样，回转洞中，专候那怪。

却说八戒、沙僧，把两个孩子，拿到宝象国中，往那白玉阶前捽下，可怜都掼做个肉饼相似，鲜血迸流，骨骸粉碎。慌得那满朝多官报道：“不好了！不好了！天上掼下两个人来了！”八戒厉声高叫道：“那孩子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老猪与沙弟拿将来也！”

那怪还在银安殿，宿酒未醒。正睡梦间，听得有人叫他名字，他就翻身，抬头观看，只见那云端里是猪八戒、沙和尚二人吆喝。妖怪心中暗想道：“猪八戒便也罢了；沙和尚是我绑在家里，他怎么得出来？我的浑家，怎么肯放他？我的孩儿，怎么得到他手？这怕是猪八戒不得我出去与他交战，故将此计来羁我。我若认了这个泛头，就与他打啊，噫！我却还害酒哩！假若被他筑上一钯，却不灭了这个威风，识破了那个关窍，且等我回家看看，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再与他说话不迟。”

好妖怪，他也不辞王驾，转山林，径去洞中查信息。此时朝中已知他是个妖怪了。原来他夜里吃了一个宫娥，还有十七个脱命去的，五更时，奏了国王，说他如此如此。又因他不辞而去，越发知他是怪。那国王即着多官看守着假老虎不题。

却说那怪径回洞口。行者见他来时，设法哄他，把眼挤了一挤，扑簌簌泪如雨落，儿天儿地的，跌脚捶胸，于此洞里嚎啕痛哭。那怪一时间，那里认得。上前搂住道："浑家，你有何事，这般烦恼？"那大圣编成的鬼话，捏出的虚词，泪汪汪的告道："郎君啊！常言道：'男子无妻财没主，妇女无夫身落空！'你昨日进朝认亲，怎不回来？今早被猪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我两个孩儿抢去，是我苦告，更不肯饶。他说拿去朝中认认外公。这半日不见孩儿，又不知存亡如何，你又不见来家，都我怎生割舍？故此止不住伤心痛哭。"那怪闻言，心中大怒道："真个是我的儿子？"行者道："正是，被猪八戒抢去了。"

那妖魔气得乱跳道："罢了，罢了！我儿被他掼杀了！已是不可活也！只好拿那和尚来与我儿子偿命报仇罢！浑家，你且莫哭。你如今心里觉道怎么？且医治一医治。"行者道："我不怎的，只是舍不得孩儿，哭得我有些心疼。"妖魔道："不打紧，你请起来，我这里有件宝贝，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儿，就不疼了。却要仔细，休使大指儿弹着；若使大指儿弹着啊，就看出我本相来了。"行者闻言，心中暗笑这："这泼怪，倒也老实；不动刑法，就自家供了。等他拿出宝贝来，我试弹他一弹，看他是个甚么妖怪。"

那怪携着行者，一直行到洞里深远密闭之处。却从口中吐出一件宝贝，有鸡子大小，是一颗舍利子玲珑内丹。行者心中暗喜道："好东西耶！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炼了几年磨难，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今日大有缘法，遇着老孙。"那猴子拿将过来，那里有甚么疼处，特故意摸了一摸，一指头弹将去。那妖慌了，劈手来抢。你思量，那猴子好不溜撒，把那宝贝一口吸在肚里。那妖魔揝着拳头就打，被行者一手隔住，把脸抹了一抹，现出本相，道声"妖怪，不要无礼！你且认认看！我是谁？"

那妖怪见了，大惊道："呀！浑家，你怎么拿出这一副嘴脸来耶？"行者骂道："我把你这个泼怪！谁是你浑家？连你祖宗也还不认得哩！"那怪忽然省悟道："我像有些认得你哩。"行者道："我且不打你，你再认认看。"那怪道："我虽见你眼熟，一时间却想不起姓名。你果是谁？从那里来的？你把我浑家估倒在何处，却来我家诈诱我的宝贝？着实无礼！可恶！"行者道："你是也不认得我。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孙悟空行者。我是你五百年前的旧祖宗哩！"那怪道："没有这话，没有这话！我拿住唐僧时，止知他有两个徒弟，叫做猪八戒、沙和尚，何曾见有人说个姓孙的。你不知是那里来的个怪物，到此骗我！"行者道："我不曾同他二人来，是我师父因老孙惯打妖怪，杀伤甚多，他是个慈悲好善之人，将我逐回，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你是不知你祖宗名姓。"

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啊！既受了师父赶逐，却有甚么嘴脸，又来见人！"行者道："你这个泼怪，岂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伤害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妖怪道："我何尝骂你？"行者道："是猪八戒说的。"那怪道："你不要信他。那个猪八戒，尖着嘴，有些会说老婆舌头，你怎听他？"行者道："且不必讲此闲话。只说老孙今日到你家里，你好怠慢了远客。虽无酒馔款待，头却是有的。快快将头伸过来，等老孙打一棍儿，当茶！"那怪闻得说打，呵呵大笑道："孙行者，你差了计较了！你既说要打，不该跟我进来。我这里大小群妖，还有百十。饶你满身是手，也打不出我的门去。"行者道："不要胡说！莫说百十个，就有几千几万，只要一个个查明白了好打，棍棍无空，教你断根绝迹！"

那怪闻言，急传号令，把那山前山后群妖，洞里洞外诸怪，一齐点起，各执器械，把那三四层门，密密拦阻不放。行者见了，满心欢喜，双手理棍，喝声叫"变！"变的三头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变做三根金箍棒。你看他六只手，使着三根棒，一路打将去，好便似虎入羊群，鹰来鸡栅；可怜那小怪，汤着的，头如粉碎；刮着的，血似水流！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止剩一个老妖，赶出门来骂道："你这泼猴，其实惫懒！怎么上门子欺负人家！"行者急回头，用手招呼道："你来，你来，打倒你，才是功绩！"

那怪物举宝刀，分头便砍；好行者，掣铁棒，觌面相迎。这一场，在那山顶上，半云半雾的杀哩：

大圣神通大，妖魔本事高。这个横理生金棒，那个斜举蘸钢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轻轻棒架彩云飘。往来护顶翻多次，反复浑身转数遭。一个随风更面目，一个立地把身摇。那个大睁火眼伸猿膊，这个明幌金睛折虎腰。你来我去交锋战，刀迎棒架不相饶。猴王铁棍依三略，怪物钢刀按六韬。一个惯行手段为魔主，一个广施法力保唐僧。猛烈的猴王添猛烈，英豪的怪物长英豪。死生不顾空中打，都为唐僧拜佛遥。

他两个战有五六十合，不分胜负。行者心中暗喜道："这个泼怪，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老孙的这根棒。等老孙丢个破绽与他，看他可认得。"好猴王，双手举棍，使一个"高探马"的势子。那怪不识是计，见有空儿，舞着宝刀，径奔下三路砍；被行者急转个"大中平"，挑开他那口刀，又使个"叶底偷桃势"，望妖精头顶一棍，就打得他无影无踪。急收棍子看处，不见了妖精。行者大惊道："我儿啊，不禁打，就打得不见了。果是打死，好道也有些脓血，如何没一毫踪影？想是走了。"急纵身跳在云端里看处，四边更无动静。"老孙

这双眼睛，不管那里，一抹都见，却怎么走得这等溜撒？我晓得了：那怪说有些儿认得我，想必不是凡间的怪，多是天上来的精。”

那大圣一时忍不住怒发，揝着铁棒，打个筋斗，只跳到南天门上。慌得那庞、刘、苟、毕、张、陶、邓、辛等众，两边躬身控背，不敢拦阻，让他打入天门，直至通明殿下。早有张、葛、许、邱四大天师问道：“大圣何来？”行者道：“因保唐僧至宝象国，有一妖魔，欺骗国女，伤害吾师，老孙与他赌斗。正斗间，不见了这怪。想那怪不是凡间之怪，多是天上之精，特来查勘，那一路走了甚么妖神。”天师闻言，即进灵霄殿上启奏，蒙差查勘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东西南北中央五斗、河汉群辰、五岳四渎、普天神圣都在天上，更无一个敢离方位。又查那斗牛宫外，二十八宿，颠倒只有二十七位，内独少了奎星。

天师回奏道：“奎木狼下界了。”玉帝道：“多少时不在天了？”天师道：“四卯不到。三日点卯一次，今已十三日了。”玉帝道：“天上十三日，下界已是十三年。”即命本部收他上界。

那二十七宿星员，领了旨意，出了天门，各念咒语，惊动奎星。你道他在那里躲避？他原来是孙大圣大闹天宫时打怕了的神将，闪在那山涧里潜灾，被水气隐住妖云，所以不曾看见他。他听得本部星员念咒，方敢出头，随众上界。被大圣拦住天门要打，幸亏众星劝住，押见玉帝。那怪腰间取出金牌，在殿下叩头纳罪。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无边的胜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何也？”奎宿叩头奏道：“万岁，赦臣死罪。那宝象国王公主，非凡人也。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欲与臣私通，臣恐点污了天宫胜境，他思凡先下界去，托生于皇宫内院，是臣不负前期，变作妖魔，占了名山，摄他到洞府，与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被孙大圣到此成功。”玉帝闻言，收了金牌，贬他去兜率宫与太上老君烧火，带俸差操，有功复职，无功重加其罪。

行者见玉帝如此发放，心中欢喜。朝上唱个大喏，又向众神道：“列位，起动了。”天师笑道：“那个猴子还是这等村俗。替他收了怪神，也倒不谢天恩，却就喏喏而退。”玉帝道：“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

那大圣按落祥光，径转碗子山波月洞，寻出公主。将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语正然陈诉。只听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厉声高叫道：“师兄，有妖精，留几个儿我们打耶。”行者道：“妖精已尽绝矣。”沙僧道：“既把妖精打绝，无甚挂碍，将公主引入朝中去罢。不要睁眼，兄弟们，使个缩地法来。”

那公主只闻得耳内风响，霎时间径回城里。他三人将公主带上金銮殿上。那公主参拜了父王、母后，会了姊妹，各官俱来拜见。那公主才启奏道“多亏孙长老法力无边，降了黄袍怪，救奴回国。”那国王问曰：“黄袍是个甚怪？”行者道：“陛下的驸马，是上界的奎星；令爱乃侍香的玉女，因思凡降落人间，不非小可，都因前世前缘，该有这些姻眷。那怪被老孙上天宫启奏玉帝，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下界十三日，就是十三年了，盖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随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贬在兜率宫立功去讫；老孙却救得令爱来也。”那国王谢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师父去来”

他三人径下宝殿，与众官到朝房里，抬出铁笼，将假虎解了铁索。别人看他是虎，独行者看他是人。原来那师父被妖术魇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难开。行者笑道：“师父啊，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你怪我行凶作恶，赶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么一旦弄出个这等嘴脸？”八戒道：“哥啊，救他救儿罢。不要只管揭挑他了。”行者道：“你凡事撺唆，是他个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寻老孙怎的？原与你说来，待降了妖精，报了骂我之仇，就回去的。”沙僧近前跪下道：“哥啊，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兄长既是到此，万望救他一救。若是我们能救，也不敢许远的来奉请你也。”行者用手挽起道：“我岂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来。”那八戒飞星去驿中，取了行李、马匹，将紫金钵盂取出，盛水半盂，递与行者。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望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

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睁睛，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那里来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项事，备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贤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这一去，早诣西方，径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厚之情也。”国王闻此言，又劝谢了他四众。整治素筵，大开东阁。他师徒受了皇恩，辞王西去。国王又率多官远送。这正是：

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

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几时得到西天，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话说唐僧复得了孙行者，师徒们一心同体，共诣西方。自宝象国救了公主，承君臣送出城西。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却又值三春景候。那时节：

轻风吹柳绿如丝，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暖烘花发，遍地芳菲。海棠庭院来双燕，正是赏春时。红尘紫陌，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师徒们正行赏间，又见一山挡路。唐僧道："徒弟们仔细。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挡。"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莫生忧虑，但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怕甚么虎狼！"长老勒回马道："我

当年奉旨出长安，只忆西来拜佛颜。
舍利国中金像彩，浮屠塔里玉毫斑。
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逐逐烟波重迭迭，几时能彀此身闲？"

行者闻说，笑呵呵道："师要身闲，有何难事？若功成之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那时节，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长老闻言，只得乐以忘忧。放辔催银骢，兜缰趱玉龙。

师徒们上得山来，十分险峻，真个嵯峨。好山：

巍巍峻岭，削削尖峰。湾环深涧下，孤峻陡崖边。湾环深涧下，只听得唿喇喇戏水蟒翻身；孤峻陡崖边，但见那崒嵂嵂 出林虎剪尾。往上看，峦头突兀透青霄；回眼观，壑下深沉邻碧落。上高来，似梯似凳；下低行，如堑如坑。真个是古怪巅峰岭，果然是连尖削壁崖。巅峰岭上，采

药人寻思怕走；削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难行。胡羊野马乱撺梭，狡兔山牛如布阵。山高蔽日遮星斗，时逢妖兽与苍狼。草径迷漫难进马，怎得雷音见佛王？

长老勒马观山，正在难行之处。只那那绿莎坡上，伫立着一个樵夫。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老蓝毡笠，身穿一领毛皂衲衣：老蓝毡笠，遮烟盖日果稀奇；毛皂衲衣，乐以忘忧真罕见。手持钢斧快磨明，刀伐干柴收束紧。担头春色，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闲情，常是三星淡淡。到老只于随分过，有何荣辱暂关山？

那樵子：

正在坡前伐朽柴，忽逢长老自东来。
停柯住斧出林外，趋步将身上石崖。

对长老厉声高叫道：“那西进的长老！暂停片时。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伙毒魔狠怪，专吃你东来西去的人哩。”长老闻言，魂飞魄散，战兢兢坐不稳雕鞍。急回头，忙呼徒弟道：“你听那樵夫报道：‘此山有毒魔狠怪。’谁敢去细问他一问？”行者道：“师父放心，等老孙去问他一个端的。”

好行者，拽开步，径上山来，对樵子叫声“大哥”，道个问讯。樵夫答礼道：“长老啊，你们有何缘故来此？”行者道：“不瞒大哥说，我们是东土差来西天取经的。那马上是我的师父。他有些胆小。适蒙见教，说有甚么毒魔狠怪，故此我来奉问一声：那魔是几年之魔，怪是几年之怪？还是个把势？还是个雏儿？烦大哥老实说说，我好着山神、土地递解他起身。”

樵子闻言，仰天大笑道：“你原来是个风和尚。”行者道：“我不风啊，我是老实话。”樵子道：“你说是老实，便怎敢说把他递解起身？”行者道：“你这等长他那威风，胡言乱语的拦路报信，莫不是与他有亲？不亲必邻，不邻必友。”樵子笑道：“你这个风泼和尚，忒没道理。我倒是好意，特来报与你们。教你们走路时，早晚间防备，你倒转赖在我身上。且莫说我不晓得妖魔出处；就晓得啊，你敢把他怎么的递解？解往何处？”行者道：“若是天魔，解与玉帝；若是土魔，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解与海主，是鬼祟解与阎王。各有地头方向。我老孙到处里人熟，发一张批文，把他连夜解着飞跑。”

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这个风泼和尚，想是在方上云游，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术，只可驱邪缚鬼，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怪哩。”行者道：

“怎见他狠毒？”樵子道：“此山径过有六百里远近，名唤平顶山。山中有一洞，名唤莲花洞。洞里有两个魔头，他画影图形，要捉和尚；抄名访姓，要吃唐僧。你若别处来的还好，但犯了一个‘唐’字儿，莫想去得，去得！”行者道：“我们正是唐朝来的。”樵子道：“他正要吃你们哩。”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头，还好耍子；若是先吃脚，就难为了。”樵子道：“先吃头怎么说？先吃脚怎么说？”行者道：“你还不曾经着哩。若是先吃头，一口将他咬下，我已死了，凭他怎么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脚，他啃了孤拐，嚼了脚亭，吃到腰截骨，我还急忙不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难为也。”樵子道：“和尚，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捆在笼里，囫囵蒸吃了！”行者笑道：“这个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闷气罢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极大极广。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须要发发昏是。”行者道：“发几个昏么？”樵子道：“要发三四个昏是。”行者道：“不打紧，不打紧。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

好大圣，全然无惧，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捽脱樵夫，拽步而转。径至山坡马头前道：“师父，没甚大事。有便有个把妖精儿，只是这里人胆小，放他在心上。有我哩，怕他怎的？走路，走路！”长老见说，只得放怀随行。

正行处，早不见了那樵夫。长老道：“那报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见了？”八戒道：“我们造化低，撞见日里鬼了。”行者道：“想是他钻进林子里寻柴去了。等我看看来。”好大圣，睁开火眼金睛，漫山越岭的望处，却无踪迹。忽抬头往云端里一看，看见是日值功曹，他就纵云赶上，骂了几声“毛鬼！”道：“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却那般变化了，演样老孙？”慌得那功曹施礼道：“大圣，报信来迟，勿罪，勿罪。那怪果然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只看你腾那乖巧，运动神机，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

行者闻言，把功曹叱退，切切在心。按云头，径来山上。只见长老与八戒、沙僧，簇拥前进。他却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语实实告诵师父，师父他不济事，必就哭了；假若不与他实说，梦着头，带着他走，常言道：‘乍入芦圩，不知深浅。’倘或被妖魔掳去，却不又要老孙费心？……且等我照顾八戒一照顾，先着他出头与那怪打一仗 看。若是打得过他，就算他一功；若是没手段，被怪拿去，等老孙再去救他不迟；却好显我本事出名。”正自家计较，以心问心道：“只恐八戒躲懒便不肯出头。师父又有些护短。等老孙羁勒他羁

勒。”

好大圣，你看他弄个虚头，把眼揉了一揉，揉出些泪来。迎着师父，往前径走。八戒看见，连忙叫：“沙和尚，歇下担子，拿出行李来，我两个分了罢！”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了罢！你往流沙河还做妖怪，老猪往高老庄上盼盼浑家。把白马卖了，买口棺木，与师父送老，大家散火。还往西天去哩？”长老在马上听见。道：“这个夯货！正走路，怎么又胡说了？”八戒道：“你儿子便胡说！你不看见孙行者那里哭将来了？他是个钻天入地，斧砍火烧，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如今戴了个愁帽，泪汪汪的哭来，必是那山险峻，妖怪凶狠。似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儿，怎么去得？”长老道：“你且休胡谈。待我问他一声，看是怎么说话。”

问道：“悟空，有甚话当面计较。你怎么自家烦恼？这般样个哭包脸，是虎唬我也？”行者道：“师父啊，刚才那个报信的，是日值功曹。他说妖精凶狠，此处难行，果然的山高路峻，不能前进。改日再去罢。”长老闻言，恐惶悚惧，扯住他虎皮裙子道：“徒弟呀，我们三停路已走了停半，因何说退悔之言？”行者道：“我没个不尽心的。但只恐魔多力弱，行势孤单。‘纵然是块铁，下炉能打得几根钉？’”长老道：“徒弟啊，你也说得是。果然一个人也难。兵书云：‘寡不可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或为护将帮手，协力同心，扫清山径，领我过山，却不都还了正果？”

那行者这一场扭捏，只逗出长老这几句话来。他搽了泪道：“师父啊，若要过得此山，须是猪八戒依得我两件事儿，才有三分去得；假若不依我言，替不得我手，半分儿也莫想过去。”八戒道：“师兄，不去就散火罢。不要攀我。”长老道：“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教你做甚么。”呆子真个对行者说道：“哥哥，你教我做甚事？”行者道：“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道：“看师父是坐，巡山去是走；终不然教我坐一会又走，走一会又坐。两处怎么顾盼得来？”行者道：“不是教你两件齐干，只是领了一件便罢。”八戒又笑道：“这等也好计较。但不知看师父是怎样，巡山是怎样。你先与我讲讲，等我依个相应些儿的去干罢。”行者道：“看师父啊：师父去出恭，你伺候；师父要走路，你扶持；师父要吃斋，你化斋。若他饿了些儿，你该打；黄了些儿脸皮，你该打；瘦了些儿形骸，你该打。”八戒慌了道：“这个难，难，难！伺候扶持，通不打紧，就是不离身驮着，也还容易；假若教我去乡下化斋，他这西方路上，不识我是取经的和尚，只道是那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半壮不壮的健猪，伙上许多人，叉钯扫帚，把老猪围倒，拿家去宰了，腌着过年，这个却

不就遭瘟了？”行者道：“巡山去罢。”八戒道：“巡山便怎么样儿？”行者道：“就入此山，打听有多少妖怪，是甚么山，是甚么洞，我们好过去。”八戒道：“这个小可，老猪去巡山罢。”那呆子就撒起衣裙，挺着钉钯，雄纠纠，径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

行者在旁，忍不住嘻嘻冷笑。长老骂道：“你这个泼猴！兄弟们全无爱怜之意，常怀嫉妒之心。你做出这样獐智，巧言令色，撮弄他去甚么巡山，却又在这里笑他！”行者道：“不是笑他。我这笑中有味。你看猪八戒这一去，决不巡山，也不敢见妖怪，不知往那里去躲闪半会，捏一个谎来，哄我们也。”长老道：“你怎么就晓得他？”行者道：“我估出他是这等。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听他一听：一则帮副他手段降妖，二来看他可有个诚心拜佛。”长老道：“好，好，好！却却莫去捉弄他。”行者应诺了。径直赶上山坡，摇身一变，变作个蟭蟟虫儿。其实变得轻巧。但见他：

翅薄舞风不用力，腰尖细小如针。穿蒲抹草过花阴，疾似流星还甚。眼睛明映映，声气渺喑喑。昆虫之类惟他小，亭亭款款机深。几番闲日歇幽林，一身浑不见，千眼莫能寻。

嘤的一翅飞将去，赶上八戒，钉在他耳朵后面鬃根底下。那呆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行有七八里路，把钉钯撇下，吊转头来，望着唐僧，指手画脚的骂道：“你罢软的老和尚，捉掐的弼马温，面弱的沙和尚！他都在那里自在，捉弄我老猪来跄路！大家取经，都要望成正果，偏是教我来巡甚么山！哈！哈！哈！晓得有妖怪，躲着些儿走。还不彀一半，却教我去寻他，这等晦气哩！我往那里睡觉去，睡一觉回去，含含糊糊的答应他，只说是巡了山，就了其帐也。”那呆子一时间侥幸，搴着钯，又走。只见山凹里一弯红草坡，他一头钻得进去，使钉钯扑个地铺，毂辘的睡下。把腰伸了一伸，道声“快活！就是那弼马温，也不得像我这般自在！”原来行者在他耳根后，句句儿听着哩；忍不住，飞将起来，又捉弄他一捉弄。又摇身一变，变作个啄木虫儿。但见：

铁嘴尖尖红溜，翠翎艳艳光明。
一双钢爪利如钉，腹馁何妨林静。
最爱枯槎朽烂，偏嫌老树伶仃。
圜睛决尾性丢灵，辟剥之声堪听。

这虫鹭不大不小的，上秤称，只有二三两重。红铜嘴，黑铁脚，刷剌的一翅飞下来。那八戒丢倒头，正睡着了，被他照嘴唇上扢揸的一下。那呆子慌得爬将起来，口里乱嚷道：“有妖怪，有妖怪！把我戳了一枪去了！嘴上好

不疼呀！”伸手摸摸，泱出血来了。他道：“蹭蹬啊！我又没甚喜事，怎么嘴上挂了红耶！”他看着这血手，口里絮絮叨叨的两边乱看，却不见动静，道：“无甚妖怪，怎么戳我一枪么？”忽抬头往上看时，原来是个啄木虫，在半空中飞哩。呆子咬牙骂道：“这个亡人！弼马温欺负我罢了，你也来欺负我！我晓得了。他一定不认我是个人，只是我嘴当一段黑朽枯烂的树，内中生了虫，寻虫儿吃的，将我啄了这一下也。等我把嘴揣在怀里睡罢。”那呆子毂辘的依然睡倒。行者又飞来，着耳根后又啄了一下。呆子慌得爬起来道：“这个亡人，却打搅得我狠！想必这里是他的窠巢，生蛋布雏，怕我占了，故此这般打搅。罢，罢，罢！不睡他了！”搴着钯，径出红草坡，找路又走。可不喜坏了孙行者，笑倒个美猴王。行者道：“这夯货大睁着两个眼，连自家人也认不得！”

好大圣，摇身又一变，还变做个蟭蟟虫，钉在他耳朵后面，不离他身上。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呆子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道：“这呆子！石头又不是人，又不会说话，又不会还礼，唱他喏怎的，可不是个瞎帐？”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

那呆子捏合了，拖着钯，径回本路。怎知行者在耳朵后，一一听得明白。行者见他回来，即腾两翅预先回去。现原身，见了师父。师父道：“悟空，你来了，悟能怎不见回？”行者笑道：“他在那里编谎哩。就待来也。”长老道：“他两个耳朵盖着眼，愚拙之人也，他会编甚么谎？又是你捏合甚么鬼话赖他哩。”行者道：“师父，你只是这等护短。这是有对问的话。”把他那钻在草里睡觉，被啄木虫叮醒，朝石头唱喏，编造甚么石头山、石头洞、铁叶门、有妖精的话，预先说了。

说毕不多时，那呆子走将来。又怕忘了那谎，低着头，口里温习。被行者喝了一声道：“呆子！念甚么哩？”八戒掀起耳朵来看看道：“我到了地头了！”那呆子上前跪倒。长老搀起道：“徒弟，辛苦啊。”八戒道：“正是。走路的人，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长老道：“可有妖怪么？”八戒道：“有妖怪，有妖怪！一堆妖怪哩！”长老道：“怎么打发你来？”八戒说：“他叫我做猪祖宗，猪

外公，安排些粉汤素食，教我吃了一顿，说道，摆旗鼓送我们过山哩。”行者道：“想是在草里睡着了，说得是梦话？”呆子闻言，就吓得矮了二寸道：“爷爷呀！我睡他怎么晓得？……”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你过来，等我问你。”呆子又慌了，战战兢兢的道：“问便罢了，揪扯怎的？”行者道：“是甚么山？”八戒道：“是石头山。”——“甚么洞？”道：“是石头洞。”——“甚么门？”道：“是钉钉铁叶门。”——“里边有多远？”道：“入内是三层。”行者道：“你不消说了，后半截我记得真。恐师父不信，我替你说了罢。”八戒道：“嘴脸！你又不曾去，你晓得那些儿，要替我说？”行者笑道：“‘门上钉子有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可是么？”那呆子即慌忙跪倒。行者道：“朝着石头唱喏，当做我三人，对他一问一答。可是么？又说：‘等我编得谎儿停当，哄那弼马温去！’可是么？”那呆子连忙只是磕头道：“师兄，我去巡山，你莫成跟我去听的？”行者骂道：“我把你个馕糠的夯货！这般要紧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却去睡觉！不是啄木虫叮你醒来，你还在那里睡哩。及叮醒，又编这样大谎，可不误了大事？你快伸过孤拐来，打五棍记心！”

八戒慌了道：“那个哭丧棒重，擦一擦儿皮塌，挽一挽儿筋伤，若打五下，就是死了！”行者道：“你怕打，却怎么扯谎？”八戒道：“哥哥呀，只是这一遭儿，以后再不敢了。”行者道：“一遭便打三棍罢。”八戒道：“爷爷呀，半棍儿也禁不得！”呆子没计奈何，扯住师父道：“你替我说个方便儿。”长老道：“悟空说你编谎，我还不信。今果如此，其实该打。但如今过山少人使唤，悟空，你且饶他，待过了山，再打罢。”行者道：“古人云‘顺父母言情，呼为大孝。’师父说不打，我就且饶你。你再去与他巡山。若再说谎误事，我定一下也不饶你！”

那呆子只得爬起来又去。你看他奔上大路，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变化了跟住他。故见一物，即疑是行者。走有七八里，见一只老虎，从山坡上跑过，他也不怕，举着钉钯道：“师兄来听说谎的？这遭不编了。”又走处，那山风来得甚猛，呼一声，把颗枯木刮倒，滚至面前，他又跌脚捶胸的道：“哥啊！这是怎的起！一行说不敢编谎罢了，又变甚么树来打人！”又走向前，只见一个白颈老鸦，当头喳喳的连叫几声，他又道：“哥哥，不羞，不羞！我说不编就不编了，只管又变着老鸦怎的？你来听么？”原来这一番行者却不曾跟他去，他那里却自惊自怪，乱疑乱猜，故无往而不疑是行者随他身也。呆子惊疑且不题。

却说那山叫做平顶山，那洞叫做连花洞。洞里两妖：一唤金角大王，一

唤银角大王。金角正坐，对银角说：“兄弟，我们多少时不巡山了？”银角道：“有半个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与我去巡巡。”银角道：“今日巡山怎的？”金角道：“你不知。近闻得东土唐朝差个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众，叫做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连马五口。你看他在那处，与我把他拿来。”银角道：“我们要吃人，那里不捞几个。这和尚到得那里，让他去罢。”金角道：“你不晓得。我当年出天界，尝闻得人言：唐僧乃金蝉长老临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点元阳未泄。有人吃他肉，延寿长生哩。”银角道：“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甚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等我去拿他来。”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门，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将来，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当人子。我记得他的模样，曾将他师徒画了一个影，图了一个形，你可拿去。但遇着和尚，以此照验照验。”又将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说了。银角得了图像，知道姓名，即出洞，点起三十名小怪，便来山上巡逻。

却说八戒运拙。正行处，可可的撞见群魔，当面挡住道：“那来的甚么人？”呆子才抬起头来，掀着耳朵，看见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说是取经的和尚，他就捞了去；只是说走路的。”小妖回报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间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旁边有听着指点说话的，道：“大王，这个和尚，像这图中猪八戒模样。”叫挂起影神图来。八戒看见，大惊道：“怪道这些时没精神哩！原来是他把我的影神传将来也！”小妖用枪挑着，银角用手指道：“这骑白马的是唐僧。这毛脸的是孙行者。”八戒听见道：“城隍，没我便也罢了，猪头三牲，清醮二十四分。……”口里唠叨，只管许愿。那怪又道：“这黑长的是沙和尚，这长嘴大耳的是猪八戒。”呆子听见说他，慌得把个嘴揣在怀里藏了。那怪叫：“和尚，伸出嘴来！”八戒道：“胎里病，伸不出来。”那怪令小妖使钩子钩出来。八戒慌得把个嘴伸出道：“小家形。罢了，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钩怎的？”

那怪认得是八戒，掣出宝刀，上前就砍。这呆子举钉钯按住道：“我的儿，休无礼！看钯！”那怪笑道：“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儿子，有些灵性！你怎么就晓得老爷是半路出家的？”那怪道：“你会使这钯，一定是在人家园圃中筑地，把他这钯偷将来也。”八戒道：“我的儿，你那里认得老爷这钯。我不比那筑地之钯。这是：

巨齿铸来如龙爪，渗金妆就似虎形。
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替唐僧消障碍，西天路上捉妖精。

轮动烟霞遮日月，使起昏云暗斗星。

筑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龙惊。

饶你这妖有手段，一钯九个血窟窿！”

那怪闻言，那里肯让。使七星剑，丢开解数，与八戒一往一来，在山中赌斗，有二十回合，不分胜负。八戒发起狠来，舍死的相迎。那怪见他捽耳朵，喷粘涎，舞钉钯，口里吆吆喝喝的，也尽有些悚惧，即回头招呼小怪，一齐动手。若是一个打一个，其实还好。他见那些小妖齐上，慌了手脚，遮架不住，败了阵，回头就跑。原来是道路不平，未曾细看，忽被蓏萝藤绊了个踉跄。挣起来正走，又被一个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扑的又跌了个狗吃屎；被一群赶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着脚，拉着尾，扛扛抬抬，擒进洞去。咦！正是：

一身魔发难消灭，万种灾生不易除。

毕竟不知猪八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却说那怪将八戒拿进洞去，道："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老魔喜道："拿来我看。"二魔道："这不是？"老魔道："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八戒就绰经说道："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罢。不当人子！"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虽然没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猪八戒。把他且浸在后边净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盐腌着，晒干了，等天阴下酒。"八戒听言道："蹭蹬啊！撞着个贩腌腊的妖怪了！"那小妖把八戒抬进去，抛在水里不题。

却说三藏坐在坡前，耳热眼跳，身体不安，叫声"悟空！怎么悟能这番巡山，去之久而不来？"行者道："师父还不晓得他的心哩。"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师父啊，此山若是有怪，他半步难行，一定虚张声势，跑将回来报我；想是无怪，路途平静，他一直去了。"三藏道："假若真个去了，却在那里相会？此间乃是山野空阔之处，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间。"行者道："师父莫虑，且请上马。那呆子有些懒惰，断然走的迟慢。你把马打动些儿，我们定赶上他，一同去罢。"真个唐僧上马，沙僧挑担，行者前面引路上山。

却说那老怪又唤二魔道："兄弟，你既拿了八戒，断乎就有唐僧。再去巡巡山来，切莫放过他去。"二魔道："就行，就行。"你看他急点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逻。

正走处，只见祥云缥缈，瑞气盘旋。二魔道："唐僧来了。"众妖道："唐僧在那里？"二魔道："好人头上祥云照顶，恶人头上黑气冲天。那唐僧原是金蝉长老临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这祥云缥缈。"众怪都不看见，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马上打了一个寒噤；又一指，又打个寒噤。一连指了三指，他一连打了三个寒噤。心神不宁道："徒弟啊，我怎么打寒噤么？"沙僧道："打寒噤想是伤食病发了。"行者道："胡说，师父是走着这深

山峻岭，必然小心虚惊。莫怕，莫怕！等老孙把棒打一路与你压压惊。”好行者，理开棒，在马前丢几个解数，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尽按那六韬三略，使起神通。那长老在马上观之，真个是寰中少有，世上全无。

剖开路一直前行，险些儿不唬倒那怪物。他在山顶上看见，魂飞魄丧。忽失声道：“几年间闻说孙行者，今日才知话不虚传果是真。”众怪上前道：“大王，怎么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你夸谁哩？”二魔道：“孙行者神通广大，那唐僧吃他不成。”众怪道：“大王，你没手段，等我们着几个去报大大王，教他点起本洞大小兵来，摆开阵势，合力齐心，怕他走了那里去！”二魔道：“你们不曾见他那条铁棒，有万夫不当之勇。我洞中不过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众妖道：“这等说，唐僧吃不成，却不把猪八戒错拿了？如今送还他罢。”二魔道：“拿便也不曾错拿，送便也不好轻送。唐僧终是要吃，只是眼下还尚不能。”众妖道：“这般说，还过几年么？”二魔道：“也不消几年。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不可恶取。若要倚势拿他，闻也不得一闻。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众妖道：“大王如定计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们都各回本寨，但不许报与大王知道。若是惊动了他，必然走了风汛，败了我计策。我自有个神通变化，可以拿他。”

众妖散去，他独跳下山来，在那道路之旁，摇身一变，变做个年老的道者。真个是怎生打扮？但见他：

星冠晃亮，鹤发蓬松。羽衣围绣带，云履缀黄棕。神清目朗如仙客，体健身轻似寿翁。说甚么清牛道士，也强如素券先生。妆成假像如真像，捏作虚情似实情。

他在那大路旁妆做个跌折腿的道士，脚上血淋津，口里哼哼的，只叫“救人！救人！”

却说这三藏仗着孙大圣与沙僧，欢喜前来。正行处，只听得叫“师父救人！”三藏闻得，道：“善哉！善哉！这旷野山中，四下里更无村舍，是甚么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虫唬倒的。”这长老兜回俊马，叫道：“那有难者是甚人？可出来。”这怪从草科里爬出，对长老马前，乒乓的只情磕头。三藏在马上见他是个道者，却又年纪高大，甚不过意。连忙下马搀道：“请起，请起。”那怪道：“疼，疼，疼！”丢了手看处，只见他脚上流血。三藏惊问道：“先生啊，你从那里来？因甚伤了尊足？”那怪巧语花言，虚情假意道：“师父啊，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观宇。我是那观里的道士。”三藏道：“你不在本观中侍奉

香火，演习经法，为何在此闲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道众禳星，散福来晚，我师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忽遇着一只斑斓猛虎，将我徒弟衔去。贫道战兢兢亡命走，一跤跌在乱石坡上，伤了腿足，不知回路。今日大有天缘，得遇师父，万望师父大发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观中，就是典身卖命，一定重谢深恩。”三藏闻言，认为真实，道：“先生啊，你我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虽别，修行之理则同。我不救你啊，就不是出家之辈。救便救你，你却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来，怎生走路？”三藏道：“也罢，也罢。我还走得路，将马让与你骑一程，到你上宫，还我马去罢。”那怪道：“师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胯跌伤，不能骑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捎在我马上，你驮他一程罢。”沙僧道：“我驮他。”那怪急回头，抹了他一眼，道：“师父啊，我被那猛虎唬怕了，见这晦气色脸的师父，愈加惊怕，不敢要他驮。”三藏叫道：“悟空，你驮罢。”行者连声答应道：“我驮！我驮！”那妖就认定了行者，顺顺的要他驮，再不言语。

沙僧笑道：“这个没眼色的老道！我驮着不好，颠倒要他驮。他若看不见师父时，三尖石上，把筋都掼断了你的哩！”行者驮了，口中笑道：“你这个泼魔，怎么敢来惹我！你也问问老孙是几年的人儿！你这般鬼话儿，只好瞒唐僧，又好来瞒我！我认得你是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师父哩。我师父又非是等闲之辈，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须是分多一半与老孙是。”那魔闻得行者口中念诵，道：“师父，我是好人家儿孙，做了道士。今日不幸，遇着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么不念《北斗经》？”三藏正然上马，闻得此言，骂道：“这个泼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驮他驮儿便罢了，且讲甚么‘北斗经’、‘南斗经’！”行者闻言道：“这厮造化哩！我那师父是个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里枒槎。我待不驮你，他就怪我。驮便驮，须要与你讲开：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说。若在脊梁上淋下来，臊气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没人浆洗。”那怪道：“我这般一把子年纪，岂不知你的话说？”行者才拉将起来，背在身上。同长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上高低不平之处，行者留心慢走，让唐僧前去。

行不上三五里路，师父与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却望不见，心中埋怨道：“师父偌大年纪，再不晓得事体。这等远路，就是空身子也还嫌手重，恨不得捽了，却又教我驮着这个妖怪！莫说他是妖怪，就是好人，这们年纪，也死得着了，掼杀他罢，驮他怎的？”这大圣正算计要掼，原来那怪就知道了。

且会遣山，就使一个“移山倒海”的法术，就在行者背上捻诀，念动真言，把一座须弥山遣在空中，劈头来压行者。这大圣慌的把头偏一偏，压在左肩背上。笑道：“我的儿，你使甚么重身法来压老孙哩？这个倒也不怕，只是‘正担好挑，偏担儿难挨。’”那魔道：“一座山压他不住！”却又念咒语，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来压。行者又把头偏一偏，压在右肩背上。看他挑着两座大山，飞星来赶师父！那魔头看见，就吓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道：“他却会担山！”又整性情，把真言念动，将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头压住行者。那大圣力软筋麻，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只压得三尸神咋，七窍喷红。

好妖魔，使神通压倒行者，却疾驾长风，去赶唐三藏。就于云端里伸下手来，马上挝人。慌得个沙僧丢了行李，掣出降妖杖，当头挡住。那妖魔举一口七星剑，对面来迎。这一场好杀：

七星剑，降妖杖，万映金光如闪亮。这个圜眼凶如黑杀神，那个铁脸真是卷帘将。那怪山前大显能，一心要捉唐三藏。这个努力保真僧，一心宁死不肯放。他两个喷云嗳雾照天宫，播土扬尘遮斗象。杀得那一轮红日淡无光，大地乾坤昏荡荡。来往相持八九回，不期战败沙和尚。

那魔十分凶猛，使口宝剑，流星的解数滚来，把个沙僧战得软弱难搪，回头要走；早被他逼住宝杖，轮开大手，挝住沙僧，挟在左胁下，将右手去马上拿了三藏，脚尖儿钩着行李，张开口，咬着马鬃，使起摄法，把他们一阵风，都拿到莲花洞里。厉声高叫道：“哥哥！这和尚都拿来了！”

老魔闻言，大喜道：“拿来我看。”二魔道：“这不是？”老魔道：“贤弟呀，又错拿来了也。”二魔道：“你说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便就是唐僧，只是还不曾拿住那有手段的孙行者。须是拿住他，才好吃唐僧哩。若不曾拿得他，切莫动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广大，变化多般。我们若吃了他师父，他肯甘心？来那门前吵闹，莫想能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啊，你也忒会抬举人。若依你夸奖他，天上少有，地上全无；自我观之，也只如此，没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压在山下，寸步不能举移。所以才把唐僧、沙和尚连马、行李，都摄将来也。”。那老魔闻言，满心欢喜道：“造化，造化！拿住这厮，唐僧才是我们口里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来，且与你二大王奉一个得功的杯儿。”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吃酒，叫小的们把猪八戒捞上水来吊起。”遂把八戒吊在东廊，沙僧吊在西边，唐僧吊在中间，白马送在槽上，行李收将进去。

老魔笑道：“贤弟好手段，两次捉了三个和尚；但孙行者虽是有山压住，

也须要作个法，怎么拿他来凑蒸，才好哩。”二魔道：“兄长请坐。若要拿孙行者，不消我们动身，只教两个小妖，拿两件宝贝，把他装将来罢。”老魔道：“拿甚么宝贝去？”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红葫芦’，你的‘羊脂玉净瓶’。”老魔将宝贝取出道：“差那两个去？”二魔道：“差精细鬼、伶俐虫二人去。”吩咐道：“你两个拿着这宝贝，径至高山绝顶，将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一声‘孙行者！’他若应了，就已装在里面，随即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贴儿。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二小妖叩头，将宝贝领出去拿行者不题。

却说那大圣被魔使法压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灾念圣僧。厉声叫道：“师父啊！想当时你到两界山，揭了压帖，老孙脱了大难，秉教沙门；感菩萨赐与法旨，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乍想到了此处，遭逢魔障，又被他遣山压了。可怜，可怜！你死该当，只难为沙僧、八戒与那小龙化马一场！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叹罢，那珠泪如雨。

早惊了山神、土地与五方揭谛神众。会金头揭谛道：“这山是谁的？”土地道：“是我们的。”——“你山下压的是谁？”土地道：“不知是谁。”揭谛道：“你等原来不知。这压的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么把山借与妖魔压他？你们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脱身出来，他肯饶你！就是从轻，土地也问个摆站，山神也问个充军，我们也领个大不应是。”那山神、土地才怕道：“委实不知，不知。只听得那魔头念起遣山咒法，我们就把山移将来了。谁晓得是孙大圣？”揭谛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我与你计较，放他出来，不要教他动手打你们。”土地道：“就没理了；既放出来又打？”揭谛道：“你不知。他有一条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伤；磕一磕儿筋断，擦一擦儿皮塌哩！”

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惧，与五方揭谛商议了，却来到三山门外叫道：“大圣！山神、土地、五方揭谛来见。”好行者，他虎瘦雄心还在，自然的气象昂昂，声音朗朗道：“见我怎的？”土地道：“告大圣得知。遣开山，请大圣出来，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开山，不打你。”

喝声“起去！”就如官府发放一般。那众神念动真言咒语，把山仍遣归本位，放起行者。行者跳将起来，抖抖土，束束裙，耳后掣出棒来，叫山神、土地：“都伸过孤拐来，每人先打两下，与老孙散散闷！”众神大惊道：“刚才大

圣已吩咐，恕我等之罪；怎么出来就变了言语要打？”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倒不怕老孙，却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广大，法术高强，念动真言咒语，拘唤我等在他洞里，一日一个轮流当值哩！”

行者听见“当值”二字，却也心惊。仰面朝天，高声大叫道：“苍天！苍天！自那混沌初分，天开地辟，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访明师，传授长生秘诀。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天啊！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

那大圣正感叹间，又见山凹里霞光焰焰而来。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这洞中当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宝贝放光，想是有妖精拿宝贝来降你。”行者道：“这个却好耍子儿啊！我且问你，他这洞中有甚人与他相往？”土地道：“他爱的是烧丹炼药，喜的是全真道人。”行者道：“怪道他变个老道士，把我师父骗去了。既这等，你都且记打，回去罢。等老孙自家拿他。”那众神俱腾空而散。

这大圣摇身一变，变做个老真人。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挽双髽髻，身穿百衲衣。
手敲渔鼓简，腰系吕公绦。
斜倚大路下，专候小魔妖。
顷刻妖来到，猴王暗放刁。

不多时，那两个小妖到了。行者将金箍棒伸开，那妖不曾防备，绊着脚，扑的一跌。爬起来，才看见行者，口里嚷道：“惫懒，惫懒！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这行人，就和比较起来。”行者陪笑道：“比较甚么？道人见道人，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么睡在这里，绊我一跌？”行者道：“小道童见我这老道人，要跌一跌儿做见面钱。”那妖道：“我大王见面钱只要几两银子，你怎么跌一跌儿做见面钱？你别是一乡风，决不是我这里道士。”行者道：“我当真不是。我是蓬莱山来的。”那妖道：“蓬莱山是海岛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那妖却回嗔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识认，言语冲撞，莫怪，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体不踏凡地’，你怎知之？我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个成仙了道的好人。那个肯跟我去？”精细鬼道：“师父，我跟你去。”伶俐虫道：“师父，我跟你去。”

行者明知故问道：“你二位从那里来的？”那怪道：“自莲花洞来的。”——

“要往那里去？”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孙行者去的。”行者道：“拿那个？”那怪又道：“拿孙行者。”孙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经的那个孙行者么？”那妖道：“正是，正是。你也认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无礼。我认得他。我也有些恼他。我与你同拿他去，就当与你助功。”那怪道：“师父，不须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术，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压在山下，寸步难移，教我两个拿宝贝来装他的。”行者道：“是甚宝贝？”精细鬼道：“我的是‘红葫芦’，他的是‘玉净瓶’。”行者道：“怎么样装他？”小妖道：“把这宝贝的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他一声，他若应了，就装在里面；贴上一张‘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行者见说，心中暗惊道：“利害，利害！当时日值功曹报信，说有五件宝贝，这是两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甚么东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宝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么诀窍，就于袖中取出两件宝贝，双手递与行者。行者见了，心中暗喜道：“好东西，好东西！我若把尾子一抉，飕的跳起走了，只当是送老孙。”忽又思道：“不好，不好！抢便抢去，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这叫做白日抢夺了。”复递与他去，道：“你还不曾见我的宝贝哩。”那怪道：“师父有甚宝贝？也借与我凡人看看压灾。”

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变！”即变做一个一尺七寸长的大紫金红葫芦，自腰里拿将出来道：“你看我的葫芦么？”那伶俐虫接在手，看了道：“师父，你这葫芦长大，有样范，好看，却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这两件宝贝，每一个可装千人哩。”行者道：“你这装人的，何足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在里面哩！”那怪道：“就可以装天？”行者道：“当真的装天。”那怪道：“只怕是谎。就装与我们看看才信；不然，决不信你。”行者道：“天若恼着我，一月之间，常装他七八遭。不恼着我，就半年也不装他一次。”伶俐虫道：“哥啊，装天的宝贝，与他换了罢。”精细鬼道：“他装天的，怎肯与我装人的相换？”伶俐虫道：“若不肯啊，贴他这个净瓶也罢。”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芦换葫芦，馀外贴净瓶：一件换两件，其实甚相应！”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虫道：“装天可换么？”那怪道：“但装天就换；不换，我是你的儿子！”行者道：“也罢，也罢，我装与你们看看。”

好大圣，低头捻诀，念个咒语，叫那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神：“即去与我奏上玉帝，说老孙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经，路阻高山，师逢苦厄。妖魔那宝，吾欲诱他换之，万千拜上，将天借与老孙装闭半个时辰，以

助成功。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

那日游神径至南天门里，灵霄殿下，启奏玉帝，备言前事。玉帝道：“这泼猴头，出言无状。前者观音来说，放了他保护唐僧，朕这里又差五方揭谛、四值功曹，轮流护持，如今又借天装，天可装乎？”才说装不得，那班中闪出哪吒三太子，奏道：“万岁，天也装得。”玉帝道：“天怎样装？”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轻清为天，重浊为地。天是一团清气而扶托瑶天宫阙，以理论之，其实难装；但只孙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经，诚所谓泰山之福缘，海深之善庆，今日当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请降旨意，往北天门问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门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闭了。对面不见人，捉白不见黑，哄那怪道，只说装了天，以助行者成功。”玉帝闻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来北天门，见真武，备言前事。那祖师随将旗付太子。

早有游神急降大圣耳边道：“哪吒太子来助功了。”行者仰面观之，只见祥云缭绕，果是有神。却回头对小妖道：“装天罢。”小妖道：“要装就装，只管‘阿绵花屎’怎的？”行者道：“我方才运神念咒来。”那小妖都睁着眼，看他怎么样装天。这行者将一个假葫芦儿抛将上去。你想，这是一根毫毛变的，能有多重？被那山顶上风吹去，飘飘荡荡，足有半个时辰，方才落下。只见那南天门上，哪吒太子把皂旗拨喇喇展开，把日月星辰俱遮闭了。真是乾坤墨染就，宇宙靛装成。二小妖大惊道：“才说话时，只好向午，却怎么就黄昏了！”行者道：“天既装了，不辨时候，怎不黄昏！”——如何又这等样黑？”行者道：“日月星辰都装在里面，外却无光，怎么不黑！”小妖道：“师父，你在那厢说话哩？”行者道：“我在你面前不是？”小妖伸手摸着道：“只见说话，更不见面目。师父，此间是甚么去处？”行者又哄他道：“不要动脚，此间乃是渤海岸上。若塌了脚，落下去啊，七八日还不得到底哩！”小妖大惊道：“罢！罢！罢！放了天罢。我们晓得是这样装了。若弄一会子，落下海去，不得归家！”

好行者，见他认了真实，又念咒语，惊动太子，把旗卷起，却早见日光正午。小妖笑道：“妙啊！妙啊！这样好宝贝，若不换啊，诚为不是养家的儿子！”那精细鬼交了葫芦，伶俐虫拿出净瓶，一齐儿递与行者。行者却将假葫芦儿递与那怪。行者既换了宝贝，却又干事找绝：脐下拔一根毫毛，吹口气，变成一个铜钱。叫道：“小童，你拿这个钱去买张纸来。”小妖道：“何用？”行者道：“我与你写个合同文书。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宝贝换了我一件装天的宝贝，恐人心不平，向后去日久年深，有甚反悔不便，故写此各执为照。”小妖道：

"此间又无笔墨，写甚文书？我与你赌个咒罢。"行者道："怎么样赌？"小妖道："我两件装人之宝，贴换你一件装天之宝，若有反悔，一年四季遭瘟。"行者笑道："我是决不反悔；如有反悔，也照你四季遭瘟。"说了誓，将身一纵，把尾子撅了一撅，跳在南天门前，谢了哪吒太子麾旗相助之功。太了回宫缴旨，将旗送还真武不题。这行者伫立霄汉之间，观看那个小妖。毕竟不知怎生区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却说那两个小妖，将假葫芦拿在手中，争看一会，忽抬头不见了行者。伶俐虫道："哥啊，神仙也会打诳语。他说换了宝贝，度我等成仙，怎么不辞就去了？"精细鬼道："我们相应便宜的多哩，他敢去得成？拿过葫芦来，等我装装天，也试演试演看。"真个把葫芦往上一抛，扑的就落将下来。慌得个伶俐虫道："怎么不装！不装！莫是孙行者假变神仙，将假葫芦换了我们的真的去耶？"精细鬼道："不要胡说！孙行者是那三座山压住了，怎生得出？拿过来，等我念他那几句咒儿装了看。"这怪也把葫芦儿望空丢起，口中念道："若有半声不肯，就上灵霄殿上，动起刀兵！"念不了，扑的又落将下来。两妖道："不装！不装！一定是个假的！"

正嚷处，孙大圣在半空里听得明白，看得真实，恐怕他弄得时辰多了，紧要处走了风汛，将身一抖，把那变葫芦的毫毛，收上身来，弄得那两妖四手皆空。精细鬼道："兄弟，拿葫芦来。"伶俐虫道："你拿着的。——天呀！怎么不见了？"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吞袖子，揣腰间，那里得有？二妖吓得呆呆挣挣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付与我们，教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去回话？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虫道："我们走了罢。"精细鬼道："往那里走么？"伶俐虫道："不管那里走罢。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命了。"精细鬼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儿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此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那怪商议了，转步回山。

行者在半空中见他回去，又摇身一变，变作苍蝇儿。飞下去，跟着小妖。你道他既变了苍蝇，那宝贝却放在何处？如丢在路上，藏在草里，被人看见

拿去，却不是劳而无功？他还带在身上。带在身上啊，苍蝇不过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来他那宝贝，与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意佛宝，随身变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他嘤的一声飞下去，跟定那怪。

不一时，到了洞里。只见那两个魔头，坐在那里饮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钉在那门柜上，侧耳听着。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们来了？"小妖道："来了。"又问："拿着孙行者否？"小妖叩头，不敢声言。老魔又问，又不敢应，只是叩头。问之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万千死罪！赦小的万千死罪！我等执着宝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莱山一个神仙。他问我们那里去，我们答道，拿孙行者去。那神仙听见说孙行者，他也恼他，要与我们帮功。是我们不曾叫他帮功，却将拿宝贝装人的情由，与他说了。那神仙也有个葫芦，善能装天。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装天，我的装人，与他换了罢。原说葫芦换葫芦，伶俐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近不得凡人之手。正试演处，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小的们死罪！"老魔听说，暴躁如雷道："罢了，罢了！这就是孙行者假妆神仙骗哄去了！那猴头神通广大，处处人熟，不知那个毛神，放他出来，骗去宝贝！"

二魔道："兄长息怒。叵耐那猴头着然无礼。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罢，怎么又骗宝贝？我若没本事拿他，永不在西方路上为怪！"老魔道："怎生拿他？"二魔道："我们有五件宝贝，去了两件，还有三件，务要拿住他。"老魔道："还有那三件？"二魔道："还有'七星剑'与'芭蕉扇'在我身边；那一条'幌金绳'，在压龙山压龙洞老母亲那里收着哩。如今差两个小妖去请母亲来吃唐僧肉，就教他带幌金绳来拿孙行者。"老魔道："差那个去？"二魔道："不差这样废物去！"将精细鬼、伶俐虫一声喝起。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曾打，骂也不曾骂，却就饶了。"

二魔道："叫那常随的伴当巴山虎、倚海龙来。"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却要小心。"俱应道："小心。""却要仔细。"俱应道："仔细。"又问道："你认得老奶奶家么？"又俱应道："认得。""你既认得，你快早走动，到老奶奶处，多多拜上，说请吃唐僧肉哩；就着带幌金绳来，要拿孙行者。"

二怪领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旁，一一听得明白，他展开翅，飞将去，赶上巴山虎，钉在他身上。行经二三里，就要打杀他两个；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难事？但他奶奶身边有那幌金绳，又不知住在何处。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好行者，嘤的一声，躲离小妖，让他先行有百十步，却又摇身一变，也变做个小妖儿，戴一顶狐皮帽子，将虎皮裙子倒插上来勒住，赶上道："走路

的，等我一等。”那倚海龙回头问道：“是那里来的。”行者道：“好哥啊，连自家人也认不得？”小妖道：“我家没有你。”行者道：“怎么没我？你再认认看。”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曾相会。”行者道：“正是。你们不曾会着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外班长官，是不曾会。你往那里去？”行者道：“大王说差你二位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教他就带幌金绳来，拿孙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缓，有些贪顽，误了正事，又差我来催你们快去。”

小妖见说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认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飞跑。一气又跑有八九里。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们离家有多少路了？”小妖道：“有十五六里了。”行者道：“还有多远？”倚海龙用手一指道：“乌林子里就是。”行者抬头见一带黑林不远，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里外。却立定步，让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铁棒，走上前，着脚后一刮；可怜忒不禁打，就把两个小妖刮做一团肉饼。却拖着脚，藏在路旁深草科里。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做个巴山虎，自身却变做个倚海龙。假妆做两个小妖，径往那压龙洞请老奶奶。这叫做七十二变神通大，指物腾那手段高。

三五步，跳到林子里，正找寻处，只见有两扇石门，半开半掩，不敢擅入。只得洋叫一声：“开门，开门！”早惊动那把门的一个女怪，将那半扇儿开了，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是平顶山莲花洞里差来请老奶奶的。”那女怪道：“进去。”到了二层门下，闪着头，往里观看，又见那正当中高坐着一个老妈妈儿。你道他怎生模样？但见：

雪鬓蓬松，星光晃亮。脸皮红润皱文多，牙齿稀疏神气壮。貌似菊残霜里色，形如松老雨馀颜。头缠白练攒丝帕，耳坠黄金嵌宝环。

孙大圣见了，不敢进去，只在二门外仵着脸，脱脱的哭起来，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也便不哭。况先哄了他的宝贝，又打杀他的小妖，却为何而哭？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就煤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泪儿。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恼，他就泪出痛肠，放眼便哭。心却想道：“老孙既显手段，变做小妖，来请这老怪，没有个直直的站了说话之理，一定见他磕头才是。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为他使碎六叶连肝肺，用尽三毛七孔心。一卷经能值几何？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风汛。苦啊！算来只为师父受困，故使我受辱于人！”到此际也没及奈何，撞将进去，朝上跪下道：“奶奶磕头。”

那怪道：“我儿，起来。”行者暗道：“好，好，好！叫得结实！”老怪问

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平顶山莲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来请奶奶去吃唐僧肉；教带幌金绳，要拿孙行者哩。”老怪大喜道：“好孝顺的儿子！”就去叫抬出轿来。行者道：“我的儿啊！妖精也抬轿！”后壁厢即有两个女怪，抬出一顶香藤轿，放在门外，挂上青绢纬幔。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轿里。后有几个小女怪，捧着减妆，端着镜架，提着手巾，托着香盒，跟随左右。那老怪道：“你们来怎的？我往自家儿子去处，愁那里没人伏侍，要你们去献勤塌嘴？都回去！关了门看家！”那几个小妖果俱回去，止有两个抬轿的。老怪问道：“那差来的叫做甚么名字？”行者连忙答应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龙。”老怪道：“你两个前走，与我开路。”行者暗想道：“可是晦气！经倒不曾取得，且来替他做皂隶！”却又不敢抵强，只得向前引路，大四声喝起。

行了五六里远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轿的到了，行者道：“略歇歇如何？压得肩头疼啊。”小怪那知甚么诀窍，就把轿子歇下。行者在轿后，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变做一个大烧饼，抱着啃。轿夫道：“长官，你吃的是甚么？”行者道：“不好说。这远的路，来请奶奶，没些儿赏赐，肚里饥了，原带来的干粮，等我吃些儿再走。”轿夫道：“把些儿我们吃吃。”行者笑道：“来么，都是一家人，怎么计较？”那小妖不知好歹，围着行者，分其干粮，被行者掣出棒，着头一磨，一个汤着的，打得稀烂；一个擦着的，不死还哼。那老怪听得人哼，轿子里伸出头来看时，被行者跳到轿前，劈头一棍，打了个窟窿，脑浆迸流，鲜血直冒。拖出轿来看处，原是个九尾狐狸。行者笑道：“造孽畜，叫甚么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该称老孙做上太祖公公是！”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绳搜出来，笼在袖里，欢喜道：“那泼魔纵有手段，已此三件儿宝贝姓孙了！”却又拔两根毫毛变做个巴山虎、倚海龙；又拔两根变做两个抬轿的；他却变做老奶奶模样，坐在轿里。将轿子抬起，径回本路。

不多时，到了莲花洞口，那毫毛变的小妖，俱在前道：“开门！开门！”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道：“巴山虎、倚海龙来了？”毫毛道：“来了。”“你们请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轿内的不是？”小妖道：“你且住，等我进去先报。”报道：“大王，奶奶来耶。”两个魔头闻说，即命排香案来接。行者听得，暗喜道：“造化！也轮到我为人了！我先变小妖，去请老怪，磕了他一个头；这番来，我变老怪，是他母亲，定行四拜之礼。虽不怎的，好道也赚他两个头儿！”

好大圣，下了轿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那把门的小妖，把空轿抬入门里。他却随后徐行。那般娇娇啻啻，扭扭捏捏，就像那老怪的

行动，径自进去。又只见大小群妖，都来跪接。鼓乐箫韶，一派响喨；博山炉里，霭霭香烟。他到正厅中，南面坐下。两个魔头，双膝跪倒，朝上叩头，叫道：“母亲，孩儿拜揖。”行者道：“我儿起来。”

却说猪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声。沙僧道：“二哥，好啊！吊出笑来也！”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蒸吃；原来不是奶奶，是旧话来了。”沙僧道：“甚么旧话？”八戒笑道：“弼马温来了。”沙僧道：“你怎么认得是他？”八戒道：“弯倒腰，叫‘我儿起来’，那后面就掬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沙僧道：“且不要言语，听他说甚么话。”八戒道：“正是，正是。”

那孙大圣坐在中间，问道：“我儿，请我来有何事干？”魔头道：“母亲啊，连日儿等少礼，不曾孝顺得。今早愚兄弟拿得东土唐僧，不敢擅吃，请母亲来献献生，好蒸与母亲吃了延寿。”行者道：“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听见有个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我下酒。”那八戒听见慌了道：“遭瘟的！你来为割我耳朵的！我喊出来不好听啊！”

噫！只为呆子一句通情话，走了猴王变化的风。那里有几个巡山的小怪，把门的众妖，都撞将进来，报道：“大王，祸事了！孙行者打杀奶奶，他妆来耶！”魔头闻此言，那容分说，掣七星宝剑，望行者劈脸砍来。好大圣，将身一幌，只见满洞红光，预先走了。似这般手段，着实好耍子。正是那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唬得个老魔头魂飞魄散，众群精噬指摇头。

老魔道：“兄弟，把唐僧与沙僧、八戒、白马、行李都送还那孙行者，闭了是非之门罢。”二魔道：“哥哥，你说那里话？我不知费了多少辛勤，施这计策，将那和尚都摄将来；如今似你这等怕惧孙行者的诡谲，就俱送去还他，真所谓畏刀避剑之人，岂大丈夫之所为也？你且请坐勿惧。我闻你说孙行者神通广大，我虽与他相会一场，却不曾与他比试。取披挂来，等我寻他交战三合。假若他三合胜我不过，唐僧还是我们之食；如三战我不能胜他，那时再送唐僧与他未迟。”老魔道：“贤弟说得是。”教：“取披挂。”

众妖抬出披挂，二魔结束齐整。执宝剑，出门外，叫声“孙行者！你往那里走了？”此时大圣已在云端里，闻得叫他名字，急回头观看。原来是那二魔。你看他怎生打扮：

头戴凤盔欺腊雪，身披战甲幌镔铁。
腰间带是蟒龙筋，粉皮靴靿 梅花摺。
颜如灌口活真君，貌比巨灵无二别。

七星宝剑手中擎，怒气冲霄威烈烈。

二魔高叫道："孙行者！快还我宝贝与我母亲来，我饶你唐僧取经去！"大圣忍不住骂道："这泼怪物，错认了你孙外公！赶早儿送还我师父、师弟、白马、行囊，仍打发我些盘缠，往西走路。若牙缝里道半个'不'字，就自家搓根绳儿去罢，也免得你外公动手。"二魔闻言，急纵云，跳在空中，轮宝剑来刺。行者掣铁棒劈手相迎。他两个在半容中，这场好杀：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棋逢对手难藏兴，将遇良才可用功。那两员神将相交，好便似南山虎斗，北海龙争。龙争处，鳞甲生辉；虎斗时，爪牙乱落。爪牙乱落撒银钩，鳞甲生辉支铁叶。这一个翻翻复复，有千般解数；那一个来来往往，无半点放闲。金箍棒，离顶门只隔三分；七星剑，向心窝惟争一蹑 。那个威风逼得斗牛寒，这个怒气胜如雷电险。

他两个战了有三十回合，不分胜负。

行者暗喜道："这泼怪倒也架得住老孙的铁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宝贝，却这般苦苦的与他厮杀，可不误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芦或净瓶装他去，多少是好。"又想到："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随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应，却又不误了事业？且使幌金绳扣头罢 。"好大圣，一只手使棒，架住他的宝剑；一只手把那绳抛起，刷喇的扣了魔头。原来那魔头有个紧绳咒，有个松绳咒。若扣住别人，就念紧绳咒，莫能得脱；若扣住自家人，就念松绳咒，不得伤身。他认得是自家的宝贝，即念松绳咒，把绳松动，便脱出来。反望行者抛将去，却早扣住了大圣。大圣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脱身，却被那魔念动紧绳咒，紧紧扣住，怎能得脱？褪至颈项之下，原是一个金圈子套住。那怪将绳一扯，扯将下来，照光头上砍了七八宝剑，行者头皮儿也不曾红了一红。那魔道："这猴子，你这等头硬，我不砍你，且带你回去，再打你。将我那两件宝贝趁早还我！"行者道："我拿你甚么宝贝，你问我要？"那魔头将身上细细搜检，却将那葫芦、净瓶都搜出来；又把绳子牵着，带至洞里道："兄长，拿将来了。"老魔道："拿了谁来？"二魔道："孙行者。你来看，你来看。"老魔一见，认得是行者，满面欢喜道；"是他！是他！把他长长的绳儿拴在柱料上耍子！"真个把行者拴住，两个魔头，却进后面堂里饮酒。

那大圣在柱根下爬蹉，忽惊动八戒。那呆子吊在梁上，哈哈的笑道："哥哥啊，耳朵吃不成了！"行者道："呆子！可吊得自在么？我如今就出去，管情救了你们。"八戒道"不羞！不羞！本身难脱，还想救人，罢，罢，罢！师徒们都在一处死了，好到阴司里问路！"行者道："不要胡说！你看我出去。"

八戒道：“我看你怎么出去。”

那大圣口里与八戒说话，眼里却抹着那些妖怪。见他在里边吃酒，有几个小妖拿盘拿盏，执壶釃酒，不住的两头乱跑，关防的略松了些儿。他见面前无人，就弄神通：顺出棒来，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个纯钢的锉儿；扳过那颈项的圈子，三五锉，锉做两段；扳开锉口，脱将出来，拔了一根毫毛，叫变做一个假身，拴在那里，真身却幌一幌，变做个小妖，立在旁边。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货，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问：“那猪八戒吆喝的是甚么？”行者已变做小妖，上前道：“猪八戒撺道孙行者教变化走了罢，他不肯走，在那里吆喝哩。”二魔道：“还说猪八戒老实，原来这等不老实！该打二十多嘴棍！”

这行者就去拿条棍来打。八戒道：“你打轻些儿，若重了些儿，我又喊起。我认得你！”行者道：“老孙变化，也只为你们。你怎么倒走了风息，这一洞里妖精，都认不得，怎的偏你认得？”八戒道：“你虽变了头脸，还不曾变得屁股。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我因此认得是你。”行者随往后面，演到厨中，锅底上摸了一把，将两臀擦黑，行至前边。八戒看见，又笑道：“那个猴子去那里混了这一会，弄做个黑屁股来了。”

行者仍站在跟前，要偷他宝贝。真个甚有见识：走上厅，对那怪扯个腿子道：“大王，你看那孙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蹉，磨坏那根金绳，得一根粗壮些的绳子换将下来才好。”老魔道：“说得是。”即将腰间的狮蛮带解下，递与行者。行者接了带，把假妆的行者拴住。换下那条绳子，一窝儿窝儿笼在袖内；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一根假幌金绳，双手送与那怪。那怪只因贪酒，那曾细看，就便收下。这个是：大圣腾那弄本事，毫毛又换幌金绳。

得了这件宝贝，急转身跳出门外，现了原身。高叫：“妖怪！”那把门的小妖问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进去报与你那泼魔，说者行孙来了。”那小妖如言报告。老魔大惊道：“拿住孙行者，又怎么有个者行孙？”

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宝贝都在我手里，等我拿那葫芦出去，把他装将来。”老魔道：“兄弟仔细。”二魔拿了葫芦，走出山门，忽看见与孙行者模样一般，只是略矮些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是孙行者的兄弟。闻说你拿了我家兄，却来与你寻事的。”二魔道：“是我拿了，锁在洞中。你今既来，必要索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且叫你一声，你敢应我么？”

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声，我就答应你万声！"那魔执了宝贝，跳在空中，把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声"者行孙"。行者却不敢答应，心中暗想道："若是应了，就装进去哩。"那魔道："你怎么不应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闭，不曾听见。你高叫。"那怪物又叫声"者行孙"。行者在底下掐着指头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孙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孙。真名字可以装得，鬼名字好道装不得。"却就忍不住，应了他一声。飕的被他吸进葫芦去，贴上帖儿。原来那宝贝，那管甚么名字真假，但绰个应的气儿，就装了去也。

大圣到他葫芦里，浑然乌黑。把头往上一顶，那里顶得动，且是塞得甚紧，却才心中焦躁道："当时我在山上，遇着那两个小妖，他曾告诵我说：'不拘葫芦、净瓶，把人装在里面，只消一时三刻，就化为脓了，敢莫化了我么？'"一条心又想着道："没事，化不得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炼了四十九日，炼成个金子心肝，银子肺腑，铜头铁背，火眼金睛，那里一时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进去，看他怎的。"

二魔拿入里面道："哥哥，拿来了。"老魔道："拿了谁？"二魔道："者行孙，是我装在葫芦里也。"老魔欢喜道："贤弟，请坐。不要动，只等摇得响再揭帖儿。"行者听得道："我这般一个身子，怎么便摇得响？只除化成稀汁，才摇得响是。等我撒泡溺罢，他若摇得响时，一定揭帖起盖，我乘空走他娘罢！"又思道，"不好！不好！溺虽可响，只是污了这直裰。等他摇时，我但聚些唾津漱口，稀漓呼喇的，哄他揭开，老孙再走罢。"大圣作了准备，那怪贪酒不摇。大圣作个法，意思只是哄他来摇，忽然叫道："天呀，孤拐都化了！"那魔也不摇。大圣又叫道："娘啊！连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时，都化尽矣。揭起帖儿看看。"

那大圣闻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变！"变作个半截的身子，在葫芦底上。真身却变做个蟭蟟虫儿，钉在那葫芦口边。只见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时，大圣早已飞出。打个滚，又变做个倚海龙。倚海龙却是原去请老奶奶的那个小妖。他变了，站在旁边。那老魔扳着葫芦口，张了一张，见是个半截身子动耽，他也不认真假，慌忙叫："兄弟，盖上，盖上，还不曾化得了哩！"二魔依旧贴上。大圣在旁暗笑道："不知老孙已在此矣！"

那老魔拿了壶，满满的斟了一杯酒，近前双手递与二魔道："贤弟，我与你递个锺儿。"二魔道："兄长，我们已吃了这半会酒，又递甚锺？"老魔道："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犹可；又索了孙行者，装了者行孙，如此功劳，该与你多递几锺。"二魔见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只手托葫芦，一只手不敢

去接，却把葫芦递与倚海龙，双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龙是孙行者变的。你看他端葫芦，殷勤奉侍。二魔接酒吃了，也要回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这里陪你一杯罢。”

两人只管谦逊。行者顶着葫芦，眼不转睛，看他两个左右传杯，全无计较，他就把个葫芦揌入衣袖。拔根毫毛，变个假葫芦，一样无二，捧在手中。那魔递了一会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过宝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叙饮。孙大圣撤身走过，得了宝贝，心中暗喜道：“饶这魔头有手段，毕竟葫芦还姓孙！”毕竟不知向后怎样施为，方得救师灭怪，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十五 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本性圆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网罗中。
修成变化非容易，炼就长生岂俗同？
清浊几番随运转，辟开数劫任西东。
消遥万亿年无计，一点神光永注空。

此诗暗合孙大圣的道妙。他自得了那魔真宝，笼在袖中。喜道："泼魔苦苦用心拿我，诚所谓水中捞月；老孙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藏着葫芦，密密的留出门外，现了本相，厉声高叫道："精怪开门！"旁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来吆喝？"行者道："快报与你那老泼魔，吾乃行者孙来也。"

那小妖急入里报道："大王，门外有个甚么行者孙来了。"老魔大惊道："贤弟，不好了！惹动他一窝风了！幌金绳现拴着孙行者，葫芦里现装着者行孙，怎么又有个甚么行者孙？想是他几个兄弟都来了。"二魔道："兄长放心。我这葫芦装下一千人哩。我才装了者行孙一个，又怕那甚么行者孙！等我出去看看，一发装来。"老魔道："兄弟仔细。"

你看那二魔拿着个假葫芦，还像前番，雄纠纠，气昂昂，走出门高呼道："你是那里人氏，敢在此间吆喝？"行者道："你认不得我？

家居花果山，祖贯水帘洞。
只为闹天宫，多时罢争竞。
如今幸脱灾，弃道从僧用。
秉教上雷音，求经归觉正。
相逢野泼魔，却把神通弄。
还我大唐僧，上西参佛圣。
两家罢战争，各守平安境。

休惹老孙焦，伤残老性命！”

那魔道：“你且过来，我不与你相打，但我叫你一声，你敢应么？”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应了；我若叫你，你可应么？”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个宝贝葫芦，可以装人；你叫我，却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个葫芦儿。”那魔道：“既有，拿出来我看。”行者就于袖中取出葫芦道：“泼魔，你看！”幌一幌，复藏在袖中，恐他来抢。

那魔见了大惊道：“他葫芦是那里来的？怎么就与我的一般？……纵是一根滕上结的，也有个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却怎么一般无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孙，你那葫芦里那里来的？”行者委的不知来历，接过口来，就问他一句道：“你那葫芦是那里来的？”那魔不知是个见识，只道是句老实言语，就将根本从头说出道：“我这葫芦是混沌初分，天开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补到乾宫央地，见一座昆仑山脚下，有一缕仙藤，上结着这个紫金红葫芦，却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

大圣闻言，就绰了他口气道：“我的葫芦，也是那里来的。”魔头道：“怎见得？”大圣道：“自清浊初开，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娲，补完天缺，行至昆仑山下，有根仙藤，藤结有两个葫芦。我得一个是雄的，你那个却是雌的。”那怪道：“莫说雌雄；但只装得人的，就是好宝贝。”大圣道：“你也说得是，我就让你先装。”

那怪甚喜，急纵身跳将起去，到空中，执着葫芦，叫一声“行者孙。”大圣听得，却就不歇气连应了八九声，只是不能装去。那魔坠将下来，跌脚捶胸道：“天那！只说世情不改变哩！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

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轮到老孙该叫你哩。”急纵筋斗，跳起去，将葫芦底儿朝天，口儿朝地，照定妖魔，叫声“银角大王”。那怪不敢闭口，只得应了一声，倏的装在里面，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儿，你今日也来试试新了！”

他就按落云头，拿着葫芦，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师父，又往莲花洞口而来。那山上都是些洼踏不平之路，况他又是个圈盘腿，拐呀拐的走着，摇的那葫芦里漷漷索索，响声不绝。你道他怎么便有响声？原来孙大圣是熬炼过的身体，急切化他不得；那怪虽也能腾云驾雾，不过是些法术，大端是凡胎未脱，到于宝贝里就化了。行者还不当他就化了，笑道：“我儿子啊，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这是老孙干过的买卖。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

也不揭盖来看。忙怎的？有甚要紧？想着我出来的容易，就该千年不看才好！”他拿着葫芦，说着话，不觉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芦摇摇，一发响了。他道：“这个像发课的筒子响，倒好发课。等老孙发一课，看师父甚么时才得出门。”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

那洞里小妖看见道：“大王，祸事了！行者孙把二大王爷爷装在葫芦里发课哩！”那老魔闻得此言，唬得魂飞魄散，骨软筋麻，扑的跌倒在地，放声大哭道：“贤弟呀！我和你私离上界，转托尘凡，指望同享荣华，永为山洞之主；怎知为这和尚，伤了你的性命，断吾手足之情！”满洞群妖，一齐痛哭。

猪八戒吊在梁上，听得他一家子齐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猪讲与你听。先来的孙行者，次来的者行孙，后来的行者孙，返复三字，都是我师兄一人。他有七十二变化，腾那进来，盗了宝贝，装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必这等扛丧，快些儿刷净锅灶，办些香蕈、蘑菇、茶芽、竹笋、豆腐、面筋、木耳、蔬菜，请我师徒们下来，与你令弟念卷《受生经》。”那老魔闻言，心中大怒道：“只说猪八戒老实，原来甚不老实！他倒作笑话儿打觑我！”叫“小妖，“且休举哀，把猪八戒解下来，蒸得稀烂，等我吃饱了，再去拿孙行者报仇。”沙僧埋怨八戒道：“好么！我说教你莫多话，多话的要先蒸吃哩！”那呆子也尽有几分悚惧。旁一小妖道：“大王，猪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弥陀佛！是那位哥哥积阴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个妖道：“将他皮剥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櫺户！櫺户！”

正嚷处，只见前门外一个小妖报道：“行者孙又骂上门来了！”那老魔又大惊道：“这厮轻我无人！”叫：“小的们，且把猪八戒照旧吊起，查一查还有几件宝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还有三件宝贝哩”老魔问：“是那三件？”管家的道：“还有‘七星剑’、‘芭蕉扇’与‘净瓶’。”老魔道：“那瓶子不中用：原是叫人，人应了就装得，转把个口诀儿教了那孙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装去了。不用他，放在家里。快将剑与扇子拿来。”那管家的即将两件宝贝献与老魔。老魔将芭蕉扇插在后项衣领，把七星剑提在手中，又点起大小群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个个拈枪弄棒，理索轮刀。这老魔却顶盔贯甲，罩一领赤焰焰的丝袍。群妖摆出阵去，要拿孙大圣。那孙大圣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芦里面，却将他紧紧拴扣停当，撒在腰间，手持着金箍棒，准备厮杀。只见那老妖红旗招展，跳出门来。却怎生打扮？

头上盔缨光焰焰，腰间带束彩霞鲜。
身穿铠甲龙鳞砌，上罩红袍烈火然。
圆眼睁开光掣电，钢须飘起乱飞烟。
七星宝剑轻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
行似流去离海岳，声如霹雳震山川。
威风凛凛欺天将，怒帅群妖出洞前。

那老魔急令小妖摆开阵势。骂道："你这猴子，十分无礼！害我兄弟，伤我手足，着然可恨！"行者骂道："你这讨死的怪物！你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似我师父、师弟、连马四个生灵，平白的吊在洞里，我心何忍，情理何甘！快快的送将出来还我，多多贴些盘费，喜喜欢欢打发老孙起身，还饶了你这个老妖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说，举宝剑劈头就砍。这大圣使铁棒举手相迎。这一场在洞门外好杀！咦！

金箍棒与七星剑，对撞霞光如闪电。悠悠冷气逼人寒，荡荡昏云遮岭堰。那个皆因手足情，些儿不放善；这个只为取经僧，毫厘不容缓。两家各恨一般仇，二处每怀生怒怨。只杀得天昏地暗鬼神惊，日淡烟浓龙虎战。这个咬牙锉玉钉，那个怒目飞金焰。一来一往逞英雄，不住翻腾棒与剑。

这老魔与大圣战经二十回合，不分胜负。他把那剑梢一指，叫声"小妖齐来！"那三百馀精，一齐拥上，把行者围在垓心。好大圣，公然无惧，使一条棒，左冲右撞，后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绵絮缠身，搂腰扯腿，莫肯退后。大圣慌了，即使个身外身法，将左胁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喷去，喝声叫"变！"一根根都变做行者。你看他长的使棒，短的轮拳，再小的没处下手，抱着孤拐啃筋，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云散，齐声喊道："大王啊，事不谐矣！难矣乎哉！满地盈山，皆是孙行者了！"被这身外法把群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围困中间，赶得东奔西走，出路无门。

那魔慌了，将左手擎着宝剑，右手伸于项后，取出芭蕉扇子，望东南丙丁火，正对离宫，唿喇的一扇子，搧将下来，只见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来这般宝贝，平白地搧出火来。那怪物着实无情：一连搧了七八扇子，熯天炽地，烈火飞腾。好火：

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炉中火，也不是山头火，也不是灶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这扇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开辟混沌以来产成的珍宝之物。用此扇，搧 此火，煌

煌烨烨，就如电掣红绡；灼灼辉辉，却似霞飞绛绮。更无一缕青烟，尽是满山赤焰，只烧得岭上松翻成火树，崖前柏变作灯笼。那窝中走兽贪性命，西撞东奔；这林内飞禽惜羽毛，高飞远举。这场神火飘空燎，只烧得石烂溪干遍地红！

大圣见此恶火，却也心惊胆颤；道声“不好了！我本身可处，毫毛不济，一落这火中，岂不真如燎毛之易？”将身一抖，遂将毫毛收上身来。只将一根变作假身子，避火逃灾，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诀，纵筋斗，跳将起去，脱离了大火之中，径奔他莲花洞里，想着要救师父。急到门前，把云头按落。又见那洞门外有百十个小妖，都破头折脚，肉绽皮开。原来都是他分身法打伤了的，都在这里声声唤唤，忍疼而立。大圣见了，按不住恶性凶顽，轮起铁棒，一路打将进去。可怜把那苦炼人身的功果息，依然是块旧皮毛！

那大圣打绝了小妖，撞入洞里，要解师父，又见那内面有火光焰焰，唬得他手慌脚忙道：“罢了，罢了！这火从后门口烧起来，老孙却难救师父也！”正悚惧处，仔细看时，呀！原来不是光，却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里视之，乃羊脂玉净瓶放光，却自心中欢喜道：“好宝贝耶！这瓶子曾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孙得了，不想那怪又复搜去；今日藏在这里，原来也放光。”你看他窃了这瓶子，喜喜欢欢，且不救师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才出门，只见那妖魔提着宝剑，拿着扇子，从南而来。孙大圣回避不及，被那老魔举剑劈头就砍。大圣急纵筋斗云，跳将起去，无影无踪的逃了不题。

却说那怪到得门口，但见尸横满地，——就是他手下的群精，——慌得仰天长叹，止不住放声大哭道：“苦哉！痛哉！”有诗为证。诗曰：

可恨猿乖马劣顽，灵胎转托降尘凡。
只因错念离天阙，致使忘形落此山。
鸿雁失群情切切，妖兵绝族泪潺潺。
何时孽满开愆锁，返本还原上御关？

那老魔惭惶不已，一步一声，哭入洞内。只见那什物家火俱在，只落得静悄悄，没个人形；悲切切，愈加凄惨。独自个坐在洞中，踢伏在那石案之上，将宝剑斜倚案边，把扇子插于肩后，昏昏默默睡着了。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上心来瞌睡多。”

话说孙大圣拨转筋斗云，伫立山前，想着要救师父，把那净瓶儿牢扣腰间，径来洞口打探。见那门开两扇，静悄悄的不闻消耗，随即轻轻移步，潜入里边。只见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着，芭蕉扇褪出肩衣，半盖着脑后，七

星剑还斜倚案边；却被他轻轻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头，呼的一声，跑将出去。原来这扇柄儿刮着那怪的头发，早惊醒他。抬头看时，是孙行者偷了，急慌忙执剑来赶。那大圣早已跳出门前，将扇子撒在腰间，双手轮开铁棒，与那魔抵敌。这一场好杀：

恼坏泼妖王，怒发冲冠志。恨不过挝来囫囵吞，难解心头气。恶口骂猢狲："你老大将人戏！伤我若干生，还来偷宝贝。这场决不容，定见存亡计！"大圣喝妖魔："你好不知趣！徒弟要与老孙争，累卵焉能击石碎？"宝剑来，铁棒去，两家更不留仁义。一翻二复赌输赢，三转四回施武艺。盖为取经僧，灵山参佛位，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拨乱伤和气；扬威耀武显神通，走石飞沙弄本事。交锋渐渐日将晡，魔头力怯先回避。

那老魔与大圣战经三四十合，天将晚矣，抵敌不住，败下阵来；径往西南上，投奔压龙洞去不题。

这大圣才按落云头，闯入莲花洞里，解下唐僧与八戒、沙和尚来。他三人脱得灾危，谢了行者，却问："妖魔那里去了？"行者道："二魔已装在葫芦里，想是这会子已化了；大魔才然一阵战败，往西南压龙山去讫。概洞小妖，被老孙分身法打死一半，还有些败残回的，又被老孙杀绝，方才得入此处，解放你们。"唐僧谢之不尽道："徒弟啊，多亏你受了劳苦！"行者笑道："诚然劳苦。你们还只是吊着受疼，我老孙再不曾住脚，比急递铺的铺兵还甚，反复里外，奔波无已。因是偷了他的宝贝，方能平退妖魔。"猪八戒道："师兄，你把那葫芦儿拿出来与我们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大圣先将净瓶解下，又将金绳与扇子取出，然后把葫芦儿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曾装了老孙，被老孙漱口，哄得他扬开盖子，老孙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揭盖，只怕他也会弄喧走了。"师徒们喜喜欢欢，将他那洞中的米面菜蔬寻出，烧刷了锅灶，安排些素斋吃了。饱餐一顿，安寝洞中，一夜无词。早又天晓。

却说那老魔径投压龙山，会聚了大小女怪，备言打杀母亲，装了兄弟，绝灭妖兵，偷骗宝贝之事。众女怪一齐大哭。哀痛多时道："你等且休凄惨。我身边还有这口七星剑，欲会汝等女兵，都去压龙山后，会借外家亲戚，断要拿住那孙行者报仇。"

说不了，有门外小妖报道："大王，山后老舅爷帅领若干兵卒来也。"老魔闻言，急换了缟素孝服，躬身迎接。原来那老舅爷是他母亲之弟，名唤狐阿七大王。因闻得哨山的妖兵报道，他姐姐被孙行者打死，假变姐形，盗了外甥宝贝，连日在平顶山拒敌。他却帅本洞妖兵二百馀名，特来助阵；故此

先拢姐家问信。才进门，见老魔挂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拜下，备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即命老魔换了孝服，提了宝剑，尽点女妖，合同一处，纵风云，径投东北而来。

这大圣却教沙僧整顿早斋，吃了走路。忽听得风声，走出门看，乃是一伙妖兵，自西南上来。行者大惊，急抽身，忙呼八戒道：“兄弟，妖精又请救兵来也。”三藏闻言，惊恐失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放心！把他这宝贝都拿来与我。”大圣将葫芦、净瓶系在腰间，金绳笼于袖内，芭蕉扇插在肩后，双手轮着铁棒，教沙僧保守师父，稳坐洞中；着八戒执钉钯，同出洞外迎敌。

那怪物摆开阵势，只见当头的是阿七大王。他生的玉面长髯，钢眉刀耳；头戴金炼盔，身穿锁子甲，手执方天戟，高声骂道：“我把你个大胆的泼猴！怎敢这等欺人！偷了宝贝，伤了眷族，杀了妖兵，又敢久占洞府！赶早儿一个个引颈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骂道：“你这伙作死的毛团，不识你孙外公的手段！不要走！领吾一棒！”那怪物侧身躲过，使方天戟劈面相迎。两个在山头一来一往，战经三四回合，那怪力软，败阵回走。行者赶来，却被老魔接住。又斗了三合，只见那狐阿七复转来攻。这壁厢八戒见了，急掣九齿钯挡住。一个抵一个，战经多时，不分胜败。那老魔喝了一声，众妖兵一齐围上。

却说那三藏坐在莲花洞里，听得喊声振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师兄胜负何如。”沙僧果举降妖杖出来，喝一声，撞将出去，打退群妖。阿七见事势不利，回头就走；被八戒赶上，照背后一钯，就筑得九点鲜红往外冒，可怜一灵真性赴前程。急拖来剥了衣服看处，原来也是个狐狸精。

那老魔见伤了他老舅，丢了行者，提宝剑，就劈八戒。八戒使钯架住。正赌斗间，沙僧撞近前来，举杖便打。那妖抵敌不住，纵风云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紧紧赶来。大圣见了，急纵云跳在空中，解下净瓶，罩定老魔，叫声“金角大王。”那怪只道是自家败残的小妖呼叫，就回头应了一声；飕的装将进去，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只见那七星剑坠落尘埃，也归了行者。八戒迎着道：“哥哥，宝剑你得了，精怪何在？”行者笑道：“了了！已装在我这瓶儿里也。”沙僧听说，与八戒十分欢喜。

当时通扫净诸邪，回至洞里，与三藏报喜道：“山已净，妖已无矣，请师父上马走路。”三藏喜不自胜。师徒们吃了早斋，收拾了行李、马急，奔西找路。

正行处，猛见路旁闪出一个瞽者，走上前扯住三藏马，道："和尚，那里去？还我宝贝来！"八戒大惊道："罢了！这是老妖来讨宝贝了！"行者仔细观看，原来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礼道："老官儿，那里去？"那老祖急升玉局宝座，九霄空里伫立，叫："孙行者，还我宝贝。"大圣起到空中道："甚么宝贝？"老君道："葫芦是我盛丹的，净瓶是我盛水的，宝剑是我炼魔的，扇子是我搧火的，绳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带。那两个怪：一个是我看金炉的童子，一个是我看银炉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走下界来，正无觅处，却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绩。"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人了。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脱老孙，教保唐僧西去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罢。"

那老君收得五件宝贝，揭开葫芦与净瓶盖口，倒出两股仙气，用手一指，仍化为金银二童子，相随左右。只见那霞光万道。咦！缥缈同归兜率院，逍遥直上大罗天。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孙大圣怎生保护唐僧，几时得到西天，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却说孙行者按落云头，对师父备言菩萨借童子，老君收去宝贝之事。三藏称谢不已，死心塌地，办虔诚，舍命投西。攀鞍上马，猪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拢着马头，孙行者执了铁棒，剖开路，径下高山前进。说不尽那水宿风餐，披霜冒露。师徒们行罢多时，前又一山阻路。

三藏在那马上高叫："徒弟啊，你看那里山势崔巍，须是要仔细提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行者道："师父休要胡思乱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无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么这等难行？我记得离了长安城，在路上春尽夏来，秋残冬至，有四五个年头，怎么还不能得到？"行者闻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还不曾出大门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荒。人间就有这般大门？"行者道："兄弟，我们还在堂屋里转哩！"沙僧笑道："师兄，少说大话吓我。那里就有这般大堂屋，却也没处买这般大过梁啊。"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孙看时，把这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兵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八戒听说道："罢了，罢了，我们只当转些时回去罢！"行者道："不必乱谈，只管跟着老孙走路。"

好大圣，横担了铁棒，领定了唐僧，剖开山路，一直前进。那师父在马上遥观，好一座山景。真个是：

山顶嵯峨摩斗柄，树梢仿佛接云霄。青烟堆里，时闻得谷口猿啼；乱翠阴中，每听得松间鹤唳。啸风山魅立溪间，戏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惊张猎户。好山！看那八面崔巍，四围崄峻。古怪乔松盘翠盖，枯摧老树挂藤萝。泉水飞流，寒气透人毛发冷；巅峰屹岴，清风射眼梦魂惊。时听大虫哮吼，每闻山鸟时鸣。麂鹿成群穿荆棘，往来跳跃；獐犯结党寻野食，前后奔跑。伫立草坡，一望并无客旅；行来深凹，四边俱有

豺狼。应非佛祖修行处，尽是飞禽走兽场。

那师父战战兢兢，进此深山，心中凄惨，兜住马，叫声“悟空啊！我

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
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
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
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

孙大圣闻言，呵呵冷笑道：“师父不必挂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进，还你个‘功到自然成’也。”师徒们玩着山景，信步行时，早不觉红轮西坠。正是：

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
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
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轮。
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

那长老在马上遥观，只见那山凹里有楼台迭迭，殿阁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时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厢有楼阁不远，想必是庵观寺院，我们都到那里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罢。”行者道：“师父说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圣跳在空中，仔细观看，果然是座山门。但见：

八字砖墙泥红粉，两边门上钉金钉。迭迭楼台藏岭畔，层层宫阙隐山中。万佛阁对如来殿，朝阳楼应大雄门。七层塔屯云宿雾，三尊佛神现光荣。文殊台对伽蓝舍，弥勒殿靠大慈厅。看山楼外青光舞，步虚阁上紫云生。松关竹院依依绿，方丈禅堂处处清。雅雅幽幽供乐事，川川道道喜回迎。参禅处有禅僧讲，演乐房多乐器鸣。妙高台上昙花坠，说法坛前贝叶生。正是那林遮三宝地，山拥梵王宫。半壁灯烟光闪灼，一行香霭雾朦胧。

孙大圣按下云头，报与三藏道：“师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却好借宿，我们去来。”

这长老放开马，一直前来，径到了山门之外。行者道：“师父，这一座是甚么寺？”三藏道：“我的马蹄才然停住，脚尖还未出镫，就问我是甚么寺，好没分晓！”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为僧，须曾讲过儒书，方才去演经法；文理皆通，然后受唐王的恩宥；门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认得？”长老骂道：“泼猢狲，说话无知！我才面西催马，被那太阳影射，奈何门虽有字，又被尘垢朦胧，所以未曾看见。”行者闻言，把腰儿躬一躬，长了二丈馀高，用手展

去灰尘道：“师父，请看。”上有五个大字，乃是“敕建宝林寺”。行者收了法身。道：“师父，这寺里谁进去借宿？”三藏道：“我进去。你们的嘴脸丑陋，言语粗疏，性刚气傲，倘或冲撞了本处僧人，不容借宿，反为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请师父进去，不必多言。”

那长老却丢了锡杖，解下斗篷，整衣合掌，径入山门。只见两边红漆栏杆里面，高坐着一对金刚，装塑的威仪恶丑：

一个铁面钢须似活容，一个燥眉圜眼若玲珑。左边的拳头骨突如生铁，右边的手掌崚嶒赛赤铜。金甲连环光灿烂，明盔绣带映飘风。西方真个多供佛，石鼎中间香火红。

三藏见了，点头长叹道：“我那东土，若有人也将泥胎塑这等大菩萨，烧香供养啊，我弟子也不往西天去矣。”

正叹息处，又到了二层山门之内。见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国、多闻、增长、广目，按东北西南风调雨顺之意。进了二层门里，又见有乔松四树，一树树翠盖蓬蓬，却如伞状。忽抬头，乃是大雄宝殿。那长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罢起来，转过佛台，到于后门之下。又见有倒座观音普度南海之相。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装塑的那些虾、鱼、蟹、鳖，出头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长老又点头三五度，感叹万千声道：“可怜啊！鳞甲众生都拜佛，为人何不肯修行！”

正赞叹间，又见三门里走出一个道人。那道人忽见三藏相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趋步上前施礼道：“师父那里来的？”三藏道：“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的。今到宝方，天色将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师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这里扫地撞钟打勤劳的道人。里面还有个管家的老师父哩，待我进去禀他一声。他若留你，我就出来奉请；若不留你，我却不敢羁迟。”三藏道：“累及你了。”

那道人急到文丈报道：“老爷，外面有个人来了。”那僧官即起身，换了衣服，按一按毗卢帽，披上袈裟，急开门迎接。问道人：“那里人来？”道人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后边不是一个人？”那三藏光着一个头，穿一领二十五条达摩衣，足下登一双拖泥带水的达公鞋，斜倚在那后门首。僧官见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岂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来的士夫降香，我方出来迎接。这等个和尚，你怎么多虚少实，报我接他！看他那嘴脸，不是个诚实的，多是云游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来借宿。我们方丈中，岂容他打搅！教他往前廊下蹲罢了，报我怎么！”抽身转去。

长老闻言，满眼垂泪道："可怜！可怜！这才是'人离乡贱'！我弟子从小儿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忏吃荤生歹意，看经怀怒坏禅心；又不曾丢瓦抛砖伤佛殿，阿罗脸上剥真金。噫，可怜啊！不知是那世里触伤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和尚，你不留我们宿便罢了，怎么又说这等惫懒话，教我们在前道廊下去'蹲'？此话不与行者说还好，若说了，那猴子进来，一顿铁棒，把孤拐都打断你的！"长老道："也罢，也罢。常言道：'人将礼乐为先。'我且进去问他一声，看意下如何。"

那师父踏脚迹，跟他进方丈门里。只见那僧官脱了衣服，气呼呼的坐在那里，不知是念经，又不知是与人家写法事，见那桌案上有些纸札堆积。唐僧不敢深入，就立于天井里，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问讯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烦他进里边来的意思，半答不答的还了个礼，道："你是那里来的？"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活佛求经的。经过宝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万望老院主方便，方便。"那僧官才欠起身来道："你是那唐三藏么？"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经，怎么路也不会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曾走贵处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远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卖饭的人家，方便好宿。我这里不便，不好留你们远来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云：'庵观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馆驿，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怎么不留我，却是何情？"僧官怒声叫道："你这游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说话！"三藏道："何为油嘴油舌？"僧官道："古人云：'老虎进了城，家家都闭门。虽然不咬人，日前坏了名。'"三藏道："怎么'日前坏了名'？"他道："向年有几众行脚僧，来于山门口坐下，是我见他寒薄，一个个衣破鞋无，光头赤脚，我叹他那般褴褛，即忙请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斋饭，又将故衣各借一件与他，就留他住了几日。怎知他贪图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个年头。住便也罢，又干出许多不公的事来。"三藏道："有甚么不公的事？"僧官道："你听我说：

闲时沿墙抛瓦，闷来壁上扳钉。冷天向火折窗棂，夏日拖门拦径。旛布扯为脚带，牙香偷换蔓菁。常将琉璃把油倾，夺碗夺锅赌胜。"

三藏听言，心中暗道："可怜啊！我弟子可是那等样没脊骨的和尚？"欲待要哭，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泪，忍气吞声，急走出去，见了三个徒弟。那行者见师父面上含怒，向前问："师父，寺里和尚打你来？"唐僧道："不曾打。"八戒说："一定打来。不是，怎么还有些哭包声？"那行

者道："骂你来？"唐僧道："也不曾骂。"行者道："既不曾打，又不曾骂，你这般苦恼怎么？好道是思乡哩？"唐僧道："徒弟，他这里不方便。"行者笑道："这里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观里才有道士，寺里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济事；但是和尚，即与我们一般。常言道：'既在佛会下，都是有缘人。'你且坐，等我进去看看。"

好行者，按一按顶上金箍，束一束腰间裙子，执着铁棒，径到大雄宝殿上，指着那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装假像，内里岂无感应？我老孙保领大唐圣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今晚特来此处投宿，趁早与我报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顿棍打碎金身，教你还现本相泥土！"

这大圣正在前边发狠，捣叉子乱说。只见一个烧晚香的道人，点了几枝香，来佛前炉里插；被行者咄的一声，唬了一跌；爬起来看见脸，又是一跌；吓得滚滚□□，跑入方丈里，报道："老爷！外面有个和尚来了！"那僧官道："你这伙道人都少打！一行说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报甚么！再说打二十！"道人说："老爷，这个和尚，比那个和尚不同：生得恶躁，没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样？"道人道："是个圆眼睛，查耳朵，满面毛，雷公嘴。手执一根棍子，咬牙恨恨的，要寻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

他即开门，只见行者撞进来了。真个生得丑陋：七高八低孤拐脸，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门关了。行者赶上，扑的打破门扇，道："赶早将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僧官躲在房里，对道人说："怪他生得丑么？原来是说大话，折作的这般嘴脸。我这里连方丈、佛殿、钟鼓楼、两廊，共总也不上三百间，他却要一千间睡觉。却打那里来？"道人说："师父，我也是吓破胆的人了，凭你怎么答应他罢。"那僧官战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长老，我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别处去宿罢。"

行者将棍子变得盆来粗细，直壁壁的竖在天井里，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们从小儿住的寺，师公传与师父，师父传与我辈，我辈要远继儿孙。他不知是那里勾当，冒冒实实的，教我们搬哩。"道人说："老爷，十分不尴尬，搬出去也罢。杠子打进门来了。"僧官道："你莫胡说！我们老少众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里搬？搬出去，却也没处住。"行者听见道："和尚，没处搬，便着一个出来打样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与我打个样棍来。"那道人慌了道："爷爷呀！那等个大杠子，教我去打样棍！"老和尚道："'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你怎么不出去？"道人说："那杠子莫说打来，若

倒下来，压也压个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说压，只道竖在天井里，夜晚间走路，不记得啊，一头也撞个大窟窿！”道人说：“师父，你晓得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甚么样棍？”他自家里面转闹起来。

行者听见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杀一个，我师父又怪我行凶了。且等我另寻一个甚么打与你看看。”忽抬头，只见方丈门外有一个石狮子，却就举起棍来，乒乓一下，打得粉乱麻碎。那和尚在窗眼儿里看见，就吓得骨软筋麻，慌忙往床下拱；道人就往锅门里钻；口中不住叫：“爷爷！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

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问你：这寺里有多少和尚？”僧官战索索的道：“前后是二百八十五房头，共有五百个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个和尚都点得齐齐整整，穿了长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师父接进来，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爷爷，若是不打，便抬也抬进来。”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说吓破了胆，就是吓破了心，便也去与我叫这些人来接唐僧老爷爷来。”

那道人没奈何，舍了性命，不敢撞门，从后边狗洞里钻将出去，径到正殿上，东边打鼓，西边撞钟。钟鼓一齐响处，惊动了两廊大小僧众，上殿问道：“这早还不晚哩，撞钟打鼓做甚？”道人说：“快换衣服，随老师父排班，出山门外迎接唐朝来的老爷。”那众和尚，真个齐齐整整，摆班出门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偏衫，无的穿着个一口钟直裰，十分穷的，没有长衣服，就把腰裙接起两条披在身上。行者看见道：“和尚，你穿的是甚么衣服？”和尚见他丑恶，道：“爷爷，不要打，等我说。这是我们城中化的布。此间没有裁缝，是自家做的个‘一裹穷’。”

行者闻言暗笑，押着众僧，出山门下跪下。那僧官磕头高叫道：“唐老爷，请方丈里坐。”八戒看见道：“师父老大不济事。你进去时，泪汪汪，嘴上挂得油瓶。师兄怎么就有此獐智，教他们磕头来接？”三藏道：“你这个呆子，好不晓礼！常言道：‘鬼也怕恶人哩。’”

唐僧见他们磕头礼拜，甚是不过意。上前叫：“列位请起。”众僧叩头道：“老爷，若和你徒弟说声方便，不动杠子，就跪一个月也罢。”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这会已打断了根矣。”那些和尚却才起身，牵马的牵马，挑担的挑担，抬着唐僧，驮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齐都进山门里去。却到后面方丈中，依叙坐下。

众僧却又礼拜。三藏道：“院主请起，再不必行礼，作践贫僧。我和你都

是佛门弟子。”僧官道：“老爷是上国钦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识尊仪，与老爷邂逅相逢。动问老爷：一路上是吃素？是叫荤？我们好去办饭。”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这个爷爷好的吃荤。”行者道：“我们也吃素。都是胎里素。”那和尚道：“爷爷呀，这等凶汉也吃素！”有一个胆量大的和尚，近前又问：“老爷既然吃素，煮多少米的饭方彀吃？”八戒道：“小家子和尚！问甚么！一家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锅灶，各房中安排茶饭。高掌明灯，调开桌椅，管待唐僧。

师徒们都吃罢了晚斋，众僧收拾了家火，三藏称谢道：“老院主，打搅宝山了。”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师徒却在那里安歇？”僧官道：“老爷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区处。”叫：“道人，那壁厢有几个人听使令的？”道人说：“师父，有。”僧官吩咐道：“你们着两个去安排草料，与唐老爷喂马；着几个去前面把那三间禅堂，打扫干净，铺设床帐，快请老爷安歇。”

那些道人听命，各各整顿齐备。却来请唐老爷安寝。他师徒们牵马挑担，出方丈，径至禅堂门首看处，只见那里面灯火光明，两梢间铺着四张藤屜床。行者见了，唤那办草料的道人，将草料抬来，放在禅堂里面，拴下白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间。灯下，两班儿，立五百个和尚，都伺候着，不敢侧离。三藏欠身道：“列位请回，贫僧好自在安寝也。”众僧决不敢退。僧官上前，吩咐大众：“伏侍老爷安置了再回。”三藏道：“即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请回。”众人却才敢散，去讫。

唐僧举步出门小解，只见明月当天，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来侍立。因感这月清光皎洁，玉宇深沉，真是一轮高照，大地分明。对月怀归，口占一首古风长篇。诗云：

“皓魄当空宝镜悬，山河摇影十分全。
琼楼玉宇清光满，冰鉴银盘爽气旋。
万里此时同皎洁，一年今夜最明鲜。
浑如霜饼离沧海，却似冰轮挂碧天。
别馆寒窗孤客闷，山村野店老翁眠。
乍临汉苑惊秋鬓，才到秦楼促晚奁。
庾亮有诗传晋史，袁宏不寐泛江船。
光浮杯面寒无力，清映庭中健有仙。
处处窗轩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

今宵静玩来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园？”

行者闻言，近前答曰：“师父啊，你只知月色光华，心怀故里，更不知月中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月至三十日，阳魂之金散尽，阴魄之水盈轮，故纯黑而无光，乃曰‘晦’。此时与日相交，在晦朔两日之间，感阳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阳现，初八日二阳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绳，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阳备足，是以团圆，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阴生，二十二日二阴生，此时魂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阴备足，亦当晦。此乃先天采炼之意。我等若能温养二八，九九成功，那时节，见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诗曰：

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

采得归来炉里炼，志心功果即西天。”

那长老听说，一时解悟，明彻真言。满心欢喜，称谢了悟空。沙僧在旁笑道：“师兄此言虽当，只说的是弦前属阳，弦后属阴，阴中阳半，得水之金；更不道：

水火相搀各有缘，全凭土母配如然。

三家同会无争竞，水在长江月在天。”

那长老闻得，亦开茅塞。正是理明一窍通千窍，说破无生即是仙。八戒上前扯住长老道：“师爷，莫听乱讲，误了睡觉。这月啊：

缺之不久又团圆，似我生来不十全。

吃饭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说有粘涎。

他都伶俐修来福，我自痴愚积下缘。

我说你取经还满三涂业，摆尾摇头直上天！”

三藏道：“也罢，徒弟们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这卷经来念一念。”行者道：“师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时的经文，那本不熟？却又领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见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见，经未曾取，你念的是那卷经儿？”三藏道：“我自出长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时的经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闲，等我温习温习。”行者道：“既这等说，我们先去睡也。”他三人各往一张藤床上睡下。长老掩上禅堂门，高剔银缸，铺开经本，默默看念。正是那：

楼头初鼓人烟静，野浦渔舟火灭时。

毕竟不知那长老怎么样离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却说三藏坐于宝林寺禅堂中，灯下念一会《梁皇水忏》，看一会《孔雀真经》，只坐到三更时候，却才把经本包在囊里。正欲起身去睡，只听得门外扑刺刺一声响喨，淅零零刮阵狂风。那长老恐吹灭了灯，慌忙将偏衫袖子遮住。又见那灯或明或暗，便觉有些心惊胆战。此时又困倦上来，伏在经案上盹睡。虽是合眼朦胧，却还心中明白，耳内嘤嘤听着那窗外阴风飒飒。好风，真个那：

　　淅淅潇潇，飘飘荡荡：淅淅潇潇飞落叶，飘飘荡荡卷浮云。满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尘沙尽洒纷。一阵家猛，一阵家纯。纯时松竹敲清韵，猛处江湖波浪浑。刮得那山鸟难栖声哽哽，海鱼不定跳喷喷。东西馆阁门窗脱，前后房廊神鬼瞋。佛殿花瓶吹堕地，琉璃摇落慧灯昏。香炉敧倒香灰迸，烛架歪斜烛焰横。幢幡宝盖都摇折，钟鼓楼台撼动根。

那长老昏梦中听着风声一时过处，又闻得禅堂外，隐隐的叫一声"师父！"忽抬头梦中观看，门外站着一条汉子：浑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泪，口里不住叫："师父，师父！"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魉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时，来此戏我？我却不是那贪欲贪嗔之类。我本是个光明正大之僧，奉东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手下有三个徒弟，都是降龙伏虎之英豪，扫怪除魔之壮士。他若见了你，碎尸粉骨，化作微尘。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儿潜身远遁，莫上我的禅门来。"那人倚定禅堂道："师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魉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类，却深夜来此何为？"那人道："师父，你舍眼看我一看。"长老果仔细定睛看处，——呀！只见他：

　　头戴一顶冲天冠，腰束一条碧玉带，身穿一领飞龙舞凤赭黄袍，足

踏一双云头绣口无忧履，手执一柄列斗罗星白玉珪 。面如东岳长生帝，形似文昌开化君。

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急躬身厉声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请坐。”用手忙搀，扑了个空虚，回身坐定。再看处，还是那个人。

长老便问：“陛下，你是那里皇王？何邦帝主？想必是国土不宁，谗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话说，说与我听。”这人才泪滴腮边谈旧事，愁攒眉上诉前因，道：“师父啊，我家住在正西，离此只有四十里远近。那厢有座城池，便是兴基之处。”三藏道：“叫做甚么地名？”那人道：“不瞒师父说，便是朕当时创立家邦，改号乌鸡国。”三藏道：“陛下这等惊慌，却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师父啊，我这里五年前，天年干旱，草子不生，民皆饥死，甚是伤情。”三藏闻言，点头叹道：“陛下啊，古人云：‘国正天心顺。’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既遭荒歉，怎么就躲离城郭？且去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兴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顺风调。”那人道：“我国中仓廪空虚，钱粮尽绝。文武两班停俸禄，寡人膳食亦无荤。仿效禹王治水，与万民同受甘苦，沐浴斋戒，昼夜焚香祈祷。如此三年，只干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急之处，忽然锺南山来了一个全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先见我文武多官，后来见朕，当即请他登坛祈祷，果然有应，只见令牌响处，顷刻间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说久旱不能润泽，又多下了二寸。朕见他如此尚义，就与他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三藏道：“此陛下万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来？”三藏道：“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若要雨时，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时，就教他点金。还有那些不足，却离了城阙来此？”那人道：“朕与他同寝食者，只得二年。又遇着阳春天气，红杏夭桃，开花绽蕊，家家士女，处处王孙，俱去游春赏玩。那时节，文武归衙，嫔妃转院。朕与那全真携手缓步，至御花园里，忽行到八角琉璃井边，不知他抛下些甚么物件，井中有万道金光。哄朕到井边看甚么宝贝，他陡起凶心，扑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内；将石板盖住井口，拥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怜我啊，已死去三年，是一个落井伤生的冤屈之鬼也！”

唐僧见说是鬼，唬得筋力酥软，毛骨耸然。没奈何，只得将言又问他道：“陛下，你说的这话，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宫皇后，遇三朝见驾殿上，怎么就不寻你？”那人道：“师父啊，说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间罕有！自从害了朕，他当时在花园内摇身一变，就变做朕的模样，更无差别。现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国土。他把我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宫皇后，

六院嫔妃，尽属了他矣。”

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变作你的模样，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识，后妃不能晓，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诉伸诉。”那人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

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间作甚？”那人道：“师父啊，我这一点冤魂，怎敢上你的门来？山门前有那护法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紧随鞍马。却才被夜游神一阵神风，把我送将进来。他说我三年水灾该满，着我来拜谒师父。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极能斩怪降魔。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国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当结草衔环，报酬师恩也！”

三藏道：“陛下，你此来是请我徒弟与你去除却那妖怪么？”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干别的事不济，但说降妖捉怪，正合他宜。陛下啊，虽是着他拿怪，但恐理上难行。”那人道：“怎么难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广大，变得与你相同；满朝文武，一个个言和心顺；三宫妃嫔，一个个意合情投；我徒弟纵有手段，决不敢轻动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说我们欺邦灭国，问一款大逆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画虎刻鹄也？”

那人道：“我朝中还有人哩。”三藏道：“却好，却好！想必是一代亲王侍长，发付何处镇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宫有个太子，是我亲生的储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贬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銮殿上，五凤楼中，或与学士讲书，或共全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宫，不能彀与娘娘相见。”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计策。只恐他母子相见，闲中论出长短，怕走了消息；故此两不会面，他得永住常存也。”

三藏道：“你的灾屯，想应天付，却与我相类。当时我父曾被水贼伤生。我母被水贼欺占，经三个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师，救养成人。记得我幼年无父母，此间那太子失双亲，惭惶不已！”

又问道：“你纵有太子在朝，我怎的与他相见？”那人道：“如何不得见？”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辖，连一个生身之母尚不得见，我一个和尚，欲见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来也。”三藏问：“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领三千人马，架鹰犬，出城采猎，师父断得与他相见。见时肯将我的言语说与

他，他便信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几声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语？”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记与你罢。”三藏问：“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执的金厢白玉珪放下道：“此物可以为记。”三藏道：“此物何如？”那人道：“全真自从变作我的模样，只是少变了这件宝贝。他到宫中，说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珪去了。自此三年，还没此物。我太子若看见，他睹物思人，此仇必报。”三藏道：“也罢，等我留下，着徒弟与你处置。却在那里等么？”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这去，还央求夜游神，再使一阵神风，把我送进皇宫内院，托一梦与我那正宫皇后，教他母子们合意，你师徒们同心。”三藏点头应承道：“你去罢。”

那冤魂叩头拜别，举步相送，不知怎么蹋了脚，跌了一个筋斗，把三藏惊醒，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慌得对着那盏昏灯，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道：“甚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务脚！这早晚 不睡，又叫徒弟作甚？”

三藏道：“徒弟，我刚才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个怪梦。”行者跳将起来道：“师父，梦从想中来。你未曾上山，先怕妖怪；又愁雷音路远，不能得到；思念长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梦多。似老孙一点真心，专要西方见佛，更无一个梦儿到我。”三藏道：“徒弟，我这桩梦，不是思乡之梦。才然合眼，见一阵狂风过处，禅房门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乌鸡国王。浑身水湿，满眼泪垂。”这等这等，如此如此，将那梦中话一一的说与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说了，他来托梦与你，分明是照顾老孙一场生意。必然是个妖怪在那里篡位谋国。等我与他辨个真假。想那妖魔，棍到处，立业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说那怪神通广大哩。”行者道：“怕他甚么广大！早知老孙到，教他即走无方！”三藏道：“我又记得留下一件宝贝做表记。”八戒答道：“师父莫要胡缠；做个梦便罢了，怎么只管当真？”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们打起火，开了门，看看如何便是。”

行者果然开门。一齐看处，只见星月光中，阶檐上，真个放着一柄金厢白白珪。八戒近前拿起道：“哥哥，这是甚么东西？”行者道：“这是国王手中执的宝贝，名唤玉珪。师父啊，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孙身上。只是要你三桩儿造化低哩。”八戒道：“好，好，好！做个梦罢了，又告诵他。他那些儿不会作弄人哩？就教你三桩儿造化低。”三藏回入里面道：“是那三桩？”行者道：“明日要你顶缸、受气、遭瘟。”八戒笑道：“一桩儿也

是难的，三桩儿却怎么耽得？”唐僧是个聪明的长老，便问：“徒弟啊，此三事如何讲？”行者道：“也不消讲，等我先与你二件物。”

好大圣，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声“变！”变做一个红金漆匣儿，把白玉珪放在内盛着，道：“师父，你将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晓时，穿上锦襕袈裟，去正殿坐着念经，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个妖怪，就打杀他，也在此间立个功绩；假若不是，且休撞祸。”三藏道：“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罢；若真个应梦出城来，我定引他来见你。”三藏道：“见了我如何迎答？”行者道：“来到时，我先报知，你把那匣盖儿扯开些，等我变作二寸长的一个小和尚，钻在匣儿里，你连我捧在手中。那太子进了寺来，必然拜佛；你尽他怎的下拜，只是不睬他。他见你不动身，一定教拿你；你凭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绑也由他，杀也由他。”三藏道：“呀！他的军令大，真个杀了我，怎么好？”行者道：“没事，有我哩。若到那紧关处，我自然护你。他若问时，你说是东土钦差上西天拜佛取经进宝的和尚。他道：‘有甚宝贝？’你却把锦襕袈裟对他说一遍，说道：‘此是三等宝贝。还有头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哩。’但问处，就说这匣内有一件宝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俱尽晓得。却把老孙放出来。我将那梦中话告诵那太子，他若肯信，就去拿了那妖魔，一则与他父王报仇，二来我们立个名节；他若不信，再将白玉珪拿与他看。只恐他年幼，还不认得哩。”三藏闻言，大喜道：“徒弟啊，此计绝妙！但说这宝贝，一个叫做锦襕袈裟，一个叫做白玉珪；你变的宝贝却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货’罢。”三藏依言，记在心上。师徒们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点头唤出扶桑日，喷气吹散满天星。

不多时，东方发白。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沙僧，教他两上：“不可搅扰僧人，出来乱走。待我成功之后，共汝等同行。”才别了唐僧，打了唿哨，一筋斗跳在空中。睁火眼平西看处，果见有一座城池。你道怎么就看见了？当时说那城池离寺只有四十里，故此凭高就望见了。

行者近前仔细看处，又见那怪雾愁云漠漠，妖风怨气纷纷。行者在空中赞叹道：

“若是真王登宝座，自有祥光五色云；
只因妖怪侵龙位，腾腾黑气锁金门。”

行者正然感叹。忽听得炮声响喨，又只见东门开处，闪出一路人马，真个是采猎之军，果然势勇。但见：

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彩旗开映日，白马骤迎风。鼍鼓冬冬擂，标枪对对冲。架鹰军猛烈，牵犬将骁雄。火炮连天振，粘竿映日红。人人支弩箭，个个挎雕弓。张网山坡下，铺绳小径中。一声惊霹雳，千骑拥貔熊。狡兔身难保，乖獐智亦穷。狐狸该命尽，麋鹿丧当终。山雉难飞脱，野鸡怎避凶？他都要捡占山场擒猛兽，摧残林木射飞虫。

那些人出得城来，散步东郊，不多时，有二十里向高田地，又只见中军营里，有小小的一个将军：顶着盔，贯着甲，果肚花，十八札，手执青锋宝剑，坐下黄骠马，腰带满弦弓。真个是：

隐隐君王像，昂昂帝主容。

规模非小辈，行动显真龙。

行者在空暗喜道："不须说，那个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戏他一戏。"

好大圣，按落云头，撞入军中太子马前。摇身一变，变作一个白兔儿，只在太了马前乱跑。太子看见，正合欢心，拈起箭，拽满弓，一箭正中了那兔儿。原来是那大圣故意教他中了，却眼乖手疾，一把接住那箭头，把箭翎花落在前边，丢开脚步跑了。那太子见箭中了玉兔，兜开马，独自争先来赶。不知马行的快，行者如风；马行的迟，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远。看他一程一程，将太子哄到宝林寺山门之下，行者现了本身，——不见兔儿，只见一枝箭插在门槛上。——径撞进去，见唐僧道："师父，来了！来了！"却又一变，变做二寸长短的小和尚儿，钻在红匣之内。

却说那太子赶到山门前，不见了白兔，只见门槛上插住一枝雕翎箭。太子大惊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么不见，只见箭在此间！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头看处，山门上有五个大字，写着"敕建宝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间曾记得我父王在金銮殿上差官赍些金帛与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过道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我且进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马来，正要进去。只见那保驾的官将与三千人马赶上，簇簇拥拥，都入山门里面。慌得那本寺众僧，都来叩头拜接。接入正殿中间，参拜佛像。却才举目观瞻，又欲游廊玩景，忽见正当中坐着一个和尚，太子大怒道："这个和尚无礼！我今半朝銮驾进山，虽无旨意知会，不当远接，此时军马临门，也该起身；怎么还坐着不动？"教："拿下来！"说声"拿"字，两边校尉，一齐下手，把唐僧抓将下来，急理绳索便捆。行者在匣里默默的念咒，教道："护法诸天、六丁六甲，我今设法降妖，这太子不能知识，将绳要

捆我师父，汝等即早护持；若真捆了，汝等都该有罪！”那大圣暗中吩咐，谁敢不遵，却将三藏护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头，好似一壁墙挡住，难拢其身。

那太子道：“你是那方来的，使这般隐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礼道：“贫僧无隐身法，乃是东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经进宝的和尚。”太子道：“你那东土虽是中原，其穷无比，有甚宝贝，你说来我听。”

三藏道：“我身上穿的这袈裟，是第三样宝贝。还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哩！”太子道：“你那衣报，半边苫身，半边露臂，能值多少物，敢称宝贝！”三藏道：“这袈裟虽不全体，有诗几句。诗曰：

佛衣偏袒不须论，内隐真如脱世尘。

万线千针成正果，九珠八宝合元神。

仙娥圣女恭修制，遗赐禅僧静垢身。

——见驾不迎犹自可，你的父冤未报枉为人！”

太子闻言，心中大怒道：“这泼和尚胡说！你那半片衣，凭着你口能舌便，夸好夸强。我的父冤从何未报，你说来我听。”三藏进前一步，合掌问道：“殿下，为人生在天地之间，能有几恩？”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三藏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盖载，日月照临，国王水土，那得个父母养育来？”太子怒道：“和尚是那游手游食削发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养育，身从何来？”三藏道：“殿下，贫僧不知；但只这红匣内有一件宝贝，叫做‘立帝货’，他上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便知无父母养育之恩，令贫僧在此久等多时矣。”

太子闻说，教：“拿来我看。”三藏扯开匣盖儿，那行者跳将出来，瘸呀瘸的两边乱走。太子道：“这星星小人儿，能知甚事？”行者闻言嫌小，却就使个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长了有三尺四五寸。众军士吃惊道：“若是这般快长，不消几日，就撑破天也。”行者长到原身，就不长了。太子才问道：“立帝货，这老和尚说你能知未来过去吉凶，你却有龟作卜？有蓍作筮？凭书句断人祸福？”行者道：“我一毫不用，只是全凭三寸舌，万事尽皆知。”太子道：“这厮又是胡说。自古以来，《周易》之书，极其玄妙，断尽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趋避；故龟所以卜，蓍所以筮。听汝之言，凭据何理？妄言祸福，扇惑人心！”

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说与你听。你本是乌鸡国王的太子。你那里

五年前，年程荒旱，万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祷。正无点雨之时，锺南山来了一个道士，他善呼风唤雨，点石为金。君王忒也爱小，就与他拜为兄弟。这桩事有么？”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说说。”行者道：“后三年不见全真，称孤的却是谁？”太子道：“果是有个全真，父王与他拜为兄弟，食则同食，寝则同寝。三年前在御花园里玩景，被他一阵神风，把父王手中金厢白玉珪，摄回锺南山去了。至今父王还思慕他。因不见他，遂无心赏玩，把花园紧闭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

行者闻言，哂笑不绝。太子再问不答，只是哂笑。

太子怒道：“这厮当言不言，如何这等哂笑？”行者又道：“还有许多话哩；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处。”太了见他言语有因，将袍袖一展，教军士且退。那驾上官将，急传令，将三千人马，都出门外住扎。此时殿上无人，太子坐在上面，长老立在前边，左手旁立着行者。本寺诸僧皆退，行者才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风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见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太子道：“胡说，胡说！我父自全真去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照依你说，就不是我父王了。还是我年孺，容得你；若我父王听见你这番话，拿了去，碎尸万段！”把行者咄的喝下来。

行者对唐僧道：“何如？我说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却拿那宝贝进与他，倒换关文，往西方去罢。”三藏即将红匣子递与行者。行者接过来，将身一抖，那匣儿卒不见了，原是他毫毛变的，被他收上身去。却将白玉珪双手捧上，献与太子。

太子见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个全真，来骗了我家的宝贝，如今又妆做和尚来进献！”叫：“拿了！”一声传令，把长老唬得慌忙指着行者道：“你这弼马温！专撞空头祸，带累我哩！”行者近前一齐拦住道：“休嚷，莫走了风！我不叫做立帝货，还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来！我问你个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

行者道：“我是那长老的大徒弟，名唤悟空孙行者。因与我师父上西天取经，昨宵到此觅宿。我师父夜读经卷，至三更时分，得一梦。梦见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全真变作他的模样。满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无分晓，禁你入宫，关了花园，大端怕漏了消息。你父王今夜特来请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个妖精。正要动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猎。你箭中的玉兔，就是老孙。老孙把你引到寺里，见师父，诉此衷肠，句句是实。你既然认得白玉珪，怎么不念鞠养恩情，替亲报

仇？”

那太子闻言，心中惨戚，暗自伤愁道：“若不信此言语，他却有三分儿真实；若信了，怎奈殿上见是我父王。”这才是进退两难心问口，三思忍耐口问心。行者见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请殿下驾回本国，问你国母娘娘一声，看他夫妻恩爱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问，便知真假矣。”那太子回心道：“正是！且待我问我母亲去来。”

他跳起身，笼了玉珪就走。行者扯住道：“你这些人马都回，却不走漏消息，我难成功？但要你单人独马进城，不可扬名卖弄。莫入正阳门，须从后宰门进去。到宫中见你母亲，切休高声大气，须是悄语低言：恐那怪神通广大，一时走了消息，你娘儿们性命俱难保也。”太子谨遵教命，出山门吩咐将官：“稳在此扎营，不得移动。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来一同进城。”看他：

指挥号令屯军士，上马如飞即转城。

这一去，不知见了娘娘，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十八 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逢君只说受生因，便作如来会上人。
一念静观尘世佛，十方同看降威神。
欲知今日真明主，须问当年嫡母身。
别有世间曾未见，一行一步一花新。

却说那乌鸡国王太子，自别大圣，不多时，回至城中。果然不奔朝门，不敢报传宣诏，径至后宰门首，见几个太监在那里把守。见太子来，不敢阻滞，让他进去了。好太子，夹一夹马，撞入里面，忽至锦香亭下。只见那正宫娘娘坐在锦香亭上，两边有数十个嫔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栏儿流泪哩。

你道他流泪怎的？原来他四更时也做了一梦，记得一半，含糊了一半，沉沉思想。这太子下马，跪于亭下。叫："母亲！"那娘娘强整欢容，叫声"孩儿，喜呀，喜呀！这二三年在前殿与你父王开讲，不得相见，我甚思量；今日如何得暇来看我一面？诚万千之喜，诚万千之喜！孩儿，你怎么声音悲惨？你父王年纪高迈，有一日龙归碧海，凤返丹霄，你就传了帝位，还有甚么不悦？"太子叩头道："母亲，我问你：即位登龙是那个？称孤道寡果何人？"娘娘闻言道："这孩儿发风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问怎的？"太子叩头道："万望母亲赦子无罪，敢问；不赦，不敢问。"娘娘道："子母家有何罪？赦你，赦你，快快说来。"太子道："母亲，我问你三年前夫妻宫里之事与后三年恩爱同否，如何？"

娘娘见说，魂飘魄散，急下亭抱起，紧搂在怀，眼中滴泪道："孩儿！我与你久不相见，怎么今日来宫问此？"太子发怒道："母亲有话早说；不说时，且误了大事。"娘娘才喝退左右，泪眼低声道："这桩事，孩儿不问，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既问时，听我说：

三载之前温又暖，三年之后冷如冰。

枕边切切将言问，他说老迈身衰事不兴！”

太子闻言，撒手脱身，攀鞍上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儿，你有甚事，话不终就走？”太子跪在面前道：“母亲，不敢说。今日早朝，蒙钦差架鹰逐犬，出城打猎，偶遇东土驾下来的个取经圣僧，有大徒弟乃孙行者，极善降妖。原来我父王死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这全真假变父王，侵了龙位。今夜三更，父王托梦，请他到城捉怪。孩儿不敢尽信，特来问母。母亲才说出这等言语，必然是个妖精。”那娘娘道：“儿啊，外人之言，你怎么就信为实？”太子道：“儿还不敢认实，父王遗下表记与他了。”娘娘问是何物，太子袖中取出那金厢白玉珪，递与娘娘。那娘娘认得是当时国王之宝，止不住泪如泉涌。叫声“主公！你怎么死去三年，不来见我，却先见圣僧，后来见我？”太子道：“母亲，这话是怎的说？”娘娘说：“儿啊，我四更时分，也做了一梦，梦见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亲说他死了，鬼魂儿拜请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记便记得是这等言语，只是一半儿不得分明。正在这里狐疑，怎知今日你又来说这话，又将宝贝拿出。我且收下，你且去请那圣僧急急为之。果然扫荡妖氛，辨明邪正，庶报你父王养育之恩也。”

太子急忙上马，出后宰门，躲离城池。真个是噙泪叩头辞国母，含悲顿首复唐僧。不多时，出了城门，径至宝森寺山门前下马。众军士接着太子，又见红轮将坠。太子传令，不许军士乱动。他又独自个入了山门，整束衣冠，拜请行者。

只见那猴王从正殿摇摇摆摆走来。那太子双膝跪下道：“师父，我来了。”行者上前搀住道：“请起，你到城中，可曾问谁么？”太子道：“问母亲来。”将前言尽说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啊，想是个甚么冰冷的东西变的。不打紧，不打紧，等我老孙与你扫荡。却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事。你先回去，待明早我来。”太子跪地叩拜道：“师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师父一路去罢。”行者道：“不好，不好，若是与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说是我撞着你，却说是你请老孙，却不惹他反怪你也？”太子道：“我如今进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么？”太子道：“我自早朝蒙差，带领若干人马鹰犬出城，今一日更无一件野物，怎么见驾？若问我个不才之罪，监陷羑里，你明日进城，却将何倚？况那班部中更没个相知人也。”行者道：“这甚打紧？你肯早说时，却不寻下些等你。”

好大圣！你看他就在太了面前，显个手段，将身一纵，跳在云端里，捻

着诀，念一声“唵蓝净法界”的真言，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礼道：“大圣，呼唤小神，有何使令？”行者道：“老孙保护唐僧至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猎无物，不敢回朝；问汝等讨个人情，快将獐䂍鹿兔，走兽飞禽，各寻些来，打发他回去。”山神、土地闻言，敢不承命；又问各要几何。大圣道：“不拘多少，取些来便罢。”那各神即着本处阴兵，刮一阵聚兽阴风，捉了些野鸡山雉，角鹿肥獐，狐獾狢兔，虎豹狼虫，共有百千馀只，献与行者。行者道：“老孙不要。你可把他都捻就了筋，单摆在那四十里路上两旁，教那些人不纵鹰犬，拿回城去，算了汝等之功。”众神依言，散了阴风，摆在左右。

行者才按云头，对太子道：“殿下请回，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见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头拜别。出山门传了令，教军士们回城。只见那路旁果有无限的野物，军士们不放鹰犬，一个个俱着手擒捉，喝采，俱道是千岁殿下的洪福，怎知是老孙的神功？你听凯歌声唱，一拥回城。

这行者保护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见他们与太子这样绸缪，怎不恭敬？却又安排斋供，管待了唐僧，依然还歇在禅堂里。将近有一更时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毂辘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师父。”此时长老还未睡哩。他晓得行者会失惊打怪的，推睡不应。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师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这个顽皮！这早晚还不睡，叱喝甚么？”行者道：“师父，有一桩事儿，和你计较计较。”长老道：“甚么事？”行者道：“我日间与那太子夸口，说我的手段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将转来。却也睡不着，想起来，有些难哩。”唐僧道：“你说难，便就不拿了罢。”行者道：“拿是还要拿，只是理上不顺。”唐僧道：“这猴头乱说！妖精夺了人君位，怎么叫做理上不顺！”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念经拜佛，打坐参禅，那曾见那萧何的律法？常言道：‘拿贼拿赃。’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马脚，漏了风声。他与三宫妃后同眠，又和两班文武共乐，我老孙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个罪名。”唐僧道：“怎么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也与你滚上几滚。他敢道：‘我是乌鸡国王。有甚逆天之事，你来拿我？’将甚执照与他折辩？”唐僧道：“凭你怎生裁处？”

行者笑道：“老孙的计已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有些儿护短。”唐僧道：“我怎么护短？”行者道：“八戒生得夯，你有些儿偏向他。”唐僧道：“我怎么向他？”行者道：“你若不向他啊，且如今把胆放大些，与沙僧只在这

里。待老孙与八戒趁此时先入那乌鸡国城中，寻着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尸首捞将上来，包在我们包袱里。明日进城，且不管甚么倒换文牒，见了那怪，掣棍子就打。他但有言语，就将骨榇与他看，说：‘你杀的是这个人！’却教太子上来哭父，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多官见主，我老孙与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唐僧闻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说你护短。你怎么就知他不肯去？你只像我叫你时不答应，半个时辰便了！我这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也有本事教他跟着我走。”唐僧道：“也罢，随你去叫他。”

行者离了师父，径到八戒床边。叫：“八戒，八戒！”那呆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丢倒头，只情打呼，那里叫得醒。行者揪着耳朵，抓着鬃，把他一拉，拉起来，叫声“八戒。”那呆子还打瘴挣。行者又叫一声，呆子道：“睡了罢，莫顽！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顽，有一桩买卖，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么买卖？”行者道：“你可曾听得好太子说么？”八戒道：“我不曾见面，不曾听见说甚么。”行者道：“那太子告诵我说，那妖精有件宝贝，万夫不当之勇。我们明日进朝，不免与他争敌；倘那怪执了宝贝，降倒我们，却不反成不美，我想着打人不过，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去偷他的来，却不是好？”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贼哩。这个买卖，我也去得，果是晓得实实的帮寸。我也与你讲个明白：偷了宝贝，降了妖精，我却不奈烦甚么小家罕气的分宝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们乖巧能言，人面前化得出斋来；老猪身子又夯，言语又粗，不能念经，若到那无济无生处，可好换斋吃么？”行者道：“老孙只要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就与你罢便了。”那呆子听见说都与他，他就满心欢喜，一毂辘爬将起来，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这正是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两个密密的开了门，躲离三藏，纵祥光，径奔那城。

不多时到了，按落云头，只听得楼头方二鼓矣。行者道：“兄弟，二更时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头觉里正浓睡也。”二人不奔正阳门，径到后宰门首，只听得梆铃声响。行者道：“兄弟，前后门皆紧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见做贼的从门里走么？瞒墙跳过便罢。”行者依言，将身一纵，跳上里罗城墙。八戒也跳上去。二人潜入里面，找着门路，径寻那御花园。

正行时，只见有一座三檐白簇的门楼，上有三个亮灼灼的大字，映着那星月光辉，乃是“御花园”。行者近前看了，有几重封皮，公然将锁门锈住了。即命八戒动手，那呆子掣铁钯，尽力一筑，把门筑得粉碎。行者先举步瘾入，

忍不住跳将起来，大呼小叫。唬得八戒上前扯住道："哥呀，害杀我也！那见做贼的乱嚷，似这般吆喝！惊醒了人，把我们拿住，送入官司，就不该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军。"行者道："兄弟啊，你却不知我发急为何？你看这：

彩画雕栏狼狈，宝妆亭阁攲歪。莎汀蓼岸尽尘埋，芍药荼蘼俱败。
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开。芙蓉木槿草垓垓，异卉奇葩壅坏。

巧石山峰俱倒，池塘水涸鱼衰。青松紫竹似干柴，满路茸茸蒿艾。
丹桂碧桃枝损，海榴棠棣根歪。桥头曲径有苍苔，冷落花园境界！"

八戒道："且叹他做甚？快干我们的买卖去来！"行者虽然感慨，却留心想起唐僧的梦来，说芭蕉树下方是井。正行处，果见一株芭蕉，生得茂盛，比众花木不同。真是：

一种灵苗秀，天生体性空。
枝枝抽片纸，叶叶卷芳丛。
翠缕千条细，丹心一点红。
凄凉愁夜雨，憔悴怯秋风。
长养元丁力，栽培造化工。
缄书成妙用，挥洒有奇功。
凤翎宁得似，鸾尾迥相同。
薄露瀼瀼 滴，轻烟淡淡笼。
青阴遮户牖，碧影上帘栊。
不许栖鸿雁，何堪系玉骢。
霜天形槁悴，月夜色朦胧。
仅可消炎暑，犹宜避日烘。
愧无桃李色，冷落粉墙东。

行者道："八戒，动手么！宝贝在芭蕉树下埋着哩。"那呆子双手举钯，筑倒了芭蕉，然后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见一块石板盖住。呆子欢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宝贝！是一片石板盖着哩！不知是坛儿盛着，是柜儿装着哩。"行者道："你掀起来看看。"那呆子果又一嘴，拱开看处，又见有霞光灼灼，白气明明。八戒笑道："造化！造化！宝贝放光哩！"又近前细看时，呀！原来是星月之光，映得那井中水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干事，便要留根。"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这是一眼井。你在寺里，早说是井中有宝贝，我却带将两条捆包袱的绳来，怎么作个法儿，把老猪放下去；如今空手，这

里面东西，怎么得下去上来耶？”行者道：“你下去么？”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没绳索。”行者笑道：“你脱了衣服，我与你个手段。”八戒道：“有甚么好衣服？解了这直裰子就是了。”

好大圣，把金箍棒拿出来，两头一扯，叫“长！”足有七八丈长。教：“八戒，你抱着一头儿，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边，就住了罢。”行者道：“我晓得。”那呆子抱着铁棒，被行者轻轻提将起来，将他放下去。不多时，放至水边。八戒道：“到水了！”行者听见他说，却将棒往下一按。那呆子扑通的一个没头蹲，丢了铁棒，便就负水，只里哺哺的嚷道：“这天杀的！我说到水莫放，他却就把我一按！”行者掣上棒来。笑道：“兄弟，可有宝贝么？”八戒道：“见甚么宝贝，只是一井水！”行者道：“宝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来。”呆子真个深知水性，却就打个猛子，淬将下去。呀！那井底深得紧，他却着实又一淬，忽睁眼见有一座牌楼，上有“水晶宫”三个字。八戒大惊道；“罢了。罢了，错走了路了，□下海来也！海内有个水晶宫，井里如何有之？”原来八戒不知此是井龙王的水晶宫。

八戒正叙话处，早有一个巡水的夜叉，开了门，看见他的模样，急抽身进去报道：“大王，祸事了！井上落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来了！赤淋淋的，衣服全无，还不死，逼法说话哩。”那井龙王忽闻此言，心中大惊道：“这是天蓬元帅来也。昨夜夜游神奉上敕旨，来取乌鸡国王魂灵去拜见唐僧，请齐天大圣降妖。这怕是齐天大圣、天蓬元帅来了。却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也。”

那龙王整衣冠，领众水族，出门来厉声高叫道：“天蓬元帅，请里面坐。”八戒却才欢喜道：“原来是个故知。”那呆子不管好歹，径入水晶宫里。其实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龙王道：“元帅，近闻你得了性命，皈依释教，保唐僧西天取经，如何得到此处？”八戒道：“正为此说。我师兄孙悟空多多拜上，着我来问你取甚么宝贝哩。”龙王道：“可怜，我这里怎么得个宝贝！比不得那江、河、淮、济的龙王，飞腾变化，便有宝贝。我久困于此，日月且不能长见，宝贝果何自而来也？”八戒道：“不要推辞，有便拿出来罢。”龙王道：“有便有一件宝贝，只是拿不出来；就元帅亲自来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须是看看来也。”

那龙王前走，这呆子随后。转过了水晶宫殿，只见廊庑下，横躲着一个六尺长躯。龙王用手指定道：“元帅，那厢就是宝贝了。”八戒上前看了，呀！原来是个死皇帝，戴着冲天冠，穿着赭黄袍，踏着无忧履，系着蓝田带，直挺挺睡在那厢。八戒笑道：“难，难，难！算不得宝贝！想老猪在山为怪时，时

常将此物当饭；且莫说见的多少，吃也吃够无数，那里叫做甚么宝贝。”龙王道：“元帅原来不知。他本是乌鸡国王的尸首；自到井中，我与他定颜珠定住，不曾得坏。你若肯驮他出去，见了齐天大圣，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莫说宝贝，凭你要甚么东西都有。”八戒道：“既这等说，我与你驮出去，只说把多少烧埋钱与我？”龙王道：“其实无钱。”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没钱，不驮！”龙王道：“不驮，请行。”八戒就走。龙王差两个有力量的夜叉，把尸抬将出去，送到水晶宫门外，丢在那厢，摘了辟水珠，就有水响。

八戒急回头看，不见水晶宫门，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尸首，慌得他脚软筋麻，撺出水面，扳着井墙，叫道：“师兄！伸下棒来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宝贝么？”八戒道：“那里有！只是水底下有一个井龙王，教我驮死人；我不曾驮，他就把我送出门来，就不见那水晶宫了，只摸着那个尸首。唬得我手软筋麻，挣搓不动了！哥呀！好歹救我救儿！”行者道：“那个就是宝贝，如何不驮上来？”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时了，我驮他怎的？”行者道：“你不驮，我回去耶。”八戒道：“你回那里去？”行者道：“我回寺中，同师父睡觉去。”八戒道：“我就不去了？”行者道：“你爬得上来，便带你去，爬不上来，便罢。”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动！你想，城墙也难上，这井肚子大，口儿小，壁陡的圈墙，又是几年不曾打水的井，团团都长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们和气，等我驮上来罢。”行者道：“正是。快快驮上来，我同你回去睡觉。”那呆子又一猛子，淬将下去，摸着尸首，拽过来，背在身上，撺出水面。扶井墙道：“哥哥，驮上来了。”那行者睁睛看处，真个的背在身上。却才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呆子着了恼的人，张开口，咬着铁棒，被行者轻轻的提将出来。

八戒将尸放下，捞过衣服穿了。行者看时，那皇帝容颜依旧，似生时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啊，这人死了三年，怎么还容颜不坏？”八戒道：“你不知之。这井龙王对我说，他使了定颜珠定住了，尸首未曾坏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则是他的冤仇未报，二来该我们成功。兄弟快把他驮了去。”八戒道：“驮往那里去？”行者道：“驮了去见师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觉的人，被这猢狲花言巧语，哄我教做甚么买卖，如今却干这等事，教我驮死人！驮着他，腌臜臭水淋将下来，污了衣服，没人与我浆洗。上面有几个补丁，天阴发潮，如何穿么？”行者道：“你只管驮了去，到寺里，我与你换衣服。”八戒道：“不羞！连你穿的也没有，又替我换！”行者道：“这般弄嘴，便不驮罢！”八戒道：“不驮！”——“便伸过孤拐来，打二

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与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时，趁早儿驮着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没好气，把尸首拽将过来，背在身上，拽步出园就走。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就是一阵狂风，把八戒撮出皇宫内院，躲离了城池，息了风头，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将来。那呆子心中暗恼，算计要恨报行者，道：“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里也捉弄他捉弄，撺唆师父，只说他医得活；医不活，教师父念紧箍儿咒，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寻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医人，却是容易，他去阎王家讨将魂灵儿来，就医活了。只说不许赶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这法儿才好。”

说不了，却到了山门前，径直进去，将尸首丢在那禅堂门前，道：“师父，起来看邪。”那唐僧睡不着，正与沙僧讲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忽听得他来叫了一声，唐僧慌忙起身道：“徒弟，看甚么？”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猪驮将来了。”行者道：“你这馕糟的呆子！我那里有甚么外公。”八戒道：“哥，不是你外公，却教老猪驮他来怎么？也不知费了多少力了！”

那唐僧与沙僧开门看处，那皇帝容颜未改，似活的一般。长老忽然惨凄道：“陛下，你不知那世里冤家，今生遇着他，暗丧其身，抛妻别子，致令文武不知，多官不晓！可怜你妻子昏蒙，谁曾见焚香献茶？”忽失声泪如雨下。八戒笑道：“师父，他死了可干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怎的这等心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师兄和我说来，他能医得活。若是医不活，我也不驮他来了。”

那长老原来是一头水的，被那呆子摇动了，也便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医活这个皇帝，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我等也强似灵山拜佛。”行者道：“师父，你怎么信这呆子乱谈！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尽七七日，受满了阳间罪过，就转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救得！”三藏闻其言道：“也罢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师父，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夹脑风，你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儿咒》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毕竟不知怎生医救，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话说那孙大圣头痛难禁，哀告道："师父，莫念！莫念！等我医罢！"长老问："怎么医？"行者道："只除过阴司，查勘那个阎王家有他魂灵，请将来救他。"八戒道："师父莫信他。他原说不用过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方见手段哩。"那长老信邪风，又念紧箍儿咒，慌得行者满口招承道："阳世间医罢！阳世间医罢！"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骂道："你这呆孽畜，撺道师父咒我哩！"八戒笑得打跌道："哥耶！哥耶！你只晓得捉弄我，不晓得我也捉弄你捉弄！"行者道："师父，莫念！莫念！待老孙阳世间医罢。"三藏道："阳世间怎么医？"行者道："我如今一筋斗云，撞入南天门里，不进斗牛宫，不入灵霄殿，径到那三十三天之上，离恨天宫兜率院内，见太上老君，把他'九转还魂丹'求得一粒来，管取救活他也。"

三藏闻言，大喜道："就去快来。"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时候罢了，投到回来，好天明了。只是这个人睡在这里，冷淡冷淡，不像个模样；须得举哀人看着他哭，便才好哩。"八戒道："不消讲，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哩。"行者道："怕你不哭！你若不哭，我也医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罢了。"行者道："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儿来，谓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着嚎啕痛哭哩。"

八戒道："我且哭个样子你看看。"他不知那里扯个纸条，拈作一个纸拈儿，往鼻孔里通了两通，打了几个涕喷，你看他眼泪汪汪，粘涎答答的，哭将起来。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数黄道黑，真个像死了人的一般。哭到那伤情这处，唐长老也泪滴心酸。行者笑道："正是那样哀痛，再不许住声。你这呆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还听哩！若是这等哭便罢；若略住住声儿，定打二十个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这一哭动头，有两日哭哩。"沙

僧见他数落，便去寻儿枝香来烧献。行者笑道：“好！好！好！一家儿都有些敬意，老孙才好用功。”

好大圣，此时有半夜时分，别了他师徒三众，纵筋斗云，只入南天门里。果然也不谒灵霄宝殿，不上那斗牛天宫，一路云光，径来到三十三天离恨天兜率宫中。才入门，只见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与众仙童执芭蕉扇搧火炼丹哩。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各要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

行者作礼笑道：“老官儿，这等没搭撒。防备我怎的？我如今不干那样事了。”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把我灵丹偷吃无数，着小圣二郎捉拿上界，送在我丹炉炼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费了多少。你如今幸得脱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经，前者在平顶山上降魔，弄刁难，不与我宝贝，今日又来做甚？”行者道：“前日事，老孙更没稽迟，将你那五件宝贝当时交还，你反疑心怪我？”

老君道：“你不走路，潜入吾宫怎的？”行者道：“自别后，西过一方，名乌鸡国。那国王被一妖精假妆道士，呼风唤雨，阴害了国王，那妖假变国王相貌，现坐金銮殿上。是我师父夜坐宝林寺看经，那国王鬼魂参拜我师，敦请老孙与他降妖，辨明邪正。正是老孙思无指实，与弟八戒，夜入园中，打破花园，寻着埋藏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内。捞上他的尸首，容颜不改。到寺中见了我师，他发慈悲，着老孙医救，不许去赴阴司里求索灵魂，只教在阳世间救治。我想着无处回生，特来参谒。万望道祖垂怜，把‘九转还魂丹’借得一千丸儿，与我老孙，搭救他也。”老君道：“这猴子胡说！甚么一千丸，二千丸！当饭吃哩！是那里土块挼的，这等容易？——咄！快去！没有！”行者笑道：“百十丸儿也罢。”老君道：“也没有。”行者道：“十来丸也罢。”老君怒道：“这泼猴却也缠帐！没有，没有！出去，出去！”行者笑道：“真个没有，我问别处去救罢。”老君喝道：“去！去！去！”这大圣拽转步，往前就走。

老君忽的寻思道：“这猴子惫懒哩，说去就去，只怕溜进来就偷。”即命仙童叫回来说：“你这猴子，手脚不稳，我把这‘还魂丹’送你一丸罢。”行者道：“老官儿，既然晓得老孙的手段，快把金丹拿出来，与我四六分分，还是你的造化哩；不然，就送你个‘皮笊篱——一捞个罄尽’。”那老祖取过葫芦来，倒吊过底子，倾出一粒金丹，递与行者道：“止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这一粒，医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罢。”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尝尝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扑的往口里一丢，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

一把揪着顶瓜皮，揝着拳头，骂道：“这泼猴若要咽下去，就直打杀了！”行者笑道：“嘴脸！小家子样！那个吃你的哩！能值几个钱！虚多实少的。在这里不是？”原来那猴子颏下有嗉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里，被老祖捻着道：“去罢！去罢！再休来此缠绕！”这大圣才谢了老祖，出离了兜率天宫。

你看他千条瑞霭离瑶阙，万道祥云降世尘。须臾间，下了南天门，回到东观，早见那太阳星上。按云头，径至宝林寺山门外，只听得八戒还哭哩。忽近前叫声：“师父。”三藏喜道：“悟空来了，可有丹药？”行者道：“有。”八戒道：“怎么得没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来！”行者笑道：“兄弟，你过去罢，用不着你了。你揩揩眼泪，别处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来我用。”沙僧急忙往后面井上，有个方便吊桶，即将半钵盂水递与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来，安在那皇帝唇里；两手扳开牙齿，用一口清水，把金丹冲灌下肚。有半个时辰，只听他肚里呼呼的乱响，只是身体不能转移。行者道：“师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掯杀老孙么？”三藏道：“岂有不活之理。”似这般久死之尸，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却就肠鸣了；肠鸣乃血脉和动，但气绝不能回伸。莫说人在井里浸了三年，就是生铁也上锈了。只是元气尽绝，得个人度他一口气便好。”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气，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还教悟空来。”那师父甚有主张：原来猪八戒自幼儿伤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浊气；惟行者从小修持，咬松嚼柏，吃桃果为生，是一口清气。这大圣上前，把个雷公嘴，噙着那皇帝口唇，呼的一口气，吹入咽喉，度下重楼，转明堂，径至丹田，从涌泉倒返泥垣宫。呼的一声响亮，那君王气聚神归，便翻身，轮拳曲足，叫了一声：：“师父！”双膝跪在尘埃道：“记得昨夜鬼魂拜谒，怎知道今朝天晓返阳神！”三藏慌忙搀起道：“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谢我徒弟。”行者笑道：“师父说那里话？常言道：‘家无二主。’你受他一拜儿不亏。”

三藏甚不过意，搀起那皇帝来，同入禅堂。又与八戒、行者、沙僧拜见了，方才按座。只见那本寺的僧人，整顿了早斋，却欲来奉献；忽见那个水衣皇帝，个个惊张，人人疑说。孙行者跳出来道：“那和尚，不要这等惊疑。这本是乌鸡国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孙今夜救活。如今进他城去，要辨明邪正。若有了斋，摆将来，等我们吃了走路。”众僧即奉献汤水，与他洗了面，换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黄袍脱了，本寺僧官，将两领布直裰，与他穿了；解下蓝田带，将一条黄丝绦子与他系了；褪下无忧履，与他一双旧僧鞋撒了；却才都吃了早斋，扣背马匹。

行者问：“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这行李日逐挑着，倒也不知有多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担儿分为两担，将一担儿你挑着，将一担儿与这皇帝挑。我们赶早进城干事。”八戒欢喜道：“造化！造化！当时驮他来，不知费了多少力；如今医活了，原来是个替身。”

那呆子就弄玄虚，将行李分开，就问寺中取条匾担，轻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教那皇帝挑着。行者笑道：“陛下，着你那般打扮，挑着担子，跟我们走走，可亏你么？”那国王慌忙跪下道：“师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说挑担，情愿执鞭坠镫，伏侍老爷，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内中有个缘故。你只挑得四十里进城。待捉了妖精，你还做你的皇帝，我们还取我们的经也。”八戒听言道：“这等说，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猪还是长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说；趁早外边引路。”

真个八戒领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师父上马，行者随后。只见那本寺五百僧人，齐齐整整，吹打着细乐，都送出山门之外。行者笑道：“和尚们不必远送；但恐官家有人知觉，泄漏我的事机，反为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带，整顿干净，或是今晚明早，送进城来，我讨些封赠赏赐谢你。”众僧依命各回讫。行者搀开大步，赶上师父，一直前来。正是：

西方有诀好寻真，金木和同却炼神。
丹母空怀懞懂梦，婴儿长恨杌樗身。
必须井底求明主，还要天堂拜老君。
悟得色空还本性，诚为佛度有缘人。

师徒们在路上，那消半日，早望见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乌鸡国了。”行者道：“正是，我们快赶进城干事。”那师徒进得城来，只见街市上人物齐整，风光闹热，早又见凤阁龙楼，十分壮丽。有诗为证。诗曰：

海外宫楼如上邦，人间歌舞若前唐。
花迎宝扇红云绕，日照鲜袍翠雾光。
孔雀屏开香霭出，珍珠帘卷彩旗张。
太平景象真堪贺，静列多官没奏章。

三藏下马道：“徒弟啊，我们就此进朝倒换关文，省得又拢那个衙门费事。”行者道：“说得有理。我兄弟们都进去，人多才好说话。”唐僧道：“都进去，莫要撒村，先行了君臣礼，然后再讲。”行者道：“行君臣礼，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头的大礼。”行者笑道：“师父不济。若是对他行礼，诚为不智。你且让我先走到里边，自有处置。等他若有言语，让我对答。

我若拜，你们也拜；我若蹲，你们也蹲。”你看那惹祸的猴王，引至朝门，与阁门大使言道：“我等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者。今到此倒换关文，烦大人转达，是谓不误善果。”那黄门官即入端门，跪下丹墀，启奏道：“朝门外有五众僧人，言是东土唐国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今至此倒换关文，不敢擅入，现在门外听宣。”

那魔王即令传宣。唐僧却同入朝门里面。那回生的国主随行。正行，忍不住腮边堕泪，心中暗道：“可怜！我的铜斗儿江山，铁围的社稷，谁知被他阴占了！”行者道：“陛下切莫伤感，恐走漏消息。这棍子在我耳朵里跳哩，如今决要见功。管取打杀妖魔，扫荡邪物。这江山不久就还归你也。”那君王不敢违言，只得扯衣揩泪，舍死相从，径来到金銮殿下。

又见那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一个个威严端肃，像貌轩昂。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阶前，挺身不动。那阶下众官，无不悚惧，道：“这和尚十分愚浊！怎么见我王便不下拜，亦不开言呼祝！喏也不唱一个，好大胆无礼！”说不了，只听得那魔王开口问道：“那和尚是那方来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奉钦差前往西域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经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来倒换通关文牒。”那魔王闻说，中心作怒道：“你东土便怎么！我不在你朝进贡，不与你国相通，你怎么见吾抗礼，不行参拜！”行者笑道：“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这野和尚去！”说声叫“拿”，你看那多官一齐踊跃。这行者喝了一声，用手一指，教：“莫来！”那一指，就使个定身法，众官俱莫能行动。真个是校尉阶前如木偶，将军殿上似泥人。

那魔王见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纵身，跳下龙床，就要来拿。猴王暗喜道：“好！正合老孙之意。这一来就是个生铁铸的头，蘯着棍子，也打个窟窿！”正动身，不期旁边转出一个救命星来。你道是谁，原来是乌鸡国王的太了，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服，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

妖精问：“孩儿怎么说？”太子道：“启父王得知。三年前闻得人说，有个东土唐朝驾下钦差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不期今日才来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将这和尚拿去斩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心尚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圣僧，一定兴兵发马，来与我王争敌。奈何兵少将微，那时悔之晚矣。父王依儿所奏，且把那四个和尚 ，问他个来历分明 ，先定他一段不参王驾 ，然后

方可问罪。”

这一篇，原来是太子小心，恐怕来伤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着要打。那魔王果信其言，立在龙床前面，大喝一声道：“那和尚是几时离了东土？唐王因甚事着你求经？”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师父乃唐王御弟，号曰三藏。因唐王驾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征，奉天条梦斩泾河老龙。大唐王梦游阴司地府，复得回生之后，大开水陆道场，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师父敷演经文，广运慈悲，忽得南海观世音菩萨指教来西。我师父大发弘愿，情欣意美，报国尽忠，蒙唐王赐与文牒。那时正是大唐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离了东土，前至两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又到乌斯国界高家庄，收了二徒弟，姓猪，名悟能八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净和尚；前日在敕建宝林寺，又新收个挑担的行童道人。”

魔王闻说，又没法搜检那唐僧，弄巧计盘诘行者，怒目问道：“那和尚，你起初时，一个人离东土，又收了四众，那三僧可让，这一道难容。那行童断然是拐来的。他叫做甚么名？有度牒是无度牒？拿他上来取供。”唬得那皇帝战战兢兢道：“师父啊！我却怎的供？”孙行者捻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

好大圣，趋步上前，对怪物厉声高叫道：“陛下，这老道是一个瘖痖之人，却又有些耳聋。只因他年幼间曾走过西天，认得道路。他的一节儿起落根本，我尽知之，望陛下宽恕，待我替他供罢。”魔王道：“趁早实实的替他供来，免得取罪。”行者道：

“供罪行童年且迈，痴聋瘖痖家私坏。
祖居原是此间人，五载之前遭破败。
天无雨，民干坏，君王黎庶都斋戒。
焚香沐浴告天公，万里全无云叆叇。
百姓饥荒若倒悬，锺南忽降全真怪。
呼风唤雨显神通，然后暗将他命害。
推下花园水井中，阴侵龙位人难解。
幸吾来，功果大，起死回生无挂碍。
情愿扳依作行童，与僧同去朝西界。
假变君王是道人，道人转是真王代。”

那魔王在金銮殿上，闻得这一篇言语，唬得他心头撞小鹿，面上起红云。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内无一兵器；转回头，只见一个镇殿将军，腰挎一口

宝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直挺挺如痴如痖，立在那里，他近前，夺了这宝刀，就驾云头望空而去。气得沙和尚爆躁如雷，猪八戒高声喊叫，埋怨行者是一个急猴子：“你就慢说些儿，却不稳住他了？如今他驾云逃走，却往何处追寻？”行者笑道：“兄弟们且莫乱嚷。我等叫那太子下来拜父，嫔后出来拜夫。”却又念个咒语，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苏醒回来拜君，方知是真实皇帝。教诉前情，才见分晓，我再去寻他。”好大圣，吩咐八戒、沙僧：“好生保护他群臣父子嫔后与我师父！”只听说声去，就不见形影。

他原来跳在九霄云里，睁眼四望，看那魔王哩。只见那畜果逃了性命，径往东北上走哩。行者赶得将近，喝道：“那怪物，那里去！老孙来了也！”那魔王急回头，掣出宝刀，高叫道：“孙行者，你好惫懒！我来占别人的帝位，与你无干，你怎么来抱不平，泄漏我的机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大胆的泼怪！皇帝又许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孙，就该远遁；怎么还刁难我师父，要取其他么供状！适才那供状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汉吃我老孙这一棒！”那魔侧身躲过，掣宝刀劈面相还。他两个搭上手，这一场好杀，真是：

猴王猛，魔王强，刀迎棒架敢相当。

一天云雾迷三界，只为当朝立帝王。

他两个战经数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头复从旧路跳入城里，闯在白玉阶前两班文武丛中，摇身一变，即变得与唐三藏一般模样，并搀手，立在阶前。

这大圣赶上，就欲举棒来打，那怪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个唐僧，却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样两个唐僧，实难辨认。“倘若一棒打杀妖怪变的唐僧，这个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打杀我的真实师父，却怎么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问道：“果然那一个是怪，那一个是我的师父？你指与我，我好打他。”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瞥瞥眼就见两个师父，也不知谁真谁假。”

行者闻言，捻诀念声咒语，叫那护法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驾伽蓝、当坊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孙至此降妖，妖魔变作我师父，气体相同，实难辨认。汝等暗中知会者，请师父上殿，让我擒魔。”

原来那妖怪善腾云雾，听得行者言语，急撒手跳上金銮宝殿。这行者举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怜！若不是唤那几位神来，这一下，就是二十个唐僧，也打为肉酱！多亏众神架住铁棒道：“大圣，那怪会腾云，先上殿去了。”行者赶上殿，他又跳将下来扯住唐僧，在人丛里又混了一混，依然难认。

行者心中不快；又见那八戒在旁冷笑，行者大怒道：“你这夯货怎的？如今有两个师父，你有得叫，有得应，有得伏侍哩，你这般欢喜得紧！”八戒笑道：“哥啊，说我呆，你比我又呆哩！师父既不认得，何劳费力？你且忍些头疼，叫我师父念念那话儿，我与沙僧各搀一个听着。若不会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难也？”行者道：“兄弟，亏你也。正是，那话儿只有三人记得。原是我佛如来心苗上所发，传与观世音菩萨，菩萨又传与我师父，便再没人知道。也罢，师父，念念。”真个那唐僧就念起来。那魔王怎么知得，口里胡哼乱哼。八戒道：“这哼的却是妖怪了！”他放了手，举钯就筑。那魔王纵身跳起，踏着云头便走。

好八戒，喝一声，也驾云头赶上，慌得那沙和尚丢了唐僧，也掣出宝杖来打。唐僧才停了咒 语。孙大圣忍着头疼，揝着铁棒，赶在空中。呀！这一场，三个狠和尚，围住一个泼妖魔。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钉钯宝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我要再去，当面打他，他却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孙跳高些，与他个捣蒜打，结果了他罢。”

这大圣纵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个切手，只见那东北上，一朵彩云里面，厉声叫道：“孙悟空，且休下手！”行者回头看处，原来文殊菩萨。急收棒，上前施礼道：“菩萨，那里去？”文殊道：“我来替你收这个妖怪的。”行者谢道：“累烦了。”那菩萨袖中取出照妖镜，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齐来见了菩萨。却将镜子里看处，那魔王生得好不凶恶：

眼似琉璃盏，头若炼炒缸。浑身三伏靛，四爪九秋霜。搭拉两个耳，一尾扫帚长。青毛生锐气，红眼放金光。匾牙排玉板，圆须挺硬枪。镜里观真像，原是文殊一个狮猁王。

行者道：“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将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行者道：“这畜类成精，侵夺帝位，还奉佛旨差来。似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

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此，成了功绩。”

行者道：“ 你虽报了甚么 ‘一饮一啄’ 的私仇 ，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

人也。”菩萨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后，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宫娘娘，与他同眠同起，点污了他的身体，坏了多少纲常伦理，还叫做不曾害人？”菩萨道：“点污他不得。他是个骟了的狮子。”八戒闻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这妖精真个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了！”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罢。若不是菩萨亲来，决不饶他性命。”那菩萨却念个咒，喝道：“畜生，还不皈正，更待何时！”那魔王才现了原身。菩萨放莲花罩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辞了行者。咦！

径转五台山上去，宝莲座下听谈经。

毕竟不知那唐僧师徒怎的出城，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却说那孙大圣，兄弟三人，按下云头，径至朝内。只见那君臣储后，几班儿拜接谢恩。行者将菩萨降魔收怪的那一节，陈诉与他君臣听了，一个个顶礼不尽。正都在贺喜之间，又听得黄门官来奏："主公，外面又有四个和尚来也。"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萨，哄了我等，却又变作和尚，来与我们斗智哩？"行者道："岂有此理！"即命宣进来看。

众文武传令，着他进来。行者看时，原来是那宝林寺僧人，捧着那冲天冠、碧玉带、赭黄袍、无忧履进得来也。行者大喜道："来得好！来得好！"且教道人过来，摘下包巾，戴上冲天冠；脱了布衣，穿上赭黄袍；解了绦子，系上碧玉带；褪了僧鞋，登上无忧履；教太子拿出白玉珪来，与他执在手里，早请上殿称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无君。"那皇帝那里肯坐，哭啼啼，跪在阶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师父救我回生，怎么又敢妄自称尊；请那一位师父为君，我情愿领妻子城外为民足矣。"那三藏那里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经。又请行者，行者笑道："不瞒列位说。老孙若肯要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头长发，黄昏不睡，五鼓不眠；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我们怎么弄得惯？你还做你的皇帝，我还做我的和尚，修功行去也。"那国王苦让不过，只得上了宝殿，南面称孤，大赦天下，封赠了宝林寺僧人回去。却才开东阁，筵宴唐僧。一壁厢传旨宣召丹青，写下唐师徒四位喜容，供养在金銮殿上。

那师徒们安了邦国，不肯久停，欲辞王驾投西。那皇帝与三宫妃后、太子、诸臣，将镇国的宝贝，金银缎帛，献与师父酬恩。那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换关文，催悟空等背马早行。那国王甚不过意，摆整朝銮驾请唐僧上坐，

着两班文武引导，他与三宫妃后并太子一家儿，捧毂推轮，送出城廓，却才下龙辇，与众相别。国王道："师父啊，到西天经回之日，是必还到寡人界内一顾。"三藏道："弟子领命。"那皇帝阁泪汪汪，遂与众臣回去了。

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肠大路，一心里专拜灵山。正值秋尽冬初时节，但见：

霜凋红叶林林瘦，雨熟黄粱处处盈。

日暖岭梅开晓色，风摇山竹动寒声。

师徒们离了乌鸡国，夜住晓行，将半月有馀。忽又见一座高山，真个是摩天碍日。三藏马上心惊，急兜缰忙呼行者。行者道："师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岭，须要仔细堤防，恐一时又有邪物来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孙自有防护。"那长老只得宽怀，加鞭策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险峻。但见得：

高不高，顶上接青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前常见骨都都白云，扢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泉，泉下更有弯弯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搠地献果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晓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唿喇的响，惊得飞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伙禽和兽，吓得人心扢磴磴惊。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当当倒洞当仙。青石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师徒们正当悚惧，又只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内，结聚了一团火气。行者大惊，走近前，把唐僧搊着脚，推下马来，叫："兄弟们，不要走了，妖怪来矣。"慌得个八戒急掣钉钯，沙僧忙轮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

话分两头。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他数年前，闻得人讲："东土唐僧往西天取经，乃是金蝉长老转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延生长寿，与天地同休。"他朝朝在山间等候，不期今日到了。他在那半空里，正然观看，只见三个徒弟，把唐僧围护在马上，各各准备。这精灵夸赞不尽道："好和尚！我才看着一个白面胖和尚骑了马，真是那唐朝圣僧，却怎么被三个丑和尚护持住了！一个个伸拳敛袖，各执兵器，似乎要与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个有眼力的，想应认得我了。似此模样，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问心的自家商量道："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内生机，断然拿了。且下去戏他一戏。"

好妖怪，即散红光，按云头落下。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变作七岁顽

童，赤条条的，身上无衣，将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树梢头，口口声声，只叫“救人！救人！”

却说那孙大圣忽抬头再看处，只见那红云散尽，火气全无。便叫：“师父，请上马走路。”唐僧道：“你说妖怪来了，怎么又敢走路？”行者道：“我才然间，见一朵红云从地而起，到空中结做一团火气，断然是妖精。这一会红云散了，想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伤人。我们去耶！”八戒笑道：“师兄话话最巧，妖精又有个甚么过路的。”行者道：“你那里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设宴，邀请那诸山各洞之精赴会，却就有东南西北四路的精灵都来赴会；故此他只有心赴会，无意伤人。此乃过路之妖精也。”

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声“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甚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甚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

三藏依言，策马又进。行不上一里之遥，又听得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这个叫声，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声，无有回声。你听他叫一声，又叫一声，想必是个有难之人。我们可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待过了此山，再发慈悲罢。这去处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说，是物可以成精。诸般还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远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儿。他若在草科里，或山凹中，叫人一声，人不答应还可；若答应一声，他就把人元神绰去，当夜跟来，断然伤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脱得去，谢神明。’切不可听他。”长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马而去。

行者心中暗想：“这泼怪不知在那里，只管叫阿叫的；等我老孙送他一个‘卯酉星法’，教他两不见面。”好大圣，叫沙和尚前来：“拢着马，慢慢走着，让老孙解解手。”你看他让唐僧先行几步，却念个咒语，使个移山缩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后一指，他师徒过此峰头，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开步，赶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见那三藏又听得那山背后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呀，那有难的人，大没缘法，不曾得遇着我们。我们走过他了；你听他在山后叫哩。”八戒道：“在便还在山前，只是如今风转了也。”行者道：“管他甚么转风不转风，且走路。”因此，遂都无言语，恨不得一步过此瘾山，不题话下。

却说那妖精在山坡里，连叫了三四声，更无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见他离不上三里，却怎么这半晌还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躯，脱了绳索，又纵红光，上空再看。不觉孙大圣仰面回观，识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着脚推下马来说："兄弟们，仔细，仔细！那妖精又来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兵刀，将唐僧又围护在中间。

那精灵见了，在半空中称羡不已道："好和尚！我才见那白面和尚坐在马上，却怎么又被他三人藏了？这一去见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才捉得唐僧。不然啊，徒费心机难获物，枉劳情兴总成空。"却又按下云头，恰似前番变化，高吊在松树山头等候。这番却不上半里之地。

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只见那红云又散，复请师父上马前行。三藏道："你说妖精又来，如何又请走路？"行者道："这还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惹我们。"长老又怀怒道："这个泼猴，十分弄我！正当有妖魔处，却说无事；似这般清平之所，却又恐吓我，不时的嚷道有甚妖精。虚多实少，不管轻重，将我扚着脚，捽下马来，如今却解说甚么过路的妖精。假若跌伤了我，却也过意不去！这等，这等！……"行者道："师父莫怪。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足，却还好医治；若是被妖精捞了去，却何处跟寻？"三藏大怒，哏哏的，要念紧箍儿咒，却是沙僧苦劝，只得上马又行。

还未曾坐得稳，只听又叫"师父救人啊！"长老抬头看时，原来是个小孩童，赤条条的，吊在那树上，兜住缰，便骂行者道："这泼猴多大惫懒！全无有一些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泼行凶哩！我那般说叫唤的是个人声，他就千言万语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树上吊的不是个人么？"大圣见师父怪下来了，却又觌面看见模样，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低着头，再也不敢回言。让唐僧到了树下。那长老将鞭梢指着问道："你是那家孩儿？因有甚事，吊在此间？说与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个精灵，变化得这等，那师父却是个肉眼凡胎，不能相识。

那妖魔见他下问，越弄虚头，眼中噙泪，叫道："师父呀，山西去有一条枯松涧。涧那边有一庄村。我是那里人家。我祖公公姓红，只因广积金银，家私巨万，混名唤做红百万。年老归世已久，家产遗与我父。近来人事奢侈，家私渐废，改名唤做红十万，专一结交四路豪杰，将金银借放，希图利息。怎么那无籍之人，设骗了去啊，本利无归。我父发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银人，身贫无计，结成凶党，明火执仗，白日杀上我门，将我财帛尽情劫掳，把我父亲杀了；见我母亲有些颜色，拐将去做甚么压寨夫人。那时节，我母

亲舍不得我，把我抱在怀里，哭哀哀，战兢兢，跟随贼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杀我，多亏我母亲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却将绳子吊我在树上，只教冻饿而死。那些贼将我母亲不知掠往那里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没一个人来行走。不知那世里修积，今生得遇老师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卖命，也酬谢师恩。致使黄沙盖面，更不敢忘也。”

三藏闻言，认了真实，就教八戒解放绳索，救他下来。那呆子也不识人，便要上前动手。行者在旁，忍不住喝了一声道：“那泼物！有认得你的在这里哩！莫要只管架空捣鬼，说谎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贼伤，母被人掳，救你去交与谁人？你将何物与我作谢？这谎脱节了耶！”

那怪闻言，心中害怕，就知大圣是个能人，暗将他放在心上；却又战战兢兢，滴泪而言曰：“师父，虽然我父母空亡，家财尽绝，还有些田产未动，亲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么亲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岭北。涧头李四，是我姨夫；林内红三，是我族伯。还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庄左右。老师父若肯救我，到了庄上，见了诸亲，将老师父拯救之恩，一一对众言说，典卖些田产，重重酬谢也。”

八戒听说，扛住行者道：“哥哥，这等一个小孩子家，你只管盘诘他怎的！他说得是，强盗只打劫他些浮财，莫成连房屋田产也劫得去？若与他亲戚们说了，我们纵有广大食肠，也吃不了他十亩田价。救他下来罢。”呆子只是想着吃食，那里管甚么好歹，使戒刀挑断绳索，放下怪来。

那怪对唐僧马下，泪汪汪只情磕头。长老心慈，便叫：“孩儿，你上马来，我带你去。”那怪道：“师父啊，我手脚都吊麻了，腰胯疼痛，一则是乡下人家，不惯骑马。”唐僧叫八戒驮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师父，我的皮肤都冻熟了，不敢要这位师父驮。他的嘴长耳大，脑后鬃硬，搠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驮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师父，那些贼来打劫我家时，一个个都搽了花脸，带假胡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唬怕了，见这位晦气脸的师父，一发没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驮。”唐僧教孙行者驮着。行者呵呵笑道：“我驮！我驮！”

那怪物暗自欢喜。顺顺当当的要行者驮他。行者把他扯在路旁边，试了一试，只好有三斤十来两重。行者笑道：“你这个泼怪物，今日该死了；怎么在老孙面前捣鬼！我认得你是个‘那话儿’啊。”妖怪道：“师父，我是好人家儿女，不幸遭此大难，我怎么是个甚么‘那话儿’？”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儿女，怎么这等骨头轻？”妖怪道：“我骨格儿小。”行者道：“你今年几岁

了？”那怪道：“我七岁了。”行者笑道：“一岁长一斤，也该七斤。你怎么不满四斤重么？”那怪道：“我小时失乳。”行者道：“也罢，我驮着你；若要尿尿把把，须和我说。”三藏才与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着孩儿随后，一行径投西去。有诗为证。诗曰：

道德高隆魔障高，禅机本静静生妖。

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痴顽瘇外趫。

意马不言怀爱欲，黄婆无语自忧焦。

客邪得志空欢喜，毕竟还从正处消。

孙大圣驮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艰苦，“行此险峻山场，空身也难走，却教老孙驮人。这厮莫说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没了父母，不知将他驮与何人，倒不如掼杀他罢。”那怪物却早知觉了。便就使个神通，往四下里吸了四口气，吹在行者背上，便觉重有千斤。行者笑道：“我儿啊，你弄重身法压我老爷哩！”那怪闻言，恐怕大圣伤他，却就解尸，出了元神，跳将起去，伫立在九霄空里。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发怒，抓过他来，往那路旁边赖石头上滑辣的一掼，将尸骸掼得像个肉饼一般。还恐他又无礼，索性将四肢扯下，丢在路两边，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头火起道：“这猴和尚，十分惫懒！就作我是个妖魔，要害你师父，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哩，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早是我有算计，出神走了。不然，是无故伤生也。若不趁此时拿了唐僧，再让一番，越教他停留长智。”好怪物，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阵旋风，呼的一声响亮，走石扬沙，诚然凶狠。好风：

淘淘怒卷水云腥，黑气腾腾闭日明。

岭树连根通拔尽，野梅带干悉皆平。

黄沙迷目人难走，怪石伤残路怎平。

滚滚团团平地暗，遍山禽兽发哮声。

刮得那三藏马上难存，八戒不敢仰视，沙僧低头掩面。孙大圣情知是怪物弄风，急纵步来赶时，那怪已骋风头，将唐僧摄去了，无踪无影，不知摄向何方，无处跟寻。

一时间，风声暂息，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观看，只见白龙马，战兢兢发喊声嘶；行李担，丢在路下；八戒伏于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唤。行者喊：“八戒！”那呆子听见是行者的声音，却抬头看时，狂风已静。爬起来，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风啊！”沙僧却也上前道：“哥哥，这是一阵旋风。”又

问：“师父在那里？”八戒道：“风来得紧，我们都藏头遮眼，各自躲风，师父也伏在马上的。”行者道：“如今却往那里去了？”沙僧道：“是个灯草做的，想被一风卷去也。”

行者道：“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到得！”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都说的是那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与我们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行者道：“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师父不听人说。我老孙火眼金睛，认得好歹。才然这风，是那树上吊的孩儿弄的。我认得他是个妖精，你们不识，那师父也不识，认作是好人家儿女，教我驮着他走。是老孙算计要摆布他，他就弄个重身法压我。是我把他掼得粉碎，他想是又使解尸之法，弄阵旋风，把我师父摄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听我说，故我意懒心灰，说各人散了。既是贤弟有此诚意，教老孙进退两难。——八戒，你端的要怎的处？”八戒道：“我才自失口乱说了几句，其实也不该散。哥哥，没及奈何，还信沙弟之言，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行者却回嗔作喜道：“兄弟们，还要来结同心，收拾了行李、马匹，上山找寻怪物，搭救师父去。”

三个人附葛扳藤，寻坡转涧，行经有五七十里，却也没个音信。那山上飞禽走兽全无，老柏乔松常见。孙大圣着实心焦，将身一纵，跳上那巅崄峰头，喝一声叫“变！”变作三头六臂，似那大闹天宫的本像。将金箍棒，幌一幌，变作三根金箍棒，劈哩扑辣的，往东打一路，往西打一路，两边不住的乱打。八戒见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师兄是寻不着师父，恼出气心风来了。”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上告大圣。此山唤做‘六百里钻头号山’。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已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接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精？”众神道：“爷爷呀，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呢！”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

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行者道：“你等既受他节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里妖精，叫做甚么名字？”众神道：“说起他来，或者大圣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却也神通广大。牛魔王使他来镇守号山，乳名叫做红孩儿，号叫做圣婴大王。”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却现了本像，跳下峰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们放心，再不须思念。师父决不伤生。妖精与老孙有亲。”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说谎。你在东胜神州，他这里是西牛贺洲，路程遥远，隔着万水千山，海洋也有两道，怎的与你有亲？”行者道：“刚才这伙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问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名字唤做红孩儿，号圣婴大王。想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遍游天下名山，寻访大地豪杰，那牛魔王曾与老孙结七弟兄。一般五六个魔王，止有老孙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称为大哥。这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我与他父亲相识，若论将起来，还是他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师父？我们趁早去来。”沙和尚笑道：“哥啊，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哩。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又不曾往还杯酒，又没有个节礼相邀，他那里与你认甚么亲耶？”行者道：“你怎么这等量人！常言道：‘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纵然他不认亲，好道也不伤我师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还我个囫囵唐僧。”三兄弟各办虔心，牵着白马，马上驮着行李，找大路一直前进。

无分昼夜，行了百十里远近，忽见一松林，林中有一条曲涧，涧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飞流，那涧梢头有一座石板桥，通着那厢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厢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处了。我等从众商议：那个管看守行李、马匹，那个肯跟我过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猪没甚坐性，我随你去罢。”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将马匹、行李俱潜在树林深处，小心守护，待我两个上门去寻师父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随，与行者各持兵器前来。正是：

未炼婴儿邪火胜，心猿木母共扶持。

毕竟不知这一去吉凶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隐现任浮沉，随分饥餐渴饮。
神静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蹭蹬破禅林，风动必然寒凛。

却说那孙大圣引八戒别了沙僧，跳过枯松涧，径来到那怪石崖前。果见有一座洞府，真个也景致非凡。但见：

回銮古道幽还静，风月也听玄鹤弄。
白云透出满川光，流水过桥仙意兴。
猿啸鸟啼花木奇，藤萝石蹬芝兰胜。
苍摇崖壑散烟霞，翠染松篁招彩凤。
远列巅峰似插屏，山朝涧绕真仙洞。
昆仑地脉发来龙，有分有缘方受用。

将近行到门前，见有一座石碣，上镌八个大字，乃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那壁厢一群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的，跳风顽耍。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小的们，趁早去报与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师父来，免你这一洞精灵的性命！牙迸半个‘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场，□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闻得此言，慌忙急转身，各归洞里，关了两扇石门，到里边来报：“大王，祸事了！”

却说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选剥了衣服，四马攒蹄，捆在后院里，着小妖打干净水刷洗，要上笼蒸吃哩。急听得报声祸事，且不刷洗，便来前庭上问：“有何祸事？”小妖道：“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带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在门前要甚么唐僧师父哩。但若牙迸半个‘不’字，就要掀翻山场，□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这是孙行者与猪八戒。他却也会寻哩。我拿他师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却怎么就寻上门来？”教：“小的们，把

管车的，推出车去！”那一班几个小妖，推出五辆小车儿来，开了前门，八戒望见道：“哥哥，这妖想是怕我们，推出车子，往那厢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里。”只见那小妖将车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着五个看着，五个进去通报。那魔王问：“停当了？”答应：“停当了。”教：“取过枪来。”有那一伙管兵器的小妖，着两个抬出一杆丈八长的火尖枪，递与妖王。妖王轮枪拽步，也无甚么盔甲，只是腰间束一条锦绣战裙，赤着脚，走出门前。行者与八戒，抬头观看，但见那怪物：

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
鬓挽青云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
战裙巧绣盘龙凤，形比哪吒更富胎。
双手绰枪威凛冽，祥光护体出门来。
哏声响若春雷吼，暴眼明如掣电乖。
要识此魔真姓氏，名扬千古唤红孩。

那红孩儿怪，出得门来，高叫道：“是甚么人，在我这里吆喝！”行者近前笑道：“我贤侄，莫弄虚头。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树梢头，是那般一个瘦怯怯的黄病孩儿，哄了我师父。我倒好意驮着你，你就弄风儿把我师父摄将来。你如今又弄这个样子，我岂不认得你？趁早送出我师父，不要白了面皮，失了亲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孙以长欺幼，不像模样。”那怪闻言，心中大怒，咄的一声喝道：“那泼猴头！我与你有甚亲情？你在这里满口胡柴，绰甚声经儿！那个是你贤侄？”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晓得。当年我与你令尊做弟兄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哩。”那怪道：“这猴子一发胡说！你是那里人，我是那里人，怎么得与我父亲做兄弟？”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我当初未闹天宫时，遍游海角天涯，四大部洲，无方不到。那时节，专慕豪杰。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称为平天大圣，与我老孙结为七弟兄，让他做了大哥；还有个蛟魔王，称为复海大圣，做了二哥；又有个大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做了三哥；又有个狮狔王，称为移山大圣，做了四哥；又有个猕猴王，称为通风大圣，做了五哥；又有个猸狨王，称为驱神大圣，做了六哥；惟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排行第七。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耍子时，还不曾生你哩！”

那怪物闻言，那里肯信，举起火尖枪就刺。行者正是那会家不忙，又使了一个身法，闪过枪头，轮起铁棒，骂道：“你这小畜生，不识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让过铁棒道：“泼猢狲，不达时务！看枪！”他两个也不论

亲情，一齐变脸，各使神通，跳在云端里，好杀：

行者名声大，魔王手段强。一个横举金箍棒，一个直挺火尖枪。吐雾遮三界，喷云照四方。一天杀气凶声吼，日月星辰不见光。语言无逊让，情意两乖张。那一个欺心失礼仪，这一个变脸没纲常。棒架威风长，枪来野性狂。一个是混元真大圣，一个是正果善财郎。二个努力争强胜，只为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与孙大圣战经二十合，不分胜败。

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明白：妖精虽不败阵，却只是遮拦隔架，全无攻杀之能；行者纵不赢他，棒法精强，来往只在那妖精头上，不离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啊，行者溜撒，一时间丢个破绽，哄那妖魔钻进来，一铁棒打倒，就没了我的功劳。……"你看他抖擞精神，举着九齿钯，在空里，望妖精劈头就筑。那怪见了心惊，急拖枪败下阵来。行者喝教八戒："赶上！赶上！"

二人赶到他洞门前，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在那中间一辆小车儿上；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八戒笑道："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了，淌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那妖魔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那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连喷了几口，只见那红焰焰、大火烧空，把一座火云洞，被那烟火迷漫，真个是熯天炽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当！这一钻在火里，莫想得活；把老猪弄做个烧熟的，加上香料，尽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说声走，他也不顾行者，跑过涧去了。

这行者神通广大，捏着避火诀，撞入火中，寻那妖怪。那妖怪见行者来，又吐上几口，那火比前更胜。好火：

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红。却似火轮飞上下，犹如炭屑舞西东。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五辆车儿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彻通灵。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长空万物荣。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镇西方第一名。

行者被他烟火飞腾，不能寻怪，看不见他洞门前路径，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门首，看得明白。他见行者走了，却才收了火具，帅群妖，转于洞内，闭了石门，以为得胜，着小的排宴奏乐，欢笑不题。

却说行者跳过枯松涧，按下云头。只听得八戒与沙僧朗朗的在松间讲话。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这呆子，全无人气！你就惧怕妖火，败走逃生，却把

老孙丢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八戒笑道：“哥啊，你被那妖精说着了，果然不达时务。古人云：‘识得时务者，呼为俊杰。’那妖精不与你亲，你强要认亲；既与你赌斗，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又不走，还要与他恋战哩！”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八戒道：“不济。”“枪法比我何如？”八戒道：“也不济。老猪见他撑持不住，却来助你一钯，不期他不识耍，就败下阵来，没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该来。我再与他斗几合，我取巧儿捞他一棒，却不是好？”

他两个只管论那妖精的手段，讲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瘪了。行者看见道：“兄弟，你笑怎么？你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阵？这桩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众毛攒毬。’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师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绩。”沙僧道：“我也没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两个都着了忙也。”行者道：“我怎么着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枪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势，故不能取胜。若依小弟说，以相生相克拿他，有甚难处？”行者闻言，呵呵笑道：“兄弟说得有理。果然我们着忙了，忘了这事。若以相生相克之理论之，须是以水克火；却往那里寻些水来，泼灭这妖火，可不救了师父？”沙僧道：“正是这般。不必迟疑。”行者道：“你两个只在此间，莫与他索战，待老孙去东洋大海求借龙兵，将些水来，泼息妖火，捉这泼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会得。”

好大圣，纵云离此地，顷刻到东洋。却也无心看玩海景，使个逼水法，分开波浪。正行时，见一个巡海夜叉相撞，看见是孙大圣，急回到水晶宫里，报知那老龙王。敖广即率龙子、龙孙、虾兵、蟹卒一齐出门迎接，请里面坐。坐定，礼毕，告茶。行者道：“不劳茶，有一事相烦。我因师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经，经过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号圣婴大王，把我师父拿了去。是老孙寻到洞边，与他交战，他却放出火来。我们禁不得他，想着水能克火，特来向你求些水去，与我下场大雨，泼灭了妖火，救唐僧一难。”那龙王道：“大圣差了。若要求取雨水，不该来问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龙王，主司雨泽，不来问你，却去问谁？”龙王道：“我虽司雨，不敢擅专，须得玉帝旨意，吩咐在那地方，要几尺几寸，甚么时辰起住，还要三官举笔，太乙移文，会令了雷公、电母、风伯、云童。俗语云：‘龙无云而不行’哩。”行者道：“我也不用着风云雷电，只是要些雨水灭火。”龙王道：“大圣不用风云雷电，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着舍弟们同助大圣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龙王道：“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闰、西海龙王敖顺。”行者笑道：

“我若再游过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龙王道：“不消大圣去，只我这里撞动铁鼓、金钟，他自顷而至。”行者闻其言道：“老龙王，快撞钟鼓。”

须臾间，三海龙王拥至，问：“大哥，有何事命弟等？”敖广道：“孙大圣在这里借雨助力降妖。”三弟即引进见毕，行者备言借水之事。众神个个欢从，即点起：

鲨鱼骁勇为前部，鳣痴口大作先锋。鲤元帅翻波跳浪，鯾提督吐雾喷风。鲭太尉东方打哨，鲌都司西路催征。红眼马郎南面舞，黑甲将军北下冲。鱑把总中军掌号，五方兵处处英雄。纵横机巧鼋枢密，妙算玄微龟相公。有谋有智鼍丞相，多变多能鳖总戎。横行蟹士轮长剑，直跳虾婆扯硬弓。鲇外郎查明文簿，点龙兵出离波中。

诗曰：

四海龙王喜助功，齐天大圣请相从。

只因三藏途中难，借水前来灭火红。

那行者领着龙兵，不多时，早到号山枯松涧上。行者道：“敖氏昆玉，有烦远踄。此间乃妖魔之处，汝等且停于空中，不要出头露面。让老孙与他赌斗，若赢了他，不须列位捉拿；若输与他，也不用列位助阵；只是他但放火时，可听我呼唤，一齐喷雨。”龙王俱如号令。

行者却按云头，入松林里，见了八戒、沙僧，叫声“兄弟。”八戒道：“哥哥来得快哑！可曾请得龙王来？”行者道：“俱来了。你两个切须仔细，只怕雨大，莫湿了行李，待老孙与他打去。”沙僧道：“师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会得了。”

行者跳过涧，到了门首，叫声：“开门！”那些小妖又去报道：“孙行者又来了。”红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烧了他，故此又来。这一来切莫饶他，断然烧个皮焦肉烂才罢！”急纵身，挺着长枪，教：“小的们，推出火车子来！”

他出门前，对行者道：“你又来怎的？”行者道：“还我师父来。”那怪道：“你这猴头，忒不通变。那唐僧与你做得师父，也与我做得按酒，你还思量要他哩。莫想！莫想！”行者闻言，十分恼怒，掣金箍棒劈头就打。那妖精，使火尖枪，急架相迎。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好杀：

怒发泼妖魔，恼急猴王将。这一个专救取经僧，那一个要吃唐三藏。心变没亲情，情疏无义让。这个恨不得捉住活剥皮，那个恨不得拿来生蘸酱。真个忒英雄，虽然多猛壮。棒来枪架赌输赢，枪去棒迎争下上。举

手相轮二十回，两家本事一般样。

那妖王与行者战经二十回合，见得不能取胜，虚幌一枪，急抽身，捏着拳头，又将鼻子捶了两下，却就喷出火来。那门前车子上，烟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飞腾。孙大圣回头叫道："龙王何在？"那龙王兄弟，帅众水族，望妖精火光里喷下雨来。好雨！真个是：

潇潇洒洒，密密沉沉。潇潇洒洒，如天边附落星辰；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悬浪滚。起初时如拳大小，次后来瓮泼盆倾。满地浇流鸭顶绿，高山洗出佛头青。沟壑水飞千丈玉，涧泉波涨万条银。三叉路口看看满，九曲溪中渐渐平。这个是唐僧有难神龙助，扳倒天河往下倾。

那雨淙淙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势。原来龙王私雨，只好泼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泼得？好一似火上浇油，越泼越灼。大圣道："等我捻着诀，钻入火中！"轮铁棒，寻妖要打。那妖见他来到，将一口烟，劈脸喷来。行者急回头，□得眼花雀乱，忍不住泪落如雨。原来这大圣不怕火，只怕烟。当年因大闹天宫时，被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煅过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烧坏。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他□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烟。那妖又喷一口，行者当不得，纵云头走了。好妖王却又收了火具，回归洞府。

这大圣一身烟火，炮燥难禁，径投于涧水内救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堂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慌得那四海龙王在半空里，收了雨泽，高声大叫："天蓬元帅！卷帘将军！休在林中藏隐，且寻你师兄出来！"

八戒与沙僧听得呼他圣号，急忙解了马、挑着担奔出林来，也不顾泥泞，顺涧边找寻。只见那上溜头，翻波滚浪，急流中淌下一个人来。沙僧见了，连衣跳下水中，抱上岸来，却是孙大圣身躯。噫！你看他蜷跼四肢伸不得，浑身上下冷如冰。沙和尚满眼垂泪道："师兄！可惜了你，亿万年不老长生客，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这猴子佯推死，吓我们哩。你摸他摸，胸前还有一点热气没有？"沙僧道："浑身都冷了，就有一点儿热气，怎的就得回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真个那沙僧扯着脚，八戒扶着头，把他拽个直，推上脚来，盘膝坐定。八戒将两手搓热，仵住他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原来那行者被冷水逼了，气阻丹田，不能出声。却幸得八戒按摸揉擦，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堂，冲开孔窍，叫了一声："师父啊！"沙僧道："哥啊，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且苏醒，我们在这里哩。"行者睁开眼道："兄弟们在这里？老

孙吃了亏也！”八戒笑道：“你才子发昏的，若不是老猪救你啊，已此了帐了，还不谢我哩！”行者却才起身，仰面道：“敖氏弟兄何在？”那四海龙王在半空中答应道：“小龙在此伺候。”行者道：“累你远劳，不曾成得功果，且请回去，改日再谢。”龙王帅水族，泱泱而回，不在话下。

沙僧搀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从定。少时间，却定神顺气，止不住泪滴腮边，又叫：“师父啊！

忆昔当年出大唐，岩前救我脱灾殃。
三山六水遭魔障，万苦千辛割寸肠。
托钵朝餐随厚薄，参禅暮宿或林庄。
一心指望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伤！”

沙僧道：“哥哥，且休烦恼。我们早安计策，去那里请兵助力，搭救师父耶。”行者道：“那里请救么？”沙僧道：“当初菩萨吩咐，着我等保护唐僧，他曾许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应。那里请救去？”行者道：“想老孙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这妖精神通不小，须是比老孙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天神不济，地煞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须是去请观音菩萨才好。奈何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起筋斗云，怎生请得？”八戒道：“有甚话吩咐，等我去请。”行者笑道：“也罢，你是去得。若见了菩萨，切休仰视，只可低头礼拜。等他问时，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再请救师父这事。他若肯来，定取擒了怪物。”八戒闻言，即便驾了云雾，向南而去。

却说那个妖王在洞里欢喜道：“小的们，孙行者吃了亏去了。这一阵虽不得他死，好道也发个大昏。咦，只怕他又请救兵来也。快开门，等我去看他请谁。”

众妖开了门，妖精就跳在空里观看，只见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着南边再无他处，断然是请观音菩萨，急按下云，叫：“小的们，把我那皮袋寻出来。多时不用，只恐口绳不牢，与我换上一条，放在二门之下，等我去把八戒赚将回来，装于袋内，蒸得稀烂，犒劳你们。”原来那妖精有一个如意的皮袋。众小妖拿出来，换了口绳，安于洞门内不题。

却说那妖王久居于此，俱是熟游这地。他晓得那条路上南海去近，那条去远。他从那近路上，一驾云头，赶过了八戒。端坐在壁岩之上，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等候着八戒。

那呆了正纵云行处，忽然望见菩萨。他那里识得真假？这才是见像作佛。呆子停云下拜道：“菩萨，弟子猪悟能叩头。”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经，

却见我有何事干？”八戒道：“弟子因与师父行至中途，遇着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他把我师父摄了去。是弟子与师兄等，寻上他门，与他交战。他原来会放火，头一阵，不曾得赢；第二阵，请龙王助雨，也不能灭火。师兄被他烧坏了，不能行动，着弟子来请菩萨。万望垂慈，救我师父一难！”妖精道：“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生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曾冲撞他，是师兄悟空冲撞他的。他变作一个小孩子，吊在树上，试我师父。师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来，着师兄驮他一程。是师兄掼了他一掼，他就弄风儿，把师父摄去了。妖精道：“你起来，跟我进那洞里见洞主，与你说个人情，你陪一个礼，把你师父讨出来罢。”八戒道：“菩萨呀，若肯还我师父，就磕他一个头也罢。”

妖王道：“你跟来。”那呆子不知好歹，就跟着他，径回旧路，却不向南洋海，随赴火云门。顷刻间，到了门首。妖精进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进来。”呆子只得举步入门。众妖一齐呐喊，将八戒捉倒，装于袋内。束紧了口绳，高吊在驮梁之上。妖精现了本像，坐在当中道：“猪八戒，你有甚么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经，就敢请菩萨降我！你大睁着两个眼，还不认得我是圣婴大王哩！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赏赐小妖，权为案酒！”八戒听言，在里面骂道：“泼怪物！十分无礼！若论你百计千方，骗了我吃，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天瘟！”呆子骂了又骂，嚷了又嚷，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沙僧正坐，只见一阵腥风，刮面而过，他就打了一个喷嚏道：“不好！不好！这阵风，凶多吉少。想是猪八戒走错路也。”沙僧道：“他错了路，不会问人？”行者道：“想必撞妖精了。”沙僧道：“撞见妖精，他不会跑回？”行者道：“不停当；你坐在这里看守，等我跑过涧去打听打听。”沙僧道：“师兄腰疼，只恐又着他手，等小弟去罢。”行者道：“你不济事，还让我去。”

好行者，咬着牙，忍着疼，捻着铁棒，走过涧，到那火云洞前，叫声“泼怪！”那把门的小妖，又急入里报：“孙行者又在门首叫哩！”那妖王传令叫拿，那伙小妖，枪刀簇拥，齐声呐喊，即开门，都道：“拿住！拿住！”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将身钻在路旁，念个咒语叫“变！”即变做一个销金包袱。小妖看见，报道：“大王，孙行者怕了；只见说一声‘拿’字，慌得把包袱丢下，走了。”妖王笑道：“那包袱也无甚么值钱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偏衫、旧帽子，背进来拆洗做补衬。”一个小妖，果将包袱背进，不知是行者变的，行者道：“好了！这个销金包袱，背着了！”那妖精不以为事，丢在门

内。

好行者，假中又假，虚里还虚：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个包袱一样；他的真身，却又变作一个苍蝇儿，钉在门枢上。只听得八戒在那里哼哩哼的，声音不清，却似一个瘟猪。行者嘤的飞了去寻时，原来他吊在皮袋里也。行者钉在皮袋，又听得他恶言恶语骂道，妖怪长，妖怪短，“你怎么假变作个观音菩萨，哄我回来，吊我在此，还说要吃我！有一日我师兄：

大展齐天无量法，满山泼怪登时擒！

解开皮袋放我出，筑你千钯方趁心！

行者闻言，暗笑道：“这呆子虽然在这里面受闷气，却还不倒了旗枪。老孙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雪恨！”

正欲设法拯救八戒出来，只听那妖王叫道：“六健将何在？”时有六个小妖，是他知己的精灵，封为健将，都有名字：一个叫做云里雾，一个叫做雾里云；一个叫做急如火，一个叫做快如风；一个叫做兴烘掀，一个叫做掀烘兴。六健将上前跪下。妖王道：“你们认得老大王家么？”六健将道：“认得。”妖王道“你与我星夜去请老大王来，说我这里捉唐僧蒸与他吃，寿延千纪。”六怪领命，一个个厮拖厮扯，径出门去了。行者嘤的一声，飞下袋来，跟定那六怪，躲离洞中。毕竟不知怎的请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话说那六健将出洞门，径往西南上，依路而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请老大王吃我师父，老大王断是牛魔王。我老孙当年与他相会，真个意合情投，交游甚厚。至如今我归正道，他还是邪魔。虽则久别，还记得他模样，且等老孙变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好行者，躲离了六个小妖，展开翅，飞向前边，离小妖有十数里远近，摇身一变，变作个牛魔王；拔下几根毫毛，叫"变！"即变作几个小妖。在那山凹里，驾鹰牵犬，搭弩张弓，充作打围的样子，等侯那六健将。

那一伙厮拖厮扯，正行时，忽然看见牛魔王坐在中间，慌得兴烘掀、掀烘兴扑的跪下道："老大王爷爷在这里也。"那云里雾、雾里云、急如火、快如风都是肉眼凡胎，那里认得真假，也就一同跪倒，磕头道："爷爷！小的们是火云洞圣婴大王处差来，请老大王爷爷去吃唐僧肉，寿延千纪哩。"行者借口答道："孩儿们起来，同我回家去，换了衣服来也。"小妖叩头道："望爷爷方便，不消回府罢。路程遥远，恐我大王见责。小的们就此请行。"行者笑道："好乖儿女。也罢，也罢，向前开路，我和你去来。"六怪抖擞精神，向前喝路。大圣随后而来。

不多时，早到了本处。快如风、急如火撞进洞里，报："大王，老大王爷爷来了。"妖王欢喜道："你们却中用，这等来的快。"即便叫："各路头目，摆队伍，开旗鼓，迎接老大王爷爷。"满洞群妖，遵依旨令，齐齐整整，摆将出去。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把身子抖了一抖，却将那架鹰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开大步，径走入门里，坐在南面当中。

红孩子儿当面跪下，朝上叩头道："父王，孩儿拜揖。"行者道："孩儿免礼。"那妖王四大拜拜毕，立于下手。行者道："我儿，请我来有何事？"妖王

躬身道：“孩儿不才，昨日获得一人，乃东土大唐和尚。常听得人讲，他是一个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寿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请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寿延千纪。”行者闻言，打了个失惊道：“我儿，是那个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经的人也。”行者道：“我儿，可是孙行者师父么？”妖王道：“正是。”行者摆手摇头道：“莫惹他！莫惹他！别的还好惹，孙行者是那样人哩，我贤郎，你不曾会他？那猴子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曾大闹天宫。玉皇上帝差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得他。你怎么敢吃他师父！快早送出去还他，不要惹那猴子。他若打听着你吃了他师父，他也不来和你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搠个窟窿，连山都掬了去。我儿，弄得你何处安身，教我倚靠何人养老！”

妖王道：“父王说那里话，长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那孙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领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个变化，将他师父摄来。他与那猪八戒当时寻到我的门前，讲甚么攀亲托熟之言，被我怒发冲天，与他交战几合，也只如此，不见甚么高作。那猪八戒刺邪里就来助战，是孩儿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烧败了一阵。慌得他去请四海龙王助雨，又不能灭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烧了一个小发昏，连忙着猪八戒去请南海观音菩萨。是我假变观音，把猪八戒赚来，见吊在如意袋中，也要蒸他与众小的们吃哩。那行者今早又来我的门首吆喝，我传令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丢下走了。却才去请父王来看看唐僧活像，方可蒸与你吃，延寿长生不老也。”

行者笑道：“我贤郎啊，你只知有三昧火赢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哩！”妖王道：“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谅他决不敢进我门来。”行者道：“我儿，你虽然认得他，他却不变大的，如狼犺大象，恐进不得你门；他若变作小的，你却难认。”妖王道：“凭他变甚小的。我这里每一层门上，有四五个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会变苍蝇、蚊子、虼蚤，或是蜜蜂、蝴蝶并蟭蟟虫等项，又会变我模样，你却那里认得？”妖王道：“勿虑；他就是铁胆铜心，也不敢近我门来也。”

行者道：“既如此说，贤郎甚有手段，实是敌得他过，方来请我吃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还不吃哩。”妖王道：“如何不吃？”行者道：“我近来年老，你母亲常劝我作些善事。我想无甚作善，且持些斋戒。”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长斋，是月斋？”行者道：“也不是长斋，也不是月斋，唤做‘雷斋’。每月只该四日。”妖王问：“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辛酉日，一则当斋，二来酉不会客。且等明日，我去亲自剧洗蒸他，与儿等同享罢。”

那妖王闻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吃人为生，今活彀有一千馀岁，怎么如今又吃起斋来了？想当初作恶多端，这三四日斋戒，那里就积得过来。此言有假，可疑，可疑！”即抽身走出二门之下，叫六健将来问：“你们老大王是那里请来的？”小妖道：“是半路请来的。”妖王道：“我说你们来的快。不曾到家么？”小妖道：“是，不曾到家。”妖王道：“不好了，着了他假也！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齐跪下道：“大王，自家父亲，也认不得？”妖王道：“观其形容动静都像，只是言语不像。只怕着了他假，吃了人亏。你们都要仔细：会使刀的，刀要出鞘；会使枪的，枪要磨明；会使棍的，使棍；会使绳的，使绳。待我再去问他，看他言语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说今日不吃，明日不吃，便迟个月何妨！假若言语不对，只听我哏的一声，就一齐下手。”群魔各各领命讫。

这妖王复转身到于里面，对行者当面又拜。行者道：“孩儿，家无常礼，不须拜；但有甚话，只管说来。”妖王伏于地下道：“愚男一则请来奉献唐僧之肉，二来有句话儿上请。我前日闲行，驾祥光，直至九霄空内，忽逢着祖廷道龄张先生。”行者道：“可是做天师的张道龄么？”妖王道：“正是。”行者问曰：“有甚话说？”妖王道：“他见孩儿生得五官周正，三停平等，他问我是几年、那月、那日、那时出世。儿因年幼，记得不真。先生子平精熟，要与我推看五星。今请父王，正欲问此。倘或下次再得会他，好烦他推算。”行者闻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呀！老孙自归佛果，保唐师父，一路上也捉了几个妖精，不似这厮克剥。他问我甚么家长礼短，少米无柴的话说，我也好信口捏脓答他。他如今问我生年月日，我却怎么知道！……”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间，也无一些儿惧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贤郎请起。我因年老，连日有事不遂心怀，把你生时果偶然忘了。且等到明日回家，问你母亲便知。”

妖王道：“父王把我八个字时常不离口论说，说我有同天不老之寿，怎么今日一旦忘了！岂有此理！必是假的！”哏的一声，群妖枪刀簇拥，望行者没头没脸的扎来。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了，现出本像，对妖精道：“贤郎，你却没理。那里儿子好打爷的？”那妖王满面羞惭，不敢回视。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小妖道：“大王，孙行者走了。”妖王道：“罢，罢，罢！让他走了罢！我吃他这一场亏也！且关了门，莫与他打话，只来刷洗唐僧，蒸吃便罢。”

却说那行者搴着铁棒，呵呵大笑，自涧那边而来。沙僧听见，急出林迎着道：“哥啊，这半日方回，如何这等哂笑，想救出师父来也？”行者道：“兄

弟，虽不曾救得师父，老孙却得个上风来了。”沙僧道：“甚么上风？”行者道：“原来猪八戒被那怪假变观音哄将回来，吊于皮袋之内。我欲设法救援，不期他着甚么六健将去请老大王来吃师父内。是老孙想着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就变了他的模样，弃将进去，坐在中间。他叫父王，我就应他；他便叩头，我就直受。着实快活！果然得了上风！”沙僧道：“哥啊，你便图这般小便宜，恐师父性命难保。”行者道：“不须虑，等我去请菩萨来。”沙僧道：“你还腰疼哩。”行者道：“我不疼了。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着行李、马匹，等我去。”沙僧道：“你置下仇了，恐他害我师父。你须快去快来。”行者道：“我来得快，只消顿饭时，就回来矣。”

好大圣，说话间躲离了沙僧，纵筋斗云，径投南海。在那半空里，那消半个时辰，望见普陀山景。须臾，按下云头，直至落伽崖上。端肃正行，只见二十四路诸天迎着道：“大圣，那里去？”行者作礼毕，道：“要见菩萨。”诸天道：“少停，容通报。”时有鬼子母诸天来潮音洞外报道：“菩萨得知，孙悟空特来参见。”菩萨闻报，即命进去。

大圣敛衣皈命，捉定步，径入里边，见菩萨倒身下拜。菩萨道：“悟空，你不领金蝉子西方求经去，却来此何干？”行者道：“上告菩萨。弟子保护唐僧前行，至一方，乃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一个红孩儿妖精，唤作圣婴大王，把我师父摄去。是弟子与猪悟能等寻至门前，与他交战。他放出三昧火来，我等不能取胜，救不出师父。急上东洋大海，请到四海龙王，施雨水，又不能胜火，把弟子都熏坏了，几乎丧了残生。”菩萨道：“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广大，怎么去请龙王，不来请我？”行者道：“本欲来的，只是弟子被烟熏了，不能驾云，却教猪八戒来请菩萨。”菩萨道：“悟能不曾来呀。”行者道：“正是。未曾到得宝山，被那妖精假变做菩萨模样，把猪八戒又赚入洞中，现吊在一个皮袋里，也要蒸吃哩。”

菩萨听说，心中大怒道：“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掼，唬得那行者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他的德行，就把净瓶掼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孙，却不是一件大人事？”

说不了，只见那海当中，翻波跳浪，钻出个瓶来。原来是一个怪物驮着出来。行者仔细看那驮瓶的怪物，怎生模样：

根源出处号帮泥，水底增光独显威。
世隐能知天地性，安藏偏晓鬼神机。

藏身一缩无头尾，展足能行快似飞。
文王画卦曾元卜，常纳庭台伴伏羲。
云龙透出千般俏，号水推波把浪吹。
条条金线穿成甲，点点装成彩玳瑁。
九宫八卦袍披定，散碎铺遮绿灿衣。
生前好勇龙王幸，死后还驮佛祖碑。
要知此物名和姓，兴风作浪恶乌龟。

那龟驮着净瓶，爬上崖边，对菩萨点头二十四点，权为二十四拜。行者见了，暗笑道：“原来是看瓶的。想是不见瓶，就问他要。”菩萨道：“悟空，你在下面说甚么？”行者道：“没说甚么。”菩萨教：“拿上瓶来。”这行者即去拿瓶，——唉！莫想拿得他动。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摇得半分毫？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萨，弟子拿不动。”菩萨道：“你这猴头，只会说嘴。瓶儿你也拿不动，怎么去降妖缚怪？”行者道：“不瞒菩萨说。平日拿得动，今日拿不动。想是吃了妖精亏，筋力弱了。”菩萨道：“常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那里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动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

那菩萨走上前，将右手轻轻的提起净瓶，托在左手掌上。只见那龟点点头，钻下水去了。行者道：“原来是个养家看瓶的夯货！”菩萨坐定道：“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行者道：“可怜！菩萨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门，一向不干那样事了。你教我留些当头，却将何物？我身上这件绵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铁棒，早晚却要护身。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是个金的，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取不下来。你今要当头，情愿将此为当。你念个松箍儿咒，将此除去罢；不然，将何物为当？”菩萨道：“你好自在啊！，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铁棒、金箍；只将你那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与我作当罢。”行者道：“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与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群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萨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行者笑道：“菩萨，你却也多疑。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万救我师父一难罢！”那菩萨：

逍遥欣喜下莲台，云步香飘上石崖。

只为圣僧遭障害，要降妖怪救回来。

孙大圣十分欢喜，请观音出了潮音仙洞。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岩上。菩萨道："悟空，过海。"行者躬身道："请菩萨先行。"菩萨道："你先过去。"行者磕头道："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菩萨闻言，即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瓣莲花，放在石岩下边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莲花瓣儿，我渡你过海。"行者见了道："菩萨，这花瓣儿，又轻又薄，如何载得我起！这一□翻跌下水去，却不湿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萨喝道："你且上去看！"行者不敢推辞，舍命往上跳。果然先见轻小，到上面比海船还大三分。行者欢喜道："菩萨，载得我了。"菩萨道："既载得，如何不过去？"行者道："又没个篙、桨、篷、桅，怎生得过？"菩萨道："不用。"只把他一口气吹开吸拢，又着实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得登彼岸 。行者却脚□实地，笑道："这菩萨卖弄神通，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全不费力也！"

那菩萨吩付概众诸天各守仙境，着善财龙女闭了洞门，他却纵祥云，躲离普陀岩，到那边叫："惠岸何在？"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个太子，俗名木叉是也。乃菩萨亲传授的徒弟，不离左右，称为护法惠岸行者，即对菩萨合掌伺候。菩萨道："你快上界去，见你父王，问他借天罡刀来一用。"惠岸道："师父用着几何？"菩萨道："全副都要。"

惠岸领命，即驾云头，径入南天门里，到云楼宫殿，见父王下拜。天王见了，问："儿从何来？"木叉道："师父是孙悟空请来降妖，着儿拜上父王，将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唤哪吒将刀取三十六把，递与木叉。木叉对哪吒说："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亲：我事紧急，等送刀来再磕头罢。"忙忙相别，按落祥光，径至南海，将刀捧与菩萨。

菩萨接在手中，抛将去，念个咒语，只见那刀化作一座千叶莲台。菩萨纵身上去，端坐在中间。行者在旁暗笑道："这菩萨省使俭用。那莲花池里有五色宝莲台，舍不得坐将来，却又问别人去借。"菩萨道："悟 空，休言语，跟我来也。"却才都驾着云头，离了海上。白鹦哥展翅前飞，孙大圣与惠岸随后。

顷刻间，早见一座山头。行者道："这山就是号山子。从此处到那妖精门首，约摸有四百馀里。"菩萨闻言，即命住下祥云；在那山头上念一声"唵"字咒语，只见那山左山右，走出许多神鬼，却乃是本山土地众神，都到菩萨宝莲座下磕头。菩萨道："汝等俱莫惊张。我今来擒此魔王。你与我把这团围打

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地方，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将那窝中小兽，窟出雏虫，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众神遵依而退。须臾间，又来回复。菩萨道：“既然干净，俱各回祠。”遂把净瓶扳倒，唿喇喇倾出水来，就如雷响。真个是：

　　漫过山头，冲开石壁；漫过山头如海势，冲开石壁似汪洋。黑雾涨天全水气，沧波影日幌寒光。遍崖冲玉浪，满海长金莲。菩萨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禅。化做落伽仙景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昙花嫩，香草舒开贝叶鲜。紫竹几竿鹦鹉歇，青松数簇鹧鸪喧。万迭波涛连四野，只闻风吼水漫天。

孙大圣见了，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兽蛇虫哩！”菩萨叫：“悟空，伸手过来。”行者即忙敛袖，将左手伸出。菩萨拔杨柳枝，蘸甘露，把他手心里写一个“迷”字。教他：“捏着拳头，快去与那妖精索战，许败不许胜。败将来我这跟前，我自有法力收他。”

　　行者领命。返云光，径来至洞口。一只手使拳，一只手使棒，高叫道：“妖怪开门！”那些小妖，又进去报道：“孙行者又来了！”妖王道：“紧关了门！莫睬他！”行者叫道：“好儿子！把老子赶在门外，还不开门！”小妖又报道：“孙行者骂出那话儿来了！”妖王只教：“莫睬他！”行者叫两次，见不开门，心中大怒，举铁棒，将门一下打了一个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将进去道：“孙行者打破门了！”

　　妖王见报几次，又听说打破前门，急纵身跳将出去，挺长枪，对行者骂道：“这猴子，老大不识起倒！我让你得些便宜，你还不知尽足，又来欺我！打破我门，你该个甚么罪名？”行者道：“我儿，你赶老子出门，你该个甚么罪名？”

　　那妖王羞怒，绰长枪劈胸便刺；这行者举铁棒，架隔相还。一番搭上手，斗经四五个回合，行者捏着拳头，拖着棒，败将下来。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儿子，天看着你哩，你来！”那妖精闻言，愈加嗔怒，喝一声，赶到面前，挺枪又刺。这行者轮棒又战几合，败阵又走。那妖王骂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么如今正斗时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贤郎，老子怕你放火。”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来。”行者道：“既不放火，走开些。好汉子莫在家门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诈，真个举枪又赶。行者拖了棒，放了拳头。那妖王着了迷乱，只情追赶。前走的如流星过度，后走的如弩箭离弦。

不一时，望见那菩萨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饶我罢。你如今赶至南海观音菩萨处，怎么还不回去？”那妖王不信，咬着牙，只管赶来。行者将身一幌，藏在那菩萨的神光影里。

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么？”菩萨不答应。妖王拈转长枪，喝道：“咄！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么？”菩萨也不答应。妖精望菩萨劈心刺一枪来。那菩萨化道金光，径走上九霄空内。行者跟定道：“菩萨，你好欺伏我罢了！那妖精再三问你，你怎么推聋装痖，不敢做声，被他一枪搠走了，却把那个莲台都丢下耶！”菩萨只教：“莫言语，看他再要怎的。”此时行者与木叉俱在空中，并肩同看。只见那妖呵呵冷笑道：“泼猴头，错认了我也！他不知把我圣婴当作个甚人。几番家战我不过，又去请个甚么脓包菩萨来，却被我一枪，搠得无形无影去了；又把个宝莲台儿丢了。且等我上去坐坐。”好妖精，他也学菩萨，盘手盘脚的，坐在当中。行者看见道：“好，好，好！莲花台儿好送人了！”菩萨道：“悟空，你又说甚么？行者道：“说甚，说甚！莲台送了人了！那妖精坐放臀下，终不得你还要哩？”菩萨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躯小巧，比你还坐得稳当。”菩萨叫：“莫言语，且看法力。”

他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即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儿打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如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馀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血流成汪皮肉开。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且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却道：“菩萨啊，那怪物不怕痛，还拔刀哩。”菩萨见了，唤上木叉，“且莫伤他生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唵”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做倒须钩儿，狼牙一般，莫能褪得。那妖精却才慌了，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识你广大法力。千乞垂慈，饶我性命！再不敢恃恶，愿入法门戒行也。”

菩萨闻言，却与二行者、白鹦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问道：“你可受吾戒行么？”妖王点头滴泪道：“若饶性命，愿受戒行。”菩萨道：“你可入我门么？”妖王道：“果饶性命，愿入法门。”菩萨道：“既如此，我与你摩顶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头刀儿，近前去，把那怪分顶剃了几刀，剃作一个太山压顶，与他留下三个顶搭，挽起三个窝角揪儿。行者在旁笑道：“这妖精大晦气！弄得不男不女，不知像个甚么东西！”菩萨道：“你今既受我戒，我却也不慢你，称你做善财童子，如何？”那妖点头受持，只望饶命。菩萨却用

手一指，叫声“退！”撞的一声，天罡刀都脱落尘埃，那童子身躯不损。

菩萨叫：“惠岸，你将刀送上天宫，还你父王，莫来接我，先到普陀岩会众诸天等候。”那木叉领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题。

却说那童子野性不定，见那腿疼处不疼，臀破处不破，头挽了三个揪儿，他走去绰起长枪，望菩萨道：“那里有甚真法力降我！原来是个掩样术法儿！不受甚戒，看枪！”望菩萨劈脸刺来。恨得个行者轮铁棒要打。菩萨只叫：“莫打，我自有惩治。”即又袖中取出一个金箍儿来道：“这宝贝原是我佛如来赐我往东土寻取经人的‘金紧禁’三个箍儿。紧箍儿，先与你戴了；禁箍儿，收了守山大神；这个金箍儿，未曾舍得与人，今观此怪无礼，与他罢。”好菩萨，将箍儿迎风一幌，叫声“变！”即变作五个箍儿，望童子身上抛了去，喝声“着！”一个套在他头顶上，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菩萨道：“悟空，走开些，等我念念金箍儿咒。”行者慌了道：“菩萨呀，请你来此降妖，如何却要咒我？”菩萨道：“这篇咒，不是紧箍儿咒，咒你的；是金箍儿咒，咒那童子的。”行者却才放心，紧随左右，听得他念咒。菩萨捻着诀，默默的念了几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攒蹄打滚。正是：

一句能通遍沙界，广大无边法力深。

毕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鼍回

却说那菩萨念了几遍，却才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处，颈项里与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便就除那箍儿时，莫想褪得动分毫。这宝贝已此是见肉生根，越抹越痛。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萨恐你养不大，与你戴个颈圈镯头哩。”那童子闻此言，又生烦恼，就此绰起枪来，望行者乱刺。行者急闪身，立在菩萨后面，叫：“念咒！念咒！”

那菩萨将杨柳枝儿，蘸了一点甘露，洒将去，叫声“合！”只见他丢了枪，一双手合掌当胸，再也不能开放。至今留了一个“观音扭”，即此意也。那童子开不得手，拿不得枪，方知是法力深微。没奈何，才纳头下拜。

菩萨念动真言，把净瓶攲倒。将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无半点存留。对行者道：“悟空，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师父去来！”行者转身叩头道：“有劳菩萨远涉，弟子当送一程。”菩萨道：“你不消送。恐怕误了你师父性命。”行者闻言，欢喜叩别。那妖精早归了正果，五十三参，参拜观音。

且不题善菩萨收了童子。却说那沙僧久坐林间，盼望行者不到；将行李捎在马上，一只手执着降妖宝杖，一只手牵着缰绳，出松林向南观看，只见行者欣喜而来。

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么去请菩萨，此时才来！焦杀我也！”行者道：“你还做梦哩。老孙已请了菩萨，降了妖怪。”行者却将菩萨的法力，备陈了一遍。沙僧十分欢喜道：“救师父去也！”

他两个才跳过涧去，撞到门前，拴下马匹。举兵器齐打入洞里，剿净了群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来。那呆子谢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里？等我去筑他几钯，出出气来！”行者道：“且寻师父去。”

三人径至后边，只见师父赤条条，捆在院中哭哩。沙僧连忙解绳，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师父吃苦了。”三藏谢道：“贤徒啊，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将请菩萨，收童子之言，备陈一遍。三藏听得，即忙跪下，朝南礼拜。行者道：“不消谢他，转是我们与他作福，收了一个童子。”——如今说童子拜观音，五十三参，参参见佛，即此是也。——教沙僧，将洞内宝物收了。且寻米粮，安排斋饭，管待了师父。那长老得性命全亏孙大圣，取真经只靠美猴精。师徒们出洞来，攀鞍上马，找大路，笃志投西。

行经一个多月，忽听得水声振耳。三藏大惊道：“徒弟呀，又是那里水声？”行者笑道：“你这老师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们一同四众，偏你听见甚么水声。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经》乃浮屠山乌巢禅师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个字。我当时耳传，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儿？”行者道：“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三藏闻言，默然沉虑道：“徒弟啊，我

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
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
夜静猿啼殊可叹，月明鸟噪不堪闻。
何时满足三三行，得取如来妙法文！”

行者听毕，忍不住鼓掌大笑道：“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若要那三三行满，有何难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戒回头道：“哥啊，若照依这般魔障凶高，就走上一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钝腮，不要惹大哥热擦。且只捱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

师徒们正话间，脚走不停，马蹄正疾，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马不能进。四众停立岸边。仔细观看。但见那：

层层浓浪，迭迭浑波。层层浓浪翻乌潦，迭迭浑波卷黑油。近观不照人身影，远望难寻树木形。滚滚一地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来如积炭，浪花飘起似翻煤。牛羊不饮，鸦鹊难飞。牛羊不饮嫌深黑，鸦鹊难飞怕渺弥。只是岸上芦苹知节令，滩头花草斗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泽洞世间多。人生皆有相逢处，谁见西方黑水河！

唐僧下马道：“徒弟，这水怎么如此浑黑？”八戒道：“是那家泼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谁家洗笔砚哩。”行者道：“你们且休胡猜乱道，且设法保师父过去。”八戒道：“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或是驾了云头，或是下河负水，不消顿饭时，我就过去了。”沙僧道：“若教我老沙，也只消纵去□水，顷刻而过。”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师父难哩。”三藏道：“徒弟啊，这河有多少宽么？”八戒道：“约摸有十来里宽。”三藏道：“你三个计较，着那个驮我过去罢。”行者道：“八戒驮得。”八戒道：“不好驮。若是驮着腾云，三尺也不能离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山。’若是驮着负水，转连我坠下水去了。”

师徒们在河边，正都商议，只见那上溜头，有一人棹下一只小船儿来。唐僧喜道：“徒弟，有船来了。叫他渡我们过去。”沙僧厉声高叫道：“棹船的，来渡人！来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间，方便第一。”你虽不是渡船，我们也不是常来打搅你的。我等 是东土饮差取经的佛子，你可方便方便，渡我们过去，谢你。”那人闻言，却把船儿棹近岸边，扶着桨道：“师父啊，我这船小，你们人多，怎能全渡？”三藏近前看了，那船儿原来是一段木头刻的，中间只有一个舱口，只好坐下两个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这般啊，两遭儿渡罢。”八戒就使心术，要躲懒讨乖，道：“悟净，你与大哥在这边看着行李、马匹，等我保师父先过去，却再来渡马。教大哥跳过去罢。”行者点头道：“你说的是。”

那呆子扶着唐僧，那梢公撑开船，冲棹冲流，一直而去。方才行到中间，只听得一声响喨，卷浪翻波，遮天迷目。那阵狂风十分利害！好风：

当空一片炮云起，中溜千层黑浪高。
两岸飞沙迷日色，四边树倒振天号。
翻江搅海龙神怕，播土扬尘花木雕。
呼呼响若春雷吼，阵阵凶如饿虎哮。
蟹鳖鱼虾朝上拜，飞禽走兽失窝巢。
五湖船户皆遭难，四海人家命不牢。
溪内渔翁难把钩，河间梢子怎撑篙？
揭瓦翻砖房屋倒，惊天动地泰山摇。

这阵风，原来就是那棹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着那唐僧与猪八戒，连船儿淬在水时，无影无形，不知摄了那方去也。

这岸上，沙僧与行者心慌道：“怎么好？老师父步步逢灾，才脱了魔障，幸得这一路平安，又遇着黑水迍邅！”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们往下溜头

找寻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会水，他必然保师父负水而出。我才见那个棹船的有些不正气，想必就是这厮弄风，把师父拖下水去了。”沙僧闻言道：“哥哥不何不早说！你看着马与行李，等我下水打寻去来。”行者道：“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

好和尚，脱了褊衫，札抹了手脚，轮着降妖宝杖，扑的一声，分开水路，钻入波中。大踏步行将进去。正走处，只听得有人言语。沙僧闪在旁边，偷睛观看，那壁厢有一座亭台，台门外横封了八个大字，乃是“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又听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便做长生不老人。我为他也等够多时，今朝却不负我志。”教：“小的们！快把铁笼抬出来，将这两个和尚囫囵蒸熟，具柬去请二舅爷来，与他暖寿。”沙僧闻言，按不住心头火起，掣宝杖，将门乱打。口中骂道：“那泼物，快送我唐僧师父与八戒师兄出来！”唬得那门内妖邪，急跑去报：“祸事了！”老怪问：“甚么祸事？”小妖道：“外面有一个晦气色脸的和尚，打着前门骂，要人哩。”

那怪闻言，即唤取披挂。小妖抬出披挂，老妖结束整齐。手提一根竹节钢鞭，走出门来，真个是凶顽毒象。但见：

方面圜睛霞彩亮，卷唇巨口血盆红。
几根铁线稀髯摆，两鬓朱砂乱发蓬。
形似显灵真太岁，貌如发怒狠雷公。
身披铁甲团花灿，头戴金盔嵌宝浓。
竹节钢鞭提手内，行时滚滚拽狂风。
生来本是波中物，脱去原流变化凶。
要问妖邪真姓字，前身唤做小鼍龙。

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门哩？”沙僧道：“；我把你个无知的泼怪！你怎么弄玄虚，变作梢公，架船将我师父摄来？快早送还，饶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师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请人哩！你上来，与我见个雌雄！三合敌得我啊，还你师父；如三合敌不得，连你一发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沙僧闻言大怒，轮宝杖，劈头就打。那怪举钢鞭，急架相迎。两个在水底下，这场好杀：

降妖杖，竹节鞭，二人怒发各争先。一个是黑水河中千载怪，一个是灵霄殿外旧时仙。那个因贪三藏肉中吃，这个为保唐僧命可怜。都来水底相急斗，各要功成两不然。杀得虾鱼对对摇头躲，蟹鳖双双缩首潜。

只听水府群妖齐擂鼓，门前众怪乱争喧，好个沙门真悟净，单身独力展威权！跃浪翻波无胜败，鞭迎杖架两牵连。算来只为唐和尚，欲取真经拜佛天。

他二人战经三十回合，不见高低。沙僧暗想道："这怪物是我的对手，枉自不能取胜，且引他出去，教师兄打他。"这沙僧虚丢了个架子，拖着宝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赶来，道："你去罢，我不与你斗了。我且具柬帖儿去请客哩。"

沙僧气呼呼跳出水来，见了行者道："哥哥，这怪物无礼。行者问："你下去许多时才出来，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寻见师父？"沙僧道："他这里边，有一座亭台；台门外横书八个大字，唤做'衡阳峪黑水河神府'。我闪在旁边，听着他在里面说话，教小的们刷洗铁笼，待要把师父与八戒蒸熟了，去请他舅爷来暖寿。是我发起怒来，就去打门。那怪物提一条竹节钢鞭走出来，与我半了这半日，约有三十合，不分胜负。我却使个佯输法，要引他出来，着你助阵。那怪物乖得紧，他不来赶我，只要回去具柬请客。我才上来了。"行者道："不知是个甚么妖邪？"沙僧道："那模样像一个大鳖；不然，便是个鼍龙也。"行者道："不知那个是他舅爷？"

说不了，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远远的跪下，叫："大圣，黑水河河神叩头。"行者道："你莫是那船的妖邪，又来骗我么？"那老人磕头滴泪道："大圣，我不是妖邪，我是这河内真神。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径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今闻得大圣到此，特来参拜投生。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行者闻言道："这等说，四海龙王都该有罪。他如今摄了我师父与师弟，扬言要蒸熟了，去请他舅爷暖寿，我正要拿他，幸得你来报信。这等啊，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把那龙王捉来，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圣大恩！"

行者即驾云，径至西洋大海。按筋斗，捻了避水诀，分开波浪；正然走处，撞见一个黑鱼精捧着一个军金的请书匣儿，从下流头似箭如梭钻将上来，被行者扑个满面，掣铁棒分顶一下，可怜就打得脑浆迸出，腮骨查开，嗗都的一声，飘出水面 。他却揭开匣儿看处，里边有一张简帖，上写着：

"愚甥鼍洁，顿首百拜，启上二舅爷敖老大人台下：向承佳惠，感感。今因获得二物，乃东土僧人，实为世间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

舅爷圣诞在迩，特设菲筵，预祝千寿。万望车驾速临，是荷！”

行者笑道：“这厮却把供状先递与老孙也！”正才袖了帖子，往前再行。早有一个探海的夜叉，望见行者，急抽身撞上水晶宫报大王：“齐天大圣孙爷爷来了！”那龙王敖顺即领众水族，出宫迎接道：“大圣，请入小宫少座，献茶。”行者道：“我还不曾吃你的茶，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龙王笑道：“大圣一向皈依佛门，不动荤酒，却几时请我吃酒来？”行者道：“你便不曾去吃酒，只是惹下一个吃酒的罪名了。”敖顺大惊道：“小龙为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简帖儿，递与龙王。

龙王见，魂飞魄散，慌忙跪下，叩头道：“大圣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妹夫错行了风雨，刻减了雨数，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征丞相，梦里斩了。舍妹无处安身，是小龙带他到此，恩养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无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恶孽，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都在那里作怪？”龙王道：“舍妹有九个儿子。那八个都是好的。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淮渎；第二个小骊龙，见住济渎；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渎；第四个赤髯龙，镇守河渎；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司钟；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宫镇脊；第七个敬仲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第八个蜃龙，在大家兄处，砥据太岳。此乃第九个鼍龙，因年幼无甚执事，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养性，待成名，别迁调用；谁知他不遵吾旨，冲撞大圣也。”

行者闻言，笑道：“你妹妹有几个妹丈？”敖顺道：“只嫁得一个妹丈，乃泾河龙王。向年已此被斩，舍妹孀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这几个杂种？”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行者道：“我才心中烦恼，欲将简帖为证，上奏天庭，问你个通同作怪，抢夺人口之罪；据你所言，是那厮不遵教诲，我且饶你这次：一则是看你昆玉分上；二来只该怪那厮年幼无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来，救我师父，再作区处。”敖顺即唤太子摩昂：“快点五百虾鱼壮兵，将小鼍捉来问罪。一壁厢安排酒席，与大圣陪礼。”行者道：“龙王再勿多心。既讲开饶了你便罢，又何须办酒？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回：一则老师父遭愆，二则我师弟盼望。”

那老龙苦留不住，又见龙女捧茶来献。行者立饮他一盏香茶，别了老龙，随与摩昂领兵，离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贤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圣宽心，小龙子将他拿上来先见了大圣，惩治了他罪名，把师父送上来，才敢带回海内，见我家父。”行者欣然相别。捏了避水

诀，跳出波津，径到了东边崖上。沙僧与那河神迎着道："师兄，你去时从空而去，怎么回来却自河内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鱼精，得简帖，见龙王，与太子同领兵来之事，备陈了一遍。沙僧十分欢喜，都立在岸边，候接师父不题。

却说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门前，报与妖怪道："西海老龙王太子摩昂来也。"那怪正坐，忽闻摩昂来，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鱼精投简帖拜请二舅爷，这早晚不见回话，怎么舅爷不来，却是表兄来耶？"正说间，只见那巡河的小怪，又来报："大王，河内有一枝兵，屯于水府之西，旗号上书着'西海储君摩昂小帅'。"妖怪道："这表兄却也狂妄：想是舅爷不得来，命他来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领兵劳士？咳！但恐其间有故。"教："小的们，将我的披挂钢鞭伺候，恐一时变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众妖领命，一个个擦掌摩拳准备。

这鼍龙出得门来，真个见一枝海兵扎营在右。只见：

征旗飘绣带，画戟列明霞。
宝剑凝光彩，长枪缨绕花。
弓弯如月小，箭插似狼牙。
大刀光灿灿，短棍硬沙沙。
鲸鳌并蛤蚌，蟹鳖共鱼虾。
大小齐齐摆，干戈似密麻。
不是元戎令，谁敢乱爬蹅！

鼍怪见了，径至那营门前，厉声高叫："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请。"有一个巡营的螺螺，急至中军帐，"报千岁殿下，外有鼍龙叫请哩。"太子按一按顶上金盔，束一束腰间宝带，手提一根三棱简，拽开步，跑出营去，道："你来请我怎么？"鼍龙进礼道："小弟今早有简帖拜请舅爷，想是舅爷见弃，着表兄来的，兄长既来赴席，如何又劳师动众？不入水府，扎营在此，又贯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请舅爷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赐居于此，久别尊颜，未得孝顺。昨日捉得一个东土僧人，我闻他是十世修行的元体，人吃了他，可以延寿，欲请舅爷看过，上铁笼蒸熟，与舅爷暖寿哩。"太子喝道："你这厮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谁？"妖怪道："他是唐朝来的僧人，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个长嘴的和尚，唤做个猪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与唐和尚一同蒸吃。还有一个徒弟，唤做沙和尚，乃是一条黑汉子，晦气色脸，使一根宝杖。昨日在这门外与我讨师父，被我帅出河兵，一顿钢鞭，战得他败

阵逃生，也不见怎的利害。”

太子道：“原来是你不知！他还有一个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上方太乙金仙齐天大圣；如今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劝善，与他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你怎么没得做，撞出这件祸来？他又在我海内遇着你的差人，夺了请帖，径入水晶宫，拿捏我父子们，有‘结连妖邪，抢夺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边，交还了孙大圣，凭着我与他陪礼，你还好得性命；若有半个‘不’字，休想得全生居于此也！”那怪鼍闻此言，心中大怒道：“我与你嫡亲的姑表，你倒反护他人！听你所言，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间那里有这等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来我水府门前，与我交战三合，我才与他师父；若敌不过我，就连他也拿来，一剂蒸熟，也没甚么亲人，也不去请客 ，自家关了门，教小的们唱唱舞舞，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吃他娘不是！”

太子见说，开口骂道：“这泼邪！果然无状，且不要教孙大圣与你对敌，你敢与我相持么？”那怪道：“要做好汉，怕甚么相持！”教：“取披挂！”呼唤一声，众小妖跟随左右，献上披挂，捧上钢鞭。他两个变了脸，各逞英雄；传号令，一齐擂鼓。这一场比与沙僧争斗，甚是不同，但见那：

旌旗照耀，戈戟摇光。这壁厢营盘解散，那壁厢门户开张。摩昂太子提金简，鼍怪轮鞭急架偿。一声炮响河兵烈，三棒锣鸣海士狂。虾与虾争，蟹与蟹斗。鲸鳌吞赤鲤，鯾鲌起黄鲿。鲨鲻吃鲨鲭鱼走，牡蛎擒蛏蛤蚌慌。少扬刺硬如铁棍，鳊司针利似锋芒。鳝鳙追白蟮，鲈鲙捉乌鲳。一河水怪争高下，两处龙兵定弱强。混战多时波浪滚，摩昂太子赛金刚。喝声金简当头重，拿住妖鼍作怪王。

这太子将三棱简闪了一个破绽，那妖精不知是诈，钻将进来，被他使个解数，把妖精右臂，只一简，打了个□踵。赶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众海兵一拥上前，揪翻住，将绳子背绑了双手，将铁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来。押至孙行者面前道：“大圣，小龙子捉住妖鼍，请大圣定夺。”

行者与沙僧见了道：“你这厮不遵旨令。你舅爷原着你在此居住，教你养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别有迁用；你怎么强占水神之宅，倚势行凶，欺心诳上，弄玄虚，骗我师父、师弟？我待要打你这一棒，奈何老孙这棒子甚重，略打打儿就了了性命。你将我师父安在何处哩？”那怪叩头不住道：“大圣，小鼍不知大圣大名。却才逆了表兄，骋强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见大圣，幸蒙大圣不杀之恩，感谢不尽。你师你还捆在那水府之间，望大圣解了我的铁

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来。”摩昂在旁道：“大圣，这厮是个逆怪，他极奸诈；若放了他，恐生恶念。”沙和尚道：“我认得他那里，等我寻师父去。”

他两个跳入水中，径至水府门前。那里门扉大开，更无一个小卒。直入亭台里面，见唐僧、八戒，赤条条都捆在那里。沙僧即忙解了师父，河神亦随解了八戒，一家背着一个，出水面，径至岸边。

猪八戒见那妖精锁绑在侧，急掣钯上前就筑，口里骂道：“泼邪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饶他死罪罢，看敖顺贤父子之情。”摩昂进礼道：“大圣，小龙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你师父，我带这厮去见家父；虽大圣饶了他死罪，家父决不饶他活罪，定有发落处置，仍回复大圣谢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领他去罢。多多拜上令尊，尚容面谢。”那太子押着那妖鼍，投水中，帅领海兵，径转西洋大海不题。

却说那黑水河神谢了行者，道：“多蒙大圣复得水府之恩！”唐僧道：“徒弟啊，如今还在东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爷勿虑，且请上马，小神开路，引老爷过河。”那师父才骑了白马，八戒采着缰绳，沙和尚挑了行李，孙行者扶持左右，只见河神作起阻水的法术，将上流挡住。须臾，下流撤干，开出一条大路。师徒们行过西边，谢了河神，登崖上路。这正是：

　　禅僧有救来西域，彻地无波过黑河。

毕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十四 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诗曰：

　　求经脱障向西游，无数名山不尽休。
　　兔走乌飞催昼夜，鸟啼花落自春秋。
　　微尘眼底三千界，锡杖头边四百州。
　　宿水餐风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头。

话说唐三藏幸亏龙子降妖，黑头河神开路，师徒们过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来。真个是迎风冒雪，戴月披星。行彀多时，又值早春天气。但见：

　　三阳转运，万物生辉：三阳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万物生辉，遍地芳菲设绣茵。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渐开冰解山泉溜，尽放萌芽没烧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勾芒御辰；花香风气暖，云淡日光新。道旁杨柳舒青眼，膏雨滋生万象春。

师徒们在路上，游观景色，缓马而行，忽听得一声吆喝，好便似千万人呐喊之声。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马不能前进，急回头道："悟空，是那里这等响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声霹雳。"三藏道："还是人喊马嘶。"孙行者笑道："你们都猜不着，且住，待老孙看是何如。"

好行者，将身一纵，踏云光，起在空中，睁眼观看，远见一座城池；又近觑，倒也祥光隐隐，不见甚么凶气纷纷。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处！如何有响声振耳？……那城中又无旌旗闪灼，戈戟光明，又不是炮声响振，何以若人马喧哗？"

正议间，只见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地，攒簇了许多和尚，在那里扯车儿哩。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齐喊"大力王菩萨"，所以惊动唐僧。

行者渐渐按下云头来看处，呀！那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植土坯之类；滩

头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夹脊小路，两座大关；关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虽是天色和暖，那些人却也衣衫蓝缕。看此像十分窘迫，行者心疑道："想是修盖寺院。他这里五谷丰登，寻不出杂工人来，所以这和尚亲自努力。……"

正自猜疑未定，只见那城门里，摇摇摆摆，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戴星冠，身披锦绣，头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锦绣彩霞飘。足踏云头履，腰系熟丝绦。面如满月多聪俊，形似瑶天仙客娇。

那些和尚见道士来，一个个心惊胆战，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车子。行者就晓得了："咦！想必这和尚们怕那道士；不然啊，怎么这等着力拽扯？我曾听得人言，西方路上，有个敬道灭僧之处，断乎此间是也。我待要回报师父，奈何事不明白，返惹他怪，敢道这等一个伶俐之人，就不能探个实信。且等下去问得明白，好回师父话。"

你道他来问谁？好大圣，按落云头，去郡城脚下，摇身一变，变做个游方的云水全真，左臂上挂着一个水火篮儿，手敲着渔鼓，口唱着道情词，近城门，迎着两个道士，当面躬身道："道长，贫道起手。"那道士还礼道："先生那里来的？"行者道："我弟子云游于海角，浪荡在天涯。今朝来此处，欲募善人家。动问二位道长，这城中那条街上好道？那个巷里好贤？我贫道好去化些斋吃。"那道士笑道："你这先生，怎么说这等败兴的话？"行者道："何为败兴？"道士道："你要化些斋吃，却不是败兴？"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为由，却不化斋吃，怎生有钱买？"道士笑道："你是远方来的，不知我这城中之事。我这城中，且休说文武官员好道，富民长者爱贤，大男小女见我等拜请奉斋，这般都不须挂齿，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行者道："我贫道一则年幼，二则是远方乍来，实是不知。烦二位道长将这里地名、君王好道爱贤之事，细说一遍，足见同道之情。"道士说："此城名唤车迟国。宝殿上君王与我们有亲。"

行者闻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无点雨，地绝谷苗，不论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户户拜天求雨。正都在全悬捱命之处，忽然天降下三个仙长来，俯救生灵。"行者问道："是那三个仙长？"道士说："便是我家师父。"行者道："尊师甚号？"道士云："我大师父，号做虎力大仙；二师父，鹿力大仙；三师父，羊力大仙。"行者问曰："三位尊师，有多少法力？"道士云："我那师父，

呼风唤雨，只在翻掌之间；指水为油，点石成金，却如转身之易；所以有这般法力，能夺天地之造化，换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与我们结为亲也。”

行者道：“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术动公卿’。老师父有这般手段，结了亲，其实不亏他。——噫，不知我贫道可有星星缘法，得见那老师父一面哩？”道士笑曰：“我要见我师父，有何难处！我两个是他靠胸贴肉的徒弟，我师父却又好道爱贤，只听见说个‘道’字，就也接出大门。若是我两个引进你，乃吹灰之力。”

行者深深的唱个大喏道：“多承举荐，就此进去罢。”道士说：“且少待片时，你在这里坐下，等我两个把公事干了来，和你进去。”行者道：“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有甚公干？”道士用手指定那沙滩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懒，我们去点他一卯就来。”行者笑道：“道长差了；僧道之辈都是出家人，为何他替我们做活，伏我们点卯？”

道士云：“你不知道。因当年求雨之时，僧人在一边拜佛，道士在一边告斗，都请朝廷的粮偿；谁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经，不能济事。后来我师父一到，唤雨呼风，拔济了万民涂炭。却才恼了朝廷，说那和尚无用，拆了他的山门，毁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乡，御赐与我们家做活，就当小厮一般。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扫地的，也是他；顶门的，也是他。因为后边还有住房，未曾完备，着这和尚来拽砖瓦，拖木植，起盖房宇。只恐他贪顽躲懒，不肯拽车，所以着我两个去查点查点。”

行者闻言，扯住道士滴泪道：“我说我无缘，真个无缘，不得见老师父尊面！”道士云：“如何不得见面？”行者道：“我贫道在方上云游，一则是为性命，二则也为寻亲。”道士问：“你有甚么亲？”行者道：“我有一个叔父，自幼出家，削发为僧。向日年程饥馑，也来外面求乞。这几年不见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来顺便寻访，想必是羁迟在此等地方，不能脱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寻着他，见一面，才可与你进城。”道士云：“这般却是容易。我两个且坐下，即烦你去沙滩上替我一查。只点头目有五百名数目便罢。看内中那个是你令叔。果若有呀，我们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却与你进城好么？”

行者顶谢不尽，长揖一声，别了道士，敲着渔鼓，径往沙滩之上。过了双关，转下夹脊，那和尚一齐跪下磕头道：“爷爷，我等不曾躲懒，五百名半个不少，都在此扯车哩。”行者看见，暗笑道：“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见我这假道士就这般悚惧。若是个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行者又摇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监工的，我来此是寻亲的。”众僧们听说认亲，就把

他圈子阵围将上来，一个个出头露面，咳嗽打响，巴不得要认出去。道：“不知那个是他亲哩。”

行者认了一会，呵呵笑将起来。众僧道：“老爷不认亲，如何发笑？”行者道：“你们知我笑甚么？笑你这些和尚全不长俊！父母生下你来，皆因命犯华盖，妨爷克娘，或是不招姊妹，才把你舍断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宝，不敬佛法，不去看经拜忏，却怎么与道士佣工，作奴婢使唤？”众僧道：“老爷，你来羞我们哩！你老人家想是个外边来的，不知我这里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来的，其实不知你这里有甚利害。”

众僧滴泪道：“我们这一国君王，偏心无道，只喜得是老爷等辈，恼的是我们佛子。”行者道：“为何来？”众僧道：“只因呼风唤雨，三个仙长来此处，灭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们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归乡，亦不许补役当差，赐与那仙长家使用，苦楚难当！但有个游方道者至此，即请拜王领赏；若是和尚来，不分远近，就拿来与仙长家佣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还有甚么巧法术，诱了君王？——若只是呼风唤雨，也都是傍门小法术耳，安能动得君心？”众僧道：“他会抟砂炼汞，打坐存神，点水为油，点石成金。如今兴盖三清观宇，对天地昼夜看经忏悔，祈君王万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惑动了。”

行者道：“原来这般。你们都走了便罢。”众僧道：“老爷，走不脱！那仙长奏准君王，把我们画了影身图，四下里长川张挂。他这车迟国地界也宽，各府州县乡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张和尚图，上面是御笔亲题。若有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高升三级；无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就赏白银五十两，所以走不脱。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我们没奈何，只得在此苦捱。”

行者道：“既然如此，你们死了便罢。”众僧道：“老爷，有死的。到处捉来与本处和尚，也共有二千馀众。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爊煎，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尽了有七八百；只有我这五百个不得死。”

行者道：“怎么不得死？”众僧道：“悬梁绳断，刀刎不疼；投河的飘起不沉，服药的身安不损。”行者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呀，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才合眼，就有神人拥护。”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见鬼么？”众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护教伽蓝。但至夜，就来保护。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行者道：“这些神却也没理；只

该教你们早死早升天，却来保护怎的？”众僧道：“他在梦寐中劝解我们，教‘不要寻死，且苦捱着，等那东土大唐圣僧，往西天取经的罗汉。他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来显神通，灭了道士，还敬你们沙门禅教哩。”

行者闻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说老孙无手段，预先神圣早传名。”他急抽身，敲着渔鼓，别了众僧，径来城门口，见了道士。那道士迎着道：“先生，那一位是令亲？”行者道：“五百个都与我有亲。”两个道士笑道：“你怎么就有许多亲？”行者道：“一百个是我左邻，一百个是我右舍，一百个是我父党，一百个是我母党，一百个是我交契。你若肯把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与你进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云：“你想有些风病，一时间就胡说了。那些和尚，乃国王御赐，若放一二名，还要在师父处递了病状，然后补个死状，才了得哩。怎么说都放了！此理不通！不通！且不要说我家没人使唤，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里长要差官查勘，或时御驾也亲来点札，怎么敢放？”行者道：“不放么？”道士说：“不放！”行者连问三声，就怒将起来，把耳朵里铁棒取出，迎风捻了一捻，就碗来粗细；幌了一幌，照道士脸上一刮，可怜就打得头破血流身倒地，皮开颈折脑浆倾！

那滩上僧人，远远望见他打杀了两个道士，丢了车儿，跑将上来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杀皇亲了！”行者道：“那个是皇亲？”众僧把他簸箕阵围了，道：“他师父，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主，朝廷常称做‘国师兄长先生’。你怎么到这里闯祸？他徒弟出来监工，与你无干，你怎么把他来打死？那仙长不说是你来打杀，只说是来此监工，我们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与你进城去，会了人命出来。”行者笑道：“列位休嚷。我不是云水全真，我是来救你们的。”众僧道：“你倒打杀人，害了我们，添了担儿，如何是救我们的？”

行者道：“我是大唐圣僧徒弟孙悟空行者，特特来此救你们性命。”众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爷我们认得他。”行者道：“又不曾会他，如何认得？”众僧道：“我们梦中尝见一个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诲我等，说那孙行者的模样，莫教错认了。”行者道：“他和你怎么说来？”众僧道：“他说：‘那大圣：

磕额金睛幌亮，圆头毛脸无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

惯使金箍铁棒，曾将天阙攻开。如今皈正保僧来，专救人间灾害。’”

行者闻言，又嗔又喜。喜道替老孙传名！嗔道那老贼惫懒，把我的元身都说与这伙凡人！忽失声道：“列位诚然认我不是孙行者。我是孙行者的门人，来

此处学闯祸耍子的。那里不是孙行者来了？”用手向东一指，哄得众僧回头，他却现了本相。众僧们方才认得。一个个倒身下拜道：“爷爷！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爷爷显化。望爷爷与我们雪恨消灾，早进城降邪从正也！”行者道：“你们且跟我来。”众僧紧随左右。

那大圣径至沙滩上，使个神通，将车儿拽过两关，穿过夹脊，提起来，捽得粉碎。把那些砖瓦木植，尽抛下坡坂。喝教众僧：“散！莫在我手脚边，等我明日见这皇帝，灭那道士！”众僧道：“爷爷呀，我等不敢远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来，却又吃打发赎，返又生灾。”行者道：“既如此，我与你个护身法儿。”好大圣，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个和尚与他一截。都教他：“捻在无名指甲里，捻着拳头，只情走路，无人敢拿你便罢；若有人拿你，攒紧了拳头，叫一声‘齐天大圣’，我就来护你。”众僧道：“爷爷，倘若去得远了，看不见你，叫你不应，怎么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万里之遥，可保全无事。”

众僧有胆量大的，捻着拳头，悄悄的叫声“齐天大圣！”只见一个雷公站在面前，手执铁棒，就是千军万马，也不能近身。此时有百十众齐叫，足有百十个大圣护持。众僧叩头道：“爷爷！果然灵显！”行者又吩咐：“叫声‘寂’字，还你收了。”真个是叫声“寂！”依然还是毫毛在那指甲缝里。众和尚却才欢喜逃生，一齐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远遁。听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进城还我毫毛也。”五百个和尚，东的东，西的西，走的走，立的立，四散不题。

却说那唐僧在路旁，等不得行者回话，教猪八戒引马投西，遇着些僧人奔走；将近城边，见行者还与十数个未散的和尚在那里。三藏勒马道：“悟空，你怎么来打听个响声，许久不回？”行者引了十数个和尚，对唐僧马前施礼，将上项事说了一遍。三藏大惊道：“这般啊，我们怎了？”那十数个和尚道：“老爷放心。孙大圣爷爷乃天神降的，神通广大，定保老爷无虞。我等是这城里敕建智渊寺内僧人。因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现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未曾拆毁。城中寺院，大小尽皆拆了。我等请老爷赶早进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孙大圣必有处置。”行者道：“汝等说得是；也罢，趁早进城去来。”

那长老却才下马，行到城门之下。此时已太阳西坠。过吊桥，进了三层门里，街上人见智渊寺的和尚牵马挑包，尽皆回避。正行时，却到山门前。但见那门上高悬着一面金字大匾，乃“敕建智渊寺”。众僧推开门，穿过金刚殿，把正殿门开了。唐僧取袈裟披起，拜毕金身，方入。众僧叫：“看家的！”老

和尚走出来，看见行者就拜，道：“爷爷！你来了？”行者道：“你认得我是那个爷爷，就是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认得你是齐天大圣孙爷爷。我们夜夜梦中见你。太白金星常常来托梦，说道，只等你来，我们才得性命。今日果见尊颜与梦中无异。爷爷呀，喜得早来！再迟一两日，我等已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请起，请起。明日就有分晓。”众僧安排了斋饭，他师徒们吃了。打扫干净方丈，安寝一宿。

二更时候，孙大圣心中有事，偏睡不着。只听那里吹打，悄悄的爬起来，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观看，原来是正南上灯烛荧煌，低下云头仔细再看，却是三清观道士禳星哩。但见那：

灵区高殿，福地真堂：灵区高殿，巍巍壮似蓬壶景；福地真堂，隐隐清如化乐宫。两边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擎玉简。宣理《消灾忏》，开讲《道德经》。扬尘几度尽传符，表白一番皆俯伏。咒水发檄，烛焰飘摇冲上界；查罡布斗，香烟馥郁透清霄。案头有供献新鲜；桌上有斋筵丰盛。

殿门前挂一联黄绫织锦的对句，绣着二十二个大字，云：“雨顺风调，愿祝天尊无量法；河清海晏，祈求万岁有馀年。”行者见三个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面有七八百个散众，司鼓司钟，侍香表白，尽都侍立两边。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与他混一混，奈何‘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且回去照顾八戒、沙僧，一同来耍耍。”

按落祥云，径至方丈中。原来八戒与沙僧通脚睡着。行者先叫悟净。沙和尚醒来道：“哥哥，你还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来，我和你受用些来。”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涩，有甚受用？”行者道：“这城里果有一座三清观。观里道士们修醮，三清殿上有许多供养：馒头足有斗大，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衬饭无数，果品新鲜。和你受用去来！”那猪八戒睡梦里听见说吃好东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带挈我些儿？”行者道：“兄弟，你要吃东西，不要大呼小叫，惊醒了师父。都跟我来。”

他两个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门前，随行者踏了云头，跳将起去。那呆子看见灯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才念到兴头上，却怎么肯散？”行者道：“等我弄个法儿，他就散了。”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呼的吹去，便是一阵狂风，径直卷进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烛台，四壁上悬挂的功德，一齐刮倒，遂而灯火无光。众道士心惊胆战。虎力大仙道：“徒弟们且散。这阵神风所过，

吹灭了灯烛香花，各人归寝，明朝早起，多念几卷经文补数。”众道士果各退回。

这行者却引八戒、沙僧，按落云头，闯上三清殿。呆子不论生熟，拿过烧果来，张口就啃。行者掣铁棒，着手便打。八戒缩手躲过道：“还不曾尝着甚么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叙礼坐下受用。”八戒道：“不羞！偷东西吃，还要叙礼！若是请将来，却要如何！”行者道：“这上面坐的是甚么菩萨？”八戒笑道：“三清也认不得，却认做甚么菩萨！”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间的是元始天尊，左边的是灵宝道君，右边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哩。”那呆子急了，闻得那香喷喷供养，要吃，爬上高台，就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儿，你也坐得彀了，让我老猪坐坐。”八戒变做太上老君；行者变做元始天尊；沙僧变作灵宝道君。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时，八戒就抢大馒头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变得如此，还不吃等甚？”

行者道：“兄弟呀，吃东西事小，泄漏天机事大。这圣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来撞钟扫地，或绊一个根头，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过一边来。”八戒道：“此处路生，摸门不着，却那里藏他？”行者道：“我才进来时，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门儿，那里面秽气畜人，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罢。”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膊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弄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丢了去，口里啯啯哝哝的祷道：

“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祝罢，烹的望里一捽，灒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来。行者道：“可藏得好么？”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灒起些水来，污了衣服，有些腌臢臭气，你休恶心。”行者笑道：“也罢，你且来受用；但不知可得个干净身子出门哩。”那呆子还变做老君。三人坐下，尽情受用。先吃了大馒头，后吃簇盘、衬饭、点心、拖炉、饼锭、油煠、蒸酥，那里管甚么冷热，任情吃起。原来孙行者不大吃烟火食，只吃几个果子，陪他两个。那一顿如流星赶月，风卷残云，吃得罄尽。已此没得吃了，还不走路，且在那里闲讲，消食耍子。

噫！有这般事！原来那东廊下有一个小道士，才睡下，忽然起来道：“我

的手铃儿忘记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师父见责。”与那同睡者道：“你睡着，等我寻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领直裰，径到正殿中寻铃。摸来摸去，铃儿摸着了。正欲回头，只听得有呼吸之声，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时，不知怎的，□着一个荔枝核子，扑的滑了一跌。㖞的一声，把个铃儿跌得粉碎。猪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来，把个小道士唬走了三魂，惊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后方丈外，打着门叫：“师公，不好了，祸事了！”三个老道士还未曾睡，即开门问：“有甚祸事？”他战战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铃儿，因去殿上寻铃，只听得有人呵呵大笑，险些儿唬杀我也！”老道士闻言，即叫：“掌灯来！看是甚么邪物？”一声传令，惊动那两廊的道士，大大小小，都爬起来点灯着火。往正殿上观看。不知端的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却说孙大圣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右手把猪八戒捻一把，他二人却就省悟。坐在高处，倥着脸，不言不语。凭那些道士点灯着火，前后照看。他三个就如泥塑金装一般模样。虎力大仙道："没有歹人，如何把供献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却像人吃的勾当，有皮的都剥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却怎么不见人形？"羊力大仙道："师兄勿疑。想是我们虔心志意，在此昼夜诵经，前后申文，又是朝廷名号，断然惊动天尊。想是三清爷爷圣驾降临，受用了这些供养。趁今仙从未返，鹤驾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恳求些圣水金丹，进与陛下，却不是长生永寿，见我们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说的是。"教："徒弟们动乐诵经！一壁厢取法衣来，等我步罡拜祷。"那些小道士俱遵命，两班儿摆列齐整。当的一声磬响，齐念一卷《黄庭道德真经》。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着玉简，对面前舞蹈扬尘，拜伏于地，朝上启奏道：

"诚惶诚恐，稽首归依。臣等兴教，仰望清虚。灭僧鄙俚，敬道光辉。敕修宝殿，御制庭闱。广陈供养，高挂龙旗。通宵秉烛，镇日香菲。一诚达上，寸敬虔归。今蒙降驾，未返仙车，望赐些金丹圣水，进与朝廷，寿比南山。"

八戒闻言，心中忐忑，默对行者道："这是我们的不是：吃了东西，且不走路，只等这般祷祝，却怎么答应？"行者又捻一把，忽地开口，叫声："晚辈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会上来的，不曾带得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那些大小道士听见说出话来，一个个抖衣而战道："爷爷呀！活天尊临凡，是必莫放，好歹求个长生的法儿！"鹿力大仙上前，又拜云：

"扬尘顿首，谨办丹诚。微臣归命，俯仰三清。自来此界，兴道除僧。国王心喜，敬重玄龄。罗天大醮，彻夜看经。幸天尊之不弃，降圣

驾而临庭。俯求垂念，仰望恩荣。是必留些圣水，与弟子们延寿长生。”沙僧捻着行者，默默的道：“哥呀，要得紧，又来祷告了。”行者道：“与他些罢。”八戒寂寂道：“那里有得？”行者道：“你只看着我；我有时，你们也都有了。”

那道士吹打已毕，行者开言道：“那晚辈小仙，不须伏拜。我欲不留些圣水与你们，恐灭了苗裔；若要与你，又忒容易了。”众道闻言，一齐俯伏叩头道：“万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喜赐些须。我弟子广宣道德，奏国王普敬玄门。”行者道：“既如此，取器皿来。”那道士一齐顿首谢恩。虎力大仙爱强，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间。行者道：“你们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泄了天机，好留与你些圣水。”众道一齐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门。

那行者立将起来，掀着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猪八戒见了，欢喜道：“哥啊，我把你做这几年兄弟，只这些儿不曾弄我。我才吃了些东西，道要干这个事儿哩。”那呆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吕梁洪倒下坂来，沙沙的溺了一砂盆。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依旧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领圣水。”

那些道士，推开格子，磕头礼拜谢恩，抬出缸去，将那瓶盆总归一处，教：“徒弟，取个锺子来尝尝。”小道士即便拿了一个茶锺，递与老道士。道士舀出一锺来，喝下口去，只情抹唇咂嘴。鹿力大仙道：“师兄好吃么？”老道士努着嘴道：“不甚好吃，有些酣醉之味。”羊力大仙道：“等我尝尝。”也喝了一口，道：“有些猪溺臊气。”行者坐在上面，听见说出这话儿来，已此识破了，道：“我弄个手段，索性留个名罢。”大叫云：

“道号！道号！你好胡思！那个三清，肯降凡基？吾将真姓，说与你知。大唐僧众，奉旨来西。良宵无事，下降宫闱。吃了供养，闲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里是甚么圣水，你们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

那道士闻得此言，拦住门，一齐动叉钯、扫帚、瓦块、石头，没头没脸，往里面乱打。好行者，左手挟了沙僧，右手挟了八戒，闯出门，驾着祥光，径转智渊寺方丈，不敢惊动师父，三人又复睡下。

早是五鼓三点。那国王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见绛纱灯火光明，宝鼎香云叆叇。此时唐三藏醒来，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换关文去来。”行者与沙僧、八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师父。这昏君信着那些道士，兴道灭僧，恐言语差错，不肯倒换关文；我等护持师父，都进朝去也。”

唐僧大喜，披了锦襕袈裟。行者带了通关文牒，教悟净捧着钵盂，悟能拿了锡杖；将行囊、马匹，交与智渊寺僧看守。径到五凤楼前，对黄门官作礼，报了姓名。言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来此倒换关文，烦为转奏。那阁门大使，进朝俯伏金阶，奏曰："外面有四个和尚，说是东土大唐取经的，欲来倒换关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国王闻奏道："这和尚没处寻死，却来这里寻死！那巡捕官员，怎么不拿他解来？"旁边闪过当驾的太师，启奏道："东土大唐，乃南赡部洲，号曰中华大国。到此有万里之遥，路多妖怪。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来。望陛下看中华之远僧，且召来验牒放行，庶不失善缘之意。"国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銮殿下。师徒们排列阶前，捧关文递与国王。

国王展开方看，又见黄门官来奏："三位国师来也。"慌得国王收了关文，急下龙座，着近侍的设了绣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头观看，见那大仙，摇摇摆摆，后带着一双丫髻蓬头的小童儿，往里直进。两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视。

他上了金銮殿，对国王径不行礼。那国王道："国师，朕未曾奉请，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云："有一事奉告，故来也。那四个和尚是那国来的？"国王道："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的，来此倒换关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说他走了，原来还在这里！"国王惊道："国师有何话说？他才来报了姓名，正欲拿送国师使用，怎奈当驾太师所奏有理，朕因看远来之意，不灭中华善缘，方才召入验牒；不期国师有些问。想是他冒犯尊颜，有得罪处也？"道士笑云："陛下不知。他昨日来的，在东门外打杀了我两个徒弟，放了五百个囚僧，捽碎车辆，夜间闯进观来，把三清圣像毁坏，偷吃了御赐供养。我等被他蒙蔽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圣水金丹，进与陛下，指望延寿长生；不期他遗些小便，哄瞒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尝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却走了。今日还在此间，正所谓'冤家路儿窄'也！"那国王闻言发怒，欲诛四众。

孙大圣合掌开言，厉声高叫道："陛下暂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启奏。"国王道："你冲撞了国师，国师之言，岂有差谬！"行者道："他说我昨日到城外打杀他两个徒弟，是谁知证？我等且屈认了，着两个和尚偿命，还放两个去取经。他又说我捽碎车辆，放了囚僧，此事亦无见证，料不该死，再着一个和尚领罪罢了。他说我毁了三清，闹了观宇，这又是栽害我也。"

国王道："怎见栽害？"行者道："我僧乃东土之人，乍来此处，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里就知他观中之事？既遗下小便，就该当时捉住，却这早晚坐

名害人。天下假名托姓的无限，怎么就说是我？望陛下回嗔详察。”那国王本来昏乱，被行者说了一遍，他就决断不定。

正疑惑之间，又见黄门官来奏：“陛下，门外有许多乡老听宣。”国王道：“有何事干？”即命宣来。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乡老，朝上磕头道：“万岁，今年一春无雨，但恐夏月干荒，特来启奏，请那位国师爷爷祈一场甘雨，普济黎民。”国王道：“乡老且退，就有雨来也。”乡老谢恩而出。

国王道：“唐朝僧众，朕敬道灭僧为何？只为当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尝求得一点；幸天降国师，拯援涂炭。你今远来，冒犯国师，本当即时问罪；姑且恕你，敢与我国师赌胜求雨么？若祈得一场甘雨，济度万民，朕即饶你罪名，倒换关文，放你西去。若赌不过，无雨，就将汝等推赴杀场，典刑示众。”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晓得些儿求祷。”

国王见说，即命打扫坛场；一壁厢教：“摆驾，寡人亲上五凤楼观看。”当时多官摆驾。须臾，上楼坐了。唐三藏随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楼下。那三道士陪国王坐在楼上。少时间，一员官飞马来报：“坛场诸色皆备，请国师爷爷登坛。”

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辞了国王，径下楼来。行者向前拦住道：“先生那里去？”大仙道：“登坛祈雨。”行者笑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让我远乡之僧。——也罢，这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先生先去，必须对君前讲开。”大仙道：“讲甚么？”行者道：“我与你都上坛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见是谁的功绩了。”国王在上听见，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说话，倒有些筋节。”沙僧听见，暗笑道：“不知一肚子筋节，还不曾拿出来哩！”大仙道：“不消讲，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虽然知之，奈我远来之僧，未曾与你相会。那时彼此混赖，不成勾当。须讲开方好行事。”大仙道：“这一上坛，只看我的令牌为号：一声令牌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雷闪齐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散雨收。”行者笑道：“妙啊！我僧是不曾见！请了，请了！”

大仙拽开步前进，三藏等随后，径到了坛门外。抬头观看，那里有一座高台，约有三丈多高。台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号，顶上放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香炉，炉中香烟霭霭。两边有两只烛台，台上风烛煌煌。炉边靠着一个金牌，牌上镌的是雷神名号。底下有五个大缸，都注着满缸清水，水上浮着杨柳枝。杨柳枝上，托着一面铁牌，牌上书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个大桩，桩上写着五方蛮雷使者的名录。每一桩边，立两个道士，各执铁锤，

伺候着打桩。台后面有许多道士，在那里写作文书。正中间设一架纸炉，又有几个像生的人物，都是那执符使者，土地赞教之神。

那大仙走进去，更不谦逊，直上高台立定。旁边有个小道士，捧了几张黄纸书就的符字，一口宝剑，递与大仙。大仙执着宝剑，念声咒语，将一道符在烛上烧了。那底下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像生、一道文书，亦点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猪八戒口里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响了一下，果然就刮风！"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们再莫与我说话，只管护持师父，等我干事去来。"

好大圣，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就变作一个"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赶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风的是那个？"慌得那风婆婆捻住布袋，巽二郎札住口绳，上前施礼。行者道："我保护唐朝圣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祈雨，你怎么不助老孙，反助那道士？我且饶你，把风收了。若有一些风儿，把那道士的胡子吹得动动，各打二十铁棒！"风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没些风气。八戒忍不住，乱嚷道："那先儿请退！令牌已响，怎么不见一些风儿？你下来，让我们上去！"

那道士又执令牌，烧了符檄，扑的又打了一下，只见那空中云雾遮满。孙大圣又当头叫道："布云的是那个？"慌得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当面施礼。行者又将前事说了一遍。那云童 、雾子也收了云雾，放出太阳星耀耀，一天万里更无云。八戒笑道："这先儿只好哄这皇帝，搪塞黎民，全没些真实本事！令牌响了两下，如何又不见云生？"

那道士心中焦躁，仗宝剑，解散了头发，念着咒，烧了符，再一令牌打将下去，只见那南天门里，邓天君领着雷公、电母到当空，迎着行者施礼。行者又将前项事说了一遍。道："你们怎么来的志诚！是何法旨！"天君道："好道士五雷法是个真的。他发了文书，烧了文檄，惊动玉帝，玉帝掷下旨意，径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来，助雷电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同候老孙行事。"果然雷也不鸣，电也不灼。

那道士愈加着忙，又添香、烧符、念咒、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龙王，一齐拥至。行者当头喝道："敖广，那里去？"那敖广、敖顺、敖钦、敖闰上前施礼。行者又将前事说了一遍。道："向日有劳，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为助力。"龙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谢了敖顺道："前日亏令郎缚怪，搭救师父。"龙王道："那厮还锁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请大圣发落。"行者

道：“凭你怎么处治了罢。如今且助我一功。那道士四声令牌已毕，却轮到老孙下去干事了。但我不会发符、烧檄、打甚令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行。”

邓天君道：“大圣吩咐，谁敢不从！但只是得一个号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乱了，显得大圣无款也。”行者道：“我将棍子为号罢。”那雷公大惊道：“爷爷呀！我们怎吃得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们，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电皆鸣。”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晴天，却莫违误。”

吩咐已毕，遂按下云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那些人肉眼凡胎，那里晓得？行者遂在旁边高叫道：“先生请了。四声令牌俱已响毕，更没有风云雷雨，该让我了。”

那道士无奈，不敢久占，只得下了台让他。努着嘴，径往楼上见驾。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说些甚的。”只听得那国王问道：“寡人这里洗耳诚听，你那里四声令响，不见风雨，何也？”道士云：“今日龙神都不在家。”行者厉声道：“陛下，龙神俱在家；只是这国师法不灵，请他不来。等和尚请来你看。”国王道：“即去登坛，寡人还在此候雨。”

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坛所，扯着唐僧道：“师父请上台 。”唐僧道：“徒弟，我却不会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还没雨，拿上柴蓬，一把火了帐！”行者道：“你不会求雨，好的会念经。等我助你。”那长老才举步登坛，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归神，默念那《密多心经》。正坐处，忽见一员官，飞马来问：“那和尚，怎么不打令牌，不烧符檄？”行者高声答道：“不用，不用，我们是静功祈祷。”那官去回奏不题。

行者听得老师父经文念尽，却去耳朵内取出铁棒，迎风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长短，碗来粗细。将棍望空一指，那风婆婆见了，急忙扯开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绳；只听得呼呼风响，满城中揭瓦翻砖，扬砂走石。看起来，真个好风，却比那寻常之风不同也。但见：

> 折柳伤花，摧林倒树。九重殿损壁崩墙，五凤楼摇梁撼柱。天边红日无光，地下黄砂有翅。演武厅前武将惊，会文阁内文官惧。三宫粉黛乱青丝，六院嫔妃蓬宝髻。侯伯金冠落绣缨，宰相乌纱飘展翅。当驾有言不敢谈，黄门执本无由递。金鱼玉带不依班，象简罗衫无品叙。彩阁

翠屏尽损伤，绿窗朱户皆狼狈。金銮殿瓦走砖飞，锦云堂门歪槅碎。这阵狂风果是凶，刮得那君王父子难相会；六街三市没人踪，万户千门皆紧闭！

正是那狂风大作，孙行者又显神通，把金箍棒钻一钻，望空又一指。只见那：

推云童子，布雾郎君：推云童子显神威，骨都都触石遮天；布雾郎君施法力，浓漠漠飞烟盖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风离海上，随雨出昆仑。顷刻漫天地，须臾蔽世尘。宛然如混沌，不见凤楼门。

此时昏雾朦胧，浓云叆叇。孙行者又把金箍棒钻一钻，望空又一指。慌得那：

雷公奋怒，电母生嗔。雷公奋怒，倒骑火兽下天关；电母生嗔，乱掣金蛇离斗府。唿喇喇施霹雳，振碎了铁叉山；淅沥沥闪红绡，飞出了东洋海。呼呼隐隐滚车声，烨烨煌煌飘稻米。万萌万物精神改，多少昆虫蛰已开。君臣楼上心惊骇，商贾闻声胆怯忙。

那沉雷护闪，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势，唬得那满城人，户户焚香，家家化纸。孙行者高呼："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那雷越发振响起来。行者却又把铁棒望上一指。只见那：

龙施号令，雨漫乾坤。势如银汉倾天堑，疾似云流过海门。楼头声滴滴，窗外响潇潇。天上银河泻，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瓮捡，滚滚似盆浇。孤庄将漫屋，野岸欲平桥。真个桑田变沧海，霎时陆岸滚波涛。神龙借此来相助，抬起长江望下浇。

这场雨，自辰时下起，只下到午时前后。下得那车迟城，里里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国王传旨道："雨彀了！雨彀了！十分再多，又淹坏了禾苗，反为不美。"五凤楼下听事官策马冒雨来报："圣僧，雨彀了。"行者闻言，将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见霎时间，雷收风息，雨散云收。国王满心欢喜，文武尽皆称赞道："好和尚！这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就是我国师求雨虽灵，若要晴，细雨儿还下半日，便不清爽；怎么这和尚要晴就晴，顷刻间杲杲日出，万里就无云也？"

国王教回銮，倒换关文，打发唐僧过去。正用御宝时，又被那三个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这场雨全非和尚之功，还是我道门之力。"国王道："你才说龙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他走上去，以静功祈祷，就雨下来，怎么又与他争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坛发了文书，烧了符檄，击了令牌，那龙王谁敢不来？想是别方召请，风、云、雷、雨……五司俱不在，一闻我令，随赶而来；适遇着我下他上，一时撞着这个机会，所以就雨。从根算来，还

是我请的龙，下的雨，怎么算作他的功果？”那国王昏乱，听此言，却又疑惑未定。

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这些傍门法术，也不成个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龙王，现在空中，我僧未曾发放，他还不敢遽退。那国师若能叫得龙王现身，就算他的功劳。”国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见活龙是怎么模样。你两家各显法力，不论僧道，但叫得来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么有那样本事？就叫，那龙王见大圣在此，也不敢出头。道士云：“我辈不能，你是叫来 。”

那大圣仰面朝空，厉声高叫：“敖广何在？弟兄们都现原身来看！”那龙王听唤，即忙现了本身。四条龙，在半空中度雾穿云，飞舞向金銮殿上。但见：

飞腾变化，绕雾盘云。玉爪垂钩白，银鳞舞镜明。髯飘素练根根爽，角耸轩昂挺挺清。磕额崔巍，圆睛幌亮。隐显莫能测，飞扬不可评。祷雨随时布雨，求晴即便天晴。这才是有灵有圣真龙像，祥瑞缤纷绕殿庭。

那国王在殿上焚香，众公卿在阶前礼拜。国王道：“有劳贵体降临，请回。寡人改日醮谢。”行者道：“列位众神各自归去，这国王改日醮谢哩。”那龙王径自归海，众神各各回天。这正是：

广大无边真妙法，至真了性劈傍门。

毕竟不知怎么除邪，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话说那国王见孙行者有呼龙使圣之法，即将关文用了宝印，便要递与唐僧，放行西路。那三个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銮殿上启奏。那皇帝即下龙位，御手忙搀道："国师今日行此大礼，何也？"道士说："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国安民，苦历二十年来，今日这和尚弄法力，抓了丢去，败了我们声名，陛下以一场之雨，就恕杀人之罪，可不轻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关文，让我兄弟与他再赌一赌，看是何如。"

那国王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真个收了关文，道："国师，你怎么与他赌？"虎力大仙道："我与他赌坐禅。"国王道："国师差矣。那和尚乃禅教出身，必然先会禅机，才敢奉旨求经；你怎与他赌此？"大仙道："我这坐禅，比常不同：有一异名，教做'云梯显圣'。"国王道："何为'云梯显圣'？"大仙道："要一百张桌子，五十张作一禅台，一张一张迭将起去，不许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驾一朵云头，上台坐下，经定几个时辰不动。"

国王见此有些难处，就便传旨问道："那和尚，我国师要与你赌'云梯显圣'坐禅，那个会么？"行者闻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么不言语？"行者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若是踢天弄井，搅海翻江，担山赶月，换斗移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就是砍头剁脑，剖腹剜心，异样腾那，却也不怕；但说坐禅，我就输了。我那里有这坐性？你就把我锁在铁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开言道："我会坐禅。"行者欢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时？"三藏道："我幼年遇方上禅僧讲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关里，也坐二三个年头。"行者道："师父若坐二三年，我们就不取经罢；多也不上二三个时辰，就下来了。"三藏道："徒弟呀，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应，我送你上去。"那长老果然合掌当胸道：

"贫僧会坐禅。"国王教传旨，立禅台。国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个时辰，就设起两座台，在金銮殿左右。

那虎力大仙下殿，立于阶心，将身一纵，踏一朵席云，径上西边台上坐下。行者拔一根毫毛，变做假像，陪着八戒、沙僧，立于下面，他却作五色祥云，把唐僧撮起空中，径至东边台上坐下。他又敛祥光，变作一个蟭蟟虫，飞在八戒耳朵边道："兄弟，仔细看着师父，再莫与老孙替身说话。"那呆子笑道："理会得！理会得！"

却说那鹿力大仙在绣墩上坐看多时，他两个在高台上，不分胜负，这道士就助他师兄一功：将脑后短发，拔了一根，捻着一团，弹将上去，径至唐僧头上，变作一个大臭虫，咬住长老。那长老先前觉痒，然后觉疼。原来坐禅的不许动手，动手算输。一时间疼痛难禁，他缩着头，就着衣襟擦痒。八戒道："不好了！师父羊儿风发了。"沙僧道："不是，是头风发了。"行者听见道："我师父乃志诚君子，他说会坐禅，断然会坐；说不会，只是不会。君子家，岂有谬乎？你两个休言，等我上去看看。"

好行者，嘤的一声，飞在唐僧头上，只见有豆粒大小一个臭虫叮他师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师父挠挠摸摸。那长老不疼不痒，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头光，虱子也安不得一个，如何有此臭虫？……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虚，害我师父。哈哈！枉自也不见输赢，等老孙去弄他一弄！"这行者飞将去，金殿兽头上落下，摇身一变，变作一条七寸长的蜈蚣，径来道士鼻凹里叮了一下。那道士坐不稳，一个筋斗，翻将下去，几乎丧了性命；幸亏大小官员人多救起。国王大惊，即着当驾太师领他往文华殿里梳洗去了。行者仍驾祥云，将师父驮下阶前，已是长老得胜。

那国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师兄原有暗风疾，因到了高处，冒了天风，旧疾举发，故令和尚得胜。且留下他，等我与他赌'隔板猜枚'。"国王道："怎么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贫道有隔板知物之法，看那和尚可能彀。他若猜得过我，让他出去；猜不着，凭陛下问拟罪名，雪我昆仲之恨，不污了二十年保国之恩也。"

真个那国王十分昏乱，依此谗言。即传旨，将一朱红漆的柜子，命内官抬到宫殿。教娘娘放上件宝贝。须臾抬出，放在白玉阶前，教僧道："你两家各赌法力，猜那柜中是何宝贝。"三藏道："徒弟，柜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敛祥光，还变作蟭蟟虫，钉在唐僧头上道："师父放心，等我去看看来。"好大圣，轻轻飞到柜上，爬在那柜脚之下，见有一条板缝儿。他钻将进去，见

一个红漆丹盘，内放一套宫衣，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来，抖乱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喷将去，叫声“变！”即变作一件破烂流丢 一口钟；临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飞在唐僧耳朵上道：“师父，我只猜着是破烂流丢一口钟。”三藏道：“他教猜宝贝哩，流丢是件甚宝贝？”行者道：“莫管他，只猜着便是。”

唐僧进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柜里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国王道：“这和尚无礼！敢笑我国中无宝，猜甚么流丢一口钟！”教：“拿了！”那两班校尉，就要动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贫僧一时，待打开柜看，端的是宝，贫僧领罪；如不是宝，却不屈了贫僧也？”国王教打开看。当驾官即开了，捧出丹盘来看，果然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

国王大怒道：“是谁放上此物？”龙座后面，闪上三宫皇后道：“我主，是梓童亲手放的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却不知怎么变成此物。”国王道：“御妻请退，寡人知之。宫中所用之物，无非是缎绢绫罗，那有此甚么流丢？”教：“抬上柜来，等朕亲藏一宝贝，再试如何？”

那皇帝即转后宫，把御花园里仙桃树上结得一个大桃子——有碗来大小——摘下，放在柜内，又抬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啊，又来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看。”又嘤的一声，飞将去，还从板缝儿钻进去；见是一个桃子，正合他意，即现了原身，坐在柜里，将桃子一顿口啃得干干净净，连两边腮凹儿都啃净了，将核儿安在里面。仍变蟭蟟虫，飞将出去，钉在唐僧耳朵上道：“师父，只猜是个桃核子。”长老道：“徒弟啊，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几乎拿去典刑。这番须猜宝贝方好。桃核子是甚宝贝？”行者道：“休怕，只管赢他便了。”

三藏正要开言，听得那羊力大仙道：“贫道先猜，是一颗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个光桃核子。”那国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国师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开来看就是。”当驾官又抬上去打开，捧出丹盘，果然是一个核子，皮肉俱无。国王见了，心惊道：“国师，休与他赌斗了，让他去罢。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听说，与沙僧微微冷笑道：“还不知他是会吃桃子的积年哩！”

正话间，只见那虎力大仙从文华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这和尚有搬运抵物之术，抬上柜来，我破他术法，与他再猜。”国王道：“国师还要猜

甚？”虎力道：“术法只抵得物件，却抵不得人身。将这道童藏在里面，管教他抵换不得。”这小童果藏在柜里，掩上柜盖，抬将下去，教：“那和尚再猜，这三番是甚宝贝。”三藏道：“又来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嘤的又飞去，钻入里面，见是一个小童儿。好大圣，他却有见识。果然是

腾那天下少，似这伶俐世间稀！

他就摇身一变，变作个老道士一般容貌，进柜里小声“徒弟”。童儿道：“师父，你从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使遁法来的。”童儿道：“你来有么教诲？”行者道：“那和尚看见你进柜来了，他若猜个道童，却不又输了？是特来和你计较计较，剃了头，我们猜和尚罢。”童儿道：“但凭师父处治，只要我们赢他便了。若是再输与他，不但低了声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说得是。我儿过来。赢了他，我重重赏你。”将金箍棒就变作一把剃头刀，楼抱着那童儿，口里叫道：“乖乖，忍着疼，莫放声，等我与你剃头。”须臾，剃下发来，窝作一团，塞在那柜脚纥络里。收了刀儿，摸着他的光头道：“我儿，头便像个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脱下来，我与你变一变。”那道童穿的一领葱白色云头花绢绣锦沿边的鹤氅，真个脱下来，被行者吹一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件土黄色的直裰儿，与他穿了。却又拔下两根毫毛，变作一个木鱼儿，递在他手里道：“徒弟，须听着。但叫道童，千万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与我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一卷佛经钻出来，方得成功也。”童儿道：“我只会念《三官经》、《北斗经》、《消灾经》，不会念佛家经。”行者道：“你可会念佛？”童儿道：“阿弥陀佛，那个不会念？”行者道：“也罢，也罢，就念佛，省得我又教你。切记着，我去也。”还变蟭蟟虫，钻出去，飞在唐僧耳轮边道：“师父，你只猜是个和尚。”三藏道：“这番他准赢了。”行者道：“你怎么定得？”三藏道：“经上有云：‘佛、法、僧三宝。’和尚却也是一宝。”

正说处，只见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个道童。”只管叫，他那里肯出来。三藏合掌道：“是个和尚。”八戒尽力高叫道：“柜里是个和尚！”那童儿忽的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喜得那两班文武，齐声喝采。唬得那三个道士，拑口无言。国王道：“这和尚是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做和尚？纵有待诏跟进去，也只剃得头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体，口里又会念佛？国师啊！让他去罢！”

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贫道将锺南山幼时学的武艺，索性与他赌一赌。”国王道：“有甚么武艺？”虎力道：“弟兄三个，都有些神通。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剖腹剜心，还再长完；滚油锅里，

又能洗澡。”国王大惊道：“此三事都是寻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才敢出此朗言，断要与他赌个才休。”那国王叫道：“东土的和尚，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与你赌砍头剖腹，下滚油锅洗澡哩。”

行者正变作蟭蟟虫，往来报事。忽听此言，即收了毫毛，现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八戒道：“这三件都是丧性命的事，怎么说买卖上门？”行者道：“你还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像这等变化腾那也彀了，怎么还有这等本事？”行者道：“我啊：

砍下头来能说话，剁了臂膊打得人。
扎去腿脚会走路，剖腹还平妙绝伦。
就似人家包匾食，一捻一个就囫囵。
油锅洗澡更容易，只当温汤涤垢尘。”

八戒、沙僧闻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会砍头。”国王道：“你怎么会砍头？”行者道：“我当年在寺里修行，曾遇着一个方上禅和子，教我一个砍头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试试新。”国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头那里好试新？头乃六阳之首，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方才出得我们之气。”那昏君信他言语，即传旨，教设杀场。

一声传旨，即有羽林军三千，摆列朝门之外。国王教：“和尚先去砍头。”行者欣然应道：“我先去！我先去！”拱着手，高呼道：“国师，恕大胆，占先了。”拽回头，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呀，仔细些。那里不是耍处。”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去来。”

那大圣径至杀场里面，被刽子手挝住了，捆做一团。按在那土墩高处，只听喊一声“开刀！”飕的把个头砍将下来。又被刽子手一脚踢了去，好似滚西瓜一般，滚有三四十步远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听得肚里叫声：“头来！”慌得鹿力大仙见有这般手段，即念咒语，教本坊土地神祇：“将人头扯住，待我赢了和尚，奏了国王，与你把小祠堂盖作大庙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来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唤，暗中真个把行者头按住了。行者又叫声：“头来！”那头一似生根，莫想得动。行者心焦，捻着拳，挣了一挣，将捆的绳子就皆挣断，喝声：“长！”飕的腔子内长出一个头来。唬得那刽子手，个个心惊；羽林军，人人胆战。那监斩官急走入朝奏道：“万岁，那小和尚砍了头，又长出一颗来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还有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个头哩。”

说不了，行者走来，叫声“师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么？”行者

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疮药么？”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呆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睁睁道：“妙哉！妙哉！却也长得完全，截疤儿也没些儿！”

兄弟们正都欢喜，又听得国王叫领关文：“赦你无罪。快去！快去！”行者道：“关文虽领，必须国师也赴曹砍砍头，也当试新去来 。”国王道：“大国师，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与他赌胜，且莫唬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几个刽子手，也捆翻在地，幌一幌，把头砍下，一脚也踢将去，滚了有三十馀步，他腔子里也不出血，也叫一声：“头来！”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条黄犬，跑入场中，把那道士头，一口衔来，径跑至御水河边丢下不题。

却说那道士连叫三声，人头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长不出来，腔子中，骨都都红光迸出。可怜空有唤雨呼风法，怎比长生果正仙？须臾，倒在尘埃。众人观看，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

那监斩官又来奏：“万岁，大国师砍下头来，不能长出，死在尘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国王闻奏，大惊失色。目不转睛，看那两个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师兄已是命到禄绝了，如何是只黄虎！这都是那和尚惫懒，使的掩样法儿，将我师兄变作畜类！我今定不饶他，定要与他赌那剖腹剜心！”

国王听说，方才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二国师还要与你赌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烟火食，前日西来，忽遇斋公家劝饭，多吃了几个馍馍；这几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虫，正欲借陛下之刀，剖开肚皮，拿出脏腑，洗净脾胃，方好上西天见佛。”国王听说，教：“拿他赴曹。”那许多人，搀的搀，扯的扯。行者展脱手道：“不用人搀，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许缚手，我好用手洗刷脏腑。”国王传旨，教：“莫绑他手。”

行者摇摇摆摆，径至杀场。将身靠着大桩，解开衣带，露出肚腹。那刽子手将一条绳套在他膊项上，一条绳札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割，搠个窟窿。这行者双手爬开肚腹，拿出肠脏来，一条条理彀多时，依然安在里面。照旧盘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气，叫“长！”依然长合。国王大惊，将他那关文捧在手中道：“圣僧莫误西行，与你关文去罢。”行者笑道：“关文小可，也请二国师剖剖剜剜，何如？”国王对鹿力说：“这事不与寡人相干，是你要与他做对头的。请去，请去。”鹿力道：“宽心，料我决不输与他。”

你看他也像孙大圣，摇摇摆摆，径入杀场，被刽子手套上绳，将牛耳短

刀，唿喇的一声，割开肚腹，他也拿出肝肠，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侧气，叫“变！”即变作一只饿鹰，展开翅爪，飕的把他五脏心肝，尽情抓去，不知飞向何方受用。这道士弄做一个空腔破肚淋漓鬼，少脏无肠浪荡魂。那刽子手蹬倒大桩，拖尸来看，呀！原来是一只白毛角鹿！

慌得那监暂官又来奏道：“二国师晦气，正剖腹时，被一只饿鹰将脏腑肝肠都刁去了，死在那里。原身是个白毛角鹿也。”国王害怕道：“怎么是个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师兄既死，如何得现兽形？这都是那和尚弄术法坐害我等。等我与师兄报仇者 。”国王道：“你有甚么法力赢他？”羊力道：“我与他赌下滚油锅洗澡。”国王便教取一口大锅，满着香油，教他两个赌去。行者道：“多承下顾。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这两日皮肤燥痒，好歹荡荡去。”

那当驾官果安下油锅，架起干柴，燃着烈火，将油烧滚，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国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脱衣服，似这般叉着手，下去打个滚，就起来，不许污坏了衣服，若有一点油腻算输。武洗要取一张衣架，一条手巾，脱了衣服，跳将下去，任意翻筋斗，竖蜻蜓，当耍子洗也。”国王对羊力说：“你要与他文洗 ，武洗 ？”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药炼过的，隔油。武洗罢。”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胆，屡次占先了。”你看他脱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将身一纵，跳在锅内，翻波斗浪，就似负水一般顽耍。

八戒见了，咬着指头，对沙僧道：“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平时间劖言讪语，斗他耍子，怎知他有这般真实本事！”他两个唧唧哝哝，夸奖不尽。行者望见，心疑道：“那呆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劳拙者闲’。老孙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捆一绳，看他可怕。”正洗浴，打个水花，淬在油锅底上，变作个枣核钉儿，再也不起来了。

那监斩官近前又奏：“万岁，小和尚被滚油烹死了。”国王大喜，教捞上骨骸来看。刽子手将一把铁笊篱，在油锅里捞，原来那笊篱眼稀，行者变得钉小。往往来来，从眼孔漏下去了。那里捞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札化了。”

国王教：“拿三个和尚下去！”两边校尉，见八戒面凶，先揪翻，把背心捆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贫僧一时。我那个徒弟。自从归教，历历有功；今日冲撞国师，死在油锅之内，奈何先死者为神，我贫僧怎敢贪生！正是天下官员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岂敢不死。只望宽恩，赐我半盏凉浆水饭，三张纸马，容到油锅边，烧此一陌纸，也表我师徒一念，那

里再领罪也。”国王闻言道：“也是，那中华人多有义气。”命取些浆饭、黄钱与他。果然取了，递与唐僧。

唐僧教沙和尚同去。行至阶下，有几个校尉，把八戒揪着耳朵，拉在锅边，三藏对锅祝曰：“徒弟孙悟空！

自从受戒拜禅林，护我西来恩爱深。

指望同时成大道，何期今日你归阴！

生前只为求经意，死后还存念佛心。

万里英魂须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听见道：“师父，不是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浆饭，等我祷。”那呆子捆在地下，气呼呼的道：

“闯祸的泼猴子，无知的弼马温！该死的泼猴子，油烹的弼马温！猴儿了帐，马温断根！”

孙行者在油锅底上，听得那呆子乱骂，忍不住现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锅底道：“馕糟的夯货！你骂那个哩！”唐僧见了道：“徒弟，唬杀我也！”沙僧道：“大哥干净推佯死惯了！”慌得那两班文武，上前来奏道：“万岁，那和尚不曾死，又打油锅里钻出来了。”监斩官恐怕虚诳朝廷，却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来显魂哩。”

行者闻言大怒，跳出锅来，揩了油腻，穿上衣服，掣出棒，挝过监斩官，着头一下，打做了肉团，道：“我显甚么魂哩！”唬得多官连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国王走下龙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国师也下下油锅去。”那皇帝战战兢兢道：“三国师，你救朕之命，快下锅去，莫教和尚打我。”

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脱了衣服，跳下油锅，也那般支吾洗浴。

行者放了国王，近油锅边，叫烧火的添柴，却伸手探了一把，呀！那滚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时滚热，他洗时却冷。我晓得了，这不知是那个龙王，在此护持他哩。”急纵身跳在空中，念声“唵”字咒语，把那北海龙王唤来：“我把你这个带角的蚯蚓，有鳞的泥鳅！你怎么助道士冷龙护住锅底，教他显圣赢我！”唬得那龙王喏喏连声道：“敖顺不敢相助。大圣原来不知。这个孽畜，苦修行了一场，脱得本壳，却只是五雷法真受，其馀都□了傍门，难归仙道。这个是他在小茅山学来的‘大开剥’。那两个已是大圣破了他法，现了本相。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炼的冷龙，只好哄瞒世俗之人耍子，怎瞒得大圣！小龙如今收了他冷龙，管教他骨碎皮焦，显甚么手段。”行者道：“趁早收了，

免打！”那龙王化一阵旋风，到油锅边，将冷龙捉下海去不题。

行者下来，与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见那道士在滚油锅里打挣，爬不出来，滑了一跌，霎时间骨脱皮焦肉烂。

监斩官又来奏道：“万岁，三国师煠化了也。”那国王满眼垂泪，手扑着御案，放声大哭道：

“人身难得果然难，不遇真传莫炼丹。
空有驱神咒水术，却无延寿保生丸。
圆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机命不安。
早觉这般轻折挫，何如秘食稳居山！”

这正是：

点金炼汞成何济，唤雨呼风总是空！

毕竟不知师徒们怎的维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却说那国王倚着龙床，泪如泉涌，只哭到天晚不住。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么这等昏乱！见放着那道士的尸骸，一个是虎，一个是鹿，那羊力是一个羚羊。不信时，捞上骨头来看。那里人有那样骷髅？他本是成精的山兽，同心到此害你。因见气数还旺，不敢下手。若再过二年，你气数衰败，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儿尽属他了。幸我等早来，除妖邪救了你命。你还哭甚！哭甚！急打发关文，送我出去。”国王闻此，方才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黄虎；油锅里果是羊骨。圣僧之言，不可不听。”国王道：“既是这等，感谢圣僧。今日天晚，”教：“太师，且请圣僧至智渊寺。明日早朝，大开东阁，教光禄寺安排素净筵宴酬谢。”果送至寺里安歇。

次日五更时候，国王设朝，聚集多官，传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门各路张挂。”一壁厢大排筵宴，摆驾出朝，至智渊寺门外，请了三藏等，共入东阁赴宴，不在话下。

却说那脱命的和尚闻有招僧榜，个个欣然，都入城来寻孙大圣，交纳毫毛谢恩。这长老散了宴，那国王换了关文，同皇后嫔妃，两班文武，送出朝门。只见那些和尚跪拜道旁，口称：“齐天大圣爷爷！我等是沙滩上脱命僧人。闻知爷爷扫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来交纳毫毛，叩谢天恩。”行者笑道：“汝等来了几何？”僧人道：“五百名，半个不少。”行者将身一抖，收了毫毛。对君臣僧俗人说道：“这些和尚，实是老孙放了。车辆是老孙运转双关，穿夹脊，捽碎了。那两个妖道也是老孙打死了。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国王依言，感谢不尽，遂送唐僧出城去讫。

这一去，只为殷勤经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不

觉的春尽夏残，又是秋光天气。

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马道：“徒弟，今宵何处安身也？”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三藏道：“在家人怎么？出家人怎么？”行者道：“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怀中抱子，脚后蹬妻，自自在在睡觉；我等出家人，那里能够！便是要带月披星，餐风宿水，有路且行，无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险峻，我挑着重担，着实难走，须要寻个去处，好眠一觉，养养精神，明日方好捱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师徒们没奈何，只得相随行者往前。

又行不多时，只听得滔滔浪响。八戒道：“罢了！来到尽头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挡住也。”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八戒道：“等我试之，看深浅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乱谈。水之浅深，如何试得？”八戒道：“寻一个鹅卵石，抛在当中。若是溅起水泡来，是浅；若是骨都都沉下有声，是深。”行者道：“你去试试看。”那呆子在路旁摸了一块顽石，望水中抛去，只听得骨都都泛起鱼津，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虽试得深浅，却不知有多少宽阔。”八戒道：“这个却不知，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圣，纵筋斗云，跳在空中，定睛观看，但见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
灵派吞华岳，长流贯百川。
千层汹浪滚，万迭峻波颠。
岸口无渔火，沙头有鹭眠。
茫然浑似海，一望更无边。

急收云头，按落河边道：“师父，宽哩！宽哩！去不得！老孙火眼金睛，白日里常看千里，凶吉晓得是。夜里也还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见边岸，怎定得宽阔之数？”

三藏大惊，口不能言，声音哽咽道：“徒弟啊，似这等怎了？”沙僧道：“师父莫哭。你看那水边立的，可不是个人么？”行者道：“想是扳罾的渔人，等我问他去来。”拿了铁棒，两三步，跑到面前看处，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个篆文大字，下边两行，有十个小字。三个大字，乃“通天河”。十个小字，乃“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行者叫：“师父，你来看看。”三藏看见，滴泪道：“徒弟呀，我当年别了长安，只说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遥！”

八戒道：“师父，你且听，是那里鼓钹声音？想是做斋的人家。我们且去赶些斋饭吃，问个渡口寻船。明日过去罢。”三藏马上听得，果然有鼓钹之声。“却不是道家乐器，足是我僧家举事。我等去来 。”

行者在前引马，一行闻响而来。那里有甚正路，没高没低，漫过沙滩，望见一簇人家住处，约摸有四五百家，却也都住得好。但见：

倚山通路，傍岸临溪。处处柴扉掩，家家竹院关 。沙头宿鹭梦魂清，柳外啼鹃喉舌冷。短笛无声，寒砧不韵。红蓼枝摇月，黄芦叶斗风。陌头村犬吠疏篱，渡口老渔眠钓艇。灯火稀，人烟静，半空皎月如悬镜。忽闻一阵白蘋香，却是西风隔岸送。

三藏下马，只见那路头上有一家儿，门外竖一首幢幡，内里有灯烛荧煌，香烟馥郁。三藏道：“悟空，此处比那山凹河边，却是不同。在人间屋檐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稳睡。你都莫来，让我先到那斋公门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泼。汝等脸嘴丑陋，只恐唬了人，闯出祸来，却倒无住处矣。”行者道：“说得有理。请师父先去，我们在此守待。”

那长老才摘了斗笠，光着头，抖抖褊衫，拖着锡杖，径来到人家门外。见那门半开半掩，三藏不敢擅入。聊站片时，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项下挂着数珠，口念阿弥陀佛，径自来关门，慌得这长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贫僧问讯了。”那老者还礼道：“你这和尚，却来迟了 。”三藏道：“怎么说？”老者道：“来迟无物了。早来啊，我舍下斋僧，尽饱吃饭，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铜钱十文。你怎么这时才来？”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贫僧不是赶斋的。”老者道：“既不赶斋，来此何干？”三藏道：“我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处，天色已晚。听得府上鼓钹之声，特来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 。”那老者摇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诳语。东土大唐，到我这里，有五万四千里路。你这等单身，如何来得？”三藏道：“老施主见得最是。但我还有三个小徒，逢山开路，遇水迭桥，保护贫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来？”教：“请，请，我舍下有处安歇。”三藏回头，叫声“徒弟，这里来。”

那行者本来性急，八戒生来粗鲁，沙僧却也莽撞，三个人听得师父招呼，牵着马，挑着担，不问好歹，一阵风，闯将进去。那老者看见，唬得跌倒在地，口里只说是“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三藏搀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战兢兢道：“这般好俊师父，怎么寻这样丑徒弟！”三藏道：“虽然相貌不终，却倒会降龙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唐僧慢走。

却说那三个凶顽，闯入厅房上，拴了马，丢下行李。那厅中间有几个和尚念经。八戒掬着长嘴，喝道：“那和尚，念的是甚么经？”那些和尚，听见问了一声，忽然抬头：

观看外来人，嘴长耳朵大，身粗背膊宽，声响如雷咋。行者与沙僧，容貌更丑陋。厅堂几众僧，无人不害怕。阇黎还念经，班首教行罢。难顾磬和铃，佛像且丢下。一齐吹息灯，惊散光乍乍。跌跌与爬爬，门槛何曾跨！你头撞我头，似倒葫芦架。清清好道场，翻成大笑话。

这兄弟三人，见那些人跌跌爬爬，鼓着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惧，磕头撞脑，各顾性命，通跑净了。

三藏搀那老者，走上厅堂，灯火全无，三人嘻嘻哈哈的还笑。唐僧骂道：“这泼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诲，日日叮咛。古人云：‘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这般撒泼，诚为至下至愚之类！走进门不知高低，唬倒了老施主，惊散了念经僧，把人家好事都搅坏了，却不是堕罪与我？”说得他们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头作礼道：“老爷，没大事，没大事，才然关了灯，散了花，佛事将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帐，摆出满散的斋来，我们吃了睡觉。”老者叫：“掌灯来！掌灯来！”家里人听得，大惊小怪道：“厅上念经，有许多香烛，如何又教掌灯？”几个僮仆出来看时，这个黑洞洞的，即便点火把灯笼，一拥而至。忽抬头见八戒、沙僧，慌得丢了火把，忽抽身关了中门。往里嚷道：“妖怪来了，妖怪来了！”行者拿起火把，点上灯烛，扯过一张交椅，请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们坐在两旁。那老者坐在前面。

正叙坐间，只听得里面门开处，又走出一个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么邪魔，黑夜里来我善门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门后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东土大唐取经的罗汉。徒弟们相貌虽凶，果然是山恶人善。”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与他四位行礼。礼毕，也坐了面前，叫：“看茶来。排斋。”连叫数声，几个僮仆，战战兢兢，不敢拢帐。

八戒忍不住问道：“老者，你这盛价，两边走怎的？”老者道：“教他们捧斋来侍奉老爷。”八戒道：“几个人伏侍？”老者道：“八个人。”八戒道：“这八个人伏侍那个？”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师父，只消一个人；毛脸雷公嘴的，只消两个人；那晦气脸的，要八个人；我得二十个人伏侍方彀。”老者道：“这等说，想是你的食肠大些。”八戒道：“也将就看得过。”老者道：“有人，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来。

那和尚与老者，一问一答的讲话，众人方才不怕。却将上面排了一张桌，请唐僧上坐；两边摆了三张桌，请他三位坐；前面一张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后是面饭、米饭、闲食、粉汤，排得齐齐整整。唐长老举起箸来，先念一卷《启斋经》。那呆子一则有些急吞，二来有些饿了，那里等唐僧经完，拿过红漆木碗来，把一碗白米饭，扑的丢下口去，就了了。旁边小的道："这位老爷忒没算计，不笼馒头，怎的把饭笼了，却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笼，吃了。"小的道："你不曾举口，怎么就吃了？"八戒道："儿子们便说谎！分明吃了；不信，再吃与你看。"那小的们，又端了碗，盛一碗递与八戒。呆子幌一幌，又丢下口去就了了。众僮仆见了道："爷爷呀！你是'磨砖砌的喉咙，着实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经还未完，他已五六碗过手了。然后却才同举箸，一齐吃斋。呆子不论米饭面饭，果品闲食，只情一捞乱㾮，口里还嚷："添饭，添饭！"渐渐不见来了！

行者叫道："贤弟，少吃些罢。也强似在山凹里忍饿，将就彀得半饱也好了。"八戒道："嘴脸！常言道：'斋僧不饱，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火，莫睬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瞒老爷说，白日里倒也不怕，似这大肚子长老，也斋得起百十众；只是晚了，收了残斋，只蒸得一石面饭、五斗米饭与几桌素食，要请几个亲邻与众僧们散福；不期你列位来，唬得众僧跑了，连亲邻也不曾敢请，尽数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饱，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

话毕，收了家火桌席。三藏拱身，谢了斋供。才问："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陈。"三藏合掌道："这是我贫僧华宗了。"老者道："老爷也姓陈？"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陈。请问适才做的甚么斋事？"八戒笑道："师父问他怎的！岂不知道？必然是'青苗斋'、'平安斋'、'了场斋'罢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问："端的为何？"老者道："是一场'预修亡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没眼力！我们是扯谎架桥，哄人的大王，你怎么把这谎话哄我！和尚家岂不知斋事？只有个'预修寄库斋'、'预修填还斋'，那里有个'预修亡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亡斋？"

行者闻言，暗喜道："这呆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错说了。怎么叫做'预修亡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经，怎么不走正路，却蹡到我这里来？"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见一股水挡住，不能得渡；因闻鼓钹之声，特来造府借宿。"老者道："你们到水边，可曾见些甚么？"行者道："止见一面石碑，上书'通天河'三字，下书'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十字，再无别物。"

老者道：“再往上岸走走，好的离那碑记只有里许，有一座灵感大王庙，你不曾见？”行者道：“未见。请公公说说，何为灵感？”那两个老者一齐垂泪道：“老爷啊！那大王：

感应一方兴庙宇，威灵千里祐黎民。

年年庄上施甘露，岁岁村中落庆云。”

行者道：“施甘雨，落庆云，也是好意思，你却这等伤情烦恼，何也？”那老者跌脚捶胸，哏了一声道：“老爷啊！

虽则恩多还有怨，纵然慈惠却伤人。

只因要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么？”老者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轮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们这里，有百家人家居住。此处属车迟国元会县所管，唤做陈家庄。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猪羊牲醴供献他。他一顿吃了，保我们风调雨顺；若不祭赛，就来降祸生灾。”行者道：“你府上几位令郎？”老者捶胸道：“可怜！可怜！说甚么令郎，羞杀我等！这个是我舍弟，名唤陈清。老拙叫做陈澄。我今年六十三岁，他今年五十八岁，儿女上都艰难。我五十岁上还没儿子，亲友们劝我纳了一妾，没奈何，寻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才交八岁，取名唤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贵名！怎么叫做一秤金？”老者道：“我因儿女艰难，修桥补路，建寺立塔，布施斋僧，有一本帐目，那里使三两，那里使五两；到生女之年，却好用过有三十斤黄金。三十斤为一秤，所以唤做一秤金。”

行者道：“那个的儿子么？”老者道：“舍弟有个儿子，也是偏出，今年七岁了，取名唤做陈关保。”行者问：“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养关圣爷爷，因在关爷之位下求得这个儿子，故名关保。我兄弟二人，年岁百二，止得这两个人种，不期轮次到我家祭赛，所以不敢不献。故此父子之情，难割难舍，先与孩儿做个超生道场。故曰‘预修亡斋’者，此也。”

三藏闻言，止不住腮边泪下道：“这正是古人云：‘黄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没儿人’。”行者笑道：“等我再问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当？”二老道：“颇有些儿，水田有四五十顷，旱田有六七十顷，草场有八九十处；水黄牛有二三百头，驴马有三二十匹，猪羊鸡鹅无数。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陈粮，穿不了的衣服。家财产业，也尽得数。”行者道：“你这等家业，也亏你省将起来的”。老者道：“怎见我省？”行者道：“既有这家私，怎么舍得亲生儿女祭赛？拚了五十两银子，可买一个童男；拚了一百两银子，可买一个童女。连

绞缠不过二百两之数，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却不是好？”二老滴泪道：“老爷！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灵感，常来我们人家行走。”行者道：“他来行走，你们看见他是甚么嘴脸？有几多长短？”二老道：“不见其形，只闻得一阵香风，就知是大王爷爷来了，即忙满斗焚香，老少望风下拜。他把我们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时年月，他都记得。只要亲生儿女，他方受用。不要说二三百两没处买，就是几千万两，也没处买这般一模一样同年同月的儿女。”

行者道：“原来这等。也罢，也罢，你且抱你令郎出来，我看看。”那陈清急入里面，将关保儿抱出厅上，放在灯前。小孩儿那知死活，笼着两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着耍子。行者见了，默默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变作那关保儿一般模样。两个孩儿，搀着手，在灯前跳舞，唬得那老者慌忙跪着唐僧道：“老爷，不当人子！不当人子！这位老爷才然说话，怎么就变作我儿一般模样，叫他一声，齐应齐走！却折了我们年寿！请现本相！请现本相！”。行者把脸抹了一把，现了本相。那老者跪在面前道：“老爷原来有这样本事。”行者笑道：“可像你儿子么？”老者道：“像，像，像！果然一般嘴脸，一般声音，一般衣服，一般长短。”行者道：“你还没细看哩。取秤来称称，可与他一般轻重。”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这等可祭赛得过么？”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过了！”

行者道：“我今替这个孩儿性命，留下你家香烟后代，我去祭赛那大王去也。”那陈清跪地磕头道：“老爷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银一千两，与唐老爷做盘缠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谢谢老孙？”老者道：“你已替祭，没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没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从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与你祭赛去。”

那陈清只管磕头相谢，又允送银五百两；惟陈澄也不磕头，也不说谢，只是倚着那屏门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老大，你这不允我，不谢我，想是舍不得你女儿么？”陈澄才跪下道：“是，舍不得。敢蒙老爷盛情，救替了我侄子也彀了。但只是老拙无儿，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后，他也哭得痛切，怎么舍得！”

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饭，整治些好素菜，与我那长嘴师父吃。教他作变你的女儿，我兄弟同去祭赛。索性行个阴骘，救你两个儿女性命，如何？”那八戒听得此言，心中大惊，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

要攀扯我。”行者道：“贤弟，常言道：‘鸡儿不吃无工之食’。你我进门，感承盛斋，你还嚷吃不饱哩，怎么就不与人家救些患难？”八戒道：“哥啊，你便会变化，我却不会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变化，怎么不会？”唐僧叫：“悟能，你师兄说得最是，处得甚当。常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则感谢厚情，二来当积阴德。况凉夜无事，你兄弟耍耍去来。”八戒道：“你看师父说的话！我只会变山，变树，变石头，变癞象，变水牛，变大胖汉还可；若变小女儿，有几分难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爱来看。”

那陈澄急入里边，抱将一秤金孩儿，到了厅上。一家子，妻妾大小，不分老幼内外，都出来磕头礼拜，只请救孩儿性命。那女儿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红闪黄的纻丝袄，上套着一件官绿缎子棋盘领的披风；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脚下踏一双虾蟆头浅红纻丝鞋；腿上系两只绡金膝裤儿；也袖着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这就是女孩儿。你快变的像他，我们祭赛去。”八戒道：“哥呀，似这般小巧俊秀，怎变？”行者叫：“快些！莫讨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变了看。”

这呆子念动咒语，把头摇了几摇，叫“变！”真个变过头来，就也像女孩儿面目，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像。行者笑道：“再变变！”八戒道：“凭你打了罢！变不过来，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头的头，和尚的身子？弄的这等不男不女，却怎生是好？”你可布起罡来。”他就吹他一口仙气，果然即时把身子变过，与那孩儿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带你宝眷与令郎令爱进去，不要错了。一会家，我兄弟躲懒计乖，走进去，转难识认。你将好果子与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时知觉，走了风汛。等我两人耍子去也！”

好大圣，吩咐沙僧保护唐僧，他变作陈关保，八戒变作一秤金。二人俱停当了，却问：“怎么供献？还是捆了去，是绑了去？蒸熟了去，是剁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没这个手段。”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两个红漆丹盘，请二位坐在盘内，放在桌上，着两个后生抬一张桌子，把你们抬上庙去。”行者道：“好，好，好！拿盘子出来，我们试试。”那老者即取出两个丹盘 。行者与八戒坐上，四个后生，抬起两张桌子，往天井里走走儿，又抬回放在堂上。行者欢喜道：“八戒，像这般子走走耍耍，我们也是上台盘的和尚了。”八戒道：“若是抬了去，还抬回来，两头抬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抬到庙里，就要吃哩，这个却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着我。瘪着吃我时，你就走了罢。”八戒道：“知他怎么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赛时，我这里有胆大的，钻在庙后，或

在供桌底下，看见他先吃童男，后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谈论。只听得外面锣鼓喧天，灯火照耀，同庄众人打开前门，叫：“抬出童男童女来！”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个后生将他二人抬将出去。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将猪羊牲醴与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将童男女设在上首。行者回头，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正面一个金字牌位，上写“灵感大王之神”，更无别的神像。众信摆列停当，一齐朝上叩头道：“大王爷爷，今年、今月、今日、今时，陈家庄祭主陈澄等众信，年甲不齐，谨遵年例，供献童男一名陈关保，童女一名陈一秤金，猪羊牲醴如数，奉上大王享用。保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罢，烧了纸马，各回本宅不题。

那八戒见人散了，对行者道：“我们家去罢。”行者道：“你家在那里？”八戒道：“往老陈家睡觉去。”行者道：“呆子又乱谈了。既允了他，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呆子，反说我是呆子！只哄他耍耍便罢，怎么就与他祭赛，当起真来！”行者道：“莫胡说。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又教他降灾贻害，反为不美。”

正说间，只听得呼呼风响。八戒道：“不好了！风响是那话儿来了！”行者只叫：“莫言语，等我答应。”顷刻间，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样：

金甲金盔灿烂新，腰缠宝带绕红云。
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锯齿分。
足下烟霞飘荡荡，身边雾霭暖熏熏。
行时阵阵阴风冷，立处层层煞气温。
却似卷帘扶驾将，犹如镇寺大门神。

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问，庄头是陈澄、陈清家。”那怪闻答，心中疑似道：“这童男胆大，言谈伶俐。常

来供养受用的，问一声不言语；再问声，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

怪物不敢来拿，又问；“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陈关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这祭赛乃上年旧规，如今供献我，当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请自在受用。”怪物听说，又不敢动手，拦住门喝道：“你莫顶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还照旧罢，不要吃坏例子。”

那怪不容分说，放开手，就捉八戒。呆子扑的跳下来，现了本相，掣钉钯，劈手一筑，那怪物缩了手，往前就走，只听得当的一声响 。八戒道：“筑破甲了！”行者也现本相看处，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喝声“赶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来赴会，不曾带得兵器，空手在云端里问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坏了我的名声！”行者道：“这泼物原来不知。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三藏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昨因夜寓陈家，闻有邪魔，假号灵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赛，是我等慈悲，拯救生灵，捉你这泼物！趁早实实供来！一年吃两个童男女，你在这里称了几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个个算还我，饶你死罪！”那怪闻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钉钯，未曾打着。他化一阵狂风，钻入通天河内。

行者道：“不消赶他了。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设法拿他，送我师父过河。”八戒依言，径回庙里，把那猪羊祭醴，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此时唐长老、沙和尚，共陈家兄弟，正在厅中候信，忽见他二人将猪羊等物都丢在天井里。三藏迎来问道：“悟空，祭赛之事何如？”行者将那称名赶怪钻入河中之事，说了一遍。二老十分欢喜，即命打扫厢房，安排床铺，请他师徒就寝不题。

却说那怪得命，回归水内，坐在宫中，默默无言。水中大小眷族问道：“大王每年享祭，回来欢喜，怎么今日烦恼？”那怪道：“常年享毕，还带些馀物与汝等受用，今日连我也不曾吃得。造化低，撞着一个对头，几乎伤了性命。”众水族问；“大王，是那个？”那怪道：“是一个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假变男女，坐在庙里。我被他现出本相，险些儿伤了性命。一向闻得人讲：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不期他手下有这般徒弟。我被他坏了名声，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

那水族中，闪上一个斑衣鳜婆，对怪物跬跬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

僧，有何难处！但不知捉住他，可赏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谋，合同用力，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共席享之。”鳜婆拜谢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搅海翻江之势力，不知可会降雪？”那怪道：“会降。”又道：“既会降雪，不知可会作冷结冰？”那怪道：“更会！”鳜婆鼓掌笑道：“如此，极易，极易！”那怪道：“你且将极易之功，讲来我听。”鳜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气，大王不必迟疑，趁早作法，起一阵寒风，下一阵大雪，把通天河尽皆冻结。着我等善变化者，变作几个人形，在于路口，背包持伞，担担推车，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看见如此人行，断然踏冰而渡。大王稳坐河心，待他脚踪响处，迸裂寒冰，连他那徒弟们一齐坠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闻言，满心欢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长空兴风作雪，结冷凝冻成冰不题。

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将近天晓，师徒们衾寒枕冷。八戒咳歌打战睡不得，叫道：“师兄，冷啊！”行者道：“你这呆子，忒不长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么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 重衾无暖气，袖手似揣冰。此时败叶垂霜蕊，苍松挂冻铃。地裂因寒甚，池平为水凝。渔舟不见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孙喜炭增。征人须似铁，诗客笔如菱。皮袄犹嫌薄，貂裘尚恨轻。蒲团僵老衲，纸帐旅魂惊。绣被重裀褥，浑身战抖铃。”

师徒们都睡不得，爬起来穿了衣服。开门看处，呀！外面白茫茫的，原来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们害冷哩。却是这般大雪！”四人眼同观看，好雪！但见那：

> 彤云密布，惨雾重浸：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惨雾重浸，大雪纷纷盖地。真个是：六出花，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那里得东郭履，袁安卧，孙康映读；更不见子猷舟王恭币，苏武餐毡。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砌，万里江山似玉团。好雪！柳絮漫桥，梨花盖舍。柳絮漫桥，桥边渔叟挂蓑衣；梨花盖舍，舍下野翁煨骨柮。客子难沽酒，苍头苦觅梅。洒洒潇潇裁蝶翅，飘飘荡荡剪鹅衣。团团滚滚随风势，迭迭层层道路迷。阵阵寒威穿小幙，飕飕冷气透幽帏。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那场雪，纷纷洒洒，果如剪玉飞绵。师徒们叹玩多时，只见陈家老者，着两个僮仆，扫开道路，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须臾，又送滚茶乳饼，又抬出炭

火；俱到厢房，师徒们叙坐。

长老问道：“老施主，贵处时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陈老笑道：“此间虽是僻地，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至于诸凡谷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岂有不分四时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时，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这般寒冷？”陈老道：“此时虽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节了。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东土不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

正话间，又见僮仆来安桌子，请吃粥。粥罢之后，雪比早间又大，须臾，平地有二尺来深。三藏心焦垂泪。陈老道：“老爷放心，莫见雪深忧虑。我舍下颇有几石粮食，供养得老爷们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摆大驾亲送出关。唐王御手擎杯奉饯，问道：‘几时可回？’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顺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经回国。’自别后，今已七八个年头，还未见佛面，恐违了钦限；又怕的是妖魔凶狠，所以焦虑。今日有缘得寓潭府，昨夜愚徒们略施小惠报答，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陈老道：“老爷放心，正是多的日子过了，那里在这几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倾家费产，必处置送老爷过河。”

只见一僮又请进早斋。到厅上吃毕。叙不多时，又午斋相继而进。三藏见品物丰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见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陈老道：“老爷，感蒙替祭救命之恩，虽逐日设筵奉款，也难酬难谢。”

此后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陈老见三藏不快，又打扫花园，大盆架头，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八戒笑道：“那老儿忒没算计！春二三月好赏花园；这等大雪，又冷，赏玩何物！”行者道：“呆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静。一则游赏，二来与师父宽怀。”陈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请到园。但见：

> 景值三秋，风光如腊。苍松结玉蕊，衰柳挂银花。阶下玉苔堆粉屑，窗前翠竹吐琼芽。巧石山头，养鱼池内：巧石山头，削削尖峰排玉笋；养鱼池内，清清活水作冰盘。临岸芙蓉娇色浅，傍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压倒；腊梅树，聊发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尽鹅毛堆积；放怀处、款客处、遣兴处，处处皆蝶翅铺漫。两篱黄菊玉绡金，几树丹枫红间白。无数闲庭冷难到，且观雪洞冷如冰。那里边、放一个兽面像足铜火盆，热烘烘炭火才生；那上下、有几张虎皮搭苫漆交椅，软温温纸窗铺设。

四壁上挂几轴名公古画，却是那：

七贤过关，寒江独钓，迭嶂层峦团雪景；苏武餐毡，折梅逢使，琼林玉树写寒文。说不尽那：家近水亭鱼易买，雪迷山径酒难沽。真个可堪容膝处，算来何用访蓬壶？

众人观玩良久，就于雪洞里坐下，对邻叟道取经之事。又捧香茶饮毕。陈老问：“列位老爷，可饮酒么？”三藏道：“贫僧不饮，小徒略饮几杯素酒。”陈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炖暖酒，与列位荡寒。”那僮仆即抬桌围炉，与两个邻叟，各饮了几杯，收了家火。

不觉天色将晚，又仍请到厅上晚斋。只听得街上行人都说：“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冻住了！”三藏闻言道：“悟空，冻住河，我们怎生是好？”陈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边浅水处冻结。”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冻的似镜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听说有人走，就要去看。陈老道：“老爷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别却邻叟。又晚斋毕，依然歇在厢房。

及次日天晓，八戒起来道：“师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冻住也。”三藏迎着门，朝天礼拜道：“众位护教大神，弟子一向西来，虔心拜佛，苦历山川，更无一声报怨；今至于此，感得皇天祐助，结冻河水，弟子空心权谢，待得经回，奏上唐皇，竭诚酬答。”礼拜毕，遂教悟净背马，趁冰过河。陈老又道：“莫忙，待几日雪融冰解，老拙这里办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话，再住也不是话。口说无凭，耳闻不如眼见。我背了马，且请师父亲去看看。”陈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们，快去背我们六匹马来！且莫背唐僧老爷马。”

就有六个小价跟随。一行人径往河边来看，真个是：

雪积如山耸，云收破晓晴。寒凝楚塞千峰瘦，冰结江湖一片平。朔风凛凛，滑冻棱棱。池鱼偎密藻，野鸟恋枯槎。寒外征夫俱坠指，江头梢子乱敲牙。裂蛇腹，断鸟足，果然冰山千百尺。万壑冷浮银，一川寒浸玉。东方自信出僵蚕，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卧，光武渡，一夜溪桥连底固。曲沼结棱层，深渊重迭冱。通天阔水更无波，皎洁冰漫如陆路。

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勒马观看。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问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陈老道：“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数人一船，飘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冻住，故舍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马匹，趁此层冰，早奔西方去也。”

行者笑吟吟答应。

沙僧道："师父啊，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赖陈府上，且再住几日，待天晴化冻，办船而过。忙中恐有错也。"三藏道："悟净，怎么这等愚见！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冻解，此时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冻！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

八戒跳下马来："你们且休讲闲口，等老猪试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呆子，前夜试水，能去抛石；如今冰冻重漫，怎生试得？"八戒道："师兄不知。等我举钉钯筑他一下。假若筑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筑不动，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正是，说得有理。"那呆子撩衣拽步，走上河边，双手举钯，尽力一筑，只听扑的一声，筑了九个白迹，手也振得生疼。呆子笑道："去得！去得！连底都锢住了。"

三藏闻言，十分欢喜，与众同回陈家。只教收拾走路。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做些烧饼馍馍相送。一家子磕头礼拜，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爷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饭之敬。"三藏摆手摇头，只是不受道："贫僧出家人，财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收了干粮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儿捻了一小块，约有四五钱重，递与唐僧道："师父，也只当些衬钱，莫教空负二老之意。"

遂此相问而别。径至河边冰上，那马蹄滑了一滑，险些儿把三藏跌下马来。沙僧道："师父，难行！"八戒道："且住！问陈老官讨个稻草来我用。"行得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里得知？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免教跌下师父来也。"陈老在岸上听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却请唐僧上岸下马。八戒将草包裹马足，然后踏冰而行。

别陈老，离河边，行有三四里远近，八戒把九环锡杖递与唐僧道："师父，你横此在马上。"行者道："这呆子奸诈！锡杖原是你挑的，如何又叫师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曾走过冰凌，不晓得；凡是冰冻之上，必有凌眼；倘或□着凌眼，脱将下去，若没横担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如何钻得上来！须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这呆子倒是个积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长老横担着锡杖，行者横担着铁棒，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横着钉钯，师徒们放心前进。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干粮，却又不敢久停，对着星月光华，映的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马不停蹄。师徒们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干粮，望西又进。

正行时，只听得冰底下扑喇喇一声响□，险些儿唬倒了白马。三藏大惊道：“徒弟呀！怎么这般响□？”八戒道：“这河忒也冻得结实，地凌响了。或者这半中间连底通锢住了也。”三藏闻言，又惊又喜，策马前进，趱行不题。

却说那妖邪自从回归水府，引众精在于冰下。等候多时，只听得马蹄响处，他在底下弄个神通，滑喇的迸开冰冻，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三人尽皆脱下。

那妖邪将三藏捉住，引群精径回水府。厉声高叫：“鳜妹何在？”老鳜婆迎门施礼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贤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原说听从汝计，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今日果成妙计，捉了唐僧，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们，抬过案桌，磨快刀来，把这和尚剖腹剜心，剥皮剐肉；一壁厢响动乐器，与贤妹共而食之，延寿长生也。”鳜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们寻来吵闹。且宁耐两日，让那厮不来寻，然后剖开，请大王上坐，众眷族环列，吹弹歌舞，奉上大王，从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于宫后，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盖在中间不题。

却说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只见行者在半空中看见，问道：“师父何在？”八戒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区处。”原来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纟参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于陈家庄上。

早有人报与二老道：“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兄弟即忙接出门外，果见衣裳还湿，道：“老爷们，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这样方休。——怎么不见三藏老爷？”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二老垂泪道：“可怜！可怜！我说等雪融备船相送，坚执不从，致令丧了性命！”行者道：“老儿，莫替古人耽忧。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老孙知道，决然是那灵感大王弄法算计去了。你且放心，与我们浆浆衣服，晒晒关文，取草料喂着白马，等我弟兄寻着那厮，救出师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庶几永得安生也。”陈老闻言，满心欢喜，即命安排斋供。

兄弟三人，饱餐一顿。将马匹、行囊，交与陈家看守。各整兵器，径赴道边寻师擒怪。正是：

误踏层冰伤本性，大丹脱漏怎周全？

毕竟不知怎么救得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十九 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道："兄弟，你两个议定，那一个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还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须要捻着避水诀，或者变化甚么鱼蟹之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捻诀，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两个乃惯水之人，所以要你两个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虽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变作甚么模样；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寻着妖怪的巢穴，你先进去打听打听。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假若不是这怪弄法，或者淹杀师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须苦求，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行者道："贤弟说得有理。你们那个驮我？"八戒暗喜道："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来不会水，等老猪驮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驮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是，也好，你比悟净还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

沙僧剖开水路，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那呆子要捉弄行者，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变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八戒正行，忽然打个躘踵，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掼，扑的跌了一跤。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却就飘起去，无影无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却把大哥不知跌了那里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沙僧道："不好，还得他来，他虽不知水性，他比我们乖巧。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道："悟净！老孙在这里也。"沙僧听得，笑道："罢了！这呆子是死

了！你怎么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师父，上岸陪礼。你在那里做声？就影杀我也！你请现原身出来。我驮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陪礼，爬起来与沙僧又进。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鼋之第”四个大字。沙僧道：“这厢想是妖精住处，我两个不知虚实，怎么上门索战。”行者道：“悟净，那门里外可有水么？”沙僧道：“无水。”行者道：“既无水，你再藏隐在左右，待老孙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却又摇身一变，变作个长脚虾婆，两三跳跳到门里。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众水族摆列两边，有个斑衣鳜婆坐于侧手，都商议要吃唐僧。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径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姆姆，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里？”虾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就奏乐享用也。”

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径直寻到宫后，看果有一个石匣，却像人家槽房里的猪槽，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量量足有六尺长短；却伏在上面，听了一会，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嘤嘤的哭哩。行者不言语，侧耳再听，那师父挫得牙响，哏了一声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时多少水灾缠。
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堕渺渊。
前遇黑河身有难，今逢冰解命归泉。
不知徒弟能来否，可得真经返故园？”

行者忍不住叫道：“师父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无土不生，无水不长。’老孙来了！”三藏闻得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们擒住妖精，管教你脱难。”三藏道：“快些儿下手！再停一日，足足闷杀我也！”行者道：“没事，没事，我去也！”急回头，跳将出去，到门外现了原身，叫：“八戒！”那呆了与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骗了师父。师父未曾伤损，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你两个快早挑战，让老孙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个佯输，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们鉴貌辨色。”这行者捻着避水诀，钻出波中 ，停立岸边等候不题。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厉声高叫：“泼怪物！送我师父出来！”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大王，门外有人要师父哩！”妖邪道：“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教：“快取披挂兵器来！”众小妖连忙取出。妖邪结束了，执兵器在手，即命开门，走将出来。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见妖邪怎生披挂。好怪物！你看他：

头戴金盔晃且辉，身披金甲掣虹霓。
腰围宝带团珠翠，足踏烟黄靴样奇。
鼻准高隆如峤耸，天庭广阔若龙仪。
眼光闪灼圆还暴，牙齿钢锋尖又齐。
短发蓬松飘火焰，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铜锤。
一声咿哑门开处，响似三春惊蛰雷。
这等形容人世少，敢称灵显大王威。

妖邪出得门来，随后有百十个小妖，一个个轮枪舞剑，摆开两哨，对八戒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这打不死的泼物！你前夜与我顶嘴，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你弄玄虚，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那妖邪道：“你这和尚，甚没道理！你变做一秤金，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我倒不曾吃你，反被你伤了我手背。已此让了你，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八戒道：“你既让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冻结坚冰，害我师父？快早送我师父出来，万事皆休！牙迸半个‘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钯！决不饶你！”妖邪闻言，微微冷笑道：“这和尚卖此长舌，胡夸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摄你师父。你今嚷上门来，思量取讨，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时节，我因赴会，不曾带得兵器，误中你伤。你如今且休要走，我与你交敌三合。三合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

八戒道：“好乖儿子，正是这等说！仔细看钯！”妖邪道：“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儿，你真个有些灵感，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会使钯，想是雇在那里种园，把他钉钯拐将来也。”八戒道：“儿子，我这钯，不是那筑地之钯。你看：

巨齿铸就如龙爪，逊金妆来似蟒形。
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与圣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
轮动烟云遮日月，使开霞彩照分明。
筑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万龙惊。
饶你威灵有手段，一筑须教九窟窿！”

那个妖邪，那里肯信，举铜锤劈头就打。八戒使钉钯架住道：“你这泼物，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会使铜锤，想是雇在那个银匠家扯炉，被你得了手，偷将出来的。”妖邪道：“这不是打银之锤。你看：

九瓣攒成花骨朵，一竿虚孔万年青。
原来不比凡间物，出处还从仙苑名。
绿房紫药瑶池老，素质清香碧沼生。
因我用功抟炼过，坚如钢锐彻通灵。
枪刀剑戟浑难赛，钺斧戈矛莫敢经。
纵让你钯能利刃，汤着吾锤迸折钉！”

沙和尚见他两上攀话，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云：‘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不要走！且吃我一杖！”妖邪使锤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么认得？”妖邪道：“你这个模样，像一个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认得我像个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么会使赶面杖？”沙僧骂道：“你这孽障，是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间少，故此难知宝杖名。
出自月宫无影处，梭罗仙木琢磨成。
外边嵌宝霞光耀，内里钻金瑞气凝。
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
西方路上无知识，上界宫中有大名。
唤做降妖真宝杖，管教一下碎天灵！”

那妖邪不容分说，三家变脸，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

铜锤宝杖与钉钯，悟能悟净战妖邪。一个是天蓬临世界，一个是上将降天涯。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夸。有分有缘成大道，相生相克秉恒沙。土克水，水干见底；水生木，木旺开花。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土是母，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宝杖千丝彩绣佳。钯按阴阳分九曜，不明解数乱

如麻。捐躯弃命因僧难，舍死忘生为释迦。致使铜锤忙不坠，左遮宝杖右遮钯。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上时辰，不分胜败。猪八戒料道不得赢他，对沙僧丢个眼色，二人诈败佯输，各拖兵器，回头就走。那怪物教："小的们，扎住在此，等我赶上这厮，捉将来与汝等凑吃哑！"你看他如风吹败叶，似雨打残花，将他两个赶出水面。

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只望着河边水势。忽然见波浪翻腾，喊声号吼，八戒先跳上岸道："来了！来了！"沙僧也到岸边道："来了！来了！"那妖邪随后叫："那里走！"才出头，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闪身躲过，使铜锤急架相还。一个在河边涌浪，一个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经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个花，又淬于水里，遂此风平浪息。

行者回转高崖道："兄弟们，辛苦啊。"沙僧道："哥啊，这妖精，他在岸上觉到不济，在水底也尽利害哩！我与二哥左右齐攻，只战得个两平，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行者道："不必疑迟，恐被他伤了师父。"八戒道："哥哥，我这一去哄他出来，你莫做声，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钻出头来，却使个捣蒜打，照他顶门上着着实实一下！纵然打不死他，好道也护疼发晕，却等老猪赶上一钯，管教他了帐！"行者道："正是，正是！这叫做'里迎外合'，方可济事 。"他两个复入水中不题。

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回归本宅，众妖接到宫中，鳜婆上前问道："大王赶那两个和尚到那方来？"妖邪道："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他两个跳上岸去，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我闪过与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他住。战未三合，我却败回来也。"鳜婆道："大王，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个毛脸雷公嘴，查耳朵，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鳜婆闻说，打了一个寒噤道："大王啊！亏了你识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决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认得他。"妖邪道："你认得他是谁？"鳜婆道："我当年在东洋海内，曾闻得老龙王说他的名誉，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如今归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经，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大王，你怎么惹他！今后再莫与他战了。"

说不了，只见门里小妖来报："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前索战哩！"妖精道："坚妹所见甚长，再不出去，看他怎么。"急传令，教："小的们，把门关紧了。正是'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让他缠两日，性摊了回去时，我

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齐都搬石头，塞泥块，把门闭杀。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钉钯筑门。那门已此紧闭牢关，莫想能彀；被他七八钯，筑破门扇，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高迭千层。沙僧见了道：“二哥，这怪物惧怕之甚，闭门不出，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与大哥计较去来。”八戒依言，径转东岸。

那行者半云半雾，提着铁棒等哩。看见他两个上来，不见妖怪，即按云头，迎至岸边，问道：“兄弟，那话儿怎么不上来？”沙僧道：“那怪物紧闭宅门，再不出来见面；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那里面都使些泥土石块实实的迭住了。故此不能得战，却来与哥哥计议，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行者道：“似这般却也无法可治。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待我去来。”八戒道：“哥哥，你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姓甚名谁。寻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属，捉了他的四邻，却来些擒怪救师。”八戒笑道：“哥啊，这等干，只是忒费事，担搁了时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费事，不担搁！我去就来！”

好大圣，急纵祥光，躲离河口，径赴南海。那里消半个时辰，早望见落伽山不远。低下云头，径至普陀崖上。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与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财童子、捧珠龙女，一齐上前，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见菩萨。”众神道：“菩萨今早出洞，不许人随，自入竹林里观玩。知大圣今日必来，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圣，不可就见。请在翠岩前聊坐片时，待菩萨出来，自有道理。”

行者依言，还未坐下，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孙大圣，前蒙盛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台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红孩儿，笑道：“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也。”

行者久等不见，心焦道：“列位与我传报传报，但迟了，恐伤吾师之命。”诸天道：“不敢报。菩萨吩咐，只等他自出来哩。”行者性急，那里等得，急纵身往里便走。噫！

这个美猴王，性急能鹊薄。
诸天留不住，要往里边瘼。
拽步入深林，睁眼偷觑着。
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
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
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

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
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
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
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见了，忍不住厉声高叫道："菩萨，弟子孙悟空志心朝礼。"菩萨教："外面俟候。"行者叩头道："菩萨，我师父有难，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萨道："你且出去，待我出来。"行者不敢强，只得走出竹林，对众诸天道："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么不坐莲台，不妆饰，不喜欢，在林里削篾做甚？"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妆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圣，必然为大圣有事。"行者没奈何，只得等候。

不多时，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悟空，我与你救唐僧去来。"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请菩萨着衣登座。"菩萨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萨撇下诸天，纵祥云腾空而去。孙大圣只得相随。

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说不了，到于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萨，我等擅干，有罪，有罪！"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将篮儿拴定，提着丝绦，半踏云彩，抛在河中，往上溜头扯着，口念颂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篮儿，但见那蓝里亮灼灼一尾金鱼，还斩眼动鳞。菩萨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师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师父？"菩萨道："这篮儿里不是？"八戒与沙僧拜问道："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萨道："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枝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

行者道："菩萨，既然如此，且待片时，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的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养。"菩萨道："也罢，你快去叫来。"那八戒与沙僧，一齐飞跑至庄前，高呼道："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一庄老幼男女，都向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内中有善图画者，传下影神，这才是鱼篮观音现身。当时菩萨就归南海。

八戒与沙僧，分开水道，径往那水鼋之第，找寻师父。原来那里边水怪

鱼精，尽皆死烂。却入后宫，揭开石匣，驮着唐僧，出离波津，与众相见。那陈清兄弟，叩头称谢道：“老爷不依小人劝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说了。你们这里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赛。那大王已此除根，永无伤害。陈老儿，如今才好累你，快寻一只船儿，送我们过河去也。”那陈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众庄客闻得此言，无不喜舍。那个道，我买桅篷；这个道，我办篙桨。有的说，我出绳索；有的说，我雇水手。

正都在河边上吵闹，忽听得河中间高叫：“孙大圣不要打船，花费人家财物。我送你师徒们过去。”众人听说，个个心惊，胆小的走了回家，胆大的战兢兢贪看。须臾，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你道怎生模样：

方头神物非凡品，九助灵机号水仙。
曳尾能延千纪寿，潜身静隐百川渊。
翻波跳浪冲江岸，向日朝风卧海边。
养气含灵真有道，多年粉盖癞头鼋。

那老鼋又叫：“大圣，不要打船，我送你师徒过去。”行者轮着铁棒道：“我把你这个孽畜！若到边前，这一棒就打死你！”老鼋道：“我感大圣之恩，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你怎么反要打我？”行者道：“与你有甚恩惠？”老鼋道：“大圣，你不知这底下水鼋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历代以来，祖上传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养成灵气，在此处修行，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立做一个水鼋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他赶潮头，来于此处，仗逞凶顽，与我争斗；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夺了我许多眷族。我斗他不过，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圣至此搭救唐师父，请了观音菩萨扫净妖氛，收去怪物，将第宅还归于我，我如今团瘫老小，再不须挨土帮泥，得居旧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惠，只这一庄上人，免得年年祭赛，全了多少人家儿女，此诚所谓‘一举而两得’之恩也！敢不报答？”

行者闻言，心中暗喜，收了铁棒道：“你端的是真实之情么？”老鼋道：“因大圣恩德洪深，怎敢虚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赌咒。”那老鼋张着红口，朝天发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将身化为血水！”行者笑道：“你上来，你上来。”老鼋却才负近岸边，将身一纵，爬上河崖。众人近前观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行者道：“师父，我们上他身，渡过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层冰厚冻，尚且邅迍，况此鼋背；恐不稳便。”老鼋道：“师父放心。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紧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师父啊，凡诸众生，会说人话，决不打诳语。”教：“兄弟们，快牵马

来。”

到了河边，陈家庄老幼男女，一齐来拜送。行者教把马牵在白鼋盖上，请唐僧站在马的颈项左边，沙僧站在右边，八戒站在马后，行者站在马前；又恐那鼋无礼，解下虎筋绦子，穿在老鼋的鼻之内，扯起来，像一条缰绳；却使一只脚踏在盖上，一只脚登在头上；一只手执着铁棒，一只手扯着缰绳，叫道：“老鼋，慢慢走啊。歪一歪儿，就照头一下！”老鼋道：“不敢，不敢！”他却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众人都在岸上，焚香叩头，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正是真罗汉临凡，活菩萨出现。众人只拜的望不见形影方回，不题。

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那消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干手干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称谢道：“老鼋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罢。”老鼋道：“不劳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馀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人语，只是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三藏响允道：“我问，我问。”那老鼋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随左右。师徒们找大路，一直奔西。这的是：

圣僧奉旨拜弥陀，水远山遥灾难多。

意志心诚不惧死，白鼋驮渡过天河。

毕竟不知此后还有多少路程，还有甚么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诗曰：

心地频频扫，尘情细细除，莫教坑堑陷毗卢。本体常清净，方可论元初。　　性烛须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马气声粗。昼夜绵绵息，方显是功夫。

这一道词，牌名《南柯子》，单道着唐僧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踏白鼋负登彼岸。四众奔西，正遇严冬之景，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水外清。师徒们正当行处，忽然又遇一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马难行。三藏在马上兜住缰绳，叫声“徒弟。”时有孙行者引八戒、沙僧近前侍立道：“师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有虎狼作怪，妖兽伤人，今番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莫虑。我等兄弟三人，性和意合，归正求真，使出荡怪降妖之法，怕甚么虎狼妖兽！”三藏闻言，只得放怀前进。到于谷口，促马登崖，抬头观看，好山：

嵯峨矗矗，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峦削巍巍碍碧空。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湲流出冷，巅云黯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凛凛风，咆哮饿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

师徒四众，冒雪冲寒，战澌澌，行过那巅峰峻岭，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房舍清幽。唐僧马上欣然道：“徒弟啊，这一日又饥又寒，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断乎是庄户人家，庵观寺院；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走。”

行者闻言，急睁睛看，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回道对唐僧道：“师父，那厢不是好处。”三藏道：“见有楼台亭宇，如何不是好处？”行者笑

道："师父啊，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馆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出，就如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此势。倘有鸟鹊飞腾，定来歇翅。那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厢气色凶恶，断不可入。"

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实饥了。"行者道："师父果饥，且请下马，就在这平处坐下，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三藏依言下马，八戒采定缰绳，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开包裹，取出钵盂，递与行者。行者接钵盂在手，吩咐沙僧道："贤弟，却不可前进。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沙僧领诺。行者又向三藏道："师父，这去处少吉多凶，切莫要动身别往。老孙化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来。我在这里等你。"行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嘱，至嘱！"三藏依言，师徒俱端然坐下。

行者才起云头，寻庄化斋，一直南行，忽见那古树参天，乃一村庄舍。按下云头，仔细观看，但只见：

> 雪欺衰柳，冰结方塘。疏疏修竹摇青，郁郁乔松凝翠。几间茅屋半装银，一座小桥斜砌粉。篱边微吐水仙花，檐下长垂冰冻筋。飒飒寒风送异香，雪漫不见梅开处。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只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藜杖，头顶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风起，明日晴了。"说不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老者却才转过头来，看见行者捧着钵盂，打个问讯道："老施主，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适路过宝方，我师父腹中饥馁，特造尊府募化一斋。"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长老，你且休化斋，你走错路了。"行者道："不错。"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还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斋哩。"那老者道："这和尚胡说了。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也须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饿坏他也？"行者笑道："不瞒

老施主说。我才然离了师父，还不上一盏热茶之时，却就走到此处。如今化了斋，还要趁去作午斋哩。”老者见说，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里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里去？有斋快化些儿。”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别转一家儿罢！”行者道：“你这施主，好不会事！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若再转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饿杀我师父也。”那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煮熟。你且到别处去转转再来。”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那老者见缠得紧，恼了，举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惧，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只当与他拂痒。那老者道：“这是个撞头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来。”那老者闻言，急丢了藜杖，跑进去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把前后门俱关上。行者见他关了门，心中暗想：“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不知是虚是实。常言道：‘道化贤良释化愚。’且等老孙进去看看。”好大圣，捻着诀，使个隐身遁法，径走入厨中看处，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煮了半锅干饭。就把钵盂往里一掗，满满的掗了一钵盂，即驾云回转不题。

　　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不见行者回来，欠身怅望道：“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化甚么斋，却教我们在此坐牢！”三藏道：“怎么谓之坐牢？”八戒道：“师父，你原来不知。古人划地为牢。他将棍子划个圈儿，强似铁壁铜墙，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如何挡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三藏道：“悟能，凭你怎么处治。”八戒道：“此间又不藏风，又不避冷，若依老猪，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快，让他赶来。如有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这一会，老大脚冷！”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进宫：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沙僧牵了马，八戒担了担，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

　　不一时，到了那楼阁之所，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门外八字粉墙，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都是五色装的。那门儿半开半掩。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担子。三藏畏风，坐于门限之上。八戒道：“师父，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辅之家。前门外无人，想必都在里面烘火。你们坐着，让我进去看看。”唐僧道：“仔细耶！莫要冲撞了人家。”呆子道：“我晓得。自从归正禅门，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门里。只见是三间大厅，帘栊高控，静悄悄全无人迹，也无桌椅家火。转过屏门，往里

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后有一座大楼，楼上窗格半开，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还睡哩。"他也不分内外，拽步走上楼来。用手掀开看时，把呆子唬了一个蹦踵。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白媸媸的一堆骸骨，骷髅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长。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边泪落，对骷髅点头叹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
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骨筋。
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
谩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

八戒正才感叹，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急转步过帐观看，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呆子提起来看时，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

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楼来，出厅房，径到门外道："师父，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绫帐内，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父，且脱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见？就如拾到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啊！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

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且待老猪穿一穿，试试新，晤晤脊背。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儿。"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将背心套上。才紧带子，不知怎么立站不稳，扑的一跌。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霎时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急忙上前来解，那里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却早惊动了魔头也 。

话说那座楼房里是妖精点化的，终日在此拿人。他在洞里正坐，忽闻得怨恨之声，急出门来看，果见捆住几个人了。妖魔即唤小妖，同到那厢，收了楼台房屋之形，把唐僧搀住，牵了白马，挑了行李，将八戒、沙僧一齐捉

到洞里。老妖魔登台高坐，众小妖把唐僧推近台边，跪伏于地。妖魔问道：“你是那方和尚？怎么这般胆大，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三藏滴泪告曰：“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因腹中饥馁，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语，误撞仙庭避风。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拿出这衣物。贫僧决不敢坏心，当教送还本处。他不听吾言，要穿此晤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把贫僧拿来。万望慈悯，留我残生，求取真经，永注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

那妖魔笑道：“我这里常听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发白还黑，齿落更生。幸今日不请自来，还指望饶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么名字？往何方化斋？”八戒闻言，即开口称扬道：“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

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老大有些悚惧，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久闻那厮神通广大，如今不期而会。”教：“小的们，把唐僧捆了；将那两个解下宝贝，换两条绳子，也捆了。且抬在后边，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发刷洗，却好凑笼蒸吃。”众小妖答应一声，把三人一齐捆了，抬在后边。将白马拴在槽头，行李挑在屋里。众妖都磨兵器，准备擒拿行者不题。

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驾云回返旧路；径至山坡平处，按下云头，早已不见唐僧，不知何往。棍划的圈子还在，只是人马都不见了。回看那楼台处所，亦俱无矣，惟见山根怪石。行者心惊道：“不消说了！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马蹄，向西而赶。

行有五六里，正在凄怆之际，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看时，乃一个老翁，毡衣苫体，暖帽蒙头，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后边跟一个年幼的僮仆，折一枝腊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

行者放下钵盂，觌面道个问讯，叫：“老公公，贫僧问讯了。”那老翁即便回礼道：“长老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东土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一行师徒四众。我因师父饥了，特去化斋，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及回来不见，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动问公公，可曾看见？”老者闻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众，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牵着一匹白马，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你们走错路了。你休寻他，各人顾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脸者是我师父，那怪样者是我师弟。我与他共发虔心，要往西天取经，如何不寻他去！”老翁道：“我才然从此过时，看见他错走了路径，闯入妖魔

口里去了。”行者道：“烦公公指教指教，是个甚么妖魔，居于何方，我好上门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这座山，叫做金㕮山。山前有个金㕮洞。那洞中有个独角兕大王。那大王神通广大，威武高强。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你若去寻，只怕连你也难保。不如不去之为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凭你心中度量。”

行者再拜称谢道：“多蒙公公指教。我岂有不寻之理！”把这斋饭倒与他，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钵盂，递与僮仆，现出本像，双双跪下，叩头叫：“大圣，小神不敢隐瞒。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圣。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难，将此斋还奉唐僧，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这毛鬼讨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这般藏头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圣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颜，故此隐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记打！好生与我收着钵盂！待我拿那妖精去来！”土地、山神遵领。

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拽起虎皮裙，执着金箍棒，径奔山前，打寻妖洞。转过山崖，只见那乱石磷磷，翠崖边有两扇石门，门外有许多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真个是：

> 烟云凝瑞，苔藓堆青。崚嶒怪石列，崎岖曲道萦。猿啸鸟啼风景丽，鸾飞凤舞若蓬瀛。向阳几树梅初放，弄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涧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涧之中水结冰。两林松柏千年秀，几簇山茶一样红。

这大圣观看不尽，拽开步径至门前，厉声高叫道：“那小妖，你快进去与你那洞主说，我本是唐朝圣唐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免教你等丧了性命！”

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大王，前面有一个毛脸勾嘴的和尚，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来要他师父哩。”那魔王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正要他来哩！我自离了本宫，下降尘世，更不曾试试武艺。今日他来，必是个对手。”即命：“小的们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群魔，一个个精神抖擞，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递与老怪。老怪传令，教：“小的们，各要整齐。进前者赏，退后者诛！”众妖得令，随着老怪，腾出门来 。叫道：“那个是孙悟空？”行者在旁闪过，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

> 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口阔版牙黄。毛皮青似靛，筋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像牯不耕荒。全无

喘月犁云用，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筋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兕大王！

孙大圣上前道："你孙外公在这里也！快早还我师父，两无毁伤！若道半个'不'字，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你有些甚么手段，敢出这般大言！"行者道："你这泼物，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实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个甚么好汉，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行者道："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岂有偷你甚么妖物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你师父潜入里面，心爱情欲，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见有赃证，故此我才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与我比势。假若三合敌得我，饶了你师之命；如敌不过我，教你一路归阴！"

行者笑道："泼物！不须讲口！但说比势，正合老孙之意。走上来，吃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挺钢枪劈面迎来。这一场好杀！你看那：

金箍棒举，长杆枪迎。金箍棒举，亮藿藿似电掣金蛇；长杆枪迎，明幌幌如龙离黑海。那门前小妖擂鼓，排开阵势助威风；这壁厢大圣施功，使出纵横逞本事。他那里一杆枪，精神抖擞；我这里一条棒，武艺高强。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那魔王口喷紫气盘烟雾，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只为大唐僧有难，两家无义苦争抡。

他两个战经三十合，不分胜负。那魔王见孙悟空棍法齐整，一往一来，全无些破绽，喜得他连声喝采道："好猴儿，好猴儿！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右遮左挡，甚有解数，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

那魔王把枪尖点地，喝令小妖齐来。那些泼怪，一个个拿刀弄杖，执剑轮枪，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行者公然不惧，只叫："来得好，来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东挡西除。那伙群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丢将起去，喝声"变！"即变作千百条铁棒，好便似飞蛇走蟒，盈空里乱落来。那伙妖精见了，一个个魄散魂飞，抱头缩颈，尽往洞中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无礼，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唿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将去了。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这正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

可恨法身无坐位，当时行动念头差。

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败了阵，来坐于金嶼山后，扑梭梭两眼滴泪，叫道："师父啊！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穷。

同住同修同解脱，同慈同念显灵功。

同缘同相心真契，同见同知道转通。

岂料如今无主杖，空拳赤脚怎兴隆！"

大圣凄惨多时，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认得我。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真个是闹天宫之类！'这等啊，决不是凡间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且须上界去查勘查勘。"

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自张自主，急翻身，纵起祥云，直至南天门外。忽抬头见广目天王，当面迎着长揖道："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见玉帝。你在此何干？"广目道："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说未了，又见那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作礼道："大圣，失迎。请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径入南天门里。直至灵霄殿外，果又见张道陵、葛仙翁、许旌阳、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齐起手道："大圣如何到此？"又问："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遥魔广，才有一半之功。见如今阻住在金嶼山金嶼洞。有一个兕怪，把唐师父拿于洞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那厮的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因此难缚魔王。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帝，问他个钳束不严。"许旌阳笑道："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才寻的着个头儿。"张道陵道："不消多说，只与他传报便了。"行者道："多谢！多谢！"

当时四天师传奏灵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𡸣山金𡸣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却就有些认得老孙，卓是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疑是上天凶星，思凡下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

彼时玉皇天尊闻奏，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随查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无思凡下界，随即复奏施行，以闻。”可韩丈人真君领旨，当时即同大圣去查。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群真；又查了雷霆官将陶、张、辛、邓，苟、毕、庞、刘；最后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东七宿，角、亢、氐、房、参、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宁；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政；罗睺、计都、炁、孛四馀。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孙也不消上那灵霄宝殿。打搅玉皇大帝，深为不便。你自回旨去罢。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孙行者等候良久，作诗纪兴曰：

“风清云霁乐升平，神静星明显瑞祯。
河汉安宁天地泰，五方八极偃戈旌。”

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回奏玉帝道：“满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将皆存，并无思凡下界者。”玉帝闻奏：“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下界擒魔去也。”

四大天师奉旨意，即出灵霄宝殿，对行者道：“大圣啊，玉帝宽恩，言天宫无神思凡，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行者低头暗想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想我闹天宫时，玉帝遣十万天兵，布天罗地网，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向后来，调了小圣二郎，方是我的对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却怎么得能彀取胜？”许旌阳道：“此一时，彼一时，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违了旨意？但凭高见，选用天将，勿得迟疑误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违旨。一则老孙又不可空走这遭，烦旌阳转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与哪吒太子。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且下界与那怪见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孙之幸；

若不能，那时再作区处。”

真个那天师启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行者又对天师道：“蒙玉帝遣差大王，谢谢不尽。还有一事，再烦转达：但得两个雷公使用，等天王战斗之时，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揊，照顶门上锭死那妖魔，深为良计也。”天师笑道：“好！好！好！”天师又奏玉帝，传旨教九天府下点邓化、张蕃二雷公，与天王合力缚妖救难。遂与天王、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

顷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嵬山。山中间乃是金嵬洞。列位商议，却教那个先去索战？”天王停下云头，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道：“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变化，随身有降妖兵器，须教他先去出阵。”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孙引太子去来。”

那太子抖擞雄威，与大圣跳在高山，径至洞口，但见那洞门紧闭，崖下无精。行者上前高叫：“泼魔！快开门！还我师父来也！”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急报道：“大王，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在门前叫战哩。”那魔王道：“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空手难争，想是请得救兵来也。”叫：“取兵器！”魔王绰枪在手，走到门外观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壮。真个是：

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
眼光掣电睛珠暴，额阔凝霞发髻髽。
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
环绦灼灼攀心镜，宝甲辉辉衬战靴。
身小声洪多壮丽，三天护教恶哪吒。

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名唤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喝？”太子道：“因你这泼魔作乱，困害东土圣僧，奉玉帝金旨，特来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量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敢出浪言！不要走！吃吾一枪！”

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他两个搭上手，却才赌斗，那大圣急转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个雷揊，助太子降伏来也！”邓、张二公，即踏云光。正欲下手，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将身一变，变作三头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来；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三柄长枪抵住。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将六般兵器抛将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剑、斩妖刀、缚妖索、降魔杵、绣球、火轮儿。大叫一声“变！”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都是一般兵器，如骤雨冰雹，纷纷密密，望妖魔打将去。那

魔王公然不惧，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唿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胜而回。

邓、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头势，不曾放了雷楔。假若被他套将去，却怎么回见天尊？”二公按落云头，与太子来山南坡下，对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广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厮神通也只如此，争奈那个圈子利害。不知是甚么宝贝，丢起来善套诸物。”哪吒恨道：“这大圣甚不成人！我等折兵败阵，十分烦恼，都只为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说烦恼，终然我老孙不烦恼？我如今没计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结果？”行者道：“凭你等再怎计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无情’。”行者闻言道：“说得有理！你且稳坐在此，待老孙再上天走走来。”邓、张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孙这去，不消启奏玉帝，只到南天门里，上彤华宫，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放火，烧那怪物一场，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捉住妖魔。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二则可解脱吾师之难。”太子闻言甚喜，道：“不必迟疑，请大圣早去早来。我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纵起祥光，又至南天门外。那广目与四将迎道：“大圣如何又来？”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师，只一阵，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捞了去了。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四将不敢久留，让他进去。

至彤华宫，只见那火部众神，即入报道：“孙悟空欲见主公。”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门迎进道：“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更无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失了兵器，特来请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他出身时，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与李天王计议，天地间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个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么宝贝，故此说火能灭诸物，特请星君领火部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救我师父一难。”

火德星君闻言，即点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㟧山南坡下，与天王、雷公等相见了。天王道：“孙大圣，你还去叫那厮出来，等我与他交战。待他拿动圈子，我却闪过，教火德帅众烧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来。”火德共太子、邓、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与他挑战。

这大圣到了金㟧洞口，叫声“开门！快早还我师父！”那妖又急通报道：“孙悟空又来了！”那魔帅众出洞，见了行者道：“你这泼猴，又请了甚么兵来耶？”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喝道：“泼魔头！认得我么？”魔王笑道：“李天

王，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欲讨兵器么？”天王道：“一则报仇要兵器，二来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侧身躲过，挺长枪，随手相迎。他这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你看那：

天王刀砍，妖怪枪迎；刀砍霜光喷烈火，枪迎锐气迸愁云。一个是金兜山生成的恶怪，一个是灵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个因欺禅性施威武，这一个为救师灾展大伦。天王使法飞沙石，魔怪争强播土尘。播土能教天地暗，飞沙善着海江浑。两家努力争功绩，皆为唐僧拜世尊。

那孙大圣，见他两个交战，即转身跳上高峰，对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个妖魔与天王正斗到好处，却又取出圈子来。天王看见，即拨祥光，败阵而走。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传号令，教众部火神，一齐放火。这一场真个利害。好火：

经云：“南方者火之精也。”虽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乃三炁之威，能变百端之火。今有火枪、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见那半空中，火鸦飞噪；满山头，火马奔腾。双双赤鼠，对对火龙；双双赤鼠喷烈焰，万里通红；对对火龙吐浓烟，千方共黑。火车儿推出，火葫芦撒开。火旗摇动一天霞，火棒搅行盈地燎。说甚么宁戚鞭牛，胜强似周郎赤壁。这个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熚熚火风红！

那妖魔见火来时，全无恐惧。将圈子望空抛起，唿喇一声，把这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枪、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将下去，转回本洞，得胜收兵。

这火德星君，手执着一杆空旗，招回众将，会合天王等，坐于山南坡下，对行者道：“大圣啊，这个凶魔，真是罕见！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须报怨。列位且请宽坐坐，待老孙再去去来。”天王道：“你又往那里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断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克火。’等老孙去北天门里，请水德星君施布水势，往他洞里一灌，把魔王淹死，取物件还你们。”天王道：“此计虽妙，但恐连你师父都淹杀也。”行者道：“没事；淹死我师，我自有个法儿教他活来。如今稽迟列位，甚是不当。”火德道：“既如此，且请行，请行。”

好大圣，又驾筋斗云，径到北天门外。忽抬头，见多闻天王向前施礼道：“孙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乌浩宫见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闻道：“今日轮该巡视。”正说处，又见那庞、刘、苟、毕四大天将，进礼邀茶。行者道：“不劳！不劳！我事急矣！”遂别却诸神，直至乌浩宫，着水部

众神即时通报。众神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水德星君闻言，即将查点四海五湖、八河四渎、三江九派并各处龙王俱遣退。整冠束带，接出宫门，迎进宫内道：“昨日可韩司查勘小宫，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点查江海河渎之神，尚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广大之精。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并两个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个圈子，将六件神兵套去。老孙无奈，又上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帅火部众神放火，又将火龙、火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来告请星君，施水势，与我捉那妖精，取兵器归还天将。吾师之难，亦可救也。”

水德闻言，即令黄河水伯神王：“随大圣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个白玉盂儿道：“我有此物盛水。行者道：“看这盂儿能盛几何？妖魔如何淹得？”水伯道：“不瞒大圣说。我这一盂，乃是黄河之水。半盂就是半河，一盂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盂足矣。”遂辞别水德，与黄河神急离天阙。

那水伯将盂儿望黄河舀了半盂，跟大圣至金㟧山，向南坡下见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细讲，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开他门，不要等他出来，就将水往门里一倒，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淹死，我却去捞师父的尸首，再救活不迟。”那水伯依命，紧随行者，转山坡，径至洞口，叫声“妖怪开门！”那把门的小妖，听得是孙大圣的声音，急又去报道：“孙悟空又来矣！”

那魔闻说，带了宝贝，绰枪就走；响一声，开了石门。这水伯将白玉盂向里一倾，那妖见是水来，撒了长枪，即忙取出圈子，撑住二门。只见那股水骨都都的都往外泛将出来，慌得孙大圣急纵筋斗，与水伯跳在高峰。那天王同众都驾云停于高峰之前观看，那水波涛泛涨，着实狂澜。好水！真个是：

> 一勺之多，果然不测。盖唯神功运化，利万物而流涨百川。只听得那潺潺声振谷，又见那滔滔势漫天。雄威响若雷奔走，猛涌波如雪卷颠。千丈波高漫路道，万层涛激泛山岩。冷冷如漱玉，滚滚似鸣弦。触石沧沧喷碎玉，回湍渺渺漩窝圆。低低凹凹随流荡，满涧平沟上下连。

行者见了心慌道：“不好啊！水漫四野，淹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里，曾奈之何？”唤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会放水，却不会收水。常言道：‘泼水难收’。”咦！那座山却也高峻，这场水只奔低流。须臾间，四散而归涧壑。又只见那洞外跳出几个小妖，在外边吆吆喝喝，伸拳逻袖，弄棒拈枪，依旧喜喜欢欢耍子。天王道：“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枉费一场之功也！”

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双手轮拳，闯至妖魔门首，喝道：“那里走！看打！”

唬得那几个小妖，丢了枪棒，跑入洞里，战兢兢的报道：“大王！打将来了！”魔王挺长枪，迎出门前道：“这泼猴老大惫懒！你几番家敌不过我，纵水火亦不能近，怎么又踵将来送命？”行者道：“这儿子反说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过来，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这猴儿勉强缠帐！我倒使枪，他却使拳。那般一个筋瘪子拳头，只好有个核桃儿大小，怎么称得个锤子起也！——罢！罢！罢！我且把枪放下，与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说得是！走上来！”

那妖撩衣进步，丢了个架手，举起两个拳来，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这大圣展足挪身，摆开解数，在那洞门前，与那魔王递走拳势。这一场好打！咦！

> 拽开大四平，踢起双飞脚。韬胁劈胸墩，剜心摘胆着。仙人指路，老子骑鹤。饿虎扑食最伤人，蛟龙戏水能凶恶。魔王使个蟒翻身，大圣却施鹿解角。翘跟淬地龙，扭腕拿天橐。青狮张口来，鲤鱼跌子跃。盖顶撒花，绕腰贯索。迎风贴扇儿，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观音掌，行者就对罗汉脚。长拳开阔自然松，怎比短拳多紧削。两个相持数十回，一般本事无强弱。

他两个在那洞门前厮打，只见这高峰头，喜得个李天王厉声喝采，火德星鼓掌夸称。那两个雷公与哪吒太子，帅众神跳到跟前，都要来相助；这壁厢群妖摇旗擂鼓，舞剑轮刀一齐护。孙大圣见事不谐，将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变！”即变做三五十个小猴，一拥上前，把那妖缠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挦毛的挦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将出来。大圣与天王等见他弄出圈套，拨转云头，走上高峰逃阵。那妖把圈子往上抛起，唿喇的一声，把那三五十个毫毛变的小猴，收为本相，套入洞中，得了胜，领兵闭门，贺喜而去。

这太子道：“孙大圣还是个好汉！这一路拳，走得似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显贵。”行者笑道：“列位在此远观，那怪的本事，比老孙如何？”李天王道：“他拳松脚慢，不如大圣的紧疾。他见我们去时，也就着忙；又见你使出分身法来，他就急了；所以大弄个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火德与水伯道：“若还取胜，除非得了他那宝贝，然后可擒。”行者道：“他那宝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来。”邓、张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礼，除大圣再无能者，想当年大闹天宫时，偷御酒，偷蟠桃，偷龙肝、凤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该拿此处用也。”行者道：“好说！好说！既如此，你们且坐，等老孙打听去来。”

好大圣，跳下峰头，私至洞口，摇身一变，变做个麻苍蝇儿。真个秀溜！你看他：

　　瓴翅薄如竹膜，身躯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奘，星星眼窟明明。善自闻香逐气，飞时迅速乘风。称来刚压定盘星，可爱些些有用。

轻轻的飞在门上，爬到门缝边，钻进去，只见那大小群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两旁。老魔王高坐台上，面前摆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驼峰、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壶，香喷喷的羊酷椰醪，大碗家宽怀畅饮。

行者落于小妖丛里，又变做一个獾头精，慢慢的演近台边，看彀多时，全不见宝贝放在何方。急抽身转至台后，又见那后厅上高吊着火龙吟啸，火马号嘶。忽抬头，见他的那金箍棒靠在东壁，喜得他心痒难挝，忘记了更容变像，走上前拿了铁棒，现原身丢开解数，一路棒打将出去。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个，放倒两个，打开一条血路，径自出了洞门。这才是：

　　魔头骄傲无防备，主杖还归与本人。

毕竟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岘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打出门前，跳上高峰，对众神满心欢喜。李天王道："你这场如何？"行者道："老孙变化进他洞去，那怪物越发唱唱舞舞的，吃得胜酒哩，更不曾打听得他的宝贝在那里。我转他后面，忽听得马叫龙吟，知是火部之物。东壁厢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孙拿在手中，一路打将出来也。"众神道："你的宝贝得了，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行者道："不难！不难！我有了这根铁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宝贝还你。"正讲处，只听得那山坡下锣鼓齐鸣，喊声振地。原来是兕大王帅众精灵来赶行者。行者见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请坐，待老孙再去捉他。"

好大圣，举铁棒劈面迎来，喝道："泼魔那里走！看棍！"那怪使枪支住，骂道："贼猴头！着实无礼！你怎么白昼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孽畜！你倒弄圈套白昼抢夺我物！那件儿是你的！不要走！吃老爷一棍！"那怪物轮枪隔架。这一场好战：

大圣施威猛，妖魔不顺柔。两家齐斗勇，那个肯干休！这一个铁棒如龙尾，那一个长枪似蟒头。这一个棒来解数如风响，那一个枪架雄威似水流。只见那彩雾朦朦山岭暗，祥云叆叆树林愁。满空飞鸟皆停翅，四野狼虫尽缩头。那阵上小妖呐喊，这壁厢行者抖擞。一条铁棒无人敌，打遍西方万里游。那杆长枪真对手，永镇金岘称上筹。相遇这场无好散，不见高低誓不休。

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不分胜败，早又见天色将晚。妖魔支着长枪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个赌斗之时，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与你比迸。"行者骂道："泼畜休言！老孙的兴头才来，管甚么天晚！是必与你定个输赢！"那怪物喝一声，虚幌一枪，逃了性命，帅群妖收转干戈，入洞中

将门紧紧闭了。

这大圣拽棍方回，天神在岸头贺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齐天，无量无边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过奖！承过奖！"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实非褒奖，真是一条好汉子！这一阵也不亚当时瞒地网罩天罗也！"

行者道："且休题夙话。那妖魔被老孙打了这一场，必然疲倦。我也说不得辛苦，你们都放怀坐坐，等我再进洞去打听他的圈子，务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寻取兵器，奉还汝等归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罢。"行者笑道："这小郎不知世事！那见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似这等掏摸的，必须夜去夜来，不知不觉，才是买卖哩。"火德与雷公道："三太子休言。我件事我们不知。大圣是个惯家熟套，须教他趁此时候，一则魔头困倦，二来夜黑无防，就请快去！快去！"

好大圣，笑唏唏的，将铁棒藏了。跳下高峰，又至洞口。摇身一变，变作一个促织儿。真个：

嘴硬须长皮黑，眼明爪脚丫叉。
风清月明叫墙涯，夜静如同人话。
泣露凄凉景色，声音断续堪夸。
客窗旅思怕闻他，偏在空阶床下。

蹬开大腿，三五跳，跳到门边，自门缝里钻将进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里面灯光，仔细观看。只见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狼餐虎咽，正都吃东西哩。行者揲揲锤锤的叫了一遍。少时间，收了家火，又都去安排窝铺，各各安身。约摸有一更时分，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只听那老魔传令，教："各门上小的醒睡！恐孙悟空又变甚么，私入家偷盗。"又有些该班坐夜的，涤涤托托，梆铃齐响。

这大圣越好行事。钻入房门，见有一架石床，左右列几个抹粉搽胭的山精树鬼，展铺盖伏侍老魔，脱脚的脱脚，解衣的解衣。只见那魔王宽了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个圈子，原来像一个连珠镯头模样。你看他更不取下，转往上抹了两抹，紧紧的勒在胳膊上，方才睡下。

行者见了，将身又变，变作一个黄皮蛇蚤，跳上石床，钻入被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实一口，叮的那怪翻身骂道："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床也不拂，不知甚么东西，咬了我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捋上两捋，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过身来道："刺闹杀我也！"

行者见他关防得紧，宝贝又随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床下，

还变做促织儿，出了房门，径至后面，又听得龙吟马嘶，原来那层门紧锁，火龙，火马，都吊在里面。行者现了原身，走近门前，使个解锁法，念动咒语，用手一抹，扢扠一声，那锁双镄俱就脱落；推开门，闯将进去观看，原来那里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忽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周围看了一遍，又见那门背后一张石桌子上有一个篾丝盘儿，放着一把毫毛。大圣满心满喜，将毫毛拿起来，呵了两口热气，叫声"变！"即变作三五十个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剑、杵、索、球、轮及弓、箭、枪、车、葫芦、火鸦、火鼠、火马，一应套去之物，骑了火龙，纵起火势，从里边往外烧来。只听得烘烘㶴㶴，扑扑乒乒，好便似咋雷连炮之声。慌得那些大小妖精，梦梦查查的，抱着被，朦着头，喊的喊，哭的哭，一个个走投无路，被这火烧死大半。美猴王得胜回来，只好有三更时候。

却说那高峰上，李天王众位，忽见火光幌亮，一拥前来。见行者骑着龙，喝喝呼呼，纵着小猴，径上峰头，厉声高叫道："来收兵器！来收兵器！"火德与哪吒答应一声，这行者将身一抖，那把毫毛复上身来。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众火部收了火龙等物，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题。

却说那金𡶴洞里火焰纷纷，唬得个兕大王魂不附体，急欠身开了房门，双手拿着圈子，东推东火灭，西推西火消，满空中冒烟突火，执着宝贝跑了一遍，四下里烟火俱熄。急忙收救群妖，已此烧杀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馀丁；又查看藏兵之内，各件皆无；又去后面看处，见八戒、沙僧与长老还捆住未解，白龙马还在槽上，行李担亦在屋里。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个小妖不仔细，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个偷营劫寨之贼，放了那火部之物，盗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没有别人，断乎是孙悟空那贼！怪道我临睡时不得安稳！想是那贼猴变化进来，在我这胳膊叮了两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见我抹勒得紧，不能下手，故此盗了兵器，纵着火龙，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烧杀我也。贼猴啊！你枉使机关，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带了这件宝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这番若拿住那贼，只把刮了点垛，方趁我心！"

说着话，懊恼多时，不觉的鸡鸣天晓。那高峰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对行者道："大圣，天色已明，不须怠慢。我们趁那妖魔挫了锐气，与火部等扶住你，再去力战，庶几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说得有理。我们齐了心，耍子儿去耶！"

一个个抖擞威风，喜弄武艺，径至洞口。行者叫道：“泼魔出来！与老孙打者！”原来那里两扇石门被火气化成灰烬，门里边有几个小妖，正然扫地撮灰。忽见众圣齐来，慌得丢了扫帚，撇下灰耙，跑入里面，又报道：“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又在门外骂战哩！”

那兕怪闻报大惊，挖迸迸，钢牙咬响；滴溜溜，环眼睁圆。挺着长枪，带了宝贝，走出门来，泼口乱骂道：“我把你这个偷营放火的贼猴！你有多大手段，敢这等藐视我也？”行者笑脸儿骂道：“泼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来，我说与你听：

自小生来手段强，乾坤万里有名扬。当时颖悟修仙道，昔日传来不老方。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参见圣人乡。学成变化无量法，宇宙长空任我狂，闲在山前将虎伏，闷来海内把龙降。祖居花果称王位，水帘洞里逞刚强。几番有意图天界，数次无知夺上方。御赐齐天名大圣，敕封又赠美猴王。只因宴设蟠桃会，无简相邀我性刚。暗闯瑶池偷玉液，私行宝阁饮琼浆；龙肝凤髓曾偷吃，百味珍馐我窃尝；千载蟠桃随受用，万年丹药任充肠；天宫异物般般取，圣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访我有手段，即发天兵摆战场。九曜恶星遭我贬，五方凶宿被吾伤。普天神将皆无敌，十万雄师不敢当。威逼玉皇传旨意，灌江小圣把兵扬。相持七十单二变，各弄精神个个强。南海观音来助战，净瓶杨柳也相帮。老君又使金刚套，把我擒拿到上方。绑见玉皇张大帝，曹官拷较罪该当。即差大力开刀斩，刀砍头皮火焰光。百计千方弄不死，将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炉中炼，炼得浑身硬似钢。七七数完开鼎看，我身跳出又凶张。诸神闭户无遮挡，众圣商量把佛央。其实如来多法力，果然智慧广无量。手中赌赛翻筋斗，将山压我不能强。玉皇才设‘安天会’，西域方称极乐场。压困老孙五百载，一些茶饭不曾尝。金蝉长老临凡世，东土差他拜佛乡。欲取真经回上国，大唐帝主度先亡。观音劝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脱高山根下难，如今西去取经章。泼魔休弄獐狐智，还我唐僧拜法王！”

那怪闻言，指着行者道：“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不要走！吃吾一枪！”这大圣使棒来迎。两个正自相持，这壁厢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发狠，即将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抛来。孙大圣更加雄势。一边又雷公使掮，天王举刀，不分上下，一拥齐来。那魔头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撒手抛起空中，叫声“着！”唿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掮、天王刀、行者棒，尽情又都捞去。众神灵依然赤手，孙大圣仍是空拳。

妖魔得胜回身，叫："小的们，搬石砌门，动土修造，从新整理房廊。待齐备了，杀唐僧三众来谢土，大家散福受用。"众小妖领命维持不题。

却说那李天王帅众回上高峰，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旁无语。行者见他们面不厮睹，心有萦思，没奈何，怀恨强欢，对众笑道："列位不须烦恼。自古道：'胜败兵家之常'。我和他论武艺，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所以为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将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脚色来也。"太子道："你前启奏玉帝，查堪满天世界，更无一点踪迹；如今却又何处去查？"行者道："我想起来，佛法无边。如今且上西天问我佛如来，教他着慧眼观看大地四部洲，看这怪是那方生长，何处乡贯住居，圈子是件甚么宝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与列位出气，还汝等欢喜归天。"众神道："既有此意，不须久停，快去！快去！"

好行者，说声去，就纵筋斗云，早至灵山。落下祥光，四方观看，好去处：

> 灵峰疏杰，迭嶂清佳，仙岳顶巅摩碧汉。西天瞻巨镇，形势压中华。元气流通天地远，威风飞彻满台花。时闻钟磬音长，每听经声明朗。又见那青松之下优婆讲，翠柏之间罗汉行。白鹤有情来鹫岭，青鸾着意伫闲亭。玄猴对对擎仙果，寿鹿双双献紫英。幽鸟声频如诉语，奇花色绚不知名。回峦盘绕重重顾，古道湾环处处平。正是清虚灵秀地，庄严大觉佛家风。

那行者正然点看山景，忽听得有人叫道："孙悟空，从那里来？往何处去？"急回头看，原来是比丘尼尊者。大圣作礼道："正有一事，欲见如来。"比丘尼道："你这个顽皮！既然要见如来，怎么不登宝刹，且在这里看山？"行者道："初来贵地，故此大胆。"比丘尼道："你快跟我来也。"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又见那八大金刚，雄纠纠的，两边挡住。比丘尼道："悟空，暂候片时，等我与你奏上去来。"行者只得住立门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孙悟空有事，要见如来。"如来传旨令入，金刚才闪路放行。

行者低头礼拜毕，如来问道："悟空，前闻得观音尊者解脱汝身，皈依释教，保唐僧来此求经，你怎么独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顿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与唐朝师父西来，行至金𡸣山金𡸣洞，遇着一个恶魔王，名唤兕大王，神通广大，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没好意，两家比迸，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一个圈子，抢了我的铁棒。我恐他是天将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般

兵器。及请火德星君放火烧他，又被他将火具抢去。又请水德星君放水淹他，一毫又淹他不着。弟子费若干精神气力，将那铁棒等物偷出，复去索战，又被他将前物依然套去，无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与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属四邻，擒此魔头，救我师父，合拱虔诚，拜救正果。”

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敞，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行者再拜称谢道：“如来助我甚么法力？”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取十八粒“金丹砂”与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来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试。演他出来，却教罗汉放砂，陷住他，使他动不得身，拔不得脚，凭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来！”

那罗汉不敢迟延，即取金丹砂出门。行者又谢了如来。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罗汉，行者嚷道：“这是那个去处，却卖放人！”众罗汉道：“那个卖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么只得十六尊？”说不了，里边走出降龙、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么就这等放刁？我两个在后听如来吩咐话的。”行者道：“忒卖法！忒卖法！才自若嚷迟了些儿，你敢就不出来了。”众罗汉笑呵呵驾起祥云。

不多时，到了金嶼山界。那李天王见了，帅众相迎，备言前事。罗汉道：“不必絮繁，快去叫他出来。”这大圣捻着拳头，来于洞口，骂道：“腯泼怪物，快出来与你孙外公见个上下！”那小妖又飞跑去报。魔王怒道：“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小妖道：“更无甚将，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怎么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随带了宝贝，绰枪在手，叫小妖搬开石块，跳出门来，骂道：“贼猴！你几番家不得便宜，就该回避，如何又来吆喝？”行者道：“这泼魔不识好歹！若要你外公不来，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礼，送出我师父、师弟，我就饶你！”那怪道：“你那三个和尚已被我洗净了，不久便要宰杀，你还不识起倒？去了罢！”

行者听说“宰杀”二字，扢蹬蹬，腮边火发，按不住心头之怒，丢了架子，轮着拳，斜行拗步，望妖魔使个挂面。那怪展长枪，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计，赶离洞口南来。行者即招呼罗汉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齐抛下，共显神通，好砂！正是那：

似雾如烟初散漫，纷纷霭霭下天涯。白茫茫，到处迷人眼；昏漠漠，

飞时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采药的仙童不见家。细细轻飘如麦面，粗粗翻复似芝麻。世界朦胧山顶暗，长空迷没太阳遮。不比嚣尘随骏马，难言轻软衬香车。此砂本是无情物，盖地遮天把怪拿。只为妖魔侵正道，阿罗奉法逞豪华。手中就有明珠现，等时刮得眼生花。

那妖魔见飞砂迷目，把头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馀深；慌得他将身一纵，跳在浮上一层，未曾立得稳，须臾，又有二尺馀深。那怪急了，拔出脚来，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声“着！”唿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尽套去，拽回步，径归本洞。

那罗汉一个个空手停云。行者近前问道：“众罗汉，怎么不下砂了？”罗汉道：“适才响了一声，金丹砂就不见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话儿套将去了。”天王等众道：“这般难伏啊，却怎么捉得他，何日归天，何颜见帝也！”旁有降龙、伏虎二罗汉，对行者道：“悟空，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滞何也？”行者道：“老孙只怪你躲避不来，却不知有甚话说。”罗汉道：“如来吩咐我两个说：‘那妖魔神通广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离恨天兜率宫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庶几可一鼓而擒也。’”行者闻言道：“可恨！可恨！如来却也闪赚老孙！当时就该对我说了，却不免教汝等远涉？”李天王道：“即是如来有此明示，大圣就当早起。”

好行者，说声去，就纵一道筋斗云，直入南天门里。时有四大元帅，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处寻根去也。”

四将不敢留阻，让他进了天门。不上灵霄殿，不入斗牛宫，径至三十三天之外离恨天兜率宫前，见两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径走，慌得两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待往何处去？”行者才说：“我是齐天大圣，欲寻李老君哩。”仙童说：“你怎这样粗鲁？且住下，让我们通报。”行者那容分说，喝了一声，往里径走。忽见老君自内而出，撞个满怀。行者躬身唱个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这猴儿不去取经，却来我处何干？”行者道：“取经取经，昼夜无停；有些阻碍，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与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寻着踪迹，与你缠缠。”老君道：“我这里乃是天上仙宫，有甚踪迹可寻？”

行者入里，眼不转睛，东张西看。走过几层廊宇，忽见那牛栏边一个童儿盹睡，青牛不在栏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惊道：“这孽畜几时走了？”正嚷间，那童儿方醒，跪于当面道：“爷爷，弟子睡着，

不知是几时走的。”老君骂道：“你这厮如何盹睡？”童儿叩头道：“弟子在丹房里拾得一粒丹，当时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炼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这厮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该睡七日哩。那孽畜因你睡着，无人看管，遂乘机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曾偷甚宝贝。行者道：“无甚宝贝，只见他有一个圈子，甚是利害。”

老君急查看时，诸般俱在，止不见了“金刚琢”。老君道：“是这孽畜偷了我‘金刚琢’去了！”行者道：“原来是这件宝贝！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张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这孽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现住金兜山金兜洞。他捉了我唐僧进去，抢了我金箍棒。请天兵相助，又抢了太子的神兵。及请火德星君，又抢了他的火具。惟水伯虽不能淹死他，倒还不曾抢他物件。至请如来着罗汉下砂，又将金丹砂抢去。似你这老官，纵放怪物，抢夺伤人，该当何罪？”老君道：“我那‘金刚琢’，乃是我过函关化胡之器，自幼炼成之宝。凭你甚么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儿’连我也不能奈他何矣。”

大圣才欢欢喜喜，随着老君。老君执了芭蕉扇，驾着祥云同行，出了仙宫。南天门外，低下云头，径至金兜山界。见了十八尊罗汉、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备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孙悟空还去诱他出来，我好收他。”

这行者跳下峰头，又高声骂道：“腯泼孽畜！趁早出来受死！”那小妖又去报知。老魔道：“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也。”急绰枪带宝，迎出门来。行者骂道：“你这泼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纵身跳个满怀，劈脸打了一个耳括子，回头就跑。那魔轮枪就赶，只听得高峰上叫道：“那牛儿还不归家，更待何日？”那魔抬头，看见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惊胆战道：“这贼猴真个是个地里鬼！却怎么就访得我的主公来也？”

老君念个咒语，将扇子搧了一下，那怪将圈子丢来，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搧，那怪物力软筋麻，现了本相，原来是一只青牛。老君将“金钢琢”吹口仙气，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带，系于琢上，牵在手中。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拘儿，又名“宾郎”，职此之谓。老君辞了众神，跨上青牛背上，驾彩云，径归兜率院；缚妖怪，高升离恨天。

孙大圣才同天王等众打入洞里，把那百十个小妖尽皆打死。各取兵器，谢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归宫，水伯回河，罗汉向西；然后才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铁棒。他三人又谢了行者，收拾马匹行装，师徒们离洞，找大路方走。

正走间，只听得路旁叫：“唐圣僧，吃了斋饭去。”那长老心惊。不知是甚么人叫唤，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阴功须积三千。均平物我与亲冤，始合西天本愿。
魔兕刀兵不怯，空劳水火无愆。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牵转。

话说那大路旁叫唤者谁？乃金兜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钵盂叫道："圣僧啊，这钵盂饭是孙大圣向好处化来的。因你等不听良言，误入妖魔之手，致令大圣劳苦万端，今日方救得出。且来吃了饭，再去走路。莫孤负孙大圣一片恭孝之心也。"三藏道："徒弟，万分亏你！言谢不尽！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杀身之害。"行者道："不瞒师父说。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别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叹！可叹！"八戒道："怎么又有个圈子？"行者道："都是你这孽嘴孽舌的夯货，弄师父遭此一场大难！着老孙翻天覆地，请天兵水火与佛祖丹砂，尽被他使一个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来暗示了罗汉，对老孙说出那妖的根原，才请老君来收伏，却是个青牛作怪。"三藏闻言，感激不尽道："贤徒，今番经此，下次定然听你吩咐。"遂此四人分吃那饭。那饭热气腾腾的。行者道："这饭多时了，却怎么还热？"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圣功完，才自热来伺侍。"须臾饭毕。收拾了钵盂，辞了土地、山神。

那师父才攀鞍上马，过了高山。正是涤虑洗心皈正觉，餐风宿水向西行。行彀多时，又值早春天气。听了些：

紫燕呢喃，黄鹂睍睆。紫燕呢喃香嘴困，黄鹂睍睆巧音频。满地落红如布锦，遍山发翠似堆茵。岭上青梅结豆，崖前古柏留云。野润烟光淡，沙暄日色曛。几处园林花放蕊，阳回大地柳芽新。

正行处，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长老勒过马观看，远

见河那边有柳阴垂碧，微露着茅屋几椽。行者遥指那厢道：“那里人家，一定是摆渡的。”三藏道：“我见那厢也似这般，却不见船只，未敢开言。”八戒旋下行李，厉声高叫道：“摆渡的！撑船过来！”连叫几遍，只见那柳阴里面，咿咿哑哑的，撑出一只船儿。不多时，相近这岸。师徒们仔细看了那船儿，真个是：

短棹分波，轻桡泛浪：橄堂油漆彩，艎板满平仓。船头上铁缆盘窝，船后边舵楼明亮。虽然是一苇之航，也不亚泛湖浮海。纵无锦缆牙樯，实有松桩桂楫。固不如万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来只在两崖边，出入不离古渡口。

那船儿须臾顶岸。有梢子叫云：“过河的，这里去。”三藏纵马近前看处，那梢子怎生模样：

头裹锦绒帕，足踏皂丝鞋。身穿百纳绵裆袄，腰束千针裙布衫。手碗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皱面容衰。声音娇细如莺啭，近视乃是老裙钗。

行者近于船边道：“你是摆渡的？”那妇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却着梢婆撑船？”妇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将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师父上跳，然后顺过船来，八戒牵上白马，收了跳板。那妇人撑开船，摇动桨，顷刻间过了河。身登西岸，长老教沙僧解开包，取几文钱钞与他。妇人更不争多寡，将缆拴在傍水的桩上，笑嘻嘻径入庄屋里去了。

三藏见那水清，一时口渴，便着八戒：“取钵盂，舀些水来我吃。”那呆子道：“我也正要些儿吃哩。”即取钵盂，舀了一钵，递与师父。师父吃了有一少半，还剩了多半，呆子接来，一气饮干，却伏侍三藏上马。

师徒们找路西行，不上半个时辰，那长老在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随后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说未毕，师父声唤道：“疼的紧！”八戒也道：“疼得紧！”他两个疼痛难禁，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三藏正不稳便，忽然见那路旁有一村舍，树梢头挑着两个草把。行者道：“师父，好了。那厢是个卖酒的人家。我们且去化他些热汤与你吃，就问可有卖药的，讨贴药，与你治治腹痛。”

三藏闻言甚喜，却打白马。不一时，到了村舍门口下马。但只见那门儿外有一个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绩麻。行者上前，打个问讯道：“婆婆，贫僧是东土大唐来的，我师父乃唐朝御弟。因为过河吃了河水，觉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们在那边河里吃水来？”行者道：“是，在此东边清水河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进来，我与你说。”

行者即搀唐僧，沙僧即扶八戒。两人声声唤唤，腆着肚子，一个个只疼得面黄眉皱，入草舍从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烧些热汤与我师父。我们谢你。”那婆婆且不烧汤，笑唏唏跑走后边，叫道：“你们来看；你们来看！”那里面，蹼躆蹼踏的，又走出两三个半老不老的妇人，都来望着唐僧洒笑。行者大怒，喝了一声，把牙一嗟，唬得那一家子跌跌蹡蹡，往后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烧汤，我饶了你！”那婆子战兢兢的道：“爷爷呀，我烧汤也不济事，也治不得他两个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说。”

行者放了他，他说：“我这里乃是西梁女国。我们这一国尽是女人，更无男子，故此见了你们欢喜。你师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条河，唤做子母河。我那国王城外，还有一座迎阳馆驿，驿门外有一个‘照胎泉’。我这里人，但得年登二十岁以上，方敢去吃那河里水。吃水之后，便觉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后，到那迎阳馆照胎水边照去。若照得有了双影，便就降生孩儿。你师吃了子母河水，以此成了胎气，也不日要生孩子。热汤怎么治得？”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爷爷呀！要生孩子，我们却是男身！那里开得产门？如何脱得出来？”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个时节，一定从胁下裂个窟窿，钻出来也。”

八戒见说，战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罢了，罢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错了养儿肠，弄做个胎前病。”那呆子越发慌了，眼中噙泪，扯着行者道：“哥哥！你问这婆婆，看那里有手轻的稳婆，预先寻下几个，这半会一阵阵的动荡得紧，想是摧阵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阵疼，不要扭动；只恐挤破浆泡耳。”

三藏哼着道：“婆婆啊，你这里可有医家？教我徒弟去买一贴堕胎药吃了，打下胎来罢。”那婆子道：“就有药也不济事。只是我们这正南街上有一座解阳山，山中有一个破儿洞，洞里有一眼‘落胎泉’。须得那泉里水吃一口，方才解了胎气。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来了一个道人，称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儿水哩。你们这行脚僧，怎么得许多钱财买办？但只可挨命，待时而生产罢了。”行者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婆婆，你这里到那解阳山有几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十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师父放心，待老孙取些水来你吃。”

好大圣，吩咐沙僧道：“我好仔细看着师父。若这家子无礼，侵哄师父，

你拿出旧时手段来，装兇虎唬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见那婆子端出一个大瓦钵来，递与行者道：“拿这钵头儿去，是必多取些来，与我们留着用急。”行者真个接了瓦钵，出草舍，纵云而去。那婆子才望空礼拜道：“爷爷呀！这和尚会驾云！”才进去叫出那几个妇人来，对唐僧磕头礼拜，都称为罗汉菩萨。一壁厢烧汤办饭，供奉唐僧不题。

却说那孙大圣筋斗云起，少顷间见一座山头，阻住云角，即按云光，睁睛看处，好山！但见那：

幽花摆锦，野草铺蓝。涧水相连落，溪云一样闲。重重谷壑藤萝密，远远峰峦树木蘩。鸟啼雁过，鹿饮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鬟。尘埃滚滚真难到，泉石涓涓不厌看。每见仙童采药去，常逢樵子负薪还。果然不亚天台景，胜似三峰西华山！

这大圣正然观看那山不尽，又只见背阴处，有一所庄院，忽闻得犬吠之声。大圣下山，径至庄所，却也好个去处。看那：

小桥通活水，茅舍倚青山。
村犬汪篱落，幽人自往还。

不时来至门首，见一个老道人，盘坐在绿茵之上。大圣放下瓦钵，近前道问讯。那道人欠身还礼道：“那方来者？至小庵有何勾当？”行者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西天取经者。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肿胀难禁。问及土人，说是结成胎气，无方可治。访得解阳山破儿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气，故此特来拜见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师父。累烦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间就是破儿洞，今改为聚仙庵了。我却不是别人，即是如意真仙老爷的大徒弟。你叫做甚么名字？待我好与你通报。”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师的大徒弟，贱名孙悟空。”那道人问曰：“你的花红、酒礼，都在那里？”行者道：“我是个过路的挂搭僧，不曾办得来。”道人笑道：“你好痴呀！我老师父护住山泉，并不曾白送与人。你回去办将礼来，我好通报。不然请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圣旨。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或者连井都送我也。”

那道人闻此言，只得进去通报。却见那真仙抚琴，只待他琴终，方才说道：“师父，外面有个和尚，口称是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师父。”那真仙不听说便罢；一听得说个悟空名字，却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急起身，下了琴床，脱了素服，换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钩子，跳出庵门。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转头，观见那真仙打扮：

头戴星冠飞彩艳，身穿金缕法衣红。
足下云鞋堆锦绣，腰间宝带绕玲珑。
一双纳锦凌波袜，半露裙襕闪绣绒。
手拿如意金钩子，镈利杆长若蟒龙。
凤眼光明眉药竖，钢牙尖利口翻红。
额下髯飘如烈火，鬓边赤发短蓬松。
形容恶似温元帅，争奈衣冠不一同。

行者见了，合掌作礼道："贫僧便是孙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个是孙悟空，却是假名托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说话。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岂有假托之理？"先生道："你可认得我么？"行者道："我因归正释门，秉诚僧教，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时的朋友也都疏失，未及拜访，少识尊颜。适间问道子母河西乡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来访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来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救解师难也。"

那先生怒目道："你师父可是唐三藏么？"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们可曾会着一个圣婴大王么？"行者道："他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红孩儿妖怪的绰号。真仙问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侄。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处有信来报我，称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惫懒，将他害了。——我这里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倒来寻我，还要甚么水哩！"行者陪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与我做朋友，幼年间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侄得了好处，现随着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么反怪我也？"

先生喝道："这泼猢狲！还弄巧舌！我舍侄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不得无礼！吃我这一钩！"大圣使铁棒架住道："先生莫说打的话，且与些泉水去也。"那先生骂道："泼猢狲！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敌得我，与你水去；敌不过，只把你剁为肉酱，方与我侄子报仇。"大圣骂道："我把你不识起倒的孽障！既要打，走上来看棍！"那先生如意钩劈手相还。二人在聚仙庵好杀：

圣僧误食成胎水，行者来寻如意仙。那晓真仙原是怪，倚强护住落脱泉。及至相逢讲仇隙，争持决不遂如然。言来语去成僝僽，意恶情凶要报冤。这一个因师伤命来求水，那一个为侄亡身不与泉。如意钩强如蝎

毒，金箍棒狠似龙巅。当胸乱刺施威猛，着脚斜钩展妙玄。阴手棍丢伤
处重，过肩钩起近头鞭。锁腰一棍鹰持雀，压顶三钩螂捕蝉。往往来来争
胜败，返返复复两回还。钩挛棒打无前后，不见输赢在那边。

那先生与大圣战经十数合，敌不得大圣。这大圣越加猛烈，一条棒似滚滚流星，着头乱打。先生败了筋力，倒拖着如意钩，往山上走了。

大圣不去赶他，却来庵内寻水。那个道人早把庵门关了。大圣拿着瓦钵，赶至门前，尽力气一脚，踢破庵门，闯将进去。见那道人伏在井栏上，被大圣喝了一声，举棒要打，那道人往后跑了。却才寻出吊桶来，正自打水，又被那先生赶到前边，使如意钩子把大圣钩着脚一跌，跌了个嘴硍地。大圣爬起来，使铁棒就打。他却闪在旁边，执着钩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圣骂道："你上来！你上来！我把你这个孽障，直打杀你！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敌，只是禁住了，不许大圣打水。大圣见他不动，却使左手轮着铁棒，右手使吊桶，将索子才突鲁鲁的放下。他又来使钩。大圣一只手撑持不得，又被他一钩钩着脚，扯了个躘踵，连井索通跌下井去了。大圣道："这厮却是无礼！"爬起来，双手轮棒，没头没脸的打将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敌。大圣又要去取水，奈何没有吊桶，又恐怕来钩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个帮手来！"

好大圣，拨转云头，径至村舍门首，叫一声："沙和尚。"那里边三藏忍痛呻吟，猪八戒哼声不绝。听得叫唤，二人欢喜道："沙僧啊，悟空来也。"沙僧连忙出门接着道："大哥，取水来了？"大圣进门，对唐僧备言前事。三藏滴泪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大圣道："我来叫沙兄弟与我同去。到那庵边，等老孙和那厮敌斗，教沙僧乘便取水来救你。"三藏道："你两个没病的都去了，丢下我两个有病的，教谁伏侍？"那个老婆婆在旁道："老罗汉只管放心。不须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顾伏侍你。你们早间到时，我等实有爱怜之意；却才见这位菩萨云来雾去，方知你是罗汉菩萨。我家决不敢复害你。"

行者咄的一声道："汝等女流之辈，敢伤那个？"老婆子笑道："爷爷呀，还是你们有造化，来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们也不得囫囵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囫囵，是怎么的？"婆婆道："我一家儿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把那风月事尽皆休了，故此不肯伤你。若还到第二家，老小众大，那年小之人，那个肯放过你去！就要与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儿哩。"八戒道："若这等，我决无伤。他们都是香喷喷的，好做香袋；我是个臊猪，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无伤。"行

者笑道：“你不要说嘴；省些力气，好生产也。”那婆婆道：“不必迟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个使使。”那婆子即往后边取出一个吊桶，又窝了一条索子，递与沙僧。沙僧道：“带两条索子去。恐一时井深要用。”

沙僧接了桶索，即随大圣出了村舍，一同驾云而去。那消半个时辰，却到解阳山界。按下云头，径至庵外。大圣吩咐沙僧道：“你将桶索拿了，且在一边躲着，等老孙出头索战。你待我两人交战正浓之时，你乘机进去，取水就走。”沙僧谨依言命。

孙大圣掣了铁棒，近门高叫：“开门！开门！”那守门的看见，急入里通报道：“师父，那孙悟空又来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这泼猴老大无状！一向闻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条棒真是难敌。”道人道：“师父，他的手段虽高，你亦不亚与他，正是个对手。”先生道：“前面两回，被他赢了。”道人道：“前两回虽赢，不过是一猛之性；后面两次打水之时，被师父钩他两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无奈而去，今又复来，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紧，不得已而来也。决有慢他师之心。管取我师决胜无疑。”

真仙闻言，喜孜孜满怀春意，笑盈盈一阵威风，挺如意钩子，走出门来喝道：“泼猢狲！你又来作甚？”大圣道：“我来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凭是帝王宰相，也须表礼羊酒来求，方才仅与些须；况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来取？”大圣道：“真个不与？”真仙道：“不与，不与！”大圣骂道：“泼孽障！既不与水，看棍！”丢一个架手，抢个满怀，不容说，着头便打。那真仙侧身躲过，使钩子急架相还。这一场比前更胜。好杀：

> 金箍棒，如意钩，二人奋怒如怀仇。飞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扬尘日月愁。大圣救师来取水，妖仙为侄不容求。两家齐努力，一处赌安休。咬牙争胜负，切齿定刚柔，添机见，越抖擞，喷云嗳雾鬼神愁。朴朴兵兵钩棒响，喊声哮吼振山丘。狂风滚滚催林木，杀气纷纷过斗牛。大圣愈争愈喜悦，真仙越打越绸缪。有心有意相争战，不定存亡不罢休。

他两个在庵门外交手，跳跳舞舞的，斗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题。

却说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闯进门去，只见那道人在井边挡住道：“你是甚人，敢来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宝杖，不对话，着头便打。那道人躲闪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挣命。沙僧骂道：“我要打杀你这孽畜，怎奈你是个人身！我还怜你，饶你去罢！让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后面去了。沙僧却才将吊桶向井中满满的打了一吊桶水，走出庵门，驾起云雾，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饶他罢！饶他罢！”

大圣听得，方才使铁棒支住钩子道：“你听老孙说，我本待斩尽杀绝，争奈你不曾犯法；二来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头来，我被钩了两下，未得水去。才然来，我是个调虎离山计，哄你出来争战，却着我师弟取水去了。老孙若肯拿出本事来打你，莫说你是一个甚么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几个，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饶你教你活几年耳。已后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掯他。”那妖仙不识好歹，演一演，就来钩脚；被大圣闪过钩头，赶上前，喝声“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个踥踈，挣扎不起。大圣夺过如意钩来，折为两段；总拿着又一抉，抉作四段，掷之于地道：“泼孽畜！再敢无礼么？”那妖仙战战兢兢，忍辱无言。这大圣笑呵呵，驾云而起。有诗为证。诗曰：

真铅若炼须真水，真水调和真汞干。
真汞真铅无母气，灵砂灵药是仙丹。
婴儿枉结成胎象，土母施功不费难。
推倒旁门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还。

大圣纵着祥光，赶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欢欢，回于本处。按下云头，径来村舍。只见猪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门枋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呆子，几时占房的？”呆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来么？”行者还要耍他，沙僧随后就到，笑到：“水来了！水来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们也！”那婆婆却也欢喜，几口儿都出礼拜道：“菩萨呀，却是难得！难得！”即忙取个花磁盏子，舀了半盏儿，递与三藏道：“老师父，细细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气。”八戒道：“我不用盏了，连吊桶等我喝了罢。”那婆子道：“老爷爷，唬杀人罢了！若吃了这吊桶水，好道连肠子肚子都化尽了！”吓得呆子不敢胡为，也只吃了半盏。

那里有顿饭之时，他两个腹中绞痛，只听毂辘毂辘三五阵肠鸣。肠鸣之后，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齐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静处解手。行者道：“师父啊，切莫出风地里去。怕人子，一时冒了风，弄做个产后之疾。”那婆婆即取两个净桶来，教他两个方便。须臾间，各行了几遍，才觉住了疼痛，渐渐的销了肿胀，化了那血团肉块。

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与他补虚。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实落，不用补虚。且烧些汤水与我洗个澡，却好吃粥。”沙僧道：“哥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浆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个小产，怕他怎的？洗洗儿干净。”真个那婆子烧些汤与他两个净了手脚。唐僧才吃两盏儿粥汤，八戒就吃了十数碗，还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货！少吃些！莫弄做个

‘沙包肚’，不像模样。”八戒道：“没事！没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真个又去收拾煮饭。

老婆婆对唐僧道：“老师父，把这水赐了我罢。”行者道：“呆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气想是已行散了。洒然无事，又吃水何为？”行者道：“既是他两个都好了，将水送你家罢。”那婆婆谢了行者，将馀剩之水，装于瓦罐之中，埋在后边地下，对众老小道：“这罐水，彀我的棺材本也！”众老小无不欢喜。整顿斋饭，调开桌凳，唐僧们吃了斋。消消停停，将息了一宿。

次日天明，师徒们谢了婆婆家，出离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马，沙和尚挑着行囊，孙大圣前边引路。猪八戒拢了缰绳。这里才是：

洗净口孽身干净，销化凡胎体自然。

毕竟不知到国界中还有甚么理会，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话说三藏师徒别了村舍人家，依路西进，不上三四十里，早到西梁国界。唐僧在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语喧哗，想是西梁女国。汝等须要仔细，谨慎规矩，切休放荡情怀，紊乱法门教旨。”三人闻言，谨遵严命。

言未尽，却至东关厢街口。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正在两街上做买做卖，忽见他四众来时，一齐都鼓掌呵呵，整容欢笑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慌得那三藏勒马难行。须臾间就塞满街道，惟闻笑语。八戒口里乱嚷道：“我是个销猪！我是个销猪！”行者道：“呆子，莫胡谈。拿出旧嘴脸便是。”八戒真个把头摇上两摇，竖起一双蒲扇耳，扭动莲蓬吊搭唇，发一声喊，把那些妇女们唬得跌跌爬爬。有诗为证。诗曰：

圣僧拜佛到西梁，国内□阴世少阳。
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
娇娥满路呼人种，幼妇盈街接粉郎。
不是悟能施丑相，烟花围困苦难当！

遂此众皆恐惧，不敢上前。一个个都捻手矬腰，摇头咬指，战战兢兢，排塞街傍路下，都看唐僧。孙大圣却也弄出丑相开路，沙僧也装□虎维持。八戒采着马，掬着嘴，摆着耳朵。一行前进，又见那市井上房屋齐整，铺面轩昂，一般有卖盐卖米，酒肆茶房；鼓角楼台通货殖，旗亭候馆挂帘栊。

师徒们转湾抹角，忽见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声叫道：“远来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门。请投馆驿注名上簿，待下官执名奏驾，验引放行。”三藏闻言下马，观看那衙门上有一匾，上书“迎阳驿”三字。长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传言是实，果有迎阳之驿。”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边照照，

看可有双影。”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吃了那盏儿落胎泉水，已此打下胎来了，还照他怎的？”三藏回头吩咐道：“悟能，谨言！谨言！”遂上前与那女官作礼。

女官引路，请他们都进驿内，正厅坐下，即唤看茶。又见那手下人尽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之类。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顷，茶罢。女官欠身问曰：“使客何来？”行者道：“我等乃东土大唐王驾下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师父便是唐王御弟，号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孙悟空。这两上是我师弟：猪悟能、沙悟净。一行连马五口。随身有通关文牒，乞为照验放行。”那女官执笔写罢，下来叩头道：“老爷恕罪。下官乃迎阳驿驿丞，实不知上邦老爷，知当远接。”拜毕起身，即令管事的安排饮馔。道：“爷爷们宽坐一时，待下官进城启奏我王，倒换关文，打发领给，送老爷们西进。”三藏欣然而坐不题。

且说那驿丞整了衣冠，径入城中五凤楼前，对黄门官道：“我是迎阳馆驿丞，有事见驾。”黄门即时启奏。降旨传宣至殿，问曰：“驿丞有何事来奏？”驿丞道：“微臣在驿，接得东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个徒弟，名唤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连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经。特来启奏主公，可许他倒换关文放行？”女王闻奏，满心欢喜，对众文武道：“寡人夜来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拥拜丹墀道：“主公，怎见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赐来的。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

驿丞又奏道：“主公之论，乃万代传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凶恶，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见御弟怎生模样？他徒弟怎生凶丑？”驿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诚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赡中华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狞恶，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与他领给，倒换关文，打发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众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极当，臣等钦此钦遵。但只是匹配之事，无媒不可。自古道：‘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当驾太师作媒，迎阳驿丞主婚，先去驿中与御弟求亲。待他许可，寡人却摆驾出城迎接。”那太师、驿丞，领旨出朝。

却说三藏师徒们在驿厅上正享斋饭，只见外面人报：“当驾太师与我们本官老姆来了。”三藏道：“太师来却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请我们也。”行者道：“不是相请，就是说亲。”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强逼成亲，却

怎么是好？”行者道：“师父只管允他，老孙自有处治。”

说不了，二女官早至，对长老下拜。长老一一还礼道；“贫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劳大人下拜？”那太师见长老相貌轩昂，心中暗喜道：“我国中实有造化，这个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毕起来，侍立左右道：“御弟爷爷，万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从何来？”太师躬身道：“此处乃西梁女国，国中自来没个男子。今幸御弟爷爷降临，臣奉我王旨意，特来求亲。”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又无儿女相随，止有顽徒三个，不知大人求的是那个亲事？”驿丞道：“下官才进朝启奏，我王十分欢喜道，夜来得一吉梦，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知御弟乃中华上国男儿，我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御弟爷爷为夫，坐南面称孤，我王愿为帝后。传旨着太师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来求这亲事也。”三藏闻言，低头不语。太师道；“大丈夫遇时，不可错过。似此招赘之事，天下虽有；托国之富，世上实稀。请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长老越加痴症。

八戒在旁掬着碓挺嘴，叫道：“太师，你去上复国王：我师父乃久修得道的罗汉，决不爱你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容；快些儿倒换关文，打发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赘，如何？”太师闻说，胆战心惊，不敢回话。驿丞道：“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变。常言道；‘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行者道：“呆子，勿得胡谈，任师父尊意。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莫要担阁了媒妁工夫。”

三藏道：“悟空，凭你怎么说好。”行者道：“依老孙说，你在这里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缘似线牵’哩。那里再有这般相应处？”三藏道：“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却去西天取经？那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师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隐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为亲，教你三位徒弟赴了会亲筵宴，发付领给，倒换关文，往西天取经去哩。”行者道：“太师说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难，情愿留下师父，与你主为夫。快换关文，打发我们西去。待取经回来，好到此拜爷娘，讨盘缠，回大唐也。”那太师与驿丞对行者作礼道：“多谢老师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师，切莫要‘口里摆菜碟儿’。既然我们许诺，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与我们吃锺肯酒，如何？”太师道：“有，有，有；就教摆设筵宴来也。”那驿丞与太师，欢天喜地，回奏女王不题。

却说唐长老一把扯住行者，骂道：“你这猴头，弄杀我也！怎么说出这般话来，教我在此招婚，你们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师父放心。老孙岂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将计就计。”三藏

道：“怎么叫做将计就计？”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儿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换关文，不放我们走路。倘或意恶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么香袋啊，我等岂有善报？一定要使出降魔荡怪的神通。你知我们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凶，但动动手儿，这一国的人，尽打杀了。他虽然阻当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还是一国人身；你又平素是个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灵不损；若打杀无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诚为不善了也！”三藏听说，道：“悟空，此论最善。但恐女主招我进去，要行夫妇之礼，我怎肯丧元阳，败坏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坠落了本教人身。”

行者道：“今日允了亲事，他一定以皇帝礼，摆驾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辞，就坐他凤辇龙车，登宝殿，面南坐下，问女王取出御宝印信来，宣我们兄弟进朝，把通关文牒用了印，再请女王写个手字花押，佥押了交付与我们。一壁厢教摆筵宴，就当与女王会喜，就与我们送行。待筵宴已毕，再叫排驾，只说送我们三人出城，回来与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欢悦，更无阻挡之心，亦不起毒恶之念，却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龙车凤辇，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骑上白马，老孙却使个定身法儿，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动，我们顺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昼夜，我却念个咒，解了术法，还教他君臣们苏醒回城。一则不伤了他的性命，二来不损了你的元神。这叫做‘假亲脱网’之计。岂非一举两全之美也？”三藏闻言，如醉方醒，似梦初觉，乐以忘忧，称谢不尽，道：“深感贤徒高见。”四众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题。

却说那太师与驿丞，不等宣诏，直入朝门白玉阶前，奏道：“主公佳梦最准，鱼水之欢就矣。”女王闻奏，卷珠帘，下龙床，启樱唇，露银齿，笑吟吟娇声问曰：“贤卿见御弟，怎么说来？”太师道：“臣等到驿，拜见御弟毕，即备言求亲之事。御弟还有推托之辞，幸亏他大徒弟慨然见允，愿留他师父与我王为夫，面南称帝，只教先倒换关文，打发他三人西去；取得经回，好到此拜认爷娘，讨盘费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说？”太师奏道：“御弟不言，愿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

女王闻言，即传旨，教光禄寺排宴。一壁厢排大驾，出城迎接夫君。众女官即钦遵王命，打扫宫殿，铺设庭台。一班儿摆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儿摆驾的，流星整备。你看那西梁国虽是妇女之邦，那銮舆不亚中华之盛。但见：

六龙喷彩，双凤生祥。六龙喷彩扶车出，双凤生祥驾辇来。馥郁异香蔼，氤氲瑞气开。金鱼玉佩多官拥，宝髻云鬟众女排。鸳鸯掌扇遮銮驾，

翡翠珠帘影凤钗。笙歌音美，弦管声谐。一片欢情冲碧汉，无边喜气出灵台。三檐罗盖摇天宇，五色旌旗映御阶。此地自来无合卺，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时，大驾出城，早到迎阳馆驿。忽有人报三藏师徒道："驾到了。"三藏闻言，即与三徒，整衣出厅迎驾。女王卷帘下辇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师指道："那驿门外香案前穿襴衣者便是。"女王闪凤目，簇蛾眉，仔细观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

丰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砌，唇红口四方。顶平额阔天仓满，目秀眉清地阁长。两耳有轮真杰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处，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恣恣，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鸾也？"三藏闻言，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

猪八戒在旁，掬着嘴，饧眼观看那女王，却也嬝娜。真个：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鬟堆金凤丝。秋波湛湛妖娆态，春笋纤纤娇媚姿。斜觯红绡飘彩艳，高簪珠翠显光辉，说甚么昭君美貌，果然是赛过西施。柳腰微展鸣金珮，莲步轻移动玉肢。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宫妆巧样非凡类，诚然王母降瑶池。

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撞鹿，一时间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也。

只见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这长老战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痴。行者在侧教道："师父不必太谦，请共师娘上辇。快快倒换关文，等我们取经去罢。"长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两抹，止不住落下泪来。行者道："师父切莫烦恼。这般富贵，不受用还待怎么哩？"三藏没及奈何，只得依从。揩了眼泪，强整欢容，移步近前，与女主：

同携素手，共坐龙车。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这长老忧惶惶只思拜佛。一个要洞房花烛交鸳侣，一个要西宇灵山见世尊。女帝真情，圣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谐同到老；圣僧假意，牢藏情意养元神。一个喜见男身，恨不得白昼并头谐伉俪；一个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时脱网上雷音。二人和会同登辇，岂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见主公与长老同登凤辇，并肩而坐，一个个眉花眼笑，拨转仪从，复入城中。孙大圣才教沙僧挑着行李，牵着白马，随大驾后边同行。

猪八戒往前乱跑，先到五凤楼前，嚷道："好自在，好现成呀！这个弄不成！这个弄不成！吃了喜酒进亲才是！"唬得些执仪从引导的女官，一个个回至驾边道："主公，那一个长嘴大耳的，在五凤楼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主闻奏，与长老倚香肩，偎并桃腮，开檀口，俏声叫道："御弟哥哥，长嘴大耳的是你那个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个徒弟。他生得食肠宽大，一生要图口肥；须是先安排些酒食与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问："光禄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完，设了荤素两样，在东阁上哩。"女王又问："怎么两样？"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与高徒等平素吃斋，故有荤素两样。"女王却又笑吟吟，偎着长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荤吃素？"三藏道："贫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须得几杯素酒，与我二徒弟吃些。"

说未了，太师启奏："请赴东阁会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与御弟爷爷成亲。明日天开黄道，请御弟爷爷登宝殿，面南，改年号即位。"女王大喜，即与长老携手相搀，下了龙车，共入端门里。但见那：

风飘仙乐下楼台，阊阖中间翠辇来。
凤阙大开光蔼蔼，皇宫不闭锦排排。
麒麟殿内炉烟袅，孔雀屏边房影回。
亭阁峥嵘如上国，玉堂金马更奇哉。

既至东阁之下，又闻得一派笙歌声韵美，又见两行红粉貌娇娆。正中堂排设两般盛宴：左边上首是素筵，右边上首是荤筵。下两路尽是单席。那女王敛袍袖，十指尖尖，奉着玉杯，便来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师徒都是吃素。先请师父坐了左手素席，转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们好坐。"太师喜道："正是，正是。师徒即父子也，不可并肩。"众女官连忙调了席面。女王一一传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教师父回礼。三藏下来，却也擎玉杯，与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谢了皇恩，各依品从，分坐两边，才住了音乐请酒。

那八戒那管好歹，放开肚子，只情吃起。也不管甚么玉屑米饭、蒸饼、糖糕、蘑菇、香蕈、笋芽、木耳、黄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头、萝菔、山药、黄精、一骨辣噇了个罄尽。喝了五七杯酒，口里嚷道："看添换来！拿大觥来！再吃几觥，各人干事去。"沙僧问道："好筵席不吃，还要干甚事？"呆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们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经的还去取经，走路的还去走路，莫只管贪杯误事。快早儿打发关文。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女王闻说，即命取大杯来。近侍官连忙取几个鹦鹉

杯、鸬鹚杓、金叵罗、银凿落、玻璃盏、水晶盆、蓬莱碗、琥珀锺，满斟玉液，连注琼浆。果然都各饮一巡。

三藏欠身而起，对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设，酒已彀了。请登宝殿，倒换关文，赶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罢。"女王依言，携着长老，散了筵宴，上金銮宝殿，即让长老即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适太师言过，明日天开黄道，贫僧才敢即位称孤。今日即印关文，打发他去也。"

女王依言，仍坐了龙床，即取金交椅一张，放在龙床左手，请唐僧坐了，叫徒弟们拿上通关文牒来。大圣便教沙僧解开包袱，取出关文。大圣将关文双手捧上。那女王细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宝印九颗，下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女王看罢，妖滴滴笑语道："御弟哥哥又姓陈？"三藏道："俗家姓陈，法名玄奘。因我唐王圣恩认为御弟赐姓我为唐也。"女王道："关文上如何没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个顽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为何肯随你来？"三藏道："大的个徒弟，祖贯东胜神洲傲来国人氏；第二个乃西牛贺洲乌斯庄人氏；第三个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条，南海观世音菩萨解脱他苦，秉善皈依，将功折罪，情愿保护我上西天取经。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注法名在牒。"女王道："我与你添注法名，好么？"三藏道："但凭陛下尊意。"女王既令取笔砚来，浓磨香翰，饱润香毫，牒文之后，写上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人名讳，却才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画个手字花押，传将下去。孙大圣接了，教沙僧包裹停当。

那女王又赐出碎金碎银一盘，下龙床递与行者道："你三人将此权为路费，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经回来，寡人还有重谢。"行者道："我们出家人，不受金银，途中自有乞化之处。"女王见他不受，又取出绫锦十匹，对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制不及，将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绫锦，自有护体布衣。"女王见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权为一饭。"八戒听说个"饭"字，便就接了，捎在包袱之间。行者道："兄弟，行李见今沉重，且倒有气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里知道，米好的是个日消货。只消一顿饭，就了帐也。"遂此合拿谢恩。

三藏道："敢烦陛下相同贫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嘱咐他们几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来，与陛下永受荣华。无挂无牵，方可会鸾交凤友也。"女王不知是计，便传旨摆驾，与三藏并倚香肩，同登凤辇，出西城而去。满城中都盏添净水，炉降真香。一则看女王鸾驾，二来看御弟男身。没老没小，尽是粉容妖面，绿鬓云鬟之辈。不多时，大驾出城，到西关之外。

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结束整齐，径迎着銮舆，厉声高叫道：“那女王不必远送，我等就此拜别。”长老慢下龙车，对女王拱手道：“陛下请回，让贫僧取经去也。”女王闻言，大惊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愿将一国之富，招你为夫，明日高登宝位，即位称君，我愿为君之后，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却又变卦？”八戒听说，发起个风来，把嘴乱扭，耳朵乱摇，闯至驾前，嚷道：“我们和尚家和你这粉骷髅做甚夫妻！放我师父走路！”那女王见他那等撒泼弄丑，唬得魂飞魄散，跌入辇驾之中。沙僧却把三藏抢出人丛，伏侍上马。只见那路旁闪出一个女子，喝道：“唐御弟，那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儿去来！”沙僧骂道：“贼辈无知！”掣宝杖劈头就打。那女子弄阵旋风，呜的一声，把唐僧摄将去了，无影无踪，不知下落何处。咦！正是脱得烟花网，又遇风月魔。毕竟不知那女了是人是怪，老师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却说孙大圣与猪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妇女，忽闻得风响处，沙僧嚷闹，急回头时，不见了唐僧。行者道："是人来抢师父去了？"沙僧道："是一个女子，弄阵旋风，把师父摄了去也。"行者闻言，唿哨跳在云端里，用手搭凉篷，四下里观看。只见一阵灰尘，风滚滚，往西北上去了。急回头叫道："兄弟们，快驾云同我赶师父去来！"八戒与沙僧，即把行囊捎在马上，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

慌得那西梁国君臣女辈，跪在尘埃，都道："是白日飞升的罗汉，我主不必惊疑。唐御弟也是个有道的禅僧，我们都有眼无珠，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请主公上辇回朝也。"女王自觉惭愧，多官都一齐回国不题。

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腾空踏雾，望着那阵旋风，一直赶来，前至一座高山，只见灰尘息静，风头散了，更不知怪向何方。兄弟们按落云雾，找路寻访，忽见一壁厢，青石光明，却似个屏风模样。三人牵着马转过石屏，石屏后有两扇石门，门上有六个大字，乃是"毒敌山琵琶洞"。八戒无知，上前就使钉钯筑门。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们随旋风赶便赶到这里，寻了这会，方遇此门，又不知深浅如何。倘不是这个门儿，却不惹他见怪？你两个且牵了马，还转石屏前立等片时，待老孙进去打听打听，察个有无虚实，却好行事。"沙僧听说，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细，果然急处从宽。"他二牵马回头。

孙大圣显个神通，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蜜蜂儿，真个轻巧！你看他：

翅薄随风软，腰轻映日纤。
嘴甜曾觅蕊，尾利善降蟾。

酿蜜功何浅，投衙礼自谦。
如今施巧计，飞舞入门檐。

行者自门瑕处钻将进去，飞过二层门里，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个女怪，左右列几个彩衣绣服，丫髻两揫的女童，都欢天喜地，正不知讲论甚么。这行者轻轻的飞上去，钉在那花亭格子上，侧耳才听，又见两个总角蓬头女子，捧两盘热腾腾的面食，上亭来道："奶奶，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一盘是邓沙馅的素馍馍。"那女怪笑道："小的们，搀出唐御弟来。"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走向后房，把唐僧扶出。那师父面黄唇白，眼红泪滴。行者在暗中嗟叹道："师父中毒了！"

那怪走下亭，露春葱十指纤纤，扯住长老道："御弟宽心。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真个是百岁和谐也。"三藏不语。那怪道："且休烦恼。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不曾进得饮食。这里荤素面饭两盘，凭你受用些儿压惊。"

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说话，不吃东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还是人身，行动以礼；此怪乃是妖神，恐为加害，奈何？……我三个徒弟，不知我困陷在于这里，倘或加害，却不枉丢性命？……"以心问心，无计所奈，只得强打精神，开口道："荤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荤的是人肉馅馍馍，素的是邓沙馅馍馍。"三藏道："贫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热茶来，与你家长爷爷吃素馍馍。"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盏，放在长老面前。那怪将一个素馍馍劈破，递与三藏。三藏将个荤馍馍囫囵递与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么不劈破与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荤，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

行者在格子眼听着两个言语相攀，恐怕师父乱了真性，忍不住，现了本相，掣铁棒喝道："孽畜无礼！"那女怪见了，口喷一道烟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们，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钢叉，跳出亭门，骂道："泼猴惫懒！怎么敢私入吾家，偷窥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这大圣使铁棒架住，且战且退。

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见他两个争持，慌得八戒将白马牵过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马匹，等老猪去帮打帮打。"好呆子，双手举钯，赶上前叫道："师兄靠后，让我打这泼贱！"

那怪见八戒来，他又使个手段，呼了一声，鼻中出火，口内生烟，把身了抖了一抖，三股叉飞舞冲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几只手，没头没脸的滚将来。这行者与八戒，两边攻住。那怪道：“孙悟空，你好不识进退！我便认得你，你是不认得我。你那雷音寺里佛如来，也还怕我哩。量你这两个毛人，到得那里！都上来，一个个仔细看打！”这一场怎见得好战：

女怪威风长，猴王气概兴。天蓬元帅争功绩，乱举钉钯要显能。那一个手多叉紧烟光绕，这两个性急兵强雾气腾。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阴阳不对相持斗，各逞雄才恨苦争。阴静养荣思动动，阳收息卫爱清清。致令两处无和睦，叉钯铁棒赌输赢。这个棒有力，钯更能，女怪钢叉丁对丁。毒敌山前三不让，琵琶洞外两无情。那一个喜得唐僧谐凤侣，这两个必随长老取真经。惊天动地来相战，只杀得日月无光星斗更！

三个斗罢多时，不分胜负。那女怪将身一纵，使出个倒马毒桩，不觉的把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行者叫声“苦啊！”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八戒见事不谐，拖着钯彻身而退。那怪得了胜，收了钢叉。

行者抱头，皱眉苦面，叫声“利害！利害！”八戒到跟前问道：“哥哥，你怎么正战到好处，却就叫苦连天的走了？”行者抱着头，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头风发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见你受伤，却头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与他正然打处，他见我破了他的叉势，他就把身子一纵，不知是件甚么兵器，着我头上扎了一下，就这般头疼难禁；故此败了阵来。”八戒笑道：“只这等静处常夸口，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儿？”行者道：“正是。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盗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闹天宫时，又被玉帝差大刀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宫外处斩，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锻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甚么兵器，把老孙头弄伤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国讨个膏药你贴贴。”行者道：“又不肿不破，怎么贴得膏药？”八戒笑道：“哥啊，我的胎前产后病倒不曾有，你倒弄了个脑门痈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伤了头，师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师父没事。我进去时，变作蜜蜂儿，飞入里面，见那妇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顷，两个丫鬟，棒两盘馍馍：一盘是人肉馅，荤的；一盘是

邓沙馅，素的。又着两个女童扶师父出来吃一个压惊，又要与师父做甚么道伴儿。师父始初不与那妇人答话，也不吃馍馍；后见他甜言美语，不知怎么，就开口说话，却说吃素的。那妇人就将一个素的劈开，递与师父。师父将个囫囵荤的递与那妇人。妇人道：‘怎不劈破？’师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妇人道：‘既不破荤，前日怎么在子母河边饮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师父不解其意，答他两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我在格子上听见，恐怕师父乱性，便就现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喷出烟雾，叫‘收了御弟’，就轮钢叉，与老孙打出洞来也。”沙僧听说，咬指道：“这泼贱也不知从那里就随将我们来，把上项事都知道了！”

八戒道：“这等说，便我们安歇不成？莫管甚么黄昏半夜，且去他门上索战，嚷嚷闹闹，搅他个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师父。”行者道：“头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须索战。一则师兄头痛；二来我师父是个真僧，决不以色空乱性。且就在山坡下，闭风处，坐这一夜，养养精神，待天明再作理会。”遂此，三个弟兄，拴牢白马，守护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题。

却说那女怪放下凶恶之心，重整欢愉之色，叫：“小的们，把前后门都关紧了。”又使两个支更，防守行者。但听门响，即时能报。却又教：“女童，将卧房收拾齐整，掌烛焚香，请唐御弟来，我与他交欢。”遂把长老从后边搀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

这长老咬定牙关，声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战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痴如痖，那里抬头举目，更不曾看他房里是甚床铺幔帐，也不知有甚箱笼梳妆。那女怪说出的雨意云情，亦漠然无听。好和尚，真是那：

>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他把这锦绣娇容如粪土，金珠美貌若灰尘。一生只爱参禅，半步不离佛地。那里会惜玉怜香，只晓得修真养性。那女怪，活泼泼，春意无边；这长老，死丁丁，禅机有在。一个似软玉温香，一个如死灰槁木。那一个，展鸳衾，淫兴浓浓；这一个，束褊衫，丹心耿耿。那个要贴胸交股和鸾凤，这个要面壁归山访达摩。女怪解衣，卖弄他肌香肤腻；唐僧敛衽，紧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闲何不睡？”唐僧道：“我头光服异怎相陪！”那个道：“我愿作前朝柳翠翠。”这个道：“贫僧不是月阇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还嬝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尸。”女怪道：“御弟，你记得‘宁教花下死，做鬼也风

流'？"唐僧道：“我的真阳为至宝，怎肯轻与你这粉髓髅……”他两个散言碎语的，直斗到更深，唐长老全不动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缠到有半夜时候，把那怪弄得恼了，叫：“小的们，拿绳来！”可怜将一个心爱的人儿，一条绳，捆的像个猱狮模样。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却吹灭银灯，各归寝处。

一夜无词。不觉的鸡声三唱。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我这头疼了一会，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痒。”八戒笑道：“痒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师父这一夜倒浪，浪，浪！”沙僧道：“且莫斗口。天亮了，快赶早儿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马，休得动身。猪八戒跟我去。”

那呆子抖擞精神，束一束皂锦直裰，相随行者，各带了兵器，跳上山崖，径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这怪物夜里伤了师父，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倘若被他哄了，丧了元阳，真个亏了德行，却就大家散火；若不乱性情，禅心未动，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怪，救师西去。”八戒道：“你好痴哑！常言道：‘干鱼可好与猫儿作枕头？’就不如此，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几把是！行者道：“莫胡疑乱说，待我看去。”

好大圣，转石屏，别了八戒。摇身还变个蜜蜂儿，飞入门里。见那门里有两个丫鬟，头枕着梆铃，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观看，那妖精原来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个个都不知天晓，还睡着哩。

行者飞来后面，隐隐的只听见唐僧声唤。忽抬头，见那步廊下四马攒蹄捆着师父。行者轻轻的钉在唐僧头上，叫：“师父。”唐僧认得声音，道：“悟空来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来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宁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见他有相怜相爱之意，却怎么今日把你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缠了半夜，我衣不解带，身未沾床。他见我不肯相从，才捆我在此。你千万救我取经去也！”他师徒们正然问答，早惊醒了那个妖精。妖精虽是下狠，却还有流连不舍之意。一觉翻身，只听见“取经去也”一句，他就滚下床来，厉声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么经去？”

行者慌了，撇却师父，急展翅，飞将出去，现了本相，叫声“八戒。”那呆子转过石屏道：“那话儿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曾！老师父被他摩弄不从，恼了，捆在那里。正与我诉说前情，那怪惊醒了，我慌得出来也。”八戒道：“师父曾说甚来？”行者道：“他只说衣不解带，身未沾床。”八戒笑道：“好！好！好！还是个真和尚！我们救他去！”

呆子粗鲁，不容分说，举钉钯，望他那石头门上尽力气一钯，唿喇喇筑做几块。唬得那几个枕梆铃睡的丫环，跑至二层门外，叫声“开门！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门，只见四五个丫鬟跑进去报道：“奶奶，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把前门已打碎矣。”那怪闻言，即忙叫：“小的们！快烧汤洗面梳妆！”叫：“把御弟连绳抬在后房收了。等我打他去！”

好妖精，走出来，举着三股叉，骂道：“泼猴！野彘！老大无知，你怎敢打破我门！”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倒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你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那妖精那容分说，抖擞身躯，依前弄法鼻口内喷烟冒火，举钢叉就刺八戒。八戒侧身躲过，着钯就筑。孙大圣使铁棒并力相帮。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几只手，左右遮拦。交锋三五个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唇上，也又扎了一下。那呆子拖着钯，侮着嘴，负痛逃生。行者却也有些醋他，虚丢一棒，败阵而走。那妖精得胜而回，叫小的们搬石块垒迭了前门不题。

却说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马，只听得那里猪哼。忽抬头，见八戒侮着嘴，哼将来。沙僧道：“怎的说？”呆子哼道：“了不得！了不得！疼，疼，疼！”说不了，行者也到跟前，笑道：“好呆子啊！昨日咒我是脑门痈，今日却也弄做个肿嘴瘟了！”八戒哼道：“难忍难忍！疼得紧！利害，利害！”

三人正然难处，只见一个老妈妈儿，左手提着一个青竹篮儿，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沙僧道：“大哥，那妈妈来得近了，等我问他个信儿，看这个是甚妖精，是甚兵器，这般伤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孙问他去来。”行者急睁睛看，只见头直上有祥云盖顶，左右有香雾笼身。行者认得，即叫：“兄弟们，还不来叩头！那妈妈是菩萨来也！”慌得猪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牵马躬身，孙大圣合掌跪下，叫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

那菩萨见他们认得元光，即踏祥云，起在半空，现了真像。原来是鱼篮之像。行者赶到空中，拜告道：“菩萨，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师，不知菩萨下降；今遇魔难难收，万望菩萨搭救搭救！”菩萨道：“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钳脚。扎人痛者，是尾上一个钩子，唤做‘倒马毒’。本身是个蝎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如来见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转过钩子，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如来也疼难禁，即着金刚拿他。他却在这里。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别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萨指示指示，别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请他也。”

菩萨道："你去东天门里光明宫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罢，遂化作一道金光，径回南海。

孙大圣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师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里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萨指示，教我告请昴日星官。老孙去来。"八戒侮着嘴哼道："哥啊，就问星官讨些止疼的药饵来！"行者笑道："不须用药，只似昨日疼过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烦叙，快早去罢。"

好行者，急忙驾筋斗云。须臾，到东天门外。忽见增长天王当面作礼道："大圣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经，路遇魔障缠身，要到光明宫见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见陶、张、辛、邓四大元帅，也问何往。行者道："要寻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师。"四元帅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观星台巡札去了。"行者道："可有这话？"辛天君道："小将等与他同下斗牛宫，岂敢说假？"陶天君道："今已许久，或将回矣。大圣还先去光明宫；如未回，再去观星台可也。"大圣遂喜，即别他们，至光明宫门首，果是无人，复抽身就走，只见那壁厢有一行兵士摆列，后面星官来了。

那星官还穿的是拜驾朝衣，一身金缕。但见他：

冠簪五岳金光彩，笏执山河玉色琼。

袍挂七星云叆叇，腰围八极宝环明。

叮当珮响如敲韵，迅速风声似摆铃。

翠羽扇开来昴宿，天香飘袭满门庭。

前行的兵士，看见行者立于光明宫外，急转身报道："主公，孙大圣在这里也。"那星官敛云雾整束朝衣，停执事分开左右，上前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专来拜烦救师父一难。"星官道："何难？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国毒敌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来呼唤小神？"行者道："观音菩萨适才显化，说是一个蝎子精。特举先生方能治得，因此来请。"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圣至此，又感菩萨举荐，恐迟误事，小神不敢请献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来回旨罢。"

大圣闻言，即同出东天门，直到西梁国。望见毒敌山不远，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云头，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见了道："二哥起来，大哥请得星官来了。"那呆子还侮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礼。"星官道："你是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间与那妖精交战，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至今还疼呀。"星官道："你上来，我与你医治医治。"呆子才放了手，口里哼哼啧啧道："千万治治！待好了谢你。"那星官

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气，就不疼了。呆子欢喜下拜道："妙啊！妙啊！"行者笑道："烦星官也把我头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过，只是过了夜，才不疼；如今还有些麻痒，只恐发天阴，也烦治治。"星官真个也把头上摸了一摸，吹口气，也就解了馀毒，不麻不痒了。八戒发狠道："哥哥，去打那泼贼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两个叫他出来，等我好降他。"

行者与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后。呆子口里乱骂，手似捞钩，一顿钉钯，把那洞门外垒迭的石块钯开；闯至一层门，又一钉钯，将二门筑得粉碎。慌得那门里小妖飞报："奶奶！那两个丑男人，又把二层门也打破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讨素茶饭与他吃哩，听见打破二门，即便跳出花亭子，轮叉来刺八戒。八戒使钉钯迎架。行者在旁，又使铁棒来打。那怪赶至身边，要下毒手，他两个识得方法，回头就走。

那怪赶过石屏之后，行者叫声"昴宿何在？"只见那星官立于山坡上，现出本相，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昂起头来，约有六七尺高，对着妖精叫一声，那怪即时就现了本像，是个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星官再叫一声，那怪浑身酥软，死在坡前，有诗为证。诗曰：

花冠绣颈若团缨，爪硬距长目怒睛。
踊跃雄威全五德，峥嵘壮势羡三鸣。
岂知凡鸟啼茅屋，本是天星显圣名。
毒蝎枉修人道行，还原反本见真形。

八戒上前，一只脚□住那怪的胸背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那怪动也不动，被呆子一顿钉钯，捣作一团烂酱。那星官复聚金光，驾云而去。行者与八戒、沙僧朝天拱谢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宫拜酬。"

三人谢毕。却才收拾行李、马匹，都进洞里。见那大小丫鬟，两边跪下，拜道："爷爷，我们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国女人，前者被这妖精摄来的。你师父在后边香房里坐着哭哩。"行者闻言，仔细观看，果然不见妖气，遂入后边叫道："师父！"那唐僧见众齐来，十分欢喜道："贤徒，累及你们了。那妇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厮原是个大母蝎子。幸得观音菩萨指示，大哥去天宫里请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厮收伏。才被老猪筑做个泥了，方敢深入于此，得见师父之面。"唐僧谢之不尽。又寻些素米、素面，安排了饮食，吃了一顿。把那些摄将来的女子赶下山，指与回家之路。点上一把火，把几间房宇，烧毁罄尽。请唐僧上马，找寻大路西行。正是：

割断尘缘离色相，推干金海悟禅心。

毕竟不知几年上才得成真，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十六 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诗曰：

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
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
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
色邪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

话说唐三藏咬钉嚼铁，以死命留得一个不坏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无词，又早是朱明时节。但见那：

熏风时送野兰香，濯雨才晴新竹凉。
艾叶满山无客采，蒲花盈涧自争芳。
海榴娇艳游蜂喜，溪柳阴浓黄雀狂。
长路那能包角黍，龙舟应吊汨罗江。

他师徒们行赏端阳之景，虚度中天之节，忽又见一座高山阻路。长老勒马回头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谨防。"行者等道："师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诚，怕甚妖怪！"长老闻言甚喜。加鞭催骏马，放辔趱蛟龙。须臾，上了山崖，举头观看，真个是：

顶巅松柏接云青，石壁荆榛挂野藤。万丈崔巍，千层悬削：万丈崔巍峰岭峻，千层悬削壑崖深。苍苔碧藓铺阴石，古桧高槐结大林。林深处，听幽禽，巧声睍睆实堪吟。涧内水流如泻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势恶，不堪行，十步全无半步平。狐狸麋鹿成双遇，白鹿玄猿作对迎。忽闻虎啸惊人胆，鹤鸣振耳透天庭。黄梅红杏堪供食，野草闲花不识名。

四众进山，缓行良久，过了山头。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阳之地。猪八戒卖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担子，他双手举钯，上前赶马。那马更不惧他，凭

那呆子嗒笞笞的赶，只是缓行不紧。行者道：“兄弟，你赶他怎的？让他慢慢走罢了。”八戒道：“天色将晚，自上山行了这一日，肚里饿了，大家走动些，寻个人家化些斋吃。”行者闻言道：“既如此，我等教他快走。”把金箍棒晃一晃，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如飞似箭，顺平路往前去了。你说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故此传留至今，是马皆惧猴子。那长老挽不住缰口，只扳紧着鞍轿，让他放了一路辔头，有二十里向开田地，方才缓步而行。

正走处，忽听得一棒锣声，路两边闪出三十多人，一个个枪刀棍棒，拦住路口道：“和尚！那里走！”唬得个唐僧战兢兢，坐不稳，跌下马来，蹲在路旁草科里，只叫“大王饶命！大王饶命！”那为头的两个大汉道：“不打你，只是有盘缠留下。”长老方才省悟，知他是伙强人，却欠身抬头观看。但见他：

一个青脸獠牙欺太岁，一个暴睛圜眼赛丧门。鬓边红发如飘火，颔下黄须似插针。他两个头截虎皮花磕脑，腰系貂裘彩战裙。一个手中执着狼牙棒，一个肩上横担扢挞藤。果然不亚巴山虎，真个犹如山水龙。

三藏见他这般凶恶，只得走起来，合掌当胸道：“大王，贫僧是东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经者。自别了长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盘缠也使尽了。出家人专以乞化为由，那得个财帛！万望大王方便方便，让贫僧过去罢！那两个贼帅众向前道：“我们在这里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专要些财帛，甚么方便方便！你果无财帛，快早脱下衣服，留下白马，放你过去！”三藏道：“阿弥陀佛！贫僧这件衣服，是东家化布，西家化针，零零碎碎化来的。你若剥去，可不害杀我也？只是这世里做得好汉，那世里变畜生哩！”

那贼闻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这长老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怜！你只说你的棍子，还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贼那容分说，举着棒，没头没脸的打来。长老一生不会说谎，遇着这急难处，没奈何，只提打个诳语道：“二位大王，且莫动手。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就到。他身上有几两银子，把与你罢。”那贼道：“这和尚是也吃不得亏，且捆起来。”众喽啰一齐下手，把一条绳捆了，高高吊在树上。

却说三个撞祸精，随后赶来。八戒呵呵大笑道：“师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里等我们哩。”忽见长老在树了，他又说：“你看师父。等便罢了，却又有这般心肠，爬上树去，扯着藤儿打秋千耍子哩！”行者见了道：“呆子，莫乱谈。师父吊在那里不是？你两个慢来，等我去看看。”好大圣，急登高坡细看，认得是伙强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

即转步，摇身一变，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穿一领缁衣，年纪只有二八，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拽开步，来到前边，叫道："师父，这是怎么说话？这都是些甚么歹人？"三藏首："徒弟呀，还不救我一救，还问甚的？"行者道："是干甚勾当的？"三藏道："这一伙拦路的，把我拦住，要买路钱。因身边无物，遂把我吊在这里，只等你来计较计较。不然，把这匹马送与他罢。"行者闻言笑道："师父不济。天下也有和尚，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谁教你把这龙马送人？"三藏道："徒弟呀，似这等吊起来，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么与他说来？"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没奈何，把你供出来也。"行者道："师父，你好没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且教道莫打我，是一时救难的活儿。"行者道："好，好，好！承你抬举。正是这样供。若肯一个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孙越有买卖。"

那伙贼见行者与他师父讲话，撒开势，围将上来道："小和尚，你师父说你腰里有盘缠，趁早拿出来，饶你们性命！若道半个'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残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长官，不要嚷。盘缠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马蹄金二十来锭，粉面银二三十锭，散碎的未曾见数。要时就连包儿拿去，切莫打我师父。古书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处；若遇着个斋僧的长者，衬钱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几何？只望放下我师父来，我就一并奉承。"那伙贼闻言，都甚欢喜道："这老和尚悭吝，这小和尚倒还慷慨。"教："放下来。"那长老得了性命，跳上马，顾不得行者，操着鞭，一直跑回旧路。

行者忙叫道："走错路了。"提着包袱，就要追去。那伙贼拦住道："那里走？将盘缠留下，免得动刑！"行者笑道："说开，盘缠须三分分之。"那贼头道："这小和尚忒乖，就要瞒着他师父留起些儿。也罢，拿出来看。若多时，也分些与你背地里买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这等说。我那里有甚盘缠？说你两个打劫别人的金银，是必分些与我。"那贼闻言大怒，骂道："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与我，返问我要！不要走，看打！"轮起一条扢挞藤棍，照行者光头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当不知，且满面陪笑道："哥呀，若是这等打，就打到来年打罢春，也是不当真的。"那贼大惊道："这和尚好硬头！"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过奖了，也将就看得过。"那贼那容分说，两三个一齐乱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来。"

好大圣，耳中摸一摸，拔出一个绣花针儿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

曾带得盘缠，只这个针儿送你罢。”那贼道：“晦气呀！把一个富贵和尚放了，却拿住这个穷秃驴！你好道会做裁缝？我要针做甚的？”行者听说不要，就拈在手中，晃了一晃，变作碗来粗细的一条棍子。那贼害怕道：“这和尚生得小，倒会弄术法儿。”行者将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动，就送你罢。”两个贼上前抢夺，可怜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弄动半分毫。这条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称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那伙贼怎么知得。大圣走上前，轻轻的拿起，丢一个蟒翻身拗步势，指着强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孙了！”那贼上前来，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让老孙打一棒儿，却休当真。”你看他展开棍子，晃一晃，有井栏粗细，七八丈长短；荡的一棍，把一个打倒在地，嘴唇搵土，再不做声。那一个开言骂道：“这秃厮老大无礼！盘缠没有，转伤我一个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个个打来，一发教你断了根罢！”荡的又一棍，把第二个又打死了，唬得那众喽啰撇枪弃棍，四路逃生而走。

却说唐僧骑着马，往东正跑，八戒、沙僧拦住道：“师父往那里去？错走路了。”长老兜马道：“徒弟啊，趁早去与你师兄说，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杀那些强盗。”八戒道：“师父住下，等我去来。”呆子一路跑到前边，厉声高叫道：“哥哥，师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强盗往那里去了？”行者道：“别个都散了，只是两个头儿在这里睡觉哩。”八戒笑道：“你两个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这般辛苦，不往别处睡，却睡在此处！”呆子行到身边，看看道：“倒与我是一起的，干净张着口睡，淌出些粘涎来了。”行者道：“是老孙一棍子打出豆腐来了。”八戒道：“人头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脑子来了！”

八戒听说打出脑子来，慌忙跑转去，对唐僧道：“散了伙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条路上去了？”八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脚，又会往那里去走哩！”三藏道：“你怎么说散伙？”八戒道：“打杀了，不是散伙是甚的？”三藏问：“打的怎么模样？”八戒道：“头上打了两个大窟窿。”三藏教：“解开包，取几文衬钱，快去那里讨两个膏药与他两个贴贴。”八戒笑道：“师父好没正经。膏药只好贴得活人的疮肿，那里好贴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恼起来，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狲长，猴子短，兜转马，与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见那血淋淋的，倒卧山坡之下。

这长老甚不忍见，即着八戒：“快使钉钯，筑个坑子埋了，我与他念卷《倒头经》。”八戒道：“师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杀人，还该教他去烧埋，怎

么教老猪做土工？”行者被师父骂恼了，喝着八戒道：“泼懒夯货！趁早儿去埋！迟了些儿，就是一棍！”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搁住钯齿；呆子丢了钯，便把嘴拱；拱到软处，一嘴有二尺五，两嘴有五尺深，把两个贼尸埋了，盘作一个坟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烛来，待我祷祝，好念经。”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那讨香烛？就有钱也无处去买。”三藏恨恨的道：“猴头过去！等我撮土焚香祷告。”这是三藏离鞍悲野冢，圣僧善念祝荒坟。祝云：

拜惟好汉，听祷原因：念我弟子，东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经文。适来此地，逢尔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都在此山内结党成群。我以好话，哀告殷勤。尔等不听，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伤身。切念尸骸暴露，吾随掩土盘坟。折青竹为香烛，无光彩，有心勤；取顽石作施食，无滋味，有诚真。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

八戒笑道：“师父推了干净。他打时却也没有我们两个。”三藏真个又撮土祷告道：“好汉告状，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圣闻言，忍不住笑道：“师父，你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教他去告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你不往西天取经，我不与你做徒弟，怎么会来这里，会打杀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揝着铁棒，望那坟上捣了三下，道：“遭瘟的强盗，你听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后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痒的，触恼了性子，一差二误，将你打死了，尽你到那里去告，我老孙实是不怕：玉帝认得我，天王随得我；二十八宿惧我，九曜星官怕我；府县城隍跪我，东岳天齐怖我；十代阎君曾与我为仆从，五路猖神曾与我当后生；不论三界五司，十方诸宰，都与我情深面熟，随你那里去告！”三藏见说出这般恶话，却又心惊道：“徒弟呀，我这祷祝是教你体好生之德，为良善之人；你怎么就认真起来？”行者道：“师父，这不是好耍子的勾当。且和你赶早寻宿去。”那长老只得怀嗔上马。

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见路北下有一座庄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们到那里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庄舍边下马。看时，却也好个住场。但见：

野花盈径，杂树遮扉。远岸流山水，平畦种麦葵。蒹葭露润轻鸥宿，杨柳风微倦鸟栖。青柏间松争翠碧，红蓬映蓼斗芳菲。村犬吠，晚鸡啼，牛羊食饱牧童归。爨烟结雾黄粱熟，正是山家入暮时。

长老向前，忽见那村舍门里走出一个老者，即与相见，道了问讯。那老者问道：“僧家从那里来？”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求经者。适路过宝方，天色将晚，特来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贵处到我这里，程途迢递，怎么涉水登山，独自到此？”三藏道：“贫僧还有三个徒弟同来。”老者问：“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旁立的便是。”老者猛抬头，看见他们面貌丑陋，急回身往里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万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战兢兢钳口难言，摇着头，摆着手道：“不，不，不，不像人模样！是，是，是几个妖精！”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惧。我徒弟生得是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爷爷呀，一个夜叉，一个马面，一个雷公！”行者闻言，厉声高叫道：“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马面是我玄孙哩！”那老者听见，魄散魂飞，面容失色，只要进去。三藏搀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这等粗鲁，不会说话。”

正劝解处，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婆婆，携着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儿，道：“爷爷，为何这般惊恐？”老者才叫：“妈妈，看茶来。”那婆婆真个丢了孩儿，入里面捧出二锺茶来。茶罢，三藏却转下来，对婆婆作礼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才到贵处，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个徒弟貌丑，老家长见了虚惊也。”婆婆道：“见貌丑的就这等虚惊，若见了老虎豺狼，却怎么好？”老者道：“妈妈呀，人面丑陋还可，只是言语一发吓人。我说他像夜叉、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孙子，夜叉是他重孙，马面是他玄孙。我听此言，故然悚惧。”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孙悟空。像马面的，是我二徒猪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净。他们虽是丑陋，却也秉教沙门，皈依善果，不是甚么恶魔毒怪，怕他怎么！”

公婆两个，闻说他名号，皈正沙门之言，却才定性回惊，教：“请来，请来。”长老出门叫来。又吩咐道：“适才这老者甚恶你等。今进去相见，切勿抗礼，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师兄撒泼。”行者笑道：“不是嘴长耳大脸丑，便也是一个好男子。”沙僧道：“莫争讲，这里不是那抓乖弄俏之处。且进去，且进去！”

遂此把行囊、马匹，都到草堂上，齐同唱了个喏，坐定。那妈妈儿贤慧，即便携转小儿，吩咐煮饭，安排一顿素斋，他师徒吃了。渐渐晚了，又拿起灯来，都在草堂上闲叙。长老才问：“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杨。”又问年纪。老者道：“七十四岁。”又问：“几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个。适才妈妈携的是小孙。”长老：“请令郎相见拜揖。老者道：“那厮不中拜。老拙命苦，

养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点头而叹：“可怜，可怜！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专生恶念，不务本等，专好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党！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闻说，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杀的就是也。”长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贤父母，何生恶逆儿！”行者近前道：“老官儿，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罢。”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无以次人丁，纵是不才，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掩土。”沙僧与八戒笑道：“师兄，莫管闲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肖，与我何干！且告施主，见赐一束草儿，在那厢打铺睡觉，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后园里拿两个稻草，教他们在园中草团瓢内安歇。行者牵了马，八戒挑了行李，同长老俱到团瓢内安歇不题。

却说那伙贼内果有老杨的儿子。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两个贼首，他们都四散逃生。约摸到四更时候，又结坐一伙，在门前打门。老者听得门响，即披衣道：“妈妈，那厮们来也。”妈妈道：“既来，你去开门，放他来家。”老者方才开门，只见那一伙贼都嚷道：“饿了，饿了！”这老杨的儿子忙入里面，叫起他妻来，打米煮饭；却厨下无柴，往后园里拿柴到厨房里，问妻道：“后园里白马是那里的？”其妻道：“是东土取经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顿晚斋，教他在草团瓢内睡哩。”

那厮闻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们，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里也！”众贼道：“那个冤家！”那厮道：“却是打死我们头儿的和尚，来我家借宿，现睡在草团瓢里。”众贼道：“却好，却好！拿住这些秃驴，一个个剁成肉酱，一则得那行囊、白马，二来与我们头儿报仇！”那厮道：“且莫忙。你们且去磨刀。等我煮饭熟了，大家吃饱些，一齐下手。”真个那些贼磨刀的磨刀，磨枪的磨枪。

那老儿听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后园，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厮领众来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图害。我老拙念你远来，不忍伤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后门出去罢！”三藏听说，战兢的叩头谢了老者，即唤八戒牵马，沙僧挑担，行者拿了九环锡杖。老者开后门，放他去了，依旧悄悄的来前睡下。

却说那厮们磨快了刀枪，吃饱了饮食，时已五更天气，一齐来到园中看处，却不见了。即忙点灯着火。寻觳多时，四无踪迹，但见后门开着。都道：“从后门走了！走了！”发一声喊，“赶将上拿来。”一个个如飞似箭，直赶到东方日出，却才望见唐僧。

那长老忽听得喊声，回头观看，后面有二三十人，枪刀簇簇而来。便叫：“徒弟啊，贼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孙了他去来！”三藏勒马道：“悟空，切莫伤人，只吓退他便罢。”行者那肯听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里去？”众贼骂道：“秃厮无礼！还我大王的命来！”那厮们圈子阵把行者围在中间，举枪刀乱砍乱搠。这大圣把金箍棒晃一晃，碗来粗细，把那伙贼打得星落云散， 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搕着的骨折，擦着的皮伤；乖些的跑脱几个，痴些的都见阎王！

三藏在马上，见打倒许多人，慌的放马奔西。猪八戒与沙和尚，紧随鞭镫而去。行者问那不死带伤的贼人道：“那个是那杨老儿的儿子？”那贼哼哼的告道：“爷爷，那穿黄的是！”行者上前，夺过刀来，把个穿黄的割下头来，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铁棒，拽开云步，赶到唐僧马前，提着头道：“师父，这是杨老儿的逆子，被老孙取将首级来也。”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慌得跌下马来，骂道：“这泼猢狲唬杀我也！快拿过，快拿过！”八戒上前，将人头一脚踢下路旁，使钉钯筑些土盖了。

沙僧放下担子，搀着唐僧道：“师父请起。”那长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紧箍儿咒来，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眼胀头昏，在地下打滚，只教：“莫念！莫念！”那长老念彀有十馀遍，还不住口。行者翻筋斗，竖蜻蜓，疼痛难禁，只叫：“师父饶我罪罢！有话便说。莫念！莫念！”三藏却才住口道：“没话说，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罢！”行者忍疼磕头道：“师父，怎的就赶我去耶？”三藏道：“你这泼猴，凶恶太甚，不是个取经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两个贼头，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赐斋借宿；又蒙他开后门放我等逃了性命；虽然他的儿子不肖，与我无干，也不该就枭他首；况又杀死多人，坏了多少生命，伤了天地多少和气。屡次劝你，更无一毫善念，要你何为！——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说声去，一路筋斗云，无影无踪，遂不见了。咦！这正是：

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

毕竟不知那大圣投向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誊文

却说孙大圣恼恼闷闷，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帘洞，恐本洞小妖见笑，笑我出乎尔反乎尔，不是个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宫，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岛，却又羞见那三岛诸仙；欲待要奔龙宫，又不伏气求告龙王；真个是无依无倚，苦自忖量道："罢，罢，罢！我还去见我师父，还是正果"。

遂按下云头，径至三藏马前侍立道："师父，恕弟子这遭！向后再不敢行凶，一一受师父教诲。千万还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见了，更不答应，兜住马，即念紧箍儿咒。颠来倒去，又念有二十馀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儿陷在肉里有一寸来深浅，方才住口道："你不回去，又来缠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三藏发怒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实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迟了些儿，我又念真言。这番决不住口，把你脑浆都勒出来哩！"大圣疼痛难忍，见师父更不回心，没奈何，只得又驾筋斗云，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这和尚负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诉观音菩萨去来。"

好大圣，拨回筋斗，那消一个时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见木叉行者迎面作礼道："大圣何往？"行者道："要见菩萨。"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见善财童子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萨。"善财听见一个"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儿！还像当时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萨是个大慈大悲，大愿大乘，救苦救难，无边无量的圣善菩萨，有甚不是处，你要告他？"行者满怀闷气，一闻此言，心中怒发，咄的一声，把善财童子喝了个倒退，道："这个背义忘恩的小畜生，着实愚鲁！你那时节作怪成精，我请菩萨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这等极

乐长生，自在逍遥，与天同寿，还不拜谢老孙，转倒这般侮慢！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却怎么说我刁嘴要告菩萨？”善财陪笑道：“还是个急猴子。我与你作笑耍子，你怎么就变脸了？”

正讲处，只见白鹦哥飞来飞去，知是菩萨呼唤，木叉与善财，遂向前引导，至宝莲台下。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菩萨教木叉与善财扶起道：“悟空，有甚伤感之事，明明说来。莫哭，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也。”行者垂泪再拜道：“当年弟子为人，曾受那个气来？自蒙菩萨解脱天灾，秉教沙门，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我弟子舍身拚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只指望归真正果，洗业除邪，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萨道：“且说那皂白原因来我听。”行者即将那打杀草寇前后始终，细陈了一遍。却说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紧箍儿咒，赶他几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特来告诉菩萨。菩萨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似你有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比那妖禽怪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师父。据我公论，还是你的不善。”

行者噙泪叩头道：“纵是弟子不善，也当将功折罪，不该这般逐我。万望菩萨，舍大慈悲，将松箍儿咒念念，褪下金箍，交还与你，放我仍往水帘洞逃生去罢！”菩萨笑道：“紧箍儿咒，本是如来传我的。当年差我上东土寻取经人，赐我三件宝贝，乃是锦襕袈裟、九环锡杖、金紧禁三个箍儿。秘授与咒语三篇，却无甚么松箍儿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辞菩萨去也。”菩萨道：“你辞我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来，求念松箍儿咒去也。”菩萨道：“你且住，我与你看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这样不祥也彀了。”菩萨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

好菩萨，端坐莲台，运心三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霎时间开口道：“悟空，你那师父顷刻之际，就有伤身之难，不久便来寻你。你只在此处，待我与唐僧说，教他还同你去取经，了成正果。”孙大圣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下宝莲台下不题。

却说唐长老自赶回行者，教八戒引马，沙僧挑担，连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远近，三藏勒马道：“徒弟，自五更时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马温着了气恼，这半日饥又饥，渴又渴，那个去化些斋来我吃。”八戒道：“师父且请

下马，等我看可有邻近的庄村，化斋去也。”三藏闻言，滚下马来。呆子纵起云头，半空中仔细观看，一望尽是山岭，莫想有个人家。八戒按下云来，对三藏道：“却是没处化斋。一望之间，全无庄舍。”三藏道：“既无化斋之处，且得些水来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涧下取些水来。”沙僧即取钵盂，递与八戒。八戒托着钵盂，驾起云雾而去。那长老坐在路旁，等彀多时，不见回来，可怜口干舌苦难熬。有诗为证。诗曰：

保神养气谓之精，情性原来一禀形。
心乱神昏诸病作，形衰精败道元倾。
三花不就空劳碌，四大萧条枉费争。
土木无功金水绝，法身疏懒几时成！

沙僧在旁，见三藏饥渴难忍，八戒又取水不来，只得稳了行囊，拴牢了白马道：“师父，你自在着，等我去催水来。”长老含泪无言，但点头相答。沙僧急驾云光，也向南山而去。

那师父独炼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怆惶之际，忽听得一声响亮，唬得长老欠身看处，原来是孙行者跪在路旁，双手捧着一个磁杯道：“师父，没有老孙，你连水也不能彀哩。这一杯好凉水，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斋。”长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当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罢！”行者道：“无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泼猢狲！只管来缠我做甚！”那行者变了脸，发怒生嗔，喝骂长老道：“你这个狠心的泼秃，十分贱我！”轮铁棒，丢了磁杯，望长老脊背上砑了一下。那长老昏晕在地，不能言语，被他把两个青毡包袱，提在手中，驾筋斗云，不知去向。

却说八戒托着钵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见山凹之间，有一座草舍人家。原来在先看时，被山高遮住，未曾见得；今来到边前，方知是个人家。呆子暗想道：“我若是这等丑嘴脸，决然怕我，枉劳神思，断然化不得斋饭。须是变好，须是变好！……”

好呆子，捻着诀，念个咒，把身摇了七八摇，变作一个食痨病黄胖和尚，口里哼哼嚌嚌的，挨近门前，叫道：“施主，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贫僧是东土来，往西天取经的。我师父在路饥渴了，家中有锅巴冷饭，千万化些儿救口。”原来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种谷去了；只有两个女人在家，正才煮了午饭，盛起两盆，却收拾送下田，锅里还有些饭与锅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见他这等病容，却又说东土往西天去的话，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说；又怕跌倒，死在门首。只得哄哄翕翕，将些剩饭锅巴，满满的与了一钵。呆子拿

转来，现了本像，径回旧路。

正走间，听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头看时，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这里来！这里来！”及下崖，迎至面前道：“这涧里好清水不舀，你往那里去的？”八戒笑道：“我到这里，见山凹子有个人家，我去化了这一钵干饭来了。”沙僧道：“饭也用着，只是师父渴得紧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将衣襟来兜着这饭，等我使钵盂去舀水。”

二人欢欢喜喜，回至路上，只见三藏面磕地，倒在尘埃；白马撒缰，在路旁长嘶跑跳；行李担不见踪影。慌得八戒跌脚捶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讲，不消讲，这还是孙行者赶走的馀党，来此打杀师父，抢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马拴住！”只叫：“怎么好，怎么好！，这诚所谓半途而废，中道而止也！”叫一声：“师父！”满眼抛珠，伤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经之事，且莫说了。你看着师父的尸灵，等我把马骑到那个府州县乡村店集卖几两银子，买口棺木，把师父埋了，我两个各寻道路散伙。”

沙僧实不忍舍，将唐僧扳转身体，以脸温脸，哭一声：“苦命的师父！”只见那长老口鼻中吐出热气，胸前温暖，连叫：“八戒，你来，师父未伤命哩！”那呆子才近前扶起。长老苏醒，呻吟一会，骂道：“好泼猢狲，打杀我也！”沙僧、八戒问道：“是那个猢狲？”长老不言，只是叹息。却讨水吃了几口，才说：“徒弟，你们刚去，那悟空便来缠我。是我坚执不收，他遂将我打了一棒，青毡包袱都抢去了。”八戒听说，咬响口中牙，发起心头火道：“叵耐这泼猴子，怎敢这般无礼！”教沙僧道：“你伏侍师父，等我到他家讨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发怒。我们扶师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热茶汤，将先化的饭热热，调理师父，再去寻他。”

八戒依言，把师父扶上马，拿着钵盂，兜着冷饭，直至那家门首。只见那家止有个老婆子在家，忽见他们，慌忙躲过。沙僧合掌道：“老母亲，我等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师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热茶汤，与他吃饭。”那妈妈道：“适才有个食痨病和尚，说是东土差来的，已化斋去了，又有个甚么东土的。我没人在家，请别转转。”长老闻言，扶着八戒，下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个徒弟，合意同心，保护我上天竺国大雷音拜佛求经。只因我大徒弟唤孙悟空，一生凶恶，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来，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将我行囊衣钵抢去。如今要着一个徒弟寻他取讨，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处，特来老婆婆府上权安息一时。待讨将行李来就行，决不敢久住。”那妈妈道：“刚才一个食痨病黄胖和尚，他化斋去了，也说是东

土往西天去的，怎么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长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与斋，故变作那等模样。你不信，我兄弟衣兜里不是你家锅巴饭？”那妈妈认得果是他与的饭，遂不拒他，留他们坐了。却烧了一罐热茶，递与沙僧泡饭。

沙僧即将冷饭泡了，递与师父。师父吃了几口，定性多时道：“那个去讨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师父赶他回去，我曾寻他一次，认得他花果山水帘洞。等我去，等我去！”长老道：“你去不得。那猢狲原与你不和，你又说话粗鲁，或一言两句之间，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净去罢。”沙僧应承道：“我去，我去。”长老又吩咐沙僧道：“你到那里，须看个头势。他若肯与你包袱，你就假谢谢拿来；若不肯，切莫与他争竞，径至南海菩萨处，将此情告诉，请菩萨去问他要。”沙僧一一听众。向八戒道：“我今寻他去，你千万莫㑩㑩，好生供养师父。这人家亦不可撒泼，恐他不肯供饭。我去就回。”八戒点头道：“我理会得。但你去讨得讨不得，次早回来，不要弄做‘尖担担柴两头脱’也。”沙僧遂捻了诀，驾起云光，直奔东胜神洲而去。真个是：

身在神飞不守舍，有炉无火怎烧丹。
黄婆别主求金老，木母延师奈病颜。
此去不知何日返，这回难量几时还。
五行生克情无顺，只待心猿复进关。

那沙僧在半空里，行经三昼夜，方到了东洋大海，忽闻波浪之声，低头观看，真个是黑雾涨天阴气盛，沧溟衔日晓光寒。他也无心观玩，望仙山渡过瀛洲，向东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风，踏水势，又多时，却望见高峰排戟，峻壁悬屏。即至峰头，按云找路下山，寻水帘洞。步近前，只听得一派喧声，见那山中无数猴精，滔滔乱嚷。沙僧又近前仔细再看，原来是孙行者高坐石台之上，双手扯着一张纸，朗朗的念道：

“东土大唐王皇帝李，驾前敕命御弟圣僧陈玄奘法师，上西方天竺国娑婆灵山大雷音寺专拜如来佛祖求经。朕因促病侵身，魂游地府，幸有阳数臻长，感冥君放送回生，广陈善会，修建度亡道场。盛蒙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金身出现，指示西方有佛有经，可度幽亡超脱，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询求经偈。倘过西邦诸国，不灭善缘，照牒施行。

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

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猪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念了从头又念。沙僧听得是通关文牒，止不住近前厉声高叫：“师兄，师父的关文你念他怎的？”那行者闻言，急抬头，不认得是沙僧，叫：“拿来！拿来！”众猴一齐围绕，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来，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见他变了脸，不肯相作，只得朝上行礼道：“上告师兄。前者实是师父性暴，错怪了师兄，把师兄咒了几遍，逐赶回家。一则弟等未曾劝解，二来又为师父饥渴去寻水化斋。不意师兄好意复来，又怪师父执法不留，遂把师父打倒，昏晕在地，将行李抢去。后救转师父，特来拜兄。若不恨师父，还念昔日解脱之恩，同小弟将行李回见师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万把包袱赐弟，兄在深山，乐桑榆晚景，亦诚两全其美也。”

行者闻言，呵呵冷笑道：“贤弟，此论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抢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爱居此地；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沙僧笑道：“师兄言之欠当。自来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我佛如来造下三藏真经，原着观音菩萨向东土寻取经人求经，要我们苦历千山，询求诸国，保护那取经人。菩萨曾言：取经人乃如来门生，号曰金蝉长老。只因他不听佛祖谈经，贬下灵山，转生东土，教他果正西方，复修大道。遇路上该有这般魔障，解脱我等三人，与他做护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个佛祖肯传经与你！却不是空劳一场神思也？”那行者道：“贤弟，你原来懞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谅你说你有唐僧，同我保护，我就没有唐僧？我这里另选个有道的真僧在此，老孙独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选明日大走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请来你看。”叫：“小的们，快请老师父出来。”果跑进去，牵出一匹白马，请出一个唐三藏，跟着一个八戒，挑着行李；一个沙僧，拿着锡杖。

这沙僧见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里又有一个沙和尚！不要无礼！吃我一仗！”好沙僧，双手举降妖仗，把一个“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原来这是一个猴精。那行者恼了，轮金箍棒，帅众猴，把沙僧围了。沙僧东冲西撞，打出路口，纵云雾逃生道：“这泼猴如此惫懒，我告菩萨去来！”那行者见沙僧打死一个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来追赶。回洞教小的们把打死的妖尸拖在一边，剥了皮，取肉煎炒，将椰子酒、葡萄酒，同众猴都吃了。另选一个会变化的妖猴，还变一个沙和尚，从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题。

沙僧一驾云离了东海，行径一昼夜，到了南海。正行时，早见落伽山不远，急至前，低停停云雾观看。好去处！果然是：

包乾之奥，括坤之区。会百川而浴日滔星，归众流而生风漾月。潮发腾凌大鲲化，波翻浩荡巨鳌游。水通西北海，浪合正东洋。四海相连同地脉，仙方洲岛各仙宫。休言满地蓬莱，且看普陀云洞。好景致！山头霞彩壮元精，岩下祥风漾月晶。紫竹林中飞孔雀，绿杨枝上语灵鹦。琪花瑶草年年秀，宝树金莲岁岁生。白鹤几番朝顶上，素鸾数次到山亭。游鱼也解修真性，跃浪穿波听讲经。

沙僧徐步落伽山，玩看仙境。只见木叉行者当面相迎道："沙悟净，你不保唐僧取经，却来此何干？"沙僧作礼毕，道："有一事特来朝见菩萨，烦为引见引见。"木叉情知是寻行者，更不题起，即先进去对菩萨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净朝拜。"孙行者在台下听见，笑道："这定是唐僧有难，沙僧来请菩萨的。"菩萨即命木叉门外叫进。这沙僧倒身下拜。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事，忽见孙行者站在旁边，等不得说话，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脸便打。这行者更不回手，彻身躲过。沙僧口里乱骂道："我把你个犯十恶造反的泼猴！你又来影瞒菩萨哩！"菩萨喝道："悟净不要动手。有甚事先与我说。"

沙僧收了宝杖，再拜台下，气冲冲的对菩萨道："这猴一路行凶，不可数计。前日在山坡下打杀两个剪路的强人，师父怪他；不期晚间就宿在贼窝主家里，又把一伙贼人尽情打死，又血淋淋提一个人头来与师父看。师父唬得跌下马来，骂了他几句，赶他回来。分别之后，师父饥渴太甚，教八戒去寻水。久等不来，又教我去寻他。不期孙行者见我二人不在，复回来把师父打一铁棍，将两个青毡包袱抢去。我等回来，将师父救醒，特来他水帘洞寻他讨包袱，不想他变了脸，不肯认我，将师父关文念了又念。我问他念了做甚，他说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经，送上东土，算他的功果，立他为祖，万古传扬。我又说：'没唐僧，那肯传经与你？'他说他选了一个有道的真僧。及请出，果是一匹白马，一个唐僧，后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里又有个沙和尚？'是我赶上前，打了他一宝杖，原来是个猴精。他就帅众拿我，是我特来告请菩萨。不知他会使筋斗云，预先到此处；又不知他将甚巧语花言，影瞒菩萨也。"菩萨道："悟净，不要赖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他那里有另请唐僧，自去取经之意？"沙僧道："见如今水帘洞有一个孙行者，怎敢欺诳？"菩萨道："既如此，你休发急，教悟空与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难灭，是假易除。到那里自见分晓。"这大圣闻言，即与沙僧辞了菩萨。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皂白，水帘洞口辨真邪。

毕竟不知如何分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这行者与沙僧拜辞了菩萨，纵起两道祥光，离了南海。原来行者筋斗云快，沙和尚仙云觉迟，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这等藏头露尾，先去安根。待小弟与你一同走。"大圣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个二人同驾云而去。不多时，果见花果山。按下云头，二人洞外细看，果见一个行者，高坐石台之上，与群猴饮酒作乐。模样与大圣无异：也是黄发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绵布直裰，腰系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条儿金箍铁棒；足下也踏一双麂皮靴；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朔腮别土星，查耳额颅阔，獠牙向外生。

这大圣怒发，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铁棒上前骂道："你是何等妖邪，敢变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儿孙，擅居吾仙洞，擅作这威福！"那行者见了，公然不答，也使铁棒来迎。二行者在一处，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

两条棒，二猴精，这场相敌实非轻。都要护持唐御弟，各施功绩立英名。真猴实受沙门教，假怪虚称佛子情。盖为神通多变化，无真无假两相平。一个是混元一气齐天圣，一个是久炼千灵缩地精。这个是如意金箍棒，那个是随心铁杆兵。隔架遮拦无胜败，撑持抵敌没输赢。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顷争持起半空。

他两个各踏云光，跳斗上九霄云内。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见他们战此一场，诚然难认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伤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纵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宝杖，打近水帘洞外，惊散群妖，掀翻石凳，把饮酒食肉的器皿，尽情打碎；寻他的青毡包袱，四下里全然不见。原来他水帘洞本是一股瀑布飞泉，遮挂洞门，远看似一条白布帘儿，近看乃是一股水脉，故曰水帘洞。沙僧不知进步来历，故此难寻。即便纵云，赶到九霄云里，轮着宝杖，又不好下手。

大圣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复师父，说我等这般这般，等老孙与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萨前辨个真假。”说罢，那行者也如此说。沙僧见两个相貌、声音，更无一毫差别，皂白难分，只得依言，拨转云头，回复唐僧不题。

你看那两个行者，且行且斗，直嚷到南海，径至落伽山，打打骂骂，喊声不绝。早惊动护法诸天，即报入潮音洞里道：“菩萨，果然两个孙悟空打将来也。”那菩萨与木叉行者、善财童子、龙女降莲台出门喝道：“那孽畜那里走！”这两个递相揪住道：“菩萨，这厮果然像弟子模样。才自水帘洞打起，战斗多时，不分胜负。沙悟净肉眼愚蒙，不能分识，有力难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复师父，我与这厮打到宝山，借菩萨慧眼，与弟子认个真假，辨明邪正。”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一遍。众诸天与菩萨都看良久，莫想能认。菩萨道：“且放了手，两边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两边站定。这边说：“我是真的！”那边说：“他是假的！”

菩萨唤木叉与善财上前，悄悄吩咐：“你一个帮住一个，等我暗念紧箍儿咒，看那个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帮一个。菩萨暗念真言，两个一齐喊疼，都抱着头，地下打滚，只叫：“莫念！莫念！”菩萨不念，他两个又一齐揪住，照旧嚷斗。菩萨无计奈何，即令诸天、木叉，上前助力。众神恐伤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萨叫声“孙悟空”，两个一齐答应。菩萨道：“你当年官拜‘弼马温’，大闹天宫时，神将皆认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话。”这大圣谢恩，那行者也谢恩。

二人扯扯拉拉，口里不住的嚷斗，径至南天门外，慌得那广目天王帅马、赵、温、关四大天将，及把门大小众神，各使兵器挡住道：“那里走，此间可是争斗之处！”大圣道：“我因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在路上打杀贼徒，那三藏赶我回去，我径到普陀崖见观音菩萨诉告，不想这妖精，几时就变作我的模样，打倒唐僧，抢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寻讨，只见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后到普陀崖告请菩萨，又见我侍立台下，沙僧诳说是我驾筋斗云，又先在菩萨处遮饰。菩萨却是个正明，不听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验。原来这妖精果像老孙模样。才自水帘洞打到普陀山见菩萨，菩萨也难识认，故打至此间，烦诸天眼力，与我认个真假。”道罢，那行者也似这般这般说了一遍。众天神看彀多时，也不能辨。他两个吆喝道：“你们既不能认，让开路，等我们去见玉帝！”

众神搪抵不住，放开天门，直至灵霄宝殿。马元帅同张、葛、许、邱四

天师奏道："下界有一般两个孙悟空，打进天门，口称见王。"说不了，两个直嚷将进来，唬得那玉帝即降立宝殿，问曰："你两个因甚事擅闹天宫，嚷至朕前寻死！"大圣口称："万岁，万岁！臣今皈命，秉教沙门，再不敢欺心诳上；只因这个妖精变作臣的模样，……"如此如彼，把前情备陈了一遍。"……指望与臣辨个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陈了一遍。玉帝即传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谁假，教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赶出殿外。

这大圣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欢喜，揪头抹颈，复打出天门，坠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见师父去！我和你见师父去！"

却说那沙僧自花果山辞他两个，又行了三昼夜，回至本庄，把前事对唐僧说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当时只说是孙悟空打我一棍，抢去包袱，岂知却是妖精假变的行者！"沙僧又告道："这妖又假变一个长老，一匹白马；又有一个八戒挑着我们包袱，又有一个变作是我。我忍不住恼怒，一杖打死，原是一个猴精。因此惊散，又到菩萨处诉告。菩萨着我与师兄又同去识认，那妖果与师兄一般模样。我难助力，故先来回复师父。"三藏闻言，大惊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应了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说有几起取经的，这却不又是一起？"

那家子老老小小的，都来问沙僧："你这几日往何处讨盘缠去的？"沙僧笑道："我往东胜神洲花果山寻大师兄取讨行李，又到南海普陀山拜见观音菩萨，却又到花果山，方才转回至此。"那老者又问："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约有二十馀万里。"老者道："爷爷呀，似这几日，就走了这许多路，只除是驾云，方能彀得到！"八戒道："不是驾云，如何过海？"沙僧道："我们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师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听言，都说是神仙。八戒道："我们虽不是神仙，神仙还是我们的晚辈哩！"

正说间，只听半空中喧哗人嚷。慌得都出来看，却是两个行者打将来。八戒见了，忍不住手痒道："等我去认认看。"好呆子，急纵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师兄莫嚷，我老猪来也！"那两个一齐应道："兄弟，来打妖精，来打妖精！"那家子又惊又喜道："是几位腾云驾雾的罗汉歇在我家！就是发愿斋僧的，也斋不着这等好人！"更不计较茶饭，愈加供养。又说："这两个行者只怕斗出不好来，地覆天翻，作祸在那里！"三藏见那老者当面是喜，背后是忧，即开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忧叹。贫僧收伏了徒弟，去恶归恶，自然谢你。"

那老者满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讲，师父可坐在这里，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个来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话儿，看那个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极当。"

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师父面前辨个真假去。"这大圣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搀住一个，叫道："二哥，你也搀住一个。"果然搀住，落下云头，径至草舍门外。三藏见了，就念紧箍儿咒。二人一齐叫苦道："我们这等苦斗，你还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长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认得真假。他两个挣脱手，依然又打。这大圣道："兄弟们，保着师父，等我与他打到阎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说。二人抓抓挜挜，须臾，又不见了。

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帘洞，看见'假八戒'挑着行李，怎么不抢将来？"沙僧道："那妖精见我使宝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乱围上来要拿，是我顾性命走了。及告菩萨，与行者复至洞口，他两个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登，打散他的小妖，只见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门开在何处，寻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复师命也。"八戒道："你原来不晓得。我前年请他去时，先在洞门外相见；后被我说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里换衣来时，我看见他将身往水里一钻。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门。想必那怪将我们包袱收在那里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门，你可趁他都不在家，可先到他洞里取出包袱，我们往西天去罢。他就来，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说："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数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过，反为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门，纵着云雾，径上花果山寻取行李不题。

却说那两个行者又打嚷到阴山背后，唬得那满山鬼战战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阴司门里，报上森罗宝殿道："大王，背阴山上，有两个齐天大圣打得来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广王传报与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转轮王。一殿转一殿，霎时间，十王会齐，又着人飞报与地藏王。尽在森罗殿上，点聚阴兵，等擒真假。只听得那强风滚滚，惨雾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滚的，打至森罗殿下。

阴君近前挡住道："大圣有何事，闹我幽冥？"这大圣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西梁国，至一山，有强贼截劫我师，是老孙打死几个，师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随到南海菩萨处诉告，不知那妖精怎么就绰着口气，假变作我的模样，在半路上打倒师父，抢夺了行李。师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讨包

袱，这妖假立师名，要往西天取经。沙僧逃遁至南海见菩萨，我正在侧。他备说原因，菩萨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观看，果被这厮占了我巢穴。我与他争辨到菩萨处，其实相貌、言语等俱一般，菩萨也难辨真假。又与这厮打上天堂，众神亦果难辨，因见我师。我师念紧箍儿咒试验，与我一般疼痛。故此闹至幽冥，望阴君与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沌乱。”那怪亦如此说一遍。

阴君闻言，即唤管簿判官一一从头查勘，更无个“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虫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条已是孙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大闹阴司，消死名一笔勾之，自后来凡是猴属，尽无名号。查勘毕，当殿回报。阴君各执笏，对行者道：“大圣，幽冥处既无名号可查，你还到阳间去折辨。”

正说处，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原来那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案下伏的一个兽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时，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蠃虫、鳞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鉴善恶，察听贤愚。那兽奉地藏钧旨，就于森罗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须臾，抬起头来，对地藏道：“怪名虽有，但不可当面说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当面说出便怎么？”谛听道：“当面说出，恐妖精恶发，搔扰宝殿，致令阴府不安。”又问：“何为不能助力擒拿？”谛听道：“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这般怎生祛除？”谛听言：“佛法无边。”地藏早已省悟。即对行者道：“你两个形容如一，神通无二，若要辨明，须到雷音寺释迦如来那里，方得明白。”两个一齐嚷道：“说的是！说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阴君送出，谢了地藏，回上翠云宫，着鬼使闭了幽冥关隘不题。

看那两个行者，飞云奔雾，打上西天。有诗为证。诗曰：

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致疑猜。
欲思宝马三公位，又忆金銮一品台。
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哉。
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

他两个在那半空里，扯扯拉拉，抓抓挜挜，且行且斗。直嚷至大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宝刹之外。早见那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诸大圣众，都到七宝莲台之下，各听如来说法。那如来正讲到这：

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

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

概众稽首皈依。流通诵读之际，如来降天花普散缤纷，即离宝座，对大众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

大众举目看之，果是两个行者，吆天喝地，打至雷音胜境。慌得那八大金刚，上前挡住道：“汝等欲往那里去？”这大圣道：“妖精变作我的模样，欲至宝莲台下，烦如来为我辨个虚实也。”

众金刚抵挡不住，直嚷至台下，跪于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护唐僧，来造宝山，求取真经，一路上炼魔缚怪，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强徒劫掳，委是弟子二次打伤几人。师父怪我赶回，不容同拜如来金身。弟子无奈，只得投奔南海，见观音诉苦。不期这个妖精，假变弟子声音、相貌，将师父打倒，把行李抢去。师弟悟净寻至我山，被这妖假捏巧言，说有真僧取经之故。悟净脱身至南海，备说详细。观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净再至我山。因此，两人比并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宫，又曾打见唐僧，打见冥府，俱莫能辨认。故此大胆轻造，千乞大开方便之门，广垂慈悯之念，与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护唐僧亲拜金身，取经回东土，永扬大教。”

大众听他两张口一样声俱说一遍，众亦莫辨；惟如来则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见南下彩云之间，来了观音，参拜我佛。

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菩萨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宫、地府，亦俱难认。特来拜告如来，千万与他辨明辨明。”如来笑道：“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菩萨又请示周天种类。如来才道：“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蠃、鳞、毛、羽、昆。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蠃、非鳞、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

菩萨道：“敢问是那四猴？”如来道：“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像，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道："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那猕猛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遥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着那蜂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大众休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见了本像，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

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悯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如来道："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罢。"大圣叩头谢道："上告如来得知。那师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收留，却不又劳一番神思！望如来方便，把松箍儿咒念一念，褪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放我还俗去罢。"如来道："你休乱想，切莫放刁。我教观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护他去，那时功成归极乐，汝亦坐莲台。"

那观音在旁听说，即合掌谢了圣恩。领悟空，辄驾云而去。随后木叉行者、白鹦哥，一同赶上。不多时，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见，急请师父拜门迎接。菩萨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猕猴也。幸如来知识，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须是收留悟容。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三藏叩道："谨遵教旨。"

正拜谢时，只听得正东上狂风滚滚，众目视之，乃猪八戒背着两个包袱，驾风而至。呆子见了菩萨，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别了师父至花果山水帘洞寻得包袱，果见一个'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两个猴身。却入里，方寻着包袱。当时查点，一物不少，却驾风转此。更不知两行者下落如何。"菩萨把如来识怪之事，说了一遍。那呆子十分欢喜，称谢不尽。师徒们拜谢了，菩萨回海，却都照旧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谢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马匹，找大路而西。正是：

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
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

毕竟这去，不知三藏几时得面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若干种性本来同，海纳无穷。千思万虑终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满，圆明法性高隆。休教差别走西东，紧锁牢鞋。收来安放丹炉内，炼得金乌一样红。朗朗辉辉娇艳，任教出入乘龙。

话表三藏遵菩萨教旨，收了行者，与八戒、沙僧剪断二心，锁鞋猿马，同心戮力，赶奔西天。说不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历过了夏月炎天，却又值三秋霜景。但见那：

薄云断绝西风紧，鹤鸣远岫霜林锦。光景正苍凉，山长水更长。征鸿来北塞，玄鸟归南陌。客路怯孤单，衲衣容易寒。

师徒四众，进前行处，渐觉热气蒸人。三藏勒马道：“如今正是秋天，却怎返有热气？”八戒道：“原来不知。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为‘天尽头’。若到申酉时，国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杂海沸之声。日乃太阳真火，落于西海之间，如火淬水，接声滚沸；若无鼓角之声混耳，即振杀城中小儿。此地热气蒸人，想必到日落之处也。”大圣听说，忍不住笑道：“呆子莫乱谈！若论斯哈哩国，正好早哩。似师父朝三暮二的，这等担阁，就从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还不到。”八戒道：“哥啊，据你说，不是日落之处，为何这等酷热？”沙僧道：“想是天时不正，秋行夏令故也。”

他三个正都争讲，只见那路旁有座庄院，乃是红瓦盖的房舍，红砖砌的垣墙，红油门扇，红漆板榻，一片都是红的。三藏下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问个消息，看那炎热之故何也。”

大圣收了金箍棒，整肃衣裳，扭捏作个斯文气象，绰下大路，径至门前观看。那门里忽然走出一个老者，但见他：

穿一领黄不黄、红不红的葛布深衣；戴一顶青不青、皂不皂的篾丝

凉帽。手中拄一根弯不弯、直不直、暴节竹杖；足下踏一双新不新、旧不旧、搴鞔䩺鞋。面似红铜，须如白练。两道寿眉遮碧眼，一张咍口露金牙。

那老者猛抬头，看见行者，吃了一惊，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怪人？在我这门首何干？"行者答礼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么怪人。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方求经者。师徒四人，适至宝方，见天气蒸热，一则不解其故，二来不知地名，特拜问指教一二。"那老者却才放心，笑云："长老勿罪。我老汉一时眼花，不识尊颜。"行者道："不敢。"老者又问："令师在那条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请来，请来。"行者欢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牵白马、挑行李近前，都对老者作礼。

老者见三藏丰姿标致，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惊又喜；只得请入里坐，教小的们看茶，一壁厢办饭。三藏闻言，起身称谢道："敢问公公：贵处遇秋，何返炎热？"老者道："敝地唤做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三藏道："火焰山却在那边？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却去不得。那山离此有六十里远，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却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三藏闻言，大惊失色，不敢再问。

只见门外一个少年男子，推一辆红车儿，住在门旁，叫声"卖糕！"大圣拔根毫毛，变个铜钱，问那人买糕。那人接了钱，不论好歹，揭开车儿上衣裹，热气腾腾，拿出一块糕递与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盆里的灼炭，煤炉内的红钉。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换在左手，只道："热，热，热！难吃，难吃！"那男子笑道："怕热，莫来这里。这里是这等热。"行者道："你这汉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热，五谷不结。'他这等热得很，你这糕粉，自何而来？"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铁扇仙。"行者道："铁扇仙怎的？"那人道："铁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我们就布种，及时收割，故得五谷养生；不然，诚寸草不能生也。"

行者闻言，急抽身走入里面，将糕递与三藏道："师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吃了糕，我与你说。"长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者道："公公请糕。"老者道："我家的茶饭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饭倒不必赐。我问你：铁扇仙在那里住？"老者道："你问他怎的？"行者道："适才那卖糕人说，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将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你这方布种收割，才得五谷养生。我欲寻他讨来扇息火焰山过去，且使这方依时收

种，得安生也。”老者道：“固有此说；你们却无礼物，恐那圣贤不肯来也。”三藏道：“他要甚礼物？”老者道：“我这里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沐浴虔诚，拜到那仙山，请他出洞，至此施为。”行者道：“那山坐落何处？唤甚地名？有几多里数？等我问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唤翠云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唤芭蕉洞。我这里众信人等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计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紧，就去就来。”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饭，办些干粮，须得两人做伴。那路上没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当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说一声，忽然不见。那老者慌张道：“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人也！”

且不说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却说那行者霎时径到翠云山，按住祥光，正自找寻洞口，忽然闻得丁丁之声，乃是山林内一个樵夫伐木。行者即趋步至前，又闻得他道：

“云际依依认旧林，断崖荒草路难寻。
西山望见朝来雨，南涧归时渡处深。”

行者近前作礼道：“樵哥，问讯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礼道：“长老何往？”行者道：“敢问樵哥，这可是翠云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个铁扇仙的芭蕉洞，在何处””樵子笑道：“这芭蕉洞虽有，却无个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行者道：“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么？”樵子道：“正是，正是。这圣贤有这件宝贝，善能熄火，保护那方人家，故此称为铁扇仙。我这里人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罗刹女 ，乃大力牛魔王妻也。”

行者闻言，大惊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当年伏了红孩儿，说是这厮养的。前在那解阳山破儿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与水，要作报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这扇子耶？”

樵子见行者沉思默虑，嗟叹不已，便笑道：“长老，你出家人，有何忧疑？这条小路儿向东去，不上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瞒樵哥说。我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经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云洞，曾与罗刹之子红孩儿有些言语，但恐罗刹怀仇不与，故生忧疑。”樵子道：“大丈夫鉴貌辨色，只以求扇为名，莫认往时之溲话，管情借得。”行者闻言，深深唱个大喏道：“谢樵哥教诲。我去也。”

遂别了樵夫，径至芭蕉洞口。但见那两扇门紧闭牢关，洞外风光秀丽。好

去处！正是那：

山以石为骨，石作土之精。烟霞含宿润，苔藓助新青，嵯峨势耸欺蓬岛，幽静花香若海瀛。几树乔松栖野鹤，数株衰柳语山莺。诚然是千年古迹，万载仙踪。碧梧鸣彩凤，活水隐苍龙。曲径荜萝垂挂，石梯藤葛攀笼。猿啸翠岩忻月上，鸟啼高树喜晴空。两林竹荫凉如雨，一径花浓没绣绒。时见白云来远岫，略无定体漫随风。

行者上前道："牛大哥，开门！开门！"呀的一声，洞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毛儿女，手中提着花篮，肩上担着锄子，真个是一身蓝缕无妆饰，满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转报公主一声。我本是取经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难过火焰山，特来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里和尚？叫甚名字？我好与你通报。"行者道："我是东土来的，叫做孙悟空和尚。"

那毛女即便回身，转于洞内，对罗刹跪下道："奶奶，洞门外有个东土来的孙悟空和尚，要见奶奶，拜求芭蕉扇，过火焰山一用。"那罗刹听见"孙悟空"三字，便似撮盐入火，火上浇油；骨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头。口中骂道："这泼猴，今日来了！"叫："丫鬟，取披挂，拿兵器来！"随即取了披挂，拿两口青锋宝剑，整束出来。行者在洞外闪过，偷看怎生打扮。只见他：

头裹团花手帕，身穿纳锦云袍。
腰间双束虎筋绦，微露绣裙偏绡。
凤嘴弓鞋三寸，龙须膝裤金销。
手提宝剑怒声高，凶比月婆容貌。

那罗刹出门，高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嫂嫂，老孙在此奉揖。"罗刹咄的一声道："谁是你的嫂嫂！那个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乃七兄弟之亲。今闻公主是牛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称之！"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问道："令郎是谁？"罗刹道："我儿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儿，被你倾了。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你今上门纳命，我肯饶你！"行者满脸陪笑道："嫂嫂原来不察理，错怪了老孙。你令郎因是捉了师父，要蒸要煮，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救出我师。他如今现在菩萨处做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返怪老孙，是何道理！"罗刹道："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

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见令郎，有何难处？你且把扇子借我，扇息了火，送我师父过去，我就到南海菩萨处请他来见你，就送扇子还你，有何不可！那时节，你看他可曾损伤一毫。如有些须之伤，你也怪得有理；如比旧时标致，还当谢我。”

罗刹道：“泼猴！少要饶舌，伸过头来，等我砍上几剑！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与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见阎君！”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孙伸着光头，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没气力便罢。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罗刹不容分说，双手轮剑，照行者头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数下，这行者全不认真。罗刹害怕，回头要走。行者道：“嫂嫂，那里去，快借我使使！”那罗刹道：“我的宝贝原不轻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

好猴王，一只手扯住，一只手去耳内掣出棒来，幌一幌，有碗来粗细。那罗刹挣脱手，举剑来迎。行者随又轮棒便打。两个在翠云山前，不论亲情，却只讲仇隙。这一场好杀：

> 裙钗本是修成怪，为子怀仇恨泼猴。行者虽然生狠怒，因师路阻让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骁雄耐性柔。罗刹无知轮剑砍，猴王有意说亲由。女流怎与男儿斗，到底男刚压女流。这个金箍铁棒多凶猛，那个霜刃青锋甚紧稠。劈面打，照头丢，恨苦相持不罢休。左挡右遮施武艺，前迎后架骋奇谋。却才斗到沉酣处，不觉西方坠日头。罗刹忙将真扇子，一扇挥动鬼神愁！

那罗刹女与行者相持到晚，见行者棒重，却又解数周密，料斗他不过，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阴风，把行者搧得无影无形，莫想收留得住。这罗刹得胜回归。

那大圣飘飘荡荡，左沉不能落地，右坠不得存身。就如旋风翻败叶，流水淌残花。滚了一夜，直到天明，方才落在一座山上，双手抱住一块峰石。定性良久，仔细观看，却才认得是小须弥山。大圣长叹一声道：“好利害妇人！怎么就把老孙送到这里来了？我当年曾记得在此处告求灵吉菩萨降黄风怪救我师父。那黄风岭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馀里，今在西路转来，乃东南方隅，不知有几万里。等我下去问灵吉菩萨一个消息，好回旧路。”

正踌躇间，又听得钟声响亮，急下山坡，径至禅院。那门前道人认得行者 的形容，即入里面报道：“前年来请菩萨去降黄风怪的那个毛脸大圣又来了。”

菩萨知是悟空，连忙下宝座相迎，入内施礼道：“恭喜！取经来耶？”悟

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灵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顾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黄风怪，一路上，不知历过多少苦楚。今到火焰山，不能前进，询问土人，说有个铁扇仙芭蕉扇。搧得火灭，老孙特去寻访。原来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他说我把他儿子做了观音菩萨的童子，不得常见，跟我为仇，不肯借扇，与我争斗。他见我的棒重难撑，遂将扇子把我一搧，搧得我悠悠荡荡，直至于此，方才落住。故此轻造禅院，问个归路。此处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里数？”灵吉笑道：“那妇人唤名罗刹女，又叫做铁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假若搧着人，要飘八万四千里，方息阴风。我这山到火焰山，只有五万馀里。此还是大圣有留云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师父却怎生得度那方？”

灵吉道：“大圣放心。此一来，也是唐僧的缘法，合教大圣成功。”行者道：“怎见成功？”灵吉道：“我当年受如来教旨，赐我一粒‘定风丹’，一柄‘飞龙杖’。飞龙杖已降了风魔。这定风丹尚未曾见用，如今送了大圣，管教那厮搧你不动，你却要了扇子，搧息火，却不就立此功也！”行者低头作礼，感谢不尽。那菩萨即于衣袖中取出一个锦袋儿，将那一粒定风丹与行者安在衣领里边，将针线紧紧缝了。送行者出门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罗刹的山场也。”

行者辞了灵吉，驾筋斗云，径反翠云山，顷刻而至。使铁棒打着洞门叫道：“开门，开门！老孙来借扇了使使哩！”慌得那门里女童即忙来报：“奶奶，借扇子的又来了！”罗刹闻言，心中悚惧道：“这泼猴真有本事！我的宝贝，搧着人，要去八万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么才吹去就回来也？这番等我一连搧他两三扇，教他找不着归路！”

急纵身，结束整齐，双手提剑，走出门来道：“孙行者！你不怕我，又来寻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悭吝，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过山，就送还你。我是个志诚有馀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还的小人。”

罗刹又骂道：“泼猢狲！好没道理，没分晓！夺子之仇，尚未报得；借扇之意，岂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剑！”大圣公然不惧，使铁棒劈手相迎。他两个往往来来，战经五七回合，罗刹女手软难轮，孙行者身强善敌。他见事势不谐，即取扇子，望行者搧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动。行者收了铁棒，笑吟吟的道：“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么搧来，老孙若动一动，就不算汉子！”那

罗刹又搧两扇，果然不动。罗刹慌了，急收宝贝，转回走入洞里，将门紧紧关上。

行者见他闭了门，却就弄个手段，拆开衣领，把定风丹噙在口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蟭蟟虫儿，从他门隙处钻进。只见罗刹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来！"近侍女童，即将香茶一壶，沙沙的满斟一碗，冲起茶沫漕漕。行者见了欢喜，嘤的一翅，飞在茶沫之下。

那罗刹渴极，接过茶，两三气都喝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内，现原身厉声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罗刹大惊失色，叫："小的们，关了前门否？"俱说："关了。"他又说："既关了门，孙行者如何在家里叫唤？"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罗刹道："孙行者，你在那里弄术哩？"行者道："老孙一生不会弄术，都是些真手段，实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内耍子，已见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饥渴了，我先送你个坐碗儿解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罗刹小腹之中，疼痛难禁，坐于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辞，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又把头往上一顶。那罗刹心痛难禁，只在地上打滚，疼得他面黄唇白，只叫："孙叔叔饶命！"

行者却才收了手脚道："你才认得叔叔么？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饶你性命。快将扇了拿来我使使。"罗刹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来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来。"罗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执在旁边。行者探到喉咙之上见了道："嫂嫂，我既饶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搠个窟窿出来，还自口出。你把口张三张儿。"那罗刹果张开口。行者还作个蟭蟟虫，先飞出来，丁在芭蕉扇上。那罗刹不知，连张三次，叫："叔叔出来罢。"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间不是？谢借了，谢借了！"拽开步，往前便走。小的们连忙开了门，放他出洞。

这大圣拨转云头，径回东路。霎时按落云头，立在红砖壁下。八戒见了欢喜道："师父，师兄来了！来了！"三藏即与本庄老者同沙僧出门接着，同至舍内。把芭蕉扇靠在旁边道："老官儿，可是这个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贤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宝贝，甚劳苦了。"行者道："劳苦倒也不说。那铁扇仙，你道是谁？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名唤罗刹女，又唤铁扇公主。我寻到洞外借扇，他就与我讲起仇隙，把我砍了几剑。是我使棒吓他，他就把扇子搧了我一下，飘飘荡荡，直刮到小须弥山。幸见灵吉菩萨，送了我一粒定风丹，指与归路，复至翠云山。又见罗刹女，罗刹女又使扇子，搧我不动，他就回洞。是老孙变作一个蟭蟟虫，飞入洞去。那

厮正讨茶吃，是我又钻在茶沫之下，到他肚里，做起手脚。他疼痛难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饶命，情愿将扇借与我，我却饶了他，拿将扇来。待过了火焰山，仍送还他。”三藏闻言，感谢不尽。师徒们俱拜辞老者。

一路西来，约行有四十里远近，渐渐酷热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爪子烫得痛！”马比寻常又快。只因地热难停，十分难进。行者道：“师父且请下马。兄弟们莫走。等我搧息了火，待风雨之后，地土冷些，再过山去。”行者果举扇，径至火边，尽力一扇，那山上火光烘烘腾起；再一扇，更着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渐渐烧着身体。行者急回，已将两股毫毛烧净，径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来了，火来了！”

那师父爬上马，与八戒、沙僧，复东来有二十馀里，方才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丢下扇子道：“不停当，不停当，被那厮哄了！”三藏听说，愁促眉尖，闷添心上，止不住两泪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么说？”行者道：“我将扇子搧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气愈盛；第三扇，火头飞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烧尽矣！”八戒笑道：“你常说雷打不伤，火烧不损，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这呆子，全不知事！那时节用心防备，故此不伤；今日只为搧息火光，不曾捻避火诀，又未使护身法，所以把两股毫毛烧了。”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三藏道：“那方无火？”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又问：“那方有经？”八戒道：“西方有经。”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师徒们正自胡谈乱讲，只听得有人叫道：“大圣不须烦恼，且来吃些斋饭再议。”四众回看时，见一老人，身披飘风氅，头顶偃月冠，手持龙头杖，足踏铁靿靴，后带着一个雕嘴鱼腮鬼，鬼头上顶着一个铜盆，盆内有些蒸饼糕糜，黄粮米饭，在于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圣保护圣僧，不能前进，特献一斋。”行者道：“吃斋小可，这火光几时灭得，让我师父过去？”土地道：“要灭火光，须求罗刹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这不是？那火光越搧越着，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微笑道：“若还要借真蕉扇，须是寻求大力王。”

毕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土地说："大力王即牛魔王也。"行者道："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焰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圣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说无妨。"土地道："这火原是大圣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里，你这等乱谈！我可是放火之辈？"土地道："是你也认不得我了。此间原无这座山，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显圣擒了，压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煅炼之后开鼎，被你蹬倒丹炉，落了几个砖来，内有馀火，到此处化为火焰山。我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当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间，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猪八戒闻言，恨道："怪道你这等打扮，原来是道士变的土地！"

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说，早寻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他这向撇了罗刹，现在积雷山摩云洞。有个万岁狐王。那狐王死了，遗下一个女儿，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二年前，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情愿倒陪家私，招赘为夫。那牛王弃了罗刹，久不回顾。若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扇。一则扇息火焰，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回缴老君法旨。"行者道："积雷山坐落何处？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间到彼，有三千馀里。"行者闻言，即吩咐沙僧、八戒保护师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随即忽的一声，渺然不见。

那里消半个时辰，早见一座高山凌汉。按落云头，停立巅峰之上观看，真是好山：

　　高不高，顶摩碧汉；大不大，根扎黄泉。山前日暖，岭后风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无知；岭后风寒，见九夏冰霜不化。龙潭接涧水长

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飞琼，花放一心如布锦。湾环岭上湾环树，扢扠石外扢扠松。真个是，高的山，峻的岭，陡的崖，深的涧，香的花，美的果，红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节四时颜不改，千年万古色如龙。

大圣看彀多时，步下尖峰，入深山，找寻路径。正自没个消息，忽见松阴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兰，袅袅娜娜而来。大圣闪在怪石之旁，定眼观看，那女子怎生模样：

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䡅碧鸦，双睛蘸绿横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长。说甚么暮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滑腻蛾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

那女子渐渐走近石边，大圣躬身施礼，缓缓而言曰："女菩萨何往？"那女子未曾观看，听得叫问，却自抬头；忽见大圣的相貌丑陋，老大心惊，欲退难退，欲行难行，只得战兢兢，勉强答道："你是何方来者？敢在此间问谁？"大圣沉思道：我若说出取经求扇之事，恐这厮与牛王有亲，且只以假亲托意，来请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见他不语，变了颜色，怒声喝道："你是何人，敢来问我！"大圣躬身陪笑道："我是翠云山来的，初到贵处，不知路径。敢问菩萨，此间可是积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圣道："有个摩云洞，坐落何处？"那女子道："你寻那洞做甚？"大圣道："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央来请牛魔王的。"

那女子一听铁扇公主请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彻耳根子通红，泼口骂道："这贱婢，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又来请他怎的！"

大圣闻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子掣出铁棒大喝一声道："你这泼贱，将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陪钱嫁汉！你倒不羞，却敢骂谁！"那女子见了，唬得魄散魂飞，没好步乱□金莲；战兢兢回头便走。这大圣吆吆喝喝，随后相跟。原来穿过松阴，就是摩云洞口。女子跑进去，扑的把门关了。大圣却收了铁棒，咳咳停步看时，好所在：

树林森密，崖削崚嶒。薜萝阴冉冉，兰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知机带落英。烟霞笼远岫，日月照云屏。龙吟虎啸，鹤唳莺鸣。一片清幽真可爱，琪花瑶草景常明。不亚天台仙洞，胜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这里观看景致。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唬得兰心吸吸，径入书房里面。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静玩丹书。这女子没好气倒在怀里，抓耳挠腮，放声大哭。牛王满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烦恼。有甚话说？”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骂道：“泼魔害杀我也！”牛王笑道：“你为甚事骂我？”女子道：“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身养命。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你原来是个惧内的庸夫！”牛王闻说，将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处，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陪礼。”女子道：“适才我在洞外闲步花阴，折兰采蕙，忽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来施礼，把我吓了个呆挣。及定性问是何人，他说是铁扇公主央他来请牛魔王的。被我说了两句，他倒骂了我一场，将一根棍子，赶着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几乎被他打死！这不是招你为祸？害杀我也！”牛王闻言，却与他整容陪礼。温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气。魔王却发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瞒。那芭蕉洞虽是僻静，却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来，这想是那里来的怪妖，或者假绰名声，至此访我。等我出去看看。”

好魔王，拽开步，出了书房；上大厅取了披挂，结束了。拿了一条混铁棍，出门高叫道：“是谁人在我这里无状？”行者在旁，见他那模样，与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见：

> 头上戴一顶水磨银亮熟铁盔；身上贯一副绒穿锦绣黄金甲；足下踏一双卷尖粉底麂皮靴；腰间束一条攒丝三股狮蛮带。一双眼光如明镜，两道眉艳似红霓。口若血盆，齿排铜板。吼声响震山神怕，行动威风恶鬼慌。四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

这大圣整衣上前，深深的唱个大喏道：“长兄，还认得小弟么？”牛王答礼道：“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么？”大圣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别未拜。适才到此问一女子，方得见兄。丰采果胜常，真可贺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闻你闹了天宫，被佛祖降压在五行山下，近解脱天灾，保护唐僧西天见佛求经，怎么在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把我小儿牛圣婴害了？正在这里恼你，你却怎么又来寻我？”大圣作礼道：“长兄勿得误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吾师，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观音菩萨欲救我师，劝他归正。现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返怪我耶？”牛王骂道：“这个乖嘴的猢狲！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你才欺我爱妾，打上我门何也？”大圣笑道：“我因拜谒长兄不见，向那女子拜问，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骂了我几句，是小弟一时粗卤，惊了嫂嫂。望长兄宽恕宽恕！”牛王道：“既如此

说，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

大圣道：“既蒙宽恩，感谢不尽；但尚有一事奉渎，万望周济周济。”牛王骂道：“这猢狲不识起倒！饶了你，倒还不走，反来缠我！甚么周济周济！”大圣道：“实不瞒长兄。小弟因保唐僧西进，路阻火焰山，不能前进。询问土人，知尊嫂罗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旧府，奉拜嫂嫂，嫂嫂坚执不借，是以特求长兄。望兄长开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处一行，千万借扇搧灭火焰，保得唐僧过山，即时完璧。”

牛王闻言，心如火发。咬响钢牙骂道：“你说你不无礼，你原来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来寻我，且又赶我爱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灭。’你既欺我妻，又灭我妾，多大无礼？上来吃我一棍！”大圣道：“哥要说打，弟也不惧。但求宝贝，是我真心。万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敌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敌不过，打死你，与我雪恨！”大圣道：“哥说得是。小弟这一句疏懒，不曾与兄相会，不知这几年武艺比昔日如何，我兄弟们请演演棍看。”这牛王那容分说，掣混铁棍，劈头就打。这大圣持金箍棒，随手相迎。两个这场好斗：

金箍棒，混铁棍，变脸不以朋友论。那个说：“正怪你这猢狲害子情！”这个说：“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个说：“你无知怎敢上我门？”这个说：“我有因特地来相问。”一个要求扇子保唐僧，一个不借芭蕉忒鄙吝。语去言来失旧情，举家无义皆生忿。牛王棍起赛蛟龙，大圣棒迎神鬼遁。初时争斗在山前，后来齐驾祥云进。半空之内显神通，五彩光中施妙运。两条棍响振天关，不见输赢皆傍寸。

这大圣与那牛王斗经百十回合，不分胜负。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牛爷爷，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赐早临，好安座也。”牛王闻说，使混铁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猢狲，你且住了，等我去一个朋友家赴会来者！”

言毕，按下云头，径至洞里。对玉面公主道：“美人，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孙悟空猢狲，被我一顿棍打走了，再不敢来。你放心耍子。我到一个朋友处吃酒去也。”他才卸了盔甲，穿一领鸦青剪绒袄子，走出门，跨上“辟水金睛兽”，着小的们看守门庭，半云半雾，一直向西北方而去。

大圣在高峰上看着，心中暗想道：“这老牛不知又结识了甚么朋友，往那里去赴会。等老孙跟他走走。”好行者，将身幌一幌，变作一阵清风赶上，随着同走。

不多时，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见。大圣聚了原身，入山寻看，那

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边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个大字，乃“乱石山碧波潭。”大圣暗想道：“老牛断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必是龙精、鱼精，或是龟鳖鼋鼍之精。等老孙也下去看看。”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螃蟹，不大不小的，有三十六斤重。扑的跳在水中，径沉潭底。忽见一座玲珑剔透的牌楼，楼下拴着那个辟水金睛兽。进牌楼里面，却就没水。大圣爬进去，仔细看时，只见那壁厢一派音乐之声，但见：

朱宫贝阙，与世不殊。黄金为屋瓦，白玉作门枢。屏开玳瑁甲，槛砌珊瑚珠。祥云瑞蔼辉莲座，上接三光下八衢。非是天宫并海藏，果然此处赛蓬壶。高堂设宴罗宾主，大小官员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槃，催唤仙娥调律吕。长鲸鸣，巨蟹舞，鳖吹笙，鼍击鼓，骊颔之珠照樽俎。鸟篆之文列翠屏，虾须之帘挂廊庑。八音迭奏杂仙韶，宫商响彻遏云霄。青头鲈妓抚瑶瑟，红眼马郎品玉箫。鳜婆顶献香獐脯，龙女头簪金凤翘。吃的是，天厨八宝珍羞味；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酝醪。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个蛟精，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两边乃龙子、龙孙、龙婆、龙女。正在那里觥筹交错之际，孙大圣一直走将上去，被老龙看见，即命：“拿下那个野蟹来！”龙子、龙孙一拥上前，把大圣拿住。大圣忽作人言，只叫：“饶命！饶命！”老龙道：“你是那里来的野蟹？怎么敢上厅堂，在尊客之前，横行乱走？快早供来，免汝死罪！”好大圣，假捏虚言，对众供道：

“生自湖中为活，傍崖作窟权居。
盖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横行介士。
踏草拖泥落索，从来未习行仪。
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

座上众精闻言，都拱身对老龙作礼道：“蟹介士初入瑶宫，不知王礼，望尊公饶他去罢。”老龙称谢了。众精即教：“放了那厮，且记打，外面伺候。”

大圣应了一声，往外逃命，径至牌楼之下。心中暗想道：“这牛王在此贪杯，那里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与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兽，变做牛魔王，去哄那罗刹女，骗他扇子，送我师父过山为妙。”

好大圣，即现本像，将金睛兽解了缰绳，扑一把跨上雕鞍，径直骑出水底。到于潭外，将身变作牛王模样。打着兽，纵着云，不多时，已至翠云山芭蕉洞口。叫声“开门！”那洞门里有两个女童，闻得声音开了门，看见是牛

魔王嘴脸，即入报：“奶奶，爷爷来家了。”那罗刹听言，忙整云鬟，急移莲步，出门迎接。这大圣下雕鞍，牵进金睛兽；弄大胆，哑骗女佳人。罗刹女肉眼，认他不出，即携手而入。着丫鬟设座看茶，一家子见是主公，无不敬谨。

须臾间，叙及寒温。“牛王”道：“夫人久阔。”罗刹道：“大王万福。”又云：“大王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日是那阵风儿吹你来的？”大圣笑道：“非敢抛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后，家事繁冗，朋友多顾，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个家当了。”又道：“近闻悟空那厮，保唐僧，将近火焰山界，恐他来向你借扇子。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报，但来时，可差人报我，等我拿他，分尸万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罗刹闻言，滴泪告道：“大王，常言说：‘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我的性命，险些儿不着这猢狲害了！”大圣得故子，发怒骂道：“那泼猴几时过去了？”罗刹道：“还未去。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儿之故，披挂了，轮宝剑出门，就砍那猢狲。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说大王曾与他结义。”大圣道：“是，五百年前曾拜为七兄弟。”罗刹道：“被我骂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动手，后被我一扇子扇去；不知在那里寻得个定风法儿，今早又在门外叫唤。是我又使扇扇，莫想得动。急轮剑砍时，他就不让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里，紧关上门。不知他又从何处，钻在我肚腹之内，险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几声叔叔，将扇与他去也。”大圣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错了，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猢狲？恼杀我也？”

罗刹笑道：“大王息怒。与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圣问“真扇在于何处？”罗刹道：“放心，放心！我收着哩。”叫丫鬟整酒接风贺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之水。”大圣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举觞在手道：“夫人先饮。我因图治外产，久别夫人，早晚蒙护守家门，权为酬谢。”罗刹复接杯斟起，递与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齐也。’夫乃养身之父，讲甚么谢。”两人谦谦讲讲，方才坐下巡酒。大圣不敢破荤，只吃几个果子，与他言言语语。

酒至数巡，罗刹觉有半酣，色情微动，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将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圣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也与他相倚相偎。果然是：

钓诗钩，扫愁帚，破除万事无过酒。男儿立节放襟怀，女子忘情开笑口。面赤似夭桃，身摇如嫩柳。絮絮叨叨话语多，捻捻掐掐风情有。时见掠云鬓，又见轮尖手。几番常把脚儿跷，数次每将衣袖抖。粉项自然

低，蛮腰渐觉扭。合欢言语不曾丢，酥胸半露松金钮。醉来真个玉山颓，饧眼摩娑几弄丑。

大圣见他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斗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里？早晚仔细。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却又来骗去。"罗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个杏叶儿大小，递与大圣道："这个不是宝贝？"大圣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道："这些些儿，怎生扇得火灭？……怕又是假的。"罗刹见他看着宝贝沉思，忍不住上前，将粉面搵在行者脸上，叫道："亲亲，你收了宝贝吃酒罢。只管出神想甚么哩？"大圣就趁脚儿跷，问他一句道："这般小小之物，如何扇得八百里火焰？"罗刹酒陶真性，无忌惮，就说出方法道："大王，与你别了二载，你想是昼夜贪欢，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思；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也都忘了？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念一声'呬嘘呵吸嘻吹呼'，即长一丈二尺长短。这宝贝变化无穷！那怕他八万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

大圣闻言，切切记在心上。却把扇儿也噙在口里，把脸抹一抹，现了本像。厉声高叫道："罗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见是孙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尘埃，羞愧无比，只叫"气杀我也！气杀我也！"

这大圣，不管他死活，捽脱手，拽大步，径出了芭蕉洞。正是无心贪美色，得意笑颜回。将身一纵，踏祥云，跳上高山，将扇子吐出来，演演方法。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上第七缕红丝，念了一声"呬嘘呵吸嘻吹呼"，果然长了有一丈二尺长短。拿在手中，仔细看了又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见祥光幌幌，瑞气纷纷，上有三十六楼红丝，穿经度络，表里相联。原来行者只讨了个长的方法，不曾讨他个小的口诀，左右只是那等长短。没奈何，只得搴在肩上，找旧路而回，不题。

却说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与众精散了筵席，出得门来，不见了辟水金睛兽。老龙王聚众精问道："是谁偷放牛爷的金睛兽也？"众精跪下道："没有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盘，供唱奏乐，更无一人在前。"老龙道："家乐儿断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进来？"龙子、龙孙道："适才安座之时，有个蟹精到此。那个便是生人。"牛王闻说，顿然省悟道："不消讲了！早间贤友着人邀我时，有个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路遇火焰山难过，曾向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与他，他和我赌斗一场，未分胜负，我却丢了他，径赴盛会。那猴子千般伶俐，万样机关，断乎是那厮变作蟹精，来此打探消息，偷了我兽，去山

妻处骗了那一把芭蕉扇儿也！”众精见说，一个个胆战心惊，问道：“可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么？”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处，切要躲避他些儿。”老龙道：“似这般说，大王的骏骑，却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赶他去来。”

遂而分开水路，跳出潭底，驾黄云，径至翠云山芭蕉洞。只听得罗刹女跌脚捶胸，大呼小叫。推开门，又见辟水金睛兽拴在下边，牛王高叫：“夫人，孙悟空那厢去了？”众女童看见牛魔，一齐跪下道：“爷爷来了？”罗刹女扯住牛王，磕头撞脑，口里骂道：“泼老天杀的！怎样这般不谨慎，着那猢狲偷了金睛兽，变作你的模样，到此骗我！”牛王切齿道：“猢狲那厢去了？”罗刹捶着胸膛骂道：“那泼猴赚了我的宝贝，现出原身走了！气杀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赶上猢狲，夺了宝贝，剥了他皮，锉碎他骨，摆出他的心肝，与你出气！”叫：“拿兵器来！”女童道：“爷爷的兵器，不在这里。”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来罢！”侍婢将两把青锋宝剑捧出。牛王脱了那赴宴的鸦青绒袄，束一束贴身的小衣，双手绰剑，走出芭蕉洞，径奔火焰山上赶来。正是那：

忘恩汉，骗了痴心妇；烈性魔，来近木叉人。

毕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一 回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话表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膊上掮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魔王大惊道：“猢狲原来把运用的方法儿也叨餂得来了。我若当面问他索取，他定然不与。倘苦扇我一扇，要十万八千里远，却不遂了他意？我闻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猪精，三徒弟沙流精，我当年做妖怪时，也曾会他。且变作猪精的模样，返骗他一场。料猢狲以得意为喜，必不详细堤防。”

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变，武艺也与大圣一般，只是身子狼犺些，欠钻疾，不活达些；把宝剑藏了，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即变作八戒一般嘴脸，抄下路，当面迎着大圣，叫道：“师兄，我来也！”

这大圣果然欢喜。古人云：“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也，只倚着强能，更不察来人的意思。见是个八戒的模样，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里去？”牛魔王绰着经儿道：“师父见你许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斗他不过，难得他的宝贝，教我来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费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问道：“你怎么得的？”行者道：“那老牛与我战经百十合，不分胜负。他就撇了我，去那乱石山碧波潭底，与一伙蛟精、龙精饮酒。是我暗跟他去，变作个螃蟹，偷了他所骑的辟水金睛兽，变了老牛的模样，径至芭蕉洞哄那罗刹女。那女子与老孙结了一场干夫妻，是老孙设法骗将来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劳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孙大圣那知真假，也虑不及此，遂将扇子递与他。

原来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过手，不知捻个甚么诀儿，依然小似一片杏叶，现出本像。开言骂道：“泼猢狲！认得我么？”行者见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声，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却被小雁儿鹐了眼睛。”狠得他爆躁如雷，掣铁棒，劈头便打，那魔王就使扇

子搧他一下；不知那大圣先前变蟭蟟虫入罗刹女腹中之时，将定风丹噙在口里，不觉的咽下肚里，所以五脏皆牢，皮骨皆固；凭他怎么搧，再也搧他不动。牛王慌了，把宝贝丢入口中，双手轮剑就砍。那两个在半空中这一场好杀：

齐天孙大圣，混世泼牛王，只为芭蕉扇，相逢各骋强。粗心大圣将人骗，大胆牛王把扇诓。这一个，金箍棒起无情义；那一个，双刃青锋有智量。大圣施威喷彩雾，牛王放泼吐毫光。齐斗勇，两不良，咬牙锉齿气昂昂。播土扬尘天地暗，飞砂走石鬼神藏。这个说：“你敢无知返骗我！”那个说：“我妻许你共相将！”言村语泼，性烈情刚。那个说：“你哄人妻女真该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齐天圣，凶顽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杀，更不待商量。棒打剑迎齐努力，有些松慢见阎王。

且不说他两个相斗难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则火气蒸人，二来心焦口渴，对火焰山土地道：“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无边，正是孙大圣的敌手。”三藏道：“悟空是个会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时便回，怎么如今去了一日？断是与那牛王赌斗。”叫：“悟能，悟净！你两个，那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倘或遇敌，就当用力相助，求得扇子来，解我烦噪，早早过山，赶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认得积雷山路。”土地道：“小神认得。且教卷帘将军与你师父做伴，我与你去来。”三藏大喜道：“有劳尊神，功成再谢。”

那八戒抖擞精神，束一束皂锦直裰，搴着钯，即与土地纵起云雾，径回东方而去。

正行时，忽听得喊杀声高，狂风滚滚。八戒按住云头看时，原来孙行者与牛王厮杀哩。土地道：“天蓬还不上前怎的？”呆子掣钉钯，厉声高叫道：“师兄，我来也！”行者恨道：“你这夯货，误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师父教我来迎你，因认不得山路，商议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来迟；如何误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来迟。这泼牛十分无礼！我向罗刹处弄得扇子来，却被这厮变作你的模样，口称迎我，我一时欢悦，转把扇子递在他手，他却现了本像，与老孙在此比并，所以误了大事也。”

八戒闻言大怒。举钉钯，当面骂道：“我把你这血皮胀的遭瘟！你怎敢变作你祖宗的模样，骗我师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没头没脸的使钉钯乱筑。那牛王，一则是与行者斗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则是见八戒的钉钯凶猛，遮架不住，败阵就走。只见那火焰山土地，帅领阴兵，当面挡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经，无神不保，无天不佐，三界通知，十方拥护。快

将芭蕉扇来搧息火焰，教他无灾无障，早过山去；不然，上天责你罪愆，定遭诛也。”牛王道：“你这土地，全不察理！那泼猴夺我子，欺我妾，骗我妻，番番无道，我恨不得囫囵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么肯将宝贝借他！”

说不了，八戒赶上骂道：“我把你个结心癀！快拿出扇来，饶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头，使宝剑又战八戒。孙大圣举棒相帮。这一场在那里好杀：

> 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禅性自来能战炼，必当用土合元由。钉钯九齿尖还利，宝剑双锋快更柔。铁棒卷舒为主杖，土神助力结丹头。三家刑克相争竞，各展雄才要运筹。捉牛耕地金钱长，唤豕归炉木气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胡乱嚷，苦相求，三般兵刃响搜搜。钯筑剑伤无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杀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雾黑悠悠！

那魔王奋勇争强，且行且斗，斗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积雷山摩云洞口，他三个与土地、阴兵，又喧哗振耳，惊动那玉面公主，唤丫鬟看是那里人嚷。只见守门小妖来报：“是我家爷爷与昨日那雷公嘴汉子并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同火焰山土地等众厮杀哩！”玉面公主听言，即命外护的大小头目，各执枪刀助力。前后点起七长八短，有百十馀口。一个个卖弄精神，拈枪弄棒，齐告：“大王爷爷，我等奉奶奶内旨，特来助力也！”牛王大喜道：“来得好，来得好！”众妖一齐上前乱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钯，败阵而走。大圣纵筋斗云，跳出重围。众阴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胜，聚众妖归洞，紧闭了洞门不题。

行者道：“这厮骁勇！自昨日申时前后，与老孙战起，直到今夜，未定输赢，却得你两个来接力。如此苦斗半日一夜，他更不见劳困。才这一伙小妖，却又莽壮。他将洞门紧闭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巳时离了师父，怎么到申时才与他斗起？你那两三个时辰，在那里的？”行者道：“别你后，顷刻就到这座山上，见一个女了，问讯，原来就是他爱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铁棒唬他一唬，他就跑进洞，叫出那牛王来。与老孙劖语劖言，嚷了一会，又与他交手，斗了有一个时辰。正打处，有人请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乱石山碧波潭底，变作一个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兽，假变牛王模样，复至翠云山芭蕉洞，骗了罗刹女，哄得他扇子。出门试演试演方法，把扇子弄长了，只是不会收小。正掮了走处，被他假变做你的嘴脸，返骗了去。故此耽搁两三个时辰也。”

八戒道：“这正是俗语云：‘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汤里来，水里去。’如今

难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师父过山？且回去，转路走他娘罢！”土地道：“大圣休焦恼，天蓬莫懈怠。但说转路，就是入了傍门，不成个修行之类，古语云：‘行不由径，’岂可转走？你那师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们成功哩！”行者发狠道：“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谈！土地说得有理。我们正要与他：

赌输赢，弄手段，等我施为地煞变。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今番正好会源流，断要相持借宝扇。趁清凉，息火焰，打破顽空参佛面。行满超升极乐天，大家同赴龙华宴！”

那八戒听言，便生努力。殷勤道：

“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会不会，木生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用芭蕉，为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济。昼夜休离苦尽功，功完赶赴‘盂兰会’。”

他两个领着土地、阴兵一齐上前，使钉钯，轮铁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云洞的前门，打得粉碎。唬得那外护头目，战战兢兢，闯入里边报道：“大王！孙悟空率众打破前门也！”

那牛王正与玉面公主备言其事，懊恨孙行者哩。听说打破前门，十分发怒，急披挂，拿了铁棍，从里边骂出来道：“泼猢狲！你是多大个人儿，敢这等上门撒泼，打破我门扇？”八戒近前乱骂道：“泼老剥皮！你是个甚样人物，敢量那个大小！不要走！看钯！”牛王喝道：“你这个囔糟食的夯货，不见怎的！快叫那猴儿上来！”行者道：“不知好歹的饷草！我昨日还与你论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细吃吾一棒！”那牛王奋勇而迎。这场比前番更胜。三个英雄，厮混在一处。好杀：

钉钯铁棒逞神威，同帅阴兵战老牺。牺牲独展凶强性，遍满同天法力恢。使钯筑，着棍擂，铁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当响，隔架遮拦谁让谁？他道他为首，我道我夺魁。土兵为证难分解，木土相煎上下随。这两个说：“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个道：“你焉敢欺心骗我妻！赶妾害儿仇未报，敲门打户又惊疑！”这个说：“你仔细堤防如意棒，擦着些儿就破皮！”那个说：“好生躲避钯头齿，一伤九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猛，铁棍高擎有见机。翻云覆雨随来往，吐雾喷风任发挥。恨苦这场都拚命，各怀恶念喜相持。丢架手，让高低，前迎后挡总无亏。兄弟二人齐努力，单身一棍独施为。卯时战到辰时后，战罢牛魔束手回。

他三个含死忘生，又斗有百十馀合。八戒发起呆性，仗着行者神通，举钯乱筑。牛王遮架不住，败阵回头，就奔洞门。却被土地、阴兵拦住洞口，喝

道：“大力王，那里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进洞，急抽身，又见八戒、行者赶来，慌得卸了盔甲，丢了铁棍，摇身一变，变做一只天鹅，望空飞走。

行者看见，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呆了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晓，一个个东张西觑，只在积雷山前后乱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飞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只天鹅。”行者道：“正是老牛变的。”土地道：“既如此，却怎生么？”行者道：“你两个打进此门，把群妖尽情剿除，拆了他的窝巢，绝了他的归路，等老孙与他赌变化去。”那八戒与土地，依言攻破洞门不题。

这大圣收了金箍棒，捻诀念咒，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海东青，飕的一翅，钻在云眼里，倒飞下来，落在天鹅身上，抱住颈项嗛眼。那牛王也知是孙行者变化，急忙抖抖翅，变作一只黄鹰，返来嗛海东青。行者又变化一个乌凤，专一赶黄鹰。牛王识得，又变作一只白鹤，长唳一声，向南飞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变作一只丹凤，高鸣一声。那白鹤见凤是鸟王，诸禽不敢妄动，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将身一变，变作一只香獐，乜乜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认得，也就落下翅来，变作一只饿虎，剪尾跑蹄，要来赶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变作一只金钱花斑的大豹，要伤饿虎。行者见了，迎着风，把头一幌，又变作一只金眼狻猊，声如霹雳，铁额铜头，复转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变作一个人熊，放开脚，就来擒那狻猊。行者打个滚，就变作一只赖象，鼻似长蛇，牙如竹笋，撒开鼻子，要去卷那人熊。

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现出原身，——一只大白牛：头如峻岭，眼若闪光。两只角，似两座铁塔。牙排利刃。连头至尾，有千馀丈长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对行者高叫道：“泼猢狲！你如今将奈我何？”行者也就现了原身，抽出金箍棒来，把腰一躬，喝声叫“长！”长得身高万丈，头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门扇，手执一条铁棒，着头就打。那牛王硬着头，使角来触。这一场，真个是撼岭摇山，惊天动地！有诗为证，诗曰：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
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宝扇有清凉。
黄婆矢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扫荡妖。
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方。

他两个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赌斗，惊得那过往虚空，一切神众与金头揭谛、六甲六丁、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来围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惧，你看他东一头，西一头，直挺挺，光耀耀的两只铁角，往来抵触；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筋暴暴的一条硬尾，左右敲摇。孙大圣当面迎，众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

地一滚，复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与众多神随后追袭。那魔王闯入洞里，闭门不出。概众把一座翠云山围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门攻打，忽呼得八戒与土地、阴兵嚷嚷而至。行者见了，问曰：“那摩云洞事体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钯筑死，剥开衣看，原来是个玉面狸精。那伙群妖，俱是些驴、骡、犊、特、獾、狐、狢、獐、羊、虎、麋、鹿等类。已此尽皆剿戮，又将他洞府房廊放火烧了。土地说他还有一处家小，住居此山，故又来这里扫荡也。”行者道：“贤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孙空与那老牛赌变化，未曾得胜。他变做无大不大的白牛，我变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触之间，幸蒙诸神下降。围困多时，他却复原身，走进洞去矣。”八戒：“那可是芭蕉洞么？”行者道：“正是，正是！罗刹女正在此间。”八戒发狠道：“既是这般，怎么不打进去，剿除那厮，问他要扇子，倒让他停留长智，两口儿叙情！”

好呆子，抖擞威风，举钯照门一筑，忽辣的一声，将那石崖连门筑倒了一边。慌得那女童忙报：“爷爷！不知甚人把前门都打坏了！”牛王方跑进去，喘嘘嘘的，正告诉罗刹女与孙行者夺扇子赌斗之事，闻报，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递与罗刹女。罗刹女接扇在手，满眼垂泪道：“大王！把这扇子送与那猢狲，教他退兵去罢。”牛王道：“夫人啊，物虽小而恨则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并去来。”

那魔重整披挂，又选两口宝剑，走出门来。正遇着八戒使钯筑门，老牛更不打话，掣剑劈脸便砍。八戒举钯迎着，向后倒退了几步，出门来，早有大圣轮棒当头。那牛魔即驾狂风，跳离洞府，又都在那翠云山上相持。众多神四面围绕，土地兵左右攻击。这一场，又好杀哩：

> 云迷世界，雾罩乾坤。飒飒阴风砂石滚，巍巍怒气海波浑。重磨剑二口，复挂甲全身。结冤深似海，怀恨越生嗔。你看齐天大圣因功绩，不讲当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众神护法捉牛君。牛王双手无停息，左遮右挡弄精神。只杀得那过鸟难飞皆敛翅，游鱼不跃尽潜鳞；鬼泣神嚎天地暗，龙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拚命捐躯，斗经五十馀合，抵敌不住，败了阵，往北就走。早有五台山秘魔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阻住，道：“牛魔，你往那里去！我等乃释迦牟尼佛祖差来，布列天罗地网，至此擒汝也！”正说间，随后有大圣、八戒、众神赶来。那魔王慌转身向南走；又撞着峨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胜至金刚挡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住你也！”牛王心慌脚软，急抽身往东便

走；却逢着须弥山摩耳崖毘卢沙门大力金刚迎住道：“你老牛何往！我蒙如来密令，教来捕获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敌住，喝道：“这厮又将安走！我领西天大雷音寺佛老亲言，在此把截，谁放你也！”那老牛心惊胆战，悔之不及。见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将，真个似罗网高张，不能脱命。正在仓惶之际，又闻得行者帅众赶来，他就驾云头，望上便走。

却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幔住空中，叫道：“慢来，慢来！吾奉玉帝旨意，特来此剿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变做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角去触天王。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厉声高叫：“大圣，衣甲在身，不能为礼。愚父子昨日见佛如来，发檄奏闻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焰山，孙大圣难伏牛魔王，玉帝传旨，特差我父王领众助力。”行者道：“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圣勿疑，你看我擒他。”

这太子即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望颈项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天王收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像，腾那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处收着哩。”

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颈项上，一把拿住鼻头，将索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孙行者却会聚了四大金刚、六丁六甲、护教伽蓝、托塔天王、巨灵神将并八戒、土地、阴兵，簇拥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

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有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众共驾祥云，径回东路。

却说那三藏与沙僧，立一会，坐一会，盼望行者，许久不回，何等忧虑。忽见祥云满空，瑞光满地，飘飘□□，盖众神行将近，这长老害怕道：“悟净！那壁厢是谁神兵来也？”沙僧认得道：“师父啊，那是四大金刚、金头揭谛、六

甲六丁、护教伽蓝与过往众神。牵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镜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师兄执着芭蕉扇，二师兄并土地随后，其馀的都是护卫神兵。”三藏听说，换了毗卢帽，穿了袈裟，与悟净拜迎众圣，称谢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劳列位尊圣临凡也。”四大金刚道：“圣僧喜了，十分功行将完。吾等奉佛旨差来助汝，汝当竭力修持，勿得须臾怠惰。”三藏叩齿叩头，受身受命。

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近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欢欢，又搧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诗曰：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光大地有声名。
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
时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将助神功。
牵牛归佛休颠劣，水火相联性处平。

此时三藏解燥除烦，清心了意。四众皈依，谢了金刚，各转宝山。六丁六甲，升空保护。过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牵牛径归佛地回缴。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罗刹女，在旁伺候。

行者道：“那罗刹，你不走路，还立在此等甚？”罗刹跪道：“万望大圣垂慈，将扇子还了我罢。”八戒喝道“泼贱人，不知高低！饶了你的性命，就彀了，还要讨甚么扇子，我们拿过山去，不会卖钱买点心吃？费了这许多精神力气，又肯与你！雨蒙蒙的，还不回去哩！”罗刹再拜道：“大圣原说扇息了火还我。今此一场，诚悔之晚矣。只因不倜傥，致令劳师动众。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归正果。见今真身现像归西，我再不敢妄作。愿赐本扇，从立自新，修身养命去也。”土地道：“大圣，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断绝火根，还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生民，求些血食，诚为恩便。”行者道：“我当时问着乡人说：‘这山扇息火，只收得一年五谷，便又火发。’如何治得除根？”罗刹道：“要是断绝火根，只消连扇四十九扇，永远再不发了。”

行者闻言，执扇子，使尽筋力，望山头连扇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宝贝：有火处下雨，无火处天晴。他师徒们立在这无火处，不遭雨湿。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马匹、行李，把扇子还了罗刹，又道：“老孙若不与你，恐人说我言而无信。你将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饶你去罢！”那罗刹接了扇子，念个咒语，捏做个杏叶儿，噙在口里。拜谢了众圣，隐姓修行。后来也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流名。罗刹、土地，俱感激谢恩，随后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遂此前进，真个是身体清凉，足下滋润。

诚所谓：

坎离既济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

毕竟不知几年才回东土，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十二时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五年十万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纵火光愁。　水火调停无损处，五行联络如钩。阴阳和合上云楼，乘鸾登紫府，跨鹤赴瀛洲。

这一篇词，牌名《临江仙》。单道唐三藏师徒四众，水火既济，本性清凉。借得纯阴宝扇，搧息燥火遥山。不一日行过了八百之程。师徒们散诞逍遥，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时序，见了些：

野菊残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纳禾稼，处处食香羹。平林木落远山现，曲涧霜浓幽壑清。应钟气，闭蛰营。纯阴阳，月帝玄溟；盛水德，舜日怜晴。地气下降，天气上升。虹藏不见影，池沼渐生冰。悬崖挂索藤花败，松竹凝寒色更青。

四众行彀多时，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厢楼阁峥嵘，是个甚么去处？"行者抬头观看，乃是一座城池。真个是：

龙蟠形势，虎踞金城。四垂华盖近，百转紫墟平。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真个是神洲都会，天府瑶京。万里邦畿固，千年帝业隆。蛮夷拱服君恩远，海岳朝元圣会盈。御阶洁净，辇路清宁。酒肆歌声闹，花楼喜气生。未央宫外长春树，应许朝阳彩凤鸣。

行者道："师父，那座城池，是一国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县有县城，怎么就见是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与府县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数座门，周围有百十馀里，楼台高耸，云雾缤纷。非帝京邦国，何以有此壮丽？"沙僧道："哥哥眼明，虽识得是帝王之处，却唤做甚么名色？"行者道："又无牌匾旗号，何以知之？须到城中询问，方可知也。"

长老策马，须臾到门。下马过桥，进门观看。只见六街三市，货殖通财；又见衣冠隆盛，人物豪华。正行时，忽见有十数个和尚，一个个披枷戴锁，沿门乞化，着实的蓝缕不堪。三藏叹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叫：“悟空，你上前去问他一声，为何这等遭罪？”

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里的？为甚事披枷戴锁？”众僧跪倒道：“爷爷，我等是金光寺负屈的和尚。”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众僧道：“转过隅头就是。”行者将他带在唐僧前，问道：“怎生负屈，你说我听。”众僧道：“爷爷，不知你们是那方来的，我等似有些面善。此问不敢在此奉告，请到荒山，具说苦楚。”长老道：“也是。我们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细询问缘由。”

同至山门，门上横写七个金字，“敕建护国金光寺。”师徒们进得门来观看，但见那：

> 古殿香灯冷，虚廊叶扫风。凌云千尺塔，养性几株松。满地落花无客过，檐前蛛网任攀笼。空架鼓，枉悬钟，绘壁尘多彩象朦。讲座幽然僧不见，禅堂静矣鸟常逢。凄凉堪叹息，寂寞苦无穷。佛前虽有香炉设，灰冷花残事事空。

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泪。众僧们顶着枷锁，将正殿推开，请长老上殿拜佛。长老进殿，奉上心香，叩齿三哂，却转于后面，见那方丈檐柱上又锁着六七个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见。及到方丈，众僧俱来叩头，问道：“列位老爷像貌不一，可是东土大唐来的么？”行者笑道：“这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们正是。你怎么认得？”众僧道：“爷爷，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负了屈苦，无处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惊动天神，昨日夜间，各人都得一梦：说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圣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见老爷这般异像，故认得也。”

三藏闻言大喜道：“你这里是何地方？有何冤屈？”众僧跪告：“爷爷，此城名唤祭赛国，乃西邦大去处。当年有四夷朝贡：南，月陀国；北，高昌国；东，西梁国；西，本钵国。年年进贡美玉明珠，娇妃骏马。我这里不动干戈，不去征讨，他那里自然拜为上邦。”三藏道：“既拜为上邦，想是你这国王有道，文武贤良。”众僧道：“爷爷，文也不贤，武不也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我这金光寺，自来宝塔上祥云笼罩，瑞霭高升；夜放霞光，万里有人曾见；昼喷彩气，四国无不同瞻。故此以为天府神京，四夷朝贡。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时，下了一场血雨。天明时，家家害怕，户户生悲。众公卿

奏上国王，不知天公甚事见责。当时延请道士打醮，和尚看经，答天谢地。谁晓得我这寺里黄金宝塔污了，这两年外国不来朝贡。我王欲要征伐，众臣谏道："我寺里僧人偷了塔上宝贝，所以无祥云瑞霭，外国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赃官，将我僧众拿了去，千般拷打，万样追求。当时我这里有三辈和尚：前两辈已被拷打不过，死了；如今又捉我辈，问罪枷锁。老爷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盗取塔中之宝！万望爷爷怜念，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舍大慈大悲，广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闻言，点头叹道："这桩事暗昧难明。一则是朝廷失政，二来是汝等有灾。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宝塔，那时节何不启本奏君，致令受苦？"众僧道："爷爷，我等凡人，怎知天意，况前辈俱未辨得，我等如何处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时分了？"行者道："有申时前后。"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换关文，奈何这众僧之事，不得明白，难以对君奏言。我当时离了长安，在法门寺里立愿：上西方逢庙烧香，遇寺拜佛，见塔扫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宝塔之累。你与我办一把新笤帚，待我沐浴了，上去扫扫，即看这污秽之事何如，不放光之故何如，访着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们这苦难也。"

这些枷锁的和尚听说，连忙去厨房取把厨刀，递与八戒道："爷爷，你将此刀打开那柱子上锁的小和尚铁锁，放他去安排斋饭香汤，伏侍老爷进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笤帚来与老爷扫塔。"八戒笑道："开锁有何难哉？不用刀斧，教我那一位毛脸老爷，他是开锁的积年。"行者真个近前，使个解锁法，用手一抹，几把锁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厨中，净刷锅灶，安排茶饭。三藏师徒们吃了斋，渐渐天昏。只见那枷锁的和尚，拿了两把笤帚进来，三藏甚喜。

正说处，一个小和尚点了灯，来请洗澡。此时满天星月光辉，谯楼上更鼓齐发。正是那：

四壁寒风起，万家灯火明。
六街关户牖，三市闭门庭。
钓艇归深树，耕犁罢短绳。
樵夫柯斧歇，学子诵书声。

三藏沐浴毕，穿了小袖褊衫，束了环绦，足下换一双软公鞋，手里拿一把新笤帚，对众僧道："你等安寝，待我扫塔去来。"行者道："塔上即被血雨所污，又况日久无光，恐生恶物；一则夜静风寒，又没个伴侣；自去恐有差池。老

孙与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

两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点起琉璃灯，烧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陈玄奘奉东土大唐差往灵山参见我佛如来取经，今至祭赛国金光寺，遇本僧言宝塔被污，国王疑僧盗宝，衔冤取罪，上下难明。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祝罢，与行者开了塔门，自下层望上而扫。只见这塔，真是：

峥嵘倚汉，突兀凌空。正唤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峰。梯转如穿窟，门开似出笼。宝瓶影射天边月，金铎声传海上风。但见那虚檐拱斗，绝顶留云：虚檐拱斗，作成巧石穿花凤；绝顶留云，造就浮屠绕雾龙。远眺可观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层层门上琉璃灯，有尘无火；步步檐前白玉栏，积垢飞虫。塔心里，佛座上，香烟尽绝；窗棂外，神面前，蛛网牵蒙。炉中多鼠粪，盏内少油熔。只因暗失中间宝，苦杀僧人命落空。三藏发心将塔扫，管教重见旧时容。

唐僧用帚子扫了一层，又上一层。如此扫至第七层上，却早二更时分。那长老渐觉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孙替你扫罢。”三藏道：“这塔是多少层数？”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层哩。”长老耽着劳倦道：“是必扫了，方趁本愿。”又扫了三层，腰酸腿痛，就于十层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层扫净下来罢。”行者抖擞精神，登上第十一层，霎时又上到第十二层。正扫处，只听得塔顶上有人言语。行者道：“怪哉，怪哉！这早晚有三更时分，怎么得有人在这顶上言语？断乎是邪物也！且看看去。”

好猴王，轻轻的挟着笤帚，撒起衣服，钻出前门，踏着云头观看。只见第十三层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面前放一盘下饭，一只碗，一把壶，在那里猜拳吃酒哩。行者使个神通，丢了笤帚，掣出金箍棒，拦住塔门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宝贝的原来是你！”两个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壶拿碗乱掼，被行者横铁棒拦住道：“我若打死你，没人供状。”只把棒逼将去。那怪贴在壁上，莫想挣扎得过。口里只叫：“饶命，饶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宝贝的在那里也。”行者使个拿法，一只手抓将过来，径拿下第十层塔中。报道：“师父，拿住偷宝贝之贼了！”三藏正自盹睡，忽闻此言，又惊又喜道：“是那里拿来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顶上猜拳吃酒耍子，是老孙听得喧哗，一纵云，跳到顶上拦住，未曾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没人供状，故此轻轻捉来。师父可取他个口词，看他是那里妖精，偷的宝贝在于何处。”

那怪物战战兢兢，口叫“饶命！”遂从实供道：“我两个是乱石山碧波潭

万圣龙王差来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儿灞，我叫做灞波儿奔。他是鲇鱼怪，我是黑鱼精。因我万圣老龙生了一个女儿，就唤做万圣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个驸马，唤做九头驸马，神通广大。前年与龙王来此，显大法力，下了一阵血雨，污了宝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宝。公主又去大罗天上，灵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养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昼夜光明。近日闻得有个孙悟空往西天取经，说他神通广大，沿路上专一寻人的不是，所以这些时常差我等来此巡拦。若还有那孙悟空到时，好准备也。”行者闻言，嘻嘻冷笑道：“那孽畜等这等无礼！怪道前日请牛魔王在那里赴会！原来他结交这伙泼魔，专干不良之事！”

说未了，只见八戒与两三个小和尚，自塔下提着两个灯笼走上来道：“师父，扫了塔不去睡觉，在这里讲甚么哩？”行者道：“师弟，你来正好。塔上的宝贝，乃是万圣老龙偷了去。今着这两个小妖巡塔，探听我等来的消息，却才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么名字，甚么妖精？”行者道：“才然供了口词，一个叫做奔波儿灞，一个叫做灞波儿奔；一个是鲇鱼怪，一个是黑鱼精。”八戒掣钯就打，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词，不打死何待？”行者道：“你不知。且留着活的，好去见皇帝讲话，又好做凿眼去寻贼追宝。”好呆子，真个收了钯，一家一个，都抓下塔来。那怪只叫：“饶命！”八戒道：“正要你鲇鱼、黑鱼做些鲜汤，与那负冤屈的和尚吃哩！”

两三个小和尚，喜喜欢欢，提着灯笼，引长老下了塔。一个先跑报众僧道：“好了，好了！我们得见青天了！偷宝贝的妖怪，已是爷爷们捉将来矣！”行者教：“拿铁索来，穿了琵琶骨，锁在这里。汝等看守，我们睡觉去，明日再做理会。”那些和尚都紧紧的守着，让三藏们安寝。

不觉的天晓。长老道：“我与悟空入朝，倒换关文去来。”长老即穿了锦襕袈裟，戴了毗卢帽，整束威仪，拽步前进。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绵布直裰，取了关文同去。八戒道：“怎么不带这两个妖贼？”行者道：“待我们奏过了，自有驾帖着人来提他。”

遂行至朝门外。看不尽那朱雀黄龙，清都绛阙。三藏到东华门，对阁门大使作礼道：“烦大人转奏，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者，意欲面君，倒换关文。”那黄门官果与通报，至阶前奏道：“外面有两个异容异服僧人，称言南赡部洲东土唐朝差往西方拜佛求经，欲朝我王，倒换关文。”

国王闻言，传旨教宣。长老即引行者入朝。文武百官，见了行者，无不惊怕。有的说是猴和尚，有的说是雷公嘴和尚。个个悚然，不敢久视。长老

在阶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圣叉着手，斜立在旁，公然不动。长老启奏道：“臣僧乃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差来拜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佛求取真经者。路经宝方，不敢擅过。有随身关文，乞倒验方行。”那国王闻言大喜。传旨教宣唐朝圣僧上金銮殿，安绣墩赐坐。长老独自上殿，先将关文捧上，然后谢恩敢坐。

那国王将关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悦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选高僧，不避路途遥远，拜我佛取经；寡人这里和尚，专心只是做贼，败国倾君！”三藏闻言，合掌道：“怎见得败国倾君？”国王道：“寡人这国，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贡，皆因国内有个金光寺，寺内有座黄金宝塔，塔上有光彩冲天。近被本寺贼僧，暗窃了其中之宝，三年无有光彩，外国这二年也不来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万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贫僧昨晚到于天府，一进城门，就见十数个枷纽之僧。问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负冤屈者。因到寺细审，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贫僧入夜扫塔，已获那偷宝之妖贼矣。”国王大喜道：“妖贼安在？”三藏道：“现被小徒锁在金光寺里。”

那国王急降金牌：“着锦衣卫快到金光寺取妖贼来，寡人亲审。”三藏又奏道：“万岁，虽有锦衣卫，还得小徒去方可。”国王道：“高徒在那里？”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阶旁立者便是。”国王见了，大惊道“圣僧如此丰姿，高徒怎么这等像貌？”孙大圣听见了，厉声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爱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贼也？”国王闻言，回惊作喜道：“圣僧说的是。朕这里不选人材，只要获贼得宝归塔为上。”再着当驾官看车盖，教锦衣卫好生伏侍圣僧去取妖贼来。那当驾官即备大轿一乘，黄伞一柄，锦衣卫点起校尉，将行者八抬八绰，大四声喝路，径至金光寺。自此惊动满城百姓，无处无一人不来看圣僧及那妖贼。

八戒、沙僧听得喝道，只说是国王差官，急出迎接，原来是行者坐在轿上。呆子当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行者下了轿，搀着八戒道：“我怎么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着黄伞，抬着八人轿，却不是猴王之职分？故说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两个妖物，押见国王。沙僧道：“哥哥，也带挈小弟带挈。”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马匹。”那枷锁之僧道：“爷爷们都去承受皇恩，等我们在此看守。”行者道：“既如此，等我去奏过国王，却来放你。”八戒揪着一个妖贼，沙僧揪着一个妖贼，孙大圣依旧坐了轿，摆开头搭，将两个妖怪押赴当朝。

须臾，至白玉阶。对国王道：“那妖贼已取来了。”国王遂降龙床，与唐

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视之。那怪一个是暴腮乌甲，尖嘴利牙；一个是滑皮大肚，巨口长须。虽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变成的人像。国王问曰：“你是何方贼怪，那处妖精，几年侵吾国土，何年盗我宝贝，一盘共有多少贼徒，都唤做甚么名字，从实一一供来！”二怪朝上跪下，颈内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供道：

“三载之外，七月初一，有个万圣龙王，帅领许多亲戚，住居在本国东南，离此处路有百十。潭号碧波，山名乱石。生女多娇，妖娆美色。招赘一个九头驸马，神通无敌。他知你塔上珍奇，与龙王合盘做贼，先下血雨一场，后把舍利偷讫。见如今照耀龙宫，纵黑夜明如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灵芝，在潭中温养宝物。我两个不是贼头，乃龙王差来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实。”

国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唤做奔波儿灞，他唤做灞波儿奔。奔波儿灞是个鲇鱼怪，灞波儿奔是黑鱼精。”国王教锦衣卫好生收监。传旨：“赦了金光寺众僧的枷锁，快教光禄寺排宴，就于麒麟殿上谢圣僧获贼之功，议请圣僧捕擒贼首。”

光禄寺即时备了荤素两样筵席。国王请唐僧四众上麒麟殿叙坐。问道：“圣僧尊号？”唐僧合掌道：“贫僧俗家姓陈，法名玄奘。蒙君赐姓唐，贱号三藏。”国王又问：“圣僧高徒何号？”三藏道：“小徒俱无号。第一个名孙悟空，第二个名猪悟能，第三个名沙悟净：此乃南海观世音菩萨起的名字。因拜贫僧为师，贫僧又将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净叫做和尚。”国王听毕，请三藏坐了上席；孙行者坐了侧首左席；猪八戒、沙和尚坐了侧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饭。前面一席荤的，坐了国王；下首有百十席荤的，坐了文武多官。众臣谢了君恩，徒告了师罪，坐定。国王把盏，三藏不敢饮酒。他三个各受了安席酒。下边只听得管弦齐奏，乃是教坊司动乐。你看八戒放开食嗓，真个是虎咽狼吞，将一席果菜之类，吃得罄尽。少顷间，添换汤饭又来，又吃得一毫不剩。巡酒的来，又杯杯不辞。这场筵席，直乐到午后方散。

三藏谢了盛宴。国王又留住道：“这一席聊表圣僧获怪之功。”教光禄寺：“快翻席到建章宫里，再请圣僧定捕贼首，取宝归塔之计。”三藏道：“既要捕贼取宝，不劳再宴。贫僧等就此辞王，就擒捉妖怪去也。”国王不肯，一定请到建章宫，又吃了一席。国王举酒道：“那位圣僧帅众出师，降妖捕贼？”三藏道：“教大徒弟孙悟空去。”大圣拱手应承。国王道：“孙长老既去，用多少

人马？几时出城？”八戒忍不住高声叫道：“那里用甚么人马？又那里管甚么时辰！趁如今酒醉饭饱，我共师兄去，手到擒来！”三藏甚喜道“八戒这一向勤紧啊！”行者道：“既如此，着沙僧弟保护师父，我两个去来。”那国王道：“二位长老既不用人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们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随身器械。”国王闻说，即取大觥来，与二位长老送行。孙大圣道：“酒不吃了，只教锦衣卫把两个小妖拿来，我们带了他去做凿眼。”国王传旨，即时提出。二人挟着两个小妖，驾风头，使个摄法，径上东南去了。噫！他那：

君臣一见腾风雾，才识师徒是圣僧。

毕竟不知此去如何擒获，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却说祭赛国王与大小公卿，见孙大圣与八戒腾风驾雾，提着两个小妖，飘然而去。一个个朝天礼拜道："话不虚传，今日方知有此辈神仙活佛！"又见他远去无踪，却拜谢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妖贼便了；岂知乃腾去驾雾之上仙也。"三藏道："贫僧无些法力，一路上多亏这三个小徒。"沙僧道："不瞒陛下说。我大师兄乃齐天大圣皈依。他曾大闹天官，使一条金箍棒，十万天兵，无一个对手。只闹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惊。我二师兄乃天蓬元帅果正。他也曾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惟我弟子无法力，乃卷帘大将受戒。愚弟兄若干别事无能，若说擒妖缚怪，拿贼捕亡，伏虎降龙，踢天弄井，以至搅海翻江之类，略通一二。这腾云驾雾，唤雨呼风，与那换斗移星，担山赶月，特馀事耳，何足道哉！"国王闻说，愈十分加敬。请唐僧上坐，口口称为"老佛"，将沙僧等皆称为"菩萨"。满朝文武欣然，一国黎民顶礼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驾着狂风，把两个小妖摄到乱石山碧波潭，住定云头。将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把戒刀，将一个黑鱼怪割了耳朵，鲇鱼精割了下唇，撇在水里，喝道："快早去对那万圣龙王报知，说我齐天大圣孙爷爷在此，着他即送祭赛国金光寺塔上的宝贝出来，免他一家性命！若迸半个'不'字，我将这潭水搅净，教他一门儿老幼遭诛！"

那两个小妖，得了命，负痛逃生，拖着锁索，淬入水内，唬得那些鼋鼍龟鳖，虾蟹鱼精，都来围住问道："你两个为何拖绳带索？"一个掩着耳，摇头摆尾；一个侮着嘴，跌脚捶胸；都嚷嚷闹闹，径上龙王宫殿报："大王，祸事了！"那万圣龙王正与九头驸马饮酒，忽见他两个来，即停杯问何祸事。那两个即告道："昨夜巡拦，被唐僧、孙行者扫塔捉获，用铁索拴锁。今早见国

王，又被那行者与猪八戒抓着我两个，一个割了耳朵，一个割了嘴唇，抛在水中，着我来报，要索那塔顶宝贝。”遂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那老龙听说是孙行者齐天大圣，唬得魂不附体，魄散九霄。战兢兢对驸马道：“贤婿啊，别个来还好计较，若果是他，却不善也！”驸马笑道：“太岳放心。愚婿自幼学了些武艺，四海之内，也曾会过几个豪杰，怕他做甚！等我出去与他交战三合，管取那厮缩首归降，不敢仰视。”

好妖怪，急纵身披挂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铲，步出宫，分开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甚么齐天大圣！快上来纳命！”行者与八戒，立在岸边，观看那妖精怎生打扮：

戴一顶烂银盔，光欺白雪；贯一副兜鍪甲，亮敌秋霜。上罩着锦征袍，真个是彩云笼玉；腰束着犀纹带，果然像花蟒缠金。手执着月牙铲，霞飞电掣；脚穿着猪皮靴，水利波分。远看时一头一面，近睹处四面皆人。前有眼，后有眼，八方通见；左也口，右也口，九口言论。一声吆喝长空振，似鹤飞鸣贯九宸。

他见无人对答，又叫一声：“那个是齐天大圣？”行者按一按金箍，理一理铁棒道：“老孙便是。”那怪道：“你家居何处？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赛国，与那国王守塔，却大胆获我头目，又敢行凶，上吾宝山索战？”行者骂道：“你这贼怪，原来不识你孙爷爷哩！你上前，听我道：

老孙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间水帘洞。自幼修成不坏身，玉皇封我齐天圣。只因大闹斗牛宫，天上诸神难取胜。当请如来展妙高，无边智慧非凡用。为翻筋斗赌神通，手化为山压我重。整到如今五百年，观音劝解方逃命。大唐三藏上西天，远拜灵山求佛颂。解脱吾身保护他，炼魔净怪从修行。路逢西域祭赛城，屈害僧人三代命。我等慈悲问旧情，乃因塔上无光映。吾师扫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籁静。捉住鱼精取实供，他言汝等偷宝珍。合盘为盗有龙王，公主连名称万圣。血雨浇淋塔上光，将他宝贝偷来用。殿前供状更无虚，我奉君言驰此境。所以相寻索战争，不须再问孙爷姓。快将宝贝献还他，免汝老少全家命。敢若无知骋胜强，教你水涸山颓都蹭蹬！”

那驸马闻言，微微冷笑道：“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没要紧罗织管事！我偷他的宝贝，你取佛的经文，与你何干，却来厮斗！”行者道：“这贼怪甚不达理！我虽不受国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该与他出力；但是你偷他的宝贝，污他的宝塔，屡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门同气，我怎么不与他出力，辨

明冤枉？”驸马道“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赌赛。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起手处，不得留情，一时间伤了你的性命，误了你去取经！”

行者大怒，骂道：“这泼贼怪，有甚强能，敢开大口！走上来，吃老爷一棒！”那驸马更不心慌，把月牙铲架住铁棒，就在那乱石山头，这一场真个好杀：

妖魔盗宝塔无光，行者擒妖报国王。小怪逃生回水内，老龙破胆各商量。九头驸马施威武，披挂前来展素强。怒发齐天孙大圣，金箍棒起十分刚。那怪物，九个头颅十八眼，前前后后放毫光；这行者，一双铁臂千斤力，蔼蔼纷纷并瑞祥。铲似一阳初现月，棒如万里遍飞霜。他说“你无干休把不平报！”我道“你有意偷宝真不良！那泼贼，少轻狂，还他宝贝得安康！”棒迎铲架争高下，不见输赢练战场。

他两个往往来来，斗经三十馀合，不分胜负。猪八戒立在山前，见他们战到酣美之处，举着钉钯，从妖精背后一筑。原来那怪九个头，转转都是眼睛，看得明白。见八戒在背后来时，即使铲镈架着钉钯，铲头抵着铁棒。又耐战五七合，挡不得前后齐轮，他却打个滚，腾空跳起，现了本像，乃是一个九头虫，观其形象十分恶，见此身模怕杀人！他生得：

毛羽铺锦，团身结絮。方圆有丈二规模，长短似鼋鼍样致。两只脚尖利如钩，九个头攒环一处。展开翅极善飞扬，纵大鹏无他力气；发起声远振天涯，比仙鹤还能高唳。眼多㶿灼幌金光，气傲不同凡鸟类。

猪八戒看见心惊道：“哥啊！我自为人，也不曾见这等个恶物！是甚血气生此禽兽也？”行者道：“真个罕有，真个罕有，等我赶上打去！”好大圣，急纵祥云，跳在空中，使铁棒照头便打。那怪物大显身，展翅斜飞，飕的打个转身，掠到山前，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张开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鬃，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内而去。及至龙宫外，还变作前番模样，将八戒掷之于地，叫：“小的们何在？”那里面鲭鲌鲤鳜之鱼精，龟鳖鼋鼍之介怪，一拥齐来，道声“有！”驸马道：“把这个和尚，绑在那里，与我巡拦的小卒报仇！”众精推推嚷嚷，抬进八戒去时，那老龙王欢喜，迎出道：“贤婿有功，怎生捉他来也？”那驸马把上项原故，说了一遍。老龙即命排酒贺功不题。

却说孙行者见妖精擒了八戒，心中惧道：“这厮恁般利害！我待回朝见师，恐那国王笑我。待要开言骂战，曾奈我又单身？况水面之事不惯。且等我变化了进去，看那怪把呆子怎生摆布。若得便，且偷他出来干事。”

好大圣，捻着诀，摇身一变，还变做一个螃蟹，淬于水内，径至牌楼之

前。原来这条路是他前番袭牛魔王盗金睛兽走熟了的。直至那宫阙之下，横爬过去。又见那老龙王与九头虫合家儿欢喜饮酒。行者不放相近，爬过东廊之下，见几个虾精蟹精，纷纷纭纭耍子。行者听了一会言谈，却就学语学话，问道："驸马爷爷拿来的那长嘴和尚，这会死了不曾？"众精道："不曾死。缚在那西廊下哼的不是？"

行者听说，又轻轻的爬过西廊。真个那呆子绑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认得我么？"八戒听得声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么了！反被这厮捉住我也！"行者四顾无人，将钳咬断索子叫走。那呆子脱了手道："哥哥，我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里？"八戒道："当被那怪拿上宫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楼下等我。"八戒逃生，悄悄的溜出。行者复身爬上宫殿，观看左首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钉钯放光，使个隐身法，将钯偷出。到牌楼下，叫声"八戒！接兵器！"呆子得了钯，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猪打进宫殿。若得胜，就促住他一家子；若不胜，败出来，你在这潭岸上救应。"行者大喜，只教仔细。八戒道："不怕他！水里本事，我略有些儿。"行者丢了他，负出水面不题。

这八戒束了皂直裰，双手缠钯，一声喊，打将进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宫殿，吆喝道："不好了！长嘴和尚挣断绳返打进来了！"那老龙与九头虫并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来，藏藏躲躲。这呆子不顾死活，闯上宫殿，一路钯，筑破门扇，打破桌椅，把些吃酒的家火这类，尽皆打碎。有诗为证。诗曰：

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舍苦相寻。
暗施巧计偷开锁，大显神威怒恨深。
驸马忙携公主躲，龙王战栗绝声音。
水宫绛阙门窗损，龙子龙孙尽没魂。

这一场，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珊瑚树掼得雕零。那九头虫将公主安藏在内，急取月牙铲，赶至前宫，喝道："泼夯豕彘！怎敢欺心惊吾眷族！"八戒骂道："这贼怪，你焉敢将我捉来！这场不干我事，是你请我来家打的！快拿宝贝还我，回见国王了事；不然，决不饶你一家命也！"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齿，与八戒交锋。那老龙才定了神思，领龙子、龙孙，各执枪刀，齐来攻取。八戒见事体不谐，虚幌一钯，撤身便走。那老龙帅众追来。须臾，撺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腾。

却说孙行者立于潭岸等候，忽见他们追赶八戒，出离水中，就半踏云雾，

掣铁棒，喝声“休走！”只一下，把个老龙头打得稀烂。可怜血溅潭中红水泛，尸飘浪上败鳞浮！唬得那龙子、龙孙各各逃命；九头驸马收龙尸，转宫而去。

行者与八戒且不追袭，回上岸，备言前事。八戒道：“这厮锐气挫了！被我那一路钯，打进去时，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飞！正与那驸马厮斗，却被老龙王赶着，却亏了你打死。那厮们回去，一定停丧挂孝，决不肯出来。今又天色晚了，却怎奈何？”行者道：“管甚么天晚！乘此机会，你还下去攻战。务必取出宝贝，方可回朝。”那呆子意懒情疏，徉徉推托。行者催逼道：“兄弟不必多疑，还像刚才引出来，等我打他。”

两人正自商量，只听得狂风滚滚，惨雾阴阴，忽从东方径往南去。行者仔细观看，乃二郎显圣，领梅山六兄弟，架着鹰犬，挑着狐兔，抬着獐鹿，一个个腰挎弯弓，手持利刃，纵风雾踊跃而来。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圣兄弟，倒好留请他们，与我助战。若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极该留请。”行者道：“但内有显圣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见他。你去拦住云头，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齐天大圣在此进拜。’他若听见是我，断然住了。待他安下，我却好见。”

那呆子急纵云头，上山拦住，厉声高叫道：“真君，且慢车驾。有齐天大圣请见哩。”那爷爷见说，即传令，就停住六兄弟，与八戒相见毕。问：“齐天大圣何在？”八戒道：“现在山下听呼唤。”二郎道：“兄弟们，快去请来。”

六兄弟乃是康、张、姚、李、郭、直，各各出营叫道：“孙悟空哥哥，大哥有请。”行者上前，对众作礼，遂同上山。

二郎爷爷迎见，携手相搀，一同相见道：“大圣，你去脱大难，受戒沙门，刻日功完，高登莲座，可贺，可贺！”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须之报。虽然脱难西行，未知功行何如。今因路遇祭赛国，搭救僧灾，在此擒妖索宝。偶见兄长车驾，大胆请留一助。未审兄长自何而来，肯见爱否。”二郎笑道：“我因闲暇无事，同众兄弟采猎而回。幸蒙大圣不弃留会，足感故旧之情。若命挟力降妖，敢不如命；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贼？”六圣道：“大哥忘了？此间是乱石山，山下乃碧波潭，万圣之龙宫也。”二郎惊讶道：“万圣老龙却不生事，怎么敢偷塔宝？”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个驸马，乃是九头虫成精。他郎丈两个做贼，将祭赛国下了一场血雨，把金光寺塔顶舍利佛宝偷来。那国王不解其意，苦拿着僧人拷打。是我师父慈悲，夜来扫塔，当被我在塔上拿住两个小妖，——是他差来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实实供招了。那国王就请我师收降，师命我等到此。先一场战，被九头虫腰里伸出一个头

来，把八戒衔了去，我却又变化下水，解了八戒。才然大战一场，是我把老龙打死，那厮们收尸挂孝去了。我两个正议索战，却见兄长仪仗降临，故此轻渎也。”二郎道：“既伤了老龙，正好与他攻击，使那厮不能措手，却不连窝巢都灭绝了？”八戒道：“虽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家云：‘征不待时，’何怕天晚！”

康、姚、郭、直道：“大哥莫忙。那厮家眷在此，料无处去。孙二哥也是贵客，猪刚鬣又归了正果，我们营内，有随带的酒肴。教小的们取火，就此铺设：一则与二位贺喜，二来也当叙情。且欢会这一夜，待天明索战何迟？”二郎大喜道：“贤弟说得极当。”却命小校安排。行者道：“列位盛情，不敢固却。但自做和尚，都是斋戒，恐荤素不便。”二郎道：“有素果品。酒也是素的。”众兄弟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举杯叙旧。

正是寂寞更长，欢娱夜短。早不觉东方发白。那八戒几锺酒吃得兴抖抖的道：“天将明了，等老猪下水去索战也。”二郎道：“元帅仔细。只要引他出来，我兄弟们好下手。”八戒笑道：“我晓得，我晓得！”你看他敛衣缠钯，使分水法，跳将下去，径至那牌楼下。发声喊，打入殿内。

此时那龙子披了麻，看着龙尸哭；龙孙与那驸马，在后面收拾棺材哩。这八戒骂上前，手起处，钯头着重，把个龙子夹脑连头，一钯筑了九个窟窿。唬得那龙婆与众往里乱跑，哭道：“长嘴和尚又把我儿打死了！”那驸言闻言，即使月牙铲，带龙孙往外杀来。这八戒举钯迎敌，且战且退，跳出水中。这岸上齐天大圣与七兄弟一拥上前，枪刀乱扎，把个龙孙剁成几断肉饼。那驸马见不停当，在山前打个滚，又现了本像，展开翅，旋绕飞腾。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银弹，扯满弓，往上就打。那怪急铩翅，掠到边前，要咬二郎；半腰里才伸出一个头来，被那头细犬，攛上去，汪的一口，把头血淋淋的咬将下来。那怪物负痛逃生，径投北海而去。八戒便要赶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赶他。正是‘穷寇勿追’。他被细犬咬了头，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变做他的模样，你分开水路，赶我进去，寻那宫主，诈他宝贝来也。”二郎与六圣道：“不赶他，倒也罢了；只是遗这种类在世，必为后人之害。”至今有个九头虫滴血，是遗种也。

那八戒依言，分开水路。行者变作怪像前走，八戒吆吆喝喝后追。渐渐追至龙宫，只见那万圣宫主道：“驸马，怎么这等慌张？”行者道“那八戒得胜，把我赶将进来，觉道不能敌他。你快把宝贝好生藏了！”那宫主急忙难识真假，即于后殿里取出一个浑金匣子来，递与行者道：“这是佛宝。”又取出

一个白玉匣子，也递与行者道："这是九叶灵芝。你拿这宝贝藏去，等我与猪八戒斗上两三合，挡住他。你将宝贝收好了，再出来与他合战。"行者将两个匣儿收在身边，把脸一抹，现了本像道："宫主，你看我可是驸马么？"宫主慌了，便要抢夺匣子，被八戒跑上去，着背一钯，筑倒在地。

还有一个老龙婆撤身就走，被八戒扯住，举钯才筑，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个活的，好去国内见功。"遂将龙婆提出水面。后者随后捧着两个匣子上岸，对二郎道："感兄长威力，得了宝贝，扫净妖贼也。"二郎道："一则是那国王洪福齐天，二则是贤昆玉神通无量，我何功之有！"兄弟们俱道："孙二哥既已功成，我们就此告别。"行者感谢不尽，欲留同见国王。诸公不肯，遂帅众回灌口去讫。

行者捧着匣子，八戒拖着龙婆，半云半雾，顷刻间到了国内。原来那金光寺解脱的和尚，都在城外迎接。忽见他两个云雾定时，近前磕头礼拜，接入城中。

那国王与唐僧正在殿上讲论。这里有先走的和尚，仗着胆，入朝门奏道："万岁，孙、猪二老爷擒贼获宝而来也。"那国王听说，连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着称谢神功不尽，随命排筵谢恩。三藏道："且不须赐饮，着小徒归了塔中之宝，方可饮宴。"三藏又问行者道："汝等昨日离国，怎么今日才来？"行者把那战驸马，打龙王，逢真君，败妖怪，及变化诈宝贝之事，细说了一遍。三藏与国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胜。

国王又问："龙婆能人言语否？"八戒道："乃是龙王之妻，生了许多龙子、龙孙，岂不知人言？"国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说前后做贼之事。"龙婆道："偷佛宝，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龙鬼与那驸马九头虫，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机盗去。"又问："灵芝草是怎么偷的？"龙婆道："只是我小女万圣宫主私入大罗天上，灵霄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叶灵芝草。那舍利子得这草的仙气温养着，千年不坏，万载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扫一扫，即有万道霞光，千条瑞气。如今被你夺来，弄得我夫死子绝，婿丧女亡，千万饶了我的命罢！"八戒道："正不饶你哩！"行者道："家无全犯。我便饶你，只便要你长远替我看塔。"龙婆道："好死不如恶活。但留我命，凭你教做甚么。"行者叫取铁索来，当驾官即取铁索一条，把龙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请国王来看我们安塔去。"

那国王即忙排驾，遂同三藏携手出朝，并文武多官，随至金光寺上塔。将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层塔顶宝瓶中间，把龙婆锁在塔心柱上。念动真言，唤出

本国土地、城隍与本寺伽蓝，每三日送饮食一餐，与这龙婆度口；少有差讹，即行处斩。众神暗中领护。行者却将芝草把十三层塔层层扫过，安在瓶内，温养舍利子。这才是整旧如新，霞光万道，瑞气千条，依然八方共睹，四国同瞻。下了塔门，国王就谢道：“不是老佛与三位菩萨到此，怎生得明此事也！”

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动之物，光乃焖灼之气。贫僧为你劳碌这场，将此寺改作伏龙寺，教你永远常存。”那国王即命换了字号，悬上新匾，乃是“敕建护国伏龙寺”。一壁厢安排御宴，一壁厢召丹青写下四众生形，五凤楼注了名号。国王摆銮驾，送唐僧师徒，赐金玉酬答，师徒们坚辞，一毫不受。这真个是：

邪怪剪除万境静，宝塔回光大地明。

毕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话表祭赛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擒怪之恩。所赠金玉，分毫不受。却命当驾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两套，鞋袜各做两双，绦环各做两条，外备干粮烘炒，倒换了通关文牒，大排銮驾，并文武多官、满城百姓、伏龙寺僧人，大吹大打，送四众出城。约有二十里，先辞了国王。众人又送二十里辞回。伏龙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有的要同上西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见都不肯回去，遂弄个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气，叫"变！"都变作斑斓猛虎，拦住前路，哮吼踊跃。众僧方惧，不敢前进。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少时间，去得远了。众僧人放声大哭，都喊"有恩有义的老爷！我等无缘，不肯度我们也！"

且不说众僧啼哭。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忽见一条长岭，岭顶上是路。三藏勒马观看，那岭上荆棘丫叉，薜萝牵绕。虽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刺棘针。唐僧叫："徒弟，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么走不得？"又道："徒弟啊，路痕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虫伏地而游，方可去了；若你们走，腰也难伸，教我如何乘马？"八戒道："不打紧，等我使出钯柴手来，把钉钯分开荆棘，莫说乘马，就抬轿也包你过去。"三藏道"你虽有力，长远难熬。却不知有多少远近，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行者道："不须商量，等我去看看。"将身一纵，跳在半空看时，一望无际。真个是：

匝地远天，凝烟带雨。夹道柔茵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搓搓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蒙蒙茸茸，郁郁苍苍。风声飘索索，日影映煌煌。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薜萝缠古树，藤葛绕垂杨。盘团似架，联络如床。有处花开真布

锦，无端卉发远生香。为人谁不遭荆棘，那见西方荆棘长！

行者看罢多时，将云头按下道："师父，这去处远哩！"三藏问："有多少远？"行者道："一望无际，似有千里之遥。"三藏大惊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师父莫愁，我们也学烧荒的，放上一把火，烧绝了荆棘过去。"八戒道："莫乱谈！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么烧得！"行者道："就是烧得，也怕人子。"三藏道："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还依我。"

好呆子，捻个诀，念个咒语，把腰躬一躬，叫"长！"就长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躯；把钉钯幌一幌，教"变！"就变了有三十丈长短的钯柄；拽开步，双手使钯，将荆棘左右搂开："请师父跟我来也！"三藏见了甚喜，即策马紧随。后面沙僧挑着行李，行者也使铁棒拨开。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里，将次天晚，见有一块空阔之处。当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个大字，乃"荆棘岭"；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乃"荆棘蓬攀八百里，古来有路少人行。"八戒见了，笑道："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自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三藏欣然下马道："徒弟啊，累了你也！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待明日天光再走。"八戒道："师父莫住，趁此天色晴明，我等有兴，连夜搂开路走他娘！"那长老只得相从。

八戒上前努力。师徒们，人不住手，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却又天色晚矣。那前面蓬蓬结结，又闻得风敲竹韵，飒飒松声。却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间乃是一座古庙。庙门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斗丽。三藏下马，与三个徒弟同看。只见：

岩前古庙枕寒流，落目荒烟锁废丘。
白鹤丛中深岁月，绿芜台下自春秋。
竹摇青珮疑闻语，鸟弄馀音似诉愁。
鸡犬不通人迹少，闲花野蔓绕墙头。

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凶，不宜久坐。"沙僧道："师兄差疑了。似这杳无人烟之处，又无个怪兽妖禽，怕他怎的？"

说不了，忽见一阵阴风，庙门后，转出一个老者，头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后跟着一个青脸獠牙，红须赤身鬼使，头顶着一盘面饼，跪下道："大圣，小神乃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接待，特备蒸饼一盘，奉上老师父，各请一餐。此地八百里，更无人家，聊吃些儿充饥。"八戒欢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饼，不知行者端详已久，喝一声"且住，这厮不

是好人，休得无礼！你是甚么土地，来诳老孙！看棍！”那老者见他打来，将身一转，化作一阵阴风，呼的一声，把个长老摄将起来，飘飘荡荡，不知摄去何所。慌得那大圣没跟寻处，八戒、沙僧俱相顾失色；白马亦只自惊吟。三兄弟连马四口，恍恍忽忽，远望高张，并无一毫下落，前后找寻不题。

却说那老者同鬼使，把长老抬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轻轻放下。与他携手相搀道：“圣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荆棘岭十八公是也。因风清月霁之宵，特请你来会友谈诗，消遣情怀故耳。”那长老却才定性，睁眼仔细观看。真个是：

漠漠烟云去所，清清仙境人家。
正好洁身修炼，堪宜种竹栽花。
每见翠岩来鹤，时闻青沼鸣蛙。
更赛天台丹灶，仍期华岳明霞。
说甚耕云钓月，此间隐逸堪夸。
坐久幽怀如海，朦胧月上窗纱。

三藏正自点看，渐觉月明星朗，只听得人语相谈。都道：“十八公请得圣僧来也。”长老抬头观看，乃是三个老者：前一个霜姿丰采，第二个绿鬓婆娑，第三个虚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来与三藏作礼。长老还了礼，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十八公笑道：“一向闻知圣僧有道，等待多时，今幸一遇。如果不吝珠玉，宽坐叙怀，足见禅机真派。”三藏躬身道“敢问仙翁尊号？”十八公道：“霜姿者号孤直公，绿鬓者号凌空子，虚心者号拂云叟。老拙号曰劲节。”三藏道：“四翁尊寿几何？”孤直公道：

“我岁今经千岁古，撑天叶茂四时春。
香枝郁郁龙蛇状，碎影重重霜雪身。
自幼坚刚能耐老，从今正直喜修真。
乌栖凤宿非凡辈，落落森森远俗尘。”

凌空子笑道：

“吾年千载傲风霜，高干灵枝力自刚。
夜静有声如雨滴，秋晴荫影似云张。
盘根已得长生诀，受命尤宜不老方。
留鹤化龙非俗辈，苍苍爽爽近仙乡。”

拂云叟笑道：

“岁寒虚度有千秋，老景潇然清更幽。

不杂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自风流。
七贤作侣同谈道，六逸为朋共唱酬。
戛玉敲金非琐琐，天然情性与仙游。”

劲节十八公笑道：

“我亦千年约有馀，苍然贞秀自如如。
堪怜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机。
万壑风烟惟我盛，四时洒落让吾疏。
盖张翠影留仙客，博弈调琴讲道书。”

三藏称谢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寿，但劲节翁又千岁馀矣。高年得道，丰采清奇，得非汉时之‘四皓’乎？”四老道：“承过奖，承过奖！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敢问圣僧，妙龄几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

“四十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命已灾。
逃生落水随波滚，幸遇金山脱本骸。
养性看经无懈怠，诚心拜佛敢俄捱？
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爱来。”

四老俱称道：“圣僧自出娘抬，即从佛教，果然是从小修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台颜，敢求大教。望以禅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长老闻言，慨然不惧，即对众言曰：

“禅者，静也；法者，度也。静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涤虑，脱俗离尘是也。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六根六识，遂可扫除。菩提者，不死不生，无馀无欠，空色包罗，圣凡俱遣。访真了元始钳锤，悟实了牟尼手段。发挥象罔，踏碎涅槃。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一点灵光全保护。放开烈焰照婆娑，法界纵横独显露。至幽微，更守固，玄关口说谁人度？我本元修大觉禅，有缘有志方记悟。”

四老侧耳受了，无边喜悦。一个个稽首皈依，躬身拜谢道：“圣僧乃禅机之悟本也！”

拂云叟道“禅虽静，法虽度，须要性定心诚。纵为大觉真仙，终坐无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也。”三藏云：“道乃非常，体用合一，如何不同？”拂去叟笑云：

“我等生来坚实，体用比尔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风霜，消磨日月。一叶不雕，千枝节操。似这话不叩冲虚。你执持梵

语。道也者，本安中国，反来求证西方。空费了草鞋，不知寻个甚么？石狮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彻骨髓。忘本参禅，妄求佛果，都似我荆棘岭葛藤谜语，萝蓏浑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这等规模，如何印授？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静中自有生涯。没底竹篮汲水，无根铁树生花。灵宝峰头牢着脚，归来雅会上龙华。”

三藏闻言，叩头拜谢。十八公用手搀扶。孤直公将身扯起。凌空子打个哈哈道：“拂云之言，分明漏泄。圣僧请起，不可尽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为讲论修持，且自吟哦逍遥，放荡襟怀也。”拂云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庵一茶，何如？”

长老真个欠身，向石屋前观看。门上有三个大字，乃“木仙庵”。遂此同入，又叙了坐次。忽见那赤身鬼使，捧一盘茯苓膏，将五盏香汤奉上。四老请唐僧先吃，三藏惊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齐享用，三藏却才吃了两块。各饮香汤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见那里玲珑光彩，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边流出，香从花里飘来。

满座清虚雅致，全无半点尘埃。

那长老见此仙境，以为得意，情乐怀开，十分欢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

“禅心似月迥无尘。”

劲节老笑而即联道：

“诗兴如天青更新。”

孤直公道：

“好句漫裁抟锦绣。”

凌空子道：

“佳文不点唾奇珍。”

拂云叟道：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始重删雅颂分。”

三藏道：“弟子一时失口，胡谈几字，诚所谓‘班门弄斧’。适闻列仙之言，清新飘逸，真诗翁也。”劲节老道：“圣僧不必闲叙。出家人全始全终。既有起句，何无结句？望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烦十八公结而成篇为妙。”劲节道：“你好心肠！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结果？悭吝珠玑，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续后二句云：

“半枕松风茶未熟，吟怀潇洒满腔春。”

十八公道：“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孤直公道：“劲节，你深知诗味，

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辞道：“我却是顶针字起：

春不荣华冬不枯，云来雾往只如无。”

凌空子道：“我亦体前顶针二句：

无风摇拽婆娑影，有客欣怜福寿图。”

拂云叟亦顶针道：

“图似西山坚节老，清如南国没心夫。”

孤真公亦顶针道：

“夫因侧叶称梁栋，台为横柯作宪乌。”

长老听了，赞叹不已道：“真是《阳春》《白雪》，浩气冲霄！弟子不才，敢再起两句。孤直公道：“圣僧乃有道之士，大养之人也。不必再相联句，请赐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强而和。”三藏无已，只得笑吟一律曰：

“杖锡西来拜法王，愿求妙典远传扬。
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莲蕊香。
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立行藏。
修成玉像庄严体，极乐门前是道场。”

四老听毕，俱极赞扬。十八公道：“老拙无能，大胆僭超，也勉和一首。”云：

“劲节孤高笑木王，灵椿不似我名扬。
山空百丈龙蛇影，泉泌千年琥珀香。
解与乾坤生气概，喜因风雨化行藏。
衰残自愧无仙骨，惟有苓膏结寿场。”

孤直公道：“此诗起句豪雄，联句有力，但结句自谦太过矣。堪羡，堪羡！老拙也和一首。”云：

“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绝堂前大器扬。
露重珠缨蒙翠盖，风轻石齿碎寒香。
长廊夜静吟声细，古殿秋阴淡影藏。
元日迎春曾献寿，老来寄傲在山场。”

凌空子笑而言曰：“好诗！好诗！真个是月胁天心，老拙何能为和？但不可空过，也须扯淡几句。”曰：

“梁栋之材近帝王，太清宫外有声扬。
晴轩恍若来青气，暗壁寻常度翠香。
壮节凛然千古秀，深根结矣九泉藏。
凌云势盖婆娑影，不在群芳艳丽场。”

拂云叟道：“三公之诗，高雅清淡，正是放开锦绣之囊也。我身无力，我腹无才，得三公之教，茅塞顿开。无已，也打油几句，幸勿哂焉。”诗曰：

淇澳园中乐圣王，渭川千亩任分扬。
翠筠不染湘娥泪，班箨堪传汉史香。
霜叶自来颜不改，烟梢从此色何藏？
子猷去世知音少，亘古留名翰墨场。”

三藏道：“众仙老之诗，真个是吐凤喷珠，游夏莫赞。厚爱高情，感之极矣。但夜已深沉，三个小徒，不知在何处等我。意者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寻访，尤无穷之至爱也。望老仙指示归路。”四老笑道：“圣僧勿虑。我等也是千载奇逢。况天光晴爽，虽夜深却月明如昼，再宽坐坐，待天晓自当远送过岭，高徒一定可相会也。”

正话间，只见石屋之外，有两个青衣女童，挑一对绛纱灯笼，后引着一个仙女。那仙女拈着一枝杏花，笑吟吟进门相见。那仙女怎生模样？他生得：

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星眼光还彩，蛾眉秀又齐。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弓鞋弯凤嘴，绫袜锦拖泥。妖娆娇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妲姬。

四老欠身问道：“杏仙何来？”那女子对众道了万福，道：“知有佳客在此赓酬，特来相访。敢求一见。”十八公指着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劳求见！”三藏躬身，不敢言语。那女子叫：“快献茶来。”又有两个黄衣女童，捧一个红漆丹盘，盘内有六个细磁茶盂，盂内设几品异果，横担着匙儿，提一把白铁嵌黄铜的茶壶，壶内香茶喷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葱，捧磁盂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后一盏，自取而陪。

凌空子道：“杏仙为何不坐？”那女子方才去坐。茶毕，欠身问道：“仙翁今宵盛乐，佳句请教一二如何？”拂云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圣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羡。”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赐一观。”四老即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宣了一遍。那女子满面春风，对众道：“妾身不才，不当献丑。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虚也，勉强将后诗奉和一律如何？”遂朗吟道：

“上盖留名汉武王，周时孔子立坛场。
董仙爱我成林积，孙楚曾怜寒食香。
雨润红姿娇且嫩，烟蒸翠色显还藏。
自知过熟微酸意，落处年年伴麦场。”

四老闻诗，人人称贺。都道：“清雅脱尘，句内包含春意。好个‘雨润红姿娇

且嫩’！‘雨润红姿娇且嫩’！”那女子笑而悄答道：“惶恐，惶恐！适闻圣僧之章，诚然锦心绣口。如不吝珠玉，赐教一阕如何？”唐僧不敢答应。那女子渐有见爱之情，挨挨轧轧，渐近坐边，低声悄语，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耍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几何？”十八公道：“杏仙尽有仰高之情，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如不见怜，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决不苟且行事。如此样举措，是我等取罪过了。污人名，坏人德，非远达也。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凌空子保亲，成此姻眷，何不美哉！”

三藏听言，遂变了颜色，跳起来高叫道：“汝等皆是一类邪物，这般诱我！当时只以砥砺之言，谈玄谈道可也；如今怎么以美人局来骗害贫僧，是何道理！”四老见三藏发怒，一个个咬指担惊，再不复言。那赤身鬼使，暴噪如雷道：“这和尚好不识抬举！我这姐姐，那些儿不好？他人材俊雅，玉质娇姿，不必说那女工针指，只这一段诗才，也配得过你。你怎么这等推辞！休错过了！孤直公之言甚当。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与你主婚。”三藏大惊失色。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只是不从。鬼使又道：“你这和尚，我们好言好语，你不听从，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还把你摄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娶，却不枉为人一世也？”那长老心如金石，坚执不从。暗想道：“我徒弟们不知在那里寻我哩！”说一声，止不住眼中堕泪。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边，翠袖中取出一个蜜合绫汗巾儿，与他揩泪，道：“佳客勿得烦恼。我与你倚玉偎香，耍子去来。”长老咄的一声吆喝，跳起身来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

忽听得那里叫声：“师父！师父！你在那方言语也？”原来那孙大圣与八戒、沙僧，牵着马，挑着担，一夜不曾住脚，穿荆度棘，东寻西找；却好半云半雾的，过了八百里荆棘岭西下，听得唐僧吆喝，却就喊了一声。那长老挣出门来，叫声“悟空，我在这里哩。快来救我！快来救我！”那四老与鬼使，那女子与女童，幌一幌，都不见了。

须臾间，八戒、沙僧俱到边前道：“师父，你怎么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啊，多累了你们了！昨日晚间见的那个老者，言说土地送斋一事，是你喝声要打，他就把我抬到此方。他与我携手相搀，走入门，又见三个老者，来此会我，俱道我做‘圣僧’。一个个言谈清雅，极善吟诗。我与他赓和相攀，觉有夜半时候，又见一个美貌女子，执灯火，也来这里会我，吟了一首诗，称我做‘佳客’。因见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从时，

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亲的保亲，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正欲挣着要走，与他嚷闹，不期你们到了。一则天明，二来还是怕你，只才不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见了。”行者道：“你既与他叙话谈诗，就不曾问他个名字？”三藏道：“我曾问他之号。那老者唤做十八公，号劲节；第二个号孤直公；第三个号凌空子；第四个号拂云叟；那女子，人称他做杏仙。”八戒：“此物在于何处？”才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之方，不知何所；但只谈诗之处，去此不远。”

他三人同师父看处，只见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庵”三字。三藏道：“此间正是。”行者仔细观之，却原来是一株大桧树，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后有一株丹枫。再看崖那边，还有一株老杏，二株腊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见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这几株树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树？”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树，孤直公乃柏树，凌空子乃桧树，拂云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枫树，杏仙即杏树，女童即丹桂、腊梅也。”八戒闻言，不论好歹，一顿钉钯，三五长嘴，连拱带筑，把两颗腊梅、丹桂、老杏、枫杨俱挥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漓。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伤了他！他虽成了气候，却不曾伤我。我等找路去罢。”行者道：“师父不可惜他。恐日后成了大怪，害人不浅也。”那呆子索性一顿钯，将松、柏、桧、竹一齐皆筑倒，却才请师父上马，顺大路一齐西行。毕竟不知前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这回因果，劝人为善，切休作恶。一念生，神明照鉴，任他为作。拙蠢乖能君怎学，两般还是无心药。趁生前有道正该修，莫浪泊。　认根源，脱本壳。访长生，须把捉。要时时明见。醍醐斟酌。贯彻三关填黑海，管教善者乘鸾鹤。那其间愍故更慈悲，登极乐。

话表唐三藏一念虔诚，且休言天神保护，似这草木之灵，尚来引送，雅会一宵，脱出荆棘针刺，再无萝蓏攀缠。四众西进，行彀多时，又值冬残，正是那三春之日：

物华交泰，斗柄回寅。草芽遍地绿，柳眼满堤青。一岭桃花红锦浣，半溪烟水碧罗明。几多风雨，无限心情，日晒花心艳，燕衔苔蕊轻。山色王维画浓淡，鸟声季子舌纵横。芳菲铺绣无人赏，蝶舞蜂歌却有情。

师徒们也自寻芳踏翠，缓随马步。正行之间，忽见一座高山，远望着与天相接。三藏扬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着青天，透冲碧汉。”行者道：“古诗不云：‘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但言山之极高，无可与他比并。岂有接天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昆仑山号为‘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满西北’。昆仑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顶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这好话儿莫与他说。他听了去，又降别人。我们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

那呆子赶着沙僧，厮耍厮斗。老师父马快如飞。须臾，到那山崖之边。一步步往上行来，只见那山：

林中风飒飒，涧底水潺潺。鸦雀飞不过，神仙也道难。千崖万壑，亿曲百湾。尘埃滚滚无人到，怪石森森不厌看。有处有云如水滉，是方是树鸟声繁。鹿衔芝去，猿摘桃还。狐貉往来崖上跳，麋獐出入岭头顽。忽

闻虎啸惊人胆，斑豹苍狼把路拦。

唐三藏一见心惊。孙行者神通广大，你看他一条金箍棒，哮吼一声，吓过了狼虫虎豹，剖开路，引师父直上高山。行过岭头，下西平处，忽见祥光蔼蔼，彩雾纷纷，有一所楼台殿阁，隐隐的钟磬悠扬。三藏道："徒弟们，看是个甚么去处。"行者抬头，用手搭凉篷，仔细观看，那壁厢好个所在！真上是：

珍楼宝座，上刹名方。谷虚繁地籁，境寂散天香。青松带雨遮高阁，翠竹留云护讲堂。霞光缥缈龙宫显，彩色飘瓀沙界长。朱栏玉户，画栋雕梁。谈经香满座，语箓月当窗。鸟啼丹树内，鹤饮石泉旁。四围花发琪园秀，三面门开舍卫光。楼台突兀门迎嶂，钟磬虚徐声韵长。窗开风细，帘卷烟茫。有僧情散淡，无俗意和昌。红尘不到真仙境，静土招提好道场。

行者看罢，回复道："师父，那去处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禅光瑞霭之中，又有些凶气，何也。观此景象，也似雷音，却又路道差池。我们到那厢，决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灵山？你休误了我诚心，担搁了我来意。"行者道："不是，不是！灵山之路，我也走过几遍，那是这路途！"八戒道："纵然不是，也必有个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条路未免从那门首过，是不是一见可知也。"行者道："悟净说得有理。"

那长老策马加鞭，至山门前，见"雷音寺"三个大字，慌得滚下马来，倒在地下。口里骂道："泼猢狲！害杀我也！现是雷音寺，还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师父莫恼，你再看看。山门上乃四个字，你怎么只念出三个来，倒还怪我？"长老战兢兢的爬起来再看，真个是四个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经上言三千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观音在南海，普贤在峨眉，文殊在五台。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场。古人云：'有佛有经，无方无宝。'我们可进去来。"行者道："不可进去。此处少吉多凶。若有祸患，你莫怪我。"三藏道："就是无佛，也必有个佛像。我弟子心愿，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换僧帽，结束了衣冠，举步前进。

只听得山门里有人叫道："唐僧，你自东土来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三藏闻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头，沙僧也跪倒；惟大圣牵马，收拾行李，在后。方入到二层门内，就见如来大殿。殿门外宝台之下，摆列着五百罗汉、三千揭谛、四金刚、八菩萨、比丘尼、优婆塞、无数的圣僧、道者。真个也香花艳丽，瑞气缤纷。慌得那长老与八戒、沙僧一步一拜，拜上灵台之间。行

者公然不拜。又闻得莲台座上厉声高叫道：“那孙悟空，见如来怎么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细观看，见得是假，遂丢了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这伙孽畜，十分胆大！怎么假倚佛名，败坏如来清德！不要走！”双手轮棒，上前便打。只听得半空中叮𤄫一声，撇下一副金铙，把行者连头带足，合在金铙之内。慌得个猪八戒、沙和尚连忙使起钯杖，就被些阿罗、揭谛、圣僧、道者一拥近前围绕。他两个措手不及，尽被拿了。将三藏捉住，一齐都绳缠索绑，紧缚牢拴。

原来那莲花座上装佛祖者乃是个妖王、众阿罗等，都是些小妖。遂收了佛祖体像，依然现出妖身。将三众抬入后边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铙之中，永不开放。只搁在宝台之上，限三昼夜化为脓血。化后，才将铁笼蒸他三个受用。这正是：

碧眼猢儿识假真，禅机见像拜金身。
黄婆盲目同参礼，木母痴心共话论。
邪怪生强欺本性，魔头怀恶诈天人。
诚为道小魔头大，错入旁门枉费身。

那时群妖将唐僧三众收藏在后；把马拴在马边；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担内，亦收藏了。一壁厢严紧不题。

却说行者合在金铙里，黑洞洞的，燥得满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铁棒乱打，莫想得动分毫。他心里没了算计，将身往外一挣，却要挣破那些饶；遂捻着一个诀，就长有千百丈高，那金铙也随他身长，全无一些瑕缝光明。却又捻诀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儿，那铙也就随身小了，更没些些孔窍。他又把铁棒，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旛竿一样，撑住金铙。他却把脑后毫毛，选长的，拔下两根，叫“变！”即变做梅花头，五瓣钻儿，挨着棒下，钻有千百下，只钻得苍苍响□，再不钻动一些。

行者急了，却捻个诀，念一声“唵嚂静法界，乾元亨利贞”的咒语。拘得那五方揭谛、六丁六甲、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在金铙之外道：“大圣，我等俱保护着师父，不教妖魔伤害，你又拘唤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师父，不听我劝解，就弄死他也不亏！但只你等怎么快作法将这铙钹掀开，放我出来，再作处治。这里面不通光亮，满身暴爆，却不闷杀我也？”众神真人掀铙，就如长就的一般，莫想揭得分毫。金头揭谛道：“大圣，这铙钹不知是件甚么宝贝，连上带下，合成一块。小神力薄，不能掀动。”行者道：“我在里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动。”

揭谛闻言，即着六丁神保护着唐僧，六甲神看守着金铙，众伽蓝前后照察；他却纵起祥光，须臾间，闯入南天门里。不待宣召，直上灵霄宝殿之下，见玉帝俯伏启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谛使。今有齐天大圣保唐僧取经，路遇一山，名小雷音寺，唐僧错认灵山进拜，原来是妖魔假设，困陷他师徒，将大圣合在一副金铙之内，进退无门，看看至死，特来启奏。"即传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释厄降妖。"

那星宿不敢少缓，随同揭谛，出了天门，至山门之内。有二更时分，那些大小妖精，因获了唐僧，老妖俱犒赏了，各去睡觉。众星宿更不惊张，都到铙钹之外，报道："大圣，我等是玉帝差来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听说大喜。便教："动兵器打破，老孙就出来了！"众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浑金之宝，打着必响；响时惊动妖魔，却难救拔。等我们用兵器捎他。你那里但见有一些光处就走。"行者道"正是。"你看他们使枪的使枪，使剑的使剑，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捎的捎；弄到有三更天气，漠然不动，就是铸成了囫囵的一般。那行者在里边，东张张，西望望，爬过来，滚过去，莫想看见一些光亮。

亢金龙道："大圣啊，且休焦躁。观此宝定是个如意之物，断然也能变化。你在那里面，于那合缝之处，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儿拱进来，你可变化了，顺松处脱身。"行者依言，真个在里面乱摸。这星宿把身变小了，那角尖儿就似个针尖一样，顺着钹合缝口上，伸将进去。可怜用尽千斤之力，方能穿透里面。却将本身与角使法像，叫"长，长，长！"角就长有碗来粗细。那钹口倒也不像金铸的，好似皮肉长成的，顺着亢金龙的角，紧紧噙住，四下里更无一丝拔缝。

行者摸着他的角，叫道："不济事！上下没有一毫松处！没奈何，你忍着些儿疼，带我出去。"好大圣，即将金箍棒变作一把钢钻儿，将他那角尖上钻了一个孔窍，把身子变得似个芥菜子儿，拱在那钻眼里蹲着，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这星宿又不知费了多少力，方才拔出，使得力尽筋柔，倒在地下。

行者却自他角尖钻眼里钻出，现了原身，掣出铁棒，照铙钹当的一声打去，就如崩倒铜山，咋开金铙。可惜把个佛门之器，打做个千百块散碎之金！唬得那二十八宿惊张，五方揭谛发竖。大小群妖皆梦醒。

老妖王睡里慌张，急起来，披衣擂鼓，聚点群妖，各执器械。此时天将黎明。一拥赶到宝台之下。只见孙行者与列宿围在碎破金铙之外，大惊失色，即令："小的们！紧关了前门，不要放出人去！"

行者听说，即携星众，驾云跳在九霄空里。那妖王收了碎金，排开妖卒，列在山门外。妖王怀恨，没奈何披挂了，使一根短软狼牙棒，出营高叫："孙行者！好男子不可远走高飞，快向前与我交战三合！"行者忍不住，即引星众，按落云头，观看那妖精怎生模样。但见他：

蓬着头，勒一条扁薄金箍；光着眼，簇两道黄眉的竖。悬胆鼻，孔窍开查；四方口，牙齿尖利。穿一副叩结连环铠，勒一条生丝攒穗绦。脚踏乌喇鞋一对，手执狼牙棒一根。此形似兽不如兽，相貌非人却似人。

行者挺着铁棒喝道："你是个甚么怪物，擅敢假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小雷音寺！"那妖王道："这猴儿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来冒犯仙山。此处唤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赐与我的宝阁珍楼。我名乃是黄眉老佛。这里人不知，但称我为黄眉大王、黄眉爷爷。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设像显能，诱你师父进来，要和你打个赌赛。如若斗得过我，饶你师徒，让汝等成个正果；如若不能，将汝等打死，等我去见如来取经，果正中华也。"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赌，快上来领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这一场好杀：

两条棒，不一样，说将起来有形状：一条短软佛家兵，一条坚硬藏海藏。都有随心变化功，今番相遇争强壮。短软狼牙杂锦妆，坚硬金箍蛟龙像。若粗若细实可夸，要短要长甚停当。猴与魔，齐打仗，这场真个无虚诳。驯猴秉教作心猿，泼怪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各无情，恶恶凶凶都有样。那一个当头手起不放松，这一个架丢劈面难推让。喷云照日昏，吐雾遮峰嶂。棒来棒去两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

看他两个斗经五十回合，不见输赢。那山门口，鸣锣擂鼓，众妖精呐喊摇旗。这壁厢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谛众圣，各掮器械，吆喝一声，把那魔头围在中间，吓得那山门外群妖难擂鼓，战兢兢手软不敲锣。

老妖魔公然不惧，一只手使狼牙棒，架着众兵；一只手去腰间解下一条旧白布搭包儿，往上一抛，滑的一声响喨，把孙大圣、二十八宿与五方揭谛，一搭包儿通装将去，挎在肩上，拽步回身。众小妖个个欢然得胜而回。老妖教小的们取了三五十条麻索，解开搭包，拿一个，捆一个。一个个都骨软筋麻，皮肤窊皱。捆了抬去后边，不分好歹，俱掷之于地。妖王又命排筵畅饮，自旦至暮方散，各归寝处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众神捆至夜半，忽闻有悲泣之声。侧耳听时，却原来是三藏声音。哭道："悟空啊！我

自恨当时不听伊，致令今日受灾危。
金铙之内伤了你，麻绳捆我有谁知。
四众遭逢缘命苦，三千功行尽倾颓。
何由解得屯邅难，坦荡西方去复归！”

行者听言，暗自怜悯道：“那师父虽是未听吾言，今遭此毒，然于患难之中，还有忆念老孙之意。趁此夜静妖眠，无人防备，且去解脱众等逃生也。”

好大圣，使了个遁身法，将身一小，脱下绳来，走近唐僧身边，叫声：“师父。”长老认得声音，叫道：“你为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项事告诉了一遍。长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后事，但凭你处，再不强了！”行者才动手，先解了师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将二十八宿、五方揭谛，个个解了，又牵过马来，教快先走出去。

方出门，却不知行李在何处，又来找寻。亢金龙道：“你好重物轻人！既救了你师父就彀了，又还寻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紧，衣钵尤要紧。包袱中有通关文牒、锦襕袈裟、紫金钵盂，俱是佛门至宝，如何不要！”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寻，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众，簇拥着唐僧，使个摄法，共弄神通，一阵风，撮出垣围，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于平处等候。

约有三更时分，孙大圣轻挪慢步，走入里面，原来一层层门户甚紧。他就爬上高楼看时，窗牖皆关。欲要下去，又恐怕窗棂儿响，不敢推动。捻着诀，摇身一变，变做一个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样：

头尖还似鼠，眼亮亦如之。
有翅黄昏出，无光白昼居。
藏身穿瓦穴，觅食扑蚊儿。
偏喜晴明月，飞腾最识时。

他顺着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钻将进去。越门过户，到了中间看时，只见那第三重楼窗之下，焖灼灼一道毫光，也不是灯烛之光，香火之光，又不是飞霞之光，掣电之光。他半飞半跳，近于光前看时，却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脱了，不曾折，就乱乱的揌在包袱之内。那袈裟本是佛宝，上边有如意珠、摩尼珠、红玛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

他见了此衣钵，心中一喜，就现了本像，拿将过来，也不管担绳偏正，抬上肩，往下就走。不期脱了一头，扑的落在楼板上，唿喇的一声响喨。噫！有这般事：可可的老妖精在楼下睡觉，一声响，把他惊醒，跳起来，乱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来，点灯打火，一齐吆喝，前后去看。有

的来报道：“唐僧走了！”又有的来报道：“行者众人俱走了！”老妖急传号令，教：“拿！各门上谨慎！”行者听言，恐又遭他罗网，挑不成包袱，纵筋斗，就跳出楼窗外走了。

那妖精前前后后，寻不着唐僧等。又见天色将明，取了棒，帅众来赶，只见那二十八宿与五方揭谛等神，云雾腾腾，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声“那里去，吾来也！”角木蛟急唤：“兄弟们！怪物来了！”亢金龙、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氐土貉、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㺄、奎木狼、娄金狗、胃土彘、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领着金头揭谛、银头揭谛、六甲、六丁等神、护教伽蓝，同八戒、沙僧，——不领唐三藏，丢了白龙马——各执兵器，一拥而上。这妖王见了，呵呵冷笑，叫一声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个个威强力胜，浑战在西山坡上。好杀：

魔头泼恶欺真性，真性温柔怎奈魔。百计施为难脱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诸天来拥护，众圣助干戈。留情亏木母，定志感黄婆。浑战惊天并振地，强争设网与张罗。那壁厢摇旗呐喊，这壁厢擂鼓筛锣。枪刀密密寒光荡，剑戟纷纷杀气多。妖卒凶还勇，神兵怎奈何。愁云遮日月，惨雾罩山河。苦掤苦拽来相战，皆因三藏拜弥陀。

那妖精倍加勇猛，帅众上前掩杀。正在那不分胜败之际，只闻得行者叱咤一声道：“老孙来了！”八戒迎着道：“行李如何？”行者道：“老孙的性命几乎难免，却便说甚么行李！”沙僧执着宝仗道：“且休叙话，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谛、丁甲等神，被群妖围在垓心浑杀，老妖使棒来打他三个，这行者、八戒、沙僧丢开棍杖，轮着钉钯抵住。真个是地暗天昏，不能取胜。只杀得太阳星西没山根；太阴星东生海峤。那妖见天晚，打个哨子，教群妖各各留心，他却取出宝贝。孙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声“不好了，走啊！”他就顾不得八戒、沙僧、诸天等众，一路筋斗，跳上九霄空里。众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抛起去，又都装在里面，只是走了行者。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绳索，照旧绑了。将唐僧、八戒、沙僧悬梁高吊，白马拴在后边，诸神亦俱绑缚，抬在地窖子内，封了盖锁。那众妖遵依，一一收了不题。

却说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见妖兵回转，不张旗号，已知众等遭擒。他却按下祥光，落在那东山顶上，咬牙恨怪物，滴泪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声。叫道：“师父啊！你是那世里造下这屯邅难，今生里步步遇妖精。

似这般苦楚难逃，怎生是好！”独自一个，嗟叹多时，复又宁神思虑，以心问心道：“这妖魔不知是个甚么搭包子，那般装得许多物件？如今将天神、天将，许多人又都装进去了。我待求救于天，奈恐玉帝见怪。我记得有个北方真武，号曰荡魔天尊，他如今现在南赡部洲武当山上，等我去请他来搭救师父一难。”正是：

仙道未成猿马散，心神无主五行枯。

毕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话表孙大圣无计可施，纵一朵祥云，驾筋斗，径转南赡部洲去拜武当山，参请荡魔天尊，解释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众之灾。他在半空里无停止。不一日，早望见祖师仙境，轻轻按落云头，定睛观看，好去处：

巨镇东南，中天神岳。芙蓉峰竦杰，紫盖岭巍峨。九江水尽荆扬远，百越山连翼轸多。上有太虚之宝洞，朱陆之灵台。三十六宫金磬响，百千万客进香来。舜巡禹祷，玉简金书。楼阁飞青鸟，幢幡摆赤裾。地设名山雄宇宙，天开仙境透空虚。几树榔梅花正放，满山瑶草色皆舒。龙潜涧底，虎伏崖中。幽含如诉语，驯鹿近人行。白鹤伴云栖老桧，青鸾丹凤向阳鸣。玉虚师相真仙地，金阙仁慈治世门。

上帝祖师，乃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孕，怀胎一十四个月，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初一日午时降诞于王宫。那爷爷：

幼而勇猛，长而神灵。不统王位，惟务修行。父母难禁，弃舍皇宫。参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满，白日飞升。玉皇敕号，真武之名。玄虚上应，龟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称万灵。无幽不察，无显不成。劫终劫始，剪伐魔精。

孙大圣玩着仙境景致，早来到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却至太和宫外，忽见那祥光瑞气之间，簇拥着五百灵官。那灵官上前迎着道：“那来的是谁？”大圣道：“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要见师相。”众灵官听说，随报。祖师即下殿，迎到太和宫。

行者作礼道：“我有一事奉劳。”问：“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经，路遭险难。至西牛贺洲，有座山唤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师父进得山门，见有阿罗、揭谛、比丘、圣僧排列，以为真佛，倒身才拜，忽被他拿

住绑了。我又失于防闲，被他抛一副金铙，将我罩在里面，无纤毫之缝，口合如钳。甚亏金头揭谛请奏玉帝，钦差二十八宿，当夜下界，掀揭不起。幸得亢金龙将角透入铙内，将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铙，惊醒怪物。赶战之间，又被撒一个白布搭包儿，将我与二十八宿并五方揭谛，尽皆装去，复用绳捆了。是我当夜脱逃，救了星辰等众，与我唐僧等。后为找寻衣钵，又惊醒那妖，与天兵赶战。那怪又拿出搭包儿，理弄之时，我却知道前音，遂走了。众等被他依然装去。我无计可施，特来拜求师相一助力也。”

祖师道：“我当年威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敕旨。后又披发跣足，踏腾蛇神色，领五雷神将、巨虬狮子、猛兽毒龙，收降东北方黑气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静享武当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岳平宁，乾坤清泰。奈何我南赡部洲并北俱芦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潜踪。今蒙大圣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无有旨意，不敢擅动干戈。假若法遣众神，又恐玉帝见罪；十分却了大圣，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谅着那西路上纵有妖邪，也不为大害。我今着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与你助力，管教擒妖精，救你师之难。”

行者拜谢了祖师，即同龟、蛇、龙神各带精锐之兵，复转西洲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云头，径至山门外叫战。

却说那黄眉大王聚众怪在宝阁下说：“孙行者这两日不来，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说不了，只见前门上小妖报道：“行者引几个龙蛇龟相，在门外叫战！”妖魔道：“这猴儿怎么得个龙蛇龟相？此等之类，却是何方来者？”随即披挂，走出山门高叫：汝等是那路龙神，敢来造吾仙境？”五龙、二将相貌峥嵘，精神抖擞，喝道：“那泼怪！我乃武当山太和宫混元教主荡魔天尊之前五位龙神、龟、蛇二将。今蒙齐天大圣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这妖精，快送唐僧与天星等出来，免你一死！不然，将这一山怪，碎劈其尸；几间之房，烧为灰烬！”那怪闻言，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吾一棒！”这五条龙，翻云使雨；那两员将，播土扬沙，各执枪刀剑戟，一拥而攻。孙大圣又使铁棒随后。这一场好杀：

凶魔施武，行者求兵：凶魔施武，擅据珍楼施佛像；行者求兵，远参宝境借龙神。龟蛇生水火，妖怪动刀兵。五龙奉旨来西路，行者因师在后收。剑戟光明摇彩电，枪刀晃亮闪霓虹。这个狼牙棒，强敌短软；那个金箍棒，随意如心。只听得扢扑响声如爆竹，叮当音韵似敲金。水火齐来征怪物，刀兵共簇绕精灵。喊杀惊狼虎，喧哗振鬼神。浑战正当无胜

　　处，妖魔又取宝和珍。

行者帅五龙、二将，与妖魔战经半个时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见了心惊，叫道："列位仔细！"那龙神、蛇、龟不知甚么仔细，一个个都停住兵，近前抵挡。那妖精幌的一声，把搭包儿撇将起去；孙大圣顾不得五龙、二将，驾筋斗，跳在九霄逃脱。他把个龙神、龟、蛇一搭包子又装将去了。妖精得胜回寺，也将绳捆了，抬在地窖子里盖住不题。

你看那大圣落下云头，斜攲在山巅之上，没精没采，懊恨道："这怪物十分利害！"不觉的合着眼，似睡一般。猛听得有人叫道："大圣，休推睡，快早上紧求救。你师父性命，只在须臾间矣！"行者急睁睛跳起来看，原来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这毛神，这向在那方贪图血食，不来点卯，今日却来惊我！伸过孤拐来，让老孙打两棒解闷！"功曹慌忙施礼道："大圣，你是人间之喜仙，何闷之有！我等早奉菩萨旨令，教我等暗中护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暂离左右，是以不得常来参见。怎么反见责也？"行者道："你既是保护，如今那众星、揭谛、伽蓝并我师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师父、师弟，都吊在宝殿廊下；星辰等众，都收在地窖之间受罪。这两日不闻大圣消息，却才见妖精又拿了神龙、龟、蛇，又送在地窖里去了，方知是大圣请来之兵，小神特来寻大圣。大圣莫辞劳倦，千万再急急去求救援。"

行者闻言及此，不觉对功曹滴泪道："我如今愧上天宫，羞临海藏！怕问菩萨之原由，愁见如来之玉像！才拿去者，乃真武师相之龟、蛇、五龙圣众。教我再无方求救，奈何？"

功曹笑道："大圣宽怀。小神想起一处精兵，请来断然可降。适才大圣至武当，是南赡部洲之地。这枝兵也在南赡部洲盱眙山蠙城，即今泗州是也。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神通广大。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唤名小张太子，还有四大神将，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若去请他。他来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师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护我师父，勿令伤他，待老孙去请也。"

行者纵起筋斗云，躲离怪处，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细观，真好去处：

　　南近江津，北临淮水；东通海峤，西接封浮。山顶上有楼观峥嵘，山凹里有涧泉浩涌。嵯峨怪石，槃秀乔松。百般果品应时新，千样花枝迎日放。人如蚁阵往来多，船似雁行归去广。上边有瑞岩观、东岳宫、五显祠、龟山寺，钟韵香烟冲碧汉；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台、杏花

园，山光树色映蠙城。白云横不度，幽鸟倦还鸣。说甚泰嵩衡华秀，此间仙景若蓬瀛。

大圣点玩不尽，径过了淮河，入蠙城之内，到大圣禅寺山门外。又见那殿宇轩昂，长廊彩丽，有一座宝塔峥嵘。真是：

插云倚汉高千丈，仰视金瓶透碧空。

上下有光凝宇宙，东西无影映帘栊。

风吹宝铎闻天乐，日映冰虬对梵宫。

飞宿灵禽时诉语，遥瞻淮水渺无穷。

行者且观且走，直至二层门下。那国师王菩萨早已知之，即与小张太子出门迎迓。相见叙礼毕，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经，路上有个小雷音寺，那里有个黄眉怪，假充佛祖。我师父不辨真伪，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将金铙把我罩了，幸亏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铙，与他赌斗，又将一个布搭包儿，把天神、揭帝、伽蓝与我师父、师弟尽皆装了进去。我前去武当山请玄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龙、龟、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装去。弟子无依无倚，故来拜请菩萨，大展威力，将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师父一难！取得经回，永传中国，扬我佛之智慧，兴般若之波罗也。"

国师王道：你今日之事，诚我佛教之兴隆，理当亲去；奈时值初夏，正淮水泛涨之时。新收了水猿大圣，那厮遇水即兴；恐我去后，他乘空生顽，无神可治。今着小徒领四将和你去助力，炼魔收伏罢。"行者称谢。即同四将并小张太子，又驾云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张太子使一条楮白枪，四大将轮四把锟铻剑，和孙大圣上前骂战。小妖又去报知，那妖王复帅群妖，鼓噪而出道："猢狲！你今又请得何人来也？"说不了，小张太子，指挥四将，上前喝道："泼妖精！你面上无肉，不认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将，敢来与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州大圣国师王菩萨弟子，帅领四大神将，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这孩儿有甚武艺，擅敢到此轻薄？"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艺，等我道来：

祖居西土流沙国，我父原为沙国王。

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干华盖恶星妨。

因师远慕长生诀，有分相逢舍药方。

半粒丹砂祛病退，愿从修行不为王。

学成不老同天寿，容颜永似少年郎。

也曾赶赴龙华会，也曾腾云到佛堂。

捉雾拿风收水怪，擒龙伏虎镇山场。
抚民高立浮屠塔，静海深明舍利光。
楮白枪尖能缚怪，淡缁衣袖把妖降。
如今静乐蠙城内，大地扬名说小张！”

妖王听说，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舍了国家，从那国师王菩萨，修的是甚么长生不老之术？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么听信孙行者诳谬之言，千山万水，来此纳命！看你可长生可不老也！”

小张闻言，心中大怒，缠枪当面便刺，四大将一拥齐攻，孙大圣使铁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惧，轮着他那短软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横冲。这场好杀：

小太子，楮白枪，四柄锟铻剑更强。悟空又使金箍棒，齐心围绕杀妖王。妖王其实神通大，不惧分毫左右搪。狼牙棒是佛中宝，剑砍枪轮莫可伤。只听狂风声吼吼，又观恶气混茫茫。那个有意思凡弄本事，这个专心拜佛取经章。几番驰骋，数次张狂。喷云雾，闭三光，奋怒怀嗔各不良，多时三乘无上法，致令百艺苦相将。

概众争战多时，不分胜负。那妖精又解搭包儿。行者又叫“列位仔细！”太子并众等不知“仔细”之意。那怪滑的一声，把四大将与太子，一搭包又装将进去，只是行者预先知觉走了，那妖王得胜回寺，又教取绳捆了，送在地窖里，牢封固锁不题。

这行者纵筋斗云，起在空中，见那怪回兵闭门，方才按下祥光，立于西山坡上，怅望悲啼道：“师父啊！我

自从秉教入禅林，感荷菩萨脱难深。
保你西来求大道，相同辅助上雷音。
只言平坦羊肠路，岂料崔巍怪物侵。
百计千方难救你，东求西告枉劳心！”

大圣正当凄惨之时，忽见那西南上一朵彩云坠地，满山头大雨缤纷，有人叫道：“悟空，认得我么？”行者急走前看处，那个人：

大耳横颐方面相，肩查腹满身躯胖。
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
敞袖飘然福气多，芒鞋洒落精神壮。
极乐场中第一尊，南无弥勒笑和尚。

行者见了，连忙下拜道：“东来佛祖，那里去？弟子失回避了。万罪，万罪！”

佛祖道："我此来，专为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爷盛德大恩。敢问那妖是那方怪物，何处精魔，不知他那搭包儿是件甚么宝贝，烦老爷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会去，留他在宫看守，他把我这几件宝贝拐来，假佛成精。那搭包儿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做'人种袋'。那条狼牙棒是个敲磬的槌儿。"

行者听说，高叫一声道："好个笑和尚！你走了这童儿，教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过！"弥勒道："一则是我不谨，走失人口；二则是你师徒们魔障未完：故此百灵下界，应该受难。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行者道："这妖精神通广大，你又无些兵器，何以收之？"弥勒笑道："我在这山坡下，设一草庵，种一田瓜果在此，你去与他索战。交战之时，许败不许胜，引他到我这瓜田里，我别的瓜都是生的，你却变做一个大熟瓜。他来定要瓜吃，我却将你与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么在内摆布他。那时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儿，装他回去。"行者道："此计虽妙，你却怎么认得变的熟瓜？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弥勒笑道："我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岂不认得你！凭你变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我却教你一个法术。"行者道："他断然是以搭包儿装我，怎肯跟来！有何法术可来也？"勒笑道："你伸手来。"行者即舒左手，递将过去。弥勒将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写了一个"禁"字，教他捏着拳头，见妖精当面放手，他就跟来。

行者揝拳，欣然领教。一只手轮着铁棒，直至山门外，高叫道："妖魔，你孙爷爷又来了！可快出来，与你见个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问道："他又领多少兵来叫战？"小妖道："别无甚兵，止他一个。"妖王笑道："那猴儿计穷力竭，无处求人，断然是送命来也。"

随又结束整齐，带了宝贝，举着那轻软狼牙棒，走出门来，叫道："孙悟空，今番挣挫不得了！"行者骂道："泼怪物！我怎么挣挫不得？"妖王道："我见你计穷力竭，无处求人，独自个强来支持，如今拿住，再没个甚么神兵救拔，此所以说你挣挫不得也。"行者道："这怪不知死活！莫说嘴！吃吾一棒！"那妖王见他一只手轮棒。忍不住笑道："这猴儿，你看他弄巧！怎么一只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儿子！你禁不得我两只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着三五个，也打不过老孙这一只手！"妖王闻言，道："也罢，也罢！我如今不使宝贝，只与你实打，比个雌雄。"即举狼牙棒，上前来斗。孙行者迎着面，把拳头一放，双手轮棒。那妖精着了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顾使棒来赶。行者虚幌一下，败阵就走。那妖精直赶到西山坡下。

行者见有瓜田，打个滚，钻入里面，即变做一个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赶至庵边叫道："瓜是谁人种的？"弥勒变作一个种瓜叟，出草庵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种的。"妖王道："可有熟瓜么？"弥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个熟的来，我解渴。"弥勒即把行者变的那瓜，双手递与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过手，张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机会，一毂辘钻入咽喉之下，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脚。抓肠蒯腹，翻根头，竖蜻蜓，任他在里面摆布。那妖精疼得傞牙俫嘴，眼泪汪汪，把一块种瓜之地，滚得似个打麦之场，口中只叫："罢了，罢了，谁人救我一救！"弥勒却现了本像，嘻嘻笑叫道："孽畜！认得我么？"那妖抬头看见，慌忙跪倒在地，双手揉着肚子，磕头撞脑，只叫："主人公！饶我命罢，饶我命罢！再不敢了！"

弥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后天袋儿，夺了他的敲磬槌儿，叫："孙悟空，看我面上，饶他命罢。"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里面乱掏乱捣。那怪万分疼痛难忍，倒在地下。弥勒又道："悟空，他也彀了，你饶他罢。"行者才叫："你张大口，等老孙出来。"那怪虽是肚腹胶痛，还未伤心。俗语云："人未伤心不得死，花残叶落是根枯。"他听见叫张口，即便忍着疼，把口大张。行者方才跳出，现了本像，急掣棒还要打时，早被佛祖把妖精装在袋里，斜跨在腰间。手执着磬槌，骂道："孽畜！金铙偷了那里去了？"那怪却只要怜生，在后天袋内哼哼𠴨𠴨的道："金铙是孙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铙破，还我金来。"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莲台上哩。"

那佛祖提着袋子，执着磬槌，嘻嘻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寻金还我。"行者见此法力，怎敢违误。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内，收取金碴。只见那山门紧闭。佛祖使槌一指，门开入里看时，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两个；把五七百个小妖，尽皆打死。各现原身，都是些山精树怪，兽孽禽魔。佛祖将金收攒一处，吹口仙气，念声咒语，即时返本还原，复得金铙一副。别了行者，驾祥云，径转极乐世界。

这大圣却才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呆子吊了几日，饿得慌了，且不谢大圣，却就𤻲着腰，跑到厨房寻饭吃。原来那怪正安排了午饭，因行者索战，还未得吃。这呆子看见，即吃了半锅，却拿出两钵头叫师父、师弟们各吃了两碗，然后才谢了行者。问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请祖师，龟、蛇，后请大圣借太子，并弥勒收降之事，细陈了一遍。三藏闻言，谢之不尽，顶礼

了诸天，道：“徒弟，这些神圣，困于何所？”行者道：“昨日日值功曹对老孙说，都在地窖之内。”叫：“八戒，我与你去解脱他等。”

那呆子得食力壮，抖擞精神，寻着他的钉钯，即同大圣到后面，打开地窖，将众等解了绳，请出珍楼之下。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一拜谢。这大圣才送五龙、二将回武当；送小张太子与四将回蠙城；后送二十八宿归天府；发放揭谛、伽蓝各回境。师徒们却宽住了半日。喂饱了白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临行时，放上一把火，将那些珍楼、宝座、高阁、讲堂，俱尽烧为灰烬。这里才：

无挂无牵逃难去，消灾消障脱身行。

毕竟不知几时才到大雷音，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话说三藏四众，躲离了小西天，欣然上路。行经个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时，见了几处园林皆绿暗，一番风雨又黄昏。三藏勒马道："徒弟啊，天色晚矣，往那条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师父放心。若是没有借宿处，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孙会做木匠，就在这路上搭个蓬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这个所在，岂是住场！满山多虎豹狼虫，遍地有魑魅魍魉。白日里尚且难行，黑夜里怎生敢宿？"行者道："呆子！越发不长进了！不是老孙海口，只这条棒子，揝在手里，就是塌下天来，也撑得住！"

师徒们正然讲论，忽见一座山庄不远。行者道："好了，有宿处了！"长老问："在何处？"行者指道："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我们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

长老欣然促马，至庄门外下马。只见那柴扉紧闭。长老敲门道："开门，开门。"里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足踏蒲鞋，头顶乌巾，身穿素服，开了门，便问："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三藏合掌当胸，躬身施礼道："老施主，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适到贵地天晚，特造尊府假宿一宵。万望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啊。此处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远。且休道前去艰难，只这个地方，已此难过。"三藏问，"怎么难过？"老者用手指道："我这庄村西去三十余里，有一条稀柿衕，山名七绝。"三藏道："何为'七绝'？"老者道："这山径过有八百里，满山尽是柿果。古云：'柿树有七绝：一，益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枝叶肥大。'故名七绝山。我这敝处地阔人稀，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将一条夹石衚衕，尽皆填满；又被雨露

雪霜，经霉过夏，作成一路污秽。这方人家，俗呼为稀屎衕。但刮西风，有一股秽气，就是淘东圊也不似这般恶臭。如今正值春深，东南风大作，所以还不闻见也。”三藏心中烦闷不言。

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这老儿甚不通便！我等远来投宿，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唬人！十分你家窄逼没处睡，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也就过了此宵，何故这般絮聒？”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便也拧住口，惊嘬嘬的，硬着胆，喝了一声，用藜杖指定道：“你这厮，骨挝脸，磕额头，塌鼻子，凹颉腮，毛眼毛睛，痨病鬼，不知高低，尖着个嘴，敢来冲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儿，你原来有眼无珠，不识我这痨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干净差了。我虽丑便丑，却倒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谁？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

祖居东胜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

身拜灵台方寸祖，学成武艺甚全周；

也能搅海降龙母，善会担山赶日头；

缚怪擒魔称第一，移星换斗鬼神愁。

偷天转地英名大，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

老者闻言，回嗔作喜，躬着身，便教：“请！请入寒舍安置。”

遂此，四众牵马挑担，一齐进去。只见那荆针棘刺，铺设两边；二层门是砖石垒的墙壁，又是荆棘苫盖；入里才是三间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办饭。少顷，移过桌子，摆着许多面筋豆腐，芋苗萝白，辣芥蔓菁，香稻米饭，醋烧葵汤，师徒们尽饱一餐。吃毕，八戒扯过行者，背云：“师兄，这老儿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设此盛斋，何也？”行者道：“这个能值多少钱！到明日，还要他十果十菜的送我们哩！”八戒道：“不羞！凭你那几句大话，哄他一顿饭吃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个处治。”

不多时，渐渐黄昏，老者又叫掌灯。行者躬身问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贵地想就是李家庄？”老者道：“不是，这里唤做驼罗庄，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别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赐我等盛斋？”那老者起身道：“才闻得你说会拿妖怪，我这里却有个妖怪，累你替你们拿拿，自有重谢。”行者就朝上唱上喏道：“承照顾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祸！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预先就唱个喏！”行者道：“贤弟，你不知。我唱个喏就是下了个定钱，他再不去请别

人了。”

三藏闻言道：“这猴儿凡事便要自专。倘或那妖精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诳语么？”行者笑道：“师父莫怪，等我再问了看。”那老者道：“还问甚？”行者道：“你这贵处，地势清平，又许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么妖精，敢上你这高门大户？”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这里久矣康宁。只这三年六月间，忽然一阵风起，那时人家甚忙，打麦的在场上，插秧的在田里，俱着了慌，只说是天变了。谁知风过处，有个妖精，将人家牧放的牛马吃了，猪羊吃了，见鸡鹅囫囵咽，遇男女夹活吞。自从那次，这二年常来伤害。长老啊，你若有手段，拿了他，扫净此土，我等决然重谢，不敢轻慢。”行者道：“这个却是难拿。”八戒道：“真是难拿，难拿！我们乃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么妖精！”老者道：“你原来是骗饭吃的和尚。初见时夸口弄舌，说会换斗移星，降妖缚怪，及说起此事，就推却难拿！”

行者道：“老儿，妖精好拿；只是你这方人家不齐心，所以难拿。”老者道：“怎见得人心不齐？”行者道：“妖精搅扰了三年，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我想着每家只出银一两，五百家可凑五百两银子，不拘到那里，也寻一个法官把妖拿了，却怎么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论说使钱，好道也羞杀人！我们那家不花费三五两银子！前年曾访着山南里有个和尚，请他到此拿妖，未曾得胜。”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来？”老者道：

“那个僧伽，披领袈裟。先谈《孔雀》，后念《法华》。香焚炉内，手把铃拿。正然念处，惊动妖邪。风生云起，径至庄家。僧和怪斗，其实堪夸：一递一拳捣，一递一把抓。和尚还相应，相应没头发。须臾妖怪胜，径直返烟霞。原来晒干疤。我等近前看，光头打的似个烂西瓜！”

行者笑道：“这等说，吃了亏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还是我们吃亏：与他买棺木殡葬，又把些银子与他徒弟。那徒弟心还不歇，至今还要告状，不得干净！”

行者道：“再可曾请甚么人拿他？”老者道：“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么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头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为。驱神使将，拘到妖魑。狂风滚滚，黑雾迷迷。即与道士，两个相持。斗到天晚。怪返云霓。乾坤清朗朗，我等众人齐。出来寻道士，淹死在山溪。捞得上来大家看，却如一个落汤鸡！”

行者笑道：“这等说，也吃亏了。”老者道：“他也只舍得一命，我们又使

彀闷数钱粮。”行者道：“不打紧，不打紧，等我替你拿他来。”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着他，我请几个本庄长者与你写个文书：若得胜，凭你要多少银子相谢，半分不少；如若有亏，切莫和我等放赖，各听天命。”行者笑道：“这老儿被人赖怕了。我等不是那样人。快请长者去。”

那老者满心欢喜，即命家僮，请几个左邻、右舍、表弟、姨兄、亲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来相见。会了唐僧，言及拿妖一事，无不欣然。众老问：“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叉手道：“是我小和尚。”众老悚然道：“不济，不济！那妖精神通广大，身体狼犺。你这个长老，瘦瘦小小，还不彀他填牙齿缝哩！”行者笑道：“老官儿，你估不出人来。我小自小，结实，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气在内’哩！”众老见说，只得依从道：“长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谢礼？”行者道：“何必说要甚么谢礼！俗语云：‘说金子幌眼，说银子傻白，说铜钱腥气！’我等乃积德的和尚，决不要钱。”众老道：“既如此说，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钱，岂有空劳之理！我等各家俱以鱼田为活。若果降了妖孽，净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两亩良田，共凑一千亩，坐落一处，你师徒们在上起盖寺院，打坐参禅，强似方上云游。”行者又笑道：“越不停当！但说要了田，就要养马当差，纳粮办草，黄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杀人也！”众老道：“诸般不要，却将何谢？”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饭，便是谢了。”众老喜道：“这个容易。但不知你怎么拿他。”行者道：“他但来，我就拿住他。”众老道：“那怪大着哩！上拄天，下拄地；来时风，去时雾。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论呼风驾雾的妖精，我把他当孙子罢了；若说身体长大，有那手段打他！”

正讲处，只听得呼呼风响，慌得那八九个老者，战战兢兢道：“这和尚盐酱口！说妖精，妖精就来了！”那老李开了腰门，把几个亲戚，连唐僧，都叫：“进来，进来！妖怪来了！”唬得那八戒也要进去，沙僧也要进去。行者两只手扯住两个道：“你们忒不循理！出家人，怎么不分内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里，看看是个甚么妖精！”八戒道：“哥啊，他们都是经过帐的，风响便是妖来。他都去躲，我们又不与他有亲，又不相识，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来行者力量大，不容说，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那阵风越发大了。好风：

倒树摧林狼虎忧，播江搅海鬼神愁。
掀翻华岳三峰石，提起乾坤四部洲。
村舍人家皆闭户，满庄儿女尽藏头。

　　黑云漠漠遮星汉，灯火无光遍地幽。

慌得那八戒战战兢兢，伏之于地，把嘴拱开土，埋在地下，却如钉了钉一般。沙僧蒙着头脸，眼也难睁。

行者闻风认怪，一霎时，风头过处，只见那半空中隐隐的两盏灯来，即低头叫道："兄弟们！风过了，起来看！"那呆子扯出嘴来，抖抖灰土，仰着脸，朝天一望，见有两盏灯光，忽失声笑道："好耍子，好耍子！原来是个有行止的妖精！该和他做朋友！"沙僧道："这般黑夜，又不曾觌面相逢，怎么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必定是个好的。"沙僧道："你错看了。那不是一对灯笼，是妖精的两只眼亮。"这呆子就唬矮了三寸，道："爷爷呀！眼有这般大啊，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贤弟莫怕。你两个护持着师父，待老孙上去讨他个口气，看他是甚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们来。"

好行者，纵身打个唿哨，跳到空中。执铁棒，厉声高叫道："慢来，慢来！有吾在此！"那怪见了，挺住身躯，将一根长枪乱舞。行者执了棍势，问道："你是那方妖怪？何处精灵？"那怪更不答应，只是舞枪。行者又问，又不答，只是舞枪。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聋口哑！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乱舞枪遮拦。在那半空中，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三更时分，未见胜败。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里，看得明白。原来那怪只是舞枪遮架，更无半分儿攻杀。行者一条棒不离那怪的头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这里护持，让老猪去帮打帮打，莫教那猴子独干这功，领头一盅酒。"

好呆子，就跳起云头，赶上就筑。那怪物又使一条枪抵住。两条枪，就如飞蛇掣电。八戒夸奖道："这妖精好枪法！不是'山后枪'，乃是'缠丝枪'；也不是'马家枪'，却叫做个'软柄枪'！行者道："呆子莫胡谈！那里有个甚么'软柄枪'！"八戒道："你看他使出枪来架住我们，不见枪柄，不知收在何处。"行者道："或者是个'软柄枪'；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想是还未归人道，阴气还重。只怕天明时阳气胜，他必要走。但走时，一定赶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

又斗多时，不觉东方发白。那怪不敢恋战，回头就走。行者与八戒，一齐赶来，忽闻得污秽之气旭人，乃是七绝山稀柿衕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厕哩！哏！臭气难闻！"行者侮着鼻子，只叫："快快赶妖精！快快赶妖精！"那怪物撺过山去，现了本像，乃是一条红鳞大蟒。你看他：

　　眼射晓星，鼻喷朝雾。密密牙排钢剑，弯弯爪曲金钩。头戴一条肉

角，好便似千千块玛瑙攒成；身披一派红鳞，却就如万万片胭脂砌就。盘地只疑为锦被，飞空错认作虹霓。歇卧处有腥气冲天，行动时有赤云罩体。大不大，两边人不见东西；长不长，一座山跨占南北。

八戒道："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若要吃人啊，一顿也得五百个，还不饱足！"行者道："那软柄枪乃是两条信𫄨。我们赶他软了，从后打出去！"

这八戒纵身赶上，将钯便筑。那怪物一头钻进窟里，还有七八尺长尾巴丢在外边。八戒放下钯，一把挝住道："着手！着手！"尽力气往外乱扯，莫想扯得动一毫。行者笑道："呆子！放他进去，自有处置，不要这等倒扯蛇。"八戒真个撒了手，那怪缩进去了。八戒怨道："才不放手时，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是这般缩了，却怎么得他出来？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行者道："这厮身体狼犺，窟穴窄小，断然转身不得，一定是个照直撺的，定有个后门出头。你快去后门外拦住，等我在前门外打。"

那呆子真个一溜烟，跑过山去。果见有个孔窟，他就扎定脚。还不曾站稳，不期行者在前门外使棒子往里一捣，那怪物护疼，径往后门撺出。八戒未曾防备，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莫能挣挫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见窟中无物，搴着棍，穿进去叫赶妖怪。那八戒听得吆喝，自己害羞，忍得疼，爬起来，使钯乱扑。行者见了，笑道："妖怪走了，你还扑甚的了？"八戒道："老猪在此'打草惊蛇'哩！"行者道："活呆子！快赶上！"

二人赶过涧去，见那怪盘做一团，竖起头来，张开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后便退。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捶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倾了你也！"行者在妖精肚里，支着铁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那怪物躬起腰来，就似一道路东虹。八戒道："虽是像桥，只是没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似一只赣保船。八戒道："虽是像船，只是没有桅篷，不好使风。"行者道："你让开路，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又在里面尽着力把铁棒从脊背上一搠将出去，约有五七丈长，就似一根桅杆。那厮忍疼挣命，往前一撺，比使风更快，撺回旧路，下了山，有二十馀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丧矣。八戒随后赶上来，又举钯乱筑。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钻将出来道："呆子！他死也死了，你还筑他怎的？"八戒道："哥啊，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着尾巴，倒拉将来。

却说那驼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对唐僧道："你那两徒弟，一夜不回，断然倾了命也。"三藏道："决不妨事。我们出去看看。"须臾间，只见行者与八

戒拖着一条大蟒，吆吆喝喝前来，众人却才欢喜。满庄上老幼男女，都来跪拜道："爷爷！正是这个妖精，在此伤人！今幸老爷施法，斩怪除邪，我辈庶各得安生也！"众家都是感激，东请西邀，各各酬谢。师徒们被留住五七日，苦辞无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见他不要钱物，都办些干粮果品，骑骡压马，花红彩旗，尽来饯行。此处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人相送。

一路上喜喜欢欢，不时到了七绝山稀柿衕口。三藏闻得那般恶秽，又见路道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度得？"行者侮着鼻子道："这个却难也。"三藏见行者说难，便就眼中垂泪。李老儿与众上前道："老爷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处，都已约定意思了。令高徒与我们降了妖精，除了一庄祸害，我们各办虔心，另开一条好路，送老爷过去。"行者笑道："你这老儿，俱言之欠当。你初然说这山径过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里会开山凿路！若要我师父过去，还得我们着力，你们都成不得。"三藏下马，道："悟空，怎生着力么！"行者笑道："眼下就要过山，却也是难；若说再开条路，却又难也。须是还从旧胡同过去。只恐无人管饭。"李老儿道："长老说那里话！凭你四位担搁多少时，我等俱养得起，怎么说无人管饭！"行者道："既如此，你们去办得两石米的干饭，再做些蒸饼馍馍来。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变了大猪，拱开旧路，我师父骑在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过去了。"

八戒闻言，道："哥哥，你们都要图个干净，怎么独教老猪出臭？"三藏道："悟能，你果有本事拱开衚衕，领我过山，注你这场头功。"八戒笑道："师父在上，列位施主们都在此，休笑话。我老猪本来有三十六般变化。若说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委实不能；若说变山，变树，变石块，变土墩，变赖象、科猪、水牛、骆驼，真个全会。只是身体变得大，肚肠越发大。须是吃得饱了，才好干事。"众人道："有东西，有东西！我们都带得有干粮、果品、烧饼、馉饳在此。原要开山相送的。且都拿出来，凭你受用。待变化了，行动之时，我们再着人回去做饭送来。"八戒满心欢喜，脱了皂直裰，丢了九齿钯，对众道："休笑话，看老猪干这场臭功。"

好呆子，捻着诀，摇身一变，果然变做一个大猪。真个是：

嘴长毛短半脂膘，自幼山中食药苗。
黑面环睛如日月，圆头大耳似芭蕉。
修成坚骨同天寿，炼就粗皮比铁牢。
齆齆鼻音呱诂叫，喳喳喉响喷喁哮。
白蹄四只高千尺，剑鬣长身百丈饶。

从见人间肥豕彘，未观今日老猪魈。

唐僧等众齐称赞，羡美天蓬法力高。

孙行者见八戒变得如此，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将干粮等物推攒一处，叫八戒受用。那呆子不分生熟，一涝食之，却上前拱路。

行者叫沙僧脱了脚，好生挑担，请师父稳坐雕鞍。他也脱了鞝鞋，吩咐众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饭来与我师弟接力。"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随行，多一半有骡马的，飞星回庄做饭；还有三百人步行的，立于山下遥望他行。原来此庄至山，有三十馀里；待回取饭来，又三十馀里；往回担搁，约有百里之遥，他师徒们已此去得远了。众人不舍，催趱骡马，进衚衕，连夜赶至，次日方才赶上，叫道："取经的老爷，慢行，慢行！我等送饭来也！"长老闻言，谢之不尽，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吃些饭食壮神。那呆子拱了两日，正在饥饿之际。那许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饭食。他也不论米饭、面饭，收积来一涝用之。饱餐一顿，却又上前拱路。三藏与行者、沙僧谢了众人，分手两别。正是：

驼罗庄客回家去，八戒开山过衕来。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怪魔衰。

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衚衕此日开。

六欲尘情皆剪绝，平安无阻拜莲台。

这一去不知还有多少路程，还遇甚么妖怪，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善正万缘收，名誉传扬四部洲。智慧光明登彼岸，飕飕，叆叆云生天际头。　诸佛共相酬，永住瑶台万万秋。打破人间蝴蝶梦，休休，涤净尘氛不惹愁。

话表三藏师徒，洗污秽之衚衕，上逍遥之道路，光阴迅速，又值炎天。正是：

海榴舒锦弹，荷叶绽青盘。
两路绿杨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摇纨。

进前行处，忽见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马叫："徒弟们，你看那是甚么去处？"行者道："师父原来不识字，亏你怎么领唐王旨意离朝也！"三藏道："我自幼为僧，千经万典皆通，怎么说我不识字？"行者道："既识字，怎么那城头上杏黄旗，明书三个大字，就不认得，却问是甚去处何也？"三藏喝道："这泼猴胡说！那旗被风吹得乱摆，纵有字也看不明白！"行者道："老孙偏怎看见？"八戒、沙僧道："师父，莫听师兄捣鬼。这般遥望，城池尚不明白，如何就见是甚字号？"行者道："却不是'朱紫国'三字？"三藏道："朱紫国必是西邦王位，却要倒换关文。"行者道："不消讲了。"

不多时，至城门下马，过桥，入进三层门里，真个好个皇州！但见：

门楼高耸，垛迭齐排。周围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对。六街三市货资多，万户千家生意盛。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天府大京城。绝域梯航至，遐方玉帛盈。形胜连山远，宫垣接汉清。三关严锁钥，万古乐升平。

师徒们在那大街市上行时，但见人物轩昂，衣冠齐整，言语清朗，真不亚大唐世界。那两边做买做卖的，忽见猪八戒相貌丑陋，沙和尚面黑身长，孙行者脸毛额廓，丢了买卖，都来争看。三藏只叫："不要撞祸，低着头走！"八

戒遵依，把个把子嘴揣在怀里；沙僧不敢仰视；惟行者东张西望，紧随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儿就回去了。有那游手好闲的，并那顽童们，烘烘笑笑，都上前抛瓦丢砖，与八戒作戏。唐僧捏着一把汗，只教："莫要生事！"那呆子不敢抬头。

不多时，转过隅头，忽见一座门墙，上有"会同馆"三字。唐僧道："徒弟，我们进这衙门去也。"行者道："进去怎的？"唐僧道："会同馆乃天下通会通同之所，我们也打搅得。且到里面歇下。待我见驾，倒换了关文，再赶出城走路。"八戒闻言，掣出嘴来，把那些随看的人，唬倒了数十个。他上前道："师父说的是。我们且到里边藏下，免得这伙鸟人吵嚷。"遂进馆去。那些人方渐渐而退。

却说那馆中有两个大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厅上查点人夫，要往那里接官。忽见唐僧来到，个个心惊，齐道："是甚么人，是甚么人？往那里走？"三藏合掌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宝方，不敢私过，有关文欲倒验放行，权借高衙暂歇。"

那两个馆使听言，屏退左右，一个个整冠束带，下厅迎上相见。即命打扫客房安歇，教办清素支应。三藏谢了。二官带领人夫，出厅而去。手下人请老爷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恨道："这厮惫懒！怎么不让老孙在正厅？"三藏道："他这里不服我大唐管属，又不与我国相连，况不时又有上司过客往来，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这等说，我偏要他相待！"

正说处，有管事的送支应来，乃是一盘白米、一盘白面、两把青菜、四块豆腐、两个面筋、一盘干笋、一盘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谢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里有干净锅灶，柴火方便，请自去做饭。"

三藏道："我问你一声，国王可在殿上么？"管事的道："我万岁爷爷久不上朝，今日乃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多官议出黄榜。你若要倒换关文，趁此急去，还赶上；到明日，就不能彀了，不知还有多少时伺候哩。"三藏道："悟空，你们在此安排斋饭，等我急急去验了关文回来，吃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关文。三藏整束了进朝，只是吩咐徒弟们，切不可出外去生事。

不一时，已到五凤楼前。说不尽那殿阁峥嵘，楼台壮丽。直至端门外，烦奏事官转达天廷，欲倒验关文。那黄门官果至玉阶前，启奏道："朝门外有东土大唐钦差一员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欲倒换通关文牒，听宣。"国王闻言，喜道："寡人久病，不曾登基；今上殿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国！"即传旨宣至阶下。三藏即礼拜俯伏。国王又宣上金殿赐坐，命光禄寺办斋。三

藏谢了恩。将关文献上。

国王看毕，十分欢喜道："法师，你那大唐，几朝君正？几辈臣贤？至于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远涉山川求经？"这长老因问，即欠身合掌道："贫僧那里：

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尧舜正位，禹汤安民。成周子众，各立乾坤。倚强欺弱，分国称君。邦君十八，分野边尘。后成十二，宇宙安淳。因无车马，却又相吞。七雄争胜，六国归秦。天生鲁沛，各怀不仁。江山属汉，约法钦遵。汉归司马，晋又纷纭。南北十二，宋齐梁陈。列祖相继，大隋绍真。赏花无道，涂炭多民。我王李氏，国号唐君。高祖晏驾，当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宽仁。兹因长安城北，有个怪水龙神，刻减甘雨，应该损身。夜间托梦，告王救迍。王言准赦，早召贤臣。款留殿内，慢把棋轮。时当日午，那贤臣梦斩龙身。"

国王闻言，忽作呻吟之声，问道："法师，那贤臣是那邦来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驾前丞相，姓魏名徵。他识天文，知地理，辨阴阳，乃安邦立国之大宰辅也。因他梦斩了泾河龙王，那龙王告到阴司，说我王许救又杀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渐觉身危。魏徵又写书一封，与我王带至冥司，寄与酆都城判官崔珏。少时，唐王身死，至三日复得回生。亏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书，加王二十年寿。今要做水陆大会，故遣贫僧远涉道途，询求诸国，拜佛祖，取大乘经三藏，超度孽苦升天也。"那国王又呻吟叹道："诚乃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似我寡人久病多时，并无一臣拯救。"长老听说，偷睛观看，见那皇帝面黄肌瘦，形脱神衰。长老正欲启问，有光禄寺官，奏请唐僧奉斋。王传旨，教"在披香殿，连朕之膳摆下，与法师同享。"三藏谢了恩，与王同进膳进斋不题。

却说行者在会同馆中，着沙僧安排茶饭，并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饭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问道："如何？"沙僧道："油、盐、酱、醋俱无也。"行者道："我这里有几文衬钱，教八戒上街买去。"那呆子躲懒道："我不敢去。嘴脸欠俊，恐惹下祸来，师父怪我。"行者道："公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抢他，何祸之有！"八戒道："你才不曾看见獐智？在这门前扯出嘴来，把人唬倒了十来个；若到闹市丛中，也不知唬杀多少人是！"行者道："你只知闹市丛中，你可曾看见那市上卖的是甚么东西？"八戒道："师父只教我低着头，莫撞祸，实是不曾看见。"行者道："酒店、米铺、磨坊，并绫罗杂货不消说；着然又好茶房、面店，大烧饼、大馍馍，饭店又有好汤饭、好椒料、好蔬菜，

与那异品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无数好东西，我去买些儿请你如何？”那呆子闻说，口内流涎，喉咙里啯啯的咽唾，跳起来道：“哥哥！这遭我扰你，待下次趱钱，我也请你回席。”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饭，等我们去买调和来。”沙僧也知是耍呆子，只得顺口应承道：“你们去，须是多买些，吃饱了来。”那呆子捞个碗盏拿了，就跟行者出门。有两个在官人问道：“长老那里去？”行者道：“买调和。”那人道：“这条街往西去，转过拐角鼓楼，那郑家杂货店，凭你买多少，油、盐、酱、醋、姜、椒、茶叶俱全。”

他二人携手相搀，径上街西而去。行者过了几处茶房，几家饭店，当买的不买，当吃的不吃。八戒叫道：“师兄，这里将就买些用罢。”那行者原是耍他，那里肯买，道：“贤弟，你好不经纪！再走走，拣大的买吃。”两个人说说话儿，又领了许多人跟随争看。不时，到了鼓楼边，只见那楼下无数人喧嚷，挤挤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见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里人嚷得紧，只怕是拿和尚的。又况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谈！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们走过去，到郑家店买些调和来。”八戒道：“罢，罢，罢！我不撞祸。这一挤到人丛里，把耳朵捽了两捽，唬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几个，我倒偿命是！”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这壁根下站定，等我过去买了回来，与你买素面烧饼吃罢。”那呆子将碗盏递与行者，把嘴拄着墙根，背着脸，死也不动。

这行者走至楼边，果然挤塞。直挨入人丛里听时，原来是那皇榜张挂楼下，故多人争看。行者挤到近处，闪开火眼金睛，仔细看时，那榜上却云：

> “朕西牛贺洲朱紫国王，自立业以来，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国事不祥，沉疴伏枕，淹延日久难痊。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贤士。不拘北往东来，中华外国，若有精医药者，请登宝殿，疗理朕躬。稍得病愈，愿将社稷平分，决不虚示。为此出给张挂。须至榜者。”

览毕，满心欢喜道：“古人云：‘行动有三分财气。’早是不在馆中呆坐。即此不必买甚调和，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

好大圣，弯倒腰，丢了碗盏，拈一撮土，往上洒去，念声咒语，使个隐身法，轻轻的上前揭了榜。又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气吹来，那阵旋风起处，他却回身，径到八戒站处，只见那呆子嘴拄着墙根，却是睡着了一般。行者更不惊他，将榜文折了，轻轻揣在他怀里，拽转步，先往会同馆去了不题。

却说那楼下众人，见风起时，各各蒙头闭眼。不觉风过时，没了皇榜，众皆悚惧。那榜原有十二个太监，十二个校尉，早朝领出。才挂不上三个时辰，被风吹去，战兢兢左右追寻。忽见猪八戒怀中露出个纸边儿来，众人近前道：“你揭了榜来耶？”那呆子猛抬头，把嘴一撅，唬得那几个校尉，踉踉蹡蹡，跌倒在地。他却转身要走，又被面前几个胆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医的皇榜，还不进朝医治我万岁去，却待何往？”那呆子慌慌张张道：“你儿了便揭了皇榜！你孙子便会医治！”校尉道：“你怀中揣的是甚？”呆子却才低头看时，真个有一张字纸。展开一看，咬着牙骂道：“那猢狲害杀我也！”恨一声，便要扯破，早被众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谁敢扯坏？你既揭在怀中，必有医国之手，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师兄孙悟空揭的。他暗暗揣在我怀中，他却丢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与你寻他去。”众人道：“说甚么乱话！‘现钟不打打铸钟’？你现揭了榜文，教我们寻谁！不管你，扯了去见主上！”那伙人不分清白，将呆子推推扯扯。这呆子立定脚，就如生了根一般，十来个人也弄他不动。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会，扯得我呆性子发了，你却休怪！”

不多时，闹动了街人，将他围绕。内有两个年老的太监道：“你这相貌稀奇，声音不对，是那里来的，这般村强？”八戒道：“我们是东土差往西天取经的。我师父乃唐王御弟法师，却才入朝，倒换关文去了。我与师兄来此买办调和，我见楼下人多，未曾敢去，是我师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来见有榜文，弄阵旋风揭了，暗揣我怀内，先去了。”那太监道：“我头前见个白面胖和尚，径奔朝门而去，想就是你师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监道：“你师兄往哪里去了？”八戒道：“我们一行四众。师父去倒换关文，我三众并行囊、马匹俱歇在会同馆。师兄弄了我，他先回馆中去了。”太监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馆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这两个奶奶知事。”众校尉道：“这和尚委不识货！怎么赶着公公叫起奶奶来耶？”八戒笑道：“不羞！你这反了阴阳的！他二位老妈妈儿，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众人道：“莫弄嘴！快寻你师兄去。”

那街上人吵吵闹闹，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馆门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师兄却不比我任你们作戏。他却是个猛烈认真之士。汝等见了，须要行个大礼，叫他声‘孙老爷’，他就招架了。不然啊，他就变了嘴脸，这事却弄不成也。”众太监、校尉俱道：“你师兄果有手段，医好国王，他也该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该下拜。”

那些闲杂人都在门外喧哗。八戒领着一行太监、校尉，径入馆中。只听得行者与沙僧在客房里正说那揭榜之事耍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乱嚷道："你可成个人！哄我去买素面、烧饼、馍馍我吃，原来都是空头，又弄旋风，揭了甚么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怀里，拿我装胖！这可成个弟兄！"行者笑道："你这呆子，想是错了路，走向别处去。我过鼓楼，买了调和，急回来寻你不见，我先来了。在那里揭甚皇榜？"八戒道："现有看榜的官员在此。"

说不了，只见那几个太监、校尉朝上礼拜道："孙老爷，今日我王有缘，天遣老爷下降，是必大展经纶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愈，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闻言，正了声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对众道："你们想是看榜的官么？"太监叩头道："奴婢乃司礼监内臣。这几个是锦衣校尉。"行者道："这招医榜，委是我揭的，故遣我师弟引见。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药不跟卖，病不讨医。'你去教那国王亲来请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太监闻言，无不惊骇。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哑请，着一半入朝启奏。"

当分了四个太监，六个校尉，更不待宣召，径入朝，当阶奏道："主公万千之喜！"那国王正与三藏膳毕清谈，忽闻此奏，问道："喜自何来？"太监奏道："奴婢等早领出招医皇榜，鼓楼下张挂，有东土大唐远来取经的一个圣僧孙长老揭了，现在会同馆内，要王亲自去请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来启奏。"国王闻言，满心欢喜，就问唐僧道："法师有几位高徒？"三藏合掌答曰："贫僧有三个顽徒。"国王问："那一位高徒善医？"三藏道："实不瞒陛下说。我那顽徒，俱是山野庸才，只会挑包背马，转涧寻波，带领贫僧登山踄岭，或者到峻险之处，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龙而已；更无一个能知药性者。"国王道："法师何必太谦？朕当今日登殿，幸遇法师来朝，诚天缘也。高徒既不知医，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亲迎？断然有医国之能也。"叫："文武众卿，寡人身虚力怯，不敢乘辇；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请孙长老，看朕之病。汝等见他，切不可轻慢，称他做'神僧孙长老'，皆以君臣之礼相见。"

那众臣领旨，与看榜的太监、校尉径至会同馆，排班参拜。唬得那八戒躲在厢房，沙僧闪于壁下。那大圣，看他坐在当中，端然不动。八戒暗地里怨恶道："这猢狲活活的折杀也！怎么这许多官员礼拜，更不还礼，也不站将起来！不多时，礼拜毕，分班启奏道："上告神僧孙长老。我等俱朱紫国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洁礼参请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才立起身来，对众道：

“你王如何不来？”众臣道：“我王身虚力怯，不敢乘辇，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礼，拜请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说，列位请前行，我当随至。”众臣各依品从，作队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们来。”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两个与我收药。”沙僧道：“收甚么药？”行者道：“凡有人送药来与我，照数收下，待我回来取用。”二人领诺不题。

这行者即同多官，顷间便到。众臣先走，奏知那国王，高卷珠帘，闪龙睛凤目，开金口御言，便问：“那一位是神僧孙长老？”行者进前一步，厉声道：“老孙便是。”那国王听得声音凶狠，又见相貌刁钻，唬得战兢兢，跌在龙床之上。慌得那女官内宦，急扶入宫中。道：“唬杀寡人也！”众官都嗔怨行者道：“这和尚怎么这等粗鲁村疏！怎敢就擅揭榜！”

行者闻言，笑道：“列位错怪了我也。若像这等慢人，你国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众臣道：“人生能有几多阳寿？就一千年也还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个病君，死了是个病鬼，再转世也还是个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还不好？”众臣怒曰：”你这和尚，甚不知礼！怎么敢这等满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听我道来：

医门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转旋。
望闻问切四般事，缺一之时不备全：
第一望他神气色，润枯肥瘦起和眠；
第二闻声清与浊，听他真语及狂言；
三问病原经几日，如何饮食怎生便；
四才切脉明经络，浮沉表里是何般。
我不望闻并问切，今生莫想得安然。”

那两班文武丛中，有太医院官，一闻此言，对众称扬道：“这和尚也说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须望、闻、问、切，谨合着神圣功巧也。”众官依此言，着近侍传奏道：“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理，方可认病用药。”那国王睡在龙床上，声声唤道：“叫他去罢，寡人见不得生人面了！”近侍的出宫来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罢，见不得生人面哩。”行者道：“若见不得生人面啊，我会‘悬丝诊脉’。”众官暗喜道：“悬丝诊脉，我等耳闻，不曾眼见。再奏去来。”那近侍的又入宫奏道：“主公，那孙长老不见主公之面，他会悬丝诊脉。”国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试此，宣他进来。”近侍的即忙传出道：“主公已许他悬丝诊脉，快宣孙长老进宫诊视。”

行者却就上了宝殿。唐僧迎着骂道：“你这泼猴，害了我也！”行者笑道：

“好师父，我倒与你壮观，我返说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这几年，那曾见你医好谁来！你连药性也不知，医书也未读，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行者笑道：“师父，你原来不晓得。我有几个草头方儿，能治大病，管情医得他好便是。就是医杀了，也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也不该死，你怕怎的！不打紧，不打紧，你且坐下看我的脉理如何。”长老又道：“你那曾见《素问》、《难经》、《本草》、《脉诀》，是甚般章句，怎生注解，就这等胡说散道，会甚么悬丝诊脉！”行者笑道：“我有金线在身，你不曾见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声“变！”即变作三条丝线，每条各长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气，托于手内，对唐僧道：“这不是我的金线？”近侍宦官在旁道：“长老且休讲口，请入宫中诊视去来。”行者别了唐僧，随着近侍入宫看病。正是那：

心有秘方能治国，内藏妙诀注长生。

毕竟这去不知看出甚么病来，用甚么药品。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十九 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话表孙大圣同近侍宦官，到于皇宫内院，直至寝宫门外立定。将三条金线与宦官拿入里面，吩咐："教内宫妃后，或近侍太监，先系在圣躬左手腕下，按寸、关、尺三部上，却将线头从窗棂儿穿出与我。"真上那宦官依此言，请国王坐在龙床，按寸、关、尺，以金线一头系了，一头理出窗外。

行者接了线头，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次将中指按大指，看了关脉；又将大指托定无名指，看了尺脉；调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气、五郁、七表、八里、九候、浮中沉、沉中浮，辨明了虚实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系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从头诊视毕，却将身抖了一抖，把金线收上身来。厉声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尺脉芤且沉；右手寸脉浮而滑，关脉迟而结，尺脉数而牢。夫左寸强而紧者，中虚心痛也；关涩而缓者，汗出肌麻也；尺芤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带血也。右手寸脉浮而滑者，内结经闭也；关迟而结者，宿食留饮也；尺数而牢者，烦满虚寒相持也。诊此贵恙：是一个惊恐忧思，号为'双鸟失群'之证。"那国王在内闻言，满心欢喜。打起精神，高声应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请出外面用药来也。"

大圣却才缓步出宫。早有在旁听见的太监，已先对众报知。须臾，行者出来，唐僧即问如何。行者道："诊了脉，如今对证制药哩。"众官上前道："神僧长老，适才说'双鸟失群'之证，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鸟，原在一处同飞；忽被暴风骤雨惊散，雌不能见雄，雄不能见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这不是'双鸟失群'也？"众官闻说，齐声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医！"称赞不已。当有太医官问道："病势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药治之？"行者道："不必执方，见药就要。"医官道："经云：'药有八百八味，人有四

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药岂有全用之理！如何见药就要？”行者道：“古人云：‘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征药品，而随便加减也。”那医官不复再言。即出朝门之外，差本衙当值之人，遍晓满城生熟药铺，即将药品，每味各办三斤，送与行者。行者道：“此间不是制药处，可将诸药之数并制药一应器皿，都送入会同馆，交与我师弟二人收下。”医官听命，即将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药碾、药磨、药罗、药乳并乳钵、乳槌之类都送至馆中，一一交付收讫。

行者往殿上请师父同至馆中制药。那长老正自起身，忽见内宫传旨，教阁下留住法师，同宿文华殿。待明朝服药之后，病痊酬谢，倒换关文送行。三藏大惊道：“徒弟啊，此意是留我做当头哩。若医得好，欢喜起送；若医不好，我命休矣。你须仔细上心，精虔制度也！”行者笑道：“师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孙自有医国之手。”

好大圣，别了三藏，辞了众臣，径至馆中。八戒迎着笑道：“师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么？”八戒道：“知你取经之事不果，欲作生涯无本，今日见此处富庶，设法要开药铺哩。”行者喝道：“莫胡说！医好国王，得意处辞朝走路，开甚么药铺！”八戒道：“终不然，这八百八味药，每味三斤，共计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医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了哩！”行者道：“那里用得许多？他那太医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辈，所以取这许多药品，教他没处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几味，难识我神妙之方也。”

正说处，只见两个馆使，当面跪下道：“请神僧老爷进晚斋。”行者道：“早间那般待我，如今却跪而请之，何也？”馆使叩头道：“老爷来时，下官有眼无珠，不识尊颜。今闻老爷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国之主，若主上病愈，老爷江山有分，我辈皆臣子也，礼当拜请。”行者见说，欣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摆上斋来。

沙僧便问道：“师兄，师父在那里哩？”行者笑道：“师父被国王留住作当头哩。只待医好了病，方才酬谢送行。”沙僧又问：“可有些受用么？”行者道：“国王岂无受用！我来时，他已有三个阁老陪侍左右，请入文华殿去也。”八戒道：“这等说，还是师父大哩。他倒有阁老陪侍，我们只得两个馆使奉承。且莫管他，让老猪吃顿饱饭也。”兄弟们遂自在受用一番。

天色已晚。行者叫馆使：“收了家火，多办些油蜡，我等到夜静时，方好制药。”馆使果送若干油蜡，各命散讫。

至半夜，天街人静，万籁无声。八戒道：“哥哥，制何药？赶早干事。我

瞌睡了。”行者道：“你将大黄取一两来，碾为细末。”沙僧乃道：“大黄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夺诸大郁而无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名之曰‘将军’。此行药耳。但恐久病虚弱，不可用此。”行者笑道：“贤弟不知。此药利痰顺气，荡肚中凝滞之寒热。你莫管我。你去取一两巴豆，去壳去膜，捶去油毒，碾为细末来。”八戒道：“巴豆味辛，性热，有毒；削坚积，荡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斩关夺门之将，不可轻用。”行者道：“贤弟，你也不知。此药破结宣肠，能理心膨水胀。快制来。我还有佐使之味辅之也。”他二人即时将二药碾细道：“师兄，还用那几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两，诚为起夺人了。”行者将一个花磁盏子，道：“贤弟莫讲，你拿这个盏儿，将锅脐灰刮半盏过来。”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药内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见药内用锅灰。”行者道：“锅灰名为‘百草霜’，能调百病，你不知道。”那呆子真个刮了半盏，又碾细了。行者又将盏子递与他道：“你再去把我们的马尿等半盏来。”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要丸药。”沙僧又笑道：“哥哥，这事不是耍子。马尿腥臊，如何入得药品？我只见醋糊为丸，陈米糊为丸，炼蜜为丸，或只是清水为丸，那曾见马尿为丸？那东西腥腥臊臊，脾虚的人，一闻就吐；再服巴豆、大黄，弄得人上吐下泻，可是耍子？”行者道：“你不知就里。我那马，不是凡马。他本是西海龙身。若得他肯去便溺，凭你何疾，服之即愈。但急不可得耳。”八戒闻言，真个去到马边。那马斜伏地下睡哩。呆子一顿脚踢起，衬在肚下，等了半会，全不见撒尿。他跑将来，对行者说：“哥啊，且莫去医皇帝，且快去医医马来。那亡人干结了，莫想尿得出一点儿！”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马边，那马跳将起来，口吐人言，厉声高叫道：“师兄，你岂不知？我本是西海飞龙，因为犯了天条，观音菩萨救了我，将我锯了角，退了鳞，变作马，驮师父往西天取经，将功折罪。我若过水撒尿，水中游鱼，食了成龙；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味，变作灵芝，仙僮采去长寿；我怎肯在此尘俗之处轻抛却也？”行者道：“兄弟谨言。此间乃西方国王，非尘俗也，亦非轻抛弃也。常言道：‘众毛攒裘。’要与本国之王治病哩。医得好时，大家光辉。不然，恐俱不得善离此地也。”那马才叫声“等着。”你看他往前扑了一扑，往后蹲了一蹲，咬得那满口牙齕支支的响喨，仅努出几点儿，将身立起。八戒道：“这个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儿也罢！”那行者见有少半盏，道：“彀了，彀了！拿去罢。”沙僧方才欢喜。

三人回至厅上，把前项药饵搅和一处，搓了三个大丸子。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若论我吃，还不彀一口哩！"遂此收在一个小盒儿里。兄弟们连衣睡下，一夜无词。

早是天晓。却说那国王耽病设朝，请唐僧见了，即命众官快往会同馆参拜神僧孙长老取药去。

多官随至馆中，对行者拜伏于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领妙剂。"行者叫八戒取盒儿，揭开盖子，递与多官。多官启问："此药何名？好见王回话。"行者道："此名'乌金丹'。"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锅灰拌的，怎么不是乌金！"多官又问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药引儿两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汤送下。"多官问："是何六物？"行者道：

"半空飞的老鸦屁，紧水负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搽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灰，玉皇戴破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困龙须：六物煎汤送此药，你王忧病等时除。"

多官闻言道："此物乃世间所无者。请问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无根水送下。"众官笑道："这个易取。"行者道："怎见得易取？多官道："我这里人家俗论：若用无根水，将一个碗盏，到井边，或河下，舀了水，急转步，更不落地，亦不回头，到家与病人吃药，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内之水，俱是有根的。我这无根水，非此之论，乃是天下落下者，不沾地就吃，才叫做'无根水'。"多官又道："这也容易。等到天阴下雨时，再吃药便罢了。"遂拜谢了行者，将药持回献上。

国王大喜，即命近侍接上来。看了道："此是甚么丸子？"多官道："神僧说是'乌金丹'，用无根水送下。"国王便教宫人取无根水。众官道："神僧说，无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国王即唤当驾官传旨，教请法官求雨。众官遵依出榜不题。

却说行者在会同馆厅上，叫猪八戒道："适间允他天落之水，才可用药，此时急忙，怎么得个雨水？我看这王，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我与你助他些儿雨下药，如何？"八戒道："怎么样助？"行者道："你在我左边立下，做个辅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边立下，做个弼宿。等老孙助他些无根水儿。"好大圣，步了罡诀，念声咒语，早见那正东上，一朵乌云，渐近于头顶上。叫道："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行者道："无事不敢捻烦，请你来助些无根水与国王下药。"龙王道："大圣呼唤时，不曾说用水，小龙只身来了，不曾带得雨器，亦未有风云雷电，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着风云雷电，亦

不须多雨，只要些须引药之水便了。”龙王道：“既如此，待我打两个喷涕，吐些涎津溢，与他吃药罢。”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迟疑，趁早行事。”

那老龙在空中，渐渐低下乌云，直至皇宫之上，隐身潜象，噀一口津唾，遂化作甘霖。那满朝官齐声喝采道：“我主万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来也！”国王即传旨，教：“取器皿盛着。不拘宫内外及官大小，都要等贮仙水，拯救寡人。”

你看那文武多官并三宫六院妃嫔与三千彩女，八百娇娥，一个个擎杯托盏，举碗持盘，等接甘雨。那老龙在半空，运化津涎，不离了王宫前后。将有一个时辰，龙王辞了大圣回海。众臣将杯盂碗盏收来，也有等着一点两点者，也有等着三点五点者，也有一点不曾等着者，共合一处，约有三盏之多，总献至御案。真个是异香满袭金銮殿，佳味熏飘天子庭！

那国王辞了法师，将着“乌金丹”并甘雨至宫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盏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饮了一盏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三盏甘雨俱送下。不多时，腹中作响，如辘轳之声不绝，即取净桶，连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饮，攲倒在龙床之上。有两个妃子，将净桶捡看，说不尽那秽污痰延，内有糯米饭块一团。妃子近龙床前来报：“病根都行下来也！”国王闻此言，甚喜，又进一次米饭。少顷，渐觉心胸宽泰，气血调和，就精神抖擞，脚力强健。下了龙床，穿上朝服，即登宝殿，见了唐僧，辄倒身下拜。那长老忙忙还礼。拜毕，以御手搀着，便教阁下：“快具简帖，帖上写朕‘再拜顿首’字样，差官奉请法师高徒三位。一壁厢大开东阁，光禄寺排宴酬谢。”多官领旨，具简的具简，排宴的排宴，正是国家有倒山之力，霎时俱完。

却说八戒见官投简，喜不自胜道：“哥啊，果是好妙药！今来酬谢，乃兄长之功。”沙僧道：“二哥说那里话！常言道：‘一人有福，带挈一屋。’我们在此合药，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话。”咦！你看他弟兄们俱欢欢喜喜，径入朝来。

众官接引，上了东阁，早见唐僧、国王、阁老，已都在那里安排筵宴哩。这行者与八戒、沙僧，对师父唱了个喏，随后众官都至。只见那上面有四张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张荤桌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馐。左右有四五百张单桌面，真个排得齐整：

古云：“珍馐百味，美禄千锺。琼膏酥酪，锦缕肥红。”宝妆花彩艳，果品味香浓。斗糖龙缠列狮仙，饼锭拖炉摆凤侣。荤有猪羊鸡鹅鱼鸭般般肉，素有蔬肴笋芽木耳并蘑菇。几样香汤饼，数次透酥糖。滑软黄粱

饭，清新菇米糊。色色粉汤香又辣，般般添换美还甜。君臣举盏方安席，名分品级慢传壶。

那国王御手擎杯，先与唐僧安坐。三藏道："贫僧不会饮酒。"国王道："素酒。法师饮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国王甚不过意道："法师戒饮，却以何物为敬？"三藏道："顽徒三众代饮罢。"国王却才欢喜，转金卮，递与行者。行者接了酒，对众礼毕，吃了一杯。国王见他吃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辞，又吃了。国王笑道："吃个三宝锺儿。"行者不辞，又吃了。国王又叫斟上，"吃个四季杯儿。"

八戒在旁，见酒不到他，忍得他啯啯咽唾；又见那国王苦劝行者，他就叫将起来道："陛下，吃的药也亏了我，那药里有马——"这行者听说，恐怕呆子走了消息，却将手中酒递与八戒。八戒接着就吃，却不言语。国王问道："神僧说药里有马，是甚么马？"行者接过口来道："我这兄弟，是这般口敞。但有个经验的好方儿，他就要说与人。陛下早间吃药，内有马兜铃。"国王问众官道："马兜铃是何品味？能医何证？"时有太医院官在旁道："主公：

兜铃味苦寒无毒，定喘消痰大有功。

通气最能除血蛊，补虚宁嗽又宽中。"

国王笑道："用得当，用得当！猪长老再饮一杯。"呆子亦不言语，却也吃了个三宝锺。国王又递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却俱叙坐。

饮宴多时，国王又擎大爵，奉与行者。行者道："陛下请坐，老孙依巡痛饮，决不敢推辞。"国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谢不尽。好歹进此一巨觥，朕有话说。"行者道："有甚话说了，老孙好饮。"国王道："寡人有数载忧疑病，被神僧一贴灵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孙看了陛下，已知是忧疑之疾，但不知忧惊何事？"国王道："古人云：'家丑不可外谈。'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话，请说无妨。"

国王道："神僧东来，不知经过几个邦国？"行者道："经有五六处。"又问："他国之后，不知是何称呼。"行者道："国王之后，都称为正宫、东宫、西宫。"国王道："寡人不是这等称呼：将正宫称为金圣宫，东宫称为玉圣宫，西宫称为银圣宫。现今只有银、玉二后在宫。"行者道："金圣宫因何不在宫中？"国王滴泪道："不在已三年矣。"行者道："向那厢去了？"国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阳之节，朕与嫔后都在御花园海榴亭下解粽插艾，饮菖蒲雄黄酒，看斗龙舟。忽然一阵风至，半空中现出一个妖精，自称赛太岁，说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洞中少个夫人，访得我金圣宫生得貌美姿娇，要做个夫

人，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声不献出来，就要先吃寡人，后吃众臣，将满城黎民，尽皆吃绝。那时节，朕却忧国忧民，无奈，将金圣宫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响一声摄将去了。寡人为此着了惊恐，把那粽子凝滞在内；况又昼夜忧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灵丹服后，行了数次，尽是那三年前积滞之物，所以，这会体健身轻，精神如旧。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赐，岂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

行者闻得此言，满心喜悦，将那巨觥之酒，两口吞之，笑问国王曰：“陛下原来是这等惊忧！今遇老孙，幸而获愈。但不知可要金圣宫回国？”那国王滴泪道：“朕切切思思，无昼无夜，但只是没一个能获得妖精的。岂有不要他回国之理！”行者道：“我老孙与你去伏妖邪，那时何如？”国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后，朕愿领三宫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付神僧，让你为帝。”八戒在旁，见出此言，行此礼，忍不住呵呵大笑道：“这皇帝失了体统！怎么为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行者急上前，将国王搀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圣宫去后，这一向可曾再来？”国王道：“他前年五月节摄了金圣宫，至十月间来，要取两个宫娥，是说伏侍娘娘，朕即献出两个。至旧年三月间，又来要两个宫娥；七月间，又要去两个；今年二月里，又要去两个；不知到几时又要来也”行者道：“似他这等频来，你们可怕他么？。”国王道：“寡人见他来得多遭，一则惧怕，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旧年四月内，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楼，但闻风响，知是他来，即与二后、九嫔，入楼躲避。”行者道：“陛下不弃，可携老孙去看那避妖楼一番，何如？”那国王即将左手携着行者出席。众官亦皆起身。猪八戒道：“哥哥，你不达理！这般御酒不吃，摇席破坐的，且去看甚么哩？”国王闻说，情知八戒是为嘴，即命当驾官抬两张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楼外伺候。呆子却才不嚷，同师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

一行文武官引导，那国王并行者相搀，穿过皇宫到了御花园后，更不见楼台殿阁。行者道：“避妖楼何在？”说不了，只见两个太监，拿两根红漆扛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块四方石板。国王道：“此间便是。这底下有三丈多深，挖成的九间朝殿。内有四个大缸，缸内满注清油，点着灯火，昼夜不息。寡人听得风响，就入里边躲避，外面着人盖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还是不害你；若要害你，这里如何躲得？”正说间，只见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风响，播土扬尘。唬得那多官齐声报怨道：“这和尚盐酱口，讲起甚么妖精，妖精就来了！”慌得那国王丢了行者，即钻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众官亦躲个干净。

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两个道："兄弟们，不要怕得。我和你认他一认，看是个甚么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认他怎的？众官躲了，师父藏了，国王避了，我们不去了罢，炫的是那家世！"那呆子左挣右挣，挣不得脱手，被行者拿定多时，只见那半空里闪出一个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样：

九尺长身多恶狞，一双环眼闪金灯。
两轮查耳如撑扇，四个钢牙似插钉。
鬓绕红毛眉竖焰，鼻垂糟准孔开明。
髭髯几缕朱砂线，颧骨崚嶒满面青。
两臂红筋蓝靛手，十条尖爪把枪擎。
豹皮裙子腰间系，赤脚蓬头若鬼形。

行者见了道："沙僧，你可认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曾与他相识，那里认得！"又问："八戒，你可认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曾与他会茶会酒，又不是宾朋邻里，我怎么认得他！"行者道："他却像东岳天齐手下把门的那个醮面金睛鬼。"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我岂不知，鬼乃阴灵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时方出。今日还在巳时，哪里有鬼敢出来？就是鬼，也不会驾云。纵会弄风，也只是一阵旋风耳，有这等狂风？或者他就是赛太岁也。"行者笑道："好呆子！倒也有些论头！既如此说，你两个护持在此，等老孙去问他个名号，好与国王救取金圣宫来朝。"八戒道："你去自去，切莫供出我们来。"行者昂然不答，急纵祥光，跳将上去。咦！正是：

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须除爱恶心。

毕竟不知此去，到于空中，胜败如何，怎么擒得妖怪，救得金圣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却说那孙行者抖擞神威，持着铁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里来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厉声高叫道：“吾党不是别人，乃麒麟山獬豸洞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先锋。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宫女二名，伏侍金圣娘娘。你是何人，敢来问我！”行者道：“吾乃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保东土唐僧西天拜佛，路过此国，知你这伙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国祛邪。正没处寻你，却来此送命！”那怪闻言，不知好歹，展长枪就刺行者。行者举铁棒劈面相迎。在半空里这一场好杀：

棍是龙宫镇海珍，枪乃人间转炼铁。凡兵怎敢比仙兵，擦着些儿神气泄。大圣原来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时邪就灭。那个弄风播土唬皇王，这个踏雾腾云遮日月。丢开架手赌输赢，无能谁敢夸豪杰！还是齐天大圣能，乒乓一棍枪先折。

那妖精被行者一铁棒把根枪打做两截，慌得顾性命，拨转风头，径往西方败走。

行者且不赶他，按下云头，来至避妖楼地穴之外，叫道：“师父，请同陛下出来。怪物已赶去矣。”那唐僧才扶着君王，同出穴外。见满天清朗，更无妖邪之气。

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壶把盏，满斟金杯，奉与行者道：“神僧，权谢，权谢！”这行者接杯在手，还未回言，只听得朝门外有官来报：“西门上火起了！”行者闻说，将金杯连酒望空一撇，当的一声响喨，那个金杯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礼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礼当请上殿拜谢，只因有这方便酒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却把杯子撇了，却不是有见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少顷间，又有官来报：“好雨呀！才

西门上起火，这一场大雨，把火灭了。满街上流水，尽都是酒气。”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见的撇杯，疑有见怪之意，非也。那妖败走西方，我不曾赶他，他就放起火来。这一杯酒，却是我灭了妖火，救了西城里外人家，岂有他意！”

国王更十分欢喜加敬。即请三藏四众，同上宝殿，就有推位让国之意。行者笑道：“陛下，才那妖精，他称是赛太岁部下先锋，来此取宫女的。他如今战败而回，定然报与那厮。那厮定要来与我相争。我恐他一时兴师帅众，未免又惊伤百姓，恐唬陛下。欲去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圣后。但不知向那方去，这里到他那山洞有多少远近？”国王道：“寡人曾差‘夜不收’军马到那里探听声息，往来要行五十馀日。坐落南方，约有三千馀里。”行者闻言，叫：“八戒、沙僧，护持在此，老孙去来。”国王扯住道：“神僧且从容一日，待安排些干粮烘炒，与你些盘缠银两，选一匹快马，方才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说得是巴山转岭步行之话。我老孙不瞒你说，似这三千里路，斟酒在锺不冷，就打个往回。”国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说。你这尊貌，却像个猿猴一般，怎生有这等法力会走路也？”行者道：

“我身虽是猿猴数，自幼打开生死路。遍访明师把道传，山前修炼无朝暮。倚天为顶地为炉，两般药物团乌兔。采取阴阳水火交，时间顿把玄关悟。全仗天罡搬运功，也凭斗柄迁移步。退炉进火最依时，抽铅添汞相交顾。攒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时度。二气归于黄道间，三家会在金丹路。悟通法律归四肢，本来筋斗如神助。一纵纵过太行山，一打打过凌云渡。何愁峻岭几千重，不怕长江百十数。只因变化没遮拦，一打十万八千路！”

那国王见说，又惊又喜，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递与行者道：“神僧远劳，进此一杯引意。”这大圣一心要去降妖，那里有心吃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来再饮。”好行者，说声去，唿哨一声，寂然不见。那一国君臣，皆惊讶不题。

却说行者将身一纵，早见一座高山，阻住雾角。即按云头，立在那巅峰之上。仔细观看，好山：

冲天占地，碍日生云：冲天处，尖峰矗矗；占地处，远脉迢迢；碍日的，乃岭头松郁郁，生云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郁郁，四时八节常青；石磷磷，万载千年不改。林中每听夜猿啼，涧内常闻妖蟒过。山禽声咽咽，山兽吼呼呼。山獐山鹿，成双作对纷纷走；山鸦山鹊，打阵攒群密密飞。山草山花看不尽，山桃山果映时新。虽然倚险不堪行，却是妖仙

隐逸处。

这大圣看看不厌，正欲找寻洞口，只见寻山凹里烘烘火光飞出，霎时间，扑天红焰，红焰之中冒出一股恶烟，比火更毒。好烟！但见那：

火光迸万点金灯，火焰飞千条红虹。那烟不是灶筒烟，不是草木烟，烟却有五色：青红白黑黄。熏着南天门外柱，燎着灵霄殿上梁。烧得那窝中走兽连皮烂，林内飞禽羽尽光。但看这烟如此恶，怎入深山伏怪王！

大圣正自恐惧，又见那山中迸出一道沙来。好沙，真个是遮天蔽日！你看：

纷纷绞绞遍天涯，邓邓浑浑大地遮。

细尘到处迷人目，粗灰满谷滚芝麻。

采药仙僮迷失伴，打柴樵子没寻家。

手中就有明珠现，时间刮得眼生花。

这行者只顾看玩，不觉沙灰飞入鼻内，痒斯斯的，打了两个喷嚏，即回头伸手，在岩下摸了两个鹅卵石，塞住鼻子；摇身一变，变做一个攒火的鹞子，飞入烟火中间，蓦了几蓦，却就没了沙灰，烟火也息了。急现本像下来。又看时，只听得丁丁东东的，一个铜锣声响。却道："我走错了路也！这里不是妖精住处。锣声似铺兵之锣。想是通国的大路，有铺兵去下文书。且等老孙去问他一问。"

正走处，忽见是个小妖儿，担着黄旗，背着文书，敲着锣儿，急走如飞而来。行者笑道："原来是这厮打锣。他不知送的是甚么书信，等我听他一听。"好大圣，摇身一变，变做个猛虫儿，轻轻的飞在他书包之上。只听得那妖精敲着锣，绪绪聒聒的自念自诵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国强夺了金圣皇后，一向无缘，未得沾身，只苦了要来的宫女顶缸。两个来弄杀了，四个来，也弄杀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今年还要，却撞个对头来了。那个要宫女的先锋，被个甚么孙行者打败了，不发宫女。我大王因此发怒，要与他国争持，教我去下甚么战书。这一去，那国王不战则可，战必不利。我大王使烟火飞沙，那国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个得活。那时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称帝，我等称臣，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难容也！"

行者听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后边这两句话说，'天理难容'，却不是个好的？——但只说金圣皇后一向无缘，未得沾身，此话却不解其意。等我问他一问。"嘤的一声，一翅飞离了妖精，转向前路，有十数里地，摇身一变，又变做一个道童：

头挽双抓髻，身穿百衲衣。

手敲鱼鼓简，口唱道情词。

转山坡，迎着小妖，打个起手道：“长官，那里去？送的是甚么公文？”那妖物就像认得他的一般。住了锣槌，笑嘻嘻的还礼道：“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国下战书的。”行者接口问道：“朱紫国那话儿，可曾与大王配合哩？”小妖道：“自前年摄得来，当时就有一个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与金圣宫妆新。他自穿了那衣，就浑身上下都生了针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挽着些儿，手心就痛，不知是甚缘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早间差先锋去要宫女伏侍，被一个甚么孙行者战败了。大王奋怒，所以教我去下战书，明日与他交战也。”行者道：“怎的大王却着恼呵？”小妖道：“正在那里着恼哩。你去与他唱个道情词儿解解闷也好。”

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妖依旧敲锣前行。行者就行起凶来，掣出棒，复转身，望小妖脑后一下，可怜就打得头烂血流浆迸出，皮开颈折命倾之！收了棍子，却又自悔道：“急了些儿！不曾问他叫做甚么名字，罢了！”却去取下他的战书，藏于袖内；将他黄旗、铜锣，藏在路旁草里；因扯着脚要往涧下摔时，只听当的一声，腰间露出一个镶金的牙牌。牌上有字，写道：

“心腹小校一名，有来有去。五短身材，扢挞脸，无须。长川悬挂，无牌即假。”

行者笑道：“这厮名字叫做有来有去，这一棍子，打得‘有去无来’也！将牙牌解下，带在腰间，欲要摔下尸骸；却又思量起烟火之毒，且不敢寻他洞府，即将棍子举起，着小妖胸前捣了一下，挑在空中，径回本国，且当报一个头功。你看他自思自念，唿哨一声，到了国界。

那八戒在金銮殿前，正护持着王、师，忽回头看见行者半空中将个妖精挑来，他却怨道：“嗳！不打紧的买卖！早知老猪去拿来，却不算我一功？”说未毕，行者按落云头，将妖精摔在阶下。八戒跑上去，就筑了一钯道：“此是老猪之功！”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道：“莫赖我！我有证见！你不看一钯筑了九个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头没头。”八戒笑道：“原来有没头的！我道如何筑他也不动动儿。”行者道：“师父在那里？”八戒道：“在殿里与王叙话哩。”行者道：“你且去请他出来。”八戒急上殿，点点头。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着行者。行者将一封战书，揣在三藏袖里道：“师父收下，且莫与国王看见。”

说不了，那国王也下殿，迎着行者道：“神僧孙长老来了！拿妖之事如何？”

行者用手指道：“那阶下不是妖精，被老孙打杀了也？”国王见了道：“是便是个妖尸，却不是赛太岁。赛太岁寡人亲见他两次：身长丈八，膊阔五停；面似金光，声如霹雳；那里是这般鄙矮。”行者笑道：“陛下认得。果然不是。这是一个报事的小妖，撞见老孙，却先打死，挑回来报功。”国王大喜道：“好，好，好！该算头功！寡人这里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曾得个的实。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个回来，真神通也！”叫：“看暖酒来，与长老贺功。”

行者道：“吃酒还是小事。我问陛下，金圣宫别时，可曾留下个甚么表记？你与我些儿。”那国王听说“表记”二字，却似刀剑剜心，忍不住失声泪下，说道：

“当年佳节庆朱明，太岁凶妖发喊声。

强夺御妻为压寨，寡人献出为苍生。

更无会话并离话，那有长亭共短亭！

表记香囊全没影，至今撇我若伶仃！”

行者道：“陛下在迩，何以为恼？那娘娘既无表记，他在宫内，可有甚么心爱之物，与我一件也罢。”国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实有神通。我见他放烟、放火、放沙，果是难收。纵收了，又恐娘娘见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国。须是得他平日心爱之物一件，他方信我，我好带他回来。为此故要带去。”国王道：“昭阳宫里，梳妆阁上，有一双黄金宝串，原是金圣宫手上带的。只因那日端午，要缚五色彩线，故此褪下，不曾带上。此乃是他心爱之物。如今现收在减妆盒里。寡人见他遭此离别，更不忍见；一见即如见他玉容，病又重几分也。”行者道：“且休题这话。且将金串取来。如舍得，都与我拿去；如不舍，只拿一只去也。”国王遂命玉圣宫取出。取出即递与国王。国王见了，叫了几声“知疼着热的娘娘”，遂递与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胳膊上。

好大圣，不吃得功酒，且驾筋斗云，唿哨一声，又至麒麟山上。无心玩景，径寻洞府而去。正行时，只听得人语喧嚷，即伫立凝睛观看。原来那獬豸洞口把门的大小头目，约摸有五百名，在那里：

森森罗列，密密挨排。森森罗列执干戈，映日光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风飘闪。虎将熊师能变化，豹头彪帅弄精神。苍狼多猛烈，獭象更骁雄。狡兔乖獐轮剑戟，长蛇大蟒挎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语，引阵安营识汛风。

行者见了，不敢前进，抽身径转旧路。你道他抽身怎么？不是怕他。他却至

那打死小妖之处，寻出黄旗、铜锣，迎风捏诀，想象腾那，即摇身一变，变做那有来有去的模样，乒乓敲着锣，大踏步，一直前来，径撞至獬豸洞。正欲看看洞景，只闻得猩猩出语道："有来有去，你回来了？"行者只得答应道："来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爷爷正在剥皮亭上等你回话哩。"行者闻言，拽开步，敲着锣，径入前门里看处，原来是悬崖削壁石屋虚堂，左右有琪花瑶草，前后多古柏乔松。不觉又至二门之内，忽抬头见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间有一张戗金的交椅，椅子上端坐着一个魔王，真个生得恶像。但见他：

幌幌霞光生顶上，威威杀气迸胸前。

口外獠牙排利刃，鬓边焦发放红烟。

嘴上髭须如插箭，遍休昂毛似迭毡。

眼突铜铃欺太岁，手持铁杵若摩天。

行者见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儿礼法。调转脸，朝着外，只管敲锣。妖王问道："你来了？"行者不答。又问："有来有去，你来了？"也不答应。妖王上前扯住道："你怎么到了家还筛锣？问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锣往地下一掼道："甚么'何也，何也'！我说我不去，你却教我去。行到那厢，只见无数的人马列成阵势，见了我，就都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揪揪扯扯，拽拽扛扛，拿进城去，见了那国王，国王便教'斩了'，幸亏那两班谋士道：'两家相争，不斩来使。'把我饶了。收了战书，又押出城外，对军前打了三十顺腿，放我来回话。他那里不久就要来此与你交战哩。"妖王道："这等说，是你吃亏了。怪不道问你更不言语。"行者道："却不得怎的？只为护疼，所以不曾答应。"妖王道："那里有多少人马？"行者道："我也唬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里曾查他人马数目！只见那里森森兵器摆列着：

弓箭刀枪甲与衣，干戈剑戟并缨旗。剽枪月铲兜鍪铠，大斧团牌铁蒺藜。长闷棍，短窝槌，钢叉铳饱及头盔。打扮得鞝鞋护顶并胖袄，简鞭袖弹与铜锤。"

那王听了笑道："不打紧，不打紧！似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报与金圣娘娘得知，教他莫恼。今早他听见我发狠，要去战斗，他就眼泪汪汪的不干。你如今去说那里人马骁勇，必然胜我，且宽他一时之心。"

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正中老孙之意！"你看他偏是路熟，转过角门，穿过厅堂。那里边尽都是高堂大厦，更不似前边的模样。直到后面宫里，远见彩门壮丽，乃是金圣娘娘住处。直入里面看时，有两班妖狐、妖鹿，一个个都妆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间坐着那个娘娘，手托着香腮，双眸滴

泪，果然是：

> 玉容娇嫩，美貌妖娆。懒梳妆，散鬓堆鸦；怕打扮，钗环不戴。面无粉，冷淡了胭脂；发无油，蓬松了云鬓。努樱唇，紧咬银牙；皱蛾眉，泪淹星眼。一片心，只忆着朱紫君王；一时间，恨不离天罗地网。诚然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恹恹无语对东风！

行者上前打了个问讯道：“接喏。”那娘娘道：“这泼村怪，十分无状！想我在那朱紫国中，与王同享荣华之时，那太师宰相见了，就俯伏尘埃，不敢仰视。这野怪怎么叫声‘接喏’？是那里来的这般村泼？”众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爷爷心腹的小校，唤名有来有去。今早差下战书的是他。”娘娘听说，忍怒问曰：“你下战书，可曾到朱紫国界？”行者道：“我持书直至城里，到于金銮殿，面见君王，已讨回音来也。”娘娘道：“你面君，君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敌战之言，与排兵布阵之事，才与大王说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话儿，特来上禀。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处。”

娘娘闻言，喝退两班狐鹿。行者掩上宫门，把脸一抹，现了本像。对娘娘道：“你休怕我。我是东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国雷音寺见佛求经的和尚。我师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孙悟空。因过你国倒换关文，见你君臣出榜招医，是我大施三折之肱，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排宴谢我，饮酒之间，说出你被妖摄来，我会降龙伏虎，特请我来捉怪，救你回国。那战败先锋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见他门外凶狂，是我变作有来有去模样，舍身到此，与你通信。”那娘娘听说，沉吟不语。行者取出宝串，双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来。”娘娘一见垂泪，下座拜谢道：“长老，你果是救得我回朝，没齿不忘大恩！”

行者道：“我且问你，他那放火，放烟，放沙的，是件甚么宝贝？”娘娘道：“那里是甚宝贝！乃是三个金铃。他将头一个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烧人；第二个幌一幌，有三百丈烟光熏人；第三个幌一幌，有三百丈黄沙迷人。烟火还不打紧，只是黄沙最毒。若钻入人鼻孔，就伤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曾经着，打了两个喷嚏，却不知他的铃儿放在何处？”娘娘道：“他那肯放下，只是带在腰间，行住坐卧，再不离身。”行者道：“你若有意于朱紫国，还要相会国王，把那烦恼忧愁，都且权解，使出了风流喜悦之容，与他叙个夫妻之情，都他把铃儿与你收贮。待我取便偷了，降了这妖怪，那时节，好带你回去，重谐鸾凤，共享安宁也。”那娘娘依言。

这行者还变作心腹小校，开了宫门，唤进左右侍婢。娘娘叫：‘有来有去，

快往前亭，请你大王来，与他说话。”好行者，应了一声，即至剥皮亭，对妖精道：“大王，圣宫娘娘有请。”妖王欢喜道：“娘娘常时只骂，怎么今日有请？”行者道：“那娘娘问朱紫国王之事，是我说：‘他不要你了，他国中另扶了皇后。’娘娘听说，故此没了想头，方才命我来奉请。”妖王大喜道：“你却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国，封你为个随朝的太宰。”

行者顺口谢恩，疾与妖王来至后宫门首。那娘娘欢容迎接，就去用手相搀。那妖王喏喏而退道：“不敢！不敢！多承娘娘下爱，我怕手痛，不敢相傍。”娘娘道：“大王请坐，我与你说：“妖王道：“有话但说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辱爱，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缘，做了这场夫妻；谁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当时在朱紫国为后，外邦凡有进贡之宝，君看毕，一定与后收之。你这里更无甚么宝贝，左右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那曾见绫锦金珠！只一味铺皮盖毯。或者就有些宝贝，你因外我，也不教我看见，也不与我收着。且如闻得你有三个铃铛，想就是件宝贝，你怎么走也带着，坐也带着？你就拿与我收着，待你用时取出，未为不可。此也是做夫妻一场，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如此不相托付，非外我而何？”

妖王大笑赔礼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宝贝在此，今日就当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宝。行者在旁，眼不转睛，看着那怪揭起两三层衣服，贴身带着三个铃儿。他解下来，将些绵花塞了口儿，把一块豹皮作一个包袱儿包了，递与娘娘道：“物虽微贱，却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摇幌着他。”娘娘接过手道：“我晓得。安在这妆台之上，无人摇动。”叫：“小的们，安排酒来，我与大王交欢会喜，饮几杯儿。”众侍婢闻言，即铺排果菜，摆上些獐犯鹿兔之肉，将椰子酒斟来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娆之态，哄着精灵。

孙行者在旁取事，但挨挨摸摸，行近妆台，把三个金铃轻轻拿过，慢慢移步，溜出宫门，径离洞府。到了剥皮亭前，无人处，展开豹皮幅子看时，中间一个，有茶锺大；两头两个，有拳头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绵花扯了。只闻得当的一声响亮，骨都都的迸出烟火黄沙，急收不住，满亭中烘烘火起。唬得那把门精怪，一拥撞入后宫，惊动了妖王，慌忙教：“去救火！救火！”出来看时，原来是有来有去拿了金铃儿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贱奴！怎么偷了我的金铃宝贝，在此胡弄！”叫：“拿来！拿来！”那门前虎将、熊师、豹头、彪帅、獭象、苍狼、乖獐、狡兔、长蛇、大蟒、猩猩，帅众妖一齐攒簇。

那行者慌了手脚，丢了金铃，现出本像。掣出金箍如意棒，撒开解数，往前乱打。那妖王收了宝贝，传号令，教：“关了前门！”众妖听了，关门的关

门，打仗的打仗。

那行者难得脱身，收了棒，摇身一变，变作个痴苍绳儿，钉在那无火处石壁上。众妖寻不见。报道：“大王，走了贼也！走了贼也！”妖王问：“可曾自门里走出去？”众妖都说：“前门紧锁牢拴在此，不曾走出。”妖王只说：“仔细搜寻！”有的取水泼火，有的仔细搜寻，更无踪迹。妖王怒道：“是个甚么贼子，好大胆，变作有来有去的模样，进来见我回话，又跟在身边，乘机盗我宝贝！早是不曾拿将出去！若拿出山头，见了天风，怎生是好？”虎将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齐天，我等的气数不尽，故此知觉了。”熊师上前道：“大王，这贼不是别人，定是那战败先锋的那个孙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来有去，伤了性命，夺了黄旗、铜锣、牙牌，变作他的模样，到此欺骗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正是！见得有理！”叫：“小的们，仔细搜求防避，切莫开门放出走了！”这才是个有分教：

弄巧翻成拙，作耍却为真。

毕竟不知孙行者怎么脱得妖门，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十一 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像伏妖王

色即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彻色空禅，何用丹砂炮炼。
德行全修休懈，工夫苦用熬煎。有时行满始朝天，永驻仙颜不变。

话说那赛太岁，紧关了前后门户，搜寻行者。直嚷到黄昏时分，不见踪迹。坐在那剥皮亭上，点聚群妖，发号施令，都教各门上提铃喝号，击鼓敲梆；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支更坐夜。原来孙大圣变做个痴苍绳，钉在门旁。见前面防备甚紧，他即抖开翅，飞入后宫门首看处，见金圣娘娘伏在御案上，清清滴泪，隐隐声悲。行者飞进门去，轻轻的落在他那乌云散髻之上，听他哭的甚么。少顷间，那娘娘忽失声道：“主公啊！我和你：

前生烧了断头香，今世遭逢泼怪王。
拆凤三年何日会？分鸳两处致悲伤。
差来长老才通信，惊散佳姻一命亡。
只为金铃难解识，相思又比旧时狂。”

行者闻言，即移身到他耳根后，悄悄的叫道：“圣宫娘娘，你休恐惧。我还是你国差来的神僧孙长老，未曾伤命。只因自家性急，近妆台偷了金铃，你与妖王吃酒之时，我却脱身私出了前亭，忍不住打开看看。不期扯动那塞口的绵花，那铃响一声，迸出烟火黄沙。我就慌了手脚，把金铃丢了，现出原身，使铁棒，苦战不出。恐遭毒手，故变作一个苍绳儿，钉在门枢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严紧，不肯开门。你可去再以夫妻之礼，哄他进来安寝，我好脱身行事，别作区处救你也。”

娘娘一闻此言，战兢兢，发似神揪；虚怯怯，心如杵筑。泪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变作个苍蝇儿在此。你休怕，快去请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泪滴滴悄语低声道：“你莫魇

寐我。”行者道：“我岂敢魇寐你？你若不信，展开手，等我跳下来你看。”那娘娘真个把左手张开，行者轻轻飞下，落在他玉掌之间，好便似：

菡萏蕊头钉黑豆，牡丹花上歇游蜂；

绣球心里葡萄落，百合枝边黑点浓。

金圣宫高擎玉掌，叫声“神僧。”行者嘤嘤的应道：“我是神僧变的。”那娘娘方才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请那妖王来时，你却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云：‘断送一生惟有酒。’又云‘破除万事无过酒。’酒之为用多端。你只以饮酒为上。你将那贴身的侍婢，唤一个进来，指与我看，我就变作他的模样，在旁边伏侍，却好下手。”

那娘娘真个依言，即叫：“春娇何在？”那屏风后转出一个玉面狐狸来，跪下道：“娘娘唤春娇有何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们来点纱灯，焚脑麝，扶我上前庭，请大王安寝也。”那春娇即转前面，叫了七八个怪鹿妖狐，打着两对灯笼，一对提炉，摆列左右。娘娘欠身叉手，那大圣早已飞去。好行者，展开翅，径飞到那玉面狐狸头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个瞌睡虫，轻轻的放在他脸上。原来瞌睡虫到了人脸上，往鼻孔里爬；爬进孔中，即瞌睡了。那春娇果然渐觉困倦，立不住脚，摇桩打盹，即忙寻着原睡处，丢倒头，只情呼呼的睡起。行者跳下来，摇身一变，变做那春娇一般模样，转屏风，与众排立不题。

却说那金圣宫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见，即报赛太岁道：“大王，娘娘来了。”那妖王急出剥皮亭外迎迓。娘娘道：“大王啊，烟火既息，贼已无踪，深夜之际，特请大王安置。”那妖满心欢喜道：“娘娘珍重。却才那贼乃是孙悟空。他败了我先锋，打杀我小校，变化进来，哄了我们。我们这般搜检，他却渺无踪迹，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厮想是走脱了。大王放心勿虑，且自安寝去也。”

妖精见娘娘侍立敬请，不敢坚辞，只得吩咐群妖，各要小心火烛，谨防盗贼，遂与娘娘径往后宫。行者假变春娇，从两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来与大王解劳。”妖王笑道：“正是，正是。快将酒来，我与娘娘压惊。”“假春妖”即同众怪铺排了果品，整顿些腥肉，调开桌椅。那娘娘擎杯，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换了酒杯。“假春娇”在旁，执着酒壶道：“大王与娘娘今夜才递交杯盏，请各饮干，穿个双喜杯儿。”真个又各斟上，又饮干了。“假春娇”又道：“大王娘娘喜会，众侍婢会唱的供唱，善舞的起舞来耶。”说未毕，只听得一派歌声，齐调音律，唱的唱，舞的舞。他两个又饮了许多，娘

娘叫住了歌舞。众侍婢分班，出屏风外摆列；惟有“假春娇”执壶，上下奉酒。娘娘与那妖王专说得是夫妻之话。你看那娘娘一片云情雨意，哄得那妖王骨软筋麻。只是没福，不得沾身。可怜！真是“猫咬尿胞空欢喜”！

叙了一会，笑了一会，娘娘问道：“大王，宝贝不曾伤损么？”妖王道：“这宝贝乃先天抟铸之物，如何得损！只是被那贼扯开塞口之绵，烧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说：“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带在腰间哩。”

“假春娇”闻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轻轻挨近妖王，将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气，暗暗的叫“变！”那些毫毛即变做三样恶物，乃虱子、虼蚤、臭虫，攻入妖王身内，挨着皮肤乱咬。那妖王燥痒难禁，伸手入怀揣摸揉痒，用指头捏出几个虱子来，拿近灯前观看。娘娘见了，含忖道：“大王，想是衬衣禳了，久不曾浆洗，故生此物耳。”妖王惭愧道：“我从来不生此物，可可的今宵出丑。”娘娘笑道：“大王何为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虱’哩。且脱下衣服来，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个解带脱衣。

“假春娇”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层层皆有虼蚤跳，件件皆排大臭虫；子母虱，密密浓浓 ，就如蝼蚁出窝中，不觉的揭到第三层见肉之处，那金铃上纷纷垓垓的，也不胜其数。“假春娇”道：“大王，拿铃子来，等我也与你捉捉虱子。”那妖王一则羞，二则慌，却也不认得真假，将三个铃儿递与“假春娇”。“假春娇”接在手中，卖弄多时，见那妖王低着头抖这衣服，他即将金铃藏了，拔下一根毫毛，变作三个铃儿，一般无二，拿向灯前翻检；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将那虱子、臭虫、虼蚤，收了归在身上，把假金铃儿递与那怪。

那怪接在手中，一发朦胧无措，那里认得甚么真假，双手托着那铃儿，递与娘娘道：“今番你却收好了。却要仔细仔细，不要像前一番。”那娘娘接过来，轻轻的揭开衣箱，把那假铃收了，用黄金锁锁了。却又与妖王叙饮了几杯酒，教侍婢：“净拂牙床，展开棉被，我与大王同寝。”那妖王诺诺连声道：“没福，没福，不敢奉陪。我还带个宫女往西宫里睡去。娘娘请自安置。”遂此各归寝处不题。

却说“假春娇”得了手，将他宝贝带在腰间，现了本像，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个瞌睡虫儿，径往前走，只听得梆铃齐响，紧打三更。好行者，捏着诀，念动真言，使个隐身法，直至门边。又见那门上拴锁甚密，却就取出金箍棒，望门一指，使出那解锁之法，那门就轻轻开了。急拽步出门站下，厉声高叫道：“赛太岁，还我金圣娘娘来！”连叫两三遍，惊动大小群妖，急急

看处，前门开了，即忙掌灯寻锁，把门儿依然锁上，着几个跑入里边去报道：“大王！有人在大门外呼唤大王尊号，要金圣娘娘哩！”那里边侍婢，即出宫门，悄悄的传言道：“莫吆喝，大王才睡着了。”行者又在门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惊动。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报。

那大圣在外嚷嚷闹闹的，直弄到天晓。忍不住，手轮着铁棒，上前打门。慌得那大小群妖，顶门的顶门，报信的报信。那妖王一觉方醒，只闻得乱撺撺的喧哗，起身穿了衣服，即出罗帐之外，问道：“嚷甚么？”众侍婢才跪下道：“爷爷，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骂了半夜，如今却又打门。”

妖王走出宫门，只见那几个传报的小妖，慌张张的磕头道：“外面有人叫骂，要金圣宫娘娘哩！若说半个‘不’字，他就说出无数的歪话，甚不中听。见天晓大王不出，逼得打门也。”那妖道：“且休开门。你去问他是那里来的，姓甚名谁。快来回报。”

小妖急出去，隔门问道：“打门的是谁？”行者道：“我是朱紫国拜请来的外公，来取圣宫娘娘回国哩！”那小妖听得，即以此言回报。那妖随往后宫，查问来历。原来那娘娘才起来，还未梳洗。早见侍婢来报：“爷爷来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云，出宫迎迓。才坐下，还未及问，又听得小妖来报：“那来的外公已将门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将帅？”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卫人马，良将千员；各边上元帅总兵，不计其数。”妖王道：“可有个姓外的么？”娘娘道：“我在宫，只知内里辅助君王，早晚教诲妃嫔，外事无边，我怎记得名姓！”妖王道：“这来者称为‘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无个姓外的。娘娘赋性聪明，出身高贵，居皇宫之中，必多览书籍。记得那本书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傅训’，想必就是此矣。”

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即起身辞了娘娘，到剥皮亭上，结束整齐，点出妖兵，开了门，直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钺斧，厉声高叫道：“那个是朱紫国来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揝在右手，将左手指定道：“贤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见了，心中大怒道：“你这厮：

相貌若猴子，嘴脸似猢狲。
七分真是鬼，大胆敢欺人！”

行者笑道：“你这个诳上欺君的泼怪，原来没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九天神将见了我，无一个‘老’字，不敢称呼；你叫我声‘外公’，那里亏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说出姓甚名谁，有些甚么武艺，敢到我这里猖獗！”行

者道：“你若不问姓名犹可，若要我说出姓名，只怕你立身无地！你上来，站稳着，听我道：

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华结圣胎。仙石怀抱无岁数，灵根孕育甚奇哉。当年产我三阳泰，今日归真万会谐。曾聚众妖称帅首，能降众怪拜丹崖。玉皇大帝传宣旨，太白金星捧诏来。请我上天承职裔，官封‘弼马’不开怀。初心造反谋山洞，大胆兴兵闹御阶。托塔天王并太子，交锋一阵尽猥衰。金星复奏玄穹帝，再降招安敕旨来。封做齐天真大圣，那时方称栋梁材。又因搅乱蟠桃会，仗酒偷丹惹下灾。太上老君亲奏驾，西池王母拜瑶台。情知是我欺王法，即点天兵发火牌。十万凶星并恶曜，干戈剑戟密排排。天罗地网漫山布，齐举刀兵大会垓。恶斗一场无胜败，观音推荐二郎来。两家对敌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侪。各逞英雄施变化，天门三圣拨云开。老君丢了金钢套，众神擒我到金阶。不须详允书供状，罪犯凌迟杀斩灾。斧剁锤敲难损命，刀轮剑砍怎伤怀。火烧雷打只如此，无计摧残长寿胎。押赴太清兜率院，炉中煅炼尽安排。日期满足才开鼎，我向当中跳出来。手挺这条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龙台。各星各象皆潜躲，大闹天宫任我歪。巡视灵官忙请佛，释伽与我逞英才。手心之内翻筋斗，游遍周天去复来。佛使先知赚哄法，被他压住在天崖。到今五百馀年矣，解脱微躯又弄乖。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西方路上降妖怪，那个妖邪不惧哉！”

那妖王听他说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厮。你既脱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罢了，怎么罗织管事，替那朱紫国为奴，却到我这里寻死！”行者喝道：“贼泼怪！说话无知！我受朱紫国拜请之礼，又蒙他称呼管待之恩，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我把你这诳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吃外公一棒！”那妖慌了手脚，即闪身躲过，使宣花斧劈面相迎。这一场好杀！你看：

金箍如意棒，风刃宣花斧。一个咬牙发狠凶，一个切齿施威武。这个是齐天大圣降临凡，那个是作怪妖王来下土。两个喷云嗳雾照天宫，真是走石扬沙遮斗府。往往来来解数多，翻翻复复金光吐。齐将本事施，各把神通赌。这个要取娘娘转帝都，那个喜同皇后居山坞。这场都是没来由，舍死忘生因国主。

他两个战经五十回合，不分胜负。那妖王见行者手段高强，料不能取胜，将斧架住他的铁棒道：“孙行者，你且住了。我今日还未早膳，待我进了膳，再

来与你定雌雄。”行者情知是要取铃铛，收了铁棒道：“‘好汉子不赶乏兔儿’，你去，你去！吃饱些，好来领死！”

那妖急转身闯入里边，对娘娘道：“快将宝贝拿来！”娘娘道：“要宝贝何干？”妖王道：“今早叫战者，乃是取经的和尚之徒，叫做孙悟空行者，假称‘外公’。我与他战到此时，不分胜负。等我拿宝贝出去，放些烟火，烧这猴头。”娘娘见说，心中忐突：欲不取出铃儿，恐他见疑；欲取出铃儿，又恐伤了孙行者性命。正自踌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来！”这娘娘无奈，只得将锁钥开了，把三个铃儿递与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宫中，泪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两人却俱不知是假铃也。

那妖出了门，就占起上风，叫道：“孙行者，休走！看我摇摇铃儿！”行者笑道：“你有铃，我就没铃？你会摇，我就不会摇？”妖王道：“你有甚么铃儿，拿出来我看。”行者将铁棒捏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却去腰间解下三个真宝贝来，对妖王说：“这不是我的紫金铃儿？”妖王见了，心惊道：“跷蹊，跷蹊！他的铃儿怎么与我的铃儿就一般无二！纵然是一个模子铸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个瘢儿，少个蒂儿，却怎么这等一毫不差？”又问：“你那铃儿是那里来的？”行者道：“贤甥，你那铃儿却是那里来的？”妖王老实，便就说道：“我这铃儿是：

太清仙君道源深，八卦炉中久炼金。

结就铃儿称至宝，老君留下到如今。”

行者笑道：“老孙的铃儿，也是那时来的。”妖王道：“怎生出处？”行者道：“我这铃儿是：

道祖烧丹兜率宫，金铃抟炼在炉中。

二三如六循环宝，我的雌来你的雄。”

妖王道：“铃儿乃金丹之宝，又不是飞禽走兽，如何辨得雌雄？但只是摇出宝来，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且让你先摇。”那妖王真个将头一个铃儿幌了三幌，不见火出；第二个幌了三幌，不见烟出；第三个幌了三幌，也不见沙出。妖王慌了手脚道：“怪哉，怪哉！世情变了！这铃儿想是惧内，雄见了雌，所以不出来了。”

行者道：“贤甥，住了手，等我也摇摇你看。”好猴子，一把揝了三个铃儿，一齐摇起。你看那红火、青烟、黄沙，一齐滚出，骨都都燎树烧山！大圣口里又念个咒语，望巽地上叫：“风来！”真个是风催火势，火挟风威，红焰焰，黑沉沉，满天烟火，遍地黄沙！把那赛太岁唬得魄散魂飞，走投无路，

在那火当中，怎逃性命！

只闻得半空中厉声高叫：“孙悟空，我来了也！”行者急回头上望，原来是观音菩萨，左手托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洒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铃儿藏在腰间，即合掌倒身下拜。那菩萨将柳枝连拂几点甘露，霎时间，烟火俱无，黄沙绝迹。行者叩头道：“不知大慈临凡，有失回避。敢问菩萨何往？”菩萨道：“我特来收寻这个妖怪物。”

行者道：“这怪是何来历，敢劳金身下降收之？”菩萨道：“他是我跨的个金毛犼。因牧童盹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索走来，却与朱紫国王消灾也。”行者闻言，急欠身道：“菩萨反说了。他在这里欺君骗后，败俗伤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菩萨道：“你不知之。当时朱紫国先王在位之时，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间，极好射猎。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正来到落凤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乃雌雄两个雀雏，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开处，射伤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带箭归西。佛母忏悔以后，吩咐教他拆凤三年，身耽啾疾。那时节，我跨着这犼，同听此言，不期这孽畜留心，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至今三年，冤愆满足，幸你来救治王患。我特来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萨，虽是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败俗伤风，坏伦乱法，却是该他死罪。今蒙菩萨亲临，饶得他死罪，却饶不得他活罪。让我打他二十棒，与你带去罢。”菩萨道：“悟空，你既知我临凡，就当看我分上，一发都饶了罢；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动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行者不敢违言，只得拜道：“菩萨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贻害不浅！”

那菩萨才喝了一声“孽畜！还不还原，待何时也！”只见那怪打个滚，现了原身，将毛衣抖抖，菩萨骑上。菩萨又望项下一看，不见那三个金铃。菩萨道：“悟空，还我铃来。”行者道：“老孙不知。”菩萨喝道：“你这贼猴！若不是你偷了这铃，莫说一个悟空，就是十个，也不敢近身，快拿出来！”行者笑道：“实不曾见。”菩萨道：“既不曾见，等我念念《紧箍儿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铃儿在这里哩！”这正是：犼项金铃何人解？解铃人还问系铃人。菩萨将铃儿套在犼项下，飞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莲花生焰焰，满身金缕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题。

却说孙大圣整束了衣裙，轮铁棒打进獬豸洞去，把群妖众怪，尽情打死，剿除干净。直至宫中，请圣宫娘娘回国。那娘娘顶礼不尽。行者将菩萨降妖并拆凤原由备说了一遍，寻些软草，扎了一条草龙，教：“娘娘跨上，合着眼，

莫怕，我带你回朝见主也。”

那娘娘谨遵吩咐，行者使起神通，只听得耳内风响。半个时辰，带进城，按落云头，叫：“娘娘开眼。”那皇后睁开眼看，认得是凤阁龙楼，心中欢喜，撇了草龙，与行者同登宝殿。那国王见了，急下龙床，就来扯娘娘玉手，欲诉离情，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脸，没福消受，一见面就蜇杀了也！”行者道：“呆子，你敢扯他扯儿么？”八戒道：“就扯他扯儿便怎的？”行者道：“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蜇阳之毒。自到麒麟山，与那赛太岁三年，那妖更不曾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众官听说，道：“似此怎生奈何？”此时外面众官忧疑，内里妃嫔悚惧，旁有玉圣、银圣二宫，将君王扶起。

俱正在仓皇之际，忽听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圣，我来也。”行者抬头观看，只见那：

肃肃冲天鹤唳，飘飘径至朝前。缭绕祥光道道，氤氲瑞气翩翩。棕衣苫体放云烟，足踏芒鞋罕见。手执龙须蝇帚，丝绦腰下围缠。乾坤处处结人缘，大地逍遥游遍。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今日临凡解魇。

行者上前迎住道：“张紫阳何往？”紫阳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礼道：“大圣，小仙张伯端起手。”行者答礼道：“你从何来？”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因打这里经过，见朱紫国王有拆凤之忧，我恐那妖将皇后玷辱，有坏人伦，后日难与国王复合。是我将一件旧棕衣变作一领新霞裳，光生五彩，进与妖王，教皇后穿了妆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毛也。今知大圣成功，特来解魇。”行者道：“既如此，累你远来，且快解脱。”真人走向前，对娘娘用手一指，即脱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体如旧。真人将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对行者道：“大圣勿罪，小仙告辞。”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谢谢。”真人笑道：“不劳，不劳。”遂长揖一声，腾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众臣，一个个望空礼拜。

拜毕，即命大开东阁，酬谢四僧。那君王领众跪拜，夫妻才得重谐。正当欢宴时，行者叫：“师父，拿那战书来。”长老袖中取出，递与行者。行者递与国王道：“此书乃那怪差小校送来者。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来报功。后复至山中，变作小校，进洞回复，因得见娘娘，盗出金铃，几乎被他拿住；又变化，复偷出，与他对敌。幸遇观音菩萨将他收去，又与我说拆凤之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那举国君臣内外，无一人不感谢称赞。唐僧道：“一则是贤王之福，二来是小徒之功。今蒙盛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别，

不要误贫僧向西去也。”那国王恳留不得，遂换了关文，大排銮驾，请唐僧稳坐龙车，那君王、妃后，俱捧毂推轮，相送而别。正是：“

有缘洗尽忧疑病，绝念无思心自宁。

毕竟这去，后面再有甚么吉凶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十二 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话表三藏别了朱紫国王，整顿鞍马西出。行彀多少山原，历尽无穷水道，不觉的秋去冬残，又值春光明媚。师徒们正在路踏青玩景，忽见一座庵林。三藏滚鞍下马，站立大道之旁。行者问道："师父，这条路平坦无邪，因何不走？"八戒道："师兄好不通情！师父在马上坐得困了，也让他下来关关风是。"三藏道："不是关风；我看那里是个人家，意欲自去化些斋吃。"行者笑道："你看师父说的是那里话。你要吃斋，我自去化。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为弟子者高坐，教师父去化斋之理？"三藏道："不是这等说。平日间一望无边无际，你们没远没近的去化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应，也让我去化一个来。"八戒道："师父没主张。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儿苦。'你况是个父辈，我等俱是弟子。古书云：'有事弟子服其劳。'等我老猪去。"三藏道："徒弟啊，今日天气晴明，与那风雨之时不同。那时节，汝等必定远去；此个人家，等我去。有斋无斋，可以就回走路。"沙僧在旁笑道："师兄，不必多讲。师父的心性如此，不必违拗。若恼了他，就化将斋来，他也不吃。"

八戒依言，即取出钵盂，与他换了衣帽。拽开步，直至那庄前观看，却也好座住场。但见：

石桥高耸，古树森齐。石桥高耸，潺潺流水接长溪；古树森齐，聒聒幽禽鸣远岱。桥那边有数椽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白白明明欺道院。窗前忽见四佳人，都在那里刺凤描鸾做针线。

长老见那人家没个男儿，只有四个女子，不敢进去。将身立定，闪在乔林之下。只见那女子，一个个：

闺心坚似石，兰性喜如春。
娇脸红霞衬，朱唇绛脂匀。

蛾眉横月小，蝉鬓迭云新。

若到花间立，游蜂错认真。

少停有半个时辰，一发静悄悄，鸡犬无声。自家思虑道："我若没本事化顿斋饭，也惹那徒弟笑我：敢道为师的化不出斋来，为徒的怎能去拜佛。"

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

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瘤。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身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接一团泥，单枪急对拐。明珠上佛头，实捏来尖𢱢。窄砖偏会拿，卧鱼将脚㧃。平腰折膝蹲，扭顶翘跟瘤。扳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尖来捽。提跟潩草鞋，倒插回来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采。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方叫海。

言不尽，又有诗为证。诗曰：

蹴踘当场三月天，仙风吹下素婵娟。

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染蛾眉柳带烟。

翠袖低垂笼玉笋，缃裙斜拽露金莲。

几回踢罢娇无力，云鬓蓬松宝髻偏。

三藏看得时辰久了，只得走上桥头，应声高叫道："女菩萨，贫僧这里随缘布施些儿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喜喜欢欢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的接出门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决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三藏闻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尚且注意斋僧，男子岂不虔心向佛？"

长老向前问讯了，相随众女入茅屋。过木香亭看处，呀！原来那里边没甚房廊，只见那：

峦头高耸，地脉遥长。峦头高耸接云烟，地脉遥长通海岳。门近石桥，九曲九湾流水顾；园栽桃李，千株千颗头秾华。藤薜挂悬三五树，芝兰香散万千花。远观洞府欺蓬岛，近睹山林压太华，正是妖仙寻隐处，更无邻舍独成家。

有一女子上前，把石头门推开两扇，请唐僧里面坐。那长老只得进去。忽抬头看时，铺设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气阴阴。长老心惊，暗自思忖道："这去处少吉多凶，断然不善。"众女子喜笑吟吟，都道："长老请坐。"长老没奈何，只得坐了。少时间，打个冷禁。众女子问道："长老是何宝山？化甚么缘？还是修桥补路，建寺礼塔，还是造佛印经？请缘簿出来看看。"长老道："我不是化缘的和尚。"女子道：既不化缘，到此何干？"长老道："我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经者。适过宝方，腹间饥馁，特造檀府，募化一斋，贫僧就行也。"众女子道："好！好！好！常言道：'远来的和尚好看经。'妹妹们！不可怠慢，快办斋来。"

此时有三个女子陪着，言来语去，论说些因缘。那四个到厨中撩衣敛袖，炊火刷锅。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么东西？原来是人油炒炼，人肉煎熬；熬得黑糊充作面筋样子，剜的人脑煎作豆腐块片。两盘儿捧到石桌上放下，对长老道："请了。仓卒间，不曾备得好斋，且将就吃些充腹。后面还有添换来也。"

那长老闻了一闻，见那腥膻，不敢开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萨，贫僧是胎里素。"众女子笑道："长老，此是素的。"长老道："阿弥陀佛！若像这等素的啊，我和尚吃了，莫想见得世尊，取得经卷。"众女子道："长老，你出家人，切莫拣人布施。"长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尚奉大唐旨意，一路西来，微生不损，见苦就救；遇谷粒手拈入口，逢丝缕联缀遮身，怎敢拣主布施！"众女子笑道："长老虽不拣人布施，却只有些上门怪人。莫嫌粗淡，吃些儿罢。"长老道："实是不敢吃，恐破了戒。望菩萨养生不若放生，放我和尚出去罢。"

那长老挣着要走，那女子拦住门，怎么肯放，俱道："上门的买卖，倒不好做！'放了屁儿，却使手掩。'你往那里去？"他一个个都会些武艺，手脚又活，把长老扯住，顺手牵羊，扑的掼倒在地。众人按住，将绳子捆了，悬梁高吊。这吊有个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来是一只手向前，牵丝吊起；一只手拦腰捆住，将绳吊起；两只脚向后一条绳吊起，三条绳把长老吊在梁上，却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那长老忍着疼，噙着泪，心中暗恨道："我和尚这等命苦！只说是好人家化顿斋吃，岂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啊！速来救我，还得见面；但迟两个时辰，我命休矣！"

那长老虽然苦恼，却还留心看着那些女子。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当，便去脱剥衣服。长老心惊，暗自忖道："这一脱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夹生儿吃我的情也有哩。"原来那女子们只解了上身罗衫，露出肚腹，各显神

通：一个个腰眼中冒出丝绳，有鸭蛋粗细，骨都都的，迸玉飞银，时下把庄门瞒了不题。

却说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旁。他二人都放马看担，惟行者是个顽皮，他且跳树攀枝，摘叶寻果。忽回头，只见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树来，吆喝道："不好，不好！师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庄院如何？"八戒、沙僧共目视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银又光似银。八戒道："罢了，罢了！师父遇着妖精了！我们快去救他也！"行者道："贤弟莫嚷。你都不见怎的，等老孙去来。"沙僧道："哥哥仔细。"行者道："我自有处。"

好大圣，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开脚，两三步跑到前边，看见那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厚，穿穿道道，却似经纬之势；用手按了一按，有些粘软沾人。行者更不知是甚么东西，他即举棒道："这一棒，莫说是几千层，就是几万层，也打断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断，这个软的，只好打匾罢了。假如惊了他，缠住老孙，反为不美。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

你道他问谁？即捻一个诀，念一个咒，拘得个土地老儿在庙里似推磨的一般乱转。土地婆儿道："老儿，你转怎的？好道是羊儿风发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个齐天大圣来了，我不曾接他，他那里拘我哩。"婆儿道："你去见他便了，却如何在这里打转？"土地道："若去见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儿道："他见你这等老了，那里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没钱酒，偏打老年人。"

两口儿讲一会，没奈何只得走出去，战兢兢的，跪在路旁，叫道："大圣，当境土地叩头。"行者道："你且起来，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里。我问你，此间是甚地方？"土地道："大圣从那厢来？"行者道："我自东土往西来的。"土地道："大圣东来，可曾在那山岭上？"行者道："正在那山岭上。我们行李、马匹还都歇在那岭上不是！"土地道："那岭叫做盘丝岭。岭下有洞，叫做盘丝洞。洞里有七个妖精。"行者道："是男怪女怪？"土地道："是女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上，离此有三里之遥，有一座濯垢泉，乃天生的热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占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曾与他争竞，平白地就让与他了。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灵有大能。"行者道："占了此泉何干？"土地道："这怪占了浴池，一日三遭，出来洗澡。如今巳时已过，午时将来哑。"行者听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自家拿他罢。"那

土地老儿磕了一个头，战兢兢的，回本庙去了。

这大圣独显神通，摇身一变，变作个麻苍绳儿，钉在路旁草梢上等待。须臾间，只听得呼呼吸吸之声，犹如蚕食叶，却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盏茶时，丝绳皆尽，依然现出庄村，还像当初模样。又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里边笑语喧哗，走出七个女子。行者在暗中细看，见他一个个携手相搀，挨肩执袂，有说有笑的，走过桥来，果是标致。但见：

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岫，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绛裙。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

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师父要来化斋，原来是这一般好处。这七个美人儿，假若留住我师父，要吃也不彀一顿吃，要用也不彀两日用，要动手轮流一摆布就是死了。且等我去听他一听，看他怎的算计。"

好大圣，嘤的一声，飞在那前面走的女子云髻上钉住。才过桥来，后边的走向前来呼道："姐姐，我们洗了澡，来蒸那胖和尚吃去。"行者暗笑道："这怪物好没算计！煮还省些柴，怎么转要蒸了吃！"那些女子采花斗草向南来。不多时，到了浴池。但见一座门墙，十分壮丽。遍地野花香艳艳，满旁兰蕙密森森。后面一个女子，走上前，唿哨的一声，把两扇门儿推开，那中间果有一塘热水。这水自开辟以来，太阳星原贞有十，后被羿善开弓，射落九乌坠地，止存金乌一星，乃太阳之真火也。天地有九处汤泉，俱是众乌所化。那九阳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温泉、东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广汾泉、汤泉、此泉乃濯垢泉。有诗为证。诗曰：

一气无冬夏，三秋永注春。炎波如鼎沸，热浪似汤新。分溜滋禾稼，停流荡俗尘。涓涓珠泪泛，滚滚玉团津。润滑原非酿，清平还自温。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佳人洗处冰肌骨，涤荡尘烦玉体新。

那浴池约有五丈馀阔，十丈多长，内有四尺深浅，但见水清彻底。底下水一似滚珠泛玉，骨都都冒将上来。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流去二三里之遥，淌到田里，还是温水。池上又有三间亭子。亭子中近后壁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两山头放着两个描金彩漆的衣架。行者暗中喜嘤嘤的，一翅飞在那衣架头上钉住。

那些女子见水又清又热，便要洗浴，即一齐脱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一齐下去，被行者看见：

褪放纽扣儿，解开罗带结。酥胸白似银，玉体浑如雪。肘膊赛冰铺，香肩欺粉贴。肚皮软又绵，脊背光还洁。膝腕半围团，金莲三寸窄。中

间一段情，露出风流穴。

那女子都跳下水去，一个个跃浪翻波，负水顽耍。行者道：“我若打他啊，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是死。’可怜！可怜！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常言道：‘男不与女斗。’我这般一个汉子，打杀这几个丫头，着实不济。不要打他，只送他一个绝后计，教他动不得身，出不得水，多少是好。”好大圣，捏着诀，念个咒，摇身一变，变作一个饿老鹰，但见：

毛犹霜雪，眼若明星。妖狐见处魂皆丧，狡兔逢时胆尽惊。钢爪锋芒快，雄姿猛气横。会使老拳供口腹，不辞亲手逐飞腾。万里寒空随上下，穿云检物任他行。

呼的一翅，飞向前，轮开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尽情雕去，径转岭头，现出本相来见八戒、沙僧道：“你看。”那呆子迎着对沙僧笑道：“师父原来是典当铺里拿了去的。”沙僧道：“怎见得？”八戒道：“你不见师兄把他些衣服都抢将来也？”行者放下道：“此是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怎么就有这许多？”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这般剥得容易，又剥得干净：？”行者道：“那曾用剥。原来此处唤做盘丝岭。那庄村唤做盘丝洞。洞中用七个女怪，把我师父拿住，吊在洞里，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却是天地产成的一塘子热水。他都算计着洗了澡要把师父蒸吃。是我跟到那里，见他脱了衣服下水，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头，是以不曾动棍，只变做一个饿老鹰，雕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头，蹲在水中哩。我等快去解下师父走路罢。”八戒笑道：“师兄，你凡干事，只要留根。既见妖精，如何不打杀他，却就去解师父！他如今纵然藏羞不出，到晚间必定出来。他家里还有旧衣服，穿上一套，来赶我们。纵然不赶，他久住在此，我们取了经，还从那条路回去。常言道：‘宁少路边钱，莫少路边拳。’那时节，他拦住了吵闹，却不是个仇人也？”行者道：“凭你如何主张？”八戒道：“依我，先打杀了妖精，再去解放师父：此乃‘斩草除根’之计。”行者道：“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

八戒抖擞精神，欢天喜地，举着钉钯，拽开步，径直跑到那里。忽的推开门看时，只见那七个女子，蹲在水里，口中乱骂那鹰哩，道：“这个匾毛畜生！猫嚼头的亡人！把我们衣服都雕去了，教我们怎的动手！”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萨，在这里洗澡哩。也携带我和尚洗洗，何如？”那怪见了，作怒道：“你这和尚，十分无礼！我们是在家的女流，你是个出家的男子。古书云：

‘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好和我们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气炎热，没奈何，将就容我洗洗儿罢。那里调甚么书担儿，同席不同席！”呆子不容说，丢了钉钯，脱了皂锦直裰，扑的跳下水来。那怪心中烦恼，一齐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势极熟，到水里摇身一变，变做一个鲇鱼精。那怪就都摸鱼，赶上拿他不住：东边摸，忽的又渍了西去；西边摸，忽的又渍了东去；滑扢虀的，只在那腿裆里乱钻。原来那水有搀胸之深，水上盘了一会，又盘在水底，都盘倒了，喘嘘嘘的，精神倦怠。

八戒却才跳将上来，现了本相，穿了直裰，执着钉钯，喝道：“我是那个？你把我当鲇鱼精哩！”那怪见了，心惊胆战，对八戒道：“你先来是个和尚，到水里变作鲇鱼，及拿你不住，却又这般打扮；你端的是从何到此？是必留名。”八戒道：“这伙泼怪当真的不认得我！我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唐长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帅悟能八戒是也。你把我师父吊在洞里，算计要蒸他受用！我的师父，又好蒸吃？快早伸过头来，各筑一钯，教你断根！”那些妖闻此言，魂飞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老爷方便方便！我等有眼无珠，误捉了你师父，虽然吊在那里，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饶了我的性命，情愿贴些盘费，送你师父往西天去也。”八戒摇手道：“莫说这话！俗语说得好：‘曾着卖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是便筑一钯，各人走路！”

呆子一味粗夯，显手段，那有怜香惜玉之心，举着钯，不分好歹，赶上前乱筑。那怪慌了手脚，那里顾甚么羞耻，只是性命要紧，随用手侮着羞处，跳出水来，都跑在亭子里站立，作出法来：脐孔中骨都都冒出丝绳，瞒天搭了个大丝篷，把八戒罩在当中。

那呆子忽抬头，不见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那里举得脚步！原来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绳，动动脚，跌个躘踵：左边去，一个面磕地；右边去，一个倒栽葱；急转身，又跌了个嘴搵地；忙爬起，又跌 了个竖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把个呆子跌得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睡在地下呻吟。那怪物却将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一个个跳出门来，将丝篷遮住天光，各回本洞。

到了石桥上站下，念动真言，霎时间，把丝篷收了，赤条条的，跑入洞里，侮着羞处，从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过去。走入石房，取几件旧衣穿了，径至后门口立定，叫：“孩儿们何在？”原来那妖精一个有一个儿子，却不是他养的，都是他结拜的干儿子。有名唤做蜜、蚂、蠦、班、蜢、蜡、蜻。蜜是蜜峰，蚂是蚂蜂，蠦是蠦蜂，班是班毛，蜢是牛蜢，蜡是抹蜡，蜻是蜻蜓。原

来那妖精幔天结网，掳住这七般虫蛭，却要吃他。古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当时这些虫哀告饶命，愿拜为母，遂此春采百花供怪物，夏寻诸卉孝妖精，忽闻一声呼唤，都到面前，问：“母亲有何使令？”众怪道：“儿啊，早间我们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才然被他徒弟拦在池里，出了多少丑，几乎丧了性命！汝等努力，快出门前去退他一退。如得胜后，可到你舅舅家来会我。”那些怪既得逃生，往他师兄处，孽嘴生灾不题。你看这些虫蛭，一个个摩拳擦掌，出来迎敌。

　　却说八戒跌得昏头昏脑，猛抬头，见丝篷丝索俱无，他才一步一探，爬将起来，忍着疼，找回原路。见了行者，用手扯住道：“哥哥，我的头可肿，脸可青么？”行者道：“你怎的来？”八戒道：“我被那厮将丝绳罩住，放了绊脚索，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难移。却才丝篷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来也。”沙僧见了道：“罢了，罢了！你闯下祸来也！那怪一定往洞里不伤害师父，我等快去救他！”

　　行者闻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牵着马，急急来到庄前。但见那石桥上有七个小妖儿挡住道：“慢来，慢来！吾等在此！”行者看了道：“好笑！干净都是些小人儿！长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满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满十斤。”喝道：“你是谁？”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儿子。你把我母亲欺辱了，还敢无知，打上我门！不要走，仔细！”好怪物，一个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乱打将来。八戒见了生嗔，本是跌恼了的性子，又见那伙虫蛭小巧，就发狠举钯来筑。

　　那些怪见呆子凶猛，一个个现了本像，飞将起去，叫声“变！”须臾间，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百个变千个，千个变万个，个个都变成无穷之数。只见：

满天飞抹蜡，遍地舞蜻蜓。
蜜蚂追头额，蠦蜂扎眼睛。
班毛前后咬，牛蜢上下叮。
扑面漫漫黑，翛翛神鬼惊。

八戒慌了道：“哥啊，只说经好取，西方路上，虫儿也欺负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八戒道：“扑头扑脸，浑身上下，都叮有十数层厚，却怎么打？”行者道：“没事，没事！我自有手段！”沙僧道：“哥啊，有甚手段，快使出来罢。一会子光头上都叮肿了！”

　　好大圣，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喷将出去，即变做些黄、麻、鴘、白、

雕、鱼、鹞。八戒道：“师兄，又打甚么市语——黄啊、麻啊哩？”行者道：“你不知。黄是黄鹰，麻是麻鹰，𫛭是𫛭鹰，白是白鹰，雕是雕鹰，鱼是鱼鹰，鹞是鹞鹰。那妖精的儿子是七样虫，我的毫毛是七样鹰。”鹰最能嗛虫，一嘴一个，爪打翅敲，须臾，打得罄尽，满空无迹，地积尺馀。

三兄弟方才闯过桥去，径入洞里。只见老师父吊在那里哼哼的哭哩。八戒近前道：“师父，你是要来这里吊了耍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头哩！”沙僧道：“且解下师父再说。”行者即将绳索挑断，放下唐僧，都问道：“妖精那里去了？”唐僧道：“那七个怪都赤条条的往后边叫儿子去了。”行者道：“兄弟们，跟我来寻去。”

三人各持兵器，往后园里寻处，不见踪迹。都到那桃李树上寻遍不见。八戒道：“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寻他，等我扶师父去也。”弟兄们复来前面，请唐僧上马道：“师父，下次化斋，还让我们去。”唐僧道：“徒弟呵，以后就得饿死，也再不自专了。”八戒道：“你们扶师父走着，等老猪一顿钯筑倒他这房子，教他来时没处安身。”行者笑道：“筑还费力，不若寻些柴来，与他个断根罢。”好呆子，寻了些朽松、破竹、干柳、枯藤，点上一把火，烘烘的都烧得干净。师徒却才放心前来。咦！毕竟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话说孙大圣扶持着唐僧，与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来。不半晌，忽见一处楼阁重重，宫殿巍巍。唐僧勒马道："徒弟，你看那是个甚么去处？"行者举头观看，忽然见：

> 山环楼阁，溪绕亭台。门前杂树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艳艳。柳间栖白鹭，浑如烟里玉无瑕；桃内啭黄莺，却似火中金有色。双双野鹿，忘情闲踏绿莎茵；对对山禽，飞语高鸣红树杪。真如刘阮天台洞，不亚神仙阆苑家。

行者报道："师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却像一个庵观寺院。到那里方知端的。"三藏闻言，加鞭促马。师徒们来至门前观看，门上嵌着一块石板，上有"黄花观"三字。三藏下马。八戒道："黄花观乃道士之家。我们进去会他一会也好，他与我们衣冠虽别，修行一般。"沙僧道："说得是。一则进去看看景致，二来也当撒货头口。看方便处，安排些斋饭，与师父吃。"

长老依言，四众共入。但见二门上有一对春联："黄芽白雪神仙府，瑶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这个是烧茅炼药，弄炉火，提罐子的道士。"三藏捻他一把道："谨言，谨言！我们不与他相识，又不认亲，左右暂时一会，管他怎的？"说不了，进了二门，只见那正殿谨闭，东廊下坐着一个道士，在那里丸药。你看他怎生打扮：

> 戴一顶红艳艳戗金冠，穿一领黑淄淄乌皂服；踏一双绿阵阵云头履，系一条黄拂拂吕公绦。面如瓜铁，目若朗星。准头高大类回回，唇口翻张如达达。道心一片隐轰雷，伏虎降龙真羽士。

三藏见了，厉声高叫道："老神仙，贫僧问讯了。"那道士猛抬头，一见心惊，

丢了手中之药，按簪儿，整衣服，降阶迎接道："老师父，失迎了。请里面坐。"

长老欢喜上殿。推开门，见有三清圣像，供桌有炉有香，即拈香注炉，礼拜三匝，方与道士行礼，遂至客位中，同徒弟们坐下。急唤仙童看茶。当有两个小童，即入里边，寻茶盘，洗茶盏，擦茶匙，办茶果。忙忙的乱走，早惊动那几个冤家。

原来那盘丝洞七个女怪与这道士同堂学艺。自从穿了旧衣，唤出儿子，径来此处。正在后面裁剪衣服，忽见那童子看茶，便问道："童儿，有甚客来了，这般忙冗？"仙童道："适间有四个和尚进来，师父都来看茶。"女怪道："可有个白胖和尚？"道："有。"又问："可有个长嘴大耳朵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递了茶，对你师父丢个眼色，着他进来，我有要紧的话说。"

果然那仙童将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敛衣，双手拿一杯递与三藏，然后与八戒、沙僧、行者。茶罢收锺。小童丢个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请坐。"教："童儿，放了茶盘陪侍。等我去去就来。"此时长老与徒弟们，并一个小童出殿上观玩不题。

却说道士走进方丈中，只见七个女子齐齐跪倒，叫："师兄，师兄，听小妹子一言！"道士用手搀起道："你们早间来时，要与我说甚么话，可可的今日丸药，这枝药忌见阴人，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面，有话且慢慢说罢。"众怪道："告禀师兄。这桩事，专为客来，方敢告诉；若客去了，纵说也没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贤妹说话，怎么专为客来才说？却不疯了？且莫说我是个清静修仙之辈，就是个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务事，也等客去了再处。怎么这等不贤，替我装幌子哩！且让我出去。"众怪又一齐扯住道："师兄息怒。我问你，前边那客，是那方来的？"道士唾着脸，不答应。众怪道："方才小童进来取茶，我闻得他说，是四个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么？"众怪道："四个和尚，内有一个白面胖的，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师兄可曾问他是那里来的？"道士道："内中是有这两个，你怎么知道？想是在那里见他来？"

女子道："师兄原不知这个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经去的。今早到我洞里化斋，委是妹子们闻得唐僧之名，将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女子道："我等久闻人说，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故此拿了他。后被那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们拦在濯垢泉里，先抢了衣服，后弄本事，强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变作一个鲇鱼，在我们腿裆里钻来钻去，欲行奸骗之事。果有十分惫懒！他又跳出

水去，现了本相。见我们不肯相从，他就使一柄九齿钉钯，要伤我们性命。若不是我们有些见识，几乎遭他毒手。故此战兢兢逃生，又着你愚外甥与他敌斗，不知存亡如何。我们特来投兄长，望兄长念昔日同窗之雅，与我今日做个报冤之人！”

那道士闻此言，却就恼恨，遂变了声色道：“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这等惫懒！你们都放心，等我摆布他！”众女子谢道：“师兄如若动手，等我们都来相帮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们都跟我来。”

众女子相随左右。他入房内，取了梯子，转过床后，爬上屋梁，拿下一个小皮箱儿。那箱儿有八寸高下，一尺长短，四寸宽窄，上有一把小铜锁儿锁住。即于袖中拿出一方鹅黄绫汗巾儿来。汗巾须上系着一把小钥匙儿。开了锁，取出一包儿药来，此药乃是：

山中百鸟粪，扫积上千斤。
是用铜锅煮，煎熬火候匀。
千斤熬一杓，一杓炼三分。
三分还要炒，再煅再重熏。
制成此毒药，贵似宝和珍。
如若尝他味，入口见阎君！

道士对七个女子道：“妹妹，我这宝贝，若与凡人吃，只消一厘，入腹就死；若与神仙吃，也只消三厘就绝；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须是三厘。快取等子来。”内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称出一分二厘，分作四分。”却拿了十二个红枣儿，将枣掐破些儿，揌上一厘，分在四个茶锺内；又将两个黑枣儿做一个茶锺，着一个托盘安了，对众女说：“等我去问他。不是唐朝的便罢；若是唐朝来的，就教换茶，你却将此茶令童儿拿出。但吃了，个个身亡，就与你报了此仇，解了烦恼也。”七女感激不尽。

那道士换了一件衣服，虚礼谨恭，走将出去，请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师父莫怪。适间去后面吩咐小徒，教他们挑些青菜、萝卜，实排一顿素斋供养，所以失陪。”三藏道：“贫僧素手进拜，怎么敢劳赐斋？”道士笑云：“你我都是出家人，见山门就有三升俸粮，何言素手？敢问老师父，是何宝山？到此何干？”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经者。却才路过仙宫，竭诚进拜。”道士闻言，满面生春道：“老师乃忠诚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于远候。恕罪，恕罪！”叫：“童儿，快去换茶来。一厢作速办斋。”

那小童走将进去，众女子招呼他来道：“这里有现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将五锺茶拿出。道士连忙双手拿一个红枣儿茶锺奉与唐僧。他见八戒身躯大，就认做大徒弟；沙僧认做二徒弟；见行者身量小，认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锺才奉与行者。

行者眼乖，接了茶锺，早已见盘子里那茶锺是两个黑枣儿。他道：“先生，我与你穿换一杯。”道士笑道：“不瞒长老说。山野中贫道士，茶果一时不备。才然在后面亲自寻果子，止有这十二个红枣，做四锺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将两个下色枣儿作一杯奉陪。此乃贫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说那里话？古人云：‘在家不是贫，路上贫杀人。’你是住家儿的，何以言贫！像我们这行脚僧，才是真贫哩。我和你换换。我和你换换。”三藏闻言道：“悟空，这仙长实乃爱客之意，你吃了罢，换怎的？”行者无奈，将左手接了，右手盖住，看着他们。

却说那八戒，一则饥，二则渴，原来是食肠大大的，见那锺子里有三个红枣儿，拿起来𡁻的都咽在肚里。师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时，只见八戒脸上变色，沙僧满眼流泪，唐僧口中吐沫。他们都坐不住，晕倒在地。

这大圣情知是毒，将茶锺手举起来，望道士劈脸一掼。道士将袍袖隔起，当的一声，把个锺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你这和尚，十分村卤！怎么把我锺子碎了？”行者骂道：“你这畜生！你看我那三个人是怎么说！我与你有甚相干，你却将毒药茶药倒我的人？”道士道：“你这个村畜生，闯下祸来，你岂不知？”行者道：“我们才进你门，方叙了坐次，道及乡贯，又不曾有个高言，那里闯下甚祸？”道士道：“你可曾有盘丝洞化斋么？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澡么？”行者道：“濯垢泉乃七个女怪。你既说出这话，必定与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好大圣，去耳朵里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来粗细，望道士劈脸打来。那道士急转身躲过，取一口宝剑来迎。

他两个厮骂厮打，早惊动那里边的女怪。他七个一拥出来，叫道：“师兄且莫劳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见了，越生嗔怒，双手轮铁棒，丢开解数，滚将进去乱打。只见那七个敞开怀，腆着雪白肚子，脐孔中作出法来：骨都都丝绳乱冒，搭起一个天篷，把行者盖在底下。

行者见事不谐，即翻身念声咒语，打个筋斗，扑的撞破天篷走了；忍着性气，淤淤的立在空中看处，见那怪丝绳幌亮，穿穿道道，却是穿梭的经纬，顷刻间，把黄花观的楼台殿阁都遮得无影无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曾着他手，怪道猪八戒跌了若干！似这般怎生是好！我师父与师弟却又中

了毒药。这伙怪合意同心，却不知是个甚来历，待我还去问那土地神也。”

好大圣，按落云头，捻着诀，念声“唵”字真言，把个土地老儿又拘来了，战兢兢跪下路旁，叩头道：“大圣，你去救你师父的，为何又转来也？”行者道：“早间救了师父，前去不远，遇一座黄花观。我与师父等进去看看，那观主迎接。才叙话间，被他把毒药茶药倒我师父等。我幸不曾吃茶，使棒就打，他却说出盘丝洞化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厮是怪。才举手相敌，只见那七个女子跑出，吐放丝绳，老孙亏有见识走了。我想你在此间为神，定知他的来历。是个甚么妖精，老实说来，免打！”土地叩头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检点之后，方见他的本相，乃是七个蜘蛛精。他吐那些丝绳，乃是蛛丝。”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据你说，却是小可。既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头而去。

行者却到黄花观外，将尾巴上毛捋下七十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七十个小行者；又将金箍棒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七十个双角叉儿棒。每一个小行者，与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边，将叉儿搅那丝绳，一齐着力，打个号子，把那丝绳都搅断，各搅了了有十馀斤。里面拖出七个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躯。一个个攒着手脚，索着头，只叫：“饶命！饶命！”此时七十个小行者，按住七个蜘蛛，那里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还我师父、师弟来。”那怪厉声高叫道：“师兄，还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从里边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行者闻言，大怒道：“你既不还我师父，且看你妹妹的样子！”好大圣，把叉儿棒幌一幌，复了一根铁棒，双手举起，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却似七个劚肉布袋儿，脓血淋淋。却又将尾巴摇了两摇，收了毫毛，单身轮棒，赶入里边来打道士。

那道士见他打死了师妹，心甚不忍，即发狠举剑来迎。这一场各怀忿怒，一个个大展神通。这一场好杀：

妖精轮宝剑，大圣举金箍。都为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呜呼。如今大展经纶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圣神光壮，妖仙胆气粗。浑身解数如花锦，双手腾那似辘轳。乒乓剑棒响，惨淡野云浮。劚言语，使机谋，一来一往如画图。杀得风响沙飞狼虎怕，天昏地暗斗星无。

那道士与大圣战经五六十合，渐觉手软；一时间松了筋节，便解开衣带，忽辣的响一声，脱了皂袍。行者笑道：“我儿子！打不过人，就脱剥了也是不能彀的！”原来这道士剥了衣裳，把手一齐抬起，只见那两胁下有一千只眼，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

森森黄雾，艳艳金光：森森黄雾，两边胁下似喷云；艳艳金光，千只眼中如放火。左右却如金桶，东西犹似铜钟。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显神通：幌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爆燥气朦胧；把个齐天孙大圣，困在金光黄雾中。

行者慌了手脚，只在那金光影里乱转，向前不能举步，退后不能动脚，却便似在个桶里转的一般。无奈又爆燥不过，他急了，往上着实一跳，却撞破金光，扑的跌了一个倒栽葱；觉道撞的头疼，急伸手摸摸，把顶梁皮都撞软了。自家心焦道：“晦气，晦气！这颗头今日也不济了！常时刀砍斧剁，莫能伤损，却怎么被这金光撞软了皮肉？久以后定要贡脓。纵然好了，也是个破伤风。”一会家爆燥难禁。却又自家计较道：“前去不得，后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却怎么好？往下去他娘罢！”

好大圣，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穿山甲，又名鲮鲤鳞。真个是：

四只铁爪，钻山碎石如挝粉；满身鳞甲，破岭穿岩似切葱。两眼光明，好便似双星幌亮；一嘴尖利，胜强如钢钻金锥。药中有性穿山甲，俗语呼为鲮鲤鳞。

你看他硬着头，往地下一钻，就钻了有二十馀里，方才出头。原来那金光只罩得十馀里。出来现了本相，力软筋麻，浑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泪。忽失声叫道：“师父啊！

当年秉教出山中，共往西来苦用工。

大海洪波无恐惧，阳沟之内却遭风！”

美猴王正当悲切，忽听得山背后有人啼哭，即欠身揩了眼泪，回头观看。但见一个妇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盏凉浆水饭，右手执几张烧纸黄钱，从那厢一步一声，哭着走来。行者点头嗟叹道：“正是‘流泪眼逢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这一个妇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问他一问。”

那妇人不一时走上路来，迎着行者。行者躬身问道：“女菩萨，你哭的是甚人？”妇人噙泪道：“我丈夫因与黄花观观主买竹竿争讲，被他将毒药茶药死，我将这陌纸钱烧化，以报夫妇之情。”行者听言，眼中泪下。那妇女见了作怒道：“你甚无知！我为丈夫烦恼生悲，你怎么泪眼愁眉，欺心戏我？”

行者躬身道：“女菩萨息怒。我本是东土大唐钦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行者。因往西天，行过黄花观歇马。那观中道士，不知是个甚么妖精，他与七个蜘蛛精，结为兄妹。蜘蛛精在盘丝洞要害我师父，是我与师弟八戒、沙僧，救解得脱。那蜘蛛精走到他这里，背了是非 ，说我等有欺骗之意。道士

将毒药茶药倒我师父、师弟共三人，连马四口，陷在他观里。惟我不曾吃他茶，将茶锺掼碎，他就与我相打。正嚷时，那七个蜘蛛精跑出来吐放丝绳，将我捆住，是我使法力走脱。问及土地，说他本相，我却又使分身法搅绝丝绳，拖出妖来，一顿棒打死。这道士即与他报仇，举宝剑与我相斗。斗经六十回合，他败了阵，随脱了衣裳，两胁下放出千只眼，有万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进退两难，才变做一个鲮鲤鳞，从地下钻出来。正自悲切，忽听得你哭，故此相问。因见你为丈夫，有此纸钱报答，我师父丧身，更无一物相酬，所以自怨生悲。岂敢相戏！”

那妇女放下水饭、纸钱，对行者陪礼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难者。才据你说将起来，你不认得那道士。他本是个百眼魔君，又唤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变化，脱得金光，战得许久，必定有大神通，却只是还近不得那厮。我教你去请一位圣贤，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闻言，连忙唱喏道：“女菩萨知此来历，烦为指教指教。果是那位圣贤，我去请求，救我师父之难，就报你丈夫之仇。”妇人道：“我就说出来，你去请他，降了道士，只可报仇而已，恐不能救你师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妇人道：“那厮毒药最狠：药倒人，三日之间，骨髓俱烂。你此往回恐迟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会走路，凭他多远，千里只消半日。”女子道：“你既会走路，听我说：此处到那里有千里之遥。那厢有一座山，名唤紫云山。山中有个千花洞。洞里有位圣贤，唤做毗蓝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却从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行者回头看时，那女子早不见了。

行者慌忙礼拜道：“是那位菩萨？我弟子钻昏了，不能相识，千乞留名，好谢！”只见那半空中叫道：“大圣，是我。”行者急抬头看处，原是黎山老姆。赶至空中谢道：“老姆从何来指教我也？”老姆道：“我才自龙华会上回来，见你师父有难，假做孝妇，借夫丧之名，特来相救。你快去请他。但不可说出是我指教，那圣贤有些多怪人。”

行者谢了。辞别，把筋斗云一纵，随到紫云山上。按定云头，就见那千花洞。那洞外：

> 青松遮胜境，翠柏绕仙居。绿柳盈山道，奇花满涧渠。香兰围石屋，芳草映岩嵎。流水连溪碧，云封古树虚。野禽声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红梅叶叶舒。寒鸦栖古树，春鸟噪高樗。夏麦盈田广，秋禾遍地馀。四时无叶落，八节有花如。每生瑞霭连霄汉，常放祥云接太虚。

这大圣喜喜欢欢走将进去，一程一节，看不尽无边的景致。直入里面，更没

个人儿，见静静悄悄的，鸡犬之声也无。心中暗道：“这圣贤想是不在家了。”又进数里看时，见一个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五花纳锦帽，身穿一领织金袍。

脚踏云尖凤头履，腰系攒丝双穗绦。

面似秋容霜后老，声如春燕社前娇。

腹中久谙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谛饶。

悟出空空真正果，炼成了了自逍遥。

正是千花洞里佛，毗蓝菩萨姓名高。

行者止不住脚，近前叫道：“毗蓝婆菩萨，问讯了。”那菩萨即下榻，合掌回礼道：“大圣，失迎了。你从那里来的？”行者道：“你怎么就认得我是大圣？”毗蓝婆道：“你当年大闹天宫时，普地里传了你的形象，谁人不知，那个不识？”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像我如今皈正佛门，你就不晓的了！”毗蓝道：“几时皈正？恭喜，恭喜！”

行者道：“近能脱命，保师父唐僧上西天取经，师父遇黄花观道士，将毒药茶药倒。我与那厮赌斗，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脱了。闻菩萨能灭他的金光，特来拜请。”菩萨道：“是谁与你说的？我自赴了盂兰会，到今三百馀年，不曾出门。我隐姓埋名，更无一人知得，你却怎么得知？”行者道：“我是个地里鬼，不管那里，自家都会访着。”毗蓝道：“也罢，也罢。我本当不去，奈蒙大圣下临，不可灭了求经之善，我和你去来。”

行者称谢了。道：“我忒无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带甚么兵器。”菩萨道：“我有个绣花针儿，能破那厮。”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误了我，早知是绣花针，不须劳你，就问老孙要一担也是有的。”毗蓝道：“你那绣花针，无非是钢铁金针，用不得。我这宝贝，非钢，非铁，非金，乃我小儿日眼里炼成的。”行者道：“令郎是谁？”毗蓝道：“小儿乃昴日星官。”行者惊骇不已。早望见金光艳艳，即回向毗蓝道：“金光处便是黄花观也。”

毗蓝随于衣领里取出一个绣花针，似眉毛粗细，有五六分长短，拈在手，望空抛去。少时间，响一声，破了金光。行者喜道：“菩萨，妙哉，妙哉！寻针，寻针！”毗蓝托在手掌内道：“这不是？”行者却同按下云头，走入观里，只见那道士合了眼，不能举步。行者骂道：“你这泼怪装瞎子哩！”耳朵里取出棒来就打。毗蓝扯住道：“大圣莫打。且看你师父去。”

行者径至后面客位里看时，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行者垂泪道：“却怎么好！却怎么好！”毗蓝道：“大圣休悲。也是我今日出门一场，索性积

个阴德，我这里有解毒丹，送你三丸。”行者转身拜求。那菩萨袖中取出一个破纸包儿，内将三粒红丸子递与行者，教放入口里。行者把药扳开他们牙关，每人摁了一丸。须臾，药味入腹，便就一齐呕哕，遂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闷杀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晕也！”行者道：“你们那茶里中了毒了。亏这毗蓝菩萨搭救，快都来拜谢。”三藏欠身整衣谢了。

八戒道：“师兄，那道士在那里？等我问他一问，为何这般害我。”行者把蜘蛛精上项事，说了一遍。八戒发狠道：“这厮既与蜘蛛为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装瞎子哩。”八戒拿钯就筑，又被毗蓝止住道：“天蓬息怒。大圣知我洞里无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门户也。”行者道：“感蒙大德，岂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现本像，我们看看。”毗蓝道：“容易。”即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扑的倒在尘埃，现了原身，乃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蜈蚣精。毗蓝使小指头挑起，驾祥云，径转千花洞去。八戒打仰道：“这妈妈儿却也利害，怎么就降这般恶物？”行者笑道：“我问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个绣花针儿，是他儿子在日眼里炼的。及问他令郎是谁，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昴日星是只公鸡，这老妈妈子必定是个母鸡。鸡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

三藏闻言，顶礼不尽。教：“徒弟们，收拾去罢。”那沙僧即在里面寻了些米粮，安排了些斋，俱饱餐一顿。牵马挑担，请师父出门。行者从他厨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观霎时烧得煨烬，却拽步长行。正是：

唐僧得命感毗蓝，了性消除多目怪。

毕竟向前去还有甚么事体，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情欲原因总一般，有情有欲自如然。
沙门修炼纷纷士，断欲忘情即是禅。
须着意，要心坚，一尘不染月当天。
行功进步休教错，行满功完大觉仙。

话表三藏师徒们打开欲网，跳出情牢，放马西行。走多时，又是夏尽秋初，新凉透体。但见那：

急雨收残暑，梧桐一叶惊。
萤飞莎径晚，蛩语月华明。
黄葵开映露，红蓼遍沙汀。
蒲柳先零落，寒蝉应律鸣。

三藏正然行处，忽见一座高山，峰插碧空，真个是摩星碍日。长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师父说那里话。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岂无通达之理？可放心前去。"长老闻言，喜笑花生，扬鞭策马而进，径上高岩。

行不数里，见一老者，鬓蓬松，白发飘搔；须稀朗，银丝摆动；项挂一串数珠子，手持拐杖现龙头；远远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进的长老，且暂住骅骝，紧兜玉勒。这山上有一伙妖魔，吃尽了阎浮世上人，不可前进！"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一是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个雕鞍不稳，扑的跌下马来，挣挫不动，睡在草里哼哩。

行者近前搀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长老道："你听那高岩上老者，报道这山上有伙妖魔，吃尽阎浮世上人，谁敢去问他一个真实端的？"行者道："你且坐地，等我去问他。"三藏道："你的相貌丑陋，言语粗俗，怕冲撞了他，

问不出个实信。”行者笑道：“我变个俊些儿的去问他。”三藏道：“你是变了我看。”好大圣，捻着诀，摇身一变，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儿，真个是目秀眉清，头圆脸正；行动有斯文之气象，开口无俗类之言辞。抖一抖锦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师父，我可变得好么？”三藏见了大喜道：“变得好！”八戒道：“怎么不好！只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老猪就滚上二三年，也变不得这等俊俏！”

好大圣，躲离了他们，径直近前，对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贫僧问讯了。”那老儿见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轻，待答不答的，还了他个礼，用手摸着他头儿，笑嘻嘻问道：“小和尚，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经。适到此间，闻得公公报道有妖怪，我师父胆小怕惧，着我来问一声：端的是甚妖精，他敢这般短路！烦公公细说与我知之，我好把他贬解起身。”那老儿笑道：“你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帮衬。那妖魔神通广大得紧，怎敢就说贬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据你之言，似有护他之意，必定与他有亲，或是紧邻契友；不然，怎么长他的威智，兴他的节概，不肯倾心吐胆说他个来历。”公公点头笑道：“这和尚倒会弄嘴！想是跟你师父游方，到处儿学些法术，或者会驱缚魍魉，与人家镇宅降邪，你不曾撞见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曾与他为友，八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

大圣闻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着老者道：“不要说，不要说，那妖精与我后生小厮为兄弟、朋友，也不见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和尚来啊，他连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这小和尚胡说！不当人子，那个神圣是你的后生小厮？”行者笑道：“实不瞒你说。我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当年也曾做过妖精，干过大事。曾因会众魔，多饮了几杯酒睡着，梦中见二人将批勾我去到阴司。一时怒发，将金箍棒打伤鬼判，唬倒阎王，几乎掀翻了森罗殿。吓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纸，十阎王佥名画字，教我饶他打，情愿与我做后生小厮。”那公公闻说道：“阿弥陀佛！这和尚说了这过头话，莫想再长得大了。”行者道：“官儿，似我这般大也彀了。”公公道：“你年几岁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岁罢了。”行者笑道：“有一万个七八岁！我把旧嘴脸拿出来你看看，你即莫怪。”公公道：“怎么又有个嘴脸？”行者道：“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脸哩。”

那公公不识窍，只管问他，他就把脸抹一抹，即现出本像，咨牙倈嘴，两

股通红，腰间系一条虎皮裙，手里执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像个活雷公。那老者见了，吓得面容失色，腿脚酸麻，站不稳，扑的一跌；爬起来，又一个蹦踵。大圣上前道："老官儿，不要虚惊。我等山恶人善。莫怕，莫怕！适间蒙你好意，报有妖魔。委的有多少怪，一发累你说说，我好谢你。"那老儿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聋，一句不应。

行者见他不言，即抽身回坡。长老道："悟空，你来了？所问如何？"行者笑道："不打紧，不打紧！西天有便有个把妖精儿，只是这里人胆小，把他放在心上。没事，没事！有我哩！"长老道："你可曾问他此处是甚么山，甚么洞，有多少妖怪，那条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师父，莫怪我说。若论赌变化，使捉掐，捉弄人，我们三五个也不如师兄；若论老实，像师兄就摆一队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还老实。"八戒道："他不知怎么钻过头不顾尾的，问了两声，不尴不尬的就跑回来了。等老猪去问他个实信来。"唐僧道："悟能，你仔细着。"

好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皂直裰，扭扭捏捏，奔上山坡，对老者叫道："公公，唱喏了。"那老儿见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挣得起来，战战兢兢的要走，忽见八戒，愈觉惊怕道："爷爷呀！今夜做的甚么恶梦，遇着这伙恶人！为先的那和尚丑便丑，还有三分人相；这个和尚，怎么这等个碓梃嘴，蒲扇耳朵，铁片脸，癞毛颈项，一分人气儿也没有了！"八戒笑道："你这老公公不高兴，有些儿好褒贬人。你是怎的看我哩？丑便丑，奈看，再停一时就俊了。"那老者见他说出人话来，只得开言问他："你是那里来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个徒弟，法名叫做悟能八戒。才自先问的，叫做悟空行者，是我师兄。师父怪他冲撞了公公，不曾问得实信，所以特着我来拜问。此处果是甚山、甚洞，洞里果是甚妖精，那里是西去大路，烦尊一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实么？"八戒道："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虚的。"老者道："你莫像才来的那个和尚走花弄水的胡缠。"八戒道："我不像他。"

公公拄着杖，对八戒说："此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座狮驼洞。洞里有三个魔头。"八戒啐了一声："你这老儿却也多心！三个妖魔，也费心劳力的来报遭信！"公公道："你不怕么？"八戒道："不瞒你说。这三个妖魔，我师兄一棍就打死一个，我一钯就筑死一个；我还有个师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个：三个都打死，我师父就过去了，有何难哉！"那老者笑道："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三个魔头，神通广大得紧哩！他手下小妖，南岭上有五千，北岭上有五千；东路口有一万，西路口有一万；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门的也有

一万；烧火的无数，打柴的也无数：共计算有四万七八千。这都是有名字带牌儿的，专在此吃人。”

那呆子闻得此言，战兢兢跑将转来，相近唐僧，且不回话，放下钯，在那里出恭。行者见了，喝道：“你不回话，却蹲在那里怎的？”八戒道：“唬出屎来了！如今也不消说，赶早儿各自顾命去罢！”行者道：“这个呆根！我问信偏不惊恐，你去问就这等慌张失智！”长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这老儿说：“此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山。中间有座狮驼洞。洞里有三个老妖，有四万八千小妖，专在那里吃人。我们若□着他些山边儿，就是他口里食了。莫想去得！”

三藏闻言，战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师父放心，没大事。想是这里有便有几个妖精，只是这里人胆小，把他就说出许多人，许多大，所以自惊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说的是那里话！我比你不同：我问的是实，决无虚谬之言。满山满谷都是妖魔，怎生前进？”行者笑道：“呆子嘴脸，不要虚惊！若论满山满谷之魔，只消老孙一路棒，半夜打个罄尽！”八戒道：“不羞，不羞！莫说大话。那些妖精点卯也得七八日，怎么就打得罄尽？”行者道：“你说怎样打？”八戒道：“凭你抓倒，捆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没有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么抓拿捆缚。我把这棍子两头一扯，叫‘长！”就有四十丈长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围圆粗细。往山南一滚，滚杀五千；山北一滚，滚杀五千；从东往西一滚，只怕四五万砑做肉泥烂酱！”八戒道：“哥哥，若是这等赶面打，或者二更时也都了了。”沙僧在旁笑道：“师父，有大师兄恁样神通，怕他怎的！请上马走啊。”唐僧见他们讲论手段，没奈何，只得宽心上马而走。

正行间，不见了那报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来传报，恐唬我们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圣，跳上高峰，四顾无迹，急转面，见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即纵云赶上看时，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边，用手扯住，口口声声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长庚，李长庚，你好惫懒，有甚话，当面来说便好；怎么装做个山林之老，魇样混我！”金星慌忙施礼道：“大圣，报信来迟，乞勿罪，乞勿罪！这魔头果是神通广大，势要峥嵘，只看你挪移变化，乖巧机谋，可便过去；如若怠慢些儿，其实难去。”行者谢道：“感激，感激，果然此处难行，望老星上界与玉帝说声，借些天兵帮助老孙帮助。”金星道：“有，有，有！你只口信带去，就是十万天兵，也是有的。”

大圣别了金星，按落云头，见了三藏道：“适才那个老儿，原是太白星来

与我们报信的。”长老合掌道：“徒弟，快赶上他，问他那里另有个路，我们转了去罢。”行者道：“转不得。此山径过有八百里，四周围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么转得？”三藏闻言，止不住眼中流泪道：“徒弟，似此艰难，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脓包行了！他这报信，必有几分虚话，只是要我们着意留心，诚所谓‘以告者，过也。’你且下马来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议？”行者道：“没甚商议。你且在这里用心保守师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马匹。等老孙先上岭打听打听，看前后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个，问他个详细，教他写个执结，开个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吩咐他关了洞门，不许阻路，却请师父静静悄悄的过去，方显得老孙手段！”沙僧只教：“仔细，仔细！”行者笑道：“不消嘱咐。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荡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透门！”

好大圣，唿哨一声，纵筋斗云，跳上高峰。扳藤负葛，平山观看，那山里静悄无人。忽失声道：“错了，错了！不该放这金星老儿去了。他原来恐唬我。这里那有个甚么妖精！他就出来跳风顽耍，必定拈枪弄棒，操演武艺；如何没有一个？”正自家揣度，只听得山背后，叮叮当当，辟辟剥剥，梆铃之声。急回头看处，原来是个小妖儿，掮着一杆“令”字旗，腰间悬着铃子，手里敲着梆子，从北向南而走。仔细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个铺兵。想是送公文下报帖的。且等我去听他一听，看他说些甚话。”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摇身一变，变做个苍蝇儿，轻轻飞在他帽子上，侧耳听之。只见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摇着铃，口里作念道：“我等寻山的，各人要谨慎提防孙行者：他会变苍蝇！”行者闻言，暗自惊疑道：“这厮看见我了；若未看见，怎么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会变苍蝇！”原来那小妖也不曾见他，只是那魔头不知怎么就吩咐他这话，却是个谣言，着他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见，就要取出棒来打他，却又停住，暗想道：“曾记得八戒问金星时，他说老妖三个，小妖有四万七八千名。似这小妖，再多几万，也不打紧，却不知这三个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问他一问，动手不迟。”

好大圣！你道他怎么去问：跳下他的帽子来，钉在树头上，让那小妖先行几步，急转身腾那，也变做个小妖儿，照依他敲着梆，摇着铃，掮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长了三五寸，口里也那般念着，赶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头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认得！”小妖道：“我家没你呀。”行者道：“怎的没我？你认认看。”小妖

道：“面生，认不得，认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烧火的，你会得我少。”小妖摇头道：“没有，没有！我洞里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也没有这个嘴尖的。”行者暗想道：“这个嘴好的变尖了些了。”即低头，把手侮着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尖啊。”真个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刚才是个尖嘴，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不好认！不是我一家的，少会，少会！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甚严，烧火的只管烧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终不然教你烧火，又教你来巡山？”行者口乖，就趁过来道：“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得火好，就升我来巡山。”

小妖道：“也罢，我们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们乱了班次，不好点卯，一家与我们一个牌儿为号。你可有牌儿？”行者只见他那般打扮，那般报事，遂照他的模样变了；因不曾看见他的牌儿，所以身上没有。好大圣，更不说没有，就满口应承道：“我怎么没牌？但只是刚才领的新牌。拿你的出来我看。”

那小妖那里知这个机括，即揭起衣服，贴身带着个金漆牌儿，穿条绒线绳儿，扯与行者看看。行者见那牌背是个“威镇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个真字，是“小钻风”，他却心中暗想道：“不消说了！但是巡山的，必有个‘风’字坠脚。”便道：“你且放下衣走过，等我拿牌儿你看。”即转身，插下手，将尾巴梢儿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捻他把，叫“变！”即变做个金漆牌儿，也穿上个绿绒绳儿，上书三个真字，乃“总钻风”，拿出来，递与他看了。小妖大惊道：“我们都叫做个小钻风，偏你又叫做个甚么‘总钻风’！”行者干事找绝，说话合宜，就道：“你实不知。大王见我烧得火好，把我升个巡风；又与我个新牌，叫做‘总巡风’，教我管你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闻言，即忙唱喏道：“长官，长官，新点出来的，实是面生。言语冲撞，莫怪！”行者还着礼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见面钱却要哩。每人拿出五两来罢。”小妖道：“长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岭头会了我这一班的人，一总打发罢。”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个前走，大圣随后相跟。

不数里，忽见一座笔峰。何以谓之笔峰？那山头上长出一条峰来，约有四五丈高，如笔插在架上一般，故以为名。行者到边前，把尾巴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峰尖儿上。叫道：“钻风，都过来！”那些小钻风在下面躬身道：“长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点我出来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孙行者神通广大，说他会变化，只恐他变作小钻风，来这里□着路径，打探消息，把我升作总钻风，来查勘你们这一班可有

假的。”小钻风连声应道：“长官，我们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晓得？”小钻风道：“我晓得。”行者道：“你晓得，快说来我听。如若说得合着我，便是真的；若说差了一些儿，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见大王处治。”

那小钻风见他坐在高处，弄獐弄智，呼呼喝喝的，没奈何，只得实说道：“我大王神通广大，本事高强，一口曾吞了十万天兵。”行者闻说，吐出一声道：“你是假的！”小钻风慌了道：“长官老爷，我是真的，怎么说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说！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都吞了十万天兵？”小钻风道：“长官原来不知。我大王会变化：要大能撑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邀请诸仙，他不曾具柬来请，我大王意欲争天，被玉帝差十万天兵来降我大王：是我大王变化法身，张开大口，似城门一般，用力吞将去，唬得众天兵不敢交锋，关了南天门：故此是一口曾吞十万兵。”

行者闻言暗笑道：“若是讲手头之话，老孙也曾干过。”又应声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钻风道：“二大王身高三丈，卧蚕眉，丹凤眼，美人声，匾担牙，鼻似蛟龙。若与人争斗，只消一鼻子卷去，就是铁背铜身，也就魂亡魄丧！”行者道；“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

又应声道：“三大王也有几多手段？”小钻风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间之怪物，名号云程万里鹏，行动时，抟风运海，振北图南。随身有一件儿宝贝，唤做‘阴阳二气瓶’。假若是把人装在瓶中，一时三刻，化为浆水。”

行者听说，心中暗惊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细防他瓶儿。”又应声道：“三个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说得不差，与我知道的一样；但只是那个大王要吃唐僧哩？”小钻风道：“长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些儿！因恐汝等不知底细，吩咐我来着实盘问你哩！”小钻风道：“我大大王与二大王久住在狮驼岭狮驼洞。三大王不在这里住。他原住处离此西下有四百里远近。那厢有座城，唤做狮驼国。他五百年前吃了这城国王及文武官僚，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因此上夺了他的江山。如今尽是些妖怪。不知那一年打听得东土唐朝差一个僧人去西天取经，说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就延寿长生不老；只因怕他一个徒弟孙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个难为，径来此处与我这两个大王结为兄弟，合意同心，打伙儿捉那个唐僧也。”

行者闻言，心中大怒道：“这泼魔十分无礼！我保唐僧成正果，他怎么算计要吃我的人！”恨一声，咬响钢牙，掣出铁棒，跳下高峰，把棍子望小妖头

上研了一研，可怜，就研得像一个肉陀！自家见了，又不忍道："咦！他倒是个好意，把些家常话儿都与我说了，我怎么却这一下子就结果了他？也罢，也罢！左右是左右！"好大圣，只为师父阻路，没奈何干出这件事来。就把他牌儿解下，带在自家腰里，将"令"字旗掮在背上，腰间挂了铃，手里敲着梆子，迎风捻个诀，口里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的就像小钻风模样；拽回步，径转旧路，找寻洞府，去打探那三个老妖魔的虚实。这正是：

千般变化美猴王，万样腾那真本事！

闯入深山，依着旧路，正走处，忽听得人喊马嘶之声，即举目观之，原来是狮驼洞口有万数小妖排列着枪刀剑戟，旗帜旌旄。这大圣心中暗喜道："李长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原来这摆列的有些路数：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队伍。他只见有四十名杂彩长旗，迎风乱舞，就知有万名人马；却又自揣自度道："老孙变作小钻风，这一进去，那老魔若问我巡山的话，我必随机答应。倘或一时言语差讹，认得我啊，怎生脱体？就要往外跑时，那伙把门的挡住，如何出得门去？要拿洞里妖王，必先除了门前众怪！"

你道他怎么除得众怪？好大圣，想着："那老魔不曾与我会面，就知我老孙的名头，我且倚着我的这个名头，仗着威风，说些大话，吓他一吓看。果然中土众僧有缘有分，取得经回，这一去，只消我几句英雄之言，就吓退那门前若干之怪；假若众僧无缘无分，取不得真经啊，就是纵然说得莲花现，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心问口，口问心，思量此计，敲着梆，摇着铃，径直闯到狮驼洞口，早被前营上小妖挡住道："小钻风来了？"行者不应，低着头就走。

走至二层营里，又被小妖扯住着："小钻风来了？"行者道："来了。"众妖道："你今早巡风去，可曾撞见甚么孙行者么？"行者道："撞见的。正在那里磨扛子哩。"众妖害怕道："他怎么个模样？磨甚么扛子？"行者道："他蹲在那涧边，还似个开路神；若站起来，好道有十数丈长！手里拿着一条铁棒，就似碗来粗细的一根大扛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里又念着：'扛子啊！这一向不曾拿你出来显显神通，这一去就有十万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杀了那三个魔头祭你！'他要磨得明了，先打死你门前一万精哩！"那些小妖闻得此言，一个个心惊胆战，魂散魄飞。行者又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几斤，也分不到我处，我们替他顶这个缸怎的！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罢。"众妖都道："说得是。我们各自顾命去来。"假若是些军民人等，服了圣化，就死也不敢走。原来此辈都是些狼虫虎豹，走兽飞禽，呜的一声，都

哄然而去了。这个倒不像孙大圣几句铺头话，却就如楚歌声吹散了八千兵！行者暗自喜道：“好了！老妖是死了！闻言就走，怎敢觌面相逢？这进去还似此言方好；若说差了，才这伙小妖有一两个倒走进去听见，却不走了风汛？……”你看他

存心来古洞，仗胆入深门。

毕竟不知见那个老魔头有甚吉凶，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却说孙大圣进于洞口，两边观看。只见：

骷髅若岭，骸骨如林。人头发瘸成毡片，人皮肉烂作泥尘。人筋缠在树上，干焦晃亮如银。真个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难闻。东边小妖，将活人拿了剐肉；西下泼魔，把人肉鲜煮鲜烹。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胆，第二个凡夫也进不得他门。

不多时，行入二层门里看时，呀！这里却比外面不同：清奇幽雅，秀丽宽平；左右有瑶草仙花，前后有乔松翠竹。又行七八里远近，才到三层门。闪着身，偷着眼看处，那上面高坐三个老妖，十分狞恶。中间的那个生得：

凿牙锯齿，圆头方面。声吼若雷，眼光如电。仰鼻朝天，赤眉飘焰。但行处，百兽心慌；若坐下，群魔胆战。这一个是兽中王，青毛狮子怪。

左手下那个生得：

凤目金睛，黄牙粗腿。长鼻银毛，看头似尾。圆额皱眉，身躯磊磊。细声如窈窕佳人，玉面似牛头恶鬼。这一个是藏齿修身多年的黄牙老象。

右手下那一个生得：

金翅鲲头，星睛豹眼。振北图南，刚强勇敢。变生翱翔，鷃笑龙惨。抟风翮百鸟藏头，舒利爪诸禽丧胆。这个是云程九万的大鹏雕。

那两下列着有百十大小头目，一个个全装披挂，介胄整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行者见了，心中欢喜。一些儿不怕，大踏步，径直进门，把梆铃卸下。朝上叫声“大王”。三个老魔笑呵呵问道：“小钻风，你来了？”行者应声道：“来了。”“你去巡山，打听孙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说起。”老魔道：“怎么不敢说？”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着梆铃，正然

走处，猛抬头，只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扛子，还像个开路神，若站将起来，足有十数丈长短。他就着那涧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里又念一声，说他那扛子到此还不曾显个神通，他要磨明，就来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孙行者，特来报知。”

那老魔闻此言，浑身是汗，唬得战呵呵的道：“兄弟，我说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广大，预先作了准备，磨棍打我们，却怎生是好？”教：“小的们，把洞外大小俱叫进来，关了门，让他过去罢。”那头目中有知道的报：“大王，门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么都散了？想是闻得风声不好也。快早关门！快早关门！”众妖乒乓把前后门尽皆牢拴紧闭。

行者自心惊道：“这一关了门，他再问我家长里短的事，我对不来，却不弄走了风，被他拿住？且再唬他一唬，教他开着门，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还说得不好。”老魔道：“他又说甚么？”行者道：“他说拿大大王剥皮，二大王剐骨，三大王抽筋。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啊，他会变化，一时变了个苍蝇儿，自门缝里飞进，把我们都拿出去，却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们仔细。我这洞里，递年家没个苍蝇，但是有苍蝇进来，就是孙行者。”行者暗笑道：“就变个苍蝇唬他一唬，好开门。”大圣闪在旁边，伸手去脑后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个金苍蝇，飞去望老魔劈脸撞了一头。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停当，那话儿进门来了！”惊得那大小群妖，一个个丫钯扫帚，都上前乱扑苍蝇。

这大圣忍不住，款款的笑出声来，干净他不宜笑，这一笑笑出原嘴脸来了，却被那第三个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哥哥，险些儿被他瞒了！”老魔道：“贤弟，谁瞒谁？”三怪道：“刚才这个回话的小妖，不是小钻风，他就是孙行者。必定撞见小钻风，不知是他怎么打杀了，却变化来哄我们哩。”行者慌了道：“他认得我了！”即把手摸摸，对老怪道：“我怎么是孙行者？我是小钻风。大王错认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钻风。他一日三次在面前点卯，我认得他。”又问：“你有牌儿么？”行者道：“有。”掳着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发认实道：“兄弟，莫屈了他。”三怪道：“哥哥，你不曾看见他？”他才子闪着身，笑了一声，我见他就露出个雷公嘴来。见我扯住时，他又变作个这等模样。”叫：“小的们，拿绳来！”众头目即取绳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马攒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时，足足是个弼马温。原来行者有七十二般变化，若是变飞禽、走兽、花木、器皿、昆虫之类，却就连身子滚去了；但变人物，却只是头脸变了，身子变不过来。果然一身黄毛，两块红股，一条

尾巴。老妖看着道："是孙行者的身子，小钻风的脸皮 。是他了！"教："小的们，先安排酒来，与你三大王递个得功之杯。既拿倒了孙行者，唐僧坐定是我们口里食也。"三怪道："且不要吃酒。孙行者溜撒，他会逃遁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们抬出瓶来，把孙行者装在瓶里，我们才好吃酒。"

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即点三十六个小妖，入里面开了库房门，抬出瓶来。你说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么用得三十六个人抬？那瓶乃阴阳二气之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不一时，将宝瓶抬出，放在三层门外，展得干净，揭开盖，把行者解了绳索，剥了衣服，就着那瓶中仙气，飕的一声，吸入里面，将盖了盖上，贴了封皮。却去吃酒道："猴儿今番入我宝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还能彀拜佛求经，除是转背摇车，再去投胎夺舍是。"你看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笑呵呵都去贺功不题。

却说大圣到了瓶中，被那宝贝将身束得小了，索性变化，蹲在当中；半晌，倒还荫凉，忽失声笑道："这妖精外有虚名，内无实事。怎么告诵人说这瓶装了人，一时三刻，化为脓血？若似这般凉快，就住上七八年也无事！"咦！大圣原来不知那宝贝根由：假若装了人，一年不语，一年荫凉；但闻得人言，就有火来烧了。大圣未曾说完，只见满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间，捻着避火诀，全然不惧。耐到半个时辰，四周围钻出四十条蛇来咬，行者轮开手，抓将过来，尽力气一揝，揝做八十段。少时间，又有三条火龙出来，把行者上下盘绕，着实难禁，自觉慌张无措道："别事好处，这三条火龙难为。再过一会不出，弄得火气攻心，怎了？"他想道："我把身子长一长，券破罢。"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叫"长！"即长了丈数高下，那瓶紧靠着身，也就长起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儿也就小下来了。行者心惊道："难，难，难！怎么我长他也长，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说不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却被火烧软了，自己心焦道："怎么好？孤拐烧软了！弄做个残疾之人了！"忍不住吊下泪来，这正是：遭魔遇苦怀三藏，着难临危虑圣僧，道："师父啊！当年皈正，蒙观音菩萨劝善，脱离天灾，我与你苦历诸山，收殄多怪，降八戒，得沙僧，千辛万苦，指望同证西方，共成正果。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孙误入于此，倾了性命，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进！想是我昔日名高，故有今朝之难！"正此凄怆，忽想起："菩萨当年在蛇盘山曾赐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无，且等我寻一寻看。"即伸手浑身摸了一把，只见脑后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如彼软熟，只此三根如此硬枪，

必然是救我命的。”即便咬着牙，忍着疼，拔下毛，吹口仙气，叫“变！”一根即变作金钢钻，一根变作竹片，一根变作绵绳。扳张篾片弓儿，牵着那钻，照瓶底下飕飕的一顿钻，钻成一个眼孔，透进光亮。喜道：“造化，造化，却好出去也！”才变化出身，那瓶复荫凉了。怎么就凉？原来被他钻了，把阴阳之气泄了，故此遂凉。

好大圣，收了毫毛，将身一小，就变做个蟭蟟虫儿，十分轻巧，细如须发，长似眉毛，自孔中钻出；且还不走，径飞在老魔头上钉着。那老魔正饮酒，猛然放下杯儿道：“三弟，孙行者这回化了么？”三魔笑道：“还到此时哩？”老魔教传令抬上瓶来。那下面三十六个小妖即便抬瓶，瓶就轻了许多，慌得众小妖报道：“大王，瓶轻了！”老魔喝道：“胡说！宝贝乃阴阳二气之全功，如何轻了！”内中有一个勉强的小妖，把瓶提上来道：“你看这不轻了？”老魔揭盖看时，只见里面透亮，忍不住失声叫道：“这瓶里空者，控也！”大圣在他头上，也忍不住道一声“我的儿啊！搜者，走也！”众怪听见道：“走了！走了！”即传令：“关门！关门！”

那行者将身一抖，收了剥去的衣服，现本相，跳出洞外。回头骂道：“妖精不要无礼！瓶子钻破，装不得人了，只好拿了出恭！”喜喜欢欢，嚷嚷闹闹，踏着云头，径转唐僧处。那长老正在那里撮土为香，望空祷祝。行者且停云头，听他祷祝甚的。那长老合掌朝天道：

“祈请云霞众位仙，六丁六甲与诸天。
愿保贤徒孙行者，神通广大法无边。”

大圣听得这般言语，更加努力，收敛云光，近前叫道：“师父，我来了！”长老搀住道：“悟空，劳碌！你远探高山，许久不回，我甚忧虑。端的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师父，才这一去，一则是东土众僧有缘有分，二来是师父功德无量无边，三也亏弟子法力！”将前项妆钻风、陷瓶里及脱身之事，细陈了一遍。“今得见尊师之面，实为两世之人也！”长老感谢不尽道：“你这番不曾与妖精赌斗么？”行者道：“不曾。”长老道：“这等保不得我过山了？”行者是个好胜的人，叫喊道：“我怎么保你过山不得？”长老道：“不曾与他见个胜负，只这般含糊，我怎敢前进！”大圣笑道：“师父，你也忒不通变。常言道：‘单丝不线，孤掌难鸣。’那魔三个，小妖千万，教老孙一人，怎生与他赌斗？”长老道：“寡不敌众，是你一人也难处。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教他们都去，与你协力同心，扫净山路，保我过去罢。”行者沉吟道：“师言最当。着沙僧保护你，着八戒跟我去罢。”那呆子慌了道：“哥哥没眼色！我又

粗夯，无甚本事，走路扛风，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虽无甚本事，好道也是个人。俗云：‘放屁添风。’你也可壮我些胆气。”八戒道：“也罢，也罢，望你带挈带挈。但只急溜处，莫捉弄我。”长老道：“八戒在意，我与沙僧在此。”

那呆子抖擞神威，与行者纵着狂风，驾着云雾，跳上高山，即至洞口。早见那洞门紧闭，四顾无人。行者上前，执铁棒，厉声高叫道：“妖怪开门！快出来与老孙打耶！”

那洞里小妖报入，老魔心惊胆战道：“几年都说猴儿狠，话不虚传果是真！”二老怪在旁问道：“哥哥怎么说？”老魔道：“那行者早间变小钻风混进来，我等不能相识。幸三贤弟认得，把他装在瓶里。他弄本事，钻破瓶儿，却又摄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战，谁敢与他打个头仗？”更无一人答应。又问，又无人答，都是那装聋推哑。老魔发怒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着个丑名，今日孙行者这般藐视，若不出去与他见阵，也低了名头。等我舍了这老性命去与他战上三合！三合战得过，唐僧还是我们口里食；战不过，那时关了门，让他过去罢。”遂取披挂结束了，开门前走。

行者与八戒在门旁观看，真是好一个怪物：

铁额铜头戴宝盔，盔缨飘舞甚光辉。
辉辉掣电双睛亮，亮亮铺霞两鬓飞。
勾爪如银尖且利，锯牙似凿密还齐。
身披金甲无丝缝，腰束龙绦有见机。
手执钢刀明晃晃，英雄威武世间稀。
一声吆喝如雷震，问道敲门者是谁？

大圣转身道：“是你孙老爷齐天大圣也。”老魔笑道：“你是孙行者？大胆泼猴！我不惹你，你却为何在此叫战？”行者道：“‘有风方起浪，无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寻你？只因你狐群狗党，结为一伙，算计吃我师父，所以来此施为。”老魔道：“你这等雄纠纠的，嚷上我门，莫不是要打么？”行者道：“正是。”老魔道：“你休猖獗！我若调出妖兵，摆开阵势，摇旗擂鼓，与你交战，显得我是坐家虎，欺负你了。我只与你一个对一个，不许帮丁！”行者闻言，叫：“猪八戒走过，看他把老孙怎的！”那呆子真个闪在一边。老魔道：“你过来，先与我做个桩儿，让我尽力气着光头砍上三刀，就让你唐僧过去；假若禁不得，快送你唐僧来，与我做一顿下饭！”行者闻言笑道：“妖怪，你洞里若有纸笔，取出来，与你立个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我也不与

你当真！”

那老魔抖擞威风，丁字步站定，双手举刀，望大圣劈顶就砍。这大圣把头往上一迎，只闻扢扠一声响，头皮儿红也不红。那老魔大惊道：“这猴子好个硬头儿！”大圣笑道：“你不知。老孙是：

生就铜头铁脑盖，天地乾坤世上无。

斧砍锤敲不得碎，幼年曾入老君炉。

四斗星官监临造，二十八宿用工夫。

水浸几番不得坏，周围扢搭板筋铺。

唐僧还恐不坚固，预先又上紫金箍。”

老魔道：“猴儿不要说嘴！看我这二刀来！决不容你性命！”行者道：“不见怎的，左右也只这般砍罢了。”老魔道：“猴儿，你不知这刀：

金火炉中造，神功百炼熬。锋刃依三略，刚强按六韬。却似苍蝇尾，犹如白蟒腰。入山云荡荡，下海浪滔滔。琢磨无遍数，煎熬几百遭。深山古洞放，上阵有功劳。搀着你这和尚天灵盖，一削就是两个瓢！”

大圣笑道：“这妖精没眼色！把老孙认做个瓢头哩！也罢，误砍误让，教你再砍一刀看怎么。”

那老魔举刀又砍，大圣把头迎一迎，乒乓的劈做两半个。大圣就地打个滚，变做两个身子。那妖一见慌了，手按下钢刀。猪八戒远远望见，笑道：“老魔好砍两刀的！却不是四个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闻你能使分身法，怎么把这法儿拿出在我面前使！”大圣道：“何为分身法？”老魔道：“为甚么先砍你一刀不动，如今砍你一刀，就是两个人？”大圣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万刀，还你二万个人。”老魔道：“你这猴儿，你只会分身，不会收身。你若有本事收做一个，打我一棍去罢。”大圣道：“不许说谎。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两刀；教我打一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孙！”老魔道：“正是，正是。”

好大圣，就把身搂上来，打个滚，依然一个身子，掣棒劈头就打。那老魔举刀架住道：“泼猴无礼！甚么样个哭丧棒，敢上门打人？”大圣喝道：“你若问我这条棍，天上地下，都有名声。”老魔道：“怎见名声？”他道：

“棒是九转镔铁炼，老君亲手炉中煅。禹王求得号‘神珍’，四海八河为定验。中间星斗暗铺陈，两头箝裹黄金片。花纹密布鬼神惊，上造龙纹与凤篆。名号‘灵阳棒’一条，深藏海藏人难见。成形变化要飞腾，飘飖五色霞光现。老孙得道取归山，无穷变化多经验。时间要大瓮来粗，

或小些微如铁线。粗如南岳细如针，长短随吾心意变。轻轻举动彩云生，
亮亮飞腾如闪电。攸攸冷气逼人寒，条条杀雾空中现。降龙伏虎谨随身，
天涯海角都游遍。曾将此棍闹天宫，威风打散蟠桃宴。天王赌斗未曾赢，
哪吒对敌难交战。棍打诸神没躲藏，天兵十万都逃窜。雷霆众将护灵霄，
飞身打上通明殿。掌朝天使尽皆惊，护驾仙卿俱搅乱。举棒掀翻北斗宫，
回首振开南极院。金阙天皇见棍凶，特请如来与我见。兵家胜负自如然，
困苦灾危无可辨。整整挨排五百年，亏了南海菩萨劝。大唐有个出家僧，
对天发下洪誓愿。枉死城中度鬼魂，灵山会上求经卷。西方一路有妖魔，
行动甚是不方便。已知铁棒世无双，央我途中为侣伴。邪魔汤着赴幽冥，
肉化红尘骨化面。处处妖精棒下亡，论万成千无打算。上方击坏斗牛宫，
下方压损森罗殿。天将曾将九曜追，地府打伤催命判。半空丢下振山川，
胜如太岁新华剑。全凭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

那魔闻言。战兢兢舍着性命，举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铁棒前迎。他两个先时在洞前撑持，然后跳起去，都在半空里厮杀。这一场好杀：

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间高。夸称手段魔头恼，大捍刀擎法力豪。门外争持还可近，空中赌斗怎相饶！一个随心更面目，一个立地长身腰。杀得满天云气重，遍野雾飘飖。那一个几番立意吃三藏，这一个广施法力保唐朝。都因佛祖传经典，邪正分明恨苦交。

那老魔与大圣斗经二十馀合，不分输赢。原来八戒在底下见他两个战到好处，忍不住掣钯架风，跳将起去，望妖魔劈脸就筑。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个嚗头性子，冒冒失失的唬人，他只道嘴长耳大，手硬钯凶，败了阵，丢了刀，回头就走。大圣喝道：“赶上，赶上！”这呆子仗着威风，举着钉钯，即忙赶下怪去。

老魔见他赶的相近，在坡前立定，迎着风头，幌一幌现了原身，张开大口，就要来吞八戒。八戒害怕，急抽身往草里一钻，也管不得荆针棘刺，也顾不得刮破头疼，战兢兢的，在草里听着梆声，随后行者赶到，那怪也张口来吞，却中了他的机关，收了铁棒，迎将上去，被老魔一口吞之。唬得个呆子在草里囊囊咄咄的埋怨道：“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那怪来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还是个和尚，明日就是个大恭也！”那魔得胜而去。这呆子才钻出草来，溜回旧路。

却说三藏在那山坡下，正与沙僧盼望，只见八戒喘呵呵的跑来。三藏大惊道：“八戒，你怎么这等狼狈？悟空如何不见？”呆子哭哭啼啼道：“师兄被

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听言，唬倒在地。半晌间跌脚拳胸道：“徒弟呀！只说你善会降妖，领我西天见佛，怎知今日死于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众的功劳，如今都化作尘土矣！”

那师父十分苦痛。你看那呆子，他也不来劝解师父，却叫：“沙和尚，你拿将行李来，我两个分了罢。”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开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浑家。将白马卖了，与师父买个寿器送终。”长老气呼呼的，闻得此言，叫皇天放声大哭。且不题。

却说那老魔吞了行者，以为得计，径回本洞。众妖迎问出战之功。老魔道：“拿了一个来了。”二魔喜道：“哥哥拿的是谁？”老魔道：“是孙行者。”二魔道：“拿在何处？”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个魔头大惊道：“大哥啊，我就不曾吩咐你。孙行者不中吃！”那大圣肚里道：“忒中吃，又禁饥，再不得饿。”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孙行者在你肚里说话哩！”老魔道：“怕他说话！有本事吃了他，没本事摆布他不成？你们快去烧些盐白汤，等我灌下肚去，把他哕出来，慢慢的煎了吃酒。”小妖真个冲了半盆盐汤。老怪一饮而干，洼着口，着实一呕，那大圣在肚里生了根，动也不动；却又拦着喉咙，往外又吐，吐得头晕眼花，黄胆都破了，行者越发不动。老魔喘息了，叫声：“孙行者，你不出来？”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来哩！”老魔道：“你怎么不出？”行者道：“你这妖精，甚不通变。我自做和尚，十分淡薄；如今秋凉，我还穿个单直裰。这肚里倒暖，又不透风，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

众妖听说，都道：“大王，孙行者要在你肚里过冬哩！”老魔道：“他要过冬，我就打起禅来，使个搬运法，一冬不吃饭，就饿杀那弼马温！”大圣道：“我儿子，你不知事！老孙保唐僧取经，从广里过，带了个折迭锅儿，进来煮杂碎吃。将你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细儿受用，还彀盘缠到清明哩！”那二魔大惊道：“哥啊，这猴子他干得出来！”三魔道：“哥啊，吃了杂碎也罢，不知在那里支锅。”行者道：“三叉骨上好支锅。”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锅，烧动火烟，□到鼻孔里，打嚏喷么？”行者笑道：“没事！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搠，搠个窟窿：一则当天窗，二来当烟洞。”

老魔听说，虽说不怕，却也心惊。只得硬着胆叫：“兄弟们，莫怕；把我那药酒拿来，等我吃几盅下去，把猴儿药杀了罢！”行者暗笑道：“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吃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凤髓龙肝，那样东西我不曾吃过？是甚么药酒，敢来药我？”那小妖真个将药酒筛了两壶，满满斟了一盅，递与老魔。老魔接在手中，大圣在肚里就闻得酒香，道：“不要与他吃！”

好大圣，把头一扭，变做个喇叭口子，张在他喉咙之下。那怪啯的咽下，被行者啯的接吃了。第二盅咽下，被行者啯的又接吃了。一连咽了七八盅，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盅道：“不吃了。这酒常时吃两盅，腹中如火；却才吃了七八盅，脸上红也不红！”原来这大圣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盅吃了，在肚里撒起酒风来，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踢飞脚；抓住肝花打秋千，竖蜻蜓，翻跟头乱舞。那怪物疼痛难禁，倒在地下。毕竟不知死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话表孙大圣在老魔肚里支吾一会，那魔头倒在尘埃，无声无气，若不言语，想是死了，却又把手放放。魔头回过气来，叫一声：“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行者听见道：“儿子，莫废工夫，省几个字儿，只叫孙外公罢。”那妖魔惜命，真个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误吞了你，你如今却反害我。万望大圣慈悲，可怜蝼蚁贪生之意，饶了我命，愿送你师父过山也。”

大圣虽英雄，甚为唐僧进步。他见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也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饶你，你怎么送我师父？”老魔道：“我这里也没甚么金银、珠翠、玛瑙、珊瑚、琉璃、琥珀、玳瑁珍奇之宝相送；我兄弟三个，抬一乘香藤轿儿，把你师父送过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抬轿相送，强如要宝。你张开口，我出来。”那魔头真个就张开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对老魔道：“大哥，等他出来时，把口往下一咬，将猴儿嚼碎，咽下肚，却不得磨害你了。”

原来行者在里面听得，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试他一试。那怪果往下一口，圪喳的一声，把个门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饶你性命出来，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不出来，活活的只弄杀你！不出来！不出来！”老魔报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请他出来好了，你却教我咬他。他倒不曾咬着，却迸得我牙龈疼痛。这是怎么起的！”

三魔见老魔怪他，他又作个激将法，厉声高叫道：“孙行者，闻你名如轰雷贯耳，说你在南天门外施威，灵霄殿下逞势；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缚怪，原来是个小辈的猴头！”行者道：“我何为小辈？”三怪道：“‘好汉千里客，万里去传名。’你出来，我与你赌斗，才是好汉；怎么在人肚里做勾当！非小辈而何？”行者闻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断他肠，揌破他

肝，弄杀这怪，有何难哉？但真是坏了我的名头。也罢，也罢！你张口，我出来与你比并。但只是你这洞口窄逼，不好使家火，须往宽处去。”三魔闻说，即点大小怪，前前后后，有三万多精，都执着精锐器械，出洞摆开一个三才阵势，专等行者出口，一齐上阵。那二怪搀着老魔，径至门外，叫道：“孙行者！好汉出来！此间有战场，好斗！”

大圣在他肚里，闻得外面鸦鸣鹊噪，鹤唳风声，知道是宽阔之处。却想着：“我不出去，是失信与他；若出去，这妖精人面兽心：先时说送我师父，哄我出来咬我，今又调兵在此。——也罢，也罢！与他个两全其美：出去便出去，还与他肚里生下一个根儿。”即转手，将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一条绳儿，只有头发粗细，倒有四十丈长短。那绳儿理出去，见风就长粗了。把一头拴着妖怪的心肝系上，打做个活扣儿。那扣儿不扯不紧，扯紧就痛。却拿着一头，笑道：“这一出去，他送我师父便罢；如若不送，乱动刀兵，我也没工夫与他打，只消扯此绳儿，就如我在肚里一般！”又将身子变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见妖精大张着方口，上下钢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从口里出去扯这绳儿，他怕疼，往下一嚼，却不咬断了？我打他没牙齿的所在出去。”好大圣，理着绳儿，从他那上腭子往前爬，爬到他鼻孔里。那老魔鼻子发痒，“阿嚏”的一声，打了个喷嚏，却迸出行者。

行者见了风，把腰躬一躬，就长了有三丈长短，一只手扯着绳儿，一只手拿着铁棒。那魔头不知好歹，见他出来了，就举钢刀，劈脸来砍。这大圣一只手使铁棒相迎。又见那二怪使枪，三怪使戟，没头没脸的乱上。大圣放松了绳，收了铁棒，急纵身驾云走了。原来怕那伙小妖围绕，不好干事。他却跳出营外，去那空阔山头上，落下云，双手把绳尽力一扯，老魔心里才疼。他害疼，往上一挣，大圣复往下一扯。众小妖远远看见，齐声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让他去罢！这猴儿不按时景：清明还未到，他却那里放风筝也！”大圣闻言，着力气蹬了一蹬，那老魔从空中，拍剌剌，似纺车儿一般，跌落尘埃。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黄土跌做个二尺浅深之坑。

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齐按下云头，上前拿住绳儿，跪在坡下，哀告道：“大圣啊，只说你是个宽洪海量之仙，谁知是个鼠腹蜗肠之辈。实实的哄你出来，与你见阵，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绳子！”行者笑道：“你这伙泼魔，十分无礼！前番哄我出去便就咬我，这番哄我出来，却又摆阵敌我。似这几万妖兵，战我一个，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见我师父！”那怪一齐

叩头道：“大圣慈悲，饶我性命，愿送老师父过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绳子割断罢了。”老魔道：“爷爷呀，割断外边的，这里边的拴在心上，喉咙里又梂梂的恶心，怎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张开口，等我再进去解出绳来。”老魔慌了道：“这一进去，又不肯出来，却难也，却难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边就可以解得里面绳头也。解了可实实的送我师父么？”老魔道：“但解就送，决不敢打诳语。”大圣审得是实，即便将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这是孙大圣掩样的法儿，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害疼也。三个妖纵身而起，谢道：“大圣请回，上复唐僧，收拾下行李，我们就抬轿来送。”众怪偃干戈，尽皆归洞。

大圣收绳子，径转山东，远远的看见唐僧睡在地下打滚痛哭；猪八戒与沙僧解了包袱，将行李搭分儿，在那里分哩。行者暗暗嗟叹道：“不消讲了。这定是八戒对师父说我被妖精吃了，师父舍不得我痛哭，那呆子却分东西散火哩。咦！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声看。”

落下云头，叫道：“师父！”沙僧听见，报怨八戒道：“你是个‘棺材座子，专一害人’！师兄不曾死，你却说他死了，在这里干这个勾当！那里不叫将来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见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来显魂哩。”行者到跟前，一把挝住八戒脸，一个巴掌打个了踉跄，道：“夯货！我显甚么魂？”呆子侮着脸道：“哥哥，你实是那怪吃了，你……你怎么又活了？”行者道：“像你这个不济事的脓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肠，捏他肺，又把这条绳儿穿住他的心，扯他疼痛难禁，一个个叩头哀告，我才饶了他性命。如今抬轿来送我师父过山也。”那三藏闻言，一骨鲁爬起来，对行者躬身道：“徒弟啊，累杀你了！若信悟能之言，我已绝矣！”行者轮拳打着八戒骂道：“这个馕糠的呆子，十分懈怠，甚不成人！师父，你切莫恼。那怪就来送你也。”沙僧也甚生惭愧。连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题。

却说三个魔头，帅群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个九头八尾的孙行者，原来是恁的个小小猴儿！你不该吞他：只与他斗时，他那里斗得过你我！洞里这几万妖精，吐唾沫也可淹杀他。你却将他吞在肚里，他便弄起法来，教你受苦，怎么敢与他比较！才自说送唐僧，都是假意，实为兄长性命要紧，所以哄他出来，决不送他！”老魔道：“贤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你与我三千小妖，摆开阵势，我有本事拿住这个猴头！”老魔道：“莫说三千，凭你起老营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

那二魔即点三千小妖，径到大路旁摆开，着一个蓝旗手往来传报，教：

“孙行者！赶早出来，与我二大王爷爷交战！”八戒听见，笑道：“哥啊，常言道：‘说谎不瞒当乡人。’就来弄虚头，捣鬼！怎么说降了妖精，就抬轿来送师父，却又来叫战，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头，闻着个‘孙’字儿，也害头疼。这定是二妖魔不伏气送我们，故此叫战。我道兄弟，这妖精有弟兄三个，这般义气；我弟兄也是三个，就没些义气。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来，你就与他战战，未为不可。”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来！”行者道：“要去便去罢。”八戒笑道：“哥啊，去便去，你把那绳儿借与我使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没本事钻在肚里，你又没本事拴在他心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这腰间，做个救命索。你与沙僧扯住后手，放我出去，与他交战。估着赢了他，你便放松，我把他拿住；若是输与他，你把我扯回来，莫教他拉了去。”真个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呆子一番！”就把绳儿扣在他腰里，撮弄他出战。

那呆子举钉钯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来！与你猪祖宗打来！”那蓝旗手急报道：“大王，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来了！”二怪即出营，见了八戒，更不打话，挺枪劈面刺来。这呆子举钯上前迎住。他两个在山坡前搭上手，斗不上七八回合，呆子手软，架不得妖魔，急回头叫：“师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扯扯救命索！”这壁厢大圣闻言，转把绳子放松了，抛将去。那呆子败了阵，往后就跑。原来那绳子拖着走，还不觉；转回来，因松了，倒有些绊脚，自家绊倒了一跌，爬起来又一跌。始初还跌个踚踵，后面就跌了个嘴抢地。被妖精赶上，捽开鼻子，就如蛟龙一般，把八戒一鼻子卷住，得胜回洞。众妖凯歌齐唱，一拥而归。

这坡下三藏看见，又恼行者道：“悟空，怪不得悟能咒你死哩！原来你兄弟全无相亲相爱之意，专怀相嫉相妒之心！他那般说，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么不扯，还将索子丢去？如今教他被害，却如之何？”行者笑道：“师父也忒护短，忒偏心！罢了，像老孙拿去时，你略不挂念，左右是舍命之材；这呆子才自遭擒，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恼，方见取经之难。”三藏道：“徒弟啊，你去，我岂不挂念？想着你会变化，断然不至伤身。那呆子生得狼犺，又不会腾那，这一去，少吉多恶。你还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师父不得报怨，等我去救他一救。”

急纵身，赶上山，暗中恨道：“这呆子咒我死，且莫与他个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么摆布他，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即捻诀念起真言，摇身一变，即变做个蟭蟟虫，飞将去，钉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里。

二魔帅三千小怪，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自将八戒拿入里边道：“哥哥，我拿了一个来也。”老怪道：“拿来我看。”他把鼻子放松，捽下八戒道：“这不是？”老怪道：“这厮没用。”八戒闻言道：“大王，没用的放出去，寻那有用的捉来罢。”三怪道：“虽是没用，也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且捆了，送在后边池塘里浸着。待浸退了毛，破开肚子，使盐腌了晒干，等天阴下酒。”八戒大惊道：“罢了，罢了！撞见那贩腌的妖怪也！”众怪一齐下手，把呆子四马攒蹄捆住，扛扛抬抬，送至池塘边，往中间一推，尽皆转去。

大圣却飞起来看处，那呆子四肢朝上，掘着嘴，半浮半沉，嘴里呼呼的，着然好笑，倒像八九月经霜落了子儿的一个大黑莲蓬。大圣见他那嘴脸，又恨他，又怜他，说道：“怎的好么？他也是龙华会上的一个人。但只恨他动不动分行李散火，又要撺掇师父念紧箍咒咒我。我前日曾闻得沙僧说，他攒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吓他一吓看。”

好大圣，飞近他耳边，假捏声音，叫声：“猪悟能！猪悟能！”八戒慌了道：“晦气呀！我这悟能是观世音菩萨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间怎么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呆子忍不住问道：“是那个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呆子道：“你是那个？”行者道：“我是勾司人。”那呆了慌了道：“长官，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是五阎王差来勾你的。”呆子道：“长官，你且回去，上复五阎王，他与我师兄孙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让我一日儿，明日来勾罢。”行者道：“胡说！‘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四更！’趁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绳子扯拉！”呆子道：“长官，那里不是方便，看我这般嘴脸，还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这妖精连我师父们都拿来，会一会，就都了帐也。”行者暗笑道：“也罢，我这批上有三十个人，都在这中前后，等我拘将来就你，便有一日耽阁。你可有盘缠，把些儿我去。”八戒道：“可怜啊！出家人那里有甚么盘缠？”行者道：“若无盘缠，索了去，跟着我走！”

呆子慌了道：“长官不要索。我晓得你这绳儿叫做‘追命绳’，索上就要断气。有，有，有！有便有些儿，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里？快拿出来！”八戒道：“可怜，可怜！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斋僧，见我食肠大，衬钱比他们略多些儿，我拿了攒在这里，零零碎碎有五钱银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个银匠煎在一处，他又没天理，偷了我几分，只得四钱六分一块儿。你拿了去罢。”行者暗笑道：“这呆子裤子也没得穿，却藏在何处？咄！你银子在那里？”八戒道：“在我左耳朵眼儿里揌着哩 。我捆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罢。”

行者闻言，即伸手在耳朵窍中摸出，真个是块马鞍儿银子，足有四钱五六分重；拿在手里，忍不住哈哈的一声大笑。那呆子认是行者声音，在水里乱骂道：“天杀的弼马温！到这们苦处，还来打诈财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这馕糟的！老孙保师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你倒攒下私房！”八戒道：“嘴脸！这是甚么私房！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我不舍得买了嘴吃，留了买匹布儿做件衣服，你却吓了我的。还分些儿与我。”行者道：“半分也没得与你！”八戒骂道：“买命钱让与你罢，好道也救我出去是。”行者道：“莫发急，等我救你。”将银子藏了，即现原身，掣铁棒，把呆子划拢，用手提着脚，扯上来，解了绳。八戒跳起来，脱下衣裳，整干了水，抖一抖，潮漉漉的披在身上，道：“哥哥，开后门走了罢。”行者道：“后门里走，可是个长进的？还打前门上去。”八戒道：“我的脚捆麻了，跑不动。”行者道：“快跟我来。”

好大圣，把铁棒一路丢开解数，打将出去。那呆子忍着麻，只得跟定他。只看见二门下靠着的是他的钉钯，走上前，推开小妖，捞过来往前乱筑；与行者打出三四层门，不知打杀了多少小妖。

那老魔听见，对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孙行者劫了猪八戒，门上打伤小妖也！”那二魔急纵身，绰枪在手，赶出门来，应声骂道：“泼猢狲！这般无礼，怎敢渺视我等！”大圣听得，即应声站下。那怪物不容讲，使枪便刺。行者正是会家不忙，掣铁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在洞门外，这一场好杀：

> 黄牙老豫变人形，义结狮王为弟兄。因为大魔来说合，同心计算吃唐僧。齐天大圣神通广，辅正除邪要灭精。八戒无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门行。妖王赶上施英猛，枪棒交加各显能。那一个枪来好似穿林蟒，这一个棒起犹如出海龙。龙出海门云靄靄，蟒穿林树雾腾腾。算来都为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没情。

那八戒见大圣与妖精交战，他在山嘴上竖着钉钯，不来帮打，只管呆呆的看着。那妖精见行者棒重，满身解数，全无破绽，就把枪架住。捽开鼻子，要来卷他。行者知道他的勾当，双手把金箍棒横起来，往上一举，被妖精一鼻子卷住腰胯，不曾卷手。你看他两只手在妖精鼻头上丢花棒儿耍子。

八戒见了，捶胸道：“咦！那妖怪晦气呀！卷我这夯的，连手都卷住了，不能得动；卷那们滑的，倒不卷手。他那两只手拿着棒，只消往鼻里一搠，那孔子里害疼流涕，怎能卷得他住？”行者原无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幌一幌，小如鸡子，长有丈馀，真个往他鼻孔里一搠。那妖精害怕，沙的

一声，把鼻子捽放，被行者转手过来，一把挝住，用气力往前一拉，那妖精护疼，随着手，举步跟来。八戒方才敢近，拿钉钯望妖精胯子上乱筑。行者道："不好，不好！那钯齿儿尖，恐筑破皮，淌出血来，师父看见，又说我们伤生，只调柄子来打罢。"

真个呆子举钯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牵着鼻子，就似两个象奴，牵至坡下。只见三藏凝睛盼望，见他两个嚷嚷闹闹而来，即唤："悟净，你看悟空牵的是甚么？"沙僧见了，笑道："师父，大师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来，真爱杀人也！"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个妖精！那般长个鼻子！你且问他：他若喜喜欢欢送我等过山呵，饶了他，莫伤他性命。"

沙僧急纵前迎着，高声叫道："师父说：那怪果送师父过山，教不要伤他命哩。"那怪闻说，连忙跪下，口里呜呜的答应。原来被行者揪着鼻子，捏㔶了，就如重伤风一般。叫道："唐老爷，若肯饶命，即便抬轿相送。"行者道："我师徒俱是善胜之人，依你言，且饶你命。快抬轿来。如再变卦，拿住决不再饶！"那怪得脱手，磕头而去。行者同八戒见唐僧，备言前事。八戒惭愧不胜，在坡前晾晒衣服，等候不题。

那二魔战战兢兢回洞，未到时，已有小妖报知老魔、三魔，说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老魔悚惧，与三魔帅众方出，见二魔独回，又皆接入，问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悯善胜之言，对众说了一遍。一个个面面相觑，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么？"老魔道："兄弟，你说那里话！孙行者是个广施仁义的猴头，他先在我肚里，若肯害我性命，一千个也被他弄杀了。却才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回，只捏破你的鼻子头儿，却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罢。"三魔笑道："送，送，送！"老魔道："贤弟这话，却又像尚气的了。你不送，我两个送去罢。"

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长在上：那和尚倘不要我们送，只这等瞒过去，还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哩。"老怪道："何为'调虎离山'？"三怪道："如今把满洞群妖，点将起来，万中选千，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六个，又选三十个。"老怪道："怎么既要十六，又要三十？"三怪道："要三十个会烹煮的，与他些精米、细面、竹笋、茶芽、香蕈、蘑菇、豆腐、面筋，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搭下窝铺，安排茶饭，管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个何用？"三怪道："着八个抬，八个喝路。我弟兄相随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馀里，就是我的城池。我那里自有接应的人马。若至城边，如此如此，着他师徒首尾不能相顾。要捉唐僧，全在此十六个鬼成

功。”

老怪闻言，欢欣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梦方觉。道：“好！好！好！”即点众妖，先选三十，与他物件；又选十六，抬一顶香藤轿子。同出门来，又吩咐众妖：“俱不许上山闲走：孙行者是个多心的猴子，若见汝等往来，他必生疑，识破此计。”

老怪遂帅众至大路旁高叫道：“唐老爷，今日不犯红沙，请老爷早早过山。”三藏闻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厢是老孙降伏的妖精抬轿来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贤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径直向前，对众妖作礼道：“多承列位之爱，我弟子取经东回，向长安当传扬善果也。”众妖叩首道：“请老爷上轿。”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计；孙大圣又是太乙金仙，忠正之性，只以为擒纵之功，降了妖怪，亦岂期他都有异谋，却也不曾详察，尽着师父之意。即命八戒将行囊捎在马上，与沙僧紧随。他使铁棒向前开路，顾盼吉凶。八个抬起轿子，八个一递一声喝道。三个妖扶着轿扛。师父喜喜欢欢的端坐轿上。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

此一去，岂知欢喜之间愁又至。经云：“泰极否还生。”时运相逢真太岁，又值丧门吊客星。那伙妖魔，同心合意的，侍卫左右，早晚殷勤。行经三十里献斋，五十里又斋，未晚请歇，沿路齐齐整整。一日三餐，遂心满意，良宵一宿，好处安身。

西进有四百里馀程，忽见城池相近。大圣举铁棒，离轿仅有一里之遥，见城池，把他吓了一跌，挣挫不起。你道他只这般大胆，如何见此着唬？原来望见那城中有许多恶气。乃是：

攒攒簇簇妖魔怪，四门都是狼精灵。
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作总兵。
丫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
千尺大蟒围城走，万丈长蛇占路程。
楼下苍狼呼令使，台前花豹作人声。
摇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铺尽山精。
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
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

那大圣正当悚惧，只听得耳后风响，急回头观看，原来是三魔双手举一柄画杆方天戟，往大圣头上打来。大圣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各怀恼怒，气呼呼，更不打话，咬着牙，各要相争。又见那老魔头，传声号

令，举钢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丢了马，轮着钯，向前乱筑。那二魔缠长枪，望沙僧刺来。沙僧使降妖杖支开架子敌住。三个魔头与三个和尚，一个敌一个，在那山头舍死忘生苦战。那十六个小妖却遵号令，各各效能，抢了白马、行囊，把三藏一拥，抬着轿子，径至城边，高叫道：“大王爷爷定计，已拿得唐僧来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个个跑下，将城门大开，吩咐各营卷旗息鼓，不许呐喊筛锣，说：“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许吓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吓，一吓就肉酸不中吃了。”众精都欢天喜地邀三藏，控背躬身接主僧。把唐僧一轿子抬上金銮殿，请他坐在当中，一壁厢献茶，献饭，左右旋绕。那长老昏昏沉沉，举眼无亲。毕竟不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且不言唐长老困苦。却说那三个魔头，齐心竭力，与大圣兄弟三人，在城东半山内，努力争持。这一场，正是那"铁刷帚刷铜锅，家家挺硬。"好杀：

六般体相六般兵，六样形骸六样情。六恶六根缘六欲，六门六道赌输赢。三十六宫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这一个金箍棒，千般解数；那一个方天戟，百样峥嵘。八戒钉钯凶更猛，二怪长枪俊又能。小沙僧宝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头钢刀快利，举手无情。这三个是护卫真僧无敌将，那三个是乱法欺君泼野精。起初犹可，向后弥凶。六枚都使升空法，云端里面各翻腾。一时间吐雾喷云天地暗，哮哮吼吼只闻声。

他六个斗罢多时，渐渐天晚。却又是风雾漫漫，霎时间，就黑暗了。

原来八戒耳大，盖着眼皮，越发昏蒙；手脚慢，又遮架不住，拖着钯，败阵就走，被老魔举刀吹去，几乎伤命；幸躲过头脑，被口刀削断几根鬃毛，赶上张开口咬着领头，拿入城中，丢与小怪，捆在金銮殿。老妖又驾云，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见事不谐，虚幌着宝杖，顾本身回头便走，被二怪捽开鼻子，响一声，连手卷住，拿到城里，也叫小妖捆在殿下。却又腾空去叫拿行者。行者见两个兄弟遭擒，他自家独力难撑，正是"好手不敌双拳，双拳难敌四手。"他喊一声，把棍子隔开三个妖魔的兵器，纵筋斗驾云走了。

三怪见行者驾筋斗时，即抖抖身，现了本像，搧开两翅，赶上大圣。你道他怎能赶上？当时如行者闹天宫，十万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会驾筋斗云，一去有十万八千里路，所以诸神不能赶上。这妖精搧一翅就有九万里，两搧就赶过了，所以被他一把挝住，拿在手中，左右挣挫不得。欲思要走，莫能逃脱。即使变化法遁法，又往来难行：变大些儿，他就放松了挝住；变小些儿，他又搊紧了挝住。复拿了径回城内，放了手，捽下尘埃。吩咐群妖，也

照八戒、沙僧捆在一处。那老魔、二魔俱下来迎接。三个魔头，同上宝殿。噫！这一番倒不是捆住行者，分明是与他送行。

此时有二更时候，众怪一齐相见毕，把唐僧推下殿来。那长老于灯光前，忽见三个徒弟都捆在地下，老师父伏于行者身边，哭道："徒弟啊！常时逢难，你却在外运用神通，到那里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贫僧怎么得命！"八戒、沙僧听见师父这般苦楚，便也一齐放声痛哭。行者微微笑道："师父放心，兄弟莫哭；凭他怎的，决然无伤。等那老魔安静了，我们走路。"八戒道："哥啊，又来捣鬼了！麻绳捆住，松些儿还着水喷，想你这瘦人儿不觉，我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两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脱身？"行者笑道："莫说是麻绳捆的，就是碗粗的棕缆，只也当秋风过耳，何足罕哉！"

师徒们正说处，只闻得那老魔道："三贤弟有力量，有智谋，果成妙计，拿将唐僧来了！"叫："小的们，着五个打水，七个刷锅，十个烧火，二十个抬出铁笼来，把那四个和尚蒸熟，我兄弟们受用，各散一块儿与小的们吃，也教他个个长生。"八戒听见，战兢兢的道："哥哥，你听。那妖精计较要蒸我们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雏儿妖精，是把势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说宽话，如今已与阎王隔壁哩，且讲甚么'雏儿'、'把势'。"说不了，又听得二怪说："猪八戒不好蒸。"八戒欢喜道："阿弥陀佛，是那个积阴骘的，说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剥了皮蒸。"八戒慌了，厉声喊道："不要剥皮！粗自粗，汤响就烂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雏儿'，不是'把势'。"沙僧道："怎么认得？"行者道："大凡蒸东西，都从上边起。不好蒸的，安在上头一格，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气，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他说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雏儿是甚的！"八戒道："哥啊，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

正讲时，又见小妖来报："汤滚了。"老怪传令叫抬。众妖一齐上手，将八戒抬在底下一格，沙僧抬在二格。行者估着来抬他，他就脱身道："此灯光前好做手脚！"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声"变！"即变做一个行者，捆了麻绳；将真身出神，跳在半空里，低头看着。那群妖那知真假，见人就抬。把个"假行者"抬在上三格；才将唐僧揪翻倒捆住，抬上第四格。干柴架起，烈火气焰腾腾。大圣在云端里嗟叹道："我那八戒、沙僧，还捱得两滚；我那师父，只消一滚就烂。若不用法救他，顷刻丧矣！"

好行者，在空中捻着诀，念一声“唵蓝净法界，乾元亨利贞”的咒语，拘唤得北海龙王早至。只见那云端里一朵乌云，应声高叫道：“北海小龙敖顺叩头。”行者道：“请起，请起！无事不敢相烦，今与唐师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铁笼蒸哩。你去与我护持护持，莫教蒸坏了。”龙王随即将身变作一阵冷风，吹入锅下，盘旋围护，更没火气烧锅，他三人方不损命。

将有三更尽时，只闻得老魔发放道：“手下的，我等用计劳形，拿了唐僧四众；又因相送辛苦，四昼夜未曾得睡。今已捆在笼里，料应难脱，汝等用心看守，着十个小妖轮流烧火，让我们退宫，略略安寝。到五更天色将明，必然烂了，可安排下蒜泥盐醋，请我们起来，空心受用。”众妖各各遵命。三个魔头，却各转寝宫而去。

行者在云端里，明明听着这等吩咐，却低下云头，不听见笼里人声。他想着：“火气上腾，必然也热，他们怎么不怕，又无言语？哼啧！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听。”

好大圣，踏着云，摇身一变，变作一个黑苍蝇儿，钉在铁笼格外听时，只闻得八戒在里面道：“晦气，晦气！不知是闷气蒸，又不知是出气蒸哩。”沙僧道：“二哥，怎么叫做‘闷气’、‘出气’？”八戒道：“‘闷气蒸’是盖了笼头，‘出气蒸’不盖。”三藏在浮上一层应声道：“徒弟，不曾盖。”八戒道：“造化！今夜还不得死！这是出气蒸了！”行者听得他三人都说话，未曾伤命，便就飞了去，把个铁笼盖，轻轻儿盖上。三藏慌了道：“徒弟，盖上了！”八戒道：“罢了！这个是闷气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与长老嘤嘤的啼哭。八戒道：“且不要哭，这一会烧火的换了班了。”沙僧道：“你怎么知道？”八戒道：“早先抬上来时，正合我意：我有些儿寒湿气的病，要他腾腾。这会子反冷气上来了。——咦！烧火的长官，添上些柴便怎的？要了你的哩！”

行者听见，忍不住暗笑道：“这个夯货！冷还好捱，若热就要伤命。再说两遭，一定走了风了，快早救他。且住！要救他须是要现本相。假如现了，这十个烧火的看见，一齐乱喊，惊动老怪，却不又费事？……等我先送他个法儿。”忽想起：“我当初做大圣时，曾在北天门与护国天王猜枚耍子，赢得他瞌睡虫儿，还有几个，送了他罢。”即往腰间顺带里摸摸，还有十二个。“送他十个，还留两个做种。”即将虫儿抛了去，散在十个小妖脸上，钻入鼻孔，渐渐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个拿火叉的，睡不稳，揉头搓脸，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喷嚏。行者道：“这厮晓得勾当了，我再与他个‘双桥灯’。”又将一个虫儿抛在他脸上。“两个虫儿，左进右出，右出左进，谅有一个安住。”

那小妖两三个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丢了火叉，也扑的睡倒，再不翻身。

行者道："这法儿真是妙而且灵！"即现原身，走近前，叫声"师父。"唐僧听见道："悟空，救我啊！"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们在里边受罪？"八戒道："哥啊，溜撒的溜了，我们都是顶缸的，在此受闷气哩！"行者笑道："呆子莫嚷，我来救你。"八戒道："哥啊，救便要脱根救，莫又要复笼蒸。"行者却揭开笼头，解了师父，将假变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来；又一层层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那呆子才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却又念声咒语，发放了龙神，才对八戒道："我们这去到西天，还有高山峻岭。师父没脚力难行，等我还将马来。"

你看他轻手轻脚，走到金銮殿下，见那些大小群妖俱睡熟了。却解了缰绳，更不惊动。那马原是龙马，若是生人，飞踢两脚，便嘶几声。行者曾养过马，授弼马温之官，又是自家一伙，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的牵来，束紧了肚带，扣备停当，请师父上马。长老战兢兢的骑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也且莫忙。我们西去还有国王，须要关文，方才去得；不然，将甚执照？等我还去寻行李来。"唐僧道："我记得进门时，众怪将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担儿也在那一边。"行者道："我晓得了。"即抽身跳在宝殿寻时，忽见光彩飘飖。行者知是行李。怎么就知？以唐僧的锦襴袈裟上有夜明珠，故此放光。——急到前，见担儿原封未动，连忙拿下去，付与沙僧挑着。

八戒牵着马，他引了路，径奔正阳门。只听得梆铃乱响，门上有锁，锁上贴了封皮。行者道："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后门里去罢。"行者引路，径奔后门："后宰门外，也有梆铃之声，门上也有封锁，却怎生是好？我这一番，若不为唐僧是个凡体，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驾云弄风走了。只为唐僧未超三界外，见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浊骨，所以不得升驾，难逃。"八戒道："哥哥，不消商量，我们到那没梆铃，不防卫处，撮着师父爬过墙去罢。"行者笑道："这个不好：此时无奈，撮他过去，到取经回来，你这呆子口敞，延地里就对人说，我们是爬墙头的和尚了。"八戒道："此时也顾不得行检，且逃命去罢。"行者也没奈何，只得依他。到那净墙边，算计爬出。

噫！有这般事！也是三藏灾星未脱。那三个魔头，在宫中正睡，忽然惊觉，说走了唐僧，一个个披衣忙起，急登宝殿。问曰："唐僧蒸了几滚了？"那些烧火的小妖已是有睡魔虫，都睡着了，就是打也莫想打得一个醒来。其馀没执事的，惊醒几个，冒冒失失的答应道："七——七——七——七滚了！"急跑近锅边，只见笼格子乱丢在地下，烧火的还都睡着，慌得又来报道："大王，

走——走——走——走了！”三个魔头都下殿，近锅前仔细看时，果见了那笼格子乱丢在地下，汤锅尽冷，火脚俱无。那烧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众怪一齐呐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

这一片喊声振起，把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妖精，都惊起来。刀枪簇拥，至正阳门下，见那封锁不动，梆铃不绝，问外边巡夜的道：“唐僧从那里走了？”俱道：“不曾走出人来。”急赶至后宰门，封锁梆铃，一如前门；复乱抢抢的，灯笼火把，熯天通红，就如白日，却明明的照见他四众爬墙哩！老魔赶近，喝声“那里走！”那长老唬得脚软筋麻，跌下墙来，被老魔拿住。二魔捉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众妖抢了行李、白马，只是走了行者。那八戒口里囤囤哝哝的报怨行者道：“天杀的！我说要救便脱根救，如今却又复笼蒸了！”

众魔把唐僧擒至殿上，却不蒸了。二怪吩咐把八戒绑在殿前檐柱上，三怪吩咐把沙僧绑在殿后檐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终不然就活吃？却也没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当饭；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须待天阴闲暇之时，拿他出来，整制精洁，猜枚行令，细吹细打的吃方可。”老魔笑道：“贤弟之言虽当，但孙行者又要来偷哩。”三魔道：“我这皇宫里面有一座锦香亭子，亭子内有一个铁柜。依着我，把唐僧藏在柜里，关了亭子，却传出谣言，说唐僧已被我们夹生吃了。令小妖满城讲说；那行者必然来探听消息，若听见这话，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来搅扰，却拿出来，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是！兄弟说得有理！”可怜把个唐僧连夜拿将进去，藏在柜中，闭了亭子。传出谣言，满城里都乱讲不题。

却说行者自夜半顾不得唐僧，驾云走脱，径至狮驼洞里，一路棍，把那万数小妖，尽情剿绝。急回来，东方日出。到城边，不敢叫战，正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他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作个小妖儿，演入门里，大街小巷，缉访消息。满城里俱道：“唐僧被大王夹生儿连夜吃了。”前前后后，都是这等说。行者着实心焦，行至金銮殿前观看，那里边有许多精灵，都戴着皮金帽子，穿着黄布直身，手拿着红漆棍，腰挂着象牙牌，一往一来，不住的乱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宫的妖怪。就变做这个模样，进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果然变得一般无二，混入金门。正走处，只见八戒绑在殿前柱上哼哩。行者近前，叫声“悟能。”那呆子认得声音，道：“师兄，你来了？救我一救！”行者道：“我救你。你可知师父在那里？”八戒道：“师父没了。昨夜被妖精夹生儿吃了。”行者闻言，忽失声泪似泉涌。八戒道：“哥哥莫哭；我

也是听得小妖乱讲，未曾眼见。你休误了，再去寻问寻问。”这行者却才收泪，又往里面找寻。忽见沙僧绑在后檐柱上，即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悟净。”沙僧也识得声音，道：“师兄，你变化进来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师父在那里？”沙僧滴泪道：“哥啊！师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夹生儿吃了！”

大圣听得两个言语相同，心如刀搅，泪似水流，急纵身望空跳起，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东山上，按落云头，放声大哭。叫道：“师父啊！

恨我欺天困网罗，师来救我脱沉疴。

潜心笃志同参佛，努力修身共炼魔。

岂料今朝遭蜇害，不能保你上婆娑。

西方胜境无缘到，气散魂消怎奈何！”

行者凄凄惨惨的，自思自忖，以心问心道：“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罢，罢，罢！老孙且驾个筋斗云，去见如来，备言前事。若肯把经与我送上东土，一则传扬善果，二则了我等心愿；若不肯与我，教他把松箍儿咒念念，退下这个箍子，交还与他，老孙还归本洞，称王道寡，耍子儿去罢。”

好大圣，急翻身驾起筋斗云，径投天竺。那里消一个时辰，早望见灵山不远。须臾间，按落云头，直至鹫峰之下。忽抬头，见四大金刚挡住道：“那里走？”行者施礼道：“有事要见如来。”当头又有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喝道：“这泼猴甚是粗狂！前者大困牛魔，我等为汝努力，今日面见，全不为礼！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这里比南天门不同，教你进去出来，两边乱走！咄，还不靠开！”那大圣正是烦恼处，又遭此抢白，气得哮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惊动如来。

如来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宝莲台上，与十八尊轮世的阿罗汉讲经，即开口道：“孙悟空来了，汝等出去接待接待。”大众阿罗，遵佛旨，两路幢幡宝盖，即出山门应声道：“孙大圣，如来有旨相唤哩。”那山门口四大金刚却才闪开路，让行者前进。

众阿罗引至宝莲台下，见如来倒身下拜，两泪悲啼。如来道：“悟空，有何事这等悲啼？”行者道：“弟子屡蒙教训之恩，托庇在佛爷爷之门下，自归正果，保护唐僧，拜为师范，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狮驼山狮驼洞狮驼城，有三个毒魔，乃狮王、猕王、大鹏，把我师父捉将去，连弟子一概遭迍，都捆在

蒸笼里，受汤火之灾。幸弟子脱逃，唤龙王救免。是夜偷出师等，不料灾星难脱，复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听，叵耐那魔十分狠毒，万样骁勇：把师父连夜夹生吃了，如今骨肉无存。又况师弟悟能、悟净，见绑在那厢，不久性命亦皆倾矣。弟子没及奈何，特地到此参拜如来。望大慈悲，将松箍咒儿念念，退下我这头上箍儿，交还如来，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宽闲耍子去罢！”说未了，泪如泉涌，悲声不绝。如来笑道：“悟空少得烦恼。那妖精神通广大，你胜不得他，所以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面，捶着胸膛道：“不瞒如来说。弟子当年闹天宫，称大圣，自为人以来，不曾吃亏，今番却遭这毒魔之手！”

如来闻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认得他。”行者猛然失声道：“如来！我听见人讲说，那妖精与你有亲哩。”如来道：“这个刁猢狲！怎么个妖精与我有亲？”行者笑道：“不与你有亲，如何认得？”如来道：“我慧眼观之，故此认得。那老怪与二怪有主”。叫：“阿傩、迦叶，来！你两个分头驾云，去五台山、蛾眉山宣文殊、普贤来见。”二尊者即奉旨而去。

如来道：“这是老魔、二怪之主。但那三怪，说将起来，也是与我有些亲处。”行者道：“亲是父党？母党？”如来道：“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行者闻言笑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如来道：“那怪须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头，启上如来：“千万望挪玉一降！”

如来即下莲台，同诸佛众，径出山门。又见阿傩、迦叶，引文殊、普贤来见。二菩萨对佛礼拜。如来道：“菩萨之兽，下山多少时了？”文殊道：“七日了。”如来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不知在那厢伤了多少生灵，快随我收他去。”二菩萨相随左右，同众飞空。只见那：

满天缥缈瑞云分，我佛慈悲降法门。
明示开天生物理，细言辟地化身文。
面前五百阿罗汉，脑后三千揭谛神。
迦叶阿傩随左右，普文菩萨殄妖氛。

大圣有此人情，请得佛祖与众前来，不多时，早望见城池。行者报道：“如来，

那放黑气的乃是狮驼国也。”如来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与妖精交战，许败不许胜。败上来，我自收他。”

大圣即按云头，径至城上，脚踏着垛儿骂道：“泼孽畜！快出来与老孙交战！”慌得那城楼上小妖急跳下城中报道：“大王，孙行者在城上叫战哩。”老妖道：“这猴儿两三日不来，今朝却又叫战，莫不是请了些救兵来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们都去看来。”三个魔头，各持兵器，赶上城来；见了行者，更不打话，举兵器一齐乱刺。行者轮铁棒掣手相迎。斗经七八回合，行者佯输而走。

那妖王喊声大振，叫道：“那里走！”大圣筋斗一纵，跳上半空，三个精即驾云来赶。行者将身一闪 ，藏在佛爷爷金光影里，全然不见。只见那过去、未来、见在的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三千揭谛神，布散左右，把那三个妖王围住，水泄不通。老魔慌了手脚，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个地里鬼！那里请得个主人公来也！”三魔道：“大哥休得悚惧。我们一齐上前，使枪刀搠倒如来，夺他那雷音宝刹！”这魔头不识起倒，真个举刀上前乱砍，却被文殊、普贤，念动真言，喝道：“这孽畜还不皈正，更待怎生！”唬得老怪、二怪，不敢撑持，丢了兵器，打个滚，现了本相。二菩萨将莲花台抛在那怪的脊背上，飞身跨坐，二怪遂泯耳皈依。

二菩萨既收了青狮、白象，只有那第三个妖魔不伏。腾开翅，丢了方天戟，扶摇直上，轮利爪要刁捉猴王。原来大圣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来情知此意，即闪金光，把那鹊巢贯顶之头，迎风一幌，变做鲜红的一块血肉。妖精轮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爷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就了筋，飞不去，只在佛顶上，不能远遁，现了本相，乃是一个大鹏金翅雕。即开口对佛应声叫道：“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来道：“你在此处多生孽障，跟我去，有进益之功 。”妖精道：“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如来道：“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那大鹏欲脱难脱，要走怎走，是以没奈何，只得皈依。

行者方才转出，向如来叩头道：“佛爷，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没了我师父也。”大鹏咬着牙恨道：“泼猴头！寻这等狠人困我！你那老和尚几曾吃他？如今在那锦香亭铁柜里不是？”行者闻言，忙叩头谢了佛祖。佛祖不敢松放了大鹏，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个护法，引众回云，径归宝刹。

行者却按落云头，直入城里，那城里一个小妖儿也没有了。正是“蛇无

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他见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生而去。行者才解救了八戒、沙僧，寻着行李、马匹，与他二人说：“师父不曾吃。都跟我来，”

引他两个径入内院，找着锦香亭，打开门看，内有一个铁柜，只听得三藏有啼哭之声。沙僧使降妖杖打开铁锁，揭开柜盖，叫声“师父”。三藏见了，放声大哭道：“徒弟啊！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寻着我也？”行者把上项事，从头到尾，细陈了一遍。三藏感谢不尽。师徒们在那宫殿里寻了些米粮，安排些茶饭，饱吃一餐，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而去。正是：

真经必得真人取，意嚷心劳总是虚。

毕竟这一去，不知几时得面如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一念才生动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
但凭洗涤无尘垢，也用收拴有琢磨。
扫退万缘归寂灭，荡除千怪莫蹉跎。
管教跳出樊笼套，行满飞升上大罗。

话说孙大圣用尽心机，请如来收了众怪，解脱三藏师徒之难，离狮驼城西行。又经数月，早值冬天。但见那：

岭梅将破玉，池水渐成冰。
红叶俱飘落，青松色更新。
淡云飞欲雪，枯草伏山平。
满目寒光迥，阴阴透骨泠。

师徒们冲寒冒冷，宿雨餐风。正行间，又见一座城池。三藏问道："悟空，那厢又是甚么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邸王位，须要倒换关文；若是府州县，径过。"师徒言语未毕，早至城门之外。

三藏下马，一行四众，进了月城。见一个老军，在向阳墙下，偎风而睡。行者近前，摇他一下，叫声"长官"。那老军猛然惊觉，麻麻糊糊的睁开眼，看见行者，连忙跪下磕头，叫："爷爷！"行者道："你休胡惊作怪。我又不是甚么恶神，你叫'爷爷'怎的！"老军磕头道："你是雷公爷爷？"行者道："胡说！吾乃东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适才到此，不知地名。问你一声的。"那老军闻言，却才正了心，打个呵欠，爬起来，伸伸腰道："长老，长老，恕小人之罪 。此处地方，原唤比丘国，今改作小子城。"行者道："国中有帝王否？"老军道："有，有，有！"行者却转身对唐僧道："师父，此处原是比丘国，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云比丘，又何云小子？

……”八戒道：“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个小子，故名小子城。”唐僧道：“无此理，无此理！我们且进去，到街坊上再问。”沙僧道：“正是。那老军一则不知，二则被大哥唬得胡说。且入城去询问。”

又入三层门里，到通衢大市观看，倒也衣冠济楚，人物清秀。但见那：

酒楼歌馆语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
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
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
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晏太平年。

师徒四众牵着马，挑着担，在街市上行彀多时，看不尽繁华气概。但只见家家门口一个鹅笼。三藏道：“徒弟啊，此处人家，都将鹅笼放在门首，何也？”八戒听说，左右观之，果是鹅笼，排列五色彩缎遮幔。呆子笑道：“师父，今日想是黄道良辰，宜结婚姻会友，都行礼哩。”行者道：“胡谈！那里就家家都行礼！其间必有缘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脸丑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变化个儿去来。”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蜜蜂儿，展开翅，飞近边前，钻出幔里观看。原来里面坐的是个小孩儿。再去第二家笼里看，也是个小孩儿。连看八九家，都是个小孩儿。却是男身，更无女子。有的坐在笼中顽耍，有的坐在里边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罢，现原身，回报唐僧道：“那笼里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满七岁，小者只有五岁，不知何故。”三藏见说，疑思不定。

忽转街见一衙门，乃金亭馆驿。长老喜道：“徒弟，我们且进这驿里去。一则问他地方，二则撒和马匹，三则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正是，快进去耶。”四众欣然而入。只见那在官人果报与驿丞。接入门，各各相见。叙坐定，驿丞问：“长老自何方来？”三藏言：“贫僧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处，有关文理当照验，权借高衙一歇。”驿丞即命看茶。茶毕，即办支应，命当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称谢。又问：“今日可得入朝见驾，照验关文？”驿丞道：“今晚不能，须待明日早朝。今晚且于敝衙门宽住一宵。”少顷，安排停当，驿丞即请四众，同吃了斋供。又教手下人打扫客房安歇。三藏感谢不尽。

即坐下，长老道：“贫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请教，烦为指示。贵处养孩儿，不知怎生看待。”驿丞道：“‘天无二日，人无二理。’养育孩童，父精母血，怀胎十月，待时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渐成体相。岂有不知之理！”三藏道：

“据尊言与敝邦无异；但贫僧进城时，见街坊人家，各设一鹅笼，都藏小儿在内。此事不明，故敢动问。”驿丞附耳低言道：“长老莫管他，莫问他，也莫理他、说他。请安置，明早走路。”长老闻言，一把扯住驿丞，定要问个明白。驿丞摇头摇指，只叫：“谨言！”三藏一发不放，执死定要问个详细。驿丞无奈，只得屏去一应在官人等。独在灯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适所问鹅笼之事，乃是当今国主无道之事。你只管问他怎的！”三藏道：“何为无道？必见教明白，我方得放心。”

驿丞道：“此国原是比丘国，近有民谣，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样，携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貌若观音。进贡与当今；陛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近来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体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太医院检尽良方，不能疗治。那进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诰封，称为国丈。国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寿。前者去十洲、三岛，采将药来，俱已完备。但只是药引子利害：单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这些鹅笼里的小儿，俱是选就的，养在里面。人家父母，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传播谣言，叫做小儿城。此非无道而何？长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换关文，不得言及此事。”言毕，抽身而退。

唬得个长老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堕；忽失声叫道：“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有诗为证。诗曰：

邪主无知失正真，贪欢不省暗伤身。
因求永寿戕童命，为解天灾杀小民。
僧发慈悲难割舍，官言利害不堪闻。
灯前洒泪长吁叹，痛倒参禅向佛人。

八戒近前道：“师父，你是怎的起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服睡觉，‘莫替古人耽忧’。”三藏滴泪道：“徒弟啊，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积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么这昏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事，教我怎不伤悲！”沙僧道：“师父且莫伤悲。等明早倒换关文，觌面与国王讲过。如若不从，看他是怎么模样的一个国丈。或恐那国丈是个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设此法，未可知也。”

行者道："悟净说得有理。师父，你且睡觉，明日等老孙同你进朝，看国丈的好歹。如若是人，只恐他走了傍门，不知正道，徒以采药为真，待老孙将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若是妖邪，我把他拿住，与这国王看看，教他宽欲养身，断不教他伤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闻言，急躬身，反对行者施礼道："徒弟啊，此论极妙，极妙！但只是见了昏君，不可便问此事，恐那昏君不分远近，并作谣言见罪，却怎生区处！"行者笑道："老孙自有法力。如今先将鹅笼小儿摄离此城，教他明日无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昏君必有旨意，或与国丈商量，或者另行选报。那时节，借此举奏，决不致罪坐于我也。"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儿离城？若果能脱得，真贤徒天大之德！可速为之，略迟缓些，恐无及也。"行者抖擞神威，即起身，吩咐八戒、沙僧："同师父坐着，等我施为，你看但有阴风刮动，就是小儿出城了。"他三人一齐俱念："南无救生药师佛！南无救生药师佛！"

这大圣出得门外，打个唿哨，起在半空，捻了诀，念动真言，叫声"唵净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并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与护教伽蓝等众，都到空中，对他施礼道："大圣，夜唤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路过比丘国，那国王无道，听信妖邪，要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指望长生。我师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灭怪，故老孙特请列位，各使神通，与我把这城中各街坊人家鹅笼里的小儿，连笼都摄出城外山凹中，或树林深处，收藏一二日，与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饿损；再暗的护持，不得使他惊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国，劝正君王，临行时，送来还我。"

众神听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云头。满城中阴风滚滚，惨雾漫漫：

阴风刮暗一天星，惨雾遮昏千里月。起初时，还荡荡悠悠；次后来，就轰轰烈烈。悠悠荡荡，各寻门户救孩童；烈烈轰轰，都看鹅笼援骨血。冷气侵人怎出头，寒威透体衣如铁。父母徒张皇，兄嫂皆悲切。满地卷阴风，笼儿被神摄。此夜纵孤恓，天明尽欢悦。

有诗为证。诗曰：

释门慈悯古来多，正善成功说摩诃。
万圣千真皆积德，三皈五戒要从和。
比丘一国非君乱，小子千名是命讹。
行者因师同救护，这场阴骘胜波罗。

当夜有三更时分，众神祇把鹅笼摄去各处安藏。

行者按下祥光，径至驿庭上。只听得他三人还念"南无救生药师佛"哩。

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师父，我来也。阴风之起何如？"八戒道："好阴风！"三藏道："救儿之事，却怎么说？"行者道："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们起身时送还。"长老谢了又谢，方才就寝。

至天晓，三藏醒来，遂结束齐备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换关文去也。"行者道："师父，你自家去，恐不济事；待老孙和你同去，看那国丈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却不肯行礼，恐国王见怪。"行者道："我不现身，暗中跟随你，就当保护。"三藏甚喜，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马匹。却才举步，这驿丞又来相见。看这长老打扮起来，比昨日又甚不同。但见他：

身上穿一领锦襴异宝佛袈裟，头戴金顶毘卢帽。九环锡杖手中拿，胸藏一点神光妙。通关文牒紧随身，包裹袋中缠锦套。行似阿罗降世间，诚如活佛真容貌。

那驿丞相见礼毕，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闲事。三藏点头应声。大圣闪在门旁，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蟭蟟虫儿，嘤的一声，飞在三藏帽儿上。出了馆驿，径奔朝中。

及到朝门外，见有黄门官，即施礼道："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地，理当倒换关文。意欲见驾，伏乞转奏转奏。"那黄门官果为传奏。国王喜道："远来之僧，必有道行。"教请进来。黄门官复奉旨，将长老请入。长老阶下朝见毕，复请上殿赐坐。长老又谢恩坐了。只见那国王相貌尪羸，精神倦怠：举手处，揖让差池；开言时，声音断续。长老将文牒献上，那国王眼目昏朦，看了又看，方才取宝印用了花押，递与长老。长老收讫。

那国王正要问取经原因，只听得当驾官奏道："国丈爷爷来矣。"那国王即扶着近侍小宦，挣下龙床，躬身迎接。慌得那长老急起身，侧立于旁。回头观看，原来是一个老道者，自玉阶前，摇摇摆摆而进。但见他：

头上戴一顶淡鹅黄九锡云锦纱巾，身上穿一领筋顶梅沉香绵丝鹤氅。腰间系一条纫蓝三股攒绒带，足下踏一对麻经葛纬云头履。手中拄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胸前挂一个描龙刺凤团花锦囊。玉面多光润，苍髯颔下飘 。金睛飞火焰 ，长目过眉梢。行动云随步，逍遥香雾饶。阶下众官都拱接，齐呼国丈进王朝。

那国丈到宝殿前，更不行礼，昂昂烈烈，径到殿上。国王欠身道："国丈仙踪，今喜早降。"就请左手绣墩上坐。三藏起一步，躬身施礼道："国丈大人，贫僧问讯了。"那国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礼。转面向国王道："僧家何来？"国王道："东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经者。今来倒验关文。"国丈笑道："西方之路，

黑漫漫有甚好处!”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极乐之胜境,如何不好?”那国王问道:“朕闻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端的不知为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长生?”三藏闻言,急合掌应道:

“为僧者,万缘都罢;了性者,诸法皆空。大智闲闲,澹泊在不生之内;真机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坚诚知觉,须当识心:心净则孤明独照,心存则万境皆清。真容无欠亦无馀,生前可见;幻相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为入定之原;布惠施恩,诚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还知事事无为;善计非筹,必须头头放下。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若云采阴补阳,诚为谬语,服饵长寿,实乃虚词。只要尘尘缘总弃,物物色皆空。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寿永无穷。”

那国丈闻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道:“呵,呵,呵!你这和尚满口胡柴!寂灭门中,须云认性;你不知那性从何而灭!枯坐参禅,尽是些盲修瞎炼。俗语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祸。’更不知我这:

修仙者,骨之坚秀;达道者,神之最灵。携箪瓢而入山访友,采百药而临世济人。摘仙花以砌笠,折香蕙以铺裀。歌之鼓掌,舞罢眠云。阐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氛。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华精。运阴阳而丹结,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阴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阳长兮,如杳如冥。应四时而采取药物,养九转而修炼丹成。跨青鸾,升紫府;骑白鹤,上瑶京。参满天之华采,表妙道之殷勤。比你那静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遗臭壳,又不脱凡尘!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惟道独称尊!”

那国王听说,十分欢喜。满朝官都喝采道:“好个‘惟道独称尊’,‘惟道独称尊’!”长老见人都赞他,不胜羞愧。国王又叫光禄寺安排素斋,待那远来之僧出城西去。

三藏谢恩而退。才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飞下帽顶儿,来在耳边叫道:“师父,这国丈是个妖邪。国王受了妖气。你先去驿中等斋,待老孙在这里听他消息。”三藏知会了,独出朝门不题。

看那行者,一翅飞在金銮殿翡翠屏中钉下,只见那班部中闪出五城兵马官,奏道:“我主,今夜一阵冷风,将各坊各家鹅笼里小儿,连笼都刮去了,更无踪迹。”国王闻奏,又惊又恼,对国丈道:“此事乃天灭朕也!连月病重,御医无效。幸国丈赐仙方,专待今日午时开刀,取此小儿心肝作引,何期被

冷风刮去。非天欲灭朕而何？”国丈笑道：“陛下且休烦恼。此儿刮去，正是天送长生与陛下也。”国王道：“见把笼中之儿刮去，何以返说天送长生？”国丈道：“我才入朝来，见了一个绝妙的药引，强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那小儿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寿；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药，就可延万万年也。”国王漠然不知是何药引，请问再三，国丈才说：“那东土差去取经的和尚，我观他器宇清净，容颜齐整，乃是个十世修行的真体，自幼为僧，元阳未泄。比那小儿更强万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汤，服我的仙药，足保万年之寿。”

那昏君闻言，十分听信。对国丈道：“何不早说？若果如此有效，适才留住，不放他去了。”国丈道：“此何难哉！适才吩咐光禄寺办斋待他，他必吃了斋，方才出城。如今急传旨，将各门紧闭；点兵围了金亭馆驿，将那和尚拿来，必以礼求其心。如果相从，即时剖而取出，遂御葬其尸，还与他立庙享祭；如若不从，就与他个武不善作，即时捆住，剖开取之。有何难事！”那昏君如其言，即传旨，把各门闭了。又差羽林卫大小官军，围住馆驿。

行者听得这个消息，一翅飞奔馆驿，现了本相，对唐僧道：“师父，祸事了，祸事了！”那三藏才与八戒、沙僧领御斋，忽闻此言，唬得三尸神散，七窍烟生，倒在尘埃，浑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搀住，只叫：“师父苏醒，师父苏醒！”八戒道：“有甚祸事，有甚祸事？你慢些儿说便也罢，却唬得师父如此！”行者道：“自师父出朝，老孙回视，那国丈是个妖精。少顷，有五城兵马来奏冷风刮去小儿之事。国王方恼，他却转教喜欢，道：‘这是天送长生与你。’要取师父的心肝做药引，可延万年之寿。那昏君听信诬言，所以点精兵来围馆驿，差锦衣官来请师父求心也。”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悯，救的好小儿，刮的好阴风，今番却撞出祸来了！”

三藏战兢兢的，爬起来，扯着行者，哀告道：“贤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道：“怎么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迟疑。”教：“八戒，快和些泥来。”那呆子即使钉钯，筑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取水，后就掳起衣服撒溺，和了一团臊泥，递与行者。行者没奈何，将泥扑作一片，往自家脸上一安，做下个猴像的脸子，叫唐僧站起休动，再莫言语，贴在唐僧脸上，念动真言，吹口仙气，叫“变！”那长老即变做个行者模样；脱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将师父的衣服穿了，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变作唐僧的嘴脸。

八戒、沙僧也难识认。

正当合心装扮停当，只听得锣鼓齐鸣，又见那枪刀簇拥。原来是羽林卫官，领三千兵把馆驿围了。又见一个锦衣官走进驿庭问道：“东土唐朝长老在那里？”慌得那驿丞战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面客房里。”锦衣官即至客房里道：“唐长老，我王有请。”八戒、沙僧，左右护持“假行者”。只见“假唐僧”出门施礼道：“锦衣大人，陛下召贫僧，有何话说？”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与你进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咦！这正是：

妖诬胜慈善，慈善反招凶。

毕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却说那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馆驿，与羽林军围围绕绕，直至朝门外，对黄门官言：“我等已请唐僧到此，烦为转奏。”黄门官急进朝，依言奏上昏君，遂请进去。

众官都在阶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阶心，口中高叫：“比丘王，请我贫僧何说？”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缠绵日久不愈。幸国丈赐得一方，药饵俱已完备，只少一味引子。特请长老，求些药引。若得病愈，与长老修建祠堂，四时奉祭，永为传国之香火。”“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只身至此，不知陛下问国丈要甚东西作引。”昏君道：“特求长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瞒陛下说，心便有几个儿，不知要的甚么色样。”那国丈在旁指定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来，剖开胸腹。若有黑心，谨当奉命。”那昏君欢喜相谢，即着当驾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递与假僧。

假僧接刀在手，解开衣服，挺起胸膛，将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唿喇的响一声，把腹皮剖开，那里头就骨都都的滚出一堆心来。唬得文官失色，武将身麻。国丈在殿上见了道：“这是个多心的和尚！”假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捡开与众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那昏君唬得呆呆挣挣，口不能言，战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现出本相。对昏君道：“陛下全无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惟你这国丈是个黑心，好做药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的出来看看。”

那国丈听见，急睁睛仔细观看。见那和尚变了面皮，不是那般模样。咦！认得当年孙大圣，五百年前旧有名。却抽身，腾云就起。被行者翻筋斗，跳

在空中喝道："那里走，吃吾一棒！"那国丈即使蟠龙拐杖来迎。他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

如意棒，蟠龙拐，虚空一片云叆叆。原来国丈是妖精，故将怪女称娇色。国主贪欢病染身，妖邪要把儿童宰。相逢大圣显神通，捉怪救人将难解。铁棒当头着实凶，拐棍迎来堪喝采。杀得那满天雾气暗城池，城里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飞，嫔妃绣女容颜改。唬得那比丘昏主乱身藏，战战兢兢没布摆。棒起犹如虎出山，拐轮却似龙离海。今番大闹比丘城，致令邪正分明白。

那妖精与行者苦战二十馀合，蟠龙拐抵不住金箍棒，虚幌了一拐，将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宫内院，把进贡的妖后带出宫门，并化寒光，不知去向。

大圣按落云头，到了宫殿下。对多官道："你们的好国丈啊！"多官一齐礼拜，感谢神僧。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多官道："我主见争战时，惊恐潜藏，不知向那座宫中去也。"行者即命："快寻，莫被美后拐去！"多官听言，不分内外，同行者先奔美后宫，漠然无踪，连美后也通不见了。正宫、东宫、西宫、六院、概众后妃，都来拜谢大圣。大圣道："且请起，不到谢处哩。且去寻你主公。"

少时，见四五个太监，搀着那昏君自谨身殿后面而来。众臣俯伏在地，齐声启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国丈乃是个妖邪，连美后亦不见矣。"国王闻言，即请行者出皇宫，到宝殿，拜谢了道："长老，你早间来的模样，那般俊伟，这时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瞒陛下说。早间来者，是我师父，乃唐朝御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孙悟空。还有两个师弟，猪悟能、沙悟净，见在金亭馆驿。因知你信了妖言，要取我师父心肝做药引，是老孙变作师父模样，特来此降妖也。"那国王闻说，即传旨着阁下太宰快去驿中请师众来朝。

那三藏听见行者现了相，在空中降妖，吓得魂飞魄散。幸有八戒、沙僧护持。他又脸上戴着一片子臊泥，正闷闷不快，只听得人叫道："法师，我等乃比丘国王差来的阁下太宰，特请入朝谢恩也。"八戒笑道："师父，莫怕，莫怕！这不是又请你取心，想是师兄得胜，请你酬谢哩。"三藏道："虽是得胜来请，但我这个臊脸，怎么见人？"八戒道："没奈何，我们且去见了师兄，自有解释。"真个那长老无计，只得扶着八戒、沙僧挑着担，牵着马，同去驿庭之上。那太宰见了，害怕道："爷爷呀！这都相似妖头怪脑之类！"沙僧道："朝士休怪丑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遗体。若我师父，来见了我师兄，他就俊了。"

他三人与众来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见，即转身下殿，迎着面，把师父的泥脸了抓下，吹口仙气，叫“正！”那唐僧即时复了原身，精神愈觉爽利。国王下殿亲迎，口称：“法师老佛。”师徒们将马拴住，都上殿来相见。

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来自何方？等老孙去与你一并擒来，剪除后患。”三宫六院，诸嫔群妃，都在那翡翠屏后；听见行者说剪除后患，也不避内外男女之嫌，一齐出来拜告道：“万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斩草除根，把他剪除尽绝，诚为莫大之恩，自当重报！”行者忙忙答礼，只教国王说他住居。

国王含羞告道：“三年前他到时，朕曾问他。他说离城不远，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上。国丈年老无儿，止后妻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曾配人，愿进与朕。朕因那女貌娉婷，遂纳了，宠幸在宫。不期得疾，太医屡药无功。他说我有仙方，止用小儿心煎汤为引。是朕不才，轻信其言，遂选民间小儿，选定今日午时开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笼儿都不见了。他就说神僧十世修真，元阳未泄，得其心，比小儿心更加万倍。一时误犯，不知神僧识透妖魔。敢望广施大法，剪其后患，朕以倾国之资酬谢！”

行者笑道：“实不相瞒。笼中小儿，是我师慈悲，着我藏了。你且休题甚么资财相谢，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叫：“八戒，跟我去来。”八戒道：“谨依兄命。但只是腹中空虚，不好着力。”国王即传旨教：“光禄寺快办斋供。”不一时，斋到。

八戒尽饱一餐，抖擞精神，随行者驾云而起。唬得那国王、妃后，并文武多官，一个个朝空礼拜。都道：“是真仙真佛降临凡也！”那大圣携着八戒，径到南方七十里之地，住下风云，找寻妖处。但只见一股清溪，两边夹岸，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更不知清华庄在于何处。正是那：

万顷野田观不尽，千堤烟柳隐无踪。

孙大圣寻觅不着，即捻诀，念一声：“唵”字真言，拘出一个当方土地，战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圣，柳林坡土地叩头。”行者道：“你休怕，我不打你。我问你：柳林坡有个清华庄，在于何方？”土地道：“此间有个清华洞，不曾有个清华庄。小神知道了，大圣想是自比丘国来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丘国王被一个妖精哄了。是老孙到那厢，识得是妖怪，当时战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问比丘王，他说三年前进美女时，曾问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华庄。适寻到此，只见林坡，不见清华庄，是以问你。”土地叩头道：“望大圣恕罪。比丘王亦我地之主也，小神理当鉴察；奈

何妖精神威法大，如我泄漏他事，就来欺凌，故此未获。大圣今来，只去那南岸九叉头一棵杨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即现清华洞府。”

大圣闻言，即令土地回去，与八戒跳过溪来，寻那棵杨树。果然有九条叉枝，总在一棵根上。行者吩咐八戒：“你且远远的站定，待我叫开门，寻着那怪，赶将出来，你却接应。”八戒闻命，即离树有半里远近立下。这大圣依土地之言，绕树根，左转三转，右转三转，双手齐扑其树，叫：“开门，开门！”霎时间，一声响喨，唿喇喇的门开两扇，更不见树的踪迹。那里边光明霞采，亦无人烟。行者趁神威，撞将进去，但见那里好个去处：

> 烟霞幌亮，日月偷明。白云常出洞，翠藓乱漫庭。一径奇花争艳丽，遍阶瑶草斗芳荣。温暖气，景常春，浑如阆苑，不亚蓬瀛。滑凳攀长蔓，平桥挂乱藤。蜂衔红蕊来岩窟，蝶戏幽兰过石屏。

行者急拽步，行近前边细看。见石屏上有四个大字：“清华仙府”。他忍不住，跳过石屏看处，只见那老怪怀中搂着个美女，喘嘘嘘的，正讲比丘国事，齐声叫道：“好机会来，三年事，今日得完，被那猴头破了！”

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把你这伙毛团！甚么‘好机会’，吃吾一棒！”那老怪丢放美人，轮起蟠龙拐，急架相迎。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比前又甚不同：

> 棒举迸金光，拐轮凶气发。那怪道：“你无知敢进我门来！”行者道：“我有意降邪怪！”那怪道：“我恋国主你无干，怎的欺心来展抹？”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儿童活见杀。”语去言来各恨仇，棒迎拐架当心札。促损琪花为顾生，踢破翠苔因把滑。只杀得那洞中霞采欠光明，岩上芳菲俱掩压。乒乓惊得鸟难飞，吆喝吓得美人散。只存老怪与猴王，呼呼卷地狂风刮。看看杀出洞门来，又撞悟能呆性发。

原来八戒在外边，听见他们里面嚷闹，激得他心痒难挠，掣钉钯，把一棵九叉杨树钯倒；使钯筑了几下，筑得那鲜血直冒，嘤嘤的似乎有声。他道：“这棵树成了精也！这棵树成了精也！”按在地下，又正筑处，只见行者引怪出来。那呆子不打话，赶上前，举钯就筑。那老怪战行者已是难敌，见八戒钯来，愈觉心慌，败了阵，将身一幌，化道寒光，径投东走。他两个决不放松，向东赶来。

正当喊杀之际，又闻得鸾鹤声鸣，祥光缥缈。举目视之，乃南极老人星也。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圣慢来，天蓬休赶。老道在此施礼哩。”行

者即答礼道："寿星兄弟，那里来？"八戒笑道："肉头老儿，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了。"寿星陪笑道："在这里，在这里。望二公饶他命罢。"行者道："老怪不与老弟相干，为何来说人情？"寿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脚力，不意走将来，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现出本相来看看。"寿星闻言，即把寒光放出，喝道："孽畜！快现本相，饶你死罪！"那怪打个转身，原来是只白鹿。寿星拿起拐杖道："这孽畜！连我的拐棒也偷来也！"那只鹿俯伏在地，口不能言，只管叩头滴泪。但见他：

一身如玉简斑斑，两角参差七汊湾。

几度饥时寻药圃，有朝渴处饮云潺。

年深学得飞腾法，日久修成变化颜。

今见主人呼唤处，现身珉耳伏尘寰。

寿星谢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还有两件事未完哩。"寿星道："还有甚么未完之事？"行者道："还有美人未获，不知是个甚么怪物；还又要同到比丘城见那昏君，现相回旨也。"寿星道："既这等说，我且宁耐。你与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来，同去现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儿，我们去了就来。"

那八戒抖擞精神，随行者径入清华仙府，呐声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战战兢兢，正自难逃，又听得喊声大振，即转石屏之内，又没个后门出头；被八戒喝声"那里走！我把你这个哄汉子的臊精！看钯！"那美人手中又无兵器，不能迎敌，将身一闪，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圣抵住寒光，乒乓一棒，那怪立不住脚，倒在尘埃，现了本相，原来是一个白面狐狸。呆子忍不住手，举钯照头一筑，可怜把那个倾城倾国千般笑，化作毛团狐狸形！行者叫道："莫打烂他，且留他此身去见昏君。"

那呆子不嫌秽污，一把揪住尾子，拖拖扯扯，跟随行者出得门来。只见那寿星老儿手摸着鹿头骂道："好孽畜啊！你怎么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来，孙大圣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来道："老弟说甚么？"寿星道："我嘱鹿哩！我嘱鹿哩！"八戒将个死狐狸掼在鹿的面前道："这可是你的女儿么？"那鹿点头幌脑，伸着嘴，闻他几闻，呦呦发声，似有眷恋不舍之意。被寿星劈头扑了一掌道："孽畜！你得命足矣，又闻他怎的？"即解下勒袍腰带，把鹿扣住颈项，牵将起来，道："大圣，我和你比丘国相见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这边都扫个干净，庶免他年复生妖孽。"

八戒闻言，举钯将柳树乱筑。行者又念声"唵"字真言，依然拘出当坊土

地，叫“寻些枯柴，点起烈火，与你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凌。”那土地即转身，阴风飒飒，帅起阴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秋青草、蓼节草、山蕊草、蒌蒿柴、龙骨柴、芦荻柴，都是隔年干透的枯焦之物，见火如同油腻一般。行者叫：“八戒，不必筑树。但得此物填塞洞里，放起火来，烧得个干净。”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华妖怪宅，烧作火池坑。

这里才喝退土地，同寿星牵着鹿，拖着狐狸，一齐回到殿前，对国王道：“这是你的美后。与他耍子儿么？”那国王胆战心惊。又只见孙大圣引着寿星，牵着白鹿，都到殿前，唬得那国里君臣妃后，一齐下拜。行者近前，搀住国王，笑道：“且休拜我。这鹿儿却是国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国王羞愧无地，只道：“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儿，真天恩也！”即传旨教光禄寺安排素宴，大开东阁，请南极老人与唐僧四众，共坐谢恩。三藏拜见了寿星，沙僧亦以礼见，都问道：“白鹿既是老寿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间为害？”寿星笑道：“前者，东华帝君过我荒山，我留坐着棋，一局未终，这孽畜走了。及客去寻他不见，我因屈指询算，知他走在此处，特来寻他，正遇着孙大圣施威。若果来迟，此畜休矣。”叙不了，只见报道：“宴已完备。”好素宴：

> 五彩盈门，异香满座。桌挂绣纬生锦艳，地铺红毯幌霞光。宝鸭内，沉檀香袅；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盘高果砌楼台，龙缠斗糖摆走兽。鸳鸯锭，狮仙糖，似模似样；鹦鹉杯，鹭鸶杓，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盛，案上斋肴件件精。魁圆茧栗，鲜荔桃子。枣儿柿饼味甘甜，松子葡萄香腻酒。几般蜜食，数品蒸酥。油札糖浇，花团锦砌。金盘高垒大馍馍，银碗满盛香稻饭。辣爊爊汤水粉条长，香喷喷相连添换美。说不尽蘑菇木耳。嫩笋黄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馐。往来绰摸不曾停，进退诸般皆盛设。

当时叙了坐次，寿星首席，长老次席，国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侧席。旁又有两三个太师相陪左右。即命教坊司动乐。国王擎着紫霞杯，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饮。八戒向行者道：“师兄，果子让你，汤饭等须请让我受用受用。”那呆子不分好歹，一齐乱上，但来的吃个精空。

一席筵宴已毕，寿星告辞。那国王又近前跪拜寿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寿星笑道：“我因寻鹿，未带丹药。欲传你修养之方，你又筋衰神败，不能还丹。我这衣袖中，只有三个枣儿，是与东华帝君献茶的，我未曾吃，今送你罢。”国王吞之，渐觉身轻病退。后得长生者，皆原于此。八戒看见，就叫道；“老寿，有火枣，送我几个吃吃。”寿星道：“未曾带得。待改日我送你几斤。”出

了东阁，道了谢意，将白鹿一声喝起，飞跨背上，踏云而去。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礼拜不题。

三藏叫："徒弟，收拾辞王。"那国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从此色欲少贪，阴功多积，凡百事将长补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两盘散金碎银，奉为路费。唐僧坚辞，分文不受。国王无已，命摆銮驾，请唐僧端坐凤辇龙车，王与嫔后，俱推轮转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群黎，亦皆盏添净水，炉降真香，又送出城。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风响，路两边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鹅笼，内有小儿啼哭，暗中有原护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等众，应声高叫道："大圣，我等前蒙吩咐，摄去小儿鹅笼，今知大圣功成起行，一一送来也。"那国王妃后与一应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劳列位，请各归祠，我着民间祭祀谢你。"呼呼淅淅，阴风又起而退。

行者叫城里人家来认领小儿。当时传播，俱来各认出笼中之儿，欢欢喜喜，抱出叫哥哥，叫肉儿，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爷爷，到我家奉谢救儿之恩！"无大无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丑，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撮着唐三藏，牵着马，挑着担，一拥回城。那国王也不能禁止。这家也开宴，那家也设席。请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袜，里里外外，大小衣裳，都来相送。如此盘桓，将有个月，才得离城。又有传下影神，立起牌位，顶礼焚香供养。这才是：

阴功高垒恩山重，救活千千万万人。

毕竟不知向后又有甚么事体，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却说比丘国君臣黎庶，送唐僧四众出城，有二十里之远，还不肯舍。三藏勉强下辇，乘马辞别而行。目送者直至望不见踪影方回。

四众行彀多时，又过了冬残春尽，看不了野花山树，景物芳菲。前面又见一座高山峻岭。三藏心惊，问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无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师父这话，也不像个走长路的，却似个公子王孙，坐井观天之类。自古道：'山不碍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无路？"三藏道："虽然是山不碍路，但恐崄峻之间生怪物，密查深处出妖精。"八戒道："放心，放心！这里来相近极乐不远，管取太平无事！"

师徒正说，不觉的到了山脚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师父，此间乃转山的路儿，忒好步。快来，快来！"长老只得放怀策马。沙僧教："二哥，你把担子挑一肩儿。"真个八戒接了担子挑上。沙僧拢着缰绳，老师父稳坐雕鞍，随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见那山：

> 云雾笼峰顶，潺湲涌涧中。百花香满路，万树密丛丛。梅青李白，柳绿桃红。杜鹃啼处春将暮，紫燕呢喃社已终。嵯峨石，翠盖松。崎岖岭道，突兀玲珑。削壁悬崖峻，薜萝草木秾。千岩竞秀如排戟，万壑争流远浪洪。

老师父缓观山景，忽闻啼鸟之声，又起思乡之念。兜马叫道："徒弟！

> 我自天牌传旨意，锦屏风下领关文。
> 观灯十五离东土，才与唐王天地分。
> 甫能龙虎风云会，却又师徒拗马军。
> 行尽巫山峰十二，何时对子见当今？"

行者道："师父，你常以思乡为念，全不似个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忧。

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虽然说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还在那里哩！”八戒道：“师父，我佛如来舍不得那三藏经，知我们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谈！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终须有个到之之日。”

师徒正自闲叙，又见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们才过了那崎岖山路，怎么又遇这个深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说那里话！‘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也与你走过好几处松林，不似这林深远。”你看：

东西密摆，南北成行。东西密摆彻云霄，南北成行侵碧汉。密查荆棘周围结，蓼却缠枝上下盘。藤来缠葛，葛去缠藤。藤来缠葛，东西客旅难行；葛去缠藤，南北经商怎进。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数里，不见斗星。你看那背阴之处千般景，向阳之所万丛花。又有那千年槐，万载桧，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药，旱芙蓉，一攒攒密砌重堆，乱纷纷神仙难画。又听得百鸟声：鹦鹉哨，杜鹃啼；喜鹊穿枝，乌鸦反哺；黄鹂飞舞，百舌调音；鹧鸪鸣，紫燕语；八哥儿学人说话，画眉郎也会看经。又见那大虫摆尾，老虎磕牙；多年狐狢妆娘子，日久苍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来到此，纵会降妖也失魂！

孙大圣公然不惧。使铁棒上前劈开大路，引唐僧径入深林。逍逍遥遥，行经半日，未见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来，无数的山林崎崄，幸得此间清雅，一路太平。这林中奇花异卉，其实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则歇马；二则腹中饥了，你去那里化些斋来我吃。”行者道：“师父请下马，老孙化斋去来。”那长老果然下了马。八戒将马拴在树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钵盂，递与行者。行者道：“师父稳坐，莫要惊怕。我去了就来。”三藏端坐松阴之下，八戒、沙僧却去寻花觅果闲耍。

却说大圣纵筋斗，到了半空，伫定云光，回头观看，只见松林中祥云缥缈，瑞霭氤氲。他忽失声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好做甚？原来夸奖唐僧，说他是金蝉长老转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头。“若我老孙，方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时，云游海角，放荡天涯，聚群精自称齐天大圣，降龙伏虎，消了死籍；头戴着三额金冠，身穿着黄金铠甲，手执着金箍棒，足踏着步云履，手下有四万七千群怪，都称我做大圣爷爷，着实为人。如今脱却天灾，做小伏低，与你做了徒弟，想师父头顶上有祥云瑞霭罩定，径回东土，必定有些好处，老孙也必定得个正果。”

正自家这等夸念中间，忽然见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气，骨都的冒将上来。行者大惊道：“那黑气里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却不会放甚黑气。”那大圣在半空中，详察不定。

却说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见性，讽念那《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忽听得嘤嘤的叫声“救人”。三藏大惊道：“善哉，善哉！这等深林里，有甚么人叫？想是狼虫虎豹唬倒的，待我看看。”

那长老起身挪步，穿过千年柏，隔起万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视之，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绑在树上，下半截埋在土里。长老立定脚，问他一句道：“女菩萨，你有甚事，绑在此间！”咦！分明这厮是个妖怪，长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认得。那怪见他来问，泪如泉涌。你看他桃腮垂泪，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悲，有闭月羞花之貌。长老实不敢近前，又开口问道：“女菩萨，你端的有何罪过？说与贫僧，却好救你。”那妖精巧语花言，虚情假意，忙忙的答应道：“师父，我家住在贫婆国，离此有二百馀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亲爱友。时遇清明，邀请诸亲及本家老小拜扫先茔，一行轿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茔前，摆开祭礼，刚烧化纸马，只闻得锣鸣鼓响，跑出一伙强人，持刀弄杖，喊杀前来，慌得我们魂飞魄散。父母诸亲，得马得轿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奴年幼，跑不动，唬倒在地，被众强人拐来山内，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个都爱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齐争吵，大家都不忿气，所以把奴奴绑在林间，众强人散盘而去。今已五日五夜，看看命尽，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里祖宗积德，今日遇着老师父到此。千万发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决不忘恩！”说罢，泪下如雨。

三藏真个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泪来，声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寻花觅果，猛听得师父叫得凄怆，呆子道：“沙和尚，师父在此认了亲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缠！我们走了这些时，好人也不曾撞见一个，亲从何来？”八戒道：“不是亲，师父那里与人哭么？我和你去看来。”沙僧真个回转旧处，牵了马，挑了担，至跟前叫：“师父，怎么说？”唐僧用手指定那树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萨来，救他一命。”呆子不分好歹，就去动手。

却说那大圣在半空中，又见那黑气浓厚，把祥光尽情盖了，道声：“不好，不好！黑气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师父！化斋还是小事，且去看我师父去。”即返云头，按落林里。只见八戒乱解绳儿。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

扑的捽了一个跌。呆子抬头看见，爬起来说道："师父教我救人，你怎么恃你有力，将我掼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个妖怪，弄喧儿，骗我们哩。"三藏喝道："你这泼猴，又来胡说了！怎么这等一个女子，就认得他是个妖怪！"行者道："师父原来不知。这都是老孙干过的买卖，想人肉吃的法儿。你那里认得！"八戒呶着嘴道："师父，莫信这弼马温哄你！这女子乃是此间人家。我们东土远来，不与相较，又不是亲眷，如何说他是妖精！他打发我们丢了前去，他却翻筋斗，弄神法转来和他干巧事儿，倒踏门也！"行者喝道："夯货，莫乱谈！我老孙一向西来，那里有甚惫懒处？似你这个重色轻生，见利忘义的馕糟，不识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绑在树上哩！"三藏道："也罢，也罢。八戒啊，你师兄常时也看得不差。既这等说，不要管他，我们去罢。"行者大喜道："好了，师父是有命的了！请上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进，把那怪撇了。

却说那怪绑在树上，咬牙恨齿道："几年家闻人说孙悟空神通广大，今日见他，果然话不虚传。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识破吾法，将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绳，放我下来，随手捉将去，却不是我的人儿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语带去，却又不是劳而无功？等我再叫他两声，看是如何。"好妖精，不动绳索，把几声善言善语，用一阵顺风，嘤嘤的吹在唐僧耳内。你道叫的甚么？他叫道："师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

唐僧在马上听得又这般叫唤，即勒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来罢。"行者道："师父走路，怎么又想起他来了？"唐僧道："他又在那里叫哩。"行者问："八戒，你听见么？"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曾听见。"又问："沙僧，你听见么？"沙僧道："我挑担前走，不曾在心，也不曾听见。"行者道："老孙也不曾听见。师父，他叫甚么？偏你听见。"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说道：'活人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去救他下来，强似取经拜佛。"行者笑道："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药医。你想你离了东土，一路西来，却也过了几重山场，遇着许多妖怪，常把你拿将进洞，老孙来救你，使铁棒，常打死千千万万；今日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还去救他救罢。"行者道："师父既然如此，只是这个担儿，老孙却担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劝你；劝一会，你又恼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头莫多话！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

唐僧回至林里，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绳子，用钯筑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鞋，束束裙，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见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骂道：“泼猴头！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时来逢好友，运去遇佳人。’”三藏又骂道：“泼猢狲，胡说！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如今奉旨西来，虔心礼佛求经，又不是利禄之辈，有甚运退时！”行者笑道：“师父，你虽是自幼为僧，却只会看经念佛，不曾见王法条律。这女子生得年少标致，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们拿送官司，不论甚么取经拜佛，且都打做奸情；纵无此事，也要问个拐带人口：师父追了度牒，打个小死；八戒该问充军；沙僧也问摆站；我老孙也不得干净，饶我口能，怎么折辩，也要问个不应。”三藏喝道：“莫胡说！终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贻累不成！带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

行者道：“师父虽说有事在你，却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么反是害他？”行者道：“他当时绑在林间，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没饭吃，饿死了，还得个完全身体归阴；如今带他出来，你坐得是个快马，行路如风，我们只得随你，那女子脚小，挪步艰难，怎么跟得上走？一时把他丢下，若遇着狼虫虎豹，一口吞之，却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这件事却亏你格。如何处置？”行者笑道：“抱他上来，和你同骑着马走罢。”三藏沉吟道：“我那里好与他同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驮他走罢。”行者笑道：“呆子造化到了！”八戒道：“‘远路没轻担。’教我驮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嘴长，驮着他，转过嘴来，计较私情话儿，却不便益？”八戒闻此言，捶胸爆跳道：“不好！不好！师父要打我几下，宁可忍疼。背着他决不得干净：师兄一生会赃埋人。我驮不成！”三藏道：“也罢，也罢。我也还走得几步，等我下来，慢慢的同步，着八戒牵着空马罢。”行者大笑道：“呆子倒有买卖。师父照顾你牵马哩。”三藏道：“这猴头又胡说了！古人云：‘马行千里，无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丢了我去？我若慢，你们也慢。大家一处同这女菩萨走下山去，或到庵观寺院，有人家之处，留他在那里，也是我们救他一场。”行者道：“你们说得有理。快请前进。”

三藏撩前走，沙僧挑担，八戒牵着空马，行者拿着棒，引着女子，一行前进。不上二三十里，天色将晚。又见一座楼台殿阁。三藏道：“徒弟，那里必定是座庵观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师父说得是。各各走动些。”霎时到了门首。”吩咐道：“你们略站远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

便处，着人来叫你。”众人俱立在柳阴之下，惟行者拿铁棒，辖着那女子。

长老拽步近前，只见那门东倒西歪，零零落落。推开看时，忍不住心中凄惨：长廊寂静，古刹萧疏；苔藓盈庭，蒿蓁满径；惟萤火之飞灯，只蛙声而代漏。长老忽然吊下泪来。真个是：

殿宇雕零倒塌，廊房寂寞倾颓。断砖破瓦十馀堆，尽是些歪梁折柱。前后尽生青草，尘埋朽烂香厨。钟楼崩坏鼓无皮，琉璃香灯破损。佛祖金身没色，罗汉倒卧东西。观音淋坏尽成泥，杨柳净瓶坠地。日内并无僧入，夜间尽宿狐狸。只听风响吼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处。四下墙垣皆倒，亦无门扇关居。

有诗为证。诗曰：

多年古刹没人修，狼狈凋零倒更休。

猛风吹裂伽蓝面，大雨浇残佛像头。

金刚跌损随淋洒，土地无房夜不收。

更有两般堪叹处，铜钟着地没悬楼。

三藏硬着胆，走进二层门。见那钟鼓楼俱倒了，止有一口铜钟，札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原来是日久年深，上边被雨淋白，下边是土气上的铜青。三藏用手摸着钟，高叫道：“钟啊！你

也曾悬挂高楼吼，也曾鸣远彩梁声。也曾鸡啼就报晓，也曾天晚送黄昏。不知化铜的道人归何处，铸铜匠作那边存。想他二命归阴府，他无踪迹你无声。”

长老高声赞叹，不觉的惊动寺里之人。那里边有一个侍奉香火的道人，他听见人语，扒起来，拾一块断砖，照钟上打将去。那钟当的响了一声，把个长老唬了一跌；挣起身要走，又绊着树根，扑的又是一跌。长老倒在地下，抬头又叫道：“钟啊！

贫僧正然感叹你，忽的叮当响一声。想是西天路上无人到，日久多年变作精。”

那道人赶上前，一把搀住道：“老爷请起。不干钟成精之事。却才是我打得钟响。”三藏抬头见他的模样丑黑，道：“你莫是魍魉妖邪？我不是寻常之人，我是大唐来的，我手下有降龙伏虎的徒弟。你若撞着他，性命难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爷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这寺里侍奉香火的道人。却才听见老爷善言相赞，就欲出来迎接；恐怕是个邪鬼敲门，故此拾一块断砖，把钟打一下压惊，方敢出来。老爷请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险些儿

唬杀我也。你带我进去。”

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层门里看处，比外边甚是不同。但见那：

青砖砌就彩云墙，绿瓦盖成琉璃殿。黄金装圣像，白玉造阶台。大雄殿上舞青光，毗罗阁下生锐气。文殊殿，结采飞云；轮藏堂，描花堆翠。三檐顶上宝瓶尖，五福楼中平绣盖。千株翠竹摇禅榻，万种青松映佛门。碧云宫里放金光，紫雾丛中飘瑞霭。朝闻四野香风远，暮听山高画鼓鸣。应有朝阳补破衲，岂无对月了残经？又只见半壁灯光明后院，一行香雾照中庭。

三藏见了，不敢进去。叫：“道人，你这前边十分狼狈，后边就等齐整，何也？”道人笑道：“老爷，这山中多有妖邪强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阴就来寺里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垫坐，木植搬来烧火。本寺僧人软弱，不敢与他讲论，因此把这前边破房都舍与那些强人安歇，从新另化了些施主，盖得那一所寺院。清混各一，这是西方的事情。”三藏道：“原来是如此。”

正行间，又见山门上有五个大字，乃“镇海禅林寺”。才举步，跛入门里，忽见一个和尚走来。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左笄绒锦帽，一对铜圈坠耳根。身着颇罗毛线服，一双白眼亮如银。手中摇着播郎鼓，口念番经听不真。三藏原来不认得，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

那喇嘛和尚，走出门来，看见三藏眉清目秀，额阔顶平，耳垂肩，手过膝，好似罗汉临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满面笑唏唏的与他捻手捻脚，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亲近之意。携至方丈中，行礼毕，却问：“老师父何来？”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驾下钦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者。适行至宝方天晚，特奔上刹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垂方便一二。”那和尚笑道：“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我们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华盖，家里养不住，才舍断了出家；既做了佛门弟子，切莫说脱空之话。”三藏道：“我是老实话。”和尚道：“那东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内有精。像你这个单身，又生得娇嫩，那里像个取经的！”三藏道：“院主也见得是。贫僧一人，岂能到此。我有三个徒弟，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刹。”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现在山门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师父，你不知我这里有虎狼、妖贼、鬼怪伤人。白日里不敢远出，未经天晚，就关了门户。这早晚把人放在外边！”叫：“徒弟，快去请将进来。”

有两个小喇嘛儿，跑出外去，看见行者，唬了一跌；见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来往后飞跑，道：“爷爷，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见，只有三四个妖怪站在那门首也。”三藏问道：“怎么模样？”小和尚道：“一个雷公嘴，一个碓挺嘴，一个青脸獠牙。旁有一个女子，倒是个油头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认得。那三个丑的，是我徒弟。那一个女子，是我打松林里救命来的。”那喇嘛道：“爷爷呀，这们好俊师父，怎么寻这般丑徒弟？”三藏道：“他丑自丑，却俱有用。你快请他进来。若再迟了些儿，那雷公嘴的有些闯祸，不是个人生父母养的，他就打进来也。”

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战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爷，唐老爷请哩。”八戒笑道：“哥啊，他请便罢了，却这般战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见我们丑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们乃生成的，那个是好要丑哩！”行者道：“把那丑且略收拾收拾。”呆子真个把嘴揣在怀里，低着头，牵着马，沙僧挑着担，行者在后面，拿着棒，辖着那女子，一行进去。穿过了倒塌房廊，入三层门里。拴了马，歇了担，进方丈中，与喇嘛僧相见，分了坐次。那和尚入里边，引出七八十个小喇嘛来；见礼毕，收拾办斋管待。正是：

积功须在慈悲念，佛法兴时僧赞僧。

毕竟不知怎生离寺，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话表三藏师徒到镇海禅林寺，众僧相见，安排斋供。四众食毕，那女子也得些食力。渐渐天昏，方丈里点起灯来。众僧一则是问唐僧取经来历，二则是贪看那女子，都攒攒簇簇，排列灯下。

三藏对那初见的喇嘛僧道：“院主，明日离了宝山，西去的路途如何？”那僧双膝跪下，慌得长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请起。我问你个路程，你为何行礼？”那僧道：“老师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不须费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儿不尴尬，一进门就要说，恐怕冒犯洪威，却才斋罢，方敢大胆奉告：老师东来，路遥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只是这位女菩萨，不方便，不知请他那里睡好。”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说我师徒们有甚邪意。早间打黑松林过，撞见这个女子绑在树上。小徒孙悟空不肯救他，是我发菩提心，将他救了，到此随院主送他那里睡去。”那僧谢道：“既老师宽厚，请他到天王殿里，就在天王爷爷身后，安排个草铺，教他睡罢。”三藏道：“甚好，甚好。”遂此时，众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后睡去。长老就在方丈中，请众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吩咐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遂一处都睡了，不敢离侧，护着师父。渐入夜深，正是那：

玉兔高升万籁宁，天街寂静断人行。

银河耿耿星光灿，鼓发谯楼趱换更。

一宵晚话不题。及天明了，行者起来，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马匹，却请师父走路。此时长老还贪睡未醒。行者近前叫声“师父。”那师父把头抬了一抬，又不曾答应得出。行者问：“师父怎么说？”长老呻吟道：“我怎么这般头悬眼胀，浑身皮骨皆疼？”八戒听说，伸手去摸摸，身上有些发热。呆子笑道：“我晓得了。这是昨晚见没钱的饭，多吃了几碗，倒沁着头睡，伤食了。”

行者喝道：“胡说！等我问师父，端的何如。”三藏道：“我半夜之间，起来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风吹了。”行者道：“这还说得是。如今可走得路么？”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么上马？但只误了路啊！”行者道：“师父说那里话！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等与你做徒弟，就是儿子一般。又说道：‘养儿不用阿金溺银，只是见景生情便好。’你既身子不快，说甚么误了行程，便宁耐几日，何妨！”兄弟们都伏侍着师父，不觉的早尽午来昏又至，良宵才过又侵晨。

光阴迅速，早过了三日。那一日，师父欠身起来叫道：“悟空，这两日病体沉疴，不曾问得你，那个脱命的女菩萨，可曾有人送些饭与他吃？”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且顾了自家的病着。”三藏道：“正是，正是。你且扶我起来，取出我的纸、笔、墨，寺里借个砚台来使使。”行者道：“要怎的？”长老道：“我要修一封书，并关文封在一处，你替我送上长安驾下，见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这个容易。我老孙别事无能，若说送书，人间第一。你把书收拾停当与我，我一筋斗送到长安，递与唐王，再一筋斗转将回来，你的笔砚还不干哩。但只是你寄书怎的？且把书意念念我听。念了再写不迟。”长老滴泪道：“我写着：

臣僧稽首三顿首，万岁山呼拜圣君；文武两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闻：当年奉旨离东土，指望灵山见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难，何期半路有灾迍。僧病沉疴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别遣人。”

行者听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师父，你忒不济，略有些些病儿，就起这个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问我。我老孙自有个本事。问道‘那个阎王敢起心？那个判官敢出票？那个鬼使来勾取？’若恼了我，我拿出那大闹天宫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阎王，一个个抽了他的筋，还不饶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切莫说这大话。”

八戒上前道：“师兄，师父说不好，你只管说好！十分不尴尬，我们趁早商量，先卖了马，典了行囊，买棺木送终散火。”行者道：“呆子又胡说了！你不知道。师父是我佛如来第二个徒弟，原叫做金蝉长老；只因他轻慢佛法，该有这场大难。”八戒道：“哥啊，师父既是轻慢佛法，贬回东土，在是非海内，口舌场中，托化做人身，发愿往西天拜佛求经，遇妖精就捆，逢魔头就吊，受诸苦恼，也彀了；怎么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里晓得，老师父不曾听佛讲法，打了一个盹，往下一失，左脚下□了一粒米，下界来，该有这三日

病。”八戒惊道：“像老猪吃东西泼泼撒撒的，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是！”行者道：“兄弟，佛不与你众生为念。你又不知。人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师父只今日一日，明日就好了。”三藏道：“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里十分作渴。你去那里，有凉水寻些来我吃。”行者道：“好了！师父要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

即时取了钵盂，往寺后面香积厨取水。忽见那些和尚一个个眼儿通红，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声大哭。行者道：“你们这些和尚，忒小家子样！我们住几日，临行谢你，柴火钱照日算还。怎么这等脓包！”众僧慌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怎么不敢？想是我那长嘴和尚，食肠大，吃伤了你的本儿也？”众僧道：“老爷，我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众和尚，每一个养老爷一日，也养得起百十日。怎么敢欺心，计较甚么食用！”

行者道：“既不计较，你却为甚么啼哭？”众僧道：“老爷，不知是那山里来的妖邪在这寺里。我们晚夜间着两个小和尚去撞钟打鼓，只听得钟鼓响罢，再不见人回。至次日找寻，只见僧帽、僧鞋，丢在后边园里，骸骨尚存，将人吃了。你们住了三日，我寺里不见了六个和尚。故此，我兄弟们不由的不怕，不由的不伤。因见你老师父贵恙，不敢传说，忍不住泪珠偷垂也。”行者闻言，又惊又喜道：“不消说了，必定是妖魔在此伤人也。等我与你剿除他。”众僧道：“老爷，妖精不精者不灵。一定会腾云驾雾，一定会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老爷，你莫怪我们说：你若拿得他住哩，便与我荒山除了这条祸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还拿他不住啊，却有好些儿不便处。”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处？”那众僧道：“直不相瞒老爷说。我这荒山，虽有百十众和尚，却都只是自小儿出家的，

> 发长寻刀削，衣单破衲缝。早晨起来洗着脸，叉手躬身，皈依大道；夜来收拾烧着香，虔心叩齿，念的弥陀。举头看见佛，莲九品，秇三乘，慈航共法云，愿见祇园释世尊；低头看见心，受五戒，度大千，生生万法中，愿悟顽空与色空。诸檀越来啊，老的、小的、长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敲木鱼，击金磬，挨挨拶拶，两卷《法华经》，一策《梁王忏》；诸檀越不来啊，新的、旧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个个合着掌，瞑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团上，牢关月下门。一任他莺啼鸟语闲争斗，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因此上，也不会伏虎，也不会降龙；也不识的怪，也不识的精。你老爷若还惹起那妖魔啊，我百十个和尚只彀他斋一饱：一则堕落我众生轮回；二则灭抹了这禅林古迹；三则如来会

上，全没半点儿光辉。这却是好些儿不便处。”

行者闻得众和尚说出这一端的话语，他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高叫一声“你这众和尚好呆哩！只晓得那妖精，就不晓得我老孙的行止么？”众僧轻轻的答道：“实不晓得。”行者道：“我今日略书说说，你们听着：

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龙，我也曾上天堂大闹天宫。饥时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两三颗；渴时把玉帝的酒，轻轻嘑了六七锺。睁着一双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惨淡，月朦胧；拿着一条不短不长的金箍棒，来无影，去无踪。说甚么大精小怪，那怕他惫𢙱腲脓！一赶赶上去，跑的跑，颤的颤，躲的躲，慌的慌；一捉捉将来，锉的锉，烧的烧，磨的磨，舂的舂。正是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众和尚，我拿这妖精与你看看，你才认得我老孙！”

众僧听着，暗点头道：“这贼秃开大口，说大话，想是有些来历。”都一个个诺诺连声。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师父贵恙，你拿这妖精不至紧。俗语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饱；壮士临阵，不死即伤。’你两下里角斗之时，倘贻累你师父，不当稳便。”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凉水与师父吃了再来。”掇起钵盂，着上凉水，转出香积厨，就到方丈，叫声“师父，吃凉水哩。”

三藏正当烦渴之时，便抬起头来，捧着水，只是一吸。真个“渴时一滴如甘露，药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见长老精神渐爽，眉目舒开，就问道：“师父，可吃些汤饭么？”三藏道：“这凉水就是灵丹一般，这病儿减了一半，有汤饭也吃得些。”行者连声高高叫道：“我师父好了，要汤饭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饭，捍面，烙饼，蒸馍馍，做粉汤，抬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儿米汤。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馀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火收去，点起灯来，众僧各散。

三藏道：“我们今住几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个日头。”三藏道：“三日误了许多路程。”行者道：“师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罢。”三藏道：“正是。就带几分病儿，也没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让我今晚捉了妖精者。”三藏惊道：“又捉甚么妖精？”行者道：“有个妖精在这寺里，等老孙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身未可，你怎么又兴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却又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灭人威风！老孙到处降妖，你见我弱与谁的？只是不动手，动手就要赢。”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说得好，‘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操心怎似存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孙大圣见师父苦苦劝他，不许降妖，他

说出老实话来道："师父，实不瞒你说，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惊道："吃了甚么人？"行者说道："我们住了三日，已是吃了这寺里六个小和尚了。"长老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既吃了寺内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细些。"行者道："不消说。老孙的手到就消除了。"

你看他灯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师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径来佛殿看时，天上有星，月还未上，那殿里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点起琉璃，东边打鼓，西边撞钟。响罢，摇身一变，变做个小和尚儿，年纪只有十二三岁，披着黄绢褊衫，白布直裰，手敲着木鱼，口里念经。等到一更时分，不见动静。二更时分，残月才升，只听见呼呼的一阵风响。好风：

黑雾遮天暗，愁云照地昏。四方如泼墨，一派靛妆浑。先刮时扬尘播土，次后来倒树摧林。扬尘播土星光现，倒树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紧抱梭罗树，玉兔团团找药盆。九曜星官皆闭户，四海龙王尽掩门。庙里城隍觅小鬼，空中仙子怎腾云？地府阎罗寻马面，判官乱跑赶头巾。刮动昆仑顶上石，卷得江湖波浪混。

那风才然过处，猛闻得兰麝香熏，环珮声响，即欠身抬头观看，呀！却是一个美貌佳人，径上佛殿。

行者口里呜哩呜喇，只情念经。那女子走近前，一把搂住道："小长老，念的甚么经？"行者道："许下的。"女子道："别人都自在睡觉，你还念经怎么？"行者道："许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搂住，与他亲个嘴道："我与你到后面耍耍去。"行者故意的扭过头去道："你有些不晓事！"女子道："你会相面？"行者道："也晓得些儿。"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样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儿偷生抵熟，被公婆赶出来的。"女子道："相不着，相不着！我

不是公婆赶逐，不因抵熟偷生。
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轻。
不会洞房花烛，避夫逃走之情。

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你到后园中交欢配鸾俦去也。"行者闻言，暗点头道："那几个愚僧，都被色欲引诱，所以伤了性命。他如今也来哄我。"就随口答应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纪尚幼，却不知甚么交欢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罢，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摆布。"

他两个搂着肩，携着手，出了佛殿，径至惑边园里。那怪把行者使个绊子腿，跌倒在地。口里"心肝哥哥"的乱叫，将手就去掐他的臊根。行者道：

“我的儿，真个要吃老孙里！”却被行者接住他手，使个小坐跌法，把那怪一辘轳掀翻在地上。那怪口里还叫道：“心肝哥哥，你倒会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时下手他，还到几时！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来，现出原身法像，轮起金箍铁棒，劈头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惊。他心想道：“这个小和尚，这等利害！”打开眼一看，原来是那唐长老的徒弟姓孙的。他也不惧他。你说这精怪是甚么精怪：

金作鼻，雪铺毛。地道为门屋，安身处处牢。养成三百年前气，曾向灵山走几遭。一饱香花和蜡烛，如来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爱女，哪吒太子认同胞。也不是个填海鸟，也不是个戴山鳌。也不怕的雷焕剑，也不怕的吕虔刀。往往来来，一任他水流江汉阔；上上下下，那论他山耸泰恒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娇滴滴，谁识得是个鼠老成精逞黠豪！

他自恃的神通广大，便随手架起双股剑，玎玎珰珰的响，左遮右格，随东倒西。行者虽强些，却也捞他不倒。阴风四起，残月无光。你看他两人，后园中一场好杀：

阴风从地起，残月荡微光。阒静梵王宇，阑珊小鬼廊。后园里一片战争场：孙大士，天上圣；毛姹女，女中王；赌赛神通未肯降。一个儿扭转芳心嗔黑秃，一个儿圆睁慧眼恨新妆。两手剑飞，那认得女菩萨；一根棍打，狠似个活金刚。响处金箍如电掣，霎时铁白耀星芒。玉楼抓翡翠，金殿碎鸳鸯。猿啼巴月小，雁叫楚天长。十八尊罗汉，暗暗喝采；三十二诸天，个个慌张。

那孙大圣精神抖擞，棍儿没半点差池。妖精自料敌他不住，猛可的眉头一蹙，计上心来，抽身便走。

行者喝道：“泼货，那走！快快来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后退。等行者赶到紧急之时，即将左脚上花鞋脱下来，吹口仙气，念个咒语，叫一声“变！”就变做本身模样，使两口剑舞将来；真身一幌，化阵清风而去。这却不是三藏的灾星？他便径撞到方丈里，把唐三藏摄将去云头上，杳杳冥冥，霎霎眼，就到了陷空山，进了无底洞，叫小的们安排素筵席成亲不题。

却说行者斗得心焦性燥，闪一个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来，乃是一只花鞋。行者晓得中了他计，连忙转身来看师父。那有个师父？只见那呆子和沙僧口里呜哩呜哪说甚么。行者怒气填胸，也不管好歹，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那呆子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却是个灵山大将，见得事多，就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杀我

两个，也不去救师父，径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那里话！无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寻师去也。”

行者虽是神通广大，却也明理识时。见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来。明日找寻师父，却要用力。”那呆子听见饶了，恨不得天也许下半边，道：“哥啊，这个都在老猪身上。”兄弟们思思想想，那曾得睡，恨不得点头唤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满天星。

三众只坐到天晓，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拦门来问：“老爷那里去？”行者笑道：“不好说。昨日对众夸口，说与他们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个师父不见了。我们寻师父去哩。”众僧害怕道：“老爷，小可的事，倒带累老师；却往那里去寻？”行者道：“有处寻他。”众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斋。”连忙的端了两三盆汤饭。八戒尽力吃个干净，道：“好和尚！我们寻着师父，再到你这里来耍子。”行者道：“还到这里吃他饭哩！你去天王殿里看看那女子在否。”众僧道：“老爷，不在了，不在了。自是当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见了。”

行者喜喜欢欢的辞了众僧，着八戒、沙僧牵马挑担，径回东走。八戒道：“哥哥差了。怎么又往东行？”行者道：“你岂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绑的那个女子，老孙火眼金睛，把他认透了，你们都认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摄师父的也是他！你们救得好女菩萨！今既摄了师父，还从旧路上找寻去也。”二人叹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细！去来，去来！”

三人急急到于林内，只见那：

> 云蔼蔼，雾漫漫；石层层，路盘盘。狐踪兔迹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复钻。林内更无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端。

行者心焦，掣出棒来，摇身一变，变作大闹天宫的本相，三头六臂，六只手，理着三根棒，在林里辟哩拨喇的乱打。八戒见了道：“沙僧，师兄着了恼，寻不着师父，弄做个气心风了。”原来行者打了一路，打出两个老头儿来，一个是山神，一个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圣，山神、土地来见。”八戒道：“好灵根啊！打了一路，打出两个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连太岁都打出来也。”行者问道：“山神、土地，汝等这般无礼！在此处专一结伙强盗，强盗得了手，买些猪羊祭赛你，又与妖精结掳，打伙儿把我师父摄来！如今藏在

何处？快快的从实供来，免打！”二神慌了道：“大圣错怪了我耶。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辖。但只夜间风响处，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如，一一说来！”土地道：“那妖精摄你师父去，在那正南下，离此有千里之遥。那厢有座山，唤做陷空山。山中有个洞，叫做无底洞。是那山里妖精，到此变化摄去也。”行者听言，暗自惊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现出本相，与八戒、沙僧道：“师父去得远了。”八戒道：“远便腾云赶去！”

好呆子，一纵狂风先起，随后是沙僧驾云。那白马原是龙子出身，驮了行李，也踏了风雾。大圣即起筋斗，一直南来。不多时，早见一座大山，阻住云脚。三人采住马，都按定云头。见那山：

> 顶摩碧汉，峰接青霄。周围杂树万万千，来往飞禽喳喳噪。虎豹成阵走，獐鹿打丛行。向阳处，琪花瑶草馨香；背阴方，腊雪顽冰不化。崎岖峻岭，削壁悬崖。直立高峰，湾环深涧。松郁郁，石磷磷，行人见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无影，采药仙童不见踪。眼前虎豹能兴雾，遍地狐狸乱弄风。

八戒道：“哥啊，这山如此崄峻，必有妖邪。”行者道：“不消说了。‘山高原有怪，岭峻岂无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凹里打听打听，看那条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里开门，俱细细打探，我们好一齐去寻师父救他。”八戒道：“老猪晦气！先拿我顶缸！”行者道：“你夜来说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八戒道：“不要嚷，等我去。”呆子放下钯，抖抖衣裳，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寻路径。这一去，毕竟不知好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却说八戒跳下山，寻着一条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远近，忽见两个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么认得是两个女怪？见他头上戴一顶一尺二三寸高的蔑丝鬏髻，甚不时兴。呆子走近前，叫声“妖怪”。那怪闻言大怒，两人互相说道：“这和尚惫懒！我们又不与他相识，平时又没有调得嘴惯，他怎么叫我们做妖怪！”那怪恼了，轮起抬水的杠子，劈头就打。

这呆子手无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捞了几下，侮着头跑上山来道：“哥啊，回去罢！妖怪凶！”行者道：“怎么凶？”八戒道：“山凹里两个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声，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么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还少。”八戒道：“谢你照顾！头都打肿了，还说少哩！”行者道：“‘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他们是此地之怪，我们是远来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温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将礼乐为先。’”八戒道：“一发不晓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晓得有两样木么？”八戒道：“不知。是甚么木？”行者道：“一样是杨木，一样是檀木。杨木性格甚软，巧匠取来，或雕圣像，或刻如来，装金立粉，嵌玉装花，万人烧香礼拜，受了多少无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刚硬，油房里取了去，做榨撒，使铁箍箍了头，又使铁锤往下打，只因刚强，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啊，你这好话儿，早与我说说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还去问他个端的。”八戒道：“这去他认得我了。”行者道：“你变化了去。”八戒道：“哥啊，且如我变了，却怎么问么？”行者道：“你变了去，到他跟前，行个礼儿，看他多大年纪：若与我们差不多，叫他声‘姑娘’；若比我们老些儿，叫他声‘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蹭蹬！这般许远的田地，认得是甚么亲！”行者道：“不是认亲，要套他的话哩。若是

他拿了师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误了我们别处干事？”八戒道：“说得有理，等我再去。”

好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下山凹，摇身一变，变做个黑胖和尚。摇摆摆摆，走近怪前，深深唱个大喏道：“奶奶，贫僧稽首了。”那两个喜道：“这个和尚却好，会唱个喏儿，又会称道一声儿。”问道：“长老，那里来的？”八戒道：“那里来的。”又问：“那里去的？”又道：“那里去的。”又问：“你叫做甚么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么名字。”那怪笑道：“这和尚好便好，只是没来历，会说顺口话儿。”八戒道：“奶奶，你们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里摄了一个唐僧在洞内，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干净，差我两个来此打这阴阳交媾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与唐僧吃了，晚间要成亲哩。”

那呆子闻得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将行李来，我们分了罢！”沙僧道：“二哥，又分怎的？”八戒道：“分了便你还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庄探亲，哥哥去花果山称圣，白龙马归大海成龙。师父已在这妖精洞内成亲哩！我们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这呆子又胡说了！”八戒道：“你的儿子胡说！才那两个抬水的妖精说，安排素筵席与唐僧吃了成亲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师父困在洞里，师父眼巴巴的望我们去救，你却在此说这样话！”八戒道：“怎么救？”行者道：“你两个牵着马，挑着担，我们跟着那两个女怪，做个引子，引到那门前，一齐下手。”

真个呆子只得随行。行者远远的标着那两怪，渐入深山，有一二十里远近，忽然不见。八戒惊道：“师父是日里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么就看出他本相来？”八戒道：“那两个怪，正抬着水走，忽然不见，却不是个日里鬼？”行者道：“想是钻进洞去了。等我去看。”

好大圣，急睁火眼金睛，漫山看处，果然不见动静。只见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珑剔透细妆花、堆五采、三檐四簇的牌楼。他与八戒、沙僧近前观看，上有六个大字，乃“陷空山无底洞”。行者道：“兄弟呀，这妖精把个架子支在这里，还不知门向那里开哩。”沙僧说：“不远，不远！好生寻！”都转身看时，牌楼下，山脚下有一块大石，约有十馀里方圆；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儿，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啊，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孙自保唐僧，瞒不得你两个，妖精也拿了些，却不见这样洞府。八戒，你先下去试试，看有多少浅深，我好进去救师父。”八戒摇头道：“这个难，这个难！我老猪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

哩！”行者道：“就有多深么？”八戒道：“你看！”大圣伏在洞边上，仔细往下看处，咦！深啊！周围足有三百馀里，回头道：“兄弟，果然深得紧！”八戒道：“你便回去罢。师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说那里话！‘莫生懒惰意，休起怠荒心。’且将行李歇下，把马拴在牌楼柱上，你使钉钯，沙僧使杖，拦住洞门，让我进去打听打听。若师父果在里面，我将铁棒把妖精从里打出，跑至门口，你两个却在外面挡住：这是里应外合。打死精灵，才救得师父。”二人遵命。

行者却将身一纵，跳入洞中，足下彩云生万道，身边瑞气护千层。不多时，到于深远之间，那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处啊！想老孙出世，天赐与水帘洞，这里也是个洞天福地！”

正看时，又见有一座二滴水的门楼，团团都是松竹，内有许多房舍。又想道：“此必是妖精的住处了。我且到那里边去打听打听。——且住！若是这般去啊，他认得我了，且变化了去。”摇身捻诀，就变做个苍绳儿，轻轻的飞在门楼上听听。只见那怪高坐在草亭内。他那模样。比在松林里救他，寺里拿他，便是不同，越发打扮得俊了：

发盘云髻似堆鸦，身着绿绒花比甲。
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
团团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
端端正正美人姿，月里嫦娥还喜恰。
今朝拿住取经僧，便要欢娱同枕榻。

行者且不言语，听他说甚话。少时，绽破樱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们，快排素筵席来，我与唐僧哥哥吃了成亲。”行者暗笑道：“真个有这话！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乱说哩！等我且飞进去寻寻，看师父在那里。不知他的心性如何。假若被他摩弄动了啊，留他在这里也罢。”即展翅，飞到里边看处，那东廊下上明下暗的红纸格子里面，坐着唐僧哩。

行者一头撞破格子眼，飞在唐僧光头上丁着，叫声“师父。”三藏认得声音，叫道：“徒弟，救我命啊！”行者道：“师父不济呀！那怪精安排筵宴，与你吃了成亲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后代，你愁怎的？”长老闻言，咬牙切齿道：“徒弟，我自出了长安，到两界山中收你，一向西来，那个时辰动荤？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阳丧了，我就身堕轮回，打在那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莫发誓。既有

真心往西天取经，老孙带你去罢。”三藏道：“进来的路儿，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说你忘了。”他这洞，不比走进来走出去的，是打上头往下钻。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钻。若是造化高，钻着洞口儿，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钻不着，还有个闷杀的日子了。”三藏满眼垂泪道：“似此艰难，怎生是好？”行者道：“没事，没事，那妖精整治酒与你吃，没奈何，也吃他一锺；只要斟得急些儿，斟起一个喜花儿来，等我变作个蟭蟟虫儿，飞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断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才得脱身出去。”三藏道：“徒弟，这等说，只是不当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来，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罢，也罢，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孙大圣护定唐三藏，取经僧全靠着美猴王。

他师徒两个，商量未定，早是那妖精安排停当，走近东廊外，开了门锁，叫声“长老。”唐僧不敢答应。又叫一声，又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者何意？想着“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却又一条心儿想着，若死住法儿不开口，怕他心狠，顷刻间就害了性命。正是那进退两难心问口，三思忍耐口问心。正自狐疑，那怪又叫一声“长老。”唐僧没奈何，应他一声道：“娘子，有。”那长老应出这一句言来，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说唐僧是个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经，怎么与这女妖精答话？不知此时正是危急存亡之秋，万分出于无奈，虽是外有所答，其实内无所欲。

妖精见长老应了一声，他推开门，把唐僧搀起来，和他携手挨背，交头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娇态，万种风情。岂知三藏一腔子烦恼。行者暗中笑道：“我师父被他这般哄诱，只怕一时动心。”正是：

真僧魔苦遇娇娃，妖怪娉婷实可夸。
淡淡翠眉分柳叶，盈盈丹脸衬桃花。
绣鞋微露双钩凤，云髻高盘两鬓鸦。
含笑与师携手处，香飘兰麝满袈裟。

妖精挽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长老，我办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贫僧自不用荤。”妖精道：“我知你不吃荤，因洞中水不洁净，特命山头上取阴阳交媾的净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进去观看，果然见那：

盈门下，绣缠彩结；满庭中，香喷金猊。摆列着黑油垒钿桌，朱漆篾丝盘。垒钿桌上，有异样珍羞；篾丝盘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榄、莲肉、葡萄、榧、柰、榛、松、荔枝、龙眼、山栗、风菱、枣儿、柿子、

胡桃、银杏、金桔、香橙，果子随山有；蔬菜更时新：豆腐、面筋、木耳、鲜笋、蘑菇、香蕈、山药、黄精。石花菜、黄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江豆角，熟酱调成。王瓜、瓠子，白果、蔓菁。镟皮茄子鹌鹑做，剔种冬瓜方旦名。烂煨芋头糖拌着，白煮萝卜醋浇烹。椒姜辛辣般般美，咸淡调和色色平。

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晃晃之金杯，满斟美酒，递与唐僧，口里叫道："长老哥哥，妙人，请一杯交欢酒儿。"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浇奠，心中暗祝道："护法诸天、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弟子陈玄奘，自离东土，蒙观世音菩萨差遣列位众神暗中保护，拜雷音，见佛求经，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强逼成亲，将这一杯酒递与我吃。此酒果是素酒，弟子勉强吃了，还得见佛成功；若是荤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堕轮回之苦！"

孙大圣，他却变得轻巧，在耳根后，若像一个耳报；但他说话，惟三藏听见，别人不闻。他知师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教吃他一锺。那师父没奈何吃了，急将酒满斟一锺，回与妖怪。果然斟起有一个喜花儿。行者变作个蟭蟟虫儿，轻轻的飞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吃，把杯儿放住，与唐僧拜了两拜，口里娇娇怯怯，叙了几句情话。却才举杯，那花儿已散，就露出虫来。妖精也认不得是行者变的，只以为虫儿，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弹。

行者见事不谐，料难入他腹，即变做个饿老鹰。真个是：

玉爪金睛铁翮，雄姿猛气抟云。妖狐狡兔见他昏，千里山河时遁。

饥处迎风逐雀，饱来高贴天门。老拳钢硬最伤人，得志凌霄嫌近。

飞起来，轮开玉爪，响一声掀翻桌席，把些素果素菜，盘碟家火，尽皆摔碎，撇却唐僧，飞将出去。唬得妖精心胆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战战兢兢，搂住唐僧道："长老哥哥，此物是那里来的？"三藏道："贫僧不知。"妖精道："我费了许多心，安排这个素宴与你耍耍，却不知这个扁毛畜生，从那里飞来，把我的家火打碎！"众小妖道："夫人，打碎家火犹可，将些素品都泼散在地，秽了怎用？"三藏分明晓得是行者弄法，他那里敢说。那妖精道："小的们，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们将碎家火拾出去，另安排些酒肴，不拘荤素，我指天为媒，指地作订，然后再与唐僧成亲。"依然把长老送在东廊里坐下不题。

却说行者飞出去，现了本相，到于洞口，叫声"开门！"八戒笑道："沙

僧，哥哥来了。”他二人撒开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师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师父在里边受罪哩？绑着是捆着？要蒸是要煮？”行者道：“这个事倒没有，只是安排素宴，要与他干那个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亲酒来了！”行者道：“呆子啊！师父的性命也难保，吃甚么陪亲酒！”八戒道：“你怎的就来了？”行者把见唐僧施变化的上项事说了一遍，道：“兄弟们，再休胡思乱想。师父已在此间，老孙这一去，一定救他出来。”

复翻身入里面，还变做个苍蝇儿，丁在门楼上听之。只闻得这妖怪气嘑嘑的，在亭子上吩咐：“小的们，不论荤素，拿来烧纸。借烦天地为媒订，务要与他成亲。”

行者听见，暗笑道：“这妖精全没一些儿廉耻！青天白日的，把个和尚关在家里摆布。且不要忙，等老孙再进去看看。”嘤的一声，飞在东廊之下，见那师父坐在里边，清滴滴腮边泪淌。行者钻将进去，丁在他头上，又叫声“师父。”长老认得声音，跳起来，咬牙恨道：“猢狲啊！别人胆大，还是身包胆；你的胆大，就是胆包身！你弄变化神通，打破家火，能值几何！斗得那妖精淫兴发了，那里不分荤素安排，定要与我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师父莫怪，有救你处。”唐僧道：“那里救得我？”

行者道：“我才一翅飞起去时，见他后边有个花园。你哄他往园里去耍子，我救了你罢。”唐僧道：“园里怎么样救？”行者道：“你与他到园里，走到桃树边，就莫走了。等我飞上桃枝，变作个红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拣红的儿摘下来。红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个，你把红的定要让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却在他肚里，等我捣破他的皮袋，扯断他的肝肠，弄死他，你就脱身了。”三藏道：“你若有手段，就与他赌斗便了；只要钻在他肚里怎么？”行者道：“师父，你不知趣。他这个洞，若好出入，便可与他赌斗；只为出入不便，曲道难行，若就动手，他这一窝子，老老小小，连我都扯住，却怎么了？须是这般捽手干。大家才得干净。”三藏点头听信，只叫：“你跟定我。”行者道：“晓得，晓得，我在你头上。”

师徒们商量定了，三藏才欠起身来，双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听见，笑唏唏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话说？”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长安，一路西来，无日不山，无日不水。昨在镇海寺投宿，偶得伤风重疾，今日出了汗，略才好些；又蒙娘子盛情，携入仙府，只得坐了这一日，又觉心神不爽。你带我往那里略散散心，耍耍儿去么？”那妖精十分

欢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兴趣。我和你去花园里耍耍。”叫：“小的们，拿钥匙来开了园门，打扫路径。”众妖都跑去开门收拾。

这妖精开了格子，搀出唐僧。你看那许多小妖，都是油头粉面，嬝娜娉婷，簇簇拥拥，与唐僧径上花园而去。好和尚！他在这绮罗队里无他故，锦绣丛中作痖聋。若不是这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二个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经。一行都到了花园之外。那妖精俏语低声叫道：“妙人哥哥，这里耍耍，真可散心释闷。”唐僧与他携手相搀，同入园内，抬头观看，其实好个去处。但见那：

> 萦回曲径，纷纷尽点苍苔；窈窕绮窗，处处暗笼绣箔。微风初动，轻飘飘展开蜀锦吴绫；细雨才收，娇滴滴露出冰肌玉质。日灼鲜杏，红如仙子晒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太真摇羽扇。粉墙四面，万株杨柳啭黄鹂；闲馆周围，满院海棠飞粉蝶。更看那凝香阁、青蛾阁、解酲阁、相思阁，层层卷映，朱帘上，钩控虾须；又见那养酸亭、披素亭、画眉亭、四雨亭，个个峥嵘，华扁上，字书鸟篆。看那浴鹤池、洗觞池、怡月池、濯缨池，青萍绿藻耀金鳞；又有墨花轩、异箱轩、适趣轩、慕云轩，玉斗琼卮浮绿蚁。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鹦落石、锦川石，青青栽着虎须蒲；轩阁东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啸风山、玉芝山，处处丛生凤尾竹。荼蘼架、蔷薇架，近着秋千架，浑如锦帐罗帏；松柏亭、辛夷亭，对着木香亭，却似碧城绣幙。芍药栏，牡丹丛，朱朱紫紫斗秾华；夜合台，茉藜槛，岁岁年年生妩媚。涓涓滴露紫含笑，堪画堪描；艳艳烧空红拂桑，宜题宜赋。论景致，休夸阆苑蓬莱；较芳菲，不数姚黄魏紫。若到三春闲斗草，园中只少玉琼花。

长老携着那怪，步赏花园，看不尽的奇葩异卉。行过了许多亭阁，真个是渐入佳境。忽抬头，到了桃树林边，行者把师父头上一掐，那长老就知。

行者飞在桃树枝儿上，摇身一变，变作个红桃儿，其实红得可爱。长老对妖精道：“娘子，你这苑内花香，枝头果熟。苑内花香蜂竞采，枝头果熟鸟争衔。怎么这桃树上果子青红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无阴阳，日月不明；地无阴阳，草木不生；人无阴阳，不分男女。这桃树上果子，向阳处，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红；背阴处无日者还生，故青；此阴阳之道理也。”三藏道：“谢娘子指教。其实贫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个红桃。妖精也去摘了一个青桃。三藏躬身将红桃奉与妖怪道：“娘子，你爱色，请吃这个红桃，拿青的来我吃。”妖精真个换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个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这般恩爱也。”那妖精喜喜欢欢的，把唐僧亲敬。这唐僧把青

桃拿过来就吃。那妖精喜相陪，把红桃儿张口便咬。启朱唇，露银牙，未曾下口，原来孙行者十分性急，毂辘一个跟头，翻入他咽喉之下，径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对三藏道："长老啊，这个果子利害。怎么不容咬破，就滚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开园的果子爱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撺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

行者在他肚里，复了本相。叫声："师父，不要与他答嘴，老孙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听见道："你和那个说话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孙悟空说话哩。"妖精道："孙悟空在那里？"三藏道："在你肚里哩。却才吃的那个红桃子不是？"妖精慌了道："罢了，罢了！这猴头钻在我肚里，我是死也！孙行者！你千方百计的钻在我肚里怎的？"行者在里边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叶连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脏都淘净，弄做个梆子精！"妖精听说，唬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长老啊！我只道：

夙世前缘系赤绳，鱼水相和两意浓。
不料鸳鸯今拆散，何期鸾凤又西东！
蓝桥水涨难成事，佛庙烟沉嘉会空。
着意一场今又别，何年与你再相逢！"

行者在他肚里听见说时，只怕长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轮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几乎把个皮袋儿捣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尘埃，半晌家不敢言语。行者见不言语，想是死了，却把手略松一松。他又回过气来，叫："小的们！在那里？"原来那些小妖，自进园门来，各人知趣，都不在一处，各自去采花斗草，任意随心耍子，让那妖精与唐僧两个自在叙情儿。忽听得叫，却才都跑将来。又见妖精倒在地上，面容改色，口里哼哼的爬不动，连忙搀起，围在一处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问，我肚里已有了人也！快把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个都来扛抬。行者在肚里叫道："那个敢抬！要便是你自家献我师父出去，出到外边，我饶你命！"那怪精没计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挣起来，把唐僧背在身上，拽开步，往外就走。小妖跟随道："老夫人，往那里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把这厮送出去，等我别寻一个头儿罢！"

好妖精，一纵云光，直到洞口。又闻得叮叮当当，兵刃乱响。三藏道：

“徒弟，外面兵器响哩。”行者道：“是八戒揉钯哩。你叫他一声。”三藏便叫：“八戒！”八戒听见道：“沙和尚！师父出来也！”二人掣开钯杖，妖精把唐僧驮出。咦！正是：

心猿里应降邪怪，土木司门接圣僧。

毕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却说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问曰：“师父出来，师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计，必定贴换师父出来也。”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师兄在他肚里哩。”八戒笑道：“腌脏杀人！在肚里做甚？出来罢！”行者在里边叫道：“张开口，等我出来！”那怪真个把口张开。行者变得小小的，㾑在咽喉之内，正欲出来，又恐他无理来咬，即将铁棒取出，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个枣核钉儿，撑住他的上腭子，把身一纵，跳出口外，就把铁棒顺手带出，把腰一躬，还是原身法像，举起棒来就打。那妖精也随手取出两口宝剑，丁当架住。两个在山头上这场好杀：

双舞剑飞当面架，金箍棒起照头来。一个是天生猴属心猿体，一个是地产精灵姹女骸。他两个，恨冲怀，喜处生仇大会垓。那个要取元阳成配偶，这个要战纯阴结圣胎。棒举一天寒雾漫，剑迎满地黑尘筛。因长老，拜如来，恨苦相争显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损，阴阳难合各分开。两家斗罢多时节，地动山摇树木摧。

八戒见他们赌斗，口里絮絮叨叨，返恨行者。转身对沙僧道：“兄弟，师兄胡缠！才子在他肚里，轮起拳来，送他一个满肚红，扒开肚皮钻出来，却不了帐？怎么又从他口里出来；却与他争战，让他这等猖狂！”沙僧道：“正是。却也亏了师兄深洞中救出师父，返又与妖精厮战。且请师父自家坐着，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来。”八戒摆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们不济。”沙僧道：“说那里话！都是大家有益之事。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

那呆子一时兴发，掣了钉钯，叫声“去来！”他两个不顾师父，一拥驾风赶上。举钉钯，使宝杖，望妖精乱打。那妖精战行者一个已是不能，又见他

二人，怎生抵敌，急回头，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们赶上！"那妖精见他们赶得紧，即将右脚上花鞋脱下来，吹口仙气，念个咒语，叫"变！"即变作本身模样，使两口剑舞将来；将身一幌，化一阵清风，径直回去。这番也只说战他们不过，顾命而回，岂知又有这般样事！也是三藏灾星未退：他到了洞门前牌楼下，却见唐僧在那里独坐，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抢了行李，咬断缰绳，连人和马，复又摄将进去不题。

且说八戒闪个空，一钯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只花鞋。行者看见道："你这两个呆子，看着师父罢了，谁要你来帮甚么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么！我说莫来。这猴子好的有些夹脑风。我们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报怨！"行者道："在那里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与我战时，使了一个遗鞋计哄了。你们走了，不知师父如何，我们快去看看！"

三人急回来，果然没了师父；连行李、白马一并无踪。慌得个八戒两头乱跑，沙僧前后跟寻。孙大圣亦心焦性燥。正寻觅处，只见那路旁边斜着瓣半截儿缰绳。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泪，放声叫道："师父啊！我去时辞别人和马，回来只见这些绳！"正是那"见鞍思俊马，滴泪想亲人。"八戒见他垂泪，忍不住仰天大笑。行者骂道："你这个夯货，又是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啊，不是这话。师父一定又被妖情摄进洞去了。常言道：'事无三不成。'你进洞两遭了，再进去一遭，管情救出师父来也。"行者揩了眼泪道："也罢，到此地位，势不容己，我还进去。你两个没了行李、马匹耽心，却好生把守洞口。"

好大圣，即转身跳入里面，不施变化，就将本身法相。真个是：

古怪别腮心里强，自小为怪神力壮。
高低面赛马鞍鞒，眼放金光如火亮。
浑身毛硬似钢针，虎皮裙系明花响。
上天撞散万云飞，下海混起千层浪。
当天倚力打天王，挡退十万八千将。
官封大圣美猴精，手中惯使金箍棒。
今日西方任显能，复来洞内扶三藏。

你看他停住云光，径到了妖精宅外。见那门楼门关了，不分好歹，轮铁棒一下打开，闯将进去。那里边静悄悄，全无人迹。东廊下不见唐僧；亭子上桌椅，与各处家火，一件也无。原来他的洞里周围有三百馀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摄唐僧在此，被行者寻着，今番摄了，又怕行者来寻，当时搬了，

不知去向。恼得这行者跌脚捶胸，放声高叫道："师父啊！你是个晦气转成的唐三藏，灾殃铸就的取经僧！噫！这条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孙那里寻找也！"

正自吆喝爆燥之间，忽然闻得一阵香烟扑鼻，他回了性道："这香烟是从后面飘出，想是在后头哩。"拽开步，提着铁棒，走将进去看时，也不见动静。只见有三间倒坐儿，近后壁却铺一张龙吞口雕漆供桌，桌上有一个大流金香炉，炉内有香烟馥郁。那上面供养着一个大金字牌，牌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略次些儿，写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见了，满心欢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铁棒捻作个绣花针儿，揌在耳朵里，轮开手，把那牌子并香炉拿将起来，返云光，径出门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声不绝。

八戒、沙僧听见，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这等欢喜，想是救出师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们救，只问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啊，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会说话，怎么问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们看！"沙僧近前看时，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这是那妖精家供养的。我闯入他住居之所，见人迹俱无，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将我师父摄去。不问他要人，却问谁要？你两个且在此把守，等老孙执此牌位，径上天堂玉帝前告个御状，教天王爷儿们，还我师父。"八戒道："哥啊，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须是理顺，方可为之。况御状又岂是可轻易告的？你且与我说，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主张。我把这牌位、香炉做个证见，另外再备纸状儿。"八戒道："状儿上怎么写？"你且念念我听。"行者道：

"告状人孙悟空，年甲在牒，系东土唐朝西天取经僧唐三藏徒弟。告为假妖摄陷人口事。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闺门不谨，走出亲女，在下方陷空山无底洞变化妖邪，迷害人命无数。今将吾师摄陷曲邃之所，渺无寻处。若不状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纵女氏成精害众。伏乞怜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师，明正其罪，深为恩便。有此上告。"

八戒、沙僧闻其言，十分欢喜道："哥啊，告的有理，必得上风。切须早来；稍迟恐妖精伤了师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时饭熟，少时茶滚就回。"

好大圣，执着这牌位、香炉，将身一纵，驾祥云，直至南天门外。时有把天门的大力天王与护国天王见了行者，一个个都控背躬身，不敢拦阻，让他进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张、葛、许、邱四大天师迎面作礼道："大圣何来？"

行者道："有纸状儿，要告两个人哩。"天师吃惊道："这个赖皮，不知要告那个。"无奈，将他引入灵霄殿下启奏。蒙旨宣进。

行者将牌位、香炉放下，朝上礼毕，将状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铺在御案。玉帝从头看了，见这等这等，即将原状批作圣旨，宣西方长庚太白金星领旨到云楼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惩治；不然，又别生事端。"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孙也去？"四天师道："万岁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来。"

行者真个随着金星，纵云头，早至云楼宫。原来是天王住宅，号云楼宫。金星见宫门首有个童子侍立。那童子认得金星，即入里报道："太白金星老爷来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见金星捧着旨意，即命焚香。及转身，又见行者跟入，天王即又作怒。你道他作怒为何？当年行者大闹天宫时，玉帝曾封天王为降魔大元帅，封哪吒太子为三坛海会之神，师领天兵，收降行者，屡战不能取胜。还是五百年前败阵的仇气，有些恼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老长庚，你赍得是甚么旨意？"金星道："是孙大圣告你的状子。"那天王本是烦恼，听见说个"告"字，一发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摄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请自家开读。"那天王气呼呼的，设了香案，望空谢恩。拜毕，展开旨意看了，原来是这般这般，如此如此，恨得他手扑着香案道："这个猴头，他也错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现有牌位、香炉在御前作证，说是你亲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小儿名金吒，侍奉如来，做前部护法。二小儿名木叉，在南海随观世音做徒弟。三小儿名哪吒，在我身边，早晚随朝护驾。一女年方七岁。名贞英，人事尚未省得，如何会做妖精！不信，抱出来你看。这猴头着实无礼！且莫说我是天上元勋，封受先斩后奏之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律云：'诬告加三等。'"叫手下："将缚妖索把这猴头捆了！"那庭下摆列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一拥上前，把行者捆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闯祸啊！我在御前同他领旨意来宣你的人。你那索儿颇重，一时捆坏他，阁气。"天王道："金星啊，似他这等诈伪告扰，怎该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个猴头，然后与你见驾回旨！"金星见他取刀，心惊胆战。对行者道："你干事差了。御状可是轻易告的？你也不访的实，似这般乱弄，伤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惧，笑吟吟的道："老官儿放心，一些没事。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

说不了，天王轮过刀来，望行者劈头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赶上前，将斩

腰剑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惊失色。噫！父见子以剑架刀，就当喝退，怎么返大惊失色？原来天王生此子时，他左手掌上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吒”字，故名哪吒。这太子三朝儿就下海净身闯祸，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要抽筋为绦子。天王知道，恐生后患，欲杀之。哪吒奋怒，将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还了父精母血，一点灵魂，径到西方极乐世界告佛。佛正与众菩萨讲经，只闻得幢幡宝盖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将碧藕为骨，荷叶为衣，念动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运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后来要杀天王，报那剔骨之仇。天王无奈，告求我佛如来。如来以和为尚，赐他一座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那塔上层层有佛，艳艳光明。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了冤仇。所以称为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困闲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吒有报仇之意，故吓个大惊失色。却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黄金宝塔，托在手间，问哪吒道：“孩儿，你以剑架住我刀，有何话说？”哪吒弃剑叩头道：“父王，是有女儿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儿，我只生了你姊妹四个，那里又有个女儿哩？”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个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灵山偷食了如来的香花宝烛，如来差我父子天兵，将他拿住。拿住时，只该打死。如来吩咐道：‘积水养鱼终不钓，深山喂鹿望长生。’当时饶了他性命。积此恩念，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在下方供设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孙行者搜寻到巢穴之间，将牌位拿来，就做名告了御状。此是结拜之恩女，非我同袍之亲妹也。”

天王闻言，悚然惊讶道：“孩儿，我实忘了。他叫做甚么名字？”太子道：“他有三个名字：他的本身出处，唤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宝烛，改名唤做半截观音；如今饶他下界，又改了，唤做地涌夫人是也。”天王却才省悟。放下宝塔，便亲手来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来道：“那个敢解我！要便连绳儿抬去见驾，老孙的官事才赢！”慌得天王手软，太子无言，众家将委委而退。

那大圣打滚撒赖，只要天王去见驾。天王无计可施，哀求金星说个方便。金星道：“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干事忒紧了些儿，就把他捆住，又要杀他。这猴子是个有名的赖皮，你如今教我怎的处！若论你令郎讲起来，虽是恩女，不是亲女，却也晚亲义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个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们，却只是无情可说。”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衔的事说说，他也罢了。”

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道：“大圣，看我薄面，解了绳好去见驾。”

行者道："老官儿，不用解。我会滚法，一路滚就滚到也。"金星笑道："你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义儿到你，你这些些事儿，就不依我。"行者道："你与我有甚恩义？"金星道："你当年在花果山为怪，伏虎降龙，强消死籍，聚群妖大肆猖狂，上天欲要擒你，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马温'。你吃了玉帝仙酒，后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齐天大圣'。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盗酒，窃老君之丹，如此如此，才得个无灭无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说得好，'死了莫与老头儿同墓，干净会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马温，闹天宫罢了，再无甚大事。也罢，也罢，看你老人家面皮，还教他自己来解。"天王才敢向前，解了缚，请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礼。

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儿，何如？我说先输后赢，买卖儿原是这等做。快催他去见驾，莫误了我的师父。"金星道："莫忙。弄了这一会，也吃锺茶儿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卖放犯人，轻慢圣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连我也赖将起来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里敢去，怕他没的说做有的，放起刁来，口里胡说乱道，怎生与他折辨；没奈何，又央金星，教说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依我？"行者道："绳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还有甚话？你说，你说，说得好，就依你；说得不好，莫怪。"

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辨，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尚儿，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道："是啊！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时饭熟、少时茶滚就回；今已弄了这半会，却不迟了？老官儿，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回缴？"金星道："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么样回？"金星道："我只说原告脱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罢了，你倒说我脱逃！教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缴状去。"天王害怕道："他这一去，若有言语，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孙当甚么样人？我也是个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又有污言顶你？"

天王即谢了行者。行者与金星回旨。天王点起本部天兵，径出南天门外。金星与行者回见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设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点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

行者即返云光，到南天门外。见天王、太子，布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将，风滚滚，雾腾腾，接住大圣，一齐坠下云头，早到了陷空山上。

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见天兵与行者来了。呆子迎着天王施礼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帅，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无理，困了你师父。来迟莫怪。这个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门还向那边开？"行者道："我这条路且是走熟了。只是这个洞叫做个无底洞，周围有三百馀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师父在那两滴水的门楼里，今番静悄悄，鬼影也没个，不知又搬在何处去也。"天王道："'任他设尽千般计，难脱天罗地网中。'到洞门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

咦，约有十馀里，就到了那大石边。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门儿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谁敢当先？"行者道："我当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当先。"那呆子便莽撞起来，高声叫道："当头还要我老猪！"天王道："不须罗噪，但依我分摆：孙大圣和太子同领着兵将下去，我们三人在口上把守，做个里应外合，教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显些些手段。"众人都答应了一声"是。"

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领了兵将，望洞里只是一溜。驾起云光，闪闪烁烁，抬头一望，果然好个洞啊：

依旧双轮日月，照般一望山川。
珠渊玉井暖韬烟，更有许多堪羡。
迭迭朱楼画阁，嶷嶷赤壁青田。
三春杨柳九秋莲，兀的洞天罕见。

顷刻间，停住了云光，径到那妖精旧宅。挨门儿搜寻，吆吆喝喝，一重又一重，一处又一处，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见个妖精？那见个三藏？都只说："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这洞，远远去哩。"那晓得在那东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个小洞。洞里一重小小门，一间矮矮屋，盆栽了几种花，檐傍着数竿竹，黑气氲氲，暗香馥馥。老怪摄了三藏，搬在这里逼住成亲，只说行者再也找不着。谁知他命合该休：那些小怪，在里面，一个个哜哜嘈嘈，挨挨簇簇。中间有个大胆些的，伸起颈来，望洞外略看一看，一头撞着个天兵，一声嚷道："在这里！"那行者恼起性来，捻着金箍棒，一下闯将进去，那里边窄小，窝着一窟妖精。三太子纵起天兵，一齐拥上，一个个那里去躲？

行者寻着唐僧，和那龙马，和那行李。那老怪寻思无路，看着哪吒太子，只是磕头求命。太子道："这是玉旨来拿你，不当小可。我父子只为受了一炷

香，险些儿‘和尚拖木头，做出了寺！’”喍声：“天兵，取下缚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场苦楚。返云光，一齐出洞。行者口里嘻嘻嗄嗄。天王掣开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却见你师父也。”行者道：“多谢了！多谢了！”就引三藏拜谢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剐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轻易不得。我们还要去回旨哩。”

一边天王同三太子领着天兵神将，押住妖精，去奏天曹，听候发落；一边行者拥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拢马，请唐僧骑马，齐上大路。这正是：

割断丝罗干金海，打开玉锁出樊笼。

毕竟不知前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话说唐三藏固住元阳，出离了烟花苦套，随行者投西前进。不觉夏时，正值那熏风初动，梅雨丝丝。好光景：

冉冉绿阴密，风轻燕引雏。
新荷翻沼面，修竹渐扶苏。
芳草连天碧，山花遍地铺。
溪边蒲插剑，榴火壮行图。

师徒四众，耽炎受热，正行处，忽见那路旁有两行高柳，柳阴中走出一个老母，右手下搀着一个小孩儿，对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儿拨马东回，进西去都是死路。"唬得个三藏跳下马来，打个问讯道："老菩萨，古人云：'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怎么西进便没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里去，有五六里远近，乃是灭法国。那国王前生那世里结下冤仇，今世里无端造罪。二年前许下一个罗天大愿，要杀一万个和尚。这两年陆陆续续，杀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无名和尚，只要等四个有名的和尚，凑成一万，好做圆满哩。你们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萨！"三藏闻言，心中害怕，战兢兢的道："老菩萨，深感盛情，感谢不尽！但请问可有不进城的方便路儿，我贫僧转过去罢。"那老母笑道："转不过去，转不过去。只除是会飞的，就过去了也。"八戒在旁边卖嘴道："妈妈儿莫说黑话。我们都会飞哩。"

行者火眼金睛，其实认得好歹，——那老母搀着孩儿，原是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萨，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萨一朵祥云，轻轻驾起，吓得个唐长老立身无地，只情跪着磕头。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礼拜。一时间，祥云缥渺，径回南海而去。

行者起来，扶着师父道："请起来，菩萨已回宝山也。"三藏起来道："悟

空，你既认得是菩萨，何不早说？”行者笑道：“你还问话不了，我即下拜，怎么还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对行者道：“感蒙菩萨指示，前边必是灭法国，要杀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呆子休怕！我们曾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龙潭，更不曾伤损；此间乃是一国凡人，有何惧哉？只奈这里不是住处。天色将晚，且有乡村人家，上城买卖回来的，看见我们是和尚，嚷出名去，不当稳便。且引师父找下大路，寻个僻静之处，却好商议。”真个三藏依言，一行都闪下路来，到一个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两个好生保守师父，待老孙变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寻一条僻路，连夜去也。”三藏叮嘱道：“徒弟啊，莫当小可。王法不容。你须仔细！”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孙自有道理。”

好大圣，话毕，将身一纵，唿哨的跳在空中。怪哉：

上面无绳扯，下头没棍撑，

一般同父母，他便骨头轻。

伫立在云端里，往下观看。只见那城中喜气冲融，祥光荡漾。行者道：“好个去处！为何灭法？”看一会，渐渐天昏，又见那：

十字街灯光灿烂，九重殿香蔼钟鸣。七点皎星照碧汉，八方客旅卸行踪。六军营，隐隐的画角才吹；五鼓楼，点点的铜壶初滴。四边宿雾昏昏，三市寒烟蔼蔼。两两夫妻归绣幕，一轮明月上东方。

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径，这般个嘴脸，撞见人，必定说是和尚；等我变一变了。”捻着诀，念动真言，摇身一变，变做个扑灯蛾儿：

形细翼硗轻巧，灭灯扑烛投明。本来面目化生成，腐草中间灵应。

每爱炎光触焰，忙忙飞绕无停。紫衣香翅赶流萤，最喜夜深风静。

但见他翩翩翻翻，飞向六街三市。傍房檐，近屋角。正行时，忽见那隅头拐角上一湾子人家，人家门首挂着个灯笼儿。他道：“这人家过元宵哩？怎么挨排儿都点灯笼？”他硬硬翅，飞近前来，仔细观看。正当中一家子方灯笼上，写着“安歇往来商贾”六字，下面又写着“王小二店”四字。行者才知是开饭店的。又伸头打一看，看见有八九个人，都吃了晚饭，宽了衣服，卸了头巾，洗了脚手，各各上床睡了。行者暗喜道：“师父过得去了。”你道他怎么就知过得去？他要起个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头巾，装做俗人进城。

噫，有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忖处，只见那小二走向前，吩咐：“列位官人，仔细些。我这里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那

在外做买卖的人，那样不仔细？又听得店家吩咐，越发谨慎。他都爬起来道：“主人家说得有理。我们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时失所，奈何？你将这衣服、头巾、搭联都收进去，待天将明，交付与我们起身。”那王小二真个把些衣物之类，尽情都搬进他屋里去了。行者性急，展开翅，就飞入里面，丁在一个头巾架上。又见王小二去门首摘了灯笼，放下吊搭，关了门窗，却才进房，脱衣睡下。那王小二有个婆子，带了两个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一件破衣，补补纳纳，也不见睡。行者暗想道：“若等这婆子睡了下手，却不误了师父？”又恐更深，城门闭了，他就忍不住，飞下去，望灯上一扑。真是“舍身投火焰，焦额探残生。”那盏灯早已息了。他又摇身一变，变作个老鼠，嘖嘖哇哇的叫了两声，跳下来，拿着衣服、头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张张的道：“老头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

行者闻言，又弄手段，拦着门，厉声高叫道：“王小二，莫听你婆子胡说。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吾乃齐天大圣临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你这国王无道，特来借此衣冠，装扮我师父。一时过了城去，就便送还。”那王小二听言，一轂辘起来，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捞着裤子当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

那大圣使个摄法，早已驾云出去。复翻身，径至路下坑坎边前。三藏见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见是行者，来至近前，即开口叫道：“徒弟，可过得灭法国么？”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师父，要过灭法国，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勒掯那个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头，就长出毛来也。”行者道：“那里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子哩！”那呆子慌了道：“但你说话，通不察理。我们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么戴得头巾？就是边儿勒住，也没收顶绳处。”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干正事！端的何如？”

行者道：“师父，他这城池，我已看了。虽是国王无道杀僧，却倒是个真天子，城头上有祥光喜气。城中的街道，我也认得。这里的乡谈，我也省得，会说。却才在饭店内借了这几件衣服、头巾，我们且扮作俗人，进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来，教店家安排了斋吃；捱到五更时候，挨城门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见扯住，也好折辨：只说是上邦钦差的，灭法王不敢阻滞，放我们来的。”沙僧道：“师兄处的最当。且依他行。”真个长老无奈，脱了褊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头巾。沙僧也换了。八戒的头大，戴不得巾儿，被行者取了些针线，把头巾扯开，两顶缝做一顶，与他搭在头上；拣件宽大的衣服，与他穿了。然后自家也换上一套道：“列位，这一去，

把‘师父徒弟’四个字儿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称呼？”行者道：“都要做弟兄称呼：师父叫做唐大官儿，你叫做朱三官儿，沙僧叫做沙四官儿，我叫做孙二官儿。但到店中，你们切休言语，只让我一个开口答话。等他问甚么买卖，只说是贩马的客人。把这白马做个样子，说我们是十弟兄，我四个先来赁店房卖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们，我们受用了，临行时，等我拾块瓦查儿，变块银子谢他，却就走路。”长老无奈，只得曲从。

四众忙忙的牵马挑担，跑过那边。此处是个太平境界，入更时分，尚未关门。径直进去，行到王小二店门首，只听得里边叫哩。有的说：“我不见了头巾！”有的说：“我不见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们，往斜对门一家安歇。那家子还未收灯笼，即近门叫道：“店家，可有闲房儿，我们安歇？”那里边有个妇人答应道：“有，有，有。请官人们上楼。”说不了，就有一个汉子来牵马。行者把马儿递与牵进去。他引着师父，从灯影儿后面，径上楼门。那楼上有方便的桌椅，推开窗格，映月光齐齐坐下。只见有人点上灯来。行者拦门，一口吹息道：“这般月亮不用灯。”

那人才下去，又一个丫鬟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楼下又走上一个妇人来，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模样，一直上楼，站着旁边。问道：“列位客官，那里来的？有甚宝货？”行者道：“我们是北方来的，有几匹粗马贩卖。”那妇人道：“贩马的客人尚还小。”行者道：“这一位是唐大官，这一位是朱三官，这一位是沙四官，我学生是孙二官。”妇人笑道：“异姓。”行者道：“正是异姓同居。我们共有十个弟兄，我四个先来赁店房打火；还有六个在城外借歇；领着一群马，因天晚不好进城。待我们赁了房子，明早都进来。只等卖了马才回。”那妇人道：“一群有多少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儿，都像我这个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妇人笑道：“孙二官人诚然是个客纲客纪。早是来到舍下，第二个人家也不敢留你。我舍下院落宽阔，槽札齐备，草料又有，凭你几百匹马都养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开店多年，也有个贱名。先夫姓赵，不幸去世久矣。我唤做赵寡妇店。我店里三样儿待客。如今先小人，后君子，先把房钱讲定后，好算帐。”行者道：“说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样待客？常言道：‘货有高低三等价，客无远近一般看。’你怎么说三样待客？你可试说说我听。”

赵寡妇道：“我这里是上、中、下三样。上样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狮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张，请小娘儿来陪唱陪歇。每位该银五钱，连房钱在内。”行者笑道：“相应啊！我那里五钱银子还不彀请小娘儿哩。”寡妇又道：“中样

者：合盘桌儿，只是水果、热酒，筛来凭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儿，每位只该二钱银子。”行者道：“一发相应！下样儿怎么？”妇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说。”行者道：“也说说无妨。我们好拣相应的干。”妇人道：“下样者：没人伏侍，锅里有方便的饭，凭他怎么吃；吃饱了，拿个草儿，打个地铺，方便处睡觉；天光时，凭赐几文饭钱，决不争竞。”八戒听说道：“造化，造化！老朱的买卖到了！等我看着锅吃饱了饭，灶门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说那里话！你我在江湖上，那里不赚几两银子！把上样的安排将来。”

那妇人满心欢喜，即叫：“看好茶来。厨下快整治东西。”遂下楼去，忙叫：“宰鸡宰鹅，煮腌下饭。”又叫：“杀猪杀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饭，白面捍饼。”三藏在楼上听见道：“孙二官，怎好？他去宰鸡鹅，杀猪羊，倘送将来，我们都是长斋，那个敢吃？”行者道：“我有主张。”去那楼门边跌跌脚道：“赵妈妈，你上来。”那妈妈上前道：“二官人有甚吩咐？”行者道：“今日且莫杀生，我们今日斋戒。”寡妇惊讶道：“官人们是长斋，是月斋？”行者道：“俱不是，我们唤做‘庚申斋’。今朝乃是庚申日，当斋；只过三更后，就是辛酉，便开斋了。你明日杀生罢。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来，定照上样价钱奉上。”

那妇人越发欢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闽笋、豆腐、面筋，园里拔些青菜，做粉汤，发面蒸馍子，再煮白米饭，烧香茶。”咦！那些当厨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惯的手段，霎时间就安排停当，摆在楼上。又有现成的狮仙糖果，四众任情受用。又问：“可吃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们也吃几杯。”寡妇又取了一壶暖酒。他三个方才斟上，忽听得乒乓板响。行者道：“妈妈，底下倒了甚么家火了？”寡妇道：“不是，是我小庄上几个客子送租米来晚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没人使用，教他们抬轿子去院中请小娘儿陪你们。想是轿杠撞得楼板响。”行者道：“早是说哩，快不要去请。一则斋戒日期，二则兄弟们未到。索性明日进来，一家请个表子，在府上耍耍时，待卖了马起身。”寡妇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气，又养了精神。”教：“抬进轿子来，不要请去。”四众吃了酒饭。收了家火，都散讫。

三藏在行者耳根边悄悄的道：“那里睡？”行者道：“就在楼上睡。”三藏道：“不稳便。我们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着，这家子一时再有人来收拾，见我们或滚了帽子，露出光头，认得是和尚，嚷将起来，却怎么好？”行者道：“是啊！”又去楼前跌跌脚。寡妇又上来道：“孙官人又有甚吩咐？”行者道：“我们在那里睡？”妇人道：“楼上好睡。又没蚊子，又是南风。大开着窗子，

忒好睡觉。”行者道：“睡不得。我这朱三官儿有些寒湿气，沙四官儿有些漏肩风。唐大哥只要在黑处睡，我也有些儿羞明。此间不是睡处。”

那妈妈走下去，倚着柜栏叹气。他有个女儿，抱着个孩子近前道：“母亲，常言道：‘十日滩头坐，一日行九滩。’如今炎天，虽没甚买卖，到交秋时，还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叹怎么？”妇人道：“儿啊，不是愁没买卖。今日晚间，已是将收铺子，入更时分，有这四个马贩子来赁店房，他要上样管待。实指望赚他几钱银子，他却吃斋，又赚不得他钱，故此嗟叹。”那女儿道：“他既吃了饭，不好往别人家去。明日还好安排荤酒，如何赚不得他钱？”妇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风，羞亮，都要在黑处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单浪瓦儿的房子，那里去寻黑暗处？不若舍一顿饭与他吃了，教他往别家去罢。”女儿道：“母亲，我家有个黑处，又无风色，甚好，甚好。”妇人道：“是那里？”女儿道：“父亲在日曾做了一张大柜。那柜有四尺宽，七尺长，三尺高下，里面可睡六七个人。教他们往柜里睡去罢。”妇人道：“不知可好，等我问他一声。——孙官人，舍下蜗居，更无黑处，止有一张大柜，不透风，又不透亮，往柜里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即着几个客子把柜抬出，打开盖儿，请他们下楼。行者引着师父，沙僧拿担，顺灯影后径到柜边。八戒不管好歹，就先癞进柜去。沙僧把行李递入，搀着唐僧进去，沙僧也到里边。行者道：“我的马在那里？”旁有伏侍的道：“马在后屋拴着吃草料哩。”行者道：“牵来。把槽抬来，紧挨着柜儿拴住。”方才进去，叫：“赵妈妈，盖上盖儿，插上锁钉，锁上锁子，还替我们看看，那里透亮，使些纸儿糊糊，明日早些儿来开。”寡妇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关门去睡不题。

却说他四个到了柜里。可怜啊！一则乍戴个头巾，二来天气炎热，又闷住了气，略不透风，他都摘了头巾，脱了衣服，又没把扇子，只将僧帽扑扑扇扇。你挨着我，我挤着你，直到有二更时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闯祸，偏他睡不着，伸过手，将八戒腿上一捻。那呆子缩了脚，口里哼哼的道：“睡了罢！辛辛苦苦的，有甚么心肠还捻手捻脚的耍子？”行者捣鬼道：“我们原来的本身是五千两，前者马卖了三千两，如今两搭联里现有四千两，这一群马还卖他三千两，也有一本一利。彀了，彀了！”八戒要睡的人，那里答对。

岂知他这店里走堂的，挑水的，烧火的，素与强盗一伙。听见行者说有许多银子，他就着几个溜出去，伙了二十多个贼，明火执杖的来打劫马贩子。冲开门进来，唬得那赵寡妇娘女们战战兢兢的关了房门，尽他外边收拾。原来那贼不要店中家火，只寻客人。到楼上不见形迹，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

见天井中一张大柜，柜脚上拴着一匹白马，柜盖紧锁，掀翻不动。众贼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这柜势重，必是行囊财帛锁在里面。我们偷了马，抬柜出城，打开分用，却不是好？”那些贼果找起绳扛，把柜抬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罢。摇甚么？”行者道：“莫言语！没人摇。”三藏与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们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

那贼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抬向城东，杀了守门的军，打开城门出去。当时就惊动六街三市，各铺上火甲人夫，都报与巡城总兵、东城兵马司。那总兵、兵马，事当干己，即点人马弓兵，出城赶贼。那贼见官军势大，不敢抵敌，放下大柜，丢了白马，各自落草逃走。众官军不曾拿得半个强盗，只是夺下柜，捉住马，得胜而回。总兵在灯光下，见那马，好马：

鬃分银线，尾䡾玉条。说甚么八骏龙驹，赛过了骕骦款段。千金市骨，万里追风。登山每与青云合，啸月浑如白雪匀。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喜有玉麒麟。

总兵官把自家马儿不骑，就骑上这个白马，帅军马进城，把柜子抬在总府，同兵马写个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待天明启奏，请旨定夺。官军散讫不题。

却说唐长老在柜里埋怨行者道：“你这个猴头，害杀我也！若在外边，被人拿住，送与灭法国王，还好折辨；如今锁在柜里，被贼劫去，又被官军夺来，明日见了国王，现现成成的开入请杀，却不凑了他一万之数？”行者道：“外面有人！打开柜，拿出来不是捆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儿，免了捆吊。明日见那昏君，老孙自有对答，管你一毫儿也不伤。且放心睡睡。”

挨到三更时分，行者弄个手段，顺出棒来，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三尖头的钻儿，挨柜脚两三钻，钻了一个眼子。收了钻，摇身一变，变做了蝼蚁儿，㩳将出去。现原身，踏起云头，径入皇宫门外。那国王正在睡浓之际。他使个“大分身普会神法”，将左臂上毫毛都拔下来，吹口仙气，叫“变！”都变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来，吹口仙气，叫“变！”都变做瞌睡虫；念一声“唵”字真言，教当坊土地，领众布散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但有品职者，都与他一个瞌睡虫，人人稳睡，不许翻身。又将金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声“宝贝，变！”即变做千百口剃头刀儿；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剃头。咦！这才是：

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

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

钻开玉柜明消息，布散金毫破蔽蒙。

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灭去来空。

这半夜剃削成功。念动咒语，喝退土地神祇。将身一抖，两臂上毫毛归伏。将剃头刀总捻成真，依然认了本性，还是一条金箍棒，收来些小之形，藏于耳内。复翻身还做蝼蚁，钻入柜内。现了本相，与唐僧守困不题。

却说那皇宫内院，宫娥彩女，天下亮起来梳洗，一个个都没了头发。穿宫的大小太监，也都没了头发。一拥齐来，到于寝宫外，奏乐惊寝，个个噙泪，不敢传言。少时，那三宫皇后醒来，也没了头发。忙移灯到龙床下看处，锦被窝中，睡着一个和尚，皇后忍不住言语出来，惊醒国王。那国王急睁睛，见皇后的光头，他连忙爬起来道："梓童，你如何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头，唬得三尸呻咋，七魄飞空，道："朕当怎的来耶！"正慌忙处，只见那六院嫔妃，宫娥彩女，大小太监，皆光着头跪下道："主公，我们做了和尚耶！"国王见了，眼中流泪道："想是寡人杀害和尚……"即传旨吩咐："汝等不得说出落发之事，恐文武群臣，褒贬国家不正。且都上殿设朝。"

却说那五府六部，合衙门大小官员，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阙。原来这半夜一个个也没了头发。各人都写表启奏此事。只听那：

静鞭三响朝皇帝，表奏当今剃发因。

毕竟不知那总兵官夺下柜里贼赃如何，与唐僧四众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十 五 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话说那国王早朝,文武多官俱执表章启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仪之罪。”国王道:“众卿礼貌如常,有何失仪?”众卿道:“主公啊,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头发都没了。”国王执了这没头发之表,下龙床对群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宫中大小人等,一夜也尽没了头发。”君臣们都各汪汪滴泪道:“从此后,再不敢杀戮和尚也。”

王复上龙位,众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来奏,无事卷帘散朝。”只见那武班中闪出巡城总兵官,文班中走出东城兵马使,当阶叩头道:“臣蒙圣旨巡城,夜来获得贼赃一柜,白马一匹。微臣不敢擅专,请旨定夺。”国王大喜道:“连柜取来。”

二臣即退至本衙,点起齐整军士,将柜抬出。三藏在内,魂不附体道:“徒弟们,这一到国王前,如何理说?”行者笑道:“莫嚷!我已打点停当了。开柜时,他就拜我们为师哩。只教八戒不要争竞长短。”八戒道:“但只免杀,就是无量之福,还敢争竞哩!”说不了,抬至朝外,入五凤楼,放在丹墀之下。

二臣请国王开看,国王即命打开。方揭了盖,猪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唬得那多官胆战,口不能言。又见孙行者搀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见总兵官牵着马,走上前,咄的一声道:“马是我的,拿过来!”吓得那官儿翻跟头,跌倒在地。四众俱立在阶中。那国王看见是四个和尚,忙下龙床,宣召三宫妃后,下金銮宝殿,同群臣拜问道:“长老何来?”三藏道:“是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经的。”国王道:“老师远来,为何在这柜里安歇?”三藏道:“贫僧知陛下有愿心杀和尚,不敢明投上国,扮俗人,夜至宝方饭店里借宿。因怕人识破原身,故此在柜中安歇。不幸被贼偷出,被总兵捉获抬来。今得见陛下龙颜,所谓拨云见日。望陛下赦放贫僧,

海深恩便也！”国王道：“老师是天朝上国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愿杀僧者，曾因僧谤了朕，朕许天愿，要杀一万和尚做圆满。不期今夜归依，教朕等为僧。如今君臣后妃，发都剃落了，望老师勿吝高贤，愿为门下。”八戒听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为门徒，有何贽见之礼？”国王道：“师若肯从，愿将国中财宝献上。”行者道：“莫说财宝，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关文倒换了，送我们出城，保你皇图永固，福寿长臻。”那国王听说，即着光禄寺大排筵宴。君臣合同，拜归于一。即时倒换关文，求三藏改换国号。行者道：“陛下‘法国’之名甚好，但只‘灭’字不通；自经我过，可改号‘钦法国’，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国王谢了恩。摆整朝銮驾，送唐僧四众出城西去。君臣们秉善归真不题。

却说长老辞别了钦法国王，在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啊，是那里寻这许多整容匠，连夜剃这许多头？”行者把那施变化弄神通的事说了一遍。师徒们都笑不合口。

正欢喜处，忽见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马道：“徒弟们，你看这面前山势崔巍，切须仔细！”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无事！”三藏道：“休言无事；我见那山峰挺立，远远的有些凶气，暴云飞出，渐觉惊惶，满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乌巢神师的《多心经》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记得。”行者道：“你虽记得，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惰懈，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且莫胡疑，随我去。”那长老闻言，心神顿爽，万虑皆休。

四众一同前进。不几步，到于山上。举目看时：

那山真好山，细看色班班。顶上云飘荡，崖前树影寒。飞禽淅沥，走兽凶顽。林内松千干，峦头竹几竿。吼叫是苍狼夺食，咆哮是饿虎争餐。野猿长啸寻鲜果，麋鹿攀花上翠岚。风洒洒，水潺潺，时闻幽鸟语间关。几处藤萝牵又扯，满溪瑶草杂香兰。磷磷怪石，削削峰岩。狐狢成群走，猴猿作队顽。行客正愁多险峻，奈何古道又湾还！

师徒们怯怯惊惊，正行之时，只听得呼呼一阵风起。三藏害怕道：“风起了！”

行者道："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风起怕怎的？"三藏道："这风来得甚急，决然不是天风。"行者道："自古来，风从地起，云自山出。怎么得个天风？"说不了，又见一阵雾起。那雾真个是：

漠漠连天暗，蒙蒙匝地昏。
日色全无影，鸟声无处闻。
宛然如混沌，仿佛似飞尘。
不见山头树，那逢采药人。

三藏一发心惊道："悟空，风还未定，如何又这般雾起？"行者道："且莫忙。请师父下马，你兄弟二个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

好大圣，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上，圆睁火眼，向下观之，果见那悬岩边坐着一个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样：

炳炳文斑多采艳，昂昂雄势甚抖擞。
坚牙出口如钢钻，利爪藏蹄似玉钩。
金眼圆睛禽兽怕，银须倒竖鬼神愁。
张狂哮吼施威猛，嗳雾喷风运智谋。

又见逼左右手下有三四十个小妖摆列，他在那里逼法的喷风嗳雾。行者暗笑道："我师父也有些儿先兆。他说不是天风，果然不是，却是个妖精在这里弄喧儿哩。若老孙使铁棒往下就打，这叫做'捣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那行者一生豪杰，再不晓得暗算计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顾猪八戒照顾，教他来先与这妖精见一仗。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这妖，算他一功；若无手段，被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才好出名。他想道，八戒有些躲懒，不肯出头，却只是有些口紧，好吃东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么说。"

即时落下云头，到三藏前。三藏问道："悟空，风雾处吉凶何如？"行者道："这会子明净了，没甚风雾。"三藏道："正是，觉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师父，我常时间还看得好，这番却看错了。我只说风雾之中恐有妖怪，原来不是。"三藏道："是甚么？"行者道："前面不远，乃是一庄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干饭，白面馍馍斋僧哩。这些雾，想是那些人家蒸笼之气，也是积善之应。"八戒听说，认了真实，扯过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斋来的？"行者道："吃不多儿，因那菜蔬太咸了些，不喜多吃。"八戒道："啐！凭他怎么咸，我也尽肚吃他一饱！十分作渴，便回来吃水。"行者道："你要吃么？"八戒道："正是，我肚里有些饥了，先要去吃些儿，不知

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题。古书云：‘父在，子不得自专。’师父又在此，谁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语，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语，看你怎么得去。”

那呆子吃嘴的见识偏有，走上前，唱个大喏道：“师父，适才师兄说，前村里有人家斋僧。你看这马，有些要打搅人家，便要草要料，却不费事？幸如今风雾明净，你们且略坐坐，等我去寻些嫩草儿，先喂喂马，然后再往那家子化斋去罢。”唐僧欢喜道：“好啊！你今日却怎肯这等勤谨？快去快来。”

那呆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赶上扯住道：“兄弟，他那里斋僧，只斋俊的，不斋丑的。”八戒道：“这等说，又要变化是。”行者道：“正是。你变变儿去。”好呆子，他也有三十六般变化，走到山凹里，捻着诀，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矮瘦和尚。手里敲个木鱼，口里哼阿哼的，又不会念经，只哼的是“上大人”。

却说那怪物收风敛雾，号令群妖，在于大路口上，摆开一个圈子阵，专等行客。这呆子晦气，不多时，撞到当中，被群妖围住，这个扯住衣服，那个扯着丝绦，推推拥拥，一齐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将来。”群妖道：“和尚，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们这里斋僧，我来吃斋的。”群妖道：“你想这里斋僧，不知我这里专要吃僧。我们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专要把你们和尚拿到家里，上蒸笼蒸熟吃哩。你倒还想来吃斋！”八戒闻言，心中害怕；才报怨行者道：“这个弼马温，其实惫懒！他哄我说是这村里斋僧，这里那得村庄人家，那里斋甚么僧，却原来是些妖精！”那呆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现出原身，腰间掣钉钯，一顿乱筑，筑退那些小妖。

小妖急跑去报与老怪道：“大王，祸事了！”老怪道：“有甚祸事？”小妖道：“山前来了一个和尚，且是生得干净。我说拿家来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儿防天阴，不想他会变化。”老妖道：“变化甚的模样？”小妖道：“那里成个人相！长嘴大耳朵，背后又有鬃。双手轮一根钉钯，没头没脸的乱筑，唬得我们跑回来报大王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轮着一条铁杵，走近前看时，见那呆子果然丑恶。他生得：

碓嘴初长三尺零，獠牙觜出赛银钉。
一双圆眼光如电，两耳扇风唿唿声。
脑后鬃长排铁箭，浑身皮糙癞还青。
手中使件蹊跷物，九齿钉钯个个惊。

妖精硬着胆喝道：“你是那里来的，叫甚名字？快早说来，饶你性命！”八戒

笑道：“我的儿，你是也不认得你猪祖宗哩！上前来，说与你听：

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升我天蓬帅。掌管天河八万兵，天宫快乐多自在。只因酒醉戏宫娥，那时就把英雄卖。一嘴拱倒斗牛宫，吃了王母灵芝菜。玉皇亲打二千锤，把吾贬下三天界。教吾立志养元神，下方却又为妖怪。正在高庄喜结亲，命低撞着孙兄在。金箍棒下受他降，低头才把沙门拜。背马挑包做夯工，前生少了唐僧债。铁脚天蓬本姓猪，法名改作猪八戒。”

那妖精闻言，喝道：“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闻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你哩。你却撞得来，我肯饶你？不要走，看杵！”八戒道：“孽畜！你原来是个染博士出身！”妖精道：“我怎么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么会使棒槌？”那怪那容分说，近前乱打。他两个在山凹里，这一场好杀：

九齿钉钯，一条铁棒。钯丢解数滚狂风，杵运机谋飞骤雨。一个是无名恶怪阻山程，一个是有罪天蓬扶性主。性正何愁怪与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个杵架犹如蟒出潭，这个钯来却似龙离浦。喊声叱咤振山川，吆喝雄威惊地府。两个英雄各逞能，舍身却把神通赌。

八戒长起威风，与妖精厮斗，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齐围住不题。

却说行者在唐僧背后，忽失声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猪八戒真个呆呀！听见说斋僧，就被我哄去了。这早晚还不见回来：若是一顿钯打退妖精，你看他得胜而回，争嚷功果；若战他不过，被他拿去，却是我的晦气，背前面后，不知骂了多少弼马温哩！悟净，你休言语，等我去看看。”

好大圣，他也不使长老知道，悄悄的脑后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本身模样，陪着沙僧，随着长老。他的真身出个神，跳在空中观看，但见那呆子被怪围绕，钉钯势乱，渐渐的难敌。

行者忍不住，按落云头，厉声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孙来了！”那呆子听得是行者声音，仗着势，愈长威风，一顿钯，向前乱筑。那妖精抵敌不住，道：“这和尚先前不济，这会子怎么又发起狠来。”八戒道：“我的儿，不可欺负我！我家里人来也！”一发向前，没头没脸筑去。那妖精委架不住，领群妖败阵去了。行者见妖精败去，他就不曾近前，拨转云头，径回本处，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长老的肉眼凡胎，那里认得。

不一时，呆子得胜，也自转来，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气嘘嘘的，走将来，叫声：“师父！”长老见了，惊讶道：“八戒，你去打马草的，怎么这

般狼狈回来？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护，不容你打草么？”呆子放下钯，捶胸跌脚道：“师父！莫要问，说起来就活活羞杀人！”长老道：“为甚么羞来？”八戒道：“师兄捉弄我！他先头说风雾里不是妖精，没甚凶兆，是一庄村人家好善，蒸白米干饭、白面馍馍斋僧的，我就当真，想着肚里饥了，先去吃些儿，假倚打草为名；岂知若干妖怪，把我围了，苦战了这一会，若不是师兄的哭丧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脱罗网回来也！”行者在旁笑道：“这呆子胡说！你若做了贼，就攀上一牢人。是我在这里看着师父，何曾侧离？”长老道：“是啊，悟空不曾离我。”那呆子跳着嚷道：“师父，你不晓得！他有替身！”长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么？”行者瞒不过，躬身笑道：“是有个把小妖儿，他不敢惹我们。八戒，你过来，一发照顾你照顾。我们既保师父，走过险峻山路，就似行军的一般。”八戒道：“行军便怎的？”行者道：“你做个开路将军，在前剖路。那妖精不来便罢，若来时，你与他赌斗。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与他差不多，却说：“我就死在他手内也罢，等我先走！”行者笑道：“这呆子先说晦气话，怎么得长进！”八戒道：“哥啊，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饱；壮士临阵，不死带伤’？先说句错话儿，后便有威风。”行者欢喜，即忙背了马，请师父骑上，沙僧挑着行李，相随八戒，一路入山不题。

却说那妖精帅几个败残的小妖，径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无言。洞中还有许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问道：“大王常时出去，喜喜欢欢回来，今日如何烦恼？”老妖道：“小的们，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那里的人与兽，定捞几个来家，养赡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见一个对头。”小妖问：“是那个对头？”老妖道：“是一个和尚，乃东土唐僧取经的徒弟，名唤猪八戒。我被他一顿钉钯，把我筑得败下阵来。好恼啊！我这一向，常闻得人说，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罗汉，有人吃他一块肉，可以延寿长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里，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这等徒弟！”

说不了，班部丛中闪上一个小妖，对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声，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声。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才说要吃唐僧，唐僧的肉不中吃。”老妖道：“人都说吃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同寿，怎么说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这里，别处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个徒弟哩。”老妖道：“你知是那三个？”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孙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这个是他二徒弟猪八戒。”老妖道：“沙和尚比猪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儿。”“那个孙行者比他如何？”小妖

吐舌道：“不敢说！那孙行者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神将，也不曾惹得他过，你怎敢要吃唐僧？”老妖道：“你怎么晓得他这等详细？”小妖道：“我当初在狮驼岭狮驼洞与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孙行者使一条金箍棒，打进门来，可怜就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断幺绝六’；还亏我有些见识，从后门走了，来到此处，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听言，大惊失色。这正是“大将军怕谶语”。他闻得自家人这等说，安得不惊。

正都在悚惧之际，又一个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恼，莫怕。常言道：‘事从缓来。’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个计策拿他。”老妖道：“你有何计？”小妖道：“我有个‘分瓣梅花计’。”老妖道：“怎么叫做‘分瓣梅花计’？”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群妖，点将起来，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只选三个，须是有能干，会变化的，都变做大王的模样，顶大王之盔，贯大王之甲，执大王之杵，三处埋伏。先着一个战猪八戒，再着一个战孙行者，再着一个战沙和尚；舍着三个小妖，调开他弟兄三个，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云手去捉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鱼水盆内捻苍蝇’，有何难哉！”老妖闻此言，满心欢喜，道：“此计绝妙，绝妙！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罢；若是拿了唐僧，决不轻你，就封你做个前部先锋。”小妖叩着谢恩，叫点妖怪。即将洞中大小妖精点起，果然选出三个有能的小妖，俱变做老妖，各执铁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题。

却说这唐长老无虑无忧，相随八戒上大路，行彀多时，只见那路旁边扑禄的一声响喨，跳出一个小妖，奔向前边，要捉长老。孙行者叫道：“八戒！妖精来了，何不动手？”那呆子不认真假，掣钉钯赶上乱筑。那妖精使铁杵急架相迎。他两个一往一来的，在山坡下正然赌斗，又见那草科里响一声，又跳出个怪来，就奔唐僧。行者道：“师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来拿你了，等老孙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里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话，举杵来迎。他两个在草坡下一撞一冲，正相持处，又听得山背后呼的风响，又跳出个妖精来，径奔唐僧。沙僧见了，大惊道：“师父！大哥与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将来拿你了！你坐在马上，等老沙拿他去！”这和尚也不分好歹，即掣杖，对面挡住那妖精铁杵，恨苦相持。吆吆喝喝，乱嚷乱斗，渐渐的调远。那老怪在半空中，见唐僧独坐马上，伸下五爪钢钩，把唐僧一把挝住。那师父丢了马，脱了镫，被妖精一阵风径摄去了。可怜！这正是“禅

性遭魔难正果，江流又遇苦灾星！”

老妖按下风头，把唐僧拿到洞里，叫：“先锋！”那定计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将军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当时说拿不得唐僧便罢，拿了唐僧，封你为前部先锋。今日你果妙计成功，岂可失信于你？你可把唐僧拿来，着小的们挑水刷锅，搬柴烧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块肉，以图延寿长生也。”

先锋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来，怎么不可吃？”先锋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紧，猪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孙行者那主子刮毒。他若晓得是我们吃了，他也不来和我们厮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一搠，搠个窟窿，连山都掬倒了，我们安身之处也无之矣！”老怪道：“先锋，凭你有何高见？”先锋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后园，绑在树上，两三日不要与他饭吃，一则图他里面干净；二则等他三人不来门前寻找，打听得他们回去了，我们却把他拿出来，自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锋说得有理！”

一声号令，把唐僧拿入后园，一条绳绑在树上。众小妖都去前面去听候。你看那长老苦捱着绳缠索绑，紧缚牢拴，止不住腮边流泪，叫道：“徒弟呀！你们在那山中擒怪，甚路里赶妖？我被泼魔捉来，此处受灾，何日相会？痛杀我也！”

正自两泪交流，只见对面树上有人叫道：“长老，你也进来了！”长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来，绑在此间，今已三日，算计要吃我哩。”长老滴泪道：“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无甚挂碍，我却死得不甚干净。”樵子道：“长老，你是个出家人，上无父母，下无妻子，死便死了，有甚么不干净？”长老道：“我本是东土往西天取经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今日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那枉死城中，无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场功果，尽化作风尘，这却怎么得干净也？”樵子闻言，眼中堕泪道：“长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伤情。我自幼失父，与母鳏居，更无家业，止靠着打柴为生。老母今年八十三岁，只我一人奉养。倘若身丧，谁与他埋尸送老？苦哉，苦哉！痛杀我也！”长老闻言，放声大哭道：“可怜，可怜！山人尚有思亲意，空教贫僧会念经！事君事亲，皆同一理。你为亲恩，我为君恩。”正是那“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却说孙行者在草坡下战退小妖，急回来路旁边，不

见了师父，止存白马、行囊。慌得他牵马挑担，向山头找寻。咦！正是那：

有难的江流专遇难，降魔的大圣亦遭魔。

毕竟不知寻找师父下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话说孙大圣牵着马，挑着担，满山头寻叫师父，忽见猪八戒气嘑嘑的跑将来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师父不见了，你可曾看见？"八戒道："我原来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么将军！我舍着命，与那妖精战了一会，得命回来。师父是你与沙僧看着的，反来问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么眼花了，把妖精放回来拿师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师父的，如今连沙和尚也不见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带师父那里出恭去了。"说不了，只见沙僧来到。行者问道："沙僧，师父那里去了？"沙僧道："你两个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将来拿师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师父自家在马上坐来。"行者气得暴跳道："中他计了，中他计了！"沙僧道："中他甚么计？"行者道："这是'分瓣梅花计'，把我弟兄们调开，他劈心里捞了师父去了。天，天，天！却怎么好！"止不住腮边泪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脓包了，横竖不远，只在这座山上，我们寻去来。"

三人没计奈何，只得入山找寻。行了有二十里远近，只见那悬崖之下，有一座洞府：

> 削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瑶草馨香，红杏碧桃艳丽。崖前古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门外苍松，黛色参天二千尺。双双野鹤，常来洞口舞清风；对对山禽，每向枝头啼白昼。簇簇黄藤如挂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积水，深穴依山：方塘积水，隐穷鳞未变的蛟龙；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老怪。果然不亚神仙境，真是藏风聚气巢。

行者见了，两三步，跳到门前看处，那石门紧闭，门上横安着一块石版，石版上有八个大字，乃"隐雾山折岳连环洞"。行者道："八戒，动手啊！此间乃妖精住处，师父必在他家也。"那呆子仗势行凶，举钉钯尽力筑将去，把他

那石头门筑了一个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出我师父来，免得钉钯筑倒门，一家子都是了帐！"守门的小妖，急急跑入报道："大王，闯出祸来了！"老怪道："有甚祸？"小妖道："门前有人把门打破，嚷道要师父哩！"老怪大惊道："不知是那个寻将来也？"先锋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

那小妖奔至前门，从那打破的窟窿处，歪着头，往外张，见是个长嘴大耳朵，即回头高叫："大王莫怕他！这个是猪八戒，没甚本事，不敢无理。他若无理，开了门，拿他进来凑蒸。怕便只怕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八戒在外边听见道："哥啊，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师父定在他家了。你快上前。"行者骂道："泼孽畜！你孙外公在这里！送我师父出来，饶你命罢！"先锋道："大王，不好了！孙行者也寻将来了！"老怪报怨道："都是你定的甚么'分瓣分瓣'，却惹得祸事临门！怎生结果？"先锋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记得孙行者是个宽洪海量的猴头，虽则他神通广大，却好奉承。我们拿个假人头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几句，只说他师父是我们吃了。若还哄得他去了，唐僧还是我们受用；哄不过再作理会。"老怪道："那里得个假人头？"先锋道："等我做一个儿看。"

好妖怪，将一把癞钢刀斧，把柳树根砍做个人头模样，喷上些人血，糊糊涂涂的，着一个小怪，使漆盘儿拿至门下，叫道："大圣爷爷，息怒容禀。"孙行者果好奉承，听见叫声大圣爷爷，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动手，看他有甚话说。"拿盘的小怪道："你师父被我大王拿进洞来，洞里小妖村顽，不识好歹，这个来吞，那个来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师父吃了，只剩了一个头在这里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罢，只拿出人头来，我看是真是假。"

那小怪从门窟里抛出那个头来。猪八戒见了就哭道："可怜啊！那们个师父进去，弄做这们个师父出来也！"行者道："呆子，你且认认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羞！人头有个真假的？"行者道："这是个假人头。"八戒道："怎认得是假？"行者道："真人头抛出来，扑搭不响；假人头抛得像梆子声。你不信，等我抛了你听。"拿起来往石头上一掼，当的一声响亮。沙和尚道："哥哥，响哩！"行者道："响便是个假的。我教他现出本相来你看。"急掣金箍棒，扑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时，乃是个柳树根。呆子忍不住骂起来道："我把这伙毛团！你将我师父藏在洞里，拿个柳树根哄你猪祖宗，莫成我师父是柳树精变的！"

慌得那拿盘的小怪，战兢兢跑去报道："难，难，难！难，难，难！"老妖道："怎么有许多难？"小妖道："猪八戒与沙和尚倒哄过了，孙行者却是个

‘贩古董的，识货！识货！’他就认得是个假人头。如今得个真人头与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么得个真人头？……我们那剥皮亭内有吃不了的人头选一个来。”众妖即至亭内拣了个新鲜的头，教啃净头皮，滑塔塔的，还使盘儿拿出，叫：“大圣爷爷，先前委是个假头。这个真正是唐老爷的头，我大王留了镇宅子的，今特献出来也。”扑通的把个人头又从门窟里抛出，血滴滴的乱滚。

孙行者认得是个真人头，没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齐放声大哭。八戒噙着泪道：“哥哥，且莫哭。天气不是好天气，恐一时弄臭了。等我拿将去，乘生气埋下再哭。”行者道：“也说得是。”那呆子不嫌秽污，把个头抱在怀里，跑上山崖。向阳处，寻了个藏风聚气的所在，取钉钯筑了一个坑，把头埋了；又筑起一个坟冢。才叫沙僧：“你与哥哥哭着，等我去寻些甚么供养供养。”他就走向涧边，攀几根大柳枝，拾几块鹅卵石，回至坟前，把柳枝儿插在左右，鹅卵石堆在面前。行者问道：“这是怎么说？”八戒道：“这柳枝权为松柏，与师父遮遮坟顶；这石子权当点心，与师父供养供养。”行者喝道：“夯货！人已死了，还将石子儿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权为孝道心。”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则庐墓，二则看守行李、马匹。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尸万段，与师父报仇去来。”沙和尚滴泪道：“大哥言之极当。你两个着意，我在此处看守。”

好八戒，即脱了皂锦直裰，束一束着体小衣，举钯随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辨，径自把他石门打破，喊声振天，叫道：“还我活唐僧来耶！”那洞里大小群妖，一个个魂飞魄散，都报怨先锋的不是。老妖问先锋道：“这些和尚打进门来，却怎处治？”先锋道：“古人说得好：‘手插鱼篮，避不得鲤。’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帅领家兵杀那和尚去来！”老怪闻言，无计可奈，真个传令，叫：“小的们，各要齐心，将精锐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齐呐喊，杀出洞门。

这大圣与八戒，急退几步，到那山场平处，抵住群妖，喝道：“那个是出名的头儿？那个是拿我师父的妖怪？”那群妖扎下营盘，将一面锦绣花旗闪一闪，老怪持铁杵，应声高呼道：“那泼和尚，你认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数百年放荡于此。你唐僧已是我拿吃了，你敢如何？”行者骂道：“这个大胆的毛团！你能有多少的年纪，敢称‘南山’二字？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尚坐于太清之右；佛如来是治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是儒教之尊，亦仅呼为‘夫子’。你这个孽畜，敢称甚么南山大王，数百年之放荡！不要走！

吃你外公老爷一棒！”那妖精侧身闪过，使杵抵住铁棒，睁圆眼问道：“你这嘴脸像个猴儿模样，敢将许多言语压我！你有甚么手段，在吾门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个无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孙！你站住，硬着胆，且听我说：

祖居东胜大神洲，天地包含几万秋。花果山头仙石卵，卵开产化我根苗。生来不比凡胎类，圣体原从日月俦。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颖悟大丹头。官封大圣居云府，倚势行凶斗斗牛。十万神兵难近我，满天星宿易为收。名扬宇宙方方晓，智贯乾坤处处留。今幸皈依从释教，扶持长老向西游。逢山开路无人阻，遇水支桥有怪愁。林内施威擒虎豹，崖前复手捉貔貅。东方果正来西域，那个妖邪敢出头！孽畜伤师真可恨，管教时下命将休！”

那怪闻言，又惊又恨。咬着牙，跳近前来，使铁杵望行者就打。行者轻轻的用棒架住，还要与他讲话，那八戒忍不住，掣钯乱筑那怪的先锋。先锋帅众齐来。这一场在山中平地处混战，真是好杀：

东土天邦上国僧，西方极乐取真经。南山大豹喷风雾，路阻深山独显能。施巧计，弄乖伶。无知误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广，更遭八戒有声名。群妖混战山平处，尘土纷飞天不清。那阵上小妖呼哮，枪刀乱举；这壁厢神僧叱喝，钯棒齐兴。大圣英雄无敌手，悟能精壮喜神生。南禺老怪，部下先锋，都为唐僧一块肉，致令舍死又亡生。这两个因师性命成仇隙，那两个为要唐僧忒恶情。往来斗经多半会，冲冲撞撞没输赢。

孙大圣见那些小妖勇猛，连打不退。即使个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口中，喷出去，叫声“变！”都变做本身模样，一个使一条金箍棒，从前边往里打进。那一二百个小妖，顾前不能顾后，遮左不能遮右，一个个各自逃生，败走归洞。这行者与八戒，从阵里往外杀来。可怜那些不识俊的妖精，搪着钯，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唬得那南山大王滚风生雾，得命逃回。那先锋不能变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现出本相，乃是个铁背苍狼怪。八戒上前扯着脚，翻过来看了道：“这厮从小儿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猪牙子、羊羔儿吃了！”行者将身一抖，收上毫毛道：“呆子！不可迟慢！快赶老怪，讨师父的命去来！”八戒回头，就不见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儿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来也。”八戒道：“妙啊！妙啊！”两个喜喜欢欢，得胜而回。

却说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吩咐小妖搬石块，挑土，把前门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个个战兢兢的，把门都堵了，再不敢出头。这行者引八戒，赶至门首吆喝，内无人答应。八戒使钯筑时，莫想得动。行者知之，道：“八戒，

莫费气力，他把门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门，师仇怎报？”行者道：“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

二人复至本处，见沙僧还哭哩。八戒越发伤悲，丢了钯，伏在坟上，手扑着土哭道：“苦命的师父啊！远乡的师父啊！那里再得见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这妖精把前门堵了，一定有个后门出入。你两个只在此间，等我再去寻看。”八戒滴泪道：“哥啊！仔细着！莫连你也捞去了，我们不好哭得：哭一声师父，哭一声师兄，就要哭得乱了。”行者道：“没事，我自有手段！”

好大圣，收了棒，束束裙，拽开步，转过山坡，忽听得潺潺水响。且回头看处，原来是涧中水响，上溜头冲泄下来。又见涧那边有座门儿，门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沟中流出红水来。他道：“不消讲！那就是后门了。若要是原嘴脸，恐有小妖开门看见认得，等我变作个水蛇儿过去。……且住！变水蛇恐师父的阴灵儿知道，怪我出家人变蛇缠长；变作个小螃蟹儿过去罢。……也不好，恐师父怪我出家人脚多。”即做一个水老鼠，飕的一声撺过去，从那出水的沟中，钻至里面天井中。探着头儿观看，只见那向阳处有几个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块块的理着晒哩。行者道：“我的儿啊！那想是师父的肉，吃不了，晒干巴子防天阴的。我要现本相，赶上前，一棍子打杀，显得我有勇无谋；且再变化进去，寻那老怪，看是何如。”跳出沟，摇身又一变，变做个有翅的蚂蚁儿。真个是：

力微身小号玄驹，日久藏修有翅飞。
闲渡桥边排阵势，喜来床下斗仙机。
善知雨至常封穴，垒积尘多遂作灰。
巧巧轻轻能爽利，几番不觉过柴扉。

他展开翅，无声无影，一直飞入中堂。只见那老怪烦烦恼恼正坐，有一个小妖，从后面跳将来报道：“大王万千之喜！”老妖道：“喜从何来？”小妖道：“我才在后门外涧头上探看，忽听得有人大哭。即攛上峰头望望，原来是猪八戒、孙行者、沙和尚在那里拜坟痛哭。想是把那个人头认做唐僧的头葬下，抔作坟墓哭哩。”行者在暗中听说，心内欢喜道：“若出此言，我师父还藏在那里，未曾吃哩。等我再去寻寻，看死活如何，再与他说话。”

好大圣，飞在中堂，东张西看，见旁边有个小门儿，关得甚紧；即从门缝儿里钻去看时，原是个大园子，隐隐的听得悲声。径飞入深处，但见一丛大树，树底下绑着两个人，一个正是唐僧。行者见了，心痒难挠，忍不住，现

了本相，近前叫声“师父。”那长老认得，滴泪道：“悟空，你来了？快救我一救！悟空，悟空！”行者道：“师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风汛。你既有命，我可救得你。那怪只说已将你吃了，拿个假人头哄我，我们与他恨苦相持。师父放心，且再熬熬儿，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来解救。”

大圣念声咒语，却又摇身还变做个蚂蚁儿，复入中堂，丁在正梁之上。只见那些未伤命的小妖，簇簇攒攒，纷纷嚷嚷。内中忽跳出一个小妖，告道：“大王，他们见堵了门，攻打不开，死心踏地，舍了唐僧，将假人头弄做个坟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后日复了三，好道回去。打听得他们散了啊，把唐僧拿出来，碎劖碎剁，把些大料煎了，香喷喷的大家吃一块儿，也得个延年长寿。”又一个小妖拍着手道：“莫说，莫说，还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个说：“煮了吃，还省柴。”又一个道：“他本是个稀奇之物，还着些盐儿腌腌，吃得长久。”

行者在那梁中听见，心中大怒道：“我师父与你有甚毒情，这般算计吃他！”即将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轻轻吹出，暗念咒语，都教变做瞌睡虫儿，往那众妖脸上抛去。一个个钻入鼻中，小妖渐渐打盹。不一时，都睡倒了。只有那个老妖睡不稳，他两只手揉头搓脸，不住的打涕喷，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晓得了？与他个双掭灯！”又拔一根毫毛，依母儿做了，抛在他脸上，钻于鼻孔内。两个虫儿，一个从左进，一个从右入。那老妖瀼起来，伸伸腰，打两上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

行者暗喜，才跳下来，现出本相。耳朵里取出棒来，幌一幌，有鸭蛋粗细，当的一声，把旁门打破，跑至后园，高叫“师父！”长老道：“徒弟，快来解解绳儿；绑坏我了！”行者道：“师父不要忙，等我打杀妖精，再来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举棍要打，又滞住手道：“不好！等解了师父来打。”复至园中，又思量道：“等打了来救。”如此者两三番，却才跳跳舞舞的到园里。长老见了，悲中作喜道：“猴儿，想是看见我不曾伤命，所以欢喜得没是处，故这等作跳舞也？”行者才至前，将绳解了，挽着师父就走。又听得对面树上绑的人叫道：“老爷舍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长老立定身，叫：“悟空，那个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么人？”长老道：“他比我先拿进一日。他是个樵子，说有母亲年老，甚是思想，倒是个尽孝的。一发连他都救了罢。”

行者依言，也解了绳索，一同带出后门，瀼上石崖，过了陡涧。长老谢道：“贤徒，亏你救了他与我命！悟能、悟净都在何处？”行者道：“他两个都在那里哭你哩。你可叫他一声。”长老果厉声高叫道：“八戒！八戒！”那呆子

哭得昏头昏脑的，揩揩鼻涕眼泪道："沙和尚，师父回家来显魂哩！在那里叫我们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声道："夯货！显甚么魂？这不是师父来了？"那沙僧抬头见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师父，你受了多少苦啊！哥哥怎生救得你来也？"行者把上项事说了一遍。

八戒闻言，咬牙恨齿，忍不住举起钯，把那坟冢一顿筑倒，掘出那人头，一顿筑得稀烂。唐僧道："你筑他为何？"八戒道："师父啊，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长老道："亏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们打上他门，嚷着要我，想是拿他来搪塞；不然啊，就杀了我也。还把他埋一埋，见我们出家人之意。"那呆子听长老此言，遂将一包稀烂骨肉埋下，也𢭏起个坟墓。

行者却笑道："师父，你请略坐坐，等我剿除去来。"即又跳下石崖，过涧入洞，把那绑唐僧与樵子的绳索拿入中堂，那老妖还睡着了，即将他四马攒蹄捆倒，使金箍棒掬起来，掮在肩上，径出后门。猪八戒远远的望见道："哥哥好干这握头事！再寻一个儿趁头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举钯就筑。行者道："且住！洞里还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啊，有便带我进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费工夫了，不若寻些柴，教他断根罢。"

那樵子闻言，即引八戒去东凹里寻了些破梢竹、败叶松、空心柳、断根藤、黄蒿、老荻、芦苇、干桑，挑了若干，送入后门里。行者点上火，八戒两耳扇起风。那大圣将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瞌睡虫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来，烟火齐着。可怜！莫想有半个得命。连洞府烧得精空，却回见师父。师父听见老妖方醒声唤，便叫："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钯，把老妖筑死，现出本相，原来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行者道："花皮会吃老虎，如今又会变人。这顿打死，才绝了后患也！"长老谢之不尽，攀鞍上马。那樵子道："老爷，向西南去不远，就是舍下。请老爷到舍，见见家母，叩谢老爷活命之恩，送老爷上路。"

长老欣然，遂不骑马，与樵子并四众同行。向西南迤䢶前来，不多路，果见那：

石径重漫苔藓，柴门篷络藤花。
四面山光连接，一林鸟雀喧哗。
密密松篁交翠，纷纷异卉奇葩。
地僻云深之处，竹篱茅舍人家。

远见一个老妪，倚着柴扉，眼泪汪汪的，儿天儿地的痛哭。这樵子看见是他母亲，丢了长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叫道："母亲！儿来也！"老妪

一把抱住道："儿啊！你这几日不来家，我只说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难忍。你既不曾被害，何以今日才来？你绳担，柯斧俱在何处？"樵子叩头道："母亲，儿已被山主拿去，绑在树上，实是难得性命。幸亏这几位老爷！这老爷是东土唐朝往西天取经的罗汉。那老爷倒也被山主拿去绑在树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爷，神通广大，把山主一顿打死，却是艾叶花皮豹子精；概众小妖，俱尽烧死，却将那老老爷解下救出，连孩儿都解救出来。此诚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们，孩儿也死无疑了。如今山上太平，孩儿彻夜行走，也无事矣。"

那老妪听言，一步一拜，拜接长老四众，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儿两个磕头称谢不尽，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斋酬谢。八戒道："樵哥，我见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将就一饭，切莫费心大摆布。"樵子道："不瞒老爷说。我这山间实是寒薄，没甚么香蕈、蘑菇、川椒、大料，只是几品野菜奉献老爷，权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放快些儿就是。我们肚中饥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时，展抹桌凳，摆将上来。果是几盘野菜。但见那：

嫩焯黄花菜，酸虀白鼓丁。浮蔷马齿苋，江荠雁肠英。燕子不来香且嫩，芽儿拳小脆还青。烂煮马蓝头，白熝狗脚迹。猫耳朵，野落荜，灰条熟烂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窝螺操帚荠。碎米荠，莴菜荠，几品青香又滑腻。油炒乌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茭儿菜，四般近水实清华。看麦娘，娇且佳；破破纳，不穿他；苦麻台下藩篱架。雀儿绵单，猢狲脚迹，油灼灼煎来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灯娥儿飞上板荞荞。羊耳秃，枸杞头，加上乌蓝不用油。几般野菜一餐饭，樵子虔心为谢酬。

师徒们饱餐一顿，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请母亲出来，再拜，再谢。樵子只是磕头，取了一条枣木棍，结束了衣裙，出门相送。沙僧牵马，八戒挑担，行者紧随左右，长老在马上拱手道："樵哥，烦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别。"一齐登高下坂，转涧寻坡。长老在马上思量道："徒弟啊！

自从别主来西域，递递迢迢去路遥。
水水山山灾不脱，妖妖怪怪命难逃。
心心只为经三藏，念念仍求上九霄。
碌碌劳劳何日了，几时行满转唐朝！"

樵子闻言道："老爷切莫忧思。这条大路，向西方不满千里，就是天竺国，极乐之乡也。"长老闻言，翻身下马道："有劳远涉。既是大路，请樵哥回府，多

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适间厚扰盛斋，贫僧无甚相谢，只是早晚诵经，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长寿。”那樵子喏喏相辞，复回本路。师徒遂一直投西。正是：

降怪解冤离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

毕竟不知还有几日得到西天，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说破鬼神惊骇。挟藏宇宙，剖判玄光，真乐世间无赛。　灵鹫峰前，宝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彻乾坤，上下群生，知者寿同山海。

却说三藏师徒四众，别樵子下了隐雾山，奔上大路。行经数日，忽见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国么？"行者摇手道："不是，不是！如来处虽称极乐，却没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楼台殿阁，唤做灵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国，也不是如来住处。天竺国还不知离灵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边前方知明白。"

不一时至城外。三藏下马，入到三层门里，见那民事荒凉，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间，见许多穿青衣者，左右摆列，有几个冠带者，立于房檐之下。他四众顺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逊避。猪八戒村愚，把长嘴掬一掬，叫道："让路，让路！"那些人猛抬头，看见模样，一个个骨软筋麻，跌跌蹡蹡，都道："妖精来了！妖精来了！"唬得那檐下冠带者，战兢兢躬身问道："那方来者？"三藏恐他们闯祸，一力当先，对众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拜天竺国大雷音寺佛祖求经者。路过宝方，一则不知地名，二则未落人家，才进城甚失回避，望列公恕罪。"那官人却才施礼道："此处乃天竺外郡，地名凤仙郡。连年干旱，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师祈雨救民也。"行者闻言道："你的榜文何在？"众官道："榜文在此，适间才打扫廊檐，还未张挂。"行者道："拿来我看看。"众官即将榜文展开，挂在檐下。行者四众上前同看。榜上写着：

"大天竺国凤仙郡郡侯上官，为榜聘明师，招求大法事。兹因郡土宽弘、军民殷实，连年亢旱，累岁干荒，民田菑而军地薄，河道浅而沟浍空。井中无水，泉底无津。富室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斗粟百金

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顾命。为此出给榜文，仰望十方贤哲，祷雨救民，恩当重报。愿以千金奉谢，决不虚言。须至榜者。”

行者看罢，对众官道：“‘郡侯上官’何也？”众官道：“上官乃是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八戒道：“哥哥不曾读书。《百家姓》后有一句‘上官欧阳’。”三藏道：“徒弟们，且休闲讲。那个会求雨，与他求一场甘雨，以济民瘼，此乃万善之事；如不会，就行，莫误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难事！我老孙翻江搅海，换斗移星，踢天弄井，吐雾喷云，担山赶月，唤雨呼风：那一件儿不是幼年耍子的勾当！何为稀罕！”

众官听说，着两个急去郡中报道：“老爷，万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默祝，听得报声喜至，即问：“何喜？”那官道：“今日领榜，方至市口张挂，即有四个和尚，称是东土大唐差往天竺国大雷音拜佛求经者，见榜即道能祈甘雨，特来报知。”

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轿马多人，径至市口，以礼敦请。忽有人报道：“郡侯老爷来了。”众人闪过。那郡侯一见唐僧，不怕他徒弟丑恶，当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凤仙郡郡侯上官氏，熏沐拜请老师祈雨救民。望师大舍慈悲，运神功，拔济拔济！”三藏答礼道：“此间不是讲话处。待贫僧到那寺观，却好行事。”郡侯道：“老师同到小衙，自有洁净之处。”

师徒们遂牵马挑担，径至府中，一一相见。郡侯即命看茶摆斋。少顷斋至，那八戒放量舌餐，如同饿虎。唬得那些捧盘的心惊胆战，一往一来，添汤添饭，就如走马灯儿一般，刚刚供上，直吃得饱满方休。斋毕，唐僧谢了斋，却问：“郡侯大人，贵处干旱几时了？”郡侯道：

“敝地大邦天竺国，凤仙外郡吾司牧。
一连三载遇干荒，草子不生绝五谷。
大小人家买卖难，十门九户俱啼哭。
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
下官出榜遍求贤，幸遇真僧来我国。
若施寸雨济黎民，愿奉千金酬厚德！”

行者听说，满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说，莫说！若说千金为谢，半点甘雨全无。但论积功累德，老孙送你一场大雨。”那郡侯原来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即请行者上坐，低头下拜道：“老师果舍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行者道：“且莫讲话，请起。但烦你好生看着我师父，等老孙行事。”沙僧道：

“哥哥，怎么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过来，就在他这堂下随着我做个羽翼，等老孙唤龙来行雨。”八戒、沙僧谨依使令。三个人都在堂下。郡侯焚香礼拜。三藏坐着念经。

行者念动真言，诵动咒语，即时见正东上，一朵乌云，渐渐落至堂前，乃是东海老龙王敖广。那敖广收了云脚，化作人形，走向前，对行者躬身施礼道：“大圣唤小龙来，那方使用？”行者道：“请起。累你远来，别无甚事；此间乃凤仙郡，连年干旱，问你如何不来下雨？”老龙道：“启上大圣得知，我虽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辈。上天不差，岂敢擅自来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过此方，见久旱民苦，特着你来此施雨救济，如何推托？”龙王道：“岂敢推托？但大圣念真言呼唤，不敢不来。一则未奉上天御旨，二则未曾带得行雨神将，怎么动得雨部？大圣既有拔济之心，容小龙回海点兵，烦大圣到天宫奏准，请一道降雨的圣旨，请水官放出龙来，我却好照旨意数目下雨。”

行者见他说出理来，只得发放老龙回海。他即跳出罡斗，对唐僧备言龙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为之，切莫打诳语。”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保着师父，我上天宫去也。”好大圣，说声去，寂然不见。那郡侯胆战心惊道：“孙老爷那里去了？”八戒笑道：“驾云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传出飞报，教满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军民人等，家家供养龙王牌位，门设清水缸，缸插杨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题。

却说行者一驾筋斗云，径到西天门外，早见护国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圣，取经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远矣。今行至天竺国界，有一外郡，名凤仙郡。彼处三年不雨，民甚艰苦，老孙欲祈雨拯救。呼得龙王到彼，他言无旨，不敢私自为之，特来朝见玉帝请旨。”天王道：“那壁厢敢是不该下雨哩。我向时闻得说：“那郡侯撒泼，冒犯天地，上帝见罪，立有米山、面山、黄金大锁；直等此三事倒断，才该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见玉帝。天王不敢拦阻，让他进去。

径至通明殿外，又见四大天师迎道：“大圣到此何干？”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国界，凤仙郡无雨，郡侯召师祈雨。老孙呼得龙王，意命降雨，他说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来求旨，以苏民困。”四大天师道：“那方不该下雨。”行者笑道：“该与不该，烦为引奏引奏，看老孙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语云：‘苍蝇包网儿，好大面皮！’”许旌阳道：“不要乱谈，且只带他进去。”邱洪济、张道陵与葛、许四真人引至灵霄殿下，启奏道：“万岁，有孙悟空路至天竺国凤仙郡，欲与求雨，特来请旨。”玉帝道：“那厮三年前

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于披香殿内。汝等引孙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断，即降旨与他；如不倒断，县休管闲事。”

四天师即引行者至披香殿里看时，见有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一只拳大之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嗛那米吃。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餂那面吃。左边悬一座铁架子，架子挂一把金锁，约有一尺三四寸长短，锁梃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行者不知其意，回头问天师曰：“此何意也？”天师道：“那厮触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鸡嗛了米尽，狗餂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梃，那方才该下雨哩。”

行者闻言，大惊失色，再不敢启奏。走出殿，满面含羞。四大天师笑道：“大圣不必烦恼，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慈，惊动上天，那米、面山即时就倒，锁梃即时就断。你去劝他归善，福自来矣。”行者依言，不上灵霄辞玉帝，径来下界复凡夫。须臾，到西天门，又见护国天王。天王道：“请旨如何？”行者将米山、面山、金锁之事说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传旨。适间天师送我，教劝那厮归善，即福原也。”遂相别，降云下界。

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员人等接着，都簇簇攒攒来问。行者将郡侯喝了一声道：“只因你这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难，如今不肯降雨！”郡侯慌得跪伏在地道：“老师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斋天的素供，怎么推倒喂狗？可实实说来！”

那郡侯不敢隐瞒，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献供斋天，在于本衙之内，因妻不贤，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泼了素馔，果是唤狗来吃了。这两年忆念在心，神思恍惚，无处可以解释。不知上天见罪，遗害黎民。今遇老师降临，万望明示，上界怎么样计较。”

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见你将斋供喂狗，又口出秽言，玉帝即立三事记汝。”八戒问道：“哥，是那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拳大的一只小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的嗛那米吃；面山边有一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餂那面吃。左边又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黄金大锁，锁梃儿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直等那鸡嗛米尽，狗餂面尽，灯燎断锁梃，他这里方才该下雨哩。”八戒笑道：“不打紧，不打紧！哥肯带

我去，变出法身来，一顿把他的米面都吃了，锁梃弄断了，管取下雨。”行者道：“呆子莫胡说！此乃上天所设之计，你怎么得见？”三藏道：“似这等说，怎生是好？”行者道：“不难，不难，我临行时，四天师曾对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凭老师指教，下官一一皈依也。”行者道：“你若回心向善，趁早儿念佛看经，我还替你作为；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释，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

那郡侯磕头礼拜，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启建道场，各各写发文书，申奏三天。郡侯领众拈香瞻拜，答天谢地，引罪自责。三藏也与他念经。一壁厢又出飞报，教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要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

行者却才欢喜。对八戒、沙僧道：“你两个好生护持师父，等老孙再与他去去来。”八戒道：“哥哥，又往那里去？”行者道：“这郡侯听信老孙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诚心念佛，我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来。”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迟疑，且耽搁我们行路；必求雨一坛，庶成我们之正果也。”

好大圣，又纵云头，直至天门外。还遇着护国天王。天王道：“你今又来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归善矣。”天王亦喜。正说处，早见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书，僧家关牒，到天门外传递。那符使见了行者，施礼道：“此意乃大圣劝善之功。”行者道：“你将此文牒送去何处？”符使道：“直送至通明殿上，与天师传递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当随后而去。”那符使入天门去了。护国天王道：“大圣，不消见玉帝了。你只往九天应元府下，借点雷神，径自声雷掣电，还他就有雨下也。”

真个行者依言，入天门里，不上灵霄殿求请旨意，转云步，径往九天应元府，见那雷门使者、纠录典者、廉访典者都来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见天尊。”三使者即为传奏。天尊随下九凤丹霞之扆，整衣出迎。相见礼毕，行者道：“有一事特来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凤仙郡，见那干旱之甚，已许他求雨，特来告借贵部官将到彼声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该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见玉帝请旨。玉帝着天师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面山、金锁。只要三事倒断，方该下雨。我愁难得倒断，天师教我劝化郡侯等众作善，以为‘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庶几可以回天心，解灾难也。今已善念顿生，善声盈耳。适间直符使者已将改行从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孙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将相助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邓、辛、张、

陶，帅领闪电娘子，即随大圣下降凤仙郡声雷。”

那四将同大圣，不多时，至于凤仙境界。即于半空中作起法来。只听得唿鲁鲁的雷声，又见那淅沥沥的闪电。真个是：

电掣紫金蛇，雷轰群蛰哄。荧煌飞火光，霹雳崩山洞。列缺满天明，震惊连地纵。红销一闪发萌芽，万里江山都撼动。

那凤仙郡，城里城外，大小官员，军民人等，整三年不曾听见雷电；今日见有雷声霍闪，一齐跪下，头顶着香炉，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正是那古诗云：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

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且不说孙大圣指挥雷将，掣电轰雷于凤仙郡，人人归善。却说那上界直符使者，将僧道两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师传奏灵霄殿。玉帝见了道：“那厮们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说处，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将官报道：“所立米面山俱倒了。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梃亦断。”奏未毕，又有当驾天官引凤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齐来拜奏道：“本郡郡主并满城大小黎庶之家，无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礼佛敬天。今启垂慈，普降甘雨，救济黎民。”玉帝闻言大喜，即传旨：“着风部、云部、雨部，各遵号令，去下方，按凤仙郡界，即于今日今时，声雷布云，降雨三尺零四十二点。”时有四大天师奉旨，传与各部随时下界，各逞神威，一齐振作。

行者正与邓、辛、张、陶，令闪电娘子在空中调弄，只见众神都到，合会一天。那其间风云际会，甘雨滂沱。好雨：

漠漠浓云，蒙蒙黑雾。雷车轰轰，闪电灼灼。滚滚狂风，淙淙骤雨。所谓一念回天，万民满望。全亏大圣施元运，万里江山处处阴。好雨倾河倒海，蔽野迷空。檐前垂瀑布，窗外响玲珑。万户千门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东西河道条条满，南北溪湾处处通。槁苗得润，枯木回生。田畴麻麦盛，村堡豆粮升。客旅喜通贩卖，农夫爱尔耘耕。从今黍稷多条畅，自然稼穑得丰登。风调雨顺民安乐，海晏河清享太平。

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点，众神祇渐渐收回。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四部众神，且暂停云从，待老孙去叫郡侯拜谢列位。列位可拨开云雾，各现真身，与这凡夫亲眼看看，他才信心供奉也。”众神听说，只得都停在空中。

这行者按落云头，径至郡里。早见三藏、八戒、沙僧，都来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来谢。行者道：“且慢谢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传召多人同

此拜谢，教他向后好来降雨。”郡侯随传飞报，召众同酬，都一个个拈香朝拜。只见那四部神祇，开明云雾，各现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云部、风部。只见那：

龙王显像，雷将舒身。云童出现，风伯垂真。龙王显像，银须苍貌世无双。雷将舒身，钩嘴威颜诚莫比。云童出现，谁如玉面金冠；风伯垂真，曾似燥眉环眼。齐齐显露青霄上，各各挨排现圣仪。凤仙郡界人才信，顶礼拈香恶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将，洗心向善尽皈依。

众神祇宁待了一个时辰，人民拜之不已。孙行者又起在云端，对众作礼道：“有劳，有劳！请列位各归本部。老孙还教郡界中人家，供养高真，遇时节醮谢。列位从此后，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还来拯救拯救。”众神依言，各各转部不题。

却说大圣坠落云头，与三藏道：“事毕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闻言，急忙行礼道：“孙老爷说那里话！今此一场，乃无量无边之恩德。下官这里差人办备小宴，奉答厚恩。仍买治民间田地，与老爷起建寺院，立老爷生祠，勒碑刻名，四时享祀。虽刻骨镂心，难报万一，怎么就说走路的话！”三藏道：“大人之言虽当，但我等乃西方挂搭行脚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间，定走无疑。”那郡侯那里肯放。连夜差多人治办酒席，起盖祠宇。

次日，大开佳宴，请唐僧高坐；孙大圣与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员部臣把杯献馔，细吹细打，款待了一日。这场果是欣然。有诗为证：

田畴久旱逢甘雨，河道经商处处通。
深感神僧来郡界，多蒙大圣上天宫。
解除三事从前恶，一念皈依善果弘。
此后愿如尧舜世，五风十雨万年丰。

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谢；扳留将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备。一日，郡侯请四众往观。唐僧惊讶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趱人工，昼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请列位老爷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贤才能干的好贤侯也！”即时都到新寺。见那殿阁巍峨，山门壮丽，俱称赞不已。行者请师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当唤做‘甘霖普济寺’。”郡侯称道：“甚好，甚好！”用金贴广招僧众，侍奉香火。殿左边立起四众生祠，每年四时祭祀；又起盖雷神、龙神等庙，以答神功。看毕，即命趱行。那一郡人民，知久留不住，各备赆仪，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员人等，盛张鼓乐，大展旌幢，送有三十里远近，犹不忍别，遂掩泪目送，直至望不见方

回。这正是：

硕德神僧留普济，齐天大圣广施恩。

毕竟不知此去还有几日方见如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话说唐僧喜喜欢欢别了郡侯，在马上向行者道："贤徒，这一场善果，真胜似比丘国搭救儿童，皆尔之功也。"沙僧道："比丘国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怎似这场大雨，滂沱浸润，活彀者万万千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称赞大师兄的法力通天，慈恩盖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恩也有，善也有，却只是外施仁义，内包祸心。但与老猪走，就要作践人。"行者道："我在那里作践你？"八戒道："也彀了，也彀了！常照顾我捆，照顾我吊，照顾我煮，照顾我蒸！今在凤仙郡施了恩惠与万万之人，就该住上半年，带挈我吃几顿自在饱饭，却只管催趱行路！"长老闻言，喝道："这个呆子，怎么只思量掳嘴！快走路，再莫斗口！"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着行囊，打着哈哈，师徒们奔上大路。此时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但见：

水痕收，山骨瘦。红叶纷飞，黄花时候。霜晴觉夜长，月白穿窗透。家家烟火夕阳多，处处湖光寒水溜。白苹香，红蓼茂。橘绿橙黄，柳衰谷秀。荒村雁落碎芦花，野店鸡声收菽豆。

四众行彀多时，又见城垣影影。长老举鞭遥指叫："悟空，你看那里又有一座城池，却不知是甚去处。"行者道："你我俱未曾到，何以知之？且行至边前问人。"

说不了，忽见树丛里走出一个老者，手持竹杖，身着轻衣，足踏一对棕鞋，腰束一条扁带，慌得唐僧滚鞍下马，上前道个问讯。那老者扶杖还礼道："长老那方来的？"唐僧合掌道："贫僧东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经者。今至宝方，遥望城垣，不知是甚去处，特问老施主指教。"那老者闻言，口称："有道禅师，我这敝处，乃天竺国下郡，地名玉华县。县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此王甚贤，专敬僧道，重爱黎民。老禅师若去相见，必

有重敬。”三藏谢了。那老者径穿树林而去。

三藏才转身对徒弟备言前事。他三人欣喜，扶师父上马。三藏道：“没多路，不须乘马。”四众遂步至城边街道观看。原来那关厢人家，做买做卖的，人烟凑集，生意亦甚茂盛。观其声音相貌，与中华无异。三藏吩咐：“徒弟们谨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了头，沙僧掩着脸，惟孙行者搀着师父。两边人都来争看，齐声叫道：“我这里只有降龙伏虎的高僧，不曾见降猪伏猴的和尚。”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们可曾看见降猪王的和尚？”唬得满街上人，跌跌蹡蹡，都往两边闪过。行者笑道：“呆子，快藏了嘴，莫装扮。仔细脚下过桥。”那呆子低着头，只是笑。过了吊桥，入城门内，又见那大街上酒楼歌馆，热闹繁华。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诗为证。诗曰：

锦城铁瓮万年坚，临水依山色色鲜。
百货通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帘。
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
不亚长安风景好，鸡鸣犬吠亦般般。

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诸番，更不曾到此。细观此景，与我大唐何异！所为极乐世界，诚此之谓也。”又听得人说，白米四钱一石，麻油八厘一斤，真是五谷丰登之处。

行彀多时，方到玉华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三藏道：“徒弟，此间是府，等我进去，朝王验牒而行。”八戒道：“师父进去，我们可好在衙门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这门上是‘待客馆’三字！你们都去那里坐下，看有草料，买些喂马。我见了王，倘或赐斋，便来唤你等同享。”行者道：“师父放心前去。老孙自当理会。”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馆中。馆中有看馆的人役，见他们面貌丑陋，也不敢问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让他坐下不题。

却说老师父换了衣帽，拿了关文，径至王府前。早见引礼官迎着问道：“长老何来？”三藏道：“东土大唐差来大雷音拜佛祖求经之僧，今到贵地，欲倒换关文，特来朝参千岁。”引礼官即为传奏。那王子果然贤达，即传旨召进。

三藏至殿下施礼。王子即请上殿赐坐。三藏将关文献上。王子看了，又见有各国印信手押，也就欣然将宝印了，押了花字，收折在案；问道：“国师长老，自你那大唐至此，历遍诸邦，共有几多路程？”三藏道：“贫僧也未记程途。但先年蒙观音菩萨在我王御前显身，曾留了颂子，言西方十万八千里。贫僧在路，已经过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即十四年了。

想是途中有甚耽搁。”三藏道：“一言难尽！万蛰千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到得宝方！”那王子十分欢喜。即着典膳官备素斋管待。三藏：“启上殿下，贫僧有三个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领斋，但恐迟误行程。”王子教：“当殿官，快去请长老三位徒弟，进府同斋。”

当殿官随出外相请。都道：“未曾见，未曾见。”有跟随的人道：“待客馆中坐着三个丑貌和尚，想必是也。”当殿官同众至馆中，即问看馆的道：“那个是大唐取经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请吃斋也。”八戒正坐打盹，听见一个“斋”字，忍不住，跳起身来答道：“我们是，我们是。”当殿官一见了，魂飞魄丧，都战战的道：“是个猪魈，猪魈！”行者听见，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众官见了行者，又道：“是个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惊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众官见了，又道：“灶君，灶君！”孙行者即教八戒牵马，沙僧挑担，同众入玉华王府。当殿官先入启知。

那王子举目见那等丑恶，却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岁放心。顽徒虽是貌丑，却都心良。”八戒朝上唱个喏道：“贫僧问讯了。”王子愈觉心惊。三藏道：“顽徒都是山野中收来的，不会行礼，万望赦罪。”王子奈着惊恐，教典膳官请众僧官去暴纱亭吃斋。

三藏谢了恩，辞王下殿，同至亭内，埋怨八戒道：“你这夯货，全不知一毫礼体！索性不开口，便也罢了；怎么那般粗鲁！一句话，足足冲倒泰山！”行者笑道：“还是我不唱喏的好，也省些力气。”沙僧道：“他唱喏又不等齐，预先就抒着个嘴吆喝。”八戒道：“活淘气！活淘气！师父前日教我，见人打个问讯儿是礼；今日打问讯，又说不好，教我怎的干么！”三藏道：“我教你见了人打个问讯，不曾教你见王子就此歪缠！常言道：‘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如何不分个贵贱？”正说处，见那典膳官带领人役，调开桌椅，摆上斋来。师徒们却不言语，各各吃斋。

却说那王子退殿进宫，宫中有三个小王子，见他面容改色，即问道：“父王今日为何有此惊恐？”王子道：“适才有东土大唐差来拜佛取经的一个和尚，倒换关文，却一表非凡。我留他吃斋，他说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请。少时进来，见我不行大礼，打个问讯，我已不快。及抬头看时，一个个丑似妖魔，心中不觉惊骇，故此面容改色。”原来那三个小王子比众不同，一个个好武好强，便就伸拳掳袖道：“莫敢是那山里走来的妖精，假装人像；待我们拿兵器出去看来！”

好王子，大的个拿一条齐眉棍，第二个轮一把九齿钯，第三个使一根乌

油黑棒子，雄纠纠，气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么取经的和尚！在那里？”时有典膳官员人等跪下道：“小王，他们在这暴纱亭吃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闯将进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说来，饶你性命！”唬得三藏面容失色，丢下饭碗，躬着身道：“贫僧乃唐朝来取经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便还像个人，那三个丑的，断然是怪！”八戒只管吃饭不睬。沙僧与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虽丑而心良，身虽夯而性善。汝三个却是何来，却这样海口轻狂？”旁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丢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么？莫是要与我们打哩？”

二王子掣开步，双手舞钯，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钯只好与我这钯做孙子罢了！”即揭衣，腰间取出钯来，幌一幌，金光万道；丢了解数，有瑞气千条；把个王子唬得手软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见大的个使一条齐眉棍，跳阿跳的，即耳朵里取出金箍棒来，幌一幌，碗来粗细，有丈二三长短；着地下一捣，捣了有三尺深浅，竖在那里，笑道：“我把这棍子送你罢！”那王子听言，即丢了自己棍，去取那棒，双手尽气力一拔，莫想得动分毫；再又端一端，摇一摇，就如生根一般。第三个撒起莽性，使乌油杆棒来打。被沙僧一手劈开，取出降妖宝杖，拈一拈，艳艳光生，纷纷霞亮，唬得那典膳等官，一个个呆呆挣挣，口不能言。三个小王子一齐下拜道：“神师，神师！我等凡人不识，万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行者走近前，轻轻的把棒拿将起来道：“这里窄狭，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儿，你们看看。”

好大圣，唿哨一声，将筋斗一纵，两只脚踏着五色祥云，起在半空，离地约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丢开了撒花盖顶，黄龙转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转。起初时人与棒似锦上添花，次后来不见人，只见一天棒滚。八戒在底下喝声采，也忍不住手脚，厉声喊道：“等老猪也去耍耍来！”好呆子，驾起风头，也到半空，丢开钯，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后八，满身解数，只听得呼呼风响。正使到热闹处，沙僧对长老道：“师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双着脚一跳，轮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见那锐气氤氲，金光缥缈；双手使降妖杖丢一个丹凤朝阳，饿虎扑食，紧迎慢挡，捷转忙撺。弟兄三个即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一齐扬威耀武。这才是：

真禅景象不凡同，大道缘由满太空。
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转合圆通。
神兵精锐随时显，丹器花生到处崇。
天竺虽高还戒性，玉华王子总归中。

唬得那三个小王子，跪在尘埃。暴纱亭大小人员，并王府里老王子，满城中军民男女，僧尼道俗，一应人等，家家念佛磕头，户户拈香礼拜。果然是：

见像归真度众僧，人间作福享清平。

从今果正菩提路，尽是参禅拜佛人。

他三个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按下祥云，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问讯，谢了师恩，各各坐下不题。

那三个小王子，急回宫里，告奏老王道：“父王万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适才可曾看见半空中舞弄么？”老王道：“我才见半空霞彩，就于宫院内同你母亲等众焚香启拜，更不知是那里神仙降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里神仙，就是那取经僧三个丑徒弟。一个使金箍铁棒，一个使九齿钉钯，一个使降妖宝杖，把我三个的兵器，比的通没有分毫。我们教他使一路，他嫌‘地上窄狭，不好支吾，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驾云头，满空中祥云缥缈，瑞气氤氲。才然落下，都坐在暴纱亭里。做儿的十分欢喜，欲要拜他为师，学他手段，保护我邦。此诚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为何如？”老王闻言，信心从愿。

当时父子四人，不摆驾，不张盖，步行到暴纱亭。他四众收拾行李，欲进府谢斋，辞王起行；偶见玉华王父子上亭来倒身下拜，慌得长老舒身，扑地还礼；行者等闪过旁边，微微冷笑。众拜毕，请四众进府堂上坐。四众欣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师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但凭千岁吩咐，小徒不敢不从。”老王道：“孤先见列位时，只以为唐朝远来行脚僧，其实肉眼凡胎，多致轻亵。适见孙师、猪师、沙师起舞在空，方知是仙是佛。孤三个犬子，一生好弄武艺，今谨发虔心，欲拜为门徒，学些武艺。万望老师开天地之心，普运慈舟，传度小儿，必以倾城之资奉谢。”行者闻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这殿下，好不会事！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传几个徒弟。你令郎既有从善之心，切不可说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处，足为爱也。”王子听言，十分欢喜。随命大排筵宴，就于本府正堂摆列。噫！一声旨意，即刻俱完。但见那：

结彩飘飖，香烟馥郁。戗金桌子挂绞绡，幌人眼目；彩漆椅儿铺锦绣，添座风光。树果新鲜，茶汤香喷。三五道闲食清甜，一两餐馒头丰洁。蒸酥蜜煎更奇哉，油札糖浇真美矣。有几瓶香糯素酒，斟出来，赛过琼浆；献几番阳羡仙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齐备，色色行行尽出奇。

一壁厢叫承应的歌舞吹弹，撮弄演戏。他师徒们并王父子，尽乐一日。不觉天晚，散了酒席。又叫即于暴纱亭铺设床帏，请师安宿；待明早竭诚焚香，再拜求传武艺。众皆听从，即备香汤，请师沐浴，众却归寝。此时那：

众鸟高栖万籁沉，诗人下榻罢哦吟。
银河光显天弥亮，野径荒凉草更深。
砧杵叮咚敲别院，关山杳窎动乡心。
寒蛩声朗知人意，呖呖床头破梦魂。

一霄晚景题过。明早，那老王父子，又来相见这长老。昨日相见，还是王礼，今日就行师礼。那三个小王子，对行者、八戒、沙僧当面叩头，拜问道：“尊师之兵器，还借出与弟子们看看。”八戒闻言，欣然取出钉钯，抛在地下。沙僧将宝杖抛出，倚在墙边。二王子与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个个挣得红头赤脸，莫想拿动半分毫。大王子见了，叫道：“兄弟，莫费力了。师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钯也没多重，只有一藏之数，连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问沙僧道：“师父宝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行者去耳朵里取出一个针儿来，迎风幌一幌，就有碗来粗细，直直的竖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惧，众官员个个心惊。三个小王子礼拜道：“猪师、沙师之兵，俱随身带在衣下，即可取之。孙师为何自耳中取出？见风即长，何也？”行者笑道：“你不知我这棒不是凡间等闲可有者。这棒是：

鸿蒙初判陶镕铁，大禹神人亲所设。湖海江河浅共深，曾将此棒知之切。开山治水太平时，流落东洋镇海阙。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长能光洁。老孙有分取将来，变化无方随口诀。要大弥于宇宙间，要小却似针儿节。棒名如意号金箍，天上人间称一绝。重该一万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细能生灭。也曾助我闹天宫，也曾随我攻地阙。伏虎降龙处处通，炼魔荡怪方方彻。举头一指太阳昏，天地鬼神皆胆怯。混沌仙传到至今，原来不是凡间铁。”

那王子听言，个个顶礼不尽。三人向前重重拜礼，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学那般武艺。”王子道：“愿使棍的就学棍，惯使钯的就学钯，爱用杖的就学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无力量，使不得我们的兵器，恐学之不精，如‘画虎不成反类狗’也。古人云：‘训教不严师之惰，学问无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诚心，可去焚香来拜了天地，我先传你些神力，然后可授武艺。”

三个小王子闻言，满心欢喜。即便亲抬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礼拜。拜毕，请师传法。行者转下身来，对唐僧行礼道：“告尊师，恕弟子之罪。自当年在两界山蒙师父大德救脱弟子，秉教沙门，一向西来，虽不曾重报师恩，却也曾渡水登山，竭尽心力。今来佛国之乡，幸遇贤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学武艺。彼既为我等之徒弟，即为我师之徒孙也。谨禀过我师，庶好传授。”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见行者行礼，也那转身朝三藏磕头道：“师父，我等愚鲁，拙口钝腮，不会说话，望师父高坐法位，也让我两个各招个徒弟耍耍；也是西方路上之忆念。”三藏俱欣然允之。

行者才教三个王子就于暴纱亭后，静室之间，画了罡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内，一个个瞑目宁神。这里却暗暗念动真言，诵动咒语，将仙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归本舍，传与口诀，各授得万千之膂力，运添了火候，却像个脱胎换骨之法。运遍了子午周天，那三个小王子，方才苏醒，一齐爬将起来，抹抹脸，精神抖擞，一个个骨壮筋强：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二王子就轮得九齿钯，三王子就举得降妖杖。

老王见了，欢喜不胜。又排素宴，启谢他师徒四众。就在筵前各传各授：学棍的演棍，学钯的演钯，学杖的演杖。虽然打几个转身，丢几般解数，终是有些着力：走一路，便喘气嘘嘘，不能耐久；盖他那兵器都有变化，其进退攻扬，随消随长，皆有变化自然之妙，此等终是凡夫，岂能以遽及也。当日散了筵宴。

次日，三个王子又来称谢道：“感蒙神师授赐了膂力，纵然轮得师的神器，只是转换艰难；意欲命工匠依师神器式样，减削斤两，打造一般，未知师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说得像话。我们的器械，一则你们使不得，二则我们要护法降魔，正该另造另造。”王子又随宣召铁匠，买办钢铁万斤，就于王府内前院搭厂，支炉铸造。先一日将钢铁炼熟，次日请行者三人将金箍棒、九齿钯、降妖杖，都取出放在篷厂之间，看样造作。遂此昼夜不收。

噫！这兵器原是他们随身之宝，一刻不可离者，各藏在身，自有许多光彩护体；今放在厂院中几日，那霞光有万道冲天，瑞气有千般罩地。其夜有一妖精，离城只有七十里远近，山唤豹头山，洞唤虎口洞。夜坐之间，忽见霞光瑞气，即驾云头而看。原是州城之光彩，他按下云来，近前观看，乃是这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爱道：“好宝贝！好宝贝！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缘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爱心一动，弄起威风，将三般兵器，一股收之，径转本洞。正是那：

道不须臾离，可离非道也。

神兵尽落空，枉费参修者。

毕竟不知怎生寻得这兵器，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十九 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却说那院中几个铁匠，因连日辛苦，夜间俱自睡了。及天明起来打造，篷下不见了三般兵器，一个个呆挣神惊，四下寻找。只见那三个王子出宫来看，那铁匠一齐磕头道：“小主啊，神师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里去了！”

小王子听言，心惊胆战道：“想是师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纱亭看时，见白马尚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师父还睡哩！”沙僧道：“起来了。”即将房门开了，让王子进里看时，不见兵器，慌慌张张问道：“师父的兵器都收来了？”行者跳起道：“不曾收啊！”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见了。”八戒连忙爬起道：“我的钯在么？”小王道：“适才我等出来，只见众人前后找寻不见，弟子恐是师父收了，却才来问。老师的宝贝，俱是能长能消，想必藏在身边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寻去来。”

随至院中篷下，果然不见踪影。八戒道：“定是这伙铁匠偷了！快拿出来！略迟了些儿，就都打死！打死！”那铁匠慌得磕头滴泪道：“爷爷！我们连日辛苦，夜间睡着，及至天明起来，遂不见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么拿得动，望爷爷饶命！饶命！”行者无语，暗恨道：“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身边，怎么却丢放在此！那宝贝霞彩光生，想是惊动甚么歹人，今夜窃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说哪里话！这般个太平境界，又不是旷野深山，怎得个歹人来！定是铁匠欺心，他见我们的兵器光彩，认得是三件宝贝，连夜走出王府，伙些人来，抬的抬，拉的拉，偷出去了！拿过来打呀！打呀！”众匠只是磕头发誓。

正嚷处，只见老王子出来，问及前事，却也面无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师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馀人也禁挫不动；况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胆海口，孤也颇有个贤名在外；这城中军民匠作人等，也颇惧孤之法

度，断是不敢欺心。望神师再思可矣。”

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须苦赖铁匠。我问殿下：你这州城四面，可有甚么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师此问，甚是有理。孤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头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人言洞内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访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讲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宝贝，一夜偷将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师父，护着城池，等老孙寻访去来。”又叫铁匠们不可住了炉火，一一炼造。

好猴王，辞了三藏，唿哨一声，形影不见。早跨到豹头山上。原来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径上山峰观看，果然有些妖气。真是：

龙脉悠长，地形远大。尖峰挺挺插天高，陡涧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瑶草铺茵，山后有奇花布锦。乔松老柏，古树修篁。山鸦山鹊乱飞鸣，野鹤野猿皆啸唳。悬崖下，麋鹿双双；峭壁前，獾狐对对。一起一伏远来龙，九曲九湾潜地脉。埂头相接玉华州，万古千秋兴胜处。

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上狼头妖怪，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孙跟他去听听，看他说些甚的。”

捻着诀，念个咒，摇身一变，变做个蝴蝶儿，展开翅，翩翩翻翻，径自赶上。果然变得有样范：

一双粉翅，两道银须。乘风飞去急，映日舞来徐。渡水过墙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欢娱。体轻偏爱鲜花味，雅态芳情任卷舒。

他飞在那个妖精头直上，飘飘荡荡，听他说话。那妖猛的叫道：“二哥，我大王连日侥幸：前月里得了一个美人儿，在洞内盘桓，十分快乐。昨夜里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无价之宝。明朝开宴庆‘钉钯会’哩。我们都有受用。”这个道：“我们也有些侥幸：拿这二十两银子买猪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几壶酒儿。把东西开个花帐儿，落他二三两银子，买件绵衣过寒，却不是好？”两个怪说说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飞。

行者听得要庆钉钯会，心中暗喜；欲要打杀他，争奈不管他事；况手中又无兵器。他即飞向前边，现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边，被他一口法唾喷将去，念一声“唵吽吒唎”，即使个定身法，把两个狼头精定住。眼睁睁，口也难开；直挺挺，双脚站住。又将他扳翻倒，揭衣搜捡，果是有二十两银子，着一条搭包儿打在腰间裙带上，又各挂着一个粉漆牌儿，一个上写着“刁钻古怪”，一个上写着“古怪刁钻”。

好大圣，取了他银子，解了他牌儿，返跨步回至州城。到王府中，见了王子、唐僧并大小官员、匠作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猪的宝贝，霞彩光明，所以买猪羊，治筵席庆贺哩。但如今怎得他来？"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这银子是买办猪羊的，且将这银子赏了匠人，教殿下寻几个猪羊。八戒，你变做刁钻古怪，我变做古怪刁钻，沙僧装做个贩猪羊的客人，走进那虎口洞里，得便处，各人拿了兵器，打绝那妖邪，回来却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迟，快走！"老王果依此计，即教管事的买办了七八口猪，四五腔羊。

他三人辞了师父，在城外大显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见那刁钻古怪，怎生变得他模样？"行者道："那怪被老孙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里，直到明日此时方醒。我记得他的模样，你站下，等我教你变。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样了。"那呆子真个口里念着咒，行者吹口仙气，霎时就变得与那刁钻古怪一般无二，将一个粉牌儿带在腰间。行者即变做古怪刁钻，腰间也带了一个牌儿。沙僧打扮得像个贩猪羊的客人。一起儿赶着猪羊，上大路，径奔山来。不多时，进了山凹里，又遇见一个小妖。他生得嘴脸也恁地凶恶！看那：

圆滴溜两只眼，如灯幌亮；红刺蓬一头毛，似火飘光。糟鼻子，猛狭口，獠牙尖利；查耳朵，砍额头，青脸泡浮。身穿一件浅黄衣，足踏一双莎蒲履。雄雄纠纠若凶神，急急忙忙如恶鬼。

那怪左胁下挟着一个彩漆的请书匣儿，迎着行者三人叫道："古怪刁钻，你两上来了？买了几口猪羊？"行者道："这赶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谁？"行者道："就是贩猪羊的客人。还少他几两银子，带他来家取的。你往那里去？"那怪道："我往竹节山去请老大王明早赴会。"行者绰他的口气儿，就问："共请多少人？"那怪道："请老大王坐首席，连本山大王共头目等众，约有四十多位。"正说处，八戒道："去罢，去罢。猪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等我讨他帖儿看看。"那怪见自家人，即揭开取出，递与行者。行者展开看时，上写着：

"明辰敬治肴酌庆'钉钯嘉会'，屈尊过山一叙。幸勿外，至感！右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尊前。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

行者看毕，仍递与那怪。那怪放在匣内，径往东南上去了。

沙僧问道："哥哥，帖儿上是甚么话头？"行者道："乃庆钉钯会的请帖。名字写着'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请的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沙僧笑道：

“黄狮想必是个金毛狮子成精。但不知九灵元圣是个何物？”八戒听言，笑道：“是老猪的货了！”行者道：“怎见得是你的货？”八戒道：“古人云：‘癞母猪专赶金毛狮子。’故知是老猪之货物也。”他三人说说笑笑，赶着猪羊。却就望见虎口洞门。但见那门儿外：

周围山绕翠，一脉气连城。

峭壁扳青蔓，高崖挂紫荆。

鸟声深树匝，花影洞门迎。

不亚桃源洞，堪宜避世情。

渐渐近于门口，又见一丛大大小小的杂项妖精，在那花树之下顽耍。忽听得八戒“呵，呵”赶猪羊到时，都来迎接，便就捉猪的捉猪，捉羊的捉羊，一齐捆倒。

早惊动里面妖王，领十数个小妖，出来问道：“你两个来了？买了多少猪羊？”行者道：“买了八口猪，七腔羊，共十五个牲口。猪银该一十六两，羊银该九两。前者领银二十两，仍欠五两。这个就是客人，跟来找银子的。”妖王听说，即唤：“小的们，取五两银子，打发他去。”行者道：“这客人，一则来找银子，二来要看看嘉会。”那妖大怒，骂道：“你这个刁钻儿惫懒！你买东西罢了，又与人说甚么会不会！”八戒上前道：“主人公得了宝贝，诚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怪咄的一声道：“你这古怪也可恶！我这宝贝，乃是玉华州城中得来的，倘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传说，说得人知，那王子一时来访求，却如之何？”行者道：“主公，这个客人，乃乾方集后边的人，去州许远，又不是他城中人也，那里去传说？二则他肚里也饥了，我两个也未曾吃饭。家中有现成酒饭，赏他些吃了，打发他去罢。”说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两银子，递与行者。行者将银子递与沙僧道：“客人，收了银子，我与你进后面去吃些饭来。”

沙僧仗着胆，同八戒、行者进于洞内。到二层厂厅之上，只见正中间桌上，高高的供养着一柄九齿钉钯，真个是光彩映目；东山头靠着一条金箍棒，西山头靠着一条降妖杖。那怪王随后跟着道：“客人，那中间放光亮的就是钉钯。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万莫与人说。”沙僧点头称谢了。

噫！这正是“物见主，必定取。”那八戒一生是个鲁夯的人，他见了钉钯，那里与他叙甚么情节，跑上去，拿下来，轮在手中，现了本相。丢了解数，望妖精劈脸就筑。这行者、沙僧也奔至两山头各拿器械，现了原身。三弟兄一齐乱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闪过，转入后边，取一柄四明铲，杆长鐏利，赶

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厉声喝道：“你是甚么人，敢弄虚头，骗我宝贝！”行者骂道：“我把你这个贼毛团！你是认我不得！我们乃东土圣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华州倒换关文，蒙贤王教他三个王子拜我们为师，学习武艺，将我们宝贝作样，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这贼毛团夤夜入城偷来，倒说我弄虚头骗你宝贝。不要走，就把我们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几下尝尝！”那妖精就举铲来敌。这一场，从天井中斗出前门。看他三僧攒一怪！好杀：

呼呼棒若风，滚滚钯如雨。降妖杖举满天霞，四明铲伸云生绮。好似三仙炼大丹，火光彩幌惊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盗宝多无礼！天蓬八戒显神通，大将沙僧英更美。弟兄合意运机谋，虎口洞中兴斗起。那怪豪强弄巧乖，四个英雄堪厮比。当时杀至日头西，妖邪力软难相抵。

他们在豹头山战斗多时，那妖精抵敌不住，向沙僧前喊一声：“看铲！”沙僧让个身法躲过，妖精得空而走，向东南巽宫上，乘风飞去。八戒拽步要赶，行者道：“且让他去。自古道：‘穷寇勿追。’且只来断他归路。”八戒依言。

三人径至洞口，把那百十个若大若小的妖精，尽皆打死。原来都是些虎狼彪豹，马鹿山羊。被大圣使个手法，将他那洞里细软物件并打死的杂项兽身与赶来的猪羊，通皆带出。沙僧就取出干柴放起火来。八戒使两个耳朵搧风，把一个巢穴霎时烧得干净，却将带出的诸物，即转州城。

此时城门尚开，人家未睡。老王父子与唐僧俱在暴纱亭盼望。只见他们扑哩扑剌的丢下一院子死兽、猪羊及细软物件，一齐叫道：“师父，我们已得胜回来也！”那殿下喏喏相谢。唐长老满心欢喜。三个小王子跪拜于地，沙僧搀起道：“且莫谢，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来？”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们取了兵器，打出门来。那老妖是个金毛狮子。他使一柄四明铲，与我等战到天晚，败阵逃生，往东南上走了。我等不曾赶他，却扫除他归路，打杀这些群妖，搜寻他这些物件，带将来的。”

老王听说，又喜又忧。喜的是得胜而回，忧的是那妖日后报仇。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虑之熟，处之当矣。一定与你扫除尽绝，方才起行，决不至贻害于后。我午间去时，撞见一个青脸红毛的小妖送请书。我看他贴子上写着‘明辰敬治肴酌庆钉钯嘉会，屈尊车从过山一叙。幸勿外，万感！右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才子那妖精败阵，必然向他祖翁处去会话。明辰断然寻我们报仇，当情与你扫荡干净。”老王称谢了，摆了晚斋。师徒们斋毕，各归寝处不题。

却说那妖精果然向东南方奔到竹节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处，唤名九曲盘桓洞。洞中的九灵元圣是他的祖翁。当夜足不停风，行至五更时分，到于洞口，敲门而进。小妖见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脸儿下请书，老爷留他住到今早，欲同他去赴你钉钯会，你怎么又绝早亲来邀请？"妖精道："不好说，不好说！会成不得了！"正说处，见青脸儿从里边走出道："大王，你来怎的？老大王爷爷起来就同我去赴会哩。"妖精慌张张的，只是摇手不言。

少顷，老妖起来了，唤入。这妖精丢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边泪落。老妖道："贤孙，你昨日下柬，今早正欲来赴会，你又亲来，为何发悲烦恼？"

妖精叩头道："小孙前夜对月闲行，只见玉华州城中有光彩冲空。急去看时，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齿渗金钉钯，一件是宝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孙即使神法摄来，立名'钉钯嘉会'，着小的们买猪羊果品等物，设宴庆会，请祖爷爷赏之，以为一乐。昨差青脸来送柬之后，只见原差买猪羊的刁钻儿等赶着几个猪羊，又带了一个贩卖的客人来找银子。他定要看看会去，是小孙恐他外面传说，不容他看。他又说肚中饥饿，讨些饭吃，因教他后边吃饭。他走到里边，看见兵器，说是他的。三人就各抢去一件，现出原身：一个是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一个是长嘴大耳朵的和尚，一个是晦气色脸的和尚。他都不分好歹，喊一声乱打。是小孙急取四明铲赶出与他相持，问是甚么人敢弄虚头。他道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过州城，倒换关文，被王子留住，习学武艺，将他这三件兵器作样子打造，放在院内，被我偷来，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个和尚叫做甚名，却真有本事。小孙一人敌他三个不过，所以败走祖爷处。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尚报仇，庶见我祖爱孙之意也！"

老妖闻言，默想片时，笑道："原来是他。我贤孙，你错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爷知他是谁？"老妖道："那长嘴大耳者，乃猪八戒；晦气色脸者，乃沙和尚；这两个犹可。那毛脸雷公嘴者，叫做孙行者。这个人其实神通广大：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十万天兵也不曾拿得住。他专意寻人的。他便就是个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闯祸的个都头！你怎么惹他？也罢，等我和你去，把那厮连玉华王子都擒来替你出气！"那妖精听说，即叩头而谢。

当时老妖点猱狮、雪狮、狻猊、白泽、伏狸、抟象诸孙，各执锋利器械，黄狮引领，各纵狂风，径至豹头山界。只闻得烟火之气扑鼻，又闻得有哭泣之声。仔细看时，原来是刁钻、古怪二人在那里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

喝道：“你是真刁钻儿，假刁钻儿？”二怪跪倒，噙泪叩头道：“我们怎是假的？昨日这早晚领了银子去买猪羊，走至山西边大冲之内，见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他啐了我们一口，我们就脚软口强，不能言语，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银子搜了去，牌儿解了去，我两个昏昏沉沉，直到此时才醒。及到家，见烟火未息，房舍尽皆烧了。又不见主公并大小头目。故在此伤心痛哭。不知这火是怎生起的？”

那妖精闻言，止不住泪如泉涌，双脚齐跌，喊声振天，恨道：“那秃厮！十分作恶！怎么干出这般毒事，把我洞府烧尽，美人烧死，家当老小一空！气杀我也，气杀我也！”老妖叫猱狮扯他过来道：“贤孙，事已至此，徒恼无益。且养全锐气，到州城里拿那和尚去。”那妖精犹不肯住哭，道：“老爷！我那们个山场，非一日治的；今被这秃厮尽毁，我却要此命做甚的！”挣起来，往石崖上撞头磕脑；被雪狮、猱狮等苦劝方止。当时丢了此处，都奔州城。

只听得那风滚滚，雾腾腾，来得甚近。唬得那城外各关厢人等，拖男挟女，顾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门，将门闭了。有人报入王府中道：“祸事！祸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纱亭吃早斋，听得人报祸事，却出门来问。众人道：“一群妖精，飞沙走石，喷雾掀风的，来近城了！”老王大惊道：“怎么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败阵，往东南方去伙了那甚么九灵元圣儿来也。等我同兄弟们出去。吩咐教关了四门，汝等点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传令把四门闭了，点起人夫上城。他父子并唐僧在城楼上点札，旌旗蔽日，炮火连天。行者三人，却半云半雾，出城迎敌。这正是：

失却慧兵缘不谨，顿教魔起众邪凶。

毕竟不知这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十 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却说孙大圣同八戒、沙僧出城头，觌面相迎，见那伙妖精都是些杂毛狮子：黄狮精在前引领，狻猊狮、抟象狮在左，白泽狮、伏狸狮在右，猱狮、雪狮在后，中间却是一个九头狮子。那青脸儿怪执一面锦绣团花宝幢，紧挨着九头狮子；刁钻古怪儿、古怪刁钻儿打两面红旗，齐齐的都布在坎宫之地。

八戒莽撞，走近前骂道："偷宝贝的贼怪！你去那里，伙这几个毛团来此怎的？"黄狮精切齿骂道："泼狠秃厮！昨日三个敌我一个，我败回去，让你为人罢了；你怎么这般狠恶，烧了我的洞府，损了我的山场，伤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仇深如大海！不要走！吃你老爷一铲！"好八戒，举钯就迎。两个才交手，还未见高低，那猱狮精轮一根铁蒺藜，雪狮精使一条三楞简，径来奔打。八戒发一声喊道："来得好！"你看他横冲直抵，斗在一处。这壁厢，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见那狻猊精、白泽精与抟象、伏狸二精，一拥齐上。这里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群精。狻猊使闷棍，白泽使铜锤，抟象使钢枪，伏狸使钺斧。那七个狮子精，这三个狠和尚，好杀：

棍锤枪斧三楞简，蒺藜骨朵四明铲。
七狮七器甚锋芒，围战三僧齐呐喊。
大圣金箍铁棒凶，沙僧宝杖人间罕。
八戒颠风骋势雄，钉钯幌亮光华惨。
前遮后挡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
城头王子助威风，擂鼓筛锣齐壮胆。
投来抢去弄神通，杀得昏蒙天地反！

那一伙妖精，齐与大圣三人，战经半日，不觉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脚软，虚幌一钯，败下阵去，被那雪狮、猱狮二精喝道："那里走，看打！"

呆子躲闪不及，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简，睡在地下，只叫："罢了，罢了！"两个精把八戒采鬃拖尾，扛将去见九头狮子，报道："祖爷，我等拿了一个来也。"

说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战败。众妖精一齐赶来，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啐喷将去，叫声"变！"即变做百十个小行者，围围绕绕，将那白泽、狻猊、抟象、伏狸并金毛狮怪围裹在中。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攒打。到晚，拿住狻猊、白泽。走了伏狸、抟象。金毛报知老妖，老怪见失了二狮，吩咐："把猪八戒捆了，不可伤他性命。待他还我二狮，却将八戒与他。他若无知，坏了我二狮，即将八戒杀了对命！"当晚群妖安歇城外不题。

却说孙大圣把两个狮子精抬近城边，老王见了，即传令开门，差二三十个校尉，拿绳扛出门，绑了狮精，扛入城里。孙大圣收了法毛，同沙僧径至城楼上，见了唐僧。唐僧道："这场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无？"行者道："没事！我们把这两个妖精拿了，他那里断不敢伤。且将二精牢拴紧缚，待明早抵换八戒也。"三个小王子对行者叩头道："师父先前赌斗，只见一身；及后佯输而回，却怎么就有百十位师身？及至拿住妖精，近城来还是一身，此是甚么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万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万亿之变化，皆身外身之法也。"那王子一个个顶礼，即时摆上斋来，就在城楼上吃了。各垛口上都要灯笼旗帜，梆铃锣鼓，支更传箭，放炮呐喊。

早又天明。老怪即唤黄狮精定计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飞空上城，拿他那师父并那老王父子，先转九曲盘桓洞，待你得胜回报。"

黄狮领计，便引猱狮、雪狮、抟象、伏狸各执兵器到城边，滚风酿雾的索战。这里行者与沙僧跳出城头，厉声骂道："贼泼怪！快将我师弟八戒送还我，饶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尸！"那妖精那容分说，一拥齐来。这大圣弟兄两个，各运机谋，挡住五个狮子。这杀比昨日又甚不同：

呼呼刮地狂风恶，暗暗遮天黑雾浓。走石飞沙神鬼怕，推林倒树虎狼惊。钢枪狠狠钺斧明，棍铲铜锤太毒情。恨不得囫囵吞行者，活活泼泼擒住小沙僧。这大圣一条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灵。沙僧那柄降妖杖，灵霄殿外有名声。今番干运神通广，西域施功扫荡精。

这五个杂毛狮子精与行者、沙僧正自杀到好处，那老怪驾着黑云，径直腾至城楼上，摇一摇头，唬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员并守城人夫等，都滚下城去；被他奔入楼中，张开口，把三藏与老王父子一顿噙出，复至坎宫地下，将八戒也着口噙之。原来他九个头就有九张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

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大王子，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还空了三张口，发声喊叫道：“我先去也！”这五个小狮精见他祖得胜，一个个愈展雄才。

行者闻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计，急唤沙僧仔细；他却把臂膊上毫毛，尽皆拔下，入口嚼烂喷出，变作千百个小行者，一拥攻上。当时拖倒猱狮，活捉了雪狮，拿住了抟象狮，扛翻了伏狸狮，将黄狮打死；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转走脱了青脸儿与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儿二怪。

那城上官看见，却又开门，将绳把五个狮精又捆了，抬进城去。还未发落，只见那王妃哭哭啼啼，对行者礼拜道：“神师啊，我殿下父子并你师父，性命休矣！这孤城怎生是好？”大圣收了法毛，对王妃作礼道：“贤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个狮精，那老妖弄摄法，定将我师父与殿下父子摄去，料必无伤。待明日绝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还你四个王子。”那王妃一簇女眷闻得此言，都对行者下拜道：“愿求殿下父子全生，皇图坚固！”拜毕，一个个含泪还宫。行者吩咐各官：“将打死那黄狮精，剥了皮；六个活狮精，牢牢拴锁。取些斋饭来，我们吃了睡觉。你们都放心，保你无事。”

至次日，大圣领沙僧驾起祥云，不多时，到于竹节山头。按云头观看，好座高山！但见：

峰排突兀，岭峻崎岖。深涧下潺湲水濑，陡崖前锦绣花香。回峦重迭，古道湾环。真是鹤来松有伴，果然云去石无依。玄猿觅果向晴辉，麋鹿寻花欢日暖。青鸾声淅呖，黄鸟语绵蛮。春来桃李争妍，夏至柳槐竞茂。秋到黄花布锦，冬交白雪飞绵。四时八节好风光，不亚瀛洲仙景象。

他两个正在山头上看景，忽见那青脸儿，手拿一条短棍，径跑出崖谷之间。行者喝道：“那里走！老孙来也！”唬得那小妖一翻一滚的跑下崖谷。他两个一直追来，又不见踪迹。向前又转几步，却是一座洞府。两扇花斑石门，紧紧关闭。门椁上横嵌着一块石版，楷镌了十个大字，乃是“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

那小妖原来跑进洞去，即把洞门闭了。到中间对老妖道：“爷爷，外面又有两个和尚来了。”老妖道：“你大王并猱狮、雪狮、抟象、伏狸，可曾来？”小妖道：“不见，不见！只是两个和尚，在山峰高处眺望。我看见回头就跑，他赶将来，我却闭门来也。”老妖听说，低头不语。半晌，忽的吊下泪来，叫声“苦啊！我黄狮孙死了！猱狮孙等又尽被和尚捉进城去矣！此恨怎生报得！”八戒捆在旁边，与王父子、唐僧，俱攒在一处，恓恓惶惶受苦；听见老妖说声

“众孙被和尚捉进城去”，暗暗喜道：“师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师兄已得胜，捉了众妖，寻到此间救拔吾等也。”说罢，又听得老妖叫：“小的们，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两个和尚进来，一发惩治。”

你看他身无披挂，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边，只闻得孙行者吆喝哩。他就大开了洞门，不答话，径奔行者。行者使铁棒，当头支住。沙僧轮宝杖就打。那老妖把头摇一摇，左右八个头，一齐张开口，把行者、沙僧轻轻的又衔于洞内。教：“取绳索来！”那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与青脸儿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两条绳，把他二个着实捆了。

老妖问道：“你这泼猴，把我那七个儿孙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尚四个，王子四个，也足以抵得我儿孙之命！小的们，选荆条柳棍来，且打这猴头一顿，与我黄狮孙报报冤仇！”那三个小妖，各执柳棍，专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炼过的身体，那些些柳棍儿，只好与他拂痒，他那里做声；凭他怎么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与王子见了，一个个毛骨悚然。少时，打折了柳棍。直打到天晚，也不计其数。沙僧见打得多了，甚不过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罢。”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个个挨次儿打将来。”八戒着忙道：“后日就打到我老猪也！”打一会，渐渐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们，且住，点起灯火来，你们吃些饮食，让我到锦云窝略睡睡去。汝三人都是遭过害的，却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个小妖移过灯来，拿柳棍又打行者脑盖，就像敲梆子一般，剔剔托，托托剔，紧几下，慢几下。夜将深了，却都盹睡。

行者就使个遁法，将身一小，脱出绳来，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内取出棒来，幌一幌，有吊桶粗细，二丈长短，朝着三个小妖道：“你这孽畜，把你老爷就打了许多棍子！老爷还只照旧，老爷也把这棍子略揾你揾，看道如何！”把三个小妖轻轻一揾，就揾做三个肉饼；却又剔亮了灯，解放沙僧。八戒捆急了，忍不住大声叫道：“哥哥！我的手脚都捆肿了，倒不来先解放我！”这呆子喊了一声，却早惊动老妖。老妖一毂辘爬起来道：“是谁人解放？”那行者听见，一口吹息灯，也顾不得沙僧等众，使铁棒，打破几重门走了。那老妖到中堂里叫：“小的们，怎么没了灯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声，没人答应；又叫一声，又没人答应；及取灯火来看时，只见地下血淋淋的三块肉饼，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见了行者、沙僧。点着火，前后赶看，忽见沙僧还背贴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摔倒，照旧捆了。又找寻行者，但见几层门尽皆破损，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赶，将破门补的补，遮的遮，固守家业不题。

却说孙大圣出了那九曲盘桓洞，跨祥云，径转玉华州。但见那城头上各厢的土地、神祇与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么今夜才见？"城隍道："小神等知大圣下降玉华州，因有贤王款留，故不敢见；今知王等遇怪，大圣降魔，特来叩接。"行者正在嗔怪处，又见金头揭谛、六甲六丁神将，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圣，吾等捉得这个地里鬼来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节山护我师父，却怎么嚷到这里？"丁甲神道："大圣，那妖精自你逃时，复捉住卷帘大将，依然捆了。我等见他法力甚大，却将竹节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圣问他一问，便好处治，以救圣僧、贤王之苦。"行者听言，甚喜。那土地战兢兢叩头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节山。那九曲盘桓洞原是六狮之窝。那六个狮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为祖翁。祖翁乃是个九头狮子，号为九灵元圣。若得他灭，须去到东极妙岩宫，请他主人公来，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闻言，思忆半晌道："东极妙岩宫，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个九头狮子。这等说，……"便教："揭谛、金甲，还同土地回去，暗中护祐师父、师弟并州王父子。本处城隍守护城池，走出去来。"众神各各遵守去讫。

这大圣纵筋斗云，连夜前行。约有寅时分，到了东天门外，正撞着广目天王与天丁、力士一行仪从。众皆停住，拱手迎道："大圣何往？"行者对众礼毕，道："前去妙岩宫走走。"天王道："西天路不走，却又东天来做甚？"行者道："因到玉华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为师，习学武艺，不期遇着一伙狮怪。今访得妙岩宫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也，欲请他为我降怪救师。"天王道："那厢因你欲为人师，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行者笑道："正为此，正为此！"众天丁、力士一个个拱手，让道而行。大圣进了东天门，不多时，到妙岩宫前。但见：

彩云重迭，紫气茏葱。瓦漾金波焰，门排玉兽崇。花盈双阙红霞绕，日映骞林翠雾笼。果然是万真环拱，千圣兴隆。殿阁层层锦，窗轩处处通。苍龙盘护神光蔼，黄道光辉瑞气浓。这的是青华长乐界，东极妙岩宫。

那宫门里立着一个穿霓帔的仙童，忽见孙大圣，即入宫报道："爷爷，外面是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了。"太乙救苦天尊听得，即唤侍卫众仙迎接。迎至宫中。只见天尊高坐九色莲花座上，百亿瑞光之中。见了行者，下座来相见。行者朝上施礼。天尊答礼道："大圣，这几年不见，前闻得你弃道归佛，保唐僧西天取经，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却也将近；但如今因保唐僧

到玉华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孙等为师，习学武艺，把我们三件神兵照样打造，不期夜间被贼偷去。及天明寻找，原是城北豹头山虎口洞一个金毛狮子成精盗去。老孙用计取出，那精就伙了若干狮精与老孙大闹。内有一个九头狮子，神通广大，将我师父与八戒并王父子四人都衔去，到一竹节山九曲盘桓洞。次日，老孙与沙僧跟寻，亦被衔去。老孙被他捆打无数，幸而弄法走了。他们正在彼处受罪。问及当坊土地，始知天尊是他主人，特来奉请收降解救。”

天尊闻言，即令仙将到狮子房唤出狮奴来问。那狮奴熟睡，被众将推摇方醒，揪至中厅来见。天尊问道：“狮兽何在？”那奴儿垂泪叩头，只教“饶命！饶命！”天尊道：“孙大圣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说为何不谨，走了九头狮子。”狮奴道：“爷爷，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见一瓶酒，不知偷去吃了，不觉沉醉睡着，失于拴锁，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唤做‘轮回琼液’。你吃了该醉三日不醒。那狮兽今走几日了？”大圣道：“据土地说，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宫里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狮奴道：“你且起来，饶你死罪，跟我与大圣下方去收他来。汝众仙都回去，不用跟随。”

天尊遂与大圣、狮奴，踏云径至竹节山。只见那五方揭谛、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来跪接。行者道：“汝等护祐，可曾伤着我师？”众神道：“妖精着了恼睡了，更不曾动甚刑罚。”天尊道：“我那元圣儿也是一个久修得道的真灵：他喊一声，上通三圣，下彻九泉，等闲也便不伤生。孙大圣，你去他门首索战，引他出来，我好收之。”

行者听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骂道：“泼妖精，还我人来也！泼妖精，还我人来也！”连叫了数声。那老妖睡着了，无人答应。行者性急起来，轮铁棒，往里打进，口中不住的喊骂。那老妖方才惊醒，心中大怒。爬起来，喝一声“赶战！”摇摇头，便张口来衔。

行者回头跳出。妖精赶到外边，骂道：“贼猴！那里走！”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你还敢这等大胆无礼！你死活也不知哩！这不是你老爷主公在此？”那妖精赶到崖前，早被天尊念声咒语，喝道：“元圣儿，我来了！”那妖认得是主人，不敢展挣，四只脚伏之于地，只是磕头。旁边跑过狮奴儿，一把挝住项毛，用拳着项上打彀百十，口里骂道：“你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狮兽合口无言，不敢摇动。狮奴儿打得手困，方才住了。即将锦鞴安在他身上，天尊骑了，喝声教走。他就纵身驾起彩云，径转妙岩宫去。

大圣望空称谢了。却入洞中，先解玉华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并三王子。共搜他洞里物件，逍逍停停；将众领出门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后堆上，放起火来，把一个九曲盘桓洞，烧做个乌焦破瓦窑！大圣又发放了众神，还教土地在此镇守。却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驮回州。他搀着唐僧。不多时，到了州城，天色渐晚，当有妃后官员，都来接见了。摆上斋筵，共坐享之。长老师徒还在暴纱亭安歇。王子们入宫各寝。一宵无话。

次日，王又传旨，大开素宴。合府大小官员，一一谢恩。行者又叫屠子来，把那六个狮子杀了，共那黄狮子都剥了皮，将肉安排将来受用。殿下十分欢喜，即命杀了。把一个留在本府内外人用，一个与王府长史等官分用；把五个都剁做一二两重的块子，差校尉散给州城内外军民人等，各吃些须；一则尝尝滋味，二则押押惊恐。那些家家户户，无不瞻仰。

又见那铁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对行者磕头道："爷爷，小的们工都完了。"问道："各重多少斤两？"铁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齿钯与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罢了。"叫请三位王子出来，各人执兵器。三子对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为此兵器，几乎伤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师施法，救出我等，却又扫荡妖邪，除了后患。诚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当时老王父子赏劳了匠作，又至暴纱亭拜谢了师恩。

三藏又教大圣等快传武艺，莫误行程。他三人就各轮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传授。不数日，那三个王子尽皆操演精熟，其馀攻退之方，紧慢之法，各有七十二般解数，无不知之。一则那诸王子心坚，二则亏孙大圣先授了神力，此所以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钯杖，俱能举能运。较之初时自家弄的武艺，真天渊也！有诗为证。诗曰：

缘因善庆遇神师，习武何期动怪狮。
扫荡群邪安社稷，皈依一体定边夷。
九灵数合元阳理，四面精通道果之。
授受心明遗万古，玉华永乐太平时。

那王子又大开筵宴，谢了师教。又取出一大盘金银，用答微情。行者笑道："快拿进去！快拿进去！我们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旁道："金银实不敢受，奈何我这件衣服被那些狮子精扯拉破了，但与我们换件衣服，足为爱也。"那王子随命针工，照依色样，取青锦、红锦、茶褐锦各数匹，与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欣然领受，各穿了锦布直裰，收拾了行装起程。只见那城

里城外，若大若小，无一人不称是罗汉临凡，活佛下界。鼓乐之声，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户外焚香火，处处门前献彩灯。送至许远方回。他四众方得离城西去。这一去顿脱群思，潜心正果。才是：

无虑无忧来佛界，诚心诚意上雷音。

毕竟不知到灵山还有几多路程，何时行满，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修禅何处用工夫？马劣猿颠速剪途。
牢捉牢拴生五彩，暂停暂住堕三途。
若教自在神丹漏，才放从容玉性枯。
喜怒忧思须扫净，得玄得妙恰如无。

话表唐僧师徒四众离了玉华城，一路平稳，诚所谓极乐之乡。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见一座城池。唐僧问行者道："此又是甚么处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无旗，不知地方，俟近前再问。"及至东关厢，见那两边茶坊酒肆喧哗，米市油房热闹。街衢中有几个无事闲游的浪子，见猪八戒嘴长，沙和尚脸黑，孙行者眼红，都拥拥簇簇的争看，只是不敢近前而问。唐僧捏着一把汗，惟恐他们惹祸，又走过几条巷口，还不到城。忽见有一座山门，门上有"慈云寺"三字，唐僧道："此处略进去歇歇马，打一个斋如何？"行者道："好，好。"四众遂一齐而入。但见那里边：

珍楼壮丽，宝座峥嵘。佛阁高云外，僧房静月中。丹霞缥缈浮屠挺，碧树阴森轮藏清。真净土，假龙宫，大雄殿上紫云笼。两廊不绝闲人戏，一塔常开有客登。炉中香火时时爇，台上灯花夜夜荧。忽闻方丈金钟韵，应佛僧人朗诵经。

四众正看时，又见廊下走出一个和尚，对唐僧作礼道："老师何来？"唐僧道："弟子中华唐朝来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搀起道："院主何为行此大礼？"那和尚合掌道："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才见老师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当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惶恐！我弟子乃行脚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闲养自在，才是享福哩。"那和尚领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唐僧方才招呼："徒弟来耶。"

原来行者三人，自见那和尚与师父讲话，他都背着脸，牵着马，守着担，立在一处，和尚不曾在心。忽的闻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才转面。那和尚见了，慌得叫：“爷爷呀！你高徒如何恁般丑样？”唐僧道：“丑则虽丑，倒颇有些法力。我一路甚亏他们保护。”

正说处，里面又走出几个和尚作礼。先见的那和尚对后的说道：“这老师是中华大唐来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众僧且喜且惧道：“老师中华大国，到此何为？”唐僧言：“我奉唐王圣旨，向灵山拜佛求经。适过宝方，特奔上刹，一则求问地方，二则打顿斋食就行。”那僧人个个欢喜，又邀入方丈。方丈里又有几个与人家做斋的和尚 。这先进去的又叫道：“你们都来看看中华人物。原来中华有俊的，有丑的。俊的真个难描难画，丑的却十分古怪。”那许多僧同斋主都来相见。见毕，各坐下。

茶罢，唐僧问道：“贵处是何地名？”众僧道：“我这里乃天竺国外郡 ，金平府是也。”唐僧道：“贵府至灵山还有许多远近？”众僧道：“此间到都下有二千里。这是我等走过的。西去到灵山，我们未走，不知还有多少路，不敢妄对。”唐僧谢了。

少时，摆上斋来。斋罢，唐僧要行，却被众僧并斋主款留道：“老师宽住一二日，过了元宵，耍耍去不妨。”唐僧惊问道：“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逢怪，逢魔，把光阴都错过了，不知几时是元宵佳节。”众僧笑道：“老师拜佛与悟禅心重，故不以此为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试灯。后日十五上元。直至十八九，方才谢灯。我这里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爷爱民，各地方俱高张灯火，彻夜笙箫。还有个‘金灯桥’，乃上古传留，至今丰盛。老爷们宽住数日，我荒山颇管待得起。”唐僧无奈，遂俱住下。当晚只听得佛殿上钟鼓喧天，乃是街坊众信人等，送灯来献佛。唐僧等都出方丈来看了灯，各自归寝。

次日，寺僧又献斋。吃罢，同步后园闲耍。果然好个去处。正是：

时维正月，岁届新春。园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时花木争奇，一派峰峦迭翠。芳草阶前萌动，老梅枝上生馨。红入桃花嫩，青归柳色新。金谷园富丽休夸，辋川图流风慢说。水流一道，野凫出没无常；竹种千竿，墨客推敲未定。芍药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机方醒；山茶花、红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艳质先开。阴崖积雪犹含冻，远树浮烟已带春。又见那鹿向池边照影，鹤来松下听琴。东几厦，西几亭，客来留宿；南几堂，北几塔，僧静安禅。花卉中，有一两座养性楼，重檐高拱；山

水内，有三四处炼魔室，静几明窗。真个是天然堪隐逸，又何须他处觅蓬瀛。

师徒们玩赏一日，殿上看了灯，又都去看灯游戏。但见那：

玛瑙花城，琉璃仙洞，水晶云母诸宫：似重重锦绣，迭迭玲珑。星桥影幌乾坤动，看数株火树摇红。六街箫鼓，千门璧月，万户香风。

几处鳌峰高耸，有鱼龙出海，鸾凤腾空。羡灯光月色，和气融融。绮罗队里，人人喜听笙歌，车马轰轰：看不尽花容玉貌，风流豪侠，佳景无穷。

众等既在本寺里看了灯，又到东门厢各街上游戏。到二更时，方才回转安置。

次日，唐僧对众僧道："弟子原有扫塔之愿，趁今日上元佳节，请院主开了塔门，让弟子了此愿心。"众僧随开了门。沙僧取了袈裟，随从唐僧。到了一层，就披了袈裟，拜佛祷祝毕，即将笤帚扫了一层，卸了袈裟，付与沙僧。又扫二层，一层层直扫上绝顶。那塔上层层有佛，处处开窗，扫一层，赏玩赞美一层。扫毕下来，已此天晚，又都点上灯火。

此夜正是十五元宵。众僧道："老师父，我们前晚只在荒山与关厢看灯，今晚正节，进城里看看金灯如何？"唐僧欣然从之，同行者三人及本寺多僧进城看灯。正是：

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唱太平歌。又见那六街三市灯亮，半空一鉴初升。那月如冯夷推上烂银盘，这灯似仙女织成铺地锦。灯映月，增一倍光辉；月照灯，添十分灿烂。观不尽铁锁星桥，看不了灯花火树。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攒成。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狮灯、白象灯，灯架高檠。虾儿灯、鳖儿灯，棚前高弄；羊儿灯、兔儿灯，檐下精神。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骑坐；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乘。鳌山灯，神仙聚会；走马灯，武将交锋。万千家灯火楼台，十数里云烟世界。那壁厢，索琅琅玉韂飞来；这壁厢，毂辘辘香车辇过。看那红妆楼上，倚着栏，隔着帘，并着肩，携着手，双双美女贪欢；绿水桥边，闹吵吵，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对对游人戏彩。满城中箫鼓喧哗，彻夜里笙歌不断。

有诗为证。诗曰：

锦绣场中唱彩莲，太平境内簇人烟。
灯明月皎元宵夜，雨顺风调大有年。

此时正是金吾不禁。乱烘烘的，无数人烟。有那跳舞的，□跷的，装鬼的，骑象的，东一攒，西一簇，看之不尽。却才到金灯桥上，唐僧与众僧近前看处，原来是三盏金灯。那灯有缸来大，上照着玲珑剔透的两层楼阁，都是细金丝儿编成；内托着琉璃薄片，其光幌月，其油喷香。

唐僧回问众僧道："此灯是甚油？怎么这等异香扑鼻？"众僧道："老师不知。我这府后有一县，名唤旻天县。县有二百四十里。每年审造差徭，共有二百四十家灯油大户。府县的各项差徭犹可，惟有此大户甚是吃累：每家当一年，要使二百多两银子。此油不是寻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这油每一两值价银二两，每一斤值三十二两银子。三盏灯，每缸有五百斤，三缸共一千五百斤，共该银四万八千两。还有杂项缴缠使用，将有五万馀两，只点得三夜。"行者道："这许多油，三夜何以就点得尽？"众僧道："这缸内每缸有四十九个大灯马，都是灯草扎的把，裹了丝绵，有鸡子粗细；只点过今夜，见佛爷现了身，明夜油也没了，灯就昏了。"八戒在旁笑道："想是佛爷连油都收去了。"众僧道："正是此说。满城里人家，自古及今，皆是这等传说。但油干了，人俱说是佛祖收了灯，自然五谷丰登；若有一年不干，却就年成荒旱，风雨不调。所以人家都要这供献。"

正说处，只听得半空中呼呼风响，唬得些看灯的人尽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道："老师父，回去罢。风来了。是佛爷降祥，到此看灯也。"唐僧道："怎见得是佛来看灯？"众僧道："年年如此，不上三更，就有风来。知道是诸佛降祥，所以人皆回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诸佛降临，就此拜拜，多少是好。"众僧连请不回。

少时，风中果现出三位佛身，近灯来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桥顶，倒身下拜。行者急忙扯起道："师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说不了，见灯光昏暗，呼的一声，把唐僧抱起，驾风而去。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积年假佛看金灯。唬得那八戒两边寻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须在此叫唤。师父乐极生悲，已被妖精摄去了！"那几个和尚害怕道："爷爷，怎见得是妖精摄去？"行者笑道："原来你这伙凡人，累年不识，故被妖邪惑了，只说是真佛降祥，受此灯供。刚才风到处，现佛身者，就是三个妖精。我师父亦不能识，上桥顶就拜，却被他侮暗灯光，将器皿盛了油，连我师父都摄去。我略走迟了些儿，所以他三个化风而遁。"沙僧道："师兄，这般却如之何？"行者道："不必迟疑。你两个同众回寺，看守马匹、行李，等老孙趁此风追赶去也。"

好大圣，急纵筋斗云，起在半空，闻着那腥风之气，往东北上径赶。赶至天晓，倏尔风息。见有一座大山，十分险峻，着实嵯峨。好山：

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萝悬削壁，松柏挺虚岩。鹤鸣晨雾里，雁唳晓云间。峨峨矗矗峰排戟，突突磷磷石砌磐。顶巅高万仞，峻岭迭千湾。野花佳木知春发，杜宇黄莺应景妍。能巍奕，实巉岩，古怪崎岖险又艰。停玩多时人不语，只听虎豹有声鼾。香獐白鹿随来往，玉兔青狼去复还。深涧水流千万里，回湍激石响潺潺。

大圣在山崖上，正自找寻路径，只见四个人，赶着三只羊，从西坡下，齐吆喝“开泰。”大圣闪火眼金睛，仔细观看，认得是年、月、日、时四值功曹使者，隐像化形而来。

大圣即掣出铁棒，幌一幌，碗来粗细，有丈二长短，跳下崖来，喝道：“你都藏头缩颈的那里走！”四值功曹见他说出风息，慌得喝散三羊，现了本相，闪下路旁施礼道：“大圣，恕罪，恕罪！”行者道：“这一向也不曾用着你们，你们见老孙宽慢，都一个个弄懈怠了，见也不来见我一见，是怎么说！你们不在暗中保祐吾师，都往那里去？”功曹道：“你师父宽了禅性，在于金平府慈云寺贪欢，所以泰极生否，乐盛成悲，今被妖邪捕获。他身边有护法伽蓝保着哩。吾等知大圣连夜追寻，恐大圣不识山林，特来传报。”行者道：“你既传报，怎么隐姓埋名，赶着三个羊儿，吆吆喝喝作甚？”功曹道：“设此三羊，以应开泰之言，唤做‘三阳开泰’，破解你师之否塞也。”

行者恨恨的要打，见有此意，却就免之。收了棒，回嗔作喜道：“这座山，可是妖精之处？”功曹道：“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龙山。内有洞，名玄英洞。洞中有三个妖精：大的个名辟寒大王，第二个号辟暑大王，第三个号辟尘大王，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儿爱食酥合香油。当年成精，到此假装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设立金灯，灯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变佛像收油；今年见你师父，他认得是圣僧之身，连你师父都摄在洞内，不日要割剐你师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吃哩。你快用工夫，救援去也。”

行者闻言，喝退四功曹，转过山崖，找寻洞府。行未数里，只见那涧边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两扇石门，半开半掩。门旁立有石碣，上有六字，却是“青龙山玄英洞”。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声“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那里嗯喇一声，大开了门，跑出一阵牛头精，邓邓呆呆的问道：“你是谁，敢在这里呼唤！”行者道：“我本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圣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过金平府观灯，我师被你家魔头摄来，快早送还，免汝等性命！如或

不然，掀翻你窝巢，教你群精都化为脓血！”

那些小妖听言，急入里边报道：“大王！祸事了，祸事了！”三个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远处，那里问甚么青红皂白，教小的选剥了衣裳，汲湍中清水洗净，算计要细切细锉，着酥合香油煎吃。忽闻得报声“祸事”，老大着惊，问是何故。小妖道：“大门前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嚷道：大王摄了他师父来，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窝巢，教我们都化为脓血哩！”那老妖听说，个个心惊道：“才拿了这厮，还不曾问他个姓名来历。小的们，且把衣服与他穿了，带过来审他一审，端是何人，何自而来也。”

众妖一拥上前，把唐僧解了索，穿了衣服，推至座前，唬得唐僧战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饶命，饶命！”三个妖精，异口同声道：“你是那方来的和尚？怎么见佛像不躲，却冲撞我的云路？”唐僧磕头道：“贫僧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的，前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经的。因到金平府慈云寺打斋，蒙那寺僧留过元宵看灯。正在金灯桥上，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乃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大王云路。”

那妖精道：“你那东土到此，路程甚远；一行共有几众，都叫甚名字，快实实供来，我饶你性命。”唐僧道：“贫僧俗名陈玄奘，自幼在金山寺为僧。后蒙唐皇敕赐在长安洪福寺为僧官。又因魏徵丞相梦斩泾河老龙，唐王游地府，回生阳世，开设水陆大会，超度阴魂，蒙唐王又选赐贫僧为坛主，大阐都纲。幸观世音菩萨出现，指化贫僧，说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经，可以超度亡者升天，差贫僧来取，因赐号三藏，即倚唐为姓，所以人都呼我为唐三藏。我有三个徒弟，大的个姓孙，名悟空行者，乃齐天大圣归正。”群妖闻得此名，着了一惊道：“这个齐天大圣，可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唐僧道：“正是，正是。第二个姓猪，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帅转世。第三个姓沙，名悟净和尚，乃卷帘大将临凡。”三个妖王听说，个个心惊道：“早是不曾吃他。小的们，且把唐僧将铁链锁在后面，待拿他三个徒弟来凑吃。”遂点了一群山牛精、水牛精、黄牛精，各持兵器，走出门，掌了号头，摇旗擂鼓。

三个妖披挂整齐，都到门外喝道：“是谁人敢在我这里吆喝！”行者闪在石崖上，仔细观看。那妖精生得：

彩面环睛，二角峥嵘。尖尖四只耳，灵窍闪光明。一体花纹如彩画，满身锦绣若蜚英。第一个，头顶狐裘花帽暖，一脸昂毛热气腾；第二个，身挂轻纱飞烈焰，四蹄花莹玉玲玲；第三个，威雄声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赛银针。个个勇而猛，手持三样兵：一个使钺斧，一个大刀能；但看

第三个，肩上横担扢挞藤。

又见那七长八短、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都是些牛头鬼怪，各执枪棒。有三面大旗，旗上明明书着“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孙行者看了一会，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泼贼怪！认得老孙么？”那妖喝道：“你是那闹天宫的孙悟空？真个是‘闻名不曾见面，见面羞杀天神！’你原来是这等个猢狲儿，敢说大话！”行者大怒，骂道：“我把你这个偷灯油的贼！油嘴妖怪，不要胡谈！快还我师父来！”赶近前，轮铁棒就打。那三个老妖，举三般兵器，急架相迎。这一场在山凹中好杀：

钺斧钢刀扢挞藤，猴王一棒敢来迎。辟寒辟暑辟尘怪，认得齐天大圣名。棒起致令神鬼怕，斧来刀砍乱飞腾。好一个混元有法真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那三个偷油润鼻今年犯，务捉钦差驾下僧。这个因师不惧山程远，那个为嘴常年设献灯。乒乓只听刀斧响，劈朴惟闻棒有声。冲冲撞撞三攒一，架架遮遮各显能。一朝斗至天将晚，不知那个亏输那个赢。

孙行者一条棒与那三个妖魔斗经百五十合，天色将晚，胜负未分。只见那辟尘大王把扢挞藤闪一闪，跳过阵前，将旗摇了一摇，那伙牛头怪簇拥上前，把行者围在垓心，各轮兵器，乱打将来。行者见事不谐，唿喇的纵起筋斗云，败阵而走。那妖更不来赶，招回群妖，安排些晚食，众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与唐僧，只待拿住孙行者等才要整治。那师父一则长斋，二则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题。

却说行者驾云回至慈云寺内，叫声“师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量，听得叫时，一齐出接道：“哥哥，如何去这一日方回？端的师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闻风而赶，至天晓，到一山，不见。幸四值功曹传信道：‘那山叫做青龙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个妖精，唤做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原来积年在此偷油，假变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今年遇见我们，他不知好歹，反连师父都摄去。老孙审得此情，吩咐功曹等众暗中保护师父，我寻近门前叫骂。那三怪齐出，都像牛头鬼形。大的个使钺斧，第二个使大刀，第三个使藤棍。后引一窝子牛头鬼怪，摇旗擂鼓，与老孙斗了一日，杀个手平。那妖王摇动旗，小妖都来，我见天晚，恐不能取胜，所以驾筋斗回来也。”八戒道：“那里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么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说是牛头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论老孙看那怪，是三只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锯下角来，倒值好几两银子哩！”

正说处，众僧道：“孙老爷可吃晚斋？”行者道：“方便吃些儿，不吃也罢。”众僧道：“老爷征战这一日，岂不饥了？”行者笑道：“这日把儿那里便得饥！老孙曾五百年不吃饮食哩！”众僧不知是实，只以为说笑。须臾拿来，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觉，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师父也。”沙僧在旁道：“哥哥说那里话！常言道：‘停留长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师父害了，却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嚷得他措手不及，方才好救师父。少迟，恐有失也。”八戒闻言，抖擞神威道：“沙兄弟说得是！我们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吩咐寺僧：“看守行李、马匹。待我等把妖精捉来，对本府刺史证其假佛，免却灯油，以苏概县小民之困，却不是好？”众僧领诺，称谢不已。他三个遂纵起祥云，出城而去。正是那：

懒散无拘禅性乱，灾危有分道心蒙。

毕竟不知此去胜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却说孙大圣挟同二弟滚着风，驾着云，向东北艮地上，顷刻至青龙山玄英洞口，按落云头。八戒就欲筑门，行者道："且消停。待我进去看看师父生死如何，再好与他争持。"沙僧道："这门闭紧，如何得进？"行者道："我自有法力。"

好大圣，收了棒，捻着诀，念声咒语，叫"变！"即变做个火焰虫儿。真个也疾伶！你看他：

展翅星流光灿，古云腐草为萤。
神通变化不非轻，自有徘徊之性。
飞近石门悬看，旁边瑕缝穿风。
将身一纵到幽庭，打探妖魔动静。

他自飞入，只见几只牛横攲直倒，一个个呼吼如雷，尽皆睡熟。又至中厅里面，全无消息。四下门户通关，不知那三个妖精睡在何处。才转过厅房，向后又照，只闻得啼泣之声，乃是唐僧锁在后房檐柱上哭哩。行者暗暗听他哭甚，只听他哭道：

"一别长安十数年，登山涉水苦熬煎。
幸来西域逢佳节，喜到金平遇上元。
不识灯中假佛像，概因命里有灾愆。
贤徒追袭施威武，但愿英雄展大权。"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展开翅，飞近师前。唐僧揩泪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时正月，蛰虫始振，为何就有萤飞？"行者忍不住，叫声"师父，我来了！"唐僧喜道："悟空，我心说正月怎得萤火，原来是你。"

行者即现了本相道："师父啊，为你不识真假，误了多少路程，费了多少

心力。我一行说不是好人，你就下拜，却被这怪侮暗灯光，盗取酥合香油，连你都摄将来了。我当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闻风追至此间。不识地名，幸遇四值功曹传报，说此山名青龙山玄英洞。我日间与此怪斗至天晚方回，与师弟辈细道此情，却就不曾睡，同他两个来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战，又不知师父下落，所以变化进来，打听师情。”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边哩？”行者道：“在外边。才子老孙看时，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锁，搠开门，带你出去罢。”唐僧点头称谢。

行者使个解锁法，用手一抹，那锁早自开了。领着师父往前正走，忽听得妖王在中厅内房里叫道：“小的们，紧闭门户，小心火烛。这会怎么不叫更巡逻，梆铃都不响了？”原来那伙小妖征战一日，俱辛辛苦苦睡着；听见叫唤，却才醒了。梆铃响处，有几个执器械的，敲着锣，从后而走，可可的撞着他师徒两个。众小妖一齐喊道：“好和尚啊！扭开锁往那里去！”行者不容分说，掣出棒幌一幌，碗来粗细，就打。棒起处，打死两个。其馀的丢了器械，近中厅，打着门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脸和尚在家里打杀人了！”

那三怪听见，一轂辘爬将起来，只教“拿住！拿住！”唬得个唐僧手软脚软。行者也不顾师父，一路棒，滚向前来。众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两个，推倒两三个，打开几层门，径自出来，叫道：“兄弟们何在？”八戒、沙僧正举着钯杖等待，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将变化入里解放师父，正走，被妖惊觉，顾不得师父，打出来的事，讲说一遍不题。

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铁索锁了。执着刀，轮着斧，灯火齐明，问道：“你这厮怎样开锁，那猴子如何得进，快早供来，饶你之命！不然，就一刀两段！”慌得那唐僧，战战兢兢的跪道：“大王爷爷！我徒弟孙悟空，他会七十二般变化。才变个火焰虫儿，飞进来救我；不期大王知觉，被小大王等撞见，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伤两个，众皆喊叫，举兵着火，他遂顾不得我，走出去了。”三个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惊觉，未曾走了！”叫小的们把前后门紧紧关闭。亦不喧哗 。

沙僧道：“闭门不喧哗，想是暗弄我师父。我们动手耶！”行者道：“说得是。快早打门。”那呆子卖弄神通，举钯尽力筑去，把那石门筑得粉碎 ，却又厉声喊骂道：“偷油的贼怪！快送吾师出来也！”唬得那门内小妖，滚将进去，报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门被和尚打破了！”三个妖王十分烦恼道：“这厮着实无礼！”即命取披挂结束了，各持兵器，帅小妖出门迎敌。此时约有三更时候，半天中月明如昼。走出来，更不打话，便就轮兵。这里行者抵

住钺斧，八戒敌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这场好杀：

僧三众，棍杖钯。三个妖魔胆气加。钺斧钢刀藤纥㾠，只闻风响并尘沙。初交几合喷愁雾，次后飞腾散彩霞。钉钯解数随身滚，铁棒英豪更可夸。降妖宝杖人间少，妖怪顽心不让他。钺斧口明尖鐏利，藤条节㩳一身花。大刀幌亮如门扇，和尚神通偏赛他。这壁厢因师性命发狠打，那壁厢不放唐僧劈脸挝。斧剁棒迎争胜负，钯轮刀砍两交搽。扢挞藤条降怪杖，翻翻复复逞豪华。

三僧三怪，赌斗多时，不见输赢。那辟寒大王喊一声，叫："小的们上来！"众精各执兵刃齐来，早把个八戒绊倒在地。被几个水牛精，揪揪扯扯，拖入洞里捆了。沙僧见没了八戒，只见那群牛发喊㾮声。即掣宝杖，望辟尘大王虚丢了架子要走，又被群精一拥而来，拉了个□踵，急挣不起，也被捉去捆了。行者觉道难为，纵筋斗云，脱身而去。

当时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见了，满眼垂泪道："可怜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师兄见捉住我们，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里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脱网。"师徒们凄凄惨惨不题。

却说行者驾筋斗云复至慈云寺，寺僧接着，来问："唐老爷救得否？"行者道："难救，难救！那妖精神通广大，我弟兄三个，与他三个斗了多时，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后捉了沙僧，老孙幸走脱了。"众僧害怕道："爷爷这般会腾云驾雾，还捉获不得，想老师父被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师父自有伽蓝、揭谛、丁甲等神暗中护佑；却也曾吃过草还丹，料不伤命。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马匹、行李，等老孙上天去求救兵来。"众僧胆怯道："爷爷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宫原是我的旧家。当年我做齐天大圣，因为乱了蟠桃会，被我佛收降，如今没奈何，保唐僧取经，将功折罪。一路上辅正除邪，我师父该有此难，汝等却不知也。"众僧听此言，又磕头礼拜。行者出得门，打个唿哨，即时不见。

好大圣，早至西天门外。忽见太白金星与增长天王、殷、朱、陶、许四大灵官讲话。他见行者来，都慌忙施礼道："大圣那里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国东界金平府旻天县，我师被本县慈云寺僧留赏元宵。比至金灯桥，有金灯三盏，点灯用酥合香油，价贵白金五万馀两，年年有诸佛降祥受用。正看时，果有三尊佛像降临。我师不识好歹，上桥就拜。我说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灯光，连油并我师一风摄去。我随风追袭，至天晓，到一山，幸四功曹报道：'那山名青龙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

王、辟尘大王。’老孙急上门寻讨，与他赌斗一阵，未胜。是我变化入里，见师父锁住未伤，随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觉，我遂走了。后又同八戒、沙僧苦战，复被他将二人也捉去捆了。老孙因此特启玉帝，查他来历，请命将降之。”

金星呵呵冷笑道：“大圣既与妖怪相持，岂看不出他的出处？”行者道：“认便认得，是一伙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个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像，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飞云步雾。其怪极爱干净，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兕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堕罗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于江海之中，能开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尘都是角有贵气，故以此为名而称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见面就伏。”行者连忙唱喏问道：“是那四木禽星？烦长庚老一一明示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斗牛宫外，罗布乾坤。你去奏闻玉帝，便见分晓。”行者拱拱手称谢，径入天门里去。

不一时，到于通明殿下，先见葛、邱、张、许四大天师。天师问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师宽放禅性，元夜观灯，遇妖魔摄去。老孙不能收降，特来奏闻玉帝求救。”四天师即领行者至灵霄宝殿启奏。各各礼毕，备言其事。玉帝传旨：“教点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孙才到西天门，遇长庚星说：‘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许天师同行者去斗牛宫点四木禽星下界收降。

及至宫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来接。天师道：“吾奉圣旨，教点四木禽星与孙大圣下界降妖。”旁即闪过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应声呼道：“孙大圣，点我等何处降妖？”行者笑道：“原来是你。这长庚老儿却隐匿，我不解其意。早说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孙径来相请，又何必劳烦旨意？”四木道：“大圣说那里话！我等不奉旨意，谁敢擅离？端的是那方？快早去来。”行者道：“在金平府东北艮地青龙山玄英洞，犀牛成精。”斗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须我们，只消井宿去罢。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寿者。须得四位同去才好，切勿推调。倘一时一位拿他不住，却不又费事了？”天师道：“你们说得是甚话！旨意着你四人，岂可不去？趁早飞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师遂别行者而去。

四木道：“大圣不必迟疑，你先去索战，引他出来，我们随后动手。”行者即近前骂道：“偷油的贼怪！还我师来！”原来那门被八戒筑破，几个小妖弄了几块板儿搪住，在里边听得骂詈，急跑进报道：“大王，孙和尚在外面骂哩！”

辟尘儿道：“他败阵去了，这一日怎么又来？想是那里求些救兵来了。”辟寒、辟暑道：“怕他甚么救兵！快取披挂来！小的们，都要用心围绕，休放他走了。”

那伙精不知死活，一个个各执枪刀，摇旗擂鼓，走出洞来，对行者喝道：“你个不怕打的猢狲儿，你又来了！”行者最恼得是这“猢狲”二字，咬牙发狠，举铁棒就打。三个妖王，调小妖，跑个圈子阵，把行者圈在垓心。那壁厢四木禽星一个个各轮兵刃道：“孽畜，休动手！”那三个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寻将降手儿来了！小的们，各顾性命走耶！”只听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众小妖都现了本身：原来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黄牛精，满山乱跑。那三个妖王，也现了本相，放下手来，还是四只蹄子，就如铁炮一般，径往东北上跑。这大圣帅井木犴、角木蛟紧追急赶，略不放松。惟有斗木獬、奎木狼在东山凹里、山头上、山涧中、山谷内，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尽皆收净。却向玄英洞里解了唐僧、八戒、沙僧。

沙僧认得是二星，随同拜谢。因问：“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孙大圣奏玉帝请旨调来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泪道：“我悟空徒弟怎么不见进来？”二星道：“那三个老怪是三只犀牛，他见吾等，各各顾命，向东北艮方逃遁。孙大圣帅井木犴、角木蛟追赶去了。我二星扫荡群牛到此，特来解放圣僧。”唐僧复又顿首拜谢，朝天又拜。八戒搀起道：“师父，礼多必诈，不须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则是玉帝圣旨，二则是师兄人情。今既扫荡群妖，还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们且收拾些细软东西出来，掀翻此洞，以绝其根，回寺等候师兄罢。”奎木狼道：“天蓬元帅说得有理。你与卷帘大将保护你师回寺安歇，待吾等还去艮方迎敌。”八戒道：“正是，正是。你二位还协同一捉，必须剿尽，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时追袭。

八戒与沙僧将他洞内细软宝贝——有许多珊瑚、玛瑙、珍珠、琥珀、琗琚、宝贝、美玉、良金，搜出一石，搬在外面，请师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进去放起火来，把一座洞烧成灰烬，却才领唐僧找路回金平慈云寺去。正是：

经云“泰极还生否”，好处逢凶实有之。
爱赏花灯禅性乱，喜游美景道心漓。
大丹自古宜长守，一失原来到底亏。
紧闭牢拴休旷荡，须臾懈怠见参差。

且不言他三众得命回寺。却表斗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驾云直向东北艮方赶妖怪来。二人在那半空中，寻看不见。直到西洋大海，远望见孙大圣在海上吆喝。他两个按落云头道：“大圣，妖怪那里去了？”行者恨道：“你两个怎

么不来追降？这会子却冒冒失失的问甚？”斗木獬道：“我见大圣与井、角二星战败妖魔追赶，料必擒拿。我二人却就扫荡群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师父、师弟。搜了山，烧了洞，把你师父付托与你二弟领回府城慈云寺。多时不见车驾回转，故又追寻到此也。”行者闻言，方才喜谢道：“如此却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个妖魔，被我赶到此间，他就钻下海去。当有井、角二星，紧紧追拿，教老孙在岸边抵挡，你两个既来，且在岸边把截，等老孙也再去来。”

好大圣，轮着棒，捻着诀，辟开水径，直入波涛深处。只见那三个妖魔在水底下与井木犴、角木蛟舍死忘生苦斗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孙来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难之处，忽听得行者叫喊，顾残生，拨转头往海心里飞跑。原来这怪头上角，极能分水，只闻得花花花，冲开明路。这后边二星官并孙大圣并力追之。

却说西海中有个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远见犀牛分开水势，又认得孙大圣与二天星，即赴水晶宫对龙王慌慌张张报道：“大王！有三只犀牛，被齐天大圣和二位天星赶来也！”老龙王敖顺听言，即唤太子摩昂：“快点水兵。想是犀牛精辟寒、辟暑、辟尘儿三个惹了孙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敖摩昂得令，即忙点兵。

顷刻间，龟鳖鼋鼍，鯾鲌鳜鲤，与虾兵蟹卒等，各执枪刀，一齐呐喊，腾出水晶宫外，挡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进，急退后，又有井、角二星并大圣拦阻，慌得他失了群，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个辟尘儿被老龙王领兵围住。孙大圣见了心欢，叫道：“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听令，一拥上前，将辟尘儿扳翻在地，用铁钩子穿了鼻，攒蹄捆倒。

老龙王又传号令，教分兵赶那两个，协助二星官擒拿。即时小龙王帅众前来，只见井木犴现原身，按住辟寒儿，大口小口的啃着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孙大圣要活的，不要死的哩。”连喊数喊，已是被他把颈项咬断了。

摩昂吩咐虾兵蟹卒，将个死犀牛抬转水晶宫，却又与井木犴向前追赶。只见角木蛟把那辟暑儿倒赶回来，只撞着井宿。摩昂帅龟鳖鼋鼍，撒开簸箕阵围住。那怪只教：“饶命，饶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夺了他的刀，叫道：“不杀你，不杀你！拿与孙大圣发落去来。”

当即倒干戈，复至水晶宫外，报道：“都捉来也。”行者见一个断了头，血淋津的，倒在地下。一个被井木犴拖着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细看了道：“这头不是兵刀伤的啊。”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紧，连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

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罢，取锯子来，锯下他的这两只角，剥了皮带去。犀牛肉还留与龙王贤父子享之。"又把辟尘儿穿了鼻，教角木蛟牵着；辟暑儿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牵着："带他上金平府见那刺史官，明究其由，问他个积年假佛害民，然后的决。"

众等遵言，辞龙王父子，都出西海。牵着犀牛，会着奎、斗二星，驾云雾，径转金平府。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贰郎官并府城内外军民人等听着：吾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圣僧。你这府县，每年家供献金灯，假充诸佛降祥者，即此犀牛之怪。我等过此，因元夜观灯，见这怪将灯油并我师父摄去，是我请天神收伏。今已扫清山洞，剿尽妖魔，不得为害。以后你府县再不可供献金灯，劳民伤财也。"那慈云寺里，八戒、沙僧方保唐僧进得山门，只听见行者在半空言语，即便撇了师父，丢下担子，纵风云起到空中，问行者降妖之事。行者道："那一只被井星咬死，已锯角剥皮带来，两只活拿在此。"八戒道："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与官员人等看看，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云下地，同到府堂，将这怪的决。已此情真罪当，再有甚讲！"四星道："天蓬帅近来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道："因做了这几年和尚，也略学得些儿。"

众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云，降至府堂之上。唬得这府县官员，城里城外人等，都家家设香案，户户拜天神，少时间，慈云寺僧把长老用轿抬进府门，会着行者，口中不离"谢"字道："有劳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见贤徒，悬悬在念，今幸得胜而回！然此怪不知赶向何方才捕获也！"行者道："自前日别了尊师，老孙上天查访，蒙太白金星识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请四木禽星。当时奏闻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战。妖王走了，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师。老孙与井、角二宿并力追妖，直赶到西洋大海，又亏龙王遣子帅兵相助。所以捕获到此审究也。"长老赞扬称谢不已。又见那府县正官并佐贰首领，都在那里高烧宝烛，满斗焚香，朝上礼拜。

少顷间，八戒发起性来，掣出戒刀，将辟尘儿头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儿头也砍下。随即取锯子锯下四只角来。孙大圣更有主张，就教："四位星官，将此四只犀角，拿上界去，进贡玉帝，回缴圣旨。"把自己带来的二只："留一只在府堂镇库，以作向后免征灯油之证；我们带一只去，献灵山佛祖。"四星心中大喜。即时拜别大圣，忽驾彩云回奏而去。

府县官，留住他师徒四众，大排素宴，遍请乡官陪奉。一壁厢出给告示，晓谕军民人等，下年不许点设金灯，永蠲买油大户之役。一壁厢叫屠子宰剥

犀牛之皮，硝熟熏干，制造铠甲；把肉普给官员人等。又一壁厢动支枉罚无碍钱粮，买民间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庙；又为唐僧四众建立生祠，各各树牌刻文，用传千古，以为报谢。

师徒们索性宽怀领受。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灯油大户，这家酬，那家请，略无虚刻。八戒遂心满意受用，把洞里搜来的宝物，每样各笼些须在袖，以为各家斋筵之赏。住经个月，犹不得起身。长老吩咐："悟空，将馀剩的宝物，尽送慈云寺僧，以为酬礼。瞒着那些大户人家，天不明走罢；恐只管贪乐，误了取经，惹佛祖见罪，又生灾厄，深为不便。"行者随将前件一一处分。

次日五更早起，唤八戒备马。那呆子吃了自在酒饭，睡得梦梦乍道："这早备马怎的？"行者喝道："师父教走路哩！"呆子抹抹脸道："又是这长老没正经！二百四十家大户都请，才吃了有三十几顿饱斋，怎么又弄老猪忍饿！"长老听言骂道："馕糟的夯货，莫胡说！快早起来！再若强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牙！"那呆子听见说打，慌了手脚道："师父今番变了，常时疼我，爱我，念我蠢夯护我；哥要打时，他又劝解；今日怎么发狠转教打么？"行者道：："师父怪你为嘴，误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备马，免打！"那呆子真个怕打，跳起来穿了衣服，吆喝沙僧："快起来，打将来了！"沙僧也随跳起，各各收拾皆完。长老摇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惊动寺僧。"连忙上马，开了山门，找路而去。这一去，正所谓：

暗放玉笼飞彩凤，私开金锁走蛟龙。

毕竟不知天明时，酬谢之家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起念断然有爱，留情必定生灾。
灵明何事辨三台？行满自归元海。
不论成仙成佛，须从个里安排。
清清净净绝尘埃，果正飞升上界。

却说寺僧，天明不见了三藏师徒，都道："不曾留得，不曾别得，不曾求告得，清清的把个活菩萨放得走了！"正说处，只见南关厢有几个大户来请。众僧扑掌道："昨晚不曾防御，今夜都驾云去了。"众人齐望空拜谢。此言一讲，满城中官员人等，尽皆知之。叫此大户人家，俱治办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献酬恩不题。

却说唐僧四众，餐风宿水，一路平宁，行有半个多月。忽一日，见座高山，唐僧又悚惧道："徒弟，那前面山岭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这边路上将近佛地，断乎无甚妖邪。师父放怀勿虑。"唐僧道："徒弟，虽然佛地不远，但前日那寺僧说，到天竺国都下有二千里，还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师父，你好是又把乌巢禅师《心经》忘记了也？"三藏道："《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自那乌巢禅师教后，那一日不念，那一时得忘？颠倒也念得来，怎会忘得！"行者道："师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师父解得。"三藏说："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声。

旁边笑倒一个八戒，喜坏一个沙僧，说道："嘴巴！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里禅和子，听过讲经，那里应佛僧，也曾见过说法？弄虚头，找架子，说甚么'晓得，解得'！怎么就不作声？听讲，请解！"沙僧说："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长话，哄师父走路。他晓得弄棒罢了，他那里晓得讲经！"

三藏道："悟能、悟净，休要乱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

他师徒们正说话间，却倒也走过许多路程，离了几个山冈，路旁早见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啊。你看那寺，倒也

不小不大，却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旧，却也是八字红墙。隐隐见苍松偃盖，也不知是几千百年间故物到于今；潺潺听流水鸣弦，也不道是那朝代时分开山留得在。山门上，大书着'布金禅寺'；悬扁上，留题着'上古遗迹'。"

行者看得是"布金禅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禅寺"。三藏在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这莫不是舍卫国界了么？"八戒道："师父，奇啊！我跟师父几年，再不曾见识得路，今日也识得路了。"三藏说道："不是。我常看经诵典，说是佛在舍卫城祇树给孤园。这园说是给孤独长者问太子买了，请佛讲经。太子说：'我这园不卖。他若要买我的时，除非黄金满布园地。'给孤独长者听说，随以黄金为砖，布满园地，才买得太子祇园，才请得世尊说法。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这个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是就是这个故事，我们也去摸他块把砖儿送人。"大家又笑了一会，三藏才下得马来。

进得山门，只见山门下，挑担的，背包的，推车的，整车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讲的去讲。忽见他们师徒四众，俊的又俊，丑的又丑，大家有些害怕，却也就让开些路儿。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这时节，却也大家收敛。转过金刚殿后，早有一位禅僧走出，却也威仪不俗。真是：

面如满月光，身似菩提树。

拥锡袖飘风，芒鞋石头路。

三藏见了问讯。那僧即忙还礼道："师从何来？"三藏道："弟子陈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造次奉谒，便求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随喜；况长老东土神僧，但得供养，幸甚。"三藏谢了，随即唤他三人同行。过了回廊香积，径入方丈。相见礼毕，分宾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

话说这时寺中听说到了东土大唐取经僧人，寺中若大若小，不问长住、挂榻、长老、行童，一一都来参见。茶罢，摆上斋供。这时长老还正开斋念偈，八戒早是要紧，馒头、素食、粉汤一搅直下。这时方丈却也人多，有知识的，赞说三藏威仪；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吃饭。却说沙僧眼溜，看见头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说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将起来，说道："'斯文，'

斯文！肚里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晓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八戒方才肯住。三藏念了结斋，左右彻了席面，三藏称谢。

寺僧问起东土来因，三藏说到古迹，才问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这寺原是舍卫国给孤独园寺，又名祇园。因是给孤独长者请佛讲经，金砖布地，又易今名。我这寺一望之前，乃是舍卫国。那时给孤独长者正在舍卫国居住。我荒山原是长者之祇园，因此遂名给孤布金寺。寺后边还有祇园基址。近年间，若遇时雨滂沱，还淋出金银珠儿。有造化的，每每拾着。”三藏道：“话不虚传果是真！”

又问道：“才进宝山，见门下两廊有许多骡马车担的行商，为何在此歇宿？”众僧道：“我这山唤做百脚山。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气循环，不知怎的，生几个蜈蚣精，常在路下伤人。虽不至于伤命，其实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关，唤做鸡鸣关。但到鸡鸣之时，才敢过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权借荒山一宿，等鸡鸣后便行。”三藏道：“我们也等鸡鸣后去罢。”师徒们正说处，又见拿上斋来，却与唐僧等吃毕。

此时上弦月皎。三藏与行者步月闲行，又见个道人来报道：“我们老师爷要见见中华人物。”三藏急转身，见一个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礼道：“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三藏答礼道：“不敢。”老僧称赞不已。因问：“老师高寿？”三藏道：“虚度四十五年矣。敢问老院主尊寿？”老僧笑道：“比老师痴长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岁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纪？”老僧道：“师家貌古神清，况月夜眼花，急看不出来。”叙了一会，又向后廊看看。三藏道：“才说给孤园基址，果在何处？”老僧道：“后门外就是。”快教开门，但见是一块空地，还有些碎石迭的墙脚。三藏合掌叹曰：

“忆昔檀那须达多，曾将金宝济贫疴。
祇园千古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他都玩着月，缓缓而行。行近后门外，至台上，又坐了一坐，忽闻得有啼哭之声。三藏静心诚听，哭的是爷娘不知苦痛之言。他就感触心酸，不觉泪堕，回问众僧道：“是甚人在何处悲切？”老僧见问，即命众僧先回去煎茶，见无人，方才对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搀起道：“老院主，为何行此礼？”老僧道：“弟子年岁百馀，略通人事。每于禅静之间，也曾见过几番景象。若老爷师徒，弟子聊知一二，与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这位师家，明辨不得。”行者道：“你且说，是甚事？”

老僧道："旧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时，忽闻一阵风响，就有悲怨之声。弟子下榻，到祇园基上看处，乃是一个美貌端正之女。我问他：'你是谁家女子？为甚到于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因为月下观花，被风刮来的。'我将他锁在一间敝空房里，将那房砌作个监房模样，门上止留一小孔，仅递得碗过。当日与众僧传道：'是个妖邪，被我捆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伤他性命。每日与他两顿粗茶粗饭，吃着度命。那女子也聪明，即解吾意，恐为众僧点污，就装风作怪，尿里眠，屎里卧。白日家说胡话，呆呆邓邓的；到夜静处，却思量父母啼哭。我几番家进城乞化打探公主之事，全然无损。故此坚收紧锁，更不放出。今幸老师来国，万望到了国中，广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则救拔良善，二则昭显神通也。"

三藏与行者听罢，切切在心。正说处，只见两个小和尚请吃茶安置，遂而回去。

八戒与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哝哝的道："明日要鸡鸣走路，此时还不来睡！"行者道："呆子又说甚么？"八戒道："睡了罢，这等夜深，还看甚么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寝。正是那：

人静月沉花梦悄，暖风微透壁窗纱。

铜壶点点看三汲，银汉明明照九华。

当夜睡还未久，即听鸡鸣。那前边行商烘烘皆起，引灯造饭。这长老也唤醒八戒、沙僧，扣马收拾。行者叫点灯来。那寺僧已先起来，安排茶汤点心，在后候敬。八戒欢喜，吃了一盘馍馍，把行李、马匹牵出。三藏、行者对众辞谢。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事，在心，在心！"行者笑道："谨领，谨领！我到城中，自能聆音而察理，见貌而辨色也。"那伙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将有寅时，过了鸡鸣关。至巳时，方见城垣。真是铁瓮金城，神洲天府。那城：

虎踞龙蟠形势高，凤楼麟阁彩光摇。

御沟流水如环带，福地依山插锦标。

晓日旌旗明辇路，春风箫鼓遍溪桥。

国王有道衣冠胜，五谷丰登显俊豪。

当日入于东市街，众商各投旅店。他师徒们进城，正走处，有一个会同馆驿，三藏等径入驿内。那驿内管事的，即报驿丞道："外面有四个异样的和尚，牵一匹白马进来了。"驿丞听说有马，就知是官差的，出厅迎迓。三藏施礼道："贫僧是东土唐朝钦差灵山大雷音见佛求经的。随身有关文，入朝照验。

借大人高衙一歇，事毕就行。”驿丞答礼道：“此衙门原设待使客之处，理当款迓。请进，请进。”三藏喜悦，教徒弟们都来相见。那驿丞看见嘴脸丑陋，暗自心惊，不知是人是鬼，战兢兢的，只得看茶，摆斋。三藏见他惊怕，道：“大人勿惊，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山恶人善’，何以惧为！”

驿丞闻言，方才定了心性，问道：“国师，唐朝在于何方？”三藏道：“在南赡部洲中华之地。”又问：“几时离家？”三藏道：“贞观十三年，今已历过十四载，苦经了些万水千山，方到此处。”驿丞道：“神僧，神僧！”三藏问道：“上国天年几何？”驿丞道：“我敝处乃大天竺国，自太祖太宗传到今，已五百馀年。现在位的爷爷，爱山水花卉，号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贫僧要去见驾倒换关文，不知可得遇朝？”驿丞道：“好，好，正好！近因国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头，高结彩楼，抛打绣球，撞天婚招驸马。今日正当热闹之际，想我国王爷爷还未退朝。若欲倒换关文，趁此时好去。”三藏欣然要走，只见摆上斋来，遂与驿丞、行者等吃了。

时已过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师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罢么。你的嘴脸不见怎的，莫到朝门外装胖，还教大哥去。”三藏道：“悟净说得好。呆子粗夯，悟空还有些细腻。”那呆子掬着嘴道：“除了师父，我三个的嘴脸也差不多儿。”

三藏却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只见街坊上，士农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齐咳咳都道：“看抛绣球去也！”三藏立于道旁，对行者道：“他这里人物衣冠，宫室器用，言语谈吐，也与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结了夫妇。此处亦有此等风俗。”行者道：“我们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我服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师父，你忘了那给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则去看彩楼，二则去辨真假。似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听公主之喜报，那里视朝理事？且去去来！”三藏听说，真与行者相随。见各项人等俱在那里看打绣球。呀！那知此去，却是渔翁抛下钩和线，从今钓出是非来。

话表那个天竺国王，因爱山水花卉，前年带后妃公主在御花园，月夜赏玩，惹动一个妖邪，把真公主摄去，他却变做一个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到此，他假借国家之富，搭起彩楼。欲招唐僧为偶，采取元阳真气，以成太乙上仙。正当午时三刻，三藏与行者杂入人丛，行近楼下，那公

主才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七十胭娇绣女，近侍的捧着绣球。那楼八窗玲珑。公主转睛观看，见唐僧来得至近，将绣球取过来，亲手抛在唐僧头上。唐僧着了一惊，把个毗卢帽子打歪——双手忙扶着那球。那球毂辘的滚在他衣袖之内。那楼上齐声发喊道：“打着个和尚了！打着个和尚了！”

噫！十字街头，那些客商人等，济济哄哄，都来奔抢绣球，被行者喝一声，把牙傞一傞，把腰躬一躬，长了有三丈高，使个神威，弄出丑脸，唬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

霎时人散，行者还现了本像。那楼上绣女宫娥并大小太监，都来对唐僧下拜道：“贵人，贵人，请入朝堂贺喜。”三藏急还礼，扶起众人，回头埋怨行者道：“你这猴头，又是撮弄我也！”行者笑道：“绣球儿打在你头上，滚在你袖里，干我何事，埋怨怎么？”三藏道：“似此怎生区处？”行者道：“师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见驾，我回驿报与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罢，倒换了关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对国王说，‘召我徒弟来，我要吩咐他一声。’那时召我三个入朝，我其间自能辨别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计。”唐僧无已从言，行者转身回驿。

那长老被众宫娥等撮拥至楼前。公主下楼。玉手相搀，同登宝辇，摆开仪从，回转朝门。早有黄门官先奏道：“万岁，公主娘娘搀着一个和尚，想是绣球打着，现在午门外候旨。”那国王见说，心甚不喜，意欲赶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含情宣入。

公主与唐僧遂至金銮殿下，正是

一对夫妻呼万岁，两门邪正拜千秋。

礼毕，又宣至殿上，开言问道：“僧人何来，遇朕女抛球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贫僧乃南赡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因有长路关文，特来朝王倒换。路过十字街彩楼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抛绣球，打在贫僧头上。贫僧是出家异教之人，怎敢与玉叶金枝为偶。万望赦贫僧死罪，倒换关文，打发早赴灵山，见佛求经，回我国土，永注陛下之天恩也！”

国王道：“你乃东土圣僧，正是‘千里姻缘使线牵’。寡人公主，今登二十岁未婚，因择今日年月日时俱利，所以结彩楼抛绣球，以求佳偶。可可的你来抛着，朕虽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头道：“父王，常言‘嫁鸡逐鸡，嫁犬逐犬。’女有誓愿在先，结了这球，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抛打；今日打着圣僧，即是前世之缘，遂得今生之遇，岂敢更移！愿招他为驸马。”国王方喜。即宣钦天监正台官选择日期。一壁厢收拾妆奁，又出旨晓谕

天下。

三藏闻言，更不谢恩，只教“放赦！放赦！”国王道：“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国之富，招你做驸马，为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经！再若推辞，教锦衣官校推出斩了！”长老唬得魂不附体，只得战兢兢叩头启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贫僧一行四众，还有三个徒弟在外，今当领纳，只是不曾吩咐得一言，万望召他到此，倒换关文，教他早去，不误了西来之意。”国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处？”三藏道：“都在会同馆驿。”随即差官召圣僧徒弟领关文西去，留圣僧在此为驸马。长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诗为证：

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难成恨恶缘。
道在圣传修在己，善由人积福由天。
休逞六根多贪欲，顿开一性本来原。
无爱无思自清净，管教解脱得超然。

当时差官至会同馆驿，宣召唐僧徒弟不题。

却说行者自彩楼下别了唐僧，走两步，笑两声，喜喜欢欢的回驿。八戒、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么那般喜笑？”师父如何不见？”行者道：“师父喜了。”八戒道：“还未到地头，又不曾见佛取得经回，是何来之喜？”行者笑道：“我与师父只走至十字街彩楼之下，可可的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师父被些宫娥、彩女、太监推拥至楼前，同公主坐辇入朝，招为驸马，此非喜而何？”八戒听说，跌脚捶胸道：“早知我去好来！都是那沙僧惫懒！——你不阻我啊，我径奔彩楼之下，一绣球打着我老猪，那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俊刮标致，停当，大家造化耍子儿，何等有趣！”沙僧上前，把他脸上一抹道：“不羞！不羞！好个嘴巴骨子！‘三钱银子买个老驴，自夸骑得！’要是一绣球打着你，就连夜烧‘退送纸’也还道迟了，敢惹你这晦气进门！”八戒道：“你这黑子不知趣！丑自丑，还有些风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行者道：“呆子莫胡谈！且收拾行李。但恐师父着了急，来叫我们，却好进朝保护他。”八戒道：“哥哥又说差了。师父做了驸马，到宫中与皇帝的女儿交欢，又不是爬山瘾路，遇怪逢魔，要你保护他怎的！他那样一把子年纪，岂不知被窝里之事，要你去扶揝？”行者一把揪住耳朵，轮拳骂道：“你这个淫心不断的夯货！说那甚胡话！”

正吵闹间，只见驿丞来报道：“圣上有旨，差官来请三位神僧。”八戒道：“端的请我们为何？”驿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绣球，招为驸马，故此差官来请。”行者道：“差官在那里？教他进来。”那官看行者施礼。礼毕，

不敢仰视，只管暗念诵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儿，有话不说，为何沉吟？”那官儿慌得战战兢兢的，双手举着圣旨，口里乱道：“我公主有请会亲——我主公会亲有请！”八戒道：“我这里没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说，不要怕。”行者道：“莫成道怕你打？怕你那脸哩！快收拾挑担牵马进朝，见师父议事去也！”这正是：

路逢狭道难回避，定教恩爱反为仇。

毕竟不知见了国王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话表孙行者三人，随着宣召官至午门外，黄门官即时传奏宣进。他三个齐齐站定，更不下拜。国王问道："那三位是圣僧驸马之高徒？姓甚名谁？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经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护驾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话，立下奏来。"行者笑道："我们出家人，得一步就进一步。"随后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长老恐他村鲁惊驾，便起身叫道："徒弟啊，陛下问你来因，你即奏上。"行者见他那师父在旁侍立，忍不住大叫一声道："陛下轻人重己！既招我师为附马，如何教他侍立？世间称女夫谓之'贵人'，岂有贵人不坐之理？"国王听说，大惊失色。欲退殿，恐失了观瞻。只得硬着胆，教近侍的取绣墩来，请唐僧坐了。行者才奏道：

"老孙祖居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学成大道。复转仙乡，啸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龙，登山擒兽，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齐天大圣。玩赏琼楼，喜游宝阁。会天仙，日日歌欢；居圣境，朝朝快乐。只因乱却蟠桃宴，大反天宫，被佛擒伏，困压在五行山下，饥餐铁弹，渴饮铜汁，五百年未尝茶饭。幸我师出东土，拜西方，观音教令脱天灾，离大难，皈正在瑜伽门下。旧讳悟空，称名行者。"

国王闻得这般名重，慌得下了龙床，走将来，以御手挽定长老道："驸马，也是朕之天缘，得遇你这仙姻仙眷。"三藏满口谢恩，请国王登位。复问："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掬嘴扬威道：

"老猪先世为人，贪欢爱懒。一生混沌，乱性迷心。未识天高地厚，难明海阔山遥。正在幽闲之际，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话，解开业网；两三言，劈破灾门。当时省悟，立地投师，谨修二八之工夫，敬炼三三之

前后。行满飞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赐天蓬元帅，管押河兵，逍遥汉阙。只因蟠桃酒醉，戏弄嫦娥，谪官衔，遭贬临凡；错投胎，托生猪像。住福陵山，造恶无边。遇观音，指明善道 。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径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讳悟能，称为八戒。”

国王听言，胆战心惊，不敢观觑。这呆子越弄精神，摇着头，掬着嘴，撑起耳躲呵呵大笑。三藏又怕惊驾，即叱道：“八戒收敛！”方才叉手拱立，假扭斯文。又问：“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

“老沙原系凡夫，因怕轮回访道。云游海角，浪荡天涯。常得衣钵随身，每炼心神在舍。因此虔诚，得逢仙侣。养就孩儿，配缘姹女。工满三千，合和四相。超天界，拜玄穹，官授卷帘大将，侍御凤辇龙车，封号将军。也为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贬在流沙河，改头换面，造孽伤生。幸喜菩萨远游东土，劝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经果正。从立自新，复修大觉。指河为姓，法讳悟净，称名沙僧。”

国王见说，多惊多喜。喜的是女儿招了活佛，惊的是三个实乃妖神。正在惊喜之间，忽有正台阴阳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辰良，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国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阴阳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献果，正宜进贤纳事。”国王大喜，即着当驾官打扫御花园馆阁楼亭，且请驸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后安排合卺佳筵，着公主匹配。众等钦遵，国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题。

却说三藏师徒们都到御花园，天色渐晚，摆了素膳。八戒喜道：“这一日也该吃饭了。”管办人即将素米饭、面饭等物，整担挑来。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撑肠拄腹，方才住手。少顷，又点上灯，设铺盖，各自归寝。长老见左右无人，却恨责行者，怒声叫道：“悟空！你这猢狲，番番害我！我说只去倒换关文，莫向彩楼前去，你怎么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么！却惹出这般事来，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师父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缘，成其夫妇。’似有慕古之意，老孙才引你去。又想着那个给孤布金寺长老之言，就此检视真假。适见那国王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只未见公主何如耳。”

长老道“你见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富贵贫穷，却好施为，辨明邪正。”沙僧与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学得会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当我孙子罢了。”三藏喝道：“且休调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处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会喜之时，

必定那公主出来参拜父母，等老孙在旁观看。若还是个真女人，你就做了驸马，享用国内之荣华也罢。”三藏闻言，越生嗔怒，骂道：“好猢狲！你还害我哩！却是悟能说的，我们十节儿已上了九节七八分了，你还把热舌头铎我！快早夹着，你休开那臭口！再若无礼，我就念起咒来，教你了当不得！”行者听说念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真女人，待拜堂时，我们一齐大闹皇宫，领你去也。”师徒说话，不觉早已入更。正是：

沉沉宫漏，荫荫花香。绣户垂珠箔，闲庭绝火光。秋千索冷空留影，羌笛声残静四方。绕屋有花笼月灿，隔空无树显星芒。杜鹃啼歇，蝴蝶梦长。银汉横天宇，白云归故乡。正是离人情切处，风摇嫩柳更凄凉。

八戒道：“师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议。且睡，且睡！”师徒们果然安歇。

一宵夜景已题，早又金鸡唱晓。五更三点，国王即登殿设朝。但见：

宫殿开轩紫气高，风吹御乐透青霄。
云移豹尾旌旗动，日射螭头玉佩摇。
香雾细添宫柳绿，露珠微润苑花娇。
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统朝。

众文武百官朝罢，又宣：“光禄寺安排十二日会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罍，请驸马在御花园中款玩。”吩咐仪制司领三位贤亲去会同馆少坐，着光禄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两处俱着教坊司奏乐，伏侍赏春景消迟日也。八戒闻得，应声道：“陛下，我师徒自相会，更无一刻相离。今日既在御花园饮宴，带我们去耍两日，好教师父替你家做驸马；不然，这个买卖生意弄不成。”那国王见他丑陋，说话粗俗，又见他扭头捏颈，掬嘴巴，摇耳朵，即像有些风气，犹恐搅破亲事，只得依从；便教：“在永镇华夷阁里安排二席，我与驸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请三位别坐。恐他师徒们坐次不便。”那呆子才朝上唱个喏，叫声多谢。各各而退。又传旨教内宫官排宴，着三宫六院后妃与公主上头，就为添妆𤸫子，以待十二日佳配。

将有巳时前后，那国王排驾，请唐僧都到御花园内观看。好去处：

径铺彩石，槛凿雕栏。径铺彩石，径边石畔长奇葩；槛凿雕栏，槛外栏中生异卉。夭桃迷翡翠，嫩柳闪黄鹂。步觉幽香来袖满，行沾清味上衣多。凤台龙沼，竹阁松轩。凤台之上，吹箫引凤来仪；龙沼之间，养鱼化龙而去。竹阁有诗，费尽推敲裁白雪；松轩文集，考成珠玉注青编。假山拳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蔷薇架，迭锦铺绒；茉藜槛，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药异香，蜀葵奇艳。白梨红杏斗芳菲，紫蕙金萱争烂

熳。丽春花、木笔花、杜鹃花，夭夭灼灼；含笑花、凤仙花、玉簪花，战战巍巍。一处处红透胭脂润，一丛丛芳浓锦绣围。更喜东风回暖日，满园娇媚逞光辉。

一行君王几位，观之良久。早有仪制司官邀请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国王携唐僧上华夷阁，各自饮宴。那歌舞吹弹，铺张陈设，真是：

峥嵘阊阖曙光生，凤阁龙楼瑞霭横。
春色细铺花草绣，天光遥射锦袍明。
笙歌缭绕如仙宴，杯斝飞传玉液清。
君悦臣欢同玩赏，华夷永镇世康宁。

此时长老见那国王敬重，无计可奈，只得勉强随喜，诚是外喜而内忧也。坐间见壁上挂着四面金屏，屏上画着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题咏，皆是翰林名士之诗：

春景诗曰：

“周天一气转洪钧，大地熙熙万象新。
桃李争妍花烂熳，燕来画栋迭香尘。”

夏景诗曰：

“熏风拂拂思迟迟，宫院榴葵映日辉。
玉笛音调惊午梦，芰荷香散到庭帏。”

秋景诗曰：

“金井梧桐一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燕知社日辞巢去，雁折芦花过别乡。”

冬景诗曰：

“天雨飞云暗淡寒，朔风吹雪积千山。
深宫自有红炉暖，报道梅开玉满栏。”

那国王见唐僧恣意看诗，便道：“驸马喜玩诗中之味，必定善于吟哦。如不吝珠玉，请依韵各和一首如何？”长老是个对景忘情，明心见性之意；见国王钦重，命和前韵，他不觉忽谈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钧。”国王大喜，即召侍卫官：“取文房四宝，请驸马和完录下，俟朕缓缓味之。”长老欣然不辞，举笔而和：

和春景诗曰：

“日暖冰消大地钧，御园花卉又更新。
和风膏雨民沾泽，海晏河清绝俗尘。”

和夏景诗曰：

“斗指南方白昼迟，槐云榴火斗光辉。

黄鹂紫燕啼宫柳，巧转双声入绛帏。”

和秋景诗曰：

“香飘橘绿与橙黄，松柏青青喜降霜。

篱菊半开攒锦绣，笙歌韵彻水云乡。”

和冬景诗曰：

“瑞雪初晴气味寒，奇峰巧石玉团山。

炉烧兽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栏。”

国王见和大喜。称唱道：“好个‘袖手高歌倚翠栏’！”遂命教坊司以新诗奏乐，尽日而散。

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尽受用，各饮了几杯，也都有些酣意。正欲去寻长老，只见长老已同国王在一阁。八戒呆性发作，应声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这一下了！却该趁饱儿睡觉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没修养。这气饱饫，如何睡觉？”八戒道：“你那里知，俗语云：‘吃了饭儿不挺尸，肚里没板脂’哩！”

唐僧与国王相别，只谨言，只谨言。既至亭内，嗔责他三人道：“这夯货，越发村了！这是甚么去处，只管大呼小叫！倘或恼着国王，却不被他伤害性命？”八戒道：“没事，没事！我们与他亲家礼道的，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大家耍子，怕他怎的？”长老叱道，教：“拿过呆子来，打他二十禅杖！”行者果一把揪翻，长老举杖就打。呆子喊叫道：“驸马爷爷！饶罪！饶罪！”旁有陪宴官劝住。呆子爬将起来，突突囔囔的道：“好贵人，好驸马，亲还未成，就行起王法来了！”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说，莫胡说，快早睡去。”他们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到明早，依旧宴乐。

不觉乐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禄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驸马府已修完，专等妆奁铺设。合卺宴亦已完备，荤素共五百馀席。”国王心喜，正欲请驸马赴席，忽有内宫官对御前启奏道：“万岁，正宫娘娘有请。”国王遂退入内宫，只见那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引领着公主，都在昭阳宫谈笑。真个是花团锦簇！那一片富丽妖娆，真胜似天堂月殿，不亚于仙府瑶宫。有喜会佳姻新词四首为证。

喜词云：

喜，喜，喜！欣然乐矣！结婚姻，恩爱美。巧样宫妆，嫦娥怎比。龙

钗与凤镺，艳艳飞金缕。樱唇皓齿朱颜，嬝娜如花轻体。锦重重，五彩丛中；香拂拂，千金队里。

会词云：

会，会，会！妖娆娇媚。赛毛嫱，欺楚妹。倾国倾城，比花比玉。妆饰更鲜妍。钗环多艳丽。兰心蕙性清高，粉脸冰肌荣贵。黛眉一线远山微，窈窕嫣姌攒锦队。

佳词云：

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爱，实堪夸。异香馥郁，脂粉交加。天台福地远，怎似国王家。笑语纷然娇态，笙歌缭绕喧哗。花堆锦砌千般美，看遍人间怎若他。

姻词云：

姻，姻，姻！兰麝香喷。仙子阵，美人群。嫔妃换彩，公主妆新。云鬓堆鸦髻，霓裳压凤裙。一派仙音嘹喨，两行朱紫缤纷。当年曾结乘鸾信，今朝幸喜会佳姻。

却说国王驾到，那后妃引着公主，并彩女、宫娥都来迎接。国王喜孜孜，进了昭阳宫坐下。后妃等朝拜毕，国王道："公主贤女，自初八日结彩抛球，幸遇圣僧，想是心愿已足。各衙门官，又能体朕心，各项事俱已完备。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卺之宴，不要错过时辰。"

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万千之罪。有一言启奏：这几日闻得宫官传说，唐圣僧有三个徒弟，他生得十分丑恶，小女不敢见他，恐见时必生恐惧。万望父王将他发放出城方好，不然惊伤弱体，反为祸害也。"国王道："孩儿不说，朕几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丑恶。连日教他在御花园里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发他关文，教他出城，却好会宴。"公主叩头谢了恩。国王即出驾上殿，传旨："请驸马共他三位。"

原来那唐僧捏指头儿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与他三人计较道："今日却是十二了，这事如何区处？"行者道："那国王我已识得他有些晦气，还未沾身，不为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见面，若得出来，老孙一觑，就知真假，方才动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来请，打发我等出城。你自应承莫怕。我闪闪身儿就来，紧紧随护你也。"师徒们正讲，果见当驾官同仪制司来请。行者笑道："去来！去来！必定是与我们送行，好留师父会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两黄金白银，我们也好买些人事回去。到我那丈人家，也再会亲耍子儿去耶。"沙僧道："二哥箝着口，休乱说，只凭大哥主张。"

遂此将行李、马匹，俱随那些官到于丹墀下。国王见了，教请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将关文拿上来，朕当用宝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备盘缠，送你三位早去灵山见佛。若取经回来，还有重谢。留驸马在此，勿得悬念。”行者称谢。遂教沙僧取出关文递上。国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黄金十锭，白金二十锭，聊达亲礼。八戒原来财色心重，即去接了。行者朝上唱个喏道：“聒噪，聒噪！”便转身要走，慌得个三藏一毂辘爬起，扯住行者，咬响牙根道：“你们都不顾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丢个眼色道：“你在这里宽怀欢会，我等取了经，回来看你。”那长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见，以为实是相别而去。早见国王又请驸马上殿，着多官送三位出城。长老只得放了手上殿。

行者三人，同众出了朝门，各自相别。八戒道：“我们当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语，只管走至驿中。驿丞接入，看茶，摆饭。行者对八戒、沙僧道：“你两个只在此，切莫出头。但驿丞问甚么事情，且含糊答应，莫与我说话。我保师父去也。”

好大圣，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作本身模样，与八戒、沙僧同在驿内。真身却幌的跳在半空，变作一个蜜蜂儿，其实小巧。但见：

翅黄口甜尾利，随风飘舞颠狂。

最能摘蕊与偷香，度柳穿花摇荡。

辛苦几番淘染，飞来飞去空忙。

酿成浓美自何尝，只好留存名状。

你看他轻轻的飞入朝中。远见那唐僧在国王左边绣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燥。径飞至他毗卢帽上，悄悄的爬及耳边，叫道：“师父，我来了，切莫忧虑。”这句话，只有唐僧听见，那伙凡人，莫想知觉。唐僧听见，始觉心宽。不一时，宫官来请道：“万岁，合卺嘉筵已排设在鸩鹊宫中。娘娘与公主，俱在宫伺候。专请万岁同贵人会亲也。”国王喜之不尽，即同驸马进宫而去。正是那：

邪主爱花花作祸，禅心动念念生愁。

毕竟不知唐僧在内宫怎生解脱，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却说那唐僧忧忧愁愁，随着国王至后宫，只听得鼓乐喧天，随闻得异香扑鼻，低着头，不敢仰视。行者暗里欣然，丁在那毗卢帽顶上，运神光，睁火眼金睛观看，又只见那两班彩女，摆列的似蕊宫仙府，胜强似锦帐春风。真个是：

娉婷嬝娜，玉质冰肌。一双双娇欺楚女，一对对美赛西施。云髻高盘飞彩凤，娥眉微显远山低。笙簧杂奏，箫鼓频吹。宫商角徵羽，抑扬高下齐。清歌妙舞常堪爱，锦砌花团色色怡。

行者见师父全不动念，暗自里咂嘴夸称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锦绣心无爱，足步琼瑶意不迷。"

少时，皇后、嫔妃簇拥着公主出鸡鹊宫，一齐迎接，都道声"我王万岁，万万岁！"慌的个长老战战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识，见那公主头顶上微露出一点妖氛，却也不十分凶恶，即忙爬近耳朵叫道："师父，公主是个假的。"长老道："是假的，却如何教他现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长老道："不可，不可！恐惊了主驾。且待君后退散，再使法力。"

那行者一生性急，那里容得，大咤一声，现了本相，赶上前，揪住公主骂道："好孽畜！你在这里弄假成真，只在此这等受用也尽彀了，心尚不足，还要骗我师父，破他的真阳，遂你的淫性哩！"唬得那国王呆呆挣挣，后妃跌跌爬爬，宫娥彩女，无一个不东躲西藏，各顾性命。好便似：

春风荡荡，秋气潇潇：春风荡荡过园林，千花摆动；秋气潇潇来径苑，万叶飘摇。刮折牡丹攲槛下，吹歪芍药卧栏边。沼岸芙蓉乱撼，台基菊蕊铺堆。海棠无力倒尘埃，玫瑰有香眠野径。春风吹折芰荷楟，冬雪压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乱落在内院东西；岸柳枝条，斜垂在皇宫南北。好

花风雨一宵狂，无数残红铺地锦。

三藏一发慌了手脚，战兢兢抱住国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顽徒使法力，辨真假也。"

却说那妖精见事不谐，挣脱了手，解剥了衣裳，捽捽头，摇落了钗环首饰，即跑到御花园土地庙里，取出一条碓嘴样的短棍，急转身来乱打行者。行者随即跟来，使铁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吆吆喝喝，就在花园斗起。后却大显神通，各驾云雾，杀在空中。这一场：

金箍铁棒有名声，碓嘴短棍无人识。一个因取真经到此方，一个为爱奇花来住迹。那怪久知唐圣僧，要求配合元精液。旧年摄去真公主，变作人身钦爱惜。今逢大圣认妖氛，救援活命分虚实。短棍行凶着顶丢，铁棒施威迎面击。喧喧嚷嚷两相持，云雾满天遮白日。

他两个杀在半空赌斗，吓得那满城中百姓心慌，尽朝里多官胆怕。长老扶着国王，只叫"休惊！请劝娘娘与众等莫怕。你公主是个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胆大的，把那衣服、钗环拿与皇后看了，道："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丢下，精着身子，与那和尚在天上争打，必定是个妖邪。"此时国王、后妃人等才正了性，望空仰视不题。

却说那妖精与大圣斗经半日，不分胜败。行者把棒丢起，叫一声"变！"就以一变十，以十变百，以百变千，半天里，好似蛇游蟒搅，乱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脚，将身一闪，化道清风，即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声咒语，将铁棒收做一根，纵祥光一直赶来。将近西天门，望见那旌旗焖灼，行者厉声高叫道："把天门的，挡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个那天门上，有护国天王帅领着庞、刘、苟、毕四大元帅，各展兵器拦阻。妖邪不能前进，急回头，舍死忘生，使短棍又与行者相持。

这大圣用心力轮铁棒，仔细迎着看时，见那短棍儿一头壮，一头细，却似舂碓臼的杵头模样，叱咤一声，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么器械，敢与老孙抵敌！快早降伏，免得这一棒打碎你的天灵！"那妖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这兵器！听我道：

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计年。混沌开时吾已得，洪蒙判处我当先。源流非比凡间物，本性生来在上天。一体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气合三元。随吾久住蟾宫内，伴我常居桂殿边。因为爱花垂世境，故来天竺假婵娟。与君共乐无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缘。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寻赶战逞凶顽！这般器械名头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广寒宫里捣药杵，打人

一下命归泉！”

行者闻说，呵呵冷笑道：“好孽畜啊！你既住在蟾宫之内，就不知老孙的手段？你还敢在此支吾？快早现相降伏，饶你性命！”那怪道：“我认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弼马温，理当让你；但只是破人亲事，如杀父母之仇，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马温！”那大圣恼得是“弼马温”三字。他听得此言，心中大怒，举铁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轮杵来迎。就于西天门前，发狠相持。这一场：

金箍棒，捣药杵，两般仙器真堪比。那个为结婚姻降世间，这个因保唐僧到这里。原来是国王没正经，爱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争，两家都把顽心起。一冲一撞赌输赢，劖语劖言齐斗嘴。药杵英雄世罕稀，铁棒神威还更美。金乐湛湛幌天门，彩雾辉辉连地里。来往战经十数回，妖邪力弱难搪抵。

那妖精与行者又斗了十数回，见行者的棒势紧密，料难取胜，虚丢一杵，将身幌一幌，金光万道，径奔正南上败走。大圣随后追袭。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钻入山洞，寂然不见。又恐他遁身回国，暗害唐僧。他认了这山的规模，返云头径转国内。

此时有申时矣。那国王正扯着三藏，战战兢兢，只叫：“圣僧救我！”那些嫔妃、皇后也正怆惶，只见大圣自云端里落将下来，叫道：“师父，我来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惊了圣躬。我问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于鸡鹊宫外，叉手当胸道：“假公主是个妖邪。初时与他打了半日，他战不过我，化道清风，径往天门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挡住。他现了相，又与我斗到十数合，又将身化作金光，败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无处寻觅，恐怕他来此害你，特地回顾也。”国王听说，扯着唐僧问道：“既然假公主是个妖邪，我真公主在于何处？”行者应声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来也。”那后妃等闻得此言，都解了恐惧，一个个上前拜告道：“望圣僧救得我真公主来，分了明暗，必当重谢。”行者道：“此间不是我们说话处，请陛下与我师出宫上殿，娘娘等各转各宫，召我师弟八戒、沙僧来保护师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则分了内外，二则免我悬心。谨当辨明，以表我一场心力。”国王依言，感谢不已。遂与唐僧携手出宫，径至殿上。众后妃各各回宫。一壁厢教备素膳，一壁厢请八戒、沙僧。须臾间，二人早至。行者备言前事，教他两个用心护持。这大圣纵筋斗云，飞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个个望空礼拜不题。

孙大圣径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寻找。原来那妖邪败了阵，到此山，钻入窝中，将门儿使石块挡塞，虚怯怯藏隐不出。行者寻一会不见动静，心甚焦恼，捻着诀，念动真言，唤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审问。少时，二神至了，叩头道：“不知！不知！知当远接。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问你：这山叫做甚么名字？此处有多少妖精？从实说来，饶你罪过。”二神告道：“大圣，此山唤做毛颖山。山中只有三处兔穴。亘古至今，没甚妖精。乃五环之福地也。大圣要寻妖精，还是西天路上去有。”行者道：“老孙到了西天天竺国，那国王有个公主被个妖精摄去，抛在荒野，他就变做公主模样，戏哄国王，结彩楼，抛绣球，欲招驸马。我保唐僧至其楼下，被他有心打着唐僧，欲为配偶，诱取元阳。是我识破，就于宫中现身捉获。他就脱了人衣、首饰，使一条短棍，唤名捣药杵，与我斗了半日，他就化清风而去。被老孙赶至西天门，又斗有十数合，他料不能胜，复化金光，逃至此处。如何不见？”

二神听说，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寻找。始于山脚下窟边看处，亦有几个草兔儿，也惊得走了。寻至绝顶上窟中看时，只见两块大石头。将窟门挡住。土地道：“此间必是妖邪赶急钻进去也。”行者即使铁棒，捎开石块。那妖邪果藏在里面，呼的一声，就跳将出来，举药杵来打。行者轮起铁棒架住，唬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里嚷嚷突突的，骂着山神、土地道：“谁教你引着他往这里来找寻！”他支支撑撑的，抵着铁棒，且战且退，奔至空中。

正在危急之际，却又天色晚了。这行者愈发狠性，下毒手，恨不得一棒打杀。忽听得九霄碧汉之间，有人叫道：“大圣，莫动手！莫动手！棍下留情！”行者回头看时，原来是太阴星君，后带着姮娥仙子，降彩云到于当面。慌得行者收了铁棒，躬身施礼道：“老太阴，那里来的？老孙失回避了。”太阴道：“与你对敌的这个妖邪，是我广寒宫捣玄霜仙药之玉兔也。他私自偷开玉关金锁，走出宫来，经今一载。我算他目下有伤命之灾，特来救他性命。望大圣看老身饶他罢。”行者喏喏连声，只道：“不敢，不敢！怪道他会使捣药杵！原来是个玉兔儿！老太阴不知，他摄藏了天竺国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我圣僧师父之元阳。其情其罪，其实何甘！怎么便可轻恕饶他？”太阴道：“你亦不知。那国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宫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儿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灵之光，遂投胎于国王正宫皇后之腹，当时得以降生。这玉兔儿怀那一掌之仇，故于旧年走出广寒，抛素娥于荒野。但只是不该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逭。幸汝留心，识破真假，却也未曾伤损你师。万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这些因果，

老孙也不敢抗违。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儿，恐那国王不信，敢烦太阴君同众仙妹将玉兔儿拿到那厢，对国王明证明证。一则显老孙之手段，二来说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后着那国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见显报之意也。”太阴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还不归正同来！”玉兔儿打个滚，现了原身。真个是：

缺唇尖齿，长耳稀须。团身一块毛如玉，展足千山蹄若飞。直鼻垂酥，果赛霜华填粉腻；双睛红映，犹欺雪上点胭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练；伸开腰，白铎铎一架银丝。几番家，吸残清露瑶天晓，捣药长生玉杵奇。

那大圣见了，不胜欣喜，踏云光，向前引导。那太阴君领着众姮娥仙子，带着玉兔儿，径转天竺国界。此时正黄昏，看看月上。到城边，闻得谯楼上擂鼓。那国王与唐僧尚在殿内，八戒、沙僧与多官都在阶前。方议退朝，只见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昼。众抬头看处，又闻得孙大圣厉声高叫道：“天竺陛下，请出你那皇后嫔妃看者。这宝幢下乃月宫太阴星君，两边的仙妹是月里嫦娥。这个玉兔儿却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现真相也。”那国王急召皇后、嫔妃与宫娥、彩女等众，朝天礼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谢。满城中各家各户，也无一人不设香案，叩头念佛。

正此观看处，猪八戒动了欲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与你是旧相识，我和你耍子儿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两掌，骂道：“你这个村泼呆子！此是甚么去处，敢动淫心！”八戒道：“拉闲散闷耍子而已！”那太阴君令转仙幢与众嫦娥收回玉兔，径上月宫而去。

行者把八戒揪落尘埃。这国王在殿上谢了行者。又问前因道：“多感神僧大法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却在何处所也？”行者道：“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宫里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将玉兔儿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宫腹内，生下身来。那玉兔儿怀恨前仇，所以于旧年间偷开玉关金锁走下来，把素娥摄抛荒野，他却变形哄你。这段因果，是太阴君亲口才与我说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请御驾去寻其真者。”国王闻说，又心意惭惶，止不住腮边流泪道：“孩儿！我自幼登基，虽城门也不曾出去，却教我那里去寻你也！”行者笑道：“不须烦恼。你公主现在给孤布金寺里装风。今且各散，到天明我还你个真公主便是。”众官又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宽。这几位神僧，乃腾云驾雾之神佛，必知未来过去之因由。明日即烦神僧四众同去一寻，便知端的。”国王依言，即请至留春亭摆斋安歇。此时已近二更。正

是那：

铜壶滴漏月华明，金铎叮当风送声。
杜宇正啼春去半，落花无路近三更。
御园寂寞秋千影，碧落空孚银汉横。
三市六街无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

当夜各寝不题。

这一夜，国王退了妖气，陡长精神，至五更三点，复出临朝。朝毕，命请唐僧四众，议寻公主。长老随至，朝上行礼。大圣三人，一同打个问讯。国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儿，敢烦神僧为一寻救。”

长老道：“贫僧前日自东来，行至天晚，见一座给孤布金寺，特进求宿，幸那寺僧相待。当晚斋罢，步月闲行，行至布金旧园，观看基址，忽闻悲声入耳。询问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岁之外，他屏退左右，细细的对我说了一遍，道：‘悲声者，乃旧年春深时，我正明性月，忽然一阵风生，就有悲怨之声。下榻到祇园基上看处，乃是一个女子。询问其故，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国国王公主。因为夜间玩月观花，被风刮至于此。”’那老僧多知人礼，即将公主锁在一间僻静房中。惟恐本寺顽僧污染，只说是妖精被我锁住。公主识得此意，日间胡言乱语，讨些茶饭吃了；夜深无人处，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曾来国打听几番，见公主在宫无恙，所以不敢声言举奏。因见我徒弟有些神通，那老僧千叮万嘱，教贫僧到此查访。不期他原是蟾宫玉兔为妖，假合真形，变作公主模样。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阳。幸亏我徒弟施威显法，认出真假。今已被太阴星收去。贤公主见在布金寺装风也。”

国王见说此详细，放声大哭。早惊动三宫六院，都来问及前因。无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国王又问：“布金寺离城多远？”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国王遂传旨：“着东西二宫守殿，掌朝太师卫国，朕同正宫皇后帅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

当时摆驾，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里。众僧慌忙跪接道：“老爷去时，与众步行，今日何从天上下来？”行者笑道：“你那老师在于何处？快叫他出来，排设香案接驾。天竺国王、皇后、多官与我师父都来了。”众僧不解其意，即请出那老僧。老僧见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爷，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抛绣球，欲配唐僧，并赶捉赌斗，与太阴星收去玉兔之言，备陈了一遍。那老僧又磕头拜谢。行者搀起道：“且莫拜，且莫拜。快安排接驾。”众僧才知后房里锁得是个女子。一个个惊惊喜喜，

便都设了香案，摆列山门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钟鼓等候。

不多时，圣驾早到。果然是：

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
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
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馀芳。
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国王到于山门之外，只见那众僧齐齐整整，俯伏接拜，又见孙行者立在中间，国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孙把腰略扭一扭儿，就到了。你们怎么就走这半日？”随后唐僧等俱到。长老引驾，到于后面房边，那公主还装风胡说。老僧跪指道：“此房内就是旧年风吹来的公主娘娘。”国王即令开门。随即打开铁锁，开了门。国王与皇后见了公主，认得形容，不顾秽污，近前一把搂抱道：“我的受苦的儿啊！你怎么遭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人不同。三人抱头大哭。哭了一会，叙毕离情，即令取香汤，教公主沐浴更衣，上辇回国。

行者又对国王拱手道：“老孙还有一事奉上。”国王答礼道：“神僧有事吩咐，朕即从之。”行者道：“他这山，名为百脚山。近来说有蜈蚣成精，黑夜伤人，往来行旅，甚为不便。我思蜈蚣惟鸡可以降伏，可选绝大雄鸡千只，撒放山中，除此毒虫。就将此山名改换改换，赐文一道敕封，就当谢此僧存养公主之恩也。”国王甚喜，领诺。随差官进城取鸡；又改山名为宝华山，仍着工部办料重修，赐与封号，唤做“敕建宝华山给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为“报国僧官”，永远世袭，赐俸三十六石。僧众谢了恩，送驾回朝。公主入宫，各各相见。安排筵宴，与公主释闷贺喜。后妃母子，复聚首团瘫。国王君臣，亦共喜，饮宴一宵不题。

次早，国王传旨，召丹青图下圣僧四众喜容，供养在华夷楼上。又请公主新妆重整，出殿谢唐僧四众救苦之恩。谢毕，唐僧辞王西去。那国王那里肯放，大设佳宴，一连吃了五六日，着实好了呆子，尽力放开肚量受用。国王见他们拜佛心重，苦留不住，遂取金银二百锭，宝贝各一盘奉谢。师徒们一毫不受。教摆銮驾，请老师父登辇，差官远送。那后妃并臣民人等俱各叩谢不尽。及至前途，又见众僧叩送，俱不忍相别。行者见送者不肯回去，无已，捻诀，往巽地上吹口仙气，一阵暗风，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方才得脱身而去。这正是：

沐净恩波归了性，出离金海悟真空。

毕竟不知前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色色原无色，空空亦非空。静喧语默本来同，梦里何劳说梦。
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如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

话表唐僧师众，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见黑风过处，不见他师徒，以为活佛临凡，磕头而回不题。他师徒们西行，正是春尽夏初时节：

清和天气爽，池沼芰荷生。
梅逐雨馀熟，麦随风里成。
草香花落处，莺老柳枝轻。
江燕携雏习，山鸡哺子鸣。
斗南当日永，万物显光明。

说不尽那朝餐暮宿，转涧寻坡。在那平安路上，行经半月。前边又见一城垣相近。三藏问道：“徒弟，此又是甚么去处？”行者道：“不知，不知。”八戒笑道：“这路是你行过的，怎说不知？却是又有些儿跷蹊。故意推不认得，捉弄我们哩。”行者道：“这呆子全不察理！这路虽是走过几遍，那时只在九霄空里，驾云而来，驾云而去，何曾落在此地？事不关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却有甚跷蹊，又捉弄你也？”

说话间，不觉已至边前。三藏下马，过吊桥，径入门里。长街上，只见廊下坐着两个老儿叙话。三藏叫：“徒弟，你们在那街心里站住，低着头，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问个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长老近前合掌，叫声“老施主，贫僧问讯了。”那二老正在那里闲讲闲论，说甚么兴衰得失，谁圣谁贤，当时的英雄事业，而今安在，诚可谓大叹息。忽听得道声问讯，随答礼道：“长老有何话说？”三藏道：“贫僧乃远方来拜佛祖的，适到宝方，不知是甚地名。那里有向善的人家，化斋一顿？”老者道：“我敝处是铜台府。府

后有一县，叫做地灵县。长老若要吃斋，不须募化，过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东者，有一个虎坐门楼，乃是寇员外家。他门前有个‘万僧不阻’之牌。似你这远方僧，尽着受用。去，去，去！莫打断我们的话头。”

三藏谢了。转身对行者道：“此处乃铜台府地灵县。那二老道：‘过此牌坊，南北街，向东虎坐门楼，有个寇员外家，他门前有个“万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吃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个有斋僧的。此间既是府县，不必照验关文，我们去化些斋吃了，就好走路。”长老与三人缓步长街，又惹得那市口里人，都惊惊恐恐，猜猜疑疑的，围绕争看他们相貌。长老吩咐闭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着头，不敢仰视。转过拐角，果见一条南北大街。

正行时，见一个虎坐门楼，门里边影壁上挂着一面大牌，书着“万僧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贤者，愚者，俱无诈伪。那二老说时，我犹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进去。行者道：“呆子且住。待有人出来，问及何如，方好进去。”沙僧道：“大哥说得有理。恐一时不分内外，惹施主烦恼。”在门口歇下马匹、行李。须臾间，有个苍头出来，提着一把秤，一只篮儿，猛然看见，慌得丢了，倒跑进去报道：“主公！外面有四个异样僧家来也！”那员外拄着拐，正在天井中闲走，口里不住的念佛，一闻报道，就丢了拐，出来迎接。见他四众，也不怕丑恶，只叫：“请进，请进。”三藏谦谦逊逊，一同都入。转过一条巷子，员外引路，至一座房里，说道：“此上手房宇，乃管待老爷们的佛堂、经堂、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称赞不已。随取袈裟穿了拜佛，举步登堂观看，但见那：

香云叆叇，烛焰光辉。满堂中锦簇花攒，四下里金铺彩绚。朱红架，高挂紫金钟；彩漆檠，对设花腔鼓。几对幡，绣成八宝；千尊佛，尽戗黄金。古铜炉，古铜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铜炉内，常常不断沉檀；古铜瓶中，每有莲花现彩。雕漆桌上五云鲜，雕漆盒中香瓣积。玻璃盏，净水澄清；瑠璃灯，香油明亮。一声金磬，响韵虚徐。真个是红尘不到赛珍楼，家奉佛堂欺上刹。

长老净了手，拈了香，叩头拜毕，却转回与员外行礼。员外道：“且住！请到经堂中相见。”又见那：

方台竖柜，玉匣金函。方台竖柜，堆积着无数经文；玉匣金函，收贮着许多简札。彩漆桌上，有纸墨笔砚，都是些精精致致的文房；椒粉屏前，有书画琴棋，尽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轻玉浮金之仙磬，挂

一柄披风披月之龙髯。清气令人神气爽，斋心自觉道心闲。

长老到此，正欲行礼，那员外又搀住道："请宽佛衣。"三藏脱了袈裟，才与长老见了。又请行者三人见了。又叫把马喂了，行李安在廊下，方问起居。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诣宝方谒灵山见佛祖求真经者。闻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见，求一斋就行。"员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贱名寇洪，字大宽，虚度六十四岁。自四十岁上，许斋万僧，才做圆满。今已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斋僧的帐目。连日无事，把斋过的僧名算一算，已斋过九千九百九十六员。止少四众，不得圆满。今日可可的天降老师四位，完足万僧之数，请留尊讳。好歹宽住月馀，待做了圆满，弟子着轿马送老师上山。此间到灵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远也。"三藏闻言，十分欢喜，都就权且应承不题。

他那几个大小家僮，往宅里搬柴打水，取米面蔬菜，整治斋供，忽惊动员外妈妈问道："是那里来的僧，这等上紧？"僮仆道："才有四位高僧，爹爹问他起居，他说是东土大唐皇帝差来的，往灵山拜佛爷爷。到我们这里，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说是天降的，吩咐我们快整斋，供养他也。"那老妪听说也喜，叫丫鬟："取衣服来我穿，我也去看看。"僮仆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丑得狠哩。"老妪道："汝等不知。但形容丑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先去报你爹爹知道。"那僮仆跑至经堂，对员外道："奶奶来了，要拜见东土老爷哩。"三藏听见，即起身下座。

说不了，老妪已至堂前。举目见唐僧相貌轩昂，丰姿英伟。转面见行者三人模样非凡，虽知他是天人下界，却也有几个悚惧，朝上跪拜。三藏急急还礼道："有劳菩萨错敬。"老妪问员外说道："四位师父，怎不并坐？"八戒掬着嘴道："我三个是徒弟。"噫！他这一声，就如深山虎啸。那妈妈一发害怕。

正说处，又见一个家僮来报道："两个叔叔也来了。"三藏急转身看时，原来是两个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经堂，对长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还礼。员外上前扯住道："这是我两个小儿，唤名寇梁、寇栋，在书房里读书方回，来吃午饭。知老师下降，故来拜也。"三藏喜道："贤哉，贤哉！正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在读书。"二秀才启上父亲道："这老爷是那里来的？"员外笑道："来路远哩。南赡部洲东土大唐皇帝钦差到灵山拜佛祖爷爷取经的。"秀才道："我看《事林广记》上，盖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们这里叫做西牛贺洲。还有个东胜神洲。想南赡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贫僧在路，耽阁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万苦千辛。甚亏我三个徒弟保护。共计一十四遍寒暑，方得至宝方。"秀才闻言，称奖不尽道："真

是神僧，真是神僧！”说未毕，又有个小的来请道：“斋筵已摆，请老爷进斋。”员外着妈妈与儿子转宅，他却陪四众进斋堂吃斋。那里铺设的齐整。但见：

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装成的时样。第二行五盘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盘闲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汤米饭，蒸馍馒头，辣辣爨爨热腾腾，尽皆可口，真足充肠。七八个僮仆往来奔奉，四五个庖丁不住手。

你看那上汤的上汤，添饭的添饭。一往一来，真如流星赶月。这猪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风卷残云。师徒们尽受用了一顿。长老起身，对员外谢了斋，就欲走路。那员外拦住道：“老师，放心住几日儿。常言道：‘起头容易结梢难。’只等我做过了圆满，方敢送程。”三藏见他心诚意恳，没奈何住了。

早经过五七遍朝夕，那员外才请了本处应佛僧二十四员，办做圆满道场。众僧们写作有三四日，选定良辰，开启佛事。他那里与大唐的世情一般，却倒也：

大扬幡，铺设金容；齐秉烛，烧香供养。擂鼓敲铙，吹笙捻管。云锣儿，横笛音清，也都是尺工字样。打一回，吹一荡，朗言齐语开经藏。先安土地，次请神将。发了文书，拜了佛像。谈一部《孔雀经》，句句消灾障；点一架药师灯，焰焰辉光亮。拜水忏，解冤愆；讽《华严》，除诽谤。三乘妙法甚精勤，一二沙门皆一样。

如此做了三昼夜，道场已毕。唐僧想着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辞谢。员外道：“老师辞别甚急，想是连日佛事冗忙，多致简慢，有见怪之意。”三藏道：“深扰尊府，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言怪！但只当时圣君送我出关，问几时可回，我就误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阁，今已十四年矣！取经未知有无，及回又得十二三年，岂不违背圣旨？罪何可当！望老员外让贫僧前去，待取得经回，再造府久住些时，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师父忒也不从人愿！不近人情！老员外大家巨富，许下这等斋僧之愿，今已圆满，又况留得至诚，须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这等现成好斋不吃，却往人家化募！前头有你甚老爷、老娘家哩？”长老咄的喝了一声道：“你这夯货，只知要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汝等既要贪此嗔痴，明日等我自家去罢。”行者见师父变了脸，即揪住八戒，着头打一顿拳，骂道：“呆子不知好歹，惹得师父连我们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只这等不说话，还惹人嫌，且又插嘴！”那呆子气呼呼的，立在旁边，再不敢言。员外见他师徒们生恼，只得满面陪笑道：“老师莫焦燥，今日且少宽容，待明

日我办些旗鼓，请几个邻里亲戚，送你们起程。”

正讲处，那老妪又出来道：“老师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辞。今到几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妪道：“这半月算我员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针线钱儿，也愿斋老师父半月。”说不了，寇栋兄弟又出来道：“四位老爷，家父斋僧二十馀年，更不曾遇着好人，今幸圆满，四位下降，诚然是蓬屋生辉。学生年幼，不知因果，常闻得有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献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何必苦辞？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修钱儿，也只望供养老爷半月，方才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萨盛情，已不敢领，怎么又承贤昆玉厚爱？决不敢领。今朝定要起身。万勿见罪。不然，久违钦限，罪不容诛矣。”那老妪与二子见他执一不住，便生起恼来道：“好意留他，他这等固执要去，要去便就去了罢！只管劳叨甚么！”母子遂抽身进去。八戒忍不住口，又对唐僧道：“师父，不要拿过了班儿。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们且住一个月儿，了了他母子的愿心也罢了，只管忙怎的？”唐僧又咄了一声，喝道。那呆子就自家把嘴打了两下道：“啐，啐，啐！”说道：“莫多话，又做声了！”行者与沙僧款款的笑在一边。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么？”即捻诀要念紧箍儿咒，慌得个行者跪下道：“师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万莫念，莫念！”

员外又见他师徒们渐生烦恼，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师不必吵闹，准于明早送行。”遂此出了经堂，吩咐书办，写了百十个简帖儿，邀请邻里亲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师西行。一壁厢又叫庖人安排饯行的筵宴；一壁厢又叫管办的做二十对彩旗，觅一班吹鼓手乐人，南来寺里请一班和尚，东岳观里请一班道士，限明日巳时，各项俱要整齐。众执事领命去讫。不多时，天又晚了。吃了晚斋，各归寝处。正是那：

几点归鸦过别村，楼头钟鼓远相闻。
六街三市人烟静，万户千门灯火昏。
月皎风清花弄影，银河惨淡映星辰。
子规啼处更深矣，天籁无声大地钧。

当时三四更天气，各管事的家僮，尽皆早起，买办各项物件。你看那办筵席的，厨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吵闹；请僧道的，两脚奔波；叫鼓乐的，一身急纵；送简贴的，东走西跑；备轿马的，上呼下应。这半夜，直嚷至天明，将巳时前后，各项俱完，也只是有钱不过。

却表唐僧师徒们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长老吩咐收拾行李，扣备马

匹。呆子听说要走，又努嘴胖唇，唧唧哝哝，只得将衣钵收拾，找启高肩担子。沙僧刷鞄马匹，套起鞍辔伺候。行者将九环杖递在师父手里，他将通关文牒的引袋儿，挂在胸前，只是一齐要走。员外又都请至后面大厂厅内。那里面又铺设了筵宴，比斋堂中相待的更是不同。但见那：

帘幕高挂，屏围四绕。正中间，挂一幅寿山福海之图；两壁厢，列四轴春夏秋冬之景。龙文鼎内香飘霭，鹊尾炉中瑞气生。看盘簇彩，宝妆花色色鲜明；排桌堆金，狮仙糖齐齐摆列。阶前鼓舞按宫商，堂上果肴铺锦绣。素汤素饭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艳。虽然是百姓之家，却不亚王侯之宅。只听得一片欢声，真个也惊天动地。

长老正与员外作礼，只见家僮来报："客俱到了。"却是那请来的左邻、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斋公，念佛的善友，一齐都向长老礼拜。拜毕，各各叙坐。只见堂下面鼓瑟吹笙，常上边弦歌酒宴。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对沙僧道："兄弟，放怀放量吃些儿。离了寇家，再没这好丰盛的东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说那里话！常言道：'珍馐百味，一饱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济，不济！我这一顿尽饱吃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饿。"行者听见道："呆子，莫胀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

说不了，日将中矣。长老在上举箸，念《揭斋经》。八戒慌了，拿过添饭来，一口一碗，又丢毂有五六碗，把那馒头、馎儿、饼子、烧果，没好没歹的，满满笼了两袖，才跟师父起身。长老谢了员外，又谢了众人，一同出门。你看那门外摆着彩旗宝盖，鼓手乐人。又见那两班僧道方来，员外笑道："列位来迟，老师去急，不及奉斋，俟回来谢罢。"众等让叙道路，抬轿的抬轿，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都让长老四众前行。只闻得鼓乐喧天，旗幡蔽日，人烟凑集，车马骈填，都来看寇员外迎送唐僧。这一场富贵，真赛过珠围翠绕，诚不亚锦帐藏春！

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长亭，又设着箪食壶浆，擎杯把盏，相饮而别。那员外犹不忍舍，噙着泪道："老师取经回来，是必到舍再住几日，以了我寇洪之心。"三藏感之不尽，谢之无已道："我若到灵山，得见佛祖，首表员外之大德。回时定踵门叩谢，叩谢！"说说话儿，不觉的又有二三里路。长老恳切拜辞。那员外又放声大哭而转。这正是：有愿斋僧归妙觉，无缘得见佛如来。

且不说寇员外送至十里长亭，同众回家。却说他师徒四众，行有四五十

里之地，天色将晚。长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担，努着嘴道：“放了现成茶饭不吃，清凉瓦屋不住，却要走甚么路，像抢丧踵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来，却如之何！”三藏骂道：“泼孽畜，又来报怨了！常言道：‘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里回转大唐，奏过主公，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胀死你这孽畜，教你做个饱鬼！”那呆子吓吓的暗笑，不敢复言。

行者举目遥观，只见大路旁有几间房宇，急请师父道：“那里安歇，那里安歇。”长老至前，见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旧扁，扁上有落颜色积尘的四个大字，乃“华光行院”。长老下了马道：“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职，化做五显灵官。此间必有庙祝。”遂一齐进去。但见廊房俱倒，墙壁皆倾，更不见人之踪迹，只是些杂草丛菁。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云盖顶，大雨淋漓。没奈何，却在那破房之下，拣遮得风雨处，将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声，恐有妖邪知觉。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咦！真个是：

泰极还生否，乐处又逢悲。

毕竟不知天晓向前去还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蛰　圣显幽魂救本原

且不言唐僧等在华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却说铜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伙凶徒，因宿娼、饮酒、赌博，花费了家私，无计过活，遂伙了十数人做贼，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个财主，那家是第二个财主，去打劫些金银用度。内有一人道："也不用缉访，也不须算计，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厚。我们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备，火甲等也不巡逻，就此下手，劫他些资本，我们再去嫖赌儿耍子，岂不美哉！"众贼欢喜，齐了心，都带了短刀、蒺藜、拐子、闷棍、麻绳、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大门，呐喊杀入。慌得他家里，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个干净。妈妈儿躲在床底；老头儿闪在门后；寇梁、寇栋与着亲的几个儿女，都战战兢兢的四散逃走顾命。那伙贼，拿着刀，点着火，将他家箱笼打开，把些金银宝贝，首饰衣裳，器皿家火，尽情搜劫。那员外割舍不得，拚了命，走出门来，对众强人哀告道："列位大王，彀你用的便罢，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那众强人那容分说，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可怜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别世人！众贼得了手，走出寇家，顺城脚做了软梯，漫城墙一一系出，冒着雨连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仆，见贼退了，方才出头。及看时，老员外已死在地下。放声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众皆伏尸而哭，悲悲啼啼。

将四更时，那妈妈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斋供，因为花扑扑的送他，惹出这场灾祸，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众。扶着寇梁道："儿啊，不须哭了。你老子今日也斋僧，明日也斋僧，岂知今日做圆满，斋着那一伙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亲，怎么是送命的僧？"妈妈道："贼势凶勇，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兢兢的留心向灯火处看得明白。你说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孙行者。"二子听言，认了

真实道：“母亲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将我家门户墙垣，窗棂巷道，俱看熟了，财动人心，所以乘此夜雨，复到我家。既劫去财物，又害了父亲，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里递失状坐名告他。”寇栋道：“失状如何写？”寇梁道：“就依母亲之言。”写道：

“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

沙和尚劫出金银去，孙行者打死我父亲。”

一家子吵吵闹闹，不觉天晓。一壁厢传请亲人，置办棺木；一壁厢寇梁兄弟，赴府投词。原来这铜台府刺史正堂大人：

平生正直，素性贤良。少年向雪案攻书，早岁在金銮对策。常怀忠义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扬青史播千年，龚黄再见；声振黄堂传万古，卓鲁重生。

当时坐了堂，发放了一应事务，即令抬出放告牌。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爷爷，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杀伤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状去，看了这般这的，如此如彼，即问道：“昨日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斋得四众高僧，乃东土唐朝的罗汉，花扑扑的满街鼓乐送行，怎么却有这般事情？”寇梁等磕头道：“爷爷，小的父亲寇洪，斋僧二十四年，因这四僧远来，恰足万僧之数；因此做了圆满，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将路道、门窗都看熟了。当日送出，当晚复回，乘黑夜风雨，遂明火执杖，杀进房来，劫去金银财宝，衣服首饰；又将父打死在地。望爷爷与小民做主！”刺史闻言，即点起马步快手并民壮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执锋利器械，出西门一直来赶唐僧四众。

却说他师徒们，在那华光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晓。方才出门，上路奔西。可可的那些强盗当夜打劫了寇家，系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经天晓，走过华光院西去，有二十里远近，藏于山凹中，分拨金银等物。分还未了，忽见唐僧四众顺路而来，众贼心犹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来了！”众贼笑道：“来得好！来得好！我们也是干这般没天理的买卖。这些和尚缘路来，又在寇家许久，不知身边有多少东西，我们索性去截住他，夺了盘缠，抢了白马凑分，却不是遂心满意之事？”众贼遂持兵器，呐一声喊，跑上大路，一字儿摆开。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买路钱，饶你性命！牙迸半个‘不’字，一刀一个，决不留存！”唬得个唐僧在马上乱战，沙僧与八戒心慌，对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若奈得半夜雨天，又早遇强徒断路，诚所谓‘祸不单行’也！”行者笑道：“师父莫怕，兄弟勿忧。等老孙去问他一问。”

好大圣，束一束虎皮裙子，抖一抖锦布直裰，走近前，叉手当胸道：“列位是做甚么的？”贼徒喝道：“这厮不知死活，敢来问我！你额颅下没眼，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快将买路钱来，放你过去！”行者闻言，满面陪笑道：“你原来是剪径的强盗！”贼徒发狠叫：“杀了！”行者假假的惊恐道：“大王，大王！我是乡村中的和尚，不会说话，冲撞莫怪，莫怪！若要买路钱，不要问那三个，只消问我。我是个管帐的。凡有经钱、衬钱，那里化缘的、布施的，都在包袱中，尽是我管出入。那个骑马的，虽是我的师父，他却只会念经，不管闲事，财色俱忘，一毫没有。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个后生，只会养马。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只会挑担。你把三个放过去，我将盘缠、衣钵，尽情送你。”众贼听说：“这个和尚倒是个老实头儿。既如此，饶了你命，教那三个丢下行李，放他过去。”

行者回头使个眼色，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与师父牵着马，同八戒往西径走。行者低头打开包袱，就地挝把尘土，往上一洒，念个咒语，乃是个定身之法；喝一声“住！”那伙贼共有三十来名，一个个咬着牙，睁着眼，撒着手，直直的站定，莫能言语，不得动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师父！回来，回来！”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师兄供出我们来了！他身上又无钱财，包袱里又无金银，必定是叫师父要马哩。——叫我们是剥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乱说！大哥是个了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这几个毛贼？他那里招呼，必有话说，快回去看看。”

长老听言，欣然转马，回至边前，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来也？”行者道：“你们看这些贼是怎的说？”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强盗，你怎的不动弹了？”那贼浑然无知，不言不语。八戒道：“好的痴症了！”行者笑道：“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曾定口，怎么连声也不做？”行者道：“师父请下马坐着。常言道‘只有错拿，没有错放。’兄弟，你们把贼都扳翻倒，捆了，教他供一个供状，看他是个雏儿强盗，把势强盗。”沙僧道：“没绳索哩。”行者即拔下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三十条绳索，一齐下手，把贼扳翻，都四马攒蹄捆住，却又念念解咒，那伙贼渐渐苏醒。

行者请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执兵器喝道：“毛贼！你们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几年买卖？打劫了有多少东西？可曾杀伤人口？还是初犯，却是二犯，三犯？”众贼开口道：“爷爷饶命！”行者道：“莫叫唤！从实供来！”众贼道：“老爷，我们不是久惯做贼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赌钱，宿娼顽耍，将父祖家业，尽花费了，一向无干，又无钱用。访知铜台府城中寇员

外家资财豪富，昨日合伙，当晚乘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银服饰，在这路北下山凹里正自分赃，忽见老爷们来。内中有认得是寇员外送行的，必定身边有物；又见行李沉重，白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来邀截。岂知老爷有大神通法力，将我们困住。万望老爷慈悲，收去那劫的财物，饶了我的性命也！”

三藏听说是寇家劫的财物，猛然吃了一惊，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员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灾厄？”行者笑道：“只为送我们起身，那等彩帐花幢，盛张鼓乐，惊动了人眼目，所以这伙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们，夺下他这许多金银服饰。”三藏道：“我们扰他半月，感谢厚恩，无以为报，不如将此财物护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与八戒、沙僧，去山凹里取将那些赃物，收拾了，驮在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担金银，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将这伙强盗一棍尽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伤人性命，只得将身一抖，收上毫毛。那伙贼松了手脚，爬起来，一个个落草逃生而去。这唐僧转步回身，将财物送还员外。这一去，却似飞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诗为证。诗曰：

恩将恩报人间少，反把恩慈变作仇。
下水救人终有失，三思行事却无忧。

三藏师徒们将着金银服饰拿转，正行处，忽见那枪刀簇簇而来。三藏大惊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拥相临，是甚好歹？”八戒道：“祸来了，祸来了！这是那放去的强盗，他取了兵器，又伙了些人，转过路来与我们斗杀也！”沙僧道：“二哥，那来的不是贼势。大哥，你仔细观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师父的灾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贼之意。”说不了，众兵卒至边前，撒开个圈子阵，把他师徒围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东西，还在这里摇摆哩！”一拥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马来，用绳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齐捆了；穿上扛子，两个抬一个，赶着马，夺了担，径转府城。只见那：

唐三藏，战战兢兢，滴泪难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报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踌躇；孙行者，笑唏唏，要施手段。

众官兵攒拥扛抬，须臾间，拿到城里。径自解上黄堂报道：“老爷，民快人等，捕获强盗来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赏劳了民快，捡看了贼赃，当叫寇家领去。却将三藏等提近厅前，问道：“你这起和尚，口称是东土远来，向西天拜佛，却原来是些设法□看门路，打家劫舍之贼！”三藏道：“大人容告：贫僧实不是贼，决不敢假，随身现有通关文牒可照。只因寇员外家斋我等半月，情意

深重，我等路遇强盗，夺转打劫寇家的财物，因送还寇家报恩，不期民快人等捉获，以为是贼，实不是贼。望大人详察。”刺史道：“你这厮见官兵捕获，却巧言报恩。既是路遇强盗，何不连他捉来，报官报恩？如何只是你四众！你看！寇梁递得失状，坐名告你，你还敢展挣？”

三藏闻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飞魄丧。叫：“悟空，你可不上来折辨？”行者道：“有赃是实，折辨何为！”刺史道：“正是啊！赃证现存，还敢抵赖？”叫手下：“拿脑箍来，把这秃贼的光头箍他一箍，然后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虽是我师父该有此难，还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见那皂隶们收拾索子，结脑箍，即便开口道：“大人且莫箍那个和尚。昨夜打劫寇家，点火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财的也是我，杀人的也是我。我是个贼头，要打只打我，与他们无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闻言，就教：“先箍起这个来。”皂隶们齐来上手，把行者套上脑箍，收紧了一勒，扢扑的把索子断了。又结又箍，又扢扑的断了。一连箍了三四次，他的头皮，皱也不曾皱一些儿。却又换索子再结时，只听得有人来报道：“老爷，都下陈少保爷爷到了，请老爷出郭迎接。”那刺史即命刑房吏：“把贼收监，好生看辖。待我接过上司，再行拷问。”刑房吏遂将唐僧四众，推进监门。八戒、沙僧将自己行李担进随身。

三藏道：“徒弟，这是怎么起的？”行者笑道：“师父，进去，进去！这里边没狗叫，倒好耍子！”可怜把四众捉将进去，一个个都推入辖床，扣拽了滚肚、敌脑、攀胸。禁子们又来乱打。三藏苦痛难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钱哩。常言道：‘好处安身，苦处用钱。’如今与他些钱，便罢了。”三藏道：“我的钱自何来？”行者道：“若没钱，衣物也是。把那袈裟与了他罢。”

三藏听说，就如刀刺其心。一时间见他打不过，只得开言道：“悟空，随你罢。”行者便叫：“列位长官，不必打了。我们担进来的那两个包袱中，有一件锦襴袈裟，价值千金。你们解开拿了去罢。”众禁子听言，一齐动手，把两个包袱解看。虽有几件布衣，虽有个引袋，俱不值钱。只见几层油纸包裹着一物，霞光焰焰，知是好物。抖开看时，但只见：

巧妙明珠缀，稀奇佛宝攒。

盘龙铺绣结，飞凤锦沿边。

众皆争看，又惊动本司狱官。走来喝道：“你们在此嚷甚的？”禁子们跪道：“老爹才子却提控，送下四个和尚，乃是大伙强盗。他见我们打了他几下，把这两个包袱与我。我们打开看时，见有此物，无可处置。若众人扯破分之，其

实可惜，若独归一人，众人无利。幸老爹来，凭老爹做个劈着。”狱官见了，乃是一件袈裟，又将别项衣服，并引袋儿通检看了。又打开袋内关文一看，见有各国的宝印花押，道：“早是我来看呀！不然，你们都撞出事来了。这和尚不是强盗。切莫动他衣物。待明日太爷再审，方知端的。”众禁子听言，将包袱还与他，照旧包裹，交与狱官收讫。

渐渐天晚，听得楼头起鼓，火甲巡更。捱至四更三点，行者见他们都不呻吟，尽皆睡着。他暗想道：“师父该有这一夜牢狱之灾。老孙不开口折辨，不使法力者，盖为此耳。如今四更将尽，灾将满矣，我须去打点打点，天明好出牢门。”你看他弄本事，将身小一小，脱出辖床，摇身一变，变做个蠓虫儿，从房檐瓦缝里飞出。见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静之天，他认了方向，径飞向寇家门首。只见那街西下一家儿灯火明亮。又飞近他门口看时，原来是个做豆腐的。见一个老头儿烧火，妈妈儿挤浆。

那老儿忽的叫声“妈妈，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财，只是没寿。我和他小时，同学读书，我还大他五岁。他老子叫做寇铭，当时也不上千亩田地，放些租帐，也讨不起。他到二十岁时，那铭老儿死了，他掌着家当，其实也是他一步好运。娶的妻是那张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针儿，却倒旺夫。自进他门，种田又收，放帐又起；买着的有利，做着的赚钱，被他如今挣了有十万家私。他到四十岁上，就回心向善，斋了万僧。不期昨夜被强盗踢死。可怜！今年才六十四岁，正好享用，何期这等向善，不得好报，乃死于非命？可叹！可叹！”

行者一一听之，却早五更初点。他就飞入寇家，只见那堂屋里已停着棺材，材头边点着灯，摆列着香烛花果，妈妈在旁啼哭；又见他两个儿子也来拜哭，两个媳妇拿两盏饭儿供献。行者就钉在他材头上，咳嗽了一声。唬得那两个媳妇，查手舞脚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动。只叫：“爹爹！呩，呩，呩！……”那妈妈子胆大，把材头扑了一把道：“老员外，你活了？”行者学着那员外的声音道：“我不曾活。”两个儿子一发慌了，不住的叩头垂泪，只叫：“爹爹！呩，呩，呩！”妈妈子硬着胆，又问道：“员外，你不曾活，如何说话？”行者道：“我是阎王差鬼使押将来家与你们讲话的。——说道：‘那张氏穿针儿枉口诳舌，陷害无辜。’”那妈妈子听见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头道：“好老儿啊！这等大年纪还叫我的小名儿！我那些枉口诳舌，害甚么无辜？”行者喝道：“那里有个甚么‘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僧劫出金银去，行者打死你父亲’？只因你诳言，把那好人受难：那唐朝四位老师，路遇强徒，夺将财物，送来谢我，是何等好意！你却假捻失状，着儿子们首官，官府又未

细审；又如今把他们监禁，那狱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宁，报与阎王。阎王转差鬼使押解我来家，教你们趁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搅闹一月，将合门老幼并鸡狗之类，一个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头哀告道：“爹爹请回，切莫伤残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递解状，愿认招回，只求存殁均安也。”行者听了，即叫：“烧纸，我去呀！”他一家儿都来烧纸。

行者一翅飞起，径又飞至刺史住宅里面。低头观看，那房内里已有灯光，见刺史已起来了。他就飞进中堂看时，只见中间后壁挂着一轴画儿，是一个官儿骑着一匹点子马，有几个从人，打着一把青伞，搴着一张交床，更不识是甚么故事，行者就钉在中间。忽然那刺史自房里出来，弯着腰梳洗。行者猛的里咳嗽一声，把刺史唬得慌慌张张，走入房内。梳洗毕，穿了大衣，即出来对着画儿焚香祷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孝侄姜坤三蒙祖上德荫，忝中甲科，今叨受铜台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绝，为何今日发声？切勿为邪为祟，恐唬家众。”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爷的神子！”却就绰着经儿叫道：“坤三贤侄，你做官虽承祖荫，一向清廉，怎的昨日无知，把四个圣僧当贼，不审来音，囚于禁内！那狱神、土地、城隍不安，报与阎君，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阴司折证也。”刺史听说，心中悚惧道：“大爷请回，小侄升堂，当就释放。”行者道：“既如此，烧纸来。我去见阎君回话。”刺史复添香烧纸拜谢。

行者又飞出来看时，东方早已发白。及飞到地灵县，又见那合县官却都在堂上。他思道：“蜢虫儿说话，被人看见，露出马脚来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个大法身，从空里伸下一只脚来，把个县堂□满。口中叫道：“众官听着：吾乃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说你这府监里屈打了取经的佛子，惊动三界诸神不安，教吾传说，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来一脚，先踢死合府县官，后□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为灰烬！”概县官吏人等，慌得一齐跪倒，磕头礼拜道：“上圣请回。我们如今进府，禀上府尊，即教放出。千万莫动脚，惊唬死下官。”行者才收了法身，仍变做个蜢虫儿，从监房瓦缝儿飞入，依旧钻在辖床中间睡着。

却说那刺史升堂，才抬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门叫喊。刺史着令进来。二人将解状递上。刺史见了，发怒道：“你昨日递了失状，就与你拿了贼来，你又领了赃去，怎么今日又来递解状？”二人滴泪道：“老爷，今夜小的父亲显魂道‘唐朝圣僧，原将贼徒拿住，夺获财物，放了贼去，好意将财物送还我家报恩，怎么反将他当贼，拿在狱中受苦！狱中土地城隍俱不

安，报了阎王，阎王差鬼使押解我来教你赴府再告，释放唐僧，庶免灾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来递个解词。望老爷方便，方便！”刺史听他说了这话，却暗想道：“他那父亲，乃是热尸新鬼，显魂报应犹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么今夜也来显魂，教我审放？……看起来必是冤枉。”

正忖度间，只见那地灵县知县等官，急急跑上堂，乱道：“老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适才玉帝差浪荡游神下界，教你快放狱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强盗，都是取经的佛子。若少迟延，就要踢杀我等官员，还要把城池连百姓俱尽踏为灰烬。”刺史又大惊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写牌提出。当时开了监门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儿也不敢打。老孙俱已干办停当。上堂切不可下跪，他还要下来请我们上坐。却等我问他要行李，要马匹。少了一些儿，等我打他你看。”

说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县并府县大小官员，一见都下来迎接到：“圣僧昨日来时，一则接上司忙迫，二则又见了所获之赃，未及细问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将前情细陈了一遍。众官满口认称，都道：“错了，错了！莫怪，莫怪！”又问狱中可曾有甚疏失。行者近前努目睁看，厉声高叫道：“我的白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狱中人得了，快快还我！今日却该我拷较你们了！枉拿平人做贼，你们该个甚罪？”府县官见他作恶，无一个不怕，即便叫收马的牵马来，收行李的取行李来，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人一个个逞凶，众官只以寇家遮饰。三藏劝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们且到寇家去，一则吊问，二来与他对证对证，看是何人见我做贼。”行者道：“说得是。等老孙把那死的叫起来，看是那个打他。”

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马，吆吆喝喝，一拥而出。那些府县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唬得那寇梁兄弟在门前不住的磕头，接进厅。只见他孝堂之中，一家儿都在孝幔里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诳语栽害平人的妈妈子，且莫哭！等老孙叫你老公来，看他说是那个打死的，羞他一羞！”众官员只道孙行者说的是笑话。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师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护。等我去了就来。”

好大圣，跳出门，望空就起。只见那遍地彩霞笼住宅，一天瑞气护元神。众等方才认得是个腾云驾雾之仙，起死回生之圣。这里一一焚香礼拜不题。

那大圣一路筋斗云，直至幽冥地界，径撞入森罗殿上，慌得那：

十代阎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头迎。千株剑树皆攲侧，万迭刀山尽坦平。枉死城中魑魅化，奈河桥下鬼超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

阴司处处明。

十阎王接下大圣，相见了，问及何来何干。行者道："铜台府地灵县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个收了？快点查来与我。"十阎王道："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见地藏也。"行者即别了，径至翠云宫，见地藏王菩萨。菩萨与他礼毕，具言前事。菩萨喜道："寇洪阳寿，止该卦数，命终，不染床席，弃世而来。我因他斋僧，是个善士，收他做个掌善缘簿子的案长。既大圣来取，我再延他阳寿一纪，教他跟大圣去。"金衣童子遂领出寇洪。寇洪见了行者，声声叫道："老师，老师，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强盗踢死。此乃阴司地藏王菩萨之处。我老孙特来取你到阳世间，对明此事。既蒙菩萨放回，又延你阳寿一纪，待十二年之后，你再来也。"那员外顶礼不尽。

行者谢辞了菩萨，将他吹化为气，掉于衣袖之间，同去幽府，复返阳间。驾云头，到了寇家。即唤八戒捎开材盖，把他魂灵儿推付本身。须臾间，透出气来活了。

那员外爬出材来，对唐僧四众磕头道："师父，师父，寇洪死于非命，蒙师父至阴司救活，乃再造之恩！"言谢不已。及回头，见各官罗列，即又磕头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儿子始初递失状，坐名告了圣僧，我即差人捕获；不期圣僧路遇杀劫你家之贼，夺取财物，送还你家；是我下人误捉，未得详审，当送监禁。今夜被你显魂，我先伯亦来家诉告；县中又蒙浪荡游神下界；一时就有这许多显应，所以放出圣僧，圣僧却又去救活你也。"那员外跪道："老爹，其实枉了这四位圣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强盗，明火执杖，劫去家私，是我难舍，向贼理说，不期被他一脚，撩阴踢死，与这四位何干！"叫过妻子来，"是谁人踢死，你等辄敢妄告？请老爹定罪。"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刺史宽恩，免其罪过。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谢府县厚恩。个个未坐回衙。至次日，再挂斋僧牌，又款留三藏；三藏决不肯住。却又请亲友，办旌幢，如前送行而去。咦！这正是：

地辟能存凶恶事，天高不负善心人。

逍遥稳步如来径，只到灵山极乐门。

毕竟不知见佛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十八 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话表寇员外既得回生，复整理了幢旛鼓乐，僧道亲友，依旧送行不题。却说唐僧四众，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与他处不同。见了些琪花瑶草，古柏苍松。所过地方，家家向善，户户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见林间客诵经。师徒们夜宿晓行，又经有六七日，忽见一带高楼，几层杰阁。真个是：

冲天百尺，耸汉凌空。低头观落日，引手摘飞星。豁达窗轩吞宇宙，嵯峨栋宇接云屏。黄鹤信来秋树老，彩鸾书到晚风清。此乃是灵宫宝阙，琳馆珠庭；真堂谈道，宇宙传经。花向春来美，松临雨过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凤仪翔万感灵。

三藏举鞭遥指道："悟空，好去处耶！"行者道："师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处，倒强要下拜；今日到了这真境界，真佛像处，倒还不下马，是怎的说？"三藏闻言，慌得翻身跳下来，已到了那楼阁门首。只见一个道童，斜立山门之前，叫道："那来的莫非东土取经人么？"长老急整衣，抬头观看。见他：

身披锦衣，手摇玉麈：身披锦衣，宝阁瑶池常赴宴；手摇玉麈，丹台紫府每挥尘。肘悬仙箓，足踏履鞋。飘然真羽士，秀丽实奇哉。炼就长生居胜境，修成永寿脱尘埃。圣僧不识灵山客，当年金顶大仙来。

孙大圣认得他，即叫："师父，此乃是灵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他来接我们哩。"三藏方才醒悟，进前施礼。大仙笑道："圣僧今年才到。我被观音菩萨哄了。他十年前领佛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原说二三年就到我处。我年年等候，渺无消息，不意今年才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劳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众牵马挑担，同入观里。却又与大仙一一相见。即命看茶摆斋，又叫小童儿烧香汤与圣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

功满行完宜沐浴，炼驯本性合天真。

千辛万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
魔尽果然登佛地，灾消故得见沙门。
洗尘涤垢全无染，反本还原不坏身。

师徒们沐浴了，不觉天色将晚。就于玉真观安歇。

次早，唐僧换了衣服，披上锦襴袈裟，戴了毗卢帽，手持锡杖，登堂拜辞大仙。大仙笑道："昨日褴褛，今日鲜明，观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别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大仙道："你认得的是云路。圣僧未登云路，当从本路而行。"行者道："这个讲得是。老孙虽走了几遭，只是云来云去，实不曾踏着此地。既有本路，还烦你送送。我师父拜佛心重，幸勿迟疑。"那大仙笑吟吟，携着唐僧手，接引旃坛上法门。

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就自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是。大仙指着灵山道："圣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蔼千重的。就是灵鹫高峰，佛祖之圣境也。"唐僧见了就拜。行者笑道："师父，还不到拜处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马。'离此镇还有许远，如何就拜！若拜到顶上，得多少头磕是？"大仙道："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此到于福地，望见灵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辞而去。

大圣引着唐僧等，徐徐缓步，登了灵山。不上五六里，见了一道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阔，四无人迹。三藏心惊道："悟空，这路来得差了。敢莫大仙错指了？此水这般宽阔，这般汹涌，又不见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厢不是一座大桥？要从那桥上行过去，方成正果哩。"长老等又近前看时，桥边有一扁，扁上有"凌云渡"三字。原来是一根独木桥。正是：

远看横空如玉栋，近观断水一枯槎。
维河架海还容易，独木单梁人怎蹅！
万丈虹霓平卧影，千寻白练接天涯。
十分细滑浑难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惊胆战道："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我们别寻路径去来。"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这是路，那个敢走？水面又宽，波浪又涌，独独一根木头，又细又滑，怎生动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孙走个儿你看。"

好大圣，拽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须臾，跑将过去，在那边招呼道："过来，过来！"唐僧摇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难，难，难！"行者

又从那边跑过来，拉着八戒道：“呆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卧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饶我罢，让我驾风雾过去。”行者按住道：“这是甚么去处，许你驾风雾？必须从此桥上走过，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罢，实是走不得！”

他两个在那桥边，滚滚爬爬，扯扯拉拉的耍斗，沙僧走去劝解，才撒脱了手。三藏回头，忽见那下溜中有一人撑一只船来，叫道：“上渡，上渡！”长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乱顽。那里有只渡船儿来了。”他三个跳起来站定，同眼观看，那船儿来得至近，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儿。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认得是接引佛祖，又称为南无宝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题破，只管叫：“这里来，撑拢来！”霎时撑近岸边，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见以，又心惊道：“你这无底的破船儿，如何渡人？”佛祖道：’我这船：

鸿蒙初判有声名，幸我撑来不变更。

有浪有风还自稳，无终无始乐升平。

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

无底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渡群生。”

孙大圣合掌称谢道：“承盛意，接引吾师。师父，上船去。他这船儿，虽是无底，却稳；纵有风浪，也不得翻。”长老还自惊疑，行者叉着膊子，往上一推。那师父踏不住脚，毂辘的跌在水里，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师父还抖衣服，垛鞋脚，报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都立在舾艚之上。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溜头泱下一个死尸。长老见了大惊。行者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撑船的打着号子，也说：“那是你！可贺，可贺！”

他们三人，也一齐声相和。撑着船，不一时，稳稳当当的过了凌云仙渡。三藏才转身，轻轻的跳上彼岸。有诗为证。诗曰：

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

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

此诚所谓广大智慧，登彼岸无极之法。四众上岸回头，连无底船儿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说是接引佛祖。三藏方才省悟，急转身，反谢了三个徒弟。行者道：“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秉教伽持，喜脱了凡胎。师父，你看这面前花草松篁，鸾凤鹤鹿之胜境，比那妖邪显化之处，孰美孰恶？何善何凶？”三藏称谢不已。一

个个身轻体快，步上灵山。早见那雷音古刹：

顶摩霄汉中，根接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烟捧玉。彩凤双双，青鸾对对。彩凤双双，向日一鸣天下瑞；青鸾对对，迎风耀舞世间稀。又见那黄森森金瓦迭鸳鸯，明幌幌花砖铺玛瑙。东一行，西一行，尽都是蕊宫珠阙；南一带，北一带，看不了宝阁珍楼。天王殿上放霞光，护法堂前喷紫焰。浮屠塔显，优钵花香。正是地胜疑天别，云闲觉昼长。红尘不到诸缘尽，万劫无亏大法堂。

师徒们逍逍遥遥，走上灵山之巅。又见青松林下列优婆，翠柏丛中排善士。长老就便施礼，慌得那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圣僧且休行礼。待见了牟尼，却来相叙。”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

那长老手舞足蹈，随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门之外。那厢有四大金刚迎住道：“圣僧来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毕，就欲进门。金刚道：“圣僧少待，容禀过再进。”那金刚着一个转山门报与二门上四大金刚，说唐僧到了；二门上 又传入三门上，说唐僧到了；三山门内原是打供的神僧，闻得唐僧到时，急至大雄殿下，报与如来至尊释迦牟尼文佛说：“唐朝圣僧，到于宝山，取经来了。”佛爷爷大喜。即召聚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十一大曜、十八伽蓝，两行排列，却传金旨，召唐僧进。那里边，一层一节，钦依佛旨，叫：“圣僧进来。”这唐僧循规蹈矩，同悟空、悟能、悟净，牵马挑担，径入山门。正是：

当年奋志奉钦差，领牒辞王出玉阶。
清晓登山迎雾露，黄昏枕石卧云霾。
挑禅远步三千水，飞锡长行万里崖。
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见如来。

四众到大雄宝殿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拜罢，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复向佛祖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一看了，还递与三藏。三藏頫顖作礼，启上道：“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遥诣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如来方开怜悯之口，大发慈悲之心，对三藏言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

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三藏：有《法》一藏，谈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般不载。汝等远来，待要全付与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毁谤真言，不识我沙门之奥旨。”叫：“阿傩、伽叶，你两个引他四众，到珍楼之下，先将斋食拜他。斋罢，开了宝阁，将我那三藏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检几卷与他，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

二尊者即奉佛旨，将他四众，领至楼下。看不尽那奇珍异宝，摆列无穷。只见那设供的诸神，铺排斋宴，并皆是仙品、仙肴、仙茶、仙果、珍馐百味，与凡世不同。师徒们顶礼了佛恩，随心享用。其实是：

宝焰金光映目明，异香奇品更微精。
千层金阁无穷丽，一派仙音入耳清。
素味仙花人罕见，香茶异食得长生。
向来受尽千般苦，今日荣华喜道成。

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处正寿长生，脱胎换骨之馔，尽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众餐毕，却入宝阁，开门登看。那厢有霞光瑞气，笼罩千重；彩雾祥去，遮漫万道。经柜上，宝箧外，都贴了红签，楷书着经卷名目。乃是：

《涅槃经》一部……………………………………七百四十八卷
《菩萨经》一部……………………………………一千二十一卷
《虚空藏经》一部……………………………………四百卷
《首楞严经》一部……………………………………一百一十卷
《恩意经大集》一部……………………………………五十卷
《决定经》一部……………………………………一百四十卷
《宝藏经》一部……………………………………四十五卷
《华严经》一部……………………………………五百卷
《礼真如经》一部……………………………………九十卷
《大般若经》一部……………………………………九百一十六卷
《大光明经》一部……………………………………三百卷

《未曾有经》一部…………………………………… 一千一百一十卷
《维摩经》一部………………………………………… 一百七十卷
《三论别经》一部……………………………………… 二百七十卷
《金钢经》一部…………………………………………… 一百卷
《正法论经》一部……………………………………… 一百二十卷
《佛本行经》一部………………………………………… 八百卷
《五龙经》一部………………………………………… 三十二卷
《菩萨戒经》一部…………………………………… 一百一十六卷
《大集经》一部………………………………………… 一百三十卷
《摩竭经》一部………………………………………… 三百五十卷
《法华经》一部…………………………………………… 一百卷
《瑜伽经》一部…………………………………………… 一百卷
《宝常经》一部………………………………………… 二百二十卷
《西天论经》一部……………………………………… 一百三十卷
《僧祇经》一部……………………………………… 一百五十七卷
《佛国杂经》一部…………………………………… 一千九百五十卷
《起信论经》一部………………………………………… 一千卷
《大智度经》一部……………………………………… 一千八十卷
《宝威经》一部……………………………………… 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阁经》一部………………………………………… 八百五十卷
《正律文经》一部………………………………………… 二百卷
《大孔雀经》一部……………………………………… 二百二十卷
《维识论经》一部………………………………………… 一百卷
《具舍论经》一部………………………………………… 二百卷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他忍不住叫噪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阿傩道："莫嚷！此是甚么去处，你还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经！"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劝住了行者，转身来接。一卷卷收在包里，驮在马上，又捆了两担，八戒与沙僧挑着，却来宝座前叩头，谢了如来，一直出门。逢一位佛祖，拜两拜；见一尊菩萨，拜两拜。又到大门，拜了比丘

僧、尼，优婆夷、塞，一一相辞，下山奔路不题。

却说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他在阁上，暗暗的听着那传经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傩、伽叶将无字之经传去，却自笑云："东土众僧愚迷，不识无字之经，却不枉费了圣僧这场跋涉？"问："座边有谁在此？"只见白雄尊者闪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飞星赶上唐僧，把那无字之经夺了，教他再来求取有字真经。"白雄尊者，即驾狂风，滚离了雷音寺山门之外，大作神威。那阵好风，真个是：

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风神。仙窍怒号，远赛吹嘘少女。这一阵，鱼龙皆失穴，江海逆波涛。玄猿捧果难来献，黄鹤回云找旧巢。丹凤清音鸣不美，锦鸡喔运叫声嘈。青松枝折，优钵花飘。翠竹竿竿倒，金莲朵朵摇。钟声远送三千里，经韵轻飞万壑高。崖下奇花残美色，路旁瑶草偃鲜苗。彩鸾难舞翅，白鹿躲山崖。荡荡异香漫宇宙，清清风气彻云霄。

那唐长老正行间，忽闻香风滚滚，只道是佛祖之祯祥，未曾堤防。又闻得响一声，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唬得个三藏捶胸叫唤，八戒滚地来追，沙和尚护守着经担，孙行者急赶去如飞。那白雄尊者，见行者赶得将近，恐他棍头上没眼，一时间不分好歹，打伤身体，即将经包捽碎，抛落尘埃。行者见经包破落，又被香风吹得飘零，却就按下云头顾经，不去追赶。那白雄尊者收风敛雾，回报古佛不题。

八戒去追赶，见经本落下，遂与行者收拾背着，来见唐僧。唐僧满眼垂泪道："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经，打开看时，原来雪白，并无半点字迹。慌忙递与三藏道："师父，这一卷没字。"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也无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无字。三藏叫："通打开来看看。"卷卷俱是白纸。长老短叹长吁的道：'我东土人果是没福！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么敢见唐王！诳君之罪，诚不容诛也！"行者早已知之，对唐僧道："师父，不消说了。这就是阿傩、伽叶那厮，问我要人事，没有，故将此白纸本子与我们来了。快回去告在如来之前，问他掯财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来！"四众急急回山，无好步，忙忙又转上雷音。

不多时，到于山门之外。众皆拱手相迎，笑道："圣僧是换经来的？"三藏点头称谢。众金刚也不阻挡，让他进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

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传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数。收拾齐整，驮在马上；剩下的，还装了一担，八戒挑着。自己行囊，沙僧挑着。行者牵了马，唐僧拿了锡杖，按一按毗卢帽，抖一抖锦袈裟，才喜喜欢欢，到我佛如来之前。正是那：

《大藏真经》滋味甜，如来造就甚精严。
须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傩却爱钱。
先次未详亏古佛，后来真实始安然。
至今得意传东土，大众均将雨露沾。

阿傩、伽叶引唐僧来见如来。如来高升莲座，指令降龙、伏虎二大罗汉敲响云磬，遍请三千诸佛、三千揭谛、八金刚、四菩萨、五百尊罗汉、八百比丘僧、大众优婆塞、比丘尼、优婆夷，各天各洞，福地灵山，大小尊者圣僧，该坐的请登宝座，该立的侍立两旁。一时间，天乐遥闻，仙音嘹喨，满空中祥光迭迭，瑞气重重，诸佛毕集，参见了如来。如来问：“阿傩、伽叶，传了多少经卷与他？可一一报数。”二尊者即开报：“现付去唐朝：

《涅槃经》……………………………………………… 四百卷
《菩萨经》……………………………………………… 三百六十卷
《虚空藏经》…………………………………………… 二十卷

《首楞严经》…………………………………………………… 三十卷
《恩意经大集》………………………………………………… 四十卷
《决定经》……………………………………………………… 四十卷
《宝藏经》……………………………………………………… 二十卷
《华严经》…………………………………………………… 八十一卷
《礼真如经》…………………………………………………… 三十卷
《大般若经》…………………………………………………… 六百卷
《金光明品经》………………………………………………… 五十卷
《未曾有经》………………………………………………五百五十卷
《维摩经》……………………………………………………… 三十卷
《三论别经》………………………………………………… 四十二卷
《金刚经》………………………………………………………… 一卷
《正法论经》…………………………………………………… 二十卷
《佛本行经》……………………………………………一百一十六卷
《五龙经》……………………………………………………… 二十卷
《菩萨戒经》…………………………………………………… 六十卷
《大集经》……………………………………………………… 三十卷
《摩竭经》…………………………………………………一百四十卷
《法华经》………………………………………………………… 十卷
《瑜伽经》……………………………………………………… 三十卷
《宝常经》…………………………………………………一百七十卷
《西天论经》…………………………………………………… 三十卷
《僧祇经》…………………………………………………一百一十卷
《佛国杂经》……………………………………一千六百三十八卷
《起信论经》…………………………………………………… 五十卷
《大智度经》…………………………………………………… 九十卷
《宝威经》…………………………………………………一百四十卷
《本阁经》…………………………………………………… 五十六卷
《正律文经》……………………………………………………… 十卷
《大孔雀经》…………………………………………………… 十四卷
《维识论经》……………………………………………………… 十卷
《具舍论经》……………………………………………………… 十卷

在藏总经，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检出五千零四十八卷，与东土圣僧传留在唐。现俱收拾整顿于人马驮担之上，专等谢恩。”

三藏四众拴了马，歇了担，一个个合掌躬身，朝上礼拜。如来对唐僧言曰：“此经功德，不可称量。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赡部洲，示与一切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宝之！重之！盖此内有成仙了道之奥妙，有发明万化之奇方也。”三藏叩头谢恩，信受奉行，依然对佛祖遍礼三匝，承谨归诚，领经而去；去到三山门，一一又谢了众圣不题。

如来因打发唐僧去后，才散了传经之会。旁又闪上观世音菩萨合掌启佛祖道：“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共计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八日之内，庶完藏数，准弟子缴还金旨。”如来大喜道：“所言甚当。准缴金旨。”即叫八大金刚吩咐道：“汝等快使神威，驾送圣僧回东，把真经传留，即引圣僧西回，须在八日之内，以完一藏之数。勿得迟违。”金刚随即赶上唐僧，叫道：“取经的，跟我来！”唐僧等俱身轻体健，荡荡飘飘，随着金刚，驾云而起。这才是：

见性明心参佛祖，功完行满即飞升。

毕竟不知回东土怎生传授，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十九 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话表八金刚既送唐僧回国不题。那三层门下，有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走向观音菩萨前启道："弟子等向蒙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圣僧，今日圣僧行满，菩萨缴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菩萨亦甚喜道："准缴，准缴。"又问道："那唐僧四众，一路上心行何如？"诸神道："委实心虔志诚，料不能逃菩萨洞察；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历过的灾愆患难，弟子已谨记在此。这就是他灾难的簿子。"菩萨从头看了一遍。上写着：

"蒙差揭谛皈依旨　　谨记唐僧难数清
金蝉遭贬第一难　　出胎几杀第二难
满月抛江第三难　　寻亲报冤第四难
出城逢虎第五难　　折从落坑第六难
双叉岭上第七难　　两界山头第八难
陡涧换马第九难　　夜被火烧第十难
失却袈裟十一难　　收降八戒十二难
黄风怪阻十三难　　请求灵吉十四难
流沙难渡十五难　　收得沙僧十六难
四圣显化十七难　　五庄观中十八难
难活人参十九难　　贬退心猿二十难
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难　　宝象国捎书二十二难
金銮殿变虎二十三难　　平顶山逢魔二十四难
莲花洞高悬二十五难　　乌鸡国救主二十六难
被魔化身二十七难　　号山逢怪二十八难

风摄圣僧二十九难　　　　心猿遭害三十难
请圣降妖三十一难　　　　黑河沉没三十二难
搬运车迟三十三难　　　　大赌输赢三十四难
祛道兴僧三十五难　　　　路逢大水三十六难
身落天河三十七难　　　　鱼篮现身三十八难
金𡶶山遇怪三十九难　　　普天神难伏四十难
问佛根源四十一难　　　　吃水遭毒四十二难
西梁国留婚四十三难　　　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难
再贬心猿四十五难　　　　难辨猕猴四十六难
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难　　　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难
收缚魔王四十九难　　　　赛城扫塔五十难
取宝救僧五十一难　　　　棘林吟咏五十二难
小雷音遇难五十三难　　　诸天神遭困五十四难
稀柿衕秽阻五十五难　　　朱紫国行医五十六难
拯救疲癃五十七难　　　　降妖取后五十八难
七情迷没五十九难　　　　多目遭伤六十难
路阻狮驼六十一难　　　　怪分三色六十二难
城里遇灾六十三难　　　　请佛收魔六十四难
比丘救子六十五难　　　　辨认真邪六十六难
松林救怪六十七难　　　　僧房卧病六十八难
无底洞遭困六十九难　　　灭法国难行七十难
隐雾山遇魔七十一难　　　凤仙郡求雨七十二难
失落兵器七十三难　　　　会庆钉钯七十四难
竹节山遭难七十五难　　　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难
赶捉犀牛七十七难　　　　天竺招婚七十八难
铜台府监禁七十九难　　　凌云渡脱胎八十难
路经十万八千里　　　　　圣僧历难簿分明”

菩萨将难簿目过了一遍，急传声道：“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即令揭谛，“赶上金刚，还生一难者。”这揭谛得令，飞云一驾向东来。一昼夜赶上八大金刚，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谨遵菩萨法旨，不得违误。”八金刚闻得此言，刷的把风按下，将他四众，连马与经，坠落下地。噫！正是那：

九九归真道行难，坚持笃志立玄关。
必须苦练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还。
莫把经章当容易，圣僧难过许多般。
古来妙合参同契，毫发差殊不结丹。

三藏脚踏了凡地，自觉心惊。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这正是要快得迟。"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们走快了些儿，教我们在此歇歇哩。"大圣道："俗语云：'十日滩头坐，一日行九滩。'"三藏道："你三个且休斗嘴。认认方向，看这是甚么地方。"沙僧转头四望道："是这里，是这里！师父，你听听水响。"行者道："水响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细看在那岸。"行者纵身跳起，用手搭凉篷，仔细看了，下来道："师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记起来了。东岸边原有个陈家庄。那年到此，亏你救了他儿女，深感我们，要造船相送，幸白鼋伏渡。我记得西岸上，四无人烟。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说凡人会作弊，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们东回，怎么到此半路上就丢下我们？如今岂不进退两难！怎生过去！"沙僧道："二哥休报怨。我的师父已得了道。前在凌云渡已脱了凡胎，今番断不落水。教师兄同你我都作起摄法，把师父驾过去也。"行者频频的暗笑道："驾不去，驾不去！"你看他怎么就说个驾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说破飞升之奥妙，师徒们就一千个河也过去了；只因心里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数未完，还该有一难，故羁留于此。

师徒们口里纷纷的讲，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边，忽听得有人叫道："唐圣僧，唐圣僧！这里来，这里来！"四从皆惊。举头观看，四无人迹，又没舟船，却是一个大白赖头鼋在岸边探着头叫道："老师父，我等了你这几年，却才回也？"行者笑道："老鼋，向年累你，今岁又得相逢。"三藏与八戒、沙僧都欢喜不尽。行者道："老鼋，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来。"那鼋即纵身爬上河来。行者叫把马牵上他身。八戒还蹲在马尾之后。唐僧站在马颈左边。沙僧站在右边。行者一脚踏着老鼋的项，一脚踏着老鼋的头叫道："老鼋，好生走稳着。"那老鼋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将他师徒四众，连马五口，驮在身上，径回东岸而来。诚所谓：

不二门中法奥玄，诸魔战退识人天。
本来面目今方见，一体原因始得全。
秉证三乘随出入，丹成九转任周旋。

挑包飞杖通休讲，幸喜还元遇老鼋。

老鼋驮着他们，□波踏浪，行经多半日，将次天晚，好近东岸，忽然问曰："老师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见我佛如来，与我问声归着之事，还有多少年寿，果曾问否？"原来那长老自到西天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步上灵山，专心拜佛及参诸佛菩萨圣僧等众，意念只在取经，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问得老鼋年寿，无言可答；却又不敢欺，打诳语，沉吟半晌，不曾答应。老鼋即知不曾替问，他就将身一幌，唿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众连马并经，通皆落水。咦！还喜得唐僧脱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经沉底。又幸白马是龙，八戒、沙僧会水，行者笑巍巍显大神通，把唐僧扶驾出水，登彼东岸。只是经包、衣服、鞍辔俱湿了。

师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阵狂风，天色昏暗，雷炳俱作，走石飞沙。但见那：

一阵风，乾坤播荡；一声雷，振动山川；一个炳，钻云飞火；一天雾，大地遮漫。风气呼号，雷声激烈；炳掣红绡，雾迷星月。风鼓的尘沙扑面，雷惊的虎豹藏形，炳幌的飞禽叫噪，雾漫的树木无踪。那风搅得个通天河波浪翻腾，那雷振得个通天河鱼龙丧胆，那炳照得个通天河彻底光明，那雾盖得个通天河岸崖昏惨。好风！颓山烈石松篁倒；好雷！惊蛰伤人威势豪。好炳！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雾！混混漫空蔽九霄。

唬得那三藏按住了经包，沙僧压住了经担，八戒牵住了白马，行者却双手轮起铁棒，左右护持。原来那风、雾、雷、炳乃是些阴魔作号，欲夺所取之经。劳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却才止息。长老一身水衣，战兢兢的道："悟空，这是怎的起？"行者气呼呼的道："师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之耳。一则这经是水湿透了；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雷不能轰，电不能照，雾不能迷；又是老孙轮着铁棒，使纯阳之性，护持住了；乃至天明，阳气又盛：所以不能夺去。"

三藏、八戒、沙僧方才省悟，各谢不尽。少顷，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至今彼处晒经之石尚存。他们又将衣鞋都晒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个是：

一体纯阳喜向阳，阴魔不敢逞强梁。

须知水胜真经伏，不怕风雷炳雾光。

自此清平归正觉，从今安泰到仙乡。

晒经石上留踪迹，千古无魔到此方。

他四众检看经本，一一晒晾，早见几个打鱼人，来过河边，抬头看见。内有认得的道：“老师父可是前年过此河往西天取经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里人？怎么认得我们？”渔人道：“我们是陈家庄上人。”八戒道：“陈家庄离此有多远？”渔人道：“过此冲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师父，我们把经搬到陈家庄上晒去。他那里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与我们浆浆衣服，却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罢。在此晒干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几个渔人，行过南冲，恰遇着陈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儿子的师父回来了。”陈澄道：“你在那里看见？”渔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晒经哩。”

陈澄随带了几个佃户，走过冲来望见，跑近前跪下道：“老爷取经回来，功成行满，怎么不到舍下，却在这里盘弄？快请，快请到舍。”行者道：“等晒干了经，和你去。”陈澄又问道：“老爷的经典、衣物，如何湿了？”三藏道：“昔年亏白鼋驮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驮渡河东。已将近岸，被他问昔年托问佛祖寿年之事，我本未曾问得，他遂淬在水内，故此湿了。”又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那陈澄拜请甚恳，三藏无已，遂收拾经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三藏懊悔道：“是我们怠慢了，不曾看顾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师徒们果收拾毕，同陈澄赴庄。

那庄上人家，一个传十，十个传百，百个传千，若老若幼，都来接看。陈清闻说，就摆香案，在门前迎迓；又命鼓乐吹打。少顷到了，迎入。陈清领合家人眷，俱出来拜见，拜谢昔日救女儿之恩。随命看茶摆斋。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又脱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间之食。二老苦劝，没奈何，略见他意，孙大圣自来不吃烟火食，也道：“彀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呆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么，脾胃一时就弱了。”遂此收了斋筵，却又问取经之事。三藏又将先至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及至雷音寺参如来，蒙珍楼赐宴，宝阁传经，始被二尊者索人事未遂，故传无字之经，后复拜告如来，始得授一藏之数，并白鼋淬水，阴魔暗夺之事，细细陈了一遍，就欲拜别。

那二老举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儿女深恩莫报，已创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专侍奉香火不绝。”又唤出原替祭之儿女陈关保、一秤金叩谢，复请至寺观看。三藏却又将经包儿收在他家堂前，与他念了一卷《宝常

经》。后至寺中，只见陈家又设馔在此。还不曾坐下，又一起来请。还不曾举筋，又一起来请。络绎不绝，争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辞，略略见意。只见那座寺果盖得齐整：

山门红粉腻，多赖施主功。一座楼台从此立，两廊房宇自今兴。朱红隔扇，七宝玲珑。香气飘云汉，清光满太空。几株嫩柏还浇水，数干乔松未结丛。活水迎前，通天迭迭翻波浪；高崖倚后，山脉重重接地龙。

三藏看毕，才上高楼。楼上果装塑着他四众之像。八戒看见，扯着行者道：“兄长的相儿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紧。只是师父的又忒俊了些儿。”三藏道：“却好，却好！”遂下楼来。下面前殿后廊，还有摆斋的候请。行者却问：“向日大王庙儿如何了？”众老道：“那庙当年拆了。老爷，这寺自建立之后，年年成熟，岁岁丰登，却是老爷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赐耳，与我们何与！但只我们自今去后，保你这一庄上人家，子孙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风调雨顺，岁岁雨顺风调。”众等却叩头拜谢。

只见那前前后后，更有献果献斋的，无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时节吃得，却没人家连请十请；今日吃不得，却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饶他气满，略动手，又吃过八九盘素食；纵然胃伤，又吃了二三十个馒头。已皆尽饱，又有人来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爱！望今夕暂停，明早再领。”

时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经，不敢暂离，就于楼下打坐看守。将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这里人家，识得我们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为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师父说得有理。我们趁此深夜，人皆熟睡，寂寂的去了罢。”八戒却也知觉，沙僧尽自分明，白马也能会意，遂此起了身，轻轻的抬上驮垛，挑着担，从庑廊驮出。到于山门，只见门上有锁。行者又使个解锁法，开了二门、大门，找路望东而去。只听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刚叫道：“逃走的，跟我来！”那长老闻得香风荡荡，起在空中。这正是：

丹成识得本来面，体健如如拜主人。

毕竟不知怎生见那唐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且不言他四众脱身，随金刚驾风而起。却说陈家庄救生寺内多人，天晓起来，仍治果肴来献，至楼下，不见了唐僧。这个也来问，那个也来寻，俱慌慌张张，莫知所措，叫苦连天的道：“清清把个活佛放去了！”一会家无计，将办来的品物，俱抬在楼上祭祀烧纸。以后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还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亲许愿，求财求子的，无时无日，不来烧香祭赛。真个是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明万载灯。不题。

却说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把他四众，不一日，送至东土，渐渐望见长安。原来那太宗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关外起建了望经楼接经。太宗年年亲至其地。

恰好那一日出驾复到楼上，忽见正西方满天瑞霭，阵阵香风，金刚停在空中叫道：“圣僧，此间乃长安城了。我们不好下去，这里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孙大圣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传了经与汝主，即便回来。我在霄汉中等你，与你一同缴旨。”大圣道：“尊者之言虽当，但吾师如何挑得经担，如何牵得这马，须得我等同去一送。烦你在空少等，谅不敢误。”金刚道：“前日观音菩萨启过如来，往来只在八日，方完藏数。今已经四日有馀，只怕八戒贪图富贵，误了期限。”八戒笑道：“师父成佛，我也望成佛，岂有贪图之理！泼大粗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经，就来与你回向也！”呆子挑着担，沙僧牵着马，行者领着圣僧，都按下云头，落于望经楼边。

太宗同多官一齐见了，即下楼相迎道：“御弟来也？”唐僧即倒身下拜。太宗搀起，又问：“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将朕御车马扣背，请御弟上马，同朕回朝。”唐僧谢了恩，骑上马。大圣轮金箍棒紧随。八戒、沙僧俱扶马挑担，随驾后共入长安。真个是：

当年清宴乐升平，文武安然显俊英。
水陆场中僧演法，金銮殿上主差卿。
关文敕赐唐三藏，经卷原因配五行。
苦炼凶魔种种灭，功成今喜上朝京。

唐僧四众，随驾入朝。满城中无一不知是取经人来了。却说那长安唐僧旧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见几株松树一颗颗头俱向东，惊讶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刮风，如何这树头都扭过来了？"内有三藏的旧徒道："快拿衣服来！取经的老师父来了！"众僧问道："你何以知之？"旧徒曰："当年师父去时，曾有言道：'我去之后，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树枝头若是东向，我即回矣。'我师父佛口圣言，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时，早已有人传播说："取经的人适才方到，万岁爷爷接入城来了。"众僧听说，又急急跑来，却就遇着。一见大驾，不敢近前，随后跟至朝门之外。

唐僧下马，同众进朝。唐僧将龙马与经担，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阶之下。太宗传宣："御弟上殿。"赐坐。唐僧又谢恩坐了，教把经卷抬来。行者等取出，近侍官传上。太宗又问："多少经数？怎生取来？"三藏道："臣僧到了灵山，参见佛祖，蒙差阿傩、伽叶二尊者先引至珍楼内赐斋，次到宝阁内传经。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备得，不曾送他，他遂以经与了。当谢佛祖之恩，东行，忽被妖风抢了经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赶夺，却俱抛掷散漫。因展看，皆是无字空本。臣等着惊，复去拜告恳求。佛祖道：'此经成就之时，有比丘圣僧将下山与舍卫国赵长者家看诵了一遍，保祐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止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意思还嫌卖贱了，后来子孙没钱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将钦赐紫金钵盂送他，方传了有字真经。此经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检了几卷传来，共计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数盖合一藏也。"

太宗更喜，教："光禄寺设宴开东阁酬谢。"忽见他三徒立在阶下，容貌异常，便问："高徒果外国人耶？"长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孙，法名悟空，臣又呼他为孙行者。他出身原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被佛祖困压在西番两界山石匣之内，蒙观音菩萨劝善，情愿皈依，是臣到彼救出，甚亏此徒保护。二徒弟姓猪，法名悟能，臣又呼他为猪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云栈洞人氏。因在乌斯藏高老庄上作怪，即蒙菩萨劝善，亏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净，臣又呼他为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萨劝善，秉教沙门。那

匹马不是主公所赐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盘山鹰愁涧涉水，原马被此马吞之，亏行者请菩萨问此马来历，原是西海龙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萨救解，教他与臣作脚力。当时变作原马，毛片相同。幸亏他登山越岭，跋涉崎岖。去时骑坐，来时驮经，亦甚赖其力也。”太宗闻言，称赞不已。又问：“远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三藏道：“总记菩萨之言，有十万八千里之远。途中未曾记数。只知经过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岭。遇林不小，遇水宽洪。还经几座国王，俱有照验印信。”叫：“徒弟，将通关文牒取上来，对主公缴纳。”当时递上。太宗看了，乃贞观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给。太宗笑道：“久劳远涉。今已贞观二十七年矣。”牒文上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梁女国印、祭赛国印、朱紫国印、狮驼国印、比丘国印、灭法国印；又有凤仙郡印、玉华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览毕，收了。

早有当驾官请宴，即下殿携手而行。又问：“高徒能礼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旷野之妖身，未谙中华圣朝之礼数。万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请东阁赴宴去也。”三藏又谢了恩，招呼他三众，都到阁内观看。果是中华大国，比寻常不同。你看那：

门悬彩绣，地衬红毡。异香馥郁，奇品新鲜。琥珀杯，琉璃盏，镶金点翠；黄金盘，白玉碗，嵌锦花缠。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面筋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莱菔，芥末拌瓜丝。几盘素品还犹可，数种奇稀果夺魁。核桃柿饼，龙眼荔枝。宣州茧栗山东枣，江南银杏兔头梨。榛松莲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齐。橄榄林檎，苹婆沙果。慈菇嫩藕，脆李杨梅。无般不备，无件不齐。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馔，更有那美酒香茶与异奇。说不尽百味珍馐真上品，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

师徒四众与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当中。歌舞吹弹，整齐严肃，遂尽乐一日。正是：

君王嘉会赛唐虞，取得真经福有馀。

千古流传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

当日天晚，谢恩宴散。太宗回宫，多官回宅。唐僧等归于洪福寺，只见寺僧磕头迎接。方进山门，众僧报道：“师父，这树头儿今早俱忽然向东。我们记得师父之言，遂出城来接。果然到了！”长老喜之不胜，遂入方丈。此时八戒也不嚷茶饭，也不弄喧头。行者、沙僧，个个稳重。只因道果完成，自

然安静。当晚睡了。

次早，太宗升朝，对群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无以为酬。一夜无寐，口占几句俚谈，权表谢意。但未曾写出。”叫：“中书官来，朕念与你，你一一写之。”其文云：

“盖闻二仪有象，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象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亘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古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见常隐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象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禽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佛有经，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传讹邪正之术。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使千古而传芳。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振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步；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欲达。周游西宇，十有四年。穷历异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三乘六律之道，驰骤于心田；一藏百箧之文，波涛于海口。爰自所历之国无涯，求取之经有数。总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计五千四十八卷，译布中华，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郎金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花；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染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

矧乎人伦有识，宁不缘庆而成庆？方冀真经传布，并日月而无穷；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也欤！”

写毕，即召圣僧。此时长老已在朝门外候谢。闻宣急入，行俯伏之礼。太宗传请上殿，将文字递与长老。览遍，复下谢恩，奏道：“主公文辞高古，理趣渊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谢御弟之意，名曰‘圣教序’。不知好否。”长老叩头，称谢不已。太宗又曰：

“朕才愧珪璋，言惭金石。至于内典，尤所未闻。口占叙文，诚为鄙拙。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循躬省虑，腼面恧心。甚不足称，虚劳致谢。”

当时多官齐贺，顶礼圣教御文，遍传内外。太宗道：“御弟将真经演诵一番，何如？”长老道：“主公，若演真经，须寻佛地。宝殿非可诵之处。”太宗甚喜。即问当驾官：“长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洁净？”班中闪上大学士萧瑀奏道：“城中有一雁塔寺，洁净。”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经各虔捧几卷，同朕到雁塔寺，请御弟谈经去来。”多官遂各各捧着，随太宗驾幸寺中，搭起高台，铺设齐整。长老仍命：“八戒、沙僧，牵龙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道：“主公欲将真经传流天下，须当誊录副本，方可布散。原本还当珍藏，不可轻亵。”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当，甚当！”随召翰林院及中书科各官誊写真经。又建一寺，在城之东，名曰誊黄寺。

长老捧几卷登台，方欲讽诵，忽闻得香风缭绕，半空中有八大金刚现身高叫道：“诵经的，放下经卷，跟我回西去也。”这底下行者三人，连白马，平地而起。长老亦将经卷丢下，也从台上起于九霄，相随腾空而去。慌得那太宗与多官望空下拜。这正是：

圣僧努力取经编，西宇周流十四年。
苦历程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屯邅。
功完八九还加九，行满三千及大千。
大觉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永留传。

太宗与多官拜毕，即选高僧，就于雁塔寺里，修建水陆大会，看诵《大藏真经》，超脱幽冥孽鬼，普施善庆。将誊录过经文，传布天下不题。

却说八大金刚，驾香风，引着长老四众，连马五口，复转灵山。连去连来，适在八日之内。此时灵山诸神，都在佛前听讲。八金刚引他师徒进去，对如来道：“弟子前奉金旨，驾送圣僧等，已到唐国，将经交纳，今特缴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职。

如来道："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汝因大闹天宫，吾以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幸天灾满足，归于释教；且喜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猪悟能，汝本天河之神，天蓬元帅。为汝蟠桃会上酗酒戏了仙娥，贬汝下界投胎，身如畜类，幸汝记爱人身，在福陵山云栈洞造孽，喜归大教，入吾沙门，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如来道："因汝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沙悟净，汝本是卷帘大将，先因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贬汝下界，汝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诚敬迦持，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加升大职正果，为金身罗汉。"又叫那白马："汝本是西洋大海广晋龙王之子。因汝违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门，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加升汝职正果，为八部天龙马。"

长老四众，俱各叩头谢恩。马亦谢恩讫。仍命揭谛引了马下灵山后崖，化龙池边，将马推入池中。须臾间，那马打个展身，即退了毛皮，换了头角，浑身上长起金鳞，腮颔下生出银须，一身瑞气，四爪祥云，飞出化龙池，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诸佛赞扬如来的大法。孙行者却又对唐僧道："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儿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此时旃檀佛、斗战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俱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亦自归真。有诗为证。诗曰：

一体真如转落尘，合和四相复修身。
五行论色空还寂，百怪虚名总莫论。
正果旃檀皈大觉，完成品职脱沉沦。
经传天下恩光阔，五圣高居不二门。

五圣果位之时，诸众佛祖、菩萨、圣僧、罗汉、揭谛、比丘、优婆夷塞、各山各洞的神仙、大神、丁甲、功曹、伽蓝、土地，一切得道的师仙，始初

俱来听讲，至此各归方位。你看那：

灵鹫峰头聚霞彩，极乐世界集祥云。金龙稳卧，玉虎安然。乌兔任随来往，龟蛇凭汝盘旋。丹凤青鸾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节奇花，四时仙果。乔松古桧，翠柏修篁。五色梅时开时结，万年桃时熟时新。千果千花争秀，一天瑞霭纷纭。

大众合掌皈依。都念：

“南无燃灯上古佛。南无药师琉璃光王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未来现在佛。南无清净喜佛。南无毗卢尸佛。南无宝幢王佛。南无弥勒尊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无量寿佛。南无接引归真佛。南无金刚不坏佛。南无宝光佛。南无龙尊王佛。南无精进善佛。南无宝月光佛。南无现无愚佛。南无婆留那佛。南无那罗延佛。南无功德华佛。南无才功德佛。南无善游步佛。南无旃檀光佛。南无摩尼幢佛。南无慧炬照佛。南无海德光明佛。南无大慈光佛。南无慈力王佛。南无贤善首佛。南无广庄严佛。南无金华光佛。南无才光明佛。南无智慧胜佛。南无世静光佛。南无日月光佛。南无日月珠光佛。南无慧幢胜王佛。南无妙音声佛。南无常光幢佛。南无观世灯佛。南无法胜王佛。南无须弥光佛。南无大慧力王佛。南无金海光佛。南无大通光佛。南无才光佛。南无旃檀功德佛。南无斗战胜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普贤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西天极乐诸菩萨。南无三千揭谛大菩萨。南无五百阿罗大菩萨。南无比丘夷塞尼菩萨。南无无边无量法菩萨。南无金刚大士圣菩萨。南无净坛使者菩萨。南无八宝金身罗汉菩萨。南无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十方三世一切佛，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密。”

《西游记》至此终。

英烈传

◎明　郭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ZHONGGUOGUDIANWENXUEMINGZHUBAIBU



英烈传

〔明〕郭勋

英烈传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5页	蓁	第10页	祇
第15页	臢	第30页	貐
第31页	鞚	第41页	嵷　嵷
第43页	祇	第50页	祐
第54页	祐	第61页	瑑
第66页	祐	第73页	咼
第75页	髡	第77页	唽
第78页	瑑	第80页	撜
第83页	瞋　瞷	第84页	賓　镮　镮　艭
第93页	瑑　瑑	第95页	瑑　瑑
第98页	飔　飙　飙	第99页	瑑　姤　袪　飔
第104页	嵝　岏	第105页	瑑
第108页	巉	第111页	睽　睽　睽　巉　睽
第112页	驌　挚　祇	第116页	睽　祐
第119页	虓　歎　葸	第120页	湎
第123页	觋　睆	第125页	扦　扦
第126页	浯	第127页	舶　沭　瞭　眊
第128页	磡　磡	第130页	窰　豯
第131页	磡　碐　磳　衙	第133页	峻　嶒
第143页	祐	第144页	韧　玠　玠
第146页	玠	第147页	瑑
第148页	犁　玠　玠　玠　玠	第149页	玠
第150页	瑑　祐　祐	第151页	祐　祐
第152页	祐	第153页	祐(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157页	壸	第159页	衹
第160页	瑑	第162页	浯
第168页	瑑	第169页	瑑
第173页	瑑	第174页	禮　綠
第178页	瑑　瑑	第179页	瑑　瑑
第180页	瑑	第182页	瑑
第184页	飔　飔	第187页	墣
第191页	瑑	第192页	瑑
第198页	㹳	第200页	瑑(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201页	瞭　瑑　瑑　瑑	第202页	瑑　瑑
第207页	巉	第209页	烝
第211页	瑑	第219页	瑑　玽　鵔

第　一　回

元顺帝荒淫失政

龙兴虎奋居淮甸，际会风云除伪乱。
手提宝剑定山河，长骑铁马清民患。
杀气遮笼濠泗城，帝星正照凤阳县。
四海英雄逐义起，万国诸侯连策献。
百战功劳建大勋，千场汗马征凶叛。
血污两浙缚奸吴，尺满三江擒贼汉。
扫动妖氛天下宁，施张清气乾坤变。
功业皆从翰苑编，贤臣都入辞臣赞。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馀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假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逮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馀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宋太祖来，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大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虏。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到扬子江边，一望长江天堑，无楫无舟。忽有二人牵马一匹，说道："此马可以渡江。"康王见势急，就说："你二人倘果渡得我时，重重赏你！"那二人竟将康王推上马鞍。那马竟往水中，若履平地。康王低着头，闭着眼，但听得耳边风响，倏忽之间，便过长江。那二人说："陛下此去，尚延宋祚有二百五十馀年，但休忘我二人！"便请下马。康王开眼一看，人与马俱是泥做的。正在惊疑，远远望见一带旌旗，俱是来迎王驾的，便即位于应天府。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

话分两头。却说鞑靼国王曾孙名唤忽必烈，他的母亲梦见火光照腹而生，居于乌桓之地。后来伐乃蛮，蹙西夏，并了赤乌的部落，僭称王号。在斡难河边，破了白登，过了狐岭，直至居庸关，金人因而逃遁。忽必烈遂渡江淮，逼宋主于临安。宋祚以亡，他遂登了宝位，国号大元。

传至十世，叫做顺帝。以脱脱为左丞相，撒敦为右丞相。一日，早朝已毕，帝曰："朕自登基以来，五载于兹，因见朝事纷纷，昼夜不安，未得一乐，卿等可能致朕一乐乎？"撒敦奏曰："当今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上位居九五之尊，为万乘之主，身衣锦绣，口饫珍馐，耳听管弦之声，目睹燕齐之色，神仙游客，沉湎酣歌，惟陛下所为，有何不乐？徒自昼夜劳神！"正是：

春花秋月休辜负，绿鬓朱颜不再来。

顺帝大喜曰："卿言最当！"左丞相脱脱进言曰："乞陛下传旨，速诛撒敦，以杜淫乱！"帝曰："撒

敦何罪？”脱脱曰：“昔费仲迷纣王，无忌惑平王，今撒敦诱君败国，罪在不赦！望陛下听臣讲个‘乐’字：昔周文王有灵台之乐，与民同乐，后来便有天下之二；商纣有鹿台之乐，恣酒荒淫，竟遭牧野之诛。陛下若能任贤修德，和气洽于两间，乐莫大焉。倘效近世之乐，必致人心怨离，国祚难保。愿陛下察此！”顺帝听了大喜曰：“宰相之言极是！”令内侍取金十锭、蜀锦十匹赐之。脱脱辞谢：“臣受天禄，当尽心以报国，非图恩利也。”顺帝曰：“昔日唐太宗赐臣，亦无不受，卿何辞焉？”脱脱再拜而受。

撒郭惶恐下殿，自思：“颇耐这厮与俺作对，须要驱除得他，方遂吾意！”正出朝门，恰遇知心好友，现做太尉，叫做哈麻，领着一班女乐，都穿着绝样簇锦团花百寿衣，都戴着七星摇拽堕马妆角髻，都履着绒扣锦帮三寸凤头鞋，如芝如兰一阵异品的清香，如柳如花一样动人的袅娜，玎玎鑑鑑，悠悠扬扬，约有五十馀人进宫里来。两下作揖才罢，哈麻便问：“仁兄原何颜色不善，却是为何？”撒敦将前情备细讲说一遍。哈麻劝说道：“且请息怒！后来乘个机会，如此如此。”撒敦说：“若得如教，自当铭刻！”撒敦别过，愤愤回家，不题。

且说哈麻带了女乐，转过宫墙，撞见守宫内使，问道：“爷爷、娘娘今在那里？”内使回说：“正在百花台上筵宴哩。”哈麻竟到台前俯伏，说：“臣受厚恩，无可孝顺，今演习一班女乐，进上服御，伏乞鉴臣犬马之报，留宫听用。”顺帝纳之。哈麻谢恩退出。且说顺帝凡朝散回宫，女乐则盛妆华饰，细乐娇歌，迎接入内，每日如此，不在话下。

一日，顺帝退朝，皇后伯牙吴氏设宴于长乐宫中，随命女乐吹的吹，弹的弹，歌的歌，舞的舞，彩袖殷勤，交杯换盏，作尽温柔旖旎之态，饮至更深方散。是夜，顺帝宿于正宫，忽梦见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着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帝急问曰：“尔何人也？”其人不语，即拔剑砍来。帝急避出宫外，红衣人将宫门紧闭。帝速呼左右擒捉，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顺帝冷汗遍体，便问内侍：“是甚么时候？”近臣奏曰：“三更三点。”皇后听得，近前问曰：“陛下所梦何事？”顺帝将梦中细事说明。皇后曰：“梦由心生，焉知凶吉。陛下来日可宣台臣，便知端的……”言未毕，只听得一声响亮，恰似春雷。正是：

天门雷动阳春转，地裂山崩倒太华。

顺帝惊问：“何处响亮？”内侍忙去看视，回来奏道：“是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顺帝听罢，心中暗思：“朕方得异梦，今地又陷一穴，大是不祥！”五鼓急出早朝。众臣朝毕，乃宣台官林志冲上殿。“朕夜来得一奇梦，卿可细详，主何吉凶？”志冲曰：“请陛下试说，待臣圆之。”帝即言梦中事体。志冲听罢，奏曰：“此梦甚是不祥！满宫蝼蚁毒蜂者，乃兵马蜂屯蚁聚也；在禁宫不能扫者，乃朝中无将也；穿红人扫尽者，此人若不姓朱必姓赤也；肩架日月者，乃掌乾坤之人也。昔日秦始皇梦青衣子、赤衣子夺日之验，与此相符。望吾皇修德省身，大赦天下，以弭灾患。”帝闻言不悦，又曰：“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一穴，主何吉凶？”志冲曰：“天地不和，阴阳不顺，故致天倾地陷之应。待臣试看，便知吉凶。”帝即同志冲及群臣往看，只见地穴约长一丈，阔约五尺，穴内黑气冲天。志冲奏曰：“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看有何物。”脱脱曰：“须在狱中取一死囚探之方可。”上即令有司官取出一杀人囚犯，姓田名丰。上曰：“你有杀人之罪，若探穴内无事，便赦汝死。”田丰应旨，手持短刀，坐于筐中，铃索吊下，约深十馀丈，俱是黑气。默坐良久，见一石碣，高有尺许，田丰取入筐内。再看四顾无物，乃摇动索铃，使众人拽起。顺帝看时，只见石碣上面现有刊成二十四字：

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芳。

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

顺帝看罢，问脱脱曰："除非改元，莫不是重建年号，天下方保无事么？"脱脱奏曰："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如遇不祥，便当改之。此乃上天垂兆，使陛下日新之道也。"帝曰："卿等且散，明日再议。"言毕，一阵风过，地穴自闭。帝见大惧，群臣失色。遂将石碣藏过，赦放田丰，驾退还宫。翌日设朝，颁诏改元统为至正元年。

如此不觉五年。有太尉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引进西番僧，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名唤演祼儿法，又进僧伽繗真，善授秘法。顺帝习之，诏以番僧为司徒，伽繗真为大元国师。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谓之"供养"。繗真尝向顺帝奏曰："陛下尊居九五，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在而已，人生几何？当授此术。"于是顺帝日从其事，广取女子入宫。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头垂辫发，戴象牙冠，身披缨络，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镶嵌短袄，绶带鞋袜，各执巴剌般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垂髻，勒手帕，常服，或用唐巾，或用汗衫，所奏乐器，皆用龙笛、凤管、小鼓、筝、□、琵琶、鸾笙、桐琴、响板。以内宦长安迭不花领之。宣扬佛号一遍，则按舞奏乐一回。受持秘密戒者，方许入内，馀人不得擅进。如顺帝诸弟八郎，与哈麻、秃鲁帖木儿、老的沙等十人，号为倚纳，皆有宠任。在顺帝前相与亵猥，甚至男女裸体。其群僧出入禁中，丑声外闻。皇太子深嫉之，力不能去。

帝于内苑造龙舟，自制样式，首尾共长二百二尺，阔二丈，帘棚、穿廊、暖阁、后五殿楼子、龙身并殿宇俱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一百二十名，紫衫金带，头戴漆纱巾，于舟两旁各执一篙。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内，往来游戏。舟行则龙头眼爪皆动。又制宫漏，约高六七尺，为木柜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即浮水面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持钟，一持铃，夜则神人按更而击，极其巧妙，皆前朝未有也。又于内苑中起一楼，名曰"碧月楼"，朝夕与宠妃宴饮于上，纵欲奢淫，不修德政。天怒人怨，干戈四起，盗贼蜂生。天垂异象，妖怪屡生：燕京有鸡化为狗，羊变做牛；江南铜铁自鸣；汴城河水忽成五彩，花草如画，三日方解；陇西地震百日；会州公廨墙崩，获弩五百馀张，长者丈馀，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彗星火焰蓬勃，堕地成石，形如狗头；温州乐清江中龙见，有火如球；山东地震，天雨白毛。各处地方，申奏似雪片的飞来，都被奸臣隐瞒不奏。顺帝那里晓得，只在深宫昏迷酒色，并不知外边灾异若何。

第　二　回

挖运河毁拆民庄

膻秽中原已百秋，蒸黎随处若虔刘。
山青水绿非前代，草白沙黄都废丘。
天上云沉谁见日，人间愁重那抬头。
几时否极重还泰，醉在西江十二楼。

却说屡年之间，顺帝宴安失德，各处灾异多端，人心怨恨，盗贼蜂生，都被丞相撒敦、太尉哈麻，并这些番僧等众遮瞒不奏。顺帝那里晓得，终日只在宫中戏耍，不题。

却说颍州地方有个白鹿庄：

树木森阴，河流清浅。春初花早，万红千紫斗芳菲；秋暮枫寒，哀雁悲蛩争嘹亮。到夏来，修竹吾庐，妆点出一个不染尘埃的仙境；到冬来，古梅绕屋，安排起几处远离人世的蓬莱。对面忽起山冈，尽道像黄陵古渡，因声声叫冈做"黄陵"；幽村聚集珍奇，每常有白鹿成群，便个个唤庄为"白鹿"。

不知那里来个官儿，摇摇摆摆，走到林间，说道："真个是天上人间，尘中仙府！"便叫跟随的人分付说："你可查此处是谁人家的，叫他送了我老爷，做个吃酒行乐的所在。"跟随的得令，便到庄内说："你是何人家，做甚勾当？晓得我们贾老爷在此，茶也不送一盏出来！"却见一人身长丈二，眼若铜玲，出来应接道："不要说是'假老爷'，就是'真老爷'，待怎么？思量什么茶吃，快走！快走！"手持长枪，竟赶出来。那些跟随的扯了这官儿，奔出林中，那人也回去了。那官儿自言自语说道："我贾鲁名声那处不晓得，可耐这厮如此！略施小计，须结果了这个地方。"

不则一日，竟到京师。次日，朝见拜毕，帝问："贤卿一路劳苦。且说你一向出朝，孤家甚觉寂寞。"又问："一路风景民情何如？"贾鲁便奏说："一路黄河淤塞，漕运不通，因此上民谣都说道：'石人一只眼，不挑黄河天下反。'依臣愚见，须挑开沿河一带，庶应民谣，且通漕运。"顺帝应道："我前日在宫中要开些小池沼，那些言官上本说道：'民谣汹汹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宜兴工劳役。'据你今日说，倒是不挑的不好了。"贾鲁一向口舌利便，又奏说："陛下若依了言官，不挑黄河，听他淤塞了，这些粮米将从那路而来？南北不通，粮米不济，不反何时！"顺帝说："极有理，极有理！只是当从何处开浚？"贾鲁说："臣一路来，正从徐、颍、蕲、黄进发，处处该开。至如颍州白鹿庄、黄陵冈，俱被民居占塞，上下四十里，更为阏淤，作急该开。"顺帝即刻传旨，起发河南、河北丁夫七十万人，开浚黄河原路，刻定一月之内完工，阻挠者斩。起驾回宫，不题。

却说颍州白鹿庄，前日持枪来赶的，向说是汉高祖三十六代孙，姓刘名福通，一身膂力异

常，且又晓得妖术。家中有面镜子，人来聚会焚香，便照他是为官、为吏、庶民、军士的模样出来；倘与他心上不顺，便照出诸般禽兽形象出来。又结识一个朋友，叫做韩山童，假称世要大乱，弥勒佛下生，设下了一个“白莲会”。凡在部下系红巾为号。鼓动这些愚民，如神如鬼敬他。有些小事，便去照镜子，问下落。

一日，两人正在庄前哄骗众人说：“如此佛力，那怕不做皇帝！”只听得锣声连连的响，呼的呼，喝的喝。两人远远认得，却是本州知州，坐在马上，带领弓兵三百馀人，竟投庄里来。知州坐下，说：“今奉圣旨，先从白鹿庄与对面黄陵冈开浚黄河，拆去民居！”内有里正禀道：民谣说“挑动黄河要反”等语。知州说：“这是圣旨，谁敢有违！且旨上说，阻挠者斩。今日便借你的头，斩讫号令示众。”口说得罢，那刽子手竟推这里长到庄前，一刀砍下，献了首级。知州便分付将头盛在桶内，沿河四十里，号令前去。这些弓兵便把刘福通住屋，霎时间拆去。妇女、鸡犬，赶得星飞雪化一般。

福通低着头，只是捶胸叫苦，思量道：“青天白日，竟起这个霹雳，安排得我无家得窜，无地得依，奈何！奈何！”大叫说：“反了罢，反了罢！左右是左右了。肯随我共成大事的，同享富贵；如不肯随我的，听你们日夜开河，受官司苦楚去！”登时，聚集有五六百人，便向前把知州一刀，执头在手，叫道：“胡元混乱中国。今日开河，拆去民居，你们既肯从我，便当进城，开狱放了无罪犯人，收了库中财宝，包你们有个好处。”又往手中把那镜子在水中一照，说：“如心中尚有狐疑的，可从河中掘下，自见分晓。”只见左边一伙，也约有五六百人，竟向河中用力齐掘。不曾掘得一尺，只见掘出一个石头人来，身长一丈，须眉口鼻都是完全的，当中凿着一只眼。福通大呼曰：“众位可晓得么？一向谣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今刚刚在此处掘得石人，这皇帝可不应在此处！你们心上何如？”这些人便合口说道：“敢不从命！”福通便带了众人，竟投州里来。城中掌军官朵儿只班，因杀了知州，便刻时饬备。一声锣响，即冲出一标人来，两下厮杀。福通虽是力大，手下的兵终是未曾习熟，被官军赶杀十来里。韩山童马略落后，却被官军赶上一刀。福通便率杜遵道、郁文盛、罗文素等勒马回杀，救得后边的人，竟到亳州立寨。因立山童的儿子韩林为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山童妻杨氏为太皇后，杜遵道、郁文盛为左右丞相，福通与罗文素为平章，知枢密院事。招集无籍十万馀人，攻破罗山、确阳、真阳、叶县等处，直侵汴梁，不题。

且说官军依旧进城，坚闭城门。朵儿只班便星夜申奏京师，备陈事情；一边又具揭帖到中书省丞相处。脱脱见揭，便分付赍本官：“明早随我进奏。”次早，脱脱奏说：“近来僭号称王者甚多。昨日接得各府州县报说，贼兵反了共一十四处。”顺帝大惊，问：“那十四处？”“有：颍州刘福通、台州方国珍、闽中陈友定、孟津毛贵、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童州崔德、池州赵普胜、道州周伯颜、汝南李武、泰州张士诚、四川明玉珍、山东田丰、沔州倪文俊。”顺帝闻奏大惊，说：“如之奈何？”脱脱奏：“请大兵先讨平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芝麻李四寇，庶无后患。”帝便说：“着罕察帖木儿讨徐寿辉，李思齐讨刘福通，蛮子海牙讨张士诚，张良弼讨芝麻李。先除大寇，后剿小贼。”敕旨既下，脱脱叩头下殿。那四将各点兵五万，择日辞朝，竟离了燕京，各自寻路攻取。毕竟胜负何如。

第　三　回

专朝政群奸肆乱

万马驱驰遍九州，征裘汗血几时休？
思深长忆关山别，声断偏随芦荻秋。
路引旌旗风远近，梦随生死话离愁。
何日一澄夷与夏，英雄名镇大刀头？

却说诸官得旨，分讨各处贼兵，谁想皆不能取胜，都带些残兵败甲回来。顺帝见了，日夜忧烦。一日设朝，对文武群臣商议说："即今盗贼蜂生，各处征讨的官兵，没一个奏凯。卿等何策，为朕分忧剿除？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倘或失误，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只见脱脱叩头奏说："今者群奸扰乱，震恐朝廷，黎庶不安，灾伤时见。臣等不能为国除患，心实耻之。臣愿竭驽骀之力，肃清江淮，以报皇恩。"顺帝闻奏，降座语脱脱曰："丞相若能为朕扫除贼寇，奏凯还日，朕当裂土以酬心膂。但中书省是政事根本，不可一日离左右，贤卿若去，朕将谁依？"脱脱又叩头说："以死报国乃臣子之事，岂敢忘恩！但微臣此去，全望陛下亲贤远佞，以调天和，以安黎庶。"顺帝便敕脱脱为总兵大元帅，以龚伯遂为先锋，哈喇答为副将，也先帖木儿为行台御史，节制兵马，大小官军俱听脱脱指挥，便宜行事。

脱脱拜辞，即日领兵望南进发，竟到孟津。贼将毛贵率本部五千人纳降。脱脱便驱兵渡黄河，从虎牢关至汴梁正北安营。伪宋韩林的探子报知，便集多官商议，只见杜遵道说："水来土压，兵至将迎。殿下勿忧，臣当领众迎敌。"宋主即令杜遵道、罗文素、郁文盛三将，急统五万人马，与元军相对。遵道勒马横枪，高叫道："送死的出来！"脱脱大怒曰："反国贼子，敢此大言！"就纵马横刀，直取遵道。二将交马，战上五十馀合，遵道力怯，拨马便回。脱脱赶上一刀，斩于马下。无兵阵上，催兵奋杀，贼兵溃乱，生擒一千四百馀人，斩首一万七千馀级。罗文素等领兵入城，坚闭不出。龚伯遂请曰："乘此势攻城，可料必破。"脱脱笑说："我兵千里而来，劳力过多，还当息养，不宜仓卒。倘贼兵计穷，冒死血战，不可支矣。"众将唯唯。时韩林见杀了杜遵道，心甚惊恐，决策于福通。福通曰："脱脱智勇足备，锋不可当，不若且避安丰，再图恢复。"韩林依计，乘夜弃城而走。次早，元兵到城搦战，只见城门大开，城中老幼俱顶香迎接，备言贼兵惧威，引兵逃去等情。脱脱大喜，入城抚民一宿。明日，倍道径抵徐州西门外十里安营。打下战书与芝麻李，说："明日交战。"脱脱到酉刻时候，密唤诸将受计，如此如此。各各依令去讫。

且说芝麻李对众说："元兵远来疲困，今晚必无准备。我当前行劫寨，尔众随后即来，两势夹攻，必能全获。"二更时分，果然引兵出城，兵衔枚，马勒辔，直抵元营，悄然无备。芝麻李自喜，领兵并力杀入，细看更无一人，心下大惊，速令退兵。忽见炮响一声，四面伏兵尽起，把芝

麻李团团围住，兵卒也不十分来斗，只是没个隙路可逃，贼兵自相残害，约折去大半。及至天明，只见一将传令说："你们可松一条路，放他逃回。"芝麻李听着，又惊又喜，心下转道："我且杀开回路进城，再作计议亦可。"只见元兵果然松开一条路，让芝麻李回城。将到城门，急叫城上："我被元兵混杀一夜，至今方得脱回。快开门，快开门！如迟，恐又赶来也。"正叫之时，举头一望，看见兄弟李通的头号令在城。敌楼边立着一员大将，紫袍金甲，大喝道："你这贼子，我元丞相已取复此城了，你还不认得？"芝麻李惊得魂飞九霄云外，抱头鼠窜，径走沔阳去了。

天色大明，各将论功有差，因问："元帅原何晓得来劫寨？先分付布列，又原何径离中军，独去取城？"脱脱笑说："此是乘虚捣将之法。昔日裴令公元宵夜大张华灯，设宴待客，匹马擒吴元济，正是此样机关，反看便是。他今日以我兵远来，料来疲困，必带雄兵劫寨，城中不过老弱守门耳。我令你辈四下伏住，等他来时，便围绕混杀一夜。此时我领精兵乘虚攻取城门，自然唾手可得。"众将又问："围住之时，元帅分付不必过杀，为何？"脱脱曰："黑夜谁知彼此。我兵只密围数层，虚声叫喊，任他自相残杀，这又是以逸待劳。"众将齐声称说："元帅神算，神算！"脱脱抚息人民，因遣牙将一面奏捷，不题。

且说右丞相撒敦与太尉哈麻，闻得脱脱得胜，上表申闻，计较说："脱脱向来威振中外，使我们不得便宜行事，今又成大功，皇帝必加殊眷，我辈却是怎生？"哈麻说："这有何难！趁此奏表未上之时，令台官劾他说：'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资，半朝廷之官以为己用。乞加废斥，以儆官邪。'这个计策何如？"撒敦说道："此计大妙，大妙！"遂将进表官幽入密房，除了他的性命。因而上个表章，说得脱脱十分不好。顺帝说："既如此，可敕月润察儿为元帅，以枢密雪雪代他为将，先令姚枢持诏赴徐州传示。"不则一日，来到徐州。脱脱拜受了诏书，便对众将说："朝廷恩旨，释我兵权，即当与诸将分别。诸将可各率所部，听新元帅节制。"只见哈喇答向前说："元帅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以酬相许夙志！"言罢，拔剑自刎而死。众将抚恸如雷，将哈喇答以礼殡葬。脱脱单马竟赴淮安安置。未及半月，台臣又劾脱脱贬谪太轻，该徙云南。脱脱叹曰："我不死，朝中也不肯放过我，不如一死以遏众奸！"遂服鸩而死。

却说刘福通、芝麻李闻说脱脱身故，各统兵攻复前据城池，元军阵上那里杀得他过。数日间，刘福通与芝麻李自相杀并，一箭射死了芝麻李，复了徐州，贼将毛贵仍归部下。正是：

昏君信佞忠良死，群鬼贪残社稷墟。

后来毕竟如何。

第　四　回

真命主应瑞濠梁

凤阳城里帝星明，照彻中原万里程。
边边烟息胡尘远，处处云开瑞霭生。
三台喜得薇垣拱，万派欣从东海清。
自是乾坤多气色，直须箫管乐升平。

却说丞相脱脱受了多少谗言，以身殉国。那时四海纷争，八方扰攘。刘福通并了芝麻李一部人马，又收了毛贵一党贼众，纵横汹涌，官兵莫当。这也慢题。

且说淮西濠州，就是而今叫做凤阳府，好一座城池。离城有一个地方，名唤做钟离东乡。钟离西乡，这就是当初钟离得道成仙的去处。那里有个皇觉寺，原先是唐高祖创造的。

中间大雄宝殿，光晃晃，金装成三世菩提；两边插翅回廊，影摇摇，彩画出蓬莱仙境。当门塑一个韦驮尊天，秀秀媚媚，却似活移来一个金孩儿，见了他，那个不欢天喜地；两侧装四个金刚力士，古古怪怪，又像才坐定一班铁甲汉，猛抬头，人人自胆破心惊。钟声半彻云霄，舞动起多少回鸾翔凤；佛号忽来天碧，醒觉了万千愚汉蒙夫。挨的挨，挤的挤，都到罗汉堂前，明数出前生今世；争了争，嚷了嚷，齐向观音阁上，暗投诚意想心思。也有的肩盒抬攒，逐男趁女，污俗了一片清净佛场，知宾的也难管青红皂白；也有的打斋设供，祈神祷佛，澄彻了一点如来道念，大众们那里晓水火雷风。

正是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是。我也揭起不题。

且说那寺中住持的长老，唤做高彬，法名昙云。这个长老，真是宿世种得了智果，今世又悟了大乘。一日冬景凄凉，彤云密布，洒下一天好雪。昙云长老分付大众说：“今日是腊月廿四，经里面说：‘天下的灶君同天下的土地，今夜上天奏知人间善恶。’我今早入定时节，见本寺伽蓝叫我也走一遭。我如今放了晚参，我自进房，你们或有事故，不可来惊动我。”嘱付已毕，竟到房中打坐了。只觉顶门中一道毫光，直透重霄。本寺伽蓝，早已在天门边拱候着长老。二人交下手，竟至九天门下。

却好玉皇登座，三宫玄圣并一切神□，都一一讲礼毕，长老也随众神施礼了，立在一边。只听得玉皇说：“方今世间混乱，黎庶遭殃，这些魑魅，将如何驱遣？”忽然走出一个大臣，口称说：“臣是明年戊辰年值年太岁。臣看来，连年战伐，只因下界未生圣主，明岁辰年，应该真龙出世，混一乾坤，肃清世界。且今月今日，是天下土地、灶君申奏人间善恶，乞陛下细察。几世修行阴德的，付他圣胎，以便生降。特此奏闻。”玉皇说道：“朕也在此思量，但原先历代皇帝降世，都是星宿。即如盘古分开天地以来，那伏羲是虹之精，神农是荧惑星，颛顼是瑶光星，神尧是赤龙之瑞，大舜是乌燕之祥，大禹是水德星，成汤是高媒星，文王是巨门星，汉的高帝是尾

星，唐的高祖是金星，宋的太祖是三天门下修文史。如今果要统一天下，定须星宿中下去走一遭。你们那个肯去，宜直奏来。”问了又问，这些星宿都不做一声。玉皇恼道：“而今下界如此昏蒙，你们难道忍得不管？我如今问了四五次，也只不做声，却是为何？虽然是堕入尘中，也须即还天上，何故十分推阻？”正说间，只见左边的金童替那右边的玉女，两下一笑，把那日月掌扇，混做一处，却像个“明”字一般。玉皇便道：“你二人何故如此笑？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脱生下世，一个做皇帝，一个做皇后，二人不许阻推。明年九月间，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罢。”那金童、玉女那里肯应。玉皇又说：“你恐怕下去吃苦么？我便再拨些星宿辅弼你二人。你二人下去，便如方才扇子一般，号了‘大明’罢，不得违误！”只见本寺伽蓝轻轻的对长老说：“我寺中也觉有些彩色……”说犹未了，那些诸方的土地及各家灶君，一一过堂，递了人间善恶的细单。玉皇便说：“今据戊辰太岁奏章说，明岁该生圣主，以定天下。我已嘱付金童、玉女下生人世。但非世德的人家，那能容此圣胎，你们可从世间万中选千，千中选百，百中选十，送到我案前，再行定夺。”分付才了，那天下各省、各府、各县的城隍，同那天下各省、各府、各县、各里的土地，都出到九天门外，议来议去。不多时，有天下都城隍，手中持着十个折子，奏称：“陛下分付拣选仁厚人家，万千中选成十个，特送案前。”玉皇登时叫取那衡善平施的秤来，当殿明秤，十家内更是谁人最重。只见一代一代较过，止有一家修了三十六世，仁德无比。玉皇却将折子拆开，口中传说：“可宣金陵郡滁州城隍进来听旨。”那城隍就案前俯伏了。玉皇嘱付道：“汝可依旨行事去。”便递这折子与他，城隍叩头领讫。玉皇排驾回宫。

长老也出了天门，与伽蓝拱手而别，回光到自己身上。却听得殿上正打三更五点。长老开眼，见佛前琉璃内灯光，急下禅床，拜了菩萨，说：“而今天下得一统了，但贫僧方才不曾看得那折子姓张姓李，谁是真龙，这是当面错过了，也不必题。但方才本寺伽蓝说：‘连我寺中有些彩色。’不知是何主意，待我再打坐去细细问他，便知端的。”长老从新入定，去见伽蓝，问说：“方才折子内所开谁氏之子，想明神定知他的下落。”伽蓝对说：“此去尚有半年之期，恐天机不可预泄。”长老唯唯。只见左边顺风耳跪了，报称：“滁州城隍有使者到门奉迎议事，立等神车。”伽蓝便起身别了长老出门，不题。

时光荏苒，不觉又是戊辰中秋之夕。忽报山门下十分大火，长老急急出望，四下寂然，并无火焰。长老道：“甚是古怪！”便独自从回廊下过伽蓝殿，到山门前来。只见伽蓝说：“真命天子来也，师父当救之。”长老迅步而往，惟见一男人同一妇女睡在山门下。长老因叫行者推醒，问他来历。那人说：“我姓朱名世珍，祖居金陵朱家巷人。因元兵下江南，便徙居江北长虹县，后又徙滁州，也略略蓄些资财。昨因失火，家业一空，有三子：朱镇、朱镗、朱钊，又皆失散。今欲与妻陈氏同上盱眙，投女婿李贞，织席生理。至此天晚，且妻子怀妊，不便行动，打搅禅门，望师父方便！”长老看朱公相貌不常，所妊的莫不是真主？因曰：“怀娠人行路不便，不如就此邻近赁一间房子，与公居住何如？”朱公道：“好！”次日，长老到东乡刘大秀家赁一间房子，与朱公住了，因此又与些资本过活。三个失散的儿子，也仍旧完聚了。但未知所生男女何如。正是：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瑞气落谁家？

第　五　回

牧牛童成群聚会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真文德，丕承戢武威。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陵飞。

却说昙云长老赁下房子，与朱公夫妇安顿，又借些资本与他生意。不止一日，却是九月时候，不暖不寒，风清日朗，真好天色。长老心中转道："去年腊月廿四晚入定之时，分明听得是九月间真主诞生。前月，伽蓝分明嘱付好生救护天子。这几时不曾往朱公处探望，不知曾生得是男是女。我且出山门走一遭。"将到伽蓝殿边，忽见一人走来，长老把眼看了看，这人生得：

一双碧眼，两道修眉。一双碧眼光炯炯，上逼层霄；两道修眉虚飘飘，下通脐底。颧骨棱棱，真个是烟霞色相；丰神烨烨，偶然来地上神仙。行如风送残云，立似泰山不动。

却对长老说："我有丸药儿，可送去与前日那租房子住的朱公家下生产时用。"长老明知他是仙人，便将手接了，说："晓得。"只见清风一阵，那人就不见了。长老竟把丸药送与朱公，说："早晚婆婆生产可用。"朱公接药，说道："难得到此，素斋了去。"朱公便进内说："打点素斋，供养长老。"长老自在门首。不移时，只听得一村人，是老是少，都说："天上的日头，何故比往日异样光彩？"长老同众人抬头齐看，但闻天上八音齐振，诸鸟飞绕，五色云中，恍如十来个天娥彩女，抱着个孩儿，连白光一条，自东南方从空飞下，到朱公家里来。众人正要进内，只见朱公门首两条黄龙绕住，里面大火冲天，烟尘陡乱。众人没一个抬得头，开得眼，各自回家而去。长老也慌张起来。却好朱公出来说："蒙师父送药来，我家婆婆便将去咽下，不觉异香遍体，方才幸得生下一个孩儿，甚是光彩，且满屋都觉香馥侵人。"长老说："此时正是未牌，这命极贵，须到佛前寄名。"朱公许诺。长老回寺去了，不题。

却说朱公自去河中取水沐浴，忽见红罗浮来，遂取做衣与孩子穿之。故所居地方，名曰"红罗巷"，古迹至今犹存，不题。

且说生下的孩子，三日内不住啼哭，举家不安。朱公只得走到寺中伽蓝殿内，祈神保佑。长老对朱公说："此事也非等闲，谅非药饵可愈，公可急回安顿。"长老正送朱公出门，只见路上走过一个道人，头顶铁冠，大叫道："你们有希奇的病，不论大小可治。"长老便同失公问说："有个孩子，生下方才三日，只是啼哭。你可医得么？"那道人说："我已晓得他哭了，故远远特来见他。我若见他，包你他便不哭。"朱公听说，便辞了长老，即同道人至家，抱出新生孩子来见道人。那道人把手一摇，口里嘱付说："莫叫莫叫，何不当初莫笑。前路非遥，日月并行，便到那时，还你个呵呵笑。"拱手而别，出门去了。朱公抱了孩子进去，正要出来款待道人，四下里找寻不见。自后，朱家的孩子再也不哭，真是奇异。

一日两，两日三，早已是满月儿、百禄儿、拿周儿。朱公将孩子送到皇觉寺中佛前忏悔，保佑易长易大，因取个佛名，叫做朱元龙，字曰廷瑞。三岁、五岁，也时常到寺中戏耍。不觉长成十一岁了。朱公夫妇家中，忍饥受饿，难以度日，将三个大儿子俱雇与人家佣工去了，只有小儿子元龙在家。一日，邻舍汪婆走来，向朱公道："何不将元龙雇与刘大秀家牧牛，强似在家忍饿。"朱公思想道："也罢！"遂烦汪婆。汪婆与刘大秀说明。太祖道："我这个人岂肯与他人牧牛！"父母再三哄劝。母亲同汪婆送至刘家。

且说太祖在刘家，一日一日，渐渐熟了，每日与众孩子顽耍。将土垒成高台，内有两三个大的，要做皇帝顽耍，坐在上面。太祖下拜，只见大孩子骨碌碌跌的头青脸肿。又一个孩子说："等我上去坐着，你们来拜。"太祖同众孩子又拜，这个孩子将身扑地，更跌得狠些。众人吓的皆不敢上台。太祖说："等我上去。"众孩子朝上来拜，太祖端然正坐，一些不动。众孩子只得听他使令，每日顽耍，不题。

一日，皇觉寺做道场，太祖扯下些纸幡做旗，令众孩子手执五方站立，又将所牧之牛分成五对，排下阵图，吆喝一声，那牛跟定众孩子旗幡串走，总不错乱。忽一日，太祖心生一计，将小牛杀了一只，同众孩子洗剥干净，将一坛子盛了，架在山坡，寻些柴草煨烂，与众孩子食之。先将牛尾割下，插在石缝内，恐怕刘大秀找牛，只说牛钻入石缝内去了。到晚归家，刘大秀果然查牛，少了一只。太祖回道："因有一小牛钻入石中去了，故少一只。"大秀不信，便说："同你看去。"二人来至石边，太祖默嘱山神、土地快来保护，果见一牛尾乱动。大秀将手一扯，微闻似觉牛叫之声，大秀只得信了。后又瞒大秀宰了一只，也如前法。大秀又来看视，心中甚异，忽闻见太祖身上膻气，暗地把众孩子一拷，方知是太祖杀牛吃了。大秀无可奈何，随将太祖打发回家。

光阴似箭，不觉已是元顺帝至正甲申六月，太祖时已十七岁。谁想天灾流行，疫疠大作，一月之间，朱公夫妻并长子朱镇，俱不幸辞世。家贫也备不得齐整棺木，只得草率将就，同两个阿哥抬到九龙岗下。正将掘土埋葬，倏忽之间，大风暴起，走石飞沙，轰雷闪电，霪雨倾盆。太祖同那两个阿哥，开了眼，闭不得，闭了眼，开不得。但听得空中说："玉皇昨夜宣旨，唤本府城隍、当境土地，押令我们四大龙神，将朱皇帝的父母，埋葬在神龙穴内，土封三尺。我们须要即刻完工，不得违旨。"太祖弟兄三人，只得在树林丛蔚中躲雨。未及一刻，天清日出，三人走出林来，到原放棺木地方，俱不见了，但见土石壅盖，巍然一座大坟。三人拜泣回家。

长嫂孟氏同侄儿朱文正，仍到长虹县地方过活。二兄、三兄亦各自赘出。太祖独自无依。邻舍汪婆对太祖说："如今年荒米贵，无处栖身。你父母向日曾将你寄拜寺内，不如权且为僧，何如？"太祖听说，答应道："也是，也是。"自是托身皇觉寺内。不意昙云长老未及两月，也一夕白日升天去了。寺中众僧，向因朱元龙为长老爱重，今后便十分没礼。一日，将山门关上，不与太祖寺内睡觉。太祖仰天叹息。只见银河耿耿，玉露清清，遂口吟一绝：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吟罢，惊动了伽蓝。伽蓝心中转说："他也是玉皇金童，目下应该如此困苦。前者初生时，大哭不绝，玉皇唤我转召铁冠道人安慰他。但今受此瘦瘠，倘或道念不坚，圣躬有些啾唧，也是我们保护不周。不若权叫梦神打动他的睡魔，托与一梦，以安他的志气。"此时，太祖不觉身体困倦，席地和衣而寝。眼中但见西北天上，群鸟争飞，忽然仙鹤一只，从东南飞来，啄开众鸟，倾间仙鹤也就不见了。只有西北角起一个朱红色的高台，周回栏槛，上边立着两个像金刚一般，

口中念念有词。再上有带幞头抹额的两行立着，中间三尊大神，竟似三清上帝，美貌长髯，看着太祖。却有几个紫衣羽士，送到绛红袍一领，太祖将身来穿，只见云生五彩。紫衣者说："此文理真人之衣。"旁边又一道士，把剑一口，跪送将来，口中称说："好异相，好异相！"因拱手而别。太祖醒来，却是南柯一梦，细思量甚是奇怪。

次早起来，却有新当家的长老嘱付说："此去麻湖约有三十馀里，湖边野树成林，任人采取。尔辈可各轮派取柴，以供寺用。如违，逐出山门，别处去吃饭。"轮到太祖，正是大风大雨，彼此不相照顾，却又上得路迟，走到湖边，早已野林中渔灯相照，四下更无人声，止有虫鸣草韵。太祖只得走下湖中砍取。那知淤泥深的深，浅的浅，不觉将身陷入大泽中，自分必遭淹溺。忽听得湖内有人云："皇帝被陷了，我们快去保护，庶免罪戾。"太祖只见身边许多蓬头、赤发、圆睛、獠牙、绿脸的人，近前来说："待小鬼们扶你上岸。岸上，柴我们众鬼也替皇帝砍了，将柴也送至寺内。"太祖把身子一跳，却已不在泽中，也不是麻湖，竟是皇觉寺山门首了。太祖挑着一担柴进香积厨来，前殿上鼓已三敲，众僧却已睡熟。未知当家长老埋怨何如。

第　六　回

伽蓝殿暗卜行藏

柳满春江花满川，清歌妙舞绕樽前。
不谈陈迹愁芳草，且听新歌欢客筵。
旺气映将山海立，帝星照惹地天旋。
濠州八面威风振，紫阁黄扉勒简编。

且说太祖陷入湖中，诸般的鬼怪，也有来搀脚的，也有来扶手的，也有将肩帮衬着太祖的，也有直在水底下将背脊垫着太祖的，也有在岸上替太祖砍柴的，也有在路上替太祖挑担的。不多时，已送到寺边门首，说："我们自去，皇帝请进内方便。"那时觉有三更左右，太祖进内就睡，不题。

却说这些秃子说："向来昙云师父在时，只说他后来发迹，不意今朝至此不回，多分淹没湖中了。"说说笑笑，各自归房。次日天明，当家长老叫行者起早烧汤做饭。那行者蓦来蓦去，都是柴堆塞的，那里寻个进厨房的路头，口中不说，心中想道："昨日临睡时，空空一个灶房，这柴那得许多？便是朱行者一个去湖中樵柴，怎么便有这山堆海积的柴草？"只得叫动大众，挑的挑，抬的抬，忙碌了半日，方才清得条走路。

太祖起来，自家也看得呆了，心中想说："若是如此看来，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但今日没有一个可与计议的，我不如走到伽蓝殿中，问个终身的吉凶，料想明神也有分晓。"将身竟到伽蓝殿来，却有杯珓在侧，太祖一一诉出心事，问说："如我云游在外，另有好处，别创个庵院，不受这些腌□闲气，可还我三个阴珓；如我不戴禅冠，另做生意，将就做得个财主，可还我三个阳珓；如我趁此天下扰乱，去投奔他人，受得一官半职，可还我三个圣珓。"将珓望空掷下，那珓不仰不覆，三次都立着在地。太祖便打动做皇帝的念头，密密向神诉说："今我三样祷告，明神一件也不依，莫不是许我做皇帝么？如我果有此分，明神可再还我三个立珓。"望空再掷，只见又是三个立珓。太祖又祷告说："这福分非同小可，且无一人帮扶，赤手空拳，如何图得大事？倘或做到不伶不俐，倒不如一个愚妇愚夫。再告明神，示以万全。如或果成大事，当再是三个立珓。"那知掷去，又是三个立珓。太祖便深深拜倒在地，许说："我若此去，一如神鉴，我当重新庙宇，再整金身……"拜告未已，只见这些秃子走来，埋怨说："你把这柴乱堆乱塞，倒要我们替你清楚，你独自在此耍子！"太祖也只做不听得，竟到房中，收拾了随身衣服，出了寺门，别了邻舍汪妈妈，竟投盱眙县寻姊夫李贞。

路上不止一日，来到盱眙，见了姊姊。姊姊说道："此处屡经荒旱，家业艰难，那能留得你住。你不若竟往滁州去投娘舅郭光卿，寻个生计，庶是久长。"太祖应诺。姊姊因安排些酒果相待，不意外边走进一个孩儿来：

燕额虎头，蛾眉凤眼。丰仪秀爽，面如涂粉口如珠，骨格清莹，耳若垂珠鼻若柱。光朗朗一个声音，恍惚鹤鸣天表；瑞溶溶全身体度，俨然凤舞高冈。不长不短，竟是观音面前的善财；半瘦半肥，真是张仙抱来的龙种。

后人想象他的神色，口占四句道：

灵分归妹产岐阳，英武文明是夙章。
目羡宁馨人世少，应知日兔是星房。

太祖便问："此是谁家的小官？"姊姊说道："此便是外甥李文忠。"便叫文忠："你可拜了舅舅。"太祖十分欢喜，问他年纪。说道："今年十岁。"席中说笑，甚是相投，当晚酒散。

次日，太祖取路上了滁州。见了娘舅郭光卿，叙起寒温，太祖将父母、兄弟的苦楚，诉说一遍。那郭光卿说："你今来此，正好相伴我儿子读书。"次日，竟进馆中。太祖性甚聪慧，郭氏五子因遂恶之，假以别事哄至空房，欲绝太祖饭食。郭氏因有育女马氏，私将面饼饲之。一日，忽被郭氏窥视，遂纳怀中，马氏胸前因有饼烙腐痕，此事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太祖却已十八岁了。郭光卿收拾几车梅子，同太祖上金陵贩卖。进至和州，时值夏初天气，路上炎热。光卿说："你可将车先行，我歇息片时便来。"太祖推车赶路，不题。

却说光卿两年前曾与一个光棍争执到官，那光棍理亏，输了，便出入衙门，做了一个听差的公人，令却同一伙公差，在途中撞着。那光棍睁开两眼，叫道："'仇人相见，分外眼清。'郭光卿，今日那里走，且吃我一拳！"光卿喝道："你这厮还不学好，犹敢如此无礼！"那汉子劈面打来，光卿把手一格。那汉子见光卿把手格开，又赶过一拳。光卿也只不来抵敌，把那身子一闪。那汉子想是虚张的气力，眼中对日头昏花，一跤跌倒，却好跌在一块尖角的大石头上，来得凶，跌得重，一个头撞得粉碎，呜呼哀哉，伏惟尚飨。那些伙计叫道："你何故打杀了公差？且送到官司，再作道理。"光卿逞出平生武艺，打开一条路，连夜奔逃去了。

太祖将车向前，等待多时，不见光卿，转来寻觅。路上人汹汹，只说前面有一个人被人打杀了，那凶身逃走了。太祖心下思量："大分是母舅做出这事了……"话未说完，来至三叉路口，正在沉吟，忽见一阵风过，半云半雾来了五个异人。太祖吃惊。内一人道："那推车的不必狐疑，跟随我去，包获大利。"太祖大着胆便问道："你五位何方人氏？"那人说："吾非人也。奉敕一路散灾，此病非乌梅不可救。乃是五显神也。"说罢前行。太祖只得将梅子自上金陵贩卖。只见那柳阴之下，又立着有四五个人，或是舞刀的，或是弄枪的，或是耍棍的，演了一回，又坐息一回。太祖见他们四五个，一个个都好手段，便将车子推在一边，把眼睛注定来看。那些人又各演试了一回。从中一个人叫："好口渴也！那得茶吃一口也好。"却有一个便指着车子说："你可望梅止渴么。"太祖便从车中取百十个梅子，送与四五个吃，说道："途中少尽寸情。"那些人那里肯受。太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收了罢。"再三送去，他们勉强收了。就将梅子匀匀的分做五处，各人逊受一处，便向太祖行径。太祖一一直说。这也是天结的缘，该在此处相逢。太祖也问他们姓名，只见一个最年纪小的，便指着说："这一个是我们邓大哥，单名唤邓愈，从来舞得好长枪。人因称他有四句口号说：

丈八龙蛇绕法身，追风赶月邓天真。
有朝遇主成鸿烈，月燕腾空危宿精。"

又指一个道："这是我们汤大哥，单名叫做汤和，自幼儿惯舞两把阔斧。人也有四句口号称赞他说：

抖擞精神谁敢当，双轮月斧煞光芒。

功名姓字标彝鼎，昴宿鸡神汤大郎。”

侧身扯过一个说：“这个是我们郭六哥，单名郭英，七八岁儿看见五台山和尚在此抄化，那和尚使一条花棍，如风如电一般，郭六哥便从他学这棍法。而今力量甚大，用熟一条铁棍，那里敢近他。人也有四句口号儿称赞：

通天猿臂水参星，想是汾阳复耀灵。

一棍平成天地烈，喜看到处勒勋铭。”

一伙儿正说得好，忽起一阵怪风，那风拔树盂沙，对面不识去路。这四五个人都扯了太祖说：“我们且到家里一避恶风，待等过了，你推车上路何如？”太祖说：“邂逅之间，岂敢打搅。”这四五个人说：“不必过谦。”只见那后生先把太祖的梅车已是推去了，口叫说：“你们同到我家来。”正是：

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

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

不知太祖此去何如。

第　七　回

贩霜梅风留龙驾

列宿乘风载酒来，水边曲榭石边台。
英雄志合三生座，鱼水情投数举杯。
竹影聚窗疑凤下，飓风吼树俨龙回。
知君各抱凌霄志，此地天教会俊才。

却说那后生趁着大风，先把太祖的梅车，如飞似水推着，口里叫道："你们都到我家权避一回，再作区处。"这些众人，也把太祖扯了就走。不上半里，就到那后生家里。后生便将车子推进，叫道："阿哥，我邀得义兄弟们到家避风，又有一个客人也到此，你可出来相见。"只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那后生说："这是家兄。"太祖因与众人一一分宾坐了。那后生说道："方才大风，路上不曾通得姓名完备。"因指着郭英肩上一个说："也姓郭，便是郭六哥同宗，双名郭子兴。专使得一把点铁钢叉，一向在神策营十八万禁军中做个教师，因见世道不宁，回家保护。这些人也有几句赞他说：

山叉独立逞英奇，俨似神飑吐舌时。
万事争先谁抵敌，翌星化下火蛇儿。

我小可姓吴名祯，家兄名良，原是庐州合肥人。家兄也能使两条铁鞭，鞭约三十馀斤。人见他运得百般闪烁，因也有几句口号：

双鞭挺竖如羊角，转电乘风人莫觉。
想从天降鬼金羊，生向人间摇海岳。"

太祖便问："长兄方才在柳荫下，也逞威风，幸得注目。看这两把长剑，每把也约有八尺馀长，长兄舞得如花轮儿一般，空中只见剑不见身。这方法从那里学来？真是奇怪罕有，毕竟也有人赞叹，愿闻，愿闻！"吴祯说："小可年冲力少，那能如得这几位义兄，所以人也没有题咏。"只见邓愈对太祖说："这个义弟的剑法，向者从云中看见两条白龙相斗，别人都躲过了，不敢看他，他偏看得十分清洁，自后便把剑来舞动。几次有侠客在此较量，再没有一个胜得他的。人人都说道：'此是鬼神所授。'便也有几句诗赞他：

剑术匪从人世有，恍若双龙双触首。
天生名世翊真君，井星木犴符阳九。
舞动光芒跃跃飞，上清霄汉扫邪辉
转斗回星凭肘腋，八方随处壮神威。"

太祖应声说："果是列位的武艺高强，这些吟咏的都一一名称其实。但而今混乱世界，只恐怕埋没了列位英雄。"四五个都说："正是如此。前者望气的说，金陵有天子气。我辈正在此

打探，约同去投纳，至今未有下落。只见昨日有一个道人，戴着个铁冠，在此叫来叫去，说：‘明日真命天子从此经过，你们好汉须要识得，不要当面错过。’我们兄弟所以今日清晨在此候了，直至如今，更不见有人来往。”

正说时，只见吴良、吴祯托出一盘嗄饭来，扯开桌子，说：“且请酌三杯。”太祖便起身告辞。吴良兄弟说：“那有此理！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缘分，况外面恶风甚紧，略请少停，待风寂好行。”这些义兄弟也说：“借花献佛，尊客还请坐。”太祖只得坐了。酒至数巡，风越大了，天色渐渐将晚。吴祯开口说：“尊客今日不如在此荒宿一宵，明早风息，方才可行。”太祖说：“在此搅扰，已觉难当，况说个宿。”众人又一齐说：“即今日色又将西落，此处直过五六十里，方有人家。我们众兄弟都各将一壶一格来，以伸寸敬，便明早去罢。”太祖见他们十分殷勤，且想此去若无人家，何处歇脚？便说：“既然承教，岂敢过辞，但是十分打搅。”说话之间，这些兄弟们，不多时，俱各整顿七八品果肴来，罗列了四五桌，攒头聚面，都来恭敬着太祖。太祖一一酬饮了十数杯，不觉微醺，便说：“酒力不堪，少容憩息片时，再起来奉扰。”吴祯便举烛照着太祖，转弯抹角，到一个清净的书房，说：“请少息，顷间便来再请。”便反手关了房门去了。太祖抬头一看，真是清香爽朗，竟成别一洞天。和衣睡倒，不题。

却说汤和开口对弟兄说：“列位看这梅子客人生得何如？”众人都说：“此人相貌异常，后来必有好处。”汤和点头说：“昨日的道人也来得希奇，莫不应在此人身上？”正说间，只见外面多人簇拥进来，说：“吴家后面书房火起了！”众人流水跑到后面看，不见响动，止见一片红光罩着书房，多人也都散了。汤和说：“此事不必疑矣。我们六弟兄，不如乘此夜间，请他出来，拜从他，为后日张本，何如？”六个人一齐走到书房，太祖也却好醒来。六人纳头便拜，太祖措手不及，流水扶将起来。他六个把心事细说了一遍，太祖说：“我也有志于此。”因说起投母舅郭光卿事情。是夜，连太祖七个，都在书房中歇了。

次早，天清日爽，太祖作谢了众人起身。他们六个说：“我们都送一程。”路途上说说笑笑，众兄弟轮流把梅车推赶，将近下午，已到金陵。金陵地方，遍行瘟疫，乌梅汤服之即愈，因此梅子大贵，不多时都尽行发完，已获大利。太祖对六个说：“我欲往武当进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列位且各回家，待我转来，再作区处。”众人说：“我们也都往武当走一遭。”

是日登船渡江，不数日，同到武当。烧了香，回到店中，与六弟兄买酒。正吃间，忽有人来说：“滁州陈也先在此戏台上比试。”太祖说：“我们也去看看。”只见陈也先身高八尺，状貌堂堂，在戏台上说：“我年年在此演武，天下的英雄不敢有比试的。倘赢得我的，输银一千两。”太祖大怒，便涌身跳上台来，说：“我便与你比比何如？”两人交手，各使了几路有名的拳法。也先欺着太祖身材小巧，趁着太祖将身一低，便一跳，将两脚立在太祖肩膀上，喝采道：“这个唤做‘金鸡独立形’。”众人也喝采。太祖趁势却把肩膀一竦，把两手扭紧了也先的脚，在台上旋了百十遭，喝了声“咤”，把也先从台上空中丢下来，叫说：“这个唤做‘大鹏搅海势’。”众人喊笑如雷。也先怀羞，连呼步兵数百人，一齐涌过动手。太祖跳下台，望东便走，也先随后飞也赶来。只见邓愈、汤和在左边，郭子兴、吴良在右边，两边迎着喊杀，吴祯、郭英又保着太祖先走。也先并数百步兵，力怯而逃。四人也不追赶。天晚，走进一个玄帝庙后殿歇息。一更左右，只听得前边草殿鼓乐喧天，太祖同众探望，却正是陈也先饮酒散闷。太祖大怒，四下放起火来，焚了这草殿。也先逃去了，不题。

太祖正睡间，只见一个青衣童子，同两个金甲将军说：“请陛下上殿说话。”太祖看时，却正是北极玄天上帝。上下宾主而坐。玄帝说：“早来承君赐香，多感，多谢！”太祖也不做声。玄

帝又说:“此去以后,正是皇帝发迹之年,小神自当效力保护。但今日为陈也先,皇帝烧毁了小神修行草殿,今后不便安身,奈何,奈何?”太祖对说:“他日我得一统山河,四海升平,即当造一座金殿,供奉神圣。”茶罢而别。醒来却是一梦。

次日,太祖与众人离了武当,径回金陵。只见途中一人口里问说:“足下莫非武当山台上比试的豪杰么?”太祖便应说:“不敢。”那人即同三个人拦路就拜。太祖慌忙扶起,问他来见原由。正是:

不惜流膏助仙鼎,愿将桢干捧明君。

第　八　回

郭光卿起义滁阳

宝剑金鳌敢自韬，同来结义着征袍。
只缘明主称龙见，难避时人识凤毛。
冠服进贤声振日，箭横大羽气临涛。
只今歌管欢无极，漫吐新词醉浊醪。

却说太祖同众人路取金陵而回，却有一个人领着三个，闻说是武当山比试的朱公子，拦路便拜。太祖连忙扶起，看那人一表身材，年纪止约有十五六岁，便问："尊姓大名？"那人对说："小可姓花名云，从小儿学得一条标枪，也要图些事业。因见足下台上本事，且一毫没有矜夸之色，后来必大有为，因同这三个结义兄弟华云龙、顾时、赵继祖来投。伏乞不拒。"太祖不胜之喜，邻四个见了邓、汤等众，共到滁州。

只见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甚比常时不同。太祖便问说："娘舅何以遽然显赫？"光卿对说："自那日坏了公人，不敢回家，径到淮东安丰，投顺了红巾刘福通。他见我形表异常，因与兵一万，掠淮西一带郡县。谁知兵到濠州，守将孙德崖闻风投降，我因进城招募豪杰，如今却好回来看看家眷。不知贤甥身边为何也有这多人归附？"太祖也一一把事情说了一遍，因劝娘舅，何不去了红巾，自立王号。光卿依了太祖，自称做滁阳王，令部下去了红巾，以太祖为神策上将军。便把所育的女儿、原姓马氏配与太祖。太祖因感马氏怀饼前情，遂而允诺。又立一个招贤馆，把太祖招集天下英雄。

却说刘福通闻了这个消息，便着人来问，何以去了红巾，称了王号？太祖对来人说："方今天下豪杰四起，各据一方，不必相问。若日后你们有厄，我当与你解围，以报起兵之谊。"那人回复，不题。

太祖在馆，日夕招纳四方英隽。却已是至正十三年。忽一日，两个人走进馆来，拜说："小可是定远人，姓丁名德兴；这个濠州人，姓赵名德胜。闻明公声名，愿归麾下。"太祖看那丁德兴：

面如黑枣，眼若金铃。穿一领皂罗袍，立在旁，却是光黑漆的庭柱；仗一条生铁棍，靠在后，浑如久不扫的烟囱。真个是：黑夜叉来人间布令，铁哥哥到世上追魂。

太祖因唤他做黑丁。那个赵德胜膂力异常，魁梧出众，马上使一条花槊，运动如飞，百发百中，材勇当先。太祖也命他为前锋。丁德兴又对太祖说："我们定远有一个唤做李善长，此人足智多谋，潜心博古。当初他的母亲怀着他时，梦见一个绯袍的神说道：'不久该真龙出世，我特抱洞明左辅星君为汝之子，长来做第一位文臣辅佐他。'后边生下此子，聪明颖异，人因有几句口号称赞他：

头角生来异，聪明分外奇。
一清兰蕙色，无量运筹知。
博学称文府，宏裁裕武规。
洞明来辅世，真是帝王师。

又有兄弟二人，一个唤做冯国用，一个唤做冯国胜。他两人一母所生。那母亲怀国用时，梦见孛星坠入怀中，因而生产。后来怀那国胜，晚来忽入园中闲步，却见一个文獐，颈上挂一条柳圈，只顾在他母亲的面前走来走去，将至日暮，竟便撞入在他母亲衣内，再不见了，便不觉肚痛，生出这国胜来，身上毫毛都似文獐的颜色。从幼只喜欢柳树，人就说他必是柳土獐下降。他弟兄武艺高强，人也有称赞他的诗句：

好个大兄冯国用，水孛呈祥应世重。
小兄国胜柳獐精，更是奇豪兄弟兵。
德门积荫还几许，天产麒麟双与汝。
伯氏吹埙仲氏篪，忽朝天上声名驰。
双星耿耿拱北极，方是男儿得志时。

明公若好贤礼士，德兴当去招他。”太祖说：“我一向闻李公的名，正愁无门可去通个信息，你当去走一遭。若冯家兄弟同来更好。”德兴出馆而去。不一日，请他们三个到馆中见了太祖。太祖下阶迎接。说话之间，句句奇拔。冯家兄弟，亦各英伟，因说：“果然名下无虚。”遂拜善长为参谋，冯家兄弟俱托腹心之任。

正说话间，只见外甥李文忠、侄儿朱文正领着三个人进来。太祖历历说了别来的事务，便指道：“这三位是谁？”文忠等说：“我们路上正走，不意撞着他父子二人。父亲唤做耿再成，令郎唤做耿炳文，俱膂力超人。路中商量无人引进，故我们因带他来。这位姓孙名炎，字伯容，金陵句容人。一足虽跛，无书不读，善于诗歌，向有文学之名，今亦愿在府中做个幕宾。”太祖大笑道：“今日之会，叔侄、甥舅、文学、干戈都为毕集，亦是大快事！”席间便向李善长说：“我欲立一员大将统摄军机，未知何人可用？”李善长云：“昔汉高祖问萧何说：‘谁人可将？’萧何对说：‘周勃敦厚少智，灌婴爱欲不明，樊哙勇而无才，王陵气小不大。凡为大将者，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国君好贤，贤才必至。’高祖因聘募天下豪杰，不上两月，韩信弃楚投汉，遂设坛拜他为天下掌兵都元帅，后来抚有汉祚。今欲求大将，庶几一人可当此任。”太祖问说：“是谁？”善长说：“濠州城外永丰县有一人，姓徐名达，字国显，祖贯凤阳人，精通韬略，名振乡关。母亲生他之夕，合乡老小望见北斗右弼星光，竟从他家瓦上坠下，豁喇喇如霹雳一声，满空中如火的焰焰不息，不移时便生他下来。如今也约有二十馀岁。他们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时常遣人来请。他说彼辈非可辅之人，坚意守己，待时而出。常说：‘帝星自在本郡，我岂远适他人！’若得此人，大事可成。”太祖说：“烦公就与我招他何如？”李善长说：“昔汤聘伊尹，文王访吕尚，汉得张良，光武求子陵，蜀主三顾诸葛，苻坚任王猛，此乃下贤之效，还是明公自去迎他才是。”太祖次日因去对滁阳王说道：“麾下虽有数万甲兵，惜无大将。今李善长荐举徐达，特请命欲与李善长亲去请他。”滁阳王依允，太祖即同善长策马去请。未知来否？正是：

欲图一统山河业，先觅麒麟阁上人。

第　九　回

访徐达礼贤下士

上客相过鹊乱喧，萍踪初合契无言。
神龙一代名偏重，附凤千年道自尊。
熏琴漫弄楼中调，瑶剑应寒滁上魂。
从此台星多庙算，直堪杯酒定乾坤。

却说太祖同李善长辞了滁阳王，前至永丰乡。太祖遂屯了军，传令不许扰动居民。两人竟自下马，步入村中，探到徐达门首。忽听得门内将剑弹了几下，作歌曰：

万丈英豪气，怀抱凌云志。
田野埋祥麟，盐车困良骥。
何年龙虎逢，甚日风云际？
文种枉奇才，卞和屈真器。
挥戈定太平，仗剑施忠义。
蛟龙滞浅池，虎豹居闲地。
伤哉时不通，未遇真明帝。

善长便向太祖说："此歌就是徐达声音。"太祖喜曰："未见其面，先听其声，只这歌中的意思，便知是个贤才。"善长扣门良久，只见徐达自来开门。太祖看了，果然仪表非常，又温良，又轩朗，又谨密，又奇伟。三人共入草堂，讲礼分宾坐了。茶罢一巡，徐达问说："二公何人，恁事下顾？"善长叙出原因。徐达俯谢说："既蒙光召，焉敢不往？但未卜欲某何用？"太祖曰："群雄竞起，四海流离，特请公共救生灵。"徐达便说："欲救生灵，还须扫净群雄，统一天下。但今元势尚盛，诸雄割据，亦都富强，以濠州一郡之兵，欲成六合一统之业，不亦难乎？"太祖说："昔周得太公而纣灭，汉得韩信而楚亡。得贤公辈，仗剑诛奸，且俟有德者以系民望，何虑一难！"徐达笑曰："从来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强。明公能以仁德为心，不嗜杀为本，天下不足平也。"便安慰了家属，与太祖、李善长三人并马，竟至礼宾馆中。太祖细问战攻之术，徐达说："临阵发谋，宜随机转变，岂有定着？但上胜以仁，中胜以智，下胜以勇，仁、智、勇三事，为将者缺一不可。"太祖又问："为国者有小而致大，有大而反亡者，何故？"徐达说："合天理，应人心，爱众恤物，敬老尊贤，自人乐而从之，虽小而可致大；倘奢淫暴虐，或柔而无断，或刚而少仁，或愚昧不明，或好杀不改，未有不亡者也。"太祖大喜。自后惟李善长、徐达同眠共寝。次日引见滁阳王，王授以镇抚之职。

数日后，滁阳王以太祖为元帅，徐达为副将，赵德胜统前军，邓愈统后军，耿再成统左军，冯国用统右军，李善长为参谋，耿炳文为前部先锋，冯胜为五军统制，李文忠为谋计使，率兵

七万，攻打滁、泗二州。

刻日起兵，至泗州界上安营，议取泗州之计。大夫孙炎上前说："泗州张天佑是不才故人，其人刚直忠厚，与我甚契，愿往泗州说他来降。"太祖分付大夫用心做事。孙炎辞了出帐，径入泗州城来见天佑。两人叙礼毕，天佑问说："仁兄何来？"孙炎说："某因放志飘流，近投滁阳王帐下。他馆中有个朱明公，才德英明，文武兼备，龙行虎步，必大有为。今提兵取泗州，炎知足下守此，特来相告。倘肯归附，足见达权。"天佑说："我也慕他是一世之英，有人君之度，但我受元爵禄，背之不忠。"孙炎说："今元顺帝以胡元而居中国，淫欲不仁，退贤任佞。君弃暗投明，有何不可？"天佑思量了一会，说："遵命，遵命！"即列仪仗鼓乐，出城迎降。孙炎先到营中，具说前事，便引天佑到帐中相见。太祖说："将军来归，真是达权知机之士。"遂授中军校尉。太祖引兵入城，抚恤了百姓，即留天佑守城。

次日起兵向滁州，以花云为先锋。那先锋怎生打扮，但见：

头顶一个晃朗朗金盔，身披一领密鳞鳞银铠，腰边系一条蛮狮锦带，心前扣一个盘龙金环。弓眶斜挂鱼囊，革铮铮弦鸣五色；箭羽横装象袋，钢铄铄镞聚三棱。坐下千里马，白若飞霜；衬着九云裘，花如映日。手中绾七八条标枪，运将来，那管你心窝手腕；袋里藏六七升铁弹，抛将去，决中着脑后胸前。喝一声，似霹雳卷风沙；舞几回，都锋芒飞剑戟。

正是：

花貌却如观自在，追魂胜过大阎罗。

单骑在前，恰遇着贼兵数千在路，那时花云盼着后军未到，便抖擞精神，保了太祖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惊得那数千贼兵，没一个敢争先抵挡。后人看到此处，赞叹不休，有诗为证：

滁州界上显鸿功，谁似东丘花令公？
土貉萃灵天佑顺，万人头上逞英雄。

贼兵溃散，花云因于滁州北门外屯兵。元将平章陈也先横刀直杀过来，后军左哨统制将军郭英，却好迎敌。战了五十馀合，不分胜负。元阵上又闪出他儿子陈兆先与姚节高来助阵，早有汤和、邓愈、冯胜、赵德胜一齐冲杀。只听得东南角上，一支兵呐喊如雷，红旗招灼，绣带飞翻。为首一将坐在马上，竟有五尺馀高，生得面如铁片，须似钢针，坐骑赶日黑枣骝，肩担偃月宣花斧，从元兵阵后冲杀出来。此是何人来助？后人有诗为证：

室火猪星忒膂力，倏忽搏风生羽翼。
霹空闪出辅明君，自是鸿勋开九域。
杀气横将云汉回，腥膻胆落几成灰。
柳拂旌旗刀映日，迄今麟阁像崔嵬。

元兵三面受敌，陈也先大败，不敢入城，竟弃了滁州向北路而走。太祖鸣金收军，驻扎城外。只见那员大将，身长九尺，步到营前下拜。太祖急将手扶起，问说："将军何人？"那将说："小可姓胡名大海，字通甫，泗州虹县人。因芝麻李乱，自集义兵，护持乡里。闻元帅德名，故来助阵纳降。"太祖便授他军前统制。

是日，元将张玉献出城投降。太祖入城抚民，将兵次于滁州，仍分兵取铁佛冈寨，攻三江河口，破了张家堡，收了全椒并大柳诸寨，因分兵围六合。裨将赵德胜为流矢中了左股，血染征袍，昏晕数次。太祖亲为敷药调治。随令耿再成同守瓦果垒。元兵急来攻打，太祖日逐设计备敌。探知事势稍缓，欲暂回滁州，早有哨马来报说："元人又集大兵来攻滁州。"耿再成对太祖说："他兵聚集而来，其势盛大，如此如此，何如？"太祖说："甚好，依计而行。"众将得令，

各自整点军马行事。耿再成率了本部人马,自来应敌。未知胜负何如。正是:

大将营中旗一竖,敌人惟有胆俱寒。

第　十　回

定滁和神武威扬

铁马连城起战楼，征云杀气拥貔貅。
肇生圣主开淮甸，分念英雄萃泗州。
夜半鹃啼锋锷惨，深秋雁唳大刀头。
乾坤鼎沸从今靖，山自清兮水自流。

却说诸将各自得令，四下安顿去讫。将军耿再成率了部伍，结束上马，来到阵前一望，只见那元兵浩浩荡荡，如云如雾的来。打头一员将，挂着先锋旗号，不通名姓，直杀过来。耿再成见他汹涌，便也不打话，两马相交，战上二十馀合，不分胜负。再成便沿河勒马而走，那个先锋乘机率了元兵，一齐赶来。再成看元兵紧赶便紧走，慢赶便慢走。约将二十里地面，只见那柳树上插着红旗一面，趁风长摇，再成勒转马来，大喝一声说："元兵阵上来送死也！"喝声未已，火炮一声响亮，左边冲出一标白衣、白甲、白旗、白号，当先一员大将汤和，左边邓愈，右边冯胜的人马出来；右边冲出那皂衣、皂甲、皂旗、皂号，当先一员大将胡大海，左边赵德胜，右边赵继祖的人马出来，把元兵截做三段。那先锋看势头不好，急叫回军，那军那里回得及。正惊之间，只见后面城中又有赤衣、赤甲、赤旗、赤号，当先一员大将徐达，左有耿炳文，右有姚忠，鼓噪而出，杀得那元军血染成河，尸横遍野。那再成挺出夙昔威风，驾着那追云的黑马，向前把先锋一刀，取了首级。有诗为证：

杀气横空下大荒，海天雄思两茫茫。
血痕染就芙蓉水，骸枕堆成薜荔墙。
树列旌旗千里目，江开剑戟九回肠。
应知日鼠虚星现，处处旗开战胜场。

元兵大败，滁州因得安驻军粮。太祖一面差人报知滁阳王，会守滁州，不题。

却说铁冠道人已知太祖驻兵滁州，一日竟进帐前说："道人善相，将军要相么？"太祖因记前者柳阴中邓愈六人说到过的道人，戴个铁冠等话，便迎他入帐，问道："道人高姓道号？"道人说："我姓张字景和，江西方外之士。将军若听我，我替你说；你若不听，我说也无用。"太祖说："君子问凶不问吉，正要师父直讲。"道人说："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便是受命之日。然期也不远，应在千日之内。但边头驿马有惊气，南行遇敌，切须戒惧。"太祖说："师父肯在此军中，时时看看气色，以知休咎，何如？"道人说："我虽云游天下，却也时常可来。你既有盛情，我便在此也得。"自后道人常在军中聚会。

且说滁阳王得了捷报，便留都督孙德崖驻扎濠州，即日自率兵到滁州，因命设宴与太祖

称贺，且与众官计功行赏。次日，设计攻取和州。却命张天佑、耿再成、赵继祖、姚忠四将领兵三千，为游击先锋前进。四将得令，望和州进发，直抵北门搦战。城中元将也先帖木儿，急领兵三万迎敌，直取再成。再成舞刀，斗上五十馀合，终是元兵势大，两翼冲杀，朱兵奔溃。姚忠接刃复战，恨后队不继，被元兵所杀。日暮，幸天佑等兵至，又大杀一场，元兵方才败走。再成等收兵屯于黄泥镇，损了大将姚忠，折去兵一千馀众。两人忧闷，说："必须元帅兵来，方好取胜。"

且说滁阳王闻再成等败绩，因命太祖率徐达、李善长及骁勇数千人，来到黄泥镇。二人见了太祖，备细说了一番，伏地请死。太祖大怒，说："元兵既盛，只当坚守，取兵救应，何乃轻敌，以此败误！"喝令斩首示众。李善长说："罪固当诛，但今用人之际，望且姑容这番，待他将功赎罪。"二将叩谢出帐。太祖甚是忧恼。徐达向太祖身边说："如此如此，不怕和州不得。此事还须耿再成走一遭。"太祖即召再成同继祖上帐，徐达便各与缄帖一纸，再三叮咛说："用心做事。"再成等领计而行。徐达复唤邓愈、汤和、郭英、胡大海领兵二万，去大道深林中埋伏，如此行事。分遣已定，又对太祖说："末将自当领兵一万，当先索战，元帅宜与众将将二万兵殿后。"

次日，两军对阵，元阵中也先帖木儿出马，说："若不急退，当以姚忠为例！"徐达说："大兵压境，尔还不识贤愚，尚自夸诩！"二人举刀对杀，元阵上张国升、秃坚帖木儿混兵直杀过来。徐达觑空，转马便走，元兵随后赶来。未及廿里，只见元兵探马飞报说："我们被赵继祖劫了寨，火烧了营帐。"那也先倒戈急走，只见两边伏兵并起，汤和、邓愈、郭英、胡大海夹击而来，后面太祖领了大军又直来攻杀。也先不敢回营，竟领兵奔至和州城边。却见城上都是赤色旗帜，敌楼上徐达大叫说："也先帖木儿，我已取此城，少报前仇，你还来怎么？"此是徐达先着耿再成假作元兵，待也先帖木儿出战，乘夜赚开了城门，取了和州。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那也先望南逃命而走。太祖的兵正在追赶，只见当先闪出一彪兵来，勒马横枪，问说："来将何人？"也先帖木儿说："吾乃元兵，被朱兵十分追急，若将军救我，当有重报。"那将军大喊一声，将身一纵，在马上活捉了也先帖木儿，绑缚直到太祖军前，下马便拜道："小可濠州怀远人，姓常名遇春，向闻将军仁义，特来相投。特擒元将为进见之礼。"太祖举眼一望，真个是：

> 豹头睒眼，燕额虎须。挺一把六十斤大刀，舞得如风似电；驾一匹捕日乌骓马，杀来直撞横冲。惹动了杀人心，万马千军浑如切菜；奋起那英雄志，铜墙铁壁倒若摧枯。黑着一片铁扇脸，咤一声，那愁霸陵桥不断；矗起两只铜铃眼，眨几眨，忧甚虎牢关难过。飞而食肉，世罕有封侯万里威仪；义而有谋，天生成拓靖乾坤品格。

称赞难穷，有诗为证：

悬崖峭壁倚天空，随处将军身可通。
气爽明霞千嶂紫，威追斜日复天中。
池寒夜吐蛟龙气，林响时疑虎豹丛。
忠武挺生天有意，至今人羡亢金龙。

太祖说："得足下弃暗投明，三生之幸也！"喝令斩了也先帖木儿，屯兵城外，单车入城抚恤。合城百姓，欢天喜地。正是：

滁和有福仁先到，神武多谋世莫知。

是日，军中筵宴。恰报滁阳王传令，加太祖神策将军之职。

第 十一 回

兴隆会吴祯保驾

雄心侠骨羡巍峨，随处英名难折磨。
奸生会上浮举㸦，剑跃筵前有太阿。
留恋一觞威自在，徘徊对舞气如何？
从今还想单刀会，绝胜云长驾小舳。

却说滁阳王立太祖为神策将军，太祖便为各帅之主。掌文的有李善长、孙炎等，掌武的有徐达、胡大海、常遇春、花云、邓愈、汤和、李文忠等，共约三十馀人。却又有定远人茅成、台山人仇成来投麾下。太祖总兵和阳，与张天佑等议筑和阳城郭，以为守备之计，分限丈数，刻日工完，分兵拒守。因集众将，议授常遇春总管之职。遇春叩头谢说："小将初至，未有寸功，不敢受爵，乞命为先锋前部开路，庶或可以自效。"太祖正欲首允，忽帐下一人叫说："我来数月，尚不得为先锋，他有何能，敢来压众！"太祖急看，却是胡大海。遇春怒说："主帅有命，乃敢搀越！你欺我无能，敢来比试否？"两人各欲相逞。太祖说："君等皆我手足，今若相争，便似我手足交击，有何利益？"因命胡大海为左先锋，常遇春为右先锋，待后得头功的为正先锋。"两人各拜谢去。一边令人到滁州报捷，不题。

此时正是新秋节候，和阳亦喜无事。后人因有《新秋》诗一绝：

金风飒飒动新凉，边塞征人怯路长。
深院夜分人不寐，独看梧影转危墙。

一日，忽报濠州守备孙德崖领兵到来。太祖惊疑，与徐达说："濠州不得擅离，他来何意？多是欲分据和阳耳。不然，必是濠城失守，故来归附。且容入城，再当计之。"顷刻间，德崖进城，太祖与众将迎接。叙礼毕，因问："何事到来？"德崖说："缘无粮草，特来就食。"太祖便问："如此，今令何人守之？"德崖说："空城无用，守他何益。"太祖暗念："濠城是吾等本土，如若失守，取之甚难。德崖此行，是通穴鼠了。"因他同起义兵，且自忍耐。却好滁阳王驾到，太祖将取和州原由备说一遍。王看见旁边立着孙德崖，大惊问说："你何不守濠州，却在此处？"德崖跪说："为乏粮，到此就食。"王大怒，说："濠州是吾乡土，安得轻舍！"喝令推出斩首。太祖与李善长说："德崖之罪，虽当斩首，还望念故乡旧帅，饶他这次，仍令去守濠州，以赎前愆。"滁阳王即刻与兵一万前去镇守，分付："有失，决不饶恕！"德崖领命去讫。

却说滁阳王未及半月，偶因惊疑成疾，太祖日视汤药，十分狼狈。因召太祖及李善长、徐达等至榻前，说："某生民间，因见元纲解坠，群盗蜂生，吾夺臂一呼，得尔等贤能，共保濠、梁，希成大业，救民涂炭。不意遇此笃疾，我死不足惜，所恨群雄未除，天下未定耳！朱将军仁文英武，厚德宽洪，尔等可共谋翊运，以定天下。"太祖顿首说："愚昧不堪承大王之志，然敢不竭

尽股肱，以报厚恩！”少顷，目瞑。

和州境上见星飞，濠郡江边掩义旗。
冈上空垂千树柳，年年春半子规啼。

太祖命军中都易服举哀，哀声动地，葬于和阳城白马冈上。众人因议立太祖为王，太祖说：“我等受滁阳王大恩，今尚有子在，可共立为王，亦见你我不背之心。”众人都道：“是。”遂立王子为和阳王，改和州为和阳郡，受符节统摄。王即日封太祖为开基侯兵马大元帅，徐达为副。众官加爵有差。

却说孙德崖对儿子孙和说：“滁阳既殁，兵权该统于我，今朱君辈外挟公义，立他的儿子，阴窃他的威权，甚可恼恨，我当率兵以正其罪。”孙和说：“朱公如此，亦为有名。况他们一班智勇足备，若与争长，恐难得胜。不如在营中设起筵宴，名曰‘兴隆会’，假贺新王，请他赴会，席上须逼他引兵来归。倘若见拒，就席中拿住。朱君一擒，权必归父王矣。”德崖大喜，即修书遣人入和州来请。

太祖正与诸将议事，却报德崖有书来到，即拆开，口念道：“都统孙德崖端肃书，奉硕德朱公台下：兹者恭遇新王嗣位，继统得人，下情不胜忻忭。特于营中设宴，名曰‘兴隆’，欲与公共庆雍熙。翌日扫营敬候。再拜。”太祖与李善长说：“此必德崖欲统众军，以我辈立其子，故设酒以挟我耳。不去，则彼益疑；若去，须不堕其计方好。”徐达说：“主帅极料得着。此会犹范增鸿门设宴之意，须文武兼济的辅从，方保无虞……”道未罢，帐前常遇春、胡大海俱愿随往，太祖俱不许。吴祯说：“不才单刀随主帅走一遭。”太祖曰：“公便可去。”胡大海忿忿不平。太祖说：“刀砧各用，鼎鏊不同，吾择所宜而使之。”

次日，太祖单骑独前，吴祯一身随后，径至德崖营前。德崖见太祖并无甲士相随，心中大喜，说：“这遭中吾计了！”密令吴通说：“你须如此如此。”便即出营迎朱公。就席把盏，酒至数巡，德崖因说：“滁阳已薨，兵权无统，以义论之，应属不才掌管，故借此酒相烦。”太祖说：“先王有子继统，兵权还该彼掌握。今都统既欲掌时，某回城启知和阳王，即当请任此事。”德崖大喜。孙和思量：“朱君才智过人，此言必诈。”把眼觑着吴通。吴通持杯、剑在手，说道：“小将有杯、剑二件，系周穆时西域献来，名‘昆吾割玉剑’、‘夜光常满杯’。此剑切玉如泥；这杯为白玉之精，向天比明，水注便满，香美且甘，称曰‘灵人之器’。小将愿持杯为寿，舞剑佐欢。”说罢，便将杯献在太祖面前，拔剑起舞，渐渐逼近太祖。吴祯看他势头不好，掣开腰剑，大叫道：“我剑也不弱！”便飞舞过来，一剑砍去，把吴通砍做两段。旁边吕天寿见杀了吴通，也拔剑砍来。那吴祯将身一跳，跳上二三尺高，把那剑从空而下，吕天寿的头早已滚下来。吴祯杀了二人，即一手提了剑，一手抠了德崖腰带，叫说：“德崖，你何故如此无礼，设计害我主帅？即须亲送主帅出营，万事全休。不然，以吴、吕二人为例！”德崖惊得魂飞云表，神散天边，便说：“将军休怒，即刻送主帅策骑先行。”吴祯约太祖去远，才放了德崖的手，说：“暂且放你回去。”即追马保着太祖而行。后人有诗赞叹：

兴隆会上凛如霜，此处吴祯忒恁强。
剑光寒逼奸雄胆，杯计春生酬劝觞。
寨空匹马嘶归路，岸远单戈引夕阳。
从此山河知有定，雄名应与海天长。

第 十 二 回

孙德崖计败身亡

天津桥下阳春水，毕竟东流向溟海。
人生聚会良苦难，天作机关又谁待？
三星五星翊圣真，神谋鬼谋功崔嵬。
试排佳宴聆新说，忘却樵楼鼓数催。

却说德崖自知计败，便率精锐数千，四下里从小路追赶。早有李善长传令胡大海前来策应，恰好撞着德崖，便大叫道："德崖那里走？"德崖措手不及，被大海砍做肉酱。造次中逃走了孙和。大海、吴祯保了太祖入和阳，众等迎接入帐，都说："主帅受了惊恐。"太祖因说："若非吴祯，几乎不保。"备说了会上事情。众将皆称吴祯真是虎将。太祖赐吴祯白金三百两，大海白金一百两。大海不受，但曰："主帅向曾有说，得首功者为正先锋。今日诛了德崖，望主帅不食前言。"太祖沉吟不语。徐达说："君虽诛了德崖，尚未为克敌之大，若常将军今日去，亦能成功。"众人都说："徐元帅说的极是。"大海方受了赏。

话分两头，却说巢湖水军头领俞廷玉，有三个儿子：长名通海，次名通源，第三的名通渊。他三个俱膂力异常，在水中伏得八九个昼夜。未生他们时，他父亲似梦非梦，看见一个老儿：

银髯鹤发，炯眼童颜。身穿着绛色五爪龙袍，脚踹着彩绣无忧珠履，戴一顶道扇诸葛巾，绾一个拂尘龙须帚。虚飘飘忽到庭前，瑞霭霭香盈院内。

指向廷玉说："我是滁州城隍，奉玉帝圣旨，将轸水蚓、壁水□、箕水豹三个水星，五年之内接连降生你家，辅佐真龙出世。"便从袖内取出三个弹子大一般圆、放在掌中红光烛天的物件，递与廷玉的妈妈，叫将水一碗就吞下去，拱手而别。那妈妈果然不出五年，连生他三个儿子。大的通海，惯耍一个流星锤，索长三丈，转转折折，当着他粉身碎骨。人便有四句口号：

一个金锤忒煞精，飞来飞去耀星明。
忽朝水底轰雷振，搅得蛟龙梦不成。

那次子通源，使一条铁锏，铮铮有声。小时忽下江中洗澡，陡然云雨四合，水中只见癞头鼋开了大口，竟来吞他。他手中更无别物，却打一个没头坛，直至水底，摸着四五尺长一块条石，他便担在肩背上，一步步踏上水来。那癞头鼋正横开四爪抢到面前。通源哈咤一声，将那石竟砍过去，谁知那鼋的头颈，仰得壁直，凑着石上顽锋，竟做两段，满江中都是血水。岸上人不知通源在水中与鼋交战，只见满江通红，惊得没做理会。歇了半个时辰，通源慢慢地将鼋从水中拖到沙边，便把身跳上了岸，拿条索子缚了鼋脚，叫岸上人拽鼋上去。那岸上张三、李四、王二、沈六等十来个，那里拽得动。通源说："你们好自在货儿，只好吃安耽饭，这些儿便拽不起！"从新自来，把那鼋如拾芥一般提上岸去。那些闲汉说："俞二官人活的都砍了，我们死的

都牵不动，却也可笑。”便也有个吴歌儿歌他：

江中忽起一条鼋，闪烁风云雷雨翻，却遇通源水底石，魂在天边血在源。鼋也鼋，冤也冤，我们十来个扛勿动，被他一人一手便来牵。真个是：璧水□星来出世，天旋地转气轩轩。

还有那第三个通渊，越发了得，每手用一把折叠韭边刀，那刀角开来，二丈之内，令人伫身不得。曾到江边金龙四大王庙中赛神，那庙前路台上，原铸有铁炉一事，有等闲不过的说：“这等东西，又无关纽，又无把柄，有人捧得动，输与银子十两。”那通渊时止一十四岁，心里想道：“这些儿担不动，却终日舞灯草过日子！”走到庙中，虔诚完了神愿，正好出来台上烧纸，只见十五六个好汉来抬那炉，都也抬不动。通渊竟要来拿，看了他们行径，又恐怕掇不动时，反被耻笑。仔细思量，必竟有斤两数目铸在上面，近前看得分明，又走过去想道：“只是一千斤，该托也托得起。”便走到后殿，先把别样试试看。抬头一望，却有两个大石狮子在后边甬道上石栏干边。悄悄的脱下道袍，趁人不见，把左边狮子一托，便托在左手里，颠上几颠，说道：“约有千斤还多些。”轻轻的便安在地下。再将右边狮子也托一托看，正托在右手上估斤估两，未及放手，只见一个人大叫道：“前殿二三十人弄不得一个香炉，这俞三官十四五岁，一个儿把石狮子颠来颠去，你们好不羞杀……”道犹未了，这些闲汉都赶来看。通渊只不做声，把那狮子连忙放在地下，穿上道袍，望山门外走去。这些人说：“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俞三官，你何故不做个把势我们看看。”那些人拦了又阻，阻了又拦，恰好父亲俞廷玉走到，说：“三儿，你何故被这些人阻拦？”通渊说：“我自在后殿把石狮子托托耍子，不知他们何意拦阻。”那些人便向他父亲备说了原故。廷玉便开口说：“既如此，你便掇掇把他们看看何妨。”通渊被父亲劝不过，只得走向殿前，把只手托了铁香炉，便下路台。那些人喝采，如雷似振。通渊恰又托上路台。如此三遍，轻轻的放在台下便走。却说管庙的长老埋怨众人说：“俞三官又去了，这炉又不放在台上，如之奈何？”那些人说：“不打紧，我们几十人包抬齐整还你。”呐喊一声，齐将手来抬，谁知是糊泥，这炉越抬越陷下去了，几十人说：“求求张良，拜拜韩信，还须到俞宅劳小官人走一遭。”这些众人说说笑笑，走到俞宅，见了俞妈妈，说了原故。妈妈笑道：“这个小官倒会耍人，劳你们远远的走来接他。方才他到后园舞刀去了，你们可到后面见他，他决然肯去。”众人来到后园恳求。通渊只是个笑，也不应他们，大步到庙，仍将手托起香炉，放端正了。惊动得合州县人，那个不敬他。人也编个歌儿喝采他说：

俞家又生个小熊罴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手托千斤奇打希，希打奇。甚差池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显灵说是个箕水豹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佛前狮子希打奇，奇打希，任施为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

他父亲做个头领，并三个儿子，率副将廖永安、廖永忠、张德兴、桑世杰、华高、赵庸、赵馘等，初投个师巫彭祖。后来彭祖被元兵所杀，庐州左君弼便以书招降廷玉等一班水军。廷玉等谅君弼不是远大之器，不肯投纳。君弼因统兵来攻，廷玉等累战不利，受困在湖中，因集众将图个保全之计。俞通海说：“今江淮豪杰甚多，不如择德者附他，庶或来救，不为奸邪所害。”廖永忠便说：“徐寿辉、张士诚、刘福通、陈友定、方国珍、明玉珍、周伯颜、田丰、李武、霍武，皆是比肩分据的。”赵庸说：“此辈俱贪欲嗜杀，鼠窃狗偷之徒，怎得成事！我说一人，你们肯从么？”不知此人是谁？正是：

知君多意气，仗剑且相投。

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败

谁言水火煞无情，也去当场翊圣明。
拔危初振巢湖旅，德意还看宁海行。
水涨危桥舟忽过，火腾烈焰艘须倾。
知应天上真龙出，是处纵横神鬼惊。

却说俞廷玉问诸将谁处可投，廖永忠数出多人，俱是贪财好色的，那里是英雄出世之主。赵庸说："我闻和阳朱公，仁德无双，英才盖世，且将勇兵强。若是投他，他必来救应，方解此危。诸公以为何如？"众人齐声道："好！"因作书遣人求救，不题。

且说太祖一日与诸将会议，说："此处虽得暂驻，然居群雄肘腋，非用武之场，必择胜地，方可攻守。"冯国用说："我看金陵乃龙盘虎踞，真圣王之都，愿先取金陵，以固根本。"太祖对说："我意亦欲如此，但济大江，必需舟楫，且钱粮不济，奈何？"正商议间，忽报巢湖俞廷玉等遣人来见。太祖拆开看，书说：

巢湖首将俞廷玉，并男通海、通源、通渊，裨将廖永忠、永安、张德兴、桑世杰、华高、赵庸、赵馘等，书呈朱主帅台下：玉等向集湖滨，久闻仁德，冀居麾下。不意左君弼累以书招，恨玉不从，率兵围困。廷玉等敢奉尺书，上干天威。倘振一旅以全万人，所有战舰千馀，水兵万数，资储器械，毕献辕门以凭挥令。誓当捐躯报答，伏惟台亮。

太祖得书，与诸将会议。李善长说："向闻他们为水军骁骑，今危急来归，若以兵去援，必效死力。且藉之以取金陵，此天所以资主帅也。"太祖因召使者到帐下，问他姓名。说："姓韩名成。"太祖说："即日发兵，汝可为向导。"留李善长、李文忠等过和阳，总军务。率徐达、胡大海、赵德胜等，领兵四万，直抵桐城，进巢湖口。君弼因太祖兵到，逃去。俞廷玉迎太祖入寨，备陈归顺无繇，蒙提师远救，恩实再生。太祖慰恤倍至，驻兵三日。主将连众人收到和阳。

忽报左君弼勾引池州贼赵普胜，一支兵截住桐城闸，一支兵截住黄墩闸。又引元将蛮子海牙，领兵十万，扎住江口，势不可当。太祖大惊，因上水寨，登敌楼观看。果见兵寨数里，旌旗蔽天，金鼓雷振。太祖顾徐达曰："此君弼调虎离山之计，引我入湖，顿兵围绕，奈何，奈何？"胡大海说："主帅勿忧。主帅可领众将压阵，臣愿当先。只此斧，可破贼兵之围。"太祖说："不然，贼兵势重，你我纵可冲阵而出，部下兵卒何辜，还宜再计良策。"徐达说："必须一人密从水中上和阳，调取救兵，内外夹攻，方能出去。"只见韩成说："裨将愿往。"太祖即修书付与，分付速来，毋得误事。

韩成出了水寨，抄巢湖口入江，从牛渚渡河，在水中行三日夜方得上岸，直抵和阳。见了和阳王，递了太祖上的书。李善长说："即须发兵去救。"传令邓愈为正元帅，汤和为副帅，郭英

为参谋,常遇春为先锋,耿炳文为掠阵使。吴良、吴祯、花云、华云龙、耿再成、陆仲亨皆随军听用,率兵五万前进。其馀将佐,与朱文刚、朱文逊、朱文英率兵保守和阳。

众将领兵至江口,恰与蛮子海牙对阵。邓愈列阵向前,蛮子海牙急令番将二十员迎敌。尚未及前,先锋常遇春挺枪奋击,元兵阵上就如摧枯拉朽,那个敢当。邓愈等催兵并杀,蛮子海牙大败,遂过了牛渚渡。各部将士,都去收拾元兵所弃马匹、器械、粮草、辎重。止有汤和使帐下兵卒,只砍沿岸一带芦苇、茭草,用绳索一一缚成捆束,共约有千馀担。常遇春问说:“要他何用?”汤和对说:“夜间亦可备明。”那时拘集船只,共将一千有馀。邓愈便令分为五队:邓愈居中,汤和居左,郭英居右,耿炳文压后,常遇春当先,齐往巢湖进发。

探子哨知信息,报与赵普胜,普胜遂与左君弼说:“你可领兵当俞廷玉辈内冲,我当领兵拒常遇春等外患。”君弼自整齐船只,截住桐城闸,不题。普胜领了大船五百只,排开阵势,遇春便挺枪来杀,两下交兵,正是:

浪叠千层龙喷海,风生万壑虎吟山。

却恨那普胜的战船高大,又从上流乱把石炮打来,苗叶枪替那箭,如雨点的飞来飞去。朱兵船小,又无遮蔽,不能前进。常先锋正在烦恼,只见汤和领着十数只半中样大船,船上皆把牛皮张定,那些箭石虽然来得猛密,粘着软皮,都下水去了。每船上用水手五十人,齐把那芦苇、茭草点着,恰遇西北风吹得十分紧急,汤和便叫众军放火。那赵普胜的船,都是篾篷、竹篷引火之物,朱兵火箭、火炮飞星放去,便烧起来。风又大,火又紧,聒聒喇喇,把那船二百馀只,不过两个时辰,焚毁殆尽。这边众将乘火奋击,贼兵大乱。那普胜只得驾小船向西北上逃走。常遇春恰从上流赶来,大喝一声,把他的兄弟赵全胜,一刀砍落水内。普胜拼命的摇船,径投蕲州徐寿辉去了。邓愈叫鸣金收军,共获战船七百馀只,刀杖、器械不计其数。邓愈说:“今日之捷,是汤鼎臣居首(鼎臣是汤和表字)。”汤和拱手说:“此是朱主帅天威,众将虎力,与和何干?”常遇春说:“我早来见汤公命军束草,只说备明,岂知有此大用。公何不早言之?”汤和说道:“机谋少泄,恐反不成。”众将都称善。邓愈说:“兵贵神速,乘此长驱,俾左君弼无备,一鼓可擒也。”便都即刻解舟,顺流而下。

此时太祖被困日久,苦无出围之计,只见哨子来报,汤和等连破海牙、普胜等寨,已将至桐城闸了。太祖大喜,即同众将登敌楼观望,果然西北上大队人马杀来。太祖分付说:“我们便可里面冲杀出去。”当下徐达、赵德胜、胡大海共领兵五万,大小船约二千零四十馀只,列成队伍,竟冲出来。喜得左君弼船大,不利进退,赵德胜便以小船对战,操纵如飞。廖永安又绕出其后,两下夹击,君弼大败。永安直追至雍家城下。奈贼党萧罗率众舍命而来,箭石如飞蝗雪片。那永安鼻中中了冷箭,便大叫云:“大小三军,更宜努力!”将身跳出船头,死力督战,便活捉了萧罗过船,敌人不战而逃。

却说邓愈所统大兵未得入江,太祖船只尚拥溪内,彼此都无策可施。恰好大雨连落十日,看那水势滔天,廖永安喜说:“乘势越山可渡。”中间有一条大涧,断开山岭,山脊上有浔阳桥,这些小船,尽皆过涧。太祖所坐战舰,正忧难过,意欲弃舟另坐别船,永安呐喊一声说:“圣天子百神护卫,桥神自有效灵。”只见那船,倏忽间乌云绕转如飞,从洞里穿过,一毫不差些须,遂入大江,与汤和等相会。太祖备说了被困的事,且慰劳诸将远征,分付筵宴称庆,就与新来诸将相叙。

第十四回

常遇春采石擒王

凭凌秋色石崔嵬，独上雄呼猛似雷。

水阔鱼龙应变化，江空星月任徘徊。

任将杀气随潮滚，还喜赓歌倾玉罘。

自兹江海朝宗后，何处桑田复草莱。

却说太祖出得湖口，与水陆众将聚毕。自此，大将、步将、骑将、先锋将、水将都已云集。便留步军一万、战船五百，与俞通海、廖永安二将在牛渚渡扎营操演，其馀将士尽随至和阳。正是：

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

不一日，来至和阳，因欲提兵过江，取金陵为建都之计。和阳王依议，乃留朱文正、朱文逊、朱文刚、朱文英、赵继祖、顾时、金朝兴、吴复等，统兵一万，保守和阳，其馀人马，俱随太祖即日引舟东下，向江口进发。恰喜江风大顺，征帆饱拽，顷刻到牛渚渡。俞、廖二将迎接说："蛮子海牙扎兵南岸采石矶，阻截要路，势甚猖獗，如之奈何？"徐达说："兵贵神速，乘此顺风明月驰行，猝然而至，彼必措手不及。"遂分兵船为三路：太祖居中队，领战船七百只，郭英为先锋；徐达居左队，也领战船七百只，胡大海为先锋；李善长居右队，也领战船七百只，常遇春为先锋。偃旗息鼓。那时月明风顺，水溜江深，这船如飞也驰骤，比至五更，竟到采石矶。元兵哨马报知蛮子海牙，他便挈兵而待。那矶上刀枪麻列，旗帜云屯，水上战船如织，两军相去不及三丈，便摆开阵势。郭英领长枪手，奋勇争先，将及上矶，谁想上面矢石星飞雨洒将来，士卒多伤，不能前进。太祖传令胡大海、常遇春说："二公先锋定在今日，有先登采石矶者，即为正先锋。"大海大喜，意在必克，率众而前。谁想岸上炮弩较先更急，大海力不能支。遇春乘快船后至，便领防牌、神枪手奋力冲至矶下。元兵见朱兵近岸，炮箭如飞蝗的来，防牌也不得遮，神枪也无可用，众兵亦欲退后。遇春大喝道："取不得采石矶，誓不旋师！"便舍舟挨牌，挺枪先登。那矶在水面上，约高二丈有馀。矶上元将老星卜喇正用长矛戳下。遇春便用右手拿定防牌，护了矢石，把左手便捏住矛杆，就势大叫一声，从空直跳而上，就撇了防牌，将枪刺了老星卜喇。三队军士看见遇春登岸，各催兵鼓噪而登。元兵披靡奔走，死者不可胜数。蛮子海牙收些残兵，退驻西南方山。太祖就于采石矶安营。众将各各献功，太祖便说："常将军奋勇争先，万将莫敌，攻克采石矶，特拜为正先锋。"遇春叩谢，惟胡大海有不平之色。太祖又说："此举非崇奖遇春，正以激励诸将。"大海气始平妥。

是夕，屯兵矶上。正值新秋，月色如昼。众将各归本帐，惟徐达、李善长、冯国用、孙炎在麾下共玩明月。太祖对众官说："清风明月，真好良宵，恨无佳句以酬之。吾欲勉强一律，诸公

勿晒。”众等说：“愿闻佳句。”太祖遂微吟一首，李善长执笔书之：

素月澄澄斗转移，银河一派彻东西。
风随鼓角争先应，鸟避旌旗不敢啼。
志若明蟾清绝翳，心同碧海静无私。
雄师夜宿同英武，气概森森采石矶。

太祖诗毕，徐达躬身说：“小将不才，愿和一律：

气吐虹霓志不移，长驱甲士扫东西。
金戈渡水月还正，铁马升关鸡不啼。
常忆君恩图委质，只全公道不容私。
安民共翦群雄乱，管取乾坤稳似矶。”

冯国用说：“小将亦有一律：

节同辰极岂差移，水渐东流月渐西。
细柳功成劳主敬，逍遥名震止儿啼。
银河有水难施渡，玉鉴无尘不染私。
壮士勤王怀宝剑，肯随慵懒伴渔矶！”

李善长说：“谫陋微才，亦图继响：

水月澄清山不移，任教万物转东西。
春来槐柳黄莺语，秋夜梧桐杜宇啼。
金屋荣华应有定，玉堂编纂信无私。
今宵幸际明良会，月下赓歌采石矶。”

孙炎亦说：“樗蒲之资，亦敢效颦：

怀抱忠贞岂变移，平生志贯斗牛西。
笔挥花月妖狐泣，剑击山溪虎豹啼。
报国赤心应有节，悬空旭日自无私。
清风一扫烟尘净，万里山河稳若矶。”

太祖评说：“徐元帅气魄雄壮，真是将才；冯将军英武尚气，可见忠良；孙大夫见尽节效忠之忱，皆不如李公清肃谨厚，有调和鼎鼐之气。”李善长说：“主帅包罗一统，含容万物，即此诗可知。俯视诸诗，不啻天渊。”是夕尽欢而散。

次早，拔寨直抵太平城下。郡将吴縵闻知，便开西门纳降。太祖说：“久闻汝是江左名贤，今日相谐，犹恨晚也。”即擢为总管。縵俯伏谢说：“主帅如果恤民抚士，何征不服！”太祖遂命善长揭榜通衢，严禁将士剽掠，城中肃清，便进城抚恤士民。

恰有元平章李习率众来见。习本汉人，博通经术，看得元纲不振，特来投见。太祖说：“太平谁是贤才？”李习对说：“有一人姓郭名景祥。又一人姓陶名安，字立敬，少年敏悟，十分盃唿。邻近有个土地庙，前通大河，后接深巷，神明极灵。那庙祝先一夜梦见土地对他说：‘明旦河中有一件异样的事，其中有一人是紫纍星下降，不久便当辅佐真主，安邦立国，你可十分恭敬，便留他在庙中攻书，不可有误。’次日，庙祝绝早起来，呆呆的等到日中，也无人来，也无异样的事。庙祝对众僧说：‘大分是个春梦。’正说间，只望见对岸十数个小孩儿，止约有十来岁，在那大树下趁着晴明，猜三角五，翻筋斗，叠灰堆耍子。不知那处忽然从河中溜过一株紫皮大树来，那树叉叉桠桠，一些枝叶也不曾去。这十数个孩子，便把一条竹竿，到河边搭住那树。那

树在水中，如解人意，竟贴岸边来。这些孩子都把身坐在上面。有一个略大些的，把那竹竿从水中撑来撑去，正如船中坐定，说说笑笑，拢了又开，开了又拢，那记有十数次。只见一个孩子在树上立起身来，说：‘偏你会撑，我也会撑撑耍子。’那大些的孩子说：‘使得，使得。我正撑得没力气哩，让你耍耍。’那孩子接过竹竿在手便撑。方撑得到河当中，倏忽间四边黑云陡合，大雨倾盆。那孩子慌了，流水的拼命要撑拢来，冤家的竹竿陷在泥中，再拔不起。顷间，那树头动尾摆起来，竟如活龙在水中游去游来，吟啸有声不止。那雨越落得大，把十数个孩子都荡在水中，没了性命。只有一个穿着一领紫色道袍，绾住了树枝，任他颠颠倒倒，只不放手，竟随风浪过庙岸边来，大叫救人。这些僧人立在山门屋下望见，便往雨丛中赶去，扯得他上岸。转眼之间，那树也不见了。庙祝暗思道：‘昨日神明嘱付，是这位了。’便问说：‘你是那村小官，姓甚名谁，因何到此顽耍？’那人便对说：‘我姓陶名安，是对河陶家村里住。’自后，庙祝便留他在庙读书，近来果是知今达古。那徐寿辉、张士诚等皆慕他的名，遣人来请，他也不屈节轻仕。”太祖说：“我也素闻他名字，你便可同孙炎去请来。”

第 十五 回

陈也先投降行刺

天生真主下尘阡，自是当机一着先。
狐鼠任从怀鬼算，蛟龙究竟获天全。
旄头纵朗曾何济，紫极生辉正独悬。
江水茫茫魂渺渺，欣看骏绩勒燕然。

却说李习荐了陶安，太祖便叫同孙炎去请。二人叫探子探得陶安在村中开馆，便径到馆中来访。三人叙礼毕，备说太祖礼贤下士的虚怀。陶安便整衣巾，同二人来帐中参见。太祖见陶安儒雅，大是欢喜。陶安见太祖龙姿凤采，也自羡得所主，便说："方今豪杰并争，屠城攻邑，然只志在子女玉帛，曾无救民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威不杀，此应天顺人之师，天下不足平也。"太祖因问："欲取金陵，何如？"陶安说："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龙蟠，限以长江天堑，据此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助明公也。"遂拜陶安为参军都事。

次日，太祖与诸将计议，起兵进取金陵。忽报元将陈也先领兵十万，分水陆来犯太平，报滁州之仇。太祖命徐达等防御。徐达出帐，分付常遇春、汤和二将，先领一支兵往南门攻他水军，自家便与邓愈、胡大海等将，率兵五万，出城北门挡他陆路。两军对圆，徐达正欲亲战，只见胡大海挺斧径奔阵前，与也先对战，未分胜败。忽听元兵阵上大叫："待吾斩此贼，与父亲报仇！"大海看时，恰是孙德崖儿子、前日逃走的孙和。大海便放出平生气力，独来战他两将。只见陈也先二子陈兆先、陈明先及韩国忠、陶荣四人又来夹战。我阵中早有华云龙、郭英、邓愈、花云向前敌住。恰有常遇春、汤和已攻破了水寨，领着部兵，绕出其后。贼兵见势头不好，矢石交集。汤和被矢中了右臂，恰杀气益厉。贼兵各弃甲而走。胡大海赶上，把孙和一斧砍倒。陈明先措手不及，被郭英刺死于马下，踏做肉泥。华云龙飞剑斩了陶荣。死者不计其数。陈也先单骑望西逃走，被遇春截住去路，也先便下马拜降。只有陈兆先与韩国忠引残兵奔回方山寨，不题。

徐达命鸣金收军入城，众将恰拥也先来见太祖。也先连连叩首说："愿饶草命！"太祖便授也先千户之职。冯国用密言曰："裨将看此人蛇头鼠耳，乃无义之相，不可留于肘腋之间，还当斩首，以除奸患。"太祖然其言，又思："斩降诛服，于义所非。"次日，乃宰牛马与也先歃血。也先誓云："若背再生之恩，当受千刀之惨。"太祖仍令统其所部。自此，也先虽有异图，然冯国用时时防备，竟不能为害。

一日，太祖遣徐达为元帅，华云龙为副将，郭英为先锋，领兵三万攻取溧阳等处。那也先见众将俱各分遣，便乘机带了利剑，蓦夜潜入帐中，看那守帐军士，又皆酣睡。太祖正在胡床，覆来翻去再也睡不着，忽觉耳中说："可快起来，可快起来！"虚空似被人扶起一般。心中正起

鹘突，只听得帐门外呀的一声响，太祖便跳将起来，闪在一处。也先便仗剑砍中床干，知太祖已不在床，遂缘帐乱刺。太祖恰欲出来，又恨无寸铁在手，正急间，恰听帐外人马驰骤，正是冯胜、冯国用夜哨巡来。太祖大呼："有刺客在帐！"二将急入擒获。也先这贼早已从帐后潜逃在外，径投他儿子兆先去了。国用等遍帐寻觅不得，便说："此必是陈也先，主帅可传令召他入帐议事。"众军回报，已不见了。国用便说："裨将向谓此贼是无义之徒，今敢如此，誓当杀此以报主帅。"

至晓，太祖正欲暂尔歇息，待徐达等众兵回时，方图南进。忽江岸巡卒来报，蛮子海牙领兵十万，连营采石矶，当住江口。陈兆先领兵五万当住方山路。朱兵南北不通，粮草断截。太祖大惊说："我将士渡江，其父母妻孥皆在淮西，今元兵阻路，是绝我咽喉之地，当用何计破之？"李善长说："他二人连兵来寇，若攻其一处，彼必互相救应，便难取胜。可传令着汤和、李文忠、胡大海、廖永安、冯国用等领兵二万，去攻方山。裨将与众将保主帅领兵攻采石矶。"太祖允议，遂分兵与汤和等去讫。太祖说："采石虽离不远，先须设奇兵以胜之。"常遇春便向太祖耳边密密的说了几句话，太祖颠头说："好，好，好！"便传令唤耿炳文、陆仲亨、廖永忠、俞通海入帐听令。四将受令，各自依计而行。只见常遇春率精锐三万，径抵采石矶。哨见元兵尽地而来，蛮子海牙横戟早先出马。遇春骤马对海牙说："你不记昔日牛渚、采石之败乎，还来怎么？"海牙也不打话，舞戟直取遇春。二将战未数合，遇春把身横困在马上便走。海牙只道戟刺伤了遇春，负痛而逃，便望南催兵，只顾赶来。约近十里地面，遇春把号带一招，忽树林中炮响连天，金鼓大振。海牙急令后兵速退。道未罢，只见耿炳文、陆仲亨在左边杀来，俞通海、廖永忠在右边杀来，常遇春复转马来，直捣中间。太祖又引大兵团团布住，似铜墙铁壁一般。海牙前后受敌，势力难支，逃到东，东无去路，回到北，北是迷途。正是：

金盔晃晃，背在肩头，好似道人的药葫芦；铜甲零零，挂着几片，一如打渔的破线网。丈八长矛，止剩得半条没头的画棍，只好打草惊蛇；满筒铁箭，惟留得一个滑溜的竹管，止堪盛酱盛盐。雕弓半折，将来弹不动棉花；护镜亏残，拿去照不成脸嘴。

只得突围走至江滨，浮舟逃走。遇春、邓愈合兵追赶，更喜顺风，便令将薪草灌了松油，致炮于其中，乘风放火，烈烈的趁着风，飕飕的吹着火，把那海牙的水师舟筏，一时烧尽。廖永忠、王铭等生擒吴长官辈头目十一人，溺死者不计其数。海牙正乘着小船脱走，忽见上流大船三十来只，也无旗号，向东而来。海牙只道是本军，大叫："救应，救应！"只见船上一个将军，锦袍金甲，拈了弓，搭上箭，一箭射来，那海牙应弦而倒。将那残兵杀死殆尽。自此之后，元人再不敢有扼江之战。后人看此，有一篇古风喝采他：

凉风嘘碧海，薄雾喷长天，莽苍江色何茫然。岷峨之流，奔腾急走几千里，嵯峨战舰凌江烟。江烟乍开杀气起，离魂愁魄彻波底。剑上斑斑血溅衣，旌旗拂拂霞浮水。夹岸鼓金声不停，恍惚水底蛟龙惊。膻奴错认援兵集，谁测阎罗江上迎。左手开弓右挟矢，飞来胸前才一指，蓦然倒地渺无知，任是英雄今已矣。挺戈纵杀日为昏，直欲旋乾且转坤。试究根苗谁者子？星日乌精沐氏孙。沐家孙子真奇杰，北净胡尘南靖粤。但愿山河带砺券书新，永俾金瓯无少缺。

太祖便令鸣金收军，诸将多自献功。只见那将也收船拢来，合兵一处。太祖看来恰是谁？

第 十六 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江东城上起霜风，义胆雄张转戟中。
湖海几年筹石画，明廷此日纪鸿功。
笳吹夜月军门静，剑倚天秋虏障空。
麟阁丹青知不负，捷音应奏紫微宫。

却说常遇春大破了蛮子海牙，那海牙正坐小船向北而走，只见战船三十馀只忽从东下，把海牙一箭射死，便同常遇春收兵江口，即向太祖前拜倒，说："子文英适领兵哨江，凑遇海牙船到，把箭射死了，特来献首级。"太祖大喜，升常遇春行军大总管之职。回兵太平，分付与众将筵宴。筵上唤过朱文英来，说："你本是凤阳定远人，沐光之子，沐正之孙。因尔父与我交厚，不幸早亡，母亲亦随丧，就将尔寄养于我。彼时尔方十岁，不觉已是九年。今尔英勇善武，与国建功，吾不忍没尔之姓，可仍复姓沐。异日立大功，成大用，可与尔祖父有光。"因赐名沐英。英再拜叩首谢了，不题。

却说汤和等引兵进攻方山寨，扎寨才定，只见那刺贼也先挺了枪，飞也杀出来。我阵上廖永安见了他，怒从心上起，便骂说："你这不忠不义的贼！主帅待你不薄，你恰忍行此刺害之事。湛湛青天，昭昭神爽，你今日必遭千刀万剐，还有何面目来战！"两马搅做一块，一上一下，一来一往，战上三十馀合。永安起个念头说："我若再在此与他战，他阵上必然有帮手杀出来，我怎的独捉他？不如放个破绽，那厮决奋力来赶，我恰好了当他。"便往北路而走，那也先纵马赶来。不上三里之地，永安大叫一声说："你来得好！"把那马一带，挺着长枪，突地转来。后人有诗一篇称说永安好计：

执戟回看势转雄，高牙大纛拥罴熊。
只因反噬亏臣谊，为奋英豪誓国忠。
宝锷光摇三尺电，丹心气映九宵虹。
都道胃星文难显，只怜早世反穹窿。

那也先却把身一扭，避那枪头，谁知身子一侧，侧下马来，凑巧脚镫缠住了一只脚，被马横拖倒扯。永安一枪正中红心，手下的兵卒向前乱砍，直受了那千刀之报。陈兆先因率众而降。汤和领了兆先来到太祖帐前，说："望主帅天地好生，不记伊父昔日之罪，以安归降之心。"太祖便说："天下有福的，虽百计害之不得。况古人云：'罪人不孥。'今兆先既诚心款伏，吾岂念旧恶哉！即可令他入见。"兆先进帐叩头，说："臣系叛臣也先之子，愿受诛戮。"太祖又说："大丈夫存心至公，何思报复。尔果同心协力以救生民，他日功成，富贵与共。"即授千军长左军掠阵头目。便命冯国用选精锐五百，听其挥使。五百人多疑惧不安。太祖熟看军情，是日即唤兆

先同五百人上宿护卫，旧军尽退在外，独留国用伴卧榻前。太祖解甲熟睡达旦。五百个人人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

次日，徐达等攻取溧阳等县，全军而回。太祖便议取金陵之计。那金陵地方，元朝叫文臣达鲁花赤福寿，同武将平原指挥曹良臣把守。二人闻知兵至，曹良臣对福寿说："和阳兵来，势如破竹。公为文臣，可坚壁固守。我当率兵死战，以保此城。我闻兵法云：'军行百里，不战自疲。'彼今来远，今夜可乘其不备，先去劫寨，必获大胜。"福寿说："此计大妙！只待晚来依计而行。"

却说太祖兵至城下，在北门外安营。那元将却不出兵。太祖谓徐达曰："彼必度吾疲惫，今夜决来劫营，须宜预备。"徐达对说："主帅所见与达暗合。可令各军俱在远处埋伏，止留一个空营，敌人一至，放炮为号。"分付已定。那曹良臣果然更深时分领二万兵出凤台门，衔枚疾走，直至营前。只听得营鼓频敲，那些军士俱拦路熟睡。良臣大喜，即领兵并力杀入营来。谁知："地上插旗惟伏兔，营中点鼓是羸羊。"惟是一个空寨。良臣知中了计，急令退兵。忽听帐外一声炮响，四下伏兵并起，把良臣二万人困在垓心。徐达便令旗牌官执了令旗，四下大叫："劫营元将，不必冲阵，今和阳朱主帅率精兵二十馀万，围得似铁壁铜墙，若冲阵时，徒伤士卒。我朱主帅圣仁神武，宽厚聪明，若降的，自有重用。尔等众士，各宜自思。"良臣正在犹豫，那些头目便说："昔蛮子海牙有舟师二十万，三战皆亡；陈也先有雄兵十五万，一战而毙。料今日势必不赢，望元帅开一生路，乘机就机，以活二万之命。"良臣便令小卒对说："和阳兵！且待到天明，当得投降。"太祖与徐达说："彼欲迟迟，恐是诈语。"徐达说："我军紧困，虽诈何为？"顷之，东方渐白，徐达单马向军前说道："元将可速投降，免受伤杀。"良臣问说："公是何人？"徐达说："我是主帅帐前副元帅徐达。"良臣说："我也闻朱主帅名誉，人皆以圣主称之，若得一见，果如所誉，便当率众投降。"太祖闻说，即至阵前，免胄示之。良臣见太祖龙眉凤眼，禹背汤肩，便丢了手中长矛，率众拜降，说："久慕仁德，多缘迷谬，归顺无阶。今幸宽宥，当效死力以谢不杀之恩。"太祖便将部下士卒，散与各将调遣，乘胜引兵围困金陵城。

福寿见良臣被困，因率兵登城死守。徐达等四面围拢，城上矢石如雨的下来，那里近得前。一连围了半个多月，不能遽取。常遇春率精锐架起云梯，向凤台门急攻。冯国用又领兵协助，城内便不能支。遇春挺枪先登，三军乘势而入。福寿恰向北拜了四拜，哭说："吾为国家重臣，不能孤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言讫，遂拔剑自刎而死。太祖进城，便谕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吾率众为民除乱，汝等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当日吏民大悦，便相庆慰，就改为应天府。共得兵士五十万。因立天兴建康翊大元帅府。怜福寿死得忠义，以礼殡葬，仍优恤其妻子。敕封凤台城隍，至今香火不绝。即遣使迎和阳王迁都金陵。

不一日，王到金陵，太祖率诸将士朝见毕，王大悦。奉太祖为吴国公，得专征伐。置江南行中书省，把主帅总事。以李善长为参议官，郭景祥、陶安为郎中，分房掌事。置左、右、前、后、中翼元帅府，进李善长左丞相，徐达总督军马行军大元帅，常遇春前军元帅，李文忠后军元帅，邓愈左军元帅，汤和右军元帅，胡大海提点总管使。张彪、华云龙、唐胜宗、陆仲亨、陈兆先、王玉、陈本等，各副元帅。

太祖既掌征伐，日命诸将统兵以征不服。一日，问曹良臣说："金陵人物之地，公等守此土，当为我举之。"良臣说："自今乾坤鼎沸，盗贼如麻，凡豪杰艺勇，皆挺身以就群雄，那贤达之士，又韬光以观世变。此处恰不闻得。只知有一个人，小将曾闻得他。不知国公心下如何？"

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颠指示

山中石壁壁中天，个里关头玄又玄。
传来秘教繇黄石，点破真机有老颠。
热心一片援迷女，报主多情陋白猿。
宝筏玄津从世出，何须更觅渡头船。

却说太祖新受王命，拜为吴国公，便问曹良臣说："金陵有恁贤才，我当去礼请他。"良臣说："恰是未闻有人，止有一人姓宋名濂，又不是金陵人，恰是金华人。一向闻得他是帝王之佐，国公何不去请他来，一议天下大事？"太祖说："我耳中也闻得有此人，但不知何人可去请他。"只见帐下孙炎对说："卑职愿往。"太祖嘱付孙炎去请，不题。

却说处州有个青田县，那县城外南边有一座高山，俗名红罗山，妙不可言。怎见得他妙处，但见：

层岗叠□，峻石危峰。陡绝的是峭壁悬崖，逶迤的是岩流涧脉。蓊翳树色，一湾未了一湾迎；潺骤泉声，几派欲残几派起。青、黄、赤、白、黑，点缀出嫩叶枯枝；角、徵、羽、宫、商，唱和那惊湍细滴。时看云雾锁山腰，端为那插天的高峻；常觉风雷起□足，须知是绝地的深幽。雨过翠微，数不尽青螺万点；日摇盻萼，错认做金帐频移。

只因这山岩穴多端，便藏那妖精不一。闻说那个山中常有毒气千万条出来，或装做妇人去骗男子，或装做男子去骗妇人。人人都说道有个白猿作怪，甚是没奈何他。恰有元朝的太保刘秉忠，他的孙子名基，表字伯温，中了元朝进士，做高邮县丞。将及半年，猛思如今英雄四起，这个官那里是结果的事业，便弃了官职回乡。每日手把《春秋》，到此山只拣那幽僻去处，铺花茵，扫竹径，对山而坐，观玩不辍。

将近年馀，忽一日，崖边豁地响一声，如若重门洞开，只好一人侧身而进。那伯温看了半晌，便将书丢下，大步跨入空谷中。却有人大喝说："里面毒气难当，你们不可乱走。"伯温乘着高兴，只顾走进洞中，黑暗暗的，也有几处竟是一坑水，也有几处竟如螺蛳缠。伯温走了一会，正在心焦，转弯抹角，却透出一点天光来。伯温大喜，说："毕竟有个下落。"又走数百步，只见日色当空，天光清朗，有石室如方丈大一个所在。石室上看有七个大字道："此石为刘基所破。"伯温心知此是天意，令我收此宝藏。却将大石一捶便裂，只见毫光万道，一个石函中，有抄写的兵书四卷，伯温便仰天拜谢，将书怀在袖中竟走。猛听一壁厢豁喇一声，古藤上跳出一只白猿，望了伯温，张开了口，扯开了脚，竟扑将来。伯温便喝道："畜生，天的宝贝原说与我刘基，你待怎么？"那猿便敛形拜伏在地，说："自汉张子房得黄石公秘传，后来辟谷嵩山，半路之中将书收藏在内，便命六丁六甲拘本山通灵神物管守。丁甲大神在云头上一望，看见小猿颇

有些灵气，便拘我到留侯面前。那留侯却把手来打一个圆，圈我在此，便只好到山下山上走走动动，再不得出外一耍。今日天意将此书付与先生辅主救民，要我在此无用，望先生方便，破开圆圈，把小猿宽松些也好！”伯温便对说：“天书我虽收得，其中方法，竟不曾看他，待我回家细看，倘其中有破开圆圈方法，我方好放得你。目下我如何会得？”那白猿只是苦苦哀求，说：“先生，你此时不放我去，何时再得进来？我前者被留侯拘束时，曾问他说：‘何年放我？’他便说：‘留着，留着，遇刘方放着。’今日遇着‘刘’，便须遇着‘放’。先生只是可怜见，宽松小猿，待我游行洒落，遍看锦绣江山。”伯温看他哀求不过，便要从袖中扯出天书来看。谁想袖儿小，书儿大，只扯得一本出来，将手翻开，恰是落末一本，凑巧簿面上写着拘收白猿，管守天书事情，看到后面，果有打破圈箍放猿的神法。伯温心中也要试验一番，却又不曾戒饬得他的野心。看了又念，念了又看，不一歇，便把宽他的法指画就完。那白猿朝了伯温拜了几拜，竟从山后就跳。伯温也不顾他，扯开脚复原路而回，转个头来，那石壁依然合了。伯温路上且惊且疑。方到家中，只听得人说，山上有白光一条，光中灿灿的恰如白猿一个，奔到淮西那路去了。

伯温虽得此书，其中指趣尚未深晓。因历游名山佛寺，访求异人提醒。闻说建昌人有个周颠，年十四岁得了颠疾，便乞食于南昌。及到长成，举措诡怪，人莫能识。每常见人，便大叫：“告天平，告天平！”人也解不出。今在淮西濠州山寺。伯温心下转道：“一向观望天象，帝星恰照彼处。今日此行，正好探听。”遂收拾了琴剑书箱，安顿了家中老少，次日起身。

不一日，来到濠州，打听周颠下落，人都说在西山古佛寺藏身。伯温便往寺中，见那周颠，身倚胡床，口中念念的看着一本龌龌龊龊、没头没脑的书。伯温近前便拜，说：“请教请教！”那周颠那里来睬。伯温随诉道：“小可不辞跋涉而来，全望先生指教！”周颠见他志诚，便把那看的书递与伯温，说：“你拿去读，十日内背得出，便可教你。不然，且去，不必来见。”伯温接过书，厚二寸许，与前石匣中所得的大同小异。是日就在寺中读了一夜，明早俱觉溜口儿背得。周颠便说：“尔天才也。”因一一讲论，未及半月，尽数通彻。伯温欲辞而行，周颠说：“此术是帝王之资，值今乱离，勿可蹉过。且回西湖，自有分晓。”

伯温别了周颠，进到濠州城，束装起程。只见店小二见了伯温，狠浊浊的自言自语，一些也不对付着伯温。伯温焦躁说：“你这小二官好没分晓，我在此打搅了一番，自然算房钱、饭钱、酒钱还你，你何须唧唧哝哝，不瞅不睬。”那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不来支值，但只为我主人孔文秀，有个女儿，年方一十五岁，近来为个妖怪所迷，每夜狂言乱语。今日接个医人来，他说犯了危疾，只在早晚。因此怀虑，冲撞了公相。”伯温便问说：“什么妖精，如此作怪？我也略晓得些法术，快对你主人说，我当为你灭除。”店小二不胜之喜，连忙进去与主人报知。顷间，孔文秀出来见了伯温，备诉了怪精事情，因说：“公相果若救得小可，便当以小女为赠。”伯温说：“除灾祛患，君子本心，何以言谢。”便叫文秀领了到女儿房中，看他光景何如，以便相救。文秀把手携了伯温，径到女儿床前，揭起了帐子。伯温轻轻叫道：“可取个灯来，待我仔细观看，便知下落。”正是：

伊谁错认梨花梦，唤起闲愁断送春。

你道却是如何？

第十八回

刘伯温法遣猿还

岩壑千重路转偏，春荫漠漠带炊烟。
困投野店还呼酒，笑问名山数举鞭。
笼鸟对人喧曙色，桃花临水弄新妍。
多情为访天台客，月在中天酒在船。

话说文秀的女儿被妖怪迷住，日夜昏沉。恰听得伯温说有除妖之术，不胜之喜，便领了伯温到女儿房中，观看怎么模样。那文秀说："我女儿日间亦是清醒，但到得晚间，便是十分迷闷。公相日间看，恐尚未分明，还到晚间方见明白。"伯温说："不妨不妨。"揭开帐来，但见：

春山云半蹙，秋月雨偏催。闷到无言，苦恹恹，恍似经霜败叶；愁来吐气，昏迷迷，浑如烟锁垂条。若明若暗的衷肠，对人难吐；如醉如痴的弱态，只自寻思。花销千点泪，回云断雨总成愁；香散一天春，怕夜羞明都幻梦。扶不起海棠娇睡，衬不上芍药红残。

那伯温看了一会，竟出房来，对文秀说："今夜可将你女儿另移在别处去睡，至夜来我往令爱房中，自有区处。"文秀得了言语，急急安排静室，移女儿到别处去睡。将及一更左右，伯温恰到房里，睡在床中，把剑一口紧紧放在身边。房门上早已贴了灵符，念了法咒，分付众人都各安心去困，不必在此惊动搅扰。房中止点一盏琉璃灯，也不大明大暗。约莫二更，只听帘栊响处，妖怪方才入门，那符上豁喇一声，真似：霹雳空中传号令，太华顶上折冈峰。这妖恰已倒在地上。伯温近前一看，就是前者红罗山上用法解放的白猿。伯温便问："你如何直来到此？"那白猿叩头谢了前日释放之恩，便说："近因城外钟离东乡皇觉寺内有个真命天子，因此各处神□都去护卫，我那日便敢斗胆在云中翻筋斗过来，不意撞着恩主。"伯温便分付说："我前日为好，把你宽松些，谁知你倒在此昏迷妇女，还该刃我此剑。姑念你保守天书分上，放汝转去。以后只许你在山林泉石之间，采取些松榛果实，决不许扰害人家。"白猿拜领而去。伯温次早将此事说与文秀，文秀便说："将女儿为赠。"伯温固辞。欲径到皇觉寺来寻访真主，恰又想天时未至，因此取路向青田而行。

道过西湖，凑与原相契结的宇文谅、鲁道源、宋濂、赵天泽遇着，便载酒同游西湖。举头忽见西北角上，云色异常，映耀山水。道源等分韵题诗为庆，独伯温纵饮不顾，指了云气对着众人说："此真天子出世，王气应在金陵。不出十年，我当为辅。兄辈宜识之。"众人唯唯。向晚分袂而别。

自此，暑往寒来，春消秋息，伯温在家中只是耕田凿井，与老母妻儿隐居在丘壑之内。不觉光阴已是十年之期，那些张士诚、方国珍、徐寿辉、刘福通，时常用金帛来聘他，伯温想此辈俱非帝王之器，皆力辞不赴。

话分两头，恰说大夫孙炎领了太祖的军令，来到金华探访宋濂。那宋濂：

清洁自高，居止不定：也有时挈同侪寻山问水，也有时偕知己看竹栽花。也有时冒雪夜行，如剡溪访戴；也有时乘风长往，如步兵入山。心上经纶，倏忽间潜天潜地；手中指点，霎时里惊鬼惊神。胸中书富五车，笔下文堪千古。

人都称他为“斗文宋先生”。恰为何称他做个“斗文”？只因他父亲当初极好风水，用了许多心思，选择一块地面葬他乃祖。那术人说道：“这形势分明是金牛开口，葬后必生聪慧文章之杰，卓越百世。”开葬之夜，恰见一道毫光，正冲到那北斗口内。再掘下三尺，一个东西像麒麟，白泽光景，直奔出来，也不撞人，也不声响，一直径往宋公住的屋子里藏躲。内中有好事的，便跟了他走入屋子里来寻，那里得有？不及一年，生下这宋濂时，四边邻舍，但闻得他家似龙吟虎啸，震响了一夜。后来长成到四五岁，便能日诵万言。偶一日，门前有一个和尚走过，说道：“贫僧善相。”他的父亲便领宋濂出来，问说：“师父，此子何如？”那和尚道：“此是斗木獬生身，手心中必有文理。”众人方去认看，果见他手心中纹理宛然成“斗文”二字。因他大来文声大震，所以都称他为“斗文宋先生”。因作长歌为之称赞：

短剑在匣中，秋水莲花芒。
芒色佳且好，岂为人所防。
所贵金玉姿，含辉有章光。
谅哉宋公子，璗瑜映明堂。
熏风动九夏，鸣音来锵锵。
至宝吐洪亮，不特华泽芳。
沉思不能寐，揽裳看斗光。

那大夫孙炎到了宋濂家边，谁想紧闭着门，门上大书说：“倘有知己来寻，当至台州安平乡相会。”孙炎便转过马头，向台州安平乡进发。

不一日，来到安平乡。林莽中，远远望见三个人携手而行，俱戴一顶四角斜镶东坡巾，都着一领大袖沉香绵布六幅褶子道衣，腰间各系一条熟经皂丝绦，脚下都套一双白布袜，踹着的是棕结三耳麻鞋。后面又有一个山童，绾一个双丫髻，随常打扮，恰挑着一担琴剑衣包，自自在在的对面走来。孙炎望见举动不是个村夫俗子行藏，心中想道：“三人之中，或是宋濂在内，也未可知。”便把马拴在柳荫之下，叫从军跟了走来，自家便把巾帻整一整，走向前施礼道：“来者莫不是宋濂先生朋友么？”那三人也齐齐行了个礼。其中一个问说：“尊公要问那宋濂为何？”孙炎看三个虽是衣冠中人，还不知心事怎么，便说：“小生久慕宋先生大名，特来拜谒请教，不意昨到金华，他府上门首大书说：‘可到台州安平乡来寻。’故复来此。远望三位丰采迥异，此处又是安平乡，故造次动问。”那人便道：“小生就是宋濂，但从来未识尊面，不知高姓大名，今此田野之中，又不是迎待之境，奈何，奈何！”只见那二人说：“尊驾远来，我们虽要出外访友，然此去敝斋不远，便且转去奉陪，再作区处。”孙炎就同三个分宾主前后而走。那二人也分付山童先去打扫等候。但见：

东风芳草径泥香，佳景追游到夕阳。
兴引紫丝牵步障，春怜新柳拂行觞。
夺将花色同人面，望去山光对女墙。
歌吹自喧人意爽，安平相遘且徜徉。

未及半刻，已到书斋。四人推逊，进阶讲礼。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一口不开亦解愁。

第 十九 回

应征聘任人虚己

客来寒夜话头频，路远神孚曲米春。
点检松风汤老嫩，安排旌节礼殷勤。
酒七碗来交四人，直将鼎鼐和盐梅。
而今麟阁为图画，都是同心倒角巾。

话说孙炎随三人走到村居，分席而坐。宋濂开口问道："行旌从何而来？高姓大名？不知来寻在下有何见教？"孙炎便说："在下姓孙名炎，今在和阳朱某吴国公帐前。我国公为因元将曹良臣以金陵来降，且荐先生为一代文章之杰，故着在下奉迎，且多多致意。说凡有同道之朋，不妨为国举荐，以除祸乱。"宋濂便起身对说："不肖村野庸才，何劳天使屈降？有失迎候，得罪，得罪！"孙炎因问二位朋友名姓。宋濂说："这位姓章名溢，处州龙泉人；这位姓叶名琛，处州丽水人。因道合相亲，今同避乱在此居住。"茶罢数巡，孙炎又道起吴国公礼贤下士，虚己任人，特来征聘的事情，且欲三位同往的意思。宋濂因说："我有契士姓刘名基，处州青田人，他常说淮、泗之间有帝王气。今日我三人正欲到彼处相邀，同到金陵，以为行止。谁意天作之合，足下且领国公令旨远来，又说不妨广求俊盧。既然如此，相烦与我同去迎他，何如？"孙炎听得刘基名字，不觉顿足，大声叫道："伯温大名，我国公朝夕念念在口。今先生既与相好，便宜同去迎他。"当日晚筵散罢。

次日，宋濂仍旧收拾了自己琴书，打点起身，因与孙炎说："此去尚有二三日路程，在下当与先生同到伯温处迎了同来。章、叶二兄可在此慢慢收拾，待三五日后，亦可起身，同在杭州西湖上净慈寺前旧宿酒店相会。"嘱付已毕，孙炎叫从人备了两匹马，叫人挑了宋先生行李，一半往青田进路，一半留此村中自备薪水，等待章、叶二先生收拾行李并家眷，择日起身。一路小心服侍，不许违误；如违，以军法治罪。章、叶二人在家整备行李等项，不题。

却说孙炎同宋濂来请刘基。一路光景，但见：

簇簇青山，湾湾流水。林间几席，半邀云汉半邀风；杯水帆墙，上入溪滩下入海。点缀的是水面金光，恰像龙鳞片片；黯淡的是山头翠色，宛如螺黛重重。月上不觉夕阳昏，归来哑哑乌鸦，为报征车且安止；星散正看朝色好，出谷嘤嘤黄鸟，频催行客起登程。马上说同心，止不住颠头播脑；途中契道义，顿忘却水远山长。

正是：

青山不断带江流，一片春云过雨收。
迷却桃花千万树，君来何异武陵游。

孙炎因问宋濂说："章、叶二公何以与足下相善？"及年岁履历。宋濂对说："章兄生时，其

父梦见一个雄狐，顶着一个月光在头上，长足阔步从门内走来。渠父便将手拽他出去，那狐公然不睬，一直径走到卧榻前伏了不动。渠父大叫而醒，恰好撞着他夫人生出这儿子来。他父亲以为不祥，将儿接过手来，一直往门外去，竟把他丢在水中。谁想这叶兄的父亲，先五日前，路中撞见一个带铁冠的道人对他说：‘叶公，叶公，此去龙泉地方，五日之内，有个心月狐星精，托化在姓章的家内，他父亲得了奇梦，要溺死他，你可前去救他性命。将及廿年，你的儿子当与他同时辅佐真主。宜急急前去，做了这个阴德。’这叶兄令尊，是个极行方便的善人，又问那道人说：‘救这孩子，虽在五日之间，还遇什么光景，是我们救援的时候？’那道人思量了半晌，说：‘你倒是个细心人，我也不枉了托你。此去第五日的夜间，如溪中水溢，便是他父亲溺儿之时，你们便可救应。’大笑一声，道人不知那里去了。这叶公依言而往。至第五日的夜间，果然黑暗中有一个人，抱出一个孩儿，往水中一丢。只见溪水平空的如怒涛惊湍一般，径涌溢起来，那孩儿顺流流到船边。叶公慌忙的捞起，谁想果是一个男子。候到天明，走到岸边探问：‘此处有姓章的人家么？’只见有人说：‘前面竹林中便是。’叶公抱了孩儿，径投章处，备说原由，那章公、章婆方肯收留。以溪水涌溢保全，因取名唤做章溢。后来长成，便从事叶公。章兄下笔，恰有一种清新不染的神骨。文学之士，都有诗美他：

水从天上来，树有桃花开。
试看万物各依种，那见蕙草生蒿莱？
章家竹外傍溪圯，不用远寻黄河水。
年年春涨溪拍天，忽夜溪头涌狂澜。
恐儿误死漩涡内，不生爷手生客船。
心月狐宿狐若死，九尾文光应谁是？
天心岂为人心去，翰苑辉煌匡圣主。

那个章公款待了叶公数日，叶公作别而行。到家尚有二三十里之程，只听得老老小小都说：‘从来不曾闻有此等异事。’叶公因人说得高兴，恰也挨身入在人丛中去听。只说如何便变做了个孩儿。叶公便问说：‘老兄们，什么异事，在此谈笑？’中间有好事的便说：‘你还不晓么？前日，我每此处周围约五十里人家，将近日暮时，只听得地下轰轰的响，倏忽间，西北角上冲出一条红间绿的虹来。那虹闪闪烁烁，半天里游来游去，不住的来往，如此约有一个时辰。正人人来看时，只见云中忽有一人叫说：‘计都星化作虹霓，且向丽水叶家村去投胎哩。’隐曜时，那虹头竟到丽水叶家村内，渐进一个屋子里去。闻知此时，那叶家村竟生下一个小官人来，头角甚是异样，故我们在此喝采。’叶公口里不说，心下思量说：‘我荆妻倒怀孕该生，莫不应此么？’便别了众人，三脚两步竟奔到家里来。果然叶家婆婆从那时生下孩儿。叶公不胜之喜，思量孔子删述《六经》，有赤虹化为黄玉，上有刻文，便成至圣；李特的妻罗氏，梦大虹绕身，生下次子，后来为巴蜀的王侯；弘实为霓龙之精，后来为眉州节度使。种种虹化，俱是祥瑞。及至长大，因教叶兄肆力于文章。今叶兄的文字，果然有万丈云霄气概。人也有一个调儿赞他：

老稚声频，街坊簇拥，争看平地双虹睨。天边往往来来，软陡腾翻。长空那假鞍和辔。青红如线锁天腰，精芒似燕从中坠，下地钟向，叶家人瑞。奇姿峻骨多才技，真个笔洒花飞，墨酣云润，驰骋珊瑚臂。人间都道计都星，圣明文章作鼓吹。

他两人真是一代文宗，在下私心慕之，故与结纳，已有五七年了。”

正说话间，军校报道：“已到青田县界。”宋濂同孙炎分付军校都驻在村外，二人只带了几

个小心的人，投村里来。宋濂指与孙炎道：“正东上：

草色苍翠，竹径迷离。流水一湾，绕出几檐屋角；青山数面，刚遮半亩墙头。篱边茶菊多情，映漾出百般清韵；庄后牛羊几个，牵引那一段幽衷。

那便是伯温家下了。”两个悄悄的走到篱边，但闻得一阵香风，里面便鼓琴作歌：

壮士宏兮贯射白云，才略全兮可秉钧衡。世事乱兮群雄四起，时岁歉兮百姓饥贫。帝星耀兮瑞临建业，王气起兮定在金陵。龙蛇混兮无人辨，贤愚淆兮谁知音。

歌声方绝，便叫说：“俄有异风拂席，主有才人相访，待我开门去看来。”两人便把门扣响。刘基正好来迎，见了宋濂，叙了十年前西湖望气之事，久不相见，不知甚风吹得来。宋濂便指孙炎，说了姓名，因说出吴国公延请的情节。他就问：“吴国公的德性何如？”孙炎一一回报了。又问道：“我刘基向闻江淮狂夫，姓孙名某，不知便是行台么？”孙炎俯躬道：“正是在下。”三人秉烛而谈，自从晌午直说到半夜，始去就寝。

第二十回

栋梁材同佐贤良

新提千骑向东方，剑客黄金尽解装。
桃叶初明珠勒马，梨花半壮绿沉枪。
拍天涛拥军声合，驾海云扶阵色扬。
莫叹书生无燕额，斗来金印出明光。

那刘基与宋濂、孙炎说了半夜。次早起来，刘基到母亲面前诉说前事，母亲便说："我也闻朱公是个英杰，我儿此去也好。"刘基便整顿衣装，对孙炎说："即日起行。"孙炎分付军校将车马完备，离青田县，迤逦向东北进发。

话不絮烦，早到杭州西湖湖南净慈禅寺。章溢、叶缨挈领家眷并行李，已候等多时。军校们也合做一处同往。正是：

一使不辞鞍马苦，四贤同作栋梁材。

在路五六日，已至金陵。次早，来到太祖帐前谒见。太祖遂易了衣服，率李善长多官出迎，请入帐中，分宾而坐。太祖从容问及四人目下的治道急务，酒筵谈论，直至天晓。因授刘基太史令，宋濂资善大夫，章溢、叶缨俱国子监博士。四人叩头而退。

太祖对诸将说："今常州府及宜兴、广德、宁国、镇江等处，正是金陵股肱，若不即取，诚为手足之患。"遂着大元帅徐达挂印征讨。郭英为前部先锋，廖永安为左副将，俞通海为右副将，张德胜统前军，丁德兴统后军，冯国用统左军，赵德胜统右军，领兵五万，征取各郡。徐达等受命出朝，择日起程。临行之日，太祖出郊，戒众将说："尔等当体上天不忍之心，严戢将士：城下之日，毋得焚掠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达等顿首受命，率兵前进。一路上但见：

军威凛似严霜，兵器炳于皎日。五方旗，按着金木水火土，相克相生；八卦带，分在东西南北中，随方随色。一字儿排来队伍，整整齐齐，那个敢挨挨挤挤；椏叉儿扎住团营，朗朗疏疏，谁人敢嚷嚷喧喧。弓上了弦，刀出了鞘，分明活阎罗列着法场；鼓鸣则进，金鸣则退，那辨八臂神传来军令。黄旗一展三军动，画鼓轻敲万队行。

大兵过了扬子江，至镇江府地面，徐达下令安营，为攻城之计。

却说把守镇江府城，乃是张士诚所募骁将邓清，并副将赵忠二人。他闻金陵兵至，便议迎敌事务。那赵忠说："我闻和阳兵势最大，所至无敌，且朱公厚德宽仁，真命世之英，非吴王（即是士诚。）可比。况镇江为金陵右臂，彼所力争。今我兵微弱，战守两难，奈何，奈何！我的主意，不如开城投降，一来可救百姓的伤残，二来顺天命之所归，三来我们还有个出头的日子。"邓清听了，大喝道："你受吴王大恩，不思图报，敌兵一至，便要投降，乃是狗彘之行！"赵忠又说："我岂不知'食人之食，当忠人之事。'但张士诚贪饕不仁，决难成事。何如趁此机会，弃暗

投明。”邓清愈怒，即抽刀向前，说：“先斩此贼，方破敌兵！”赵忠也持刀相迎。两个战到数合，邓清力怯，便向后堂脱走。赵忠见左右俱有不平之色，恐事生不测，急忙也跑出衙门，恰遇着养子王鼎，备言前事。王鼎说：“事既如此，若不速避，祸必及身。”他二人因到家，载母挈妻，策马向东而走。邓清闻知，即聚军民一千馀人赶来。适遇徐达兵到，赵忠径望军中投拜，说：“镇江副将赵忠，因劝邓清纳降，彼执迷不悟，反来赶杀，乞元帅救我家属入营，我便当转杀此贼，以为进见之功。”徐达心中私喜，便与赵忠附耳说了两三句话道：“如此如此。”赵忠得令自去。徐达即催兵前进，与邓清迎敌。我阵上赵德胜跃马横冲，径取邓清。邓清见德胜威猛，不战而走。众兵掩击，直逼至城下。邓清正要进城，只见赵忠在城上大呼：“奸贼邓清何往？”清知事势紧急，进退无门，遂下马乞降。原来徐达分付赵忠，趁两军相敌之时，你可赚入城门，先夺了城池，以截邓清归路，所以赵忠先在城上。徐达入城，抚恤了士卒，安慰了百姓，捷上太祖。

太祖加徐达为枢密院同签之职，率数万人取打常州。太祖对徐达说：“我闻张士诚系泰州白驹场人，原是盐场中经纪牙侩，因夹带私盐，官府拿究，癸巳年六月间聚众起兵，便陷入泰兴，据了高邮州，今称吴王，国号大周，改元天□。前者，又遣士德将五万兵渡海，攻陷平江、松江一带与常州、湖州诸路，地广兵强，实是癞敌。况渠奸诈百出，交必有变，邻必有猜。尔今率三军攻毗陵，倘有说客，勿令擅言，便阻了诡诈之弊，营垒可坐困也。”徐达等领命而出，即合兵七万，号称十万，径望常州进发。

数日间，来到常州南门外安营，先锋郭英便率兵三千出战。那把守常州的，正是吴将统军都督吕珍。原来吕珍有谋智，有胆力，善使一条画戟，年纪约有三十五六，正直公平，抚民恤士，每常只是长声的叹息。人问他，便说：“此身已受了他的爵禄，虽死也是臣子分内事。但恨当时不择所主，将身误托耳！常常闻得金陵朱公声息，便道好个仁义之主，天下大分归统于他了。然也是天数，怎奈何他？只是今日，吾当完吾事体。”探子报说：“朱兵攻取常州！”他便纵马挺戟来战。与郭英战到三十馀合，彼此心中俱暗暗喝采。只见营内右哨中张德胜持了一管枪，又奋力冲将出来，三将搅做一团。吕珍见两拳敌不得四手，便将马跑出圈子外边，叫说：“将军，天色已晚，晚来乘着错误，伤人性命，不见高强。你我俱各记兵多少，来日拼个胜负，方是好汉。”郭英便也鸣金收军。次日，吕珍全身结束，出到城边，早有郭英、张德胜二将迎住，自早又杀到未牌，不见胜败。朱阵上便麾动大军，赶杀过去。吕珍急走入城，坚闭不出；一面修表，唤过儿子吕功，前往苏州求取接应兵马，不题。

且说吕功抄路往湖州旧馆县，由皂林地方转到苏州。次日，张士诚临朝，文武百官依班行礼毕。吕功出奏常州被困一事。士诚大怒，说：“彼真不知分量，我姑苏控甲百万，勇将二千，彼取金陵，我不与争便了，反来夺我镇江，今又困我常州，是何道理！”即召大元帅李伯缦，领兵十万来援。又分付说：“若得胜时，便可长驱收复镇江，破取金陵以擒朱某。”伯缦得令，叩首将出，只见王弟张士德在阶中大喝一声道：“何劳元帅勒兵！乞将兵三万与臣去救常州，决当斩取徐达首级，入建康掳和阳王归报我主。万祈允臣之奏！”士诚闻奏大喜，说：“得弟一行，何惧敌兵哉！”便拜士德为元帅，张虎为先锋，张鹤飞为参谋，率兵五万，前往常州救应。又遣吕约乘势领兵二万，攻打宜兴，以分徐达之势。夜不收打探事情的实，报与徐达得知。

第二十一回

王参军生擒士德

手麾湖海卷旌旄，一世功名百世高。
吁嗟天际倾虚宿，争羡名家有凤毛。
楚山日映寒鸦散，吴水春晴战马膏。
九泉莫讶灵先陨，敌手还从太白挑。

却说吴王张士诚，他有兄弟二人：一个唤做士信，一个唤做士德。那士信足智多谋，熟于兵法，人号为“小张良”，使有一条铁鞭，神惊鬼怕。那士德勇猛过人，雄冠千军，人号为“小张飞”，用得一条长枪，追风逐电，因辅士诚夺了苏州，奄有嘉、湖、杭及松、常、镇三郡地方。又有五个养子，叫做张龙、张虎、张彪、张豹、张虬，在手下练习军士，人因号做“姑苏五俊”。那士诚因吕珍叫儿子吕功来救，便分付说：“王弟既然肯往，便当拜为先锋，带了张虎、张鹤飞及三万人马前去。”又召吕约乘势领兵攻宜兴，以分徐达兵势。

徐达得了信，便对耿再成说：“宜兴地界，乃常州股肱，士诚以我所必争，故特分兵来攻，以弱我势。君用，你可领兵悉力据守。一失尺寸，则全军败亡，千万小心在意！”君用得令，临行对徐达说：“自从不才从主公于起义之日，得元帅辈视如骨肉，自谓肝胆，惟天可知。今日拜别，决当万死以报国家。倘有不虞，亦尽臣子马革裹尸之志，惟元帅谅此忠贞！”徐达听了，对说：“此行将军自宜努力，生死原各听之于天，你我一心，自是可表。谅不久即能完聚。”二人洒泪而别。

君用率了兵，即日奔赴宜兴，与吴兵对垒安营，日相持抗。原来君用极善抚士卒，如有甘苦，与众同受。至于号令之际，又极严明，一毫不许苟且。适有后军一队，是新收义兵，就令原来头目郑佥院统领。那郑佥院只好酒吃，是日，轮当夜巡，郑佥院为中酒，带来这些众军，虽支持了半夜，恰到四更时分，铃柝也不鸣，更鼓也错乱。君用梦里惊醒起来，却见营中巡逻的，俱东倒西歪，熟睡不醒。君用查是郑佥院，便驰使唤渠入帐，说：“军中设夜巡，是以百人之劳，致千人之逸。你今玩事如此，设或有敌兵乘夜劫寨，或有刺客乘夜肆奸，军国大事去矣。且记你这颗首级在颈上。”发军政司重责四十棍，穿了耳箭，以警众军。郑佥院明知自家不是，然痛楚难熬，且对人前似无光彩。次日夜间，乃领了新归一队义兵，径到吕约处投降，备说受苦一事，且将营中事体，一一诉知。再成正在帐中，忽听得探子报说此事，不觉愤怒起来，便不戴头盔，不穿重铠，飞马去赶捉他。只见吕约阵中密扎扎的木栅绕住，再成却乘势砍破了木栅，杀入营中，无不以一当百，杀的吕约军中没一个敢来抵当。吕约恰待要走，早有夜巡铁甲士一千走到，并力来助战。被贼一枪，正破伤了再成额角。再成犹然死杀不休，东冲西突，杀透重围。正到本营，只见头上血流如注。再成晓得甚是沉重，便血晕中潦草写了札子，封好报太祖，又写

一封书，寄与徐达元帅。卒于行寝。正是：

赤心未遂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太祖接报，痛悼不已，便令渠子耿炳文袭职，统领兵卒镇守宜兴，不题。

且说士德领兵望常州进发，不数日，来到常州东界古槐滩下寨。徐达闻知，对众将说："我闻士德勇而无谋，与之相战，未必全胜。"即传令郭英、张德胜二人，如此如此。再唤赵德胜、王玉二人到帐听令。二人到帐前，徐达分付各带所统人马，并付字纸一封，前出本营二十里外拆封看字，便知分晓。徐达自领兵十万，东路迎敌。恰遇士德军到，两阵对圆。前锋廖永安跃马出战，士德势力不加，落荒便走。永安独马追赶了十里地面，所恨兵卒都在后边。士德恰见永安势孤，因勒马转来，环环的把永安围在里面，便叫放箭。那箭如雨的飞来，永安把这枪如飞轮的一般，在马上遮隔了一会，慌忙中，不意一箭径射透了后腿，永安奋出平生本事，冲突而出。士德掩杀过来。徐达见士德兵卒渐近，亦不恋战，便望后阵而走。那士德紧紧来追，径过紫云山崖，转过山坡，恰不见了徐达。众人都道："将军休赶，恐有伏兵在后。"士德回说："彼势已穷，尚何有伏！放心赶去。"正赶之间，只见赵德胜当先截战，未及四五合，却又弃甲而走。士德大叫："快留下首级了去！"德胜也不回话，把马连打几下，如飞的逃走一般。早已是甘露地方，一声炮响，王玉所部的兵卒都在草中齐喝一声说："倒了，倒了！"原来徐达昨日付与王玉字一纸，上写："伏甘露，掘深坑，擒士德，如违者斩！"因此王玉连夜传令众士掘成大坑，约五十馀亩，二丈馀深，上将竹簟虚铺，盖了浮土。那士德只认徐达与德胜真输，谁想赶到此间，连人和马都跌下坑里去。真个是：

汩汩的惟听水响，混混里只见泥泞。满身锦绣都被腌昧，那认青黄赤白；全副躯骸尽遭龌龊，难辨口鼻须眉。起初时扑地一声，也不知马跌了人，也不知人跌了马；到后来浑沦一滚，那里管人离却马，那里管马离却人。护心宝镜，浑如黄豆团带在胸中；耀日金盔，却如黑嵌盷挂从脑后。水眘了箭羽弓衣，显不出劲弓利昧；泥糊了金鞍玉勒，摇不响锡鸾和铃。

正是：

昔日湖波淹七将，今朝泥水陷张王。

两侧边却把挠钩扎住，活捉了士德上岸，捆缚在囚车中，送到帐前。那张虎与吕约死战得脱，引了些残兵，屯住在牛塘口。

却说张士诚恐兄弟士德未能取胜，随后便遣堂弟张九六率兵二万来援。那九六身长八尺，腰大十围，惯舞两把双刀，骁勇无比。兵马将到常州，就闻得士德被擒的信息，即刻督兵到常州东门十里外下营。次早出阵，大叫道："好好还我御弟，方为上策，不然贪得无厌，命都难保！"朱阵上，冯国用奋先迎敌，战才数合，被九六一刀，正砍着马脚，国用连忙下马，弃敌而走。九六横兵杀入，早有诸将挡住。徐达即令鸣金收军。沉思了半晌，恰对冯国用、王玉说："九六骁勇难当，二公可各引兵，即去牛塘谷边两旁林子中埋伏，待白鸽飞起为号，便宜发动，并力夹攻。今日他挥兵杀来，我们便鸣金收兵，他必信我们气怯，不如乘此退三十里屯扎，彼必连夜追赶。我当且战且走，诱至谷中，好便宜行事。"是时，日尚未西，二人引兵各自分理去讫。顷刻，徐达传令众军："即刻拔寨退三十里屯扎，要有心忙意乱光景。倘或迟误，枭首示众。"令下，诸部士卒俱各狐奔鼠窜退去。只见探子探得移营，竟去报与九六知道。九六大喜道："我谅徐达怎的敢来对敌。今彼移营，不去追赶，更待何时！"即叫备马过来，领兵摧杀。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帅被困牛塘

几载谈天碣石宫，苍茫拥节向吴中。
金陵共识艰危策，铜柱还标战伐功。
幽谷春深飞彩□，百蛮天尽跃花骢。
征旗满眼何时息，车染朱殷草染红。

却说徐达引兵退三十里屯扎，那张九六果然引兵赶来。徐达且战且走，将到牛塘谷边，是时恰有申牌时分。徐达见九六赶得渐近，便回身说："张公，张公，得放手时须放手，你何故逼迫得紧？"那九六睁开双眼，飞马的抢上来，徐达又飞马也走。九六大喝道："徐达，你何不下马投降？"徐达也应声说："你且看是甚么所在，要我投降！"正说之间，恰把手伸入怀中，把一条白带扯出来一抖，恰早是一双白鸽，带了铃儿，旺旺的直飞上半天。那张九六恰把头向天去看，只听一声炮响，左边冯国用，右边王玉，两岸里杀将出来，把九六军马截做两处。徐达见伏兵齐出，便回转马来，并力来战。九六身被数枪，尚不跌倒，负痛而走。才得半里，被王玉拈弓搭箭，叫声道："着了！"正中九六左目，翻身堕下马来，众军就活捉了，缚在马上，同入帐中。来将一一依次献功。便令把张士德、张九六二人各处监固，不许疏纵。仍令移兵屯扎旧处，即遣人赴捷金陵。太祖得了捷报，说："士德是士诚谋主，九六是士诚牙将，今皆被擒，士诚事可知也。"乃诏徐达等促兵攻城，复谕廖永忠、常遇春攻取池州，不题。

却说张虎、吕约收了残兵，走入牛塘谷，计点人马，折了二万。张虎放声大哭，说："自我国兴师以来，未有如此之败！急须遣人求救，待得兵来，再作区处。"星夜写表驰奏。士诚见表，顿足切齿，说："孤与朱家，真不共戴天之仇。卿等有能为孤报仇者，决当裂土分王，同享富贵！"只见士信上前，说道："向者二人皆恃勇无谋，故致丧败。臣愿竭驽骀之力，擒徐达，取金陵，以雪二人之冤。"士诚便令其子张虬为先锋，士信为元帅，吕缦祖为副将，赵得时为五军都提点，统兵十万，来救常州。临行，士诚命设酒郊外祖饯士信，且谓之曰："孤与卿等兄弟三人，于白驹场起义，以至今日，威镇江南，无人敢敌。今彼纠集党类，据有金陵，侵我镇江，困我常州，杀我之弟，此仇痛入骨髓。卿当用力剿除，以报此恨。"士信叩头受命。当日兵出苏州，倍道而行，不一日，来到牛塘地方。张虎引兵来接，备称朱兵骁勇多智。士信说："不足为虑。"引兵屯住谷口。士信骑在马上，把谷口前后左右仔细一望，只见：

两边山势巍峨，一片平阳旷荡。峻绝处，便老猿长臂，无可攀援；衍野间，纵万马齐奔，未知底极。乱石盱岩，忽露一条石窦，往常见雾锁云迷；怪峰森列，倏开小洞迤逦，此内惟猿啼虎啸。深长七九里，这边唤不应那边；宽绰千百步，此岸看不见彼岸。缪缪风送草声，险恶山峦，这境界未许神仙来炼性；潺潺涧流泉响，横行水脉，那地面庶几鬼魅可

潜形。止有丽日中天，堪见一时光彩；倘或雨云坠地，恍如长夜昏迷。

士信看了一看，便对张虎、张虬说："只此一处，便可生擒徐达了。"就分五万兵与他两人，依计而行。士信自领兵至常州地界，与徐达对阵。

徐达便令郭英、张德胜领兵十万，困住常州，自与赵德胜、俞通海、赵忠、邓清领兵十万，与士信迎敌。那士信纵马横枪，直取徐达。徐达也举刀相交，战了十数合，未分胜败。他阵上吕缨祖、赵得时前来冲击，我阵上赵德胜、俞通海恰好接应，杀得士信阵中大溃而走。徐达率众争先，诸军也奋力追杀。追到牛塘谷，方到谷中，被那士信发动伏兵，阻住了东谷口，张虬抗住了西谷口，两壁厢崖上，矢石如雨而来。徐达便令三军："勿得惊乱，是吾欺敌，中彼诡计了。你们且暂屯守，另图计策。"正在沉吟，只见后军报来："邓清乘胜劫了粮草，往投士信去了。"徐达听了大惊，说："粮草乃兵马生死所关，邓清这贼，直是这般狠恶，誓当擒获，以报此仇。"计点粮草，尚可支持半月。徐达对众将说："半月之内，救兵必到，尔辈皆宜放心。"因下令掘下深濠，中间填起土冈，约高十丈，一来防士信引大湖水浸灌之患，二来据此高冈，亦可探望四山行径，以图出路，不题。

却说郭英、张德胜探知徐达被困一事，便议说："我辈若撤兵往救，吕珍乘势必蹑其后，况围或未解，反遭其毒。我等还须紧困常州，以抗张虬、吕珍夹攻之患。星夜着人往金陵求救，方保无虞。不然，徐元帅粮草一绝，三军命休矣。"因遣张天□持表，疾忙趋金陵求救。太祖得报大惊，凑遇常遇春、廖永忠等取了池州，留赵忠镇守，引全军来到。太祖喜见眉睫，说："常将军来，徐元帅无虞矣！"即令遇春为元帅，吴良为先锋，领兵五万，行南路去救西谷口；汤和为元帅，胡大海为先锋，领兵五万，行北路去救东谷口，即日兼程进发。两日光景，便到常州，与郭英、张德胜兵相合。遇春备问消息，郭英便说："徐元帅受困已十九日了。前日张虬领兵来救常州，我与他相持了数日，彼乃密约城中吕珍夜来劫寨，内外夹攻，力不能支，因退兵在此。"遇春说："既如此，须先救牛塘谷，后攻常州。"便令兵直抵西谷口安营。即令郭英、张德胜领兵先抄谷后埋伏，只待我军交战时，便往张虬寨中，用火烧劫辎重、粮草。

却说张虬见常州困解，仍令吕珍守城，复回兵与张虎守住谷口。闻知遇春来救，对张虎说："此来必有勇将，吾兄可与邓清守谷口，只我引兵去救，若都去，恐繿锐气。"张虎只得依议。张虬便领兵出营，正与遇春相对。两个斗了四五十合，不见胜败，却被郭英、张德胜发动伏兵，断绝了他后头粮草。张虎恰待来战，被郭英一枪刺死，屯守的兵，四下奔溃。那张虬正与遇春相持，只听后军报道："被朱兵焚了辎重，杀了张虎。"心下慌张，殆欲脱逃而走，谁想遇春手到鞭落，重伤了肩背，负痛死命的奔回。吴兵杀死的不计其数。徐达在谷中闻得外面锣鸣鼓振，杀气横天，晓得救兵已至，又引兵杀出来。徐达见了遇春，深谢脱难之恩。遇春对说："以元帅之德器，天必保佑令终，断不沦于贼人之手。况主公天命有在，你我皆朝廷股肱乎！"是时，汤和也杀败了士信的兵，转回于东谷口相会。只见胡大海、吴良、吴祯、耿炳文、俞通海、赵德胜、丁德兴、赵庸、张德胜等将，俱各引兵来集。内中只不见了郭英，徐达百般忧烦起来。

第二十三回

胡大海活捉吴将

河桥细柳蔚晶晶，偏动征人梦里情。
壮士含丹因许国，狂夫送死枉谈兵。
依微睥睨来旌色，隐跃长庚启剑精。
柳自青青魂自远，只今惟有鹧鸪鸣。

且说诸将各领兵到谷口会齐，内中只不见了郭英。徐达烦忧，道："郭先锋不见，多没于乱军之中了。但一来是主公爱将，二来又为不才解围，吾辈不能救取，有何面目归见主上？"因唤过本部士卒细问，都云不知下落，便教四下访觅。

正忧闷间，只见探子报说："郭先锋活捉一个人在马上，远远望见从东边来了。"徐达听罢，便同众将出营去望。俄顷时，见郭英捉了邓清到帐前下马，与众将施礼。徐达好生欢喜，问说："将军从何处活捉邓清来？我辈不见了将军，甚是着忙。今不惟得将军，且得这贼子，忧愤俱释，诚生平大快事！"原来郭英枪刺了张虎，那邓清见势头不好，竟脱身而逃。郭英便单骑追至旧馆桥，生擒了才回，故乱军中不知下落。徐达便指邓清骂道："昔者兵败投降，吾不忍杀你，使为将帅。今反夺了我的粮草，致我重困半月，如此不仁不义之贼，更有何说！"叫刽子手取张士德一同斩讫报来。左右得令，不移时，报说："二犯斩讫。"

徐达次日分兵围困常州。吕珍自思兵士疲惫已极，孤城必定难守，不若领兵东走湖州，再图恢复，胜败还未可知。徐达看吕珍在城，久无动静，谅他必走。即令胡大海、常遇春附耳说了两句话，二将得令而去。因命兵士们只从南、北、西三面攻打，东边一门势力独宽纵些。那吕珍到晚向城上观看，但见东门士卒偃甲而睡，便率兵往东冲出。正及冲开，忽闻火炮振天，左有常遇春，右有胡大海，各领伏兵，截住去路。两兵夹击，斩首三千馀级。吕珍只得匹马仍复进城，坚拒不出。徐达仍令四围紧困，不题。

且说张士信、张虬、吕缨祖、赵得时收拾残兵，屯住旧馆桥太湖边，遣使求救吴王。张士诚得报大惊，便思："既然难与争长，不若且以书给之，骗他退兵，再作防御。"遂遣人将书到金陵求和。其书曰：

向者窃伏淮东，甘分草野。以元政日弛，民心思乱，乘时举兵，遂有泰州、高邮等地，东连海眞。今春据姑苏，若无名号，何以服众？南面称孤，势所使然。乃二贤以神武之资，起兵淮右，跨有江东。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国，可为建大业之贺。向获詹、李二将，礼遇未遣，继蒙通好，理暗未明。久稽行李，先遣儒士杨宪问好，士诚留之不遣。故云今逼我毗陵，咎实自贻，夫复何说？然省己知过，愿与请和，以解围困。当岁输粮三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为犒军之费。各守封疆，不胜感仰！

太祖得书，便命移檄报之曰：

> 春三月取镇江，抵奔牛垒城，彼时来降，继复叛去，咸尔之谋。约我眡逃之人，拘我通好之使，予之兴师，亦岂得已。既许给军粮，中更爽约，原其所自，咎将谁归？今若果能再坚前盟，分给粮五十万石，归我使者，则常州之师可罢，而争端绝矣。

士诚正与诸将商议，忽元帅李伯缦奏说："此贪兵也；兵贪者败。且今两次败绩，皆因我将逞勇少谋，实非彼之能为。况贪得无厌，如依其议，彼将终何底止？乞殿下假臣以兵，必能成功。"士诚大喜，说："元帅之言最当。"即日拜伯缦为元帅，汤雄为先锋，领五万人马去救应。伯缦受旨，次日率兵往常州进发。前至旧馆，与士信等相见，备细问了前事。伯缦笑说："来日当与大王擒之。"即同士信等起兵至古槐滩安营。

徐达对众将说："李伯缦乃吴国名将，未可轻敌。"因令汤和、胡大海、郭英、张德胜四将，仍困常州。令常遇春、俞通海领兵一万，抄径路到牛塘谷口埋伏。令赵德胜、廖永忠领兵一万，去劫他的老营。令邓愈、华高领兵一万，冲左右哨。分遣已定，其馀众将，俱随大部向东迎敌。

列阵才完，那士信帐中，汤雄持槊出战，丁德兴拍马来应。斗到二十馀合，德兴力怯而走。伯缦、士信各驱兵赶来，邓愈、华高便分兵直冲他左右两哨，吴兵溃乱。徐达因统大部人马，直追至古槐滩。伯缦急急回营。早被赵德胜、廖永忠杀入老营，就将火四散放起，烈焰冲天，吴兵鸦飞鹊乱的逃走。伯缦与士信死战得脱，幸遇张虬，兵合做一处同行。方过牛塘，当先两员大将，正是常遇春、俞通海，发伏兵到那里等候厮杀。吴兵死的如山堆一般，那记得数。遇春急赶着汤雄来战。又遇华云龙领一支兵攻广德州得胜而回，路经旧馆桥，见遇春与汤雄鏖战，便大叫道："常将军，待小将来捉此贼！"汤雄就把枪去刺云龙，云龙奋剑砍来，把枪杆砍做两段。汤雄一惊，将身坠下马来，被云龙舒开快手，活捉在马上。贼兵奔溃。后面徐达又率兵追击，杀得尸横原野，血染河流，委弃的粮草、辎重、盔甲、器械上万万数。张士信、李伯缦仅以身免，率得几百残兵，逃向苏州去讫。

那吕珍探知援兵已散，思量独力难支，便开门冲阵逃走。郭英驰兵拦住，珍奋力接战。恰有遇春追兵又来，两力夹攻。珍且战且走，竟抄小路，望杭州路回苏州，不题。常州城池方得底定。大约两兵相持，共将五个月，吕珍以一身当之。虽是士诚的臣，其功德著在毗陵者不浅。徐达等乃率兵入常州，一面便出榜安抚百姓，大开仓廒，给与士民，以纓重困。便令汤和率本部兵镇守城池。徐达与常遇春分兵往宜兴一带地方安辑，并剿捕未降群寇。

恰说耿炳文承太祖钧旨，去攻长兴。那长兴守将却是士诚骁将赵打虎，单使一条铁棍，约五十来斤，在马上使得天花乱坠，百步之内，人没有敢近得他。闻得炳文领兵来攻，他便点选铁甲军三千人马出来迎战。恰好炳文也披挂上马，但见他：

> 浑身缟练，遍体素丝。戴一顶五云捧日的银盔，水磨得如电光闪烁；着一件双狮戏球的银铠，素净的如月色清明。手抡画戟，浑如白练飞空；腰系雕弓，俨似素蟾初吐。坐着追风骤日的白龙驹，四脚奔腾，晃晃长天雪洒；佩着吹毛饮血的纯钢剑，七星照耀，嗖嗖背地风生。只因他父丧三年，因此上一身皓白。韬戈不动，人只道太白星临；奋猛当场，方晓得无常显世。

两边射定了阵脚，此时恰好辰牌时分。这场厮杀，实是惊人。

第二十四回

赵打虎险受灾殃

吴门萧瑟雁行秋，王粲从军事远游。
侠客临期赠匕首，故人把袂问刀头。
龙沙旌闪风尘断，鹿塞笳鸣烟水愁。
搔首乾坤俱涕泪，古来国士自封侯。

那赵打虎见了耿将军出阵来战，便叫道："对阵耿将军，你也识得我的才技，我也晓得你是英雄，今日各为其主而来，不必提起。但或是混杀一番，也不见真正手段。你我都分付不许放冷箭，只是两人刀对刀，枪对枪，那时方见高低，就死也甘心的。"耿炳文道："这个正好。"两马相交，斗了一百馀合，自从辰牌直杀到未刻。天色将昏，那赵打虎便道："耿将军，明日再战才是。"耿炳文回道："顺从你说。"两人各回本阵去了。

且说赵打虎来到阵中，对众将说："我的刀枪并矛戟的手法，都是天下第一手，谁想这耿家儿子都一一相合。倘得他做个接手，也是天生一对。只可惜他落在别国，倒在此处做了敌头。奈何，奈何！"闷闷不悦，这也不题。

却说耿炳文自回帐中，沉想那打虎，人传他吴国第一好汉，我看来真个高强，不知谁人教导他得此手法。明日将何策胜得他？正在没个理会，只见军中整顿出晚厨，炳文也连啜了几杯闷酒，却有一阵冷风，把炳文吹得十分股栗，灯烛都吹灭了。恍惚之间，忽有一个人来叫道："炳文，炳文，我是你君用父亲。前日因你受了主公钧旨，来此攻取长兴，我便随在你剑匣中。今日打虎这厮，好生手段。明日他必仍来搦战，便可对他说：'昨日马战，今日当步战。'他的气力也不弱于你，待到日中，你可与他较拳，此时方可赢得。倘他逃走，你也不须追赶他。"炳文见了父亲，不觉大哭起来，却被夜巡的锣声惊醒，恰是南柯一梦。在胡床上翻来覆去，不得睡着。只听得鸡声嘹亮，东方渐明，炳文坐起身来，分付军中一鼓造饭，二鼓披挂，三鼓摆列。

不移时，赵打虎果到阵前搦战。炳文一如梦中父亲教导的话对打虎说："今日步战何如？"打虎听得，大喜道："我的步法，那个不称赞的，这孩子反要步战，眼见这机关，落在我彀中了。"便应道："甚好，甚好！"两人各下了马，整顿了衣服，一东一西，一来一往，又约斗了六十馀合。日且将中，那打虎便叫道："我与你弄拳好么？"原来这打虎当初是五台山披剃的长老，学了少林拳法，走遍天下十三道，五湖四海，在处闻名。因见天下多事，便蓄了头发，投归张士诚，图做些大事业。他见马战、步战俱赢不得炳文，必然是尽拿出平生本事，方可捉他。谁知炳文梦中先已提破，便应道："这也使得。"两人便丢下了器械，正要当场，只见打虎说："将军且慢着，待我换了鞋子好舞。"炳文口中不语，心下思量："靴儿甚是结卓，怎么反着鞋儿？鞋中必有缘故，我只紧紧提防他便了。"两个各自做了一个门户，交肩打背，也约较了三十馀围。那

打虎把手一张，只见炳文便把身来一闪，那打虎便使一个飞脚过来，炳文心里原是提防，恰抢过把那脚一拽，打虎势来得凶，一脚便立不住，仆地便倒。炳文就拖了他脚，奋起平生本事，把他墩来墩去，不下三五十墩，叫声："叱！"把打虎丢了八九丈高，虚空中坠下来，跌得打虎眼弹口开，半晌的动不得。阵中兵卒一齐呐喊，扛抬了回阵去。炳文飞跳上马，横戈直撞，杀入阵来。那打虎负痛在车子上，只教："奔走到湖州去罢！"阵中也有几个能事的，且战且走，保了打虎前去，不题。炳文鸣金收军进城。

看到此处，雄心顿生，不觉把酒赞叹他一回：

南山有桥北山梓，翩翩交戟驰帝里。
天风忽堕老乔倾，杰气英英萃厥子。
长兴鼓振奋熊罴，马战未已步战随。
梨花乱落天边雪，芙蓉挥洒日星移。
吴儿恶薄少林法，再请双拳两相搏。
本图夔足舞高冈，谁道商阳沉海若。
垂空掷上还下来，半入青云半入垓。
天上木狼奎灿烂，赵家打虎苦徘徊。
奎木狼星武庄子，骏业鸿功堪济美。
千年万年应不死，耿耿瑶光照青史。

炳文收军进城，便安慰了士民。恰有水军守将李福、答失蛮等，都领义兵及本部五百馀人，至阶前纳降，炳文也一一调拨安置讫。正待宽下战甲，谁想那打虎脚上的鞋子，原拽他时投入衣中，今却抖将出来，炳文拿了一看，那头上恰是两块钢铁包成。炳文对众校道："早是有心提防着他，不然那飞脚起来，岂不伤了性命！所以这贼人要换靴子，可恨，可恨！"一面叫写文书申捷，不题。

且说吴良同郭天禄得令来取江阴，那张士诚闻知兵到，便据秦望山以拒我兵，恰被总管王忽雷奋先力战。适值风雨大作，我师便直上秦望山，杀得吴兵四处奔散。次日，便从山上放起火炮，直打入江阴城中，因而火箭各处射将进去，那城中四散烈焰的烧将起来。西门城上因近山边，人难蹲立，我兵便布起云梯，径杀进城，开了西门。张士诚慌忙逃走去了。遂以耿炳文守长兴，吴良守江阴。

捷到金陵，太祖不胜之喜，便对李善长、刘基、宋濂诸人说："常州既得，失了士诚左翼，江阴、长兴又为我有，塞住士诚一半后路……"正在府中商议乘势攻取事情，忽有内使到阶前跪说："我王有命，奏请国公赴宴，顷间便着二位王弟躬迎，先此奉达。"太祖回声说："晓得了，就来。"那内使出府门去讫。只见李善长、刘基、宋濂诸人过来说："和阳王今日请国公赴宴，却是为何，国公可知道否？"太祖心中因他们来问，便说道："诸公以为此行何如？"李善长说："素闻和阳王有忌国公之心，今早闻说置毒酒中，奉迎车驾。正欲报知，不意适来以国事相商，乞国公察之。"太祖听说，便云："多谢指教，我自有处。"府门上早报说："二位王弟到来，奉迎国公行驾。"太祖请进来相见，叙礼毕，便携手偕行，分付值日将官，只在府中俟候，不必迎送，更无难色。两位王弟心中暗喜，说："此行堕吾计了。怕老朱一人到宫，难道逃脱了不成？"一路上把虚言叙说了数句。将至半途，太祖忽从马上仰天颠头，自语了一会，若有所见的光景，便勒住马骂二王说："尔等既怀恶意，吾何往哉！"二王假意连声问道："却是何为？"太祖说："适见天神说，你辈今日之宴，以毒酒饮我，必不可去，吾决不行矣。"二王惊得遍身流汗，下马拱立

道：“岂敢，岂敢！”遂逡巡而去。他两人自去回复和阳王，说如此如此。三个木呆了一歇，说：“天神可见常护卫他的。”自此之后，再不敢萌动半星儿歹意，这也不题。

且说太祖取路而回，却见一个潭中水甚清漪可爱。太祖便下了马，将手到潭洗濯，偶见有花蛇五条，游来游去，只向太祖手边停着。这也却是为何？

第二十五回

张德胜宁国大战

杀气横空下赤霄，风尘卷地翠华遥。
龙呈潭水留巾帻，灵跃中天上斗杓。
剑血岁添崖旁草，旗风时拥海边潮。
喜看宁国城边杰，仍佩皇家紫绶貂。

却说太祖正在潭中洗手，只见五条花蛇儿攒聚到手边来。太祖暗祝说："若天命在予，还当一心依附于我。"便除下头上巾帻，将五条蛇儿盛在巾内，恰喜他蜿蜿蜒蜒，聚做一处不动。太祖正仔细观看，那些值日将官，并李善长、刘基、宋濂一行人，骑着马向前来迎。太祖连忙将巾帻仍戴在头上，路中备细说了前事，倏忽间已到府门。太祖偕众上堂，解去衣冠，另换了便服。忽空中雷雨大作，霹雳交加，望那巾帻中，烨烨有光，顷间，白龙五条从内飞腾而去。诸将的心益加畏服。以后如遇交战，巾里跃跃有声，这也不题。

未及半晌，仍见天清月朗，便同李善长、刘基、宋濂等晚膳。杯箸方列，太祖便举箸向刘基说："先生能诗，可为我作'斑竹箸'诗一首。"刘基应声吟道：

一对湘江玉细攒，湘君曾洒泪斑斑。

太祖颦蹙说："未免措大风味。"基续韵云：

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

太祖大笑。酒至数巡，却下阶净手，看见阶前菊花，太祖又说："我也乘兴做《黄菊》诗一首。"遂吟与众人听道：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

诸人敬服，称赞说："真是帝王气概！"后来天兵俘士诚，殪友谅，克元帝，大约都在八九月间，亦是此诗为之谶兆。当夜尽欢而罢。次早商议出兵攻讨之事，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元顺帝一日视朝，文武百官朝见礼毕，顺帝对群臣说："目今大江南北，盗贼蜂起，江淮之地，十去其五，河南、河北，或复或失，不得安宁。欲待命将出征，争奈钱粮缺少，满朝卿等，将何如处置？"只见有御史大夫伍十八上前奏说："今京师周围虽设二十四营，军士疲弱，实可寒心，急宜选择精勇，以卫京师。若安民，莫先足食。还宜降发帑钱，措置农具。命总兵官于河南、河北，克复州郡，且耕且战，方合古者寓兵于农之意。又当委选廉能之人，副府、州、县官之职，庶几军民得所，天下事尚可图复。"言方毕，武德将军、万户、平章事朱亮祖出班奏说："此法极善，但可行于治平的时节。方今事属急迫，还望速开府库，以济饥荒，方止得饥民思乱之事。"顺帝说："若救济饥民，开发府库，使内帑告竭，何以为国？"亮祖复奏说：

“今郡县贪官酷吏刻剥民脂，况以赋税日增，天灾四至，民生因为饥饿所苦。民贫则为盗贼，干戈焉得不起？望陛下听臣之言，不然恐倾亡立至矣。”顺帝听了，颜色有些不喜。右丞相撒敦便迎旨奏曰：“方今民顽，不肯纳税，倘或再发内帑，军国之需，何以供之？此乃误国之言。”顺帝因贬朱亮祖做宁国守御，排驾回宫。

亮祖出朝，收拾行李、家属出京，取路向宁国府进发。不一日，来到该管地方，吏民人等迎接了，不免有许多新官到任，参上司，拜宾客，公堂宴庆的行仪，亮祖一一的打发完事，便问民间疾苦，千方百计，抚恤军民。时值深秋光景，忽一日乘兴独步后园，见空阶明月，四径清风，徘徊于篱菊之下，作歌曰：

秋风急兮寒露滴，秋日圆兮寒蝉泣。
思乡梦与角声长，去国心同砧韵促。
气贯虹霓恨逐波，时乎奸党奈如何。
空将满腹英雄志，弹剑当空付与歌。

歌罢，纵步走过竹林边，只见一个人也对了明月，在那里口吟道：

银烛辉辉四海圆，几人得志几人闲。
未思范老违天禄，欲效韩侯握将权。
节义有谁怀抱日，忠良若个手擎天？
茫茫大海沉鱼鳖，何处堪容鲁仲连？

朱亮祖听罢大惊，思量决非以下人品，便向前问说：“壮士何人？”那人望见便拜，回复道：“小人是此处馆夫，姓康名茂才，字寿卿，蕲水县人。不知大人在此，有失回避。”亮祖就对他说：“你既有此奇才，何为甘心下贱？明日当以公礼见我，我当重用。”茂才别了亮祖，自思：“我仕元做到江西参政，累建奇功，升为参知政事，见世务不好，因而归隐。那徐寿辉闻我贤名，数使人来迎我，我看他不足有为，潜匿到此。近闻金陵朱公是命世之英，只是未有机会投纳，幸闻徐达早晚来攻取宁国，我因托做馆夫，献城投降。你区区一个守御，如何重用得我！”便连夜逃脱而走。

且说亮祖次日早起，叫人去召馆夫，只见驿司报说：“此人昨日夜间不知何意，偷了一匹马，连夜逃去，尚未拿获哩。”亮祖沉思：“茂才是个有才无德的人。”便对驿司说：“你可令人慢慢的访问了来回复。”

正说话间，探子报道：“金陵朱公命常遇春领兵来攻宁国，兵马已将到城下了。”亮祖便率兵一万，勒马横枪，出到阵前。我阵上常遇春恰好迎敌。两个战了五十馀合，亮祖佯败退走，遇春却骤马赶来，被亮祖一枪刺着左腿，遇春负痛还营。赵德胜因提刀接战，力量不加，返骑而走，倒被亮祖获去士卒七千馀人。明日，亮祖复出城来战，骁将郭英持枪直统过来，也战有六十多合。郭英也觉难敌，恰待转身，那亮祖惹得火性冲天，便勒马直追上来。早有张德胜、赵德胜、耿炳文、杨□四员虎将并力斗住。郭英便抄兵转来，五个人领了精骑，把亮祖铁桶的围将拢来。那亮祖身敌五将，横来倒去，竟不在他心上。又战有两个时辰，恰好唐胜宗、陆仲亨领了伏兵截他后路，见他们五个未即得胜，放马跑入重围喊杀。七个人似流星赶月一般，密攒攒不放些儿宽松。亮祖纵马杀回本阵，方透重围，冤家的马一脚踏空，便蹶倒在地。亮祖正跳出马外，却望城内早有一将砍倒了几个把门的军校，纵马杀将出来，引入我军，都登城上摆列，心中正慌，谁知一支箭嗖地过来，恰中了左臂腕肘之上。诸将奋力赶来，把亮祖活捉了上马，馀军大败。

常遇春领兵入城，一面抚恤军民，一面请过开城投降的壮士，优礼相见。那知就是康茂才。亮祖看见了茂才，便骂道：“你这卖国之贼，身为馆夫，也受君上升斗之给，怎么潜开城门投献？”大喝一声，把绑缚的绳索条条挣断，便要夺刀来杀茂才。却幸得绊脚索尚不曾脱，众将慌忙带住。郭英连捶了三铁锏，亮祖方才不得近前。常遇春喝令左右拥过亮祖到阶，大怒骂道：“匹夫无知，敢以枪来刺我，幸有护甲，不致重伤。今日被拿，更有何说？”亮祖对说：“二国交锋，岂避生死，今事既如此，便杀我足矣，又何必与你言。”遇春听了益加气恼，叫左右快推出去斩首。亮祖回身说：“大丈夫要杀就杀，何必发怒。况既到你阶前，恁你凌辱，虽怒何为！”大步的向外面走去。遇春见他勇壮，心中一时转念说：“有如此不怕死的好男子，真也罕见。”便对诸将说：“不知亮祖可肯降否？”

第 二十六 回

释亮祖望风归降

昨日城楼鼓角频，今朝意气转相亲。
清樽细菊堪销夜，匕首胡霜且共论。
九月衣裳同在客，千江烽火远愁人。
凭君莫洒忧时泪，帝座中天色正新。

那常遇春看了朱亮祖慷慨就死，便转念道："有如此好汉！"因对众将说："昔日张翼德释严颜，后来有收蜀之功。我欲释彼，以取江西如何？"众将曰："元帅既然惜才，有何不可？"遇春急命且宽亮祖转来，就下帐解了缚索，问说："朱公肯为我用否？"亮祖回说："生则尽力，死则死耳。"遇春唤急取上等衣冠来，与亮祖穿戴了，就说："将军智勇无双，英雄盖世，请上座指教，以开茅塞。"饮酒间，却把江南、江北攻取州郡的事情访问。亮祖初次也谦让了一会，后见遇春虚心，便说："江南、江北十分地面，群雄已分据八九，若欲攻打，还由马驮沙清山县而入。今马驮沙一带，俱属某管辖，料用一纸文书可定之。"本日极欢而罢。次早，亮祖打发各处文书，写出"主公德化，一一招降"去讫。却有徐达领兵与遇春相会，遇春便领亮祖相见，商议攻取各处城池。就把取宁国、收亮祖事情申报金陵，不题。

且说张士诚见朱兵克取镇江、常州、广德、江阴、宜兴、长兴等处，心中甚是惊恐。欲与亲战，又恐不利，统集多官计较。恰有丞相李伯缨奏说："自古倡霸业者，国先灭亡。今朱某占据金陵，天下群雄皆怀不平。殿下可以书交结田丰、方国珍、陈友定、徐寿辉、刘福通，约同起兵讨伐，成功之日，分土为王，群雄必来合应；再一面修表到元朝纳款，许以岁纳金币若干，元必纳受，那时即显露金陵僭窃之罪，要他兴兵来攻，然后我国乘他虚惫，一鼓而取之。失去州郡，可复得矣。"士诚大喜，因修书遣使，各处构兵去讫。

且说顺帝一日坐朝，恰有飞报说："朱亮祖失了宁国，亦投附了金陵，且勾引马驮沙、池州、潜山等处一带，亦皆投顺。"正在烦恼，忽报张士诚遣使奉表到来，即命宣入，拆开看曰：

> 浙西张士诚死罪上言：臣窜伏东南，岂敢狂图，实谋全命。恒思前事，疾首痛心。臣今一洗旧污，愿承新命。敬具明珠一斛、象牙二双修献。再启：东南盗贼蜂屯，若金陵朱某，尤为罪首。据名都，夺上郡，诱纳逃亡，事难缕悉。伏愿大张神武，命将征凶，臣愿先驱以清肘腋，不胜战栗之至。

顺帝看罢，与众官参议。只见淮王帖木儿说："此乃士诚挟诈之计。臣闻士诚为金陵所困，不过欲陛下代彼报仇耳。我兵一动，彼必乘力去取金陵，不如将计就计，许以发兵，便征他军粮一百万石。一来不费军资，二来且示朝廷不被其诈，方一举两全也。"帝又说："不起士诚疑心么？"帖木儿再奏："今士诚已僭称吴王，陛下可赐以龙袍、玉带、玉印敕为吴王，使他威镇群

雄，他必倾心不疑，乐输粮米矣。”帝允奏，即命指挥毛守郎赍诏及什物，同吴使到苏州册立诚为吴王。

毛守郎衔命出京，不一日来到鄂郡，当先一彪人马，十分雄猛，为首的高叫说：“来者何人？”毛守郎说了前情。那人说：“我是江州蕲王徐寿辉大元帅陈友谅。吾王正欲即皇帝位，龙袍等物，可将与我。”毛守郎不应。友谅纵马向前，把守郎一刀斩讫。正是：

奸臣用计才舒手，天使无心却没头。

众军士见杀了守郎，就将什物送与友谅。友谅回到江州，入城见了徐寿辉，具言得龙袍、带、印之事。寿辉大喜，便聚群臣共议称号改元。明日为始，称曰：天完国治平元年。以赵普胜为太师，封陈友谅为汉国公，倪文俊为蕲黄公，以刘彦弘为丞相。诏到所属州郡。

话不絮烦，却说冬尽春来，正是元至正十八年戊戌之岁，春当正月，和阳王病不视朝，未及十日，以病薨于金陵。太祖哀恸，便率群臣发丧成服，择日葬于聚宝山中。李善长、刘基、徐达表请太祖早正大位，以为生民之主。太祖笑说：“诸公专意尊我，足见盛心。但今止得一隅之地，尚未知天心何归，岂可妄自尊大？倘或不谨，以致名辱事败，反遗后羞。惟愿齐心协力，共成大事，访有德者立之未迟。”十分坚拒不肯，众人因也不敢强。

次日，刘基启说：“金华、处州、婺州一带，皆金陵肘腋之患，即望主公留心！”太祖便着徐达南取婺州。刘基说：“徐元帅现镇宁国、常州等处，若令前去，恐奸雄乘机窃发，还得主公亲征为是。”太祖传令，以常遇春为左元帅，李文忠为右元帅，刘基为参谋，胡大海为先锋，郭英统前军，冯胜统中军，华云龙统后军，耿炳文统左军，领兵十万，择日起行。留李善长、邓愈等权守金陵，录军国重事。不一日，到金华城南十里安营。刘基说：“此城是浙东大藩，通瓯引越，真为重地。然最是坚固，须计取之。常元帅可领兵三千北门外搦战，胡先锋领兵一万攻西门，待他兵出，当乘机取之，可必得也。”二将得令讫。

恰说守将乃元总管胡深，字仲渊，处州龙泉人。颖拔绝伦，倜傥好施。彼若周人的急，便倾囊倒橐，也是情愿。闻知兵至，与副将刘震、蒋英、李福等议说：“金陵兵极强盛，三公可坚壁而守，待我迎敌，看他动静，方以计退之。”即率兵五千出战。两将通了名姓，战到三十馀合，胡深一枪捅来，正中遇春坐马的胸膛，那马便倒。遇春就跳下马步战，也有三十馀合。忽听得哨子报来：“胡大海已乘机取城，刘震等俱各投降了。”胡深闻言大惊，勒马领兵向南而走。遇春追杀，元军大溃。

收兵回城，具言步战一事。太祖甚加慰劳，因说：“向闻胡深智勇，军师何策得他来归？”刘基说：“且再处，且再处。”次日，令胡大海与降将刘震、蒋英、李福等领兵一万，镇守金华，便引兵南抵诸暨地界。元将董蒙不战而降。南行七十里，向东径通衢州，又东七十里就是钱塘江。江东杭州，即张士诚之地。太祖来看，此是四通五达之地，下令胡大海儿子胡德济，坚筑城隍，以为诸处州郡保障，便率兵南至樊岭。只见那岭四围斗绝，险不可登，乃是处州。元将石抹宜孙与参将林彬祖、陈仲真、陈安，将军胡深、张明鉴，列营七座，如星联棋布，阻塞要路。遇春同副将缪美率精锐争先而行，谁想矢石雨点的来，不能进取。刘基说：“此未可以力争。”令遇春引兵向南砦搦战，引出胡深说话。

不移时，胡深果出来相敌。刘基向前说：“胡将军，良鸟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我主公文明仁德，真天授之英，何不改图以保富贵？”胡深曰：“公系儒生，焉知军务，且勿劳作说客。”刘基便说：“我固儒生，公亦善战，然排兵列阵，恐尚未能深晓。我布一阵，公能打得么？”胡深对说：“使得，使得！”刘基便附常遇春耳边说了几句话，遇春恰把令箭转来转去，倏忽间，阵势

已定,就请胡深打阵。胡深走上云梯,细细看了一会,恰走将下来。不知说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取樊岭招贤纳士

沧海遥连雉堞明，登临计定枉罗营。
千山见日天犹夜，万国浮空水自平。
不问千军坚绝顶，但图方略拓金城。
归来正值传飞捷，露布催书倚马缨。

那胡深走下梯来，暗想他居中竖一面黄旗，四方各按着生克摆列旗帜，便出阵说："此是'蚕化蛟虬太乙混沌阵'。不许放箭，我自来打。"令军士鼓噪而进。胡深骤马直冲中央，要夺那黄的旗号。谁想这日是水克土的支干，刘基先叫遇春当中，登时掘下深坑，约有五十馀步，浮盖泥土在上。胡深势来得紧，竟跌入坑中，被挠钩手活缚了，送与刘基。刘基即忙喝退军士，亲解了缚索，便拜倒地下说："望乞恕罪！"胡深木呆了一时，也不做声。即唤军士推过步车来，刘基携了胡深的手上车，同到太祖帐前。太祖便令叶琛以宾礼邀入。常遇春也驰马追杀了馀兵回来。

顷间，胡深谒见太祖，太祖慌忙把手扶起，说："今日相逢，三生之幸，当富贵共之！"胡深应道："愿展末才，少酬大德。"太祖即令设宴款待。酒至数巡，刘基说："不必久延，今晚便劳胡将军，可取樊岭。"就附胡深说了几句话，胡深慨然前往。即令郭英、康茂才、沐英、朱亮祖、郭子兴、耿炳文六将，各领兵一千随往。时约三更，胡深却向岭下高叫："岭上守卒，我是胡元帅，早吃他用计捉去，幸得走脱。你们休投矢石！"元兵听是元帅声音，果然寂寂的不响。胡深领了兵径上岭来，杀散守岭士卒。朱亮祖、沐英、郭英等六路分兵，驰到六营，各用火炮攻打，登时六寨火起。宜孙等并力来战，那能抵当。宜孙领了部兵，望建宁去了。林彬祖见势头不好，也投温州去讫。六将据在岭北，待至天明，大军齐到，便过岭直抵处州城边。城中守将，乃是李□之、贺德仁二人，料来难守，开门纳款。太祖入城，分付军校不许惊动士民。次日，下令着耿炳文镇守，即率兵南攻婺州。

不数日，来到地界。太祖看了地势，命在梅花岭安营。传令着邓愈、王弼、康茂才、孙虎率兵取岭。守岭元将叫做贴木儿不花，闻知，因下岭搦战。自早到晚，不见胜败。邓愈把令旗一招，恰见茂才先去攻岭北，王弼去攻岭南，三道并进，遂拔了老寨。不花早被众军拿住，送到帐前斩讫。

太祖安营岭上，恰有胡大海领乌江儒士王宗显来见，太祖问取婺州方略，宗显说："城内吴世猷与显旧相识，待我进城打探事情虚实何如？"太祖说："极妙，极妙！"宗显装起行李，只说来探望亲戚，入得城来，径到吴家安下。因知城中守将，各自生心。次日，即别了吴世猷，径到帐中备说细底。太祖许说："若得婺城，当命汝为知府。"次日，令金朝兴率领铳卒骂战，再令

茅成驻节皋亭山接应。得令前去。那前锋是李眉长，出兵迎敌，战未数合，那眉长转身不快，恰被金朝兴擒住。胡大海率领缪美趁势追杀，谁想石抹宜孙闻知大兵来，便率兵从狮子头岭径路来援。太祖就着胡大海、胡保舍分兵梅花岭边截住救兵，却令郭英引兵一万扣城索战。守将僧住、同签帖木烈思、都事宁安庆、李相。那僧住同诸将计议说："彼兵乘胜而来，暂且坚守，待其少倦，方分兵三路应之。可先在瓮城中掘了坑陷，我领兵出北门与战，佯败入城，他必追赶，待至城门，以炮火齐击，必然跌入坑内。将军辈宜各领兵三千，出东、西二门截杀，定可取胜。"分布已定。

歇了数日，早有郭英纵兵赶来，看见城门大开，争先而入，都落在坑内，四壁木石弓弩如雨般下来。郭英急退，又有两个大将截住去路，郭英冲阵而走，二将追杀了许多地面，方收兵回去。郭英收了残兵，来见太祖，太祖惊说："行兵多年，尚然不识虚实，损威折士，罪过不小！"刘基向前说："乞主公宽宥，待渠将功赎罪。"便密付一纸，递与郭英，说："乘今夜再取婺州。"郭英接过封札在手，却存想道："白日里尚不能成功，黑夜如何施展？"然不敢不去。此时乃是正月尽边，天气正黑，郭英只得领了兵，奔到婺州城边，只带一个火种，便拆开军师封字来看，说："可竟到东南角登城。"便领兵马，依令而行，走至其处，却见城角损坏不完。郭英便分兵五千与部将于光，令他南门外接应，只亲率兵二千，从缺处悬石而上。那士卒因地方偏僻，全不提防，都酣酣的大睡。英便轻步捷至南门，守将徐定仓卒无备，遂降。却唤徐定开门，引于光五千兵杀进城来，径到府前。李相因与帖木烈思不和，大开府治以纳我兵。僧住急与宁安庆、帖木烈思等率兵夺门而走。却有胡大海、朱亮祖、金朝兴引兵截住。僧住身被数枪，且战且走，回看三百残兵，更不剩一个，便谓宁安庆等说："受王爵禄，不能分忧，要此身何为！"遂拔剑自刎。安庆、烈思随下马拜降。

太祖领兵入城，抚谕了军民，以王宗显为知府。宁越既定，命诸将取浙东各郡，且对诸将说："克城以武，安民须用仁。吾师入建康，秋毫无犯，今新取婺州，民苟少繦，庶各郡望风而归。吾闻诸将若不妄杀，喜不自胜。盖师行如烈火，火烈而民必避。倘为将者以不杀为心，非惟利国家，己亦必蒙厚福。尔等从吾言，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诸将拜受钧旨。便召宁安庆、李相、徐定问说："婺州是浙之名郡，必有贤才，尔等可为召来。"徐定说："此地有个文士，姓王名繺，系金华义乌人。其祖父名唤延泽。一日，见一个小猴儿，烈焰焰生一身火毛，背上负一种五色灵芝，径奔入他庭子里来。他祖父也不惊动他。只见那猴子把那种灵芝，去泥地上掘开个坑儿，做好子种在地上，便将前爪从泥上画了六个大字，恰将身在灵芝边跳来跳去。一会儿，竟从地里钻将下去，也不见了。他祖父急走前来看，恰是'嘴火猴来降生'六个大字，甚是明朗。傍晚光阴，媳妇生下这个王繺来。自幼儿生的奇异，人皆以为芝秀之兆。有诗赠他：

芝秀含英爽，虚亭散夕曛。
嘴精天上合，猿啸下方闻。
灵著千秋业，情耽一壑云。
何人为招隐，阒寂想征君。

他见了元朝政事日非，便隐于青岩山，近因饥馑，徙居婺州。又一个武士，唤做薛显，原是沛县人，勇略出群，曾做易州参将。他也见世事不好，弃职归山。然而家贫，因以枪刀弓矢教人，今流寓在此。倘主公欲见，当为主公请来。"太祖说："招贤下士，吾之本愿。你可急急去走一遭。"

徐定出帐前去。宁安庆因进婺州户口文册，共二万七千户，计十二万三千五百馀口。明日，徐定请了王繺、薛显二人早至帐下，太祖令文武官将迎入帐中。太祖见二人超脱，因细问

治平攻取之策，心中大喜，授王纓奏议大夫，薛显帐前挥使。自是，太祖在婺州半月时光，各处州郡都望风归顺。乃遣胡深镇婺州，耿炳文镇处州，其子耿天璧守衢州，王恺守诸暨，胡大海守金华，其子胡德济守新城。分拨已定，遂率大队人马向金陵而回。但见：

旌旗全卷竿头，剑戟深藏匣底。片片云霞邀旺气，村的俏的、老的小的，争看有道圣人；村村苍翠挹清车，来的去的、远的近的，喜见太平天子。日照光明，几处名香迎马首；风吹帐起，一天星宿卫宸区。

不多日子，却便到了金陵。

第二十八回

诛寿辉友谅称王

阴风吹火火欲燃，老枭夜啸白昼眠。
山头月出狐狸去，竹径归来天未曙。
黑松密处秋萤雨，烟野闻声辨乡语。
有声无首知是谁，寒风莫射刀伤处。
关门悬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
犹道能言似昨时，白日牵人说兵事。
高幡影卧西陵渡，召鬼不至毗卢怒。
大江流水枉隔侬，凭将咒力攀浓雾。
中流灯火密如萤，饥魂未食阴风鸣。
髑髅避月摆残黍，幡底飒然人发竖。
谁言堕地永为厉，圣明功德不可议。

那太祖领了大队人马，自婺州回至金陵，原守文武官僚出城迎接庆贺，不题。

且说江州徐寿辉，有手下陈友谅夺得龙袍、玉带什物，献于寿辉，择日改了国号，即了天子之位。常虑安庆府为江州左胁之地，不可不取。屡屡遣兵命将，皆不得利，寿辉甚是恼怒。一日早朝已毕，恰遣陈友谅为大元帅，统领十万兵马，驻小孤山；都督倪文俊统领精锐五万，夹攻安庆。那安庆守城元将，姓余名阙，字廷心。世家威武，父亲在庐州做官，遂住居在庐州。元统元年，举进士及第，除授湖广平章，真个是文武全才，元朝第一员臣子。把那徐寿辉部下攻打的军马七战七北。闻知陈友谅领兵来攻，便纵步提戈，当先出马，与那先锋赵普胜战到八十馀合，不分胜败。天晚回兵，将及二更，恰有祝英又领兵二十万来接应。陈友谅便叫赵普胜攻东门，倪文俊攻南门，祝英攻北门，自统大兵攻西门，四面如蚁的重重裹来。余阙见西门势头更急，心知寡不敌众，便督敢死士三千出城，与友谅对战。从古说得好："一人拼命，万将莫当。"那余阙到友谅阵中，奋起生平气力，这些随来的精勇，个个拼死杀来，真个是摧枯拉朽，直撞横冲，杀得友谅远走二十里之地。正好厮赶，恰听得倪文俊攻破了南门，余阙大惊，把头回看，但见城内火焰张天，便勒马回兵来救。那友谅也随骑追来，赵普胜、祝英又杀入城。随行兵将，俱各逃散。余阙独马单枪与贼横杀，身中了十馀枪。路至清水塘边，以刀自刎，死于塘内。其妻蒋氏及妾耶律氏，抱了儿子德臣、女儿安安、外甥福重，皆在官署中投水而死。那余阙死时，年才五十有六，著有《五经余氏注疏》，至今学士遵为指南。葬在南门外。后来太祖一统登基，特悯其忠，立庙于忠烈坊，岁时致祭，这也不赘。

且说陈友谅既取了安庆，留旗将丁普郎镇守。自领兵回到江州，朝见徐寿辉，备说安庆已

取，留兵镇守一节。寿辉大喜，正将赏功，只见倪文俊出班大喊如雷，说："攻取安庆，全是臣之功，不系友谅之力！"寿辉变色，问说："怎见是卿之功？"文俊奏说："友谅攻打西门，被余阙领敢死之士三千，出城大战，友谅奔走二十里外。臣率士卒奋勇先登，众所共知，怎说得是友谅的功绩？"寿辉大怒，对友谅说："你为元帅，不能对敌败走，且欲冒滥军功，欲学晋时王浑乎？"友谅说："初时四面攻打，余阙只是固守城池，我们兵马谁敢先登。后来余阙因臣攻西门势急，只得引兵出战。臣假作输，哄他来追，文俊方得领兵入城。设奇指示，皆臣之力。"寿辉便叱说："休得再来胡说！本当治以军法，姑念旧功免死。"即刻令左右拘夺印绶，不许与共军国事，惟令朝参。友谅此时真个是：地裂无从遮丑面，鬼门难进免羞惭。闲住在家，甚为恼恨。

原有张定边、陈英杰两人俱有万夫不当之勇，向来与友谅彼此依附，往来极密的。一日，友谅接两人到家，说："寿辉昔者蕲黄起兵，今日据有荆、襄地面，坐享富贵，皆我出万死一生之力。今一旦削我兵权，安置私第，真是无义之徒！"定边对说："事有何难！今宅中家兵有五百馀人，明早可令暗藏利器，候于朝外，只唤二人带剑随行。元帅佯言上殿奏事，寿辉必无所备。元帅便可挺剑行事，我二人就乘机杀了倪文俊，号令满朝文武，事可顷刻而成。"友谅大喜，说："若得成事，富贵同之。"两人别去，不题。友谅便令家兵准备器械。

次日早间，友谅便把家兵五百，暗暗的四散列于朝门外，只引力士二人跟随。依班行礼毕，便挺身上殿，说："昔日蕲黄起义，直到如今，无限大功，皆我一身死力成事。今朝何故忘我的功劳，夺了我的兵权？"寿辉大怒，喝令左右擒获。友谅便把剑砍了寿辉。倪文俊急夺武士铁挝还击友谅，早被张定边在后一剑杀死。遂同陈英杰按剑高叫说："徐寿辉不仁不义，不足为吾辈之主。陈元帅英武盖世，才德兼全，我等宜共立为帝，享有大宝。倘有不服者，当以文俊为例！"群臣那个敢再只声。张定边即令扛去了寿辉、文俊尸首，率群臣下殿，呼拜万岁。友谅说："今日非我忍为此不仁之事，但寿辉负我恩德，吾故仗义行诛。今张元帅扶我为主，卿等俱宜协力同心，辅成大事，所有富贵，我当照功行赏。"群臣听命。当日，友谅立妻杨氏为皇后，长子陈理为太子，以杨从政为大丞相，张定边为江国公，兼掌兵马大元帅，陈英杰为武国公，赵普胜为勇德侯，各兼平章政事。胡美、祝英、康泰三人守洪都。建都江州，国号汉。帝颁诏所属州郡，退朝回宫，不题。

却说陈友谅原是沔阳人，渔家之子。大来做个县吏，嫌出身不大，因弃去了职业，学些棍棒。会徐寿辉起兵，便慨然从之。尝为倪文俊所辱，至是领兵为元帅，与文俊争功，便弑了寿辉，害了文俊，自立为汉帝。此时正是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初旬的事务。次日设朝，勇德侯赵普胜出班奏说："今有池州地界，实为我国藩篱，近被金陵窃据，我国未可安枕卧也。"友谅准奏。即令普胜为元帅，率兵五万，攻打池州，择日起兵。友谅对普胜说："金陵人多智勇，猝难取胜，可扬言攻取安庆，使其无备，庶可一鼓而擒。"普胜领命，因率兵从南路来寇池州。不一日，到城下安营。朱兵镇守池州，向是张德胜、赵忠二人，闻得汉兵猝至，便议道："此明是袭我之无备耳。"赵忠说："元帅可设备坚守，我当领兵对敌。"次日，率兵一千出战，赵忠奋勇先驰，部卒都死力争赴。贼众大败。赵忠乘势追逐，约有五十馀里，不意马仆，被贼兵捉去。阵上刘友仁急来救时，又被贼兵万弩俱发，当心一箭，死于阵中。那普胜便引兵周围困了池州，攻打甚急。张德胜在城上，把那飞弩、石炮掷将下来。贼兵虽是中伤，然众寡莫御。正没理处，只见正西角上一支人马飞尘的赶来，摆开阵势。德胜把眼细看，恰是俞通海取了黄桥、通州一路，得胜回兵来援。那通海水陆并驰，士卒勇敢，普胜只得弃舟而遁。通海也因升了签书枢密院事，便与张德胜稍稍叙些心事，即日向金陵而回。

且说普胜途中闻知俞通海撤兵回来，仍引兵来攻打。张德胜出兵对敌，普胜败走。德胜飞也来追，不防普胜标箭正中左腿，德胜负痛奔回，四下里被普胜紧紧围住。却有养子张兴祖对德胜商议说：“如此重围，急须金陵求援，方可解脱。不然，粮草一日不支，是为釜中鱼矣。”德胜说：“是。这般铁桶，谁能出去？”兴祖说：“今夜二更，父亲可选精锐三百，儿当舍命前往。”德胜依计，草了奏章，至夜付与兴祖，领兵冲出而去。果然杀透了重围。普胜因见他所部军卒甚是骁勇，也不敢十分来追。此行却是如何？

第 二十九 回

太平城花云死节

鹿塞戈铤血未干，汉吴烽火报长安。
拟擒逆众先开幕，谁道英雄已泪弹。
明月慢随青羽动，悲风转与皂雕寒。
一灵莫讶功难遂，多少材官倚剑看。

那张兴祖领了三百铁骑，连夜杀透重围，离了池州地面，那里有晓起夜眠，浑忘却饥飧渴饮。在路方行一日两夜，已至潜山地界，正遇常遇春领兵而行，兴祖便具诉危困的事情。遇春说："我已知之，特来相救。"因对兴祖说："吾闻汝有智勇，汝须如此先行。"兴祖受计去讫。便令郭英、俞通海、朱亮祖、康茂才前去四下埋伏。次日，兴祖过了九华山，径到池州，与普胜对阵逆战。普胜便来迎敌。未及数合，兴祖勒马就走，普胜料无伏兵，乘势赶来。约及五十馀里，日已将西，恰到九华山谷，兴祖便把马转入谷中。普胜心中想道："这黄头孺儿，恰不是送死么？到了谷中，怕他走到那里去？"纵马正赶得紧，只听得一声炮响，两崖上木石、箭弩、铳炮，如飞蝗云集下来。普胜急待回转，那一彪兵马，旌旗掩日，尘土蔽天，恰是常元帅旗号，只得挺枪来战。未及数合，遇春把旗幡招动，左有郭英，右有俞通海、廖永忠，前边有朱亮祖、赵庸，后边有康茂才、张兴祖，四面夹攻。贼兵大败，斩首二万馀级，活捉的也有五千馀人。普胜单身只马，躲在茂林中。次早，收集残兵，止有一千馀人，低头叹气说："今日折兵败北，有何面目去见汉王！况汉王立心猜忌，若是回去，彼必不容，不如且走汉阳，使人求救，再作计议。"便使人诣陈友谅殿前，备奏前事。友谅大怒，正欲唤取殿前刑官，械送普胜回朝取决，那张定边向前轻声奏言："普胜奸诈多端，膂力出众，今驻兵求援，是欲观陛下何意耳。若以怒激他，必引兵投降别处，是又生一敌也。"友谅允奏，因遣人到普胜帐前，说："元帅之功，吾已素知。若池州地面，在所必欲，即日率兵亲征，元帅可引兵来会。"普胜得报大喜，便率兵驰会江州。友谅见了普胜，大喝道："败兵挫锐，罪将谁归！左右快推出斩讫来报。"普胜悔恨无及。友谅既杀了普胜，因对众人说："池州之仇，决当亲征报复。"因令太子陈理守国，以张定边为先锋，陈英杰为副将，张强为参谋，选精兵三十万，战船五千只，刻日离江州，水陆并行，向池州进发。

不一日，来至采石矶。太平守将却是花云，并都督朱文逊、佥事许瑗。更深夜静，不提防汉兵直抵矶下，鼓噪而前，惊慌无措。花云、朱文逊急急引兵出迎，力战不利，便奔回太平。友谅便乘胜追至城下，四面紧困。花云与王鼎、朱文逊分门拒守。是月十九日，贼将陈英杰舟师直泊城南，士卒缘舟攀尾而上。那王鼎百计力拒，可恨汉兵强盛难支，且战且骂，中枪而死。友谅兵奔杀入城。花云闻西南城陷，急同朱文逊来救，却遇张定边、陈英杰、张强三将，一齐攻逼，云等力不能支，都被钓索缚住。云妻郜氏闻夫被擒，便抱了三岁儿子花炜，拜辞了家庙，对

家人说:“吾夫忠义,必死贼手,吾岂可一身独存?花氏止此一儿,汝等宜善视之,勿令绝嗣!”言毕,投水而死。侍女孙氏大哭,径抱了花炜逃难去了,不题。

且说友谅进城,直登堂上,定边拥两将来到阶前。友谅分付先将朱文逊斩讫,朝了花云说:“你还欲生乎,欲死乎?”花云对了天叫说:“城陷身亡,古之常事。你这弑君之贼,谁贪你的富贵,还要多言。且贼今缚我,若我主知之,必砍贼为肉脍。”言罢,大喊一声,把身一跳,那些麻绳尽皆挣断,夺了阶下人手中的刀,便向前来,又杀了五六人。张定边等一齐奋力拿住,友谅便令缚在舟樯之上,着众军乱箭射来。花云至死骂不绝口,是年方得二十九岁。友谅传令安营。夜至三更,在帐中寝睡不安,只见阴风透骨,冷气侵人,恍惚中忽听得两个人自远而近,渐渐前来,高声说:“友谅,友谅,你这逆贼,快快偿我命来!”友谅近前一看,恰就是朱文逊与花云,各带血伤,缠住着友谅不放。友谅大惊,狠力挣脱,却欲回避,早被花云一箭,正中着左边眼睛,贯脑而倒,大叫一声,醒来乃是一梦。友谅自知不祥,次早对了诸将说知,心中正是闷闷不乐。

忽报张士诚统兵十五万来取金陵,现在攻打常州。张定边近前奏说:“此乃上天假殿下取金陵之便也。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殿下但默观动静,若士诚克了常州,乘胜而进,则金陵必当东南之患,我兵乘虚捣境径入,金陵唾手可得矣。今即遣一使前往吴国通和,然后会同发兵,必成大事。”友谅大喜,遂唤中军参谋王若水领了健卒数十,前往苏州进发。行有三百馀里,忽见当先一队人马,为首一将高叫:“来者何人?”若水对曰:“我乃汉王驾下参谋王若水,使吴通和,望乞借路。”那将军大怒,近前大喝一声,竟把若水捉住。若水连声叫道:“将军饶命!将军饶命!”那将军说:“我与汤和元帅镇守常州,因不曾与那友谅逆贼交锋,怎么你们悄地犯我太平,把我花、朱二将军乱箭射死,今又来与那士诚通好,合兵来攻我们。我华云龙将军天下闻名,谁人不晓,你却要我假道。且同你去见主公,再作区处。”原来汤和因士诚困打常州,特着华云龙引五百人冲阵,往金陵求援,恰遇着王若水,便捉了解送金陵,不题。

且说探子打听来情,报与太祖。太祖悉知了底里,就集众将商议说:“我兵虽有三十万,胡大海等镇守闽广分去了五万;耿炳文等镇守江阴,分去了五万;常遇春等救援池州,又分去了五万;今在帐下,不过十万有馀。彼汉兵三十万,吴兵十五万,合谋来战,如何拒敌?”俞廷玉说:“友谅兵善水战,深入我境,金陵必危。不若且降,再图后计。”赵德胜说:“不可,不可!主公德被八荒,名高天下,岂可称臣逆贼。今钟山险峻,夜观天象,旺气正盛,不若权奔钟山,且为固守,再从别议。”薛显上前说:“此亦不可。金陵根本重地,若弃而为贼有,岂可轻易复得,是与宋时帝□航海无异也。今城中尚有强兵十万馀人,协心出战,未必不胜,岂可议降议迁!”众论纷纷,莫知所定。止有刘基俯首不言。太祖问说:“先生何独默默?”刘基说:“主公可先斩议降与奔钟山的,然后贼可破耳。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示隙以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正在此际。”太祖叹说:“先生真不在卧龙之下。”即日取金印,拜为军师。刘基力辞,太祖说:“方今苍生无主,贼子猖狂,金陵危在旦夕,正赖先生出奇调度,何乃固推?”刘基方肯受命。

恰好华云龙入见,备说张士诚分兵三路攻打:吕珍引兵五万困江阴,李伯缦引兵五万困长兴,张士诚引兵五万困常州。特奉汤守帅之令来求救兵。太祖说:“我已遣徐元帅提兵往救,想此时也到了。”云龙又备说途中遇着王若水事务。太祖大怒,令武士推若水出帐斩之,便召指挥康茂才入帐听令。不一会,茂才向前领旨。太祖对茂才说:“陈友谅将寇金陵,吾意欲其速到,向闻汝与友谅称为旧好,可修书一封,遣人诈降,约为内应,令彼分兵三道而来。倘得胜时,当列尔功为第一。”茂才便说:“养子康玉向曾服事友谅,令彼赍书前往,彼必不疑。”太祖大喜。茂才领命而出。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换桥梁

帐中杯酒且相欢，指顾山川阵里看。
飞檄大江伸王气，谈兵幕府羡儒冠。
天回睥睨征帆出，潮起鱼龙金甲寒。
共羡帷中多庙算，彩云随日满长安。

那康茂才领了太祖军令，即到本帐修起一封书来，付与康玉，叫他小心前去，不题。

却说李善长见太祖如此传令，便问说："太祖方以寇来为忧，今反诱渠早至，却是为何？"太祖说："大凡御敌，促则变小，久则患深。倘二贼合并来攻，吾决难支。今如此计诱他，友谅必贪得，连夜前来，我先有以破之，士诚闻风胆落矣。"善长极口称妙。

再说康玉赍了书，径到友谅营前，见了守营士卒，备细说有密事奏上汉王。守卒报知友谅，友谅认得是康玉，便惊问说："你今随尔主在金陵，欲报何事？"康玉不说，假为左右顾盼之状。友谅知他意思，即令诸人退出帐外，止留张定边、陈英杰二人在旁。康玉见人已退，遂在怀中取书递与友谅。友谅拆开，读曰：

负罪康茂才顿首，奉启汉王殿下：尝思昔日之恩，难忘顷刻。今闻师取金陵，虽金陵有兵三十万，然诸将分兵各处镇守，已去十分之八，城中所存仅万，半属老羸，人人震恐。今朱公子令臣据守东北门江东大桥，乞殿下乘此虚空，即晚亲来攻取，当献门以报先年恩德。倘迟多日，恐常遇春、胡大海等兵还，势难即得。特此奉文，千万台照。

友谅见书大喜，便问："江东桥是木是石？"康玉说："是木的。"友谅说："你可即回报与主人，吾今半夜领兵到桥边，以呼'老康'为号，万弗有误。事成之日，富贵同之。"因赏康玉金银各一大锭。康玉叩首而归。张定边说："此书莫不有诈么？"友谅说："茂才与我足义至交，必无有诈。今夜止留陈英杰守营，卿等当随孤领兵二十五万潜取金陵。"分付已定，只待晚来行事。

且说康玉回见太祖，具言前事。太祖拍手说："已入吾掌中矣。"李善长进奏："此事尚未万全，若友谅引三十万精锐径过江东桥来攻清德门，亦是危事。据臣愚昧，不若即刻将桥砌换铁石，使友谅到此，顿起疑心，不敢前进。又于桥西设一空寨，他望见营寨，必定来劫。及至寨中，一无所有，令彼惊疑奔溃，然后四围用火攻击，可得全胜。"太祖大喜，即令李善长如法布置，仍听军师刘基调遣。

刘基便登将台，把五方旗号按方运动，发了三声号，擂了三通鼓，诸将都到台下听令。刘基传下军旨说："今夜厮杀，不比等闲，助主公混一中原，廓清妖秽，踏平山海，俱是今日打这脚桩。尔等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带砺山河，也俱在今日。施拓手段，稍不小心，有违军令，决当斩首不饶。"诸将一一跪说："愿领钧旨。"便令冯胜、冯国用、丁德兴、赵德胜四将，领兵三

千，埋伏江东桥，据虎口城诸处险隘，只等待友谅阵中惊乱，便用神枪、硬弩、火炮等物，一齐击杀，任他奔走，不得阻拦，都只在后追赶。再令华高、曹良臣、茅成、孙兴祖、顾时、陆仲亨、王志、郑遇春、薛显、周德兴、吴复、金朝兴十二员将佐，领兵二万，在正东深处埋伏，西对龙江，汉兵若败，他必沿江北走，便可率兵从东攻杀。又令邓愈领兵三万，待友谅兵来，便去劫他老营，截他归路。又令李文忠领兵二万，即刻抄龙江竟入大洋，将汉兵所有船只，尽行拘掠，止留破船三百只于江岸边，待他败兵奔渡。太祖听令，便在台下请说："此举宜令片甲不存，军师何以留船与渡？"刘基说："兵法：'陷之死地，必有生路。'昔者项羽渡河，破釜沉舟，以破章邯；韩信背水列阵，以破赵军，俱是此法。倘汉兵二十万逃奔采石，无舟可渡，彼必还兵死战，胜败又不可知。惟留此破船，待他争先逃渡，若至江心，我军奋力追赶，破船十无一存，始为全算。"分拨已定，诸将各自听令行事，不题。

却说陈友谅亲督元帅张定边，及精锐二十万，待到酉牌时候，都向东南进发，偃旗息鼓，倍道而行，将及半夜，方到江东桥。友谅便问："桥是何如？"只听前哨报说："是铁石造成的。"友谅惊说："康玉分明说是木头的，何故反是铁石？可再探到前面还有木桥否？"那哨子上前探看良久，回报说："此桥长二十步，尽是铁石□砌，以前去探，更无木桥。"友谅心疑，便自领兵前行数百馀步，只见营鼓频敲，友谅喜曰："此必茂才扎下营寨。"即令张志雄领兵前往，密呼"老康"以为内应。谁想志雄前至寨口，隔栅遥望，营中并无一个士卒，止是悬羊驾犬，击鼓如雷。领兵急回阻住，备说前事，不可前往，必有伏兵在彼，勿堕奸计。友谅大惊说："吾被茂才诱矣！"下令急回兵北走。众军心惊胆碎，奔溃争先。

看官看到此，想说："若是友谅果有智量，且按兵不动，列阵先迎，虽有伏兵，见如此强盛，也决不敢轻犯。"谁知智不及此，只是鼠窜狼奔，那里挡得住。

此时正值暑热，太祖穿着紫衣茸甲，张着黄罗大盖，与军师登城，坐敌楼中细望。众将见友谅兵马奔溃，渴欲出战。军师且下令说："红日虽升，大雨立至。诸将且宜饱食，当乘雨而击之……"说话未完，果然风雨蔽天而来。太祖便击鼓为号，只听得信炮震天，伏兵并起。冯胜、冯国用、赵德胜、丁德兴四将，把那火器追击，驱兵杀来。友谅阵中，惟要各逃性命，人上踏人的逃走。张定边见事危急，高叫说："三军休恐，当并力攻出！"这些军士，那里听令。四将因他高叫，心中转说："军令亦要如此。"也分兵两翼而攻，容贼兵夺路而走，只是随后追杀。友谅急奔走本营。那本营已被邓愈杀入，四围放火，黑焰迷天，十万之师，都皆逃散。友谅领了残兵，只得沿大江岸边奔走。

正行之际，当先一路兵截住，为首大将正是康茂才，高叫："友谅可速来，老康等候多时了。"友谅听了大怒而骂，便叫："众将中若能擒此，富贵同之。"张定边拍马来迎，赵德胜便横枪抵住，从中大叫，麾军奋击。定边力不能支，勒马转走。茂才乘胜追来，活缚将士共二万馀人。张志雄、梁铉、俞国兴遂解甲投降。友谅引兵溃围北走，约有二十馀里，忽见旌旗盖天，四下金鼓齐鸣，当先摆着华高、曹良臣、茅成、孙兴祖等十二员大将，从东驱兵掩杀过来。友谅不敢恋战，便与张定边刺斜杀出，恰遇李文忠、俞通渊等拘掠友谅战船方回，路至慈湖，又是一番鏖战，擒他副将张世方、陈玉等五人。此时友谅军人已死大半，约剩七万有零，沿岸奔走，自分到江边另作区处。那想从江一望，楼船战舰十无一全。访问舟人，说李文忠带了精锐焚掠殆尽。友谅仰天捶胸，忿叫说："早不听杨从政之言，竟至于此。"腰间拔开宝剑，将要自刎，那张定边忙来抱定，劝说："古来圣人俱遭颠沛。臣愿殿下忍一时之小忿，图后日之大功，未为晚也。"友谅只得上马再行，料得来路已远，再无伏兵，庶可从容而行。

那想采石矶边，扎驻大营，正是常遇春、沐英、郭子兴、廖永忠、朱亮祖、俞通海、张德胜，倍道从僻路在此阻截，杀得友谅单骑而奔。恰又遇着周显兵到，大杀一阵，活捉了贼将僧家奴等一十五人。止有张德胜深入贼队，面中流矢而死。友谅慌忙同张定边逃走，幸得陈英杰领残兵亦至采石，合做一处。止见破船二三百只泊在江岸。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闻说金陵多智奇，善能谈笑解重围。
采石矶头愁蔽日，钟山顶上瑞呈辉。
塞鸿□呖还江右，列宿低徊拥紫微。
汉阳到处春光好，惹得龙车旧日辉。

却说友谅同张定边逃窜，幸得陈英杰领了残兵亦到采石矶边，合做一处。只有破船二三百只泊在岸边。友谅且忧且喜，说："还有一线之路。"那些军士争先而渡。不移时，常遇春等将一齐赶杀将到，硬弩、强弓、喷筒、鸟嘴，飞也打将过来。比到江心，这些破船，一半沉没。常遇春鸣金收军，共计斩首一十四万三千馀级，生擒二万八千七百馀人，所获辎重、粮草、盔甲、金鼓、兵器、牛、羊、马匹，不可胜数。复取了太平城，引兵回到金陵。

恰好徐达同华云龙率兵去救常州，与士诚连战得胜。士诚见势头不利，便退兵攻打江阴。徐达等随救江阴。正在交兵，忽报友谅大败亏输。士诚心胆俱破，连夜奔遁回姑苏去了。徐达等也班师回到金陵。太祖不胜之喜，相与设宴庆贺，诸将各论功升赏有差。

此时已是暮秋天气，营中无事。太祖分付李善长及翰林院，都各做起文书，分驰各处镇守将吏：俱宜趁闲修造兵器、甲胄，练习部下士卒。至于牧民司府，俱要小心循抚百姓。秋收之后，及时种麦、种豆、栽桑、插竹，尽力田亩，毋得扰害民生，以养天和。至于远近税粮，俱因兵戈扰攘，一概蠲免。所有罪过人犯，非是十分难赦的，俱各放释还家，并不许连累妻孥，羁縻日月。文书一到，大家小户，那个不以手加额，祝赞早平天下，这也不必赘题。

忽一日，太祖心下转道："太平府地方，近为伪汉友谅所陷，至今百姓未知生理若何？"便带了十来个知心将佐，潜出府中，私行打探。却到一个庵院寄宿，把眼一看，匾额上写着"不惹庵"。迅步走将进去，只见一个老僧问说："客官何来，尊居那里？"太祖也不来应那老僧。又问说："尊官何以不说去处、姓名，莫不是做些什么歹事么？"太祖看见桌间有笔砚在上，便题诗一首：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顾哓哓问姓名。

写完就走。恰有一个颠狂的疯子，一步步也走进来，替那小沙弥们一齐争饭吃。太祖近前一看，却就是周颠。太祖因问说："你这几时在何处，不来见我？"他见了太祖，佯痴佯舞，口叫"告天平"一会，便塌塌的只是拜。在庵中石砌甬道上，把手画一个箍圈，对了太祖说："你打破一桶。"太祖一向心知他的灵异，便叫随行的一二人，扯了他竟出庵来，把马匹与他坐了，径回金陵而去。那周颠日日也在帐中闲耍，太祖也不十分理论。只见一日间，他突突的说："主

公，你见张三丰与冷谦么？”太祖也不答应，他也不再烦。

谁想满城中画鼓齐敲，红灯高挂，早报道元至正二十一年岁次辛丑元旦之日。太祖三更时分，拜了天地、神明、宗庙、社稷，与文武百官宴赏。却有刘基上一通表章，道：

伏维　殿下仁著万方，德施四海，如雨露之咸沾，似风雷而并震。窃念：伪汉陈友谅盗国弑君，乃纠伪吴张士诚残害良善，如兹恶逆，不共戴天。望统熊虎之师，扫清妖孽之寇，先侵左患，后劫右殃。况观天时，有全胜之机，惟赖宸衷奋神威之用。冒渎威严，不胜惶恐，谨奉表以闻。

太祖看了表章，对刘基说：“所言正合吾意。”因命徐达掌中军为大元帅，常遇春左副元帅，邓愈右副元帅，郭英为前部先锋，沐英五军都提点使，赵德胜统前军，廖永忠统后军，冯国用统左军，冯胜统右军。其馀将帅俞通海、丁德兴、华高、曹良臣、茅成、孙兴祖、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朱亮祖、陈德、费聚、王志、郑遇春、康茂才、赵庸、杨□、张兴祖、薛显、俞通源、俞通渊、吴复、金朝兴、仇成、张龙、王弼、叶升等，皆随驾亲征调用。止留丞相李善长、军师刘基、学士宋濂等率领后军，镇守金陵。择日大军进发，刘基等率群臣饯送，便对太祖说：“此行径逆大江而上，从安庆水道越小孤山，直抵江州，以袭友谅之不备。彼若迎战，即当发陆兵围之。彼若败走，弃江西而奔，主公不必追袭，惟尽收江西州郡，然后取之未迟。”太祖说：“军师所论最是，孤不敢忘。”宋濂因占《渔家傲》一阕以饯，词曰：

红日光辉万物秀，春风披拂乾坤垢。英雄豪气凌云透，雄抖擞，长驱虎士除残寇。

圣明诛乱将民救，万万仁心天地厚。旌旗指处群雄朽，须进酒，玉阶遥献南山寿。

太祖大喜，即命李善长草记其事，刻时起兵。刘基等送至江岸而别，自去不题。

太祖不日兵至采石矶，令军士登舟逆流而上。太祖见江水澄清，洪涛巨浪，风帆如箭，乃作《江流赋》以遣怀，命叶琛笔记。赋曰：

长江荡荡，绿水悠悠。举目遥观，共长天而斗色；低头近觑，同融日以争光。岸边绿苇滴溜溜，风摆旌旗；堤下青蒲孤耸耸，露依剑刃。白昵州上，有一攒一簇白沙鸥；红蓼滩前，有一往一来红甲雁。中间富贵，飘飘荷叶弄青线；内里繁华，展展莲花倾玉盏。霁雪中，响沸沸化龙金鲤；晴波内，骨喇喇通圣玄龟。遥纳千流，总三台之职；远尊大海，位太宰之权。东南形胜，为吴越之藩篱；西北胸襟，雄楚淮之保障。晋残东渡，能随五马化为龙；汉末南争，善使三雄决二虎。到春来，暖融融鸥浴鱼翻；到夏来，碧森森芰生荷放。秋叶逐红随浪走，冬冰映白趁波流。东去西来万里长，滔滔不尽古今忙。流水水流流入海，浪翻翻浪浪翻江。碧荷荷碧碧烟罩，紫花花紫紫云盘。白鸥鸥白白鸥波，红蓼蓼红红蓼滩。采莲莲采采莲去，行棹棹行行棹远。烟树生烟烟绕树，渡船来渡渡人船。汩汩无边浴寒日，茫茫四际倒青山。几番铁骑腾长浪，数次金戈照急澜。嗟哉跨江，欲会猎曹瞒；厄乎浮水，争投鞭孙坚。炎炎纵火称公瑾，浩浩驱兵赞谢玄。英雄挥泪伤时往，豪杰持戈惜目前。王昭乘威焚铁锁，祖生慷慨叩船呰。

赋犹未已，俄报兵至安庆。太祖因留郭英、邓愈分兵一万，攻取安庆。自率大兵，径过鄱阳湖口，前至小孤山。却有一员大将：

身长八尺，阔面长须。一双隐豹的瞳人，两道卧蚕的眉宇。不激不随，又似化成王，又似阎罗王；能强能弱，既如佩着韦，又如佩着弦。提起青龙偃月刀，晃晃晒晒，扫尽寰中妖孽；跨着赤兔追风马，腾腾烈烈，拓平海内山川。真是人世奇男，原说天边灵宿。

这个将军，你道是谁？就是陈友谅授他做前将军平章指挥使，姓傅双名友德的便是。当

初祖上住在宿州，后来移居颍川，今又徙砀山，傅善人的儿子。他祖上自来好善，施行阴德。一日间，门首忽有一个道人，浑身遍体都是金箔般装成的光彩，哄动了一街两岸的人都来看他。傅善人也走出来看看，便问："师父何来，尊名大号？"一一求教。那道人说："我贫道两脚踏地，只手擎天，大千世界，那个不是吾庐。今方从山西平阳地方过来。族姓姓张，人都称我为张金箔。"这善人又问说："怎么称师父为金箔，其中必有缘故？"那道人又笑了一声，便道："你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便脱下了衲裰，叫唤众人说："你们午间如若未有饭米的，日来未有柴烧的，家中或有老父、老母、幼女、雏男，没有财物结果的，或有官私横事，没有使费的，都走到我身边来，揭取些金箔用用也得。"仔细叫唤了一遍。

第 三十二 回

张金箔法显街坊

一时灵宿诞生齐，都向金瓯名字题。
飞剑江西开雨露，挥鞭海外卷虹霓。
喜看良将归真主，笑却奸雄过武溪。
江汉至今春自在，谁解当年费鼓鼙。

那张金箔叫唤："人间若没有钱钞使用，无可奈何的，便到我身边揭取些金箔去用用也得。"只见那些人一个也不动手来取。那道人又唤道："还有东来西去，一时没了盘费的，贫穷落难，一时病死，没有殡殓的，都可来取些用用。"又叫道："如有希奇古怪，百计难医的病症，也可取些去吃吃，包得你们都好。"如此叫喊了三四遍。那些人都来在他脸上的、或身上的、或腿上的，都去揭取金箔下来。也有重三分的，也有重半分的，也有重一钱的。揭了起去，也不见有一些疤痕，仍旧见有金箔生将出来，平平的一块，好法体。这些人把金箔放到火中一煎，恰是十成的宝金，真正好去买卖东西，做正果实用。那善人便向前道："师父，你的功德真是无量，但不知缘何有厚有薄，不同的分量？"那张金箔又道："这是我因物平分，称他的行事，给付与他的。孔子也曾说：'周急不继富。'怎么可概予他？"傅善人便说："请师父素斋了去。"那道人说："我也要到你家中一看耍子。"这些街上人来取金的，成千得万，一会儿也都把些去了。那道人穿了衲裰，便同善人走入家里来。袖中取出一个小鸟儿，鸦鸦的叫，对善人说："这是毕月乌精。我见你家良善，今日远远地特送与你，晚来自有分晓。公可收取在卧房床帐之内。"善人接了上手，好好的走进卧房，把鸟儿放在帐子内。正好走得出来，见这些取金箔的人，拈香顶烛，一齐拥将进来，说："我们二三十年不好的病，吃这金子下去，没有一个不好。"还有那揭去买柴籴米的，结果爹娘、儿女的，了结官司的，殡送的，都进来把张椅子掇在厅前中心，众人正好礼拜。一阵风过，那道人也不见了。众人说："从来不曾见这样神异！"各各四散不提。

且说傅善人见众人各自回去，走进房中，对了婆婆说了神异，便也同去看帐中鸟儿。那鸟儿驯驯伏伏，也不飞，也不叫，停在帐竿柱上，一眼儿只看着他夫妻两个。他二人看了一会，说说笑笑，道："不知这师父将他送与我们何意。"善人对说："且到夜来再处。"转过身到外边，分付司香的烧佛前午香。只见丫鬟翠儿说："外面钱太医因院君将产，着人送保生丹在此。"善人说："可多多致谢他。"丫鬟便出去回复，不在话下。

看看红日西沉，银蟾东起，不觉又是黄昏时节。那院君说身子甚是不挣□，却要上床来睡。谁想这鸟儿不住的叫了两声，在帐内飞来飞去，忽地跌在席上，骨碌碌的在席边滚做一团。那院君急把手来捉他，一道清光，径从口中直灌进去，吃了一惊。那鸟便不知何处去了。将近半夜，生下傅友德来，甚是奇伟。将及天明，那张金箔直到傅善人堂中叫了"恭喜"，便说：

“不出三十年，令郎自当辅佐真主，建立奇功。”别了自去。那友德长成，果然灵异不常，有人赠诗：

上客云霄意气全，知天福荫在心田。
何须买卜君平宅，已有征符金箔仙。
毕月乌从玄冥合，丰神迥异世间贤。
峥嵘既具如龙剑，咫尺风云自有缘。

那龙德见元纲不整，便从山东李善之起兵，剽掠西蜀。后来李善之事败，便下武昌从了友谅。前日友谅为我兵败于龙江，因使友德把守小孤山。他明知友谅所为不正，特来投降。太祖见了他，心中暗喜，便问说：“既为汉将，何以复来？”友德拜说：“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君而事。昔陈平弃楚，叔宝投唐，皆有缘故。闻殿下神明英武，圣德宽宏，愿竭驽骀，万望不拒。”太祖便授帐前都指挥。即日领兵，直抵九江五里外安营，不题。

且说友谅自龙江败回，懊悔自家远出的不是，因是只守原据地方。只道自不来惹人，人也不来惹他，只与诸嫔妃每日在宫内饮酒欢歌的快乐。一闻天兵突到，以为从天而下，惊得魂不附体，急召张定边等议敌。那定边说：“金陵将士足智多谋，前者三十万兵入龙江，被他一鼓而败。今孤城弱卒，怎能抵当？倘先困吾城，进退无路了。以今之计，不如暂幸武昌，以图后举。”友谅依计，即刻传旨，令眷属收拾细软宝贝，轻装快辇，率近臣今夜开北门，径走武昌权避。次日，太祖列阵，叫探子去下战书。探子回报：“城门大开，城中父老皆出城迎伏道左，说：‘汉王昨夜挈官潜遁去了。’”太祖大喜，便率将佐数员及文官几人，入城安抚百姓，收获友谅玉研华盖、日月旗扇等物。其馀军卒，并不许骚扰地方。次日留黄胜、章溢镇守，即统大部进至饶州。守将李梦庚开门十里外迎接。因把兵马直趋南昌府，守将王交住也出郊投降。太祖分拨叶琛、赵继祖守南昌，陶安、陈本守饶州。陶安向前说：“自从主公车驾往还，皆得朝夕依附，今承命守饶州，遂未能日侍主公颜色，奈何，奈何！”太祖说：“如此重地，非公不可抚理。”因作诗一首以赠陶安：

匡庐石穴甚幽深，水怪无端盈彭蠡，
鳄鱼因韩去远岸，陶安鄱阳即治理。

陶安拜谢，自去料理府事。只见袁州欧普祥、龙泉彭时中、吉安曾方中等，俱献表纳款。又有康茂才前承军令，引兵直下蕲黄、兴国、沔阳、黄梅、瑞州等处。谁想各郡闻知大驾亲征，没一处不闻风来降。是日，茂才领全兵而回，尽有江西之地，也进帐复命。太祖正在欢喜，却有探子报来说：“南昌府原任汉将祝宗、康太二人，同谋杀了知府叶琛、守将赵继祖，复据了城池，甚是毒害无理。”太祖闻报大怒，便遣徐达率邓愈、赵德胜，领兵一万，即刻攻复。临行分付：“不五日间，大部人马也到，尔等宜尽心征捕，无得走了逆贼。”那徐达星夜兼程而往。不一日，来到南昌，四下里把兵围住，就布起云梯。顷刻间，军卒奋勇上城，把祝宗、康太二人捉住，落了囚车。次日，太祖恰好也统兵来到，徐达等出城迎接了，便械送囚犯到太祖面前。太祖分付军中设祭，遥望叶、赵二灵所葬之处，将祝宗、康太斩首致献讫。因对诸将说：“南昌为楚重镇，又是西南藩服，今得其地，是陈氏断右臂，而士诚亦为齿寒。”即遣朱文正、邓愈等镇守南昌，自回金陵，不题。

且说原先太祖下了处州，有苗将贺仁德、李佑之投降，太祖因命耿炳文暂离长兴，来此镇守。后来长兴一带地方被士诚搅扰，便着孙炎知府事，以元帅朱文刚、王道童等协力抚治。耿炳文仍去守长兴。那贺仁德、李佑之二人，每怀异心，只恐镇守金华胡大海来援，因是未敢动

手。乃密交金华苗将刘震、蒋英、李福，约定彼此各杀守臣，共据此地，以图富贵。刘震等允计，便招集苗蛮数百，只乘空隙儿下手。适值二月初九，李佑之、贺仁德阴探元帅朱文刚与知府孙炎、王道童在衙设宴，暗率苗兵千馀围定。一声锣响，杀将进来。文刚即提剑上马接战，大骂道："国家何负于汝，汝乃反耶！若不急降，砍汝万段！"李佑之运枪来战，文刚连断其槊。他见势难抵敌，便把手招动苗兵，乱来攒住。文刚转剑杀出，不提防贺仁德从后心一枪，坠马而死。王道童亦遇害。仁德便把孙炎夫妻二人幽拘在暗室中，逼他投伏。孙炎自思不久救兵便到，就哄他说："若不杀我，即成汝谋。"李佑之看他终是不屈的心事，因对贺仁德说："到晚再处，何如？"

第 三十三 回

胡大海被刺损命

倚剑长戈落晓霜，只今留得姓名扬。
水流江汉忠魂在，莲长蒲塘义骨香。
有死莫愁英杰少，能生堪羡水云娘。
死生天纵忠贞性，总是高岗仪凤翔。

且说李佑之见孙炎终有不屈的光景，恐留着他反贻后患，约莫黄昏时候，将酒一斗、雁一只，送与孙炎，说："以此与公永诀。"孙炎拔剑割雁肉来吃，且举卮酌酒，仰天叹了数声，说："大丈夫为鼠辈所擒，不及一见主公，在此引诀。然我死义耳，万古之下，芳名自存。恨这贼奴，天兵到来，凌迟碎剐。但笑肉臭，狗都不要吃他。"苗兵大怒，□目而视。孙炎饮酒自乐，便持剑在手，喝令士卒向前罗跪，分付说："我且死，这身上紫绮裘乃主公所赐，不得毁乱我衣裳。"左盼妻儿王氏，且已先缢而亡，遂自刎死。贺仁德、李佑之因据有其城。千户朱绚潜夜驰赴金华，报知胡大海。大海大惊，急命刘震、蒋英、李福等点兵前去，拿获逆贼。那刘震向前说："此贼全仗标枪，元帅往战，须备弩箭才好。"大海便入帐中，独背自备弩箭。蒋英从背后把剑直刺透大海前心，一时身死。次子关住、郎中王恺、总管张诚俱遇害。恰有大海长子胡德济，在诸暨闻变，便奔到李文忠帐前诉说前事。文忠即刻点兵攻复，路至兰溪，苗贼弃城而走。德济奋马力追，誓不共天，以报父报。恰好追到一个去处，上临斗星，下□深溪。刘震、蒋英、李福三贼见无去路，也冒死杀来。德济眼到手落，一刀削去，把李福腰斩做两段。刘震正待持枪来刺，那刀头一转，把枪头砍将下来。德济大叫："贼奴休走！"刘震人和马跌下深溪，被我兵乱刀杀死。蒋英自知无用，连忙跳下马来投降。德济说："杀我父亲，正是你这贼子。不杀你，待何时！"也一刀砍下头来，转马回报文忠，不题。

却说千户朱绚，见刘震等三贼刺死了胡大海，便独马奔出金华，仍潜身到处州地面，纠集向来所与将士，约有五六百人，来攻处州。那贺仁德、李佑之齐马杀出，被朱绚背城而战，径据了城门，不放二贼回城。那二贼只得奔走刘山。朱绚分付将士百人，守住四门，前领众军追杀。贺仁德且战且走，恰喜为马所蹶，被众士活捉了过来。李佑之见捉了仁德，心下自慌，枪法都乱，急急落荒而逃。朱绚拈弓搭箭，一箭正中佑之咽喉而死。收军回城，把仁德斩首号令，差使报捷金陵。太祖闻报，深美胡德济为父报仇，朱绚独身恢复，实是难得，各令赉金百两，银五千两，四表里，嘉赏功勋，升受有差。因命耿天璧镇守处州。且对军师刘基说："自随我征战以来，攻城守险，死于国事者，皆忠义之臣，不可不封奖以励众士。"即唤工作局设庙于金陵城，塑耿再成、胡大海、廖永安、张德胜、桑世杰、花云、朱文逊、朱文刚、孙炎、叶琛、赵继祖等像，论功追封，岁时祭祀，不题。

却说花云的婢女孙氏，见主婆郜氏身死，便抱了三岁幼儿花炜逃难。谁想被友谅部下百户王元所掳。元见孙氏美色，强纳为妾。孙度不从，必与此儿同被杀害，因不得已许之。后来友谅侵龙江，差王元往江州运粮，因挈孙氏与妻李氏同住。花儿昼夜啼哭，妻李氏甚恶之，欲□之死。孙氏跪泣说："万望夫人怜悯勿杀，妾当丢在草野中，把人抱去，也是夫人天地之心。"李氏听了，分付说："抱了去，可就来。"孙氏出门，抱至江边，拜告了天地，说："花云是个忠义好汉，死节而亡。天如怜念忠魂，俾其有后，顷刻之间，当有舟师救渡；倘或该绝，妾身当抱此儿共赴江水，葬于鱼鳖腹中……"言未了，只见芦苇中簌簌的响，有一个人似渔翁打扮，出来备问其故。渔翁嗟叹不已，便说："我当为你哺育此儿。"因引孙氏到家中。孙氏细细看了所在，识认了东西四至，便身中取出金□一只、银钏一只与渔翁，说："此物权为收养之资，后日相逢，当出□、钏配合为记。"再四叮咛，洒泪而别。仍归王元家中，服事正室李氏。

至次年辛丑，太祖举兵伐汉，友谅见势大难敌，竟弃江州，奔到武昌。王元也随军前去，亦留妻与妾孙氏在家。孙氏闻太祖驻扎江州，因往渔家索此儿以献太祖。不意渔翁无子，且爱他聪秀，决不肯还。孙氏只得仍归，号哭了七日七夜，因正妻李氏怒骂而止。后复往渔翁家索之，凑巧渔翁往江上捕鱼，其妻亦送饭，反锁此儿在屋子里。孙氏撬开房门，竟负此儿而逃。奔至城中，谁想太祖大驾已去江州。孙氏进退无路，又恐渔翁来寻，只得向夜到江渚边深草内歇了一夜。次早，出江口买舟过江，又遇陈友谅南昌兵败，争船而渡，造次中，孙氏并花儿俱被推落水中。孙氏落水，紧抱花儿不放，出没波浪中。忽见水上有大木如围一条，溜将过来。孙氏大喜，遂挈儿攀木而坐，漂来漂去，倏入一个莲渚间，内外、上下，俱有荷叶遮蔽。孙氏偕儿躲闪不出，因摘莲子充饥。凡在浅渚坐木上已经八日，得不死。孙氏默祈天神保护。时已夜半，忽闻岸上有人说话，孙氏高声求救。只见月明中，一老翁驾了小船，行入渚中。细问来历，因引孙氏并儿上船，且说："既是忠臣之裔，我当送至金陵，船中你勿惊怕。"孙氏与儿并坐船内，耳边但闻得如疾风暴雨，眼里只见这船或游上顶，或涉江滩。顷刻之时，老者曰："天色方明，金陵已到，我当送你进城。"进得城中，正遇着李善长路间判断公事。吏人将此事报知，说："有太平城花云侍儿抱小儿来见。"善长急便唤到面前，那老者具说了一遍。善长叹说奇异，就引孙氏等来见太祖。太祖把花炜坐在膝间，谓众官说："我不意花将军尚有此儿，真是将种！"因唤老者入问名姓，并赐以金帛。那老儿放开喉咙，口念了四句道：

我是雷公之弟，神能通彻天地。

怒追不孝不仁，喜救有仁有义。

一阵风过，竟不知何在。太祖说："花将军殉身报国，孙氏困苦救儿，忠义一门，理宜神明荫庇。"诏封孙氏为贤德夫人，花炜袭父都指挥之职，待年至十六，相才任用。选给官房一所与住，月支米禄优养。

光阴无几，又是元至正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三月天气，那陈友谅逃至武昌，建筑宫阙、都城、朝市、宗庙。时当初一，友谅视朝，诸文武百官山呼拜舞礼毕，因宣江国公张定边向前，问说："金陵恃强，侵我江西，此仇不可不复，寡人也日夜在心。前者下诏，命卿等招军买马，不知到今共得几何？"定边对说："主公虽失江西，而江北、两淮、蕲黄等处地方，粮储不少。即今诸路年谷不登，人民饥馑，闻殿下招兵，俱来就食。群雄、小寇来投伏者，计有六十万馀人。"友谅又说："军兵虽足，这些盔甲、器械、舟船、□橹，恐未能悉备停当。"定边说："臣同陈英杰百计经营，幸已周备了。"友谅又问说："粮草得济事么？"定边把手指计算了一番，说道："以臣计，料也有一百三十馀万，尽可支持。"友谅大喜，说："既如此，便可发兵收复江西，并下金陵，以

报前仇……”言未毕，只见丞相杨从政出班启事，说：“若论此仇，不可不复，奈金陵君臣智勇足备，不可轻敌。以臣愚昧，细思吴王张士诚，他与朱家亦是不共之仇，且兼三吴粮多将众。今主公既欲收复地方，攻打金陵，臣有一计在此。”

第三十四回

张虬飞锤取二将

藻井雕甍驻彩霞，安丰一失便无家。
凄凉夜月楼前舞，零落春风仗外花。
残曙不留吴汉草，夕阳空映殿庭鸦。
可怜河水滔滔逝，谁识人间有岁华。

却有丞相杨从政说道："今主公欲收复江西，攻取白下，莫若修一封书，遣一个能言之士往吴国连和，说以利害，使彼愤怒发兵，与朱家作对。主公再令二人，一往浙东说方国珍，一往闽广说陈友定，一同发兵攻打金陵，则朱兵必当东南之敌。主公然后统了大军，前驱而进。那时取金陵，在反掌之间矣。"友谅听了大喜，说："此计最妙！"遂遣邱士亨往苏州，孙景庄往温州，刘汶往福建，刻日起程。正是春和景色，却有《蝶恋花》一阕：

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还恨清明雨。昼日深沉香一缕，宿酒醒时恼破春情绪。江水潺潺清可喜，紫燕黄莺来往语。

且说邱士亨不日间已至姑苏，竟到朝门外伺候。却有近臣启知，因引他入见。士诚问了些闲话，便拆书看，念道：

寓武昌汉王陈友谅，书奉大吴王殿下：伏为元纲解纽，天下纷纭，必有英才，后成功业。兹有金陵朱某，窃形胜之地，聚无籍之徒，侵吴四郡，夺我江西，心诚恨之，时图恢复。伏乞奋吴之强，共成其力，两势夹攻，必可瓦解。两分其地，各复其仇，利莫大焉。特令人会约，乞赐明旨。依期进兵，万勿渝信。友谅顿首再拜。

士诚得书大喜，因对士亨说："孤受朱家之耻，日夜饮恨，力不能前。若得尔主同力来攻，孤之至愿。"因重赏士亨，约期起兵，令之回国，不题。

次日，士诚便同元帅李伯缓、御弟张士信、副帅吕珍，商议乘汉兵夹攻，即当亲征，以复故土。只见丞相李伯清启说："汉王从江下攻金陵，舟师甚便。我若先投其锋，彼必与我相迎，那时汉兵乘虚而入，是于汉有益，于吴有损。以臣愚计，可先领兵从牛渚渡江攻采石、太平、龙江等处，只约汉兵攻池州西路，则金陵之师，必悉力以拒二敌。此时殿下统大兵，乘虚直捣金陵，势必成擒矣。"又说："宋主韩林，近处安丰，亦我之肘腋。以兵攻之，彼必不胜，决请救于金陵。是我得安丰，且分金陵之势也。"士诚听计，说："极妙，极妙！"遂宣吕珍、张虬、李定、李宁四将，领兵十万，攻取安丰；自领大部人马，竟向金陵进发。"卿等宜戮力同心，攻复旧壤，平定宋地，并取金陵，遂有淮东，俱当割地封王，以酬功赏。"四人领命，竟取路望安丰来。

宋主韩林闻说吴兵骤至，大惊，急宣刘福通计议。福通说："主上勿忧。"便引罗文素、郁文盛、王显忠、韩咬儿，率兵二万迎敌。吴兵阵上，早有张虬领兵一万到城下搦战。这边罗文素

等四将力战张虬，张虬力不少怯，斗上四十馀合。却笑罗文素、郁文盛二将，并马转过东来，那张虬一锤飞去，连中二人面孔，都翻空下马，被乱枪刺杀。韩咬儿见势不好，持鞭赶来，张虬也转过一锤，脑盖打的粉碎。王显忠急要逃回，张虬纵马奔到，大喝道："休走！"轻舒猿臂，把显忠活捉了在马上。刘福通因弃阵逃回。吴兵拥杀过来，十亡八九。韩林传令："坚闭城门再处。"便同福通商议说："吾闻金陵朱公兵强将勇，仁义存心，若往彼处求救，必不见拒。"便修表，遣太尉汪全，从水关浮出，抄河路十五里，方得上岸，星夜奔赴金陵。果然好个王都气概，曾有《古轮台》一篇称赞好处：

色鲜妍，韶华难拟又难言。江翻玉浪如匹练，素蟾舒展，见虎踞龙蟠。翠微开，螺髻双悬。有多少五陵才俊，裘马翩翩，耐不住在花柳前。瑞霭中天，真好个宸京畿甸：西枕衡华，东临淮泗，长江天堑。处处酒旗翻，清怀远，夕阳烟里笑歌填。

正值太祖升帐，早有近臣上前启说："北宋韩林有使臣到此。"太祖召见了，便拆书来看，道：

北宋王韩林顿首再拜上，金陵 吴国公朱殿下麾前：切念公子威震海内，德溥四方，林本欲助手足之形，佐张皇之势，奈因奸党阻梗。今有汉贼窥伺江西，吴寇攻扰淮右，彼此夹攻，安丰坐困。望加一旅之师，苏倒悬之急。林虽无用，亦当图报。势在旦夕，悬拜垂仁，不宣。

太祖看书既毕，令汪全馆驿筵宴。便对众将说："今吴困安丰，韩林求救，此事如何？"军师刘基说："此正士诚'假途灭虢'之计，欲图我金陵耳。安丰是淮西藩蔽，若有疏失，则淮西不安。彼得淮西，必来取江南。汉兵又从江西夹攻，则我有分争之祸矣。"太祖听得，细思了一会，便问："似此奈何？"刘基说："凡有病，须医未发之先。主公可同常遇春领兵先救安丰，便遣人往江西调徐达兵来，随后策应。庶几淮西、江南两保无虞。"太祖又说："我离金陵，吴兵必来后袭；徐达离江西，汉兵必来攻扰，是内外交患了。"刘基说："臣与李善长、汤和、耿炳文、吴良、吴祯领兵十万，镇住金陵、常州、长兴、江阴一带地面，便足拒绝吴师。江西有邓愈、朱文正领兵五万，亦可拒友谅。主公此去，若定淮西，然后或破汉或破吴，但灭得一国，大事可成矣。"太祖称善，便令汪全先回，教宋王坚守城池，自领三军即日来救。汪全拜谢先去。次日令常遇春、李文忠领兵十万征进，留世子朱标权理朝政，刘军师同李丞相协掌军国重事。再传檄与汤和、邓愈知道，须严整军马，谨备东吴及北汉之寇。分遣已定，克日领兵望安丰进发。

不一日，进泗州界上，传令安营。忽汪全驰至，泣拜说："臣未到安丰，中途闻知吕珍、张虬攻破城池，把臣主并刘福通尽皆杀害，据有安丰了。"太祖闻说大怒，下令诸将努力攻取，擒拿二贼，与宋王报仇。又对汪全说："尔主既灭，你亦无所归，不若留我麾下，复为旧职。"汪全拜谢受职。即日兵至安丰正南七里安营。

且说吕珍、张虬得了安丰，不胜之喜，终日饮酒为乐。忽报我兵来救，二人大惊。吕珍说："金陵兵未可轻敌，今夜可令部将尹义，先将金帛、辎重送赴泰州，明日我辈方领兵对敌。胜了不必说起，若是不胜，便弃城仍奔泰州，以图后举。"张虬说："极妙！"本夜收拾起细软货物，付尹义押赴泰州去讫。次日，分兵五万，张虬镇后，吕珍当先。旗门开处，早有常遇春横枪在马上杀来。吕珍与遇春战有许久，吕珍力怯便走。遇春追赶约有十数里，猛听一声炮响，却是张虬领伏兵五万突出，把遇春三千兵困在垓心。遇春大怒，奋勇喊杀如雷。恰好太祖大队人马也到，遇春望见我军旗号，催兵在内冲杀，三入阵中，三拔其帜。吴兵大败，吕珍、张虬领兵径奔泰州去了。太祖鸣金收军。入城抚民方罢，忽有哨子报说："左君弼领兵来取安丰。"太祖对

诸将说:“我方欲乘此取庐州,可奈这贼又来攻扰,是自取其祸了。”即令众将披挂上马迎杀。只见左哨上郭英挺枪直取君弼。战未数合,后阵上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廖永忠、朱亮祖、冯胜、冯国用、康茂才、薛显一齐拥杀过来。君弼舍命急走。忽撞一彪军马又杀将来,正是徐达取江西得胜,领兵而回,当先阻住。君弼无心恋战,领残兵奔入庐州城,坚闭不出。我军四面围打。徐达收军,参见了太祖,备说主公威德,江西已定,今蒙军令,特来庐州策应等情。太祖因与徐达计议攻取城池,不题。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威风飒飒满旌杆，绿草参差剑戟团。
一片丹衷安地角，六韬兵甲破天奸。
云笼鼓鼙青霄霭，月照长江碧水寒。
千古英雄谁不羡，芳声遗入简编看。

太祖与徐达合兵一处，日夜计取庐州，不题。且说伪汉陈友谅，一日设朝，张定边出班奏说："近闻金陵朱某领兵十万去救安丰，杀败了张虬、吕珍，不意左君弼来助，亦遭困败。追至庐州，坚闭不出。徐达亦往庐州接应，日夜攻打。即今金陵与江西两地皆虚，主公正好乘隙以图报复。"友谅说："朱家既空国远战，卿等可领兵直捣其境。先取了江西，后克了江南，金陵便可图了。"因令丞相杨从政权军国重事，皇后杨氏权朝。自与太子陈理、张定边、陈英杰等，率水陆军兵共六十万，战船五千只，刻日自武昌进发，竟过鄱阳湖登岸，至南昌府，离城十里安营。

却说南昌正是太祖侄子朱文正，同左军元帅邓愈、赵德胜把守，闻知友谅兵到，便商议说："此是知我主公远在淮东，故乘虚入境，来取江西耳。但城中兵少，恐难克敌，似此奈何？"德胜对文正说："将军且勿忧，如今只留一千兵守城，待小将同张子明、夏茂诚率兵一千，出城迎敌。"朱文正说："虽然如此，贼兵势重，未可轻视。"德胜说："不妨。"便领兵出阵来战。汉兵阵上，早有张定边儿子张子昂纵马相对，却被德胜一枪刺死马下。那阵中有金指挥急来抵敌，又被德胜飞箭射倒，斩了首级。德胜便把子昂的头悬在枪杆上面，高叫说："再来战者，当以为例！"定边看见儿子的头，放声大哭，便举刀上马，奔出阵来，与德胜战到三十馀合，不分胜败。陈友谅见定边势力不加，便催兵混杀过来。德胜阵上，张子明等四将，一齐挡住。那德胜奋勇争先，以一当百，杀的汉兵大败而奔。德胜也不追赶，收兵入城。朱文正说："今日元帅虎威，足破贼兵之胆。但势终难敌，彼必复来困城，还宜修表，令人急往庐州求救，庶保无失。"即遣百户刘和赍表前去。

谁想刘和出城，未及数里，竟被贼兵拿住，他便将表章扯得粉碎，把口一顿的嚼做糊泥一般，只字也看不出，就跳入江中而死。友谅心知此是求援，便夜间把南昌四面围住，高叫："城中将士，可速来投降，共图富贵。"邓愈等厉声大骂道："弑君之贼，还不知天命！贼巢不守，反来图谋江西，是自取败亡了。"因令众将分派各门拒守，昼夜提防。那友谅用云梯百计攻击，邓营将士却用炮石等项飞打过去，无不中伤。时已月馀，文正等计算说："刘和去久不回，大都途中为贼兵所害，还须令人再行方好。"只见张子明向前说："待末将驾着小船，乘夜越关而出，必然无害。"文正便修表把子明赍发，依计向夜而行。谁想友谅围住南昌，又分遣知院蒋必胜、

饶鼎臣等将兵一万，攻打吉安。却有明道与参政粹中、亲军指挥万中，两情不睦。那明道因潜通必胜，约期来攻，以城中火起为号。万中迎战被杀。粹中见势便走，又被仇家黄如润所执，便与知府朱华、同知刘济、赵天麟，一齐械送至友谅帐前。友谅杀了，号令于南昌城下。文正等截然不理。是日，攻城益急。指挥赵显统铳卒开门奋战，杀了汉平章刘进昭、枢密使赵祥。又有谢成首冒矢石，竟活捉他骁将三人，贼兵方退。惟是赵德胜夜里巡至东门，被贼一箭，正中腰眼，深入六寸。德胜负痛拔出，血冒如注，因摩腹叹曰："吾自壮从军，屡伤矢石，其害无过于此。大丈夫死便死，但恨不能从主上扫清中原，勋垂竹帛耳！"言讫遂卒。文正等同三军大恸失声，即具棺椁殡殓。益加小心坚守。

却说张子明潜夜驾小船，越水关，晓夜兼行了九日，方抵牛渚渡登岸。又经四个日头，得到庐州，即见太祖，上表求救。太祖说："这贼乘虚取我江西，大为可恶！"因问："兵势若何？"子明说："彼兵虽多，然斗死者亦不少。此时江水日涸，贼之巨舰皆不利用，况师久乏粮，大兵一至，必可破矣。"太祖因嘱付子明先回，说："但坚守一月，吾当取之。"子明辞了出帐，还至湖口，恰被友谅巡兵捉住，送到友谅帐前，子明细说了一遍，略无惧色。友谅便说："你招得文正来降，必有重用。"子明暗想道："若不假许，必致误了军国大事，不如顺口儿应承，且到城下再做区处。"便应道："这个尽使得。"友谅大喜，就封为亲军万户侯之职。子明拜谢，便说："待我去招他来降。"走至城边，大叫说："前蒙元帅令小官到庐州上表，主公分付道：'元帅谨守城池，目下便统大兵自来。'不期回至湖口，为汉兵所获。友谅要我招元帅来降，我特佯许，脱身来见元帅，告知此情。我今必然死于贼人之手，望元帅尽忠报国，与主公平定天下！"言讫，下马撞阶而死。友谅大怒，说："吾被这厮所诱了！"令左右枭子明首级，悬于南昌城外，不题。

却说太祖闻南昌被围，因还金陵，集诸将议说："我今欲救江西，犹恐吕珍、张虬、左君弼袭我之后；又闻张士诚起兵二十万，侵犯常州四郡，汤和等与战又不见胜。似此二路兵来，如何设法应敌？"众将都说："江西离此尚远，今苏湖一带地方，民众肥饶，宜先攻打，待士诚平复，尽力去攻友谅，庶金陵无肘腋之患。"惟刘基说道："士诚自守弹丸，今虽侵犯东南，有李丞相、汤鼎臣、耿炳文等连兵拒守，包得不妨。若吕珍、张虬、左君弼等乘虚袭后，可留一将，领兵五万驻于淮西，则三贼亦不足惧。惟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除灭。陈氏一除，士诚特囊中物矣。"太祖存省了一会，便说："陈友谅剽轻而志骄，便好生事；张士诚狡懦而器小，便无远图。若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袭我金陵了。攻取自有先后，军师所见极妙。"因令常遇春、李文忠发兵十万，再起淮西水军十万，同救江西，攻取友谅。刻日从牛渚渡入大江，逆流而西。

此时正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秋七月中旬景色，太祖乘黄龙舟中行，船中却有王纕、宋濂、常遇春、李文忠等在侧。太祖叹说："秋江入目，忽起壮怀，卿等可作一词，以记秋江之景。"王纕援笔而就。太祖叹赏说："一篇俱好，至如中间：

> 芦花飘白絮，枫叶落红英。霜凋嫩芰，又青又赤点清波；露滴残荷，半白半黄浮水面。渔舟横荡，商韵彻青霄；画舫轻摇，网珠罗碧水。又若万点寒云，归鸦飞落暮池塘；一团练雪，野鹭低栖平渚上。岸畔黄花金兽眼，树头红叶火龙鳞。

真写出秋江景色，极佳，极佳！"宋濂亦赋诗一首道：

> 清水秋天晚，孤鸿落照斜。
> 一航风棹稳，迅速到天涯。

太祖大悦，说："浙东才士，二人不相颉颃。学问之博，王纕不如宋濂；才思之宏，宋濂不如王纕，各成其妙。"两人俱赐帛五匹。

却报前路人马已抵鄱阳湖口上,早有探马报与陈友谅得知。友谅便宣张定边及帐内多官计议迎敌。张定边沉思半晌,便上前奏说:“臣已有计在此。”不知如何。

第 三十六 回

韩成将义死鄱阳

风漾鄱阳落照斜，旌旗无色士无家。
忠魂气贯天虹烂，烈士名高秋水赊。
两地干戈何日静，一营鼓角暮云遮。
天将完节钟牛宿，伐鼓鸣球大道嘉。

那张定边因友谅会集多官共议迎敌，上前奏道："可先驱船据住水口，彼若败时，则南昌不攻自破。不然，彼得进湖与邓愈等里应外合，必难取胜。"陈友谅说："此见极是。"急传令取南昌兵及战船，入鄱阳湖，向东来迎敌。两家对阵在康郎山下。朱营阵上，徐达当先奋杀，把那先锋的大船拥住，杀得船上一个也不留，共计一千五百零七颗首级，鸣金而回。太祖说："此是徐将军首功。但我细思，金陵虽有李善长众人保守，还须将军镇摄。"因命徐达回守，不题。

次日，常遇春把船相连，列成大阵搦战。汉将张定边率兵来敌。遇春看得眼清，弯弓一箭，正中定边左臂。又有俞通海将火器一齐进发，烧毁了汉船二十馀只，军声大振。定边便叫移船，把寨退保鞋山。遇春急把旗招动，将船一带，扼守上流，把定湖口。那俞通海、廖永忠、朱亮祖等，又把小样战船飞也来接应。定边不战而走，汉卒又死了上千。到了明日，友谅把那战船洋洋荡荡一齐摆开，说："今日决个雌雄！"太祖阵上也拨将分头迎战，自辰至酉，贼众那里抵挡得住。却见朱亮祖跳到一只小船来，因带了七八只一样儿飞舸，载了芦荻，置了火药，趁着上风，把火聒聒噪噪的直放下来。那些贼船烟焰障天，湖水都沸。友谅的兄弟友贵，与平章陈新开，及军卒万馀人，尽皆溺死，贼兵大败。友谅见势力不支，将船急退。那廖永忠奋力把船赶来，见船上一个穿黄袍的，军士们尽说正是友谅，永忠悬空一跳，竟跳过那船上去，只一枪刺落水中。仔细看时，却不是友谅，却是友谅的兄弟友直。原来友谅兄弟三人，遇着厮杀，便都一样打扮，混来混去，使我们军中厮认不定，倘有疏虞，以便逃脱。此真是老奸巨滑处，然也是他的天命未尽，故得如此。太祖鸣金收军，在江边水陆驻扎，众将依次献功。太祖说："今日之战，虽是得胜，未为万全。尚赖诸卿协力设谋，获此老贼，以绝江西脑后之患。若有奇计者，望各敷陈。"俞通海说："我们兄弟今夜当领兵暗劫贼营，使他大小士卒，不得安静。来日索战，却好取胜，此亦以逸驭劳之法。"只见廖永忠也要同去。太祖便令点兵五百，战船十只，嘱付俞通海等小心前去。约定二更左侧，将船悄悄的径到友谅寨边。那些贼兵屡日劳碌，都各鼾鼾的熟睡。朱兵发声大喊，一齐杀入。贼兵都在梦中，惊得慌慌张张，那辨彼此。朱兵东冲西突，直进直退。那贼人只道千军万马杀入寨来，草木皆兵。混杀了一夜，天色将明，转船而走。陈友仁纵船赶来，空中却有三十只船，把俞通海等十只船尽皆放过，拦阻去路。为首一将，白袍银甲，手执铁棍，正是郭英，向前接应。陈友仁见了郭英大怒，直把船逼将过来，却被郭英

隔船打将过去，把友仁一个躯骸，连船打的粉碎。贼兵大败逃回。郭英便同俞通海合兵一处，来到帐中，备说了一番。太祖说："昔日甘宁以百骑劫曹营，今日将军以十船斗汉寨，郭将军又除他手足，其功大矣。"

且说友谅被混杀了一夜，折了二千军马，心中纳闷，没个理会处。却有参谋张和燮启说："臣有一计，可将五千战船，用铁索挛为一百号，蓬、窗、橹、舵，尽用牛马的皮，缝为垂帐，以避炮箭。外边即于康郎山中砍取大树，做了排栅，周围列在水中，非特昼不能攻，亦且夜不能劫。"友谅听了大喜，即令张和燮督理制造。不数日间，俱已编挛停当。友谅看了，赞道："真个是铁壁银山之寨，朱兵除非从天而来。"因着张和燮把守水寨，自同陈英杰领了三十号船，出江来战。

太祖见了友谅，劝说："陈公，陈公，胜负已分，何不退兵回去？"友谅对说："胜败兵家之常，今日此战，誓必捉你！"那陈英杰便统船冲来。只见常遇春早已迎敌，金鼓大振，鏖战了三个多时辰，遇春将船连杀入去。却恨太祖坐的船略觉矮小，西风正来得紧，友谅的船从上而下，把太祖船压在下流。众将奋力攻打，炮石一齐发作，俱被马牛皮帐遮隔了，不能透入。顷刻间，太祖的船被风一刮，竟搁在浅沙滩上。众将船只又皆刮散，一时不能聚合。那陈英杰见船搁住马家渡口，便把旗来一招，这些军船团团围绕，似蚁聚一般。太祖船上，止有杨□、张温、丁普郎、胡美、黄彬、韩成、吴复、金朝兴等八将，及士卒三百馀人，左右冲击，那里杀得出。陈英杰高叫说："朱公若不投降，更待何时？"太祖对众叹息说："自起义以来，未尝挫折，今日如此，岂非天数！"杨□等劝解说："昔汉高有濉水之难，光武有滹沱之厄。主公且请宽心。"太祖说："孤舟被围，势不能动，虽有神鬼，亦奚能为？"

正说之间，却见韩成向前说："臣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臣子之理当然。昔者纪信诳楚，而活高祖于荥阳。臣愿代死，以报厚恩。敢请主公袍服冠履，与臣更换，待臣设言，以退贼兵，主公便可乘机与众将逃脱。"太祖含泪说："吾岂忍卿之死以全吾生。"正踌躇间，那陈英杰把船渐放近来围逼，连叫："投降，免致杀害！"太祖只得一边脱下衣冠，与韩成更换，因问："有何嘱付？"韩成说："一身为国，岂复念家！"太祖洒泪将韩成送出船来。韩成在船头上高叫说："陈元帅，我与尔苦无所伤，何相逼之甚？今我既被围困，奈何以我一人之命，竟把阖船士卒死于无辜？你若放我将校得生，吾当投水自殉。"只听得陈英杰说："你是吾主对头，自难容情，馀军岂有杀害之理。"韩成又说："休要失信。"英杰只要太祖投水，便说："大丈夫岂敢食言。"韩成说："既如此，便死也罢。"就将身跳入湖中。后人却有古风一篇追赠：

征雪惨惨从天合，杀气凌空声畔嗒。
貔貅百万吼如雷，巨舰艨艟环几匝。
须臾水泊尸作丛，岸上鹃啼血泪红。
古来多少英雄死，谁似韩成代主忠。
人道天命既有主，韩公不死谁焉取。
不知无死不成忠，主圣臣忠垂万古。
此时生死勘最真，舍却一身活万身。
圣人不死人人识，韩公非是痴迷人。
而今湖水涨鄱阳，铁马金戈谁富强。
惟有忠魂千古在，不逐寒流去渺茫。

原来韩成是虹县人，生出来甚是壮异，头上有两个肉角，竖起如指。忽有个僧在韩家门首

抄化，对了他邻舍说：“他家生有孩儿，恰是金牛星下降，生也生得奇，死也死得奇。”正说间，他父亲恰好抱韩成出来，众人因把老僧的说话，说与他父亲知道。他父亲便问那僧说：“师父何处来？请问法名大号。”那僧说：“小僧贱名谦牧，一向在小有山修行。好位令郎，生死都是奇异的。”那父亲说：“他头上生此肉角，甚是不官样，恰是怎么好？”那谦牧对说：“你嫌憎他么？”将手在顶上一摩，那肉角竟折倒在头上，谦牧也就迅步去了。后来，这角随年纪长大，盘盘的生在头上，再也不竖起来。及至韩成从太祖干了许多功业，替死鄱阳，方知生死果是奇异，那谦牧说话有灵有准。

第 三十七 回

丁普郎假投友谅

血战鄱阳云雾迷，艨艟飘泊几东西。
白羽光摇惊宿鸟，素旌影动闪长霓。
棹短棹长湖里路，乍鸣乍咽帐中鼙。
落日渔翁垂钓罢，只听湖畔子规啼。

却说韩成替太祖投入湖中，那陈英杰对众将说："尔主既死，何不归顺汉王，以图富贵？"杨□说："我们村野鄙夫，久为战争所苦，每每不欲从军，乞将军高鉴！"两边正把言语相持，忽听得上流呐喊连天，百馀只战船冲将下来，剑戟排空，却是常遇春、朱亮祖闻得太祖被围，急来救应。陈英杰奋力来攻。那亮祖跳上汉船，横杀了十馀人。陈英杰认说太祖既殁，想他成不得大事，因而转船自去。遇春、亮祖救得太祖船出，都来拜伏请罪。太祖说："这是数该如此，但若得早来半个时辰，免得忠臣枉死耳。"便具说韩成的事。乃命诸军移船罂子口及左蠡子边，横截湖西口子，且将书与友谅道：

方今之势，干戈四起，以安疆土是为上策。两国纷争，民不聊生，策之下也。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为嫌，且还所俘士卒，欲与公为从约之举，各安一方，以俟天命也。公复不谅，与我先仇。我是以有江州之役，遂复蕲、黄、沔之地，因举龙兴等十郡。今犹不悔，复起兵端，二困于洪都，两败于康山，杀其弟、侄，残其兵将，损数万之命，无尺寸之功，此逆天悖人之极也。以公平日之强，宜当亲决一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之指挥，毋乃非丈夫乎？公早决之。

友谅得书不报。太祖因韩成替死一节，也只是心中不忍，时时长吁短叹。只见帐外报说："周颠在外面，大步的跨进来了。"太祖便说："你这颠子，近从那里来？"他也不做一声。太祖又问说："我今在此征友谅，此事何如？"周颠大叫说："好，好！"太祖说："他如今已称为皇帝，恐我难以收功。"周颠仰天看了一会，把手摇着说："上面没他的，上面没他的。"便把拄的拐儿高举，向前做一个奋勇必胜的形状。太祖就留他在帐中歇宿。

当晚，俞通海对众商议道："湖水有深有浅，不便回还，不若移船入江，据敌上流，彼舟一入，必然擒住。"方欲依议而行，那陈英杰复来搦战。太祖大怒说："谁与我擒此助虐之贼，以报马家渡口之仇？"恰有杨□、丁普郎向前迎杀。陈英杰望见了太祖，方知昨日为韩成所诱。两边混杀多时，只见俞通海、廖永忠、赵庸、朱亮祖、郭英、沐英六将，各驾着船，内载芦草、火器，杀将上来，且战且进。谁想那贼连着巨舰，拥蔽而行，船上枪戟如麻，以拒我师。我师看六将杀了进去一个多时辰，再不见形影，太祖捶胸顿足，叫说："可惜了，六员虎将陷于汉贼阵中！"正没个区处，忽然间，看那友谅后船腾空焰焰的烧将起来。但见：

江水澄清翻作赤，湖波荡漾变成红。

不多时，那六员虎将驾着六船，势如游龙，绕出在贼船之后，杀奔而出。我军阵上看见，勇气百倍，督战益力，摇旗呐喊，震动天地。风又急，火又猛，杀的贼兵大败。友谅见势头不做美，急令众船投西走脱。方得数里，早有张兴祖红袍金甲，手执画戟，拦住去路，大喝道："友谅弑贼，走那里去！"一戟直刺入脑上，倒船而死。兴祖便跳过船来，割下首级，仔细一认，却是友谅次子陈达，不是正身。鸣金而还。太祖依着俞通海屯兵江中，水陆结寨。安妥了，诸将各自次第献功讫。太祖对着众将说："适闻六将深入贼中，久无声息，我不胜凄怆，幸得以成大事。今日之功，六将居雄。"因命酒相庆。席上复作书着人传与友谅。中间大都以何苦自相吞并，伤残弟、侄，勿作欺人之寇，及要友谅却去帝号，以待真主等意。友谅复不答。太祖发了书去，便与众将计议攻取之术。

恰好军师自金陵来见太祖，太祖便问军师与张士诚交战胜负的事体。刘基对说："李善长并汤和、耿炳文、吴祯、吴良等，连兵累败了张士诚三阵，他如今退兵在太湖里安营。此乃鼠窃之贼，不足计虑。夜观天象，西北上杀气甚是不祥，当应一国之主，想来陈友谅合当覆亡。然中天紫微垣亦有微灾，因不放心，特来相探。"太祖把船搁在沙上，韩成替死的事细细说了前后，就问："目今陈友谅有五百号战船，每一号计船五十只，兼领雄兵六十馀万，联栅结寨，实是难破，奈何，奈何！"刘基听了结寨的光景，便笑道："孙子有云：'陆地安营，其兵怕风；水地安营，其兵怕火。上冈者恐受其围，下冈者恐被其陷。'今水上联船结寨，正取祸之道，岂是良策。有计在此，令六十万雄兵片甲不回。"太祖听罢大喜，便问："计将安出？"刘基说："此须选那金木两犯的日时，以火相攻，必然决胜。"太祖又说："两三次俱把火攻，但贼寨深大，四面尽有排栅、铁索穿缚，外面的火焉能透到里头？"刘基又说："主公有友谅部下来投降的将校否？"太祖说："尽有，尽有。"刘基说："便令唤来。"不移时，却有许多，都来听令。刘基因对他们道："公等来降，皆是弃假求真，识时务的好汉。今主公欲破贼兵水寨，要用公等里应外合。此事甚不轻易，必须赤心报国者，方能成就这功劳。若不愿行的，亦听各人心事，不敢相强。"说罢，却有丁普郎等三十五个，挺身向前说："向受主公厚恩，愿以死报。"刘基定睛一看，便对丁普郎道："丁公，丁公，我细推你今世原是娄金狗星宿降生。来日是壬戌日，戌为金狗，是你归根复命的日辰。且你记得令堂生你，皇觉寺伽蓝托梦的话么？"那普郎连声应道："晓得，晓得。自当赤心前去。"

原来普郎生的日子，也是个壬戌日。三日之前，他母亲梦见一个神明，将个盒子托着一个金狗儿，嘱付道："此是天上娄星，该下生辅助真主，特借你的身孕产他。"他母亲便问说："尊神在何处显异？"那神道说："我是皇觉寺伽蓝，去此有一千馀里路程。"便口中念出八句诗，说："此是你儿子一生光景，你可记着。"念道：

湖影荡星槎，忠魂秋夜赊。
水寒添楚色，火阵舞昏鸦。
此夜娄星降，他年功绩夸。
天衢应不远，壬戌死生家。

那伽蓝拂袖而去。过了两日，即是壬戌，果然生下他来。后来长成，他母亲因念与普郎记识，普郎时常对帐中知己、兄弟说起。为此，刘基也晓得这事，因提醒他。便嘱咐说："你们今夜可去诈降友谅，明夜只看外面火起，即从内放火为应。"众将听计，说："举火不难，只怕友谅不信，有误军国大事。"刘基便附普郎的耳朵说了两声，各人便整理随身要用物件，到晚驾一

只战船，径抵康郎山下。

正值友谅与张定边、陈英杰帐中饮酒，哨子报说："有丁普郎等来见。"友谅唤至帐下，说："尔等既降朱家，今夜来此，有何议论？"普郎对说："前者孤城安庆，力不能敌，一时无奈，所以诈降。今晚得便，故率众逃回，望主公容纳。友谅说："你必为朱家细作，假意来降。左右们可尽行捉下，斩讫回报！"只见三十五人齐声叫道："我等特来献功，主公反生疑忌。皇天在上，可鉴此心。"友谅便问："你等来献何功？"普郎说道："我等听他定计，叫常遇春来日领二万雄兵，抄路往康郎山袭取水寨，所以冒险来报，指望封赏，反要杀害，此冤那个得知？"友谅听了，大惊道："不说不知，几乎杀了好人。"因唤三十五个都入帐中，赐与酒食。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将埋伏禁江

湖光潋滟接天浮，塬火相看不自犹。
计展乾坤秋色黯，兵藏生克水声啾。
昔年曾借寒曹魄，今日重看灭汉仇。
莫说□□徒噫气，至今红蓼尚悲秋。

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说起常遇春要劫水寨一节。友谅惊得木呆，说道："早是你们来报消息，我可预备接应。"便赐与多人酒食。只见张定边、陈英杰在侧边道："不可收用。"那友谅回复："他是手下旧臣，何必多疑？"因与商议："倘遇春来夺水寨，何计御敌？"张定边说："主公且莫惊忧，待臣领兵三万，将康郎山小径截住了遇春来路。主公若破得朱兵，便引大队人马随后夹攻，定然得胜。"友谅听罢，便令张定边点兵三万，驾着战船三百只，辞去把截，不题。

次日，太祖升帐，思量刘基所议水战火攻，亦是兵家之常，但未知今日制变之法何如？分付军中整顿，特请军师行事。只听得辕门之下，画鼓齐鸣，擂了大鼓一通。四下里巡风角哨的，都去通知诸将官在本帐整齐披挂结束。却有一刻时光，四角上军中鼓乐喧天，太祖大帐前九紧九慢又发了一通花鼓。只见诸将官如云如雨，似蚁似蜂，俱各手执了刀枪，腰挎了宝剑，东西南北，一一的依次排立在行营门外，只待军师升坛布令。又有半刻时光，传说太祖帐内把云板轻敲了五声，帐外便接应号子三声，画角三声，粗乐细乐各吹打了两套。早有里班的军卒，把那五军的旗牌、唱名的点单，并要用的什物，俱一一的摆列在坛上朱红桌子高处。

恰好军师高足大步的出来，与太祖分宾行礼讫。太祖便说："今日特请军师登坛遣兵调将，破敌除残。末将敬率偏裨，听令于法坛之下。"军师与太祖拱一拱手，竟步步登上坛来。便有五军提点使同那五军参谋使，先进帐中，向军师行了个礼，分立在坛下两边。只听得鼓儿冬冬的响，提点使将五色旗号，各各麾动。那些将官，一一的走到坛前，按方而立。提点使又将五色旗幡总来一展，那些将官又一一的鱼贯而行，序立在坛边，向军师总行了礼。那提点使即将一色素带，飘飘□□在坛中展了一回，那些将官便一一左右分班，不先不后，序立在两行。走过五军参谋使来，禀道："众将已齐，请军师法旨。"军师随分付说："主公一统之业，全在今朝。众将官俱宜悉心尽力，无落吾事。有功者赏，违令者诛。"那些将官俱说："敬听令！"

军师便将红旗一面在手，唤过俞通海为南队先锋，俞通渊为副，带领华高、曹良臣、茅成、王弼、孙兴祖、唐胜宗、陆仲亨七将，率兵一万，驾船二百只，都是红旗红甲，头戴冲天彪炽赤色金盔，手执铁焰火燃八龙吐烈枪，按着南方丙丁火，往南路进发，待夜分风起时，各将水栅锯开，攻打汉贼西边水寨。这是火克金。

又将青旗一面在手，唤过康茂才为东队先锋，俞通源为副，带领周德兴、李新、顾时、陈

德、费聚、王志、叶升七将，率兵一万，驾船二百只，都是青旗青甲，头戴太乙蛟飞翠点紫金盔，手执点钢七叶方天戟，按着东方甲乙木，往东路进发，待夜分风起时，只看木栅砍开去处，竟冲入水寨中军，砍倒汉贼将旗，从中相帮放火。这是木克土。

又将黑旗一面在手，唤过廖永忠为北队先锋，郭子兴为副，带领郑遇春、赵庸、杨□、胡美、薛显、蔡迁、陆聚七将，率兵一万，驾船二百只，都是黑旗黑甲，头戴玄都豹翼黑色金盔，手执水纹钢链九龙取水枪，按着北方壬癸水，往北路进发，待夜分风起时，各将木栅砍开，攻打汉贼南边水寨。这是水克火。

又将白旗一面在手，唤过傅友德为西队先锋，丁德兴为副，带领韩正、黄彬、梅思祖、吴复、金朝兴、仇成、张龙七将，率兵一万，驾船二百只，都是白旗白甲，头戴太白龙蟠珠衔金盔，手执蛟腾出海熟铁点钢叉，按着西方庚辛金，往西路进发，待夜分风起时，各将木栅砍开，攻打汉贼东边水寨。这是金克木。

又将黄旗一面在手，唤过冯国用为中队先锋，华云龙为副，带领陈恒、张赫、谢成、胡海、张温、曹兴、张翠七将，率兵一万，驾船二百馀只，都是黄旗黄甲，头戴地平雉翅五色彩金盔，手执十二节四方铜点龙吞锏，按着中央戊己土，往中路进发，待夜分风起时，各将木栅砍开，攻打汉贼北边水寨。这是土克水。

再调常遇春、郭英、朱亮祖、沐英四将，各领战船三百只，水兵一万，左右参差，埋伏禁江小口两旁，若友谅逃出火阵，必走禁江小口，四将宜奋力截杀，擒获友谅，务成大功。又调李文忠同冯胜，领兵十万，驾船随着太祖，把住鄱阳湖口，不许友谅的兵一个逃脱。复唤周武、朱受、张钰、庄龄四将，即刻领兵一千，小路驰到湖口西北角上，架筑木台一座，高二十四丈，按着二十四气；大十二围，按着十二个月；四边柱脚上下一百单八，按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层台之上，整备香烛、素净祭品。分遣已定，诸将各各领计，出帐施行。

军师下得坛，便同太祖驾着赤龙舟，沿岸而走。忽然周颠说也要附舟前去。太祖分付水手，可扶颠子上船。止恨烈日中天，一些风也不生，大船那里行得动。周颠在船上大叫道："只管行，只管有风。倘是没胆气行，风也便不来。"太祖便令众军着力牵挽。行未二三里，那风果然迅猛的来。倏忽之间，便至湖口，却望见江豚在白浪中鼓舞。周颠做出一个不忍看的模样来。太祖取笑，问说："为着甚的？"那颠子便对说："主损士卒。"太祖听了大怒，即令众人扶出在船上，推他下水去。将有一个时辰，他复同这些士卒到船里来。太祖因问："何不汩厄了他？"这些众人说："把他投在水中十来次，他仍旧好好的起来，怎么汩得他死。"周颠却把衣裳整一整，把头也摩一摩，倒像远去的形状，恰到太祖面前，伸直了头颈说："你杀了我罢。"太祖说："我也未杀你，姑饶你去。"颠子便在船中一跳，跳在水里去了，不题。

此时却已日坠西山，月生东顶，太祖便同军师登岸。那四将已把木台依法筑成。太祖上台看了一回，但见浮云一点也不生，河汉澄清，新秋荐爽，日间的风，又是寂了。却问军师："怎的得个风来？"刘基回说："但请放心，自当借来助阵。"就一边唤四将作速摆列行仪。军师整肃衣冠，登台礼请。但见：

手开天门，脚踹地户。仗一口七星剑，恍恍精摇碧落；喷一口九龙水，淋淋气肃空寞。念动灵符，早有天风、□水风、井山风、蛊雷风、恒地风、升火风、鼎风、地观泽风大过，应八卦逐位请来；捻成宝诀，就是猎叶风、落梅花□尘风、拔扈风、君子风、小人风、郑公风、少女风，按时事无方不到。忽暗暗，阴霾四起，喝令巽二哥动地摇山；陡尘尘，黄雾奔腾，顿叫大八姨□沙走石。月朗星稀，做不出绕枝三匝；斗斜云卷，抟得上九万鹏程。惊舞了

天鸡，葛玄公把手也指不住；飞动些黄雀，汉文帝有台也避不来。真个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这个大风，从来也不曾有，便吹得那人人股栗，个个心寒。陈友谅水寨中，摇摇拽拽，那里有一息儿定。此时却是二更有馀，三更将近时分，诸将军士恰待怎的？

第 三十九 回

陈友谅鄱阳大战

荡漾清波客思哀，石尤处处打船回。
一时秋色麾兵尽，万古悲风岁祀开。
烽火无情聊对酒，忠贞有志壮湖隈。
而今草色春光满，羌笛胡笳莫漫催。

却说大风陡地的发将起来，刮得那友谅寨中，刺骨透的寒冷。那些军士也不提防，况是虎吼龙吟的声响，朱军水上往来，砍关截栅，他帐中一些也不知觉。俞通海等五支人马，四面团团的围绕，三军奋力而前，劈开寨栅，却放起火铳、火炮，只是从里攻击。不移时，四面聒聒噪噪，烈烈腾腾的延烧起来。丁普郎等见外面火光，知是大兵已到，遂在柴场内也放火烧将出来。内外火势冲天。早又有康茂才等七将，竟冲杀中心，砍倒了将旗，四下里放流星火箭，只是喊杀。陈友谅在帐中方才惊醒，急唤太子陈理并陈英杰细问，谁想火势已在面前，对面不知出路。陈英杰说："势不可救，主公可速奔康郎山，投张定边陆营权避。"陈友谅依议急出，登山涉水而逃，耳边但闻喊斗之声震撼山谷。此时丁普郎三十五人，肆行冲击，忽被一阵黑风烟贯将来，把众人一卷，都被烧死。止剩普郎舍身杀出，又避逃兵，互相残杀，把普郎身上刺了十馀枪，头虽落地，犹手执利刃。次日，朱军收拾烧残器皿，见普郎直立不仆，报与太祖。太祖隆礼埋葬康郎山下，不题。

且说友谅君臣父子三人，走至张定边寨中，备言火烧一节。定边说："此皆是诈降之计，然亦是主公合有此厄。如今他必乘势来追，决不可在此屯扎。不若竟抄禁江小口，奔回武昌，再作计议。"友谅传令即行。回看康郎山，火势正猛，顿足大哭，说："可惜五十馀万雄兵，俱丧于此！"比及平明，渐近禁江小口。张定边向前笑道："刘伯温之计，尚未为奇，倘此处伏兵一支，吾辈宁有生路？此正主公洪福，天命有归……"道未罢，忽听炮响连天，两岸伏兵并起。左有郭英、朱亮祖，右有常遇春、沐英，四将截住去路。陈友谅慌忙无措，急令张定边催兵迎敌。

且说太祖正与军师刘基同坐黄龙船上，细看将卒搏战。那刘基忽然跳起，大呼一声，双手把太祖抱了，别跳在一只船内。太祖一时间见他模样，也不知何故。只听刘基连声叫说："难星过了。"太祖回头一看，适才坐的龙船，被火炮打的粉碎。我阵上挥兵勇杀，自早晨直至酉牌，转战益力，军声呼啸，湖水尽赤，汉兵大败。友谅看事势穷促，即与长子陈理，同陈英杰、张定边另抢了一只船，径往北边奔走。谁想狂风当面刮来，把友谅这只船盘盘旋旋，倒像缚住的，那里行得动。黑风影里，友谅却见徐寿辉、倪文俊、花云、朱文逊、王鼎等立在面前讨命。友谅昏昏迷迷，也竟不晓是南是北。恰有常遇春又来追着友谅的船。且战且走，未及数里，那郭英、朱亮祖又截住了来杀。两船将近，只见张定边拈弓搭箭，正射着郭英左臂。那郭英熬着疼

痛，拔出了箭头，也不顾血染素袍，便也一箭，正中着陈友谅的左眼，透出后颅，登时而死。朱亮祖看见射死了友谅，便俘了次子善儿，及平章姚天祥、陈荣、萧寿、吴才等，共军士十万有馀。常遇春独夺有贼船五千七百馀只。那湖中浮尸蠢动，约有四五十里。所获辎重、衣甲、器械，山堆也一般。

太祖鸣金收军，驻在江岸。众将各献功有差，惟有郭英不说起射死友谅的事。朱亮祖见他不说，因对太祖细说："郭英一箭射杀友谅，此功极大。"太祖大喜，称赞说："郭英一箭，胜百万甲兵，有此大功，又不自逞，人所难及。"先令人取黄金百两，略酬今日不施逞的美德。当日聚会水陆诸将，筵宴庆赏。大小三军，俱各在本帐宰杀马牛，分给酒食犒赏。

次日，太祖旋师，再入鄱阳湖里来。只见康郎山边，尸首交横，血肉狼籍，不觉泪下潸潸，对众将士说："我当初从滁阳王起义，今日如此大战，幸得诸将成功，却不见了滁阳王；二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并军士三百名，为我立功，一旦身死，忠臣义士，实可怜悯；三来友谅领雄兵六十万与我交锋，为主者思量大位为天子，为臣者思量富贵作公侯，今者一旦主死臣亡，三军覆没，尸骨山堆海积，血水汪洋，令我不忍目视。"刘基等启说："昔在殷者为顽民，在周者为顺民，彼不顺主公，是自取其死，非人所能害之。"太祖说："这也说得是。但如陈兆先是逆贼也先之子，克盖前愆，更可伤心。"因命康郎山下建立忠臣庙，春秋二祭。追赠三十六人的官爵，以韩成为首：

韩成高阳侯。丁普郎济阳郡侯。陈兆先颍上侯。宋贵京兆郡侯。王胜代原郡侯。李信陇西郡侯。姜润定远侯。王咬柱太原郡侯。王凤显罗山县侯。李志高陇西侯。程国胜安定郡侯。常惟德怀远侯。王德合淝县侯。张志雄清河侯。文贵汝南郡侯。俞泉下邳郡侯。刘义彭城郡侯。陈弼颍川郡侯。后明梁山县子。朱鼎合肥县子。王清盱眙县子。陈冲巢县子。王喜先定远县子。汪泽庐江县子。丁官含山县子。逯德山汝阳县子。罗世荣随县子。史德胜安定县子。徐公辅东海县子。裴轸永定县子。郑兴表随县男。常德胜寿春县男。华昌虹县男。王仁丰城县男。王理五河郡男。曹信含山县男。随死军士三百人，各依姓名，赠为武毅将军，正百户，子孙世袭。

说话间，船已出蠡湖口。上岸，太祖令馀兵俱随常遇春屯扎湖口，止同刘基领兵三万，向南昌而行。早有朱文正、邓愈等将出城迎接。太祖备称："汉兵攻困，三月不克，俱是尔等防御之密。"即命取黄金三百两、白金一千两、彩缎一百匹，给赐众将。文正因启拒战死事之臣，共一十三人，乞赐褒崇，以慰九泉。太祖便问："赵德胜为我股肱之将，何以遇害？"邓愈便历历把前事说了一遍。太祖说："可惜忠良，俱被战死。"分付邓愈，照依康郎山，于南昌府城中建庙致祀。恰有宋濂在旁又说："前日叶琛死王事于豫章，亦宜列位并祭为是。"太祖说："我正有此意。你们中书省可议追赠的官爵来。"因定豫章忠臣庙共祀十四人，以赵德胜为首：

赵德胜梁国公。李继先陇西侯。刘济彭城郡侯。许圭高阳郡侯。赵国昭天水侯。朱潜吉安郡侯。牛海龙山西侯。张子明忠节侯。张德寒山千户。徐明合肥县男。夏茂成总管使。叶思成保直侯。赵天麟天水伯。叶琛南阳郡侯。

太祖定了追赠的官爵，便对宋濂等说："你们还可做一篇祭文，令祝史于致祭时朗诵一遍，且同绢帛焚化与他。"宋濂承命，草成祭文，传与祀官，不题。

且说当晚，太祖在帐中晚厨才罢，却见明月如洗，夜色清和，正是孟冬望日。徘徊月下，忽有金甲二神，随着两个青衣童子走入帐来，说："臣系武当山北极真君座下符使。大圣有命致意大明皇帝。倾刻，大圣即当进帐说话，万勿严拒。"太祖听了，便分付大开重门，奉延真君圣

驾。早有香风飘渺而来，抬头一看，真君已在面前。太祖急急迎进，分宾而坐。未及开口，只见真君就说："自从前者皇帝来武当赐香以后，未及再晤。今伪汉友谅已亡，其子不久归附。潇湘之上，荆楚而南，不数年间，亦当尽入版图。小神今特奉迎。若草庵见毁一节，成功之后，万惟留心。"太祖接应道："今者友谅虽徂，其子陈理又立，本宜乘胜而往，但彼国士卒伤亡已多，一时穷追，恐无完卵，于心惨然。进退正在犹豫，望神圣指教。"真君对说："这也是劫数应该，何必过虑？"风过处，拱手而别，却是睡中一梦。太祖次早起来。

第四十回

朱太祖误入庐山

物在人亡无见期，闲庭系马不胜悲。
窗前绿竹生空地，门外青山似旧时。
怅望青天鸣坠叶，□□枯柳宿寒鸱。
忆君泪落东流水，岁岁花开知为谁。

——录李颀诗

却说太祖梦中，分明见武当山玄天上帝自来接驾，不题。次早起来，聚集诸将商议兴兵伐北之事，恰令军师刘基仍回金陵，与李善长等划策攻取东吴。刘基方要起身，太祖恰也送出帐外。此时正是晌午时节，只见红日当中，有一道黑光从中相荡。太祖仔细看了一会，对刘基说："莫非闽广之地有小灾么？"刘基说："此不主小灾，还主东南方有折损一员大将之惨。主公可遣使谕东南守御将帅，谨慎防御，以严天戒。"遂辞了太祖，竟回金陵，不题。太祖便作书往谕东南守将胡深、方靖、胡德济、耿天璧等，各须谨慎军情。四下遣使去讫，因对朱文正说："汝可谨守南昌，吾当先下湖广，次定浙西，然后还建康。"文正等应命。即日，太祖领兵离南昌，至湖边，常遇春接入水寨，分付检点军士，共有一十六万。太祖下令诸将："各统本部军卒，悉上武昌，待凯旋之日，一总封赏。"言罢，大兵顺流而下，竟过潇湘。太祖乘兴作诗：

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不一日，竟抵武昌郡岳州府。原来此城三面皆水，惟北边是陆路。太祖便令正北安营，即令廖永安、康茂才于江中联舟为长寨，绝他出入救援之路。

却说张定边在鄱阳大败，便夜里把小船装载友谅尸骸，并长子陈理，奔回武昌，发丧成服。因立陈理即了皇帝的位，建元德寿。恰有探子报知，那陈理听了大惊，即与张定边计议。张定边说："臣荷先王之恩，自当死报。"乃率兵二万，屯于高冠山。那山极其峻伟，我师仰面而攻，甚难措办，彼此相持有半月。太祖愤怒，亦无可奈何。因对众将说："来朝敢有奋勇先登者，吾当隆以上赏。"只见阵中傅友德当先直上，面上中了一箭，镞出脑后，胁下复中一箭，友德呼噪愈力，颜色不变。郭子兴看友德猛力争登，因相与夹攻，被贼一刀伤了左手，犹然洒血驰击，斩获甚多。贼兵遂四散而走。我们军士便据了此山，俯瞰城中，毫忽都见。太祖遂率兵环攻保安门。鸣金收军，太祖亲为友德敷调疮药，赞叹说："便是关、张骁勇，亦只如此！"

恰说陈英杰见朱兵攻门甚急，便启奏陈理说："昔关羽以单刀斩颜良于百万军中，张飞以一骑当曹兵百万于霸陵之左。臣虽不才，愿以死报主公，冲入敌营，斩那朱某首级回来。"陈理说："他那里有雄兵二十万，勇将千员，不可轻去。"英杰回说："彼处方才安营，各将决然都在

本帐整顿队伍，骤然冲入，必可成功。”陈理说：“纵使成功，恐亦难出敌人之手。”英杰仰天叹息说：“若杀得朱君，志愿毕矣，虽死何惜！”便纵马持刀直入辕门。太祖方才坐定在胡床上，只见英杰径至帐中，太祖大惊，止有郭英在帐，便叫：“郭四为我杀贼！”那英杰径对太祖刺将过来。郭英奋呼直入，手起一枪，把英杰登时槊死，将剑枭了首级。太祖即解所御赤帜袍，赐与郭英，说：“真是唐之尉迟敬德。”郭英便说：“即今可将这贼首级，招陈理来降。”太祖听计。郭英带了首级，走至辕门，看着众军说：“因何不守营门，把贼人肆志冲入？犹幸有我在，以救主公。你们合当斩首示众。”这些军士齐齐跪倒道：“果是不小心，奈贼人一时杀死了七八人，凶勇得紧，不能阻当。且营帐未定，都各自去整理，因此疏虞。望将军审究！”郭英分付：“姑恕你们的死，发令军政司，各打六十，以惩后来。”道罢，匹马单枪，径直向武昌北门而走。陈理同张定边正在城楼上遥望，只见一将提着首级，飞马而来。二人大喜，只说是英杰手到功成。忽然转道：“陈将军去时，却是紫袍金甲，今缘何是白袍银铠？”便同众人仔细识认，方晓得是郭英。渐渐的来至城下，大叫：“尔等犬羊之徒，焉敢冲入虎狼而戏蛟龙乎？吾今掷还陈英杰首级，汝等若知时势，可速投降，不失富贵。”便将英杰首级从马上一丢，直丢进城里来。又说：“我郭将军且回去，你们可清夜细量。”把马勒转而去。太祖说道：“郭英此去，陈理等必然寒心，然尚在犹豫未决。”便唤编修罗复仁再到城下，极口备陈利害。

那陈理回到殿中，对众人说：“欲降，则失了先君的业；欲不降，则兵粮俱乏，如之奈何？”却闪过杨从政来说：“昔日秦王子婴归汉，汉且全之。今闻朱公仁德，倘是去降，非惟保身，亦可免及九族、黎民之厄。”陈理回看张定边，那定边道：“社稷已危，有负前王之托，惟死而已。”遂拔剑自刎。陈理放声大哭，说：“定边、英杰，是先王托他辅助寡人骁将，今皆身死，孤将何支？杨丞相可草表投降。”一面分付将张定边尸骸，及陈英杰首级，俱以礼葬于城外。即进宫中见母亲杨氏，具言纳降一事。杨氏说：“吾不能为孟昶之母。”一头撞柱而死。

陈理次日率群臣换了缟素，拜辞家庙及友谅的灵，开北门，径到太祖帐中。太祖看见，甚是不忍，令人解其缚。陈理向前俯伏请罪。蒙主上宽释了，便步随车驾入城。凡府库储积，俱令陈理恣意自取，不杀戮一人。所积仓粮，下令给散远近百姓，以舒饥困。百姓大悦。太祖升殿，陈理复叩头阶下。太祖说：“待我还到金陵，授你官职。”陈理拜谢。太祖即令陈理发檄与湖广未附州县。不数日，尽行纳款。因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杨□为参知政事，且籍户口、田地、赋税，并记友谅原留宫殿什物器皿。太祖一一细看。后籍上却写友谅镂金床一张，太祖笑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如此奢侈，焉得不亡！”即命毁去。此时却是至正二十四年岁次甲辰二月光景。太祖留军镇守，仍领兵望金陵而回。复入江西至南昌，朱文正、邓愈等迎接，称贺平定武昌一事，不题。

且说太祖偶出营前散步，但见四面山水清幽可爱，正是：

依依柳绿，灼灼桃红。

奇花异草，翠柏青松。

正观之时，忽听莺声鸟语，心中不舍，只是信步行去，耳畔微闻钟声。太祖定睛一望，方见一所古寺，周围水绕，寺前又有座石桥。太祖缓缓行至桥上，但见雪浪腾空，波涛汹涌。太祖心中惊惧，站立不住，只得走过桥去。已到寺前，山门口上悬一匾，写着四字：“古雷音寺”。太祖笑说道：“此处也叫做雷音寺……”话说未完，一阵怪风响过，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花斑虎，真好利害。太祖猛然一见，早已跌在山崖石边，口内说道：“吾命休矣！”只见寺中忙走出一个老僧来，形容古怪，须眉皓然，手执竹杖，口内大喝：“孽畜，休得无理！”那虎俯伏崖边不动。老僧

走近前来，用手扶起，便说道："不知陛下驾临，有失迎候，被这恶畜惊了圣躬，实老僧之罪也。"太祖起来，整整衣冠，看见老僧举止异常，乃开口道："偶然闲步，得瞻慈容，更劳驱逐恶畜，诚万幸也。"老僧又道："陛下连日运筹帷幄，因便至此，请方丈一茶，小尽山僧微意。"太祖欲待不去，看见景致清幽，心中羡慕；欲待竟去，犹恐久坐耽迟，碍于长行。正在沉吟，和尚又道："陛下不必迟疑，请献过茶，即送驾返，决不相羁。"太祖遂举步走进山门。松柏森森，云连屋宇。又走到一重门首，恰似王母瑶池，真非人世。不觉已至大殿槛外。太祖抬头一看，正是：

黄金殿宇，白玉楼台。一带平坡，尽是玛瑙砌就；两边阶级，犹如宝石嵌成。碧槛外，万朵金莲腾瑞色；宝殿上，千颗舍利放光明。白玉瓶内插九曲珊瑚树，矮铜鼎中焚八宝紫真氲。一对青金榻，两扇白玉屏。珍珠亭，焰焰宝光连白日；琉璃塔，腾腾瑞气接青云。三尊古佛，指破有为有相；十八阿罗，渗透无灭无生。香风细细菩提树，花雨纷纷紫竹林。

老僧引太祖进殿与众僧参见礼，俱道："陛下享人间富贵，一朝帝主，今到蔽寺，山荒僻径，多有亵尊之罪。"太祖道："今来宝刹，乃见人间未见之珍，天上罕有之物，令人目眩神摇，不知身在何世。"众僧云："请陛下一观。此处虽系山径荒凉，也是难得到的。"太祖微笑，抬头四下观看，真是一尘不染，万虑俱消。只见十数众僧人，身披袈裟，手敲钟鼓，诵经礼忏。太祖看毕，将头点了点，道："诚心如此！"老僧引着太祖行至方丈，老僧躬身，奉请太祖上坐，老僧下席相陪。少顷，小沙弥捧上茶来。须臾茶罢，又摆素斋。老僧说道："山中无物为敬，多有亵渎。"太祖连称："不敢，后当报答高情。"食毕，老僧随向袖中取出一个缘簿来，面上写着"万善同归"四字，双手递与太祖，又口中说道："愿主上早发慈悲之心。"太祖接过缘簿，揭开一看，俱列历代帝王名讳：第一位是汉文帝，喜施马蹄金一万；第二位却是梁武帝，愿施雪花银一万；第三位便是唐玄宗，乐施宝和珍六斤；第四位是傅大士，施财一万；第五位却是吕蒙正，乐助白金二万；第六位宋仁宗，乐输银三万；第七位晁元相，喜助黄金二百两；第八位则天后，发心乐施七千金。老僧在旁便说："如今正起黄金宝殿，尚少一位不得完成。"太祖心中想道："行兵军需尚且不足，那有许多金银布施？"没奈何，提笔写道："朱元龙助银五千两。"老僧接过缘簿，深深一揖，再三致谢，送缘簿回房。太祖自思道："那簿上如何有前朝的人，想是历代留下来的，亦未可知。"又说道："和尚不是好惹的，见面就要化缘。我本无心到此，被他将茶果诓住，写上许多银子。若我日后登了大位，当杜此贪僧，灭尽佛教。"猛想起道："我在此游了一会，何不留题，也是来此一场。"遂题于碧玉门上：

手握乾坤杀伐机，威名远镇楚江西。
青锋起处妖氛净，铁马鸣时夜月移。
有志扫除平乱世，无心参悟学菩提。
阴阴古木空留意，三啸长歌过虎溪。

太祖题毕，老僧出来看见诗句，变色说道："我这里是清净极乐之乡，无生无灭之地。今主上杀伐太重，昨火烧汉兵六十万，江东大战，又伤军卒二十多万。虽然天意，亦当体念幻躯。贫贱虽殊，痛痒则一。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不从。仁与不仁，僧愿陛下行仁。适才以缘示之，陛下即动嗔念，今吟诗又动杀机。陛下即有天下，易得之，易失之。"遂叫沙弥洗去字迹。太祖自觉惭愧，即便辞回。老僧道："此地山路险峻，虎狼且多，吾当远送。"二人同行，来至桥上，只见那虎仍然俯伏崖边，太祖看见畏惧。老僧道："陛下勿怕，此乃家兽耳……"话未说完，老僧又道："请看军兵乘舟来寻主上了。"太祖举眼忙看，老僧将手往下一推，扑通一声，跌下河去。太祖大叫："天，天！"急忙睁眼看时，已在自家营前。众将一见，

甚是欢喜，向前问道：“陛下何处去来？吾等水陆寻了三日，今幸得见天颜。”太祖说：“我才去了半日，如何便是三天？”太祖遂把闲游事体，细细说了一遍，众将称异。当晚即在营内治酒贺喜，饮至更深方散，各归寝处。前人有诗云：

庐山高万丈，原为不接天。

一朝云雾起，天与地相连。

此段即是太祖误入庐山也，不题。

却说次日，太祖出城取路而回。不一日，便至金陵。李善长、刘基、李文忠率文武迎于城外，即上表劝登帝位，不允。次日，复同百官劝进，因择三月朔日，即吴王位，升奉天殿，群臣相参称贺。次日，太祖告庙，建百司官属，并次平汉功绩，论功行赏。封陈理为归德侯。又顾李文忠问说：“卿等与吴兵交战，胜负何如？”文忠说：“臣与汤和合兵，大败士诚，追至湖州旧馆而回。士诚却从杭州过钱塘江，侵婺州等处。后闻殿下大破陈友谅，进克武昌，士诚大惧，连夜领兵仍还苏州。”吴王大笑说：“此真穴中鼠矣，这且慢题。但我近日闻陈友定为元把守汀州，今却甚是拔扈，迫胁元福建省平章燕只不花，此事你们得知否？”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复叛

古庙深山草木荒，凄风落日黯行藏。
足知天上罗睺显，谁解人间烈士芒。
石火电光原是梦，月阴泡影总无常。
世人欲识因缘事，火自明兮鹤自翔。

太祖说："陈友定为元把守汀州，闻近来甚是贪贱，迫胁元臣，骚扰郡县。我欲遣兵剿灭这厮，你们多官意下如何？"众官都说："殿下不忍生民涂炭，此举极好。"因命朱亮祖率师五千前伐友定，攻取浦城、建阳、崇安等县。亮祖刻日领兵，望汀州进发，不题。

却有江西守将朱文正等檄文来报，说："伪汉陈友谅旧将熊天瑞，向守赣州、南雄、南安、韶州等郡，复负临江之固，不肯来降，望乞兴兵攻讨。"太祖看罢大怒，说："熊天瑞既已请降，受了厚赏，今复背初言，据我地方，理宜讨罪，以安百姓。"便令常遇春总兵，陆仲亨为副，领师一万，协同南昌邓愈，合兵南下赣州。遇春等得令前去。

话分两头，却说陈友定前者见陈友谅攻陷汀州，便起义兵替元朝出力，复了汀州地面。那元顺帝便敕他镇守汀州，十分隆礼他。他一朝威权在手，因迫胁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把他管的军卒，俱纠集在自己部下。近地州县所有仓库，俱搬运到自己家里来。至于一应官僚，悉要听他驱使，稍不如意，辄行诛戮。威震闽中，正是十分强梁。却闻得金陵兴师攻讨，便与手下骁将王遂、彭时兴、汪大成、叶凤计议说："金陵将帅，是难惹他的，我们如何迎敌？"那彭时兴思量了一会，说道："此去城东二十五里地面，有座鹤鸣山。这山四面陡绝，两头止有一条出路，又是巨石□岩，路口止可以一人一马来往。谷里相传有一个火神庙，甚是利害，若有人在谷中略有响处，惊动了火神，就是青天白日之下，他放出火骡、火马、火龙、火鼠、火鸡、火牛，不惧你多少人，俱登时烈火奔腾，活烧熟来吃了。那地方上人，若要在谷中或砍伐些柴草，或牧养些牛马，俱要本日投诚，先献了三牲福礼，又于春、秋二祀，将童男、童女祭献，一年之间方才免祸。如今金陵兵来，必从这山外大道经过，我们可先遣精锐，每山口埋伏，恰于牢中取出该死的罪犯五六十人，假拽将军旗号，径在山外大道搦战。若战得他过，便可将功折罪；若战他不过，就可望谷中而走，引他进来，那时只消供火神一餐之饱。更不然，两边伏兵困住他在里面，多则半月，少则十日，命必休矣。此计如何？"那陈友定听了，拍手大叫道："大奇大妙！依计而行。"正说话间，恰报朱亮祖大军已将到鹤鸣山左近。友定便分付叶凤领兵一千，埋伏山东口子，汪大成领兵一千，埋伏山西口子，只待炮响，两边伏兵齐出紧把，不许放朱兵一个出去。王遂、彭时兴领游兵三千，不时在山中前后提防接应。自己领兵五千，镇守汀州。发出该死罪犯百名，打起先锋旗号，在山外大路截战。若是势力不加，便往山谷中逃匿，引诱朱兵追

赶。众人得令去讫。

那朱亮祖一路上率了五千人马，果是：

旗开八字，马列双行。一对对整整齐齐，一个个精精猛猛。阃内用严，阃外用宽，真是利用张弛；望星而止，望星而行，恰好庶几夙夜。晓得的，说是东征西讨，丝毫不犯的王师；不晓得的，只道人喜神欢，春秋祭赛的佛会。

却有古诗形容得他：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便是霍嫖姚。

前军报道："却是汀州鹤鸣山下。前边金鼓齐鸣，想是有敌人截战。"亮祖把弓刀整了一整，当先迎敌。只见这些贼人，也不打话，竟杀过来。亮祖手起刀落，连杀了三十馀人，心下思量："这一伙人，刀也不会拿一拿，分明是伙毛贼，我不如活捉几个，问他下落。"杀近前来，把一个竟活捉了，带在马后。这些贼看了，都拍马而走，竟望鹤鸣山谷里进去。亮祖也纵马赶来，方才全军进得谷里。只听一声炮响，两下伏兵俱起，东有叶凤，西有汪大成，密密层层，将两头山口把定。亮祖便传令："且下了马另思计议。"便带过那活捉的人，问道："是甚么去处？有何去路？你若说个明白，便放了你。"那人备细把火神庙吃人利害的事，并我们一班俱是死罪犯人，假拽旗号，引入谷中的缘由告诉了一番。亮祖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众兵俱不可声响，且各队埋锅造饭，众军都可饱餐了，便着三百精兵，随我步行，前后探望些出门入户的路头；一边整齐洁净祭品，待我到庙中祝告，也看这神道是甚么光景，何以如此行凶。"

分付才罢，只见那犯人指道："山顶上红焰焰的火骡、火马等物，不是怪精来了么？将军可自打点应付他。"亮祖便叫三军一齐都跳上马，不要心惊，就如上阵，也迎他一回，再做计较。方说得完，看他殿中烈烈红红，赤赤炽炽，杀奔一阵火焰、牛、马、龙、蛇等件出来，中间拥着一个绯袍金冠、红发赤脸的妖神，骑着一条火龙，竟向我军阵上赶来。亮祖定着睛光，将自己号箭，拈弓搭箭，把那冲锋的火马一箭，正中着马的左膛，那马仆地便倒。这个妖神分付队下小鬼，把那箭拔了来看，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小鬼得令，把箭拔来。细看了"朱亮祖"三字，那神便说："我道是谁，快回殿中去罢。"原来上阵的箭，恐怕人来争功，那箭上都刻着某人的名字。这个火神所以晓得是亮祖。顷刻之间，山色仍旧清霁。亮祖也下了征鞍，对众军说："这箭虽是退了这阵火神，但不知还是祸还是福，我们还须上山，到殿中探望一番。祭品倘或齐整，即可随用。众军还须各带利器，以备不测。"众人听了，俱说耳朵里也不曾闻，眼睛里也不曾见，都要限随了元帅上山，到庙上探望。

亮祖当先大步的走，行有一里多路，却是山腰光景，造有一个亭子，匾额上写着"天上罗缱"四字。自此直上，俱是大块的火石砌成，约有一丈多阔路道。两边都是松柏的皮，却又似榴树的叶。指着这树问那捉来的人，他说："这树向来传说是无烟木，火中烧着，只有焰却无烟，因此人唤他做'无烟'。"亮祖又走了百十步，早有一阵的风来，都是硫黄焰硝气味，却带着腥秽之气难当。那人便说："这风都叫做火风。这腥臭便是时常有人不晓得的，来冲撞了神明，便烧杀他吃了。那山涧中白骨如麻，都是神道所享用的。"亮祖也不回复他，只是放开了脚走。

又约有半里地面，却又是三间大一个亭楔，四周把砖子封砌，匾额上题着“蚩尤”二字，只一条路上去。那封砌的砖上大写道：“来往人各宜自保，勿得上山，恐触神怒。”那人便立住了脚，对亮祖说：“元帅，到此是了。我们每常地方上祭献，也只摆列在此亭子内，若是上面，不可去了。”亮祖说：“岂有此理！上面现有通衢大路，怎么我们便上去不得？”那人说：“元帅，那亭子上现写着不可上去了，小人怎敢抵挡？”亮祖也只是的走，那些随行的军校，也都随从了来。又约有半里路途，只见万木周遮，一亭巍立。亭的前后左右，俱生有四块万仞插天的石壁，止有一条小路从旁可走。远远地却听的木鱼响声。亮祖心中自喜，便在亭子中立了，对那罪人说：“你道没有人上山，原何有木鱼声嗒嗒的响？”那人也不敢答应。亮祖再将身走上路来，恰好一个道人，戴着个铁冠儿，身上穿一领黄色道袍，手中拄一条万年藤的拐杖，背上背四五个药葫芦，一步步走将下来，见了亮祖，拱一拱手，说：“将军你要上山，可往这条路去。”亮祖正要问他说话，他把手一指，转眼间却不见了他。

第 四十二 回

罗□星魂返天堂

登山欲识罗□主，谁解罗□本自身。
不死不生都是幻，谁空谁色总何因。
豁开石窦窥无我，劈破重崖觉有神。
堪笑奸豪不识势，自提傀儡度秋春。

却说朱亮祖山上见了铁冠道人，正要问他火神光景，那道人把手一指，转眼间却不见了道人。转过山湾，已是罗繿神庙。朱亮祖去到殿中，这些军从却把祭品摆列端正。亮祖便虔诚拜了四拜，口中祷告一会，又拜了四拜。军士们将纸马焚化毕。亮祖在殿中细看多时，更不见有一些凶险。唯有这些军士，只在背后说了又笑，笑了又说，不住的聒絮。亮祖因而问道："为何如此说笑？"军士们那一个敢只声，却有活捉的犯人对着说："他们军士看见庙中塑的神灵，像元帅面貌，一些儿也不异样，不要说这些丰仪光彩，就是这须髯，也倒像看了元帅塑的，所以如此笑说。"亮祖也不回言，只思量怎么打开敌人，出得这个山的口子。不觉的那双脚迅步走到后殿边，一个黑丛丛树林里。亮祖抬头一看，却是石壁□岩，中间恰好一条石径。亮祖再去张一张，只听的里面说道："快请进来！快请进来！"亮祖因而放胆跨脚，走进石径里去。转转折折，上面都是顽石生成，止有一个洞口，倒影天光，便不十分昏暗。如此转有二三十折，恰见一块石床，四面更无别物，床上睡着一个神明，与那殿上塑的神道，一毫没有二相。亮祖口中不语，心下思量说："要知此神在此山中显灵作怪，今趁他睡着，不如刺死了他，也除地方一害。"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把手掣出腰间宝剑，正要向前下手，只听豁喇喇响了一声，山石中裂开一条绢光，石壁上写道：

朱亮祖，朱亮祖，今世今生就是我。
暂借尔体翼皇明，须知我灵成正果。
天上罗□耀耀明，舒之不竭三昧火。
六十馀年蜕化神，己未花黄封道左。
北靖胡尘西靖戎，尔尔我我随之可。

——铁道冠人谨题

亮祖看了一番，心中想道："有这等事，怪不得从来军士说，殿上神明像我。可见我这身子，就是罗繿神蜕化的。方才路上遇着的道人，戴着铁冠，想就是题诗点化我来。不免向我前身，也拜他几拜。"才拜得完，那一片白光、石壁也不见了。亮祖转身，仍取旧路而出。这些军士看了一惊，禀道："元帅不知往那里进去了，众军人正没寻处，元帅却仍在这里。"亮祖说："我也不知不觉走进一个所在去，你们寻有多少时节？"众军说道："将有一个时辰。但下山路

远,求元帅早起身回去。”亮祖应道:“说的是。”便将身走出前殿,辞了神□,竟下山来。只听山下东西谷口边,呐喊摇旗,不住的虚张声势。亮祖在山腰望了半晌,没个理会。顷见红日沉西,亮祖也慢慢步入帐中。这些军士进了晚厨,各向队中去讫。

亮祖独对烛光,检阅兵书,看那冲围出谷的计策。忽见招招摇摇,一阵风过,日间到山上祭的神道,金盔绯甲,已到面前。亮祖急起身迎接,分宾而坐。那神便道:“将军此身,今日谅已知道了。六十年后,仍当还归此地。但今日被友定困住,将军何以解围?”亮祖说道:“此行为王事而来,不意悟彻我本来面目。今日之困,更望神王显大法力,与我主上扫除残雪,廓拓封疆。”那神明道:“这个不难。此东西山口,我一向怪他□隘昏迷,有害生民来往,但我这点灵光,又托付在将军阳世用事,因此不得上玉皇座前,奏令六丁六甲神将,开豁这条门路。今将军既在此,又被围困,今夜可即付我灵光,上天奏闻。奏回之时,仍还与将军幻体。明日三更,我当率领丁甲、山鬼、神将,东西两路用火喷开,将军即可分兵,乘火攻杀出去。”亮祖说:“这个极好。但我近到山中,闻神□用火射人,春、秋必须童男、童女祭献,此事恐伤上帝好生之心。”那神明对说:“此是将军本性上事。将军蜕生时,该除多少凶顽,多一个也多不得,少一个也少不得。只因带来这分火性,自然勇猛难消。既然如此说,今夜转奏天庭,把将军烈火按住,竟做个水旱有祷必灵的神道何如?”亮祖大喜说:“如此便好。”分手而别。亮祖便上胡床,恰如死的一般,睡熟在床上。直至五更,天色将曙,那神道从天庭奏事而回,旋入帐中,嘱付亮祖说:“我一一依昨晚所说,奏请玉皇,都依允了。灵光仍付将军,将军可醒来,分付三军,晚来攻出重围。相逢有日,前途保重!”亮祖醒来,梳洗了,仍领军士上山,焚香拜谢。到得日暮,作急下山,分付今夜三更攻打,不题。

却说陈友定在汀州府中,那王遂等四将把引诱我军入山口子上,如铜墙铁壁围住消息,报与友定得知。十分欢喜,大开筵宴庆赏。且打发许多酒食,送到王遂等四人帐中,说:“功成之日,另行升赏,今日且各请小宴。”这四将也会齐在山前一个幽雅所在,呼卢浮白的快活。

亮祖却分付三军上山砍取柴竹,缚成火把五六百个,待夜间以山上神光为号。神火一动,军中便点着火把,协力乘火杀出口子。众军得令,各去整理齐备。恰有二更左侧,帐中军士果然望见山上殿中火光烛天,那些火马、火骡、火鼠、火鸡、火龙、火牛等件,一些也不见,只有东西两路而下,都是执着斧、锤、锯、錾的牛头、马面,每边约有一二百个竟奔下来。我军一齐点起火把,神兵在前,我兵在后,东西山口,悄悄地直杀出来。谁想神兵斧到石落,把口子上的军士都压死在石头下面。杀到大路,那神明把手与亮祖一拱,说:“此处便有幽明之隔,不得同事,趁此静夜无备,将军可逾山而上,径到城中,攻取城池。那友定恶贯未盈,尚得逃脱,不必穷追了。”这火神自回山去讫。亮祖听言,因令三军直登前岭。谁想这城依山而筑,东南角上果是以山作城。军士衔枚疾走,下得岭来,已在城中,正是友定府墙。三军便团团围住,亮祖当中杀入。友定在梦中走将出来,只得在茅厕墙上跳出逃走,径向建宁而去。亮祖待至天明,安辑了远近百姓,便将檄文前往浦城、建阳、崇安等处招谕。不止一日,三处俱有耆老、里甲带了文书,投递纳降。亮祖自领全军,竟回金陵奏复。

且说陈友定从厕中跳墙而逃,恐大路上或有军马追赶,也向东南角上登山逾岭,径寻鹤鸣山一路行动。手下只带有一二百精壮。走过山口,但见东西两路二千个士卒,都不是刀剑所伤,尽是石头压死的。至如王遂、彭时兴、叶凤、汪大成四将,竟像石栏圈一个,把四将头颈箍死在内。友定摇着头,伸着舌,说:“这朱亮祖甚是作怪,怎能运动这些石片下来攻打?希奇,希奇!”回看山口,又是堂堂大路,与前日光景一些也不同。叹息了一回,寻思元朝建宁守将阮

德柔，甚是相好，不如且去投他，做些事业，报复前仇，也还未迟。一路之间，提起“朱亮祖”三字，便胆战心寒，说：“纵有神工鬼力，那有这等奇异。”说话之间，已到建宁地面。友定走进德柔府中，将石压军士，失去浦城等县事情，与德柔细说一遍。那德柔也惊得木呆，半日做不得声。且看后来若何。

第四十三回

损大将日现黑子

江山牢落路烟迷，剑气纵横夜欲低。
岭下卷旗鸱顾影，湖边移寨鸟惊啼。
碧梧秋老梢头泪，宫树春深草底凄。
为应日中摩黑子，狻猊百战夕阳西。

且说元将阮德柔把守建宁，却有陈友定从汀州逃脱来见。那德柔听了朱亮祖劈开石壁，杀伤军士希奇的事干，便说："仁兄此来，我当为你报仇。此地离处州界限不远，我如今点兵四万屯住锦江，复领一支兵绕出处州山背，便当一鼓攻破城池。"友定接应道："绝好，绝好！"就整顿军马起行，不题。

却说处州镇守大将，姓胡名深，字仲渊，此人沉毅有守，智勇双全，且又评论诗文，高出流辈。大小三军，没一个不畏之如神，亲之如父，真是个浙东一方保障。探子报知信息，他便上了弓弦，出了刀鞘，统领铁甲军三千，上马出城迎敌。正遇友定兵到，两边射住了阵脚。那友定看了胡深不多人马，便纵马直杀过来。胡深就把大刀抵住，你东我西，你来我往，战上五十馀合。胡深阵上，兵十分精猛，各自寻个对手相杀，杀得友定阵中旗倒盔歪，十停之中，留有五停。友定大是输魂丧胆。天色已晚，两家计兵，明日再战。友定自回本阵去讫。

胡深领兵入得城来，恰好儿子胡祯迎着说："今日之战，虽荷主上洪福得胜，但父亲何以不着孩儿出阵，决要自战，此意何如？"胡深说道："你不晓得，那友定因输与朱亮祖了，又失了若干地方，此行倚仗阮德柔，恢图报复，其势必劲，其谋必深。你们少年人那识行兵神妙。但我今日虽然得胜，此贼明日必定另有诡计接应我师。我前日接主公密札，分付说：'日中有黑子，主东南主将不利。'我连日坐卧不安，心神若失，不意此贼搅扰界限，倘或有疏失，我当万死以报主公。尔为我子，更宜戮力为国家尽忠，为父亲争气。"言毕，不觉泪下。胡祯慌忙答应道："父亲放心，料然必胜。"军中把酒而罢。

次日黎明时候，胡深传令军中造饭，结束齐整。三千铁甲军，没一个被半点伤痕。正要上马，只见走过儿子胡祯来说："父亲今日可令末将当先搦战，稍稍替你气力，父亲可督中军压阵。"胡深笑道："孩儿不须挂心。我今日若不出阵，那友定便说我气力不加，反吃贼人笑侮。你但可领屯兵镇守城池。"分付才罢，便跳上马，把身子一扭，那马飞也似当先去了。

刚刚排列阵势完成，早有陈友定前来大叫道："胡将军，可出来相对，决个胜负。"胡深听了，便说："陈元帅，你为何迷而不悟？你阵上甲兵四万，到晚点数不上二万有零；我兵三千，公然全军而返。昨日之战，已见分明，元帅何不顺天来归？我主公神圣英明，群臣乐为之用，不久四海自当混一。昔日窦融归汉，至今称为哲人。元帅请自三思，何苦伤残士卒。"友定听了

一会，也不回报，驱兵径向阵中杀入。胡深大怒，领动三千铁甲，直入重围，把那贼人寨栅登时砍倒，杀到垓心。那二万馀人，又去了十分之四。友定大惧，勒马向建宁路上逃走。胡深纵马赶来，约有二十馀里。看看较近，那友定心下转说："前者被朱亮祖出奇夺去了建阳、崇安、汀州等地，无可容身，幸有阮德柔肯分兵与我报仇，今又剩得残兵万馀，虽然回去，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谅他后面又无接应兵马，不如拼死与他再战。"这也是胡深命合当休，上应天象。那友定大喊一声，转马来杀。胡深也道："你正该送死。"两马正将凑头对敌，谁想胡深坐的马，被那旗幡一动，日光径射过来，只道是什么东西，把双脚一跳，凑巧前脚蹄上嵌着一把长草，那草披披离离带着后蹄，一绊绊倒在地。胡深虽便跳下马来，恰被贼兵挠钩搭住不放，众军便活缚了过去。三千铁兵直冲过来救应，那友定奋力杀奔前来，无可下手，三千铁甲军士只得含泪逃回，报胡祯得知。

那友定见军士四散，便纵马先回建宁城中，见了阮德柔，说："捉得大将胡深到来。"德柔大喜，就请友定暂回本馆解甲安息，待众军解到胡深，方请公堂筵宴庆赏。友定回至本馆，未及半刻，众军把胡深解到。友定便下阶解去了缚，说："且请上堂讲话。"胡深只得上堂，便开口说："既然被擒，愿赴一死，倘如释放，便当与公同事圣明，不枉了君明臣良大理。"说了又说，劝了又劝，友定心中甚是尊爱。馆门上，元将阮德柔处屡次打发人来请赴筵宴，因友定听了胡深言语，不见发付，只是沉吟，便不敢上堂相禀。谁想德柔这贼，坐在自己堂中，正要十分施逞快活，怎奈二三十替差来接的人，都不去回复，忍耐不住，便放开脚步，走到馆前门首，大喝道："陈将军，把这胡深一刀两断便了，何必待他说张说李，终不然，放了他不成？"友定慌忙下堂迎接。那德柔已到堂前，喝令众军把胡深斩讫报来，连友定也没做理会。顷间，军士献了首级，德柔自同友定到府中筵宴。

话分两头，那胡深儿子胡祯，在城上自早盼望到晚，杳无消息，自要领兵出阵接应，又恐孤城失守。正在狐疑，不觉心飞肉跳起来，胡祯心上不安，却有一种口里说不出的光景。隔不多一会，铁甲军士到来，诉说马绊被捉事情。胡祯放声大哭，哀动三军，晕倒了半日方醒。次日，即申发文书，知会四面支应；一面备将事务上表奏闻太祖，申请急调将官把守，不在话下。

却说朱亮祖承命攻取汀州等处，得胜而回，不一日，来到金陵。次日，入朝朝见，行礼毕，出班将前事一一面奏。太祖不胜欢喜，便令御马监将自己所乘骏马，并库中取金彩缎八表里，赐与亮祖。亮祖拜谢出朝。

只见殿中走过一个使臣，将表章托在手内，口里报道："臣处州府镇守胡深子胡祯遣来奏闻的表章。"太祖听了"胡深子胡祯"五字，吃了一惊，便问："胡元帅好么？"那使臣不敢接应，只见两眼中汪汪，泪下如雨。太祖慌忙把表章读看，方知胡深被害，便对宋濂说："胡将军文武全才，吾方倚重，不意竟为友定这贼所害！"因追赠"缙云伯"，遣使到处州致祭；就荫长子胡祯处州卫，用为将军指挥佥事之职。

正在调遣间，恰好徐达领兵也回见太祖。太祖见了，问说吕珍消息。徐达回奏说："吕珍闻主公取了湖广，因遁迹苏州。那左君弼来攻牛渚渡，幸托主公洪庇，被臣连败六阵，追至庐州。左君弼复弃庐州，北走陈州。臣即俘其老母、妻子，解送军前。"太祖令将君弼家属，择深大官舍寄寓，支领官俸优恤隆眷。即对徐达说："前者军师刘基在豫章别我时，曾言日中有黑子相荡，主损东南方大将之象。今胡深与陈友定相持，马蹶被缚，不屈而死，大可痛怜。我今思量，向年廖永安领兵往救常州，被吕珍所获，后来我兵活捉张九六，他要将永安来换，彼时不知主何意思，不换与他，至今守义不屈，被其羁禁。你可分付中书写诰文与他，遥授光禄大夫、柱国、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国公，以表孤家不忘远臣至意。"徐达领命而出。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冻云垂垂雪欲堕，忽然温诏移江右。
憔悴寒衣春顿生，相语皇仁天地厚。
屠苏酒透一星春，因窥仇敌识君臣。
恭良原是天然性，为笑愚痴昧本真。
悔彼从头多反复，更有吴儿多踯躅。
二千馀万乌合兵，何以周亲建大纛。
数行铁骑捣中坚，里外声呼声振天。
东御伪周南靖楚，几人勋烈勒凌烟。
李岐阳，常忠武，武顺邓王历可数。
只怜罗□亦星精，永嘉功绩谁究取？
青史编编久更新，疆场血战苦和辛。
应知爱屋怜乌者，宁置鸿功付鬼磷。
携壶醉客听新声，化日春深天地清。
那思今日歌吹地，多少英雄干得成。

话说太祖因胡深不屈身死，转展念及廖永安陷于张士诚，守义有年，遥授官爵，命中书写诰与他家内，以励忠贞。早有细作报与士诚得知，且说太祖加称吴王封号等事。士诚因自称为帝，改国号为大周，改年号为天□，立长子张龙为皇太子。以次子张豹、张彪、张虹总理军国重事；以大元帅李伯缦领兵十万，把守湖州；以潘原明领兵五万，把守杭州，阻塞钱塘江口；以万户、平章尹义驻守太湖。封弟张士信为姑苏王，李伯清为右丞相。一面还请命于元朝。而今他也晓得元朝遮护他不得，且做事还有妨碍，尽把监制他的元臣一一逼胁身死，放情自纵。每常只有提防朱家兵马征伐浙右意思，这也慢题。

且说常遇春同邓愈领兵进攻赣州，贼将熊天瑞从东门外十里列阵迎敌，相持日久，胜负未决。太祖乃遣左司郎中汪广洋前往参谋，因谕遇春等说："天瑞困守孤城，犹之笼禽阱兽，谅难逃脱。但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尔等须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使用，二则可为未附者劝，三则不妄诛杀，子孙昌盛，汉时邓禹可以为法。前者友谅既败，生降诸军或逃归者，至今军为我用，民为我使。后克武昌，严禁军士入城，故得全一郡之命。苟得郡而无民，虽有何益？"广洋来到军中，传与上命。当时，暮冬天气，西江近赣诸地，颇苦严寒，闻有天使来谕保全民命的话头，便觉阳和春色，一时照临，都如挟纩一般。遇春见天瑞拒守益坚，因命军中深掘沟池，广立栅寨，周匝围绕，以防四面救援，且绝城中往来信息。日复一日，已是元至正二十五

年岁在乙巳正月元旦。常遇春等领诸军在赣州，东向金陵，称臣祝寿，呼声动地。那天瑞在城上遥望了一会，对那些军士说："朱家真好臣子，真好礼体，似此光景，颇有一统规模。但未识朱公德量何如？前闻有使到军中传谕，不许妄杀，未知果否？"自言自语，下城调遣军士把守。此时春气已动，我军倍加精彩。又将半月，天瑞自揣力不能支，只得写了降书，开门送至遇春寨内。遇春细看了来情，并问来人心事，已知天瑞困迫。因对来人说："前者我王驾到江西，你将军已是投降，收了我王许多赏赉。不意复生歹心，劳我师旅。今日本当不受纳降，但我何苦为你将军一人之头，带累许多无辜之众。你如今可回去报知说，叫他再自清夜细思，不可造次做事。倘或目下势迫而降，后来仍如今日叛逆，天兵所到，决不容情。"那人得令回城，备讲了这一番话。次日，天瑞亲到军门负荆纳款。遇春因传令诸军，不许搅动村居百姓，各守队伍，倘有一军走入民居者，刖足示众。号令已毕，止率从者十人进城，点检户籍，释放了无罪良民，将存有仓储，尽行给散远近人民，以济骚扰之苦。一面申奏金陵，一面传檄南安、南雄、韶州等郡，曲谕主上德意。诸处望风而降。因令原守韶州同佥张秉彝仍守韶州，指挥王屿守南雄，自己总领三军，不一日回至金陵。太祖临御戟门，颁赏犒劳有差，因对遇春说："闻将军破敌不杀，足称仁者之师。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如此？天赐将军以隆我国家也。余深有赖焉。又思安陆及襄阳一带地方，正是江西肩背，不可不取，还烦将军一行。"遇春拜谢赏赉，且衔新命，即日出城往荆楚进发，不题。

且说伪周张士诚、元帅李伯缦，见我兵往上江一带征取，湖州谅来无事，悄地率众二十万，星夜兼程而进，竟把诸全新城围住。主将胡德济坚守，即遣使往李文忠处求救。文忠得报，便率兵来援，未至新城十里土名龙潭地方，文忠因传令前军据险安营搦战。德济知文忠已到，遣人间道对文忠说："众寡不敌，姑宜少待大兵，一齐攻杀，方保无虞。"文忠与来使说："以众论，则我非彼敌；以谋论，则彼非我敌。昔谢玄以八千人破苻坚八十万雄兵，若未与战，便遽退避，则彼势益炽，纵有大军到来，难为攻矣。莫若与之一战，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说："彼众而骄，我寡而锐，可一战而擒。擒彼之后，轻重车马任汝等所取，尔辈当戮力齐心厮杀。"明日，两军相对，文忠仰天大叫道："朝廷大事，在此一举。敢自爱此身以后三军哉！"即横槊上鞍，领了数十铁骑，乘高而下，直捣伯缦阵后，冲开中军，一把刀登时砍倒二十馀人。因督众乘势四下赶杀，贼兵大溃，自相蹂躏。胡德济在城，闻知文忠力战，因率城中将士鼓噪而出，声震山谷，旌旗蔽天，莫不以一当百，斩首数万级，血流成河，溪水尽赤。伯缦却要望东而逃，又遇左翼指挥朱亮祖恰向前杀来，把老营四下放火腾烧，活捉了同佥韩谦、元帅周遇、萧山等六百馀人，散卒军士七千馀众，马一千八百馀匹，弃去的辎重、铠甲、器械，山堆阜积，众军搬运了五六日尚不能了。李伯缦领了残兵万馀，保了伪周五太子，星夜从苏州而去。文忠仍领兵镇守旧地。

话分两头，却说太祖命元帅常遇春往取安陆、襄阳，复调江西行省左丞邓愈为湖广平章政事，领兵接应。因使人谕知邓愈说："凡得州郡，汝宜驻兵抚辑降附。近闻元将王保保集兵汝宁，他的行径，就如筑堤壅水，惟恐泄漏。尔之荆南，倘能爱恤军民，则人心之归，犹水之就下。是穿其堤防，使所聚之水都漏泄也。用力少而成功多，正在今日，尔宜敬之。"邓愈奉命来至遇春营前，那遇春正与安陆守将任亮血战。看那任亮甚是骁勇，两将斗到五十馀合，未见胜败。邓愈大叫道："常将军，待末将为公活擒此贼！"声未绝，手中展开锦索向天一撒，把那任亮活捉到马上去了。一个辔头急勒，勒往自家寨中跑回，就唤三军把任亮陷在囚车，解送金陵听旨发落。遇春见邓愈捉了任亮，便纵马入城，抚谕了百姓，着令沔阳卫指挥吴复住城把守。次

日，发兵前至襄阳。只见城门大开，百姓们都扶老携幼，一路上跪了迎接，备说镇守元将闻风逃遁。遇春便分付后兵传言，请平章邓愈进城安辑民人，出榜晓谕；自己统领兵马，追击元将五十馀里，因俘士卒五千馀众，获马七百馀匹，粮一千馀石。正要转身回军，恰有元佥院张德山、罗明跪在马前，将谷城一带地方，与元思州宣抚并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等，将所守镇远、吉州军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尽行降附。遇春即令军中取过马匹与三人骑了，同至襄阳城中。早有平章邓愈在府中整备筵宴，邀人相聚；一面将得胜纳降事务备做表章，申奏金陵。内兼请改宣抚司为司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仍以仁厚为宣慰使。

第四十五回

击登闻断明冤枉

宝刀映漾大场中，健儿对舞将军雄。
翻身上马力□虎，弯弓殪兕走罴熊。
归来天上云霓赫，赓歌臣主欢无□。
崇文宣武圣明时，犹异奸僧萌恶孽。
东邻有妇貌如花，忘却无家欲有家。
豆□孤香强作合，葡萄一醉口波查。
墙上桃花应有主，任彼颠狂还自矢。
一贞注定子和夫，九重渎听身甘死。
昭揭纲常如日星，燕子衔泥垒旧亭。
寄语菩提宗教者，六根清净本来经。

却说常、邓二将军统领攻取荆、襄之地，恰有张德山、罗明、田仁厚三人望风而来，归有许多地面。因一面申文保留仁厚为宣慰使，又备说元将任亮虽在擒获，然壮毅可用。太祖俱允奏。以田仁厚镇抚荆南，仍授宣慰之职；释任亮为指挥佥事；敕令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镇守襄阳；常遇春暂领兵回金陵，听遣征讨。是时，江西、湖广皆平。太祖因会集多官计议，说道："张士诚主谋，惟是弟张士德及部将史椿。后来，士德被擒，史椿被谗而死。今只委托张士信做事。我看士信惟贪酒色，用的是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这三个都是谄佞小人。我时常自忖，诸事无不经心，尚且被人瞒我。这张九四终年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被人瞒过的世情。又闻得外面市谣说：'张王做事业，只凭王、蔡、叶。一朝西风起，干别。'如此光景，倘不及时翦除，小民何忍当其凌虐？"因分付将士："明日亲行简阅，战胜者受上赏；其有被伤而不退怯者，亦是勇敢之士，受中赏。"诸将帅领命退朝，整点各部军马去讫。

次日五更，太祖出宫排驾，竟到演武场中坐下，即谓起居注詹同，从旁登记今日比试胜负于簿子上，以便赏罚。大小三军，个个抖擞精神，逐队逐伍、逐哨逐营，刀对刀，枪对枪，射的射，舞的舞，马军对马军，步卒对步卒，十八般武艺，从大至小，件件比试过了。又命火药局装起火铳、火炮、火箭、鸟嘴、喷筒等项，都一一试过。自黎明至天晚，太祖照簿上所记胜负，各行赏罚有差。

排驾回宫，昏暗中远远望见一人倚墙而立，太祖指向巡街兵马指挥说："那人为谁？"指挥即刻捕获到驾前，讯问籍贯、姓氏。那人回答："小臣攸州人氏，姓彭双名友信。县官以臣文学，赍发来此，今早方到。闻吾王简阅将士，不敢奏闻。适见驾回，遍走民家回避，以面生不熟，无人许臣进门，因此倚墙而待。"主上听他语言清亮，且举动从容，抬头看见天边霓色灿然，因

说：“我方才登驾，以云霓为题，占诗二句。你既有文学，可能和么？”友信奏说：“愿闻温旨。”太祖便道：

谁把青红线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

友信接应答曰：

玉皇知有銮舆出，万里长空驾彩桥。

太祖大喜，随命明早入朝进见。

次早，钟声方歇，太祖密着内臣出朝探视友信来否，却见友信整冠肃裳，已到多时。太祖视朝礼毕，对侍臣说：“此有学有行之士，我欲除为翰林编修，何如？”廷臣齐声应道：“极当，极当！”友信拜谢才毕，只听朝门外鼓声冬冬的响。原来太祖欲通天下民情及世间冤枉，倘无人替他申理，便许自身到朝挝击此鼓，名曰“登闻鼓”。如有大小官军，阻遏来人者，处斩。此分明是当初治水的禹王鼓鼗求谏的美意。太祖听了，便宣击鼓的进来。不移时，恰是一个极美极洁的妇人，年纪止有二十馀岁，飘飘冉冉走向殿前，叩了几个头，跪着诉说：“小妇人周氏，是扬子江边渔户。父亲将我嫁与李郎，贴近金山寺，亦以捕渔为业。嫁方两年，生下一个孩儿。时常间有邻家江妈妈送我些胭脂、花粉，小妇人亦时常把些东西回答，因此来往甚是绸密。一日间，李郎在外生理，往来长江不回，小妇人因邀江妈妈到家相伴同睡，谁想江妈妈暗将僧鞋一双藏在床下。次早，他竟回家，恰好李郎走到，往看床边，见有僧鞋，疑是妇人与和尚通奸。任我立誓分辨，只是不听，逐我回到娘家。彼时拜别之际，也曾占诗一首，剖白衷情。那诗记得说：

去燕有归期，去妇长别离。
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儿。
撇了夫与子，出门将何之？
有声空呜咽，有泪徒涟□。
百病皆有药，此病竟难医。
丈夫心反复，曾不记当时。
山盟与海誓，瞬息竟更移。
吁嗟一女妇，方寸有天知。

李郎也只做不闻，只得长别。自此将及半年，有个新还俗的僧叫做惠明，原是金山寺和尚，托媒来说，要娶妇人。父亲做主，便嫁了他。前晚酒中，说出当年江妈妈时常送些花粉、胭脂，及藏僧鞋的事务，原来都是这和尚的奸谋，因把妇人夫妻拆散。后诉本地知县，谁想他又央人情，不准情词。这段冤屈，全仗爷爷审理。”太祖听了大怒，即唤殿前校尉，星驰拿捉奸僧、江妈妈及本地知县，与金山合寺僧众，到殿鞫问。不一日，人犯齐到，一一都如妇人所言。登时，命将惠明凌迟处死；那偷寒送暖的江妈妈坐主谋枭首；同房十二个僧人坐知情罪绞；知县遏绝民情，收监究问；其馀寺僧，俱发边远充军；这妇人仍着原夫李郎领回，永为夫妇。发断去讫。

暑往寒来，不觉又是孟冬天气。太祖对徐达、常遇春说：“今日军将操练已精，幸得资粮颇足，公等宜帅马、步、舟师，一齐进取淮东，首取淮安，便攻泰州一带，庶几翦去士诚东北股肱之地。股肱一失，心腹自亡。”二将领命辞朝，择日率兵二十万，向淮东一路进发。

且说士诚知我军攻取风声，便召满朝文武商议。恰有次子张虬向前奏说：“臣意金陵兵马，本欲先取淮安，后攻泰州，我处不如遣舟师进薄海安，次于范蔡港口，以疑彼师，使他进退两难，彼此分势，日久师老，不战自退矣。”士诚听了，称说：“极是，极是！”即令张虬带领舟师，

依计而行；一面又令人驰赴泰州，令守将史彦忠小心御敌，不题。

太祖在金陵，探子报知士诚如此行兵信息，因作书谕徐达曰：

> 贼兵驻扎范蔡，不敢溯上流，分明是欲分我兵势耳，非真有决机乘胜之谋也。宜遣廖永忠等率舟师御之，大军切勿轻动。待他徘徊江上，听其自老，乘其怠慢，攻之必克矣。泰州既克，则江北瓦解，不卜可知。

徐达接谕，即率兵驰赴，由海安至泰州界上安营。泰州史彦忠早已知风，便对众人商议说："金陵兵势极大，若与对敌，必不得利。以我见识，城中粮饷甚多，只宜固守。一面使人往姑苏，求取救兵接应，方可迎敌。"众人合口都说："元帅高见。"史彦忠即修表，遣人至苏州求救，因分遣将士固守城池。我军直抵城下，每日令人高叫搦战。彦忠只是坚闭不出。徐达因传令在正南上七里外安营。众将都来议围城攻击之策。徐达说："吾知此城极其坚固，更且兵多粮广，若攻之必不能克，徒伤士卒之命。莫若乘机另生计议。"因令众将每日遣小卒在城下百般毁骂，激他出来迎敌。那彦忠这厮，绝然不睬。一连相持了半月。徐达见诸军全然无事，传令冯胜帅所部军马一万，进攻高邮去了。过有七八日，又令孙兴祖领兵一万，把守海安去讫。阴对常遇春、汤和、沐英、朱亮祖、郭英等说："细看彦忠，乃东吴善守之将，趁此严冬，人将过岁，吾有方略在此，只是事机宜密，诸公不宜漏泄秘计。"便附众人的耳边说了几句话道："何如，何如？"诸将说："甚妙，甚妙！"翌日，徐达传令："诸军在此，以客为家。今彦忠既不出战，亦宜听之。军中自宜趁此年华，除夜元旦，各图欢庆。"下令已毕，因令帐中设一个大宴会，会集诸将，高歌畅饮，扮戏娱情，一连的热闹了七八日。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问君兴废事何如，成败犹如一局棋。
转眼请看青发少，回头不觉白眉垂。
秋声鹤唳愁应懆，春老莺啼苦自知。
离乱也思归去好，一蓑烟雨酒堪炊。

那徐达见史彦忠坚守不战，因设计策，令军中也不搦战，趁着青阳令节，解甲休兵，大吹大打，一连如此七八个日头。早有细作看了这般光景，就报与彦忠知道。彦忠大笑说："如此村鄙，岂堪大将。今彼既然自骄自肆，上下各无斗志，不如乘机破之，何必定要外兵来援，方才迎敌。"彦忠又恐未必的实，即唤过儿子史义说："我欲令汝往探虚实，汝可将书一封，假以投降献城为名，细观动静。事成之日，重重奏请升赏。"史义得令，赍了降书径到徐达营前，浼令士卒报入。那些士卒也不禁止。史义直入营中，但闻得笙歌聒耳，嬉戏的妆生妆旦，抹粉涂朱，在堂中搬演杂剧。那个徐达元帅，与这些众将沉酣狼籍，略无纪度。史义在旁，细看了一会，也没有人来查说姓张姓李，又是半晌，走到桌子边，摸出书来投递。徐达朦胧醉眼，问说："你是何人？"史义对说："小人是史彦忠帐下将书来的。"徐达慢慢地拆开，念说：

泰州守将万户侯史彦忠，端肃书奉大德总戎徐公麾下：伏念彦忠久思圣泽，愿沃仁风。昨闻师临敝邑，即欲衔命投降，奈吴有监使，未得隙便。今监使已回，谨献户归降，乞保馀生，为一卒幸也。特此先容，馀当面禀。

徐达看书大喜，便以酒予史义吃，问说："主帅几时来降？"史义权对说："明日即来。"徐达乃传令军中说："泰州已降，正可设宴庆贺。明日可增多筵席十桌。至如带来军士，且到临时宰杀牛、马犒赏。"史义叩头，出得营来，又听得帐里鼓吹声歌不住的交作，喜不自胜。即刻回到泰州，备说无备的榜样。彦忠大喜说："今夜不杀徐达，永不为大丈夫！"

是日，正是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正月之人日(初七)。约莫一更左右，彦忠率兵二万出泰州南城，悄悄的驰至徐达营前。但闻营中更鼓频敲，便引兵直向营侧。只见士卒满地的熟睡不醒。彦忠因分付将卒说："尔等不必杀死士卒，径杀徐达，方为大功。"帐中灯烛微明，遥见徐达隐几而卧。彦忠遂令三军奋力杀入。谁想方踏进营，即都落在坑中。坑深四丈，下面都是两头尖的铁钉、狼牙、虎爪，陷入即死。仔细一看，都是草人。彦忠大惊，倒戈退步而走。忽听得一声炮响，伏兵尽起，东、南、北三面密密丛丛的军校，杀将拢来，止有西面兵马少些。彦忠便令军士投西而走。徐达传令，即将火炮、火铳、火箭、长枪手，一齐追来。满前皆是大沟，阔有二丈零，深有三丈零。伪周兵马堕死者不计其数，止约剩有百馀士卒，彦忠只得领着浮尸而走。此时天色已明，彦忠悔恨为朱兵所诱，且行且怨。只见当先一兵阻住，为首大将却是汤和，

高叫说："不如早降，免得身死！"彦忠大怒，纵马来战。汤和便举刀相迎。未及数合，彦忠勒马而逃。汤和因乘势追杀。将到泰州城边，惟见城上摇摇曳曳，曜日遮云，都是金陵常元帅旗号。吊桥边旗竿上，早将史义首级悬在高头。彦忠自度力不能支，拔剑自刎而死。徐达带领数十人进城，安抚人民。其馀军士，不得乱离部伍。次日，发兵一万，前往高邮助冯胜攻取。

那高邮守将俞中，被冯胜日夜督战，正在危急，俄闻泰州又破，且益雄兵万馀，齐来攻打，因此也奉表出降，不题。

且说太祖一向说："濠州是吾家乡里，今被士诚窃据，是吾虽有国而实无家。"前者，命韩政率顾时领兵攻取，谁想守将李济治兵拒敌。复着龚希鲁去说萧把都，亦且观望未决。因发兵一万攻他水濂洞月城，又连兵攻打西门，那李济拒守愈坚，杀伤相当，难以下手。徐达既取泰州，太祖因驰书与韩政、顾时，命以云梯、炮石，四面合齐举事，誓在必克。李济力不能支，遂出城纳款。太祖得了捷报大喜，说："吾今有国有家矣。"即日起程，驾幸濠州，拜谒陵墓。礼毕，便与诸父老排筵欢笑。因令修城浚池，着顾时驻扎。驾留五日，仍转金陵而去。濠州既降，淮东遂失左臂。于是淮安伪周守将梅思祖，徐州、宿州守将陆聚，皆望风来归我军。

孙兴祖前领徐达将令，把守海安。那兴祖方屯扎得十馀日，士诚的兵果然来寇海口。兴祖便率兵奋力攻杀，活擒将士四百馀人，杀死约二千馀众。士诚的兵遂连夜逃循而去。孙兴祖因进攻通州。那通州守将吴魁，严兵相拒。兴祖向东城外五里安营，便排开阵势，单刀纵马杀来。他阵中米尔忠、张大元、虎布武、李通，一齐接应。兴祖统兵大呼，声震天地，河水若立，把四将一齐杀死，斩首数百级。吴魁连忙奔入城中，紧闭了不敢出战。兴祖也暂领兵而回。

却说徐达见淮安等处投降，便统兵渡江过了常州，从长兴大路进发，径到太湖，贴着湖州岸上安营。早有伪周守将尹义，练着战船一千馀只，在东岸截住去路。哨子探知来报，徐达思量："太湖是东吴咽喉之地，正宜固守。"即遣郭英驰入长兴，取船二千只，同耿炳文调水军在湖边驻扎；次日自当领兵径泛太湖。郭英得令，遂向长兴进发。明日黎明，已同耿炳文到军前来会。徐达见了炳文，便道："自从将军镇守长兴，御备多方，贼人远遁，毫不敢犯，真非他人所及。"炳文回说："尽职效劳，是臣子分内之事，末将愧无才能，但心中可尽，不敢不为耳。"徐达因问郭英说："昨劳先锋料理船只，可曾完备么？"郭英道："已有船三千只整备湖口了。"徐达便别了耿、郭二位，领兵直至太湖，望东南而行。但见绿水潺潺，清波渺渺，南接洞庭，东连沧海，西注钱塘，北通扬子。五湖之景，此为第一。徐达回顾湖景，因对众将说："湖光浩荡，长天一色，吾恨无才，不足以写其妙。聊作《春湖歌》一首，念与诸公请教：

紫气参差烟雾绕，清波荡漾连蓬岛。
湖中落日映金盘，水上风生飞翠鸟。
芦舞银花白蒂轻，荷生翠点青钱小。
洪涛滚滚连天涯，雪浪滔滔周海表。
□□黄莺诉景和，呢喃燕子啼春老。
鱼龙吹浪水云腥，川浸朝宗烟月晓。
岸边游士唤闲舟，船上渔翁拖短棹。
南越凭依作障篱，东吴倚藉为屏保。
千团星月玉珠帘，万里烟霞瑞霭好。
胜景繁华第一奇，轻帆破浪奸邪扫。

歌毕，众将俱称嘉美。满湖中但见旌旗障日，金鼓镇天。远望东岸，一派旗号林林的布立

得齐整。岸下战艘蜂屯，正是伪周虎将尹义屯扎的水寨。他兵望见我师将至，便摆开船只，头顶着尾，尾傍着头，一字儿摆开，飘飘荡荡，恰好有十里之路。每船上止见头上立着二人，艄上立着一人，中间舱内亦只立着五六人，也不呐喊摇旗，鸣金击鼓，俱都是一把长枪在手，直冲前来。常遇春与众将看了，大笑说："这都是个打鱼的把势，说什么舟师！"惟是主将徐达望见如此形势，急传令三军："且宜慎动，万勿轻敌。我看来他们必有巧计。"分付未完，谁想前军看见如此光景，便纵船杀入。约有兵船五百馀号，后船略不相接。只见小船上号炮一声，那些头尾相接的船，飞也似围将拢来。

第 四十七 回

薛将军烧周擒将

梦里输赢总未真，劝君何事枉劳神。
每教好事成难事，恰羡神人常胜人。
耿耿帝星天有定，茫茫尘事世谁均。
算来都是黄河水，尽向东头溟海倾。

且说我们水军，前船杀进约有五百馀只，那后船不继。谁想伪周的小船上一声号炮，那些一字儿摆来的兵船，便都飞也似围将拢来。起初每船上止不过有六七个人在上，不知而今平白里倒有七十馀人。用一声哨，重重叠叠，如蜂如蚁的围我们军船在内，前后分做两段。只是虚声呐喊，却也不近前厮杀。

且说常遇春、王铭、俞通源、薛显四员虎将，分头杀出，但是我军将到，他们军士便都跳在水中去了。我船略开，他们仍旧跳上船来。遇春传令说："他军既然如此，不过欲老我师耳。但是我军粮早不继，如此三日，则枵腹，何以当劲兵？我们的船且毕集在一处，再做计较。"说还未已，只见船上都说道："不好了，不好了！船底想被他们凿破，滚起水来了。"诸军都去舱中补塞。未及半晌，那些水军纷纷的在水上，如履平地而来，把在外的船只，提起铁锤，只是乱打。顷刻间，我军溺死的已是一千馀众。常遇春等看了无计可施，遥看三面俱隔芦荡，约有二十馀里。芦荡之外，仍是无边水面，要望外边后军，他又尽将巨舰在十里之外，重重遮隔，声息无闻。遇春仰天而叹说："不意此身沉没在此。"薛显说："常元帅，你且慢着心焦。这场事务，须从万死一生中寻个计策。我们且把船都一齐荡开，不可攒做一处。倘若他四下以火相攻，比那凿穿船底尤是利害。我有一策，就唤众军收捞已坏的船只，尽将舱板打开，止留船底，将铁链缚成，铺浮水面。每片约长十丈，阔二十五丈。板多则负重。每板上立四十人，各执火铳、火炮、火箭等物，趁他巨舰挨挤水面之时，今夜以火攻向前去。其馀不坏船只，紧随火器厮杀，必能杀开重围。"俞通源听了，摇头说："不可，不可。我军驾着船板而行，仰视艨艟巨舰，有二三丈之高，一时难得上去，且风又不便，二者毫无□蔽，则重伤必多。此计未妥。我仔细思量，尹义守此，不过十万之师，他如今驾着大船，当湖心截住前后，则诸军必然罄尽的都在水面上把守，岸上陆兵，见我们前后不应，必不准备。不如今夜将船竟抵彼岸，直劫他岸兵。这个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兵法上亦是一策。"常遇春听了，便说："二位的议论都好，我如今都用，但只与二位都相反的。薛将军说将船底链拢去向后边放火，俞将军虑及以下攻上，且无□蔽，重伤必多。我如今尽将好船带领火器，到他拦阻的船边放火攻杀，便有遮隔，也无俯仰之苦。愈将军说将船直抵彼岸，乘其无备，劫他岸兵，我们又苦无船可渡。薛将军将船底链拢渡去，此正如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复生的计策，使他两下救应不及。二位以为何如？"众人都

说："极妙，极妙！"便令众将将打坏的船，不可装载的，尽行拆散，把铁链如法练成片段。如今反将底面向天，以防钉脚触伤士卒，及到岸边，仍旧翻转，面子向天，防他水兵被火逃脱上岸，一时触伤脚底，难以向前。又令在船诸军，整理火器等件；俞通源、薛显领兵攻打水寨；自同王铭引兵攻劫岸兵。只待夜间分头行事。军中急忙料理，不觉红日西沉，但见湖中清风徐来，水光接天，众籁无声，一碧万顷。可惜只为王事贤劳，因无心盼睐具区景色。

恰说主帅徐达在军中听得一声炮响，看见尹义阵上的船飞也围绕，把我兵截做两段。倏忽之间，大船云集而来，似铜墙铁壁，拦阻在湖心内。自知陷他奸计，急令我军慢施橹棹，且集诸将细议攻打。令传得下，诸将会齐到船，都说："起初之际，更不见有一只大船，止是几处芦苇荡边有些捕鱼的小艇，我们因此也都放心，谁知落他圈套。"正说话间，那些被溺死的军士，飘飘荡荡，竟如雪片的□到船边，心中甚是不忍。欲要打探，更无去路。又不见里面一些响动。俞通海、俞通渊因有兄弟通源截住在内，不觉放声的哭将起来，众军汹汹，也没有个理会。徐达此时待将转回湖口，又思前军无人接应；待将杀向前去，那船上只是把喷筒、鸟嘴、火炮、火铳，不住的打过来，长枪、榔筅，密密的布列船上，不把你近得。徐达只是口中不住的叹气，看看傍晚，无计可施，但只分付各船上夜间小心巡哨，静听里面，恐有声闻，以便救应。众将得令。但听得伪周船上，鸣锣击鼓，画角长鸣，四下里分头巡更角哨。已是初更左右，惟见月色朦胧，星火黯淡，我们外边船上，侧耳听声，更不见有一毫动静。将近二更，只见水面上刮起波纹，早有软浪打到船头。徐达独坐舱中，闻得斗风，愈加烦恼。

且说里面被围水帅俞通源、薛显传令，凡是好船，都撑转船头，仍寻原路而行。恰好趁着顺风，倏忽间，都顶尹义大船的舵上，只待常遇春等船板渡军到岸，以放炮为号，一边放火杀出，一边上岸杀入。且喜他的船上，都料如此布列，万无失着，俱各放心安睡。起初，敲更鼓的，与那提铃喝号，虽是严明，挨至三更，都各鼾鼾的熟睡。我们在船板上渡水的军，虽遇斗风，幸无蓬扇，止得一片光板，奋力撑持，已到彼岸。遇春便令将船板尽行翻转，塞满岸边，即衔枚疾走。不及一里，已是尹义陆寨，更没有一人巡视。遇春就唤从寨边四下放起号炮，火光烛天，直杀进寨里去。此时止有伪周副将石清在寨把守，梦里惊觉，不知此兵从何而降，盔甲都穿不及。遇春带领虎将王铭，横冲直撞，喊杀连天，没有一个敢来抵应，便把石清擒住，不题。

那俞通源、薛显因风顺船到得早，便令齐将火炮、火铳、火箭及芦苇惹火之物，轻轻着水军抓上各船艄上，设法准备。正及措置得好，只听信炮一声的响，便同时发作起来，火又猛，风又大。尹义听得喊声从后面响，便披衣跳出舱来。那知火光彻天，一时链拢的船一只也放不开，只得向小船中逃走。外面徐达船上，看见敌船上火起，不住的喊杀，也杀将进来。不上一个时辰，将三千敌船烧毁悉尽，没有一个军士逃脱得。真好一场厮杀。但见：

> 万道红光，满天烟瘴。远望似片片云霞，罩着湖中绿水；近觑像条条锦绣，映将水面清波。三江夏口，那数妙计周郎；骊山顶头，不羡英雄褒姒。起初间，烈焰焰一丛不散，便浮梁御器厂闪烁惊人；到后来，虚飘飘万点移开，便深秋萤火虫焰光满目。沸水腾川，不让昔咸阳三月；炊人爨骨，谁说道鬼火神灯。真是：丙丁烘得千千里，岸火烧残万万魂。

尹义落得小船逃走，回看一眼，伤心顿足，道："真可怜！真可怜！只说要围他，谁知反被其害。"正在跌蹬不下，又被沐英、朱亮祖将小船杀近前来。约到岸边，满岸口都是船板钉头向天，恰要捉步而走，早有朱亮祖追上，一槌打落水里，活捉了过来。天已黎明，水陆三军一齐会集。徐达便令鸣金收军。

第四十八回

杀巡哨假击锣梆

白日雄未倾，袍马朱殷好。蝇母识残腥，野火烧龙□。湖水远莫浇，烟瘴毒人倒。望之远若迎，少焉忽如扫。阴风噫大块，蚩尤煮长潦。怪□一何繁，水与火相噪。机械狎鬼神，去来遮□□。何地无恢奇，焉能尽相告？

且说常遇春一支前行的船只，都被尹义贼船围住，幸得水陆分攻，前后接应，将及天明，一齐会集。徐达传令鸣金收军，因与常遇春、俞通源、薛显、王铭等相见，真如再生兄弟，梦里重逢，不胜之喜。便唤军前把尹义、石清枭首。随集众船，直趋湖州的昆山崖边屯扎。与伪周的兵水陆鏖战，共计有五阵，伪周兵马大败。遂率三军直抵湖州城下。

丞相张士信闻得警急，因率境内精兵十万，径往旧馆地方，以击我师之背。常遇春探知此信，便对徐达说："贼兵此计，是欲使我前后受敌。既来困我的兵，又来分我的势，不可不虑。不如待末将同朱亮祖、王铭拣选健士三千，由径路从大全港而入，结营东阡，复抗敌人之背。因令力士负土填壅港口，绝其归路，何如，何如？"徐达说："所见极是。听将军依此而行。"遇春得令，随即领兵前往东阡屯驻。士信阵上，早有先锋徐义出马迎敌。遇春一边摆开阵势，一边召诸军向前说："今日士信有兵十万，我兵仅止三千，尔等切须戮力协心，功成当有上赏，我决不敢食言。"便令军中将酒过来。遇春把酒在手，对众将说："敢有面不带矢，身不被伤者，有如此酒。"便持刀跃马，当先而出。见了徐义，也不打话，把刀乱砍将来，就如切瓜剁菜。那三千人因而纵马相杀，杀得士信阵上人人胆战，个个心寒，只躲跑得快，躲得过的为高。徐义引得残兵数百，向树林中伏了半夜，方才逃脱得去。遇春一领绿色征袍及那一匹追风白马，都染得浑身血迹。东阡前后地面五里，东倒西歪，都是死尸堆积。

天晚而回，士信连晚申奏士诚说："金陵兵势汹涌，望驾亲征。"士诚从来听信士信的说话，即刻带领五太子、吕珍、朱暹等，再益兵五万，驾了赤龙船，列阵于乌龙镇上，相去我师不远三里。遇春召过副将王铭说："我闻五太子虽是短小，其实精悍，力敌万人，人都说他平地能跃起三丈。又吕珍气力，亦是超距上人。今又益兵五万前来，我兵三千，明日何以抵敌？我今细思，士诚星火驾此大舟而来，其兵必疲，不如今夜乘其困惫，尔可领水军驾小船百只，各带火器，傍近大船，四散放火攻杀。他见势头不好，必然登岸而逃。我于南、北、东三面，但从树林中插旗挂灯，令十数人虚声呐喊。他见西路无人，必然望西奔走，我同朱将军领二千精锐，左右参差，发伏击之，纵或不能成擒，彼必因而丧胆矣。"

王铭领命，将近初更，先驾着一只小船前往。恰好士诚水寨中有五六个一队的，在岸上巡哨过来。王铭向前，把一个敲锣的一把扭住，说："你且莫叫，若叫一声，便杀了你。你本身姓甚名谁？拨在那边巡哨？"那人便说："我姓王，排行第七，因叫做王七星。派在前寨巡风。"一

连六个，王铭一一问了仔细，便都向前一刀，就把号衣剥下。恰检面貌相似的六人，照依巡哨的打扮。登时叫从军把那六人尸首，丢在远地。

正好收拾得了，只见一伙儿六个，又慢慢的提铃击柝走将过来。王铭叫道："阿哥，我王七星早在镇上抢有熟牛肉一包，我们伙计丘大元又抢有白酒一大坛，今日辛辛苦苦，到晚上却要受享了，去到船艄上睡睡，不意又拨令巡哨。阿哥们可怜儿见，替我略在此巡哨一回，待我兄弟们走上船吃些儿就来，也不枉了同伙同事。"其中有两个便说："这个有何不可，但我们也要哈钟儿酒，嚼块儿肉，方肯替代替代。"王铭便接应说："这个酒，这个肉，又不是真金白银买的，左右是首饰货，便将来结交兄长们，有何不可？就请下船。"走至半路光景，中间一个说："我们两处巡哨人都走了来，倘有失误，明早吃军政司棍子。王七哥，你可先同他们伙中四位去吃了些，再来换我们。公私两尽，何如？"王铭应道："好，好，好！"一头走，一头问他们张三李四的名号。倏忽间将近船边，王铭先跳上船，把后脚将岸一蹬，那船忽地里离岸有二三丈。王铭便把篙子在手，撑将拢来，说道："兄长逐位儿下来，船小不堪重载。"舱中早有一个知心的把刀在手。王铭先把手接着一个下船，便将身故意一推，推那人跌进舱里。那人叫一声："啊呀！"就不见响。王铭因而再把手接一个下船。接连四个，都如此做作。谁知那人叫得一声，都被舱中摩诃了。王铭即时收拾起四人尸首，把他号衣也与我军四个穿着。又到岸上来叫两个吃酒。那两人也被我军如前头方法结果了性命。王铭把耳听着，已是二更一点，即唤从军招呼众船到来行事。

正说之间，又有南边巡哨的六人走来。王铭把嘴一拱，只见我军两个扭结他两个厮打，说："怎么今日早晨没有饭分与我吃？"那两个说："我何曾认得你？"扭来扭去，四个扭做一团，一滚直滚落河□边去。我军便掣开刀来一刀，口里叫说："你便诈死，我明日与你哨长处讲理。"爬上□来，那四个人都被王铭一般把来如此了。三处巡哨的，此时却已都是我军，敲锣击柝，走来走去。

不上半会，望见我船如蚁的过来。王铭便在岸上叫一声说："张千户，偏你护驾来迟，爷爷发恼，方才被我们遮过也。如今你这百只小船不可在外，可分投里面去支值，省得再误事，招惹军政司计较。"那小船上便接应说："岸上招呼的莫不是羽林卫左哨王七哥么？"王铭应道："我正是，正是。"那人叫声："多谢回护，明日店中相谢。"便领了小船儿，只望大船边撑进去。那船上人只道果是护驾的官军，且又王七星在岸上打话，那里来提防着他，分头往来傍贴。

再停半会，将近三更左侧，王铭在岸上越发敲得响朗，便对船上说道："船上官长，你们趁我们精神时节，众位略略睡睡儿，若到四更左右，我招呼你们苏醒，那时待我们也偷些懒儿何如？"船上人说："这等甚好，你们却要小心。"王铭说："这个敢替你取笑耍子哩。"那船上因此也都去熟睡了。王铭便叫众人说："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那小船上人便即四下放起火来。王铭看那火势已猛，四下都难救了，便唤众人驾的小船一一放开，在岸上大喊道："船中有火，可起来，可起来！"方叫得完，那些船上的人梦中惊跳起来。士诚龙舟上已是烈火腾空，自家带来的火具，见火一齐发作。五太子见势头不好，便从烟尘里抢得士诚出来，便登岸而走。吕珍、朱暹紧身随着。众官多军约莫烧死了大半。逃得性命的，昏昏花花也不晓得东西南北。王铭假意向前跪说："爷爷还向西路而去，庶于姑苏路。"便又指南边、东边、北边三处说："他们三路兵且赶来了。"众人也说："陛下还是从西路去才是。""这巡军极说得有理，明日可到军前请赏。"王铭一路走，一路喝，且说道："小人是左哨王七星，望爷爷抬举。"未及半里，望着一个水缺，假意一跌，直跌到河边来，叫疼叫痛，看那士诚并残军已去的远，才跳上来。一望那水寨，

正聒聒噪噪,火势极其猛烈。恰好我船一只摇来,王铭跳上船头,自回营而去。那五太子保着士诚只向西路的行,说道:“远望朱兵都从南北与东面追赶,偏独不晓我们从此逃脱,是天赐一条便路,以宽我王之忧。”

第 四十九 回

张士诚被围西脱

立马征云拥塞回，萧条四望没鸿来。
忽惊赤帝侵为祟，还叹泥涂气作灰。
苏台不映薇垣色，夹介宁堪佩剑才。
转眼霸图谁在也，披发狂歌徒自哀。

那士诚从水上逃脱，因王铭假说，果然望西而走。且看见我们东、南、北三方旗摇火烧，越发不敢向别路去。只见：

途路间高高低低，也分不出是泥是石；黑暗地挨挨错错，又那辨得谁君谁臣。一心要走苏州，恰恨水远山遥，不曾会得缩地法；转念还思水寨，猛可天昏地黑，谁人解有反风能。船底便是波涛，救不得上边烈焰，说怎么水火既济，本性原无尔我。突地的竟成仇敌，那里是四海一家。乌龙镇上驻不得赤龙舟，搅得翻江震海；大全港中做不得周全事，空教拔地摇山。真个是：

日暮帆重征，海阔渺无度。
炎炎势作雄，虎吼从空去。
千里始此行，一夕即转骑。
回□虎丘岑，昏□障烟雾。

此时天色已是黎明，正说于今正好放心前去，谁想丛林中远远望见士诚带领残兵而来，一声炮响，撞出了一彪人马来。当先一员大将，正是朱亮祖在前迎敌。士诚看了，慌做一堆，说："如此残兵，何能对垒？"五太子走过前来说："臣受厚恩，当以死报。我当一面与朱军迎敌，当命吕珍、朱暹竟从荒野之内，保驾而走，庶或万全。"众人都说道："有理，有理。"五太子自领兵万数，路上摆开，叫道："谁人敢来阻驾，可晓得五太子么？"朱亮祖便持刀冲出阵来，说："五太子，你好不识天时。若同你主人投降，还有后半生受用；不然，恐到后来，悔之无及。"五太子听了大怒，直抡刀乱砍。亮祖也因而抵着，来来往往，约有二十馀合。那五太子虽然勇悍，然夜来被火惊呆了，且一心只要保护着士诚，那里有心恋战。亮祖明知伪周阵上只有他与吕珍略略较可，我如今不放他宽转，便听士诚落荒而去，料常遇春在前，必然捉住。因此只是的诱他相杀。古来说得好："一身做不得两件事，一时废不得两条心。"那五太子没心没想，刀法渐渐的乱来。亮祖心里转道："杀死了他也不为难，倒不如活捉了这贼，走向前面，把士诚看了寒心，恰有许多妙处。"便纵马向前而去。五太子只道亮祖竟去追赶士诚，也纵马赶来。亮祖轻轻放下大刀，带转马头，喝道："那里走！"这一声，真个似地塌天倾，山崩雷震，惊得五太子一个寒噤，便向前劈手的活捉过来。唤军士把软索团团的捆缚。那太子身原矮小，团拢来竟像

一个大牛粪堆，落了囚车，向前慢慢的行。只听后面叫一声："朱将军，你捉的是何人？"亮祖转身来看，恰是王铭打发水军船往河里自回。他率精锐一百人，径从陆路帮捉士诚等众。亮祖说："你正来得好，前面望见烟尘陡乱，必然是常将军发动伏兵，挡住士诚不放。我如今与你分为左右二翼前去救应，杀得个干净，心上也爽利些。"将及二里，果见吕珍、朱暹同遇春三个搅做一团，在一个狭隘路口，不放士诚过去。

看官看到此处，既有遇春与二人抵敌，又有亮祖、王铭杀来，不要说一个士诚，便十个士诚，走那里去。谁想士诚的性命还未该绝，忽地里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的卷来。恰好遇春、朱暹两个的马，一齐滚下田坂里去。那坂低有一丈馀深，泥泞坑坎，一时难得起来。吕珍便领残兵，保了士诚，飞也过这个路口去了。那些军士也都趁势逃脱而行。那两个在坂中光拳的厮打。亮祖即同王铭另寻一条下□的小路，走向前来，轻舒猿臂，把朱暹捉住，陷在囚车中，即急与常遇春另换上随身衣服，整顿上马。遥望士诚的残军，已离有十馀里，追之料来不及，因率兵往湖州与徐达相会。那张士信闻知士诚兵败，也舍了旧馆地面，领残兵而回。

却说湖州正是伪周虎将李伯缦领着十万雄兵镇守，闻知朱兵攻打，他便引兵迎敌。阵上常遇春当先出马，叫道："李将军何不早献城池，以图重用。"伯缦回道："你不守地方，犯我境界，丧亡就在眼前，何为反说大话？"遇春听他说这个话，便如胸膛涨破的气将起来，手起鞭落，一鞭打着伯缦后心，那伯缦负痛而走。遇春驱兵追杀过来，死者不计其数，降的也有万馀人。伯缦星夜申奏苏州求救，因紧闭了城门，不敢出战。徐达乘势便令军士将湖州围住。

不上两日，丞相李伯清接着湖州求救文书，即转奏士诚说："金陵的兵围困湖州甚急，望早定退兵之策……"说犹未了，只见张士信过来说："臣愿领大兵前往，以保湖州。"李伯清说："朱兵将勇粮多，今若与战，恐未必胜。以臣愚见，不若径往建康，说以利害，使两国休兵，庶为长策。"士诚听计便说："此事即宜贤卿一往。"仍遣士信为元帅，吕珍为副，张虬为先锋，领兵十万，前往湖州救应；一面打发伯清到金陵讲和，不题。

且说太祖见士诚遣兵调将，都去救援湖州，因对军师刘基商议说："不如趁着此时，攻取浙江一带地方，何如？"刘基道："好！"即传敕速到金华，命李文忠总水陆军兵，向临安、富春一路进发，全收江北地面。军师刘基与书说："元帅此行，不数日间，即当获一伪周细作，元帅可以正理折之。"文忠领旨，取路前行，分遣指挥朱亮祖、耿天璧前攻桐庐。那守帅戴元闻知亮祖来到，摇头伸舌，对军士说："就是与陈友定交兵，运石劈死士卒的朱将军。我们何苦送死。"便率众出降。文忠在中军闻报，随着亮祖同耿天璧及指挥袁洪、孙虎进克富阳。那富阳县治，前面大江，后枕峻岭，右有鹳山插出江口，石骨□□，朝夕当潮水浸射，再下又有大岭头，又有扶山头，都是山高水深，易于把守。至如左边有鹿山绕住水口，再上十里，有长山□，再三十里，有清水港，重重围绕，真个是"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去处。朱亮祖得了将令，因对三人说："此行不是轻耍，我们须把水陆二军，都屯扎在幽静所在，且先向前打探他出门入户的路径，并看我军好埋伏接应的所在，才可进攻。"便着天璧、袁洪二人，带领惯事的十馀人，驾着小舟，扮作长江上打鱼的渔户，往前面打探水路及沿江并对岸动静。自己便同孙虎带领惯事的十馀人，手持钢叉、戈箭，穿上虎、豹、麋鹿等样皮袄，扮作捕野兽的猎户，径往后面山上寻取小径，探望陆路关隘及城中消息。再打个报子知会文忠水陆军马，迟留慢行。且分付本部水陆官军，亦不许擅离部伍，如违，访出处斩。

且说耿天璧、袁洪同十数人坐着六只小船，带了捕鱼罾网，依着萧山岸边鱼捕地方一带，慢慢的放过富阳扶山头来，一望渺茫，再没有一个船只往来。但见大岭头左右，战船约有二百

馀只屯在江里。那六只船或前或后，乘溜头撒着渔网，船后艄敲着渔梆，咚咚荡荡，竟贴拢岸边来。只见兵船上几个人在舱里伸出头来，看了一看，叫道："这是什么太平时节，你们大胆在此捉鱼哩！"那渔船的人便应道："船上长官，我们岂不知死活，就是诸暨县里大老爷不知要办什么筵宴，发出官票来，要鲥鱼二十尾，每尾俱要八斤重一样儿大的。我们禀知：'江上防守得严，一时没处捉得。'他便大恼，把我们各打三十大板，克限定要。"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烽烟信报在钱塘，七首胡霜振碧琅。
检点榔桄傍彼岸，安排机弩隐高冈。
江上潮声增壮色，匣中剑气曜青芒。
纵君九尾妖狐孽，未许张韩相颉颃。

话说那兵船上人，看见打鱼的船儿渐渐拢来，便道："你船上捉鱼的，铁做的头，敢在此来往。"那些船上一齐应道："长官们，我们也只为官差，没奈何，在此辛辛苦苦。你们不信，臂腿打得稀烂在这里。"才说完，一个人便脱下裤子来，两腿上血淋淋的怕人。那些官军便都道："可怜！可恨！就似我们县里瘟赃，一样不通人情的。"只见一个打鱼的说："你们县官一向闻得说好，怎么你们也说这话儿？"恰有一个说："好，好，好！只恐干事不了。我们这个李天禄，终日克减军粮，如今却要我们当风抵浪。可惜只是朱兵不来，若来啊，我们趁伙儿散了，还在这里不成。"那打鱼的摇着船，也笑道："长官，长官，怕众人不是你一人的心里。"那人又应道："这个倒是人人的真情，怕他做甚！"渔船上因唱个吴歌道：

□□石壁倚江干，水阔鱼龙卧晚烟。
夕阳万树依岩岸，秋影千帆接远天。
接远天，接远天，寒云落雁渡沙边。
耳中听说心中语，说道无缘也有缘。

一边摇，一边唱，渐到鹳山嘴子上，又望见一丛兵船，大大小小也有二百馀只，恰一般如此懈懈的，不甚提防。那六只渔船儿摆来摆去，不住在东西打听实落消息。只见一个官儿，远远的骑着匹马，前面有数十对弓兵，俱执着枪棒或火器的。又有两个人，背着两面水牌，牌上写许多名字，一声高，一声低，喝将到来，在水兵船边坐下。这些船上官兵都披挂了盔甲，手执器械，在船边立着。赵甲、钱乙、孙丙、李丁，逐名的点过去。一船完了，又是一船。看看点完了，只听那官口里分付道："守将有令，建康朱兵不日的到来，你们须要仔细把守。岸上人不许下船，船上人不许上岸。江上船只不许一个往来，恐有奸细。若是岸上有些疏失，罪坐陆兵；若是江上有些疏失，罪坐水兵。杀得朱兵一个，赏银十两；杀得十个，赏银百两，官升三级。前者，或有粮饷扣除，今尽行补足外，又每名加给行粮银每日二钱。尔等须要戮力同心，务在必胜。"分付才完，人人觉奋得勇十倍。那官儿正将起身，忽指着这渔船说："那些船决不许一个拢来，你们可分付火速转去。倘若不从，拿来枭首示众。"那渔船听得了，便也慌忙依他，撑过鹳山去了。

渐到江心，六只船商议道："看了起初光景，甚觉容易，及至号令，便大不同。我们且把船

荡去，看鹿山头边施为怎么，才好计较行事。”说说笑笑，因指一个说：“你方才腿上的血，那里得来？”那军士应说：“这就是方才杀来吃饭的鸡血。”十来个拍手大笑。不觉的船到鹿山嘴上，早见那船上远远望见我们的船，便都立在船上，摇着旗，弯着弓，问道：“那船做什么的？”这渔船上因他问，便流水将网撒到江里去。这些水兵看是捉鱼的，方才各各下舱去了。众人打个暗号，仍旧放开到江心里来，说：“日间大都如此了，夜间再放过船去探听。”话不絮烦。

且说亮祖同孙虎带了些人，径寻富阳后山小路而行。由程伊川的衣冠墓，上鹿山麦阪岭，又过了十来个山头。天色向晚，路头错杂。远远望见一个坂里盖着几间茅屋，一点灯光射将出来。亮祖便领众人向前叩门，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儿在门里盘问说：“是那一个？”亮祖便应说：“我们是桐庐猎户张十七，因赶个野兽儿在这近边，夜来不便做事，特到府上讨扰一宵，明日奉酬东西。万望老官做主。”那老儿摇得头落，说道：“客官别处方便，我这里一来逼窄，二来寒舍偶有小事，三来前面不上半里就有客店，何不到那边倒稳便？”才说得完，就走进去了。亮祖因叫人去前后树林里探望，更没有一个人家可以借宿，只得再来打门。那里面任你是叫，再不来睬你。惹得孙虎火性起来，跑到后门边，恰有一只犬子哂哂的叫，便把朴刀一刀，说：“你家里一毫不晓事休。我们奉了上司明文，到此要虎胆合药，限定时日，不许有违。在山砍山，到水渡水。方才明明的赶个大虫到你后园，你这人家怎么如此大胆，竟关了门，不许我们来捉。今日既不开门，只恐明日禀知了上司，叫你这老儿活不活，死不死的苦哩。”别叫几个军汉，假意在后门树林中不住的叫喊。又爬到树上，故意截些竹、木，在屋上、草里乱丢下来。顷刻之间，又砍了一堆刀茅，贴近他的房儿，便把取火的石头敲了几下，那火烘烘的着将起来。里面只道延烧屋子，慌忙开了后门来救。那些众军，一个做恶，一个做好，早把身子挨进他家里去。那老儿见势头不好，只得张起灯来，开前门接入。亮祖等一伙人进里面来坐。亮祖到堂前与老儿施了个礼，便道：“老官休怪，前后没处安身，因此兄弟们行此造次的事。”那老儿道：“小哥们休要发恼。我这里地名叫做塔前。近处有个姓宋的，专会行妖术，兄弟四人，俱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平常间只在村坊上，或邻近地方卖些符法。敬重他的，他便趁机骗些财帛或是酒食；倘若不敬重他，他便或在人家门首边，或灶头边，或厅堂边，做下些眼降法儿，日夜家中不得安稳，待人去请求他，他便开了大口，要多少谢仪，方才替你收拾眼降回去。因此，人都叫他做宋菩萨，或称为宋殿。今者我们县官，为建康朱兵杀来，因此礼请这宋殿，要他在军中作法救护。他说一句话儿，官便无不奉行。我们近邻与他有口舌的，他就乘机报复。今早又叫县官行牌来说：‘朱兵既取桐庐，谅不日要来攻打，必有细作到来探听虚实，须要严行保甲，不许容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在下原与他有些小隙，今见小哥们一伙人又不是这本县居民，倘有些山高水低，必然落在他圈套里，所以方才不敢应命。”亮祖说：“我们只道为着甚的，原来如此。请老人家宽心，宽心！”那老儿叫伴当关好了前后门，便告辞进去了。亮祖因分付从人做了晚膳，各取出被席来睡了。

次早起来，吃些早膳，仍旧猎人打扮，别了老儿上山，取小路而行。爬山过岭，约有十馀里，恰见树木参差，郁丛丛的都是长松翠柏，地上都是矮蓬蓬生的竹筱荆棘。真个是上不见天，下不见地。亮祖把眼细细一望，正是官衙后边，所以荫养这些草木。亮祖便对孙虎说：“你可记着此处。”孙虎应道：“得令。”正待要走过去，只见下面摇旗呐喊，火炮连声，亮祖吃了一惊。原来县官在那里操演军士。亮祖因而立住了脚，细细的看他光景，马军步卒，共来也不上五千之数。未及半个时辰，却见一连三四个弟兄，都一般披了发，仗了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如律令！”只见一个药葫芦，早有许多盔甲、军马，分着青、黄、赤、白、黑五方旗号，杀将出

来。又一个把药葫芦一倾，却是许多虎、豹、狮、象，张牙露爪，在演武场中扑来扑去，把这些军士赶得没处安身，把那县官也没做理会。且看下回分解。

第 五十一 回

朱亮祖连剿六叛

军中倏忽显神情，况是孙吴若再生。
江寨烟尘侵冥色，吴关鼓角动人情。
一代功名归上将，无端妖孽往相迎。
何时海静波恬也，南北欣看共月明。

恰说那四个人，起初一个从葫芦内放出许多兵马，在场中厮杀。又一个放出花花斑斑一阵的虎、豹、狮、象，径来扑人，这些人东奔西走，不住的逃避。正在没可奈何，恰又从中一个，把手一伸，将头发一抖，那头发便冲出万道火光，直射将来，这些人马走兽，都在火中的奔窜。谁想走过一个人来，把剑一指，陡地扬沙走石，大雨倾盆，那火也渐渐没了，人马走兽也都不见了。须臾间，依然天清日朗，雨散云收，演武场上打了得胜鼓回军。

亮祖看了一番，同众人取旧路而回，径到鹿山嘴上，远望江中，恰好六只渔船也趁着月色摇上来。众人立在岸边，打着暗号，都落了船。回到本寨，便商议道："明日耿天璧可领兵四千，驾船百只，往对岸而行，待我陆兵交战时，以百子炮为号，炮声响处，便将船直杀过来；再令袁洪带领水军一千，往来江上接应；孙虎今夜更深时候，率领短刀手，带着防牌，仍到山边小路，直至县治背后树林里埋伏，也待百子炮响，竟在山后杀出，放火烧他衙舍。"亮祖自领岸兵，到大路上攻打。水陆兵马，俱带牛、羊、狗血，装贮竹筒，倘遇妖人，便一齐喷去。一边着人火速催趱元帅李文忠大队人马到来督阵。分调已毕。

次日黎明，拔寨而进。探子报知李天禄，天禄即请宋家兄弟四人，在阵后相机作法对战，自领岸上人马，一直来抵敌。两马相交，那天禄战了不上两合，便往本阵而走，亮祖督率三军奔杀过去。只见黑风过处，有许多人马，分着青、黄、赤、白、黑旗甲，并那些虎、豹、狮、象等兽，狰狞咆哮的乱杀出来。亮祖已知他是妖术，急令三军把马头拨转，团团的驻扎在一处，其馀步兵，依着马军向外而立，一个榔孥间着一个钢叉，一个滚牌间着一个鸟嘴并一个长枪，五个一排，五个一排，周围的扎着，听他横撞直冲，只把牛、马、猪、狗等血喷去，不许乱动。众人得令。但见这些妖物，撞着血腥便飘飘化作纸儿飞去。那宋家兄弟看大军不退，便把妖火放来攻杀。朱兵也看得破，全然不怕。亮祖便着三军叫道："你这宋贼妖法，我们阵中个个晓得，不必再来施逞。"李天禄因舍命而逃。未及半里，只听得一声百子炮响，震得：

天柱折了西北，地角陷了东南。蛟龙在海底惊得头摇，猛虎在林间忙将尾摆。

亮祖乘势紧紧的追来。将到鹳山嘴边，早有孙虎在山后领着群刀手奋杀出来。四下里杀入官衙，把火炽炽的放着，军马杀伤大半，这些妖人幸得逃脱。天禄便舍命逃到江口，跳下船来。那船上人欣欣的说："元帅可将身钻进舱中，免得建康军看见了来赶。"天禄把头一低，正

要进舱，被这船头上人将手来反绑了，说道："你这贼，可不认得耿将军，竟来虎头上搔痒。船上军人，可把来捆了，解送营里去。"正好捉得上崖，恰有李文忠大军已到。朱亮祖、耿天璧、孙虎、袁洪等入到帐中，文忠对亮祖说："桐庐、富阳是杭州东南要路，将军一鼓而下，功绩匪轻。明日将军可合兵进围馀杭，然后议取杭州。"当日驻扎富阳，寨中筵宴，不题。

且说伪周丞相李伯清，承命到金陵讲和，晓得湖州有兵阻隔，行路不便，乃抄杭州望钱塘而去。沿江来到富阳，当先遇着一彪哨马，伯清知是我军，急下路而走，却被哨军捉住，送到文忠帐下。原来伯清前曾通使金陵，太祖命文忠陪他酒过，因此识面，便问说："你莫不是东吴丞相李伯清么？"伯清低着头应说："不敢。"文忠便令解去绑缚，问道："何故私行过江？"伯清说："不敢相瞒，只因徐元帅围困湖州，故奉主命讲和，以息兵争。"文忠对说："此意虽美，但大势所在，丞相知之乎？据丞相论，今日尔主、我主，品孰优劣？"伯清说："俱是英雄。"文忠便道："品既相同，吾恐一穴不容二虎，英雄不容并立。昔日友谅势十倍于尔主，友谅既灭，天心可知。尔主今日来顺，方不失为达变之智。奈何兵连祸结，累年战争。今吾主上告天地，有灭周之心，因令徐元帅行北路，我行南路。尔国之亡，且在旦夕，犹欲讲和，是以杯水救燎原，势必不得已。"伯清低着头，沉吟无语。文忠因讽他说："足下亦称浙西哲士，请审所主何如？不然他日就擒，恐悔无及。"伯清长叹一声，说道："背主不仁，事败不智。"却把头向石上一撞而死。文忠笑说："这猾贼，汝待欲降，谁肯容你降！"便令左右扛去尸首，埋于荒郊之下。因思前日军师有书来说，有伪周细作来见，不知军师何以先晓得？真罕稀，真罕稀。

正与亮相等说话间，只听辕门外击了大鼓四声，大门上便接有花鼓四声，二门上也击有云板四声。文忠说："不知何处来下文书？"因同众将到帐前，着令中军官领来究问。没多一会，那中军官领一个人禀说："馀杭守将谢五等全城归顺，特着人来下文书。"文忠看了，犒赏来人去讫。却报诸暨谢再兴，同子谢清、谢浚、谢洧、谢洪、谢洋，领兵五万，连营阻住钱塘江口，水军不得直下。文忠大怒，骂道："再兴曾为主公部将，今复叛降士诚，又来阻路，若不擒此贼，永不渡江！"遂折箭而誓，即刻令大军登舟东渡。只见贼军戟剑如林，我军难于直上。文忠传令战船列为长阵，用那神枪、弓弩，间着铳炮，飞去冲击，岸兵大溃。文忠因同亮祖等挺戈先登。他长子谢清、末子谢洋，跃马横刀砍来。亮祖也不及排列阵势，向前直杀过去，手起刀落，把谢清一劈劈做两开。那谢洪、谢浚见势不好，帮着谢洋来杀。文忠拈弓搭箭，叫声道："倒了！"便把谢洪当心射死在马下。再兴便挺戈同三个儿子前来报仇。我军阵上，朱亮祖领兵翼着左边，耿天璧领兵翼着右边，文忠率着中军，大队混杀。再兴恃着有力，大呼到阵中，又被文忠一枪刺入左膛，坠下马来，军中砍做肉酱。谢洋正要来救，遇着天璧，战了四十馀合，自知气力不加，恰待要走，被我军一刀砍断马脚，翻筋斗跌下来，颈骨跌做两段，众军乱踹，骨头也不知几处。谢洧方与亮祖迎敌，那谢浚也赶来夹攻。谁知谢浚一枪，这枪头恰套着亮祖刀环里，亮祖奋力来搅，因把枪杆搅断。谢洧连忙转身，把亮祖一戟，那亮祖一手正接着戟的叉口，趁势把戟一扯，那戟早夺将过来，便大喝一声，把刀砍去，这谢浚腰斩而死。谢洧把马勒转，飞也逃命，亮祖一箭，正中着后心。众兵勇气百倍，杀得伪周军士百不留一。文忠传令收军，就于诸暨抚士民一宿。次日起兵，径至杭州，向北十里安营。正集诸将商议攻打之策，只听外面有人来报。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献策来降

弱柳青槐拂地垂，吴山佳气遍楼台。
地襟湖海东南胜，湖带烟波日夜回。
秋草征夫烽堠赤，夕阳归鸟戍声哀。
皂林泽国频搔首，一叶梧桐一叶灰。

且说李文忠率领大兵，驻扎在杭州江上，向北十里安营。正集诸将商议道：这个城池，周围四十里：

南面凤凰，东吞潮汐，西钟湖泽，北枕超山。在宋南渡，奠为京师；从古临安，称为巨美。豪华佳丽，只这湖光十里，数不尽春月秋花，荷风岭雪；纷纭杂沓，只那褚堂一带，说不了做买做卖，计寡论多。或有说坡仙管领三万六千场，惟是歌台舞榭，谁知昭湖筑堰，这功德在万岁千秋；或有说钱王筑起三三九浙塘，射着素车白马，那解顺天而存，这恩施正家尸户祝。天目生来两乳长，真个像龙飞凤舞；隔岸越山吴地尽，却好个水绕山围。但只因满眼韶华，便做了十室九空。半升米，过一冬，又况是浮沙江涨，便没个真心实意。虎打哄，闹里钻，幸得烟火百万家，半是通文达理。纵是顽残三二日，要非元恶渠魁。

文忠因说："此城粮多将广，况是守将潘原明，向闻他是个识时势、爱士民的汉子，甚难下手，奈何，奈何！"只听得外边有伪周员外郎方彝奉主帅潘原明来书，献城纳降。文忠便令，容他进见。方彝走进辕门，但见剑戟森森，弓刀整肃，远望着里面，文忠凛然端坐，阶前如狼如虎的将官排立两行，就如追魂夺魄的一般，甚是畏惧，罚罚的走至帐中。文忠开口说："大军未及对阵，而员外远来，得无以计缓我么？"方彝对道："大人奉命伐叛，所过地方，不犯秋毫。杭州虽是孤城，然有生齿百万，我主将实是择所托而来，安有他意？"文忠看他果是真心，便引入帐内，欢笑款接，因命他规画入城次第，明早即着回去。那原明便封了府库，把军马、钱粮的数目，一一登籍明白，且捉了苗将蒋英、刘震贼党，带出城来叩见文忠。文忠当晚便宿在城内，下令如有军人敢离队伍，擅入民居者斩。恰好一个才走民家借锅煮饭，文忠登时磔杀示众。城中帖然，更不知有更革事务。当日申奏金陵。太祖以原明全城归降，百姓不受锋镝，仍授浙江行省平章。随令军中悬胡大海画像，把蒋、刘党众，剜其心血致祭，且下平伪周榜文云：

吴王令旨：尝闻王者伐罪救民，往古昭然，非富天下也，为救民也。近睹有元，生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差贫扰富，举亲劾仇。添设冗官，又改钞法。役民数十万，湮塞黄河，死者枕于道途，哀声闻于天下。不幸小民复信弥勒为真有，冀治世而复苏。聚党烧香，根蟠汝、颍，蔓延河、洛。焚烧城郭，杀戮士夫。元以天下之势而讨之，愈见猖獗。是以有志之士，乘势而起，或假元世为名，或托香车为号，由是天下瓦解土崩。予

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见妖言必不成功，度元运莫能济事，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彭蠡交兵，陈氏授首，兄弟父子，面缚舆榇，既待之不死，又爵以列侯。士位于朝，民休于野。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化理未臻，而政令颇具。惟兹姑苏张士诚，私贩盐货，行劫江湖，首聚凶徒，负固海岛，其罪一也；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诈降于元，坑其监使，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地无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已擒其亲弟，再犯浙省，又捣其近郊，乃复不悛，首尾畏缩，四也；诈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浙江，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害其丞相、大夫等，七也；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爰命左相国徐达，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凡逋逃臣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有尔张氏臣僚，识势知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赐赉，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为良民。旧有田舍，仍前为生，依额纳粮，以供军储，更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家室，此兴兵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剿灭，且徙宗族于五溪、两广，以御边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

这榜文一下，海宇内外，人人都生个欢喜心。

且说张士信领兵十万来救湖州，却在正东地方皂林屯扎。探马报知，徐达因对众将说：“士信是伪周骁将，伯缪又坚城固守，倘或他约日内外夹攻，势恐难敌。众将内敢有东迎士信的兵么？”说犹未已，只见常遇春说：“我去，我去！”徐达便对他道：“将军肯去，此贼必擒。但士信狡猾之徒，切须谨慎。”遂令遇春同郭英、沐英、廖永忠、俞通海、丁海兴、康茂才、赵庸等，领兵七万，离了大营前去。遇春因唤赵庸、康茂才领兵一万，抄着湖边小路，径入大全港，过皂林，约在战日劫他老营；郭英、沐英领兵二万，到前面大路边埋伏，只看二龙取水流星为号，便发伏奋力夹攻；廖永忠领兵二万，自去搦战，可佯输诱他追赶。分拨已定，廖永忠因领兵前去皂林，摆开阵势迎敌。

且说那伪周阵上，早有一将，身穿铠甲，坐骑乌骓，便勒兵向前说：“来者何人？可晓得丞相张士信手段，不是当耍的！”永忠就说：“想吾兄永安，为你士德所杀；士德虽亡，恨正切齿。吾今上为朝廷，即下图报复，何必多言。”便举刀直向士信。战才数合，忽闻喊声大起，左边张虬，右边吕珍，两翼冲击出来。永忠随回马而走。士信催兵奔杀将来，约有十里之地，只听一声炮响，常遇春领着大队人马，高叫：“张士信，何以不降，还来相敌？”士信便独战了遇春。张虬、吕珍夹攻着永忠。又战数合，恰好哨马报说：“我们老营却被朱兵劫了。”士信回头一望，果然本营四十里烘天焰日的大火，烧毁殆尽，急回救取。常遇春、廖永忠驱兵逼来，谁想“速”的一声，一个流星钻在半天，遥遥的分作两条龙一般下来。早有沐英在左，郭英在右，深林中突然挡住了相杀。此时士信人马杀死大半，士信也没可奈何，幸得张虬、吕珍拼命的保护。却又有康茂才、赵庸两将劫寨而回，大叫道：“张士信，你的老营已是块空地，要走那里去？”挺着枪径抢过来。士信只得单骑冲出重围而走。丁德兴、廖永忠紧紧追着，只不放宽。那士信又不见了帮手，便向壶中取了枝箭，将身扭过，正要拈弓射来，不防前边是个大坑，连人和马跌将下去。军众就把挠钩钩定，活缚到阵里来。常遇春即日拔寨，仍回湖州。恰好徐达升帐，即与遇春相见。那些军士已将囚车解送入来。徐达看了士信，说：“你兄弟何不早降？自遭其祸。”士信回报说：“昔日原与你为唇齿之邦，今日你等来取湖州，是你等先解好成仇。皇天不佑，将我堕马，岂真汝等之力？”徐达命把士信枭首，不题。

第 五十三 回

连环敌徐达用计

多难相看感慨同，漫将杯酒话英雄。
无端世事干戈扰，不尽奸谋烟水中。
三吴刁斗低残照，一片愁魂乱渡风。
连环最妙孙吴法，未许痴儿解素衷。

那张士信被军士捉住，解送到帐前来，徐达分付推出斩首。却说吕珍、张虬领了残兵东走，只得在旧馆驻扎，即日修了表文，令万户徐义前往苏州求救。士诚见了，放声大哭，说："吾两弟一儿，皆死于仇人之手。李伯清到金陵已久，生死又未可知。杭州潘原明又以城投降金陵，使我束手无策，奈何，奈何！"徐义便说："今事在危急，何不召募天下勇将以当大敌，何如？"士诚叹息了几声，说："仓卒之间，缘何即有。"只见殿前都尉韩敬之向前奏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臣举二人，可以退敌，不知殿下用否？"士诚便道："此时正是燃眉之急，岂不用他？但不知卿所举者何人。"韩敬之说："臣闻临江有兄弟二人，一个叫金镇远，身长丈二，膀阔三尺，就是个巨无霸，一只手能举五百斤；一个叫纪世雄，身长一丈，腰大体肥，浑似个邓天王，膂力万斤。他两人一母二父，因此各姓。只为世乱，没人晓得他，所以潜居草野，以武艺教人过活。"士诚听了，便着韩敬之到临江召来，二人参见已毕。士诚见了，果是奇异，不胜之喜，就说："今徐达围困湖州甚急，汝能与我迎敌么？"二人答道："若论文章，臣不能强；若论相杀，臣敢当先。"士诚叫取金花、御酒过来，便授二人同签先锋之职，若得胜时，世袭公侯。两人叩头拜谢。

次日，正是黄道吉辰，敕令世子张龙权朝，张彪挂元帅印，张豹副元帅，随驾亲征。率兵二十万，取路望旧馆进发。吕珍、张虬闻士诚驾到，出城迎接，备把常遇春用诈埋伏之计，擒了士信，不能取胜的话，说了一遍。士诚说："今后发兵，必须审度虚实停当，才可进战。"总来在旧馆兵六万，共合二十六万。翌日起行，直抵皂林。

那徐达在帐，探子将士诚亲领兵三十万来救湖州，已至皂林的事报知了。因对众将曰："士诚倾国而来，其计必然穷蹙，众将军须努力此战，东南混一之机，全决于此。可留汤元帅分兵七万，与耿先锋、吴将军等牢困湖州；我自己与诸将领兵十三万，东破士诚。如此，方无前后腹心之虑。"众将齐声道："此真万全之术。"即日，徐达起兵东行，与士诚兵隔五里，扎驻大寨。

士诚闻知兵至，便排阵迎敌，左右诸将簇拥着士诚出马。徐达认是士诚当先，也自己披挂了出来，说道："衣甲在身，乞恕不恭之罪。"士诚就将鞭指说："孤与尔主各居一天，何故屡相攻杀？"徐达说："天命归一，群雄莫争。昔唐太宗不许窦建德三分鼎足，宋太祖不容卧榻之中，他人鼾睡。今元世衰亡，英雄竞立，不及十年，吾主公馘灭殆尽。天命人心，已自可知。足下

若能洞悉时务，真心纳款，谅不失为藩王之贵，何自苦乃尔！”士诚大怒，说：“天下有孤及元，岂得便成一统，汝等徒生这妄想心耳！”徐达便道：“足下不听好言，恐贻后悔。”言毕，两马俱回本阵。那士诚左哨上，恰有新先锋金镇远突阵杀来，常遇春便纵马迎敌，未分胜负。沐英见遇春不能赢他，因奋勇大呼，出来助战。金镇远就舞刀直取沐英，被沐英手起一锤，正中着镇远左臂，这把刀便拿不得，直堕下地来。遇春就把枪刺中左胁，坠马而死。敌兵大溃。徐达因把大旗麾展，这些大队军士，追杀过来，赶得士诚守不住皂林，只得拔寨十五里外屯扎。天晚收军，士诚闷闷不悦，对纪世雄道：“今日之战，先锋金镇远败没，又折兵六万有余，将何处置？”世雄说：“朱兵智巧勇力，谋出万全，恐非一战便能得胜。今日他追杀十馀里，战既得胜，必军心疏略一分，我们不如同众将暗去劫营，这是乘其不备，必可生擒徐达矣。”士诚听计，便令众将整备劫营，不题。

且说徐达回到帐中，说：“今日士诚虽败，其锋尚未尽颓，明日还宜相机度势，使他只轮不返，方才丧他的志气。”正说间，忽见帐前黑风骤起，吹得烟尘陡乱，树木摧摇。徐达看了风色，对众将说：“此风不按时气，主有贼兵劫营。今夜与明日之战，非同小可，当用‘八方连环斗底战’，擒拿这厮。尔等急宜造饭饱餐，到营前听令。”诸将听了分付，即刻来到各营，蓐马饷军。没有半个时辰，早听得大帐中擂鼓一通，催趱各营军将披挂起身。又没有一顿茶时，恰又把画角吹了七声，那些军将都齐齐排列在辕门之下。只见云板五下，主帅徐达升了中军帐。五军提点使已把名字逐一在二门上挨次点将进来，诸将鱼贯而行，都一一排立在阶前左右。元帅便道：“东西二吴，势无并立。从古帝王之兴，全赖名世之士；今日我主上高爵厚禄，优恤我辈，全图我辈舍生拼死，受怕担惊。我辈所以血战心劳，虽是报国心坚，亦指望个砺山带河，封妻荫子。今日诸将，宜各尽乃心力，以成大功。倘若有违，吾法无赦。”诸将齐齐应声道：“是，谨听令！”元帅便将令箭一枝，唤俞通海、俞通渊、俞通源三将向前，着领水兵三万，即刻抄小路到大全港口，闸住上流，待吴兵半渡，只听连珠七声炮响，将闸边四下掘开，决水冲入，溺死吴军。又将令箭一枝，唤郭英、沐英二将向前，着领马兵二万，即刻到士诚老营埋伏，且先分军一队，假装西吴探子，径到士诚营中报说：“纪世雄前去劫营，被朱兵大败，现今徐达乘势追杀将来。”待彼拔寨而起，便发伏追击。又将令箭八枝，唤康茂才、朱亮祖、廖永忠、赵庸、丁德兴、张兴祖、华云龙、曹良臣八将向前，着每将一员，各领马兵五千，分着方向，到旧馆要路上埋伏，但听轰天雷八声响亮，八方虎将应声齐起，团团围杀。又将令箭一枝，唤常遇春同左哨薛显、右哨郭子兴向前，着领马步军校三万，前至白沙岛，截住士诚去路。自家带领大队人马，纷纷的拔寨，乘夜便往西北而行，待他追赶。调遣已定，众将各各领了号箭，分头自去，不题。

将近一更光景，那张士诚犹恐徐达帐中有备，因使纪世雄率兵三万为前队，张虬率兵三万为中队，吕珍率兵三万为后队。一队被害，二队救应。世雄等领命出营。约莫二更，将至徐达寨边，但听营中鸦飞鹊乱的扰攘，世雄便先令哨子去探虚实。没有半晌，那探子报说：“朱兵想是因我兵来，俱向西北逃窜，更无理会。”世雄大喜，便催兵追杀。比及五更，只见大全港中，徐达带了兵，如蜂似蚁的在港中争渡。世雄在马上把眼一看，那水极深处也不满二尺，便道：“不杀徐达报仇，不是大丈夫！催动后军过河冲击，夺得头功者，即时奏闻，加官重赏。”三万军士，个个争先。此时已是黎明，军士正在半港，猛听连珠炮六七个，振天放响，徐达的军便把闸口掘开，河水骤涌起来，横冲三十里地面。世雄的兵，进退无路，溺死者二万有馀。纪世雄也做了膨胀气胀的水鬼。其馀爬得上岸，被众军活捉的也约八千有零。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仓

秋来愁绪日冥冥，吴峤风光自草亭。
入寨战尘天外黑，隔车草色眼中青。
驱驰岁月真何假，肮脏江湖梦独醒。
南北乱离忧不细，汉家谁问董生经。

话说纪世雄三万军马都没于河水之内，或有识水的，挣得上岸，亦被朱军捉住。主帅徐达因收兵在河口安营。那士诚见世雄等三队人马去了半夜，不见回来，正在疑惑，恰见一队哨马约有五十馀人，径撞前来，报说：“大王爷，祸事到了，还不晓得？”士诚连忙问说：“祸从何来？事在那里？”那哨子就在马上指道：“纪世雄三万人兵，俱被河水淹死，一个也不留。现今徐达乘势赶来，径要活捉大王，大王可急急拔寨而行，还且自在哩。”便把哨马紧紧的一路叫喊道：“快快逃命！快快逃命去了！”士诚听罢，惊得魂不附体，即令三军望苏州进发。这些军士只恐朱军追及，那里肯依行逐队，争先奔溃而走。未及一里，忽地一声炮响，左边郭英，右边沐英，两处伏兵冲击过来。幸有张彪、张豹分身迎敌。士诚在车中分付：“且战且走，不可恋敌。”那张彪、张豹也只要脱离苦难。谁想战未数合，郭英、沐英就放条生路，拨马向前而去。半空中如雷震一般轰天响炮，不住的震了七八声。正东上康茂才，正西上朱亮祖，正南上廖永忠，正北上赵庸，东南上丁德兴，西南上张兴祖，东北上华云龙，西北上曹良臣，各带精兵五千，团团的杀将拢来，把士诚铜墙似盘绕在内。张彪、张豹拼死的杀条血路逃走。八员虎将，死命也追杀不放。约有五里地面，正是白沙岛边，常遇春又在柳荫深处杀将过来，挡住去路，大叫道：“张士诚，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吓得士诚：

胆破心惊，手摇脚战。一张脸无些血色，浑如已朽的骷髅；两只眼没个精神，径似调神的巫使。一个降祸祟太岁，领着八大龙神，那怕野狐精从天脱去；四对追灵魂魔王，随着阎浮天子，便是罗刹鬼何地奔逃。正是：任他走上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

那士诚终是苏州人，毕竟乖巧，便将黄袍玉带，并头上巾帻都脱下来，扎起一个草人，将前样服色穿戴了，缚在六龙盘绕的香车锦帐之内。自己随换了小军衣服，跨上一匹蹑云捕影的乌骓，与张彪、张豹打个暗号，趁个眼慢，带领一队人马，飞也似逃走。那张彪、张豹假意儿只保着龙车厮杀，约莫士诚相去已远，又望见一彪人马，恰正是吕珍、张虬赶来救主。他俩人便卖个破绽，一道烟也落荒，寻着士诚去路而行。追来九个将军，那知这个缘由，只望着龙车儿围困过来。就是吕珍、张虬也不解此事，死命保着。看看天晚，恰好郭子兴、薛显又分两翼喊杀向前，把眼在车中一望，见是草人，便叫道：“列位将军，只捉了吕珍、张虬也罢，这士诚多是去远了。”众人才知堕了奸计。常遇春因对吕、张两人说：“二位何不揣度时势？我主公英明

仁武，统一有机，二位何执迷如此？”吕珍应声说：“元帅所言亦是，但服降者降服其心。昔日吕布辕门射戟，心服纪陵，如元帅也有射戟的手段，吾辈即当纳降。”遇春笑道：“这事何难。”便令人三百步外立一戟，连发三矢，三中其眼。吕珍、张虬大惊，下马拜说：“真天神也！吾辈敢竭驽骀之用，情愿率兵六万投纳。”遇春大喜，便令军政司计收器械、盔甲。因着俞通渊领部下兵三千，押送新降士卒，前至金陵，请太祖令旨，或令为民，或分编各队。即日起行。

遇春检点降兵去了，便登帐请张虬、吕珍进见。吕珍说：“败降之卒，愿受抗逆之罪。”遇春笑道：“何罪之有？东汉岑彭初佐王莽，与光武大战，光武几受其危。后知天命在于光武，因弃邪归正，名列云台。前后事体，略不相妨。但今日之势，在吕将军可留，若张将军乃吴世子，我当择日送还姑苏。”张虬说：“元帅勿疑，自当尽力图报。”遇春回说：“假如着将军去攻姑苏，岂有子弑父之理？吾岂不爱将军雄杰，但天理人情上，难以相款。”张虬听罢，对天叹息了数声，便说：“吾听常公之言，反为不忠不孝之人矣，有何面目再生人世乎！”登时自刎而死。遇春假意吃惊说：“将军为何如此？是我之罪也！”传令军中，具上号衣冠、棺椁，葬于旧馆兰水桥下。因留胡济美统本部兵屯扎旧馆，仍领大队回至湖州。

见了徐达，具将前事说了一遍。徐达说：“元帅处分极是。至如先令六万降军散回金陵，把张虬进退无路，更是高见。”遇春便对徐达商议：“湖州久不能下，以裨将拙见，乘此长胜之势，即令吕珍往说何如？”吕珍向前说：“自思不知顺逆，悔恨归降之晚。元帅所命，决当尽心。”徐达大喜，便着沐英、康茂才领兵一千，护送吕珍，直至湖州城下。李伯缨闻得消息，急上城问说：“吕将军何因到此？”吕珍回复：“自元帅受困，主公两次亲来救援，前者被火攻，今者又被水溺，折兵共约二十万，暂且遁回。今姑苏士卒与粮饷俱已空虚，士信与张虬皆已身死。我见常遇春射戟神手，因也拜降，特来告知元帅。想是西吴亡在旦夕，元帅可早顺天命，开门纳款，庶不失为达人哲士。”李伯缨听罢，沉吟半晌，狐疑未决。吕珍又道：“元帅岂不闻韩信弃楚归汉，敬德弃周降唐？见机而作，方是正理。”伯缨便道：“是，是，是。”遂率左丞张天麟等，同吕珍到帐前纳降。徐达见了，设宴相待。次日带领侍从十馀人，入城安抚，便留华高领兵二万，镇守湖州。处设已毕，一边申奏金陵，一边令华云龙率本部取嘉兴，一边令俞通海率本部攻太仓，一边仍率兵二十馀万，径向苏州进发。兵过无锡，那守将莫天□坚闭不出。常遇春即欲攻打，徐达说：“若攻城，非数日不能下，况苏州离此不上百里，士诚得知，必生异谋，反为不便。不如长驱先破苏州，则此城不攻自下。”遇春依计，遂过无锡，径到苏州城外安营，不题。

且说张彪、张豹，看见吕珍、张虬接应，便一道烟落荒寻小路而走，赶着士诚，一齐登路。计点人马，止约二万有零。渐到苏州，太子张龙早有哨马报知逃窜信息，便发兵出城五十里保驾。进得城门，真个是父子重逢，君臣再会，忧喜交集。次日坐朝，士诚正聚群臣议救湖州之危，只见哨子报道：“李伯缨把湖州，吕珍把旧馆，俱降建康。张虬自刎而死。今徐达现领雄兵二十万，虎将五千员，在正北十里外安营搦战。”士诚闻报，不觉两行泪下，说：“四子张虬，膂力超群，同五太子一般精悍，今两弟沦亡，两儿继丧。若吕珍向称万人之敌，又到彼麾下，此事怎了？”却有平章陶存议启说：“今朱兵强盛，所至郡县，莫敢当锋。以臣愚计，不若献玺出降，庶免刀兵之苦，不然，天时已迫，必非人力能支……”言未已，只见一人大骂道：“辱国反贼，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此事断然不可！”士诚定睛来看，恰正是三王子张彪，如此发怒。士诚便问：“吾儿，你的意下何如？”

第五十五回

张豹排八门阵法

木落城头风怒号，姑苏形胜自周遭。
碧天星朗沧溟阔，诡计云开象纬高。
日断层楼书雁字，梦淹南国有鱼□。
登临一笑成今古，弹剑酣歌愧尔曹。

却说三王子张彪听了陶存议的说话，大恼道："吾父王威镇江淮数年，岂可一旦称臣于孺子，贻笑于后世？城中尚有铁甲五十万，战船五千艘，粮积十年，民多富足，乃不思固守，却欲投降，甚非远图。况此地离太仓不远，万一不胜，还有航海远循一着，以为后图。臣意正宜死战，是为上策。"士诚与太子张龙俱说："最是！最是！"便开库取出金宝货物，置在殿中，出谕群臣中有勇敢当先，舍身保国者，随意所取，待退敌之后，裂土封王，同享富贵。当下就有都尉赵□、平章白勇、万户杨清、指挥吴镇、千户黄辙、总管万平世、统制李献、佥院郑禄八人，公然上殿分取了宝物，向前启说："臣等各愿领兵一万，为主公分忧。"士诚便敕张豹为总督都元帅，张龙为左先锋，张彪为右先锋，八个新领兵的，俱带本身职役，阵前听令。

张豹当日簪了两朵金花，饮了三怀御酒，挂了大红剪绒葡萄锦一匹，跨着雪白腾空战马，大吹大擂，径到演武场中军厅坐下。众多将官自小至大，一一依军中施礼毕，张豹便分付说："今日之战，国家存亡，在此一举。惟不曾卧薪尝胆，因此须破釜沉舟。凡我三军，各宜努力！我如今排下一个太乙混形、三垣布政、九星互转的阵法。你们俱要按着日辰，认着方向，明着生克，击父则子应，击首则尾应，击中则父子首尾皆应；却又变化无端，便是鬼神莫测。尔等宜小心听令而行。"那张豹便着军政司，将青色令旗一面，招动千户黄辙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正东方，俱青旗青甲，坐着青骢马，上按北斗贪狼星镇寨。如遇甲午三日、庚午三日、戊午三日，正应休门，须出兵对阵。论相生，该正北上文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应。将白色令旗一面，招动都尉赵□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正西方，俱白旗白甲，坐着银鬃马，上按北斗破军星镇寨。如遇登卯三日、己卯三日，正应休门，须出兵对阵。论相生，该东北上巨门星、正北上文曲星救应。将黑色令旗一面，招动指挥吴镇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正北方，俱黑旗黑甲，坐着乌色骓，上按北斗文曲星镇寨。如遇甲子三日、戊子三日、壬子三日，正应休门，须出兵对阵。论相生，该正东上贪狼星、正西上破军星救应。将红色令旗一面，招动万户杨清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正南方，俱红旗红甲，坐着火色骝，上按北斗廉真星镇寨。如遇乙酉三日、己酉三日，正应休门，须出兵对阵。论相生，该东北上巨门星、正东上贪狼星救应。将黑间白色令旗一面，招动总管万平世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西北方，俱白镶黑色旗、白镶黑色甲，坐着黑间白点子马，上按北斗武曲星镇寨。如遇庚子三日、丙子三日，正应

休门，宜出兵对阵。论相生，该西南上禄存星、东北上巨门星救应。将黑间青色令旗一面，招动平章白勇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东北方，俱青镶黑色旗、青镶黑色甲，坐着青骢马，上按北斗巨门星压寨。如遇丙午三日、壬午三日，正应休门，宜出兵对阵。论相生，该西北上武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应。将青间红色令旗一面，招动佥院郑禄一营军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东南方，俱红镶青色旗、红镶青色甲，坐着火色青罷马，上按北方辅弼二星镇寨。如遇癸酉三日、辛酉三日、丁酉三日，正应休门，宜出兵对敌。论相生，该正北上文曲星、正南上廉真星救应。将白间红色令旗一面，招动统制李献一营兵马向前。分付本营驻扎西南方，俱白镶红旗、白镶红甲，坐着火色白点马，上按北斗禄存星压寨。如遇辛卯三日、乙卯三日、丁卯三日，正应休门，宜出兵对敌。论相生，该西北上武曲星、东北上巨门星救应。将黄色令箭一枝，招动自己主帅帐前大队人马向前。分付当于八营之中，俱黄衣黄甲，坐着黄色马，上按北极紫微垣临镇中宫，按着本日的支干移换那队的旗甲，倘有疏虞，八营齐应。将赤色令箭一枝，招动王子张彪所部人马向前。分付当于紫微垣前，东南相向，俱红间黄的旗甲，坐着青黄杂色的龙驹，从正东方起，环列至西南方止，上按太微垣，外应正东、正南、东南、西南四营的不测。将金色令箭一枝，招动太子张龙所部的人马向前。分付当于紫微垣后，西北相向，俱黑间黄的旗甲，坐着黄黑杂色的乌骓，从正西方起，环列至东北方止，上按天市垣，外应正西、正北、西北、东北四营的不测。这些将士，看张豹分拨已定，便发了三声号头，呐了三声喊，一直的径到十里之外，登时依令屯扎了营寨。那张豹也轩轩昂昂，在后面徐徐而行。

早有哨马报与徐达得知。徐达便叫军中搭了云梯，同常遇春、沐英、郭英、朱亮祖四人仔细一看，但见各营有门，各门有将，有动有静，倏阖倏开。中间一片的浩浩荡荡，列列森森，不知藏着几十万兵马。徐达笑了一笑，对着四位说："不想此人也有这学问，且到明晨挑战，方知他的光景。"下得云梯，恰好俞通海取了太仓并罚山、崇明、嘉定、松江等路；华云龙取了嘉兴等县，全军而回，来见主帅徐达。徐达见二将得胜，喜动颜色，分付筵宴，与二将节劳。

此时却是暮冬天气，瑞雪飘飘而下，虽然酒过数巡，诸将见徐达只是踌躇不快，便问说："主帅却为什么来？"徐达对说："方才看见张豹这厮，排下那阵，甚有见识，我忧此城，恐一时促急难下，故深忧耳。"正说间，辕门外传鼓数声，传说太祖有令旨到。徐达慌忙撤席接入，看时，原来为文武廷臣屡表劝进大位，太祖从请，自立为吴王。议以明年为吴元年，立宗庙社稷，建宫阙。令营缮官员将宫室图画以进。命协律郎冷谦，以宗庙雅乐音律，又钟磬等器并乐舞之制以进。晓谕天下，故军中咸使闻知。徐达同诸将以手加额，说："只这几件事务，便见主公唐、虞三代之盛心了。"当晚极欢而罢。

次日黎明，探子报道："周军骂阵。"徐达细思了一番，说："此行还用常、朱二将军走一遭。"便令常遇春、朱亮祖两将迎敌。临行之时，对二将说："二公可先往，我当另遣将接应。但此阵甚难测度，倘得胜时，切勿轻骑追赶，防他引诱。"二将得令，便率兵一万前去阵前摆开厮杀。只听张豹阵上传令说："今日的支干，须是吴指挥出阵，黄千户、赵都尉接应。"分付才了，但见正北营门里，放了三个震天的响炮，挨挨挤挤，轰轰烈烈的拥出一万有馀军马，直杀过来。遇春、亮祖见他来的势猛，便分开两路，夹攻将去。那吴镇毫无怕惧，三将正好混杀。谁想正东营里，与那正北营里，倒像约会的一般，不先不后，一声锣响，两边人马盖地而来。

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梦告行藏

征马长嘶吴苑风，还怜平子思徒穷。
烟尘障眼三春柳，世事惊心一梦中。
云暗苏台听梦角，日沉残垒见归鸿。
悬知吊古经行处，好问当年李牧功。

话说遇春、亮祖正对着吴镇厮杀，谁想一声锣响，正东营里与正西营里两彪人马，盖地里围将拢来，把遇春军马截做两处。遇春便叫道："朱将军，你去救援后军，我当保着前军力战那厮。"亮祖拼命的撞入后阵来。那些军士看见亮祖来救，就是如鱼得水，欢天喜地的附着喊杀。两个将军分做前后对敌，自晨至午，互相杀伤，更不见一些胜负。只见北边一队人马，却是郭英、汤和、张兴祖、廖永忠前来接应。他阵上见我们兵来，便将重围散开，各自寻对头相并。前后六将，合做一处，对着黄辙、赵□、吴镇三匹马又战了两个时辰。看看天晚，两边收了军马，明日再战，两阵上各回本营，不题。

却说遇春等领军回寨，备说了他出兵的方向，并救应的事体。徐达便取过历头来看了，说："今日是壬子支干遁甲，宜该在坎方做事。但不知何以正东、正西上出来接应。"是此以后，一连相持了半月，但见他阵中甚是变幻，一时难得通晓。恰好明日是吴元年岁次丁未的元旦，徐达在帐中，为着一时难得取胜，十分烦恼。忽听帐外报道："伪周阵上遣使来见。"徐达因升帐问来使道："你三将军因何着你到来？"那人答道："我主帅多拜上将军，说：'明日系是元旦，彼此相持，未必便见分晓，且各休歇数宵，待好良辰，再下战书迎对。'特此来约。"徐达因胸中也未有决胜之策，便随口应说："这也使得。"那使者领了回音，出帐而去。

次早，徐达率众将在营中朝北拜贺毕，便与众人各各称庆。筵席中细商破敌之计，恨无长策。当晚筵罢，各散回营。徐达独坐胡床，恍惚中见一个金童向前，说："滁州城隍同姑苏城隍，二位到帐相访。"徐达急急披衣延入，分宾而坐，便道："草茅下士，荷蒙神圣降临，有失远迎，望乞恕罪。"滁州城隍回说："自从元帅诞生之后，一缘幽明阻隔，二以元帅时出省邑征讨，戮力皇明，因此甚相疏阔。今主公改元，不三年间，便成大统。主帅倘念及桑梓之地，乞于皇帝前赞助，褒崇赐号，以显小神护翊皇明之灵，是所望也。"徐达便应道："某致身王家十有馀年，仰荷天地眷佑，圣主洪威，所在成功。但今受命攻吴，谁料张豹布成此阵，两月以来，不收寸功，尚未知后来是何景色。适闻神明所言，三年之间，便成一统，恐不若此之易。"只见姑苏城隍说："此阵虽是有理，不过以北斗九星八方生克，合着休、生、伤、杜、景、死、惊、开的遁甲。元帅只从克制的道理，兵分八队前去攻打，他自然救应不及。又里面他列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分应八宫，元帅当以太极两仪之理制之。士诚气数不上一年，元帅何必过虑。但恐攻城之

时，有伤虎将，为可悲耳。”徐达听得有伤虎将一句，惊得木呆了半晌，便道：“某等同来将士，俱各赤心图报朝廷，分有偏裨，情同骨肉。此时全望神明佑助。倘得一旅不伤，一将不损，城降之日，即当重修庙貌，申请褒封。”那城隍道：“今日元帅至此行军，我们便在此保护，但其中也有在劫在数的，怎么十分救应得无事？元帅既如此嘱付，当曲图遮蔽，全他首领便了。”两神振衣而起。徐达方送得出营，却被巡哨的一击锣响，把徐达拿住，猛然惊醒，知是一梦。次早起来，分付各营趁闲整理军器，待彼下书交战，另行调遣，不题。

且说伪周无锡守将莫天佑，从小儿便习武艺，身长丈二，面如喷血，有万夫不当之勇，人都称他为“莫老虎”，善使一把偃月刀，屯兵十万在无锡城中，足为士诚救应。他见朱军驻扎姑苏，日夜攻打，终有难保之势，心思一计，修下三封书：一封着人往陈友定处投递，一封着人往方国珍处投递，一封着人往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处投递。约他趁朱兵攻苏州之时，正好趁势侵扰地方，朱兵彼此不支，必然得胜。他三处得了天佑来书，果然友定从闽广来到界上侵扰；国珍从台州来到界上侵扰；王保保遣左丞李贰来到陵子村，在徐州界上侵扰。三处的文书齐至金陵，太祖便令李文忠率钱塘兵八万，东敌方国珍；令胡德济、耿天璧率婺州、金华兵八万，东南上敌陈友定；令傅友德率兵五万，西北上敌李贰，一面又着人到徐达帐前知会，各家兵马俱动，都是莫天佑之故，可仔细提防。徐达得了信音，朝夕在怀。

只见张豹打下战书，说道：“上元已过，十八日交战。”徐达将姑苏城隍嘱付生克分兵相制的话，仔细思量了一夜。次早，升中军帐，着军政司打了几通趱集诸将的号鼓，吹了几声画角，那些将军依次聚在帐前。徐达便道：“明日交兵，诸将俱宜小心听令而行，以济大事。倘不遵法，罪有莫逃。”诸将齐声道：“听令！”徐达恰取号箭一枝，唤过俞通海充正西队先锋，华云龙、顾时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白色旗甲，攻打伪将正东营。取号箭一枝，唤过耿炳文充西北队先锋，孙兴祖、丁德兴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黑白杂色旗甲，攻打伪将东南营。取号箭一枝，唤过朱亮祖充正南队先锋，张兴祖、薛显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红色旗甲，攻打伪将正西营。取号箭一枝，唤过吴祯充正北队先锋，曹良臣、俞通源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黑色旗甲，攻打伪将正南营。取号箭一枝，唤过郭英充西南队先锋，俞通渊、周德兴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黄色旗甲，攻打伪将正北营。取号箭一枝，唤过沭英充正东队先锋，赵庸、杨□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青色旗甲，攻打伪将西南营。取号箭一枝，唤过康茂才充东南队先锋，王志、郑遇春为左右翼，领精兵五千，俱用青红杂色旗甲，攻打伪将东北营。取号箭一枝，唤过廖永忠充中军左哨先锋，唐胜宗、陆仲亨为左右翼，领精兵一万，俱用黄黑杂色旗甲，从东南营杀入，攻打伪将太微垣。取号箭一枝，唤过冯胜充中军右哨先锋，陈德、费聚为左右翼，领精兵一万，俱用黄红杂色旗甲，从东北营杀入，攻打伪将天市垣。取号箭一枝，唤过汤和充中军正先锋，郭子兴、蔡迁为左翼，韩政、黄彬为右翼，统精兵三万，俱用纯青、纯白、纯红、纯黑四色旗甲，从正北营杀入，攻打伪将紫微垣，砍倒将旗，四围放火。取号箭一枝，唤过王弼、茅成、梅思祖三将，各领兵五千，出阵迎敌，待他明日那营出兵，必有两营接应，只可佯输，诱其远赶，以便我兵乘势夺寨。取号箭一枝，唤过陆聚、吴复二将，各领本部人马，坚守老营，以防冲突。常遇春独领精兵五千，沿路冲杀，只留西北一营不去攻打，以便彼兵逃窜。自率大队从后救应。分拨已定，只等明日行事。

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杀贼祭父

剑色晴空映铁衣，中星夜朗彻飞□；
天低吴寨花无色，气壮金陵草亦辉。
殿上德威寰海著，帷中神算斗星违。
国有忠良家有孝，留将青史仰巍巍。

那徐达依了苏州城隍托梦，分兵做十路攻打，调遣已定。

次早正是十八日期，只见哨子来报，东北营中平章白勇领兵一万杀过来了。我军阵上，早有王弼持刀迎敌。未及半个时辰，他正南上杨清，西北上万平世，各统兵前来接应。恰好茅成、梅思祖放马前来拦挡，六匹马搅做一团。只见梅思祖卖个破绽，径落荒而走，杨清便勒马来追。那白勇与万平世恐杨清得了头功，因一齐赶来。王弼、茅成也装一个救思祖的模样，将马也放来厮杀。

正杀得十分闹热，只听寨中一声炮响，十路兵马都杀出来，径往张豹阵中分头的去攻打。他营中只说朱军与阵上军马相杀，那晓得这般神算，慌促之中，俞通海等杀入正东营内，朱亮祖等杀入正西营内，汤和率了中军，径杀入紫微垣。惊得张豹上马不及，汤和便一刀砍折了马脚，张豹只得从乱军中逃窜。郭子兴两翼兵马，就四下放起火来。中军帅旗，早被乱军砍倒。烟尘满眼，个个只是寻路而走，那一个敢来抵敌。

吴祯杀入南营，谁想杨清一营已在外边接应白勇，竟是一个空寨，便帮着耿炳文等杀入东南上。那营中正是佥院郑禄把守，他看见朱军杀入，便也率众相持。炳文大叫道："郑佥院，你记得当初带了义兵投降吕约，致我父亲追赶，撞木栅而死，你今日便碎剐万段，也只是迟，还走那里去！"手转一枪，正中着郑禄左腿，炳文便趁活捉了，分付军校陷在囚车内，杀得营中一个也不留。吴祯对炳文说："杨清既在阵前，我自赶去杀了杨清，才完得我的事。"炳文颠着头说："是，是。"吴祯自也去了。炳文径杀入张彪垣内，那张彪正与廖永忠三将相持，炳文大喊一声杀来。张彪见不做美，便带了残兵，只往兵少的去处逃走。

那朱亮祖便入西营，只见些散军一路跪着迎降，更不见有赵□。亮祖便坐在本营厅上问道："你们赵□走在何处？"那些小军回说："赵都尉闻知将军杀来，便登时逃走，不知去向……"说犹未了，谁想这贼躲闪在门后，把刀向背上竟砍将来，幸得是刀背，把亮祖肩上一下。亮祖熬着疼痛，跳转身，急抢刀在手，就在堂上两个战了数合。那赵□看本事难当，拖着刀向外便跑，亮祖赶上一刀，分做两段。张兴祖、薛显起初看见营中投降，只道无事，把马在外边寻人相杀，听见营中喊声，方杀入来，那赵□已结果了。营中一万人马，尽皆投降。

亮祖仍出营来，见沐英三将已杀了李献，俞通渊三将已杀了黄辙，郭英三将已杀了吴镇，

四哨人马合做一处。望那张豹的中营，且是烈焰焰的烧得好，便将马从西北上放来。听得天市营内喊声大震，沐英、郭英、朱亮祖、俞通海分付各哨两翼将军，俱率兵在外，不必随入相混，止四马赶入，看他光景。只见张彪、张豹领了残兵，聚集天市营内，保着张龙，与冯胜、汤和、廖永忠、耿炳文等厮杀。沐英四将，乘势赶进救应，杀得伪周尸如山积，血似河流。张彪保着张龙拼命的向西北路奔走。张豹一人力敌众将。

那阵上，白勇、万平世、杨清正与王弼等交战，忽听得朱兵分头杀入老寨，回头一看，烟瘴冲天，三个飞也赶回。却撞着吴祯一彪军来，手起一枪，正中着万平世的心口，死于马下。白勇急上前来救，那枪稍转处一带，径把白勇一只眼珠带将出来。俞通源赶上一刀，连人和马砍做两截。杨清便勒马腾云的相似，往别路逃走去了。

张彪保着张龙而行，只见林莽中叫道："还那里走！"睁眼看时，是常遇春挡着去路。兄弟两人道："一身气力，杀得没有些儿，又撞着对头，奈何，奈何！"正没做理会，恰好张豹带了残兵逃走回来，兄弟合做一处，也不与遇春相对，径冲阵而走。遇春飞马追赶，将到城门，那城上矢石铳炮如雨的飞下来，遇春也不回兵，便令后军迎元帅大队人马到来，分头攻打苏州。

顷刻之间，诸将军毕集。吴祯把万平世首级，沐英把李献首级，朱亮祖把赵□首级，郭英把吴镇首级，俞通源把白勇首级，俞通海把黄辙首级，一一到帐前依次献了。只有康茂才一哨人马，竟无消息。徐达令探马四下哨探消息，恰有耿炳文令军卒推过囚车上帐说："先父因佥院郑禄投降伪周，追赶身死。今托虎威，活捉此贼到帐，乞主帅下令处置。"徐达便命军中急办牲醴，把耿君用公神像中堂悬挂，自己同诸将行了四拜礼。那炳文在旁边回了四拜，即下堂朝了元帅及诸将军拜谢了，依先上堂，换着一身缟素便服，朝父亲神像拜了哭，哭了又拜。徐元帅一边传令军校把佥院郑禄活绑过来，就一刀剖出心肺，放在盘子里，供养君用像前。那炳文看见摆列着清清的酒卮、香香的肴味、活碌碌的肺肝、爽朗朗的香烛，仪容空对，音响无闻，眼泪不止，一路的落，捶胸顿足，愈觉哀恸起来。帐前军士没有一个不酸心含痛，声彻天地。惊得那张士诚在城里也不知为着甚的。约有一个时辰，徐元帅同诸位将军齐来劝说："耿公请自宽心。今日公能为父报仇，又为国出力，忠孝两全，便是尊公灵在九天，也必色喜。万勿过伤，且请治事。"炳文只得住了哭声。一日之间，不住欷瘖的在口，杯酒片肴，毫不沾牙，真实难得。话不絮烦。

却说康茂才同着王志、郑遇春带了人马，杀入东北营中，只有二三百个守营的羸卒，因各转身沿路去寻白勇下落。只听人说："白平章今日当先骂阵，倒不见这般凄怆。"茂才听知，便往场上杀来，恰撞着巡哨贼将徐仁、尹晖两个带领五千精锐，从北路而行，阻住去路。茂才心中转着："这送死贼倒替了白勇的晦气了。"便摆开阵势，五匹马混杀了一个多时辰。后来徐仁望见中营火起，即要同尹晖脱身。朱军阵上那个肯放他宽转。古人说得好："心慌意乱，自没个好光景做出来。"那尹晖枪法渐乱，茂才转身一刀，结果了残生。徐仁便杀条血路而走。茂才招动人马来追。谁知杨清看吴祯杀了万平世，俞通源杀了白勇，便领残兵而逃，正撞着徐仁，合兵做一处。那徐仁见杨清既来，茂才一哨兵又没接应，仍来迎敌。且说郑遇春看见徐仁马头将近，大叫一声说："看箭！"徐仁只道果然有箭，把头一低，遇春趁着势一刀，正把头砍将下来。茂才心知杨清又要逃走，把旗一招，朱军便密匝匝只围他在中心。茂才等三将，横来直往，把他在垓中厮杀。未及半晌，被王志一枪中着马脚，那马仆地便倒，众军向前，把杨清砍做数段。茂才方得收军转来。哨马望见了茂才一彪人马，飞也似报与元帅说："康将军往东路来了。"徐达听得，便同众将出帐外来望。恰好茂才下马进来，备说了前事。徐达大喜。

第 五十八 回

熊参政捷奏封章

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中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徵古风

徐达大军驻扎在姑苏城下，只不见了康茂才一支人马，正在狐疑，恰有哨马报道："康将军得胜，往东南路回来。"徐达不胜之喜，因令冯胜为首，协廖永忠、郭英、吴祯、赵庸、杨□、张兴祖、薛显、吴复、何文晖九员虎将，领兵二万，围困葑门。汤和为首，协曹良臣、丁德兴、孙兴祖、杨国兴、康茂才、郭子兴、韩政、陆聚、仇成九员虎将，领兵二万，围困胥门。常遇春为首，协唐胜宗、陆仲亨、黄彬、梅思祖、王弼、华云龙、周德兴、顾时、陈德九员虎将，领兵二万，围困阊门。沐英为首，协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费聚、王志、蔡迁、郑遇春、金朝兴、茅成九员虎将，领兵二万，围困娄门。朱亮祖领兵三万，屯扎城西北上。耿炳文领兵三万，屯扎东南上。筑设长围，架起木搭，树着敌楼，四处把火炮、喷筒、鸟嘴、火箭，及襄阳炮，日夜攻击。徐达自统大军六万，环绕诸军之后，相机救应，防御外边来救兵马。诸将得令，各自小心攻打，不题。

且说张龙、张彪、张豹领着残兵，不上万馀，逃入苏城，见了父王士诚，哭诉朱兵十分利害，无可处置。士诚正是烦恼，却见探子慌忙入朝报道："朱兵四下密布，重重的把各门围了。"士诚惊得手忙脚乱，便集民兵二十万，上城立阵，炮弩矢石，登时的发作将来，防设甚严。我兵屡被伤折。连有三个月日，太祖在金陵闻知难于攻打，因此使人传谕，令三军勿得轻动，以待其自困。徐达承旨，对使者说："我也不敢急性行事，但虑莫天□这厮，奸谋百出，前者以书招三处贼兵犯我边境，东南闽、广诸路山陵阻隔，谅无他虞。所患彭城一带，更无险阻，倘或天□约渠顺黄河而下，间道由江北抵吴淞，与姑苏结为表里，便一时难为支吾耳。"那使人对道："元帅如此说，还未知傅将军近来行事哩。"徐达便说："我正在此记念他，近日如何行事，未有消息，日夜不安。你且细说与我听着。"那人道："前日主公着我来时，正在殿中给予我的路引，

只见通政司一员官过来奏道：'徐州参政熊聚差人奏捷。'主公便说：'连人与表章即刻一齐进来……'说犹未了，那承差跪在殿外，备说徐州熊参政令指挥傅友德，率兵三千，逆水而上，舟至吕梁洪，正遇元将左丞李贰出掠。友德率众便舍舟登岸，冲击元兵。李贰即遣裨将韩一盛引兵接战。友德手起枪落，把一盛刺死马下。元兵败走。友德揣度李贰必然广招部落来斗，即令人驰还城中，开了城门，着兵卒布列城外，皆坐地卧枪而待，以鼓声为号，一齐奋发。顷刻之间，那李贰果招上许多虏贼到来。友德望贼将近，鸣鼓三声，我师猛发，横冲过去。贼众大溃，争先渡水而逃，溺死者不计其数。现生擒李贰及其他头目二百七十馀人，获马二百馀匹，乞令旨发付。主公听了大喜，令把李贰在西绞头枭首，其馀所俘人犯，羁候细审。重赏来差，即手书褒嘉友德，加升三级。我临行目睹来的。"徐达听了，说："如此，姑苏便不足虑矣。"送使人出帐，回金陵而去。

正转身回寨，忽人报水关巡军捉得一个细作，特送到元帅帐前发付。徐达便令押至军中，问说："汝是何人，敢来越关？若从直说来，饶汝之死。"那人说："小人是无锡莫天□手下总领官杨茂，惯能游水，特往姑苏上表的。"徐达因问："这表在何处？"杨茂站起身来，把肚兜除下，摸出一个蜡丸子，说："这表在丸子里。"徐达将丸剖开，细看了表章，就问："你家还有谁人，还是要生要死？"杨茂回报："有个老母及妻与子，望元帅活蝼蚁之命！"徐达把杨茂发去俞通海处做个水军头目。随暗地唤华云龙入帐，着领聪慧小心军校二十名，潜往无锡去诱杨茂家小。

云龙得令，随见杨茂，备问了居住及儿子名字，来到营中，说："莫天□这厮，不是戏耍，他看我军攻打苏州，城边必定仔细盘诘。我们二十人，可分作六七样打扮。闻知无锡大小人家都结蒲鞋面贩卖，我们着五个会打绍兴乡谈的，扮作贩鞋客人。县前专做好鱼面，我们可着两个买了大鱼数头、鳝鱼数斤，挑了鱼担儿，沿街货卖入城。再着三个扮做福建打造低假乌银扭扣的银匠，细巧锤凿，俱要随带备用。又将叉口五只装盛糙、粞、大麦，把五人扮做乡间大户人家，籴米粞、麦，挑进城内糖坊里用。后边即着三个挑了糖担，一头办有摇鼓儿、泥人儿、引线儿、纸糊小盒儿、灯草发板儿，丁丁当当，跟着糖铺的人一伙儿走。都约在西门水濂街会齐。"分付已定，各人整备了。

次早走到城边，那城上果然逐一查问。一伙过了，又是一伙，都被这巧计儿零星走入了城，径到水濂街。那云龙走到一个裁衣人家，便道："师父，此处总领杨茂官人在那家是？"那裁衣说："杨官人正在转弯红角子门里。"云龙问了的确，叫声起动，转过弯来，直到红角子门里撞进，连声叫道："杨名官在家么？"那杨名知有人叫他，便走出来，问道："客官何来？"云龙回报道："你们父亲承着官差，一路上得病未好，今已到西门外。那病十二分，命在须臾，要见你母亲及祖母与你一面，特央我来通知。你们可急急去，倘得见，他好永诀。"杨名走进去说了，那祖母与母亲又出来问了详细，便同云龙径出西门。只见两个鱼担儿，三个糖担儿替五六个贩鞋面的，及五六个空手走的，说说笑笑，看着云龙道："这客官就是前面酒店里病人央来报信的，恰也又出来了。世间有这等热心人，真个难得。"那云龙把眼一睃，这些人三脚两步，四散都走前面去了。约至五里路程，只见路上有个小车，辘辘的往前面推着。云龙便叫声："推车的长官，我有两位内眷到前面王家酒店里探望一个病人，他们鞋弓袜小，一时赶不上路，劳你带一带在车儿上，我重重送酒钱与你。"那汉子便站定说："上来上来，前面酒店路也不多，想你也不亏我。"云龙便扶着他祖母与母亲上了车儿，自同杨名一路的说，一路的走。那个推车的，推动这车似飞也辇将去。云龙故意叫道："长官，长官，便慢着些儿也好，倘若先到王酒家，千万坐坐，待我数钱送你买酒吃。"那汉子指一指道："日已西了，还迟到几时！"约莫二十

馀里，杨名又问道："还有多少路？"云龙笑着说："你且跟我来。"不上里许，却是个黑林子。但见十六七人叫道："杨名，你还待怎的？吾奉金陵徐元帅将令，因你父杨茂越关被获，已愿投降，徐元帅恐莫天□害及家属，特来取你归营。你若狐疑，有剑在此。"杨名同他祖母、母亲三个都呆了口，也没得回报。华云龙就脱下了便服，换了盔甲，便叫杨名一同众军跨着飞马，押了车子，紧赶着上路。将及二更，已到军前，不题。且看后来如何。

第 五十九 回

破姑苏士诚命殒

吴王宫阙临江起，不卷珠帘见江水。
晓气晴来双阙间，潮声夜落千门里。
勾践城中非旧春，姑苏台下起黄尘。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录卫万《吴宫怨》

那华云龙用了一团心机，挈取杨茂家属，将及二鼓，才到军前。辕门上把守的禀说："元帅正在帐中相等。"云龙便进去，备数了事情一遍，且说他家属现在营外。徐达即令人送至后营，因唤杨茂说："我恐天□害你家小，已令人挈取至营。"杨茂见了母子妻儿，不胜之喜，便说："殒首碎躯，莫能图报！"当晚归本帐而去。

过了数日，徐达写了一个柬帖，唤取杨茂到帐说："我欲你干一件事，你可去么？"杨茂说："小人受了大恩，赴汤蹈火，甘心前往。"徐达便取柬帖递与，分付出营五里，可看了行事。杨茂接过在手，走至前途，开封一看，大笑道："要我去赚莫天□，这有何难！"便放脚走入无锡城中，参见了莫天□。天□见杨茂回来，大喜，问道："主公有何话说？"杨茂说："主公分付，徐达军粮屯于桃花坞，明晚是八月十八，城中当举火为号，主公领兵冲阵，传令元帅可赴桃花坞烧毁粮草，即往东攻杀围兵，内应外合，不得误事。"天□说："这计较极好！"遂留兵五万守城。次早，带领精锐五万出城，径到桃花坞密林中屯住。将及二更，遥见东门火起，天□便唤杨茂引路。将到坞边，只听一个炮响，四下伏兵齐起。天□大惊说："吾中徐达奸计了！"连叫杨茂，不知去向，因引兵冲西而走。徐达阵上，俞通海拼死赶来，身上被了四箭，头角上被有一箭，血染征袍，白练尽赤，犹是奋勇冲杀，尸横遍野。殆至黎明，才知此身带着重伤，疼痛难禁。徐达只得令本部士卒，星夜送还金陵，不题。

那天□逞着骁勇，冲阵回至无锡，惟见城上遍插的是金陵徐元帅旗号。大濠之间，撞见郭英、俞通渊杀来，大叫道："莫天□，若早降，免得一死！"天□纵马来敌，恰被俞通渊后心一枪，下马而死。徐达入城，抚辑了军民才去。

原来十八之夜，徐达暂令二将各提兵一万，前来攻杀。一夜之间，便取了无锡而回，仍引众将急攻姑苏。前军报来："军师刘基来访。"徐达诉说："苏城久攻不下，全望军师指教。"

次日早起，刘基、徐达二人同在城下，走来走去，熟察形势。忽见一个头陀与一个金色道人，飘飘的乘风从胥门城脚而来。那头陀一跑跑到身边，叫道："刘军师，徐元帅，一向好么？何为二人在此来往？"刘基一看就是周颠，便问说："你一向在那里？"颠子应道："我自在这边，你自不见哩。"呵呵的只是笑。徐达因问："这位师父是谁？"颠子说："这是张金箔。就是与张三

丰一班儿在铁冠道人门下的，你还不认得么？”军师与元帅心知也是异人，便四个交着手，走回营里来。杯酒之后，商议破城之法。张金箔说：“此城竟是龟形。盘门是头，齐门是尾。龟之性，负水而出，乘风则欢。今暮秋之时，正水木相乘之会，刘军师当择水木干支的日头，借风驳击其尾，则其首必出，决当歼灭伪周矣。”元帅听了大喜。刘军师把手掌上一轮，说道：“事不宜迟，明日便可动手。”急令各城大濠外四周，筑成高台十座，每台长五十步，阔二十步，与城一般而齐，上盖敌楼，以便遮蔽，整备铳炮攻打。未及三个时辰，各营俱报高台依法齐备。

那士诚看见外面如此光景，与群臣设计抵挡。张彪奏说：“不如潜夜弃城，作航海之行为上。”士诚听了，便收拾宝玩、细软财物，挈领家眷，深夜开城突围而走。常遇春稔知士诚，分兵截住。那士诚军马拼死的冲杀良久，胜负不分。此时王弼统领左军，遇春抚了王弼肩背说：“军中皆称足下与朱亮祖为雄，今亮祖独屯兵于西北，不当机会，足下何不径取此贼？”王弼听了，直挥双刀奋勇而前，敌众方得少却。遇春便率众乘之。恰好亮祖也驰兵夹入，喊杀将来。士诚兵马大败，溺死沙盆潭者，不计其数。士诚坐着飞龙追日千里马，也几乎坠入水中。遇春同亮祖并力追赶，一枪刺去，正中世子张龙，下马而死。士诚大哭，入城坚闭不出。

次早，周颠与张金箔作别要行，军师与徐元帅再三留住，他们回报说：“后会有期，不必苦相留也。”便出帐而去。

刘基看高台已筑，因令众帅率军校上台攻打，只留正东台听起自用。刘基按安吉时登台，披发仗剑。忽见雷霆霹雳交加，大雨如注。台上众军一齐放起火箭、神枪、火铳、硬弩，飞将过去，盘门果然先开。城上民军争先冒雨奔走。只听大震一声，把姑苏城攻倒三十六处。徐达便传令四面军士，俱依队伍入城，不许越次乱杀。如有擒得张士诚者，予金千两；斩首来献者，予金五百两；斩渠妻子一人者，予金百两。那士诚看见城破，便率了子女及妻刘氏并家属，同登齐云楼，说道：“免为他人所辱。”四下放起火来，都皆烧死。孑身走至后苑梧桐树边，大叫数声：“天丧吾也！天丧吾也！”正要解下紫丝绦自经，突然走过沐英，白袍素铠，一箭射断了丝绦，把士诚仆然堕地。沐英着军校上前捉住。徐达收了图籍并钱粮器械，即与众将起程，回到金陵，止留数将在苏镇守。

谁想那士诚拘在军中，只是闭着这双眼睛，咬着这口牙齿，军校们劝他吃粥吃饭，只是不看，只是不吃。将到金陵，徐达先遣人报捷。太祖便令丞相李善长远出款待。士诚也毫不为礼。善长便曰：“张公，你平日据土称王，智勇自大，今日何为至此！且吾之尽礼于足下，正以王命，不欲自失其仪，足下还重己轻人乎？”顷刻，已至龙江，诸将把士诚缚了，送至太祖面前。士诚也只低头闭目，朝上着地而坐。太祖叱之，说：“你何不视我？”士诚大声道：“天日照你不照我，我视何为！”太祖大怒，排驾回城。士诚自思赧颜，泣下如雨，至夜分以衣带自缢而死。太祖敕命为姑苏公，具衣冠葬于苏城之下。这些高官厚禄之臣，闻知苏州城破，或投降的，或逃走的，且有替我兵私通卖国的，更没有一个死难。后来唐伯虎有《清江引》词说：

皂罗辫儿锦扎梢，头戴方檐帽，穿领阔袖衫，坐个四人轿。

又是张吴王米虫儿来到了。

太祖次日早朝，即将削平伪周诸将一一升赏有差。恰有徐达奏说：“臣等攻打苏州，曾檄俞通海提兵桃花坞荡贼老营，身中流矢，后因毒甚，送还京师。闻主公亲幸第宅，问他死后嘱付何事，通海已不能语。主公挥泪而出。次日身没，车驾复临恸哭，惨动三军，莫能仰视。臣等身在远方，闻此眷注，不胜感激。又阵中丁德兴被刀折其左股而亡，茅成被火箭透心而亡，俱乞殿下褒封，以表忠节。又前者正月朔日，臣夜梦姑苏城隍与滁州城隍同至帐中，恍惚言

语,谓主公三年之间,混一大统;士诚不及一载,决至沦亡,但虎将不免陨丧。臣因求其保护,今皆得保领而没。全望主公敕赐褒崇,以表神爽。又今苏城天王堂东庑土地神像,俨像圣容,三军无不称赞,亦望主公裁处。”太祖便说:“随吾渡江精通水战者,无如廖永安、俞通海。又丁德兴、茅成俱是虎臣。今功成而身死,深为可惜。”因命有司塑像于功臣庙中致祭。永安向死于苏州,可迎葬于钟山之侧。

第六十回

哑钟鸣疯僧颠狂

无著天亲弟与兄，嵩丘兰若一峰晴。
食随鸣磬巢乌下，行踏空林落叶声。
迸水定侵香案湿，雨花应共石床平。
深洞长松何所在，俨然天竺一先生。

太祖命着有司将廖永安等塑像于功臣祠，岁时祭祀，一边迎永安灵柩葬于钟山之侧。又说："滁州城隍与姑苏城隍，军中显灵，可同和州城隍俱敕封'承天监国司民灵护王'，特赐褒崇。其敕书可锦标玉轴，与各处有异。至如天王堂东庑土神，亦听其像貌，不可移易。"徐达领命出朝自去。

却说当初唐时有个活佛出世，言言无不灵应，甚是稀罕，人都称他做宝志大和尚。后来白日升天，把这副凡胎就葬在金陵。前者诏建宫殿，那礼、工二部官员奏请卜基，恰好在宝志长老冢边。太祖着令迁去他所埋葬，以便建立。诸臣得令，次日百计锄掘，坚不可动。太祖见工作难于下手，心中甚是不快。回到宫中，国母马娘娘接着问说："闻志公的冢甚是难迁，妾想此段因果亦是不小，殿下还宜命史官占卜妥当，才成万年不拔之基。且志公向来灵异，冥冥之中，岂不欲保全自己凡壳？殿下如卜得吉，宜择善地与他建造寺院，设立田土，只当替他代换一般，做下文书烧化，庶几佛骨保佑，不知殿下主裁何如？"太祖应道："这说得极是。"次早便与刘基占卜。卜得上好，就着诸工作不得乱掘。太祖自做下交易文书，烧化在志公冢上。因命钟陵山之东，创造一个寺院，御名灵谷寺。遍植松柏，中间盖无梁殿一座，左右设钟鼓楼，楼上悬的是景阳钟。又唐时铸就铜钟一口，欲为殿上所用，铸成之日，任你敲击，只是不响。那时便都叫做"哑钟"。且有童谣说：

若要撞得哑钟鸣，除非灵谷寺中僧。
殿造无梁后有塔，志公长老耳边听。

殿成之日，寺僧因钟鼓虽设，然殿内还须有副小样钟鼓，日逐做些功果，也得便当。正在商议，忽然有个头陀上殿说："那哑钟不是好用的，何必多般商议。"这些僧人与那诸多工作拍手大笑道："你既晓得哑的，用他怎么？"那头陀回报道："而今用在这殿中，包你不哑了。"众人也随他说，更不睬他。那头陀气将起来，大叫道："你们不信，贫僧也自由你。若我奏过朝廷，或依了我悬挂起来，敲得旺旺的响，那时恐怕你们大众得罪不小，自悔也迟。"便把衲裰整了一整，向长安街一路的往朝里来。这些人也有的只说这头陀想是疯子，不来理他；也有的只说此钟多年古物，实是不响，这头陀枉自费心；也有的说我们且劝他转来，倘或触动圣怒，也在此自讨烦恼，便一直赶来劝他。那头陀说："既是你们劝我，想你们从中也有肯依我的了，我又

何苦与你们作对。"因也转身到寺里来。那些人因他到了，都不做声，开着眼看他怎么。那头陀便向天打了一个信心，就向这钟边走了三五转，口里念了几句真言，喝声道："起！"这钟就地内平空立将起来。这头陀把钟上泥将帚子拂拭净了，看殿上钟架恰好端正的，便把手指道："你自飞悬架上去。"那钟平地里走入殿来，端端正正挂在架子上。看的人堆千积万，止不住喝采。头陀便从袖中取出一条杨枝与一个净瓶来，将瓶中画了道符，那瓶内忽然的一瓶净水，便念动几句梵语，将净水向钟上周围洒了三遍，取一脉纸来焚化在钟边，把手四下里一摸，只听得铿然有声。他便取木植一株，轻轻撞将过去，那钟声真个又洪又亮，又久又清。这千千万万人齐声道："古怪！古怪！"合寺僧人同那善男信女，纳头拜道："有眼不识活佛，即求师父在此住持。"那头陀道："我自幼出家，法名宗泐，去无踪，来无迹，神通变化，那个所在能束伏我这幻躯？近闻大明天子将我师父志公的法身迁移到此，且十分尊礼，我因显这个小小法儿，你们不须在此缠扰。"正在这边指示大众，谁想在那边，监造内使见他伎俩，飞马走报太祖。太祖便同军师刘基及丞相李善长一行人众，齐到寺来。宗泐早已知道，向前说："皇帝行驾到此，我宗泐有缘相遇。但今日也不必多言，如过年馀，还当再面。"在人丛中一撞，再不见了。太祖看殿已造完，便择日迁起志公肉身，犹然脂香肉腻，神色宛然如生，别造金棺银椁藏贮。即发大愿说："借地一日，供养一日。"椁上建立浮图，大十围，高七层，工费百万。再赐庄田三百六十所，日用一所之资，为志公供养。

天色将暮，太祖便同刘基等从朝天宫转，微服步行而回，车驾不必随送。忽见一个妇人，穿着麻衣，在路旁大笑。太祖看他来得怪异，便问："何故大笑？"妇人回说："吾夫为国而死，为忠臣，吾子为父而死，为孝子。夫与子忠孝两尽，吾所以大喜而笑。"太祖因问说："汝夫曾葬么？"那妇人用手指道："此去数十步，即吾夫埋玉之所。"言讫不见。次早，着令有司往视，惟见黄土一堆，草木蓊郁，掘未数尺，则冢头一碑，上镌着"晋卞□之墓"五字。棺木已朽，而面色如生，两手指爪绕手背六七寸。有司驰报，上念其忠孝，遂命仍旧掩覆，立庙致祀。正传诏令，恰好孝陵城西门之内，也掘出个碑来，是吴大帝孙权之墓。奏请毁掘行止，上微笑说："孙权亦是个汉子，便留着守门也好。其馀坟墓，都要毁移。"

明日正是仲冬一日，李善长、刘基、徐达率文武百官上表，劝即皇帝宝位。太祖看了表，对众臣说："吾以布衣起兵，君臣相遇，得成大功。今虽抚有江南，然中原未平，正焦劳之日，岂可坐守一隅，竟忘远虑！"不听所奏。过了五日，李善长等早朝，奏说："愿殿下早正一统之位，以慰天下之心。"太祖又对朝臣说："我思：功未服，德未孚，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梗。昔笑伪汉才得一隅，妄自尊大，卒致灭亡，贻笑于人。岂得更自蹈之！果使天命有在，又何庸汲汲乎？"善长等复以为请，说："昔汉高既诛项氏，即登大宝，以慰臣民。殿下功德协天人，命之所在，诚不可违。"太祖也不回复，即下殿还宫。宫中手谕诸臣说："始初勉从众言，已即王位。今卿等复劝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当之，姑俟再计。"乃掷笔。便微服，带领二三校尉，竟出西门来访民情。迅步走到一个坍败的寺院里面，更没一个僧人。但壁间墨迹未乾，画着一布袋和尚，旁边题一偈云：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入都将一袋装。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些宽了又何妨。

太祖立定了身，念了几遍说："此诗是讥诮我的。"便命校尉从内亟索其人，毫无所得。太祖怅怅而归。走到城隍庙边，只见墙上又画一个和尚顶着一个神冠；一个道士头发蓬松，顶着十个道冠；一条断桥，士民各左右分立，巴巴的望着渡船。太祖又立定了身，看了半晌，更参不

透中间意思，因敕教坊司参究回报。次日，奏说：“僧顶一冠，有冠无法也；道士顶十冠，冠多法乱也；军民立断桥望渡船，过不得也。”太祖因是稍宽法纲云。

第 六十一 回

顺天心位登大宝

两间淑气遍林扉，处处苍生愿不违。
一座云山无豹隐，百年天地有龙飞。
鸡声带月銮舆动，春色迎风天仗晖。
最是五湖饶钓叟，从今都许侍彤闱。

太祖微行看了两处的画壁，分明晓得是隐讽的，心中忽然儆醒，因谕中书省御史台臣及刑部官，定为律令，颁行四方，不许以意出入。次日视朝，李善长等复表劝进登皇帝大位。太祖说："中原未平，军旅未息。且当初朱升来见，我问天下大计，朱升复我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三语，我时时念及，尔等何为急急如此？且此事极大，尔等须斟酌礼仪而行，不可草草。"李善长等得蒙允奏，不胜之喜，便传军令，着郭英领民兵三万，于南郊筑台受禅。礼官定仪，择来年戊申岁正月四日乙亥即皇帝位。三日之前，南郊坛已告成，一应礼仪俱备。礼官备将行仪申奏。太祖传旨，着群臣共斋戒沐浴，至期同赴南郊。銮舆所过，远近观看的填街塞巷。

不移时，驾至南郊。怎见这坛的制度？但见：

仪遵风后，礼习轩辕。高卑上下，按着山峙川流；长短方圆，合着乾开坤辟。三才八卦，排列的整整齐齐；五行四时，摆定得端端正正。三百六十步为君坛，四百九十步为祖坛，八百一十步为将坛。一层高一层，包罗万象。上层圆像天，中层正像人，下层方像地。一级升一级，妙合支干。八方界上，立着八面盘龙宝镜，正是春前条风，春后明风，夏前清风，夏后景风，秋前凉风，秋后阊阖风，冬前不周风，冬后广漠风；周遭台内，列着二十四面绛色黄旗，总验孟春始盈，孟秋始缩，仲夏始出，仲秋始入，季春太出，季秋太入，孟夏始缓，孟冬始急，季夏德毕，季冬刑毕。中有十二盘，以应十二月；下有四个坎，以分南北东西。七十二座或大或小，上契宇宙神□；二十八位或近或疏，印证天边星宿。

当时，公侯将相扶拥太祖高皇帝登坛。坛上列着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神，及伏羲三皇、少昊五帝、禹汤三代圣君之位。坛下鼓乐齐作了三通，太祖行八拜礼。太史官、弘文馆学士刘基读祭文曰：维

大明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天下大元帅皇帝臣朱 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天地神㾓、历代圣君之灵。曰：天地之威，加于四海。日月之明，昭于八方。云雷之势，万物咸生。雨露之恩，万民咸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圣贤相承，继天立极，抚临亿兆。尧、舜相禅，汤武吊伐，行虽不同，爱物则一。今胡元乱世，宇宙洪荒，四海有蜂虿之忧，八方有蛇蝎之祸。群雄并起，使山河瓜分；寇盗齐

生，致乾坤鼎沸。臣生于淮甸，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一派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倚天之威，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忝为天吏，以治万民。今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仰仗明威，扫静中原，肃清华夏，使乾坤一统，万姓咸宁。沐浴虔诚，齐心仰告，专祈协赞，永克丕承。尚飨。

刘基读了祝文，坛下音乐交奏。太祖令群臣设三十六拜。祭告之时，但见天宇澄清，风和景霁，氤氲香雾，上凝下霭，中星独露。顿与连朝雨雪阴霾的气色迥异。人人说是景运休征。礼毕下坛，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扬尘舞蹈，山呼万岁，五拜三叩头毕。太祖引世子及诸王子、文武群臣，奉四代神主回城，送入太庙。追尊：

高祖考德祖玄皇帝，高祖妣玄圣皇太后；

曾祖考懿祖桓皇帝，曾祖妣懿圣皇太后；

祖考熙祖裕皇帝，祖妣裕圣皇太后；

考仁祖淳孝皇帝，妣淳圣睿慈皇太后。

上玉玺宝册，行追荐之礼，因对群臣说："朕荷蒙先德，庆及于躬，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对越之间，若或见之。"言讫，登辇升殿，受群臣称贺。即命刘基奉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且曰："朕念皇后偕起布衣，同甘苦。尝从朕在军，自忍饥饿，怀糗以饲朕，朕比之豆粥饭，其困尤甚。又朕素为郭氏所疑，皇后从中百般调停，百计宽纵，得免于患。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未忍忘之。"退朝还宫，因以语皇后。后回报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望陛下今日正位以后，时时兢惕，以保久安长治之业，是所愿耳。"

次日设朝，文武朝见毕，命立世子朱某为皇太子。赠李善长为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太子太师、宣国公。赠刘基右丞相、太子太傅、安国公。刘基再四恳辞不受，说："臣赋命浅薄，若受大爵，必折寿命。"太祖见他恳切，止授弘文馆大学士、太史令。赠徐达上柱国、中书右丞相、太子太保、信国公。赠常遇春中书平章、鄂国公。其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郭英、冯胜、廖永忠、吴祯、吴良、朱亮祖、傅友德、耿炳文、华云龙等，封爵有差。群臣叩首拜谢。命改建康金陵府为南京应天府。布告天下，改元洪武。

只见翰林学士王纕出班叩头，上一篇定天下成大业，祈天永命的表章，中间要减茶课，免军需，轻田租，蠲边郡税粮，以顺人心等语。太祖看了大喜，赐帛五匹。便宣大元帅徐达说："朕思胡元未克，中原未收，又闽广、浙东、两广等处尚未归附，四海黎民未安，此心殊是歉然。卿宜与常遇春、冯胜、郭英、耿炳文、吴良、傅友德、华高、曹良臣、孙兴祖、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赵庸、康茂才、杨□、胡美、汪信、张兴祖、张龙等，率兵十万，北伐大元，以取中原。汤和为元帅，领吴祯、费聚、郑遇春、蔡迁、韩政、黄彬、陆聚、梅思祖等，率兵十万，伐陈友定，取闽广之地。李文忠为元帅，领沐英、朱亮祖、廖永忠、阮德、王志、吴复、金朝兴等，率兵十万，伐方国珍，取浙东之地。邓愈为元帅，领王弼、叶缨、李新、陈恒、胡深海、张赫、谢成、张温、曹兴、周武、朱寿、胡德济等，率兵五万，取东西两广未附州郡。"四将领命出朝，专候择日起兵前去。

次早，徐达等仍率众将入朝请旨。太祖命礼官将兴兵四讨，救民伐暴的情由，做了祭文，上告天地山川之神。礼毕，复令众将一一向前，分付："决不许妄行杀害，荼毒生灵。"达等拜命，陆续分兵往各路进发。

先说李文忠统了诸将军马，离却金陵，望浙东而行。不一日，到温州城南七里外安营。方国珍得知兵到，便与儿子方明善计较厮杀。那明善细思了半晌，对国珍说："朱兵雄勇难当，且

李文忠所统将校，个个是足智多谋之士，若待围城，必难取胜。不若乘其远来疲困之时，先出兵冲杀，或可取胜。”国珍说：“我意亦欲如此。”即日便领兵一万，前至太平寨摆开拒截。哨马报入营来，文忠便率众将对阵。却见明善出马。文忠在旗门之下说：“今主上混一天下，指日可成，你们父子不思纳款，而区区守一隅之地，以抗天兵，将复为陈、张二姓乎？”明善大怒，骂道：“你们贪心无厌，自来寻死耳，何用多言！”便纵马杀来。恰有左哨上廖永忠抡刀向前迎敌，两下喊杀，约有四十馀合。右哨朱高祖看难取胜，因提枪从旁直向明善刺来。明善力怯而走。明兵乘势赶杀，破了太平寨，追到城边。那明善领着残兵急急进城，坚闭了城门不出。

第六十二回

方国珍遁入西洋

上方楼阁海门开，万里沉香破浪来。
空中色相三千幻，个里禅机百日材。
漫说昙花天上坠，还看拇指赤城颓。
老僧诵法金龙见，日夜潮生长翠莓。

那明善领了残兵奔回城中，紧闭了城门不出。李文忠召诸将商议说："今日大败，贼众心胆必寒，急宜四下攻打，决可拔城。"众将得令。朱亮祖就遣指挥张浚、汤克明攻西门，徐秀攻东门，柴虎率游兵为接应。城下喊声雷动。亮祖自统精锐，不避矢石，架着云梯，径从西门而上，捉了员外郎刘本善及部将百馀人。国珍看见城破，便带领家属出北门冲阵，径往小路直走海口，落了大洋，遂向黄岩上台州，与弟方国瑛合兵一处，再图恢复，不题。

那朱亮祖奉了元帅李文忠之命入城抚辑。即日把军情申奏金陵，太祖看了表章大喜，便令承差到殿前说："那国珍遁入海洋，必向台州与国瑛合兵据守。事不宜迟，即着中书省写敕专付朱亮祖，仍带浙江行省参政职衔，率马、步、舟师，向台州进讨。"差官星夜火速谕知。亮祖拜命，遂进天台。那天台县尹汤蹶闻知兵到，出二十里长亭迎降。亮祖在马上安慰了黎庶，着汤蹶仍领旧职，抚理本县地方，自己兼程直到台州城下。

那台城将近二十里土色如朱，古来因曰赤城。城外有二十五里沿江岭，一人一马单骑而行，上边逼峻的高山，下边绝深的江水。这城是唐时尉迟敬德筑成的，极其坚固。城中有个紫中山，紫气氤氲，浑如巾帻。东门一湖碧水，流通海脉。过东二十里田地就是海边。海边有个白塔寺，这塔也是尉迟公发心盖造，砖上至今俱有敬德名字。寺中沉香大士甚是灵显。原来说有本寺老僧，每东方日出时，诵经念佛，见海内一条金龙，听得木鱼响，便来听法，这老僧因将佛前供养饭食，日日撒泼海中，把这金龙来吃。一夜之间，忽梦观音说："明日庵前当有金龙衔来一株沉香到岸，你可打捞上岸，供在佛前，关了庵门，不许一人来往。"约定百日方可开门。老僧梦中领命。次早起来，果见金龙衔着一株大树，远远地□到岸边。老僧见了金龙，依先施食。那龙儿把香放下，餐些饭食自去。老僧从海边拖起木头，果是一株沉香，便同大众扛进庵中，闭了庵门，看说果是何如光景。每日但见白燕飞去飞来，在窗棂内出入。

约将九十馀日，忽见管门道人报说："檀越王员外拣定某日合家来庵烧香，特着管帐的先来通信。"老僧回报说："晓得了。"庵中不免打点些香烛、果饼、点心、菜蔬。至期，王檀越男男女女果是合家来到。老僧依着梦中言语，嘱付道人："檀越来时，俱从东边方丈内迎接，不得开大殿正门。"道人得了法旨，依令而行。谁想从中女眷，定要上殿烧香还愿，老僧十分不肯。王檀越那晓情繇，竟叫从人开着殿门而入。此时恰已是九十九日，大士宝像一一都完。正开门

时，只闻得一阵异样的清香，人人喷鼻。殿上毫光万道，云间仙乐齐鸣，百千个花花禽凤，拥着一个白色鹦哥，从香风中飘渺而去。人人喝采。老僧心中只因不曾满得百日之数，便不快怀。周回在大士像边细看，恰有右手一个小拇指尚是顽香一弯，未曾雕琢，老僧因而赞叹。那王檀越方知就里，对老僧说："我家中恰好请有塑像巧手，可唤来雕完，以成胜事。"一边唤得来时，那匠人方才动刀，谁知这香指儿应刀而折。从今随你装塑，此指只不完成，真是奇异。话不絮烦。

恰说朱亮祖带了人马，径至台州城边搦战。一边把令牌一面，邀廖永忠入帐，说："如此而行。"永忠得令去讫。再令阮德、王志、吴复、金朝兴四将，领兵二千，前至白塔寺侧，埋伏左右，来夜行事，不题。

那方国珍与弟国瑛及子明善三人商议道："赤城形势最是险阻，今我们合兵一处迎敌，必然取胜。"便放了吊桥出城对敌。未及十合，明善力不能支，转马而走。朱亮祖乘势剿杀，力气百倍。国珍父子三人，连忙驱众入城。亮祖因分付四下围住，只留东门听其逃走。约莫初更，亮祖命军中砍木伐薪，缚成三丈有馀的燔燎一般，立于城外。布起云梯，纵铁甲军五千从西门而上。城中见四下火光烛天，军民没做理会，惊得国珍兄弟父子，胆战心寒，开了东门，径寻小路往海边进发。此时已是三更有馀，谁想家眷带了软净什物，正好奔到白塔寺边，计到海口仅离二里，只听一声炮响，左边阮德、金朝兴，右边王志、吴复，两下伏兵尽起，追杀而来。国珍等拼命登得海船，分付水手用力撑开。未及三五里之地，早有一带兵船齐齐拦住去路，船上鸟嘴、喷筒，如雨点围将拢来。星光之下，却有廖永忠绯袍金甲，高叫道："方将军，你父子兄弟何不知时势？我主上圣明神武，又是宽大仁慈，何不归命来降，以图富贵，何苦甘为海岛之贼？况此去如将军逞有雄威，得占一城一邑，亦不能外中国而别亲椎结之蛮。倘或不能如唐之虬髯，汉之天竺，则飘飘海上，将何底止？且将军纵能杀出此岛，前面汤将军鼎臣见受王命，遵海往讨陈友定，舟师十万，把守闽洋，亦无去路。将军悔将无及矣，请自三思！"方国珍听了说话，便对国瑛、明善说："吾巢已失，今朱兵莫当，便出投降，以保身家，亦是胜算。"因回复道："廖将军言之有理。"即于船内奉表乞降。次早仍回城，见了朱亮祖。亮祖慰劳了一番，分付拔寨来会李文忠。

此时浙东地面，处处平服。文忠便差官申奏金陵，一面与朱亮祖等计议道："今汤元帅进征福建，未闻报捷。我们不如乘便长驱延平，合攻陈友定，令渠彼此受敌，那怕八闽不定。"亮祖说："主帅所极妙。"便发兵即日起身。

且说汤和统领吴祯、费聚等八员虎将，雄兵十万，前取闽广，直到延平地方。拒守元将正是陈友定。那元顺帝以友定败了我将胡深，便命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自此之后，友定益肆跋扈，遂有雄据福建之心，兴兵取了诸郡，声势甚是张大。且命儿子陈海据守将药，以树犄角。元帅汤和屡次以书招谕，友定说："我这八闽，凭山负海，为八州的上游；控番引夷，为东南的岭表。进足以攻，退亦可守，你朱兵奈何我不得。"因与参政文殊海牙等商议拒敌。汤和四次骂战，友定只是坚壁固守，以老其师。

恰好报说："李文忠同沐英、朱亮祖等，率陆兵七万前来接应。且有廖永忠统领水师三万，隔水列营，以分友定之势。"汤和得报，喜不自胜，便令哨马传令沐英、阮德、吴复领所部径攻南门；朱亮祖、王志、金朝兴统所部径攻东门；李文忠统大队为游兵，接应东南二处；原在将校郑遇春、黄彬、陆聚统所部径攻北门；原在吴祯、费聚协同新到廖永忠，统领水军径攻水西门；自领蔡迁、韩政、梅思祖，率水陆游兵，接应西北二处，昼夜攻击。那友定在敌楼上看见明兵十

分勇锐，不敢争锋。只见骁将萧院慌慌张张向前禀说：“朱兵日夜攻打，精力必疲，倘驱兵奋力出战，必可得胜，何苦坐视其危？”友定沉思不语者久之。

第六十三回

征福建友定受戮

南北兵连势若何，双雕落月技应多。
此日四郊惭积垒，未几三辅羡投戈。
出塞卫青尤荷戟，从戎魏漫温论和。
汉家会奏平胡绩，自有延年横吹歌。

自古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又说道：“三思而行，再思可矣。”谁想这陈友定听了骁将萧院的说话，存省了半晌，反说道：“彼兵正锐，何谓疲竭，汝等那得乱惑军心。”便叫阶下群刀手，推出斩讫报来。不多时，那个萧院做了黄泉之鬼。自此之后，这些军将那个敢说一声，便有许多乘夜越城出来投降的。

明营军中看他这等光景，四下里攻打益急。早有朱亮祖率着部军攻破了东门，军校争呼而入。文殊海牙看势头不好，便也开水门出降。廖永忠率水军鼓噪，直杀到官衙河畔。友定仰天叹息，退入省堂，正要服毒而死，恰被官军缚住，解送到营。

次日，汤和着令部将蔡玉镇守延平。那友定儿子陈海，闻得父亲被执，也从将药来归。汤和令军中一齐送京，听旨发落。即会同李文忠所部人马，乘势径趋闽县，奄至都城。镇守元将乃郎中行省柏帖穆尔，闻大兵来到，知城不可守，便引妻妾上楼，说：“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从来大义如此。今此城必陷，我亦旋亡，汝等能从之乎？”妻妾相对而泣，尽皆缢死。只有一乳媪抱幼子而立。穆尔熟视良久，叹说：“父死国，母死夫，惟汝半岁儿，于义何从？留尔存柏帖一脉可也。”便收拾金宝，嘱付乳媪说：“汝可抱儿逃匿民间，倘遇不测，当以金珠买命。”乳媪受命自去。有顷，大兵进城，穆尔从楼中放火，自焚而死。汤和闻知如此忠义，传令于灰烬中觅取骸骨，备冠带衣衾，葬于芙蓉山下。因将圣主恩德，驰谕省下群邑，诸处俱各望风纳款。恰好胡延瑞率兵攻取兴化，那建阳守将贾俊畴、汀州守将陈国珍，也都投顺。于是泉州、漳州、潮州等处，悉皆平定。汤和见福建安妥，仍会李文忠整旅回京。

未及一月，诸将解甲韬胄，午门外朝见。太祖面加旌奖，赏赉有差。这方国珍反复不常，枭首示众；这陈友定赐与胡深之子胡祯，待渠脔取血肉，以祭父亲。三军为之称快。

次日早朝，百官行礼方毕，走过中书左丞王溥出班奏说：“近奉敕督采黄木建造皇殿，却于建昌蛇古岩采取，忽见岩上有一人，身着黄衣，口中歌道：

龙蟠虎踞势瓌瘡，赤帝重兴胜六朝。
八百年馀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

其声如雷，万众耸听，如此者三遭，歌毕忽然不见。乞付史馆，以记符瑞。”太祖听了说：“此事终属诬罔，其视天书封禅者，有何差别？今后如此无证信的虚声，一切不可申奏。”因命工人在

大内图画的四壁，俱采《豳风》、《七月》之诗及自己历来战阵艰难之事，绘图以示后世。且说："朕家本农桑，屡世以来，皆忠厚长者，积善馀庆，以及朕躬，乃荷皇天眷命，有此今日。特命尔为图，凡有流离困苦之状，悉无所讳。庶几后世子孙，知王业之兴极其艰苦，俾有儆惧，毋自干淫，以思守成之道。尔等做官的，亦宜照朕立法，以俟后来，方可保有富贵。虽有不贤，料亦以克勤克俭，不至堕落家声，以致为非作歹。"群臣皆呼万岁。正及退朝，却见两个内官，着了新靴，在雨中走过。太祖大怒道："靴虽微物，然皆出自民财，且非旦夕可就，尔等何敢暴殄天物如此？朕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着有花靴，便杖责说：'汝将完好之皮，为此费物劳神之事。'此意极美，大抵尝历艰难，便自然节俭；稍习富贵，便自然奢华。尔等急宜改换。"随发内旨："今后百官入朝，倘遇雨雪，皆许着油衣雨服，定为世训。"

明日天晴，太祖黎明临朝，宣廖永忠、朱亮祖上殿，谕说："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已久。定乱安民，正在今日。朕已敕邓愈等率师征取，杳无捷音。尔平章廖永忠可为征南将军，尔参政朱亮祖可为副将军，率师由海道取广东。然广东要地，惟在广州。广州一下，则循海州郡自可传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徕。务须留兵镇守。其有归款迎降的，尔可宣布威德，慎勿乱自杀掠，阻彼向化之心。仍当与平章邓愈等协心谋事。广东一定，径取广西，肃清南服，在此一举。"永忠与亮祖二人衔命出朝，择日领兵前去，不题。

且说徐达引大兵已至山东。镇守山东却是元将扩廓帖木儿，原是察罕帖木儿之子。原先癸卯年，元顺帝曾着尹焕章将书币通好于我，太祖因遣都事汪河答礼。汪河去至元营，细为探访军务。这扩廓帖木儿便起疑心，拘留着汪河，不令还朝。后来太祖连修书二封问慰，那扩廓帖木儿倚着兵势，不以为然。才过一年，不意顺帝削了他的兵权，使他镇此山东，甲兵不满五万。是日，闻徐达兵过徐州，扩廓帖木儿甚是惊恐，登时聚众商议。有平章竹贞说道："元帅麾下虽有数万之兵，奈散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处，一时难聚。如今徐达智勇无双，常遇春英烈盖世，还有一个叫朱亮祖，他能鬼运神输，当年曾在鹤鸣山劈石压死陈友定许多军马，不知如今阵上，他来也不来。至如郭英、耿炳文、吴良、华云龙、傅友德、康茂才等一班，俱是骁勇的虎将。元帅与他拒敌，只恐多输少胜。莫若权弃山东，且往山西，再聚大兵，以图恢复。"扩廓帖木儿听了竹贞许多言语，便说："这话儿极讲得有理。"潜夜领兵，径回山西太原府而去。

哨马报知徐达，徐达对众将说："扩廓帖木儿算是元朝重臣，他今退走，则各处守臣必皆震恐无疑。料这山东、河南唾手可得，河北、燕京亦指日可定矣。"便趋兵直至山东沂州驻扎军马。守将王宣闻知，即率各司官吏出城迎降。峄州地方也即投顺。大兵径到青州，那青州守将恰是普颜不花。这不花守御地方，甚是能得，向来抵当徐寿辉并陈友谅，前后拒战三月有馀。固守城池，调遣军马，俱有方法，誓与此城同为存亡，真个是赤心报国的忠臣。他见大军压境，便领了三千敢死之士当先出战，又分兵七千为后哨埋伏。我这里郭英出马，对了不花说："守将，你可知天命么？"不花回道："我等为臣的只晓得忠义为心，至于天命去留，付之天数，何必多说！"便挥戈直取郭英。两人力战良久，未分胜败。忽听一声呐喊，那七千埋伏元兵，尽行并力杀来，把郭英困在垓心，如铁桶铜墙，更无出路。郭英心中忖道："从来数这不花手段高强，今日才见他的力量。"便分付三军，面不带矢者斩。三军抖擞精神，奋力的冲杀。恰好向南一彪人马，为首大将乃是常遇春，领了三万人从外攻入。郭英又从内攻出。内外夹攻，不花见势不做美，便领着残兵急走入城，坚闭不出。徐达因令前军直至城下，四围攻打。不花退入官衙，见了母亲，说道："此城危在旦夕，儿此身决以死报国，忠孝难以两全，如何是好？"那母亲回报道："有儿如此，虽死何恨。况你尚有二弟，我的老身自可终养。"正在抱头而哭，只见外

边报道:“平章李保保开门投降,朱兵已入城了。”不花即至省堂服鸩酒而死。其妾阿鲁贞抱了幼子,携了幼女,俱到后院池中投水而亡。徐达命将不花及殉死家小,备齐整棺衾,以礼殡葬。一面安辑人民,三军不许混离队伍。于是山东济宁、莱州、登州诸郡,俱望风而归。

第六十四回

元兵败直取汴梁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录古杨炯诗

元帅徐达既平定了山东诸郡，便率兵前往河南进发。不一日，来到大梁，真实好个形胜。但见：

中华阃奥，九州咽喉。虎踞龙蟠，从古来称为陆海；负河面洛，到今来人道天中。左孟门，右太行，沃野千里，描得上锦绣乾坤；东成皋，西渑池，平衍膏腴，赞不尽盘纡山水。中间有具茨山、白云山、黄华山、苏门山、王屋山、女几山、桐柏山、朗陵山、云梦山，簇簇堆堆，隐隐显显，都留下仙迹神踪；又有那灵岩洞、华阳洞、水帘洞、王母洞、白鹿洞、达摩洞、空同洞、浮戈洞、灵源洞，幽幽窈窈，折折弯弯，无非是罕见奇闻。钟灵毓美，多少帝，多少王，多少豪杰；建都立国，控齐秦，跨燕赵，俯视荆吴。

唐时有韦苏州诗云：

夹水苍茫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
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
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
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徐达领兵来到汴梁，与元将平章李景昌相持了二十馀日。那李景昌只是紧闭上城门，昼夜提防，不敢出战。副将军常遇春向前谏："元帅攻山东，一鼓而下。今到此日久，不能拔得一城，倘河南诸郡及元帝遣兵来援，反为不美。我思量洛阳俞胜、商嵩、虎林赤、关保这四个人，号为胡元智勇之士。可分兵五万与裨将，先取洛阳，便攻河南诸郡，则汴梁自不能守。汴梁既得，据有东西二京形胜之地，虽有大元来援，不足惧矣。"徐达大喜说："元帅此言极妙。"遂令傅友德、康茂才、杨□、任亮、耿炳文等领兵五万，随遇春向西进发。是日天晚，兵便到了洛阳，就令在洛阳之北列阵搦战。那元将脱因帖木儿，恰同都统俞胜、商嵩、虎林赤、关保四人，率兵五万，对阵迎敌。那虎林赤生得好条大汉，甚是丑恶难看。你道如何？真个好笑：

黑踢塔一张阔脸，狠粗疏两道浓眉。尖着雷公嘴，好挂油瓶；弯着鹦嘴鼻，挖人脑髓。两耳兜风，尽道卖田宗祖；络腮胡子，怕看刷扫髭须。睁开了一双鬼眼，白多黑少，竟是那讨命的无常；洒开了两只手拳，肉少筋多，何异那催魂的鬼判。喝一声，响索索，破锣落

地；走几步，披离离，毒虺轻移。

他也不打话，径对了常遇春直杀过来。常遇春心下想道："天生出这般毛鬼，也敢在世间无礼。"叱咤一声道："好箭！"这箭不高不低，正望着咽喉射去。那虎林赤应弦而倒。遇春便招动三军，左有任亮、耿炳文，右有杨□、傅友德，后军又有康茂才，一齐杀奔前来，杀得元兵大败亏输，俘获的无算。那脱因帖木儿收了败兵，径走陕西去了。遇春入城抚安百姓。那百姓扶老携幼道："我等陷没元尘已经九十馀年，岂意今朝复睹天日！"常遇春令三军秋毫无犯。百姓歌声动天。次日下令，着任亮往谕嵩州。那嵩州望风投款。遇春因令傅友德守洛阳，任亮守嵩州，自领兵攻取附近州郡，不题。

且说元朝知明兵攻取中原，乃招扩廓帖木儿为大元帅，经略山东等处，保守河北。李思齐为左元帅，张良弼为右元帅，会陕西八路的兵马，出潼关恢复河南。又着丞相也速，领兵十万，捍御海口，以次恢复山东。那李思齐、张良弼刻日便出潼关，过了阌乡、灵宝等县，径到张毛硖石山前屯扎。大兵一连布列数里地面。两个商议道："大明将士，颇善冲击。今此地最为平坦，可以依着山崖筑立排栅，且旁现有树木，竖立营寨，把他驰突不得，然后再议迎敌为是。"

哨马备将军务报与徐达。徐达对众将说："今在此围困汴梁，徒耽月日，久无利益。今洛阳、新安、渑池等处，虽见新附，然常将军攻取颍州未还，倘他们元将仍来取复，占了形胜之地，于我反为不利。况李景昌苦守汴梁，全望河北、陕西两处来救，我们不如且弃汴梁，将兵竟去破了李思齐，则汴梁不战自服。"诸将齐声赞道："此论极妙，极奇，真是神算！"徐达便令三军即日解围，前向陕西进发。那李景昌在城不知何故，也不敢来追赶。

明兵不数日已到陕西张毛硖相近。徐达传令，离州二十里安营，谨防中路元军冲突；三军且各饱饷而进。未及半路，果然元兵大至。李思齐当先出马，明阵上郭英纵马迎敌。两将交战良久，思齐料自己力量不加，转马逃回本阵而去。徐达即着冯胜扎驻大兵，亲身便同郭英领了三千人马，乘势追杀。冯胜上前说："我闻元兵二十馀万驻在硖石山边，元帅止带三千士卒，倘有不测，何以支应？"徐达不听，挥兵而行。约有六七里之地，那些元兵俱直登了石山。徐达分付便也追到山上，不得退步。早见山上木石如雨的打将下来，明兵不能抵挡，被他伤残的约二百馀众。徐达把眼仔细看了山寨，便令夺路而回。恰听一声喊叫，四下伏兵杀将拢来，东有张良臣，西有赵琦，南有张德钦，北有薛穆飞，统了五万兵马，截住去路。徐达唤令不可交战，只是奔走。明军又折了千馀，走得回营。冯胜接着道："元帅今日孤军深入敌营，竟受惊厄。"徐达回说："此等小事，何忧之有！"急令帐中将奔回军士重加犒赏，以慰劳力；如有伤残的，速为调治。徐达到晚筵宴，谈笑自若。冯胜等见他更不着意，便问："元帅今日以轻身入虎穴，必有深思，偏裨愚才，敢闻其略。"徐达道："临锋对敌，岂能保得士卒不伤。然用兵者，全要察其寨之虚实。吾舍不得千人，何以破李思齐二十万之众？故我冒危前去，以探敌情。今见他依树为栅，左边积粮草，右边出军卒，于兵法大是不合。若以火攻之，其破必矣。"冯胜等深是敬服。

次日，徐达着辕门外传令各营将帅会齐，早入营中听令。只见营前九紧九慢擂了三通鼓，里面接应击了三通云板，吹了三通画角，这些将官芸芸簇簇，整整齐齐的都站立在辕门之外，只等营门开了进来。徐达听见外面打了报时鼓，已知众将齐集，随将五方旗牌付与旗牌官跟随着，升了中军宝帐。三声铳响，鼓乐齐鸣，辕门外东西两班的将官鱼贯而入，排在阶下。五军提兵使逐名点过，诸将应了本名，都立在东丹墀下听令。徐达传令吴良、华高二将，统领刀斧手三千，乘夜上硖石山东寨，砍倒树栅，随带火器进前攻打，孙兴祖率本部铁甲军五百接

应；陆仲亨、张兴祖二将，统领刀斧手三千，乘夜上硖石山西寨，砍倒树栅，随带火器进内攻打，赵庸率本部铁甲军五百策应；周德兴、华云龙二将，统领刀斧手三千，上硖石山，砍倒南寨树栅，带着火器进内攻打，唐胜宗率本部铁甲军五百接应；薛显、曹良臣二将，统领刀斧手三千，上硖石山，砍倒北寨树栅，带着火器进内攻打，胡美率本部铁甲军五百策应；自领中军铁骑五千，张龙为左翼，郭英为右翼，直取李思齐中营；冯胜权兵守营；汪信率本部军校为游兵，捕获逃兵，左右往来报信。分拨已定，各将出营，整备行事，只待夜间进发。

第 六十五 回

攻河北大梁纳款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
旌旗朝朔气，笳吹夜边声。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

——录古杜审言诗

那李思齐见徐达追赶上山，四下里将木石打将下去。徐达急令退走，又被张良臣等四路伏兵喊杀，杀伤明兵有一千馀人。这思齐不胜之喜，对了张良臣等夸着大口说："如此光景，那怕中原不复，王业不兴！"即日大开筵宴称赏。自午至夜，那些小兵卒都也熟睡，东倒西歪，也不见有摇铃击柝的，也不见有蓦夜巡风的。

约近二更光景，明兵衔枚疾走，各听将令分行，直至硖石山腰，四边一齐将树栅砍开，火铳、火炮处处发作，须臾之间，五七处火焰冲天，金鼓天震。元朝的兵都在睡中惊醒，刀枪器械，俱被黑烟涨满，那处去寻。只是四散奔溃，被火烧死的倒有大半。逃得下山，又被路上游兵捕捉，投降的也有七千馀众。东寨张良臣正要上马接战，撞着吴良杀到面前，一枪中着面门而死。那张德钦看见烟尘陡乱，望寨外飞跑，被薛显大喊一声，吃了一惊，竟从山坡上直跌下去，撞着周德兴，手起刀落，砍做两段。赵琦、薛穆飞二人保着李思齐逃走下山。恰好徐达大兵迎住，左翼张龙，右翼郭英冲杀将来。元将无心恋战，领着残兵前往葫芦滩而去。谁想冯胜在营，哨报明兵大胜，便令拔寨而行，已据葫芦滩，进取华州，直将兵径向潼关。李思齐料知无可潜身，弃关径往凤翔去了。

徐达鸣金收军，粮草、辎重、衣甲、头盔、器械、金鼓，所获不计其数。众将称贺说："元帅舍小败，图大攻，真非诸人所及。"徐达回报道："列位将军以为李思齐雄心顿输乎？我看来，今日虽胜，他此行必还聚三秦之士，为右胁之患，不可不防。"因令冯胜、唐胜宗、陆仲亨、曹良臣四将，统兵五万镇守潼关，以当思齐之兵。自家引了大队，会齐常遇春兵马，收取河南之地。冯胜等四将即日领了将令自去。

且说李景昌坚守汴梁，只道李思齐及扩廓帖木儿两人驻扎太原，前来恢复河南。到如今闻得李思齐二十万人马，被徐达杀了八停；又闻扩廓帖木儿驻兵太原，公然不来接应。景昌十分畏惧，连夜引兵弃了汴梁，奔走河北地面。

徐达正商攻城之策，恰有哨子报道："汴梁黎民扶老携幼，烧烛焚香，直至营前迎接入城。"徐达唤令纳款人民，进营问了来由，便领了十数骑官将入城抚辑。路间，凑巧常遇春也平定了汝南一带郡县，撤兵而回，与徐达相见。徐达便修了表章，差官前到金陵奏捷。

那官儿兼程而进，到得朝门，正值早朝时候。那个光景，有古诗为证：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

又诗：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
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
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众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曾送夔龙集凤池。

差官跟随着一班申奏的使臣，上了表章。太祖看了，喜动颜色，便对李善长及合朝众官说："朕今欲幸河南，肃清北土，激励将士，共徐元帅谋取燕都。卿等以为何如？"善长等回奏说："此乃陛下神明之见，有何不可？"太祖即命新回将帅汤和、李文忠等，及原在朝文臣刘基、宋濂等，整备择日起行，留李善长等辅皇太子保守京师，且分付道："邓愈、朱亮祖、廖永忠平定两广而回，可令邓愈领本部兵士，暂驻京师，朱亮祖、廖永忠二人，前至汴梁，候旨调用。"善长等叩首受命。

次日，太祖领兵十万，向北往汴梁进发，不数日，驾到陈州。那守将恰是元朝左君弼。当初左君弼因帮着吕珍，与徐达战于牛渚渡口，曾被我师追杀，奔至庐州。我师攻庐州，君弼弃州而逃。徐达拘了他的母亲与妻子来到金陵。太祖知君弼是个豪杰之士，因厚待其家属。不期君弼降于胡元，元顺帝拜为陈州太守。太祖欲其来降，驾发之日，令军中携其家属而行，及至陈州，遣人致书曰：

大明皇帝书付将军左君弼：曩者朕师与足下为敌，不意足下舍亲而之异国，是皆轻信他言，以至于是。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朕接壤，然得失成败，自可量也。且朕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陇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宁独乘时以就功名哉！亦欲保亲属于乱世也。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异国，既已失策，且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各天一方，朝思夕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念妻子，何忍于老亲哉？富贵可以再图，亲身不可复得。足下若能幡然而来，朕当待以故旧之礼，足下亦于天理人心，无不顺也。特付书以表朕意。

君弼得书，犹豫未决。太祖复将他的家属给还君弼。君弼感泣，出城拜降，说："下愚迷谬，误抗天威。今深荷仁恩，伏乞容宥！"太祖说："当时雍齿归刘，岑彭降汉，何尝念及旧恶？"便封君弼广西卫指挥佥事。太祖驾入陈州，抚辑百姓，仍留君弼把守，自率师前往汴梁。早有徐达率诸将出城迎接。太祖温旨慰劳。恰好陕西哨子报道："冯胜等杀了元将薛穆飞、张良弼，连取华阴、华州一带地面。"太祖不胜之喜，对诸将说："华阴等地，是潼关左股，今幸有此，可稍宽西顾之忧。"便令军中将金帛百端，白金五十两，黄金二十两，赍发潼关，赏赉冯胜等将有差。

次日，正值孟秋朔日，太祖行驾，驻跸汴梁，受百官朝贺，即遣徐达、常遇春、张兴祖等，率兵攻取河北，并道而进，以克燕京；止留郭子兴、王志、陆聚、费聚、黄彬、韩政、蔡迁、吴美八员护驾。徐达等拜受敕旨，当日领了二十万军马出汴梁，自中滦地方渡了黄河，便令薛显、俞通源前攻卫辉、彰德、广平等地。薛显等得令，引兵到了卫辉。守将龙二弃城而走，部将杨义卿

率有兵船八十馀只来降。彰德、广平、顺德及东路临清、德州、沧州、长芦,以至直沽,俱望风而附,势如破竹。明兵径到直沽海口,前面却有元丞相也速领兵十万,水陆结寨,把住海口。徐达听了哨马口报,便拘集海船,先着顾时带领水兵一万,疏通一路坝闸,以通船只。复着常遇春领骑将张兴祖、吴良、周德兴、薛显、张龙、汪信、赵庸七员,率兵五万,由左岸而行。郭英领骑将孙兴祖、华云龙、康茂才、金朝兴、华高、郑遇春、梅思祖七员,率兵五万,由右岸而行。俞通源领水将耿炳文、俞通渊、杨□、吴祯、吴复、阮德六员,率舟师三万,战艘二百只,随着顾时进发。李文忠率兵三万,策应左岸。沐英率兵三万,策应右岸。自同汤和率舟师从水中分岸哨探,以为游兵,支应不虞。只见海口地面,丞相也速将舟师摆开阵势,专待厮杀。徐达传令,水陆三军一齐进战,以防贼众彼此支值。那水帅正是元平章俺普达朵儿,左边岸寨是知院哈喇孙,右边岸寨是省丞伯颜者达。明营军校得令,便各自统兵攻杀。这一场真实罕稀。

第六十六回

克广西剑戟辉煌

万里河梁揽辔来，海门风色望崔嵬。
营开列戟秋虹绕，幕拥双戈赤日回。
风鹤已传淝水捷，鼓铙真越汉人才。
况看妖孽元宫见，应对微垣数举杯。

那三军水陆鏖战，彼此相持，在那直沽海口子上，直个好场厮杀。但见：

怒涛涨海，杀气迷天。崖上旌旗，倒映水中波浪，腾翻了梦里蛟龙；船中金鼓，敲开沙上烟尘，笃速着阵边□□。得志的，横冲直撞，似陆走蛟龙，水奔捍马；失魄的，东逃西窜，像龙游浅水，虎入深林。高高原上鹞儿飞，你猜我，咱忌他，认道是伏兵的号带；渺渺浪头鱼影跃，此耽惊，彼受怕，都恐是策应的艋船。初时绿水黄沙，忽遍做骨堆血海。正是青天白日，倏然间风惨云愁。

古王翰《凉州词》说得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又王昌岭《塞上曲》：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这三处正杀得闹热，尚未见得输赢，谁想一声炮响，后面翻江搅海喊杀将来，恰是左翼朱亮祖，右翼廖永忠，各驾小船一百号，飞也奔杀救应。

原来朱、廖两将，前领敕去帮着邓愈等征进两广。他二人宣力进兵，取了两广梧州，恰遇着颜帖木儿、张翔蓦兵，与我师迎战。亮祖设奇应敌，他便率党千馀人前走郁林。亮祖随勒兵追至郁林，斩了张翔，众等降服。因而浔州、贵州、容州等郡以次来附。亮祖遂由府江克平乐，又进克了横州，兵到南宁、土浪，屯田千户宋真闻风效顺。亮祖即令宋真把守南宁。恰好元平章阿思兰驻扎象州等地，亮祖令指挥耿天璧追至宾州。势不能支，也率所部诣军门拜降。亮祖便同廖永忠等共收银印三颗，铜印三十七颗，金牌五面，广西悉平。

且闻邓愈统兵，亦克随州、信阳、舞阳、鲁山、叶县等处，因此朱亮祖、廖永忠二将先回，来至汴梁，朝见拜复。太祖大喜，赏赉封爵有差。就于本日传令二将，星驰分兵策应北伐诸将。二人兼程而进，径至直沽海口。只见杀气横空，烟尘蔽野，便喊杀进来。那水帅俺普达朵儿转着船头迎敌，正好撞着亮祖的小船从上风头溜来。亮祖趁势一跳，径跳在俺普达朵儿的船上，大喝一声，把俺普达朵儿砍做两段。那把艄的好员狠将，弯着弓径射过来。亮祖左手持刀，右

手轻轻的把来箭抢住在手，叫声道："你要怎的！"飞也跑入后艄，把那员狠将紧紧抱了道："下去！"竟丢在水中去了。水军见杀了头脑儿，齐齐拜倒在船，都愿归附。廖永忠因与亮祖议道："我们便舍舟从陆，分兵杀上岸去如何？"亮祖道："极是好见！"招动水军，两边各登了岸，一直径去劫他老营，焰焰的放起火来。那元军望见营中火起，急忙各自逃回。哈喇孙恰被吴良一剑斩折了左臂，翻身落马，汪信赶上一枪，结果了残生。那伯颜者达领着败兵而逃。郭英勒马追及百步之内，背后一箭，直透心窝，众军乱砍做十数段。丞相也速领了残兵，夺路各自逃生，径奔辽东去了。俘有将校二百六十三人，水陆散兵四万七千馀众，辎重器械三百五十六车，粮二万八千六百馀石，马三万九千六百馀匹，船七百四十三只，牛羊之类，不计其数。徐达传令诸军，陆续俱到济宁会齐。各营拔寨而行，未及两日，俱到中军帐参见。徐达对了亮祖、永忠道："今日之捷，二位将军为最。且二位新平百粤而旋，未一解衣，复星驰而登最绩，劳精瘁力，所到成功。功莫大焉，勤莫殷焉，真实难得！"朱亮祖与廖永忠谦让不胜。

当晚筵席间，徐达因问广西形胜，朱亮祖应声而起，说道："这个广西，上应轸翼之星，古为荆州之域，为府十一，为州有八，为长官司有二。襟五岭，控南越，襟山带江，西南都会，唐曰建陵，宋曰静江，这是那桂林府。山水清旷，居岭峤之表，汉属郁林，陈曰象郡，唐曰龙城，这是那柳州府。江山峻险，为岭南要地，在汉名交趾、日南，在唐曰粤州、龙水，这是那庆远府。山极清，水极秀，为岭表之咽喉，汉属苍梧，吴名始安，唐为昭州，周为百粤，这是那平乐府。地总百粤，山连五岭，湖湘之襟带，水陆之要冲，汉曰交州，宋曰梧镇，这是那梧州府。山水奇秀，势若游龙，梁曰桂平，唐曰浔江，这是那浔州府。内制广源，外控交趾，南濒海徼，西接溪峒，唐曰扈朗，宋曰永宁，这是那南宁府。峻岭长江，接壤交趾，汉曰丽江，唐为羁縻州，宋立五南寨，这是那太平府。石山峻立，江水潆洄，唐置上石，宋置下石，这是那思明府。山雄水绕，势立形奇，是那思恩军民府。峰高岭峻，环带左右，是那镇安府。若夫山明水秀，地僻林深，汉属交趾，今曰泗城，则州之最首者也。山高水深，为利州之胜。山环水带，是为奉议州之胜。龙蟠虎踞，岭绝峰高，这是向武州。山巍江险，威生不测，这是都康州。控制南交，为极边之地，则为龙州。山川环秀，回顾有情，则为江州。诸峰簇秀，二水交流，则为思陵州。累峰据前，仓岭峙后，是那上林长官司。群峰耸峙，涧水环流，是那安隆长官司。"诸将把酒在手，尽皆称奖说："朱平章真可为指顾山川，尽在掌上。敬服，敬服！"

徐达又问："何真将岭表地方投降，今主上何以待之？且不知当初何真何以据有此地？廖将军必悉知底里。"永忠对说："他原是广州东莞人，英伟好书史，学剑术，出仕于元，后以岭海骚动，弃官保障乡里。却有邑人王成构乱，他纠集义兵，共除乱首。谁想王成筑寨自卫，坚不可破。何真立榜于市说：'有人缚得王成者，予金十斤。'不料王成有奴缚之而出，何真大笑，对王成说：'公奈何养虎为害，此正自作之孽，天假手于奴耳。'便照数以金赏他，一面使人具汤镬，驾于车轮之上，令将王成之奴于镬中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四境之内，无如奴缚主，以罹此刑也。'由是人人畏服，遂有岭南。一方之民，果蒙保障。闻我师至潮州，何真上了印章，即籍所部郡县户口、兵马、钱粮，奉册归附。主上特赐褒嘉，命其乘传入朝，宴赏甚厚。"说话之间，不觉军中漏下二鼓，诸军各回本营安歇。次早，徐达备将军情差官到汴梁申奏，不题。

且说元顺帝自从受了太尉哈麻女乐，宫中日夜欢娱，又有妹婿秃鲁帖木儿等撺哄，做造魔天之舞、雕龙之船，晏安失德，四方战争的事俱不奏闻。便略有些声响，都被这些奸人遮糊过去，顺帝也不留心。忽一夜间，顺帝在宫中甚是睡不安稳，朦胧之中，见有一个大猪排决都

城，径入宫内，把身子直扑过来。顺帝连荒逃走，躲在一个沙尘烟障去处。惊醒来，甚是忧闷，披衣而起，待得天明。正将视朝，忽有两个狐狸，黑嶷嶷的毛片，披披离离，若啼若哭，从内宫内殿直跑上金交椅边，咬了顺帝的袍服，拖扯出去的一般。顺帝如痴如醉，没个理会。两边宫娥、内监看了，急来救应。那两个狐狸望外边直走，顷间，更不知那里去了。且看后来若何。

第 六十七 回

元宫中狐狸自献

河洲忽遇塞门秋，铁骑横舟咽不流。
树有鸣鸠知雨瘴，井浮白晕识云留。
神圣精孚天作合，孽狐运退雾成仇。
至今朔漠烟尘满，空奏胡笳对月愁。

且说胡元满朝臣子，且不行君臣之礼，只去寻捉狐狸。那知这两个孽畜，一阵烟，便不知那里去了。倏忽间转出一个官来，奏道："臣司天使者。前日癸酉，都城中红气布满，空中如火色照人，自寅至巳，此气方息，如此二日。昨者乙亥，又见黑气罾天，十步之内，并不见人，亦自辰至巳方消。占及天文，似主不吉。今夜又闻清梦不宁，朝来又有二狐啼哭，伏乞陛下修省，以羃天变。且又闻得大明之兵已至济宁，去此甚近。倘或不备，都城恐难于坚守。"元帝听了，惊得魂不附体，因对众将说："记得前者有个脱脱左丞相，略有四方边警，他便在孤家面前百计商量，调遣兵马征剿，近来闻得他又没了，此处便不见有一人说及战争之事的。近者朕闻大明攻取中原，已诏谕扩廓帖木儿挂元帅印，经略山西，据保河北。李思齐为左帅，张良弼为右帅，会陕西八路兵，出潼关复河南。丞相也速领十万兵御海口，复山东。何以诸处不闻一些信耗，反又说大明兵至济宁？不知统兵官何以提防，以至于此。"闷闷排驾回宫。

且说徐达令诸军会集济宁，一面差官到汴梁申奏军情，一面与众将定取燕都之计。仍令朱亮祖同廖永忠集水寨俞通源等八将，选战船不大不小的六百只，分为东西两路，进攻闸河。前番分岸征进的陆兵，俱合大部听遣，止拨郭英领兵二万为先锋。吴良、周德兴、薛显、张兴祖，率兵一万为左翼。华云龙、孙兴祖、康茂才、华高，率兵一万为右翼。常遇春、李文忠领铁甲军五千为右策应。汤和、沐英领铁甲军五千为左策应。徐达自己督领张龙、汪信、赵庸、金朝兴、郑遇春、梅思祖压阵而行。分拨已定。

此时正是夏去秋来，一向苦于无水，一应船只，胶不可动。朱亮祖行了火牌，令济宁知府方克勤火速派动民兵一万，自己亦令舟师一万，星夜开浚。民与兵各分东西，量定丈数疏通，稍有迟延，依军法处斩。克勤看了火牌，欲待开浚，苦于劳民；欲待不开，苦于违法。正在十分烦恼，那儿子叫做方孝孺，上前对父亲说："军令开掘，岂宜有违。然非民力之所能致。我闻圣天子行事，自有神助。父亲还宜积诚默祷于天，早赐甘霖，以济兵行，以苏民苦，几或可两全。"方克勤听了儿子的话，也不差派民工开浚，只在府中市镇当心，青衣藁带，率了耆老百姓，接连哀告皇天，拜了两日。亮祖的水军依令疏通东边，开有二十馀里，更不见方知府差一个人儿浚掘。亮祖也不知克勤如此情由，一时着恼起来，说道："这是元帅军令，约着水陆兼程而行，那方知府何故特来怠缓。即刻提他吏书，各于军前捆打三十棍，押解下来，火速拨民疏浚。"自

古道："仕路上窄狭。"那亮祖为着王事，打了这吏书，方克勤便记毒在怀，后来他的儿子方孝儒得了进身，为潭王府中教授，便衬着嘴儿，把朱亮祖东征西讨，专敕剿灭国珍，独力靖安百粤这等大功，不得世封侯爵，可怜，可怜。这也不必多赘。

且说天有感应，夜来大雨如注。将及黎明，水深五七尺。舟师奋力而进，遂克了河西，竟去湾头上岸。恰好郭先锋人马也抵通州。只见大雾迷江，数步之间不识人面。郭英大喜，便对水帅廖永忠、朱亮祖等十将说："天生此雾，助我皇明。公等十人可分着东西，各带兵五千埋伏道侧，我自领兵前进，只听连珠炮响，公等张两腋而出。"永忠等依计而行。郭英直至城下骂阵。拒守的正是元将五十八国公，从来号为万夫不当之勇，每常间说起大明将校智力，他只狠狠的对人说："只是不曾逢着敌头，天下那有常胜的。可恨我不曾与他们对手。"如今把守通州，他便摩拳擦掌，说道："决不许朱兵驻足三十里之内。"谁想云雾羃羅，我军攻城，方才知觉，就同知院卜颜帖木儿率敢死士一万，开城迎敌。郭英对敌多时，一来也觉力不能支，二来原欲诈败，诱他追赶，便把马紧挣一鞭，夺路而行。那五十八招动元兵，拼命的赶着。约将廿里之地，郭英把号带一招，从军便点起了连珠炮，轰天的振响。早有廖永忠、吴祯、吴复、阮德、杨□领着兵从左边杀来，朱亮祖、俞通源、俞通渊、耿炳文、顾时领着兵从右边杀来，把元兵截做两处。杨□一箭射去，那卜颜帖木儿应弦而倒。我兵横来直去，斩首七千馀级。五十八不敢进城，被朱亮祖、耿炳文两将活捉过来，斩于马下。将至三更，乘势克了通州，擒了元宗室孛罗、梁王等。徐达大兵也到，遂令城外安营。次日进取燕京，不题。

且说元帝闻知兵到，因命丞相庆童把守宏文门，中丞满川守建德门，不花守安庆门，朴赛因不花守顺承门，大御署令赵弘毅守齐化门，待制王殷仕守西宁门，枢密院黑厮宦守厚成门，左丞相失烈门守振武门，右丞相张伯康守大泰门。都总督郭允中率雄兵十万，在城外十里驻扎，防御朱兵进城攻打。左丞相于敬可率游兵五万，近城五里外策应。淮王帖木儿不花领铁甲军十万，在城上为游兵，相机御敌，日夜戒严，固守都城。恰有哨子报说："大明兵已驻通州，不日即至大都。"顺帝甚是忧烦。群臣都说："陛下且请宽心，倘或近逼都城，城中粮草已有十数万之积，还可坚壁而守。山、陕之间，必有勤王之师前来救应。"顺帝道："到那地位，恐已迟了。"正说间，但闻杀气动地，金鼓振天。顺帝带领群臣上城细看，只见郭英当先，左边吴良等四个翼着，右边华云龙等四个翼着，退后又有廖永忠、朱亮祖等十员紧紧接应。未有五里，惟是茫茫荡荡，耀日的是刀枪，飘飏的是旗帜，漫天盖地而来，那里算得若干军马。顺帝抚胸捶足，只是叫苦。忽听得一声炮响，两阵射圆，一边郭允中，一边郭英，两马相交，战上二十馀合。一个儿手高，一个儿眼快，一箭射来，恰中郭英冠上的红缨，铛的一声响。郭英心中暗想道："这元将也有这般伎俩。"趁他弯弓未放，将画戟一转，正中在允中左胁之下，腾空的跌将下来，乱军踏做泥酱。便招动后兵直砍过来。左丞于敬可急领精兵策应，左边周德兴正好迎着。两边张翼向前，把于敬可围在垓心，更无出路。华高向前一刀砍死。这五万兵，当不得个切瓜剐菜，且战且进，直抵燕都城下。顺帝惊得木呆，做不得一声。早有九门拒守将官，各将木石箭炮飞也打将下来。郭英传令三军："且待后面大队人马齐到，另行攻取之计。"

顷间，徐达统率后军到城下安营，便着哨子在城外绕转了一遍，看城中无甚动静，因同汤和、沐英、常遇春、李文忠四人，率领铁骑一千，自自在在往城外逐步而行。看了形势，复到营中，对着众将说："这等高城深池，若仅平平的照常攻打，他恃着积蓄，仓卒难破。我意不当此大胜之势，盛兵而前，把敌人心寒胆落。否则彼将老我之师，且外边必有相救之兵，那时反难理料，不如连夜乘势行事为妙。"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顺帝奔忙

自堪逸气佩吴钩，坐计风烟正暮秋。
一剑辟开清淑气，九关兵拨虏酋愁。
边隅树色空军垒，东北笳声断戍楼。
应羡中原多猛士，人人相向话封侯。

却说徐达细看了城池，回到营中，对众将说："只宜乘势攻打才是。"即下令：安庆门，吴良、张龙领兵一万攻打；振武门，华云龙、赵庸领兵一万攻打；西宁门，康茂才、梅思祖领兵一万攻打；顺承门，朱亮祖、华高领兵一万攻打；大泰门，耿炳文、张兴祖领兵一万攻打；宏文门，薛显、吴复领兵一万攻打；齐化门，俞通渊、金朝兴领兵一万攻打；建德门，廖永忠、孙兴祖领兵一万攻打；厚成门，俞通源、周德兴领兵一万攻打。再令沐英带游兵一万，在西城策应；汤和带游兵一万，在南城策应；常遇春带游兵一万，在东城策应；李文忠带游兵一万，在北城策应，截断外边来救军马。吴祯、杨□、郭英、顾时分率铁骑四万，随处相机布设云梯，树筑高台，与城一般相似，施放火器，把元兵城上站立不得。自领大队压阵。郑遇春、阮德分为左右二哨，各带兵三千巡逻。调遣已定，诸将即刻分队行事，都令各带防牌、神枪手攀城而上。外边的或是云梯，或是高台，不住的将喷筒、鸟嘴、火铳、火箭打将进去。

顺帝看知决然难守，便集三宫后妃、太子、太孙，驾着飞辇，点勇敢拼死的军士约有二万，三更之际，潜夜开了建德门，杀条血路而走。众将死命的留，决然不听。

殆及天明，淮王帖木儿不花被郭英火炮打死。中丞满川把守厚城门，正在敌楼边横枪而视，俞通源看定一箭，正中咽喉而死。不花丞相庆童，闻知顺帝脱逃，不胜悲哭，薛显飞刀砍来，把头劈做两块。安庆城楼，被吴祯火箭射来，在角上焰焰的火着。那伯颜不花急令军卒打灭，早被吴良、张龙领铳卒逾城直上。那伯颜不花撞着张龙，一枪仆地，取了首级。耿炳文同着张兴祖攻打大泰门，那张伯康十分凶勇，我兵上前不得。耿炳文斩袍而誓说："不杀张伯康，队长俱各就戮。"众军冒着矢石先登，城上长枪乱槊下来，炳文乘势扭着长枪，从空一跃而上，杀倒了守垛子的铳卒十有馀人，叫声道："好了！"诸军相继登城。张伯康舍命来斗，恰被死尸绊倒，耿炳文向前结果了性命。黑厮宦把守建德东门，谁想廖永忠等令强兵一时发掘，竟攻破了一角，三军蹑级前行。黑厮宦知事不济，服鸩毒以死。王殷仕在西宁城上窥探我兵，凑巧杨□驾着飞天炮直打过来，把头颅击做粉齑相似。华云龙、赵庸二将发愤来攻振武门，恰好顾时筑起高台，便率众登台对杀，失烈门忽中流矢，平空的跌出城外来，我军乱砍做泥。朴赛因不花领羸卒数千，把守顺承门，预知必不能守，因对赵弘毅说："国事如此，有死而已。"忽报元帝已走，正要自尽，被朱亮祖捉住，终不肯屈，复送军前斩首。赵弘毅看四下军兵撩乱，即下城与

妻解氏及儿子赵恭与孙女儿官奴，共入中堂，穿了公服，北向拜罢，一家悬梁自缢。在城军将，俱开了城门，四边策应人马，一齐杀入。徐达急令军士，不许扰害良民，擅离队伍。因是燕京人民安堵。徐达便入元宫，检有玉印二颗，承宗玉印一颗，就封了府库，锁了宫门，财帛、妇女，一无所取。差官持表到汴梁奏捷，说道："洪武元年岁次戊申秋八月二十庚午，平定了燕京。"

太祖看了表章大喜，驰官赏赉，封爵有差，改大都为北平府。即令都督冯胜移镇汴梁。都统孙兴祖领燕山、骁骑、虎贲、永清、龙骧、豹韬六卫的兵，镇守居庸关，以御北平。原守潼关总管指挥使曹良臣移镇通州，以御辽东。取李文忠回汴梁，带领锦衣、旗手、羽林等军，护驾南还金陵。原在常遇春、汤和、沐英、朱亮祖、郭英、吴良、廖永忠、俞通源、俞通渊、耿炳文、吴祯、吴复、杨□、阮德、顾时、华云龙、华高、康茂才、周德兴、薛显、张兴祖、张龙、赵庸、汪信、金朝兴、梅思祖、郑遇春二十七员，又新撤回傅友德，并汴梁护驾郭子兴等八员，共三十六员，俱随大元帅徐达攻取河北诸郡。

徐达拜受明旨，即日统兵二十万前行。所过涿州、定兴、保定、定州、易州、中山、河间等郡，不战而附。直至真定府。真定守将正是洛阳逃贼俞胜。徐达传令常遇春、朱亮祖入营，附耳说了两句话，二将得令前去。因使赵庸、王志、韩政、黄彬各率兵三千搦战。俞胜料来孤城难守，径领兵西出小北门而行。未及数里，早有常遇春在东边，朱亮祖在西边，截住去路。遇春挺枪直入阵中，活捉了俞胜到营。原来徐达谅他必走山西太原府，与扩廓帖木儿会兵，以图后举，故先着两将截路，谁知不出神机。军前把俞胜斩首，揭之竿头，一路号令去讫。次日便进攻山西。

且说驾返金陵，所过地方，备细访问民间的利病、做官的贤愚。忽见江左道中有个孩儿充作驵卒，太祖召问："何以充此，今年几岁？"那孩儿奏道："今年七岁，为父亲虽死，名尚未除，因而代役。"太祖出对道："七岁孩儿当马驵。"孩儿应声道："万年天子坐龙廷。"龙颜不胜之喜，即令蠲恤，那孩子谢恩而去。

未及半里，远望一簇人抬着香烛，后面扛一个台盘随着。太祖因也召问。只见台盘中盛着一个杀死的小孩子，太祖惊说："你们是何人？将此死儿何干？"那些人道："小人辈都是江伯儿的亲戚。这个江伯儿母病之时，割下自己胁肉煎汤来救母亲，未及痊好，他便恳祷于泰山神前，告许母好之日，杀子以祭。如今他的母亲病果脱体，他便杀这三岁的孩儿，为母亲还愿。小人们见他孝心感应，故也随着他到庙烧香。"太祖听了喊骂道："父子是天伦极重的至情，古礼原为长子服三年之服。今手刃其子，绝伦灭礼，惨毒莫此为甚，还认是孝子！"发令刑官把伯儿重杖一百，着南海充军。这些亲戚忍心不救，各杖三十。因命礼部今后旌表孝行，须合于情理者，不许有逆理惊骇之事。

发放伯儿等才去，只见两个使臣及一个百姓，带一个女儿到驾前跪说："臣江西蕲州知州差来进行簟的。""臣浙江金华府知府差来进香米的。"太祖笑对中书省官说："方物之贡，古亦有之。但收了竹簟，天下必争进奇巧之物。朕又闻所贡香米，俱于民间捡择圆净的，盛着黄绢囊中，封护而进，真是以口腹劳民！今后竹簟永不许献。朕用米粒，也同秋粮一体，纳在官仓，不必另贡。"使臣领旨自去。又对这百姓："将此女子来见何故？"那人奏道："此女年未及笄，颇谙诗律，特进宫中使用。"太祖大怒说："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耶？可即选佳婿配之。你做父亲，不令练习女工，反事末务！"发刑官杖六十而去。途中许多光景，不能尽说。来至金陵，太子率百官出郊迎见。次日设朝，不题。

那元帝自领亲属逃脱燕京，退居应昌府，乃下勤王之诏。以扩廓帖木儿为大元帅，督山东

十八州及云中、会宁之兵，攻取大都，恢复中原。他便集兵三十万，出雁门关，取保定路，来攻居庸。徐达进攻山西，出了滹沱河，令前军抄井径小路，直抵泽州城外，便命安营搦战。

第六十九回

豁鼻马里应外合

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
征马长思青海上，胡笳夜听陇山头。
红颜岁岁老金微，沙碛年年卧铁衣。
青草城中春不入，黄花戍上雁长飞。
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
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右录古诗三律

大明兵到泽洲搦战，那守将就是原在山东劝扩廓帖木儿奔走山西的平章竹贞，便率兵五万，出东门对阵。徐达见了竹贞，说道："竹平章，今日之势，元室不振可知，公何不顺天而行？我主仁圣，亦不轻待。"竹贞应道："南北中分，从古自定。今与元帅讲和，我大元守陕西、山右、云中、应昌等处，大明守江浙、闽广、中原、河北、燕京等处，两相和好何如？"徐达说："今日我主应天挺生，不数年间，灭汉歼吴，擒国珍，执友定，四海咸归，宁容讲和？"即令挥兵合战。元兵终不练习，未及交锋，奔溃而走。竹贞便弃去泽州。

徐达进城，出了安民的榜文，便对众将定取山西之策。众将说："今扩廓帖木儿进攻居庸，深恐北平难保，我兵宜先救腹心之忧，后除手足之患。"徐达说："不然。彼率师远出，其势实孤，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自足捍御。我等正宜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彼巢穴，则彼进不利战，退无所栖，此兵书所谓'推穴捣虚'之法。"诸将称善。遂率兵前进。

太原守城的恰是都统贺宗哲，不敢出战，遣人星夜上居庸关求救。扩廓得知信息，即统元兵来迎。徐达便令傅友德、朱亮祖、郭英、薛显领兵二千，分左右探敌虚实。四将分做四路前往，见元兵队伍不整，旗号披离，因各回营报说："元兵虽多而不严，虽锐而无备。我们步卒未至，然骑兵已集，不若乘夜劫营，贼众一乱，主将可缚也。"徐达说："我正有此意。"只见扩廓部将豁鼻马使人求见。徐达令门上搜检了，放他进来。那人向前禀说："左部将豁鼻马特着小人约降，且为内应。"徐达细问了端的，因着郭英、傅友德领铁骑一千，照依元兵装扮，随着使人混入元营，夜半举火为号。即令：朱亮祖带部兵一万，埋伏正南方，顾时、阮德为左右翼；康茂才率部兵一万，埋伏东北方，赵庸、汪信为左右翼；常遇春率部兵一万，埋伏西南方，张龙、陆聚为左右翼；汤和率部兵一万，埋伏正东方，胡美、蔡迁为左右翼；杨□率部兵一万，埋伏正西方，费聚、黄彬为左右翼；华云龙率部兵一万，埋伏正北方，韩政、王志为左右翼；张兴祖率部兵一万，埋伏东南方，梅思祖、郑遇春为左右翼；俞通源率部兵一万，埋伏正北方，周德兴、金朝兴为左右翼；自同沐英、吴祯等八将，统领大军在后截杀，专候营中火起为号。众将得令而

行。那郭英、傅友德领兵随了来使，潜入元营。约至三更时分，郭英吹了一声觱栗，我军将火器四下里一齐举发。顷刻间营中火焰冲天，喊声动地，八面伏兵在外，也同声而起。元兵大乱。扩廓帖木儿方燃烛独坐帐中，听得众军扰乱，急急披甲而出，看见凶险势头，马也不及备鞍，脚也不及着靴，与十八个骑兵，冲阵向北而逃。元兵死者大半。豁鼻马率馀众来降。计得六万六千七百馀人，马亦如数。刀、枪、剑、杖、牛、羊、辎重，不可胜计。

此时天已大明，徐达即令前军直逼太原城下安营。城中早有王保保领师出城相拒，常遇春当先迎敌。这王保保十分了得，我阵上华高、吴复、沐英、廖永忠、吴祯等相继接战，他也势力不怯。惟是郭英同着朱亮祖领二十馀骑，望平原高阜之处纵马而行。在那里立定，看了半晌，方才回营。王保保也叫道："日已将晡，各自点兵，明日再战何如？"保保领兵回营自去。我们众将俱到大营议道："王保保这厮，名不虚传。"徐达道："我们连夜攻杀，精力还是困惫的。且到明日再作计较。"恰有郭英、朱亮祖上前说："我二人方才登高细望，敌营终是散漫，不如乘夜劫他的寨，才是上着。"徐达说："有理！有理！"便令耿炳文、廖永忠、吴良、郭子兴四将，各带铁骑五千，近城埋伏，看见元兵追赶我军，赚开城门；吴祯、吴复、薛显、华高四将，各带本部人马，潜伏十里之外，以备我军移营时元兵追赶的救应；朱亮祖、傅友德、常遇春、郭英、俞通源、康茂才、梅思祖、顾时八将，带领二万人马，分为四处，近伏元营，待他举兵追赶，径杀入他老营，四下放火烧荡营寨；自率大队人马，乘此日光，急急退走，诱他追杀。军令才下，我兵纷纷逐逐，鸦飞鹊乱的移营。

恰有哨马报与王保保知道。那保保大笑说："我今日力敌十将，故知朱兵退怯，不如乘此追击。"便令铁骑三万，随着自己追杀，其馀大队，俱听大将貊高镇束，守着本营，不得乱动。分付才罢，便跨上了马，如云如电的杀来。朱军只是倒戈而走。约及十里境界，黑林之中，两边杀出四员将军，正是薛显、华高、吴祯、吴复带领伏兵迎敌。大队人马，因而都勒转马头，裹着元兵厮杀不放。朱亮祖等八将，看见保保领兵追杀我军，约莫有十里之远，一声号炮，四面伏兵俱杀入老营中来。虏将貊高挺刀来战，被傅友德一箭中着左臂，亮祖赶上一刀。其馀将卒杀得尸横血溅，投降的约有三万馀众。日间密扎扎多少营垒，到夜来光荡荡一般白地。耿炳文、廖永忠、郭子兴、吴良，黑暗里带了人马径到城边，叫道："快开门！快开门！"镇守的军士只道王保保回来，连忙放入。谁知却是大明士卒。贺知哲坐在官衙着人探听，我兵早已杀到衙前，便往后堂寻条小路，逃脱六盘山去了。可怜这王保保被我兵围杀了一夜，三万铁骑剩无十分之一。将及黎明，四下里叫道："元帅将令，着各将且暂收军，听王保保自去。"王保保冲开血路，径向旧寨而走，谁知一块做了白地。纵马放到城边，城上耀日迎风，都是大明旗帜。闷着这口气，只得往定西而逃。

徐达鸣金收军，但不见了朱亮祖、薛显两员大将，便令哨马四下探望。半日之间，更没一毫影响。因唤各寨之中，查原随朱、薛两部士卒，这些人又也都在那里追寻。渐渐天色将晚，徐达垂着双泪对众将说："朱平章、薛参使，勇智俱奇，若是被元兵杀死了，也须有个骸骨；若是追击元兵，也须带本部军校。如此一日，查无下落，何以为情，日后又何以回复圣主？"此时正是腊尽春初，当晚潇潇的下着一天春雪，越觉凄怆，越觉更长。猛想着武当山有个炼真的道人，修髯如戟，不论寒暑，止衣一个衲头，或处穷寂，或游市井。人问他的吉凶，无不灵应，自曰张三丰，又自名为邋遢张。人如斋供他，或升或斗，无不立尽；若没人供养，便半月一月，周年半载，也只如常。登山涉岭，其行如飞。隆冬卧倒雪中，也只鼾鼾的睡。近闻得栖于五台山上，此处去彼不远。急唤请汤和、傅友德、华高、郭英四位，领马军五十，火速请来，叩问前事。此

时军中漏下，才是一更时分。他们一来是军令，一来念及同胞最好，便驾马冒雪而行。真好一派五台景色：

左带大河，右连恒岳。五峰高出于云汉，清凉迥异于尘寰。月色横空，疏淡的是半山松影；雪风飘漾，氤氲的是一阵梅香。初时天连山，山连雪，洒洒□□，还认得有雁门山、石楼山、中条山、太行山、姑射山、贺兰山，都像玉攒银砌；后来月满山，山满雪，层层密密，纵然有玉华峰、盘秀峰、砥柱峰、过雁峰、五老峰、桃花峰，更无凸凹嶢崎。征雁嘹呖断人肠，封不定禅心枯寂；孤鹤翩跹惊客梦，抛不开佛子凄凉。向来说文殊师利在上修行，谁知那道骨仙风从中磨炼。

孟浩然《题禅房》诗道：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四将一路上叹赏，不觉早间已到五台。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阳

太山西去五台奇，到处峰峦最可思。
碧汉迢遥惊八目，烟沙寂寞绕千重。
舍利岂随秋草没，摩尼曾捧夜珠贻。
漫讶马首冲疑网，指点龙池灰劫时。

四将乘夜冒雪而行，天色将明，已到五台山下。正要上山求见张三丰，恰有一个小道童在门外扫雪，便对了汤和说："四位将军，莫不是大明徐元帅差来谒见三丰师父的么？"汤和听了这言，便道："你师父真好灵异，缘何得知我们到此？我四人正是来谒三丰师父的，烦你指引。"这童子道："我们师父昨日早间在庵中与天目使者周颠、铁冠道人张景华、不坏天童张金箔三人，轮流对弈饮酒，杯中忽见火光两道，直冲西北，便对他三位说：'今日大明兵以火攻取太原了。我们四人可即跨鹤下山，乘势引着朱亮祖、薛显追赶元兵，涉历了潞州、汾州、朔州、忻州、崞州、代州、岚州，把这些地面望风而降，庶几山西三府十八州都属大明，以成一统之业，且救了多少生灵，何如？'他三人应声道：'好！'我师父跨鹤将行，分付我说：'明日黎明，有四位将军冒雪来此寻我，你可直以此言回复，说我保护了朱、薛两将军，随到扬州琼花观里观花，叫他们旋师之日，到琼花观中便知分晓。此书一封，可付与汤、郭、傅、华四公开看。又有书一纸，即烦四公带去，付常遇春将军收看。'这书都在这里。"四人听了消息，便知朱、薛二将军的事情，便带笑拆开前书来看。恰是诗一首道：

琼枝玉树属仙家，未识人间有此花。
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标犹带古烟霞。
历年既久何曾老，举世无双莫浪夸。
便欲载回天上去，拟从博望借灵槎。

右《咏扬州琼花观》一律，请政汤、郭、傅、华四位将军麾下。

四人看罢，也不知其中意思，便将香烛礼仪送在童子面前，说："此是徐元帅的下情。今日不见师父道范，敬留此山，以表微忱。"那童子对四将收了，因请上山清斋供养。四位说："军情重大，不敢稽延。"即刻辞了童子，把马紧紧的走着。一路上雪霁天晴，风和日朗，处处是堪描堪画的人世蓬莱，种种是难说难穷的幽奇景致。未及下午，已到营中，恰有常遇春也在座。四人备将前事说了一遍。徐达说："既如此，朱、薛两将军必有下落了。"四人又将书一封递与遇春，说："此书送与将军开封。"常遇春急急开来看时，也是四句诗：

一世多英武，胸中虎豹藏。
先于和里贵，后向柳中亡。

遇春见了，惊得木呆半晌，因对众位说："这诗是当初老母生下不才之时，方才三日，忽有一位老儿走至堂前，说道：'宅间新生令郎，大有好处，我有小诗，是他终身谶兆，你可宝而留之。'言罢，便不见了老者。后来不才长大，老母就将此诗置在紫囊之中，付我收留。不才承命四出，也决然带之而行。今看此诗此字，与前诗字毫无两样，因此心下惊疑。"一边说，一边就在左手佩带中取出紫囊内的诗来看，果然宛肖。众人都也惊讶。

恰好营前报道："朱、薛两将军到来。"徐达连忙出帐接道："两位将军那里去来？我等在营中寻觅不见，十分焦躁。"朱亮祖、薛显便说："我二人同诸将追逐王保保之时，意下也要收兵，忽遇一个道人将手指说：'两位将军，前面骑马的不是王保保么？你两位趁此不捉了他，更待何时！'我二人便纵马去赶，那保保飞烟也是去，我们两马也飞烟的随着他，到及天晚，已过了潞安等府。只听路上人说：'真是神兵从天而降，那个敢不顺服。'夜间也止不住马头，惟见一个头陀、三个道士驾鹤而行，便觉七八万人拥护在后边随着。因此潞州、汾州、朔州、忻州、崞州、代州、岚州，所有山西地面，三府十八州，俱皆纳款。今早旋马而回，来见元帅。"徐达不胜之喜。此是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平定了山西，便一面差官申奏金陵，一面设宴与朱、薛二位将军称贺。把酒之中，说起张三丰神异等事，各人神情竦然。

次日，徐达便领兵下陕西。兵至潼关，与唐胜宗、陆仲亨相会，议取陕西。所向诸将，俱说："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且庆阳势弱，易于临洮。不如先取庆阳，后从陇西进取临洮为是。"徐达说："那庆阳城险而兵悍，未易猝破。彼临洮之地，西通番禺，北界河湟，得其人民，足以备战斗，得其地产，足以供军储。我以大军蹙之，李思齐必束手就降。临洮既克，诸郡自下矣。"诸将悦服。遂进兵克了陇西、秦州及巩昌地方。因集马骑步卒，一齐直趋临洮府正东五里紫兰滩安营。徐达对诸将说："我想思齐其势已穷，得一人谕以利害，必来投顺。"只见蔡迁欲往。徐达便令轻装直至城下，与思齐相见。蔡迁委委曲曲劝渠纳款。思齐犹豫未决，又有养子赵琦相阻说："如果不胜，尚有西方土蕃可连。"惟见诸将齐声道："还是早降，可免杀伤之厄。况今元兵百万且不能胜，纵连吐蕃，亦无用武之地，不如降为上策。"思齐便随蔡迁奉表乞降。徐达待以国士之礼。安抚了百姓，便起兵攻庆阳。

那城池是张思道同弟张良辅把守。我军阵上郭英扣城搦战。思道即欲率兵出迎，良辅向前，说："大明兵势如山，李思齐尚且降伏，兄将何为？弟心不如假意献城，图个空隙，刺了徐达，以报元主，也显得我们的忠心。不然，孤军出战，既无后援，弃城而走，又遗耻笑。兄请度之。"思道从计，遂开门出降。郭英引见了徐达。徐达留下部将镇守庆阳，令张思道等随军中，向西征平凉府。在路二日，军至延陵地界。思道自恃兵精将悍，且有王保保为声援，贺宗哲为羽翼，平章姚晖为爪牙，窥见徐达前军已行，便随后杀了军卒数千人，截了粮草一半，径向北而走。哨子报知，徐达大惊说："真个是海枯就见底，人死不知心。不料思道兄弟如此奸毒。"即令郭英、朱亮祖、傅友德各带马兵三千，分着三路追击。

且说思道同弟良辅杀死我兵三千有馀，抢得粮草数万，心中甚是快乐，向北而行。恰到泾州地面，当先一军，正是催粮骑将廖永忠，便勒马横枪来问。良辅不知情由，便道："吾乃张良辅同兄思道，近以庆阳降大明徐元帅，今奉军令上山西、河北催粮。"廖永忠心下思量："我奉令催粮，岂又用他？况从来钱粮重事，元帅断不差托新降之将，且缘何更无他人同催，径用他兄弟两个？"便大叫道："你既催粮，何不往前行，反从北走？决然是降而复叛之贼，劫我粮草的。"良辅被永忠说破，无以为应，便挥戈来敌。永忠奋力抵住他兄弟二人。战未数合，恰好郭英、朱亮祖、傅友德三人追至，两势夹攻。良辅兄弟力不能支，遂趋入泾州，士卒死者过半。徐

达便遣四将抄他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东，朱亮祖略其南，顾时略其北。良辅着人夜半缒城往宁夏求救，又被巡军所拿，于是音信隔绝。城中乏食，只得煮人汁和泥咽之。徐达四下着人布令说：“反叛的只张良辅兄弟，其馀皆是良民。如有生擒来献者，赏金千两；斩首来献者，赏金五百两；开门投降者，赏金一百两。如终抗拒，城破之日，尽行诛戮。”良辅部下万户挥使姚晖与子姚平商议，诈称西门城□将倾，请良辅上西城审探修葺。良辅只道果然，往到西门，他父子上前一刀砍死，乘势开门纳降。徐达统兵入城。张思道因挈妻正要投井，被我军枭首来献。徐达令将首级一路号令前去，出榜安民。于是陕西八府，悉皆平定。次日上表奏捷。方差官出得门，恰报有圣旨到来。徐达即忙整排香案，迎接到堂，五拜三叩头，山呼万岁。礼毕，使臣宣着诏书道。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川弃世

崇朝边塞净胡氛，缓带春风更不群。
铜柱只今题马氏，长缨何必借终军。
元戎幕府行休战，天子明堂坐策勋。
麟阁崔嵬千古壮，功成谈笑四方闻。

使臣宣着诏书道：

敕谕大元帅徐达：朕闻卿等屡次捷音，所向必克，此朕得所托也。不期元主即今三路分兵，侵我边鄙。以丞相也速为南路元帅，领兵十万，从辽东侵蓟州；以孔兴同脱列伯为西路元帅，领兵十万，从云中攻雁门；以江文靖为中路元帅，领兵十万，攻居庸。三处最急。特令李文忠前到军中，副常遇春领兵十万，以当三路之患。卿宜统率大兵，镇守山、陕二西沿边地方，以杜王保保入寇。特此诏示，甚勿羁迟。

徐达得诏，即令常遇春为大元帅，李文忠为左元帅，郭英为右元帅，傅友德为前部先锋，朱亮祖为左翼先锋，吴祯为右翼先锋，华高、薛显、蔡迁、费聚、金朝兴、梅思祖、黄彬、赵庸、韩政、顾时、汪信、王志、周德兴、张龙十四员大将，率本部军校步兵十万，随行听遣，即日出延安府进发。

兵至潼关，常遇春对诸将曰："元兵三路南侵，乃虎护九谷之势，我军先救何处为是？"李文忠说："孔兴与脱列伯二人进侵山西，有徐元帅沿边镇御，必无他患。今江文靖来攻居庸，那居庸是北平左辅，乃蓟镇所控，东至辽阳，西至宣府，约有一千馀里，中间古北口、石门寨、喜峰口、镇边城、黄花岭、八达岭，俱极冲要，诚为紧急。兼之也速进攻辽东，以为恢复北平之计，使我兵东西受敌。元帅宜领兵径抵居庸。若擒了江文靖，则馀兵自然落胆。"常遇春听计，便整肃队伍，从蒲州、河北一路来援居庸关，不题。

且说元丞相也速领兵过蓟州、遵化、香河、宝坻，前至通州正东十里安营。我们总管曹良臣镇守通州，闻知元兵大至，因与部将陈亨、张旭议道："我兵止有三千，何以应敌？还宜设诡以破之。"因下令集民间驴、骡，不拘多少，身上缚草为人，穿戴衣甲，执着长枪、大弓，依着树木插立鲜明旗号，于十里外高原之上屯扎。下用妇女三百，俱扮作男人，擂鼓鸣锣，不住的呐喊。城头之上，也一般妆扮把守。陈亨可率精锐一千，于大河左边埋伏。张旭可率精锐一千，于大河右边埋伏。只看林莽中高悬红灯为号，一齐发伏追击。曹良臣自率兵二千，二十里外迎战。再选居民壮丁五百，执着五色旗号，按方而立，驻在城外深池之旁，中间设立高台，上缚草人，着了衣服，虚张声势。众将得令，依法而行。恰好也速大兵已到，曹良臣奋力来迎。自未至申，天色渐渐将晚，良臣纵着马便走，那也速乘势赶来。一路高原之上，但见军马摇旗呐

喊，远望来，竟如数十万之众，驻扎不动。也速正在疑心，早见绿杨之中，一盏红灯笼朗然高挂，两边伏兵不知多少，横冲直撞而来。真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左有陈亨，右有张旭，后有曹良臣，三千兵拼死攻击，杀得元兵四散的奔溃。也速只得领了败兵向辽东而走。曹良臣等只是鼓噪追来，直到蓟州而还。恰有元将江文靖领兵来攻居庸，也速幸得合兵一处。

镇守居庸的原是都督孙兴祖，闻元兵合来侵犯，正要出兵迎敌，只见哨子报："有常遇春领兵十万前来救应。"不胜之喜。次日，江文靖在锦川列阵搦战。常遇春自挺枪相待，未及五七合，把也速一枪刺死。江文靖舍命而逃，遇春骤马追到，便活擒于马上。元兵踏死者不计其数，斩首一万六百七十三级。常遇春对着孙兴祖说："都督可仍镇此关，我们当提戈北往。"即日进发，克了大宁、兴和、开定，径至开平府十里外安营。

开平守将乃元骁将僧伯奴与平章王鼎。他二人便出城拒战。遇春令左翼朱亮祖，右翼吴祯，三路分兵而进。郭英把王鼎活捉过来，送至军前，枭首号令。逃脱了僧伯奴。遇春既取开平府，遂进兵到柳河川安营。

当晚，遇春独坐营中，忽然得疾，精神甚是恍惚。帐中军校即时传与各营，众将都来问安。遇春说："某与诸公数年共事，期享太平，不意今日在此地与诸公永诀。"众将惊问原故。遇春将生时老者的诗，与前者五台山张三丰送来诗一同的事情，重新说了一遍，因说："'先于和里贵，后向柳中亡。'我于和州得遇圣主，幸而所在成功，受了显爵，今兵至柳川，其亡可知。且病体十分沉重，诸公可为我料理身后之事。"驻在营中，约莫半月，果然病笃，瞑目而逝，时年三十四岁。李文忠下令诸将且勿举哀，将衣衾、棺木备得齐整，殡殓了，即着金朝兴领兵三千，保护灵柩而回。不一日，来到龙江驿。太祖闻得信息大惊，御制祝文，亲至驿中致祭，驾诣柩前，拈香、釃酒、焚楮、长揖，痛哭而还。且命葬于钟山草堂之原，追封翊运推诚宣力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王，谥曰忠武，配享太庙。长子常茂袭郑国公，次子常荫袭开国公，三子常森袭武德侯。追赠祖考三代。

却说孔兴、脱列伯二人，闻知常遇春身故，进攻大同最急。太祖传旨李文忠为大元帅，汤和补左元帅，其馀将佐仍旧供职，入救大同。李文忠领兵回白登城，遂过云中，出雁门，次马邑地方，遇着元兵数千突至。文忠乘其不备，挥兵一鼓而败之，捉了平章刘帖木儿及龙虎四大王。此时天下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兵，因令哨骑出入山谷，密视彼卒往来向道。却报："我军前队已去敌五十里之地屯驻。"文忠与诸将商议说："我军去敌五十里之遥，分明示之以弱。"即传令去敌五里，阻水为营，乘晚而进。一边报与原守大同将帅汪兴祖得知，以便彼此攻杀。

大兵驻扎才定，忽见黑云一片压住营垒，宛如覆盖。文忠望了半晌，对诸将说："有此云气，必主贼兵劫营。"传令傅友德率前军三万，张龙、周德兴二将接应；朱亮祖率后军三万，王志、汪信二将接应；吴祯率左军三万，顾时、韩政二将接应；郭英率右军三万，赵庸、黄彬二将接应。俱北退五十里，于白杨门四面埋伏，只候晓星将坠，东日将升，林中放震天雷为号，便发伏围剿元兵。汤和统军五万，分作十营，如连珠相似，布列平衍地面，一路接应我军。但只护行，不必相杀。自领大队三万，秣马饷军，在营中坚壁不动，只待元兵来劫，便向北且战且走。诸将得令而去。

将及三更，果然脱列伯领着元兵，竟从西营杀入。文忠挥兵北走，脱列伯驰兵赶来，路上早有十营军马相继救应。将及天明，前至白杨门，文忠大队人马都投深林中去。惟听轰天的一声炮响，四下伏兵一齐杀出，密密的把元兵围住了厮杀。文忠立马于高原之上，着人高叫：

“元兵中擒得脱列伯来降的，从重加赏，决不食言。”须臾之间，果有本部将士缚着脱列伯来献。文忠即令军中取过白金五百两，彩缎二十匹，重赏来将。投降士卒，约有二万多人。辎重、马匹不计其数。

孔兴闻知信息，也解了大同之围。绥德部将，乘机斩首，来到军门纳降。哨马星飞报与元主。元主晓得事都不济，从此之后越发望北而行，无复南向之心矣。西北一带地方，悉皆平定。李文忠便班师驻于汴梁，遣官奏捷。太祖看表大喜。只见太史令刘基出班奏道：“臣观北兵，今日势衰，不如乘此锐兵，四路穷追剿灭，庶几后无他患。古人云：‘除恶务尽，树德务滋。’伏惟陛下圣裁，以便诸将行事。”

第 七十二 回

高丽国进表称臣

万方云气护蓬莱，春色苍茫紫极开。
天阔高台招骏去，风生大漠射雕来。
明时喜合江湖思，佳节欣闻鼓角回。
还羡硕儒通籍幸，艰危心折请缨才。

那刘基奏称："元兵既败，正宜乘势剿击。"却好邓愈等向承钦命，征讨广东、广西洞蛮及唐州一带地方，也得胜而回。太祖因对刘基说："平定中原及征南诸将，尚未赏赉。朕欲给予之后，方议出师。"刘基回奏说："陛下英明神武，所见极好。"即命库内办取赏赉银缎，次日颁出：徐达白金五百两，文币五十表里；李文忠、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两，文币二十五表里；胡廷瑞、杨□、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两，文币十七表里；傅友德、薛显各白金二百两，文币十七表里；冯胜、顾时、朱亮祖、郭兴等各白金二百两，文币十五表里。其馀将士俱各有差。诸臣顿首拜谢。领赐当日，设宴殿廷，文臣刘基等在左班，武臣徐达等在右班，一一赐坐。惟有丞相李善长以有病不与。太祖因命刘基侍坐本席，附耳问曰："朕向欲易相，不意去年九月，参政陶安卒于江西，今年冬，中丞章溢又卒于忧居，卿谓谁人可代之？"刘基说："国之有相，犹屋之有栋梁，若未毁坏，不宜轻去；若无大木，不可轻易。今善长系陛下勋旧，且能和辑臣民。"太祖便笑说："渠屡屡欲害汝，汝反为之保耶。杨宪可为相么？"刘基应声道："宪有相才无相量。尝想为相的，宜持心若水，不得以己意衡之。今杨宪不然，恐致有败。"又问："汪广洋、胡惟庸二人若何？"刘基摇着头说："广洋懦不任事，且量又褊浅；胡惟庸小犊也，此人一用，必败辕破犁。"太祖听了言语，红着圣颜说："朕之相，当无如先生！"刘基即却席叩首说："臣福薄德凉，且多病惫。况性最刚狠，积恶太深，又才短不堪烦剧，胡能当此？"言讫，赴本位而坐。当晚极欢才罢。

次日，御文华殿，却有通政使司奏说："高丽等国遣使挛哩嘛哈，以明日是洪武三年正月元旦，故奉表称贺。"太祖将表章看了，因宣挛哩嘛哈问彼国风俗。他便不烦检点，口中念出一首诗道：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储新酒，金刀繟锦鳞。
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太祖听了，对朝臣道："无谓异地不生人才，只此一诗，亦觉可听。"传旨提督四夷宾馆官好生陪宴，不题。

随有一个职官的内眷，满身素裳，向前行礼毕。太祖看他仪容闲整，因问："老媪为谁？"那内眷跪着奏道："臣妾系原任江西行中书省参政陶安之妻。"太祖惊说："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怀怆然。"遂问："嫂有儿子么？"老媪对说："妾不肖子二人，今被事伏辜论死。家丁四十人，悉补军伍。今以一丁病故，州司督妾就道补数。犬马馀年，无还顾惜。惟望圣恩念先学士安一日之劳，令得保首领以入沟壑。"太祖立召兵部官谕说："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为辅佐，涉历诸艰，功在彝鼎。方尔形神入土，遽令子姓残落，深可悯怜。尔可尽赦四十馀军，还养老嫂。"再问老媪说："你今家业何如？"那老媪惟有血泪千行，愁肠一缕，那里回报得出。太祖即令内库将白金二千两，白布二百匹，赐与老媪。且说："原在舍宇，所在官司可为修葺。又记得朕前赐与门联说：'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可仍妆刻，以显褒崇至意。"那夫人辞谢出朝。

翌朝，太祖因新年万几少暇，命驾随幸多宝寺。步入大殿，见幢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因出对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学士江怀素在侧，进对曰："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龙颜大喜，即刻擢为吏部侍郎。

寺中盘桓半晌，又步至方丈之侧，恰有彩笺，上书"维扬陈君佐寓此"。太祖因问住持说："陈君佐非能医者乎？"僧人跪对说："能医。"太祖曰："吾故友也，可即唤来相见。"陈君佐早到圣前，山呼拜舞毕。太祖带着笑问说："你当初极喜滑稽，别来虽久，谑浪如故乎？"君佐默然。太祖便问："朕今既有天下，卿当比朕似前代何君？"君佐应声说："臣见陛下龙潜之日，饭糗茹草，及奋飞淮泗，每与士卒同受甘苦，臣谓酷似神农。不然，何以尝得百草？"太祖抚掌剧欢，联手而行，命驾下人俱各远避，止有刘三吾、陈君佐随着。便入一小店微饮，奈无下酒之物，因出课云："小村店，三杯五盏，无有东西。"君佐立对说："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太祖谕之曰："朕与卿一个官做何如？"君佐固辞不受。刘三吾将钱酬还了酒家。

正要出店，只见一个监生进来。太祖问道："先生何处人？亦过酒家饮乎？"那人对曰："本贯四川。雅慕德化，背主远来坐监，聊寄食耳。"太祖便与生对席同坐，即属词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监生对道："一人是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太祖便将几上片木递与监生，说："方才对课颇佳，先生可为我即木赋诗。"监生便吟道：

片木原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
他时若得台端用，还向人间治不平。

太祖私心自喜，拱手别去。回宫，即令监中查本生名字，拜受礼部郎中。次早视朝，监生朝见，方知酒肆中见的是太祖。

刘基因奏："春气将和，乞命将四出，以犁边廷。"调遣徐达为征元大将军，带领沐英、耿炳文、华云龙、郭英、周德兴、梅思祖、王志、汪信八员虎将，并所部军兵十万，自潼关出西安，以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带领傅友德、朱亮祖、廖永忠、赵庸、薛显、黄彬、吴复、张旭八员虎将，并所部军兵十万，由北平经万全，进野狐岭，直去一带地面北伐；汤和为右副将军，带领俞通源、俞通渊、胡廷瑞、蔡迁、郑遇春、朱寿、张赫、谢成八员虎将，并所部军兵十万，出雁门关北伐；邓愈为东路都总管，带领吴良、吴祯、康茂才、唐胜宗、陆仲亨、杨国兴、韩政、仇成八员虎将，并所部军兵十万，从辽东北伐，务在肃清胡虏，方许班师。再令中书省写敕，敕令汪兴祖、金朝兴守大同，孙兴祖守居庸，曹良臣守通州，郭子兴、张龙守潼关，张温守兰州，俱是切近边陲地方，宜小心提防，练习军将。又念伪夏据有西蜀，明缓尚幼，都为奸臣戴寿所惑，特令都督杨□持书谕以祸福，开其纳款之门。叶缓、李新二将，辅翼同往。分遣已毕，诸将择日取

路，分头进发。

那徐达引兵前至定西界安营。早有元将扩廓帖木儿与王保保互为犄角，各列着营栅，向前拒敌。徐达传令沐英领兵三万，敌住扩廓帖木儿，耿炳文、周德兴分为左右二哨接应。郭英领兵三万，敌住王保保，华云龙、梅思祖分为左右二哨接应。自领王志、汪信压后。两边一齐进发，杀得元兵大败，所获人马、辎重无算。生擒元将严奉先及元主公以下一百零七人，散卒六万有奇。那扩廓帖木儿与王保保，竟往西北挣命的奔走去了。

且说李文忠统了将校出居庸关，前至野狐岭。只见岭上突出一彪兵来，与我军对敌。旗号上写着："太尉蛮子佛思。"未及战得五合，被傅友德一枪刺死。催动大兵，便至白海子骆驼山驻扎。这个山离应昌府七十里之程，却是应昌藩屏。元帝着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丞相沙不丁及大将陈安礼、朵儿只八喇，率兵三十万拒守此山。文忠便令于山南安营。次日，摆开阵势，在山下搦战。

第 七十三 回

获细作将机就计

午坐焚香索简编，香烟缥缈悟神仙。
龙拿云雾非伤猛，蜃起楼台那解玄。
直上亭亭山寨立，到处烟尘生霹雳。
此际绝景难比邻，殊是神兵天外集。
长堤高柳带平沙，无处春来不酒家。
最苦众战疆场者，更无滴水煮新茶。
长歌短筑泪徒流，烁火销金莫自由。
忽有灵驹骤新沼，天教绝寨壮皇猷。
只今沙漠有灵泉，润色都将春草妍。
还记旧时尘土上，几多血汗洒青烟。

却说元太子知我军山下搦战，因与众将商议，丞相沙不丁上前奏说："殿下且勿忧愁。这骆驼山，势若长城，险过华岳。臣请率兵下山迎敌，胜则乘势追杀，败则列寨固守。大明兵将若或登山，只须将炮石下击，必不能当。况粮草积有五七年之资，甲兵尚有三十万之勇，彼南人不禁水草之苦、朔漠之寒，以臣计之，当保得胜。"太子道："丞相虽然如此，勿视等闲。"沙不丁遂领兵一万来战。两阵方交，元兵终是气怯，奔溃而走。文忠便令薛显率铁甲五百，乘势上山攻杀。那山上矢石如飞雨的来，我军伤死者七十馀人，薛显只得收军回阵。

次日，李文忠会集傅友德、朱亮祖、廖永忠、薛显等八将，细议说："你们八人可分兵四支，各带马骑三千，四下沿山远哨山中虚实并峰峦夷险，回来做个计较。"各将分头去讫。恰好军前报说："军师刘基到来。"文忠慌忙迎入，具言骆驼山难克一事，刘基也没个理会。将及半晌，四路哨军回来，都说山势甚是绵延险阻，元兵营寨密密的驻扎，军马、钱粮想都周实，况他只是坚壁不动，看来不易攻取。自此相持了二十馀日。

忽一日报有巡逻的捉得细作，在帐外听元帅发落。刘基便附李文忠耳朵说："如此如此，何如？"文忠一边同刘基升帐，一边点着头说："甚好！甚好！"只见那细作跪在面前。刘基看了，反佯问他说："你是本营小卒，前者差你去上骆驼山打听，何故而今才回？"那人见刘基错认，也便奸诈回说："小人奉命打探元兵，他山上把守极严，未可一时攻打。"刘基说："正是如此。奈何，奈何！"那人未见发落，且跪在帐前。忽有一个官儿，口称军政司来说："军粮已尽，只可应今日支用。"刘基便假意对李文忠并合帐将校说："粮储大事，你这官所掌何事？且到没了才来报知，推出辕门斩讫报来！"那官儿十分哀告求生。刘基便分付，着令辕门官捆打八十，就令三军今夜密地拔寨而行，回到开平，待秋深再议攻取，切不可把元兵知觉，恐其乘机追赶。因

复发落那人说："你可仍到元营细探下落。我在开平驻营，倘若他们把守稍懈，即来报知。"且着军中取三两重的银牌一面赏他，以酬劳苦，待回来之日，再行奏请升职。

那人领赏暗喜，径到骆驼山见了太子，备言前事，且说："赏我银牌，如此侥幸。"太子听了大喜，便令陈安礼领兵三万为左哨，朵儿只八喇领兵三万为右哨，自同沙不丁领兵五万为中队，连夜下山追击。沙不丁说："殿下且莫轻动。待臣同朵儿只八喇各领兵三万，分左右追赶，殿下还宜同陈安礼把守老营。"太子说："这也是算，依卿所奏。"元将整备晚来追杀，不题。

且说刘基把细作发付出营，便着哨子暗地随他打探，说今晚果来追袭。因密授傅友德、朱亮祖领兵四万分伏骆驼山左右，只听本营连珠炮响，便上山如此而行；赵庸、黄彬各领兵一万，分左右接应；胡美、吴复各率本部兵马五千，在营中乘暗迤逦而行，向开平原路走动，诱元兵追杀；廖永忠、薛显各领兵三万，在营两边深林里埋伏，待元兵来劫老寨，以赛月明空中放起为号，便两胁夹攻而入；李文忠自同军师刘基，领着大队人马，俱饱餐带甲而睡营中，并不许张点灯烛，只待元兵到来，一声炮响，四下里齐燃庭燎杀出。分拨已定。

莫约二更时分，是夜月色朦胧，烟雾四起，果见两员大将领着兵马，分左右赶杀出来。正到营边，不见文忠动静。沙不丁传令三军说："趁早上前追赶……"未及说完，忽听暗暗地营中一声炮响，四下火光烛天，大队人马，东西南北，处处杀将出来，早有赛月明不住的放到半空中明亮。沙不丁大叫："中了刘基的计了，可急取路而回。"却好廖永忠、薛显两边发动伏兵，奋力夹攻过来。那沙不丁被廖永忠一枪刺着咽喉而死。朵儿只八喇舍命而回，将到骆驼山，把眼一望，但见山上星罗的营寨，俱各火焰烘天，金鼓动地，满山都是大明的旗帜。正待沿山逃走，被接应的左哨赵庸一锤飞来，把脑盖击得粉碎。原来傅友德、朱亮祖听得老营炮响，明知元兵与我军大战，因乘机装作元兵杀输逃窜模样，把马直奔山上。那元兵黑夜中只道是自家军马回来，也不提防，竟被我兵捣入营寨。元太子慌忙上马，仅有残兵六七百骑相随，连夜走应昌去了。元将陈安礼被乱军中砍作数十段。真个杀得斗转星横，尸山血海。天已大明，李文忠把大队人马，径抵应昌城外安营。此是刘军师施这调虎离窠之计。《通纪》上记着，李文忠率副将傅友德、朱亮祖应昌大战，夜取骆驼山，正是这个故事。

且说元太子领了残兵不上一千，逃入应昌城中，来见元帝。元帝闻说大惊，向染痢疾愈加沉重，四月二十八日，身入黄泉。太子便权葬在城中玄隐山下。后来太祖因他顺天而逃，谥为顺帝。这也不必多赘。

李文忠知元帝已死，传令众将分攻应昌，约定三日之间，决然要下。诸将四围攻打。却有元平章不花，看这势头破在旦夕，便对太子说："何如弃此北去？"太子含泪，分付部将百家奴、胡天雄、杨铁刀、花主帖木儿等，率领所有兵马三万，开了北门，杀条血路而走。谁想东西两彪人马，烟尘陡乱杀来，截住去路。哨马探看，却是汤和带领俞通源等八将，统兵十万，出雁门，一路荡除未降元兵；邓愈带领吴良等八将，统兵十万，从辽东一路荡除未降元兵。恰好东西合着混杀，元兵死者过半。百家奴等保着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不上万骑，落荒拼命逃去。李文忠率师入了应昌城，抚安黎庶。获有元太孙贾里八剌并后妃、宫嫔、王子里的罕、国公答失帖木儿，及宋、元所传玉玺、玉册、玉镇圭、玉彩、玉斧、玉图书等物。元臣达鲁花赤因也归顺。李文忠一概纳降。

当日，三处统兵元帅都会齐在应昌，开筵庆叙。刘基说："元太子北走，诚为后患。汤、邓两位元帅，可领所部屯扎此城。李元帅还当剿捕馀党。"即日，刘基、李文忠等进兵北追，在路三日，到歌麻岭地面。时天气暑热，三军一路烦渴，更无滴水可济。沙尘噎人，死者竟至数十。

李文忠便令三军驻扎，自己下马拜告天神说："如大明圣主有福北征，诸将不至灭亡，愿天降甘霖，地开泉脉，以济三军之渴。"众将虔诚，一齐拜倒。恰有文忠所乘青骢捕影的龙驹，向天长鸣，把身子周围在军前，双足的跑了三匝，将那前蹄在一个去处，爬开沙土，有五尺馀深，忽见甘泉涌流，涓涓不竭。军士真如得菠萝蜜一般，个个死中复生。文忠命杀乌牛、白马，祭答天地。至今歌麻岭有马跑泉胜迹。又行了四日，只见哨马报说："前是红罗山，元太子在此屯兵。过此山后，但见茫茫白水，渺渺烟波，也没有桥梁，也没有舟楫，一望无际，更不知什么结局，特此报知。"刘基听了哨报，沉吟一会，叹息道："可见定数，再莫能逃，我也当付之一笑。"李文忠便问道："军师何出此言，想来必有原故，末将愿闻其详。"

第七十四回

现铜桥天赐奇祥

幕外闲听说使君，孤城海上倚斜曛。
千山见日天犹夜，一线虹空水自平。
眼底苍茫魂欲绝，对啼江岸霜初歇。
神开云气作铜桥，是是非非谁与说。
破剑壁间鸣怪事，山谷迎风罼黑气。
乌乌长啸似笙簧，凭谁显出凭谁去。
乾坤一瞬笑谈中，万事阴晴雨后虹。
小饮墙西邻竹暗，兰香梅雪白头翁。
到今烟火靖沙场，南北峰前数举觞。
愿教万岁欢无极，日丽长安别有光。

军师刘基听了红罗山三字，不胜叹息，被李文忠定要问个根苗。刘基道："敝处青田也有红罗山一座。不才当年未遇圣主之时，每爱此山幽僻，常在山中行思坐想这道理。不期一日，见山岩中响亮一声，开了一条石窦，不才挨身而入，果有些异见异闻。当日回家，夜来忽梦金甲神口吟诗句，教不才紧记在心，且云：'是你一生之事。'那诗道：

南北红罗一样名，只将神变显清声。
大明明大胡边靖，妙玄玄妙匣中兴。
卯金刀头角蛟精，未头一角尔峥嵘。
须念机关无尽泄，角端见处一身清。

不才时常思量，止有首句与末句未有应验。今日复遇有红罗山，想此生结局只如此了。"文忠叹息了一会，因商议攻取之计。刘基说："必须先观山势夷阻何如，方可定策。"便着傅友德、廖永忠领兵三千，到前探望。但见林树参天，又蓊翳密布，营栅甚是列得周匝。回来报知。文忠说："既是这般，便有固守之意。然我兵远来，只宜急攻，不宜缓取。我意今夜若以火攻之，必然得胜。"刘基大笑道："我心下亦欲如此。"就遣赵庸、黄彬、吴复、胡美四将，各领铁甲五千，带着斧锯并火器，四面分头，夜至红罗山下埋伏，待半夜时候，炮响为号，一齐上山攻开树栅，便各处放火。朱亮祖、薛显领兵二万接应。傅友德领兵一万，直捣中营。廖永忠领兵四万，山下截杀逃兵。李文忠自率大兵随后。各将得令前去。

待至二更左右，只听得半空中一声炮响，四将登时上山，砍开树栅，火铳、火炮、火箭千千处发作。倏忽之间，火势延天，惊得元兵在梦中醒觉，自相残杀，四散奔溃而走。百家奴被傅友德砍死。胡天雄被薛显一枪刺中当心。杨铁刀恃着凶勇，保了元太子及些残兵败卒，约有

二千馀众，向北而驰，被朱亮祖同廖永忠赶上。亮祖一箭射去，直中杨铁刀脑后，堕于马下。只有花主帖木儿紧随太子北行。

殆及天明，李文忠大兵在红罗山埋锅造饭。恰有一个老儿，皓首苍髯，童颜鹤骨，来见李文忠，说："某乃此地居民，有一札启上。"文忠看他言貌非常，将手接他札子来看，只见有诗四句道：

兵过红罗山，须知见角端。

倘然不相信，士卒必伤残。

文忠看得完时，抬眼来看，那老儿随风冉冉的去了。即请刘基商议，刘基道："我因前者梦中神人的诗，因查得角端乃是神兽，其类有五：一曰耸孤，色青三角，口喷青烟，光如蓝靛；按东方甲乙木，见则国家有草木之妖；间生于极东，日本、琉球、吕宋之地。二曰炎驹，色红双鬣，项有鱼鳞，光如赤焰；按南方丙丁火，见则国家有毒火之灾；间生于极南，安南、占城、暹罗之地。三曰素冥，色白身长，毛甚尖削，光若莹玉；按西方庚辛金，见则国家主有刀兵之惨；间生于极西，罗思、烈思、乃竹、果田之地。四曰角端，色黑声清，龟甲龙足，光若鸦青；按北方壬癸水，见则国家有水潦之灾；间生于沙漠乌撒汗之地。五曰麒麟，色杂而文中多黄色，碧腹紫肉，虎爪龙睛；按中央戊己土，见则国家丰熟，天下太平。既有此言，元帅不可不信。况茫茫沙漠之地，纵取得来，亦无益于朝廷。"李文忠应道："军师之言有理。可即在此屯兵，末将当与傅、朱二先锋领兵过山，追袭元太子，试看此老之言果有灵验否。"刘基说："这也通得。但元帅此去果见角端，可速回兵。"文忠唯唯而行，遂率兵追过红罗山。

将及五十里地面，遥望元兵无食可餐，俱从旷野中拔草为粮，看见我兵将到，惊慌逃避。傅友德、朱亮祖奋击而前，斩获二千馀级。止有三五百骑随着元太子前至乌龙江，渺渺茫茫，无船得渡，我兵又追赶渐渐近来。那太子血泪包着双珠，下马跪在地上，望着青天祷告说："自古以来，舜有三苗，周有□狁，秦汉有匈奴，唐有契丹，宋有金辽，直至我世祖混有中国。今大明追逐我们至此，无路可逃，全望苍天不殄灭我等，曲赐周全。"三五百人，个个嚎天呼地。忽然江中雪浪分开，狂波四裂，显出着一道长虹，横截那千寻碧水，一条铜桥，待元兵一拥而渡。我兵连连追及，将欲上桥，谁想是空中一条白浪，何从得济。文忠望了半晌，叹息数声，说道："可是皇天不欲绝彼。"

惆怅之间，只听响亮一声，看见红罗山上有个东西，身高六尺，色若乌云，头止一角，碧色的一双眼睛，如笙如簧的叫响。文忠对傅、朱两人并所领士卒说："此必是角端神兽了。"因高叫说："角端，角端，尔乃天之神奇，物之灵异，必能识天地未来气数。倘元人此后更不复生，尔可藏形不叫；若是元人复生，尔可叫一声；若止南侵，不能进关，尔可叫两声；若复来犯边，尔可叫三声。"文忠分付才罢，那角端连叫三声而去。文忠心知天意，便引兵乘夜回红罗山。天明到得本营，将铜桥渡元兵及山上见角端的事，一一对刘基说了一遍。刘基道："真是奇事。"即日拔寨而起，回至应昌，与邓愈、汤和等将相见了。文忠具言前事，诸将叹赏不已。因留将镇守应昌，抚慰军民，其馀兵卒俱随文忠、邓愈、汤和等回京。

恰好大将军徐达帅诸将西征土蕃，克了河州。那土蕃元帅何镇南、普花儿只等，皆纳印请降。便将兵追元豫王至西黄河，直到黑松林，杀了阿撒秃子。于是河州以西甘朵乌、思藏等部，来归者甚众。哨得极甘肃西北一带数千里，不见一兵卒，因也率兵回京。太祖闻得胜旋师，乃率群臣出劳于江上。

次日，徐达等进平沙漠表章。太祖因对廷臣说："尔等戮力王家，著有茂绩，非有世赏，何

以报忠？朕已命大都督府及兵部官，录诸将功绩，吏部定勋爵，户部备礼物，礼部定礼仪，工部造铁券，翰林撰制诰。明日是仲冬丁酉之吉，诸臣各宜明听朕言。”本日退朝。次日五鼓，太祖夙兴，御奉天殿。皇太子及诸王、文武百官，朝见礼毕，排列在丹墀左右。太祖说：“今日定封行赏，非出一己之私，皆仿古来之典。向以征讨未遑，故延至今日。如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供给军粮，更无缺乏；右丞相徐达，朕起兵时即从征讨，摧坚抚顺，劳勋最多，二人进列公爵，宜封大国以示褒嘉，馀悉据功立封。《书》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今日若爵不称德，赏不酬功，卿等宜廷论之，毋得退有后言。”于是封徐达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进封魏国公，参军国事，食禄五千石，赐诰命铁券。因着中书官宣券文，曰：

朕闻自古帝王创业垂统，皆赖英杰之臣，削群雄，平暴乱。然非首将智勇，何能统率而成大功？如汉、唐初兴，诸大名将是也。当时虽得中原，四夷未及宾服，以其宣谋效力之将比之，岂有过我朝大将军之功者乎？尔达起兵以来，为朕首将，十有六年。廓清江汉、淮楚，电拂两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顷令班师，星驰来赴。朕念尔勤既久，立功最大，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之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虞，皆遵前代之典礼。兹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其馀若犯死罪，免尔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於戏！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尔当慎守斯言，谕及子孙，世世为国之良臣，岂不伟欤？

宣读已毕。那铁券制度，宛如大瓦一片，面刻诰文，背镌免罪、减死、俸禄之数，字画俱把金来嵌成。一片藏在内府，一片给与功臣，两边相合，因叫做铁券。这规矩依照宋时赐钱芙王的铁券造成。太祖特着使臣到浙江台州钱王的子孙取样铸造的。且看后卷分解。

第七十五回

赐铁券功臣受爵

海水动天天欲晓，晓天日炙珊瑚老。
凤凰齐鸣百尺梧，总教飞上丹山岛。
胡马莫看一骑惊，浅草青黄水痕新。
丝牵小豸当空乳，沙卧高驺不动尘。
黄河如带山如砺，松青月朗犬无吠。
日丽琉璃万瓦金，金貂绿绶英雄佩。
堪嗟西蜀迕天行，丸地偏将妖雾生。
巫云不辨山河色，峡水空流天地春。
兜鍪重整羽林时，命轻人鏽瓮头催。
鬼门关外船行近，鲁直新诗最可思。

赐券与徐达了，因封李善长太师、守正文臣、韩国公，食禄四千石。封常遇春子常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并食禄三千石。封汤和信国公，耿炳文长兴侯，沐英西平侯，郭英武定侯，吴良江阴侯，廖永忠德庆侯，傅友德颍川侯，郭兴巩昌侯，朱亮祖永嘉侯，吴祯靖海侯，顾时济宁侯，赵庸南雄侯，唐胜宗延安侯，陆仲亨安吉侯，费聚平凉侯，周德兴江夏侯，陈德临江侯，华云龙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俞通源南安侯，俞通渊鞑越侯，韩政东平侯，康茂才蕲春侯，杨□谕蜀未还，遥封营阳侯，并食禄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郑遇春荥阳侯，曹良臣宣宁侯，黄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陆聚河南侯，并食禄九百石。华高广德侯，食禄六百石，并赐铁券子孙世袭。又封孙兴祖燕山侯，张兴祖东胜侯，薛显永城侯，胡美临川侯，金朝兴宜德侯，谢成永平侯，吴复安六侯，张赫航海侯，王弼定远侯，朱寿舳舻侯，蔡迁安远侯，叶缳在蜀未回，封靖宁侯，仇成安庆侯，李新在蜀未回，封崇山侯，胡德济东川侯。其馀诸将，各照功升赏。又追封冯国用郢国公，俞通海虢国公，丁德兴济国公。加封耿再成泗国公。止有刘基初封上柱国、安国公，他再四拜辞不受，说："臣命轻福薄，若今日受恩，必折寿算，伏乞陛下俯从臣请。"太祖因他力辞，改封为诚意伯，食禄二千四百石。当晚筵宴而散。

过有数日，杨□率副将李新、叶缳朝见，太祖便问伪夏明缳的事务。杨□说："那明缳年止一十四岁，其罪虽轻，但为丞相戴寿专权，蠹国残民，生黎极苦；况是梁王所封，是元朝馀孽。前者臣受明命，将书晓谕祸福，那戴寿公然大言，说彼西川北有陈仓之险，东有瞿塘之固，南有汉洋之隘，大明幸而得志中原，何敢轻我西夏？将圣谕遂丢在地，甚是无理。伏望陛下大振神威，肃清巴蜀。"太祖听了大怒，便沉吟了一会，说道："但西川山水险阻，我军未知道路，不利攻进。奈何，奈何！"杨□即从袖中取出一个手卷，说："臣前日行时，也虑及伪夏必然抗拒，

因召画工随行，暗将地理夷险处，尽行细细图画于此。他日进兵道路，尽可□然在目。”太祖含笑，就将手卷展开，果然山川形势，尽可揣摩。便下令徐达以兵镇守山、陕等处；邓愈以兵镇守广、浙等处；李文忠以兵镇守山东、河南等处；汤和、傅友德二人，可率廖永忠、曹良臣、周德兴、顾时、康茂才、郭英等十八员大将随征，分道而进。因对太史择吉，祭告行师。太史奏说：“今洪武四年辛亥三月初二日，可祭告天地，初八日可出师西行。”至日，太祖乘銮舆，率文官群臣，直至南郊设奠行礼，读祝文曰：

大明洪武四年三月初二日，皇帝臣谨以牢醴致祭于績天后土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之神曰：臣朕布衣，率众渡江，平汉、吴，立国业，削群雄，定四方，于今十有七年。凡水陆征行，必昭告于神癧，受命上穹，赖神荫佑，天下一统。惟西蜀戴寿，假幼主之权，恣行威福，据一隅之地，戕贼生民。声教既有彼此之殊，封疆实宜中原所统。若恣其桀傲，必损我藩篱。特拜汤和为征西大将军，率杨□、廖永忠、周德兴、曹良臣、康茂才、汪兴祖、华云龙、叶繾、赵庸，从瞿塘以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西前将军，率耿炳文、顾时、陈德、薛显、郭英、李新、朱寿、吴复、仇成，从阶、文以趋成都。二路分行，咸祈神佑。

祭告礼毕，驾回奉天殿，命汤和挂征西大元帅金印，廖永忠为左副帅，周德兴为右副帅，康茂才为先锋，率京卫、荆湘舟师十万，由瞿塘趋重庆；命傅友德挂前军元帅金印，汪兴祖为左副帅，耿炳文为右副帅，郭英为先锋，率河南、陕西步骑十万，由秦陇趋成都。因谕众将曰：“今天下惟巴蜀未平，特命卿等率水陆之师，分道并进，首尾攻之，势当必克。但行师之际，在严纪律以率士卒，用恩信以怀降附，无肆杀掠。王全斌之事，可以为戒，卿等慎之。”诸将陛辞。上复密谕傅友德说：“蜀人闻吾西伐，必悉具精锐，东守瞿塘，北拒金牛，以拒吾师。谓恃彼地险，我兵难至也。若出其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兵贵神速，尔须留心。”友德复顿首听命。是月八日，大兵分南、北二路前往。

且说汤和率杨□、廖永忠等九将，从南路进发，先令赵庸分兵五千，合攻桑植芙蓉洞及覃胖茅冈寨，皆平之。因逼取龙伏险，恰有佥事任文达迎敌。曹良臣奋马而前，把文达斩于马下，擒获五千馀人，遂攻天门山。那山正是伪师张应坦及小张佥事把守。周德兴、华云龙各领兵三千，分左右冲杀。他也分两支接应。小张佥事看了华云龙凶勇，早已心寒，未及战得两合，被云龙一鞭，把腰脊打作肉泥。云龙乘势赶杀，看见张应垣与周德兴两马交锋，正是放泼，大叫道：“周将军，伪贼的枪杆都折了，不活捉他，再待何时？”那应垣听得枪杆折，只道果然，把头回转来看，被华云龙一箭正中左眼，翻空落马而死。我兵大胜，便直至归州城下安营。汤和对康茂才说：“归州地面去瞿塘不远，必期破敌，以震蜀人之心。”茂才回说：“不必元帅劳心，末将自有方略。”即率兵三千搦战。守归州的乃蜀中虎将龚兴，便出城对杀。茂才纵马向前，如入无人之境，士气百倍，喊杀振天。龚兴那能抵当，不敢进城，径往瞿塘关去了。茂才杀入城中，便令哨马报知汤和，抚安百姓，留参将张铨镇守。

次日起行，来到大溪，离瞿塘二十里屯驻。汤和随遣杨□、汪兴祖、康茂才领游兵五千，探取虚实。他三个出营西去，前至瞿塘关。关前是金沙江。当初诸葛武侯于此江中树立石桩、铁柱，约有千馀，便用铁索周遭链住，以拒东吴之师。后来蜀王孟昶，复于柱间筑成关险，名曰瞿塘关。此处正差丞相戴寿、元帅吴友仁、副将邹兴、枢密使莫仁寿，又有归州逃来龚兴在关把守。戴寿因看山势，南有赤甲山，北有羊角山，彼此相望，便把两山凿开石窍，用铁索子千条相连，横截关口。铁索之上，铺着大片木板，号为飞桥，以通往来。桥上备着矢石、铳炮等物，以备攻击。真所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桥下水势滔天，澎湃若立。盛夏雪消，水没着滟繼

顶，便封峡，不敢行船。数里之间，石刳成箫，如箱子一般，因又名风箱峡。山高水深，峭壁万仞，惟是日正午时，始见日色。三将细看了形势，叹羡咨嗟。只听一声响炮，早有吴友仁的虎将，一个叫做飞天张，一个叫做铁头张，两边带领雄兵夹击而来，直取汪、康、杨三将。茂才见势头不美，挥戈迎敌。杨□与兴祖也跃马相持，杀得伪兵大败，倒戈曳甲，拼命的走过铁索板桥。茂才同兴祖飞兵来赶，谁想桥上的矢石、箭炮横冲过来，就如飞蝗骤雨一般，可惜茂才与兴祖两个英雄，竟被飞炮所中而死。杨□急收兵退回，亦被滚木滚来，连人和马扑入水中，幸得未至大伤，止害了坐的乌骓，只得步行，引着残兵，收了两将尸首，来见汤和，具言失陷之事。汤和与众将放声大哭，具棺椁殡葬于大溪口山坡之麓。因与廖永忠众将商议，都道："这等汹涌险峻，舟楫难施，且待秋后方可攻打。"不题。

且说太祖以诸将伐蜀未见捷报，因复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征虏右将军，率兵往助，大会进征。亮祖得令，星夜驰发，至陕西西安府。恰好傅友德率大队暂住西安，亮祖备言上旨云久未见捷。友德说："一来粮草未足，二来诸道兵马未集，所以暂住于此。"亮祖听了，便对友德附耳说道："如此如此，何如？"

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剑阁兵降

从来巴蜀称天险，水如直立山如点。
悬崖峭壁势欲倾，惟见飞云空冉冉。
傅侯提取铁甲军，且行且止还逡巡。
宸谋恐向师中老，简命永嘉辞更殷。
永嘉承诏星驰出，拓成奇策神鬼摹。
扬言天计下金牛，暗破阶文若秋籍。
树枝画月千条弦，挂向酒楼檐外看。
青衫白马垆头醉，应念将军血满鞍。

朱亮祖对着傅友德说："今主将暂屯于此，齐集兵粮，不如乘机就机，一面声言进取金牛，入栈道攻剑阁；一面暗地使人觇青川、果阳地面虚实，以图进取，何如？"友德道："极是妙见。"便即刻差人哨听。不数日间，哨人探听回来，说："青川、果阳守备空虚；阶、文地面虽有兵垒，而兵资单弱。"友德听报，就拔寨直趋陈仓。先令朱亮祖领精骑五千为先锋，扳援山谷，昼夜兼行，两日夜，竟抵阶州之地，离城五里安营，方才整列队伍。

守阶州的是伪夏平章丁世珍，正与虎将双刀王、众多官长宴乐，席间说及朱兵，便道："戴丞相同吴友仁等守着瞿塘，何大亨将十万雄兵守着剑阁，我这阶州，料他插翅也飞不来，且可安心把盏。"忽有哨子报道："大明兵不知何处过来，现在城外五里扎营搦战。"世珍对众将说："他既远来，必然劳困，即日便当点兵出城迎杀。"早有王千宝上马，领着精兵二万，挺枪杀过阵来。亮祖大怒，纵马交兵，未及二合，手起一刀，那千宝的头骨碌碌滚下地去。世珍看势头不好，急叫双刀王接应。那双刀王跑马上前，说："平章放心，待小将砍他首级，以报前仇。"亮祖见他来得奋猛，便放马头出阵。双刀王把刀儿舞得飞轮似转杀来。亮祖看得眼清，便一只手拿着刀，一只手展开浪索，从空中洒开，叫声"着！"套了，将双刀王反缚的一般紧紧拴住，活捉过马上，便拽开腰间剑，剁下头来，乘势杀入伪夏阵内。丁世珍望风逃脱，到文州去了。

友德大队人马却好也到，遂合兵至文州，离城二十里，行到白龙江边。蜀军把吊桥拆开以阻我军。郭英同朱亮祖督兵乘夜将寨栅登时拷拢，布成木桥，顷刻而渡，直至五里关。丁世珍复集兵据险而战。傅友德奋力急攻，伪兵大败。世珍只带得数骑往绵州而走。遂拔了文州，留将镇守，统大兵来攻绵州。明军威势大振。人人震恐，都弃城外遁。不劳寸刃，又连取青、阳两城。

兵到绵州，丁世珍对着守将马雄商议交锋。马雄说："此何足虑。他们长驱得志，只是未逢敌手耳。请平章同到阵前，看下官击杀来将。"原来这马雄身长三尺，力敌万人，手中舞一把

五十斤重的铁杆钢叉，嗖嗖的浑如灯草，人因他身材矮小，便称他做马狞军，一向负着雄名，他也自夸着大口。世珍认是真正好汉，果然同出搦战。朱亮祖看了马雄，便飞也杀将出来。两边一声锣响，两马合作一处，未及二合，亮祖大叫一声，把马雄一刀砍于马下。傅友德催兵涌杀，世珍大败而走。将及城门，只见城上都是大明旗号。原来傅友德先令耿炳文、顾时、薛显、陈德四将，领着雄兵一万，装作蜀军，赚开城门；复令郭英领兵五千，在城东埋伏。世珍看见城池已破，果然从东路而走。当先一将截住去路。世珍也举刀来挡，恰被郭英手起一枪，正中世珍的右眼，落马而死。明军驻于绵州城外。次早，便趋兵往汉阳江岸安营。友德要把取胜之事报与汤和、廖永忠得知，以便彼此乘胜攻取，争奈山川悬隔，无路可通，幸得一夕水势涨天，便令军中造成木牌数千面，上备将克取阶、文等州年月，浮于江面。那水顺流直下，这也慢题。

且说汉阳蜀兵屯在西岸，那员大将恰是何大亨。隔江对阵，彼此相看了五日。朱亮祖说："今日之势，更不可缓，元帅尊意何如？"傅友德说："兵法有云：'察事而行。'今彼雄兵十万阻绝汉水，我师明渡，必不能胜。我正待蜀兵少懈，然后攻之。"便令军中暗地造筏三百馀扇，令郭英、李新、朱寿、吴复率领铁甲兵二万，将筏尽载火器前进，馀兵随筏而行。待夜三鼓，顺流而下，直抵汉阳江西。探那汉阳军卒，果然熟睡无备，便令士卒将火器齐发，喊声振天，夏兵惊溃，四散奔走。傅友德、朱亮祖率领大兵相杀，斩首二万馀级，汉水为之咽流。何大亨潜夜匹马投汉州去了。纳降的军马，计三万七千之数。友德即督兵困住汉州。

那夏主明缨在重庆府设朝，闻报知大明军将明进金牛，暗渡了阶、文，三败了丁世珍，又取了青阳、绵州，今困汉州最急，便大惊讶道："起初只听得大明攻瞿塘，因遣丞相戴寿统精兵拒敌，不料他批穴捣虚，竟从西北而来，据取剑阁、汉江之险。若再失了汉州，成都必不能保。便差官星夜至瞿塘报戴寿得知，着渠分兵来救汉州才是。"不只一日，戴寿得了信息，即对诸将商议说："此事不可迟缓，可留莫仁寿、邹兴、龚兴、飞天张、铁头张五将，以三万兵固守关口；我与吴友仁元帅领兵七万，去迎傅友德相杀。"吴友仁说："吾闻傅友德昔日曾辅先王，先王不用，便从了友谅；友谅待他甚薄，后方归了大明。又文武兼全，且今又闻得大明皇帝因久征无功，复敕朱亮祖为副。此人更是智勇足备，当年曾在鹤鸣山设奇运石，压死敌兵，今已入川，犹虎之入室也。我与丞相可分兵而进，丞相从西路，末将从东路，又约何大亨从南路，三处为犄角之势，以拒友德。只待他粮完师老，必可得胜。"戴寿说："此说亦是。但分兵则势孤。今友德领着雄骑十万来困汉州，我等止得七万兵，不如俱从西路进发才是。"次日，到汉州城下正西安营。明兵闻他救兵已到，便撤围在南向驻扎。城中何大亨即与黄龙、梁士达，领精兵三万出城，与戴寿合兵列寨。傅友德整肃三军，下令说："戴寿领兵远来，何大亨又一向怯弱，心中甚是慌张的，尔等各宜奋力，平蜀之功，只在今日。"便令朱亮祖统左军，陈德、薛显接应；顾时领右军，赵庸、李新接应；自与郭英等统着中军，向西南迎杀。两阵射圆，那夏阵中吴友仁、何大亨、黄龙、梁士达、胡孔章五将，一齐分兵来战。朱亮祖、郭英、顾时三路，也各寻着对头相杀。郭英一枪刺死了黄龙。顾时刀头转处，把梁士达砍在马下。胡孔章被朱亮祖一箭射倒了坐马，轮转枪来一枪，倒在尘埃。那戴寿即要走，傅友德早已料定，便纵马赶来，一刀直砍过去，把金盔劈得粉碎，幸得马快逃得性命，便与何大亨脱逃往成都走了。吴友仁也从乱军中走脱，往古城而去。傅友德招动大兵，杀入汉州城，活捉了招讨王隆、万户梁丞等一百馀人，连夜追及古城，又捉了宣谕赵秉　及马、骡五百馀匹。友仁复逃走保宁去了。大军径向成都。那余川、九龙山等寨，并平章俞思忠，率官属、军民三千馀人，献良马十匹，到军前纳降。

且说夏王明缨对廷臣数说："这蜀中之地，号为四川：以成都为西川，潼关为东川，利州为

北川，夔州为南川。中有六个大山，是：峨眉山、青城山、锦屏山、赤甲山、白盐山、巫山。其间有金沙江、白龙江、汉阳江，极为江之险阻。又如瞿塘为第一关，剑阁为第二关，阳平为第三关，葭萌为第四关，石头为第五关，百牢为第六关。从来说，秦资其富，汉用其财，今如此光景，险阻去其大半，奈何！奈何！”

第 七十七 回

练猢狲成都大战

旗帜飘飘映日高，剑凌霜气倚天豪。
雄如虎豹离山岳，势似蛟龙出海涛。
袖里机神通紫府，胸中胆气贯青霄。
安邦多少勋劳在，尽向煌煌国史标。

且说伪夏明缫对着众臣说："巴蜀的险阻已失去了一半，无可奈何。"正在忧恼，恰有哨子来报："大明兵将竟到成都府正东安营。"守成都的是戴寿、何大亨两将，又有吴友仁也从古城逃来，便商议道："今日之事，若用人力，必难取胜。此处城东七十里，有座黑支山，极多猢狲，向来游手游食的人，都将他教成拖枪舞棒，搬演杂戏。我们不如下令，凡民家所养猢狲，尽行入官。每猢狲十头，出狱中死囚一人，率领在前厮杀，继后便以大兵相随。那猢狲随高逐低，扳援林木，逾山越岭，极是利便，朱兵料难抵当。此计何如？"众人应声："大好！大好！"即刻拘集猢狲，接连在城中令死囚演习了十馀日，只不开城迎敌。傅友德对众将说："他们何故如此迟延？若是待救兵来，则重庆地面是个孤城，恐我分兵攻取，必不分兵来救。瞿塘地面，去此甚远，且汤元帅等在彼攻打逼急，也难分兵来救。若要坐老我师，则内边兵粮闻得积聚不多，不知何故如此？他们必有奸计，我等须要提防。"因四下令哨子暗行打探，不题。

且说太祖一日视朝，通使奏说："外有一人，自称赤脚僧，从峨眉山到此，求面陛下，言国祚的事。"太祖恐他出言惑众，不令相见。次日，忽然龙体不安。太医院官，未敢造次进药。却又报道："赤脚僧说，天目尊者着他转送药在午门外厢，毕竟要求一见。"太祖因念当年师过五台，汤和等去访张三丰，那道童备言天目尊者便是周颠。且今赤脚僧说从峨眉来，大军现征巴蜀，未知下落，便令一见也可。传旨出去。那僧人见了太祖，袖中取出一件东西，说："这是温良石，须以金盘盛水，磨药饮下，那病便好。"太祖看他来的奇异，即令内侍照方磨服，果然胸次即刻平妥，倍觉精神。那赤脚僧即大步从外而走，太祖连忙向前问道："周颠年来未见，恰在何方？且师父说从峨眉来，不知近来晓得征讨伪夏的消息否？"他道："天目尊者在庐山与张金箔、谦牧、宗渤四人，轮番较棋，你可着人往问。若是巴蜀事务，七月中旬，可以称贺。但此时傅、朱二元帅陆路军马，大是忧疑。我此去或可同冷谦指与方略。"太祖便说："冷谦，我一向闻他善于仙术，至于卜课、乐律之伎，更是精工。他如今现在此做官，师父既同他至军中，不知几时得有晓报哩？"那赤脚僧道："这也容易。成都得胜，便着冷谦来见。"太祖允奏。他便同冷谦登云而去。

按下云头，正是匡庐山上。赤脚僧与周颠等三人相见，备说把药医治了太祖，且说太祖要巴蜀近日攻讨的信息，因要冷谦同行。冷谦道："我一向分着化身在金陵做个太常协律郎，近

颇厌尘务，今日尘累将满，我便同你巴蜀走遭去，报与大明之主也得。”便同赤脚僧飞向成都而来。在云头一望，但见伪夏戴寿等在城中演练猢狲，教他拖枪舞棍，抢箭夺刀的把势。看了一会，竟从朱、傅二元帅营前歇下，走到辕门，叫辕门军校报知。傅友德、朱亮祖听了，便着中军官迎到寨中，分宾而坐。将伪夏闭门不战，担延时日，忧闷无处，细说把二人得知。赤脚僧道：“我们方才看城中百般演习猢狲，元帅可相机提防。”冷谦又道：“细观气数，并按着支干，明日他决然出战。只是这些逆畜，其类属火，所以依山林、岩石而生。山林、岩石，俱能生火故也。今在巴西，又为金方。火、金相克。他们用此，虽是困苦无奈，其实倒也合些道理。明日行军，俱可用赤帜、赤甲、赤马、火炮、火铳、火箭等物，取以火胜火之义。朱元帅为前锋，傅元帅当后阵，其馀将军分翼而前，必然取胜。”

傅友德听计，便令军中旗甲、鞍马，俱改做了赤色，但于号带之间及袟巾之上，暗分队伍，整备明日厮杀。待至天明，只听一声炮响，成都城中果然拥出许多猴子并人马冲突将来。朱亮祖即令前军用标枪、榔筅，间着火器，密密的排列在前，施放过去。那些猢狲闻了硫黄、硝焰之气，又被杀伤，都转头望本阵而走，自相冲杀。明兵乘势攻击，夏兵踏死的约有大半。吴友仁回阵要走，被郭英大喊道：“你这贼惯会逃脱，今待那里去！”一枪直透前心而死。戴寿、何大亨领了残兵，连忙进城不出，这也慢说。

只是明太祖接连三日，望着赤脚僧回报，也没有响动。恰有管内帑的奏说：“臣把守内库，时常检点库中银两，每有缺失，细觅踪迹，更无可得。今日进库，忽见一张路引失在地下，臣意帑中深密，那得有人进来。今金宝失去无踪，反有凭引一纸，伏乞圣裁。”太祖便令五城兵马使，照凭上姓名，拘拿到殿鞫审。不及半刻，那人拿到。太祖细行审问，那人道：“臣向与冷谦友善，渠怜臣亲老家贫，难以度日，即于臣寓所壁间，画有库门一座，白鹤一只，因对臣说：‘若要银子，可将画门轻敲，其门自开，但进内看了银两，无得多取。’臣依法行事，果然门开，可以进取。昨日之间，臣见金银满库，或多取也无妨，便恣意取之而出，不觉失下凭引。臣出无奈，实是冷谦所为。”太祖笑道：“那冷谦前日方与赤脚僧前到巴蜀去了，你何得调谎弄舌？”那人道：“臣岂敢欺诳，他方才现在家中。”太祖随令御前校尉收取冷谦。冷谦见校尉一到，便道：“圣旨所在，不得迟延。”便随校尉行至午门前，且对校尉说：“今日我死也。但是十分口渴，列位可将水一碗，略解吾渴，亦感盛情！”校尉看他哀诉，便汲水一碗把他，转得一眼，但见冷谦一个身子都在碗中，恁你拽扯，只是不起，倏然之间，连形连影一些也不看见，止有清水一瓯。校尉屈声的叫道：“冷谦，冷谦，你既如此，我辈都死了！”正要啼哭，那水碗中忽成声响说：“你们都莫忧，将水进上御前，你们必然无害。且我也有话正要奏闻。”那校尉只得收泪，把水盏进上，并他的言语一一申奏。太祖便说：“冷谦，你可显出见朕，朕必不杀你。”那碗中便应道：“臣有罪，决不敢出。”龙颜大恼，将盏击碎于地，令内侍拾起，片片皆应。太祖因问巴蜀情由，他细把以火胜火的军情备说了一备，便说：“臣自此同周颠、谦牧、张金箔游于清宇之间，朝北海，暮苍梧。惟愿圣躬万寿无疆，清宁多福。臣从此辞矣！”太祖听其自匿，分付管库官仍旧供职。那失凭引的，追出原盗金银，然孝念可原，但行笞罪去讫。

且说汤和、廖永忠等，向因江水泛涨，驻兵大溪口。一日间，巡江逻卒报说：“金沙江口得木牌数百面，恰是颍川侯傅友德把由陈仓取阶、文、青阳、绵州、汉州等日期，报与汤元帅得知的牌面。”汤和便说：“既是如此，伪将俱必胆寒，我们正宜趁势攻取。”廖永忠细筹了一会，道：“今舟师既不得进，可密遣精锐千人，照像树叶的青绿之色，做成蓑衣，各带糗粮、水筒以御饥渴，只拣山崖□险，草木茂密处，鱼贯而前，且行且伏，逾山渡关，埋伏在上流。约定六月廿五

日五更，在上流接应；水寨将士，可将铁包裹船头，尽置火器在船备用；元帅可带曹良臣、周德兴、仇成、叶縵为左右哨，领陆兵六万去攻龚兴的陆寨；末将自带华云龙、杨□为左右哨，领着水师，驾着小船，从黑叶渡攻邹兴的水寨。若水寨一破，便烧断了铁索，毁去了桥栅，以过瞿塘，自可直驱重庆。”汤和听计，因遣精锐千人，扮成青绿的衣裳先行，只待廿五日在上流行事。那蜀兵见我们寨中向来若水不动，也便懈怠，不甚提防。比至廿五日五更，汤和领了陆兵去攻陆寨，廖永忠因令水师奋力挽水而行，把火炮、火筒一时发作，水将邹兴中着火箭而死。一边厮杀，一边令将炬火烧着铁索，趁红斩断，遂焚毁了三桥。早见上流埋伏的精锐，扬旗鼓噪，迅疾下攻。蜀人上下抵挡不住，便活捉了有职官役蒋达等八十馀人，斩首二千馀级，溺死者不计其数。莫仁寿被华云龙一刀劈死。那陆兵飞天张、铁头张同龚兴夹路相迎，廖永忠在船中望得眼清，把火箭射来，正中铁头张面门，落马身死。龚兴正要逃走，周德兴赶来，一刀两断。飞天张便脱了衣甲，混在众军中奔逃，被军中缚了，解送军前。汤和令同职官蒋达等斩首号令。水陆二路兵马直过了瞿塘关，仍合一处。汤和因与众将说：“趁此前往，可保势如破竹。廖永忠当同曹良臣、叶縵、仇成率本部兵，从北路行，我当同华云龙、杨□、周德兴率本部兵，从南路行。”即日拔寨而往，四方州郡望风投附。

洪武四年七月初旬丙申日，大兵径抵了重庆府，离城十里正东铜锣峡安营。明纆闻报大惧。右丞相刘仁劝说：“且奔成都，再图后举……”未及说完，只见哨子又报道：“大明傅、朱二元帅把成都攻困最急，来求救兵。”那明纆与刘仁面面相看，更无计较。其母彭氏吞声饮泪，对着明纆道：“事已至此，不如早降，以免生灵之苦。”明纆从了母亲的说话，便写表着刘仁赴大明营中谒降。汤和便知会廖永忠，陈兵于重庆府朝天门外。明纆带了家属，待罪军门。那成都城中戴寿、何大亨知本王已降，也将城出献。傅、朱二元帅入城安抚已毕。于是三巴地面，尽归大明。三月出兵，七月平蜀，百日之间，底定了伪夏。汤和、傅友德、朱亮祖、廖永忠择日班师回朝。在路昼行暮止，于民间秋毫无犯。所得西蜀金宝、玉册、银印五十八颗，铜印六百四十颗；路府有七，元帅府有八，宣慰安抚司二十有五，州三十有七，县六十有七。所俘官吏将士，及所获牛马、辎重，俱以万计。太祖临朝，等第平蜀功绩：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朱亮祖、汤和第三，各赐银一千两，彩缎五十匹。其馀赏赉有差。明纆率领家属门外候罪。

第 七十八 回

帝王庙祭祀先皇

紫云如气覆苍績，瑞气氤氲霭御宸。
穆穆春风披宇宙，融融化日满乾坤。
时看塞北清尘将，又见川西奏凯兵。
纵有滇中兵未靖，也堪酩酊醉花荫。

那伪夏明纆率了家属，在午门外待罪来降。太祖怜他年幼无知，因封为归命侯，予以居第，在南京城里，随廷臣行礼朝谒。若致君无道，暴虐□民，俱是权臣戴寿，命将戴寿斩首，为权臣误国之戒。其馀胁从，罪有大小，咸各赦除。且亲制平蜀文，命官载入史籍，以彰诸臣忠勤王家之绩。惟有曹良臣、华高因领兵马追击夏兵，马陷坑阱，被枪而死，太祖甚是痛惜，追封安国公，且说："不意西征，伤我康茂才、汪兴祖、曹良臣、华高四员杰将！"因令所在有司，建祠岁祭。且与文臣宋濂等说："从古历代帝王，礼宜瘗祀。卿等当访旧制，参酌奏行。"

未数日间，礼官备将行宜奏请，每年一祀，每位帝王之前进酒一爵。时值秋享，太祖躬临祭献。序至汉高祖前，笑曰："刘君，刘君，庙中诸公，当时皆有凭藉以得天下，惟我与公，不阶尺土，手提三尺，以登大宝，较之诸公，尤为难事，可供多饮二爵。"又到元世祖位前，只见面貌之间，忽成惨色，眼瞠边若泪痕两条，直垂至腮。太祖笑说道："世祖，你好痴也！你已作天子几及百年，亦是一个好汉。你子孙自为不道，豪杰四起，今日我列你庙宇之中，位你末席，你之灵气，亦觉有荣，反作儿女之态耶？"太祖慰谕才罢，世祖庙貌稍有光彩。至今汉高祖进酒三爵，遂为定制。至如元世祖泪痕宛然尤存，亦是奇迹，此话不题。

且说太祖出庙，信步行至历代功臣庙内，猛然回头，看见殿外有一泥人，便问："此是何人？"伯温奏道："这是三国时赵子龙。因逼国母死于非命，抱了阿斗逃生。"太祖听罢，说道："那时正在乱军之中，事出无奈，还该进殿才是……"话未说完，只见殿外泥人大步走进殿中。太祖又向前细看，只见一泥人站立，便问："此是何人？"伯温又道："这是伍子胥。因鞭了平王的尸，虽系有功，实为不忠，故此只塑站像。"太祖听罢，怒道："虽然杀父之仇当报，为臣岂可辱君，本该逐出庙外。"只见庙内泥人，霎时走至外边。随臣尽道奇异。太祖又行至一泥人面前，问曰："此是何人？"伯温奏道："这是张良。"太祖听毕，烈火生心，手指张良道："朕想当日汉称三杰，你何不直谏汉王，不使韩信抱恨？那蹑足封信之时，你即有阴谋不轨，不能致君为尧、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载遗恨。你又弃职归山，来何意去何意也？"太祖细细数说，只见泥人连将头点，腮边掉下泪来。伯温在旁，心内踌蹰："我与张良俱是扶助社稷之人，皇上如此留心，只恐将来祸及满门。何不隐居山林，撇却繁华，与那苍松为伴，翠竹为邻，闲观麋鹿衔花，呢喃燕舞，任意遨游，以消馀年。"筹画已定，本日随驾回朝。

且说太祖正在龙辇中，遥望城外诸山，皆面面朝拱金陵，直是帝王建都去处。却远望牛首山并太平门外苑山，独无护卫之意。太祖怅然不乐，命刑部官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杖一百，仍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把铁索锁转，令伊形势向内，遂着隶属宣州，不许入江宁管辖。苑山既不朝拱钟山，听太学中这些顽皮学生，肆行采樵，令山上无一茅，不许翠微生色。且谕且行，不觉已进东华门殿间。正见画工周玄素承旨绘《天下江山图》于殿中甬壁之上，其规模形势，俱依御笔挥洒所成，略加润色。太祖便问道："你曾画牛首山与苑山么？"玄素跪复说："正在此临摹。"太祖便命把二山改削。玄素顿首道："陛下山河已定，岂敢动移。"太祖微笑而罢。然圣衷终以二山无情，顿有建都北平之想。

次日太祖设朝，刘基叩首奏曰："臣刘基今有辞表，冒犯天颜，允臣微鉴。"太祖览表，说道："先生苦心数载，疲劳万状，方今天下太平，君臣正好共乐富贵，何故推辞？"伯温又奏道："臣基犬马微躯，身有暗疾，乞放还田里，以尽天年，真是微臣侥幸，伏惟圣情谕允。"太祖不从。伯温恳求再三，太祖方准其所奏。令长子刘连襄，封诚意伯。刘伯温拜谢，辞出朝门，即日归回，自在逍遥，不题。

太祖便问待制王繎等官道："朕看北平地形，依山凭济，俯视中原，天下之大势，莫伟于此。况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树控制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是雄壮。朕欲奠鼎彼处，卿等以为何如？"恰有修撰鲍频奏说："元主起自沙漠，故立国在燕。及今百年，地气已尽。今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望陛下察之。"太祖变色不语，看了王繎道："还须斟酌。"王繎道："前年鼎建宫阙，刘基原卜筑前湖为正殿基址，已曾立桩水中，彼时主上嫌其逼窄，将桩移立后边。刘基奏说：'如此亦好，但后来不免有迁都之举。'今日萌此圣念，或亦天数使然。但今日四方虽是清宁，然尚有顺帝之侄把匝剌瓦尔密封授梁王，据有云、贵等地，还是元朝子侄。以臣愚见，待翦灭此种之后，再议改建之事为是。"太祖道："梁王自恃地险兵强，粮多化远，因此不来款附。朕意欲草敕一道，谕以祸福，开其自新。一向难于奉使之人，所以未曾了此一段心事。"王繎便奏："臣当不避艰险，前奉圣旨招降。"太祖大喜，即日着翰林官写敕与王繎上道，复命参政吴云副繎而行。两人在路上风景，不题。

不一日，前至云南，见了梁王，将敕书开读了，付与梁王尔密自家张主。梁王送王繎等馆在别室，日日供有廪羣款待。过有数日，王繎复谕说："予奉命远来，一以为朝廷，一以念云南生灵，不欲歼于锋镝耳。公独不闻元纲解纽，陈友谅据荆湖，张士诚据吴会，陈友定据闽广，明玉珍据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尽膏斧钺。惟尔元君，北走而死。扩廓帖木儿辈或降或窜，此时先服的，赏以爵禄；抗逆者，戮及子孙。公今自料勇悍强犷，比陈、张孰胜？土地甲兵，比中原孰胜？度德量力，比天朝孰胜？推亡固存，在天心孰胜？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若是坚意不降，则我皇上卧榻之侧，岂肯容他人酣睡？心龙骧百万，全战于昆明。公等如鱼游釜中，不亡何待？"梁王君臣听了这些话儿，都各心惊胆怯，俱有投降的念头。谁想故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仍集兵将立于沙漠，着侍郎雪雪从西番僻路而来，征收云贵粮饷，且约连兵以拒大明，恰好也来到。早有小卒把天使招降事情，说与雪雪得知。雪雪因责梁王说："国家颠覆而不能救，反欲远附他人，是何道理？"梁王看事势瞒隐不下，便引王繎、吴云与雪雪相见。雪雪也不交语，就把腰边剑砍将过来。王繎大骂道："你这不知进退的蛮奴！今日天亡汝元，我大明实代之。譬如熠火之馀燃，尚敢与日月争光乎？我承命远来，岂为汝屈，今日止有一死。但你一杀我，我大兵不日就到，将汝剁万段，那时悔将不及。"梁王便也将软言苦劝，雪雪不听。王繎与吴云遂被害。此时却是洪武六年冬尽光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心中暗想："惹起祸头不小！"

声声只是叫苦。因同丞相达里麻等商议，整备上好衣衾、棺椁，连夜送到地藏寺左侧埋葬。又恐声闻到大明地面来，把那抬送安葬的人，尽行杀除，以灭其口。因此，后来更没有晓得大明使臣的葬处，这也歇起休题。

且说太祖登基，弘开一统，自从洪武六年，直至洪武十四年，这几年间，也有时改筑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的坛宇，上答乾坤的生化；也有时创四代祖宗的太庙，并同堂异室的规模；也有时教民间栽种桑麻，开衣食的本原；也有时量天时，蠲免税粮，溥无穷的惠泽；最急的设立学校，养育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至紧的钦定律令，爱惜蝼蚁微命、草木残生。因北边沙漠之地，冰厚雪深，加给将士的衣袄。因倭番朝贡之使，梯山航海，曲致怀远的恩威。乐奏九章：其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清，八曰圣道成，九曰乐清宁。命尚书詹同、陶凯等革去鄙陋的淫词，雍雍和和，播出广大和平之趣；爵列九品，则有若：正一品与从一品，正二品与从二品，正三品与从三品，正四品与从四品，正五品与从五品，正六品与从六品，正七品与从七品，正八品与从八品，正九品与从九品。命学士宋濂等分定尊卑的服制，冠冠冕冕，弘开声名文物之观。收罗天下贤豪，有文、有武、有贡，并用三途。怜恤战死家丁、老亲、孤子、娇妻，会居存养。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万几无暇等闲的过隙几时光。古诗道得好：

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数年来，那些功臣，如文有刘基，虽然因病致仕在家，以前者论相，说胡惟庸是败辕之犊，惟庸怀恨于心，转倩医人下毒而死。学士宋濂，以胡惟庸谋逆事泄，语侵宋濂，太祖竟欲杀他，以太后苦劝赦死，充发茂州，惊泣而亡。邓愈在河南班师路上得病而死。廖永忠以坐累而死。陈德从巴蜀回，多饮火酒，病疽而死。吴祯以督海运，冒风寒而死。朱亮祖征蜀有功，随因浙江金华等处多贼难治，太祖特命兼程以往，镇抚两浙。亮祖方到浙省，贼众改行自新。未及一年，太祖又以广东猺獠作叛，专命亮祖移镇广东。番禺知县道同，恰是方孝孺门生，孝孺为前者父亲方克勤以河干不开，王师不能征进，被亮祖提他吏书责治，此耻未雪，因谕道同上疏所为不法。太祖以其功多，且所以难信，但令罢职归京。亮祖忧愤，不久病死。太祖哀悼不休，仍以侯礼赐葬。吴良偶以瘈病而死。华云龙镇守北平而死。陆仲亨也因胡惟庸事，许令致仕还家。他如徐达率李新、郭兴、周武三将，镇守山、陕一带边关。薛显督理屯田北平地面。李文忠镇守山东。朱文正镇守南昌。周德兴镇抚湖南五溪。冯胜镇守汴梁。汤和镇抚两广。唐胜宗督理陕西二十二卫马政。谢成镇抚北平兼训练士卒。耿炳文训练陕西军士，兼理屯田。俞通源、俞通渊、朱寿、张温督理海运粮储。杨□训练辽东士卒。陆聚镇守徐州。胡廷瑞改名胡美，督造各王分封所在的宫殿，这也不题。

且说太祖每念：王纁前去云、贵招谕梁王来降，何以音信杳然，更无消息？忽一日，四川地面把王纁、吴云被害的声闻申报。太祖龙颜大怒，即刻命五军都督府及兵部官将、留京听遣的将帅，一一备开点单奏闻，以便随材任使。次日黎明，太祖驾御戟门。文武廷臣朝见礼毕，五军提点使将花名手册呈览，以便点用。却只有沐英、王弼、郭英、傅友德、金朝兴、仇成、张龙、吴复、费聚、陈桓、张赫、顾时、韩政、郑遇春、梅思祖、王志、黄彬、叶缨一十八员大将。因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元帅，沐英为左副元帅，郭英为右副元帅，王弼为前部先锋，张龙统前军，陈桓、费聚为翼；吴复统后军，顾时，韩政为翼；仇成统左军，郑遇春、梅思祖为翼；金朝兴统右军，叶缨、黄彬为翼；王志、张赫督理军储马料。九月初一日黄道良辰，发兵起行。太祖出饯于龙江。

但见：

旌旗蔽江，干戈映日。三十万军马，浮舳舻而上，个个虎贲龙骧；五十号艛船，载精锐而前，人人忠心烈性。尾接头，头接尾，鱼贯行来，那敢挨挨挤挤；后照前，前照后，雁行列去，无非济济跄跄。明月映芦花，助我银戈挥碧汉；秋霜缀枫叶，撩人赤胆逼丹霄。刁斗风寒，漫应渔榔轻响；哗哗夜肃，凭吹鹗翅横空。白下溯浔阳，渺渺长江，盼不到楚天遥远；荆南讫滇水，茫茫图宇，数不了大地山河。正是：

山川扰扰战争时，浑似英雄一局棋。

最好当机先一着，由他诈狠到头输。

太祖对诸将说：“云南僻在遐荒，全在观其山川形势，以视进取。联细览舆图，咨询众口，当自永宁地方，先遣骁将分兵一支，以向乌撒，然后以大军从辰沅而入普定。分据要害，才可进兵曲靖，以抗云南之噤喉。彼必并力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既下了曲靖，便可分兵直向乌撒，以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一破，又宜分兵径走大理。军声一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必苦烦也。”谕旨已毕，銮驾自回。诸军奋迅而往。

第 七十九 回

铁道士云中助阵

从来神仙处南海，岁上年年春不改。
一天水月带昆明，炼得灵光飞五彩。
黔中滇水南之崖，忽地蛮兵逐象来。
首带利刀身负甲，烧尾腾空遍草莱。
西平沐侯侯最雄，挥戈迅扫海天穷。
凭神设险清南服，碧海银天星挂弓。
乾坤一片彻清时，阁笔吟诗何所思。
只看满前生意远，都是农蓑细雨儿。

傅友德领了大兵，一路由江而上，来至湖广地方。友德对众将军商议道："皇上英明天纵，睿智性成。前日临行所谕旨意，极是胜算，我等亦须依旨行师。我同郭元帅、王先锋率费聚、顾时、黄彬、梅思祖，统兵十五万，入四川永宁路去攻乌撒；沐元帅可统大队人马，由辰沅路攻贵州、普定、普安、曲靖，共约在白石江会齐。"各将分兵前进。

且说沐英望辰沅前至贵州，那土酋安瓒领着土兵出城迎敌。沐英当先出阵，那蛮兵终是未经汗马，一鼓成擒，土兵都四散逃窜。安瓒上前叩头说："元帅若饶了蝼蚁的命，愿将贵州一路尽行投纳。"沐英看他出自真情，因饶他性命，便入贵州城，抚慰了百姓，仍留安瓒守城。次日起兵南行，三日内早至普安南五里安营。次日，沐英亲至城下搦战。守城的是梁王手下平章段世雄，甚是利害。听了哨马的报，便着了虎皮袍，挂上犷猊铠，跨一匹黄彪马，抡一把合扇刀，领着铁骑五万，横刀直取沐英。沐英大怒，手提铜锤，飞也打去，战有二十馀合，把世雄一锤打死于马下。蛮兵大败。沐英随杀进普安城。这些人民俱各烧香燃烛，家家归顺。沐英留下部将张铨镇守，即刻起兵南至普定城池。罗鬼苗蛮粮羟闻知天兵来到，率众投顺。明早正欲南行，恰见西角上一路兵马冲来，沐英疑是蛮兵来救，令众急急迎敌。谁知傅元帅同郭副帅率兵攻破了永宁，将欲进取乌撒，因此统兵前到白石江相会。沐英大喜，说："合兵共取云南。"不题。

且说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大明兵分两路而来，心甚惊恐，遂遣大司徒达里麻为元帅，率兵十万，把住着曲靖白石江的南岸，以拒我师。大明军马离着白石江约有五十里地面，忽然一日，大雾从天而下，蔽塞四野，对面不辨形影。傅友德待要雾霁进兵，沐英沉思一会，说："彼方谓我师疲于深入，未必十分忧虑，趁其无虞，必可败之。况如此大雾，恰不是皇天助我机会？正宜乘雾进兵，蛮人一鼓可破矣。"傅友德应道："极是！极是！"便直抵江岸驻扎，与蛮兵对面安营，依山附水，十分停当。恰好雾气开豁，蛮兵望见，哨与达里麻知道，惊得舌吐头摇，脚忙手

乱，说："大明兵分明是从天而降，奈何，奈何！然事势既已如此，也须迎敌厮杀。"便分兵列阵在南岸。友德随令兵登舟，过江攻取。沐英说："我看蛮兵俱用长枪、劲弩，排立江边，若我师渡水，未必得利。元帅不如先令郭副帅英、王先锋弼，各领精兵五千，从下流分岸潜渡，绕出蛮兵之后，比及彼处，各把铜角吹动于山谷林木之间，高立旗帜，以为疑兵。再分兵呐喊摇旗，从后杀来。岸边蛮兵，决然奔乱。我们舟中更将铁铳之士，并善于泅没者，长矛相向，中间再以防牌、竹臧遮护前边，我师方可安然济江。若得上岸，就把矢石、铳炮一齐发作，复纵铁骑捣彼中坚，不愁蛮兵不破。"友德大笑道："足下神算，真出万全！"因令郭、王二将，依计领兵先行，陈桓、顾时各带兵二千接应，约定次日午时，彼此前进。再令沐英统率张龙、吴复、仇成、金朝兴四将，各乘船领兵先渡。傅友德自领大队随后，相继而行。分付已毕，各将整备前往。

翌日辰刻，达里麻在岸边望见明兵都要从舟而渡，将杀过江，因令沿岸一带精勇，俱各长枪、劲弩，与那火铳、火炮间花儿列着，拒着舟师。真个是密密攒攒，明兵插翅也飞不上岸。蛮兵恰要施放火器，忽听背后山林之中一声炮响，铜角齐鸣，不知多多少少人马，都排立在山上，正是寒心。又见两彪精勇，俱各摇旗呐喊，往后面杀将过来。达里麻欲待率兵转身迎敌，我们舟师奋迅而前，俄顷之间，舟师俱上彼岸，便把火炮、火铳一齐施放。那蛮兵背后受敌，前后相攻。我师声振林谷，水陆之师互为接救。蛮兵自相残杀，尸堆似岭，血溅成河。达里麻即欲逃脱，被郭英一枪刺死。曲靖一带地方，尽行降伏。友德下令，凡在投降者，各归本业安生，前罪并不究治。夷人老老幼幼，个个顶礼拜谢，真如时雨之至，喜其来，悲其晚。友德因对沐英说："我当率师三万去击乌撒，足下当领前兵竟走云南。"沐英得令，即领神枪、火炮精锐一万，兼程而往，不题。

且说先年翰林院有个应奉官，唤做唐肃，太祖每喜他的才华。一日侍膳，自己食罢，把两手拿着筯儿，甚是恭敬。太祖问说："此是何礼？"对说："臣幼习的俗礼。"上怒，说："俗礼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谪戍桂林。生子名叫之淳，文名亦重。今大兵征取贵州，傅友德闻之淳文学，因延至军中，草为露布上奏。太祖看露布做得好，随着使臣访于友德。友德把转延之淳草笔的事情，一一实报。太祖便令飞骑召之淳到京师。使者不将旨意明谕，之淳恐以文得罪，不能自保，悚惧特甚。到得京师，嘱托姑娘说："圣威不测，姑娘可为我敛取尸首。"使者急催进朝，行至东华门，门已关闭，守门的传旨说："可将之淳把布包裹，从屋上递入。"守门官依旨奉行，把之淳如法从空累累递进，及至便殿，奏说："之淳当面。"太祖命将布解开，之淳俯伏阶下，望见殿上灯烛辉煌，龙睛阅书者久之，忽问说："尔草露布耶？"之淳奏说："臣昧死代草。"太祖命中官将短几一张，放在之淳面前，几上列烛二台，因说："朕在此草封王册，尔可膝坐，少为朕加润色。"之淳叩头，奏说："龙章凤篆，出自神明，臣万死不敢。"太祖笑道："尔即不敢，须为旁注之。"之淳如命。改定讫，上令中侍续报。遥望烛影下，龙颜微微喜色。因次第凡下十篇，每改奏，俱嘉悦。此时夜犹未央，上命仍如法递出，且着之淳明早朝谒。之淳到得姑娘家中，深相庆幸。

次早朝见，命嗣父亲官职，因与说："朕闻金华浦江有个郑家，他的扁额是'天下第一人家'。卿可星夜召渠家长来问。"唐之淳得旨，不一日领郑家家长前到金陵朝见。太祖问道："汝何等人家，名为第一？"那人对说："本郡太守，以臣合族已居八世，内外无有闲言，因额臣家以励风俗，实非臣所敢当。"上复问："族人有几？"渠对："一千有馀。"太祖亦高其义。忽太后从屏后奏说："陛下以一人举事有天下；彼既人众，倘有异图，不尤容易耶？"上深以为然，遂开问说："汝辈处家，亦有道乎？"那人再叩头，曰："行大小事，不听妇人言。"上大笑而遣去。恰好

河南进有香水梨，命赐二枚，渠双手把梨顶之趋出。太祖密令校尉尾其行事。见渠至家，召合族置水二缸于堂，将梨捶碎，投于水中，合族各饮梨水一杯，仍向北叩头拜谢。校尉还报，太祖因题为“郑义门”，推作粮长。屡以事入觐，上必细询近来风俗并年成丰歉。谁想有人告渠家与权臣通相贩易，太祖将族长治罪。恰闻郑濂、郑纇兄弟二人，争先就吏，太祖怜之曰：“朕知义门必无是事，残人诬之耳。”且官郑纇为福建参议，诬告者依律惩治。

发放才罢，有一刑官奏说：“东长安街，张校尉妻被卖菜人王二杀死，邻佑捉拿究罪，蒙旨将卖菜王二抵命，及上法场，忽又有一校尉出叫：‘张妻系我手杀，不得冤枉王二，甘心就刑。’特请圣裁。”太祖听了，说：“此又是奇事了，快召来再审。”不移时，法官将愿死的跪在殿前。太祖一一细问。那校尉说：“臣向与张校尉妻合奸，前日五更，瞰渠亲夫出去，臣因而入门同寝。不意亲夫转身回来，臣仓惶中伏于床下。其妇问他：‘何以复回？’他说道：‘天色甚寒，恐你熟睡，脚露被外，特回与你盖被而去。’臣思其夫这般恩爱，此妇竟忍负情，一时忿怒，把佩刀杀死，即放步走出门外。不意卖菜王二，照常到彼卖菜，邻人因而疑送到官。今日临刑，人命关天，自作自受，臣岂敢妄累他人，故来就死。”太祖叹息了数声，说：“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尔亦义人也。张妻忍于背夫，罪当坐死。王二与尔，俱各赦罪。邻佑妄累平民，更无实迹，法官可各笞五十。”这也不必多说。

且说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达里麻战败身亡，茫然无措。早有刀斯郎、郎斯理二将上前叩头，启道：“臣等向受厚恩，且敌人虽是凶勇，臣等当矢志图报。臣看殿前，现有虎贲之士五万，可用大象百只，尾上灌了焰硝、硫黄，头上、身中俱各带了利刃，驱到阵前，便把火来点着，那猛兽浑身火痛难当，必然奔溃，纵是强兵，岂能抵敌？再后便以虎士相继而行，料来百战百胜。”军中设法得停停当当，只待大明兵到厮杀。本日恰好沐英统兵径薄城边，只见：

林翳间西沉红日，林樾内震起清风。雉堞傍危峦，显得严城高爽；风铃应铁马，增添壮士凄凉。空朦河汉照天衢，灭灭明明，早吹动城头鼓角；隐曜云霞澈清碧，层层密密，偏惊闻塞上笳声。

沐英看那城边悄然无声，便分付前军且莫惊动，只将部伍严整，待至天明，相机攻取。军中得令，各各驻扎。沐英独坐帐中，忽见一阵清风，辕门上报说：“铁冠张道人要进帐中相见。”沐英倒履相迎，分宾而坐。沐英开口叙了寒温，便说：“今日攻取云南，师父必有指教。”道人说：“我适与张三丰、宗泐及昙云长老四人，将一苇渡在西海山中，望见云南梁王数将殄灭，但明日元帅出战，恐军士亦遭刀火之伤，特来相报。”沐英应声说：“昙云法师，不是先年护我圣主，后来在皇觉寺中坐化的么？”道人说：“此老正是。”沐英听有刀火之惨，便说：“既有此厄，万望神圣周旋。”道人口中不语，把手向袖中扯出一条如纸如网的一件东西来，约有三五寸阔大，递与沐英手中，说：“元帅可传令军中，连夜掘成土坑，长三百六十丈，深三丈六尺，阔四十九丈，上用竹簟盖着浮土，以备蛮兵。若见畜类横行，便将此物从空罩去，必然获胜。”沐英说：“谨领教！”即令军中连夜依法行事，不题。

那梁王在城中，哨子将大明兵情火速报知。梁王便令驱象出城迎敌。将及天明，只见郎斯理领虎贲二万，驱着猛象五十只，从南门杀出来；刀斯郎领虎贲二万，驱着猛象五十只，从东门杀出来。明兵擂动战鼓，正欲交锋，且见蛮兵将象尾烧着，那象满身火起，疼痛难当，飞也冲将过来。沐英看见势头凶狠，把那一条如纸的物件，从空撒去。早见铁冠道人在云中把剑一挥，蛮兵和象俱陷入土坑之内。

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虞唐

短墙娇莺春未深，片云凝日青阴阴。
一湾流水荇增绿，几处深村人倚门。
此时景色十分嘉，风拂花梢月半斜。
税宽谁逐征呼吏，刑清官舍不排衙。
我曾走笔题芳草，青发那怜壮心老。
惟有疏灯鼓角沉，醉看河汉随心扫。
扫开胸次酒流涎，呼童扫径花底眠。
梦里乾坤多浩荡，却教趁众拾花钿。

古来说得好："神通广大，佛力无边。"沐英看见势头汹涌，把那条东西罩去。恰好铁冠道人也在云头，仗剑挥来，这件东西小小的不上半尺，谁知满坑把人畜陷定，都像缚住的一般，不能转动一步。只有刀斯郎领得残兵二千，逃入城内。沐英下令，张龙、仇成率所部军士，将坑内人畜擒获；其馀将帅，乘势追赶。刀斯郎勒转马头厮杀，沐英拽开劲弩，一箭飞去，正中咽喉而死。便要纵马入城，忽听一声炮响，城门左右并那城头上，飞砖走石，如骤雨掷将下来。沐英大叫："云南之捷，在此一举。大小三军如有面额不带残伤者斩！"人人勇增百倍，展起神枪，施发火炮，间着防牌、短剑，一齐而入。那守东门的，紧把城门坚闭。军中架起襄阳火炮，一个打去，竟开了城门。明兵蜂攒蚁聚，杀入城中。梁王知事不济，领了眷属走到滇池岛中，先把妃子缢死，便服药跳入水中而亡。后宫嫔妃投水的，亦难计数。城中父老，填街塞巷，在金马山边焚香拜迎。沐英出榜安谕士民，秋毫无犯。封锁府库，收检梁王金印并一应官吏符节，及户口、田地图籍，遂大定了云南。止有金朝兴被乱箭而死。实是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也。

次日升帐，正要具表申奏，恰好傅友德前者由曲靖过格孤山，合了永宁兵马，直捣乌撒。明军鼓噪而登，元右丞实卜闻胡深等，俱各奔溃，因得了七星关。于是东川、乌蒙芒部诸蛮皆来降服。傅友德也班师还至云南省城相会。沐英不胜之喜，令军中排筵称贺。铁冠道人在筵头，驾着祥云一朵，对了诸将说："道人从此相辞，烦寄语圣君，万岁千秋，享有国祚。昙云法师自元朝丁卯十二月廿四夜，与滁州城隍在天门边看玉皇圣旨，分付金童玉女下世救民，到今一统山河，且喜亦是十二月廿四之日，灵爽不忒，惟圣主念之。张三丰并多致意。"嘱付已毕，清风一阵，将祥云冉冉飞送而去。傅友德、沐英同诸将不胜慨叹，说："圣人天助，有开必先。我等须即旋军，把神道显灵的事奏闻才是。"因算自九月出师，至今十二月，未及百日，底定了滇、黔两省，真是德威所播，万国咸安。择日起兵离城，望金陵进发。路途中好一派初春景色。但见：

桃李争妍，蕙兰竞馥。无数旌旗掩映，名香朵朵；多般盔甲照耀，芳芷累累。奏凯的把画鼓齐敲，一声声和着呢喃春燕；得胜处将大同递奏，响咙咙应着百啭黄鹂。和风拂面，鞍马起轻尘；霭日亲人，征裘烘弱暖。潺潺流绿水，几湾湾处漾清波；点点缀青山，高顶顶头遮翠色。真个是：

依依弱柳弄春晴，惹动闺中万里情。

幸得功成青鬓在，堪从宁宇乐平生。

不一日，前至南京，驻军于城外。次日，傅友德、沐英、郭英、王弼率诸将入朝拜见，进了平定云南的表。太祖看罢，随降敕进封傅友德为颍国公，沐英为黔国公，其馀将帅：郭英、王弼、张龙、费聚、吴复、顾时、韩政、郑遇春、梅思祖、叶纋、黄彬、仇成、王志、张赫，俱各论功升赏有差。金朝兴令所在有司，岁时致祭。

太祖思得南极滇中，北抵沙漠，东至闽浙，西至玉门，海隅之内，无不咸服。因改古扬州，向名金陵，吴、晋、宋、齐、梁、陈、南唐旧都之地，今复为龙飞首定之处。遂拓旧城，周广九十六里，设城门一十一处，南曰正阳，稍西曰通济，又西曰聚宝，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出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正东曰朝阳，东之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名为京师，今名为南京。直隶应天、凤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庐州、安庆、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一十四府，辖一十三州八十八县。又直隶广德和滁徐四州，辖八县。东北山东界，东南大海界，西北河南界，正西湖广界，西南江西界，上属天文斗牛房心之宿分野，总为里，约一万三千七百四十有奇。

改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后枕居庸，前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即金、辽、大元旧都，名为北平，今为京师，遂命为北京。拓元故城，周广四十里，设立城门九处，南曰正阳，南左曰崇文，南右曰宣武，北东曰安定，西曰得胜，东北曰东直，东南曰朝阳，西北曰西直，西南曰阜城。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永平八府，辖一十七州一百一十五县。又直隶延庆、保安二州，辖一县，都使司一，领十一卫、两千户所、四堡。东北辽东界，东南山东界，西北山西界，西南河南界。天文尾箕室壁昴毕之宿分野，总为里，约三千二百有奇。

改古青州之地，即东齐、鲁兖之国为山东，设有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六府，辖一十五州八十九县，辽东都使司一，领二十三卫、两州。东北女直界，东南大海界，西北北直隶界，西南南京界。上属天文尾箕虚危奎娄室宿分野，总为里，约六千四百有奇。

改古冀州之地，即晋、赵之国为山西，设有太原、平阳、大同、潞安、汾州五府，辖一十六州七十县。又直隶州辽沁泽三州，辖八县。东北宣府边界，正东北直隶界，东南河南界，西北沙漠界，正西西南，俱陕西界。上属天文昴毕嘴参井宿分野，总为里，约四千四百四十有奇。

改古雍州之地，即秦国的分封为陕西，设有西安、凤翔、汉中、平凉、巩昌、临洮、庆阳、延安八府，辖二十一州九十六县、六卫、一行都使司。东北、西北俱沙漠界，东山西、河南界，东南河南、湖广界，西南西土蕃界。上属天文井鬼之宿分野，总为里，约二千五百三十有奇。

改古豫州地，即周、陈、郑、宋之国为河南，设有开封、归德、彰德、卫辉、怀庆、河南、南阳、汝宁八府，辖一十一州九十二县。又直隶汝州，管辖四县。东北北直隶、山东界，正东南直隶界，东南北直隶界，西北山西界，正西陕西界，西南湖广界。上属天文角亢氐室壁柳张宿分野，总为里，约三千八百八十有奇。

改古扬州地，即吴、越之国为浙江，设有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十一府，管辖一州七十五县。东北南直隶界，东南大海界，西北南直隶界，西

南江西、福建界，上属天文斗牛女宿分野，总为里，约三千八百九十有奇。

改古荆州、扬州地，即吴、楚之交为江西，设有南昌、饶州、广信、南康、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瑞州、袁州、赣州、南安一十三府，辖二州七十七县。东北南直隶界，东浙江界，东南福建界，西北、正西、西南俱湖广界，上属天文斗牛分野，总为里，约一千九百五十有奇。

改古荆襄地，即楚之分封为湖广，设有武昌、汉阳、襄阳、德安、黄州、荆州、岳州、长沙、宝庆、衡州、常德、辰州、永州、承天、郧阳一十五府，辖一十四州九十九县。又直隶靖郴二州，管辖八县，又军民使司三，领州三，长官司十九，千户所一，宣抚所四，安抚司八。东抵江西界，东南广东界，西北陕西界，西抵四川界，西南贵州界，上属天文翼轸分野，总为里，约三千四百七十有奇。

改古梁州地，即蜀汉所都为四川，设有成都、保宁、顺庆、叙州、重庆、夔州、龙安、马湖八府，辖十四州八十四县。又直隶潼川、眉、雅、嘉定、邛、泸六州，辖二十四县，军民府四，宣慰司一，领长官司六，宣抚司三，领长官司二，又平茶、邑梅二长官司，招讨司一，官抚司一，指挥使司一，领千户所一，安抚司四，设行都司一，管六卫州所、五长官司，设垒溪千户所一，领长官司二。东北陕西界，正东、东南俱湖广界，西北西番界，西南贵州界，上属天文嘴参井鬼轸冀分野，总为里，约一千二百五十有奇。

改古扬州即闽越之域为福建，设有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八府，辖五十五县。又直隶福宁州一州，辖二县。东北、正东、东南俱大海界，西北江西界，西南广东界，上属天文牛女分野，总为里，约三千七百一十有奇。

改古扬州南境，即赵佗窃据之处为广东，设有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十府，管七州七十三县。又直隶罗定一州，领二县。东北福建、江西界，东南、西南俱大海界，西北湖广界，上属天文牛女翼轸分野，总为里，约四千二百有奇。

改古荆州百粤交趾之地，即东汉所都为广西，设有桂林、柳州、庆远、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思明九府，辖三十四州四十八县，军民府二，辖县一，直隶八州，辖三县，又设长官司二。东北湖广界，东南广东界，西北贵州界，西南安南界，上属天文牛女翼轸分野，总为里，约一千一百八十有奇。

近收服滇南，正古梁州，徼外西南夷居，即楚庄矫西所略而王。太祖说：“向者汉武帝时，彩云见南中，因名云南。胡元时称曰中庆路，今可仍为云南。”设云南、大理、临安、楚雄、澄江、蒙化、景东、广南、广西、镇沅、永宁、顺宁十二府，辖二十州二十五县、十五长官司。又设曲靖、姚安、鹤庆、武定、寻甸、丽江、元江、永昌八个军民府，领一十四州六县、三长官司。又直隶北胜、新化二州。又设军民指挥司二，军民宣慰司六，宣抚司三。又沿元时孟定路，并从古未服，今来遵化的，设为孟定、孟艮二府，领安抚司一，威远、浔甸、镇康、大候四州及者乐甸、钮元、芒市三长官司。其前十二府，系天文井鬼分野。东北贵州界，正东广西界，东南广西界，西北土番界，正西诸夷界，西南南海界，总为里，约六百二十有奇。

至于黔中系荆、梁二州南境，本西南夷罗施鬼国地方，汉称为羹牱郡，后来元胡亦隶于湖广。太祖定为贵州，设贵阳、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都匀八府，辖七县、一个安抚司、六十个长官司，直隶普安、永宁、镇宁、安顺四州，领长官司六，宣慰司一，领长官司九。又设普安、新添、平越、龙里四军民指挥使，领长官司九。又立毕都等九卫及凯里安抚司。中间一半地面，系天文参井分野。东北四川界，正东、东南广东界，西北西番界，正西百夷界，西南大海界，总为里，七十有奇。

这是因天文，随地理，定为南北两直隶一十三省的疆宇。又自东海岸起，沿边一带，西至蓟镇一千馀里，系虏酋土蛮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辽东边镇。自辽镇起，西至宣府一千馀里，系老把都、青把都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蓟州镇。自蓟州黄花镇起，西至大同平远堡一千二百馀里，系黄台吉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宣抚镇。自宣镇西阳和堡起，至山西丫角山六百四十馀里，系顺义王并把汉那吉、扯力克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大同镇。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延绥镇一千馀里，系顺义王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山西镇。自黄甫川西，至宁夏镇一千五百馀里，系吉囊等部在外住牧，设为延绥镇。自延绥起，西至固原边界一千八百馀里，系超胡地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宁夏镇。自宁夏起，西至甘肃界二百馀里，系虏酋宾兔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固原镇。自固原起，至嘉峪关沿边一千五百馀里，系丙兔把儿等部落在外住牧，设为甘肃镇。定为九边。铁甲之士，逢三六九日，个个操演武艺，无事则屯田，有事则戒严。万万雄兵，声闻响应，防范甚是严肃。

太祖规制已定。恰好徐达、郭兴二人令裨将李新、周武署镇山、陕一带边关；冯胜令裨将胡海署守汴梁；周德兴令裨将曹震署抚湖南五溪洞蛮，自进京来朝贺。薛显、谢成、杨□三人也令裨将盛庸、李坚、孙恪署领屯田训练之职，从辽东、北平取路，向金陵进发朝贺。路过山东，谒见李文忠。文忠说："我与圣主分则君臣，恩原甥舅。三位在路少待。"因托都阃胡显署事，同日进京。比至徐州，恰好耿炳文、唐胜宗也将督理马政，训练士卒的职事，着张翌、濮□代理，从陕西入京，同在徐州支应。把守徐州的陆聚说："我也同走一遭。"来至南京，在通政司报了朝见名姓。只见朱文正、汤和也从南昌、两广来到。次日正是洪武十六年岁次癸亥正月元旦，各功臣齐集午门。又遇着督理海运的俞通源、俞通渊、朱寿、张温，并督造各王分封宫殿的胡美，也赶着岁旦回京，都顶着朝冠，穿着朝服，履着朝鞋，执着朝笏，同征取云南新回将帅傅友德、沐英等一十七员，整整齐齐在门外伺候。但见：

玉漏尚催，金钟忽响。岩廊拂雾，初年景色出朝阳；閶阖连云，元日晴和生太乙。玉珂龙影度，喜逢花事梅传；珠履雁行排，遥听晓声鸡报。弱柳依微，映恰旌旗添瑞霭；流莺展转，飞将箫鼓动铿锵。鳞鳞的万国衣冠，列出文昭武穆；翌翌的千官辐辏，都成豹尾□行。鸿胪唱道班齐，舞蹈嵩呼，共道个千秋万岁；通政宣来奏启，马腾雀跃，都赞是圣主明君。古李縫诗说得好：

别馆春还淑气催，三宫路转凤凰台。
云飞北阙轻阴散，春上南山积翠来。
御柳遥随天仗发，林花不待晓风开。
已知圣泽深无限，更喜年芳入睿才。

太祖视朝，受百官称贺，礼毕，说道："今日喜是元辰，更见国泰民安。元勋聚集，前曾作册文，即日当分封诸子。"因封长子为皇太子，次秦王都关中，晋王都太原，成祖文皇帝初封燕王，都北平，周王都开封，以上皆高太后诞生；楚王都武昌，齐王都青州，潭王国除，鲁王都兖州，蜀王都成都，湘王都荆州，代王都大同，肃王都甘肃，移简州，辽王都广宁，移荆州，庆王都宁夏，宁王都大宁，移南昌，岷王都云南，移武冈，谷王都宣州，绝，韩王都平凉，潘王都路州，安王，绝，唐王都南阳，郢王，绝，伊王都洛阳，皆诸王妃所生。诸王顿首受命，择日辞朝就国。再命将开天起兵时御用盔甲藏在内库，铁枪藏在五凤楼上，渡采石的龙船覆于龙沙江，护着朱阑，示后来创业艰难光景。武当建玄天宝殿，以报神庥。至如归德侯陈理，是友谅的嫡男，归义侯明缓，是玉珍的嫡男，留在中华，彼还不快，用船送往高丽，听其自乐。元太孙买的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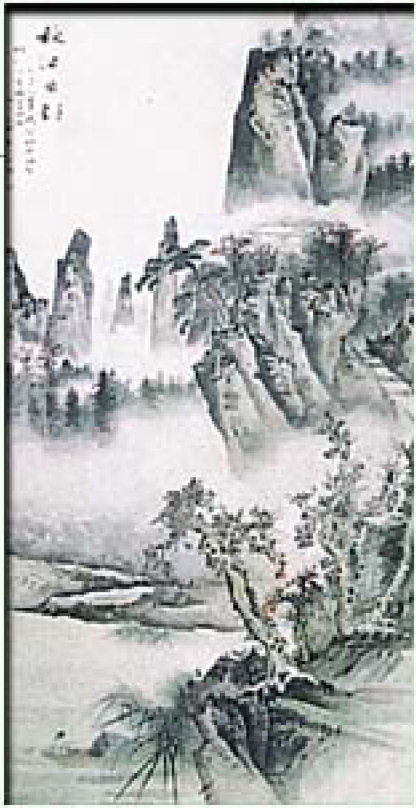
刺，以礼送归塞北。远来朝贺臣僚，俱赐金帛燕赏。将及半月，太祖仍敕各公侯将帅，分镇原有地方，加敕沐英镇云南去讫。自后：

瑞气常呈，祯祥累现。谷生三穗，年年社雨饱春膏；麦秀两歧，处处村云蒸夏泽。宅畔闲栽五柳，曾无小犬吠清霜；道旁纵有遗金，羞见途人攫白日。文明丕显于清朝，东壁映图书之灿；豪杰挺生于盛世，泰阶欣熙乩之平。是用渥沐皇休，讴歌帝德。然而开天圣人，岂徒一手足之烈；惟是从龙伟士，汇建众祯干之奇。贞淑聚于滁和，清静贻于海宇。仰瞻莫罄，用吐长歌。

当年造化辟神奇，真龙翼起淮泗滨。
劈开宇宙还宁一，德威茂著天壤驰。
友谅士诚最叵测，潜借胡元为羽翼。
西川东浙与滇南，鼎沸玄黄无霁色。
诸豪振振鬼神谋，谈笑功名千百州。
城上秋云丽锦绣，湖边春色润箜篌。
从今清化满冠裳，麟在郊兮凤在冈。
太平无象谁能说，只有家家清酒香。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十八家诗抄



清 曾国藩

十八家诗抄

（清）曾国藩

十八家诗抄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3 页	鰕 䱇 鰕 䱇	第 5 页	鰕 飖 蹻
第 6 页	飖 飔	第 7 页	飖
第 10 页	飖	第 12 页	趧 鸠 飖
第 14 页	䮨 飖 飖	第 15 页	鬐
第 16 页	飖 瀁	第 17 页	飖
第 23 页	飔	第 29 页	鶱
第 32 页	𪀦	第 33 页	緤
第 40 页	飔	第 41 页	嚱 嚱 溂 愮
第 42 页	憙	第 43 页	玚 瑀
第 46 页	飖 儵	第 47 页	飔
第 51 页	𫔯	第 55 页	旆
第 60 页	𫔯	第 65 页	镮
第 68 页	飔	第 70 页	瀁
第 74 页	旆	第 76 页	舄
第 77 页	旆	第 83 页	舄
第 85 页	飖 鬐	第 88 页	飖
第 95 页	蘋	第 98 页	飖
第 99 页	卣	第 102 页	舄
第 103 页	飖	第 107 页	蘋 舄
第 110 页	舄	第 115 页	舄
第 116 页	舄	第 119 页	舄
第 120 页	飖	第 123 页	飖
第 128 页	舄	第 136 页	飖
第 137 页	飖	第 138 页	飖
第 144 页	旆	第 146 页	鰕 鰕
第 150 页	乂	第 154 页	飖
第 155 页	飖	第 169 页	毦
第 170 页	飖	第 176 页	飖
第 181 页	旆	第 190 页	𫔯
第 191 页	飖	第 192 页	飖 愮
第 198 页	篆 簜	第 199 页	衮
第 200 页	飖	第 204 页	飖 琎
第 205 页	燕 鶢	第 208 页	鶱 乂
第 209 页	飖 蘋	第 211 页	皛 屭
第 215 页	𫔯	第 217 页	𫔯 彀
第 218 页	饙 鬝 閰 閰	第 211 页	𫔯

第 222 页	飖	第 223 页	骞
第 225 页	瀁　陋	第 227 页	熱
第 229 页	陋	第 230 页	划
第 233 页	划	第 234 页	斾
第 235 页	毂　飖	第 245 页	衺　飖　陋
第 246 页	斾	第 247 页	警
第 249 页	髙　趏　熱　蔡　疕	第 251 页	艧　粤
第 252 页	槃　屖　䝘　擭　咢	第 255 页	趏
第 260 页	欻	第 261 页	趏
第 269 页	飖	第 275 页	毚
第 286 页	匐	第 295 页	撐
第 296 页	衺	第 299 页	嵒　挈
第 300 页	陋	第 306 页	攜　鹓
第 307 页	梜	第 315 页	迡　迡
第 318 页	耇　斾	第 320 页	胜　磯　暖
第 326 页	蹻	第 328 页	飖
第 332 页	陁	第 334 页	濩
第 342 页	陋	第 344 页	飖
第 347 页	飖	第 348 页	飖
第 352 页	厜	第 355 页	醖
第 358 页	毂　殺　耇	第 359 页	蹸　麿
第 360 页	傜	第 366 页	铉
第 371 页	濩	第 374 页	盬
第 377 页	韓	第 386 页	磬
第 392 页	缪　缪	第 397 页	鰕　訚
第 400 页	嚘	第 414 页	斾
第 417 页	麃	第 425 页	獞　鴈
第 449 页	骞	第 453 页	耇
第 464 页	毹	第 469 页	斾
第 475 页	脊	第 479 页	廨
第 483 页	异	第 504 页	峼
第 512 页	飖	第 519 页	榺
第 521 页	斾	第 528 页	篑　筜
第 543 页	趧	第 546 页	飖
第 548 页	飖	第 549 页	陋
第 550 页	乂　陋	第 584 页	梜
第 585 页	斾	第 587 页	骞
第 594 页	蒉	第 595 页	蒉
第 598 页	飖	第 611 页	斾

第 614 页	乂	第 642 页	蘱
第 644 页	裒	第 654 页	鸩
第 658 页	屭	第 666 页	裒
第 675 页	笃	第 681 页	徾
第 711 页	弢	第 717 页	陁
第 721 页	笃	第 738 页	蔓
第 752 页	笃	第 766 页	厍
第 770 页	飔	第 788 页	蓍
第 808 页	刬	第 811 页	骦
第 843 页	趉　詉	第 845 页	涗　豅
第 846 页	**豅　蘼　筼　笃**	**第 847 页**	旆
第 854 页	弢	第 859 页	鸩
第 879 页	蓡	第 888 页	阏
第 892 页	笃	第 905 页	蓡
第 917 页	虡	第 919 页	笃

卷一

曹子建五古 五十五首

箜 篌 引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薤 露 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惟 汉 行

太极定二仪，清浊始以形。三光炤极，天道甚著明。为人立君长，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变故诫骄盈。神高而听卑，报若响应声。明主敬细微，三季瞢天经。二皇称至化，盛哉唐虞廷。禹汤继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怀帝京，日昃不敢宁。济济在公朝，万载驰其名。

□□篇

□□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世士此诚明，大德固无俦。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雠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吁 嗟 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飘周八泽，连翩历五山。
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豫章行 二首

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未遭文，渔钓终渭川。
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

鸳鸯自朋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则流言。
子臧让千乘，季札慕其贤。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
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
新人虽可爱，无若故所欢。行云有反期，君恩傥中还。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愬。
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发箧造裳衣，裁缝纨与素。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门有万里客

门有万里客，问君何乡人。褰裳起从之，果得心所亲。挽裳对我泣，太息前自陈。
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怨歌行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胜功不刊。
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胜，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当欲游南山行

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良木不十围，洪条无所因。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大匠无弃材，船车用不均。锥刀各异能，何所独却前。嘉善而矜愚，大圣亦同然。仁者各寿考，四坐咸万年。

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按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升天行 二首

乘□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颠。乘风忽登举，仿佛见众仙。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阳谿。中心陵苍昊，布叶盖天涯。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愿得纡阳辔，回日使东驰。

五 游 篇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禑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
华盖纷晻霭，六龙仰天骧。曜灵未移景，倏忽造昊苍。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棂，群后集东厢。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
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

远 游 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承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
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
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

仙 人 篇

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湘娥抚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
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
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阊阖自嵯峨，双阙万丈馀。
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
潜光养羽翼，进趣且徐徐。不见昔轩辕，升龙出鼎湖。徘徊九天下，与尔长相须。

斗 鸡 篇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盘 石 篇

盘石山巅石，飘□涧底蓬。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睐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
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
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艑，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
一举必千里，乘□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
南极苍梧野，游眄穷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
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驱 车 篇

驱车掸驽马，东到奉高城。神哉彼太山，五岳专其名。隆高贯云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堠，间置十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扬华英。东北望吴野，西眺观日精。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王者以归天，效厥元功成。历代无不遵，礼记有品程。探策或长短，唯德享利贞。封者七十帝，轩皇元独灵。飡霞潄沆瀣，毛羽被身形。发举蹈虚廓，径廷升窈冥。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

种 葛 篇

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夙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和瑟琴。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见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襟。良马知我悲，延颈代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弃 妇 篇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彩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处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栖迟失所宜，下与瓦石并。忧怀从中来，叹息通鸡鸣。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踟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搴帷更摄带，抚弦调鸣筝。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灵。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

公 宴 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放志意，千古长若斯。

赠 徐 干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荣世业，小人亦不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璠玙美，积久德逾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

赠丁仪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

赠王粲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自使怀百忧。

又赠丁仪王粲

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山岑高无极，泾渭扬浊清。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员阙出浮云，承露概泰清。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

赠丁翼

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馀。我岂狎异人，朋友与我俱。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义休偫，小人德无储。积善有馀庆，荣枯立可须。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

赠白马王彪 七首　并序

　　序曰：黄初四年正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

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
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彼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疹，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送应氏诗 二首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燕婉，我友之朔方。
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

三良诗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
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
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

游仙诗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
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杂诗 六首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

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转蓬离本根，飘□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鸟绕树翔，□□鸣索群。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行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飞观百馀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闺　情

揽衣出中闺，逍遥步两楹。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自生风，百鸟翩南征。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赍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傥终顾盼恩，永副我中情。

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情　诗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喜雨诗

天覆何弥广，苞育此群生。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庆云从北来，郁述西南征。

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嘉种盈膏壤，登秋必有成。

七 步 诗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中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失　　题

双鹤俱遨游，相失东海旁。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
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

阮嗣宗五古 八十一首

咏　　怀 八十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
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
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
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

灼灼西隤日，馀光照我衣。回风吹西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眄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夕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旷世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恍惚中，流眄顾我旁。

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杨朱泣路歧，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难与期。
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
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
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

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凤凰鸣参差，伶伦发其音。
王子好箫管，世世相追寻。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

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
寝息一纯和，呼吸成露霜。沐浴丹渊中，炤耀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

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阳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
心肠未相好，谁云谅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

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飞泉流玉山，悬车栖扶桑。
日月径千里，素风发微霜。势路有穷达，咨嗟安可长。

朝登洪坡颠，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鷖时栖宿，性命有自然。
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

周郑天下交，街术当三河。妖冶闲都子，焕耀何芬葩。玄发发朱颜，睇眄有光华。
倾城思一顾，遗视来相夸。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

若花耀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经天涂，明暗不相雠。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
岂效路上童，携手共遨游。阴阳有变化，谁云沉不浮。朱鳖跃飞泉，夜飞过吴洲。
俯仰运天地，再抚四海流。系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辀。岂若遗耳目，升遐去殷忧。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
所怜者谁子，明察自照妍。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凌世俗，岂云永厥年。

驱马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
单帷蔽皎日，高榭隔微声。谗邪使交疏，浮云令昼冥。燕婉同衣裳，一顾倾人城。
从容在一时，繁华不再荣。晨朝奄复暮，不见所欢形。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
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
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

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
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濯发旸谷滨，远游昆岳旁。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
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

谁言万事□，逍遥可终生。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
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

嘉时在今辰，零雨洒尘埃。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
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
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晖。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
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修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
焉得凌霄翼，飘□登云湄。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
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
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
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俦物终始殊，修短各异方。琅玕生高山，芝英曜朱堂。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
焉敢希千术，三春表微光。自非凌风树，憔悴乌有常。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
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如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
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
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

鸣鸠嬉庭树，焦明游浮云。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缤纷。

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岂为今朝见，恍惚诚有之。泽中生乔松，万世未可期。
高鸟摩天飞，凌云共游嬉。岂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时。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乘云招松乔，呼噏永矣哉。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
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

十日出旸谷，弭节驰万里。经天耀四海，倏忽潜濛汜。谁言焱炎久，游没可行俟。
逝者岂长生，亦去荆与杞。千载犹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间，焉足相讥理。
计利知术穷，哀情遽能止。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毘子，作色怀骄肠。
乘轩驱良马，凭几向膏粱。被服纤罗衣，深榭设闲房。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

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岑。
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
王子亦何好，猗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婉娈邪佞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

鹤鸰鸣云中，载飞靡所期。焉知倾侧士，一旦不可持。

惊风振四野，回云荫堂隅。床帷为谁设，几杖为谁扶。虽非明君子，岂暗桑与榆。
世有此聋瞶，芒芒将焉如。翩翩从风飞，悠悠去故居。离麾玉山下，遗弃毁与誉。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
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龙舆。
朝生衢路傍，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俯仰复欷歔。鉴兹二三者，愤懑从此舒。

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天一箪。
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咏南风，缊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
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捷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
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
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翱翔观陂泽，抚剑登轻舟。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

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嬉。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
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

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诗人。
轻荡易恍惚，飘□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

塞门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不相见，奄昧独无侯。持瓜思东陵，黄雀诚独羞。
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间，鞍马去行游。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北临乾昧溪，西行游少任。遥顾望天津，骀荡乐我心。绮靡存亡门，一游不再寻。
倘遇晨风鸟，飞驾出南林。漭□瑶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宴清都，超世又谁禁。

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彼求飨太牢，我欲并一餐。损益在怨毒，咄咄复何言。

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翔风拂重霄，庆云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顾人间姿。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

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蟋蟀吟户牖，蟪蛄鸣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衣裳为谁施，俯仰自收拭。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修涂驰轩车，长川载轻舟。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

横术有奇士，黄骏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抚四海外，羽翼自飞扬。去置世上事，岂足愁我肠。一去长离绝，千岁复相望。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扬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皇皇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梁东有芳草，一朝再三荣。色容艳姿美，光华耀倾城。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倾。焉见冥灵木，悠悠竟无形。

秋驾安可学，东野穷路旁。纶深鱼渊潜，矰设鸟高翔。泛泛乘轻舟，演漾靡所望。吹嘘谁以益，江湖相捐忘。都冶难为颜，修容是我常。兹年在松乔，恍惚诚未央。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若忧。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百年何足忧，但恐怨与雠。雠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游。

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畴类，愁苦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皇。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立，怆恨使心伤。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将何之。不见入秋草，摧折在今时。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升近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世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

墓前荧荧者，木槿耀朱华。荣好未终朝，车飙陨其葩。岂若西山草，琅玕与丹禾。垂影临增城，馀光照九阿。宁微少年子，日夕难咨嗟。

卷二

陶渊明五古 一百十四首

形影神 三首 并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其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九日闲居 并序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彻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归园田居 五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属。
日入空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游斜川 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旁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负痾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
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

乞　　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兴言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答庞参军 有序

　　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长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孔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若俯仰，星纪奄将中。明两萃时物，北林荣且丰。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连雨独饮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闲。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

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移　　居 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几，力耕不吾欺。

和刘柴桑

山泽久相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畬。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酬刘柴桑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空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新葵郁北牖，嘉穟眷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和郭主簿 二首

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逝开卧，坐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于王抚军座送客

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思缅邈，风水互乖违。瞻夕欣良宴，离言聿云悲。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辉。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

与殷晋安别 有序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后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

游好非久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
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

赠羊长史 有序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政赖古人书。贤圣留馀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色久应芜。
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岁暮和张常侍

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
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冽冽气遂严，纷纷飞鸟还。
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
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间雨纷微微。
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
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悲从弟仲德

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
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在数竟未免，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二胤才数龄。
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阶除旷游迹，园林独馀情。
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婉娈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陟千里馀。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二首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弄欢新节，冷风送馀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夕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

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还 旧 居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怜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

责　　子

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有会而作 并序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蜡　　日

风雪送馀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
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饮　　酒 二十首　有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在昔曾远游，直去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颜生称为仁，荣公归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独何炳。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贫士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宇宙何悠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从过，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穷苦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袪所惑。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止　　酒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信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终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述　　酒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火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佳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芈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生去旧京，峡口纳遗薰。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拟　　古　九首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杂　　诗　十二首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
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中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难再值。倾家持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政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飧。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沈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

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

嫋嫋松标岩，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

咏贫士 七首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情歌唱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敝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飧。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酧。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咏二疏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馀年，遑惜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咏三良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负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读山海经 十三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

迢递槐江岭，是谓玄圃丘。西南望昆墟，光气难与俦。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

丹木生何许，乃在峚山阳。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岂伊君子宝，见重我轩黄。

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

逍遥芜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万寻，森散覆旸谷。灵人侍丹池，朝朝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见烛。

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亭亭凌风桂，八干共成林。灵凤抚云舞，神鸾调玉音。虽非世上宝，爰得王母心。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巨猾肆威暴，钦䲹违帝旨。窫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鹗岂足恃。

鵃鹅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正。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

拟挽歌辞 三首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旦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桃花源诗　并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相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日。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肄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谢康乐五古　六十五首

述祖德诗　二首　并序

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婴垢氛。段生藩魏国，展季救鲁人。
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对珪宁肯分。惠物辞所赏，励志故绝人。

苕苕历千载，遥遥播清尘。清尘竟谁嗣，明哲垂经纶。委讲缀道论，改服康世屯。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中原昔丧乱，丧乱岂解已。崩腾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无反正，江介有蹙圮。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秦赵欣来苏，燕魏迟文轨。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随山疏浚潭，傍岩艺枌梓。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鸣笳发春渚，税銮登山椒。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顾己枉维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李牧愧长袖，郤克惭睶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

邻里相送至方山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

过始宁墅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苶惭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

富 春 渚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

七 里 濑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明啸。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相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游 南 亭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岐。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观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游赤石进帆海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周览倦瀛壖，况乃凌穷发。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

登江中孤屿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登永嘉绿嶂山诗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宜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

郡东山望溟海诗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喻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白花皜阳林，紫虈晔春流。非徒不弭忘，览物情弥遒。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

游岭门山诗

西京谁修政，龚汲称良吏。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早莅建德乡，民怀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协以上冬月，晨游肆所喜。干圻邈不同，万岭状皆异。威摧三山峭，㳕汨两江驶。渔舟岂安流，樵拾谢西芘。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

石室山诗

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坰郊。莓莓兰渚急，藐藐苔岭高。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微戎无远览，总笄羡升乔。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

登上戍石鼓山诗

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欢愿既无并，戚虑庶有协。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日末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摘芳芳靡谖，愉乐乐不燮。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

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遨游碧沙渚，游衍丹山峰。

白石岩下径行田

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旧业横海外，芜秽积颓龄。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洲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并。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明。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

斋中读书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

命学士讲书

卧病同淮阳，宰邑旷武城。弦歌愧言子，清净谢汲生。古人不可攀，何以报恩荣。时往岁易周，聿来政无成。曾是展余心，招学讲群经。铄金既云刃，凝土亦能型。望尔志尚隆，远嗣竹箭声。敢谓荀氏训，且布兰陵情。待罪岂久期，礼乐俟贤明。

种 桑 诗

诗人陈条柯，亦有美攘剔。前修为谁故，后事资纺绩。赏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浮阳骛嘉月，艺桑迨闲隙。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埸。旷流始毖泉，湎涂犹跬迹。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

初 去 郡

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无庸方周任，有疾像长卿。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装返柴荆。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理棹遄还期，遵渚骛修垧。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痾亦园中。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登石门最高顶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嫋嫋秋风过，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尊。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岩倾光难保，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岩，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舟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瞆。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包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难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过白岸亭诗

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援萝聆青岩，春心自相属。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

夜宿石门诗

朝搴苑中兰，畏波霜下歇。暝还云际宿，美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南楼中望所迟客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圆景早已满，佳人殊未适。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瑶华未堪折，兰若已屡摘。路阻莫赠问，云何未离析。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

庐陵王墓下作

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冈。眷言怀君子，沉痛切中肠。道消绝愤懑，运开申悲凉。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举身泣已沥，长叹不成章。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圣灵昔回眷，微尚不及宣。何意冲飚激，烈火纵炎烟。焚玉发昆峰，馀燎遂见迁。投沙理既迫，如邛愿亦愆。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浮舟千仞壑，总辔万寻巅。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事蹶两如直，心惬三避贤。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邅。殊方感成贷，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质弱易扳缠。曾是反昔园，语往实款然。曩基即先筑，故池不更穿。果木有旧行，壤石无远延。虽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闲。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夫子照清素，投怀授往篇。

酬从弟惠连 五首

寝瘵谢人徒，灭迹入云峰。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兹。凌涧寻我室，散帙问所知。夕虑晓月流，朝忌曛日驰。晤对无厌歇，聚散成分离。

分离别西川，回景归东山。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倾想迟嘉音，果枉济江篇。辛勤风浪事，款曲洲渚言。

洲渚既淹时，风波子行迟。务协华京想，讵存空谷期。犹复惠来章，祗足揽余思。傥若果归言，其陶暮春时。

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嘤鸣已悦豫，幽居犹郁陶。梦寐伫归舟，释我吝与劳。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其和之 四首

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

隐汀绝望舟，骛棹逐惊流。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日落当栖薄，系缆临江楼。岂惟夕情敛，忆尔共淹留。

淹留昔时欢，复增今日叹。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端。秋泉鸣北涧，哀猿响南峦。戚戚新别心，凄凄久念攒。

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倘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

初发石首城

白圭尚可磨，斯言易为缁。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日月垂光景，成贷遂兼兹。出宿薄京畿，晨装抟曾□。重经平生别，再与朋知辞。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迢迢万里帆，茫茫终何之。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越海陵三山，游湘历九嶷。钦圣若旦暮，怀贤亦凄其。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

入东道路诗

整驾辞金门，命旅惟诘朝。怀居顾归云，指涂泝行飙。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陵隰繁绿杞，墟囿粲红桃。□□翚方雊，纤纤麦垂苗。隐畛邑里密，缅邈江海辽。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鲁连谢千金，延州权去朝。行路既经见，愿言寄吟谣。

道路忆山中

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音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懑。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阴倚密竿。怀故叵新欢，含悲忘春暖。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

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岩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合珍怪，异人祕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实炎德，大树陵寒山。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遁贤。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图牒复磨灭，碑版谁闻传。莫辨百代后，安知千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

登归□三瀑布望两溪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圆。沫江免风涛，涉清弄漪涟。积石竦两溪，飞泉倒三山。亦既穷登陟，荒蔼横目前。窥岩不睹景，披林岂见天。阳乌尚倾翰，幽篁未为邅。退寻平常时，安知巢穴难。风雨非攸□，拥志谁与宣。傥有同枝条，此日即千年。

初往新安桐庐口

缔绤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

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 八首　并序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其辞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清汉，遥裔起长津。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
区宇既荡涤，群英必来臻。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
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
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莫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

王　粲

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伊洛说燎烟，函崤没无像。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
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灵，侯伯咸宗长。
云骑乱汉南，宛郢皆扫荡。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庆泰欲重叠，公子特先赏。
不谓息肩愿，一旦值明两。并载游邺京，方舟泛河广。绸缪清宴娱，寂寥梁栋响。
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

陈　琳

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

皇汉逢迍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沦关西，袁家拥河北。单民易周章，窘身就羁勒。
岂意事乖己，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信能定鳌贼。复睹东郡辉，重见汉朝则。
馀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爱客不告疲，饮宴遗景刻。夜听极星烂，朝游穷曛黑。
哀哇动梁埃，急觞荡幽默。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

徐　干

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

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此欢谓可终，外物始难毕。
摇荡箕濮情，穷年迫忧慄。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
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

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

刘　　桢

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

贫居晏里闬，少小长东平。河兖当冲要，沦飘薄许京。广川无逆流，招纳厕群英。北渡黎阳津，南登宛郢城。既览古今事，颇得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顾，知深觉命轻。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终岁非一日，传卮弄清声。辰事既难谐，欢愿如今并。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

应　　□

汝颍之上，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

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违寒长沙渚。顾我梁川时，缓步集颍许。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官渡厕一卒，乌林预艰阻。晚节值众贤，会同庇天宇。列坐荫华榱，金樽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继以阑夕语。调笑辄酬答，嘲谑无惭沮。倾躯无遗虑，在心良已叙。

阮　　□

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

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金羁相驰逐，耿翮何穷已。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今夏河曲游，鸣葭泛兰汜。睎步陵丹梯，并坐侍君子。妍谈既愉心，哀音信睦耳。倾酤系芳醑，酌言岂终始。自从食萍来，惟见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

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倾柯引弱枝，攀条摘蕙草。徙倚穷骋望，目极尽所讨。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郸道。平衢修且直，白杨信袅袅。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哀音下回鹄，馀哇彻清昊。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

石壁立招提精舍

四城有顿踬，三世无极已。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壮龄缓前期，颓年迫暮齿。挥霍梦幻顷，飘忽风电起。良缘迨未谢，时逝不可俟。敬拟灵鹫山，尚想只洹轨。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

过瞿溪山僧

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钻燧断山木，掩岸墐石户。结架非丹甍，藉田资宿莽。同游息心客，暖然若可睹。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狎鸥鲦，摄生驯兕虎。望岑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七夕咏牛女

火逝首秋节，新明弦月夕。月弦光照户，秋首风入隙。凌峰步曾崖，凭云肆遥脉。徙倚西北庭，竦踊东南觌。纨绮无报章，河汉有骏轭。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

草草眷徂物，契契矜岁殚。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欢。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晚暮悲独坐，鸣鶗歇春兰。

会 吟 行

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敷绩壶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轻云暖松杞。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层台指中天，高墉积崇雉。飞燕跃广途，鹢首戏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来弥年代，贤达不可纪。勾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牵缀书土风，辞殚意未已。

卷三

鲍明远五古 一百三十一首

采　　桑

季春梅始落，工女事蚕作。采桑淇洧间，还戏上宫阁。早蒲时结阴，晚篁初解箨。
蔼蔼雾满闺，融融景盈幕。乳燕逐草虫，巢蜂拾花萼。是节最暄妍，佳服又新烁。
绵叹对迥涂，扬歌弄场藿。抽琴试抒思，荐珮果成托。承君郢中美，服义久心诺。
卫风古愉艳，郑俗旧浮薄。灵愿悲渡湘，宓赋笑瀍洛。盛明难重来，渊意为谁涸。
君其且调弦，桂酒妾行酌。

代蒿里行

同尽无贵贱，殊愿有穷伸。驰波催永夜，零露逼短晨。结我幽山驾，去此满堂亲。
虚容遗剑佩，实貌戢衣巾。斗酒安可酌，尺书谁复陈。年代稍推远，怀抱日幽沦。
人生良可剧，无道与何人。赍我长恨意，归为狐兔尘。

代 挽 歌

独处重冥下，忆昔登高台。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埏门只复闭，白蚁相将来。
生时芳兰体，小虫今为灾。玄鬓无复根，枯髅依青苔。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
彭韩及廉蔺，畴昔已成灰。壮士皆死尽，馀人安在哉。

代东门行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
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遥遥征驾远，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闺卧，行子夜中饭。
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丝竹徒满座，忧人不解颜。
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

代放歌行

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鸡鸣洛城里，禁门平旦开。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日中安能止，钟鸣犹未归。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

代陈思王京洛篇 二首

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宝帐三千所，为尔一朝容。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春吹回白日，霜高落塞鸿。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惟见双黄鹄，千里一相从。

南游偃师县，斜上霸陵东。回瞻龙首堞，遥望德阳宫。重门远照耀，天阁复穹隆。城傍疑复道，树里识松风。黄河入洛水，丹泉绕射熊。夜轮悬素魄，朝天荡碧空。秋霜晓驱雁，春雨暗成虹。曲阳造甲第，高安还禁中。刘苍归作相，窦宪出临戎。此时车马合，兹晨冠盖通。谁知两京盛，欢宴遂无穷。

代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问客何乡士。捷步往相讯，果得旧邻里。凄凄声中情，慊慊增下俚。语昔有故悲，论今无新喜。清晨相访慰，日暮不能已。欢戚竞寻绪，谈调何终止。辞端竟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后感方复起。嘶声盈我口，谈言在君耳。手迹可传心，愿尔笃行李。

代櫂歌行

羁客离婴时，飘□无定所。昔秋寓江界，兹春客河浒。往戢于役身，愿言无怀楚。泠泠□疏潭，邕邕雁循渚。礴戾长风振，摇曳高帆举。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踌伫。

代白头吟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食苗实硕鼠，点白信苍蝇。凫鹄远成美，薪刍前见陵。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

代东武吟

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垣。密涂亘万里，宁岁犹七奔。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昔如韝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

代别鹤操

双鹤俱起时，徘徊沧海间。长弄若天汉，轻躯似云悬。幽客时结侣，提携游三山。青缴凌瑶台，丹罗笼紫烟。海上悲风急，三山多云雾。散乱一相失，惊孤不得住。缅然日月驰，远矣绝音仪。有愿而不遂，无怨以生离。鹿鸣在深草，蝉鸣隐高枝。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

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台，东下望云阙。层阁肃天居，驰道直如发。绣甍结飞霞，璇题纳行月。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选色遍齐岱，征声匝邛越。陈钟陪夕宴，笙歌待明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蚁壤漏山阿，丝泪毁金骨。器恶含满欹，物忌厚生没。智哉众多士，服理辨昭晰。

代悲哉行

羁人感淑节，缘感欲回辙。我行讵几时，华实骤舒结。睹实情有悲，瞻华意无悦。览物怀同志，如何复乖别。翩翩翔禽罗，关关鸣鸟列。翔鸣尚俦偶，所叹独乖绝。

代陈思王白马篇

白马骍角弓，鸣鞭乘北风。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闭壁自往夏，清野径还冬。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埋身守汉境，沉命对胡封。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

含悲望两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弃别中国爱，邀冀胡马功。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

代升天行

家世宅关辅，胜带宦王城。备闻十帝事，委曲两都情。倦见物兴衰，骤睹俗屯平。翩翻若回掌，恍惚似朝荣。穷途悔短计，晚志重长生。从师入远岳，结友事仙灵。五图发金记，九籥隐丹经。风餐委松宿，云卧恣天行。冠霞登彩阁，解玉饮椒庭。暂游越万里，少别数千龄。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何当与汝曹，啄腐共吞腥。

松柏篇 并序

余患脚上气四十馀日。知旧先借《傅玄集》，以余病剧，遂见还。开帙，适见乐府诗《龟鹤篇》，于危病中见长逝词，恻然酸怀。抱如此重病，弥时不差，呼吸乏喘，举目悲矣。火药间阙而拟之。

松柏受命独，历代长不衰。人生浮且脆，鴥若晨风悲。东海迸逝川，西山导落晖。南廓悦籍短，蒿里收永归。谅无畴昔时，百病起尽期。志士惜牛刀，忍勉自疗治。倾家行药事，颠沛去迎医。徒备火石苦，奄至不得辞。龟龄安可获，岱宗限已迫。睿圣不得留，为善何所益。舍此赤县居，就彼黄垆宅。永离九原亲，长与三辰隔。属纩生望尽，阖棺世业埋。事痛存人心，恨结亡者怀。祖葬既云及，圹墢亦已开。室族内外哭，亲疏同共哀。外姻远近至，名列通夜台。扶舆出殡宫，低徊恋庭室。天地有尽期，我去无还日。居者今已尽，人事从此毕。火歇烟既没，形销声亦灭。鬼神来依我，生人永辞诀。大暮杳悠悠，长夜无时节。郁湮重冥下，烦冤难具说。安寝委沉寞，恋恋念平生。事业有馀结，刊述未及成。资储无担石，儿女皆孩婴。一朝放舍去，万恨缠我情。追忆世上事，束教已自拘。明发靡怡愈，夕归多忧虞。辙闲晨径荒，辍宴式酒濡。知今瞑目苦，恨失尔时娱。遥遥远民居，独埋深壤中。墓前人迹灭，冢上草日丰。空林响鸣蜩，高松结悲风。长寐无觉期，谁知逝者穷。生存处交广，连榻舒华茵。已没一何苦，楛哉不容身。昔日平居时，晨夕对六亲。今日奄奈何，一见无谐因。礼席有降杀，三龄速过隙。几筵就收撤，室宇改畴昔。行女游归途，仕子复王役。家世本平常，独有亡者剧。时祀望归来，四节静茔丘。孝子抚坟号，父兮知来不。欲还心依恋，欲见绝无由。烦冤荒陇侧，肝心尽崩抽。

代苦热行

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马坠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度沪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代朗月行

朗月出东山，照我绮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靓妆坐帷里，当户弄清弦。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先。为君歌一曲，当作朗月篇。酒至颜自解，声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气间。

代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阳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轻步逐芳风，言笑弄丹葩。晖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满堂皆美人，目成对湘娥。虽谢侍君闲，明妆带绮罗。筝笛更谈吹，高唱好相和。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欲知情厚薄，更听此声过。

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埳壈怀百忧。

扶 风 歌

昨辞金华殿，今次雁门县。寝卧握秦戈，栖息抱越箭。忍悲别亲知，行泣随征传。寒烟空徘徊，朝日乍舒卷。

代少年时至衰老行

忆昔少年时，驰逐好名晨。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绮罗艳华风，车马自扬尘。歌唱青齐女，弹筝燕赵人。好酒多芳气，肴味厌时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无因。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

代阳春登荆山行

旦登荆山头，崎岖道难游。早行犯霜露，苔滑不可留。极眺入云表，穷目尽帝州。方都列万室，层城带高楼。奕奕朱轩驰，纷纷缟衣流。日氛映山浦，暄雾逐风收。花木乱平原，桑柘绵平畴。攀条弄紫茎，藉露折芳柔。遇物虽成趣，念者不解忧。且共倾春酒，长歌登山丘。

代贫贱苦愁行

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空庭惭树萱，药饵愧过客。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运圮津涂塞，遂转死沟洫。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

代边居行

少年远京阳，遥遥万里行。陋巷绝人径，茅屋摧山冈。不睹车马迹，但见麋鹿场。长松何落落，丘陇无复行。边地无高木，萧萧多白杨。盛年日月书，一去万恨长。悠悠世中人，争此锥刀忙。不忆贫贱时，富贵辄相忘。纷纷徒满目，何关慨予伤。不如一亩中，高会挹清浆。遇乐便作乐，莫使候朝光。

代邽街行

伫立出门衢，遥望转蓬飞。蓬去旧根在，连翩逝不归。念我舍乡俗，亲好久乖违。慷慨怀长想，惆怅恋音徽。人生随事变，迁化焉可祈。百年难必果，千虑易盈亏。

萧 史 曲

萧史爱长年，嬴女惜童颜。火粒愿排弃，霞雾好登攀。龙飞逸天路，凤起入秦关。身去长不返，箫声时往还。

侍宴覆舟山　二首

息雨清上郊，开云照中县。游轩越丹居，晖烛集凉殿。凌高跻飞楹，追岩起流宴。松苑含灵群，岩庭藏物变。明辉烁神都，丽气冠华甸。目远幽情周，醴洽深恩遍。

繁霜飞玉闼，爱景丽皇州。清跸戒驰路，羽盖伫宣游。神居既崇盛，礫嶮信环周。礼俗陶德声，昌会溢民讴。惭无胜化质，谬从云雨游。

从拜陵登京岘

孟冬十月交，杀盛阴欲终。风烈无劲草，寒甚有凋松。军井冰昼结，士马毡夜重。晨登岘山首，霜雪凝未通。息鞍循陇上，支剑望云峰。表里观地险，升降究天容。东岳覆如砺，瀛海安足穷。伤哉长永矣，驰光不再中。衰贱谢远愿，疲老还旧邦。深德竟何报，徒令田陌空。

蒜山被始兴王命作

暮冬霜朔严，地闭泉不流。玄武藏木阴，丹鸟还养羞。劳农泽既周，役车时亦休。高薄符好蒨，藻驾及时游。鹿苑岂淹睇，兔园不足留。升峤眺日轨，临迥望沧洲。云生玉堂里，风靡银台陬。陂石类星悬，屿木似烟浮。形胜信天府，珍宝丽皇州。白日回清景，芳艳洽欢柔。参差出寒吹，磬戾江上讴。王德爱文雅，飞翰洒鸣球。美哉物会昌，衣道服光猷。

登庐山

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磴㠔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囋晨鹍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穷岫□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途，永与烟雾并。

登庐山望石门

访世失隐沦，从山异灵士。明发振云冠，升峤远栖趾。高岑隔半天，长崖断千里。氛雾承星辰，潭壑洞江汜。崭绝类虎牙，巑岏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韬树必千祀。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瑶波逐穴开，霞石触峰起。回亘非一形，参差悉相似。倾听凤管宾，缅望钓龙子。松桂盈膝前，如何秽城市。

从登香炉峰

辞宗盛荆梦，登歌美凫绎。徒收杞梓饶，曾非羽人宅。罗景蔼云扃，沾光扈龙策。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含啸对雾岑，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穹跨负天石。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旋渊抱星汉，乳窦通海碧。谷馆驾鸿人，岩栖咀丹客。殊物藏珍怪，奇心隐仙籍。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萧瑟生哀听，参差远惊觌。惭无献赋才，洗污奉毫帛。

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

荒涂趣山楹，云崖隐灵室。冈涧纷萦抱，林障沓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昼烛，地牖窥朝日。怪石似龙章，瑕壁丽锦质。洞庭安可穷，漏井终不溢。沉空绝景声，崩危坐惊栗。神化岂有方，妙象竟无述。至哉炼玉人，处此长自毕。

登翻车岘

高山绝云霓，深谷断无光。昼夜沦雾雨，冬夏结寒霜。淖坂既马领，碛路又羊肠。畏涂疑旅人，忌辙覆行箱。升岑望原陆，四眺极川梁。游子思故居，离客迟新乡。新知有客慰，追故游子伤。

登黄鹤矶

木叶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行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忧。

登云阳九里埭

宿心不复归，流年抱衰疾。既成云雨人，悲绪终不一。徒忆江南声，空录齐后瑟。方绝萦弦思，岂见绕梁日。

自砺山东望震泽

澜漫潭洞波，合沓崿嶂云。涨岛远不测，冈涧近难分。幽篁愁暮见，思鸟伤夕闻。以此藉沉痾，栖迹别人群。结言非尽书，有念岂敷文。

三日游南苑

采苹及华月，追节逐芳云。腾茜溢林疏，丽日晔山文。清潭圆翠会，花薄绿绮纹。合樽遽景斜，折荣吝组芬。

赠故人马子乔 六首

踯躅城上羊，攀隅食玄草。俱共日月辉，昏明独何早。夕风飘野箨，飞尘被长道。亲爱难重陈，怀忧坐空老。

寒灰灭更然，夕华晨更鲜。春冰虽暂改，冬水复还坚。佳人舍我去，赏爱长绝缘。欢至不留日，感物辄伤年。

松生陇坂上，百尺下无枝。东南望河尾，西北隐昆崖。野风振山籁，朋鸟夜惊离。悲凉贯年节，葱翠恒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种橘南池上，种杏北池中。池北既少露，池南又多风。早寒逼晚岁，衰恨满秋容。

湘滨有灵鸟，其字曰鸣鸿。一挹缯缴痛，长别远无双。

皎如川上鹄，赫似握中丹。宿心谁不欺，明白古所难。凭楹观皓月，洒酒荡忧颜。永念生平意，穷光不忍还。淹留徒攀桂，延伫空结兰。

双剑将离别，先在匣中鸣。烟雨交将夕，从此遂分形。雌沉吴江里，雄飞入楚城。吴江深无底，楚关有崇扃。一为天地别，岂直限幽明。神物终不隔，千祀傥还并。

答　　客

幽居属有念，合意未连词。会客从外来，问君何所思。澄神自惆怅，嘿虑久回疑。谓宾少安席，方为子陈之。我以荜门士，负学谢前基。爱赏好偏越，放纵少矜持。专求遂性乐，不计缉名期。欢至独斟酒，忧来辄赋诗。声交稍希歇，此意更坚滋。浮生急驰电，物道险弦丝。深忧寡情谬，进伏两暌时。愿赐卜身要，得免后贤嗤。

和王丞

限生归有穷，长意无已年。秋心日迴绝，春思坐连绵。衔协旷古愿，斟酌高代贤。遯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夜听横石波，朝望宿岩烟。明涧子沿越，飞萝予萦牵。性好必齐遂，迹幽非妄传。灭志身世表，藏名琴酒间。

日落望江赠荀丞

旅人乏愉乐，薄暮增思深。日落岭云归，延颈望江阴。乱流瞶大壑，长雾匝高林。林际无穷极，云边不可寻。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推其感物情，则知游子心。君居帝京内，高会日挥金。岂念慕群客，咨嗟恋景沉。

秋日示休上人

枯桑叶易零，疲客心易惊。今兹亦何早，已闻络纬鸣。回风灭且起，卷蓬息复征。怆怆簟上寒，凄凄帐里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临堂观秋草，东西望楚城。百物方萧瑟，坐叹从此生。

答休上人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冈草。味貌复何奇，能令君倾倒。玉碗徒自羞，为君慨此秋。金盖覆牙柈，何为心独愁。

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

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连山眇烟雾，长波迥难依。旅雁方南过，浮客未西归。
已经江海别，复与亲眷违。奔景易有穷，离袖安可挥。欢觞为悲酌，歌服成泣衣。
温念终不渝，藻志远存追。役人多牵滞，顾路惭奋飞。昧心附远翰，炯言藏佩韦。

与伍侍郎别

民生如野鹿，知爱不知命。饮龁具攒聚，翘陆欻惊迸。伤我慕类心，感尔食苹性。
漫漫鄢郢途，渺渺淮海径。子无金石质，吾有犬马病。忧乐安可言，离会孰能定。
钦哉慎所宜，砥德乃为盛。贫游不可忘，久交念敦敬。

送别王宣城

发郢流楚思，涉淇兴卫情。既逢青春献，复值白苹生。广望周千里，江郊蔼微明。
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颍阴腾前藻，淮阳流昔声。树道慕高华，属路伫深馨。

送从弟道秀别

参差生密念，踯躅行思悲。悲思恋光景，密念盈岁时。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
以此苦风情，日夜惊悬旗。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浸淫旦潮广，澜漫宿云滋。
天阴惧先发，路远常早辞。篇诗后相忆，杯酒今无持。游子苦行役，冀会非远期。

赠傅都曹别

轻鸿戏江潭，孤雁集洲沚。邂逅两相亲，缘念共无已。风雨好东西，一隔顿万里。
追忆栖宿时，声容满心耳。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

和傅大农与僚故别

绝节无缓响，伤雁有哀音。非同年岁意，谁共别离心。伊昔谬通涂，冠屣预人林。
浮江望南岳，登潮窥海阴。孰谓游居浅，慕美久相深。萋萋春草秀，嘤嘤喜候禽。
辰物尽明茂，尊盛独幽沉。之子安所适，我方栖旧岑。坠欢岂更接，明爱邈难寻。

送盛侍郎饯候亭

沾霜袭冠带，驱驾越城闉。北临出塞道，南望入乡津。高墉宿寒雾，平野起秋尘。
君为坐堂子，我乃负羁人。欣悲岂等志，甘苦诚异身。结涕园中草，憔悴悲此春。

与荀中书别

劳舟厌长浪，疲□倦行风。连翩感孤志，契阔伤贱躬。亲交笃离爱，眷恋置酒终。敷文勉征念，发藻慰愁容。思君吟涉洧，抚己谣渡江。惭无黄鹤翅，安得久相从。愿遂宿知意，不使旧山空。

从过旧宫

肃装属云旅，奉靷承末涂。严恭履桑梓，加敬览枌榆。灵命蕴川渎，帝宝伏篇图。虎变由石纽，龙翔自鼎湖。功冠生民始，道妙神器初。宫陛留前制，歌思溢今衢。馀祥见云物，遗像存陶渔。泉流信清泌，原野实甘荼。岂伊爱酆鄗，天险兼上腴。东秦邦北门，非亲谁克居。仁声日月懋，惠泽云雨敷。卢令美何歇，唐风久不渝。微臣逢世庆，征赋备人徒。空费行苇德。采束谢生刍。

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

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扳龙不待翼，附骥绝尘冥。梁珪分楚牧，羽鹢指全荆。云舻掩江汜，千里被连旌。戾戾旦风遒，嘈嘈晨鼓鸣。收缆辞帝郊，扬棹发皇京。狐兔怀窟志，犬马恋主情。抚襟同太息，相顾俱涕零。奉役涂未启，思归思已盈。

还都道中 三首

悦怿遂还心，踊跃贪至勤。鸣鸡戒征路，暮息落日分。急流腾飞沫，回风起江渍。孤兽夜啼侣，离鸿噪霜群。物哀心交横，声切思纷纭。叹慨诉同旅，美人无相闻。

风急讯湾浦，装高偃樯舳。夕听江上波，远极千里目。寒律惊穷蹊，爽气起乔木。隐隐日没岫，瑟瑟风发谷。鸟还暮林喧，潮上冰结洑。夜分霜下凄，悲端出遥陆。愁来攒入怀，羁心苦独宿。

久宦迷远川，川广每多惧。薄止闾边亭，关历险程路。霮䨴冥隅岫，濛昧江上雾。时凉籁争吹，流洊浪奔趣。恻马增愁起，搔首东南顾。茫然荒野中，举目皆凛素。回风扬江泌，寒鸟栖动树。太息终晨漏，企我归飙遇。

上浔阳还都道中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芦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鳞鳞夕云起，猎猎晚风遒。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登舻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绝目尽平原，时见远烟浮。倏忽坐还合，俄思甚兼秋。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

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

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

泉源安首流，川末澄远波。晨光被水族，晓气歇林阿。两江皎平迥，三山郁骈罗。南帆望越峤，北榜指齐河。关扃绕天邑，襟带抱尊华。长城非壑崄，峻岨似荆芽。攒楼贯白日，摛堞隐丹霞。征夫喜观国，游子迟见家。流连入京引，踯躅望乡歌。弥前叹景促，逾近勚路多。偕萃犹如兹，弘易将谓何。

还都口号

分壤蕃帝华，列正蔼皇宫。礼宴及时暇，朝奏因岁通。维舟歇金景，结棹俟昌风。钲歌首寒物，归吹践开冬。阴沉烟塞合，萧瑟凉海空。驰霜急归节，幽云惨天容。旌鼓贯玄涂，羽鹢被长江。君王迟京国，游子思乡邦。恩世共渝洽，身愿两扳逢。勉哉河济客，勤尔尺波功。

行京口至竹里

高歌危且竦，锋石横复仄。复涧隐松声，重崖伏云色。冰闭寒方壮，风动鸟倾翼。斯志逢凋严，孤游值曛逼。兼涂无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发 后 渚

江上气早寒，仲秋始霜雪。从军乏衣粮，方冬与家别。萧条背乡心，凄怆清渚发。凉埃晦平皋，飞潮隐修樾。孤光独徘徊，空烟视升灭。涂随前峰远，意逐后云结。华志分驰年，韶颜惨惊节。推琴三起叹，声为君断绝。

岐阳守风

差池玉绳高，掩蔼瑶井没。广岸屯宿阴，悬岩栖归月。役人喜先驰，军令申早发。洲迥风正悲，江寒雾未歇。飞云日东西，别鹤方楚越。尘衣孰挥浣，蓬思乱光发。

发长松遇雪

土牛既送寒，冥陆方浃驰。振风摇地局，封雪满空枝。江渠合为陆，天野浩无涯。饮泉冻马骨，斫冰伤役疲。昆明岂不惨，黍谷宁可吹。

咏　　史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任子影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

蜀四贤咏

渤渚水浴凫，春山玉抵鹊。皇汉方盛明，群龙满阶阁。君平因世间，得还守寂寞。闭帘注道德，开卦述天爵。相如达生旨，能屯复能跃。陵令无人事，毫墨时洒落。褒气有逸伦，雅缋信炳博。如令圣纳贤，金珰易羁络。良遮神明游，岂伊覃思作。玄经不期赏，虫篆忧散乐。首路或参差，投驾均远托。身表既非我，生内任丰薄。

拟　　古 八首

鲁客事楚王，怀金袭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顾。日晏罢朝归，鞍马塞衢路。宗党生光辉，宾仆远倾慕。富贵人所欲，道德亦何惧。南国有儒生，迷方独沦误。伐木清江湄，设置守毚兔。

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羞当白璧贶，耻受聊城功。晚节从世务，乘障远和戎。解佩袭犀渠，卷帙奉卢弓。始愿力不及，安知今所终。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馀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

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泉。生事本澜漫，何用独精坚。幼壮重寸阴，衰暮及轻年。放驾息朝歌，提爵止中山。日夕登城隅，周回视洛川。街衢积冻草，城郭宿寒烟。繁华悉何在，宫阙久崩填。空谤齐景非，徒称夷叔贤。

伊昔不治业，倦游观五都。海岱饶壮士，蒙泗多宿儒。结发起跃马，垂白对讲书。呼我升上席，陈觯发瓢壶。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君来诚既晚，不睹崇明初。玉琬徒见传，交友义渐疏。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秋萤扶户吟，寒妇成夜织。去岁征人还，流传旧相识。
闻君上陇时，东望久叹息。宿昔改衣带，朝旦异容色。念此忧如何，夜长愁更多。
明镜尘匣中，瑶琴生网罗。

蜀汉多奇山，仰望与云平。阴崖积夏雪，阳谷散秋荣。朝朝见云归，夜夜闻猿鸣。
忧人本自悲，孤客易伤情。临堂设樽酒，留酌思平生。石以坚为性，君勿轻素诚。

绍古辞 七首

橘生湘水侧，菲陋人莫传。逢君金华宴，得在玉几前。三川穷名利，京洛富妖妍。
恩荣难久恃，隆宠易衰偏。观席妾凄怆，睹翰君泫然。徒抱忠孝志，犹为葑菲迁。

昔与君别时，蚕妾初献丝。何言年月驶，寒衣已捣治。络绣多废乱，篇帛久尘缁。
离心壮为剧，飞念如悬旗。石席我不爽，德音君勿欺。

瑟瑟凉海风，竦竦寒山木。纷纷羁思盈，慊慊夜弦促。访言山海路，千里歌别鹄。
弦绝空咨嗟，形音谁赏录。辛苦异人状，美貌改如玉。徒畜巧言鸟，不解心款曲。

孤鸿散江屿，连翩遵渚飞。含嘶衡桂浦，驰顾河朔畿。攒攒劲秋木，昭昭净冬辉。
窗前涤欢爵，帐里缝舞衣。芳岁犹自可，日夜望君归。

凭楹玩夜月，迥眺出谷云。还山路已远，往海不及群。徘徊清淮汭，顾慕广江渍。
物情乖喜歇，守操古难闻。三越丰少姿，容态倾动君。

开黛睹容颜，临镜访遥涂。君子事河源，弥祀阙还书。春风扫地起，飞尘生绮疏。
文袿为谁设，罗帐空卷舒。不怨身孤寂，但念星隐隅。

暖岁节物早，万萌迎春达。春风夜娅娟，春雾朝晻霭。软兰叶可采，柔桑条易捋。
怨咽对风景，闷瞀守闺闼。天赋愁民命，含生但契阔。忧来无行伍，历乱如覃葛。

学　　古

北风十二月，雪下如乱巾。实是愁苦节，惆怅忆情亲。会以两少妾，同是洛阳人。
嬛绵好眉目，闲丽美腰身。凝肤皎若雪，明净色如神。骄爱生盼瞩，馨媚起朱唇。
衿服杂缇缋，首饰乱琼珍。调弦俱起舞，为我唱梁尘。人生贵得意，怀愿待君申。
幸值严冬暮，幽夜方未晨。齐衿久两设，角枕已双陈。愿君早休息，留歌待三春。

古　　辞

容华不待年，何为客游梁。九月寒阴合，悲风断君肠。叹息空房妇，幽思坐自伤。劳心结远路，惆怅独未央。

拟青青陵上柏

涓涓乱江泉，绵绵横海烟。浮生旅昭世，空事叹华年。书翰幸闲暇，我酌子萦弦。飞镳出荆路，骛服指秦川。渭滨富皇居，鳞馆匝河山。舆童唱秉椒，棹女歌采莲。孚愉鸾阁上，窈窕凤楹前。娱生信非谬，安用求多贤。

学刘公干体　五首

欲宦乏王事，结主远恩私。为身不为名，散书徒满帷。连冰上冬月，披雪拾园葵。圣灵烛区外，小臣良见遗。

曀曀寒野雾，苍苍阴山柏。树迥雾萦集，山寒野风急。岁物尽沦伤，孤贞为谁立。赖树自能贞，不计迹幽涩。

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集君瑶台上，飞舞两楹前。兹晨自为美，当避艳阳天。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

荷生渌泉中，碧叶齐如规。回风荡流雾，珠水逐条垂。彪炳此金塘，藻耀君王池。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

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北园有细草，当昼正含霜。衰荣顿如此，何用独芬芳。抽琴为尔歌，弦断不成章。

拟阮公夜中不能寐

漏分不能卧，酌酒乱繁忧。惠气凭夜清，素景缘隟流。鸣鹤时一闻，千里绝无俦。伫立为谁久，寂寞空自愁。

学陶彭泽体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

白　　云

探灵喜解骨，测化善腾天。情高不恋俗，厌世乐寻仙。炼金宿明馆，屑玉止瑶渊。凤歌出林阙，龙驾戾蓬山。凌岩采三露，攀鸿戏五烟。昭昭景临霞，汤汤风媚泉。命娥双月际，要媛两星间。飞虹眺卷河，泛雾弄轻弦。笛声谢广宾，神道不复传。一逐白云去，千龄犹未旋。

临川王服竟还田里

送旧礼有终，事君惭懦薄。税驾罢朝衣，归志愿巢壑。寻思邈无报，退命愧天爵。舍耨将十龄，还得守场藿。道经盈竹笥，农书满尘阁。怆怆秋风生，戚戚寒纬作。丰雰粲草华，高月丽云崿。屏迹勤躬稼，衰疾倚芝药。顾此谢人群，岂直止商洛。

行药至城东桥

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严车临迥陌，延瞰历城瞰。蔓草缘高隅，修杨夹广津。迅风首旦发，平路塞飞尘。扰扰游宦子，营营市井人。怀金近从利，抚剑远辞亲。争先万里涂，各事百年身。开芳及稚节，含采吝惊春。尊贤永照灼，孤贱长隐沦。容华坐销歇，端为谁苦辛。

园中秋散

负疾固无豫，晨衿怅已单。气交蓬门疏，风数园草残。荒墟半晚色，幽庭怜夕寒。既悲月户清，复切夜虫酸。流枕商声苦，骚杀年志阑。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倘结弦上情，岂孤林下弹。

观圃人艺植

善贾笑蚕渔，巧宦贱农牧。远养遍关市，深利穷海陆。乘轺实金羁，当垆信珠服。居无逸身伎，安得坐粱肉。徒承属生幸，政缓吏平睦。春畦及耘艺，秋场早芟筑。泽阅既繁高，山荣又登熟。抱锸垅上餐，结茅野中宿。空识已尚淳，宁知俗翻覆。

遇铜山掘黄精

土肪□中经，水芝韬内策。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矧蓄终古情，重拾烟雾迹。羊角栖断云，榼口流隘石。铜谿昼森沈，乳窦夜涓滴。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蹀蹀寒叶离，䀾䀾秋水积。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岂怀梁郑客。得仁古无怨，顺道今何惜。

见卖玉器者 并序

见卖玉器者，或人欲买，疑其是珉，不肯成市。聊作此诗，以戏买者。

泾渭不可杂，珉玉当早分。子实旧楚客，蒙俗谬前闻。安知理孚采，岂识质明温。我方历上国，从洛入函辕。扬光十贵室，驰誉四豪门。奇声振朝邑，高价服乡村。宁能与尔曹，瑜瑕稍辨论。

怀 楚 人

哀乐生有端，离会起无因。去事难重念，恍惚似如神。属期眇已远，后遇邈无辰。驰风扫遥路，轻罗含夕尘。思君成首疾，欲息眉不伸。

梦 归 乡

衔泪出郭门，抚剑无人逵。沙风暗空起，离心眷乡畿。夜分就孤枕，梦想暂言归。孀妇当户叹，缫丝复鸣机。慊款论久别，相将还绮闱。历历檐下凉，胧胧帷里晖。刈兰争芬芳，采菊竞葳蕤。开奁夺香苏，探袖解缨徽。梦中长路近，觉后大江违。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白水漫浩浩，高山壮巍巍。波澜异往复，风霜改荣衰。此土非吾土，慷慨当告谁。

春　　羁

征人叹道遐，去乡𢥞路迩。佳期每无从，淮阳非尺咫。春日起游心，劳情出徙倚。岫远云烟绵，谷屈泉靡迤。风起花四散，露浓条旖旎。暄妍正在兹，摧抑多嗟思。嘶声名边坚，岂我箱中纸。染翰饷君琴，新声忆解子。

岁 暮 悲

霜露迭濡润，草木互荣落。日夜改运周，今悲复如昨。昼色苦沉阴，白雪夜回薄。皎洁冒霜雁，飘扬出风鹤。天寒多颜苦，妍容逐丹壑。丝罥千里心，独宿乏然诺。岁暮美人还，寒壶与谁酌。

在江陵叹年伤老

五难未易夷，三命戒渊抱。方瞳起松髓，赪发疑桂脑。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开帘窥景夕，备属云物好。翾翾燕弄风，袅袅柳垂道。池渎乱苹萍，园椶美花草。节如惊灰异，零落就衰老。

夜听妓

夜来坐几时，银汉倾露落。澄沧入闺景，葳蕤被园藿。丝管感暮情，哀音绕梁作。芳盛不可恒，及岁共为乐。天明坐当散，琴酒驶弦酌。

玩月城西门廨中

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末映东北墀，娟娟似娥眉。娥眉蔽珠栊，玉钩隔锁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客游厌苦辛，仕子倦飘尘。休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肴乾酒未阕，金壶启夕沦。回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

喜　　雨

营社达群阴，屯云掩积阳。河井起龙蒸，日魄歛游光。簇云飞泉室，震风沉羽乡。升雰浃地维，倾润泻天潢。平洒周海岳，曲潦溢川庄。惊雷鸣桂渚，回涓流玉堂。珍木抽翠条，炎卉擢朱芳。关市欣九赋，京廪开万箱。无谢尧为君，何用知柏皇。

苦　　雨

连阴积浇灌，滂沱下霖乱。沉云日夕昏，骤雨淫朝旦。蹊泞走兽稀，林寒鸟归晏。密雾冥下溪，聚云屯高岸。野雀无所依，群鸡聚空馆。川梁日已广，怀人邈渺漫。徒酌相思酒，空急促明弹。

咏白雪

白珪诚自白，不如雪光妍。工随物动气，能逐势方圆。无妨玉颜媚，不夺素缯鲜。投心障苦节，隐迹避荣年。兰焚石既断，何用恃芳坚。

三　　日

气暄动思心，柳青起春怀。时艳怜花药，服净俛登台。提壶野中饮，爱心烟未开。露色染春草，泉源洁冰苔。泥泥濡露条，袅袅承风栽。凫雏掇苦荠，黄鸟衔樱梅。解衿欣景预，临流竞覆杯。美人竟何在，浮心空自摧。

咏　　秋

秋兰徒晚绿，流风渐不亲。飘我垂罳幕，惊此梁上尘。沉阴安可久，丰景将遂沦。

何由忽灵化，暂见别离人。

秋　　夕

虑涕拥心用，夜默发思机。幽闺溢凉吹，闲庭满清辉。紫兰花已歇，青梧叶方稀。江上凄海戾，汉曲惊朔霏。发斑悟壮晚，物谢知岁微。临宵嗟独对，抚赏怨情违。踌躇空明月，惆怅徒深帷。

秋　　夜 二首

夜久膏既竭，启明旦未央。环情倦始复，空闺起晨装。幸承天光转，曲影入幽堂。徘徊集通隟，宛转烛回梁。帷风自卷舒，帘露视成行。岁役急穷晏，生虑备温凉。丝纨夙染濯，绵绵夜裁张。冬雪旦夕至，公子乏衣裳。华心爱零落，非直惜容光。愿君剪众志，且共覆前觞。

遁迹避纷喧，货农栖寂寞。荒径驰野鼠，空庭聚山雀。既远人世欢，还赖泉卉乐。折柳樊场圃，贞绠汲潭壑。霁旦见云峰，风夜闻海鹤。江介早寒来，白露先秋落。麻垄方结叶，瓜田已扫箨。倾辉忽西下，回景思华幕。攀萝席中轩，临觞不能酌。终古自多恨，幽悲共沦铄。

和王护军秋夕

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惊飙西北起，孤雁夜往还。开轩当户牖，取琴试一弹。停歌不能和，终曲久辛酸。金气方劲杀，隆阳微且单。泉涸甘井竭，节徙芳岁残。生事各多少，谁共知易难，投章心蕴结，千里途轻纨。愿托孤老暇，觞思暂开餐。

和王义兴七夕

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匹命无单年，偶影有双夕。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

冬　　至

舟迁庄甚笑，水流孔急叹。景移风度改，日至晷回换。眇眇负霜鹤，皎皎带云雁。长河结瓓玕，层冰如玉岸。哀哀古老容，惨颜愁岁晏。催促时节过，逼迫聚离散。美人还未央，鸣筝谁与弹。

冬　　日

严风乱山起，白日欲还次。曛雾蔽穷天，夕阴晦寒地。烟霾有氛氲，精光无明异。风急野田空，饥禽稍相弃。含生共通闭，怀贤敦为利。天窥苟平圆，宁得已偏媚。淳海有归潮，衰容不还稚。君今且安歌，无念老方至。

望　　水

刷鬓垂秋日，登高观水长。千涧无别源，万壑共一广。流驶巨石转，湍回急沫上。苕苕岭岸高，照照寒洲爽。东归难忖测。日逝谁与赏。临川忆古事，目孱千载想。河伯自矜大，海若沈渺莽。

望孤石

江南多暖谷，杂树茂寒峰。朱华抱白雪，阳条熙朔风。蚌节流绮藻，辉石乱烟虹。泄云去无极，驰波往不穷。啸歌清漏毕，徘徊朝景终。浮生会当几，欢酌每盈衷。

山行见孤桐

桐生丛石里，根孤地寒阴。上倚崩岸势，下带洞阿深。奔泉冬激射，雾雨夏霖霪。未霜叶已肃，不风条自吟。昏明积苦思，昼夜叫哀禽。弃妾望掩泪，逐臣对抚心。虽以慰单危，悲凉不可任。幸愿见凋斫，为君堂上琴。

咏双燕　二首

双燕戏云崖，羽翰始差池。出入南闺里，经过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层楹不可窥。沉吟芳岁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辞旧爱，衔泪觅新知。

可怜雪中燕，旦去暮来归。自知羽翅弱，不与鹄争飞。寄声谢飞鹄，往事子毛衣。琐心诚贫薄，叵吝节荣衰。阴山饶苦雾，危节多劲威。岂但避霜雪，当儆野人机。

谢玄晖五古　一百一十八首

隋王鼓吹曲　十首　并序

齐永明八年，谢朓奉镇西隋王教，于荆州道中作。《钧天》以上三曲颂帝功，《校

猎》以上三曲颂藩德。

元 会 曲

二仪启昌历，三阳应庆期。珪贽纷成序，鞮译憬来思。分阶艳组练，充庭罗翠旗。觞流白日下，吹溢景云滋。天仪穆藻殿，万宇寿皇基。

郊 祀 曲

六宗禋配岳，五畤奠甘泉。
整跸游九阙，清箫开八埏。锵锵玉銮动，溶溶金障旋。郊宫光已属，升柴礼既虔。福响灵之集，南岳固斯年。

钧 天 曲

高宴颢天台，置酒迎风观。笙镛礼百神，钟石动云汉。瑶堂琴瑟惊，绮席舞衣散。威凤来参差，玄鹤起凌乱。已庆明庭乐，讵惭南风弹。

入 朝 曲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出 藩 曲

云枝紫微内，分组承明阿。飞艎溯极浦，旌节出关河。渺渺苍山色，沈沈寒水波。铙音巴渝曲，箫鼓盛唐歌。夫君迈惟德，江汉仰清和。

校 猎 曲

凝霜冬十月，杀盛凉飙哀。原泽旷千里，腾骑纷往来。平罝望烟合，烈火从风回。殪兽华容浦，张乐荆山台。虞人昔有谕，明明时戒哉。

从 戎 曲

选旅辞□轩，弭节赴河源。日起霜戈照，风回连骑翻。红尘朝夜合，黄沙万里昏。寥戾清笳转，萧条边马烦。自勉辍耕愿，征役去何言。

送 远 曲

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方衢控龙马，平路骋朱轮。琼筵妙舞绝，桂席羽觞陈。白云丘陵远，山川时未因。一为清吹激，潺湲伤别巾。

登 山 曲

天明开秀崿，澜光媚碧堤。风荡飘莺乱，云行芳树低。暮春春服美，游驾凌丹梯。升峤既小鲁，登峦且怅齐。王孙尚游衍，蕙草正萋萋。

泛 水 曲

玉露沾翠叶，金风鸣素枝。罢游平乐苑，泛鹢昆明池。旌旗散容裔，箫管吹参差。日晚厌遵渚，采菱赠清漪。百年如流水，寸心宁共知。

江 上 曲

易阳春草出，踟蹰日已暮。莲叶尚田田，淇水不可渡。愿子淹桂舟，时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许，桂舟复容与。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

蒲 生 行

蒲生广湖边，托身洪波侧。春露惠我泽，秋霜缛我色。根叶从风浪，常恐不永植。摄生各有命，岂云智与力。安得游云上，与尔同羽翼。

咏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

生平宫阁里，出入侍丹墀。开笥方罗縠，窥镜比蛾眉。初别意未解，去久日生悲。憔悴不自识，娇羞馀故姿。梦中忽仿佛，犹言承燕私。

鼓吹曲二首同沈右率诸公赋

芳　　树

早玩华池阴，复影沧洲枻。椅柅芳若斯，葳蕤纷可结。霜下桂枝销，怨与飞蓬折。不厕玉盘滋，谁怜终委绝。

临 高 台

千里常思归，登台临绮翼。才见孤鸟还，未辨连山极。四面动清风，朝衣起寒色。谁知倦游者，嗟此故乡忆。

同赋杂曲名　秋竹曲

婵娟绮窗北，结根未参差。从风既袅袅，映日颇离离。欲求枣下吹，别有江南枝。但能凌白雪，贞心荫曲池。

曲 池 水

缓步遵莓渚，披衿待蕙风。芙蕖舞轻带，苞笋出芳丛。浮云自西北，江海思无穷。

鸟去能传响，见我绿琴中。

铜雀台同谢谘议赋

繐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芳襟染泪迹，婵娟空复情。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

游　　山

托养因支离，乘间遂疲蹇。语默良未寻，得丧云谁辨。幸沿山水都，复值清冬缅。凌岩必千仞，寻壑将万转。坚崿既崚嶒，回流复宛澶。杳杳云窦深，渊渊石溜浅。旁眺郁篻䉤，还望森柟楩。荒隩被葴莎，崩壁带苔藓。鼯狖叫层嵁，鸥凫戏沙衍。触赏聊自观，即趣咸已展。经目惜所遇，前路欣方践。无言蕙草歇，留垣芳可搴。尚子时未归，邴生思自免。永志昔所钦，胜迹今能选。寄言赏心客，得性良为善。

游敬亭山

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上干蔽白日，下属带回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独鹤方朝唳，饥鼯此夜啼。渫云已漫漫，夕雨亦凄凄。我行虽纡阻，兼得寻幽蹊。缘源殊未极，归径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皇恩竟已矣，兹理庶无睽。

将游湘水寻句溪

既从陵阳钓，挂鳞骖赤螭。方寻桂水源，谒帝苍山垂。辰哉且未会，乘景弄清漪。瑟汩泻长淀，潺湲赴两岐。轻苹上靡靡，杂石下离离。寒草分花映，戏鲔乘空移。兴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枝。鱼鸟余方玩，缨緌君自縻。及兹畅怀抱，山川长若斯。

游 东 田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答王世子

飞雪天上来，飘聚绳枢外。苍云暗九重，北风吹万籁。有酒招亲朋，思与清颜会。熊席惟尔安，羔裘岂吾带。公子不垂堂，谁肯怜萧艾。

答张齐兴

荆山礴百里，汉广流无极。北驰星斗正，南望朝云色。川隰同幽快，冠冕异今昔。子肃两岐功，我滞三冬职。谁知京洛念，仿佛昆山侧。向夕登城壕，潜地隐复直。地迥闻遥蝉，天长望归翼。清文忽景丽，思泉纷宝饰。勿言修路阻，勉子康衢力。曾厓寂且寥，归轸逝言陟。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酬晋安王德元

梢梢枝早劲，涂涂露晚晞。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雁飞。拂雾朝青阁，日旰坐彤闱。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

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

结构何迢递，旷望极高深。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复此风中琴。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若遗金门步，见就玉山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淮阳股肱守，高卧犹在兹。况复南山曲，何异幽栖时。连阴盛农节，簦笠聚东菑。高阁常昼掩，荒阶少诤辞。珍簟清夏室，轻扇动凉□。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夏李沈朱实，秋藕折轻丝。良辰竟何许，夙昔梦佳期。坐啸徒可积，为邦岁已期。弦歌终莫取，抚枕令自嗤。

别王丞僧孺

首夏犹清和，馀春满郊甸。花树杂为锦，月池皎如练。如何当此时，别离言与宴。留杂已郁纡，行舟亦遥衍。非君不见思，所悲思不见。

同羁夜集

积念隔炎凉，骧言始今夕。已对浊尊酒，复此故乡客。霜月始流砌，寒蛸早吟隙。
幸藉京华游，边城宴良席。樵采咸共同，荆莎聊可藉。恐君城阙人，安能久松柏。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
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

弱龄倦簪履，薄晚忝华奥。闲沃尽地区，山泉谐所好。幸遇昌化穆，淳俗罕惊暴。
四时从偃息，三省无侵冒。下车遽暄席，纡服始黔灶。荣辱未遑敷，德礼何由导。
汩徂奉南岳，兼秩典邦号。疲马方云驱，铅刀安可操。遗惠良寂寞，恩灵亦匪报。
桂水日悠悠，结言幸相劳。吐纳贻尔和，穷通勖所蹈。

怀 故 人

芳洲有杜若，可以赠佳期。望望忽超远，何由见所思。行行未千里，山川已间之。
离居方岁月，故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

始之宣城郡

下帷阙章句，高谈愧名理。疏散谢公卿，萧条依掾史。簪发逢嘉会，教义承君子。
心迹苦未并，忧欢将十祀。幸沾云雨庆，方辔参多士。振鹭徒追飞，群龙难隶齿。
烹鲜止贪竞，共治属廉耻。伊余昧损益，何用祇千里。解剑北宫朝，息驾南川涘。
宁希广平咏，聊慕华阴市。弃置宛洛游，多谢金门里。招招漾轻楫，行行趋岩趾。
江海虽未从，山林于此始。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休沐重还丹阳道中

薄游第从告，思闲愿罢归。还邛歌赋似，休汝车骑非。灞池不可别，伊川难重违。

汀葭稍靡靡，江菼复依依。田鹄远相叫，沙鸨忽争飞。云端楚山见，林表吴岫微。试与征徒望，乡泪尽沾衣。赖此盈樽酒，含景望芳菲。问我劳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狭轻轩冕，恩甚恋闺闱。岁华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京路夜发

扰扰整夜装，肃肃戒徂两。晓星正寥落，晨光复□漭。犹沾馀露团，稍见朝霞上。故乡邈已夐，山川修且广。文奏方盈前，怀人去心赏。敕躬每蹐蹐，瞻恩惟震荡。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始出尚书省

惟昔逢休明，十载朝云陛。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宸景厌昭临，昏风沦继体。纷虹乱朝日，浊河秽清济。防口犹宽政，餐荼更如荠。英衮畅人谋，文明固天启。青精翼紫轪，黄旗映朱邸。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趋事辞宫阙，载笔陪旌棨。邑里向疏芜，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欢娱燕兄弟。既秉丹石心，宁流素丝涕。因此得萧散，垂竿深涧底。

直中书省

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弘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沉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珮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观朝雨

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空濛如薄雾，散漫似轻埃。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耳目暂无扰，怀古信悠哉。戢翼希骧首，乘流畏曝鳃。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战胜者，去剪北山莱。

宣城郡内登望

借问下车日，匪直望舒圆。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

威纡距遥甸，巉岩带远天。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怅望心已极，惝怳魂屡迁。
结发倦为旅，平生早事边。谁规鼎食盛，宁要狐白鲜。方弃汝南诺，言税辽东田。

冬日晚郡事隙

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窗竹。檐隙自周流，房栊闲且肃。
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已惕暮归心，复伤千里目。风霜旦夕甚，蕙草无芬馥。
云谁美笙簧，孰是厌䓣轴。愿言税逸驾，临潭饵秋菊。

高斋视事

馀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暖暖江村见，离离海树出。披衣就清盥，凭轩方秉笔。
列俎归单味，连驾止容膝。空为大国忧，纷诡谅非一。安得扫荒径，锁吾愁与疾。

冬绪羁怀示萧谘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

去国怀丘园，入远滞城阙。寒灯耿宵梦，清镜悲晓发。风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寂寞此闲帷，琴尊任所对。客念坐婵媛，年华稍菴菱。夙慕云泽游，共奉荆台绩。
一听春莺喧，再视秋鸿没。疲骖良易返，恩波不可越。谁慕临淄鼎，常希茂陵渴。
依隐幸自从，求心果芜昧。方轸归与愿，故山芝未歇。

落日怅望

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遑舍。落日馀清阴，高枕东窗下。寒槐渐如束，秋菊行当把。
借问此何时，凉风怀朔马。已伤归慕客，复思离居者。情嗜幸非多，案牍偏为寡。
既乏琅琊政，方憩洛阳社。

赛敬亭山庙喜雨

夕帐怀椒糈，蠲景洁碩芗。登秋虽未献，望岁佇年祥。潭渊深可厉，狭邪车未方。
曚胧度绝限，出没见林堂。秉玉朝群帝，樽桂迎东皇。排云接虬盖，蔽日下霓裳。
会舞纷瑶席，安歌绕凤梁。百味芬绮帐，四座沾羽觞。福被延民泽，乐极思故乡。
登山骋归望，原雨晦茫茫。胡宁昧千里，解珮拂山庄。

赋贫民田

假遇非将迎，靖共延殊庆。中岁历三台，旬月典邦政。曾是共治情，敢忘恤贫病。
将无富教礼，孰有知方性。郭本抑工商，均业省兼并。察壤见泉脉，觇星视农正。
黍稷缘高殖，穲稌即卑盛。旧埒新塍分，青苗白水映。遥树匝清阴，连山周远净。

即此风云佳，孤觞聊可命。既微三载道，庶藉两歧咏。俾尔仓廪实，余从谷口郑。

移病还园示亲属

疲策倦人世，敛性就幽蓬。停琴伫凉月，灭烛听归鸿。凉薰乘暮晰，秋华临夜空。叶低知露密，岩断识云重。折荷葺寒袂，开镜眄衰容。海暮腾清气，河关秘栖冲。烟衡时未歇，芝兰去相从。

治　宅

结宇夕阴街，荒幽横九曲。迢递南川阳，迤逦西山足。辟馆临秋风，敞窗望寒旭。风碎池中荷，霜剪江南菉。既无东都金，且税东皋粟。

秋夜讲解

四缘去谁肇，七识习未央。沈沈倒营魄，苦荫蹙愁肠。琴瑟徒烂漫，姱容空满堂。春颜遽几日，秋垄终茫茫。孰云济沉溺，假愿托津梁。惠唱摛泉涌，妙演发金相。空有定无执，宾实固相忘。自来乘首夏，及此申暮霜。云物清晨景，衣巾引夕凉。风振蕉茇裂，霜下梧楸伤。六龙且无借，三相宁久长。何时接灵应，及子同舟航。

春　思

茹溪发春水，阰山起朝日。兰色望已同，萍际转如一。巢燕声上下，黄鸟弄俦匹。边郊阻游衍，故人盈契阔。梦寐借假簧，思归赖倚瑟。幽念渐郁陶，山楹永为室。

秋　夜

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北窗轻幔垂，西户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视阶前湿。谁能长分居，秋尽冬复及。

和何议曹郊游 二首

春心澹容与，挟戈步中林。朝光映红萼，微风吹好音。江垂得清赏，山际果幽寻。未尝远离别，知此惬归心。流泝终靡已，嗟行方至今。

江皋倦游客，薄暮怀归者。扬舲浮大川，怅望至日下。霾靡青莎被，潺湲石流泻。寄语持笙簧，舒忧愿自假。归途岂难涉，翻同江上夏。

和刘西曹望海台

沧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往往孤山映，处处春云生。差池远雁没，飒沓群凫惊。嚣尘及簿领，弃舍出重城。临川徒可羡，结网庶时营。

和宋记室省中

落日飞鸟远，忧来不可及。竹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怀归欲乘电，瞻言思解翼。清扬婉禁居，秘此文墨职。无叹阻琴尊，相从伊水侧。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二别阻汉坻，双崤望河澳。兹岭复巑岏，分区奠淮服。东限琅邪台，西距孟诸陆。阡眠起杂树，檀栾荫修竹。日隐涧疑空，云聚岫如复。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谷。阽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长蛇固能剪，奔鲸自此曝。道峻芳尘流，业遥年运倏。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浩荡别亲知，连翩戒征轴。再远馆娃宫，两去河阳谷。风烟四时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凋，秋场庶能筑。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

炎灵遗剑玺，当涂骇龙战。圣期缺中壤，霸功兴寓县。鹊起登吴山，凤翔凌楚甸。衿带穷岩险，帷帟尽谋选。北拒溺骖镳，西龛收组练。江海既无波，俯仰流英眄。裘冕类禋郊，卜揆崇离殿。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宴。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茜。三光厌分景，书轨欲同荐。参差世祀忽，寂寞市朝变。舞馆识馀基，歌梁想遗啭。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遍。雄图怅若兹，茂宰深遐睠。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缨弁。清卮阻献酬，良书限闻见。幸藉芳音多，承风采馀绚。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

夏始和刘孱陵

威仰弛苍郊，龙曜表皇隰。春色卷遥甸，炎光丽近邑。白苹望已骋，缃荷纷可袭。徒愿尺波旋，终怜寸景戢。对窗斜日过，洞幌鲜飙入。浮云去欲穷，暮鸟飞相及。柔翰缜芳尘，清源非易挹。回江难绝济，云谁畅伫立。良宰劭夜渔，出入事朝汲。积羽余既裳，更赋子盈粒。椅梧何必零，归来共栖集。

新治北窗和何从事

国小暇日多，民淳纷务屏。辟牖期清旷，开帘候风景。泱泱日照溪，团团云去岭。岧峣兰橑峻，骈阗石路整。池北树如浮，竹外山犹影。自来弥弦望，及君临其颍。

清文蔚且咏，微言超已领。不见城濠侧，思君朝夕顷。回舟方在辰，何以慰延颈。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

掖庭聘绝国，长门失欢宴。相逢咏蘼芜，辞宠悲团扇。花丛乱数蝶，风帘入双燕。
徒使春带赊，坐惜红妆变。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贱。故人心尚尔，故人心不见。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结轸清郊路，回瞰苍江流。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
桃李成蹊径，桑榆荫道周。东都已俶载，言归望绿畴。

和刘中书

昔余侍君子，历此游荆汉。山川隔旧赏，朋僚多雨散。图南矫风翮，曾非息短翰。
移疾觏新篇，披衣起渊玩。惆怅怀昔践，仿佛得殊观。赩紫共彬驳，云锦相凌乱。
奔星上未穷，惊雷下将半。回潮渍崩树，轮囷轧倾岸。岩嶇或傍翻，石箘无修干。
澄澄明浦媚，衍衍清风烂。江潭良在目，怀贤兴累叹。岁暮不我期，淹留绝岩畔。

赠王主簿 二首

日落窗中坐，红妆好颜色。舞衣襞未缝，流黄覆不织。蜻蛉草际飞，游蜂花上食。
一遇长相思，愿寄连翩翼。

清吹要碧玉，调弦命绿珠。轻歌急绮带，含笑解罗襦。馀曲讵几许，高驾且踟蹰。
徘徊韶景暮，惟有洛城隅。

和萧中庶直石头

九河亘积岨，三嵕郁旁眺。皇州总地德，回江款岩徼。井干艴苍林，云甍蔽层峤。
川霞旦上薄，山光晚馀照。翔集乱归燕，虹蜺纷引曜。君子奉神略，瞰迥凭重峭。
弹冠已藉甚，升车益英妙。功存汉册书，荣并周庭燎。汲疾移偃息，董园倚谈笑。
麾□一悠悠，谦姿光且劭。宴嘉多暇日，兴文起渊调。曰余厕鳞羽，灭景从渔钓。
泽渥资投分，逢迎典待诏。咏沼邀含毫，专城空坐啸。徒惭皇览揆，终延曲士诮。
方追隐沦诀，偶解金丹要。若偶巫咸招，帝阍良可叫。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

嘉树因枝条，琢玉良可宝。若人陵曲台，垂帷茂渊道。善诱宗学原，鸣钟霁幽抱。

仁风沮宛洛，清徽夜何早。岁晚结松阴，平原乱秋草。不有至言扬，终滞西山老。

和王长史卧病

崥岫款崇崖，派别朝洪河。兔园文雅盛，章台冠盖多。渊襟眷睿岳，燮赞动甿歌。
顾影惭骓服，载笔旅江沱。缟衣分可献，琴言暖已和。青皋向还色，春润视生波。
岩垂变好鸟，松上改陈萝。日与岁眇邈，归恨积蹉跎。愿缉吴山杜，宁袂楚池荷。
清风岂孤劭，功遂怀曾阿。勿药良有畅，荏苒芳未过。幸留清樽味，言藉故田莎。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

春城丽白日，阿阁跨层楼。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
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

和沈祭酒行园

清淮左长薄，荒径隐高蓬。回潮旦夕上，寒渠左右通。霜畦纷绮错，秋町郁蒙茸。
环梨悬已紫，珠榴折且红。君有栖心地，伊我欢既同。何用甘泉侧，玉树望青葱。

奉和隋王殿下 十六首

玄冬寂修夜，天围静且开。亭皋霜气怆，松宇清风来。高琴时以思，幽人多感怀。
幸藉汾阳想，岭首正徘徊。

高秋夜方静，神居肃且深。闲阶涂广路，凉宇澄月阴。婵娟影池竹，疏芜散风林。
渊情协爽节，咏言兴德音。礙道空已积，干直愧蓬心。

怆怆绪风兴，祁祁族云布。严气集高轩，稠阴结寒树。日月谬论思，朝夕承清豫。
徒藉小山文，空揖章台赋。

星回夜未艾，洞房凝远情。云阴满池榭，中月悬高城。乔木含风雾，行雁飞且鸣。
平台盛文雅，西园富群英。芳庆良永矣，君王嗣德声。眷此伊洛咏，载怀汾水情。
顾己非丽则，恭惠奉仁明。观淄咏已失，怃然愧簪缨。

肃景游清都，修簪侍兰室。异榭疏远风，广庭丽朝日。穆穆神仪静，愔愔道言密。
一餐系灵表，无吝科年历。

神心遗魏阙，中想顾汾阳。肃景怀辰豫，捐玦剪山杨。时惟清夏始，云景暖含芳。
月阴洞野色，日华丽池光。草合亭皋远，霞生川路长。端坐闻鹤引，静瑟怆复伤。

怀哉泉石思，歌咏郁琼相。春塘多迭驾，言从伊与商。衮职眷英览，独善伊何忘。愿辍东都远，弘道侍云梁。

清房洞已静，闲风伊夜来。云生树阴远，轩广月容开。宴私移烛饮，游赏藉琴台。风猷冠淄邺，衽□愧唐枚。

方池含积水，明月流皎镜。规荷承日泫，彯鳞与风泳。上善叶渊心，止川测动性。幸是方春来，侧点游濠盛。

浮云西北起，飞来下高堂。合散轻帷表，飘舞桂台阳。遥阶收委羽，平地如夜光。眷言金玉照，顾惭兰蕙芳。

睿心重离析，歧路清江隈。四面寒飙举，千里白云来。川长别管思，地迥翻旗回。还顾昭阳阙，超远章华台。置酒巫山日，为君停玉杯。

桂楼飞绝限，超远向江岐。轻寒霁广甸，微风散清漪。连连绝雁举，渺渺青烟移。严城乱芸草，霜塘凋素枝。气爽深遥瞩，豫永聊停曦。即已终可悦，盈樽且若斯。

炎光缺风雅，宗霸拯时沦。龙德待云雾，令图方再晨。岁远荒城思，霜华宿草陈。英威遽如是，徘徊歧路人。

念深冲照广，业阐清化玄。端仪穆金殿，敷教藻琼筵。船湛轻帷蔼，磬转芳风旋。卷辔栖道树，方津棹法舷。归兴凭大造，昭涂良易筌。

分悲玉瑟断，别绪金樽倾。风入芳帷散，缸华兰殿明。想折中园草，共知千里情。行云故乡色，赠此一离声。

年华豫已涤，夜艾赏方融。新萍时合水，弱草未胜风。闺幽瑟易响，台迥月难中。春物广馀照，兰萱佩未穷。

连漪映馀雪，严城限深雾。清寒起洞门，东风急池树。神居望已肃，徘徊举冲趣。栖归如迟咏，丘山不可屡。

和纪参军服散得益

金液称九转，西山歌五色。炼质乃排云，濯景终不测。云英亦可饵，且驻羲和力。能令长卿卧，暂故遇真识。

和王中丞闻琴

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风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将发石头上烽火楼

徘徊恋京邑，踯躅睠曾阿。陵高迟关近，眺迥风云多。荆吴阻山岫，江海含澜波。归飞无羽翼，其如离别何。

望 三 湖

积水照赪霞，高台望归翼。平原周远近，连汀见纡直。葳蕤向春秀，芸黄共秋色。薄暮伤哉人，婵媛复何极。

送江水曹还远馆

高馆临荒途，清川带长陌。上有流思人，怀旧望归客。塘边草杂红，树际花犹白。日暮有重城，何由尽离席。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

方舟泛春渚，携手趋上京。安知暮归客，讵忆山中情。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挥袂送君已，独此夜琴声。

临溪送别

怅望南浦时，徙倚北梁步。叶上凉风初，日隐轻霞暮。荒城迥易阴，秋溪广难渡。沫泣岂徒然，君子行多露。

后斋迥望

高轩瞰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巩洛常睠然，摇心似悬□。

与江水曹至干滨戏

山中上芳月，故人清樽赏。远山翠百重，回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芜丝散犹网。

别后能相思，何嗟异封壤。

答沈右率诸君饯别

春夜别清樽，江潭复为客。叹息东流水，如何故乡陌。重树日芬蕴，芳洲转如积。望望荆台下，归梦相思夕。

离夜同江丞王常侍作

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限，客思耿难裁。山川不可梦，况乃故人杯。

祀敬亭山庙

剪削兼太华，峥嵘跨玄圃。贝阙眡阿宫，薜帷阴网户。参差时未来，徘徊望沣浦。椒糈若馨香，无绝传终古。

出 下 馆

麦候始清和，凉雨销炎燠。红莲摇弱荇，丹藤绕新竹。物色盈怀抱，方驾娱耳目。零落既难留，何用存华屋。

落日同何仪曹煦

参差复殿影，氛氲绮罗杂。风入天渊池，芰荷摇复合。远听雀声聚，回望树阴沓。一赏桂尊前，宁伤蓬鬓飒。

夜 听 妓 二首

琼闺钏响闻，瑶席芳尘满。要取洛阳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态迟，意倾歌弄缓。知君密见亲，寸心传玉碗。

上客光四座，佳丽值千金。挂钗报缨绝，堕珥答琴心。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襟。欢乐夜方静，翠帐垂沈沈。

咏 蔷 薇

低枝讵胜叶，轻香幸自通。发萼初攒紫，馀采尚霏红。新花对白日，故蕊逐行风。参差不俱曜，谁肯盼微丛。

咏　　蒲

离离水上蒲，结水散为珠。间厕秋菡礚，出入春凫雏。初萌实雕俎，暮蕊杂椒涂。所悲塘上曲，遂铄黄金躯。

咏兔丝

轻丝既难理，细缕竟无织。烂漫已万条，连绵复一色。安根不可知，萦心终不测。所贵能卷舒，伊用蓬生直。

游东堂咏桐

孤桐北窗外，高枝百尺馀。叶生既婀娜，叶落更扶疏。无华复无实，何以赠离居。裁为圭与瑞，足可命参墟。

杂　　咏 三首

镜　　台

玲珑类丹槛，苕亭似玄阙。对凤悬清冰，垂龙挂明月。照粉拂红妆，插花理云发。玉颜徒自见，常谓君情歇。

灯

发翠斜汉里，蓄宝宕山峰。抽茎类仙掌，衔光似烛龙。飞蛾再三绕，轻花四五重。孤对相思夕，空照舞衣缝。

烛

杏梁宾未散，桂宫明欲沈。暖色轻帷里，低光照宝琴。徘徊云髻影，灼烁绮疏金。恨君秋月夜，遗我洞房阴。

同咏乐器得琴

洞庭风雨干，龙门生死枝。雕刻纷布濩，冲响郁清危。春风摇蕙草，秋月满华池。是时操别鹤，淫淫客泪垂。

同咏坐上玩器得乌皮隐几

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

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

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得席

本生潮汐池，落景照参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夺江蓠。遇君时采撷，玉座奉金卮。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

咏竹火笼

庭雪乱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怀温奉芳褥。体密用宜通，文邪性非曲。本自江南墟，婕娟修且绿。暂承君玉指，请谢阳春旭。

咏　　风

徘徊登红萼，葳蕤动绿蓏。垂杨低复举，新萍合且离。步檐行袖靡，当户思襟披。高响飘歌吹，相思子未知。时拂孤鸾镜，星鬓视参差。

咏　　竹

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

咏 落 梅

新叶初冉冉，初蕊新菲菲。逢君后园燕，相随巧笑归。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辉。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

咏墙北栀子

有美当阶树，霜露未能移。金蕡发朱采，映日以离离。幸赖夕阳下，馀景及西枝。还思照绿水，君阶无曲池。馀荣未能已，晚实犹见奇。复留倾筐德，君恩信未赀。

卷四

李太白五古上 二百九首

古　风 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䗖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晖。浮云隔两耀，万象昏阴霏。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飙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唯应清都境，长与韩众亲。

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忽自哂，授以炼药说。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

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
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

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
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
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

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观变穷太易，探玄化群生。寂寞缀道论，空帘闭幽情。
驺虞不虚来，鸑鷟有时鸣。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冥。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岁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我愿从之游，未去发已白。不知繁华子，扰扰何所迫。
昆山採琼蕊，可以炼精魄。

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
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月落西上阳，馀辉半城楼。
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
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
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
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泣与亲友别，欲语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险艰，白日欺红颜。分首各千里，去去何时还。

在世复几时，倏如飘风度。空闻紫金经，白首愁相误。抚己忽自笑，沉吟为谁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闲余步。终留赤玉□，东上蓬山路。秦帝如我求，苍苍但烟雾。

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徒劳歌此曲，举世谁为传。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足道，叹息空凄然。

秦水别陇首，幽咽多悲声。胡马顾朔雪，躞蹀长嘶鸣。感物动我心，缅然含归情。昔视秋蛾飞，今见春蚕生。袅袅桑枯叶，萋萋柳垂荣。急节谢流水，羁心摇悬旌。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

秋露白如玉，团团下庭绿。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促。生犹鸟过目，胡乃自结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物苦不知足，登陇又望蜀。人心若波澜，世路有屈曲。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世路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空绝世，馨香谁为传。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

燕赵有秀色，绮楼青云端。眉目艳皎月，一笑倾城欢。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焉得偶君子，共乘双飞鸾。

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古来圣贤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

三季分战国，七雄成乱麻。王风何怨怒，世道终纷拏。至人洞元象，高举凌紫霞。仲尼亦浮海，吾祖之流沙。圣贤共沦没，临歧胡咄嗟。

玄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扰扰季叶人，鸡鸣趋四关。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

白首死罗绮，笑歌无休闲。绿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颜。大儒挥金椎，琢之诗礼间。苍苍三珠树，冥目焉能攀。

璧遗镐池公，明年祖龙死。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蓐收肃金气，西陆弦海月。秋蝉号阶轩，感物忧不歇。良辰竟何许，大运有沦忽。天寒悲风生，夜久众星没。恻恻不忍言，哀歌达明发。

北溟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凌随海运，烜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丑女来效嚬，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直木忌先伐，芳兰哀自焚。盈满天所损，沉冥道为群。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鲁连及柱史，可以蹑清芬。

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

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蹙促争一餐。朝鸣昆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晋，结交青云端。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卧游八极，玉颜已千霜。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摇裔双白鸥，鸣飞沧江流。宜与海人狎，岂伊云鹤俦。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
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寄影宿沙月，沿芳戏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

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
瑶水闻遗歌，玉杯竟空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

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草木有所托，岁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叹葑菲诗。
玉颜艳红彩，云发非素丝。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

八荒驰惊飙，万物尽凋落。浮云蔽颓阳，洪波振大壑。龙凤脱网罟，飘□将安托。
去去乘白驹，空山咏场藿。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
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
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

桃花开东园，含笑夸白日。偶蒙春风荣，生此艳阳质。岂无佳人色，但恐花不实。
宛转龙火飞，零落早相失。讵知南山松，独立自萧瑟。

秦皇按宝剑，赫怒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
但求蓬岛药，岂思农鄺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

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由来紫宫女，共妒青蛾眉。
归去潇湘沚，沉吟何足悲。

宋国梧台东，野人得燕石。夸作天下珍，却哂赵王璧。赵璧无缁磷，燕石非贞真。
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绿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
虎口何婉娈，女颜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青春流惊湍，朱明骤回薄。不忍看秋蓬，飘扬竟何托。光风灭兰蕙，白露洒葵藿。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
果然田成子，一旦弑齐君。

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凤凰鸣西海，欲集无珍木。
□斯得匹居，蒿下盈万族。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

齐瑟弹东吟，秦弦弄西音。慷慨动颜魄，使人成荒淫。彼女佞邪子，婉娈来相寻。
一笑双白璧，再歌千黄金。珍色不贵道，讵惜飞光沉。安识紫霞客，瑶台鸣玉琴。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辉照海月，美价倾鸿都。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羽族禀万化，小大各有依。啁啁亦何辜，六翮掩不挥。愿衔众禽翼，一向黄河飞。
飞者莫我顾，叹息将安归。

我行巫山渚，寻古登阳台。天空彩云灭，地远清风来。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
荒淫竟沦没，樵牧徒悲哀。

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移。谷风刺轻薄，交道方崄巇。
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张陈竟火灭，萧朱亦星离。众鸟集荣柯，穷鱼守空池。
嗟嗟失欢客，勤问何所规。

侠 客 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关 山 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结客少年场行

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
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英雄风。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
武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

长 干 行 二首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预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
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去来悲如何，见少别离多。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
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淼淼暗无边，行人在何处。北客至王公，朱衣满汀中。
日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自怜十五馀，颜色桃李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古朗月行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作团圆。
白兔捣药成，问言谁与餐。蟾蜍蚀圆影，天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恻怆摧心肝。

上之回

三十六离宫，楼台与天通。阁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疏宠不及，桃李伤春风。
淫乐意何极，金舆向回中。万乘出黄道，千旗扬彩虹。前军细柳北，后骑甘泉东。
岂问渭川老，宁邀襄野童。但慕瑶池宴，归来乐未穷。

独不见

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春蕙忽秋草，莎鸡鸣曲池。
风催寒梭响，月入霜闺悲。忆与君别年，种桃齐蛾眉。桃今百馀尺，花落成枯枝。
终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

妾薄命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
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复重难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幽州胡马客歌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剑，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
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天骄五单于，狼戾好凶残。
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
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旄头四光芒，争战如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

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

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宾，金鞍曜朱轮。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叹我万里游，飘□三十春。空谈霸王略，紫绶不挂身。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

君子有所思行

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渭水清银河，横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艳。厩马散连山，军容威绝域。伊皋运元化，卫霍输筋力。歌钟乐未休，荣去老还逼。圆光过满缺，太阳移中昃。不散东海金，何争西辉匿。无作牛山悲，恻怆泪沾臆。

东海有勇妇

梁山感鯀妻，恸哭为之倾。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曜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志在列女籍，竹帛已光荣。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要离杀庆忌，壮夫素所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岂如东海妇，事立独扬名。

黄 葛 篇

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绵幂。青烟蔓长条，缭绕几百尺。闺人费素手，采缉作絺绤。缝为绝国衣，远寄日南客。苍梧大火落，暑服莫轻掷。此物虽过时，是妾手中迹。

白 马 篇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宜山虎，手接太山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波涛。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怨歌行

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君王选玉色，侍寝金屏中。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宁知赵飞燕，夺宠恨无穷。沉忧能伤人，绿鬓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鹔鹴换美酒，舞衣罢雕龙。寒苦不忍言，为君奏丝桐。肠断弦亦绝，悲心夜忡忡。

塞下曲 六首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天兵下北荒，胡马欲南饮。横戈从百战，直为衔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陇头寝。何当破月氏，然后方高枕。

骏马如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销。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白马黄金塞，云砂绕梦思。那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萤飞秋窗满，月度霜闺迟。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无时独不见，泪流空自知。

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

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

塞上曲 三首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

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

襄阳曲 四首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酩酊襄阳下。头上白接䍦，倒着还骑马。

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大堤曲

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

宫中行乐词 八首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卢橘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鸣水，箫吟凤下空。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

玉树春归日，金宫乐事多。后庭朝未入，轻辇夜相过。笑出花间语，娇来烛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

绣户香风暖，沙窗曙色新。宫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昭阳桃李月，罗绮自相亲。

今日明光里，还须结伴游。春风开紫殿，天乐下珠楼。艳舞全知巧，娇歌半欲羞。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宫莺娇欲醉，檐燕语还飞。迟日明歌席，新花艳舞衣。晚来移彩仗，行乐好光辉。

水绿南薰殿，花红北阙楼。莺歌闻太液，凤吹绕瀛洲。素女鸣珠佩，天人弄彩球。今朝风日好，宜入未央游。

鼓吹入朝曲

金陵控海浦，绿水带吴京。铙歌列骑吹，飒沓引公卿。搥钟速严妆，伐鼓启重城。天子凭玉案，剑履若云行。日出照万户，簪裾烂明星。朝罢沐浴闲，遨游阆风亭。济济双阙下，欢娱乐恩荣。

秦女休行

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直上西山去，关吏相邀遮。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颈未及断，摧眉伏泥沙。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何惭聂政姊，万古共惊嗟。

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来卷衣裳。顾无紫宫宠，敢拂黄金床。水至亦不去，熊来尚可当。微身捧日月，飘若萤火光。愿君采葑菲，无以下体妨。

东 武 吟

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白日在高天，回光烛微躬。恭承凤凰诏，欻起云萝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丰。倚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杨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友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独可倚，不惭世上雄。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

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

妾本丛台女，扬娥入丹阙。自倚颜如花，宁知有凋歇。一辞玉阶下，去若朝云没。每忆邯郸城，深宫梦秋月。君王不可见，惆怅至明发。

出自蓟北门行

虏阵横北荒，胡星曜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旁。孟冬风沙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洛阳陌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

北上行

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汲水涧谷阻，采薪垄坂长。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

空城雀

嗷嗷空城雀，身计何戚促。本与鷦鹩群，不随凤凰族。提携四黄口，饮乳未尝足。食君糠粃馀，常恐乌鸢逐。耻涉太行险，羞营覆车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绝所欲。

发白马

将军发白马，旌节渡黄河。箫鼓聒川岳，沧溟涌涛波。武安有震瓦，易水无寒歌。铁骑若雪山，饮流涸滹沱。扬兵猎月窟，转战略朝那。倚剑登燕然，边峰列嵯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陌上桑

美女渭桥东，春还事蚕作。五马飞如花，青丝结金络。不知谁家子，调笑来相谑。妾本秦罗敷，玉颜艳名都。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寒螿爱碧草，鸣凤栖青梧。托心自有处，但怪旁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驾空踟蹰。

枯鱼过河泣

白龙常改服，偶被豫且制。谁使尔为鱼，徒为诉天帝。作书报鲸鲵，勿恃风涛势。
涛落归泥沙，翻遭蝼蚁噬。万乘慎出入，柏人以为诫。

丁都护歌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
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相 逢 行 二首

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金鞭遥指点，玉勒近迟回。
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邀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
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
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
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无令旷佳期。

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

千 里 思

李陵没胡沙，苏武还汉家。迢迢五原关，朔雪乱边花。一去隔绝国，思归但长嗟。
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

树 中 草

鸟衔野田草，误入枯桑里。客土植危根，逢春犹不死。草木虽无情，因依尚可生。
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

君 马 黄

君马黄，我马白。马色虽不同，人心本无隔。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
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艳赫。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猛虎落陷阱，壮夫时屈厄。
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拟　古

融融白玉辉，映我青蛾眉。宝镜似空水，落花如风吹。出门望同子，荡漾不可期。安得黄鹤羽，一报佳人知。

折杨柳

垂杨拂绿水，摇艳东风年。花明玉关雪，叶暖金窗烟。美人结长想，对此心凄然。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

凤凰曲

嬴女吹玉箫，吟弄天上春。青鸾不独去，更有携手人。影灭彩云断，遗声落西秦。

少年子

青云少年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

紫骝马

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戍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

少年行

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声鲁勾践，争情勿相欺。

豫章行

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此曲不可奏，三军鬓成斑。

沐 浴 子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

高 句 骊

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

静 夜 思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渌 水 曲

渌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凤 台 曲

尝闻秦帝女，传得凤凰声。是日逢仙子，当时别有情。人吹彩箫去，天借绿云迎。心在身不返，空馀弄玉名。

从 军 行

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秋　　思 二首

春阳如昨日，碧树鸣黄鹂。芜然蕙草暮，飒尔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

阏氏黄叶落，妾望白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蕙草摧。

春　　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子夜吴歌 四首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对　　酒 二首

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无凋换，容颜有迁改。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

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
昨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苏台。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
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

估客乐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

去妇词

古来有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遣何去。本家零落尽，恸哭来时路。
忆昔未嫁君，闻君却周旋。绮罗锦绣段，有赠黄金千。十五许嫁君，二十移所天。
自从结发日未几，离君缅山川。家家尽欢喜，孤妾长自怜。幽闺多怨思，盛色无十年。
相思苦循环，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扫，独梦关山道。及此见君归，君归妾已老。
物华恶衰贱，新宠方礴好。掩泪出故房，伤心剧秋草。自妾为君妻，君东妾在西。
罗帏到晓恨，玉貌一生啼。自从离别久，不觉尘埃厚。常嫌玳瑁孤，犹羡鸳鸯偶。
岁华逐霜霰，贱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风散杨柳。以此憔悴颜，空持旧物还。
馀生欲何寄，谁肯相牵攀。君恩既断绝，相见何年月。悔倾连理杯，虚作同心结。
女萝附青松，贵欲相依投。浮萍失绿水，教作若为流。不叹君弃妾，自叹妾缘业。

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

长 歌 行

桃李得日开，荣华照当年。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桃李务青春，谁能贯白日。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南 都 行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阓。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

玉真仙人词

玉真之真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清 溪 行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历阳壮士勤将军名思齐歌 并序

历阳壮士勤将军，神力出于百夫。则天太后召见奇之，授游击将军，赐锦袍玉带，朝野荣之。后拜横南将军。大臣慕义结十友，即燕公张说、馆陶公郭元振为首。余壮之，遂作诗。

太古历阳郡，化为洪川在。江山犹郁盘，龙虎秘光彩。蓄泄数千载，风云何霮䨴。特生勤将军，神力百夫倍。

古 意

君为女萝草，妾作兔丝花。轻条不自引，为逐春风斜。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谁言会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萝发馨香，兔丝断人肠。枝枝相纠结，叶叶竟飘扬。

生子不知根，因谁共芬芳。中巢双翡翠，上宿紫鸳鸯。君识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止钦英风。小节岂足言，退耕舂陵东。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傥不接，甘与秋草同。

赠张公洲革处士

列子居郑圃，不将众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闻。抱瓮灌秋蔬，心闲游天云。每将瓜田叟，耕种汉水滨。时登张公洲，入兽不乱群。井无桔槔事，门绝刺绣文。长揖二千石，远辞百里君。斯为真隐者，吾党慕清芬。

淮海对雪赠傅霭

朔雪落吴天，从风渡溟渤。海树成阳春，江沙皓明月。飘□四荒外，想像千花发。瑶草生阶墀，玉尘散庭阙。兴从剡溪起，思绕梁山发。寄君郢中歌，曲罢心断绝。

赠徐安宜

白田见楚老，歌咏徐安宜。制锦不择地，操刀良在兹。清风动百里，惠化闻京师。浮人若云归，耕种满郊歧。川光净麦陇，日色明桑枝。讼息但长啸，宾来或解颐。青槐拂户牖，白水流园池。游子滞安邑，怀恩未忍辞。翳君树桃李，岁晚托深期。

赠任城卢主簿潜

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门东。临觞不能饮，矫翼思凌空。钟鼓不为乐，烟霜谁与同。归飞未忍去，流泪谢鸳鸿。

早秋赠裴十七仲堪

远海动风色，吹愁落天涯。南星变大火，热气馀丹霞。光景不可回，六龙转天车。荆人泣美玉，鲁叟悲匏瓜。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裴生信英迈，崛起多才华。历抵海岱豪，结交鲁朱家。良图竟未展，意欲飞丹砂。破产且救人，遗身不为家。复携两少女，艳色惊荷花。双歌入青云，但惜白日斜。穷溟出宝贝，大泽饶龙蛇。明主傥见收，烟霄路非赊。知飞万里道，勿使岁寒差。

赠范金乡 二首

君子枉清眄，不知东走迷。离家未几月，络纬鸣中闺。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我有结绿珍，久藏浊水泥。时人弃此物，乃兴燕珉齐。拂拭欲赠之，申眉路无梯。辽东惭白豕，楚客羞山鸡。徒有献芹心，终流泣玉啼。只应自索漠，留舌示山妻。

范宰不买名，弦歌对前楹。为邦默自化，日觉冰壶清。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游子睹嘉政，因之听颂声。

赠瑕丘王少府

皎皎鸾凤姿，飘飘神仙气。梅生亦何事，来作南昌尉。清风佐鸣琴，寂寞道为贵。一见过所闻，操持难兴群。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无由接高论，空此仰清芬。

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

周子横山隐，开门临城隅。连峰入户牖，胜概凌方壶。时枉白纻词，放歌丹阳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抱石耻献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

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 二首

愁坐金张馆，繁阴书不开。空烟送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沈沈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

苦雨思白日，浮云何由卷。稷□和天人，阴阳仍骄蹇。秋霖剧倒井，昏雾横绝巘。欲往咫尺涂，遂成山川限。溟溟奔溜泻，浩浩惊波转。泥沙塞中途，牛马不可辨。饥从漂母食，闲缀羽林简。园家逢秋蔬，藜藿不满眼。蟏蛸结思幽，蟋蟀伤褊浅。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绿藓。投箸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裔沧洲旁。

赠韦秘书子春

谷口郑子真，躬耕在岩石。高名动京师，天下皆藉藉。其人竟不起，云卧从所适。苟无济世心，独善亦何益。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

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秘书何寂寂，无乃羁豪英。且复归碧山，安能恋金阙。旧宅樵渔地，蓬蒿已应没。却顾女几峰，胡颜见云月。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发。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季，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立五湖。

赠韦侍御黄裳 二首

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桃李卖摇艳，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见君乘骢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轮，全身以为宝。我如丰年玉，弃置秋田草。但勖冰壶心，无为叹衰老。

赠薛校书

我有吴趋曲，无人知此音。姑苏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鳌心。举手谢东海，虚行归故林。

赠何七判官昌浩

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田陌间，何因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士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

赠崔侍御

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风涛傥相因，更欲凌昆墟。何当赤草使，再往召相如。

赠参寥子

白鹤飞天书，南荆访高士。五云在岘山，果得参寥子。肮脏辞故园，昂藏入君门。

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话言。毫墨时洒落，探元有奇作。著论穷天人，千春秘麟阁。长揖不受官，拂衣归林峦。余亦去金马，藤萝同所欢。相思在何处，桂树青云端。

赠饶阳张司务璲

朝饮苍梧泉，夕栖碧海烟。宁知鸾凤意，远托椅桐前。慕蔺岂曩古，攀嵇是当年。愧非黄石老，安识子房贤。功业嗟落日，容华弃徂川。一语已道意，三山期著鞭。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独见游物祖，探元穷化先。何当共携手，相与排冥筌。

赠清漳明府侄

我李百万叶，柯条布中州。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小邑且割鸡，大刀伫烹牛。雷声动四境，惠与清漳流。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心和得天真，风俗由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问此何以然，贤人宰吾土。举邑树桃李，垂阴亦流芬。河堤绕绿水，桑柘连青云。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讼息鸟下阶，高卧披道帙。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抶。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室。长啸无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过客览行谣，因之颂德声。

赠临洺县令皓弟

陶令去彭泽，茫然元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钓水路非遥，连鳌意何深。终期龙伯国，与余相招寻。

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

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复将落叶并。中途偶良朋，问我将何行。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沈忧乱纵横。飘飘不得意，昨发南都城。紫燕枥上嘶，青萍匣中鸣。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我愿执尔手，尔当达我情。相知同一己，岂唯弟与兄。抱子弄白云，琴歌发清声。临别意难尽，各希存令名。

赠卢征君昆弟

明主访贤逸，云泉今已空。二卢竟不起，万乘高其风。河上喜相得，壶中趣每同。沧州即此地，观化游无穷。木落海水清，鳌背睹方蓬。与君弄倒影，携手凌星虹。

赠新平少年

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
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而我竟胡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
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

赠崔侍御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君乃輶轩佐，余叨翰墨林。高风摧秀木，惊弹落虚禽。
不敢回舟兴，而来命驾寻。扶摇应借便，桃李愿成阴。笑吐张仪舌，愁为庄□吟。
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

赠嵩山焦炼师 并序

嵩丘有神人焦炼师者，不知何许妇人也。又云生于齐梁，时其年貌可称五六十。常胎息绝谷，居少室庐，游行若飞，倏忽万里。世或传其入东海，登蓬莱，竟不能测其往也。余访道少室，尽登三十六峰，闻风有寄，洒翰遥赠。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莱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绵。
时餐金鹅药，屡读青苔篇。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下瓢酌颍水，舞鹤来伊川。
还归空山上，独拂秋霞眠。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
霓衣何飘飘，凤吹转绵邈。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紫书傥可传，冥骨誓相学。

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木落识岁秋，瓶水知天寒。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
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

书情赠蔡舍人雄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青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定黎元。
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娥眉积谗妒，鱼目嗤玙璠。
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
皇穹雪天枉，白日开氛昏。泰阶得夔龙，桃李满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采芳荪。
愧无横草功，虚负雨露恩。迹谢云台阁，心随天马辕。夫子王佐才，而今复谁论。

曾飙振六翮，不日思腾骞。我纵五湖棹，烟涛恣崩奔。梦钓子陵湍，英风缅犹存。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黄鹤不复来，清风愁奈何。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闲时田亩中，搔背牧鸡鹅。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

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临别留赠

清水见白石，仙人识青童。安陵盖夫子，十岁与天通。悬河与微言，谈论安可穷。能令二千石，抚背惊神聪。挥毫赠新诗，高价掩山东。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风。学道北海仙，传书蕊珠宫。丹田了玉阙，白日思云空。为我草真箓，天人惭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辉星虹。三灾荡璇玑，蛟龙翼微躬。举手谢天地，虚无齐始终。黄金献高堂，答荷难克充。下笑世上士，沉魂北罗酆。昔日万乘坟，今成一科蓬。赠言若可重，实此轻华嵩。

赠郎中崔宗之

胡鹰拂海翼，翱翔鸣素秋。惊云辞沙朔，飘荡迷河洲。有如飞蓬人，去逐万里游。登高望浮云，仿佛如旧丘。日从海旁没，水向天边流。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岁晏归去来，富贵安所求。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希君同携手，长往南山幽。

赠崔谘议

騄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长嘶向清风，倏忽凌九区。何言西北至，却是东南隅。世道有翻覆，前期难预图。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

赠别从甥高五

鱼目高太山，不如一玙璠。贤甥即明月，声价动天门。能成吾宅相，不减魏阳元。自顾寡筹略，功名安所存。五木思一掷，如绳系穷猿。枥中骏马空，堂上醉人喧。黄金久已罄，为报故交恩。闻君陇西行，使我惊心魂。与尔共飘□，雪天各飞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难具论。贫家羞好客，语拙觉辞繁。三朝空错莫，对饭却惭冤。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阔。蓄积万古愤，向谁得开豁。天地一浮云，此身乃毫末。

忽见无端倪，太虚可苞括。去去何足道，临歧空复愁。肝胆不楚越，山河亦衾帱。云龙若相从，明主会见收。成功解相访，溪水桃花流。

赠裴司马

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若无云间月，谁可比光辉。秀色一如此，多为众女讥。君恩移昔爱，失宠秋风归。愁苦不窥邻，泣上流黄机。天寒素手冷，夜长烛复微。十日不满匹，鬓蓬乱若丝。犹是可怜人，容华世中稀。向君发皓齿，顾我莫相违。

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开吴食东溟，陆氏世英髦。多君秉古节，岳立冠人曹。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武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间宰江阳邑，剪棘树兰芳。城门何肃穆，五月飞秋霜。好鸟集珍木，高才列华堂。时从府中归，丝管俨成行。但苦隔远道，无由共𠯗觞。江北荷花开，江南杨梅熟。正好饮酒时，怀贤在心目。挂席候海色，当风下长川。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尔门前。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

赠从孙义兴宰铭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独出映吴台。落笔生绮绣，操刀振风雷。蠖屈虽百里，鹏骞望三台。退食无外事，琴堂向山开。绿水寂以闲，白云有时来。河阳富奇藻，彭泽纵名杯。所恨不见之，犹如仰昭回。元恶昔滔天，疲人散幽草。惊川无恬鳞，举邑罕遗老。誓雪会稽耻，将奔武陵道。亚相素所重，投刃应桑林。独坐伤激扬，神融一开襟。弦歌欣再理，和乐醉人心。蠹政除害马，倾巢有归禽。壶浆候君来，聚舞共讴吟。农夫弃蓑笠，蚕女堕缨簪。欢笑相拜贺，则知惠爱深。历职吾所闻，称贤尔为最。化洽一邦上，名驰三江外。峻节冠云霄，通方堪远大。能文变风俗，好客留轩盖。他日一来游，因之严光濑。

草创大还赠柳官迪

天地为橐龠，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构腾精魄。自然成妙用，熟知其指的。罗络四季间，绵微一无隙。日月更出没，双光岂云只。姹女乘河车，黄金充辕轭。执枢相管辖，摧伏伤羽翮。朱鸟张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铄凝津液。仿佛明窗尘，死灰同至寂。铸冶入赤色，十二周律历。赫然称大还，与道本无隔。白日可抚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术信纵横，世途自轻掷。吾求仙弃俗，君晓损胜益。不向金阙游，思为玉皇客。鸾车速风电，龙骑无鞭策。一举上九天，相携同所适。

赠崔司户文昆季

双珠出海底，俱是连城珍。明月两特达，馀辉照傍人。英声振名都，高价动殊邻。岂伊箕山故，特以风期亲。惟昔不自媒，担簦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一去已十年，今来复盈旬。清霜入晓鬓，白露生衣巾。侧见绿水亭，开门列华茵。千金散义士，四座无凡宾。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路旁已窃笑，天路将何因。垂恩傥秋山，报德有微身。

赠溧阳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尝闻渌水曲，忽此相逢遇。扫洒青天开，豁然披云雾。葳蕤紫鸾鸣，巢在昆山树。惊风西北吹，飞落南溟去。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义，贵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

戏赠郑溧阳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溧里，一见平生亲。

赠僧崖公

昔在朗陵东，学禅白眉空。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揽披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晚谒太山君，亲见日没云。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群。授余金仙道，旷劫未始闻。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濆。江濆遇同声，道崖乃僧英。说法动海岳，游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楼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听。一风鼓群有，万籁各自鸣。启开七窗牖，托宿掣雷霆。自云历天台，搏壁摄翠屏。凌兢石桥去，恍惚入青冥。昔往今来归，绝景无不经。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

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

朝登北湖亭，遥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觉秋风还。游子托主人，仰观眉睫间。日色送飞鸿，邈然不可攀。长吁相劝勉，何事来吴关。闻有贞义女，振穷溧水湾。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颜。高坟六七墩，崪兀栖猛虎。遗迹翳九泉，芳名动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倾壶浆。运开展宿愤，入楚鞭平王。凛冽天地间，闻名若怀霜。壮夫或未达，十步九太行。与君拂衣去，万里同翱翔。

赠秋浦柳少府

秋浦旧萧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树桃李，此地忽芳菲。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时来引山月，纵酒酣清辉。而我爱夫子，淹留未忍归。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

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

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见，蹭蹬游吴越。何处我思君，天台绿萝月。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赠武十七谔 并序

门人武谔，深于义者也。质木沉悍，慕要离之风。潜钓川海，不数数于世间事。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余，余爱子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笔而赠。

马如一匹练，明日过吴门。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笑开燕匕首，拂拭竟无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君为我致之，轻赍涉淮源。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

赠张相镐 二首

神器难窃弄，天狼窥紫宸。六龙迁白日，四海暗胡尘。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经纶。澹然养浩气，欻起持天钧。秀骨象山岳，英谋合鬼神。佐汉解鸿门，兴唐思退身。

拥旄秉金钺，伐鼓乘朱轮。虎将如雷霆，总戎向东巡。诸侯拜马首，猛士骑鲸鳞。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圣智不失时，建功及良辰。丑虏安足纪，可贻帼与巾。倒泻溟海珠，尽为入幕珍。冯异献赤伏，邓生欻来臻。庶同昆阳举，再睹汉仪新。昔为管将鲍，中奔吴隔秦。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卧病古松滋，苍山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闻君自天来，目张气益振。亚夫得剧孟，敌国空无人。扪虱对桓公，愿得论悲辛。大块方噫气，何辞鼓青□。斯言傥不合，归老汉江滨。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龙颜惠殊宠，麟阁凭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想像晋末时，崩腾胡尘起。衣冠陷锋镝，戎虏盈朝市。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六合洒霖雨，万物无凋枯。我挥一杯水，自笑何区区。因人耻成事，贵欲决良图。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唯有安期□，留之沧海隅。

赠闾丘宿松

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夫子理宿松，浮云知古城。扫地物莽然，秋来百草生。飞鸟还旧巢，迁人返躬耕。何惭宓子贱，不减陶渊明。吾知千载后，却掩二贤名。

狱中上崔相涣

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台庭有夔龙，列宿粲成行。羽翼三光圣，发辉两太阳。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

系寻阳上崔相涣 二首

邯郸四十万，同日陷长平。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

毛遂不堕井，曾参宁杀人。虚言误公子，投杼惑慈亲。白璧双明月，方知一玉真。

赠刘都使

东平刘公干，南国秀馀芳。一鸣即朱绂，五十佩银章。饮冰事戎幕，衣锦华水乡。铜官几万人，诤讼清玉堂。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

赠常侍御

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萧洒。大贤有舒卷，李叶轻风雅。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传闻武安将，气振长平瓦。燕赵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为访南迁贾。

赠易秀才

少年解长剑，投赠即分离。何不断犀象，精光暗往时。蹉跎君自惜，窜逐我因谁。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劳歌寄此辞。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叹君倜傥才，标举冠群英。开筵引祖帐，慰此远徂征。鞍马若浮云，送余骠骑亭。歌钟不尽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意，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傥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驱马过贵乡。逢君听弦歌，肃穆坐华堂。百里独太古，陶然卧羲皇。徵乐昌乐馆，开筵列壶觞。贤豪间青娥，对烛俨成行。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欢娱未终朝，秩满归咸阳。祖道拥万人，供帐遥相望。一别隔千里，荣枯异炎凉。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谠醢与菹。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惟君固房陵，诚节冠终古。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实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江带峨眉雪，横穿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纱窗倚天开，水树绿如发。窥日畏衔山。促酒喜见月。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栊。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宾跪请休息，主人情未极。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朱门拥虎士，列戟何森森。剪凿竹石开，萦流涨清深。登楼坐水阁，吐论多英音。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

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

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馀。仙郎久为别，客舍问何如。涸辙思流水，浮云失旧居。多惭华省贵，不以逐臣疏。复如竹林下，而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黄口为人罗，白龙乃鱼服。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鲸鲵未剪灭，豺狼屡翻覆。悲作楚地囚，何因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云屯蒙，旷如鸟出笼。遥欣克服美，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剑阁。储皇守扶风。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宫。回舆入咸京，席卷六合通。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愧无秋毫力，谁念瞿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

卷五

李太白五古中 一百五十三首

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

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若无三千客，谁道信陵君。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邯郸能屈节，访博从毛薛。夷门得隐论，而与侯生亲。仍要鼓刀者，乃是袖锤人。好士不尽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诺，意气遥相托。五马入市门，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贵，且与荷衣乐。去去桃花源，何时见归轩。相思无终极，肠断朗江猿。

赠王汉阳

天落白玉棺，王乔辞叶县。一去未千年，汉阳复相见。犹乘飞凫□，尚识仙人面。鬓发何青青，童颜皎如练。吾曾弄海水，清浅嗟三变。果惬麻姑言，时光速流电。与君数杯酒，可以穷欢宴。白云归去来，何事坐交战。

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

去国客行远，还山秋梦长。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觉罢把朝镜，鬓毛飒已霜。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虬隐尺水，著论谈兴亡。玄遇王子乔，口传不死方。入洞过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将抚尔背，挥手遂翱翔。

赠卢司户

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借问卢耽鹤，西飞几岁还。

醉后赠王历阳

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

赠历阳褚司马时此公为稚子舞

北堂千万寿，侍奉有光辉。先同稚子舞，更著老莱衣。因为小儿啼，醉倒月下归。人间无此乐，此乐世中希。

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白若白鹭鲜，清如清唳蝉。受气有本性，不为外物迁。饮水箕山上，食雪首阳巅。回车避朝歌，掩口去盗泉。岧峣广成子，倜傥鲁仲连。卓绝二公外，丹心无间然。昔攀六龙飞，今作百炼铅。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胡虏三叹息，兼知五兵权。铮铮突云将，却掩我之妍。多逢剿绝儿，先着祖生鞭。据鞍空矍铄，壮志竟谁宣。蹉跎复来归，忧恨坐相煎。无风难破浪，失计长江边。危苦惜秃光，金波忽三圆。时游敬亭上，闲听松风眠。或弄宛溪月，虚舟信洄沿。颜公三十万，尽付酒家钱。兴发每取之，聊向醉中仙。过此无一事，静谈秋水篇。君从九卿来，水国有丰年。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下马不作威，冰壶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贤。时时慰风俗，往往出东田。竹马数小儿，拜迎白鹿前。含笑问使君，日晚可回旋。遂归池上酌，掩抑清风弦。曾标横浮云，下抚谢朓肩。楼高碧海出，树古青萝悬。光禄紫霞杯，伊昔忝相传。良图扫沙漠，别梦绕旌旃。富贵日或疏，愿言杳无缘。登龙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献绕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浅，似隔九重天。崔生何傲岸，纵酒复谈玄。身为名公子，英才苦迍邅。鸣凤托高梧，凌风何翩翩。安知慕群客，弹剑拂秋莲。

赠宣城赵太守悦

赵得宝符盛，山河功业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拥平原。六国扬清风，英声何喧喧。大贤茂远业，虎竹光南藩。错落千丈松，虬龙盘古根。枝下无俗草，所植唯兰荪。忆在南阳时，始承国士恩。公为柱下史，脱绣归田园。伊昔簪白笔，幽都逐游魂。持斧佐三军，霜清天北门。差池宰两邑，鹗立重飞翻。焚香入兰台，起草多芳言。夔龙一顾重，矫翼凌翔鹓。赤县扬雷声，强项闻至尊。惊飙摧秀木，迹屈道弥敦。出牧历三郡，所居猛兽奔。迁入同卫鹤，谬上懿公轩。自笑东郭履，侧惭狐白温。闲吟步竹石，精义忘朝昏。憔悴成丑士，风云何足论。猕猴骑土牛，羸马夹双辕。愿借羲和景，为人照复盆。溟海不震荡，何由纵鹏鲲。所期要津日，倜傥假腾骞。

赠从弟宣州长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对。我行倦过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长川豁中流，千里泻吴会。君心亦如此，包纳无小大。摇笔起风霜，推诚结仁爱。

讼庭垂桃李，宾馆罗轩盖。何意苍梧云，飘然忽相会。才将圣不偶，命与时俱背。独立山海间，空老圣明代。知音不易得，抚剑增感慨。当结九万期，中途莫先退。

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一去麒麟阁，遂将朝市乖。故交不过门，秋草日上阶。当时何特达，独与我心谐。置酒凌敲台，欢娱未曾歇。歌动白纻山，舞回天门月。问我心中事，为君前致辞。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秦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拥僵尸。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咸阳天地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赖得契宰衡，持钧慰风俗。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违。终当灭卫谤，不受鲁人讥。

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

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松兰相因依，萧艾徒丰茸。鸡与鸡并食，鸾与鸾同枝。拣珠去沙砾，但有珠相随。远客投名贤，真堪写怀抱。若惜方寸心，待谁可倾倒。虞卿弃赵相，便与魏齐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横。当时不好贤，岂传千古名。愿君同心人，于我少留情。寂寂还寂寂，出门迷所失。长剑归乎来，秋风思归客。

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

我随秋风来，瑶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云月。渡江如昨日，黄叶向人飞。敬亭惬素尚，弭棹流清辉。冰谷明且秀，陵峦抱江城。粲粲吴与史，衣冠耀天京。水国饶英奇，潜光卧幽草。会公真名僧，所在即为宝。开堂振白佛，高论横青云。雪山扫粉壁，墨客多新文。为余话幽栖，且述陵阳美。天开白龙潭，月映清秋水。黄山望石柱，突兀谁开张。黄鹤久不来，子安在苍茫。东南焉可穷，山鸟绝飞处。稠叠千万峰，相连入云去。闻此期振策，归来空闭关。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当移白足，早晚凌苍山。且寄一书札，令余解愁颜。

赠友人 三首

兰生不当户，别是闲庭草。夙被霜露欺，红荣已先老。谬接瑶华枝，结根君王池。顾无馨香美，叨沐清风吹。馀芳若可佩，卒岁长相随。

袖中赵匕首，买自徐夫人。玉匣闭霜雪，经燕复历秦。其事竟不捷，沦落归沙尘。持此愿投赠，与君同急难。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凿井当及泉，张帆当济川。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慢世薄功业，非无胸中画。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立产如广费，匡君怀长策。但苦山北寒，谁知道南宅。岁酒上逐风，霜鬓两边白。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时来列五鼎，谈笑期一掷。虎伏避胡尘，渔歌游海滨。敝裘耻妻嫂，长剑托交亲。夫子秉家义，群公难与邻。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他日青云去，黄金报主人。

陈情赠友人

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懦夫感达节，壮气激素衿。鲍生荐夷吾，一举致齐相。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临财不苟取，推分固辞让。后世称其贤，英风邈难尚。论交但若此，有道孰云丧。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清琴弄云月，美酒娱冬春。薄德中见捐，忽之如遗尘。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他人纵以疏，君意宜独亲。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投珠冀有报，按剑恐相拒。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

赠从弟洌

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献主昔云是，今来方觉迷。自居漆园北，久别咸阳西。风飘落日去，节变流莺啼。桃李寒未开，幽关岂来蹊。逢君发花萼，若与青云齐。及此桑叶绿，春蚕起中闺。日出拨谷鸣，田家拥锄犁。顾余乏尺土，东作谁相携。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

赠闾丘处士

贤人有素业，乃在沙塘陂。竹影扫秋月，荷衣落古池。闲读山海经，散帙卧遥帷。且耽田家乐，遂旷林中期。野酌劝芳酒，园蔬烹露葵。如能树桃李，为我结茅茨。

赠宣州灵源寺冲浚公

敬亭白云气，秀色连苍梧。下映双溪水，如天落镜湖。此中积龙象，独许浚公殊。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谈出有无。

赠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长鲸涌溟海。百川随龙舟，嘘吸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价倾宇宙，馀辉照江湖。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

赠僧行融

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
行融亦俊发，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隐珠，骊龙吐明月。大海乘虚舟，随波任安流。
赋诗旃檀阁，纵酒鹦鹉洲。待我适东越，相携上白楼。

赠黄山胡公求白鹇 并序

闻黄山胡公有双白鹇，盖是家鸡所伏，自小驯狎，了无惊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鸟耿介，尤难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辍赠于我，唯求一诗，闻之欣然。适会宿意，因援笔三叫，文不加点，以赠之。

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
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

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

敬亭一回首，目尽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闻此游盘。溪流琴高水，石耸麻姑坛。
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羽化骑日月，云行翼鸳鸾。下视宇宙间，四溟皆波澜。
决绝目下事，从之复何难。百岁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强食不成味，清晨起长叹。
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
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嚬眉寡西笑。
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
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云叫。杨花满州城，置酒同临眺。
忽思剡溪去，水石远清妙。雪昼天地明，风开湖山貌。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
赤霞动金光，日足森海峤。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猿近天上啼，人移月边棹。
无以墨绶苦，来求丹砂要。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金镜霾六国，亡新乱天经。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萧曹安䃔屼，耿贾摧欃枪。
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
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鲁连擅谈笑，季布折公卿。遥知礼数绝，常恐不合并。
惕想结宵梦，素心久已冥。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

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掞天庭。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太阶平。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两岑抱空壑，一嶂横西天。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萝摇春烟。入远构石室，选幽开山田。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永辞霜台客，千载方来旋。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奏钟仪，越吟比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在此，而我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寄弄月溪吴山人

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夫君弄明月，灭景清淮里。高踪邈难追，可与古人比。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

秋山寄卫尉张卿及王征君

何以折相赠，白花青桂枝。月华若夜雪，见此令人思。虽然剡溪兴，不异山阴时。明发怀二子，空吟招隐诗。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

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

浮阳灭霁景，万物生秋容。登楼送远目，伏槛观群峰。原野旷超缅，关河纷错重。

清辉映竹日，翠色明云松。蹈海寄遐想，还山迷旧踪。徒然迫晚暮，未果谐心胸。结桂空伫立，折麻恨莫从。思君达永夜，长乐闻疏钟。

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

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极九霄迥，赏幽万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玉斗生纲户，银河耿花宫。兴在趣方逸，欢馀情未终。凤驾忆王子，虎溪怀远公。桂枝坐萧瑟，棣华不复同。流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穷。

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

春华沧江月，秋色碧海云。离居盈寒暑，对此长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梦魂虽飞来，会面不可得。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晚途各分析，乘兴任所适。仆在雁门关，君为峨眉客。心悬万里外，影滞两乡隔。长剑复归来，相逢洛阳陌。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烦。迷津觉路失，谨势随风翻。以兹谢朝列，长啸归故园。故园恣闲逸，求古散缥帙。久欲入名山，婚嫁殊未毕。人生信多故，世事岂惟一。念此忧如焚，怅然若有失。闻君卧石门，宿昔契弥敦。方从桂树隐，不羡桃花源。高凤起遐旷，幽人迹复存。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安居偶佳赏，丹心期此论。

淮阴书怀寄王宗成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云天扫空碧，川岳涵馀清。飞凫从西来，适与佳兴并。眷言王乔□，婉娈故人情。复此亲懿会，而增交道荣。沿洄且不定，飘忽怅徂征。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缅书羁孤意，远寄棹歌声。

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

飘摇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清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复听菱歌愁。岸曲迷后浦，沙明瞰前洲。怀君不可见，望远增离忧。

宿白鹭洲寄杨江宁

朝别朱雀门，暮栖白鹭洲。波光摇海月，星影入城楼。望美金陵宰，如思琼树忧。徒令魂作梦，翻觉夜成秋。绿水解人意，为余西北流。因声玉琴里，荡漾寄君愁。

新林浦阻风寄友人

潮水定可信，天风难与期。清晨西北转，薄暮东南吹。以此难挂席，佳期益相思。
海月破圆景，菰蒋生绿池。昨日北湖梅，开花已满枝。今朝白门柳，夹道垂青丝。
岁物忽如此，我来定几时。纷纷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

北山独酌寄韦六

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纷吾下兹岭，地闲喧亦泯。
门横群岫开，水凿众泉引。屏高而在云，窦深莫能准。川光昼昏凝，林气夕凄紧。
于焉摘朱果，兼得养玄牝。坐月观宝书，拂霜弄瑶轸。倾壶事幽酌，顾影还独尽。
念君风尘游，傲尔令自哂。

寄东鲁二稚子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
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

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自从天地开，更长几千尺。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
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寄谢山中人，可与尔同调。

禅房怀友人岑伦南游罗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仆旅江外书情寄之

婵娟罗浮月，摇艳桂水云。美人竟独往，而我安能群。一朝语笑隔，万里欢情分。
沉吟彩霞没，梦寐琼芳歇。归鸿度三湘，游子在百越。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
春气变楚关，秋声落吴山。草木结悲绪，风沙凄苦颜。朅来已永久，颓思如循环。
飘飘限江裔，想像空留滞。离忧每醉心，别泪徒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黄云蔽。
目极何悠悠，梅花南岭头。空长灭征鸟，水阔无还舟。宝剑终难托，金囊非易求。
归来倘有问，桂树山之幽。

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

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落景转疏雨，晴云散远空。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相思俱对此，举目与君同。

书情寄从弟邠州长史昭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几时。绿杨已可折，攀取最长枝。翩翩弄春色，延伫寄相思。谁言贵此物，意愿重琼蕤。昨梦见惠连，朝吟谢公诗。东风引碧草，不觉生华池。临玩忽云夕，杜鹃夜鸣悲。怀君芳岁歇，庭树落红滋。

寄上吴王 三首

淮王爱八公，携手绿云中。小子忝枝叶，亦攀丹桂丛。谬以词赋重，而将枚马同。何日背淮水，东之观土风。

坐啸庐江静，闲闻进玉觞。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

英明庐江守，声誉广平籍。扫洒黄金台，招邀青云客。客曾与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怜宋玉，愿入兰台宫。

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

朝别凌烟楼，贤豪满行舟。暝投永华寺，宾散予独醉。愿绝九江流，添成万行泪。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

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

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回峦引群峰，横蹙楚山断。砯冲万壑会，震沓百川满。龙怪潜溟波，候时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鸟去天路长，人悲春光短。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

江夏寄汉阳辅录事

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报国有壮心，龙颜不回眷。西飞精卫鸟，东海何由填。鼓角徒悲鸣，楼船习征战。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长呼结浮云，埋没顾荣扇。他日观军容，投壶接高宴。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枫叶绿未脱。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达。沧波眇川汜，白日隐天末。停棹依林峦，惊猿相叫聒。夜分河汉转，起视溟涨阔。凉风何萧萧，河水鸣活活。浦沙净如洗，海月明可掇。兰交空怀思，琼树讵解渴。勖哉沧洲心，岁晚庶不夺。幽赏颇自得，兴远与谁豁。

宣城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 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远访投沙人，因为逃名客。故交竟谁在，独有崔亭伯。重阳不相知，载酒任所适。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日暮岸帻归，传呼隘阡陌。彤襜双白鹿，宾从何辉赫。夫子在其间，遂成云霄隔。良辰与美景，两地方虚掷。晚从南峰归，萝月下水壁。却登郡楼望，松色寒转碧。咫尺不可亲，弃我如遗□。

九卿天上落，五马道傍来。列戟朱门晓，褰帷碧嶂开。登高望远海，召客得英才。紫丝欢情洽，黄花逸兴催。山从图上见，溪即镜中回。遥羡重阳作，应歌戏马台。

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

蓝岑竦天壁，突兀如鲸额。奔蹙横澄潭，势吞落星石。沙带秋月明，水摇寒山碧。佳境宜缓棹，清辉能留客。恨君阻欢游，使我自惊惕。所期俱卜筑，结茅炼金液。

早过漆林渡寄万巨

西经大蓝山，南来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烟横积素。漏流昔吞翕，沓浪竞奔注。潭落天上星，龙开水中雾。巉岩注公栅，突兀陈焦墓。岭峭纷上干，川明屡回顾。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何日睹清光，相欢咏佳句。

游敬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府中鸿鹭群，饮啄自鸣跃。夫子虽蹭蹬，瑶台雪中鹤。独立窥浮云，其心在寥廓。时来一顾我，笑饭葵与藿。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腰间玉具剑，意许无遗诺。壮士不可轻，相期在云阁。

自金陵溯流过白璧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

沧江溯流归，白璧见秋月。秋月照白璧，皓如山阴雪。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故人在咫尺，新赏成胡越。寄君青兰花，惠好庶不绝。

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歇鞍憩古木，解带挂横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飙吹。雪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留别鲁颂

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钓白龙，放龙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挥手凌苍苍。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览镜如秋霜。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仙人借彩凤，志在穷遐荒。恋子四五人，徘徊未翱翔。东流送白日，骤歌兰蕙芳。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范蠡脱勾践，屈平去怀王。飘□紫霞心，流浪忆江乡。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觞。淮水帝王州，金陵绕丹阳。楼台照海色，衣马摇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泪成行。朝云落梦渚，瑶草空高唐。帝子隔洞庭，青枫满潇湘。怀归路绵邈，览古情凄凉。登岳眺百川，杳然万恨长。却恋峨眉去，弄景偶骑羊。

留别王司马嵩

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陶朱虽相越，本有五湖心。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西来何所为，孤剑托知音。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呼鹰过上蔡，卖畚向嵩岑。他日闲相访，丘中有素琴。

还山留别金门知己

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白日在青天，回光瞩微躬。恭承凤凰诏，欻起云罗中。清切紫霄礴，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

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骤绝景，锦衣入新丰。倚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方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芳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友日疏散，玉樽亦已空。长才犹可倚，不惭世上雄。闲来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扁舟寻钓翁。

魏郡别苏少府因北游

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未佩，轩车若飞龙。黄金数百镒，白璧有几双。散尽空掉臂，高歌赋还邛。合从又连横，其意未可封。落拓乃如此，何人不相从。远别隔两河，云山杳千重。何时更杯酒，再得论心胸。

留别西河刘少府

秋发已种种，所为竟无成。闲倾鲁壶酒，笑对刘公荣。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白衣千万乘，何事去天庭。君亦不得意，高歌羡鸿冥。世人若醯鸡，安可识梅生。虽为刀笔吏，缅怀在赤城。余亦如流萍，随波乐休明。自有两少妾，双骑骏马行。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

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

吾将元夫子，异姓为天伦。本无轩裳契，素以烟霞亲。尝恨迫世网，铭意俱未伸。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世朝间，玉颜日缁磷。所共重山岳，所得轻埃尘。精魄渐芜秽，衰老相凭因。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万事难并立，百年犹崇晨。别尔东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庶不易，远途期所遵。已矣归去来，白云飞天津。

留别广陵诸公

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晚节觉此疏，猎精草太玄。空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卧海不关人，租税辽东田。乘兴忽复起，棹我溪中船。临醉谢葛强，山公欲倒鞭。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

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

天籁何参差，噫然大块吹。玄元包橐籥，紫气何逶迤。七叶运皇化，千龄光本枝。仙风生指树，大雅歌螽斯。诸王若鸾虬，肃穆列藩维。哲兄锡茅土，圣代含荣滋。

九卿领徐方，七步继陈思。伊昔全盛日，雄豪动京师。冠剑朝凤阙，楼船侍龙池。鼓钟出朱邸，金翠照丹墀。君王一顾眄，选色献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曾辄迁移。大臣小喑呜，谪窜天南陲。长沙不足舞，贝锦且成诗。佐郡浙江西，病闲绝趋驰。阶轩日苔藓，鸟雀噪檐帷。时乘平肩舆，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欢愉恤茕嫠。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九人，吴秦各分离。大贤达机兆，岂独虑安危。小子谢麟阁，雁行忝肩随。令弟字延陵，凤毛出天姿。清英神仙骨，芬馥茝兰蕤。梦得春草句，将非惠连谁。深心紫河车，与我特相宜。金膏犹罔象，玉液尚磷缁。伏枕寄宾馆，宛同清漳湄。药物多见馈，珍羞亦兼之。谁道溟渤深，犹言浅恩慈。鸣蝉游子意，促织念归期。骄阳何火赫，海水铄龙龟。百川尽凋枯，舟楫阁中逵。策马摇凉月，通宵出郊歧。泣别目眷眷，伤心步迟迟。愿言保明德，王室伫清夷。掺袂何所道，援毫投此辞。

留别金陵诸公

海水昔飞动，三龙纷战争。钟山危波澜，倾侧骇奔鲸。黄旗一扫荡，割壤开吴京。六代更霸王，遗迹见都城。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寻庐峰顶，先绕汉水行。香炉紫烟灭，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挥手缅含情。

金陵白下亭留别

驿亭三杨树，正当白下门。吴烟暝长条，汉水啮古根。向来送行处，回首阻笑言。别后若见之，为余一攀翻。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一回日月顾，三入凤凰池。失势青门傍，种瓜复几时。犹会旧宾客，三千光路歧。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白帝晓猿断，黄牛过客迟。遥瞻明月峡，西去益相思。

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

秦欺赵氏璧，却入邯郸宫。本是楚家玉，还来荆山中。符彩照沧溟，清辉凌白虹。青蝇一相点，流落此时同。卓绝道门秀，谈玄乃支公。延萝结幽居，剪竹绕芳丛。凉花拂户牖，天籁鸣虚空。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今兹大火落，秋叶黄梧桐。水色梦沅湘，长沙去何穷。寄书访衡峤，但与南飞鸿。

留别贾舍人至 二首

大梁白云起，飘□来南洲。徘徊苍梧野，十见罗浮秋。鳌挟山海倾，四溟扬洪流。意欲托孤凤，从之摩天游。凤苦道路难，翱翔还昆丘。不肯衔我去，哀鸣惭不周。远客谢主人，明珠难暗投。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谁念刘越石，化为绕指柔。

秋风吹胡霜，凋此檐下芳。折芳怨岁晚，离别凄以伤。谬攀青琐贤，延我于此堂。君为长沙客，我独之夜郎。劝此一杯酒，岂惟道路长。割珠两分赠，寸心贵不忘。何必儿女仁，相看泪成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赵倾。黄河饮马竭，赤羽连天明。太尉杖旄钺，云旗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函谷绝飞鸟，武关拥连营。意在斩巨鳌，何论脍长鲸。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金陵遇太守，倒履欣逢迎。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初发临沧观，醉栖征虏亭。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帝车信回转，河汉纵复横。孤凤向西海，飞鸿辞北溟。因之出寥廓，挥手谢公卿。

别韦少府

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南山皓，犹恋汉皇恩。水国远行迈，仙经深讨论。洗心句溪月，清耳敬亭猿。筑室在人境，闭关无世喧。多君枉高驾，赠我以微言。交乃意气合，道因风雅存。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

赠别王山人归布山

王子析道论，微言破秋毫。还归布山隐，兴入天云高。尔去安可迟，瑶草恐衰歇。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傲然遂独往，长啸开岩扉。林壑久已芜，石道生蔷薇。愿言弄笙鹤，岁晚来相依。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并序

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送，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

仙人东方生，浩荡弄云海。沛然乘天游，独往失所在。魏侯继大名，本家聊摄城。
卷舒入元化，迹与古贤并。十三弄文史，挥笔如振绮。辩折田巴生，心齐鲁连子。
西涉清洛源，颇惊人世喧。采秀卧王屋，因窥洞天门。朅来游嵩峰，羽容何双双。
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窗。鬼谷上窈窕，龙潭下奔瞆。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
逸兴满吴云，飘摇浙江汜。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还。涛卷海门石，雪横天际山。
白马走素车，雷奔骇心颜。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
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
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
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眷然思永嘉，不惮海路赊。
挂席历海峤，回瞻赤城霞。赤城渐微没，孤屿前峣兀。水续万古流，亭空千霜月。
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喷壁洒素雪，空濛生昼寒。
却寻恶溪去，宁惧恶溪恶。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
松风和猿声，搜索连洞壑。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
沈约八咏楼，城西孤岧峣。岧峣四荒外，旷野群川会。云卷天地开，波连浙西大。
乱流新安口，北指严光濑。钓台碧云中，邈与苍梧对。稍稍来吴都，徘徊上姑苏。
烟绵横九疑，漭荡见五湖。目极心更远，悲歌但长吁。回桡楚江滨，挥策扬子津。
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五月造我语，知非佁儗人。相逢乐无限，水石日在眼。
徒干五诸侯，不致百金产。吾友扬子云，弦歌播清芬。虽为江宁宰，好与山公群。
乘兴但一行，且知我爱君。君来几何时，仙台应有期。东窗绿玉树，定长三五枝。
至今天坛人，当笑尔归迟。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

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

我来杨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吴太子，便睹广陵涛。仙尉赵家玉，英风凌四豪。
维舟至长芦，目送烟云高。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前途倘相思，登岳一长谣。

送友人游梅湖

送君游梅湖，应见梅花发。有使寄我来，无令红芳歇。暂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
莫惜一雁书，音尘坐胡越。

送崔十二游天竺寺

还闻天竺寺，梦想怀东越。每年海树霜，桂子落秋月。送君游此地，已属流芳歇。
待我来岁行，相随浮溟渤。

送杨山人归天台

客有思天台，东行路超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今游方厌楚，昨梦先归越。

且尽秉烛欢，无辞凌晨发。我家小阮贤，剖竹赤城边。诗人多见重，官烛未曾然。兴引登山屐，情催泛海船。石桥如可度，携手弄云烟。

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

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仙人炼玉处，羽化留馀踪。亦闻温白雪，独往今相逢。采秀辞五岳，攀岩历万重。归休白鹅岭，渴饮丹沙井。凤吹我时来，云车尔当整。去去陵阳东，行行芳桂丛。回溪十六度，碧嶂尽晴空。他日还相访，乘桥蹑彩虹。

送方士赵叟之东平

长桑晚洞视，五藏无全牛。赵叟得秘诀，还从方士游。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念别复怀古，潸然空泪流。

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猎客张兔罝，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复秀出，俱与云霞亲。峻节凌远松，同衾卧盘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今晨鲁东门，帐饮与君别。雪崖滑去马，萝径迷归人。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

送杨少府赴选

大国置衡镜，准平天地心。群贤无邪人，朗鉴穷清深。吾君咏南风，衮冕弹鸣琴。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流水非郑曲，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绮绣，一误伤千金。何惜刀尺馀，不裁寒女衾。我非弹冠者，感别但开襟。空谷无白驹，贤人岂悲吟。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

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

尧没三千岁，青松古庙存。送行奠桂酒，拜舞清心魂。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

送薛九被谗去鲁

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我笑薛夫子，胡为两地游。黄金消众口，白璧竟难投。梧桐生蒺藜，绿竹乏佳实。凤皇宿谁家，遂与群鸡匹。田家养老马，穷士归其门。蛾眉笑躄者，宾客去平原。却斩美人首，三千还骏奔。毛公一挺剑，楚赵两相存。孟尝习狡兔，三窟赖冯谖。信陵夺兵符，为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刎首为李园。贤哉四公子，抚掌黄泉里。借问笑何人，笑人不好士。尔去且勿喧，桃花竟何言。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

送族弟凝至晏堌单父三十里

雪满原野白，戎装出盘游。挥鞭布猎骑，四顾登高丘。兔起马足间，苍鹰下平畴。喧呼相驰逐，取乐销人忧。舍此戒禽荒，徵声列齐讴。鸣鸡发晏堌，别雁惊涞沟。西行有东音，寄与长河流。

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

送别枯桑下，凋叶落半空。我行懵道远，尔独知天风。谁念张仲蔚，还依蒿与蓬。何时一杯酒，更与李膺同。

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

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白玉换斗粟，黄金买尺薪。闲门木叶下，始觉秋非春。闻君向西迁，地即鼎湖邻。宝镜匣苍藓，丹经埋素尘。轩后上天时，攀龙遗小臣。及此留惠爱，庶几风化淳。鲁缟如白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相国齐晏子，赠行不及言。托阴当树李，忘忧当树萱。他日见张禄，绨袍怀旧恩。

送族弟单父主簿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山留饮赠之

吾家青萍剑，操割有馀闲。往来纠二邑，此去何时还。鞍马月桥南，光辉歧路间。贤豪相追饯，却到栖霞山。群花散芳园，斗酒开离颜。乐酣相顾起，征马无由攀。

鲁郡尧祠送张十四游河北

猛虎伏尺草，虽藏难蔽身。有如张公子，肮脏在风尘。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归来太山上，当与尔为邻。

送张遥之寿阳幕府

寿阳信天险，天险横荆关。苻坚百万众，遥阻八公山。不假筑长城，大贤在其间。战夫若熊虎，破敌有馀闲。张子勇且英，少轻卫霍孱。投躯紫髯将，千里望风颜。勖尔效才略，功成衣锦还。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 二首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

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罗。归根复太素，群动熙元和。炎炎四真人，摛辩若涛波。交流无时寂，杨墨日成科。夫子闻洛诵，夸才才故多。为金好踊跃，久客方蹉跎。道可东卖之，五宝溢山河。劝君还嵩丘，开酌眄庭柯。三花如未落，乘兴一来过。

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

入幕推英选，捐书事远戎。高谈百战术，郁作万夫雄。起舞莲华剑，行歌明月宫。将飞天地阵，兵出塞垣通。祖席留丹景，征麾拂彩虹。旋应献凯入，麟阁伫深功。

送张秀才从军

六驳食猛虎，耻从驽马群。一朝长鸣去，矫若龙行云。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周粟犹不顾，齐珪安肯分。抱剑辞高堂，将投霍冠军。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令千古后，麟阁著奇勋。

送崔度还吴度故人礼部员外国辅之子

幽燕沙雪地，万里尽黄云。朝吹归秋雁，南飞日几群。中有孤凤雏，哀鸣九天闻。我乃重此鸟，彩章五色分。胡为杂凡禽，鸡鹜轻贱君。举手捧尔足，疾心若火焚。拂羽泪满面，送之吴江濆。去影忽不见，踌躇日将曛。

送侯十一

朱亥已击晋，侯嬴尚隐身。时无魏公子，岂贵抱关人。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空馀湛卢剑，赠尔托交亲。

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舞袖拂秋月，歌筵闻早鸿。送君日千里，良会何由同。

送纪秀才游越

海水不满眼，观涛难称心。即知蓬莱石，却是巨鳌簪。送尔游华顶，令余发□吟。仙人居射的，道士住山阴。禹穴寻溪入，云门阴岭深。绿萝秋月夜，相忆在鸣琴。

送杨燕之东鲁

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天。夫子华阴居，开门对玉莲。何事历衡霍，云帆今始还。君坐稍解颜，为我歌此篇。我固侯门士，谬登圣主筵。一辞金华殿，蹭蹬长江边。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

送蔡山人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柁。燕客期跃马，唐生安敢讥。采珠勿惊龙，大道可暗归。故山有松月，迟尔玩清晖。

送 殷 淑 三首

海水不可解，连江夜为潮。俄然浦屿阔，岸去酒船遥。惜别耐取醉，鸣榔且长谣。天明尔当去，应有便风飘。

白鹭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龙山后日，早出海云来。流水无情去，征帆逐吹开。相看不忍别，更进手中杯。

痛饮龙筇下，灯青月复寒。醉歌惊白鹭，半夜起沙滩。

送岑征君归鸣皋山

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折。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
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贵道皆全真，潜辉卧幽邻。探元入窅默，观化游无垠。
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
登高览万古，思与广成邻。蹈海宁受赏，还山非问津。西来一摇扇，共拂元规尘。

送范山人归太山

鲁客抱白鸡，别余往太山。初行若片雪，杳在青崖间。高高至天门，海日近可攀。
云生望不及，此去何时还。

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并序

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谒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秦帝沦玉镜，留侯降氛氲。感激黄石老，经过沧海君。壮士挥金槌，报雠六合闻。
智勇冠终古，萧陈难与群。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
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高公镇淮海，谈笑廓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

桑落洲渚连，沧江无云烟。寻阳非剡水，忽见子猷船。了见欲相近，来迟杳若仙。
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睹无二诺，朝欢更胜昨。尔则吾惠连，吾非尔康乐。
朱绂白银章，上官佐鄱阳。松门拂中道，石镜回清光。摇扇及干越，水亭风气凉。
与尔期此亭，期在秋月满。时过或未来，两乡心已断。吴山对楚岸，彭蠡当中州。
相思定如此，有穷尽年愁。

饯校书叔云

少年费白日，歌笑矜朱颜。不知忽已老，喜见春风还。惜别且为欢，徘徊桃李间。
看花饮美酒，听鸟临晴山。向晚竹林寂，无人空闭关。

洞庭醉后送绛州吕使君杲流澧州

昔别若梦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纵酒开愁容。赠剑刻玉字，延平两蛟龙。送君不尽意，书及雁回峰。

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廓落青云心，结交黄金尽。富贵翻相忘，令人忽自哂。蹭蹬鬓毛斑，盛时难再还。巨源咄石生，何事马蹄间。绿萝长不厌，却欲还东山。君为鲁曾子，拜揖高堂里。叔继赵平原，偏承明主恩。风霜推独坐，旌节镇雄藩。虎士秉金钺，蛾眉开玉樽。才高幕下去，义重林中言。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峡猿。东风春草绿，江上候归轩。

送郗昂谪巴中

瑶草寒不死，移植沧江滨。东风洒雨露，会入天地春。予若洞庭叶，随波送逐臣。思归未可得，书此谢情人。

送二季之江东

初发强中作，题诗与惠连。多惭一日长，不及二龙贤。西塞当中路，南风欲进船。云峰出远海，帆影挂清川。禹穴藏书地，匡山种杏田。此行俱有适，迟尔早归旋。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

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疑。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畴昔紫芳意，已过黄发期。君王纵疏散，云壑借巢夷。尔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中阔道万里，霞月遥相思。如寻楚狂子，琼树有芳枝。

宣城送刘副使入秦

君即刘越石，雄豪冠当时。凄清横吹曲，慷慨扶风词。虎啸俟腾跃，鸡鸣遭乱离。千金市骏马，万里逐王师。结交楼烦将，侍从羽林儿。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大勋竟莫叙，已过秋风吹。秉钺有季公，凛然负英姿。寄深且戎幕，望重必台司。感激一然诺，纵横两无疑。伏奏归北阙，鸣驺忽西驰。列将咸出祖，英寮惜分离。斗酒满四筵，歌笑宛溪湄。君携东山妓，我咏北门诗。贵贱交不易，恐伤园中葵。昔赠紫骝驹，今倾白玉卮。同欢万斛酒，未足解相思。此别又千里，秦吴眇天涯。月明关山苦，水剧陇头悲。借问几时还，春风入黄池。无令长相思，折断绿杨枝。

泾川送族弟錞

泾川三百里，若邪羞见之。锦石照碧山，两边白鹭鸶。佳境千万曲，客行无歇时。上有琴高水，下有陵阳祠。仙人不见我，明月空相知。问我何事来，卢敖结幽期。蓬山振雄笔，绣服挥清词。江湖发秀色，草木含荣滋。置酒送惠连，吾家称白眉。愧无海峤作，敢阙河梁诗。见尔复几朝，俄然告将离。中流漾彩鹢，列岸丛金羁。叹息苍梧凤，分栖琼树枝。清晨各飞去，飘落天南陲。望极落日尽，秋深暝猿悲。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

五松山送殷淑

秀色发江左，风流奈若何。仲文了不还，独立扬清波。载酒五松山，颓然白云歌。中天度落月，万里遥相过。抚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别离去，连峰郁嵯峨。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放歌倚东楼，行子期晓发。秋风渡江来，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灭烛延清光。二崔向金陵，安得不尽觞。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峡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长。思君无岁月，西笑阻河梁。

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

鸾乃凤之族，翱翔紫云霓。文章辉五色，双在琼树栖。一朝各飞去，凤与鸾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烁河堤。尔从泛舟役，使我心魂凄。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君王减玉膳，早起思鸣鸡。漕引救关辅，疲人免涂泥。宰相作霖雨，农夫得耕犁。静者伏草间，群才满金闺。空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送君登黄山，长啸倚天梯。小舟若凫雁，大舟若鲸鲵。开帆散长风，舒卷与云齐。日入牛渚晦，苍然夕烟迷。相思在何所，杳在洛阳西。

酬谈少府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三事或可羞，匈奴哂千秋。壮心屈黄绶，浪迹寄沧洲。昨观荆岘作，如从云汉游。老夫当暮矣，蹀足惧骅骝。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

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

答长安崔少府叔封游终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见寄

河伯见海若，傲然夸秋水。小物暗远图，宁知通方士。多君紫霄意，独往苍山里。
地古寒云深，岩高长风起。初登翠微岭，复憩金沙泉。践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圆。
饮彼石下流，结萝宿溪烟。鼎湖梦绿水，龙驾空茫然。早行子午间，却登山路远。
拂琴听霜猿，灭烛乃星饭。人烟无明异，鸟道绝往返。攀崖倒青天，下视白日晚。
既过石门隐，还唱石潭歌。涉雪搴紫芳，濯缨想清波。此人不可见，此地君自过。
为余谢风泉，其如幽意何。

酬崔五郎中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
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奈何怀良图，郁悒独愁坐。杖策寻英豪，立谈乃知我。
崔公生民秀，缅邈青云姿。制作参造化，托讽含神祇。海岳尚可倾，吐诺终不移。
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因得穷欢情，赠我以新诗。
又结汗漫期，九垓远相待。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从此凌倒景，一去无时还。
朝游明光宫，暮入阊阖关。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

以诗代书答元丹丘

青鸟海上来，今朝发何处。口衔云锦字，与我复飞去。鸟去凌紫烟，书留绮窗前。
开缄方一笑，乃是故人传。故人深相勖，忆我劳心曲。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
置书双袂间，引领不暂闲。长望杳难见，浮云横远山。

金门答苏秀才

君还石门日，朱火始改木。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折芳愧遥忆，永路当自勖。
远见故人心，平生以此足。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
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恩光煦拙薄，云汉希腾迁。铭鼎傥云遂，扁舟方渺然。
我留在金门，不去卧丹壑。未果三山期，遥欣一丘乐。玄珠寄罔象，赤水非寥廓。
愿狎东海鸥，共营西山药。栖岩君寂灭，处世余龙蠖。良辰不同赏，永日应闲居。
鸟吟檐间树，花落窗下书。缘溪见绿暄，隔岫窥红蕖。采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
月出石镜间，松鸣风琴里。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身世如两忘，从君老烟水。

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

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飘然无心云，倏忽复西北。访戴昔未偶，寻嵇此相得。

愁颜发新欢，终宴叙前识。阎公汉庭旧，沉郁富才力。价重铜龙楼，声高重门侧。宁期此相遇，华馆陪游息。积雪明远峰，寒城冱春色。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

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

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鲁女惊莎鸡，鸣机应秋节。当君相思夜，火落金风高。河汉挂户牖，欲济无轻舠。我昔辞林丘，云龙忽相见。客星动太微，朝去洛阳殿。尔来得茂彦，七叶仕汉馀。身为下邳客，家有圯桥书。傅说未梦时，终当起岩野。万古骑辰星，光辉照天下。与君各未遇，长策委蒿莱。宝刀隐玉匣，锈涩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一朝攀龙去，蛙黾安在哉。故山定有酒，与尔倾金罍。

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

黄鹤东南来，寄书写心曲。倚松开其缄，忆我肠断续。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蹇余未相知，茫茫绿云垂。俄然素书及，解此长渴饥。策马望山月，途穷造阶墀。喜兹一会面，若睹琼树枝。忆君我远来，我欢方速至。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我情既不浅，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得，一顾轻千金。且向山客笑，与君论素心。

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

一身自潇洒，万物何嚣喧。拙薄谢明时，栖闲归故园。二季过旧壑，四邻驰华轩。衣剑照松宇，宾徒光石门。山童荐珍果，野老开芳樽。上陈樵渔事，下叙农圃言。昨来荷花满，今见兰苕繁。一笑复一歌，不知夕景昏。醉罢同所乐，此情难具论。

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

学道三十春，自言羲皇人。轩盖宛若梦，云松长相亲。偶将二公合，复与三山邻。喜结海上契，自为天外宾。鸾翮我先铩，龙性君莫驯。朴散不尚古，时讹皆失真。勿踏荒溪波，朅来浩然津。薜带何辞楚，桃源堪避秦。世迫且离别，心在期隐沦。酬赠非炯戒，永言铭佩绅。

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

雨色秋来寒，风严清江爽。孤高绣衣人，潇洒青霞赏。平生多感激，忠义非外奖。祸连积怨生，事及徂川往。楚邦有壮士，鄢郢翻扫荡。申包哭秦庭，泣血将安仰。鞭尸辱已及，堂上罗宿莽。颇似今之人，蟊贼陷忠谠。渺然一水隔，何由税归鞅。日夕听猿愁，怀贤盈梦想。

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

昨玩西城月，青天垂玉钩。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忽忆绣衣人，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掉海客，喧呼傲阳侯。半道逢吴姬，卷帘出揶歈。我忆君到此，不知狂与羞。月下一见君，三杯便回桡。舍舟共连袂，行上南渡桥。兴发歌渌水，秦客为之摇。鸡鸣复相招，清宴逸云霄。赠我数百字，字字凌风飙。系之衣裘上，相忆每长谣。

江上答崔宣城

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台岭荫长松。

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并序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壮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楚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酬裴侍御留岫师弹琴见寄

君同鲍明远，邀彼休上人。鼓琴乱白雪，秋变江上春。瑶草绿未衰，攀翻寄情亲。相思两不见，流泪空盈巾。

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

张衡殊不乐，应有四愁诗。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鸿鹄复矫翼，凤皇忆故池。荣乐一如此，商山老紫芝。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

君至石头驿，寄书黄鹤楼。开缄识远意，速此南行舟。风水无定准，湍波或滞留。忆昨新月生，西檐若琼钩。今来何所似，破镜悬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欢竟莫遂，狂杀王子猷。巴陵定近远，持赠何人忧。

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济。应运生夔龙，开元扫氛翳。太微廓金镜，端拱清遐裔。轻尘集嵩岳，虚点盛明意。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挂帆秋江上，不为云罗制。山海向东倾，百川无尽势。我于鸱夷子，相去千馀岁。运阔英达稀，同风遥执袂。登舻望远水，忽见沧浪枻。高士何处来，虚舟眇安系。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丽。延引故乡人，风义未沦替。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曾是无心云，俱为此留滞。双萍易飘转，独鹤思凌厉。明晨去潇湘，共谒苍梧帝。

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

韩众骑白鹿，西往华山中。玉女千馀人，相随在云空。见我传秘诀，精诚与天通。何意到陵阳，游目送飞鸿。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拥兵五陵下，长策遏胡戎。时泰解绣衣，脱身若飞蓬。鸾凤翻翕翼，啄粟坐樊笼。海鹤一笑之，思归向辽东。黄山过石柱，巘崿上攒丛。因巢翠玉树，忽见浮丘公。又引王子乔，吹笙舞松风。朗咏紫霞篇，请开蕊珠宫。步纲绕碧落，倚树招青童。何日可携手，遗形入无穷。

酬崔十五见招

尔有鸟迹书，相招琴溪饮。手迹尺素中，如天落云锦。读罢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长吟字不灭，怀袖且三年。

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

朝涉白水源，暂与人俗疏。岛屿佳境色，江天涵清虚。目送去海云，心闲游川鱼。长歌尽落日，乘月归田庐。

游南阳清冷泉

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耀逐水清，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

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酒客爱秋蔬，山盘荐霜梨。他筵不下箸，此席忘朝饥。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酣来上马去，却笑高阳池。

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

倾晖速短炬，走海无停川。冀餐圆丘草，欲以还颓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烟。俊发跨名驹，雕弓控鸣弦。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邀遮相驰逐，遂出城东田。一扫四野空，喧呼鞍马前。归来献所获，炮炙宜霜天。出舞两美人，飘□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

游 太 山 六首

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开。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于今满清苔。飞流洒绝巘，水急松声哀。北眺崿嶂奇，倾崖向东摧。洞门闭石扇，地底兴云雷。登高望蓬瀛，想像金篆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

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遗我鸟迹书，飘然落岩间。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从师方未还。

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

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银台出倒景，白浪翻长鲸。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

日观东北倾，两崖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摇空碧。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缅彼鹤上仙，去无云中迹。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终当遇安期，于此炼玉液。

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月。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寂听娱清辉，玉真连翠微。想像鸾凤舞，飘□龙虎衣。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

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

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天竺森在眼，松门飒惊秋。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州。

卷六

李太白五古下 一百九十八首

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

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溟渤。蹇予访前迹，独往造穷发。古人不可攀，去若浮云没。愿言弄倒景，从此炼真骨。华顶窥绝冥，蓬壶望超忽。不知青春度，但怪绿芳歇。空持钓鳌心，从此谢魏阙。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

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复此休浣时，闲为畴昔言。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晓月，叠嶂忆清猿。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

邯郸南亭观妓

歌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色艳月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领美人，请歌邯郸词。清筝何缭绕，度曲绿云垂。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座客三千人，于今知有谁。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

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

裴公有仙标，拔俗数千丈。澹荡沧洲云，飘□紫霞想。剖竹商洛间，政成心已闲。萧条出世表，冥寂闭玄关。我来属芳节，解榻时相悦。褰帷对云峰，扬袂指松雪。暂出东城边，遂游西岩前。横天耸翠壁，喷壑鸣红泉。寻幽殊未歇，爱此春光发。溪傍饶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驾归去来，露华生绿苔。淹留惜将晚，复听清猿哀。

清猿断人肠，游子思故乡。明发首东路，此欢焉可忘。

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

昔闻颜光禄，攀龙宴京湖。楼船入天镜，帐殿开云衢。君王歌大风，如乐丰沛都。
延年献嘉作，邈与诗人俱。我来不及此，独立钟山孤。杨宰穆清飙，芳声腾海隅。
英寮满四座，粲若琼林敷。鹢首弄倒景，蛾眉掇明珠。新弦彩梨园，古舞娇吴歈。
曲度绕云汉，听者皆欢娱。鸡栖何嘈嘈，沿月沸笙竽。古之帝宫苑，今乃人樵苏。
感此劝一觞，愿君覆瓢壶。荣盛当作乐，无令后贤吁。

宴郑参卿山池

尔恐碧草晚，我畏朱颜移。愁看杨花飞，置酒正相宜。歌声送落日，舞影回清池。
今夕不尽杯，留欢更邀谁。

游谢氏山亭

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
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
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金陵凤凰台置酒

置酒延落景，金陵凤凰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
凤凰去已久，正当今日回。明君越羲轩，天老坐三台。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
东风吹山花，安可不尽杯。六帝没幽草，深宫冥绿苔。置酒勿复道，歌钟但相催。

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鹧鸪者

披君貂襜褕，对君白玉壶。雪花酒上灭，顿觉夜寒无。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
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持此足为乐，何烦笙与竽。

与周刚青溪玉镜潭宴别

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我来憩秋浦，三入桃陂源。
千峰照积雪，万壑尽啼猿。兴与谢公合，文因周子论。扫崖去落叶，席月开金樽。
溪当大楼南，溪水正南奔。回作玉镜潭，澄明洗心魂。此中得佳境，可以绝嚣喧。
清夜方归来，酣歌出平原。别后经此地，为予谢兰荪。

游秋浦白笴陂 二首

何处夜行好，月明白笴陂。山光摇积雪，猿影挂寒枝。但恐佳景晚，小令归棹移。人来有清兴，及此有相思。

白笴夜长啸，爽然溪谷寒。鱼龙动陂水，处处生波澜。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 并序

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犹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

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

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绿，孤舟无端倪。明湖涨秋月，独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岩居陵丹梯。抱琴出深竹，为我弹鹍鸡。曲尽酒亦倾，北窗醉如泥。人生且行乐，何必组与珪。

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

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萧飒鸣洞壑，终年风雨秋。响入百泉去，听如三峡流。剪竹扫天花，且从傲吏游。龙堂若可憩，吾欲归精修。

宣城清溪

清溪胜桐庐，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倾侧。彩鸟昔未名，白猿初相识。不见同怀人，对之空叹息。

游水西简郑明府

天宫水西寺，云锦照东郭。清湍鸣回溪，绿竹绕飞阁。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五月思貂裘，谓言秋霜落。石萝引古蔓，岸笋开新箨。吟玩空复情，相思尔佳作。郑公诗人秀，逸韵宏寥廓。何当一来游，惬我雪山诺。

九日登山

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题舆何俊发，遂结城南期。筑土接响山，俯临宛水湄。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自作英王胄，斯乐不可窥。赤鲤涌琴高，白龟道冰夷。灵仙如仿佛，奠酹遥相知。古来登高人，今复几人在。沧洲违宿诺，明日犹可待。连山似惊波，合沓出溟海。扬袂挥四座，酩酊安所知。齐歌送清觞，起舞乱参差。宾随落叶散，帽逐秋风吹。别后登此台，愿言长相思。

九　　日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

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

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宫开。疑是海上云，飞空结楼台。升公湖上秀，粲然有辩才。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闲居清风亭，左右清风来。当暑阴广殿，太阳为徘徊。茗酌待幽客，珍盘荐雕梅。飞文何洒落，万象为之摧。季父拥鸣琴，德声布云雷。虽游道林室，亦举陶潜杯。清乐动诸天，长松自吟哀。留欢若可尽，劫石乃成灰。

登锦城散花楼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登峨眉山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大 庭 库

朝登大庭库，云物何苍然。莫辨陈郑火，空霾邹鲁烟。我来寻梓慎，观化入寥天。古木翔气多，松风如五弦。帝图终冥没，叹息满山川。

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

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筑台像半月，迥向高城隅。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水色绿且明，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

天台晓望

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早望海霞边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咽琼液，五内发金沙。举手何所待，青龙白虎车。

焦山杳望松寥山

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架天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

登太白峰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

我把两赤羽，来游燕赵间。天狼正可射，感激无时闲。观兵洪波台，倚剑望玉关。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风引龙虎旗，歌钟昔追攀。击筑落高月，投壶破愁颜。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

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
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两龙不并跃，五纬与天同。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来功。
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伊昔临广武，连兵决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
战争有古迹，壁垒颓层穹。猛虎吟洞壑，饥鹰鸣秋空。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
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
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
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反正，丑虏无遗魂。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
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
梧桐识佳树，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
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

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

钟山抱金陵，霸气昔腾发。天开帝王居，海色照宫阙。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驰突。
江水九道来，云端遥明没。时迁大运去，龙虎势休歇。我来属天清，登览穷楚越。
吾宗挺禅伯，特秀鸾凤骨。众星罗青天，朗者独有月。冥居顺生理，草木不剪伐。
烟窗引蔷薇，石壁老野蕨。吴风谢安屐，白足傲履袜。几宿一下山，萧然忘干谒。
谈经演金偈，降鹤舞海雪。时闻天香来，了与世事绝。佳游不可得，春去惜远别。
赋诗留岩屏，千载庶不灭。

望庐山瀑布 二首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
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游名山，对之心益闲。
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长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江上望皖公山

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宴皖公山，巉绝称人意。独游沧江上，终日淡无味。

但爱兹岭高，何由讨灵异。默然遥相许，欲往心莫遂。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

望黄鹤山

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岩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金灶生烟埃，玉潭秘清谧。地古遗草木，庭寒老芝术。蹇余羡攀跻，因欲保闲逸。观奇遍诸岳，兹岭不可匹。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

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川岳，了然楚汉分。长风鼓横波，合沓蹙龙文。忆昔传游豫，楼船壮横汾。今兹讨鲸鲵，旌□何缤纷。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风清长沙浦，霜空云梦田。瞻光惜颓发，阅水悲徂年。北渚既荡漾，东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越女歌采莲。听此更肠断，凭崖泪如泉。

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

衡岳有开士，五峰秀真骨。见君万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问道皆请谒。洒以甘露言，清凉润肌发。明湖落天镜，香阁凌银阙。登眺餐惠风，新花期启发。

金陵望汉江

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六帝沦亡后，三吴不足观。我君混区宇，垂拱众流安。今日任公子，沧浪罢钓竿。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时客逢崔侍御并登此地

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回鞭指长安，西日落秦关。帝乡三千里，杳在碧云间。

安州应城玉女汤作

神女殁幽境，汤池流大川。阴阳结炎炭，造化开灵泉。地底烁朱火，沙傍歊素烟。沸珠跃晴月，皎镜涵空天。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精览万殊入，潜行七泽连。愈疾功莫尚，变盈道乃全。濯缨掬清泚，晞发弄潺湲。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穷偏。独随朝宗水，赴海输微涓。

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

绿水接柴门，有如桃花源。忘忧或假草，满院罗丛萱。暝色湖上来，微雨飞南轩。故人宿茅宇，夕鸟归杨园。还惜诗酒别，深为江海言。明朝广陵道，独忆此倾樽。

郢门秋怀

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朔风正摇落，行子愁归旋。杳杳山外日，茫茫江上天。人迷洞庭水，雁度潇湘烟。清旷偕夙好，缁磷及此年。百龄何荡漾，万化相推迁。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岳浅，岂见三桃圆。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

荆门浮舟望蜀江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见桃花流，依然锦江色。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官城。

上 三 峡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顾失丹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江行寄远

刳木出吴楚，危槎百馀尺。疾风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别时酒犹在，已为异乡客。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

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

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石不容舠。渔人与舟人，撑折万张篙。

下陵阳沿高溪三门六刺滩

三门横峻滩，六刺走波澜。石惊虎伏起，水状龙萦盘。何惭七里濑，使我欲垂竿。

宿□湖

鸡鸣发黄山，暝投□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半夜四天开，星河烂人目。明晨大楼去，冈陇多屈伏。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

西　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王右军

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上元夫人

上元谁夫人，偏得王母娇。嵯峨三角髻，馀发散垂腰。裘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箫。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

商山四皓

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云窗拂青霭，石壁横翠色。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阴虹浊太阳，前星遂沦匿。

一行佐明两，欻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难测。飞声塞天衢，万古仰遗迹。

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

醉骑白花骆，西去邯郸城。扬鞭动柳色，写鞚春风生。入郭登高楼，山川与云平。深宫翳绿草，万事伤人情。相如章华巅，猛气折秦嬴。两虎不可斗，廉公终负荆。提携袴中儿，杵臼及程婴。空孤献白刃，必死耀丹诚。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毛君能颖脱，二国且同盟。皆为黄泉土，使我涕纵横。磊磊石子冈，萧萧白杨声。诸贤没此地，碑版有残铭。太古共今时，由来互衰荣。伤哉何足道，感激仰空名。赵俗爱长剑，文儒少逢迎。闲从博陵游，帐饮雪朝酲。歌酣易水动，鼓震丛台倾。日落把烛归，凌晨向燕京。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

苏　　武

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

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绳。斜低建章阙，耿耿对金陵。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长川泻落月，洲渚晓寒凝。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

金陵新亭

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顗情。四座楚囚悲，不忧社稷倾。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

过彭蠡湖

谢公入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前赏迹可见，后来道空存。而欲继风雅，岂唯清心魂。云海方助兴，波涛何足论。青嶂忆遥月，绿萝鸣愁猿。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

望鹦鹉洲悲祢衡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
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
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金陵白杨十字巷

白杨十字巷，北夹湖沟道。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复，宫城尽倾倒。
六帝馀古丘，樵苏泣遗老。

经南陵题五松山

圣达有去就，潜光愚其德。鱼与龙同池，龙去鱼不测。当时板筑辈，岂知傅说情。
一朝和殷人，光气为列星。伊尹生空桑，捐庖佐皇极。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
三年帝道明，委质终辅翼。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时命或大谬，仲尼将奈何。
鸾凤忽覆巢，麒麟不来过。龟山蔽鲁国，有斧且无柯。归去来，归去来，宵济越洪波。

姑熟十咏

姑 熟 溪

爱此溪水闲，乘流兴无极。漾楫怕鸥惊，垂竿待鱼食。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
何处浣纱人，红颜未相识。

丹 阳 湖

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
少女棹轻舟，歌声逐流水。

谢 公 宅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竹里无人声，池中虚月白。荒庭衰草遍，废井苍苔积。
唯有清风闲，时时起泉石。

陵□台

旷望登古台，台高极人目。叠嶂列远空，杂花间平陆。闲云入窗牖，野翠生松竹。
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

桓公井

桓公名已古，废井曾未竭。石甃冷苍苔，寒泉湛孤月。秋来桐暂落，春至桃还发。
路远人罕窥，谁能见清澈。

慈姥竹

野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龙吟曾未听，凤曲吹应好。
不学蒲柳凋，贞心常自保。

望夫山

写望临碧空，怨情感离别。江草不知愁，岩花但争发。云山万里隔，音信千里绝。
春去秋复来，相思几时歇。

牛渚矶

绝壁临巨川，连峰势相向。乱石流洑间，回波自成浪。但惊群木秀，莫测精灵状。
更听猿夜啼，忧心醉江上。

灵墟山

丁令辞世人，拂衣向仙路。伏炼九丹成，方随五云去。松萝蔽幽洞，桃杏深隐处。
不知曾化鹤，辽海归几度。

天门山

迥出江上山，双峰自相对。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参差远天际，缥缈晴霞外。
落日舟去遥，回首沉青霭。

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
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
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
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

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寻幽无前期，乘兴不觉远。苍崖渺难涉，白日忽欲晚。未穷三四山，已历千万转。

寂寂闻猿愁，行行见云收。高松上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断寒泉流。峰峦秀中天，登眺不可尽。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遂造穷谷间，始知静者闲。留欢达永夜，清晓方言还。

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

翛然金园赏，远近含晴光。楼台成海气，草木皆天香。忽逢青云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热，风生松下凉。吞讨破万象，搴窥临众芳。而我遗有漏，与君用无方。心垢都已灭，永言题禅房。

月下独酌 四首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三月咸阳时，千花昼如锦。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

我来南山阳，事事不异昔。却寻溪中水，还望岩下石。蔷薇缘东窗，女萝绕北壁。别来能几日，草木长数尺。且复命酒樽，独酌陶永夕。

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

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中夜忽惊觉，起立明灯前。开轩聊直望，晓雪河冰壮。哀哀歌苦寒，郁郁独惆怅。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飙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而我胡为者，叹息龙门下。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

寻山僧不遇作

石径入丹壑，松门闭青苔。闲阶有鸟迹，禅室无人开。窥窗见白拂，挂壁生尘埃。使我空叹息，欲去仍徘徊。香云隔山起，花雨从天来。已有空乐好，况闻青猿哀。了然绝世事，此地方悠哉。

过汪氏别业 二首

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汪生面北阜，池馆清且幽。我来感意气，搥炰列珍羞。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

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大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达五更，吴歈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

待酒不至

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

独　酌

春草如有意，罗生玉堂阴。东风吹愁来，白发坐相侵。独酌劝孤影，闲歌面芳林。长松尔何知，萧瑟为谁吟。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

友人会宿

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淡，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

春日独酌 二首

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对此石上月，长歌醉芳菲。

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且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颜。

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罗浮麻姑台，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隐，就我石上饭。空言不成欢，强笑惜日晚。绿水向雁关，黄云蔽龙山。叹息两客鸟，徘徊吴越间。一语一执手，留流夜将久。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席，离恨满沧波。

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久卧名山云，遂为名山客。山深云更好，赏弄终日夕。月衔楼间峰，泉漱阶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鼯啼桂方秋，风灭籁归寂。缅思洪崖术，欲往沧海隔。云车来何迟，抚己空叹息。

春日醉起言志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庐山东林寺夜怀

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

对　　酒

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昨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苏台。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

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

昔在南阳城，唯餐独山蕨。忆与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时过菊潭上，纵酒无休歇。泛此黄金花，颓然清歌发。一朝摧玉树，生死殊飘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没。

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泉户何时明，长归狐兔窟。

望月有怀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轻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兴尽愁人心。

春滞沅湘有怀山中

沅湘春色还，风暖烟草绿。古之伤心人，于此肠断续。予非怀沙客，但美采菱曲。所愿归东山，寸心于此足。

落日忆山中

雨后烟景绿，晴天散馀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

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枝蕨。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

越中秋怀

越水绕碧山，周回数千里。乃是天镜中，分明画相似。爱此从冥搜，永怀临湍游。一为沧波客，十见红蕖秋。观涛壮天险，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岁晚悲东流。何必探禹穴，誓将归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效　　古 二首

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归时落日晚，躞蹀浮云骢。人马本无意，飞驰自豪雄。入门紫鸳鸯，金井双梧桐。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丰。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

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蛾眉不可妒，况乃效其颦。所以尹婕妤，羞见邢夫人。低头不出气，塞默少精神。寄语无盐子，如君何足珍。

感　　遇 二首

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电腾不可冲。一去别金匣，飞沉失相从。风胡殁已久。所以潜其锋。吴水深万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终不隔，神物会当逢。

咸阳二三月，百鸟鸣花枝。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游冶方及时。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词。赋达身己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

拟　　古 十二首

青天何历历，明星白如石。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远客。客似秋叶飞，飘□不言归。别后罗带长，愁宽去时衣。乘月托宵梦，因之寄金微。

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弦声何激烈，风卷绕飞梁。行人皆踯躅，栖鸟去回翔。但写妾意苦，莫辞此曲伤。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香风送紫蕊，直到扶桑津。耻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今日风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风笑于人，何乃愁自居。吹箫舞彩凤，酌醴鲙神鱼。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馀。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无事坐悲苦，块然涸辙鱼。

运速天地闭，胡风结飞霜。百草死冬月，六龙颓西荒。太白出东方，彗星扬精光。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惟昔鹰将犬，今为侯与王。得水成蛟龙，争池夺凤皇。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扬。

世路今太行，回车竟何托。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人非昆山玉，安得长璀错。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

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

仙人骑彩凤，昨下阆风岑。海水三清浅，桃源一见寻。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杯以倾美酒，琴以闲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论珠与金。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去去复去去，辞君还忆君。汉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难称意，岂得长为群。越燕喜海日，燕鸿思朔云。别久容华晚，琅玕不能饭。日落知天昏，梦长觉道远。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感　兴 八首

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宛转入梦宵，无心向楚君。锦衾抱秋月，绮席空兰芬。茫昧竟谁测，虚传宋玉文。

洛浦有宓妃，飘□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珮欲西走，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

裂素持作书，将寄万里怀。眷眷待远信，竟岁无人来。征鸿务从阳，又不为我栖。委之在深箧，蠹鱼坏其题。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开。不惜他人开，但恐生是非。

芙蓉娇绿波，桃李夸白日。偶蒙春风荣，生此艳阳质。岂无佳人色，但恐花不实。宛转龙火飞，零落互相失。讵知凌寒松，千载长守一。

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欲逐黄鹤飞，相呼向蓬阙。

西国有美女，结楼青云端。蛾眉艳晓月，一笑倾城欢。高节夺明主，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为人所观。安得配君子，共成双飞鸾。

竭来荆山客，谁为珉玉分。良宝绝见弃，虚持三献君。直木忌先伐，芬兰哀自焚。盈满天所损，沉冥道所群。东海有碧水，西山多白云。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

嘉谷隐丰草，草深苗且稀。农夫既不异，孤穗将安归。常恐委畴陇，忽与秋蓬飞。乌得荐宗庙，为君生光辉。

寓　　言 三首

周公负斧扆，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贤圣遇谗慝，不免人君疑。天风拔大木，禾黍咸伤萎。管蔡扇苍蝇，公赋鸱鸮诗。金縢若不启，忠信谁明之。

遥裔双彩凤，婉娈三青禽。往还瑶台里，鸣舞玉山岑。以欢秦娥意，复得王母心。驱驱精卫鸟，衔木空长吟。

长安春色归，先入青门道。绿杨不自持，从风欲倾倒。海燕还秦宫，双飞入帘栊。相思不可见，托梦辽城东。

秋夕旅怀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日夕浮云色，心断明月晖。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落，觉罢天星稀。含叹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感　　遇 四首

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金骨既不毁，玉颜长自春。可怜浮丘公，猗靡与情亲。举手白日间，分明谢时人。二仙去已远，梦想空殷勤。

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虽言异兰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辉。当荣君不采，飘落欲何依。

昔余闻嫦娥，窃药驻云发。不自娇玉颜，方希炼金骨。飞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宫夸蛾眉，随手会凋歇。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君，从此一投钓。

寻阳紫极宫感秋作

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复。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

江上秋怀

餐霞卧旧壑，散发谢远游。山蝉号枯桑，始复知天秋。朔雁别海裔，越燕辞江楼。飒飒风卷沙，茫茫雾萦洲。黄云结暮色，白水扬寒流。恻怆心自悲，潺湲泪难收。蘅兰方萧瑟，长叹令人愁。

秋夕书怀

北风吹海雁，南度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海怀结沧洲，霞想遥赤城。始探蓬壶事，旋觉天地轻。澹然吟高秋，闲卧瞻太清。萝月掩空幕，松霜皓前楹。灭见息群动，猎微穷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避地司空原言怀

南风昔不竞，豪圣思经纶。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俟乎太阶平，然后托微身。倾家事金鼎，年貌何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驭，攀星戏河津。一随王乔去，长年玉天宾。

南奔书怀

遥夜何漫漫，空歌白石烂。宁戚未匡齐，陈平终佐汉。欃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历数方未迁，云雷屡多难。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边玩。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水穷三苗国，地窄三湘道。

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郢路方丘墟，章华亦倾倒。风悲猿啸苦，木落鸿飞早。日隐西赤沙，月明东城草。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

览镜书怀

得道无古今，失道还衰老。自笑镜中人，白发如霜草。扪心空叹息，问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终成南山皓。

江南春怀

青春几何时，黄鸟鸣不歇。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身世殊烂漫，田园久芜没。岁晏何所从，长歌谢金阙。

鲁东门观刈蒲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

咏邻女东窗海石榴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

南 轩 松

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开。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但见瀑泉落，如瞔云汉来。闻君写真图，岛屿备萦回。石黛刷幽草，曾青泽古苔。幽缄倘相传，何必向天台。

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里，亦有白头翁。折取对明镜，宛将衰鬓同。微芳似相诮，流恨向东风。

莹禅师房观山海图

真僧闭精宇，灭迹含达观。列嶂图云山，攒峰入霄汉。丹崖森在目，清昼疑卷幔。蓬壶来轩窗，瀛海入几案。烟涛争喷薄，岛屿相凌乱。征帆飘空中，瀑水洒天半。峥嵘若可陟，想像徒盈叹。杳与真心冥，遂谐静者玩。如登赤城里，揭涉沧洲畔。即事能娱人，从兹得萧散。

咏　　桂 二首

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艳。

世人种桃李，多在金张门。攀折争捷径，及此春风暄。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

宣城长史弟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

令弟佐宣城，赠余琴溪鹤。谓言天涯雪，忽向窗前落。白玉为毛衣，黄金不肯博。当风振六翮，对舞临山阁。顾我如有情，长鸣似相托。何当驾此物，与尔腾寥廓。

题随州紫阳先生壁

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复闻紫阳客，早署丹台名。喘息餐妙气，步虚吟真声。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楼疑出蓬海，鹤似飞玉京。松雪窗外晓，池水阶下明。忽耽笙歌乐，顿失轩冕情。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

题元丹丘山居

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羡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

题元丹丘颍阳山居 并序

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蒿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白从之游，故有此作。

仙游度颍水，访隐同元君。忽遗苍生望，独与洪崖群。卜地初晦迹，兴言且成文。却顾北山断，前瞻南岭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云。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

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终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濆。

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两桥对双阁，芳树有行列。爱此如甘棠，谁云敢攀折。吴关倚此固，天险自兹设。海水落斗门，潮平见沙汭。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悦。杨花满江来，疑是龙山雪。惜此林下兴，怆为山阳别。瞻望清路尘，归来空寂蔑。

洗 脚 亭

白道向姑熟，洪亭临道旁。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装。西望白鹭洲，芦花似朝霜。送君此时去，回首泪成行。

题金陵王处士水亭

王子耽玄言，贤豪多在门。好鹅寻道士，爱竹啸名园。树色老荒苑，池光荡华轩。此堂见明月，更忆陆平原。扫地青玉簟，为余置金樽。醉罢欲归去，花枝宿鸟喧。何时复来此，再得洗嚣烦。

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并序

白久在庐霍，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岩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兼书共游，因有此赠。

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况怀丹丘志，冲赏归寂寞。朅来游闽荒，扪涉穷禹凿。夤缘泛潮海，偃蹇陟庐霍。凭雷蹑天窗，弄景憩霞阁。且欣登眺美，颇惬隐沦诺。三山旷幽期，四岳聊所托。故人契嵩颍，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湍好，不羡市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尔能折芳桂，吾亦采兰若。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

嘲 鲁 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惧　　谗

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众女妒蛾眉，双花竞春芳。魏姝信郑袖，掩袂对怀王。一惑巧言子，朱颜成死伤。行将泣团扇，戚戚愁人肠。

平虏将军妻

平虏将军妇，入门二十年。君心自不悦，妾宠岂得专。出解床前帐，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缠绵。

嵩山采菖蒲者

神人多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疑仙。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灭影入云烟。喻帝竟莫悟，终归茂陵田。

金陵听韩侍御吹笛

韩公吹玉笛，倜傥流英音。风吹绕钟山，万壑皆龙吟。王子停凤管，师襄掩瑶琴。馀响渡江去，天涯安可寻。

白田马上闻莺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归，白田已缫丝。驱马又前去，扪心空自悲。

杂　　诗

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

寄　　远　十二首

三鸟别王母，衔书来见过。肠断若剪弦，其如愁思何。遥知玉窗里，纤手弄云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萝。写水落井中，同泉岂殊波。秦心与楚恨，皎皎为谁多。

青楼何所在，乃在碧云中。宝镜挂秋水，罗衣轻春风。新妆坐落日，怅望金屏空。念此送短书，愿因双飞鸿。

本作一行书，殷勤道相忆。一行复一行，满纸情何极。瑶台有黄鹤，为报青楼人。朱颜凋落尽，白发一何新。自知未应还，离居经三春。桃李今若为，当窗发光彩。莫使香风飘，留与红芳待。

玉箸落春镜，坐愁湖阳水。闻与阴丽华，风烟接邻里。青春已复过，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梦，日夜向阳台。

远忆巫山阳，花明绿江暖。踌躇未得往，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短。

阳台隔楚水，春草生黄河。相思无日夜，浩荡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见终无因。遥将一点泪，远寄如花人。

昔在春陵东，君居汉江岛。百里望花光，往来成白道。一为云雨别，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

忆昨东园桃李红碧枝，与君此时初别离。金瓶落井无消息，令人行叹复坐思。坐思行叹成楚越，春风玉颜畏销歇。碧窗纷纷下落花，青楼寂寂空明灭。两不见，但相思。空留锦字表心素，至今缄愁不忍窥。

长短春草绿，缘门如有情。卷葹心独苦，抽却死还生。睹物知妾意，希君种后庭。闲时当采掇，念此莫相轻。

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见之，开缄泪相续。千里若在眼，万里若在心。相思千万里，一书值千金。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馀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馀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尽，白露湿青苔。

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若可餐兮难再得。怜君冰玉清炯之明心，情不极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绮食，夜同鸳鸯之锦衾。恩情婉娈忽为别，使人莫错乱愁心。乱愁心，涕如雪。寒灯厌梦魂欲绝，觉来相思生白发，盈盈汉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罗袜。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飞阳台。

代赠远

妾本洛阳人，狂夫幽燕客。渴饮易水波，由来多感激。胡马西北驰，香鬃摇绿丝。鸣鞭从此去，逐虏荡边陲。昔去有好言，不言久离别。燕支多美女，走马轻风雪。见此不记人，恩情云雨绝。啼流玉箸尽，坐恨金闺切。织锦作短书，肠随回文结。

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见察。焚之扬其灰，手迹自此灭。

闺　情

流水去绝国，浮云辞故关。水或恋前浦，云犹归旧山。恨君流沙去，弃妾渔阳间。玉箸夜垂流，双双落朱颜。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

代别情人

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风吹绿琴去，曲度紫鸳鸯。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哀哀长鸡鸣，夜夜达五晓。起折相思树，归赠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天涯有度鸟，莫绝瑶华音。

代秋情

几日相别离，门前生穞葵。寒蝉聒梧桐，日夕长鸣悲。白露湿萤火，清霜零兔丝。空掩紫罗袂，长啼无尽时。

湖边采莲妇

小姑织白leading，未解将人语。大嫂采芙蓉，溪湖千万重。长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愿学秋胡妇，贞心比古松。

学古思边

衔悲上陇首，肠断不见君。流水若有情，幽哀从此分。苍茫愁边色，惆怅落日曛。山外接远天，天际忽有云。白雁从中来，飞鸣苦难闻。足系一书札，寄言叹离群。离群心断绝，十见花成雪。胡地无春辉，征人行不归。相思杳如梦，珠泪湿罗衣。

折荷有赠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秋浦寄内

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馀。结荷见水宿，却寄大雷书。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

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

自代内赠

宝刀截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别来门前草，春尽秋转碧。扫尽还更生，萋萋两行迹。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曲度入紫云，啼无眼中人。女弟争笑弄，悲羞泪盈巾。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窥镜不自识，别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

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

霜朽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胡燕别主人，双双语前檐。三飞四回顾，欲去复相瞻。岂不恋华屋，终然谢珠帘。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

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 二首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

在寻阳非所寄内

闻难知痛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自溧水道哭王炎 三首

白杨双行行，白马悲路傍。晨兴见晓月，更似发云阳。溧水通吴关，逝川去未央。故人万化尽，闭骨茅山冈。天上坠玉棺，泉中掩龙章。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逸气竟莫展，英图俄夭伤。楚国一老人，来嗟龚胜亡。有言不可道，雪泣惜兰芳。

王公希代宝，弃世一何早。吊死不及哀，殡宫已秋草。悲来欲脱剑，挂向何枝好。哭向茅山虽未摧，一生泪尽丹阳道。

王家碧瑶树，一树忽先摧。海内故人泣，天涯吊鹤来。未成霖雨用，先夭济川材。一罢广陵散，鸣琴更不开。

卷七

杜工部五古上 一百六十八首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笑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送高三十五书记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馀力，早寄从军诗。

赠李白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羶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游龙门奉先寺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望　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青荷。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云山已发兴，玉珮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

今秋乃淫雨，仲月来寒风。群木水光下，万象云气中。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浐路，迢迢天汉东。愿腾六尺马，背若孤征鸿。划见公子面，超然欢笑同。奋飞既胡越，局促伤樊笼。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嘉蔬没溷浊，时菊碎榛丛。鹰隼亦屈猛，乌鸢何所蒙。式瞻北邻居，取适南巷翁。挂席钓川涨，焉知清兴终？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示从孙济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九日寄岑参

出门复入门，两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

渼陂西南台

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像识鲛人，空蒙辨鱼艇。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蛙黾。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夏日李公见访

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所愿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静，庶足充淹留。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

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

东山气鸿濛，宫殿居上头。君来必十月，树羽临九州。阴火煮玉泉，喷薄涨岩幽。有时浴赤日，光抱空中楼。阆风入辙迹，旷原延冥搜。沸天万乘动，观水百丈湫。幽灵斯可佳，王命官属休。初闻龙用壮，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风雨秋。倒悬瑶池影，屈注苍江流。味如甘露浆，挥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云车纷少留。箫鼓荡四溟，异香泱漭浮。鲛人献微绡，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俦。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飘飘青琐郎，文采珊瑚钩。浩歌渌水曲，清绝听者愁。

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枯荣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民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清晨陪跻攀，傲睨俯峭壁。崇岗相枕带，旷野怀咫尺。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危阶根青冥，曾冰生淅沥。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泉声闻复急，动静随所击。鸟呼藏其身，有似惧弹射。吏隐道情性，兹焉其窟宅。白水见舅氏，诸翁乃仙伯。杖藜长松阴，作尉穷谷僻。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觌。坐久风颇愁，晚来山更碧。相对十丈蛟，欻翻盘涡坼。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烟氛蔼崷崒，魍魉森惨戚。昆仑崆峒颠，回首如不隔。前轩颓反照，巉绝华岳赤。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玉觞淡无味，羯奴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慨彼高国夫，休明备征狄。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

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来释。欲告清宴罢，难拒幽明迫。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唯土山，连天走穷谷。火云无时出，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匒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礧磈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不有万穴归，何以尊四渎？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折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门，回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何时通舟车？阴气不黪黩。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云雷此不已，艰险路更跼。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

大云寺赞公房 四首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黄鹂度结构，紫鸽下罘罳。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

细软青丝履，光明白□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青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

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回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残钟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

童儿汲井华，惯捷瓶上手。沾洒不濡地，扫除似无帚。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侧塞被径花，飘摇委墀柳。艰难世事迫，隐遁佳期后。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杖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既未免羁绊，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

晦日寻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宴寝惊敝裘。起行视天宇，春气渐和柔。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免值公与侯。晚定崔李交，会心真罕俦。每过得酒倾，二宅可淹留。喜结仁里欢，况因令节求。李生园欲荒，旧竹颇修修。引客看扫除，随时成献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声亦暖游。思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贻黄屋忧。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威凤高其翔，长鲸吞九州。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雨过苏端

鸡鸣风雨交，久旱云亦好。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也复可怜人，呼儿具梨枣。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红稠屋角花，碧委墙隅草。亲宾纵谈谑，喧闹畏衰老。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

喜　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干戈虽横放，惨淡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英贤遇坎坷，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

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妄集。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程侯晚相遇，与语才杰立。薰然耳目开，颇觉聪明入。千载得鲍叔，末契有所及。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若人可数见，慰我垂白泣。告别无淹晷，百忧复相袭。内愧突不黔，庶羞以赒给。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途穷见交态，世梗悲路涩。东风吹春冰，泱莽后土湿。念君惜羽翮，既饱更思戢。莫作翻云鹘，闻呼向禽急。

述　怀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慜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此行收遗甿，风俗方再造。族父领元戎，名声国中老。夺我同官良，飘□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恶怀抱。若人才思阔，溟涨浸绝岛。尊前失诗流，塞上得国宝。皇天悲送远，云雨白浩浩。

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尔无宁岁。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天子从北来，长驱振凋敝。顿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极我得制。萧索汉水清，缅通淮湖税。使者纷星散，王纲尚旒缀。南伯从事贤，君行立谈际。生知七曜历，手画三军势。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幕府辍谏官，朝廷无此例。至尊方旰食，仗尔布嘉惠。补阙暮征入，柱史晨征憩。正当艰难时，实藉长久计。回风吹独树，白日照执袂。恸哭苍烟根，山门万重闭。居人莽牢落，游子方迢递。徘徊悲生离，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遗民，反汉更列帝。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

送从弟亚赴西安判官

南风作秋声，杀气薄炎炽。盛夏鹰隼击，时危异人至。令弟草中来，苍然请论事。诏书引上殿，奋舌动天意。兵法五十家，尔腹为箧笥。应对如转丸，疏通略文字。经纶皆新语，足以正神器。宗庙尚为灰，君臣俱下泪。崆峒地无轴，青海天轩轾。西极最疮痍，连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帅。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归当再前席，适远非历试。须存武威郡，为画长久计。孤峰石戴驿，快马金缠辔。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踊跃常人情，惨淡苦士志。安边敌何有，反正计始遂。吾闻驾鼓车，不合用骐骥。龙吟回其头，夹辅待所致。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

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今归行在所，王事有去留。逼侧兵马间，主忧急良筹。子虽躯干小，老气横九州。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朝廷壮其节，奉诏令参谋。銮舆驻凤翔，同谷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镇枹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灭，控带莽悠悠。府中韦使君，道足示怀柔。令侄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古色沙土裂，积阴雪云稠。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苍山旌旗愁。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矛。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百年赋定命，岂料沉与浮。且复恋良友，握手步道周。论兵远壑净，亦可纵冥搜。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

塞芦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彭衙行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餱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羯胡仍构患。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北　　征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深夜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气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得舍弟消息

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花落辞故枝，风回返无处。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

玉 华 宫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九 成 宫

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曾宫凭风回，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栋梁，凿翠开户牖。其阳产灵芝，其阴宿牛斗。纷披长松倒，揭𡾰怪石走。哀猿啼一声，客泪迸林薮。荒哉隋家帝，制此今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虽无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天王守太白，驻马更搔首。

羌　　村 三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聚。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送李校书二十六韵

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渥洼骐骥儿，尤异是龙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辈伯。人间好少年，不必须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宾客，十九授校书，二十声辉赫。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自恐二男儿，辛勤养无益。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舟也衣彩衣，告我欲远适。倚门固有望，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华，已见楚山碧。蔼蔼咸阳都，冠盖日云积。何时太夫人，堂上会亲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归期岂烂漫，别意终感激。顾我蓬屋姿，谬通金闺籍。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

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羡君齿发新，行已能夕惕。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回身视绿野，惨淡如荒泽。老雁春忍饥，哀号待枯麦。时哉高飞燕，绚练新羽翮。长云湿褒斜，汉水饶巨石。无令轩车迟，衰疾悲夙昔。

留花门

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义　鹘

阴崖有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近经潏水湄，此事樵夫传。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

画鹘行

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师妙，功括造化窟。写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乌鹊满樛枝，轩然恐其出。侧脑看青霄，宁为众禽没。长翮如刀剑，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嵘，粉墨且萧瑟。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吾今意何伤，顾步独纡郁。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潼关吏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新婚别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夏日叹

夏日出东北，陵天经中街。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

夏夜叹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吹我裳。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

立秋后题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贻阮隐居

陈留风俗衰，人物世不数。塞上得阮生，迥继先父祖。贫知静者性，自益毛发古。车马入邻家，蓬蒿翳环堵。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寻我草径微，褰裳踏寒雨。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颍客，荣贵如粪土。

遣　兴 三首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耻将，三军同晏眠。

高秋登塞山，南望马邑州。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

丰年孰云迟，甘泽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颜色同日老。劝汝衡门士，勿悲尚枯槁。时来展材力，先后无丑好。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芳草。

昔　　游

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香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晨溪向虚驶，归径行已昨。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休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胡为客关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虽悲鬒发变，未忧筋力弱。扶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

幽　　人

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麟凤在赤霄，何当一来仪。往与惠荀辈，中年沧州期。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内惧非道流，幽人见瑕疵。洪涛隐语笑，鼓枻蓬莱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风帆倚翠盖，暮把东皇衣。咽嗽元和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五湖复浩荡，岁暮有馀悲。

佳　　人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已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赤谷西崦人家

跻险不见喧，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花宿。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 二首

出郭眄细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屡渡。赞公汤休徒，好静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论岩中趣。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扪萝涩先登，陟巘眩反顾。要求阳冈暖，苦陟阴岭沍。惆怅老大藤，沉吟屈蟠树。卜居意未展，杖策回且暮。层巅馀落日，草蔓已多露。

天寒鸟已归，月出人更静。土室延白光，松门耿疏影。跻攀倦日短，语乐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师京国旧，德业天机秉。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迥。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何知戎马间，复接尘事屏？幽寻岂一路，远色有诸岭。

晨光稍朦胧，更越西南顶。

寄赞上人

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阴崖秋。重冈北面起，竟日阳光留。茅屋买兼土，斯焉心所求。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当期塞雨干，宿昔齿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柴荆具茶茗，径路通林丘。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凭高冈，疏散连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岁月古。石间见海眼，天畔萦水府。广深丈尺间，宴息敢轻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时睹。如丝气或上，烂漫为云雨。山头到山下，凿井不尽土。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北风起寒文，弱藻舒翠缕。明涵客衣净，细荡林影趣。何当宅下流，馀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

梦 李 白 二首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昔如水上鸥，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从来御魑魅，多为才名误。夫子嵇阮流，更被时俗恶。海隅微小吏，眼暗发垂素。黄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

遣 兴 十五首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垅底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

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依鹿门，刘表焉得取？

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仰看云中雁，禽鸟亦有行。

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丛。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

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烟尘阻长河，树羽成皋间。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

朔风飘胡雁，惨淡带沙砾。长林何萧萧，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絺绤？

长陵锐头儿，出猎待明发。骍弓金爪镝，白马蹴微雪。未知所驰逐，但见暮光灭。归来悬两狼，门户有旌节。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兰摧白露下，桂折秋风前。府中罗旧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

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

朝逢富家葬，前后皆辉光。共指亲戚大，缌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须羡其强。君看束练去，亦得归山冈。

天用莫如龙，有时系扶桑。顿辔海徒涌，神人身更长。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吞声勿复道，真宰意茫茫。

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此日千里鸣，追风可君意。君看渥洼种，态与驽骀异。不杂蹄啮间，逍遥有能事。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山阴一茅宇，江海日凄凉。

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馀甘蔗。

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咤。

前出塞 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瞋。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迢迢万馀里，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从军十年馀，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后出塞 五首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别赞上人

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荡，何时有终极？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
还为世尘婴，颇带憔悴色。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
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野风吹征衣，欲别向曛黑。
马嘶思故枥，归鸟尽敛翼。古来聚散地，宿昔长荆棘。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

万 丈 潭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显晦。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跼步凌垠堮，侧身下烟霭。
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山危一径尽，崖绝两壁对。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瀩。
黑如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倒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累旌□。
远川曲通流，嵌窦潜泄濑。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
闭藏修鳞蛰，出入巨石碍。何事暑天过，怪意风雨会。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
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
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
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
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与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

发 秦 州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
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
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
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

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赤　　谷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铁堂峡

山风吹游子，缥渺乘险绝。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

盐　　井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榾榾，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

寒　　硖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寒硖不可度，我实衣裳单。况当仲冬交，泝沿增波澜。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

法镜寺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婵娟碧鲜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复取。

青阳峡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寞。

龙门镇

细泉及轻冰，沮洳栈道湿。不辞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门雪云隘，古镇峰峦集。
旌竿暮惨淡，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　　龛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
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
若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烝黎。

积草岭

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飕飕林响交，惨惨石状变。山分积草岭，路异明水县。
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
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见。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
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

凤凰台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
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饮啄慰孤愁。
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
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

发同谷县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白崖石。
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
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

木皮岭

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祈寒为之暄。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跼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

白沙渡

畏途随长江，渡口欲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云汉。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高壁抵嵚崟，洪涛越凌乱。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

水会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巘仍万盘。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

飞仙阁

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淡泊，长风中怒号。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五盘

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

龙门阁

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

石柜阁

季冬日已长，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曾波上，临墟荡高壁。清辉回群鸥，暝色带远客。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信甘孱懦婴，不独冻馁迫。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安，谢尔性所适。

桔柏渡

清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连竿动嫋娜，征衣飒飘摇。急流鸨鹢散，绝岸鼋鼍骄。西辕自兹异，东逝不可要。高通荆门路，阔会沧海潮。孤光隐顾眄，游子怅寂寥。无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剑门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鹿头山

鹿头何亭亭，是日慰饥渴。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殊方昔三分，霸气曾间发。天下今一家，云端失双阙。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硉兀。有文令人伤，何处埋尔骨？纡馀脂膏地，惨澹豪侠窟。伏钺非老臣，宣风岂专达？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赠蜀僧闾丘师兄

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斯文散都邑，高价越玙璠。

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愁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锦官城，兄居祇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泛　溪

落景下高堂，进舟泛回溪。谁谓筑居小，未尽乔木西。远郊信荒僻。秋色有馀凄。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已睽。吾村霭暝姿，异舍鸡亦栖。萧条欲何适？出处庶可齐。衣上见新月，霜中登故畦。浊醪初自熟，东城多鼓鼙。

病　柏

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蹙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鸮志意满，养子穿穴内。客从何乡来，伫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赖。

病　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谂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枯　棕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啅，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

枯　楠

楩楠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围雷霆坼，万孔虫蚁萃。冻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白鹄遂不来，天鸡为愁思。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种榆水中央，长成何容易。

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

大　雨

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执热乃沸鼎，纤絺成缊袍。风雷飒万里，霈泽施蓬蒿。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三日无行人，二江声怒号。流恶邑里清，矧兹远江皋。荒庭步鹳鹤，隐几望波涛。沉痾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阴色静垅亩，劝耕自官曹。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

溪　涨

当时浣花桥，溪水才尺馀。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车。秋夏忽泛溢，岂惟入吾庐。蛟龙亦狼狈，况是鳖与鱼。兹晨已半落，归路跬步疏。马嘶未敢动，前有深填淤。青青屋东麻，散乱床上书。不意远山雨，夜来复何如？我游都市间，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终日思其居。

戏赠友 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一朝被马踏，唇裂板齿无。壮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驽骀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劝君休叹憾，未必不为福。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喜　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述　　古 三首

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
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古时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

市人日中集，于利竞锥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农人望岁稔，相率除蓬蒿。
所务谷为本，邪赢无乃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汉光得天下，祚永固有开。岂惟高祖圣，功自萧曹来。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
吾慕寇邓勋，济时信良哉。耿贾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运终四百，图画在云台。

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壁，策杖穷萦回。
四顾俯层巅，淡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有馀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陈拾遗故宅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淡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
彦昭超玉价，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

谒文公上方

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萝纷卷舒。
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
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
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

奉赠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乱初定，所向邑枯槁。
游子无根株，茅斋付秋草。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
苍茫风尘际，蹭蹬骐𫘧老。志士怀感伤，心胸已倾倒。

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

将老忧贫窭，筋力岂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诸病入。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俶装逐徒旅，达曙凌险涩。寒日出雾迟，清江转山急。仆夫行不进，驽马若维絷。汀洲稍疏散，风景开怏悒。空慰所尚怀，终非曩游集。衰颜偶一破，胜事难屡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

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若飘零，所历有嗟叹。

过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真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鹒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军待上官，令肃事有恒。前驱入宝地，祖帐飘金绳。南陌既留欢，兹山亦深登。清闻树杪磬，远谒云端僧。回策匪新岸，所攀仍旧藤。耳激洞门飙，目存寒谷冰。

出尘□轨躅，毕景遗炎蒸。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羁旅惜宴会，艰难怀友朋。劳生共几何，离憾兼相仍。

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唯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或难朽。日车隐昆仑，鸟雀噪户牖。波涛未足畏，三峡徒雷吼，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书，无使长回首。

山　寺

野寺根石壁，诸龛遍崔嵬。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虽有古殿存，世尊亦尘埃。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骑紫马，捧拥从西来。树羽静千里，临江久徘徊。山僧衣蓝缕，告诉栋梁摧。公为顾宾徒，咄嗟檀施开。吾知多罗树，却倚莲华台。诸天必欢喜，鬼神无嫌猜。以兹抚士卒，孰曰非周才。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岁晏风破肉，荒林寒可回，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

棕拂子

棕拂且薄陋，岂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荧荧金错刀，擢擢朱丝绳。非独颜色好，亦用顾盼称。吾老抱疾病，家贫卧炎蒸。咂肤倦扑灭，赖尔甘服膺。物微世竞弃，义在谁肯征？三岁清秋至，未敢阙缄縢。

寄题江外草堂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痾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虽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古来达士志，宁受外物牵？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惨淡凌风烟。事迹无固必，幽贞愧双全。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

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挥泪临大江，高天意凄恻。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

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县得昏字

曾城有高楼，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馀尺，豁达开四门。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游目俯大江，列筵慰别魂。是时秋冬交，节往颜色昏。天寒鸟兽休，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万感集清樽。岂伊山川间，回首盗贼繁。高贤意不暇，王命久崩奔。临风欲恸哭，声出已复吞。

南　　池

峥嵘巴阆间，所向尽山谷。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呀然阆城南，枕带巴江腹。芰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皇天不无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颇丰熟。清源多众鱼，远岸富乔木。独叹枫香林，春时好颜色。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犹正直。不应空陂上，缥缈亲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渎。干戈浩茫茫，地僻伤极目。平生江海兴，遭乱身局促。驻马问渔舟，踌躇慰羁束。

赠别贺兰铦

黄雀饱野粟，群飞动荆榛。今君抱何憾？寂寞向时人。老骥倦骧首，苍鹰愁易驯。高贤世未识，固合婴饥贫。国步初返正，乾坤尚风尘。悲歌鬓发白，远赴湘吴春。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生离与死别，自古鼻酸辛。

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

九载一相逢，百年能几何？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白鹤久同林，潜鱼本同河。未知栖集期，衰老强高歌。歌罢两凄恻，六龙忽蹉跎。相视发皓白，况难驻羲和。胡星坠燕地，汉将仍横戈。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飘□适东周，来往若崩波。南宫吾故人，白马金盘陀。雄笔映千古，见贤心靡他。念子善师事，岁寒守旧柯。为吾谢贾公，病肺卧江沱。

草　　堂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

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复来薙榛芜。入门四松在，步屧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

四　松

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复三载，离立如人长。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幽色幸秀发，疏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篱，本亦有堤防。终然掁拨损，得□千叶黄。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览物叹衰谢，及兹慰凄凉。清风为我起，洒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盖张。我生无根带，配尔亦茫茫。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勿矜千载后，惨淡蟠穹苍。

水　槛

苍江多风飙，云雨昼夜飞。茅轩驾巨浪，焉得不低垂。游子久在外，门户无人持。高岸尚如谷，何伤浮柱欹。扶颠有劝诫，恐贻识者嗤。既殊大厦倾，可以一木支。临川视万里，何必栏槛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馀悲。

破　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岂惟清溪上，日傍柴门游。苍皇避乱兵，缅邈怀旧丘。邻人亦已非，野竹独修修。船舷不重扣，埋没已经秋。仰看西飞翼，不愧东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数奔窜，白屋难久留。

营　屋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阴通积水内，高入浮云端。甚疑鬼物凭，不顾剪伐残。东偏若面势，户牖永可安。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萧萧见白日，汹汹闻奔湍。度堂匪华丽，养拙异考槃。草茅虽薙葺，衰疾方少宽。洗然顺所适，此足代加餐。寂无斤斧响，庶遂憩息欢。

除　草

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虿，其多弥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忧。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露一沾凝，蕙叶亦难留。荷锄先童稚，日入仍讨求。

转致水中央，岂无双钓舟。顽根易滋蔓，敢使依旧丘。自兹藩篱旷，更觉松竹幽。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

扬　旗

江雨飒长夏，府中有馀清。我公会宾客，肃肃有异声。初筵阅军装，罗列照广庭。庭空六马入，䮐䮐扬旗旌。回回偃飞盖，熠熠迸流星。来缠风飙急，去擘山岳倾。材归俯身尽，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随人轻。三州陷犬戎，但见西岭青。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宁。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

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

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终宴荣。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留之惧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今我一贱老，裋褐更无营。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叹息当路子，干戈尚纵横。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瑱赐自尽，气豪直阻兵。皆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

别蔡十四著作

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安知蔡夫子，高义迈等伦。献书谒皇帝，志已清风尘。流涕洒丹极，万乘为酸辛。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见知己，别颜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榇归咸秦。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忆念凤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愿子意陈。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积水驾三峡，浮龙倚长津。扬舲洪涛间，仗子济物身。鞍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贫。穷谷无粟帛，使者来相因。若凭南辕吏，书札到天垠。

卷八

杜工部五古下 九十五首

杜　鹃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瞋。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客　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后山根。下堑万寻岸，苍涛郁飞翻。葱青众木梢，邪竖杂石痕。子规昼夜啼，壮士敛精魂。峡开四千里，水合数百源。人虎相半居，相伤终两存。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闻动行轩。舟子候利涉，亦凭节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徐步视小园。短畦带碧草，怅望思王孙。凤随其皇去，篱雀暮喧繁。览物想故国，十年别荒村。日暮归几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番。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

客　堂

忆昨离少城，而今异楚蜀。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别家长儿女，欲起惭筋力。客堂叙节改，具物对羁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芦笋绿。巴莺纷未稀，徼麦早向熟。悠悠日动江，漠漠春辞木。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主忧岂济时，身远弥旷职。循文庙算正，献可天衢直。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形骸今若是，进退委行色。

石砚诗

平公今诗伯，秀发吾所羡。奉使三峡中，长啸得石砚。巨璞禹凿馀，异状君独见。其滑乃波涛，其光或雷电。联坳各尽墨，多水递隐见。挥洒容数人，十手可对面。比公头上冠，贞质未为贱。当公赋佳句，况得终清宴。公含起草姿，不远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随顾盼。

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

东城抱春岑，江阁邻石面。崔嵬晨云白，朝旭射芳甸。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晚交严明府，矧此数相见。

赠郑十八贲

温温士君子，令人怀抱尽。灵芝冠众芳，安得阙亲近。遭乱意不归，窜身迹非隐。细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谨。高怀见物理，识者安肯哂。卑飞欲何待？捷径应未忍。未我百篇文，诗家一标准。羁离交屈宋，牢落值颜闵。水陆迷畏途，药饵驻修轸。古人日已远，青史字不泯。步趾咏唐虞，追随饭葵堇。数杯资好事，异味烦县尹。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抱病排金门，衰容岂为敏。

三　韵　三首

高马勿唾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毛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众功。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

烈士恶多门，小人自同调。名利苟可取，杀身傍权要。何当官曹清，尔辈堪一笑。

郑典设自施州归

吾怜荥阳秀，冒暑初有适。名贤慎所出，不肯妄行役。旅兹殊俗远，竟以屡空迫。南谒裴施州，气合无险僻。攀援悬根木，登顿入天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忧戚。听子话此邦，令我心悦怿。其俗则纯朴，不知有主客。温温诸侯门，礼亦如古昔。敕厨倍常羞，杯盘颇狼籍。时虽属丧乱，事贵赏匹敌。中宵惬良会，裴郑非远戚。群书一万卷，博涉供务隙。他日辱银钩，森疏见矛戟。倒屣喜旋归，画地求所历。乃闻风土质，又重田畴辟。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竞惜。北风吹瘴疠，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峤穿萝茑幂。此身仗儿仆，高兴潜有激。孟冬方首路，强饭取崖壁。叹尔疲驽骀，汗沟血不赤。终然备外饰，驾驭何所益？我有平肩舆，前途犹准的。

翩翩入鸟道，庶脱蹉跌厄。

柴　门

孤舟登瀼西，回首望两崖。东城干旱天，其气如焚柴。长影没窈窕，馀光散唅呀。
大江蟠嵌根，归海成一家。下冲割坤轴，竦壁攒镆铘。萧飒洒秋色，氛昏霾日车。
峡门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凿就欹斜。巨渠决太古，众水为长蛇。
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我今远游子，飘转混泥沙。万物附本性，约身不愿奢。
茅栋盖一床，清池有馀花。浊醪与脱粟，在眼无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
贫病固其常，富贵任生涯。老于干戈际，宅幸蓬荜遮。石乱上云气，杉清延月华。
赏妍又分外，理惬夫何夸？足了垂百年，敢居高士差。书此豁平昔，回首犹暮霞。

贻华阳柳少府

系马乔木间，问人野寺门。柳侯披衣笑，见我颜色温。并坐石下堂，俯视大江奔。
火云洗月露，绝壁上朝暾。自非晓相访，触热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异中原。
老少多暍死，汗逾水浆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辞烦。指挥当世事，语及戎马存。
涕泪溅我裳，悲气排帝阍。郁陶抱长策，义仗知者论。吾衰卧江汉，但愧识玙璠。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托子孙。俱客古信州，结庐依毁垣。
相去四五里，径微山叶繁。时危挹佳士，况免军旅喧。醉从赵女舞，歌鼓秦人盆。
子壮顾我伤，我欢兼泪痕。馀生如过鸟，故里今空村。

雷

大旱山岳燋，密云复无雨。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苦。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
真龙竟寂寞，土梗空俯偻。吁嗟公私病，税敛缺不补。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数？
暴尪或前闻，鞭巫非稽古。请先偃甲兵，处分听人主。万邦但各业，一物休尽取。
水旱其数然，尧汤免亲睹。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阳不犹愈。
昨宵殷其雷，风过齐万弩。复吹霾翳散，虚觉神灵聚。气暍肠胃融，汗滋衣裳污。
吾衰尤拙计，失望筑场圃。

火

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昈。
罗落沸百泓，根源皆万古。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
风吹巨焰作，河棹腾烟柱。势欲焚昆仑，光弥焮洲渚。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
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尔宁要谤讟，凭此近荧侮。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
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

今兹商用事，馀热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从此活。亭午减汗流，北邻耐人聒。晚风爽乌匼，筋力苏摧折。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憾雨师，健步闻旱魃。园蔬抱金玉，无以供采掇。密云虽聚散，徂暑终衰歇。前圣慎焚巫，武王亲救暍。阴阳相主客，时序递回斡。洒落唯清秋，昏霾一空阔。萧萧紫塞雁，南向欲行列。欻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鈚逐狡兔，突羽当满月。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临轩望山阁，缥缈安可越？高人炼丹砂，未念将朽骨。少壮迹颇疏，欢娱曾倏忽。杖藜风尘际，老丑难剪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贱夫美一睡，烦促婴词笔。

牵牛织女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蒙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妆立，龙驾具曾空。世人亦为尔，祈请走儿童。称家随丰俭，白屋达公宫。膳夫翊堂殿，鸣玉凄房栊。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终。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

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

大暑运金气，荆扬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无行舟。千室但扫地，闭关人事休。老夫转不乐，旅次兼百忧。蝮蛇暮偃蹇，空床难暗投。炎宵恶明烛，况乃怀旧丘。开襟仰内弟，执热露白头。束带负芒刺，接居成阻修。何当清霜飞，会子临江楼。载闻大易义，讽兴诗家流。蕴藉异时辈，检身非苟求。皇皇使臣体，信是德业优。楚材择杞梓，汉苑归骅骝。短章达我心，理为识者筹。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乃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涬与笔力。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杨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

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

近时冯绍正，能画鸷鸟样。明公出此图，无乃传其状。殊姿各独立，清绝心有向。疾禁千里马，气敌万人将。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当时无凡材，百中皆用壮。粉墨形似间，识者一惆怅。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韝上。

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

去水绝还波，曳云无定姿。人生在世间，聚散亦暂时。离别重相逢，偶然岂定期。送子清秋暮，风物长年悲。豪俊贵勋业，邦家频出师。相公镇梁益，军事无孑遗。解榻再见今，用才复择谁？况子已高位，为郡得固辞。难拒供给费，慎哀渔夺私。干戈未甚息，纪纲正所持。泛舟巨石横，登陆草露滋。山门日易久，当念居者思。

赠李十五丈别

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下临不测江，中有万里船。多病纷倚薄，少留改岁年。绝域谁慰怀？开颜喜名贤。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颇合，相与襟袂连。一日两遣仆，三日一共筵。扬论展寸心，壮笔过飞泉。玄成美价存，子山旧业传。不闻八尺躯，常受众目怜。且为辛苦行，盖被生事牵。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阳天。汧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萧然。清高金茎露，正直朱丝弦。昔在尧四岳，今之黄颍川。于迈恨不同，所思无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悬。客游虽云久，主要月再圆。晨集风渚亭，醉操云峤篇。丈夫贵知己，欢罢念归旋。

西阁曝日

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羲和流德泽，颛顼愧倚薄。毛发具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欻有托。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流离木杪猿，翩跹山颠鹤。用知苦聚散，哀乐日已作。即事会赋诗，人生忽如昨。古来遭丧乱，贤圣尽萧索。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

课伐木 并序

课隶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斩阴木，人日四根止。维条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积庭内。我有藩篱，是缺是补。载伐□□，伊仗支持，则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樘突。夔人屋壁，列树白菊，镘为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忧害马之徒，苟活为幸，可嘿息已。作诗示宗武诵。

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巅后，十里斩阴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闻丁丁声，功课日各足。苍皮成委积，素节相照烛。藉汝跨小篱，当仗苦虚竹。空荒咆熊罴，乳兽待人肉。不示知禁情，岂惟干戈哭。城中贤府主，处贵如白屋。萧萧理体净，蜂虿不敢毒。虎穴连里闾，堤防旧风俗。泊舟沧江岸，久客慎所触。舍西崖峤壮，雷雨蔚含蓄。墙宇资屡修，衰年怯幽独。尔曹轻执热，为我忍烦促。秋光近青岑，季月当泛菊。报之以微寒，共给酒一斛。

园人送瓜

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镇夔国，滞务兹一扫。食新先战士，共少及溪老。倾筐蒲鸽青，满眼颜色好。竹竿接嵌窦，引注来鸟道。沉浮乱水玉，爱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开怀慰枯槁。许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东陵迹芜绝，楚汉休征讨。园人非故侯，种此何草草。

信行远修水筒

汝性不茹荤，清静仆夫内。秉心识本源，于事少滞碍。云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触热藉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险崖谷大。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于斯答恭谨，足以殊殿最。讵要方士符，何假将军盖？行诸直如笔，用意崎岖外。

槐叶冷淘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如雪，劝人投此珠。愿随金騕□，走置锦屠苏。路远思恐泥，兴深终不渝。献芹则小小，荐藻明区区。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

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更仆往方塘，决渠当断岸。公私各地著，浸润无天旱。主守问家臣，分明见溪伴。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银汉。鸥鸟镜里来，关山雪边看。秋菰成黑米，精凿传白粲。玉粒足晨炊，红鲜任霞散。终然添旅食，作苦期壮观。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

催宗文树鸡栅

吾衰怯行迈，旅次展崩迫。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翮。驱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课奴杀青竹，终日憎赤帻。踏藉盘案翻，塞蹊使之隔，

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织笼曹其内，令入不得掷。稀间可突过，觜爪还污席。我宽蝼蚁遭，彼免狐貉厄。应宜各长幼，自此均勍敌。笼栅念有修，近身见损益。明明领处分，一一当剖析。不昧风雨晨，乱离减忧戚。其流则凡鸟，其气心匪石。倚赖穷岁晏，拨烦去冰释。未似尸乡翁，拘留盖阡陌。

园官送菜 并序

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伤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诗。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实数，略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园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论。呜呼战伐久，荆棘暗长原。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小人塞道路，为态何喧喧。又如马齿盛，气拥葵荏昏。点染不易虞，丝麻杂罗纨。一经器物内，永挂粗刺痕。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轩。畦丁负笼至，感动百虑端。

上后园山脚

朱夏热所婴，清旭步北林。小园背高冈，挽葛上崎崟。旷望延驻目，飘□散疏襟。潜鳞恨水壮，去翼依云深。勿谓地无疆，劣于山有阴。石榞遍天下，水陆兼浮沉。自我登陇首，十年经碧岑。剑门来巫峡，薄倚浩至今。故园暗戎马，骨肉失追寻。时危无消息，老去多归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黄金。敢为苏门啸，庶作梁父吟。

驱竖子摘苍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犹剧。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蓬莠独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漫任远适。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加点瓜薤间，依稀橘奴迹。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

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

东渚雨今足，伫闻粳稻香。上天无偏颇，蒲稗各自长。人情见非类，田家戒其荒。功夫竞搰搰，除草置岸旁。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务，勤垦免乱常。吴牛力容易，并驱动莫当。丰苗亦已概，云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静一资堤防。督领不无人，提携颇在纲。荆扬风土暖，肃肃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仆，寄语喻崇冈。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北风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郁纡迟暮伤。

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

三伏适已过，骄阳化为霖。欲归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坏舟百板坼，峻岸复万寻。篙工初一弃，恐泥劳寸心。伫立东城隅，怅望高飞禽。草堂乱玄圃，不隔昆仑岑。昏浑衣裳外，旷绝同层阴。园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诸侯旧上计，厥贡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暂封殖，日夜偶瑶琴。虚徐五株态，侧塞烦胸襟。焉得辍两足，杖藜出岖嵚。条流数翠实，偃息归碧浔。拂拭乌皮几，喜闻樵牧音。令儿快搔背，脱我头上簪。

雨

峡云行清晓，烟雾相徘徊。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凄凄生馀寒，殷殷兼出雷。白谷变气候，朱炎安在哉？高鸟湿不下，居人门未开。楚宫久已灭，幽珮为谁哀？侍臣书王梦，赋有冠古才。冥冥翠龙驾，多自巫山台。

雨 二首

青山淡无姿，白露谁能数？片片水上云，萧萧沙中雨。殊俗状巢居，曾台俯风渚。佳客适万里，沉思情延伫。挂帆远色外，惊浪满吴楚。久阴蛟螭出，寇盗复几许？

空山中宵阴，微冷先枕席。回风起清曙，万象萋已碧。落落出岫云，浑浑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长江白。连樯荆州船，有士荷矛戟。南防草镇惨，沾湿赴远役。群盗下辟山，总戎备强敌。水深云光廓，鸣橹各有适。渔艇息悠悠，夷歌负樵客。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

晚登瀼上堂

故跻瀼岸高，颇免崖石拥。开襟野堂豁，系马林花动。雉堞粉如云，山田麦无垅。春气晚更生，江流静犹涌。四序婴我怀，群盗久相踵。黎民困逆节，天子渴垂拱。所思注东北，深峡转修耸。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济世数向时，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雾重。安得随鸟翎，迫此惧将恐？

又上后园山脚

昔我游山东，忆戏乐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逝水自朝宗，镇名各其方。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朝廷任猛将，远夺戎马场。到今事反复，故老泪万行。龟蒙不复见，况乃怀旧乡。肺萎属久战，骨出热中肠。

忧来杖匣剑，更上林北冈。瘴毒猿鸟落，峡干南日黄。秋风亦已起，江汉始如汤。登高欲有往，荡析川无梁。哀彼远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茔，累累冢相当。

雨

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拘闷出门游，旷绝经目趣。消中日伏枕，卧久尘及屦。岂无平肩舆，莫辨望乡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顾。悠悠边月破，郁郁流年度。针灸阻朋曹，糠籺对童孺。一命须屈色，新知渐成故。穷荒益自卑，飘泊欲谁诉？尪羸愁应接，俄顷恐违迕。浮俗何万端，幽人有独步。庞公竟独往，尚子终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潇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齿发暮。

甘　林

舍舟越西冈，入林解我衣。青刍适马性，好鸟知人归。晨光映远岫，夕露见日晞。迟暮少寝食，清旷喜荆扉。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试问甘黎藿，未肯羡轻肥。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勿矜朱门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雨

行云递崇高，飞雨霭而至。潺潺石间溜，汩汩松上驶。亢阳乘秋热，百谷皆已弃。皇天德泽降，焦卷有生意。前雨伤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无雷霆，间作鼓增气。佳声达中宵，所望时一致。清霜九月天，仿佛见滞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苍翠。恨无抱瓮力，庶减临江费。

种莴苣 并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苋青青。伤时君子或晚得微禄，轗轲不进。因作此诗。

阴阳一错乱，骄蹇不复理。枯旱于其中，炎方惨如毁。植物半蹉跎，嘉生将已矣。云雷欻奔命，师伯集所使。指麾赤白日，澒洞青光起。雨声先已风，散足尽西靡。山泉落沧江，霹雳犹在耳。终朝纡飒沓，信宿罢潇洒。堂下可以畦，呼童对经始。苣兮蔬之常，随事蓺其子。破块数席间，荷锄功易止。两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苋迷汝来，宗生实于此。此辈岂无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户庭毁。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贤良虽得禄，守道不封己。拥塞败芝兰，众多盛荆杞。

中园陷萧艾，老圃永为耻。登于白玉盘，藉以如霞绮。苋也无所施，胡颜入筐篚。

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应接丧精神。
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属地湿，山雨近甚匀。冬菁饭之半，牛力晚来新。
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荆巫非苦寒，采撷接青春。
飞来两白鹤，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损伤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经矰缴勤。
三步六号叫，志屈悲哀频。鸾凤不相待，侧颈诉高旻。杖藜俯沙渚，为汝鼻酸辛。

八 哀 诗 八首　并序

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没，遂不诠次焉。

赠司空王公思礼

司空出东夷，童稚刷劲翮。追随燕蓟儿，颖锐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无流沙碛。
未甚拔行间，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
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转深壁。
飞兔不近驾，鸷鸟资远击。晓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胸襟日沉静，肃肃自有适。
潼关初溃散，万乘犹辟易。偏裨无所施，元帅见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
胡马缠伊洛，中原气甚逆。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
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天王拜跪毕，谠议果冰释。翠华卷飞雪，熊虎亘阡陌。
屯兵凤凰山，帐殿泾渭辟。金城贼咽喉，诏镇雄所扼。禁暴清无双，爽气春淅沥。
巷有从公歌，野多青青麦。及夫哭庙后，复领太原役。恐惧禄位高，怅望王土窄。
不得见清时，呜呼就窀穸。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千秋汾晋间，事与云水白。
昔观文苑传，岂述廉蔺绩。嗟嗟邓大夫，士卒终倒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宝末，北收晋阳甲。胡骑攻吾城，愁寂意不惬。人安若泰山，蓟北断右胁。
朔方气乃苏，黎首见帝业。二宫泣西郊，九庙起颓压。未散河阳卒，思明伪臣妾。
复自碣石来，火焚乾坤猎。高视笑禄山，公又大献捷。异王册崇勋，小敌信所怯。
拥兵镇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
大屋去高栋，长城扫遗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雅望与英姿，恻怆槐里接。
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箱箧。吾思哭孤冢，南纪阻归楫。
扶颠永萧条，未济失利涉。疲茶竟何人？洒涕巴东峡。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郑公瑚琏器，华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嶷然大贤后，复见秀骨清。

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阅书百纸尽，落笔四座惊。历职匪父任，嫉邪常力争。汉仪尚整肃，胡骑忽纵横。飞传自河陇，逢人问公卿。不知万乘出，雪涕风悲鸣。受词剑阁道，谒帝萧关城。寂寞云台杖，飘□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壮士血相视，忠臣气不平。密论贞观体，挥发岐阳征。感激动四极，联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庙丹青明。匡汲俄宠辱，卫霍竟哀荣。四登会府地，三掌华阳兵。京兆空柳色，尚书无履声。群鸟自朝夕，白马休横行。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四郊失壁垒，虚馆开逢迎。堂上指图画，军中吹玉笙。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时观锦水钓，问俗终相并。意待犬戎灭，人藏红粟盈。以兹报主愿，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竖婴。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飞旐出江汉，孤舟转荆衡。虚无马融笛，怅望龙骧茔。空馀老宾客，身上愧簪缨。

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

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开元中，主恩视遇频。出入独非时，礼毕见群臣。爱其谨洁极，倍此骨肉亲。从容听朝后，或在风雪晨。忽思格猛兽，苑囿腾清尘。羽旗动若一，万马肃骁骁。诏王来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飞鞚内，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轮。胡人虽获多，天笑不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与金银。袖中谏猎书，扣马久上陈。竟无衔橛虞，圣聪矧多仁。官免供给费，水有在藻鳞。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道大容无能，永怀侍芳茵。好学尚贞烈，义形必沾巾。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川广不可泝，墓久狐兔邻。宛彼汉中郡，文雅见天伦。何以开我悲，泛舟俱远津。温温昔风味，少壮已书绅。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

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长啸宇宙间，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见，前辈复谁继？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萧萧白杨路，洞彻宝珠惠。龙宫塔庙涌，浩劫浮云卫。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计。眄睐已皆虚，跋涉曾不泥。向来映当时，岂独劝后世。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分宅脱骖间，感激怀未济。众归赒给美，摆落多藏秽。独步四十年，风听九皋唳。呜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衰俗凛生风，拂荡秋旻霁。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厉。日斜鹏鸟入，魂断苍梧帝。荣枯走不暇，星驾无安税。几分汉廷竹，夙拥文侯篲。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敝。祸阶初负谤，易力何深哜。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争名古岂然，键捷欻不闭。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磜。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哀赠竟萧条，恩波延揭厉。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负米晚为身，每食脸必泫。夜字照□薪，垢衣生碧藓。庶以勤苦志，报兹劬劳显。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文章日自负，吏禄亦累践。晨趋阊阖内，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还，黄屋朔风卷。不暇陪八骏，虏庭悲所遣。平生满樽酒，断此朋知展。忧愤病二秋，有恨石可转。肃宗复社稷，得无逆顺辨。范晔顾其儿，李斯忆黄犬。秘书茂松意，溟涨本末浅。青荧芙蓉剑，犀兕岂独刬。反为后辈亵，予实若怀缅。煌煌斋房芝，事绝万手搴。垂之俟来者，正始征劝勉。不要悬黄金，胡为投乳䴥。结交三十载，吾与谁游衍？荥阳复冥寞，罪罟已横罥。呜呼子逝日，始泰则终蹇。长安米万钱，凋丧尽馀喘。战伐何当解，归帆阻清沔。尚缠漳水疾，永负蒿里饯。

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

□鹍至鲁门，不识钟鼓飨。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笼养。荥阳冠众儒，早闻名公赏。地崇士大夫，况乃气精爽。天然生知姿，学立游夏上。神农极阙漏，黄石愧师长。药纂西极名，兵流指诸掌。贯穿无遗恨，荟蕞何技痒。圭臬星经奥，虫篆丹青广。子云窥未遍，方朔谐太枉。神翰顾不一，体变钟兼两。文传天下口，大字犹在榜。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沧洲动玉陛，宣鹤误一响。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弹琴视天壤。形骸实土木，亲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书幌。晚就芸香阁，胡尘昏坱莽。反覆归圣朝，点染无涤荡。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桨。履穿四明雪，饥拾楢溪橡。空闻紫芝歌，不见杏坛丈。天长眺东南，秋色馀魍魉。别离惨至今，斑白徒怀曩。春深秦山秀，叶坠清渭朗。剧谈王侯门，野税林下鞅。操纸终夕酣，时物集遐想。词场竟疏阔，平昔滥吹奖。百年见存没，牢落吾安放。萧条阮咸在，出处同世网。他日访江楼，含凄述飘荡。

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

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矫然江海思，复与云路永。寂寞想上阶，未遑等箕颍。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地日蛙黾。退食吟大庭，何心记榛梗。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虽蒙换蝉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紫绶映暮年，荆州谢所领。庾公兴不浅，黄霸镇每静。宾客引调同，讽咏在务屏。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一阳发阴管，淑气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庐并。绮丽玄晖拥，笺诔任昉骋。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千秋沧海南，名系朱鸟影。归老守故林，恋阙悄延颈。波涛良史笔，芜绝大庾岭。向时礼数隔，制作难上请。再读徐孺碑，犹思理烟艇。

写　　怀 二首

劳生共乾坤，何处异风俗？冉冉自趋竞，行行见羁束。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鄙夫到巫峡，三岁如转烛。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
朝班及暮齿，日给还脱粟。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谷。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
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我不知，负暄候樵牧。

夜深坐南轩，明月照我膝。惊风翻河汉，梁栋已出日。群生各一宿，飞动自俦匹。
吾亦驱其儿，营营为私实。天寒行旅稀，岁暮日月疾。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虮虱。
古者三皇前，满腹志愿毕。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
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放神八极外，俯仰俱萧瑟。终契如往还，得匪合仙术。

往　在

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解瓦飞十里，繐帷纷曾空。
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风。合昏排铁骑，清旭散锦𫄧。贼臣表逆节，相贺以成功。
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当宁陷玉座，白间剥画虫。不知二圣处，私泣百岁翁。
车驾既云还，楹桷欻穹崇。故老复涕泗，祠堂树椅桐。宏壮不如初，已见帝力雄。
前春礼郊庙，祀事亲圣躬。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耿金钟。
侍祠恧先露，掖垣迩濯龙。天子惟孝孙，五云起九重。镜奁换粉黛，翠羽犹葱胧。
前者厌羯胡，后来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
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
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
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
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归号故松柏，老去苦飘蓬。

昔　游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
清霜大泽冻，禽兽有馀哀。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
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
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
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商山议得失，蜀主脱嫌猜。
吕尚封国邑，傅说已盐梅。景晏楚山深，水鹤去低回。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

壮　游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去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
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句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
黑貂不免敝，斑鬓兀称觞。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
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
禹功亦命子，涿鹿亲戎行。翠华拥英岳，螭虎啖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
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
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
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
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

遣　　怀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
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
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没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
乘黄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临飧吐更食，常恐违抚孤。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览道州元使君结《春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乱发尽白，转衰病相婴。沉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
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春陵作，欻见俊哲情。
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
狱讼永衰息，岂唯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
凉飙振南岳，之子宠若惊。色阻金印大，兴含沧浪清。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淡字欹倾。

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

纷然丧乱际，见此忠孝门。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弥存。深诚补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锦江沸，独清玉垒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兰叠玙璠。同心注师律，洒血在戎轩。丝纶实具载，绂冕已殊恩。奉公举骨肉，诛叛经寒温。金甲雪犹冻，朱旗尘不翻。每闻战场说，欻激懦气奔。圣主国多盗，贤臣官则尊。方当节钺用，必绝祲沴根。吾病日回首，云台谁再论？作歌挹盛事，推毂期孤□。

听杨氏歌

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响下清虚里。江城带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宫徵。勿云听者疲，愚智心尽死。古来杰出士，岂待一知己？吾闻昔秦青，倾侧天下耳。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忽忽峡中睡，悲风方一醒。西来有好鸟，为我下青冥。羽毛净白雪，惨淡飞云汀。既蒙主人顾，举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扬舲。清文动哀玉，见道发新硎。欲学鸱夷子，待勒燕山铭。谁重断蛇剑，致君君未听。志在麒麟阁，无事云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门扃。相如才调逸，银汉会双星。客来洗粉黛，日暮拾流萤。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老夫自汲涧，野水日泠泠。我叹黑头白，君看银印青。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形。谁矜坐锦帐，苦厌食鱼腥。东西两岸坼，横水注沧溟。碧色忽惆怅，风雷搜百灵。空中右白虎，赤节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噀雨凤凰翎。襄王薄行迹，莫学冷如丁。千秋一拭泪，梦觉有微馨。人生相感动，金石两青荧。丈人但安坐，休辨渭与泾。龙蛇尚格斗，洒血暗郊坰。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文王日俭德，俊□始盈庭。荣华贵少壮，岂食楚江萍。

别李义

神尧十八子，十七王其门。道国洎舒国，督唯亲弟昆。中外贵贱殊，余亦忝诸孙。丈人嗣三叶，之子白玉温。道国继德业，请从丈人论。丈人领宗卿，肃穆古制敦。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尔克富诗礼，骨清虑不喧。洗然遇知己，谈论淮湖奔。忆昔初见时，小襦绣芳荪。长成忽会面，慰我久疾魂。三峡春冬交，江山云雾昏。正宜且聚集，恨此当离樽。莫怪执杯迟，我衰涕唾烦。重问子何之？西上岷江源。愿子少干谒，蜀都足戎轩。误失将帅意，不如亲故恩。少年早归来，梅花已飞翻。努力慎风水，岂惟数盘飧。猛虎卧在岸，蛟螭出无痕。王子自爱惜，老夫困石根。生别古所嗟，发声为尔吞。

送高司直寻封阆州

丹雀衔书来，暮栖何乡树？骅骝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无趣。
借问泛舟人，胡为入云雾？与子姻娅间，既亲亦有故。万里长江边，邂逅一相遇。
长卿消渴再，公干沉绵屡。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时见文章士，欣然淡情素。
伏枕闻别离，畴能忍漂寓？良会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罴咆空林，游子慎驰骛。
西谒巴中侯，艰险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顾。拔为天军佐，崇大王法度。
淮海生清风，南翁尚思慕。公宫造广厦，木石乃无数。初闻伐松柏，犹卧天一柱。
我瘦书不成，成字读亦误。为我问故人，劳心练征戍。

赠苏四徯

异县昔同游，各云厌转蓬。别离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马日衰息，乘舆安九重。
有才何栖栖，将老委所穷。为郎未为贱，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胸。
巴蜀倦剽掠，下愚成土风。幽蓟已削平，荒徼尚弯弓。斯人脱身来，岂非吾道东。
乾坤虽宽大，所适装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壮欺老翁。况乃主客间，古来逼侧同。
君今下荆扬，独帆如飞鸿。二州豪侠场，人马皆自雄。一请甘饥寒，再请甘养蒙。

寄薛三郎中

人生无贤愚，飘□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免危其身？与子俱白头，役役常苦辛。
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忆昔村野人，其乐难具陈。蔼蔼桑麻交，公侯为等伦。
天未厌戎马，我辈本常贫。子尚客荆州，我亦滞江滨。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
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
余今委修短，岂得恨命屯？闻子心甚壮，所过信席珍。上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
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东浮沧海漘。
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子岂无扁舟，往复江汉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
听说松门峡，吐药揽衣巾。高秋却束带，鼓枻视青旻。凤池日澄碧，济济多士新。
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

漾舟千山内，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石根青枫林，猿鸟聚俦侣。
月明游子静，畏虎不得语。中夜怀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荡前后间，佳期付荆楚。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在今气磊落，巧伪莫敢亲。

介立实吾弟，济时肯杀身。物白讳受玷，行高无污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滨。
鸾凤有铩翮，先儒曾抱麟。雷霆劈长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伤，念子孰自珍。
泊舟楚宫岸，恋阙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峡邻。登陆将首途，笔札枉所申。
归朝跼病肺，叙旧思重陈。春风洪涛壮，谷转颇弥旬。我能泛中流，搪突鼍獭瞋。
长年已省舵，慰此贞良臣。

北　　风

北风破南极，朱凤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鸿雁将安归？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
吾慕汉初老，时清犹茹芝。

客　　从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
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白　　马

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近时主将戮，中夜商於战。
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别 董 颋

穷冬急风水，逆浪开帆难。士子甘旨阙，不知道里寒。有求彼乐土，南适小长安。
到我舟楫去，觉君衣裳单。素闻赵公节，兼尽宾主欢。已结门庐望，无令霜雪残。
老夫缆亦解，脱粟朝未餐。飘荡兵甲际，几时怀抱宽？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
当念著白帽，采薇青云端。

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

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
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
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
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
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
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

乱离又聚散，宿夕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随青袍。廷评近要津，节制收英髦。
北驱汉阳传，南泛上泷舠。家声肯坠地，利器当秋毫。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
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
安能陷粪土？有志乘鲸鳌。或骖鸾腾天，聊作鹤鸣皋。

咏　怀 二首

人生贵是男，丈夫重天机。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嗟余竟坎坷，将老逢艰危。
胡雏逼神器，逆节同所归。河雒化为血，公侯草间啼。西京复陷没，翠盖蒙尘飞。
万姓悲赤子，两宫弃紫微。倏忽向二纪，奸雄多是非。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
日给在军储，上官督有司。高贤迫形势，岂暇相扶持。疲苶苟怀策，栖屑无所施。
先王实罪己，愁痛正为兹。岁月不我与，蹉跎病于斯。夜看酆城气，回首蛟龙池。
齿发已自料，意深陈苦词。

邦危坏法则，圣远益愁慕。飘摇桂水游，怅望苍梧暮。潜鱼不衔钩，走鹿无反顾。
皦皦幽旷心，拳拳异平素。衣食相拘阂，朋知限流寓。风涛上春沙，千里侵江树。
逆行少吉日，时节空复度。井灶任尘埃，舟航烦数具。牵缠加老病，琐细隘俗务。
万古一死生，胡为足名数。多忧污桃源，拙计泥铜柱。未辞炎瘴毒，摆落跋涉惧。
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贤愚诚等差，自爱各驰骛。
羸瘠且如何，魄夺针灸屡。拥滞僮仆慵，稽留篙师怒。终当挂帆席，天意难告诉。
南为祝融客，勉强亲杖屦。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

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顾侯运炉锤，笔力破馀地。昔在开元中，韩蔡同□□。
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御札早流传，揄扬非造次。三人并入直，恩泽各不二。
顾于韩蔡内，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诸王，钩深法更秘。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
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飞省寺。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
骅骝入穷巷，必脱黄金辔。一论朋友难，迟暮敢失坠。古来事反覆，相见横涕泗。
向者玉珂人，谁是青云器？才尽伤形体，病渴污官位。故旧独依然，时危话颠踬。
我甘多病老，子负忧世志。胡为困衣食，颜色少称遂。远作辛苦行，顺从众多意。
舟楫无根蒂，蛟鼍好为祟。况兼水贼繁，特戒风飙驶。崩腾戎马际，往往杀长吏。
子干东诸侯，劝勉防纵恣。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请哀疮痍深，告诉皇华使。
使臣精所择，进德知历试。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列士恶苟得，俊杰思自致。
赠子猛虎行，出郊载酸鼻。

上水遣怀

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驱驰四海内，童稚日糊口。

但遇新少年，少逢旧亲友。低颜下色地，故人知善诱。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一纪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乱春华，暮齿依蒲柳。冥冥九疑葬，圣者骨亦朽。蹉跎陶唐人，鞭挞日月久。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嶠嵘清湘石，逆行杂林薮。篙工密逞巧，气若酣杯酒。歌讴互激远，回斡明授受。善知应触类，各借颖脱手。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苍苍众色晚，熊挂玄蛇吼。黄罴在树颠，正为群虎守。羸骸将何适？履险颜益厚。庶与达者论，吞声混瑕垢。

遣　遇

磬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我行匪利涉，谢尔从者劳。石间采蕨女，鬻菜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

解　忧

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坑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宜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

宿凿石浦

早宿宾从劳，仲春江山丽。飘风过无时，舟楫敢不系。回塘淡暮色，日没众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灯死分翳。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卒岁。斯文忧患馀，圣哲垂彖系。

早　行

歌哭俱在晓，行迈有期程。孤舟似昨日，闻见同一声。飞鸟数求食，潜鱼亦独惊。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终日征。干戈未揖让，崩迫开其情。

过津口

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和风引桂楫，春日涨云岑。回首过津口，而多枫树林。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瓮馀不尽酒，膝有无声琴。圣贤两寂寞，眇眇独开襟。

次空灵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青春犹无私，白日亦偏照。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毒瘴未足忧，兵戈满边徼。向者留遗恨，耻为达人诮。回帆觊赏延，佳处领其要。

宿花石戍

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岸疏开辟水，木杂今古树。地蒸南风盛，春热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气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间，理乱岂恒数。系舟盘藤轮，策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

早　　发

有求常百虑，斯文亦吾病。以兹朋故多，穷老驱驰并。早行篙师怠，席挂风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则奚奔命。涛翻黑蛟跃，日出黄雾映。烦促瘴岂侵，颓倚睡未醒。仆夫问盥栉，暮颜靦青镜。随意簪葛巾，仰惭林花盛。侧闻夜来寇，幸喜囊中净。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薇蕨饿首阳，粟马资历聘。贱子欲适从，疑误此二柄。

次晚洲

参错云石稠，坡陀风涛壮。晚洲适知名，秀色固异状。棹经垂猿把，身在度鸟上。摆浪散帙妨，危沙折花当。羁离暂愉悦，羸老反惆怅。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

望　　岳

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歘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则亡。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嶫相望。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归来觊命驾，沐浴休玉堂。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师，朱旗散广川。群公饯南伯，肃肃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义均骨肉地，怀抱罄所宣。盛名富事业，无取愧高贤。不以丧乱婴，保爱金石坚。计拙百寮下，气苏君子前。会合苦不久，哀乐本相缠。交游飒向尽，宿昔浩茫然。

促觞激百虑，掩抑泪潺湲。热云集曛黑，缺月未生天。白团为我破，华烛蟠长烟。
鸹鹖催明星，解袂从此旋。上请减兵甲，下请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书远山巅。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

贤豪赞经纶，功成空名垂。子孙不振耀，历代皆有之。郑公四叶孙，长大常苦饥。
众中见毛骨，犹是麒麟儿。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家声盖六合，行色何其微。
遇我苍梧阴，忽惊会面稀。议论有馀地，公侯来未迟。虚思黄金贵，自笑青云期。
长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时。季子黑貂敝，得无妻嫂欺。尚为诸侯客，独屈州县卑。
南游炎海甸，浩荡从此辞。穷途仗神道，世乱轻土宜。解帆岁云暮，可与春风归。
出入朱门家，华屋刻蛟螭。玉食亚王者，乐张游子悲。侍婢艳倾城，绡绮轻雾霏。
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新欢继明烛，梁栋星辰飞。两情顾盼合，珠碧赠于斯。
上贵见肝胆，下贵不相疑。心事披写间，气酣达所为。错挥铁如意，莫避珊瑚枝。
始兼逸迈兴，终慎宾主仪。戎马暗天宇，呜呼生别离。

别张十三建封

尝读唐实录，国家草昧初。刘裴建首义，龙见尚踌蹰。秦王拔乱姿，一剑总兵符。
汾晋为丰沛，暴隋竟涤除。宗臣则庙食，后祀何疏芜。彭城英雄种，宜膺将相图。
尔惟外曾孙，倜傥汗血驹。眼中万少年，用意尽崎岖。相逢长沙亭，乍问绪业馀。
乃吾故人子，童丱联居诸。挥手洒衰泪，仰看八尺躯。内外名家流，风神荡江湖。
范云堪晚友，嵇绍自不孤。择材征南幕，湖落回鲸鱼。载感贾生恸，复闻乐毅书。
主忧急盗贼，师老荒京都。旧丘岂税驾，大厦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
虽当霰雪严，未觉栝柏枯。高义在云台，嘶鸣望天衢。羽人扫碧海，功业竟何如。

奉赠李八丈判官

我丈时英特，宗枝神尧后。珊瑚市则无，騄骥人得有。早年见标格，秀气冲星斗。
事业富清机，官曹正独守。顷来树嘉政，皆已传众口。艰难体贵安，冗长吾敢取。
区区犹历试，炯炯更持久。讨论实解颐，操割纷应手。箧书积讽谏，宫阙限奔走。
入幕未展材，秉钧孰为偶。所亲问淹泊，泛爱惜衰朽。垂白乱南翁，委身希北叟。
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秋枯洞庭石，风飒长沙柳。高兴激荆衡，知音为回首。

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 并序

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舟楫。已而茶酒内，余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见老夫倾倒于苏至矣。

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乾坤几反复，扬马宜同时。今晨清镜中，胜食斋房芝。余发喜却变，白间生黑丝。昨夜舟火灭，湘娥帘外悲。百灵未敢散，风破寒江迟。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旄头彗紫微，无复俎豆事。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风舞雩至。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涣然立新意。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因见县尹心，根源旧宫□。讲堂非曩构，大屋加涂塈。下可容百人，墙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林木在庭户，密干叠苍翠。有井朱夏时，辘轳冻阶阤。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故国延归望，衰颜减愁思。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

入衡州

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汉仪甚照耀，胡马何猖狂。老将一失律，清边生战场。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汤。重镇如割据，轻权绝纪纲。军州体不一，宽猛性所将。嗟彼苦节士，素于圆凿方。寡妻从为郡，兀者安堵墙。凋敝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库实过防。恕己独在此，多忧增内伤。偏裨限酒肉，卒伍单衣裳。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焦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沅湘。福善理颠倒，明徵天莽茫。销魂避飞镝，累足穿豺粮。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趼疮。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久客幸脱免，暮年渐激昂。萧条向水陆，汩没随鱼商。报主身已老，入朝病见妨。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参错走洲渚，舂容转林篁。片帆左郴岸，通郭前衡阳。华表云鸟埤，名园花草香。旗亭壮邑屋，烽橹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岩廊。扶颠待柱石，独坐飞风霜。昨者间琼树，高谈随羽觞。无论再缱绻，已是安苍黄。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问罪富形势，凯歌悬否臧。氛埃期必扫，蚊蚋焉能当。橘井旧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厌暑雨，厥土闻清凉。诸舅剖符近，开缄书札光。频繁命屡及，磊落字百行。江总外家养，谢安乘兴长。下流匪珠玉，择木羞鸾凰。我师嵇叔夜，世贤张子房。柴荆寄乐土，鹏路观翱翔。

舟中苦热遣怀奉呈杨中丞通简台省诸公

愧为湖外客，看此戎马乱。中夜混黎甿，脱身亦奔窜。平生方寸心，反掌帐下难。呜呼杀贤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没齿埋冰炭。耻以风病辞，胡然泊湘岸。入舟虽苦热，垢腻可溉灌。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中丞连帅职，封内权得按。身当问罪先，县实诸侯半。士卒既辑睦，启行促精悍。似闻上游兵，稍逼长沙馆。邻好彼克修，天机自明断。南图卷云水，北拱戴霄汉。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

驱驰数公子，咸愿同伐叛。声节哀有馀，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卤莽同一贯。始谋谁其间，回首增愤惋。宗英李公端，守职甚昭焕。变通迫胁地，谋画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无惮。此流须卒斩，神器资强干。扣寂豁烦襟，皇天照嗟叹。

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

耒阳驰尺素，见访荒江眇。义士烈女家，风流吾贤绍。昨见狄相孙，许公人伦表。前期翰林后，屈迹县邑小。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溔。麾下杀元戎，湖边有飞旐。孤舟增郁郁，僻路殊悄悄。侧惊猿猱捷，仰羡鹳鹤矫。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人非西喻蜀，兴在北坑赵。方行郴岸静，未话长沙扰。崔师乞已至，澧卒用矜少。问罪消息真，开颜憩亭沼。

卷九

韩昌黎五古 一百四十二首

南 山 诗

吾闻京城南，兹维群山囿。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山经及地志，茫昧非受授。
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粗叙所经觏。尝升崇丘望，戢戢见相凑。
晴明出棱角，缕脉碎分绣。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无风自飘簸，融液煦柔茂。
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孤撑有巉绝，海浴褰鹏噣。
春阳潜沮洳，濯濯吐深秀。岩峦虽崔崪，软弱类含酎。夏炎百木盛，阴郁增埋覆。
神灵日歊歔，云气争结构。秋霜嘉刻轹，磔卓立癯瘦。参差相叠重，刚耿陵宇宙。
冬行虽幽墨，冰雪工琢镂。新曦照危峨，亿丈恒高袤。明昏无停态，顷刻异状候。
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间篕。藩都配德运，分宅占丁戊。逍遥越坤位，诋讦陷乾窦。
空虚寒兢兢，风气较搜漱。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昆明大池北，去觌偶晴昼。
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惊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
前寻径杜墅，岔蔽毕原陋。崎岖上轩昂，始得观览富。行行将遂穷，岭陆烦互走。
勃然思坼裂，拥掩难恕宥。巨灵与夸蛾，远贾期必售。还疑造物意，固护蓄精祐。
力虽能排斡，雷电怯呵诟。攀缘脱手足，蹭蹬抵积甃。茫如试矫首，堛塞生怐愗。
威容丧萧爽，近新迷远旧。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因缘窥其湫，凝湛□阴兽。
鱼虾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
旋归道回睨，达枿壮复奏。吁嗟信奇怪，峙质能化贸。前年遭谴谪，探历得邂逅。
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
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苍黄忘遐睎，所瞩才左右。杉篁咤蒲苏，杲耀攒介胄。
专心忆平道，脱险逾避臭。昨来逢清霁，宿愿欣始副。峥嵘跻冢顶，倏闪杂鼯鼬。
前低划开阔，烂漫堆众皱。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
或乱若抽笋，或嵲若注灸。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
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或如贲育伦，赌胜勇前购。先强势已出，后钝嗔𬤊譳。
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飣餖。
又如游九原，坟墓包椁柩。或累若盆罂，或揭若甑豆。或覆若曝鳖，或颓若寝兽。
或蜿若藏龙，或翼若搏鹫。或齐若友朋，或随若先后。或迸若流落，或顾若宿留。
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或俨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战阵，或围若蒐狩。

或靡然东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若气□馏。或行而不辍，或遗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秃□，或熏若柴槱。或如龟坼兆，或若卦分繇。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
□□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瞎瞎屋摧霤。
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大哉立天地，经纪肖营腠。
厥初孰开张，黾勉谁劝侑。创兹朴而巧，戮力忍劳疚。得非施斧斤，无乃假诅咒。
鸿荒竟无传，功大莫酬僦。尝闻于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诗，惟用赞报酭。

谢自然诗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骏无所识，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
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
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
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茫茫八硕大，影响无由缘。
里胥上其事，郡守惊且叹。驱车领官吏，甿俗争相先。入门无所见，冠屦同蜕蝉。
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余闻古夏后，象物知神奸。山林民可入，魍魉莫逢旃。
逶迤不复振，后世恣欺谩。幽明纷杂乱，人鬼更相残。秦皇虽笃好，汉武洪其源。
自从二主来，此祸竟连连。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自信，反欲从物迁。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
来者犹可诫，余言岂空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
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
感伤遂成诗，昧者宜书绅。

秋 怀 诗 十一首

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薿薿。秋风一披拂，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
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天明视颜色，与故不相似。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
浮生虽多涂，趋死惟一轨。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

白露下百草，萧兰共雕悴。青青四墙下，已复生满地。寒蝉暂寂寞，蟋蟀鸣自恣。
运行无穷期，禀受气苦异。适时各得所，松柏不必贵。

彼时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饮，廉颇尚能饭。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
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陈迹竟谁寻，贱嗜非贵献。
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
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

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岂谓吾无能。离离挂空悲，戚戚抱虚警。露泫秋树高，虫吊寒夜永。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名浮犹有耻，味薄真自幸。庶几遗悔尤，即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尽日景。虫鸣室幽幽，月吐窗冏冏。丧怀若迷方，浮念剧含梗。尘埃慵伺候，文字浪驰骋。尚须勉其顽，王事有朝请

秋夜不可晨，秋日若易暗。我无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鸡空在栖，缺月烦屡瞰。有琴具徽弦，再鼓听愈淡。古声久埋灭，无由见真滥。低心逐时趋，苦勉只能暂。有如乘风船，一纵不可缆。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岂必求赢馀，所要石与甔。

卷卷落地叶，随风走前轩。鸣声若有意，颠倒相追奔。空堂黄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灯当我前。问我我不应，馈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顾谓汝童子，置书且安眠。丈夫属有念，事业无穷年。

霜风侵梧桐，众叶著树干。空阶一片下，琤若摧琅玕。谓是夜气灭，望舒霣其团。青冥无依倚，飞辙危难安。惊起出户视，倚楹久汍澜。忧愁费晷景，日月如跳丸。迷复不计远，为君驻尘鞍。

暮暗来客去，群嚣各收声。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忽进虑，外忧遂侵诚。强怀张不满，弱念缺已盈。诘屈避语穽，冥茫触心兵。败虞千金弃，得比寸草荣。知耻足为勇，晏然谁汝令。

鲜鲜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扬扬弄芳蝶，尔生还不早。运穷两值遇，婉娈死相保。西风蛰龙蛇，众木日凋槁。由来命分尔，泯灭岂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嘤。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辫。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黾勉不回顾，行行诣连州。

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輈。春风洞庭浪，出没惊孤舟。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疮疣。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锄耰。此府雄且大，腾凌尽戈矛。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俦。何况亲犴狱，敲搒发奸偷。悬知失事势，恐自罹罝罘。湘水清且急，凉风日修修。胡为首归路，旅泊尚夷犹。昨者京使至，嗣皇传冕旒。赫然下明诏，首罪诛共吺。复闻颠夭辈，峨冠进鸿畴。班行再肃穆，璜珮鸣琅璆。伫继贞观烈，边封脱兜鍪。三贤推侍从，卓荦倾枚邹。高议参造化，清文焕皇猷。协心辅齐圣，政理同毛輶。小雅咏鸣鹿，食苹贵呦呦。遗风邈不嗣，岂忆尝同裯。失志早衰换，前期拟蜉蝣。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因疾鼻又塞，渐能等薰莸。深思罢官去，毕命依松楸。空怀焉能果，但见岁已遒。殷汤闵禽兽，解网祝蛛蝥。雷焕掘宝剑，冤氛销斗牛。兹道诚可尚，谁能借前筹。殷勤谢吾友，明月非暗投。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际黄云，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何就，嗟嗟世与身。

夜　　歌

静夜有清光，闲堂仍独息。念身幸无恨，志气方自得。乐哉何所忧，所忧非我力。

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

天行失其度，阴气来干阳。重云闭白日，炎燠成寒凉。小人但咨怨，君子惟忧伤。饮食为减少，身体岂宁康。此志诚足贵，惧非职所当。藜羹尚如此，肉食安可尝。穷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劝君善饮食，鸾凤本高翔。

江汉一首答孟郊

江汉虽云广，乘舟渡无艰。流沙信难行，马足常往还。凄风结冲波，狐裘能御寒。终宵处幽室，华烛光烂烂。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

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

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

岐 山 下 二首

谁谓我有耳，不闻凤皇鸣。朅来岐山下，日暮边鸿惊。

丹穴五色羽，其名为凤皇。昔周有盛德，此鸟鸣高冈。和声随祥风，窅窕相飘扬。闻者亦何事，但知时俗康。自从公旦死，千载□其光。吾君亦勤理，迟尔一来翔。

北极一首赠李观

北极有羁羽，南溟有沈鳞。川原浩浩隔，影响两无因。风云一朝会，变化成一身。谁言道里远，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所尚苟同趋，贤愚岂异伦。方为金石姿，万世无缁磷。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舍酒去相语，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属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见，百端在中肠。维时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驱驰公事退，闻子适及城。命车载之至，引坐于中堂。开怀听其说，往往副所望。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长老守所闻，后生习为常。少知诚难得，纯粹古已亡。譬彼植园木，有根易为长。留之不遣去，馆置城西旁。岁时未云几，浩浩观湖江。众夫指之笑，谓我知不明。儿童畏雷电，鱼鳖惊夜光。州家举进士，选试缪所当。驰辞对我策，章句何炜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鸣。礼终乐亦阕，相拜送于庭。之子去须臾，赫赫留盛名。窃喜复窃叹，谅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伤。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恍难为双。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彷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从丧朝至洛，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出入行涧冈。日西入军门，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平明脱身去，决若惊凫翔。黄昏次汜水，欲过无舟航。号呼久乃至，夜济十里黄。中流上滩潬，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辕马蹢躅鸣，左右泣仆童。甲午憩时门，临泉窥斗龙。东西出陈许，陂泽平茫茫。道边草木花，红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鸣。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

下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谁云经艰难，百口无夭殇。仆射南阳公，宅我睢水阳。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日念子来游，子岂知我情。别离未为久，辛苦多所经。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我友二三子，宦游在西京。东野窥禹穴，李翱观涛江。萧条千万里，会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

幽　　怀

幽怀不能写，行此春江浔。适与佳节会，士女竞光阴。凝妆耀洲渚，繁吹荡人心。间关林中鸟，亦知和为音。岂无一樽酒，自酌还自吟。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视古犹视今。

君子法天运

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

落叶送陈羽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终自异，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归 彭 城

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讦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食芹虽云美，献御固已痴。缄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师，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归来戎马间，惊顾似羁雌。连日或不语，终朝见相欺。乘闲辄骑马，茫茫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

醉　　后

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初喧或忿争，中静杂嘲戏。淋漓身上衣，颠倒笔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贱且勤置。

醉赠张秘书

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薰。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方今向太平，元凯承华勋。吾徒幸无事，庶以穷朝曛。

同冠峡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送惠师

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十五爱山水，超然谢朋亲。脱冠剪头发，飞步遗踪尘。发迹入四明，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众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顶，举头看星辰。光芒相照烛，南北争罗陈。兹地绝翔走，自然严且神。微风吹木石，澎湃闻韶钧。夜半起下视，溟波衔日轮。鱼龙惊踊跃，叫啸成悲辛。怪气或紫赤，敲磨共轮囷。金鸦既腾翥，六合俄清新。常闻禹穴奇，东去窥瓯闽。越俗不好古，流传失其真。幽踪邈难得，圣路嗟长堙。回临浙江涛，屹起高峨岷。壮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弃去非吾伦。凌江诣庐岳，浩荡极游巡。崔崒没云表，陂陀浸湖沦。是时雨初霁，悬瀑垂天绅。前年往罗浮，步戛南海漘。大哉阳德盛，荣茂恒留春。鹏□堕长翮，鲸戏侧修鳞。自来连州寺，曾未造城闉。日携青云客，探胜穷崖滨。太守邀不去，群官请徒频。囊无一金资，翻谓富者贫。昨日忽不见，我令访其邻。奔波自追及，把手问所因。顾我却兴叹，君宁异于民。离合自古然，辞别安足珍。吾闻九疑好，夙志今欲伸。斑竹啼舜妇，清湘沈楚臣。衡山与洞庭，此固道所循。寻嵩方抵洛，历华遂之秦。浮游靡定处，偶往即通津。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

送灵师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灵师皇甫姓，胤胄本蝉联。少小涉书史，早能缀文篇。中间不得意，失迹成延迁。逸志不拘教，轩腾断牵挛。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

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鋋。饮酒尽百觥，嘲谐思逾鲜。
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弦。寻胜不惮险，黔江屡洄沿。
瞿塘五六月，惊电让归船。怒水忽中裂，千寻堕幽泉。环回势益急，仰见团团天。
投身岂得计，性命甘徒捐。浪沫涌翻滀，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魂骨俱坑填。
灵师不挂怀，冒涉道转延。开忠二州牧，诗赋时多传。失职不把笔，珠玑为君编。
强留费日月，密席罗婵娟。昨者至林邑，使君数开筵。逐客三四公，盈怀赠兰荃。
湖游泛漭沆，溪宴驻潺湲。别语不许出，行裾动遭牵。邻州竞招请，书札何翩翩。
十月下桂岭，乘寒恣窥缘。落落王员外，争迎获其先。自从入宾馆，占吝久能专。
吾徒颇携被，接宿穷欢妍。听说两京事，分明皆眼前。纵横杂谣俗，琐屑咸罗穿。
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韶阳李太守，高步凌云烟。
得客辄忘食，开囊乞缯钱。手持南曹叙，字重青瑶镌。古气参彖系，高标摧太玄。
维舟事干谒，披读头风痊。还如旧相识，倾壶畅幽悁。以此复留滞，归骖几时鞭。

县斋有怀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
濯缨起江湖，缀珮杂兰麝。悠悠指长道，去去策高驾。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
初随计吏贡，屡入泽宫射。虽免十上劳，何能一战霸。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
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
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髂。军书既频召，戎马乃连跨。
大梁从相公，彭城赴仆射。弓箭围狐兔，丝竹罗酒炙。两府变荒凉，三年就休假。
求官去东洛，犯雪过西华。尘埃紫陌春，风雨灵台夜。名声荷朋友，援引乏姻娅。
虽陪彤庭臣，讵纵青冥靶。寒空耸危阙，晓色曜修架。捐躯辰在丁，铩翮时方䄍。
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
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
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只缘恩未报，岂谓生足藉。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
惟思涤瑕垢，长去事桑柘。劚嵩开云扃，压颍抗风榭。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
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吓。官租日输纳，村酒时邀迓。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姹。
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

合江亭

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维昔经营初，邦君实王佐。
剪林迁神祠，买地费家货。梁栋宏可爱，结构丽匪过。伊人去轩腾，兹宇遂颓挫。
老郎来何暮，高唱久乃和。树兰盈九畹，栽竹逾万个。长绠汲沧浪，幽蹊下坎坷。
波涛夜俯听，云树朝对卧。初如遗宦情，终乃最郡课。人生诚无几，事往悲岂奈。
萧条绵岁时，契阔继庸懦。胜事谁复论，丑声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闵穷饿。
君侯至之初，闾里自相贺。淹滞乐闲旷，勤苦劝慵惰。为余扫尘阶，命乐醉众座。
穷秋感平分，新月怜半破。愿书岩上石，勿使泥尘涴。

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

长沙千里平，胜地犹在险。况当江阔处，斗起势匪渐。深林高玲珑，青山上琬琰。路穷台殿辟，佛事焕且俨。剖竹走泉源，开廊架崖广。是时秋之残，暑气尚未敛。群行忘后先，朋息弃拘检。客堂喜空凉，华榻有清簟。涧蔬煮蒿芹，水果剥菱芡。伊余夙所慕，陪赏亦云忝。幸逢车马归，独宿门不掩。山楼黑无月，渔火灿星点。夜风一何喧，杉桧屡磨䃺。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谄。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翻飞乏羽翼，指摘困瑕玷。珥貂藩维重，政化类分陕。礼贤道何优，奉己事苦俭。大厦栋方隆，巨川楫行剡。经营诚少暇，游宴固已歉。旅程愧淹留，徂岁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频染。展转岭猿鸣，曙灯青睒睒。

岳阳楼别窦司直

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河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日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宏，轰辐车万两。犹疑帝轩辕，张乐就空旷。蛟螭露笋簴，缟练吹组帐。鬼神非人世，节奏颇跌踼。阳施见夸丽，阴闭感凄怆。朝过宜春口，极北缺堤障。夜缆巴陵洲，丛芮才可傍。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下上。馀澜怒不已，喧聒鸣瓮盎。明登岳阳楼，辉焕朝日亮。飞廉戢其威，清晏息纤纩。泓澄湛凝绿，物影巧相况。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时当冬之孟，隙窍缩寒涨。前临指近岸，侧坐眇难望。涤濯神魂醒，幽怀舒以畅。主人孩童旧，握手乍欣怅。怜我窜逐归，相见得无恙。开筵交履舄，烂漫倒家酿。杯行无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盘进橙栗，投掷倾脯酱。欢穷悲心生，婉娈不能忘。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庭，逼侧厕诸将。于嗟苦驽缓，但惧失宜当。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沉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剋己自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细君知蚕织，稚子已能饷。行当挂其冠，生死君一访。

送文畅师北游

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自言本吴人，少小学城阙。已穷佛根源，粗识事轇轕。挛拘屈吾真，戒辖思远发。荐绅秉笔徒，声誉耀前阀。从求送行诗，屡造忍颠蹶。今成十馀卷，浩汗罗斧钺。先生□穷巷，未得窥剞劂。又闻识大道，何路补剠刖。出其囊中文，满听实清越。谓僧当少安，草序颇排讦。上论古之初，所以施赏罚。下开迷惑胸，窐豁劚株橛。僧时不听莹，若饮水救暍。风尘一出门，时日多如发。

三年窜荒岭，守县坐深樾。征租聚异物，诡制怛巾袜。幽穷共谁与，思想甚含哕。
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况逢旧亲识，无不比鹣礫。长安多门户，吊庆少休歇。
而能勤来过，重惠安可揭。当今圣政初，恩泽完礰巃。胡为不自暇，飘戾逐鹖礲。
仆射领北门，威德厌胡羯。相公镇幽都，竹帛烂勋伐。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
开张箧中宝，自可得津筏。从兹富裘马，宁复茹藜蕨。余期报恩后，谢病老耕垡。
庇身指蓬茅，逞志纵猃猲。僧还相访来，山药煮可掘。

答张彻

辱赠不知报，我歌尔其聆。首叙始识面，次言后分形。道途绵万里，日月垂十龄。
浚郊避兵乱，睢岸连门停。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渍墨窜旧史，磨丹注前经。
义苑手秘宝，文堂耳惊霆。暄晨蹑露舄，暑夕眠风棂。结友子让抗，请师我惭丁。
初味犹啖蔗，遂通斯建瓴。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无宁。石梁平侹侹，沙水光泠泠。
乘枯摘野艳，沈细抽潜腥。游寺去陟巘，寻径返穿汀。缘云竹竦竦，失路麻冥冥。
淫潦忽翻野，平芜眇开溟。防泄堑夜塞，惧冲城昼扃。及去事戎辔，相逢宴军伶。
觥秋纵兀兀，猎旦驰礌礌。从赋始分手，朝京忽同舲。急时促暗棹，恋月留虚亭。
毕事驱传马，安居守窗萤。梅花灞水别，宫烛骊山醒。省选逮投足，乡宾尚摧翎。
尘祛又一掺，泪眥还双荧。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
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藓澾拳跼，梯飙飐伶俜。
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峨豸忝备列，伏蒲愧分泾。微诚慕横草，琐力摧撞筳。
叠雪走商岭，飞波航洞庭。下险疑堕井，守官类拘囹。荒餐茹獠蛊，幽梦感湘灵。
刺史肃蓍蔡，吏人沸蝗螟。点缀簿上字，趋跄礴前铃。赖其饱山水，得以娱瞻听。
紫树雕斐亹，碧流滴玲珑。映波铺远锦，插地列长屏。愁狖酸骨死，怪花醉魂馨。
潜苞绛实坼，幽乳翠毛零。赦行五百里，月变三十蓂。渐阶群振鹭，入学诲螟蛉。
苹甘谢鸣鹿，罍满惭罄瓶。冏冏抱瑚琏，飞飞联鹡鸰。鱼鬣欲脱背，虬光先照硎。
岂独出丑类，方当动朝廷。勤来得晤语，勿惮宿寒厅。

荐士

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
敷柔肆纡馀，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
孟轲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清，可以镇浮躁。酸寒溧阳尉，五十几何耄。
孜孜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谁，指注竞嘲慠。圣皇索遗逸，髦士日登造。
庙堂有贤相，爱遇均覆焘。况承归与张，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嘘，强箭射鲁缟。
胡为久无成，使以归期告。霜风破佳菊，嘉节迫吹帽。念将决焉去，感物增恋嫪。

彼微水中荇，尚烦左右芼。鲁侯国至小，庙鼎犹纳郜。幸当择珉玉，宁有弃珪瑁。悠悠我之思，扰扰风中纛。上言愧无路，日夜惟心祷。鹤翎不天生，变化在啄菢。通波非难图，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后时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箪犒。微诗公勿诮，恺悌神所劳。

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

昔我在南时，数君长在念。摇摇不可止，讽咏日喁噞。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又如心中疾，针石非所砭。常思得游处，至死无倦厌。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荒花穷漫乱，幽兽工腾闪。碍目不忍窥，忽忽坐昏垫。逢神多所祝，岂忘灵即验。依依梦归路，历历想行店。今者诚自幸，所怀无一欠。孟生去虽索，侯氏来还歉。欹眠听新诗，屋角月艳艳。杂作承间骋，交惊舌互䑛。缤纷指瑕疵，拒捍阻城堑。以余经摧挫，固请发铅椠。居然妄推让，见谓□天焰。比疏语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盘飧，饤饾鱼菜赡。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驽　　骥

驽骀诚龌龊，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价微良易酬。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嘶鸣当大路，志气若有馀。骐骥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牵驱入市门，行者不为留。借问价几何，黄金比嵩丘。借问行几何，咫尺视九州。饥食玉山禾，渴饮醴泉流。问谁能为御，旷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极遐游。王良执其辔，造父挟其輈。因言天外事，茫惚使人愁。驽骀谓骐骥，饿死余尔羞。有能必见用，有德必见收。孰云时与命，通塞皆自由。骐骥不敢言，低徊但垂头。人皆劣骐骥，共以驽骀优。喟余独兴叹，才命不同谋。寄诗同心子，为我商声讴。

出　　门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烽　　火

登高望烽火，谁谓塞尘飞。王城富且乐，曷不事光辉。勿言日已暮，相见恐行稀。愿君熟念此，秉烛夜中归。我歌宁自感，乃独泪沾衣。

龊　　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

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
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

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

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子维双舟。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
犬鸡断四听，粮绝谁与谋。相去不容步，险如碍山丘。清谈可以饱，梦想接无由。
男女喧左右，饥啼但啾啾。非怀北归兴，何用胜羁愁。云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
能令暂开霁，过是吾无求。

青青水中蒲 三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君今上陇去，我在与谁居。

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万里。

孟东野失子 并序

东野连产三子，不数日，辄失之。几老，念无后以悲。其友人昌黎韩愈惧其伤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
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
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来不相关。
吾悬日与月，吾系星与辰。日月相噬啮，星辰踣而颠。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
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鱼子满母腹，一一欲谁怜。
细腰不自乳，举族长孤鳏。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
好子虽云好，未还恩与勤。恶子不可说，鸱枭蝮蛇然。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
上圣不待教，贤闻语而迁。下愚闻语惑，虽教无由悛。大灵顿头受，即日以命还。
地祇谓大灵，女往告其人。东野夜得梦，有夫玄衣巾。闯然入其户，三称天之言。
再拜谢玄夫，收悲以欢欣。

县斋读书

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
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青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
谪谴甘自守，滞留愧难任。投章类缟带，伫答逾兼金。

新　竹

笋添南阶竹，日日成清□。缥节已储霜，黄苞犹掩翠。出栏抽五六，当户罗三四。高标陵秋严，贞色夺春媚。稀生巧补林，并出疑争地。纵横乍依行，烂漫忽无次。风枝未飘吹，露粉先涵泪。何人可携玩，清景空瞪视。

晚　菊

少年饮酒时，踊跃见菊花。今来不复饮，每见恒咨嗟。伫立摘满手，行行把归家。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

落　齿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倘常岁落一，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持用诧妻子。

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

人皆期七十，才半岂蹉跎。并出知己泪，自然白发多。晨兴为谁恸，还坐久滂沱。论文与晤语，已矣可如何。

苦　寒

四时各平分，一气不可兼。隆寒夺春序，颛顼固不廉。太昊弛维纲，畏避但守谦。遂令黄泉下，萌芽夭句尖。草木不复抽，百味失苦甜。凶飙搅宇宙，铓刃甚割砭。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频窥觇。炎帝持祝融，呵嘘不相炎。而我当此时，恩光何由沾。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齅，血动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钳。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潜。荧惑丧躔次，六龙冰脱髯。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啾啾窗间雀，不知已微纤。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鸾皇苟不存，尔固不在占。其馀蠢动俦，俱死谁恩嫌。伊我称最灵，不能女覆苫。悲哀激愤叹，五藏难安恬。中宵倚墙立，淫泪何渐渐。天王哀无辜，惠我下顾瞻。褰旒去耳纩，调和进梅盐。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憸。生风吹死气，豁达如褰帘。悬乳零落堕，晨光入前檐。雪霜顿销释，土脉膏且粘。

岂徒兰蕙荣，施及艾与蒹。日礶行铄铄，风条生襜襜。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厌。

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

崔君初来时，相识颇未惯。但闻赤县尉，不比博士慢。赁屋得连墙，往来欣莫间。
我时亦新居，触事苦难办。蔬飧要同吃，破袄谁来绽。谓言安堵后，贷借更何患。
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来朝餐，得米日已晏。隔墙闻欢呼，众口极鹅雁。
前计顿乖张，居然见真赝。娇儿好眉眼，裤脚冻两骭。捧书随诸兄，累累两角丱。
冬惟茹寒齑，秋始识瓜瓣。问之不言饥，饫若厌刍豢。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给谏。
白头趋走里，闭口绝谤讪。府公旧同袍，拔擢宰山涧。寄诗杂诙俳，有类说鹏鷃。
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下言人吏稀，惟足彪与虦。又言致猪鹿，此语乃善幻。
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况住洛之涯，鲂鳟可罩汕。肯效屠门嚼，久嫌弋者篡。
谋拙日焦拳，活计似锄□。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为官不事职，厥罪在欺谩。
行当自劾去，渔钓老葭薍。岁穷寒气骄，冰雪滑磴栈。音问难屡通，何由觌青盼。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忆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称。君颐始生鬓，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
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相逢风尘中，相亲迭嗟矜。
幸同学省官，末路再得朋。东司绝教授，游宴以为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雪径抵樵叟，风廊折谈僧。陆浑桃花间，有汤沸如蒸。三月崧少步，踯躅红千层。
洲沙厌晚坐，岭壁穷晨升。沉冥不计日，为乐不可胜。迁满一已异，乖离坐难凭。
行行事结束，人马何扤腾。感激生胆勇，从军岂尝曾。洸洸司徒公，天子爪与肱。
提师十万馀，四海钦风棱。河北兵未进，蔡州帅新薨。曷不请扫除，活彼黎与烝。
鄙夫诚怯弱，受恩愧徒宏。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书求诏征。
侵官固非是，妄作谴可惩。惟当待责免，耕劚归沟塍。今君得所附，势若脱韝鹰。
檄笔无与让，幕谋职其膺。收绩开史牒，翰飞逐溟鹏。男儿贵立事，流景不可乘。
岁老阴沴作，云颓雪翻崩。别袂拂洛水，征车转崤陵。勤勤酒不进，勉勉恨已仍。
送君出门归，愁肠若牵绳。默坐念语笑，痴如遇寒蝇。策马谁可适，晤言谁为应。
席尘惜不扫，残尊对空凝。信知后会时，日月屡环絙。生期理行役，欢绪绝难承。
寄书惟在频，无吝简与缯。

东都遇春

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竞。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晓服鲜，桃李晨妆靓。
荒乘不知疲，醉死岂辞病。饮啖惟所便，文章倚豪横。尔来曾几时，白发忽满镜。
旧游喜乖张，新辈足嘲评。心肠一变化，羞见时节盛。得闲无所作，贵欲辞视听。
深居疑避仇，默卧如当暝。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醒。为生鄙计算，盐米告屡罄。
坐疲都忘起，冠侧懒复正。幸蒙东都官，获离机与阱。乖慵遭傲僻，渐染生弊性。

既去焉能追，有来犹莫骋。有船魏王池，往往纵孤泳。水容与天色，此处皆绿净。岸树共纷披，渚牙相纬经。怀归苦不果，即事取幽迸。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并。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群公一何贤，上戴天子圣。谋谟收禹绩，四面出雄劲。转输非不勤，稽逋有军令。在庭百执事，奉职各祗敬。我独胡为哉，坐与亿兆庆。譬如笼中鸟，仰给活性命。为诗告友生，负愧终究竟。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涂中见寄

相公罢论道，聿至活东人。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遂令河南治，今古无俦伦。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相公谓御史，劳子去自巡。是时山水秋，光景何鲜新。哀鸿鸣清耳，宿雾褰高旻。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譬如黄金盘，照耀荆璞真。我来亦已幸，事贤友其仁。持竿洛水侧，孤坐屡穷辰。多才自劳苦，无用只因循。辞免期匪远，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

吾皇绍祖烈，天下再太平。诏下诸郡国，岁贡乡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东京。功曹上言公，是月当登名。乃选二十县，试官得鸿生。群儒负己材，相贺简择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铿轰。此都自周公，文章继名声。自非绝殊尤，难使耳目惊。今者遭震薄，不能出声鸣。鄙夫忝县尹，愧慄难为情。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还家敕妻儿，具此煎炰烹。柿红蒲萄紫，肴果相扶檠。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清。何能充欢燕，庶以露厥诚。昨闻诏书下，权公作邦桢。文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阴风搅短日，冷雨涩不晴。勉哉戒徒驭，家国迟子荣。

送 李 翱

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虽云有追送，足迹绝自兹。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施。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宁怀别时苦，勿作别后思。

送石处士赴河阳幕

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巨鹿师欲老，常山险犹恃。岂惟彼相忧，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归

长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随鸿雁少，江共蒹葭远。历历余所经，悠悠子当返。孤游怀耿介，旅宿梦婉娩。风土稍殊音，鱼虾日异饭。亲交俱在此，谁与同息偃。

辛卯年雪

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旛旗。白帝盛羽卫，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翕翕陵厚载，哗哗弄阴机。生平未曾见，何暇议是非。或云丰年祥，饱食可庶几。善祷吾所慕，谁言寸诚微。

招扬之罘

柏生两石间，万岁终不大。野马不识人，难以驾车盖。柏移就平地，马羁入厩中。马思自由悲，柏有伤根容。伤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马悲罢还乐，振迅矜鞍辔。之罘南山来，文字得我惊。馆置使读书，日有求归声。我令之罘归，失得柏与马。之罘别我去。计出柏马下。我自之罘归，入门思而悲。之罘别我去，能不思我为。洒扫县中居，引水经竹间。嚣哗所不及，何异山中闲。前陈百家书，食有肉与鱼。先王遗文章，缀缉实在余。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作诗招之罘，晨夕抱饥渴。

送无本师归范阳

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天阳熙四海，注视首不颔。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啖。夫岂能必然，固已谢黯黮。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蜂蝉碎锦缬，绿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连菼。家住幽都远，未识气先感。来寻吾何能，无殊嗜昌歜。始见洛阳春，桃枝缀红糁。遂来长安里，时卦转习坎。老懒无斗心，久不事铅椠。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念当委我去，霜雪刻以憯。狞飙搅空衢，天地与顿撼。勉率吐歌诗，慰女别后览。

双 鸟 诗

双鸟海外来，飞飞到中州。一鸟落城市，一鸟集岩幽。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春风卷地起，百鸟皆飘浮。两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有耳聒皆聋，有口反自羞。百舌旧饶声，从此恒低头。得病不呻唤，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须膏油。自从两鸟鸣，聒乱雷声收。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虫鼠诚微物，不堪苦诛求。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鸟鸣，自此无春秋。不停两鸟鸣，日月难旋辀。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天公怪两鸟，各捉一处囚。百虫与百鸟，然后鸣啾啾。两鸟既别处，闭声省愆尤。朝食千头龙，暮食千头牛。朝饮河生尘，暮饮海绝流。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

题炭谷湫祠堂

万物都阳明，幽暗鬼所寰。嗟龙独何智，出入人鬼间。不知谁为助，若执造化关。
厌处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攒指，石盂仰环环。巨灵高其捧，保此一掬悭。
森沈固含蓄，本以储阴奸。鱼鳖蒙拥护，群嬉傲天顽。翾翾栖托禽，飞飞一何闲。
祠堂像侔真，擢玉纡烟鬟。群怪俨伺候，恩威在其颜。我来日正中，悚惕思先还。
寄立尺寸地，敢言来途艰。吁无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令乘水旱，鼓舞寡与鳏。
林丛镇冥冥，穷年无由删。妍英杂艳实，星琐黄朱班。石级皆险滑，颠跻莫牵攀。
龙区雏众碎，付与宿已颁。弃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

送陆畅归江南

举举江南子，名以能诗闻。一来取高第，官佐东宫军。迎妇丞相府，夸映秀士群。
鸾鸣桂树间，观者何缤纷。人事喜颠倒，旦夕异所云。萧萧青云干，遂逐荆棘焚。
岁晚鸿雁过，乡思见新文。践此秦关雪，家彼吴洲云。悲啼上车女，骨肉不可分。
感慨都门别，丈夫酒方醺。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

送进士刘师服东归

猛虎落槛阱，坐食如孤㹠。丈夫在富贵，岂必守一门。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
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仆本亦进士，颇尝究根源。由来骨鲠材，喜被软弱吞。
低头受侮笑，隐忍硉兀冤。泥雨城东路，夏槐作云屯。还家虽阙短，指日亲晨飧。
携持令名归，自足贻家尊。时节不可玩，亲交可攀援。勉来取金紫，勿久休中园。

嘲鲁连子

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开端要惊人，雄跨吾厌矣。
高拱禅鸿声，若辍一杯水。独称唐虞贤，顾未知之耳。

赠 张 籍

吾老著读书，馀事不挂眼。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
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昨因有缘事，上马插手版。留君住厅食，使立侍盘盏。
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贺言，此是万金产。吾爱其风骨，粹美无可拣。
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串。开袪露毫末，自得高蹇㟥。我身蹈丘轲，爵位不早绾。
固宜长有人，文章绍编□。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栈。召令吐所记，解摘了瑟僩。
顾视窗壁间，亲戚竞觇瞷。喜气排寒冬，逼耳鸣睍睆。如今更谁恨，便可耕灞浐。

调 张 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
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豪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珮，与我高颉颃。

寄皇甫湜

敲门惊昼睡，问报睦州吏。手把一封书，上有皇甫字。坼书放床头，涕与泪垂四。
昏昏还就枕，惘惘梦相值。悲哉无奇术，安得生两翅。

病中赠张十八

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蹋晓鼓朝，安眠听逢逢。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
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
扶几导之言，曲节初摐摐。半涂喜开凿，派别失大江。吾欲盈其气，不令见麾幢。
牛羊满田野，解□束空杠。倾樽与斟酌，四壁堆罂缸。玄帷隔雪风，照炉钉明釭。
夜阑纵捭阖，哆口疏眉厖。势侔高阳翁，坐约齐横降。连日挟所有，形躯顿肛。
将归乃徐谓，子言得无哤。回军与角逐，斫树收穷庞。雌声吐款要，酒壶缀羊腔。
君乃昆仑渠，籍乃岭头泷。譬如蚁垤微，讵可陵崆𡾊。幸愿终赐之，斩拔枿与桩。
从此识归处，东流水淙淙。

杂 诗

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缠。
当今固殊古，谁与为欣欢。独携无言子，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裾，遂起飞高圆。
下视禹九州，一尘集豪端。遨嬉未云几，下已亿万年。向者夸夺子，万坟厌其巅。
惜哉抱所见，白黑未及分。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语，虽还今谁亲。
翩然下大荒，披发骑骐𬴂。

寄崔二十六立之

西城员外丞，心迹两屈奇。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下驴入省门，左右惊纷披。
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罴。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窥。

升阶揖侍郎，归舍日未欹。佳句喧众口，考官敢瑕疵。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
回首卿相位，通途无他歧。岂论校书郎，袍笏光参差。童稚见称说，祝身得如斯。
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老妇愿嫁女，约不论财赀。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儿。
搅搅争附托，无人角雄雌。由来人间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插翅飞天陲。
驹麛著爪牙，猛虎借与皮。汝头有缰系，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沟间，谁复禀指㧑。
不脱吏部选，可见偶与奇。又作朝士贬，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营一炊。
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昨来汉水头，始得完孤羁。桁挂新衣裳，盎弃食残糜。
苟无饥寒苦，那用分高卑。怜我还好古，宦途同险巇。每旬遗我书，竟岁无差池。
新篇奚其思，风幡肆逶迤。又论诸毛功，劈水看蛟螭。雷电生睒䀮，角鬣相撑披。
属我感穷景，抱华不能摛。倡来和相报，愧叹俾我疵。又寄百尺彩，绯红相盛衰。
功能喻其诚，深浅抽肝脾。开展放我侧，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谢，存者逐利移。
子宁独迷误，缀缀意益弥。举头庭树豁，狂飙卷寒曦。迢递山水隔，何由应埙篪。
别来就十年，君马记骃骊。长女当及事，谁助出帨缡。诸男皆秀朗，几能守家规。
文字锐气在，辉辉见旌麾。摧肠与戚容，能复持酒卮。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羸。
所馀十九齿，飘□尽浮危。玄花著两眼，视物隔褷。燕席谢不诣，游鞍悬莫骑。
敦敦凭书案，譬彼鸟粘黐。且吾闻之师，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粪壤，不慕太庙牺。
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驰。过半黑头死，阴虫食枯骴。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
观名计之利，讵足相陪裨。仁者耻贪冒，受禄量所宜。无能食国惠，岂异哀癃罢。
久欲辞谢去，休令众睢睢。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不能前死罢，内实惭神只。
旧籍在东都，茅屋枳棘篱。还归非无指，灞浐扬春澌。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
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夫子固吾党，新恩释衔羁。去来伊洛上，相待安罛箄。
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黄金涂物象，雕镌妙工倕。乃令千里鲸，幺么微螽斯。
犹能争明月，摆掉出渺弥。野草花叶细，不辨薋菉葹。绵绵相纠结，状似环城陴。
四隅芙蓉树，擢艳皆猗猗。鲸以兴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黾勉励莫亏。
草木明复载，妍丑齐荣萎。愿君恒御之，行止杂燧觿。异日期对举，当如合分支。

孟生诗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
骑驴到京国，欲和薰风琴。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沈沈。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
晶光荡相射，旗戟翩以森。迁延乍却走，惊怪靡自任。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
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萍蓬风波急，桑榆日月侵。
奈何从进士，此路转岖嵚。异质忌处群，孤芳难寄林。谁怜松桂性，竞爱桃李阴。
朝悲辞树叶，夕感归巢禽。顾我多慷慨，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
采兰起幽念，眇然望东南。秦吴修且阻，两地无数金。我论徐方牧，好古天下钦。
竹实凤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
子其听我言，可以当所箴。既获则思返，无为久滞淫。卞和试三献，期子在秋砧。

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

君门不可入，势利互相推。借问读书客，胡为在京师。举头未能对，闭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颍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

答孟郊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饮酒肉，子独不得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炒。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

从仕

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

送刘师服

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草草具盘馔，不待酒献酬。士生为名累，有似鱼中钩。赍材入市卖，贵者恒难售。岂不畏憔悴，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业，以待岁晚收。

符读书城南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馀。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畬。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

示爽

宣城去京国，里数逾三千。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

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眠。念汝将一身，西来曾几年。
名科掩众俊，州考居吏前。今从府公召，府公又时贤。时辈千百人，孰不谓汝妍。
汝来江南近，里闾故依然。昔日同戏儿，看汝立路边。人生但如此，其实亦可怜。
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连。强颜班行内，何实非罪愆。才短难自力，惧终莫洗湔。
临分不汝诳，有路即归田。

人日城南登高

初正候才兆，涉七气已弄。霭霭野浮阳，晖晖水披冻。圣朝身不废，佳节古所用。
亲交既许来，子侄亦可从。盘蔬冬春杂，樽酒清浊共。令征前事为，觞咏新诗送。
扶杖凌圮址，刺船犯枯葑。恋池群鸭回，释峤孤云纵。人生本坦荡，谁使妄倥偬。
直指桃李阑，幽寻宁止重。

病　　鸱

屋东恶水沟，有鸱堕鸣悲。青泥掩两翅，拍拍不得离。群童叫相召，瓦砾争先之。
计校生平事，杀却理亦宜。夺攘不愧耻，饱满盘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风送追随。
遂凌紫凤群，肯顾鸿鹄卑。今者运命穷，遭逢巧丸儿。中汝要害处，汝能不得施。
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将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辍鱼肉，暝宿防狐狸。
自知无以致，蒙德久犹疑。饱入深竹丛，饥来傍阶基。亮无责报心，固以听所为。
昨日有气力，飞跳弄藩篱。今晨忽径去，曾不报我知。侥幸非汝福，天衢汝休窥。
京城事弹射，竖子岂易欺。勿讳泥坑辱，泥坑乃良规。

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

晋人目二子，其犹吹一吷。区区自其下，顾肯挂牙舌。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闲穷年。枉智思掎摭，粪壤污秽岂有臧。
诚不如两忘，但以一概量。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
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用将济诸人，舍得业孔颜。
百年讵几时，君子不可闲。

路 傍 堠

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
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

食曲河驿

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乌巢庭树，乳雀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

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

过南阳

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鸠鸣不停。秦商邈既远，湖海浩将经。孰忍生以戚，吾其寄馀龄。

泷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官何问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东吴。东吴游宦乡，官知自有由。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侬幸无负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不虞卒见困，汗出愧且骇。吏曰聊戏官，侬尝使往罢。岭南大抵同，官去道苦辽。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如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圣人于天下，于物无不容。比闻此州囚，亦有生还侬。官无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官不自谨慎，宜即引分往。胡为此水边，神色久慌慌。祂大瓶罂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满溢以取斯。工农虽小人，事业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仁义饰其躬，巧奸败群伦。叩头谢吏言，始惭今更羞。历官二十馀，国恩并未酬。凡吏之所诃，嗟实颇有之。不即金木诛，敢不识恩私。潮州虽去远，虽恶不可过。于身实已多，敢不持自贺。

赠别元十八协律 六首

知识久去眼，吾行其既远。瞢瞢莫訾省，默默但寝饭。子兮何为者，冠珮立宪宪。何氏之从学，兰蕙已满畹。于何玩其光，以至岁向晚。治惟尚和同，无俟于謇謇。或师绝学贤，不以艺自挽。子兮独如何，能自媚婉娩。金石出声音，宫室发关楗。何人识章甫，而知骏蹄踠。惜乎吾无居，不得留息偃。临当背面时，裁诗示缱绻。

英英桂林伯，实维文武特。远劳从事贤，来吊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里屡纡直。风波无程期，所忧动不测。子行诚艰难，我去未穷极。临别且何言，有泪不可拭。

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不意流窜路，旬日同食眠。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如何又须别，使我抱悁悁。

势要情所重，排斥则埃尘。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人。嶷嶷桂林伯，矫矫义勇身。生平所未识，待我逾交亲。遗我数幅书，继以药物珍。药物防瘴疠，书劝养形神。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穷途致感激，肝胆还轮囷。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实大华亦荣。王官不可阙，未宜后诸生。嗟我摈南海，无由助飞鸣。

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峡山逢飓风，雷电助撞捽。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发。两岩虽云牢，木石互飞发。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为不忍别，感谢情至骨。

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蠔相粘为山，百十各自生。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馀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调以咸与酸，芼以椒与橙。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聊歌以记之，又以告同行。

宿曾江口示侄孙湘 二首

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犬鸡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暝闻屋中唏。问知岁常然，哀此为生微。海风吹寒晴，波扬众星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

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间。林间无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

答柳柳州食虾蟆

虾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号为蛙蛤，于实无所校。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疱。跳踯虽云高，意不离泞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周公所不堪，洒灰垂典教。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叵堪朋类多，沸耳作惊爆。端能败笙磬，仍工乱学校。虽蒙句践礼，竟不闻报效。大战元鼎年，孰强孰败桡。居然当鼎味，岂不辱钓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

别 赵 子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馀。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摆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又奚为于北，往来以纷如。海中诸山中，幽子颇不无。相期风涛观，已久不可渝。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蚌蠃鱼鳖虫，瞿瞿以狙狙。

识一已忘十，大同细自殊。欲一穷究之，时岁屡谢除。今子南且北，岂非亦有图。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

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盆城去鄂渚，风便一日耳。不枉故人书，无因帆江水。故人辞礼闱，旌节镇江圻。而我窜逐者，龙钟初得归。别来已三岁，望望长迢递。咫尺不相闻，平生那可计。我齿落且尽，君鬓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亲骨肉，宁免相可不。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子犯亦有言，臣犹自知之。公其务贯过，我亦请改事。桑榆倘可收，愿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

南山有高树，花叶何衰衰。上有凤皇巢，凤皇乳且栖。四旁多长枝，群鸟所托依。黄鹄据其高，众鸟接其卑。不知何山鸟，羽毛有光辉。飞飞择所处，正得众所希。上承凤皇恩，自期永不衰。中与黄鹄群，不自隐其私。下视众鸟群，汝徒竟何为。不知挟丸子，心默有所规。弹汝枝叶间，汝翅不觉摧。或言由黄鹄，黄鹄岂有之。慎勿猜众鸟，众鸟不足猜。无人语凤皇，汝屈安得知。黄鹄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视鸟，各议汝瑕疵。汝岂无朋匹，有口莫肯开。汝落蒿艾间，几时复能飞。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远翅翎短，不得持汝归。

猛 虎 行

猛虎虽云恶，亦各有匹侪。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麛。择肉于熊豹，肯视兔与狸。正昼当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无当对，气性纵以乖。朝怒杀其子，暮还食其妃。四侪四散走，猛虎还孤栖。狐鸣门两旁，乌鹊从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归。谁云猛虎恶，中路正悲啼。豹来衔其尾，熊来攫其颐。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虎坐无助死，况如汝细微。故当结以信，亲当结以私。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

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其末咸有见及语樊封以示愈依赋十四韵以献

梁维西南屏，山厉水刻屈。禀生肖剿刚，难谐在民物。荥公鼎轴老，烹斡力健倔。帝咨汝予往，牙纛前坌坲。威风挟惠气，盖壤两劘拂。茫漫华黑间，指画变恍欻。诚既富而美，章汇霍炳蔚。日延讲大训，龟判错袞黻。樊子坐宾署，演孔刮老佛。金春撼玉应，厥臭剧蕙郁。遗我一言重，跽受惕斋栗。辞悭义卓阔，呀豁疚掊掘。如新去耵聍，雷霆逼飓祒。缀此岂为训，俚言绍庄屈。

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宅韦太尉所养孔雀

穆穆鸾凤友，何年来止兹。飘零失故态，隔绝抱长思。翠角高独耸，金华焕相差。坐蒙恩顾重，毕命守阶墀。

感　　春 三首

偶坐藤树下，暮春下旬间。藤阴已可庇，落蕊还漫漫。亹亹新叶大，珑珑晚花干。青天高寥寥，两蝶飞翻翻。时节适当尔，怀悲自无端。

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狂风簸枯榆，狼藉九衢内。春序一如此，汝颜安足赖。谁能驾飞车，相从观海外。

晨游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细，悬树垂百尺。左右同来人，金紫贵显剧。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心怀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长眇芒，生者困乖隔。少年真可喜，老大百无益。

早赴街西行香赠卢李二中舍人

天街东西异，祗命遂成游。月明御沟晓，蝉吟堤树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还幽。寂寥二三子，归骑得相收。

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日薄风景旷，出归偃前檐。晴云如擘絮，新月似磨镰。田野兴偶动，衣冠情久厌。吾生可携手，叹息岁将淹。

题张十八所居

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蛙欢桥未扫，蝉嘒门长扃。名秩后千品，诗文齐六经。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

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擢擢菰叶长，芳根复谁徙。露涵两鲜翠，风荡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谁言盆盎是。

南内朝贺归呈同官

薄云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罢贺南内衙，归凉晓凄凄。绿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余惟戆书生，孤身无所赍。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齐。岂惟一身荣，珮玉冠簪犀。滉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无町畦。问之朝廷事，略不知东西。况于经籍深，岂究端与倪。君恩太山重，不见酬稗稊。所职事无多，又不自提撕。明庭集孔鸾，曷取于凫鷖。树以松与柏，不宜间蒿藜。婉娈自媚好，几时不见挤。贪食以忘躯，鲜不调盐醯。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将举汝愆尤，以为己阶梯。收身归关东，期不到死迷。

朝　　归

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珮。服章岂不好，不与德相对。顾影听其声，赪颜汗渐背。进乏犬鸡效，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无堪等聋瞆。长风吹天墟，秋日万里晒。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

杂　　诗 四首

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

鹊鸣声楂楂，乌噪声擭擭。争斗庭宇间，持身博弹射。黄鹄能忍饥，两翅久不擘。苍苍云海路，岁晚将无获。

截橑为欂栌，斫楹以为椽。束蒿以代之，小大不相权。虽无风雨灾，得不覆且颠。解辔弃骐骥，蹇驴鞭使前。昆仑高万里，岁尽道苦邅。停车卧轮下，绝意于神仙。

雀鸣朝营食，鸠鸣暮觅群。独有知时鹤，虽鸣不缘身。喑蝉终不鸣，有抱不列陈。蛙黾鸣无谓，阁阁只乱人。

读东方朔杂事

严严王母宫，下维万仙家。噫欠为飘风，濯手大雨沱。方朔乃竖子，骄不加禁诃。偷入雷电室，輷砯掉狂车。王母闻以笑，卫官助呀呀。不知万万人，生身埋泥沙。簸顿五山踣，流漂八维蹉。曰吾儿可憎，奈此狡狯何。方朔闻不喜，褫身络蛟蛇。瞻相北斗柄，两手自相挼。群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观睥睨处，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实喧哗。王母不得已，颜嚬口赍嗟。颔头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惩创，挟恩更矜夸。诋欺刘天子，正昼溺殿衙。一旦不辞诀，摄身凌苍霞。

谴疟鬼

屑屑水帝魂，谢谢无馀辉。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乘秋作寒热，翁妪所骂讥。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咨汝之胄出，门户何巍巍。祖轩而父顼，未沫于前徽。不修其操行，贱薄似汝稀。岂不忝厥祖，靦然不知归。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清波为裳衣，白石为门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旗。降集随九歌，饮芳而食菲。赠汝以好辞，出汝去莫违。

示儿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馀。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粗。跹跹媚学子，墙屏日有徒。以能问不能，其蔽岂可祛。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庭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间。各有藤绕之，上各相钩联。下叶各垂地，树颠各云连。朝日出其东，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东边。当昼日在上，我在中央间。仰视何青青，上不见纤穿。朝暮无日时，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联联。夜月来照之，茜茜自生烟。我已自顽钝，重遭五楸牵。客来尚不见，肯到权门前。权门众所趋，有客动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间。往既无可顾，不往自可怜。

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

前夕虽十五，月长未满规。君来晤我时，风露渺无涯。浮云散白石，天宇开青池。孤质不自惮，中天为君施。玩玩夜遂久，亭亭曙将披。况当今夕圆，又以嘉客随。惜无酒食乐，但用歌嘲为。

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呈一二知旧

灿灿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云日还浮飘。上宰严祀事，清途振华镳。

圆丘峻且坦，前对南山标。村树黄复绿，中田稼何饶。顾瞻想岩谷，兴叹倦尘嚣。惟彼颠瞑者，去公岂不辽。为仁朝自治，用静兵以销。勿惮吐捉勤，可歌风雨调。圣贤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仆射相公假山十一韵

公乎真爱山，看山旦连夕。犹嫌山在眼，不得著脚历。枉语山中人，丐我涧侧石。有来应公须，归必载金帛。当轩乍骈罗，随势忽开坼。有洞若神剜，有岩类天划。终朝岩洞间，歌鼓燕宾戚。孰谓衡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筑已卑，磻溪钓何激，逍遥功德下，不与事相摭。乐我盛明朝，于焉傲今昔。

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

一日复一日，一朝复一朝。只见有不如，不见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调。不知久不死，悯悯尚谁要。富贵自絷拘，贫贱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镳。譬如笼中鹤，六翮无所摇。譬如兔得蹄，安用东西跳。还看古人书，复举前人瓢。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诗谣。

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

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馀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浐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入海观龙鱼，矫翮逐黄鹄。勉为新诗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 三首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随去多，孰能量近远。阴沉过连树，藏昂抵横坂。石粗肆磨砺，波恶厌牵挽。或倚偏岸渔，竟就平洲饭。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馀年懔无几，休日怆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南溪亦清驶，而无楫与舟。山农惊见之，随我观不休。不惟儿童辈，或有杖白头。馈我笼中瓜，劝我此淹留。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幸有用馀俸，置居在西畴。囷仓米谷满，未有旦夕忧。上去无得得，下来亦悠悠。但恐烦里闾，时有缓急投。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羸形可舆致，佳观安可掷。即此南坂下，久闻有水石。栖舟入其间，溪流正清激。随波吾未能，峻濑乍可刺。鹭起若导吾，前飞数十尺。

亭亭柳带沙，团团松冠壁。归时还尽夜，谁谓非事役。

城南联句

竹影金琐碎郊，泉音玉淙琤。瑠璃剪木叶愈，翡翠开园英。
流滑随仄步郊，搜寻得深行。遥岑出寸碧愈，远目增双明。
干穟纷拄地郊，化虫枯挶茎。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竞骈睛。
浮虚有新劚郊，摧扤饶孤撑。囚飞粘网动愈，盗啅接弹惊。
脱实自开坼郊，牵柔谁绕萦。礼鼠拱而立愈，骇牛躅且鸣。
蔬甲喜临社郊，田毛乐宽征。露萤不自暖愈，冻蝶尚思轻。
宿羽有先晓郊，食鳞时半横。菱翻紫角利愈，荷折碧圆倾。
楚腻鳣鲔乱郊，獠羞螺蟹并。桑蠖见虚指愈，穴狸闻斗狞。
逗翳翅相筑郊，摆幽尾交搒。蔓涎角出缩愈，树啄头敲铿。
修箭□金饵郊，群鲜沸池羹。岸壳坼玄兆愈，野穐渐丰萌。
窖烟幂疏岛郊，沙篆印回平。祅肌遭蚝刺愈，啾耳闻鸡生。
奇虑恣回转郊，遐睎纵逢迎。巅林戢远睫愈，缥气夷空情。
归迹归不得郊，舍心舍还争。灵麻撮狗虱愈，村稚啼禽猩。
红皱晒檐瓦郊，黄团系门衡。得隽蝇虎健愈，相残雀豹趟。
束枯樵指秃郊，刈熟担肩赪。涩旋皮卷脔愈，苦开腹彭亨。
机春潺湲力郊，吹簸飘□精。赛馔木盘簇愈，靸妖藤索絣。
荒学五六卷郊，古藏四三茔。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闪眸侦。
蹄道补复破郊，丝窠扫还成。暮堂蝙蝠沸愈，破灶伊威盈。
追此讯前主郊，答云皆冢卿。败壁剥寒月愈，折篁啸遗笙。
袿熏霏霏在郊，綦迹微微呈。剑石犹竦槛愈，兽材尚挐楹。
宝唾拾未尽郊，玉啼堕犹铃。窗绡疑□艳愈，妆烛已销檠。
绿鬓抽珉甃郊，青肤耸瑶桢。白蛾飞舞地愈，幽蠹落书棚。
惟昔集嘉咏郊，吐芳类鸣嘤。窥奇摘海异愈，恣韵激天鲸。
肠胃绕万象郊，精神驱五兵。蜀雄李杜拔愈，岳力雷车轰。
大句斡玄造郊，高言轧霄峥。芒端转寒燠愈，神助溢杯觥。
巨细各乘运郊，湍涠亦腾声。凌花咀粉蕊愈，削缕穿珠樱。
绮语洗晴雪郊，矫辞弄雏莺。酣欢杂弁珥愈，繁价流金琼。
菡萏写江调郊，萎蕤缀蓝瑛。庖霜脍玄鲫愈，淅玉炊香粳。
朝馔已百态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驶景愈，冽唱凝馀晶。
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瞠。扳援贱蹊绝愈，炫耀仙选更。
藂巧竞采笑郊，骈鲜互探婴。桑变忽芜蔓愈，樟裁浪登丁。
霞斗讵能极郊，风期谁复赓。皋区扶帝壤愈，瑰蕴郁天京。
祥色被文彦郊，良才插杉柽。隐伏饶气象愈，兴潜示堆坑。
擘华露神物郊，拥终储地祯。讦谟壮缔始愈，辅弼登阶清。
坌秀恣填塞郊，呀灵滀渟澄。益大联汉魏愈，肇初迈周嬴。

积照涵德镜郊，传经俪金籯。食家行鼎鼐愈，宠族饫弓旌。
奕制尽从赐郊，殊私得逾程。飞桥上架汉愈，缭岸俯规瀛。
潇碧远输委郊，湖嵌费携擎。萄苜从大漠愈，枫楮至南荆。
嘉植鲜危朽郊，膏理易滋荣。悬长巧纽翠愈，象曲善攒珩。
鱼口星浮没郊，马毛锦斑骍。五方乱风土愈，百种分锄耕。
葩蘖相妒出郊，菲茸共舒晴。类招臻倜诡愈，翼萃伏衿缨。
危望跨飞动郊，冥升蹑登闳。春游轹霾靡愈，彩伴飒祇娱。
遗灿飘的皪郊，淑颜洞精诚。娇应如在寤愈，颓意若含酲。
鹓毳翔衣带郊，鹅肪截佩璜。文升相照灼愈，武胜屠挽抢。
割锦不酬价郊，构云有高营。通波物鳞介愈，疏畹富萧蘅。
买养驯孔翠郊，远苞树蕉栟。鸿头排刺芡愈，鹄觞攒瑰橙。
骛广杂良牧郊，蒙休赖先盟。罢旄奉环卫愈，守封践忠贞。
战服脱明介郊，朝冠飘彩碽。爵勋逮僮隶愈，簪笏自怀绷。
乳下秀嶷嶷郊，椒蕃泣喤喤。貌鉴清溢匣愈，眸光寒发硎。
馆儒养经史郊，缀戚觞孙甥。考钟馈肴核愈，戛鼓侑牢牲。
飞膳自北下郊，函珍极东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线茹芳菁。
海岳错口腹郊，赵燕锡媌嫇。一笑释仇恨愈，百金交弟兄。
货至貊戎市郊，呼传鹦鸽令。顺居无鬼瞰愈，抑横免官评。
杀候肆凌剪郊，笼原匝罝纮。羽空颠雉鹦愈，血路迸狐麖。
折足去踸踔郊，蹙鬐怒神鬤。跃犬疾翥鸟愈，呀鹰甚饥虻。
算蹄计功赏郊，裂脑擒摚掁。猛弊牛马乐愈，妖残枭鸲茕。
窟穷尚瞋视郊，箭出方惊抨。连箱载已实愈，碍辙弃仍赢。
袵觑锋刃点郊，困冲株桥盲。扫净豁旷旷愈，骋遥略苹苹。
馋扠饱活脔郊，恶嚼哼腥鲭。岁律及郊至愈，古音命韶韺。
旗□流日月郊，帐庐扶栋甍。磊落奠鸿璧愈，参差席香夐。
玄只祉兆姓郊，黑秬饛丰盛。庆流蠲瘥疠愈，威畅捐辖翃。
灵燔望高冏郊，龙驾闻敲祎。是惟礼之盛愈，永用表其宏。
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刖剠。宅土尽华族愈，运田间强甿。
荫庾森岭桧郊，啄场翙祥鹏。畦肥剪韭薤愈，陶固收盆罂。
利养积馀健郊，孝思事严祊。掘云破嵴嶂愈，采月漉坳泓。
寺砌上明镜郊，僧盂敲晓钲。泥像对聘怪愈，铁钟孤舂锽。
瘿颈闹鸠鸽郊，蜿垣乱蛷蝾。葚黑老蚕蠋愈，麦黄韵鹂鹒。
韶曙迟胜赏郊，贤朋戒先庚。驰门填逼仄愈，竞墅辗砯砰。
碎缬红满杏郊，稠凝碧浮饧。蹙绳觐娥婺愈，斗草撷玑珵。
粉汗泽广额郊，金星堕连璎。鼻偷困淑郁愈，眼剽强盯瞷。
是节饱颜色郊，兹疆称都城。书饶罄鱼茧愈，纪圣播琴筝。
奚必事远觌郊，无端逐羁伧。将身亲魍魅愈，浮迹侣鸥鹯。
腥味空奠屈郊，天年徒羡彭。惊魂见蛇蚓愈，触嗅值虾蟛。
幸得履中气郊，忝从拂天枨。归私暂休暇愈，驱明出庠黉。

鲜意竦轻畅郊，连辉照琼莹。陶暄逐风乙愈，跃视舞晴蜻。
足胜自多诣郊，心贪敌无勍。始知乐名教愈，何用苦拘伫。
毕景任诗趣郊，焉能守硁硁愈。

会合联句

离别言无期，会合意弥重籍。病添儿女恋，老丧丈夫勇愈。
剑心知未死，诗思犹孤耸郊。愁去剧箭飞，欢来若泉涌彻。
析言多新贯，摅抱无昔壅籍。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愈。
吟巴山荦硧，说楚波堆垄郊。马辞虎豹怒，舟出蛟鼍恐彻。
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愈。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冗籍。
剥苔吊斑林，角饭饵沉冢愈。忽尔衔远命，归欤舞新宠郊。
鬼窟脱幽妖，天居觌清栱愈。京游步方振，谪梦意犹恂籍。
诗书夸旧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写清越，愈病失疣肿郊。
夏阴偶高庇，宵魄接虚拥愈。雪弦寂寂听，茗碗纤纤捧郊。
驰辉烛浮萤，幽响泄潜祐愈。诗老独何心，江疾有馀尰郊。
我家本瀍谷，有地介皋巩。休迹忆沈冥，峨冠惭眲𡾰愈。
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籍。
朝绅郁青绿，马饰曜珪珙。国□未销铄，我志荡邛陇郊。
君才诚倜傥，时论方汹溶。格言多彪蔚，悬解无梏拲。
张生得渊源，寒色拔山冢。坚如撞群金，眇若抽独蛹愈。
伊余何所拟，跛鳖讵能踊。块然堕岳石，飘尔罥巢氄郊。
龙旆垂天卫，云韶凝禁甬。君胡眠安然，朝鼓声汹汹愈。

斗鸡联句

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愈。峥嵘颠盛气，洗刷凝鲜彩郊。
高行若矜豪，侧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剑戟心独在郊。
既取冠为胄，复以距为镦。天时得清寒，地利挟爽垲愈。
磔毛各噤痒，怒瘿争碨磊。俄膺忽尔低，植立瞥而改郊。
腷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中休事未决，小挫势益倍愈。
妒肠务生敌，贼性专相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郊。
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毒手饱李阳，神槌困朱亥愈。
恻心我以仁，碎首尔何罪。独胜事有然，旁惊汗流浼郊。
知雄心动颜，怯负愁看贿。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愈。
事爪深难解，瞋睛时未怠。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郊。
头垂碎丹砂，翼拓拖锦彩。连轩尚贾馀，清厉比归凯愈。
选俊感收毛，受恩惭始隗。英心甘斗死，义肉耻庖宰。
君看斗鸡篇，短韵有可采郊。

纳凉联句

递啸取遥风，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气尚低，火老候愈浊。
熙熙炎光流，竦竦高云擢愈。闪红惊蚴虬，凝赤耸山岳。
目林恐焚烧，耳井忆瀺灂。仰惧失交泰，非时结冰雹。
化邓渴且多，奔河诚已悫。暍道者谁子，叩商者何乐。
洗矣得滂沱，感然鸣磬礌。嘉愿苟未从，前心空缅邈。
清砌千回坐，冷环再三握。烦怀却醒醒，高意还卓卓郊。
龙沈剧煮鳞，牛喘甚焚角。蝉烦鸣转喝，乌噪饥不啄。
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单絺厌已褫，长袂倦还捉。
幸兹得佳朋，于此荫华桷。青荧文簟施，淡潋甘瓜濯。
大壁旷凝净，古画奇驳荦。凄如狃寒门，皓若攒玉璞。
扫宽延鲜飙，汲冷积香穱。篚实摘林珍，盘肴馈禽祊。
空堂喜淹留，贫馔羞龌龊愈。殷勤相劝勉，左右加砻斫。
贾勇发霜硎，争前曜冰槊。微然草根响，先被诗情觉。
感衰悲旧改，工异逞新皃。谁言摈朋老，犹自将心学。
危檐不敢凭，朽机惧倾扑。青云路难近，黄鹤足仍鋜。
未能饮渊泉，立滞叫芳药郊。与子昔睽离。嗟余苦屯剥，
直道败邪径，拙谋伤巧诼。炎湖度氛氲，热石行荦硞。
痟饥夏尤甚，疟渴秋更数。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
今来沐新恩，庶见返鸿朴。儒庠恣游息，圣籍饱商榷。
危行无低徊，正言免咿喔。车马获同驱，酒醪欣共欶。
惟忧弃菅蒯，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为追琢愈。

秋雨联句

万木声号呼，百川气交会郊。庭翻树离合，牖变景明蔼愈。
瞶泻殊未终，飞浮亦云泰郊。牵怀到空山，属听迩惊濑愈。
檐垂白练直，渠涨清湘大郊。甘津泽祥禾，伏润肥荒艾愈。
主人吟有欢，客子歌无奈郊。侵阳日沉玄，剥节风搜兑愈。
块圠游峡喧，飕䬈卧江汰郊。微飘来枕前，高洒自天外愈。
祐穴何迫迮，蝉枝扫鸣哕郊。椶菊茂新芳，径兰销晚馤愈。
地镜时昏晓，池星竞漂沛郊。欢呶寻一声，灌注咽群籁愈。
儒宫烟火湿，市舍煎熬忲郊。卧冷空避门，衣寒屡循带愈。
水怒已倒流，阴繁恐凝害郊。忧鱼思舟楫，感禹勤畎浍愈。
怀襄信可畏，疏决须有赖郊。筮命或冯蓍，下晴将问蔡愈。
庭商忽惊舞，墉瞎亦亲酹郊。氛醨稍疏映，雺乱还拥荟愈。
阴旌时摎流，帝鼓镇訇磕。枣圃落青玑，瓜畦烂文贝。

贫薪不烛灶，富粟空填峙愈。秦俗动言利，鲁儒欲何丐。
深路倒羸骖，弱途拥行轪。毛羽皆遭冻，离萑不能翙。
翻浪洗虚空，倾涛败藏盖郊。吾人犹在陈，僮仆诚自郐。
因思征蜀士，未免湿戎旆。安得发商飙，廓然吹宿霭。
白日悬大野，幽泥化轻壒。战场暂一干，贼肉行可脍愈。
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称最。岂惟虑收获，亦以救颠沛郊。
禽情初啸俦，础色微收霈。庶几谐我愿，遂止无己太愈。

征蜀联句

日王忿违慠，有命事诛拔。蜀险豁关防，秦师纵横猾愈。
风旗匝地扬，雷鼓轰天杀。竹兵彼皴脆，铁刃我枪䶨郊。
刑神咤犛旄，阴焰磢犀札。翻霓纷偃蹇，塞野澒块圠。
生狞竞掣跌，痴突争填轧。渴斗信㶇呶，啖奸何噢嗗郊。
更呼相簸荡，交斫双缺䄈。火发激铓腥，血漂腾足滑愈。
飞猱无整阵，翩鹘有邪戛。江倒沸鲸鲲，山摇溃𤞤猰郊。
中离分二三，外变迷七八。逆颈尽徽索，仇头恣髡□。
怒须犹鬇鬡，断臂仍瓢𧦧愈。石潜设奇伏，穴觑骋精察。
中矢类妖𤢺，跳锋状惊豽。踢翻聚林岭，斗起成埃扴郊。
旆亡多空杠，轴折鲜联辖。剟肤浃疮痍，败面碎剠刲。
浑奔肆狂勚，捷窜脱□黠。岩钩踔狙猿，水漉杂鳣螖。
投奅闹䃇䂮，填隍傶㑶祄愈。强睛死不闭，犷眼困愈眦。
□堞熇歊熺，抉门呀拗祩。天刀封未坼，酋胆慑前揠。
跧梁排郁缩，闯窦揳窟㟴。迫胁闻杂驱，咿呦叫冤䟾郊。
穷区指清夷，凶部坐雕铩。邛文裁斐亹，巴艳收婠妠。
椎肥牛呼牟，载实驼鸣㭭。圣灵闵顽嚚，焘养均草□。
下书遏雄虓，解罪吊挛瞎愈。战血时销洗，剑霜夜清刮。
汉栈罢嚣阗，獠江息澎汃。戍寒绝朝乘，刀暗歇宵詧。
始去杏飞峰，及归柳嘶蛰。庙献繁馘级，乐声洞椌楬郊。
台图焕丹玄，郊告俨匏秸。念齿慰霉黧，视伤悼瘢□。
休输任讹寝，报力厚麸秳，公欢钟晨撞，室宴丝晓扴。
杯盂酬酒醪，箱箧馈巾帓。小臣昧戎经，维用赞勋劼愈。

同宿联句

自从别君来，远出遭巧谮愈。班班落春泪，浩浩浮秋浸郊。
毛奇睹象犀，羽怪见鹏鸩愈。朝行多危栈，夜卧饶惊枕郊。
生荣今分逾，死弃昔情任愈。鹓行参绮陌，鸡唱闻清禁郊。
山晴指高标，槐密鹜长荫愈。直辞一以荐，巧舌千皆舚郊。

匡鼎惟说诗，桓谭不读谶愈。逸韵何嘈嗷，高名俟沽赁郊。
纷葩欢屡填，旷朗忧早渗愈。为君开酒肠，颠倒舞相饮郊。
曦光霁曙物，景曜铄宵祲愈。儒门虽大启，奸首不敢闯。
义泉虽至近，盗索不敢沁。清琴试一挥，白鹤叫相喑。
欲知心同乐，双茧抽作纴郊。

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

秋潦淹辙迹，高居限参拜愈。耿耿蓄良思，遥遥仰佳话郊。
一晨长隔岁，百步远殊界愈。商听饶清耸，闷怀空抑噫郊。
美君知道腴，逸步谢天械愈。吟馨铄纷杂，抱照莹疑怪郊。
撞宏声不掉，输邈澜逾杀愈。檐泻碎江喧，街流浅溪迈郊。
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祛烦类决痈，惬兴剧爬疥。
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今君轺方驰，伊我羽已铩。
温存感惠深，琢切奉明诫愈。迨兹更凝情，暂阻若婴瘵。
欲知相从尽，灵珀拾纤芥。欲知相益多，神药销宿惫。
德符仙山岸，永立难欹坏。气涵秋天河，有朗无惊湃。
祥凤遗蒿鷃，云韶掩夷靺。争名求鹄徒，腾口甚蝉喝。
未来声已赫，始鼓敌前败。斗场再鸣先，遐路一飞届。
东野继奇躅，修纶悬众犗。穿空细丘垤，照日陋菅蒯愈。
小生何足道，积愤如触虿。愔愔抱所诺，翼翼自申戒。
圣书空勘读，盗食敢求嘬。惟当骑款段，岂望觌珪玠。
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萧薤。何以验高明，柔中有刚夬郊。

远游联句

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郊。离思春水泮，澜漫不可收愈。
驰光忽以迫，飞辔谁能留郊。取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翰。
楚客宿江上，夜魂栖浪头。晓日生远岸，水芳缀孤舟。
村饮泊好木，野蔬拾新柔。独含凄凄别，中结郁郁愁。
人忆旧行乐，鸟吟新得俦郊。灵瑟时窅窅，霁猿夜啾啾。
愤涛气尚盛，恨竹泪空幽。长怀绝无已，多感良自尤。
即路涉献岁，归期眇凉秋。两欢日牢落，孤悲坐绸缪愈。
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
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郊。
魍魅暂出没，蛟螭互蟠蟉。昌言拜舜禹，举帆凌斗牛。
怀糈馈贤屈，乘桴追圣丘。飘然天外步，岂肯区中囚愈。
楚些待谁吊，贾辞缄恨投。翳明弗可晓，秘魂安所求。
气毒放逐域，蓼杂芳菲畴。当春忽凄凉，不枯亦飕飗。

貉谣众猥欵，巴语相咿[口幽]。默誓去外俗，嘉愿还中州。
江生行既乐，躬辇自相勠。饮醇趣明代，味腥谢荒陬郊。
驰深鼓利楫，趋险惊蜚輶。系石沈靳尚，开弓射鴅吺。
路暗执屏翳，波惊戮阳侯。广泛信缥眇，高行恣浮游。
外患萧萧去，中悒稍稍瘳。振衣造云阙，跪坐陈清猷。
德风变谗巧，仁气销戈矛。名声照四海，淑问无时休。
归哉孟夫子，归去无夷犹。

晚秋郾城夜会联句

从军古云乐，谈笑青油幕。灯明夜观棋，月暗秋城柝正封。
羁客方寂历，惊乌时落泊。语阑壮气衰，酒醒寒砧作愈。
遇主贵陈力，夷凶匪兼弱。百牢犒舆师，千户购首恶正封。
平生耻论兵，末暮不轻诺。徒然感恩义，谁复论勋爵愈。
多士被沾污，小夷施毒瞀。何当铸剑戟，相与归台阁正封。
室妇叹鸣鹳，家人祝喜鹊。终朝考蓍龟，何日亲蒸礿愈。
间使断津梁，潜军索林薄。红尘羽书靖，大水沙囊涸正封。
铭山子所工，插羽余何怍。未足烦刀俎，只应输管钥愈。
雨矢逐天狼，电矛驱海若。灵诛固无纵，力战谁敢却正封。
峨峨云梯翔，赫赫火箭著。连空隳雉堞，照夜焚城廓愈。
军门宣一令，庙算建三略。雷鼓揭千枪，浮桥交万笮正封。
蹂野马云腾，映原旗火铄。疲氓坠将拯，残虏狂可缚愈。
摧锋若貙兕，超乘如猱玃。逢掖服翻惭，漫胡缨可愕正封。
星殒闻雊雉，师兴随唳鹤。虎豹贪犬牛，鹰鹯憎鸟雀愈。
烧陂除积聚，灌垒失依托。凭轼谕昏迷，执殳征暴虐正封。
仓空战卒饥，月黑探兵错。凶徒更蹈藉，逆族相啖嚼愈。
轴轳亘淮泗，旆旌连夏鄂。大野纵氐羌，长河浴骝骆正封。
东西竞角逐，远近施矰缴。人怨童聚谣，天殃鬼行疟愈。
汉刑支郡黜，周制闲田削。侯社退无功，鬼薪惩不恪正封。
余虽司斧锧，情本尚丘壑。且待献俘囚，终当返耕获愈。
稿街陈𫓧钺，桃塞兴钱睲。地理画封疆，天文扫寥廓正封。
天子悯疮痍，将军禁卤掠。策勋封龙额，归兽获麟脚愈。
诘诛敬王怒，给复哀民瘼。泽发解兜牟，酡颜倾凿落正封。
安存惟恐晚，洗雪不论昨。暮乌已安巢，春蚕看满箔愈。
声明动朝阙，光宠耀京洛。旁午降丝纶，中坚拥鼓铎正封。
密坐列珠翠，高门涂粉□。跋朝贺书飞，塞路归鞍跃愈。
魏阙横云汉，秦关束岩□。拜迎罗橐鞬，问遗结囊橐正封。
江淮永清晏，宇宙重开拓。是日号升平，此年名作噩愈。
洪赦方下究，武飙亦旁魄。南据定蛮陬，北攫空朝漠正封。

儒生惬教化，武士猛刺斫。吾相两优游，他人双落莫愈。
印从负鼎佩，门为登坛凿。再入更显严，九迁弥謇谔正封。
宾筵尽孤赵，导骑多卫霍。国史擅芬芳，宫娃分绰约愈。
丹掖列鹓鹭，洪炉衣狐貉。摛文挥月毫，讲剑淬霜锷正封。
命衣备藻火，赐乐兼拊搏。两厢铺氍毹，五鼎调勺药愈。
带垂苍玉佩，辔蹙黄金络。诱接谓登龙，趋驰状倾藿正封。
青娥翳长袖，红颊吹鸣籥。傥不忍辛勤，何由恣欢谑愈。
惟当早贵富，岂得暂寂寞。但掷雇笑金，仍祈却老药正封。
殁庙配樽斝，生堂合□镈。安行庇松篁，高卧枕莞蒻愈。
洗沐恣兰芷，割烹厌脾臄。喜颜非忸怩，达志无陨获正封。
诙谐酒席展，慷慨戎装着。斩马祭旄纛，炰羔礼芒□愈。
山多离隐豹，野有求伸蠖。推选阅群材，荐延搜一鹗正封。
左右供谄誉，亲交献谀噱。名声载揄扬，权势实熏灼愈。
道旧生感激，当歌发酬酢。群孙轻绮纨，下客丰醴酪正封。
穷天贡□异，匝海赐酺醵。作乐鼓还捶，从禽弓何彍愈。
取欢移日饮，求胜通宵博。五白气争呼，六奇心运度正封。
恩泽诚布濩，嚣顽已箫勺。告成上云亭，考古垂矩□愈。
前堂清夜吹，东第良晨酌。池莲折秋房，院竹翻夏箨正封。
五狩朝恒岱，三畋宿杨柞。农书乍讨论，马法长悬格愈。
雪下收新息，阳生过京索。尔牛时寝讹，我仆或歌□正封。
帝载弥天地，臣辞劣萤爝。为诗安能详，庶用存糟粕愈

卷十

李太白七古 一百五十七首

远 别 离

远别离，古有黄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公无渡河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
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
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
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于其间。
箜篌所悲竟不还。

蜀 道 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何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暴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崄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人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梁 甫 吟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开说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麾楚汉如旋蓬。
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
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神器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嵲屼当安之。

乌 夜 啼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乌 栖 曲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战 城 南

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将 进 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酒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行行且游猎篇

边城儿，生平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
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髆。
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垂帷复何益。

飞 龙 引 二首

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黄金，骑龙飞去太上家。云愁海思令人嗟。
宫中彩女颜如花，飘然挥手凌紫霞。从风纵体登銮车。
登銮车，侍轩辕，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

鼎湖流水清且闲。轩辕去时有弓剑，古人传道留其间。后宫婵娟多花颜。
乘鸾飞烟亦不还，骑龙攀天造天关。造天关，闻天语。屯云河车载玉女。
载玉女，过紫皇，紫皇乃赐白兔所捣之药方。后天而老凋三光。
下视瑶池见王母，蛾眉萧飒如秋霜。

天 马 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
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
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珠。
曾陪时龙跃天衢，羁金络月照星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
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
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
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剪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
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思。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肌。
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行 路 难 三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长相思 三首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
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
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馀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香。
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

上留田

行至上留田，孤坟何峥嵘。积此万古恨，春草不复生。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
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马鬣今已平。
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
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回翔不能征。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交让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
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

春日行

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筝。

春风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楼船蹙沓波浪惊。
三千双蛾献歌笑，挝钟考鼓宫殿倾。万姓聚舞歌太平。我无为，人自宁。
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飘翩下云軿。帝不去，留镐京。
安能为轩辕，独往入窅冥。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

前有樽酒行　二首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
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
白发如丝叹何益。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

夜坐吟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釭青凝照悲啼。
金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
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野田黄雀行

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吴宫火起焚尔窠，炎洲逐翠遭网罗。
萧条两翅蓬蒿下，纵有鹰鹯奈若何。

箜篌谣

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唯有严陵及光武。
周公称大圣，管蔡宁相容。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舂。兄弟尚路大，吾心安所从。
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
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

雉朝飞

麦陇青青三月时，白雉朝飞挟两雌。锦衣绮翼何离褷，犊牧采薪感之悲。
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饮泉勇气满，争雄斗死绣颈断。
雉子班奏急管弦，心倾美酒尽玉碗。枯杨枯杨尔生荑，我独七十而孤栖。
弹弦写恨意不尽，瞑目归黄泥。

上 云 乐

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戌削风骨。
碧玉皎皎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
不睹谲诡貌，岂知造化神。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
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
阳乌未出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
生死了不尽，谁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东溟植扶桑。
别来几多时，枝叶万里长。中国有七圣，半路颓鸿荒。陛下应运起，龙飞入咸阳。
赤眉立盆子，白水兴汉光。叱咤四海动，洪涛为簸扬。举足蹋紫微，天关自开张。
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五色师子，九苞凤凰，是老胡鸡犬，鸣舞飞帝乡。
淋漓飒沓，进退成行。能胡歌，献汉酒。跪双膝，并两肘。散花指天举素手。
拜龙颜，献圣寿。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岁杯。

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

铿鸣钟，考朗鼓。歌白鸠，引拂舞。白鸠之白谁与邻，霜衣雪襟诚可珍。
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咽，性安驯。首农政，鸣阳春。天子刻玉杖，镂形赐耆人。
白鹭亦白非纯真，外洁其色心匪仁。阙五德，无司晨，胡为啄我葭下之紫鳞。
鹰鹯鹏鹗，贪而好杀。凤凰虽大圣，不愿以为臣。

日出入行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胡 无 人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
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

北风行

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号怒天上来。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
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
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
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独漉篇

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
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雄剑挂壁，时时龙鸣。
不断犀象，羞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
为君一击，搏鹏九天。

登高丘而望远海

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
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
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
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

阳春歌

长安白日照春空，绿杨结烟桑袅风。披香殿前花始红，流芳发色绣户中。
绣户中，相经过。飞燕皇后轻身舞，紫宫夫人绝世歌。
圣君三万六千日，岁岁年年奈乐何。

杨叛儿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
博山炉中沈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双燕离

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玉楼珠阁不独栖，金窗绣户常相见。
柏梁失火去，因入吴王宫。吴宫又焚荡，雏尽巢一空。憔悴一身在，孀雌忆故雄。

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

山人劝酒

苍苍云松，落落绮皓。春风尔来为阿谁，胡蝶忽然满芳草。
秀眉霜雪桃花貌，青髓绿发长美好。称是秦时避世人，劝酒相欢不知老。
各守兔鹿志，耻随龙虎争。□起佐太子，汉皇乃复惊。
顾谓戚夫人，彼翁羽翼成。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
举觞酹巢由，洗耳何独清。浩歌望嵩岳，意气还相倾。

于阗采花

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
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
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

鞠 歌 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
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听曲知宁戚，夷吾因小妻。
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朝歌鼓刀叟，虎变蟠溪中。
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平生渭水曲，谁识此老翁。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

幽 涧 泉

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张清心。
寂历似千古，松飕䬀兮万寻。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木而长吟。
客有哀时失志而听者，泪淋浪以沾襟。乃缉商缀羽，潺湲成音。
吾但写声发愤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涧泉，鸣深林。

王 昭 君 二首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娥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中山孺子妾歌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见珍。虽不如延年妹，亦是当时绝世人。
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一贵复一贱，关天岂由身。芙蓉老秋霜，团扇羞网尘。
戚姬髡剪入舂市，万古共悲辛。

荆州乐

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
拨谷飞鸣奈妾何。

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

辟邪伎作鼓吹惊，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飞鸣。扇锦翼，雄风生。
双雌同饮啄，□悍谁能争。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
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让天子，务光亦逃名。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

古有所思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
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

久别离

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况有锦字书，开缄使人嗟。
至此肠断彼心绝，云鬟绿鬓罢揽结。愁如回飙乱白雪。
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胡为东风为我吹行云使西来。
待来竟不来，落花寂寂委青苔。

采莲曲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
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

白头吟

锦水东流碧，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
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

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
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泪如双泉水，行堕紫罗襟。
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
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枝羞故林。
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
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
鹔鷞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
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覆水却收不满杯，相如还谢文君回。
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有青陵台。

临江王节士歌

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雁始入吴云飞。吴云寒，燕雁苦，风号沙宿潇湘浦。
节士感秋泪如雨。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司马将军歌

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我见楼船壮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
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身居玉帐临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
细柳开营揖天子，始知灞上为婴孩。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
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

君 道 曲

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轩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
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土扶可成墙，积德为厚地。

结 袜 子

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

白 纻 辞 三首

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且吟白纻停绿水，长袖拂面为君起。
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玉颜满堂乐未终，馆娃日落歌吹濛。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黄金。

垂罗舞縠扬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
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

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辉，扬眉转袖若雪飞。
倾城独立世所稀，激楚结风醉忘归。高堂月落烛已微，玉钗挂缨君莫违。

鸣 雁 行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一一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
连行接翼往复还。客居烟波寄湘吴，淩霜触雪毛体枯。
畏逢矰缴惊相呼，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

凤 笙 篇

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始闻炼气飧金液，复道朝天赴玉京。
玉京迢迢几千里，凤笙去去无穷已。欲叹离声发绛唇，更嗟别调流纤指。
此时惜别讵堪闻，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响绿云。
绿云紫气向函关，访道应寻缑氏山。莫学吹笙王子晋，一遇浮丘断不还。

清平调词 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白 鼻 騧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猛 虎 行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
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
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
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
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
三吴邦伯皆顾眄，四海雄侠两追随。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
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晤飞梁尘。
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

少 年 行 二首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毬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
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
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
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徇书受贫病。
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衣冠半是征战士，穷儒浪作林泉民。
遮莫枝根长百丈，不如当代多还往。遮莫亲姻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

捣 衣 篇

闺里佳人年十馀，嚬蛾对影恨离居。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
玉手开缄长叹息，狂夫犹戍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鸟泛中洲。
君边云拥青丝骑，妾处苔生红粉楼。楼上春风日将歇，谁能揽镜看愁发。
晓吹员管随落花，夜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长，真珠帘箔掩兰堂。
横垂宝幄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琼筵宝幄连枝锦，灯烛荧荧照孤寝。
有使凭将金剪刀，为君留下相思枕。摘尽庭兰不见君，红巾拭泪坐氤氲。
明年若更征边塞，愿作阳台一段云。

襄 阳 歌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
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酦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麹便筑糟丘台。千金骏马换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
车傍侧挂一壶酒，凤笙龙管行相催。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
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谁能忧彼身后事，金凫银鸭葬死灰。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

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

江 上 吟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黣百啭歌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萦烟袅娜拂绮城。
垂丝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鸟相和鸣。间关早得春风情。
春风卷入碧云去，千门万户皆春声。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
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睸若听新莺。
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

玉 壶 吟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集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

豳谷稍稍振庭柯，泾水浩浩扬湍波。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
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阴碧。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
宁知流寓变光辉，胡霜萧飒绕客衣。寒灰寂寞竟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
吾兄行乐穷曛旭，满堂有美颜如玉。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
狐裘兽炭酌流霞，壮士悲吟宁见嗟。前荣后枯相翻覆，何惜馀光及棣华。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精光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
我皇手把天地户，丹丘谈天与天语。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
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

元丹丘歌

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
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扶风豪士歌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
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
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
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
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
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

高堂粉壁图蓬瀛，烛前一见沧洲清。洪波汹涌山峥嵘，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
光中乍喜岚气灭，谓逢山阴晴后雪。回溪碧流寂无喧，又如秦人月下窥花源。
了然不觉清心魂，只将叠嶂鸣秋猿。与君对此欢未歇，放歌行吟达明发。
却顾海客扬云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夜卧松下雪，朝餐石中髓。
小山连绵向山开，碧峰巉岩渌水回。余配白毫子，独酌流霞杯。
拂花弄琴坐青苔，绿萝树下春风来。南窗萧飒松声起，凭崖一听清心耳。
可得见，未得亲。八公携手五云去，空馀桂树愁杀人。

梁 园 吟

我浮黄河去京关，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昔人豪贤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馀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
欲济苍生未应晚。

鸣皋歌送岑征君

若有人兮思鸣皋，阻积雪兮心烦劳。洪河凌兢不可以径度，冰龙鳞兮难容舠。
邈仙山之峻极兮，闻天籁之嘈嘈。霜崖缟皓以合沓兮，若长风扇海，涌沧溟之波涛。
玄猿绿罴，舔舕岌危；咆柯振石，骇胆栗魄；群呼而相号。
峰峥嵘以路绝，挂星辰于岩嶅。送君之归兮，动鸣皋之新作。
交鼓吹兮弹丝，觞清泠之池阁。君不行兮何待，若返顾之黄鹤。
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巾征轩兮历阻折，寻幽居兮越巇崿。
盘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风兮寂万壑。望不见兮心氛氲，萝冥冥兮霰纷纷。
水横洞以下绿，波小声而上闻。虎啸谷而生风，龙藏溪而吐云。
冥鹤清唳，饥鼯嚬呻。块独处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
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乎夔龙蹩躠于风尘。哭何苦而救楚，笑何夸而却秦。
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固将弃天地而遗身。
白鸥兮飞来，长与君兮相亲。

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

昨忆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
麒麟阁上春还早，著书却忆伊阳好。青松来风吹石道，绿萝飞花覆烟草。
我家仙公爱清真，才雄草圣淩古人。欲卧鸣皋绝世尘。
鸣皋微茫在何处，五崖峡水横樵路。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
去时应过嵩少间，相思为折三花树。

僧 伽 歌

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
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
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孙藤。
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
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金陵歌送别范宣

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
四十馀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白马小儿谁家子，泰清之岁来关囚。
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
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
此地伤心不能道，目下离离长春草。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南山皓。

劳劳亭歌

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旁。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
我乘素舸同康乐，朗咏清川飞夜霜。昔闻牛渚吟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
苦竹寒声动秋月，独宿空帘归梦长。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东 山 吟

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
白鸡梦后五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酣来自作清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
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名工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
满堂空翠如可扫，赤城霞气苍梧烟。洞庭潇湘意渺绵，三江七泽情洄沿。
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归年。征帆不动亦不旋，飘如随风落天边。
心摇目断兴难尽，几时可到三山巅。西峰峥嵘喷流泉，横石蹙水波潺湲。
东崖合沓蔽轻雾，深林杂树空芊绵。此中冥昧失昼夜，隐机寂听无鸣蝉。
长松之下列羽客，对坐不语南昌仙。南昌仙人赵夫子，妙年历落青云士。
讼庭无事罗众宾，杳然如在丹青里。五色粉图安足珍，真山可以全吾身。
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
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
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黄金师子承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
我似浮云滞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

赤壁歌送别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江 夏 行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
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
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
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
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不如轻薄儿，旦暮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

怀 仙 歌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
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真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吾欲蓬莱顶上行。

酬殷佐明见赠五云裘歌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
粉图珍裘五云色，晔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陆离，应是素娥玉女之所为。
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苔锦含碧滋。远山积翠横海岛，残霞霏丹映江草。
凝毫采掇花露容，几年功成夺天造。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晴晖。
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暝色，袖上烟霞收夕霏。
群仙长叹惊此物，千崖万岭相萦郁。身骑白鹿行飘□，手翳紫芝笑披拂。
相如不足夸鹔鹴，王恭鹤氅安可方。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
为君持此凌苍苍，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窥夫子不可及，矫手相思空断肠。

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乎谁为出涕。

草书歌行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旋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幛书题遍。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山鹧鸪词

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向雁门归。
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
我心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

和卢侍御通塘曲

君夸通塘好，通塘胜耶溪。通塘在何处，宛在寻阳西。
青萝袅袅拂烟树，白鹇处处聚沙堤。石门中断平湖出，百丈金潭照云日。
何处沧浪垂钓翁，鼓棹渔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识，出没绕通塘。
浦边清水明素足，别有浣纱吴女郎。行尽绿潭潭转幽，疑是武陵春碧流。
秦人鸡犬桃花里，将比通塘渠见羞。通塘不忍别，十去九迟回。
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鸟从天来。月出青山送行子，四边苦竹秋声起。
长吟白雪望星河，双垂两足扬素波。梁鸿德耀会稽日，宁知此中乐事多。

赠郭将军

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
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腾月舞罗衣。畴昔雄豪如梦里，相逢且欲醉春辉。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少年落拓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介蚕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逢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
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赠裴十四

朝见裴叔则，朗如行玉山。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身骑白鼋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徘徊六合无相知，飘若浮云且西去。

上 李 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抬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漫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走笔赠独孤驸马

都尉朝天跃马归，香风吹人花乱飞。银鞍紫鞚照云日，左顾右盼生光辉。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
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倘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

醉后赠从甥高镇

马上相逢揖马鞭，客中相见客中怜。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
江东风光不借人，枉杀落花空自春。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
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君为进士不得进，我被秋霜生旅鬓。
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儿唾廉蔺。匣中盘却装鳍鱼，闲在腰间未用渠。
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

赠潘侍御论钱少阳

绣衣柱史何昂藏，铁冠白笔横秋霜。三军论事多引纳，阶前虎士罗干将。
虽无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钱少阳。眉如松雪齐四皓，调笑可以安储皇。
君能礼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

流夜郎赠辛判官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胡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江上赠窦长史

汉求季布鲁朱家，楚逐伍胥去章华。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
闻道青云贵公子，锦帆游弈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楼船，水净霞明两重绮。
相约相期何太深，棹歌摇艇月中寻。不同珠履三千客，别欲论交一片心。

赠汉阳辅录事

鹦鹉洲横汉阳渡，水引寒烟没江树。南浦登楼不见君，君今罢官在何处。
汉口双鱼白锦鳞，令传尺素报情人。其中字数无多少，只是相思秋复春。

江夏赠韦南陵冰

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君为张掖近酒泉，我窜三巴九千里。
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
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玉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一句。
昨日绣衣倾绿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
赖遇南平豁方寸，复兼夫子持清论。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
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
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
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少年不作意，落拓无安居。愿随任公子，欲钓吞舟鱼。
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
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
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眄，麟阁峥嵘谁可见。
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
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
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爱君山岳心不移，随君云雾迷所为。
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别后遥传临海作，可见羊何共和之。

对雪醉后赠王历阳

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君看昔日汝南市，白头仙人隐玉壶。
子猷闻风动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绿。历阳何异山阴时，白雪飞花乱人目。
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乐酣秉烛游。谢尚自能鸜鹆舞，相如免脱鹔鹴裘。
清晨兴罢过江去，他日西看却月楼。

春日独坐寄郑明府

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长条一拂春风去，尽日飘扬无定时。
我在河南别离久，那堪对此当窗牖。情人道来竟不来，何人共醉新丰酒。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
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
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
海内贤豪青云客，就中与君心莫逆。回山转海不作难，倾情倒意无所惜。
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梦思。不忍别，还相随。
相随迢迢访仙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
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
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
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当筵意气凌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

分飞楚关山水遥。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度渭桥。
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
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
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
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
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
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
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之北又离群。
问余别恨今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
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极，呼儿长跪缄此辞，寄君千里遥相忆。

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

南船正东风，北船来自缓江。上相逢借问君，语笑未了风吹断。
闻君携妓访情人，应为尚书不顾身。堂上珠履三千客，瓮中百斛金陵春。
恨我阻此乐，淹留楚江滨。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然。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
乘兴嫌太迟，焚却子猷船。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
金阙前开二峰帐，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崚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
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
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
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

早春寄王汉阳

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昨夜东风入武阳，陌头杨柳黄金色。
碧水浩浩云茫茫，美人不来空断肠。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

泾溪东亭寄郑少府谔

我游东亭不见君，沙上行将白鹭群。白鹭闲时散飞去，又如雪点青山云。
欲往泾溪不辞远，龙门蹙波虎眼转。杜鹃花开春已阑，归向陵阳钓鱼晚。

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凤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兔何足言。
天张云卷有时节，吾徒莫叹羝触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怅望何可论。
既知朱亥为壮士，且愿束心秋毫里。秦赵虎争血中原，当去抱关救公子。
裴生览千古，龙鸾炳天章。悲吟雨雪动林木，放书辍剑思高堂。
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
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金陵酒肆留别

白门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歌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别 山 僧

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泾溪。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
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

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朝策犁眉騧，举鞭力不堪。强扶愁疾向何处，角巾微服尧祠南。
长杨扫地不见日，石门喷作金沙潭。笑夸故人指绝境，山光水色青于蓝。
庙中往往来击鼓，尧本无心尔何苦。门前长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
银鞭绣毂往复回，簸林蹶石鸣风雷。远烟空翠时明灭，白鸥历乱长飞雪。
红泥亭子赤栏干，碧流环转青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龙盘。
君不见，绿珠潭水流东海，绿珠红粉沉光彩。绿珠楼下花满园，今日曾无一枝在。
昨夜秋声阊阖来，洞庭木落骚人哀。遂将三五少年辈，登高送远形神开。
生前一笑轻九鼎，魏武何悲铜雀台。我歌白云倚窗牖，尔闻其声但挥手。
长风吹月渡海来，遥劝仙人一杯酒。酒中乐酣宵向分，举觞酹尧尧可闻。
何不令皋繇拥篲横八极，直上青天挥浮云。高阳小饮真琐琐，山公酩酊何如我。
竹林七子去道赊，兰亭雄笔安足夸。尧祠笑杀五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
尔向西秦我东越，暂向瀛洲访金阙。蓝田太白若可期，为余扫洒石上月。

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时凝弟在席

尔从咸阳来，问我何劳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骑土牛滞东鲁。
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飞一雁秦云秋。
坐来黄叶落四五，北斗已挂西城楼。丝桐感人弦亦绝，满堂送客皆惜别。
卷帘见月清兴来，疑是山阴夜中雪。明日斗酒别，惆怅清路尘。
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
一朝复一朝，白发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
折翮翻飞随转蓬，闻弦虚坠下霜空。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

灞陵行送别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关落日浮云生。
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送羽林陶将军

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
莫道词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

送程刘二侍御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数公。绣衣貂裘明积雪，飞书走檄如飘风。
朝辞明主出紫宫，银鞍送别金城空。天外飞霜下葱海，火旗云马生光彩。
胡塞尘清计日归，汉家草绿遥相待。

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

尔家何在潇湘川，青莎白石长江边。昨梦江花照江日，几枝正发东窗前，
觉来欲往心悠然，魂随越鸟飞南天。秦云连山海相接，桂水横烟不可涉。
送君此去令人愁，风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琼草绿可折，西寄长安明月溪。

送　　别

寻阳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里。胜境由来人共传，君到南中自称美。
送君别有八月秋，飒飒芦花复益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

送族弟绾从军安西

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犬戎。尔随汉将出门去，剪虏若草收奇功。
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匈奴系颈数应尽，明年应入蒲桃宫。

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

西施越溪女，明艳光云海。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
桃李新开映古查，菖蒲犹短出平沙。昔时红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
君去西秦适东越，碧山青江几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纱石上窥明月。

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

六月南风吹白沙，吴牛喘月气成霞。水国郁蒸不可处，时炎道远无行车。
夫子如何涉江路，云帆袅袅金陵去。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
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

白云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君今还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
水上女萝衣白云，早卧早行君早起。

送 舍 弟

吾家白额驹，远别临东道。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

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 并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时，圣贤低眉。况仆之不肖者，而迁逐枯槁，固非其宜。朝心不开，暮发尽白，而登高送远，使人增愁。陈郎将义风凛然，英思逸发。来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诗。动清兴于中流，泛素波而径去。诸公仰望不及，连章祖之。序惭起予，辄冠名贤之首。作者嗤我，乃为抚掌之资乎！

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
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门前食客乱浮云，世人皆比孟尝君。
江上送行无白璧，临歧惆怅若为分。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

桃竹书筒绮绣文，良工巧妙称绝群。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
中藏宝诀峨眉去，千里提携长忆君。

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

白露见日灭，红颜随霜凋。别君若俯仰，春芳辞秋条。
太山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海。散为飞雨川上来，遥帷却卷清浮埃。
知君独坐青轩下，此时结念同怀者。我闭南楼著道书，幽帘清寂若仙居。
曾无好事来相访，赖尔高文一起予。

酬张司马赠墨

上党碧松烟，夷陵丹沙末。兰麝凝珍黑，精光乃堪掇。
黄头奴子双鸦还，锦囊养之怀袖间。今日赠余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酒来我饮之，鲙作别离处。
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
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鞭上马归。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
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
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
折杨黄花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
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
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若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捶碎黄鹤楼

黄鹤楼高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
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芳菲。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君平帘下谁家子，云是辽东丁令威。作诗掉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
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

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

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
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路逢园绮笑向人，而君解来一何好。
闻道金陵龙虎盘，还同谢朓望长安。千峰夹水向秋浦，五松名山当夏寒。
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陶公攫烁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此中岂是久留处，便欲烧丹从列仙。
爱听松风且高卧，飕飗吹尽炎氛过。登崖独立望九州，阳春欲奏谁相和。
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
肮脏不能就珪组，至今空扬高蹈名。夫子工文绝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
吾非谢尚邀彦伯，异代风流各一时。一时相逢乐在今，袖拂白云开素琴。
弹为三峡流泉音。从兹一别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

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

碧草已满地，与柳梅争春。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
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白发对绿酒，强歌心已摧。
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
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

把酒问月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晖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下途归石门旧居

吴山高，越水清，握手无言伤别情。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烟郊树。
此心郁怅谁能论，有愧叨承国士恩。云物共倾三月酒，岁时同饯五侯门。
羡君素书常满案，含丹照白霞色烂。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俯仰人间易凋朽，炉峰五云在轩牖。
惜别愁窥玉女窗，归来笑把洪崖手。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
灵神闭气昔登攀，恬然但觉心绪闲。数人不知几甲子，昨来犹带冰霜颜。
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别君莫道不尽欢，悬知乐客遥相待。
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
翛然远与世事间，装鸾驾鹤又服远。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
挹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

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

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
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提盘饭霜栗。
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

观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图

粉壁为空天，丹青状江海。游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
博平真人王志安，沉吟至此愿挂冠。松溪石磴带秋色，愁客思归生晓寒。

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

昔游三峡见巫山，见画巫山宛相似。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
寒松萧飒如有声，阳台微茫如有情。锦衾瑶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
高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粲如绮。苍苍远树围荆门，历历行舟泛巴水。
水石潺湲万壑分，烟光草色俱氲氛。溪花笑日何年发，江客听猿几岁闻。
使人对此心缅邈，疑入高丘梦彩云。

暖　酒

热暖将来宾铁文，暂时不动聚白云。拨却白云见青天，掇头里许便乘仙。

对　酒

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怨　情

新人如花虽可宠，故人似玉由来重。花性飘扬不自持，玉心皎洁终不移。
故人昔新今尚故，还见新人有故时。请看陈后黄金屋，寂寂珠帘生网丝。

思　边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秦云。
玉关去此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

代美人愁镜

美人赠此龙盘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时将红袖拂明月，为惜普照之馀辉。
影中金鹊飞不灭，台下青鸾思独绝。稿砧一别若箭弦，去有日，来无年。
狂风吹却妾心断，玉箸并堕菱花前。

示金陵子

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

卷十一

杜工部七古 一百四十六首

玄都坛歌

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
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
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

今夕行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贫交行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
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

天育骠骑歌

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
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
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养骥子怜神俊。
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才尽下。故独写真传世人，见之座右久更新。
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騕□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

白 丝 行

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
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春天衣著为君舞，蛱蝶飞来黄鹂语。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
香汗轻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

秋 雨 叹 三首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方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
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寒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

叹庭前甘菊花

檐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烂漫开何益？
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容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材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醉歌行

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
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只今年才十七六，射策君门期第一。旧穿杨叶真自知，暂蹶霜蹄未为失。
偶然擢秀非难取，会是排风有毛质。汝身已见唾成珠，汝伯何由发如漆。
春风淡沱秦东亭，渚蒲芽白水荇青。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扰离思花冥冥。
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
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身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乐游园歌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
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
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渼陂行

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天地黤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
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
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凫瞖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
沉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静如拭。宛在中流渤海清，下归无极终南黑。
半陂已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
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沙 苑 行

君不见，左辅白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馀里。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
苑中骒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
王有虎臣司苑门，入门天厩皆云屯。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
至尊内外马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逸群绝足信殊杰，倜傥权奇难具论。
累累䧿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纵超越。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
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

骢 马 行

邓公马癖人共知，初得花骢大宛种。夙昔传闻思一见，牵来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态何崷崒，顾影骄嘶自矜宠。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骏碨礧连钱动。
朝来久试华轩下，未觉千金满高价。赤汗微生白雪毛，银鞍却覆香罗帕。
卿家旧赐公取之，天厩真龙此其亚。昼洗须腾泾渭深，朝趋可刷幽并夜。
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俱先鸣。
时俗造次那得致，云雾晦冥方降精。近闻下诏喧都邑，肯使骐驎地上行。

去 矣 行

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则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
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州趣。
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
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
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
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

悲 陈 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文章有骨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早。爱客满堂尽豪翰，开筵上日思芳草。
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
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亦枯槁。
坐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
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
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

徒步归行

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
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

逼仄行赠毕曜

逼仄何逼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
实不是爱微躯，又非关足无力。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
晓来急雨春风颠，睡美不闻钟鼓传。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
已令急请会通籍，男儿信命绝可怜。焉能终日心拳拳，忆君诵诗神凛然。
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与子非壮年。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
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洗兵马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日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餧肉葡萄宫。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
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禁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徵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病后遇王倚饮赠歌

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
且遇王生慰畴昔，素知贱子甘贫贱。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
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惟生哀我未平复，惟我力致美肴膳。
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
兼求富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脚轻欲漩。
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

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

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南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向非刘颢为地主，懒回鞭辔成高宴。刘侯叹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
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照室红炉促曙光，萦窗素月垂文练。
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箭。
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

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

姜侯设鲙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天风。河冻未渔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
饔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
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落砧何曾白纸湿，放箸未觉金盘空。
新欢便饱姜侯德，清觞异味情屡极。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
可怜为人好心事，于我见子真颜色。不恨我衰子贵时，怅望且为今相忆。

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

去年行宫当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
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

李鄠县丈人胡马行

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胡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
自矜胡骝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一闻说尽急难材，转益愁向驽骀辈。
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
洛阳大道时再清，累日喜得俱东行。凤臆龙鬐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

瘦 马 行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
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
去岁奔波逐馀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
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
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 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
东飞鴐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
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
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石 笋 行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
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
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
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石 犀 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终藉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杜 鹃 行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
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
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
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

题壁画马歌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欻见骐驎出东壁。
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

戏题画山水图歌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
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
障子松林静杳冥，凭轩忽若无丹青。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
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
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

戏为双松图歌

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
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
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
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
请公放笔为直干。

投简成华两县诸子

赤县官曹拥材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
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徐卿二子歌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
大儿九龄色清彻，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丈 人 山

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

百忧集行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戏作花卿歌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
绵州副使着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

入 奏 行

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年未三十忠义俱，骨鲠绝代无。
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寒露之玉壶。
蔗浆归厨金碗冻，洗涤烦热足以宁君躯。政用疏通合典则，戚联豪贵耽文儒。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
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
此行入奏计未小，密奉圣旨恩宜殊。绣衣春当霄汉立，彩服日向庭闱趋。

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还成都。江花未落还成都，肯访浣花老翁无？
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

柟树为风雨所拔叹

倚江柟树草堂前，故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
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
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童童一青盖。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下过听竽籁。
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渔　　阳

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猛将飘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计。
禄山北筑雄武城，旧防败走归其营。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

黄　　河 二首

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

黄河西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愿驱众庶戴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

天边行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
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

大麦行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
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

苦战行

苦战身死马将军，自云伏波之子孙。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
去年江南讨狂贼，临江把臂难再得。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
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

观打鱼歌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
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
饔子左右挥霜刀，鲙飞金盘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槎头远遁逃。
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

又观打鱼

苍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能者操舟疾若风，□突波涛挺叉入。
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
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鳣鲔随云雷。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越王楼歌

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
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

海棕行

左绵公馆清江渍，海棕一株高入云。龙鳞犀甲相错落，苍棱白皮十抱文。
自是众木乱纷纷，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时有西域胡僧识。

姜楚公画角鹰歌

楚公画鹰鹰带角，杀气森森到幽朔。观者贪愁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
此鹰写真在左绵，却嗟真骨遂虚传。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天。

相从歌赠严二别驾

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飒，浣花草堂亦何有？
梓中豪俊大者谁？本州从事知名久。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
乌帽拂尘青螺粟，紫衣将炙绯衣走。铜盘烧蜡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黄昏始扣主人门，谁谓俄倾胶在漆？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
神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忧今愈疾。高视乾坤又可愁，一躯交态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须向古人求。

光禄坂行

山行落日下绝壁，西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
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

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姚公美政谁与俦？不减昔时陈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马游。
东山高顶罗珍羞，下顾城郭销我忧。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彩舟。
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风起寒浪涌，取乐喧呼觉船重。满空星河光破碎，四座宾客色不动。
请公临深莫相违，回船罢酒上马归。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过沾人衣。

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

使君意气凌青霄，忆昨欢娱常见招。细马时鸣金騕□，佳人屡出董娇饶。
东流江水西飞燕，可惜春光不相见。愿携王赵两红颜，再骋肌肤如素练。
通泉百里近梓州，请公一来开我愁。舞处重看花满面，尊前还有锦缠头。

短 歌 行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风白日动，
鲸鱼跋浪沧溟开。且脱佩剑休徘徊！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趿珠履？
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短歌行

前者途中一相见，人事经年记君面。后生相动何寂寥，君有长才不贫贱。
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

桃竹杖引

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
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蛟龙争。
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
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
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
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玛瑙碗，婕妤传诏才人索。
碗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
昔日太宗拳毛䯄，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
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其馀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
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
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
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
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

丹青引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犹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严氏溪放歌行

天下甲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
费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呜呼古人已粪土，独觉志士甘渔樵。
况我飘转无定所，终日戚戚忍羁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与子长夜语。
东游西还力实倦，从此将身更何许？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

发 阆 中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江风萧萧云拂地，山木惨惨天欲雨。
女病妻忧归意速，秋花锦石谁复数？别家三月一得书，避地何时免愁苦？

寄韩谏议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骐驎翳凤凰。
芙蓉旌旗烟雾乐，影动倒景摇潇湘。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
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风香。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
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

忆　　昔　二首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今上犹拨乱，
劳身焦思补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愿见北地傅介子，
老儒不用尚书郎。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冬狩行

君不见，东川节度兵马雄，校猎亦似观成功。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
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骆驼□峗垂玄熊。
东西南北百里间，仿佛蹴踏寒山空。有鸟名鸜鹆，力不能高飞逐走蓬，
肉味不足登鼎俎，何为见羁虞罗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马一马骢。
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
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
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

自平

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馀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
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

释闷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胡城。
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
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

阆山歌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
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

阆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
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三绝句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莫相疑行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青　丝

青丝白马谁家子？粗豪且逐风尘起。不闻汉主放妃嫔，近静潼关扫蜂蚁。
殿前兵马破汝时，十月即为齑粉期。未如面缚归金阙，万一皇恩下玉墀。

近　闻

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渭水逶迤白日净，陇山萧瑟秋云高。
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

蚕谷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折槛行

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
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

引　水

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沽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
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

古柏行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宫。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
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响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最能行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
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濆无险阻。
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
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寄裴施州

廊庙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无此流。金钟大镛在东序，冰壶玉衡悬清秋。
自从相遇感多病，三岁为客宽边愁。尧有四岳明至理，汉二千石真分忧。
几度寄书白盐北，苦寒赠我青羔裘。霜雪回光避锦袖，龙蛇动箧蟠银钩。
紫衣使者辞复命，再拜故人谢佳政。将老已失子孙忧，后来况接才华盛。

可叹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
豫章太守高帝孙，引为宾客敬颇久。闻道三年未曾语，小心恐惧闭其口。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
时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侧否。太守顷者领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
王生早曾拜颜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为羲和天为成，用平水土地为厚。
王也论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旷前后。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
吾辈碌碌饱饭行，风后力牧长回首。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并序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况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李潮八分小篆歌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

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腾逃。
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壮士短衣头虎毛，凭轩拔鞘天为高。
翻风转日木怒号，冰翼雪淡伤哀猱。镌错碧罂鸊鹈膏，铓锷已莹虚秋涛。
鬼神撇捩辞坑壕，苍水使者扪赤絛。龙伯国人罢钓鳌，芮公回首颜色劳，
分阃救世用贤豪。赵公玉立高歌起，揽环结佩相终始。万岁持之护天子，
得君乱丝与君理。蜀江如线如针水，荆岑弹丸心未已。贼臣恶子休干纪，
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长剑须天倚。
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丹青宛转麒麟里，光芒六合无泥滓。

王兵马使二角鹰

悲台萧飒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汹。中有万里之长江，回风滔日孤光动。
角鹰翻倒壮士臂，将军玉帐轩翠气。二鹰猛脑徐侯穟，目如愁胡视天地。
杉鸡竹兔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鞲上锋棱十二翮，将军勇锐与之敌。
将军树勋起安西，昆仑虞泉入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决岂不与之齐。
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下翔云。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
驱出六合枭鸾分。

狄明府

梁公曾孙我姨弟，不见十年官济济。大贤之后竟凌迟，浩荡古今同一体。
比看叔伯四十人，有才无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几人卓绝秉周礼。
在汝更用文章为，长兄白眉复天启。汝门请从曾翁说，太后当朝多巧诋。
狄公执政在末年，浊河终不污清济。国嗣初将付诸武，公独廷诤守丹陛。
禁中决册请房陵，前朝长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汉官威仪重昭洗。
时危始议不世才，谁谓荼苦甘如荠。汝曹又宜列土食，身使门户多旌棨。
胡为漂泊岷汉间，干谒王侯颇历抵。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风萧萧露泥泥。
虎之饥，下巉岩，蛟之横，出清泚。早归来，黄土泥衣眼易眯。

秋　　风 二首

秋风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关。吴樯楚舵牵百丈，暖向神都寒未还。
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百蛮。巴中不曾消息好，暝传戍鼓长云间。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
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帆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

久雨期王将军不至

天雨潇潇滞茅屋，空山无以慰幽独。锐头将军来何迟，令我心中苦不足。
数看黄雾乱玄云，时听严风折乔木。泉源泠泠杂猿狖，泥泞漠漠饥鸿鹄。
岁暮穷阴耿未已，人生会面难再得。忆尔腰下铁丝箭，射杀林中雪色鹿。
前者坐皮因问毛，知子历险人马劳。异兽如飞星宿落，应弦不碍苍山高。
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走平乱世相催促，一豁明王正郁陶。
忆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吴兵着白袍。昏昏阊阖闭氛祲，十月荆南雷怒号。

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

不见秘书心若失，及见秘书失心疾。安为动主理信然，我独觉子神充实。
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我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

虎 牙 行

秋风欻吸吹南国，天地惨惨无颜色。洞庭扬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倾侧。
巫峡阴岑朔漠气，峰峦窈窕溪谷黑。杜鹃不来猿狖寒，山鬼幽忧雪霜逼。
楚老长嗟忆炎瘴，三尺角弓两斛力。壁立石城横塞起，金错旌竿满云直。
渔阳突骑猎青丘，犬戎锁甲闻丹极。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
远客中宵泪沾臆。

锦 树 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岁云暮矣增离忧。霜凋碧树待锦树，万壑东逝无停留。
荒戍之城石色古，东郭老人住青丘。飞书白帝营斗粟，琴瑟几杖柴门幽。
青草萋萋尽枯死，天马跂足随氂牛。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
故国三年一消息，终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贵反颠倒，乡里小儿狐白裘。
生男堕地要膂力，一生富贵倾邦国。莫愁父母少黄金，天下风尘儿亦得。

赤 霄 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觝触。赤霄玄圃须往来，翠尾金花不辞辱。
江中淘河吓飞燕，衔泥却落羞华屋。皇孙犹曾莲勺困，卫庄见贬伤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前苦寒行 二首

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蝟。楚江巫峡冰入怀，虎豹哀号又堪记。
秦城老翁荆扬客，惯习炎蒸岁絺绤。玄冥祝融气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释。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冻埋蛟龙南浦缩，寒刮肌肤北风利。
楚人四时皆麻衣，楚天万里无晶辉。三足之乌足恐断，羲和送将何所归。

后苦寒行 二首

南纪巫庐瘴不绝，太古以来无尺雪。蛮夷长老怨苦寒，昆仑天关冻应折。

玄猿口噤不能啸，白鹄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补地裂？

晚来江门失大水，猛风中夜吹白屋。天兵斩断青海戎，杀气南行动地轴。
不尔苦寒何太酷，巴东之峡生凌凘。彼苍回轩人得知。

晚　晴

高唐暮冬雪壮哉，旧瘴无复似尘埃。崖沉谷没白皑皑，江石缺裂青枫摧。
南天三旬苦雾开，赤日照耀从西来。六龙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颜忽落地，
口虽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时少年子，扬眉结义黄金台。洎乎吾生何飘零？
支离委绝同死灰。

复　阴

方冬合沓玄阴塞，昨日晚晴今日黑。万里飞蓬映天过，孤城树羽扬风直。
江涛簸岸黄沙走，云雪埋山苍兕吼。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

夜　归

夜半归来冲虎过，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
庭前把烛瞋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

寄柏学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栖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
青山万里静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萝。乱代飘零余到此，古人成败子如何？
荆扬春冬异风土，巫峡日夜多云雨。赤叶枫林百舌鸣，黄泥野岸天鸡舞。
盗贼纵横甚密迩，形神寂寞甘辛苦。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

寄从孙崇简

嵯峨白帝城东西，南有龙湫北虎溪。吾孙骑曹不骑马，业学尸乡多养鸡。
庞公隐时尽室去，武陵春树他人迷。与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药裹酒长携。
牧竖樵童亦无赖，莫令斩断青云梯。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骑马复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电转紫游缰，东得平冈出天壁。

江村野堂争入眼，垂鞭亸鞚凌紫陌。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
安知决臆追风足，朱汗骖驔犹喷玉。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
职当忧戚伏衾枕，况乃迟暮加烦促。明知来问腆我颜，杖藜强起倚僮仆。
语尽还成开口笑，提□别扫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

君不见简苏徯

君不见道边废弃池，君不见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
丈夫盖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穷谷不可处，
霹雳魍魉兼狂风。

大觉高僧兰若

巫山不见庐山远，松林兰若秋风晚。一老犹鸣日暮钟，诸僧尚乞斋时饭。
香炉峰色隐晴湖，种杏仙家近白榆。飞锡去年啼邑子，献花何日许门徒。

忆 昔 行

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幺麽。
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
弟子谁依白茅室，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馀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
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馀映，倏忽东西无不可。
松风涧水声合时，青兕黄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抚遗迹，至今梦向仍犹佐。
秘诀隐文须内教，晚岁何功使愿果。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舵。

魏将军歌

将军昔著从事衫，铁马驰突重两衔。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岩。
君门羽林万猛士，恶若哮虎子所监。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过海收风帆。
平生流辈徒蠢蠢，长安少年气欲尽。魏侯骨耸精爽紧，华岳峰尖见秋隼。
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欃枪荧惑不敢动，翠蕤云旓相荡摩。
吾为子起歌都护，酒阑插剑肝胆露，钩陈苍苍风玄武。万岁千秋奉明主，
临江节士安足数？

白 凫 行

君不见，黄鹄高于五尺童，化为白凫似老翁。故畦遗穗已荡尽，天寒岁暮波涛中。
鳞介腥膻素不食，终日忍饥西复东。鲁门□亦蹭蹬，闻道如今犹避风。

朱 凤 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群，翅垂口噤心甚劳。
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肃宗昔在临武城，指挥猛将收咸京。向公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
逆胡冥寞随烟烬，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图画鸿雁行，紫极出入黄金印。
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向端午。
向卿将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卿到朝廷说老翁，漂零已是沧浪客。

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颜氏之子才孤标。天马长鸣待驾驭，秋鹰整翮当云霄。
君不见东吴顾文学，君不见西汉杜陵老。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扫。
是日霜风冻七泽，乌蛮落照衔赤壁。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
一为歌行歌主客。

夜闻觱篥

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欻悲壮。
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

发刘郎浦

挂帆早发刘郎浦，疾风飒飒昏亭午。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
十日北风风未回，客行岁晚晚相催。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来。

清　　明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
此都好游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至。马援征行在眼前，葛强亲近同心事。
金镫下山红粉晚，牙樯□舵青楼远。古时丧乱皆可知，人世悲欢暂相遣。
弟侄虽存不得书，干戈未息苦离居。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

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
吹花困癫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赤憎轻薄遮入怀，珍重分明不来接。
湿久飞迟半日高，萦沙惹草细如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劳。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
塔劫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莲花交响共命鸟，金榜双回三足乌。
方丈涉海费时节，玄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
飘然斑白身奚适，傍此烟霞茅可诛。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温问，泛爱不救沟壑辱。
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道州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
盈把那须沧海珠，入怀本倚昆山玉。拨弃潭州百斛酒，芜没潇岸千株菊。
使我昼立烦儿孙，令我夜坐费灯烛。忆子初尉永嘉去，红颜白面花映肉。
军符侯印取岂迟，紫燕绿耳行甚速。圣朝尚飞战斗尘，济世宜引英俊人。
黎元愁痛会苏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钺筑坛闻意旨，颓纲漏网期弥纶。
郭钦上书见大计，刘毅答诏惊群臣。他日更仆语不浅，明公论兵气益振。
倾壶箫管黑白发，舞剑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语苏季子，后来杰出云孙比。
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
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鸟雀苦肥秋粟菽，蛟龙欲蛰寒沙水。
天下鼓角何时休，阵前部曲终日死，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岁 暮 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并序

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馀年，莫记存殁，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大历五年正月廿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又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明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
锦里春光空烂漫，瑶墀侍臣已冥寞。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鹏鹗。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鄠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
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
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卷十二

韩昌黎七古 七十八首

琴　　操 十首　并序

将归操

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将济兮，不得其由。涉其浅兮，石啮我足。
乘其深兮，龙入我舟。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归兮归兮，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

猗兰操

孔子伤不逢时作。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
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龟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谏不从，望龟山而作。

龟之氛兮，不能云雨。龟之貍兮，不中梁柱。龟之大兮，只以奄鲁。
知将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归辅。

越裳操

周公作。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于彼为。自周之先，其艰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后人。
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临孔威，敢戏以侮。孰荒于门，孰治于田。
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 幽 操

文王羑里作。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
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岐 山 操

周公为太王作。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将土我疆。
民为我战，谁使死伤。彼岐有岨，我往独处。尔莫余追，无思我悲。

履 霜 操

尹吉甫子伯奇，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

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
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
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

雉朝飞操

牧犊子七十无妻，见雉双飞，感之而作。

雉之飞，于朝日。群雌孤雄，意气横出。当东而西，当啄而飞。
随飞随啄，群雌粥粥。嗟我虽人，曾不如彼雉鸡。生身七十年，无一妾与妃。

别 鹄 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无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闻之，中夜悲啸，穆子感之而作。

雄鹄衔枝来，雌鹄啄泥归。巢成不生子，大义当乖离。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
更无相逢日，且可绕树相随飞。

残 形 操

曾子梦见一狸，不见其首作。

有兽维狸兮，我梦得之。其身孔明兮，而头不知。吉凶何为兮，觉坐而思。
巫咸上天兮，识者其谁。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渔。入厨具甘旨，上堂问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识，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时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鸡来哺其儿，啄啄庭中拾虫蚁，哺之不食鸣声悲，徬徨踯躅久不去，以翼来覆待狗归。嗟哉董生，谁将与俦。时之人，夫妻相虐，兄弟为仇。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亦独何心。嗟哉董生无与俦。

汴州乱 二首

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
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衰。

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
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

剑

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
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
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

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东流。我有孤侄在海陬，三年不见兮使我生忧。
日复日，夜复夜，三年不见汝，使我鬓发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东注。我有孤侄在海浦，三年不见兮使我心苦。
采蕨于山，缗鱼于渊。我徂京师，不远其还。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

天星牢落鸡喔咿，仆夫起餐车载脂。正当穷冬寒未已，借问君子行安之。
会朝元正无不至，受命上宰须及时。侍从近臣有虚位，公今此去归何时。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
新秋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
毬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背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
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
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

忽　　忽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
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

鸣　　雁

嗷嗷鸣雁鸣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去寒就暖识所依，天长地阔栖息稀。
风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顾群侣违，哀鸣欲下洲渚非。
江南水阔朝云多，草长沙软无网罗。闲飞静集鸣相和，违忧怀惠性非他。
凌风一举君谓何。

龙　　移

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随。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

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
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馀尺，红翎白镞相倾斜。
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条山苍

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

赠郑兵曹

樽酒相逢十载前，君为壮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载后，我为壮夫君白首。我材与世不相当，戢鳞委翅无复望。当今贤俊皆周行，君何为乎亦遑遑。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

桃源图

神仙有无何眇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惜。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初来犹自念乡色，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东方半明

东方半明大星没，独有太白配残月。嗟尔残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须臾期。残月晖晖，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

赠唐衢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

贞女峡

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飘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

赠侯喜

吾党侯生字叔□，呼我持竿钓温水。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是日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

古　　意

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疴痊。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安得长梯上摘实，下种七泽根株连。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馀难同。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朣胧。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岣嵝山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龙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永贞行

君不见，太皇亮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嗣皇卓荦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图受禅登明堂，共流幽州鲧死羽。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非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尝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征。嗟尔既往宜为惩。

李花赠张十一署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迷魂辞眼看不得，照耀万树繁如堆。念昔少年著游燕，对花岂省曾辞杯。自从流落忧感集，欲去未到先思回。只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力携一樽独就醉，不忍虚掷委黄埃。

杏　花

居邻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宁避雨与风。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山榴踯躅少意思，照耀黄紫徒为丛。鹧鸪钩辀猿叫歇，杳杳深谷攒青枫。岂如此树一来玩，若在京国情何穷。今旦胡为忽惆怅，万片飘泊随西东。明年更发应更好，道人莫忘邻家翁。

感　春 四首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遍处处。东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万山阻。

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

皇天平分成四时，春气漫诞最可悲。杂花妆林草盖地，白日座上倾天维。
蜂喧鸟咽留不得，红萼万片从风吹。岂如秋霜虽惨冽，摧落老物谁惜之。
为此径须沽酒饮，自外天地弃不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
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𫗦啜糟与醨。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
幸逢尧舜明四目，条理品汇皆得宜。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

朝骑一马出，暝就一床卧。诗书渐欲抛，节行久已惰。冠欹感发秃，
语误悲齿堕。孤负平生心，已矣知何奈。

我恨不如江头人，长网横江遮紫鳞。独宿荒陂射凫雁，卖纳租赋官不瞋。
归来欢笑对妻子，衣食自给宁羞贫。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
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干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
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

寒食日出游

李花初发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转盛。走马城西惆怅归，不忍千株雪相映。
迩来又见桃与梨，交开红白如争竞。可怜物色阻携手，空展霜缣吟九咏。
纷纷落尽泥与尘，不共新妆比端正。桐华最晚今已繁，君不强起时难更。
关山远别固其理，寸步难见始知命。惜昔与君同贬官，夜渡洞庭看斗柄。
岂料生还得一处，引袖拭泪悲且庆。各言生死两追随，直置心亲无貌敬。
念君又署南荒吏，路指鬼门幽且夐。三公尽是知音人，曷不荐贤陛下圣。
囊空甑倒谁救之，我今一食日还并。自然忧气损天和，安得康强保天性。
断鹤两翅鸣何哀，絷骥四足气空横。今朝寒食行野外，绿杨匝岸蒲生迸。
宋玉庭边不见人，轻浪参差鱼动镜。自嗟孤贱足瑕疵，特见放纵荷宽政。
饮酒宁嫌盏底深，题诗尚倚笔锋劲。明宵故欲相就醉，有月莫愁当火令。

忆昨和张十一

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上公礼罢元侯回。车载牲牢瓮舁酒，并召宾客延邹枚。
腰金首翠光照耀，丝竹迥发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丽，玉斝屡举倾金罍。
张君名声座所属，起舞先醉长松摧。宿酲未解旧痁作，深室静卧闻风雷。
自期殒命在春序，屈指数日怜婴孩。危辞苦语感我耳，泪落不掩何漼漼。
念昔从君渡湘水，大帆夜划穷高桅。阳山鸟路出临武，驿马拒地驱频隤。
践蛇茹蛊不择死，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
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无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见乡国，知有归日眉方开。
今君纵署天涯吏，投檄北去何难哉。无妄之忧勿药喜，一善自足禳千灾。

头轻目朗肌骨健，古剑新斸磨尘埃。殃销祸散百福并，从此直至□与鲐。
嵩山东头伊洛岸，胜事不假须穿栽。君当先行我待满，沮溺可继穷年推。

刘生诗

生名师命其姓刘，自少轩轾非常俦。弃家如遗来远游，东走梁宋及扬州。
遂凌大江极东陬，洪涛舂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横岭入炎州。
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猺欢噪猩猩游，毒气烁体黄膏流。
问胡不归良有由，美酒倾水炙肥牛。妖歌慢舞烂不收，倒心回肠为青眸。
千金邀顾不可酬，乃独遇之尽绸缪。瞥然一饷成十秋，昔须未生今白头。
五管历遍无贤侯，回望万里还家羞。阳山穷邑惟猿猴，手持钓竿远相投。
我为罗列陈前修，芟蒿斩蓬利锄耰。天星回环数才周，文学穰穰囷仓稠。
车轻御良马力优，咄哉识路行勿休，往取将相酬恩仇。

郑群赠簟

蕲州笛竹天下知，郑君所宝尤瑰奇。携来当昼不得卧，一府传看黄琉璃。
体坚色净又藏节，尽眼凝滑无瑕疵。法曹贫贱众所易，腰腹空大何能为。
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语口，慢肤多汗真相宜。
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资。谁谓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风漪。
呼奴扫地铺未了，光彩照耀惊童儿。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青飚吹。
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报，赠子相好无时衰。

丰陵行

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群臣杂沓驰后先，宫官穰穰来不已。
是时新秋七月初，金神按节炎气除。清风飘飘轻雨洒，偃蹇旂□卷以舒。
逾梁下坂笳鼓咽，嵽嵲遂走玄宫闾。哭声訇天百鸟噪，幽坎昼闭空灵舆。
皇帝孝心深且远，资送礼备无赢馀。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
臣闻神道尚清净，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秋灰初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晖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二三道士席其间，灵液屡进颇黎碗。忽惊颜色变韶稚，却信灵仙非怪诞。
桃源迷路竟茫茫，枣下悲歌徒纂纂。前年岭隅乡思发，踯躅成山开不算。
去岁羁帆湘水明，霜枫千里随归伴。猿呼鼯啸鹧鸪啼，恻耳酸肠难濯浣。

思君携手安能得，今者相从敢辞懒。由来钝呆寡参寻，况是儒官饱闲散。
惟君与我同怀抱，锄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时清谏疏尤宜罕。
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须知节候即风寒，幸及亭午犹妍暖。
南山逼冬转清瘦，刻画圭角出崖窾。当忧复被冰雪埋，汲汲来窥诫迟缓。

赠崔立之评事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
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
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知音自古称难遇，世俗乍见那妨哂。
勿嫌法官未登朝，犹胜赤尉长趋尹。时命虽乖心转壮，技能虚富家逾窘。
念昔尘埃两相逢，争名龃龉持矛楯。子时专场夸觜距，余始张军严韅靷。
尔来但欲保封疆，莫学庞涓怯孙膑。窜逐新归厌闻闹，齿发早衰嗟可闵。
频蒙怨句刺弃遗，岂有闲官敢推引。深藏箧笥时一发，戢戢已多如束笋。
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当今圣人求侍从，拔擢杞梓收楛菌。
东马严徐已奋飞，枚皋即召穷且忍。复闻王师西讨蜀，霜风冽冽摧朝菌。
走章驰檄在得贤，燕雀纷拏要鹰隼。窃料二途必处一，岂比恒人长蠢蠢。
劝君韬养待征招，不用雕琢愁肝肾。墙根菊花好沽酒，钱帛纵空衣可准。
晖晖簷日暖且鲜，摵摵井梧疏更殒。高士例须怜曲糵，丈夫终莫生畦畛。
能来取醉任喧呼，死后贤愚俱泯泯。

送区弘南归

穆昔南征军不归，虫沙猿鹤伏以飞。汹汹洞庭莽翠微，九疑镵天荒是非。
野有象犀水贝玑，分散百宝人士稀。我迁于南日周围，来见者众莫依稀。
爰有区子荧荧晖，观以彝训或从违。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纆徽。
虽有不逮驱騑騑，或采于薄渔于矶，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
离其母妻绝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子虽勤苦终何希。王都观阙双巍巍，
腾踏众骏事鞍鞿，佩服上色紫与绯，独子之节可嗟唏。母附书至妻寄衣，
开书拆衣泪痕晞，虽不敕还情庶几。朝暮盘羞恻庭闱，幽房无人感伊威。
人生此难馀可祈，子去矣时若发机。蜃沉海底气升霏，彩雉野伏朝扇翚。
处子窈窕王所妃，苟有令德隐不腓。况今天子铺德威，蔽能者诛荐受禨。
出送抚背我涕挥，行行正直慎脂韦。业成志树来颀颀，我当为子言天扉。

三 星 行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
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欢。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馀。
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剥啄行

剥剥啄啄，有客至门。我不出应，客去而嗔。从者语我，子胡为然。
我不厌客，困于语言。欲不出纳，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
门以两版，丛书于间。窅窅深堑，其墉甚完。彼宁可隳，此不可干。
从者语我，嗟子诚难。子虽云尔，其口益蕃。我为子谋，有万其全，
凡今之人，急名与官。子不引去，与为波澜。虽不开口，虽不开关，
变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后艰。我谢再拜，汝无复云。
往追不及，来不有年。

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

皇甫补官古贲浑，时当玄冬泽干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
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
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
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错陈齐玫辟华园，芙蓉披猖塞鲜繁。千钟万鼓咽耳喧，攒杂啾嚄沸篪埙。
彤幢绛旃紫纛旛。炎官热属朱冠挥，髹其肉皮通□臀，颓胸垤腹车掀辕。
缇颜靺股豹两鞬，霞车虹靷日毂轓，丹蕤缥盖绯缗。红帷赤幕罗脤膰，
衁池波风肉陵屯。豁牙巨壑颇黎盆，豆登五山瀛四樽。熙熙釂酬笑语言，
雷公擘山海水翻。齿牙嚼啮舌腭反，电光□磹赪目□。顼冥收威避玄根，
斥弃舆马背厥孙。缩身潜喘拳肩跟，君臣相怜加爱恩。命黑螭侦焚其元，
天关悠悠不可援。梦通上帝血面论，侧身欲进叱于阍。帝赐九河湔涕痕，
又诏巫阳反其魂。徐命之前问何冤。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飧。
女丁妇壬传世婚，一朝结仇奈后昆，时行当反慎藏蹲。视桃著花可小骞，
月及申酉利复怨。助汝五龙从九鹍，溺厥邑囚之昆仑。皇甫作诗止睡昏，
辞夸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烦，虽欲悔舌不可扪。

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

赤藤为杖世未窥，台郎始携自滇池。滇王扫宫避使者，跪进再拜语嘔咿。
绳桥拄过免倾堕，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经百国皆莫识，君臣聚观逐旌麾。
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义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
几重包裹自题署，不以珍怪夸荒夷。归来奉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
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南宫清深禁闱密，唱和有类吹埙篪。
妍辞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

感　　春 五首

辛夷高花最先开，青天露坐始此回。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
选壮军兴不为用，坐狂朝论无由陪。如今到死得闲处，还有诗赋歌康哉。

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回。宫门一锁不复启，虽有九陌无尘埃。
策马上桥朝日出，楼阙赤白正崔嵬。孤吟屡阕莫与和，寸恨至短谁能裁。

春田可耕时已催，王师北讨何当回。放车载草农事济，战马苦饥谁念哉。
蔡州纳节旧将死，起居谏议联翩来。朝廷未省有遗策，肯不垂意瓶与罍。

前随杜尹拜表回，笑言溢口何欢咍。孔丞别我适临汝，风骨峭峻遗尘埃。
音容不接只隔夜，凶讣讵可相寻来。天公高居鬼神恶，欲保性命诚难哉。

辛夷花房忽全开，将衰正盛须频来。清晨辉辉烛霞日，薄暮耿耿和烟埃。
朝明夕暗已足叹，况乃满地成摧颓。迎繁送谢别有意，谁肯留念少环回。

醉留东野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
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
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
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李　　花 二首

平旦入西园，梨花数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颜色惨惨似含嗟。
问之不肯道所以，独绕百匝至日斜。忽忆前时经此树，正见芳意初萌芽。
奈何趁酒不省录，不见玉枝攒霜葩。泫然为汝下雨泪，无由反旆羲和车。
东风来吹不解颜，苍茫夜气生相遮。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

当春天地争奢华，洛阳园苑尤纷拏。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
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暂入都交加。夜领张彻投卢仝，乘云共至玉皇家。
长姬香御四罗列，缟裙练帨无等差。静濯明妆有所奉，顾我未肯置齿牙。
清寒莹骨肝胆醒，一生思虑无由邪。

寄卢仝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
辛勤奉养十馀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
至令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俸钱供给公私馀，时致薄少助祭祀。
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才及辄掩耳。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
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
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
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
近来自说寻坦途，犹上虚空跨绿駬。去岁生儿名添丁，意令与国充耘耔。
国家丁口连四海，岂无农夫亲耒耜。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
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苗裔当蒙十世宥，岂谓贻厥无基阯。
故知忠孝生天性，洁身乱伦安足拟。昨晚长须来下状，隔墙恶少恶难似。
每骑屋山下窥阚，浑舍惊怕走折趾。凭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语，忽此来告良有以。嗟我身为赤县令，操权不用欲何俟。
立召贼曹呼伍伯，尽取鼠辈尸诸市。先生又遣长须来，如此处置非所喜。
况又时当长养节，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窥涯涘。
放纵是谁之过欤，效尤戮仆愧前史。买羊沽酒谢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
先生有意许降临，更遣长须致双鲤。

酬司马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

长安雨洗新秋出，极目寒镜开尘函。终南晓望蹋龙尾，倚天更觉青巉巉。
自知短浅无所补，从事久此穿朝衫。归来得便即游览，暂似壮马脱重衔。
曲江荷花盖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缄。乐游下瞩无远近，绿槐萍合不可芟。
白首寓居谁借问，平地寸步扃云岩。云夫吾兄有狂气，嗜好与俗殊酸咸。
日来省我不肯去，论诗说赋相喃喃。望秋一章已惊绝，犹言低抑避谤谗。
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嗟我小生值强伴，怯胆变勇神明鉴。
驰空跨谷终未悔，为利而止真贪馋。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
楼头完月不共宿，其奈就缺行攕攕。

谁氏子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
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
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
圣君贤相安可欺，乾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
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

河南令舍池台

灌池才盈五六丈，筑台不过七八尺。欲将层级压篱落，未许波澜量斗硕。
规摹虽巧何足夸，景趣不远真可惜。长令人吏远趋走，已有蛙黾助狼籍。

石 鼓 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珮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㧑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量度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苞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逞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赠刘师服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
匙钞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
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朱颜皓颈讶莫亲，此外诸馀谁更数。
忆昔太公仕进初，口含两齿无赢馀。虞翻十三比岂少，遂自惋恨形于书。
丈夫命存百无害，谁能检点形骸外。巨缗东钓傥可期，与子共饱鲸鱼鲙。

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
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颍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昔寻李愿向盘谷，正见高崖巨壁争开张。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
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东蹈燕川食旷野，有馈木蕨牙满筐。
马头溪深不可厉，借车载过水入箱。平沙绿浪榜方口，雁鸭飞起穿垂杨。
穷探极览颇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眇芒。
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慨慷。旁无壮士遣属和，远忆卢老诗颠狂。
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又知李侯竟不顾，方冬独入崔嵬藏。
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家请官供不报答，无异雀鼠偷太仓。
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弹劾还耕桑。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万木夜僵立，寒气屃赑顽无风。月形如白盘，完完上天东。忽然有物来啖之，不知是何虫。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狈凶。星如散沙出，攒集争强雄。油灯不照席，是夕吐焰如长虹。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独行。念此日月者，为天之眼睛。此犹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尝闻古老言，疑是虾蟆精。径圆千里纳女腹，何处养女百丑形。杷沙脚手钝，谁使女解缘青冥。黄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只两目，何故许食使偏盲。尧呼大水浸十日，不惜万国赤子鱼头生。女于此时若食日，虽食八九无嚵名。赤龙黑乌烧口热，翎鬣倒侧相搪撑。婪酣大肚遭一饱，饥肠彻死无由鸣。后时食月罪当死，天罗磕匝何处逃汝形。玉川子立于庭而言曰：地行贱臣仝，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肠。无梯可上天，天阶无由有臣踪。寄笺东南风，天门西北祈风通。丁宁附耳莫漏泄，薄命正值飞廉慵。东方青色龙，牙角何呀呀。从官百馀座，嚼啜烦官家。月蚀汝不知，安用为龙窟天河。赤鸟司南方，尾秃翅觰沙。月蚀于汝头，汝口开呀呀。虾蟆掠汝两吻过，忍学省事不以汝觜啄虾蟆。於菟蹲于西，旗旄卫毵毶。既从白帝祠，又食于𥙷礼有加。忍令月被恶物食，枉于汝口插齿牙。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壳自遮，终令夸娥扶汝出，卜师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科。臣请悉扫除，慎勿许语令啾哗。并光全耀归我月，盲眼镜净无纤瑕。弊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腹尝其皤。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阶桂树闲婆娑。嫦娥还宫室，太阳有室家。天虽高，耳属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虽无明言，潜喻厥旨。有气有形，皆吾赤子。虽忿大伤，忍杀孩稚。还女月明，安行于次。尽释众罪，以蛙磔死。

射训狐

有鸟夜飞名训狐，矜凶挟狡夸自呼。乘时阴黑止我屋，声势慷慨非常粗。
安然大唤谁畏忌，造作百怪非无须。聚鬼征妖自朋扇，摆掉栱桷颓塈途。
慈母抱儿怕入席，那暇更护鸡窠雏。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恶物常勤劬。

纵之岂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谁谓停奸计尤剧，意欲唐突羲和乌。
侵更历漏气弥厉，何由侥倖休须臾。咨余往谢岂得已，候女两眼张睢盱。
枭惊堕梁蛇走窦，一夫斩颈群雏枯。

短灯檠歌

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黄帘绿幕朱户闭，风露气入秋堂凉。
裁衣寄远泪眼暗，搔头频挑移近床。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
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
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

华山女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讲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

蓝田十月雪塞关，我与南望愁群山。攒天嵬嵬冻相映，君乃寄命于其间。
秩卑俸薄食口众，岂有酒食开容颜。殿前群公赐食罢，骅骝蹋路骄且闲。
称多量少鉴裁密，岂念幽桂遗榛菅。几欲犯严出荐口，气象硉兀未可攀。
归来殒涕掩关卧，心之纷乱谁能删。诗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联玦环。
脑脂遮眼卧壮士，大弨挂壁无由弯。乾坤惠施万物遂，独于数子怀偏悭。
朝欷暮唶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顽。

送僧澄观

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
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
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
影沉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
愈昔从军大梁下，往来满屋贤豪者。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
后从徐州辟书至，纷纷过客何由记。人言澄观乃诗人，一座竞吟诗句新。

向风长叹不可见，我欲收敛加冠巾。洛阳穷秋厌穷独，丁丁啄门疑啄木。
有僧来访呼使前，伏犀插脑高颊权。惜哉已老无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
临淮太守初到郡，远遣州民送音问。好奇赏俊直难逢，去去为致思从容。

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

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大明宫中给事归，走马来看立不正。
遗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骊目。我今官闲得婆娑，问言何处芙蓉多。
撑舟昆明度云锦，脚敲两舷叫吴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
玉山前却不复来，曲江汀滢水平杯。我时相思不觉一回首，天门九扇相当开。
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

记　　梦

夜梦神官与我言，罗缕道妙角与根。挈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
我听其言未云足，舍我先度横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
我亦平行踢蹐𨁝，神完骨□脚不掉。侧身上视溪谷盲，杖撞玉版声彭䑫。
神官见我开颜笑，前对一人壮非少。石坛坡陀可坐卧，我手承颏肘拄座。
隆楼杰阁磊嵬高，天风飘飘吹我过。壮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语一字难。
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诘盘。口前截断第二句，绰虐顾我颜不欢。
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女巢神山。

白香山七古上　五十首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句显其志，《诗》三百之意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七 德 舞

美拨乱　陈王业也。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
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
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
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魏征梦见天子泣，
张谨哀闻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剪须烧药赐功臣，

李勣呜咽思杀身。含血吮疮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不独善战善乘时，
以心感人人心归。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
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法　　曲

美列圣　正华声也。

法曲法曲歌大定，积德重熙有馀庆，永徽之人舞而咏。法曲法曲舞霓裳，
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
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法曲法曲杂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
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苟能审音与政通。
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二王后

明祖宗之意也。

二王后，彼何人，介公酅公为国宾，周武隋文之子孙。古人有言天下者，
非是一人之天下。周亡天下传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唐兴十叶岁二百，
介公酅公世为客。明堂太庙朝享时，引居宾位备威仪。备威仪，助郊祭，
高祖太宗之遗制。不独兴灭国，不独继绝世；欲令嗣位守文君，亡国子孙取为戒。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
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
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
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
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
不言白日升青天。

立部伎

刺雅乐之替也。

立部伎，鼓笛喧。双舞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太常部伎有等级，

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声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曲众侧耳，
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笛和杂戏。
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
圆丘后土郊祀时，言将此乐感神祇。欲望凤来百兽舞，何异北辕将适楚。
工师愚贱安足云，太常三卿尔何人。

华原磬

刺乐工非其人也。

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泗滨石，泗滨石，今人不击古人击。
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乐工。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
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如古。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辩致死声感人。
宫悬一听华原石，君心遂亡封疆臣。果然胡寇从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
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磬襄入海去不归，长安市儿为乐师。
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音谁得知。

上阳人

愍怨旷也。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转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夜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计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胡旋女

戒近习也。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馀。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感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折臂翁

戒边功也。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耶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使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
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民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太行路

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
君心好恶苦不常，好生毛羽恶生疮。与君结发未五载，岂期牛女为参商。
古称色衰相弃背，当时美人犹怨悔。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
为君薰衣裳，君闻兰麝不馨香。为君盛容饰，君看珠翠无颜色。行路难，
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
不独人家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
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司天台

引古以儆今也。

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

昔闻西汉元成间，下陵上替谪见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
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
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
安用台高百尺为。

捕　　蝗

刺长吏也。

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
始至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
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民重劳费。一蝗虽死百蝗来，岂将人力竞天灾。
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
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

昆明春

思王泽之广被也。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漾，波沉西日红䃶沦。
往年因旱灵池竭，龟尾曳涂鱼煦沫。诏开八水注恩波，千介万鳞同日活。
今来净渌水照天，游鱼鲅鲅莲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鸳鸯铺翅眠。
动植飞沉性皆遂，皇泽如春无不被。渔者仍丰网罟资，贫人又获菰蒲利。
诏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无租鱼无税，近水之人感君惠。
感君惠，独何人，吾闻率土皆王民，远民何疏近何亲。愿推此惠及天下，
无远无近同欣欣。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税银。天涯地角无禁利，
熙熙同似昆明春。

城盐州

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
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赭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
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
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辩，秦原暗通何处见。
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
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

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
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
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道州民

美贤臣遇明主也。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馀。市作矮奴年进奉，号为道州任土贡。
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
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
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
父兄子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
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驯　　犀

感为政之难终也。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
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无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冻伤鳞甲缩。
驯犀死，蛮儿啼，向阙再拜颜色低。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冻死似驯犀。
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
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五弦弹

恶郑之夺雅也。

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赵璧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调。
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
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铁声杀，冰声寒。杀身入耳肤血惨，
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
唧唧咨咨声不已。自叹今朝初得闻，始知孤负平生耳。唯忧赵璧白发生，
老死人间无此声。远方士，耳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

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
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
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

蛮子朝

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蛮子朝，泛皮船兮渡绳桥，来自嶲州道路遥。入界先经蜀川过，蜀将收功先表贺。
臣闻云南六诏蛮，东连牂牁西接蕃。六诏星居初琐碎，合为一诏渐强大。
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
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谁知今日慕华风，不劳一人蛮自通。
诚由陛下休明德，亦赖微臣诱谕功。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蛮子。
蛮子道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将军系金呿嗟。
异牟寻男寻阁劝，特敕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
冕旒不垂亲劳徕，赐衣赐食移时对。移时对，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羡色。
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闻对一刻。

骠国乐

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来献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杖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抖擞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
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时有击壤老农父，暗测君心闲独语。
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
观身理国国可济，君如心兮民如体。体生疾苦心惨凄，民得和平君恺悌。
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欢。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
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刍荛言。

缚戎人

达穷民之情也。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疮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
朝飧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

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
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身著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蕃侯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
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度黄河夜冰薄。
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江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生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骊 宫 高

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

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迟迟兮春日，玉甃暖兮温泉溢。
嫋嫋兮秋风，山蝉鸣兮宫树红。翠华不来兮岁月久，墙有衣兮瓦有松。
吾君在位已五载，何不一幸于其中。西去都门几多地，吾君不游有深意。
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宫从兮百司备。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
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吾君休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
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骊宫高兮高入云，君之来兮为一身，
君之不来兮为万人。

百 炼 镜

辨皇王鉴也。

百炼镜，溶范非常规，日辰置处灵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
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月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
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
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
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

青 石

激忠烈也。

青石出自蓝田山，兼车运载来长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
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坟土未干名已灭。

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愿为段氏颜氏碑，雕镂太尉与太师。
刻此两片坚贞质，状彼二人忠烈姿。义心如石屹不转，死节如石确不移。
如观奋击朱泚日，似见叱呵希烈时。各于其上题名磋，一置高山一沉水。
陵谷虽迁碑独存，骨化为尘名不死。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
慕为人，劝事君。

两 朱 阁

刺佛寺□多也。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
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飘飞上天。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
妆阁妓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鼓吹闻钟磬。
寺门敕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馀。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齐民无处居。
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家尽为寺。

西 凉 伎

刺封疆之臣也。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
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
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
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宾犒士宴监军，狮子胡儿长在目。
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
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
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

八 骏 图

诫奇物、惩佚游也。

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背如龙兮颈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壮。
日行万里疾如飞，穆王独乘何所之。四荒八极踏欲遍，三十二蹄无歇时。
属车轴折趁不及，黄屋草生弃若遗。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
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白云黄竹歌声动，一人荒乐万人愁。

周从后稷至文武，积德累功世勤苦。岂知才及五代孙，心轻王业如灰土。
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即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马去汉道兴。
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至今此物世称珍，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
八骏图，君莫爱。

涧底松

念寒隽也。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谁谕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才不与地。
金张世禄黄宪贤，牛衣寒贱貂蝉贵。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牡丹芳

美天子之忧农也。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焰灯煌煌。
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
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
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
遂使王公与卿相，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
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
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
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
今年瑞麦分两歧，君心独喜无人知。无人知，可叹息。我愿暂求造化力，
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红线毯

忧蚕桑之费也。

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练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馀，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
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杜 陵 叟

伤农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缭 绫

念女工之劳也。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
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卖 炭 翁

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重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母 别 子

刺新间旧也。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关西骠骑大将军。去年破虏新策勋。

敕赐金钱二百万，洛阳迎得如花人。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
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
以汝夫妇新嬿婉，使我母子生别离。不如林中乌与鹊，母不失雏雄伴雌。
应似园中桃李树，花落随风子住枝。新人新人听我语，洛阳无限红楼女。
但愿将军重立功，更有新人胜于汝。

阴山道

疾贪虏也。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傍千里无纤草。
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
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
藕丝蛛网三丈馀，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
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
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
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时世妆

警将变也。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李夫人

鉴嬖惑也。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夫人病时不肯别，死后留得生前恩。
君恩不尽念未已，甘泉殿里令写真。丹青写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
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
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既来何苦不须臾，缥缈悠扬还灭去。
去何速兮来何迟，是邪非邪两不知。翠蛾仿佛平生貌，不似昭阳寝疾时。
魂之不来君心苦，魂之来兮君亦悲。背灯隔帐不得语，安用暂来还见违。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太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陵园妾

托幽闭喻被谗遭黜也。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
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青丝发落丛鬓疏，红玉肤销系裙缦。
忆昔宫中被妒猜，因谗得罪配陵来。老母啼呼趁车别，中宫监送锁门回。
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门到晓月徘徊，柏城尽日风萧瑟。
松门柏城幽闭深，闻蝉听燕感光阴。眼看菊蕊重阳泪，手把梨花寒食心。
把花掩泪无人见，绿芜墙绕青苔院。四季徒支妆粉钱，三朝不识君王面。
遥想六宫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
我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盐商妇

恶幸人也。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溜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
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
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
何况江头鱼米贱，红鲙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依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
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
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世今亦有。

杏为梁

刺居处僭也。

杏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没今移主。
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素泥朱板光未灭，今岁官收赐别人。
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
更有愚夫念身后，心虽甚长计非久。穷奢极丽越规模，付子传孙令保守。
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
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

井底引银瓶

止淫奔也。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
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女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
妾弄青梅依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情亲满故乡。
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官　　牛

讽执政也。

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驱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
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昨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途污马蹄。
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
右丞相，但能济人治国调阴阳，官牛领穿亦无妨。

紫毫笔

讥失职也。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
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
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君兮臣兮勿轻用。
勿轻用，将何如，愿赐东西府御史，愿颁左右台起居。
搦管趋入黄金阙，抽毫立在白玉墀。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动言直笔书。
起居郎，侍御史，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
慎勿空将弹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

隋 堤 柳

悯亡国也。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

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
南幸江头恣佚游，应将此树荫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蛾御史直迷楼。
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
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
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次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
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草茫茫

惩厚葬也。

草茫茫，土苍苍。茫茫苍苍在何处，骊山脚下秦皇墓。
墓中下涸二重泉，当时自以为深固。下流水银象江海，上缀珠光作乌兔。
别为天地于其间，拟将富贵随身去。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
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
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

古冢狐

戒艳色也。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钿低。
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
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则深，日增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
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

黑潭龙

疾贪吏也。

黑潭水深色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
灾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餧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天 可 度

恶诈人也。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劝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妇为参商。劝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
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
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
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

秦 吉 了

哀冤民也。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昨日长爪鸢，今朝大觜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
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鹏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
亦有鸾鹤群，闲立飏高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
吾闻凤皇百鸟主，尔竟不为凤皇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鸦 九 剑

思决壅也。

欧冶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
金铁腾精火翻焰，踊跃求为镆铘剑。剑成未试十馀年，有客持金买一观。
谁知闭匣长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剑无口，客代剑言告鸦九。
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夸我钟可刜。不如持我决浮云，无令漫漫蔽白日。
为君使无私之光及万物，蛰虫昭苏萌草出。

采 诗 官

监前王乱亡之由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恐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皆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
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卷十三

白香山七古下 六十四首

短歌行

曈曈太阳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为白昼入为夜，圆转如珠住不得。
住不得，可奈何，为君举酒歌短歌。歌声苦，词亦苦，四座少年君听取。
今夕未竟明旦催，秋风才往春风回。人无根蒂时不住，朱颜白日相隳颓。
劝君且强笑一面，劝君复强饮一杯。人生不得长欢乐，年少须臾老到来。

生离别

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
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蘖苦甘如蜜。
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野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
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

浩歌行

天长地久无终毕，昨夜今朝又明日。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
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
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
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
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争奈何。

王夫子

王夫子，送君为一尉，东南三千五百里。道途虽远位虽卑，月俸犹堪活妻子。
男儿口读古人书，束带敛手来从事。近将徇禄给一家，远则行道佐时理。
行道佐时须待命，委身下位无为取。命苟未来且求食，官无卑高及远迩。
男儿上既未能济天下，下又不至饥寒死。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

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别有一事欲劝君，逢酒逢春且欢喜。

江南遇天宝乐叟

白头老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
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珮合，万国会同车马奔。
金钿照耀石甕寺，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
冬雪飘□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
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
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
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
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

送张山人归嵩阳

黄云惨惨天微雪，循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
愧君冒寒来别我，为君沽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出关又入关。
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馀月客长安。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
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
春明门外城高处，直下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

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太贾二十四先辈昆季

刘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习。是时相遇在符离，我年二十君三十。
得意忘年心迹亲，寓居同县日知闻。衡门寂寞朝寻我，古寺萧条暮访君。
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
陴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偶语闲攀芳树立，相扶醉踏落花归。
张贾弟兄同里巷，乘闲数数来相访。雨天连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桥上。
我年渐长忽自惊，镜中冉冉髭须生。心畏后时同励志，身牵前事各求名。
问我栖栖何所适，乡人荐为鹿鸣客。二千里别谢交游，三十韵诗慰行役。
出门可怜唯一身，敝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
二贾二张与余弟，驱车逦迤来相继。操词握赋为干戈，锋锐森然胜气多。
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
棠棣辉荣并桂枝，芝兰芬馥和荆叶。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谓骇鸡珍。
三年不鸣鸣必大，岂独骇鸡当骇人。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
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蹇步何堪鸣佩玉，衰容不称著朝衣。
阊阖晨开朝百辟，冕旒不动香烟碧。步登龙尾上虚空，立去天颜无咫尺。
宫花似雪从乘舆，禁月如霜坐直庐。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
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

回头下马一相顾，尘土满衣何处来。敛手炎凉叙未毕，先说旧山今悔出。
岐阳旅宦少欢娱，江左羁游费时日。赠我一篇行路吟，吟之句句披沙金。
岁月徒催白发貌，泥途不屈青云心。谁会茫茫天地意，短才获用长才弃。
我随鸦鹭入烟云，谬上丹墀为近臣。君同鸾凤栖荆棘，犹著青袍作选人。
惆怅知贤不能荐，徒为出入蓬莱殿。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
大抵浮荣何足道，几度相逢即身老。且倾斗酒慰羁愁，重话符离问旧游。
北巷邻居几家处，东林旧院何人住。武里村花落复开，流沟山色应如故。
感此酬君千字诗，醉中分手又何之。须知通塞寻常事，莫叹浮沉先后时。
慷慨临歧重相勉，殷勤别后加餐饭。
君不见，买臣衣锦还故乡，五十身荣未为晚。

和钱员外答卢员外早春独游曲江见寄长句

春来有色暗融融，先到诗情酒思中。柳岸霏微裛尘雨，杏园淡荡开花风。
闻君独游心郁郁，薄晚新晴骑马出。醉思诗侣有同年，春叹翰林无暇日。
云夫首倡寒玉音，蔚章继和春搜吟。此时我亦闭门坐，一日风光三处心。

东墟晚歇

凉风冷露萧索天，黄蒿紫菊荒凉田。绕冢秋花少颜色，细虫小蝶飞翻翻。
中有腾腾独行者，手拄渔竿不骑马。晚从南涧钓鱼回，歇此墟中白杨下。
褐衣半故白发新，人逢知我是何人。谁言渭浦栖迟客，曾作甘泉侍从臣。

挽 歌 词

丹旐何飞扬，素骖亦悲鸣。晨光照闾巷，輀车俨欲行。萧条九月天，晚出洛阳城。
借问送者谁，妻子与弟兄。苍苍古原上，峨峨开新茔。含酸一恸哭，异口同哀声。
旧陇转芜绝，新坟日罗列。春风秋草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别。

山 鹧 鸪

山鹧鸪，朝朝暮暮啼复啼，啼时露白风凄凄。黄茅冈头秋月晚，苦竹岭下寒月低。
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迢迢不缓复不急，楼上舟中声暗入。
梦乡迁客展转卧，抱儿寡妇彷徨立。
山鹧鸪，尔本此乡鸟，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
啼到晓，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

放 旅 雁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旅雁声最饥。
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
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见此客鸟伤客人，赎汝放汝飞入云。
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
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送 春 归

送春归，三月尽日日暮时。去年杏园花飞御沟绿，何处送春曲江曲。
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送春何处西江西。帝京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
莫惆怅，送春人，冗员无替五年罢，应须准拟再送浔阳春。
五年炎凉凡十变，安知此身健不健。好送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

山石榴寄元九

山石榴，一名山踯躅，一名杜鹃花，杜鹃啼时花扑扑。
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江城上佐闲无事，山下斸得厅前栽。
烂漫一栏十八树，根株有数花无数。千房万叶一时新，嫩紫殷红鲜麴尘。
泪痕裛损胭脂脸，剪刀裁破红绡巾。谪仙初堕愁在世，姹女新嫁娇泥春。
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闲折两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
花中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奇芳绝艳别者谁，通州迁客元拾遗。
拾遗初贬江陵去，去时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岭愁杀人，山石榴花红夹路。
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
忆君不见坐销落，日西风起红纷纷。

画 竹 歌 并引

协律郎萧悦善画竹，举时无伦。萧亦甚自秘重，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与好事，忽写一十五竿，惠然见投。予厚其意，高其艺，无以答贶，作歌以报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
人画竹身肥拥肿，萧画茎瘦节节竦。人画竹梢死羸垂，萧画枝活叶叶动。
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野塘水边碕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
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
西丛七茎劲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见。东丛八茎疏且寒，忆曾湘妃庙里雨中看。

幽姿远思少人别，与君相顾空长叹。萧郎萧郎老可惜，手颤眼昏头雪色。自言便是绝笔时，从今此竹尤难得。

真娘墓

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催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馀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云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逦迤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涕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 安 道

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
君不见，外州官客长安道，一回来时一回老。

潜 别 离

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
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
彼此甘心无后期。

隔 浦 莲

隔浦爱红莲，昨日看犹在。夜来风吹落，只得一回采。花开虽有明年期，
复愁明年还暂时。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琵 琶 行 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撚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疑绝，疑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简 简 吟

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
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玲珑云髻生花样，飘□风袖蔷薇香。
殊姿异态不可状，忽忽转动如有光。二月繁霜杀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
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谪人世，只合人间十三岁。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花 非 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馀杭邑客多羁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
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袴恩。
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馀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
吴棉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
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
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夜哭李夷道

逝者绝影响，空庭朝复昏。家人哀临毕，夜锁寿堂门。无妻无子何人葬，空见铭旌向月翻。

醉　　歌

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寒食卧病

病逢佳节长叹息，春雨濛濛榆柳色。羸坐全非旧日容，扶行半是他人力。喧喧里巷踏春归，笑闭柴门度寒食。

长安早春旅怀

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风吹新绿草芽折，雨洒轻黄柳条湿。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晚 秋 夜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吊孤影。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

秋　　晚

篱菊花稀砌桐落，树阴离离日色薄。单幕疏帘贫寂寞，凉风冷露秋萧索。光阴流转忽已晚，颜色凋残不如昨。莱妻卧病月明时，不捣寒衣空捣药。

谪　　居

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羸为何事。火烧寒涧松为烬，霜降春林花委地。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上天意。

偶　　然 二首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
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月离于毕合滂沱，有时不雨何能测。

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乖龙藏在牛领中，雷击龙来牛枉死。
人道蓍神龟骨圣，试卜鱼牛那至此。六十四卦七十钻，毕竟不能知所以。

喜山石榴花开

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
赤玉何人小琴轸，红缬谁家合罗袴。但知烂漫恣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妒。

恻恻吟

恻恻复恻恻，逐臣返乡国。前事难重论，少年不再得。泥途绛老头斑白，
炎瘴灵均面黎黑。六年不死却归来，道著姓名人不识。

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富贵无人劝君酒，
今宵为我尽杯中。

苏州李中丞以元日郡斋感怀诗寄微之及予辄依来篇七言八韵走笔奉答兼呈微之

白首馀杭白太守，落魄抛名来已久。一辞渭北故园春，再把江南新岁酒。
杯前笑歌徒勉强，镜里形容渐衰朽。领郡惭当潦倒年，邻州喜得平生友。
长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连镜湖口。老去还能痛饮无，春来曾作闲游否。
凭莺传语报李六，倩雁将书与元九。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

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在馀杭，呼宾命宴虚白堂。去年九日到东洛，今年九日来吴乡。
两边蓬鬓一时白，三处菊花同为黄。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又惜重阳。
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
可怜假日好天色，公门吏静风景凉。榜舟鞭马取宾客，扫楼拂席排壶觞。
胡琴铮𪸩指拨刺，吴娃美丽眉眼长。笙歌一曲思凝绝，金钿再拜光低昂。

日脚欲落备灯烛，风头渐高加酒浆。觥盏㴩飞菡萏叶，舞鬟摆落茱萸房。
半酣凭槛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
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
自问有何才与政，高厅大馆居中央。铜鱼今乃泽国节，刺史自古吴都王。
郊无戎马郡无事，门有棨戟腰有章。盛时傥来合惭愧，壮岁忽去还感伤。
从事醒归应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请君停杯听我语，此语真实非虚狂。
五旬已过不为夭，七十为期盖是常。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

霓裳羽衣舞歌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
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
磬箫筝笛递相搀，击□弹吹声逦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
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飘然转旋回云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
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
一落人间八九年，耳冷不曾闻此曲。湓城但听山魈语，巴峡唯闻杜鹃哭。
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
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只应三度按。
便除庶子抛却来，闻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苏州，朝钟暮角催白头。
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
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
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四幅花笺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
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眼前仿佛睹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
疑从魂梦呼召来，似著丹青图写出。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
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君言此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
吴妖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苎罗空处所。
如君所言诚有是，君试从容听我语。若求国色始翻传，但恐人间废此舞。
妍蚩优劣宁相远，大都只在人抬举。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

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近来吹者谁得名，关璀老死李衮生。
衮今又老谁其嗣，薛氏乐童年十二。指点之下师授声，含嚼之间天与气。
润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发声。山头江底何悄悄，猿声不喘鱼龙听。
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

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
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明日公堂陈宴席，主人命乐娱宾客。
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众音觋缕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军。
嗟尔阳陶方稚齿，下手发声已如此。若教头白吹不休，但恐声名压关李。

啄 木 曲

莫买宝剪刀，虚费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莫磨解结锥，虚劳人气力。
我有肠中结，知君解不得。莫染红丝线，徒夸好颜色。我有双泪珠，知君穿不得。
莫近红炉火，炎气徒相逼。我有两鬓霜，知君销不得。
刀不能剪心愁，锥不能解肠结，线不能穿泪珠，火不能销鬓雪。
不如饮此神圣杯，万念千忧一时歇。

题灵岩寺

娃宫屧廊寻已倾，砚池香径又欲平。二三月时但草绿，几百年来空月明。
使君虽老颇多思，携觞领妓处处行。今愁古恨入丝竹，一曲凉州无限情。
直自当时到今日，中间歌吹更无声。

日渐长赠周殷二判官

日渐长，春尚早。墙头半露红萼枝，池岸新铺绿芽草。蹋草攀枝仰头叹，
何人知此春怀抱。年颜盛壮名未成，官职欲高身已老。万茎白发真堪恨，
一片绯衫何足道。赖得君来劝一杯，愁开闷破心头好。

花 前 叹

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岁花前五十五。岁课年功头发知，从霜成雪君看取。
几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吴韦尽成土。南州桃李北州梅，且喜年年作花主。
花前置酒谁相劝，容坐唱歌满起舞。欲散重拈花细看，争知明日无风雨。

就 花 枝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日来，任他容鬓随年改。
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

醉题沈子明壁

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似芙蓉声似玉。

我有阳关君未闻，若闻亦应愁杀君。

劝　酒

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劝君三杯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
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尊酒。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
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紫车争路行。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对镜吟

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沉吟吟旧诗。二十年前一茎白，如今变作满头丝。
吟罢回头索杯酒，醉来屈指数亲知。老于我者多穷贱，设使身存寒且饥。
少于我者半为土，墓树已抽三五枝。我今幸得见头白，禄俸不薄官不卑。
眼前有酒心无苦，只合欢娱不合悲。

耳顺吟寄敦诗梦得

三十四十五欲牵，七十八十百病缠。五十六十却不恶，恬淡清净心安然。
已过爱贪声利后，犹在病羸昏耄前。未无筋力寻山水，尚有心情听管弦。
闲开新酒常数盏，醉忆旧诗吟一篇。敦诗梦得且相劝，不用嫌他耳顺年。

忆旧游

忆旧游，旧游安在哉。旧游之人半白首，旧游之地多苍苔。
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绿苑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
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
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
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赖得刘郎解吟咏，江山气色合归来。

答崔宾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见寄

今岁日馀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尚不能忧眼下身，因何更算人间事。
居士忘筌默默坐，先生枕麴昏昏睡。早晚相从归醉乡，醉乡去此无多地。

劝我酒

劝我酒，我不辞。请君歌，歌莫迟。歌声长，辞亦切，此辞听者堪愁绝。
洛阳女儿面似花，河南大尹头如雪。

除官赴关留赠微之

去年十月半，君来过浙东。今年五月尽，我发向关中。两乡默默心相别，
一水盈盈路不通。从此津人应省事，寂寥无复递诗筒。

舒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直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

香山石楼倚天开，翠屏壁立波环回。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
酡颜一笑夭桃绽，清吟数声寒玉哀。轩骑逶迟棹容与，留连三日不能回。
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庭前阶上何所有，累囚成贯案成堆。
岂无池塘长秋草，亦有丝竹生尘埃。今日清光昨夜月，竟无人来劝一杯。

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

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风嫋嫋秋虫鸣。嵩峰馀霞锦绮卷，伊水细浪鳞甲生。
洛阳闲客知无数，少出游山多在城。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
南出鼎门十八里，庄店逦迤桥道平。不寒不热好时节，鞍马稳快衣衫轻。
并辔踟蹰下西岸，扣舷容与绕中汀。开怀旷达无所系，触目胜绝不可名。
荷衰欲黄荇犹绿，鱼乐自跃鸥不惊。翠藻蔓长孔雀尾，彩船橹急寒雁声。
家□一壶白玉液，野花数把黄金英。昼游四看西日暮，夜话三及东方明。
暂停杯觞辍吟咏，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
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
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

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樱桃岛前春，去春花万枝。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
岁晚无花空有叶，风吹满地干重叠。蹋叶悲秋复忆春，池边树下重殷勤。
今朝一酌临寒水，此地三回别故人。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
不论崔李上青云，明日舒三亦抛我。

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

穷阴苍苍雪雰雰，雪深没胫泥埋轮。东家典钱归碍夜，南家贳米出凌晨。
我独何者无此弊，复帐重衾暖若春。怕寒放懒不肯动，日高睡足方频伸。
瓶中有酒炉有炭，瓮中有饭庖有薪。奴温婢饱身晏起，致兹快活良有因。

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材，的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颍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君不见南山悠悠多白云，又不见西京浩浩唯红尘。红尘闹热白云冷，好于冷热中间安置身。三年侥幸忝洛尹，两任优稳为商宾。非贤非愚非智慧，不富不贵不贱贫。冉冉老去过六十，腾腾闲来经七春。不知张韦与皇甫，私唤我作何如人。

闲　　吟

贫穷汲汲求衣食，富贵营营役心力。人生不富即贫穷，光阴易过闲难得。我今幸在穷富间，虽在朝廷不入山。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

诏　　下

昨日诏下去罪人，今日诏下得贤臣。进退者谁非我事，世间宠辱常纷纷。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更倾一尊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

池上作

西溪风生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沈沈。丛翠万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萦回误远近，桥岛向背迷登临。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泛然独游邈然坐，坐念行心思古今。菟裘不闻有泉沼，西河亦恐无云林。岂如白翁退老地，树高竹密池塘深。华亭双鹤白矫矫，太湖四石青岑岑。眼前尽日更无客，膝上此时惟有琴。洛阳冠盖自相索。谁肯来此同抽簪。

咏　　史

秦靡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几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哭师皋

南康丹旐引魂回，洛阳篮舁送葬来。北邙原边草树畔，月苦烟愁夜过半。妻孥兄弟号一声，十二人肠一时断。往者何人送者谁，乐天哭别师皋时。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哀冤唯我知。我知何益徒垂泪，篮舆回竿马回辔。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萧萧风树白杨影，苍苍露草青蒿气。更就坟边哭一声，与君此别终天地。

感　　旧 并序

故李侍郎杓直，长庆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太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太和七年夏薨。刘尚书梦得，会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执友也。三十年间，凋零共尽，唯予衰病，至今独存，因咏悲怀，题为《感旧》。

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十二春。
城中虽有故第宅，庭芜园废生荆榛。箧中亦有旧书札，纸穿字蠹成灰尘。
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后，一枚蒲柳衰残身。
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人生莫羡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

达哉乐天行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
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
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
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
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食衣费，半与吾供酒肉钱。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

苏东坡七古上 七十四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和子由踏青

东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傍饮，麦短未怕游车轮。
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邻。歌鼓惊山草木动，箪瓢散野乌鸢驯。
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瞋。宜蚕使汝茧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麕。

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服禳新春。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

和子由蚕市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
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砍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
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翅金与纨。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
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

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

西方真人谁所见，衣被七宝从双狻。当时修道颇辛苦，柏生两肘乌巢肩。
初如濛濛隐山玉，渐如濯濯出水莲。道成一旦就空灭，奔会四海悲人天。
翔禽哀响动林谷，兽鬼踯躅泪迸泉。庞眉深目彼谁子，绕床弹指性自圆。
隐如寒月堕清昼，空有孤光留故躔。春游古寺拂尘壁，遗像久此霾香烟。
画师不复写名姓，皆云道子口所传。纵横固已蔑孙邓，有如巨鳄吞小鲜。
来诗所夸孰与比，安得携挂其旁观。

石 鼓 歌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傍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鲂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横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
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东征徐虏阚虓虎，北伏犬戎随指嗾。
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矇瞍。
何人作颂比嵩高，万古斯文齐岣嵝。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
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
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
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者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
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王维吴道子画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

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
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
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舆病且死，其友子祀往问之。跰□鉴井自叹息，造物将安以我为。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至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
当其在时或问法，俯首无言心自知。世今遗像兀不语，与昔未死无增亏。
田翁俚妇那肯顾，时有野鼠衔其髭。见之使人每自失，谁能与结无言师。

秦穆公墓

橐泉在城东，墓在城中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识公墓。
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
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
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

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

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惟将翰墨留染濡，绝胜醉倒蛾眉扶。
我今废学如寒竽，久不吹之涩欲无。岁云暮矣嗟几馀，欲往南溪侣禽鱼。
秋风吹雨凉生肤，夜长耿耿添漏壶。穷年弄笔衫袖乌，古人有之我愿如。
终朝危坐学僧趺，闭门不出闲履凫。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
岁月岂肯与汝居，仆夫起餐秣吾驹。

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

横槎晚渡碧涧口，骑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响泷泷，岭上疏星明煜煜。
寺藏岩底千万仞，路转山腰三百曲。风生饥虎啸空林，月黑惊□窜修竹。
入门突兀见深殿，照佛青荧有残烛。愧无酒食待游人，旋斫杉松煮溪蔌。
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起观万瓦郁参差，日乱千岩散红绿。
门前商贾负椒荈，山后咫尺连巴蜀。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

渼陂鱼

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紫荇穿腮气惨凄，红鳞照座光磨闪。
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
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
自从西征复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琐细空自腥，乱骨纵横动遭砭，
故人远馈何以报。客俎久空惊忽赡，东道无辞信使频，西邻幸有庖齑酽。

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

官园刈苇岁留槎，深冬放火如红霞。枯槎烧尽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
黄狐老兔最狡捷，卖侮百兽常矜夸。年年此厄竟不悟，但爱蒙密争来家。
风回焰卷毛尾热，欲出已被苍鹰遮。野人来言此最乐，徒手晓出归满车。
巡边将军在近邑，呼来飒飒从矛叉。戍兵久闲可小试，战鼓虽冻犹堪挝。
雄心欲搏南涧虎，阵势颇学常山蛇。霜干火烈声爆野，飞走无路号且呀。
迎人截来砉逢箭，避犬逸去穷投罝。击鲜走马殊未厌，但恐落日催栖鸦。
弊旗仆鼓坐数获，鞍挂雉兔肩分粿。主人置酒聚狂客，纷纷醉语晚更哗。
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青丘云梦古所咤，与此何啻百倍加。
苦遭谏疏说夷羿，又被赋客嘲淫奢。岂如闲官走山邑，放旷不与趋朝衙。
农工已毕岁云暮，车骑虽少宾殊佳。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

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及草书

我昔识子自武功，寒厅夜语尊酒同。酒阑烛尽语不尽，倦仆立寐僵屏风。
丁宁劝学不死诀，自言亲受方瞳翁。嗟予闻道不早悟，醉梦颠倒随盲聋。
迩来忧患苦摧剥，意思萧索如霜蓬，羡君颜色愈少壮，外慕渐少由中充。
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大梁相逢又东去，但道何日辞樊笼。
未能便乞句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留诗河上慰离别，草书未暇缘匆匆。

石苍舒醉墨堂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
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
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
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

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无媒自进谁识之，有才不用今老矣。
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黄州小郡夹溪谷，茅屋数家依竹苇。
知命无忧子何病，见贤不荐谁当耻。平原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贫欲死。
桐乡遗老至今泣，颍川大姓谁能箠。因君寄声问消息，莫对黄鹞矜爪觜。

送吕希道知和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
君家联翩三将相，富贵未已今方将。凤雏骥子生有种，毛骨往往传诸郎。
观君崛郁负奇表，便合剑佩趋明光。胡为小郡屡奔走，征马未解风帆张。
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傍徨。无言赠君有长叹，美哉河水空洋洋。

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而况我友似君者，素节凛凛欺霜秋。
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夺官遣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
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解我愁。

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晏婴不满六尺长，高节万仞陵首阳。青衫白发不自叹，富贵在天那得忙。
十年闭户乐幽独，百金购书收散亡。朅来东观弄丹墨，聊借旧史诛奸强。
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箠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
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衣巾狼藉又屡舞，傍人大笑供千场。
交朋翩翩去略尽，惟我与子犹傍徨。世人共弃君独厚，岂敢自爱恐子伤。
朝来告别惊何速，归意已逐征鸿翔。匡庐先生古君子，挂冠两纪鬓未苍。
定将文度置膝上，喜动邻里烹猪羊。君归为我道名姓，幅巾他日容登堂。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长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陪欧阳公宴西湖

谓公方壮鬓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
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
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泗洲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十月十六日记所见

风高月暗云水黄，淮阴夜发朝山阳。山阳晓雾如细雨，炯炯初日寒无光。
云收雾卷已停午，有风北来寒欲僵。忽惊飞雹穿户牖，迅驶不复容遮防。
市人颠沛百贾乱，疾雷一声如颓墙。使君来呼晚置酒，坐定已复日照廊。
怳疑所见皆梦寐，百种变怪旋消亡。共言蛟龙厌旧穴，鱼鳖随徙空陂塘。
愚儒无知守章句，论说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饮此觞。

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楼观何耽耽，撞钟击鼓闻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
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我来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怀惭。
同游尽返决独往，赋命穷薄轻江潭。清晨无风浪自涌，中流歌啸倚半酣。
老僧下山惊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谈。自言久客忘乡井，只有弥勒为同龛。
困眠得就纸帐暖，饱食未厌山蔬甘。山林饥卧古亦有，无田不退宁非贪。
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

次韵子由柳湖感物

忆昔子美在东屯，数间茅屋苍山根。嘲吟草木调蛮獠，欲与猿鸟争啾喧。
子今憔悴众所弃，驱马独出无往还。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共朝昏。
胡为讥评不少借，生意凌挫难为繁。柳虽无言不解愠，世俗乍见应怃然。
娇姿共爱春濯濯，岂问空腹修蛇蟠。朝看浓翠傲炎赫，夜爱疏影摇清圆。
风翻雪阵春絮乱，蠹响啄木秋声坚。四时盛衰各有态，摇落凄怆惊寒温。
南山孤松积雪底，抱冻不死谁复贤。

送蔡冠卿知饶州

吾观蔡子与人游，掀髯笑语无不可。平生傥荡不惊俗，临事迂阔乃过我。
横前坑阱众所畏，布路金珠谁不裹。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
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柁。莫嗟天骥逐羸牛，欲试良玉须猛火。
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轗轲。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

次韵杨褒早春

穷巷凄凉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辞瘦马骑冲雪，来听佳人唱踏莎。
破恨径须烦麴糵，增年谁复怨羲娥。良辰乐事古难并，白发青山我亦歌。
细雨郊园聊种菜，冷官门户可张罗。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馀，到家恍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
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
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何时自驾鹿车去，扫除白发烦菖蒲。
麻鞋短后随猎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
吾年凛凛今几馀，知非不去惭卫蘧。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

再　　和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远细欲无。野人疏狂逐渔钓，刺史宽大容歌呼。
君恩饱暖及尔孥，才者不闲拙者娱。穿岩度岭脚力健，未厌山水相萦纡。
三百六十古精庐，出游无伴篮舆孤。作诗虽未造藩阈，破闷岂不贤摴蒲。
君才敏赡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来湖上得佳句，从此不看营丘图。
知君箧椟富有馀，莫惜锦绣赏菅蘧。穷多斗险谁先逋，赌取名画不用摹。

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
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乔松百丈苍髯须，扰扰下笑柳与蒲。
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
清风徐来惊睡馀，遂超羲皇傲几蘧。归时栖鸦正毕逋，孤烟落日不可摹。

戏 子 由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馀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旆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伎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越州张中舍寿乐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
卧龙蟠屈半东州，万室鳞鳞枕其股。背之不见与无同，狐裘反衣无乃鲁。
张君眼力觑天奥，能遣荆棘化堂宇。持颐宴坐不出门，收揽奇秀得十五。
才多事少厌闲寂，卧看云烟变风雨。笋如玉箸椹如簪，强饮且为山作主。
不忧儿辈知此乐，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 三首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
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旧留不得，遇所得意终年留。
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

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相携烧笋苦竹寺，却下踏藕荷花洲。
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吹玉香浮浮。临风饱食得甘寝，肯使细故胸中留。
君不见壮士憔悴时，饥谋食，渴谋饮，功名有时无罢休。

游 径 山

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鞚相回旋。
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王气，结茅宴坐荒山颠。
精诚贯山石为裂，天女下试颜如莲。寒窗暖足来扑朔，夜钵咒水降蜿蜒。
雪眉老人朝扣门，愿为弟子长参禅。尔来废兴三百载，奔走吴会输金钱。
飞楼涌殿压山破，朝钟暮鼓惊龙眠。晴空偶见浮海蜃，落日下数投村鸢。
有生共处覆载内，扰扰膏火同烹煎。近来愈觉世议隘，每到宽处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问龙乞水归洗眼，欲看细字销残年。

试院煎茶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
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
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
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集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峄山传刻典刑在，千载笔法留阳冰。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龟趺入坐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
奇踪散出走吴越，胜事传说夸友朋。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溪藤。
后来视今犹视昔，过眼百世如风灯。他年刘郎忆贺监，还道同时须服膺。

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

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著屐响空山。
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声清圆。洞中铿□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
鸡鸣月落风驭还，迎拜稽首愿执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黄金乞得重莫肩。
持归包裹敝席毯，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闾来观已变迁，似石非石铅非铅。
或取而有众忿喧，讼归有司今几年。无功暴得喜欲颠，神人戏汝真可怜。
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

宛丘先生自不饱，更笑老崔穷百巧。一更相过三更归，古柏阴中看参昴。
去年举君苜蓿盘，夜倾闽酒赤如丹。今年还看去年月，露冷遥知范叔寒。
典衣自种一顷豆，那知积雨生科斗。归来四壁草虫鸣，不如王江常饮酒。

催试官考较戏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不择茅簷与市楼，况我官居似蓬岛。
凤咮堂前野橘香，剑潭桥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盐官部役戏呈同事兼寄述古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
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千夫在野口如林，岂不怀归畏嘲弄。
我州贤将知人劳，已酿白酒买豚羔。耐寒努力归不远，两脚冻硬公须软。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马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

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馀杭自是山水窟，侧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顾渚茶芽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对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鸦种麦行

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尾稀。
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
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用和人求笔迹韵寄莘老

君不见夷甫开三窟，不如长康号痴绝。痴人自得终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
因穷谁要卿料理，举头看山笏拄颊。野凫翅重自不飞，黄鹄何事两翼垂。
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江夏无双应未去，恨无文字相娱嬉。

画 鱼 歌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渚蒲拔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
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

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贯笠惊鹈鹕。岂知白挺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游道场山何山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
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作龙蛇盘。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石齿号惊湍。
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瑶席。阶前合抱香入云，月里仙人亲手植。
出山回望翠云鬟，碧瓦朱栏缥缈间。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
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我今废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

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

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榜鸳鸯起。平明系缆石桥亭，惭愧冒寒髯御史。
结交最晚情独厚，论心无数今有几。寂寞抱关叹萧生，耆老执戟哀杨子。
怪君颜采却秀发，无乃迁谪反便美。天公欲困无奈何，世人共抑真疏矣。
毗陵高山锡无骨，陆子遗味泉冰齿。贤哉仲氏早拂衣，占断此山长洗耳。
山头望湖光泼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傥容逸少问金堂，记与嵇康留石髓。

法惠寺横翠阁

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从。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
惟有千步冈，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
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
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

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

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此间不可无君语。
金鲫池边不见君，追君直过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
风岩水穴旧闻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桥晓溜浮梅萼，知君系马岩花落。
出城三日尚逶迟，妻孥怪骂归何时。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自普照游二庵

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尽日不逢人，裛裛野梅香入袂。
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
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月 兔 茶

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
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
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薄命佳人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长在溪。不如野翁来往溪山间，上友麋鹿下凫鹥。
问翁何所乐，三年不去烦推挤。翁言此间亦有乐，非丝非竹非蛾眉。
山人醉后铁冠落，溪女笑时银栉低。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氂。
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漠溪女啼。

於 潜 女

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觰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
老濞宫妆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苕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
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

於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

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试呼白发感秋人，令唱黄鸡催晓曲。

与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叶空残绿。如今莫问老与少，儿子森森如立竹。
黄鸡催晓不须愁，老尽世人非我独。

东阳水乐亭

君不学白公引泾东注渭，五斗黄泥一钟水。
又不学歌舒横行西海头，归来羯鼓打凉州。但向空山石壁下，爱此有声无用之清流。
流泉无弦石无窍，强名水乐人人笑。惯见山僧已厌听，多情海月空留照。
洞庭不复来轩辕，至今鱼龙舞钧天。闻道磬襄东入海，遗声恐在海山间。
锵然涧谷含宫徵，节奏未成君独喜。不须写入薰风弦，纵有此声无此耳。

宿海会寺

篮舆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旷平。下投黄泉上青冥，线路每与猿猱争。
重楼束缚遭涧坑，两股酸哀饥肠鸣。北渡飞桥踏彭铿，缭垣百步如古城。
大钟横撞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
倒床鼻息四邻惊，磞如五鼓天未明。木鱼呼粥亮且清，不闻人声闻履声。

再游径山

老人登山汗如濯，倒床困卧呼不觉。觉来五鼓日三竿，始信孤云天一握。
平生未省出艰险，两脚惯曾行荦确。含晖亭上望东溟，凌霄峰头挹南岳。
共爱丝杉翠丝乱，谁见玉芝红玉琢。白云何事自来往，明月长圆无晦朔。
冢上鸡鸣犹忆钦，山前凤舞远徵璞。雪窗驯兔元不死，烟岭孤猿苦难捉。
从来白足傲生死，不怕黄巾把刀槊。榻上双痕凛然在，剑头一吷何须角。
嗟我昏顽晚闻道，与世龃龉空多学。灵水先除眼界花，清诗为洗心源浊。
骚人未要逃竞病，禅老但喜闻剥啄。此生更得几回来，从今有暇无辞数。

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

秋风摵摵鸣枯蓼，船阁荒村夜悄悄。正当逐客断肠时，君独歌呼醉连晓。
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君今憔悴归无食，五斗未可秋毫小。
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虾蟆行复皎。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
徇时所得无几时，随手已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饥待食明年麨。

胡穆秀才遗古铜器似鼎而小上有两柱可以覆而不蹶以为鼎则不足疑其饮器也胡有诗答之

双耳兽啮环，长唇鹅擘喙。三趾下锐春蒲短，两柱高张秋菌细。

君看翻覆俯仰间，覆成三角翻两髻。古书虽满腹，苟有用我亦随世。
嗟君一见呼作鼎，才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学鸱夷，尽日盛酒真良计。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
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
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
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
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
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
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秕糠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
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和柳子玉喜雪次韵仍呈述古

诗翁爱酒长如渴，瓶尽欲沽囊已竭。灯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捻须吟喜雪。
诗成就我觅欢处，我穷正与君仿佛。曷不走投陈孟公，有酒醉君仍饱德。
琼瑶欲尽天应惜，更遣清光续残月。安得佳人擢素手，笑捧玉碗两奇绝。
艳歌一曲回阳春，坐使高堂生暖热。

古缠头曲

鹍弦铁拨世无有，乐府旧工惟尚叟。一生喙硬眼无人，坐此困穷今白首。
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韩妇。惊帆渡海风掣回，满面尘沙和泪垢。
青衫不逢湓浦客，红袖漫插曹纲手。尔来一见哀骀佗，便著臂韝躬井臼。
我惭贫病百不足，强对黄花饮白酒。转关□索动有神，雷辊空堂战窗牖。
四弦一抹拥袂立，再拜十分为我寿。世人只解锦缠头，与汝作诗传不朽。

大风留金山两日

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
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艇一叶从掀舞。细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龙为谁怒。
无事久留童仆怪，此风聊得妻孥许。潜山道人独何事，半夜不眠听粥鼓。

无锡道中赋水车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

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暮归走马沙河塘，炉烟袅袅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岭，崖泉咽咽千山静。
君勿笑老僧，耳聋唤不闻，百年俱是可怜人。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

梅圣俞诗中有毛长官者今於潜令国华是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

诗翁憔悴老一官，厌见苜蓿堆青盘。归来羞涩对妻子，自比鲇鱼缘竹竿。
今君滞留生二毛，饱听衙鼓眠黄绸。更将嘲笑调朋友，人道猕猴骑土牛。
愿君恰似高常侍，暂为小邑仍刺史。不愿君为孟浩然，却遭明主故还山。
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羡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

卷十四

苏东坡七古中 一百三十四首

听贤师琴

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
门前剥啄谁叩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

赠写真何充秀才

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捻箭。
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
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
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勋名将相今何限，往写褒公与鄂公。

润州甘露寺弹筝

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
唤取吾家双凤槽，遣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

虎　　儿

旧闻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谓月中物，不骑快马骑蟾蜍。
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须。於菟骏猛不类渠，指挥黄熊驾黑貙。
丹砂紫麝不用涂，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夸智有馀，不劳摇牙咀尔徒。

铁沟行赠乔太博

城东坡陇何所似，风吹海涛低复起。城中病守无所为，走马来寻铁沟水。
铁沟水浅不容辀，恰似当年韩与侯。有鱼无鱼何足道，驾言聊复写我忧。
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山头落日侧金盆，倒著接䍦播白首。
忽忆从军年少时，轻裘细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长杨射猎儿。

老去同君两憔悴，犯夜醉归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将军，未肯先诛霸陵尉。

苏州姚氏三瑞堂

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
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
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
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鳏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

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博

陶潜一县令，独饮仍独醒。犹将公田二顷五十亩，种秫作酒不种粳。
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
会当拂衣归故丘，作书贷粟监河侯。万斛船中著美酒，与君一生长拍浮。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劝农使者古大夫，不惜春衫践泥涂。王事靡□君甚劬，奉常客卿虬两须。
东武县令天马驹，泮宫先生非俗儒。相与野饮四子俱，乐哉此乐城中无。
溪边策杖自携壶，腰笏不烦何易于。胶西病守老且迂，空斋愁坐纷墨朱。
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

次韵章传道喜雨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于土。
预忧一旦开两翅，口吻如风那肯吐。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
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固难御。扑缘鬃毛困牛马，啖啮衣服穿房户。
坐观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
常山山神信英烈，扚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
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
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县前已窖八千斛，率以一升完一亩。更看蚕妇过初眠，未用贺客来旁午。
先生笔力吾所畏，蹙踏鲍谢跨徐庾。偶然谈笑得佳篇，便恐流传成乐府。
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乐职几时作，试向诸生选何武。

惜　　花

吉祥寺中锦千堆，前年赏花真盛哉。道人劝我清明来，腰鼓百面如春雷，
打彻凉州花自开。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觉吴儿咍，岂知如今双鬓摧。

城西古寺没蒿莱，有僧闭门手自栽，千枝万叶巧剪裁。就中一丛何所似，马脑槃盛金缕杯。而我食菜方清斋，对花不饮花应猜。夜来雨雹如李梅，红残绿暗吁可哀。

寄刘孝叔

君王有意诛骄卤，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瓯。
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吴兴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张安道乐全堂

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步兵饮酒中散琴，于此得全非至乐。
乐全居士全于天，维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饮今不饮，无琴不独今无弦。
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但令端委坐庙堂，北狄西戎谈笑了。
如今老去苦思归，小字亲书寄我诗。试问乐全全底事，无全何处更相亏。

和蒋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
金齑玉脍饭炊雪，涨螯江柱初脱泉。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腥槃筵。
厨中烝粟埋饭瓮，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沙溪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线争谁先。
清诗两幅寄千里，紫金百饼费万钱。吟哦烹噍两奇绝，只恐偷乞烦封缠。
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
死生祸福久不择，更论甘苦争蚩妍。知君穷旅不自释，因诗寄谢聊相镌。

薄薄酒 二首 并序

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

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既又以为未也，复自和一篇，以发览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薄薄酒，饮两钟。粗粗布，着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
隐居求志义之从，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
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
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赵郎中见和戏复答之

赵子吟诗如泼水，一挥三百八十字。奈何效我欲寻医，恰似西施藏白地。
赵子饮酒如淋灰，一年十万八千杯。若不令君早入务，饮竭东海生黄埃。
我衰临政多缪错，羡君精采如秋鹗。颇哀老子令日饮，为君坐啸主画诺。

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

闻君有妇贤且廉，劝君慎勿为楚相。不羡紫驼分御食，自遣赤脚沽村酿。
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诸生闻语定失笑，冬暖号寒卧无帐。
碧香近出帝子家，鹅儿破壳酥流盎。不学刘伶独自饮，一壶往助齐眉饷。

赵既见和复次韵答之

长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岂知后世有阿瞒，北海樽前捉私酿。
先生未出禁酒国，诗语孤高常近谤。几回无酒欲沽君，却畏有司书簿帐。
酸寒可笑分一斗，日饮亡何足袁盎。更将险语压衰翁，只恐自是台无饷。

赵郎中往莒县逾月而归复以一壶遗之仍用前韵

东邻主人游不归，悲歌夜夜闻舂相。门前人闹马嘶急，一家喜气如春酿。
王事何曾怨独贤，室人岂忍交谪谤。大儿踉蹡越门限，小儿咿哑语绣帐。
定教舞袖掣伊凉，更想夜庖鸣瓮盎。题诗送酒君勿诮，免使退之嘲一饷。

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

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
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

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孔周翰

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海风吹碎碧琉璃，时见三山白银阙。
盖公堂前雪，绿窗朱户相明灭。堂中美人雪争妍，粲然一笑玉齿颊。
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乱琼丝。惟有使君游不归，五更上马愁敛眉。
君不见，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缚取吴元济。
又不见，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何当闭门饮美酒，无人毁誉河东守。

书韩干牧马图

南山之下，汧渭之间，想见开元天宝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万匹如云烟。
骓駓骃骆骊骝騵，白鱼赤兔骍皇□，龙颅凤颈狞且妍，奇姿逸德隐驽顽。
碧眼胡儿手足鲜，岁时剪刷供帝闲。柘袍临池侍三千，红妆照日光流渊。
楼下玉螭吐清寒，往来蹙踏生飞湍。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
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金羁玉勒绣罗鞍，鞭箠刻烙伤天全，
不如此图近自然。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王良挟策飞上天，
何必俯首服短辕。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高田生黄埃，下田生苍耳。苍耳亦已无，更问麦有几。
蛟龙睡足亦解惭，二麦枯时雨如洗。不知雨从何处来，但闻吕梁百步声如雷。
试上城南望城北，际天菽粟青成堆。饥火烧肠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
半年不雨坐龙慵，共怨天公不怨龙。今朝一雨聊自赎，龙神社鬼各言功。
无功日盗太仓谷，嗟我与龙同此责。劝农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诗先自劾。

和子由与颜长道同游百步洪相地筑亭种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閤闲终日。卧闻客至倒屣迎，两眼蒙笼馀睡色。
城东泗水步可到，路转河洪翻雪白。安得青丝络骏马，蹙踏飞波柳阴下。
奋身三丈两蹄间，振鬣长鸣身自干。少年狂兴久已谢，但忆嘉陵绕剑关。
剑关大道车方轨，君自不去归何难。山中故人应大笑，筑室种柳何时还。

送颜复兼寄王巩

彭城官居冷如水，谁从我游颜氏子。我衰且病君亦穷，衰穷相守正其理。
胡为一朝舍我去，轻衫触热行千里。问君无乃求之欤，答我不然聊尔耳。
京师万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几。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门但觅王居士。
清诗草圣俱入妙，别后寄我书连纸。苦恨相思不相见，约我重阳嗅霜蕊。
君归可唤与俱来，未应指目妨进拟。太一老仙闲不出，踵门问道今时矣。
因行过我路几何，愿君推挽加鞭箠。吾侪一醉岂易得，买羊酤酒从今始。

蝎　　虎

黄鸡啄蝎如啄黍，窗间守宫称蝎虎。暗中缴尾伺飞虫，巧捷功夫在腰膂。
跂跂脉脉善缘壁，陋质从来谁比数。今年岁旱号蜥蝎，狂走儿童闹歌舞。
能衔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龙觅云雨。守宫努力搏苍蝇，明年岁旱当求汝。

章质夫寄惠崔徽真

玉钗半脱云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当时薄命一酸辛，千古华堂奉君子。
水边何处无丽人，近前试看丞相瞋。不如丹青不解语，世间言语原非真。
知君被恼更愁绝，卷赠老夫惊老拙。为君援笔赋梅花，未害广平心似铁。

代书答梁先

此身与世真悠悠，苍颜华发谁汝留。强名太守古徐州，忘归不如楚沐猴。
鲁人岂独不知丘，蹒藉夫子无罪尤。异哉梁子清而修，不远千里从我游。
了然正色悬双眸，世之所驰子独不。一经通明传节侯，小楷精绝规摹欧。
我衰废学懒且偷，畏见问事贾长头。别来红叶黄花秋，夜梦见之起坐愁。
遗我斫石盆与瓯，黑质白章声琳球。谓言山石生涧沟，追琢尚可王公羞。
感子佳意能无酬，反将木瓜报珍投。学如富贵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
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见致其幽。愿子笃实慎勿浮，发愤忘食乐忘忧。

河　　复 并序

熙宁十年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馀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风终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复故道。闻之喜甚，庶几可塞乎！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休，盖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见，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巨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鳣。
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
吾君仁圣如帝尧，百神受职河神骄。帝遣风师下约束，北流夜起澶州桥。
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楚人种麦满河污，仰看浮槎栖古木。

韩干马十四匹

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
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
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
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

赠写御容妙善师

忆昔射策干先皇，珠帘翠幄分两厢。紫衣中使下传诏，跪奉冉冉闻天香。
仰观眩晃目生晕，但见晓色开扶桑。迎阳晚出步就坐，绛纱玉斧光照廊。
野人不识日月角，仿佛尚记重瞳光。三年归来真一梦，桥山松桧凄风霜。
天容玉色谁敢画，老师古寺昼闭房。梦中神授心有得，觉来信手笔已忘。
幅巾常服俨不动，孤臣入门涕自滂。元老侑坐须眉古，虎臣立侍冠剑长。
平生惯写龙凤质，肯顾草间猿与獐。都人踏破铁门限，黄金白璧空堆床。
尔来摹写亦到我，谓是先帝白发郎。不须览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

答吕梁仲屯田

乱山合沓围彭门，官居独在悬水村。居民萧条杂麇鹿，小市冷落无鸡豚。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鹍。
吕梁自古喉吻地，万顷一抹何由吞。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馀王尊。
计穷路断欲安适，吟诗破屋愁鸢蹲。岁寒霜重水归壑，但见屋瓦留沙痕。
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釂空瓶盆。
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
宣房未筑淮泗满，故道堙灭疮痍存。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黥髡。
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高城如铁洪口快，谈笑却扫看崩奔。
农夫掉臂免狼顾，秋谷布野如云屯。还须更置软脚酒，为君击鼓行金樽。

答孔周翰求书与诗

身闲曷不长闭口，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诗写字有底忙，未脱多生宿尘垢。
不蒙讥诃子厚疾，反更刻画无盐丑。征西自有家鸡肥，太白应惊饭山瘦。
与君相从知几日，东风待得花开杏。拨弃万事勿复谈，百觚之后那辞酒。

送李公恕赴阙

君才有如切玉刀，见之凛凛寒生毛。愿随壮士斩蛟蜃，不愿腰间缠绵绦。
用违其才志不展，坐与胥吏同疲劳。忽然眉上有黄气，吾君渐欲收英髦。
立谈左右俱动色，一语径破千言牢。我顷分符在东武，脱略万事惟嬉遨。
尽坏屏障通内外，仍呼骑曹为马曹。君为使者见不问，反更对饮持双螯。
酒酣箕坐语惊众，杂以嘲讽穷诗骚。世上小儿多忌讳，独能容我真贤豪。
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

春　　菜

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
宿酒初消春睡起，细履幽畦掇芳辣。茵陈甘菊不负渠，鲙缕堆槃纤手抹。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
久抛松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

送孔郎中赴陕郊

惊风击面黄沙走，西出崤函脱尘垢。使君来自古徐州，声震河潼殷关右。
十里长亭闻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北临飞槛卷黄流，南望青山如岘首。
东风吹开锦绣谷，渌水翻动蒲萄酒。讼庭生草数开樽，过客如云牢闭口。

与梁左藏会饮傅国博家

将军破贼自草檄，论诗说剑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虚名，识字劣能欺项籍。
风流别驾贵公子，欲把笙歌暖锋镝。红旆朝开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
东堂醉卧呼不起，啼鸟落花春寂寂。试教长笛傍耳根，一声吹裂阶前石。

约公择饮是日大风

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旧闻饮水师颜渊，不知治剧乃所便。
偷儿夜探赤白丸，奋髯忽逢朱子元。半年群盗诛七百，谁信家书藏九千。
春风无事秋月闲，红妆执乐豪且妍。紫衫玉带两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
客来留饮不计钱，齐人爱公如子产。儿啼卧路呼不还，我惭山郡空留连。
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饮酒公无难。约束官奴买花钿，薰衣理鬓夜不眠。
晓来颠风尘暗天，我思其由岂坐悭。作诗愧谢公笑欢，归来瑟缩愈不安。
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

续丽人行 并序

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

深宫无人春日长，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莺啼空断肠。
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
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
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
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何曾背面伤春啼。

起伏龙行 并引

徐州城东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与泗水通，增损清浊，相应不差，时有河鱼出焉。元丰元年春旱，或云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说，作《起伏龙行》。

何年白竹千钧弩，射杀南山雪毛虎。至今颅骨带霜牙，尚作四海毛虫祖。
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东，神物所蟠谁敢侮。
上敧苍石拥岩窦，下应清河通水府。眼光作电走金蛇，鼻息为云擢烟缕。
当年负图传帝命，左右羲轩诏神禹。尔来怀宝但贪眠，满腹雷霆喑不吐。
赤龙白虎战明日，倒卷黄河作飞雨。嗟我岂乐斗两雄，有事径须烦一怒。

次韵答刘泾

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
芝兰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细书千纸杂真行，新音百变口如莺。
异义蜂起弟子争，舌翻涛澜卷齐城。万卷堆胸兀相撑，以病为乐子未惊。
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乐吁难名。绿槐如山暗广庭，飞虫绕耳细而清。
败席展转卧见经，亦自不嫌翠织成。意行信足无沟坑，不识五郎呼作卿。
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无复烦鞭刑。时临泗水照星星，微风不起镜面平。
安得一舟如叶轻，卧闻邮签报水程。莼羹羊酪不须评，一饱且救饥肠鸣。

携妓乐游张山人园

大杏金黄小麦熟，堕巢乳鹊拳新竹。故将俗物恼幽人，细马红妆满山谷。
提壶劝酒意虽重，杜鹃催归声更速。酒阑人散却关门，寂历斜阳挂疏木。

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

雨足谁言春麦短，城坚不怕秋涛卷。日长惟有睡相宜，半脱纱巾落纨扇。
芳草不锄当户长，珍禽独下无人见。觉来身世都是梦，坐久枕痕犹著面。
城西忽报故人来，急扫风轩炊麦饭。伏波论兵初矍铄，中散谈仙更清远。
南都从事亦学道，不恤肠空夸脑满。问羊他日到金华，应许相将游阆苑。

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无忧。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翘关负重非无力，十年不入纷华域。故人坐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
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谁谓他乡各异县，天遣君来破吾愿。一闻君语识君心，短李髯孙眼中见。
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鸣惊倒人。纵横所值无不可，知君不怕新书新。
千金敝帚那堪换，我亦淹留岂长算。山中既未决同归，我聊尔耳君其漫。

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碎烂可惜其后十馀年复见之于鲜于子骏家则已装背完好子骏以见遗作诗谢之

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已将铁石充逸少，更补朱繇为道玄。
烟薰屋漏装玉轴，鹿皮苍璧知谁贤。吴生画佛本神授，梦中化作飞空仙。
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昔我长安见此画，叹息至宝空潸然。
素丝断续不忍看，已作蝴蝶飞联翩。君能收拾为补缀，体质散落嗟神全。
志公仿佛见刀尺，修罗天女犹雄妍。如观老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
问君乞得良有意，欲将俗眼为洗湔。贵人一见定羞怍，锦囊千纸何足捐。
不须更用博麻缕，付与一炬随飞烟。

次韵舒教授寄李公择

草书妙绝吾所兄，真书小低犹抗行。论文作诗俱不敌，看君谈笑收降旌。
去年逾月方出昼，为君剧饮几濡首。今年过我虽少留，寂寞陶潜方止酒。
别时流涕揽君须。恳知此欢堕空虚。松下纵横馀屐齿，门前斩辘想君车。
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润沦肌骨。细思还有可恨时，不许蓝桥见倾国。

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

异时长笑王会稽，野鹜膻腥污刀几。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

二子风流冠当代，顾与儿童争愠喜。秦王十八已龙飞，嗜好晚将蛇蚓比。
我生百事不挂眼，时人缪说云工此。世间有癖念谁无，倾身障簏尤堪鄙。
一生当著几屐屐，定心肯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
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逝将振衣归故国，数亩荒园自锄理。
作书寄君君莫笑，但觅来禽与青李。一螺点漆便有馀，万灶烧松何处使。
君不见，永宁第中捣龙麝，列屋闲居清且美。倒晕连眉秀岭浮，双鸦画鬓香云委。
时闻五斛赐蛾绿，不惜千金求獭髓。闻君此诗当大笑，寒窗冷砚冰生水。

答范淳甫

吾州下邑生刘季，谁数区区张与李。重瞳遗迹已尘埃，惟有黄楼临泗水。
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

次韵答王定国

每得君诗如得书，宣心写妙书不如。眼前百种无不有，知君一以诗驱除。
传闻都下十日雨，青泥没马街生鱼。旧雨来人今不来，悠然独酌卧清虚。
我虽作郡古云乐，山川信美非吾庐。愿君不废重九约，念此衰冷勤呵嘘。

芙 蓉 城 并引

世传王回子高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丰元年三月，余始识子高，问之，信然。乃作此诗，极其情而归之正，亦变风止乎礼义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谁其主者石与丁。珠帘玉案翡翠屏，云舒霞卷千娉停。
中有一人长眉青，炯如微云淡疏星。往来三世空炼形，竟坐误读黄庭经。
天门夜开飞爽灵，无复白日乘云軿。俗缘千劫磨不尽，翠被冷落凄馀馨。
因过缑山朝帝廷，夜闻笙箫弭节听。飘然而来谁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棂。
忽然而去不可执，寒衾虚幌风泠泠。仙宫洞房本不扃，梦中同蹑凤皇翎。
径度万里如奔霆，玉楼浮空耸亭亭。天书云篆谁所铭，绕楼飞步高竛竮。
仙风锵然韵流铃，蘧蘧形开如醉醒。芳卿寄谢空丁宁，一朝覆水不返瓶，
罗巾别泪空荧荧。春风花开秋叶零，世间罗绮纷膻腥。此身流浪随沧溟，
偶然相值两浮萍。愿君收视观三庭，勿与嘉谷生蝗螟。从渠一念三千龄，
下作人间尹与邢。

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

燕南垂，赵北际，其间不合大如砺。至今父老哀公孙，烝土为城铁作门。
城中积谷三百万，猛士如云骄不战。一旦鼓角鸣地中，帐下美人空掩面。

岂如千骑平时来，笑谭謦欬生风雷。葛巾羽扇红尘静，投壶雅歌清燕开。
东方健儿虓虎样，泣涕怀思廉耻将。彭城老守亦凄然，不见君家雪儿唱。

中秋见月寄子由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大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前山，浪䃩风回岂复坚。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螀鸣露草。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惟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答 王 巩

汴泗绕吾城，城坚如削铁。中有李临淮，号令肝胆裂。古来彭城守，未省怕恶客。
恶客云是谁，祥符相公孙。是家豪逸生有种，千金一掷颇黎盆。
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子有千瓶酒，我有万株菊。
任子满头插，团团见花不见目。醉中插花归，花重压折轴。
问客何所须，客言我爱山。青山自绕郭，不要买山钱。
此外有黄楼，楼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疗饥并洗耳。
彭城之游乐复乐，客恶何如主人恶。

九日黄楼作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琖对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
朝来白露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
薄寒中人老可畏，热酒烧肠气先压。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秘秘。
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景何殊泛清霅。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
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
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次韵王巩独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馆孤眠体生粟。谁能相思琢白玉，服药千朝偿一宿。
天寒日短银灯续，欲往从之车脱轴。何人吹断参差竹，泗水茫茫鸭头绿。

登云龙山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次韵僧潜见赠

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
人间底处有南北，纷纷鸿雁何曾冥。闭门坐穴一禅榻，头上岁月空峥嵘。
今年偶出为求法，欲与慧剑加砻硎。云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儿童惊。
公侯欲识不可得，故知倚市无倾城。秋风吹梦过淮水，想见橘柚垂空庭。
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彭城老守何足顾，枣林桑野相邀迎。
千山不惮荒店远，两脚欲趁飞猱轻。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
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阶夜雨自清绝，谁使掩抑啼孤茕。
我欲仙山掇瑶草，倾筐坐叹何时盈。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
乞取摩尼照浊水，共看落月金盆倾。

次韵潜师放鱼

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麈尾。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
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
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百步洪 二首 并引

王定国访余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时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伫立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馀年矣。定国既去逾月，复与参寥师放舟洪下，追怀曩游，已为陈迹，喟然而叹，故作二诗。一以遗参寥，一以寄定国，且示颜长道、舒尧文，邀同赋云。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崄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舆欲语防飞梭。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磨。
不学长安闾里侠，貂裘夜走胭脂坡。独将诗句拟鲍谢，涉江共采秋江荷。
不知诗中道何语，但觉两颊生微涡。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织女初斜河。
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奈何舍我入尘土，扰扰毛群欺卧驼。
不念空斋老病叟，退食谁与同委蛇。时来洪上看遗迹，忍见屐齿青苔窠。
诗成不觉双泪下，悲吟相对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锦字，夜寒手冷无人呵。

夜过舒尧文戏作

先生堂上霜月苦，弟子读书喧两庑。推门入室书纵横，蜡纸灯笼晃云母。
先生骨清少眠卧，长夜默坐数更鼓。耐寒石研欲生冰，得火铜瓶如过雨。
郎君欲出先自赞，坐客敛衽谁敢侮。明朝阮籍过阿戎，应作羲之羡怀祖。

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

长笑蛇医一寸腹，衔水吐雹何时足。苍鹅无罪亦可怜，斩颈横盘不敢哭。
岂知泉下有猪龙，卧枕雷车踏阴轴。前年太守为旱请，雨点随人如撒菽。
太守归国龙归泉，至今人咏淇园绿。我今又复罹此旱，凛凛疲民在沟渎。
却寻旧迹叩神泉，坐客仍携王子渊。看草中和乐职颂，新声妙语慰华颠。
晓来泉上东风急，须上冰珠老蛟泣。怪词欲逼龙飞起，崄韵不量吾所及。
行看积雪厚埋牛，谁与春工掀百蛰。此时还复借君诗，馀力汰辀仍贯笠。
挥毫落纸勿言疲，惊龙再起震失匙。

石　　炭 并引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作书寄王晋卿忽忆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笔为此诗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团飞。王孙出游乐忘归，门前骢马紫金鞿。
吹笙帐底烟霏霏，行人举头谁敢睎。扣门狂客君不麾，更遣倾城出翠帷。
书生老眼省见稀，画图但觉周昉肥。别来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见红日围。
何时东山歌采薇，把盏一听金缕衣。

雪　　斋

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冻蚁。
纷纷市人争夺中，谁信言公似赞公。人间热恼无处洗，故向西斋作雪峰。
我梦扁舟入吴越，长廊静院灯如月。开门不见人与牛，惟见空庭满山雪。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杏花飞帘散馀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田国博见示石炭诗有铸剑斩佞臣之句次韵答之

楚山铁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奸邪窟。属镂无眼不识人，楚国何曾斩无极。
玉川狂直古遗民，救月裁诗语最真。千里妖蟆一寸铁，地上空愁虮虱臣。

舟中夜起

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舟人水鸟两同梦，大鱼惊窜如奔狐。
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
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境过眼能须臾。鸡鸣钟动百鸟散，船头击鼓还相呼。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
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
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败。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
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
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崄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

送刘寺丞赴余姚

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玉笙哀怨不逢人，但见香烟横碧缕。
讴吟思归出无计，坐想蟋蟀空房语。明朝开锁放观潮，豪气正与潮争怒。
银山动地君不看，独爱清香生云雾。别来聚散如宿昔，城郭空存鹤飞去。
我老人间万事休，君亦洗心从佛祖。手香新写法界观，眼净不觑登伽女。
余姚古县亦何有，龙井白泉甘胜乳。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

王巩清虚堂

清虚堂里王居士，闭眼观身如止水。水中照见万象空，敢问堂中谁隐几。
吴兴太守老且病，堆案满前长渴睡。愿君勿笑反自观，梦幻去来殊未已。
长疑安石恐不免，未信犀首终无事。勿将一念住清虚，居士与我盖同耳。

送渊师归径山

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馀山色。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
谿城六月水云蒸，飞蚊猛捷如花鹰。羡师方丈冰雪冷，兰膏不动长明灯。
山中故人知我至，争来问讯今何似。为言百事不如人，两眼犹能书细字。

与胡祠部游法华山

堤湖欲尽山为界，始见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虚堂泻清快。
使君年老尚儿戏，绿棹红船舞澎湃。一笑翻杯水溅裙，馀欢濯足波生隘。
长松搀天龙起立，苍藤倒谷云崩坏。仰穿蒙密得清旷，一览震泽吁可怪。
谁云四万八千顷，渺渺东尽日所晒。归途十里尽风荷，清唱一声闻露薤。
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忽逢佳士与名山，何异枯杨便马疥。
君犹鸾鹤偶飘堕，六翮如云岂长铩。不将新句纪兹游，恐负山中清净债。

又次前韵赠贾耘老

具区吞灭三州界，浩浩汤汤纳千派。从来不著万斛船，一苇渔舟恣奔快。
仙坛古洞不可到，空听馀澜鸣湃湃。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
山头卧碣吊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坏。空馀白棘网秋虫，无复青莲山幽怪。
我来徙倚长松下，欲掘茯苓亲洗晒。闻道山中富奇药，往往灵芝杂葵薤。
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今年大熟期一饱，食叶微虫真癣疥。
白花半落紫穟香，攘臂欲助磨镰铩。安得山泉变春酒，与子一洗寻常债。

赵阅道高斋

见公奔走谓公劳，闻公隐退云公高。公心底处有高下，梦幻去来随所遭。
不知高斋竟何义，此名之设缘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馀伊皋。
功名富贵俱逆旅，黄金知系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真秋毫。
坐看猿猱落罝罔，两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贤达与愚陋，岂直相去九牛毛。
长松百尺不自觉，企而羡者蓬与蒿。我欲赢粮往问道，未应举臂辞卢敖。

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

昔年尝羡任夫子，卜居新息临淮水。怪君便尔忘故乡，稻熟鱼肥信清美。
竹陂雁起天为黑，桐柏烟横山半紫。知君坐受儿女困，悔不先归弄清泚。
尘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将依白足，附书未免烦黄耳。
往虽不及来有年，诏恩倘许归田里。却下关山入蔡州，为买乌犍三百尾。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
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辞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
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

次韵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
万事如花不可期，馀年似酒那禁泻。忆昔扁舟泝巴峡，落帆樊口高桅亚。
长江衮衮空自流，白发纷纷宁少借。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
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
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

安国寺寻春

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槛欹深红。
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云母乱，鬓丝强理茶烟中。
遥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罗匀雾盖新妆，快马争风鸣杂珮。
玉川先生真可怜，一生耽酒终无钱。病过春风九十日，独抱添丁看花发。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次韵乐著作野步

老来几不辨西东，秋后霜林且强红。眼晕见花真是病，耳虚闻蚁定非聪。
酒醒不觉春强半，睡起常惊日过中。植杖偶逢为黍客，披衣闲咏舞雩风。
仰看落蕊收松粉，俯见新芽摘杞丛。楚雨还昏云梦泽，吴潮不到武昌宫。
废兴古郡诗无数，寂寞闲窗易粗通。解组归来成二老，风流他日与君同。

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塞江流柿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
倾家取乐不论命，散尽黄金如转烛。惟馀旧书一百车，方舟载入荆江曲。
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遥望刘郎薮。明朝寒食当过君，请杀耕牛压私酒。
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访古江之渍。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

陈季常自岐亭见访郡中及旧州诸豪争欲邀致之戏作陈孟公诗

孟公好饮宁论斗，醉后关门防客走。不妨闲过左阿君，百谪终为贤太守。
老居闾里自浮沉，笑问松柏何苦心。忽然载酒从陋巷，为爱扬雄作酒箴。
长安富儿求一过，千金寿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

武昌铜剑歌 并引

供奉官郑文，尝官于武昌。江岸裂，出古铜剑。文得之以遗余。冶铸精巧，非锻冶所成者。

雨馀江清风卷纱，雷公蹑云捕黄蛇。蛇行空中如狂矢，电光煜煜烧蛇尾。

或投以块铿有声，雷飞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铁，神物欲出山自裂。
细看两胁生碧花，犹是西江老蛟血。苏子得之何所为，蒯缑弹铗咏新诗。
君不见，凌烟功臣长九尺，腰间玉具高拄颐。

石　　芝 并引

元丰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梦游何人家。开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石上生紫藤如龙蛇，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尔折食一枝，众皆惊笑。其味如鸡苏而甘。明日，作此诗。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来初匀。了然非梦亦非觉，有人夜呼祁孔宾。
披衣相从到何许，朱栏碧井开琼户。忽惊石上堆龙蛇，玉芝紫笋生无数。
锵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鸡苏。主人相顾一抚掌，满堂坐客皆卢胡。
亦知洞府嘲轻脱，终胜嵇康羡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

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散人出入无町畦，朝游湖北暮淮西。高安酒官虽未上，两脚垂欲穿尘泥。
与君聚散若云雨，共惜此日相提携。千摇万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凫鹥。
层层草木暗西岭，浏浏霜雪鸣雪溪。空山古寺亦何有，归路万顷青玻璃。
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幅巾不拟过城市，欲踏径路开新蹊。
却忧别后不忍到，见子行迹空馀凄。吾侪流落岂天意，自坐迂阔非人挤。
行逢山水辄羞叹，此去未免勤盐齑。何当一遇李八百，相哀白发分刀圭。

五 禽 言 并引

梅圣俞尝作《四禽言》。余谪黄州，寓居定惠院。绕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苇。春夏之交，鸣鸟百族，土人多以其声之似者名之。遂用圣俞体作《五禽言》。

使君向蕲州，更唱蕲州鬼。我不识使君，宁知使君死。人生作鬼会不免，
使君已老知何晚。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

去年麦不熟，挟弹规我肉。今年麦上场，处处有残粟。丰年无象何处寻，
听取林间快活吟。

力作力作，蚕丝一百箔。垅上麦头昂，林间桑子落。愿侬一箔千两丝，
缫丝得蛹饲尔雏。

姑恶姑恶，姑不恶，妾命薄。
君不见，东海孝妇死作三年干，不如广汉庞姑去却还。

铁 拄 杖 并引

柳真龄，字安期，闽人也。家宝一铁拄杖，如椰栗木，牙节宛转天成，中空有簧，行辄微响。柳云得之浙中，相传王审知以遗钱□，□以赐一僧。柳偶得之，以遗余。作此诗谢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节。忽闻铿然爪甲声，四座惊顾知是铁。
含簧腹中迎泉语，迸火石上飞星裂。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闽王饷吴越。
不知流落几人手，坐看变灭如春雪。忽然赠我意安在，两脚未许甘衰歇。
便寻辙迹访崆峒，径渡洞庭探禹穴。披榛觅药采芝菌，刺虎钐蛟擉蛇蝎。
会教化作两钱锥，归来见公未华发。问我铁君无恙否，取出摩挲向公说。

四 时 词

春云阴阴雪欲落，东风和冷惊帘幕。渐看远水绿生漪，未放小桃红入萼。
佳人瘦尽雪肤肌，眉敛春愁知为谁。深院无人剪刀响，应将白晗作春衣。

垂柳阴阴日初永，蔗浆酪粉金盘冷。帘额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满黄蜂静。
高楼睡起翠眉嚬，枕破斜红未肯匀。玉腕半揎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

新愁旧恨眉生绿，粉汗馀香在蕲竹。象床素手熨寒衣，烁烁风灯动华屋。
夜香烧罢掩重扃，香雾空濛月满庭。抱琴转轴无人见，门外空闻裂帛声。

霜叶萧萧鸣屋角，黄昏陡觉罗衾薄。夜风摇动镇帷犀，酒醒梦回闻雪落。
起来呵手画双鸦，醉脸轻匀衬眼霞。真态生香谁画得，玉奴纤手嗅梅花。

二　　虫

君不见，水马儿，步步逆流水，大江东流日千里，此虫禓禓长在此。
君不见，鸲滥堆，决起随冲风，随风一去宿何许，逆风还落蓬蒿中。
二虫愚知俱莫测，江边一笑无人识。

徐使君分新火

临皋亭中一危坐，三见清明改新火。沟中枯木应笑人，钻斫不然谁似我。
黄州使君怜久病，分我五更红一朵。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

起携蜡炬绕空屋，欲事煎烹无一可。为公分作无尽灯，照破十方昏暗锁。

蜜 酒 歌 并引

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

脯青苔，炙青蒲。烂蒸鹅鸭乃瓠壶，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
贫家百物初何有。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诗书与我为曲蘖，
酝酿老夫成搢绅。质非文是终难久，脱冠还作扶犁叟。不如蜜酒无燠寒，
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诗殊少味，爱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怜，
不知更有王郎子。

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 五首

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
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

紫驼之峰人莫识，杂以鸡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鲭，尽是猩唇与熊白。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魄。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划如太华当我前，跛□欲上惊崷崒。
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诗人雕刻闲草木，搜抉肝肾神应哭。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
夜吟石鼎声悲秋，可怜好事刘与侯。何当一醉百不问，我欲眠矣君归休。

膏明兰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为数穷，微中有时堪解纷。
痴人但数羊羔儿，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万句卒非我，急走捉君应已迟。

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词无伦次

薄云霏霏不成雨，杖藜晓入千花坞。柯丘海棠吾有诗，独笑深林谁敢侮。
三杯卯酒入径醉，一枕春睡日亭午。竹间老人不读书，留我闭门谁教汝。
出檐聚枳十围大，写真素壁千蛟舞。东坡作塘今几尺，携酒一劳农工苦。
却寻流水出东门，坏垣古堑花无主。卧开桃李为谁妍，对立鸡鹅相媚妩。
开樽藉草劝行路，不惜春衫污泥土。褰裳共过春草亭，扣门却入韩家圃。
辘轳绳断井深碧，秋千索挂人何所。映帘空复小桃枝，乞浆不见应门女。
南山古台临断岸，雪阵翻空迷仰俯。故人馈我玉叶羹，火冷烟消谁为煮。
崎岖束缊下荒径，娅姹隔花闻好语。更随落景尽馀樽，却傍孤城得僧宇。
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
平生所向无一遂，兹游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终穷，岂弟君子神所予。

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 三首

饥人一梦饭甑溢，梦中一饱百忧失。只知梦饱本来空，未悟真饥定何物。
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去年太岁空在酉，傍舍壶浆不容乞。
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荡荡呼不闻，况欲稽首号泥佛。
瓮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脉脉何等秩。阴阳有时雨有数，民是天民天自恤。
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
倒冠落帻谢朋友，独与蚊雷共圭荜。故人嗔我不开门，君视我门谁肯屈。
可怜明月如泼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风从南来非雨候，且为疲人洗蒸郁。
褰裳一和快哉谣，未暇饥寒念明日。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平生懒惰今始悔，老大勤农天所直。沛然例赐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四方上下同一云，甘霪不为龙所隔。蓬蒿下湿迎晓来，灯火新凉催夜织。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苇枯荷恣漂溺。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

天公号令不再出，十日愁霖并为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
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泝亦佳，一叶扁舟任飘突。
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
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不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

孔毅父以诗戒饮酒问买田且乞墨竹次其韵

酒中真复有何好，孟生虽贤未闻道。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
一年揩洗见真妄，石女无儿焦谷槁。此身何异贮酒瓶，满辄予人空自倒。
武昌痛饮岂吾意，性不违人遭客恼。君家长松十亩阴，借我一庵聊洗心。
我田方寸耕不尽，何用百顷糜千金。枕书熟睡呼不起，好学怜君工杂拟。
且将墨竹换新诗，润色何须待东里。

任师中挽辞

大任刚烈世无有，疾恶如风朱伯厚。小任温毅老更文，聪明慈爱小冯君。
两任才行不须说，畴昔并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没，可怜太白与残月。
大任先去冢未干，小任相继呼不还。强寄一樽生死别，樽中有泪酒应酸。
贵贱贤愚同尽耳，君家不尽缘贤子。人间得丧了无凭，只有天公终可倚。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
坐令空山作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花间石室可容车，流苏宝盖窥灵宇。
何年霹雳起神物，玉棺飞出王乔墓。当时醉卧动千日，至今石缝馀糟醑。
山人一去五十年，花老石空谁作主。手植数松今偃盖，苍髯白甲低琼户。
我来取酒酹先生，后车仍载胡琴女。一声冰铁散岩谷，海为澜翻松为舞。
尔来心赏复何人，持节中郎醉无伍。独临断岸呼出日，红波碧巘相吞吐。
径寻我语觅馀声，拄杖彭铿叩铜鼓。长篇小字远相寄，一唱三叹神凄楚。
江风海雨入牙颊，似听石室胡琴语。我今老病不出门，海山岩洞知何许。
门外桃花自开落，床头酒瓮生尘土。前年开辟放柳枝，今年洗心参佛祖。
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今古。愿君不用刻此诗，东海桑田真旦暮。

和秦太虚梅花

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
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蚤。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
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不知风雨卷春归，收拾馀香还畀昊。

再和潜师

化工未议苏群槁，先同寒梅一倾倒。江南无雪春瘴生，为散冰花除热恼。

风清月落无人见，洗妆自趁霜钟蚤。惟有飞来双白鹭，玉羽琼枝斗清好。
吴山道人心似水，眼净尘空无可扫。故将妙语寄多情，横机欲试东坡老。
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且撼长条飧落英，忍饥未拟穷呼昊。

生日王郎以诗见庆次其韵并寄茶二十一片

折杨新曲万人趋，独和先生于苪于。但信椟藏终自售，岂知碗脱本无柸。
朅从冰叟来游宦，肯伴臞仙亦号儒。棠棣并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边郛。
不嫌雾谷霾松柏，终恐虹梁荷栋桴。高论无穷如锯屑，小诗有味似连珠。
感君生日遥称寿，祝我馀年老不枯。未办报君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腴。

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谁言万方声一概，鼍愤龙愁为余变。
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泝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

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廿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叠，快马轻衫来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横道清泉知我渴。
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夜深风露满中庭，惟有孤萤自开阖。

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

露宿风飧六百里，明朝饮马南江水。未见丰盈犀角儿，先逢玉雪王郎子。
对床欲作连夜语，念汝还须戴星起。夜来梦见小於菟，犹是髧髦垂两耳。
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
而今憔悴一羸马，逆旅担夫相汝尔。出城见我定惊嗟，身健穷愁不须耻。
我为乃翁留十日，掣电一欢何足恃。惟当火急作新诗，一醉两翁胜酒美。

别子由三首兼别迟

知君念我欲别难，我今此别非他日。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
三年磨我费百书，一见何止得双璧。愿君亦莫叹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宅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似盐车压千里。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不瞋不骂喜有馀，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龙尾砚歌 并引

余旧作《凤咮石砚铭》，其略云："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已而求砚于歙，歙人云："子自有凤咮，何以此为？"盖不能平也。奉议郎方君彦德，有龙尾大砚，奇甚，谓余若能作诗少解前语者，当奉饷。乃作此诗。

黄琮白琥天不惜，顾恐贪夫死怀璧。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
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诗成鲍谢石何与，笔落钟王砚不知。
锦茵玉匣俱尘垢，捣练支床亦何有。况瞋苏子凤咮铭，戏语相嘲作牛后。
碧天照水风吹云，明窗大几清无尘。我生天地一闲物，苏子亦是支离人。
粗言细语都不择，春蚓秋蛇随意画。愿从苏子老东坡，仁者不用生分别。

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

我家铜剑如赤蛇，君家石砚苍璧椭而洼。君持我剑向何许，大明宫里玉佩鸣冲牙。
我得君砚亦安用，雪堂窗下尔雅笺虫□。二物与人初不异，飘落高下随风花。
蒯缑玉具皆外物，视草草玄无等差。君不见秦赵城易璧，指图睨柱相矜夸。
又不见二生妾换马，骄鸣啜泣思其家。不如无情两相与，永以为好譬之桃李与琼华。

张作诗送砚反剑乃和其诗卒以剑归之

赠君长铗君当歌，每食无鱼叹委蛇。一朝得见暴公子，櫑具欲与冠争峨。
岂比杜陵贫病叟，终日长镵随短蓑。斩蛟刺虎老无力，带牛佩犊吏所诃。
故将换砚岂无意，恐君雕琢伤天和。作诗反剑亦何谓，知君欲以诗相磨。
报章苦恨无好语，试向君砚求馀波。诗成剑往砚应笑，那将屋漏供悬河。

眉子石砚歌赠胡□

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
游人指点小㗰处，中有渔阳胡马嘶。又不见，王孙青琐横双碧，肠断浮空远山色。
书生性命何足论，坐费千金买消渴。尔来丧乱愁天公，谪向君家书砚中。

小窗虚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毗耶居士谈空处，结习已空花不住。
试教天女为磨铅，千偈澜翻无一语。

送沈逵赴广南

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君随幕府战西羌，夜渡冰河斫云垒。
飞尘涨天箭洒甲，归对妻孥真梦耳。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发苍颜略相似。
我方北渡脱重江，君复南行轻万里。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牙真可喜。
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君归趁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

豆　　粥

君不见，虖沱流澌车折轴，公孙仓黄奉豆粥。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
又不见，金谷敲冰草木春，帐下烹煎皆美人。萍齑豆粥不传法，咄嗟而办石季伦。
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自不知，更识人间有真味。
岂如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
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

秦少游梦发殡而葬之者云是刘发之柩是岁发首荐秦以诗贺之刘泾亦作因次其韵

君看三代士执雉，本以杀身为小补。居官死职战死绥，梦尸得官真古语。
五行胜己斯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禄犹宾客，待以纯臣盖非古。
餽焉日献称寡君，岂比公卿相尔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丧悲欢反其故。
草袍芦箠相妩媚，饮食嬉游事群聚。曲江船舫月灯球，是谓舞殡而歌墓。
看花走马到东野，馀子纷纷何足数。二生年少两豪逸，诗酒不知轩冕苦。
故令将仕梦发棺，劝子勿为官所腐。涂车刍灵皆假设，着眼细看君勿误。
时来聊复一飞鸣，进隐不须烦伍举。

龟山辩才师

此生念念浮云改，寄语长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龟山背。
木鱼呼客振林莽，铁凤横空飞彩绘。忽惊堂宇变雄深，坐觉风雷生謦欬。
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
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何当来世结香火，永与名山躬井硙。

赠潘谷

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
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
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妍。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

魏王大瓠无人识，种成何翅实五石。不辞破作两大尊，只忧水浅江湖窄。
我材濩落本无用，虚名惊世终何益。东方先生好自誉，伯夷子路并为一。
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与稷。暮年欲学柳下惠，嗜好酸咸不相入。
金山也是不羁人，蚤岁闻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谓实。
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蔡景繁官舍小阁

使君不独东南美，典刑尚记先君子。戏嘲王叟短辕车，肯为徐郎书纸尾。
三年弭节江湖上，千首放怀风月里。手开西阁坐虚明，目净东溪照清泚。
素琴浊酒容一榻，落霞孤鹜供千里。大舫何时系门柳，小诗屡欲书窗纸。
文昌新构满鹓鸾，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岂有命，南来寂寞君归矣。

卷十五

苏东坡七古下 一百二十首

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

上晕铜花蚀秋水，要须悍石相砻砥。十年冰檗战膏粱，万里烟波濯纨绮。
归来诗思转清激，百丈空潭数鲂鲤。逝将桂浦撷兰荪，不记槐堂收剑履。
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君知先竭是甘井，我愿得全如苦李。
妄心不复九回肠，至道终当三洗髓。广陵阳羡何足较，只有无何真我里。
乐全老子今禅伯，掣电机锋不容拟。心通岂复问云何，印可聊须答如是。
相逢为我话留滞，桃花春涨孤舟起。

寄蕲簟与蒲传正

兰溪美箭不成笛，离离玉箸排霜脊。千沟万缕自生风，入手未开先惨栗。
公家列屋闲蛾眉，珠帘不动花阴移。雾帐银床初破睡，牙签玉局坐弹棋。
东坡病瘦长羁旅，冻卧饥吟似饥鼠。倚赖春风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火冷灯青谁复知，孤舟儿女自□咿。皇天何时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
愿君净扫清香阁，卧听风漪声满榻。习习远从两腋生，请公乘此朝阊阖。

渔　　父 四首

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观杭州钤辖欧育刀剑战袍

青绫衲衫暖衬甲，红线勒帛光绕胁。秃襟小袖雕鹘盘，大刀长剑龙蛇柙。
两军鼓噪屋瓦坠，红尘白羽纷相杂。将军恩重此身轻，笑履锋铓如一插。
书生只肯坐帷幄，谈笑毫端弄生杀。叫呼击鼓催上竿，猛士应怜小儿黠。
试问黄河夜偷渡，掠面惊沙寒霎霎。何如大舰日高眠，一枕清风过苕霅。

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须无由玄。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谁似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
门前罢亚十顷田，清溪绕屋花连天。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
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
恨君不识颜平原，恨我不识元鲁山。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

题王逸少帖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楚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书林逋诗后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
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
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
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
我笑无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

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

苏陈甥舅真冰玉，正始风流起颓俗。夫人高节称其家，凛凛寒松映修竹。
鸡鸣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岂惟室家宜寿母，实与朝廷生异人。
忘躯徇国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不须拥笏强垂鱼，我视去来皆梦尔。
诵诗相挽真区区，墓碑千字多遗馀。他年太史取家传，知有班昭续汉书。

次韵答贾耘老

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东来六月井无水，仰看古堰横奔牛。
平生管鲍子知我，今日陈蔡谁从丘。夜航争渡泥水涩，牵挽直欲来瓜州。
自言嗜酒得风痹，故乡不敢居温柔。定将泛爱救沟壑，衰病不复从前乐。
今年太守真卧龙，笑语炎天出冰雹。时低九尺苍须髯，过我三间小池阁。
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为君置酒饮且哦，草间秋虫亦能歌。
可怜老骥真老矣，无心更秣天山禾。

送杨杰 并序

元为子尝奉使登太山绝顶，鸡一鸣，见日出。又尝以事过华山，重九日饮酒莲华峰上。今乃奉诏与高丽僧统游钱塘。皆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诗以送之。

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
太华峰头作重九，天风吹滟黄花酒。浩歌弛下腰带鞓，醉舞崩崖一挥手。
神游八极万缘虚，下视蚊雷隐污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厉东海骑鲸鱼。
三韩王子西求法，凿齿弥天两勍敌。过江风急浪如山，寄语舟人好看客。

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

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
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鱼蓑闲。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
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问今太守为谁欤，护羌充国鬓未斑。
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超然置酒寻旧迹，尚有诗赋镵坚顽。
孤云落日在马耳，照耀金碧开烟鬟。郑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濑鸣玦环。
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

海市 并序

予闻登州海市旧矣。父老云：常出于春夏，今岁晚不复见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乃作此诗。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坐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
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信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
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

拾遗被酒行歌处，野梅官柳西郊路。闻道华阳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
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潇潇。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
百岁风狂定何有，羡君今作峨眉叟。纵未家生执戟郎，也应世出埋轮守。
莫欺老病未归身，玉局他年第几人。会待子猷清兴发，还须雪夜去寻君。

送陈睦知潭州

华清缥眇浮高栋，上有缬林藏石瓮。一杯此地初识君，千岩夜上同飞鞚。
君时年少面如玉，一饮百觚嫌未痛。白鹿泉头山月出，寒光泼眼如流汞。
朝元阁上酒醒时，卧听风鸾鸣铁凤。旧游空在人何处，二十三年真一梦。
我得生还雪鬓满，君亦老嫌金带重。有如社燕与秋鸿，相逢未稳还相送。
洞庭青草渺无际，天柱紫盖森欲动。湖南万古一长嗟，付与骚人发嘲弄。

用前韵答西掖诸公见和

双猊蟠础龙缠栋，金井辘轳鸣晓瓮。小殿垂帘碧玉钩，大宛立仗青丝鞚。
风驭宾天云雨隔，孤臣忍泪肝肠痛。羡君意气风生坐，落笔纵横盘走汞。
上樽日日泻黄封，赐茗时时开小凤。闭门怜我老太玄，给札看君赋云梦。
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屡费琼瑶重。岂惟蹇步困追攀，已觉侍史疲奔送。
春还宫柳腰支活，雨入御沟鳞甲动。借君妙语发春容，顾我风琴不成弄。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炯炯明珠照双璧，当年三老苏程石。里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门倒凫舄。
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
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诸孙相逢万里外，一笑未解千忧集。
子方得郡古山阳，老手生风谢刀笔。我正含毫紫微阁，病眼昏花困书檄。
莫教印绶系馀年，去扫坟墓当有日。功成头白早归来，共藉梨花作寒食。

送王伯扬守虢

华山东麓秦遗民，当时依山来避秦。至今风俗含古意，柔桑渌水招行人。
行人掉臂不回首，争入崤函土囊口。惟有使君千里来，欲饮三堂无事酒。
三堂本来一事无，日长睡起闻投壶。床头砚石开云月，涧底松根斲雪腴。

山棚盗散人安寝，劝买耕牛发陈廪。归来只作水衡卿，我欲携壶就君饮。

虢国夫人夜游图

佳人自鞚玉花骢，翩如惊燕踏飞龙。金鞭争道宝钗落，何人先入明光宫。
宫中羯鼓催花柳，玉奴弦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贵人，走马来看不动尘。
明眸皓齿谁复见，只有丹青馀泪痕。人间俯仰成今古，吴公台下雷塘路。
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

武昌西山 并引

嘉祐中，翰林学士承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旧事。圣求尝作《元次山洼樽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

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
西山一上五十里，风驾两腋飞崔嵬。同游困卧九曲岭，褰衣独到吴王台。
中原北望在何许，但见落日低黄埃。归来解剑亭前路，苍崖半入云涛堆。
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杯饮无樽罍。尔来古意谁复嗣，公有妙语留山隈。
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烧苍苔。当时相望不可见，玉堂正对金銮开。
岂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烛高花催。江边晓梦忽惊断，铜镮玉锁鸣春雷。
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请公作诗寄父老，往和万壑松风哀。

再用前韵

朱颜发过如春醅，胸中梨枣初未栽。丹砂未易扫白发，赤松却欲参黄梅。
寒溪本自远公社，白莲翠竹依崔嵬。当时石泉照金像，神光夜发如五台。
饮泉鉴面得真意，坐视万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远泝江水穷离堆。
还朝岂独羞老病，自叹才尽倾空罍。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风月清隅隈。
我如废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阴苔。数诗往复相感发，汲新除旧寒光开。
遥知二月春江阔，雪浪倒卷云峰摧。石中无声水亦静，云何解转空山雷。
欲就诸公评此语，要识忧喜何从来。愿求南宗一勺水，往与屈贾湔馀哀。

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

扶桑大茧如瓮盎，天女织绡云汉上。往来不遣凤衔梭，谁能鼓臂投三丈。
人间刀尺不敢裁，丹青付与濠梁崔。风蒲半折寒雁起，竹间的皪寒江梅。
画堂粉壁翻云幕，十里江天无处著。好卧元龙百尺楼，笑看江水拍天流。

次韵三舍人省上

纷纷荣瘁何能久，云雨从来翻覆手。恍如一梦堕枕中，却见三贤起江右。
嗟君妙质皆瑚琏，顾我虚名但箕斗。明朝冠盖蔚相望，共扈翠辇朝宣光。
武皇已老白云乡，正与群帝骖龙翔，独留杞梓扶明堂。

偶与客饮孔常父见访设席延请忽上马驰去已而有诗戏用其韵答之

杨雄他文不皆奇，犹称观瓶居井眉。酒容法士两小儿，陈遵张竦何曾知。
主人有酒君独辞，蟹螯何不左手持。岂复见吾横气机，遣人追君君绝驰。
尽力去花君自痴，醍醐与酒同一卮，请君更问文殊师。

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

潭潭古屋云幕垂，省中文书如乱丝。忽见伯时画天马，朔风胡沙生落锥。
天马西来从西极，势与落日争分驰。龙膺豹股头八尺，奋迅不受人间羁。
元狩虎脊聊可友，开元玉花何足奇。伯时有道真吏隐，饮啄不羡山梁雌。
丹青弄笔聊尔耳，意在万里谁知之。干惟画肉不画骨，而况失实空馀皮。
烦君巧说腹中事，妙语欲遣黄泉知。君不见，韩生自言无所学，厩马万匹皆吾师。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亲

东来谁迎使君车，知是丈人屋上乌。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楼上马不用扶。
使君负弩为前驱，蜀人不复谈相如。老幼化服一事无，有鞭不施安用蒲。
春波如天涨平湖，鞓红照坐香生肤。拳腥上寿白玉壶，公堂登歌凤将雏。
诸孙欢笑争挽须，蜀人画作西湖图。

郭熙画秋山平远

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
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疏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时，中流回头望云巘。
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为君纸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
我从公游如一日，不觉青山映黄发。为画龙门八节滩，待向伊川买泉石。

赠李道士 并序

驾部员外郎李宗君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汉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练善画，以遗

火得罪，当死。君缓其狱，会赦，获免。时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为李氏子以报。可元既死二十馀年，而君子世昌之妇梦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孙。幼而善画，既长，读庄、老，喜之，遂为道士，赐号妙应。事母以孝谨闻。其写真，盖妙绝一时云。

世人只数曹将军，谁知虎头非痴人。腰间大羽何足道，颊上三毛自有神。
平生狎侮诸公子，戏著幼舆岩石里。故教世世作黄冠，布袜青鞋弄云水。
千年鼻祖守关门，一念还为李耳孙。香火旧缘何日尽，丹青馀习至今存。
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 二首

三馆曝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秋蛇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
玉函金籥上天来，紫衣敕使亲临启。纷纶过眼未易识，磊落挂壁空云委。
归来妙意独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
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君不见长安永宁里，王家破垣谁复修。

元章作书日千纸，平生自苦谁与美。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
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忍饥看书泪如洗，至今鲁公馀乞米。

九月十五日迩英讲论语终篇赐执政讲读史官燕于东宫又遣中使就赐御书诗各一首臣轼得紫薇花绝句其词云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翌日各以表谢又进诗一篇臣轼诗云

绣裳画衮云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戏。日高黄繖下西清，风动槐龙舞交翠。
壁中蠹简今千年，漆书科斗光射天。诸儒不复忧吻燥，东宫赐酒如流泉。
酒酣复拜千金赐，一纸惊鸾回凤字。苍颜白发便生光，袖有骊珠三十四。
归来车马已喧阗，争看银钩墨色鲜。人间一日传万口，喜见云章第一篇。
玉堂昼掩文书静，铃索不摇钟漏永。莫言弄笔数行书，须信时平由主圣。
犬羊散尽沙漠空，捷书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文思天子师文母，终闭玉关辞马武。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

送乔仝寄贺君 六首 并序

旧闻靖长官、贺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圣皇帝东封，有谒于道左者，

其谒云：晋水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阅谒，见之大惊，物色求之，不可得。天圣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诣阙进佛道像，直数千万。张公安道与澄游，具得其事。又有乔仝者，少得大风疾，几死。贺使学道，今年八十，益壮盛。人无复见贺者，而仝数见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来京师十许日，予留之，不可。曰：贺以上元期我于蒙山；又曰：吾师尝游密州，识君于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诗以送之，且作五绝句以寄贺。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恶疾堕眉须。红颜白发惊妻孥，览镜自嫌欲弃躯。
结茅穷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卢。方瞳照野清而癯，再拜未起烦一呼。
觉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莲花出泥涂。随师东游渡潍邦，山头见我两轮朱。
岂知仙人混屠沽，尔来八十胸垂胡。上山如飞瞋人扶，东归有约不敢渝。
新年当参老仙儒，秋风西来下双凫，得枣如瓜分我无。

生长兵间蚤脱身，晚为元祐太平人。不惊渤澥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

曾谒东封玉辂尘，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宫夜奏空名姓，怅望云霞缥缈人。

垂老区区岂为身，微言一发重千钧。始知不见高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

旧闻父老晋郎官，已作飞腾变化看。闻道东蒙有居处，愿供薪水看烧丹。

千古风流贺季真，最怜嗜酒谪仙人。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

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

少年鞍马勤远行，卧闻龁草风雨声，见此忽思短策横。
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
门前欲嘶御史骢，诏恩三日休老翁，羡君怀中双橘红。

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晤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沽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臞仙。

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

东坡先生未归时，自种来禽与青李。五年不踏江头路，梦逐东风泛苹芷。
江梅山杏为谁容，独笑依依临野水。此间风物君未识，花浪翻天雪相激。

明年我复在江湖，知君对花三叹息。

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薄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

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
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慈姥岩前自唤渡，青衣江畔人争扶。
今年蚕市数州集，中有遗民怀袴襦。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鬓红带老不癯。
我欲西归卜邻舍，隔墙拊掌容歌呼。不学山王乘驷马，回头空指黄公垆。

次前韵送程六表弟

君家兄弟真连璧，门十朱轮家万石。竹使犹分刺史符，尚方行赐尚书舄。
前年持节发仓廪，到处卖刀收茧栗。归来闭口不论功，却走渡江谁复惜。
君才不用如涧松，我老得全犹社栎。青衫莫厌百僚底，白首上有千薪积。
忆昔江湖一钓舟，无数云山供点笔。未应偏障西风扇，只恐先移北山檄。
凭君寄谢江南叟，念我空见长安日。浮江溯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

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秸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
岂如厩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

送蹇道士归庐山

物之有知盖恃息，孰居无事使出入。心无天游室不空，六凿相攘妇争席。
法师逃人入庐山，山中无人自往还。往者一空还者失，此身正在无还间。
绵绵不绝微风里，内外丹成一弹指。人间俯仰三千秋，骑鹤归来与子游。

木　　山 并引

吾先君子尝蓄木山三峰，且为之记与诗。诗人梅二丈圣俞，见而赋之。今三十年矣，而犹子千乘，又得五峰，益奇。因次圣俞韵，使并刻之其侧。

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时来幸逢河伯秋，掀然见怪推不流。
蓬婆雪岭巧雕锼，蛰虫行蚁为豪酋。阿咸大胆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

城中古沼浸坤轴，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樲。
会将白发对苍巘，鲁人不厌东家丘。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邪云邪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
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
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
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
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
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兴隆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

天风淅淅飞玉沙，诏恩归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里雪，正似蒼蔔林中花。
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踏冰凌兢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
羡君五字入诗律，欲与六出争天葩。头风已倩檄手愈，背痒却得仙爪爬。
银瓶泻油浮蚁酒，紫碗铺粟盘龙茶。幅巾起作鸜鹆舞，叠鼓谁掺渔阳挝。
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晨霞。

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仆赋诗十四韵晋卿和之语特奇丽因复次韵不独纪其诗画之美亦为道其出处契阔之故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爱之义也

山中举头望日边，长安不见空云烟。归来长安望山上，时移事改应潸然。
管弦去尽宾客散，惟有马埒编金泉。渥洼故自千里足，要饱风雪轻山川。
屈居华屋啗枣脯，十年俯仰龙旂前。却因瘦病出奇骨，盐车之厄宁非天。
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画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
郑虔三绝君有二，笔势挽回三百年。欲将岩谷乱窈窕，眉峰修嫮夸连娟。
人间何有春一梦，此身将老蚕三眠。山中幽绝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
能令水石长在眼，非君好我当谁缘。愿君终不忘在莒，乐时更赋囚山篇。

东川清丝寄鲁冀州戏赠

鹅溪清丝清如冰，上有千岁交枝藤。藤生谷底饱风雪，岁晚忽作龙蛇升。
嗟我虽为老侍从，骨寒只受布与缯。床头锦衾未还客，坐觉芒刺在背膺。

岂如髯卿晚乃贵，福禄正似川方增。醉中倒著紫绮裘，下有半臂出缥绫。
封题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遥知千骑出清晓，积雪未放浮尘兴。
白须红带柳丝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纹出领袖，吾髯虽老无人憎。

寄蔡子华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君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辈。莫从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介亭饯杨杰次公

篮舆西山登山门，嘉与我友寻仙村。丹青明灭风篁岭，环珮空响桃花源。
前朝欲上已蜡屐，黑云白雨如倾盆。今晨积雾卷千里，岂畏触热生病根。
在家头陀无为子，久与青山为弟昆。孤峰尽处亦何有，西湖镜天江抹坤。
临高挥手谢好住，清风万壑传其言。风回响答君听取，我亦到处随君轩。

安州老人食蜜歌

安州老人心似铁，老人心肝小儿舌。不食五谷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
蜜中有诗人不知，千花百草争含姿。老人咀嚼时一吐，还引世间痴小儿。
小儿得诗如得蜜，蜜中有药治百疾。正当狂走捉风时，一笑看诗百忧失。
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
因君寄与双龙饼，镜空一照双龙影。三吴六月水如汤，老人心似双龙井。

送张嘉州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
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岂惟浊世隐狂奴，时平亦出佳公子。
初冠惠文读城旦，晚入奉常陪剑履。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
未应良木弃大匠，要使名驹试千里。奉亲官舍当有择，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粲连樯一万艘，红妆执乐三千指。簿书期会得馀闲，亦念人生行乐耳。

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 二首

君不见，元帅府前罗万戟，涛头未顺千弩射。至今凤凰山下路，长借一箭开两翼。
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
坐陈三策本人谋，惟留一诺待我画。老病思归真暂寓，功名如幻终何得。
从来自笑画蛇足，此事何殊食鸡肋。怜君嗜好更迂阔，得我新诗喜折屐。
江湖粗了我竟归，馀事后来当润色。一庵闲卧洞霄宫，井有丹砂水长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斩长蛟本无赖。平生倔强韩退之，文字犹为鳄鱼戒。
石门之役万金耳，首鼠不为吾已隘。江湖开塞古有数，两鹄飞来告成坏。
劝农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骇。上饶使君更超轶，坐睨浮山如累块。
髯张乃我结袜生，诗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归朝同此拜。

棕　　笋 并引

　　棕笋状如鱼，剖之得鱼子，味如苦笋而加甘芳。蜀人以馔佛僧，甚贵之，而南方不知也。笋生肤毳中，盖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间可剥取，过此苦涩，不可食矣。取之，无害于木，而宜于饮食。法当蒸熟，所施略与笋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饷殊长老。

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夜叉剖瘿欲分甘，箨龙藏头敢言美。
愿随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问君何事食木鱼，烹不能鸣固其理。

次韵曹子方运判雪中同游西湖

词源滟滟波头展，清唱一声岩谷满。未容雪积句先高，岂独湖开心自远。
云山已作歌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诗，何异书鱼餐蠹简。

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寐戏作放鱼

东池浮萍半粘块，裂碧跳青出鱼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阔摇深吹荇带。
吾僚有意为迁居，老守纵馋那忍脍。纵横争看银刀出，瀺灂初惊玉花碎。
但愁数罟损鳞鬣，未信长堤隔涛濑。泼泼发发须臾间，圉圉洋洋寻丈外。
安知中无蛟龙种，尚恐或有风云会。明年春水涨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复次放鱼韵答赵承议陈教授

扰扰万生同大块，抢榆不羡培风背。青丘已吞云梦芥，黄河复缭天门带。
长讥韩子隘且陋，一饱鲸鱼何足脍。东坡也是可怜人，披抉泥沙收细碎。
逝将归修八节滩，又欲往钓七里濑。正似此鱼逃网中，未与造物游数外。
且将新句调二子，湖上秋高风月会。为君更唤木肠儿，脚扣两舷歌小海。

六观堂老人草书

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方其梦时了非无，泡影一失俯仰殊。
清露未晞电已徂，此灭灭尽乃真吾。云如死灰实不枯，逢场作戏三昧俱。
化身为医忘其躯，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苍鼠奋髯饮松腴。
剡藤玉板开雪肤，游龙天飞外人呼，莫作羞涩羊氏姝。

聚星堂雪 并引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馀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续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
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微灯照明灭。
归来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铃索掣。未嫌长夜作衣棱，却怕初阳生眼缬。
欲浮大白追馀赏，幸有回飙惊落屑。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裁一瞥。
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喜刘景文至

天明小儿更传呼，髯刘已到城南隅。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
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闻其来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
江淮旱久尘土恶，朝来清雨濯鬓须。相看握手两无事，千里一笑无乃迂。
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
新堤旧井各无恙，参寥六一岂念吾。别后新诗巧摹写，袖中知有钱塘湖。

送欧阳季默赴阙

先生岂止一怀祖，郎君不减王文度。膝上几日今白须，令我眼中见此父。

汝南相从三晦朔，君去苦早我来暮。霜风凄紧正脱木，颍水清浅可立鹭。
莫辞白酒泻香泉，已觉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执别手，更遣梦得出奇句。
郎君可是管库人，乃使骡骥随蹇步。置之行矣无足道，贤愚岂在遇不遇。

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

万松岭上黄千叶，载酒年年踏松雪。刘郎去后谁复来，花下有人心断绝。
东斋夜坐搜雪句，两手龟坼霜须折。无情岂亦畏嘲弄，穿帘入户吹灯灭。
纷纷儿女争所似，碧海长鲸君未掣。朝来云汉接天流，顾我小诗如点缬。
欧阳赵陈在户外，急扫中庭铺木屑。交游虽似雪柏坚，聚散行作风花瞥。
晴光融作一尺泥，归有何事真无说。泥干路稳放君去，莫倚马蹄如踣铁。

次前韵送刘景文

白云在天不可呼，明月岂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无。
路人不识呼尚书，但见凛凛雄千夫。岂知入骨爱诗酒，醉倒正欲蛾眉扶。
一篇向人写肝肺，四海知我霜鬓须。欧阳赵陈皆我有，岂谓夫子驾复迂。
迩来又见三黜柳，共此暖热餐毡苏。酒肴酸薄红粉暗，只有颍水清而姝。
一朝寂寞风雨散，对影谁念月与吾。何时归帆溯江水，春酒一变甘棠湖。

蜡梅一首赠赵景贶

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
天工变化谁得知，我亦儿嬉作小诗。君不见，万松岭上黄千叶，玉蕊檀心两奇绝。
醉中不觉渡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归来却梦寻花去，梦里花仙觅奇句。
此间风物属诗人，我老不饮当付君。君行适吴我适越，笑指西湖作衣钵。

阎立本职贡图

正观之德表万邦，浩如沧海吞河江。音容伧狞服奇庞，横绝岭海逾涛泷。
珍禽瑰产争牵扛，名王解辫却盖幢。粉本遗墨开明窗，我喟而作心未降，
魏征封伦恨不双。

次韵王滁州见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农夫怨行路。君看永叔与元之，坎轲一生遭口语。
两翁当年鬓未丝，玉堂挥翰手如飞。教得滁人解吟咏，至今里巷嘲轻肥。
君家联翩尽卿相，独来坐啸溪山上。笑捐浮利一鸡肋，多取清名几熊掌。
丈夫自重贵难售，两翁今与青山久。后来太守更风流，要伴前人作诗瘦。

我倦承明苦求出，到处遗踪寻六一。凭君试与问琅邪，许我来游莫难色。

次韵徐仲车

恶衣恶食诗愈好，恰是霜松啭春鸟。苍蝇莫乱远鸡声，世上谁知公觉早。
八年看我走三州，月自当空水自流。人间扰扰真蝼蚁，应笑人呼作斗牛。

在颍州与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

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朅来颍尾弄秋色，一水萦带昭灵宫。
坐思吴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朣胧。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
雷塘水干禾黍满，宝钗耕出馀鸾龙。明年诗客来吊古，伴我霜夜号秋虫。

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

使君不用山鞠穷，饥民自逃泥水中。欲将百渎起凶岁，免使甑石愁扬雄。
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千夫馀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
十年憔悴尘土窟，清澜一洗啼痕空。王孙本自有仙骨，平生宿卫明光宫。
一行作吏人不识，正似云月初朦胧。时临此水照冰雪，莫遣白发生秋风。
定须却致两黄鹄，新与上帝开濯龙。湖成君归侍帝侧，灯花已缀钗头虫。

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

少年独识晁新城，闭门却扫卷□旌。胸中自有谈天口，坐却秦军发墨守。
有子不为谋置锥，虹霓吞吐忘寒饥。端如太史牛马走，严徐不敢连尻脽。
徘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复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
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幨。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
老人饮酒无人佐，独看红药倾白堕。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闻林夫当徙灵隐寺寓居戏作灵隐前

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鹫。不知水从何处来，跳波赴壑如奔雷。
无情有意两莫测，肯向冷泉亭下相萦回。我在钱塘六百日，山中暂来不暖席。
今君欲作灵隐居，葛衣草屦随僧蔬。能与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书中书。

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叩门如有求，颀然鹤骨清而修。
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蹈轲丘。尚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四十秋。
病鹤不病骨愈虬，惟有我颜老可羞。醉翁宾客散九州，几人白发还相收。
我如怀祖拙自谋，正作尚书已过优。君求会稽实良筹，往看万壑争交流。

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为县令元丰中，吏贪功利以病农。君欲言之路无从，移书谏臣以自通。
元丰天子为改容，我时匹马江西东。问之逆旅言颇同，老人爱君如刘宠，
小儿敬君如鲁恭。尔来明目达四聪，收拾駔骏冀北空，君为赤令有古风。
政声直入明光宫，天厩如海养群龙。并收其子岂不公。白沙何必烦此翁。

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一时顷。
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黄门殿中春事罢，诏许来迎先出省。
已飞青盖在河梁，定饷黄封兼赐茗。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颍。

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书公复以涵星砚献纯父侍讲子功有诗纯父未也复以月石风林屏赠之谨和子功诗并求纯父数句

紫潭出玄云，翳我潭中星。独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书，默坐养此昏花睛，时时一开眼，见此云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伪何足评。笑彼三子欧梅苏，无事自作雪羽争。故将屏砚送两范，要使珠璧栖窗棂。大范忽长谣，语出月胁令人惊。小范当继之，说破星心如鸡鸣。床头复一月，下有风林横。急送小范家，护此涵心泓。愿从少陵博一句，山木尽与洪涛倾。

次韵范纯父涵心砚月石风林屏诗

月次于房历三星，斗牛不神箕独灵。簸摇桑榆尽西靡，影落苏子砚与屏。
天工与我两厌事，孰居无事为此形。与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温室观尧蓂。
自怜太史牛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挂神武，便击云水归南溟。
陶泓不称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与夫子，欲使妙质留天庭。
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
我时醉眠风林下，夜与渔火同青荧。抚物怀人应独叹，作诗寄子谁当听。

次韵吴传正枯木歌

天工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梦回疏影在东窗，惊怪霜枝连夜发。
生成变坏一弹指，乃知造物初无物。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
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
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但当与作少陵诗，或自与君拈秃笔。
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尽将书画散朋友，独与长铗归来乎。

书晁说之考牧图后

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
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
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
寻山跨坑谷，腾趠筋骨强。烟蓑雨笠长林下，老去而今空见画。
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

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
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
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诗一笑君应闻。

雪浪石

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眷，半掩落日先黄昏。
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
揭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
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
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

石芝 并引

予尝梦食石芝，作诗记之，今乃真得石芝于海上，子由和前诗见寄。予顷在京师，有凿井得如小儿手以献者，臂指皆具，肤理若生。予闻之隐者，此肉芝也。与子由烹而食之。追记其事，复次前韵。

土中一掌婴儿新，爪指良是肌骨匀。见之怖走谁敢食，天赐我尔不及宾。

旌阳远游同一许，长史玉斧皆门户。我家韦布三百年，只有阴功不知数。
跪陈八簋加六瑚，化人视之真块苏。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嚬雕胡。
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古来大药亦可求，真契当如磁石铁。

鹤　　叹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鹏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馀，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

边城岁暮多风雪，强压春醪与君别。玉帐夜谈霜月苦，铁骑晓出冰河裂。
断蓬飞叶卷黄沙，只有千林蒙松花。应为王孙朝上国，珠幢玉节与排衙。
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间啸且诺。仆夫为我催归来，要与北海春水争先回。

次韵子由清汶老龙珠丹

天公不解防痴龙，玉函宝方出龙宫。雷霆下索无处避，逃入先生衣袂中。
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隐屠酒。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锻何劳纬萧手。
黄门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枣熟。玄珠白璧两无求，无胫金丹来入腹。
区区分别笑乐天，那知空门不是仙。

次韵子由书清汶老所传秦湘二女图

春风消冰失瑶玉，我本无身安有触。羊生得妇如得风，握手一笑未为辱。
先生室中无天游，佩环何处鸣风瓯。随魔未必皆魔女，但与分灯遣归去。
胡为写真传世人，更要维摩一转语。丹元茅茨只三间，太极老人时往还。
点检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

旃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脐柏所薰。香螺脱□来相群，能结缥缈风中云。
一灯如萤起微焚，何时度尽缪篆纹。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
东坡持是寿卯君，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共厄中年点蝇蚊。
晚遇斯须何足云，君方论道承华勋。我亦旗鼓严中军，国恩未报敢不勤。
但愿不为世所醺，尔来白发不可耘。问君何时返乡枌，收拾散亡理放纷。
此心实与香俱焄，闻思大士应已闻。

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

丹青久衰工不艺，人物尤难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画手悬知是徒隶。
吴生已与不传死，那复典刑留近岁。人间几处变西方，尽作波涛翻海势。
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
似闻遗墨留汝海，古壁蜗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栋宇，错落浮云卷新霁。
使君坐啸清梦馀，几叠衣纹数衿袂。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

今日江头天色恶，炮车云起风欲作。独望钟山唤宝公，林间白塔如孤鹤。
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电眸虎齿霹雳舌，为予吹散千峰云。
南行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画蒋山图，仍作泉公唤居士。

江　西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泷，篙声荦确相舂撞。
醉卧欲醒闻淙淙，真欲一口吸老庞。何人得俊窥鱼矼，举叉绝叫尺鲤双。

秧马歌 并引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橇行泥上，岂秧马之类乎？作《秧马歌》一首，附于《禾谱》之末云。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
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赍。
何用繁缨与月题，却从畦东走畦西。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隮。
锦鞯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駃騠。

月 华 寺

天公胡为不自怜，结土融石为铜山。万人采斫富媪泣，只有金帛资豪奸。

脱身献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还。月华三火岂天意，至今茇舍依榛菅。
僧言此地本龙象，兴废反掌曾何艰。高岩夜吐金碧气，晓得异石青斓斑。
坑流窟发钱涌地，暮施百镒朝千锾。此山出宝以自贼，地脉已断天应悭。
我愿铜山化南亩，烂漫黍麦苏惸鳏。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铛煮饭茅三间。

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
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谁耕。
道华亦尝啖一枣，契虚正欲仇三彭。铁桥石柱连空横，杖藜欲趁飞猱轻。
云溪夜逢瘖虎伏，斗坛昼出铜龙吟。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
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
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还须略报老同叔，赢粮万里寻初平。

寓居合江楼

海上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
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
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
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尊。

再用前韵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
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
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
麻姑过君急扫洒，鸟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

花落复次前韵

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挂成幽昏。
暗香入户寻短梦，青子缀枝留小园。披衣连夜唤客饮，雪肤满地聊相温。
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先生来年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

多情好事馀习气，惜花未忍都无言。留连一物吾过矣，笑领百罚空罍樽。

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

孤臣南游堕黄菅，君亦何事来牧蛮。舣舟蜑户龙冈窟，置酒椰叶桄榔间。
高谈已笑衰语陋，杰句尤觉清诗孱。博罗小县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还。
君应回望秦与楚，梦涉汉水愁秦关。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檗参洞山。
何时旷荡洗瑕谪，与君归驾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两山遥对双烟鬟。
归耕不用一钱物，惟要两脚飞孱颜。玉床丹鏃记分我，助我金鼎光斓斑。

再用前韵

乐天双鬓如霜菅，始知谢遣素与蛮。我兄绿发蔚如故，已了梦幻齐人间。
蛾眉劝酒聊尔耳，处仲太忍茂弘孱。三杯径醉便归卧，海上知复几往还。
连娟六么趁蹋鞠，杳眇三叠萦阳关。酒醒梦断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
忽惊铙鼓发半夜，明月不许幽人攀。赠行无物惟一语，莫遣瘴雾侵云鬟。
罗浮道人一倾盖，欲系白日留君颜。应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许缀蓬莱班。

游博罗香积寺 并引

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
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
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
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
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支为先驱。
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
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
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似闻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候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

伟哉造物真豪纵，攫土抟沙为此弄。擘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
因随化人履巨迹，得与仙兄蹑飞鞚。曳杖不知岩谷深，穿云但觉衣裘重。
坐看惊鸟救霜叶，知有老蛟蟠石瓮。金沙玉砾粲可数，古镜宝　寒不动。
念兄独立与世疏，绝境难到惟我共。永辞角上两蛮触，一洗胸中九云梦。
浮来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绝无人送。筠篮撷翠爪甲香，素绠分碧银瓶冻。
归路霏霏汤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无垢人，身轻可试云间凤。

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

只知楚越为天涯，不知肝胆非一家。此身如线自萦绕，左旋右转随缫车。
误抛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欲从稚川隐罗浮，先与灵运开永嘉。
首参虞舜款韶石，次谒六祖登南华。仙山一见五色羽，雪树两摘南枝花。
赤鱼白蟹箸屡下，黄柑绿橘笾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闽人夸。
恣倾白蜜收五棱，细斲黄土栽三桠。朱明洞里得灵草，翩然放杖凌苍霞。
岂无轩车驾熟鹿，亦有鼓吹号寒蛙。仙人劝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罍洼。
径从此路朝玉阙，千里莫遣毫厘差。故人日夜望我归，相迎欲到长风沙。
岂知乘槎天女侧，独倚云机看织纱。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
相携行到水穷处，庶几一见留子嗟。千年枸杞尝夜吠，无数草棘工藏遮。
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药不我遐。山中归来万想灭，岂复回顾双云鸦。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
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
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

夜　　梦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馀日矣。淡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夜梦如此，不免以书自怡。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馀，今乃始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
弃书事君四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
如我当以犀革编。

闻子由瘦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
从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
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独　　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
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书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

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
庶几门户有八慈，不恨居邻无二仲。他年汝曹笏满床，中夜起舞踏破瓮。
会当洗眼看腾跃，莫指痴腹笑空洞。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
岂惟万一许生还，尚恐九十烦珍从。六子晨耕箪瓢出，众妇夜绩灯火共。
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馀安足梦。

真一酒歌 并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观之捷；吹律以求中声，不如耳齐之审。铅汞以为药，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乐出虚蹋踘者以气升，孰能推是类以求天造之药乎？于此有物，其名曰真一。远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饮不食，而饮此酒，食此药，居此堂。予亦窃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辞曰：

空中细茎插天芒，不生沮泽生陵冈。涉阅四气更六阳，森然不受螟与蝗。
飞龙御月作秋凉，苍波改色屯云黄。天旋雷动玉尘香，起搜十裂照坐光。
蹦跌牛嚬安且详，动摇天关出琼浆。壬公飞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尝。
酿为真一和而庄，三杯俨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终身不入无功乡。

欧阳晦夫遗接磁琴枕戏作此诗谢之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著黎衣冠。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
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汍澜。
妻缝接磁雾谷细，儿送琴枕冰徽寒。无弦且寄陶令意，倒载犹作山公看。
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岌两柱扶霜纨。
至今画像作此服，凛如退之加渥丹。尔来前辈皆鬼录，我亦带脱巾攲宽。
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

韦偃牧马图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韩逝莫留。人间画马唯韦侯，当年为谁扫骅骝。
至今霜蹄踏长楸，圉人困卧沙垅头。沙苑茫茫蒺藜秋，风鬃雾鬣寒飕飕。
龙种尚与驽骀游，长秸短豆岂我羞。八銮六辔非马谋，古来西山与东丘。

众 妙 堂

湛然无观古真人，我独观此众妙门。夫物芸芸各归根，众中得一道乃存。
道人晨起开东轩，趺坐一醉扶桑暾。馀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温。
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谁使吞。

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灭。方定之时慧在定，定慧照寂非两法。
妙湛总持不动尊，默然真入不二门。语息则默非对语，此话要将周易论。
诸方人人把雷电，不容细看真头面。欲知妙湛与总持，更问江东三语掾。

张竞辰永康所居万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禄吞石渠。岂惟邺侯三万轴，家有世南行秘书。
儿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谈经义。未许中郎得异书，且与杨雄说奇字。
清江萦出碧玉环，下有老龙千古闲。知君好事家有酒，化为老人夜扣关。
留侯之孙书满腹，玉函宝方何用读。濠梁空复五车多，圯上从来一编足。

老翁井

井中老翁误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圆水生花。
翁今与世两何与，无事纷纷惊牧竖。改颜易服与世同，无使世人知有翁。

卷十六

黄山谷七古 一百六十五首

送范德孺知庆州

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敌人开户玩处女，掩耳不及惊雷霆。
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九京。阿兄两持庆州节，十年麒麟地上行。
潭潭大度如卧虎，边人耕桑长儿女。折冲千里虽有馀，论道经邦政要渠。
妙年出补父兄处，公自才力应时须。春风旍旗拥万夫，幕下诸将思草枯。
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次韵李之纯少监惠砚

黄公山下黄鸡秋，持节恤刑曾少休。小人负弩得开道，扫叶张饮林岩幽。
相传有石非地产，列仙持来自罗浮。酒酣步出云雨上，南抚方城西嵩丘。
林端乃见石空洞，猛兽罴□踞上头。鸟道兔迒谋挽致，万牛不动五丁愁。
道家蓬莱见仙伯，我亦洗湔与清流。探囊赠研颇宜墨，近出黄山非远求。
乃知此山自才美，物欲致用当穷搜。迷邦故令成器晚，不琢元非匠石羞。

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馀迭巘。
坐思黄甘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
画取江南好风日，慰此将衰镜中发。但熙肯画宽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

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次苏子由韵简伯时兼寄李德素

太史琐窗云雨垂，试开三马拂蛛丝。李侯写影韩干墨，自有笔如沙画锥。
绝尘超日精爽紧，若失其一望路驰。马官不语臂指挥，乃知仗下非新羁。
吾尝览观在坰马，驽骀成列无权奇。缅怀胡沙英妙质，一雄可将千万雌。
决非厮养所成就，天骥生驹人得之。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价五羖皮。

李侯画隐百僚底，初不自期人误知。戏弄丹青聊卒岁，身如阅世老禅师。

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

于罳花骢龙八尺，看云不受络头丝。西河骢作蒲萄锦，双瞳夹镜耳卓锥。
长楸落日试天步，知有四极无由驰。电行山立气深稳，可耐珠韀白玉羁。
李侯一顾叹绝足，领略古法生新奇。一日真龙入图画，在坰群雄望风雌。
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马人笑之。李侯论干独不耳，妙画骨相遗毛皮。
翰林评书乃如此，贱肥贵瘦渠未知。况我平生赏神俊，僧中云是道林师。

次韵钱穆父赠松扇

银钩玉唾明茧纸，松箑轻凉并送似。可怜远度帻沟娄，适堪今时褦襶子。
丈人玉立气高寒，三寒持节见神山。合得安期不死草，使我蝉蜕尘埃间。

戏和文潜谢穆父松扇

猩毛束笔鱼网纸，松柎织扇清相似。动摇怀袖风雨来，想见僧前落松子。
张侯哦诗松韵寒，六月火云蒸肉山。持赠小君聊一笑，不须射雉彀黄间。

次韵王炳之惠玉板纸

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古田小笺惠我百信知溪翁能解玉鸣砧千杵动秋山裹粮万里来辇毂儒林丈人有苏公相如子云再生蜀往时翰墨颇横流此公归来有边幅小楷多传乐毅论高词欲奏云门曲不持归扫苏公门乃令小人今拜辱去骚甚远文气卑画虎不成书势俗董狐南史一笔无误掌杀青司记录虽然此中有公议或辱五鼎荣半菽愿公进德使见书不敢求君米千斛

送 王 郎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
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酒浇胸中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颓龄。
墨以传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写一家兄弟之情。江山万里头俱白，骨肉十年眼终青。
连床夜语鸡戒晓，书囊无底谈未了。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远别音书少。
炊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章费工巧。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
有弟有弟力持家，妇能养姑供珍鲑。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

送郑彦能宣德知福昌县

往时河北盗横行，白昼驱人取城郭。唯闻不犯郑冠氏，犬卧不惊民气乐。

只今化民作锄耰，田舍老翁百不忧。铜章去作福昌县，山中读书民有秋。
福昌爱民如父母，当官不扰万事举。用才之地要得人，眼中虚席十四五。
不知诸公用心许，鲁恭卓茂可人否。

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和答子瞻

一月空回长者车，报人问疾遣儿书。翰林贻我东南句，窗前默坐得玄珠。
故园溪友脍腹腴，远包春茗问何如。玉堂下直长廊静，为君满意说江湖。

子瞻以子夏丘明见戏聊复戏答

化工见弹大早计，端为失明能著书。迩来似天会事发，泪睫见光犹陨珠。
喜公新赐紫琳腴，上清虚皇对久如。请天还我读书眼，愿载轩辕讫鼎湖。

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

䃜门井不落第二，竟陵谷帘定误书。思公煮茗共汤鼎，蚯蚓窍生鱼眼珠。
置身九州之上腴，争名焰中沃焚如。但恐次山胸磊隗，终便酒舫石鱼湖。

以双井茶送孔常父

校经同省并门居，无日不闻公读书。故持茗碗浇舌本，要听六经如贯珠。
心知韵胜舌知腴，何似宝云与真如。汤饼作魔应午寝，慰公渴梦吞江湖。

常父答诗有煎点径须烦绿珠之句复次韵戏答

小鬟虽丑巧妆梳，扫地如镜能检书。欲买娉婷供煮茗，我无一斛明月珠。
知公家亦阙扫除，但有文君对相如。政当为公乞如愿，作笺远寄宫亭湖。

戏呈孔毅父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
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

谢黄从善司业寄惠山泉

锡谷寒泉椭石俱，并得新诗虿尾书。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
是功与世涤膻腴，令我屡空常晏如。安得左蟠清颍尾，风炉煮茗卧西湖。

以团茶洮州绿石研赠无咎文潜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张子笔端可以回万牛。自我得二士，意气倾九州。
道山延阁委竹帛，清都太微望冕旒。贝宫胎寒弄明月，天网下罩一日收。
此地要须无不有，紫皇访问富春秋。晁无咎，赠君越侯所贡苍玉璧，可烹玉尘试春色。
浇君胸中过秦论，斟酌古今来活国。张文潜，赠君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
请书元祐开皇极，第入思齐访落时。

次韵答曹子方杂言

酺池寺，汤饼一斋盂，曲肱懒著书。骑马天津看逝水，满船风月忆江湖。
往时尽醉冷卿酒，侍儿琵琶春风手。竹间一夜鸟声春，明朝醉起雪塞门。
当年闻说冷卿客，黄鬚郎下曹将军。挽弓石八不好武，读书卧看三峰云。
谁怜相逢十载后，釜里生鱼甑生尘。冷卿白首大官寺，樽前不复如花人。
曹将军，江湖之上可相忘。春锄对立双鸳鸯，无机与游不乱行。
何时解缨濯沧浪，唤取张侯来平章，烹茶煮饼坐僧房。

次韵子瞻武昌西山

漫郎江南酒隐处，古木参天应手栽。石坳为尊酌花鸟，自许作鼎调盐梅。
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
鹦鹉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袜生埃。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
洗湔尘痕饮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隈。
邓公勒铭留刻画，刳剔银钩洗绿苔。琢磨十年烟雨晦，摸索一读心眼开。
谪去长沙忧鹏入，归来鰊国痛天摧。玉堂却对邓公直，北门唤仗听风雷。
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万壑松声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

谢送碾赐壑源拣芽

瘤云从龙小苍璧，元丰至今人未识。壑源包贡第一春，缃奁碾香供玉食。
睿思殿东金井栏，甘露荐碗天开颜。桥山事严庀百局，补衮诸公省中宿。
中人传赐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宫烛。右丞似是李元礼，好事风流有泾渭。
肯怜天禄校书郎，亲敕家庭遣分似。春风饱识太官羊，不惯腐儒汤饼肠。

搜揽十年灯火读，令我胸中书传香。已戒应门老马走，客来问字莫载酒。

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

我持玄圭与苍璧，以暗投人渠不识。城南穷巷有佳人，不索宾郎常晏食。
赤铜茗碗雨斑斑，银粟翻光解破颜。上有龙文下棋局，担囊赠君诺已宿。
此物已是元丰春，先皇圣功调玉烛。晁子胸中开典礼，平生自期莘与渭。
故用浇君磊隗胸，莫令鬓毛雪相似。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
鸡苏胡麻留渴羌，不应乱我官焙香。肥如瓠壶鼻雷吼，幸君饮此勿饮酒。

送谢公定作竟陵主簿

谢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儿孙。竟陵主簿极多闲，万事不理专讨论。
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笔尘沙百马奔，剧谈风霆九河翻。
胸中恢疏无怨恩，当官持廉庭不烦。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惊鱼使水浑。
汉滨耆旧今谁存，驷马高盖徒纷纷。安知四海习凿齿，拄笏看度南山云。

赠送张叔和

张侯温如邹子律，能令阴谷黍生春。有齐先君之季女，十年择对无可人。
箕帚扫公堂上尘，家风孝友故相亲。庙中时荐南涧苹，儿女衣袴得补纫。
两家俱为白头计，察公与人意甚真。吏能束缚老奸手，要使鳏寡无颦呻，
但回此光还照己，平生倦学皆日新。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
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我肱三折得此医，自觉两踵生光辉。团蒲日静鸟吟时，炉薰一炷试观之。

僧景宗相访寄法王航禅师

抱牍稍退凫鹜行，倦禅时作橐驼坐。忽忆头陀云外人，闭门作夏与僧过。
一丝不挂鱼脱渊，万古同归蚁旋磨。山中雨熟瓜芋田，唤取小僧休乞钱。

谢王仲至惠洮州砺石黄玉印材

洮砺发剑虹贯日，印章不琢色蒸栗。磨砻顽钝印此心，佳人持赠意坚密。
佳人鬓雕文字工，藏书万卷胸次同。日临天闲豢真龙，新诗得意挟雷风。
我贫无句当二物，看公倒海取明月。

次韵子瞻咏好头赤图

李侯画骨不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秦驹虽入天仗图，犹恐真龙在空谷。
精神权奇汗沟赤，有头赤乌能逐日。安得身为汉都护，三十六城看历历。

观伯时画马

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槃未渠透，
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瘠逢一豆。眼明见此五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
城西野桃寻小红。

记　　梦

众真绝妙拥灵君，晓然梦之非纷纭。窗中远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
借问琵琶得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两客争棋斧烂柯，一儿坏局君不呵。
杏梁归燕空语多，奈此云窗雾阁何。

次韵子瞻送李豸

骥子堕地追风日，未试千里谁能识。习之实录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
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虽然一哄有奇耦，博悬于投不在德。
君看巨浸朝百川，此岂有意潢潦前。愿为雾豹怀文隐，莫爱风蝉蜕骨仙。

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

参军但有四立壁，初无临江千木奴。白头不用折腰具，桐帽棕鞋称老夫。
沧江鸥鹭野心性，阴壑虎豹雄牙须。鹔鹴作裘初服在，猩血染带邻翁无。
昨来杜鹃劝归去，更待把酒听提壶。当今人材不乏使，天上二老须人扶。
儿无饱饭尚勤书，妇无複裈且著襦。社瓮可漉溪可渔，更问黄鸡肥与癯。
林间醉著人伐木，犹梦官下闻追呼。万钉围腰莫爱渠，富贵安能润黄垆。

听宋宗儒摘阮歌

翰林尚书宋公子，文采风流今尚尔。自疑耆域是前身，囊中探丸起人死。
貌如千岁枯松枝，落魄酒中无定止。得钱百万送酒家，一笑不问今馀几。
手挥琵琶送飞鸿，促弦聒醉惊客起。寒虫催织月笼秋，独雁叫群天拍水。
楚国羁臣放十年，汉宫佳人嫁千里。深闺洞房语恩怨，紫燕黄鹂韵桃李。
楚狂行歌惊世人，渔父挐舟在葭苇。问君枯木著朱绳，何能道人意中事。

君言此物传数姓，玄璧庚庚有横理。闭门三月传国工，身今亲见阮仲容。
我有江南一丘壑，安得与君醉其中，曲肱听君写松风。

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同事十三人饮之戏作

瘤云苍璧小盘龙，贡包新样出元丰。王郎坦腹饭床东，太官分物来妇翁。
棘闱深锁武成宫，谈天进士雕虚空。鸣鸠欲雨唤雌雄，南岭北岭宫徽同。
午窗欲眠视濛濛，喜君开包碾春风，注汤官焙香出笼。
非君灌顶甘露碗，几为谈天干舌本。

答黄冕仲索煎双井并简扬休

江夏无双乃吾宗，同舍颇似王安丰。能浇茗碗湔祓我，风袂欲挹浮丘翁。
吾宗落笔赏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鹰爪是小草，敢与好赐云龙同。
不嫌水厄幸来辱，寒泉汤鼎听松风，夜堂朱墨小灯笼。惜无纤纤来捧碗。
唯倚新诗可传本。

再答冕仲

丘壑诗书虽数穷，田园芋栗颇时丰。小桃源口雨繁红，春溪蒲稗没凫翁。
投身世网梦归去，摘山鼓声雷隐空。秋堂一笑共灯火，与公草木臭味同。
安用茗浇磊隗胸，他日过饭随家风，买鱼贯柳鸡著笼。更当力贫开酒碗，
走谒邻翁称子本。

戏答陈元舆

平生所闻陈汀州，蝗不入境年屡丰。东门拜书始识面，鬓发幸未成老翁。
官饔同盘厌腥腻，茶瓯破睡秋堂空。自言不复蛾眉梦，枯淡颇与小人同。
但忧迎笑花枝红，夜窗冷雨打斜风，秋衣沈水换薰笼。银屏婉转复婉转，
意根难拔如薤本。

再答元舆

君不能入身帝城结子公，又不能击强有如诸葛丰。法当憔悴百寮底，
五十天涯一秃翁。问君何自今为郎，便殿作赋声摩空。偶然樽酒相劳苦，
牛铎调与黄钟同。安得朱幡各凭熊，江南楼阁白苹风，劝归啼鸟晓窗笼。
男儿邂逅功补衮，鸟倦归巢叶归本。

演　雅

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螯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句引破。
老鸧衔石宿水饮，稚蜂趋衙供蜜课。鹊传吉语安得闲，鸡催晨兴不敢卧。
气陵千里蝇附骥，枉过一生蚁旋磨。虱闻汤沸尚血食，雀喜宫成自相贺。
晴天振羽乐蜉蝣，空穴祝儿成蜾蠃。蛣蜣转丸贱苏合，飞蛾赴烛甘死祸。
井边蠹李螬苦肥，枝头饮露蝉常饿。天蝼伏隙录人语，射工含沙须影过。
训狐啄屋真行怪，蟏蛸报喜太多可。鸬鹚密伺鱼虾便，白鹭不禁尘土涴。
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五技鼯鼠笑鸠拙，百足马蚿怜鳖跛。
老蚌胎中珠是贼，醯鸡瓮里天几大。螳螂当辙恃长臂，熠燿宵行矜照火。
提壶犹能劝沽酒，黄口只知贪饭颗。伯劳饶舌世不问，鹦鹉才言便关锁。
春蛙夏蜩更嘈杂，土蚓壁蟫何碎琐。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狎鸥闲似我。

戏答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

平生饮酒不尽味，五鼎馈肉如嚼蜡。我醉欲眠便遣客，三年窥墙亦面壁。
空馀小来翰墨场，松烟兔颖傍明窗。偶随儿戏洒墨汁，众人许在崔杜行。
晚学长沙小三昧，幻出万物真成狂。龙蛇起陆雷破柱，自喜奇观绕绳床。
家人骂笑宁有道，污染黄素败粉墙。诚不如南邻席明府，蛛网锁砚蜗书梁。
怀中探丸起九死，才术颇似汉太仓。感君诗句唤梦觉，邯郸初未熟黄粱。
身如朝露无牢强，玩此白驹过隙光。从此永明书百卷，自公退食一炉香。

戏书秦少游壁

丁令威，化作辽东白鹤归。朱颜未改故人非，微服过宋风退飞。
宋父拥篲待来归，谁馈百牢鹳鹆妃。秦氏乌生八九子，雅乌之兄毕逋尾。
忆炊门牡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栖。莫愁野雉疏家鸡，但愿主人印累累。

送少章从翰林苏公馀杭

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
文学纵横乃如此，故应当家有季子。时来谁能力作难，鸿雁行飞入道山。
斑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即如常在郎罢前。

便籴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韵戏赠郑彦能

食贫好饮尝自嘲，日给上尊无骨相。大农部丞送新酒，碧香窃比主家酿。
应怜坐客竟无毡，更遭长官颇讥谤。银杯同色试一倾，排遣春寒出帏帐。

浮蛆翁翁杯底滑，坐想康成论泛盎。重门著关不为君，但备恶客来仇饷。

戏和答禽语

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妇饷姑翁哺儿。田中啼鸟自四时，催人脱袴著新衣。
著新替旧亦不恶，去年租重无袴著。

谢景叔惠冬笋雍酥水犁三物

玉人怜我长蔬食，走送厨珍不自尝。秦牛肥腻酥胜雪，汉苑甘寒梨得霜。
冰底斫春生笋束，豹文解箨馔寒玉。见他桃李忆故园，馋獠应残绕窗竹。

再答景叔

女三为粲当献王，三珍同盘乃得尝。甘泉下浇藜苋肠，令我诗句挟风霜。
小人食珍敢取足，都城一饭炊白玉。赐钱千万民犹饥，雪后排檐冻银竹。

出城送客过故人东平侯赵景珍墓

朱颜苦留不肯住，白发政尔欺得人。婵娟去作谁家妾，意气都成一聚尘。
今日牛羊上丘垄，当时近前左右瞋。花开鸟啼荆棘里，谁与平章作好春。

题也足轩 并序

简州景德寺觉范道人，种竹于所居之东轩。使君杨梦贶题其轩曰“也足”，取古人所谓“但有岁寒心，两三竿也足”者也，仍为之赋诗，余辄次韵。

道人手种两三竹，使君忽来唾珠玉。不须客赋千首诗，若是当音一夔足。
世人爱处但同流，一丝不挂似太俗。客来若问有何好，道人优昙远山绿。

送石长卿太学秋补

长卿家亦但四壁，文君窥之介如石。胸中已无少年事，骨气仍有老松格。
汉文新览天下图，诏山采玉渊献珠。再三可陈治安策，第一莫上登封书。

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

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卧龙偃蹇雷不惊，公与此君俱忘形。
晴窗影落石泓处，松煤浅染饱霜兔。中安三石使屈蟠，亦恐形全便飞去。

戏咏子舟画两竹两鸜鹆

风晴日暖摇双竹，竹间相语两鸜鹆。鸜鹆之肉不可肴，人生不材果为福。
子舟之笔利如锥，千变万化皆天机。未知笔下鸜鹆语，何似梦中蝴蝶飞。

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

王师学琴三十年，响如清夜落涧泉。满堂洗尽筝琶耳，请师停手恐断弦。
神人传书道人命，死生贵贱如看镜。晚知直语触憎嫌，深藏幽寺听钟磬。
有酒如渑客满门，不可一日无此君。当时手栽数寸碧，声挟风雨今连云。
此君倾盖如故旧，骨相奇怪清且秀。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
霜钟堂上弄秋月，微风入弦此君说。公家周彦笔如椽，此君语意当能传。

青神县尉厅葺城头旧屋作借景亭下瞰史家园水竹终日寂然了无人迹又当大木绿荫之间戏作长句奉呈信孺明府介卿少府

青神县中得两张，爱民财力唯恐伤。二公身安民乃乐，新葺城头六月凉。
竹铺不涴吴绫袜，东西开轩荫清樾。当官借景未伤民，恰似凿池取明月。

戏赠家安国

家侯口吃善著书，常愿执戈王前驱。朱绂蹉跎晚监郡，吟弄风月思天衢。
二苏平生亲且旧，少年笔砚老杯酒。但使一气转鸿钧，此老矍铄还冠军。

和王观复洪驹父谒陈无已长句

陈君今古焉不学，清渭无心映泾浊。汉官旧仪重九鼎，集贤学士见一角。
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间汗血驹。相将问道城南隅，无屋止借船官居。
有书万卷绕四壁，樵苏不爨谈至夕。主人自是文章伯，邻里颇怪有此客。
食贫各仕天一方，佳人可思不可忘。河从天来砥柱立，爱莫助之涕淋浪。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庭坚以去岁九月至鄂登南楼叹其制作之美成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

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
雪筵披襟夏簟寒，胸吞云梦何足言。庾公风流冷似铁，谁其继之方公悦。

题莲华寺

狂卒猝起金坑西，胁从数百马百蹄。所过州县不敢谁，肩舆虏载三十妻。
伻生有胆无智略，谓河可冯虎可搏。身膏白刃浮屠前，此乡父老至今怜。

送密老住五峰

我穿高安过萍乡，七十二渡绕羊肠。水边林下逢衲子，南北东西古道场。
五峰秀出云雨上，中有宝坊如侧掌。去与青山作主人，不负法昌老禅将。
栽松种竹是家风，莫嫌斗绝无来往。但得螺师吞大象，从来美酒无深巷。

武昌松风阁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
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风鸣娲皇五十弦，洗耳不须菩萨泉。
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
泉枯石燥复潺湲，山川光辉为我妍。野僧早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
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惊涛聒昼眠，怡亭看篆蛟龙缠。
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

次韵文潜

武昌赤壁吊周郎，寒溪西山寻漫浪。忽闻天上故人来，呼船凌江不待饷。
我瞻高明少吐气，君亦欢喜失微恙。年来鬼祟复三豪，词林根柢颇摇荡。
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张侯文章殊不病，历险心胆元自壮。
汀州鸿雁未安集，风雪牖户当塞向。有人出手办兹事，政可隐几穷诸妄。
经行东坡眠食地，拂拭宝墨生楚怆。水清石见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家藏。

次韵元实病目

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爱读书眼。要须玄览照镜空，莫作白鱼钻蠹简。
阅人朦胧似有味，看字昏涩尤宜懒。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无可柬。

看君眸子当瞭然，乃称胸次常坦坦。如何有物食明月，泪睫陨珠衣袖满。
金篦刮膜会有时，汤熨取快术诚短。君不见岳头懒瓒一生禅，鼻涕垂颐渠不管。

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两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

梦蝶真人貌黄槁，篱落逢花须醉倒。雅闻花光能画梅，更乞一枝洗烦恼。
扶持爱梅说道理，自许牛头参已早。长眠橘洲风雨寒，今日梅开向谁好。
何况东坡成古丘，不复龙蛇看挥扫。我向湖南更岭南，系船来近花光老。
叹息斯人不可见，喜我未学霜前草。写尽南枝与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

书磨崖碑后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
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
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
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

太平寺慈民阁

青玻璃盆插千岑，湘江水清无古今。何处拭目穷表里，太平飞阁暂登临。
朝阳不闻皂盖下，愚溪但有古木阴。谁与洗滌怀古恨，坐有佳客非孤斟。

题淡山岩 二首

去城二十五里近，天与隔尽俗子尘。春蛙秋蝇不到耳，夏凉冬暖总宜人。
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绿树仙家春。惜哉次山世未显，不得雄文镵翠珉。

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归。石门竹径几时有，琼台瑶室至今疑。
回中明洁坐十客，亦可呼乐醉舞衣。阆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岩天下稀。

明远庵

远公引得陶潜住，美酒沽来饮无数。我醉欲眠卿且去，只有空瓶同此趣。
谁知明远似远公，亦欲我行庵上路。多方挈取瓮头春，大白梨花十分注。
与君深入逍遥游，了无一物当情素。道卿道卿归去来，明远主人今进步。

戏答欧阳诚发奉议谢予送茶歌

欧阳子，出阳山，山奇水怪有异气，生此突兀熊豹颜。饮如江水洞庭野，
诗成十手不供写。老来抱璞向涪翁，东坡元是知音者。苍龙璧，官焙香，
涪翁投赠非世味，自许诗情合得尝。却思翰林来馈光禄酒，两家冰鉴共寒光。
予乃安敢比东坡，有如玉盘金叵罗。直相千万不啻过，爱公好诗又能多。
老夫何有更横戈，奈此于思百战何。

和范信中寓居崇宁遇雨 二首

范侯来寻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脱兔。衣囊夜雨寄禅家，行潦升阶漂两屦。
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庆公忧民苗未立，旻公忧木水推去。
两禅有意开寿域岁晚筑室当百堵。它时无屋可藏身，且作五里公超雾。

当年游侠成都路、黄犬苍鹰伐狐兔。二十始肯为儒生，行寻丈人奉巾屦。
千江渺然万山阻，抱衣一囊遍处处。或持剑挂宰上回，亦有酒罂壶中去。
昨来禅榻寄曲肱，上雨傍风破环堵。何时鲲化北溟波，好在豹隐南山雾。

清 江 引

江鸥摇荡荻花秋，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夕阳收网更横舟。
群儿学渔亦不恶，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著蓬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

还家呈伯氏

去日樱桃初破花，归来著子如红豆。四时驱迫少须臾，两鬓飘零成老丑。
永怀往在江南日，原上急难风雨后。私田苦薄王税多，诸弟号寒诸妹瘦。
扶将白发渡江来，吾二人如左右手。苟从禄仕我邅回，且慰家贫兄孝友。
强趋手板汝阳城，更责愆期被诃诟。法官毒螫草自摇，丞相霜威人避走。
贱贫孤远盖如此，此事端于我何有。一囊粟麦七千钱，五人兄弟二十口。
官如元亮且折腰，心似次山羞曲肘。北窗书册久不开，筐箧黄尘生锁钮。
何当略得共讨论，况乃雍容把杯酒。意气敷腴贵壮年，不早计之且衰朽。
安得短船万里随，江风养鱼去作陶朱公。斑衣奉亲伯与侬，四方上下相依从。
用舍由人不由己，乃是伏辕驹犊耳。

流 民 叹

朔方频年无好雨，五谷不入虚春秋。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

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地文划劙水觱沸，十户八九生鱼头。
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
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刺史守令真分忧，明诏哀痛如父母。
庙堂已用伊吕徒，何时眼前见安堵。疏远之谋未易陈，市上三言或成虎。
祸灾流行固无时，尧汤水旱人不知。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
投胶盈掬俟河清，一箪岂能续民命。虽然犹愿及此春，略讲周公十二政。
风生群口方出奇，老生常谈幸听之。

次韵答张沙河

张侯堂堂身八尺，老大无机如汉阴。猛摩虎牙取吞噬，自叹日月不照临。
策名日已汙轩冕，逃去未必焚山林。我评君才甚高妙，孤竹截管空桑琴。
四十未曾成老翁，紫髯垂颐郁森森。眉宇之间见风雅，蓝田烟雾生球琳。
胸中磈磊政须酒，东观可揽北斗斟。古人已悲铜雀上，不闻向时清吹音。
百年毁誉付谁定，取醉自可结舌瘖。使公系腰印如斗，驷马高盖驱骎骎。
亲朋改观婢仆敬，成都男子宁异今。又言屋底甚县磬，儿婚女嫁取千金。
古来圣贤多不饱，谁能独无父母心。众雏堕地各有命，强为百草忧春霖。
艾封人子暗目睫，与王同床悔沾襟。陇鸟入笼左右啄，终日思归碧山岑。
一生能几开口笑，何忍更遣百虑侵。忽投雄篇写逸兴，仰占乾文动奎参。
自陈使酒尝骂坐，惜予不与朋合簪。君材蜀锦三千丈，要在刀尺成衣衾。
南朝例有风流癖，楚地俗多词赋淫。屈原离骚岂不好，只今漂骨沧江浔。
政令夷甫开三窟，猎以我道皆成禽。温恭忠厚神所劳，于鱼得计岂厌深。
丈夫身在要勉力，岂有吾子终陆沉。鄙人相士盖多矣，勿作蔡泽笑噤吟。

古风次韵答初和甫　二首

饥思河鲤与河鲂，渴思蔗浆玉碗凉。冬愿纯绵对阴雪，夏愿绉絺度盛阳。
万端作计身愁苦，一事不谐鬓苍浪。调笑天街吟海燕，藜羹脱粟非公狂。

君吟春风花草香，我爱春夜碧月凉。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阳。
兰荃盈怀报琼玖，冠缨自洁非沧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得梦为蝴蝶狂。

次韵答和甫卢泉水　三首　并序

和甫作《卢泉之水》，不求于古乐府，而规摹暗合，予为和成三叠。自予官河外，罕得逆耳之言于朋友。和甫爱我也，居有药言。吾不欲其思卢泉也，故作其一。父母之邦，有如仲尼、柳下惠，而怀安之，以吾之乐双井，知和甫之不忘卢泉也，故作其二。坐进此道者，于物无择。清漳之波，浊河之流，卢泉之水，求其异味而不得也。亲乐之身，安之斯可矣，故作其三。夫三言者虽不同，唯知言者领其不异也。

初侯不能六尺长，少日结交皆老苍。势利不可更炎凉，解缨从我濯沧浪。
与君论心松柏香，何为独忆卢泉之上多绿杨。卢泉如练照秋阳，泉上之人犹谤伤。
此邦虽陋有佳士，勿厌风沙吹茫茫。愿君不负上池水，囊中探丸起人死。

卢泉之木百尺长，下荫泉色如木苍。苹风和雨洒面凉，倒影摇荡天沧浪。
网登锦鳞蒲荇香，何以贯之柳与杨。古来希价入咸阳，贪功害能相中伤。
君今已出纷争外，但思烟波春淼茫。奉亲安乐一杯水，卢泉之滨可忘死。

舍后钟梵炉烟长，舍前帘影竹苍苍。事亲暖席扇枕凉，中有一士鬓苍浪。
同心之言兰麝香，与游者谁似姓杨。朝发枉渚夕辰阳，怀瑾握瑜只自伤。
东有浊河西清漳，胡为搔头卢泉思茫茫。清明在躬不在水，此曹狡狯可心死。

赠 赵 言

饶阳赵方士，眼如九秋鹰。学书不成不学剑，心术妙解通神明。
医如俯身拾地芥，相如仰面观天星。自言方术杂鬼怪，万种一贯皆天成。
大梁卜肆倾宾客，二十馀年声籍籍。得钱满屋不经营，散与世人还寄食。
北门尘土满衣襟，广文直舍官槐阴。白云劝酒终日醉，红烛围棋清夜深。
大车驷马不回首，强项老翁来见寻。向人忠信去表襮，可喜政在无机心。
轻谈祸福邀重糈，所在多于竹苇林。翁言此辈无足听，见叶知根论才性。
飞腾九天沉九泉，自种自收皆在行。先期出语骇传闻，事至十九中时病。
轮囷离奇惜老大，成器本可千万乘。自叹轻霜白发新，又去惊动都城人。
都城达官老于事，嫌翁出言不妩媚。有手莫炙权门火，有口莫辨荆山玉。
吴宫火起燕焚巢，当时卞和斫两足。千里辞家却入门，三春荣木会归根。
我有江南黄篾舫，与翁长入白鸥群。

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

晁子抱材耕谷口，世有高贤践台斗。顷随计吏西入关，关夫数日传车还。
封侯半属妄校尉，射虎猛将犹行间。无因自致青云上，浪说诸公见嗟赏。
骥伏盐车不称情，轻裘肥马凤凰城。归来作诗谢同列，句与桃李争春荣。
十年山林廖居士，今随诏书称举子。文章宏丽学西京，新有诗声似侯喜。
君不见，古来良为知音难，绝弦不为时人弹。已喜琼枝在我侧，更恨桂树无由攀。
千里风期初不隔，独怜形迹滞河山。

再次韵呈廖明略

吾观三江五湖口，汤汤谁能议升斗。物诚有之士则然，晚得廖子喜往还。
学如云梦吞八九，文如壮士开黄间。十年呻吟江湖上，青枫白鸥付心赏。

未减北郭汉先生，五府交书不到城。相者举肥骥空老，山中无人桂自荣。
君既不能如钟世美，匭函上书动天子。且向华阴郡下作参军，要令公怒令公喜。
君不见，晁家乐府可管弦，惜无倾城为一弹。从军补掾百僚底，九关虎豹何由攀。
男儿身健事未定，且莫著书藏名山。

走答明略适尧民来相约奉谒故篇末及之

君不见，生不愿为牛后，宁为鸡口。吾闻向来得道人，终古不忒如维斗。
希价咸阳诸少年，可推令往挽令还。俗学风波能自拔，我识廖侯眉宇间。
省庭无人与争长，主司得之如受赏。东家一笑市尽倾，略无下蔡与阳城。
生珠之水沙砾润，生玉之山草木荣。观君词章亦如此，谅知躬行有君子。
更约探囊阅旧文，蛛丝灯花助我喜。贤乐堂前竹影班，好鸟自语莫令弹。
北邻著作相劳苦，整驾谒予邀同攀。应烦下榻煮茶药，坐待月轮衔屋山。

答明略并寄无咎

可以忘忧惟有酒，清圣浊贤皆可口。前日过君饮不多，明日解酲无五升。
古木清阴丹井栏，夜来凉月屋头还。论交拨置形骸外，得意相忘樽俎间。
冰壶不可与夏虫飨，秋月不可与俗士赏。已得樽前两友生，更思一士济阳城。
虽无四至九卿之规画，犹有千秋万岁之真荣。空名未食太仓米，今作斑衣老莱子。
卿家嗣宗望尔来，不独我闻足音喜。西风索寞叶初干，长铗归来亦罢弹。
穷巷蓬蒿深一尺，朱门帘陛高难攀。吾侪相逢置是事，百世之下仰高山。

再次韵呈明略并寄无咎

夏云凉生土囊口，周鼎汤盘见科斗。清风古气满眼前，乃是户曹报章还。
只今书生无此语，已在贞元元和间。一夫鄂鄂独无望，千夫唯唯皆论赏。
野人泣血漫相明，和氏之璧无连城。参军拄笏看云气，此中安知枯与荣。
我梦浮天波万里，扁舟去作鸱夷子。两士风流对酒樽，四无人声鸟声喜。
梦回扰扰仍世间，心如伤弓怯虚弹。不堪市井逐乾没，且愿朋旧相追攀。
寄声小掾笃行李，落日东面空云山。

再答明略 二首

挟策读书计餬口，故人南箕与北斗。江南江北万重山，千里寄书声不还。
当时朱弦写心曲，果在高山流水间。枯桐满腹生蛛网，忍向时人觅清赏。
廖侯文字得我惊，五岳纵横守严城。万夫之下不称屈，定知名满四海非真荣。
富于春秋已如此，他日卜邻长儿子。一丘各自有林泉，扶将白头亲宴喜。
秋风日暮衣裳单，深巷叶落已如弹。数来会面复能几，六龙去人不可攀。

短歌溷公更一和，聊乞淮南作小山。

廖侯言如不出口，铨量古今胆如斗。度越崔张与二班，古风萧萧笔追还。
前日辞家来射策，声名籍甚诸公间。华阴白云锁千嶂，胜日一谈谁能赏。
君不见，曩时子产识然明，知音郁郁闭佳城。勿以匣中之明月，计校粪上之朝荣。
我去丘园十年矣，种桑可蚕犊生子。使年七十今中半，安能朝四暮三浪忧喜。
据席谈经只强颜，不安时论取讥弹。爱君草木同臭味，颇似瓜葛相依攀。
我有仙方煮白石，何时期君蓝田山。

次韵谢子高读渊明传

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虽在无古弦。袖中政有南风手，谁为听之谁为传。
风流岂落正始夜，甲子不数义熙前。一轩黄菊平生事，无酒令人意缺然。

次韵孔著作早行

弃置锄犁就车马，从来计出古人下。尘埃好在三尺桐，不疑万世期子野。
明经使者著书郎，风雨乘驿忘夙夜。回车过门问无恙，何意深巷勤长者。
圣师之后盖多贤，领略世故有馀暇。白面长身虽不见，好古发愤尚类也。
自然身如警露鹤，每先鸣鸡整初驾。北行河决所至郡，肃肃王命哀鳏寡。
力排滹沱避城郭，深泽疲民且田舍。贾生三策藏胸中，羿矢百中不虚舍。
行归定拜关内侯，但赐黄金恐非价。

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

士寒饿，古犹今。向来亦有子桑琴，倚槛啸歌非寓淫。
伯牙山高水深深，万世丘垄一知音。阎君七弦抱幽独，晁子为之梁父吟。
天寒络纬悲向壁，秋高风露声入林。冷丝枯木拂蛛网，十指乃能写人心。
村村击鼓如鸣鼍，豆田见角谷成螺。岁丰寒士亦把酒，满眼饤饾梨枣多。
晁家公子屡经过，笑谈与世殊臼科。文章落落瑛晁董，诗句往往妙阴何。
阎夫子，勿谓知人难，使琴抑怨久不和。明光画开九门肃，不令高才牛下歌。

赠张仲谋

车如鸡栖马如狗，闭门常多出门少。去天尺五张公子，官居城南池馆好。
健儿快马紫游缰，迎我不知沙路长。高榆老柳媚寒日，枯荷小鸭冻野航。
津人剌船起应客，遥知故人一水隔。下马索酒呼三迟，骑奴笑言客竟痴。
向来情义比瓜葛，万事略不置町畦。追数存亡异忧乐，烛如白虹贯酒卮。
开轩临水弄长笛，吹落残月风凄凄。城头露下四十刻，破魔惊睡听新诗。

君诗清壮悲节物，政与秋虫同一律。尔来更觉苦语工，思妇霜砧捣寒月。
朱颜绿发深误人，不似草木长青春。洁身好贤君自有，今日相看进于旧。
以兹敢倾一杯酒，为太夫人千万寿。

送薛乐道知郧乡

黄山叶县连墙居，谢公席上对樗蒲。双鬟女弟如桃李，蚤许归我舍中雏。
平生同忧共安乐，岁晚相望青云衢。去年樽酒辇毂下，各喜身为反哺乌。
城头归乌尾毕逋，春寒啄雪送行车。解珮我无明月珠，折柳不对千里驹。
念君胸中极了了，作吏办事犹诗书。浊酒挽人作年少，关防心地亦时须。
郧乡县古民少讼，但问自己不关渠。登临一笑双白发，宜城冻笋供行厨。
人生此乐他事无，行李道出汉南都。寄声诸谢今何如，谢公书堂迷竹坞。
手种竹今青青否，我思谢公泪成雨，属公去洒穰下土。

对酒歌答谢公静

我为北海饮，君作东武吟。看君平生用意处，潇洒定自知人心。
南阳城边雪三日，愁阴不能分皂白。摧轮踠蹄泥数尺，城门昼闭眠贾客。
移人僵尸在旦夕，谁能忍饥待食麦。身忧天下自有人，寒士何者愁填臆。
民生政自不愿材，可乘以车可鞭策。君不见，海南水沉紫旃檀，碎身百炼金博山。
岂如不蒙斧斤赏，老大绝崖霜雪间。投身有用祸所集，何况四达之衢井先汲。
昨日青童天上回，手捧玉帝除书来。一番通籍清都阙，百身书名赤城台。
飞身度世无虚日，怪我裋褐趋尘埃。顾谓彼童子，此何预人事。
但对金樽即眼开，一杯引人著胜地。传闻官酒亦自清，径须沽取续吾瓶。
南山朝来似有意，今夜傥放春月明。

戏赠彦深

李髯家徒立四壁，未尝一饭能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风，倚墙扪虱读书策。
老妻甘贫能养姑，宁剪髻鬟不典书。大儿得飧不索鱼，小儿得袢不索襦。
庾郎鲑菜二十七，太常斋日三百馀。上丁分膰一饱饭，藏神梦诉羊蹴蔬。
世传寒士有食籍，一生当饭百瓮菹。冥冥主张审如此，附郭小圃宜勤锄。
葱秧青青葵甲绿，早韭晚菘羹糁熟。充虚解战赖汤饼，茗以襌蓊与甘菊。
几日怜槐已著花，一心咒笋莫成竹。群儿笑髯穷百巧，我谓胜人饭重肉，
群儿笑髯不若人，我独爱髯无事贫。君不见，猛虎即人厌麋鹿，人还寝皮食其肉。
濡需终与豕俱焦，饫肥择甘果非福。虫蚁无知不足惊，横目之民万物灵。
请食熊蹯楚千乘，立死山壁汉公卿。李髯作人有佳处，李髯作诗有佳句。
虽无厚禄故人书，门外犹多长者车。我读扬雄逐贫赋，斯人用意未全疏。

和谢公定征南谣

传闻交州初陆梁，东连五溪西氐羌。军行不断蛮标盾，谋主皆收汉畔亡。
合浦谯门腥血沸，晋兴城下白骨荒。谋臣异时坐致寇，守臣今日愧苞桑。
已遣戈船下漓水，更分楼船浮豫章。颇闻师出三鸦路，尽是中屯六丘良。
汉南食麦如食玉，湖南驱人如驱羊。营平请谷三百万。祁连引兵九千里。
少府私钱不可知，大农计岁今馀几。土兵蕃马貔虎同，蝮蛇毒草篁竹中。
未论刍粟捐金费，直愁瘴疠连营空。我思荆州李太守，欲募蛮夷令自攻。
至今民歌尹杀我，州郡择人诚见功。张乔祝良不难得，谁借前箸开天聪。
诏书哀痛言语切，为民一洗横尸血。摧锋陷坚赏万户，堑山堙谷穷三穴。
南平旧时颇臣顺，欲献封疆请旄节。庙谋犹计病中原，岂知一朝更屠灭。
天道从来不争胜，功臣好为可喜说。交州鸡肋安足贪，汉开九郡劳臣监。
吕嘉不肯佩银印，征侧持戈敌百男。君不见，往年濒海未郡县，赵佗闭关罢朝献。
老翁窃帝聊自娱，白头抱孙思事汉。孝文亲遣劳苦书，稽首请去黄屋车。
得一亡十终不忍，太宗之仁千古无。

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

小壁云龙不入香，元丰龙焙承诏作。二月尝新官字盏，游丝不到延春阁。
去年曾□减光辉，人间十九人未知。外家春官小宗伯，分送蓬山裁半璧。
建安瓮碗鹧鸪班，谷帘水与月共色。五除试汤饮墨客，泛瓯银粟无水脉。
辟宫邂逅王广文，初观团团破龙纹。诸公自别淄渑了，兔月葵花不足论。
石硙春芽风雪落，煮浇肺渴初不恶。河伯来观东海若，鹿逢朱云真折角。
子真云孙唾成珠，庙堂只今用诸儒。炼成五石补天手，上书致身可亨衢。
顾我赐茶无骨相，他年幸公肯相饷。

送刘道纯

五松山下古铜官，邑居褊小水府宽。民安蒲鱼少嚚讼，簿领未减一丘槃。
胸中峥嵘书万卷，簸弄日月江湖间。稠人广众自神王，按剑之眼白相看。
老身风浪谙世味，如食橘柚知甘酸。麒麟图画偶然耳，半枕百年梦邯郸。
平生樽俎宫亭上，涉世忘味皆朱颜。此时阿翁尚无恙，追啄秀句酬江山。
堂堂今为蜕蝉去，五老偃蹇无往还。大梁城中笏拄颊，颔髭今成雪点斑。
青云何必出公右，亨衢在天无由攀。椎鼓转船如病已，梦想楼台落星湾。
子政诸儿喜文史，阿秤亦闻有笔端。丹徒布衣未可量，诗书且对藜藿盘。
穴中生涯识阴雨，木末牖户知风寒。我今四壁恋微禄，知公未能长挂冠。

次韵子瞻春菜

北方春蔬嚼冰雪，妍暖思采南山蕨。韭苗水饼姑置之，苦菜黄鸡羹糁滑。
莼丝色紫菰首白。蒌蒿牙甜蕼头辣。生菹入汤翻手成，芼以姜橙夸缕抹。
惊雷菌子出万钉，白鹅截掌鳖解甲。琅玕林深未飘箨，软炊香粇煨短茁。
万钱自是宰相事，一饭且从吾党说。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

六舅以诗来觅铜犀用长句持送舅氏学古之馀复味禅说故篇末及之

海牛压纸写银钩，阿雅守之索自收。长防玩物败儿性，得归老成散百忧。
先生古心冶金铁，堂堂一角谁能折。儿言觳觫持赠谁，外家子云乃翁师、
不著鼻绳袖两手，古犀牛儿好看取。

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祷雪雾猪泉倡和

老农年饥望人腹，想见四溟森雨足。林回投璧负婴儿，岂闻烹儿翁不哭。
未论万户无炊烟，蛛丝蜗涎经杼轴。使君闵雪无肉味，煮饼青蒿下盐菽。
岂云剪爪宜侵肌，霜不杀草仍故绿。幽灵槑蝨西山雾，牲肥酒香神未渎。
得微往从董父餐，宁当罪系葛陂渊。下泽祠官齐博士，暴露致告苍崖颠。
请天行泽不汲汲，尔亦枯鱼过河泣。生鹅斩颈血未干，风马云车坐相及。
百里旌旗洒玉花，使君义动龙蛇蛰。老农欢喜有春事，呼儿饭牛理簑笠。
博士勿叹从公疲，明年麦饭滑流匙。

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

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忽呼绢素翻砚水，久不下笔或经年。
异时踏门闯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举杯意气欲翻盆，倒卧虚樽将八九。
醉拈枯笔墨淋浪，势若山崩不停手。数尺江山万里遥，满堂风物冷萧萧。
山僧归寺童子后，渔伯欲渡行人招。先君笑指溪上宅，鸬鹚白鹭如相识。
许生更拜谢不能，元是天机非笔力。自言年少眼明时，手挥八幅锦江丝。
赠行卷送张京兆，心知李成是我师。张公身逐铭旌去，流落不知今主谁。
大梁画肆阅水墨，我君槃礴忘揖客。蛛丝煤尾意昏昏，几年风动人家壁。
雨雪涔涔满寺庭，四图冷落让丹青。笑酬肆翁十万钱，卷付骑奴市尽倾。
王丞来观皆失席，指点如见初画日。四时风物入句图，信知君家有摩诘。
我持此图二十年，眼见绿发皆华颠。许生缩手入黄泉，众史弄笔摩青天。
君家枯松出老翟，风烟枯枝倚崩石。蠹穿风物君爱惜，不诬方将有人识。

听崇德君鼓琴

月明江静寂寥中，大家敛袂抚孤桐。古人已矣古乐在，仿佛雅颂之遗风。
妙手不易得，善听良独难。犹如优昙华，时一出世间。两忘琴意与己意，
乃似不著十指弹。禅心默默三渊静，幽谷清风淡相应。丝声谁道不如竹，
我已忘言得真性。罢琴窗外月沉江，万籁俱空七弦定。

次韵答杨子闻见赠

金盘厌饫五侯鲭，玉壶浇泼郎官清。长安市上醉不起，左右明妆夺目精。
结交贤豪多杜陵，桃李成蹊卧落英。黄绶今为白下令，苍颜只使故人惊。
督邮小吏皆趋版，阳春白雪分吞声。杨君青云贵公子，叹嗟簿领困书生。
赠我新诗甚高妙，泪斑枯笛月边横。文章不直一杯水，老矣忍与时人争。
江城歌舞聊得醉，但愿数有美酒倾。莫要朱金缠缚我，陆沈世上贵无名。

答永新宗令寄石耳

饥欲食首山薇，渴欲饮颍川水。嘉禾令尹清如冰，寄我南山石上耳。
筠笼动浮烟雨姿，瀹汤磨沙光陆离。竹萌粉饵相发挥，芥姜作辛和味宜。
公庭退食饱下箸，杞菊避席遗萍齑。雁门天花不复忆，况乃桑鹅与楮鸡。
小人藜羹亦易足，嘉蔬遣饷荷眷私。吾闻石耳之生，常在苍崖之绝壁，
苔衣石腴风日炙。扪萝挽葛采万仞，仄足委骨豺虎宅。佩刀买犊剑买牛，
作民父母今得职。闵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我其敢用鲑菜烦嘉禾。
愿公不复甘此鼎，免使射利登嵯峨。

寄张仪父

建德之国有佳人，明珠为佩玉为衣。去国三岁阻音徽，所种桃李民爱之。
射阳城边春烂漫，柳暗学宫鸟相唤。追随裘马多少年，独忍长饥把书卷。
读书万卷不直钱，逐贫不去与忘年。虎豹文章被禽缚，何如达生自娱乐。

高至言筑亭于家圃以奉亲总其观览之富命曰溪亭乞余赋诗余先君之敝庐望高子所筑不过十牛鸣尔故余未尝登临而得其胜处

逸人生长在林泉，更筑亭皋名意在。明月清风共一家，全以山川为眼界。
鸟度云行阅古今，溪滨木末听竿籁，老夫平生行乐处，只今许公分一派。

雕　　陂

雕陂之水清且泚，屈为印文三百里。呼船载过七十馀，褰裳乱流初不记。
竹舆呕哑山径凉，仆姑呼妇声相倚。篁中犹道泥滑滑，仆夫惨惨耕夫喜。
穷山为吏如漫郎，安能为人作嚅矢。老僧迎谒喜我来，吾以王事笃行李。
知民虚实应县官，我宁信目不信耳。僧言生长八十馀，县令未曾身到此。

上权郡孙承议

公家簿领如鸡栖，私家田园无置锥。真成忍骂加飧饭，不如江西之水可乐饥。
他人勤拙犹相补，身无功状堪上府。公诚遣骑束缚归，长随白鸥卧烟雨。

奉答茂衡惠纸长句

阳山老藤截玉肪，乌田翠竹避寒光。罗侯包赠室生白，明于机上之流黄。
愧无征南虿尾手，为写黄门急就章。罗侯相见无杂语，苦问沩山有无句。
春草肥牛脱鼻绳，菰蒲野鸭还飞去。故将藤面乞伽佗，愿草惊蛇起风雨。
长诗脱纸落秋河，要知溪工下手处。却将冰幅展似君。震旦花开第一祖。

长句谢陈适用惠送吴南雄所赠纸

庐陵政事无全牛，恐是汉时陈太丘。书记姓名不肯学，得纸无异夏得裘。
琢诗包纸送赠我，自状明月非暗投。诗句纵横剪宫锦，惜无阿买书银钩。
蛮溪切藤卷盈百，侧厘羞滑茧羞白。想当鸣杵碪面平，桄榔叶风溪水碧。
千里鹅毛意不轻，瘴衣腥腻北归客。君侯谦虚不自供，胡不赠世文章伯。
一涔之水容牛蹄，识字有数我自知。小时双钩学楷法，至今儿子憎家鸡。
虽然嘉惠敢虚辱，煮泥续尾成大轴。写心与君心莫传，平生落魄不问天。
樽前花底幸好戏，为君绝笔谢风烟。已无商颂猗那手，请续南华内外篇。

和答师厚黄连桥坏大木亦为秋雹所碎之作

溪桥乔木下，往岁记经过。居人指神社，不敢寻斧柯。青阴百尺蔽白日，
乌鹊取意占作窠。黄泉浸根雨长叶，造物著意固已多。风摧电打扫地尽，
竟莫知为何谴诃。独山冷落城东路，不见指名终不磨。

上大蒙笼

黄雾冥冥小石门，苔衣草路无人迹。苦竹参天大石门，虎迒兔蹊聊倚息。

阴风搜林山鬼啸，千丈寒藤绕崩石。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
向来陆梁嫚官府，试呼使前问其故。衣冠汉仪民父子，吏曹扰之至如此。
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但愿官清不爱钱，长养儿孙听驱使。

追忆予泊舟西江事次韵

老大无机如汉阴，白鸟不去相知深。往事刻舟求坠剑，怀人挥泪著亡簪。
城南鼓罢吹画筒，城北归帆落晚风。人烟犬吠西山麓，鬼火狐鸣春竹丛。

附：

李才甫西江泊舟后作

江水冥冥沙石阴，一舸行尽春已深。浪花绿蔓曳锦带，短芦刺水抽玉簪。
饥鱼未成波面筒，小舫正横溪上风。清辉濯净远山碧，白鸟飞入苍烟丛。

次韵郭明叔长歌

君不见悬车刘屯田，骑牛涧壑弄潺湲。八十唇红眼点漆，金钟举酒不留残。
君不见征西徐尚书，为国捐躯矢石间。龙章凤姿委秋草，天马长辞十二闲。
何如高阳郦生醉落魄，长揖辍洗惊龙颜。丈夫当年倾意气，安用蚓食而蝎蛀。
古人已作泉下土，风义可想犹斑斑。郭侯忠信如古人，荐书飞名上九关。
诗书自可老斫轮，智略足以解连环。铜章屈宰山水县，友声相求不我顽。
鹏翼垂天公直起，燕巢见社身思还。文思舜禹开言路，即看承诏著豸冠。
尚趋手板事直指，少忍吏道之多艰。黄花零落一尊酒，别有天地非人寰。

奉送时中摄东曹狱掾

公退蒲团坐后亭，短日松风吟万籁。黄葵紫菊委榛丛，雪梅靓妆欲无对。
遣骑相呼近清樽，言君晓鼓前征旆。苍崖按辔虎豹号，野水呼船风雨晦。
昨日归来有行色，未曾从容解冠带。府中夺我同官良，简书趣行将数辈。
王事君今困马鞍，田园我亦思牛背。安得归舟载月明，鸬鹚白鸥为友生。
一身不是百年物，五湖无边万里行。欲招簑笠同云水，念君未可及吾盟。
富于春秋貌突兀，睥睨满世收功名。参军虽卑狱司命，多由阴德至公卿。
颔颐折頞秦相国，不满三尺齐晏婴。丈夫身在形骸外，俗眼那能致重轻。

次韵和答孔毅甫

鹏飞鲲化未即逍遥游，龙章凤姿终作广陵散。溢浦炉边督数钱，故人陆沈心可见。
气与神兵上斗牛，诗如晴雪濯江汉。把咏公诗阖且开，旁无知音面墙叹。

我今废书迷簿领，鱼蠹笔锋蛛网砚。六年国子无寸功，犹得江南万家县。
客来欲语谁与同，令人熟寐触屏风。窃食仰愧冥冥鸿，少年所期如梦中。
江头酒贱樽屡空，南山有田岁不逢。相思夜半涕无从，千金公亦费屠龙。

更用旧韵寄孔毅甫

鉴中之发蒲柳望秋衰，眼中之人风雨俱星散。往者托体同青山，健者飘零不相见。
庾公楼上有诗人，平生落笔写河汉。置驿勤来索我诗，自说中郎识元叹。
我方冻坐酒官曹，为公然薪炙冰砚。不解穷愁著一书，岂有文章名九县。
奴星结柳送文穷，退倚北窗睡松风。太阿耿耿截归鸿，夜思龙泉号匣中。
斗柄垂天霜雨空，独雁叫群云万重。何时握手香炉峰，下看寒泉濯卧龙。

寄题安福李令爱竹堂

渊明喜种菊，子猷喜种竹。托物虽自殊，心期俱不俗。千载得李侯，异世等风流。
为官恐是陶彭泽，爱竹最如王子猷。寒窗对酒听雨雪，夏簟烹茶卧风月。
小僧知令不凡材，自扫竹根培老节。富贵于我如浮云，安可一日无此君。
人言爱竹有何好，此中难为俗人道。我于此物更不疏，一官窘束何由到。

八月十四日夜刀坑口对月奉寄王子难子闻适用

去年对月庐陵郡，醉留歌舞踏金沙。今年今夕千峰下，新磨古鉴动菱花。
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西风为我奏万籁，落叶起舞惊栖鸦。
遥怜城中二三友，风流惯醉玉钗斜。今夕传杯定何处，应无二十四琵琶。

赠王环中

丹霞不踏长安道，生涯萧条破席帽。囊中收得劫初铃，夜静月明师子吼。
那伽定后一炉香，牛没马回观六道。耆域归来日未西，一锄识尽婆娑草。

戏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

君不见，公车待诏老诙谐，几年索米长安街。
君不见，杜陵白头在同谷，夜提长镵掘黄独。文人古来例寒饿，安得野蚕成茧天雨粟。
王家圭田登几斛，于家买桂炊白玉。

谢文灏元丰上文稿

虎豹文章非一斑，乳雉五色蛋胎寒。天生材器各有用，相如名独重太山。

风流小谢宣城后，少年如春胆如斗。裕陵书稿公不朽，持心铁石要长久。

寄朱乐仲

故人昔在国北门，邻舍杖藜对樽酒。十五馀年乃一逢，黄尘急流语马首。
懒书愧见南飞鸿，君居三十六峰东。我心想见故人面，晓雨垂虹到望嵩。

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

琅函绛简蕊珠编，寸田尺宅可蕲仙。高真接手玉宸前，女丁来谒粲六妍。
金钥闭欲形完坚，万物荡尽正秋天。使形如是何尘缘，苏李笔墨妙自然。
万灵拱手书已传，传非其人恐飞□，当付骊龙藏九渊。蹇侯奉告请周旋，
纬萧探手我不眠。

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兼简运使张仲谋

曹侯黄鬚便弓马，从军赋诗横槊间。阿瞒文武如兕虎，远孙风气犹斑斑。
昨解弓刀丞太仆，坐看收驹十二闲。远方不异辇毂下，诏遣中使哀恫鳏。
吾闻斯民病盐策，天有雨露东南干。谢君论河秉禹贡，诘难蜂起安如山。
老郎不作患失计，凛然宜著侍臣冠。愿公不落谢君后，江湖以南尚少宽。
百城阅人如阅马，覂驾亦要知才难。盐车之下有绝足，败群勿纵为民残。
官焙荐璧天解颜，瀹汤试春聊加餐。子鱼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黄荔子丹。
道逢使者汉郎官，清溪弭节问平安。天子命我参卿事，奋髯相对亦可欢。
回波一醉嘲栲栳，山驿官梅破小寒。

戏赠曹子方家凤儿

拣芽入汤师子吼，荔子新剥女儿颊。凤郎但喜风土乐，不解生愁山叠叠。
目如点漆射清扬，归时定自能文章。莫随闽岭三年语，转却中原万籁簧。

题韦偃马

韦侯常喜作群马，杜陵诗中如见画。忽开短卷六马图，想见诗老醉骑驴。
龙眠作马晚更妙，至今似觉韦偃少。一洗万古凡马空，句法如此今谁工。

和曹子方杂言

正月尾，垂云如覆盂，雁作斜行书。三十六陂浸烟水，想对西江彭蠡湖。
人言春色浓如酒，不见插秧吴女手。冷卿小坞颇藏春，张侯官居柳对门。

当风横笛留三弄，烧烛围棋覆九军。尽是向来行乐事，每见琵琶忆朝云。
只今不举峨眉酒，红牙捍拨网蛛尘。曹侯束书丞太仆，试说相马犹可人。
照夜白，真乘黄，万马同秣随低昂，一矢射落皂雕双。张侯犹思在戎行，
横山虎北开汉疆。冷卿智多发苍浪，平刀发硎思一邦。政成十缀舞红妆，
两侯不如曹子方。朵颐论诗蝟毛张，龟藏六用中有光。何时端能俱过我，
扫除北寺读书堂。菊苗煮饼深注汤，更碾盘龙不入香。

送张材翁赴秦签

金沙酴醾春纵横，提壶栗留催酒行。公家诸父酌我醉，横笛送晚延月明。
此时诸儿皆秀发，酒间乞书藤纸滑。北门相见后十年，醉语十不省七八。
吏事衮衮谈赵张，乃是樽前绿发郎。风悲松丘忽三岁，更觉绿竹能风霜。
去作将军幕下士，犹闻防秋屯虎兕。只今陛下思保民，所要边头不生事。
短长不登四万日，愚智相去三十里。百分举酒更若为，千户封侯傥来尔。

送吕知常赴太和丞

我去太和欲期矣，吕君初得太和官。邑中亦有文字乐，惜不同君涧谷槃。
观山千尺夜泉落，快阁六月江风寒。往寻佳境不知处，扫壁觅我题诗看。

老杜浣花溪图引

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
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
干戈峥嵘暗寓县，杜陵韦曲无鸡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
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
浣花江楼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
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
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
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

奉谢刘景文送团茶

刘侯惠我大玄璧，上有雌雄双凤迹。鹅溪水练落春雪，粟面一杯增目力。
刘侯惠我小玄璧，自裁半璧煮琼糜。收藏残月惜未碾，直待阿衡来说诗。
绛囊团团馀几璧，因来送我公莫惜。个中渴羌饱汤饼，鸡苏胡麻煮同吃。

谢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

廷珪赝墨出苏家，麝煤漆泽纹乌靴。柳枝瘦龙印香字，十袭一日三摩挲。
刘侯爱我如桃李，挥赠要我书万纸。不意神禹治水圭，忽然入我怀袖里。
吾不能手抄五车书，亦不能写论付官奴。便当闭门学水墨，洒作江南骤雨图。

赠陈师道

陈侯学诗如学道，又似秋虫噫寒草。日晏肠鸣不俯眉，得意古人便忘老。
君不见，向来河伯负两河，观海乃知身一蠡。旅床争席方归去，秋水粘天不自多。
春风吹园动花鸟，霜月入户寒皎皎。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
贫无置锥人所怜，穷到无锥不属天。呻吟成声可管弦，能与不能安足言。

戏答仇梦得承制

仇侯能骑矍铄马，席上亦赋竞病诗。玄冬未雷苍蛇卧，玉山无年天马饥。
三年荷戈对摇落，十倍乞第亦可缚。何如万骑出河西，捕取弄兵黄口儿。

和任夫人悟道

夫亡子幼如月魄，摧尽蛾眉作诗客。二十馀年刮地寒，见儿成人乃禅寂。
万事新新不留故，瘦藤六尺持门户。烦恼林中即是禅，更向何门觅重悟。

杂言赠罗茂衡

嗟来茂衡，学道如登，欲与天地为友，欲与日月并行。万物峥嵘，本由心生。
去子之取舍与爱憎，惟人自缚非天黥。堕子筋骨，堂堂法窟，九丘四溟，同一眼精。
不改五官之用而透声色，常为万物之宰而无死生。念子坐幽室，炉香思青冥。
是谓蛰虫欲作，吾惊之以雷霆。

渡　　河

客行岁晚非远游，河水无情日夜流。去年排堤注东郡，诏使夺河还此州。
忆昔冬行河梁上，飞雪千里曾冰壮。人言河源冻彻天，冰底犹闻沸惊浪。

玉 京 轩

苍山其下向玉京，五城十二楼郁仪结邻常杲杲。紫云黄雾锁玄关，雷驱不祥电挥扫。

上有千年来归之白鹤，下有万世不凋之瑶草。野僧云卧对开轩，一钵安巢若飞鸟。
北风卷沙过夜窗，枕底鲸波撼蓬岛。个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闲自难老。

宫 亭 湖

左手作圆右手方，世人机敏便可尔。一风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此。
江津留语同济僧，他日求我于宫亭。吁嗟人盖自有口，独为栾公不举酒。
栾公千岁湖冥冥，白茅缩酒巫送迎。朱皤皂盖来托宿，不听灵君专此屋。
雄鸭去随鸥鸟飞，老巫莫歌望翁归。贝阙珠宫开水府，雨栋风帘岂来处。
平生来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灵君如愿倘可乞，收此桑榆老故丘。

阻水泊舟竹山下

竹山虫鸟朋友语，讨论阴晴怕风雨。丁宁相教防祸机，草动尘惊忽飞去。
提壶归去意甚真，柳暗花浓亦半春。北风几日铜官县，欲过五松无主人。

别蒋颖叔

金城千里要人豪，理君乱丝须孟劳。文星合在天东壁，清都紫微醉云璈。
荆溪居士傲轩冕，胸吞云梦如秋毫。三品衣鱼人仰首，不见全牛可下刀。
秦川渭水森长戟，方壶蓬莱冠巨鳌。万钉宝带雕狨席，献纳论思近赭袍。
连营貔虎湛如水，开尽西河拥节旄。何时出入诸公间，淮湖阅船今二毛。
凿渠决策与天合，支祈窘束缩怒涛。衣食京师看上计，陛下文武收英髦。
春风淮月动清鉴，白拂羽扇随轻舠。下榻见贤倾礼数，后车载士回风骚。
斫鼻于郢，观鱼于濠。小夫阅人盖多矣，几成季咸三见逃。

书石牛溪旁大石上

郁郁窈窈天官宅，诸峰排霄帝不隔。六时谒天开关钥，我身金华牧羊客。
羊眠野草我世闲，高真众灵思我还。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驾我山谷路。

何氏悦亭咏柏

涧底长松风雨寒，冈头老柏颜色悦。天生草木臭味同，同盛同衰见冰雪。
君莫爱清江百尺船，刀锯来谋岁寒节。千林无叶草根黄，苍髯龙吟送日月。

薄 薄 酒 二章　并序

苏密州为赵明叔作《薄薄酒》二章，愤世疾邪，其言甚高。以予观赵君之言，近

乎知足不辱，有马少游之馀风，故代作二章，以终其意。

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
无祸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富贵于我如浮云，小者谴诃大戮辱。
一身畏首复畏尾，门多宾客饱僮仆。美物必甚恶，厚味生五兵。
匹夫怀璧死，百鬼瞰高明。丑妇千秋万岁同室，万金良药不如无疾。
薄酒一谈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

薄酒终胜饮茶，丑妇不是无家。醇醪养生等刀锯，深山大泽生龙蛇。
秦时东陵千户食，何如青门五色瓜。传呼鼓吹拥部曲，何如春雨一池蛙。
性刚太傅促和药，何如羊裘钓烟沙。绮席象床雕玉枕，重门夜鼓不停挝。
何如一身无四壁，满船明月卧芦花。
吾闻食人之肉可随，以鞭朴之戮，乘人之车可加以铁钺之诛。
不如薄酒醉眠牛背上，丑妇自能搔背痒。

岩下放言 五首

钓　台

林居野处而贯万事，花落鸟啼而成四时。物有才德，水为官师。
空明湛群木之影，搏击下诸峰之巇。游鱼静而知机，君子乐而忘归。

冠鳌台

石生涯于寒藤，藤□造于崖树。鳌插翼而成鹏，隘六合而未翥。
我来兮自东，攀桂枝兮容与。倚嵌岩兮顾同来，谓公等其皆去。

池　亭

水嬉者游鱼，林乐者啼鸟。志士仁人观其大，薪翁笱妇利其小。
有美一人独燕居万物之表。

博山台

石蕴玙璠，山得其来之泽。木无牺象，天开不材之祥。屹金炉之突兀，其山海之来翔。
然以明哲之火，熏以忠信之香。俯仰一时，非智所及。付与万世，其存者长。

灵椿堂

苍苔古木，相依涧壑之滨。黄葛女萝，自致风云之上。
人就阴而息迹，鸟投暮而来归。水影林光，常相助发。溪声斧响，直下称提。

题章和甫钓亭放言

斩木开亭，却倚石壁。寒潭百雷，古木千尺。观鱼乐而相忘，听鸟啼而自得。去而京洛之间数年，犹常梦崭岩之石。

赠元发弟放言

亏功一篑未成丘山，凿井九阶不次水泽。行百里者半九十，小狐汔济濡其尾。故曰时乎时不再来，终终始始是谓君子。

二十八宿歌赠别无咎

虎剥文章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祸作。药材根氐罹劚掘，蜜虫夺房抱饥渴。
有心无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龟曳尾。卫平哆口无南箕，斗柄指日江使噫。
狐腋牛衣同一燠，高丘无女甘独宿。虚名挽人受实祸，累棋既危安处我。
室中凝尘散发坐，四壁矗矗见天大。奎啼曲隈取脂泽，娄猪艾豭彼何泽。
倾肠倒胃得相知，贯日食昴终不疑。古来毕命黄金台，佩君一言等觜觽。
月没参横惜相违，秋风金井梧桐落。故人过半在鬼录，柳枝赠君当马策。
岁晏星回观盛德，张弓射雉武且力。白鸥之翼没江波，抽弦去轸君谓何。

寿圣观道士黄至明开小隐轩太守徐公为题曰快轩庭坚集句咏之

金华牧羊儿，一粒粟中藏世界。使君从南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卢鹚杓，鹦鹉杯，一杯一杯复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庐山秀出南斗傍，登高送远形神开。银河倒挂三百梁，砯崖转石万壑雷。吟诗作赋北窗里，安得青天化作一张纸。长鲸白齿若雪山，我愿因之寄千里。

再和公择舅氏杂言

外家有金玉我躬之道术，有衣食我家之德心。使我蝉蜕俗学之市，乌哺仁人之林。养生事亲汔师古，炊玉爨桂能至今。岁暮三十裘，食口三百指。寒不缉江南之落毛，饥不拾狙公之橡子。平生荆鸡化黄鹄，今日江鸥作樊雉。人言无忌似牢之，挽入书林觑文字。更蒙著鞭翰墨场，赠研水苍珪玉方。蓬门系马晚色净，茅檐垂虹秋气凉。湔拂垢面生寒光，汉隶书吕规其阳。吕翁之冶与天通，不但澄泥烧铅黄。初疑蛮溪水中骨，不见鹳鹆目突兀。但见受墨无声松花发，颇似龙尾琢紫烟。不见罗縠纹粼粼，但见含墨不泄如寒渊。往在海濒时，晨夕亲几杖。恪居有官次，遣吏问无恙。抚摩宝泓置道山，郁郁秀气似舅眉宇间。其重可以回躁进之首，其温可以解横逆之颜。乌乎端是万乘器，红丝潭石之际知才难。

奉送周元翁锁吉州司法厅赴礼部试

江南江北木叶黄，五湖归雁天雨霜。系船湓城秣高马，客丁结束女缝裳。
贡书登名彻未央，不比长卿薄游梁。南山雾豹出文章，去取公卿易驱羊。
与君初无一日雅，倾盖许子如班扬。因拘官曹少相见，忽忽岁晚稼涤场。
一杯僚友喜多在，谢守不见空澄江。澄江如练明橘柚，万峰相倚摩青苍。
暮堂醺醺客被酒，艳歌聒醉烛生光。椎鼓发船星斗白，明日各在天一方。
寒鸦满枝二乔宅，樽前顾曲忆周郎。鲈鱼斫脍蔗为浆，恨君不留谁与尝。
殿前春风君射策，汉庭诸公必动色。故人若问黄初平，将作金华牧羊客。

送昌上座归成都

昭觉堂中有道人，龙吟虎啸随风云。雨花经席冷如铁，一艨日转十二轮。
宝胜蓬蒿荒小院，埋没醯罗三只眼。个是江南五味禅，更往参寻莫担板。

题杜槃涧叟冥鸿亭

少陵杜鸿渐，颇薰知见香。风流有诸孙，结屋庐山阳。藉交游侠窟，猎艳少年场。光怪惊邻里，收身反摧藏。江湖拍天流，罗网盖稻梁。安能衎衎饱，遂欲冥冥翔。畏影走万里，不如就阴凉。亭东亭西渺烟水，稻田衲子交行李。古灵庵下倚寒藤，莫向明窗钻故纸。

临河道中

村南村北禾黍黄，穿林入坞歧路长。据鞍梦归在亲侧，弟妹妇女笑两厢。
甥侄跳梁暮堂下，惟我小女始扶床。屋头扑枣烂盈斗，嬉戏喧争挽衣裳。
觉来去家三百里，一园兔丝花气香。可怜此物无根本，依草著木浪自芳。
风烟雨露非无力，年年结子飘路傍。不如归种秋柏实，他日随我到冰霜。

伯时彭蠡春牧图

岳阳楼上春已归，湖中鸿雁拍波飞。布帆天阔随鸟道，石林风晚吹人衣。
春水初生及马腹，浮滩欲上西山麓。遥看绝岭秀云松，上有垂萝暗溪谷。
沙眠草啮性不骄，侧身注目鸣相招。林间瞥过星烁烁，原上独立风萧萧。
君不见，中原真种胡尘没，南行市骨何仓卒。只收力健载征夫，肯向时危辨奇骨。
即今贡马西北来，东西坊监屯云开。纷然驽骥同一秣，尔可不忧四蹄脱。

观刘永年团练画角鹰

刘侯才勇世无敌，爱画工夫亦成癖。弄笔扫成苍角鹰，杀气棱棱动秋色。
爪拳金钩嘴屈铁，万里风云藏劲翮。兀立槎枒不畏人，眼看青冥有馀力。
霜飞晴空塞草白，云垂四野阴山黑。此时轩然盍飞去，何乃巑岏立西壁。
只应真骨下人世，不谓雄姿留粉墨。造次更无高鸟喧，等闲亦恐狐狸吓。
旁观未必穷神妙，乃是天机贯胸臆。瞻相突兀摩空材，想见其人英武格。
传闻挥毫颇容易，持以与人无甚惜。物逢真赏世所珍，此画他年恐难得。

戏用题元上人此君轩诗韵奉答周彦公起予之作病眼皆花句不及律书不成字

北道沈霾多历年，喜君占斗劚龙泉。我学渊明贫至骨，君岂有意师无弦。潇洒侯王非爵命，道人胸中有水镜。霜钟堂下月明前，枝枝雪压如悬磬。敝帚不扫舍人门，如愿不谒青鸿君。来听道人写风竹，手弄霜钟看白云。平生窃闻公子旧，今日谁举贾生秀。未知束帛何当来，但有一筇相依瘦。欲截老龙吟夜月，无人处为江山说。中郎解赏柯亭椽，玉局归时君为传。

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予于泸之江安绵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从弟周彦公

岁逢辛巳建中年，诸公起废自林泉。王师侧闻陛下圣，抱琴欲奏南风弦。
孤臣蒙恩已三命，望尧如日开金镜。但忧衰疾不敢前，眼见黑花耳闻磬。
岂如道人山绕门，开轩友此岁寒君。能来作诗赏劲节，家有晓事杨子云。
箨龙森森新间旧，父翁老苍孙子秀。但知战胜得道肥，莫问无肉令人瘦。
是师胸中抱明月，醉翁不死起自说。竹影生凉到屋椽，此声可听不可传。

卷十七

王右丞五律 一百四首

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

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

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

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

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

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涧花轻粉色，山月少灯光。积翠纱窗暗，飞泉绣户凉。还将歌舞出，归路莫愁长。

和尹谏议史馆山池

云馆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树万年馀。洞有仙人箓，山藏太史书。君恩深汉帝，且莫上空虚。

同崔员外秋宵寓直

建礼高秋夜，承明候晓过。九门寒漏彻，万井曙钟多。月回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更惭衰朽质，南陌共鸣珂。

奉和杨驸马六郎秋夜即事

高楼月似霜，秋夜郁金堂。对坐弹卢女，同看舞凤凰。少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结束平阳骑，明朝入建章。

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

贫居依谷口，乔木带荒村。石路枉回驾，山家谁候门。渔舟胶冻浦，猎火烧寒原。惟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

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

旧简拂尘看，鸣琴候月弹。桃源迷汉姓，松树有秦官。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羡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

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

公门暇日少，穷巷故人稀。偶值乘篮舆，非关避白衣。不知炊黍否，谁解扫荆扉。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

慕容承携素馔见过

纱帽乌皮儿，闲居懒赋诗。门看五柳识，年算六身知。灵寿君王赐，雕胡弟子炊。空劳酒食馔，特底解人颐。

酬慕容上

行行西陌返，驻幰问车公。挟毂双官骑，应门五尺僮。老年如塞北，强起离墙东。为报壶丘子，来人道姓蒙。

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喜祖三至留宿

门前洛阳客，下马拂征衣。不枉故人驾，平生多掩扉。行人返深巷，积雪带馀晖。早岁同袍者，高车何处归。

酬贺四赠葛巾之作

野巾传惠好，兹贶重兼金。嘉此幽栖物，能齐隐吏心。早朝方暂挂，晚沐复来簪。

坐觉嚣尘远，思君共入林。

寄荆州张丞相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归辋川作

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

韦给事山居

幽寻得此地，讵有一人曾。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庖厨出深竹，印绶隔垂藤。即事辞轩冕，谁云病未能。

山居即事

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筚门稀。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

终 南 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辋川闲居

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时倚檐前树，远看原上村。青菰临水映，白鸟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园。

春园即事

宿雨乘轻屐，春寒著敝袍。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草际成棋局，林端举桔槔。还持绿皮几，日暮隐蓬蒿。

淇上即事田园

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

与卢象集朱家

主人能爱客，终日有逢迎。贳得新丰酒，复闻秦女筝。柳条疏客舍，槐叶下秋城。语笑且为乐，吾将达此生。

过福禅师兰若

岩壑转微径，云林隐法堂。羽人飞奏乐，天女跪焚香。竹外峰偏曙，藤阴水更凉。

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

黎拾遗昕裴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

促织鸣已急，轻衣行向重。寒灯坐高馆，秋雨闻疏钟。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何人顾蓬径，空愧求羊踪。

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

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贫家。鹊乳先春草，莺啼过落花。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

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头。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

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

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莫怪消炎热，能生大地风。

郑果州相遇

丽日照残春，初晴草木新。床前磨镜客，林里灌园人。五马惊穷巷，双童逐老身。中厨办粗饭，当恕阮家贫。

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过崔驸马山池

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锦石称贞女，青松学大夫。脱貂贳桂酌，射雁与山厨。闻道高阳会，愚公谷正愚。

送李判官赴江东

闻道皇华使，方随皂盖臣。封章通左语，冠冕化文身。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遥知辨璧吏，恩到泣珠人。

送封太守

忽解羊头削，聊驰熊轼轓。扬舲发夏口，按节向吴门。帆映丹阳郭，枫攒赤岸村。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

送严秀才还蜀

宁亲为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

送张判官判河西

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

送岐州源长史归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论。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故驿通槐里，长亭下槿原。征西旧旌节，从此向河源。

送张道士归山

先生何处去，王屋访茅君。别妇留丹诀，驱鸡入白云。人间若难住，天上复离群。当作辽城鹤，仙歌使尔闻。

同崔兴宗送瑗公

言从石菌阁，新下穆陵关。独向池阳去，白云留故山。绽衣秋日里，洗钵古松间。一施传心法，惟将戒定还。

送钱少府还蓝田

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赋，目送老莱衣。每候山樱发，时同海燕归。

今年寒食酒，应得返柴扉。

留别钱起

卑栖却得性，每与白云归。徇禄仍怀橘，看山免采薇。暮禽先去马，新月待开扉。云汉时回首，知音青琐闱。

送丘为往唐州

宛洛有风尘，君行多苦辛。四愁连汉水，百口寄随人。槐色阴清昼，杨花惹暮春。朝端肯相送，天子绣衣臣。

送元中丞转运江淮

薄税归天府，轻徭赖使臣。欢沾赐帛老，恩及卷绡人。去问珠官俗，来经石劫春。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

送崔九兴宗游蜀

送君从此去，转觉故人稀。徒御犹回首，田园方掩扉。出门当旅食，中路授寒衣。江汉风流地，游人何处归。

送崔兴宗

已恨亲皆远，谁怜友复稀。君王未西顾，游宦尽东归。塞迥山河净，天长云树微。方同菊花节，相待洛阳扉。

送平淡然判官

不识阳关路，新从定远侯。黄云断春色，面角起边愁。瀚海经年别，交河出塞流。须令外国使，知饮月支头。

送孙秀才

帝城风日好，况复建平家。玉枕双文簟，金盘五色瓜。山中无鲁酒，松下饭胡麻。莫厌田家苦，归期远复赊。

送刘司直赴安西

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

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

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送方城韦明府

遥思葭菼际，寥落楚人行。高鸟长淮水，平芜故郢城。使车听雉乳，县鼓应鸡鸣。若见州从事，无嫌手板迎。

送李员外贤郎

少年何处去，负米上铜梁。借问阿戎父，知为童子郎。鱼笺请诗赋，橦布作衣裳。薏苡扶衰病，归来幸可将。

送梓州李使君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送张五□归宣城

五湖千万里，况复五湖西。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欲归江淼淼，未到草凄凄。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

送友人南归

万里春应尽，三江雁亦稀。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

送贺遂员外外甥

南国有归舟，荆门泝上流。苍茫葭菼外，云水与昭丘。樯带城乌去，江连暮雨愁。

猿声不可听，莫待楚山秋。

送杨长史赴果州

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官桥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

送邢桂州

铙吹喧京口，风波下洞庭。赭圻将赤岸，击汰复扬舲。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明珠归合浦，应逐使臣星。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

横吹杂繁笳，边风卷塞沙。还闻田司马，更逐李轻车。蒲类成秦地，莎车属汉家。当令犬戎国，朝聘学昆邪。

送 孙 二

郊外谁相送，夫君道术亲。书生邹鲁客，才子洛阳人。祖席依寒草，行车起暮尘。山川何寂寞，长望泪沾巾。

送崔三往密州觐省

南陌去悠悠，东郊不少留。同怀扇枕恋，独念倚门愁。路绕天山雪，家临海树秋。鲁连功未报，且莫蹈沧洲。

送丘为落第归江东

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

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登辨觉寺

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外九江平。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凉州郊外游望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观　　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鹛处，千里暮云平。

春日上方即事

好读高僧传，时看辟榖方。鸠形将刻杖，龟壳用支床。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鸟藏。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

泛前陂

秋空自明迥，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淡将夕，清月皓方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

游李山人所居因题屋壁

世上皆如梦，狂来或自歌。问年松树老，有地竹林多。药倩韩康卖，门容向子过。翻嫌枕席上，无那白云何。

登河北城楼作

井邑傅岩上，客亭云雾间。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岸火孤舟宿，渔家夕鸟还。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

登裴迪秀才小台作

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遥知远林际，不见此檐间。

好客多乘月，应门莫上关。

被出济州

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

千塔主人

逆旅逢佳节，征帆未可前。窗临汴河水，门渡楚人船。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晚春闺思

新妆可怜邑，落日卷罗帷。炉气清珍簟，墙阴上玉墀。春虫飞网户，暮雀隐花枝。向晚多愁思，闲窗桃李时。

戏题示萧氏外甥

怜尔解临池，渠爷未学诗。老夫何足似，敝宅倘因之。芦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郄公不易胜，莫著外家欺。

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待储光羲不至

重门朝已启，起坐听车声。要欲闻清佩，方将出户迎。晓钟鸣上苑，疏雨过春城。了自不相顾，临堂空复情。

听宫莺

春树绕宫墙，春莺啭曙光。忽惊啼暂断，移处弄还长。隐叶栖承露，攀花出未央。游人未应返，为此思故乡。

早　朝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城乌睥睨晓，宫井辘轳声。方朔金门侍，班姬玉辇迎。仍闻遣方士，东海访蓬瀛。

愚公谷 三首

愚谷与谁去，唯将黎子同。非须一处住，不那两心空。宁问春将夏，谁论西复东。不知吾与子，若个是愚公。

吾家愚谷里，此谷本来平。虽则行无迹，还能响应声。不随云色暗，只待日光明。缘底名愚谷，都由愚所成。

借问愚公谷，与君聊一寻。不寻翻到谷，此谷不离心。行处曾无险，看时岂有深。寄言尘世客，何处欲归临。

杂　诗

双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小小能织绮，时时出浣纱。亲劳使君问，南陌驻香车。

过秦皇墓

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

故太子太师徐公挽歌 四首

功德冠群英，弥纶有大名。轩皇用风后，傅说是星精。就第优遗老，来朝诏不名。留侯常辟穀，何苦不长生。

谋猷为相国，翊赞奉乘舆。剑履升前殿，貂蝉托后车。齐侯疏土宇，汉室赖图书。僻处留田宅，仍才十顷馀。

旧里趋庭日，新年置酒辰。闻诗鸾渚客，献赋凤楼人。北阙辞明主，东堂哭大臣。犹思御朱辂，不惜汙车茵。

久践中台座，终登上将坛。谁言断车骑，空忆盛衣冠。风日咸阳惨，笳箫渭水寒。无人当便阙，应罢太师官。

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 三首

天上去西征，云中护北平。生擒白马将，连破黑鹛城。忽见刍灵苦，徒闻竹使荣。空留左氏传，谁继卜商名。

返葬金符守，同归石窌栖。卷衣悲画翟，持翣待鸣鸡。容卫都人惨，山川驷马嘶。犹闻陇上客，相对哭征西。

涂刍去国门，秘器出东园。太守留金印，夫人罢锦轩。旌旄转衰木，箫鼓上寒原。坟树应西靡，长思魏阙恩。

故南阳夫人樊氏挽歌 二首

锦衣馀翟撇，绣毂罢鱼轩。淑女诗长在，夫人法尚存。凝笳随晓□，行哭向秋原。归处将何见，谁能返戟门。

石窌恩荣重，金吾车骑盛。将朝毋赠言，入室还相敬。叠鼓秋城动，悬旌寒日映。不言长不归，环佩犹将听。

达奚侍郎夫人寇氏挽歌 二首

束带将朝日，鸣环映牖辰。能令谏明主，相劝识贤人。遗挂空留壁，回文日复尘。金蚕将画柳，何处更知春。

女史悲彤管，夫人罢锦轩。卜茔古二室，行哭度千门。秋日光能淡，寒川波自翻。一朝成万古，松柏暗平原。

恭懿太子挽歌 五首

何悟藏环早，才知拜璧年。翀天王子去，对日圣君怜。树转宫犹出，笳悲马不前。虽蒙绝驰道，京兆别开阡。

兰殿新恩切，椒宫夕临幽。白云随凤管，明月在龙楼。人向青山哭，天临渭水愁。

鸡鸣常问膳，今恨玉京留。

骑吹凌霜发，旌旗夹格陈。恺容金节护，册命玉符新。傅母悲香褓，君家拥画轮。射熊今梦帝，称象问何人。

苍舒留帝宠，子晋有仙才。五岁过人智，三天使鹤催。心悲阳禄馆，目断望思台。若道长安近，何为更不来。

西望昆池阔，东瞻下杜平。山朝豫章馆，树转凤凰城。五校连旗色，千门叠鼓声。金环如有验，还向画堂生。

孟襄阳五律 一百三十八首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春中喜王九相寻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酲。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梅道士水亭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隐居不可见，高论莫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来迷处所，花下问渔舟。

闲园怀苏子

林园虽少事，幽独自多违。向夕开帘坐，庭阴落景微。鸟过烟树宿，萤傍水轩飞。感念同怀子，京华去不归。

留别王侍御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

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

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泛湖同逸旅，吟会是思归。白简徒推荐，沧洲已拂衣。杳冥云外去，谁不羡鸿飞。

游景空寺兰若

龙象经行处，山腰度石关。屡迷青嶂合，时爱绿萝闲。宴息花林下，高谈竹屿间。寥寥隔尘事，疑是入鸡山。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

独步人何在，嵩阳有故楼。岁寒问耆旧，行县拥诸侯。林莽北弥望，沮漳东会流。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

百里雷声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回，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

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义公习禅处，结构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群壑深。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

白鹤青岩畔，幽人有隐居。阶庭空水石，林壑罢樵渔。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疏。睹兹怀旧业，回策返吾庐。

九日得新字

初九未成旬，重阳即此晨。登高闻古事，载酒访幽人。落帽恣欢饮，授衣同试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亲。

除夜乐城逢张少府

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

舟中晓望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去，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

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

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

水楼一登眺，半出青林高。帟幕英僚敞，芳筵下客叨。山藏伯禹穴，城压伍胥涛。今日观溟涨，垂纶学钓鳌。

寻天台山

吾友太乙子，餐霞卧赤城。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涧春泉满，萝轩夜月闲。能令许玄度，吟卧不知还。

寻陈逸人故居

人事一朝尽，荒芜三径休。始闻漳浦卧，奄作岱宗游。池水犹含墨，风云已落秋。今宵泉壑里，何处觅藏舟。

姚开府山池

主人新邸第，相国旧池台。馆是招贤辟，楼因教舞开。轩车人已散，箫管凤初来。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

夏日浮舟过陈大水亭

水亭凉气多，闲棹晚来过。涧影见松竹，潭香闻芰荷。野童扶醉舞，山鸟助酣歌。幽赏未云遍，烟光奈夕何。

夏日辨玉法师茅斋

夏日茅斋里，无风坐亦凉。竹林深笋概，藤架引梢长。燕觅巢窠处，蜂来造蜜房。物华皆可玩，花蕊四时芳。

与张折冲游耆阇寺

释子弥天秀，将军武库才。横行塞北尽，独步汉南来。贝叶传金口，山楼作赋开。因君振嘉藻，江楚气雄哉。

与白明府游江

故人来自远，邑宰复初临。执手恨为别，同舟无异心。沿洄洲渚趣，演漾弦歌音。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游精思题观主山房

误入桃源里，初怜竹径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寻。舞鹤过闲砌，飞猿啸密林。

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

寻梅道士

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我来从所好，停策汉阴多。重以观鱼乐，因之鼓枻歌。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

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

带雪梅初暖，含烟柳尚青。来窥童子偈，得听法王经。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

晚春题远上人南亭

给园支遁隐，虚寂养身和。春晚群木秀，间关黄鸟歌。林栖居士竹，池养右军鹅。炎月北窗下，清风期再过。

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

朝来登陟处，不似艳阳时。异县殊风物，羁怀多所思。剪花惊岁早，看柳讶春迟。未有南飞雁，裁书欲寄谁。

游凤林寺西岭

共喜年华好，来游水石间。烟容开远树，春色满幽山。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

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

万山青嶂曲，千骑使君游。神女鸣环珮，仙郎接献酬。遍观云梦野，自爱江城楼。何必东南守，空传沈隐侯。

赠道士参寥

蜀琴久不弄，玉匣细尘生。丝脆弦将断，金徽色尚荣。知音徒自惜，聋俗本相轻。不遇钟期听，谁知鸾凤声。

京还赠张维

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

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

闻君息阴地，东郭柳林间。左右瀍涧水，门庭缑氏山。抱琴来取醉，垂钓坐乘闲。归客莫相待，寻源殊未还。

寄赵正字

正字芸香阁，幽人竹素园。经过宛如昨，归卧寂无喧。高鸟能择木，羝羊漫触藩。物情今已见，从此愿忘言。

秋登张明府海亭

海亭秋日望，委曲见江山。染翰聊题壁，倾壶一解颜。欢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予亦将琴史，栖迟共取闲。

题融公兰若

精舍买金开，流泉绕砌回。芰荷薰讲席，松柏映香台。法雨晴飞去，天花昼下来。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

九日龙沙作寄刘大□虚

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客中谁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洞庭湖寄阎九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潮连。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

秋日陪李侍御渡松滋江

南纪西江阔，皇华御史雄。截流宁假楫，挂席自生风。僚寀争攀鹢，鱼龙亦避骢。

坐听白云唱，翻入棹歌中。

秦中感秋寄远上人

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黄金然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

重酬李少府见赠

养疾衡檐下，由来浩气真。五行将禁火，十步任寻春。致敬惟桑梓，邀欢即主人。回看后凋色，青翠有松筠。

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

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

上巳洛中寄王九迥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连。不知王逸少，何处会群贤。

闻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因以投寄

故人荆府掾，尚有柏台威。移职自樊衍，芳声闻帝畿。昔余卧林巷，载酒过柴扉。松菊无时赏，乡园欲懒归。

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

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山阴定远近，江上日相思。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

送洗然弟进士举

献策金门去，承欢彩服违。以吾一日长，念尔聚星稀。昏定须温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是逐雁南飞。

夜泊庐江闻故人在东寺以诗寄之

江路经庐阜，松门入虎溪。闻君寻寂乐，清夜宿招提。石镜山精怯，禅枝怖鸽栖。一灯如悟道，为照客心迷。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南还舟中寄袁太祝

沿泝非便习，风波厌苦辛。忽闻迁谷鸟，来报五陵春。岭北回征帆，巴东问故人。桃源何处是，游子正迷津。

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

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予意在耕凿，因君问土宜。

行至汝坟寄卢征君

行乏憩予驾，依然见汝坟。洛川方罢雪，嵩嶂有残云。曳曳半空里，明明五色分。聊题一时兴，因寄卢征君。

寄天台道士

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屡蹑莓苔滑，将寻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

和张明府登鹿门作

忽示登高作，能宽旅寓情。弦歌既多暇，山水思微清。草得风光动，虹因雨气成。谬承巴里和，非敢应同声。

和张三自穰县还途中遇雪

风吹沙海雪，渐作柳园春。宛转随香骑，轻盈伴玉人。歌疑郢中客，态比洛川神。

今日南归楚，双飞似入秦。

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

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

自洛之越

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归至郢中

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日夕见乔木，乡关在伐柯。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即匪他。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犹逢蜀坂泥。天开斜景遍，山出晚云低。馀湿犹沾草，残流尚入溪。今宵有明月，乡思远凄凄。

夕次蔡阳馆

日暮马行疾，城荒人往稀。听歌知近楚，投馆忽如归。鲁堰田畴广，章陵气色微。明朝拜嘉庆，须著老莱衣。

他乡七夕

他乡逢七夕，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临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

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

星罗牛渚夕，风退鹢舟迟。浦溆尝同宿，烟波忽间之。榜歌空里失，船火望中疑。明发泛潮海，茫茫何处期。

晓入南山

瘴气晓氛氲，南山复水云。鹍飞今始见，鸟堕旧来闻。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贾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

夜渡湘水

客舟贪利涉，暗里渡湘川。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行旅时相问，浔阳何处边。

赴京途中遇雪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宿武阳即事

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岭猿相叫啸，潭嶂似空虚。就枕灭明烛，扣舷闻夜渔。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馀。

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

上国山河列，贤王邸第开。故人分职去，潘令宠行来。冠盖趋梁苑，江湘失楚材。豫愁轩骑动，宾客散池台。

途次望乡

客行愁落日，乡思重相催。况在他山外，天寒夕鸟来。雪深迷郢路，云暗失阳台。可叹凄惶子，高歌谁为媒。

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乡园万馀里，失路一相悲。

送张子容进士赴举

夕曛山照灭，送客出柴门。惆怅野中别，殷勤歧路言。茂林予偃息，乔木尔飞翻。

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

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省觐

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孝廉因岁贡，怀橘向秦川。因座推文举，中郎许仲宣。泛舟江上别，谁不仰神仙。

泝江至武昌

家本洞湖上，岁时归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邅回。残冻因风解，新正度腊开。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

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

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欲识离魂断，长空听雁声。

陪李侍御访聪上人禅居

欣逢柏台友，共谒聪公禅。石室无人到，绳床见虎眠。阴崖常抱雪，枯涧为生泉。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

和张丞相春朝对雪

迎气当春至，承恩喜雪来。润从河汉下，花逼艳阳开。不睹丰年瑞，焉知燮理才。撒盐如可拟，愿糁和羹梅。

送吴宣从事

才有幕中士，宁无塞上勋。汉兵将灭虏，王粲始从军。旌旆边庭去，山川地脉分。平生一匕首，感激赠夫君。

送张祥之房陵

我家南渡隐，惯习野人舟。日夕弄清浅，林湍逆上流。山河据形胜，天地生豪酋。君意在利往，知音期自投。

送桓子之郢城过礼

闻君驰彩骑，躞蹀指南荆。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摽梅诗已赠，羔雁礼将行。今夜神仙女，应来感梦情。

早春润州送从弟还乡

兄弟游吴国，庭闱恋楚关。已多新岁感，更饯白眉还。归泛西江水，离筵北固山。乡园欲有赠，梅柳著先攀。

送告八从军

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好勇方过我，多才便起予。运筹将入幕，养拙就闲居。正待功名遂，从君继两疏。

送元公之鄂渚寻观主张骖鸾

桃花春水涨，之子忽乘流。岘首辞蛟浦，江中问鹤楼。赠君青竹杖，送尔白苹洲。应是神仙子，相期汗漫游。

岘山饯房琯崔宗之

贵贱平生隔，轩车是日来。青阳一觏止，云路豁然开。祖道衣冠列，分亭驿骑催。方期九日聚，还待二星回。

送王五昆季省觐

公子恋庭闱，劳歌涉海涯。水乘舟楫去，亲望老莱归。斜日催乌鸟，清江照彩衣。平生急难意，遥仰鹡鸰飞。

送 崔 遏

片玉来夸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润色，词赋动阳春。别馆当虚敞，离情任吐伸。因声两京旧，谁念卧漳滨。

送卢少府使入秦

楚关望秦国，相去千里馀。州县勤王事，山河转使车。祖筵江上列，离恨别前书。

愿及芳年赏，娇莺二月初。

送谢录事之越

清旦江天迥，凉风西北吹。白云向吴会，征帆亦相随。想到耶溪日，应探禹穴奇。仙书倘相示，予在此山陲。

洛中送奚三还扬州

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予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送袁十岭南寻弟

早闻牛渚咏，今见鹡鸰心。羽翼嗟零落，悲鸣别故林。苍梧白云远，烟水洞庭深。万里独飞去，南风迟尔音。

永嘉别张子容

旧国余归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日夕故园意，汀洲春草生。何时一杯酒，重与季鹰倾。

送袁太祝尉豫章

何幸遇休明，观光来上京。相逢武陵客，独送豫章行。随蹀牵黄绶，离群会墨卿。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国辛居士，言归旧竹林。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予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

送 席 大

惜尔怀其宝，迷邦倦客游。江山历全楚，河洛越成周。道路疲千里，乡园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

送贾□主簿之荆府

奉使推能者，勤王不暂闲。观风随按察，乘骑度荆关。送别登何处，开筵旧岘山。征轩明日远，空望郢门间。

送王大校书

导漾自嶓冢，东流为汉川。维桑君有意，解缆我开筵。云雨从兹别，林端意渺然。尺书能不吝，时望鲤鱼传。

游江西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

西上游江西，临流恨解携。千山叠成嶂，万水泻为溪。石浅流难泝，藤长险易跻。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

东京留别诸公

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广陵别薛八

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广陵相遇罢，彭蠡泛舟还。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风帆明日远，何处更追攀。

临涣裴明府席遇张十一房六

河县柳林边，河桥晚泊船。文叨才子会，官喜故人连。笑语同今夕，轻肥异往年。晨风理归棹，吴楚各依然。

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

邑有弦歌宰，翔鸾狎野鸥。眷言华省旧，暂拂海池游。郁岛藏深竹，前溪对舞楼。更闻书即事，云物是新秋。

同卢明府早秋夜宴张郎中海亭

侧听弦歌宰，文书游夏徒。故园欣赏竹，为邑幸来苏。华省曾联事，仙舟复与俱。

欲知临泛久，荷露渐成珠。

崔明府宅夜观妓

白日既云暮，朱颜亦己酡。画堂初点烛，金幌半垂罗。长袖平阳曲，新声子夜歌。从来惯留客，兹夕为谁多。

宴荣二山池

甲第开金穴，荣期乐自多。枥嘶支遁马，池养右军鹅。竹引携琴入，花邀载酒过。山公来取醉，时唱接呲歌。

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宅

言避一时暑，池亭五月开。喜逢金马客，同饮玉人杯。舞鹤乘轩至，游鱼拥钓来。座中殊未起，箫管莫相催。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

林卧愁春尽，开轩览物华。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丹灶初开火，仙桃正落花。童颜若可驻，何惜醉流霞。

寒夜张明府宅宴

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烛限诗成。香炭金炉煖，娇弦玉指清。醉来方欲卧，不觉晓鸡鸣。

和贾主簿弁九日登岘山

楚万重阳日，群公赏宴来。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逸思高秋发，欢情落景催。国人咸寡和，遥愧洛阳才。

宴张别驾新斋

世业传珪组，江城佐股肱。高斋征学问，虚薄滥先登。讲论陪诸子，文章得旧朋。士元多赏激，衰病恨无能。

李氏园林卧疾

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邻清。伏枕嗟公干，归山羡子平。年年百社客，空滞洛阳城。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九日怀襄阳

去国似如昨，倏然经杪秋。岘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宜城多美酒，归与葛彊游。

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

向夕槐烟起，葱茏池馆曛。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烛至萤光灭，荷枯雨滴闻。永怀芸阁友，寂寞滞杨云。

李少府与杨九再来

弱岁早登龙，今来喜再逢。如何春月柳，犹忆岁寒松。烟火临寒食，笙歌达曙钟。喧喧斗鸡道，行乐羡朋从。

寻张五回夜园作

闻说庞公隐，移居近洞湖。兴来林是竹，归卧谷名愚。挂席樵风便，开轩琴月孤。岁寒何用赏，霜落故园芜。

张七及辛大见寻南亭醉作

山公能饮酒，居士好弹筝。世外交初得，林中契已并。纳凉风飒至，逃暑日将倾。便就南亭里，馀尊惜解酲。

题张野人园庐

与君园庐并，微尚颇亦同。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

何处先贤传，惟称庞德公。

过景空寺故融公兰若

池上青莲宇，林间白马泉。故人成异物，过客独潸然。既礼新松塔，还寻旧石筵。平生竹如意，犹挂草堂前。

早寒江上有怀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

樵牧南山近，林闾北郭赊。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不种千株橘，惟资五色瓜。邵平能就我，开径剪蓬麻。

裴司士员司户见寻

府僚能枉驾，家酝复新开。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

岁除夜有怀

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那堪正飘泊，来日岁华新。

伤岘山云表观主

少小学书剑，秦吴多岁年。归来一登眺，陵谷尚依然。岂意餐霞客，溘随朝露先。因之问闾里，把臂几人全。

赋得盈盈楼上女

夫婿久离别，青楼空望归。妆成卷帘坐，愁思懒缝衣。燕子家家入，杨花处处飞。空床难独守，谁为报金徽。

春　　意

佳人能画眉，妆罢出帘帷。照水空自爱，折花将遗谁。春情多艳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极杨柳，一种乱如丝。

闺　　情

一别隔炎凉，君衣忘短长。裁缝无处等，以意忖情量。畏瘦疑伤窄，防寒更厚装。半啼封裹了，知欲寄谁将。

寒　　夜

闺夕绮窗闭，佳人罢缝衣。理琴开宝匣，就枕卧重帏。夜久灯花落，薰笼香气微。锦衾重自暖，遮莫晓霜飞。

美人分香

艳色本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轻。舞学平阳态，歌翻子夜声。春风狭斜道，含笑待逢迎。

田家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宿杨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

所思在梦寐，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烟波愁我心。心驰茅山洞，目极枫树林。不见少微隐，星霜劳夜吟。

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

吾观鹪鹩赋，君负王佐才。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

送吴悦游韶阳

五色怜凤雏，南飞适鹧鸪。楚人不相识，何处求椅梧。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

安能与斥鷃，决起但枪榆。

送陈七赴西军

吾观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

洗然弟竹亭

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逸气假豪翰，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万 山 潭

垂钓坐磐石，水清心益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涧南即事贻皎上人

敝庐在郭外，素产惟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

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

李太白五律 —百首

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

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全胜若耶好，莫道此行难。猿啸千溪合，松风五月寒。

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

温泉侍从归逢故人

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

赠郭季鹰

河东郭有道，于世若浮云。盛德无我位，清光独映君。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

口号赠杨征君

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

赠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国，三吴佳丽城。贤人当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边静，长江万里清。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

赠崔秋浦 三首

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

崔令学陶令，北窗常昼眠。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

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

望九华山赠韦青阳仲堪

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

赠 柳 圆

竹实满秋浦，凤来何苦饥。还同月下鹊，三绕未安枝。夫子即琼树，倾柯拂羽仪。怀君恋明德，归去日相思。

赠汉阳辅录事

闻君罢官意，我抱汉川湄。借问久疏索，何如听讼时。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应念投沙客，空馀吊屈悲。

赠钱征君少阳

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馀几日，两鬓各成丝。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

寄淮南友人

红颜悲旧国，青岁歇芳洲。不待金门诏，空持宝剑游。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复作淮南客，因逢桂树留。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寄少府赵炎当涂

晚登高楼望，木落双江清。寒山饶积翠，秀色连州城。目送楚云尽，心悲胡雁声。相思不可见，回首故人情。

寄王汉阳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锦帐郎官醉，罗衣舞女骄。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别后空悲我，相思一水遥。

望汉阳柳色寄王宰

汉阳江上柳，望客引东枝。树树花如雪，纷纷乱若丝。春风传我意，草木度前知。

寄谢弦歌宰，西来定未迟。

江上寄巴东故人

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希。

寄从弟宣州长史昭

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叶，三江游未还。相思不可见，叹息损朱颜。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怀谢朓，水淡望长安。芜没河阳县，秋江正北看。卢龙霜气冷，鳷鹊月光寒。耿耿忆琼树，天涯寄一欢。

夜别张五

吾多张公子，别酌酣高堂。听歌舞银烛，把酒轻罗霜。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

广陵赠别

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

别储邕之剡中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留别龚处士

龚子栖闲地，都无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园。我去黄牛峡，遥愁白帝猿。赠君卷施草，心断竟何言。

赠别郑判官

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无本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江夏别宋子悌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南陵五松山别荀七

六即颍水荀，何惭许郡宾。相逢太史奏，应是聚贤人。玉隐且在石，兰枯还见春。俄成万里别，立德贵清真。

南阳送客

斗酒勿与薄，寸心贵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游子伤。离颜怨芳草，春思结垂杨。挥手再三别，临歧空断肠。

送张舍人之江东

张翰江东去，正值秋风时。天清一雁远，海阔孤帆迟。白日行欲暮，沧波杳难期。吴洲好见月，千里幸相思。

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

与尔情不浅，忘筌已得鱼。玉台挂宝镜，持此意何如。坦腹东床下，由来志气疏。遥知向前路，掷果定盈车。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

飞蓬各自远，且尽林中杯。

杭中送裴大泽时赴庐州长史

西江天柱远，东越海门深。去割辞亲恋，行忧报国心。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五月披裘者，应知不取金。

送白利登从金吾董将军西征

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剑决浮云气，弓弯明月辉。马行边草绿，旌卷曙霜飞。抗手凛相顾，寒风生铁衣。

送长沙陈太守 二首

长沙陈太守，逸气凌青松。英主赐玉马，本是天池龙。湘水回九曲，衡山望五峰。荣君按节去，不及远相从。

七郡长沙国，南连湘水滨。定王垂舞袖，地窄不回身。莫小二千石，当安远俗人。洞庭乡路远，遥羡锦衣春。

送杨山人归嵩山

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尔去掇仙草，昌蒲花紫茸。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

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橘，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送 友 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送　　别

斗酒渭城边，垆头醉不眠。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惜别倾壶醑，临分赠马鞭。看君颍上去，新月到家圆。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

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霓裳不湿雨，特异阳台神。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

送友人入蜀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访君平。

送李青归华阳川

伯阳仙家子，容色如青春。日月秘灵洞，云霞辞世人。化心养精魄，隐几窅天真。莫作千年别，归来城郭新。

送　　别

水色南天远，舟行若在虚。迁人发佳兴，吾子访闲居。日落看归鸟，潭澄怜跃鱼。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

送磟十少府

试发清秋兴，因为吴会吟。碧云敛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剑，君无陆贾金。艰难此为别，惆怅一何深。

送王孝廉省觐

彭蠡将天合，姑苏在日边。宁亲候海色，欲动孝廉船。窈窕晴江转，参差远岫连。相思无昼夜，东注似长川。

同吴王送杜秀芝举入京

秀才何翩翩，王许回也贤。暂别庐江守，将游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烟。欲折一枝桂，还来雁沼前。

送梁四归东平

玉壶挈美酒，送别强为欢。大火南星月，长郊北路难。殷王期负鼎，汶水起垂竿。

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

江夏送友人

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羽，西飞帝王州。凤无琅玕实，何以赠远游。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

江夏送张丞

欲别心不忍，临行情更亲。酒倾无限月，客醉几重春。借草依流水，攀花赠远人。送君从此去，回首泣迷津。

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

明宰试舟楫，张灯宴华池。文招梁苑客，歌动郢中儿。月色望不尽，空天交相宜。令人欲泛海，只待长风吹。

观鱼潭

观鱼碧潭上，木落潭水清。日暮紫鳞跃，圆波处处生。凉烟浮竹尽，秋月照沙明。何必沧浪去，兹焉可濯缨。

侍从游宿温泉宫作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霜仗悬秋月，蜺旌卷夜云。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日出瞻佳气，丛丛绕圣君。

春游罗敷潭

行歌入谷口，路尽无人跻。攀崖度绝壑，弄水寻回溪。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淹留未尽兴，日落群峰西。

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 二首

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

客来花雨际，秋水落金池。片石塞青锦，疏杨挂绿丝。高僧拂玉柄，童子献霜梨。惜去爱佳景，烟萝欲暝时。

宴陶家亭子

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池开照胆镜，林吐破颜花。绿水藏春日，青轩秘晚霞。若闻弦管妙，金谷不能夸。

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

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

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

绀殿横江上，青山落镜中。岸回沙不尽，日映水成空。天乐流香阁，莲舟飏晚风。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

登新平楼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树，胡雁飞沙洲。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

谒老君庙

先君怀圣德，灵庙肃神心。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流沙丹灶灭，关路紫烟沉。独伤千载后，空馀松柏林。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楼观岳阳尽，川回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逢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与贾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灉湖

剪落青梧枝，灉湖坐可窥。雨洗秋山净，林光淡碧滋。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千古风流事，名贤共此时。

挂席江上待月有怀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悬玉钩。素华难可揽，清景不同游。

耿耿金波里，空瞻鳷鹊楼。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过崔八丈水亭

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闻。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

太原早秋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岘山怀古

访古登岘首，凭高眺襄中。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感叹发秋兴，长松鸣夜风。

金　　陵　三首

晋家南渡日，此日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醉客回桡去，吴歌且自欢。

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馀后湖月，波上对瀛洲。

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

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我心还不浅，怀古醉馀觞。

谢 公 亭

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

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故人建昌宰，借问几时回。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渌水清虚心。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寻雍尊师隐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对酒忆贺监 二首 并序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

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馀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

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题江夏修静寺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滨。空庭无玉树，高殿坐幽人。书带留青草，琴堂羃素尘。平生种桃李，寂灭不成春。

题宛溪馆

吾怜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谢新安水，千寻见底清。白沙留月色，绿竹助秋声。却笑严湍上，于今独擅名。

观　猎

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辉。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

观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

宣城哭蒋征君华

敬亭埋玉树，知是蒋征君。果得相如草，仍馀封禅文。池台空有月，词赋旧凌云。独挂延陵剑，千秋在古坟。

长行宫

月皎昭阳殿，霜清长信宫。天行乘玉辇，飞燕与君同。更有欢娱处，承恩乐未穷。谁怜团扇妾，独坐怨秋风。

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

春日归山寄孟六浩然

朱绂遗尘境，青山谒梵筵。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岭树攒飞栱，岩花覆谷泉。塔形标海日，楼势出江烟。香气三天下，钟声万壑连。荷秋珠已满，松密盖初圆。鸟聚疑闻法，龙参若护禅。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

送友人寻越中山水

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

送窦司马贬宜春

天马白银鞍，亲承明主欢。斗鸡金宫里，射雁碧云端。堂上罗巾贵，歌钟清夜阑。何言谪南国，拂剑坐长叹。赵璧为谁点，随珠枉被弹。圣朝多雨露，莫厌此行难。

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

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谁人今继作，夫子世称贤。再动游吴棹，还浮入海船。春光白门柳，霞色赤城天。去国难为别，思归各未旋。空馀贾生泪，相顾共凄然。

送储邕之武昌

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尔难为别，衔杯惜未倾。湖连张乐地，山逐泛舟行。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沧浪吾有曲，寄入棹歌声。

秋日登扬州西灵塔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檐度，霞连绣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浩梧楸白，风摧橘柚黄。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

登瓦官阁

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筝。杳出霄汉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寥廓云海晚，苍茫宫观平。门馀阊阖字，楼识凤凰名。雷作百山动，神扶万栱倾。灵光何足贵，长此镇吴京。

过四皓墓

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园绮复安在，云萝尚宛然。荒凉千古迹，芜没四坟连。伊昔炼金鼎，何言闭玉泉。陇寒惟有月，松古渐无烟。木魅风号去，山精雨啸旋。紫芝高咏罢，青史旧名传。今日并如此，哀哉信可怜。

月夜金陵怀古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渌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

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迹馀。地形连海尽，天影落江虚。旧赏人虽隔，新知乐未疏。彩云思作赋，丹壁间藏书。查拥随流叶，萍开出水鱼。夕来秋兴满，回首意何如。

秋夜独坐怀故山

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子平。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但奉紫霄顾，非邀青史名。庄周空说剑，墨翟耻论兵。拙薄遂疏绝，归闲事耦耕。顾无苍生望，空爱紫芝荣。寥落暝霞色，微茫旧壑情。秋山绿萝月，今夕为谁明。

卷十八

杜工部五律上 二百九十七首

登兖州城楼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题张氏隐居

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霁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

刘九法曹郑瑕邱石门宴集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去相寻。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

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

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

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

东岳云峰起，溶溶满太虚。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

巳上人茅斋

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稜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直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画　　鹰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㩳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过宋员外之问旧庄

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枉道祇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耆旧，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数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

一匮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慈竹春阴覆，香炉晓势分。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氤氲。

龙　　门

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来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

夜宴左氏庄

风林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

重题郑氏东亭

华亭入翠微，秋日乱清晖。崩石欹山树，晴涟曳水衣。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向晚寻征路，残云傍马飞。

暂如临邑至□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

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暂游阻词伯，却望怀青关。霭霭生云雾，惟应促驾还。

冬日有怀李白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裋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位宅守岁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李监宅 二首

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

华馆春风起，高城烟雾开。杂花分户映，娇燕入帘回。一见能倾座，虚怀只爱才。盐车虽绊骥，名是汉庭来。

送韦书记赴安西

夫子欻通贵，云泥相望悬。白头无籍在，朱绂有哀怜。书记赴三捷，公车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别意茫然。

奉陪郑驸马韦曲 二首

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绿樽须尽日，白发好禁春。石角钩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时占丛竹，头戴小乌巾。

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城郭终何事，风尘岂驻颜。谁能共公子，薄暮欲俱还。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 十首

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翻疑舵楼底，晚饭越中行。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来绝域，滋蔓匝清池。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坼日离披。

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词赋工何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风磴吹阴雪，云门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装绵。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祇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

棘树寒云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野鹤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独苍苍。

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䍦。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祇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重过何氏 五首

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来幽兴极，步屧过东篱。

日落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

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到此应尝陋，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怅望好林泉。何日沾微绿，归山买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陪李金吾花下饮

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见轻吹鸟毳，随意数花须。细草偏称坐，香醪懒再沽。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 二首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

应为西陂好，金钱罄一餐。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无计回船下，空愁避酒难。主人情烂漫，持答翠琅玕。

送裴二虬尉永嘉

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扁舟吾已具，把钓待秋风。

崔驸马山亭宴集

萧史幽栖地，林间踏凤毛。洑流何处入，乱石闭门高。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

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

九日曲江

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

寄高三十五书记

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

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

好去张公子，通家别恨添。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御史青骢马，参军旧紫髯。皇华吾善处，于汝定无嫌。

赠陈二补阙

世儒多汨没，夫子独声名。献纳开东观，君王问长卿。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

故武卫将军挽词 三首

严警当寒夜，前军落大星。壮夫思敢决，哀诏惜精灵。王者今无战，书生已勒铭。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

舞剑过人绝，鸣弓谢兽能。铦锋行惬顺，猛噬失机腾。赤羽千夫膳，黄河十月冰。横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称。

哀挽青门去，新阡绛水遥。路人纷雨泣，天意飒风飙。部曲精仍锐，匈奴气不骄。无由睹雄略，大树日萧萧。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碧山晴又湿，白水雨添多。精祷既不昧，欢娱将谓何。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

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怀县，同时陆浚仪。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天宇清霜净，公堂宿雾披。晚酣留客舞，凫舄共差池。

官定后戏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避　　地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

送灵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

月　　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对　　雪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元日寄韦氏妹

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秦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

得舍弟消息　二首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举新酣战，啼垂旧血痕。

不知临老日，招得几人魂。

汝儒归无计，吾衰往未期。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

忆幼子

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

一百五日夜对月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喜达行在所 三首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宛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月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

哭长生侍御

道为诗书重，名因赋颂雄。礼闱曾擢桂，宪府屡乘骢。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

惟馀旧台柏，萧瑟九原中。

奉赠严八阁老

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遗补诸公得闻字

田园须暂往，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

晚行口号

三山不可到，归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饥乌集戍楼。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

独酌成诗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

收　　京 三首

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暂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日，沾洒望青霄。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

奉赠王中允维

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

春宿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晚出左掖

昼刻传呼浅，春旗簇仗齐。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

送贾阁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青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

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浓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

奉答岑参补阙见赠

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

赠毕四曜

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

端午日赐衣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

酬孟云卿

乐极伤头白，更长爱烛红。相逢虽衮衮，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

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烦。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独　　立

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搏击便，容易往来游。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稳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时来知宦达，岁晚莫情疏。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

赠高式颜

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故人还寂寞，削迹共艰虞。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

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　二首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观　　兵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琱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

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题四韵附呈杨四员外绾

寄语杨员外，山寒少茯苓。归来稍暄暖，当为劚青冥。翻动神仙窟，封题鸟兽形。

兼将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忆　　弟 二首

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

且喜河南定，不问邺城围。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不　　归

河间尚征伐，汝骨在空城。从弟人皆有，终身恨不平。数金怜俊迈，总角爱聪明。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

秦州杂诗 二十首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叶露，云逐度溪风。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

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秋听殷地发，风散入云悲。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万方声一概，吾道欲何之。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

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坰。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

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鞞。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塞门风落木，客舍雨连山。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险绝，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

边秋阴易夕，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峰峻，悬军暮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鸰行旧，鷦鹩在一枝。

送人从军

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度砂碛，累月断人烟。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鞯。

示侄佐

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

佐还山后寄 三首

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涧寒人欲到，林黑鸟应栖。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低。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

白露黄梁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

几道泉浇圃，交横幔落坡。葳蕤秋叶少，隐映野云多。隔沼连香芰，通林带女萝。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宿赞公房

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

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

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复无忧。

从人觅小胡孙许寄

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举家闻若咳，为寄小如拳。预哂愁胡面，初调见马鞭。许求聪慧者，童稚捧应癫。

遣　怀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水静楼阴直，山昏塞日斜。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

寓　目

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

野　望

清秋望不极，迢递起层阴。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

雨　晴

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日　暮

日落风亦起，城头乌尾讹。黄云高未动，白水已扬波。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

东　楼

万里流沙道，西征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楼角凌风迥，城阴带水昏。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

山　寺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天　河

常时任显晦，秋至转分明。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落边城。

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

初　　月

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

捣　　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

归　　燕

不独避霜雪，其如俦侣稀。四时无失序，八月自知归。春色岂相访，众雏还识机。故巢傥未毁，会傍主人飞。

促　　织

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

萤　　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

蒹　　葭

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带雪，几处叶沈波。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

苦　　竹

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轩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

除　　架

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废　　畦

秋蔬拥霜露，岂敢惜凋残。暮景数枝叶，天风吹汝寒。绿沾泥滓尽，香与岁时阑。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盘。

夕　　烽

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照秦通警急，过陇自艰难。闻道蓬莱殿，千门立马看。

秋　　笛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

空　　囊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病　　马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蕃　　剑

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风尘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铜　　瓶

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甃沉。

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

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所　　思

郑老身仍窜，台州信始传。为农山涧曲，卧病海云边。世已疏儒素，人犹乞酒钱。徒劳望牛斗，无计斸龙泉。

即　　事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

送　　远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

酬高使君相赠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

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惟表弟，还往莫辞遥。

梅　　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

江　　涨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

为　　农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

宾　　至

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

田　　舍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

云　　山

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元水宿，何事有馀哀？

遣　　兴

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衰疾那能久，应无见汝期。

遣　　愁

养拙蓬为户，茫茫何所开？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

兵戈与人事，回首一悲哀。

北　邻

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时来访老疾，步屧到蓬蒿。

过南邻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树，细水曲通池。归客村非远，残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

出　郭

霜露晚凄凄，高天逐望低。远烟盐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江城今夜客，还与旧乌啼。

散　愁 二首

久客宜旋□，兴王未息戈。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司徒下燕赵，收取旧山河。

闻道并州镇，尚书训士齐。几时通蓟北，当日报关西。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

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

村　夜

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樵渔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

西　　郊

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傍架齐书帙，看题检药囊。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

寄杨五桂州谭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附白头吟。

寄赠王十将军承俊

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时危未授钺，势屈难为功。宾客满堂上，何人高义同。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转添愁伴客，更觉老随人。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

题新津北桥楼得郊字

望极春城上，开筵近鸟巢。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池水观为政，厨烟觉远庖。西川供客眼，偏爱此江郊。

游修觉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径石深萦带，川云自去留。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

后　　游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

遣　　意 二首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

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漫　　成 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嵋老，知余懒是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　　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

江　　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

早　　起

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帖石防隤岸，开林出远山。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

落　　日

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

可　　惜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独　　酌

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

徐　　步

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蕊粉上蜂须。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

寒　　食

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

赠别何邕

生死论交地，何由见一人。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绵谷元通汉，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满眼，传语故乡春。

石　　镜

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

琴　　台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水槛遣心　二首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朝　　雨

凉气晓萧萧，江云乱眼飘。风鸢藏近渚，雨燕集深条。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草堂樽酒在，幸得过清朝。

晚　　晴

村晚惊风渡，庭幽过雨沾。夕阳薰细草，江色映疏帘。书乱谁能帙，杯干自可添，时闻有馀论，未怪老夫潜。

高　　柟

柟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落景阴犹合，微风韵可听。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

恶　　树

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木翦还多。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

一　　室

一室他乡远，空林暮景悬。正愁闻塞笛，独立见江船。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千。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

闻斛斯六官未归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石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老罢休无赖，归来看醉眠。

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耻妻孥笑，贫嗟出入劳。客情投异县，诗态忆吾曹。东郭沧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回首兴滔滔。

野望因过常少仙

野桥齐度马，秋望转幽哉。竹覆青城合，江从灌口来。入村樵径引，尝果栗皱开。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送裴五赴东川

故人亦流落，高义动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门。东行应暂别，北望苦销魂。凛凛悲秋意，非君谁与论。

逢唐兴刘主簿弟

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

敬简王明府

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骥病思偏秣，鹰秋怕苦笼。看君用高义，耻与万人同。

重简王明府

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行李须相问，穷愁岂自宽。君听鸿雁响，恐致稻粱难。

不　　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雾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寒鱼依密藻，宿雁聚圆沙。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

徐九少尹见过

晚景孤村僻，行军数骑来。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

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

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

暂往比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

王竟携酒高亦同过

卧疾荒郊远，通行小径难。故人能领客，携酒重相看。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移樽劝山简，头白恐风寒。

观作桥成月夜舟中有述还呈李司马

把烛桥成夜，回舟客坐时。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异方乘此兴，乐罢不无悲。

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遥从月峡传。云深骠骑幕，夜隔孝廉船。却寄双愁眼，相思泪点悬。

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

有客骑骢马，江边问草堂。远寻留药价，惜别倒文场。入幕旌旗动，归轩锦绣香。时应念衰疾，书疏及沧浪。

赠别郑炼赴襄阳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

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

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铜梁书远及，珠浦使将旋。贫病他乡老，烦君万里传。

送段功曹归广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几月程。峡云笼树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旅客，时寄锦官城。

江头五咏

丁　　香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近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丽　　春

百草竞春华，丽春应最胜。少须好颜色，多漫枝条剩。纷纷桃李枝，处处总能移。如何贵此重，却怕有人知。

栀　　子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

□　　□

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呼号。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

花　　鸭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妬，休牵众眼惊。稻梁沾汝在，作意莫先鸣。

畏　　人

早花随处发，春鸟异方啼。万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门径从榛草，无心待马蹄。

屏　　迹 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

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

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

日临公馆静，画列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题玄武禅师屋壁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

悲　　秋

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待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山峡，何由见两京。

客　　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

客　　亭

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

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

九日奉寄严大夫

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

戏题寄上汉中王 三首

西汉亲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忍断杯中物，只看座右铭。不能随皂盖，自醉逐浮萍。

策杖时能出，王门异昔游。已知嗟不起，未许醉相留。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终思一酩酊，净扫雁池头。

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空馀枚叟在，应念早升堂。

玩月呈汉中王

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

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

江水东流去，清樽日复斜。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亭景临山水，村烟对浦沙。狂歌遇形胜，得醉即为家。

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春日梓州登楼 二首

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鞞。双双新燕子，依旧已衔泥。

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移柳岂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

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

送司马入京

群盗至今日，先朝忝从臣。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黄阁长司谏，丹墀有故人。向来论社稷，为话涕沾巾。

远　　游

贱子何人记，迷方著处家。竹风连野色，江水拥春沙。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凭高送所亲，久坐惜芳辰。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随处发，官柳著行新。天际伤愁别，离筵何太频。

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得山字

追饯同舟日，伤春一水间。飘零为客久，衰老羡君还。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鬓毛斑。

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

迟日深春水，轻舟送别筵。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若逢岑与范，为报各衰年。

泛江送客

二月频送客，东津江欲平。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离筵不隔日，那得易为情。

双　　燕

旅食惊双燕，衔泥入此堂。应同避燥湿，且复过炎凉。养子风尘际，来时道路长。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

百　　舌

百舌来何处？重重祇报春。知音兼众语，整翮岂多身。花密藏难见，枝高听转新。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

登牛头山亭子

路出双林外，亭窥万井中。江城孤照日，春谷远含风。兵革身将老，关河信不通。犹残数行泪，忍对百花丛。

上牛头寺

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莺啼切，移时独未休。

望牛头寺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会法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庾信哀虽久，周颙好不忘。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

望兜率寺

树密当山径，深江隔寺门。霏霏云气动，闪闪浪花翻。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

甘　　园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青云羞叶密，白雪避花繁。结子随边使，开筒近至尊。后于桃李熟，终得献金门。

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

春日无人境，虚空不住天。莺花随世界，楼阁倚山巅。迟暮身何得，登临意惘然。

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

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

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

白日移歌袖，清宵近笛床。翠眉萦度曲，云鬓俨分行。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

送何侍御归朝

舟楫诸侯饯，车舆使者归。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春日垂霜鬓，天隅把绣衣。故人从此去，寥落寸心违。

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得芜字

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异方惊会面，终宴惜征途。沙晚低风蝶，天晴喜浴凫。别离伤老大，意绪日荒芜。

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两使君谘议诸昆季

马首见盐亭，高山拥县青。云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音。长歌意无极，好为老夫听。

倚　　杖

看花虽郭内，倚杖即溪边。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狎鸥轻白浪，归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凄凉忆去年。

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

旧相恩追后，春池赏不稀。阙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辉。豉化莼丝熟，刀鸣鲙缕飞。使君双皂盖，滩浅正相依。

舟前小鹅儿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送韦郎司直归成都

窜身来蜀地，同病得韦郎。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别筵花欲暮，春日鬓俱苍。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

台上得凉字

改席台能迥，留门月复光。云霄遗暑湿，山谷进风凉。老去一杯足，谁怜屡舞长。何烦把官烛，似恼鬓毛苍。

章梓州水亭

城晚通云雾，亭深到芰荷。吏人桥外少，秋水席边多。近属淮王至，高门蓟子过。荆州爱山简，吾醉亦长歌。

有　感 五首

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白骨新交战，云台旧拓边。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

幽蓟馀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丹桂风霜急，青梧日夜凋。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受钺亲贤往，卑宫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

胡灭人还乱，兵残将自疑。登坛名绝假，执玉尔何迟。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

送元二适江左

乱后今相见，秋深复远行。风尘为客日，江海送君情。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

薄　　游

淅淅风生砌，团团日隐墙。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病叶多先坠，寒花只暂香。巴城添泪眼，今夜复清光。

薄　　暮

江水最深地，山云薄暮时。寒花隐乱草，宿鸟探深枝。故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鬓发自成丝。

放　　船

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赠韦赞善别

扶病送君发，自怜犹不归。只应尽客泪，复作掩荆扉。江汉故人少，音书从此稀。往还二十载，岁晚寸心违。

警　　急

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和亲知拙计，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

王　　命

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牢落新烧栈，苍茫旧筑坛。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官。

征　　夫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西　　山 三首

夷界荒山顶，蕃州积雪边。筑城依白帝，转粟上青天。蜀将分旗鼓，羌兵助铠铤。

西南背和好，杀气日相缠。

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州。风动将军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贼营垒，回首得无忧。

子弟犹深入，关城未解围。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辩士安边策，元戎决胜威。今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

对　　雨

莽莽天涯雨，江边独立时。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雪岭防秋急，绳桥战胜迟。西戎甥舅礼，未敢背恩私。

岁　　暮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送李卿晔

王子思归日，长安已乱兵。沾衣问行在，走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风江汉清。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

城　　上

草满巴西绿，空城白日长。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

离亭非旧国，春色是他乡。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二天开宠饯，五马烂生光。川路风烟接，俱宜下凤凰。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　二首

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验鸟随舟。结束多红粉，欢娱恨白头。非君爱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径金沙软，无人碧草芳。野畦连蛱蝶，江槛俯鸳鸯。日晚烟花乱，风生锦绣香。

不须吹急管，衰老是悲伤。

泛　　江

方舟不用楫，极目总无波。长日容杯酒，深江净绮罗。乱离还奏乐，飘泊且听歌。故国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暮　　寒

雾隐平郊树，风寒广岸波。沉沉春色静，惨惨暮寒多。戍鼓犹长击，林莺遂不歌。忽思高宴会，朱袖拂云和。

游　　子

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厌就成都卜，休为吏部眠。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鸟鹊荒村暮，云霞过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骑拥霓旌。

玉 台 观

浩劫因王造，平台访古游。彩云萧史驻，文字鲁恭留。宫阙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传有笙鹤，时过北山头。

卷十九

杜工部五律下 三百四首

渡　　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舟楫欹斜疾，鱼龙偃卧高。渚花张素锦，汀草乱青袍。戏问垂纶客，悠悠见汝曹。

寄贺兰铦

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相随万里日，总作白头翁。岁晚仍分袂，江边更转蓬。勿云俱异域，饮啄几回同。

别房太尉墓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 三首

汩汩避群盗，悠悠经十年。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物役水虚照，魂伤山寂然。我生无倚著，尽室畏途边。

长林偃风色，回复意犹迷。衫裛翠微润，马衔青草嘶。栈悬斜避石，桥断却寻溪。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

行色递隐见，人烟时有无。仆夫穿竹语，稚子入云呼。转石惊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乐，似欲慰穷途。

归　　来

客里有所适，归来知路难。开门野鼠走，散帙壁鱼干。洗杓开新醖，低头著小冠。

凭谁给曲糵，细酌老江干。

过故斛斯校书庄 二首

此老已云没，邻人嗟未休。竟无宣室召，徒有茂林求。妻子寄他食，园林非昔游。空馀繐帷在，淅淅野风秋。

燕入非傍舍，鸥归祇故池。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遂有山阳作，多惭鲍叔知。素交零落尽，白首泪双垂。

寄邛州崔录事

邛州崔录事，闻在果园坊。久待无消息，终朝有底忙。应愁江树远，怯见野亭荒。浩荡风尘外，谁知酒熟香。

严郑公阶下新松得沾字

弱质岂自负，移根方尔瞻。细声闻玉帐，疏翠近珠帘。未见紫烟集，虚蒙清露沾。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

严郑公宅同咏竹得香字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

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

酒渴爱江清，馀甘漱晚汀。软沙欹坐稳，冷石醉眠醒。野膳随行帐，华音发从伶。数杯君不见，都已遣沉冥。

村　　雨

雨声传两夜，寒事飒高秋。揽带看朱绂，开箱睹黑裘。世情只益睡，盗贼敢忘忧。松菊新沾洗，茅斋慰远游。

独　　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敛洲渚出，天虚风物清。沧溟恨衰谢，朱绂负平生。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

倦　　夜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

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

送舍弟颖赴齐州 三首

岷岭南蛮北，徐关东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万行啼。绝域惟高枕，清风独杖藜。危时暂相见，衰白意都迷。

风尘暗不开，汝去几时来。兄弟分离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观，日落望乡台。客意长东北，齐州安在哉。

诸姑今海畔，两弟亦山东。去傍干戈觅，来看道路通。短衣防战地，匹马逐秋风。莫作俱流落，长瞻碣石鸿。

怀　　旧

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那因丧乱后，便作死生分。老罢知明镜，悲来望白云。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

初　　冬

垂老戎衣窄，归休寒色深。渔舟上急水，猎火著高林。日有习池醉，愁来梁父吟。干戈未偃息，出处遂何心。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 三首

易简高人意，匡床竹火炉。寒天留远客，碧海挂新图。虽对连山好，贪看绝岛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壶。

方丈浑连水，天台总映云。人间长见画，老去恨空闻。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此生随万物，何路出尘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压床。野桥分子细，沙岸绕微茫。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浮查并坐得，仙老暂相将。

送王侍御往东川放生池祖席

东川诗友合，此赠怯轻为。况复传宗匠，空然惜别离。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傥忆江边卧，归期愿早知。

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

野外堂依竹，篱边水向城。蚁浮仍腊味，鸥泛已春声。药许邻人劚，书从稚子擎。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春日江村 五首

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飘泊到如今。

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过懒从衣结，频游任履穿。藩篱颇无限，恣意向江天。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齿牙落，名玷荐贤中。

扶病垂朱绂，归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计，幕府愧群材。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

春　远

肃肃花絮晚，菲菲红叶轻。日长唯鸟雀，春远独柴荆。数有关中乱，何曾剑外清。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

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 二首

远闻房太尉，归葬陆浑山。一德兴王后，孤魂久客间。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泪，仍沾楚水还。

丹旐飞飞日，初传发阆州。风尘终不解，江汉忽同流。剑动亲身匣，书归故国楼。尽哀知有处，为客恐长休。

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

喜　　雨

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入空才漠漠，洒迥已纷纷。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

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

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

宴忠州使君侄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欢。自须游阮舍，不是怕湖滩。乐助长歌逸，杯饶旅思宽。昔曾如意舞，牵率强为看。

闻高常侍亡

归朝不相见，蜀使忽传亡。虚历金华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祇令故旧伤。

禹　　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

哭严仆射归榇

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逆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

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旧摘人频异，轻香酒□随。地偏初衣袂，山拥更登危。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

别常征君

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白发少新洗，寒衣宽总长。故人忧见及，此别泪相忘。各逐萍流转，来书细作行。

长　江 二首

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归心异波浪，何事即飞翻。

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色借潇湘阔，声驱滟滪沉。未辞添雾雨，接上过衣襟。

怀锦水居止 二首

军旅西征僻，风尘战伐多。犹闻蜀父老，不忘舜讴歌。天险终难立，柴门岂重过。朝朝巫峡水，远逗锦江波。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

将　　晓 二首

石城除击柝，铁锁欲开关。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曙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还。垂老孤帆色，飘飘犯百蛮。

军吏回官烛，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雾，落月去清波。壮惜身名晚，衰惭应接多。归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遣　　愤

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

又　　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冬热鸳鸯病，峡深豺虎骄。愁边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时。轻箑烦相向，纤絺恐自疑。烟添才有色，风引更如丝。直觉巫山暮，兼催宋平悲。

南　　楚

南楚青春异，暄寒早早分。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正月蜂相见，非时鸟共闻。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

子　　规

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

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濑月涓涓。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晨钟云岸湿，胜地石堂烟。柔橹轻鸥外，含情觉汝贤。

移居夔州郭

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禹功饶断石，且就土微平。

晓望白帝城盐山

徐步携班杖，看山仰白头。翠深开断壁，红远结飞楼。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见松雪，始拟进归舟。

上白帝城

城峻随天壁，楼高更女墙。江流思夏后，风至忆襄王。老去闻悲角，人扶报夕阳。公孙初恃险，跃马意何长。

滟 滪 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

忆 郑 南

郑南伏毒寺，潇洒到江心。石影衔珠阁，泉声带玉琴。风杉曾曙倚，云峤忆春临。万里苍茫水，龙蛇只自深。

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 二首

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

行李千金赠，衣冠八尺身。飞腾知有策，意度不无神。班秩兼通贵，公侯出异人。玄成负文彩，世业岂沉沦。

热 三首

雷霆空霹雳，云雨竟虚无。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乞为寒水玉，愿作冷秋菰。那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

瘴云终不灭，泸水复西来，闭户人高卧，归林鸟却回。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见阴宫雪，风门飒沓开。

朱李沉不冷，凋胡炊屡新。将衰骨尽痛，被暍味空频。歘翕炎蒸景，飘□征戍人。十年可解甲，为尔一沾巾。

晚　晴

返照斜初彻，浮云薄未归。江虹明远饮，峡雨落馀飞。凫雁终高去，熊罴觉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雨

万木云深隐，连山雨未开。风扉掩不定，水鸟过仍回。鲛馆如鸣杼，樵舟岂伐枚。清凉破炎毒，衰意欲登台。

白盐山

卓立群峰外，蟠根积水边。他皆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榜千家邑，青秋万估船。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进，添予别兴牵。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未息豺狼斗，空催犬马年。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

中　宵

西阁百寻馀，中宵步绮疏。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择木知幽鸟，潜波想巨鱼。亲朋满天地，兵甲少来书。

不　寐

瞿塘夜水黑，城内改更筹。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气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垒满山谷，桃源无处求。

中　夜

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国风云气，高堂战伐尘。

故雏负恩泽，嗟尔太平人。

垂　白

垂白冯唐老，青秋宋玉悲。江喧长少睡，楼迥独移时。多难身何补，无家病不辞。甘从千日醉。未许七哀诗。

草　阁

草阁临无地，柴扉永不关。鱼龙回夜水，星月动秋山。久露晴初湿，高云薄未还。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

江　月

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玉露泮清影，银河没半轮。谁家挑锦字，烛灭翠眉颦。

月　圆

孤月当楼满，寒江动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绮逾依。未缺空山静，高悬列宿稀。故园松桂发，万里共清辉。

宿江边阁

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西阁雨望

楼雨沾云幔，山寒著水城。径添沙面出，湍减石棱生。菊蕊凄疏放，松林驻远情。滂沱朱槛湿，万客傍檐楹。

雨　四首

微雨不滑道，断云疏复行。紫崖奔处黑，白鸟去边明。秋日新沾影，寒江旧落声。柴扉临野碓，半湿捣香粳。

江雨旧无时，天晴忽散丝。暮秋沾物冷，今日过云迟。上马回休出，看鸥坐不移。高轩当滟滪，润色静书帷。

物色岁将晏，天隅人未归。朔风鸣淅淅，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饭，衰容新授衣。时危觉凋丧，故旧短书稀。

楚雨石苔滋，京华消息迟。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神女光钿落，鲛人织杼悲。繁忧不自整，终日洒如丝。

江　　上

江上日多雨，萧萧荆楚秋。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

雨　　晴

雨时山不改，晴罢峡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杀人。有猿挥泪尽，无犬附书频。故国愁眉外，长歌欲损神。

西 阁 夜

恍惚寒江暮，逶迤白雾昏。山虚风落石，楼静月侵门。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

月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西阁三度期大昌严明府同宿不到

问子能来宿，今宜索故要。匣琴虚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钟彻，花催蜡炬销。早凫江槛底，双影漫飘□。

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闭门中。行李淹吾舅，诛茅问老翁。赤眉犹世乱，青眼只途穷。传语桃源客，人今出处同。

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 二首

乱后嗟吾在，羁栖见汝难。草黄骐骥病，沙晚鹡鸰寒。楚设关城险，吴吞水府宽。

十年朝夕泪，衣袖不曾干。

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风尘淹别日，江汉失清秋。影著啼猿树，魂飘结蜃楼。明年下春水，东尽白云求。

九日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旧俗非。老翁难早出，贤客幸知归。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漫看年少乐，忍泪已沾衣。

洞　房

洞房环珮冷，玉殿起秋风。秦地应新月，龙地满旧宫。系舟今夜远，清漏往时同。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

宿　昔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

能　画

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

斗　鸡

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曲长。仙游终一□，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

历　历

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巫峡西江外，秦城北斗边。为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

洛　阳

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清笳去宫阙，翠盖出关山。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

骊　　山

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地下无朝烛，人间有赐金。鼎湖龙去远，银海雁飞深。万岁蓬莱日，长悬旧羽林。

提　　封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军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

覆　　舟 二首

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沉舟。羁使空斜影，龙居□积流。篙工幸不溺，俄顷逐轻鸥。

竹宫时望拜，桂馆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闻斩蛟剑，无复爨犀船。使者随秋色，迢迢独上天。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

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此地生涯晚，遥悲水国秋。孤城一柱观，落日九江流。使者虽光彩，青枫远自愁。

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

城暗更筹急，楼高雨雪微。稍通绡幕霁，远带玉绳稀。门鹊晨光起，樯乌宿处飞。寒江流甚细，有意待人归。

西阁口号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云稠，寒空绕上头。雪岩才变石，风幔不依楼。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看君话王室，感动几销忧。

不离西阁 二首

江柳非时发，江花冷色频。地偏应有瘴，腊近已含春。失学从愚子，无家任老身。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

西阁从人别，人今亦故亭。江云飘素练，石壁断空青。沧海先迎日，银河倒列星。平生耽胜事，吁骇始初经。

览镜呈柏中丞

渭水流关内，终南在日边。胆销豺虎窟，泪入犬羊天。起晚堪从事，行迟更学仙。镜中衰谢色，万一故人怜。

陪柏中丞观宴将士 二首

极乐三军士，谁知百战场。无私齐绮馔，久坐密金章。醉客沾鹦鹉，佳人指凤凰。几时来翠节，特地引红妆。

绣段装檐额，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剑，百戏后歌樵。江树城孤远，云台使寂寥。汉朝频选将，应拜霍嫖姚。

峡　口 二首

峡口大江间，西南控百蛮。城欹连粉堞，岸断更青山。开辟当天险，防隅一水关。乱离闻鼓角，秋气动衰颜。

时清关失险，世乱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芦花留客晚，枫树坐猿深。疲茶烦亲故，诸侯数赐金。

瞿塘两崖

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猱玃须髯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

送鲜于万州迁巴州

京兆先时杰，琳琅照一门。朝廷偏注意，接近与名藩。祖帐排舟数，寒江触石喧。看君妙为政，他日有殊恩。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绝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辞舅氏，别后见何人。缥缈苍梧帝，推迁孟母邻。昏昏阻云水，侧望苦伤神。

寄杜位

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峡中为客恨，江上忆君时。天地身何在，风尘病敢辞。封书两行泪，沾洒裛新诗。

瀼西寒望

水色含群动，朝光切太虚。年侵频怅望，兴远一萧疏。猿挂时相学，鸥行炯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江梅

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绝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树元同色，江风亦自波。故园不可见，巫岫郁嵯峨。

庭草

楚草经寒碧，庭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轻过，开筵得屡供。看花随节序，不敢强为容。

鹦鹉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觜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

孤雁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断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

鸥

江浦寒鸥戏，无他亦自饶。却思翻玉羽，随意点春苗。雪暗还须浴，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

猿

袅袅啼虚壁，萧萧挂冷枝。艰难人不免，隐见尔如知。惯习元从众，全生或用奇。

前林腾每及，父子莫相离。

麂

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馔俱。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

鸡

纪德名标五，初鸣度必三。殊方听有异，失次晓无惭。问俗人情以，充庖尔辈堪。气交亭育际，巫峡漏司南。

黄　鱼

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筒桶相沿久，风雷肯为伸。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龙鳞。

白　小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

老　病

老病巫山里，稽留楚客中。药残他日裹，花发去年丛。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合分双赐笔，犹作一飘蓬。

雨

始贺天休雨，还嗟地出雷。骤看浮峡过，密作渡江来。牛马行无色，蛟龙斗不开。干戈盛阴气，未必自阳台。

晴 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锦绣文。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竟日莺相和，摩宵鹤数群。野花干更落，风处急纷纷。

啼乌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雨声冲塞尽，日气射江深。回首周南客，驱驰魏阙心。

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

宠渥征黄渐，权宜借寇频。湖南安背水，峡内忆行春。王室仍多故，苍生倚大臣。还将徐孺榻，处处待高人。

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

志士惜妄动，知深难固辞。如何久磨砺，但取不磷缁。夙夜听忧主，飞腾急济时。荆州遇薛孟，为报欲论诗。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尽，君今复入舟。买薪犹白帝，鸣橹已沙头。衡霍生春早，潇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为仗主人留。

王十五前阁会

楚岸收新雨，春台引细风。情人来石上，鲜鲙出江中。邻舍烦书札，肩舆强老翁。病身虚俊味，何幸饫儿童。

怀灞上游

怅望东陵道，平生灞上游。春浓停野骑，夜宿敞云楼。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汉一归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游江汉，羁栖尚甲兵。几年逢熟食，万里逼清明。松柏邙山路，风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泪纵横。

又示两儿

令节成吾老，他时见汝心。浮生看物变，为恨与年深。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团圆思弟妹，行坐白头吟。

入　宅 三首

奔峭背赤甲，断崖当白盐。客居愧迁次，春色渐多添。花亚欲移竹，鸟窥新卷帘。

衰年不敢恨，胜概欲相兼。

乱后居难定，春归客未还。水生鱼复浦，云暖麝香山。半顶梳头白，过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

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岂才名。峡口风常急，江流气不平。只应与儿子，飘转任浮生。

卜　　居

归羡辽东鹤，吟同楚执珪。未成游碧海，著处觅丹梯。云嶂宽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红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 五首

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百舌欲无语，繁花能几时。谷虚云气薄，波乱日华迟。战伐何由定，哀伤不在兹。

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彩云阴复白，锦树晓来青。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哀歌时自惜，醉舞为谁醒。细雨荷锄立，江猿吟翠屏。

壮年学书剑，他日委泥沙。事主非无禄，浮生即有涯。高斋依药饵，绝域改春华。丧乱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未息豺狼斗，空惭鸳鹭行。时危人事急，风逆羽毛伤。落日悲江汉，中宵泪满床。

过客相寻

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栉。客至罢琴书。挂壁移筐果，呼儿间煮鱼。时闻系舟楫，及此问吾庐。

竖 子 至

樝梨才缀碧，梅杏半传黄。小子幽园至，轻笼熟柰香。山风犹满把，野露及新尝。欹枕江湖客，提携日月长。

得舍弟观书自中都已达江陵今兹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团圆可待赋诗即事情见乎词

尔过江陵府，何时到峡州。乱离生有别，聚积病应瘳。飒飒开啼眼，朝朝上水楼。老身须付托，白骨更何忧。

喜观即到复题短篇 二首

巫峡千山暗，终南万里春。病中吾见弟，书到汝为人。意答儿童问，来经战伐新。泊船悲喜后，款款话归秦。

待尔瞋乌鹊，抛书示鹡鸰。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江阁嫌津柳，风帆数驿亭。应谕十年事，撚绝始星星。

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 两篇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萤已乱，好与雁同来。东望西江永，南游北户开。卜居期静处，会有故人杯。

楚塞难为别，蓝田莫滞留。衣裳判白露，鞍马信清秋。满峡重江水，开帆八月舟。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

园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园。碧溪摇艇阔，朱果烂枝繁。始为江山静，终防市井喧。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飧。

归

束带还骑马，东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峡外绝无天。虚白高人静，喧卑俗累牵。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

闻惠二过东溪特一送

惠子白驹瘦，归溪唯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叶新。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

月 三首

断续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魍魉移深树，虾蟆动半轮。故园当北斗，直想照西秦。

并照巫山出，新窥楚水清。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必验升沉体，如知进退情。不违银汉落，亦伴玉绳横。

万里瞿塘月，春来六上弦。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

晨　雨

小雨晨光内，初来叶上闻。雾交才洒地，风折旋随云。暂起柴荆色，轻沾鸟兽群。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夜　雨

小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野凉侵闭户，江满带维舟。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天寒出巫峡，醉别仲宣楼。

更　题

只应踏初雪，骑马发荆州。直怕巫山雨，真伤白帝秋。群公苍玉佩，天子翠云裘。同舍晨趋侍，胡为淹此留。

溪　上

峡内淹留客，溪边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隐疏花。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

树　间

岑寂双柑树，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实碍衣裳。满岁如松碧，同时待菊黄。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

白　露

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

吾　宗

吾宗老孙子，质朴古人风。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

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 三首

碧草违春意，沅湘万里秋。池要山简马，月静庾公楼。磨灭余篇翰，平生一钓舟。高唐寒浪减，仿佛识昭丘。

新作湖边宅，还闻宾客过。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萝。官序潘生拙，才名贾傅多。舍舟应卜地，邻接意如何。

暂阻蓬莱阁，终为江海人。挥金应物理，拖玉岂吾身。羹煮秋莼滑，杯凝露菊新。赋诗分气象，佳句莫频频。

社　日 两篇

九农成德业，百社发光辉。报效神如在，馨香旧不违。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

陈平亦分肉，太史竟论功。今日江南老，他时渭北童。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鹭回金阙，谁怜病峡中。

八月十五夜月 二首

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稍下巫山峡，犹衔白帝城。气沉全浦暗，轮仄半楼明。刁斗皆催晓，蟾蜍且自倾。张弓倚残魄，不独汉家营。

十六夜玩月

旧挹金波爽，皆传玉露秋。关山随地阔，河汉近人流。谷口樵归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浑不寐，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对月

秋月仍圆夜，江村独老身。卷帘还照客，倚杖更随人。光射潜虬动，明翻宿鸟频。茅斋依橘柚，清切露华新。

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

黎杖侵寒露，蓬门起曙烟。力稀经树歇，老困拨书眠。秋觉追随尽，来因孝友偏。清谈见滋味，尔辈可忘年。

孟　　氏

孟氏好兄弟，养亲惟小园。承颜胼手足，坐客强盘飧。负米夕葵外，读书秋树根。卜邻惭近舍，训子学谁门。

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籍糟分汁滓，酱落提携。饭粝添香味，朋来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报山妻。

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

君行别老亲，此去苦家贫。藻镜留连客，江山憔悴人。秋风楚竹冷，夜雪巩梅春。朝夕高堂念，应宜彩服新。

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

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为历云山问，无辞荆棘深。北风黄叶下，南浦白头吟。十载江湖客，茫茫迟暮心。

秋　　野 五首

秋野日疏芜，寒江动碧虚。系舟蛮井络，卜宅楚村墟。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

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

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衰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

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掉头纱帽仄，曝背竹书光。风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红翠，驻屐近微香。

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潜鳞输骇浪，归翼会高风。砧响家家发，樵声个个同。飞霜任青女，赐被隔南宫。

身许麒麟画，年衰鸳鹭群。大江秋易盛，空峡夜多闻。径隐千重石，帆留一片云。儿童解蛮语，不必作参军。

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 三首

病枕依茅栋，荒锄净果林。背堂资僻远，在野兴清深。山雉防求敌，江猿应独吟。泄云高不去，隐几亦无心。

众壑生寒早，长林卷雾齐。青虫悬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学马蹄。吟诗重回首，随意葛巾低。

篱弱门何向，沙虚岸只摧。日斜鱼更食，客散鸟还来。寒水光难定，秋山响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独徘徊。

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 三首

峡险江惊急，楼高月迥明。一时今夕会，万里故乡情。星落黄姑渚，秋辞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坚坐看君倾。

明月生长好，浮云薄渐遮。悠悠照远塞，悄悄忆京华。清动杯中物，高随海上槎。不眠瞻白兔，百过落乌纱。

对月那无酒，登楼况有江。听歌惊白鬓，笑舞拓秋窗。樽蚁添相续，沙鸥并一双。尽怜君醉倒，更觉片心降。

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

隐豹深愁雨，潜龙故起云。泥多仍径曲，心醉沮贤群。忍待江山丽，还披鲍谢文。

高楼忆疏豁，秋兴坐氤氲。

季秋江村

乔木村墟古，疏篱野蔓悬。素琴将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黄甘重，支床锦石圆。远游虽寂寞，难见此山川。

小　园

由来巫峡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药，春深买为花。秋庭风落果，瀼岸雨颓沙。问俗营寒事，将诗待物华。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 四首

白盐危峤北，赤甲古城东。平地一川稳，高山四面同。烟霜凄野日，粳稻熟天风。人事伤蓬转，吾将守桂丛。

东屯复瀼西，一种住清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市喧宜近利，林僻此无蹊。若访衰翁语，须令剩客迷。

道北冯都使，高斋见一川。子能渠细石，吾亦沼清泉。枕带还相似，柴荆即有焉。斫畬应费日，解缆不知年。

牢落西江外，参差北户间。久游巴子国，卧病楚人山。幽独移佳境，清深隔远关。寒空见鸳鹭，回首忆朝班。

东屯北崦

盗贼浮生困，诛求异俗贫。空村唯见鸟，落日不逢人。步壑风吹面，看松露滴身。远山回白首，战地有黄尘。

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 二首

峡内归田客，江边借马骑。非寻戴安道，似向习家池。山险风烟僻，天寒橘柚垂。筑场看敛积，一学楚人为。

短景难高卧，衰年强此身。山家蒸栗煖，野饭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门庭畏客频，牧童斯在眼，田父实为邻。

暂往白帝复还东屯

复作归田去，犹残获稻功。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落杵光辉白，除芒子粒红。加餐可扶老，仓廪慰飘蓬。

茅堂检校收稻 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御袂侵寒气，尝新破旅颜。红鲜终日有，玉粒未吾悭。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复新。谁云滑易饱，老藉软俱匀。种幸房州熟，苗同伊阙春。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

刈稻了咏怀

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草木，旭日散鸡豚。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无家问消息，作客信乾坤。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

圃畦新雨润，愧子废锄来。竹杖交头拄，柴扉扫径开。欲栖群鸟乱，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阳酒，相迎自酦醅。

九　　日 二首

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回。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

旧与苏司业，兼随郑广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纷纷。野树欹还倚，秋砧醒却闻。欢娱两冥漠，西北有孤云。

秋　　峡

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发，门巷落丹枫。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赞功。

秋　　清

高秋苏肺气，白发自能梳。药饵憎加减，门庭闷扫除。杖藜还客拜，爱竹遣儿书。十月江平稳，轻舟进所如。

峡　　险

闻说江陵府，云沙静眇然。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水有远湖树，人今何处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峡中天。

晓　　望

白帝更声尽，阳台曙色分。高峰寒上日，叠岭宿霾云。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荆扉对麋鹿，应共尔为群。

摇　　落

摇落巫山暮，寒江东北流。烟尘多战鼓，风浪少行舟。鹅费羲之墨，貂余季子裘。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

日　　暮

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

耳　　聋

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黄落惊山树，呼儿问朔风。

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

为客无时了，悲秋向夕终。瘴馀夔子国，霜薄楚王宫。草敌虚岚翠，花禁冷叶红。年年小摇落，不与故园同。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为冬亦不难。夜郎溪日暖，白帝峡风寒。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

兹辰南国重，旧俗自相欢。

孟　　冬

殊俗还多事，方冬变所为。破甘霜落爪，尝稻雪翻匙。巫峡寒都薄，黔溪瘴远随。终然减滩濑，暂喜息蛟螭。

独　　坐 二首

竟日雨冥冥，双崖洗更清。水花寒落岸，山鸟暮过庭。暖老思燕玉，充饥忆楚萍。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

白狗斜临北，黄牛更在东。峡云常照夜，江月会兼风。晒药安垂老，应门试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聋。

闷

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猿捷长难见，鸥轻故不还。无钱从滞客，有镜巧催颜。

反　　照

反照开巫峡，寒空半有无。已低鱼复暗，不尽白盐孤。荻岸如秋水，松门似画图。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

向　　夕

畎亩孤城外，江村乱水中。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鹤下云汀近，鸡栖草屋同。琴书散明烛，长夜始堪终。

晚

杖藜寻巷晚，炙背近墙暄。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归翼飞栖定，寒灯亦闭门。

暝

日下四山阴，山庭岚气侵。牛羊归径险，鸟雀聚枝深。正枕当星剑，收书动玉琴。半扉开烛影，欲掩见清砧。

夜

绝岸风威动，寒房烛影微。岭猿霜外宿，江鸟夜深飞。独立亲雄剑，哀歌叹短衣。烟尘绕阊阖，白首壮心违。

云

龙以瞿塘会，江依白帝深。终年常起峡，每夜必通林。收获辞霜渚，分明在夕岑。高斋非一处，秀气豁烦襟。

雷

巫峡中宵动，沧江十月雷。龙蛇不成蛰，天地划争回。却碾空山过，深蟠绝壁来。何须妒云雨，霹雳楚王台。

朝 二首

清旭楚宫南，霜空万岭含。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俊鹘无声过，饥乌下食贪。病身终不动，摇落任江潭。

浦帆晨初发，郊扉冷未开。林疏黄叶坠，野静白鸥来。础润休全湿，云晴欲半回。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夜 二首

白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号山无定鹿，落树有惊蝉。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蛮歌犯星起，空觉在天边。

城郭悲笳暮，村墟过翼稀。甲兵年数久，赋敛夜深归。暗树依岩落，明河绕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细鹊休飞。

戏作俳谐体遣闷 二首

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旧识能为态，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关渠。

西历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传神语，畬田费火耕。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

谒真谛寺禅师

兰若山高处，烟霞嶂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

火旗还锦缆，白马出江城。嘹唳吟笳发，萧条别浦清。寒空巫峡曙，落日渭阳情。留滞嗟衰疾，何时见息兵。

送田四弟将军将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卫公幕

离筵罢多酒，起舵发寒塘。回首中丞座，驰笺异姓王。燕辞枫树日，雁度麦城霜。定醉山翁酒，遥怜似葛强。

玉 腕 骝

闻说荆南马，尚书玉腕骝。骖驔飘赤汗，跼蹐顾长楸。胡虏三年入，乾坤一战收。举鞭如有问，欲伴习池游。

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 二首

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江汉终吾老，云林得尔曹。哀弦绕白雪，未与俗人操。

野屋流寒水，山篱带薄云。静应连虎穴，喧已去人群。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萧萧千里足，个个五花文。

白 帝 楼

漠漠虚无里，连连睥睨侵。楼光去日远，峡影入江深。腊破思端绮，春归待一金。去年梅柳意，还欲搅边心。

白帝城楼

江度寒山阁，城高绝塞楼。翠屏宜晚对，白谷会深游。急急能鸣雁，轻轻不下鸥。夷陵春色起，渐拟放扁舟。

有　　叹

壮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间。天下兵常斗，江东客未还。穷猿号雨雪，老马怯关山。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

江　　涨

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

人　　日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云随白水落，风振紫山悲。蓬鬓稀疏久，无劳比素丝。

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相送率题小诗留于屋壁

卧病巴东久，今年强作归。故人犹远谪，兹日倍多违。接宴身兼杖，听歌泪满衣。诸公不相弃，拥别借光辉。

远　　游

江阔浮高栋，云长出断山。尘沙连越嶲，风雨暗荆蛮。雁矫衔芦内，猿啼失木间。敝裘苏季子，历国未知还。

归　　雁

闻道今春雁，南归自广州。见花辞涨海，避雪到罗浮。是物关兵气，何时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过五湖秋。

春夜峡州田侍御长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杖藜登水榭，挥翰宿春天。白发烦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

泊松滋江亭

纱帽随鸥鸟，扁舟系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

乘雨入行军六弟宅

曙角凌云乱，春城带雨长。水花分堑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军佐，凡才污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飒近中堂。

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

鬓毛垂领白，花蕊亚枝红。欹倒衰年废，招寻令节同。薄衣临积水，吹面受和风。有喜留攀桂，无劳问转蓬。

宴胡侍御书堂

江湖春欲暮，墙宇日犹微。暗暗书籍满，轻轻花絮飞。翰林名有素，墨客兴无违。今夜文星动，吾侪醉不归。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宴书斋

渥洼汗血种，天上麒麟儿。才士得神秀，书斋闻尔为。棣华晴雨好，彩服暮春宜。朋酒日欢会，老夫今始知。

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得过字

海内文章伯，湖边意绪多。玉樽移晚兴，桂楫带酣歌。春日繁鱼鸟，江天足芰荷。郑庄宾客地，衰白远来过。

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深字

醉酒扬雄宅，升堂子贱琴。不堪垂老鬓，还对欲分襟。天地西江远，晨辰北斗深。乌台俯麟阁，长夏白头吟。

江边星月 二首

骤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绳。天河元自白，江浦向来澄。映物连珠断，缘空一镜升。

馀光隐更漏，况乃露华凝。

江月辞风槛，江星别雾船。鸡鸣还曙色，鹭浴自晴川。历历竟谁种，悠悠何处圆。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鲜。

舟月对驿近寺

更深不假烛，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舟　　中

风餐江柳下，雨卧驿楼边。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今朝云细薄，昨夜月清圆。飘泊南庭老，只应学水仙。

江　　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地　　隅

江汉山重阻，风云地一隅。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芜。

移居公安山馆

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迥宿云端。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

重　　题

涕洒不能收，哭君馀白头。儿童相识尽，宇宙此生浮。江雨铭旌湿，湖风井径秋。还瞻魏太子，宾客减应刘。

哭李常侍峄 二首

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短日行梅岭，寒山落桂林。长安若个伴，犹想映貂金。

青琐陪双入，铜梁阻一辞。风尘逢我地，江汉哭君时。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发挥王子表，不愧史臣词。

官亭夕坐戏简颜十少府

南国调寒杵，西江浸日车。客愁连蟋蟀，亭古带蒹葭。不返青丝鞚，虚烧夜烛花。老翁须地主，细细酌流霞。

公安县怀古

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

宴王使君宅题 二首

汉主追韩信，苍生起谢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艰难。逆旅招要近，他乡思绪宽。不才甘朽质，高卧岂泥蟠。

泛爱容霜鬓，留欢卜夜阑。自吟诗送老，相对酒开颜。戎马今何地，乡园独旧山。江湖堕清月，酩酊任扶还。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缆，仍看蜀道行。樯乌相背发，塞雁一行鸣。南纪连铜柱，西江接锦城。凭将百钱卜，漂泊问君平。

久　　客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

冬　　深

花叶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随类影，寒水各依痕。易下杨朱泪，难招楚客魂。风涛暮不稳，舍棹宿谁门？

泊岳阳城下

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鹍鹏。

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泛

楚岸朔风疾，天寒鸧鸹呼。涨沙霾草树，舞雪渡江湖。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因声置驿外，为觅酒家垆。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陪裴使君登岳阳楼

湖阔兼云雾，楼孤属晚晴。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

登白马潭

水生春缆没，日出野船开。宿鸟行犹去，丛花笑不来。人人伤白首，处处接金杯。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回。

南　　征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归　　梦

道路时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枫暮，云深黑水遥。梦归归未得，不用楚辞招。

宿青草湖

洞庭犹在目，青草续为名。宿桨依农事，邮签报水程。寒冰争倚薄，云月递微明。湖雁双双起，人来故北征。

宿白沙驿

水宿仍馀照，人烟复此亭。驿边沙旧白，湖外草新青。万象皆春气，孤槎自客星。随波无限月。的的近南溟。

湘夫人祠

肃肃湘妃庙，空墙碧水春。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苹。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

祠南夕望

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野　　望

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云山兼五岭，风壤带三苗。野树侵江阔，春蒲长雪消。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

发 潭 州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贾傅才何有，褚公书绝伦。高名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双 枫 浦

辍棹青枫浦，双枫旧已摧。自惊衰谢力，不道栋梁材。浪足浮纱帽，皮须截锦苔。江边地有主，暂借上天回。

入 乔 口

漠漠旧京远，迟迟归路赊。残年傍水国，落日对春华。树密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

铜官渚守风

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

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

斧钺下青冥，楼船过洞庭。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

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

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

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楼枕席清。衰年病只瘦，长夏想为情。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罂。

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风流汉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辉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

酬韦韶州见寄

养拙江湖外，朝廷记忆疏。深惭长者辙，重得故人书。白发丝难理，新诗锦不如。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

楼　　上

天地空搔首，频抽白玉簪。皇舆三极北，身事五湖南。恋阙劳肝肺，论材愧杞楠。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

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送殷六参军归澧州觐省

佳士欣相识，慈颜望远游。甘从投辖饮，肯作置书邮。高鸟黄云暮，寒蝉碧树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北　风

北风破南极，朱凤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鸿雁将安归。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汉初老，时清犹茹芝。

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

朔风吹桂水，朔雪夜纷纷。暗渡南楼月，寒深北渚云。烛斜初近见，舟重竟无闻。不识山阴道，听鸡更忆君。

对　雪

北雪犯长沙，胡云冷万家。随风且间叶，带雨不成花。金错囊垂罄，银壶酒易赊。无人竭浮蚁，有待至昏鸦。

归　雁 二首

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双双瞻客上，一一背人飞。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系书元浪语，愁绝故山薇。

欲雪违胡地，先花别楚云。却过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

送赵十七明府之县

连城为宝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报邑人。论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惠爱南翁悦，馀波及老身。

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

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来簪御府笔，故泊洞庭船。诗忆伤心处，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黄帽待君偏。

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亲友

水阔苍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会，诸公德业优。北归冲雨雪，谁悯敝貂裘。

卷二十

杜工部七律 一百五十首

郑驸马宅宴洞中

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
误疑茅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珮声珊珊。

题张氏隐居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萧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赠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节上青霄，河陇降王款圣朝。宛马总肥春苜蓿。将军只数汉嫖姚。
陈留阮瑀谁争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

献纳司存雨露边，地分清切任才贤。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捧御筵。
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点检白云篇。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腊　　日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归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霏霏承委珮，炉烟细细驻游丝。
云近蓬莱常五色，雪残鳷鹊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

紫宸殿退朝口号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
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

题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雪常阴阴。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
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

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

雀啄江头黄柳花，鵁鶄鸂鶒满晴沙。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
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丈人才力犹强健，岂傍青门学种瓜。

曲　　江 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事浮荣绊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曲江对酒

花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芳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

曲江对雨

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

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
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

题郑县亭子

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清宫柳暗长春。
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

望　　岳

西岳危稜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九日蓝田崔氏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崔氏东山草堂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
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　二首

去岁兹晨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满眼香。

无路从容陪语笑，有时颠倒着衣裳。何人却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
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孤城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

卜　　居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
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

蜀　　相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有　　客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狂　　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江　　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恨　　别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野　　老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南　　邻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
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

至　　后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
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

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
多病独愁常阒绝，故人相见未从容。知君苦思缘诗瘦，太向交游万事慵。

客　　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进　　艇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所　　思

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俎定常开。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

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

寄杜位

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归怀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
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

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
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

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
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

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野　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堂　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慢无心作解嘲。

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
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

严中丞枉驾见过

元戎小队出郊垧，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
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

野人送朱樱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
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秋　　尽

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
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

野　　望

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山连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绿，极目伤神谁为携。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冀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如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

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

又　送

双峰寂寂对春台，万竹青青送客杯。细草留连侵坐软，残花怅望近人开。
同舟昨日何由得，并马今朝未拟回。直到绵州始分首，江边树里共谁来。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

大家东征逐子回，风生洲渚锦帆开。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
离别不堪无限意，艰危深仗济时才。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

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得凉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锦席高云凉。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赋诗殊未央。
衰老应为难离别，贤声此去有辉光。预传籍籍新京尹，青史无劳数赵张。

九　日

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

滕王亭子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人到如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玉 台 观

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遂有冯夷来击鼓，始知嬴女善吹箫。
江光隐见鼋鼍窟，石势参差乌雀桥。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老渔樵。

奉寄章十侍御

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
湘西不得归关羽，河内犹疑借寇恂。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

奉寄别马巴州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
独把鱼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

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奉待严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
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 五首

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
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五马旧曾谙小径，几回书札待潜夫。

处处青江带白苹，故园犹得见残春。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
休怪儿童延俗客，不教鹅鸭恼比邻。习池未觉风流尽，况复荆州赏更新。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
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饮醉如泥。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锦官城西生事微，乌皮几在还思归。昔去为忧乱兵入，今来已恐邻人非。
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共说总戎云鸟阵，不妨游子芰荷衣。

题桃树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
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
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

登　　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宿　　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

幕府秋风日夜清，淡云疏雨过高城。叶心朱实看时落，阶面青苔老更生。
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

拨　　闷

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消愁定几巡。
长年三老遥怜汝，□舵开头捷有神。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

十二月一日 三首

今朝腊月春意动，云安县前江可怜。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濑船。
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

寒轻市上山烟碧，日满楼前江雾黄。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
新亭举目风景切，茂林著书消渴长。春风不愁不烂漫，楚客唯听棹相将。

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鹂历翠微。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
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

寄常征君

白水青山空复春，征君晚节傍风尘。楚妃堂上色殊众，海鹤阶前鸣向人。
万事纠纷犹绝粒，一官羁绊实藏身。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

示獠奴阿段

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泉分。郡人入夜争馀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峡中览物

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经春长薜萝。形胜有馀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

返　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

白　帝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倾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黄　草

黄草峡西船不归，赤甲山下人行稀。秦中驿使无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
万里秋风吹锦水，谁家别泪湿罗衣。莫愁剑阁终堪据，闻道松州已被围。

诸　将 五首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卤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险，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消。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独夜旅魂惊。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
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

秋　兴　八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朱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堕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吹　　笛

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倚关山几处明。
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

咏怀古迹 五首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阁　　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是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黑白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 二首

云飞玉立尽清秋，不惜奇毛恣远游。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网罗求。

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鞲。鹏碍九天须却避，兔藏三窟莫深忧。

黑鹰不省人间有，度海疑从北极来。正翮抟风超紫塞，玄冬几夜宿阳台。
虞罗自觉虚施巧，春雁同归必见猜。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冬　　至

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
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是三秦。

小　　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浮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

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

中丞问俗画熊频，爱弟传书彩鹢新。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楚宫腊送荆门水，白帝云偷碧海春。与报惠连诗不惜，知吾斑鬓总如银。

立　　春

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
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愁

江草日日唤愁生，春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

崔评事弟许相迎不到应虑老夫见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笔戏简

江阁邀宾许马迎，午时起坐自天明。浮云不负青春色，细雨何孤白帝城。
身边花间沾湿好，醉于马上往来轻。虚疑皓首冲泥怯，实少银鞍傍险行。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唯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

昼　　梦

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暮　　春

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长吹万里风。
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暮春鸳鹭立洲渚，挟子翻飞还一丛。

即　　事

暮春三月巫峡长，皛皛行云浮日光。雷声忽下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
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萧湘。

赤　　甲

卜居赤甲迁居新，两见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
荆州郑薛寄诗近，蜀客郄岑非我邻。笑接郎中评事饮，病从深酌道吾真。

江雨有怀郑典设

春雨暗暗塞峡中，早晚来自楚王宫。乱波纷披已打岸，弱云狼籍不禁风。
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谷口子真正忆汝，岸高瀼滑限西东。

雨 不 绝

鸣雨既过细雨微，映空摇飏如丝飞。阶前短草泥不乱，院里长条风乍稀。
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眼边江舸何匆促，未待安流逆浪归。

滟　　滪

滟滪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阴。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
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掷黄金。

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

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来相国兼安蜀，归赴朝廷已入秦。
舍舟策马论兵地，拖玉腰金报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闻黄阁画麒麟。

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 二首

高栋曾轩已自凉，秋风此日洒衣裳。翛然欲下阴山雪，不去非无汉署香。
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枝夹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乔履，真赐还疑出尚方。

虑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𦈡英妙时。承家节操尚不泯，为政风流今在兹。
可怜宾客尽倾盖，何处老翁来赋诗。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

见萤火

巫山秋夜萤火飞，疏帘巧入坐人衣。忽惊屋里琴书冷，复乱檐前星宿稀。
却绕井栏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沧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

青帘白舫益州来，巫峡秋涛天地回。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
贪趋相府今晨发，恐失佳期后命催。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

简吴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头。古堂本买藉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
云石荧荧高叶曙，风江飒飒乱帆秋。却为姻娅过逢地，许坐曾轩数散愁。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妨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襟。

九日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
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覃山人隐居

南极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谁勒铭。征君已去独松菊，哀壑无光留户庭。
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高车驷马带倾覆，怅望秋天虚翠屏。

即　　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风浪雨冥冥。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甘犹自青。
多病马卿无日起，穷途阮籍几时醒。未闻细柳散金甲，肠断秦川流浊泾。

题柏学士茅屋

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深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馀。
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溜决渠。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三首

汝迎妻子达荆州，消息争传解我忧。鸿雁影来连峡内，鹡鸰飞急到沙头。
峣关险路今虚远，禹凿寒江正稳流。朱绂即当随彩鹢，青春不假报黄牛。

马度秦山雪正深，北来肌骨苦寒侵。他乡就我生春色，故国移居见客心。
欢剧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头吟。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

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
卜筑应同蒋诩径，为园须似邵平瓜。比年病酒开涓滴，弟劝兄酬何怨嗟。

人　　日

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樽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
佩剑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须弹。早春重引江湖兴，直道无忧行路难。

宇文晁尚书之甥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

郊扉俗远长幽寂，野水春来更接连。锦席淹留还出浦，葛巾欹侧未回船。
樽当霞绮轻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圆。不但习池归酩酊，君看郑谷去夤缘。

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
思沾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夜雪兴难乘。

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

楼上炎天冰雪生，高飞燕雀贺新成。碧窗宿雾濛濛湿，朱栱浮云细细轻。
仗钺褰帷瞻具美，投壶散帙有馀清。自公多暇延参佐，江汉风流万古情。

又作此奉卫王

西北楼成雄楚都，远开山岳散江湖。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
推毂几年惟镇静，曳裾终日盛文儒。白头授简焉能赋，愧似相如为大夫。

暮　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缺舟楫，北归晴川多鼓鞞。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

逍遥公后世多贤，送尔维舟惜此筵。念我常能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
时危兵革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

留别公安大易沙门

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逢休上人。数问舟航留制作，长开箧笥拟精神。
沙村白雪仍含冻，江县红梅已放春。先蹋垆峰置兰若，徐飞锡杖出风尘。

晓发公安

北城击柝复欲罢，东方明星亦不迟。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盼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岁晚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
只同燕石能星陨，自得隋珠觉夜明。乔口橘洲风浪促，惊帆何惜片时程。

赠韦七赞善

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
北走关山开雨雪，南游花柳塞云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虾菜忘归范蠡船。

燕子来舟中作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君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长沙送李十一

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
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

李义山七律 一百十七首

锦　　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重过圣女祠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题僧壁

舍生行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
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潭　州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
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

赠司户刘□

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楚客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

南　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
敌国军营漂木柹，前朝神庙锁烟煤。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

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东下更西游。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
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饮席戏赠同舍

洞中屐响省分携，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树重行怜翡翠，玉楼双舞羡鹍鸡。
兰回旧蕊缘屏绿，椒缀新香和壁泥。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

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骊驹先自有光辉。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韫归。
汉苑风烟吹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

寄令狐学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令在殿东西。赓歌太液翻黄鹄，从猎陈仓获碧鸡。
晓饮岂知金掌迥，夜吟应讶玉绳低。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

哭刘□

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
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

荆门西下

一夕南风一叶危，荆云回望夏云时。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崄巇。
骨肉书题安绝徼。蕙兰蹊径失佳期。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

少　　年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头上，横过甘泉豹尾中。
别馆觉来云雨梦，后门归去蕙兰丛。灞陵夜猎随田窦，不识寒郊自转蓬。

药　　转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隋　　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杜工部蜀中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梓州罢吟寄同舍

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
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

无　题 二首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

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昨　日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
二八月轮蟾影破，十三弦柱雁行斜。平明钟后更何事，笑倚墙边梅树花。

汴上送李郢之苏州

人高诗苦滞夷门，万里梁王有旧园。烟幌自应怜白晤，月楼谁伴咏黄昏。
露桃涂颊依苔井，风柳夸腰住水村。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

赠郑谠处士

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寒归山观随棋局，暖入汀州逐钓轮。
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复至裴明府所居

伊人卜筑自幽深，桂巷杉篱不可寻。柱上雕虫对书字，槽中秣马仰听琴。
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赊取松醪一斗酒，与君相伴洒烦襟。

览　古

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空糊赪壤真何益，欲举黄旗竟未成。
长乐瓦飞随水逝，景阳钟堕失天明。回头一吊箕山客，始信逃尧不为名。

子初郊墅

看山对酒君思我，听鼓离城我访君。腊雪已添墙下水，斋钟不散槛前云。
阴移竹柏浓还淡，歌杂渔樵断更闻。亦拟村南买烟舍，子孫相约事耕耘。

汉南书事

西师万众几时回，哀痛天书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
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陛下好生千万寿，玉楼长御白云杯。

当句有对

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
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井　络

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阵图东聚燕江口，边柝西悬雪岭松。
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

写　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断正长吟。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
日尚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

随师东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但须鸒鸝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宋　玉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

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奉和太原公送前杨秀才戴兼招杨正字戎

潼关地接古弘农，万里高飞雁与鸿。桂树一枝当白日，芸香三代继清风。
仙舟尚惜乖双美，彩服何由得尽同。谁惮士龙多笑疾，美髭终类晋司空。

圣 女 祠

松篁台殿蕙香帏，龙护瑶窗凤掩扉。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着五铢衣。
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应无刘武威。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

临发崇让宅紫薇

一树浓姿独看来，秋庭暮雨类轻埃。不先摇落应为有，已欲别离休更开。
桃绶含情依露井，柳绵相忆隔章台。天涯地角同荣谢，岂要移根上苑栽。

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
下苑经过劳想象，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野　　菊

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
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

过伊仆射旧宅

朱邸方酬力战功，华筵俄叹逝波穷。回廊檐断燕飞去，小阁尘凝人语空。
幽泪欲干残菊露，馀香犹入败荷风。何能更涉泷江去，独立寒流吊楚宫。

中 元 作

绛节飘□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羊权须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
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有娀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

银河吹笙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

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
碧草暗侵穿苑路，珠帘不卷枕江楼。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

闻　　歌

敛笑凝眸意欲歌，高云不动碧嵯峨。铜台罢望归何处，玉辇忘还事几多。
青冢路边南雁尽，细腰宫里北人过。此声肠断非今日，香灺灯光奈尔何。

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

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谢蕊珠人。但惊茅许同仙籍，不道刘卢是世亲。
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不因杖屦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楚　　宫

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
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和友人戏赠　二首

东望花楼会不同，西来双燕信休通。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窗虚五夜风。
翠袖自随回雪转，烛房寻类外庭空。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鱼锁桂丛。

迢递青门有几关，柳梢楼角见南山。明珠可贯须为佩，白璧堪裁且作环。
子夜休歌团扇掩，新正未破剪刀闲。猿啼鹤怨终年事，未抵熏炉一夕间。

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手

一丈红蔷拥翠筠，罗窗不识绕街尘。峡中寻觅长逢雨，月里依稀更有人。
虚为错刀留远客，枉缘书札损文鳞。遥知小阁还斜照，羡杀乌龙卧锦茵。

重有感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春　　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楚　　宫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
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宿晋昌亭闻惊禽

羁绪鳏鳏夜景侵，高窗不掩见惊禽。飞来曲渚烟方合，过尽南塘树更深。
胡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杂橘村砧。失群挂木知何限，远隔天涯共此心。

深　　宫

金殿销香闭绮栊，玉壶传点咽铜龙。狂飙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
斑竹岭边无限泪，景阳宫里及时钟。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

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常捧佛前灯。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
大海龙宫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

隋宫守岁

消息东郊木帝回，宫中行乐有新梅。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

遥望露盘疑是月，远闻鼍鼓欲惊雷。昭阳第一倾城客，不踏金莲不肯来。

利州江潭作

神剑飞来不易销，碧潭珍重驻兰桡。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
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此时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凋。

茂　　陵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泪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十字水期韦潘侍御同年不至时韦寓居水次故郭汾宁宅

伊水溅溅相背流，朱栏画阁几人游。漆灯夜照真无数，蜡炬晨炊竟未休。
顾我有怀同大梦，期君不至更沉忧。西园碧树今谁生，与近高窗卧听秋。

流　　莺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
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

星使追还不自由，双童捧上绿琼辀。九枝灯下朝金殿，三素云中侍玉楼。
凤女颠狂成久别，月娥孀独好同游。当时若爱韩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过回塘万竹悲。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
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岂到白头长只尔，嵩阳松雪有心期。

赠从兄阆之

怅望人间万事违，私书幽梦约忘机。荻花村里鱼标在，石藓庭中鹿迹微。
幽径定携僧共入，寒塘好与月相依。城中猘犬憎兰佩，莫损幽芳久不归。

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

楼上春云水底天，五云章色破巴笺。诸生个个王恭柳，从事人人庾杲莲。
六曲屏风江雨急，九枝灯檠夜珠圆。深惭走马金牛路，骤和陈王白玉篇。

筹笔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

即日

一岁林花即日休，江间亭下怅淹留。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
山色正来衔小苑，春阴只欲傍高楼。金鞍忽散银壶漏，更醉谁家白玉钩。

九成宫

十二层城阆苑西，平时避暑拂虹霓。云随夏后双龙尾，风逐周王八骏蹄。
吴岳晓光连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荔枝卢橘沾恩幸，鸾鹊天书湿紫泥。

咏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断蓬。

无　　题 二首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佳兆联翩遇凤凰，雕文羽帐紫金床。桂花香处同高第，柿叶翻时独悼亡。
乌鹊失栖长不定，鸳鸯何事自相将。京华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

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谢傅门庭旧末行，今朝歌管属檀郎。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
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

曲　　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
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

留赠畏之

清时无事奏明光，不遣当关报蚤霜。中禁词臣寻引领，左川归客自回肠。
郎君下笔惊鹦鹉，侍女吹笙弄凤凰。空寄大罗天上事，众仙同日咏霓裳。

无　　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处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碧　　城 三首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
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拔湘弦。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七夕来时先有期，洞房帘箔至今垂。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
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对　　雪 二首

寒气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闱。梅花大庾岭头发，柳絮章台街里飞。
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湿谢庄衣。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

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
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

蜂

小苑华池烂漫通，后门前槛思无穷。宓妃腰细才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
红壁寂寥崖蜜尽，碧帘迢递雾巢空。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
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玉　　山

王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
珠容百斛龙休睡，桐覆千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

牡　　丹

锦帷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一　　片

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仗俨云旗。天泉水暖龙吟细，露畹春多凤舞迟。
榆荚散来星斗转，桂花寻去月轮移。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

酬崔八蚤梅有赠兼示之作

知访寒梅过野塘，久留金勒为回肠。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
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维摩一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

促　　漏

促漏遥钟动静闻，报章重叠杳难分。舞鸾镜匣收残黛，睡鸭香炉换夕熏。
归去定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

马　　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可　　叹

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
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

富平少侯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赠赵协律皙

俱识孙公与谢公，二年歌哭处还同。已叨邹马声华末，更共刘卢族望通。
南省恩深宾馆在，东山事往妓楼空。不堪岁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东。

正月崇让宅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背灯独共馀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曲　　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轻黄惹嫩条。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姬腰。
清明带雨临官道，晚日含风拂野桥。如线如丝正牵恨，王孙归路一何遥。

九　日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时蔡京在坐京曾为僧徒故有第五句

罢执霓旌上醮坛，慢妆娇树水晶盘。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
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子细看。

题道静院院在中条山故王颜中丞所置虢州刺史舍官居此今写真存焉

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
独座遗芳成故事，褰帷旧貌似元君。自怜筑室灵山下，徒望朝岚与夕曛。

题 小 松

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
一年几变枯荣事，百尺方资柱石功。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

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綍汉庭中。

水　　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帘飞燕还拂水，开户暗虫犹打窗。
更阅前题已披卷，仍斟昨夜未开缸。谁人为报故交道，莫惜鲤鱼时一双。

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

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
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过故府中武威公交城旧庄感事

信陵亭馆接郊畿，幽象遥通晋水祠。日落高门喧燕雀，风飘大树撼熊罴。
新蒲似笔思投日，芳草如茵忆吐时。山下祇今黄绢字，泪痕犹堕六州儿。

赠田叟

荷蓧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
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抚躬道直诚感激，在野无贤心自惊。

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

何年部落到阴陵，奕世勤王国史称。夜掩牙旗千帐雪，朝飞羽骑一河冰。
蕃儿襁负来青冢，狄女壶浆出白登。日晚鹧鸪泉畔猎，路人遥识郅都鹰。

和人题真娘墓

虎丘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罥树断丝悲舞席，出云清梵想歌筵。
柳眉空吐效颦叶，榆荚还飞买笑钱。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

人日即事

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
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

春日寄怀

世间荣乐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和刘评事永乐闲居见寄

白社幽闲君暂居，青云器业我全疏。看封谏草归鸾掖，尚贲衡门待鹤书。
莲耸碧峰关路近，荷翻翠扇水堂虚。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鱼。

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

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
浮杯小摘开云母，带露全移缀水精。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芳荣。

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

鹏鱼何事遇屯同，云水升沉一会中。刘放未归鸡树老，邹阳新去兔园空。
寂寥我对先生柳，赫奕君乘御史骢。若向南台见莺友，为传垂翅度春风。

无　　题

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碧江地没元相引，黄鹤沙边亦少留。
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 二首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
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人惆怅卧遥帷。章台街里芳菲伴，且问宫腰损几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
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杜牧之七律 五十五首

长安杂题长句 六首

觚棱金碧照山高，万国珪璋捧赭袍。舐笔和铅欺贾马，赞功论道鄙萧曹。
东南楼日珠帘卷，西北天宛玉厄豪。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镜泣霜毛。

晴云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风。韩嫣金丸莎覆绿，许公鞯汗杏粘红。
烟生窈窕深东第，轮撼流苏下北宫。自笑苦无楼护智，可怜铅椠竟何功。

雨晴九陌铺江练，岚嫩千峰叠海涛。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少年羁络青纹玉，游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

束带谬趋文石陛，有章曾拜皂囊封。期严无奈睡留癖，势窘犹为酒泥慵。
偷钓侯家池上雨，醉吟隋寺日沉钟。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瑯琊邴曼容。

洪河清渭天地浚，太白终南地轴横。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
草妒佳人钿朵色，风回公子玉衔声。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丰貂长组金张辈，驷马文衣许史家。白鹿原头回猎骑，紫云楼下醉江花。
九重树影连清汉，万寿山光学翠华。谁识大君谦让德，一毫名利斗蛙蟆。

河　　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李给事中敏

一章缄拜皂囊中，懔懔朝廷有古风。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
纷纭白昼惊千古，𫓧锧朱殷总一空。曲突徒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

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汉武惭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滋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

行看腊破好年光，万寿南山对未央。黠戛可汗修职贡，文思天子复河湟。
应须日驭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吉甫裁诗歌盛业，一篇江汉美宣王。

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辄书长句

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死绥却是古来有，骁将自惊今日无。
青史文章争点笔，朱门歌舞笑捐躯。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

街西长句

碧池新涨浴娇鸦，分锁长安富贵家。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
银秋䩤褭嘶宛马，绣鞅璁珑走钿车。一曲将军何处笛，连云芳草日初斜。

李侍郎于阳羡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羡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

冥鸿不下非无意，塞马归来是偶然。紫绶公卿今放旷，白头郎吏尚留连。
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羡溪中买钓船。欲与明公操杖履，愿闻休去是何年。

赠李处士长句四韵

玉函怪牒锁灵篆，紫洞香风吹碧桃。老翁四目牙爪利，掷火万里精神高。
霭霭祥云随步武，累累秋冢叹蓬蒿。三山朝去应非久，姹女当窗绣羽袍。

送国棋王逢

王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
守道还如周柱史，鏖兵不羡霍嫖姚。浮生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

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还往牧支离穷悴窃于一麾书美歌诗兼自言志因成长句四韵呈上三君子

九金神鼎重丘山，五玉诸侯杂珮环。星座通霄狼鬣暗，戍楼吹笛虎牙闲。
斗间紫气龙埋狱，天上洪炉帝铸颜。若念西河旧交友，鱼符应许出函关。

洛阳长句 二首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桥横落照虹堪画，树锁千门鸟自还。
芝盖不来云杳杳，仙舟何处水潺潺。君王谦让泥金事，苍翠空高万岁山。

天汉东穿白玉京，日华浮动翠光生。桥边游女珮环委，波底上阳金碧明。
月锁名园孤鹤唳，川酣秋梦凿龙声。连昌绣岭行宫在，玉辇何时父老迎。

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

洛桥风暖细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独鹤初冲太虚日，九牛新落一毛时。
行开教化期君是，卧病神祇祷我知。十载丈夫堪耻处，朱云犹掉直言旂。

故洛阳城有感

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尔去迟迟。毕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日时。
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润　　州　二首

向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谢朓诗中佳丽地，夫差传里水犀军。城高铁瓮横强弩，柳暗朱楼多梦云。
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月中闻。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

西江怀古

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净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箠更荒唐。
千秋钓艇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

日暖泥融雪半销，行人芳草马声骄。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
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正摇摇。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自宣城赴官上京

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淹留。谢公城畔溪惊梦，苏小门前柳拂头。

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尘冠挂却知闲事，终拟蹉跎访旧游。

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齐安郡晚秋

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
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

九日齐安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

池州李使君没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

缙云新命诏初行，才是孤魂寿器成。黄壤不知新雨露，粉书空换旧铭旌。
巨卿哭处云空断，阿鹜归来月正明。多少四年遗爱事，乡闾生子李为名。

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

远风南浦万重波，未似生离别恨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
金钗横处绿云堕，玉箸凝时红粉和。待得枚皋相见日，自应妆镜笑蹉跎。

即　　事

因思上党三年战，闲咏周公七月诗。竹帛未闻书死节，丹青空见画灵旗。
萧条井邑如鱼尾，早晚干戈识虎皮。莫笑一麾东下计，满江秋浪碧参差。

寄李起居四韵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冻醪时。云罍心凸知难捧，凤管簧寒不受吹。
南国剑眸能盼眄，侍臣香袖爱僛垂。自怜穷律穷途客，正怯孤灯一局棋。

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

万家相庆喜秋成，处处楼台歌板声。千载鹤归犹有恨，一年人住岂无情。
夜凉溪馆留僧话，风定苏潭看月生。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

柳长句

日落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带风。
莫将榆荚共争翠，深感杏花相映红。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

早雁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
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送刘秀才归江陵

彩服鲜华觐渚宫，鲈鱼新熟别江东。刘郎浦夜侵船月，宋玉亭春弄袖风。
落落精神终有立，飘飘才思杳无穷。谁人世上为金口，借取明时一荐雄。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
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看著白苹芽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

怀钟陵旧游 四首

一谒征南最少年，虞卿双璧截肪鲜。歌谣千里春长暖，丝管高台月正圆。
玉帐军筹罗俊彦，绛帷环珮立神仙。陆公馀德机云在，如我酬恩合执鞭。

滕阁中春绮席开，柘枝蛮鼓殷晴雷。垂楼万幕青云合，破浪千帆阵马来。
未掘双龙牛斗气，高悬一榻栋梁材。连巴控越知何事，珠翠沉檀处处堆。

十顷平湖堤柳合，岸秋兰芷绿纤纤。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朱楼卷画帘。
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斜晖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桥气象兼。

控压平江十万家，秋来江静镜新磨。城头晚鼓雷霆后，桥上游人笑语多。
日落汀痕千里色，月当楼午一声歌。昔年行乐秾桃畔，醉与龙沙拣蜀罗。

商山麻涧

云光岚彩四百合，柔柔垂柳十馀家。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
秀眉老父对樽酒，蒨袖女儿簪野花。征车自念尘土计，惆怅溪边书细沙。

商山富水驿

益戆由来未觉贤，终须南去吊湘川。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
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题 武 关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定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咏歌圣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

圣敬文思业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
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

寄浙东韩□评事

一笑五云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经秋。鬓衰酒减欲谁泥，迹辱魂惭好自尤。
梦寐几回迷蛱蝶，文章应广畔牢愁。无穷尘土无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

书怀寄中朝往还

平生自许少尘埃，为吏尘中势自回。朱绂久惭官借与，白题还叹老将来。
须知世路难轻进，岂是君门不大开。霄汉几多同学伴，可怜头角尽卿材。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

芳草渡头微雨时，万株杨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
辞客倚风迎暗淡，使君回马湿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调，怅望春阴几首诗。

寄澧州张舍人笛

发匀肉好生春岭，截玉钻星寄使君。檀的染时痕半月，落梅飘处响穿云。
楼中威凤倾冠听，沙上惊鸿掠水分。遥想紫泥封诏罢，夜深应隔禁墙闻。

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
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

寄宣州郑谏议

大夫官重醉江东，潇洒名儒振古风。文石陛前辞圣主，碧云天外作冥鸿。
五言宁谢颜光禄，百岁须齐卫武公。再拜宜同丈人行，过庭交分有无同。

寄题甘露寺北轩

曾向蓬莱宫里行，北轩阑槛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缥缈宜闻子晋笙。
天接海门秋水色，烟笼隋苑暮钟声。他年会著荷衣去，不向山僧说姓名。

题青云馆

虬蟠千仞剧羊肠，天府由来百二强。四皓有芝轻汉祖，张仪无地与怀王。
云连帐影萝阴合，枕绕泉声客梦凉。深处会容高尚者，水苗三顷百株桑。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

翠岩千尺倚溪斜，曾得严光作钓家。越嶂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
明时刀尺君须用，幽应田园我有涯。一壑风烟阳羡里，解龟休去路非赊。

卷二十一

苏东坡七律上 二百五十八首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留题延生观后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无厌，上到巉巉第几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鬓眉纤。
不惭弄玉骑丹凤，应逐嫦娥驾老蟾。涧草岩花自无主，晚来胡蝶入疏帘。

留题仙游潭中兴寺东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阴阴谷鸟啼。蜀客曾游明月峡，秦人今在武陵溪。
独攀书室窥岩窦，还访仙姝款石闺。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石 鼻 城

平时战国今何在，陌上征夫自不闲。北客初来试新险，蜀人从此送残山。
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

楼　　观

门前古碣卧斜阳，阅世如流事可伤。长有幽人悲晋惠，强修遗庙学秦皇。
丹砂久窖井水赤，白术谁烧厨灶香。闻道神仙亦相过，只疑田叟是庚桑。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 二首

岐阳九月天微雪，已作萧条岁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

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譍。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 三首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树林深翠已生烟。绕城骏马谁能借，到处名园意尽便。
但挂酒壶那计盏，偶题诗句不须编。忽闻啼鴂惊羁旅，江上何人治废田。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

龛灯明灭欲三更，攲枕无人梦自惊。深谷留风终夜响，乱山衔月半床明。
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欲向磻溪问姜叟。仆夫屡报斗杓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夜入磻溪如入峡，照山炬火落惊猿。山头孤月耿犹在，石上寒波晓更喧。
至人旧隐白云合，神物已化遗踪蜿。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

周公庙庙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涌冽异常国史所谓润德泉世乱则竭者也

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翠凤旧依山硉兀，清泉长与世穷通。
至今游客伤离黍，故国诸生咏雨濛。牛酒不来乌鸟散，白杨无数暮号风。

楼　观

鸟噪猿呼昼闭门，寂寥谁识古皇尊。青牛久已辞辕轭，白鹤时来访子孙。
山近朔风吹积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应怪游人众，汲尽阶前井水浑。

五　郡

古观正依林麓断，居民来就水泉甘。乱溪赴渭争趋北，飞鸟迎山不复南。
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蚕。汝师岂解言符命，山鬼何知托老聃。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南溪得雪真无价，走马来看及未消。独自披榛寻履迹，最先犯晓过朱桥。
谁怜破屋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惟有暮鸦知客意，惊飞千片落寒条。

和子由木山引水 二首

蜀江久不见沧浪，江上枯槎远可将。去国尚能三犊载，汲泉何爱一夫忙。
崎岖好事人应笑，冷淡为欢意自长。遥想纳凉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卧无梢，浪卷沙翻去似瓢。几度过秋生藓晕，至今流润应江潮。
泫然疑有蛟龙吐，断处人言霹雳焦。材大古来无适用，不须郁郁慕山苗。

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

百亩新池傍郭斜，居人行乐路人夸。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
纵饮座中遗白帢，幽寻尽处见桃花。不堪山鸟号归去，长遣王孙苦忆家。

华阴寄子由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
三峰已过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里堠消磨不禁尽，速携家饷劳骖騑。

和董传留别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
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次韵柳子玉见寄

薄雷轻雨晓晴初，陌上春泥未溅裾。行乐及时虽有酒，出门无侣谩看书。
遥知寒食催归骑，定把鸱夷载后车。他日见邀须强起，不应辞病似相如。

次韵王诲夜坐

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策杖频过知未厌，卜居相近岂辞迁。
莫将诗句惊摇落，渐喜樽鸱省仆缘。待约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傅尧俞济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方寻隐退庐。栽种成阴十年事，仓黄欲买百金无。
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

陆龙图诜挽诗

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属纩家无十金产，过车巷哭六州民。
尘埃辇寺三年别，樽俎岐阳一梦新。他日思贤见遗像，不论宿草更沾巾。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

柏舟高节冠乡邻，绛帐清风耸搢绅。岂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
当年织屦随方进，晚节称觞见伯仁。回首悲凉便陈迹，凯风吹尽棘成薪。

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 二首

风雨萧萧夜晦迷，不须鸣叫强知时。多才久被天公怪，阙食惟应爨妇知。
杜叟挽衣那及胫，颜公食粥敢言炊。诗人情味真尝遍，试问于今底处亏。

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
早岁便怀齐物意，微官敢有济时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听秋涛万鼓音。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寿州李定少卿出饯城东龙潭上

山鸦噪处古灵湫，乱沫浮涎绕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欲将烧燕出潜虬。
使君惜别催歌管，村巷惊呼聚玃猴。此地他年颂遗爱，观鱼并记老庄周。

龟　　山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

次韵柳子玉　二首

地　　炉

细声蚯蚓发银瓶，拥褐横眠天未明。衰鬓镊残欹雪领，壮心降尽倒风旌。
自称丹灶锱铢火，倦听山城长短更。闻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

纸　　帐

乱文龟壳细相连，惯卧青绫恐未便。洁似僧巾白叠布，暖于蛮帐紫茸毡。
锦衾速卷持还客，破屋那愁仰见天。但恐娇儿还恶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姚屯田挽词

京口年来耆旧衰，高人沦丧路人悲。空闻韦叟一经在，不见恬侯万石时。
贫病只知为善乐，逍遥却恨弃官迟。七年一别真如梦，犹记萧然瘦鹤姿。

和刘道原见寄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仔细穷。

和刘道原咏史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榖虽殊竟两亡。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　二首

太昊祠东铁墓西，一樽曾与子同携。回瞻郡阁遥飞槛，北望樯竿半隐堤。
饭豆羹藜思两鹄，饮河噀水赖长蜺。如今胜事无人共，花下壶卢鸟劝提。

长明灯下石栏干，长共松杉斗岁寒。叶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态鹤头丹，
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对先生苜蓿盘。雪里盛开知有意，明年开后更谁看。

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　二首

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拾薪煮药怜僧病，扫地焚香净客魂。
农事未休侵小雪，佛灯初上报黄昏。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

长嫌钟鼓聒湖山，此境萧条却自然。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
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遥想后身穷贾岛，夜寒应耸作诗肩。

送张轩民寺丞赴省试

龙飞甲子尽豪英，尝喜吾犹及老成。人竞春兰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长庚。
传家各自闻诗礼，与子相逢亦弟兄。洗眼上林看跃马，贺诗先到古宣城。

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　三首

倾盖相欢一笑中，从来未省马牛风。卜邻尚可容三径，投社终当作两翁。
古意已将兰缉佩，招词闲咏桂生丛。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

朝见新荑出旧槎，骚人孤愤苦思家。五噫处士大穷约，三赋先生多诞夸。
帐外鹤鸣奁有镜，筒中钱尽案无鲑。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

生涯到处似樯乌，科第无心摘颔须。黄帽刺船忘岁月，白衣担酒慰鳏孤。
狙公欺病来分栗，水伯知馋为出鲈。莫向洞庭歌楚曲，烟波渺渺正愁予。

莘老葺天庆观小园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说乞名与诗

春风欲动北风微，归雁亭边送雁归。蜀客南游家最远，吴山寒尽雪先晞。
扁舟去后花絮乱，五马来时宾从非。惟有道人应不忘，抱琴无语立斜晖。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
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

宋叔达家听琵琶

数弦已品龙香拨，半面犹遮凤尾槽。新曲翻从玉连锁，旧声终爱郁轮袍。
梦回只记归舟字，赋罢双垂紫锦绦。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

祥符寺九曲观灯

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
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梦魂销。

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

屋上山禽苦唤人，槛前冰沼忽生鳞。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
卧听使君鸣鼓角，试呼稚子整冠巾。曲栏幽榭终寒窘，一看郊原浩荡春。

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

喜逢门外白衣人，欲脍湖中赤玉鳞。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欲将渔钓追黄帽。未要靴刀抹绛巾。芳意十分强半在，为君先踏水边春。

新城道中　二首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
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

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飏双凫。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鹊尾炉。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

次韵孙莘老见赠时莘老移庐州因以别之

炉锤一手赋形殊，造物无心敢望渠。我本疏顽固当尔，子犹沦落况其馀。
龚黄侧畔难言政，罗赵前头且炫书。惟有阳关一杯酒，殷勤重唱赠离居。

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

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
露湿醉巾香掩冉，月明归路影婆娑。绿珠吹笛何时见，欲把斜红插皂罗。

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 二首

乱山滴翠衣裘重，双涧响空窗户摇。饱食不嫌溪笋瘦，穿林闲觅野芎苗。
却愁县令知游寺，尚喜渔人争渡桥。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

每见田园辄自招，倦飞不拟控扶摇。共疑杨恽非锄豆，谁信刘章解立苗。
老去尚飧彭泽米，梦归时到锦江桥。宦游莫作无家客，举族长悬似细腰。

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

蔼蔼君诗似岭云，从来不许醉红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见轻桡破浪纹。
颇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坐灌将军。晚风落日元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载酒无人过子云，掩关昼卧客书裙。歌喉不共听珠贯，醉面何因作缬纹。
僧侣且陪香火社，诗坛欲敛鹳鹅军。凭君遍绕湖边寺，涨渌晴来已十分。

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床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阶泉。
崎岖世味尝应遍，寂寞山栖老渐便，惟有问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

病中独游净慈谒本长老周长官以诗见寄仍邀游灵隐因次韵答之

卧闻禅老入南山，净扫清风五百间。我与世疏宜独往，君缘诗好不容攀。
自知乐事年年减，难得高人日日闲。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

病中游祖塔院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癸丑春分后雪

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
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腊衣。

孤山二咏 并序

孤山有陈时柏二株，其一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为儿已见其枯矣，然坚悍如金石，愈于未枯者。僧志诠作堂于其侧，名之曰柏堂。堂与白公居易竹阁相连。属余作二诗以记之。

柏　　堂

道人手种几生前，鹤骨龙姿尚宛然。双干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见太平年。
忽惊华构依岩出，乞与佳名到处传。此柏未枯君记取，灰心聊伴小乘禅。

竹　　阁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
两丛恰似萧郎笔，千亩空怀渭上村。欲把新诗问遗像，病维摩诘更无言。

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娟娟云月稍侵轩，潋潋星河半隐山。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
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著髻鬟。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争看火城还。

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坐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十分潋滟金樽凸，千丈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登玲珑山

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
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

宿九仙山

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馀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
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

海会寺清心堂

南郭子綦初丧我，西来达磨尚求心。此堂不说有清浊，游客自观随浅深。
两岁频为山水役，一溪长照雪霜侵。纷纷无补竟何事，惭愧高人闭户吟。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诗见寄次其韵

季子应瞋不下机，弃家来伴碧云师。中秋冷坐无因醉，半月长斋未肯辞。
掷简摇毫无忤色，投名入社有新诗。飞腾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采药时。

洞 霄 宫

上帝高居愍世顽，故留琼馆在凡间。青山九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对闲，
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

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不赴

西风初作十分凉，喜见新橙透甲香。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
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犹有梦回清兴在，卧闻归路乐声长。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

月入秋帷病枕凉，霜飞夜簟故衾香。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亲春老孟光。
不作雍容倾坐上，翻成肮脏倚门旁。人间此会论今古，细看茱萸感叹长。

九日寻臻阇梨遂泛小舟至勤师院 二首

白发长嫌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闲相过，东磵郎君懒重寻。
试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黄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访孤山支道林。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郁郁气佳哉。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
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黄菊为谁开。明年桑苎煎茶处，忆著衰翁首重回，

次韵周长官寿星院同饯鲁少卿

琉璃百顷水仙家，风静湖平响钓车。寂历疏松欹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
困眠不觉依蒲褐，归路相将踏桂华。更著纶巾披鹤氅，他年应作画图夸。

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

二更铙鼓动诸邻，百首新诗间八珍。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
云烟湖寺家家境，灯火沙河夜夜春。曷不劝公勤秉烛，老来光景似奔轮。

述古以诗见责屡不赴会复次前韵

我生孤僻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珍。肯对红裙辞白酒，但愁新进笑陈人。
北山怨鹤休惊夜，南亩巾车欲及春。多谢清诗屡推毂，狶膏那解转方轮。

贺陈述古弟章生子

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
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馀。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

赠治易僧智周

寒窗孤坐冻生瓶，尚把遗编照露萤。阁束九师新得妙，梦吞三画旧通灵。
断弦挂壁知音丧，挥尘空山乱石听。斋罢何须更临水，胸中自有洗心经。

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

宝山新开径

藤梢橘刺元无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风自远来闻笑语，水分流处见江湖。
回观佛骨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壶。野客归时山月上，棠梨叶战暝禽呼。

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

平生自是个中人，欲向渔舟便写真。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

年来白发惊秋速，长恐青山与世新。从此北归休怅望，囊中收得武陵春。

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

夜闻巴叟卧荒村，来打三更月下门。往事过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论。
老非怀土情相得，病不开堂道益尊。惟有孤栖旧时鹤，举头见客似长言。

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乌府先生铁用肝，霜风卷地不知寒。犹嫌白发年前少，故点红灯雪里看。
他日卜邻先有约，待君投绂我休官。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二首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涂。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

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

堆盘红缕细茵陈，巧与椒花两斗新。竹马异时宁信老，土牛明日莫辞春。
西湖弄水犹应早，北寺观灯欲及辰。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

刁同年草堂

不用长竿矫绣衣，南园北第两参差。青山有约长当户，流水无情自入池。
岁久酴醾浑欲合，春来杨柳不胜垂。主人不用匆匆去，正是红梅著子时。

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和苏州太守王规父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时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 二首

不觉朱幡辗后尘，争看绣幰锦缠轮。洛滨侍从三人贵，京兆平反一笑春。

但逐东山携妓女，那知后礀走穷宾。滞留不见荣华事，空作赓诗第七人。

翻翻缇骑走香尘，激激飞涛射火轮。美酒留连三夜月，丰年倾倒五州春。
安排诗律追强对，蹭蹬归期为恶宾。堕珥遗簪想无限，华胥犹见梦回人。

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 五首

从来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两过春。沂上已成曾点服，泮宫初采鲁侯芹。
休惊岁岁年年貌，且对朝朝暮暮人。细雨晴时一百六，画船鼍鼓莫违民。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浮玉山头日日风，涌金门外已春融。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
剩看新翻眉倒晕，未应泣别脸消红。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

国艳夭娆酒半酣，去年同赏寄僧檐。但知扑扑晴香软，谁见森森晓态严。
縠雨共惊无几日，蜜蜂未许辄先甜。应须火急回征棹，一片辞枝可得粘。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欲赠佳人非泛洧，好纫幽佩吊沉湘。鹤林神女无消息，为问何年返帝乡。

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

花时腊酒照人光，归路春风洒面凉。刘氏宅边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
岩头匹练兼天净，泉底真珠溅客忙。安得道人携笛去，一声吹裂翠崖冈。

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 二首

解组归来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凉。卷帘堂上檀槽闹，送客林间桦烛香。
浅量已愁当酒怯，非才尤觉和诗忙。何人贪佩黄金印，千柱耽耽琐北冈。

人间膏火正争光，每到藏春得暂凉。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觉野蔬香。
溪山胜画徒能说，来往如梭为底忙。老去此身无处著，为翁栽插万松冈。

柳子玉亦见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不羡腰金照地光，暂时假面弄西凉。晴窗咽日肝肠暖，古殿朝真屦袖香。
说静故知犹有动，无闲底处更求忙。先生官罢乘风去，何用区区赋陟冈。

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

自酌金尊劝孟光，更教长笛奏伊凉。牵衣男女绕太白，扇枕郎君烦阿香。
诗病逢春转深锢，愁魔得酒暂奔忙。醒时情味吾能说，日在西南白草冈。

景纯复以二篇一言其亡兄与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韵

灵寿扶来似孔光，感时怀旧一悲凉。蟾枝不独同攀桂，鸡舌还应共赐香。
等是浮休无得丧，粗分忧乐有闲忙。年来世事如波浪，郁郁谁知柏在冈。

屡把铅刀齿步光，更遭华衮照厖凉。苏门山上莫长啸，薝蔔林中无别香。
烛烬已残终夜刻，槐花还似昔年忙。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冈。

书普慈长老壁

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
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

刁景纯席上和谢生 二首

误入仙人碧玉壶，一欢那复间亲疏。杯盘狼藉吾何敢，车骑雍容子甚都。
此夜新声闻北里，他年故事纪南徐。欲穷风月三千界，愿化天人百亿躯。

纵饮谁能问挈壶，不知门外晓星疏。绮罗胜事齐三阁，宾主谈锋敌两都。
榻畔烟花尝叹杜，海中童卯尚追徐。无多酌我公须听，醉后粗狂胆满躯。

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

沐罢巾冠快晚凉，睡馀齿颊带茶香。舣舟北岸何时渡，晞发东轩未肯忙。
康济此身殊有道，医治外物本无方。风流二老长还往，顾我归期尚渺茫。

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莫负黄花九日期，人生穷达可无时。十年且就三都赋，万户终轻千首诗。
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君看六月河无水，万斛龙骧到自迟。

苏州闾丘江君二家雨中饮酒 二首

小圃阴阴偏洒尘，方塘潋潋欲生纹。已烦仙袂来行雨，莫遣歌声便驻云。
肯对绮罗辞白酒，试将文字恼红裙。今宵记取醒时节，点滴空阶独自闻。

五纪归来鬓未霜，十眉环列坐生光。唤船渡口迎秋女，驻马桥边问泰娘。
曾把四弦娱白傅，敢将百草斗吴王。从今却笑风流守，画戟空凝宴寝香。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

赠张刁二老

两邦山水未凄凉，二老风流总健强。共成一百七十岁，各饮三万六千觞。
藏春坞里莺花闹，仁寿桥边日月长。惟有诗人被磨折，金钗零落不成行。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赠元素

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原属桂堂仙。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
破裓山僧怜耿介，练裙溪女斗清研。愿公采撷纫幽佩，莫遣孤芳老涧边。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 二首

西来烟阵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寄书。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馀。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 二首

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
尚书清节衣冠后，处士风流水石间。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

路转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
黑黍黄粱初熟后，朱柑绿橘半甜时。人生此乐须天赋，莫遣儿郎取次知。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

高会日陪山简醉，狂言屡发次公醒。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
江上飞云来北固，槛前修竹忆南屏。六朝兴废馀丘陇，空使奸雄笑宁馨。

次韵陈海州书怀

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旧闻草木皆仙药，欲弃妻孥守市阛。
雅志未成空自叹，故人相对若为颜。酒醒却忆儿童事，长恨双凫去莫攀。

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人事无涯生有涯，逝将归钓汉江槎。乘桴我欲从安石，遁世谁能识子嗟。
日上红波浮翠巘，潮来白浪卷青沙。清谈美景双奇绝，不觉归鞍带月华。

次韵孙职方苍梧山

苍梧奇事岂虚传，荒怪还须问子年。远托鳌头转沧海，来依鹏背负青天。
或云灵境归贤者，又恐神功亦偶然。闻道新春恣远览，羡君平地作飞仙。

雪后书北台壁 二首

黄昏犹作雨纤纤，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如泼水，不知庭院已堆盐。
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

谢人见和前篇 二首

已分杯酒欺浅懦，敢将诗力斗深严。渔蓑句好真堪画，柳絮才高不道盐。
败履尚存东郭足，飞花又舞谪仙檐。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

九陌凄风战齿牙，银杯逐马带随车。也知不作坚牢玉，无奈能开顷刻花。
得酒强欢愁底事，闭门高卧定谁家。台前日暖君须爱，冰下寒鱼渐可叉。

游庐山次韵章传道

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出入岩峦千仞表，较量筋力十年初。
虽无窈窕驱前马，还有鸱夷挂后车。莫笑吟诗淡生活，当令阿买为君书。

和 子 由 四首

韩太祝送游太山

偶作郊原十日游，未应回首厌笼囚。但教尘土驱驰足，终把云山烂漫酬。
闻道逢春思濯锦，便须到处觅菟裘。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

送　　春

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馀晖。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
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开最迟，绛裙深树出幽菲。吾庐想见无限好，客子倦游胡不归。
坐上一樽虽得满，古来四事巧相违。令人却忆湖边寺，垂柳阴阴昼掩扉。

送李供备席上和李诗

家声赫奕盖并凉，也解微吟锦瑟旁。擘水取鱼湖起浪，引杯看剑坐生光。
风流别后人人忆，才器归来种种长。不用更贪穷事业，风骚分付与沉湘。

孔长源挽诗 二首

少年才气冠当时，晚节孤风益自奇。君胜宜为夫子后，林宗不愧蔡邕碑。
南荒尚记诛元恶，东越谁能事细儿。耆旧如今几人在，为君无憾为时悲。

小堰门头柳系船，吴山堂上月侵筵。潮声半夜千岩响，诗句明朝万口传。
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巳辰年。佳城一闭无穷事，南望题诗泪洒笺。

寄吕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门，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谈笑是，中郎不见典刑存。
君先去踏尘埃陌，我亦来寻桑枣村。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余主簿母挽诗

闺庭兰玉照乡闾，自昔虽贫乐有馀。岂独家人在中馈，却因麟趾识关雎。
云軿忽已归仙府，乔木依然拥旧庐。忍把还乡千斛泪，一时洒向老莱裾。

张文裕挽词

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业馀。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
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

和梅户曹会猎铁沟

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鲸鲵犹未掩，草中狐兔不须惊。
东州赵叟饮无敌，南国梅仙诗有声。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

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和章七出守湖州 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应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

寄题刁景纯藏春坞

白首归来种万松，待看千尺舞霜风。年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屦中。

杨柳长齐低户暗，樱桃烂熟滴阶红。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

玉盘盂 二首 并叙

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馀朵，皆重跗累萼，繁丽丰硕。中有白花，正圆如覆盂，其下十馀叶，稍大，承之如盘，姿格艳异，独出于七千朵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苏氏园中，周宰相莒公之别业也。而其名俚甚，乃为易之。

杂花狼籍占春馀，芍药开时扫地无。两寺妆成宝璎珞，一枝争看玉盘盂。
佳名会作新翻曲，绝品难寻旧画图。从此定知年谷熟，姑山亲见雪肌肤。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饮更无疑。但持白酒劝嘉客，直待琼舟覆玉彝。
负郭相君初择地，看羊属国首吟诗。吾家岂与花相厚，更问残芳有几枝。

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

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马革裹尸真细事，虎头食肉更何人。
阵云冷压黄茅瘴，羽扇斜挥白葛巾。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

乔将行烹鹅鹿出刀剑以饮客以诗戏之

破匣哀鸣出素虬，倦看䙞䙞听呦呦。明朝只恐兼烹鹤，此去还须却佩牛。
便可先呼报恩子，不妨仍带醉乡侯。他年万骑归应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 二首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郢，论少卑之且借秦。
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寄黎眉州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馀天。
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同年王中甫挽词

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鹍。如君事业真堪用，顾我衰迟不足论。
出处升沉十年后，死生契阔几人存。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

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 二首

指点先凭采药翁，丹青化出大槐宫。眼明小阁浮烟翠，齿冷新诗嚼雪风。
二华行观雄陕右，九仙今已压京东。此生的有寻山分，已觉温台落手中。

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东海独来看出日。石桥先去踏长虹。
遥知别后添华发，时向樽前说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

苏潜圣挽词

妙龄驰誉百夫雄，晚节忘怀大隐中。悃愊无华真汉吏，文章尔雅称吾宗。
趋时肯负平生志，有子还应不死同。惟我闲思十年事，数行老泪寄西风。

和晁同年九日见寄

仰看鸾鹄刺天飞，富贵功名老不思。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
古来重九皆如此，别后西湖付与谁。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

送乔施州

恨无负郭田二顷，空有载行书五车。江上青山横绝壁，云间细路蹑飞蛇。
鸡号黑暗通蛮货，蜂闹黄连采蜜花。共怪河南门下客，不应万里向长沙。

雪夜独宿柏仙庵

晚雨纤纤变玉霙，小庵高卧有馀清。梦惊忽有穿窗片，夜静惟闻泻竹声。
稍压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为耕。天公用意真难会，又作春风烂漫晴。

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

白发郎潜旧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只鸡敢忘桥公语，下马来寻董相坟。

冬月负薪虽得免，邻人吹笛不堪闻。死生契阔君休问，洒泪西南向白云。

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

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馀事，正是春容最好时。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 二首

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
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剩作新诗与君和，莫因风雨废鸣晨。

夜拥笙歌霅水滨，回头乐事总成尘。今年送汝作太守，到处逢君是主人。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相从继烛何须问，蝙蝠飞时日正晨。

和孔君亮郎中见赠

偶对先生尽一樽，醉看万物汹崩奔。优游共我聊卒岁，肮脏如君合倚门。
只恐掉头难久住，应须倾盖便深论。固知严胜风流在，又见长身十世孙。

次韵子由送蒋夔赴代州学官

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刑独守老成馀。穷人未信诗能尔，倚市悬知绣不如。
代北诸生渐狂简，床头杂说为爬梳。归来问雁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书。

宿州次韵刘泾

我欲归休瑟渐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
晚觉文章真小伎，早知富贵有危机。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

次韵李邦直感旧

驺骑传呼出跨坊，簿书填委入充堂。谁教按部如何武，只许清樽对孟光。
婉娩有时来入梦，温柔何日听还乡。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馀仆射场。

次韵答邦直子由 四首

簿书颠倒梦魂间，知我疏慵肯见原。闲作闭门僧舍冷，病闻吹枕海涛喧。
忘怀杯酒逢人共，引睡文书信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却须吞。

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总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乐天知命我无忧。
醉呼妙舞留连夜，闲作清诗断送秋。萧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揽须不。

老弟东来殊寂寞，故人留饮慰酸寒。草荒城角开新径，雨入河洪失旧滩。
车马追陪迹未扫，唱酬往复字应漫。此诗更欲凭君改，待与江南子布看。

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不见便同千里远，退归终作十年游。
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闻道鹓鸿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

次韵吕梁仲屯田

雨叶风花日夜稀，一杯相属竟何时。空虚岂敢酬琼玉，枯朽犹能出菌芝。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待君笔力追灵运，莫负南台九日期。

王巩累约重九见访既而不至以诗送将官梁交且见寄次韵答之交颇文雅不类武人家有侍者甚惠丽

知君月下见倾城，破恨悬知酒有兵。老守亡何惟日饮，将军竞病自诗鸣。
花枝不共秋欹帽，笔阵空来夜斫营。爱惜微官将底用，他年只好写铭旌。

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 二首

霜林日夜西风急，老送君归百忧集。清歌窈眇入行云，云为不行天为泣。
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忆。凭君说向髯将军，衰鬓相逢应不识。

珥笔西归近紫宸，太平典册不缘麟。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
门外想无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两眼明如镜，休把春秋坐素臣。

九日邀仲屯田为大水所隔以诗见寄次其韵

无复龙山对孟嘉，西来河伯意雄夸。霜风可使吹黄帽，樽酒那能泛浪花。
漫遣鲤鱼传尺素，却将燕石报琼华。何时得见悲秋老，醉里题诗字半斜。

有言郡东北荆山下可以沟畎积水因与吴正字王户曹同往相视以地多乱石不果还游圣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无棺椁或云宋司马桓魋墓二子有诗次其韵 二首

侧手区区未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围赵，犹有张汤欲漕斜。
已坐迂疏来此地，分将劳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隐隐惊雷响踏车。

茫茫清泗绕孤岑，归路相将得暂临。试著芒鞋穿荦确，更然松炬照幽深。
纵令司马能镵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强写苍崖留岁月，他年谁识此时心。

送郑户曹

游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羸僮瘦马从吾饮，陋巷何人似子贤。
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东归不趁花时节，开尽春风谁与妍。

坐上赋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过酒阑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岂关吾辈事，老狂聊作坐中先。
醉吟不耐欹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与散花天。

夜饮次韵毕推官

簿书丛里过春风，酒圣时时且复中。红烛照庭嘶騕袅，黄鸡催晓唱玲珑。
老来渐减金钗兴，醉后空惊玉箸工。月未上时应蚤散，免教壑谷问吾公。

和孙莘老次韵

去国光阴暮雪消，还家踪迹野云飘。功名正自妨行乐，迎送才堪博早朝。
虽去友朋亲吏卒，却辞谗谤得风谣。今年我亦江南去，不问繁雄与寂寥。

游张山人园

壁间一轴烟萝子，盆里千枝锦被堆。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
纤纤入麦黄花乱，飒飒催诗白雨来。闻道君家好井水，归轩乞得满瓶回。

杜介熙熙堂

崎岖世路最先回，窈窕华堂手自开。咄咄何曾书怪事，熙熙长觉似春台。
白砂碧玉味方永，黄纸红旗心已灰。遥想闭门投辖饮，鹍弦铁拨响如雷。

答仲屯田次韵

秋来不见渼陂岑，千里诗盟忽重寻。大木百围生远籁，朱弦三叹有遗音。
清风卷地收残暑，素月流天扫积阴。欲遣何人赓绝唱，满阶桐叶候虫吟。

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

昨夜霜风入裌衣，晓来病骨更支离。疏狂似我人谁顾，坎坷怜君志未移。
但恨不携桃叶女，尚能来趁菊花时。南台二谢人无继，直恐君诗胜义熙。

次韵答顿起 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绅，旧闻携手上天门。相逢应觉声容似，欲话先惊岁月奔。
新学已皆从许子，诸生犹自畏何蕃。殿庐直宿真如梦，犹记忧时策万言。

十二东秦比汉京，去年古寺共题名。早衰怪我遽如许，苦学怜君太瘦生。
茅屋拟归田二顷，金丹终扫雪千茎。何人更似苏司业，和遍新诗满洛城。

九日次韵王巩

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到青州。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
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便便带十围。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
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

次韵张十七九日赠子由

干戈万槊拥笓篱，九日清樽岂复持。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
逍遥琼馆真堪羡，取次尘缨未可縻。迨此暇时须痛饮，他年长剑拄君颐。

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 二首

古寺长廊院院行，此轩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断如迎客，汴水南来故绕城。
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古泉清。淡游何以娱庠老，坐听郊原琢磬声。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临官道见人情。天寒菽粟犹栖亩，日暮牛羊自入城。
沽酒独教陶令醉，题诗谁似皎公清。更寻陋巷颜夫子，乞取微言继此声。

次韵王庭老和张十七九日见寄

霜叶投空雀啅篱，上楼筋力强扶持。对花把酒未甘老，膏面染须聊自欺。
无事亦知君好饮，多才终恐世相縻。请看平日衔杯口，会有金椎为控颐。

与参寥师行园中得黄耳蕈

遣化何时取众香，法筵斋钵久凄凉。寒蔬病甲谁能采，落叶空畦半已荒。
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芽姜。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

十月十五日观月黄楼席上次韵

中秋天气未应殊，不用红纱照坐隅。山下白云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图。
未成短棹还三峡，已约轻舟泛五湖。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

答王定民

开缄奕奕满银钩，书尾题诗语更遒。八法旧闻宗长史，五言今复拟苏州。
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

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 二首

浪蕊浮花不辨春，归来方识岁寒人。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
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风还避庾公尘。更搔短发东南望，试问今谁裹旧巾。

接果移花看补篱，腰镰手斧不妨持。上都新事长先到，老圃闲谈未易欺。
酿酒闭门开社瓮。杀牛留客解耕縻。何时得见纤纤玉，右手持杯左捧颐。

次韵颜长道送傅倅

两次黄花扫落英，南山山寺遍题名。宗成不独依岑范，鲁卫终当似弟兄。
去岁云涛浮汗泗，与君泥土满衣缨。如今别酒休辞醉，试听双洪落后声。

台头寺步月得人字

风吹河汉扫微云，步屧中庭月趁人。浥浥炉香初泛夜，离离花影欲摇春。
遥知金阙同清景，想见毡车碾暗尘。回首旧游真是梦，一簪华发岸纶巾。

台头寺送宋希元

相从倾盖只今年，送别南台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缕曲，他时莫忘角弓篇。
三年不顾东邻女，二顷方求负郭田。我欲归休君未可，茂先方议斸龙泉。

次韵曹九章见赠

蘧瑗知非我所师，流年已似手中蓍。正平独肯从文举，中散何曾靳孝尼。
卖剑买牛真欲老，得钱沽酒更无疑。鸡豚异日为同社，应有千篇唱和诗。

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次旧诗韵赠宝觉长老

谁能斗酒博西凉，但爱斋厨法豉香。旧事真成一梦过，高谭为洗五年忙。
清风偶与山阿曲，明月聊随屋角方。稽首愿师怜久客，直将归路指茫茫。

赠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
欹枕落花馀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

与秦太虚参寥会于松江而关产长徐安中适至分韵得风字 二首

吴越溪山兴未穷，又扶衰病过垂虹。浮天自古东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风。
绝境自忘千里远，胜游难复五人同。舟师不会留连意，拟看斜阳万顷红。

二子缘诗老更穷，人间无处吐长虹。平生睡足连江雨，尽日舟横擘岸风。
人笑年来三黜惯，天教我辈一樽同。知君欲写长相忆，更送银盘尾鬣红。

次韵孙秘丞见赠

感概清哀似变风，老于诗句耳偏聪。迂疏自笑成何事，冷淡谁能用许功。
不怕飞蚊如立豹，肯随白鸟过垂虹。吟哦相对忘三伏，拟泛冰溪入雪宫。

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故人往往逝去闻湖上僧舍不复往日繁丽独净慈本长老学者益盛作诗寄之

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纍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
赵叟近闻还印绶，竺翁先已反林泉。何时策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

舶趠风 并序

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趠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自海上与舶俱至云尔

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几处萦回度山曲，一时清驶满江东。
惊飘蔌蔌先秋叶，唤醒昏昏嗜睡翁。欲作兰台快哉赋，却嫌分别问雌雄。

丁公默送蝤蛑

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囷赤玉盘。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
蛮珍海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坐寒。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

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 四首

城中楼阁似鱼鳞，不见清风起白□。试选苕溪最深处，仍呼我辈不羁人。
窥船野鹤何曾下，见烛飞虫空自驯。绕郭荷花一千顷，谁知六月下塘春。

苦热诚知处处皆，何当危坐学心斋。海螯要共诗人把，溪月行遭雾雨霾。
乡国飘零断书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应筑室苕溪上，荷叶遮门水浸阶。

紫蟹鲈鱼贱如土，得钱相付何曾数。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
运肘风生看斫鲙，随刀雪落惊飞缕。不将醉语作新诗，饱食应惭腹如鼓。

桥上游人夜未厌，共依水槛立风檐。楼中煮酒初尝芡，月夜新妆半出帘。
南郭清游继颜谢，北窗归卧等羲炎。人间寒热无穷事，自笑疏顽不受痁。

送表忠观钱道士归杭 并引

通教自杭来，见余于吴兴。问："观亦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岁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异哉！杭人重施轻财，是不独为福田，今岁成矣，其行乎？"及还，作诗送之。

先王旧德在民心，著令称忠上意深。堕泪行看会祠下，挂名争欲刻碑阴。
凄凉破屋尘凝坐，憔悴云孙雪满簪。未信诸豪容郭解，却从他县施千金。

次韵答孙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骚人赋落英。但得低头拜东野，不辞中路伺渊明。
舣舟苕霅人安在，卜筑江淮计已成。千里论交一言足，与君盖亦不须倾。

重　　寄

凛然高节照时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蒋济谓能来阮籍，薛宣真欲吏朱云。
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将轻比鲍参军。

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

白酒无声滑泻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风料峭羊角转，河水渺绵瓜蔓流。
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生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

万 松 亭 并引

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

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
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

张 先 生 并序

先生不知其名，黄州故县人，本姓卢，为张氏所养。阳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来者欲见之，多不能致。余试使人召之，欣然而来。既至，立而不言。与之言，不应；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视传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传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蹑其意，盖未得也。

熟视空堂竟不言，故应知我未天全。肯来传舍人皆悦，能致先生子亦贤。
脱屣不妨眠粪屋，流澌争看浴冰川。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齐安以诗迎之

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
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次韵答子由

平生弱羽寄冲风，此去归飞识所从。好语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
山僧有味宁知子，泷吏无言只笑侬。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

观张师正所蓄辰砂

将军结发战蛮溪，箧有殊珍胜象犀。漫说玉床收箭镞。何曾金鼎识刀圭。
近闻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铸□蹄。多少空岩人不见，自随初日吐虹蜺。

正月廿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春没烧痕。
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与潘三失解后饮酒

千金敝帚人谁买，半额蛾眉世所妍。顾我自为都眊矂，怜君欲斗小婵娟。
青云岂易量他日，黄菊犹应似去年。醉里未知谁得丧，满江风月不论钱。

侄安节远来夜坐 三首

南来不觉岁峥嵘，坐拨寒灰听雨声。遮眼文书元不读，伴人灯火亦多情。
嗟予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韩公悲世事，白头还对短灯檠。

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
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

落第汝为中酒味，吟诗我作忍饥声。便思绝粒真无策，苦说归田似不情。
腰下牛闲方解佩，洲中奴长足为生。大弨一禠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

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拄杖为寿 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铜人话畴昔，故教铁杖斗清坚。
入怀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龙护昼眠。遥想人天会方丈，众中惊倒野狐禅。

二年相伴影随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旧痕犹作眼，闭门高节欲生鳞。
畏涂自卫真无敌，捷径争先却累人。远寄知公不嫌重，笔端犹自斡千钧。

送牛尾狸与徐使君

风卷飞花自入帷，一樽遥想破愁眉。泥深厌听鸡头鹘，酒浅欣尝牛尾狸。
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漫多脂。殷勤送去烦纤手，为我磨刀削玉肌。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
风流自有高人识，通介宁随薄俗移。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

雪后到乾明寺遂宿

门外山光马亦惊，阶前屐齿我先行。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
未许牛羊伤至洁，且看鸦鹊弄新晴。更须携被留僧榻，待听摧檐泻竹声。

三 朵 花 并引

房州通判许安世以书遗予，言吾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诗，皆神仙意。又能自写真，人有得之者。许欲以一本见惠，乃为作此诗。

学道无成鬓已华，不劳千劫漫褫砂。归来且看一宿觉，未暇远寻三朵花。
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画图要识先生面，试问房陵好事家。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称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笔奇妙而字不可识云天篆也与余言有所会者复作一篇仍用前韵

酒渴思茶漫扣门，那知竹里是仙村。已闻龟策通神语，更看龙蛇落笔痕。
色瘁形枯应笑屈，道存目击岂非温。归来独扫空斋卧，犹恐微言入梦魂。

红　　梅 三首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馀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雪里开花却是迟，何如独占上春时。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
细雨裛残千颗泪，轻寒瘦损一分肌。不应便杂夭桃否，数点微酸已著枝。

幽人自恨探春迟，不见檀心未吐时。丹鼎夺胎那是宝，玉人頩颊更多姿。
抱丛暗蕊初含子，落盏秾香已透肌。乞与徐熙新画样，竹间璀璨出斜枝。

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

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卢子不须从若士，盖公当自过曹参。
羡君美玉经三火，笑我枯桑困八蚕。犹喜大江同一味，故应千里共清甘。

次韵答元素 并引

余旧有赠元素词云：“天涯同是伤流落。”元素以为今日之先兆，且悲当时六客之存亡。六客，盖张子野、刘孝叔、陈令举、李公择，及元素与余也。

不愁春尽絮随风，但喜丹砂入颊红。流落天涯先有谶，摩挲金狄会当同。
蘧蘧未必都非梦，了了方知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将地狱等天宫。

谢陈季常惠一揞巾

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
好戴黄金双得胜，休教白苎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赠黄山人

面颊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见来乌。倦游不拟谈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须。
绝学已生真定慧，说禅长笑老浮屠。东坡若肯三年住，亲与先生看药炉。

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
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食　　甘

一双罗帕未分珍，林下先尝愧逐臣。露叶霜枝剪寒碧，金盘玉指破芳辛。
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坐客殷勤为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贫。

二月三日点灯会客

江上东风浪接天，苦寒无赖破春妍。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塘药玉船。
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冷烟湿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次韵子由种杉竹

吏散庭空雀噪檐，闭门独宿夜厌厌。似闻梨枣同时种，应与杉篁刻日添。
糟曲有神熏不醉，雪霜夸健巧相沾。先生坐待清阴满，空使人人叹滞淹。

徐君猷挽词

一舸南游遂不归，清江赤壁照人悲。请看行路无从涕，尽是当年不忍欺。
雪后独来栽柳处，竹间行复采茶时。山城散尽樽前客，旧恨新愁只自知。

别　黄　州

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帏。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
长腰尚载撑肠米，阔领先裁盖瘿衣。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

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写宝积献盖颂佛一偈以赠长老仙公仙抚掌笑曰昨夜梦宝盖飞下著处辄出火岂此祥乎乃作是诗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

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
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

次韵道潜留别

为闻庐岳多真隐，故就高人断宿攀。已喜禅心无别话，尚嫌剃发有诗斑。
异同更莫疑三语，物我终当付八还。到后与君开北户，举头三十六青山。

次韵叶致远见赠

欲求五亩寄樵苏，所至迟留似贾胡。信命不须歌去汝，逢人未免叹犹吾。
人皆劝我杯中物，我独怜君屋上乌。一伎文章何足道，要言摩诘是文殊。

次韵杭人裴维甫

馀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一别临平山上塔，五年云梦泽南州。
凄凉楚些缘吾发，邂逅秦淮为子留。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

次韵段缝见赠

季子东周负郭田，须知力穑是家传。细思种薤五十本，大胜取禾三百廛。
若得与君连北巷，故应终老忘西川。短衣匹马非吾事，只拟关门不问天。

次韵滕元发许仲途秦少游

二公诗格老弥新，醉后狂吟许野人。坐看青丘吞泽芥，自惭黄潦荐溪苹。
两邦旌纛光相照，十亩锄犁手自亲。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献颂请东巡。

次韵蒋颖叔

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王仲父哀辞 并引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轼忝冒时，尚有富彦国、张安道、钱子飞、吴长文、夏公西、陈令举、钱醇老、王中父、并轼与家弟辙九人存焉。其后十有五年，哭中父于密州，作诗吊之，则子飞、长文、令举殁矣。又八年，轼自黄州量移汝海，与中父之子沇之相遇于京口，相持而泣，则十五人者，独三人存耳，盖安道及轼与家弟而已。呜呼悲夫！乃复次前韵，以遗沇之。时沇之亦以罪谪家于钱塘云。

生刍不独比前人，束藁端能废谢鲲。子达想无身后念，吾衰不复梦中论。
已知毅豹为均死，未识荆凡定孰存。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

卷二十二

苏东坡七律下 二百八十二首

和王斿 二首

异时长怪谪仙人，舌有风雷笔有神。闻道骑鲸游汗漫，忆尝扪虱话悲辛。
气吞馀子无全目，诗到诸郎尚绝伦。白发故交空掩卷，泪河东注问苍旻。

袅袅春风送度关，娟娟霜月照生还。迟留岁暮江淮上，来往君家伯仲间。
未厌冰滩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时动，飞盖长桥待子闲。

次韵张琬

新洛霜馀两岸隆，尘埃举袂识西风。临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连乐寓公。
半日偷闲歌啸里，百年暗尽往来中。知君不向穷愁老，尚有清诗气吐虹。

赠梁道人

采药壶公处处过，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识君久，造物小儿如子何。
寒尽山中无历日，雨斜江上一渔蓑。神仙护短多官府，未厌人间醉踏歌。

泗州南山监仓萧渊东轩 二首

偶随樵父采都梁，竹屋松扉试乞浆。但见东轩堪隐几，不知公子是监仓。
溪中乱石墙垣古，山下寒蔬匕箸香。我是江南旧游客，挂冠知有老萧郎。

北望飞尘苦昼霾，洗心聊复寄东斋。珍禽声好犹思越，野橘香清未过淮。
有信微泉来远岭，无心明月转空阶。一官仓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断崖。

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 二首

暮雪纷纷投碎米，春流活活走黄沙。旧游似梦徒能说，迁客如僧岂有家。
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独成花。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

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欲从元放觅拄杖，忽有麴生来坐隅。
对雪不堪令饱暖，隔船应已厌歌呼。明朝积玉深三尺，高枕床头尚一壶。

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二首

黄昏已作风翻絮，半夜犹惊月在沙。照汴玉峰明佛刹，隔淮云海暗人家。
来牟有信迎三白，薝蔔无香散六花。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斗欢哗。

分无纤手裁春胜，更有新诗点蜀酥。醉里冰髭失缨络，梦回布被起廉隅。
君应旅睫寒生晕，我亦饥肠夜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动，不知谁佩紫微壶。

书刘君射堂

兰玉当年刺史家，双鞬驰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闲骢马，只有清樽照画蛇。
寂寂小轩蛛网遍，阴阴垂柳雁行斜。手柔弓燥春风后，置酒看君中戟牙。

留题兰皋亭

雪夜东风未肯和，叩门迁客夜经过。不知旧竹生新笋，但见清伊换浊河。
无复往来乘下泽，聊同笑语说东坡。明年我亦开三径，寂寂兼无雀可罗。

和人见赠

只写东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长亭。壮心无复春流起，衰鬓从教病叶零。
知有雪儿供笔砚，应嗤灶妇洗盆瓶。回来索酒公应厌，京口新传作客经。

和田仲宣见赠

头白江南醉司马，宽心时复唤殷兄。寒潮不应淮无信，客路相随月有情。
未许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好诗恶韵那容和，刻烛应须便置觥。

记　　梦 并序

乐全先生梦人以诗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识。旁有人道衣古貌，为读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质悟圆间。"凡四句，觉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苏轼。轼以私意广之云：

圆间有物物间空，岂有圆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真个样，故应眼力自先穷。
连环易解如神手，万窍犹号未济风。稽首问公公大笑，本来谁碍更求通。

与欧育等六人饮酒

忽惊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红。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
年来齿发老未老，此去江淮东复东。记取六人相会处，引杯看剑坐生风。

和仲伯达

归山岁月苦无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绣谷只应花自染，镜潭长与月相磨。
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横江击素波。人不我知斯我贵，不须雷雨起龙梭。

送竹几与谢秀才

平生长物扰天真，老去归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
但随秋扇年年在，莫斗琼枝夜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暮年家口若为亲。

次韵许遵

蒜山渡口挽归艎，朱雀桥边看道装。供帐已应烦百两，击鲜无久溷诸郎。
问禅时到长干寺，载酒闲过绿野堂。此味只忧儿辈觉，逢人休道北窗凉。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羡公松柏蔚苍颜。四朝耆旧冰霜后，两郡风流水石间。
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莱守，莫放高楼雪月闲。

赠葛苇

竹椽茅屋半摧倾，肯向蜂窠寄此生。长恐波头卷室去，欲将船尾载君行。
小诗试拟孟东野，大草闲临张伯英。消遣百年须底物，故应怜我不归耕。

次韵送徐大正

别时酒盏照灯花，知我归期渐有涯。去岁渡江萍似斗，今年并海枣如瓜。
多情明月邀君共，无价青山为我赊。千首新诗一竿竹，不应空钓汉江槎。

次韵徐积

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先须问子来。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
海山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事，故乡何处不堪回。

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

先生依旧广文贫，老守时遭醉尉瞋。汝辈何曾堪一笑，吾侪相对复三人。
黄鸡唱晓凄凉曲，白发惊秋见在身。一别胶西旧朋友，扁舟归钓五湖春。

登州孙氏松堂

万松谁种已摐摐，半岭苍云映此邦。露重珠璎蒙翠盖，风来石齿碎寒江。
浮空两竹横南阁，倒景扶桑射北窗。坐待夕烽传海峤，重城归去踏逢逢。

次韵赵令铄

东坡已报六年穰，惆怅红尘白首郎。枕上溪山犹可见，门前冠盖已相望。
故人年少真琼树，落笔风生战堵墙。端向瓮间寻吏部，老来专以醉为乡。

次韵王定国得颍倅 二首

仙风入骨已凌云，秋水为文不受尘。一噫固应号地籁，馀波犹足挂天绅。
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见与谁亲。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耘。自少多言晚闻道，从今闭口不论文。
汍翻白兽樽中酒，归煮青泥坊底芹。要识老僧无尽处，床前牛蚁不曾闻。

次韵王震

携文过我治平间，雾豹当时始一班。闻道吹嘘借馀论，故教流落得生还。
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诗酒暮年犹足用，竹林高会许时攀。

次韵周邠

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
羡君同甲心方壮，笑我无聊鬓已皤。何日西湖寻旧赏，淡烟疏雨暗渔蓑。

次韵胡完夫

青衫别泪尚斓斑，十载江湖困抱关。老去上书还北阙，朝来拄笏看西山。
相从杯酒形骸外，笑说平生醉梦间。万事会须咨伯始，白头容我占清闲。

次韵钱穆父

老入明光踏旧班，染须那复唱阳关。故人飞上金銮殿，病客来从饮裹山。
大笔推君西汉手，一言置我老刘间。便须置酒呼同舍，看赐飞龙出帝闲。

次韵穆父舍人再赠之什

诏语春温昨夜班，屋头鸣□便关关。游仙梦觉月临幌，贺雨诗成云满山。
怜我白头来仗下，看君黄气发眉间。凤池故事同机务，火急开樽及尚闲。

再次韵答完夫穆父

掖垣老吏识郎君，并辔天街两绝尘。汗血固应生有种，夜光那复困无因。
岂知西省深严地，也著东坡病瘦身。免使谪仙明月下，狂歌对影只三人。

次歆答满思复

自甘茅屋老三间，岂意彤廷缀两班。纸落云烟供醉后，诗成珠玉看朝还。
谁言载酒山无贺，记取啼乌巷有颜。但恐跛□随赤骥，青云飞步不容攀。

和人假山

上党搀天碧玉环，绝河千里抱商颜。试观烟雨三峰外，都在灵仙一掌间。
造物何如童子戏，写真聊发使君闲。何当挈取西征去，画作围床六曲山。

次韵子由送千之侄

江上松楠深复深，满山风雨作龙吟。年来老干都生菌，下有孙枝欲出林。

白发未成归隐计，青山傥有济时心。闭门试草三千牍，仄席求人少似今。

次韵钱舍人病起

床下龟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应衰。殿门明日逢王傅，檑具争先看不疑。
坐觉香烟携袖少，独愁花影上廊迟。何妨一笑千痾散，绝胜仓公饮上池。

次韵朱光庭初夏

朝罢人人识郑崇，直声如在覆声中。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
谏苑君方续承业，醉乡我欲访无功。陶然一枕谁呼觉，牛蚁初除病后聪。

送贾讷倅眉　二首

当年入蜀叹空回，未见峨眉肯再来。童子遥知颂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
鹿头北望应逢雁，人日东郊尚有梅。我老不堪歌乐职，后生试觅子渊才。

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蓬蒿亲手为君开。
试看一一龙蛇舞，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

次韵李修孺留别　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归，鱼鸟江湖只自知。岂意青天扫云雾，尽呼黄发寄安危。
风流吾子真前辈，人物他年记一时。我欲折𦈡留此老，缁衣谁作好贤诗。

此生别袖几回麾，梦里黄州空自疑。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
穷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难堪送客悲。好去江鱼煮江水，剑南归路有姜诗。

和周正孺坠马伤手

平生学道已神完，岂复儿童私自怜。醉坠何曾伤内守，色忧当为念先传。
书空渐觉新诗健，把蟹行看乐事全。卖却老骢为酒直，大呼乡友作新年。

潘推官母李氏挽辞

南浦凄凉老逐臣，东坡还往尽幽人。杯柈惯作陶家客，弦诵尝叨孟母邻。
尚有升堂他日约，岂知负土一阡新。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连山宰树春。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诗次韵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报君恩便乞身。竹篳暑风招我老，玉堂花蕊为谁春。
纤纤翠蔓诗催发，皎皎霜葩发斗新。只有来禽青李帖，他年留与学书人。

杜介送鱼

新年已赐黄封酒，旧老仍分赪尾鱼。陋巷关门负朝日，小园除雪得春蔬。
病妻起斫银丝鲙，稚子欢寻尺素书。醉眼朦胧觅归路，松江烟雨晚疏疏。

送杜介归扬州

再入都门万事空，闲看清洛漾东风。当年帷幄几人在，回首觚棱一梦中。
采药会须逢蓟子，问禅何处识庞翁。归来邻里应迎笑，新长淮南旧桂丛。

次韵张昌言给事省宿

冯颠久已欹残雪，戎眼何曾眩落晖。朔野按行犹爵跃，东台瞑坐觉乌飞。
谩夸年少容吾在，若斗樽前举世稀。待向嵩阳求水竹，一犁烟雨伴公归。

送钱承制赴广西路分都监

当年我作表忠碑，坐觉江山气未衰。舞凤尚从天目下，收驹时有渥洼姿。
踞床到处堪吹笛，横槊何人解赋诗。知是丹霞烧佛手，先声应已慑群夷。

次韵曾子开从驾 二首

槐街绿暗雨初匀，瑞雾香风满后尘。清庙幸同观济济，丰年喜复接陈陈。
雍容已餍天庖赐，俯伏初尝贡茗新。辇路归来闻好语，共惊尧颡类高辛。

入仗魂惊愧草莱，一声清跸九门开。晖晖日傍金舆转，习习风从玉宇来。
流落生还真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道旁倘有山中旧，问我收身蚤晚回。

再　和 二首

眼花错莫鬓霜匀，病马羸骖只自尘。奉引拾遗叨侍从，思归少傅羡朱陈。
衰年壮观空惊目，险韵清诗苦斗新。最后数篇君莫厌，捣残椒桂有馀辛。

忆观沧海过东莱，日照三山迤逦开。桂观飞楼凌雾起，仙幢宝盖拂天来。
不闻宫漏催晨箭，但觉檐阴转古槐。供奉清班非老处，会稽何日乞方回。

次韵贡父省上

密云今日破郊西，疏雨脩脩未作泥。要及清闲同笑语，行看衰病费扶携。
花前白酒倾云液，户外青骢响月题。不用临风苦挥泪，君家自与竹林齐。

再　　和

当年曹守我胶西，共厌餔糟与汩泥。自古赤丸成习俗，因公黄犊免提携。
生还各有青山兴，病起犹能小字题。莫怪歌呼数相和，曾将狱市寄全齐。

和张昌言喜雨

二圣忧勤忘寝食，百神奔走会风云。禁林夜直鸣江濑，清洛朝回起纹。
梦觉酒醒闻好语，帐空簟冷发馀薰。秋来定有丰年喜，剩作新诗准备君。

次韵刘贡父西省种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记取刘郎种竹初。旧德终呼名字外，后生谁续笑谈馀。
成阴障日行当见，取笋供庖计已疏。白首林间望天上，平安时报故人书。

次韵刘贡父独直省中

明窗畏日晓先暾，高柳鸣蜩午更喧。笔老新诗疑有物，心空客疾本无根。
隔墙我亦眠风榻，上马君先琐月轩。共喜蚤归三伏近，解衣盘礴亦君恩。

次韵张昌言喜雨

千里黄流失故居，年来赤地到青徐。遥闻争诵十行诏，无异亲巡六尺舆。
精贯天人一言足，云兴岳渎万灵趋。爱君谁似元和老，贺雨诗成即谏书。

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

送君应典鹔鹴裘，凭仗千钟洗别愁。脱帽风流馀长史，埋轮家世本留侯。
子河骏马方争出，昭义疲兵得少休。定向秋山得佳句，故关黄叶满行舟。

次韵王定国倅扬州

此身江海寄天游，一落红尘不易收。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
又惊白酒催黄菊，尚喜朱颜映黑头。火急著书千古事，虞卿应未厌穷愁。

次韵张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别

玉堂给札气如云，初起湘累复佩银。樊口凄凉已陈迹，班心突兀见长身。
江湖前日真成梦，鄠杜他年恐卜邻。此去若容陪坐啸，故应客主尽诗人。

次韵刘贡父所和韩康公忆持国 二首

梦觉真同鹿覆蕉，相君脱屣自参寥。颜红底事发先白，室迩何妨人自遥。
狂似次公应未怪，醉推东阁不须招。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终当继八萧。

闭户端居念独深，小轩朱槛忆同临。燎须谁识英公意，黄发聊知子建心。
已托西风传绝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时内集应呼我，下客先拚醉堕簪。

次韵刘贡父叔侄扈驾

玉堂孤坐不胜清，长羡枚邹接长卿。只许隔墙闻置酒，时因议事得联名。
机云似我多遗俗，广受如君不治生。共托属车尘土后，钧天一饷梦中荣。

次韵韩康公置酒见留

庭下黄花一醉同，重来雪巘已穹窿。不应屡费讥安石，但使无多酌次公。
钟乳金钗人似玉，鹍弦铁拨坐生风。少卿尚有车茵在，颇觉宽容胜弱翁。

次韵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凿皆为赘，我有一言能决疣。病客巧闻床下蚁，痴人强觑棘端猴。
聪明不在根尘里，药饵空为仆婢忧。但试周郎看聋否，曲音小误已回头。

和宋肇游西池次韵

汉皇慈俭不开边，尚教千艘下濑船。贪看艨艟飞斗槛，不知舃□舞钧天。
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区区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仆领贡举未出钱穆父雪中作诗见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见其诗次韵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来未敢飘。行避门生时小饮，忽逢骑史有嘉招。
鱼龙绝技来千里，斑白遗民数四朝。知有黄公酒垆在，苍颜华发自相遥。

次韵子由五月一日同转对

跪奉新书笏在腰，谈王正欲伴耕樵。晋阳岂为一门事，宣政聊同五月朝。
忧患半生联出处，归休上策蚤招要。后生可畏吾衰矣，刀笔从来错料尧。

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

移中老监本虚名，懒作燕山万里行。坐看飞鸿迎使节，归来骏马换倾城。
高才本不缘勋阀，馀力还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尽，不妨樽酒寄平生。

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官烛法酒书呈同院

微霰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分光玉烛星辰烂，拜赐宫壶雨露香。
醉眼有花书字大，老人无睡漏声长。何时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灯乐未央。

次韵王定国会饮清虚堂

何逊扬州又几年，官梅诗兴故依然。何人可复间季孟，与子不妨中圣贤。
卜筑君方淮上郡，归心我已剑南川。此身正似蚕将老，更尽春光一再眠。

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馀首读至夜半书其后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君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

范景仁和赐酒烛诗复次韵谢之

笙磬分均上下堂，游鱼舞兽自奔忙。朱弦初识孤桐韵，玉琯犹闻秬黍香。
万事今方咨伯始，一斑我亦愧真长。此生会见三雍就，无复辽辽叹未央。

次韵刘贡父春日赐幡胜

宽诏随春出内朝，三军喜气挟狐貂。镂银错落翻斜月，剪彩缤纷舞庆霄。
腊雪强飞才到地，晓风偷转不惊条。脱冠径醉应归卧，便腹从人笑老韶。

再　　和

与君流落偶还朝，过眼纷纶七叶貂。莫笑华颠飘彩胜，几人黄壤隔青霄。
行吟未许穷骚雅，坐啸犹能出教条。记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梦春韶。

叶公秉王仲至见和次韵答之

袗絺方暑亦堪朝，岁晚凄风忆皂貂。共喜鹓鸾归禁礥，心知日月在重霄。
君如老骥初遭络，我似枯桑不受条。强镊霜须簪彩胜，苍颜得酒尚能韶。

再　　和

衰迟何幸得同朝，温劲如君合珥貂。谁惜异材蒙径寸，自惭枯暄借凌霄。
光风泛泛初浮水，红糁离离欲缀条。后日一樽何处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王郑州挽词

羡君华发起琳宫，右辅初还鼓角雄。千里农桑歌子产，一时冠盖慕萧嵩。
那知聚散春粮外，便有悲欢过隙中。京兆同僚几人在，犹思对案笔生风。

送吕昌朝知嘉州

不羡三刀梦蜀都，聊将八咏寄东吴。卧看古佛凌云阁，敕赐诗人明月湖。
得句会应缘竹鹤，思归宁复为莼鲈。横空好在修眉色，头白犹堪乞左符。

次韵黄鲁直寄题郭明父府推颍州西斋 二首

树头啄木常疑客，客去而瞋定不然。脱辖已应生井沫，解衣聊复起疱烟。
平生诗酒真相汙，此去文书恐独贤。蚤晚西湖暎华发，小舟翻动水中天。

寂寞东京月旦州，德星无复缀珠旒。莫嗟平舆空神物，尚有西斋接胜流。
春梦屡寻湖十顷，家书新报橘千头。雪堂亦有思归曲，为谢平生马少游。

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

碧畦黄陇稻如京，岁美人和易得情。鉴里移舟天外思，地中鸣角古来声。
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双白鹭，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韵钱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群，南游端为访云门。谪仙归侍玉皇案，老鹤来乘刺史轓。
已觉簿书哀老子，故知笾豆有司存。年来齿颊生荆棘，习气因君又一言。

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馀。还从旧社得心印，似省前身觅手书。
葑合平湖久芜没，人经丰岁尚凋疏。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

送子由使契丹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韵答刘景文左藏

我老诗坛仆鼓旗，借君佳句发良时。但空贺监杯中物，莫示孙郎帐下儿。
夜烛催诗金烬落，秋芳压帽露华滋。故应好语如爬痒，有味难名只自知。

坐上复借韵送岢岚军通判叶朝奉

云间踢白看缠旗，莫忘西湖把酒时。梦里吴山连越峤，樽前羌妇杂胡儿。
夕烽过后人初醉，春雁来时雪未滋。为问从军真乐否，书来粗遣故人知。

始于文登海上得白石数升如芡实可作枕闻梅丈嗜石故以遗其子子明学士子明有诗次其韵

海隅荒怪有谁珍，零落珊瑚泣季伦。法供坐令微物重，色难归致孝心纯。
只疑薏苡来交趾，未信蠙珠出泗滨。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挥扇自宁亲。

次韵钱越州见寄

莫将牛弩射羊群，卧治何妨昼掩门。稍喜使君无疾病，时因送客见车辐。
搔头白发秋无数，闭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澜须引去，吾侪岂独坐多言。

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絮飞春减不成年，老境同乘下濑船。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
山西老将诗无敌，洛下书生语更妍。共向北山寻二士，画桡鼍鼓聒清眠。

新茶送签判程朝奉以馈其母有诗相谢次韵答之

缝衣付与溧阳尉，舍肉怀归颖谷封。闻道平反供一笑，会须难老待千钟。
火前试焙分新胯，雪里头纲辍赐龙。从此升堂是兄弟，一瓯林下记相逢。

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

羡君飘荡一虚舟，来作钱塘十日游。水洗禅心都眼净，山供诗笔总眉愁。
雪中乘兴真聊尔，春尽思归却罢休。何日五湖从范蠡，种鱼万尾橘千头。

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

蚤知身寄一沤中，晚节尤惊落木风。昨梦已论三世事，岁寒犹喜五人同。
雨馀北固山围坐，春尽西湖水映空。差胜四明狂监在，更将老眼犯红尘。

寿星院寒碧轩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赠善相程杰

心传异学不谋身，自要清时阅搢绅。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
书中苦觅原非诀，醉里微言却近真。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次韵林子中蒜山亭见寄

奇逸多闻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怜翁。十年簿领催衰白，一笑江山发醉红。

闻道赋诗临北固，未应举扇向西风。叩头莫唤无家客，归扫岷峨一亩宫。

再和并答杨次公

毗卢海上妙高峰，二老遥知说此翁。聊复舣舟寻紫翠，不妨持节散陈红。
高怀却有云门兴，好句真传雪窦风。唱我三人无谱曲，冯夷亦合舞幽宫。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次韵袁公济谢芎椒

燥吻时时著酒濡，要令卧疾致文殊。河鱼溃腹空号楚，汗水流骹始信吴，
自笑方求三岁艾，不如长作独眠夫。羡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飘飘鹤背躯。

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

漏尽鸡号厌夜行，年来小器溢瓶罂。弃官纵未归东海，罢郡犹堪作水衡。
幻色将空眼先暗，胜游无碍脚殊轻。空烦远致龙渊水，宁复临池似伯英。

次韵林子中见寄

飘零洛社数遗民，诗酒当年困恶宾。元亮本无适俗韵，孝章要是有名人。
蒜山小隐虽为客，江水西来亦带岷。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

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

云间朱袖拂云和，知是长松挂女萝。鬒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
墨翻衫袖吾方醉，纸落云烟子患多。只有黄鸡与白日，玲珑应识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苏李广平三舍人。喜见通家贤子弟，自言得邑少风尘。
从来势利关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肯向西湖留数月，钱塘初识小麒麟。

闻钱道士与越守穆父饮酒送一壶

龙根为脯玉为浆，下界寒醅亦漫尝。一纸鹅经逸少醉，他年鹏赋谪仙狂。
金丹自足留衰鬓，苦泪何须点别肠。吴越旧邦遗泽在，定应符竹付诸郎。

次韵刘景文西湖席上

二老长身屹两峰，常撞大吕应黄钟，将辞邺下刘公干，却见云间陆士龙。
白发怜君略相似，青山许我定相从，吾今官已六百石，惭愧当年邴曼容。

次韵答马忠玉

坡陀巨麓起连峰，积累当年庆自钟。灵运子孙俱得凤，慈明兄弟孰非龙。
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从。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

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复然，一麾江海意方坚。那堪黄散付子度，空羡苏杭养乐天。
病肺一春难白酒，别肠三夜绕朱弦。群仙政欲吾归处，共把清风借玉川。

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一首而晋卿和 二首

误点故教同子敬，杂篇真欲拟汤休。垅云寄我山中信，雪月追君溪上舟。
会看飞仙虎头篋，却来颠倒拾遗裘。王孙办作玄真子，细雨斜风不湿鸥。

此境眼前聊妄想，几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万斛舟。
看画题诗双鹤鬓，归田送老一羊裘。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苍波没两鸥。

和刘景文见赠

元龙本志陋曹吴，豪气峥嵘老不除。失路今为哙等伍，作诗犹似建安初。
西来为我风黧面，独卧无人雪缟庐。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

次歆陈履常

可怜扰扰雪中人，饥饱终同寓一尘。老桧作花真强项，冻鸢储肉巧谋身。
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坐听屐声知有路，拥裘来看玉梅春。

和陈传道雪中观灯

新年乐事叹何曾，闭𨷲烧香一病僧。未忍便倾浇别酒，且来同看照愁灯。
颍鱼跃处新亭近，湖雪消时画舫升。只恐樽前无此客，清诗还有士龙能。

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

东都寄食似浮云，袯被真成一宿宾。收得玉堂挥翰手，却为淮月弄舟人。
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

双　　石 并引

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玉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井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
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

王文玉挽辞

才名谁似广文寒，月斧云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卧病，子云三世不迁官。
幽兰空觉香风在，宿草何曾泪叶干。犹喜诸郎有曹志，文章还复富波澜。

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

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无事不妨长好饮，著书自要且穷愁。
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

次韵刘景文赠傅羲秀才

幼眇文章宜和寡，峥嵘肝肺亦交难。未能飞瓦弹清角，肯便投泥戏泼寒。
忽见秋风吹洛水，遥知霜叶满长安。诗成送与刘夫子，莫遣孙郎帐下看。

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诗

菊盏萸囊自古传，长房宁复是臞仙。应从汉武横汾日，数到刘公戏马年。
对玉山人今老矣，见恒河性故依然。王郎九日诗千首，今赋黄楼第二篇。

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 二首

归来病鹤记城䦘，旧踏松枝雨露新。半百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
雨收九陌丰登后，日丽三元下降辰。粗识君王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

与君并直记初元，白首还同入禁门。玉殿齐班容小语，霜廷稽首泫微温。
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秋泉滟宝樽。回首鹓行有人杰，坐知羌卤是游魂。

次韵穆父尚书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庆引满醉吟

千章杞梓荫云天，樗散谁收老郑虔。喜气到君浮白里，丰年及我挂冠前。
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太息何人知帝力，归来金帛看赪肩。

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见和仇池诗复次韵答之

上穷非想亦非非，下与风轮共一痴。翠羽若知牛有角，空瓶何必井之湄。
还朝暂接鹓鸾翼，谢病行收麋鹿姿。记取和诗三益友，他年弭节过仇池。

玉 津 园

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勤民计虑长。碧水东流还旧派，紫坛南峙表连冈。
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千亩何时躬帝藉，斜阳寂历锁云庄。

次韵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军喜气铄飞花，睡起空惊月在沙。未集骅骝金腰□，故残鸡鹊玉横斜。
偶还仗内身如寄，尚忆江南酒可赊。宣劝不多心自醉，强扶衰白拜君嘉。

次天字韵答岑岩起

一声清跸雾开天，百辟心庄岂貌虔。回顾惊君珠玉侧，同升愧我粃糠前。

徘回月色留坛影，缥缈松香泛蜡烟，莫叹郎潜生白发，圣朝求旧鄙鸢肩。

次韵蒋颖叔扈从景灵宫

道人幽梦晓初还，已觉笙箫下月坛。风伯前驱清宿雾，祝融参乘破朝寒。
英姿连璧从多士，妙句锵金和八銮。已向词臣得颇牧，路人莫作老儒看。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辄复和谢

岚薰瘴染却敷腴，笑饮贪泉独继吴。未欲连车收薏苡，肯教沉网取珊瑚。
不知庾岭三年别，收得曹溪一滴无。但指庭前双柏石，要予临老识方壶。

次秦少游韵赠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寻难，肯舍渔舟到杏坛。剥啄扣君容膝户，巍峨笑我切云冠。
问羊独怪初平在，牧豕应同德曜看。肯把参同较同异，小窗相对为研丹。

次韵颖叔观灯

安西老守是禅僧，到处应然无尽灯。永夜出游从万骑，诸羌入看拥千层。
便因行乐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冰。振旅归来还侍宴，十分宣劝恐难胜。

次韵王晋卿奉诏押高丽燕射

北院传呼陛楯郎，东夷初识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国何劳一苇航。
宣劝不辞金碗侧，醉归争看玉鞭长。锦囊诗草勤收拾，莫遣鸡林得夜光。

吕与叔学士挽词

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
议论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时叹，此涕无从何处倾。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微闻偶语说苏程。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
曾活万人宁望报，只求五亩却归耕。四朝遗老凋零尽，鹤发他年几个迎。

次韵曾正锡承议食蜜渍生荔支

代北寒齑捣韭萍。奇苞零落似辰星。逢盐久已成枯腊，得蜜犹应是薄刑。
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随李白跨沧溟。攀条与立新名字，儿女称呼恐不经。

再和曾仲锡荔支

柳花著水万浮萍，荔实周天两岁星。本自玉肌非鹄浴，至今丹壳似猩刑。
侍郎赋咏穷三峡，妃子烟尘动四溟。莫遣诗人说功过，且随香草附骚经。

次韵滕大夫雪浪石

我顷三章乞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且凭造物开山骨，已见天吴出浪头。
履道凿池虽可致，玉川卷地若为收。洛阳泉石今谁主，莫学痴人李与牛。

次韵滕大夫沉香石

壁立孤峰倚砚长，共疑沉水得顽苍。欲随楚客纫兰佩，谁信吴儿是木肠。
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还有辟邪香。早知百和俱灰烬，未信人间弱胜刚。

和钱穆父送别并求顿递酒

联镳接武两长身，鹓鹭行中语笑亲。九子羡君门户壮，八州怜我往来频。
伫闻东府开宾阁，便乞西湖洗塞尘。更向青齐觅消息，要知从事是何人。

寄馏合刷瓶与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烝栗，知我空堂坐画灰。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翁来。

次韵刘焘抚句蜜渍荔支

时新满座闻名字，别久何人记色香。叶似杨梅烝雾雨，花如卢橘傲风霜。
每怜莼菜下盐豉，肯与蒲萄压酒浆。回首惊尘卷飞雪，诗情真合与君尝。

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

萧索东风两鬓华，年年幡胜剪宫花。愁闻塞曲吹芦管，喜见春盘得蓼芽。

吾国旧供云泽米，君家新致雪坑茶。燕南异事真堪纪，三寸黄甘擘永嘉。

次韵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阙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两穷边，卧治雍容已百年。顾我迂愚分竹使，与君谈笑用蒲鞭。
松荒三径思元亮，草合平池忆惠连。白发归心凭说与，古来谁似两疏贤。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进

郁郁苍髯千岁姿，肯来杯酒作儿嬉。流芳不待龟巢叶，扫白聊烦鹤踏枝。
醉里便成欹雪舞，醒时与作啸风辞。马军走送非无意，玉帐人闲合有诗。

次韵王雄州还朝留别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间精悍见遗颜。自闻出守风流似，稍觉承平气象还。
但遣诗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阳关。内朝接武知何日，白发羞归供奉班。

次韵王雄州送侍其泾州

威声又数中兴年，二卤行当一矢联。闻道名城得真将，故应惊羽落空弦。
追锋归去雄三卫，授钺重来定十连。别酒回头便陈迹，号呶端合发初筵。

赠清凉寺和长老

代北初辞没马尘，江南来见卧云人。问禅不契前三语，施佛空留丈六身。
老去山林徒梦想，雨馀钟鼓更清新。会须一洗黄茅瘴，未用深藏白礌巾。

壶中九华诗 并序

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记之。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
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明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天竺寺 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谓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存尔。感涕不已，而作是诗。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梅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广州蒲涧寺

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
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蔔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

赠蒲涧长老

优钵昙花岂有花，问师此曲唱谁家。已从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觅枣瓜。
燕坐林间时有虎，高眠粥后不闻鸦。胜游自古兼支许，为采松肪寄一车。

浴日亭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沧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彷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朝云诗 并引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

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新酿桂酒

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
酒材已遣门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

已破谁能惜甑盆，颓然醉里得全浑。欲求公瑾一仓米，试满庄生五石樽。
三杯卯困忘家事，万户春浓感国恩。刺史不须要半道，篮舆未暇走山村。

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浑。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
山下黄童争看舞，江干白骨已衔恩。孤云落日西南望，长羡归鸦自识村。

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野步嘉祐僧舍东南野人家杂花盛开扣门求观主人林氏媪出应白发青裙少寡独居三十年矣感叹之馀作诗记之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拂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赠王子直秀才

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
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

真 一 酒 并引

米、麦、水，三一而已，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

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

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

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暂借垂莲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
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馀。

连雨涨江 二首

越井冈头云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
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只应楼下平阶水，长记先生过岭年。

急雨萧萧作晚凉，卧闻榕叶响长廊。微明烟火耿残梦，半湿帘帷浥旧香。
高浪隐床吹瓮盎，暗风惊树摆琳琅。先生不出晴无用，留向空阶滴夜长。

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风清酒在亡，身随残梦两茫茫。江边曳杖桄榔瘦，林下寻苗筚拨香。
独步倘逢勾漏令，远来莫恨曲江张。遥知鲁国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

答周循州

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未敢叩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

羽虫见月争翾翻，我亦散发虚明轩。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
起舞三人谩相属，停杯一问终无言。曲肱薤簟有佳处，梦觉琼楼空断魂。

十一月九日夜梦与人论神仙道术因作一诗八句既觉颇记其语录呈子由弟后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尘妙质本来空，更积微阳一线功。照夜一灯长耿耿，闭门千息自濛濛。
养成丹灶无烟火，点尽人间有晕铜。寄语山神停伎俩，不闻不见我何穷。

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

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

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

春荑秋荚两须臾，神药人间果有无。无鼻何由识薝蔔，有花今始信菖蒲。
芳心未饱两蛱蝶，寒意知鸣几蟪蛄。记取明年十二节，小儿休更禡霜须。

悼 朝 云 并引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 二首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
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瓮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署一壶冰。
佐卿恐是归来鹤，次律宁非过去僧。他日莫寻王粲宅，梦中来往本何曾。

吴子野绝粒不睡过作诗戏之芝上人陆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韵

聊为不死五通仙，终了无生一大缘。独鹤有声知半夜，老蚕不食已三眠。
怜君解比人间梦，许我时逃醉后禅。会与江山成故事，不妨诗酒乐新年。

次韵惠循二守相会

共惜相从一寸阴，酒杯虽浅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天涯万里心。
东岭近闻松菊径，南堂初绝斧斤音。知君善颂如张老，犹望携壶更一临。

又次韵二守许过新居

数亩蓬蒿古县阴，晓窗明快夜堂深。也知卜筑非真宅，聊欲跏趺看此心。
闻道携壶问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相娱北户江千顷，直下都无地可临。

又次韵二守同访新居

此生真欲老墙阴，却扫都忘岁月深。拔薤已观贤守政，折蔬聊慰故人心。
风流贺监常吴语，憔悴钟仪独楚音。治状两邦俱第一，颍川归去肯重临。

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

学语雏莺在柳阴，临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异日心。
趁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国手教新音。岭梅不用催归骑，截镫须防旧所临。

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

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使君不复怜乌攫，属国方将掘鼠馀。
老去独收人所弃，游哉时到物之初。从今免被孙郎笑，绛帕蒙头读道书。

次韵子由 三首

东　　亭

仙山佛国本同归，世路玄关两背驰。到处不妨闲卜筑，流年自可数期颐。
遥知小槛临廛市，定有新松长棘茨。谁道茅檐劣容膝，海天风雨看纷披。

东　　楼

白发苍颜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独栖高阁多词客，为著新书未绝麟。
小醉易醒风力软，安眠无梦雨声新。长歌自调真堪笑，底处人间是所欣。

椰 子 冠

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
规摹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

灯烬不挑垂暗蕊，炉灰重拨尚馀薰。清风欲发鸦翻树，缺月初升犬吠云。
闭眼此心新活计，随身孤影旧知闻。雷州别驾应危坐，跨海幽光与子分。

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

使君置酒莫相违，守舍何妨独掩扉。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蚴蠛。

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

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
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记取南城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

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 二首

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孙。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
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作上元。

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新巢语燕还窥砚，旧雨来人不到门。
春水芦根看鹤立，夕阳枫叶见鸦翻。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

庚辰岁正月二十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 二首

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
菜圃渐疏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纷纷。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东风散縠纹。

载酒无人过子云，年来家酝有奇芬。醉乡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
口业向诗犹小小，眼花因酒尚纷纷。点灯更试淮南语，泛溢东风有縠纹。

追和戊寅岁上元

春鸿社燕巧相违，白鹤峰头白板扉。石建方欣洗牏厕，姜庞不解叹蟏蛸。
一龛京口嗟春梦，万炬钱塘忆夜归。合浦卖珠无复有，当年笑我泣牛衣。

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次韵王郁林

晚涂流落不堪言，巾上春泥手自翻。汉使节空馀皓首，故侯瓜在有颓垣。
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误辱使君相抆拭，宁闻老鹤更乘轩。

送鲜于都曹归蜀灌口旧居

禡尽霜须照碧铜，依然春雪在长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绳桥看伏龙。
莫叹倦游无驷马，要将老健敌千钟。子云三世惟身在，为向西南说病容。

送邵道士彦肃还都峤

乞得纷纷扰扰身，结茅都峤与仙邻。少而寡欲颜常好，老不求名语益真。
许迈有妻还学道，陶潜无酒亦从人。相随十日还归去，万劫清游结此因。

题冯通直明月湖诗后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冯新作语尤姝。呼儿净洗涵星砚，为子赓歌堕月湖。
闻道牂江空抱珥，年来合浦自还珠。请君多酿莲花酒，准拟王乔下履凫。

次韵郑介夫 二首

一落泥涂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长庚到晓空陪月，太岁今年合守心。
相与啮毡持汉节，何妨振履出商音。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海上偶来期汗漫，苇间犹得见延缘。
良医自要经三折，老将何妨败两甄。收取桑榆种梨枣，祝君眉寿似增川。

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横江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盖实梦也昨日又梦伯固手持乳香婴儿示予觉而思之盖南华赐物也岂复与伯固相见于此邪今得来书知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

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 二首

华发萧萧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
才疏正类孔文举，痴绝还同顾长康。万里归来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森森画戟拥朱轮，坐咏梁公觉有神。白傅闲游空诵句，拾遗穷老敢论亲。
东海莫怀疏受意，西风幸免庾公尘。为公过岭传新唱，催发寒梅一信春。

次韵韶倅李通直 二首

一篇泷吏可书绅，莫向长沮更问津。老去常忧伴新鬼，归来且喜是陈人。
曾陪令尹苍髯古，又见郎君白发新。回首天涯一惆怅，却登梅岭望枫宸。

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会见四山朝鹤驾，更看二李跨鲸鱼。
欲从抱朴传家学，应怪中郎得异书。待我丹成驭风去，借君琼佩与霞裾。

李伯时画其弟亮功旧隐宅图

乐天早退今安有，摩诘长闲古亦无。五亩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辋川图。
近闻陶令开三径，应许扬雄寄一区。晚岁与君同活计，如云鹅鸭散平湖。

过　　岭 二首

暂著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

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岚。谁遣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毵毵。

留题显圣寺

渺渺疏林集晚鸦，孤村烟火梵王家。幽人自种千头橘，远客来寻百结花。
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

赠虔州术士谢晋臣

属国新从海外归，君平且莫下帘帷。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死后人传戒定慧，生时宿直斗牛箕。凭君为算行年看，便数生时到死时。

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

米尽无人典破裘，送行万里一邹游。解舟又欲携君去，归舍聊须与妇谋。
闻道年来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头。剩买山田添鹤口，庙堂新拜富民侯。

次韵江晦叔兼呈器之

横空初不跨鹏鳌，但觉胡床步步高。一枕昼眠春有梦，扁舟夜渡海无涛。
归来又见颠茶陆，多病仍逢止酒陶。笑说南荒底处所，只今榕叶下庭皋。

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钟鼓斗清新，端为投荒洗瘴尘。总是镜空堂上客，谁为寂照境中人。
红英扫地风惊晓，绿叶成阴雨洗春。记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与此翁邻。

永和清都观道士童颜鬒发问其年生于丙子盖与予同求此诗

镜湖敕赐老江东，未似西归玉局翁。羁枕未容春梦断，清都宛在默存中。
每逢佳境携儿去，试问行年与我同。自笑馀生消底物，半篙清涨百滩空。

赠诗僧道通

雄豪而迈苦而腴，只有琴聪与蜜殊。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
香林乍喜闻薝蔔，古井惟惭断辘轳。为报韩公莫轻许，从今岛可是诗奴。

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

江边阵马走千峰，问讯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
归来晚岁同元亮，却扫何人伴敬通。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珑。

次旧韵赠清凉长老

过淮入洛地多尘，举扇西风欲污人。但怪云山不改色，岂知江月解分身。
安心有道年颜好，遇物无情句法新。送我长芦舟一叶，笑看雪浪满衣巾。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 二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馀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

十二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以轼罪人不许承服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 二章

巍然开济两朝勋，信矣才难十乱臣。原庙故应祠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
和熹未圣犹贪位，明德虽贤不及民。月落风悲天雨泣，谁将椽笔写光尘。

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一声恸哭犹无所，万死酬恩更有时。
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

绣帘朱户未曾开，谁见梅花落镜台。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
莫言衰鬓聊相映，须得纤腰与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琐，梁园赋客肯言才。

赠虔州慈云寺鉴老

居士无尘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扬。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惟闻佛放光。
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薰笼是法王。

观开西湖次吴左丞韵

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纷自唯阿。尽放龟鱼还绿净，肯容萧苇障前坡。
一朝美事谁能纪，百尺苍崖尚可磨。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明波。

渝州寄王道祖

曾闻五月到渝州，水泊长亭砌下流。唯有梦魂长缭绕，共论唐史更绸缪。
舟经故国岁时改，霜落寒江波浪收。归梦不成冬夜永，厌闻船上报更筹。

闻洮西捷报

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牧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放春容。

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诗

庭柏阴阴昼掩门，乌知有赦闹黄昏。汉宫自种三生福，楚客还招九死魂。
纵有锄犁及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只应圣主如尧舜，犹许先生作正言。

谢人惠云巾方舃 二首

燕尾称呼理未便，剪裁云叶却天然。无心只是青山物，覆顶宜归紫府仙。
转觉周家新样俗，未容陶令旧名传。鹿门佳士勤相赠，黑雾玄霜合比肩。

胡靴短靿格粗疏，古雅无如此样殊。妙手不劳盘作凤，轻身只欲化为凫。
魏风褊俭堪羞葛，楚客豪华可笑珠。拟学梁家名解脱，便于禅坐作跏趺。

被命南迁涂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梁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

短衫压手气横秋，更著仙人紫绮裘。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
诗无定律君应将，醉有真乡我可侯。且倒馀樽尽今夕，睡蛇已死不须钩。

秋晚客兴

草满池塘霜送梅，疏林野色近楼台。天围故越侵云尽，潮上孤城带月回。
客梦冷随枫叶断，愁心低逐雁声来。流年又喜经重九，可意黄花是处开。

陈伯比和回字复次韵

百里冯生宁屑去，湖海陈侯犹肯来。诗书好在家四壁，蒲柳翛然城一隈。
骑上下山亦疏矣，□从容出何为哉。市桥十步即尘土，晚雨潇潇殊未回。

留别登州举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闲看古黄腄。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
落笔已吞云梦客，抱寒欲访水仙师。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

过岭寄子由 二首

投章献策谩多谈，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
光荣归佩呈佳瑞，瘴疠幽居弄晓岚。从此西风庾梅谢，却迎谁与马毵毵。

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谁怜终反北，无心却笑亦巢南。
蛮音惯习疑伧语，脾病萦缠带岭岚。赖有祖师清净水，尘埃一洗落毵毵。

歇白塔铺

甘山庐阜郁长望，林隙依稀漏日光。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蚤稻欲移秧。
迢迢涧水随人急，冉冉岩花扑马香。望眼尽从飞鸟远，白云深处是吾乡。

西蜀杨耆二十年前见之甚贫今见之亦贫所异于昔者苍颜华发耳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使其逢时遇合岂减当世之士哉顷宿长安驿舍闻泣者甚怨问之乃昔富而今贫者乃作一诗今以赠杨君

孤村渐雨逐秋凉，逆旅愁人怨夜长。不寐相看唯枥马，愁吟互答有寒螿。
天寒滞穗犹横亩，晚岁空机尚倚墙。劝尔一杯聊复睡，人间贫富海茫茫。

赠　　人

别后休论信息疏，仙凡自古亦殊途。蓬山路远人难到，霜柏威高道转孤。
旧赏未应忘楚国，新诗闻已满皇都。谁怜泽畔行吟者，目断长安貌欲枯。

观　　湖 二首

乘槎远引神仙客，万里清风上海涛。回首不知沙界小，飘衣犹觉色尘高。
须弥有顶低垂日，兜率无根下戴鳌。释梵茫然齐劫火，飞云不觉醉陶陶。

朝阳照水红光开，玉涛银浪相徘徊。山分宿雾尽宽远，云驾高风驰送来。
升霞影色歃残火，及物气焰明纤埃。可怜极大不知已，浮生野马悠悠哉。

寄 高 令

满地春风扫落花，几番曾醉长官衙。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
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田园知有儿孙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寄 子 由

厌暑多应一向慵，银钩秀句益疏通。也知堆案文书满，未暇开轩砚墨中。
湖面新荷空照水，城头高柳漫摇风。吏曹不是尊贤事，谁把前言语化工。

诗送交代仲达少卿

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旧尹未嫌衰废久，清樽犹许再三开。
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

次韵马元宾

流落江湖万里归，相逢自慰已差池。初闻好句惊人倒，悔过东庭识面迟。
握手宁知无贺监，结交谁复许袁丝。塞鸿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岂可期。

第 五 桥

白露凄风洗瘴烟，梦回相对两凄然。雀罗廷尉非当日，鸠杖先生愈少年。
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谁怜第五桥东水，独照台州老郑虔。

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云

柳絮飞时笋箨班，风流二老对开关。雪牙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
竹簟水风眠昼永，玉堂制草落人间。应容缓急烦闾里，桑柘聊同十亩闲。

和林子中待制

两翁留滞各皤然，人笑迂疏老更坚。共把鹅儿一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
江边遗爱啼斑白，海上先声入管弦。蚤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

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

古来静治得清闲，我愧真常也一班。举酒东荣挹江海，回樽落日劝湖山。
平生倾盖悲欢里，蚤晚抽身簿领间。笑指西南是归路，倦飞弱羽久知还。

和吴安持使者迎驾

小雪疏烟杂瑞光，清波寒引御沟长。曈曈日色笼丹禁，杳杳鞭声出建章。
鹓鹭偶叨陪下列，天阍聊启望中央。归来喜气倾新句，满座疑闻锦绣香。

鹿 鸣 宴

连骑匆匆画鼓喧，喜君新夺锦标还。金罍浮菊催开宴，红蕊将春待入关。
他日曾陪探禹穴，白头重见赋南山。何时共乐升平事，风月笙箫坐夜闲。

次韵张甥棠美昼眠

炎歊五月北窗凉，更觉甘如饭稻粱。宰我粪墙讥敢避，孝先经笥谑兼忘。
忧虞心谢知时雁，安稳身同挂角羊。要识熙熙不争竞，华胥别是一仙乡。

真兴寺阁祷雨

太守亲从千骑祷，神翁远借一杯清。云阴黯黯将嘘遍，雨意昏昏欲酝成。
已觉微风吹袂冷，不堪残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应向江南饱食粳。

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

夕阳飞絮乱平芜，万里春前一酒壶。铁化双鱼沉远素，剑分二岭隔中区。
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

送蜀僧去尘

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将芹芷荐君盘。
谁为善相宁嫌瘦，复有知音可废弹。拄杖挂经须倍道，故乡春蕨已阑干。

曾元恕游龙山吕穆仲不至

青春不觉老朱颜，强半销磨簿领间。愁客倦吟花以酒，佳人休唱日衔山。
共知寒食明朝过，且赴僧窗半日闲。命驾吕安邀不至，浴沂曾点暮方还。

黄　河

活活何人见混茫，昆仑气脉本来黄。浊流若解污清济，惊浪应须动太行。
帝假一源神禹迹，世流三患梗尧乡。灵槎果有仙家事，试问青天路短长。

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

花开酒美盍不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小饮公瑾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访船窗柳影中。辍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
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此去澄江三万顷，只应明月照还空。

和子由次王巩韵如囊之句可为一噱

平生未省为人忙，贫贱安闲气味长。粗免趋时头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
简书见迫身今老，樽酒闻呼首一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尘埃满面鬓眉黄。

儋　　耳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巍。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答李端叔

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已入西羌度沙碛，又来东海看涛山。
识君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西省怜君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

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当请成伯主会某当杖策倚几于其间观诸公醉笑以拨滞闷也　二首

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
东方烹狗阳初动，南陌争牛卧作团。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
斋居卧病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强喜，青春风物为谁妍。
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钱。曷不相将来问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和参寥见寄

黄楼南畔马台东，云月娟娟正点空。欲共幽人洗笔砚，要传流水入丝桐。
且随侍者寻西谷，莫学山僧老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汤饼泼油葱。

东　　园

岑寂东园可散愁，胶胶扰扰梦神州。万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鸣蛙鼓吹收。
雨后月前天欲冷，身闲心远地偏幽。杜门谢客恐生谤，且作人间鹏鹦游。

奉和陈贤良

不学孙吴与六韬，敢将驽马并英豪。望穷海表天还远，倾尽葵心日愈高。
身外浮名休琐琐，梦中归思已滔滔。三山旧是神仙地，引手东来一钓鳌。

秋　　兴　三首

野鸟游鱼信往还，此身同寄水云间。谁家晚吹残红叶，一夜归心满旧山。
可慰摧颓仍健食，此生通脱屡酡颜。年华岂是催人老，双鬓无端只自斑。

故里依然一梦前，相携重上钓鱼船。尝陪大幕今陈迹，谬忝承明愧昔年。
报国无成空白首，退耕何处有名田。黄鸡白酒云山约，此计当时已浩然。

浴凤池边星斗光，宴馀香满上书囊。楼前月夜低韦曲，云里车声出未央。
去国何年双鬓雪，黄花重见一枝霜。伤心无限厌厌梦，长似秋宵一倍长。

夜直秘阁呈王敏甫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

次韵参寥寄少游

岩栖木石已皤然，交旧何人慰眼前。素与昼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圆。
当年步月来幽谷，拄杖穿云冒夕烟。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

谢曹子方惠新茶

陈植文华斗石高，景公诗句复称豪。数奇不得封龙额，禄仕何妨有马曹。
囊简久藏科斗字，铦锋新莹鹧鸪膏。南州山水能为助，更有英辞胜广骚。

题潭州徐氏春晖亭

曈曈晓日上三竿，客向东风竟倚栏。穿竹鸟声惊步武，入檐花影落杯盘。
勿嫌步月临玄圃，冷笑乘槎向海滩。胜概直应吟不尽，凭君寄与画图看。

赠仲勉子文

雨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心似后凋松。
闲看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想更慵。何日晴轩观笔砚，一杯相属更从容。

讲武台南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讲武台南路屈盘。骀子雨中乘马去，村童烟外倚墙看。
鸦啼冢木秋风急，鹭立鱼船夜水干。花似去年堪折赠，插花人去泪阑干。

题宝鸡县斯飞阁

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

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

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

去年新柳报春回，今日残花覆绿苔。溪上有堂还独宿，谁人无事肯重来。
古琴弹罢风吹座，山阁醒时月照杯。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

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沉泥砚

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岂知好事王夫子，自采临潼绣领山。
经火尚含泉脉暖，吊秦应有泪痕潸。封题寄去吾无用，近日从戎拟学班。

次韵子由弹琴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义本长存。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看痕。
应有仙人依树听，空教瘦鹤舞风骞。谁知千里溪堂夜，时引惊猿撼竹轩。

卷二十三

黄山谷七律 二百八十六首

赠郑郊

高居大士是龙象，草堂丈人非熊罴。不逢坏衲乞香饭，唯见白头垂钓丝。
鸳鸯终日爱水镜，菡萏晚风凋舞衣。开径老禅来煮茗，还寻密竹径中归。

和游景叔月报三捷

汉家飞将用庙谋，复我匹夫匹妇雠。真成折箠禽胡月，不是黄榆牧马秋。
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可饮月氏头。愿见呼韩朝渭上，诸将不用万户侯。

赠惠洪

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顶螺忘岁年。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
不肯低头拾卿相，又能落笔生云烟。脱却衲衫著蓑笠，来佐涪翁刺钓船。

崇宁二年正月己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予诵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曰公诗更进于曩时因和予一篇语意清奇予击节赏叹东坡亦自喜于九曲岭道中连诵数过遂得之

天教兄弟各异方，不使新年对举觞。作云作雨手翻覆，得马失马心清凉。
何处胡椒八百斛，谁家金钗十二行。一丘一壑可曳尾，三沐三衅取刳肠。

王圣美三子补中广文生

王家人物从来远，今见诸孙总好贤。三级定知鱼尾进，一鸣已作雁行连。
愧无藻鉴能推毂，愿卷囊书当赠钱。归去雄夸向儿侄，舍中犊子剩狂颠。

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

故人昔有凌云赋，何意陆沉黄绶间。头白眼花行作吏，儿婚女嫁望还山。
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寄语诸公肯湔祓，割鸡令得近乡关。

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

清洛思君昼夜流，北归何日片帆收。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
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平生行乐自不恶，岂有竹西歌吹愁。

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次韵几复和答所寄

海南海北梦不到，会合乃非人力能。地褊未堪长袖舞，夜寒空对短檠灯。
相看鬓发时窥镜，曾共诗书更曲肱。作个生涯终未是，故山松长到天藤。

同子瞻韵和赵伯充团练

金玉堂中寂寞人，仙班时得共朝真。两宫无事安磐石，万国归心有老臣。
家酿可供开口笑，侍儿工作捧心颦。醉乡乃是安身处，付与升平作幸民。

送顾子敦赴河东　三首

头白书林二十年，印章今领晋山川。紫参可掘宜包贡，青铁无多莫铸钱。
劝课农桑诚有道，折冲樽俎不临边。要知使者功多少，看取春郊处处田。

家在江东不系怀，爱民忧国有从来。月斜汾沁催驿马，雪暗岢岚传酒杯。
塞上金汤唯粟粒，胸中水镜是人才。遥知更解青牛句，一寸功名心已灰。

揽辔都城风露秋，行台无妾护衣篝。虎头墨妙能频寄，马乳葡萄不待求。
上党地寒应强饮，两河民病要分忧。犹闻昔在军兴日，一马人间费十牛。

寄上叔父夷仲 三首

少年有功翰墨林，中岁作吏几陆沉。庖丁解牛妙世故，监市履豨知民心。
万里书来儿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梦魂和月绕秦陇，汉节落毛何处寻。

艰难闻道有归音，部曲霜行璧月沉。王春正月调玉烛，使星万里朝天心。
颇令山海藏国用，乃见县官恤民深。经心陇蜀封疆守，必有人材备访寻。

关寒塞雪欲嗣音，燕雁拂天河鲤沉。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慰心。
弓刀陌上望行色，儿女灯前语夜深。更怀父子东归得，手种江头柳十寻。

咏雪奉呈广平公

连空春雪明如洗，忽忆江清水见沙。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
风回共作婆娑舞，天乃能开顷刻花。政使尽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华。

次韵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后怀书

汉家太史宋公孙，漫逐班行谒帝阍。燕颔封侯空有相，蛾眉倾国自难昏。
家徒四壁书侵坐，马瘦三山叶拥门。安得风帆随雪水，江南石上对窪尊。

次韵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

金狨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人语车声喧法典，花光楼影倒晴天。
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

次韵张昌言给事喜雨

三雨全清六合尘，诗翁喜雨句凌云。垤漂战蚁馀追北，柱击乖龙有裂文。
减去鲜肥忧玉食，遍宗河岳起炉薰。圣功惠我丰年食，未有涓埃可报君。

次韵奉酬刘景文河上见寄

省中岑寂坐云窗，忽有归鸿拂建章。珍重多情惟石友，琢磨佳句问潜郎。
遥怜部曲风沙里，不废平生翰墨场。想见哦诗煮春茗，向人怀抱去关防。

和答元明黔南赠别

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肠。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
急雪鹡鸰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

赠黔南贾使君

绿发将军领百蛮，横戈得句一开颜。少年圯下传书客，老去崆峒问道山。
春入莺花空自笑，秋成梨枣为谁攀。何时定作风光主，待得征西鼓吹还。

次韵黄斌老晚游池亭 二首

路入东园无俗驾，忽逢佳士喜同游。绿荷菡萏稍觉晚，黄菊拒霜殊未秋。
客位正须悬榻下，主人自爱小塘幽。老夫多病蛮江上，颇忆平生马少游。

岑寂东园可散愁，胶胶扰扰梦神游。万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鸣蛙鼓吹休。
雨后月前天欲冷，身闲心远地常幽。杜门谢客恐生谤，且作人间鹏鷃游。

次韵杨君全送酒长句

扶衰却老世无方，唯有君家酒未尝。秋入园林花老眼，茗搜文字响枯肠。
醉头夜雨排檐滴，杯面春风绕鼻香。不待澄清遣分送，定知佳客对空觞。

次韵少激甘露降太守居桃叶上

金茎甘露荐斋房，润及边城草木香。蕡实叶间天与味，成蹊枝上月翻光。
群心爱戴葵倾日，万事驱除叶陨霜。玉烛时和君会否，旧臣重叠起南荒。

次韵奉答少激纪赠 二首

诗来清吹拂衣中，句法词锋觉有神。今日相看青眼旧，他年肯作白头新。
文如雾豹容窥管，气似灵犀可辟尘。惭愧相期在台省，无心枯木岂能春。

文章藻鉴随时去，人物权衡逐势低。杨子墨池春草遍，武侯祠庙晓莺啼。
书帷寂寞知音少，幕府流连要路迷。顾我何人敢推挽，看君桃李合成蹊。

次韵文少激推官祈雨有感

穷儒忧乐与民同，何况朱轮职劝农。终日齑盐供一饭，几时肤寸冒千峰。
未须丘垤占鸣鹳，只要雷霆起卧龙。从此滂沱遍枯槁，爱民天子似仁宗。

次韵马荆州

六年绝域梦刀头，判得南还万事休。谁谓石渠刘校尉，来依绛帐马荆州。
霜髭雪鬓共看镜，茱糁菊英同送秋。他日江梅腊前破，还从天际望归舟。

赠李辅圣

交盖相逢水急流，八年今复会荆州。已回青眼追鸿翼，肯使黄尘没马头。
旧管新收几妆镜，流行坎止一虚舟。相看绝叹女博士，笔研管弦成古丘。

和高仲本喜相见

雨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公心是后凋松。
闲寻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似更慵。何日晴轩观笔砚，一尊相属要从容。

和中玉使君晚秋开天宁节道场

江南江北尽云沙，车骑东来风旆斜。倒影楼台开紫府，得霜篱落剩黄花。
钓溪筑野收多士，航海梯山共一家。想见星坛祝尧寿，步虚声里静无哗。

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奉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邂逅禅客戴道纯款语作长句呈道纯

山行十日雨沾衣，幕阜峰前对落晖。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唤雨鸠归。
灵源大士人天眼，双塔老师诸佛机。白发苍颜重到此，问君还是昔人非。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

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
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

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铭曰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八年自海外归过湖口石已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为笑实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当崇宁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坚系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

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试问安排华屋处，何如零落乱云中。
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

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

今人常恨古人少，今得见之谁谓无。欲学渊明归作赋，先须摩诘画成图。
小池已筑鱼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区。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

次韵雨丝云鹤 二首

烟云杳霭合中稀，雾雨空濛密更微。园客茧丝抽万绪，蛛蝥网面罩群飞。
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杼机。愿染朝霞成五色，为君王补坐朝衣。

几片云如薛公鹤，精神态度不曾齐。安知陇鸟樊笼密，便觉南鹏飞翼低。
风散又成千里去，夜寒应上九天栖。坐来改变如苍狗，试欲挥毫意自迷。

次韵文安国纪梦

道人偶许俗人知，法喜非妻解养儿。夜久金茎添沆瀣，室虚璧月映琉璃。
远来醉侠匆匆去，近出诗仙句句奇。独怪区区践绳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韵德孺五丈惠贶秋字之句

少日才华接贵游，老来忠义气横秋。未应白发如霜草，不见丹砂似箭头。
顾我今成丧家狗，期君早作济川舟。汉家宗社英灵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

霜须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酝觞。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搅枯肠。

廖致平送绿荔支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支绿酒亦为戎州第一

王公权家荔支绿，廖致平家绿荔支。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
拨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谁能同此胜绝味，唯有老杜东楼诗。

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

西来雪浪如炰烹，两岸一苇乃可横。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苹风起縠纹生。
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盖仆屡更。

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 三首

李侯诗律严且清，诸生赓载笔纵横。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
山绕楼台钟鼓晚，江属石矶砧杵鸣。锁江主人能致酒，愿渠久住莫终更。

江津道人心源清，不系虚舟尽日横。道机禅观转万物，文彩风流被诸生。
与世浮沉惟酒可，随时忧乐以诗鸣。江头一醉岂易得，事如浮云多变更。

锁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横。李侯短褐有长处，不与俗物同条生。
经术貂蝉续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鸣。古来寒士但守节，夜夜抱关听五更。

罢姑熟寄元明用觞字韵

追随富贵劳牵尾，准拟田园略滥觞。本与江鸥成保社，聊随海燕度炎凉。
未栽姑熟桃李径，却入江西鸿雁行。别后常同千里月，书来莫寄九回肠。

胡逸老致虚庵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
山随宴坐画图出，水作夜窗风雨来。观山观水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

送刘季展从军雁门 二首

刘郎才力耐百战，苍鹰下韝秋未晚。千里荷戈防犬羊，十年读书厌藜苋。
试寻北产汗血驹，莫杀南飞寄书雁。人生有禄亲白头，可令一日无甘馔。

石跌谷中玉子瘦，金刚窟前药草肥。仙家耕耘成白璧，道人煮掘起风痱。

绛囊璀璨思盈斗，竹畚香甘要百围。到官莫道无来使，日日北风鸿雁归。

徐孺子祠堂

乔木幽人三亩宅，生刍一束向谁论。藤萝得意干云日，箫鼓何心进酒樽。
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

送徐隐父宰馀干 二首

地方百里身南面，翻于冷霜覆手炎。赘婿得牛庭少讼，长官斋马吏争廉。
邑中丞掾阴桃李，案上文书略米盐。治状要须问岂弟，此行端为霁威严。

天上麒麟来不瑞，江南橘柚间生贤。玉台书在犹骚雅，孺子亭荒只草烟。
半世功名初墨绶，同兄文字敌青钱。割鸡不合庖丁手，家传风流更著鞭。

答德甫弟

鸟啼花发独愁思，怜子三章怨慕诗。鸿雁双飞弹射下，鹡鸰同病急难时。
功名所在犹争死，意气相须尚不移。何况极天无以报，林回投璧负婴儿。

何造诚作浩然堂陈义甚高然颇喜度世飞升之术筑屋饭方士愿乘六气游天地间故作浩然词二章赠之

公欲轻身上紫霞，琼糜玉馔厌豪奢。百年世路同朝菌，九钥天关守夜叉。
霜桧左纹空白鹿，金炉同契漫丹砂。要令心地闲如水，万物浮沉共我家。

万物浮沉共我家，清明心水遍河沙。无钩狂象听人语，露地白牛看月斜。
小雨呼儿艺桃李，疏帘帏客转琵琶。尘尘三昧开门户，不用丹田养素霞。

池口风雨留三日

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身闲心苦一舂锄。
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

思亲汝州作

岁晚寒侵游子衣，拘留幕府报官移。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
车上吐茵元不逐，市中有虎竟成疑。秋毫得失关何事，总为平安书到迟。

次韵戏答彦和

本不因循老镜春，江湖归去作闲人。天于万物定贫我，智效一官全为亲。
布袋形骸增碨磊，锦囊诗句愧清新。杜门绝俗无行迹，相忆犹当遣化身。

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

县北县南何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
小吏忽时须东带，故人颇问不休官。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

郭明父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 二首

食贫自以官为业，闻说西斋意凛然。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
未尝终日不思颍，想见先生多好贤。安得雍容一樽酒，女郎台下水如天。

东京望重两并州，遂有汾阳整缀旒。翁伯入关倾意气，林宗异世想风流。
君家旧事皆青史，今日高材未白头。莫倚西斋好风月，长随三径古人游。

戏咏江南土风

十月江南未得霜，高林残水下寒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
橘摘金苞随驿使，禾舂玉粒送官仓。踏歌夜结田神社，游女多随陌上郎。

和答孙不愚见赠

诗比淮南似小山，酒名曲米出云安。且凭诗酒勤春事，莫爱儿郎作好官。
簿领侵寻台相笔，风埃蓬勃使星鞍。小臣才力堪为掾，敢学前人便挂冠。

次韵裴仲谋同年

交盖春风汝水边，客床相对卧僧毡。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
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烟沙篁竹江南岸，输与鸬鹚取次眠。

次韵寄滑州舅氏

舫斋闻有小溪山，便是壶公谪处天。想听琐窗深夜雨，似看叶水上江船。
瞻相白马津亭路，寂寞双凫古县前，舅氏知甥最疏懒，折腰尘土解哀怜。

病起次韵和稚川进叔倡酬之什

池塘夜雨听鸣蛙，老境侵寻每忆家。白发生来惊客鬓，黄粱炊熟又春华。
百年不负胶投漆，万事相依葛与瓜。胜日主人如有酒，犹堪扶病见莺花。

稚川约晚过进叔次前韵赠稚川并呈进叔

人骑一马钝如蛙，行向城东小隐家。道上风埃迷皂白，堂前水竹湛清华。
我归河曲定寒食，公到江南应削瓜。樽酒光阴俱可惜，端须连夜发园花。

和答登封王晦之登楼见寄

县楼三十六峰寒，王粲登临独倚栏。清坐一番春雨歇，相思千里夕阳残。
诗来嗟我不同醉，别后喜君能自宽。举目尽妨人作乐，几时归得钓鲵桓。

伯氏到济南寄诗颇言太守居有湖山之胜同韵和

西来黄犬传佳句，知是陆机思陆云。历下楼台追把酒，舅家宾客厌论文。
山椒欲雨好云气，湖面逆风生水纹。想得争棋飞鸟上，行人不见只听闻。

同世弼韵作寄伯氏济南兼呈六舅祠部学士

山光扫黛水挼蓝，闻说樽前惬笑谈。伯氏清修如舅氏，济南萧洒似江南。
屡陪风月干吟笔，不解笙簧醉舞衫。只恐使君乘传去，拾遗今日是前衔。

世弼惠诗求舜泉辄欲以长安酥共泛一杯次韵戏答

寒齑薄饭留佳客，蠹简残编作近邻。避地梁鸿真好学，著书扬子未全贫。
玉酥炼得三危露，石火烧成一片春。沙鼎探汤供卯饮，不忧问字绝无人。

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 二首

仕路风波双白发，闲曹笑傲两诗流。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
桃叶柳花明晓市，荻牙蒲笋上春洲。定知闻健休官去，酒户家园得自由。

世态已更千变尽，心源不受一尘侵。青春白日无公事，紫燕黄鹂俱好音。
付与儿孙知伏腊，听教鱼鸟逐飞沉。黄公垆下曾知味，定是逃禅入少林。

和张沙河招饮

张侯耕稼不逢年，过午未炊儿女煎。腹里虽盈五车读，囊中能有几钱穿。
况闻缊素尚黄葛，可怕雪花铺白毡。谁料丹徒布衣得，今朝忽有酒如川。

闰月访同年李夷伯子真于河上子真以诗谢次韵

十年不见犹如此，未觉斯人叹滞留。白璧明珠多按剑，浊泾清渭要同流。
日晴花色自深浅，风软鸟声相应酬。谈笑一樽非俗物，对公无地可言愁。

次韵郭右曹

阅世行将老斫轮，那能不朽见仍云。岁中日月又除尽，圣处功夫无半分。
秋水寒沙鱼得计，南山浓雾豹成文。古心自有著鞭地，尺璧分阴未当勤。

次韵元日

会朝四海登图籍，绛阙青都想盛容。春色已知回寸草，霜威从此霁寒松。
饮如嚼蜡初忘味，事与浮云去绝踪。四十九年蘧伯玉，圣人门户见重重。

次韵答柳通叟求田问舍之诗

少日心期转缪悠，蛾眉见妒且障羞。但令有妇如康子，安用生儿似仲谋。
横笛牛羊归晚径，卷帘瓜芋熟西畴。功名可致犹回首，何况功名不可求。

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前日幽人佐吏曹，我行堤草认青袍。心随汝水春波动，兴与并门夜月高。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

谢送宣城笔

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
漫持墨客摹科斗，胜与朱门饱蠹鱼。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将闲写吏文书。

寄怀公寿

好赋梁王在日边，重帘复幕锁神仙。莫因酒病疏桃李，且把春愁付管弦。

愚智相悬三十里，荣枯同有百馀年。及身强健且行乐，一笑端须直万钱。

读曹公传 并序

曹公自以勋高宰衡，文对西伯，蝉蜕揖让之中，而用汉室于家巷。更党锢之灾，义士忠臣，耘除略尽。献宁之间，北面朝者，拱而观变，汉、魏何择焉？彼见宗庙社稷之无与也，执太阿而用其颖，以司一世之命，左右无不得意；引后宫于铁钺，如刈蒲茅。夫匹妇婢使，得罪家人，犹为谢过；而亲北面受命之君，自以为未知死所。呜呼！厉怜王，其谁曰过言！虽然，终已恭让，腹毒而色取仁，任丕以易汉姓者，何也？汉之末造，虽得罪于社稷骨鲠之臣，而犹不得罪于民，故犹相与爱其名耳。余闻曰：道揆以上，惠不足而明有馀，不在社稷而数有功粢盛，殆其不继哉！感之，作曹公诗一章。

南征北伐报功频，刘氏亲为魏国宾。毕竟以丕成霸业，岂能于汉作纯臣。
两都秋色皆乔木，二祖恩波在细民。驾驭英雄虽有术，力扶宗社可无人。

楙宗奉议有佳句咏冷庭叟野居庭坚于庭叟有十八年之旧故次韵赠之庭叟有佳侍儿因早朝而逸去其后乃插椒藩甚严密

城西冷叟半忙闲，人道王阳得早还。四望楼台皆我有，一原花竹住中间。
初无狗盗窥篱落，底事蛾眉失锁关。每为朝天三十里，时时惊枕梦催班。

李濠州挽词 二首

循吏功名两汉中，平生风义最雍容。鱼游濠上方云乐，鹏在承尘忽告凶。
挂剑自知吾已许，脱骖不为涕无从。百年穷达都归尽，淮水空围墓上松。

礼数最优徐孺子，风流不减谢宣城。那知此别成千古，未信斯言隔九京。
落日松楸阴隧道，西风箫鼓送铭旌。善人报施今如此，陇水长寒鸣咽声。

卫　　南

今年畚锸弃春耕，折苇枯荷绕坏城。白鸟自多人自少，污泥终浊水终清。
沙场旗鼓千人集，渔户风烟一笛横。唯有鸣鸱古祠柏，对人犹是向时情。

奉送刘君昆仲

游子归心日夜流，南陔香草可晨羞。平原晓雨半槐夏，汾上午风初麦秋。
鸿雁要须翔集早，鹡鸰无憾急难求。欲因行李传家信，姑射山前是晋州。

劝交代张和父酒

风流五日张京兆，今日诸孙困小官。作尹大都如广汉，画眉仍复近长安。
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酒兴情亲俱不浅，贱生何取罄交欢。

次韵寅庵 四首

四诗说尽庵前事，寄远如开水墨图。略有生涯如谷口，非无卜肆在成都。
傍篱榛栗供宾客，满眼云山奉宴居。闲与老农歌帝力，年丰村落罢追胥。

兄作新庵接旧居，一原风物萃庭隅。陆机招隐方传洛，张翰思归正在吴。
五斗折腰惭仆妾，几年合眼梦乡闾。白云行处应垂泪，黄犬归时早寄书。

大若塘边独网鱼，小桃源口带经锄。诗催孺子成鸡栅，茶约邻翁掘芋区。
苦楝狂风寒彻骨，黄梅细雨润如酥。此时睡到日三丈，自起开关招酒徒。

未怪穷山寂寞居，此情常与世情疏。谁家生计无闲地，大半归来已白须。
不用看云眠永日，会思临水寄双鱼。公私逋负田园薄，未至妨人作乐无。

附大临诗四首 并序

双井敝庐之东，得胜地一区，长林巨麓，危峰四环，泉甘土肥，可以结茅庵居。是在寅山之颏，命曰“寅庵”。喜成四诗，远寄鲁直，可同魏都士人共和之。

一溪婉婉如平篆，四野青青似画图。阮客放船迷洞府，化人携袂到清都。
山中安用名丞相，天下于今得广居。我即其间构宫室，预愁帝梦有华胥。

山前有路到华胥，下即乾坤极海隅。西接洞庭开晓楚，东倾彭蠡浸晴吴。
四时更代观形化，万物推移见尾闾。此世人人少闲暇，每携樽酒自看书。

手把齐民种莳书，莎衫台笠事耘锄。夏栽醉竹馀千个，春粪辰瓜满百区。
早秫旋舂尝曲糵，新粱炊熟自樵苏。日西杖屦行山口，招得邻丁作饮徒。

招得邻丁作饮徒，山家肴蔌盖胥疏。就根煨笋连黄箨，和蒂栽瓜带绿须。
羹熟泽中亲射雁，脍成溪上自罾鱼。远怀羊仲荒三径，能似林间今日无。

次韵张秘校喜雪 三首

落月烟沙静渺然，好风吹雪下平田。琼瑶万里酒增价，桂玉一炊人少钱。
学子已占秋食麦，广文何憾客无毡。睡馀强起还诗债，腊里春初未隔年。

巷深朋友稀来往，日晏儿童不扫除。雪里正当梅腊尽，民饥可待麦秋无。
寒生短棹谁乘兴，光入疏棂我读书。官冷无人供美酒，何时却得步兵厨。

满城楼观玉阑干，小雪晴时不共寒。润到竹根肥腊笋，暖开蔬甲助春盘。
眼前多事观游少，胸次无忧酒量宽。闻说压沙梨已动，会须鞭马蹋泥看。

和师厚郊居示里中诸君

篱边黄菊关心事，窗外青山不世情。江橘千头供岁计，秋蛙一部洗朝酲。
归鸿往燕竞时节，宿草新坟多友生。身后功名空自重，眼前樽酒未宜轻。

和师厚秋半时复官分司西都

遥知得谢分西洛，无复肯弹冠上尘。园地除瓜犹入市，水田收秫未全贫。
杜陵白发垂垂老，张翰黄花句句新。还与老农争坐席，青林同社赛田神。

次韵外舅谢师厚喜王正仲三丈奉诏祷南岳回至襄阳舍驿马就舟见过 三首

汉上思见庞德公，别来悲叹事无穷。声名藉甚漫前日，须鬓索然成老翁。
家酿已随刻漏下，园花更开三四红。相逢不饮未为得，听取百鸟啼匆匆。

能来问疾好音传，蹇步昏花当日痊。烹鲤得书增目力，呼儿扶立候门前。
游谈取重惭犀首，居物多羸昧计然。惟有交亲等金石，白头忘义复忘年。

语言少味无阿堵，冷雪相看有此君。灯火诗书如梦寐，麒麟图画属浮云。
平章息女能为妇，欢喜儿曹解缀文。忧乐同科惟石友，别离空复数朝曛。

以十扇送徐天隐

人贫鹅雁聒邻墙，公贫琢诗声绕梁。坐客有毡吾不爱，暑榻无扇公自凉。
党锢诸君尊孺子，建安七人先伟长。遣奴送箑非为好，恐有佳客或升堂。

闻致政胡朝请多藏书以诗借书目

万事不理问伯始，籍甚声名南郡胡。远孙白头坐郎省，乞身归来犹好书。
手抄万卷未阁笔，心醉六经还荷锄。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吾宗端居聚百忧，长歌劝之肯出游。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
初平群羊置莫问，叔度千顷醉即休。谁倚舵楼吹玉笛，斗杓寒挂屋山头。

题落星寺 三首

星宫游空何时落，著地亦化为宝坊。诗人昼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撼床。
蜜房各自开牖户，蚁穴或梦封侯王。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

岩岩正俗先生庐，其下宫亭水所都。北辰九关隔云雨，南极一星在江湖。
相粘蠔山作居室，窍凿混沌无完肤。万鼓春撞夜涛涌，骊龙暮睡失明珠。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叔父钓亭

槛外溪风拂面凉，四围春草自锄荒，陆沉霜发为钩直，柳贯锦鳞缘饵香。
影落华亭千尺月，梦通岐下六州王。麒麟卧笑功名骨，不道山林日月长。

次韵胡彦明同年羁旅京师寄李子飞三章一章道其困穷二章劝之归三章言我亦欲归耳胡李相甥也故有槟榔之句

看除日月坐中铨，一岁应无官九迁。葱韭盈盘市门食，诗书满枕客床毡。
留连节物孤朋酒，恼乱邻翁谒子钱。谁料丹徒布衣侣，困穷且忍试新年。

丁未同升乡里贤，别离寒暑未推迁。萧条羁旅深穷巷，早晚声名上细毡。
碧嶂清江元有宅，白鱼黄雀不论钱。槟榔一斛何须得，李氏弟兄佳少年。

畏人重禄难堪忍，阅世浮云易变迁。徐步当车饥当肉，钽头为枕草为毡。
元无马上封侯骨，安用人间使鬼钱。不是朱门争底事，清溪白石可忘年。

元丰癸亥经行石潭寺见旧和栖蟾诗甚可笑因削柎灭稿别和一章

千里追褿两蜗角，百年得意大槐宫。空馀祇夜数行墨，不见伽黎一臂风。
俗眼只如当日白，我颜非复向来红。浮生不作游丝上，即在尘沙逐转蓬。

出迎使客质明放船自瓦窑归

鼓吹喧江雨不开，丹枫落叶放船回。风行水上如云过，地近岭南无雁来。
楼阁人家卷帘幕，菰蒲鸥鸟乐湾洄。惜无陶谢挥斤手，诗句纵横付酒杯。

次韵奉寄子由

半世交亲随逝水，几人图画入凌烟。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
欲解铜章行问道，定知石友许忘年。脊令各有思归恨，日月相催雪满颠。

再次韵奉答子由

虿尾银钩写珠玉，剡藤蜀茧照松烟。似逢海若谈秋水，始觉醯鸡守瓮天。
何日清扬能觌面，只今黄落又凋年。万钱买酒从公醉，一钵行歌听我颠。

再次韵寄子由

想见苏耽携手仙，青山桑柘冒寒烟。麒麟堕地思千里，虎豹憎人上九天。
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颠。

附大临奉寄子由元唱

钟鼎功名淹管库，朝廷翰墨写风烟。遥知道院颇岑寂，定是壶中第几天。
历下笑谈漫一梦，江南消息又馀年。动心忍性非无意，吏部如今信大颠。

次韵寄上七兄

学得屠龙长缩手，炼成五色化苍烟。谁言游刃有馀地，自信无功可补天。
啼鸟笑歌追暇日，饱牛耕凿望丰年。荷锄端欲相随去，邂逅青云恐疾颠。

吉老受秋租辄成长句

黄花事了绿丛霜，蟋蟀催寒夜夜床。爱日捃收如盗至，失时鞭扑奈民疮。
田夫田妇肩赪担，江北江南稼涤场。少忍飞糠眯君眼，要令私廪上公仓。

再次和韵吉老

今日仆姑晴自语，愁阴前日雪铺床。三冬一雨禾头湿，百斛几痕牛领疮。
民欲与翁归作腊，公方无事可开场。相勤冻坐真成恶，愧我偷闲饱太仓。

寄黄从善

故人千里隔谈经，想见牛刀刃发硎。渴雨芭蕉心不展，未春杨柳眼先青。
凫飞叶县郎官宰，虹贯江南处士星。天子文思求逆耳，吾宗一为试雷霆。

登 快 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题 息 轩

僧开小槛笼沙界，郁郁参天翠竹丛。万籁参差写明月，一家寥落共清风。
蒲团禅板无人付，茶鼎薰炉与客同。万水千山寻祖意，归来笑杀旧时翁。

题安福李令朝华亭

丹楹刻桷上峥嵘，表里江山路眼平。晓日成霞张绵绮，青林多露缀珠缨。
人如旋磨观群蚁，田似围棋据一枰。对案昏昏迷簿领，暂来登览见高明。

寄舒申之户曹

吉州司户官虽小，曾屈诗人杜审言。今日宣城读书客，还趋手板傍辕门。
江山依旧岁时改，桃李欲开烟雨昏。公退但呼红袖饮，剩传歌曲教新翻。

和七兄山蓣汤

厨人清晓献琼糜，正是相如酒渴时。能解饥寒胜汤饼，略无风味笑蹲鸱。

打窗急雨知然鼎，乱眼晴云看上匙。已觉尘生双井碗，浊醪从此不须持。

弈棋二首呈任公渐

偶无公事负朝暄，三百枯棋共一樽。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簿书堆积尘生案，车马淹留客在门。战胜将骄疑必败，果然终取敌兵翻。

偶无公事客休时，席上谈兵校两棋。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谁谓吾徒犹爱日，参横月落不曾知。

次韵吉老寄君庸

何郎生事四立壁，心地高明百不忧。白眼醉来思阮籍，碧云吟罢对汤休。
诸公著力书交上，尺璧深藏价未酬。空使君如巢幕燕，将雏处处度春秋。

寄袁守廖献卿

公移猥甚丛生笋，讼牒纷如蜜分窠。少得曲肱成梦蝶 不堪衙吏报鸣鼍。
已荒里社田园了，可奈春风桃李何。想见宜春贤太守，无书来问病维摩。

廖袁州次韵见答并寄黄靖国再生传次韵寄之

春去怀贤感物多，飞花高下罥丝窠。传闻治境无戾虎，更道丰年鸣白鼍。
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寄声千万相劳苦，如倚胡床得按摩。

袁州刘司法亦和予摩字诗因次韵寄之

袁州司法多兼局，日暮归来印几窠。诗罢春风荣草木，书成快剑斩蛟鼍。
遥知吏隐清如此，应问卿曹果是何。颇忆病馀居士否，在家无意食萝摩。

次韵奉答吉老并寄何君庸

倾怀相见开城府，取意闲谈没臼窠。但取吏曹无狡兔，任呼舞女伐灵鼍。
屡中瓮面酒几圣，苦忆樽前人姓何。愿得两公俱助我，不唯朱墨要渐摩。

次韵奉答廖袁州怀旧隐之诗

诗题怨鹤与惊猿，一幅溪藤照麝烟。闻道省郎方结绶，可容名士乞归田。
严安召见天嗟晚，贾谊归来席更前。何况班家有超固，应封定远勒燕然。

观王主簿家酴醾

肌肤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芳。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
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输与能诗王主簿，瑶台影里据胡床。

次韵元翁从王夔玉借书

为吏三年弄文墨，草莱心径失耕锄。常思天下无双祖，得读人间未见书。
公子藏山真富有，小儒扪腹正空虚。何时管钥入吾手，为理签题扑蠹鱼。

去岁和元翁重到双涧寺观余兄弟题诗之篇总忘收录病中记忆成此诗

素琴声在时能听，白鸟盟寒久未寻。眼见野僧垂雪发，养亲原不顾朱金。
开泉浸稻双涧水，煨笋充盘春竹林。安得一廛吾欲老，君听庄舄病时吟。

登赣上寄余洪范

二川来集南康郡，气味相似相和流。木落山明数归雁，郁孤栏楯绕深秋。
胸中淳于吞一石，麾下庖丁解十牛。他日欲言人不解，西风散发棹扁舟。

同韵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忆 二首

革囊南渡传诗句，摹写相思意象真。九日黄花倾寿酒，几回青眼望归尘。
早为学问文章误，晚作东西南北人。安得田园可温饱，长抛簪绂裹头巾。

万水千山厌问津，芭蕉林里自观身。邻田鸡黍留熊也，风雨关河走阿秦。
鸿雁池边照双影，鹡鸰原上忆三人。年年献寿须欢喜，白发黄花映角巾。

题槐安阁 并序

东禅僧进文，结小阁于寝室东，养生之具，取诸左右而足。彼虽闻中天之台、百常之观，盖无慕嫪之心。予为题曰“槐安阁”而赋诗。夫据功名之会，以嫮姱一世，其与蚁丘亦有辨乎？虽然，陋蚁丘而仰泰山之崇崛，犹未离乎俗观也。

曲阁深房古屋头，病僧枯几过春秋。垣衣蛛网蒙窗牖，万象纵横不系留。
白蚁战酣千里血，黄粱炊熟百年休。功成事遂人间世，欲梦槐安向此游。

子范傲巡诸乡捕逐群盗几尽辄作长句劳苦行李

白发尉曹能挽弓，著鞭跨马欲生风。乃兄本是文章伯，此老真成矍铄翁。
桴鼓诸村宵警报，牛羊几处暮牢空。得公万户开门卧，看取三年治最功。

喜太守毕朝散致政

膏火煎熬无妄灾，就阴息迹信明哉。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
百体观来身是幻，万夫争处首先回。胸中元有不病者，记得陶潜归去来。

戏赠南安倅柳朝散

柳侯风味晚相见，衣袂颇薰荀令香。桃李能言妙歌舞，樽前一曲断人肠。
洞庭归客有佳句，庾岭梅花如小棠。乘兴高帆少相待，淮湖江月要传觞。

次韵君庸寓慈云寺待韶惠钱不至

主簿看梅落雪中，闺人应赋首飞蓬。问安儿女音书少，破笑壶觞梦寐同。
马祖峰前青未了，郁孤台下水如空。江山信美思归去，听我劳歌亦欲东。

次韵奉答存道主簿

主簿朝衣如败荷，高怀千尺上松萝。旅人争席方归去，秋水粘天不自多。
学到会时忘粲可，诗留别后见羊何。向来四海习凿齿，今日期君不啻过。

题神移仁寿塔

十二观音无正面，谁令塔户向东开。定知四梵神通力，曾借六丁风雨推。
蝇说冰霜如梦寐，鹦闻钟鼓亦惊猜。从今不信维摩诘，断取三千世界来。

送高士敦赴成都钤辖

玉铃金印临参井，控蜀通秦四十州。日下书来望鸿雁，江头花发醉貔貅。
巴滇有马驹空老，林菁无人叶自秋。能为将军歌此曲，鸣机割锦与缠头。

次韵汉公招七兄

白发霏霏雪点斑，朱樱忽忽鸟衔残。公庭休吏进汤饼，语燕无人窥井栏。

诗句多传知有暇，道人相见不应难。老郎亲屈延处士，风味依稀如姓桓。

题李十八知常轩

身心如一是知常，事不惊人味久长。盖世功名棋一局，藏山文字纸千张。
无心海燕窥金屋，有意江鸥傍草堂。惊破南柯少时梦，新晴鼓角报斜阳。

次韵奉答吉邻机宜

黠虏乘秋屡合围，上书公独请偏师。庭中子弟芝兰秀，塞上威名草木知。
千里折冲深寄此，三衙虚席看除谁。与公相见清班在，仁祖从来筑旧基。

送曹黔南口号

摩围山色醉今朝，试问归程指斗杓。荔子阴成棠棣爱，竹枝歌是去思谣。
阳关一曲悲红袖，巫峡千波怨画桡。归去天心承雨露，双鱼来报旧宾僚。

清　明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陇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馀骄妻妾，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二月丁卯喜雨吴体为北门留守文潞公作

乘舆斋祭甘泉宫，遣使骏奔河岳中。谁与至尊分旰食，北门卧镇司徒公。
微风不动天如醉，润物无声春有功。三十馀年霖雨手，淹留河外作时丰。

渔　父 二首

秋风淅淅苍葭老，波浪悠悠白鬓翁。范子几年思狡兔，吕公何处兆非熊。
天寒两岸识鱼火，日落几家收钓筒。不困田租与王役，一船妻子乐无穷。

草草生涯事不多，短船身外岂知他。蒹葭浩荡双蓬鬓，风雨飘零一钓蓑。
春鲔出潜留客鲙，秋蕖遮岸和儿歌。莫言野父无分别，解笑沉江捐汨罗。

古渔父

穷秋漫漫蒹葭雨，短褐休休白发翁。范子归来思狡兔，吕公何意兆非熊。
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长在碧波中。

题杨道人默轩

炙手权门烈火炎，冷溪寒谷反幽潜。轻尘不动琴横膝，万籁无声月入帘。
秋后丝钱谁数得，春馀苍竹自知添。客星异日乘槎去，会访成都人姓严。

用几复韵题伯氏思堂

夫子勤于蘧伯玉，洗心观道得灵龟。开门择友尽三益，清坐不言行四时。
风与蛛丝游碧落，日将槐影下隆墀。天空地迥何处觅，岁计有馀心自知。

赠别几复

风惊鹿散豫章城，邂逅相逢食楚苹。佳友在门忘燕寝，故人发药见平生。
只今满坐且樽酒，后此夜堂还月明。契阔愁思已知处，西山影落暮江清。

赵令许载酒见过

玉马何时破紫苔，南溪水满绿徘徊。买鱼斫鲙须论网，扑杏供盘不数枚。
广汉威名知讼少，平原樽俎费诗催。草玄寂寂下帘幕，稍得闲时公合来。

和答赵令同前韵

人生政自无闲暇，忙里偷闲得几回。紫燕黄鹂驱日月，朱樱红杏落条枚。
诗成稍觉嘉宾集，饮少先愁急板催。亲遣小童锄草径，鸣驺早晚出城来。

赵令答诗约携山妓见访

晴波硱磚漾潭隈，能使游人判不回。风入园林寒漠漠，日移宫殿影枚枚。
未尝绿蚁何妨拨，宿戒红妆莫待催。缺月西南光景少，仍须挽取烛笼来。

次韵赏梅

安知宋玉在邻墙，笑立春晴照粉光。淡薄似能知我意，幽闲元不为人芳。
微风拂掠生春思，小雨廉纤洗暗妆。只恐浓而委泥土，谁令解合反魂香。

次韵答李端叔

喜接高谈若饮冰，风骚清兴坐来增。重寻伐木君何厚，欲赋骊驹我未能。

山影北来浮汇泽，松行东望际钟陵。相期烂醉西楼月，缓带凭栏濯郁烝。

戏题葆真阁

真常自在如来性，肯綮修持只益劳。十二因缘无妙果，三千世界起秋豪。
有心便醉声闻酒，空手须磨般若刀。截断众流寻一句，不离兔角与龟毛。

戏赠惠南禅师

佛子禅心若苇林，此门无古亦无今。庭前柏树祖师意，竿上风幡仁者心。
草木同沾甘露味，人天倾听海潮音。胡床默坐不须说，拨尽炉灰劫数深。

寄别说道

数行嘉树红张锦，一派春波绿泼油。回望江城见归鸟，乱鸣双橹散轻鸥。
柳条折赠经年别，芦笛吹成落日愁。双鲤寄书难尽信，有情江水尚回流。

李大夫招饮

欲遣吟人对好山，暮天和雨醉凭栏。座中云气侵人湿，砌下泉声逼酒寒。
红烛围棋生死急，清风挥麈笑谈闲。更筹报尽不成起，车从厌厌夜已阑。

南康席上赠刘李二君

伯伦酒德无人敌，太白诗名有古风。浪许薄才酬大雅，长愁小户对洪钟。
月明如昼九江水，天静无云五老峰。此赏不疏真共喜，登临归兴尚谁同。

光山道中

客子空知行路难，中田耕者自高闲。柳条莺啭清阴里，楸树蝉嘶翠带间。
梦幻百年随逝水，劳歌一曲对青山。出门捧檄羞闲友，归寿吾亲得解颜。

过方城寻七叔祖旧题

壮气南山若可排，今为野马与尘埃。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
周鼎不酬康瓠价，豫章元是栋梁材。眷然挥涕方城路，冠盖当年向此来。

新息渡淮

京尘无处可轩眉，照面淮滨喜自知。风里麦苗连地起，雨中杨树带烟垂。
故林归计嗟迟暮，久客平生厌别离。落日江南采苹去，长歌柳恽洞庭诗。

初望淮山

风袅雪帽别家林，紫燕黄鹂已夏深。三釜古人干禄意，一年慈母望归心。
劳生逆旅何休息，病眼看山力不禁。想见夕阳三径里，乱蝉嘶罢柳阴阴。

宿广惠寺

鸦啼残照下层城，僧舍初寒夜气清。风乱竹枝垂地影，霜干桐叶落阶声。
不遑将母伤今日，无以为家笑此生。都下苦无书信到，数行归雁月边横。

初至叶县

白鹤去寻王子晋，真龙得慕沈诸梁。千年往事如飞鸟，一日倾愁对夕阳。
遗老能名唐郡邑，断碑犹是晋文章。浮云不作苞桑计，只有荒山意绪长。

和答王世□

文章年少气如虹，肯爱闲曹一秃翁。弦上深知流水意，鼻端不怯运斤风。
燕堂淡薄无歌舞，鲑菜清贫只韭葱。惭愧伯鸾留步履，好贤应与孟光同。

陈氏园咏竹

不问主人来看竹，小溪风物似家林。春供馈妇几番笋，夏与行人百亩阴。
直气虽冲云汉上，高材终恐斧斤寻。截竿可举北溟钓，欲赠溪翁谁姓任。

哀　　逝

玉堂岑寂网蜘蛛，那复晨妆觐阿姑。绿发朱颜成异物，青天白日闭黄垆。
人间近别难期信，地下相逢果有无。万化途中能邂逅，可怜风烛不须臾。

迎醇甫夫妇

陈甥归约柳青初，麦陇纤纤忽可锄。望子从来非一日，因人略不寄双鱼。

园中鸟语劝沽酒，窗下日长宜读书。策马得行休更秣，已令僮稚割生刍。

河舟晚饮呈陈说道

西风脱叶静林柯，浅水扁舟阁半河。落日游鱼穿镜面，中秋明月涨金波。
由来白发生无种，岂似青山保不磨。胜事只愁樽酒尽，莫言争奈醉人何。

次韵任君官舍秋雨

墙根戢戢数蜗牛，雨长垣衣亭更幽。惊起归鸿不成字，辞柯落叶最知秋。
菊花莫恨开时晚，谷穟犹思晴后收。独立搔头人不解，南山用取一樽酬。

题樊侯庙 二首

汉兴丰沛开天下，故旧因依日月明。拔剑一卮戏下酒，剖符千户舞阳城。
鼓刀屠狗少时事，排闼谏君身后名。异日淮阴倘相见，安能鞅鞅似平生。

门掩虚堂阴窈窈，风摇枯竹冷萧萧。丘墟馀意谁相问，丰沛英魂我欲招。
野老无知惟卜岁，神巫何事苦吹箫。人归里社黄云暮，只有哀蝉伴寂寥。

和答任仲微赠别

任君洒墨即成诗，万物生愁困品题。清似钓船闻夜雨，壮如军垒动秋鼙。
寒花篱脚飘金钿，新月天涯挂玉篦。更欲少留观落笔，须判一饮醉如泥。

和仲谋夜中有感

纸窗惊吹玉蹀躞，竹砌碎撼金琅珰。兰缸有泪风飘地，遥夜无人月上廊。
愁思起如独绪茧，归梦不到合欢床。少年多事意易乱，诗律坎坎同寒螀。

书睢阳事后

莫道睢阳覆我师，再兴唐祚匪公谁。流离颠沛义不辱，去就死生心自知。
政使贺兰非长者，岂妨南八是男儿。乾坤震荡风尘晦，愁绝宗臣陷贼诗。

漫书呈仲谋

漫来从宦著青衫，秣马何尝解辔衔。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
经时道上冲风雨，几日樽前得笑谈。赖有同僚慰羁旅，不然吾已过江南。

登南禅寺怀裴仲谋

茅亭风入葛衣轻，坐见山河表里清。归燕略无三月事，残蝉犹占一枝鸣。
天高秋树叶公邑，日暮碧云樊相城。别后寄诗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

次韵答任仲微

邂逅相逢讲世盟，诸任尊行各才名。交情吾子如棠棣，酒碗今秋对菊英。
高论生风摇麈尾，新诗掷地作金声。文章学问嗟予晚，深信前贤畏后生。

夏日梦伯兄寄江南

故园相见略雍容，睡起南窗日射红。诗酒一年谈笑隔，江山千里梦魂通。
河天月晕鱼分子，槲叶风微鹿养茸。几度白砂青影里，审听嘶马自搘筇。

同孙不愚过昆阳

田园恰恰值春忙，驱马悠悠昆水阳。古庙藤萝穿户牖，断碑风雨碎文章。
真人寂寞神为社，坚垒委蛇女采桑。拂帽村帘夸酒好，为君聊解一瓢尝。

寄顿二主簿时在县界首部夫凿石塘河

杨柳青青春向分，遥知河曲万夫屯。侵星部曲随金鼓，带月旌旗宿渚亹。
畚锸如云声汹汹，风埃成雾气昏昏。已令访问津头路，行约青帘共一樽。

次韵答蒲元礼病起

暖律温风何处饶，莫言先上绿杨条。梢头红糁杏花发，瓮面浮蛆酒齐销。
吏事困人如缚虎，君诗入手似闻韶。直须扶病营春事，老味难将少壮调。

春祀分得叶公庙双凫观

春将祠事出门扉，宫殿参差缭翠微。清晓风烟迷部曲，小蹊桃杏挂冠衣。
叶公在昔真龙去，王令何时白鹤归。糟魄相传漫青史，独怀千古对容徽。

送陈氏女弟至石塘河

富贵常多覆族忧，贱贫骨肉不相收。独乘舟去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

行李淮山三四驿，风波春水一双鸥。人言离别愁难遣，今日真成始欲愁。

戏赠顿二主簿

桐植客亭欣款曲，歌倾家酿勿徘徊。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暂来。
落日园林须秉烛，能言桃李听传杯。红疏绿暗明朝是，公事相过得几回。

孙不愚引开元故事请为移春槛因而赠答

南陌东城处处春，不须移槛损天真。鬓毛欲白休辞饮，风雨无端只误人。
鸟语提壶元自好，酒狂惊俗未应瞋。稍寻绿树为诗社，更藉残红作醉茵。

答和孔常父见寄

孔氏文章冠古今，君家兄弟况南金。为官落魄人谁问，从骑雍容独见寻。
旅馆别时无宿酒，邮筒开处得新吟。黄山依旧寒相对，岂有愁思附七林。

次韵伯氏谢安石塘莲花酒

花蕊芙蕖拍酒醇，浮蛆相乱菊英新。寒光欲涨红螺面，烂醉从歌白鹭中。
行乐衔杯常有意，过门问字久无人。王孙欲遣双壶到，如入醉乡三月春。

题双凫观

飘萧阅世等虚舟，叹息眼前无此流。满地悲风盘翠竹，半丛寒日破红榴。
青山空在衣冠古，白鹤不归空殿秋。王令平生樽酒地，千年万岁想来游。

从陈季张求竹竿引水入厨

井边分水过寒厅，轩竹南溪仗友生。来酿百壶春酒味，怒流三峡夜泉声。
能令官舍庖厨洁，未减君家风月清。挥斧直须轻放手，却愁食实凤凰惊。

呈王明复陈季张

倦客西来厌马鞍，为予休辔小长安。陈遵投辖情何厚，王粲登楼兴未阑。
雪压群山晴后白，月临千里夜深寒。少留待我同归去，洛下林中斫钓竿。

陈季张有蜀芙蓉长饮客至开辄剪去作诗戏之

剪花莫学韩中令，投辖惟闻陈孟公。客兴不孤春竹叶，年华全属拒霜丛。
玄子蹙迫三秋尽，青女摧残一夜空。著意留连好风景，非君谁作主人翁。

再赠陈季张拒霜花　二首

鼓盆庄叟赋情浓，天遣霜华慰此公。想见尚能迷蝶梦，移栽闻说自蚕丛。
酒倾玉盏垂莲尽，鲙簇金盘下箸空。秉烛栏边连夜饮，全藤折与卖花翁。

倒著接䍦吾素风，当时酩酊似山公。且看小槛新花蕊，休泥他家晚菊丛。
雇笑千金延客醉，解醒五斗为君空。欢娱尽属少年事，白发欺人作老翁。

送杜子卿归西淮

雪意涔涔满面风，杜郎马上若征鸿。樽前谈笑我方惜，天外淮山谁与同。
行望村帘沽白蚁，醉吟诗句入丹枫。一时真赏无人共，尚忆江南把钓翁。

雪中连日行役戏书同僚

简书催出似驱鸡，闻道饥寒满屋啼。炙背宵眠榾柮火，嚼冰晨饭萨波齑。
风如利剑穿狐腋，雪似流沙饮马蹄。官小责轻聊自慰，犹胜擐甲去征西。

呈 李 卿

歌舞如云四散飞，东园篮舆醉归时。细看春色低红烛，仰折花枝坠接吡。
仙李回风转长袖，野桃侵雨浸燕脂。夜长昼短知行乐，不负君家乐府诗。

六月闵雨

汤帝咨嗟惩六事，汉庭灾异劾三公。圣朝罪己恩宽大，时雨愆期早蕴隆。
东海得无冤死妇，南阳疑有卧云龙。传闻已减太官膳，肉食诸君合奏功。

既作闵雨诗是夕遂澍雨夜中喜不能寐起作喜雨诗

南风吹雨下田塍，田父伸眉愿力耕。礽麦明年应解好，帘栊今夜不胜清。
直须洗尽焦枯意，不厌屡闻飘洒声。黄卷腐儒何所用，惟将歌咏报升平。

予既不得叶遂过洛滨醉游累日

瘿民见我亦悠悠，瘿木累累满道周。飞舄已随王令化，真龙宁为叶公留。
未能洗耳箕山去，且复吹笙洛浦游。舍故趋新归有分，令人何处欲藏舟。

曹村道中

嘶马萧萧苍草黄，金天云物弄微凉。瓜田馀蔓有荒陇，梨子压枝铺短墙。
明月风烟如梦寐，平生亲旧隔湖湘。行行秋兴已孤绝，不忍更临山夕阳。

秋　　怀 二首

秋阴细细压茅堂，吟虫啾啾昨夜凉。雨开芭蕉新间旧，风撼□□宫应商。
砧声已急不可缓，檐景既短难为长。狐裘断缝弃墙角，岂念晏岁多繁霜。

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
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

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

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帝阍悠邈开关键，虎穴深沉祥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潜知有意升堂室，独抱遗编校舛差。

盖郎中惠诗有二强攻一老不战而胜之嘲次韵解之

诗翁琢句玉无瑕，淡墨稀行秋雁斜。读罢清风生麈尾，吟馀新月度檐牙。
自知拙学无师匠，要且强言遮眼花。笔力有馀先示怯，真成勾践胜夫差。

雨晴过石塘留宿赠大中供奉

长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画屏。耕夫荷锄解袯襫，渔父晒网投笭箵。
子期闻笛正怀旧，车胤当窗方聚萤。独卧萧斋已无月，夜深犹听读书声。

次韵奉和仲谟夜话唐史

贞观规模诚远大，开元宗社半存亡。才闻冠盖游西蜀，又见干戈暗洛阳。
哲妇乘时倾嫡后，大阉当国定储皇。伤心不忍前朝事，愿作元龟献未央。

答龙门潘秀才见寄

男儿四十未全老，便入林泉真自豪。明月清风非俗物，轻裘肥马谢儿曹。
山中是处有黄菊，洛下谁家无白醪。想得秋来常日醉，伊川清浅石楼高。

寄张仲谋次韵

风力萧萧吹短衣，茅檐霜日淡晖晖。天寒塞北雁行落，岁晚大梁书信稀。
湖稻初舂云子臼，家鸡正有藁头肥。割鲜炊黍廋前约，公事可来君不违。

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

客从潭府渡河梁，藉甚传夸静照堂。正苦穷年对尘土，坐令合眼梦湖湘。
市门晓日鱼虾白，邻舍秋风橘柚黄。去马来舟争岁月，老僧元不下胡床。

饮韩三家醉后始知夜雨

醉卧人家久未曾，偶然樽俎对青灯。兵厨欲罄浮蛆瓮，馈妇初供醒酒冰。
只见眼前人似月，岂知帘外雨如绳。浮云不负青春色，未觉新诗减杜陵。

张仲谟许送河鲤未至戏督以诗

浮蛆琰琰动春醅，张仲临津许鲙材。盐豉欲催莼菜熟，霜鳞未贯柳条来。
日晴鱼网应曾晒，风软河冰必暂开。莫误小窗占食指，仍须持取报章回。

和答张仲谟泛舟之诗

云容天影水中摇，分坐船舷似小桥。联句敏于山吐月，举觞疾甚海吞潮。
兴来活脔牛心熟，醉罢红炉鸭脚焦。公子翩翩得真意，马蹄尘里有嘉招。

食瓜有感

暑轩无物洗烦蒸，百果凡材得我憎。藓井筠笼浸苍玉，金盘碧箸荐寒冰。
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此理一杯分付与，我思明哲在东陵。

道中寄公寿

坡□羸马暮云昏，苦忆兔园高帝孙。子舍芝兰皆可佩，后房桃李总能言。

秋千门巷火新改，桑柘田园春向分。病酒相如在行役，梁王谁与共清樽。

去贤斋

争名朝市鱼千里，观道诗书豹一斑。末俗风波尤浩渺，古人廉陛要跻攀。
螳螂怒臂当车辙，鹦鹉能言著锁关。顾我安知贤者事，松风永日下帘间。

粹老家隔帘听琵琶

马卿劝客且无喧，请以侍儿临酒樽。妆罢黄昏帘隔面，曲终清夜月当轩。
弦弦不乱拨来往，字字如闻人语言。千古胡沙埋妙手，岂如桃李在中园。

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镇

传语濠州贤刺史，隔年诗债几时还。因循樽俎疏相见，弃掷光阴只等闲。
心在青云故人处，身行红雨乱花间。遥知别后多狂醉，恼杀江南庾子山。

次韵景珍酴醾

莫惜金钱买玉英，担头春老过清明。天香国艳不著意，诗社酒徒空得名。
及此一时须痛饮，已拚三日作狂酲。濠州园里都开尽，肠断萧萧雨打声。

呈马粹老范德孺

颍上相逢杏始青，尔来瓜垄有新耕。四时为岁已中半，万物得秋将老成。
日永清风摇麈尾，夜阑飞雹落棋枰。两厅未觉过从数，政以疏顽累友生。

雨过至城西苏家

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
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

谢仲谋示新诗

赠我新诗许指瑕，令人失喜更惊嗟。清于夷则初秋律，美似芙蓉八月花。
采菲直须论下体，炼金犹欲去寒沙。唐朝韩老夸张籍，定有云孙作世家。

红蕉洞独宿

南床高卧读逍遥，真感生来不易销。枕落梦魂飞蛱蝶，灯残风雨送芭蕉。
永怀玉树埋尘土，何异蒙鸠挂苇苕。衣筅妆台蛛结网，可怜无以永今朝。

春雪呈仲谋

暮雪霏霏若散盐，须知千陇麦纤纤。梦阑半枕听飘瓦，睡起高堂看入帘。
剩与月明分夜砌，即成春溜滴晴檐。万金一醉张公子，莫道街头酒价添。

和答刘太博携家游庐山见寄

缓辔松阴不起尘，岚光经雨一番新。遥知数夜寻山宿，便是全家避世人。
落日已迷烟际路，飞花还报洞中春。可怜不更寻源入，若见刘郎想问秦。

次韵伯氏戏赠韩正翁菊花开时家有美酒

鬓发斑然潘骑省，腰围瘦尽沈东阳。茶瓯屡煮龙山白，酒碗希逢若下黄。
乌角巾边簪钿朵，红银杯面冻糖霜。会须著意怜时物，看取年华不久芳。

答李康文

才甫经年断来往，逢君车马慰秋思。幽兰被径闻风早，薄雾乘空见月迟。
每接雍容端自喜，交无早晚在相知。深惭借问谈经地，敢屈康成入绛帏。

送彭南阳

南阳令尹振华镳，三月春风困柳条。携手河梁愁欲别，离魂芳草不胜招。
壶觞调笑平民讼，宾客风流醉舞腰。若见贤如武侯者，为言来仕圣明朝。

送邓慎思归长沙

邓侯过我解新靰，潦倒犹能似旧时。西邑初除折腰尉，南陔常咏采兰诗。
姓名已入飞龙榜，书信新传喜鹊知。何日家庭供一笑，绿衣便是老莱衣。

景珍太傅见示旧倡和蒲萄诗因而次韵

映日圆光万颗馀，如观宝藏隔虾须。夜愁风起飘星去，晓喜天晴缀露珠。

宫女拣枝模锦绣，论师持昧比醍醐。欲收百斛供春酿，放出声名压酪奴。

喜念四念八至京

朔雪萧萧映薄帏，梦回空觉泪痕稀。惊闻庭树鸟乌乐，知我江湖鸿雁归。
拂榻喜开姜季被，上堂先著老莱衣。酒樽烟火长相近，酬劝从今更不迟。

和吕秘丞

北海尊中忘日月，南山雾里晦文章。清朝不上九卿列，白发归来三径荒。
车辙马蹄疏市井，花光竹影照门墙。人间荣辱无来路，万顷风烟一草堂。

次韵子高即事

诗礼不忘他日问，文章未觉古人疏。青云自致屠龙学，白首同归种树书。
绿叶青阴啼鸟下，游丝飞絮落花余。无因常得杯中物，愿作鸱夷载属车。

次韵寄蓝六在广陵

圣学相期沧海头，当时各倚富春秋。班扬文字初无意，滕薛功名自不优。
焦尾朱弦非众听，南山白石使人愁。传声为向扬州问，相忆犹能把酒不。

再和寄蓝六

南极一星淮上老，承家令子气横秋。万端只要称心耳，五鼎何如委吏优。
海燕催归人作社，江花欲动雨含愁。追思二十年前会，棠棣飘零叹鄂不。

戏书效乐天

造物生成嵇叔懒，好人容纵接舆狂。鸟飞鱼泳随高下，蚁集蜂衙听典常。
母惜此儿长道路，兄嗟予弟困冰霜。酒壶自是华胥国，一醉从他四大忙。

讲武台南有感

明月犹在搭衣竿，晓蹋台南路屈盘。驺子雨中先马去，村童烟外倚墙看。
鸦啼宰木秋风急，鹭立渔船野水干。花似去年堪折赠，插花人去泪阑干。

孙不愚索饮九日酒已尽戏答一篇

满眼黄花慰索贫，可怜风物逐时新。范舟出后尘生釜，郭泰归来雨垫巾。
偶有清樽供寿母，遂无余沥及他人。年丰酒价应须贱，为子明年作好春。

辱粹道兄弟寄书久不作报以长句谢不敏

病癖无堪吾懒书，交亲情分岂能疏。深惭烟际两鸿雁，遗我畺中双鲤鱼。
故国青山长极眼，今年白发不胜梳。几时得计休官去，笋叶裹茶同趁虚。

秋　　思

椎牛作社酒新□，扶老将儿嬉陇头。木落人家见鸡犬，晓寒溪口在汀洲。
无功可佩水苍玉，卒岁空思狐白裘。身到楚伧非屈宋，顾惭疏懒作悲秋。

希仲招饮李都尉北园

晓踏骅骝傍古墙，北园同系紫游韁。主人情厚杯无算，别馆春深日正长。
杨柳阴斜移坐晚，酴醾花暗染衣香。夜深恐触金吾禁，走马天街趁夕阳。

赠谢敞王博谕

高哉孔孟如秋月，万古清光仰照临。千里特来求骥马，两生于此敌南金。
文章最忌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废轸断弦尘漠漠，起予惆怅伯牙琴。

和答郭监簿咏雪

细学梅花落晚风，忽翻柳絮下春空。家贫无酒愿邻富，官冷有田知岁丰。
夜听枕边飘屋瓦，梦成江上打船篷。觉来幽鸟语声乐，疑在白鸥寒苇中。

题司门李文园亭

白氏草堂元自葺，陶公三径不教荒。青蕉雨后开书卷，黄菊霜前碎鹄裳。
落日看山凭曲槛，清风谈道据胡床。此来遂得归休意，却莫翻然起相汤。

南 屏 山

襞积蓝光刻削成，主人题作正南屏。身更万事已头白，相经百年终眼青。

烟雨数峰当隐几，林塘一带是中庭。红尘车马无因到，石壁松门本不扃。

七台峰

欲雕佳句累层峦，深愧挥斤斫鼻端。作者七人俱老大，昂藏却立古衣冠。
千年避世朝市改，万籁入松溪涧寒。我有号钟锁蛛网，何时对汝发清弹。

叠屏岩

篁竹参天无人行，来游者多蹊自成。石屏重叠翡翠玉，莲荡宛转芙蓉城。
世缘遮尽不到眼，幽事相引颇关情。一炉沉水坐终日，唤梦鹁鸪相应鸣。

灵寿台

藤树谁知先后生，万年相倚共枯荣。层台定自有天地，鼻祖已来传父兄。
虎豹文章藏雾雨，龙蛇头角听雷声。何时暂取苍烟策，献与本朝优老成。

仙桥洞

横阁晴虹渡石溪，几年钥锁镇瑶扉。洞中日月真长久，世上功名果是非。
叱石原知牧羊在，烂柯应有看棋归。若逢白鹤来华表，识取当年丁令威。

灵椿台

固蒂深根且一丘，少时常恐斧斤求。何人比拟明堂柱，几岁经营江汉洲。
终以不才名四海，果然无祸阅千秋。空山万籁月明底，安得闲眠石枕头。

云溪石

造物成形妙画工，地形咫尺远连空。蛟鼍出没三万顷，云雨纵横十二峰。
清坐使人无俗气，闲来当暑起清风。诸山落木萧萧夜，醉梦江湖一叶中。

群玉峰

洞天名籍知第几，洞口诸峰苍翠堆。雕虎啸风斤斧去，飞廉吹雨晓烟回。
日晴圭角升虹气，月冷明珠割蚌胎。种玉田中饱春笋，仙人忆得早归来。

夜观蜀志

盖世英雄不自知，暮年初志各参差。南阳陇底卧龙日，北固樽前失箸时。
霸主三分割天下，宗臣十倍胜曹丕。寒炉夜发尘书读，似覆输筹一局棋。

行役县西喜雨寄任公渐大夫

行役劳劳望县斋，心如枯井喜尘埃。青灯帘外萧萧雨，破梦山根殷殷雷。
新麦欲连天际好，浓云犹傍日边来。田歌已有丰年意，令尹眉头想豁开。

戏题水牯庵

水牯从来犯稼苗，著绳只要鼻穿牢。行须万里无寸草，卧对十方同一槽。
租税及时王事了，云山横笛月轮高。华亭浪说吹毛剑，不见全牛可下刀。

癸亥立春日煮茗于石屯寺见庚戌中盛二十舅中叔为县时题名叹此寺不日而成哀县学弊而不能复

中叔风流映江左，当年桃李自光辉。看成佛屋上云雨，不忍学宫荒蕨薇。
人物深藏青白眼，官联曾近赭黄衣。蛛丝柱后惠文暗，憔悴今乘别驾归。

次韵答任仲微

伯氏文章足起家，雁行唯我乏芳华。不堪黄绶腰铜印，只合清江把钓车。
缩项鱼肥炊稻饭，扶头酒熟卧芦花。吴儿何敢当伦比，或有离骚似景差。

何主簿萧斋郎赠诗思家戏和答之

善吟闺怨断人肠，二妙风流不可当。傅粉未归啼玉箸，吹笙无伴涩银簧。
睡添乡梦客床冷，瘦尽腰围衣带长。天性少情诗亦少，羡他萧史与何郎。

南安试院无酒饮周道辅自赣上携一榼时时对酌惟恐尽试毕仆夫言尚有余樽木芙蓉盛开戏呈道辅

闻说君家好弟兄，穷乡相见眼俱青。偶同一饭论三益，颇为诸生醉六经。
山邑已催乘传马，晓窗犹共读书萤。霜花留得红妆面，酌尽斋中竹叶瓶。

赠清隐持正禅师

清隐开山有胜缘，南山松竹上参天。擘开华岳三峰手，参得浮山九带禅。
水鸟风林成佛事，粥鱼斋鼓到江船。异时折脚铛安稳，更种平湖十顷莲。

奉答固道

平生湖海鱼竿手，强学来操制锦刀。末俗相看终眼白，古人不见想山高。
未乘春水归行李，倘得闲官去坐曹。自是无能欲乐尔，烦君错为叹贤劳。

奉答圣思讲论语长句

簿领文书千笔秃，公庭嚣讼百虫鸣。时从退食须臾顷，喜听邻家讽诵声。
观海诸君知浩渺，学山他日看崇成。暮堂吏退张灯火，抱取鲁论来讲评。

次韵清虚同访李园

年来高兴满莼丝，寒薄春风骀荡时。稍见胭脂开杏萼，已闻香雪烂梅枝。
老逢乐事心犹壮，病得新诗和更迟。何日联镳向金谷，拟追仙翼到瑶池。

次韵清虚

地远城东得得来，正如湖畔昔衔杯。眼中故旧青常在，鬓上光阴绿不回。
归去汴桥三鼓月，相思梁苑一枝梅。我闲时欲从君醉，为备芳醪更满罍。

次韵清虚喜子瞻得常州

喜得侵淫动搢绅，俞音下报谪仙人。惊回汝水间关梦，乞与江天自在春。
罨画初游冰欲泮，浣花何处月还新。凉州不是人间曲，伫见君王按玉宸。

次韵公秉子由十六夜忆清虚

九陌无尘夜际天，两都风物各依然。车驰马逐灯方闹，地静人闲月自妍。
佛馆醉谈怀旧岁，齐宫诗思锁今年。但闻公子微行去，门外骅骝立绣鞯。

和王明之雪

金母紫皇开寿域，炼成天地一炉沙。千花乱发春无耐，万井交光月未斜。

贫巷有人衣不纩，北窗惊我眼飞花。歌楼处处催沽酒，谁念寒生泣白华。

与黔倅张茂宗

静居门巷似乌衣，文采风流众所归。别乘来同二千石，化民曾寄十三徽。
寒香亭下方遗爱，吏隐堂中已息机。暂与计司参施画，百城官吏借光辉。

史天休中散挽词

光禄九男公独秀，赋名几与景仁班。淹留州县看恬默，出入风波笑险艰。
遗爱蜀中三郡有，退身林下十年闲。山川英气消磨尽，昨日华堂作土山。

宋夫人挽词

往岁涂宫暗碧纱，倾城出祖路人嗟。松楠峰下迁华寝，雪月光中咽晓笳。
有子今为二千石，同州才数两三家。儿孙满地襕衣举，不见归时桃李华。

四月末天气陡然如秋遂御袂衣
游北沙亭观江涨

沙岸人家报急流，船官解缆正夷犹。震雷将雨度绝壑，远水粘天吞钓舟。
甚欲去挥曲羽箑，可堪更著紫茸裘。平生得意无人会，浩荡春锄且自由。

卷二十四

陆放翁七律上　三百六十二首

二月二十四日作

棠梨花开社酒浓，南村北村鼓冬冬。且祈麦熟得饱饣，敢说谷贱复伤农。
崖州万里窜酷吏，湖南几时起卧龙。但愿诸贤集廊庙，书生穷死胜侯封。

新夏感事

百花过尽绿阴成，漠漠炉香睡晚晴。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
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惟有涕纵横。

留题云门草堂

小住初为旬月期，二年留滞未应非。寻碑野寺云生屦，送客溪桥雪满衣。
亲涤砚池余墨渍，卧看炉面散烟霏。他年游宦应无此，早买渔蓑未老归。

寄陈鲁山　二首

诸公贵人识面稀，胸中璀璨漫珠玑。即今举手遮西日，应有流尘化素衣。
旧学极知难少贬，吾侪持此欲安归。夜来风雨空堂静，忽忆灯前语入微。

天下无虞国论深，书生端合老山林。平生力学所得处，正要如今不动心。
旧友几年犹短褐，谪官万里少来音。愿公思此宽羁旅，静胜炎曦岂易侵。

度浮桥至南台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
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

出　　县

匆匆簿领不堪论，出宿聊宽久客魂。稻垅牛行泥活活，野塘桥坏雨昏昏。
槿篱护药才通径，竹笕分泉自遍村。归计未成留亦好，愁肠不用绕吴门。

还　　县

霁色清和日已长，纶巾萧散意差强。飞飞鸥鹭陂塘绿，郁郁桑麻风露香。
南陌东村初过社，轻装小队似还乡。哦诗忘却登车去，枉是人言作吏忙。

雨晴游洞宫山天庆观坐间复雨

近水松篁锁翠微，洞天宫殿对清晖。快晴似为酴醾计，急雨还妨燕子飞。
道士昼闲丹灶冷，山童晓出药苗肥。拂床不用勤留客，我困文书自怕归。

送杜起莘殿院出守遂宁

羽檄联翩昼夜驰，臣忧顾不在边陲。军容地密宁当议，陛下恩深不忍欺。
自简万言几恸哭，青编一传可前知。平生所学今无负，未叹还乡两鬓丝。

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

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
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

送七兄赴扬州帅幕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

送梁谏议

湖海还朝白发生，懒随年少事声名。极知忧国人谁及，细看无心语自平。
归访乡人忘位重，乍辞言责觉身轻。篮与避暑云门寺，应过幽居听水声。

出　　都

重入修门甫岁余，又携琴剑返江湖。乾坤浩浩何由报，犬马区区正自愚。

缘熟且为莲社客，伻来喜对草堂图。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

晨起偶题

城远不闻长短更，上方钟鼓自分明。幽居不负秋来睡，末路偏谙世上情。
大事岂堪重破坏，穷人难与共功名。风炉歙钵生涯在，且试新寒芋糁羹。

病中简仲弥性唐克明苏训直

移疾还家暂曲肱，依然耐久北窗灯。心如泽国春归雁，身是云堂早过僧。
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小留莫厌时追逐，胜社年来冷欲冰。

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

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
高梧策策传寒意，叠鼓冬冬迫睡期。秋夜渐长饥作祟，一杯山药进琼糜。

望江道中

吾道非邪来旷野，江涛如此去何之。起随乌鹊初翻后，宿及牛羊欲下时。
风力渐添帆力健，橹声常杂雁声悲。晚来又入淮南路，红树青山合有诗。

去年余佐京口遇王嘉叟从张魏公督师过焉魏公道免相嘉叟亦出守莆阳近辱书报魏公已葬衡山感叹不已因用所遗柱颊亭诗韵奉寄

河亭挈手共徘徊，万事宁非有数哉。黄阁相君三黜去，青云学士一麾来。
中原故老知谁在，南岳新丘共此哀。火冷夜窗听急雪，相思时取近书开。

自咏示客

衰发萧萧老郡丞，洪州又看上元灯。羞将枉直分寻尺，宁走东西就斗升。
吏进饱谙箝纸尾，客来苦劝摸床棱。归装渐理君知否，笑指庐山古涧藤。

烧　　香

茹芝却粒世无方，随食江湖每自伤。千里一身凫泛泛，十年万事海茫茫。
春来乡梦凭谁说，归去君恩未敢忘。一寸丹心幸无愧，庭空月白夜烧香。

寒食临川道中

百卉千花了不存，堕溪飞絮看无痕。家人自作清明节，老子来穿绿暗村。
日落啼鸦随野祭，雨余荒蔓上颓垣。道边醉饱休相避，作吏堪羞甚乞墦。

寄别李德远

萧萧风雨临川驿，邂逅连床若有期。自起挑灯贪夜话，急呼索饭疗朝饥。
即今明月共千里，已占深林巢一枝。惜别自嫌儿女态，梦骑羸马度芳陂。
李侯不恨世卖友，陆子那须钱买山。出牧君当千里去，归耕我判一生闲。
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复古主盟须老手，勉追庆历数公间。

示儿子

父子扶携反故乡，欣然击壤咏陶唐。墓前自誓宁非隘，泽畔行吟未免狂。
雨润北窗看洗竹，霜清南亩课剶桑。秋毫何者非君赐，回首修门敢遽忘。

寄龚实之正言

台省诸公岁岁新，平生敬慕独斯人。山林不恨音尘远，梦寐时容笑语亲。
学道皮肤虽脱落，忧时肝胆尚轮囷。至和嘉祐须公了，乞向升平作幸民。

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残　　春

残春醉著钓鱼庵，花雨娱入落半岩。岂是天公无皂白，独悲世俗异酸咸。
妄身似梦行当觉，谈口如狂未易缄。已作沉舟君勿叹，年来何止阅千帆。

家园小酌 二首

旋作园庐指顾成，柳阴已复著啼莺。百年更把几杯酒，一月元无三日晴。
鸥鹭向人殊耐久，山林与世本无营。小诗漫付儿曹诵，不用韩公说有声。

满林春笋生无数，竟日鸧鹚来百回。衣上尘埃须一洗，酒边怀抱得频开。

池鱼往者忧奇祸，社栎终然幸散材。世事纷纷心本懒，闭门岂独畏嫌猜。

上虞逆旅见旧题岁月感怀

舴艋为家东复西，今朝破晓下前溪。青山缺处日初上，孤店开时莺乱啼。
倦枕不成千里梦，坏墙闲觅十年题。漆园傲吏犹非达，物我区区岂足齐。

舜庙怀古

云断苍梧竟不归，江边古庙锁朱扉。山川不为兴亡改，风月应怜感慨非。
孤枕有时莺唤梦，斜风无赖客添衣。千年回首消磨尽，输与渔舟送落晖。

霜　　风

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
身老啸歌悲永夜，家贫撑拄过凶年。丈夫经此宁非福，破涕灯前一粲然。

独　　学

师友凋零身白首，杜门独学就谁评。秋风弃扇知安命，小灶留灯悟养生。
踵息无声酣午枕，舌根忘味美晨烹。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

春　　日

老夫一卧三山下，两见城门送土牛。贫舍春盘还草草，暮年心事转悠悠。
湖光涨绿分烟浦，柳色摇金映市楼。药饵及时身尚健，无风无雨且闲游。

僧房假榻

过尽青山唤渡船，晚窗洗脚卧僧毡。剩偿平日清游愿，更结来生熟睡缘。
吞啄渐稀如老鹤，鸣声已断似寒蝉。旁观莫苦嘲痴钝，此妙吾宗秘不传。

送芮国器司业 二首

此心知我岂非天，双鬓皤然气浩然。曾见灰寒百僚底，真能山立万夫前。
洛城霜重听宫漏，霅水云深著钓船。拈起吾宗安乐法，人生何处不随缘。

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材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
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还朝此段宜先及，岂独遗经赖发挥。

晚　　泊

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百嶂中。
邻舫有时来乞火，丛祠无处不祈风。晚潮又泊淮南岸，落日啼鸦戍堞空。

吊李翰林墓

饮似长鲸快吸川，思如渴骥勇奔泉。客从县令初何有，醉忤将军亦偶然。
骏马名姬如昨日，断碑乔木不知年。浮生今古同归此，回首桓公亦故阡。

黄　　州

局促常悲类楚囚，迁流还叹学齐优。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
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

武昌感事

百万呼卢事已空，新寒拥褐一衰翁。但悲鬓色成枯草，不恨生涯似断蓬。
烟雨凄迷云梦泽，山川萧瑟武昌宫。西游处处堪流涕，抚枕悲歌兴未穷。

哀　　郢

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旧莽苍。
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
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从古著羁臣。
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

塔子矶

塔子矶前艇子横，一窗秋月为谁明。青山不减年年恨，白发无端日日生。
七泽苍茫非故国，九歌哀怨有遗声。古来拨乱非无策，夜半潮平意未平。

水亭有怀

渔村把酒对丹枫，水驿凭轩送去鸿。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
故人草诏九天上，老子题诗三硖中。笑谓毛锥可无恨，书生处处与卿同。

虾 蟆 碚

不肯爬沙桂树边，朵颐千古向岩前。巴东峡里最初峡，天下泉中第四泉。
啮雪饮冰疑换骨，掬珠弄玉可忘年。清游自笑何曾足，叠鼓冬冬又解船。

新 安 驿

孤驿荒山与虎邻，更堪风雪暗南津。羁游如此真无策，独立凄然默怆神。
木盎汲江人起早，银钗簇髻女妆新。蛮风敝恶蛟龙横，未敢全夸见在身。

秭归醉中怀都下诸公示坐客

长谣为子说天涯，四座听歌且勿哗。蛮俗杀人供鬼祭，败舟触石委江沙。
此身长是沧浪客，何日能为饱暖家。坐忆故人空有梦，尺书不敢到京华。

憩归州光孝寺寺后有楚冢近岁或发之得宝玉剑佩之类

秭归城畔蹋斜阳，古寺无僧昼闭房。残珮断钗陵谷变，苦茅架竹井闾荒。
虎行欲与人争路，猿啸能令客断肠。寂寞倚楼搔短发，剩题新恨付巴娘。

巴东令廨白云亭

寇公壮岁落巴蛮，得意孤亭缥缈间。常倚曲栏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
遗民虽尽犹能说，老令初来亦爱闲。正使官清贫至骨，未妨留客听潺潺。

登 江 楼

已过瞿唐更少留，小船聊系古夔州。簿书未破三年梦，杖屦先寻百尺楼。
日暮雪云迷峡口，岁穷畬火照关头。野人不解微官缚，尊酒应来此散愁。

雪 晴

腊尽春生白帝城，俸钱虽薄胜穷耕。眼前但恨亲朋少，身外元知得丧轻。
日映满窗松竹影，雪消并舍鸟乌声。老来莫道风情减，忆向烟芜信马行。

玉笈斋书事 二首

莫笑新霜点鬓须，老来却得少工夫。晨占上古连山易，夜对西真五岳图。

叔夜曾闻高士啸，孔宾岂待异人呼。眉间喜色谁知得，今日新添火四铢。

雪霁茅堂钟磬清，晨斋枸杞一杯羹。隐书不厌千回读，大药何时九转成。
孤坐月魂寒彻骨，安眠龟息浩无声。剩分松屑为山信，明日青城有使行。

山　　寺

篮舆送客过江村，小寺无人半掩门。古佛负墙尘漠漠，孤灯照殿雨昏昏。
喜投禅榻聊寻梦，懒为啼猿更断魂。要识人间盛衰理，岸沙君看去年痕。

寒　　食

峡云烘日欲成霞，瀼水生纹浅见沙。又向蛮方作寒食，强持卮酒对梨花。
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赖有春风能领略，一生相伴遍天涯。

乡中每以寒食立夏之间省坟客夔适逢此时凄然感怀 二首

松阴系马启朱扉，粔籹青红正此时。守墓万家犹有日，及亲三釜永无期。
诗成谩写天涯感，泪尽何由地下知。富贵贱贫俱有恨，此生长废蓼莪诗。

手持绿酒酹苍苔，今岁何由匹马来。清泪不随春雨断，孤吟欲和暮猿哀。
皂貂破敝归心切，白发凄凉老境催。誓墓只思长不出，松门日日手亲开。

自　　咏

朝衣无色如霜叶，将奈云安别驾何。钟鼎山林俱不遂，声名官职两无多。
低昂未免闻鸡舞，慷慨犹能击筑歌。头白伴人书纸尾，只思归去弄烟波。

初夏怀故山

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红桥小艇过。梅雨晴时插秧鼓，苹风生处采菱歌。
沉迷簿领吟哦少，淹泊蛮荒感慨多。谁谓吾庐六千里，眼中历历见渔蓑。

晚晴闻角有感

暑雨初收白帝城，小荷新竹夕阳明。十年尘土青衫色，万里江山画角声。
零落亲朋劳远梦，凄凉乡社负归耕。议郎博士多新奏，谁致当时鲁二生。

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

拾遗白发有谁怜，零落歌诗遍两川。人立飞楼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
升沉自古无穷事，愚智同归有限年。此意凄凉谁共语，夜阑鸥鹭起沙边。

假日书事

万里西来为一饥，坐曹日日汗沾衣。但嫌忧畏妨人乐，不恨疏慵与世违。
雕槛迎阳花并发，画梁避雨燕双归。放怀始得闲中趣，下马何人又叩扉。

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
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

初冬野兴

关北关南霜露寒，瀼东瀼西山谷盘。篝纹细细吹残水，鼋背时时出小滩。
衰发病来无复绿，寸心老去尚如丹。逆胡未灭时多事，却为无才得少安。

醉中到白崖而归

醉眼朦胧万事空，今年痛饮瀼西东。偶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御晚风。
行路八千常是客，丈夫五十未称翁。乱山缺处如横线，遥指孤城翠霭中。

过广安吊张才叔谏议

春风匹马过孤城，欲吊先贤涕已倾。许国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峥嵘。
中原成败宁非数，后世忠邪自有评。叹息知人真未易，流芳遗臭尽书生。

柳林酒家小楼

桃花如烧酒如油，缓辔郊原当出游。微倦放教成午梦，宿酲留得伴春愁。
远途始悟乾坤大，晚节偏惊岁月遒。记取清明果州路，半天高柳小青楼。

送刘戒之东归

去国三年恨未平，东城况复送君行。难凭魂梦寻言笑，空向除书见姓名。

残日半竿斜谷路，西风万里玉关情。兰台粉署朝回晚，肯记粗官数寄声。

寄邓公寿

高标瑶树与琼林，灵府清寒出苦吟。海内十年求识面，江边一见即论心。
纷纷俗子常成市，亹亹微言孰赏音。闻道南池梅最早，要君携手试同寻。

简章德茂

殊方邂逅岂无缘，世事多乖复怅然。造物无情吾辈老，古人不死此心传。
冷云黯黯朝横栈，红叶萧萧夜满船。个里约君同著句，不应输与灞桥边。

阆 中 作 二首

残年作客遍天涯，下马长亭便似家。三叠凄凉渭城曲，数枝闲澹阆中花。
鞺鞳授管相逢晚，理鬓熏衣一笑哗。俱是邯郸枕中梦，坠鞭不用忆京华。

挽住征衣为濯尘，阆州斋酿绝芳醇。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
遨乐无时冠巴蜀，语音渐正带咸秦。平生剩有寻梅债，作意城南看小春。

驿亭小憩遣兴

淡日微云共陆离，曲阑危栈出参差。老松临道阅千载，杜宇号山连四时。
汉水东流那有极，秦关北望不胜悲。邮亭下马开孤剑，老大功名颇自期。

自 笑

自笑谋生事事疏，年来锥与地俱无。平章春韭秋菘味，折补天吴紫凤图。
食肉定知无骨相，珥貂空自诳头颅。惟余数卷残书在，破箧萧然笑獠奴。

三泉驿舍

残钟断角度黄昏，小驿孤灯早闭门。霜气峭深摧草木，风声浩荡卷郊原。
故山有约频回首，末路无归易断魂。短鬓萧萧不禁白，强排幽恨近清樽。

嘉州铺得檄遂行中夜次小柏

黄旗传檄趣归程，急服单装破夜行。肃肃霜飞当十月，离离斗转欲三更。
酒消顿觉衣裘薄，驿近先看炬火迎。渭水函关元不远，着鞭无日涕空横。

归次汉中境上

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蹋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
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忧。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

书　　事

生长江湖狎钓船，跨鞍塞上亦前缘。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
醪酒芳醇偏易醉，胡羊肥美了无膻。扬州虽有东归日，闭置车中定怅然。

长木晚兴

沮水嶓山名古今，聊将行役当登临。断桥烟雨梅花瘦，绝硐风霜槲叶深。
末路清愁常滚滚，残冬急景易骎骎。故巢东望知何处，空羡归鸦解满林。

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

诗酒清狂二十年，又摩病眼看西川。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
暮雪乌奴停醉帽，秋风白帝放归船。飘零自是关天命，错被人呼作地仙。

宿武连县驿

平日功名浪自期，头颅到此不难知。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于春茧丝。
野店风霜俶装早，县桥灯火下程迟。鞭寒熨手戎衣窄，忽忆南山射虎时。

绵州魏成县驿有罗江东诗云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戏用其韵

老夫乘兴复西游，远跨秦吴万里秋。尊酒登临遍山寺，歌辞散落满江楼。
孤城木叶萧萧下，古驿滩声虢虢流。未许诗人夸此地，茂林修竹忆吾州。

即　　事

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醉来身外穷通小，老去人间毁誉轻。
扪虱雄豪空自许，屠龙工巧竟何成。雅闻岷下多区芋，聊试寒炉玉糁羹。

登荔枝楼

平羌江水接天流，凉入帘栊已似秋。唤作主人元是客，知非吾土强登楼。
闲凭曲槛常忘去，欲下危梯更小留。公事无多厨酿美，此身不负负嘉州。

独游城西诸僧舍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藓崖直上飞双屐，云洞前头岸幅巾。
万里欲呼牛渚月，一生不受庾公尘。非无好客堪招唤，独往飘然觉更真。

晚登望云 二首

一出修门又十年，辈流多已珥金蝉。衰如蠹叶秋先觉，愁似鳏鱼夜不眠。
辇路疏槐迎驾处，苑城残日泛湖天。君恩未报身今老，徙倚危楼一泫然。

晚来烟雨暗江干，烽火遥传画角残。看镜功名空自许，上楼怀抱若为宽。
青枫摇落新秋令，白发凄凉旧史官。饱见少年轻宿士，可怜随处强追欢。

醉中感怀

早岁君王记姓名，只今憔悴客边城。青衫犹是鹓行旧，白发新从剑外生。
古戍旌旗秋惨淡，高城刁斗夜分明。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

送客至江上

多事经旬不出城，今朝送客此闲行。郊原外带新晴色，人语中含乐岁声。
天际敛云山尽出，江流收涨水初平。故园社友应惆怅，五岁无端弃耦耕。

深　　居

作吏难堪簿领迷，深居聊复学幽栖。病来酒户何妨小，老去诗名不厌低。
零落野云寒傍水，霏微山雨晚成泥。自怜甫里家风在，小摘残蔬绕废畦。

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

陌上弓刀拥寓公，水边旌旆卷秋风。书生又试戎衣窄，山郡新添画角雄。
早事枢庭虚画策，晚游幕府愧无功。草间鼠辈何劳磔，要挽天河洗洛嵩。

晓出城东

渺渺长江下估船，亭亭孤塔隐苍烟。不堪异县萧条地，更遇初寒惨澹天。
巾褐已成归有约，箪瓢未足去无缘。包羞强索侏儒米，豪举何人记少年。

游修觉寺

上尽苍崖百级梯，诗囊香椀手亲携。山从飞鸟行边出，天向平芜尽处低。
花落忽惊春事晚，楼高剩觉客魂迷。兴阑扫榻禅房卧，清梦还应到剡溪。

湖上笋盛出戏作长句

䲡䲡穿苔玳瑁簪，按行日夜待成林。养渠百尺干霄气，见我平生及物心。
剩插藩篱忧玉折，豫期风雨听龙吟。明年又徙囊衣去，谁与平安报好音。

宿杜氏晨起遇雨

怪藤十围蔽白日，老木千尺干青霄。水泛□滩竹作舫，陆行跨空绳系桥。
阴阴古屋精灵语，惨惨江云蛟鳄骄。吾道非邪行至此，诸公正散紫宸朝。

东湖新竹

插棘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沦漪。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
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叶离离。官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

读胡基仲旧诗有感

少日飞腾翰墨场，暮年相见尚昂藏。沉沙舟畔千帆过，剪翮笼边百鸟翔。
访古每思春并辔，说诗仍记夜连床。匆匆去日多于发，不独悲君亦自伤。

寓 驿 舍

闲坊古驿掩朱扉，又憩空堂绽客衣。九万里中鲲自化，一千年外鹤仍归。
绕庭数竹饶新笋，解带量松长旧围。惟有壁间诗句在，暗尘残墨两依依。

宴 西 楼

西楼遗迹尚豪雄，锦绣笙箫在半空。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

烛光低映珠襹丽，酒晕徐添玉颊红。归路迎凉更堪爱，摩诃池上月方中。

离成都后却寄公寿子友德称

萧条常闭爵罗门，点检朋侪几个存。吾道将为天下裂，此心难与俗人言。
逢时尚可还三代，掩卷何由作九原。寄语龟城旧交道，新凉殊忆共清樽。

秋　　思 三首

大面山前秋笛清，细腰宫畔暮滩平。吴樯楚舵动归思，陇月巴云空复情。
万里风尘旧朝士，百年铅椠老书生。水村渔市从今始，安用区区海内名。

巢燕成归秋景奇，颇容老子醉哦诗。山晴更觉云含态，风定闲看水弄姿。
痛饮何由从次道，并游空复忆安期。天涯又作经年客，莫对青铜恨鬓丝。

西风吹叶满湖边，初换秋衣独慨然。白首有诗悲蜀道，清宵无梦到钧天。
迂疏早不营三窟，流落今宁直一钱。把酒未妨余兴在，试凭丝管饯流年。

观长安城图

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
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

夜读了翁遗文有感

秋雨萧萧夜不眠，挑灯开卷意凄然。吾曹自欲期千载，世论何曾待百年。
当日公卿笑迂阔，即今河洛污腥膻。阴阳消长从来事，玩易深知屡绝编。

蜀州大阅

晓束戎衣一怅然，五年奔走遍穷边。平生亭障休兵日，惨淡风云阅武天。
戍陇旧游真一梦，渡辽奇事付他年。刘琨晚抱闻鸡恨，安得英雄共着鞭。

秋夜怀吴中

秋夜挑灯读楚辞，昔人句句不吾欺。更堪临水登山处，正是浮家泛宅时。
巴酒不能消客恨，蜀巫空解报归期。灞桥烟柳知何限，谁念行人寄一枝。

暮归马上作

石笋街头日落时，铜壶阁上角声悲。不辞与世终难合，惟恨无人粗见知。
宝马俊游春浩荡，江楼豪饮夜淋漓。醉来剩欲吟梁父，千古隆中可与期。

自上清延庆归过丈人观少留

再到蓬莱路欲平，却吹长笛过青城。空山霜叶无行迹，半岭天风有啸声。
细栈跨云萦峭绝，危桥飞柱插澄清。玉华更控青鸾在，要倚栏干待月明。

宿江原县东十里张氏亭子未明而起

寸廪驱人卒岁劳，一官坐失布衣高。剑南十月霜犹薄，江上五更鸡乱号。
孤枕拥衾寻短梦，青灯照影着征袍。客愁相续无时断，那得并州快剪刀。

戍卒说沉黎事有感

亭障曾无阅岁宁，频闻夷落犯王灵。孤城月落冤魂哭，百里风吹战血腥。
瘴重厌看茅叶赤，春残不放柳条青。焦头烂额如何补，弭患从来贵未形。

西楼夕望

夜郎城里叹途穷，赖有西楼著此翁。溪鸟孤飞寒霭外，野人参语夕阳中。
苍天可恃何曾老，白发缘愁却未公。俗态十年看烂熟，不如留眼送归鸿。

晚登横溪阁

楼鼓声中日又斜，凭高愈觉在天涯。空桑客土生秋草，野渡虚舟集晚鸦。
瘴雾不开连六诏，俚歌相答带三巴。故乡可望应添泪，莫恨云山万叠遮。

夏日过摩诃池

乌帽翩翩白晧轻，摩诃池上试闲行。淙潺野水鸣空苑，寂历斜阳下废城。
纵辔迎凉看马影，袖鞭寻句听蝉声。白头散吏元无事，却为兴亡一怆情。

喜　雨

黄尘赤日欲忘生，一夜新凉满锦城。雨急骤增车辙水，泥深渐壮马蹄声。

蚊蝇敛迹知无地，灯火于人顿有情。市远鸡豚不须问，小畦稀甲已堪烹。

寓舍书怀

借得茅斋近笮桥，羁怀病思两无聊。君从豆蔻梢头老，日向樗蒲齿上消。
丛竹晓兼风力横，高梧夜挟雨声骄。书生莫倚身常健，未画凌烟鬓已凋。

成都大阅

千步毬场爽气新，西山遥见碧嶙峋。令传雪岭蓬婆外，声震秦川渭水滨。
旗脚倚风时弄影，马蹄经雨不沾尘。属橐缚袴无多恨，久矣儒冠误此身。

书　　怀

万里驰驱坐一饥，自怜无计脱尘鞿。身留幕府还家少，眼乱文书把酒稀。
客路更逢秋色晚，故山空有梦魂归。芋羹豆饭元堪饱，错用人言恨子威。

成都书事 二首

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
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

大城少城柳已青，东台西台雪正晴。莺花又作新年梦，丝竹常闻静夜声。
废苑烟芜迎马动，清江春涨拍堤平。尊中酒满身强健，未恨飘零过此生。

自　　警

乳烹佛粥遽如许，菜簇春盘行及时。草木欣欣渠得意，乾坤浩浩我何私。
怀材所忌多轻用，学道当从不自欺。旦暮置规君勿怪，修身三省自先师。

马上偶成

城南城北紫游缰，尽日闲行看似忙。刺水离离葛叶短，连村漠漠豆花香。
夕阳有信催残角，春草无情上缭墙。我亦人间倦游者，长吟聊复怆兴亡。

春晚书怀

万里西游为觅诗，锦城更付一官痴。脱巾漉酒从人笑，拄笏看山颇自奇。
疏雨池塘鱼避钓，晓莺窗户客争棋。老来怕与春为别，醉过残红满地时。

春　　残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
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

武担东台晚望

憔悴西窗已一翁，登高意气尚豪雄。关河霸国兴亡后，风月诗人醉醒中。
病起顿惊双鬓改，春归一扫万花空。栏边徙倚君知否，直到吴天目未穷。

行武担西南村落有感

骑马悠然欲断魂，春愁满眼与谁论。市朝迁变归芜没，硐谷谽谺互吐吞。
一径松楠遥见寺，数家鸡犬自成村。最怜高冢临官道，细细烟莎遍烧痕。

饭昭觉寺抵暮乃归

身堕黄尘每慨然，携儿萧散亦前缘。聊凭方外巾盂净，一洗人间匕箸膻。
静院春风传浴鼓，画廊晚雨湿茶烟。潜光寮里明窗下，借我消摇过十年。

卜　　居 二首

历尽人间行路难，老来要觅数年闲。供家米少因添鹤，买宅钱多为见山。
池面纹生风细细，花根土润雨斑斑。借春乞火依邻里，剩酿村醪约往还。

南浮七泽吊沉湘，西泝三巴掠夜郎。自信前缘与人薄，每求宽地寄吾狂。
雪山水作中泠味，蒙顶茶如正焙香。倘有把茅端可老，不须辛苦念还乡。

书　　叹

早得虚名翰墨林，谢归忽已岁时侵。春郊射雉朝盘马，秋院焚香夜弄琴。
病酒闭门常兀兀，哦诗袖手久愔愔。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识此心。

次韵范文渊

箪瓢气已压膏粱，不傍朱门味更长。细看高人忘宠辱，始知吾辈可怜伤。
岩扃勾漏新丹灶，香火匡庐古道场。剩欲与君坚此约，他年八十鬓眉苍。

过野人家有感

纵辔江皋送夕晖，谁家井臼映荆扉。隔篱犬吠窥人过，满箔蚕饥待叶归。
世态十年看烂熟，家山万里梦依稀。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

闲中偶题 二首

楚泽巴山岁岁忙，今年睡足向禅房。只知闲味如茶永，不放羁愁似草长。
架上汉书那复看，床头周易亦相忘。客来拈起清谈尘，且破西窗半篆香。

久矣云衢敛羽翰，退飞更觉一枝安。七千里外新闲客，十五年前旧史官。
花底清歌春载酒，江边明月夜投竿。痴顽直为多便事，莫怪胸怀抵死宽。

病起书怀 二首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酒酣看剑凛生风，身是天涯一秃翁。扪虱剧谈空自许，闻鸡浩叹与谁同。
玉关岁晚无来使，沙苑春生有去鸿。人寿定非金石永，可令虚死蜀山中。

客自凤州来言岐雍间事怅然有感

表里山河古帝京，逆胡数尽固当平。千门未报甘泉火，万耦方观渭上耕。
前日已传天狗堕，今年宁许佛貍生。会须一洗儒酸态，猎罢南山夜下营。

月下醉题

黄鹄飞鸣未免饥，此身自笑欲何之。闭门种菜英雄老，弹铗思鱼富贵迟。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一樽强醉南楼月，感慨长吟恐过悲。

蒙恩奉祠桐柏

少年曾缀紫宸班，晚落危途九折艰。罪大初闻收郡印，恩宽俄许领家山。
羁鸿但自思烟渚，病骥宁容著帝闲。回首觚棱渺何处，从今常寄梦魂间。

和范待制秋兴 三首

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螀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
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

睡脸余痕印枕纹，秋衾微润覆炉熏。井梧摇落先霜尽，衣杵凄凉带月闻。
佛屋纱灯明小像，经奁鱼蠹蚀真文。身如病骥惟思卧，谁许能空万马群。

山泽沉冥气尚豪，鬓丝未遽叹萧骚。已忘海运鲲鹏化，那计风微燕雀高。
万里客魂迷楚峡，五更归梦隔胥涛。故知有酒当勤醉，自古宁闻死可逃。

岁暮感怀

征尘十载暗戎衣，虚负名山采药期。少日覆毡曾草檄，即今横槊尚能诗。
昏昏杀气秋登陇，飒飒飞霜夜出师。会有英豪能共此，镜中未用叹吾衰。

万里桥江上习射

坡陇如涛东北倾，胡床看射及春晴。风和渐减雕弓力，野迥遥闻羽箭声。
天上搀枪端可落，草间狐兔不须惊。丈夫未死谁能料，一笴他年下百城。

和范舍人病后二诗末章兼呈张正字 二首

放衙元不为春酲，澹荡江天气未清。欲赏园花先梦到，忽闻檐雨定心惊。
香云不动熏笼暖，蜡泪成堆斗帐明。关陇宿兵胡未灭，祝公垂意在尊生。

士生不及庆历初，下方元珮当勿疏。请看蛟龙得云雨，岂比鸟雀驯阶除。
舍人起视北门草，学士归著东观书。剑外老农亦吐气，醺酒畦花常晏如。

登剑南西川门感怀

自古高楼伤客情，更堪万里望吴京。故人不见暮云合，客子欲归春水生。
瘴疠连年须药石，退藏无地著柴荆。诸公勉画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

宿上清宫

永夜寥寥憩上清，下听万壑度松声。星辰顿觉去人近，风雨何曾败月明。
早岁文辞妨至道，中年忧患博虚名。一庵倘许西峰住，常就巢仙问养生。

野步至青羊宫偶怀前年尝剧饮于此

锦官门外曳枯筇，此地天教著放翁。万事元无工拙处，一官已付有无中。
拏云柏树瘦蛟立，绕郭江流清镜空。欲把酒杯终觉懒，缓歌曾醉落花风。

感　　秋

西风繁杵捣征衣，客子关情正此时。万事从初聊复尔，百年强半欲何之。
画堂蟋蟀怨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

绝 胜 亭

蜀汉羁游岁月侵，京华乖隔少来音。登临忽据三江会，飞动从来万里心。
地胜顿惊诗律壮，气增不怕酒杯深。一琴一剑白云外，挥手下山何处寻。

猎罢夜饮示独孤生 三首

客途孤愤只君知，不作儿曹怨别离。报国虽思包马革，爱身未忍货羊皮。
呼鹰小猎新霜后，弹剑长歌夜雨时。感慨却愁伤壮志，倒瓶浊酒洗余悲。

关辅何时一战收，蜀郊且复猎清秋。洗空狡穴银头鹘，突过重城玉腕骝。
贼势已衰真大庆，士心未振尚私忧。一樽共讲平戎策，勿为飞鸢念少游。

白袍如雪宝刀横，醉上银鞍身更轻。帖草角鹰掀兔窟，凭风羽箭作鸱鸣。
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死生。欲疏万言投魏阙，灯前揽笔涕先倾。

秋晚登城北门

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夜　　饮

引剑酣歌亦壮哉，要君共覆手中杯。秋鸿阵密横江去，暮角声酣战雨来。
莫恨皇天无老眼，请看白骨有青苔。中年倍觉流光速，行矣西郊又见梅。

病酒述怀

闲处天教著放翁，草庐高卧笮桥东。数茎白发悲秋后，一盏青灯病酒中。
李广射归关月堕，刘琨啸罢塞云空。古人意气凭君看，不待功成固已雄。

江楼醉中作

淋漓百榼宴江楼，秉烛挥毫气尚遒。天上但闻星主酒，人间宁有地埋忧。
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戏语佳人频一笑，锦城已是六年留。

曳　　策

慈竹萧森拱废台，醉归曳策一徘徊。纷纷落日牛羊下，黯黯长空霰雪来。
三峡猿催清泪落，两京梅傍战尘开。客怀已是凄凉甚，更听城头画角哀。

醉中出西门偶书

古寺闲房闭寂寥，几年耽酒负公朝。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
末路自悲终老蜀，少年常愿从征辽。醉来挟箭西郊去，极目寒芜雉兔骄。

叹　　息

国家图纂合中兴，叹息吾宁粥饭僧。卖剑买牛衰可笑，坏裳为袴老犹能。
晓过射圃云藏垒，夜读兵书雨洒灯。安得龙媒八千骑，要令穷虏畏飞腾。

客　　愁

骑马出门无所诣，端居正尔客愁侵。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
天下极知须隽杰，书生何恨死山林。消磨未尽胸中事，梁甫时时尚一吟。

倚　　楼

减尽朱颜白发新，高楼徙倚默伤神。未酬马上功名愿，已是人间老大身。
太史周南方卧疾，拾遗剑外又逢春。一杯且为江山醉，百万呼卢迹已陈。

南定楼遇急雨

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度泸游。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

人语朱离逢峒獠，棹歌欸乃下吴舟。天涯住稳归心懒，登览茫然却欲愁。

风顺舟行甚疾戏书

昔者远戍南山边，军中无事酒如川。呼卢喝雉连暮夜，击兔伐狐穷岁年。
壮士春芜卧白骨，老夫晨镜悲华颠。可怜使气尚未减，打鼓顺流千斛船。

峡州东山

十年不踏东山路，今日重为放浪行。老矣判无黄鹄举，归哉惟有白鸥盟。
新秧刺水农家乐，修竹环溪客眼明。已驾巾车仍小驻，绿萝亭下听莺声。

初发夷陵

雷动江边鼓吹雄，百滩过尽失途穷。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俊鹘横飞遥掠岸，大鱼腾出欲凌空。今朝喜处君知否，三丈黄旗舞便风。

泊公安县

秦关蜀道何辽哉，公安渡头今始回。无穷江水与天接，不断海风吹月来。
船窗帘卷萤火闹，沙渚露下苹花开。少年许国忽衰老，心折舵楼长笛哀。

南　　楼

十年不把武昌酒，此日阑边感慨深。舟楫纷纷南复北，山川莽莽古犹今。
登临壮士兴怀地，忠义孤臣许国心。倚杖黯然斜照晚，秦吴万里入长吟。

黄 鹤 楼

手把仙人绿玉枝，吾行忽及早秋期。苍龙阙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
江汉交流波渺渺，晋唐遗迹草离离。平生最喜听长笛，裂石穿云何处吹。

舟中偶书

老子西游万里回，江行长夏亦佳哉。昼眠初起报茶熟，宿酒半醒闻雨来。
汉口船开催叠鼓，淮南帆落亚高桅。四方本是丈夫事，白首自怜心未灰。

舟行蕲黄间雨霁得便风有感

天青云白十分晴，帆饱舟轻尽日行。江底鱼龙贪昼睡，淮南草木借秋声。
好山缥缈何由住，华发萧条只自惊。莫怪时人笑疏懒，宦情元不似诗情。

初见庐山

从军忆在梁州日，心拟西征草捷书。铁马但思经太华，布帆何意拂匡庐。
计谋落落知谁许，功业悠悠定已疏。尚喜东林寻旧社，月明清露湿芙蕖。

六月十四日宿东林寺

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
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记昔相逢。虚窗熟睡谁惊觉，野碓无人夜自舂。

过采石有感

短衣射虎早霜天，叹息南山又七年。唾手每思双羽箭，快心初见万楼船。
平波漫漫看浮马，高柳阴阴听乱蝉。明日重寻石头路，醉鞍谁与共联翩。

登赏心亭

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
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

将至京口

卧听金山古寺钟，三巴昨梦已成空。船头坎坎回帆鼓，旗尾舒舒下水风。
城角危楼晴霭碧，林间双塔夕阳红。铜瓶愁汲中灊水，不见茶山九十翁。

归云门

万里归来值岁丰，解装乡墅乐无穷。甑炊饱雨湖菱紫，蔑络迎霜野柿红。
坏壁尘埃寻醉墨，孤灯饼饵对邻翁。微官行矣闽山去，又寄千岩梦想中。

湖村秋晓

剑阁秦山不计年，却寻剡曲故依然。尽收事业渔舟里，全付光阴酒榼边。

平野晓闻孤唳鹤，澄湖秋浸四垂天。九关虎豹君休问，已向人间得地仙。

梦至成都怅然有作 二首

春风小陌锦城西，翠箔珠帘客意迷。下尽牙筹闲纵博，刻残画烛戏分题。
紫氍毹暖帐中醉，红叱拨骄花外嘶。孤梦凄凉身万里，令人憎杀五更鸡。

宦途元不羡飞腾，锦里豪华压五陵。红袖引行游玉局，华灯围坐醉金绳。
阶前汗血洮河马，架上霜毛海国鹰。世事转头谁料得，一官南去冷如冰。

衢州道中作

耿耿孤忠不自胜，南来清梦绕觚棱。驿门上马千峰雪，寺壁题诗一砚冰。
疾病时时须药物，衰迟处处少交朋。无情最恨寒沙雁，不为愁人说杜陵。

宿鱼梁驿五鼓起行有感 二首

忆从南郑客成都，身健官闲一事无。分骑霜天伐狐兔，张灯雪夜掷枭卢。
百忧忽堕新衰境，一笑难寻旧酒徒。投宿鱼梁溪绕屋，五更听雨拥篝炉。

少时谈舌坐生风，管葛奇才自许同。闭户著书千古计，变名学剑十年功。
酒醒顿觉狂堪笑，睡起方知梦本空。他日故人能忆我，葛仙矶畔觅渔翁。

夜坐偶书

衰发萧疏雪满簪，暮年光景易骎骎。已甘身作沟中断，不愿人知爨下音。
病鹤摧颓分薄俸，悲蛩断续和微吟。向来误有功名念，欲挽天河洗此心。

自　咏

游戏人间岁月多，痴顽将奈此翁何。放开绳箠牛初熟，照破乾坤镜未磨。
日落苔矶闲把钓，雨余蓬舵乱堆蓑。明朝不见知何处，又向江湖醉踏歌。

客　意

山行曳杖水拏舟，走遍茫茫禹画州。蝴蝶梦魂常是客，芭蕉身世不禁秋。
早因食少妨高卧，晚忆茶甘作远游。龙焙一尝端可去，无心更为荔枝留。

忆山南 二首

貂裘宝马梁州日，盘槊横戈一世雄。怒虎吼山争雪刃，惊鸿出塞避雕弓。
朝陪策画清油里，暮醉笙歌锦幄中。老去据鞍犹矍铄，君王何日伐辽东。

醉墨淋漓酒百杯，辕门山色碧崔嵬。打球骏马千金买，切玉名刀万里来。
结客渔阳时遣简，踏营渭北夜衔枚。十年一梦今谁记，闲置车中只自哀。

追感梁益旧游有作

西游万里倚朱颜，肯放尊前一笑悭。蜀苑妓围欺夜雪，梁州猎火满秋山。
晚途忽堕尘埃里，乐事浑疑梦寐间。浮世变迁君勿叹，剧谈犹足诧乡关。

奏乞奉祠留衢州皇华馆待命

世念萧然冷欲冰，更堪衰与病相乘。从来幸有不材木，此去真为无事僧。
耐辱岂惟容唾面，寡言端拟学铭膺。尚余一事犹豪举，醉后龙蛇满剡藤。

寓馆晚兴

随牒人间不自怜，衢州孤驿更萧然。百年细数半行路，万事不如长醉眠。
发短经秋真种种，腹宽耐事只便便。晚窗商略唯当饮，安得黄花到眼边。

三月二十一日作

蹴踘墙东一市哗，秋千楼外两旗斜。及时小雨放桐叶，无赖余寒开楝花。
明月吹笙思蜀苑，软尘骑马梦京华。欢情减尽朱颜改，节物催人只自嗟。

与黎道士小饮偶言及曾文清公慨然有感

临川税驾忽数月，嗜睡爱闲常闭门。君诗始惬病僧意，吾道难为俗人言。
秋雨凄凄黄叶寺，春风酣酣绿树村。曾公九原不可作，一尊破涕诵招魂。

夜　意

洒地移床曲槛前，葛衣萧爽接䍦偏。庭空秋近露沾草，月落夜阑星满天。
静待微风停素扇，旋消残酒漱寒泉。翛然自与氛埃远，安用骑鲸学水仙。

初　　秋

湿萤相逐照高栋，又见一年风露秋。流落江湖常踽踽，扫平河洛转悠悠。
簿书终日了官事，尊酒何时宽客愁。拟倩天风吹梦去，浩歌起舞散花楼。

别杨秀才

岁暮江头又语离，淡烟衰草不胜悲。俗人愦愦宁知子，心事悠悠欲语谁。
灯暗想倾浇闷酒，路长应和赠行诗。人生但要身强健，一笑相从自有时。

行至严州寿昌县界得请许免入奏仍除外官感恩述怀

晓传尺一到江村，拜起朝衣渍泪痕。敢憾帝城如日远，喜闻天语似春温。
翰林惟奉还山诏，湘水空招去国魂。圣主恩深何力报，时从天末望修门。

新筑山亭戏作

危槛凌风出半空，怪奇造化欲无功。天垂缭白萦青外，人在纷红骇绿中。
日月匆匆双转毂，古今杳杳一飞鸿。酒酣独卧林间石，未许尘寰识此翁。

自　　咏

三十年前接俊游，即今身世寄沧洲。俚声不办谐韶頀，暮气宁能彻斗牛。
绿酒可人消永日，黄鹂多事管闲愁。吹笙跨鹤何时去，剩欲平章太华秋。

感　　秋

南山射虎漫豪雄，投老还乡一秃翁。世味扫除和蜡尽，生涯零落并锥空。
秋惊蠹叶凋残绿，病著衰颜失旧红。笠泽松陵家世事，一竿惟是待西风。

冬暖颇有春意追忆成都昔游怅然有作

濯锦江边罨画楼，金鞭曾护犊车游。纷纷万事反乎覆，落落一身淹此留。
刻烛赋诗空入梦，倾家酿酒不供愁。探春歌吹应如昨，亦有朋侪记我不。

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诗

秦吴万里车辙遍，重到故乡如隔生。岁晚酒边身老大，夜阑枕畔书纵横。

残灯无焰穴鼠出，槁叶有声村犬行。八十将军能灭虏，白头吾欲事功名。

夜饮示坐中

胡雁叫群寒夜长，峥嵘北斗天中央。达人大观眇万物，烈士壮心怀四方。
纵酒长鲸渴吞海，草书瘦蔓饱经霜。付君诗卷好收拾，后五百年无此狂。

独孤生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击剑一世奇士也有自峡中来者言其死于忠涪间感涕赋诗

忆昨骑驴入蜀关，旗亭邂逅一开颜。气钟太华中条秀，文在先秦两汉间。
宝剑凭谁占斗气，名驹竟失养天闲。身今老病投空谷，回首东风涕自潸。

夜泊水村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夜步庭下有感

夜绕庭中百匝行，秋风传漏忽三更。星辰北拱疏还密，河汉西流纵复横。
惊鹊绕枝栖不稳，冷萤穿竹远犹明。书生老抱平戎志，有泪如江未敢倾。

题酒家壁

明主何曾弃不才，书生飘泊自堪哀。烟波东尽江湖远，云栈西从陇蜀回。
宿雨送寒秋欲晚，积衰成病老初来。酒香菰脆丹枫岸，强遣樽前笑口开。

幽居感怀

偶傍枫林结数缘，东归也复度流年。汀洲雁下依残水，墟里人行破夕烟。
十月风霜欺客枕，五更鼓角满江天。散关清渭应如昨，回首功名一怆然。

自若耶溪舟行杭镜湖而归

换马亭前烟火微，斗牛桥畔行人稀。云山惨澹少颜色，霜日青薄无光辉。
新酒□成桑正落，美人信断雁空归。高楼何处吹长笛，清泪无端又湿衣。

游山归偶赋

此生本寄一浮沤，归卧茅茨又四秋。习气未除惟痛饮，幻躯偶健且闲游。
买蓑山县云藏市，横笛江城月满楼。与世沉浮最安乐，莫思将相快恩仇。

苦　　寒

冻砚时能出苦吟，浊醪亦复慰孤斟。谁知冰雪凝严候，自是乾坤爱育心。
疠鬼尽驱人意乐，遗蝗一洗麦根深。但嫌景短妨书课，栖鸟纷纷又满林。

冬夜月下作

造物宁能困此翁，浩歌庭下答松风。煌煌斗柄插天北，焰焰月轮生海东。
皂纛黄旗都护府，峨冠长剑大明宫。功名晚遂从来事，白首江湖未叹穷。

感　　愤

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
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京洛雪消春又动，永昌陵上草芊芊。

塞　　上

塞上今年有事宜，将军承诏出全师。精金错落八尺马，刺绣鲜明五丈旗。
上谷飞弧传号令，萧关积石列城陴。不应幕府无班固，早晚燕然刻颂诗。

囚　　山

垣屋参差绿树边，囚山光景饯华颠。平川极目思秦地，大泽浮空忆楚天。
刺虎射麋俱已矣，举杯开剑忽凄然。此生终遣英雄笑，棘没铜驼六十年。

夏日小宴

横吹铜笛苍龙声，双奏玉笙丹凤鸣。已判百年终醉死，要将一笑压愁生。
旋移画舫破山影，高卷朱帘延月明。试问炎歊在何许，夜阑翻怯葛衣轻。

闻虏政衰乱扫荡有期喜成口号　二首

正朔今年被百蛮，遥知喜色动天颜。风雷传号临春水，貔虎移军过玉关。

博士已成封禅草，单于将就会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憾，壮观空存梦想间。

遗虏游魂岂足忧，汉家方运幄中筹。天开地辟逢千载，雷动风行遍九州。
刁斗令严青海夜，旌旗色照铁关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万户侯。

山　　寺

寺门压石危欲崩，槎牙老松挂苍藤。风传上方出定磬，雨暗古殿长明灯。
宿林野鹘惊复起，争栗山童呼不禁。溪南闻道更幽绝，明日裂布缠行縢。

野　　饮

青山千载老英雄，浊酒三杯失厄穷。访古颓垣荒堑里，觅交屠狗卖浆中。
平堤渐放春芜绿，细浪遥翻夕照红。已把残年付天地，骑牛吹笛伴村童。

独酌有怀南郑

忆从嶓冢涉南沮，笳鼓声酣醉胆粗。投笔书生古来有，从军乐事世间无。
秋风逐虎花叱拨，夜雪射熊金仆姑。白首功名元未晚，笑人四十叹头颅。

夜　　步

市人莫笑雪蒙头，北陌南阡信脚游。风递钟声云外寺，水摇灯影酒家楼。
鹤归辽海逾千岁，枫落吴江又一秋。却掩船扉耿无寐，半窗落月照清愁。

偶读山谷老境五十六翁之句作六十二翁吟

三百里湖水接天，六十二翁身刺船。饭足便休慵念禄，丹成不服怕登仙。
胸中浩浩了无物，世上纷纷徒可怜。但有青钱沽白酒，犹堪醉倒落梅前。

书　　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小舟过御园 二首

圣主忧民罢露台，春风别苑昼常开。尽除曼衍鱼龙戏，不禁刍荛雉兔来。
水鸟避人横翠霭，宫花经雨委苍苔。残年自喜身强健，又作清都梦一回。

水殿西头起砌台，绿杨闹处杏花开。箫韶本与人同乐，羽卫才闻岁一来。
鹢首波生涵藻荇，金铺雨后上莓苔。远臣侍宴应无日，目断尧云到晚回。

还　　家 二首

富贵元须早致身，白头岂复市朝人。数声鹎鵊呼残梦，一架酴醾送晚春。
叠嶂出云明客眼，澄江涨雨濯京尘。逢人枉道哦诗瘦，下语今年尚未亲。

天津桥上醉骑驴，一锦囊诗一束书。作客况当多病后，还家已过暮春初。
泥深村巷人谁顾，草满园畦手自锄。不为衰迟思屏迹，此心元向利名疏。

夜行玉笥樵风之间宿龙瑞

野店溪桥供晚饷，吟边醉里弄春风。马行缺月黄昏后，钟下乱山空翠中。
名宦不辞成寂寂，岁时惟憾去匆匆。颇闻禹穴遗书在，安得高人与细穷。

题斋壁 四首

二十馀年此结茆，园公溪父日论交。风翻半浦乱荷背，雨放一林新笋梢。
隔叶晚莺啼谷口，唼花雏鸭聚塘坳。出门行罢还无事，借得丹经手自抄。

四顾茫茫水接天，幽居真个似乘船。月窗竹影连栖鹊，露井桐声带断蝉。
甘寝每憎茶作祟，清狂直以酒为仙。形骸那得常羁束，六十年来又二年。

舴艋为家一老翁，阳狂羞与俗人同。梦回菱曲渔歌里，身寄苹洲蓼浦中。
断简尘埃存治道，高丘草棘闭英雄。旗亭村酒何劳醉，聊豁平生芥蒂胸。

稽山千载翠依然，著我山前一钓船。瓜蔓水平芳草岸，鱼鳞云衬夕阳天。
出从父老观秧马，归伴儿童放纸鸢。君看此翁闲适处，不应便谓世无仙。

官居戏咏 三首

万里飘然似断蓬，桐庐江上又秋风。判馀牍尾栖鸦湿，衙退庭中立雁空。

灯火市楼知酒贱，歌呼村里觉年丰。谁言病守无欢意，也与他人一笑同。

说著功名即自羞，暮年世味转悠悠。一庭落叶楸梧老，万里悲风鼓角秋。
怀绶不为明日计，登楼且散异乡愁。渔舟大似非凡子，能拣溪山胜处留。

城头闲倚一枝藤，病起清羸不自胜。衙鼓有期催晚坐，绦铃无赖唤晨兴。
爱书习气嗟犹在，寡过工夫愧未能。寂寞已无台省梦，诸公衮衮自飞腾。

登 北 榭

绕城山作翠涛倾，底事文书日有程。无溷我为挥吏散，独登楼去看云生。
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莫笑衰翁淡生活，他年犹得配玄英。

秋夜闻雨

香断灯昏小幌深，不堪病里值秋霖。惊回万里关河梦，滴碎孤臣犬马心。
清似钓船闻急濑，悲于静院听繁砧。玉峰老去情怀恶，稳受千茎雪鬓侵。

自　　咏

钝似窗间十月蝇，淡如世外一孤僧。心劳抚字虽亡补，笔判虚空却粗能。
厌见文书衔客袖，但思蔬水曲吾肱。何时却宿云门寺，静听霜钟对佛灯。

醉中戏作

当年买酒醉新丰，豪士相期意气中。插羽军书立谈办，如山铁骑一麾空。
玉关久付清宵梦，笠泽今成白发翁。堪笑灯前如意舞，尚将老健压诸公。

安流亭俟客不至独坐成咏

忆昔西征鬓未霜，拾遗陈迹吊微茫。蜀江春水千帆落，禹庙空山百草香。
马影斜阳经剑阁，橹声清晓下瞿唐。酒徒云散无消息，水榭凭栏泪数行。

秋雨北榭作

秋风吹雨到江濆，小阁疏帘晓色分。津吏报增三尺水，山僧归入万重云。
飘零露井无桐叶，断续烟汀有雁群。了却文书早寻睡，檐声遍爱枕间闻。

病起小饮

病起新霜满鬓蓬，凭高一笑与谁同。酒如渌静春江水，人有鸿荒太古风。
野寺钟来夕阳外，寒山空插乱云中。一官正尔妨人乐，只合沧浪狎钓翁。

灯下阅吏牍有感

老眼今年太负渠，羲经鲁史顿成疏。一为柱后惠文吏，厌读司空城旦书。
正苦雁行须束缚，不言鼠辈合诛锄。致君尧舜元无术，黄卷何辞饱蠹鱼。

纵　　笔 三首

闲经月下白苹洲，半脱风前紫绮裘。曾值东风谒鸾驾，却因南渡看龙舟。
年光已付梦腾醉，天宇谁从汗漫游。莫怪又成横笛去，故人期我玉华楼。

东都宫阙郁嵯峨，忍听胡儿敕勒歌。云隔江淮翔翠凤，露沾荆棘没铜驼。
丹心自笑依然在，白发将如老去何。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

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亦西游。千艘冲雪鱼关晓，万灶连云骆谷秋。
天道难知胡更炽，神州未复士堪羞。会须沥血书封事，请报天家九世仇。

雪夜有感

狂胆轮囷欲满躯，一麾谁悯滞江湖。青衫曾奏三千牍，白首犹思丈二殳。
龙虎翔空瞻王气，犬羊度漠避天诛。何时冒雪趋行殿，香案前头进阵图。

读　　书

束发论交一世豪，暮年憔悴困蓬蒿。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
病里犹须看周易，醉中亦复读离骚。若为可奈功名念，试觅并州快剪刀。

夜登千峰榭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
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危楼插斗山衔月，徙倚长歌一怆神。

登千峰榭

飞观危栏缥缈中，聊将醉眼送归鸿。一生未售屠龙技，万里犹思汗马功。
王衍诸人宁足责，姜维竖子自应穷。他年吊古凭高处，想见清伊照碧嵩。

秋夜登千峰榭待晓

万里秋风夜艾时，剡川孤客不胜悲。读书眼暗定谁许，忧国涕零空自知。
欲坠高梧先策策，渐低北斗正离离。倚阑不觉鸡号晓，剪烛题诗寄所思。

严州大阅

铁骑森森帕首红，角声旗影夕阳中。虽惭江左繁雄郡，且看人间矍铄翁。
清渭十年真昨梦，玉关万里又秋风。凭鞍撩动功名意，未憾猿惊蕙帐空。

晓游东园

药瓢藜杖合施行，独往山林已歃盟。傍水断云含暮色，拂檐高竹借秋声。
痴人自作浮生梦，腐骨那须后世名。莫笑吟哦无阙日，老来未尽独诗情。

寓　叹 二首

江上霜风透敝袍，区区无奈簿书劳。衰迟始忆壮游乐，仕宦更知归卧高。
人怪羊裘忘富贵，我从牛僧得贤豪。俗间问讯真成懒，有手惟堪把蟹螯。

剑外归耕梦不通，公车上疏路何从。有心求缩地万里，无羽可朝天九重。
狂诵新诗驱疟鬼，醉吹横笛舞神龙。明当采药玉霄去，他日君看冰雪容。

寒夜移疾 二首

南山北山高嶙峋，朝雨暮雨断江津。时人正作市朝梦，老子已成云水身。
希世强颜心自愧，闭门谢病客生瞋。天公何日与一饱，短艇湘湖自采莼。

走遍天涯白发生，晚叨微禄卧山城。知章自识狂供奉，士季那容醉步兵。
斸药有时携短镵，奏书无路请长缨。此心拟说还休去，付与空阶夜雨声。

述　　怀 二首

尺寸虽无补县官，此心炯炯实如丹。羯胡未灭敢爱死，尊酒在前终鲜欢。
亚父抱忠撞玉斗，虞人守节待皮冠。纵言老病摧颓甚，壮气犹凭后代看。

谤誉纷纷笑杀侬，此身本自等虚空。大鹏境界纤尘里，旷劫年光掣电中。
翻动烟霞长镵在，招呼风月一尊同。是凡是圣谁能测，试问西陵织屦翁。

到严十五晦朔郡酿不佳求于都下既不时至欲借书读之而寓公多秘不肯出无以度日殊惘惘也

桐君故隐两经秋，小院孤灯夜夜愁。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
溪山胜处身难到，风月佳时事不休。安得连车载郫酿，金鞭重作浣花游。

北窗闲咏

阴阴绿树雨馀香，半卷疏帘置一床。得禄仅偿赊酒券，思归新草乞祠章。
古琴百衲弹清散，名帖双钩榻硬黄。夜出灞亭虽跌宕，也胜归作老冯唐。

感愤秋夜作

月昏当户树突兀，风恶满天云往来。太阿匣藏不见用，孤愤书成空自哀。
吾辈赤心本贯日，昔人白骨今生苔。荥河温洛不可见，青海玉关安在哉。

反 感 愤

膊膊庭树鸡初鸣，嗈嗈天衢雁南征。百年朝露岂长久，万事浮云常变更。
出处有心终有愧，圣贤无命亦无成。西畴虽薄可自力，双犊且当乘雨耕。

舟中大醉偶赋长句

过江何敢号高流，偶与俗人风马牛。画楫新摇严濑月，清尊又醉戴溪秋。
壮心无复在千里，老气尚能横九州。古寺试求三丈壁，为君驱笔战蛟虬。

新晴泛舟至近村偶得双鳜而归

秋风一夜老汀苹，剡曲稽山发兴新。青嶂会为身后冢，扁舟聊作画中人。
园林摇落知寒早，父老逢迎觉意真。归舍不妨成小醉，眼明细柳贯霜鳞。

岁晚感怀

利名争夺两皆非，生世宁殊露易晞。老冉冉来谁独免，冢累累处会同归。
听歌莫惜终三叠，纵猎何妨更一围。醉卧日高呼不醒，笑人霜晓束朝衣。

四鼓出嘉会门赴南郊斋宫

客游梁益半吾生，不死还能见太平。初喜梦魂朝帝所，更惊老眼看都城。
九重宫阙晨霜冷，十里楼台落月明。白发苍颜君勿笑，少年惯听舜韶声。

马 上 作

三十年前客帝城，城南结骑尽豪英。湖山冷落悲陈迹，文字流传付后生。
衰老更禁新卧病，尘埃时拂旧题名。马头风卷飞花过，又得残春一日晴。

送霍监丞出守盱眙

淮浦粼粼浸碧天，即今谁料作穷边。空闻瓯脱嘶胡马，不见浮屠插霁烟。
亭障久安无檄到，杯觞频举有诗传。长城万里英雄事，应笑穷儒饱昼眠。

和周元吉右司过敝居追怀南郑相从之作

梁益东西六十州，大行台出北防秋。阅兵金鼓震河渭，纵猎狐兔平山丘。
露布捷书天上去，军咨祭酒幄中谋。岂知今日诗来处，日落风生芦荻洲。

醉中浩歌罢戏书

处物小儿如我何，还家依旧一渔蓑。穿云逸响苏门啸，卷地悲风易水过。
老眼阅人真烂熟，壮心得酒旋消磨。旁观虚作穷愁想，点检霜髯却未多。

故　　山 四首

功名莫苦怨天悭，一棹归来到死闲。傍水无家无好竹，卷帘是处是青山。
满篮箭茁瑶簪白，压担棱梅鹤顶殷。野兴尽时尤可乐，小江烟雨趁潮还。

禹祠行乐盛年年，绣毂争先罨画船。十里烟波明月夜，万人歌吹早莺天。
花如上苑常成市，酒似新丰不直钱。老子未须悲白发，黄公垆下且闲眠。

老尉鸿飞隐市门，千年犹有旧巢痕。陆生于此寓棋局，曾丈时来开酒樽。
渺渺帆樯遥见海，冥冥蒲苇不知村。数僧也复投诗社，零落今无一二存。

落硐泉奔舞玉虹，护丹松老卧苍龙。霜柑篱角寒初熟，野碓云边夜自舂。
挈榼人沽村市酒，打包僧趁寺楼钟。幽寻自是年来懒，枉道山灵不见容。

宿野人家

避雨来投白板扉，野人怜客不相违。林喧鸟雀栖初定，村近牛羊暮自归。
土釜煖汤先濯足，豆䕸吹火旋烘衣。老来世路浑谙尽，露宿风餐未觉非。

有　　感

温洛荣河拱旧京，从来人物富豪英。报仇虽有楚三户，守节得无齐二城。
胡寇宁能断地脉，王师行复畅天声。凤麟久伏应争奋，勉为明时颂太平。

舟过梅坞胡氏居爱其幽邃为赋一诗

稽山翠入家家窗，此家清绝无与双。丹葩绿树锦绣谷，清波白石玻璃江。
一堤茂草有眠犊，数掩短篱无吠狵。北轩商略可散发，借与放翁倾酒缸。

自东泾度小岭闻有地可卜庵喜而有赋

小岭西南烟水间，颇闻有地百弓宽。谁其云者两黄鹄，何以报之双玉盘。
竹坞未昏先晻暖，莲汀当暑亦清寒。一庵何日从吾好，会约高人共倚阑。

王给事饷玉友

散发萧然蒲苇林，马军送酒慰孤斟。江河不洗古今憾，天地能知忠义心。
无侣有时邀落月，放狂连夕到横参。玉船湛湛真秋露，却憾鹅儿色尚深。

晚　　兴

白布裙襦退士装，短篱幽径独相羊。莎根蟋蟀催秋候，稗穗蜻蜓立晚凉。
屈子所悲人尽醉，郦生常谓我非狂。知心赖有青天在，又炷中庭一夕香。

遣　　怀

许国区区不自胜，秋风空羡下韝鹰。青云夜叹初心误，白发朝看一倍增。

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头颅自揣今如此，尚欲闲寻紫阁僧。

新秋感事 二首

江上清秋昨夜回，渔扉正对荻洲开。志存天下食不足，节慕古人谗愈来。
风际纸鸢那解久，祭馀刍狗会堪哀。萧然散发听秋雨，剩领新凉入酒杯。

北渚秋风凋白苹，流年冉冉默伤神。强颜未忍乞墦祭，积毁仅逃输鬼薪。
半榼浮蛆初试酿，两螯斫雪又尝新。受恩自度终无报，聊为清时备隐沦。

秋　　思 六首

南郑归来二十霜，背人岁月去堂堂。破裘不补知寒早，倦枕无憀厌夜长。
年少若为评宿士，狂生曾是说高皇。慨然此夕江湖梦，犹绕天山古战场。

一生书剑遍天涯，两岁秋风喜在家。烂醉日倾无算酒，高眠时听属私蛙。
园林夕照明丹柿，篱落初寒蔓碧花。便拟挂冠君会否，耳根不复耐喧哗。

残暑偏能著此翁，吹襟剩喜得西风。露滋小径兰苕冷，月射高梁燕户空。
衰病呻吟真一洗，醉歌跌宕与谁同。从今日日增幽兴，水际先丹数叶枫。

半年闭户废登临，直自春残病至今。帐外昏灯伴孤梦，檐前寒雨滴愁心。
中原形胜关河在，列圣忧勤德泽深。遥想遗民垂泣处，大梁城阙又秋砧。

雁阵横空送早寒，白头病叟住江干。风林脱叶山容瘦，霜稻登场野色宽。
万里关河惊契阔，一尊邻曲话悲欢。书生饿死寻常事，那得重弹挂壁冠。

药畦蔬陇夕阳中，带落冠欹一病翁。步蹇每妨行药兴，眼昏几废读书功。
露浓乍警云巢鹤，风劲先凋玉井桐。欲赋悲秋却休去，鬓丝已是满青铜。

遣　　怀

秋风策策冷吹衣，谢病经年昼掩扉。绝世本来希独立，刺天不复计群飞。
细思万古名何用，太息九原谁与归。葬近要离非素意，富春滩畔有苔矶。

冬夜读书

霜雪纷纷满鬓毛，凋年怀抱独萧骚。房栊夜悄孤灯暗，原野风悲万木号。
病卧极知趋死近，老勤犹欲与书鏖。小儿可付巾箱业，未用逢人叹不遭。

冬夜读书忽闻鸡唱

龌龊常谈笑老生，丈夫失意合躬耕。天涯怀友月千里，灯下读书鸡一鸣。
事去大床空独卧，时来竖子或成名。春芜何限英雄骨，白发萧萧未用惊。

闭　　户

箪瓢虚道不堪忧，闭户方从造物游。安乐本因无事得，功名常忌有心求。
洗除仇怨忘蛮触，收敛光芒静斗牛。儿报床头春瓮熟，人间万事转悠悠。

落　　魄

落魄江湖七十翁，欲持一笑与谁同。萧萧雪鬓难藏老，寂寂蓬门可讳穷。
好句尚来欹枕处，壮心时在倚楼中。无涯毁誉何劳诘，骨朽人间论自公。

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盛

老子何曾惯市尘，今朝也复入城䦨。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无私处处春。
九陌莺花娱病眼，一竿风月属闲身。不缘兴尽回桡早，要就湖波照角巾。

蓬莱馆午憩

驿门系马听蝉吟，翻动平生万里心。桥畔笛声催日落，城边草色带烟深。
关河历历功名晚，岁月悠悠老病侵。忆戍梁州如昨日，凭栏西望一沾襟。

梦游散关渭水之间

平生望眼怯天涯，客里何堪度岁华。但憾征轮无四角，不愁归路有三叉。
驿窗灯暗传秋柝，关树烟深宿暮鸦。叱犊老翁头似雪，羡渠生死不离家。

病　　卧

病卧东斋怕揽衣，年来真与世相违。横林蠹叶秋先觉，别浦骄云暝不归。
岁月惟须付樽酒，江山竟是属渔矶。邻翁一夕成今古，愈信人生七十稀。

晚　　眺

秋晚闲愁抵酒浓，试寻高处倚枯筇。云归时带雨数点，木落又添山一峰。

鸣雁沙边惊客橹，行僧烟际认楼钟。个中诗思来无尽，十手传抄畏不供。

感　　旧

当年书剑揖三公，谈舌如云气吐虹。十丈战尘孤壮志，一簪华发醉秋风。
梦回松漠榆关外，身老桑村麦野中。奇士久埋巴峡骨，灯前慷慨与谁同。

睡觉闻儿子读书

梦回闻汝读书声，如听箫韶奏九成。且要沉酣向文史，未须辛苦慕功名。
人人本性初何欠，字字微言要力行。老病自怜难预此，夜窗常负短灯檠。

步至近村

药物扶持疾渐平，布裘絮帽出柴荆。荒堤经雨多牛迹，村舍无人有碓声。
数蝶弄香寒菊晚，万鸦回阵夕枫明。老翁随意闲成句，不似刘侯要取名。

默　　坐

巧说安能敌拙修，焚香默坐一窗幽。煌煌炎火常下照，浩浩黄河方逆流。
气住神仙端可学，心虚造物本同游。绝知此事不相负，荆棘剪除梨栗秋。

遣　　兴

勋业如今莫系怀，开单日日学僧斋。谗深只有天堪问，忧极浑无地可埋。
看镜已成双白鬓，登山犹费几青鞋。晚来诗兴谁能那，雀噪空囷叶拥阶。

题老学庵壁

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

亲旧书来多问近况以诗答之

耐辱推颓百不能，居然老病住庵僧。流年速似一弹指，更事多于三折肱。
庭树影中闻夜汲，邻机声里对寒灯。沈诗任笔俱忘尽，酒户新来却少增。

二　　子

两楹梦后少真儒，毁誉徒劳岂识渠。孟子无功如管仲，扬雄有赋似相如。
敬王事业知谁继，准易工夫故不疏。孤学背时空绝叹，白头穷巷抱遗书。

感　　旧

忆从南郑入成都，气俗豪华海内无。故苑燕开车载酒，名姬舞罢斗量珠。
浣花江路青蠕舫，楼柳毬场白雪驹。回首壮游真昨梦，一竿风月老南湖。

余年四十六入峡忽复二十三年感怀赋长句

当年吊古巴东峡，雪洒扁舟见早梅。宋玉宅边新酒美，巫山庙下暮猿哀。
樵柯烂尽棋方剧，客甑炊成梦未回。已把痴顽敌忧患，不劳团扇念寒灰。

书　　叹

少年志欲扫胡尘，至老宁知不少伸。览镜已悲身潦倒，横戈空觉胆轮囷。
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与卜邻。西望不须揩病眼，长安冠剑几番新。

醉　　题

勿笑山翁病满躯，胸中侠气未全无。双瞳遇醉犹如电，五木随呼尽作卢。
代北胡儿富羊马，江南奇士出菰芦。何由亲奉平戎诏，蹴踏关中建帝都。

书　　愤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秋　　兴

秋风又满会稽城，有客飘然万事轻。久向林间得佳趣，不知身外有浮名。
蒲萄雨足初全紫，乌桕霜前已半赪。欲把一杯终觉懒，老来怀抱为谁倾。

梦至洛中观牡丹繁丽溢目觉而有赋

两京初驾小羊车，憔悴江湖岁月赊。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

妖魂艳骨千年在，朱弹金鞭一笑哗。寄语毡裘莫痴绝，祈连还汝旧风沙。

自　　嘲

岁月推迁万事非，放翁可笑白头痴。此生竟出古人下，有志尚如年少时。
僻学固应知者少，长歌莫问和予谁。自嘲自解君毋怪，老大从人百不宜。

老　　怀

身见高皇再造初，名场流辈略无馀。旧书科斗才存字，薄业蜗牛仅有庐。
迂士岂堪新贵使，少年自与老人疏。荒园寂寂堆霜叶，抱甕何妨日灌蔬。

初寒病中有感

楚水枫林霜露新，白头一叟正吟呻。牛衣未起王章疾，马磨何伤许靖贫。
治道本来存简册，神州谁与静烟尘。新亭对泣犹稀见，况觅夷吾一辈人。

寄天封明老

浪迹天台一梦中，距今四十五秋风。胜游回首似昨日，衰病侵入成老翁。
圣寺参差石桥外，仙蓬缥缈玉霄东。因君又动青鞋兴，目断千峰翠倚空。

溪 上 作　二首

落日溪边杖白头，破裘不补冷飕飕。戆愚酷信纸上语，老病犹先天下忧。
末俗陵迟稀独立，斯文崩坏欲横流。绍兴人物嗟谁在，空记当年接俊游。

伛偻溪头白发翁，暮年心事一枝筇。山衔落日青横野，雅起平沙黑蔽空。
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东山七月犹关念，未忍沉浮酒盏中。

咏　　史

夜雨灯前感慨深，为邦一士重千金。风云未展康时略，天地能知许国心。
剑忽拄颐都将相，帽曾□耳隐山林。英雄自古常如此，君看隆中梁甫吟。

春夜读书

枉是儒冠遇太平，穷人哪许共功名。枯肠不饱三升稷，皓首犹亲二尺檠。
寓世已为当去客，爱书更付未来生。夜阑抚几愁无奈，起视离离斗柄倾。

春晚村居

一事元无可得忙，悠然半醉倚胡床。牡丹枝上青春老，燕子声中白日长。
身世已如风六鹢，文章仍似闰黄杨。太平有象无人识，南陌东阡捣䄇香。

书　　叹

高庙衣冠月出游，中原父老泪交流。诸公谁效回天力，散吏空怀恤纬忧。
雨细渔庵晨举网，月明耕陇夜驱牛。神州克复知何日，北望飞蓬万里秋。

题阳关图

谁画阳关赠别诗，断肠如在渭桥时。荒城孤驿梦千里，远水斜阳天四垂。
青史功名常蹭蹬，白头襟抱足乖离。山河未复胡尘暗，一寸孤愁只自知。

闲　　中

闲中高趣傲羲皇，身卧维摩示病床。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
门无客至惟风月，案有书存但老庄。问我东归今几日，坐看庭树六番黄。

晨　　起

晨起梳头拂面丝，行年七十岂前期。此身犹著几两屐，长日惟消一局棋。
空釜生鱼忍贫惯，闲门罗雀与秋宜。区区名义真当勉，正是先师戒得时。

自　　咏

常记当年入洛初，华灯百万掷樗蒱。平生意薄刀笔吏，投老身为山泽臞。
已罢向空书咄咄，尚能击缶和呜呜。今朝客至无寻处，正伴园丁斸芋区。

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　二首

放翁老手竟超然，俗子何由与作缘。百榼旧曾夸席地，一窗今复幻壶天。
梦回橙在屏风曲，雨霁梅迎拄杖前。吾爱吾庐得安卧，笑人思颍忆平泉。

美睡宜人胜按摩，江南十月气犹和。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月上忽看梅影出，风高时送雁声过。一杯太淡君休笑，牛背吾方扣角歌。

冬夜独酌

寒水茫茫浸月明，疏钟杳杳带霜清。一樽浊酒有妙理，十里荒鸡非恶声。
物外虽增新跌宕，胸中未洗旧峥嵘。颓然坐睡蒲团稳，残火昏灯伴五更。

郊行夜归书触目

老翁病起厌端居，随意东西不问途。霜野草枯鹰欲下，江天云湿雁相呼。
空垣破灶逃租屋，青帽红灯卖酒垆。未畏还家踏泥潦，园丁持炷小儿扶。

十一月五日夜半偶作

草径江村人迹绝，白头病卧一书生。窗间月出见梅影，枕上酒醒闻雁声。
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后生谁记当年事，泪溅龙床请北征。

闲中书事 二首

病过新年逐日添，清愁残醉两厌厌。惜花萎去常遮日，待燕归来始下帘。
堂上清风生玉麈。涧中寒溜注铜蟾。一生留滞君休叹，意望天公本自廉。

一亩山园半亩池，流年忽逮挂冠期。卖花醉叟剗红桂，种药高僧寄玉芝。
午枕为儿哦旧句，晚窗留客算残棋。登庸策免多新报，老子痴顽总不知。

感　　昔 二首

三著朝冠入上都，黄封频醉渴相如。马慵立仗宁辞斥，兰偶当门敢怨锄。
富贵尚思还此笏，衰残故合爱吾庐。灯前目力依然在，且尽山房万卷书。

五丈原头秋色新，当时许国欲忘身。长安之西过万里，北斗以南惟一人。
往事已如辽海鹤，馀年空羡葛天民。腰间白羽凋零尽，却照清溪整角巾。

登 东 山

漆园傲吏养生主，栗里高人归去来。俱作放翁新受用，不妨平地脱尘埃。
松崖壁立临樵坞，竹径蛇蟠上啸台。送尽夕阳山更好，与君踏月浩歌回。

记九月三十日夜半梦

一梦邯郸亦壮哉，沙堤金辔络龙媒。两行画戟森朱户，十丈平桥夹绿槐。
东阁群英鸣珮集，北庭大战捷旗来。太平事业方施设，谁遣晨鸡苦唤回。

蜀僧宗杰来乞诗三日不去作长句送之

看遍东南数十州，寄船却泝蜀江秋。孤云两角山亡恙，斗米三钱路不忧。
万里得诗长揖去，他年挈笠再来不。放翁烂醉寻常事，莫笑黄花插满头。

老 学 庵

穷冬短景苦匆忙，老学庵中日自长。名誉不如心自肯，文辞终与道相妨。
吾心本自同天地，俗学何知溺粃糠。已与儿曹相约定，勿为无益费年光。

枕上偶成

放臣不复望修门，身寄江头黄叶村。酒渴喜闻疏雨滴，梦回愁对一灯昏。
河潼形胜宁终弃，周汉规模要细论。自憾不如云际雁，南来犹得过中原。

雨夜有怀张季长少卿

放翁虽老未忘情，独卧山村每自惊。鼎鼎百年如电速，寥寥一笑抵河清。
梅初破蕾行江路，灯欲成花听雨声。正用此时思剧饮，故交零落怆馀生。

忆　　昔

忆昔轻装万里行，水邮山驿不论程。屡经汉帝烧馀栈，曾宿唐家雪外城。
壮志可怜成昨梦，残年惟有事春耕。西窗忽听空阶雨，独对青灯意未平。

春　　思

七十老翁身退耕，可怜未减旧风情。典衣取酒那论价，秉烛看花每到明。
江浦时时逢画楫，寺楼处处听新莺。此生无复阳关梦，不怕樽前唱渭城。

六月二十四日夜分梦范致能李知几尤延之同集江亭诸公请予赋诗记江湖之乐诗成而觉忘数字而已

露箬霜筠织短蓬，飘然来往淡烟中。偶经菱市寻溪友，却拣苹汀下钓筒。
白菡萏香初过雨，红蜻蜓弱不禁风。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

七月二十四日作

闲拂青锔一惘然，此生应老海云边。凉□入袂诗初就，幽鸟呼人梦不全。
天上鹊归星渚冷，月中桂长露华鲜。射胡羽箭凋零尽，坐负心期四十年。

秋夜示儿辈

吴下当时薄阿蒙，岂知垂老叹途穷。秋砧巷陌昏昏月，夜烛帘栊袅袅风。
缩项鳊鱼收晚钓，长腰粳米出新砻。儿曹幸可团栾语，忧患如山一笑空。

自　　嘲

身见绍兴初改元，百罹敢料至今存。生涯破碎馀龙具，学问荒唐守兔园。
独立未除还笏气，馀生犹待阖棺论。北窗灯暗霜风恶，且置孤愁近酒樽。

夜　　坐

杳杳霜钟十里声，娟娟江月半窗明。陈编欲绝犹堪读，微火相依更有情。
九曲烟云新散吏，百年铅椠老诸生。颓然待旦君无笑，尚胜闻鸡赋早行。

初拜再领祠宫之命有感

黄纸初开喜可知，追怀平昔却成悲。生当京国承平日，仕及皇家再造时。
小草出山初已误，断云含雨欲何施。儿孙贺罢仍无事，却赴幽人把钓期。

书　　愤　二首

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
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衰迟罢试戎衣窄，悲愤犹争宝剑寒。
远戍十年临的博，壮图万里战皋兰。关河自古无穷事，谁料如今袖手看。

病中夜赋

客如病鹤卧还起，灯似孤萤阖复开。苜蓿花催春事去，梧桐叶送雨声来。
荣河温洛几时复，志士仁人空自哀。但使胡尘一朝静，此身不憾死蒿莱。

书　　感

夺璧元知价不雠，屠龙谁信本无求。哦诗声里岁时速，忧国泪边天地秋。
已欠谢安俱泛海，况无王粲与登楼。此身著处凭君记，万里烟波没白鸥。

雪夜感旧

江月亭前桦烛香，龙门阁上驮声长。乱山古驿经三折，小市孤城宿两当。
晚岁犹思事鞍马，当时那信老耕桑。绿沈金锁俱尘委，雪洒寒灯泪数行。

忆　　昔

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夜栖高冢占星象，昼上巢车望虏尘。
共道功名方迫逐，岂知老病只逡巡。灯前抚卷空流涕，何限人间失意人。

卷二十五

陆放翁七律下 一百九十二首

自　　规

曲肱饮水彼何人，汝独何为厌贱贫。大节勿汙千载史，少时便尽百年身。
图书幸可传遗业，鸡黍何妨约近邻。今日仲秋还小雨，剩锄麦垄待新春。

学　　书

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直，窗底自用十年功。
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拏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

书　　喜 三首

水际柴荆键不开，野人相觅漫敲推。寒鸦阵黑疑云过，老木声酣认雨来。
酒价日低常得醉，官租时办不劳催。平生未省如今乐，却笑旁观误见哀。

今年端的是丰穰，十里家家喜欲狂。俗美农夫知让畔，化行蚕妇不争桑。
酒坊饮客朝成市，佛庙村伶夜作场。身是闲人新病愈，剩移霜菊待重阳。

满川秋获重赪肩，拾穗儿童拥道边。夜夜江村无吠犬，家家市步有新船。
夺攘不复忧山越，安乐浑疑是地仙。惟有衰翁最知达，避胡犹记建炎年。

病中排闷

面骨峥嵘鬓雪新，承平版籍有遗民。心虽愿继无传学，力不能支已废身。
开卷眼昏如隔雾，拥炉肺渴欲生尘。老庞亦有儿孙念，付与天公不问人。

吴体寄张季长

九月十月天雨霜，江南剑南途路长。平生故人阻携手，万里一书空断肠。
人生强健已难恃，世事变迁那可常。两家子孙各长大，他年穷达毋相忘。

书　　感

常记当年赋子虚，公卿交口荐相如。岂知鹤发残年叟，犹读蝇头细字书。
出处幸逃千载笑，功名从负此心初。荒园落叶纷如积，日暮归来自荷锄。

舍北晚步

漠漠炊烟村远近，冬冬傩鼓埭西东。三叉古路残芜里，一曲清江淡霭中。
外物已忘如弃屣，老身无伴等羁鸿。天寒寂寞篱门晚，又见浮生一岁穷。

予数年不至城府丁巳火后今始见之

陈迹关心已自悲，劫灰满眼更增欷。山川壮丽昔无敌，城郭萧条今已非。
窣堵招提俱昨梦，祝融回禄尚馀威。故交减尽新知少，纵保桑榆谁与归。

五月七日拜致仕敕口号　二首

剡曲东归日醉眠，冰衔屡忝武夷仙。恩如长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
一札疏荣驰厩置，两儿扶拜望云天。坐縻半俸犹多愧，月费公朝二万钱。

黄纸东来墨未干，孤臣恩许挂朝冠。小儿扶出迎门拜，邻舍相呼拥路观。
白首奉身归畎亩，清宵无梦接鹓鸾。从今剩把花前酒，忧患都空量自宽。

书　　懒

此身不觉老侵寻，残发萧萧雪满簪。那有新诗书触目，亦无闲话问安心。
塞垣西戍茫如梦，省户东归病至今。一懒便知生世了，午窗酣枕敌千金。

村东晚眺

饱食无营过暮年，筇枝到处一萧然。清秋欲近露沾草，新月未高星满天。
远火微茫沽酒市，丛蒲窸窣钓鱼船。哦诗每憾工夫少，又废西窗半夜眠。

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予晚岁料理故书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长句以识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

冀北当年浩莫分，斯人一顾每空群。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惟使君。
后进何人知大老，横流无地寄斯文。自怜衰钝辜真赏，犹窃虚名海内闻。

晓　　赋

八月江湖风露秋，时闻脱叶下梧楸。离离斗柄西南指，烂烂天河今古流。
人语正欢过古埭，角声三弄下谯楼。百城已共丰年乐，一老犹怀卒岁忧。

游近山

羸病知难赋远游，尚寻好景送悠悠。乱山孤店雁声晚，一马二童溪路秋。
扫壁有僧求醉墨，倚楼无客话清愁。残年敢望常强健，到处临归为小留。

示儿子

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为农为士亦奚异，事国事亲惟不欺。
道在六经宁有尽，躬耕百亩可无饥。最亲切处今相付，熟读周公七月诗。

初冬有感 二首

衰发萧萧满镜丝，情怀非复似平时。风霜十月流年感，碪杵三更游子悲。
闽峤故人消息恶，蜀江遗老素书迟。一箪豆饭休嫌薄，赋分羁穷合自知。

峨冠本愿致唐虞，白首那知堕腐儒。碌碌不成千载事，骎骎又见一年徂。
无僧解辍斋厨米，有吏频征瘦地租。要信此翁顽到底，只持一笑了穷途。

斋中弄笔偶书示子聿

左右琴樽静不哗，放翁新作老生涯。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茶。
书为半酣差近古，诗虽苦思未名家。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

北望感怀

荣河温洛帝王州，七十年来禾黍秋。大事竟为朋党误，遗民空叹岁时遒。
乾坤憾入新丰酒，霜露寒侵季子裘。食粟本同天下责，孤臣敢独废深忧。

白　　发

萧萧白发濯沧浪，剡曲西南一草堂。饮水读书贫亦乐，杜门养病老何伤。
已成五亩扶犁叟，谁记三朝执戟郎。正似篱边数枝菊，岁残犹复耐冰霜。

病退颇思远游信笔有作

平日身如不系舟，曾从楚尾客秦头。风生江浦千帆晓，月落山城一笛秋。
万事只能催白发，百年终是卧荒丘。扶衰强项君休笑，尚忆人间汗漫游。

自　　嘲

少读诗书陋汉唐，暮年身世寄农桑。骑驴两脚欲到地，爱酒一樽常在傍。
老去形容虽变改，醉来意气尚轩昂。太行王屋何由动，堪笑愚公不自量。

寄赠湖中隐者

高标绝世不容亲，识面无由况卜邻。万顷烟波鸥境界，九秋风露鹤精神。
子推绵上终身隐，叔度颜回一辈人。无地得申床下拜，夜闻吹笛度烟津。

观画山水

古北安西志未酬，人间随处送悠悠。骑驴白帝城边雨，挂席黄陵庙外秋。
大网截江鱼可鲙，高楼临路酒如油。老来无复当年快，聊对丹青作卧游。

枕 上 作 二首

无地容锥四壁空，浩然亦未怆途穷。梦回倦枕灯残后，诗在空阶雨滴中。
徂岁易成双鬓秃，故人难复一樽同。唐安万里音尘绝，谁为寒沙问断鸿。

萧萧白发卧扁舟，死尽中朝旧辈流。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
郑虔自笑穷耽酒，李广何妨老不侯。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著句写清愁。

初　寒

逐禄天涯半此生，明时宽大许归耕。山围鱼市寒无色，雨掠蓬窗夜有声。
白发青灯身潦倒，残芜落叶岁峥嵘。尔来有喜君知否，买得乌犍万事轻。

早凉熟睡

灵台虚湛气和平，投枕逡巡梦即成。屋角鸣禽呼不觉，手中书册堕无声。
百年日月飞双毂，千古山河战一枰。赖有莲峰遗老在，白云深处主齐盟。

倚　楼

千里江山入倚楼，高吟聊复写吾忧。诗书幸有先人业，贫贱初非学者羞。
数掩槿篱端可老，一杯藜粥尚何求。东陂未插青秧遍，且与邻翁卜雨鸠。

村　西

乱山深处小桃源，往岁求浆忆叩门。高柳簇桥初转马，数家临水自成村。
茂林风送幽禽语，坏壁苔侵醉墨痕。一首清诗记今夕，细云新月耿黄昏。

闭　户

收身归死镜湖傍，闭户悠悠白日长。巷僻断非容驷路，肠枯那有蹴蔬羊。
书生正可蹈东海，世事漫思移太行。睡起不知天早暮，坐看萤度篆盘香。

长　饥

病卧穷阎负圣时，本来吾道合长饥。朝不及夕未妨乐，死何如生行自知。
早年羞学仗下马，末路幸似泥中龟。烟波一叶会当逝，吹笛高人有素期。

题斋壁

镜水西头破茅屋，绍兴初载旧书生。门无车马终年静，身卧云山万事轻。
三釜昔伤贫藉禄，一廛今幸老为氓。断蓬不是无飞处，莫与飘风抵死争。

昼卧初起书事

岁华病思两侵寻，静看槐楸转午阴。待睡不来聊小憩，煅诗未就且长吟。

还山久洗天涯憾，谢事新谐物外心。忽有故人分禄米，呼儿先议赎雷琴。

偶作夜雨诗明日读而自笑别赋

俗情向者未全忘，洗以萦帘一缕香。得失故应常浩浩，是非正可付苍苍。
残蝉不断知秋近，双燕归来伴昼长。谁识龟堂新力量，东家却笑接舆狂。

晚凉述怀

末学常忧堕吝骄，晚知鹏鷃本逍遥。屏医却药疾良已，破械空囹盗自消。
父子终身美藜藿，交游大半是渔樵。衡门日落西风起，又著藤冠度野桥。

梅　　市

梅市柯山小系船，开篷惊起醉中眠。桥横风柳荒塞外，月堕烟钟缥缈边。
客思况经孤驿路，诗情又入早秋天。如今老病知何憾，判断江山六十年。

秋　　思

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山醉亦休。
衣杵相望深巷月，井桐摇落故园秋。欲舒老眼无高处，安得元龙百尺楼。

秋　　望

快哉一雨洗浮尘，却喜郊原霁色匀。野火已亡秦相篆，江涛犹托伍胥神。
登临顿觉清秋早，流落空悲白发新。东望思陵郁葱里，老民犹及见时巡。

天凉时往来湖山间有作

万壑千岩自古传，青鞋布袜更谁先。泛舟菰脆鲈肥地，把酒橙黄桔绿天。
秦篆旧碑荒草棘，禹书遗穴惨风烟。谁知陆子登临日，已近浮生八十年。

雨 夜 叹

秋雨何曾住一滴，老夫危坐欲三更。开元贞观事谁问，温洛荣河尘未清。
丰年犹有饿死虑，破屋自爱读书声。刺经作制岂不美，无奈人间痛哭生。

读　　史

青灯耿耿夜沉沉，掩卷凄然感独深。恤纬不遑嫠妇叹，美芹欲献野人心。
孤忠要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君看宣王何似主，一篇庭燎未忘箴。

客去追记坐间所言

征西幕罢几经春，叹息儿音尚带秦。每为后生谈旧事，始知老子是陈人。
建隆乾德开王业，温洛荣河厌虏尘。倘得此生重少壮，临危敢爱不赀身。

生日子聿作五字诗十首为寿追怀先亲泫然有作

我生尚及宣和末，颁历频惊岁月移。负米养亲无复日，蓼莪废讲岂胜悲。
渡江百口今谁在，抱憾终身只自知。文字虚名何足道，樽前愧汝十章诗。

江　　上

禹会桥头江渺然，隔江村店起孤烟。冷云垂野雪方作，断雁叫群人未眠。
万里漂流归故国，一生蹭蹬付苍天。暮年尚欲师周孔，未遽长斋绣佛前。

冬　　朝

风入园林彻夜鸣，晓看黄叶与阶平。篝炉火著衣初暖，爨釜薪干粥已成。
洁己功夫先盥颒，正心事业始冠缨。圣贤虽远诗书在，殊胜邻翁击磬声。

冬　　暮

晓角昏钟为底忙，岂容老子更禁当。乘除富贵惟身健，补贴光阴有夜长。
临水小轩初见月，满庭残叶不禁霜。巴江尺素何时到，剩著新诗寄断肠。

书　　喜

堪笑龟堂老更顽，天教白发看青山。家居禹庙兰亭路，诗在林逋魏野间。
略计未尝三日醒，细推犹得半生闲。今年况展南湖面，朝借樵风暮可还。

有道流过门留与之语颇异口占赠之

万里纵横自在身，偶然来看剡溪春。取将月去闲娱客，携得云归远寄人。

缩地不妨游汗漫，移山随处对嶙峋。须君更出囊中剑，一为关河洗虏尘。

小饮梅花下作

脱巾莫叹发成丝，六十年间万首诗。排日醉过梅落后，通宵吟到雪残时。
偶容后死宁非幸，自乞归耕已憾迟。青史满前闲即读，几人为我作蓍龟。

送施武子通判

初入修门鬓未秋，安期千里接英游。退归久散前三众，迈往欣逢第一流。
只道升沉方异趣，岂知气类肯相求。龙钟不得临江别，目断西陵烟雨舟。

散步湖堤上时方浚湖水面稍渺弥矣

老觉人间万事轻，不妨闲处得闲行。西山鸟没暮云合，南浦波平春水生。
孤操不渝无鹤怨，淡交耐久有鸥盟。先民幸处吾能胜，生长兵间老太平。

舍外弥望皆青秧白水喜而有作

此处天教著放翁，舍旁烟树晚空濛。一无可憾得归老，寸有所长能忍穷。
东作已趋尧旧俗，南薰方咏舜遗风。谢安勋业能多少，枉是匆匆起剡中。

雨夜观史

读书雨夜一灯昏，叹息何由起九原。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
未能剧论希扪虱，且复长歌学叩辕。他日安知无志士，经过指点放翁门。

自局中归马上口占

幼舆只合著山岩，误被恩光不盖惭。人怪衰翁烦尺一，心知造物赋朝三。
飞腾岂少摩云鹘，蹙缩方同作茧蚕。安得公朝悯枯朽，早教归卧旧茅庵。

秋　　思 二首

乌帽翩翩九陌尘，杖藜谁记岸纶巾。遗簪见取终安用，敝帚虽微亦自珍。
廊庙似闻怜老病，云山渐欲属闲身。墙隅苜蓿秋风晚，独倚门扉感慨频。

霜露初侵季子裘，山川空赋仲宣楼。梦回最怯闻衣杵，病起常忧负酒筹。
日月往来双转毂，乾坤成坏一浮沤。书生事业无多许，二寸毛锥老未休。

史院晚出

已乞残骸老故丘，误恩重作道山游。龙津雨过桥如拭，凤阙烟销瓦欲流。
直舍小眠钟报午，归途微冷叶飞秋。心知伏枥无千里，纵有王良也合休。

怀 故 山

老怯京尘化素衣，无端抛掷钓鱼矶。碧云又见日将暮，芳草不知人念归。
万事莫论羁枕梦，一身方堕乱书围。岷山学士无消息，空想灯前语入微。

访客至北门抵暮乃归

北郭那辞十里遥，上车且用慰无聊。九衢浩浩市声合，四野酣酣雪意骄。
清镜乍磨临绿浦，长虹横绝度朱桥。归来熟睡明方起，卧听邻墙趁早朝。

寄题儒荣堂

军容基祸庙谋疏，尚记文登遣使初。只道大功随指顾，至今遗种费诛锄。
还朝不遣参麟笔，寓直空闻上石渠。剩办杀青君记取，龙庭焚尽始成书。

送任夷仲大监

往者江淮未彻兵，丹阳邂逅识耆英。叩门偶缀诸公后，倒屣曾蒙一笑迎。
敢意痴顽成后死，相从仿佛若平生。小诗话别初何有，一段清愁伴橹声。

孤坐无聊每思江湖之适

世上元无第一筹，此身只合卧沧洲。舻摇渔浦苍茫月，帆带松江浩荡秋。
有酒人家皆可醉，无僧山寺亦闲游。老来阅尽荣枯事，万变惟应一笑酬。

武　　林

皇舆久驻武林宫，汴雒当时未易同。广陌有风尘不起，长河无冻水常通。
楼台飞舞祥烟外，鼓笛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间几来往，都人谁解记衰翁。

立春后十二日命驾至郊外戏书触目 三首

身兼老病常归卧，天半阴晴偶出游。鹦鹉碧笼当户外，秋千画柱出墙头。

年华冉冉飞双翼，梦境悠悠寄一沤。旅食都门那可久，少留应为赋春愁。

宫云缥缈漏声迟，梦里华胥却自疑。春浅风光先盎盎，时平节物共熙熙。
画帘不卷闻人语，玉勒徐行避酒旗。阅尽辈流身独健，恍如随计入都时。

丹成不服怕升天，岂料乘风到日边。九陌楼台生细霭，万家弦管送流年。
香车宝马沿湖路，绣幕金罍出郭船。折简亦思招客醉，不堪春困又成眠。

出谒晚归

万卷纵横眼欲盲，偶随尺一起柴荆。渊鱼脱水知难悔，野鹤乘车只自惊。
苑路落梅轻有态，御沟流水细无声。红尘朝暮何时了，促驾归来洗破觥。

东轩花时将过感怀 二首

小轩风月得婆娑，尽付流年与啸歌。细数一春今过半，正令百岁亦无多。
还家常恐难全璧，阅世深疑已烂柯。只欲闭门捨倦枕，晚风无奈落花何。

社雨晴时燕子飞，园林何许觅芳菲。江山良是人谁在，天地无私春又归。
残史有期成汗简，修门即日挂朝衣。人生念念皆堪悔，敢效渊明叹昨非。

舟行钱清柯桥之间

逾年梦想会稽城，喜挂高帆浩荡行。未见东西双白塔，先经南北两钱清。
儿童鼓笛迎归舰，父老壶觞叙别情。想到吾庐犹未夜，竹间正看夕阳明。

子聿至湖上待其归

舍北犬吠迎归航，老翁待儿据胡床。碧云忽起欲吞日，黄叶自凋非贾霜。
十风五雨岁则熟，左飧右粥身其康。岂无深谷结茅屋，父子读易消年光。

对酒示坐中

绿橙丹柿斗时新，一笑聊夸老健身。大度乾坤容纵酒，多情风月伴垂纶。
初生京洛逢时泰，幼度江淮避虏尘。八十年间穷不死，犹能涧底束荆薪。

北　　窗

破屋颓垣啸且歌，一窗随处寄婆娑。阅人每叹同侪少，遇事方知去日多。

云湿沙洲秋下雁，雨来荻浦夜鸣鼍。何时更续扁舟兴，剩载郫筒醉绿萝。

冬夜对书卷有感

人生如梦终当觉，世事非天孰可凭。万卷虽多当具眼，一言惟恕可铭膺。
所闻要足敌忧患，吾道岂其无废兴。白发萧萧年八十，依然父子短檠灯。

寄题王才臣山居

王子自少无他娱，求佳山林结草庐。头童齿豁已衰矣，衣敝屦空常晏如。
出游耻怀袮衡刺，归卧尽读倚相书。他日叩门倾白堕，要看著句到黄初。

读书有感

洙泗诸生尊所闻，岂容兀者亦中分。焚经竞欲愚黔首，亡史谁能及阙文。
吾道固应千古在，几人虚用一生勤。世间倚相何曾乏，会与明时诵典坟。

春晚雨中作

冉冉流光不贷人，东园青杏又尝新。方书无药医治老，风雨何心断送春。
乐事久归孤枕梦，酒痕空伴素衣尘。畏途回首涛澜恶，赖有云山著此身。

野步至近村

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
妇女相呼同夜绩，比邻竭作事春耕。勿言野馌无盐酪，笋蕨何妨淡煮羹。

遣　　兴 二首

聒聒鸣鸠莫笑渠，百年我亦旋枝梧。病知药物难为验，老觉人间不足娱。
茅屋何妨度寒暑，蔬餐且可遣朝晡。钓船一出无寻处，千顷江边雪色芦。

老荷君恩许醉眠，散人名号愧妨贤。久叨物外清闲福，粗识诗中造化权。
风月四时随指顾，乾坤一气入陶甄。新秋更欲浮沧海，卧看云帆万里天。

溪上避暑 二首

暮年事业转悠悠，尽日投竿杜若洲。世上漫言天爱酒，古来宁有地埋忧。
全家只合云山老，万事空惊岁月遒。褫带脱冠犹病暍，正平颇忆著岑牟。

短发飕飕彻顶凉，悠哉随处据胡床。但怜鹊影翻残月，不憾蝉声送夕阳。
门巷阴阴桐叶暗，汀洲漠漠藕花香。寓形宇内终烦促，安得骑鲸下大荒。

湖　　上

石帆山下旧苔矶，回首平生念念非。秋早明河低接地，夜深白露冷侵衣。
风生古戍笳争发，月过横塘鹊独飞。却看宦途倾夺地，恍然败将脱重围。

书　　事

北征谈笑取关河，盟府何人策战多。扫净烟尘归铁马，剪空荆棘出铜驼。
史臣历纪平戎策，壮士遥传入塞歌。自笑书生无寸效，十年枉是枕琱戈。

野　　兴 二首

早见高皇宇宙新，耄年犹作太平民。虚名仅可欺横目，戆论曾经犯逆鳞。
原野暮云低欲雨，陂湖秋水浩无津。萧条生计君无笑，一钵藜羹敌八珍。

饱见人间行路难，暂陪鸳鹭意先阑。集仙院里三题石，神武门前两挂冠。
饥饿了无千里志，倦飞元怯九霄寒。客来莫笑蓬窗陋，若比巢居已太宽。

秋　　兴

世事元看等一毫，纷纷宠辱陋儿曹。雁行横野月初上，桐叶满庭霜未高。
细考虫鱼笺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更馀一事君知否，卧听床头滴小槽。

风雨夜坐

寒风凄紧雨空濛，舍北新丹数树枫。欹枕旧游来眼底，掩书馀味在胸中。
松明对影谈玄客，軀火围炉采药翁。君看龟堂新境界，固应难与俗人同。

月夕幽居有感

五岳名山采药身，可怜骑马踏京尘。浮名本是挻灾物，谢事宁非得道因。
出岫每招云结伴，巢松仍与鹤为邻。剑南旧隐虽乖隔，依旧柴门月色新。

寒夜将旦作

白发垂肩无二毛，胸中消尽少年豪。河倾月没夜将旦，木落草枯秋已高。

窗下灯残候虫语，墙隅栖冷老鸡号。曲肱不复更成寐，起视寒空如断鳌。

舟 中 作

一叶轻舟一破裘，飘然江海送悠悠。闲知睡味甜如蜜，老觉羁怀淡似秋。
失侣云间孤雁下，耐寒波面两凫浮。年逾八十真当去，似为云山尚小留。

元日读易

伏羲三十馀万岁，传者太山一毫茫。春秋虽自鲁麟绝，礼乐盖先秦火亡。
孟轲财能道封建，孔子已不言鸿荒。於虖易学幸未泯，安得名山处处藏。

书 叹

无能自号痴顽老，尚健人称矍铄翁。未向松根藏病骨，尚寻花底醉春风。
翩翩孤影如归鹤，冉冉流年付断蓬。曾谒高皇识隆准，伤心无复一人同。

夜 兴

脱冠残发冷飕飕，北斗阑干河汉秋。木末有风栖鹊起，亭皋无月乱萤流。
酒悭仅得时时醉，诗退难禁夜夜愁。欲睡不妨还小立，一声菱唱起沧洲。

读赵昌甫诗卷

蜗庐溽暑不可过，把卷一读赵子诗。如游麻源第三谷，忽见梅花开一枝。
寄书问讯不可得，握臂晤语应无期。惟当饮水绝火食，海山忽有相逢时。

醉 题

来往人间今几时，悠悠日月独心知。寻僧共理清宵话，扫壁闲寻往岁诗。
匹马秋风入条华，孤舟暮雪钓湘漓。只愁又踏关河路，荆棘铜驼使我悲。

秋 望

千里郊原俯莽苍，三江烟水接微茫。横林虫镂无全叶，新雁风惊有断行。
神禹祠庭遗剑佩，先秦金石古文章。一樽莫憾盘飧薄，终胜登楼忆故乡。

秋夜思南郑军中

五丈原头刁斗声，秋风又到亚夫营。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闲云不计程。
盛事何由观北伐，后人谁可继西平。眼昏不奈陈编得，挑尽残灯不肯明。

湖　　上

飘然世外更何求，终日桥边弄钓舟。回视老身犹长物，纵无炊米莫闲愁。
烟生墟落垂垂晚，雁下陂湖处处秋。欲觅高人竟安在，又闻长笛起沧洲。

自　　规

忿欲俱生一念中，圣贤本亦与人同。此心少忍便无事，吾道力行方有功。
碎首宁闻怨飘瓦，关弓固不慕冥鸿。老翁已落江湖久，分付馀年一短篷。

枕 上 作

一室幽幽梦不成，高城传漏过三更。孤灯无焰穴鼠出，枯叶有声邻犬行。
壮日自期如孟博，残年但欲慕初平。不然短楫弃家去，万顷松江看月明。

怀　　旧

身是人间一断蓬，半生南北任秋风。琴书昔作天涯客，蓑笠今成泽畔翁。
梦破江亭山驿外，诗成灯影雨声中。不须强觅前人比，道似香山实不同。

秋晚书怀 二首

七泽三巴日月长，即今万事付茫茫。结庐穷僻新知少，属疾沈绵旧学荒。
中夜饭牛初上坂，千年化鹤复还乡。自怜尚觉身为累，剩蓄荆薪待雪霜。

颓然兀兀复腾腾，万事惟除死未曾。无奈喜欢闲弄水，不胜顽健远寻僧。
唤船野岸横斜渡，问路云山曲折登。却笑吾儿多事在，夜分未灭读书灯。

忆　　昔

忆昔先皇绌柄臣，招徕贤隽聚朝绅。宁知遗憾忽千载，追数同时无一人。
薶骨九原应已朽，残书数帙尚如新。此身露电那堪说，也复灯前默怆神。

蜀　　汉

忆昔遨游蜀汉间，骎骎五十尚朱颜。呼鹰雪暗天回路，采药云迷御爱山。
旧事已无人共说，征途犹与梦相关。夕阳不觉凭阑久，待得林鸦接翅还。

唐　　虞

唐虞虽远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违。大道岂容私学裂，专门常怪世儒非。
少林尚忌随人转，老氏亦尊知我稀。能尽此心方有得，勿持糟粕议精微。

望永思陵

高帝中兴万物春，青衫曾忝缀廷绅。仕为将相却常事，年及耄期能几人。
早幸执殳观北伐，晚叨秉笔纪东巡。归耕况复苍梧近，郁郁葱葱佳气新。

闭　　户

乞身林下养衰残，闭户宁容外物干。正使有为终淡泊，未能无疾已嫌安。
寸阴息念如年永，丈室端居抵海宽。老子尔来深达此，却轻儿女话团栾。

秦皇酒瓮下垂钓偶赋

酒瓮山边古钓矶，沙鸥与我共斜晖。目前虽有小得丧，天下岂无公是非。
沧海横流何日定，古人复起欲谁归。道边醉倒君奚憾，岂失风尘一布衣。

初夏出游　三首

早缘疏拙遂归耕，晚为沈绵得养生。药镵钓竿缘已熟，海村山市眼偏明。
安西万里人何在，广武千年憾未平。但使莲峰归路稳，亦无闲手揖公卿。

平生与世旷周旋，惟有清游意独便。小灶炊菰山市口，束刍秣蹇海云边。
春融憾欠舒长日，秋爽已悲摇落天。首夏清和真妙语，为君诵此一欣然。

泥黦棕鞋雨垫巾，闲游又送一年春。长歌聊对圣贤酒，羸病极知朝暮人。
废堞荒郊闲吊古，朱樱青杏正尝新。桃源自爱山川美，未必当时是避秦。

暑夜泛舟 二首

暑气方然一鼎汤，偶呼舴子夜追凉。微风忽起发根冷，阙月初升林影长。
渐近场中闻笑语，却从堤外看帆樯。超然自适君知否，身世从来付两忘。

烈暑原知不可逃，天将清夜付吾曹。小舟行处浦风急，健鹘归时山月高。
愚智极知均腐骨，利名何啻一秋毫。等闲分得吴松水，安用并州快剪刀。

观邸报感怀

六圣涵濡寿域民，耄年肝胆尚轮囷。难求壮士白羽箭，且岸先生乌角巾。
幽谷主盟猿鹤社，扁舟自适水云身。却看长剑空三叹，上蔡临淮奏捷频。

对　酒

断简残编不策勋，东皋犹得肆微勤。荣枯一枕春来梦，聚散千山雨后云。
烟水幸堪供眼界，世缘何得累心君。床头小瓮今朝熟，拨置闲愁且一欣。

感　事

曾事高皇接隽游，君恩天地若为酬。济时已负终身愧，谋己常从一笑休。
在昔风尘驰厩置，即今烟雨暗畊畴。孤愁欲豁宁无地，野店逢僧每小留。

秋　思

诗人本自易悲伤，何况身更忧患场。乌鹊成桥秋又到，梧桐滴雨夜初凉。
江南江北堠双只，灯暗灯明更短长。安得平生会心侣，一尊相属送流光。

闲　游

大冠长剑已焉哉，短褐秃巾归去来。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
麦经小雨家家下，菊著新霜处处开。自笑闲游心未歇，青鞋踏碎白云堆。

记　梦

久住人间岂自期，断砧残角助凄悲。征行忽入夜来梦，意气尚如年少时。
绝塞但惊天似水，流年不记鬓成丝。此身死去诗犹在，未必无人粗见知。

书几试笔

鬓毛萧飒齿牙疏，九十侵寻八十馀。屋小苦寒犹省火，窗明新霁倍添书。
解梁已报偏师入，上谷方看大盗除。药笈箸囊幸无恙，莲峰吾亦葺吾庐。

幽居遣怀

习气深知要扫除，时时褊忿独何欤。呼童不应自生火，待饭未来还读书。
世态讵堪闲处看，俗人自与我曹疏。作诗未必能传后，要是幽怀得小摅。

湖上晚归

蓬山再别四经秋，来日翩翩去日遒。无酒可倾殊省事，有诗浑忘亦良筹。
梅花遮路如撩客，槲叶飘风已满沟。湖上榜舟归薄暮，斜阳红入寺家楼。

醉 中 作

名酝羔儿折密封，香粳玉粒出新舂。披绵珍□经旬熟，斫雪双螯洗手供。
吟罢欲沉江渚月，梦回初动寺楼钟。炉烟袅袅衣篝暖，未觉家风是老农。

感　　老

人生六十已为衰，况我颓龄及耄期。对酒尚如年少日，爱书不减布衣时。
远游每动辞家兴，大药方从出世师。但向青编观曩事，英雄何代不儿嬉。

冬夕闲咏

柳眼梅须漏泄春，江南又见物华新。终年幽兴遗身世，半夜孤吟怆鬼神。
客有疏亲俱握手，酒无贤圣总濡唇。放翁自命君无笑，家世从来是散人。

自　　述

勃落为衣隐薜萝，扫空尘抱养天和。过期未死更强健，与世不谐犹啸歌。
野市萧条残叶满，酒家零落废垆多。石帆山下孤舟雨，借问君如此老何。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分披衣起坐神光自两眦出若初日室中皆明作诗志之

灵府无思踵息微，神光出眦射窗扉。大冠长剑竟何有，尺宅寸园今始归。
忧患过前皆梦事，功名自古与心违。三峰二室烟尘静，要试霜天槲叶衣。

岁暮遣兴

昔慕骚人赋远游，放怀蜀栈楚山秋。橘中尚可著三老，海外谁云无九州。
薄酒时须浇舌本，闲愁莫遣上眉头。幅巾短褐吾差便，实厌衣冠裹沐猴。

冬　　晴

岁暮常年雪正豪，今年暄暖减绨袍。春回山圃梅争发，睡足茅檐日已高。
仓庾家家储旧谷，笙歌店店卖新醪。太平气象方如许，寄语残胡早遁逃。

幽　　事

老大常愁节物催，东皇又挽斗杓回。江天惨惨不成雪，山驿萧萧初见梅。
隐士寄云从地肺，游僧问路上天台。戏书幽事无时阙，古锦诗囊暮暮开。

初春幽居　二首

满机芳醪手自携，陂湖南北埭东西。茂林处处见松鼠，幽圃时时闻竹鸡。
零落断云斜障日，霏微过雨未成泥。老民不预人间事，但喜春畴渐可犁。

小筑园林浅凿池，身闲随事得游嬉。幽花折得露犹湿，嘉木移来根不知。
小蝶弄晴飞不去，珍禽喜静语多时。风光未忍轻抛掷，聊付诗囊与酒卮。

春　　游

梅市移舟过古城，此行亦未阙逢迎。负薪野老无妻子，施药山人隐姓名。
风雨偏宜宿茅店，盐醯不遣到藜羹。宣和版籍今谁在，似是天教乐太平。

春　　感

老厌纷纷懒入城，长亭小市近清明。陇头下漏初芸草，陌上吹箫正卖饧。
多病更知生是赘，九原那憾死无名。但馀一事犹关念，万里唐安阙寄声。

幽　居 二首

策府还家又五年，心常无事气常全。平生本不营三窟，此日何须直一钱。
雨霁桑麻皆沃若，地偏鸡犬亦翛然。闭门便造桃源境，不必秦人始是仙。

横草无功负主恩，一生强半卧衡门。蠹书身世元无憾，伏枥光阴不更论。
春雨负薪兰渚市，秋风采药石帆村。更思旋籴场中麦，暖热尘埃老瓦盆。

五月二十一日风雨大作

风雨纵横夜彻明，须臾更觉势如倾。出门已绝近村路，对面不闻高语声。
衔舳江关多蜀估，宿师淮浦饱吴粳。老民愿忍须臾死，传檄方闻下百城。

即　事

归卧已如狐首丘，不妨解剑换吴牛。扫空身外闲荣辱，阅尽樽前旧辈流。
学道漫希僧坐夏，忧时常愧士防秋。一年历日开强半，叹息人间岁月遒。

晚　兴

地荒蓬藋与人齐，局促何曾厌屋低。村市船归闻犬吠，寺楼钟暝送鸦栖。
山童新斫朱藤杖，伧婢能腌白苣齑。政欲出门寻酒伴，霏霏小雨又成泥。

闻蜀盗已平献馘庙社喜而有述

北伐西征尽圣谟，天声万里慰来苏。横戈已见吞封豕，徒手何难取短狐。
学士谁陈平蔡雅，将军方上取燕图。老生自悯归耕久，无地能捐六尺躯。

霜　风

霜风近海夜飕飕，敢效庸人念褐裘。关吏虽通西域贡，王师犹护北平秋。
黄旗驰奏有三捷，金印酬功多列侯。愿补颜行身已老，区区畎亩亦私忧。

闲游所至少留得长句 五首

画桡艇子短驴鞦，野店山邮每小留。瓜蔓水生初抹岸，梅黄雨细欲遮楼。
辽东邂逅从归鹤，海上逢迎得狎鸥。岂是人间偏好异，暮年难复作沉浮。

垣屋参差桑竹繁，意行漫漫不知村。眼明可数远山叠。足健直穷流水源。
鹭引钓船经荻浦，牛随牧笛入柴门，试寻高处休行李，清绝应须入梦魂。

太平人物自谐嬉，及我青鞋布袜时。丁壮趁晴收早粟，比邻结伴络新丝。
圆鼙坎坎迎神社，大字翩翩卖酒旗。晤语岂无黄叔度，欲寻幽径过牛医。

已过樵坞到渔村，逢著人家即叩门。僧釜藜羹加糁美，市炉黍酒带醅浑。
颓龄更愧才能薄，故里方知辈行尊。身迫九原儿亦老，一经犹欲教诸孙。

高僧宴坐雪蒙头，闲牧从来水牯牛。深院阴阴四檐雨，高堂寂寂一帘秋。
光明本自无馀欠，梦幻何曾有去留。我亦翛然五湖客，不妨相与试茶瓯。

晓　　思

昏昏断梦带馀酲，散发披衣坐待明。城角吹残河渐隐，海氛消尽日初生。
老农自得当年乐，痴子方争后世名。莫怪闭门常懒出，即今车盖为谁倾。

秋　　感

瘦尽腰围白尽头，悲蛩声里落梧楸。短檠且慰经年别，裋褐犹怀卒岁忧。
天地无私嗟独困，风霜有信又残秋。顽躯安得常强健，更倚东吴寺寺楼。

绍兴辛未至丙子六年间予年方壮每遇重九多与一时名士登高于蕺山宇泰阁距开禧丁卯六十年忧患契阔何所不有追数同游诸公乃无一人在者而予犹强健惨怆不能已赋诗识之

故里登高接隽游，即今不计几番秋。一樽尚与菊花醉，万事不禁江水流。
薄命虽多死闾巷，逢时亦有至公侯。若论耄岁朱颜在，穷达皆当输一筹。

哭季长 二首

岷山剡曲各天涯，死籍前时偶脱遗。三径就荒俱已老，一樽相属永无期。
寝门哀恸今何及，泉壤从游后不疑。邂逅子孙能记此，交情应似两翁时。

我荷锄时君赐环，君归我复造清班。无由促席暂握手，每得寄声聊解颜。
造物不令成老伴，著书犹喜在名山。半年仅得陈莼鲫，白首临风涕自潸。

戊辰立春日 二首

昨夜风摇斗柄回，典衣也复一传杯。故人久作天涯别，新句空从枕上来。
清镜岂堪看鬓色，小园剩欲觅桃栽。颓然却憾贪春睡，不尽城头画角哀。

卧听城门出土牛，罗幡应笑雪蒙头。但须晨起一卮酒，聊洗人间千种愁。
处处楼台多侠客，家家船舫待春游。梅花未遍枝南北，定为馀寒得小留。

石帆山下作

石帆山下古苔矶，回首人间万事非。能饮上池何患死，不营尺宅欲安归。
寒龟瑟缩搘床老，倦鹤翩跹带箭飞。堪笑年来殊省事，就凭樵女绽春衣。

书　　叹

髟髦承学绍兴前，历看人间七十年。扑满终归弃道侧，鸱夷犹得载车边。
钓船夜泛吴江月，醉眼秋看楚泽天。造物未容书鬼录，残春又藉落花眠。

恩封渭南伯唐诗人赵嘏为渭南尉当时谓之赵渭南后来将以予为陆渭南乎戏作长句

老向人间作倦游，君恩乞与谓川秋。虚名定作陈惊坐，好句真惭赵倚楼。
栈豆十年沾病马，烟波万里著浮鸥。就封他日轻裘去，应过三峰处处留。

题苏虞叟岩壑隐居

苏子飘然古胜流，平生高兴在沧洲。千岩万壑旧卜筑，一马二僮时出游。
香断钟残僧阁晚，鲸吞鼍作海山秋。极知处处多奇语，肯草吴笺寄我不。

初夏杂兴

老子今朝不用扶，雨凉百病一时苏。扇题杜牧故园赋，屏对王维初雪图。
把钓溪头蹋湍濑，煎茶林下置风炉。个中莫谓无同赏，逋客能从折简呼。

浴罢闲步门外而归

两扇荆扉数掩篱，幽人浴罢得娱嬉。南临大泽风来远，东限连山月出迟。
沙上无泥藤屦健，水边弄影葛巾欹。径归却就东窗卧，要及蝉声未歇时。

夏夜纳凉

河汉微茫月渐低，风声正在草堂西。莎根唧唧虫相吊，木末翻翻鹊未栖。
屯甲近闻如积水，守关不假用丸泥。孤臣报国嗟无地，只有东皋更饱犁。

初秋骤凉

我比严光胜一筹，不教俗眼识羊裘。沧波万顷江湖晚，渔唱一声天地秋。
饮酒何尝能作病，登楼是处可消忧。名山海内知何限，准拟从今更烂游。

新　　凉

家住山阴剡曲傍，一番风雨送新凉。亦知病得新秋健，无奈愁随独夜长。
日落川原横惨淡，月明洲渚远苍茫。老民无复忧时意，齿豁头童只自伤。

寓　　叹 二首

白首还乡厌蕨薇，依依自叹欲畴依。门庭不扫稀迎客，砧杵无声未赎衣。
达士共知生是赘，古人尝谓死为归。耕畴幸可期中熟，又报残蝗接翅飞。

忆昔建炎南渡时，兵间脱死命如丝。奉亲百口一身在，许国寸心孤剑知。
坐有客瘖堪共醉，身今病忘莫求医。出门但畏从人事，临水登山却未衰。

舟中醉题 二首

风吹芦荻声飕飕，晚潮入港浮孤舟。老民已扫市朝迹，造物全付江湖秋。
项里庙前是鱼市，禹会桥边多酒楼。醉来且复歌此日，莫为砧杵悲无裘。

鲍郎山前烟雨昏，疏灯小市愁偏门。上船初发十字港，鼓棹忽过三家村。
孤鸾对镜空自感，老龟搘床何足论。但愿诸公各戮力，上助明主忧元元。

感　　旧

莫笑山翁老欲僵，壮年曾及事高皇。雕戈北出戍穷塞，华表东归悲故乡。
万事固难轻忖度，百年犹有未更尝。纷纷谤誉何劳问，但觉邯郸一梦长。

东　　园

车马无声客到稀，荷锄终日在园扉。断残地脉疏泉过，穿透天心得句归。
对镜每悲鸾独舞，绕枝谁见鹊南飞。悠然自遣君无怪，文史如山暂解围。

秋　　夜

局促人间每鲜欢，秋来病骨愈酸寒。夹衣尚典雁声过，断简未收鸡唱残。
退士鬓毛纷似雪，老臣心事炳如丹。灯前握臂无交旧，聊唤清尊少自宽。

故　　里

漏尽钟鸣有夜行，几人故里得归耕。摧伤自喜消前业，疾恙天教学养生。
邻曲新传秧马式，房栊静听纬车声。芋魁菰首君无笑，老子看来是大烹。

访村老

强健如翁举世稀，夜深容我叩门扉。大儿叱犊戴星出，稚子捕鱼乘月归。
骨月团栾无远别，比邻假贷不相违。人间可羡惟农亩，又见秋灯照捣衣。

书　　感

衰颜非复昔年朱，几过黄公旧酒垆。成败只堪三太息，是非终付一胡卢。
连天烟草迷归梦，动地风波历畏途。辛苦一生成底事，躬耕犹得补东隅。

书　　剑

书剑当年遍两川，归来垂钓镜湖边。老皆有死岂独我，士固多贫宁怨天。
物外胜游携鹤去，琴中绝谱就僧传。莫言白首诗才尽，读罢犹能意爽然。

暮春龟堂即事

风日初和昼漏长，萧然巾屦集茅堂。雨馀千叠暮山绿，花落一溪春水香。
断简椟中尘委积，故人墓上草荒凉。尔来幸有宽怀处，病退床头减药囊。

书　　意

养得山林气粗全，此怀无处不超然。日长琴奕茅檐下，岁晚江湖箬帽前。

天上本令星主酒，俗间妄谓世无仙。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试西峰一掬泉。

即　　事

万里山河拱至尊，羽林铁骑若云屯。群公先正不复作，故国世臣谁尚存。
河洛可令终左衽，刍荛何自达修门。王师一日临榆塞，小丑黄头岂足吞。

渔　　扉

蜻蜓浦上一渔扉，回首人间万事非。卖药山城携鹤去，看碑野寺策驴归。
偶因束带悲腰减，常为梳头感发稀。午睡定知无客搅，曲肱闲看雨霏霏。

江楼夜望

江楼百尺倚高寒，上尽危梯宇宙宽。秋近渐看河落角，天回更觉斗阑干。
茫茫浦口烟帆远，坎坎城头漏鼓残。要得故人同蹑屐，一尊相属话悲欢。

夏夜泛溪至南庄复回湖桑归

不求奇骨可封侯，但喜枯肠不贮愁。数点残灯沽酒市，一声柔橹采菱舟。
元知泽国偏宜夜，已就天公探借秋。归过三更风露重，纱巾剩觉发飕祒。

雨后殊有秋意

天地新秋入苦吟，诗书万古付孤斟。爱君忧国孤臣泪，临水登山节士心。
只叹鼻端无妙斫，岂知弦外有遗音。剡中胜践今犹昔，安得高人支道林。

晚　　兴

并檐幽鸟语璁珑，一榻萧然四面风。客散茶甘留舌本，睡馀书味在胸中。
浮云变态吾何与，腐骨成尘论自公。剩欲与君谈此事，少须明月出溪东。

郊　　行

凄风吹雨过江城，缓策羸骖并水行。古路初惊秋叶堕，荒郊已放候虫鸣。
壮心耿耿人谁识，往事悠悠憾未平。斜日半竿羌笛怨，西陵寂寞又潮生。

圣　　门

圣门妙处不容思，千古茫茫欲语谁。晞发庭中新沐后，舞雩沂上咏归时。
研求岂足窥微指，博约何由遇硕师。小疾扫空身尚健，蓬窗更作数年期。

病少愈偶作 二首

萧条白发卧蓬庐，虚读人间万卷书。遇事始知闻道晚，抱疴方悔养生疏。
高门赫赫何关我，薄俗纷纷莫问渠。羸疾少苏思一出，夕阳门巷驾柴车。

病入秋来不可当，便从此逝亦何伤。百钱布被敛手足，三寸桐棺埋涧冈。
但憾著书终草草，不嫌徂岁去堂堂。今朝生意才丝发，便拟街头醉放狂。

书　　生

书生事业苦难成，点检常忧害至诚。梦寐未能除小忿，文辞犹欲事虚名。
圣言甚远当深考，古义虽闻要力行。汉世陋儒吾所斥，若为青紫胜归耕。

元遗山七律 百六十二首

秋　　怀

凉叶萧萧散雨声，虚堂淅淅掩霜清。黄花自与西风约，白发先从远客生。
吟似候虫秋更苦，梦和寒鹊夜频惊。何时石岭关头路，一望家山眼暂明。

帝　　城 二首

帝城西下望孤云，半废晨昏愧此身。世俗但知从仕乐，书生只合在家贫。
悠悠未了三千牍，碌碌翻随十九人。预遣儿书报归日，安排鸡黍约比邻。

羁怀郁郁岁骎骎，拥褐南窗坐晚阴。日月难淹京国久，云山惟觉玉华深。
邻村烂漫鸡黍局，野寺荒凉松竹林。半夜商声入寥廓，北风黄鹄起归心。

仆射陂醉归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乐，每见陂塘觉眼明。诗酒共寻前日约，风阴新自夜来晴。
春波澹澹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

春　　日

里社春盘巧欲争，裁红晕碧助春情。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
贫里禘盐怜节物，乱来歌吹失欢声。南州剩有还乡伴，戎马何时道路清。

横 波 亭

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
疏星淡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细菊斑斑也自圆。共爱鲜明照秋色，争教狼藉卧疏烟。
荒畦断陇新霜后，瘦蝶寒螿晚景前。只恐春丛笑迟暮，题诗端为发幽妍。

度太白岭往昆阳

断崖绝壁裂苍顽，竟日长林窈窕间。旧许烟霞归白发，悔随尘土出青山。
饥蚕濈濈催人老，野鹤昂昂羡汝闲。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风回首暮云还。

寄 希 颜 二首

僵卧嵩丘七见春，商馀归计一廛新。悠悠华屋高赀意，兀兀田夫野老身。
动色云山如有喜，忘机鸥鸟亦相亲。粗疏潦倒今如此，楼上元龙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骑曹，彭门千里入凭高。山头杜甫长年瘦，楼上元龙先日豪。
水落鱼龙失归宿，天长鸿雁独哀劳。酒船早晚东行办，共举一杯持两螯。

怀益之兄

牢落关河雁一声，干戈满眼若为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
黄耳定从秋后到，白头新自夜来生。西楼日日西州道，欲赋穷愁竟不成。

昆　　阳 二首

古木荒烟集暮鸦，高城落日隐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楚泽寒梅又过花。
满眼旌旗惊世路，闭门风雪羡山家。忘忧只有清樽在，暂为红尘拂鬓华。

去日黄花半未开，南来忽复见寒梅。淹留岁月无馀物，料理尘埃有此杯。
老马长途良惫矣，白鸥春水亦悠哉。商馀说有沧洲趣，早晚乾坤入钓台。

寄西溪相禅师

青镜流年易掷梭，壮怀从此即蹉跎。门堪罗雀仍未害，釜欲生鱼当奈何。
万事自知因懒废，一官元不校贫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云山入浩歌。

叶县雨中

春旱连延入麦秋，今朝一雨散千忧。龙公有力回枯槁，客子何心叹滞留。
多稼即看连楚泽，归云应亦到嵩丘。兵尘浩荡乾坤满，未厌明河拂地流。

寄答赵宜之兼简溪南诗老

窗影胧胧纳暝阴，风声浩浩急霜砧。秋鸿社燕飘零梦，颍水嵩山去住心。
黄菊有情留小饮，青灯无语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怀如我今。

颍　　亭

颍上风烟天地回，颍亭孤赏亦悠哉。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
胜概消沉几今昔，中年登览足悲哀。远游拟续骚人赋，所惜匆匆无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浥曙烟，平林簇簇点晴川。清明寒食连三月，颍水嵩山又一年。
乐事渐随花共减，归心长与雁相先。平生最有登临兴，百感中来只慨然。

楚汉战处

虎掷龙拏不两存，当年曾此赌乾坤。一时豪杰皆行阵，万古山河自壁门。
原野旧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成名竖子知谁谓，拟唤狂生与细论。

怀 叔 能

别却杨侯又一年，西风每至辄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诗印空从吏部传。
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鸣一息定谁先。黄尘憔悴无人识，今在长安若个边。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烟霞，梦寐西南一径斜。为羡鸾凰安枳棘，悔将猿鹤入京华。
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美家。后日从翁问奇字，可能逋客侍侯芭。

后湾别业

薄云晴日烂烘春，高柳清风便可人。一饱本无华屋念，百年今见老农身。
童童翠盖桑初合，滟滟苍波麦已匀。便与溪塘作盟约，不应重遣濯缨尘。

刘文仲通哀挽

拙宦深辜远业期，无儿更结下泉悲。温纯如此岂复见，报施言之尤可疑。
四业名家今日尽，百年潜德几人知。元刘交分平生重，才薄犹堪第二碑。

李屏山挽章 二首

世法拘人虱处裈，忽惊龙跳九天门。牧之宏放见文笔，白也风流馀酒樽。
落落久知难合在，堂堂原有不亡存。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

谈尘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禅。诸儒久已同坚白，博士真堪补太玄。
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内乡县斋书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
饥鼠绕林如欲语，惊乌啼月不堪闻。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舂陵老使君。

自菊潭丹水还寄崧前故人

腊雪春泥晚未干，马迎残照入荒寒。初无凫舄将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难。
倦客不知归路远，孤城唯觉暮山攒。黄金炼出相思句，寄与同声别后看。

被檄夜赴邓州幕府

幕府文书鸟羽轻，敝裘羸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
十里陂塘春鸭闹，一川桑柘晚烟平。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

除　　夜

一灯明暗夜如何，寐梦衡门在涧阿。物外烟霞玉华远，花时车马洛阳多。
折腰真有陶潜兴，扣角空传宁戚歌。三十七年今日过，可怜出处两蹉跎。

刘光甫内乡新居

豸冠平日凛秋霜，老去声名只闭藏。父老渐来同保社，儿童久已爱文章。
蔬随隙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过墙。为向长安旧游道，世间元有北窗凉。

十　　月

十月常年见早梅，今年二月未全开。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来老渐催。
大药谁传轩后鼎，习仙虚筑汉宫台。凭君拨置人间事，不负浮生只此杯。

送吴子英之官东桥且为解嘲

柴车历鹿送君东，万古书生蹭蹬中。良酝暂留王绩醉，新诗无补玉川穷。
驹阴去我如决骤，蚁垤与谁争长雄。快筑糟丘便归老，世间马耳过春风。

张主簿草堂赋大雨

淅树蛙鸣告雨期，忽惊银箭四山飞。长江大浪欲横溃，厚地高天如合围。
万里风云开伟观，百年毛发凛馀威。长虹一出林光动，寂历村墟空落晖。

独峰杨氏幽居

村墟潇洒带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太朴，云间鸡犬亦长生。
清江两岸多古木，平地数峰如画屏。惆怅朝阳一茅屋，酒船茶灶负生平。

渡 湍 水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怀百虑纷。伎俩本宜闲处著，姓名谁遣世间闻。

秋江澹沱如素练，沙浦空明行暮云。蚤晚扁舟载烟雨，移家来就野鸥群。

十日登丰山

十日登高发兴新，丰山孤秀出尘氛。村墟带晚鸦噪合，林壑得霜烟景分。
芳臭百年随变灭，短长千古只纷纭。诗成一叹无人会，白水悠悠入暮云。

岐　　阳 三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萧萧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

围城病中文举相过

扰扰长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顿觉无诗思，计拙惟思近酒杯。
潘岳镜中浑白发，江淹门外即苍苔。生涯若被旁人问，但说经年鼠不来。

读靖康佥言

泼郊沙海浩茫茫，河广才堪一苇航。颠沛且当惩景德，规模何必罪朱梁。
沧溟不掩蛟龙窟，大地同归雀鼠乡。三百年间几降虏，长星无用出光芒。

雨后丹凤门登眺

绛阙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
劫火有时归变灭，神嵩何计得飞来。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虫夜语低，南窗孤客枕频移。野情自与轩裳隔，旅食难堪日月迟。
平子归田元有约，魏舒袱被恐无期。一茎白发愁多少，惭愧家人赋扊扅。

浩然师出围城赋鹤诗为送

梦寐西山饮鹤泉，羡君归兴渺翩翩。昂藏自有林壑态，饮啄暂随尘土缘。
辽海故家人几在，华亭清唳世空怜。明年也作江鸥去，水宿云飞共一天。

追用座主闲闲公韵上致政冯内翰 二首

峻坂平生几疾驱，归休甫及引年初。东门太傅多祖道，北阙诗人休上书。
皂枥老归千里骥，白云闲钓五溪鱼。非熊有兆公无恙，会近君王六尺舆。

草堂人物列仙臞，万壑松风酒一壶。少日打门无俗客，老年争席有樵夫。
巨源不入竹林选，元亮偶成莲社图。野史他年传耆旧，风流一一似公无。

怀秋林别业

茅屋萧萧浙水滨，岂知身属洛阳尘。一家风雪何年尽，二顷田园入梦频。
高树有巢鸠笑拙，空墙无穴鼠嫌贫。西南遥望肠堪断，自古虚名只误人。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 五首

翠被匆匆见执鞭，戴盆郁郁梦瞻天。只知河朔归铜马，又说台城堕纸鸢。
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

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川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
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到此身。

五云宫阙露盘秋，银汉无声桂树稠。复道渐看连上苑，戈船仍拟下扬州。
曲中青冢传新怨，梦里华胥失旧游。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莫回头。

永宁南原秋望

浩浩西风入敝衣，茫茫野色动清悲。洗开尘涨雨才足，老尽物华秋不知。

烽火苦教乡信断，砧声偏与客心期。百年人事登临地，落日飞鸿一线迟。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槃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

喜李彦深过聊城

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
言诗匡鼎功名薄，去国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只如此，穷途无用说悲辛。

与张杜饮

故人寥落晓天星，异县相逢觉眼明。世事且休论向日，酒樽聊喜似承平。
山公倒载群儿笑，焦遂高谈四座惊。轰醉春风一千日，愁城从此不能兵。

秋　　夕

小簟凉多睡思清，一窗风雨送秋声。频年但觉貂裘敝，万古何曾马角生。
寄食且依严尹幕，附书谁往邓州城。浇愁欲问东家酒，恨杀寒鸡不肯鸣。

梦　　归

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萧萧风雨秋。
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繙盐万事休。

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 二首

衣冠八座文章府，袱被三年同舍郎。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
伤时贾谊频流涕，卧病王章自激昂。保社追随有成约，不应关塞永相望。

东南人物未凋零，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
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樽酒记聊城。

即　　事

逆竖终当鲙缕分，挥刀今得快三军。然脐易尽嗟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
京观岂当诬翟义，衰衣自合从高勋。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

秋　　夜

九死馀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春雷谩说惊坯户，皎日何曾入覆盆。
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百年世事兼身事，樽酒何人与细论。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然。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杏花落后分韵得归字

獭髓能医病颊肥，鸾胶无那片红飞。残阳澹澹不肯下，流水溶溶何处归。
煮酒青林寒食过，明妆高烛赏心违。写生正有徐熙在，汉苑招魂果是非。

送 杜 子

洛阳尘土化缁衣，又见孤云著处飞。北渚晓晴山入座，东原春好妓成围。
来鸿去燕三年别，深谷高陵万事非。轰醉春风有成约，可能容易话东归。

眼　　中

眼中时事益纷然，拥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有　　寄

飞鸿来处是营平，喜向斜封见姓名。千里吕安思叔夜，五更残月伴长庚。
关河秋兴风景暮，长路渴心尘土生。南渡诗人吾未老，几时同醉凤凰城。

镇州与文举百一饮

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双阙记神州。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
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眼中二老风流在，一醉从教万事休。

别王使君丈从之

谢公每见皆名语，白傅相看只故情。樽酒风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记升平。

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座倾。别后殷勤更谁接，只应偏忆老门生。

寄汴禅师

白头岁月坐诗穷，止有相逢一笑同。斋粥空疏想君瘦，冠巾收敛定谁公。
梦魂历历山间路，世事悠悠耳外风。见说悬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邻翁。

卫州感事 二首

神龙失水困蜉蝣，一舸仓皇入宋州。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
劫前宝地三千界，梦里琼枝十二楼。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师。不知江令还家日，何似湘累去国时。
离合兴亡遽如此，栖迟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栏干有所思。

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
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别覃怀幕府诸君 二首

王后卢前旧往还，江东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诗酒聊堪慰华发，衡茅终拟共青山。相思日后并州梦，常住瑶林照映间。

太行醖秀在山阳，嵇阮经行旧有乡。林影池烟设清供，物华天宝借馀光。
承平故事嗟犹在，雅咏风流岂易忘。稍待秋风入凉冷，百壶吾欲醉筹堂。

羊 肠 坂

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更觉难。
衣上风沙叹憔悴，梦中灯火忆团栾。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百八盘。

太　　原

梦里乡关春复秋，眼明今得见并州。古来全晋非无策，乱后清汾空自流。
南渡衣冠几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十年弄笔文昌府，争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

郁郁楸梧动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
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

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骞飞掣臂鹰，只今痴钝似秋蝇。耽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
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一瓶一钵平生了，惭愧南窗打睡僧。

别康显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郑监才名四十年。谁谓华高吾岂敢，耻居王后子当然。
河亭笑语归陈迹，里社追随失后缘。后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连。

寄杨飞卿

客梦悠悠信转蓬，藜床殷殷动晨钟。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
沙水有情留过雁，乾坤多事泣秋虫。三间老屋知何处，惭愧云间陆士龙。

雨　　夜

梦里孤篷雨打秋，茅斋元更小于舟。无钱正坐诗作祟，识字重为时所雠。
千里漫思黄鹄举，六年真作贾胡留。并州北望山无数，一夜砧声人白头。

出 东 平

老马凌兢引席车，高城回首一长嗟。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
潦倒本无明日计，往来空置六年家。东园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诗到处夸。

再到新卫

蝗旱相仍岁已荒，伶俜十口值还乡。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趋路傍。
行帐马嘶尘澒洞，空村人去雨淋浪。河平千里筋骸尽，更欲驱车上太行。

四哀诗 四首

李钦叔

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悲来不待山阳笛，一忆同衾泪满襟。

冀京父

先公藻鉴识终童，曾拔昆山玉一峰。不见连城沽白璧，蚤闻烈火燎黄琮。
重围急变纷纷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吊南云无觅处，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长源

冀都事死东州祸，李翰林亡陕府兵。方为骚人笺楚些，更禁书客堕秦坑。
石苞本不容孙楚，黄祖安能贷祢衡。同甲四人三横贾，此身虽在亦堪惊。

王仲泽

太学声华弱冠驰，青云歧路九霄飞。上前论事龙颜喜，幕下筹边犬吠稀。
壮志相如头碎柱，赤心嵇绍血沾衣。从来圣牍褒忠义，谁为幽魂一发辉。

过诗人李长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真见抵深渊。巨鳌有饵虽堪钓，怒虎无情可重编。
千丈气豪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伤心鹦鹉洲边泪，却望西山一泫然。

醉后

蚤岁披书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间酒，崔瑗虚留座右铭。
身后山丘几春草，醉来日月两秋萤。柴门苦雨青苔满，一解狂歌且自听。

禊亭同麻知几赋

零落栖迟复此游，一樽聊得散羁愁。天围平野莽无际，水绕孤城闲不流。
柳意渐回淮浦暖，雁声仍带塞门秋。登高望远令人起，欲买烟波无钓舟。

应州宝宫寺大殿

缥缈层檐凤翼张，南山相望郁苍苍。七重宝树围金界，十色雯华拥画梁。
竭国想从辽盛日，阅人真是鲁灵光。请看孔释谁消长，林庙而今草又荒。

感　　事

富贵何曾润髑髅，直须淅米向矛头，血雠此日逢三怨，风鉴生平备九流。
瓢饮不甘颜巷乐，市钳真有楚人忧。世间安得如川酒，力士铛头醉死休。

华不注山

元气遗形老更顽，孤峰直上玉孱颜。龙头突出海波沸，鳌足断来天宇闲。
齐国伯图残照里，谪仙诗兴冷云间。乾坤一剑无人识，夜夜光芒北斗殷。

晨　　起

灯火青荧语夜阑，柴荆寂寞掩春寒。对悰已向杯中减，老态何堪镜里看。
多病所须唯药物，一钱不直是儒冠。掣鲸莫倚平生手，只有东溪把钓竿。

感　　事

舐痔归来位望尊，骎骎雷李入平吞。饥蛇不计撑肠裂，老虎争教有齿存。
神圣定须偿宿业，债家犹足褫惊魂。且看含血曾谁噀，猪觜关头是鬼门。

春　　寒

草木荒城屋数椽，春寒闾巷益萧然。僮奴樵爨头如葆，稚女跳梁履又穿。
白石鲤鱼空尺半，朱门食客自三千。松枝尘尾山中满，去去南华有内篇。

即　　事

逋客而今不属官，住山盟在未应寒。书生本自无燕颔，造物何尝戏鼠肝。
会最指天容我懒，鸱夷盛酒尽君欢。到家慈母应相问，为说将军礼数宽。

出　　都 二首

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可奈何。但见觚棱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
神仙不到秋风客，富贵空悲春梦婆。行过卢沟重回首，凤城平日五云多。

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
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从教尽□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

与同年敬鼎臣宿顺天天宁僧舍

萧萧风雨打僧窗，耿耿青灯对客床。每恨相望隔关塞，岂知连日醉壶觞。
荓䔨味薄堪长久，茅屋寒多且闭藏。三十馀年老兄弟，此回情话独难忘。

吕国材家醉饮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长嗟。虚传庾信凌云笔，无复张骞犯斗槎。
去国衣冠有今日，春风桃李是谁家。螺台剩有如川酒，暂为红尘拂鬓华。

洛　　阳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见陆沉。已为操琴感衰涕，更须同辇梦秋衾。
城头大匠论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拟就天公问翻覆，蒿莱丹碧果何心。

过三乡望女几村追怀溪南诗老辛敬之 二首

云际虚瞻处士星，案头多负读书萤。笔端有口传三箧，石上无禾养伯龄。
从昔葛陂终变灭，只今韩岳漫英灵。因君重为前朝惜，枉破青衫买一经。

万山青绕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夸。弃掷泥涂岂天意，折除时命是才华。
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美家。欲就溪南问遗事，不禁衰涕落烟霞。

寄英上人

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纭。乍贤乍佞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
白首共伤千里别，青山真得几时分。相思后夜并州月，却为汤休赋碧云。

追录洛中旧作

乐府新声绿绮裘，梁州旧曲锦缠头。酒兵易压愁城破，花影长随日脚流。
万里青云休自负，一茎白发尽堪羞。人间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十一月五日暂往西张

城隈细路入沙汀，絮帽冲风日再经。歉岁村墟更荒恶，穷冬人影亦伶俜。
林烟漠漠鸦边暗，山骨棱棱雪外青。四十年来此寒苦，冻吟犹记陇关亭。

石岭关书所见

轧轧旃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戍弓刀。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
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逢豺虎欲安逃。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

晋　溪

石磴云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瑶叠甃通悬瓮，白玉双龙掣迅霆。
地脉何尝间今昔，尾闾真解泄沧溟。乾坤一雨兵尘了，好就川妃问乞灵。

汴梁除夜

六街歌鼓待晨钟，四壁寒斋只病翁。鬓雪得年应更白，灯花何喜也能红。
养生有论人空老，祖道无诗鬼亦穷。数日西园看车马，一番桃李又春风。

与冯吕饮秋香亭

庞眉书客感秋蓬，更在京尘澒洞中。莫对青山谈世事，且将远目送归鸿。
龙江文采今谁似，凤翼年光梦已空。剩著新诗记今夕，樽前四客一衰翁。

哀武子告

生气曾思作九原，迷途争得背南辕。梁鸿故事要离墓，卫国孤儿只树园。
旧说布衣甘绝脰，今传史笔记归元。知君禄仕无心在，旌孝终当到李源。

甲辰秋留别丹阳

疏疏衰柳映金沟，祖道都门复此留。千里关河动归兴，九秋云物发诗愁。
严城钟鼓月清晓，老马风沙人白头。后夜相思渺何许，西山西畔是并州。

龙兴寺阁

全赵堂堂入望宽，九层飞观尽高寒。空闻赤帜疑军垒，真见金人泣露盘。
桑海几经尘劫坏，江山独恨酒肠干。诗家总道登临好，试就遗台老树看。

别纬文兄

玉垒浮云变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眼中谁复承平旧，言外惊闻正始音。

异县他乡千里梦，连枝同气百年心。行期几日休相问，触拨羁愁恐不禁。

哭樊师

自倚沉冤有舌存，争教无路叩天阍。装囊已竭千金赐，绝幕谁招万里魂。
东道漫悲梁苑客，南园多负寿张孙。春风花落歌声在，梦里能来共酒樽。

寒食

上苑春风盛物华，天津云锦赤城霞。轻舟矮马追随远，翠幕青旗笑语哗。
化国楼台隔瀛海，吴儿洲渚记仙家。山斋此日肠堪断，寂寞铜瓶对杏花。

送樊顺之

弓刀十驿岳莲洲，渭水秦山得意秋。王粲从军正年少，庾郎入幕更风流。
寒乡况味真鸡肋，清镜功名属虎头。寄谢溪风亭上月，老夫乘兴欲西游。

过翠屏口

鬓须苍白葛衣宽，事外闲身也属官。授简如闻数枚叔，乘车初不少冯□。
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峡风来复亦寒。两饱三饥已旬日，虚劳儿女劝加餐。

追录旧诗 二首

短褐单衣长路尘，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无著竟安往，宿债未偿今更新。
相马自甘齐客瘦，食鲑谁顾庾郎贫。闻君话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误身。

潦倒聊为陇亩民，一犁分得雨声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无心谁我贫。
颍上云烟随处好，洛阳桃李几番新。悠悠世事休相问，牟麦今年晚得辛。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车骑雍容一座倾。美酒清歌良有味，绿波春草若为情。
渭城朝雨三年别，平地青云万里程。老我秦游旧曾约，梦中仙掌已相迎。

读李状元朝宗禅林记

李守济州，城破，不屈，节死。赠乡郡刺史。
偶向禅林见旧文，济阳南望为沾巾。张巡许远古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

千字丰碑谁国手，百城降虏尽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严公子大用东园赏梅

东阁官梅要洗妆，青云公子不相忘。翰林风月三千首，乐府金钗十二行。
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花行更比梳行好，谁道并州是故乡。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红记点妆，今朝哀感重难忘。金环去作谁家梦，彩胜空期某氏郎。
一瞥风花才过眼，百年冰蘖若为肠。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诗哭杏殇。

寄谢常君卿

百过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迟。文除岭外初无例，诗学江西又一奇。
杨柳不随春事老，贞松唯有岁寒知。仙乡白凤瀛洲近，洗眼云霄看后期。

送武诚之往汉陂

行李中春发晋溪，离筵辞客赋新题。青云有路人看老，秋水无言物自齐。
杜曲旧游频入梦，兵厨佳酿惜分携。因君为向莲峰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刘子东游

刘郎世旧出雄边，生长幽并气质全。阵马风樯见豪举，雪车水柱得真传。
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呜呜颇自怜。后日东州饱归载，且休多送酒家钱。

十 日 作

关树萧条返照明，井陉西北算归程。青黄大似沟中断，文字空传海内名。
平地烟霄蘧如许，秋风茅屋可怜生。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

赠答普安师

入座台山景趣新，因君乡国重情亲。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佛界春。
闻道旧传言外意，忘言今得眼中人。种莲结社风流在，会向篮舆认后身。

孝纯宛丘迁奉

鬓毛衰飒面尘埃，孝子牵车古所哀。千里长河限南北，一丘寒土见蒿莱。
辽东华表何人在，柳氏元堂此日开。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雏先与唤迎来。

追怀赵介叔

今古人门各一时，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风明月怀元度，绿水红莲见杲之。
善政传归遗爱颂，阴功留在称家儿。哀歌不尽平生意，空想翛然瘦鹤姿。

追怀友生石裕卿

人物休评第几流，依然豪侠数并州。壮怀歌阕樽为破，连句才多笔不休。
金马只教聊避世，玉犀谁遣失封侯。酒酣握手今无复，惆怅西园是旧游。

挽雁门刘克明

诗骨翛然野鹤孤，两年清坐记围炉。金初宋季闻遗事，草靡波流见古儒。
已分幽人嗟古柏，争教儒子奠生刍。凤山后日先贤传，再有刘宗祭酒无。

赠答平阳仇舜臣

两辱携诗过草堂，曹君师席有辉光。飞腾自是功名具，潦倒何堪翰墨场。
沧海骊珠能几见，酆城龙剑不终藏。太行残雪春风近，且趁梅花荐寿觞。

贾漕东城中隐堂

智水仁山德有邻，柳塘花坞静无尘。家僮解诵闲居赋，田父争持社瓮春。
安吉总输中隐士，典刑真见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运，共看青蒲裹画轮。

约严侯泛舟

风物当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诗贪胜概题难遍，酒怯清秋醉易醒。
白鸟无心自来去，红蕖照影亦娉婷。仙舟共载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曹干臣

和林音驿日怀思，燕市歌欢有此时。老我真成铁炉步，感君时送草堂赀。

黄杨旧厄三年闰，赤骥非无万里姿。平地烟霄付公等，不妨闲和凤池诗。

国医王泽民诗卷

万石君家父事兄，岂知衰俗有王卿。一篇华衮中书笔，满纸清风月旦评。
鸿雁自分先后序，鹡鸰兼有急难情。闺门雍睦君须记，方伎成名恐未平。

感　　寓

南杨北李闲中老，乐丈张兄病且贫。叔夜吕安谁命驾，牧童田父实为邻。
功名富贵知何物，风雨尘埃惜此身。歌酒逢场暂陶写，不应嫌我醉时真。

存　　殁

行间杨赵提衡早，老去辛刘入梦频。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诗卷欲谁亲。
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汲冢遗编要完补，可能虚负百年身。

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

书来聊得慰怀思，清镜平明见白髭。明月高楼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诗。
风光流转何多态，儿女青红又一时。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

送仲希兼简大方

家亡国破此身留，留滞聊城又过秋。老去天公真溃溃，乱来人事转悠悠。
棋中败局从谁覆，镜里衰容只自羞。方外故人如见问，为言乘兴欲东流。

送郭大方

云装烟驾渺翩翩，是处林泉有静缘。存殁共惊初劫后，交游空记十年前。
忘言秋水聊挥麈，得意高山未绝弦。明月太虚君自了，相思休泛剡溪船。

送李甫之官青州

亲朋离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别李膺。晚节浮沉疑未害，中年哀乐自难胜。
樊笼不畜青田鹤，朔吹初翻白锦鹰。郑重双鱼问消息，故侯瓜圃在东陵。

答吴天益

兵中曾共保嵩丘，忽漫相逢在此州。鹅鸭何尝厌喧聒，燕鸿无计得迟留。
白头亲旧常千里，黄叶关河又一秋，三径他时望羊仲，却应松菊未销忧。

答郭仲通 二首

白发归来一布衣，东皋春草映柴扉。向时诸老供薰沐，此日孤生足骂讥。
遁世已甘成远引，刺天何暇计群飞。光芒消缩都无几，惭愧诗人比少微。

一樽何意复同倾，乱后真疑隔死生。吐气无妨出芒角，忍穷尤喜见工程。
千年老桧盘根古，十丈寒潭照胆清。凛凛风期望吾子，不成随例只时名。

送奉先从军

潦倒书生百战场，功名都属绣衣郎。虎头食肉无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
卷月清笳渭城晓，倚天长剑蜀山苍。习池老去风流减，醉后扬鞭愧葛强。

寿赵益之

山东诸将拥云台，共许元戎有雅怀。文字谁如祭征虏，威名人识李临淮。
农郊荆棘连新麦，儒馆丹青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寿，五云多处是三台。

赠冯内翰 二首 并序

内翰冯公，往在京师日，浑源雷渊希颜、太原王渥仲泽、河中李献能钦叔、龙山冀禹锡京父，皆从之问学。某黍缘，亦得俎豆于门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五人者唯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东平，将展墓于镇阳。以某在冠氏，枉驾见过。时公方为髀股所苦，呻呻展转，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间语及旧事，则危坐终日，往往为之色扬而神跃，以公初挂冠归嵩山时较之，其谈笑风流，固未减也。窃意造物者锡公难老，使后生辈望见眉宇，以知百年文章巨公，敦庞耆艾之士，褒衣博带，坐镇雅俗者，盖如此。横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国已非，而乔木犹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见也。作诗二章，以道区区之怀。于公之行，而为之献。

耆旧如公可得亲，争教晚节傍风尘。青毡持去故家尽，白帽归来时事新。
扶路不妨驴失脚，守关尤觉虎憎人。只应有似松庵日，时醉中山曲米春。

龙门冠盖日追随，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随风雨尽，柏松独与雪霜宜。

元龟华发渠有几，清庙朱弦谁与期。见说常山好归隐，从公未觉十年迟。

赠李文伯

凤凰在山天下奇，泰和以来王李倪。承平人物天未绝，耆旧风流今复谁。
青红自是儿女事，老干宁与春风期。万壑松声一壶酒，从公未觉去年迟。

赠玉峰魏丈邦彦

梦想南山掩霭间，眼明惊见玉峰寒。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
贩妇佣儿识名姓，故乡遗族见衣冠。临流卜筑平生事。会就辽东管幼安。

赠答赵仁甫

南冠牢落坐贫居，却为穷愁解著书。但见室中无长物，不闻门外有轩车。
六朝人物风流在，两月燕城笑语疏。寒士欢颜有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

郁　郁

郁郁羁怀不易开，更堪寥落动凄哀。华胥梦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发催。
秋意渐随林影薄，晓寒都逐雁声来。并州近日风声恶，怅望乡书早晚回。

秋日载酒光武庙

美酒良辰邂逅同，赤眉城北汉王宫。百年星斗归天上，万古旌旗在眼中。
草木暗随秋气老，河山长为昔人雄。一杯径醉风云地，莫放银盘上海东。

寄刘光甫

山泽臞儒亦自豪，尘埃俗吏岂胜劳。陶潜贫里营三径，潘岳秋来见二毛。
刍狗已陈甘自弃，辕驹未脱欲安逃。因风寄谢刘夫子，极口推称恐太高。

过皋州寄聂侯

涧冈重复并湍流，斜日黄榆岭上头。地底宝符临赵国，眼中佛屋见皋州。
云沙浩浩雁良苦，木叶萧萧风自秋。别后故人应念我，一诗聊与话离忧。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龙泉

风色澄鲜称野情，居僧闻客喜相迎。藤垂石磴云添润，泉漱山根玉有声。
庭树老于临济寺，霜林浑是汉家营。明年此日知何处，莫惜题诗记姓名。

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

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
东曹椽属冥行废，乡校迂儒自圣癫。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

卷二十六

李太白七绝 七十九首

横 江 词 六首

人言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海潮南去过寻阳，牛渚由来险马当。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

永王东巡歌 十一首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

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催。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麾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上皇西巡南京歌 十首

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德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石镜更明天上月，后宫亲得照娥眉。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

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上列仙庭。

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

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

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东鲁见狄博通

去年别我向何处，有人传道游江东。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

赠华州王司士

淮水不绝波澜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负庙堂器，今日还须赠宝刀。

巴陵赠贾舍人

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

赠 汪 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扬州花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送外甥郑灌从军 三首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

丈八蛇矛出陇西，弯弧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龙韬策，积甲应将熊耳齐。

月蚀西方破敌时，及瓜归日未应迟。斩胡血变黄河水，枭首当悬白鹊旗。

送韩侍御之广德令

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

山中答俗人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酬崔侍御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坐，元非太白醉扬州。

鲁东门泛舟　二首

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　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洛阳才子谪湘川，元礼同舟月下仙。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

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晗，不知霜露入秋衣。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与谢良辅游泾川陵岩寺

乘君素舸泛泾西，宛似云门对若溪。且从康乐寻山水，何必东游入会稽。

望庐山五老峰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客 中 作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秋下荆门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苏台览古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春唱不胜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

庐江主人妇

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为客裁缝石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

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白胡桃

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精珠。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画高丘，白帝城边树色秋。朝云夜入无行处，巴水横天更不流。

庭前晚开花

西王母桃种我家，三千阳春始一花。结实苦迟为人笑，攀折唧唧长咨嗟。

军行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从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流夜郎闻酺不预

北阙圣人歌大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

宣城见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长门怨 二首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春　　怨

白马金羁辽海东，罗帷绣被卧春风。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

陌上赠美人

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口号吴王舞人半醉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

赠段七娘

罗袜凌波生网尘，那能得计访情亲。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别内赴征　三首

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翡翠为楼金作梯，谁人独宿倚门啼。夜泣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

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杜工部七绝 一百五首

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

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诣徐卿觅果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

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

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绝句漫兴 九首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

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

春水生 二绝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

少年行 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

巢燕养雏浑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

少年行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踏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李司马桥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向来江上手纷纷，三日功成事出群。已传童子骑青竹，总拟桥东待使君。

江畔独步寻花　七绝句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不是看花即索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重赠郑炼绝句

郑子将行罢使臣，囊无一物献尊亲。江山路远羁离日，裘马谁为感激人。

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　二绝

雨映行宫辱赠诗，元戎肯赴野人期。江边老病虽无力，强拟晴天理钓丝。

何日雨晴云出溪，白沙青石先无泥。只须伐竹开荒径，倚杖穿花听马嘶。

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

三 绝 句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戏　　为 六绝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答杨梓州

闷到杨公池水头，坐逢杨子镇兼州。却向青溪不相见，回船应载阿戎游。

得房公池鹅

房相西池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

官池春雁 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鸂鶒乱为群。且休怅望看春水，更恐归飞隔暮云。

青春欲尽急还乡，紫塞宁论尚有霜。翅在云天终不远，力微矰缴绝须防。

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稳无，从来不奉一行书。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

戏作寄上汉中王 二首

云里不闻双雁过，掌中贪看一珠新。秋风袅袅吹江汉，只在他乡何处人。

谢安舟楫风还起，梁苑池台雪欲飞。杳杳东山携妓去，泠泠修竹待王归。

黄　　河 二首

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

黄河南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愿驱众庶戴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

绝　　句 四首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欲作鱼梁云覆湍，因惊四月雨声寒。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

奉和严公军城早秋

秋风袅袅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

三 绝 句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一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存没口号 二首

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

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

夔 州 歌 十绝句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

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英雄割据非天意，霸主并吞在物情。

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

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

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南江北春冬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巫峡曾经宝屏见，楚宫犹对碧峰疑。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唐天下无。借问夔州压何处，峡门江腹拥城隅。

解　闷 十二首

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瓜忆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为觅郑瓜州？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

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

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 十二首

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战斗欲何须。

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

喧喧道路好童谣，河北将军尽入朝。自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汉客魂销。

不道诸公无表来，茫茫庶事遣人猜。拥兵相学干戈锐，使者徒劳百万回。

鸣玉锵金尽正臣，修文偃武不无人。兴王会静妖氛气，圣寿宜过一万春。

英雄见事若通神，圣哲为心小一身。燕赵休矜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时入帝乡。

澶漫山东一百州，削成如桉抱青丘。包茅重入归关内，王祭还供尽海头。

东逾辽水北滹沲，星象风云喜共和。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

渔阳突骑邯郸儿，酒酣并辔金鞭垂。意气即归双阙舞，雄豪复遣五陵知。

李相将军拥蓟门，白头惟有赤心存。竟能尽说诸侯入，知有从来天子尊。

十二年来多战场，天威已息阵堂堂。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

上卿翁请修武侯庙遗像缺落时崔卿权夔州

大贤为政即多闻，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诸葛庙，卧龙无首对江濆。

喜闻盗贼总退口号 五首

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北极转愁龙虎气，西戎休纵犬羊群。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逆气数年吹路断，蕃人闻道渐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旧随汉使千堆宝，少答胡王万匹罗。

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三年调玉烛，玄元皇帝圣云孙。

漫成一绝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

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

湖月林风相与清，残樽下马复同倾。久闻野鹤如霜鬓，遮莫邻鸡下五更。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苏东坡七绝上 二百三首

郿　坞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授 经 台

剑舞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琴工。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

九月中曾题二小诗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见而录之

湖上萧萧疏雨过，头关霭霭暮云横。陂塘水落荷将尽，城市人归虎欲行。

濠　　州 七绝

涂　　山

川锁支祁水尚浑，地埋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

彭 祖 庙

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空餐云母连山尽，不见蟠桃著子时。

逍 遥 台

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

观 鱼 台

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

虞 姬 墓

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四 望 亭

颓垣破础没柴荆，故老犹言短李亭。敢请使君重起废，落霞孤鹜换新铭。

浮 山 洞

人言洞府是鳌宫，升降随波与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见，乾坤浮水水浮空。

初到杭州寄子由 二绝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吉祥寺僧求阁名

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五首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回。

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

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夜泛西湖 五绝

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

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持献沈既见和又别作一首因用其韵

湖上棠阴手自栽，问公更得几回来。水仙亦恐公归去，故遣双莲一夜开。

诏书行捧缕金笺，乐府应歌相府莲。莫忘今年花发处，西湖西畔北山前。

望海楼晚景 五绝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青山断处塔层层，隔岸人家唤欲譍。江上秋风晚来急，为传钟鼓到西兴。

楼下谁家烧夜香，玉笙哀怨弄初凉。临风有客吟秋扇，拜月无人见晚妆。

沙河灯火照山红，歌鼓喧呼语笑中。为问少年心在否，角巾欹侧鬓如蓬。

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与试官两人复留 五首

楼上烟云怪不来，楼前飞纸落成堆。非关文字须重看，却被江山未放回。

眼昏烛暗细行斜，考阅精强外已夸。明日失杯君莫怪，早知安足不成蛇。

乱山遮晓拥千层，睡美初凉撼不譍。昨夜酒行君屡叹，定知归梦到吴兴。

天台桂子为谁香，倦听空阶夜点凉。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

秋花不见眼花红，身在孤舟兀兀中。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和陈述古拒霜花

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和沈立之留别 二首

而今父老千行泪，一似当时初去时。不用镌碑颂遗爱，丈人清德畏人知。

卧闻铙鼓送归艎，梦里匆匆共一觞。试问别来愁几许，春江万斛若为量。

盐官绝句 四首

南寺千佛阁

古邑居民半海涛，师来构筑便能高。千金用尽身无事，坐看香烟绕白豪。

北寺悟空禅师塔

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塔前古桧

当年双桧是双童，相对无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两苍龙。

僧爽白鸡

断尾雄鸡本畏烹，年来听法伴修行。还须却置莲花漏，老怯风霜恐不鸣。

六和寺冲师闸山溪为水轩

欲放清溪自在流，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定被江潮涴，能为山僧更少留。

冬至日独游吉祥寺

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

后十馀日复至

东君意浅著寒梅，千朵深红未暇裁。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

戏　　赠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桥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

和人求笔迹

麦光铺几净无瑕，入夜青灯照眼花。从此刿藤真可吊，半纡春蚓绾秋蛇。

赠孙莘老　七绝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夜来雨洗碧巑岏，浪涌云屯绕郭寒。闻有弁山河处是，为君四面竟求看。

夜桥灯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暂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时复中之徐邈圣，毋多酌我次公狂。

去年腊日访孤山，曾借僧窗半日闲。不为思归对妻子，道人有约径须还。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二首

吴王池馆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

门前歌舞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饮湖上初晴后雨 二首

朝曦迎客宴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富阳妙庭观董双成故宅发地得丹鼎覆以铜盘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为人争夺持去今独盘鼎在耳 二首

人去山空鹤不归，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怜九转功成后，却把飞升乞内芝。

琉璃击碎走金丹，无复神光发旧坛。时有世人来舐鼎，欲随鸡犬事刘安。

山　　村 五绝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青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藜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

赠　　别

青鸟衔巾久欲飞，黄莺别主更悲啼。殷勤莫忘分携处，湖水东边凤岭西。

次韵代留别

绛蜡烧残玉斝飞，离歌唱彻万行啼。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姓西。

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述古闻之明日即来坐上复用前韵同赋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含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宝山昼睡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席上代人赠别 三首

凄音怨乱不成歌，纵使重来奈老何。泪眼无穷似梅雨，一番匀了一番多。

天上麒麟岂混尘，笼中翡翠不由身。那知昨夜香闺里，更有偷啼暗别人。

莲子擘开须见臆，楸枰著尽更无期。破衫却有重逢处，一饭何曾忘却时。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 五首

暴雨初晴楼上晚景

秋后风光雨后山，满城流水碧潺潺。烟云好处无多子，及取昏鸦未到间。

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风流耆旧消磨尽，只有青山对病翁。

白汗翻浆午景前，雨馀风物便萧然。应倾半熟鹅黄酒，照见新晴水碧天。

疾雷破屋雨翻河，一扫清风未觉多。应似画师吴道子，高堂巨壁写降魔。

客路三年不见山，上楼相对梦魂间。明朝却踏红尘去，羞向清伊照病颜。

佛日山荣长老方丈 五绝

陶令思归久未成，远公不出但闻名。山中只有苍髯叟，数里萧萧管送迎。

千株玉槊搀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何处霜眉碧眼客，结为三友冷相看。

东麓云根露角牙，细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苍龙浴渥洼。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日射西廊午枕明，水沉烧尽碧烟横。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

八月十五日看潮 五绝

定知玉免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蜺。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临　　安 三绝

将 军 树

阿坚泽畔菰蒲节，玄德墙头羽葆桑。不会世间闲草木，与人何事管兴亡。

锦　　溪

楚人休笑沐猴冠，越俗徒夸翁子贤。五百年间异人出，尽将锦绣裹山川。

石　　镜

山鸡舞破半岩云，菱叶开残野水春。应笑武都山下土，枉教明月殉佳人。

陌上花 三首　并引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

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以诗戏之 二首

指点云间数点红，笙歌正拥紫髯翁。谁知爱酒龙山客，却在渔舟一叶中。

西阁珠帘卷落晖，水沉烟断佩声微。遥知通德凄凉甚，拥髻无言怨未归。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

帝城春日帽檐斜，二陆初来尚忆家。未肯将盐下莼菜，已应知雪似杨花。

平生贺老惯乘舟，骑马风前怕打头，欲问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

西台妙迹继杨风，无限龙蛇洛寺中。一纸清诗吊兴废，尘埃零落梵王宫。

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辈宗徐庾，数首风流似玉台。

书双竹湛师房 二首

我本西湖一钓舟，意嫌高屋冷飕飕。羡师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尽日留。

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孤枕对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雨打窗。

和述古冬日牡丹 四首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花开时节雨连风，却向霜馀染烂红。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

当时只道鹤林仙，能遣秋花发杜鹃。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暄放春妍。

不分清霜入小园，故将诗律变寒暄。使君欲见蓝关咏，更倩韩郎为染根。

吊天竺海月辩师 三首

欲寻遗迹强沾裳，本自无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讲堂月，满庭依旧冷如霜。

生死犹如臂屈伸，情钟我辈一酸辛。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

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须更问人。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 二首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成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钱道人有诗云直须认取主人翁作两绝戏之

首断故应无断者，冰销那复有冰知。主人若苦令侬认，认主人人竟是谁。

有主须还更有宾，不如无镜自无尘。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年觉痛人。

成都进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欲识当年杜伯升，飘然云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随缰锁，料得如今似我能。

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

退　圃

百丈休牵上濑船，一钩归钓缩头鳊。园中草木春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

逸　堂

新第谁来作并邻，旧官宁复忆星辰。请君置酒吾当贺，知向江湖拜散人。

遁　轩

冠盖相望起隐沦，先生那得老江村。古来真遁何曾遁，笑杀逾垣与闭门。

远　楼

西山烟雨卷疏帘，北户星河落短檐。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

次韵沈长官　三首

家山何在两忘归，杯酒相逢慎勿违。不独饭山嘲我瘦，也应糠覈怪君肥。

男婚已毕女将归，累尽身轻志莫违。闻道山中食无肉，玉池清水自生肥。

造物知吾久念归，似怜衰病不相违。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

戏书吴江三贤画像　三首

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

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

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

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家东老庵之壁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西蜀和仲闻而次其韵三首东老沈氏之老自谓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诗有可观者

世俗何知穷是病，神仙可学道之馀。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

符离道士晨兴际，华岳先生尸解馀。忽见黄庭丹篆句，犹传青纸小朱书。

凄凉雨露三年后，仿佛尘埃数字馀。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

李行中醉眠亭 三首

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

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醉中对客眠何害，须信陶潜未若贤。

孝先风味也堪怜，肯为周公昼日眠。枕□先生犹笑汝，枉将空腹贮遗编。

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 三首

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无限青山散不收，云奔浪卷入帘钩。直将眼力为疆界，何啻人间万户侯。

闻说楼居似地仙，不知门外有尘寰。幽人隐几寂无语，心在飞鸿灭没间。

次韵孙巨源寄涟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见寄 五绝

南岳诸刘岂易逢，相望无复马牛风。山公虽见无多子，社燕何由恋塞鸿。

高才晚岁终难进，勇退当年正急流。不独二疏为可慕，他时当有景孙楼。

漱石先生难可意，□毡校尉久无朋。应知客路愁无奈，故遣吟诗调李陵。

云雨休排神女车，忠州老病畏人夸。诗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阳满县花。

胶西未到吾能说，桑柘禾麻不见春。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舟人。

王　莽

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事新。百尺穿成连夜井，千金购得解飞人。

董　卓

公业平时劝用儒，诸公何事起相图。只言天下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

送赵寺丞寄陈海州

景疏楼上唤蛾眉，君到应先诵此诗。若见孟公投辖饮，莫忘冲雪送君时。

答陈述古 二首

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城西亦有红千叶，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胜春，罗绮丛中第一人。闻道使君归去后，舞衫歌扇总生尘。

和张子野见寄 三绝句

过 旧 游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见 题 壁

狂吟跌宕无风雅，醉墨淋浪不整齐。应为诗人一回顾，山僧未忍扫黄泥。

竹阁见忆

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须更画乐天真。

和文与可洋川园池 三十首

湖　　桥

朱阑画柱照湖明，白葛乌纱曳履行。桥下龟鱼晚无数，识君拄杖过桥声。

横　　湖

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

书　　轩

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签乱叶声。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

冰　　池

不嫌冰雪绕池看，谁似诗人巧耐寒。记得羲之洗砚处，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　　坞

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唯有竹相娱。粗才杜牧真堪笑，唤作军中十万夫。

荻　　浦

雨折霜干不耐秋，白花黄叶使人愁。月明小艇湖边宿，便是江南鹦鹉洲。

蓼　　屿

秋归南浦蟪蛄鸣，霜落横湖沙水清。卧雨幽花无限思，抱丛寒蝶不胜情。

望云楼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天汉台

漾水东流旧见经，银潢左界上通灵。此台试向天文觅，阁道中间第几星。

待月台

月与高人本有期，挂檐低户映蛾眉。只从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

二乐榭

此间真趣岂容谈，二乐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

□泉亭

闻道池亭胜两川，应须烂醉答云烟。劝君多拣长腰米，消破亭中万斛泉。

吏隐亭

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

霜筠亭

解箨新篁不自持，婵娟已有岁寒姿。要看凛凛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

无言亭

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弹指未终千偈了，向人还道本无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锦绣衣，满身璎珞缀明玑。晚香消歇无寻处，花已飘零露已晞。

涵虚亭

水轩花榭两争妍，秋月春风各自偏。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

□光亭

决去湖波尚有情，却随初日动檐楹。谿光自古无人画，凭仗新诗与写成。

过□亭

身轻步稳去忘归，四柱亭前野彴微。忽悟过谿还一笑，水禽惊落翠毛衣。

披锦亭

烟红露绿晓风香，燕舞莺啼春日长。谁道使君贫且老，绣屏锦帐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细鳞鳞，高会传觞似洛宾。红粉翠娥应不要，画船来往胜于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趁下风，清香不尽思何穷。若为化作龟千岁，巢向田田乱叶中。

茶□洞

长忆故山寒食夜，野茶藤发暗香来。分无素手簪罗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谷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

寒芦港

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

野人庐

少年辛苦事犁锄，刚厌青山绕故居。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人庐。

此君庵

寄语庵前抱节君，与君到处合相亲。写真虽是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记人。

香橙径

金橙纵复里人知，不见鲈鱼价自低。须是松江烟雨里，小船烧薤捣香齑。

南园

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候农桑。春畦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

北园

汉水巴山乐有馀，一麾从此首归涂。北园草木凭君问，许我他年作主无。

和孔密州 五绝

见邸家园留题

大□传闻载酒过，小诗未忍著砖磨。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

春步西园见寄

岁岁开园成故事，年年行乐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难继，慈爱聪明惠利人。

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二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和流杯石上草书小诗

蜂腰鹤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云。醉里自书醒自笑，如今二绝更逢君。

堂后白牡丹

城西千叶岂不好，笑舞春风醉脸丹。何似后堂冰玉洁，游蜂非意不相干。

和赵郎中见戏 二首

燕子人亡三百秋，卷帘那复似扬州。西行未必能胜此，空唱崔徽上白楼。

我击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颠只要装风景，莫向人前自洗磨。

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于逍遥堂作两绝句读之殆不可为怀因和其诗以自解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二首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但令朱雀长金花，此别还同一转车。五百年间谁复在，会看铜狄两咨嗟。

阳 关 词 三首

赠张继愿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前古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答李公择

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

中 秋 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和孔周翰 二绝

再观邸园留题

小园香雾晓蒙笼，醉手狂词未必工。鲁叟录诗应有取，曲收彤管邶鄘风。

观净观堂效韦苏州诗

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蜗舍两相宜。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

登望谼亭

河涨西来失旧谼，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壑无寻处，千里禾麻一半空。

虔州八境图 八首 并引

《南康八境图》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楼观台榭之所见而作是图也。东望七闽，南望五岭，览群山之参差，俯章贡之奔流，云烟出没，草木蕃丽，邑屋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观此图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而叹矣。苏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从而八乎？所自观之者异也。且子不见夫日乎，其旦如槃，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岂三日也哉。苟知夫境之为八也，则凡寒暑、朝夕、雨旸、晦明之异，坐作、行立、哀乐、喜怒之接于吾目而感于吾心者，有不可胜数者矣，岂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则夫四海之外，诙诡谲怪，《禹贡》之所书，邹衍之所谈，相如之所赋，虽至千万，未有不一者也。后之君子，必将有感于斯焉。"乃作诗八章，题之图上。

坐看奔湍绕石楼，使君高会百无忧。三犀窃鄙秦太守，八咏聊同沈隐侯。

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

白鹊楼前翠作堆，萦云岭路若为开。故人应在千山外，不寄梅花远信来。

朱楼深处日微明，皂盖归时酒半醒。薄暮樵渔人去尽，碧溪青嶂绕螺亭。

使君那暇日参禅，一望丛林一怅然。成佛莫教灵运后，著鞭从使祖生先。

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濛。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寻孤塔认西东。

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

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

卷二十七

苏东城七绝下 二百三十五首

寒食日答李公择三绝次韵

从来苏李得名双，只恐全齐笑陋邦。诗似悬河供不办，故欺张籍陇头泷。

簿书鼛鼓不知春，佳句相呼赖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归来谁主复谁宾。

巡城已困尘埃眯，执扑仍遭虮虱缘。欲脱布衫携素手，试开病眼点黄连。

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 二首

儿童拍手闹黄昏，应笑山公醉习园。纵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独留髡。

不肯惺惺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

文与可有诗见寄云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次韵答之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豪铓。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汉武凭虚意欲仙。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

一尾追风抹万蹄，昆仑玄圃谓朝隮。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

得丧秋毫久已冥，不须闻此气峥嵘。何妨却伴参寥子，无数新诗咳唾成。

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 二绝

岁月翩翩下坂轮，归来杏子已生仁。深红落尽东风恶，柳絮榆钱不当春。

火冷饧稀杏粥稠，青裙缟袂饷田头。大夫行役家人怨，应羡居乡马少游。

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 二首

忘归不觉鬓毛斑，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

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

再次韵答田国博部夫还 二首

西郊黄土没车轮，满面风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万指，从教积雨洗残春。

枝上稀疏地上稠，忍看红糁落墙头。风流别乘多才思，归趁西园秉烛游。

次韵关令送鱼

举网惊呼得巨鱼，馋涎不易忍流酥。更烦赤脚长须老，来听西风十幅蒲。

梅　　花 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谿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 二首

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次韵乐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万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

次韵乐著作天庆观醮

浊世纷纷肯下临，梦寻飞步五云深。无因上到通明殿，只许微闻玉佩音。

南　　堂 五首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谿。

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却未华。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

他时夜雨困移床，坐厌愁声点客肠。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

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

扫地烧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子由作二颂颂石台长老问公手写莲经字如黑蚁且诵万遍胁不至席二十馀年予亦作 二首

眼前扰扰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识吾师无碍处，试将烧却看瞋无。

眼睛心地两虚圆，胁不沾床二十年。谁信吾师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橄　　榄

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海　　棠

东风渺渺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东　　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子由在筠作东轩记或戏之为东轩长老其婿曹焕往筠余作一绝句送曹以戏子由曹过庐山以示圆通慎长老慎欣然亦作一绝送客出门归入室趺坐化去子由闻之仍作二绝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详乃追次慎韵

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斗擞旧尘埃。赠君一笼牢收取，盛取东轩长老来。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处觅穷通。偶留一吷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窍风。

余过温泉壁上有诗云直待众生总无垢我方清冷混常流问人云长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圆通亦作一绝

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书李公择白石山房

偶寻流水上崔嵬，五老苍颜一笑开。若见谪仙烦寄语，匡山头白早归来。

赠东林总长老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次荆公韵 三首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题孙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载，犹在峨眉西崦中。自为天仙足官府，不应尸解坐虻虫。

戏作□鱼一绝

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豘不药人。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

次韵答宝觉

芒鞋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山。从来无脚不解滑，谁信石头行路难。

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 二首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真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金山梦中作

江东贾客木绵裘，会散金山月满楼。夜半潮来风又熟，卧吹箫管到扬州。

和王胜之 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鲁公宾客皆诗酒，谁是神仙张志和。

齐酿如渑涨绿波，公诗句句可弦歌。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

要知太守怜孤客，不惜阳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应，为公雕琢损天和。

春　日

鸣鸠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三首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孤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孟震同游常州僧舍 三首

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忽见东平孟君子，梦中相对说黄州。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无数碧巑岏。稚杉戢戢三千本，且作凌云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归耕，笑指孤舟一叶轻。待向三茅乞灵雨，半篙流水送君行。

赠常州报恩长老 二首

碧玉碗盛红马脑，井花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荐福老怀真巧便，净慈两本更尖新。凭师为作铁门限，准备人间请话人。

溪 阴 堂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

惠崇春江晚景 二首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戏周正孺 二绝

折臂三公未可知，会当千镒访权奇。劝君鬻骆犹闲事，肠断闺中杨柳枝。

天厩新斺玉鼻骍，故人共敝亦常情。相如虽老犹能赋，换马还应继二生。

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

曈曈日脚晓犹清，细细槐花暖自零。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

上尊初破蚤朝寒，茗碗仍沾讲舌干。陛楯诸郎空雨立，故应惭悔不儒冠。

两鹤摧颓病不言，年来相继亦乘轩。误闻九奏聊飞舞，可得徘回为啄吞。

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书皇亲扇

十年江海寄浮沉，梦绕江南黄苇林。谁谓风流贵公子，笔端还有五湖心。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二首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人间斤斧日创夷，谁见龙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

次韵宋肇惠澄心纸 二首

诗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知君也要雕肝肾，分我江南数斛愁。

君家家学陋相如，宜与诸儒论石渠。古纸无多且分我，自应给札奏新书。

郭熙秋山平远 二首

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

木落骚人已怨秋，不堪平远发诗愁。要看万壑争流处，他日终烦顾虎头。

谢王泽州寄长松兼简张天觉 二首

莫道长松浪得名，能教覆额两眉青。便将径寸同千尺，知有奇功似伏苓。

凭君说与埋轮使，速寄长松作解嘲。无复青粘和漆叶，枉将钟乳敌仙茅。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 三首

江湖流落岂关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见，此身应坐不归田。

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

当年踏月走东风，坐看春闱锁醉翁。白发门生几人在，却将新句调儿童。

次韵答张天觉 二首

车轻马稳辔衔坚，但有蚊虻喜扑缘。截断口前君莫问，人间差乐胜巢仙。

御风骑气我何劳，且要长松作土毛。亦如诃佛丹霞老，却向清凉礼白豪。

书艾宣画 四首

竹　鹤

此君何处不相宜，况有能言老令威。谁知长身古君子，犹将缁布缘深衣。

黄 精 鹿

太华西南第几峰，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鹿养茸。

杏花白鹇

天工剪刻为谁妍，拘蕊游蜂自作团。把酒惜春都是梦，不如闲客此闲看。

莲　　龟

半脱莲房露压欹，绿荷深处有游龟。只应翡翠兰苕上，独见玄夫曝日时。

送钱穆父出守越州　二首

簿书常苦百忧集，樽酒今应一笑开。京兆从教思广汉，会稽聊喜得方回。

若耶溪水云门寺，贺监荷花空自开。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

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　二首

不见何戡唱渭城，旧人空数米嘉荣。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

两本新图宝墨香，樽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

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　二首

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谁知默鼓无弦曲，时向珠宫舞幻仙。

丑石寒松人易亲，聊将短曲调长人。乘轩故自非明眼，终日僛僛舞爨薪。

王晋卿所藏著色山　二首

缥缈营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无间。尔来一变风流尽，谁见将军著色山。

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时。

次韵王晋卿惠花栽所寓张退傅第中

坐来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尘。若问此花谁是主，天教闲客管青春。

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

君归岭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见春。寄语风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识山人。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宝山

平明已报百吏散，半日来陪二子闲。立鹤低昂烟雨里，行人出没树林间。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次韵王忠玉游虎丘 三首

当年太白此相浮，老守娱宾得二丘。白发重来故人尽，空馀丛桂小山幽。

青盖红旗映玉山，新诗小草落玄泉。风流使者人争看，知有真娘立道边。

舞衫歌扇转头空，只有青山杳霭中。若共吴王斗百草，使君未敢借惊鸿。

和钱四寄其弟和

再见涛头涌玉轮，烦君久驻浙江春。年来总作维摩病，堪笑东西二老人。

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 四首

老人痴钝已逃寒，子复辞行理亦难。要到卢龙看古塞，投文易水吊燕丹。

胡羊代马得安眠，穷发之南共一天。又见子卿持汉节，遥知遗老泣山前。

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舌问三苏。那知老病浑无用，欲问君王乞镜湖。

始忆庚寅降屈原，旋看蜡凤戏僧虔。随翁万里心如铁，此子何劳为买田。

又和景文韵

牡丹松桧一时栽，付与春风自在开。试问壁间题字客，几人不为看花来。

西湖寿星院此君轩

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苍立玉身。一舸鸱夷江海去，尚馀君子六千人。

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

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

次韵钱穆父紫薇花 二首

虚白堂前合抱花，秋风落日照横斜。阅人此地知多少，物化无涯生有涯。

折得芳蕤两眼花，题诗相报字倾斜。箧中尚有丝纶句，坐觉天光照海涯。

次韵杨公济梅花 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月黑林间逢缟袂，霸陵醉尉误谁何。

相逢月下是瑶台，藉草清樽连夜开。明日酒醒应满地，空令饥鹤啄莓苔。

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

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渐欹斜。西郊欲就诗人饮，黄四娘东子美家。

君知早落坐先开，莫著新诗句句催。岭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来。

冰盘未荐含酸子，雪岭先看耐冻枝。应笑春风木芍药，丰肌弱骨要人医。

寒雀喧喧冻不飞，绕林空啅未开枝。多情好与风流伴，不到双双燕语时。

鲛绡剪碎玉簪轻，檀晕妆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悬知欲落更多情。

缟裙练帨玉川家，肝胆清新冷不邪。秾李争春犹办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谢关景仁送红梅栽 二首

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珍重多情关令尹，直和根拨送春来。

为君栽向南堂下，记取他年著子时。酸酽不堪调众口，使君风味好攒眉。

游宝云寺得唐彦猷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书一绝句云山雨霏微不满空画船来往疾轻鸿谁知独卧朱帘里一榻无尘四面风明日送彦猷之子垌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叹前事因和其韵作两首送之且归其书唐氏

二妙凋零笔法空，忽惊云海戏群鸿。清诗不敢私囊箧，人道黄门有父风。

出处荣枯一笑空，十年社燕与秋鸿。谁知白首长河路，还卧当时送客风。

再和杨公济梅花 十绝

一枝风物便清和，看尽千林未觉多。结习已空从著袂，不须天女问云何。

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凭仗幽人收艾纳，国香和雨入青苔。

白发思家万里回，小轩临水为花开。故应剩作诗千首，知是多情得得来。

人云残英满酒尊，不堪细雨湿黄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风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垆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开，白头朝夕自相催。斩新一朵含风露，恰似西厢待月来。

洗尽铅华见雪肌，要将真色斗生枝。檀心已作龙涎吐，玉颊何劳獭髓医。

湖面初惊片片飞，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会得春风意，怕见梅黄雨细时。

长恨漫天柳絮轻，只将飞舞占清明。寒梅似与春相避，未解无私造物情。

北客南来岂是家，醉看参月半横斜。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

次韵参寥同前

朝来处处白毡铺，楼阁山川尽一如。总是烂银并白玉，不知奇货有谁居。

书浑令公燕鱼朝恩图

咸宁英气似汾阳，夜饮军容出红妆。不须缠头万匹锦，知君未办作吕强。

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 三绝句

当年衫鬓两青青，强说重临慰别情。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

书王晋卿画 四首

山阴陈迹

当年不识此清真，强把先生拟季伦。等是人间一陈迹，聚蚊金谷本何人。

雪溪乘兴

溪山雪月两佳哉，宾主谈锋夜转雷。犹言不见戴安道，为问适从何处来。

四明狂客

毫端偶集一微尘，何处溪山非此身。狂客思归便归去，更求敕赐枉天真。

西塞风雨

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题王晋卿画后

丑石半蹲山下虎，长松倒卧木中龙。试君眼力看多少，数到云峰第几重。

赠武道士弹贺若

清风终日自开帘，凉月今宵肯挂檐。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合爱陶潜。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还汶公馆我于东堂阅旧诗卷次诸公韵 三首

半熟黄梁日未斜，玉堂阴合手栽花。却寻三十年前味，未饭钟时已饭茶。

梦觉还惊屦响廊，故人来炷影前香。鬓须白尽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东来唤我归，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澜入小诗。

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 四首

凤雏骥子日相高，白发苍颜笑我曹。读遍牙签三万轴，欲来小邑试牛刀。

出处年来恨不齐，一尊临水记分携。江湖咫尺吾将老，汝颍东流子却西。

白马津头春水来，白鱼犹喜似江淮。使君已复冰堂酒，更劝重新画舫斋。

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当年绿发新。故国依然乔木在，典刑复见老成人。

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闲如致仕，酒馀欢适似还乡。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萦帘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来古井不生澜。只愁戏瓦闲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

小砑低窗卧晏温，了然非默亦非言。维摩示病吾真病，谁识东坡不二门。

西湖戏作

一士千金未易偿，我从陈赵两欧阳。举鞭拍手笑山简，只有并州一葛强。

次韵赵德麟雪中惜梅且饷柑酒 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馀，遣雪摧残计已疏。卧闻点滴如秋雨，知是东风为扫除。

阆苑千葩映玉宸，人间只有此花新。飞霙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

蹀躞娇黄不受靰，东风暗与色香归。偶逢白堕争春手，遣入王孙玉斝飞。

淮上早发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次韵德麟西湖新成见怀绝句

壶中春色饮中仙，骑鹤东来独惘然。犹有赵陈同李郭，不妨同泛过湖船。

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见杜舆秀才求学其法戏赠 二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养鬐龙。如今尺五城南杜，欲问东坡学种松
。

君方扫雪收松子，我已开榛得茯苓。为问何如插杨柳，明年飞絮作浮萍。

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 三首

省事天公厌两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殷勤更下山阴雪，要与梅花作伴来。

己卯嘉辰寿阿同，愿渠无过亦无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棱一梦中。

词锋虽作楚骚寒，德意还同汉诏宽。好遣秦郎供帖子，尽驱春色入毫端。

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观，一条红云捧玉皇。

薄云初销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

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归来一盏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

再送蒋颖叔帅熙河 二首

使君九万击鹏鹍，肯为阳关一断魂。不用宽心九千里，安西都护国西门。

馀刃西屠横海鲲，应予诗谶是游魂。归来趁别陶弘景，看挂衣冠神武门。

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 二首

玉关不用一丸泥，自有长城鸟鼠西。剩与故人寻土物，腊糟红曲寄驼蹄。

多买黄封作洗泥，使君来自陇山西。高才得兔人人羡，争欲寻踪觅旧蹄。

七年九月自广陵召还复馆于浴室东堂八年六月乞会稽将去汶公乞诗乃复用前韵 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橘觉犹香。会稽且作须臾意，从此归田策最良。

东南此去几时归，倦鸟孤飞岂有期。断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诗。

题毛女真

雾鬓风鬟木叶衣，山川良是昔人非。只应闲过商颜老，独自吹箫月下归。

三月二十日开园 三首

雪髯霜鬓语伧狞，澹荡园林取次行。要识将军不凡意，从来只啜小人羹。

西园牡簝夜沉沉，尚有游人卧柳阴。鹤睡觉时风露下，落花飞絮满衣襟。

郁郁苍髯真道友，丝丝红萼是乡人。何时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门月色新。

临城道中作 并引

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书以付迈使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予前后守倅馀杭凡五年夏秋之间蒸热不可过独中和堂东南颊下瞰海门洞视万里三伏常萧然也绍圣元年六月舟行赴岭外热甚忽忆此处而作是诗

忠孝王家千柱宫，东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东南颊，独有人间万里风。

慈湖夹阻风 五首

捍索桅竿立啸空，篙师酣寝浪花中。故应菅蒯知心腹，弱缆能争万里风。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虚落在山前。

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顷桑麻在船底，空馀石发挂鱼衣。

日轮亭午汗珠融，谁识南讹长养功。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宿建封寺晓登尽善亭望韶石 三首

双阙浮光照短亭，至今猿鸟啸青荧。君王自此西巡狩，再使鱼龙舞洞庭。

蜀人文赋楚人辞，尧在崇山舜九疑。圣主若非真得道，南来万里亦何为。

岭海东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锡元圭。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东来隐会稽。

食 荔 枝 二首 并引

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馀，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三月二十九日 二首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

纵　　笔 三首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 二绝句

马迹车轮满四方，若为闭暑小茅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痴疾还同顾长康。

江令苍苔围故宅，谢家语燕集华堂。先生笑说江南事，只有青山绕建康。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三首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

题过所画枯木竹石 三首

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

散木支离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缠。不须更说能鸣雁，要以空中得尽年。

倦看涩勒暗蛮村，乱棘孤藤束瘴根。唯有长身六君子，猗猗犹得似淇园。

澄迈驿通潮阁 二首

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

馀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合浦愈上人以诗名岭外将访道南岳留诗壁上云闲伴孤云自在飞东坡居士过其精舍戏和其韵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年归。

书韩干二马

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赫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

跋王晋叔所藏画

徐熙杏花

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曙，洗出徐熙落墨花。

赵昌四季 四首

芍　药

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

踯　躅

枫林翠壁楚江边，踯躅千层不忍看。开卷便知归路近，剑南樵客为施丹。

寒　菊

轻肌弱骨散幽葩，真是青裙两髻丫。便有佳名配黄菊，应缘霜后苦无花。

山　茶

游蜂掠尽粉丝黄，落蕊犹收蜜露香。待得春风几枝在，年来杀菽有飞霜。

题灵峰寺壁

灵峰山上宝陀寺，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希犹记妙高台。

赠龙光长老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赠岭上老人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赠岭上梅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予初谪岭南过田氏水阁东南一峰丰下锐上里人谓鸡笼山予更名独秀峰今复过之戏留一绝

倚天巉绝玉浮屠，肯与彭郎作小姑。独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二别四三壶。

画　车　二首

何人画此只轮车，便是当年欹器图。上易下难须审细，左提右挈免疏虞。

九衢歌舞颂王明，谁恻寒泉独自清。赖有千车能散福，化为膏雨满重城。

次韵郭功甫　二首

蚤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可怜倦鸟不知时，空羡骑鲸得所归。玉局西南天一角，万人沙苑看孤飞。

次韵法芝举旧诗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

一睡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洗　儿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戏作贾梁道诗 并引

王凌谓贾充曰："汝非贾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国与人！"由是观之，梁道之忠于魏也久矣。司马景王既执凌，归过梁道庙，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马病，见凌与梁道守而杀之。二人者可谓忠义之至，精贯于神明矣。然梁道之灵，独不能已其子充小奸，至使首发成济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晓者也。故予戏作小诗云。

嵇绍似康为有子，郗超叛鉴似无孙。如今更恨贾梁道，不杀公闾杀子元。

戏孙公素

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晚岁战刘郎。不须戚戚如冯衍，便与时时说李阳。

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

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几。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

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撷　　菜 并序

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乃作四句。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陆放翁七绝上 一百七十首

东阳道中

风欹乌帽送轻寒，雨点春衫作碎斑。小吏知人当著句，先安笔砚对溪山。

以石芥送刘韶美礼部刘比酿酒劲甚因以为戏 二首

古人重改阳城驿，吾辈欣闻石芥名。风味可人终骨鲠，尊前真见鲁诸生。

长安官酒甜如蜜，风月虽佳懒举觞。持送盘蔬还会否，与公新酿斗端方。

买　　鱼 二首

卧沙细肋何由得，出水纤鳞却易求。一夏与僧同粥饭，朝来破戒醉新秋。

两京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直钱。斫脍捣齑香满屋，雨窗唤起醉中眠。

悲　　秋

烟草凄迷八月秋，荒村络纬戒衣裘。道人大欠修行力，平地闲生尔许愁。

七月十四夜观月

不复微云滓太清，浩然风露欲三更。开帘一寄平生快，万顷空江著月明。

十月苦蝇 二首

村北村南打稻忙，浮云吹尽见朝阳。不宜便作晴明看，扑面飞蝇未退藏。

十月江南未拥炉，痴蝇扰扰莫嫌渠。细看岂是坚牢物，付与清霜为扫除。

重　　阳

照江丹叶一林霜，折得黄花更断肠。商略此时须痛饮，细腰宫畔过重阳。

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 二首

江上秋风宋玉悲，长官手自葺茅茨。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

豪杰何心后世名，材高遇事即峥嵘。巴东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

倚　　阑

故山未敢说归期，十日相随又别离。小雨初收残照晚，阑干西角立多时。

谢张廷老司理录示山居诗 二首

憔悴经年客瘴乡，把君诗卷意差强。古人三语犹嗟赏，况是珠玑满锦囊。

老觉人间万事非，但思茅屋映疏篱。秋衾已是饶归梦，更读山居二首诗。

大安病酒留半日王守复来招不往送酒解酲因小饮江月馆

江驿春酲半日留，更烦送酒为扶头。柳花漠漠嘉陵岸，别是天涯一段愁。

和高子长参议道中 二绝

梁州四月晚莺啼，共忆扁舟罨画谿。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

丰年食少厌儿啼，觅得微官落五谿。大似无家老禅衲，打包还度栈云西。

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

日日遭途处处诗，书生活计绝堪悲。江云垂地滩风急，一似前年上硖时。

仙鱼铺得仲高兄书

病酒今朝载卧舆，秋云漠漠雨疏疏。阆州城北仙鱼铺，忽得山阴万里书。

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青入云汉感蜀亡事慨然有赋

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机变化亦逡巡。阴平穷冠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

越王楼 二首

上尽江边百尺楼，倚栏极目暮江秋。未甘便作衰翁在，两脚犹堪蹋九州。

蒲萄酒绿似江流，夜燕唐家帝子楼。约住管弦呼羯鼓，要渠打散醉中愁。

和谭德称送牡丹 二首

洛阳春色擅中州，檀晕鞓红总胜流。憔悴剑南人不管，问渠情味似侬不。

吾生何拙亦何工，忧患如山一笑空。犹有馀情被花恼，醉搔华发倚屏风。

思政堂东轩偶题

羁愁酒病两无聊，小篆吹香已半消。唤起十年闽岭梦，赪桐花畔见红蕉。

荔枝楼小酌 二首

碧瓦朱栏已半摧，强呼歌舞试樽罍。邦人莫讶心情懒，新出莺花海里来。

病与愁兼怯酒船，巴歌闻罢更凄然。此身未死长为客，回首夔州又二年。

醉 中 作 四首

晚途豪气未低摧，一饮犹能三百杯。烂烂目光方似电，齁齁鼻息忽如雷。

驾鹤孤飞万里风，偶然来憩大峨东。持杯露坐无人会，要看青天入酒中。

曾赐琳腴白玉京，狂歌起舞蜀人惊。却骑黄鹤横空去，今夕垂虹醉月明。

画角三终夜未阑，醉凭飞阁喜天宽。月明满地江风急，吹落幽人紫绮冠。

池上见鱼跃有怀姑熟旧游

雨过回塘涨碧漪，幽人闲照角巾欹。银刀忽裂圆波出，宛似姑溪晚泊时。

秋夜读书戏作

别驾生涯似蠹鱼，简编垂老未相疏。也知赋得寒儒分，五十灯前见细书。

太 平 花

扶床踉跄出京华，头白车书未一家。宵旰至今劳圣主，泪痕空对太平花。

次韵周辅道中 二首

山灵喜我马蹄声，正用此时秋雨晴。日淡风斜江上路，芦花也似柳花轻。

从来重九如寒食，天气微阴正自佳。莫问茱萸赐朝士，一尊随处有黄花。

高 秋 亭

三日山中醉复醒，径归回首愧山灵。从今惜取观书眼，长看天西万叠青。

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

少逢重九事豪华，南陌雕鞍拥钿车。今日蜀州生白发，瓦炉独试雾中茶。

花时遍游诸家园 十首

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

翩翩马上帽檐斜，尽日寻春不到家。偏爱张园好风景，半天高柳卧溪花。

花阴扫地置清尊，烂醉归时夜已分。欲睡未成欹倦枕，轮囷帐底见红云。

宣华无树著啼莺，惟有摩诃春水生。故老能言当日事，直将宫锦裹宫城。

枝上猩猩血未晞，尊前红袖醉成围。应须直到三更看，画烛如椽为发辉。

重萼丹砂品最高，可怜寂寞弃蓬蒿。会当车载金钱去，买取春归亦足豪。

丝丝红萼弄春柔，不似疏梅只惯愁。常恐夜寒花索寞，锦茵银烛按凉州。

飞花尽逐五更风，不照先生社酒中。输与新来双燕子，衔泥犹得带残红。

海棠已过不成春，丝竹凄凉锁暗尘。眼看燕脂吹作雪，不须零落始愁人。

题直舍壁

文书那得废哦诗，羞作群儿了事痴。付与后人评此老，一丘一壑过元规。

观华严阁僧斋

拂剑当年气吐虹，喑呜坐觉朔庭空。早知壮志成痴绝，悔不藏名万衲中。

寺楼月夜醉中戏作 三首

素壁徐升天宇闲，连峰积雪苍茫间。楼台是处可见月，无此巉巉群玉山。

水晶盏映碧琳腴，月下泠泠看似无。此酒定从何处得，判知不是文君垆。

海山缥缈玉真妃，贪看冰轮不肯归。楼上三更风露冷，旋围步障换罗衣。

江渎池纳凉

雨过荒池藻荇香，月明如水浸胡床。天公作意怜羁客，乞与今年一夏凉。

读　　书 二首

面骨峥嵘鬓欲疏，退藏只合卧蜗庐。自嫌尚有人间意，射雉归来夜读书。

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寺居睡觉 二首

虚窗寂寂夜三更，灯敛残光避月明。老懒只贪春睡美，愧闻童子诵经声。

心地安平晓梦长，忽闻鱼鼓动修廊。披衣起坐清羸甚，想像云堂𤈦粥香。

海　　棠 二首

十里迢迢望碧鸡，一城晴雨不曾齐。今朝未得平安报，便恐飞红已作泥。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刻深。

杂　　咏 四首

青羊宫中竹暗天，白马庙畔柏如山。琴尊处处可消日，车马纷纷自欠闲。

石犀庙壖江已回，陵谷一变吁可哀。即今禾黍连云处，当日帆樯隐映来。

微风翻翻芋叶白，落日漠漠稻花香。出门纵辔何所诣，万里桥南追晚凉。

世事盛衰谁得知，惠陵烟草掩柴扉。陵边人家丛竹里，灯火喧呼迎妇归。

夜　　坐

大风横吹斗柄折，迅雷下击山壁裂。放翁闭户寂不闻，楞严卷尽灯花结。

城北青莲院方丈壁间有画燕子者过客多题诗予亦戏作 二绝句

一双掠水燕来初，万点飞花社雨馀。辛苦成巢君勿笑，从来吾亦爱吾庐。

明窗短壁拂蛛丝，常是江边送客时。留滞锦城生白发，不如巢燕有归期。

双流旅舍 三首

孤市人稀冷欲冰，昏昏一盏店家灯。开门拂榻便酣寝，我是江南行脚僧。

西风黄叶满江村，瘦马来穿渡口云。动地传呼逢醉尉，谁何禁杀故将军。

每因髀肉叹身闲，聊欲勤劳鞍马间。黑稍黄旗端未免，会冲风雪出榆关。

文 君 井

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山中小雨得宇文使君简问尝见张仙翁乎戏作一绝

张仙挟弹知何往，清啸穿林但可闻。拾得铁丸无处用，为君打散四山云。

雨中山行至松风亭忽澄霁

烟雨千峰拥髻鬟，忽看青嶂白云间。卷藏破墨营丘笔，却展将军著色山。

夜　　寒 二首

清夜焚香读楚词，寒侵貂褐叹吾衰。轻冰满研风声急，忽记山阴夜雪时。

斗帐重茵香雾重，膏粱那可共功名。三更骑报河冰合，铁马何人从我行。

记　　梦 二首

乌巾白晤忆当年，抵死寻春不自怜。憔悴剑南双鬓改，梦中犹上暗门船。

团脐霜蟹四腮鲈，樽俎芳鲜十载无。塞月征尘身万里，梦魂也复醉西湖。

江上散步寻梅偶得 三绝句

小园风月不多宽，一树梅花开未残。剥啄敲门嫌特地，缓拖藤杖隔篱看。

钟残小院欲消魂，漠漠幽香伴月痕。江上人家应胜此，明朝更出小南门。

小南门外野人家，短短疏篱缭白沙。红稻不须鹦鹉啄，清霜催放两三花。

看梅归马上戏作

平明南出笮桥门，走马归来趁未昏。渐老更知闲有味，一冬强半在梅村。
江郊车马满斜晖，争趁南城未阖扉。要识梅花无尽藏，人人襟袖带香归。

叙　　州 三首

画船冲雨入戎州，缥缈山横杜若洲。须信时平边堠静，传烽夜夜到西楼。

文章何罪触雷霆，风雨南谿自醉醒。八十年间遗老尽，坏堂无壁草青青。

楚舵吴樯又远游，浣花行乐梦西州。千寻铁锁还堪恨，空锁长江不锁愁。

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归州重五

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盘。

楚　城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小雨极凉舟中熟睡至夕

舟中一雨扫飞蝇，半脱纶巾卧翠藤。清梦初回窗日晚，数声柔橹下巴陵。

过灵石三峰 二首

奇峰迎马骇衰翁，蜀岭吴山一洗空。拔地青苍五千仞，劳渠蟠屈小诗中。

晓日瘦昽雪未残，三峰杰立插云间。老夫合是征西将，胸次先收一华山。

梅花绝句 六首

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驿灯前各自愁。

蜀王小苑旧池台，江北江南万树梅。只怪朝来歌吹闹，园官已报五分开。

湖上梅花手自移，小桥风月最相宜。主人岁岁常为客，莫怪幽香怨不知。

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字半斜。今日谿头还小饮，冷官不禁看梅花。

池馆登临雪半消，梅花与我两无聊。青羊宫里应如旧，肠断春风万里桥。

今年真负此花时，醉帽何曾插一枝。渐老情怀多作恶，不堪还作送梅诗。

建安遣兴 二首

绿沉金锁少时狂，几过秋风古战场。梦里都忘闽峤远，万人鼓吹入平凉。

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圣时未用征辽将，虚老龙门一少年。

秋　怀 二首

暮年身世转悠悠，又向天涯见早秋。昨夜月明今夜雨，关人何事总成愁。

星斗阑干河汉流，建州风物更禁秋。年来多病题诗懒，付与鸣蛩替说愁。

黄亭夜雨

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拔地玉嶙峋。黄亭一夜风吹雨，似为游人洗俗尘。

紫溪驿 二首

它乡异县老何堪，短发萧萧不满□。旋买一尊持自贺，病身安稳到江南。

云外丹青万仞梯，木阴合处子规啼。嘉陵栈道吾能说，略似黄亭到紫溪。

卧　舆

白首躬耕已有期，凤城归路觉迟迟。卧舆拥被听秋雨，占尽人间好睡时。

夜　坐

老知世事谩纷纷，纸帐蒲团自策勋。一夜北风吹裂屋，石楼无耳不曾闻。

月　岩

几年不作月岩游，万里重来已白头。云外连娟何所似，平羌江上半轮秋。

闻　雁

过尽梅花把酒稀，熏笼香冷换春衣。秦关汉苑无消息，又在江南送雁归。

灯夕有感

芙蕖红绿亦参差，睡起烧香强赋诗。万里锦城无梦到，岂惟虚负放灯时。

感旧绝句 七首

鸭翎堠前山簇马，鸡踪桥下水连天。金丹炼成不肯服，且戏人间五百年。

鹅黄酒边绿荔枝，摩诃池上纳凉时。冰纨不画骖鸾女，却写江南白晤辞。

南市夜夜上元灯，西邻日日是清明。青毡犊车碾花去，黄金马鞭穿柳行。

十月新霜兔正肥，佳人骏马去如飞。纤腰袅袅戎衣窄，学射山前看打围。

半红半白官池莲，半醒半醉女郎船。鸳鸯惊起何曾管，折得双头喜欲颠。

红叶琵琶出嘉州，四弦弹尽古今愁。胡沙漫漫紫塞晓，汉月娟娟青冢秋。

美人传酒清夜阑，欲歌未歌愁远山。蒲萄一斗元无价，换得凉州也是闲。

昼卧闻百舌

雨后郊原已遍犁，阴阴帘幕燕分泥。闲眠不作华胥计，说与春乌自在啼。

观 蔬 圃

菘芥可菹芹可羹，晚风咿吼桔槔声。白头孤宦成何味，悔不畦蔬过此生。

焚香昼睡比觉香犹未散戏作 二首

小屏烟树远参差，吏散身闲与睡宜。谁似炉香念幽独，伴人直到梦回时。

燕梁寂寂篆烟残，偷得劳生数刻闲。三叠秋屏护琴枕，卧游忽到瀼西山。

薙 庭 草

露草烟芜与砌平，群蛙得意乱疏更。微凉要作安眠地，放散今宵鼓吹声。

夏日昼寝梦游一院阒然无人帘影满堂惟燕蹋筝弦有声觉而闻铁铎风响璆然殆所梦也邪因得绝句

桐阴清润雨馀天，檐铎摇风破昼眠。梦到画堂人不见，一双轻燕蹴筝弦。

书李商叟秀才所藏曾文清诗卷后

陇蜀归来两鬓丝，茶山已作隔生期。西风落叶秋萧瑟，泪洒行间读旧诗。

社日小饮

社日西风吹角巾，一尊强醉汝江滨。杏梁燕子还堪恨，归去匆匆不报人。

杭头晚兴 二首

山色苍寒野色昏，下程初闭驿亭门。不须更把浇愁酒，行尽天涯惯断魂。

落叶孤村晚下程，痴云残日半阴晴。篝炉火暖床敷稳，卧听黄鸦谷谷声。

予欲自严买船下七里滩谒严光祠而归会滩浅陆行至桐庐始能泛江因得绝句

客星祠下渺烟波，欠我扁舟舞短蓑。不为穷冬怕滩恶，正愁此老笑人多。

渔　　浦 二首

桐庐处处是新诗，渔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随潮入县伴潮归。

渔翁持鱼叩舷卖，炯炯绿瞳双脸丹。我欲从之逝已远，菱歌一曲暮江寒。

小　　园 四首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历尽危机歇尽狂，残年惟有付耕桑。麦秋天气朝朝变，蚕月人家处处忙。

村南村北鹁鸪声，水刺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

少年壮气吞残虏，晚觉丘樊乐事多。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

夜坐独酌

玉宇沉沉夜向阑，跨空飞阁倚高寒。一壶清露来云表，聊为幽人洗肺肝。

湖村月夕 四首

客路风尘化素衣，闲愁冉冉鬓成丝。平生不负月明处，神女庙前闻竹枝。

锦城曾醉六重阳，回首秋风每断肠。最忆铜壶门外路，满街歌吹月如霜。

金尊翠杓犹能醉，狐帽貂裘不怕寒。安得骅骝三万匹，月中鼓吹渡桑乾。

谁持绿酒醉幽人，鹤氅筇枝发兴新。今夜湖边有奇事，青山缺处涌冰轮。

蔬圃绝句 七首

拟种芜菁已是迟，晚菘早韭恰当时。老夫要作斋盂备，乞得青秧趁雨移。

百钱新买绿蓑衣，不羡黄金带十围。枯柳坡头风雨急，凭谁画我荷锄归。

青青蔬甲早寒天，想像登盘已堕涎。更欲锄畦向东去，园丁来报竹行鞭。

瓦叠浮屠盆作池，池边红蓼两三枝。贪看忘却还家饭，恰似儿童放学时。

小桥只在槿篱东，沟水穿篱曲折通。烟雨空濛最堪乐，从教打湿败天公。

冲雨冲风不怕寒，晚来日出短蓑干。绕畦拾块真为乐，莫作陶公运甓看。

懒随年少爱花狂，且伴群儿斗草忙。行遍山南山北路，归时新月浸横塘。

蔬园杂咏 五首

菘

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芜菁

往日芜菁不到吴，如今幽圃手亲锄。凭谁为向曹瞒道，彻底无能合种蔬。

葱

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一事尚非贫贱分，芼羹僭用大官葱。

巢

昏昏雾雨暗衡茅，儿女随宜治酒肴。便觉此身如在蜀，一盘笼饼是豌巢。

芋

陆生昼卧腹便便，叹息何时食万钱。莫诮蹲鸱少风味，赖渠撑拄过凶年。

秋雨渐凉有怀兴元 三首

八月山中夜渐长，雨声灯影共凄凉。遥知南郑风霜早，已有寒熊犯猎场。

十年前在古梁州，痛饮无时不惯愁。最忆夜分歌舞歇，卧听秦女擘箜篌。

清梦初回秋夜阑，床前耿耿一灯残。忽闻雨掠蓬窗过，犹作当时铁马看。

秋夜观月 二首

梦回残烛耿房栊，杳杳江天叫断鸿。病骨不禁风露重，披衣小立月明中。

谁琢天边白玉盘，亭亭破雾上高寒。山房无客儿贪睡，常恨清光独自看。

枕　　上

香冷灯昏梦自惊，清愁冉冉带馀酲。夜长谁作幽人伴，惟是蛩声与月明。

月　　下

月白庭空树影稀，鹊栖不稳绕枝飞。老翁也学痴儿女，扑得流萤露湿衣。

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 五首

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蝉蜕房间果是无，世人妄想可怜渠。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庵新著书。

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

齐民本自乐衡门，水旱那知不自存。圣主忧勤常旰食，烦公一一报曾孙。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我老正须闲处著，白云一半肯分无。

无　　题

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篷窗里，飞上青天妒落花。

游　　仙 五首

飘飘鸾鹤杳难攀，万里东游海上山。应有世人遥稽首，紫箫馀调落云间。

凤舞鸾歌宴蕊宫，碧桃花下醉千钟。红尘谪满重归去，花未开残宴未终。

玄圃春风赐宴时，双成独奏玉参差。侍晨饮罢虚皇喜，一段龙绡索进诗。

初珥金貂谒紫皇，仙班最近玉炉香。为怜未惯丛霄冷，独赐流霞九酝觞。

玉殿吹笙第一仙，花前奏罢色凄然。忆曾偷学春愁曲，谪在人间五百年。

卷二十八

陆放翁七绝下 四百八十二首

湖村野兴 二首

十里疏钟到野堂，五更残月伴清霜。已知无奈姮娥冷，瘦损梅花更断肠。

山色空濛雨点微，醉中不觉湿蓑衣。何妨乞与丹青本，一棹横冲翠霭归。

中秋雨霁月色入户起饮酒一杯作绝句

吹尽浮云天宇清，城头叠鼓报三更。平生无此一杯酒，玉笥峰头看月生。

溪上醉吟

行行不知溪路深，但怪素月生遥岑。不辞醉袖拂花絮，与子更醉青萝阴。

乡人或病予诗多道蜀中遨乐之盛适春日游镜湖共请赋山阴风物遂即杯酒间作四绝句却当持以夸西州故人也 四首

嫩日轻云淡淹天，扑灯过后卖花前。便从水阁杭湖去，卷起朱帘上画船。

舫子窗扉面面开，金壶桃杏间尊罍。东风忽送笙歌近，一片楼台泛水来。

湖波绿似鸭头深，一日春晴直万金。好事谁家斗歌舞，方舟齐榜出花阴。

花光柳色满墙头，病酒今朝懒出游。却就水亭开小宴，绣帘银烛看归舟。

柯桥客亭 二首

小市初晴已过春，朱樱青杏一番新。灞陵老子无人识，暂借邮亭整角巾。

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扶疏。朝来酒兴不可耐，买得钓船双鳜鱼。

晓　　枕

晓枕莺声带梦听，忽看淡日满窗棂。闲愁谁遣浓如酒，醉过残春不解醒。

晨起闲步

飞红掠地送春忙，嫩绿成阴带露香。听彻晓天莺百啭，却随飞蝶度横塘。

送紫霄女道士四明谢君 二首

一别南充十四年，时时清梦到金泉。山阴道上秋风早，却见神仙小自然。

道骨仙风凛不群，清秋采药到江村。自言家住云南北，知是遗尘几世孙。

夜中起读书戏作 二首

发已凋零齿已疏，忍饥白首卧蜗庐。风声忽轹篷窗过，夜半呼灯起读书。

灭虏区区计本疏，水边乔木拥茅庐。九原定发韩公笑，至老依然一束书。

初冬杂题 六首

勋业文章意已阑，暮年不足是看山。江南寺寺楼堪倚，安得身如杜甫闲。

莫嫌风雨作新寒，一树青枫已半丹。身在范宽图画里，小楼西角剩凭栏。

风横云低雨脚斜，一枝柔舻暮咿哑。昏昏醉卧知何处，推起船篷忽到家。

五斗安能解醉酲，懵腾睡眼怯窗明。策勋赖有春芽在，卧听山童转磑声。

荒郊寒雨晚凄凄，四壁穿颓旋补泥。物我元须各安稳，自苫牛屋织鸡栖。

风雨声豪入梦中，不知身世寄孤篷。狐裘毡帽如龙马，天汉西南小益东。

题海首座侠客像

赵魏胡尘千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

曾仲躬见过适遇予出留小诗而去次韵 二首

地僻元无俗客来，蓬门只欲为君开。山横翠黛供诗本，麦卷黄云足酒材。

数树山花草舍东，想公系马落残红。那知老子耶溪上，正泛朝南暮北风。

杂　兴 三首

鳗井初生一缕云，鲍郎山下雨昏昏。舻声呕轧秋空晓，水际人家尚闭门。

孤梦初回揭短篷，桥边晓日已曈昽。太平气象君知否，尽在丰年笑语中。

古寺高楼暮倚阑，野云不散白漫漫。好山遮尽君无恨，且作沧溟万里看。

舟中感怀三绝句呈太傅相公兼简岳大用郎中

浪中鞺鞳雨声寒，孤梦初回烛半残。甲子一周胡未灭，关山还带泪痕看。

雨打孤篷酒渐消，昏灯与我共无聊。功名本是无凭事，不及寒江日两潮。

梦笔亭边拥鼻吟，壮图蹭蹬老侵寻。不眠数尽鸡三唱，自笑当年起舞心。

饮张功父园戏题扇上

寒食清明数日中，西园春事又匆匆。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

宿石帆山下 二首

卷地东风吹钓船，石帆重到又经年。放翁夜半酒初解，落月衔山闻杜鹃。

系船禹庙醉如泥，投宿渔家月向低。湿翠扑人浓可掬，始知身在石帆西。

倦　　眼

看书涩似上羊肠，得睡甘如饮蜜房。起坐藤床搔短发，数声画角报斜阳。

拜旦表

一封驰奏效嵩呼，清跸何时返故都。只道建炎巡狩礼，谁知故事自祥符。

病中夜半

萧萧欲脱犹吟叶，耿耿微明未灭灯。夜半不眠闲倚壁，使君清似北山僧。

即　　事

组绣纷纷衒女工，诗家于此欲途穷。语君白日飞升法，正在焚香听雨中。

园中绝句 二首

梅花重压帽檐偏，曳杖行歌意欲仙。后五百年君记取，断无人似放翁颠。

溪北溪南飞白鸥，夕阳明处见渔舟。凭谁为剪机中素，画取天涯一片秋。

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 四首

狐裘卧载锦驼车，酒醒冰髭结乱珠。三尺马鞭装白玉，雪中画字草军书。

铁马渡河风破肉，云梯攻垒雪平壕。兽奔鸟散何劳逐，直斩单于衅宝刀。

十万貔貅出羽林，横空杀气结层阴。桑乾沙土初飞雪，未到幽州一丈深。

群胡束手仗天亡，弃甲纵横满战场。雪上急追奔马迹，官军夜半入辽阳。

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寒夜读书 二首

北窗暖焰满炉红，夜半涛翻古桧风。老死爱书心不厌，来生恐堕蠹鱼中。

忆昨从戎出渭滨，秋风金鼓震咸秦。鸢肩竟欠封侯相，三尺檠边老此身。

杨庭秀寄南海集 二首

俗子与人隔尘劫，何啻相逢风马牛。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

飞卿数阕峤南曲，不许刘郎夸竹枝。四百年来无复继，如今始有此翁诗。

假中闭户终日偶得绝句

雨声滴滴暮未已，苔晕重重寒更添。知是使君初睡起，清香一线透疏帘。

雨中独坐

马目山头雨脚昏，龙津桥下浪花翻。年丰郡僻无公事，一炷清香昼掩门。

塞 上 曲 四首

秋风猎猎汉旗黄，晓陌霜清见太行。车载毡庐驼载酒，渔阳城里作重阳。

将军许国不怀归，又见桑乾木叶飞。要识君王念征戍，新秋已报赐冬衣。

金鼓轰轰百里声，绣旗宝马照川明。王师仗义从天下，莫道南兵夜斫营。

老矣犹思万里行，翩然上马始身轻。玉关去路心如铁，把酒何妨听渭城。

寓蓬莱馆 二首

桐叶吹残蕉叶黄，驿窗微雨送凄凉。长安许史无平素，莫恨栖栖立路旁。

古驿萧萧独倚阑，角声催晚雨催寒。残年遇合应无日，犹说新丰强自宽。

拄 杖

放翁拄杖具神通，蜀栈吴山兴未穷。昨夜梦中行万里，莲华峰上听松风。

北　　望

北望中原泪满巾，黄旗空想渡河津。丈夫穷死由来事，要是江南有此人。

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 二首

洮河马死剑锋摧，绿发成丝每自哀。几岁中原消息断，喜闻人自蔡州来。

百战元和取蔡州，如今胡马饮淮流。和亲自古非长策，谁与朝家共此忧。

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

买醉村场半夜归，西山落月照柴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纵　　笔 二首

一纸除书到海边，紫皇赐号武夷仙。功名敢道浑无意，暂作闲人五百年。

素月徘徊牛斗间，天风吹鹤度函关。一年似此佳时少，唤起陈抟醉华山。

练　　塘

微风吹颊酒初醒，落日舟横杜若汀。水秀山明何所似，玉人临镜晕螺青。

五云桥

若耶北与镜湖通，缥缈飞桥跨半空。陵谷变迁谁复识，我来徙倚暮烟中。

云门独坐

山北山南处处行，回头六十七清明。如今老去摧颓甚，独坐焚香听水声。

东　　关 二首

天华寺西艇子横，白苹风细浪纹平。移家只欲东关住，夜夜湖中看月生。

烟水苍茫西复东，扁舟又系柳阴中。三更酒醒残灯在，卧听萧萧雨打篷。

咏　　史

入郢功成赐属镂，削吴计用载厨车。闭门种菜英雄事，莫笑衰翁日荷锄。

湖上小阁

葡萄初紫柿初红，小阁凭阑万里风。莫怪年来增酒量，此中能著太虚空。

道　　石　三首

秋风袅袅雨班班，身隐幽窗笔砚间。小试壶公缩地术，数峰闲对道州山。

林虑灵壁俱尤物，散落人间不复还。投老东归风味在，春陵小岫伴身闲。

误因禄米弃莼鲈，一落尘埃底事无。布袜青鞋虽兴尽，此峰聊当卧游图。

秋晚思梁益旧游　三首

幅巾筇杖立篱门，秋意萧条欲断魂。恰似嘉陵江上路，冷云微雨湿黄昏。

忆昔西行万里馀，长亭夜夜梦归吴。如今历尽风波恶，飞栈连云是坦途。

沧波极目江乡恨，衰草连天塞路愁。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

小舟自红桥之南过吉泽归三山　二首

霏霏寒雨数家村，鸡犬萧然昼闭门。它日路迷君勿恨，人间随处有桃源。

六月芙蕖正盛时，画船长记醉题诗。世间好景元无尽，霜落荷枯又一奇。

杂　　题　六首

松肪酿酒石根醉，槲叶作衣云外行。指点人间一长叹，秋风又到洛阳城。

山家贫甚亦支撑，时抚桐孙一再行。朝甑米空烹芋粥，夜缸油尽点松明。

羊裘老人只念归，安用星辰动紫微。洛阳城中市儿眼，情知不识钓鱼矶。

黍醅新压野鸡肥，茅店酣歌送落晖。人道山僧最无事，怜渠犹趁暮钟归。

钓鱼吹笛本闲身，正坐微官白发新。著屐此生犹几緉，可令复踏九衢尘。

山光染黛朝如湿，川气熔银暮不收。诗料满前谁领略，时时来倚水边楼。

叹　　俗

风俗陵夷日可怜，乞墦钳市亦欣然。看渠皮底元无血，那识虞卿鲁仲连。

观梅至花泾高端叔解元见寻　二首

春晴闲过野僧家，邂逅诗人共晚茶。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

春暖山中云作堆，放翁艇子出寻梅。不须问讯道旁叟，但觅梅花多处来。

小　　市

小市狂歌醉堕冠，南山山色跨牛看。放翁胸次谁能测，万里秋空未是宽。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二首

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秋日郊居　八首

山雨霏微鸭头水，溪云细薄鱼鳞天。幽寻自笑本无事，羽扇筇枝上钓船。

行歌曳杖到新塘，银阙瑶台无此凉。万里秋风菰菜老，一川明月稻花香。

秋日留连野老家，朱盘鲊脔粲如花。已炊藟散真珠米，更点丁坑白雪茶。

车荡比邻例馈鱼，流涎对此四腮鲈。北窗雨过凉如水，消得先生一醉无。

今年斟酌是丰年，社近儿童喜欲颠。半醉半醒村老子，家家门口掠神钱。

鱼咸满缶酒新□，处处吴歌起垅头。上客已随新雁到，晚禾犹待薄霜收。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两翁儿女旧论姻，酒担羊腔喜色新。不遣交情隔生死，固应世好等朱陈。

示　　儿

文能换骨馀无法，学到穷源自不疑。齿豁头童方悟此，乃翁见事可怜迟。

舍北望水乡风物戏作绝句

西风沙际矫轻鸥，落日桥边系钓舟。乞与画工团扇本，青林红树一川秋。

昼　　眠

困睫懵腾老孝先，粗毡布被早霜天。珥貂碧落应无分，且向人间作睡仙。

夜读范致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村　　东

村西行药到村东，沙路溪流曲折通。莫问梅花开早晚，杖藜到处即春风。

雨　　晴

山川炳焕似开国，风雨退收如解严。老子真成无一事，抱孙负日坐茅檐。

病　　起

少年射虎南山下，恶马强弓看似无。老病即今那可说，出门十步要人扶。

松下纵笔　四首

自扫松阴寄醉眠，龙吟虎啸满霜天。却思初到人间世，似是唐尧丙子年。

老不能闲莫笑予，五千言岂世间书。青松折取当麈尾，为子试谈天地初。

种玉餐芝术不传，金丹下手更茫然。陶公妙诀吾曾受，但听松风自得仙。

髯龙天矫欲飞去，百尺苍藤罗络之。应笑此翁才不进，故将老气起吾诗。

山园遣兴

输逋告籴走比邻，恤患分灾累故人。安得此身无一事，林中数笋过残春。

雨夕焚香

芭蕉叶上雨催凉，蟋蟀声中夜渐长。缁十二经真太漫，与君共此一炉香。

排　闷 六首

丈夫结发志功名，大事真当以死争。我昔驻军筹笔驿，孔明千载尚如生。

曾携一剑远从戎，秦赵关河顾盼中。老去功名无复梦，凌烟分付黑头公。

四十从军渭水边，功名无命气犹全。白头烂醉东吴市，自拔长刀割彘肩。

西塞山前吹笛声，曲终已过雒阳城。君能洗尽世间念，何处楼台无月明。

万里风中寄断蓬，古来虚死几英雄。拔山力与回天势，不满先生一笑中。

风霜九月冷飕袑，湖海飘然一布裘。亲见宓羲初画卦，转头三十万春秋。

系　舟 二首

系舟江浦待潮平，叹息无人共月明。历尽世间多少事，飘然依旧老书生。

地旷月明铺素练，霜寒河浅拂轻绡。手扶万里天坛杖，夜过前村禹会桥。

连日风雨寒甚夜忽大风明旦遂晴

万里浮云一扫空，碧天无际日曈昽。欢声四起春风里，恰似祥符景德中。

晚　兴

一声天边断雁哀，数蕊篱外早梅开。幽人耐冷倚门久，送月堕湖归去来。

记　　梦 三首

黄河衮衮抱潼关，苍翠中条接华山。城郭丘墟人尽老，药炉依旧白云间。

西岩老宿雪垂肩，白石为粮四百年。喜我未忘山下路，殷勤握手一欣然。

三髻山童喜欲颠，下山迎我拜溪边。松阴拂罢苍苔石，接竹穿云理旧泉。

读　　史

南言莼菜似羊酪，北说荔枝如石榴。自古论人多类此，简编千载判悠悠。

夜读吕化光文章抛尽爱功名之句戏作

玉关西望气横秋，肯信功名不自由。却是文章差得力，至今知有吕衡州。

泛舟观桃花 二首

花泾二月桃花发，霞照波心锦裹山。说与东风直须惜，莫吹一片落人间。

桃源只在镜湖中，影落清波十里红。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春风。

小僧乞诗

风前掩苒草吹香，溪上霏微雨送凉。万里安西无梦到，却寻僧话破年光。

看　　镜 二首

凋尽朱颜白尽头，神仙富贵两悠悠。胡尘遮断阳关路，空听琵琶奏石州。

七十衰翁卧故山，镜中无复旧朱颜。一联轻甲流尘积，不为君王戍玉关。

三 峡 歌 九首 并序

乾道庚寅，予始入蜀，上下三峡屡矣。后二十五年，归耕山阴。偶读梁简文《巴东三峡歌》，感之，拟作九首。实绍熙甲寅十月二日也。

神女庙前秋月明，黄牛峡里暮猿声。危途性命不容恤，百丈牵船侵夜行。

不怕滩如竹节稠，新滩已过可无忧。古装峨峨一尺髻，木盎银杯邀客舟。

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朝云暮雨浑虚语，一夜猿啼明月中。

锦绣楼前看卖花，麝香山下摘新茶。长安卿相多忧畏，老向夔州不用嗟。

险诈沾沾不愧天，交情回首薄如烟。东游万里虽堪乐，滟滪瞿唐要放船。

蛮江水碧瘴花红，白舫黄旗无便风。涪万四时常避水，棚居高出乱云中。

乱插山花襌子红，蛮歌相和瀼西东。忽然四散不知处，踏月扪萝归峒中。

万州溪西花柳多，四邻相应竹枝歌。问君今夕不痛饮，奈此满川明月何。

我游南宾春暮时，蜀船曾系挂猿枝。云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

望永思陵 二首

绿衣迎拜属车尘，草木曾沾雨露春。三十五年身未死，却为天下最穷人。

旰食忧民宴乐疏，太仓几有九年储。贾生未解人间事，北阙犹陈痛哭书。

霜　　夜 二首

梅花欲动梦魂狂，橙子闲搓指爪香。莫怪草堂清到骨，一梳残月伴新霜。

黄甘磊落围三寸，赤蟹轮囷可一斤。更唤东阳麴道士，与君霜夜策奇勋。

赠 道 友 五首

凡骨已蜕身自轻，勃落叶上行无声。华阴市楼醉舞罢，却上蓬峰看月明。

忆在长安烂漫游，大明宫阙与云浮。今朝偶上慈恩塔，北望芒芒禾黍秋。

当时辛苦学长生，准拟中原看太平。今日醉游心已足，一瓢归去隐青城。

三杯兀兀复腾腾，服气烧丹总不能。借问生涯在何许，孤舟风雨伴渔灯。

零落残碑草棘中，北邙萧瑟又秋风。旧时忆在鹓行里，几见宣麻拜相公。

示子聿

儒林早岁窃虚名，白首何曾负短檠。堪叹一衰今至此，梦回闻汝读书声。

纸阁午睡 二首

纸阁砖炉火一枚，断香欲出碍蒲帘。放翁不管人间事，睡味无穷似蜜甜。

黄绸被暖青毡稳，纸阁油窗晚更妍。一饱无营睡终日，自疑身在结绳前。

春晚怀山南 四首

梨花堆雪柳吹绵，常记梁州古驿前。二十四年成昨梦，每逢春晚即凄然。

壮岁从戎不忆家，梁州裘马斗豪华。至今夜夜寻春梦，犹在吴园藉落花。

梁州一别几清明，常忆西郊信马行。桃李成尘总闲事，梨花杨柳最关情。

身寄江湖两鬓霜，金鞭朱弹梦犹狂。遥知南郑城西路，月与梨花更断肠。

初　　夏 八首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剪韭腌虀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

稻未分秧麦已秋，豚蹄不用祝瓯窭。老翁七十犹强健，没膝春泥夜叱牛。

买得新船疾似飞，蚕饥遥望采桑归。越罗蜀锦吾何用，且备幽人卒岁衣。

槐柳成阴雨洗尘，樱桃乳酪并尝新。古来江左多佳句，夏浅胜春最可人。

隋家古寺郡西南，寺废残僧只二三。藜藿满庭尘暗佛，时闻铙鼓赛春蚕。

渺渺荒陂古埭东，柳姑小庙柳阴中。放翁老惫扶藜杖，也逐乡人祷岁丰。

老翁卖卜古城隅，兼写宜蚕保麦符。日日得钱惟买酒，不愁醉倒有儿扶。

舍北晚眺 二首

红树青林带暮烟，并桥常有卖鱼船。樊川诗句营丘画，尽在先生拄杖边。

日日津头系小舟，老人自懒出门游。一枝筇杖疏篱外，占断千岩万壑秋。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四首

数家茅屋自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

借得渔船溯小溪，系船浦口却扶藜。莫言村落萧条甚，也胜京尘没马蹄。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读　易 二首

羸躯抱疾时时剧，白发乘衰日日增。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

老喜杜门常谢客，病惟读易不迎医。冬来更愧乖慵甚，醉过收荞下麦时。

一壶歌 五首

悠悠日月没根株，常在人间醉一壶。倾倒欲空还潋滟，不曾教化不曾沽。

先生醉后即高歌，千古英雄奈我何。花底一壶天所破，不曾饮尽不曾多。

自从轩昊到隋唐，几见中原作战场。三十万年如电掣，不曾记得不曾忘。

耻从岳牧立尧庭，况见商周战血腥。携得一壶闲处饮，不曾苦醉不曾醒。

长安市上醉春风，乱插繁花满帽红。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

怀　旧 六首

鹤鸣山下竹连云，凤集城边柳映门。当日不知为客乐，如今回首却消魂。

骏骡西过雨漫天，千里江山在眼边。二十四年如昨梦，凭谁问讯带枷仙。

狼烟不举羽书稀，幕府相从日打围。最忆定军山下路，乱飘红叶满戎衣。

翠崖红栈郁参差，小益初程景最奇。谁向豪端收拾得，李将军画少陵诗。

回龙寺壁看维摩，最得曹吴笔意多。风雨尘埃昏欲尽，何人更著手摩挲。

嶓冢山头是汉源，故祠寂寞掩朱门。击鲜藉草无穷乐，送老那知江上村。

读 杜 诗

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

半丈红盛开

满酌吴中清若空，共赏池边半丈红。老子通神谁得似，短筇到处即春风。

感　　事 四首

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山河夕照红。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渭上昼昏吹战尘，横戈慷慨欲忘身。东归却作渔村老，自误青春不怨人。

扪虱当时颇自奇，功名远付十年期。酒浇不下胸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

题韩运盐竹隐堂绝句

尘埃车马日骎骎，谁解从君一散襟。待我清秋有闲日，抱琴来写万龙吟。

北园杂咏 六首

西村林外起炊烟，南浦桥边系钓船。乐岁家家俱自得，桃源未必是神仙。

小桥密接西冈路，支径深通北崦村。老子意行无远近，月中时打野人门。

东吴霜薄富园蔬，紫芥青菘小雨馀。未说春盘供采撷，老夫汤饼亦时须。

岁残已似早春天，隔水横林一抹烟。闻道埭西梅半吐，携儿闲上钓鱼船。

白发萧萧病满身，冻云野渡正愁人。扬鞭大散关头日，曾看中原万里春。

暮年身似一虚舟，付与沧波自在流。垂地雪云吹不散，且倾桑落脍槎头。

杂　　感 十首

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输与茅檐负暄叟，时时睡觉一频伸。

世事纷纷无已时，劝君杯到不须辞。但能烂醉三千日，楚汉兴亡总不知。

百年鼎鼎成何事，寒暑相催即白头。纵得金丹真不死，摩挲铜狄更添愁。

世间鱼鸟各飞沉，茅屋青山无古今。毕竟替他愁不得，几人虚费一生心。

一杯浊酒即醺然，自笑闲愁七十年。今日出门天地别，此身如在结绳前。

山人那信宦途艰，强著朝衣趁晓班。豪气不除狂态作，始知只合死空山。

老子倾囊得万钱，石帆山下买乌犍。牧童避雨归来晚，一笛春风草满川。

故旧书来访死生，时闻剥啄叩柴荆。自嗟不及东家老，至死无人识姓名。

忍穷待死十年闲，老子谁知老更顽。溪友留鱼供晚酌，邻僧送米续朝餐。

戏作治生绝句

治生何用学陶朱，少许能悭便有馀。惜酒已停晨服药，省油仍废夜观书。

龟堂杂题 四首

龟堂端是无能者，妄想元无一事成。最后数年尤可笑，饱餐甘寝送浮生。

痴顽老子老无能，游惰农夫酒肉僧。闭著庵门终日睡，任人来唤不曾譍。

长腰玉粒出新春，秋获真成亩一钟。衣食粗供官赋足，何妨世世作耕农。

冷雨萧萧涩不晴，乱书围坐正纵横。忽闻小瓮新醅熟，急唤儿童洗破觥。

太　　息 四首

早岁元于利欲轻，但馀一念在功名。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

书生忠义与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见中原。

自古才高每恨浮，伟人要是出中州。即今未必无房魏，埋没湖沙死即休。

关辅堂堂堕虏尘，渭城杜曲又逢春。安知今日新丰市，不有悠然独酌人。

梅　　花 三首

五十年间万事非，放翁依旧掩柴扉。相从不厌闲风月，只有梅花与钓矶。

秭归江头烟雨昏，客舟夜系梅花村。相逢万里各羁旅，不待猿啼已断魂。

青羊宫前锦江路，曾为梅花醉十年。岂知今日寻香处，却是山阴雪夜船。

沈　　园 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致仕后即事 六首

休官拜命不胜荣，墨湿黄新照眼明。络绎交亲来作贺，羊腔酒担拥柴荆。

自发三朝执戟郎，赐骸偶值岁丰穰。村东已种千畦麦，舍北新添百本桑。

老民一日脱朝衣，回首平生万事非。赤脚婢沽村酿去，平头奴驭草驴归。

沈绵分已饯馀生，造物苛留未遣行。今日下床还健在，一编来就小窗明。

一盂麦饭掩柴关，坐久不堪腰脚顽。拖得瘦藤闲信步，小桥东北望螺山。

多事车前要八驺，老人惟与一藤游。未教变化为龙去，更踏人间万里秋。

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 六首

湖边细霭弄霏微，柳下人家昼掩扉。乘暖冬耕无远近，小舟日晚载犁归。

村南村北纺车鸣，打豆家家趁快晴。过尽水边牛迹路，岭头猿鸟伴闲行。

道边白水如牛湩，知是山泉一脉来。会挈风炉并石鼎，桃枝竹里试茶杯。

海山山下百馀家，垣屋参差一带斜。我欲往寻疑路断，试沿流水觅桃花。

老僧八十无童子，礼佛看经总不能。双手丫叉出迎客，自称六十六年僧。

一榼无时可醉吟，一藤随处得幽寻。先须挽取银河水，净洗人间尘雾心。

龟堂杂兴 八首

朝来地碓玉新舂，鸡蹠豚肩异味重。便腹摩挲更无事，老人又过一年冬。

曳杖东冈信步行，夕阳偏向竹间明。丹枫吹尽鸦声乐，又得霜天一日晴。

闽溪纸被软于绵，黎峒花绸暖胜毡。一夜山中三尺雪，未妨老子日高眠。

三分带苦桧花蜜，一点无尘柏子香。鼻观舌根俱得道，悠悠谁识老龟堂。

方石斛栽香百合，小盆山养水黄杨。老翁不是童儿态，无奈庵中白日长。

少年身寄市朝中，俗论纷纷聒耳聋。清绝宁知有今日，高眠终夜听松风。

蒲团安坐地炉温，无位真人出面门。世上不知何岁月，断钟残角送黄昏。

散朴浇淳万事新，腐儒空有涕沾巾。唐虞不是终难致，自欠皋夔一辈人。

庚申元日口号 五首

数行晴日照青鸳，春入屠苏潋滟樽。儿报山僧留刺去，未为无客到吾门。

黄禫五丈裁衫稳，黑黍三升作饭香。造物要教无愧怍，一身温饱出耕桑。

南陌东阡自在身，耄年喜见岁华新。洛中九老非吾侣，且作山阴十老人。

晚涂初入长生运，新岁仍当大有年。剩与乡邻同觅醉，市楼酒贱不论钱。

仁和馆外列鹓行，忆送龙舟幸建康。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挥泪说高皇。

枕上口占

五十年间万事空，懒将白发对青铜。故人只有桃花在，惆怅无情一夜风。

喜　晴

江湖春暮多风雨，点滴空阶实厌听。剩喜今朝有奇事，一窗晴日写黄庭。

枕　上 二首

残灯熠熠露萤明，落叶萧萧寒雨声。堪笑衰翁睡眠少，小诗常向此时成。

断香犹在梦初回，灯似孤萤阖复开。怪底诗情清彻骨，数声新雁枕边来。

对酒戏咏

浅倾西国葡萄酒，小嚼南州豆蔻花。更拂乌丝写新句，此翁可惜老天涯。

食　晚

日高得米唤儿舂，苦雨园蔬久阙供。省事家凤君看取，半饥半饱过残冬。

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 二首

茅檐细雨湿炊烟，江路清寒欲雪天。不爱相公金络马，羡他亭长白篷船。

雪云无际暗长空，小市孤村禹庙东。一段荒寒端可画，白篷笼底白头翁。

稻　饭

买得乌犍遇岁穰，此身永免属官仓。塘南塘北九千顷，八月村村稻饭香。

追感往事 五首

太平翁翁十九年，父子气焰可熏天。不如茅舍醉村酒，日与邻翁相枕眠。

世事纷纷过眼新，九衢依旧涨红尘。桃花梦破刘郎老，燕麦摇风别是春。

渡江之初不暇给，诸老文辞今尚传。六十年间日衰靡，此事安可付之天。

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雨晴风日绝佳徙倚门外 三首

一双芒屩伴筇枝，不用儿扶自出嬉。贪看南山云百变，舍西溪上立多时。

茶酽无端废午眠，杖藜信步到门前。青裙溪女结蚕卦，白发庙巫催社钱。

章老三年病方死，吴翁一夕呼不醒。独有此身顽似铁，倚门常看暮山青。

海上作

厌逐纷纷儿女曹，挂帆江海寄吾豪。鲸吞鼍作浑闲事，要看秋涛天际高。

夏日杂题 二首

憔悴衡门一秃翁，回头无事不成空。可怜万里平戎志，尽付萧萧暮雨中。

衰疾沈绵短鬓疏，凄凉圯上一编书。中原久陷身垂老，付与囊中饱蠹鱼。

出门与邻人笑谈久之戏作

暮霭昏昏半掩扉，偶逢邻叟荷锄归。且令闲说乡村事，莫问渠言是与非。

夜归 二首

今年寒到江乡早，未及中秋见雁飞。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

芡浦菱陂夜半时，小舟更著疾风吹。青荧一炬枫林外，鬼火渔灯两不知。

钱道人不饮酒食肉囊中不畜一钱所须饭及草履二物皆临时乞钱买之非此虽强与不取也 二首

万里飘如不系船，空囊短褐过年年。食时无饭芒鞋破，只向街头旋乞钱。

误辱君王赐镜湖，身随鸥鹭寄菰蒲。行年八十犹强健，欲伴先生去得无。

秋日杂咏 三首

都门初出若登仙，弄水穿云喜欲颠。只恐光阴已无几，不知又过十三年。

五百年前贺季真，再来依旧作闲人。一生看尽佳风月，不负湖山不负身。

菰蒲风起暮萧萧，烟敛林疏见断桥。白蟹鲞鱼初上市，轻舟无数去乘潮。

倚　　楼

暮云细细鳞千叠，新月纤纤玉一钩。叹息化工真妙手，冲寒来倚水边楼。

除　　夕

六圣涵濡作幸民，明朝七十八年身。门前西走都城道，卧看无穷来往人。

梅花绝句 六首

几年不到合江园，说著当时已断魂。只有梅花知此恨，相逢月底却无言。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小亭终日倚阑干，树树梅花看到残。只怪此翁常谢客，元来不是怕春寒。

乱□桐帽花如雪，斜挂驴鞍酒满壶。安得丹青如顾陆，凭渠画我夜归图。

红梅过后到缃梅，一种春风不并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

别严和之 二首

器之魂逝已难招，尚有和之慰寂寥。今夜月明空叹息，想君孤棹泊溪桥。

千里风烟行路难，旅舟应过子陵滩。人间富贵知何物，莫负君家旧钓竿。

夏初湖村杂题 三首

市远村深客到稀，草堂终日掩柴扉。酿成新蜜蜂儿静，分尽残泥燕子归。

日落溪南生暮烟，幅巾萧散立桥边。听残赛庙冬冬鼓，数尽归村只只船。

幽禽两两已成巢，新竹森森渐放梢。稻垅作陂先蓄水，野堂防漏却添茅。

夜 吟 二首

似睡不睡客欹枕，欲落未落月挂檐。诗到此时当得句，羁愁病思恰相兼。

六十馀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感旧赠超师

一声清跸出行宫，百尺黄旗绣戏龙。我赴文场君受戒，道边曾共望高宗。

谢韩实之直阁送灯 二首

玉作华星缀绛绳，楼台交映暮天澄。东都父老今谁在，肠断当时谏浙灯。

旧友年来不作疏，华灯乃肯寄蜗庐。宁知此老萧条甚，二尺檠前正读书。

绍兴癸亥余以进士来临安年十九明年上元从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观灯后六十年嘉泰壬戌被命起造朝明年癸亥复见灯夕游人之盛感叹有作

随计当时入帝城，笙歌灯火夜连明。宁知六十馀年后，老眼重来看太平。

梦　游 三首

太华峰头秋气新，醉临绝壁岸纶巾。世间万事惟堪笑，禹迹茫茫九月尘。

九秋风露洗头盆，万里云烟腰带鞓。小瓮松醪知已熟，与君烂醉不须醒。

客途幽梦苦凄凄，满眼山川意却迷。条华朝驱云外骑，河潼夜听月中鸡。

闻　蛩 二首

蝉声未断已蛩鸣，徂岁峥嵘得我惊。八十光阴犹几许，勉思忠敬尽馀生。

稽首周公万世师，小儒命薄不同时。秋虫却是生无憾，名在豳人七月诗。

湖上秋夜

湖上山衔落月明，钓筒收罢叶舟横。不知身世在何许，一夜萧萧芦荻声。

秋　思

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雁声哀。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

杂　兴 三首

灵府宁容一物侵，此身只合老山林。何由挽得银河水，净洗群生忿欲心。

扁舟夜载石帆月，双屦晓穿天柱云。八十老翁能办此，不须身将渡辽军。

犀象本安山海远，楩楠岂愿栋梁材。伏波病困壶头日，应有严光入梦来。

书　事 四首

闻道舆图次第还，黄河依旧抱潼关。会当小驻平戎帐，饶益南亭看华山。

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寂寞西溪衰草里，断碑犹有少陵诗。

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快著鞭。

九天清跸响春雷，百万貔貅扈驾回。不独雨师先洒道，汴流衮衮入淮来。

雨　　后

雨后凉生病体轻，闲拖拄杖出门行。槐花落尽桐阴薄，时有残蝉一两声。

甲子秋八月偶思出游往往累日不能归或远至旁县凡得绝句十有二首杂录入稿中亦不复诠次也 八首

啮雪犹能活窖中，侩牛亦可隐墙东。来归里社当知幸，万卷书边一老翁。

早携书剑三随计，晚辱弓旌四造朝。心愧石帆山下叟，一生不识浙江潮。

著囊药笈每随身，问病求占日日新。向道不能渠岂信，随宜酬答免违人。

药粗野老偏称效，诗浅山僧妄谓工。怀饼裹茶来问讯，不妨一笑寂寥中。

家居愈老厌拘缠，旅舍僧房意自便。乞菜作羹殊有味，借床小憩即成眠。

乡闾敬老意常勤，一味甘鲜必见分。大胾在前无箸食，始知富贵本浮云。

市楼嘈囋知丰岁，驿树轮囷傲早霜。六十年间凡几到，剩沽新酒对斜阳。

秋风败叶委苍苔，小蹇闲游始此回。溪上风烟争晚渡，县前灯火卖新醅。

感　　昔 五首

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常记早秋雷雨霁，舵师指点说流求。

马瘦行迟自一奇，溪山佳处看无遗。酒垆强挽人同醉，散去何曾识是谁。

负琴腰剑成三友，出蜀归吴历百城。最是客途愁绝处，巫山庙下听猿声。

岳阳三伏正炎蒸，爽气凄风见未曾。白浪蹴天楼欲动，当时恨不到黄陵。

行遍天涯只漫劳，归来登览兴方豪。云生神禹千年穴，雪卷灵胥八月涛。

暮　　秋 六首

多雨今秋水渺然，沟溪无处不通船。山回忽得烟村路，始信桃源是地仙。

闲倾清圣浊贤酒，稳泛朝南暮北风。射的山前云几片，一秋不散伴渔翁。

百年大耋龙钟日，九月初寒惨澹天。岭谷高低明野火，村墟远近起炊烟。

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喜事一双黄蛱蝶，随人来往弄秋光。

九月山村已骤寒，看云殊怯倚阑干，一杯浊酒栽培睡，不觉春雷起鼻端。

清秋又是一年新，满眼丹枫映白苹。海内故人书断绝，汀洲鸥鹭却心亲。

晚　　归

梅市桥边弄夕霏，菱歌声里棹船归。白鸥去尽还堪恨，不为幽人暖钓矶。

太　　息 三首

太息贫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忧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过年。

祷庙祈神望岁穰，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斗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

北陌东阡有故墟，辛勤见汝昔营居。豪吞暗蚀皆逃去，窥户无人草满庐。

柳　　桥

村路初晴雪作泥，经旬不到小桥西。出门顿觉春来早，柳染轻黄已蘸溪。

鸥

海上轻鸥何处寻，烟波万里信浮沉。今朝忽向船头见，消尽平生得丧心。

鹭

雪霁春回亦乐哉，棋轩正对小滩开。翩翩飞鹭真吾友，肯为幽人一再来。

梦 中 作

华山敷水本闲人，一念无端堕世尘。八十馀年多少事，药炉丹灶尚如新。

自咏绝句 八首

双鬓萧条失故青，躬耕犹得养馀龄。明时恩大无由报，欲为乡邻讲孝经。

深村人有结绳风，晚岁身为带索翁。啜粥茹蔬茅屋底，谁知也过百年中。

不沦鬼录不登仙，游戏杯觞近百年。小市跨驴寒日里，任教人作画图传。

逆旅门前拨不开，先生醉策蹇驴来。未言乞得囊中药，一见童颜且压灾。

远游索手不赍粮，薪米临时取道傍。今日晴明行亦好，经旬风雨住何妨。

一条纸被平生足，半碗藜羹百味全。放下元来总无事，鸡鸣犬吠送残年。

平生宁独爱吾庐，何处茅檐不可居。昼阙僮奴停接客，夜无膏火罢观书。

睡著何曾厌夜长，老人少睡坐何伤。无灯无火春寒恶，破絮粗毡即道场。

新制小冠 二首

浅醉微吟独倚阑，轻云淡月不多寒。悠然顾影成清啸，新制栟榈二寸冠。

栟榈冠子轻宜发，练布单衣爽辟尘。纵不能诗亦堪画，年馀八十水云身。

秋　　怀 四首

少年万里度关河，老遇秋风感慨多。草圣诗情元未减，若无明镜奈君何。

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城市尚馀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

迢迢枕上望明河，帐薄帘疏奈冷何。不惜衣篝重换火，却缘微润得香多。

诗如水淡功差进，身似云孤累转轻。落叶拥篱门巷晚，一枝藤杖且闲行。

秋思绝句 五首

烟草茫茫楚泽秋，牧童吹笛唤归牛。九衢不是风尘少，一点能来此地不。

荣悴元知岂有常，纷纷草木占年光。霜风一扫知何在，楚客从来枉断肠。

一片云生便作阴，东轩草树共萧森。秋风岂必关人事，自是衰翁感慨深。

枳棘编篱昼掩门，桑麻遮路不知村。平生诗句传天下，白首还家自灌园。

胸次本来容具区，自私盆盎一何愚。片帆忽逐秋风起，聊试人间万里途。

老学庵北窗杂书 二首

茅斋遥夜养心君，静处工夫自策勋。正喜残香伴幽独，鸦鸣窗白又纷纷。

松棚接屋得阴多，石径生苔奈滑何。尽道疏篱宜细雨，晴时最好晒渔蓑。

秋　　兴 七首

晨兴秋色已凄凄，咿喔犹闻隔浦鸡。说与衡门谢来客，要乘微雨理蔬畦。

村酒甜酸市酒浑，犹胜终日对空樽。茅斋不奈秋萧瑟，蹋雨来敲野店门。

囷储赤米枝梧饭，箧有青毡准拟寒。政使堆金无处用，不须常贮一钱看。

病起残骸不自支，旋烹藜粥解饥羸。一编蠹简青灯下，恰似吴僧夜讲时。

淹速从来但信缘，襟怀无日不超然。唤船渡口因闲立，待饭僧床得暂眠。

放翁老矣欲何之，采药名山更不疑。但入剡中行百里，姓名颜状有谁知。

樵客高僧两断蓬，偶同烟榜泛秋风。栖贤雪夜匆匆别，岂意相逢在剡中。

道室即事 四首

看尽吴山看蜀山，归来不减旧朱颜。宣和遗老凋零尽，况说祥符景德间。

松根茯苓味绝珍，甑中枸杞香动人。劝君下箸不领略，终作邙山一害尘。

遍游海岳却归秦，除却南山万事新。长剑高车何足道，金人十二也成尘。

黄金堆屋无处用，甲第连云谁与居。莫笑先生无仆马，风雷万里跨鲸鱼。

忆　　昨 三首

入蜀还吴迹已陈，兰亭道上又逢春。诸君试取吾诗看，何异前身与后身。

当年落魄锦江边，物外常多宿世缘。先主庙中逢市隐，丈人观里识巢仙。

万里曾为汗漫游，岂知白首弄渔舟。会骑一鹤凌风去，何处人间无酒楼。

出游归卧得杂诗 八首

江天缺月西南落，村路寒鸡一再鸣。自笑此身羁旅惯，野桥孤店每关情。

江村何处小茅茨，红杏青蒲雨过时。半幅生绡大年画，一联新句少游诗。

眼明未了观山债，力在犹能涉水行。莫笑轩然夸老健，身存终胜得浮名。

壮岁经春在醉乡，老来数酌不禁当。正须独倚蒲团坐，领略明窗半篆香。

儿扶行饭出柴扉，伛偻方嗟气力微。道侧偶逢耘麦叟，倚锄闲话两忘归。

久读仙经学养形，未容便应少微星。一枝新锻金雅觜，更向名山劚茯苓。

荠花如雪满中庭，乍出芭蕉一寸青。老子掩关常谢客，短蓑锄菜伴园丁。

晚交数子多才杰，谁肯频来寂寞乡。但寄好诗三四幅，绝胜共笑亿千场。

烟波即事 十首

短发垂肩不裹巾，世人谁识此翁真。阻风江浦诗成束，卖药山城醉过春。

烟波深处卧孤篷，宿酒醒时闻断鸿。最是平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中。

家浮野舵无常处，身是闲人不属官。但有浊醪吾事足，浮名不作一钱看。

落雁沙边艇子斜，分明清梦上三巴。眼明一点炊烟起，不是渔家即酒家。

雕胡炊饭芰荷衣，水退浮萍尚半扉。莫为风波羡平地，人间处处是危机。

梦笔桥边听午钟，无穷烟水似吴松。前年送客曾来此，惟有山僧认得侬。

浪迹人间数十年，年年散发醉江天。岳阳楼上留三日，聊与潇湘结后缘。

烟水苍茫绝四邻，幽栖无地著纤尘。萧条鸡犬枫林下，似是无怀太古民。

归老何须乞镜湖，秋来日日饱莼鲈。正令霖雨称贤佐，未及烟波号钓徒。

父子团栾到死时，渔家可乐更何疑。高文大策人皆有，且听烟波十绝诗。

见鹊补巢戏作

卧看衔枝鹊补巢，方知此老懒堪嘲。山村四十馀年住，未省曾添一把茅。

春晚即事 四首

桑麻夹道蔽行人，桃李随风旋作尘。煜煜红灯迎妇担，冬冬画鼓祭蚕神。

小时抵死愿春留，老大逢春去即休。今岁禹祠才一到，安能分日作遨游。

渔村樵市过残春，八十三年老病身。残虏游魂苗渴雨，杜门忧国复忧民。

龙骨车鸣水入塘，雨来犹可望丰穰。老农爱犊行泥缓，幼妇忧蚕采叶忙。

杂　　咏

镜中颜状年年改，海内交朋日日疏。一恸寝门生意尽，从今无复季长书。

夏日杂题 五首

东吴五月黄梅雨，南浦孤舟白发翁。貂插朝冠金络马，多年不入梦魂中。

午梦初回理旧琴，竹炉重炷海南沈。茅檐三日萧萧雨，又展芭蕉数尺阴。

新缝细葛作蚊裯，簟展风漪凛欲秋。啼鸟一声呼梦断，依然书卷在床头。

檐前桐影偏宜夏，吐底蝉声渐报秋。莫道衰翁怯风露，也能觅醉水边楼。

渚蒲经雨送微馨，野鹤凌风有堕翎。归入衡门天薄暮，清沟浅浸两三星。

秋晚杂兴 十二首

汀树犹青未著霜，垅间稗穗已先黄。放翁皓首归民籍，烂醉狂歌坐箦床。

昔遇高皇起众材，姓名曾得厕邹枚。年逾八十犹赊死，却伴邻翁劚芋魁。

老病侵凌不可当，时时揽镜自悲伤。西风吹散朝来酒，依旧衰颜似叶黄。

冷落秋风把酒杯，半酣直欲挽春回。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并来。

置酒何由办咄嗟，清言深愧淡生涯。聊将横浦红丝碨，自作蒙山紫笋茶。

洗耳高人耻见尧，看渠应不受弓招。精神殉物那能久，刀砺君看日日销。

石帆山下醉清秋，常伴渔翁弄小舟。箬笠照溪吾自喜，貂蝉谁管出兜鍪。

烟波万顷镜湖秋，清啸虽闻不可求。自是世间知者少，山林何代乏巢由。

禹巡吾国三千岁，陈迹销沈渺莽中。岂独江山无定主，苔矶知换几渔翁。

江东谁复识重瞳，遗庙欹斜草棘中。若比咿嘤念如意，乌江战死尚英雄。

漠漠渔村烟雨中，参差苍桧映丹枫。古来画手知多少，除却范宽无此工。

渺渺风烟接小江，牛头山色满蓬窗。门前西走钱塘路，也有闲人似老庞。

二　友

剩诸名酒待梅开，净扫虚窗候月来。老子幽居得二友，人间万事信悠哉。

岁　晚 二首

小岫嶙峋炷宝熏，卷书闲对一窗云。雁声忽向天边过，起立中庭看断群。

小坞梅开十二三，曲塘冰绽水如蓝。儿童斗采春盘料，蓼茁芹芽欲满篮。

晓起折梅

织女斜河漏已残，长庚配月夜将阑。小桥幽径无人见，折得梅花伴晓寒。

新春感事 五首

九陌风和不起尘，平湖冰解欲生鳞。往来朝暮纷如蚁，得见新春有几人。

一年最好早春天，风日初和未脱绵。坎坎圆鼙赛神社，翻翻小伞下湖船。

锦城旧事不堪论，回首繁华欲断魂。绣毂金羁三十里，至今犹梦小东门。

玻璃江上柳如丝，行乐家家要及时。只怪今朝空巷出，使君人日宴蟆颐。

乌藤即是碧油幢，百万天魔指顾降。酣枕不知霜缟瓦，下床已见日烘窗。

记　闲

白云堆里看青山，猿鸟为邻日往还。黄绮后身应我是，再来依旧一生闲。

春　游 三首

方舟冲破湖波绿，联骑蹋残花径红。七十年间人换尽，放翁依旧醉春风。

兰亭路上换春衣，梅市桥边送夕晖。闻有水仙翁是否，轻舟如叶浆如飞。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大匆匆。

书　忧

时人应怪我何求，白尽从来未白头。磅礴昆仑三万里，不知何地可埋忧。

门外独立

朝看出市暮看归，数尽行人尚倚扉。要见先生无尽兴，少须高树挂残晖。

书　　感 二首

翟公冷落客散去，萧尹谴死人所怜。输与桐君山下叟，一生散发醉江天。

驱山不障东逝波，一樽莫惜醉颜酡。斜风细雨苕溪路，我是后身张志和。

秋暑夜起追凉 二首

漱罢寒泉弄月明，浩然风露欲三更。曲阑干畔踟蹰久，静听空廊络纬声。

道士矶旁浪蹴天，郎官湖上月侵船。暮年自度无因到，且与沙鸥作后缘。

秋　　思 八首

秋云易簇日常阴，西望山村每欲寻。屏掩数峰临峭绝，蛇蟠一径入幽深。

山步溪桥入早秋，飘然无处不堪游。僧廊偶为题诗入，鱼市常因施药留。

临海铜灯喜夜长，蕲春笛簟怨秋凉。世间生灭无穷境，尽付山房一炷香。

才不才间未必全，胸中元自要超然。黄金不博身强健，且醉江湖万里天。

牙齿漂浮欲半空，此生已付有无中。一杯藜粥枫林下，时与邻翁说岁丰。

疏泉洗石夸身健，试墨烧香破日长。若得三山安乐法，不须更觅玉函方。

闲愁正可资诗酒，小疾安能减食眠。一亩旋租畦菜地，千钱新买钓鱼船。

眼明尚见蝇头字，暑退初亲雁足灯。历历胸中千载事，莫将轻比住庵僧。

感　　事

已醉猩猩犹爱屐，入秋燕燕尚争巢。老夫看尽人间事，欲向山僧学打包。

仲秋书事 八首

秋风社散日平西，馀胙残壶手自提。赐食敢思烹细项，家庖仍禁擘团脐。

断云归岫雨初收，茅舍萧条古渡头。短褐老人垂九十，松枯石瘦不禁秋。

客来深愧里闾情，近为衰残罢送迎。旋置风炉煎顾渚，剧谈犹得慰平生。

书生习气尽驱除，酒兴诗情亦已无。底怪今朝亲笔砚，村乡来请辟蝗符。

灵府不摇神泰定，病根已去脉和平。金丹妙处无多子，只要先生两眼明。

省身要似晨通发，止杀先从莫拍蚊。老负明时无补报，唯将忠敬事心君。

杖得轻坚馀可略，酒能醇劲更何求。二君最是平生旧，白首相从万事休。

心明始信元无佛，气住何曾别有仙。领取三山安乐法，蒲团纸帐过年年。

溪上小雨

我是人间自在人，江湖处处可垂纶。扫空紫陌红尘梦，收得烟蓑雨笠身。

闻新雁有感 二首

才本无多老更疏，功名已负此心初。镜湖夜半闻新雁，自起吹灯读汉书。

新雁南来片影孤，冷云深处宿菰芦。不知湘水巴陵路，曾记渔阳上谷无。

初冬杂咏 五首

重阳已过二十日，残菊才存三四枝。对酒插花君勿笑，从来不解入时宜。

微风蹙水靴文浪，薄日烘云卵色天。但恨世间闲客少，江湖底处欠渔船。

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囊中略有七千首，不负百年风月身。

俗缘已断宁容续，幽事虽多不厌增。折简迎医看病鹿，舂粳炊饭供游僧。

夜窗父子共煎茶，一点青灯冷结花。村落盗清无吠犬，园林月上有啼鸦。

得子□书言明春可归

白首相依饱蕨薇，吾家父子古来稀。春秧出水柔桑绿，正是农时望汝归。

杂　　赋 二首

病叟胸中一物无，梦游信脚到华胥。觉来忽见天窗白，短发萧萧起自梳。

昔人莽莽荒丘里，陈迹纷纷朽简中。毕竟是非谁辨得，举杯吾欲问虚空。

梅

三十三年举眼非，锦江乐事只成悲。溪头忽见梅花发，恰似青羊宫里时。

春日杂兴 五首

方塘盎盎带泥浑，远草青青没烧痕。只道雨晴春昼永，归时不觉已黄昏。

一枝筇杖一山童，买酒行歌小市中。莫笑摧颓今至此，当年万里看春风。

四十馀年学养生，谁知所得亦平平。体孱不犯寒时出，路湿常寻干处行。

搅睡禽声晓傍檐，泥人花气午穿帘。欢情老去年年薄，困思春来日日添。

阴晴不定春犹浅，困健相兼病未苏。见说市楼新酒美，杖头今日一钱无。

花下小酌 二首

柳色初深燕子回，猩红千点海棠开。鲝鱼莼菜随宜具，也是花前一醉来。

云开太华插遥空，我是山中采药翁。何日胡尘扫除尽，敷溪道上醉春风。

夏　　日 七首

暑雨初晴昼漏迟，江乡乐事有谁知。村村垅麦登场后，户户吴蚕坼簇时。

竹根断作眠云枕，木瘿刳成贮酒尊。怪怪奇奇非著意，自无俗物到山村。

谢客捐书日日闲，行穿密竹卧看山。岩前恨欠煎茶地，安得茅茨一小间。

苹生洲渚微风起，梅熟园林细雨来。咫尺柴门常懒出，不教拄杖损苍苔。

侧卧横眠百不知，轩窗寂寂雨丝丝。岂无布袜青鞋兴，过却梅天出未迟。

幽花娅姹开还敛，小蝶翩翾去复留。贪睡畸翁俱不领，被人错唤作闲愁。

山下柴荆昼不开，苔生古井暗楸槐。新诗哦罢闲无事，移取藤床睡去来。

即　事 二首

烟雨凄迷晚不收，疏帘曲几寄悠悠。一双蛱蝶来何许，点尽青青百草头。

生来骨相本酸寒，天遣沙头把钓竿。但称山人㧐耳帽，敢希楚客切云冠。

嘉定己巳立秋得膈上疾近寒露乃小愈 三首

独立溪桥看落晖，残芜漠漠蝶飞飞。从来泽国秋常晚，叹息衰翁已衲衣。

小诗闲淡如秋水，病后殊胜未病时。自剪矮笺誊断稿，不嫌墨浅字倾欹。

八月吴中风露秋，子鹅可炙酒新□。老人病愈乡闾喜，处处邀迎共献酬。

梅市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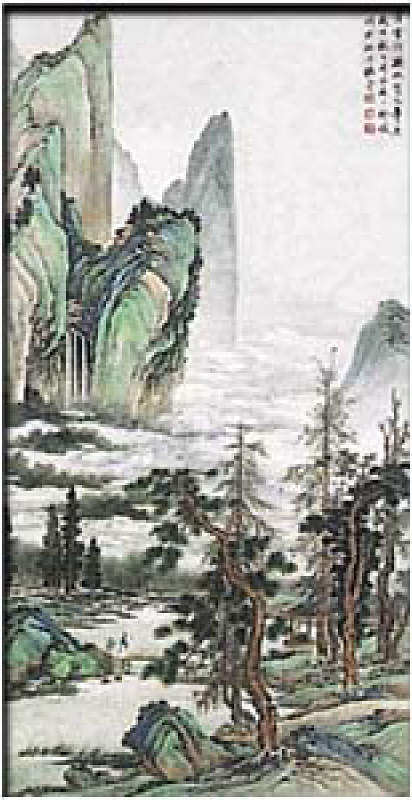
羸马孤愁不可胜，小诗未忍付瞢腾。一声客枕江头雁，数点商船雨外灯。

示　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诗品



◉ 梁 钟嵘

诗　　品

(梁)钟　嵘　著

诗　品　序

〔梁〕钟　嵘

【题解】

钟嵘《诗品》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品评上品诗人 11 人，中卷品评中品诗人 39 人，下卷品评下品诗人 72 人，共计 122 人。原来三卷前各自有《序》，自开篇始至“均之于谈笑耳”，为上品《序》；自“一品之中”至“请寄知者耳”，为中品《序》；自“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至篇末，为下品《序》。三卷序文与各卷内容并无相应的联系，故历来将三篇序文贯而为一，置之上品卷首，如《历代诗话》本就是这样。现一仍旧制，无所改易。

《诗品序》论述了诗歌的产生、性质和功能；叙述了五言诗的发展简史，四言、五言的比较，五言诗的优点，理想的诗歌标准；讨论了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诗歌的欣赏和批评；批评了玄言诗、拘泥声律、追求用典等不良诗风；说明了《诗品》的写作动机和写作凡例。

《诗品序》是钟嵘诗歌理论和批评主张的集中表现，对后代诗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原文】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①。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②。照烛三才③，辉丽万有④，灵祇待之以致飨⑤，幽微藉之以昭告⑥。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⑦。

【注释】

①气：气候，节气。节候更替，萌动万物。物之兴衰，人亦感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其义略同。

②摇荡性情两句：摇荡：振动、感动。形：表现。诸：之乎、之于。《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亦本前人之说。

③烛：照耀。作动词用。三才：指天、地、人。《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④煇丽：辉照、辉映。煇，同辉。丽，附丽。万有：万物。

⑤灵祇（qí 其）：神灵。灵，泛指神灵。祇，地神。飨（xiǎng 享）：祭献。致飨：享用祭献之物。待：等待。

⑥幽微：幽奥深隐之物，亦指鬼神而言。藉：凭、借。昭告：明白地揭示出来。

⑦动天地三句：语出《毛诗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莫近：莫过。此系古人对诗歌作用夸大之说法。

【原文】

昔《南风》之词①，《卿云》之颂②，厥义夐矣③。夏歌曰：“郁陶乎予心”④。楚谣曰：“名余曰正则”⑤。虽诗体未全⑥，然是五言之滥觞也⑦。

【注释】

①《南风》之词：根据《礼记·乐记》的记载，《南风》为虞舜所作，其词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人疑其伪。

②《卿云》之颂：据伏胜《尚书·大传》记载，舜将禅让于禹，俊杰百工相和而歌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③厥：其。敻（xiòng 兄去声）：远。

④夏歌句：夏歌指《五子之歌》，原文久已失传。现存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为后人伪作。"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为其中之歌词。郁陶（yáo 摇）：忧思积聚的样子。

⑤楚谣句：屈原《离骚》有句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⑥诗体未全：达按：《诗品》论诗，只限五言，寻根溯源至于《南风》、《夏歌》；然《南风》未必五言，《卿云》只有四字，《夏歌》其为伪作，《楚谣》原是杂言。其中偶有五言之句，故曰"诗体未全"耳。

⑦五言之滥觞：滥觞（lànshāng 烂伤）：《孔子家语·三恕》云："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王肃注："觞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指江河发源处水极浅，仅能浮起酒杯。后以滥觞喻事物之开端。

【原文】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①。"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②。

【注释】

①逮汉李陵两句：逮：及、到。李陵有《与苏武诗三首》，皆五言。苏东坡疑其伪作。达按：萧统《昭明文选》载李陵诗三首。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可见刘勰当时已疑其伪。钟嵘《诗品》成书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后，而谓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亦当时未定之说。目，篇目。

②"古诗"眇邈五句：古诗：东汉末年，出现一批不著作者姓名的五言诗，流传甚广，刘勰、钟嵘、萧统等均名之曰"古诗"。其中最有名者为《文选》所选《古诗十九首》。眇邈：（miǎomiǎo 秒）：久远。人世：指"古诗"的作者及其年代。难详：难知。推：推论、推断、推测。文体：指文章风格。固：肯定之词。炎汉：古人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表示朝代的变衍更替，汉为火德，故称炎汉。制：本指写作，这里指作品。衰周；周将衰亡之时，即周朝末年。倡：通唱，指诗作。

【原文】

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①。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②。诗人之风，顿已缺丧③。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④。

【注释】

①自王、扬、枚、马之徒三句：王：王褒，扬：扬雄，枚：枚乘，马：司马相如。四人均为汉代著名辞赋家。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王褒有赋十六篇，扬雄有赋十二篇，枚乘有赋九篇，司马相如有赋二十九篇。竞爽：争胜。吟咏：指诗歌。古时诗歌皆入乐，故曰吟咏。靡闻：未之闻也。

②从李都尉四句：李都尉：李陵，汉武帝时拜骑都尉。班婕妤（jiéyú 捷于）：班姬，汉成帝时为婕妤。婕妤，女官名。婕妤亦作倢伃。班婕妤有《怨诗》一首。此四句谓：从李陵到班姬，将近百年，除了一位女诗人，诗人只有李陵一人。达按：《论语·泰伯》："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语本此。

③诗人之风，顿已缺丧：风：风气。亦可解为讽咏，则指诗作。顿：骤然。缺丧：断缺，丧失。

④东京三句：东京：指东汉。东汉都洛阳，西汉都长安。史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东汉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 220 年），共 195 年，故曰东京二百载，取其约数。班固《咏史》：班固有《咏史》一首，见《文选》卷三十六《策秀才文》注。质木无文：质朴、木讷而无文采。

【原文】

降及建安①，曹公父子，笃好斯文②；平原兄弟，郁为文栋③，刘桢、王粲，为其羽翼④。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⑤。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⑥。

【注释】

①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 196～219 年。

②曹公父子，笃好斯文：曹公父子，有二说，一谓指曹操、曹丕、曹植；一谓指曹操、曹丕。当以后说为妥。操、丕即魏武、魏文，以至尊之位而笃好斯文，宜其相提并论也。曹植自在下文“平原兄弟”中矣。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及三曹，层次极为分明，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笃：甚。斯文：《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文，本指礼乐制度。后世以斯文泛指文学或文人儒者。此处指文学。

③平原兄弟，郁为文栋：《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载，建安十六年，曹植封为平原侯。兄弟：指曹植及其弟白马王曹彪。按：曹彪诗入下品，自不能与曹植并提为“文栋”，但钟嵘以骈体行文，父子对兄弟，故及之也。郁：茂盛。文栋：文章之栋梁也。

④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刘、王，建安著名诗人，均为“建安七子”中人物。其：代词，指曹公父子、平原兄弟。羽翼：辅佐人物，为曹公父子、平原兄弟之辅佐者。

⑤次有攀龙托风三句：次：其次。龙、凤。古代帝王之象征。攀、托，有依附、跟随之意。属车：副车，侍从之车。盖：大概。百计：数以百计。

⑥彬彬：《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指文质相宜，恰到好处。大备于时：大备于当时。

【原文】

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①。太康中②，三张、二陆、两潘、一左③，勃尔复兴④，踵武前王⑤，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⑥。

【注释】

①尔后：以后。陵迟：渐渐。迄（qì 气）：到。

②太康：晋武帝年号（公元 280～289 年）。

③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一说张载、张协、张华。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④勃尔：犹言勃然，突然之意。复兴：再次兴起。

⑤踵武前王：自建安末至太康初，凡六十年，其间五言诗“陵迟衰微”，待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出，才“踵武前王”，继轨建安。踵武：继迹，踏着前人足迹。前王：指建安时代曹公父子诸人，均为帝王。

⑥风流未沫：风流：文章之美妙超群者。未沫（mò 沫）：屈原《离骚》：“芬至今犹未沫。”王逸注：“沫，已也。”未沫：未已。文章：指诗歌。

【原文】

永嘉时①，贵黄、老②，稍尚虚谈③，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④。爰及江表，微波尚传⑤。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⑥，建安风力尽矣⑦。

【注释】

①永嘉：晋怀帝年号，公元 307～313 年。

②贵黄、老：贵：推重、重视。黄老：指黄帝和老子。相传黄老为道家之祖，后亦以黄老称道家。

③稍尚虚谈：稍：渐渐、渐入。尚：崇尚。虚谈：清淡，谈理说玄。

④于时篇什三句：于时：当时也。篇什：诗篇。理过其辞：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以诗说理，最为诗家大忌，而永嘉后之玄言诗，专以诗说理，所谓理过其辞是也。淡乎寡味：平淡而毫无诗味。

⑤爰及江表二句：爰：（yuán 园）于是：江表：长江之外，即江南。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故史家以江表指代东晋。微波：余波。指虚谈余波及理过其辞之诗风。

⑥孙绰、许询二句：孙绰、许询：东晋玄言诗人。桓、庾：一说指桓温、庾亮；一说指桓伟、庾友和庾蕴。平典：板滞无华。《道德论》：三国时何晏作，阐发道家哲理的论著，今已亡佚。

⑦建安风力：亦称建安风骨。指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调和与现实内容相统一的时代风格。

【原文】

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①；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②。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③。逮义熙中④，谢益寿斐然继作⑤。元嘉中⑥，有谢灵运⑦，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⑧。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⑨，公干、仲宣为辅⑩；陆机为太康之英⑪，安仁、景阳为辅⑫；谢客为元嘉之雄⑬，颜延年为辅⑭。斯皆五言之冠冕⑮，文词之命世也⑯。

【注释】

①先是两句：郭景纯：郭璞，字景纯，晋代诗人。郭璞有《游仙诗》，抒忧生避祸、轻视富贵之情。隽上：卓特出众之才能。变创：变革创新。其体：指玄言诗。

②刘越石两句：刘越石：刘琨，字越石，晋代诗人。仗：依仗。清刚之气：清新刚劲的精神气质。赞成厥美：辅助、支持他的美好行为。厥：其，指郭璞。达按：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对钟说持异义，其二十九条云："刘越石前与潘、陆同时，今谓永嘉而后景纯变创，越石赞成，则失考矣。"

③彼众我寡两句：彼：指永嘉以来的玄言诗。我：郭璞、刘琨的清刚隽上之诗风。动：振动。俗：与雅相对，有贬意。动俗：改变当时"平典似《道德论》"的一代诗风。

④义熙：东晋安帝年号，公元 405～418 年。

⑤谢益寿斐然继作：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斐（fěi 匪）然：有文彩貌。继作：继郭璞、刘琨而作。

⑥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公元 424—453 年。

⑦谢灵运：南朝宋著名山水诗人。小名客儿。

⑧才高词盛四句：才高词盛：有才气而作品多。富艳：文辞富丽华艳。难踪：难于追随其踪迹。固：肯定之词。含跨：包容、超越。凌轹（lì 历）：欺压、压倒。潘左：指潘岳和左思。

⑨陈思：曹植封陈思王，死后谥思。后称陈思王、陈思或思王。

⑩公干、仲宣为辅，公干：刘桢字公干。仲宣：王粲字仲宣。均为建安著名诗人。辅：辅佐。

⑪英：英杰，杰出的人。

⑫安仁、景阳为辅：安仁：潘岳字安仁。景阳：张协字景阳。

⑬雄：英雄，杰出的人。

⑭颜延年为辅：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著名诗人，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

⑮斯皆五言之冠冕：斯：代词，此。这里指曹植以下八位诗人。五言：指五言诗。冠冕：冠、冕都是帽子的意思，这里是指第一、首位。

⑯文词之命世：文词：文章，这里指五言诗歌。命世：犹名世，闻名于世。

【原文】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①。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②。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③；故云会于流俗④。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⑤！

【注释】

①夫四言四句：夫：发语词，无意义。四言：指四言诗。文约意广：文字简约，含义深广。取效：取法，学习。风骚：指《诗经》和《离骚》。风，原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屈原《离骚》，后世概称我国优秀文学传统的来源谓风骚。

②每苦两句：每：常常。苦：不称意之谓，苦于。文繁意少：文字繁多而内容鲜少，是文约意广之反。罕习：很少写作。

③五言两句：文词：指诗歌。要：关键，主宰。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众作：各种诗歌体裁。如四言、五言、七言、杂言。滋味：诗歌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诸方面均好，耐人咀嚼，回味无穷者，谓之有"滋味"。

④故云会于流俗：合于世俗。会：合也。流俗：世俗，一般人之嗜好。此处世俗无贬意。

⑤岂不以三句：指事造形：按事物本然，描绘其形象。穷情写物：穷作者之情以摹写外物。详切：详其情而切其要。

【原文】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①。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②。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③。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④。

【注释】

①诗有三义四句：《毛诗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达按：风、雅、颂为诗之体裁，赋、比、兴谓诗之表现手法。此言赋、比、兴者，言表现手法也。

②宏斯三义七句：以赋比兴三义，斟酌而使用，风力、丹采，兼而有之，则为诗之至也。宏：广，大，此处有扩大、包融之意。斯：此。三义：赋比兴也。酌：斟酌，酌情而用。干之以风力：以风力为骨干。润之以丹采：以文采润饰之。风力：这里指文气。丹采：指文采。味：体味，品赏。无极：无边、无穷。至：顶点、极品。

③专用比兴三句：一味以比兴为诗，则词义隐晦难明，是谓意深。词踬（zhì 志）：文字蹇碍，不顺畅。

④但用赋体六句：一味用赋体，则语无蕴藉。是谓意浮。文词散缓，枝蔓芜累，则诗亦无滋味矣。但：只，唯。嬉：嬉戏、玩乐。流移：流动迁移。指文章散漫，文意不集中。止泊：停留、停顿。文无止泊，即文体松散，下笔不能自休。芜漫：芜杂散漫。累：病也。

【原文】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①。嘉会寄诗以亲②，离群托诗以怨③。至于楚臣去境④，汉妾辞宫⑤，或骨横朔野⑥，或魂逐飞蓬⑦；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⑧；塞客衣单，孀闺泪尽⑨；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⑩；女有杨蛾入宠，再盼

倾国⑪。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⑫？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⑬。"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⑭。

【注释】

①春风春鸟五句：谓自然季节之更替，引起诗人情感之起伏，诗歌由是而产生。《文心雕龙·物色》曰："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祁：大也。四候：四季。

②嘉会寄诗以亲：古人于宾主欢宴时，有互以诗赠答之习俗。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二，曰："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嘉会：盛会、宴会。亲：亲热、亲爱、亲密。

③离群托诗以怨：古人于亲人、友朋分别之际，互赠诗歌以释思念之情。《古诗十九首》之一，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怨：离恨。

④楚臣去境：楚臣指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名平，为楚怀王左徒，被谗，放逐于江南。"屈原作《离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搔者犹离忧也。"

⑤汉妾辞宫：汉妾指王昭君。《汉书·元帝纪》云："竟宁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王昭君，名嫱。

⑥骨横朔野：朔野：朔方之郊野。朔：指今陕西西北部及内蒙古一带。白骨：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⑦ 魂逐飞蓬：曹植《杂诗六首》之二："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又《赠白马王彪》之五曰："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魂：鬼魂。蓬：蓬草。

⑧负戈外戍，杀气雄边：负戈外戍：《古乐府》："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负：肩负。外戍：守卫边疆。杀气：战争时凶险氛围。雄：雄威。边：边塞、边关、边疆。

⑨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塞客：赴边塞之游子。孀闺：闺中寡妇，其夫为战争中死难者。

⑩士有解佩出朝两句：解佩出朝：抛弃官职，退出仕途。佩：表明官阶的饰物。解：除。

⑪女有扬蛾入宠两句：指汉武帝李夫人事。李夫人之兄李延年，在武帝前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事见《汉书·外戚列传》。扬蛾：扬与蛾均指眉。《诗经·齐风·猗嗟》："美目扬兮。"《传》："好目，扬眉。"《疏》："盖以眉毛扬起，故名眉为扬。"入宠：入宫受宠。倾国倾城：言貌美好。

⑫非陈诗两句：陈诗：古制也。古代有采风之制，搜集民间诗歌陈献于上。《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展：展现。义：指思想感情。长歌：放声高歌。骋（chěng 逞）：纵马奔驰。引申为奔放，谓感情奔放。

⑬"诗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钟嵘取其二而言之。可以群：指诗歌有感染、振奋、鼓动人的作用。可以怨：指诗歌有讽刺不良政治的作用。

⑭穷贱易安三句：穷贱：穷贱者。易安：善于安贫乐道。幽居：隐居，指隐居者。靡：无。尚：上也。

【原文】

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①。今之士俗，斯风炽矣②。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③。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④。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⑤。终朝点缀，分夜呻吟⑥。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⑦。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⑧；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⑨。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⑩。"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⑪。"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⑫。

【注释】

①词人作者两句：词人：诗人。罔：无，莫。爱好：指爱好诗歌写作。

②今之士俗两句：士：指读书人。俗：指一般俗人，附庸风雅者。斯风：指作诗之风气。炽：热烈。

③才能胜衣三句：谓斯风之盛，无遗孩童。胜衣：儿童稍长，其体力刚能胜任衣服之重。甫：开始。就：就读。小学：《汉书·食货志》："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小学，指儿童之学。甘心：情愿，乐意。驰骛（wù 务）：奔驰、追逐。

④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庸音：平庸之音。杂体：杂乱之体。均指诗歌之拙劣者。人各为容：指所写诗不成体统，不像样子，随心所欲，因人而异。人各为容一语在此有贬意。

⑤膏腴（yú 于）子弟，耻文不逮：膏腴子弟：富家子弟，亦称膏粱年少。耻文不逮（dài 代）：以不会作诗为耻辱。逮：达到。

⑥终朝（zhāo 招）点缀（Zhuì 坠），分夜呻吟：因耻文不逮而呻吟修改，无分日夜。终朝：整日。点缀：妆点。这里指修改、润色。分夜：半夜。呻吟：持续不断的吟咏。

⑦独观两句：谓自以为佳，而实际平钝。独观：自己一个人看。警策：本指马受鞭而悚动，引申为文章中精炼切要、词义深妙之章句。众睹：大家观看。终：终于、最终。平钝：平庸拙劣。沦：沦落、沉没。

⑧次有轻薄之徒两句：次有：还有。轻薄之徒：不稳重的人，信口雌黄者。笑：嗤笑。曹刘：指曹植、刘桢。古拙：古朴拙劣而无文采。

⑨谓鲍照两句：鲍照：字明远，南朝宋著名诗人。羲皇：指上古传说中之帝王伏羲氏。上人：职位高之统治者。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上人正一，下人静之，正以待天，静以待人。"。达按：陈延杰《诗品注》引《晋书·陶潜传》，并谓"此盖讥鲍诗之古质。"非也。此乃言鲍诗独出众人之上，犹若伏羲之出于人伦也。不然，下文"师鲍照"句何以解？又《诗品》卷中评鲍照云："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言鲍照有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斯鲍照之遗烈也。"是知鲍诗并非古质，一也；鲍诗为当时后进之士所仰慕，二也。故谓鲍照羲皇上人，非言其古质，而谓"轻薄之徒"之盲目推崇也。谢朓（tiǎo 窕）：字玄晖，南朝齐著名诗人。今古独步：自古至今独步诗坛。《诗品》卷中评谢朓云："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鲍谢诗钟嵘归入中品，而"轻薄之徒"则誉为诗中之羲皇，今古之独步，不亦失当乎？而"师鲍照"、"学谢朓"，不过尔尔。宜其"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也。

⑩师鲍照句：谓"轻薄之徒"师法鲍照，未逮"日中市朝满"。"日中市朝满"，见鲍照诗《代结客少年场行》。

⑪学谢朓句：谓"轻薄之徒"学习谢朓，仅得"黄鸟度青枝"此等拙劣之句。达按：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今查谢朓现存诗一百四十四首，其中五言一百四十二首，四言二首，五言散句二，未见"黄鸟"句。齐虞炎《玉阶怨》有"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句。盖后山误也，然句弱可见焉。

⑫徒自弃于高明两句：徒：徒然。高明："轻薄之徒"以为之"高明"。指鲍照、谢朓。涉：涉足、踏进。文流：文学家之行列。

【原文】

观王公搢绅之士①，每博论之余②，何尝不以诗为口实③；随其嗜欲④，商榷不同⑤。淄渑并泛⑥，朱紫相夺⑦，喧议竞起，准的无依⑧。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⑨，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⑩，口陈标榜⑪，其文未遂，感而作焉⑫。昔九品论人⑬，《七略》裁士⑭，校以宾实，诚多未值⑮。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⑯，以类推之，殆均博奕⑰。

【注释】

①王公搢绅之士：亦轻薄之徒者流也。搢（jìn 晋）：插。绅（shēn 申）古之腰带。搢绅：插笏版于腰带间。旧时官吏之妆束。引申为官宦之代称。《晋书·舆服志》云："所谓缙绅之士者，插笏而垂绅带者也。"搢，亦作缙。

②博论：犹言高谈阔论。博：宏富、博学。

③口实：谈资、话题。

④嗜（shì 是）欲：嗜好、欲望。

⑤商榷（què 却）：商量、讨论。不同：指对诗之优劣品味相异。

⑥淄（zī 资）渑（shéng 绳）并泛：淄、渑：二水名，均在山东省境内。旧说二水味异，合流则难辨。并泛：合流。

⑦朱紫相夺：朱为正色，紫为间色，有正邪之别。然二色相近，易于混淆。《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夺：侵夺。

⑧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谓识浅论杂，无的可依。喧议：杂乱无章之议论。准的（dì 帝）：标准。依：依据。

⑨彭城刘士章两句：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刘士章，刘绘，字士章。甫朝齐著作郎，中庶子。《诗品》列为下品。俊赏之士：杰出的诗歌鉴赏家。

⑩疾其淆乱两句：谓刘士章痛心世人品诗之淆乱而欲著《诗品》以正之。疾：厌恶、痛恨。淆乱：混乱。

⑪口陈标榜：口头陈说诗人之品属。标榜：品评的意思。

⑫其文未遂两句：谓刘士章于当世诗人口头已有品评，而其作未遂。钟嵘有感于此而作《诗品》。遂：成功。

⑬九品论人：东汉以后，社会上有品评人物之风气，共设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班固《汉书》有《古今人表》，举古今人物，分为九等。

⑭《七略》裁士：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成帝时，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向条其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向子歆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书已佚，清人有辑本。略：类。此谓品人、品诗古已有之，今沿袭耳。

⑮校（jiào 教）以宾实两句：校：核对、核实。宾实：名实。《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值：名实相符谓值。未值：不相当，名不副实。

⑯诗之为技，较尔可知：技：技艺、技巧。较尔：明显的样子。较：比较。意谓诗以技艺为之，一经比较，便见高下。

⑰殆同博奕（yì 亦）：殆：大概、庶几。博奕：六博与围棋。古代之戏具。《论语·阳货》："不有博奕者乎？"奕、奕通。

【原文】

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①，体沈郁之幽思②，文丽日月③，赏究天人④。昔在贵游⑤，已为称首⑥。况八紘既奄，风靡云蒸⑦，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⑧。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⑨。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⑩。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⑪。

【注释】

①方今皇帝两句：从"方今皇帝"至"吞晋、宋于胸中"，系钟嵘对本朝歌功颂德之语，颇溢美焉。方今：犹言当今。皇帝：指梁武帝萧衍。资：天资、天赋，作动词用，天赋予。生知之上才：《论语·季氏篇》："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生知，即生而知之者。上才：第一等天才。

②体沉郁之幽思：体：体察。沉郁：深沉郁积，指文思而言。幽思：幽深的文思。

③文丽日月：《易·离》："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丽：附丽、依附。

④赏究天人：赏：欣赏、鉴赏。究.穷究。天人.天人之理，自然和社会之理。

⑤昔在贵游：《周礼·地官师氏》："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王公之子弟游无官司者。"南北朝时含义已有不同，贵游一词，义近贵族文学。《梁书·武帝纪》："齐竟陵王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

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号称八友。”达按：台湾学者王梦鸥著《古典文学论》一书，中有《贵游文学与六朝文体的演变》，专文论及贵游文学云：“‘贵游’一词，早见于《周礼·地官师氏》之文，郑玄注释贵游子弟为王公子弟之无官司者。其本来的涵义是指贵族少年；他们生活优裕而多闲暇，但未必皆与文学结缘。从前青木正儿先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使用‘贵游文学’一词，以指宋玉以下一系列宫廷文士与侯门清客的文学，其涵义较可涵盖此一事实，而大意尤切近于班固在《两都赋·序》所指称的‘言语侍从之臣’。这些臣僚，虽不尽是出身于贵族，但以言语的技艺伺候当时对文学有兴趣的贵人，上自天子，下及侯王，则是他们共同的职业性。因此，贵游文学家可包括天子侯王以及言语之待臣，而稍别于一般的士大夫。倘从其职业性考察，其来历可远溯至上古的祝巫卜史，唯其分化而独立的时代，当在春秋之后，战国之世。”（该书第122页）录此以供参考。

⑥已为称首：谓梁武帝为当时贵族文学之首领。

⑦八紘（hóng 宏）既奄两句：八紘：八方。《淮南子·原道》注：“八紘，天之八维也。”既：已经。奄（yǎn 俨）：原意为覆盖，引申为天下统一。风靡云蒸：亦作风靡云集。《后汉书·冯异传》：“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以风之所从，云之蒸腾喻人材涌现，以佐君王。

⑧抱玉者联肩两句：曹植《与杨德祖书》云：“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抱玉、握珠，均指才华出众的文人。联肩、踵武，皆谓人材辈出。

⑨固以瞰（kàn 看）汉魏而不顾两句：固：已然。瞰：俯视。不顾：不屑一顾。吞：包含。两句谓：方今文坛之盛况，远非汉、魏、晋、宋之所能比。皆溢美之辞也。

⑩谅非农歌辕议两句：言当今文章之盛，势在空前，非余之所敢评议者。农歌辕议：农夫之歌谣、赶车人之议论。为钟嵘自谦之辞，谓所著《诗品》，一似乎农歌辕议，未敢将当代诗人评论列品。此婉言谢绝之词。

⑪嵘之今录三句：上文言，当今诗人，才高词盛，未敢致流别。此言所品评者，亦均于闾里谈笑之词，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亦谦辞也。

【原文】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①。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②。今所寓言，不录存者③。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④。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⑥。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⑦？“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⑧；“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⑨；“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⑩；“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⑪。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⑫。颜延、谢庄，尤为繁密⑬。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⑭，文章殆同书抄⑮。

【注释】

①一品之中三句：此属编纂凡例。一品之中，唯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次第；然评语自显优劣也。诠（quán 全）次：选择和编排。

②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人逝世之后，文章才能盖棺论定。既往：已去世。克：能。

③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寓言：寄言于《诗品》之中。存者，指活着的诗人。

④属词比事，乃为通谈：《礼记·经解》：“属词比事，《春秋》教也。”孔颖达《疏》：“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词，是属词；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连缀文词，排列史实，谓之属词比事。这里属词指写文章；比事指用典故。通谈：常谈。

⑤经国文符，应资博古：经国文符：指治理国家大事的文书、文告。符：属“符命”一类文体。资：用。博古：鸿博古雅。指文中征引典故。

⑥撰（zhuàn 传）德驳奏，宜穷往烈：撰德：陈述德行。驳：指驳议；奏：指奏疏。均为臣下呈献皇帝之公文。此两种公文应尽量称引古人事迹，以增强说服力。穷：穷尽。往烈：以往之功绩。

⑦吟咏情性两句：诗以抒情言志为宗旨，自不当以用事为贵。用事：诗文中的典故。钱钟书《管锥编》论

及谈艺之特识先觉，独标钟嵘，云："钟嵘三品，扬扢作者，未见别裁，而其《中品·序》痛言'吟咏情性，何贵用事'，则于六朝下至明清词章所患间歇热、隔日疟，断定病候，前人之所未道，后人之所不易"（见该书第4卷第1446页）。

⑧"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中诗句。即目：目之所及，在眼前。即：及也。

⑨"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中诗句。亦唯所见：也是眼前所见。

⑩"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清晨登陇首"，据《北堂书抄》引张华诗："清晨登陇首，坎壈行山难。"羌（qiāng腔）：发语词，无实义。故实：典故。

⑪"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中诗句。讵：岂。经史：中国古籍分经史子集四部，旧时诗文用典，多出自四部。

⑫观古今胜语三句：谓古来佳句佳作，皆自出胸臆，非引自经史。胜语：名句、佳句。补假：补缀、假借。拼凑前人语句和典故。直寻：直抒胸臆。

⑬颜延、谢庄，尤为繁密：谓颜延之、谢庄作诗，擅用典使事，故云"尤为繁密"。繁密：繁杂，细密。指用典频繁。颜延之省为颜延，是受骈文格律限制所致。

⑭大明：宋孝武帝年号，公元457～464年。泰始：宋明帝年号，公元465～471年。

⑮书抄：抄书。

【原文】

近任昉、王元长等①，词不贵奇，竞须新事②。尔来作者，寖以成俗③，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④。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⑤。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⑥，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⑦！

【注释】

①任昉：字彦升，南朝梁文学家。《诗品》列为中品，评语曰："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王元长：王融，南朝齐文学家，《诗品》列为下品。

②词不贵奇，竞须新事：谓作诗不贵创新，竞相争用新典。竞：争逐。须：资、用。新事：用典刻意求新。

③尔来作者，寖（jìn近）以成俗：谓近时以来之作者，习以用典为俗。尔来：近来。寖：渗透，浸入。俗：习俗。

④句无虚语四句："句无虚语，语无虚字"，谓句句用典，语语用典，义同宋黄山谷论诗语："无一字无来处"。虚语、虚字：没有出处的语、字。拘挛（luán峦）：拘束、拘禁，不自然。补衲：补缀。拘挛补衲：略同《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云"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之意。蠹（dù杜）文：毒害诗文。

⑤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谓用事蠹文，自然英旨，了无其人也。自然英旨：自然清新的精美诗作，指诗之真美。罕值：很少遇到。

⑥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谓诗既不高明，无妨添加典实。词：指诗作。高：高明。事义：典故与义理。

⑦虽谢天才三句：言虽无作诗之天才，故以学问为长，亦一途也。谢：绝、辞别。且：姑且。此为揶揄之词也。

【原文】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①；李充《翰林》，疏而不切②；王微《鸿宝》，密而无裁③；颜延论文，精而难晓④；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日知言⑤。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⑥。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⑦；张隲《文士》，逢文即书⑧。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⑨。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⑩。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⑪，凡百二十人⑫。

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⑬。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⑭，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⑮。

【注释】

①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善注《文选》卷十七引臧荣绪《晋书》云："（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许文雨《文论讲疏》云："陆机《文赋》，妙解情理，心识文体，自可谓之通矣。但仲伟谓其'无贬'，则殊不见然。《赋》中明有：'虽应而不和'，'虽和而不悲'，'虽悲而不雅'，'既雅而不艳'云云，即区分褒贬之征也。"达按：通，谓《文赋》妙解情理，通论文章之作法。无贬，指未曾涉及作家、作品之品第褒贬。"虽和而不应"云云，仍通论文章作法，非属人文之褒贬也。钟说是。无贬：曾无褒贬。

②李充《翰林》，疏而不切：李充，字弘度，东晋初江夏人。《翰林》：李充作《翰林论》五十四卷，全书早亡佚，全晋文》辑录数条。疏，粗也。不切：不切要、不精当。

③王微《鸿宝》，密而无裁：王微：字景玄，南朝宋诗人。《诗品》人中品。《隋书·经籍志》载王微著《鸿宝》十卷，书今不传。密而无裁：虽细密，然于诗人亦无品第裁定。

④颜延论文，精而难晓：颜延之著《庭诰》，其中有论文之语。难晓：难明。

⑤挚虞《文志》三句：据《隋书·经籍志》："《文章志》四卷，挚虞撰。"今已佚。博赡（shàn 扇）：博大丰富。知言：《孟子·公孙丑上》云："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何谓知言？曰："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言，指善于分析言辞、文章。

⑥就谈文体，不显优劣：即上文所谓"通而无贬。"

⑦谢客集诗，逢诗辄取：据《隋书·经籍志》，谢灵运有《诗集》五十卷、《诗集抄》十卷、《诗英》九卷。均已亡佚。辄（zhé 哲）：便、就。

⑧张骘（zhì 至）《文士》，逢文即书：《隋书·经籍志》载："《文士传》五十卷，张隐撰。"隐字疑骘字之误。其书已佚。书：书写、抄写。

⑨诸英志录三句，谓谢客、张骘诸人之撰，着眼于文章本身，亦无品第。诸英：几位杰出人士。志录：记录。并义在文：谓诸书之宗旨在于文章本身。

⑩嵘今所录五句：谓《诗品》之作，只评五言诗人，然并非限于当今，而古今五言诗人均集而评焉。网罗：搜罗。

⑪轻欲辨彰清浊两句：谓《诗品》之作，欲显优劣，明利弊，非通而无贬也。轻：轻率地，自谦之词。辨彰：辨明。彰：彰明。清浊：优劣。掎摭（jǐzhí 己直）：指摘。曹植《与杨德祖书》云："刘季绪才不逮作者，而好诋文章，掎摭利病。"利病：利弊。

⑫凡百二十人：凡：总计。《诗品》上品列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共计一百二十二人。所云百二十人，就其整数言尔。

⑬预此宗流者两句：谓能入品者，均为才士。预：参与、进入。宗流：流派。此处盖指上、中、下三品。才子：才华出众的人。

⑭三品升降，差非定制：嵘意上中下三品或升或降，本无定制，故请寄知者。按《诗品》中、下二品中人，时有斟酌。如：评张华曰："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耳。"评郭泰机等五人曰："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下品评戴逵曰："安道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裁长补短，袁彦伯之亚乎？"差（chā 叉）：略、尚。定制：一定的制度，不可更动的规定。范晔《后汉书·胡广传》："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

⑮方申变裁两句：方：将也。《诗经·秦风·小戎》："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朱熹《集传》云："将以何时为归期乎。"申：表明。变裁：改变裁定。寄：寄托。知者：知音者。嵘意以为：三品之定，实一家之见，将来有申明变裁者，则托诸来贤。

【原文】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①，锐精研思②，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

声之论③。或谓前达偶然不见④，岂其然乎！

【注释】

①晋曹刘两句：曹刘：指曹植、刘桢。圣：圣人。《诗品》评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评刘桢："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又"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体二：《文选》李康《运命论》云："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五臣注》张铣曰："孟、孙二子体法颜、冉，故云体二。"此处则指陆机、谢灵运体法曹植、刘桢文章之二圣。体：体法、学习。

②锐精研思：精心钻研。谓曹、刘、陆、谢锐精研思。

③宫商之辨，四声之论：古代音分宫、商、角、徵、羽，声别平、上、去、入。谓之五音、四声。

④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达按：钟嵘谓"或谓前达偶然不见"，盖指此耶？前达：从前的贤达之士。

【原文】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①，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②。若"置酒高堂上"③，"明月照高楼"④，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⑤。与世之言宫商异矣⑥。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⑦？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⑧，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⑨，而其实大谬⑩；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⑪。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注释】

①古曰诗颂两句：谓古之诗皆入乐歌唱，故须调五音、辨四声也。诗颂：《礼记·乐记》云："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孔颖达《疏》："弦歌诗颂者，谓以琴瑟之弦，歌此诗颂也。"颂，诗之一体。金竹：《礼记·乐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以乐器多为金竹之属故也。被：加。

②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不以商、宫、角、徵、羽五音相调配，则难以和谐组曲也。谐会：和谐。

③"置酒高堂上"：阮瑀《杂诗》中句。

④"明月照高楼"：曹植《七哀诗》中句。

⑤故三祖之词四句：谓三祖之诗作，依世俗之声律要求，亦不得谓工，然亦可入乐歌唱，已属重音韵矣。三祖：指魏太祖曹操，魏高祖曹丕，魏烈祖曹叡。不工：指不精雕细刻，不拘泥四声八病。韵入歌唱：其诗歌能入乐。

⑥世之言宫商：指沈约等倡言四声八病者。

⑦今既不被管弦两句：谓今之诗歌已不入乐，则于声律何取？管弦：指乐器，多为丝竹之属，故曰管弦。声律：声调和音律。

⑧二仪：《周易·系辞·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二仪谓天地也。

⑨律吕音调：古代正乐律之器。分阴阳各六，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六律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是：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合称十二律，或律吕。

⑩大谬（miù 缪）：大错。

⑪唯见句：言范晔、谢庄颇识音律。《宋书·范晔传》："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瞭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范晔：南朝宋史学家、诗人，著有《后汉书》。谢庄：南朝宋文学家、诗人。此二人《诗品》均列为下品。

【原文】

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①。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②。于是士流景慕③，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④。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⑤。余谓文制⑥，本须讽读，不可蹇碍⑦，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⑧。

【注释】

①王元长创其首两句：谓王融创四声八病之说，谢朓、沈约推波助澜。《南史·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人为四声，且以之制韵。"沈约，字休文，南朝梁诗人，"永明体"之领袖人物，《诗品》列为中品。扬其波：屈原《九歌·少司命》："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扬波言波涛翻滚。此谓谢朓、沈约推波助澜，声势益壮。

②三贤或贵公子孙两句：三贤：指王融、谢朓、沈约。贵公子孙：王公贵族之子弟辈，为当代趋时骛新之后进士子。文辩：文章和辩才。《南齐书·王融传》："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天才。……上以融才辩。"《南齐书·谢朓传》："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梁书·沈约传》："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③景美：景仰羡慕。

④务为精密三句：务：专力致之。精密：为诗严于声律。襞（bì 必）积细微：衣裙上之褶裥甚为细致绵密。以喻声律烦琐。陵架：超越而上。

⑤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谓讲究声病之弊，使诗歌拘束做作，丧缺自然之美。拘忌：拘束、限制。

⑥文制：文章。此指诗歌。

⑦蹇（jiǎn 减）碍：滞顿、阻塞。

⑧平上去入四句：四句辟沈约声律之说也。《诗品》卷中评沈约云："见重闾里。"蜂腰鹤膝：诗歌声病二种。沈约论诗歌声病有八：一曰平头，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鹤膝，五曰大韵，六曰小韵，七曰旁纽，八曰正纽。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是为蜂腰。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是谓鹤膝。

【原文】

陈思赠弟①，仲宣《七哀》②，公干《思友》③，阮籍《咏怀》④，子卿双凫⑤，叔夜双鸾⑥，茂先寒夕⑦，平叔衣单⑧，安仁倦暑⑨，景阳苦雨⑩，灵运《邺中》⑪，士衡《拟古》⑫，越石感乱⑬，景纯咏仙⑭，王微风月⑮，谢客山泉⑯，叔源离宴⑰，鲍照戍边⑱，太冲《咏史》⑲，颜延《入洛》⑳，陶公《咏贫》之制㉑，惠连《捣衣》之作㉒。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㉓。

【注释】

①陈思赠弟：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

②仲宣《七哀》：指王粲《七哀诗》。

③公干思友：指刘桢《赠徐干诗》。中有"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之句。④阮籍《咏怀》：阮籍有《咏怀八十二首》。⑤子卿双凫（fú 浮）：苏武，字子卿。《古文苑》载苏武《别李陵诗》云："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达按：钱钟书《管锥编》曰："顾'网罗今古''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不啻举子下第，

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主试选入本科闱墨也！此则余所大不解，恐嵘亦无以自解；'准的无依'，真堪以其语还评矣"（该书第 1445—1446 页）。可供参阅。

⑥叔夜双鸾：嵇康，字叔夜。其《赠秀才入军》一诗中有"双鸾匿景曜"之句。

⑦茂先寒夕：张华，字茂先。其《杂诗》中有"繁霜降当夕"之句。

⑧平叔衣单：何晏，字平叔。衣单诗已佚。

⑨安仁倦暑：潘岳，字安仁。其《在怀县作诗二首》中有句云："初伏启新节，隆暑方赫羲。""我来冰未泮，时暑忽隆炽"等句。

⑩景阳苦雨：张协，字景阳。其《杂诗》中有"飞雨洒朝兰"、"密雨如散丝"等句。现存张协《杂诗》十首，其中五首写雨。

⑪灵运《邺中》：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

⑫士衡《拟古》：陆机有《拟古诗》十二首。

⑬越石感乱：刘琨《扶风歌》、《重赠卢谌》等诗，皆感乱之作。感乱：有感于时乱。

⑬景纯咏仙：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

⑭王微风月：王微风月诗已佚。

⑮谢客山泉：指谢灵运山水诗

⑯叔源离宴：谢混有《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结句云："乐酒辍今辰，离端起来日。"

⑰鲍照戍边：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为咏戍边之作。

⑱太冲《咏史》：左思有《咏史诗》八首。

⑲颜延入洛：颜延之有《北使洛》诗。

⑳陶公《咏贫》之制：陶渊明有《咏贫士诗》七首。

㉑惠连《捣衣》之作：谢惠连有《捣衣诗》。

㉒篇章之珠泽两句：上述者为五言中之佳作也。珠泽：《穆天子传》："天子北征，舍于珠泽。"原注："此泽出珠，因名之云。"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

诗品卷上

古　　诗

【题解】

古诗，是南北朝时代的文论家对两汉以来无名氏五言诗的概称。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钟嵘《诗品序》认为："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梁萧统编纂《昭明文选》，选定十九首古诗，编为一组，始有《古诗十九首》之名称。陈代徐陵编《玉台新咏》一书，首列《古诗八首》，另有枚乘《杂诗》九首，篇目大同小异，而又互有出入。可以推想，当时流传的古诗为数尚多，各家择其善者编次入书。关于古诗的内容，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回，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古诗十九首》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都堪称为古诗的代表作。

【原文】

其体源出于国风①。陆机所拟十四首②。文温以丽，意悲而远③。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④！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⑤。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⑥。"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⑦！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⑧！

【注释】

①其体源出于国风："《诗经》三百，若以体裁分，则可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国风，共有十五国风。国风中的绝大多数诗篇来自民间，故其诗自然、朴实，富有情韵。明王世懋《艺圃撷余》称："十九首，五言之《诗经》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汉魏五言，源于国风，而本乎情，故多托物兴寄，体制玲珑，为千古五言之宗。"又曰："《古诗十九首》，钟嵘谓'其体源出于国风'，刘勰谓'宛转附物，怊怅切情'，是也。"源：来源、渊源。

②陆机所拟十四首：梁萧统《昭明文选》卷三十，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所拟十二首计有：《古诗十九首》中十首，《玉台新咏》署名枚乘作一首，另有拟"东城一何高"一首。此外二首无考。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拟十九首，自士衡诸作，语已不伦。"达按：所谓"陆机所拟十四首"，非指陆机拟作，乃指拟作所依据之原诗十四首。

③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谓古诗文词温厚典丽，意蕴悲怆清远。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古诗轨辙殊多，大要不过二格：以和平、浑厚、悲怆、婉丽为宗者，……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温：温厚。丽：典丽、丽则。汉扬雄《法言·吾子》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华丽而不失其正谓丽则。意悲而远：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诗之难，其十九首乎！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

愈远。”以：连词，而、和。

④一字千金：秦相吕不韦使门客著《吕氏春秋》。书成，公布于咸阳城门，声言有能增删一字者，赏以千金。这里是说古诗凝炼浑成，字字珠玑，不可改易一字的意思。

⑤其外三句：“去者日以疏”为《古诗十九首》之第十四。“四十五首”未详所指，可能大多已亡佚。其外：除此以外。总杂：庞杂。

⑥旧疑句：前人怀疑建安时曹植、王粲所作。制：制作，作品。

⑦“客从远方来”、“桔柚垂华实”：均见古诗。惊绝：拍案叫绝之意。

⑧人代冥灭三句：人代冥灭，即钟嵘《诗品序》所谓：“古诗眇邈，人世难详”之意。清音独远：即留芳百世之意。此句意谓作品久远，遗响未绝，作者难详，深为憾事。冥：久远、渺茫。灭：绝。清音：清奇之音。悲夫：遗憾、感慨之词。

【附录】

古诗十九首（选四首）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汉都尉李陵

【题解】

李陵，字少卿，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曾任骑都尉。天汉年间，率领步卒五千人，攻打匈奴，枪尽弹绝而投降匈奴，匈奴封为右校王。相传李陵有《与苏武诗三首》，昭明已录诸《文选》，后人疑其伪。略早于钟嵘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已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然钟嵘《诗品》仍列为上品。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第五十一条力为之辩，曰："《左氏传》子长不及见，《汉书》所载而《史记》有弗详者，正以当时书籍未尽出故耳。由是言之，成帝品录而不及苏李，又何疑焉？东坡尝谓'苏李之天成'，是矣。"达按：许氏《诗源辩体》之作，主要是从体裁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论述历代诗歌之发展演变，非有力证而仅从语言文字之风格认定苏李诗之非后人伪作，似难令人信服。

【原文】

其源出于楚辞①。文多凄怆怨者之流②。陵，名家子，有殊才③，生命不谐，声颓身丧④。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⑤！

【注释】

①其源出于楚辞：楚辞，骚体文章之总称。主要指屈原、宋玉、景差等楚人的辞赋；以后，汉人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之骚体文章亦统称为楚辞。以其有楚地文学样式、方言声韵、风土色彩之故。此谓源出于楚辞者，当指文体类似屈原、宋玉、景差之徒的辞赋文章而言。

②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谓李陵诗的内容多凄婉、悲怆、哀怨一类情调。之流：之属。

③殊才：出众的才华。殊：不同一般。

④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一生命运多舛，乃至身败名裂。不谐：不和谐、不顺当。声颓身丧：指李陵败降匈奴一事。

⑤使陵不遭辛苦二句：使：假使。辛苦：苦难。辛：苦。此两句，以人见诗，以诗见人。亦司马迁"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之意。

【附录】

与苏武诗三首　　李　陵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汉婕妤班姬

【题解】

班姬，西汉成帝妃。成帝初即位，班姬选入后宫，初为少使，后为婕妤。以后，成帝宠幸赵飞燕，班姬遂失宠，作《纨扇诗》以自伤。婕妤，汉女官名，位同上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谓班姬作《纨扇诗》不可信。宋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亦疑而不信。《文选》收班姬《怨歌行》一首。《玉台新咏》则题为《怨诗》一首。

【原文】

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①，词旨清捷②，怨深文绮③，得匹妇之致④。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⑤！

【注释】

①《团扇》短章：《团扇》，即《纨扇诗》，《文选》作《怨歌行》，《玉台新咏》作《怨诗》并序。短章，篇幅短小之作。该诗只十句五十字。

②词旨清捷：指诗的内容风格清婉轻敏。

③怨深文绮：哀怨深切而文词华美，陈延杰《诗品注》认为："钟氏此评，虽谓其词旨美而怨，然西汉人作风，恐不如是之绮也。"达按：此诗恐非西汉之作，已见《题解》，陈延杰亦是此意。

④得匹妇之致：匹妇：指平民妇女。《论语·宪问》："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致：情致，风致。钟嵘意谓此诗"怨深文绮"，深得普通女人之情致。

⑤侏儒（zhūrú 朱如）一节：汉桓谭《新论·道赋》："谚曰：侏儒见一节，而长短可知。"钟嵘引汉谚入文，意谓：窥一斑而见全豹。工：工整、精工。

【附录】

怨　歌　行　　　　班婕妤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魏陈思王植

【题解】

曹植，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少善诗文。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封为平原侯，太和三年，改封东阿王。六年，加封陈王。死后谥为思。现存诗八十余首，文章辞赋四十余篇。有《曹子建集》。曹植在建安作家中成就极高，影响甚大，深为后人推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文章之圣"。唐释皎然《诗式》称："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实际上，钟嵘论诗，首推陈思，明人胡应麟发挥其说，《诗薮》内编卷二谓："其才藻宏富，骨气雄高，八斗之称，良非溢美。"实为五言之典范，旁人无与伦比。

【原文】

其源出于国风①。骨气奇高②，词采华茂③；情兼雅怨④，体被文质⑤，粲溢今古⑥，卓尔不群⑦。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⑧，鳞羽之有龙凤⑨，音乐之有琴笙⑩，女工之有黼黻⑪。俾尔怀铅吮墨者⑫，抱篇章而景慕，映馀辉以自烛⑬。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⑭！

【注释】

①其源出于国风：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论曹植诗："缱绻，得风人之旨。"此本钟说。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曰："陈王精金粹璧，无施不可。然四言源由国风，杂体规模两汉。轨躅具存。"与何说异。又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曹子建诗出于骚。"又异于前说。陈延杰《诗品注》执持中之见，谓："盖子建诗学国风，而又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家。"

②骨气奇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风骨第二十八》曰："文之有意，所以直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

蹈空虚之弊”。此处所言骨气，《诗品序》所谓风力，即风骨之意。骨气奇高，是指文辞、文意皆出类超群。《诗品》论诗，以陈思为宗，旁出二支：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谓气多于骨；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谓骨盛于气。证之以《诗薮》内编卷二：“公干才偏，气过词；仲宣才弱，肉胜骨。应、徐、陈、阮，篇什寥寥，间有存者，不出子建范围之内。”达按：刘桢、王粲，各得其一隅，亦在子建范围之内也。

③词采华茂：词采：词藻。华茂：华丽而富艳。《文心雕龙·才略》说曹植：“诗丽而表逸。”

④情兼雅怨：《毛诗序》：“雅者，正也。”又：“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又：“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论语·阳货》：“（诗）可以怨。”变风、变雅已含怨刺之情，然仍不失其为正。情兼雅怨，是说曹植诗中的感情，兼有雅正和正当的怨刺之情。

⑤体被文质：《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宋书·谢灵运传论》：“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指语言文彩；质指思想内容。被：加。达按：影宋本《太平御览·文部二》“被”作“备”。

⑥粲溢今古：粲：光芒四射。说曹植诗光彩夺目，彪炳古今。

⑦卓尔不群：卓尔：卓然、突出的样子。不群：不一般、超群。

⑧人伦之有周、孔：人伦：人类。周孔：指周公和孔子，皆古之圣人。

⑨鳞羽之有龙凤：鳞甲类动物中的龙；羽毛类动物中的凤。龙和凤都是传说中的神奇吉祥之物。

⑩音乐之有琴笙：《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琴和笙都是古代宴礼所用之乐器。

⑪女工之有黼黻（fǔfú 甫扶）：女工，是指女子擅长的工作，泛指纺织、刺绣、缝纫之类。黼黻：古代礼服上绘绣的花纹。从人伦之有周、孔至此，极言曹植诗之完美。

⑫俾（bǐ 比）尔怀铅吮墨者：俾：使。尔：你、你们。怀铅吮墨者：指提笔写作者。铅：石墨笔，书写工具。怀铅：握笔。吮墨：以口吮墨，亦书写之意。

⑬抱篇章而景慕二句：景慕：见前《诗品序注》。馀辉：指“粲溢今古”的曹植诗章发出的光辉。自烛：照亮自己、把自己照亮。

⑭故孔氏之门如用诗五句：《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汉书·艺文志·诗赋》：“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语本此。升堂：即登堂。登堂入室，以喻造诣之浅深。意谓在诗歌成就上，曹植为最，刘桢次之，张华、潘岳、陆机又次之。廊庑（wǔ 五）：走廊。达按：“景阳、潘、陆”《太平御览》作“王、阳、潘、陆。”

【附录】

七　哀　诗　　　曹　植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送应氏诗二首　　　　曹　植

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愿得展燕婉，我友之朔方。
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
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
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促且远，别促会日长。
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

赠　王　粲　　　　曹　植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
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
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
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
欲归忘故道，愿望但怀愁。
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
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
谁令君多念，自使怀百忧。

魏文学刘桢

【题解】

刘桢，汉末东平人，字公干。与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孔融等相友善，号称“建安七子”。桢曾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所作五言诗，当时甚有名望，有集四卷，今已失

传。明人张溥《汉魏百三家集》辑有《刘公干集》。曹丕《与吴质书》称："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曹植《与杨德祖书》曰："公干振藻于海隅。"钟嵘以为："陈思已下，桢称独步。"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则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曰："公干、仲宣，一时未易优劣，钟嵘以公干为胜，刘勰以仲宣为优。予尝为二家品评，公干气胜于才，仲宣才优于气。"许说虽近持中之论，实以钟说为是。后世文论家往往曹刘并举，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气夺曹、刘。"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建安首称曹、刘。"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又《自题中州集后》："邺下曹、刘气尽豪。"可见刘桢在诗坛上的地位。

【原文】

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①，动多振绝②。真骨凌霜③，高风跨俗④。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⑤。然自陈思已下⑥，桢称独步。

【注释】

①仗气爱奇：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小序："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曰："公干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仗：依仗。气，指文章气势。奇：突出。

②动多振绝：动，犹言动辄。振绝：惊世骇俗。

③真骨凌霜：真骨：指真挚的精神品格。凌霜：即傲霜斗雪的意思。凌：侵陵、欺侮、压倒。此以人品、诗品言之，是说刘桢诗风真挚直率，品格高洁。

④高风跨俗：以高洁的诗风超出流俗。

⑤气过其文两句：气有馀而文采不足。钟嵘评曹植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得其气骨，而少其词采。雕润恨少：雕润：雕刻润色。恨：遗憾。少：不足。

⑥陈思已下：即陈思以下。已通以。《汉书·文帝纪》："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附录】

赠从弟三首　　刘　桢

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
蘋藻生其涯，华叶纷扰弱。
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
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

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
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
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魏侍中王粲

【题解】

王粲，字仲宣，三国魏山阳高平人。博学多识，文思敏捷。汉献帝西迁，王粲依附荆州刘表。表卒，归曹操，任丞相掾，后宫至侍中。建安二十二年，从征吴，途中病卒。粲为"建安七子"之一，著有诗赋论议六十篇。明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有《王侍中集》一卷。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仲宣独步于汉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达按：陈思以下，公干以气胜，仲宣以情胜，诗歌独标一格。

【原文】

其源出于李陵①。发愀怆之词②，文秀而质羸③。在曹、刘间，别构一体④。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⑤。

【注释】

①其源出于李陵：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以为："王仲宣诗出于骚。"钟嵘认为李陵出于楚辞。达按：《诗品》评李陵曰："其源出于楚辞。"其源一也。

②发愀怆之词：发忧伤之词。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小序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③文秀而质羸(léi 雷)：质羸即曹丕所谓"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的意思。是说文章气势不足。羸：弱。

④在曹、刘间别构一体：钟嵘评曹植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粲溢今古。"骨、气、词、情，四者兼备。评刘桢谓："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则得其气骨而遗其词情。评王粲则曰："文秀而质羸。"则得其词情而独少气骨。所以说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

⑤方陈思不足二句：比诸曹植则稍差，但又在曹丕之上。方：比。

【附录】

七哀诗二首　　　王　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
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晋步兵阮籍

【题解】

阮籍，字嗣宗，三国魏尉氏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能长啸，善弹琴。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或闭门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阮籍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屈伸两难，故纵酒谈玄，佯狂避祸，不议时政，不臧否人物，善为“青白眼”，以求自全。与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友善，世称“竹林七贤”。有《咏怀诗》八十余首，另有论、传若干篇，明人张溥辑有《阮步兵集》。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阮籍“使气以命诗”，又说：“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文选》李善注引颜延年曰：“阮公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事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亦云：“托旨辩深，观者不能尽通其意，钟嵘谓其‘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是也”。

【原文】

其源出于《小雅》①。无雕虫之功②。而《咏怀》之作③，可以陶性灵，发幽思④。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⑤。洋洋乎会于风雅⑥，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⑦，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⑧。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⑨。

【注释】

①其源出于《小雅》：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谓阮嗣宗《咏怀诗》“其源本诸《离骚》。”刘熙载《艺

概·诗概》云："阮步兵出于庄。"其说不一。陈延杰《诗品注》曰："大概阮诗源于小雅，而又以楚辞、庄、列化之，故自成家也。"

②无雕虫之功：没有在字句上精雕细刻的工巧。雕虫：汉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达按：雕虫、篆刻本为秦人书法八体中之二体，用以喻辞赋之纤巧难工。后世借以指作辞赋时的雕章琢句，仅为小技末道，故曰"壮夫不为"。

③《咏怀》之作，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十二》曰："黄初之后，唯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

④陶性灵，发幽思：陶冶性情，启发深微情思。

⑤言在耳目之内两句：此即语近情遥之谓，或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耳目之内，言其近。八荒之表，指其远。八荒，八方荒远之地。表：外。

⑥洋洋乎会于风雅："气势之宏大，大有《国风》和《大雅》、《小雅》之风致。洋洋乎：《庄子·天地》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会：合。

⑦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使读者忘却自己的渺小鄙俗，胸襟自然开阔远大。鄙近：指胸襟狭窄，目光短浅。正与远大相反。致：达到。达按：萧统《陶渊明集序》评陶诗曰："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用诗歌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评价诗歌，当时颇盛行。《诗品》评曹植："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评张协曰："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皆类此。

⑧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指阮籍《咏怀》诗含义深远高放，主题难以捉摸。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阮步兵集题辞》云："《咏怀》诸篇，文隐指远，定哀之间多微词，盖指此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咏怀》之作，其归在于魏、晋易代之事。而其词旨亦复难以直寻。"上述诸家之说，其义一也。厥：其；指阮诗。渊放：深远放达。归趣：宗旨、主题。

⑨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三选录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下题"颜延年、沈约等注"。其《题解》云："五言，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又《咏怀》第一首末，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志也。"颜云"粗明大意，略其幽志"，即钟嵘所谓"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按：籍岂徒虑患也哉？延年逊词以谢逆劭，宜其不足知此。"可见颜延年"怯言其志"，亦自有其苦衷。怯：胆小、害怕。志：思想。达按：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常恐祸及已身，故文多讥刺而语常隐晦。颜延年遭遇与阮籍有类似处，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题辞》云："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其得功名耆寿，或非无故也。"所谓"怯言其志"者，亦同病相怜者也。

【附录】

咏怀诗（选三首）　　　阮　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
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

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
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
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蚩。

晋平原相陆机

【题解】

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人。祖陆逊、父陆抗，为吴将相。司马氏灭吴，机闭门读书十年。大康末年，与弟陆云入洛阳，以文才名重一时。张华素重其名，叹为大才。后又为成都王司马颖表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后司马颖讨伐长沙王司马义，任机为大将军，战败。为颖所杀。陆机诗文词藻宏丽，讲求排偶，开六朝文风之先。现存诗一百零四首，有《陆士衡集》。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陆机才欲窥深，词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诗品》列为上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十二》谓："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唯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前人于陆机褒贬不一，亦为见仁见智之说。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云："钟记室以士衡为晋代之英，严沧浪以士衡独在诸公之下，二语虽各举所知，咸自有谓。学者精心体味，两得其说乃佳。"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第十条可谓探骊得珠，曰："陆士衡五言，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盖记室、沧浪各得一斑，未窥全豹故也。

【原文】

其源出于陈思①。才高词赡②，举体华美③。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④。尚规矩⑤，不贵绮错⑥，有伤直致之奇⑦。然其咀嚼英华⑧，厌饫膏泽⑨，文章之渊泉也⑩。张公叹其大才⑪，信矣！

【注释】

①其源出于陈思：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第八条谓："士衡乐府五言，体制声调与子建相类。"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云："陆士衡乐府数诗，沉着痛快，可以直追曹、王。"此皆本钟说。

②才高词赡：才气高妙，文词富赡。赡：富裕。

③举体华美：通体华美。

④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气骨比刘桢少，文采比王粲差。按：《诗品》论诗，以曹植为典范，刘桢、王粲各得其一翼。陆机虽两者兼备，但较之曹植，又逊一格。

⑤尚规矩：注意诗歌的格律规矩。陈祚明《采菽堂古诗评选》曰："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

安。”

⑥不贵绮错：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不讲究纵横交错的铺陈。绮错：纵横交错。

⑦有伤直致之奇：有妨于直率表达的好处。伤：妨害，碍。直致：直截了当地表达情致。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奇：卓颖、美好。

⑧咀嚼（jué 决）英华：玩味赞赏华词丽句。

⑨厌饫（yànyù 燕玉）膏泽：饱蕴文彩。厌，即餍。饫，饱。膏泽：本指膏雨、甘雨。这里指富于词藻。

⑩文章之渊泉：陆机“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开启一代诗风，后人若颜光禄辈承其先声。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陆机《答贾长渊》“铺陈整赡，实开颜光禄之先。钟嵘品第颜诗，以为其源出于陆机。”是也。然士衡较为遒秀。”达按：钟嵘《诗品》卷中评颜延之谓：“其源出于陆机。”渊泉：源泉。

⑪张公叹其大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达按：《晋书·陆机传》作：“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张公，指张华。

【附录】

赴洛道中作二首　　陆　机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
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
振策陟崇丘，按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
抚机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长歌行　　陆　机

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
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
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
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

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
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
俛仰逝将过，倏忽几何间。
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
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
迨及岁未暮，长歌承我闲。

晋黄门郎潘岳

【题解】

潘岳，字安仁，晋荥阳中牟人。仕河阳、怀县二令，累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潘岳与石崇等参与贾谧之乱，被处以族诛。潘岳工诗赋，词藻华丽，长于哀诔之体。《悼亡诗》三首最为著名。明张溥辑有《潘黄门集》。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以为："潘、陆俱词胜者也。陆之才富，而潘气稍雄也。"达按：五言诗自陈思以下，刘、王比肩；有晋词章，当以潘、陆联袂。

【原文】

其源出于仲宣①。《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胡②。犹浅于陆机③。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④。"嵘谓益寿轻华⑤，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⑥，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⑦。"

【注释】

①其源出于仲宣：《宋书·谢灵运传论》："潘、陆特秀，体变曹、王。"可见潘岳诗祖于王粲，乃当时人之通论。

②《翰林》叹其翩翩（piān 偏）然二句：晋李充著《翰林论》五十四卷，全书已亡佚。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引《翰林论》曰："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胡。"翩翩然：鸟飞轻疾的样子。《诗经·小雅·四牡》："翩翩者鵻，载飞载下。"羽毛：本指鸟兽之皮毛，因羽毛有文采，后因喻人之仪表、诗词之文采。这里是喻文章的词藻美丽。绡胡（xiāohú 肖胡）：绢绸之纹彩。这里是指丝绸织成的有文采的衣服。亦喻文词之华美。

③犹浅于陆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梁刘孝标注引孙兴公语："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④谢混云五句：语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梁刘孝标注引孙兴公语。烂：灿烂、斑烂。舒：展。披：分开，披露。简：检、查。

⑤益寿轻华：谢混诗轻浮华绮。达按：《诗品》卷下评殷仲文有云："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

⑥《翰林》笃论：李充《翰林论》中肯之论。

⑦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晋书·潘岳传》史臣曰："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

【附录】

悼亡诗（选二首）　　潘　岳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簷滴。
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
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
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晋黄门郎张协

【题解】

张协，字景阳，晋安平人，张载之弟。与兄载弟亢，时称“三张”。协为人束身自好，以诗文自娱。官至黄门侍郎。后托疾，弃绝人事，终于家。《晋书·张协传》云：“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曰：“胸次之高，言语之妙，景阳与元亮之在两晋，盖犹长庚、启明之丽天矣。”又曰：“诗家炼字琢句始于景阳，而极于鲍明远。”《诗品》列张协诗于上品，张载诗于下品；《文心雕龙·才略》云：“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此说与《诗品》正相反。达按：明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张孟阳景阳集》云："景阳文稍让兄，而诗独劲出，盖二张齐驱，诗文之间，互有短长。"可谓的论矣。张协胸次高旷，诗味淳厚，属冲淡恬静一派。

【原文】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①。又巧构形似之言②。雄于潘岳，靡于太冲③。风流调达④，实旷代之高手⑤，词采葱蒨⑥，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⑦。

【注释】

①文体华净，少病累：文章华美干净，无病疵可挑剔。病累：违反诗歌规律之处。累：亦病也。一说指多余的字句。

②又巧构形似之言：指擅长于维妙维肖的描写景物。巧构：准确、逼真地描绘。

③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诗之气骨强于潘岳，词采绮靡甚于左思。雄，指骨气横绝。靡：指文采繁盛。

④风流调达：诗风洒脱、和谐畅达。《太平御览》"达"作"远"。

⑤旷代之高手：绝代之大手笔。

⑥词采葱蒨：词藻繁盛。葱蒨：青翠茂盛。

⑦亹亹(wěi 伟)不倦：《诗经·大雅·凫鹥》："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亹亹：勤勉不倦的样子。

【附录】

杂　诗（选二首）　张　协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
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
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
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
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昔我资章甫，聊以适诸越。
行行入幽荒，瓯骆从祝发。
穷年非所用，此货将安设。
瓴甋夸玙璠，鱼目笑明月。
不见郢中歌，能否居然别。
《阳春》无和者，《巴人》皆下节。
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

晋记室左思

【题解】

左思，字太冲，西晋临淄人。官秘书郎，司空张华辟为祭酒。入齐，齐王命为记室，辞不就，归乡里，专事著述。左思形貌丑陋而又口讷，博学能文。曾作《三都赋》，十年始成。豪贵之家竟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一时传为美谈。今存诗十四篇，以《咏史诗八首》最著名。后人辑有《左太冲集》。左思出身寒门，不为当世所重，故诗多怀才不遇之叹。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草于《咏史》，无遗力矣。"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第十二》曰："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唯左太冲高出一时。"清沈德潜《古诗源》说："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尽掩诸家。"左思诗置之上品而无愧矣。

【原文】

其源出于公干①。文典以怨②，颇为精切③，得讽渝之致④。虽野于陆机⑤，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⑥

【注释】

①其源出于公干：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刘公干、左太冲，壮而不悲。"达按：左思诗以气骨胜，自是刘桢一路。

②文典以怨（yùn 蕴）：文词典正而蕴籍。典：典则、典正。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怨：含蓄、蕴籍。《荀子·哀公》："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注："怨读为蕴。言虽有天下，而无蕴蓄私财也。"

③精当：精当、切要。指文词准确而无长语。

④讽谕之致：讽刺、教化之情致。

⑤野于陆机：比陆机质朴而不事雕润。《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质胜文之谓也。

⑥左太冲诗三句：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

【附录】

咏　　史（选二首）　　　左　思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

【题解】

谢灵运，南朝宋阳夏人，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初为武帝太尉参军，后迁太子左卫率；少帝时贬为永嘉太守；文帝时曾为临川郡守。博览群书，工书画，好山水。既不得意，便肆意遨游，各处题咏。行为放纵，不久以谋反罪被诛，年四十九。有诗文集传世。谢诗繁富，故《文心雕龙·明诗》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谢诗亦在其中。清沈德潜《古诗源》说："谢诗经营惨淡，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任规则。建安诸子非其所屑，况士衡以下？"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全力摹写山水的作家。

【原文】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①；而逸荡过之②。颇以繁芜为累③。嵘谓若人兴多才高④，寓目辄书，内无乏思⑤，外无遗物⑥，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⑦。譬犹青松之拔灌木⑧，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⑨。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⑩。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注释】

①其源出于陈思三句：灵运诗渊源于曹植，又受张协诗风之影响，"故尚巧似"。《诗品》评张协谓"巧构形似之言"，"尚巧似"，亦此意也。

②逸荡过之：超脱、放纵超过张协。

③以繁芜为累：《诗品序》云："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此处的"繁芜"和《序》中的"富艳"，意思相同，都是指谢灵运诗歌内容的丰富和形式上的"经纬绵密"，"体尽俳偶。"累：病也。

④兴多才高：犹言灵感时来，诗才高妙。兴：外物触发诗思之谓。

⑤内无乏思：胸中诗思横溢。

⑥外无遗物：于外部景物无所遗漏。意谓信手拈来，皆能入诗。

⑦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华丽典雅为别人不能道之新词丽句，相继不断而来。奔会：竞相会合。

⑧青松之拔灌木：犹若青松之独立于灌木之丛，即鹤立鸡群之意。拔：突出，兀立。

⑨白玉两句：犹白玉之处于尘沙，而使尘沙蒙荣，无损白玉之光辉。高洁：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云："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⑩杜：指杜明师。治：道家静室曰治。

【附录】

登池上楼　　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狥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谢灵运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山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诗品卷中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

【题解】

秦嘉，字士会，东汉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上计。后入洛阳，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徐陵编《玉台新咏》录秦嘉《赠妇诗》三首；又，嘉妻徐淑有《答夫诗》一首。叙夫妇惜别之情，矢忠诚之意。感情缠绵，凄婉动人。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但是，徐淑诗句中杂以"兮"字，若去之，则为四言矣。

【原文】

夫妻事既可伤①，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②。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③。

【注释】

①夫妻事既可伤：徐陵《玉台新咏》录秦嘉《赠妇诗》三首，前有《序》云："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又宋佚名《竹庄诗话》卷二引《西溪丛语》，详述秦嘉夫妻书信往返并诗，可参阅。伤：哀伤。

②为五言者三句：意谓汉代五言诗作者不过数家而已，而女诗人居其二：一班姬，一徐淑。唯徐淑五言，中杂"兮"字；去之，则为四言。

③徐淑两句：叙别之作系指徐淑《答夫诗》。亚于《团扇》：逊于班婕妤《团扇诗》，因同是女诗人，故相较尔。

【附录】

赠妇诗三首（选二首）　　秦　嘉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
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

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
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
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
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
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
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
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
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
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
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
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促。

答夫诗　　徐　淑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
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
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
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
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
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
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
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
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魏　文　帝

【题解】

魏文帝曹丕，字子桓，沛国谯人。曹操次子。操去世，袭为魏王，代汉称帝，为魏文帝。喜文学，著有《典论》五卷及诗赋一百余篇，现存四十余篇。《典论》已佚，唯存《论文》一篇，见《昭明文选》。其《燕歌行》一首，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钟嵘《诗品》将曹植列为上品，而置曹丕于中品，而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

长，亦无慚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达按：刘勰通论才略，钟嵘铨衡五言，殊难相提并论；就五言诗而言，《诗品》所评，未为妄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第十三条曰：“子桓五言，在公干、仲宣之亚。钟嵘《诗品》以公干、仲宣处上品，子桓居中品，得之。元瑞谓：‘子桓过公干、仲宣远甚’，予未敢信。”

【原文】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①。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②。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③，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④？

【注释】

①其源出于李陵两句：魏文诗源出于李陵，王粲诗亦出于李陵，其源一也。钟嵘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王粲：“发愀怆之词”；魏文源出李陵，又有“仲宣之体”，可见曹丕诗继承发展重情采一路。清沈德潜《古诗源》曰：“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②则所计百许篇两句：谓曹丕诗共计百来首，都质直无文采，如人对话然。则：虚词，无意义。鄙质：野而质朴，毫无文采。偶语：相对谈话。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引曹丕《芙蓉池作》：“寿命非乔松，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志，保己终百年。”曰：“其言如此其偷也，复有子孙黎民之远图哉？”达按：偷：苟且也。

③唯“西北有浮云”两句：“西北有浮云”见曹丕《杂诗》。殊：不同一般，美赡可玩：华美富丽，足供玩味。

④不然三句：铨衡群彦：评价品第众才士。曹丕《典论·论文》有：“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又，曹丕《与吴质书》于上述数人亦有评论。所谓“铨衡群彦”盖指此。铨衡：原指衡器或量具。这里当动词用，是衡量、评论的意思。彦：才德杰出的人。对扬：对答称扬。厥弟：其弟，指曹植。

【附录】

杂　诗　二首　　曹　丕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吹我东南行，南行至吴会。

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
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晋中散嵇康

【题解】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魏谯郡人。仕魏为中散大夫，掌议论。入晋，以吕安事，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博览多闻，崇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为“竹林七贤”之一。鲁迅曾辑校《嵇康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嵇志清峻。”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诗歌大部份为四言诗。五言诗风格峻切，但颇多消极思想。

【原文】

颇似魏文①。过为峻切②。讦直露才③，伤渊雅之致④。然托谕清远⑤，良有鉴裁⑥，亦未失高流矣。

【注释】

①颇似魏文：陈延杰《诗品注》曰：“叔夜有超绝尘世之想，其遨游快志，亦颇似魏文焉。”

②过为峻切：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叔夜之诗峻烈。”峻切：严厉、尖刻、激烈。

③讦（jié 诘）直露才：以直揭短处、横议是非来显露自己的才干。陈延杰《诗品注》云：“叔夜拒钟会，与山涛绝交，皆其讦直者。”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曰：“嗣宗、叔夜并以放诞名，而阮之识，远非嵇比也。……中散……徒以口舌获戾，悲夫！”讦直：揭发人之过错而不徇情。

④伤渊雅之致：有伤蕴藉雅正的高致。伤：害。渊雅：深远高雅。

⑤托谕清远：寄托深远。谕，犹旨也。

⑥良有鉴裁：确有审察、识别能力。

【附录】

述志诗二首（选一首）　　嵇　康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凤飞。
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
远实与世殊，义誉非所希。

往事既可谬，来者犹可追。
何为人间事，自令心不夷。
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
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
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
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

酒会诗　　嵇　康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
百卉吐芳华，崇基邈高跱。
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魴鲤。
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晋司空张华

【题解】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少好文义，博览坟典。为太常博士，转兼中书郎，后诏加右光禄大夫，封壮武公，迁司空。赵王伦废贾后，华不从，被杀。华强记默识，博学多闻，当时推为第一。晋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瞩目，武帝甚异之。时人比之春秋子产。华诱进人物不倦，士有一善者，便为之推誉。著有《博物志》十卷。其诗尚藻饰，后人辑有《张茂先集》。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第二十条曰："张茂先五言，得风人之致。"

【原文】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①。巧用文字，务为妍冶②。虽名高曩代③，而疏亮之士④，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⑤。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⑥。

【注释】

①其体华艳两句：张华诗词藻温丽富艳，而无寄托之旨。华艳而不求意蕴。兴托：寄托、寓意。奇：佳、高。

②务为妍冶：力事艳丽。务：强力以赴。妍冶：妍丽、妖冶。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第二十一条云："茂先情丽，正叔语工。茂先如'朱火清无光，兰膏坐自凝。''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等句，甚情甚丽。"

③曩（nǎng 攮）代：前代。

④疏亮之士：通脱豁达的人。

⑤犹恨其儿女情多两句：恨：遗憾。多儿女柔情，少风骨豪气。风云：指风起云涌之磅礴气概。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张茂先《励志诗》。张公诗惟此一篇，余皆女郎诗也。"

⑥今置之中品疑弱五句：《诗品序》云："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列品之难，其苦衷可见。至于张华，钟嵘以为宜在中品、下品之间。权衡轻重，以置之中品为宜。季、孟之间：《史记·孔子世家》："鲁乱，孔子适齐。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集解》引孔安国曰："鲁三卿，季氏为正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间也。"

【附录】

情诗五首（选二首）　　张　华

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
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
襟怀拥灵景，轻衾覆空床。
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
抚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

游目四野外，消摇独延伫。
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
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
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
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

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守孙楚　晋著作王讚　晋司徒掾　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

【题解】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曹爽秉政，以晏为尚书。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和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竞尚清淡，是三国时著名的玄学家。有《论语集解》一书传世。

孙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风王骏与楚旧好，起为参军。惠帝时，为冯翊太守。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故缺乡曲之誉。富文才，曾为石苞作《与孙皓书》，文见《昭明文选》。后人辑有《孙子荆集》。

王讚，字正长，义阳人。辟同空掾，历散骑侍郎。

张翰，字季鹰，吴郡人。齐王冏辟为东曹掾。睹天下乱，东归，卒于家中。

潘尼，字正叔，荥阳中牟人。初应州辟，后以父老归。历中书令，永嘉中，迁太常卿。尼少有清才，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所守。与从父潘岳具以文章知名。

后人辑有《潘太常集》。

【原文】

平叔鸿鹄之篇①，风规见矣②。子荆零雨之外③，正长朔风之后④，虽有累札，良亦无闻⑤。季鹰黄华之唱⑥，正叔绿蘩之章⑦，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⑧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⑨。事同驳圣，宜居中品⑩。

【注释】

①平叔鸿鹄之篇：何晏《拟古诗》有“鸿鹄比翼游”之句。

②风规见矣：风规：风格、规范，犹言诗之体制。见，同现。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第四十六条曰：“何晏五言二篇，托物兴寄，体制犹存。”

③子荆零雨之外：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有“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句。此句意谓：孙楚除“零雨”这首诗以外，……。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谓此诗“骨力甚健。”

④正长朔风之后：王讚《杂诗》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之句。之后：即注③之外之意。达按：《宋书·谢灵运传论》有“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可见该诗在当时颇受推崇。

⑤虽有累札两句：谓孙楚、王讚除上引二诗外，虽尚有不少诗篇，实在已无人知晓。累札：许多诗作。

⑥季鹰黄华之唱：张翰《杂诗》有“黄华如散金”句。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谓此诗“胸怀本趣”。

⑦正叔绿蘩之章：潘尼《迎大驾诗》有“绿蘩被广隰”句。

⑧虽不具美两句：具美：都好。高丽：高妙华丽。具，通俱。

⑨并得两句：言此五人俱以一首诗著闻，如龙之鳞甲，凤之羽毛。虽少，亦稀有之物。虬：龙之有角者。凤皇：即凤凰。

⑩事同驳圣两句：驳圣：不纯的圣人。驳，马毛色不纯。圣：圣人。达按：《诗品》评诗，首推曹植。《诗品序》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又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虽曹植、刘桢并举，实则以曹为主，因曹及刘，且刘桢诗岂可与曹植诗同日而语耶？《诗品》卷上评曹植有云：“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以圣喻诗，则曹植可为周、孔，以物喻诗，则曹植为龙凤。现何晏等五人，犹圣而驳杂不纯，犹龙凤而片甲、一羽，故宜居中品。夫“驳圣”一词，文献无征，历来注家又付之缺如。现据《孟子·公孙丑上》引子贡语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又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有圣人之一体”，即“驳圣”之意明矣。且何晏“鸿鹄”已具风规，孙楚、王讚之“零雨”、“朔风”，已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其中有“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云云，可见该诗于当代已名噪一时矣。张翰、潘尼“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其诗已入“圣”境，只是“累札”较多，而佳什寥寥而已。可见何晏等人，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以圣为喻，乃杂而不纯，此之谓“驳圣”也矣。钟嵘评沈约云：“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何晏等人，归诸中品，亦此意也。

【附录】

拟　　古　　何　晏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身常入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消摇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　　孙　楚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
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
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
莫大于殇子，彭祖犹为夭。
吉凶如纠缠，忧喜相纷绕。
天地为我炉，万物一何小。
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
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
孰能察其心，鉴之以苍昊。
齐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

杂　　诗　　　王　讚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王事离我志，殊隔过商参。
昔往鸧鹒鸣，今来蟋蟀吟。
人情怀旧乡，客鸟思故林。
师涓久不奏，谁能宣我心。

杂　　诗　　　张　翰

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
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
嘉卉亮有观，顾此难久耽。
延颈无良途，顿足托幽深。
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
欢乐不照颜，惨怆发讴吟。
讴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迎大驾诗　　　潘　尼

南山郁岑崟，洛川迅且急。
青松荫修岭，绿蘩被广隰。
朝日顺长涂，夕暮无所集。

归云乘㡛浮，凄风寻帷入。
道逢深识士，举手对吾揖。
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崄涩。
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
翔凤婴笼槛，骐骥见维絷。
俎豆昔常闻，军旅素未习。
且少停君驾，徐待干戈戢。

魏侍中应璩

【题解】

应璩，字休琏，汝南人，应瑒之弟。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后迁侍中，典著作。曾作《百一诗》，讥刺时政。原有集十卷，已亡佚。明人张溥辑有《应德琏休琏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第三十六条日："应璩《百一诗》，则犹近拙朴。……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实者也。"亦见仁见智，各是其是之说。达按：应璩所作《百一诗》，世甚称之。然何谓"百一"，人所莫解。李善《文选注》谓有三义焉：一日应遽诗共有一百零一篇；二日以百字为一首；三曰百虑之有一失。此亦聊备一说耳。

【原文】

祖袭魏文①。善为古语②，指事殷勤③，雅意深笃④，得诗人激刺之旨⑤。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⑥。

【注释】

①祖袭魏文：渊源于曹丕。祖袭：亦渊源之意。袭：沿袭。陈延杰《诗品注》云："今观其文体，颇似魏文'西北有浮云'也。"

② 善为古语：达按：璩诗如"下流不可处"，"是谓仁智居"，"文章不经国"，"贱子实空虚"等语，皆古语也。

③指事殷勤：谓指责世事殷切勤谨。《文选》李善注引《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璩作《百一诗》，讥切时事。"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云："应璩《百一》，旧谓规曹爽作。今读之绝无此意。惟'细微可不慎'一篇，皆谏戒语。"

④雅意深笃：雅意：雅正之意。深笃：深厚。

⑤得诗人激刺之旨：《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论语·阳货》又有兴、观、群、怨之说。故知讽刺而怨悱，正合圣人之意、风人之旨。应璩作《百一诗》"讥刺时事"，深得诗人激切怨刺之义。

⑥至于"济济今日所"两句：达按：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魏诗卷八. 辑录应璩五言诗十八首，散句若干，未见"济济今日所"句，盖佚诗句也。华靡：华丽、绮靡。讽味：讽诵玩味。

【附录】

百一诗　　应璩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
前者堕官去，有人适我闾。
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
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
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
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
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
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晋清河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摅　晋朗陵公何劭

【题解】

陆云，字士龙，吴郡人。与兄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亦称陆清河。机为成都王司马颖所诛，云亦同时遇害。明张溥辑有《陆士龙集》。《文心雕龙·才略》云：“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

石崇，字季伦，南皮人。历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累迁侍中。崇有妓名绿珠，孙秀使人求之，崇不许，秀遂劝赵王伦诛崇。今存五言诗三首，以《王明君辞》为最，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云：“石季伦《王明君辞》逼似陈王。此诗可以讽失节之士。”

曹摅，字颜远，谯国人。初补临淄令，转洛阳令，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惠帝末，起为襄城太守。永嘉时为征南司马。讨流人王逌，军败而死。现存五言诗三首，《感旧诗》流传较广，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云：“曹颜远《感旧诗》，浅薄无余味。殷领军诵之而泣下。盖各有所感耳。”

何劭，字敬祖，陈国人。初为相国掾。稍迁尚书左仆射。薨，袭封朗陵郡公。《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何敬祖《游仙诗》，游仙正体。弘农其变。此诗似为愍怀太子作。”

【原文】

清河之方平原①，殆如陈思之匹白马②。于其哲昆，故称“二陆”③。季伦、颜远，并有英篇④。笃而论之，朗陵为最。

【注释】

①清河之方平原：方：比也。

②殆如陈思之匹白马：殆：大概。白马：指白马王曹彪。匹：即上文"方"义。达按：曹植诗列上品，曹彪列为下品；陆机诗列上品，陆云列为中品。二曹、二陆虽同属兄弟，而诗歌成就高下悬殊。《诗品》卷下评曹彪，有"以莛扣钟"之喻，其主张可见矣。

③哲昆：哲，贤哲。昆，昆仲。哲昆在此处犹言贤兄。"二陆"指陆机、陆云。

④季伦、颜远并有英篇：指石崇《王明君辞》、曹摅《感旧诗》，前人对此二诗之称颂，已见《题解》。并：都。

【附录】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选一首）　　陆　云

悠悠君行迈，茕茕妾独止。
山河安可逾，永路隔万里。
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
雅步擢纤腰，巧笑发皓齿。
佳丽良可美，衰贱焉足纪。
远蒙眷顾言，衔恩非望始。

王明君辞并序　　石　崇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于纸云尔。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
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
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朝花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感　旧　诗　　　　曹　摅

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
廉蔺门易轨，田窦相夺移。
晨风集茂林，栖鸟去枯枝。
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驰。
乡人敦懿义，济济荫光仪。
对宾颂有客，举觞咏露斯。
临乐何所叹，素丝与路歧。

游仙诗　　　　何　劭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
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
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
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
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
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
长怀慕仙类，眩然心绵邈。

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

【题解】

刘琨，字越石，中山人。汉中山静王刘胜之后。初辟太尉陇西秦王府，未就，寻为博士，未之职。愍帝时，任大将军，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晋室南渡，转任侍中太尉。后与石勒、刘曜对抗，兵败投降段匹磾，为段杀害。明张溥辑有《刘中山集》。成语“先吾着鞭”、“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均出自刘琨。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刘越石《答卢谌》，书词慷慨，有建安诸人韵。诗则二雅之变。”

卢谌，字子谅，范阳人。刘琨主簿，转从事中郎，后依石季龙。冉闵诛石氏，谌随闵军遇害。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

【原文】

其源出于王粲①。善为凄戾之词②，自有清拔之气③。琨既体良才④，又罹厄运⑤，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⑥。中郎仰之⑦，微不逮者矣⑧。

【注释】

①其源出于王粲：钟嵘评王粲曰："发愀怆之词。"评刘琨则曰："善为凄戾之词。"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曰："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刘、王诗格调相近。

②凄戾(lì 力)：悲凉、酸辛。

③清拔之气：清劲、挺拔的文风。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第二十七条曰："刘越石五言，篇什不多。其《赠卢谌》及《扶风歌》，语甚浑朴，气颇遒迈，元裕之诗谓'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是也。"

④琨既体良才：谓刘琨既具良才。体：包含、容纳，《易·乾》："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疏》："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上，足以尊长于人也。"《晋书·刘琨传》云："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

⑤又罹(lí 离)厄(è 饿)运：又遭遇到危厄之命运。琨为段匹磾所拘、所害。罹：遭难。

⑥故善叙丧乱两句：清沈德潜《古诗源》云："越石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故其诗随笔倾吐，哀音无次，读者乌得于语句间求之。"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重赠卢谌》一诗谓："慷慨悲凉，故是幽、并本色。"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曰："兼悲壮者，其唯刘越石乎！"达按：越石天性劲气直辞，又遇世乱，宜乎其"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

⑦中郎仰之：中郎，指卢谌，卢谌曾官从事中郎。仰：仰承，指仰承而有所不及。《晋书·刘琨传》云：琨为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为五言诗赠其别驾卢谌，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

⑧微不逮者矣：微，略微。不逮：不及。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卢子谅《赠刘琨》书中云贡诗一篇，此赠字后人所题。书词非不翩翩，但多陈言耳。"达按：岂独书词而已，诗句亦然。刘琨《重赠卢谌诗》末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无可奈何之怨愤，溢于言表。卢谌《答刘琨诗》末句则云："百炼或致屈，绕指所以伸。"纯属虚与周旋之词。

【附录】

重赠卢谌　　刘　琨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
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览古诗　　　　卢　谌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
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
与之将见卖，不与恐致患。
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
蔺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贤。
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
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
挥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
爱在渑池会，二主克交欢。
昭襄欲负力，相如折其端。
眥血下沾襟，怒发上冲冠。
西缶终双击，东瑟不只弹。
舍生岂不易，处死诚独难。
稜威章台颠，强御亦不干。
屈节邯郸中，俛首忍回轩。
廉公何为者，负荆谢厥愆。
智勇盖当世，弛张使我叹。

晋宏农太守郭璞

【题解】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性放散，不修威仪。以时乱避地渡江，官著作佐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敦谋逆，璞以劝阻敦起兵，被杀。及敦平，追赠宏农太守。郭璞好经术，博洽多闻，擅辞赋，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又好古文奇字，释《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心雕龙·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趋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该书《才略》云："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南齐书·文学传》亦云："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云："西晋六十年，而作者甚多；东晋百余年，而作者绝少。王元美云：'渡江以后，作者无几，非惟戎马为阻，当由清谈间之。'"故郭璞《游仙》之作，变创一代诗风。

【原文】

宪章潘岳①，文体相辉②，彪炳可玩③。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④。翰林以为诗首⑤。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⑥。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⑦。

【注释】

①宪章潘岳：宪章：效法。《礼·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②文体相辉：谓郭璞诗风格与潘岳诗风格一致，相映成辉。相辉：竞相争辉。达按：钟嵘评潘岳，引李充《翰林论》谓其诗"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又引谢混语曰："潘诗烂若舒锦。"评郭璞谓"彪炳可玩。"盖风格近似故也。

③彪炳可玩：彪炳：文采焕发。可玩：足供玩味。

④始变永嘉平淡之体两句·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3年。钟嵘《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即此意也。中兴：由衰落而重新兴盛。《诗经·大雅·烝民序》："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⑤翰林以为诗首：翰林：指李充《翰林论》。其书已亡。诗首之说未详。

⑥乖远玄宗：乖远：背离、远离。玄宗：本指宗教之理，此处指玄学之理。

⑦其云："奈何虎豹姿"四句：达按：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郭璞《游仙》之作凡十九首，中无"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两首，盖佚诗也。坎壈（kǎnlǎn砍懒）：坎坷不得志，遭遇不顺利。列仙：诸仙。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五曰："景纯《游仙》中虽杂坎壈之语，至如'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升降随长烟，飘颻戏九垓。''鲜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等句，则亦称工矣。"许以为此皆列仙之趣也。又：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景纯之《游仙》，即屈原之《远游》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则又证"坎壈"之说矣。

【附录】

游仙诗十九首（选二首）　　郭　璞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
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

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
潜颖怨清阳，陵苕哀素秋。
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晋吏部郎袁宏

【题解】

袁宏，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人。谢尚引为参军，累迁大司马桓温记室。后自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袁宏少孤贫，有逸才，文章绝美。尝以旧有诸家《后汉书》杂乱，因撰集《后汉纪》三十卷，与范晔《后汉书》并传。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

【原文】

彦伯《咏史》①，虽文体未遒②，而鲜明紧健③，去凡俗远矣。

【注释】

①彦伯《咏史》：《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非尚所曾闻。乃遣问讯，答曰：是袁宏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达按：今存袁宏《咏史诗》二首。虎：袁宏小字也。

②文体未遒（qiú 求）：文体：指文章风格。遒：强劲有力。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曰："晋人能文而不能诗者袁宏，名出一时。所存《咏史》二章，吃讷陈腐可笑，当时亦以为工。"

③鲜明紧健：清新、明晓，紧凑、稳健。陈延杰《诗品注》卷中曰："此诗是学左太冲者，有讽谕之致，特波澜不大耳。"

【附录】

咏史诗二首（选一首）　　袁　宏

周昌梗概臣，辞达不为讷。
汲黯社稷器，栋梁表天骨。
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梼杌。
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
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戴凯

【题解】

郭泰机，河南人，寒素后门之士，未曾仕宦，故称处士。有《答傅咸诗》一首。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初为桓温大司马参军，后为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为散骑常侍。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尤善绘画，谢安甚为器重。时称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谢世基，宋卫将军谢晦之从子。《宋书·谢晦传》：“有才气。晦被诛，世基坐从。其将刑，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鲸，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

顾迈、戴凯，二人生平不详，诗今不存。

【原文】

泰机“寒女”之制①，孤怨宜恨②。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③。世基横海，顾迈鸿飞④。戴凯人实贫羸⑤，而才章富健。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⑥。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⑦。

【注释】

①泰机“寒女”之制：郭泰机《答傅咸》诗，首句为：“皦皦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即所谓“寒女”之制。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曰：“诗乃赠傅，非答也。”盖后人传钞致错也。

②孤怨宜恨：郭泰机《答傅咸诗》通篇寄托，叹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所以说他独自怨叹，宜其所恨矣。

③长康句：《晋书·顾恺之传》云：“（恺之）为吟咏，自谓得先贤风制。”《世说新语·言语》云：“顾长康拜桓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固知其能诗也。”达按：根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顾长康今存五言一首：《神情诗》，是诗亦见《陶渊明集》。此外有若干散句。“二韵答四首之美”，未知所详。

④世基“横海”，顾迈“鸿飞”：达按“横海”即谢世基《连句诗》，已见《题解》。“鸿飞”，不详所指。顾迈诗今不存。

⑤戴凯人实贫羸（léi 雷）：戴凯事迹不详，亦无存诗。贫羸：家道贫寒，身体瘦弱。

⑥气调警拔：指诗歌的气韵风格出众峭拔，不同凡响。

⑦吾许其进五句：意谓郭泰机等五人，与鲍照、江淹二人宜居同一品第。因此如果将此五人列为上品，则鲍照、江淹亦必进入上品。而钟嵘以为鲍、江不够上品资格，因此，郭泰机等五人以居中品为宜。许其进：允许他们上升一个品第。进：就其所处地位向上曰进。如进学、进用、进贤、进爵等。逮：达到。止、越：此处均属无意义之虚词。佥（qiān 谦）：皆。

【附录】

答傅咸诗　　郭泰机

皦皦白素丝，织为寒女衣。

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
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
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
人不取诸身，世士焉所希？
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

宋征士陶潜

【题解】

陶渊明，字元亮，入宋名潜。浔阳人。曾为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未几，求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弃官归隐，以诗酒自娱。征着作郎，不就。宋元嘉初卒，谥为靖节居士。其诗多描写山川田园之美，自然清新，情韵悠长，亦间有嫉世激昂之作，若《述酒》、《咏荆轲》等作，有《陶渊明集》传世。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曰："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淡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宋许凯《彦周诗话》云："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或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谓陶渊明原在上品，经后人窜乱，乃置诸中品云云。钱钟书《谈艺录》第二十四条驳曰："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二人所据，不知何本？单文孤证，移的就矢，以成记室一家之言，翻征士千古之案。"亦可笑也矣。

【原文】

其源出于应璩①，又协左思风力②。文体省净，殆无长语③。笃意真古④，词兴婉惬⑤。每观其文，想其人德⑥。世叹其质直⑦。至如"欢言醉春酒⑧，""日暮天无云⑨。"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⑩！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注释】

①其源出于应璩：应璩诗用《论语》语，如"下流不可处"，"是谓仁智居"。陶渊明诗亦用《论语》语，如"旧谷犹储今"，"屡空常晏如"，"忧道不忧贫""曲肱岂伤冲"等句。则其源一也。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不同意此说，其卷下云："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第五条，亦持此说。达按：以上两说，各自有理，读者宜自明之。

②又协左思风力：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第五条云："钟嵘谓：'渊明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叶少蕴尝辩之矣。愚按：太冲诗浑朴，与靖节略相类。又，太冲常用鱼、虞二韵，靖节亦常用之，其声气又相类。"协：本协助、合作之意，引申为融汇、渗入。

③文体省净，殆无长(zhàng 丈)语：文风简洁，无冗繁之语。《诗源辩体》卷六第十四条云："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省净：繁芜之反。殆：几。乎，差不多。长语：多余的话。

④笃意真古：笃意：诚挚之意。出自内心之意真诚而纯一，谓之笃意。真古：真诚而古朴。《诗源辩体》卷六第十七条谓："靖节去古渐远，直是直写己怀。"

⑤词兴婉惬（qiè切）：诗的意兴美好而恰当。

⑥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此仿太史公语也。人德：其人之德行。德：人品，为人之道德。

⑦世叹其质直：《诗源辩体》卷六第十二条曰："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中唯'饥来驱我去'，'相知何必旧'，'天道幽且远'二三篇，语近质野耳。"质直：质朴无文而直露。

⑧"欢言醉春酒"：陶潜《读山海经》诗中句。今本"醉"作"酌"。

⑨"日暮天无云"：陶潜《拟古》诗中句。

⑩岂直为田家语耶：难道只是乡里鄙语吗？直：只是。田家语：农村中的粗言俗语。

【附录】

饮酒诗二十首（选一首）　　陶　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杂诗十二首（选一首）　　陶　潜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

【题解】

颜延之，字延年，临沂人。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延之喜饮酒，性狂诞，《南史·颜延之传》云："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跃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颜光禄集》云："延年文莫长于《庭诰》，诗莫长于《五君》。"延年诗讲求俳偶，用事繁博，盖学深而才吝故也。

【原文】

其源出于陆机①。尚巧似②。体裁绮密③,情喻渊深④。动无虚散⑤,一句一字,皆致意焉⑥。又喜用古事⑦,弥见拘束⑧,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⑨。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⑩。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⑪。

【注释】

①其源出于陆机: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机诗《答贾长渊》云:“铺陈整赡,实开颜光禄之先。钟嵘品第颜诗,以为其源出于陆机,是也。然士衡较为遒秀。”钟嵘评陆机谓:“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既为渊矣,自有流也,是颜出于陆。

②尚巧似:钟嵘评张协,谓“巧构形似之言”;评谢客,谓“尚巧似”;评颜诗,亦曰“尚巧似”。以下评鲍照曰:“善制形状写物之词。”殆亦“巧似”意也。达按:《宋书·谢灵运传论》谓:“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此言马、班之赋。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巧似”亦“体物”之义也。

③体裁绮密:《宋书·谢灵运传论》云:“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可见以延年诗“体裁绮密”乃当时通论也。绮密:华丽深密。

④情喻渊深:情致托喻深远。

⑤动无虚散:谓颜诗无散漫芜累之病。《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评颜诗谓:“丽不病芜。”陈延杰《诗品注》卷中云:“颜诗缘情而发,又颇自检束,故动无虚散焉。”动:动辄,每每。

⑥一句一字,皆致意焉:谓一句一字皆致文意。亦“动无虚散”之义也。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谓:“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

⑦喜用古事:古事:典故。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

⑧弥见拘束:更加显得不自然、做作。弥:越加。拘束:即《诗品序》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之意。在引典入诗方面,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过颜延之,其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

⑨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虽然背离了诗歌秀美轻逸的原则,但也是宏博富健文才的表现。义同《诗品序》“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经纶:《易·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疏》:“经为经纬;纶谓纲纶。”《梁书·王瞻传》史臣曰:“洎东晋王弘茂经纶江左,时人方之管仲。”经纶,治理的意思。文雅才:泛指艺文礼乐之才能。

⑩雅才减若人两句:意谓假若经纶文雅之才不如颜延之,则陷于窘迫了。雅才:即上文“经纶文雅才”。若人:此人。蹈:踏进、陷入。困踬(zhì 志):困顿、窘迫。

⑪汤惠休曰四句: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七第十五条云:“《南史》载:‘延年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汤惠休亦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岂当时以艰涩深晦者为铺锦镂金耶?然延年较灵运,其妙合自然者虽不可得,而拙处亦少。观其集当知之。”错彩镂金:指诗歌雕饰工丽。错:涂饰也。

【附录】

五君咏五首(选二首)　　颜延之

阮步兵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仆射谢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征君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

【题解】

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宋黄门郎，以弟晦权贵，求为豫章太守。瞻，谢灵运之兄，谢混为其族叔。《宋书·谢瞻传》称："谢瞻词采，与族叔混，弟灵运抗。"有五言诗六篇传世。

谢混，字叔源，陈郡阳夏人。为尚书右仆射，以党刘毅，为刘裕所杀。《南史·谢混传》云："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以文义赏会。尝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交。"现存五言诗四首。诗风华绮。

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彭城王起为祭酒，后迁至左卫率府。孝武立，赠侍中太尉。后为刘劭所害。现存五言诗五首。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袁忠宪集》云："文采道艳，才辩鲜及……诗章虽寡，其摹古之篇，风气竟逼建安。此人不死，颜谢未必能出其上也。"卒年四十六。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评其《效曹子建白马篇》曰："音节悲壮，近太冲。"

王微，字景玄，琅琊临沂人。初为始兴王友，除南平王铄右军咨议参军。微素无宦情，并陈疾不就。江湛举为吏部郎。陈延杰《诗品注》卷中云："王微诗颇婉曲。"现存五言诗五首。

王僧达，琅琊临沂人。元嘉中为始兴王后军参军，后为征虏将军。以屡犯上颜，于狱中死。年三十六。现存五言诗四首。陈延杰《诗品注》卷中称："王僧达则著意追琢。"

【原文】

其源出于张华①。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②。课其实录③，则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④。征君、太尉，可托乘后车⑤。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⑥。

【注释】

①其源出于张华：谓五人同源，共出于茂先也。达按：《诗品》卷中评张华曰："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评谢瞻等五人则曰："殊得风流媚趣。"其实一也。又，评张华则引谢康乐语云："张公虽复

千篇，犹一体耳。”此亦“才力苦弱”之谓也。

②才力苦弱三句：谓五人诗，才力不逮，故务为清新浅近之作，然亦具风流娇媚之趣。

③课其实录：从诗歌的实际成就来考察。课：责、求，考察。实录：符合实际的记载。《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④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言谢瞻、谢混诗难分高下。分庭抗礼：原指以平等礼节相见，后引申为地位平等之意。抗亦作伉。

⑤后车：《诗经·小雅·绵蛮》：“命彼后车，谓之载之。”指副车、侍从之车。

⑥征虏卓卓两句：卓卓：特立、突出之貌。《世说新语·容止》：“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骅骝（huáliú 华留）：赤色骏马，亦名枣骝。度：过、越。

【附录】

答灵运　　谢　瞻

夕霁风气凉，闲房有馀清。
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
独夜无物役，寝者亦云宁。
忽获愁霖唱，怀劳奏所成。
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
伊余虽寡慰，殷忧暂为轻。
牵率酬嘉藻，长揖愧吾生。

游西池　　谢　混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
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
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
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
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
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
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

效古诗　　袁　淑

讯此倦游士，本家自辽东。
昔隶李将军，十载事西戎。
结车高阙下，极望见云中。
四面各千里，纵横起严风。

寒燠岂如节，霜雨多异同。
夕寐北河阴，梦还甘泉宫。
勤役未云已，壮年徒为空。
乃知古时人，所以悲转蓬。

杂诗二首(选一首)　　王　微

思妇临高台，长想凭华轩。
弄弦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箕帚留江介，良人处雁门。
讵忆无衣苦，但知狐白温。
日暗牛羊下，野雀满空园。
孟冬寒风起，东壁正中昏。
朱火独照人，抱景自愁怨。
谁知心曲乱，所思不可论。

和琅琊王依古诗　　王僧达

少年好驰侠，旅宦游关源。
既践终古迹，聊讯兴亡言。
隆周为薮泽，皇汉成山樊。
久没离宫地，安识寿陵园。
仲秋边风起，孤蓬卷霜根。
白日无精景，黄沙千里昏。
显轨莫殊辙，幽途岂异魂。
圣贤良已矣，抱命复何怨。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

【题解】

谢惠连，陈郡阳夏人。丹阳尹方明子。元嘉中，惠连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时人以与族兄谢灵运并称“大小谢”。惠连十岁能属文，书画并妙。《南史·谢惠连传》曰：“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谢法曹集》云：“诗则《秋怀》、《铸衣》二篇居最。”今存诗三十二首，其中五言诗二十四首，五言散句若干。卒时年仅三十七。

【原文】

小谢才思富捷①。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②。《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③。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④。《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⑤。'"

【注释】

①才思富捷：文才富足，诗思敏捷。

②恨其兰玉夙凋两句。谢惠连三十七岁去世，故曰"兰玉夙凋，长辔未骋"。恨：遗憾。兰玉：对别人优秀子弟的誉称。《世说新语·言语》："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兰玉，即芝兰玉树之简说。夙凋：早谢、早死。《诗经·召南·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笺》："夙，早也。"长辔未骋：原意为前程尚远而未及驰骋。这里是说惠连才思富捷，而偏早逝，才能未及充分展现。辔（pèi 配）：马缰绳。

③《秋怀》、《捣衣》之作三句：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谢法曹集》云："《雪赋》虽名高丽，与希逸《月赋》，仅雁序耳。诗则《秋怀》、《捣衣》二篇居最，《诗品》云：'康乐锐思，无以复加。'若《西陵遇风》则非敌矣。"又云："小谢虽才，得兄益显"。达按："大小谢"虽齐名并称，实小谢稍逊大谢，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小谢《西陵遇风献康乐》诗曰："清便婉转。此等语，亦复宪章陈王。但比之康乐为差弱耳。"锐思：思路敏锐。何以加焉：无以复加之意。

④又工为绮丽歌谣两句：谢惠连今存乐府诗十四首，"绮丽歌谣"云云，盖指此。达按：谢惠连《塘上行》："垂颖临清池，擢彩仰华甍。沾渥云雨润，葳蕤吐芳馨"等句，可谓"绮丽"矣。风人：诗人。古之采诗官，曰风人。此专指歌谣、乐府之作者。

⑤《谢氏家录》云等十一句：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寤寐（wùmèi 误妹）：梦寐。

【附录】

捣衣诗　　谢惠连

衡纪无淹度，晷运倏如催。
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
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螀啼。
夕阴结空幕，宵月皓中闺。
美人戒裳服，端饰相招携。
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
榈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
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
纨素既已成，君子行未归。
裁用笥中刀，缝为万里衣。
盈箧自余手，幽缄候君开。
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

宋参军鲍照

【题解】

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居东海。宋元嘉中，临川王义庆爱其才，以为国侍郎，又为始兴王濬侍郎。孝武即位，除临海王子顼前军参军，掌书记，世号鲍参军。江陵乱，子顼败，为乱军所杀。鲍照才秀人微，史不立传，《宋书》、《南史》并附于《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后。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第十三条曰："颜不如鲍，鲍不如谢。"谓明远居于谢、颜之间。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七第二十三条曰："谢灵运经纬绵密，鲍明远步骤轶荡。明远五言如《数诗》、《结客》、《蓟门》、《东武》等篇，在灵运之上。然灵运体尽徘偶，而明远复渐入律体。但灵运体虽徘偶而经纬绵密，遂自成体；明远本步骤轶荡，而复入此窘步，故反伤其体耳。以全集观，当自见矣。沧浪谓'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正以此也。"明张溥辑有《鲍参军集》。鲍照出身寒门，有志难酬，故其诗作时有怀才不遇、愤世疾俗之叹。

【原文】

其源出于二张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②。得景阳之諔诡③，含茂先之靡嫚④。骨节强于谢混⑤，驱迈疾于颜延⑥。总四家而擅美⑦，跨两代而孤出⑧。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⑨。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⑩，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⑪。

【注释】

①其源出于二张：二张指张协、张华。下文谓"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可以为证。

②形状写物：形容其状态，摹写其物情。指描写景物之形貌。

③得景阳之諔诡(chùguǐ 处轨)：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评明远《东门行》谓："直追十九首，又近景阳。鲍诗中过事夸饰，奇之又奇。"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亦谓："景阳诗开鲍明远。"諔诡：奇异。

④含茂先之靡嫚：《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评明远乐府诗曰："诗至明远，已发露无余，李、杜、元、白，皆从此出也。钟记室谓：其含景阳之諔诡，兼茂先之靡嫚。知之最深。然亦具太冲之瑰奇。"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曰："宋人一代，康乐外，明远信为绝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第康乐丽而能淡，明远丽而稍靡。淡故居晋、宋之间，靡故涉齐、梁之轨。"《诗品》评张华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鲍照诗亦趋华靡柔美一派。靡嫚：华靡轻缓。

⑤骨节强于谢混：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七第二十五条曰："明远五言，如'蔓草缘高隅，修杨夹广津。迅风首旦发，平路塞飞尘'。乐府五言如'鸡鸣洛城里，禁门平旦开。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飞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等句，最为轶荡，其气象已近李杜。……较之颜谢，如释险阻而就康庄矣。"此亦见骨力也。达按：《诗品》评谢混"才力苦弱"，鲍照宜在其上。

⑥驱迈疾于颜延：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七第二十四条谓："明远乐府五言，步骤轶荡。"《诗品》评颜延之曰："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驱迈疾于颜延，谓鲍照诗奇矫无前，强于颜诗。驱迈：驱驰迈越。疾：快，急速。

⑦擅美：独擅其美。《宋书·谢灵运传论》："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美，独映当时。"

⑧跨两代而孤出：两代：指宋、齐两代。谓鲍照兼善四家之长，故能孤出于宋、齐两代也。孤出：独立突出。

⑨取湮当代：见湮于南朝刘宋一代。达按：《南史》、《宋书》不列照传。

⑩危仄：即险仄。陈延杰《诗品注》卷中云："明远藻思绮合，信为绝出，尤独擅古乐府，真天才也！唯颇喜巧琢，流于险仄，是其所短也。"

⑪故言险俗者两句：《南齐书·文学传论》总论当时诗风，概而为三体，其三曰："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此言明远肇其始而后人推至极至矣。

【附录】

代出自蓟北门行　　鲍　照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
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
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梁。
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拟古诗八首（选一首）　　鲍　照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
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
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
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
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
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
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齐吏部谢朓

【题解】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初为隋王萧子隆文学。明帝辅政，朓领记室，出为宣城太守。

后迁尚书史部郎。朓善草隶，长五言诗，以山水风景诗最为出色，风格清新秀丽，并重声律，为"永明体"主要作家之一，谢朓诗甚为时人及后人重视，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云："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南齐书·谢朓传》引沈约语曰："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唐孟棨《本事诗》云："梁高重谢诗，曰：'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唐代大诗人李白深慕谢朓诗，于其诗中时时提及。如《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送储邕之武昌》。"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等等。清沈德潜《古诗源》云："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冷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朓年三十六而终，惜其早夭。

【原文】

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①。一章之中，自有玉石②。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③。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④。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⑤。此意锐而才弱也⑥。至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⑦。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⑧。

【注释】

①其源出于谢混三句：意谓谢朓诗祖源于谢混，然较之谢混，又过为雕琢对仗，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又不像谢混。微伤：稍累于。细密：言平仄、对仗，声韵之繁密，不若谢混清浅。不伦：不类，不像。

②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书·胤征》："火炎崑冈，玉石俱焚。"玉石喻好坏。谓谢朓诗一篇之中，自有佳句，亦有芜累之句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玄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曰："玄晖俊句为多，然求其一篇尽善，盖不易得。"又曰："玄晖'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语，钟记室抑扬之词，不可据也。其名章如此诗，尚捶掇未尽耳。"盖一则承认其未能"一篇尽善"；一则批评钟嵘求全责备。达按：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宋范温《潜溪诗眼》第十三条曰："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曰："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金赵秉文《滏水集》卷二十《题南麓书后》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几不成语，然非三字无以成下句有数百里之气象；若上句俱雄丽，则一李长吉耳。"陆机《文赋》深谙其理，曰："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 1201 页谓："争妍竞秀，络绎不绝，则目炫神疲，应接不暇。"伺焯批评，理有未当也。

③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谓谢朓诗，时有警策。奇章：亦秀句也。达按：玄晖诗如："日出众鸟散，山冥孤猿吟"，"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大江日夜流，客心悲未央"，"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等句，均为奇章秀句，千古传颂。警遒：警拔，有力。

④足使叔源失步两句：谓谢朓的奇章秀句使谢混、鲍照惊讶不已，自愧弗如。失步：错乱步态。变色：大惊失色。

⑤善自发诗端两句：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二曰："五言律起句最难，六朝人称谢朓工于发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压千古矣。"谢朓诗往往起句妙绝，而结句蹇碍，未能始终。踬：窘迫。此处有不流畅之意。

⑥此意锐而才弱也：诗思敏锐而才力不足。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八第七条引王元美语曰："玄晖特不如灵运者，匪直才力小弱。灵运语俳而气古，玄晖调俳而气今。"

⑦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诗品序》云："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可见齐、梁之间对鲍、谢诗之推崇。

⑧朓极与余论诗两句：谢朓屡与钟嵘论及诗歌。钟嵘以为，谢朓论诗激昂奋谈，抑扬有数，超过他

的诗歌创作。即诗论胜于诗作。顿挫：抑扬也。极：通“亟”，屡也。感激：感动、激发。钱钟书《管锥编》第1449页曰：“《诗品》中评谢朓：‘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按谓朓论诗胜于其作诗也，‘文’即指诗……嵘掎摭利病，而所作篇什无只字传世，当时亦未有诵说及之者；其评谢、陆，盖不啻夫子自道矣。”

【附录】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谢　朓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
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谢　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齐光禄江淹

【题解】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梁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淹出身孤寒，少而沈敏，六岁能属诗。及长，爱奇尚异。自以孤贱，厉志笃学，洎于强仕，渐得声誉。以文章见称于世。晚年才思衰退，诗文并无佳句，时人谓之“江郎才尽。”明人张溥辑有《江醴陵集》。江淹善为拟古之作，有《杂体诗》三十首。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谓：“文通拟汉三诗俱远。独魏文、陈思、刘桢、王粲四作，置之魏风莫辨，真杰思也。”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则曰：“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虽长于杂拟，于

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人之禀性各异，文通善于杂拟，亦出自天性而成于巧力，所谓寸有所长者也。

【原文】

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①。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②。初，淹罢宣城郡③，遂宿冶亭④，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⑤。”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⑥。

【注释】

①文通诗体总杂两句：萧统《昭明文选》卷三十一，有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其《序》云：“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源流，庶亦无乖商榷。”陈延杰《诗品注》卷中曰：“文通杂体三十首，纯以为拟古者，学一人，像一人，信可品藻源流也”。总杂：错综复杂。

②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谓江淹诗骨力得诸王微，成就近乎谢朓。钟嵘评王微曰：“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可见筋力亦有限耳。钟嵘评谢朓曰：“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指其体物之妙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亦云：“极体物之奇。”“成就于谢朓”，抑或指此？陈延杰《诗品注》卷中云：“文通诗亦能极体物之奇，而声调格律，皆逼肖谢朓，故钟氏谓成就于谢朓者，差近之。”筋力：犹言骨力。

③罢宣城郡：被免去宣城太守。罢：免官。

④冶亭：在今南京冶城。

⑤可以见还：可将笔退还。以：将、把。见还：还之被动式。索还。

⑥江淹才尽：亦称江郎才尽。事亦见《南史·江淹传》：“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于此持异义，曰：“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其梦，衰也；其衰，非梦也。彦升与沈竞名，亦曰才尽，岂张、郭为祟耶？”

【附录】

杂体诗三十首（选二首）　　江　淹

阮　步　兵

青鸟海上游，鸒斯蒿下飞。
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归。
飘摇可终年，沆瀁安是非。
朝云乘变化，光耀世所希。
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

陶　征　君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
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

【题解】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仕宋为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齐初，为竟陵王府主簿。梁受禅，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侯。病卒，赠侍中卫将军。年五十三。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九第二条曰："范云五言，在齐梁间声气独雄。永明以后，梁武取调，范云取气。"

丘迟，字希范，吴兴人。曾为徐州从事。梁武帝践祚，拜中书郎，迁司空从事中郎。卒年四十五。迟八岁能属文，辞采丽逸。其《与陈伯之书》，泣血之意，出自肺腑，情真意切，声文并茂。明人张溥辑有《丘中郎集》。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评其诗曰："步趋康乐而未届精微。所工特模范间矣。体物工矣，兴象不逮。"

【原文】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①。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②。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③。

【注释】

①范诗清便宛转两句：清便：清新、便捷。宛转：曲折多致。流风回雪：一似雪花之随风流转，轻逸飞舞状。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其《赠张徐州谡》云："'疑是徐方牧'八句，流风回雪。记室固最得其如此。"见附录。

②点缀：妆点、衬托。映媚：相映为媚。落花依草：花瓣落地，依附于草间，亦点缀为美之意。陈延杰《诗品注》卷中云："丘诗模山范水，辞采丽逸，恰似落花依草也。"

③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南史·丘迟传》云："时有钟嵘著《诗评》云：'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其见称如此。"达按：敬子为任昉溢号。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丘中郎集》曰："钟仲伟《诗评》云：'希范取贱文通，秀于敬子'。余未唯唯。或其时尚循沈诗任笔之称，遂轻高下耳。"张溥以为丘迟诗未必胜于任昉。

【附录】

赠张徐州谡　　　范　云

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
还闻稚子说，有客款柴扉。
傧从皆珠玳，裘马悉轻肥。

轩盖照墟落，传瑞生光辉。
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
思旧昔有言，此道今已微。
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
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
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
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

旦发渔浦潭　　　　丘　迟

渔潭雾未开，赤亭风已飏。
擢歌发中流，鸣鞞响沓障。
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
诡怪石异象，崭绝峰殊状。
森森荒树齐，析析寒沙涨。
藤垂岛易陟，岸倾屿难傍。
信是永幽栖，岂徒暂清旷。
坐啸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梁太常任昉

【题解】

任昉，字彦升，乐安人。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武帝时为黄门侍郎，出任义兴新安太守。昉四岁，能诵诗数十首，十六岁举秀才第一，辞章之美，冠绝当时。擅长表、奏等各体散文，当时有“沈诗任笔”之称。卒年四十九。明张溥辑有《任彦升集》。

【原文】

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①，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②。善铨事理③，拓体渊雅④，得国士之风⑤。故擢居中品⑥。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⑦！

【注释】

①彦升少年为诗不工两句：谓任昉少年时不善诗，独善文，故世有“沈诗任笔”之称。《南史·任昉传》曰：“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任彦升集》云：“《昭明文选》载彦升令、表、序、状、弹文，生平笔长，可悉推见。”达按：《文选》所载任昉策问一，表五，书三，弹事二，牋二，序一，墓志一，行状一。沈约善诗，见《诗品》卷中沈休文评语，谓“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故时有“沈诗任笔”之说。又，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

韵者文也。"

②文亦道变:文,当指诗。遒变:变得道劲有力。

③善铨事理:意谓在诗中善于铨衡人情物理,即渐谙诗歌写作之特点。

④拓体渊雅:拓体:将诗体开拓、发展。渊雅:已见嵇康注。

⑤得国士之风:有国士无双之风度。国士:国中才能出众之人。

⑥故擢(zhuó 酌)居中品:故,承上文之词。意谓若非晚节爱好,拓体渊雅,则不能列中品。擢,选拔。居:位列。

⑦昉既博物六句:谓任昉作诗,勤于用事,故未能称善。然当时新进子弟,辄效其用事,有走火入魔之弊矣。《南史·任昉传》曰:"昉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者,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又,钟嵘《诗品序》曰:"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可互相参证。

【附录】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 任 昉

朝发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涿令行春反,冠盖溢川坻。
望久方来萃,悲欢不自持。
沧江路穷此,湍险方自兹。
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

梁左光禄沈约

【题解】

沈约,字休文,吴兴人。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引为安西记室。梁兴,稍迁至侍中、丹阳尹、建昌侯,后转光禄大夫。卒年七十二。谥曰隐侯。《梁书·沈约传》谓其"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达按:今唯《宋书》列为正史独传,余皆亡佚。严可均《全梁文》辑沈约文八卷。《梁书·沈约传》曰:"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评其诗云:"休文四声八病,首发千古妙诠,其于近体,允谓作者之圣,而自运乃无一篇,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视彦升、彦龙,仅能过之。"

【原文】

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①。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②。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③。永明相王爱文④。王元长等，皆宗附之⑤。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⑦。见重闾里，诵咏成音⑧。嵘谓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⑨。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矣⑩。

【注释】

①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众制：指其众多之作品。达按：休文诗有四言、五言、杂言诸体。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沈约诗云："清便婉转，自成永明以后风气。"

②详具文体三句：钟嵘谓沈约诗宪章鲍照，盖指其声病而言之也。钟嵘评鲍照诗，谓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沈约虽撰《四声谱》，倡言"四声八病"之说，而其诗亦蹈声病。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曰："沈隐侯《白马篇》云：'停镳过上兰。''轻举出楼兰。'《缓声歌》云：'瑶轪信陵空。''羽辔已腾空。'此二篇亦两用'兰'字、'空'字为韵。夫隐侯始定声韵，为诗家楷式，何乃自重其韵，使人借为口实？所谓'萧何造律，而自犯之'也。"言其自拘声病也。详其文体：详观其诗歌体裁。察其馀论：指察其诗歌声律之论。

③所以不闲于经纶两句：谓沈约无碍于博学多识，作诗以清怨见长。此正与颜延之相反。颜延之"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闲：作阻碍解。汉扬雄《太玄经》二《亲》："亲非其肤……中心闲也。"宋司马光《注》："闲者，隔碍不通之谓。"清怨：清幽、怨悱。

④永明相王：即竟陵王萧子良。

⑤王元长等，皆宗附之：《南史·陆厥传》云："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王元长：王融字。宗附：宗奉依附。

⑥约于时四句：谢朓未遒：钟嵘评谢朓谓："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未遒。犹言谢朓尚未以诗成名。江淹才尽：犹言沈约步入诗坛时，江淹已老矣。范云名级故微：范云诗名本微。故约称独步：所以沈约处诗坛领衔地位。此四语隐含贬意，非休文之能也，是时之有利也。名级故微：名级，名声之次第也。故微，本分就微弱。

⑦文不至其工丽两句：诗未达到完善华丽之程度，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选：选手、代表。这里选是名词，非动词。

⑧见重闾里，诵咏成音：谓沈约声律之说为乡里所欢迎，传诵而为诗。此即《诗品序》所云："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⑨嵘谓四句："南史·钟嵘传》云："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云。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云："世以钟氏私憾，抑之中品，非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七亦云："《南史》喜杂采小说家言，恐不足据以疑二贤也。"

⑩词密于范，意浅于江：诗句用词比范云繁密，文意比江淹浅显。

【附录】

游沈道士馆　　　　沈　约

秦皇御宇宙，汉帝恢武功。
欢娱人事尽，情性犹未充。

锐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
既表祈年观，复立望仙宫。
宁为心好道，直由意无穷。
曰余知止足，是愿不须丰。
遇可淹留处，便欲息微躬。
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
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
所累非物外，为念在玄空。
朋来握石髓，宾至驾轻鸿。
都令人径绝，唯使云路通。
一举凌倒景，无事适华嵩。
寄言赏心客，岁暮尔来同。

诗品卷下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

【题解】

班固，字孟坚，北地人。年九岁，能属文；长遂博贯载籍。后汉明帝时，除兰台令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坐免官，遂死狱中。卒年六十一。有《汉书》传世。今存诗歌八首，散句若干，其中五言诗两首。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第六十二条亦曰：“五言《咏史》一篇，则过于质直”。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后风病，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死狱中，年二十八。今存诗两首，皆五言，《文选》题为《见志诗》。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十辟公府，并不就。今存五言诗两首。

【原文】

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①。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②。文胜托咏“灵芝”，怀寄不浅③。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④。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⑤！

【注释】

①孟坚才流两句：才流：才学之辈。老于掌故：精通典章制度、文物史实。《后汉书·班固传》云：“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馀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②观其《咏史》两句：班固《咏史》末句云：“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感叹之情溢于纸上。

③文胜托咏“灵芝”两句：郦炎《见志诗》两篇，其二首句：“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此诗寄托亦深，中有句云：“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颇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慨。

④元叔散愤兰蕙两句：赵壹《鲁生歌》有句云：“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秦客诗》有句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故云尔。散愤：发泄愤慨。达按：自此句以下，皆谓赵壹，与班，郦无涉焉。

⑤苦言切句五句：出言愁苦，用语恳切，亦自勤谨所得。斯人：此人。斯困：如此窘迫。

【附录】

咏　　史　　　班　固

三王德弥薄，唯后用肉刑。

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见志诗二首（选一首）　　郦　炎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
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
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
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
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
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秦　客　诗　　赵　壹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魏武帝　魏明帝

【题解】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举孝廉，为郎，迁南顿令，后封魏王。文帝立，追谥曰武皇帝。曹操资兼文武，才略众出。御军三十馀年，手不释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赋诗，被之弦管；书法音乐，擒猛射雕，多材多艺，诚一时之豪杰。其诗则"《苦寒》、《猛虎》、《短歌》，'对酒'，乐府称绝。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玮。"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曰："东汉之末，猥杂甚矣。魏武雄才崛起，无论用兵，即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岂非衰运人物！然亦时有诙谐，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等句，信类其为人也。"今存诗二十馀首，五言诗九首。

魏明帝曹睿，字元仲，文帝太子。在位十三年，卒年三十六。今存诗十四首，散句若干，其

中五言诗七首。

【原文】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①。睿不如丕，亦称三祖②。

【注释】

①曹公古直两句：古直：古朴质直。悲凉：悲壮苍凉。达按：古直、悲凉，是谓操之不足。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第九条按曰："嵘《诗品》以丕处中品，曹公及睿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盖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也。然曹公才力实胜子桓。"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亦谓："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钟嵘《诗品》不以'古直悲凉'，加于'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钱钟书《谈艺录》第二十四条曰："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高奇'、'词彩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

②睿（ruì 瑞）不如丕，亦称三祖：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曰："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烜赫，仅曹氏操、丕、睿耳。"三祖，已见《诗品序》注。

【附录】

苦　寒　行　　　　曹　操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道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长　歌　行　　　　曹　睿

静夜不能寐，耳听众禽鸣。
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鸟声。
坏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
中心感时物，抚剑下前庭。
翔佯于阶际，景星一何明。

仰首观灵宿，北辰奋休荣。
哀彼失群燕，丧偶独茕茕。
单心谁与侣，造房孰与成。
徒然喟有和，悲惨伤人情。
余情偏易感，往怀增愤盈。
吐吟音不彻，泣涕沾罗缨。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干

【题解】

曹彪，字朱虎，曹操之子。初封白马王，后徙封楚。今存五言诗一首《答东阿王诗》。

徐干，字伟长，北海人。辟司空曹操府。除上艾长，以疾不行。历军谋祭酒掾，五官中郎将文学。为“建安七子”之一。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第三十五条称：“七子之中，徐干、陈琳、阮瑀五言，既无天成之妙，又少作用之功，此虽其才力不逮，亦是各有所长耳。按文帝《典论》称徐干之赋，……可见七子之名，非皆以其诗也。”今存五言诗四首。

【原文】

白马与陈思答赠，伟长与公干往复①，虽曰以莛扣钟②，亦能闲雅矣③。

【注释】

①白马与陈思答赠两句：曹植有《赠白马王彪》诗七章，曹彪答诗已佚。刘桢有《赠徐干》诗两首，徐干有《答刘桢诗》一首。答赠往复殆指此。

②以莛（tíng 庭）扣钟：《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语曰：‘以筦闚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莛，草茎也。扣，叩，撞击。以莛扣钟以喻曹彪、徐干诗较之曹植、刘桢则闇弱无声响矣。

③闲雅：闲谈、文雅。

【附录】

答东阿王诗　　　曹　彪

盘径难怀抱，停驾与君诀。
即车登北路，永叹寻先辙。

答刘桢诗　　　徐　干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

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
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魏仓曹属阮瑀　晋顿丘太守欧阳建　晋文学应璩　晋中书令嵇含　晋河南太守阮侃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题解】

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宏才卓逸，不群于俗，师事蔡邕。建安中，司空曹操以为军谋祭酒，管记室，迁仓曹掾。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诗多含悲音，如《杂诗》："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阮元瑜集》云："读其诸诗，每使人愁。"今存五言诗十二首，散句若干。

欧阳建，字坚石，渤海人，辟公府，历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甚得时誉。永康元年，石崇劝淮南王诛赵王伦。事发，建与石崇见杀。人莫不悼惜之。今存四言、五言诗各一首。

应璩。达按：晋无应璩，魏之应璩已见中品，旧疑应贞之讹。据《晋书·文苑传》，应贞，字吉甫，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正始中，举高第。历任抚军及相国参军。晋受禅，迁给事中、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今存四言诗两首。

嵇含，字君道。嵇绍从子。家巩县亳丘，自号亳丘子。举秀才，除郎中。惠帝朝历任征西参军、中书侍郎。范阳王琥为征南将军镇许昌，以为从侍中郎、襄阳太守，后奔镇南将军刘弘于襄阳。后为弘将郭劢所杀。今存五言诗三首。

阮侃，字德如，尉氏人。魏卫尉卿阮共之子。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润雅。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现存五言诗二首。

嵇绍，字延祖，谯国人。嵇康之子。十岁而孤，事母孝谨。累迁散骑常侍。永兴元年，惠帝大军败于荡阴，飞箭雨集，绍以身护帝，遂见害。现存五言诗一首。

枣据，字道彦，颍川长社人。弱冠，辟大将军府，迁尚书郎。贾充伐吴，请为从事中郎。军还，徙黄门侍郎，迁中庶子。卒年五十馀。今存诗七首，其中五言诗六首，散句若干。

【原文】

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①。大检似②。而二嵇微优矣③。

【注释】

①元瑜、坚石七君诗两句：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曰："古诗自质，然甚文；自直，然甚厚。……阮瑀'孤儿'毕露筋骨。汉魏不同乃尔。"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第三十五条谓"阮瑀如'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回'。……颇伤拙劣。"又第四十六条云："阮侃五言，则更繁芜矣。"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云："枣道彦《杂诗》，拟仲宣《从军》。"平典：见《诗品序》注。

②大检似：陈延杰《诗品注》卷下云："余藏有明抄本《诗品》，'大检似'作'大抵相似'。"

③二嵇微优矣：二嵇：嵇绍、嵇含。微优：略好。谓二嵇于七人中略好。

【附录】

驾出北郭门行　　阮　瑀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
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
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
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棰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
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
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资。
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临　终　诗　　欧阳建

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
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
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
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
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
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
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
天网布紘纲，投足不获安。
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
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
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
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
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
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
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泛澜。

悦晴诗　　　嵇含

劲风归巽林，玄云起重基。
朝霞觅琼树，夕影映玉芝。
翔凤晞轻翮，应龙曝纤鬐。
百谷偃而立，大木颠复持。

赠石季伦诗　　　嵇绍

人生禀五常，中和为至德。
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
仁者安其身，不为外物惑。
事故诚多端，未若酒之贼。
内以损性命，烦辞伤轨则。
屡饮致疲怠，清和自否塞。
阳坚败楚军，长夜倾宗国。
诗书著明戒，量体节饮食。
远希彭聃寿，虚心处冲默。
茹芝味醴泉，何为昏酒色。

答嵇康诗二首（选一首）　　　阮侃

旦发温泉庐，夕宿宣阳城。
顾眄怀惆怅，言思我友生。
会遇一何幸，及子遘欢情，
交际虽未久，思爱发中诚，
良玉须切磋，玙璠就其形。
隋珠岂不曜，雕莹启光荣。
与子犹兰石，坚芳互相成。
庶几弘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谓中离别，飘飘然远征。
临舆执手诀，良诲一何精。
佳言盈我耳，援带以自铭。
唐虞旷千载，三代不我并。
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
曾参易箦毙，仲由结其缨。
晋楚安足慕，屡空守以贞。
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

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生。
东野多所患，暂往不久停。
幸子无损思，逍遥以自宁。

杂　　诗　　　枣　据

吴寇未殄灭，乱象侵边疆。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汉阳。
开国建元士，玉帛聘贤良。
予非荆山璞，谬登和氏场。
羊质服虎文，燕翼假凤翔。
既惧非所任，怨彼南路长。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关梁。
仆夫罢远涉，车马困山冈。
深谷下无底，高岩暨穹苍。
丰草停滋润，雾露沾衣裳。
玄林结阴气，不风自寒凉。
顾瞻情感切，恻怆心哀伤。
士生则悬弧，有事在四方。
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闺房。
引义割外情，内感实难忘。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晋侍中缪袭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

【题解】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有才华，起家拜著作郎，长沙王乂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稍迁领著作。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告归。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张孟阳景阳集》云："景阳文稍让兄，而诗独劲出，盖二张齐驱，诗文之间，互有短长。"今存五言诗十首，四言、杂言及散句若干。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勤学，善作文，魏末，州举秀才。五等建，封鹑觚男，迁至司隶校尉，免。卒后谥曰刚。追封清泉侯。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傅鹑觚集》评其诗曰："《苦相篇》与《杂诗》二首，颇有《四愁》、《定情》之风。《历九秋诗》，读者疑为汉古词，非相如枚乘不能作。其言文声永，诚六言之祖也。"又云："独为诗篇，新温婉丽，善言儿女，强直之士怀情正深，赋好色者，何必宋玉。"

傅咸，字长虞，傅玄之子。泰始末，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元康初，

迁御史中丞，后为司隶校尉。卒年五十六。

缪袭，字熙伯，东海人。有才学，官至侍中尚书光禄勋。

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泰始中，举贤良，拜郎中。惠帝即位，为散骑常侍。现存诗中无五言。

【原文】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①，而近超两傅②。长虞父子，繁富可嘉③。孝冲虽曰后进，见重安仁④。熙伯《挽歌》，唯以造哀尔⑤。

【注释】

①孟阳诗，乃远惭厥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达按：此说似与钟说相悖。刘勰以才略言，故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下；钟评以诗作言，乃云"远惭厥弟"。

②近超两傅：近，略也、微也，非远近之近。两傅：指傅玄、傅咸。

③长虞父子：傅玄、傅咸父子。繁富可嘉：采繁而词富，值得嘉奖。

④孝冲虽曰后进，见重安仁：《晋书·夏侯湛传》曰："夏侯湛字孝若，谯国谯人。"又曰："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又曰："初，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此盖"见重安仁"之谓也。虽曰后进：达按："潘岳生于公元247年，卒于公元300年，享年53岁。夏侯湛生于公元242年，卒于公元291年，实际上夏侯湛比潘岳年长五岁，不得谓"后进"。又，夏侯湛有弟夏侯淳，字孝冲，事迹附湛传之后，曰："淳字孝冲，亦有文藻，与湛俱知名。官至弋阳太守。遭中原倾覆，子侄多没胡寇，唯息承渡江。"就二人之传所载文学事迹观之，入品者当是湛，然就"孝冲虽曰后进"一语观之，又不像是夏侯湛。疑《诗品》原文有缺漏。

⑤熙伯《挽歌》，唯以造哀尔：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引汉应劭《风俗通义》言：汉末时，"京师宾婚嘉会皆魁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是知古挽歌之作，非必有送葬之事也，欢宴之后亦继以挽歌之唱，故曰"造哀"。此造字，乃刘勰"为文造情"之造也。挽歌：哀歌。

【附录】

七哀诗二首（选一首）　　张　载

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
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
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
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
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
蒙茏荆棘生，蹊径登童竖。
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
颓垄并垦发，萌隶营农圃。
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

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

杂　诗　　　傅　玄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摄衣步前庭，仰观南雁翔。
玄景随形运，流响归空房。
清风何飘飖，微月出西方。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蝉鸣高树间，野鸟号东厢。
纤云时仿佛，渥露沾我裳。
良时无停景，北斗忽低昂。
常恐寒节至，凝气结为霜。
落叶随风摧，一绝如流光。

赠何劭王济诗并序　　　傅　咸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并以明德见重于世。咸亲之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贤相得甚欢，咸亦庆之。然自限闇劣，虽愿其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心存目替，赋诗申怀以贻之。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赫赫大晋朝，明明辟皇闱。
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
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
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
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
斯荣非攸庶，缱绻情所希。
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
临川靡芳饵，何为守空坻。
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
违君能无恋，尸素当言归。
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
进则无云补，退则恤其私。
但愿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挽　歌　诗　　　缪　袭

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
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

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
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
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
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征士许询

【题解】

王济，字武子，太原晋阳人。武帝时尚常山公主。起家中书郎，迁侍中，终于太仆。无五言诗传世。

杜预，字元凯，京兆人。起家拜尚书郎。稍迁至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吴，加位特进。诗今已佚。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为章安令，稍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寻转廷尉卿。史称于时才笔之工，绰为其冠。年五十八卒。现存诗十三首，五言诗五首。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咸安中征士。现存五言诗一首，散句二。

【原文】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①。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②。爰洎江表，玄风尚备③。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④。

【注释】

①永嘉以来，清虚在俗：钟嵘《诗品序》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2年。清虚：清议虚谈。俗：风俗，习俗。

②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王济、杜预诗不存，贵道家言云云，无考。

③爰洎（jì 济）江表，玄风尚备：《文心雕龙·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趋一揆，莫与争雄。"洎：及，到。

④真长、仲祖四句：真长：刘惔（tán 谈），字真长，沛国萧人。有雅才，虽筚门陋巷，晏如也。历司徒左长史丹阳尹。为政务镇静，信诚风尘不能移也。仲祖：王濛，字仲祖，太原晋阳人。神气清韶，年十余岁，放逸不群，弱冠检尚，风流雅正，外绝荣竞，内寡私欲，辟司徒掾中书郎。桓庾诸公：见《诗品序》注。世称孙、许：《晋书·孙绰传》云："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恬淡：恬静、淡泊。谓孙、许诗尚名理，主清谈，情趣淡泊。

【附录】

秋　日　　孙　绰

萧瑟仲秋日，飙唳风云高。

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
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叶悲先落，郁松羡后凋。
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竹　扇　诗　　　许　询

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
篾疑秋蝉翼，团取望舒景。

晋征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题解】

戴逵，字安道。性不乐当世。太宰武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戴逵诗今不存。

殷仲文，字仲文，陈郡长平人。会稽王道子引为骠骑参军，转谘议参军。桓玄举兵，进侍中，领左卫将军。玄败，投义军。为镇军长史，转尚书。义熙三年谋反，伏诛。

【原文】

安道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裁长补短，袁彦伯之亚乎？逵子颙，亦有一时之誉①。晋、宋之际，殆无诗乎②！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③，殷不竞矣。

【注释】

①安道诗虽嫩弱六句：此六句三十字，据陈延杰《诗品注》按明抄本《诗品》及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再续》引《吟窗杂录》补。清上：清新、隽上。袁彦伯之亚：比袁宏略逊。逵子颙，亦有一时之誉：《诗品》评诗一百二十二人，戴颙不在其中。据《南史》本传，颙字仲若，凡诸音律，皆能挥手。本传言其"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而未言及其诗作。

②晋、宋之际，殆无诗乎：晋宋之际，渊明既不为世所重，则余者平平矣。《南齐书・文学传论》曰："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诗衰如此，故钟嵘有无诗之叹。

③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两句：《诗品》卷上评潘岳云："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故知谢、殷二人诗重华采，尤以谢为甚。

【附录】

南州桓公九井作诗　　殷仲文

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

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
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
爽籁惊幽律，哀壑叩虚牝。
岁寒无早秀，浮荣甘夙陨。
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
哲匠感萧晨，肃此尘外轸。
广筵散泛爱，逸爵纡胜引。
伊余乐好仁，惑祛吝亦泯。
猥首阿衡朝，将贻匈奴哂。

宋尚书令傅亮

【题解】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初仕晋，为建威参军。入宋迁至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进爵始兴郡公。后与徐羡之、谢晦同废少帝，奉迎文帝即位。元嘉三年被诛，年五十三。《宋书·傅亮传》云："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辞。""高祖登庸之始……表策文诰皆亮辞也。"今存诗四首，四言、五言各二。

【原文】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①，亦复平美②。

【注释】

①沈特进撰(zhuàn 赚)诗，载其数首：沈特进：沈约加特进。撰诗：《隋书·经籍志》曰："梁特进沈约集，沈约撰《集钞》十卷。"撰：著作、著述、编集均谓撰。意谓沈约编撰《集钞》，载傅亮诗数首。

②亦复平美："美"，津逮本作"矣"。

【附录】

奉迎大驾道路赋诗　　傅　亮

夙櫂发皇邑，有人祖我舟。
饯离不以币，赠言重琳球。
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
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
张邴结晨轨，疏董顿夕辀。
东隅诚已谢，西景逝不留。
性命安可图，怀此作前修。

敷衽铭笃诲，引带佩嘉谋。
迷宠非予志，厚德良未酬。
抚躬愧疲朽，三省惭爵浮。
重明照蓬艾，万品同率由。
忠诰岂假知，式微发直讴。

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晔

【题解】

何长瑜，东海人。初为谢方明所致，教其子惠连读书，与灵运、荀雍、羊璿之，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后为临川王义庆记室参军。元嘉二十年，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今存诗二首，皆五言。

羊曜璠，名璿之，曜璠其字也，太山人　为临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后坐诛。与灵运、何长瑜、荀雍以文章赏会，号称“四友”。

范晔，字蔚宗，小字塼，顺阳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后为尚书吏部郎。坐谋反，诛。少好学，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善弹琵琶，能为新声。著《后汉书》。今存五言诗二首。

【原文】

“才难”，信矣①！以康乐与羊、何若此②，而□人之辞，殆不足奇③。

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④。

【注释】

①“才难”，信矣：《论语·泰伯》云：“才难，不其然乎？”《集注》：“才难，盖古语，而孔子然之也。”达按：“才难”为古之成语，孔子引之。钟嵘亦引古成语以证其说。才，这里指诗才。

②以康乐与羊、何若此：与：称誉，读去声，义同誉。《汉书·翟方进传》云：“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康乐与羊、何，《南史·谢灵运传》云：“时何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之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载之而去。”又：“长瑜才亚惠连，雍、璿之不及也。”康乐与羊何事，当指此。又，今存何长瑜五言诗二篇，《嘲府僚诗》诙谐有致，《离合诗》言人生离合之哀乐。璿之诗不传。

③而□人之辞，殆不足奇：而下原缺。疑为“二”字。钟意以为灵运称誉羊、何如此，而二人之诗亦不为佳，以反证诗才之难得也。达按：自“才难”至“不足奇”，五句二十字，据陈延杰《诗品注》按明钞本《诗品》补。原本无此评语。

④乃不称其才两句：此二句盖专指范晔。晔，博学宏才，著《后汉书》传世。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略云：“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赞自是吾文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

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盖范晔于史传洋洋大观，而诗作亦平平耳。今存《乐游应诏诗》一首，《临终诗》一首，亦未足奇也。鲜举：少有、少见。

【附录】

离　合　诗　　　　何长瑜

宜然悦今会，且怨明晨别。
肴蔌不能甘，有难不可雪。

临　终　诗　　　　范　晔

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
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来缘悀无识。
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
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题解】

宋孝武帝刘骏，字休龙，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元嘉十二年封武陵王。刘劭弑逆，举兵入讨。三十年五月即位，在位十一年。卒年三十五岁，谥曰孝武皇帝。少机颖，神明爽发，才藻甚美。今存诗二十七首，五言诗二十五首。

刘铄，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封南平王。刘劭弑逆，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孝武定乱，进司空，赐药死。今存诗十首，五言诗九首。

刘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诗今不存。

【原文】

孝武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①。为二藩希慕②，见称轻巧矣③。

【注释】

①孝武诗三句：孝武诗如“层峰亘天维，旷渚绵地络。”“宵登毗陵路，旦过云阳郛。”“迟迟分手念，泫泫登路泣。”“远视秋云发，近听寒蝉鸣”等，字俳句对，过为雕刻矣。

②为二藩希慕：二藩，指宋南平王刘铄，宋建平王刘宏。藩，原指属国、属地，此借以指属国国主。希慕，仰慕。

③见称轻巧:被认为轻盈纤巧。

【附录】

游覆舟山诗　　刘　骏

束发好怡衍,弱冠颇流薄。
素想终勿倾,聿来果丘壑。
层峰亘天维,旷渚绵地络。
逢皋列神苑,遭坛树仙阁。
松埯念青晖,荷源煜彤烁。
川界泳游鳞,岩庭响鸣鹤。

七夕咏牛女诗　　刘　铄

秋动清风扇,火移炎气歇。
广檐含夜阴,高轩通夕月。
安步巡芳林,倾望极云阙。
组幕萦汉陈,龙驾凌霄发。
谁云长河遥,颇剧促筵越。
沈情未申写,飞光已飘忽。
来对眇难期,今欢自兹没。

宋光禄谢庄

【题解】

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灵运从子。仕至光禄大夫。卒年四十六,谥曰宪子。今存诗十七首,五言诗十三首。

【原文】

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于范、袁①。然兴属间长,良无鄙促也②。

【注释】

①希逸诗两句:气候:《三国志·吴志·朱然传》云:"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絜。"原指人的精神态度,这里指诗的风格体貌。清雅:高洁文雅。范、袁:指范晔、袁淑。津逮本范作王,则指王微、袁淑。达按:陈延杰《诗品注》卷下谓范晔诗"用事深切,亦自秀逸。"《诗品》评王、袁曰:"殊得风流媚趣。"谢庄不逮也。

②兴属间长两句,兴:赋、比、兴之兴。《诗品序》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属:类也。间:间或、偶尔。

鄙促：粗野、局促。很有言外之意，确实没有粗野和令人局促不快之处。

【附录】

游豫章西观洪崖井　　　谢　庄

幽愿平生积，野好岁月弥。
舍簪神区外，整褐灵乡垂。
林远炎天隔，山深白日亏。
游阴腾鹄岭，飞清起凤池。
隐暖松霞被，容与涧烟移。
将遂丘中性，结驾终在斯。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法兴

【题解】

苏宝生，名宝，宝生其字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诗不传。
陵修之、任昙绪二人，《宋书》、《南史》皆无传。
戴法兴，山阴人，为南台侍御吏。废帝即位，迁越骑校尉。诗不传。

【原文】

苏、陵、任、戴，并著篇章，亦为搢绅之所嗟咏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②。

【注释】

①为搢绅之所嗟咏：搢绅：《诗品序》：“观王公搢绅之士。”指爱好诗歌的王公贵族之属。嗟咏：咏叹。

②人非文才是愈两句：愈：进、益。谓人而不具文才者越发求进益，故可嘉也。达按：陈延杰《诗品注》据家藏明钞本，谓二句为：“人非文是愈，有可嘉焉。”

宋监典事区惠恭

【题解】

区惠恭史书无传。

【原文】

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幹①。颜为诗，辄偷笔定之②。后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③。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④。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⑤，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⑥。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⑦。"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

【注释】

①为颜师伯幹：据《南史·颜师伯传》，颜师伯，字长渊，颜延之从子。为谢晦领军司马。幹：古称属下办事人员为幹。

②偷笔定之：偷，私下，私自。定，改定，私自以笔改定之。

③语侵给主，被斥：侵，损害。给：及也。被斥，被驱逐。

④大将军修北第两句：大将军，指彭城王刘义康，元嘉十六年进位大将军。第：第宅、府第。作长：工长。

⑤谢惠连兼记室参军：元嘉七年，惠连为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

⑥嘲调：嘲讽、调侃。

⑦且：姑且。造：作也。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题解】

惠休上人，善属文。齐世祖萧颐命之还俗。本姓汤，字茂远，位至扬州刺史。今存诗十一首，五言诗五首。

道猷上人，吴人。宋孝武勒住新安，为镇寺法主。

释宝月，齐武帝时人。善解音律。今存诗五首，五言诗四首。

【原文】

惠休淫靡，情过其才①。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②。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③。"庾、帛二胡，亦有清句④。《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⑤。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⑥。

【注释】

①惠休淫靡两句：汤惠休诗靡而无骨，情长气短，如"黄鹤西北去，衔我千里心"，"春人心生思，思心长为君"等句缠绵柔弱，思涉尘俗，岂佛门中语耶？清沈德潜《古诗源》云："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微处亦可证禅也。"别是一说。

②世遂匹之鲍照两句：匹：比也。商周：《左传·桓公十一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后世以商周喻两者不相敌。意谓惠休不敌鲍照，若商之不敌周。

③颜公忌鲍之文两句：颜忌鲍之文胜己，故意将惠休、鲍照并提，以抑鲍也。《南史·颜延之传》曰："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是颜亦贬惠休诗非独鲍文也。

④庾、帛二胡两句：唐权德舆《送清洨上人》诗："佳句已齐康宝月。"陈延杰《诗品注》卷下谓"则宝月非姓庾也，'康''庾'以形近而讹。"二胡：指宝月、道猷，二僧为西方天竺人，故曰胡。

⑤《行路难》句：陈徐陵《玉台新咏》题宝月作。《行路难》为杂言诗，见《玉台新咏》卷九。

⑥憩(qì 气)休息。亡:死去。赍(jī 稽):持。

【附录】

怨 诗 行 汤惠休

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
巷中情思满,断绝孤妾肠。
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
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
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
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
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
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

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帛道猷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
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
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
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估客乐二首(选一首) 释宝月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
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齐高帝 齐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题解】

齐高帝萧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南兰陵武进人。仕宋,累封齐王。废宋自立。年五十六。谥高皇帝。存诗二首,五言只《群鹤舞》一首。

张永,字景云,吴郡人。仕至征北将军。

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袭爵豫章侯。仕至侍中尚书左镇军将军。卒年三十八,追赠太尉,谥文宪。是钟嵘师。今存诗八首,五言诗五首。

【原文】

齐高帝诗,词藻意深,无所云少①。张景云虽谢文体,颇有古意②。至如王师文宪③,既

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④。

【注释】

①藻：藻丽。无所云少：不要说诗少。

②张景云虽谢文体两句：嵘论诗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为标准，文体盖指此。谢：辞也。古意：古体诗之意味。

③王师文宪：王文宪为钟嵘老师。《南史·钟嵘传》：“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王俭为嵘师，故于俭独称谥号。

④既经国图远两句：《南齐书·王俭传》云：“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又曰：“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雕虫：汉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达按：西汉学童习秦书八体，虫书、刻符为其中两体，纤巧难工。故以指作辞赋之雕章琢句，亦喻小技、末道。此言雕虫，指诗道。

【附录】

群　鹤　咏　　　萧道成

八风儛遥翮，九野弄清音。
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

春日家园诗　　　王　俭

徙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
羲和无停晷，壮士岂淹留。
冉冉老将至，功名竟不修。
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
抚躬谢先哲，解绂归山丘。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丘灵鞠
齐给事中郎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
齐正员郎钟宪　齐诸暨令颜则　齐秀才顾则心

【题解】

谢超宗，陈郡阳夏人。谢灵运之孙。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解褐奉朝请。孝武帝曾称云：“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太祖即位，转黄门郎。诗不传。

丘灵鞠，吴兴乌程人。累迁员外郎，后除太尉参军。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南齐书·文学传》云：“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

如我未进时？’”诗不传。

刘祥，字显微，东莞莒人。解褐为巴陵王征西行参军，除正员外。祥少好文学，然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年三十九卒。诗不传。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少好文学，解褐州西曹，后为司徒右长史。诗不传。

钟宪，钟嵘之从祖。颍川长社人。齐正员外郎。今存五言诗一首。

颜则，史书无传。一说为颜测之误。颜测，颜延年之子。

顾则心，一作测。扬州主簿，善《易》。今存五言诗一首。

【原文】

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①！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傅颜、陆体②。用固执不如，颜诸暨最荷家声③。"

【注释】

①檀、谢七君四句：谓七人皆渊源于颜延之。欣欣：《楚辞》屈原《远游》："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娱以自乐。"欣欣谓喜乐自得之貌。士大夫：《晋书·夏侯湛传》："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古之文人而无官职者均可列入士大夫等级。《南史·文学传》云："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陈延杰《诗品注》卷下谓："就此二句观之，信祖袭颜延也。"

②鲍、休美文四句：鲍、休：指鲍照与惠休。傅：依附。颜、陆体：颜延之诗源出陆机，故谓颜、陆体。

③用固执不如两句：用，以也。如，陈延杰家藏明钞本《诗品》作移。荷（hè 赫）：担负，承担。陈延杰《诗品注》卷下云："言自宋以来，鲍、休诗已动俗，唯檀、谢诸人，独宗傅颜、陆体，不肯改学鲍、休焉。"

【附录】

登群峰标望海诗　　钟　宪

苍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
往往孤山映，处处春云生。
差池远雁没，飒沓群凫惊。
嚣尘及簿领，弃舍出重城。
临川徒可羡，结网庶时营。

望廨前水竹诗　　顾则心

萧萧丛竹映，澹澹平湖净。
叶倒涟漪文，水漾檀栾影。
相思不会面，相望空延颈。
远天去浮云，长墟斜落景。
幽痾与岁积，赏心随事屏。
乡念一邅回，白发生俄顷。

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

【题解】

毛伯成，史书无传。

吴迈远，曾任江州从事。好为文章，又喜自夸而嗤鄙他人。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宋元徽二年，坐桂阳之乱诛死。今存诗十一首，五言诗十首。

许瑶之，不详生平。今存五言诗三首。

【原文】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吴善于风人答赠①。许长于短句咏物②。汤休谓远云："我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③。"

【注释】

①吴善于风人答赠：陈徐陵《玉台新咏》录吴迈远拟乐府四首，皆寓答赠之意。

②许长于短句咏物：许瑶之今存诗三首，其《咏柟榴枕诗》："端木生河侧，因病遂成妍。朝将云髻别，夜与蛾眉连。"为咏物之作。许另二诗，亦为短章。

③汤休谓远云五句：此谓汤、吴之诗，非若父子有上下之分，乃兄弟行辈耳。汤休：汤惠休。远：指吴迈远。谢先禄：指谢庄。庶兄：旁支之兄。

【附录】

棹　歌　行　　　吴迈远

十三为汉使，孤剑出皋兰。
西南穷天险，东北毕地关。
岷山高以峻，燕水清且寒。
一去千里孤，边马何时还。
遥望烟嶂外，障气郁云端。
始知身死处，平生从此残。

闺妇答邻人诗　　　许瑶之

昔如影与形，今如胡与越。
不知行远近，忘却离年月。

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

【题解】

鲍令晖，鲍照妹，有才思，亚于明远。著《香茗赋集》行世。今存五言诗七首。

韩兰英，女，吴郡人。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今存诗一首。

【原文】

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①。拟古尤胜②，唯《百愿》淫矣③。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④。"兰英绮密，甚有名篇⑤。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⑥。"

【注释】

①崭绝清巧：崭绝：原指山势高峻险要，引申为事物超越寻常。清巧：清丽细巧。如《拟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赠我漆鸣琴，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执此调，岁寒不改心。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清丽小巧，独出一格。

②拟古犹胜：达按鲍令晖拟古诗除上引《拟客从远方来》而外，尚有一首《拟青青河畔草》，亦佳。

③唯《百愿》淫矣：陈延杰据明钞本《诗品》谓作："唯百韵淫杂矣。"达按：《百愿》或"百韵"均佚。

④照尝答孝武云三句：左芬，晋人，左思之妹，好学能文，为晋武帝贵嫔，每有方物异宝，必诏芬作赋颂。照以己与妹令晖，自比于晋左思与其妹芬，又自愧才不逮。

⑤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兰英诗今存一首，不知名篇者何？绮密：已见前注。

⑥借使二媛（yuàn 怨）生于上叶四句：借使，假使。二媛，二女子，指鲍令晖、韩兰英。上叶：上世、前代。玉阶之赋：汉班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其词有："华殿尘兮玉阶菭。"纨素之辞：班姬《团扇诗》有句："新裂齐纨素"，故云尔。多：胜也。

【附录】

拟青青河畔草诗　　鲍令晖

袅袅临窗竹，蔼蔼垂门桐。
灼灼青轩女，泠泠高堂中。
明志逸秋霜，玉颜掩春红。
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
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

为颜氏赋诗　韩兰英

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

弃置将已矣，谁怜微薄驱。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圭

【题解】

张融，字思光，吴郡人。初仕宋为新安王参军，出为封谿令。改为仪曹郎。齐高帝即位，累迁司徒兼右长史。建武四年卒，年五十四。现存诗四首，五言诗居三。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高帝时为骠骑，取为记室参军。建武初，累迁冠军将军、太子詹事、散骑常侍。现存五言诗三首。

【原文】

思光纡缓诞放①。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②。德璋生于封谿③，而文为雕饰，青于蓝矣④。

【注释】

①纡缓诞放：纡缓，屈曲缓慢。诞放，纵放旷达，不受约束。

②纵有乖文体三句：《南齐书·张融传》称齐太祖素奇爱融，见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融尝为《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章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融临卒，又戒其子曰："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是谓"有乖文体"也，有乖为文之常体也。参阅评张永文体注。捷疾：指思敏文捷。差：大致。局促：拘束、拘谨。亦作侷促。

③德璋生于封谿：张融尝为封谿令，稚圭从之学诗，故云德璋生于封谿也。

④青于蓝：《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蓝，蓝草，染青色之草。弟子胜于老师之谓也。

【附录】

别　诗　　张　融

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
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

白　马　篇　　孔稚圭

骥子跼且鸣，铁阵与云平。
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
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
雄戟摩白日，长剑断流星。
早出飞狐塞，晚泊楼烦城。

虏骑四山合，胡尘千里惊。
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
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
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
陇树枯无色，沙草不常青。
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
县官知我健，四海谁不倾。
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
当今丈夫志，独为上古英。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题解】

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祖王僧达，王俭从子。举秀才，为晋安王南中郎参军。历晋陵王司徒法曹参军，中书郎兼主客郎。竟陵王萧子良以为宁朔将军军主。郁林王即位，收下廷尉狱，赐死，年二十七。明人张溥辑有《王宁朔集》。

刘绘，字士章，彭城人。初为齐高帝行参军，历位中书郎。竟陵王开西邸，绘为后进领袖。高宗即位，出为宁朔将军。梁武帝萧衍起兵，朝廷以绘持节督四州军事。卒年四十五。今存五言诗八首。

【原文】

元长、士章，并有盛才①，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②。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③。

【注释】

①元长、士章，并有盛才：《南齐书·王融传》云："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又云："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南齐书·刘绘传》云："绘聪警有文义，善隶书，数被赏召，进对华敏。"又云："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是元长、士章并有盛才之证。

②尺有所短：《楚辞·卜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以喻人事之各有短长，未可一概而论也。

③应变将略三句：大将应对变化之谋略谓应变将略。诸葛亮封武乡侯，故称武侯。《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又"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此言元长、士章短于诗，未足贬损焉。

【附录】

采　菱　曲　　　王　融

炎光销玉殿，凉风吹凤楼。
雕辎傃平隰，朱棹泊安流。
金华妆翠羽，鹢首画飞舟。
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
腾声翻叶静，发响谷云浮。
良时时一遇，佳人难再求。

饯谢文学离夜　　　刘　绘

汀洲千里芳，朝云万里色。
悠然在天隅，之子去安极。
春潭无与窥，秋台谁共陟。
不见一佳人，徒望西飞翼。

齐仆射江祏

【题解】

江祏(shí 石)，字弘业，济阳考城人。永泰元年，为侍中中书令，转右仆射。诗不传。

【原文】

祏诗猗猗清润；弟祀，明靡可怀①。

【注释】

①猗猗(yī 衣)：美貌。《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明靡：明媚华靡。达按：江祏，《南史》、《南齐书》均有传，江祀事迹附其中，而无涉文事。二人诗今不传。江祀不属一百二十二人之列，因兄及弟故也。

齐记室王巾　齐绥建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录

【题解】

王巾，字简栖，琅琊临沂人。有学业，起家朔州从事，征南记室，天监四年卒。诗不传。

卞（biàn 便）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为南康郡丞，后为绥建太守，卒官。今存七言《自为童谣》一首，见《南齐书》本传。五言不存。

卞录，生平不详。

【原文】

王巾、二卞诗，并爱奇崭绝①。慕袁彦伯之风②。虽不宏绰，而文体剿净③，去平美远矣④。

【注释】

①爱奇崭绝：陈延杰曰，明钞本《诗品》"奇"上有"清"字。崭绝，见鲍令晖注。

②袁彦伯之风：袁宏之诗风。

③宏绰：宏大。剿（jiǎo 狡）净：简明。

④平美：平稳和美。

齐诸暨令袁嘏

【题解】

袁嘏，陈郡人。建武末，为诸暨令。诗不传。

【原文】

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①。"

【注释】

①尝语徐太尉云五句：《南齐书·文学传》云："陈郡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建武末，为诸暨令，被王敬则所杀。"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

【题解】

张欣泰，字义亨，竟陵人。建元初，历官宁朔将军，累除尚书都官郎，后出为永阳太守，后为雍州刺史。诗不传。

范缜，字子真，范云从兄。仕齐，位尚书殿中郎，后为晋安太守。梁天监四年迁尚书左丞。以驳佛教神不灭论徙付广州，还为中书郎、国子博士。今存诗一首，题为《拟招隐士》，杂言。

【原文】

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①。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②。

【注释】

①希古胜文：希，仰慕、企求。古胜文，古之好文章。

②鄙薄俗制三句：俗制，当代流行甚广的一般趋新诗作。流亮：流畅、明亮。雅宗：古雅的传统。

梁秀才陆厥

【题解】

陆厥，字韩卿，吴人。州举秀才，后至行军参军。少有风概，好属文，善四声。永明诸人之一。卒年二十八。今存诗十五首，五言诗十二首。《南齐书·文学传》称厥“五言诗体甚新奇”。

【原文】

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①。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

【注释】

①观厥文纬两句：陈延杰《诗品注》以为：“文纬乃言理者，或即指厥与沈约论宫商书。”达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四声五音谓“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南齐书·陆厥传》载陆厥《与沈约书》云：“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又，许文雨《文论讲疏》以《文纬》为陆厥佚著。具识丈夫之情状：钱钟书《管锥编》第1450页曰：“‘丈夫’二字必误，疑‘丈’乃‘文’之讹，后世不察其讹，而又不解其意，遂增‘夫’字足之。”具：俱也。

【附录】

蒲　坂　行　　　陆　厥

江南风已春，河间柳已把。

雁反无南书，寸心何由写。
流泊祁连山，飘飖高阙下。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题解】

虞羲，字子阳，会稽人。齐始安王引为侍郎，寻兼建安征虏府主簿功曹。又兼记室参军。天监中卒。存诗三十一首，五言诗十一首。

江洪，济阳人。工属文，为建阳令。坐事死。有五言诗十八首。

【原文】

子阳诗，奇句清拔，谢朓常嗟颂之①。洪虽无多，亦能自迥出②。

【注释】

①子阳诗三句：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云："宋、齐之末，靡极矣，而袁阳源《白马》，虞子阳《北伐》，大有建安风骨，何从得之？"清拔：清劲，拔俗。谢朓嗟颂，其事不详。

②迥（jiǒng 窘）出：高远出众。

【附录】

咏霍将军北伐诗　　虞　羲

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
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
凉秋八九月，虏骑入幽并。
飞狐白日晚，瀚海愁阴生。
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
乘墉挥宝剑，蔽日引高旍。
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
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
骨都先自詟，曲逐次亡精。
玉门罢斥候，甲第始修营。
位登万庾积，功立百行成。
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
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
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

咏荷　江洪

泽陂有微草，能花复能实。
碧叶喜翻风，红英宜照日。
移居玉池上，托根庶非失。
如何霜露交，应与飞蓬匹。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题解】

鲍行卿，以博学大才称，位后军临川王录事，兼中书舍人，迁步兵校尉。上《玉璧铭》，受褒赏。又好韵语。

孙察，事迹不详。

【原文】

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①。察最幽微，而感赏至到耳②。

【注释】

①风谣：指乐府歌谣。
②察最幽微：言孙察能探幽入微，善解物理；感受和鉴赏作品至精至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智囊全集

◉明 冯梦龙



智囊全集

（明）冯梦龙

智囊全集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8 页	镠	第 9 页	镠　镠
第 16 页	磿　玭　磿　玭	第 58 页	寔　寔
第 66 页	璀　璀	第 67 页	璀　璀
第 68 页	璀	第 69 页	璀
第 74 页	寔	第 75 页	侘
第 77 页	侘	第 86 页	解
第 104 页	絜	第 105 页	纮　纮　纮
第 106 页	纮	第 107 页	骰　骰
第 108 页	骰	第 141 页	镠　》　镠
第 149 页	峃　峃　峃	第 169 页	璀　璀
第 170 页	璀　偁　偁	第 175 页	嫛　骰　骰
第 176 页	骰	第 177 页	觵
第 180 页	冋	第 182 页	侘　侘
第 203 页	瑊	第 204 页	瑊　冢
第 208 页	艻　艻　艻	第 214 页	镠　镠
第 219 页	冢　瑀	第 220 页	玠　璘
第 235 页	珣　珣	第 236 页	珣
第 237 页	艻	第 239 页	咼
第 244 页	瑀　瑀	第 263 页	邽
第 265 页	瑄	第 266 页	茤
第 301 页	僇	第 326 页	咼　祇
第 333 页	珪	第 337 页	儇
第 338 页	珪	第 345 页	璥
第 346 页	璥	第 400 页	樛
第 403 页	冋	第 404 页	擿
第 415 页	巉	第 419 页	罥
第 423 页	讙	第 436 页	寘
第 439 页	瓘　瓘(5 个)》　墌	第 440 页	璀
第 443 页	冋	第 453 页	珪　珪
第 463 页	瞭	第 498 页	珣
第 500 页	寘	第 501 页	寘
第 518 页	廞	第 519 页	廞
第 522 页	鍮	第 534 页	岒　岒　岒
第 535 页	岒	第 555 页	爇
第 557 页	遹	第 561 页	觵　觵　觵
第 569 页	束　朿	第 570 页	绹　绹　绹

第 571 页	瑊	第 576 页	豙
第 581 页	纨 纨 纨	第 583 页	驩
第 626 页	瓘 瓘	第 636 页	狪
第 640 页	菩	第 641 页	菩
第 642 页	颎 颎 颎	第 643 页	颎
第 645 页	漘	第 647 页	诇
第 657 页	陿	第 659 页	脥
第 671 页	陿	第 677 页	墌
第 679 页	墌	第 682 页	弇
第 685 页	𦈡 旝	第 695 页	诇
第 709 页	诇	第 710 页	诇
第 718 页	艻 艻 艻	第 720 页	艻
第 726 页	𦪇	第 733 页	热
第 743 页	璮 璮	第 744 页	璮
第 747 页	晙	第 768 页	遹
第 785 页	瓘 镠 瓘 瓘	第 811 页	颣
第 816 页	媭	第 818 页	珪
第 827 页	婧	第 870 页	芈
第 881 页	诇	第 882 页	曒

第一部　上智

上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译文】　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而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拘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像，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可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又：一些不见得聪明的人偶而出现的上上智慧，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的智慧实录条列出来，分为四卷，分别是"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一、掌握大局

【原文】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 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

1. 姜太公　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太公望（姓吕名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

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

个当国君的何用？”

〔梦龙评〕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

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没有过失吗？”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尚未达到这五种程度。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几种坏处，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梦龙评〕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会一概摒弃他们。少正卯能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想压过孔子的声誉，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杀人的现象树立因应的典范。

华士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凡是贤明的君王都能杀他；名人或品德高尚的隐士，只有大圣人才知道他该不该杀〔不知其当诛，很少有不受其蔽〕。

唐朝萧瑶喜好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兼郡官）郑铣、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观察诗中的意义，乃是在推崇道教，不切合时代的需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嗜好佛、道的人都命令他们出家或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

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梦龙评〕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民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对待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种刑罚太过严苛；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死刑犯，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又太过宽容。《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若能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 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打败篡汉的王莽，即帝位，是为世祖）做大司马（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的时候，有一回官府中的僮仆犯法，军市令（军中交易

场所的主管）祭遵（颍川颍阳人，封颍阳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令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

当时，主簿（掌管官府文书帐簿的官员）陈副规劝道："大人一向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

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防备祭遵喔！我府中的僮仆犯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公正无私的人。"

〔梦龙评〕赏罚分明，军令才容易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尊重。刘秀因此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 孔　子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有一天孔子出游，途中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很生气，捉住马儿并把它关起来。子贡知道后，就低声下气的前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没想到农人不理会子贡。

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

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对农人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马儿还给马夫〔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梦龙评〕物以类聚，在粗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的读书人所以误事的原因。马夫的话虽然有理，但这番话若是从子贡口中说出来，恐怕农夫仍然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子贡和农夫两人的学识、修养相差太远，彼此早已心存距离。然而孔子为什么不先命马夫，而任由子贡前去说服农夫呢？——若先前就命马夫前去，子贡心中一定不服，如今不但子贡心中毫

无怨尤，也使得马夫有表现的机会。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世人常以成文的法规来约束他人，以资格来限制他人，以兼有所长来期望他人，这样天下事哪有成功的希望呢？

5. 宋太祖

【原文】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〇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亵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 宋朝初年，三徐（徐延休、徐铉、徐锴）是江左（即江东，为南唐所在地）的著名学人，宋室君臣都知道他们学问十分渊博，而骑省徐铉（字鼎臣，原为南唐的臣子，随后主李煜归顺宋太祖，官位升至散骑常侍，著有《骑省集》，是他的女婿编的，以官名当做书名）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当江左遣徐铉来朝贡（南唐对宋称臣）时，依惯例宋朝政府要派押伴使（随侍朝贡的使者）随侍左右，朝中的臣子都怕口才词令不如徐铉。宰相也觉得这种人才很难抉择，就请示太祖（即赵匡胤，宋朝开国国君）。

太祖说：“你们暂且退下，我自己来选。”

不久，左珰（皇帝秘书）传下诏令给殿前司（掌管宫殿前禁卫军之名籍的官署），准备十个不识字的侍卫名单入宫，由皇帝亲笔圈选其中一名，道：“这个人可以担任。”

朝臣都很惊奇。

中书（宋朝的政事堂界与枢密院共同掌理国家大政）不敢再请示皇帝，就催促他上路，这个侍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得已，就渡江和徐铉会合。

起初，徐铉言辞流利，侃侃而谈，旁观的人为之惊愕不已。侍卫无法回话，只能嗯嗯哎哎地应着，徐铉没有察觉，依然喋喋不休。过了几天，一直没有得到该有的回答，徐铉也累得沉默不语了。

〔梦龙评〕岳珂（宋·汤阴人，岳飞的孙子）说："当时陶谷（宋·新平人，强记好学，博通经史，历任礼、刑、户三部尚书）、窦仪（宋·渔阳人，学问广博，历任上部、礼部尚书）等有名的学者都在朝服官，如果派他们去答辩，难道会不如徐铉吗？实际上太祖认为大国的体统不该如此。这也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等策略吧！"

前篇孔子派马夫的事，是以愚者应付愚者；太祖选择押伴使，是以愚者去困扰智者。用才智去勉强愚者，愚者不会了解。用才智去比斗智者，智者必不服气。

白沙陈公甫（名献章，明·新会人，住在白沙里，学者称他白沙先生，学说以'静'为主）拜访定山庄孔易（名献，明·江浦人，卜居定山二十余年，学者称他定山先生），临行定山另备舟船送行。船上有一个读书人，向来爱开玩笑，就在船上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定山气得不得了；白沙却把他当成不认识的人一样，不闻不问，定山因而非常佩服白沙的修养。这就是宋太祖屈服徐铉的技巧。

6. 胡世宁

【原文】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译文】 明孝宗时，少保（官名，三孤之一，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兵部尚书），担任左都御史（都察院的首长，专门纠核百官，辨明冤枉），负责掌管都核院的事。当时正要考核执政的官员，有人请孝宗下令禁止百官私自拜访都御史。

胡少保于是禀告孝宗："为臣的职责是负责考察。要去了解一个人，如果不去观察他的外貌，聆听他的言谈，就没有办法察出他心地是否正直，才能是否出众〔今日正犯此病〕；假使拒绝会见官员，只按照别人的评语来作判断，那么毁誉就失去真实性，想要适当地表扬提拔人才是很困难的。"

孝宗同意他的奏言，于是收回该项禁令。

〔梦龙评〕公孙弘（汉·薛人，武帝初年为博士，累官到丞相，封平津侯，开设"东阁"，聘请学者，自己薪俸的收入都发给宾客。个性外表宽厚，内在深沉，表面善良，内心险恶，曾杀忠臣主父偃，流放董仲舒）从事邪曲不正的学术，又善于谄媚世人，然而还能开设东阁，招请贤人。当今之世，对防范奸人做得很精密，但对招揽贤人却做得很疏忽，所以一旦发生事情，就有缺乏人才的感慨。

7. 韩滉　钱□

【原文】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

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琰置轮于竿首，垂□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译文】 唐朝人韩滉（字太冲，封晋国公）在指挥管辖三吴（一说吴兴、吴郡、会稽）的时候，所任用的部署都很恰当，各依其人的才干安排职务。

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没有任何专长。韩滉曾经请此人参加酒宴，只见此人从头到尾端坐无语，不曾与邻座的人交谈，韩滉就派他随军看守库门。此人每天早晨进入帷帐，就端坐到黄昏，士兵都不敢随便进出。

吴越王（即钱□，五代十国的始祖，自称吴越国王）常常游赏府中的花园，看见园丁陆仁章很有种树的才艺，心里暗自记得他〔有心人〕。后来淮南人围攻苏州的时候，钱□派遣陆仁章进入苏州城传话，果然达成任务，安全回来，钱□把他当做自己的孙子般善待。

〔梦龙评〕用人如果都和韩滉、钱□一样人尽其才，天底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也没有荒废的事务了。据史书记载：淮南人围攻苏州城时，以攻城器械洞屋（攻城的器具，用木头撑着柱子，上面覆盖牛皮，形状如洞而得名）攻城，苏州守将孙琰（五代·吴越人，骁勇多智，世称孙百计）用轮子系在竹竿顶端，慢慢松开绳索垂下，揭开洞屋，攻城的敌兵都暴露出来，无法藏身；火炮射到就张开网来抵抗，使淮南人无法攻城。吴越王派兵来援救，苏州城外有一水道通到城中，淮南人在水里撒下挂满铃铛的网，连鱼鳖通过都能知道。有都虞侯司马福想偷偷入城，故意用竿去触网，敌兵一听到铃声，就举起网来看，司马福因而趁机潜水入城。他每出一次任务要在水里足足待上三天。从此城里的军队和援兵里应外合，使敌兵觉得很神奇。

司马福和陆仁章的事可能是同一件事，其中有一个姓名是错误的。

8. 燕昭王

【原文】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才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译文】　燕昭王（战国时燕王）问郭隗（战国时燕人）如何使国家强盛。

郭隗说："三皇五帝将大臣当做老师一样看待，将臣子当做朋友一般交往；霸王对待大臣如同宾客；只有七国之君才会将臣下视同罪虏。成败之道在此，希望大王有所拣择。"

燕王说："寡人很愿意学习，却没有老师。"

郭隗说："大王真想以德服人，我愿意为天下的读书人开路。"

于是燕王为郭隗建筑宫室，待之以师礼。不到三年，苏代（战国时齐人）从齐国前来效命，乐毅（战国时燕人）从赵国而来，屈景从楚国而来。

〔梦龙评〕郭隗深明招致贤士的方法，颇有宽容好善的大臣风度，不愧当王者的老师。汉高祖（刘邦）对所恨却有功的人雍齿（汉·沛人，追随高祖起兵，叛变后又归顺，高祖依张良之计，封齿为什方侯）为侯，使其他未受封的功臣不再有怨言；刘备礼遇许靖（蜀汉·平舆人），使西蜀的人士都心服。他们都付出名器，而换取实效。

9. 丙吉　郭进

【原文】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役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译文】　汉朝人丙吉（鲁国人，封博阳侯）当丞相时，有一个爱喝酒的车夫随侍外出，酒醉后呕吐在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相府中管理侍从的官）告诉丞相，想赶走车夫。

丙吉阻止他说："因为酒醉的过失而革除一个男子，此后他还有何处可容身呢？西曹你忍一忍吧！他只不过污染丞相的车垫而已。"

这个车夫是边塞人，熟悉边塞军事紧急传递文书到京城的作业，有一次外出，正好看见传递军书的人拿着红、白的袋子，知道边塞的郡县有紧急事情发

生。车夫就跟着传书的人到官署，刺探得悉有胡虏攻入云中郡、代郡，立刻回相府拜见丞相，说明这件事，接着说："恐怕胡虏所进攻的边郡，有不少年老多病、没有办法打仗的方面要员，大人该先察看有关的资料。"

丙吉很同意他的话，立刻召见东曹（管理有关军吏任免职的官吏），查询边郡的官吏，分条纪录他们的年纪和经历。事情尚未办妥，皇帝已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相当副丞相的官吏），询问有关受胡虏进攻边郡的官吏情况，丙吉都能详细地回答，而御史大夫在仓促间无法详知，遭到皇帝责备。

丙吉被称赞关心边塞、尽忠职守，都是靠车夫的协助。

宋朝人郭进担任山西巡检（官名，掌管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的事）时，有一个军官到宫门外控告郭进。天子召入询问，知道他是诬告，就将他遣送给郭进，下令杀了他。

此时正当并州贼寇入侵，郭进就对这个军官说："你敢控告我，胆量一定很大。现在我赦免你，如果你能消灭并州敌寇，我就上书朝廷推荐你；如果失败，就自己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宝剑。"

这个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努力以赴，结果大胜，郭进就推荐他做官。

〔梦龙评〕容忍小过失，会得到酬谢；释放大仇人，会得到报答。报酬的情意如迫在心底，慢慢接触他，他一定尝试；用力去激他，他一定竭尽所能。那些追过寻仇的人，岂不是太笨了吗？

10．秦　桧

【原文】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以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赝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又东坡元赝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

公熟视，笑，呼掌笺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译文】　秦桧（宋高宗时宰相，杀害岳飞，残害忠良）当权时，有一个读书人伪造秦桧的信，拿去拜见扬州太守（管理州郡的官吏）。太守发觉是封假信，即将它没收，把人斥回。秦桧看见了，却给这个人一个做官的资格。

有人问秦桧是什么缘故，秦桧说："有胆量敢伪造我的信，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如果不用一个官吏的资格来约束他，一旦他投靠南方或北方的敌人，就可能形成祸害了。"

〔梦龙评〕西夏（宋时国名，姓拓跋氏）侵犯宋朝的时候，有姓张、李的两个男子，想用文章去求韩琦（安阳人，带兵很久，名重一时，甚得朝廷倚重）、范仲淹（吴县人，字希文，苦读成名，带兵守陕西，号令严明，西夏人不敢冒犯）提拔他们做官，但认为毛遂自荐很可耻，于是写诗刻在石碑上，请人拉过韩、范的府门，韩范二人认为行迹可疑而不予以任用。过了很久，这两名男子就跑到西夏去，诈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西夏国王赵元昊得知此事，觉得很奇怪，就招他们来问话〔元昊识人〕，谈罢非常高兴，任命他们为谋士，终使西夏成为北宋边境上的大害。上述秦桧的作为远胜过韩、范二人，可说是下下等人偶尔有上上级的智慧。

有人假造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的信去拜见蔡君谟，蔡君谟心中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十分豪爽，于是送他三千钱，并写回信，派四个士卒送他，同时送礼物给魏公。此人到京城拜见魏公，当面认罪，魏公慢慢地说道："君谟处事的方法过于谨慎，恐怕没有办法完成你所要求的事情，夏太尉（指夏竦；太尉，官名，专管军事，相当武丞相）在长安，你可以去拜望他。"说完立即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太尉。家人认为对此人已经够宽容了，不必要再写信。魏公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君谟，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夏太尉果然给他官衔〔手段果大〕。

又苏东坡（即苏轼，宋·眉山人，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哲宗元祐年间，到钱塘（杭州）任职。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掌管赋税的官吏）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乡贡进士（由州县官选拔再推荐给京城的书生）吴味道，他冒用苏东坡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侍郎（东坡的弟弟子由，任职门下侍郎，是门下省的长官）府第。东坡问他卷轴里装什么物品，吴味道恐惧而急迫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受推荐为乡贡进士，乡人聚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那么到京城后就剩下不到半数了。所以我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而已，纵然事迹败露，也必能宽谅；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封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个镇上，我的罪过再也逃避不了了。"苏东坡仔细一看，笑着呼唤管文书的家臣把旧封条除去，换题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开封）竹竿巷"的字样，并亲手写一封给弟弟子由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

这两件事都是促成有才智的人出头的惯例。

11. 楚庄王　袁盎

【原文】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辄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若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之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侍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边批：怜才之至。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边批：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杳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而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边批：此妇亦奇。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边批：将知感而妇不怨矣。

【译文】　楚庄王（春秋诸侯，五霸之一）宴请群臣，命令近爱的美人来斟酒、劝酒。酒宴一直进行到晚上，大家喝得酒兴正浓，蜡烛熄灭了都没人管。席中有一臣子趁视线不明拉扯美人的衣服，美人则扯断他的帽带，催促庄王点火看个清楚。

庄王心想："怎么可以为了显扬妇人的节操，而屈辱一名国士呢？"于是下令："今天和寡人一起喝酒的臣子，不拉断帽带的人表示不够尽兴。"

群臣于是都把自己的帽带拉断，然后再点上蜡烛，尽欢而散。

后来围攻郑国的战役中，有一臣子每在敌前冲锋陷阵，五次交兵五次斩获敌人首级，因而击退敌人获得胜利。庄王询问他的姓名，原来就是那天喝酒被美人扯断帽带的臣子。

汉朝人袁盎先前曾担任吴王濞（汉朝王室分封的诸侯）的丞相，有个侍从私通袁盎的侍女，袁盎知道这件事，却没有泄漏出去。有人恐吓侍从，侍从只

好逃走，袁盎亲自把他追回来，还把侍女赐给他，待他像老朋友一样。

汉景帝时，袁盎担任太常（汉朝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吏），又出使吴。吴王当时图谋造反，想杀死袁盎，派了五百个士兵包围袁盎的住处，他没有发觉，此时侍从正好担任防守袁盎的校尉司马，他准备了二百石的美酒给这五百个士兵喝，喝得个个醉倒。

到了半夜，他叫起袁盎，说：“你赶快离开吧！天一亮吴王就要杀你了。”

盎问道：“你是什么人？”

司马说：“我就是以前私通您府上侍女的侍从。”

于是袁盎很惊险的逃脱了。

〔梦龙评〕后梁的葛从周（后梁太祖时的大将军）、宋朝的种世衡（曾防守边塞数年，善待士卒，深得爱戴）都用这种方式，克服敌人讨伐叛逆。至于张说（唐·洛阳人，累官中书令，封岳国公）避祸的事，可说是拜处事得宜之赐；金兀术（金太祖第四子，姓完颜名宗弼，屡次侵宋，击败宋兵，曾与岳飞战于朱仙镇）不杀小卒的妻子，亦算是胡人中的豪杰。

葛从周曾与宠爱的美女一起喝酒，有一个士兵不停地注视美女，以致忽略了葛从周的问话，稍后自觉有罪，但葛从周并没有责骂他。从来葛从周带兵与后唐军队作战失利，就命令这个士兵奋勇杀敌，果然得胜，最后把美女嫁给他〔怜才之至〕。

胡人部落以苏慕恩一族最为强大，种世衡有一夜和苏慕恩喝酒，召侍女出来帮忙倒酒、劝酒。席间种世衡起身走入内室，苏慕恩就偷偷地调戏侍女〔《三国演义》貂蝉套此事〕，种世衡立即走出来当场撞见，苏慕恩因而惭愧地请罪。种世衡笑着说：“你很想要她吗？”就把侍女送给他。从此以后，各部落间有贰心的，只要派苏慕恩出马，没有不讨平的。

张说有一个宠爱的婢女，被门生偷偷地带走，张说想用法律来制裁他。门生说：“先生难道没有紧急用人的时候吗？何必吝惜一个婢女！”张说觉得他的话很奇特，就把婢女送他，打发他走，此后就下落不明。后来张说遭受姚崇（唐·陕州人，玄宗时拜相，封梁国公）的陷害，随时可能遇祸，这个门生忽然半夜临门，请张说用夜明帘进献给九公主，为他在玄宗面前说好话，才化解了这件祸害。

金兀术爱上一个士卒的妻子，就杀死士卒夺走他的妻子，做为自己的专宠。有一日睡醒时，忽然看见这个妇人拿着利刃对着自己，兀术慌忙起来问她，她说：“我要为丈夫报仇〔此妇亦奇〕。”兀术沉默不语，挥手叫她退去，当天就宴请将士，并把这个妇人叫出来，说道：“若要杀你，你并无罪；若要留你，也不可能。随你在诸位将士中选一个嫁吧！”于是把妇人赐给她所挑选的将士〔一来是感动部将，二来使这名妇人不再怀恨在心〕。

12. 王　猛

【原文】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觇燕军。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虽

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边批：具眼。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而笑曰：“吾试将军耳。边批：不得不如此说。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

违法请宥，私也；严鼓勒兵，悍也；且人将攻我，我因而赦之，不损威甚乎？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以还报主帅，与其伸一将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贵乎军法，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故曰：圆若用智，唯圜善转，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王猛（北海人，字景略，前秦苻坚时任丞相）总督各路十六万骑兵进攻前燕，当时慕容评屯兵于潞州。

王猛进军与慕容评相持时，派遣将军徐成去窥探燕军的情况，约定中午回营，但徐成到黄昏才回来。王猛很生气，要杀徐成。

邓羌求情道：“敌众我寡，明早就要作战了，将军应该原谅他。”

王猛说：“如果不杀徐成，军法的威严就不能树立。”

邓羌再三地求情说：“徐成是我的部将，虽然违背约定的时间应该问斩，我愿意和徐成并肩作战以赎罪。”

王猛还是不肯。

邓羌很生气，回营后，击鼓整军，要来攻击王猛。

王猛认为邓羌义勇双全〔很有眼光〕，就派人告诉他：“将军暂且停兵〔谁肯〕，我现在就赦免徐成。”

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道谢。

王猛握着他的手笑道：“我只是试试你罢了，将军对部将都这么重视，何况是国家呢〔不得不如此说〕？”

〔梦龙评〕违反法令而请求宽赦，是偏私的表现；击鼓整军，却是强悍的行为。在有人将攻击我的时候，顺势赦人，难道不会损害威严吗？但是邓羌后来和徐成大败燕军，以回报主帅的恩惠，这和伸张将军的威严比起来，读者以为孰轻孰重？军法固然要重视，但又有什么比奋勇杀敌的人更可贵呢？

所以兵法上说：“圆若用智，唯园善转。”才智如果运用得巧妙，效果是灵妙无穷的。

13. 魏元忠

【原文】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馑。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边批：具眼。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人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因材任能，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

【译文】　唐高宗驾临东都洛阳时，关中正发生饥荒。高宗担心路上会遭强盗，就命令监察御史（官名，掌管巡察州县狱讼、军戎、祭祀、出纳等事）魏元忠（宋城人，为太学生，任殿中侍御史）检阅车驾前后。

魏元忠受命后，立即巡视赤县（唐朝京都所管的县）监狱，找到一名强盗犯，言语举止都异于常人〔有眼光〕。魏元忠命令狱卒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整理衣冠，乘车跟随在后面，并跟他一起生活起居。然后委托他去防备强盗，此人含笑应许。高宗此次巡幸东都的过程中，随行兵马多达万余人，但竟不曾遗失一文钱。

〔梦龙评〕依人的才能去任用他，强盗都可以做为使者。一般学者用鸡鸣狗盗取笑田文（战国时齐人，号孟尝君，出任齐相，招致天下贤士，门下食客常数千人）所用的食客，却不知道当时除了鸡鸣狗盗之徒，其他人都派不上用场。

14. 柳郡守

【原文】　唐柳大夫玭，谪授泸州郡守。渝州有牟□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柳奖饰甚勤。子弟以为太过，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誉，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

【译文】　唐朝御史大夫柳□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

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15. 廉希宪

【原文】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羁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

【译文】　元朝廉希宪（畏吾人，字善甫，有文武之才，世祖为廉孟子）生平礼贤下士，惟恐落于人后。

当他官居中书平章政事（次于丞相的官员）时，江南刘整（邓州人，任中书左丞）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来拜访他，他居然没有请刘整就座。刘整离开后，有个衣着破旧的南宋秀才拿着诗文来请见，廉希宪很客气地请秀才入座，与他谈论诗书典籍，关怀他的生活饮食，好像是老朋友。

事后，弟弟廉希贡问道："刘整是大官，你对他并不客气；秀才不过是个清寒的读书人，你却很礼遇他，有这种道理吗？"

廉希宪回答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大臣的举止进退，关系到天下国家。刘整的官位虽尊贵，却是背叛南宋来归顺的；南宋秀才并没有罪过，没有必要加以困穷。当今我们的国家是从北方沙漠崛起的，我对这些文人如果不尊重些，儒家的学术从此就将失传了。"

〔梦龙评〕不只振兴学术，而且知道节义的重要，真是国家开创期最佳的处事原则。

16. 范仲淹

【原文】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重。其为帅日，辟置僚幕客，多取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非大识见人不及此。

【译文】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任用文士，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节〔有气节才智的人，决不会拘泥于琐细的言行，这是范文正的慧眼〕，如孙威敏、滕达道等人都深受尊重。他所选用的文书助理，都是一些被贬官而尚未复职的人员。

有人觉得很奇怪，文正公说："有才能而没有过失的人，朝廷自然会任用他们。至于那些不幸被官吏处罚的可用之才，如不趁机起用他们，就要变成废人了。"

文正公麾下因而济济多士。

〔梦龙评〕天下没有被废弃的人，朝廷就没有旷废的职事。不是非常有见识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7. 徐　阶

【原文】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大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边批：何曾损文宗

威重！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大体皆此类。

【译文】 明朝人徐存斋（徐阶，字子升，号存斋，华亭人）以翰林的身份到江浙一带督察学政时，年纪未满三十岁。有一个应考的人在文章中引用“颜苦孔之卓”（颜渊学习孔子，苦于孔子的学行过于卓越）的句子，徐存斋评为：“捏造，置于第四等。”

这个书生受到徐存斋的指正，就拿着作品请示说：“大宗师（即今典试委员）的指教实在很好，但‘苦孔之卓’是出自扬子（扬雄）《法言》，实在不是我捏造的。”

徐存斋马上站起来说：“本官得意得太早了，学问不足，承蒙你指导〔此举丝毫未损及主考官的威重〕。”

于是改置于第一等，一时天下人都称赞他很有雅量。

〔梦龙评〕不吝于改过，是名宰相的气度。听说万历初年有一书生作〈怨慕声〉（怨慕即思慕，《孟子・万章上》孟子说舜思慕父母）这个题目，文中引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一句，被主考官抑制在第四等，评为“不通”。此生自己陈述道：文句的做法出在《礼记・檀弓》。主考官非常生气说：“只有你读过〈檀弓〉吗？”又改为五等。人的度量，相差何止千里。

宋太祖曾因事生赵师民（字固翰，学问精博，志向清远）的气，要处他杖刑（五刑之一，用竹板打犯人）。赵师民自己说他享有天下才士的美名，接受杖刑实在不雅〔好大胆，非圣主不能容〕，太祖就释放他。自古以来的圣主名臣，绝无做错事仍任性一路错到底的。

又听说徐公在浙的时候，有两个书生为了争取贡生的位置，在公堂下吵闹；徐公则专注地阅卷，不为所动；不久，又有两个书生为了推让贡生的位置，在公堂下吵闹，徐公也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徐公把他们都叫到面前来，说：“我不希望有人争夺，也不希望有人相让，诸位没有读过学规吗？连本座的职权也订定在学规里，做不了主的，诸位只须按学规行事就好了。”于是争让的事件才平息，徐公的作风一向如此。

18. 屠　义

【原文】 屠枰石义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颇远。屠瞬门役，

判其臂曰：“放秀才去。”边批：刚正人，却善谑。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惶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边批：趣甚！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惩，用贡为教官。

李西平携成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宰清城而挈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殢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全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怿，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译文】 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小人趁机去搜查秀才们的过失。

有一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没有人敢释放他们。保甲一入公堂，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

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屠公用眼睛示意差役〔刚正的人却是喜欢戏谑的〕：把两人分开，释放秀才。差役明白此意，悄悄地走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秀才在哪里？”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他三十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回去。

保甲在仓皇之间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有趣〕。”

其他的秀才都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蛮的风气立即平息，而秀才为了惩罚自己，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梦龙评〕李西平（唐朝人，名晟）带着妓女同行，被节度使张延赏追回，而形成两人的嫌隙；赵清（明朝人）治理清城，离职时带着妓女回去；胡铨（宋・庐陵人）贬官海外侥幸生还，而依然思恋着黎倩；美人情妇，连贤者都避免不了，用这种事来评断读书人，则杰出的读书人就很少了。

宋朝韩亿个性方正稳重，担任尚书右丞，每见到各地方有检举官吏细小过失的，往往很不高兴，说：“当今天下太平，圣明的君主仁慈宽厚，虽是草木昆虫都想使之各得其所。一般做官的人，最大的愿望是做到公卿，其次也希望做个侍从，当个中等的职务。怎么可以因为轻微的过错使他在太平盛世一筹莫展呢？”屠先生正有这种心意。

19. 李孝寿 宋庠

【原文】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

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边批：快甚！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失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译文】　宋朝人李孝寿任开封府尹的时候，有个举子被仆人欺凌，心里很愤怒，准备好讼状想到开封府控诉，后经同行的另一个书生劝阻才作罢。于是他一时兴起，拿出诉讼状，模仿李孝寿的笔法写上判决："不必审查，罚二十大板。"

第二天，仆人拿着这张讼状到府衙，控告主人模仿府尹大人的判决，私自用刑。

李孝寿追查举人，了解事情的本末后，立刻幡然变色，说："这种判决，正合我的心意。"

当场就责罚仆人二十大板〔痛快〕，并命他向主人道歉。此举使得当时都城里数千个仆人，没有一个敢再放肆了。

宋元献公（宋朝人，本名庠，字公序，卒谥元献）辞去丞相之职，镇守洛阳，有一个举人行李中有漏税的东西，竟被自己的仆役检举控告。

宋庠说："举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谁没有携带行李的？不可重罚。但是奴仆控告主人，此风不可长。"

他只把举人送到税务院去加倍缴税，那名仆役则被处以杖罚。

20. 胡霆桂

【原文】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政化遂行，县大治。《姑苏志》载此为赵槩夫事。

【译文】　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酒的禁令很严，有一个妇人控告婆婆私自酿酒，胡霆桂诘问她说："你侍奉婆婆很孝顺吗？"

她说："很孝顺。"

胡霆桂说："既然是孝顺，就代替你婆婆受罚吧！"

然后用私酿的法令来责打她。此事传开之后，官府的政令立即遂行无阻，铅山县因而大治〔据《姑苏志》所载，此案的主角是赵槩夫，不是胡霆桂〕。

21. 尹　源

【原文】　尹源，尹洙之兄也，举进士，通判沧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涣遂获免。

禁诸生宿娼，法也，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效尹书判，及失税私酿，专斩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舍其细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译文】　宋朝人尹源（河南人，世称河内先生）是尹洙（世称河南先生）的哥哥，举进士第。他担任泾州通判（中央政府的官员被派到府州管理军事、狱讼）时，知道沧州刘涣因私自杀部卒而被降为密州知州（州之首长）。

尹源上书陈情："刘涣是主将，部卒有罪不肯受罚，鞭打他就大叫万岁，涣斩他并不过分；因这种事而贬刘涣的官职，为臣恐怕边塞的士卒会更加骄纵，轻视主将，这种影响实在不轻。"

刘涣于是得到赦免。

〔梦龙评〕禁止秀才夜宿娼妓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回避法律的硬性规定以抑制揭人隐私的风气，仿造府尹判决、漏税、私酿、未奉命而杀部卒，则是不合法的。然而奴仆不可僭越主人，媳妇不可欺凌婆婆，士卒不可反抗元帅，舍弃繁琐的法律规定而成全大义，没有大智慧的人是无法做到的。

22. 张　耳

【原文】　张耳、陈馀，皆魏名士。秦灭魏，悬金购两人。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吏尝以过笞陈馀。馀怒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若？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践石室，淮阴胯下，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陈馀浅躁，不及张耳远甚，所以一成一败。

【译文】　张耳（大梁人，与陈馀为刎颈交，与韩信一起破赵，封赵王）、陈馀都是战国魏的名士。秦灭魏以后，悬赏要捉拿他们两人。

两人于是变更姓名，一起到陈国故地看守里门谋生。官吏曾因过失而鞭打陈馀，陈馀愤怒地想起身反抗，张耳踩着他，使他遭受鞭打。

官吏走后，张耳带陈馀到树下，责备他说："以前我对你是怎么说的？现在受一点小屈辱，就要杀死一个官吏吗？"

〔梦龙评〕勾践尝胆复国，淮阴侯（韩信）胯下之辱，都是忍受小耻而成就大业的表现。陈馀轻浮急躁，不如张耳多了，所以后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23. 狄　青

【原文】　狄青起行伍十余年，既贵显，面涅犹存，曰："留以劝军中！"边批：

大识量。

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遥附梁公。

【译文】 宋朝名将狄青（郃州西河人，字汉臣，卒谥武襄）出身于军中，十余年后才显达，然而脸上受墨刑染黑的痕迹一直留着，天子劝他除去，他说：“留下来可以鼓励军中的士卒奋发向上〔大见识和器量〕。”

〔梦龙评〕就不除去脸上黑字这件事来看，便可知狄青绝不肯接受他人劝告，遥奉唐朝名臣狄仁杰为自己的祖先。

24. 邵　雍

【原文】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边批：正论。

李燔 朱晦庵弟子 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侁“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仕途当以为法。

【译文】 宋祖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新法正在推行，州县之间都骚动起来。

邵康节（邵雍，范阳人）隐居山林间，一些做官的门生旧友，都想自举罪状辞官回乡，因而写信问邵雍的看法。

邵雍回答他们说：“现在正是你们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能宽松一分，人民就能受到一分实惠，自举罪状辞职有什么好处呢〔公正之论〕？”

〔梦龙评〕李燔（宋·建昌人，从朱熹求学）常常告诉别人，不必等到取得官职才建功立业；只要随处尽力，服务人群，就是功业。莲池大师（明朝杭州云栖寺的僧侣）劝人做善事，有人以无能为力推辞，大师指着凳子说：“假如这张凳子倾斜阻碍通路，我把它摆正，也算是一件善事啊！”有这种存心，便会觉得面临困难时辞去官职，好像进入宝山而一无所得。

鲜于侁（宋朝人）任利州路转运副使（掌管军需粮饷水陆转运的官），有些农民不申请青苗钱（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把谷物贷给农民，取二分息），王安石派官吏来质问，鲜于侁回答说：“青苗法规定：愿意申请的人民就贷给他，不愿意的怎能勉强呢？”苏东坡先生称赞鲜于侁对上不妨害法令，居中不舍弃亲人，对下又不伤害人民，这是三件困难的工作，做官的人应多效法。

25. 杨　寓

【原文】 广东布政徐奇入觐，载岭南藤簟，将以馈廷臣。逻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

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以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逻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宫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浸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

【译文】 明朝时广东布政使（官名，掌管一省的政事）徐奇将上朝晋见皇帝，带来一些岭南的藤席要赠送给朝中的大臣。

刺探宦情的人先得到一份受礼的名单呈给皇帝，皇帝发现名单上没有杨士奇（杨寓，字士奇，泰和人，历任大学士、少傅、少师，谥文贞）的名字，就单独召见士奇问明缘故。

杨士奇说："徐奇受命到广东上任时，朝中众臣都作诗为他送行，所以得到这份赠礼。臣当时生病没有作诗，否则也免不了进入名单之内。现在众人的姓名都已列入名单，但接受与否还不知道，而且礼物并不贵重，应当没有什么可疑。"

皇帝了解他的意思，就把名单交给宦官，命令烧毁，一概不予追究。

〔梦龙评〕名单一烧，告密的人一定气坏了，免除许多官员的祸害，而且使君主不再有怀疑臣子的心，保全多数官员的名节。虽然没有智者的名誉，实际上是大智的表现，岂只厚道而已。

宋真宗时，有官员上书谈论宫廷中的事。真宗很生气，将他抄家，又得知朝中大臣和他交往，其中有占卜吉凶的言辞，想交给御史审问。王旦（真宗时任职枢密院，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拿着自己占卜的卦辞，呈上一并审查，此时真宗的心意已没有这么坚决，王旦于是到中书省，把所有的资料都烧了。后来真宗后悔，又要追查，王旦回禀已经烧了，方才作罢。这件事和杨士奇的作为相似，都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26. 严　震

【原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必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西吴董尚书浔阳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金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

尚书已老，青芝公不谙世故，愿自处分，愚民望处，一集千人，遂致破产。人始服尚书先见。○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与浔阳公同。

【译文】　唐朝人严震（盐宁人，讨朱泚有功，封户部尚书）镇守山南道（十道之一，唐太宗就山川形势分天下为十道）时，有一个人来乞讨三十万钱做生活费，严震吩咐儿子公弼等人将此事问清楚。

公弼说："这个人发疯了，大人不值得理会他。"

严震生气地说："你要坚守我们的门风，只可以劝我做善事，怎可劝我吝惜钱财？而且此人向我乞三十万钱，不是平常的事。"

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如数给钱。

从此，各地的人士争先恐后地来归附严震，但并没有人作过分的要求。

〔梦龙评〕天下有很多不幸的事，都是因舍不得钱财引起的；天下也有很多美好的事，都是从舍得花钱做出来的。自古以来没有吝惜钱财的好人，东吴的鲁肃（字子敬，家富好施与）、唐朝的子颇（字允之，官司空，封燕国公）、宋朝的范仲淹，都是爱好施舍行善、不吝惜钱财的人。

西吴董尚书浔阳公（名份，明·乌程人，嘉靖进士，任礼部尚书），家境富裕而爱好交际，凡是来往的宾客、官吏，无不殷勤款待，赠以厚礼。他的孙子青芝（名嗣成，任礼部员外郎）擅长吟诗、书法，往往将自己亲笔字画诗稿送给别人。董尚书听到这件事，说："以我们的家势，虽然每天以金钱制造欢乐，还怕不能满足别人的欲望，怎么去模仿清雅人士的举止呢？而且做官的人家有自己的格调，难道要用字画去博人同情吗？将来败坏我家的人，一定是这个孩子。"后来人民起事叛变，董尚书当时已日益衰老，而青芝又不懂世故，他自请解决此事〔只消从他擅行决定放任人民告官的举措加以判断，便知道他是如何不谙世故〕，无知的民众成千人因此聚集而来，青芝终于散尽家财。此时人们不禁佩服董尚书有先见之明。

明孝宗弘治年间，昭庆寺预备兴建穿堂，负责的人去拜访三户富豪，希望他们共同出资兴建。长兴吕山吴先生是三富豪之一，他说："兴建穿堂的费用不会很多，我愿意独自负担。"负责人非常高兴，吴先生回家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说："儿子有这种能力，一定能够承担我的家业。"这位老人的见识和董尚书完全相同。

27. 萧何　任氏

【原文】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

妻推辇行。诸迁虏少用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也。，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译文】　沛公（汉高祖刘邦）攻下咸阳城后，很多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到官府中劫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沛人，官至丞相，汉朝的典制律令多经他亲手制定）先去收集秦朝丞相御史留下的律令图画，加以妥善保存。后来刘邦能详知天下要塞之地、户口的多少、势力的强弱、人民的疾苦，都是得自萧何所收集的秦朝图画。

陕西宣曲任氏，祖先是看管仓库的官吏。秦朝兵败以后，一般豪杰之士都争取金银宝物，只有任氏一家储存粮食。楚汉相争于荥阳，人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于是一般豪杰之士的金银财宝都归任氏所有。

〔梦龙评〕这两个人的才智不分高下，易地而处，结果也是如此。又如：四川卓氏，祖先是赵国人，从事炼铁致富。秦灭赵以后，将卓氏迁到四川，夫妻俩推着车子前进，所有奉命迁徙的家族，几乎都身无分文，于是争相要求督察官吏让他们就近在葭萌县定居，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谋生不易。我听说岷山下有一块肥沃的平野，地下生长丰富的大芋，人们就不会挨饿，可以工作交易，是一个很好谋生的地方。"于是要求迁到较远的临邛县，就在当地采矿炼铁，经营贸易，终至富可敌国。这种见识也远超过一般人。

28. 董　公

【原文】　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告诸侯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郦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暴卒，良久而苏，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而佯委罪羽，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卢在汉即九江王也。事甚怪。

【译文】　汉王（汉高祖刘邦）带兵到洛阳，新城三老（掌管一乡教化的长官）中的董公挡在路上劝汉王说："如果没有正当的名义出兵起事，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说：先声明对方是叛贼，乱事方可平定。天下人共同拥戴义帝（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项羽却把他逐出彭城，又派人杀他，大王应该率领三军，为义帝服丧，然后宣告诸侯去讨伐项羽。"

于是汉王为义帝办丧事，命士兵都穿白色的孝服，然后昭告天下诸侯说："寡人尽发关中的士兵，将收复河南、河东、河内，经汉水向东而下，希望在诸侯王指引去攻击弑杀义帝的人。"

〔梦龙评〕董公所说的这个道理，正是刘邦、项羽两人是非曲直的分别处。后来随何招降九江，郦食其招降齐国七十多个城池，所提的说词均不外于此。

许庸齐先生认为事实上是刘邦迅速激发了天下人叛楚归汉，子房（即张良，为刘邦策划得天下）虽然号称帝王之师，但并没有这种大谋略。

29. 蔺相如　寇恂

【原文】　赵王归自渑池，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以羞，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闻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征恂，使与复结友而去。

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术也。◯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代思顺，光弼意欲亡去，犹未决。旬日诏子仪率兵东出赵、魏。光弼入见子仪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执其手，相持而拜，相与合谋破贼。丁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谓贬准为雷州司户。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纵博，俟谓行远，乃罢。

【译文】　赵惠文王从渑池回国后，因为蔺相如（助赵王完璧归赵）功劳很大，就升他为上卿（官名，最高的执政大臣），官位在廉颇（战国赵良将）之上。

廉颇自以为南征北讨建立大功，而相如只不过劳动一点口舌，官位居然高于自己，就说：“我遇见相如，一定要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这些话，就不肯和廉颇会面，每次都托病不上朝，不想去和廉颇争名位。

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绕道避开他。于是门客都来见蔺相如，想告辞回去。蔺相如再三地留住他们说：“你们认为廉颇和秦王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门客回答说："比不上。"

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我还敢当面斥责他，侮辱他的臣子；相如虽然笨，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强大的秦国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只因为有我们两人。如今要是两虎相斗，必定两败俱伤，我所以这样做，是先顾虑到国家的危急，私仇可以抛开。"

廉颇风闻此事，就袒开上衣，背负荆条，请宾客带领到蔺相如家谢罪，于是两人成为刎颈之交。

后汉人贾复（冠军人，光武帝时任都护将军、执金吾）的部将在颍川杀人，太守寇恂（昌平人，守颍川）将他逮捕并处死。贾复认为这种事很羞耻，经过颍川时曾对左右的部将说："我看见寇恂，一定亲手杀死他。"

寇恂知道贾复的预谋后，就不肯和他相见。外甥谷崇请求佩剑随侍在侧，以防备万一。

寇恂说："不可以，从前蔺相如不怕秦王，却受屈于廉颇，都是为国家着想啊！"

于是命令县里的人，一人准备两份酒菜，由寇恂带领出城迎接贾复的军队，然后托病先回城中。贾复命士卒追赶，但将士们都喝醉酒了，寇恂得以安全脱身。于是寇恂派人把这情况禀告朝廷，皇帝于是征召寇恂，命他和贾复结交为友。

〔梦龙评〕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金兰结拜，是蔺相如心事的重现；寇莱公（寇准，宋·下邽人，封莱国公）用蒸羊迎接丁谓（宋·长州人，封晋国公，以欺罔罪贬崖州），是寇恂微妙的才术。

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子仪（唐·华州人，唐代中兴名将，封汾阳王）和李光弼（唐·柳城人，平定安史之乱，封临淮郡王，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都担任牙门都将（统领军队的将军），但不能和睦相处；虽然同桌吃饭，却互相瞪眼，不肯交谈。后来郭子仪代替安思顺节度使的职位，李光弼就有意离去，心里正犹豫不决。十天后，玄宗下诏命郭子仪率兵东伐赵、魏，李光弼就进入官衙见郭子仪说："我情愿一死，只求你赦免我的妻儿子女。"郭子仪即刻走下堂来，搂着李光弼上堂，流着泪道："当今国家遭逢乱事，皇上避乱去了，没有你的协助，我怎么能够出兵呢？现在哪里是心怀私怨的时候呀！"就互相扶持对拜，共谋破贼大计。

丁谓被贬到崖州，又转往道州，路经雷州时〔先前寇准被丁谓贬为雷州司马〕，寇准派人送上一头蒸熟的羊在边境上迎接。丁谓想和寇准见面，寇准不肯，听说家僮想要报仇，就关紧家门，尽情的赌博，等到丁谓走远了才停止。

30. 张　飞

【原文】　先主一见马超，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也，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

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刃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释严颜，诲马超，都是细心作用。后世目飞为粗人，大枉！

【译文】　刘备一见到马超，就任命他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到刘备对待自己这么优厚，就疏忽了对主上的礼节，和刘备讲话，常直呼刘备的字讳（刘备字玄德）。

关羽（解人，字云长，与张飞随从刘备，情同兄弟）很生气，请求杀掉马超，刘备不肯。张飞（涿郡人，字翼德，勇猛善战）说：“像这种情形必须用礼节来开导他。”

第二天，刘备会见诸将，关羽、张飞同时拿着武器站立刘备身边，马超一到，只顾入座，但见不到关羽和张飞的座位，后来看见他们两人侍立一旁，大吃一惊。从此以后，马超才知道要尊敬刘备。

〔梦龙评〕释放严颜（三国・蜀人），教诲马超，都是细心的举止。后世把张飞当做粗人，实在是大冤枉。

31. 曹彬　窦仪

【原文】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边批：公私两尽。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

【译文】　宋太祖起初臣服于后周世宗，曹彬当时是世宗身边的侍吏，掌管茶酒的事。

太祖曾经向曹彬要酒，曹彬说：“这是公家的酒，不可以给你。”就自己买酒请太祖喝〔公私兼顾〕。

后来太祖即位，曾经对群臣说：“世宗身边的官吏不欺主瞒上的，只有曹彬一人。”

从此把曹彬当做心腹。

太祖攻下滁州，后周世宗命令窦仪钞录所有国库的收藏。几天之后，太祖又命令侍吏去取公库的绢，窦仪说：“主公刚攻下这座城，即使想取走所有的收藏，谁敢说不可以，但现在既然已经造册纪录，就是官府的财物，没有皇上的诏令是不可擅自取出的。”

后来太祖屡次称赞窦仪的操守，很想任用他为宰相。

32. 鲁宗道

【原文】 宋鲁宗道，字贯夫，亳州人。为谕德日，真宗尝有所召，使者及门，宗道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饮归。中使先入白，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宗道曰："但以实告。"曰："然则当得罪。"宗道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具备。适有乡亲远来，遂邀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真实可大用。

【译文】 宋朝鲁宗道（字贯之，亳州人）担任谕德（属于太子的官）的时候，真宗一回有事召见他。使者上门时，鲁宗道不在家，过了一个时辰，才见他从仁和市场喝完酒回来。

使者对他说："皇上会怪你迟到，你该假借一件事来回话吧！"

鲁宗道说："照实告诉皇上就可以了。"

使者说："这样可能会得罪皇上。"

鲁宗道说："喝酒是人的常情，欺君却是臣子的大罪。"

使者就依鲁宗道的话禀告皇帝，真宗问鲁宗道为什么私下去酒家喝酒。

鲁宗道谢罪道："臣家境贫穷，没有饮食的器皿，酒家设备比较齐全，刚好有乡亲远来拜访，就邀请他去喝酒。臣换穿便服，所以市人都认不出我来。"

真宗笑着说："你是宫里的官员，恐怕会被御史弹劾。"

然而从此真宗认为鲁宗道与常人不同，觉得他行事真实不欺，可堪大用。

33. 吕夷简

【原文】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瘥，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于夏竦尤极诋斥。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北走胡矣。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孥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冢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

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不为介雪，乃深于雪。当介作颂时，正吕许公罢相，而晏殊、章得象同升，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真宰相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曰：“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简语韩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宠废，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不亟立后，无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类也。

【译文】 宋仁宗生病，很久没有上朝，有一天病愈，很想见执政的大臣，坐在休闲的别殿上，急着召见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两位首长。吕许公（名夷简，字坦夫，寿州人，封许国公，此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到诏令，过了一段时间才动身，同行的枢密赞公快步行走，许公却安步当车。

见到仁宗以后，仁宗说：“久病刚愈，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为何姗姗来迟？”

吕许公不慌不忙的奏道：“陛下身体不适，天下人都很忧虑，一旦忽然召见左右亲近的臣子，臣等如果急速前来晋见，恐怕会惊动很多人。”

仁宗认为他的表现很得体。

宋仁宗庆历年间，石介（奉符人，字守道，笃学有志，性行刚正）作《庆历圣德颂》，对当朝的人批评得很严厉，尤其对于夏竦（江州人，累官武宁军节度使，封郑国公）更是诋毁斥责。不久，朝中发生党派之争，石介因罪免职回乡，病逝。

当时山东有一个举人孔直温谋反，有人说孔直温曾是石介的学生，于是夏竦就说石介实际上没有死，是逃到北方胡邦去了。仁宗就下诏限制石介儿子的行动，又派使者告诉京东刺史，要挖开石介的棺材验证。

当时吕许公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仁宗的使者说：“如果打开棺材发现是空的，表示石介果真逃到北方，这样虽然杀他儿子也不为过。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故挖开人民的坟墓，要怎么对后世交待呢？”

使者说：“但是要如何回复皇上的旨意？”

吕许公说：“石介去世后一定有为他办理殡殓的人，又内外亲族和参加丧礼的门生恐怕不下数百人，你都发公文去询问他们，如果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写保证书，保证没说实话要依军令处罚，这样就可以对皇上交待了。”

使者照他的话去禀告仁宗，仁宗也明白这件事是夏竦诬陷之词，不久便降下圣旨，下令释放石介的妻子儿女回乡。

〔梦龙评〕没有为石介雪耻，却比为他雪耻更具意义。当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时，正是吕

许公免除宰相职务，而晏殊（字同叔，临川人）、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一起升任宰相的时候。吕许公不计较私怨，顾念国家的大体，真是宰相的最佳器度。

李太后的丧服尚未期满，而吕许公就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言道：“夷简这个人又教陛下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后来有一天，吕许公对韩琦说：“这种事外人实在不知情。皇上年纪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失宠被废，后宫以美色进献给皇上的人实在太多，不赶快立皇后，就没有办法纠正这种事情。”他每件事都深具意义，就如此类一般。

34. 古弼　张承业

【原文】　魏太武尝校猎西河，诏弼以肥马给骑士。弼故给弱者，上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我！还台先斩此奴！”时弼属尽惶惧，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其罪小；不备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虏，狡焉启疆，是吾忧也。吾选肥马以备军实，苟利国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无咎。”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弼头尖，帝尝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

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张承业主藏钱，不可得。边批：千古第一个内臣。庄宗置酒库中，酒酣，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语承业曰：“和哥继岌小字。乏钱，可与钱一积，安用带马？”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庄宗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但受先王顾命，誓雪国耻。惜此钱，佐王成霸业耳！若欲用，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因持庄宗衣而泣。乃止。

【译文】　北魏太武帝准备去西河打猎，命令古弼（代人，任吏部尚书）供给骑士肥壮的马。古弼却故意提供瘦弱的马，太武帝发现后生气地骂道：“尖头奴，居然敢裁夺我的事，回去先斩杀此奴。”

古弼的部属风闻此事，感到非常恐惧，古弼告诉他们说：“侍奉国君，使他不能尽情地游乐，这种罪过比较小；不防备意外的事故，罪过却比较大。现在南北两地的蛮夷狡猾地开拓疆域，才是我所忧虑的事。我选肥壮的马是为了充实军备，如果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圣明的君主可以用合理的事去冒犯他，这个罪过我自己承担，你们没有过错。”

太武帝听到了，很感慨地说：“这种臣子实在是国宝。”

古弼的头顶尖尖的，太武帝称呼他为“笔头”，时人称他为“笔公”。

后唐庄宗要用钱赏赐后宫伶人，而张承业（字继元，庄宗时承业屡谏不听，绝食而死）控制府库，不肯给〔千古第一内臣〕。庄宗要不到钱，就留在酒库里喝酒，喝醉了，命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张承业跳舞。舞毕，张承业拿出以宝玉装饰的衣带和马匹赠送李继岌，庄宗指着钱〔其意在此〕对张承业说：“和哥

（李继岌的小名）缺钱用，可以给他一点钱，宝带和马有什么用？”

张承业谢罪道：“国家的钱不是微臣所能据为己有的。”

庄宗又用言语来伤他，张承业很生气地说：“微臣是个老宦官，不必为我的子孙着想，只是先王叮嘱一定要为国雪耻，所以珍惜这些钱是为了助陛下完成霸业而已。如果陛下想用，何必问臣，财产用尽，兵马四散，难道只是微臣受害吗？”

说完就拉着庄宗的衣服哭泣，庄宗因而作罢。

35. 后唐明宗

【原文】 秦王从荣性轻佻，喜儒学，多招致后生浮薄之徒，赋诗饮酒。一日，明宗问之曰：“尔军政之余，所习何事？”对曰：“暇则读书，与诸儒赋诗谈道。”明宗曰：“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汝将家子，文章非所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于经义虽未晓，然尚喜闻之，余不足学也。”从荣卒败。

【译文】 后唐秦王李从荣个性轻浮，喜好研究儒学，常招一些轻薄的晚辈，一起作诗饮酒。

有一天，明宗问他说：“你主持军政后的休闲时间，学习什么事呀！”

李从荣回答说：“闲暇的时间读书，或者和一些读书人一起作诗论道。”

明宗说：“我常看见先帝喜爱作诗歌，实在没有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你的专长，万一作得不好，传入别人耳中，平白被当作笑柄。我已经老了，对于经典义理虽然不能明晓，不过也很喜欢，除此之外并不值得学习。”

李从荣最后果然败亡。

36. 唐高祖

【原文】 李渊克霍邑。行赏时，军吏拟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引见霍邑吏民，劳赏于西河，选其壮丁，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译文】 唐高祖李渊攻下霍邑后，照例论功行赏，军吏认为应募而来的奴隶不应和从军的百姓同等待遇。

李渊说：“在战场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论征战的功劳，有何等级呢？应该都依每人的功劳加以赏赐。”

随后，李渊又和霍邑的官吏百姓相见，在西河犒赏他们，选拔其中的壮丁，让他们到关中从军；有想回乡的军士，都颁给他们五品官的名衔让他们回去〔师法刘邦封赵国子弟四千户的遗意〕。

有人劝李渊官位不要给得太轻率，要重品质。

李渊说："隋朝的君主就是舍不得论功奖赏，以致失去民心，我们怎么可以效法他呢？而且用官位来收揽民心，不是比用兵更好吗？"

37. 刘温叟

【原文】　开宝三年，刘温叟为御史中丞。一日晚过明德门，帝方与黄门数人登楼。温叟知之，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言："人主非时登楼，则下必希望恩赏。臣所以呵道而过，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帝善之。

【译文】　宋太祖开宝三年，刘温叟（字永龄）任职御史中丞（官位次于御史大夫）。有一天晚上经过明德门时，太祖和几名宦官正要上楼，刘温叟知道了，就传令侍卫照常吆喝而过。

次日刘请求晋见天子，奏言人君在不适当的时间上楼，有关的侍从一定希望得到赏赐。他所以在通道上吆喝而过，是要明示众侍臣，天子在不适当的时间是不应上楼的。

太祖觉得他做得很好。

38. 卫青　程信

【原文】　大将军青兵出定襄。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兵且尽，信降单于，建独身归青。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长史安曰："不然。建以数千卒当虏数万，力战一日，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者不敢专权，不亦可乎？"遂囚建诣行在，天子果赦不诛。

卫青握兵数载，宠任无比，而上不疑，下不忌，唯能避权远嫌故。不然，虽以狄枢使之功名，犹不克令终，可不戒欤！◯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颇骄蹇，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镇节，无罪而出外藩。仁宗亦以为然，向潞公述此语，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犹未知，到中书自辨。潞公直视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辄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谋也。

休宁程公信为南司马征川贵时，诏以便宜之权付公。公自发兵至凯旋，不爵一人，不杀一人。同事者以为言，公曰："刑赏，人主之大柄。惧阃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窃弄之，岂人臣之谊耶？"论者以为古名臣之言。

【译文】　汉朝大将军卫青（平阳人，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出兵定襄时，苏建、赵信两位将领一同率领三千多名骑兵出巡，途中遭遇到单于的军队。汉军和匈奴战了一天，士兵牺牲殆尽，赵信投降单于，苏建单独自回营。

议郎（掌理车骑的官）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兵以后，从未斩杀过副将，现在苏建抛弃军队，可以杀他以显示将军的威严。"

长史安说："不可以，苏建以数千个骑兵去抵挡数万个敌兵，力战一天下来，士兵都不敢有异心。如今他脱险回来，将军反而要杀他，岂不是明示后人，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回来。我认为不该杀苏建。"

卫青说："我以赤诚之心带兵出征，不怕没有威严，周霸说可以显示我的威严，实在不是我的心意。而且我的职权虽然可以斩将，但以我所受的宠幸，也不敢在塞外专杀，应该送回京师，请天子裁决，并可借此训示为人臣的不能专权，不是很好吗？"

于是把苏建押解到京师，天子果然赦免他。

〔梦龙评〕卫青掌握兵权数年，受到无比的宠信，皇帝对他没有疑心，属下也不忌恨，这是因为他能避开权威、远离嫌隙的缘故。若非如此，身为将领者虽有狄青般的显赫功劳，还是不能善终的，实在不能不怀戒心啊！

狄青担任枢密使，自恃功大，十分傲慢不驯，袒护士卒。士卒每次得到衣物粮食，都说："这是狄家爷爷赏赐我的。"朝廷上下都引以为患。当时文潞公（即文彦博，介休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潞国公）执政，就建议仁宗让狄青出任两处节度使。狄青上书指出自己无功却受封节度使，无罪却又外放，很是委屈。仁宗也有这种感觉，就向潞公提及此事，说狄青是忠臣，不该如此待他。潞公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因为得到军心，所以发生黄袍加身、陈桥之变。"仁宗默默不语，而狄青还不知道此事，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白。潞公看着他说："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朝廷怀疑你。"狄青吓得后退好几步。狄青到藩镇去以后，仁宗每个月派使者去慰问他两次。每次听说皇上的使者到了，狄青必整天惊吓疑虑，不到半年，就生病去世。这些都是文潞公的计谋。

明朝人程信（休宁人，字彦实）任南司马出征四川贵州时，皇帝特别付与专权。程信从出兵到凯旋而归，不曾给人官爵，也不曾杀人，共事的人都把此事当做话题谈论。

程信说："赏罚本是人君的大权。如果怕边塞的事不好处理，特别给大臣这种权力，做臣子的幸而把事办成，却又借机弄权，这难道是做臣子的人应有的行为？"

谈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古代名臣的话。

39. 李　愬

【原文】　节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吴元济送京师。屯兵鞠场，以待招讨使裴

度。度入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边批：其意甚远。度乃受之。

【译文】 唐朝时，节度使（防御边塞敌寇的官吏）李愬平定蔡州以后，将叛徒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屯兵于球场，等待招讨使（掌招降讨逆的官吏）裴度（字中立，封晋国公）的检阅。裴度入城时，李愬武装出迎，在路边拜见。

裴度想回避，李愬说："蔡人性情顽强叛逆，不知上下尊卑的分别已经几十年了，希望您趁机训示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贵〔其意甚远〕。"

裴度于是接受。

40. 冯 谖

【原文】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谖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边批：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谖使齐复相田文，及立宗庙于薛，皆纵横家熟套。唯"市义"一节高出千古，非战国策士所及。保国保家者，皆当取法。

【译文】 孟尝君问门下的食客，谁熟习帐目，能替他去薛收债。

冯谖（战国·齐人，孟尝君门下食客）签下姓名说："我能。"

于是冯谖准备车辆，整理行装，载着债券契约出发，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完后，要买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是："看我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

冯谖到薛之后，将债务人悉数召来，经核对债券无误，诈称孟尝君有意免除债务，就烧毁所有的债券，债务人都欢呼万岁。

冯谖很快地赶车回到齐国，孟尝君觉得很奇怪，整装出来接见他说："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收完了。"

孟尝君问："你买了什么回来？"

冯谖说："您说买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我看主君家中金银珠宝、声色犬马都不缺，所缺的只有'义'罢了，所以我为您买义〔奇妙〕。"

孟尝君说："怎么买义？"

冯谖说："目前您只有小小的薛，却不爱抚薛民，还向他们图利，所以我诈称您下令免除他们的债务，因而烧了那些债券，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你买的义啊！"

孟尝君很不高兴，说："你去休息吧！"

一年后，齐王怀疑孟尝君，命他回自己的封邑。还未到薛一百里，薛民就扶老携幼，争着在路上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看到了。"

〔梦龙评〕冯谖使齐王再次任用田文为宰相，并在薛设立宗庙，都是纵横家常用的一套。唯独买义这一节手段高明，不是战国时代那些谋略之士比得上的。要长保国家于不亡的，都应该效法他。

41. 王　旦

【原文】 王钦若、马知节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忿争。上召王旦至，则见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钦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狱。旦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顾遇之厚，上烦陛下。臣冠宰府，当行朝典，然观陛下天颜不怡，愿且还内，来日取旨。"上许之。旦退，召钦若等切责，皆皇惧，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曰："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旦曰："臣晓夕思之，钦若等当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对朕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圣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恐夷狄闻之，无以威远。"上曰："卿意如何？"对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难忍。"后数月，钦若等皆罢。

【译文】 宋朝时王钦若（字定国）、马知节（字子元）同时任职于枢密院。有一天，两人在皇帝上面前因事争吵，皇帝传王旦进殿，王旦一到，看见王钦若不停地喧哗，马知节则哭着说："希望和王钦若一同离开御史府。"

王旦不等皇帝旨意，就命令王钦若下去。

皇帝很生气，想将他治罪下狱。

王旦不慌不忙地说："王钦若等人仗着陛下对他们优厚的待遇，来烦扰陛下，微臣是执政的首长，理当推行朝廷的典章，然而现在陛下心中不愉快，请先回宫，改天再来颁旨。"

皇帝答应了。

王旦退下后，就召王钦若等人加以责备，他们都很惶恐，亲手写奏疏认罪。

第二天，皇帝召见王旦说：“王钦若等人的事要怎样处分？”

王旦回答说：“微臣晨思夕想，钦若等应当革职，然而不知道该用什么罪名？”

皇帝说：“对朕争吵无礼啊！”

王旦说：“陛下圣明在朝，而大臣却有争吵无礼之罪，万一夷狄知道这件事，有损皇上的威严。”

皇帝说：“你的意思如何？”

王旦回答说：“希望让微臣到中书省，召见钦若等人，宣示陛下包含容忍的心意，且训诫约束他们，过一阵子再将他们革职不迟。”

皇帝说：“不是你这些话，朕实在很难忍受。”

几个月后，王钦若等人都被革职了。

42. 胡　濙

【原文】　正统中，宗伯胡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遂叩头还班，御史亦不能纠。十三年，彭鸣中状元，当上表谢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隐几而寤，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状元彭鸣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上是之。不然，一新状元遂被拘执如囚人，斯文不雅观。老成举措，自得大体。

【译文】　明英宗正统年间，宗伯（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吏）胡濙有一天在上早朝的时候，跪着承受圣旨，起立时衣带松脱落地，他从容地拾起来系好，然后叩头退回位次，连御史都不能矫正他。

正统十三年，彭时（字纯道，历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少保）考中状元，在上表谢恩的前夕，坐着等天亮，到四更的时候，竟然靠着茶几睡着了，因而错过上朝的时间。纠仪御史上奏请英宗命令锦衣卫（明朝掌管巡察缉捕的禁卫军）去捉拿，锦衣卫已经领到圣旨。

此时，胡濙从众官的行列中走出来，禀奏英宗：“彭时不到，应当让锦衣卫去寻找，而不是捉拿。”

英宗同意他的看法，不然一个新科状元，就被当做犯人拘捕，实在斯文扫地。老成人的做法，深得大体。

43. 孙　觉

【原文】　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

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获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

【译文】　宋朝人孙莘老（名觉，高邮人）任福州知州时，有很多百姓因积欠官府的贷款而被捕下狱，当时刚好有富翁捐钱五百万给寺庙修佛殿，来请示孙莘老。

孙莘老慢慢地说道：“你们捐这些钱是为了什么？”

众人说：“愿佛祖赐福。”

孙莘老说：“佛殿还没有损坏，也没有露天无遮而坐的佛像，不如用这些钱替囚犯们偿还官府的债，使数百人被释放出来，因而获得的福报岂会少吗？”

富翁不得已答应，当天就把钱捐给官府，监狱一时空了不少。

44. 赵　抃

【原文】　赵清献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皲瘃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系，追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邵尧夫每称道其事。

【译文】　宋朝人赵清献（赵抃，西安人）巡察青州时，不时念及有一人下狱就有十人因而耽误工作，那些受牵连波及的，更是无辜。而且监狱中，夏天有湿气、传染病，冬天有冻伤、脚气病，有人因为一点小罪，长年被拘禁，有人因为一点牵连，几乎死亡，狱卒囚长的勒索凌辱，更令人痛恨。

赵清献令人立即去查阅各地监狱的记录，以囚犯的多少，来断定官吏的贤明与否。实行一年以后，郡、州、县各级官吏都不敢随意对人羁押判刑。邵雍先生每每称赞这件善政。

45. 贾　彪

【原文】　贾彪与荀爽齐名，举孝廉为新息长。小民因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养子数千，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曰“贾男”，生女名曰“贾女”。

手段已能办贼，直欲以奇致之。

【译文】　后汉人贾彪（字伟节）和荀爽（字慈明）齐名，被推举为李廉

（汉朝所设，由郡国推举孝顺廉洁的人），担任新息县长。当地的百姓因为生活穷苦，大多数不养育小孩。贾彪严加管制，规定不养子女的和杀人同罪。

城南有强盗劫财杀人，城北有妇人杀死儿子。贾彪出发办案，属下想往南行，贾彪生气地说：“强盗害人是常有的事，母子相残却背逆天道。”

于是驾车向北行，查办妇人的罪状，城南的盗贼听到这种事便前来自首〔方知明伦可以化俗〕。

数年间，新息一地人口成长数千人，百姓都说：“是贾父所长养的。”凡生男孩便称为“贾男”，生女孩便称为“贾女”。

〔梦龙评〕贾彪的手段足以查办强盗，只是想用更奇特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46. 柳公绰

【原文】 柳公绰节度山东，行部至邓，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县令闻公绰素持法，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天论、王法，两者持世之大端。彪舍贼寇而案杀子，公绰置赃吏而诛舞文，此种识力，于以感化贼盗赃吏有余矣。若丙吉不问道旁死人而问牛喘，未免失之迂腐。

【译文】 唐朝人柳公绰（华原人，字宽）任山东节度使，巡行到所属的邓县，县里有两个官员同时被捕，一个是接受贿赂，一个是玩弄法令。

县令听说柳公绰向来依法办案，心想他必定杀掉贪污的人。

柳公绰的判决是：“贪污的官吏虽触犯法令，但法律还在；奸邪的官吏破坏法令，法律就灭亡了。”

结果杀的是玩弄法令的人。

〔梦龙评〕天伦和王法，是维系天下的两大要端。贾彪放过盗贼办理杀子的人，柳公绰轻罚贪污官吏而杀死玩弄法令的人，这种见识和魄力，就足够感化盗贼和贪官了。至于丙吉不理会路边的死人，而去过问牛只气喘，未免过于迂腐。

47. 季　本

【原文】 季本初仕，为建宁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发兵讨之。而建有分水关，自江入闽道也。本请于所司，身往守之。会巡按御史某以科场事，檄郡守与本并入。守以书趣本，本复书曰：“建宁所恃者，唯吾两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场往返动计四旬。今江西胜负未可知，土寇生发叵测。微吾二人，其谁与守？即幸而无事，当此之际，使试录列吾两人名，传播远迩，将以为不知所重，贻笑多矣。拒违按院之命，孰与误国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边批：此守亦高人。

科场美事，人方争而得之，谁肯舍甘就苦？选事避难，睹此当愧汗矣！

【译文】　明朝时季本（会稽人，字明德，师事王阳明）起初任建宁府推官（各府掌理刑狱的官吏），正值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叛变，王阳明（名守仁，余姚人，创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出兵讨伐。

建宁有个分水关，是江西进入福建的要道，季本向长官请求亲自去防守。此时刚好有某位巡按御史因科举考场的事，商请郡守和季本一同去协办，郡守写信来催季本。

季本回信说："建宁府所仰仗的只有我们两人，战事已迫在眉睫，而往返科举考场估计要四十天。现在江西的胜负还不知道，地方强盗生事与否也无法预测，没有我们两人，要靠谁去防守？即使侥幸无事，当此之时，让试录（古代会试时，纪录举子籍贯、名次及文章雅俗，以呈报朝廷的官员）列出我们的姓名，远近传播，人们将认为我们不知轻重，而贻笑大方。违抗巡按御使的命令，和耽误国家大事比较起来，哪一件严重呢？"

郡守很同意他的话，就不去协办科举考场了〔此郡守也是高人〕。

〔梦龙评〕协办科举考场的任务是一件美差，别人正想极力争取，谁想舍弃甜美而去吃苦？遇事避重就轻的人看了，应当羞愧汗颜。

二、深谋远虑

【原文】　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集"远犹"。

【译文】　谋略不够深远，就容易流于轻率；人我的地位会更迭，吉凶祸避会交替循环。因此，老成人一旦筹划谋略，都考虑深远而不只顾眼前。

48. 商高宗

【原文】　商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谕太子，必命备历农家，观其居处、服食、器用，使知农之劳苦。洪武末选秀才，随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长孙周行村落，历观农桑之事。谕教者宜以为法。

张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诸皇子竞侈汰。昭疏训储之法，略云："陛下诸子，宜各置师傅，令折节师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俟皇子上谒，陛下辄面问，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识

安危之故，深究成败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胜如讲经说书，作秀才学问也。

【译文】　商高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小乙曾经让他住在民间，和老百姓共同生活做事，使他了解民情。

〔梦龙评〕明太祖教诲太子，一定要他去经历农家生活，观察百姓的饮食起居，使太子知晓农家的劳苦。洪武末年选秀才，太子随着自己属下的官吏分组到太祖面前，报告民间疾苦。成祖巡视北京，命两个皇室长孙去巡行村落，观察农桑之事。职司民政教化的人应对此多加效法才是。

五代人张昭（字潜夫，官职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宋初任吏部尚书）起先在后唐明宗朝中做官，明宗的几个皇太子都争相奢侈浪费。

张昭上疏说明训练继位者的方法，大略是说：“陛下的几个皇子应该安排一位老师，让他们降低辈份来尊敬师长。命令他们每一天记载一件事，一年下来就可以累积很多记事，每个月终了，让他们和师傅禀奏陛下。待皇子晋见时，陛下当面提出问题，假如十题之中能回答五题，就算能明了安危的原因，体会成败的道理。”

但明宗不予采用。

〔梦龙评〕这是万世训练储君的方法，胜过讲经说书等作秀才的学问。

49. 李　泌

【原文】　肃宗子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倓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译文】　唐肃宗的第三儿子建宁王李倓性格英明果决，雄才大略，他跟随唐肃宗从马嵬向北行，因随行士兵人少而弱，屡次遭遇强盗，李倓亲自挑选骁勇的士兵护卫于皇帝前后，拚死保卫肃宗。肃宗有时逾时未进食，李倓就悲伤得不得了，为军中上下所瞩目。因此肃宗想封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东征。

李泌（字长源，官至宰相）说：“建宁王确实是元帅的人才，然而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战功大，难道让广平王成为吴泰伯（周太王长子，知道父亲喜爱弟弟季历的儿子昌——文王，就和弟弟仲雍逃到荆蛮地带，国号

吴）第二吗？”

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如何担当元帅的重任？”

李泌说：“广平王尚未正式立为太子，现在国步艰难，众人所瞩目的对象都在元帅身上，如果建宁王大功完成，陛下虽然不想用他为继位者，但是一起立功的人肯罢休吗？太宗太上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

肃宗于是任命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令诸将服从他的号令。

李倓听到这件事，向李泌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意。”

50. 王叔文

【原文】　王叔文以棋侍太子。尝论政至宫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谏之。”众皆称赞，叔文独无言。既退，独留叔文，问其故。对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爱幸。

叔文固憸险小人，此论自正。

【译文】　唐朝人王叔文（山阴人，顺宗时谋领财柄与兵权）以棋艺服侍太子（后来的顺宗）。东宫的属官曾经一起谈论政事，谈到宫内设立之市场的弊病。

太子说：“寡人正想去劝谏父皇。”

众人都赞成，只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退下之后，太子只留下王叔文问明原因。

王叔文回答说：“太子的职务只在服侍陛下用餐与问安，不应该谈论职权以外的事。陛下在位已经很久了，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您要怎么解释？”

太子大惊，于是哭着说：“没有你的提示，寡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从此非常宠信王叔文。

〔梦龙评〕王叔文其实是阴险的小人，不过他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51. 李　泌

【原文】　贞元中，咸阳人上言见白起，令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败去。德宗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起为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将解体矣。且立庙京师，盛为祷祝，流传四方，将召巫风。臣闻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葺，则不至惊人耳目。”边批：妥帖。上从之。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咸阳人进言说看见白起（战国·秦人，善用兵），县令禀奏说：“国家应加强防卫四方边塞，正月吐蕃一定大举进兵南下。”

不久吐蕃果然入侵，兵败而去。德宗因而相信白起果真显圣，就想在京师设立白起庙，追赠白起为司徒（相当于丞相之官吏）。

李泌说："微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必须听信于人，如今将帅立功，而陛下却褒扬秦朝的白起，微臣恐怕边将都要解散了。而且在京城立庙，勤于祭祀，一旦流传出去，可能引起百姓迷信的风气。听说杜邮有一座旧的白起祠，请陛下命令府县加以修建，比较不会惊动天下人的耳目〔妥贴〕。"

德宗果然照他的话去做。

52. 苏　颂

【原文】　苏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哲宗有言，或无对者；唯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俯伏而听。及贬元祐故官，御史周秩并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

【译文】　宋朝人苏颂（字子容）在执政时，见哲宗年纪幼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宣仁皇太后。偶尔哲宗有话要说，有时没有人加以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皇太后后，必定再禀告哲宗。哲宗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诸大臣，使他们俯首听命。

后来哲宗亲政，元祐时期旧党的老臣都被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哲宗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之大老。"

53. 宋太祖

【原文】　宋太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吏望风启钥。及即位，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

至正间，广东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举义兵，擒仲玉以献。成筑砦自守，围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缚成者，予钱十千，于是成奴缚之以出。真笑谓成曰："公奈何养虎为害？"成惭谢。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驾诸转轮车上。成惧，谓将烹己。真乃缚奴于上，促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四境有奴缚主者，视此！"人服其赏罚有章，岭表悉归心焉。

高祖戮丁公而封项伯，赏罚为不均矣。光武封苍头子密为不义侯，尤不可训。当以何真为正。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刚被拥戴为皇帝之时，陈桥的守门人拒绝让他进入，于是到封邱门，守关的人看情势如此，就开门让太祖进城。

太祖即位以后，就处死封邱门的官吏，而赏赐官位给陈桥的守门人，以表

扬他的忠贞。

元顺帝至正年间，广东有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字邦佐，任广东行省右丞）向行省（地方行政官署）请命，率领义兵擒拿陈仲玉呈献上级。而王成自己建筑营寨防守，围攻了很久都无法攻破。

何真悬赏一万钱捉拿王成，于是王成的奴隶绑着主人出来。

何真笑着对王成说："你怎么养虎为害啊！"

王成很惭愧。

奴隶请求赏钱，何真如数给他，又派人准备汤镬（古代的酷刑，用来烹人），驾在转轮车上。王成很恐惧，以为要烹自己。

何真却把那奴隶绑起来放在汤镬上，催部下将他烹了；又叫数人敲鼓推车，当众宣布："境内如果有奴隶捆绑主人的，比照这种办法处理。"

人人都佩服他赏罚分明，岭南一带全都归心。

〔梦龙评〕汉高祖杀死背叛项王的丁公（名固），而封赏拚死保护自己的项伯（项羽的叔父，鸿门宴上保护沛公），赏罚实在不公平。

汉光武封奴仆之子为不义侯，更不足取，应当是何真的做法最标准。

54．宋太祖

【原文】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边批：聪明。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顿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边批：王翦、萧何所以免祸。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

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世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议，则寇准、李纲、赵鼎诸人用之有余，安在为弱乎？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

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边批：设险守国道只如此。

神宗一日行后苑，见牧猳猪者，问："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来，尝令畜。自稚养至大，则杀之，更养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余，忽获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浇之，仓卒不得，方悟祖宗远虑。

【译文】 宋太祖曾经对赵普（幽州蓟人，字则平）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的数十年之间，天下帝号已经更换了十次，战乱不止，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普说："由于藩镇太强，王室太弱的缘故。当今应该稍微削弱他们的权势，限制他们的财物粮食，取消他们的精锐部队，那么天下自然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我已经明白了〔聪明〕。"

不久，太祖和老朋友石守信（浚义人，领归德军节度使）等人一起喝酒，喝到尽兴之时，太祖屏退左右的人，说："我如果没有你们的协助，也没有办法到现在这种地步，想到你们的恩德，实在深厚无穷。然而做天子也很艰难，实在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早晚都不能安心。"

石守信等人说："为什么？"

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地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都惶恐地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种话呢？"

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其他的意念，但是如果部下想要富贵，有一天用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虽然想不做，也不可能啊！"

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说："我们都愚笨得没有想到这种事，希望陛下哀怜我们，指示我们一条生路。"

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多得一些金钱，多一些享乐，使子孙不致贫困罢了。你们何不放下兵权，购买良田美宅〔王翦、萧何便是用此法免祸〕，为子孙立下永久的基业；多安排些歌舞美女，每天喝酒作业一直到老。君臣之间没有嫌隙，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便一再拜谢说："陛下这样顾念我们，恩同再造。"

第二天，这些人都宣称自己生病，请求解除兵权。

〔梦龙评〕有人说，宋室的衰弱，是由于削夺藩镇的兵权之故。其实如让藩镇强大，宋室并不能因而强大，强干弱枝，自然是立国的根本。从唐朝安史之乱两百年来所累积的弊病，在谈笑之间革除，难道不是很高明巧妙的手段吗？如果不是君臣上下苟且偷安，力主和议，则用寇准、李纲（邵武人，字伯纪，金人来侵，主张力战被贬谪）、赵鼎（闻喜人，字元镇，与秦桧论和议不合，谪岭南）这些人来对付北虏，就绰绰有余，哪里会衰弱呢？

宋神宗熙宁年间，工场中的工人认为门巷弯曲狭窄，请求改直拓宽。神宗认为是太祖创始的，必有远虑，不准许改建。

后来，很多工人因为工作太苦，心生背叛，拿着兵器想夺门而出。结果只有一个老兵站在巷口挡住他们，他们竟都出不来，全体成擒〔设险固守，这是太祖的用意〕。

有一天神宗在后园里走着，看见有人养公猪，问他有什么用。

牧养的人说："从太祖以来，就命令要从小把它养大，再杀掉，换养小的，几代都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做什么用。"

神宗便命令废除。

一个多月以后，宫内忽然捉到施放妖术的人，仓卒间要找猪血来浇他却找不到，神宗这才领悟到祖宗的远虑。

55. 郭　钦

【原文】　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请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不听，卒有五胡之乱。

只有开国余威可乘，失此则无能为矣。宋初不能立威契丹，卒使金、元之祸相寻终始。我太祖北逐金、元，威行沙漠。文皇定鼎燕都，三黎来庭，岂非万世久安之计乎！

【译文】　汉魏以来，匈奴、鲜卑等部族来投降的人，朝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塞内各郡居住，后来这些人屡因忿恨杀害当地官吏，渐渐成为民间的忧患。

侍御史郭钦建议将平定吴国的威势，谋臣猛将所定的策略，将渐渐转移到内地杂居的胡人安置在边境，严防四方夷人的出入，阐明先生对夷狄的制度，这是万世长远的策略。皇帝不听，最后终于发生五胡乱华。

〔梦龙评〕只有开国的余威可以利用，失去这个机会，就无能为力了。宋朝初年不能对契丹建立威严，导致金元之祸，相继循环。明太祖北败金元，威势远扬沙漠；成祖定都燕京，海南黎族前来归顺，这难道不是万世久安的大计吗？

56. 吕　端

【原文】　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愿分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益坚其叛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即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

矣。”太宗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子竟纳款。

具是依，则为俺答之款；具是违，则为奴囚之叛。

【译文】　宋朝时李继迁（西夏人）在西方边境上骚扰，保安军上奏捕获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想杀她。当时寇准任职枢密院，太宗就单独召他商量。

寇准退下后经过宰相办公处，吕端（安次人，太宗时的宰相）问说：“皇上叫你不要对我说吗？”

寇准说：“没有。”

就把和太宗谈话的内容告诉吕端。

吕端问道：“皇上要怎么处置她？”

寇准说：“想在保安军北门外处斩，以警诫叛徒。”

吕端说：“这不是好计策。”

随后就入宫禀奏太宗说：“从前项羽想烹煮太公（刘邦的父亲），刘邦还想分尝一怀羹。做大事者不必顾虑自己的亲人，何况李继迁又是叛逆的人，怎会在意呢？陛下今日杀他的母亲，明日就可以擒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则不过是徒然结下仇怨，更坚定他叛逆的决心罢了。”

太宗说：“不然要怎么办？”

吕端说：“以微臣的愚见，应把她安置在延州，派人好好服侍她，以招来李继迁。即使他不立即投降，也可以牵系着他的心，因为他母亲的生死之权还操在我们之手啊！”

太宗高兴地说：“没有你，几乎误了事。”

后来李继迁之母逝世于延州，李继迁也死了，李继迁的儿子竟然对宋纳款称降。

〔梦龙评〕同是归顺，明朝有俺答（鞑靼酋长）的纳款进贡；同是叛逆，明朝有奴儿干（国名，地处我国东北）的叛变。

57. 徐　达

【原文】　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缺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一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及归报，上亦不罪。

省却了太祖许多计较。然大将军所以敢于纵之者，逆知圣德之弘故也。何以知之？于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知之。

【译文】　明朝大将军徐达（濠州人，字天德，随从太祖征略四方）在开平追逐元顺帝时，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顺帝逃走。常遇春（怀远人，太祖时的

大将，封开平王）很气他失去立大功的机会。

徐达说：“他虽是夷狄，然而曾经久居帝位，号令天下，我们的主上会怎样对待他呢？割块地来封他，还是杀了他以求甘心？我认为两者都行不通，放了他最适宜，您暂且不要生气。”

后来回京师禀报，太祖果然并不加罪。

〔梦龙评〕徐达此举省掉明太祖不少麻烦。然而徐某敢这么做，是因他已掌握了朱元璋的心理，当初朱元璋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由此可见虽是放走元顺帝，绝对不致于惹上麻烦。

58. 富　弼

【原文】　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撤乐，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恐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还者，言虏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之。

值华、虏争胜之日，故以契丹为言，其实理合罢宴，不系虏之行不行也。

【译文】　宋仁宗当政时，元旦日蚀，富弼（河南人，字彦国，仁宗至和初年与文彦博同任宰相，封郑国公、韩国公）请皇帝停止宴会、取消歌舞，吕夷简不肯。

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中国人的脸往哪儿摆？”

后来有人从契丹回来，说契丹当天停止所有宴会，仁宗听了很后悔。

〔梦龙评〕当时正是中华与契丹争胜负的时期，富弼才以契丹为借口，其实依礼当停止宴会，与契丹推行与否没有关系。

59. 司马光

【原文】　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司马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而还之。”

方知秦皇、汉武之愚。

【译文】　宋朝时交趾国遣使进贡珍奇异兽麒麟。司马光向朝廷说：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直的，要它自己来才算是吉祥；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话。朝廷应厚赏使者，让他回国。

〔梦龙评〕从这里就知道，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很愚笨的。

60. 苏　颂

【原文】　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苏颂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傥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

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戢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译文】　宋朝时守边元帅派遣种朴上朝禀奏：“得到情报说阿里骨已经死了，还不知道要立何人为国君。契丹官赵纯忠为人谨慎诚实，值得信任，希望乘他们局势未定之际，带数千名精兵，拥戴纯忠进入契丹立为国君。”

众人决议准许这个请求，只有苏颂说：“真相如何还不知道，如今要越过国境去立契丹王，倘使他们拒绝不肯接纳，不会损害我国的威严吗？应该慢慢地观察事情的演变，等到定局之后再去安抚他们不迟〔老成之见〕。”

不久，事实证明阿里骨果然无事。

61. 陈秀　刘大夏

【原文】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郡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至扬州，牒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制供之。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宋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急令缮写送之。于是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举，盖惩前事云。

成化十六年，朝鲜请改贡道 因建州女直邀劫故。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众将从之。职方郎中刘大夏独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鸦鹘关出辽阳，经广宁，过前屯，而后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径，恐贻他日忧。”卒不许。

【译文】　宋神宗熙宁年间，高丽遣使入贡，所经过的郡县都索取地图，地方官都依其请求绘图赠送。到扬州时也呈公文索取地图。

当时陈秀任扬州太守，就骗使者说，他想参考两浙所提供的全部地图，模仿其规格绘制。等到地图得手之后，陈秀即聚集起来烧毁，再向朝廷禀告。

〔梦龙评〕宋朝初年，朝廷派卢多逊（曾任兵部尚书）出使江南国主（南唐后主李煜），归来时，船靠宣化县渡口，卢派人禀告李国主说：“朝廷计划重修天下图籍经典，史馆中就只缺江东各州的资料，希望各送一本资料，以便带回朝廷。”国主即刻命人缮写赠送，于是卢多逊将江东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屯兵远近、人口多寡等资料全带回国，朝廷才有兴兵的意念。陈秀所为，大概是受这件事的影响。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女真族已渐渐崛起于东北，朝鲜请求改变进贡的道路。宦官之中有个朝鲜人为此事求情，众将都表示同意。

职方郎中（掌天下的地图与四方朝贡的官吏）刘大夏坚持认为不可，说：“朝鲜进贡的道路，从鸦鹘关出辽阳，经过广宁、前屯，然后入山海关，弯曲迂回地绕了三、四个大镇，这是祖宗微妙的用意。如果走海陆大道从鸭绿江到前

屯山，恐怕带来他日的忧患。”

从来朝廷终于没有同意朝鲜的请求。

62. 陈　恕

【原文】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美，恐生侈心。”

李吉甫为相，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实数，比天宝户税四分减三，天下仰给县官者八十二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者，不在此数，欲以感悟朝廷。大臣忧国深心类如此。

【译文】　宋朝时陈晋公（陈恕，南昌人）任职三司使（监铁使、度支使、户部使）时，真宗皇帝命令他将中外钱谷的大略数目上报，陈恕只应诺却不呈献。

过了很久，真宗一再地催促，他还是不呈献。真宗命有关主管来问他，陈恕对来人说：“天子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裕，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

〔梦龙评〕李吉甫（唐·赞皇人，字弘宪）为宰相时，特地写《元和国计簿》呈给宪宗，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的数目，比天宝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依赖县官供给的人口有八十二万，比天宝年间多了三分之一；至于水旱灾所受的伤害、紧急时发放的数目还不包含在内。想以此使朝廷感悟。大臣忧国的深切都是如此。

63. 李　沆

【原文】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语曰：‘外宁必有内忧。’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则知忧而治之。沆死，子必为相，遽与虏和亲，一朝疆埸无事，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常怀忧惧。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殿，搜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左传》：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曰：“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厉公不听，战楚胜之。归益骄，任嬖臣胥童，诛戮三郤，遂见弑于

匠丽。文靖语本此。

【译文】 宋真宗时李沆任宰相，王旦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因为西北方的战事，有时工作得废寝忘食。王旦感慨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悠闲无事，坐享太平呢？”

李沆说：“稍有一些忧虑勤苦，才能警戒人心。将来如果西方都平定，朝廷未必无事。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譬如人有疾病，常常发作，就知道忧虑而去诊治。我死后，你必当宰相，与敌人和亲是大势所趋，一旦疆场无事，恐怕君王会慢慢产生奢侈之心。”

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又每天呈上各地水旱灾、盗贼及不孝作恶的事给真宗知道，真宗听了往往惨然变色。王旦认为这种琐碎的事不值得让天子烦心，而且丞相常常禀奏一些不好的事，总是拂逆了真宗的心意。

李沆说：“君主还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艰难的情况，常怀忧虑警惕之心。不然，血气方刚的皇帝如不沉迷歌舞、美色、珍玩，就可能搞些土木、战争、祭神之类的事。我老了，来不及看见，这是你未来的忧虑啊！”

李沆死后，真宗认为契丹已经讲和，西夏也来纳款，于是在泰山封禅祭祀，在汾水立祠祭神，大建宫殿，搜集亡失的典籍，没有闲暇的日子。

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规谏却已经变成同流，想辞官而真宗又如此厚遇，此时才知道李沆见识的深远，叹口气说：“李文靖（沆）真是圣人！”

〔梦龙评〕《左传》记载晋楚交战于鄢陵，范文子（春秋·晋人）不想再战，说：“只有圣人能达到内外无忧，既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何不放过楚国，就当做是长期外患呢？”厉公不听，战胜楚国、回国后便更显骄傲了，他任用宠幸的胥童（晋大夫），杀死三郤（郤犨、郤缺、郤至），后来被匠丽（晋大夫）所杀。李文靖所引的是陈立子的话。

64. 韩　琦

【原文】 太宗、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日，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亦莫谕琦意。韩绛来，遂进之。琦闻之，叹曰：“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导之耳。”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琦，琦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琦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精识。

【译文】 宋太宗、仁宗都曾经在大名府郊野打猎，题过数十首诗，贾昌朝

（字子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大名府时，曾将这些诗都刻在石碑上。韩琦守大名时，把这些诗藏在班瑞殿的衬壁工。

有人劝韩琦将临摹本呈给皇帝，韩琦说：“保存着就可以，何必呈上去呢？”这个人不明白韩琦的用意。韩绛（字子华，神宗时任参知政事）来到大名以后，就把临摹本呈给皇帝。

韩琦知道此事，叹息道：“从前我岂不知道要呈献皇上吗？只是顾虑到皇上正锐意平定四夷，不应改变他施政的方针罢了。”

石介编撰《三朝圣政录》，欲呈献给皇帝，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几件事：其中有一件是，太祖沉迷一个宫女，延误上朝时间，群臣颇有微言，后来太祖觉悟，便乘宫女熟睡时杀死她。

韩琦说：“这种事难道可以做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迷于她，却又厌恶自己的糊涂而杀人，她有何罪？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女子，将要杀不胜杀了。”

于是删去这几件事，石守道很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65. 刘大夏

【原文】　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牍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耸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牍。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此二事，天下阴受忠宣公之赐而不知。

【译文】　明朝天顺年间，英宗嗜好搜集珍宝奇玩。有宦官说，宣宗宣德年间，曾派遣太监王三保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的珍奇宝物。英宗就命宦官到兵部，查看王三保到西洋时的航海路线。

当时刘大夏为兵部侍郎，尚书项忠（嘉兴人，字荩臣）命令都吏（官名）检查旧公文，刘大夏先找到，偷偷藏起来，都吏遍寻不得，又命令别的都吏去找。

项尚书质问都吏说：“官署中的旧公文怎么能遗失呢？”

刘大夏笑着说：“从前下西洋，花费数十万钱，牺牲了上万的军民，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弊病，公文即使还在也应该毁弃，加以连根拔除，还能追究它存不存在干嘛？”

项尚书惊奇不已，一再拜谢，指着自己的位置说：“先生通达国体，这个地位不久就属于你的。”

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向西侵略土著，后在老挝兵败。宦官汪直想乘机追讨，派索英公下公文给安南，刘大夏却将公文扣起来不发，尚书因此一再杖责负责行文的官员。

刘大夏秘密地告诉尚书说：“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西南各族就要饱受蹂躏了。”

尚书闻言大悟，因而中止此事。

〔梦龙评〕这两件事，天下人暗中受忠宣公（刘大夏谥号）之恩赐而不知。

66. 崔群　刘大夏

【原文】　宪宗嘉崔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遂不奉诏。

上御文华殿，召刘大夏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以揭帖密进。”大夏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类也。陛下所行，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与众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视为常规。万一匪人冒居要职，亦以此行之，害可胜言！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老成远虑，大率如此，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

【译文】　唐宪宗嘉许崔群（武城人，字敦诗）正直无私，命令学士（学士院中以文学语言参谋谏诤的官吏）以后有事上奏，要取得崔群的签名，才能呈上。

崔群说：“翰林（唐宋时内廷供奉之官）的举动都将成为后代的事例，如果这样做，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当首长，那么在下位的直言者就无从进言了。”于是不接受诏令。

明英宗亲临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刘大夏说：“朕偶尔有办不了的事，常想召你来商议，又往往因为不属于你兵部的事而打消念头，今后有该实行、该罢除的事，你可以直接以密件呈上来。”

刘大夏回答说：“不敢。”

英宗说：“为什么？”

刘大夏说："前人李孜省可做为借镜。"

英宗说："你是为了议论国事，怎么可以和李孜省损人利己的行为相比呢？"

刘大夏说："微臣呈上密件，朝廷也推行密件，就像前代所行用墨笔书写的不正式诏令。陛下的作为，应当向古代的帝王学习，或效法近代的祖宗，公事的是非，要和群臣共议；然后，对外的交给枢密院或兵部处理，对内的和大学士商量就可以了。如果用密件，时日一久视为常规，万一有匪人冒居显要的职位，也实行这种方法，祸害不可胜言。这实在不能做后世的常法，微臣不敢顺从。"

英宗听了之后，不停地称赞他。

〔梦龙评〕老成人谋虑的深远，大抵如此，这是由于胸中没有一点私心，不贪权势的缘故。

67. 富　弼

【原文】　富郑公为枢密使，值英宗即位，颁赐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赐。郑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赐。"公曰："大臣例外受赐，万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辞不受。

【译文】　宋名臣富郑公（富弼，封郑国公）任枢密使时，正值英宗即位，依例赏赐大臣。

群臣领过赏赐以后，英宗又例外颁发特别赏赐给富郑公。郑公极力推辞，太子派小太监告诉郑公说："这是皇上例外的赏赐。"

郑公说："大臣接受例外赏赐若不阻止，万一皇上做例外的事，怎么去阻止呢？"

因此坚辞不受。

68. 范仲淹

【原文】　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事闻，朝廷大怒，富弼议欲诛仲约。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反赂之，法在必诛。今高邮无兵与械，且小民之情，醵出财物而免于杀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释之。弼愠曰："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弼不谓然。及二人出按边，弼自河北还，及国门，不得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译文】　宋朝时强盗张海将经过高邮，知军（统理府州的军事长官）晁仲约预料无法抵御，就昭示当地富有的人，捐出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

兵。事情传开以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要杀晁仲约。

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运往高邮兵力不足，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一定很高兴，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

仁宗听后，于是释放知军。

富弼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宣扬法令，你却多方阻挠，这样如何治理百姓！"

范仲淹私下告诉他说："从祖宗开始，未曾轻易处死臣下，这是一种美德，怎么可以轻易地破坏呢？假如皇上做惯这种事，将来恐怕我们的性命也不可保了。"

富弼颇不以为然。

后来两人出巡边塞，富弼从河北回来，进不得国都的城门，又无法预知朝廷的心意，整夜彷徨于床边，感叹地说："范六丈真是圣人啊！"

69. 赵　鼎

【原文】　刘豫揭榜山东，妄言御医冯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知泗州刘纲奏之。张浚请斩益以释谤，赵鼎继奏曰："益事诚暧昧，然疑似间，有关国体。然朝廷略不加罚，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姑与外祠，以释众惑。"上欣然，出之浙东。浚怒鼎异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则党合而祸大；缓之，则彼自相挤。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阉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谪而远之，既不伤上意，彼见谪轻，必不致力营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窥进，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辈侧目吾人，其党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叹服。

【译文】　宋朝时刘豫在山东张贴告示，散布谣言说：掌管天子御用药物的太监冯益派人收买飞鸽。告示中并有一些不敬的话。泗州知州刘纲将此事禀奏朝廷，张浚（成纪人，字伯英）则要求天子处斩冯益以释清谣言。

赵鼎（谥忠简）随即上奏道："冯益的事暧昧不明，然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已关系着国家的体统，但是朝廷如果完全不加处罚，外面的人一定认为陛下确实派冯益做这种事，这会损害皇上的盛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外放到别处去，以消除众人的疑惑。"

皇帝听了很高兴，便将冯益外放到浙东。

张浚很气赵鼎反对他的主张。

赵鼎说："自古以来，想除去小人如果操之过急，则小人团结起来，祸害就大了；如果缓慢渐进，可使他们自相排挤。目前以冯益的罪，虽处死也不足以

大快天下人之心，然而太监们怕皇上习惯以处死来处理这种事，一定极力为冯益减轻罪行。不如把他贬到远处去，既不抵触皇上的心意，太监们看到贬谪的处份尚轻，一定不会极力营救，又庆幸出来一个空缺，一定一个个图谋进用，怎肯容纳被贬的人呢！如果现在就大力折服他们，这些人一定对我们起反感，那么他们的党羽组织将更坚固而不可破。”

张浚这才叹服。

70. 文彦博

【原文】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廷抗言：“国家不当穿河北方，以致上体不安。”后数日，二人又听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以状白彦博，彦博视而怀之，徐召二人诘之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汝罪当族！”二人大惧。彦博曰：“观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状以视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辈敢尔，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矣。”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复使二人往。边批：大作用。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东北，非正北也。

【译文】　北宋时，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策划，自澶州商湖河打通六漯渠（水名），引导黄河进入横陇的旧河道。

北京留守贾昌朝向来憎恶富弼，就私下约定宦官武继隆，命令两个司天官（掌天文历数的官）在执政官员齐聚一堂时，在殿廷抗议说：“不可打通黄河流的正北方，这会导致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之后，两人又听武继隆指使上奏，请求皇后一同听政。

史志聪将这件事告诉文彦博，文彦博随即召见两个司天官，质问道：“往上禀奏天文的变异是你们的职责，怎么能动不动干预国家的大事呢？你们犯的罪当处斩全族！”

两人非常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率直愚笨而狂妄，不忍心处罚你们。”

两人退下以后，文彦博把奏状拿给同仁看。大家都很愤怒地说：“奴辈竟敢做这种事，为什么不杀他们？”

文彦博说：“杀死他们，事情反而张扬出来，会令皇后不安。”

于是中书省决议派司天官去测定六漯的方位，又命这两个人前去，两人恐怕文彦博治他们的罪〔大作用〕，就改口说六漯的方向在东北，不是正北。

71. 王　旦

【原文】　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译文】　宋朝时王旦奉派兖州景灵宫的朝修使（官名），宦官周怀政（并州人，谋杀佞官丁谓，事败被杀）随行，有人私下请见，王旦一定等侍从到齐、自己穿戴整齐后才正式接见，听来人报告事情以后就退堂。后来周怀政事机败露，才领悟王旦的远虑。

宦官刘承规因忠诚谨慎得宠，病重将死，请求皇帝封他为节度使。

皇帝对王旦说："承规要得到这个职位才能瞑目。"

王旦坚持不可，说："将来有人要求当枢密使该怎么办？"

从此宦官最高的职位不超过留后（官名，在节度使入朝或不在时掌管军事）。

72. 王守仁

【原文】　阳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诬公，公绝不为意。初谒见，彬辈皆设席于旁，令公坐。公佯为不知，竟坐上席，而转旁席于下。彬辈遽出恶语，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复有为公解者，乃止。公非争一坐也，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边批：高见。

【译文】　明朝时阳明公捉到叛逆朱宸濠以后，江彬（宣府人，性狡黠，跋扈专横）等人才到达，于是散布谣言中伤阳明公。

阳明公不以为意，初次拜见，江彬等人把座位设在旁边，要阳明公坐下。阳明公假装不知，就坐在上座，而使人移其他位置于下首。江彬等人立即恶语相向，阳明公则以例行的交际礼仪，心平气和的晓谕他们，又有人为阳明公作解释，江彬等人才平息。

阳明公并不是争夺座位，只怕一旦受牵制，以后有事都要听他们指使，就无法有所作为了〔高见〕。

73. 王　安

【原文】　郑贵妃有宠于神庙。熹宗大婚礼，妃当主婚。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主婚者，乃与政之渐，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

分则穆庙 隆庆 恭妃长，盍以恭妃主之？”曰：“奈无玺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玺封之，谁曰不然？”安从之。自是郑氏不复振。

【译文】 郑贵妃有宠于明神宗，熹宗的大婚典礼上，贵妃担任主婚人。朝中的臣子与宦官王安商量说：“主婚这件事，就是干预政事的开始，此风不可长，该怎么办呢？”

有人便献计说：“以地位论，贵妃较尊；以长幼辈份论，则穆宗朝的恭妃较高〔如此婚礼更显隆重〕，何不让恭妃当主婚人。”

“怎奈没有印信。”

“以恭妃的身份要他出命令，而用皇上的印信册封，谁说不可以？”

王安依计而行，从此郑贵妃家族的地位就渐渐低落。

74. 陈仲微

【原文】 仲微初为莆田尉，署县事。县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牍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还其牍，缄封如故。是人惭谢。

【译文】 宋朝人陈仲微（高安人，字致广）初任莆田县尉，署理县府的事。县里有人在当权的大官前称赞陈仲微，私下给他一封推荐函，要他去拜见。陈仲微收下后并未使用。

一年后，这个人家里欠县府租税，县府逮捕他的奴隶。这个人颇有怨言，陈仲微就把那封完封如故的推荐函还给他，他不禁惭愧得当面道歉。

75. 陈 □

【原文】 寔，字仲弓，以名德为世所宗。桓帝时，党事起，逮捕者众，人多避逃。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竟诣狱请囚，会赦得释。灵帝初，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寔独吊焉。后复诛党人，让以寔故，颇多全活。

即菩萨舍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伪周，鸠摩罗什之事苻秦，皆是心也。

【译文】 陈□字仲举，东汉许县人，以名望德行为世所推崇。桓帝时发生党锢之祸，逮捕了很多人，受此事牵连的人大多逃避在外。陈□说：“我不下狱，众人都没有依靠。”竟然自己到监狱去请求拘禁，不久被赦免释放。

灵帝初年，中常侍（侍从天子之职官）张让（颍川人）权势最大，张让的父亲去世，归葬颍川，虽然全郡的人都去祭吊，但名流雅士没有人参加，只有陈□独自前去。后来朝廷又杀党人，张让因为陈□的缘故，保全了很多人的性

命。

〔梦龙评〕如果不是菩萨般舍己利人的慈怀，怎么会这样做！狄梁公（唐·太原人，名仁杰，唐代中兴名臣，封梁国公）服事武则天，鸠摩罗什（晋朝高僧，天竺人）服事前秦苻坚，都是怀着这种心意。

76. 姚　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阳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武后迁，五公相庆，崇独流涕。董卓诛，百姓歌舞，邕独惊叹。事同而祸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邕私也。然惊叹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时免祸之权术。崇逆知三思犹在，后将噬脐，而无如五王之不听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硖州硖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襄阳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计划，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

武后迁往上阳宫时，姚崇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

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发生灾祸。"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不值得称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而哭，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有罪，我也甘心。"

后来五王被害，只有姚崇幸免。

〔梦龙评〕武后迁入上阳宫，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流泪；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测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77. 孔　子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

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适合自己的行为而已。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拯救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

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

〔梦龙评〕袁了凡（名黄，明·吴江人）说：“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子贡不接受赎金，似乎比子路接受牛恰当，但孔子则认为子路可取子贡不可取。才知道人做善事，不应只着眼于当时的做法，而应着眼于它所产生的流弊；不应只着眼于一时的好处，而应着眼于永久的影响；不应只着眼于自身的得失，而应着眼于天下的利弊。”

78. 宓　子

【原文】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译文】　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

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

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

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停止。”

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岂能强忍这份羞惭去见宓子呢？”

〔梦龙评〕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

79. 程　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

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以后如果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加重人民的困苦。"

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当时还不知道程琳这些话有什么好处，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不由得感慨系之。

80. 高　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〇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收成不差。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可，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数目又没有改变，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

于是报准取消。

〔梦龙评〕每见到沿江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

生活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

陈子陛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多，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先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几年之内就差不多可以办妥。"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这种方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典范。

81. 王　锷

【原文】　王锷为京兆丞时，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锷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锷之察事，以此大用。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译文】　唐朝人王锷（字昭范）任京兆丞（掌治理京师的官吏）时，李蠙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钱，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只要每斗缴纳七百钱。

王锷说："这是不好的计议，如果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

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敢阻止这个决议。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锷明察事理，王锷也因而得到重用。

〔梦龙评〕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依赖最好的办法。

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用银子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的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

人心服。

82. 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量多而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行不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人民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的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被征调，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83. 张　咏

【原文】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林，衡山先生之父。◯《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

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译文】　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

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

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

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就为他立庙来报答他。

〔梦龙评〕温洲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就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宦官很生气，就说他的坏话，正好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而获得赦免。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唉！祸害微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

《泉南杂志》中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但应该禁止在海上经商的人来这里。"这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

84. 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

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

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85. 程颢　毕仲游

【原文】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建中初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神宗改元、绍圣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

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反问：“他们真做了宰相，应该怎么办？”

程颢说：“应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好利，假使他们自己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就很好〔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度〕；不然，党派斗争的祸害将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梦龙评〕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睦州人，字民表）任左司谏（左右司谏为谏诤政事缺失的官吏），他上奏道：神宗与哲宗元祐时期的臣子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哲宗却当做仇人似的罢黜他们，陛下（徽宗）如果任用元祐时期的臣子，一定有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时期的臣子出来作对，一作对就有纷争，一产生纷争，党派又将出现了。

司马光为政，全面推翻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封荆国公）的变法。

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说：

“从前安石的改革理论所以能说动先帝，是担心财政不充裕。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政事无不采用，其实散发青苗、设置市易、收助役钱、变更盐法，只不过是事务的推行。而想有所作为，担心财政不足，却也是人之常情〔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不能杜绝改革的意念，而只想禁止改革的事情，所以怎么说都怎么行不通。

“现在已经废除青苗、停办市易、除去役钱、废止盐法了，凡是声称为求利而伤害百姓的事，一概废除变更，那么以前任用来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除、市易不可停办、役钱不可除去、盐法不可废止，且一定持着财政不足的观点，谈论财政不足的实际情形，去动摇皇上的心意，因此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来也可以使它听从，还会被感动。如此，则现在废除停办的各种新法都可能再恢复办理。

“当今之计，应当尽量为天下人着想，明白收入支出的数目，以各路所累积的钱和粮食，全归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使用二十年。几年之后，又将十倍于现在。使天子明白天下财物的充裕，那么不足的论调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胡乱提起，然后新法才可能永久废除。

“从前安石居于相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现在想找出以前的弊病，而皇上左右侍从官吏，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一派的人；如此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然而每百人之中，这种人只占十来个，这个势力还有什么可为的呢？势力不可为却要勉强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止也将再兴办起来，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役钱、盐法，没有一件不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来补救以往的弊病，就像一个久病稍愈的病人，他的父子兄弟都喜形于色，却不敢恭贺他，因为他的病还在。”

司马光接到这封信，非常惊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被毕仲游料中了。

86. 陈　□

【原文】　陈□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挚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圭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邹浩还朝，帝首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

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缄，则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瓘言。

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

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瓘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无垢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徼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译文】　宋朝人陈瓘（字莹中）接奉圣旨，前往晋谒天子。来到宫门中，听说皇帝有道谕旨，命令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缴回以前诸大臣进呈给皇帝，后又被退回的奏章。

陈瓘对宰官的部属谢圣藻说：“这一定是奸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出此计谋，如果把退回的奏章全数进呈皇上，将来如有是非变乱，省官（掌理朝廷馆阁的职务）要如何表明自己的清白？”

陈瓘又举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挚（东光人，字莘老）等人家族的故事告诫谢圣藻做例子。蔡京的奏疏中捏造说刘挚带剑入朝廷，想杀王圭（华阳人，字禹玉）等事。谢圣藻听了非常害怕，就对宰官报告这件事，然后抄录副本留在三省中。后来蔡京的党羽欺诈诬蔑掩饰过失的言辞都行不通，由于有这些副本，而无法消除罪过。

邹浩重回朝廷任职，皇帝首先和他谈及有人上谏立皇后的事，于是再三地嘉奖赞赏。又问及谏书在哪里？

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

退朝后，邹浩就告诉陈□，陈□说："灾祸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将无法分辨真伪。"

起初，哲宗有一个儿子献愍太子，名茂，是昭怀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

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还是空的，昭怀请求哲宗说："当立茂为太子。"但是茂才出生三个月就夭折了。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事后就把奏摺销毁。

蔡京得势以后，因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上天呢？"

徽宗命令要查明这件事，于是再贬谪邹浩为衡州别驾（诸州的通判），不久又放逐昭州，结局果如陈□所言。

〔梦龙评〕这两件事是相同的格局，谢圣藻依照陈□所言去做，结果避免谗言之害；邹浩不肯依从而被陷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丝毫不假。

徽宗即位初期，想改革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病以安定国家大势，于是大开朝廷进言之路，众臣拟议应让瑶华复位，司马光等业已作古的老臣的重新授职奖励，也应该优先办理。

陈□当时在谏院，独以为囚禁废黜母后，追贬旧宰相，都是以正当的理由来施行的，不是因为轻微的事故。如今想恢复他们的名衔，当先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昭雪他们的罪名，诛罚假造名目的人，然后废除以前的诏令；一切要在合乎礼的情况下进行，才不会留下祸患，不该速决速办，否则将来后悔就来不及。

朝廷商议之后，认为陈□的办法缓慢费时，想尽快顺应人情的要求，遂立即施行〔无知者每生此弊〕。后来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得势以后，将建中年间的施政完全加以改变，此时众人才叹服陈□的远大见识。

陈□在通州时，张无垢（张商英，谥文忠）入朝为相，想推荐陈□来帮助自己。当时新设政典局，就从局中接奉圣旨。采用陈□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做为施政的方针，然后由政典局任用陈□。

陈□料想这种事不会有什么成果，信已写好还没寄出，州郡又奉政典局的命令来催促。

陈□于是写了一本奏章，用黄帕封好缴给政典局，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开。有人对他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朝廷。

陈□说："我恨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阅览，怎么可以再写信给他们呢？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任用官员，这

在形迹上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别人将会怀疑忌妒。我恐怕《尊尧集》一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写信呢！”

不久，事态全如陈□所言，张无垢被罢黜，他自己也被贬台州。当道者更谴责他私下送礼给张无垢，想要升官，众人这才佩服陈□有远见。

87. 林立山

【原文】 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边批：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鹅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

【译文】 《武庙实录》将完成时，内阁（明太祖置，相当古代中书省）首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因为忤逆圣旨，罢官回乡，宦官张永因罪被废。

翰林林立山记事上陈总裁（国史实录馆的监修官）董中峰说：“历史是万世是非衡量的标准，昨天听到迎立世宗的事，有人说是宦官所为，有人说是内阁所为；杀逆贼江彬的事，有人说是廷和之力，有人说是张永之力〔各从其党〕。真确与否，茫然没有一定的依据。现在皇上正总核各事件的名与实，如果有人禀奏这两件事，皇上必先阅览，恐怕会以为张永真的有功，廷和真的有罪，君子小人被任用、罢黜的关键就此决定。”

董中峰将此事报告总裁费鹅湖，于是据实写道：“慈寿太后派宦官听取内阁的决议，天子因此心向内阁宰辅，宦官的职权方被减轻。”

88. 周宗 韩雍

【原文】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靦颜而已。

韩公雍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边批：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

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

【译文】　烈祖（南唐始祖李昪）镇守建业（南京）之时，义祖（烈祖建国后，奉徐温为义祖）在广陵去世，烈祖命人致意丧家，他将亲往奔丧。

自康王（义祖的儿子，名和）以下的多位公子对周宗（南唐·广陵人，字君太）说："听说兄长的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于情于礼，不必偏劳西渡广陵奔丧。"

周宗猜想这些话不是康王的本意，坚持请求用书信回复，以便对烈祖呈示实情，康王却忽然要告辞离去。

周宗从衣袖里取出笔来，又命左右的人拿纸，拿到旧茗纸贴，请求康王亲笔书写，康王不得已写下："本应亲自到东府来办丧事，正值多事之秋，二哥不必以奔丧之事为念。"

第二年，烈祖亲临广陵，康王及诸位公子果然握住烈祖的手，表示非常悲痛，并怪烈祖没有奔丧的诚意，用各种理由来责备他，希望引起众人的物议。烈祖因而拿出康王所写的信给众人看，遂使康生羞愧不已。

韩雍巡视江西时，属下忽然报告宁王的弟弟某王来到。韩雍于是称病请求稍待〔已猜着几分〕，暗中派人急速去报告三司，且索求一张白木几。

韩雍跪拜相迎，某王一进来，就详细说明兄长叛变的情状。韩雍推说有耳病听不见，请某王用写的。王要纸，左右的人就把白木几端出来，王于是详细地书写此事后才离去。

韩雍将此事禀秦朝廷，朝廷派使臣查不出任何事迹，这时诸王兄弟正欢乐相聚，请旁人不要多言。使臣回朝后，朝廷判处韩雍离间亲王的罪，命人带着刑具要将韩雍押走。韩雍于是呈上白木几和某王亲笔写下的文字，才被释放。

89. 喻　樗

【原文】　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相得甚欢。人知其将并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在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悖戾矣。"

曹可以继萧，费、董可以继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气脉也。若乃不贵李勣，以遗孝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非帝王之公矣。

【译文】　宋翰人张浚（绵竹人，字德远）与赵鼎同心辅佐政务，专务阻塞侥幸求取官位的门路，压抑皇帝身边亲近习用的人，合作得很愉快。

很多人猜测他们两人将一起担任宰相，只有史馆校勘（官名）喻樗说："他

们两人只适宜暂时同在枢密院，将来赵鼎退休，而张浚继续留任。成就事业任用人才，应该不会相差太远，那么这股气脉就可以延续。如果两人同处宰相之职，万一合不来而求去，原先的政策作为必然大幅变动，这不就是贤者自相背离乖戾了吗？”

〔梦龙评〕曹参（汉·沛人，接代萧何为相）可以继承萧何，费祎、董允（蜀汉·枝江人，字休昭）可以继承诸葛亮，这是君子为了自己延续自己的气脉而做的布局。至于唐太宗不提拔李绩（唐·离狐人，本姓徐，字懋功，归唐后建立大功，赐姓李），想要留给唐中宗重用；宋太祖不提拔张齐贤（宋·冤句人，字师亮），想要留给宋真宗重用，动机都出于人君把私人的恩惠做为笼络的手段，就不合帝王应有的公平、公正的态度了。

90．杨　荣

【原文】　王振谓杨士奇等曰：“朝廷事亏三杨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后当如何？”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休如此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振喜，翌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荣曰：“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其自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士奇服其言。

李彦和《见闻杂记》云：“言官论劾大臣，必须下功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方是忠于进言。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此亦可与杨公之论合看。

【译文】　明朝宦官王振（蔚州人）对杨士奇等人说：“朝廷的政事幸亏三位杨先生（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尽心尽力，然而三位先生年纪也大了，你们日后有什么打算呢？”

杨士奇说：“老臣当竭诚报国，鞠躬尽瘁，一直到死。”

杨荣（建安人，字勉仁）说：“先生不要如此说，我们已经衰老了，没有办法再效力，应当选择一些可担当国事的后辈，来报答圣上的恩惠。”

王振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杨荣推荐曹鼐（宁晋人，字万锺）、苗衷（凤阳定远人，字公彝）、陈循（泰和人，字德遵）、高谷（扬州兴化人）等人，依次被朝廷任用。

杨士奇认为杨荣当天不应该随便说出这些话。

杨荣说：“他已经很讨厌我们了，我们纵然可以互相帮助，难道能改变他讨厌我们的心意吗？一旦大内传出只字片语，要命某人入阁，我们将束手无策。现在这四个人都是我们的人，大家当同心协力才是。”

杨士奇非常佩服他这个想法。

〔梦龙评〕李彦和《见闻杂纪》说："谏官要评论弹劾大臣，必须下工夫仔细观察，看见眼前何许人可以接替职位，必须比卸任的人贤明，必须有益于国家，才算是忠于进谏。如果只是作一篇文字，顶着自己的名衔，对国家丝毫没有益处，不如闭口不提，反而可以无损于谏官的职责。"这种说法，可以和杨荣先生的观点相互参考。

91. 赵凤　杨王司帑

【原文】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杨王沂中闲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相者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谔然，诘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王笑，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司帑持券熟视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动王听。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相者大恸，痛骂司帑而去。异日乘间白杨，杨怪问其故，对曰："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王社，何所复用相？"王起，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即以予相者几百万旌之。边批：赏得是。

【译文】　早先，晋阳有位看相的人名叫周玄豹，他曾经说李亶日后将非常显贵。后来李亶果然即位，成为唐明帝，就想找看相的人到京师来。

赵风说："玄豹的话已经应验了，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师，恐怕一些轻浮阴险的人，都集中到他那里。自古以来方术之士的胡乱猜测，导致灭族的情形很多。"

于是让他以光禄卿（掌祭祀朝会的官）的荣衔退休。

宋朝时，杨存中（原名沂中，卒封和王）某日闲居时曾到郊外巡视，遇到一位测字的相者。杨存中用他所拿的杖在地上写了一画，测字的人见了，鞠躬不迭地说："阁下为什么以便服出巡到此地来，应该自爱自重才是。"

杨存中惊奇得不得了，问他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身份。

测字的人说："土上一画就是'王'字啊！"

杨存中很高兴，亲自批示给相者五百万钱，用平日签名的方式，命令看相的第二天去找王府管财物的人领取。

管财物的司帑拿着票券仔细察看，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我家王爷的签名来骗取财物，该把你送到官衙去治罪。"

看相的说出事情的经过，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委屈，希望引起杨存中的注意。杨存中的管家和司帑于是谈好给他五千钱，看相的非常悲痛，大骂司帑之后才离开。

后来司帑乘机告诉杨存中此事，杨存中很奇怪，就问司帑是何故。

司帑说："他现在说你是亲王，如果将来又胡乱加些言辞，大王您就会遭毁谤了。而且恩王已经设立王社（祭土神的庙），何须再用到看相的人。"

杨存中听了即刻站起来，抚着他的背说："你说得很对。"

就把原来准备给看相的几百万钱赏赐司帑〔赏得好〕。

92. 程　颢

【原文】　程颢为越州佥判，蔡卞为帅，待公甚厚。初，卞尝为公语："张怀素道术通神，虽飞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祖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岁数，殆非世间人也！"公每窃笑之。及将往四明，而怀素且来会稽。卞留少俟，公不为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以不可训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谄合，下民从风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愿此。不然，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怀素败，多引名士。边批：欲以自脱。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寻求无迹而止。非公素论守正，则不免于罗织矣。

张让，众所弃也，而太丘独不难一吊。张怀素，众所奉也，而伯淳独不轻一见。明哲保身，岂有定局哉！具二公之识，并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预免董卓之辟；逮既辟，称疾不就犹可也，乃因卓之一怒，惧祸而从；受其宠异，死犹叹息。初心谓何，介而不果，涅而遂淄，公论自违，犹望以续史幸免，岂不愚乎？视太丘愧死矣！《容斋随笔》云：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居观之东廊，栽花酿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数日方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即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良久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谢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风仪，多技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骂，合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灵噩，旋得上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无不厚报。若水乘驿赴阙，官至蕊珠殿校籍，父母俱荣封。而老何以尝骂故，朝夕忧惧；若水以书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鉴也。

【译文】　宋朝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字元度）为元帅，对待程颢颇为优厚。

起初，蔡卞不断告诉程颢，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说过孔子杀少正卯时，他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不知道他现在多少岁数，大概不是世间的凡人。

程颢听了偷笑不已，后来他将前往四明（山名，在浙江余姚县附近）时，张怀素也正要去会稽，便示意程颢稍候。

程颢不等他，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怀素所

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

二十年后张怀素东窗事发，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想借此脱罪〕。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后来因为找不到一点事迹而作罢。如果不是因为程颢向来言论正直，就不免被人陷害了。

〔梦龙评〕张让是众所摒弃的人物，陈□却肯去吊祭他的父亲；张怀素是众人所推崇的，而独有程颢不肯轻易和他见面，明哲保身，哪有一定的方式呢！同时具有这两位先生的见识，不相悖而行就可以了。

蔡邕亡命江海达十二年之久，不能隐藏自己以回避免董卓的征召；既被征召，称病不去还可以，却因董卓生气，怕降祸于己而顺从；受到董卓的宠幸，还为董卓死而叹息。他起初心志耿介却不能坚持，终于受小人的影响，而违背自己的言论，还希望继续修纂历史以求赦免，不是很笨吗？蔡邕比起陈□，真应羞愧死了。

《容斋笔记》说：“会稽天宁观的老人何道士，住在观里的东廊，种花酿酒，有客人来就热诚招待。有一天，有个道人登门求见，容貌俊伟，善于言谈、书写大字。何道士很高兴的招待他，几天后才离开。不久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就是前日招待的道人，何道士因此受连累，坐牢很久才被释放。从此，何道士畏惧客人如畏惧老虎一般，关起门来谢绝拜访。某天忽然有一个道人，容貌也很俊美，又多才多艺，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绍他来的，何开口大骂，关起门来拒绝他。没想到这位道士是永嘉的林灵噩，不久得到皇帝宠幸，显贵一时，赐名灵素。林灵噩平日接受别人一点恩惠，无不加倍报答，若水乘驿车到京城去，官做到蕊珠殿校籍，父母也都受封；而老何因为常常骂他的缘故，早晚都担心害怕。若水写信安慰老何，何才稍微安心。”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鉴诫。

93. 薛季昶　徐谊

【原文】　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

赵汝愚先借韩侂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

武三思、韩侂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　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侂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译文】 唐朝时，张柬之等人杀了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之后，又迫使武后交出政权，薛季昶（龙门人）说："两个元凶虽然已经杀了，但后患还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桓彦范（丹阳人，字士则）说："武三思就如小几子上的一块肉罢了，且留给天子做个人情。"

薛季昶叹息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后来武三思果然扰乱朝政，桓彦范非常后悔。

宋朝时赵汝愚（字子直）先借韩□胄（安阳人，字节夫）之力，请求宪圣太后的同意，拥立宁宗。

事成后，徐谊（温州人，字子宜）说："韩□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满足他的欲望且疏远他。"

叶适（永嘉人，字正则）也对赵汝愚说："韩□胄所希望的不过是大将军的名位，应该给他。"

朱熹说："汝愚应该好好酬谢韩□胄，不要使他得到政权。"

赵汝愚认为韩□胄很容易控制，不听众人劝导，只给了韩□胄一个防御的职位，使他非常怨恨失望，终于酿成赵汝愚日后的祸患。

〔梦龙评〕武三思、韩□胄，都是小人。然而武三思有罪，所以应该声讨且除掉他；韩□胄有功，所以应该奖赏且疏远他。除掉武三思应该在武后退位之时，疏过韩□胄应该在他尚未得志之日，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办法了。五王、赵汝愚，都自恃地位才能超过小人有余，却不知道这些恶人的手段更胜于豪杰之士。为什么？因为君子疏忽而小人精细，君子宽容而小人凶狠。诚意的劝导不肯听从，终于为自己留下哀戚，实在可悲！

94. 李　贤

【原文】 李贤尝因军官有增无减，进言谓："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

议论关系甚大！

【译文】 明朝人李贤曾经因为军官有增无减而进言，他认为天地之间，万物有成长就一定有消灭，如果人只生而不死，就要无处居住了。自古以来有军功的人，虽然赐给他们丹书铁券（天子赏赐给功臣，可以世代相传，免除罪刑的证物），并准予永远保存，但是他们的子孙如果一再犯法，就该除去封邑，有能力立功后再恢复爵位，怎么可以对那些屡次犯罪的人，不革除他们的爵位呢？

如果从此长久地因循苟且，天下官多兵少，人民为要供给他们俸禄必导致困穷，而国家的根本也会受到亏损，不能不做深远的打算。

〔梦龙评〕这议论关系非常重大。

95. 刘　晏

【原文】　刘晏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边批：惜小妨大。

【译文】　唐朝时刘晏（南华人，字士安）在扬州设置造船厂，每艘船贴补一千缗钱（一千个钱用丝绳贯成一串称为一缗）。有人说实际上用不到一半，应删减一些。

刘晏说："不对，为了长远的打算，不可以吝惜一点小费用。凡事一定要为永久打算，目前才开始设置造船厂，需要用到很多人员，应当先使他们的费用不会短绌，制造出来的产品才能坚固，如果对他们斤斤计较，事情怎能做得长久呢？将来负责的人一定会删减，减半还可以，如果删减过多，这种事业就无法保持长久了。"

五十年后，果然有官吏删减一半的补贴。到懿宗咸通年间，官吏先算好费用才给钱，就不再有盈余了，于是造出来的船轻薄易损，水道运输因而每况愈下〔惜小妨大〕。

96. 李　晟

【原文】　李晟之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唯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吾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田单欲以神道疑敌见《兵智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军。

【译文】　唐朝人李晟（洮州人，字良器）屯兵渭桥时，天象出现火星冲犯岁星，很久才退开。府中的人都来道贺说："火星已退，国家的运气要好转了，赶紧用兵就能昌隆。"

李晟说："天子有困难，为人臣子的尽力去排解保护，哪有工夫去管天象的事呢？"

又说："以前士大夫劝我出兵，我不敢拒绝，而且一般人只可命令他们做事，要使他们了解为何得如此是不可能的。如果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转不寻常，我自己又怕火星冲犯岁星，那我的军队不必作战就自己屈服了。"

众人都说："我们都没想到这层道理。"

〔梦龙评〕田单想用神道来疑惑敌人（见兵智部），李晟不想用天道来疑惑士兵。

97. 吕　端

【原文】　仁宗时，大内灾，宫室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晏，宫门不启，不得闻上起居。两府请入对，不报。久之，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吕文靖端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译文】　宋仁宗时，皇宫发生火灾，宫室被烧得很惨。天刚亮，上朝的臣子都到齐了，时间近午，宫门还不开，无法向仁宗请安。两府的臣子请求入宫，也没有得到回话。过了很久，仁宗亲自来到拱宸门楼，侍卫在楼上呼喝群臣拜见，百官一起在楼下跪拜。只有吕端（谥文靖）站立不动。

仁宗使人问他何意，吕端回答说："宫廷发生灾难，群臣都想见一见圣颜〔十分细心〕。"

仁宗于是拉开帘子，靠着栏杆向下看，吕端这才跪拜。

98. 羊骃　刘庆祖

【原文】　赵汝愚与韩侂胄既定策，欲立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骃、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他授，岂不利害！"边批：也虑得是。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自内出玺与之。

玺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献？此与绛侯请间之意同。功名之士，未闻道也。绝大一题目，而好破题反被二阉做去。惜夫！

【译文】　赵汝愚和韩□胄商定要拥立宋宁宗，并尊光宗为太皇。赵汝愚命令殿帅郭杲带领五百名士兵到祥禧殿前，请求交出皇帝的玉玺。

郭杲入宫向掌管玉玺的太监索取时，羊骃、刘庆祖两人私下商议道："目前朝廷外议论纷纷，颇不平静，万一玉玺流入他们手中，或给了别人〔也考虑得是〕，不是关系重大吗？"

两人于是封好一个空函交给郭杲，再带着玉玺从捷径前往德寿宫，交给贤

圣太后。后来赵汝愚打开封函将取接玉玺的时候，贤圣太后才从宫内出来，把玉玺交给他。

〔梦龙评〕玉玺是何等重大的信物，想用武力强取，用私恩来奉献，这种作为与绛侯（汉朝大将周勃的封号，因功高而被称为执天子之玺）请求开释的意思相同，自有功名之士以来，从未听过这种做法的。这么好的一个题目，结果让两个太监去做，太可惜了。

99. 裴宽　李祐

【原文】　裴宽尝为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为女择婿，未得。会休日登楼，见有所瘗于后圃者，访其人，曰："此裴参军也。义不以苞苴污家。适有人饷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瘗之耳。"诜嗟异，遂妻以女。婚日，诜帏其女，使观之。宽瘠而长，时衣碧，族人皆笑呼为"碧鹳"。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宽后历礼部尚书，有声。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请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会幕僚，言将纳婿。众谓必贵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座一将，谓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为托。"即席成礼。他日或请其故，祐曰："每见衣冠之家，缔婚大族，其子弟习于淫奢，多不令终。我以韬钤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虚望？"闻者以为卓识。

温公云："娶妇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胜吾家者。娶妇不及吾家，则知俭素；嫁女胜吾家，则知畏谨。"时谓名言。观韦、李二公择婿，温公义犹未尽。

【译文】　唐朝人裴宽（累官至御史大夫、礼部尚书）任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正在选女婿，很久都找不到适当人选。有一天正值休息的日子，韦诜登楼看见有人在后院里埋东西，他向人打听，有人说："那是裴参军，他为人正直，认为别人的贿赂会玷污自己家门。刚才有人送他鹿肉干，东西送到就走了，裴参军不敢自欺欺人，所以把它埋起来。"

韦诜很赏识他，就把女儿嫁给他。结婚那天，韦诜带着女儿在帐幕后偷看，看见裴宽个子高而瘦，穿着深青色的九品官服，族人都取笑他，叫他"碧鹳"。

韦诜说："爱护自己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嫁给贤明的公侯为妻，怎么可以以貌取人呢？"

裴宽后来任职至礼部尚书，声誉很高。

唐朝人李祐（字庆之）高升以后，公卿贵人都登门来请求娶他的女儿，但李祐都加以拒绝。有一天，李祐召集所有的幕僚，声称自己将要招纳女婿了。众人都认为对方一定是贵族公卿，酒宴开始却未见提及。

酒喝到一半，李祐引出在末座的一位小将，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成婚，所以敢把小女托付给你。"

说着当场就举行婚礼。

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李祐说：“我常常看见官宦人家向达官贵人攀婚事，那些人家的子弟都习惯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往往没有好结果。我以熟习兵法得到官位，自己嫁女儿，何必去攀附达官贵人，以求取虚有的名望？”

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见识不凡。

〔梦龙评〕司马温公（司马光）曾说：“娶媳妇一定要选家境不如我们的，嫁女儿一定要选家境胜过我们的。媳妇家境不如我们，才能懂得勤俭朴素；女儿的婆家胜过我们家，女儿才知道要谨慎持家。”这话当时算是名言。现在看韦、李两位先生选女婿，比起来温公的话尚有不足之处。

100. 王　旦

【原文】　文正公之婿韩公，例当远任，公私以语其女曰：“此小事，勿忧。”一日，谓女曰：“韩郎知洋州矣。”女大惊，公曰：“尔归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韩郎妇翁奏免远适，累其远大也。”韩闻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后韩终践二府。

古人自爱爱人，不争目睫，类如此。

【译文】　王文正公（王旦）的女婿韩亿，依例必须调任偏远的地方，文正公私下对他的女儿说：“这种小事，不要担忧。”

有一天他又对女儿说：“韩郎就要调任洋州知州了。”

女儿大惊。

文正公说：“你回我们家，还不致流离失所。但是，我如果有所请求，让人去拜见韩郎的父母，祈奏皇上取消韩郎远调，恐怕会连累他将来的升迁。”

韩亿听到这些话，说：“岳父对我如此厚爱。”

后来韩亿果然升任枢密、中书两府。

〔梦龙评〕古人自爱又知爱人，不争取眼前之利，就像这种情形。

101. 公孙仪

【原文】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边批：见得透。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虽嗜鱼其谁给之？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译文】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宰相，平日喜爱吃鱼，全国人民争着买鱼送他，公孙仪不肯接爱。

他的弟弟劝他说：“你喜欢吃鱼，又不肯接受别人的馈憎，为什么？”

公孙仪说：“就是因为喜爱吃鱼才不肯接受，如果接受别人的鱼，对人难免就得低声下气，可能会违法。违法就免除相位，相位一免，虽然想吃鱼，谁还会给我呢？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而不致被免除相位，又能长久自给自足，此正说明靠人不如靠己。”

102．孙叔敖

【原文】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译文】　孙叔敖（春秋·楚人）病重，临死前告诫儿子说：“大王屡次要封我邑地我都不接受，将来我死了，大王会封你，但是你一定不要接受土地肥美的地方。楚越之间有一个地方叫寝丘，地方偏僻贫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视之为鬼域，越人以为不祥，可以让子孙住得长久的只有这个地方。”

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要封给他儿子很好的地方，他的儿子不敢接受，请求寝丘，楚王于是把寝丘封给叔敖的儿子。结果一直到汉代，孙姓子孙依然在寝丘立足。

103．范　镇

【原文】　范纯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边批：味之无穷。

国朝刘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广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数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呜呼，真老成练事之语！

【译文】　范纯夫说：“从前有子弟将赴任新职，来向蜀公（即范镇，封蜀郡公）求介绍信，蜀公不答应，说：‘在仕途上不可使大多数人都认识你，接受别人太多恩惠，以后就很难在朝廷立足了〔余味无穷〕。’”

〔梦龙评〕明朝刘忠宣公（大夏）曾说：“在仕途上不可交游广阔，只要有两、三个好友在困难时鼎力相助，自然可以很顺利的过一生。”唉！真是老成练达的话。

104．汪　公

【原文】　王云凤出为陕西提学，台长汪公谓之曰：“君出振风纪，但尽分内事，勿毁淫祠、禁僧道。”云凤曰：“此正我辈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见得真确则可，见之不真，而一时慕名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祷祠，一祷祠则传笑四方矣！”云凤叹服。此文衡山说，恨汪公失其名。

见得真确，出自学问，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变，仕人举动，当推类自省。

【译文】　明朝人王云凤（知顺人，字应韶）出任陕西提学（掌官学政的官）时，台长（相当左右都御史）汪公对他说："你去整顿风纪，只要尽你份内的事，千万不要破坏滥设的祠庙，禁止僧侣和道士的活动。"

王云凤说："这正是我们的份内事，您为什么这么说？"

汪公说："你看得真确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看得不真确而为了一时好名去做这种事，将来你的妻子儿女有病，不得不祈祷拜神时，你一祈求神明，就会被传为各地的笑话了。"

王云凤听了非常佩服。

这件事是衡山先生（文徵明）说的，可惜不知道汪公的名字。

〔梦龙评〕对事看得真确，必须要有学问，狄梁公（唐・狄仁杰）就是一例。好名的人，没有不变节的，仕宦之人，一言一行当依此类推，多多反省。

105. 华歆　王朗

【原文】　华歆、王朗乘船避难，有一人欲附，歆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耶？"遂携拯如初。

【译文】　华歆（三国魏・高唐人，字子鱼）、王朗（三国魏・郯人，字景兴）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投靠他们同行，华歆认为困难而推辞。

王朗说："幸好我们的船够宽，为什么不帮助他呢？"

后来贼兵追到，王朗想丢下这个人，华歆说："我原也考虑安危的事情，但既然已经接纳他，怎么可以紧急时弃他而去呢？"

于是带着这个人一起逃走。

106. 下岩院住持

【原文】　巴东下岩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钱及金银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过江简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弟子惊愕，师曰："吾死，汝辈宁能谨饬自守乎？弃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出吴淑《秘阁闻谈》。淑，宋初人。

沈万三家有聚宝盆，类此。高皇取试之，无验，仍还沈。后筑京城，复取此盆镇南门下，因名聚宝门云。

【译文】　巴东下岩院的住持拾得一个青磁碗，带回寺里，摘了数枝花插着，供奉在佛像前。第二天，碗中长满了花；又换一些米装在碗里，过一夜后，米也满了，装钱和金银都可以产生这种现象。从此以后，下岩院的僧侣，生活富

裕多了。

住持年老之后，有一天在渡江时，竟拿出怀中的碗丢入江中水，弟子们非常惊讶。

住持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还能这种谨慎自守吗？把碗丢弃，是不想使你们增加罪过。"〔出自宋朝人吴淑《秘阁闲谈》〕

〔梦龙评〕沈万三（相传元末明初时的金陵富豪）家中有聚宝盆与此类似，明太祖高皇后拿来试验无效，又还给沈氏。后来建筑京城，又取这聚宝盆镇在南门下，因而南门叫聚宝门。

107. 东海钱翁

【原文】 东海钱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众已偿价七百金，将售矣，亟往图之！"翁阅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曰："此房业有成议，今骤增三百，得无溢乎？"翁笑曰："非尔所知也。吾侪小人，彼违众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众口？且夫欲未餍者，争端未息。吾以千金而获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无利于吾屋。歌斯哭斯，从此为钱氏世业无患矣！"已而他居多以价亏求贴，或转赎，往往成讼，唯钱氏帖然。

【译文】 东海钱翁本来住小房子，致富以后，想在城里居住。有人告诉他有一栋房屋，别人已经出价七百金，就要出售了，赶快去想办法。

钱翁看过房屋，竟然以一千金与屋主订好契约。

子弟们说："这栋房屋已经议好价了，现在忽然增加三百金，不会太贵吗？"

钱翁笑着说："你们不了解，我们是小户人家，别人违约把房屋卖给我们，不稍微加些钱给他，怎能堵住众人的嘴。且欲望尚未满足，争端还没平息〔此翁似乎听闻过大道〕，我们用千金买得七百金的房屋，屋主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别人也无利可图。在这间房屋里生老病死，从此成为钱氏世世代代的产业，绝无意外之患了。"

不久，其他的房屋都因为价钱亏损要求补贴或转让，往往造成诉讼，只有钱氏为众人信服。

108. 刘大夏

【原文】 刘忠宣大夏戍肃州，贫甚，诸司惮逆瑾，毋敢馆谷者，三学生徒轮食之。有参将某遣使致馈，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唯一仆，日食不过数钱。若受之，仆窃之逃，不将只身陷此耶？"寻同戍钟尚书橐赀果为仆窃而逃，人服公先识云。

本不欲受，虑患乃第二义也。曹公在官渡，召华歆。宾客送者千余人，赠遗数千，皆无所拒，密各题识。临去谓诸君曰："本无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乃

还所赠，众服其德。忠宣盖本此。

【译文】 明朝人刘忠宣（刘大夏）戍守肃州时，非常贫困。有关官吏都怕得罪宦官刘瑾，而不敢供给他膳宿，只有三个学生轮流供养他。有位副将派人送礼物来，且命令送礼物的人，礼物不被接受不能回去。

忠宣公说："我年纪老了，只有一个仆人，每天饮食费用不过几块钱。如果接受礼物，被仆人偷走，就不只是贫困而已了。"

不久，同时戍守肃州的锺尚书之财物果然被仆人偷走，众人都佩服忠宣公有先见之明。

〔梦龙评〕忠宣公本来就不想接受，考虑后患只是第二层意义罢了。曹操在官渡时征调华歆，送行的宾客有一千多人，赠送的礼物有数千件，他都没有拒绝，只是私下派人记录送礼者的姓名。临行时，对送行的人说："本来没有拒绝的心意，但是接受的礼物太多，单独远行，恐怕会引人抢夺犯罪。只好退回各位所赠送的礼物。"众人都钦佩他的美德。忠宣公的做法，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据。

109. 郭子仪

【原文】 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乃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噍类矣。"

齐顷以妇人笑客，几至亡国。令公防微之虑远矣。◯王勉夫云：《宁成传》末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司马安不足言也，汲长孺与大将军亢礼，长揖丞相，面折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周盖无赖小人，其居二千石列，肆为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盖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胜屠公不堪其侵权，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此辈同官，逊而避之，不失为厚，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

【译文】 唐朝名将郭子仪每次见客，必有侍女多人服侍左右，但一听说卢杞（滑州人，字子良）要来，就把侍女全部屏退。

他的儿子们都不明白什么原因，郭令公说："卢杞容貌丑陋，妇人见了没有不笑的，将来卢杞如果得志，我们就活不成了。"

〔梦龙评〕齐顷公因为妇女嘲笑客人，几乎亡国；郭令公防备细微处的深思远虑，实在不是常人可及。

王勉夫说：《宁成传》篇末记载周阳由（汉朝人）任郡守时，汲黯（濮阳人，字长孺）、司马安（汲黯姊姊的儿子）都属于二千石高官。不敢和阳由平起平坐。司马安的份量不够，可以不谈，但汲黯和大将军平等，对宰相只行长揖之礼，可以当面指责公卿贵人，武勇的风范从不屈居人下，但却被周阳由压抑，为什么呢？周阳由实在是无赖小人，他任二千石级的高官，放肆蛮横，欺凌同事，旁若无人。汲黯其实是要远离他，而不是怕他。

后来河东太守申屠刚（汉朝人）受不了周阳由的侵权而和他争斗，最后一起被杀，实在令

人惋惜。士大夫不幸和这种人同事，应该谦逊地避开他，才是上算，何若和他争斗，自取羞辱呢？

110. 唐 肃

【原文】 唐待制肃与丁晋公为友，宅正相对。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州北。或问之，唐曰："谓之入则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立身全交，两得之矣！

【译文】 宋朝时侍制（官名）唐肃（钱塘人，字叔元）与丁晋公（丁谓）是好朋友，住宅相对而居，晋公将担当重大官职，唐肃就迁居到州北。

有人问他为什么，唐肃说："丁谓入朝后将担任重大职务，如果我经常和他来往，好像在攀附依赖他。十几天不见面，从人情上可能猜疑我是故意避开他，所以干脆避居他处。"

〔梦龙评〕是非之心不可以不清楚，也不可以太清楚，像唐肃所为，保全身躯与交情，可算都做到了。

111. 阿 豺

【原文】 吐谷浑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

周大封同姓，枝叶扶疏，相依至久。六朝猜忌，庇焉寻斧，覆亡相继。不谓北狄中，乃有如此晓人！

【译文】 吐谷浑阿豺有二十个儿子，当他病重时，召见同母所生的弟弟慕利延说："你拿一支箭来把它折断。"

慕利延一下子就把箭易折断了。

又说："你再拿十九支箭来把它折断。"

慕利延折不断。

阿豺说："你们知道吗？一支箭容易折断，多数箭就很难摧折，可见你们必须同心协力，国家才能巩固。"

〔梦龙评〕周朝大封同姓的诸侯，宗室繁多，互相倚赖，长久不衰，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合称六朝）互相猜忌，动辄殴斗，终于相继灭亡。想不到北狄之中还有这种明晓事理的人。

三、以简驭繁

【原文】 世本无事，庸人自扰；唯通则简，冰消日皎。集“通简”。

【译文】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只有通达的人，遇事才能化繁为简，就像太阳一出，自然化冰消雪。

112. 唐文宗

【原文】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尝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既不好名，以扬前人之过；又不好戏，以开倖人之端，觉革弊更纷，尚属多事。此一节可称圣主。

【译文】 唐文宗将在南郊举行祭祀，事前，有官员进献相扑的艺人。

文宗说：“我正在清修齐戒，怎么适合观赏相扑之戏呢？”

左右的人说：“以往都有这种旧例，他们已经在宫门外恭敬地等候。”

文宗说：“这大概是要领取赏赐，让他们面向外表演一下，就给他们赏赐，然后命令他们离去。”

有一回观赏斗鸡，有优伶一直称赞鸡又大又好。

文宗说：“鸡既然这么好，就赏赐给你好了。”

〔梦龙评〕唐文宗既不追求好声名以显扬前人的过失，又不好嬉戏而打开谄谀之人借机为非的端倪，了解到让弊病产生然后再加革除是多事之举。就这一而言，值得称为圣主。

113. 宋太宗

【原文】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侯。一日侍宴北园，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明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以狂药饮人，而责其勿乱，难矣。托之同醉，而朝廷之体不失，且彼亦未尝不知警也。

【译文】 孔守正（浚义人）任殿前都卢侯（武官名，掌管殿前侍卫及步骑指挥的名籍及训练的政务）。有一天，在北园侍候宋太宗宴饮时，守正大醉，与王荣（定州人）在太宗面前议论边塞战功的事，因忿怒争吵而失态。左右侍臣请求把他们交付官吏处置，太宗不许。

第二天，两人一起到殿廷请罪，太宗说："朕也喝得大醉，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

〔梦龙评〕给人喝酒而规定他不能乱性是很难的。假称一起喝醉，并不失朝廷的体制，且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警惕。

114. 宋真宗

【原文】 宋真宗朝，尝有兵士作过，于法合死，持贷命决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声叫唤乞剑，不服决杖，从人把捉不得，遂奏取进止。传宣云："须决杖后别取进止处斩。"寻决讫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吃杖；既决了，便送配所，莫问。"

【译文】 宋真宗在位时，曾经有名士兵犯过，依法要处死，真宗特别予以宽谅，改判打背脊二十杖，并流放边远地区。士兵却高声呼叫请求处死，对于改判的内容不服。侍从无法裁决，就上奏请示将士兵送往何处。

传达诏令者说："须等打完背杖后，再听取配送的处所。"不久就决议完毕，领走旨意。

真宗说："这个人只是怕挨背杖，既然判决完了，便该送到流放的边区。"

115. 曹参　李及

【原文】 曹参被召，将行，属其后相："以齐狱市为寄。"后相曰："治无大此者乎？"参曰："狱市所以并容也，今扰之，奸人何所容乎？"参既人相，一遵何约束，唯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宾客来者皆欲有言，至，则参辄饮以醇酒；间有言，又饮之，醉而后已，终莫能开说。惠帝怪参不治事，嘱其子中大夫窋私以意叩之。窋以休沐归，谏参。参怒，笞之二百。帝让参曰："与窋何治乎？乃者吾使谏君耳。"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视臣能孰与萧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是也。高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不是覆短，适以见长。

吏□邻相国园。群吏日欢呼饮酒，声达于外。左右幸相国游园中，闻而治之。参闻，乃布席取酒，亦欢呼相应。左右乃不复言。

极绘太平之景，阴消近习之谗。

【译文】 汉朝时曹参（沛人，与萧何同佐高祖）奉召入朝为相，即将成行，他交代继者要特别注意狱政和市场的管理。

继任者问："官府治事，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吗？"

曹参说："监狱、市场都是容纳庶民的地方，如果管理不当，奸人就要为非作歹了。"

后来曹参当上宰相，一切事务都遵照萧何的旧规办理，所以日夜畅饮美酒，无所事事。宾客来拜访他，都想劝说他一番，曹参往往请他们喝酒；只要宾客想说话，曹参就又给他们喝酒，一直喝到他们酒醉为止，始终没有机会说话。

惠帝责怪曹参不管事，就嘱咐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私下去问他是何用意。曹窋停职回家，就劝谏曹参。曹参很生气，打了曹窋两百鞭。

惠帝责备曹参说："这件事和曹窋有什么关系呢？是我要他去劝你的呀！"

曹参脱下冠冕谢罪说："陛下的圣明和高祖皇帝比较，怎么样？"

惠帝说："我怎么比得上先帝呢！"

曹参又说："微臣的才能和萧何比较，怎么样？"

惠帝说："你好像不如他。"

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祖皇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经非常清明，如今陛下以无事治理天下，参等谨守职务，遵循前规，不是很好吗？"

惠帝说："你不必再说了。"

〔梦龙评〕这不是在掩饰自己的短处，实在是表现自己的长处。

城中的官署正好和相国的花园相邻，群吏每天欢呼喝酒，声音传到隔壁。相府的侍卫希望相国能到花园里来游览，听到这个声音后可管管他们。曹参听见了，就命人在花园里摆开宴席，然后饮酒欢呼，和对方声音相应和，侍卫就不再说话了。

〔梦龙评〕极力铺陈太平时期的景象，暗地里却在减少近臣谗言的机会。

116. 王旦

【原文】　曹玮久在秦中，累章求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李及，上从之。众疑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才。韩亿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亦心轻之。会有屯戍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惊服。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且称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为盗，主将斩之，此常事，何足为异！旦之用及，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慑服。玮处边事已尽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玮之成绩。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益叹服公之识度。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朝议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问王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也。"任至蜀，咨咏以为政之法。咏曰："如己见解高于法，则舍法而用己；勿徇己见。"任

守其言，卒以治称。后生负才，辄狭小前人制度，视此可以知戒。

【译文】 宋朝人曹玮（字宝臣）在关中已经很久，屡次上表章请求朝廷派人来接替他的职位。真宗问王旦，有谁可以代替曹玮的。王旦推荐李及（字幼几），获得批准。众臣中有人认为李及谨慎忠厚、行为正直，不是防守边塞的人才。韩亿（雍丘人，字宗魏）将这些疑虑告诉王旦，王旦却不说话。

李及到秦州后，边将、官吏都轻视他。正好有士兵于白昼在市场抢夺妇人的银钗，有关官吏将他捉捕，押来报告李及。李及正坐着看书，命人将士兵带上前来审问，士卒服罪，李及不再将他交给官吏，立即下令处死，然后继续看书。

从此之后，边将、官吏都对李及非常畏服。

不久，这件事传到京师。韩亿听到了，又来见王旦，详细地说明这件事，并称赞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笑着说："士卒做强盗，主将予以处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哪里值得赞扬？我用李及，不是基于这个因素。曹玮治理秦州已经七年，连羌人都畏惧心服，他治理边塞的措施非常合宜。如果派别人去接替，一定会自恃聪明，改变作风，败坏曹玮的政绩。任用李及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为人敦厚，必能谨守曹玮的规模而已。"

韩亿听了，更加叹服王旦的见识。

〔梦龙评〕张咏从成都被召回京师，朝廷决议用任中正（济阴人，字庆之）接替，有人说不可以。皇帝问王旦，王旦回答说："不用任中正就不能守住张咏的规模。"

任中正一到四川，请教张咏处理政事的方法，张咏说："如果你自己的见解比法律高明，就可以舍弃法律用自己的见解，但千万不能完全顺着自己的见解。"

任中正谨守这些话，果然因政绩优良被称道。后辈的年轻人往往自负才能，轻视前人的制度，看了这个故事必须知道警惕。

117. 赵普　李沆　陆九渊

【原文】 赵韩王普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曰："沆居相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具备，苟轻徇所陈，一一行之，所伤实多。佥人苟一时之进，岂念民耶！"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贰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尝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当大官之膳？庶几仅此可以偿万一耳。"

罗景纶曰："古云：'利不什，不变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疑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岂法之生弊哉！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概可观矣。"

【译文】　宋朝时赵普（南安人，字僧庆）任宰相时，在座位后面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送上建议利害的文书，一概投入瓮中，瓮装满了就在通道上烧掉。

李文靖（李沆）说："我任相国期间，对国事实在没有很大的补益，只在天下所陈述的利害建议方面，一切不予采取，这算是对国家有一点好处吧！当今国家的各种制度，已经非常详尽完备，如果轻易地顺从各方的建议，一一推行改革，必定会产生很多伤害。小人一念之间的进言，哪里会关怀到老百姓呢？"

陆象山（陆九渊，字子静，金溪人）说："以往朝廷冗员充斥，我也是白支薪俸的官员之一，实在很惭愧。但是当时的官员遇到有人建议改革事项，都在朝廷上讨论，看看有何不良影响。书生及贵族等人，不熟悉民情，随便地献计，一旦依计施行，一纸命令，却使万民受害。每每和同僚尽心议论驳回，圣上清明，常常接纳我们的意见而将献议作罢。我们所做的，只是编辑、考查之类的事，怎能担领大官的俸禄呢？大约只值得万分之一而已。"

〔罗景纶评〕古人有言："利益不满十分不变法。"这是说明改旧革新的事不能轻忽。有人怀疑这样不就是坐视天下的弊病而不拯救吗？他们不知道改革弊病且同时保存旧法是可行的，因弊病而实施变法却不可行。不守法而产生弊病，难道是法律本身的弊病吗？韩琦、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的建树，是革除弊病而保存法律。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年间的措施，是因为弊病而改变法律。一得一失，都可看得很清楚。

118. 御史台老隶

【原文】　宋御史台有老隶，素以刚正名，每御史有过失，即直其梃，台中以梃为贤否之验。范讽一日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指挥数四；既去，又呼之，叮咛告戒。顾老隶梃直，怪而问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责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诏之！"讽甚愧服。

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隶淹也！绛县老人仅知甲子，犹动韩宣之惜，如此老隶而不获荐剡，资格束人，国家安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贤无方，则萧颖士之仆，颖士御仆甚虐，或讽朴使去，仆曰："非不欲去，爱其才耳！"可为吏部郎；甄琛之奴，琛好奕，通宵令奴持烛，睡则加挞。奴曰："郎君辞父母至京邸，若为读书，不辞杖罚，今以奕故横加，不亦太非理乎！"琛惭，为之改节。韩魏公之老兵，公宴客，睹一营妓插杏花。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席散，公命老兵唤妓。已而悔之，呼老兵，尚在。公问曰："汝未去邪？"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未去。"可为师傅、祭酒。其他一才一伎，又不可枚举矣。

【译文】　宋朝时御史台（御史的官署）中有一位老隶（小臣、贱臣），向

来以刚强正直闻名，每逢御史有过失，就拿直他的梃杖。御史台中都以老隶的梃杖，判断御史的贤明与否。

有一天，御史范讽（字补之）为了招待亲友，指示厨师如何烹煮食物，再三地指使。厨师走了又把他叫回来，叮咛告诫不已。

回头看到这位老隶拿直他的梃杖，范讽很奇怪而问他，他回答说："凡是要役使人做事，必须先指示他做事的方法，然后督促他完成。如果他没有依法完成，自然有常法来处置他，何须如此喋喋不休。如果让你主宰天下之事，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去训示他。"

范讽非常惭愧佩服。

〔梦龙评〕这真是宰相的人才，可惜因身为老隶而被埋没，一直没有被推荐。资格限制人，国家怎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呢？如果任用贤人可以不受限制，那么萧颖士（唐・颍川人，字茂挺）的仆人（颖士对待仆人很严苛，有人劝仆人离去，仆人说："不是不想离开，只是爱惜他的才华罢了。"）也可以做吏部侍郎；甄琛（后魏・无极人，字思伯）的奴仆（琛喜爱下棋，命令奴仆通宵拿着蜡烛照明，睡着就加以鞭打，奴仆说："主人辞别父母到京师，如果是为了读书，我绝不逃避鞭打，现在为了下棋而鞭打，不是太不合理吗？"琛很惭愧，于是改过苦读）、韩琦的老兵（韩琦在宴客时，看见一名军营中的官妓在头上插杏花，就戏弄她说："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说："枝头梅子岂无媒。"宴度散后，韩琦命老兵召唤该名妓女，后来又后悔，叫老兵，老兵还在。韩琦问道："你没有去吗？"老兵回答说："我猜想相公一定会后悔，所以没去。"）可以做太师、太傅或祭酒（太师与太傅中最年长受尊敬的）。其他有才艺的人，实在多得不胜枚举。

119. 汉光武帝

【原文】 光武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宋桂阳王休范举兵浔阳，萧道成击斩之。而众贼不知，尚破台军而进。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以千数。及到，乃道成也。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谓曰："刘休范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烧，勿惧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译文】 光武帝处死王郎之后，收集有关文书，得到有些官吏与王郎交往的函件数千章。光武不予审查，集合诸将，当面烧毁，他说："让心怀不安想叛乱的人可以安枕无忧。"

〔梦龙评〕南朝宋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城举兵，被萧道成（南齐高帝，南兰陵人，字绍伯，接宋顺帝之后为帝，国号齐）所杀，而贼兵不知情，还向官军攻击。宫中传说刘休范已进军到新亭，士大夫和百姓都惶恐不安，到军营来报姓名投效的有上千人。等到大军抵达城下，才知道是萧道成。

肃道成一接到名条就烧掉，上城对他们说："刘休范父子已经被杀，尸体在南山下。我是萧平南，你们的名字都烧了，不必害怕。"这是效法汉光武的智谋。

120. 薛　奎

【原文】　薛简肃公帅蜀，一日置酒大东门外。城中有戍卒作乱，既而就擒，都监走白公。公命只于擒获处斩决。边批：乱已平矣。民间以为神断。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间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侧之心也。

稍有意张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直捷痛快矣。

民有得伪蜀时中书印者，夜以锦囊挂之西门。门者以白，蜀人随者以万计，皆恟恟出异语，且观公所为。公顾主吏藏之，略不取视，民乃止。

梅少司马国桢制阃三镇。虏酋或言于沙中得传国玺，以黄绢印其文，顶之于首，诣辕门献之，乞公题请。公曰："玺未知真假，俟取来，吾阅之，当犒汝。"酋谓："累世受命之符，今为圣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闻上献，宜有封赏，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宝源局自有国宝，此玺即真，无所用之，吾亦不敢轻渎上听。念汝美意，命以一金为犒，并黄绢还之。"酋大失望，号哭而去。或问公："何以不为奏请？"公曰："王孙满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虏酋视为奇货，若轻于上闻，酋益挟以为重。万一圣旨征玺，而玺不时至，将真以封赏购之乎？"人服其卓识。此薛简肃藏印之意。◯天顺初，虏酋孛来近边求食，传闻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领兵巡边，乘机取之。上以问李贤，贤曰："虏虽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加兵，必不可。且宝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国之物，不足为贵。"上是之。梅公之见，与此正合。

【译文】　宋朝薛简肃公（薛奎，官至参知政事）在蜀任统帅时，有一天，在东门外设宴请客，城中有士卒作乱，不久就被擒住。都监（官名，掌管屯戍边防训练的政令）跑来报告，简肃公命令就在擒住乱兵处将他斩首〔乱事平矣〕。

民间都认为这是高明的判决。不然，让叛贼有机会去攀附权贵，拖个十天半月都不能解决，就不能安定其他士卒的心。

〔梦龙评〕只要稍有张大功劳的意图，办事就不能如此简捷痛快了。

有人获得伪蜀时期中书的印信，夜里带回来，用布囊装着挂在西门上。守门的人禀告简肃公，说后面跟着上万的蜀人，都口出怪诞的话，喧扰不已，想看简肃公将怎么处理。薛奎便命属下去将它收藏起来，连看都不看一眼，蜀人便停止喧扰了。

〔梦龙评〕梅国桢（明·麻城人，字克生）以少司马镇守边外时，有胡人说在沙漠中拾获传国玉玺，把玺上文字印在黄绢上，系于头顶，到军营来，要献给朝廷，请少司马奏明他的功劳。

梅国桢说："玉玺不知是真是假，等你拿来给我看，一定犒赏你。"

胡人说："历代天命传授的印信，现在为圣朝出现，这是非常祥瑞的事，如果禀奏呈献给皇上，一定会有封赐，我希望的不是犒赏。"

梅国桢笑着说："宝源局（明代铸造钱币的官署）中自然有国宝，这个玉玺即使是真的，也没有用，我不敢轻易劳动皇上的圣听。想到你的一番好意，我命人给你一锭金子作犒赏，并把

黄绢退还给你。”胡人非常失望，大哭大叫着离去。

有人问梅国桢为什么不替他禀奏皇上。梅国桢说：“王孙满（周大夫）有言，天子在乎德行，而不在乎传国玺，何况胡人将它视为奇货，如果轻易地禀奏皇上，胡人更会挟持以自重，万一圣旨要征求玉玺，而玉玺不能准时送达，当真要用封赏来换取玉玺吗？”大家都佩服梅国桢卓越的见识，这就是薛简肃公藏印的意义。

明英宗天顺初年，番胡首领孛来边境请求粮食支援，传说宝玺在他那里。石亨想带领军队巡视边境，乘机向他索取。英宗问李贤，李贤说：“番胡首领虽然在边境上，却不曾侵犯我们，无故对他用兵是不可以的；而且宝玺是秦始皇制作，上有李斯写的篆字，是亡国的不祥之物，没什么可贵。”皇帝很赞同这个看法。梅公的见识，正和这件事吻合。

121. 张　咏

【原文】　张忠定知益州。民有诉主帅帐下卒恃势吓取民财者，先是，贼李顺陷成都，诏王继恩为招安使讨之，破贼，复成都。官军屯府中，恃功骄恣。**其人闻知，缒城夜遁。咏差衙役往捕之，戒曰：“尔生擒得，则浑衣扑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来。”是时群党讻讻，闻自投井，故无他说；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

按：忠定不以耳目专委于人，而采访民间事悉得其实。李畋问其旨，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又询。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虽有隐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犹曰：“张公当是绝世聪明汉！”

【译文】　宋朝人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益州知州，有百姓控诉主帅军中的士卒仗势恐吓人民敛财（先前叛贼李顺攻陷成都，朝廷诏令王继恩为招安使去讨伐，打败贼兵，收复成都。官军屯兵府中，恃功骄纵放肆）。那名士卒知道此事，就在夜里攀绳逃出城去。

张咏派衙役去捉拿他，并警诫衙役说：“你生擒到那人后，就和衣投入井中，作出逃走投井的样子。”

群众本来喧扰不已，后来听说其人已经投井，再也没话说，也防止了人们说他和主帅不和的闲话。

〔梦龙评〕忠定公并没有完全听信手下的报告，因此常亲自探访民间的事，都能确实无误。李畋（华阳人，张咏的门人）问他有何妙诀，忠定公说：“他人都有主观好恶，会扰乱我的视听，他们都有所偏党，我们只要再三询问，问到君子就可以知道其人是君子，问到小人就可以知道其人是小人，虽然有些隐瞒，但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子犹（明朝人高弘图之字）说：张公是绝世聪明的人。

122. 诸葛亮

【原文】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谏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测，今日服，明日复叛，宜乘其来降，立汉官分统其众，使

归约束，渐染政教。十年之内，辫首可化为编氓，此上计也！”公曰：“若立汉官，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立汉官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汉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使夷汉相安足矣。”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史犹存，时年一百七十岁。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史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诸葛公以后，更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译文】　孔明平定南方之后，都就地任用他们的首领为官。

有人规劝道：“丞相威震四方，蛮夷都已臣服。然而蛮夷的民情难以预测，今天顺服，明天又叛变。应该乘他们来降之际，设立汉人官吏来治理这些蛮人，才能使他们渐渐地接受汉人的政令教化。十年之内，夷狄就可以化为良民，这是最好的计策。”

孔明说：“如果设立汉人官吏，就须留下军队，军队留下来却没有粮食，是一不易；他们刚经历战乱，父兄死了，设立汉人官吏而没有军队防守，必然引起祸患，是二不易；官吏经常平反一些被废职或杀人的罪行，产生颇多嫌隙，如果设立汉人官吏，最后还是不能取信于土著，是三不易。现在我不留军队，不必运粮食，而纲纪也大略订定，使夷、汉之间能相安无事，就已足够了。”

从此到诸葛亮去世为止，夷人不曾再反叛。

〔梦龙评〕《晋史》记载：桓温伐蜀的时候，诸葛孔明当年的小史官还活着，年纪已经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道：“诸葛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史官回答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桓温就表现一副自大的样子。史官停了很久才说：“但是从诸葛公以后，便不曾见过有像他那般妥当的人。”桓温这才惭愧心服。凡事只难得妥当，这两个字是孔明的知己。

123. 高　拱

【原文】　隆庆中，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新抚阮文中将行，谒高相拱。拱语曰：“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仇杀安信，致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其交恶互讦，总出仇口，难凭。抚台偏信智，故国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杀，于朝廷何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拗而已，乃遂奏轻兵掩杀，夷民肯束手就戮乎？虽各有残伤，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悻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已之前说，是岂为国之忠乎！边批：说尽时弊。君廉得其实，宜虚心平气处之，去其叛逆

之名，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当无不服。斯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勉之！”阮至贵密访，果如拱言，乃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伊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军门诱而杀之，边批：真情。拥兵如故，终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狃于浮议，复上疏请剿。拱念剿则非计，不剿则损威，乃授意于兵部，题覆得请，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边批：赖有此活法。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喜曰："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五事皆如命，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犹不从，阮治其用事拨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随母安插。科官未到，而事已定矣。

国家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浚削，或慢残，或处置失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译文】　明穆宗隆庆年间，贵州土官（管领苗蛮地方的官，由土人世袭）安国亨、安智互相起兵仇杀，当地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于是率兵征伐，但捉不到人，即将造成祸害。

新巡抚阮文中（南昌人，字用和）上任前，先去拜见丞相高拱（新郑人，字肃卿），高拱说：

"安国亨本来是被奸臣拔擢为官的，为了仇恨而杀害安智的弟弟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穷困不堪，安智怀恨报仇，他们之间关系恶劣，互相攻讦，出口都是仇恨的话，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巡抚偏向安信、安智，所以国亨疑虑恐惧，不服拘捕，于是以叛逆奏报。

"所谓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拘捕，也只是违逆而已，却奏报朝廷，以军队去袭击他们，夷民怎么肯束手就死呢？虽然各有伤残，然而从未听说安国享有领兵抵抗的事，而一定要以叛乱来加罪于他，也太过分了！

"为人臣的专力于欺骗蒙蔽，地方上有事隐匿不报，就挑动事端想得到非份的功劳。又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虚无说为事实，开始的时候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以便邀功。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最后极力促成其事，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说尽时弊〕，这难道就是对国家尽忠吗？

"你确实有廉洁的美德，应平心静气去处理这件事，除去叛逆的罪名，改为仇杀和违逆之罪，那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听道理，如此，是不是叛变的情形自然

清楚。只判处他仇杀和违逆的罪，必然没有不服的，这才算是国法平正、天理公平。如今一些做官的人，往往喜欢任意增加前任官吏所没有的规模，以表现自己独特的风采，这是小丈夫的事，不是正道人士所做的。你好好自勉之。”

阮文中到贵州以后，私下探访，果然都像高拱说的一样，于是公布五件事：一、责令安国亨献出安置职务的人犯；二、依照夷人的习俗，赔偿安信等人的性命；三、命令划分土地安插穷困的安智母子；四、削夺土司的职衔与其儿子世袭的权利；五、从重处罚，以严惩恶行。

而安国亨见安智还住在省城里，心中更加疑惧，怕统兵官吏诱杀他〔这是真情〕，所以依旧拥兵，不服审判，并上疏辩解冤屈。阮文中被众议所迫，又上疏请求用兵征伐，高拱心想征伐实在不是好办法，不征伐却又损害国家威严。于是暗中指示兵部，请吏部给事中（稽察衙门政事的官）贾三近前去审判〔这是安国亨的唯一生路〕。

安国亨听说有官吏奉命来审判，很高兴地说：“我是证人，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

于是赶出奸臣，亲自到省府听审，五件事都一一照办，并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

安智还不肯听从，阮文中就处罚那些拔擢安国亨的奸臣，安智才顺服，也被革除管事之职，听任母亲安排。朝廷的官吏还没到，乱事已经便平定了。

〔梦龙评〕国家对于土司，都用夷人的法令来牵制约束他们，原来就和内地不同。他们世世代代享受富贵，必没有无故叛变的道理。一定是当事者，有的削夺，有的残害，有的处理不当，才会促成乱事。反叛尚可原谅，何况未必是反叛呢！像安国亨这件事，如果不是高拱尽力主张不用兵，势必引起战争。即使幸而战胜，但是用尽数省的兵粮，去打赢自相仇杀的夷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怎能不怀念高拱先生呢！

124. 郭　绪

【原文】　孝宗朝，云南思叠梗化，守臣议剿。司马马公疏：“今中外疲困，灾异叠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谕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余。如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且使思叠闻而轻我乎？遣朝官谕之，固善；若谕之不从，则策窘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当自服，俟不服，议剿未晚也。”乃简参议郭公绪及按察曹副使玉以往。旬余抵金齿。参将卢和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许，而次遣人持檄往谕，皆被拘。卢还军至千崖，遇公，语其故，且戒勿迫。公曰：“吾受国恩，报称正在此，如公言，若臣节何？昔苏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还，况此夷非匈奴比！万一不还，亦份内事也！”或谓公曰：“苏君以黑发去，白发还；君今白矣，将以黑还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引

疾，公单骑从数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险不可骑，乃批荆徒步，绳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泽，戛都土官以象舆来，公乘之；上雾下沙，晦淖迷蹶，而君行愈力。又旬曰，至孟濑，去金沙江仅一舍。公遣官持檄过江，谕以朝廷招来之意。夷人相顾惊曰："中国官亦到此乎！"即发夷兵率象马数万，夜过江，抵君所，长槊劲弩，环之数重。有译者泣报曰："贼刻日且焚杀矣！"公叱曰："尔敢为间耶？"因拔剑指曰："来日渡江，敢复言者，斩！"思叠既见檄，谕祸福明甚，又闻公志决，即遣酋长数辈来受令，及馈土物。公悉却去，邀思叠面语，先叙其劳，次伸其冤，然后责其叛；闻者皆俯伏泣下，请归侵地。公许之。皆稽首称万寿，欢声动地。公因诘卢参将先所遣人，出以归公。卢得公报，驰至，则已撤兵归地矣。

才如郭绪，不负倪公任使，然是役纪录，止晋一阶；而缅功、罗防功，横杀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译文】　明孝宗时，云南思叠不服教化，守臣决议起兵讨伐。司马马公上疏说："当今中外疲困，灾祸频仍，怎可用兵？应当派遣京师的官吏前去告谕他们。"

倪文毅公（倪岳，字舜咨，谥文毅）说："用兵的方法，在兵力不足时要表现得很充足，如马公所言，岂不是向天下表示自己弱小，而且使思叠听到了反而轻视我们？派朝廷的官吏去告谕他们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肯顺从，这个计策就行不通了。不如先派有威望的布政使前去，他们应该就会顺从，等不顺从时再讨伐也不迟。"

于是朝廷选派参议（布政司中有参政、参议）郭绪（太康人，字继业）及按察副使（一省的司法长官）曹玉（嘉祥人，字廷美）前往，十几天后抵达金齿（蛮族名，今云南省保山县治），副将卢和率军前进两里多后停下来，然后派人拿军文书前去告谕，结果都被思叠拘禁起来。

卢和还军到千崖遇见郭绪，说明事情的经过，并警告郭绪不要靠近。

郭绪说："我蒙受朝廷的恩惠，现在正是报答的时候，如你所言，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节操呢？从前苏武进入匈奴十九年，尚能生还，何况这些夷人比不上匈奴，万一不能回来，也是份内的事。"

有人对倪岳说："苏武黑发去白发回，你现在已经白发了，难道将以黑发回来吗？"

倪岳态度严正，没有回答。

这天，曹玉称疾，郭绪独自骑马带数名随从上路。

十天后，郭绪到南甸（云南省武定县东），山路险绝不可骑马，于是披荆斩

棘，徒步而行，挽绳前进。又过十天，遇到一个大泽，郭绪骑着土人的象舆，地上烟雾弥漫，地下泥淖难行，而郭绪更努力前进。又过十天，至孟濑，离金沙江才三十里，郭绪派官员拿着文书过江，告谕他们朝廷有招抚的诚意。

夷人相顾失色，说："中国的官也来到这里了吗？"

就出动夷兵率领数万象马，半夜渡江到郭绪的住所，长矛、弓箭环绕了好几重。

有翻译的人哭着报告说："贼兵立刻就要杀过来了。"

郭绪大声叱责道："你还敢挑拨离间吗？"

就拔剑指着他说："将来渡江，有敢再如此说的人处斩。"

思叠看到告谕的文书，祸福非常清楚，又听说郭绪的心意已决，就派数名酋长来接受诏令，并赠送土产。

郭绪命令他们回去，只邀思叠来面谈，先藉借他的劳苦，再为他伸冤，最后责备他叛变。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动得哭泣跪拜，请求归还侵占的土地，郭绪一一应许，他们都叩头称万岁，声动天地。郭绪接着问卢副将所派来的人如何？答说都被放出来了。

卢和接到郭绪的讯息即刻赶到，而思叠已经撤兵回去了。

〔梦龙评〕像郭绪这样的才能，绝不辜负倪公的赏识委任，但是这次的功绩，郭绪却只晋一阶，而在别的战役里，其他官吏杀死很多无辜的人，却得到封赏，甚且庇荫子孙。唉！末代之际，不只立功的人难得，连善于论叙功绩的人也很难得啊！

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125. 吴　惠

【原文】　吴惠为桂林府知府，适义宁洞蛮结湘苗为乱，监司方议征进，请于朝。惠亟白曰："义宁吾属地，请自招抚，不从而征之未晚。"乃从十余人，肩舆入洞。洞绝险，山石攒起如剑戟，华人不能置足，徭人则腾跣上下若飞。闻桂林太守到，启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属父母，欲来相活，无他。"众唯唯。因反覆陈顺逆。其魁感泣，留惠数日，历观屯堡形势，数千人卫出境，宰羊豕境上。惠曰："善为之，无遗后悔！"数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归报监司，遂罢兵。明年，武冈州盗起，宣言推义宁洞主为帅。监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抚，监司主征，蛮夷反覆，吾任其咎！"复遣人至义宁。义宁徭从山顶觇得惠使，具明武冈之冤。监司大惭，武冈盗因不振。义宁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无敢有骚窃境上者。

【译文】　明朝人吴惠（吴县人，字孟仁）任桂林府知府时，适逢义宁洞蛮结合湘苗造乱，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决议举兵征讨，请示朝廷。

吴惠极力表示："义宁属于我的辖区，请让我前去招抚，如果他们不顺从再征讨未晚。"

就带着十多个随从，坐轿子入洞。

洞蛮盘据之处地势绝险，山石突起如剑矛，汉人无法行进，但徭人却可赤足上下跳跃如飞，他们听说桂林太守来到，就报告酋长，吴惠才得以进入。

吴惠告诉他们说："我就像是你们的父母，想来救你们，没有恶意。"

众人唯唯应诺。

吴惠接着陈述顺从与叛逆的结果，酋长非常感动，留吴惠住了几天，参观他们屯兵堡垒的形势，又派数千人护送出境，在边境上杀羊宰猪。

吴惠说："好好地做，以免日后悔恨。"

数千人都投下兵器拜谢，发誓永不反叛。回来报告监司，朝廷因而罢兵。

第二年，武冈州盗贼窜起，宣言推举义宁洞主为主帅，监司都责怪吴惠，吴惠说："州郡主张安抚，监司主张征讨，蛮苗如果再反叛，我来承担罪过。"

吴惠又派人到义宁，义宁徭人从山头上看见使者到来，就详细说明武冈盗贼的冤枉。监司非常惭愧，武冈的盗贼也从此不振，义宁人感念吴惠的恩德，视同父母。吴惠在桂林的任上，边境上没有人敢来骚扰。

126. 龚　遂

【原文】　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岁，召见，形貌短小，不副所闻。上心轻之，边批：年貌俱不可以定人。问："息盗何策？"遂对曰："海濒辽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改容曰："选用贤良，固将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

汉制，太守皆专制一郡，生杀在手，而龚遂犹云"愿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况后世十羊九牧，欲冀卓异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今则不然，无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为罪，事定反以为功。人心脊脊思乱，谁之过与？

【译文】　汉宣帝时，渤海附近的州郡年岁饥馑，盗贼群起，俸领二千石的高官都无力制止。宣帝要选有能力管理的人，丞相御史推举龚遂可用，于是封他为渤海太守。

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岁〔年龄、面貌均不足以论定其人〕，宣帝召见他，见他身材短小，不如传闻的威武，心生轻视，问他用什么方法可平息盗贼。

龚遂回答说："海滨之地距朝廷遥远，没有承受圣明的教化，当地人民被饥寒所困，但是官吏都不加以抚恤，所以才使区区小贼在潢池之中玩弄陛下的大军。如今派臣前往，是想战胜他们，还是安抚他们呢？"

宣帝改变脸色道："选用贤良人才，当然是要安抚他们。"

龚遂说："微臣听说管理乱民好似整理乱绳，不可心急。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使微臣可以不用请示，看情形行事。"

宣帝答应他。于是龚遂乘驿马到达渤海边。郡吏听说新太守来到，带兵相迎，龚遂即将他们遣回，然后下令所属的郡县，悉数罢除捉捕强盗的役吏，并指出拿锄头等耕田器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拿问；只有拿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龚遂单独乘车到郡府，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乃立即解散，抛弃兵器，改持锄头等耕田器具。

〔梦龙评〕汉制太守专掌一郡政事，生杀之权在握，而龚遂还说："希望丞相御史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何况后世民少官多，还冀望会有卓越的政绩吗？

古代的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只求为朝廷安定百姓而已。目前却不是这样，无事弄得有事，小事弄成大事，发生事情不认为有罪，事情平定后反而认为有功。人心因而蠢蠢欲动，拚命想要造反，这是谁的过错呢？

127．徐敬业

【原文】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则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及其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也！"

【译文】　唐高宗时，蛮群聚集为寇，朝廷出兵讨伐往往不利，就以徐敬业（赐姓李，是李勣的孙子）为刺史。该州发兵到效外迎接，徐敬业命令他们全部回去，独自骑马至郡府。

贼寇听说新刺史到了，都严阵以待。

徐敬业一概不问，等处理过别的事以后〔眼中已无贼寇〕，才说："贼兵在哪里呢？"

有人回答说："在南岸。"

徐敬业便带着两个助理官吏前去，旁观的人无不惊惧万分。

贼兵初时整兵观望，后来看见船里空无所有，就关起营门；徐敬业直接打开营门，走进贼营，告诉他们说：“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污官吏所害，没有其他罪过，都可以回田里去，最后离开的人就是贼寇。”

于是只找首领过来，责备他不早点投降，各罚数十杖后，遣他们回去〔减轻责备，使他们能够接受〕。境内顿时平静。

他的祖父李勣英国公听到这件事，对他的胆识亦喜亦忧，说：“我从不这么冒险做事。然而将来败坏我们家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128. 朱　博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贿，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隐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边批：大手段人。

【译文】　汉朝人朱博（杜陵人，字子元，封阳乡侯）本是武官，不熟悉文事，后来担任冀州刺史，巡行时，有数百名吏民阻在路上投诉，把官府也挤满了，主政的官吏请他暂且留在县里，接见这些投诉的人以后再出发，想观察朱博的反应。

朱博心中明白，告诉随从到外面准备车驾。车驾备好以后，朱博走到车旁，看见投诉的人，就命令主政官明白地告诉他们：想控告县丞尉的，刺史不负责考察这种黄色绶印的官吏，必须各自到郡县去；想控告黑色绶印的官吏的，都

到管辖的处所；被官吏冤枉的人民，及有关盗贼诉讼的事，都到自己所属的主政官吏处。

朱博停车裁决，四、五百人都神速地离去，吏民大惊，想不到朱博应变事情的能力如此强。朱博后来得知，果然是老主政官教唆人民聚会，就将这个官吏处死。

朱博任左冯诩（京师统辖的官）时，有个长陵县的大族尚方禁，年轻时曾私通别人的妻室，被刑的痕迹还留在脸上。功曹（郡府的属吏）受赂，告诉朱博，请让尚方禁担任守尉。

朱博知道以后，就以其他事由召见他，见他脸上果然有斑痕。朱博遂屏退左右的人，问他道："这是什么伤呢？"

尚方禁心知自己的事情无法隐瞒，就叩头说明。

朱博笑着说："大丈夫一时错误发生这种事，现在冯翊想为你洗清这个耻辱，你能为本人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惧，回答说："一定尽死力报效大人。"

于是命令尚方禁不可泄漏，有机会的时候就记下别人的话，此后就亲信他，把他当作耳目。

尚方禁每天早晚都会揭发一些盗贼及奸细，功效显著，朱博就升他为连守县令。过了很久，朱博召见功曹，关起门来责备他有关接受尚方禁贿赂的事，给他笔记让他自己记录接受的贿赂，一文钱都不能隐匿，只要有一点欺瞒就砍头。

功曹非常惶恐，就记下受赂的事，一点都不遗漏。朱博了解实情后，就当场命令他改过自新，并拔刀削毁刚才的纪录，让他回去就任原职。

功曹后来行事谨慎，不敢有失误，朱博就继续提拔他。

129. 韩　褒

【原文】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褒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褒阳不知，并加礼遇，边批：如愚而后可以用之。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与分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褒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

【译文】　北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褒任北雍州刺史。州中很多强盗，他到任后就暗中查访，发现原来是州中的豪族。

韩衮假装不知情，并且很礼遇他们，对他们说："本刺史是书生，怎么了解督察强盗的事呢？就依赖各位来共同分担这个忧患。"

于是请州中凶猛狡黠的少年人，让他们都担任主帅，分配给他们各自该管辖的地盘，若盗窃事件没有查获，就以故意放纵论罪。

于是这些少年主帅都惶恐招认说："以前的强盗实在是某某人。"并把姓名都列出来。

韩衮把名单收藏起来，在州门贴上榜文说："凡是强盗应赶紧来自首，过了这个月不来自首的，都处死刑，收录他们的妻子儿女，以赏给先自首的人做奴隶。"

于是一个月之间，盗贼都出来自首，韩衮拿着名单对正无误，于是原谅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盗贼都平息了。

130. 蒲宗孟

【原文】 贼依梁山泺，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蒲恭敏知郓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泺中"。贼既绝食，遂散去。

【译文】 宋朝时，盗贼据守于梁山泺，县官之中，颇有和盗匪声气相通者。蒲宗孟（新井人，字传正）任郓州知州时，下令禁止人乘小船出入梁山泺。盗贼断绝了粮食，遂各自散去。

131. 吴 育

【原文】 吴正肃公知蔡州。蔡故多盗，公按令为民立伍保，而简其法，民便安之，盗贼为息。京师有告妖贼聚确山者，上遣中贵人驰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借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还报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虽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为乱也。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馆使者，日与之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师鞫实，告者以诬得罪。

【译文】 宋朝人吴正肃公（吴育，官至参知政事，卒谥正肃）任蔡州知州时，当时原来有很多强盗，正肃公命令人民五人组成一伍，五家组成一保，人民因而得到安定，盗贼也平息了。

京师有人告发妖贼聚集在确山，皇帝派宦官赶到蔡州，以妖贼之名逮捕了十人。

使者想带兵去取人，正肃公说："你是要借军队立威信，还是要捉妖人回去？"

使者说："只要捉妖人而已。"

正肃公说：“我虽然不很聪明，但是境内聚集千余妖贼的事，怎么会不知情呢？现在如果派军队去，是更促成他们叛乱。这件事不过是乡人聚集做佛事以便利收取钱财而已，招个手就可以把他们找来。”

于是让使者住下来，每天和他一起喝酒，而私下派人把十人带来，送到京师去盘问实情，告发此事的人反而被判诬告罪。

132. 万 观

【原文】 万观知严州。七里泷渔舟数百艘，昼渔夜窃，行旅患之。观令十艘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无复有警。

能实行编甲之法，何处不可！

【译文】 明朝人万观（南昌人，字经训）任严州知州时，七里泷的渔舟数百艘，白天打渔晚上窃盗，来往旅客都很害怕。万观命令十艘组成一甲，划定地区让他们自己防守，从此乃不再有盗贼的警报。

〔梦龙评〕编甲的方法何处不可行呢？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尝试？

133. 王敬则

【原文】 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敬则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数十，使之长扫街路，久之，乃令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辱及亲属，亲属亦不能容偷矣。唯偷知偷，举偷自代，胜用缉捕，人多多矣！

【译文】 南齐人王敬则任吴兴太守时，郡中一向很多抢夺偷窃的事。王敬则捉到一名小偷，召他的亲属到面前来，鞭打他数十杖，派他长久扫街道。

过了很久，又命令他举出以前的小偷来顶替，那些小偷恐怕被认出来，都逃走了，境内因而得到清静。

〔梦龙评〕羞辱到自己的亲属，亲属也容不了他。只有小偷才知道谁是小偷，要他举人出来顶替自己，胜于用捕快太多了。

134. 程 颢

【原文】 广济蔡河出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钱物为事，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

胁舟者业挽舟，使之悟絜矩之道，此大程先生所以为真道学也！

【译文】 宋朝时，广济县的蔡河流出县境，沿岸的灾民有些不守法的，就不再从事生产，专以强索舟中旅客的财物为业，每年一定焚烧数十艘船来树立

威势。明道先生（程颢）到任后，捕到一个人，便要他引出同伙数十人，不处罚他们的罪恶，只是把他们分散各地，命令他们以拉舟为业，并且调查为非作歹的人。

从此境内不再有烧船的祸患。

〔梦龙评〕命令抢夺舟中旅客财物的人以拉舟为业，使他们领悟儒家□矩之道，大程先生是真正的学者。

135. 王德元

【原文】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戎兵马骑甚众，边批：难得此便人送信。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译文】 明朝人王子醇（王德元，广完人）以枢密史身份镇守熙河时，西戎想入寇，先派人来偷看，被巡逻的人捉到了，在他的衣缘中搜出一封信，全是记载熙河人马粮草的数目。有关官吏都主张处极刑以示众，子醇忽然命令打他背杖二十下，并在他脸上刺了“番贼决讫放归”六字后放回。

当时边境上聚集很多西戎兵马，粮草也很丰富〔难得有此传讯之人〕，西戎人得到间谍的报告，知道明朝有备，入寇的阴谋因而平息。

136. 刘舜卿　李允则

【原文】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谍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分，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反得罪。

民有诉为契丹民殴伤而遁者，李允则不治，但与伤者钱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请，答曰：“无有也。”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既无有，乃杀谍。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刘舜卿（开封人，字希元）任雄州知州，有一天晚上，关钥被偷。役吏暗中前来报告，刘舜卿也不多问，只派人把门锁改大。几天后，有敌方奸细故意把小偷送来，同时把钥匙带到。

刘舜卿说：“我不曾遗失钥匙啊！”命人拿那把钥匙去开锁，竟相差了好几分，就把小偷还给他。敌方非常惭愧，反而怪罪于小偷。

宋朝时有人控诉被契丹人殴伤，但对方逃走了，李允则（字垂范）不管，只给受伤的人二千钱。一个月后，幽州方面来请示这件事，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啊！”

原来契丹的其他间谍要把涉嫌殴伤人的契丹人送来作人质，既然查证无此事，就杀了原来打报告的间谍。

137. 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尝宴军，而甲杖库火。允则作乐饮酒不辍。少顷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浃旬，军器完足，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真宗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儆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若舍宴救火，事当不测。"

祥符末，内帑灾，缣帛几罄。三司使林特请和市于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书悉抑之，徐曰："琐微之帛，固应自至，奈何彰困弱于四方？"居数日，外贡骈集，受帛四百万，盖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则茗笼运甲，亦此意。

【译文】 李允则有次在军中宴客，正好兵器库失火。李允则依旧饮酒作乐，不久火熄了，他就暗中派役吏带着公文到瀛州，用茶笼运回兵器。不到十天，兵器就充足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枢密院奏请弹劾不救火的事。真宗说："允则一定有他的道理，姑且问问他。"

李允则回答说："收藏兵器的仓库，对火的戒备甚为严密，正在宴客时起火，一定是奸人所为，如果停止宴客去救火，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梦龙评〕真宗祥符末年，宫内府库发生火灾，丝帛几乎被烧光。三司使林特（顺昌人，字士奇）奏请到河东运丝帛来调和需求。奏章上了三次，都被王旦在中书压住。王旦从容地说："这种不足轻重的丝帛，自然有人送到，何必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困乏呢？"过几天，进贡都来了，共收了四百万匹帛。这是因为王旦事先用密函去督导的，李允则用茶笼运兵器，也就是这个用意。

138. 杜□ 苏颂

【原文】 杜□知郓州。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谓大索城中，□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搅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遂诛之。

苏颂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火，颂不许；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许，但令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中汹汹，谓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不动而止。

【译文】 杜□任郓州知州时，有人曾经在城隅高举写着妖言的旗帜，希望制造事变，州民皆震惊不已。不久，囤草的草场白昼失火，正是所写的妖言之一，人民更恐惧。

有人说应该搜索全城，杜□笑着说："奸计正在此，他们希望我去打扰人民而发动事变，怎么可以中计呢？他们无能为力的。"

过不多久，捕获盗贼，正是造乱的奸民，于是将他们处死。

宋朝时苏颂升任度支判官（三司之一，掌贡赋租税的事），送契丹使者往恩州。旅店失火，左右随从请苏颂出去避火，苏颂不肯，州兵想进来救火，苏颂也不允许，只命令守卫士卒去灭火。火灾刚发生时，郡中喧扰不已，说是使者叛变，救兵也想乘机生事，幸亏苏颂不动声色，事件才得以平息。

139. 文彦博

【原文】 文潞公知成都，尝于大雪会客，夜久不罢。从卒有谇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实寒，可拆与之。"边批：落得做人情。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明日乃究问先拆者，杖而遣之。

气犹火也，挑之则发，去其薪则自熄，可以弭乱，可以息争。

苏轼通判密郡。有盗发而未获，安抚使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强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民诉于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悍卒闻之，颇用自安，轼徐使人招出戮之。遇事须有此镇定力量，然识不到，则力不足。

【译文】 宋朝时文潞公（文彦博）出任成都知州，曾经在大雪的夜晚宴客许久。有些役卒颇有怨言，就一起折断井栏烧来御寒，军官禀告潞国公，座上客人都恐惧战栗。

潞国公缓慢地说："天气实在很冷，可以准他们折井栏来御寒〔落得做人情〕。"

他神色自如，依旧饮酒作乐，役卒的气焰受挫，就无法叛变了。

第二天，潞国公追问谁先折井栏，罚以杖刑后把他调走。

〔梦龙评〕忿怒之气就像是火，去挑拨它则旺盛，除去木柴就熄灭，可以消弭祸乱，可以平息战争。

苏轼任密郡通判时，有窃盗而未捕获，安抚使（安抚司的长官）派三班使臣（宋代武臣的职官）率领强悍士卒数十人，入境来捉捕。士卒凶暴放肆，用管制的物品来诬赖人民，强行进入民宅，争斗杀人，又畏罪逃逸。人民向苏轼控诉，苏轼丢下诉状不去看它，说："事情不可能到这种地步。"强悍的士卒听到后，觉得很安心。苏轼再慢慢派人把他们捉来杀掉。

遇事需要这种镇定的力量，然而见识不够，力量也就不足。

140. 张　辽

【原文】 张辽受曹公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

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

周亚夫将兵讨七国。军中尝夜惊，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吴汉为大司马，尝有寇夜攻汉营，军中惊扰，汉坚卧不动。军中闻汉不动，皆还按部。汉乃选精兵夜击，大破之。此皆以静制动之术，然非纪律素严，虽欲不动，不可得也。

【译文】 张辽（三国魏·马邑人，字文远）受曹操的命令，屯兵于长社。出发前，军中有人谋反，夜里纵火作乱，全军受到惊扰。

张辽对左右将领说："不要去惊动他们，这不是全营造反，一定是有些制造变乱的人，想借动乱来扰人视听罢了。"

就命令军中士卒说："不是造反的人安心静坐着。"

然后亲自率数十个亲兵站立于军阵中。不久，果然就捉到带头谋反的人，将他处死。

〔梦龙评〕汉朝周亚夫（沛县人）率兵讨伐七国之乱，军营中曾经夜惊（一种群体梦游，常发生在紧张的军营中）周亚夫卧床不起，不久惊扰自然平定。

吴汉（东汉·宛人，字子颜）任大司马，曾经有贼寇半夜攻击他的军营，军中受到惊扰，吴汉也是卧床不动。军中士卒听说大司马不动，也都各回自己的部队，吴汉就选精兵半夜出击，大破贼寇。这两人都是使用以静制动的方法，然而，如果不是军纪一向严明，虽然想不动。也做不到的。

141. 薛长孺 王□

【原文】 薛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知州、监押皆不敢出。长孺挺身出营，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与谋者，各在一边。"于是不敢动，唯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村野捕获。时谓非长孺则一城之人涂炭矣。钤辖司不敢以闻，遂不及赏。长孺，简肃公之侄也。

王忠穆公□知益州，会戍卒有夜焚营、督军校为乱者。□潜遣兵环其营，下令曰："不乱者敛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令军校指乱卒，得十余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为政大体，不为苛察，蜀人爱之。

【译文】 宋朝时薛长孺任汉州通判（官名，命令朝臣通判诸府州的军事）时，戍守的士卒关起营门，放火杀人，还计划杀害知州的兵马监押（掌管诸州兵马的官吏）。有人来报告，知州监押都不敢出门。

薛长孺挺身走出军营，告诫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何故要做这种事？参与谋反的人，现在就站到另一边去。"

于是大家都不敢乱动，只有原本谋反的八人，冲出门去，逃到各县，被村

民捉回来。

当时的人都认为：没有薛长孺，全城就要生灵涂炭了。但钤辖司（总管军旅、屯戍、营房、守御之政令的官吏）不敢向上禀告，所以薛长孺没有得到赏赐。薛长孺就是简肃公（薛奎）的侄儿。

宋朝时王□（临城人，字总之，谥忠穆）任益州知州，正好有守兵在夜里放火烧军营，强迫军官一起造反。

王□偷偷派兵围住军营，下令说："不造反的人束手走出营门，就不再追问。"

于是众兵都走出来，再命令军官指出造反的守兵，共十多人，全部杀死。天明时，外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王□处理政事大体上不苛察，蜀人都很爱戴他。

142．李元轨

【原文】　霍王元轨为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高宗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边批：惩一已足警百。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

【译文】　霍王李元轨（唐高祖之子）任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和敌人互相串通，事情泄漏出来，高宗命令李元轨追察他的党羽。

李元轨说："强敌在边境上，人心不安，如果逮捕太多人，会促使他们叛乱。"就只杀李嘉运〔杀一已足以儆百〕，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然后再自己纠举违背圣旨的罪状。

高宗看了表章，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朕也很后悔，如果没有霍王，定州就要失守了。"

143．吕公孺

【原文】　吕公孺知永兴军，徙河阳。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归，奋斧锸排关。不得入，西走河桥，观听汹汹。诸将请出兵掩击，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变且生。"即乘马东去，遣牙兵数人迎谕之，边批：最妙。曰："汝辈诚劳苦，然岂得擅还之？渡桥，则罪不赦矣！太守在此，愿自首者止道左。"边批：不渡便宜制。皆伫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边批：尤妙。余复送役所，语其校曰："若复偃蹇者，斩而后报。"众贴息。

【译文】　宋朝时吕公孺（字稚卿）治理永兴军，移守河阳。一千多名洛口的士兵从军已久，很想回乡，拿着兵器闯关不成，又向西跑到河桥，喧扰不已。

诸将请派兵前去攻击，吕公孺说："这些都是亡命之徒，追急了容易生变。"

就骑马向东去，派掌旗的士兵数人去告诫他们说〔很妙〕：“你们的确很劳苦，但怎能擅自回乡？一渡过桥就是死罪〔不渡桥便容易控制〕。吴太守在此，愿意自首的都站到路边。”

这些人果然都站立等候。

吕公孺追查带头的一人，处他黥刑（在脸上刺字的刑罚），其余的都送回部队。并对军官说：“如果再有态度桀傲不驯的，先斩后报。”

众人都服贴顺从。

144. 廉希宪

【原文】 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浑都海反，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之。蒙古八春获之，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送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希宪谓僚佐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未一，犹怀反侧，彼若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可因其惧死，并皆宽释，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执诸校，其军疑惧，骇乱四出，及知诸校获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大喜过望，人人感悦。八春果得精骑数千，将与俱西。

所以隶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纵虎遗患也。八春能死之，希宪能生之，畏感交集，不患不为我用矣！

【译文】 元朝时廉希宪（畏吾人，字善甫，封魏国公，谥文正）任京兆四川宣抚使（元朝在各地置宣抚使，掌征讨的官吏），当时浑都海造反，西川将领纽邻奥鲁官将要举兵相应，却被蒙古八春捕获，与其党羽五十多人监禁在乾州监狱，送两人到京兆来，请廉希宪杀他们。

廉希宪对属下说：“浑都海不可能乘机向东来犯，保证没有其他顾虑，目前大家心志不一致，还有反叛之心，他们如果看见自己的将领被拘禁，可能心生反叛，危害不浅。可顺着他们怕死的心意，一起宽释，然后派这支军队剩余的士兵去依附八春，才是最好的计策〔大作用〕。”

当初八春逮捕各军官，全军士兵都非常恐惧，四处逃逸。后来听说军官都安全，纽邻奥鲁官被释放，才大喜过望，人人感佩。八春果然带着精兵数千人，一起向西讨伐浑都海。

〔梦龙评〕依附八春的原因，是预知八春有能力制服叛贼，不是随意纵虎归山，遗留后患的。八春能杀他们，廉希宪能救他们，畏惧与感念交集，不必担心不被我所用。

145. 林兴祖

【原文】 林兴祖初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

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到，佯以不实斥去；边批：须得实乃服。又以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边批：若捕之便费力。兴祖并命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狱立具。边批：若事事推究，辨端既多，反足纾死。逮捕其党，悉置之法，民赖以安。

始以缓而致之，终以速而毙之。除凶恶须得此深心辣手。

【译文】 元朝人林兴祖（罗源人，字宗起）初任同知黄岩州事（知州的佐官），三次升迁后任铅山知州。铅山向来有很多制造伪钞的人，豪族吴友文是首领，使用的范围远到江、淮、燕、蓟。

吴友文为人奸诈狡黠，强悍狠戾，因制伪钞而致富，就分别派四、五十名恶少，到官府当衙役，遇有来告状的人，往往将其害死，前前后后杀了很多人，更抢夺别人的妻女十一人作妾，人民深受其害，含冤而不敢伸诉达十余年之久。

林兴祖到任时说："这个祸害不除去，如何救百姓？"

就张贴榜文禁止制造伪钞，且订立赏金给先来检举的人。不久就有人来检举，林兴祖假装认为不实在而斥退〔须得实证才能平此事〕。又有人来告，查获两个伪造者和脏物，就详加审查。

实情查出后，吴友文亲自到官府来营救，林兴祖命令衙役将他一并捉住〔命人去捉还得费力〕。不久，来控诉吴友文的达百多人，林兴祖选择罪过重大的一两件审问〔如事事详查，端绪很多，旷日废时，只要一二重大案件即可〕。罪名定谳后，又逮捕他的党羽，依法处置，民生因而安定。

〔梦龙评〕开始时缓慢地引他入罪，最后迅速地将他处死，要除去这种凶恶的人，就必须运用深思猛烈的方法。

146. 李　封

【原文】 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竟去官，不捶一人。

【译文】 唐朝时李封任延陵县令，吏民有罪，不罚以杖刑，只命令他包着绿头巾来羞辱他，并依犯罪的轻重，决定戴绿头巾日数的多寡，期限满后才拿下来。凡是包着绿头巾出入的人，都认为是毕生最大的耻辱，大家互相劝勉，不敢犯罪，赋税也先于其他各县。

直到辞去官职，李封不曾打过一个人。

147. 耿定向

【原文】　耿楚侗定向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公意第迸逐，不令复系籍本寺。士人心不释然，必欲捕而枷之。边批：士多尚气，我决不可以气佐之。公晓之曰：“良知何广大，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恶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胸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臼矣，此名谊心也。又谓法司用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之虞，故不肯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腾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竟构大讼。公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边批：唯转折乃成通简。

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译文】　明朝人耿楚侗（耿定向，黄安人，字在伦）任职南都（明、清时称南京为南都）时，有个书生被一凶僧侮辱而来告状。耿楚侗交代有司处理，这名僧侣却逃走了。耿楚侗心想，只要驱逐他，使他不再隶属该寺的僧侣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众认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锁〔读书人多尚义气，但身为父母官决不能助长之〕。

耿楚侗开导他们说：“良知是何等的广大，何必受一个烂和尚的拘束呢？”

书生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惩治凶恶的僧侣难道不是良知吗？”

有人将此话告诉耿楚侗，耿楚侗说：

“这句话很对，但我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心中有三层顾虑：一是立志向学的人，就应受人冒犯不予计较，遭受横逆不畏艰难，不然就落入一般人的窠臼，这是名谊心；其次认为法官用刑，各有条律格式，像这类犯人于法不应上枷锁，这是格式心；又听说这名僧侣极为凶恶，担心有意外发生，所以更不肯过分追究此事，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顾虑。”

后来姜宗伯为了保护自己私交亲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极大的批评。又承恩寺有个僧侣，被礼部施枷锁以致于死，结果构成大讼案。

耿楚侗听到这些事，对李士龙说：“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顾虑不是更妙吗〔因为考虑周到，乃能大事化小〕？”

〔梦龙评〕凡是处置小人，不可以太过分。天地之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这是自然的道理。容得了小人，才能成为君子。

148. 向敏中　王旦

【原文】　真宗幸澶渊，赐向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行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大傩，有告禁卒欲依傩为乱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命傩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照旧张乐宴饮。

旦从幸澶渊。帝闻雍王遇暴疾，命旦驰还东京，权留守事。旦驰至禁城，直入禁中，令人不得传播。及大驾还，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闻后面有驺呵声，回视乃旦也，皆大惊。

西鄙、东京，两人如券。时寇准在澶渊，掷骰饮酒鼾睡，仁宗恃之以安。内外得人，故虏不为害。当有事之日，须得如此静镇。

【译文】　宋真宗亲征契丹，与契丹在澶渊订盟约，赐向敏中（开封人，字常之，谥文简）一份密诏，对于西方边境上的事，特准他可以不受法令拘束行事。

向敏中将密诏收藏起来，依常法处理政事。适逢当地举行驱鬼的仪式，有人来报告狱卒想借驱鬼仪式时作乱。向敏中秘密指挥武装的士兵潜伏在屋下幄幕中。

第二天，向敏中准备酒宴，把幕僚军官全部请来尽情畅饮。接着命令驱鬼的人都进入，先在中门外驰骋，后来又召他们至阶前。然后向敏中一挥动衣袖，伏兵尽出，将他们全数逮捕，果然都怀着短刀，于是当场把他们杀死，尸体立刻运走，用灰沙清扫庭院，依旧摆酒宴畅饮。

王旦追随真宗到澶渊，真宗听说雍王得急病，就命令王旦先赶回东京（开封），全权处理各种政事。王旦急驰到京城，直入宫中〔省了许多口舌议论〕，下令宫中的人不能传扬出去。

后来真宗回朝，王旦家的子弟都到郊外迎接，忽然听到后面有很大的人马声，回头一看是王旦，大家都惊奇不已。

〔梦龙评〕当时寇准在西边的澶渊，掷骰子、鼾睡、饮酒作乐，真宗仗着他才有安全感，与在东京的王旦，两人配合得如此密切，对内、对外能任用人才，所以不会造成祸害。面临急事的时候，必须要如此镇静。

149. 乔　宇

【原文】　冢宰乔公宇，正德己卯参理留都兵务。时逆濠声言南下，兵已至安庆。而公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宴，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

为意者。人以为矫情镇物，有费袆、谢安之风。

即矫情镇物，亦自难得。胸中若无经纬，如何矫得来？方宸濠反报至，乔公令尽拘城内江西人，讯之，果得濠所遣谍卒数十人。上驻军南都，公首俘献之。即此已见公一斑矣。

【译文】 冢宰（即吏部尚书）乔宇（乐平人，字希大）在明正德己卯年，参与治理南京的兵务。当时叛乱的宁王朱宸濠声言南下，军队已经到安庆，而乔宇还领着一个老学者和一个医生，到处游乐宴饮。他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的险要与否，外表却一点都不在意。别人都认为他是故作安闲，以示镇静，颇有费袆、谢安的风范。

〔梦龙评〕一般人即使想故作安闲，以示镇静，也很难做到。如果没有成竹在胸，怎么假装得来？当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来，乔公命人将城内的江西人全数拘捕来审问，果然查出朱宸濠所派来的奸细数十人。天子驻军于南京时，乔公就将这些俘虏献上，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乔公处事的一斑。

150. 韩　愈

【原文】 韩愈为吏部侍郎。有令史权势最重，旧常关锁，选人不能见。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主人明，不必关锁；主人暗，关锁何益？

【译文】 唐朝古文大家韩愈（河南人，字退之，也称韩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任吏部侍郎（吏部的次官）时，有位令史（掌文书的官，位次于侍郎）权势最重，经常锁着门，候选的官吏都见不到他。

韩愈到任后，就敞开门，听任官吏进出，他曾说："人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见得到，就不会害怕了。"

〔梦龙评〕主人光明，就不必关门；主人不光明，关门又有何用。

151. 裴　度

【原文】 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张宴举乐，人不晓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公亦不答，极欢而罢。人问其故，公曰："胥吏辈盗印书券，缓之则复还故处，急之则投水火，不可复得矣！"

不是矫情镇物，真是透顶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

【译文】 唐朝人裴晋公（裴度）任职中书省时，有一天，左右的人忽然告诉他印信失窃了。裴公怡然自得，警告他们：正在宴客，不要声张。左右不知道何故。半夜酒饮得畅快时，左右的人又告诉他印信找到了，裴公也不回答，宴会尽欢而散。

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裴公说："小官员盗印去书写契券，写完就会放回原

处，逼急了就恼羞成怒，再也要不回来。”

〔梦龙评〕这不是故作安闲，以示镇静，实在是聪明透顶，所以称为智量。智慧不足，度量不大，是做不到的。

152. 郭子仪

【原文】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帨汲水，役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仪之隶人犯禁，金吾将军裴谞奏之。或谓曰："君独不为郭公地乎？"谞曰："此乃所以为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我发其小过，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谞者，可谓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阳，觉王翦、萧何家数便小。王、萧事见《委蚍部》。

鱼朝恩阴使人发郭氏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亦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修具邀公，或言将不利公，其下愿裹甲以从。子仪不许，但以家僮数人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子仪告以所闻。朝恩惶恐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

精于黄老之术，虽朝恩亦不得不为盛德所化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与一般见识。

【译文】　汾阳王府第在亲仁里，大开门户，任人进出。郭子仪属下有位将军要出兵，来王府告辞，王夫人和女儿正要梳妆，就命令他拿佩巾、提水，把他当做仆隶一般地役使。

后来子弟们激烈地规劝不听，接着哭道："大人的功业显赫，但若不自我尊重，贵贱人等都可以在寝室走动，我们认为虽然是伊尹（商朝之贤相，太甲无道，伊尹放之于桐）、霍光（汉·平汤人，字子孟，昭帝崩，迎昌邑王，因淫乱而废之）也不应当如此。"

郭子仪笑着说："这不是你们所能设想得到的，我有五百匹马吃官家的粮草，一千人吃公家的米粮，进退就在这些地方。假使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内外无法疏通，一旦惹出怨恨，别人设计我不守臣子的法度，有些贪图近功、戕害贤能的人，更来促成其事，那我们所有的亲族都将粉身碎骨，后悔莫及了。现在让它空荡荡没有阻隔，四门洞开，虽然有人想进谗言，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

子弟们听了，都非常佩服。

〔梦龙评〕德宗下令在帝王陵墓之近处禁止屠宰。郭子仪的仆隶犯了禁令，金吾卫将军（禁卫之一，掌管皇帝车驾出入、先驱、殿后，昼巡夜察的工作）裴谞（字士明）奏报皇帝，有人说：“你不为郭公设想吗？”裴谞说：“这正是为郭公设想啊！郭公德高望重，皇上才刚即位，一定会认为他党羽庞大，所以我举发他的小过失，以表明郭公是不足畏的，不是很好吗？”像裴谞此人，真可说是郭公的益友。

比起郭子仪，萧何、王翦的避祸方式便显得太小器了。

唐朝宦官鱼朝恩暗地派人挖开郭氏的祖坟，盗墓不成。

郭子仪自泾阳来朝见皇帝，皇帝安慰他，他就哭着说：“微臣久掌兵权，不能禁止人去残害别人的坟墓，现时别人去挖开先祖的坟墓，这是上天的谴责，不是人为的祸害。”

鱼朝恩又设宴邀请郭子仪，有人说将不利于他。部下愿意武装跟随他，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几个家僮前往。

鱼朝恩说：“为什么随从这么少呢？”

郭子仪于是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鱼朝恩惶恐地说：“大人如果不是长者，怎么可能不怀疑我呢？”

〔梦龙评〕为人最好能精于黄老之术，虽然遇到像鱼朝恩这样的小人，毕竟还是会被郭子仪的盛德所感化。君子不幸遇到小人，切不可与他一般见识。

153. 王守仁

【原文】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到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

【译文】　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很忧虑。

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这些奸宦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154. 王璋　罗通

【原文】　璋，河南人，永乐中为左都御史。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上欲及其未发讨之，以问璋。璋曰：“事未有迹，讨之无名。”上曰：“兵贵神速，彼

出城，则不可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烦兵，臣请往任之。”曰：“若用众几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行足矣。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遂命学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惊愕，莫知所为，延之别室，问所以来者。曰：“人有告王谋叛，臣是以来！”王惊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大帅将兵十万，将至，臣以王事未有迹，故来先谕。事将若何？”王举家环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愿求所以释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王护卫为献，无事矣。”王从之，乃驰驿以闻。上喜，璋乃出示曰：“护卫军三日不徙者，处斩！”不数日而散。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卤簿，蜀王气沮。藩、臬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诘旦复来，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边批：自结还使自解。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敛。

【译文】　王璋是河南人，明成祖永乐年间为右都御史。当时有人禀告周王将有不轨的行为，成祖想趁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去讨伐他，就问王璋。

王璋说：“事情还没有迹象，没有名义可以讨伐。”

成祖说：“出兵贵在神速，如果等对方军队出城就失去意义了。”

王璋说：“以微臣的愚见，可以不烦出兵，请让微臣负责处理此事。”

成祖说：“你要用多少人？”

王璋说：“只要三、四个御史随行就足够了。但须皇上圣旨，派臣为当地巡抚才可以。”

成祖于是命令学士（掌管文学言语的官）起草圣旨，当天就起程。黎明时，王璋直接拜访王府，周王很惊讶，不知道什么事，就请王璋到另一房间，问他何故而来。

王璋说：“有人告您谋反，所以我来府上。”

周王吓得跪下。

王璋又说：“朝廷已经命令元帅率兵十万将来此地，臣以为王府还未有迹象，所以先来告诉您，事情到底怎么样呢？”

周王全家人悲泣不已，王璋说：“哭有何用？希望您能释清皇上的疑虑。”

周王说：“我不知道怎么办，请您教我。”

王璋说：“您将护卫军交出，献给朝廷就没事了。”

周王依此行事，王璋就赶回朝廷禀奏成祖，成祖很高兴，王璋就出门宣布说：“护卫军三天之内不解散的处斩。”

不数日，果然都解散了。

明朝时罗通（吉水人，字学古）以御史的身份考察四川，蜀王的财富超过其他各王，进出且僭用天子的车驾和随从，罗通想抑制他。有一天，蜀王经过御史台，罗通突然派人收走蜀王所僭用的卤簿（天子出巡时前导的仪杖）。

蜀王气急败坏，按察使都来拜见问候，且说如果此事奏报天子，蜀王的罪就不轻。如今怎么办？

罗通说："确实如此，你们想想看怎么办。"

翌晨按察使又来，罗通说："很简单，你们偷偷地去告诉蜀王，说那些天子的车驾和仪杖是玄元皇帝（唐朝国姓李，推崇老子李耳为玄元皇帝）庙中的供器，应该把它送回去〔解铃还须系铃人〕。"

玄元皇帝庙是玄宗到四川时建立来祭祀老子的。依此而行，事情就解决了，蜀王从此自我收敛。

155. 吴履　叶南岩

【原文】　国初，吴履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民王琼辉仇里豪罗玉成，执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胜恚，集少年千余人，围琼辉家，夺之归；缚琼辉，道箠之，濒死，乃释去。琼辉兄弟五人庭诉，断指出血，誓与罗俱死。履念，狱成当连千余人，势不便，乃召琼辉，语之曰："独罗氏围尔家耶？"对曰："千余人。"曰："千余人皆辱尔耶？"曰："数人耳。"曰："汝憾数人，而累千余人，可乎？且众怒难犯；倘不顾死，尽杀尔家，虽尽捕伏法，亦何益于尔？"琼辉悟，顿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于琼辉前杖数十，流血至踵；命罗氏对琼辉引罪拜之。事遂解。

此等和事老该做，以所全者大也。

叶公南岩刺蒲时，有群哄者诉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经重创，胸几裂，命且尽。公见之恻然，时家有刀疮药，公即起入内，自捣药，令舁至幕廨，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曰："宜善视之，勿令伤风。此人死，汝辈责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审核，收仇家于狱而释其余。一友人问其故，公曰："凡人争斗无好气，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偿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证连系，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斗殴罪耳。且人情欲讼胜，虽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几，伤者平而讼遂息。

略加调停，遂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译文】　明朝初年，吴履（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守、尉的属僚），有个百姓王琼辉仇视里中的豪族罗玉成，竟捉住他的家人加以鞭打羞辱。罗玉

成的侄子玉汝非常生气，聚集了一千多个少年，包围王琼辉家，把他捉走，绑在路上鞭打，直到性命垂危才放了他。

王琼辉的兄弟五人一起跑到衙门控告，他们切断手指，流血发誓要和罗玉汝玉石俱焚。

吴履想到如果讼案成立，将连累一千多人，实在不好。就召王琼辉来告诉他说：“只有姓罗的人包围你家吗？”

回答说：“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都羞辱你吗？”

“只有几个人羞辱我。”

“你恨几个人，而要连累一千多人吗？而且众怒难犯，如果他们不顾性命杀你全家人，虽然把他们捉来全部处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王琼辉领悟，叩头从命。

吴履就捕捉鞭打王琼辉的四个人，在王琼辉面前杖打数十下，打到流血，又命令罗玉成对王琼辉谢罪道歉，事情于是解决。

〔梦龙评〕像这种和事佬该做，因为顾全了大局。

叶南岩任蒲州刺史时，有一群人哄闹着到州府来控诉，其中一人血流满面，受重伤，脑部几乎裂开，性命危在旦夕。

叶南岩见了心生怜悯，当时家中有刀疮药，就入内自己捣药，命人将伤者抬入官署，交给谨慎忠厚的差役及幕僚说：“要好好照顾他，不要让他伤风，他死了是你们的责任，也不要让他的家人靠近。”

然后略加审问，把仇家收押入狱，其余的人释放。

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何如此处置，叶南岩说：“凡人互相殴斗就没有好气，这个人不立即救护，必死无疑。人一死，要偿一人命，使别人的妻子变成寡妇、儿子变成孤儿，又索取证据必牵连很广，不止一人家破人亡。这个人如果痊愈，只是一件殴斗的案子罢了。想胜诉是人之常情，虽然对骨肉也会甘心加害，所以我不使他的家人接近他。”

不久，伤者痊愈，而讼案也平息了。

〔梦龙评〕稍加调停，就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156. 鞠真卿

【原文】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以不愤输钱于敌人，其后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金坛王石屏都初任建宁令，谒府，府谓曰：“县多‘骡夫’，难治，好为之！”王唯之，然不知“骡夫”何物，讯之，即吴下“打行天罡”之类：大家必畜数人，讼无曲直，挺斗为胜，若小

民直气凌之矣。王出示严禁，凡讼有相斗，必恕被打者而加责打人者。民间以打人为戒，骡夫无所用之，期月，此风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译文】　鞠真卿镇守润州时，有州民互相殴斗的，除了本罪之外，他并令先出手的人必须赔钱给后还手的人。

老百姓吝惜钱财，同时也不甘心输钱给敌人，后来就只见争吵而没敢先下手打人的。

〔梦龙评〕金坛王石屏初任建宁县令，拜见知府时，知府说："县里很多骡夫，难以管理，你好自为之。"王石屏口中应诺，却不知骡夫是什么。打听之下，原来是吴地一带大户人家家中必养的武夫打手，诉讼不分曲直，只要挺身殴斗就算胜利，百姓都受欺凌。王石屏出示布告：凡是诉讼相斗的，一定宽恕被打的人，而处罚打人的。民间于是互相警诫不可打人，骡夫遂没有什么用处，一个月后，此种风气就平息了。这也属于鞠公的智慧。

157. 赵　豫

【原文】　赵豫为松江府太守，每见讼者非急事，则谕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来，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钩钜致人而自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李若谷教一门人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勤、和，则既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自忙里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自不错，并欲救人之错。按：是时周侍郎忱为巡抚，凡有经画，必与赵豫议之，意亦取其详审乎？◯陆子静九渊知荆门军，尝夜与僚属坐，吏白老者诉甚急。呼问之，体战，言不可解；俾吏状之，谓其子为群卒所杀。陆判"翌日至"。僚属怪之，陆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盖无恙也。此亦能缓之效，然唯能勤而后能缓，不然，则废事耳。

【译文】　明朝人赵豫（安肃人，字定素）任松江太守时，凡不是紧急的讼案，就告诉他们："明日来。"起初大家都笑他，所以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殊不知来诉讼的往往只是一时的愤怒，经过一夜后气平了，或有人劝戒他，因而停止诉讼的人很多。

比起那些擅长钩距之术，藉之入人于罪，用以博取能吏之名的人，赵豫存心的厚道与此辈的阴险狡诈，所差不啻天壤之别。

〔梦龙评〕李若谷（宋・丰人，字子渊，谥康靖）教门下的人要"清勤和缓"，门人说："清、勤、和，我们一定听命，缓怎么可以呢？"李若谷说："天下有什么事不是从忙中出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本身没错，而且可以救人之错。

按：当时周侍郎忱（明・吉水人，字恂如，谥文襄）任巡抚，凡是需要经营谋划的事，一定与赵豫商议，用意不也是在于详审吗？

陆九渊（宋・金溪人，字子静，自号象山翁）镇守荆门时，夜晚与僚属坐谈，有人报告一个老人控诉得很急，叫他来问，他却颤抖得话都说不清楚，仆役帮他表明，原来他的儿子被士

卒所杀。陆九渊要他第二天再来，僚属觉得很奇怪。陆九渊说："怎么知道他的儿子在不在？"翌晨追究，原来老头的儿子并没事。这也是缓的功效。但要能勤然后才能缓，不然就会败坏大事。

158. 褚国祥

【原文】 武进进士褚国祥，为湖州添设贰守，宽平简易，清守不淄。北栅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殴死。公准其词，不发行。下午，命驾北栅，众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殓也。验无殴死状，呼告者薄责而释之。不费一钱而讼已了矣。

赵豫以缓，诸国祥以捷，其以安民为心一也。

【译文】 武进进士褚国祥任湖州太守之副官时，宽和平易，正直清廉。北寨有位姚姓州民的妻子，久病去世，她的父亲来控诉女儿是被女婿打死的。

褚国祥批准他的诉状，却不审判。下午，命人准备车驾向北寨前行，仆役不知要往何处去。褚国祥突然走进姚家，姚妻尚未入殓，查验没有被打死的情况，就把控诉的人叫来，责备一阵后释放他。

不费一文钱，讼案就了断了。

〔梦龙评〕赵豫手法缓慢，褚国祥手法敏捷，虽然各有风格，但是他们安定百姓的心意却是一致的。

159. 程 卓

【原文】 休宁程从元卓守嘉兴时，或伪为倅厅印纸，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历加追验，边批：其言易人。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民并扰。吾以安民为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误买者许自陈，立与换印。陈者毕至，一郡晏然。

【译文】 宋朝人休宁程卓（字从元）镇守嘉兴时，有人伪造倅厅印纸，与奸民交易，当作契券使用。流传既广，官吏发觉后，当作奇货，认为不论真伪，都要一一加以追验〔说词冠冕堂皇〕,所得收益对州县政府的开支是颇有裨益的。

程卓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过，如果一一追验，连守法的人民也一并受骚扰，我认为安民最重要，求利不是紧急的事〔心事光明，这点非常重要〕。"

于是告喻百姓，凡是有误买的人准许陈述出来，立刻给他换真的。不久，前来陈述的人悉数到齐，全郡因而安然无事。

160. 张士逊

【原文】 宋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

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一转移间，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国更多。

【译文】 宋初，命令各路、州军队要建立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张士逊，字顺之，阴城人，谥文懿）当时任广东路都漕（掌管漕运的官吏），他向朝廷请求道：“微臣属下的百姓都很穷困，请准予用最上律院改装完用。”

诏令许可。张士逊于是通知各路交付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吏）、守臣，亲自选择足以作天庆观的，改换匾额即可，不得因而惹事。

〔梦龙评〕只稍作改变，就造福人民极多，造福国家更多。

161. 张 永

【原文】 张永授芜湖令，芜当孔道，使客厨传日不暇给，民坐困惫。章圣梓宫南祔，所过都邑设绮纨帐殿，供器冶金为之。又阉宦厚索赂遗，一不当意，辄辱官司，官司莫敢谁何。永于濒江佛寺，垩其栋宇代帐殿，饰供器箔金以代冶，省费不赀，而调度有方，卒无欢呶于境上者。

【译文】 明朝时张永任芜湖县令，芜湖正当交通要道，使臣、商旅荟萃于此，餐饮、旅舍兴盛，但人民生活穷困。

仁宗章圣皇后的灵柩要移来南京合葬于先王的陵墓，队伍所经过的城市，必须设立以华美丝绸装饰的殿堂，祭祀的器皿必须以黄金铸造。而宦官又要索取极多的贿赂与馈赠，一不合意，就羞辱当地官吏，官吏也莫奈何。

张永于是在江边的佛寺，将栋宇涂成白色来代替装饰线绸的殿堂，祭祀的器皿包上金箔，节省了不少费用，由于调度有方，在他管辖的境内一直没有发生事端。

162. 范 湛

【原文】 范希阳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跪拜俱在阶下蓬外，风雨不问。希阳欲复旧制，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各官俱聚门将见，希阳且进且顾曰：“诸君今日随我行礼。”进至堂下，竟入蓬内行礼，各官俱随而前，旧制遂复。希阳退至门外，与众官作礼为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忍辱居士曰：“使希阳于聚门将见时与众参谋，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称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随而前？俱随而前者，见希阳之前而已不觉也。又使希阳于出门后庆此礼之得复，诸人必有议其自夸者，更有媒糵于各上司者，即抚院闻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复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阳行之于卒然，而后人又循之为旧例也。嗟乎！事虽小也，吾固知其人为强毅有识者哉！”

【译文】 范希阳（范湛）任南昌太守，先前府官从王都院造势以来，不论风雨，都要在篷外台阶下跪拜。范希阳想恢复老规矩，就在陈都院初上任的时候，各级官员聚集门前，将拜见都院。

范希阳一面向前进一面回顾说："各位今天跟着我一起行礼。"

说着进入堂前，直入篷内行礼。各个官员都跟着他前进，老规矩于是恢复。范希阳退到门外，和各个官员行礼道别，再不谈及刚才所发生的事。

〔梦龙评〕忍辱居士说：假使范希阳在拜见都院之前，先与各官员商议，则一定有些人赞同，也一定有些人反对，更有些人会害怕不敢向前，怎么肯随着范希阳一起做呢？他们随着范希阳前进，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又假使范希阳在出门以后，祝贺这种拜见之礼又恢复了，一定有些人说他自夸，更有些人会向上司去报告，嫁祸于范希阳。即使巡抚知道这件事不高兴，而如何恢复旧例，在上位者居然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是范希阳在仓卒间进行这件事，而跟在后面的人也顺着他行旧制。

唉！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强毅而有见识的人。

163. 牛 弘

【原文】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语，扫却妇人将来多少唇舌！睦伦者当以为法。

【译文】 隋朝时奇章郡公牛弘（鹑觚人，字里仁）有个弟弟牛弼酗酒成性，曾因醉射杀牛弘车驾的牛。

牛弘回家时，妻子对他说："小叔射杀牛。"

牛弘回答说："可以用来做肉干。"

〔梦龙评〕很冷淡的一句话，扫除妇人将来多少闲言闲语，希望伦常和谐的人应以此为法。

164. 明 镐

【原文】 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者，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闻皆走散。

不伤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驭众，何施不可，宁独一事乎？

【译文】 宋朝时明镐（安丘人，字化基）为龙图阁大学士，任并州知州时，边境上有很多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弟，明镐就捉其中最不好学的人来处以杖刑，较柔弱的人都自己离去。于是奏报朝廷，选择其中熟习军事的人防守城寨。

军队出发时，很多娼妓想跟着走，明镐想驱逐她们，又怕伤了士气。当时

正好发生纷争，有士兵杀了娼妇，役使捉来报告明镐，明镐说："她们来军中做什么？"

就放了杀人的士卒不治罪，娼妓听了遂各自离去。

〔梦龙评〕不伤害士卒的心，又令娼妇自行离去，用这手段来驾驭众人，有什么事不能办妥呢？岂只能用在一件事情上头？

四、游刃有余

【原文】　危峦前厄，洪波后沸；人皆棘手，我独掉臂。动于万全，出于不意；游刃有余，庖丁之技。集"迎刃"。

【译文】　前有险峰厄路，后有狂涛逼来，人人都感棘手，我却等闲视之；掌握全局而动，一动就出其不意；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

165. 子　产

【原文】　郑良霄既诛，国人相惊，或梦伯有良霄字。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驷带及公孙段果如期卒，国人益大惧。子产立公孙泄泄，子孔子，孔前见诛及良止良霄子以抚之，乃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太叔曰："公孙何为？"子产曰："说也。"以厉故立后，非正；故并立泄，比于继绝之义，以解说于民。

不但通于人鬼之故，尤妙在立泄一着。鬼道而人行之，真能务民义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译文】　春秋时，传说郑国良霄（字伯有）被国人子晰杀死之后，变为厉鬼，全国人都极为恐惧。

有人梦见良霄披甲而行，道："壬子日我将杀驷带（帮助子晰杀良霄的人）；明年壬寅日，我又将杀公孙段（偏袒驷氏的人）。"

驷带及公孙段果然如期死亡，全国人更加恐惧。

子产于是立公孙泄（子孔的儿子，子孔先前被郑所杀）及良止（良霄的儿子）为大夫，来安抚良霄及子孔，厉鬼从此不再出现。

太叔（游吉，郑国人）问他为何如此举措，子产说："鬼要有所归宿，才不会作祟，我立他们的后代，使他们有所归宿。"

太叔说："为什么要立公孙泄呢？子孔并未成为厉鬼呀！"

子产说："是为了向人民解说存亡继绝的原因。"

〔梦龙评〕子产不但通达人鬼之间的事故，更妙的是立公孙泄这一着。鬼道由人来实行，真能全力为民而又不迷信鬼神。

166. 田　叔

【原文】　梁孝王使人刺杀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烧狱词，空手还报。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从容进曰："上无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叔为鲁相，民讼王取其财物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复曰："王使人自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又王好猎，相常从，王辄休，相出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独何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往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谓曰："吾闻洛阳诸公居间，都不听。今子幸听解，解奈何从他邑夺贤士大夫权乎？"径夜去，属曰："俟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事与田叔发中府钱类。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私其子览而酷待祥。览谏不听，每有所虐使，览辄与祥俱，饮食必共。母感动，均爱焉。事与田叔暴坐待王类。

【译文】　汉朝时梁王派人刺杀袁盎（楚人，字丝父），景帝令田叔去调查。田叔将事实经过都查出来之后，却又烧掉所有的资料，空手回报景帝。

景帝说："梁王有杀袁盎吗？"

田叔回答："有。"

"事情的纪录在哪里？"

田叔说："烧了。"

景帝很生气。

田叔从容地说："皇上不必查办梁王的事。"

"为什么？"

田叔说："如果查出来以后，梁王不处死，是大汉的法令不能推行；如果处死梁王，那太后就寝食难安，这是陛下的忧患。"

景帝非常赏识田叔，于是任命田叔为鲁相。

田叔任鲁相后，有一百多个百姓控诉鲁王夺取他们的财物。

田叔拿下为首的二十人，各鞭打二十余下，打手心二十下，很生气地说："大王不是你们的主上吗？怎么敢说这种话。"

鲁王知道了非常惭愧，就拿出王府中的钱要田叔去偿还。

田叔又说："大王应自己派人去偿还，不然，是大王做坏事而丞相做善事。"

又：鲁王喜好打猎，田叔常跟随着。鲁王休息时，田叔就在行馆中露天坐

着等待，鲁王屡次派人请他进馆休息，鲁叔始终不肯，他说："大王暴露于野外，我怎么可以进馆舍休息？"

鲁王从此不大出游打猎。

〔梦龙评〕洛阳有人互相仇视，城中贤能勇壮的人居间调解十数回，始终没有成功。当事人之一去见郭解（汉·轵人，字翁伯），郭解受托夜里去拜访仇家，仇家听从郭解的劝导。郭解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诸贤者居间调解都不肯听，现在你们幸而听我的话，我怎么可以夺走这些贤士的权益呢？"他当夜就离去，临走时嘱咐说："等我离去，让洛阳的贤士去居间调解。"这件事和田叔处理王府的钱相类似。

王祥（晋·临沂人，字休征）侍奉继母非常孝顺，但是继母偏袒自己的儿子王览而虐待王祥，王览屡次劝谏母亲都不听，于是凡有虐待王祥的事，王览就一同接受，患难与共。继母深受感动，于是对王祥与王览同等爱护。这件事和田叔在野外露天之下等鲁王的事相类似。

167. 主父偃

【原文】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译文】　汉朝王室忧虑诸侯势力过于强大，主父偃主张准诸侯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而由朝廷定其封号。于是朝廷对诸侯有厚恩，而诸侯的势力则因分封土地渐小而趋于弱小。

168. 裴光庭

【原文】　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备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谕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译文】　唐朝时张说（洛阳人，字道济）认为天子即将东巡，恐怕突厥会乘隙入寇，考虑在边境上加强兵备，就请兵部郎中裴光庭（字连城）来一起商议。

裴光庭说："天下太平，封禅祭告上天，却惧怕戎狄，实在不能显示皇上的盛德。"

张说说："那怎么办？"

裴光庭说："四夷之中，突厥最强大，屡次要求和亲，而朝廷一直不准许。现在如果派一个使者，去请突厥的大臣跟皇上一起去泰山封禅，他们一定欣然

受命。突厥大臣来了，其他戎狄的君长没有不跟着来，如此就可以不必备战，高枕无忧了。”

张说说：“很好，我不如你考虑得周到。”

就奏请皇帝派使者去告示突厥，突厥派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而跟随天子东巡。

169. 崔祐甫

【原文】 德宗即位，淄青节度李正己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恐见欺；却之，则无词。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上从之，正己大惭服。

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禁兵，权震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白志贞已入军中矣。

【译文】 唐德宗即位之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高丽人）献钱三十万缗，德宗想接受又怕被欺骗，想推辞又没有理由。

宰相崔祐甫（字贻孙）奏请德宗派使者去慰劳淄青的将士，借此将李正己所献的钱赏赐给将士们，使将士们都感激皇帝的恩德，也使各道（行政区的名称）知道朝廷不看重财货。

德宗依此行事，李正己因而感到惭愧心服。

神策军（唐朝禁军的名称）使王驾鹤久掌禁军，权势震惊中外，唐德宗想派人顶替，又怕发生变乱，因而问崔祐甫。

崔祐甫说：“这件事不值得忧虑。”

崔祐甫就请王驾鹤前来谈话，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段时间，顶替王驾鹤的人已进入军中了。

170. 王 旦

【原文】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谓左右曰：“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借一转以存帅臣之体，而徐议其去留，原非私一旻也。

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真宗以示王旦。公曰：‘东封甚迫，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于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

后永不为例。”

不借则违其意，徒借又无其名；借而不除，则无以塞侥幸之望；借而必除，又无以明中国之大。如是处分方妥。

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王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德明大惭，曰：“朝廷有人。”乃止。

【译文】 宋朝时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受旨选兵，下令太严，士卒恐惧想谋反。皇帝召吏部、兵部的大臣来商议。

王旦说：“如果怪罪张旻，那么今后将帅要如何指挥士兵？如果立刻捉捕谋反的人，则会震惊全城，陛下屡次想任命张旻为枢密使，现在利用这个机会任用他，同时也可以除去他的兵权，想谋反的士卒自然就安心了。”

皇帝对左右的人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人才。”

〔梦龙评〕王旦借转任之间保存了对将帅应有的礼制，再缓缓商议他的去留，并不是对张旻一人的偏私。

契丹奏请朝廷每年除了赠物以外再增加钱币，真宗于是问王旦的意见。

王旦说：“皇上东巡、封禅的日子已近，车驾即将出发，他们利用这件事来刺探朝廷的意向，皇上可以在每年的赠物三十万内再借三万钱给契丹，告诉他们在第二年的赠额中扣除。”

契丹得到这笔钱后觉得非常丢脸。

次年，真宗又命令有关官吏，去年契丹所借的钱数目微小，仍依往常的数目赠送不必扣除，但下不为例。

〔梦龙评〕不借会违逆契丹的心意，光借又没有名堂。借而不扣还，就无法搪塞侥幸者的欲望，借而必须扣还，又无法显示中国的宽宠大量，像这种处理最为妥当。

西夏赵德明要求粮食一万斛，王旦奏请皇帝下令有关官吏准备一万斛粟米于京师，而请赵德明自己来取〔当然不敢来〕。

赵德明感到很丢脸地说：“朝廷中必有贤人。”

于是打消这项要求。

171. 严　求

【原文】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骚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借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鹯，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南唐近事。

【译文】 南唐烈祖（李升，五代南唐始祖）辅政于吴（五代十国之一），四方边境兵员充斥，虽是一骑一卒也要多加姑息。然而很多军官经常打猎追捕禽

兽，在近郊聚饮，或骚扰民众。

吴王想以法令来纠正他们，但是烈祖正需借重他们的才力，想不出适度的方法，就问严求。

严求说："无须绳之以法，很容易断绝此事。请命令泰兴、海盐各县停止采购鹰鹯等禽兽，自然就止息了这种事。"

烈祖依计而行，一个月之间，军官再也没有游猎的事发生〔南唐近事〕。

172. 陈　平

【原文】　燕王卢绾反，高帝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几吾死也！"用陈平计，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到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行，私计曰："樊哙，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女媭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边批：精细。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平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节，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媭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后吕媭谗乃不得行。

谗祸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谋，则为陈平；度远之足以消其忌，则又为刘琦。宜近而远，宜远而近，皆速祸之道也。◯刘表爱少子琮，琦惧祸，谋于诸葛亮，亮不应。一日相与登楼，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闻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请出守江夏。

【译文】　燕王卢绾造反，汉高祖派樊哙（沛人，谥武）以相国的身份出兵讨伐。

出发之后，有人说樊哙的坏话，高祖很生气地说："樊哙见我病重，希望我快点死。"就用陈平（阳武人，谥献）的计策，召绛侯周勃（沛人，佐高祖定天下，谥武）在床前接受诏命："陈平即刻乘驿车到军中，斩樊哙的头，由周勃代替樊哙的职位。"

二人受命而行，私下商量说："樊哙是皇上的老臣，立功多，又是吕后妹妹吕媭的丈夫，关系亲密，皇上一时忿怒而想杀他，恐怕以后会后悔〔考虑精细〕。不如把他捉来交给皇上，让皇上自己去杀他。"

二人尚未到军中，就先筑坛，再以圣旨召樊哙。

樊哙受命而来，陈平就用囚车将他送到长安，而令周勃代理军事，率兵平定燕王。陈平在路上听说高祖崩逝，怕吕后及吕媭生气，就派人紧急到宫中报告樊哙的事。

其后遇到使者传诏令，命陈平与灌婴（睢阳人）屯兵荥阳，陈平受命，立刻亲自赶到宫中，哭得很悲伤，并把事情经过在灵前禀奏吕后。

吕后只说："你很辛苦，出宫去休息吧！"

陈平坚决请求留在宫中，因此得以住在禁卫军中，太后派他为郎中，并命他辅佐新登基的君主。此后吕媭对他的谗言，遂不能发生效果。

〔梦龙评〕同样是遭到谗言的祸害，衡量眼前的情况足以杜绝别人的阴谋，这是陈平的做法；衡量未来的进展足以消弭别人的猜忌，这是刘琦（后汉人，刘表的儿子）的做法。该近而远，该远而近，都会加速祸害的降临。

刘表喜爱小儿子刘琮，刘琦怕有祸临身，便找诸葛亮商量，诸葛亮不回答。有一天，两人一起登楼，刘琦拿掉梯子，对诸葛亮说："现在从您口中说出的话，只进入我的耳朵，还不能教导我吗？"诸葛亮说："你没听说过申生（春秋晋献公的太子，后来自杀而死）留在国内是危险的，重耳（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的名字）逃到国外反而安全吗？"刘琦领悟，遂自请外放镇守江夏。

173. 宋太祖　曹彬

【原文】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周主。遣使遗太祖书，馈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

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后奉世宗命，始拜受，尽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不受，不见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献之，最为得体。

【译文】　南唐国主畏惧宋太祖的威名，乃对后周世宗使用离间之计，他派使者送信给太祖，并赠送白银三千两。太祖都送进内廷的仓库，离间之计行不通。

后周派阁门使曹彬送兵器给吴越，曹彬事情办完后立刻回国，不接受馈赠。

吴越人用轻舟追送给他，一而再地拜托他收下，曹彬说："我再不接受就是窃取美名了。"就把吴越所送的礼物全数登记下来，回来献给世宗，后来又奉世宗之命才拜受，并且全拿出来送给亲戚朋友，家中一点都不保留。

〔梦龙评〕不接受就不能表现中国的伟大，直接接受则不是臣子应有大公无私。接受下来再献给朝廷，是最得礼的方法。

174. 苏轼　范仲淹

【原文】　高丽僧寿介状称"临发日，国母令赍金塔祝寿"。东坡见状，密奏云："高丽苟简无礼，若朝廷受而不报，或报之轻，则夷虏得以为词；若受而

厚报之，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云：‘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臣料此僧势不肯已，必云本国遣来献寿，今兹不奏，归国得罪不轻。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难议投进，执状归国照会。’如此处分，只是臣一面指挥，非朝廷拒绝其献，颇似稳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书谕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悖慢。仲淹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上闻。夷简谓宋庠等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边批：无耻小人！，遂言“仲淹可斩”。仲淹奏曰：“臣始闻虏悔过，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闻者，则辱专在臣矣。”杜衍时为枢密副使，争甚力，于是罢庠知扬州，边批：羞杀！而仲淹不问。

【译文】　高丽僧寿介呈递奏状说：出发来华当天，国母命令他带金塔来向宋朝天子祝寿。

苏东坡看了奏状，秘密禀奏道：

“高丽实在简慢无礼，如果朝廷接受而不回报，或报酬太轻，高丽还可能有怨言；如果接受而回报太丰富，则是用重礼酬答无礼的馈赠。微臣已一面命令主管的官员退还奏状说：我国朝廷清明严正，有关的官吏不敢专权奏报。微臣预料这个和尚一定不肯罢休，必然说：本国派来献寿礼，现在不为他奏报，回国后必受重罚。微臣想在和尚的奏状后面批上：‘州官没有受到朝廷的圣旨，贵国又没有送公文来，难以呈报。请你拿此状回国照会。’这只是微臣个人出面处理，不是朝廷拒绝他的献礼，似乎比较稳当。”

范仲淹任延州知州，写信给赵元昊，以利害关系告诫他。赵元昊回信态度傲慢，范仲淹只以奏状禀报，而将赵元昊的回信在众朝臣面前烧掉，不予呈报。

吕夷简对宋庠（安陆人，字公序）等人说：“人臣无外交，希文（范仲淹字）怎敢如此？”

宋庠心想吕夷简在责怪范仲淹〔宋庠是个无耻小人〕，就对仁宗说范仲淹该斩。

范仲淹奏道：“微臣起初听说元昊悔过，所以写信诱导告诫他，后好正值任福（开封人，字祐之）战败，元昊势力大振，所以回信态度傲慢。微臣认为假使朝廷看到这封信而不能去讨伐，则羞辱在朝廷，所以当著同仁的面烧掉，假使朝廷不知道这件事，则羞辱只在微臣。

杜衍（山阴人，字世昌，谥正献）当时任枢密副使，极力为范仲淹争辩，于是宋庠调为扬州知州〔丢脸到家〕，而范仲淹的事未再深究。

175. 张方平

【原文】　元昊既臣，而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封。知谏院张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于西、北为两得矣！”时用其谋。

【译文】　赵元昊臣服以后，因与契丹有仇，便来请求宋朝断绝契丹的封赏。

谏官张方平（南京人，字安道）说：“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族，而失去久和的强敌，绝非善策。应赐予元昊诏令，要他审慎处理，只要仇怨一解除，封赏立刻送到，在西北边上，这是两得其利的办法。”

朝廷当时就用此谋略。

176. 秦　桧

【原文】　建炎初，虏使讲和，云：“使来，必须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桧恬不为意，尽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是日，桧令朝见，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销满。北人无辞而退。

【译文】　建炎初年，南宋派遣使者与金人媾和。金人说他们的使者来时，宋室必须百官到郊外迎接和议书，朝廷众官大惊失色，秦桧却安然不以为意，把户部、中书省的官吏全派去迎接。

朝见天子的金使，座位要求必须铺上毯子，也不合乎臣子的礼制。

到了那一天，秦桧命令朝见的殿廷内，全部挂满紫色的帷幕（紫非正色，含有抗议意味），使者遂无话可说地回去。

177. 吴时来

【原文】　嘉靖时，倭寇发难，郎、土诸路兵援至。吴总臣计犒逾时，众大噪。及至松江，抚臣属推官吴时来除备。时来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禅林外立营，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导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费不冗，诸营帖然。客兵素犷悍，剽掠即不异寇。时来用赞画者言，为好语结其寇长，缚治之，迄终事无敢犯者。

按：时来在松御倭，历有奇绩。寇势逼甚，士女趋保于城者万计。或议闭关拒之，时来悉纵入择闲旷地舍之。又城隘民众，遂污蒸而为疫。时来乃四启水关，使输薪谷者，因其归舟载秽滞以出。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余丈，人情汹汹。时来尽撤屯戍，第以强弩数十扼其冲。总臣以为危，时来曰：“淖泞彼安能登？”果无恙。时内徙之民薄城而居，类以苫盖，时来虑为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阴识其姓名于屋材，夜选卒运之城外，以为木栅，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时来首驰一骑出南门，众皆从之，平明栅毕，三日而城完。复以栅材还

为民屋，则固向所识也。贼知有备，北走，时来建议决震泽水，断松陵道。贼至平望，阻水不得进，我兵尾而击之，斩首三千余，溺死无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备载之。

【译文】 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入侵，地方官发动当地土著的军队来援助。吴总臣当时负责薪水与犒赏，却逾时未到，众兵喧噪不已。

土著军到了松江，由巡抚的属官吴时来（仙居人，字惟修）负责筹备，吴时来衡量由水运输送，然后在福田禅林外扎营，命令土著军官将部队带到，各自管好自己的队伍，由船夫引导进入，依次接受犒赏。由于受惠平均而不浪费，每个营队都很服贴。

由外地调来的士兵向来强悍难训，剽窃掠夺，无异于盗寇。吴时来以幕僚身份说好话，联合他们的酋长来管理，所以直到战争结束，没有敢犯错的。

〔梦龙评〕吴时来在松江抵御倭寇时，常有奇妙事迹。倭寇逼迫得很紧时，有上万个士人妇女逃到城里来接受保护，有人建议关城门拒绝接纳，吴时来则任人选择空旷的地方建屋子安顿他们。因为城区狭隘人民众多，污秽之气蒸发而成疫疠，吴时来就在四方打开水闸，便于从外地运输木柴粮食到城中来，又趁便以回去的船运走垃圾。隔年四月，倭寇突然攻城，雨下得很大，西南角的城墙崩坏十余丈，人心惶恐不已。吴时来撤退所有的兵卒，只用数十个弓箭手守着缺口。总臣认为很危险，吴时来说："泥淖之地，贼兵怎可能爬上城来。"果然没有发生事故。

当时迁进城里避难的人民，都在近城墙处搭盖草屋居住，吴时来担心他们被火箭射到，立刻要他们撤退，而暗中把他们的姓名记在门板屋材上，夜里选士卒运到城外做栅栏以修理城墙。士卒都恐惧不前，吴时来首先骑马驰出南门，众兵都跟着他前进，所以黎明时分栅栏就竖好了。三天后城墙也修复了，于是把木材再还给人民，依旧物归原主。

倭寇情知城中有备而北走，吴时来建议将河堤溃决，使河水泛滥，再砍一截截的松木随着水流向下冲激，贼兵被大水阻断，无法前进。吴时来再命军队趁机追击，杀了三千多人，溺死的更无法计算。吴时来这个人真是文武全才。

178. 陈希亮 苏轼 章纶 姚夔

【原文】 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器，纵其徒入市掠饮食，民户皆昼闭。希亮闻之，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其使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至，罗拜庭下。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其境，无一人哗者。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时苏轼通判杭州，使人谓之曰："远方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

称熙宁，然后受之。

国朝北方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贡。上命群臣议所以称之者。礼部郎中章纶言："可汗，乃戎狄极尊之号，今以号也先则非宜。若止称太师，恐为之惭忿，犯我边邮。宜因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剌王，庶几得体。"从之。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成化初年，使有从他路入者，边批：例不可开。上因守臣之奏，许之。礼部姚文敏公夔奏请宴赏一切杀礼。虏使不悦。姚谕之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朝廷有大礼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同他处使臣。"虏使不复有言。

四公皆得驭虏之体。

【译文】 于阗使者入朝，经过秦州，经略使（掌管一路民兵之事的官吏）以客礼待他。使者非常骄傲，停留一个多月，把旅舍的器具破坏，又放纵他的随从进入市区抢夺食物，人民连白昼都关闭门户。

陈希亮知道了，就说："我曾招待契丹使者，了解这种情况，使者最初不敢暴横，都是翻译的人教他的。我狠狠地绳之以法，翻译的人害怕，使者就不敢动了。契丹都如此了，何况是于阗这种小国家。"

于是就派教练使拿着信物去告诉翻译的人说："进入我国境内，如果有丝毫不守法，我就将他处斩，你拿着军令状回去。"

使者到达后，罗列于庭下拜见。陈希亮命令他们分两边坐下，招待他们饮食，再护送他们出境，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喧哗闹事。

高丽入贡，使者侮蔑州郡的接待人员，押伴使臣（随侍朝贡使者的官员）负责管理本路仓库，便乘势蛮横无礼，甚至与钤辖（总管军旅、屯戍、营房、守御的政令）分庭抗礼。

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就派人对押伴使臣说："远方的人仰慕中华文化而来朝贡，按理必定恭敬谦顺。而今所以凶暴放肆，都是你引导的结果，你再不悔改，就奏报朝廷。"

押伴使臣害怕，稍微收敛。

高丽使者送礼物给官吏，都以干支记年，苏轼对他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却不奉行我中华正朔，我怎么敢接受？"

使者立刻改写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

明朝北方胡虏也先杀了他的主上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派遣使者入贡，皇帝命令群臣商议如何称呼他。

礼部郎中章纶（乐清人，字大经）说："可汗是戎狄最尊贵的称呼，现在用

可汗来称呼也先很不适当。如果称呼太师，又怕他们生气，来侵犯我国边境。应该就他们部落的旧称呼瓦剌王来称呼他，比较得体。”

皇帝遂依他的建议行事。

大同猫儿庄本是北方胡虏入贡的正路，明宪宗成化初年，却有使者从其他路线进入〔此例不可开〕。宪宗因为守臣的奏报而准许。礼部尚书姚夔（字大章，谥文敏）奏请将一切宴赏的礼节尽量简化，使者很不高兴。

姚夔告诉使者说：“过去北方使臣进贡都从正路，朝廷均以重礼相待；现在你从小路来，被怀疑不是北方的头目，所以只以其他地方的使臣礼节来待你。”

使者因而没话可说。

〔梦龙评〕这四件驾驭夷狄之事都颇为得体。

179. 苏　颂

【原文】　苏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国信使，在虏中遇冬至。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犹是今夕，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虏人深以为然，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上喜曰：“此对极中事理！”

【译文】　苏子容（苏颂，字子容）奉派担任北朝生辰国的信使，在胡虏境内遇到冬至。宋朝的历法比北朝早一日，北朝就问苏子容哪一种历法才正确。

苏子容说：“历算家的算法小有差异，迟速不同，如果亥时还是今天，过数刻后属于子时，就是明天了。或先或后，各照自己的历法就可以了。”

契丹人都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各按自己的节日庆祝。

苏子容回来禀奏皇帝，皇帝高兴地说：“这样回答真正切中事理。”

180. 马　默

【原文】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则粮不赡，且地狭难容。每溢额，则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庆一任，至杀七百余人。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岛法，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无子，梦东岳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门岛罪人事，特赐男女各一。后果生男女二人。

既活人命，又劝勿恶，真乃菩萨心肠，圣贤遗风。

【译文】　宋制沙门岛监禁的犯人有一定的数额，官府供给粮食限定三百人，人数超过时粮食并不跟着增加。沙门岛地方狭小，人一多更难以容纳，往往在

超过限额时，就把犯人投入海中，寨主李庆一在任两年之间竟然杀了七百多人。

马默（成武人，字处厚）任登州知州时，痛恨这种弊端，重订配海岛法，建议朝廷：既然给他们生路，却又把他们投入海中，实在不是朝廷的本意；今后凡是有超额的情形，就选那些到配所年代最久且没有过错的人，移送到登州。神宗深以为然，就下令此为定制。从此保全了很多人命。

马默没有子女，梦见东岳使者传达上帝的命令，因为移送沙门岛犯人的事，特别赐他儿女各一人。后来果然生了一男一女。

〔梦龙评〕既存活人命，又能劝人改过迁善，真是菩萨心肠，圣贤作风。

181. 于　谦

【原文】　永乐间，降虏多安置河间、东昌等处，生养蕃息，骄悍不驯。方也先入寇时，皆将乘机骚动，几至变乱。至是发兵征湖、贵及广东、西诸处寇盗，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厚与赏犒，随军征进。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数十年积患，一旦潜消。

用郭钦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译文】　明成祖永乐年间，投降的胡虏多安置在河间、东昌等地，胡虏生养繁衍，傲慢不驯。正当也先入寇时，他们都想乘机作乱，几乎演变成祸害。

后来朝廷将出兵征讨湖南、贵州及广东、广西各地的强盗，于谦（钱塘人，字廷益）于是建议：就派那些有名号的胡虏随军征战，多给他们一点犒赏。强盗平定后，于谦又奏准将他们留在该地。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忧患，因而一旦解除。

〔梦龙评〕于谦用郭钦从戎之策而使戎毫无所知，真是大作用。

182. 李　贤

【原文】　法司奏：石亨等既诛，其党冒夺门功升官者数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贤曰：“此事恐惊动人心。”贤曰：“朝廷许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尽首改正。

【译文】　明朝时司法官员禀奏石亨等人虽然已经伏法被杀，他的党徒假冒参与毁坏门墙、迎皇帝复位的功劳而升官的却有数千人之多，都应该查办。

皇帝召见李贤说：“这种事恐怕惊动人心。”

李贤说：“朝廷下令准许自首的人无罪，事情才能妥贴。”

于是冒领功劳的四千人悉数自首改正。

183. 王　琼

【原文】　武宗南巡还，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廷和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人，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卒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彬遂成擒。

【译文】　明武宗巡幸南方回来，病重弥留之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已计划好要捉捕江彬。然而江彬所率领防守边境的士兵数千人，都是江彬的爪牙，实力非常强大，恐怕在仓卒之间发生变乱。

杨廷和想不出计策，因而找王琼（太原人，字德华）商议。

王琼说："应当记下那些随从皇上南巡有功的士兵，命令他们到通州去领赏。"

于是这些士兵都离开，江彬终于成擒。

184. 刘大夏　张居正

【原文】　庄浪土帅鲁麟为甘肃副将，求大将不得，恃其部落强，径归庄浪，以子幼请告。有欲予之大将印者，有欲召还京，予之散地者，刘尚书大夏独曰："彼虐，不善用其众，无能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损威。"乃为疏，奖其先世之忠，而听其就闲。麟卒怏怏病死。

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当逮。朝议皆难之，谓朝弼纲纪之卒且万人，不易逮，逮恐激诸夷变。居正擢用其子，而驰单使缚之，卒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而锢之南京，人以为快。

奖其先则内愧，而怨望之词塞。擢其子则心安，而巢穴之虑重。所以罢之锢之，唯吾所制。

【译文】　庄浪的土帅鲁麟是甘肃的副将，想当大将而求不到，仗着自己的部落强大，就回庄浪，以儿子幼小为由请辞。

朝中的官吏，有人主张封他为大将，也有人主张召他回京城，封他土地的。只有刘尚书大夏说："鲁麟性情残暴，不善于运用他的部卒，未足为患。然而他无罪，现在给他大将印信不合法，召他不来反而有损朝廷的威严。"

刘大夏于是上疏，褒奖鲁麟祖先的忠贞，而听任他闲居无用，鲁麟终于郁郁不乐而病死。

明朝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应当逮捕，朝廷中的官吏都顾虑沐朝弼所辖的士卒一万多人，纲纪严明，不容易逮捕，恐怕引起兵变。

张居正（江陵人，字叔大，谥文忠）遂先任用沐朝弼的儿子，然后派人去

捉他，士卒多不敢动。捉到沐朝弼后，张居正奏请天子宽赦他死罪而禁锢在南京，人人都觉得很痛快。

〔梦龙评〕褒奖鲁麟的祖先，使他内心愧疚而无从发出抱怨的言词；提拔沐朝弼的儿子，使他心安而巢穴之中出现猜贰之心。因而要罢黜他、禁锢他，全都操之在我。

185. 刘　坦

【原文】　坦为长沙太守，行湘州事。适王僧粲谋反，湘部诸郡蜂起应之，而前镇军钟玄绍者潜谋内应，将克日起。坦侦知之，佯为不省，如常理讼。至夜，故开城门以疑之。玄绍不敢发。明旦诣坦问故，坦久留与语，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边批：已知确有其书，故收亦以塞其口，非漫遣也。玄绍尚在坐，收兵还，具得其文书本末，因出以质绍。绍首伏，即斩之；而焚其书，以安余党，州部遂安。

【译文】　南北朝时，刘坦（南朝梁·安众人，字德度）任长沙太守，兼任湘州知州，当时正逢王僧杰谋反，湘州各郡，群起响应；前镇军钟玄绍暗地计划内应，也将定期起兵。刘坦侦查清楚了，却假装不知道，照常处理讼案。晚上，他故意打开城门作疑兵之计，使得钟玄绍不敢起兵。

翌晨，钟玄绍问刘坦有什么事故发生，刘坦故意留他谈了很久，却私下派亲信的士兵去搜查钟玄绍的家书。钟玄绍还在座，而士卒已经回来，且得到记载事情本末的文书，刘坦因而拿出来质问钟玄绍；钟玄绍遂俯首认罪，立即被斩。

刘坦烧掉文书，借以安定余党，湘州于是平安无事。

186. 张　浚

【原文】　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又不肯释兵。中外汹汹。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为设饮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事中变，遽取黄纸，执之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以俊兵卫送狱；使光世出抚其众，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刀曰：“诺！”悉麾隶他军，顷刻而定。琼伏诛。

【译文】　宋朝时叛将范琼拥兵占据上流之地，召他不来，来了又不肯解散军队，中外人心惶惶，喧扰不已。张忠献（张浚，绵竹人，字德远，卒谥忠献）与刘子羽（字彦修）暗地计划要杀掉他。

有一天，张忠献命张俊（成纪人，字伯英）带一千人渡江，假装要来缉捕

其他盗贼，乘机请范琼、张俊及刘光世（字平叔）都到政事堂来商议，并为他们准备了饮食。

饮食完毕，大家却找不到话说，刘子羽坐在廊下，怕范琼发觉事情有异，立即取出一张黄纸，假作诏书走上前去指挥范琼说："跪下！皇上有命令，将军可以到大理寺申辩。"

范琼惊愕不已，不知所措，刘子羽示意左右拥着范琼上轿，用张俊的军队护送到监狱，再由刘光世出去安抚界兵道："要诛杀的只是范琼一人，你们是天子自己率领的军队。"

众兵都丢下武器说："遵命！"

于是把他们编入其他部队，没多久乱事便被平定，范琼伏诛。

187. 留志淑

【原文】　中官毕真，逆濠党也，至自江西，声势翕赫，拥从牙士五百余人，肆行残贼，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测之状，白台察监司阴制之。未几，真果构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烧二十余家。淑恐其因众为乱，闭门不出，止传报诸衙门人毋救火。余数日，果与濠通。及真将发应濠，台察监司召淑定计。先提民兵，伏真门外，监司以常礼见，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应曰："府中役从太多，是以公心迹不白。"因令左右出报监司。既入，即至堂上，执真手与语当自白之状，边批：在我掌握中。众共语遣所不籍之人，以释众疑。真仓卒不得已，呼其众出。出则民兵尽执而置之狱。伪与真入视府中，见所藏诸兵器，诘曰："此将何为也？"真不能答，乃羁留之，奏闻，伏诛。

【译文】　明朝时宦官毕真是朱宸濠的党羽，从江西来到杭州，声势显赫，拥有爪牙五百多人，到处抢劫肆虐，人人自危。

留志淑（晋江人，字克全）当时任杭州知州，私下得到他们活动的情况，就告诉台察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吏），打算暗中牵制他们。不久，毕真果然残害市人，夜里火烧民房，延烧了二千多家。

留志淑怕他们借机作乱，闭门不出，只吩咐衙门的人不要救火。

几天后，毕真果然与朱宸濠通信，且将发兵响应叛变。台察监司召留志淑商定计策，先派民兵埋伏毕真门外，监司再以常礼求见毕真。

留志淑先进去，毕真生气地说："知府认为我反叛吗？"

留志淑说："府上仆役随从太多，所以你的心迹不容易表白。"

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去请监司。

监司进入以后，在堂上执起毕真的手谈话〔在我掌握中〕，好像要为自己有

所辩解的样子。众人也七嘴八舌地谈论，认为应遣走没有登记名字的人，以松懈大众的疑虑。毕真在仓卒之下，不得已叫他的随从都出去，没想到一出门就被民兵捕起来送进监狱。

又过一会，监司假装与毕真入府参观，看见收藏的兵器，就问道："这些兵器将有何用？"毕真不能回答，监司于是将他拘捕，奏报天子处以死刑。

188. 王　益

【原文】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郡皆骇。益不为动，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或请以付狱，不听。既而闻其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众乃服。

【译文】　王益任韶州知州期满时，州中有五百个屯兵，因为继任王益的人一直没有到，就计划作乱。这事被发觉，全郡的人都惊骇不已。王益不动声色捉住为首的五人，当天便判决他们流放〔妙处在速，稍缓则变生〕。有人请求将他们关进监狱，王益不听。

后来王益才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将这五人关进监狱，当天晚上必定有很多人去劫狱。"

从人于是叹服。

189. 贾　耽

【原文】　贾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耽内牒怀中，颜色不改。宴罢，即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自图节钺，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译文】　唐朝时贾耽（南皮人，字敦诗）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派行军司马（节度使的属官）樊泽（南阳人，字安时）到京师禀奏公事。

樊泽回来复命时，贾府正在举行宴会，适巧有紧急公文送到，公文中命令以樊泽代替贾耽的职务。贾耽将公文放入怀中，脸色不稍改变。宴会完毕，就命令堂中的官吏都拜见樊泽。

副将张献甫生气道："这是行军自己假造的文书，事人不忠，请杀了他。"

贾耽说："天子任命，他已经是节度使了。"

贾耽当天就离开任所，由张献甫随侍，军府因而安定无事。

190. 沈　演

【原文】 万历年间，女真虏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员进贡到京。内工孛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递横肆需索。州司以闻。时沈演在礼部客司，议谓本东夷长，恭顺有年，若一概议革，恐孤远人向化之心。宜仍将各向年例正额赏赐，行移内府各衙门关出给散，以彰天朝旷荡之恩。止将工孛罗等三名，革其额赏，行文辽东巡抚，执付在边酋长，谕以骚扰之故，治以虏法。俟本人认罪输服，方准补给。

沈何山演云：客司，古典属国。邮人骚于虏，不能不望钤束，然无以制其命。初工孛罗等见告，谕以罚服，骜弗受也。与赏以安众，革三人赏以行法。三人头目，能使其众者，且积猾也，然离众亦不能哗，遂甘罚服。此亦处骚扰之一法。

【译文】 明神宗万历年间，女真人阿卜害等一百零七人将进贡品送往宫内，其中工孛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站横行勒索。州官将此事奏报朝廷。

当时沈演任职礼部客司（接待外宾之职），他建议朝廷：夷人酋长数年来一向恭敬顺服，如果一概革除赏赐，恐怕辜负夷人归化的诚心，应该依旧将每年例行赏赐，移到各衙门关口散发给他们，以显扬天朝的宽宏大量，本案只需将工孛罗等三名革除赏赐即可。同时，朝廷应发公文给辽东巡抚，让他们转知边境外的酋长，让他们明白此次骚扰事故，将由国法处置。等酋长认罪并表示诚服后，才准补发赏赐。

〔梦龙评〕沈演说：“客司，犹如古代的典属国一职。驿卒受夷人骚扰，无不希望能加以约制，可是却往往无法律可施。”起初，工孛罗等人被告诫处罚时，傲慢不肯接受；但发给赏赐是为了安定群夷，革除三人的赏赐乃是依法行事。三人本是夷人头目，都能指使其属从，而且累积许多狡猾的经验，但一旦遭到隔离，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甘受惩罚。这也是处置骚扰的办法之一。

191. 王钦若

【原文】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米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深以为苦。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米。边批：民利于透支，必然乐从。太宗大喜，因识其名，由是大用。

绍兴间，中丞蒋继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询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军食之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梃于庭，出不逊语。佥判王明清后至，闻变，亟令车前二卒传谕云：“佥判适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群嚣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纪；必如钦若，方是出脱恶米之法。

【译文】　宋朝时王钦若任亳州判官，监管会亭仓。因为久雨不晴，仓库管理员以稻米潮湿，不肯接纳米粮，从远方来纳租的百姓，都深以为苦。王钦若命令他们都运入仓库，然后奏报朝廷，准予不拘纳粮年次，先支付湿米〔百姓利于透支，必然乐于遵从〕。

宋太宗非常高兴，因此知道了王钦若的姓名，从此得到重用。

〔梦龙评〕宋高宗绍兴年间，中丞蒋继周（青田人）出任宣城太守，用通判周世询的建议，想以去年的旧米支付军粮的半数。群卒厌恶旧米陈腐，在庭前横着武器，说出不逊的话。

佥判王明清（字仲言）后来才到，听说士卒不服的事，立刻命令车前二个士兵传令下去："佥判刚从府中来到，已经带来中丞的旨意，完全支付新米。"群卒的喧嚣才平息下来。

然而，法令不能推行，就会破坏纲纪。一定要像王钦若的做法，才是出脱旧米的妙诀。

192. 令狐□　李德裕

【原文】　宣宗衔甘露之事，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而虑其冤，乃密奏牓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类矣。"

今京卫军虚籍糜饩，无一可用；骤裁之，又恐激变。若依此法，不数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费以别募，又可化无用为有用。

先是诸镇宦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又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将帅出征屡败。李赞皇乃与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自此将帅得展谋略，所向有功。

【译文】　唐宣宗挂记着甘露之变（唐文宗时，宰相李训等谋诛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杀），曾经颁旨给宰相令狐□（华原人，字子直）。

令狐□打算杀掉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又怕有人冤枉，就私下禀奏宣宗："只要有罪就不要用他，遇有空缺时，也不要找人补位，自然没有同伙的人了。"

〔梦龙评〕如今明朝京师的禁卫军很多只有军籍，空领官粮，却没有一个有用处的，突然将他们裁减，恐怕引起巨变。如果用这种方法，不必十年，就可以清理军伍，省下很多经费来重新招募新军，又可以化无用为有用。

起先，各镇由宦官监督军务，他们各以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将帅无权决定进退。此外，宦官又选用军中骁勇善战的士兵数百名担任卫戍部队，留在战场上的，反倒是一些怯弱的士卒，所以出征常常战败。

李德裕（赞皇人，字文饶）因此和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商议，下令监军不能干预军政，每千名士兵中，任选十名自卫，有功依例赏赐。从此将帅才能施展谋略，所到之处每有战功。

193. 吕夷简

【原文】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夷简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但举有不称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翼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夷简有谋。

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借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李迪与夷简同相，迪尝有所规画，吕觉其胜。或告曰："李子柬之虑事，过于其父。"夷简因语迪曰："公子柬之才可大用。"边批：奸！即奏除两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柬，事多遗忘，因免去，方知为吕所卖。

【译文】 西方边境上发生战争，大将刘平战死。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朝廷委任宦官监督军务，使主帅没有权力调配军队，才导致刘平失利，希望宋仁宗下诏杀监军黄德和，或罢除其他部队的监军。

仁宗以此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说："不必罢除，只要选忠厚谨慎的人去担任即可。"

仁宗交给吕夷简去选，吕夷简说："微臣以宰相的身份，不当与宦官交往，怎么知道他们贤明与否？希望下命都知押班（兼任官名），举出不称职的监军来问罪。"

仁宗依此而行。

翌日，都知押班都来叩头请求罢除监军宦官〔这招如何〕，士大夫遂都赞许吕夷简有谋略。

〔梦龙评〕杀掉一个监军以后，还有其他的监军在，由我罢除，将来一有错失，他们就拿来当借口，不如让他们自己来请求罢除。人称吕夷简有宰相之才，实在没错，可惜他有才干而无度量，如忌妒富弼、李迪（字复古，赵郡人），都只合乎小人的才智，比起古代大臣的风范，相差得太远。

李迪与吕夷简同任宰相，李迪曾经规划事情，而吕夷简觉得自己不如他，有人说："李之东（李迪的儿子）考虑事情更胜过他的父亲。"吕〔奸〕夷简就告诉李迪说："令郎之东的才智可以好好借重。"于是禀奏天子命李之东为两浙提刑（掌管诉讼、刑狱的官吏），李迪父子都很高兴。李之东赴任以后，不能再凡事提醒，李迪年老健忘，因而被免除宰相之职。李迪才发现，这正是吕夷简的阴谋。

194. 王守仁

【原文】 阳明即擒逆濠，囚于浙省。时武庙南幸，驻跸留都，中官诱令阳

明释濠还江西，边批：此何事，乃可戏乎？俟圣驾亲征擒获。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事遂寝。

杨继宗知嘉兴日，内臣往来，百方索赂。宗曰："诺。"出牒取库金，送与太监买布绢入馈，因索印券附卷归案，以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事亦类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谓"守仁始与濠同谋，已闻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脱"，欲并擒守仁自为功。边批：天理人心何在！守仁与张永计，谓"将顺天意，犹可挽回万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归功总督军门，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称病净慈寺。永归，极称守仁之忠及让功避祸之意。上悟，乃免。

阳明于宁藩一事，至今犹有疑者。因宸濠密书至京，欲用其私人为巡抚，书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语。不知此语有故：因阳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尝显与濠忤；濠但慕阳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犹冀招而用之，与阳明何与焉！当阳明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上疏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覆奏："给与旗牌，大小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逆濠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方略，已预定矣。濠既反，地方上变告，犹不敢斥言，止称"宁府"。独阳明上疏闻称"宸濠"。即此便见阳明心事。

【译文】 王守仁逮捕了叛逆朱宸濠后，将他囚禁在浙江。适逢武宗南巡，住在南京。宦官要王守仁把朱宸濠放回江西，让天子亲征逮捕〔这是何等事，岂可儿戏〕，就派两个宦官到浙江来宣告旨意。

王守仁便要求宦官要准备提领囚犯的文书，宦官担心将来获罪，才放弃原先的想法。

〔梦龙评〕杨继宗（明·阳城人，字承芳）任嘉兴太守时，宦官来往都要百般索取贿赂。杨继宗有一次就先答应，再发公文领取公库金，送给太监买布绢入宫，并要太监在提券上加印，附在卷宗归档，以便日后审查，太监因而吓得不敢接受。这件事也和王守仁的做法类似。

江彬等人忌妒王守仁的功劳，就散布谣言说：王守仁最初与朱宸濠同谋，后来听说天子的军队南征，才擒捕朱宸濠以求脱罪。他们想捉住王守仁，以做为自己的功劳〔天理人心何在〕。

王守仁与张永计议，认为顺天意而行，还有挽回的机会，如果硬要抵抗，只会激起小人的愤怒。就把朱宸濠交给张永，再向上报告胜利的消息，归功于总督军门（明朝统兵官），借以阻止皇帝再到江西，而自己则称病住在净慈寺。

张永回京后，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贞和让功避祸的用意。武宗领悟，王守仁才免得以罪。

〔梦龙评〕王守仁和朱宸濠的事，至今有人还有疑点。因为朱宸濠曾有密函送到京师，想在叛逆成功后任用他的心腹之人为巡抚，函中有"王守仁也可以"的话。殊不知这句话是有缘故的，因为王守仁平日不露锋芒，不曾公开与朱宸濠作对。朱宸濠只仰慕他的才华，而不知他的

心意，所以还希望罗致他，与王守仁并没什么关系。

当王守仁出任汀赣巡抚时，汀赣一带还未发生战事，王守仁上疏道："微臣现在据守江西上游，江西连年盗贼横行，请赋予微臣提督军务的权力，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也上奏，希望朝廷给他发号施令的旗牌，听他随机抚剿。王守仁又取道丰城，因为当时朱宸濠叛逆已明朗化，张永、王晋溪乃私下为王守仁计议。政府的讨贼方略，此时已计划好了。

朱宸濠起兵造反，地方官上奏叛变之事，还不敢明白地指责朱宸濠是叛逆，而只是称呼"宁府"〔心存观望之词，可耻〕。只有王守仁上疏直指朱宸濠，即以此事，便可看清他的心迹。

195. 朱胜非

【原文】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达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贴，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贴，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怒而惧，即破例奉之不辞矣。

【译文】　宋朝时苗傅、刘正彦叛变，王室有难，勤王的军队不断向京师推进，由朱胜非（蔡州人，字藏一）负责调度。后来苗、刘二人改变心意，皇帝便下诏以苗、刘两人为淮南两路制置使（掌管经画边境军旅之事），命令他们率领部队赴任。

朝廷正在庆幸时，苗、刘的党羽张逵却为了替两人留后路，请朝廷赐予免死铁券（颁赐给功臣，使本人及后世如有犯罪，以铁券为证而赦罪），而且就在赴任离京时，以奏帖恳求。

朱胜非回头要役吏拿笔，假装张逵所奏已获准，命令属官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如法制造。苗、刘两人非常高兴。

第二天将上朝时，郎官（掌管更值、宿卫的官吏）傅宿急着问朱胜非说："昨天接到您签发的文书，要颁给苗、刘二将铁券，这是朝廷非常的恩典，用在这件事上头妥当吗？"

朱胜非便拿着文书，要求和同仁在烛光下一起看，看着看着忽然问道："你们有没有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

"没有事例可考查。"

朱胜非又问：“怎么如法制造？”

“就是不知道。”

朱胜非于是说：“这样可以颁给他们吗？”

众大臣知道朱胜非的意思，都笑了起来。傅宿也笑着说：“我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

〔梦龙评〕此事妙在不加拒绝而事情自然停止，如果是腐儒，一定举出一段道理来争辩，而激起小人的愤怒〔天下事往往因此而败〕。小人一怒令人恐惧，到时即使破例给予恩典，他必不肯善罢干休。

196. 李　泌

【原文】　唐因河陇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甚厚。乃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人，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告诉，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者，当令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及时展用，边批：又好言以慰之。岂可终身客死耶？”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领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边批：一举两得。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

【译文】　唐朝因陇西黄河一带被吐蕃侵占，所以自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有事来奏的人，以及西域来长安的使者，都无法顺利返乡。这些人及马匹的生活费，完全仰赖鸿胪寺卿（掌管宾客及礼仪的事），礼部则将这件事交给府县来负责，度支（掌管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随时要付钱给他们，长安附近的地方政府因而不胜其扰。

李泌很清楚，这些留在长安的外国人，久的已有四十多年，都有妻子儿女，不但买土地房屋，还开钱庄，有钱的人很多。他于是命令人去调查，得知有土地房屋的外国人共有四千多人，于是停止供给他们的生活费。这些外国人因此到县府来投诉。

李泌说：“这都是以往宰相的过失，哪有外国来朝贡的使者，听任他们留在京师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此话甚妙〕？从今天起，有的借道回纥，有的从海道，分别遣送回国。不愿回去的，命令他们到鸿胪寺来说明，再授予职位，领取俸禄，做大唐的臣子。人生应当及时施展才华，怎能终身客死他乡呢〔再用好言相慰〕？”

结果没有一个外国人愿意回去，李泌便将他们分配在神策军（宫廷禁军），身份是王子、使者的担任散兵马使，或押衙，其余编为士卒，从此禁军更为壮大〔一举两得〕。从此之后，鸿胪寺供给生活费的外国人只剩十余人，度支每年节省了五十万钱。

197. 费宏　胡世宁

【原文】　铸印局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食粮儒士二名。及满，将补投考者不下数千人，请托者半之，当事者每难处分。费宏为吏部尚书，于食粮二名外，预取听缺者四人，习字者四人，拟次第补，度可逾十数年。由是投考及请托者皆绝迹。

土官世及，辄转展结勘，索赂土官，土官以故怨叛，轻中朝诸人。胡公世宁令土官生子，即闻府；子弟应世及者，年且十岁，朔望或有事调集，皆携之见太守，太守为识年数状貌。父兄有故，按籍为请官于朝。土官大悦服。

不唯省临时结勘之烦，且令土官从幼习太守之约束，而渐消其桀骜之气，真良策也！

【译文】　明朝时铸印局（官印铸造所）中的员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名，食粮儒士二名。后来他们的任期届满，前来候补投考的不止数千人，请托的也有候补的半数，负责的人很难处理。

当时费宏（铅山人，字子充）任吏部尚书，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便在食粮儒士二名之外，预取候补四名，习字四名，将来依次递补，等补完大概要等十几年。投考及请托的人因此绝迹。

明朝时土官世袭循例须经多方审核，审核的人往往索取贿赂。土官因而怨恨叛乱，且轻视朝中的士大。

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乃下令：土官若生儿子须立即向郡府报告；而接受世袭的子弟，年满十岁之后，每逢初一、十五日或有集会时，都要带来见太守，太守为他记下年纪状貌，待父兄去世，就按他的名籍向朝廷请官。土官因而心悦诚服。

〔梦龙评〕这不只省略临时审核的麻烦，而且使土官从小就习惯接受太守的约束，而逐渐消除他们暴戾不驯之气，真是良好的策略。

198. 蒋　瑶

【原文】　蒋恭靖 瑶 ，正德时守维扬。大驾南巡，六师俱发，所须夫役，计宝应、高邮站程凡六，每站万人。议者欲悉集于扬，人情汹汹。公唯站设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计初议减五分之四，其他类皆递减。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扰。时江彬与太监等挟势要索，公不为动。会上出观鱼，得巨鱼一，戏言直五百金。彬从旁言：“请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绨绢服以进，曰：“臣府

库绝无缗钱，不能多具。”上目为酸儒，弗较也。一日中贵出揭帖，索胡椒、苏木、奇香异品若干，因以所无，冀获厚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公曰：“古任土作贡；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扬，守臣不知也。”抚臣厉声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详注其下曰：“某物产某处。扬州系中土偏方，无以应命。”上亦不责。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以备行在，抚臣欲选之民间。公曰：“必欲称旨，止臣一女以进。”上知其不可夺，即诏罢之。

【译文】 蒋恭靖（蒋瑶，归安人，字粹卿，谥恭靖）在明武宗正德年间担任维扬太守，正好武宗南巡，六军（天子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共七万五千人）一起出发，所需征调的伕役，估计在宝应、高邮等六站，每站便要一万人。负责的人想先将他们聚集在扬州，使得民情喧扰不已。

结果蒋恭靖只在每站准备二千人，轮番派出去迎接，共计比初步决议减少了五分之四，其他的事务，也依照这种情形递减。伕役供应既不缺乏，也不会骚扰百姓。

当时江彬与太监丘得仗势索求财物，蒋恭靖一点都不理会。有一天武宗外出观鱼，竟捕得一条大鱼，武宗开玩笑说：“这鱼价值五百元。”

江彬便附和说要卖给太守。蒋恭靖就拿下夫人的发簪、耳环，以及丝绢衣物进呈给武宗道：“微臣的府库中没有钱，不能准备齐全。”

武宗认为他是头脑迂腐的儒士，不予计较。

又有一天，宦官拿出一份不具名的文件，索求胡椒、苏木（木名，用来染大红色）、奇香、异品若干，故意以没有的东西来困扰蒋恭靖，希望得到一些贿赂。

当时的巡抚找蒋恭靖一起花点贿赂来应付一下，蒋恭靖说：“古人是任取土地所出产的物品，借以定贡赋的差别。出产于风俗不同的地方，故意要在扬州索取，守臣不知如何处理。”

巡抚很生气，大声地命令他自己去回复〔好家伙〕，蒋恭靖拿了那份文件，在各种异品下详细注明：“某物出产于某地，扬州属于中原偏僻之地，没有办法从命。”

武宗看了也不责怪。

宦官又说服武宗遴选数百名宫女，带回京师备用。巡抚想从民间挑选，蒋恭靖却坚定地说：“如果一定要遵从圣旨，只好将微臣家中一个女儿呈给皇上。”

武宗知道他志不可夺，就下诏罢除此议。

199. 汪应轸

【原文】 汪应轸当武宗南巡，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廷杖几毙，出守泗

州。泗州民惰，弗知农桑。轸至，首劝之耕，出帑金，买桑于湖南，教之艺。募桑妇若干人，教之蚕事。邮卒驰报，武宗驾且至。他邑彷徨勾摄为具，民至塞户逃匿。轸独凝然弗动。或询其故，轸曰：“吾与士民素相信。即驾果至，费旦夕可贷而集。今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果至，则奈何？”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伺侯弥月，有冻饿死者。轸命缚炬榆柳间，以一夫掌十炬。比驾夜历境，炬伍整饬，反过他所。时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轸计中人阴懦，可慑以威，乃率壮士百人，列舟次，呼诺之声震远近，中使错愕，不知所为。轸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方敛戢不敢私，而公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盖中使衔轸而以是难之也。轸奏“泗州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臣向所募桑妇若干人，倘蒙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于王化有裨。”诏且停止。

【译文】 汪应轸（浙江山阴人，字子宿）在明武宗南巡时，率同僚舒芬（进贤人，字国裳）等人上疏力谏，被武宗交付廷杖，几乎毙命，然后外放泗州太守。泗州的人民原本不懂务农蚕桑，汪应轸到任后，首先劝他们耕种，取公款到湖南买桑树；又教人民种植，招募种桑妇若干人，教她们养蚕取丝。

武宗即将来到，其他各州都徘徨不已，为了征调人民筹备迎驾的事，许多百姓甚至闭门逃匿，只有汪应轸非常镇定。

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汪应轸说：“我与百姓向来互相信任，如果皇上真的驾到，只要费一点时间就可以筹备齐全，现在圣上驾临的日期尚未确定，而仓卒办理，四处派定损赋，官吏易于狼狈为奸。如果筹备齐全而圣驾不来，怎么办？”

其他各州为了迎驾，召来举火把的伕役上千人，等了整整一个月，有些伕役因此挨饿受冻而死。汪应轸则命人将火把紧在榆柳树上，一个人管理十支火把。等到武宗驾临州境的当夜，火把排列仍然非常整齐。

经过其他州时，宫廷的使臣在路上络绎不绝，尽情地索取，毫不满足。汪应轸判断这些使臣阴险懦弱，可以用威势来慑服他们，就率领一百个壮士排列在使臣的船边，呼应的声音震动远近，大家都惊愕不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效法孔子在夹谷之会时虚张声势的故事〕。汪应轸指挥随从迅速牵着船前行，顷刻之间前进百里，出了泗州州境。

后来到泗州的使臣，都收敛而不敢放肆，汪应轸又很礼遇他们，于是他们都责怪以前的使臣，而感激汪应轸。

武宗到南京时，诏令泗州进献能歌善舞的美女数十人，这是怀恨汪应轸的使臣故意刁难的。

汪应轸禀奏："泗州妇女丑陋不文，而且最近多流亡外地，无法奉命，只能进献先前所招募的种桑妇人若干，如果宫中能接纳她们，让她们养蚕，实有益于皇上对天下的教化。"

武宗只好下诏停止此事。

200．沈 □

【原文】 世宗皇帝当幸楚，所从水道，则南京具诸楼船以从。具而上或改道，耗县官金钱；不具而上猝至，获罪。尚书周用疑以问工部主事沈□字子山，吴江人。□曰："召商需材于龙江关，急驿侦上所从道，以日计，舟可立办。夫舟而归直于舟，不舟而归材于商，不难也。"上果从陆，得不费水衡钱矣。中贵人请修皇陵，锦衣朱指挥者往视。□乘间谓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动寸土，违者死。今修不能无动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慑，言于中贵人而止。

【译文】 明世宗驾临湖北，计划经由水道，南京必须准备楼船跟从。此事很难办，因为如果先准备好而皇帝届时改道，便徒然浪费官府的金钱；但如果不准备而皇帝突然驾临，就有罪过。尚书周用（吴江人，字行之，谥恭肃）因而问工部主事（工部中管道路桥梁修建的属官）沈□（吴江人，字子由）。

沈□说："找商人到龙江关准备材料，并立刻派人去侦察皇上所走的路程，计算好日期，船立刻可以造成。如果必须造船，钱就用在船上，不必造船，材料还是归于商人，并不困难。"

后来世宗改走陆路，这个方法便省下了许多造船的金钱。

宦官奏请南京修建皇陵，锦衣卫的朱指挥来视察。

沈□乘机对朱说："高皇帝时规定，皇陵不能移动，违背的人会死。如今要修建，就不可能不移动，而死是很可怕的。"

朱指挥听得惊惧不已，于是告诉宦官停办此事。

201．范 槚

【原文】 景藩役兴，王舟涉淮。从彭城达于宝应，供顿千里，舳舻万余艘，兵卫夹途，锦缆而牵者五万人。两淮各除道五丈，值民庐则撤之。槚傍庐置敝舡，覆土板上，边批：奇想。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时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槚略不为储待，漕抚大忧之，召为语。槚谩曰："明公在，何虑耶？"漕抚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济？"曰："非敢然也。独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槚曰："今王舡方出，粮舡必不敢入闸。比次坐候，日费为难。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为夫。彼利得僦直，趋役必喜。第须一纸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凤阳以夫数万协济于徐，役毕必道淮而反。若乘归途之便，资

而役之，无不乐应者，则数具矣。”都御史大喜称服。槚进曰：“然而无用也！”复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济王舟。比入黄，则各闸皆泄，势若建瓴，安用众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计之，公无忧。”都御史叹曰：“君有心计，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禄寺札沿途郡县具王膳，食品珍异，每顿直数千两。槚袖《大明会典》争于抚院曰：“王舟所过州县，止供鸡鹅柴炭。此明证也。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办，此穷州僻县，何缘应奉乎？”抚按然之，为咨礼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每顿二十两，妃十两。省供费巨万计。边批：具直则宵小无所容其诈矣。比至，槚遣人持锭金逆于途，遗王左右曰：“水悍难泊，唯留意。”于是王舟皆穷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仪真，而一夕五万矣。

多少难题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绝好文字。

【译文】 明朝景藩之役发生后，天子避祸于淮河，要从鼓城航行到宝应。预备酒食长达千里，随行船只万余艘。沿途兵卒护卫，牵船缆的役夫有五万人。

两淮之间要开路五丈宽，遇到民房往往必须拆除，范槚在民房边放置破船，上面覆盖土板，看起来就像平地，百姓都能安居〔奇妙的构想〕。当时各郡都急着寻求役夫，范槚却不预为储备。巡抚非常担忧，便召范槚来问。

范槚不在意地说：“既有大人在此，何必忧虑？”

巡抚愤怒地说：“你想委罪于我吗？我一个老人会有什么帮助。”

范槚说：“不敢，但必须仰赖大人才容易招集。”

“怎么办？”

范槚说：“目前天子的船刚出发，运粮船必定不敢进入水门，排列等候，每天费用繁多。现在我们用旗帜与甲卒守护天子的船，每艘船用十名役夫。他们有利可得，一定很喜欢去做，只是必须大人下一道纸牌。”

“如果人数不够怎么办？”

范槚说：“目前凤阳县的役夫，有好几万人在徐州协助船运，工作完毕必定取道淮河回去。如果利用他们归途之便，雇用他们服役，没有不乐于接受的，这样人数就可以齐全了。”

巡抚听了既高兴又佩服。

范槚又说：“但是这没有什么作用。”

巡抚听了，惊愕地站起来说：“为什么？”

范槚说：“目前上流正在蓄水，使天子的船顺利通行，等到船队进入黄河以后，各水门打开，水势浩大，航行容易，何必用那么多人。”

“这是必然，但是皇上肯如此平静地离去吗？”

范槚说：“我再想想办法，大人不必担忧。”

巡抚说：“你足智多谋，我不如你。”

先前光禄寺（相当于大夫，掌管膳食、祭祀、朝会、飨宴）发公函给沿途郡县，吩咐要准备天子的膳食，食品必须山珍海味，每顿价值数千两。

范檟拿着《大明会典》（明孝宗弘治年间，李东阳撰）到巡抚院力争〔拿对了东西〕，说：“天子的船所经过之处，州县只供应鸡鹅柴炭，这是明证。而且光禄寺备有各方进贡的珍奇异品，我们这些穹乡僻壤，哪来此种东西供奉？”

巡抚认为很有道理，特地与礼部商议。礼部奏准后，改为郡县只需准备膳食费，天子一顿二十两，后妃一顿十两〔再也没有人上下其手〕，节省了数万的巨额花费。

天子驾临时，范檟派人拿着银两在路上欢迎，告诉天子左右的人说〔虽是贿赂也该花〕：“水量少，船只很难停靠，希望多多留意。”

于是天子的船整日航行，水流急速，很快就通过，三处靠岸只供应一千三百两。后来船队到仪真时，一夜之间便花了五万两。

〔梦龙评〕多少困难的问题，到了这位先生手中，便成为一篇绝佳的文章。

202. 张　瀚

【原文】　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戌羽当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飏，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边批：尤妙。得精锐八百人。边批：兵贵精不贵多。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王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借令傲然格使者，其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卉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

【译文】　张瀚（仁和人，字子文）本是卢州知州，后来改任大名府知府。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酋长俺答逼近京师，世宗诏令派兵部郎中征调四郡的民兵入京守卫。

使者来到真定，其他的郡守都仓卒惊愕，又以司马郎官位不高，不知道怎么进行拜见礼，踌躇不决。

张瀚一听说要征调民兵，认为招募游手好闲的人不能派上用场，就翻阅自己属下百姓的名册，每三十人中选一名壮丁〔兵贵精，不贵多〕，由三十人联合供给此人薪饷〔此法尤妙〕，共选得精锐士卒八百人，即刻赶来对其他郡守说：“这是什么时候？还与使者争繁琐的礼节。司马郎的俸禄的确不到二千石，但是根据《春秋》的义法，王者的使臣所以优先于诸侯，不过是要使诏令的威严显赫而已。借着律令的限制，傲然阻碍使者，怎么能保护王室呢？”

郡守们这才心服，一起进去拜见使者。

张瀚首先请使者检阅军队，使者很惊奇地说："怎么这么迅速？"

后来使者检阅军队时，见到个个都是精锐，不禁喜出望外，这才叹服张瀚文武全才。

203. 韩　琦

【原文】　英宗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韩魏公，谕及上与高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独对 边批：君臣何殊朋友！，谓："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属之亲，但加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乘之矣。"上唯之。自后两宫相欢，人莫窥其迹。

宋盛时，贤相得以尽力者，皆以动得面对故。夫面对便则畏忌消而情谊洽，此肺腑所以得罄，而虽宫闱微密之嫌，亦可以潜用其调停也。此岂章奏之可收功者耶？虽然，面对全在因事纳忠，若徒唯唯诺诺一番，不免辜负盛典。此果圣主不能霁威而虚受耶，抑亦实未有奇谋硕画，足以耸九重之听乎？请思之。

【译文】　宋英宗即位不久，有一天，慈寿太后暗地送一封信给韩琦，说英守与高后不奉侍太后，连"为孀妇做主"的话都写了出来，又命令宦官要等候韩琦的回复。

韩琦只回答说："领旨。"

过了几天，韩琦上奏，又借着以帝陵的事要取得回复，请求英宗在晚朝后单独见面〔虽是君臣，也是朋友〕。

韩琦说："请皇上不必惊讶，有一封信需要对皇上说清楚，只是不能泄漏出去。皇上所以有今日的成就，都是得自慈寿太后的协助，这份恩情不能忘记。即使不是骨肉之亲，但只要对太后多加承奉，自然无事。"

英宗说："谨奉教。"

韩琦又说："这份文字微臣不敢保留，就在宫中私下烧毁，如果泄漏出去，小人就会乘机谗言离间。"

英宗应许。

此后英宗与太后相处愉悦，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迹象（按：英宗系过继而来，非慈寿太后亲生）。

〔梦龙评〕宋朝隆盛时期，贤相能为朝廷尽力，都是因为能单独谒见皇帝的缘故。能够单独谒见皇帝，则畏惧猜忌自然消除，情谊自然融洽，就能尽情表达肺腑之言，即使是宫廷间微妙隐密的嫌隙，也可以暗中调度得宜，这哪里是奏章所能收到的功效？虽然单独谒见全看皇帝能否采纳忠言，如果只是随意应诺一番，不免辜负如此慎重的谒见礼。又如果皇帝听了心中不高

兴却假意接受，或者做臣子的没有奇特的谋略足以打动皇帝，也一样是白费力气。

204. 赵令郯

【原文】　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郯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郯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颇有赖焉。

【译文】　宋徽宗崇宁年间，分别设置敦宗院于三京，以疏散繁多的宗亲。敦宗院挑选贤明的宗子去管理；但院中有些辈份高的长者，使管理的宗子很为难。赵令郯那时刚要接掌南京敦宗院，皇帝便问他有何管理宗子的方法。

赵令郯回答说："年长于微臣的宗亲以国法来管理；年小于微臣的宗亲以家法来管理。"

皇帝十分赞赏，就派他前往就任。赵令郯到任后，宗子都接受他的教诲，不曾骚扰百姓，南京赖以为安。

第二部　明智

明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霄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陨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译文】　从有宇宙以来，就有“明”和“暗”的清楚对比，混沌时期“暗”而开天辟地“明”，乱世“暗”而治世“明”，小人“暗”而君子“明”。

流水不明则腐烂生虫，镜子不明则无法照影，人如不明则陷入混乱愚昧之中，就像盲人骑着瞎马一样，怎么可能不坠入粉身碎骨的深渊之中呢？

所以，对于“暗”的人而言是纷杂的、变化莫测的、不知如何选择的现实困境，对于“明”的人而言，却可能是清楚、确定、简简单单就可迎刃而解的小问题。

能洞见一般人所无法洞见的，能决断一般人所无法决断的，躲开可能的灾祸，获取可能的利益，甚至建立不世功勋，成就万古的声名，这是真正的智者之“明”。

本部分为四卷，分别为“知微”、“亿中”、“剖疑”、“经务”，能把智慧之明用于经国成务的大事，这是智慧最高的善用了。

五、见微知著

【原文】　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

触。集“知微”。

【译文】　圣人行事，绝不会自陷死地；贤者所为，从不曾遭逢败局。因为他们能从细微的征候中预知祸害的先兆，总能未雨绸缪，得到圆满的结果。

205. 箕　子

【原文】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译文】　纣王（殷代最后的君主，名辛，暴虐无道）初立的时候，命令人制造象牙筷子。

箕子（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叹息说：“他用象牙筷子吃饭，一定不会用陶碗盛装食物，将来还会做犀角美玉的杯子。有美玉杯、象牙筷，一定不会吃粗陋的食物、穿粗糙的衣服，也不会住在茅草房屋里。于是锦衣玉食，楼阁亭台，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向天下四处寻求仍不能满足。对远方珍奇的物品与车马宫室的需索，就从此开始了。我担心他的结果会很惨。”

不久，纣王果然建筑鹿台，用美玉建宫室及门户，狗马及珍奇物品充满宫中，酒池肉林，并在宫中设立九个市集，从此百姓都背叛他。

206. 殷长者

【原文】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译文】　周武王（周朝第一代王，文王的儿子，名发）入殷商以后，听说殷商有一位长者，便亲自去见他，问他殷商灭亡的原因。

殷商的长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原因，请约定中午见面。”

到中午时分，长者却没有来。

武王觉得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原因了。这个人是君子，不肯批评自己君王的过失。像他这样约定而不到，说话不信实，就是殷商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告诉大王了。”

207. 周公　姜太公

【原文】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日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译文】　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快？"

太公说："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伯禽（周公之子，受封于鲁）到鲁地，三年后才回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

伯禽说："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丧礼三年后才解除丧服。"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周公问太公："你如何治理齐国？"

太公说："尊敬贤者而崇尚功业。"

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会出现篡位弑君的臣子。"

太公反问周公："你如何治理鲁国？"

周公说："尊敬贤者而重视亲族。"

太公说："鲁国以后一定日渐衰弱。"

〔梦龙评〕周公、太公能推断数百年后齐国与鲁国的弊病，而不能预先加以维护，并不是他们不想维护，而是治理政事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帝王的法统，本来就不可能传之永久，衰敝之后就会改朝换代。

所以听到孔子有改革齐国和鲁国的志愿时，陆葵日说："假使孔子的志愿实现了，那么周公、太公的话就不灵验。但就算孔子的心志果真实现，也不过是改变当前的齐、鲁成为往昔的齐、鲁，未必能胜过周公、太公。周公、太公的子孙，如果时时刻刻都能警惕戒惧祖先的预言，又哪里需要等到孔子出现后才议论改革的事呢？"

208. 辛　有

【原文】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译文】　周平王（幽王的儿子，名宜臼，迁都到洛邑）东迁时，辛有（周大夫）到伊川，看见人民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百年，这里就会被西戎所占，因为这里传统的礼节已经丧失了。"

到鲁僖公（名申）二十二年，秦、晋果然将陆军（地名）的戎人迁到伊川。

〔梦龙评〕鲁国秉承周礼，因此仲孙湫（春秋齐国大夫，桓公问他可不可以伐鲁，他说不可以，因为鲁国还秉承周礼）预卜鲁国的基业兴盛；伊川失去祖先的礼节，因此辛有意料伊川有戎狄的灾祸。

209. 何　曾

【原文】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孙也。

【译文】　晋朝人何曾字颖考，经常陪侍晋武帝饮宴。有一天，他回家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永垂不朽，但我每次陪侍他饮宴，从未听他谈过经略国家的远大计划，只说平生的日常琐事，恐怕他的子孙将很危险。事业止于本身而亡，是子孙可忧虑之处。你们还可以善终。"

又指着孙子们说："你们必定有灾祸临身。"

后来何绥（何曾的孙子）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何嵩（也是何曾的孙子）哭着说："我的祖父实在非常圣明啊！"

210. 管　仲

【原文】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天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边批：造言惑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

敢归哭，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边批：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谮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怫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为？自残希进，下法司问罪！”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译文】　管仲（春秋齐国，颍上人，名夷吾）生病，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去问他说：“仲父生病了，关于治国之道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

管仲回答说：“希望君王疏远易牙、竖刁（都是桓公的侍臣）、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

桓公说：“易牙为了给寡人美食而烹煮自己的儿子，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儿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狠得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常之巫能卜知生死，为寡人除病，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生死是天命，生病是疏忽，大王不笃信天命，固守本份，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胡作非为〔造言惑众〕。”

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十五年了，父亲去世都不敢回去奔丧，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能狠得下心不奔父丧，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全部赶走。但是，从此食不吃味，宫室不整理，旧病又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

经过三年，桓公说：“仲父的看法不是错了吗？”

于是把这四个人又找回来。

第二年，桓公生病，常之巫出宫宣布说：“桓公将于某日去世〔所谓胡作非

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饮水食物都得不到。卫公子启方以四十个社（二十五户为一社，即一千户）的名籍归降卫国。

桓公听说四人作乱，感慨地流着泪说：“唉！圣人的见识，岂不是很远大吗？”

〔梦龙评〕从前吴起（战国卫人）为了取得鲁国将领的地位，去攻击齐国，而杀死妻子（齐国人），鲁国人都说他的坏话。乐羊（战国魏文侯的将领）讨伐中山（国名），中山国君烹煮乐羊的儿子，送来给乐羊，乐羊对着使者吃完一碗，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居心。能做出不近人情之事的人，其心不可测。

明英宗天顺年间，都指挥（管辖省内卫所）马良（临安人，字子善）深受宠爱，妻子去世，英宗每每慰问他。随后马良有数日未曾出现，英宗问及，左右的人说他刚娶妻。英宗很生气地说：“这家伙夫妇的关系都看得这么淡薄，还能侍侯我吗？”于是处以杖刑并疏远他。

宣宗宣德年间，金吾卫指挥傅广阉割自己请求效命宫中，宣宗说：“此人官位已到三品，还想要做什么？自贱以求升官，交付法官判罪。”唉！这也是圣人的远见。

211. 卫姬　管仲　东郭垂

【原文】　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问故，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色动，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公怪之，以问管仲。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对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勃然充满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伐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伐莒也。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举一动，小臣妇女皆能窥之，殆天下之浅人欤？是故管子亦以浅辅之。

【译文】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国君，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

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管仲。

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

桓公说：“仲父怎么知道的？”

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齐桓公与管仲商讨伐莒，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

桓公觉得奇怪，就问管仲。

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

桓公叹息说：“哎！白天工作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就是此人。”

于是命令役夫再回来工作，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东郭垂到来，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

就命令傧者（辅助主人引导宾客的人）请他来晋见，分级站立。

管仲说：“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

他回答：“是的。”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

他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私自猜测。”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他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前些日子臣下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而不呻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君王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小民猜测，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唯有莒国，所以说这种话。”

〔梦龙评〕桓公的一举一动，连小民妇女都能猜测得到，大概是相当浅薄的人，所以，管仲也就用浅薄的方法辅助他。

212. 臧孙子

【原文】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悦，必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荆之所利也。”臧孙子归，齐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派臧孙子往南方求救于楚。楚王非常高兴，答应救宋。臧孙子回国时却忧心忡忡。

他的车夫问道：“救兵已经求到了，您还忧虑什么？”

臧孙子说：“宋国弱小而齐国强大，为了救宋而得罪强大的齐国，这是一般人所忧虑的，而楚王却很高兴，一定是希望我方坚守；一旦我方坚守而消耗齐国的兵力，对楚国自然有利。”

臧孙子回国后，齐国攻占了宋国的五个城池，楚国的救兵果然一直没来。

213. 南文子

【原文】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璧一。卫君大悦，君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韩、魏不爱万家之邑以骄智伯，此亦璧马之遗也。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

【译文】 智伯（春秋晋六卿之一）想要攻打卫国，于是送给卫君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卫君大喜，群臣都来祝贺，南文子（战国赵人，卫君的家臣）却面带忧愁。

卫君说：“大国彼此相好，你为什么忧愁？”

文子说：“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没有尽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明察。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这是小国出手的礼物，而晋是大国，却用这个礼物来送卫国，君王应仔细考虑才好。”

卫君将这些话告诉边境的守军，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边境却又退兵。且说：“卫国有贤明的人，预先知道我的谋略。”

〔梦龙评〕韩、魏不肯接受万家县邑，以使智伯骄傲（见下文），这也是赠送野马、璧玉之类的事。智伯用这种手段来迷惑卫，自己反而看不清楚，为什么呢？

214. 智过 绨疵

【原文】 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过出见二主，入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背君，不如今杀之！”智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而飨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智过曰：“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

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不见。张孟谈边批:正是智过对手。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智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按《纲目》:智果(过)更姓，在智宣子立瑶为后之时，谓瑶“多才而不仁，必灭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边批:蠢人。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知臣得其情故也。”

【译文】 张孟谈(战国赵人，赵襄子家臣)朝见智伯后出宫，在辕门外遇见智过(赵人，智伯的家臣)。

智过进去见智伯说:“韩、魏二主大概会有变化喔!”

智伯说:“怎么说?”

智过回答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张孟谈，他的意志矜张，步履高昂。”

智伯说:“不对，我和韩、魏二主很慎重的定了约。只要攻占赵国，就三分赵地，彼此绝不欺骗。你不要说出去。”

智过出来后拜见韩、魏二主，又去说服智伯说:“微臣见过韩、魏二主的神色，感觉到他们的心意改变了，一定不利于您，不如现在杀了他们。”

智伯说:“我们兵驻晋阳已经三年，最近就要起兵，好处又这么大，不能现在变卦。你不要再说了。”

智过说:“您不杀他们，就要亲近他们。”

智伯说:“怎么亲近他们呢?”

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都是足以改变他们君主计划的人。您可以和两位君主约定，占领赵国后，又各封赵葭、段规一个

万家的县邑，这样二君主就不会改变心意，而您也可以实现您的心愿。”

智伯说：“占领赵国后要三分赵地，又要各封给桓子、康子的重臣一个万家的县邑，那我得到的太少，不行。”

智过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纳，忠言不被听从，出宫后将姓改为辅氏，立刻离开，不再露面。

张孟谈听到这件事〔正是智过对手〕后，入宫见赵襄子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智过，他的目光闪烁，显然对微臣有疑心；入宫见过智伯，出来后就更改姓氏，看来今天晚上我们不出兵就太晚了。”

赵襄子说：“好。”

就派张孟谈去拜见韩、魏二主，约定晚上杀守堤防的官吏，放水淹智伯的军队。

智伯的军队为救水而大乱，韩、魏军队从两侧攻击，襄子带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擒住智伯。智伯被杀，国家灭亡，土地被瓜分，智氏就此消灭，只有辅氏还活存。

〔梦龙评〕根据《纲目》的记载，智过改姓，是在智宣子立瑶为后的时候，以为瑶多才艺而不仁慈，必使智氏灭宗，这件事比张孟谈的事早。

智伯走水道，魏桓子、韩康子乘车。智伯说：“我现在才知道水可以使人亡国。”

桓子扯康子的手肘、康子踩桓子的脚背互相示意，因为汾水可以淹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淹灌韩都平阳。

絺疵于是对智伯说：“韩、魏二主一定反叛。”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絺疵回答：“从人事推想而知。韩、魏两国去攻击赵国，赵国灭亡后，灾难一定降临韩、魏；目前约定战胜赵国以后，三分赵地，赵国投降的日子已近，而桓子、康子不喜反忧，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蠢人〕将这些话告诉桓子、康子，二子说：“这是臣子进谗言想替赵氏游说，使您怀疑我们两家而懈怠于攻击赵国。不然，我们两家难道不喜欢早日分到赵氏的田地，反而做这种困难而不可能的事吗？”

二子出去后，絺疵进来说：“主上为什么把微臣的话告诉二子呢？”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絺疵回答：“他们望见微臣时，视线端正、步履急速，可见他们知道微臣已揣测到他们的心意了。”

215. 诸葛亮

【原文】 有客至昭烈所，谈论甚惬。诸葛忽入，客遂起如厕。备对亮姱客，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盼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墙遁矣。

【译文】 有客人到昭烈帝（刘备）的住所，彼此谈论得很愉快。此时诸葛亮忽然进入，客人立刻起来上厕所。刘备对诸葛亮夸奖客人，诸葛亮说："我观察客人脸色骤变而神情恐惧，视线低垂且左顾右盼，外表显露奸诈，内心隐藏邪恶，一定是曹操派来的刺客。"

急忙查看，客人已经翻墙逃走了。

216. 梅国桢

【原文】 少司马梅公衡湘名国祯，麻城人。总督三镇，虏酋忽以铁数镒来献，曰："此沙漠新产也。"公意必无此事，彼幸我弛铁禁耳。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铁铸一剑，镌云："某年月某王赠铁。"因檄告诸边："虏中已产铁矣，不必市釜。"其后虏缺釜，来言旧例，公曰："汝国既有铁，可自冶也。"虏使哗言无有，公乃出剑示之。虏使叩头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抚云中，值虏王款塞，以静镇之。遇华人盗夷物者，置之法，夷人于赏额外求增一丝一粟，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出猎，盛张旗帜，令诸将尽甲而从，校射大漠。县令以非时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后数日，获虏谍云：虏欲入犯，闻有备中止。令乃叹服。公之心计，非人所及。

【译文】 明朝少司马梅国桢（麻城人，字克生）总督三镇，北虏酋长忽然拿数十两铁来奉献，说："这是沙漠的新产品。"

梅国桢猜想一定没有这种事，只是他们希望能废除铁禁，于是慰劳并送他走，再用这些铁铸造一把剑，剑上刻着："某年某月某王赠铁。"因而以公文告示边境，郡中已有产铁，不必卖釜给他们。

后来该地缺釜，来信请依照旧例卖釜给他们。

梅国桢说："你们国家既然有产铁，可以自己铸造啊！"

北虏使者大喊没有，国桢拿出剑来给他看，使者才叩头服罪，从此不敢欺骗梅国桢。

〔梦龙评〕梅国桢巡查云南一带，正逢虏王到边塞来表示服从，梅国桢表面按兵不动，实则伺机镇压，遇到华人盗取夷人财物，则依法处置。除赏给夷人的固定额度外，他们再多求一丝、一米也不给。有一天，梅国桢带大队人马出猎，大张旗帜，命令诸将领武装跟随，在野外比赛射箭。县令认为时令不符，妨害农耕，心觉奇怪却不敢讲。几天后，捉到胡虏间谍说："虏王本

想入侵，听说公有防备而中止。”县令因而非常佩服。

梅国桢的心计，实在不是常人所比得上的。

217. 魏先生

【原文】 隋末兵兴，魏先生隐梁、宋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教授，与先生往来。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与？”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边批：数句道破李密一生，不减许子将之评孟德也。因极陈帝王将帅与乱世雄杰所以兴废成败，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竖儒不足与计！”事后脱身西走，所在收兵，终见败覆，降唐复叛，竟以诛夷。

魏先生高人，更胜严子陵一倍。

【译文】 隋朝末年发生战乱，魏先生隐居在梁、宋之间。杨玄感（隋朝人杨素的儿子）战败，谋士李密（襄平人，字玄邃）亡命雁门关，变更姓名教书，与魏先生有所往来。

魏先生开玩笑说：“我看您的气色沮丧而视线紊乱，心志动摇而言语苟且，当今正在追捕薄山党人，长者您是不是与该党有关呢？”

李密惊讶地站起来，捉住先生的手说：“既然能了解我，难道不能救我吗？”

魏先生说：“您没有帝王的规模，也无将帅的才略，只是乱世的豪杰罢了！”〔数句道破李密一生，不输许邵评曹操〕

接着陈述自古帝王将帅与乱世豪杰，如何兴衰成败的道理。又说：“我曾望气，知道山西汾阳一带有出圣人之气象，您前去追随他，就可以得到富贵。”

李密很不高兴地说：“学养浅陋的儒生，不值得一起商议大计。”

后来李密向西逃走，所到之处招收士兵，最后还是失败，投降唐朝后又反叛，终于被杀。

〔梦龙评〕魏先生真是学识卓越的人，比起严子陵（严光，东汉余姚人）更胜一倍。

218. 夏翁　尤翁

【原文】 夏翁，江阴巨族，尝舟行过市桥。一人担粪，倾入其舟，溅及翁衣，其人旧识也。僮辈怒，欲殴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宁肯相犯！”因好语遣之。及归，阅债籍，此人乃负三十金无偿，欲因以求死。翁为之折券。

长洲尤翁开钱典，岁底，闻外哄声，出视，则邻人也。司典者前诉曰：“某将衣质钱，今空手来取，反出詈语，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逊。翁徐谕之曰：“我知汝意，不过为过新年计耳。此小事，何以争为？”命检原质，得衣帷四五

事，翁指絮衣曰："此御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与汝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默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讼经年。盖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诈，既不获，则移于他家耳。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则祸立至矣。"边批：名言可以喻大。人服其识。

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山斗。有乡人醉而詈之，公戒仆者勿与较。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但欲存厚，不谓养成其恶，陷人于有过之地也。"议者以为仁人之言。或疑此事与夏、尤二翁相反。子犹曰：不然，醉詈者恶习，理之所有，故可创之使改；若理外之事，亦当以理外容之。智如活水，岂可拘一辙乎！

【译文】 夏翁是江阴县的大族，曾坐船经过市桥，有一个人挑粪倒入他的船，溅到夏翁的衣服。此人是旧识，僮仆很生气，想打他。

夏翁说："这是因为他不知情，如果知道是我，怎会冒犯我呢？"

因而用好话把他遣走。

回家后，夏翁翻阅债务帐册查索，原来这个人欠了三千两钱无法偿还，想借此求死，夏翁因此撕毁契券。

长洲尤翁开钱庄营生，岁末，听到门外有吵闹声，出门一看，原来是邻居。

司典者（司典当的役吏）上前对尤翁诉说："此人拿衣服来典押借钱，现在却空手前来赎取，而且出口骂人，有这种道理吗？"

此人骠悍不驯，尤翁慢慢地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心意，不过是为新年打算而已，这种小事何必争吵。"

就命家人检查他原来抵押的物品，共有四、五件衣服。

尤翁指着棉衣道："这件是御寒不可少的。"

又指着长袍道："这件给你拜年用，其他不是急需，自然可以留在这里。"

这个人拿了两件衣服，默默地离去，但是当夜竟然死在别人家，讼案长达一年。原来这个人负债太多，本来就准备服毒自杀，以为尤翁有钱，可以欺诈，既然骗不到，就转移到别人家。

有人问尤翁为什么事先知道而强忍着，尤翁说："凡是别人不合理的对待，一定有所仗恃，小事不能忍，灾祸立刻降临〔名言可以喻大〕。"

人人都佩服他的见识。

〔梦龙评〕吕文懿公（吕原，明·秀水人，字逢原，谥文懿）初辞相位回故里，海内外的人都十分景仰他。有一乡人喝醉酒后大骂文懿公，文懿公告戒仆人不要与他计较。一年后，这个人触犯死罪入狱，文懿公才后悔说："假使当初稍微和他计较，送去官府责问，虽然施以小小的惩罚，却可以给他很大的警戒。我只想到保留自己的厚道，反而养成他的恶行，而陷入犯罪的

地步。”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仁人的话。

有人认为这事与夏、尤二翁的做法相反。高弘图（明·胶州人，字研文，又字子犹）说：“不对，酒醉骂人是坏习惯，却有理可寻，要使他受罚而悔改。但如果是没有道理的事，就应该不论道理地包容他。智慧就像活水一样，哪会只拘限于一种方法呢？”

219. 隰斯弥

【原文】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才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谚云：‘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子将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又是隰斯弥一重知微处。

【译文】　隰斯弥（战国齐人）拜见田成子（齐人），田成子和他一起登台远望，看到三面都视野辽阔，只有南面被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田成子也没有说话。

隰斯弥回家后，立刻派人把树砍掉，但是砍了几斧之后，隰斯弥又加以阻止。

他的相室（室臣中的长者）说：“为什么一再地改变主意呢？”

隰斯弥说：“俗语说：‘了解深渊中的鱼是不吉祥的（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成子即将有所行动，如果事情重大而我却表现出预知征兆，那我的处境必定很危险。不砍伐树木还没有罪，预知别人将要做的事，罪就大了，所以不砍树。”

〔梦龙评〕又是隰斯弥早一步预知事情先兆的事。

220. 郈成子

【原文】　郈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郈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知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

【译文】　郈成子（春秋鲁大夫，名瘠）当鲁国使节，访问晋国，经过卫国时，右宰谷臣（卫人）请他留下来饮酒，陈设乐队奏乐，却不显得喜乐，酒酣之后还送郈成子璧玉，但是郈成子于归途经过卫时，却不向谷臣告辞。

郈成子的仆人说："先前右宰谷臣请您喝酒喝得很高兴，如今您回来时经过卫国，为什么不向他告辞？"

郈成子说："把我留下来喝酒，是要和我一起欢乐；陈设乐队奏乐而不喜乐，是要告诉我忧愁；酒酣后送我璧玉，是把它寄托给我。如此看来，卫国将有乱事发生。"

离开卫国才三十里，就听说宁喜之乱发生，右宰谷臣被杀。郈成子立刻将坐车转头回到谷臣家，再三祭拜之后才回鲁。到家后，就派人迎接谷臣的妻子，将自己的住宅分出一部份给她住，将自己的俸禄分一部份供养她，到谷臣的儿子长大后，又将璧玉归还。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道："知，可以预先策谋；仁，可以托付财物，就是说郈成子吧？"

221. 庞　参

【原文】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仲达先到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儿孙，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曰："彼欲晓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自是抑强扶弱，果以惠政得民。

【译文】　东汉庞仲达（庞参，维氏人）任汉阳太守时，郡中有任棠这个人，品性高洁，隐居教授门徒。庞仲达为表示尊敬，特别先到他家等待，见面后任棠却不与庞仲达交谈，只是将一大株薤（植物名）、一盆水放在门口屏风前，自己抱着儿孙，伏门下。

主簿认为任棠这种态度过于倨傲，庞仲达说："他不过是想暗示我这个太守罢了：水的用意，是要我清廉；一大株薤的用意，是要我打击强势宗族；抱着儿孙伏在门下，是要我开敞大门抚恤孤寡。"

于是叹着气回去。

从此庞仲达抑制强权，扶持弱小，果然以惠政博得民心。

222. 张方平

【原文】　富郑公自亳移汝，过南京。张安道留守，公来见，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往年方平知贡举，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既来，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即檄以出，自此未尝与语也。"富公有愧色。

曲逆之宰天下，始于一肉；荆公之纷天下，兆于一院。善观人者，必于其微。◯寇准不识

丁谓，而王旦识之。富弼、曾公亮不识安石，而张方平、苏洵、鲜于侁、李师中识之。人各有所明暗也。◯洵作《辨奸论》，谓安石"不近人情"，侁则以沽激，师中则以眼多白。三人决法不同而皆验。

或荐宋莒公兄弟 郊、祁 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则廷臣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相，景文竟终于翰长。若非昭陵之早识，景文得志，何减荆公！

【译文】 宋朝时富弼自亳州迁移汝州，经过南京，当时张方平留守南京。

富弼拜访张方平，坐了很久才慢慢地说："人实在很难了解。"

张方平说："你是指王安石吗？这有什么难了解的。往年我担任主考官的时候，有人推荐王安石，说他有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举用他为考校（教核的官员），我也姑且听从。王安石来了以后，却企图改变整个办公单位的工作方式，我很讨厌他，就下一道公文把他调出去，从此不曾和他说过话。"

富弼颇为惭愧。

〔梦龙评〕曲逆侯陈平主宰天下，始於早年在乡里中分肉很公平；荆国公王安石纷扰天下，起源于办公室。善于观察人的，一定注意其人细微的地方。

寇准不了解丁谓，而王旦了解富弼；曾公亮（字明仲，谥宣靖）不了解王安石，而张方平、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苏轼的父亲）、鲜于侁（阆州人，字子骏）、李师中（楚丘人，字诚之）了解。人人各有他观察得到与观察不到的地方。苏洵作〈辨奸论〉，判断王安石奸诈的理由是不近人情；鲜于侁所持理由是矫情干誉；李师中则认为王眼睛多白，三个人取决的方法不同，却都很灵验。

有人推荐宋郊（安陆人，字公序，封郑国公）、宋祁（字子京，谥景文）兄弟可以重用，宋仁宗说："哥哥可以重用，弟弟每次上殿，就认为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一个是好的。"不久，宋郊果然被举用为宰相，而宋祁一直是翰林学士。如果不是仁宗皇帝了解得早，宋祁一得志，将与王安石不相上下。

223. 陈 □

【原文】 陈忠肃公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每语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贵，然矜其禀赋，敢敌太阳，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及居谏省，遂攻其恶。时京典辞命，奸恶未彰，众咸谓公言已甚，京亦因所亲以自解。公诵杜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之愈力。后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译文】 宋朝人陈□（字莹中，号了翁）曾于上朝时，见到蔡京（仙游人，字元长）看太阳，直视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别人说："蔡京这种精神，将来必定显贵；然而他自恃禀赋超众，敢与太阳敌对，我怕此人得志以后，一定自私跋扈，放肆而目中无君。"

后来陈□官居谏院，就检举蔡京的罪恶。

当时蔡京掌管皇帝诏命的草拟，奸恶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的话太过分了，蔡京也以亲近的人来为自己解释。

陈□诵读杜诗说：“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击得更用力。

后来蔡京得志，别人才想起陈□的话。

224. 王禹□

【原文】 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如其言。

【译文】 丁谓的诗句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君王之门虽然难得进入，最后我一定挥著手进去。）

王禹□读了，说道：“进入君王之门必须鞠躬，表示恭敬，怎么可以挥着手进去呢？此人一定不忠。”

后来果然如此。

225. 何心隐

【原文】 何心隐，嘉、隆间大侠也，而以讲学为名，善御史耿定向，游京师与处。适翰林张居正来访，何望见便走匿。张闻何在耿所，请见之。何辞以疾，张少坐，不及深语而去。耿问不见江陵之故，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为也？”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耿不谓然。何又曰：“分宜欲灭道学而不能，华亭欲兴道学而不能；能兴灭者，此子也。子识之，此人当杀我！后江陵当国，以其聚徒乱政，卒捕杀之。

心隐一见江陵，便知其必能操柄，又知其当杀我，可谓智矣。卒以放浪不检，自陷罟获，何哉？王弇州《朝野异闻》载，心隐尝游吴兴，几诱其豪为不轨；又其友吕光多游蛮中，以兵法教其酋长。然则心隐之死非枉也。而李卓吾犹以不能容心隐为江陵罪，岂正论乎！

李临川先生《见闻杂记》云：陆公树声在家日久，方出为大宗伯，不数月，引疾归。沈太史一贯当晚携弇报国寺访之，讶公略无病意，问其亟归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阁中具饭，甚盛意也。第饭间，江陵从者持鬃据刷双鬓者再，更换所穿衣服数四，此等举动，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噫，陆公可谓“见几而作”矣！

【译文】 何心隐是明世宗嘉靖、穆宗隆庆年间的大侠，而以讲学为名，和御史耿定向（黄安人，字在伦）交情很好。当他到京师游览时，便与耿定向在一起。正好翰林张居正（江陵人，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来拜访，何心隐看到他立刻躲起来。

张居正听说何心隐在耿家，请求见一面，何心隐借病推辞。张居正坐了不久就离去。

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居正。

何心隐说：“这个人我很怕他。”

耿定向说：“为什么？”

何心隐说：“这个人将掌握天下的权柄。”

耿定向却不如此认为。

何心隐又说：“分宜（严嵩）想消灭道学而不成，华亭（徐阶）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后来张居正当权，果然将何心隐以聚集门徒、扰乱朝政的罪名捕杀。

〔梦龙评〕何心隐一见到张居正，便知道他一定能掌握政权，又知道他一定会杀自己，可算是聪明人。最后因为放荡不检点，自陷法网，为什么？王弇州（明·太仓人，名世贞）《朝野异闻》记载：何心隐曾游学吴兴，几乎诱使当地的大族做出不轨之事。又：他的朋友吕光牛，常到蛮族教当地酋长带兵的方法。那么何心隐的死绝不是冤枉的，而李卓吾（明·晋江人，名贽）还是认为不能容纳何心隐是张居正的错，这哪里是公正的言论呢！

李临川先生（明·归安人，名乐，字彦和，号临川）《见闻杂记》说：陆树声（明·松江华亭人，字与吉，号平泉）赋闲在家很长一段时间，刚出来担任大宗伯，几个月后就称病归去。沈一贯（明·鄞人，字肩吾）当晚带着酒到报国寺去探访他，很惊讶陆树声并没有生病，就问他急着归乡的原因。陆树声说：“我初到京都时，承蒙张居正留我在馆中吃饭，心意很诚恳。但是在吃饭之间，张居正让侍者拿着鬓刷刷他的双鬓，而且一再更换衣服。这种举动，一定不是正直的人，与他谈话时，国政大事提都不提，所以我不久留。”

唉！陆树声先生可算是见机行事。

226. 潘　浚

【原文】　武陵郡樊伷尝诱诸夷作乱，州督请以万人讨之。权召问潘浚，浚曰：“易与耳，五千人足矣。”权曰：“卿何轻之甚也？”浚曰：“伷虽弄唇吻而无实才。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浚，果以五千人斩伷。

【译文】　武陵郡樊伷诱使夷人作乱，州中的督导请求派一万人前去讨伐。

孙权问潘浚（三国吴·汉寿人，字承明），潘浚说：“这件事很容易，只要五千人就够了。”

孙权说：“你怎么如此轻视他？”

潘浚说：“樊伷虽然善于卖弄口才，却没有实才。他从前曾经请州人吃饭，一直到正午时分都还没上菜，当时就有十余人自行离去。就像看侏儒只要是看他的一段身躯就可以知道一样，此所以我轻视他。”

孙权听后大笑，就派潘浚前去，果然以五千人杀了樊伷。

227. 卓　敬

【原文】　建文初，燕王来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南昌，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见奏大惊。翌日，语敬曰："燕邸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对曰："杨广、隋文非父子耶！"

齐、黄诸公无此高议，使此议果行，靖难之师亦何名而起？

【译文】　明惠帝建文初年，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来到京城。户部尚书卓敬（瑞安人，字惟恭，谥忠贞）秘密奏报：

"燕王的智慧超人，酷似先帝（明太祖）。北平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金、元都在那里兴起，应该把燕王迁到南昌，以断绝祸害的根本。已有苗头却隐而不显的称为征兆，衡量时机再图作为的称为情势，情势不到明朗的时候无法判断，征兆不到明显的时候不能察知。"

建文看了奏本大惊，第二天就告诉卓敬说："燕王是朕的骨肉至亲，你为什么要说得这么严重呢？"

卓敬回答："杨广（隋炀帝，隋文帝的次子，弑父即位）和隋文帝不也是父子关系吗？"

〔梦龙评〕齐泰、黄子澄（分宜人，名湜，以字行）等人就没有这种高妙的言论，假使这个奏议真的实行，那燕王的军队（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弱藩镇的权势，于是燕王起兵南下）能用什么名义起兵呢？

228. 朱仙镇书生

【原文】　朱仙镇之败，兀术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以此书生而为兀术用，亦赋桧驱之也。

【译文】　朱仙镇之战失败后，金兀术（金人，名完颜宗弼）想放弃汴京回到北方。有位书生拉住他的马说："太子不要走，岳飞就要退兵了。"

金兀术说："岳飞以五百骑兵击败我十万大军，京城的百姓日夜引颈企望他的到来，怎么说可守呢？"

书生说："自古以来，不曾有过擅权的臣子在朝，而大将能在外建立战功的，岳飞自身都将不保，何况是建立战功呢？"

金兀术听后大悟，于是决定留下。

〔梦龙评〕这个书生会被金兀术所用，等于是奸贼秦桧促成的。

229. 沈诸梁

【原文】 楚太子建废，杀于郑，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沈诸梁闻之，见子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闻之，胜也诈而乱，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以洁悛德，思报怨而已。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若其宠之，贪而无厌，思旧怨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矣。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龠，犹恐其至也，是之谓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弗从，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后败吴师，请以战备献，遂作乱，杀子西、子期于朝。

【译文】 楚国太子建被废、被杀于郑国；他的儿子名胜，当时在吴国，楚公子子西想召他回国。

沈诸梁（春秋楚人，字子高）听说后，就拜见子西道：“听说您要召王孙胜回国，真的吗？”

子西说：“真的。”

沈诸梁说：“要怎么任用他？”

子西说：“我听说王孙胜正直而刚猛，想要他镇守边境。”

沈诸梁说：

“不可以。我听说王孙胜诡诈狡猾，他的父亲在楚国被杀，他的心又褊急而不高洁。他不忘旧怨，又不悔改自己的德行，只想报怨而已。造成王孙胜怨恨的因素都不存在了，如果来此地而不受宠，会加速他的怒气；如受宠幸，就会贪得无厌，一直想他的旧怨来弥补他的心意。如果国家有战事，一定不肯固守。

“我听说国家将败，必有奸人出现，而奖赏这些奸人的，难道就是您吗？谁能没有疾病？有担当的人贵在能早日除去。因为旧怨而灭族，是国家的大病，虽然锁紧大门，还是怕它会来到，必须要这样日日警惕。如果还召唤他到身边来，国家就要灭亡了。”

公子子西不肯听从，召王孙胜回国，让他镇守对吴的边境，尊称为白公。后来王孙胜击败吴军，要求以军事演习显示功迹，于是乘机作乱，在朝廷杀了子西、子期二人。

230. 孙坚　皇甫郦

【原文】　孙坚尝参张温军事。温以诏书召董卓，卓良久乃至，而词对颇傲。坚前耳语温曰："卓负大罪而敢鸱张大言，其中不测，宜以'召不时至'，按军法斩之。"温不从，卓后果横不能制。

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诏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从。时嵩从子郦在军中，边批：此子可用。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唯大人耳。今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是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有罪，专诛亦有责，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自裁。"边批：此时用道学语不着。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愈增怨嵩；及卓秉政，嵩几不免。

观此二条，方知哥舒翰诛张擢，李光弼斩崔众，是大手段、大见识。事见《威克部》。

【译文】　孙坚（东汉末·富春人，字文台，孙权的父亲）曾参与张温（穰人，字伯慎）的军事，张温用诏书召董卓前来，董卓过了很久才到，而且言词对答颇为傲慢。

孙坚在张温耳边低声道："董卓身负大罪还敢口出狂言，一定心怀不轨，应该以不遵从诏书按时来到的罪名，依军法处斩。"

张温不听，董卓后来果然蛮横得不能控制。

献帝中平二年，董卓任并州州牧，诏书命令他将军队交付给皇甫嵩（朝那人，字义真），董卓不从命。

当时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在军中〔此子可用〕，说服皇甫嵩道："本朝朝政失当，天下百姓生活困苦，能使这种危险的局面安定下来的，只有大人而已。现在董卓接获诏书要他交出军队，他还上书自请保留军队，这是违抗君命。又为了夺得兵权，昏昧淫乱，踌躇不前，这是心怀奸诈。而且他暴戾不可亲近，将士们都不愿服从，大人目前是元帅，正可以仗着国威来讨伐他，如此对君上显示忠义，为士卒除去凶恶，这是齐桓、晋文的事业。"

皇甫嵩说："董卓专擅不听命固然有罪，如果我擅自诛死他也有过错〔此时用不著这种道学话〕。不如向朝廷禀奏这件事，让皇上自己裁定。"

于是上书禀奏，献帝于是下诏责备董卓，董卓就更憎恨皇甫嵩。后来董卓掌握朝政，皇甫嵩差点保不住性命。

〔梦龙评〕看了这两件事，才知道哥舒翰（唐·突厥后裔）杀张擢，李光弼（唐·柳城人）斩崔众是大手法、大见识。（见〈威克卷〉）

231. 曹　玮

【原文】　河西首领赵元昊反，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王□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鬷善，出城见之。鬷谓公仪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此术士也。"鬷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鬷至定，治事毕，玮谓鬷曰：'公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能也。不十年，必总枢于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材，不然无以应猝。'鬷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见教？'曹曰：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以马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余岁，极谏不已：'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资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于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其貌，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

李温陵曰："对王□谈兵，如对假道学谈学也。对耳不相闻，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后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译文】　宋朝时河西首领赵元昊反叛，皇帝问起边境上的守备情形，辅佐的臣子都不能回答。第二天，枢密院中有四人被罢官。王□被贬到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王□交情很好，就出城探望他。

王□对苏公仪说："我这次贬官之行，十年前已经有人预言过了。"

苏公仪说："那是江湖术士的胡说吧！"

王□说："不是的，我从前担任三司盐铁副使，到河北判决囚犯。当时曹玮（字宝臣）从陕西贬官到河北担任定州元帅。我办完事以后，曹玮对我说：'公事已经办完了，当然应该回去，希望您明天再多留一天，我有话要和您说。'

"我既爱惜他的雄才，又听他说有话要讲，就留下来。第二天，他准备简单的饭菜，吃完后，屏退左右的人，说：'您生有一副权贵的面貌，日后不是当枢密使就是当边帅，有人说您会当宰相，我看不可能。然而不到十年，一定在这里总揽军事，当时西方有外敌，您应为边境的守备作好预备，广征人才，不然将无法应付。'

"我说：'边境上的事，只有您最清楚，请问有何指教？'曹玮说：'我在陕

西的时候，河西的首领赵德明曾经派使者带着马匹来中国交易，因为生气使者所得的利润微薄，而要杀他，没有人可以劝止此事。德明有一个儿子，年纪才十多岁，极力地劝谏，认为用马匹去资助邻国，已是失策，现在更要为钱杀守边人，那以后还有谁肯受我们任用？我听了他的话，心想这个孩子想善用自己的族人，一定有不凡的心志。听说他常往来于市集，我很想认识他，一再派人诱使他来都没有办法做到，就找个擅长画像的人去画他的容貌，画好拿回来一看，真是英挺的人物。这个孩子一定成为我们的边患，算一算时节，正是您主持政务的时期，希望您好好注意。'

"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才知道，他所画的人就是赵元昊。"

〔李温陵说〕对王□谈兵事，好像对假道学的人谈学问，对着他的耳朵讲都听不进去，更何况在掌管军队以后呢？被贬官之后，才想起以前的话，像这种人天下多得是。

232. 高 欢

【原文】 齐神武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友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莽杀子灭后家，而三纲绝；魏不治宿卫羽林之乱，而五刑黩。退则为梅福之挂冠浮海，进则为神武之散财结客。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未登基前从洛阳回来，用尽自己的家产去结交朋友，亲友都奇怪地问他，他说："我到洛阳，宫中的禁军相率放火烧领军张彝的住宅，朝廷怕乱事扩大而不管；处理事情如果到这种地步，未来如何，可想而知，财物难道守得住？"

从此，高欢有澄清天下的心志。

〔梦龙评〕王莽杀死儿子、诛灭皇后的家族，却没有人敢讲话，于是三纲断绝。宋朝天子不管宫中禁军之乱，于是五刑败坏。消极的就要做梅福（汉·寿春人，字子真），弃官隐居九江；积极的就要做神武，散尽家财广交朋友。

233. 任文公

【原文】 王莽居摄，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乱将作，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疾走，日数十回。人莫知其故。后四方兵起，逃亡鲜脱者，唯文公大小负粮捷步，悉得免。

张□教蔡家儿学走，本此。

【译文】 王莽专政时，巴郡有个任文公善于占卜，知道将要发生大乱，就督促家人都背负一百斤重的物品，绕着房舍跑，每天做几十次，没有人知道为

什么。

后来各地发生战争，逃亡者能脱险的很少，只有任文公一家大小背负粮食逃跑，都能免祸。

〔梦龙评〕张□（宋·福州人，字柔直）教蔡京的子弟学跑步，意本于此。

234. 东院主者

【原文】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作粉，为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粟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预为夹壁，视食之可藏者，干之，贮壁间，亦免。

【译文】　唐朝末年，岐王李茂贞与梁王朱全忠互争短长，东院主者预知将有乱事发生，就每天将豆类、粟米磨成粉，再作成砖块、叠成墙，然后用粘土抹在墙面，又增加屋里的梁木，全院的人都笑他疯了。

后来果然发生战乱，粮食吃完了，木柴也烧尽了，人民地窖中所收藏的，被李氏抢掠一尽，都饿死了。东院主者把他的粟米砖拿出来煮粥，把梁木砍下来做柴烧，因而免于饿死。

陇右有个富翁，预先做夹层墙壁，把可以收藏的食物晒干存在墙壁间，也因而免祸。

235. 第五伦　魏相

【原文】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弟笃喜交通宾客。第五伦上疏曰："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骄佚所自生也。议者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愿陛下防其未萌，令宪永保福禄。"宪果以骄纵败。

永元 和帝年号。初，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夺沁水公主田园及杀都乡侯畅之后，跋扈已著，未若伦疏之先见也。

魏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世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任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寝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封"，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

就第，亲属皆出补吏。

茂陵徐福“曲突徙薪”之谋，魏相已用之早矣。○《隽不疑传》云：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病免。《刘德传》云：大将军欲以妇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后免为庶人，屏居田间。霍光皆欲以女归二公而二公不受，当炙手炎炎之际，乃能避远权势，甘心摈弃，非有高识，孰能及此！观范明友之祸，益信二公之见为不可及。

【译文】　东汉时，外戚马防（字江平）兄弟被判罪之后，窦氏一家更为显贵。皇后的哥哥窦宪（平陵人，字伯度）、弟弟窦笃更喜欢交往宾客。

第五伦（长陵人，字伯鱼）上疏说：“窦宪是皇后的亲戚，掌管禁军，可以随意出入宫廷，骄纵荒逸自此而生。议论的人认为应废锢马氏兄弟等权贵，而以其他贵戚的良好表现来洗刷这种耻辱，这岂不是拿酒来解醉？希望陛下在事情未发生前加以防范，使窦宪永保福禄。”

窦宪后来果然因骄纵而亡。

〔梦龙评〕汉和帝永元初年，何敞（字文高）密奏也谈及此事，但这是在窦宪抢夺沁水公主的田园，及杀都阳侯畅的事之后，跋扈的情况已经显著，不如第五伦的先见。

汉朝人魏相（济阴定陶人，字弱翁）因平恩侯许广汉上奏事议论道：

“春秋时代，人们议讽世袭的卿大夫，厌恶宋国三世连任大夫，及鲁国季孙的专权，因为这些都是乱及国家的行为。后世以来，禄位远离王室，政权归于宰相。现在霍光（字子孟，平阳人）死了，他的儿子又当大将军，哥哥的儿子掌管枢密院，兄弟及女婿都位居权势，掌管兵权，霍光夫人依然显贵，女儿们都登录在长信宫的簿籍中，有时夜间诏令进出，骄奢放纵，臣恐怕以后霍氏一族会逐渐不能控制。应该裁减他们的权势，破坏他们的阴谋，以巩固王室万世的基业，并保全功臣的后代。”

又：朝廷规定上奏议的人必须写两封，其中一封写着“副封”。领尚书者先拆副封，如果所提的事他认为不好，就除去不予奏报。

魏相又建议平恩侯说：“去掉副封，以防止谏诤的管道蔽塞不通。”

宣帝知道后认为很好，于是下诏任命魏相为给事中，并采纳他的建议。因为这样，霍氏杀许后的阴谋才能传报宣帝；于是罢去霍氏侯爵之位，亲属也都调往他地任职。

〔梦龙评〕徐福（汉·茂陵人）预防灾祸、防患未然的谋略，魏相早已使用了。

〈隽不疑（汉·渤海人，字曼倩）传〉有言：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不疑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不久就因病免官。〈刘德（字路叔）传〉也说：大将军想把女儿嫁给他，德不敢接受，怕过分显贵。后来免官，成为平民，住在乡间。

霍光想把女儿嫁给这两人，他们都不接受。在对方地位显贵的时候，还能避免接近权势，甘心抛弃，不是有高远的见识，谁能做得到？

236. 马　援

【原文】　建武中，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吕种曰："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帝诏捕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数千。种亦与祸，叹曰："马将军神人也！"

援又尝谓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可使贱，如卿等当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译文】　汉光武建武年间，一些王爷都到京师，竞相争取名誉，招请游士。

马援（茂陵人，字文渊）对吕种说："王室的子弟都争相壮大，朝廷却没有预立任何防患的措施，如果诸王爷与宾客的交往日益繁频，朝廷一定会起大狱，您要加以小心警戒。"

后来果然有人秘告诸王爷的宾客作乱，光武帝下诏捕捉宾客，互相牵连，死亡的有数千人，吕种也受波及，因而感叹说："马将军真是神人。"

马援又曾对梁松（字伯孙）、窦固（字孟孙）说："凡人可以显贵，也应当可以处卑贱，你们却没有办法再过卑贱的生活，希望自己能高居不下。请好好想一想我的话。"

梁松后来果然因为显贵而招来祸害，窦固也几乎不保。

237. 申屠蟠

【原文】　申屠蟠生于汉末，时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山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唯蟠超然免于疑论。

物贵极征贱、贱极征贵，凡事皆然。至于极重而不可复加，则其势必反趋于轻。居局内者常留不尽可加之地，则伸缩在我，此持世之善术也。

【译文】　申屠蟠（陈留人，字子龙）出生于东汉末年，当时游士汝南人范滂（字孟博）等人自命清高，攻讦朝政，自公卿以下都折节下交，太学生也争相追赶这股痛议时政的风潮，认为文学将再度兴盛起来，文士又可被重用。

只有申屠蟠感叹说："从前战国时代，处士到处大发议论，列国的君主也争着迎接尊敬他们，最后却惹来焚书坑儒的灾祸。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

于是隐居到梁砀山之间，以树木作屋子，什么事都自己来。

过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成为“党锢之祸”的牺牲者，有的死，有的被判刑，只有申屠蟠免除这场祸害。

〔梦龙评〕物品贵到极点就表示要开始便宜了，贱到极点就表示开始要涨价了，凡事都是如此。重到极点而没有办法再增加时，情势必趋向于减轻。局内者如果经常保留可以加减的余地，那么伸缩操之在我，这是处世最好的技巧。

238. 张翰　顾荣　庾衮

【原文】　齐王冏专政，顾荣、张翰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日引去。边批：有托而逃，不显其名，高甚。荣故酣饮，不省府事，以废职徙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庾衮闻冏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林虑山中。

【译文】　晋朝时齐王□专政，顾荣（字彦先）、张翰（吴郡人，字季鹰）都忧虑灾害临身。

张翰因为秋风吹，想起家乡的菰菜、莼羹及鲈鱼脍，叹息道：“人生贵在适志而为，富贵有什么用？”于是当天就辞官回乡〔有托而逃，不显其名，甚高〕。

顾荣则故意沉溺于酒，不管政事，因怠忽职务被贬为中书侍郎。

颍川处士庾衮（鄢陵人，字叔褒）听说齐王整年不理朝政，叹息道：“晋室已经衰微，祸乱就要开始了。”于是带着妻子住到林虑山中去。

239. 穆　生

【原文】　楚元王初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边批：择交要诀。吾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舂于市。

【译文】　汉朝时楚元王（刘交，高祖同父的弟弟）很礼遇申公等人，穆生不爱饮酒，元王每设酒席，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后来刘戊（元王的儿子）即位，刚开始也常准备甜酒，后来却忘记了。

穆生说：“可以离开了，不备甜酒，表示大王的心意已显得怠忽，再不走，楚人就要把我抓到市集上处刑了。”于是称病不起。

申公、白生强把他拉起来说："你难道就不念及先王对我们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只是一次遗忘小礼，何须做到这种地步？"

穆生说："《易经》上说，能知机者是神人，机是行动的征候，吉凶的先兆。君子见机行事，不稍延误。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天道尚存，今大王忽略了，是遗忘天道。遗忘天道的人，哪可与他长久相处呢〔择交的要诀〕？我哪里是为了区区的小礼？"

于是称病辞去，申公、白生仍留在刘戊身边。

刘戊后来稍显淫暴，景帝二年时，便因在薄太后服丧期间干奸淫的勾当，被削去东海、薛地两个封地。刘茂老羞成怒，于是与吴国暗中勾通谋反，申公、白生二人劝谏都不听，且将二人判以胥靡之刑，使他们穿上红色衣服，在市集舂米。

240. 列　子

【原文】　子列子穷，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毋乃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夫以人言而粟我，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

魏相公叔痤病且死，谓惠王曰："公孙鞅年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必杀之，勿令出境。"边批：言杀之者，所以果其用也。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鞅语正堪与列子语对照。

【译文】　列子（战国郑人）很穷，面有饥色，有人告诉郑国子阳（郑国之相）说："列御寇是个思想家，住在贵国却生活穷困，您难道不好士吗？"

子阳就派官吏送数十车的粟米给列子，列子出门见使者，一再推辞。

使者走后，列子进入屋里，妻子看了抚着心说："听说凡思想家，妻子都可过得很安乐，现在你的妻子面有饥色，国君派人送你食物，你还不接受，难道是我命该如此吗？"

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国君不是自己了解我，而是因为别人的话才送我粟米。如果会因别人的话而送我粟米，也可能会因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

后来果然有人作乱，杀了子阳。

接受别人的供养而不殉难，是不义。要殉难，却又死得不合正道。死得不合正道，是叛逆之名。列子除去不义与叛之名，见识岂不很远大吗？

〔梦龙评〕魏相公叔痤（战国魏人）病重将死，对惠王说：“公孙鞅年轻又有奇才，希望大王把国事全托付他，如果不托付他，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境〔言杀之者，所以果其用也〕。”惠王答应他后，公叔痤又请公孙鞅来，向他谢罪说：“我先君王而后臣子，所以先为君王定谋略，然后才告诉你，如果大王没有把国事托付给你，你一定要赶快离开。”公孙鞅说：“如果国君不能采用你的话来任用臣子，又怎么会听你的话而杀臣子呢？”终于没有离开。

公孙鞅的话，正足以和列子的话相对照。

241. 韩□胄宾客

【原文】 韩平原侂胄尝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既别，杳不通问。平原当国，尝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则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甚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秉，外间论议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复何言！”平原愕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而下，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边民死于杀掠，内地死于科需，则四海万姓皆怨。丛此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第恐平章不能用耳。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开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边批：此举甚难。余则可为，即无此举亦可为。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贤，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慝，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乐。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乎？”平原犹豫不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译文】 宋朝时韩平原（安阳人，名□胄，字节夫，封平原郡王）曾任南海尉，请一个士人在馆中为宾客，此人非常贤明，但分别后就不再互通音讯。

韩平原主持国政时，曾经想起这个人。有一天，这个人忽然来拜见平原，原来已经改名又登第数年了。韩平原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很礼遇他。有一次在夜深喝完酒后，屏退左右，促膝问道：“我才疏学浅而主持国政，外界对我的议论如何？”

此人叹息道：“大人的家族，危险得就如叠起来的蛋，还有什么好说的。”

韩平原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不难了解，立皇后的事，不是大人的主意，那么皇后就会怨恨您；立皇子的事，也不是大人的主意，那么皇子就会怨恨您；贤人君子，从朱熹、彭龟年（清江人，字子寿）、赵汝愚以下，被贬官、处死的，不可胜数，那么士大夫就会怨恨您；边境发生战事，三军战死疆场，孤儿寡妇哭声相闻，那么三军就会怨恨您；边境上的人民死于杀伤掠夺，内地的人民死于征调劳役，那么海内外的百姓都会怨恨您。这么多怨恨，大人要怎么应付呢？"

韩平原沉默了很久，说："你教我怎么做？"

此人再三推辞，平原坚持要他说，他才说：

"只有一个方法，怕大人不肯采用。国君的心意并不在皇位，如果赶紧立东宫太子，陈述三圣家法，作禅让的准备，则皇子的抱怨可转变为感恩；那么皇后退居德寿宫为太后，虽然怨恨也无计可施。于是大人可以辅佐新君，使海内外焕然一新，以往的贤明人士，死的追赠抚恤，活着的请回来任职，并派使者到各地聘请贤明人士，以释清怨恨，安定边境；重重的犒赏军队，给战死的士兵优厚的抚恤；除去严苛的法令，以化解人民内心的怨恨；把战后一些没有名目的赋税废除，使百姓有重生的乐趣。然后选择有名的儒者，把相位让给他，乞求告老还乡，云游四方，这样转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还有些希望。"

韩平原犹疑不决，想留下此人，给他官职。此人极力推辞离去，不久祸害就发生了。

242. 唐　寅

【原文】　宸濠甚爱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见其所为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遣人馈物，则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一狂士耳！"遂放归，不久而告变矣。

【译文】　明朝时宁王朱宸濠很敬爱唐六如（唐寅，吴县人，字伯虎，号六如），曾派人拿一百两金子来苏州聘请他。唐伯虎到后，给他住在别墅，接待得十分殷勤。

半年后，唐伯虎看朱宸濠做出不法的行为，知道以后一定造反，就假装发狂。朱宸濠派人送礼物给他，他就裸露身体，摆着傲慢的姿态，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讥骂使者。使者报告朱宸濠。

朱宸濠说："谁说唐生贤明，只是一名狂士罢了。"于是放他回去，不久朱宸濠终于叛变。

243. 万　二

【原文】　洪武初，嘉定安亭万二，元之遗民也，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回，问其何所见闻，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诗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二叹曰："兆已萌矣！"即以家赀付托诸仆干掌之，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此人获令终。

【译文】　明朝洪武初年，嘉定安亭有个人叫万二，是元朝的遗民，富甲一方。曾经有人从京师回来，万二问他的所见所闻，他说："皇帝近来作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披被。'"

万二叹息道："征兆已经萌芽了。"

就将家产托付仆人管理，自己买大船载着妻子儿女，泛游于湖湘一带。不到两年，江南的大族依次被登录财产而没收，只有万二得到善终。

244. 严　辛

【原文】　分宜严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诞，亭州刘巨塘令宜春，入觐时，随众往祝。祝后，严相倦，其子世蕃令门者且合门。刘不得出，饥甚。有严辛者，严氏纪纲仆也，导刘往间道过其私居，留刘公饭。饭已，辛曰："他日望台下垂目。"刘公曰："汝主正当隆赫，我何能为？"辛曰："日不常午，愿台下无忘今日之托！"不数年，严相败，刘公适守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公忆昔语，为减其赃若干，始得戍。

严氏父子智不如此仆，赵文华、鄢懋卿辈智亦不如此仆，虽满朝缙绅，智皆不如此仆也。

【译文】　明朝时严嵩于正月二十八日诞辰，亭州刘巨塘任宜春县令时，入宫觐见皇帝，就随着众人前去祝寿。祝寿完毕，严嵩累了，儿子严世蕃（字东楼）命令看门的人把门关上。

刘巨塘走不出来，饿得不得了。有位严辛，是严家维持纲纪的仆人，带着刘巨墉走小路，经过他自己的住处，并留刘巨塘吃饭。

饭后，严辛说："将来希望阁下多多垂爱。"

刘巨塘说："你的主人目前正是显赫的时候，我能做什么？"

严辛说："日正当中并不长久，希望阁下不要忘记我今日的请托。"

几年后，严嵩事机败露，刘巨塘当时正担任袁州太守。严辛因为收受贿赂两万下狱。刘巨塘想起以前的话，为他减低贿赂金额，严辛才被改谪戍守边区。

〔梦龙评〕严氏父子，才智不如此仆，赵文华（慈溪人，与严嵩结为父子，因失宠被罢黜为

平民）、鄢懋卿（南昌人，受严嵩父子喜爱，严嵩败后被谪戍防边区）等人，才智也不如此仆。连满朝的官吏，才智都不如这个仆人。

245. 陈良谟

【原文】　陈进士良谟，湖之安吉州人，居某村。正德二年，州大旱，各乡颗粒无收，独是村赖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灾，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乡田禾淹没殆尽，是村颇高阜，又独稔。州官又概申灾，租又得免，且得买各乡所鬻产及器皿诸物，价廉，获利三倍。于是大小户屑越宴乐，无日不尔。公语族人曰：“吾村当有奇祸！”问：“何也？”答曰：“无福消受耳。吾家与郁、与张根基稍厚，犹或小可。彼俞、费、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其叔兄殊不以为然。未几，村大疫，四家男妇，死无孑遗，唯费氏仅存五六丁耳。叔兄忆公前言，动念，问公：“三家毕竟何如？”公曰：“虽无彼四家之甚，损耗终恐有之。”越一年，果陆续俱罹回禄。

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祸福倚伏，亦乘除之数，况又暴殄天物，宜其及也！

【译文】　明朝进士陈良谟（安吉人，字忠夫）居在安吉州某村。明武宗正德二年，州中发生大旱灾，各乡一点收成都没有，只有这个村子依赖水坝的水而大丰收，州官却一样接受灾害申请而免除租税。第二年又发生大水灾，各乡的禾苗全被淹没，这个村子因为地势颇高又大丰收，州官照样一概接受申请灾害而免除租税。而且他们又买到各乡所卖的产物及器皿等物品，价钱低廉，获利三倍，于是大小户人家没有一天不早晚宴乐。

陈良谟对族人说：“我们村子将有大祸。”

族人问：“为什么？”

陈良谟说：“无福消受罢了，我们家及郁、张两家，根基稍厚，勉强可以度过。俞、费、芮、李四个小姓，恐怕无法避免灾祸。”

他的叔父、兄弟很不以为然。

不久，村子发生传染病，那四家男女全都病死，只有费家还剩五、六个男子。叔父、兄弟们想起陈良谟先前说过的话，就问他陈、郁、张三家究竟会如何？

陈良谟说：“虽然没有他们四家那么惨重，最后恐怕还是会有损失的。”经过一年，果然陆续遭受火灾。

贪心所得的利益，鬼神都会忌妒，而祸福之间有连带关系，也互为消长，何况又不爱惜物力，任意糟蹋，所以该有大祸发生。

246. 东海张公

【原文】 东海张公世居草荡，既任官，其家以城中为便，买宅于陶行桥。公闻而甚悔之，曰："吾子孙必败于此！"公六子，其后五废产。

陈眉公曰：吾乡两张尚书：庄简公悦、庄懿公蓥，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孙文简公承恩，宅在东门外太清庵右；顾文僖公清，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与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转售他姓矣，唯四公久存至今。信乎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乡村，前辈之先见，真不可及。

【译文】 东海张公世居田野，任官职以后，家人认为住在城里比较方便，就在陶行桥附近买下住宅。张公听了很后悔，说："我的子孙一定在此衰败。"

张公六十岁时，他的子孙果然倾荡家产。

〔陈眉公评〕我家乡有两位张尚书，庄简公张悦（明·松江华亭人，字时敏，谥庄简）、庄懿公张蓥（松江华亭人，字廷器，谥庄懿）的住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侧，之简公孙承恩的住宅在东门外太清庙右侧，文僖公顾清的住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他们四位同榜同朝住在城市中的人，房子都已转卖给别人，只有他们四位的房子还保留到现在。真的，城市不如郊区，郊区不如乡村，前辈的先见之明，我们真比不上他们。

247. 郗　超

【原文】 郗司空愔，字方回在北府，桓宣武温忌其握兵。郗遣笺诣桓，子嘉宾超出行于道上，闻之，急取笺视，"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乃寸寸毁裂，归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桓得笺大喜，即转郗公为会稽太守。

超党于桓，非肖子也，然为父画免祸之策，不可谓非智。后超病将死，缄一箧文书，属其家人："父若哀痛，以此呈之。"父后哭超过哀，乃发箧睹稿，皆与桓谋逆语，怒曰："死晚矣！"遂止。夫身死而犹能以术止父之哀，是亦智也。然人臣之义，则宁为愔之愚，勿为超之智。

【译文】 晋朝时郗愔（高平人，字方回）在北府任职，桓温（龙亢人，字元于）一直嫉妒他掌握兵权。郗愔派人送信给桓温，儿子郗超（字景兴、嘉宾）外出，在路上听到这件事，赶紧赶上送信人，拿信一看，内容是想和桓温共同扶持王室，修复先帝陵墓。

郗超立即将信撕毁，回去重写一封信，陈述郗愔自己老病，不足以担负重任，想求一块空地养老。桓温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就转派郗愔为会稽太守。

〔梦龙评〕郗超偏向桓温，不是好儿子，然而为父亲策划避祸的事，不能说他不聪明。后来郗超病重将死，将一箱文书密封起来，嘱咐家人，如果父亲过于哀痛，就呈给父亲。后来郗愔为儿子的死伤心过度，就打开箱子来看看文书，内容都是与桓温图谋叛逆的文字。郗愔很生气地说："死得太晚了。"于是停止哀痛。

自身死了，还能很技巧地止住父亲的哀痛，也算是一种智慧。然而人臣的义理，却宁愿有郁愔的愚笨，不要有郁超的才智。

248. 张　咏

【原文】　张忠定公视事退后，有一厅子熟睡。公诘之："汝家有甚事？"对曰："母久病，兄为客未归。"访之果然。公翌日差场务一名给之，且曰："吾厅岂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极幽懑使之然耳，故悯之。"

体悉人情至此，人谁不愿为之死乎！

【译文】　宋朝时张忠定公（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巡视公务回来后，看见一个小差役睡着了，忠定公问他："你家发生什么事吗？"

他回答说："家母病了很久，家兄作客他乡没有回来。"

忠定公派人去察访，果然如此。第二天，忠定公派一名总管事务的人去协助他，而且说："我的公厅里哪有敢睡觉的人呢？这一定是内心极为忧伤烦闷，使他如此，所以我怜悯他。"

〔梦龙评〕能够体谅人到这种地步，谁不愿为他效死呢！

六、由小见大

【原文】　镜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祸先，验不迴瞬；藏钩射覆，莫予能隐。集"亿中"。

【译文】　观察物体的实情，洞见事情的本源；不论是福是祸，都能在瞬间测中；藏钩暗算都瞒不了我。

249. 子　贡

【原文】　鲁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孔子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

【译文】　鲁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隐公（邾国的国主，是颛顼的后裔）来朝，子贡在旁边观礼。邾隐公拿着宝玉给定公时，高仰着头，态度出奇的高傲；定公接受时则低着头，态度反常的谦卑。

子贡看了，说道：“以这种朝见之礼来看，两位国君皆有死亡的可能。礼是生死存亡的根本，小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到国家的祭祀事、丧礼以及诸侯之间的聘问相见，都得依循礼法。现在二位国君在如此重要的正月相朝大事上，行为举止都不合法度，可见内心已完全不对劲了。朝见不合礼，怎么能维持国祚于长久呢？高仰是骄傲的表现，谦卑是衰弱的先兆；骄傲代表混乱，衰弱接近疾病，而定公是主人，可能会先出事吧！”

五月，定公去世。孔子忧心忡忡的说：“这次不幸被赐说中了，恐怕会让他更成为一个轻言多话的人。”

250. 希　卑

【原文】　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赵，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横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赞群臣而访之，先言横者，则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译文】　秦兵攻击赵国，钟鼓的声音远传到庙里。

希卑说：“秦国攻击赵国，不应如此急切，这种情况是招募士兵，一定有大臣想采用连横的策略。大王想知道是什么人，明天接见群臣的时候问一下，先说连横的人就是了。”

次日，建信君果然先说要连横。

251. 范　蠡

【原文】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乃治千金装，将遣其少子往视之。长男固请行，不听。以公不遣长子而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强为言，公不得已，遣长子，为书遣故所善庄生，因语长子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行，如父言。庄生曰：“疾去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阳去，不过庄生而私留楚贵人所。庄生故贫，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师事之；朱公进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复归之以为信耳。而朱公长男不解其意，以为殊无短长。庄生以间入见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独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钱之府。贵人惊告公长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钱之府。”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千金虚弃，乃复见庄生。生惊曰：“若不去耶？”长男曰：“固也。弟今且赦，故辞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传陶之富人朱公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国之

众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论杀朱公子，明日下赦令。于是朱公长男竟持弟丧归。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弟，顾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肥，岂知财所从来哉！吾遣少子，独为其能弃财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朱公既有灼见，不宜移于妇言，所以改遣者，惧杀长子故也。“听其所为，勿与争事”，已明明道破，长子自不奉教耳。庄生纵横之才不下朱公，生人杀人，在其鼓掌。然宁负好友，而必欲伸气于孺子，何德宇之不宽也！噫，其斯以为纵横之才也与！

【译文】 陶朱公范蠡住在陶，生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以后，陶朱公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说：“杀人者死，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听说富家子不应在大庭广众之间被处决。”

于是准备千两黄金，要派小儿子前往探视。长子一再请求前往，陶朱公不肯。长子认为父亲不派长子而派小弟，分明是认为自己不肖，想自杀。

母亲大力说项，陶朱公不得已，派长男带信去给老朋友庄生，并告诉长子说：“到了以后，就把这一千两黄金送给庄生，随他处置，千万不要和他争执。”

长男前往，照父亲的话做。

庄生说：“你赶快离开，不要停留，即使令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他为什么。”

长男假装离去，不告诉庄生，而私下留在楚国一个贵人的家里。

庄生以往很穷，但以廉洁正直被人尊重。楚王以下的人都以老师的礼数来敬事他。陶朱公送的金子，他无意接受，想在事成后归还以表诚信。而陶朱公的长男不了解庄生，以为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庄生利用机会入宫见楚王，说明某某星宿不利，若楚国能独自修德，则可以解除。楚王向来信任庄生，立刻派人封闭三钱之府（贮藏黄金、白银、赤铜三种货币的府库）。

楚国贵人很惊奇地告诉陶朱公的长男说：“楚王将要大赦了，因为每次大赦一定封闭三钱之府。”

长男认为遇到大赦，弟弟本来就当出狱，则一千两黄金是白花的，于是又去见庄生。

庄生惊讶地说：“你没有离开吗？”

长男说：“是啊！我弟弟很幸运在今天碰上楚王大赦，所以来告辞。”

庄生知道他的意思，便叫他自己进去拿黄金回去。

长男这么做，使庄生感到非常不舒服，就入宫见楚王说：“大王想修德除灾，但外头老百姓传言陶的富人朱公子杀人，囚禁在楚国，他的家人拿了很多钱来

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这次大赦，并非真正怜恤楚国的民众，只是为了开释朱公子而已。”

楚王很生气，立即下令杀朱公子，第二天才下大赦令。于是陶朱公的长男最后只有运弟弟的尸体回家，他的母亲及乡人都很哀伤。

陶朱公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他并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见惯了生活的艰苦，所以特别重视身外之财。至于小弟，生下来就见到我富贵，过惯富裕的生活，哪里知道钱财是怎么来的。我派小儿子去，只因为他能丢得开财物，而长男做不到，最后害死弟弟，是很正常的，一点不值得奇怪，我本来就等着他带着丧事回来。”

〔梦龙评〕陶朱公既有明确的见解，其实真不该听妇人的话而改变主意，而所以改派长子，可能是怕长子自杀的缘故。临行指示长子要随庄生处理，不要和他争执，明明已经讲清楚了，只是长子自己不受教罢了。庄生翻云覆雨的才能，不输于陶朱公，要让谁生让谁死，完全控制在他的掌中，然而却宁愿背叛好友，一定要和孩子争这一口气，为什么心胸气度这么狭窄呢？唉！难道他认为，这样才算有翻云覆雨的才能吗？

252. 范　雎

【原文】　王稽辞魏去，私载范雎，至湖关，望见车骑西来，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纳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车中。”有顷，穰侯至，劳王稽，因立车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必悔之。”于是雎下车走。行数里，果使骑还索，无客乃已。雎遂与稽入咸阳。

穰侯举动不出雎意中，所以操纵不出雎掌中。

【译文】　王稽（战国秦人）暗中载着范雎（魏人，因被魏相魏齐等人陷害而出奔）离开魏国，车到湖关，看见大队车骑从西边来，说：“这是秦相穰侯（秦相魏冉，封于穰邑）东巡县邑。”

范雎说：“我听说穰侯在秦国专权，最讨厌人接纳他国诸侯的宾客，被他发现恐怕会羞辱我，我就躲在车里吧！”

不久，穰侯来了，见了王稽，就下车来打招呼，并询问王稽：“关东有什么大事发生吗？”王稽说：“没有。”

穰侯又说：“你去见魏君，没有带魏国的宾客一起来吗？其实这些四处游说的宾客一点用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而已。”

王稽说：“我不敢这么做。”

穰侯走后，范雎出来说：“穰侯是个聪明人，他想事情想得较慢，刚才怀疑

车里有人，却忘了搜查，一定会后悔。”

于是范雎下车走路，走了数里之后，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查，见没有宾客才罢休，范雎这才和王稽进入咸阳城。

〔梦龙评〕穰侯的举动不出范雎的预料，所以被范雎操纵于掌中。

253. 姚　崇

【原文】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知古拜吏部尚书，知东道选事。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蒙恩，颇顾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上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两人分司东都矣。其为人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唐朝人魏知古（陆泽人，谥忠）出身于低级官吏，受姚崇（硖州硖石人，字元之）推荐任用，后来虽然两人职位相当，而姚崇却颇为轻视他。

后来魏知古升任吏部尚书，负责东都官员的考选任职。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魏知古到洛阳后，两个人仗着父亲对魏知古的恩惠，一再要他做这做那。魏知古回朝后，全都禀奏皇帝。

皇帝于是召姚崇来，从容地说：“你的儿子才干如何？有没有担任什么官职？现在人在哪里呢？”

姚崇揣测到皇帝的心意，因而奏道：“微臣有三个儿子，都在东都任职，欲望多而少与人交往，所以一定会去找魏知古求取职位，但我还没听到确实的消息。”

皇帝是以“丞相儿子应该重用”之类的话来试探姚崇的心意；如果姚崇偏私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儿子掩饰说好话。等到听了姚崇的奏言，皇帝信以为真，很高兴地说：“你怎么猜到的？”

姚崇说：“知古本来出身低微，是微臣推荐他而有今日的荣显，微臣的儿子无知，认为知古会顾念我对他的恩德，必能应许不情之请，所以一定忙着去求取职位。”

皇帝见姚崇不偏自己儿子的过失，于是反倒不齿魏知古辜负姚崇，想免除魏知古的官职。

姚崇为他请求说：“微臣的孩子不肖，扰乱陛下的法令，陛下能特别宽谅他们，已经是微臣的大幸了。如果因为微臣而免除知古的官职，全国的官员百姓一定认为陛下偏私微臣，这样就妨碍皇上以德化育天下的美意。”

皇帝答应了他。第二天下诏，罢除魏知古参知政事的宰相职位，改调为工

部尚书〔小人在自做小人〕。

姚崇与张说同时为相，但彼此非常不和，互相嫉恨。姚崇病重时，告诫儿子们说：

“张丞相与我不和，而他一向奢侈，更爱好服装珍玩。我死了以后，他会来吊祭，你们把我平生珍藏的宝物全部陈列出来。如果他都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活不了了；如果他留意再三，你们就把宝物全送给他。并请他写墓碑碑文，碑文拿到后，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皇上，先磨好碑石等着，等皇上看完立刻就刻字，再进呈皇上。张丞相想事情比我慢，几天后一定后悔，想拿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奏报呈给皇上，再带他去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祭。见了陈列的珍玩徘徊不舍。姚家人完全遵照姚崇的告诫行事，碑文完成，对姚崇的生平功业叙述得非常详尽，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一流的佳作。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要回碑文，说是辞意不够周密，想再增减删改。姚崇的儿子们带着使者去看石碑，告诉他已经奏报皇上了。

使者回去报告，张说很后悔，抚着胸口说：“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智力不如他。”

254. 王 应

【原文】 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其子应在侧，劝含投彬。含曰：“大将军平素与彬云何，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当人强盛，能立异同，此非常识所及，睹衰危，必兴慈愍。荆州舒守文，岂能意外行事耶？”含不从，边批：蠢才。径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初闻应来，为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为恨。

好凌弱者必附强，能折强者必扶弱。应嗣逆敦，本非佳儿，但此论深彻世情，差强“老婢”耳。敦每呼兄含为“老婢”。

晋中行文子出亡，过县邑。从者曰：“此啬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佩，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以求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之其君矣。蔺相如为宦者缪贤舍人，贤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相如问曰：“君何以知燕王？”贤曰：“尝从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愿结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赵强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负斧锧请罪，则幸脱矣。”贤从其计。参观二事，足尽人情之隐。

【译文】 晋朝时王敦（临沂人，字处仲，王导的堂弟）去世后，王含（王敦的哥哥，字处弘）想投靠王舒（王导的堂弟，字处明）。儿子王应在旁劝他投

靠王彬（字世儒，王敦的堂弟）。

王含说："你难道不晓得大将军生前和王彬的关系坏到什么地步吗，怎么还会想到要投靠王彬呢？"

王应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王彬值得投靠，王彬刚直不阿，即使大将军生前的权势地位，都无法让他改变自己的操守和认知，这不是一般人的能力和智慧所能做到的，而如今大将军已死，权势冰消瓦解，王彬眼看王家从极盛到极衰，一定会生出不忍之心来救助我们。而王舒只知道遵守法令行事，哪能有法外开恩的事？"

王含不肯听从〔蠢才〕，还是去投靠王舒，王舒果然将他们父子溺死于江中。王彬起初听说王应要来，暗中准备船只等待，却等不到王应，心里非常痛惜。

〔梦龙评〕喜好欺凌弱者的人必定归附强者，能抑制强者的人必定扶持弱者。王应背叛王敦，本不是好侄儿，但他的言论深切世情，比起他那个被王敦唤做"老婢"的父亲要强多了。

春秋时晋中行文子逃亡，经过一个县城，侍从说："这里有大人的老朋友，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待后面的车子呢？"文子说："我爱好音乐，这个朋友就送我名琴；我喜爱美玉，这个朋友就送我玉环。这是个只会投合我来求取好处而不会规劝我改过的人，我怕他也会用以前对我的方法去向别人求取好处。"于是迅速离开。后来这个朋友果然扣下文子后面的两部车子献给他的新主子。

蔺相如（战国赵人）曾为宦者缪贤的家臣，缪贤犯罪，计划逃到燕国。蔺相如问他说："您怎么知道燕王一定会接纳您呢？"缪贤说："我曾陪着大王在边境上和燕王聚会，燕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因而想去燕国。"蔺相如阻止他说："赵国强盛而燕国弱小，您以前受赵王宠幸，所以燕王才想巴结您。现在您要逃离赵国到燕国去，燕王畏惧赵王，一定不敢留您，反而会抓您来讨好赵王，您不如自己向赵王请罪，也许还有机会免罪。"缪贤依计而行。

看了这两件事，就足以更深彻的理解人情。

255. 陈同甫

【原文】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侠之气未除。一日，陈同甫来访，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边批：豪甚 徒步而行。幼安适倚楼而见之，大惊异，即遣人询访，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后十数年，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访幼安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边批：能杀马必能盗马。幼安大惊。后同甫致书，微露其意，为假十万缗以济乏。幼安如数与焉。

【译文】 宋朝人辛弃疾（历城人，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寄居江南时，却

仍不改豪侠的气概。

有一天，陈同甫来拜访，经过一道小桥，陈同甫策马三次，马却向后退三次。陈同甫生气起来，当下拔剑斩下马头〔豪气十足〕，大步而行。辛弃疾正好在楼上看见这种情形，很惊叹陈同甫的豪气，立刻派人去延请结交，而陈同甫却已经上门，于是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朋友。

数十年之后，辛弃疾已成为淮地一带的将帅，而陈同甫还贫困不得志，陈同甫依然直接上门去见辛弃疾，一起谈论天下事。

辛弃疾在酒酣耳热之际，开始高谈阔论起南宋和北方外族的军事形势，并说明南宋想收复北地要如何如何来作战，而北方若想并吞南宋又要如何如何。

辛弃疾说："钱塘一带非常危险，不适合建为国都，北人只要占领牛头山，就能阻断四方来援的勤王之师，然后再引西湖的水来灌城，马上整个京城的军民百姓都成了鱼鳖。"

酒后，辛弃疾留宿陈同甫在馆里。

陈同甫想起辛弃疾一向慎重寡言，酒后说了不少不该说的话，一旦酒醒回想起来，一定杀他灭口，于是半夜偷了辛弃疾的骏马逃走〔能杀马必能盗马〕。辛弃疾大惊，后来陈同甫写信向辛弃疾借十万缗钱济困，并在信中暗示当晚辛弃疾说过的言论，辛弃疾只好如数给他。

256. 李　泌

【原文】　议者言韩滉闻乘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畜异志。上疑，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不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而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耶？"边批：此唐室安危之机，所系非细。上曰："朕深

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与卿父宜速置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边批：至诚感人，可悲可泣。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使陈少游亦贡米乎？”对曰："岂唯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边批：有他夸。

【译文】 唐朝时有人告诉皇帝，韩滉（字太冲）趁天子不在京师，大规模的招募兵士整修石头城的战备，阴谋叛变。皇帝听了对韩滉生出疑心，询问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韩滉忠诚清廉，当时皇上离京播迁在外，韩滉依然不改人臣的职守，一再贡献钱粮不断，而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完全绝迹，都是韩滉的功劳。至于整修石头城，是因为韩滉见到中原纷乱，认为皇上可能南下到永嘉避乱，为迎接护卫圣驾作准备而已。这是为人臣子忠诚无比的思虑，褒奖都来不及了，怎么还加以责罪？韩滉个性刚烈严正，不攀附权贵人士，所以招来很多毁谤，愿陛下明察，微臣保证韩滉绝对没有二心。”

皇帝说："可是，议论纷纷，章奏多得不得了，你没有听说吗？”

李泌说："微臣老早知道了，韩滉的儿子韩皋（字仲闻）任考功员外郎，正因为毁谤的话太多了，想告假回去省亲都不敢。”

皇帝说："按你的说法，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怕成这样，你怎么还敢为他保证再三呢？”

李泌说："韩滉的用心，微臣很清楚，希望皇上公开表示信任韩滉，并由中书省白纸黑字发布，让朝中所有官员都清清楚楚看到此事。”

皇帝说："朕正想重用你，但你得自己知道，别人哪有这么容易就可保证的，你自己得小心不要太违抗众人的意见，要不然恐怕连你也被连累。”

李泌退朝后，仍然上奏章，用一家百口来保韩滉绝无二心。

几天后，皇帝对李泌说："你竟然还敢上奏章保韩滉，我已将这份奏章扣下来，不让它流出朝中，我知道你和韩滉有亲戚关系，但你就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想想吗？”

李泌说："微臣哪里会偏袒亲戚而辜负皇上呢？只是韩滉实在没有叛逆的心意，微臣上奏章，只为朝廷，不为自己。”

皇帝说："怎么说是为朝廷呢？”

李泌说："如今天下旱灾蝗害，关中米价昂贵，一斗米卖一千钱，仓库存粮日渐减少，而江东却大丰收，希望皇上将微臣的奏章发下朝廷公开出来，以释

清群臣的疑惑，而下诏给韩皋要他立刻回京觐见，使韩滉感激圣上的信任，消除这阵子的流言可能引起韩滉的不安，而将江东的粮食迅速运来储备，这不是为朝廷吗。”

皇帝说：“朕已经非常明白了。”

于是皇帝下圣旨给李泌，命令韩皋回京觐见，当面赐予绯衣（六品以下的官服），并告诉韩皋，别人对他父亲的毁谤，如今皇上已清清楚楚，绝不相信韩滉有二心。并说关中缺乏粮食，他们父子应该赶快处理运粮事宜。

韩皋回到润州报告父亲，韩滉感动高兴得泪流满面，当天就亲自到江边运发米粮十万斛，让韩皋只留五天立即回京。

韩皋辞别母亲，哭声传到屋外，韩滉气得把他叫出去鞭打一顿，亲自押送到江边，冒着风浪把儿子送走。接着陈少游（博平人）听说韩滉贡米，也进贡二十万斛米。

皇帝对李泌说：“韩滉能使陈少游也跟着贡米，真想不到。”

李泌说：“岂只少游，这下子各道都将争着贡米进京了！”

257. 荀　息

【原文】　晋献公谋于荀息曰：“我欲攻虞，而虢救之；攻虢，则虞救之，如之何？”荀息曰：“虞公贪而好宝，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宫之奇存焉，必谏。”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唯中智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晋使至虞，宫之奇果谏曰：“语云：‘唇亡则齿寒’。虞、虢之相蔽，非相为赐。晋今日取虢，则明日虞从而亡矣！”虞公不听，卒假晋道。行既灭虢，返戈向虞。虞公抱璧牵马而至。

【译文】　晋献公和荀息（春秋晋公族，字叔）商议：“我想攻打虞国，而虢国一定出兵救援，攻打虢国，则虞国也会救援，这怎么办才好？”

荀息说：“虞公生性贪婪，最爱好宝物，请您用屈产（龟兹）的名马和垂棘的宝玉为诱饵，向虞公借路攻打虢国。”

献公说：“宫之奇（虞大夫）在，一定会劝谏虞公。”

荀息说：“宫之奇的为人，内心明达而性格较柔弱，又是虞公从小养大的。内心明达则说话只提纲领，不够详细；个性柔弱则不能强谏；而被虞公一手养大，虞公曾轻视他。宝物珍玩摆在眼前，祸患则远在虢国灭亡之后，这样的危机只有才智中上的人才会想到，微臣猜想虞公是个才智中下的君王。”

晋国使者一到虞国，宫之奇果然劝谏虞公说："俗语说：'唇亡则齿寒'，虞、虢互相保障，是关系两国的存亡问题，不是谁对谁施恩。晋国今天灭了虢国，明天虞国也会跟着灭亡。"

虞公不听，终于借路给晋，晋灭了虢国，回来攻打虞国，虞公只好抱着宝玉、牵着名马来投降。

258. 虞　卿

【原文】　秦王龁攻赵，赵军数败，楼昌请发重使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将不听；不如以重宝附楚、魏，则秦疑天下之合纵，媾乃可成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虞卿曰："郑朱贵人也，秦必显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战国策士，当为虞卿为第一。

【译文】　秦王龁攻打赵国，赵军吃了几次败仗，楼昌请赵王派地位尊贵的使者去求和，虞卿（战国游说人士）说："目前主动权完全握在秦国手中，秦王想的是趁此彻底击破赵国的军队，即使派人去请和也不会有用的，不如用贵重的宝物讨好楚国、魏国。则秦王怀疑天下合纵抗秦，和谈才有机会成功。"

赵王不听，仍然派郑朱到秦国求和。

虞卿说："郑朱是地位尊贵的人，秦王一定对天下人表示尊重他，天下各国看见大王向秦国求和，一定不出兵援救赵国，秦王知道天下不出兵援救赵国，求和就不能成功。"

后来果然如此。

〔梦龙评〕战国策士，当数虞卿为第一。

259. 傅　岐

【原文】　侯景叛魏归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议和，时举朝皆请从之。傅岐为如新令，适在朝，独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则必图祸乱。若许之，正堕其计耳。"帝惑朱异言，竟许和。景未信，乃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边批：亦巧。帝答书，有"贞阳旦至，侯景夕返"语，景遂反。

【译文】　南北朝时侯景（朔方人，字万景）叛魏，归附南朝的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字子惠）忽然派使者来梁议和，当时朝廷百官都赞成和议。

傅岐（梁朝人，字景平）任如新县令，正好人在朝廷，只有他说道："高澄

刚得志掌权，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议和，一定是设计要让侯景自觉被朝廷疑心而不能安心，逼他起兵作乱，如果答应议和，正中高澄的计谋。”

梁武帝相信朱异（字彦和）的意见，竟然答应议和。侯景起初不相信，就伪造魏国邺人的信，假称要放回当时扣押在北魏的梁朝贞阳侯萧明（字靖通），以交换侯景送回北魏。梁武帝不察，又答应交换，而且回信中有“贞阳侯白天送到，侯景晚上就交回”的话。侯景于是造反。

260. 李泌　李绛

【原文】　德宗时，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欲以神策军送之。对曰：“陕城之人，不敢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三面悬绝，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边批：大言 上曰：“朕方用卿，当更使他人往。”对曰：“他人必不能入，边批：大言 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得先着。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将有功，则赐旌节矣。”觇者驰以告抱晖，稍用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泌出潼关，宿曲沃，将佐皆来迎。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不愿闻也。”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抱晖到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节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边批：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泌之行也，上籍陕将预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诣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宥。诏谪戍天德军，而抱晖遂亡命。

传称邺侯好大言，然才如邺侯方许大言。古来大言者二人，东方朔、李邺侯是也。汉武好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肃倚望邺侯颇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将迁迹他人，而其志不行矣。是皆巧于投主者也。荆公巧于投神宗而拙于酬相位，所谓言有大而夸者耶？诸葛隆中数语，不敢出一大言，正与先主局量相配。若卫鞅之干秦王，先说以帝道、王道，而后及富强，此借所必不入以坚其入，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绛在唐宪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怀谏弱，李吉甫请兴兵讨之。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绛曰：“臣窃观两河

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图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士马以须后效，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至时，唯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恐其麾下闻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赏，亦恐惧为恭慎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冬十月，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诏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待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矣！”上乃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制命至魏州，兴感泣流涕，士众无不鼓舞。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官以为太多，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即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果何益乎！”

李泌尝言：“善料敌者，料将不料兵。”泌之策陕城，绛之揣魏博，皆料将法也。

【译文】 唐德宗时，陕虢都知（兼任官）兵马使达奚抱晖毒杀节度使张劝，夺取张劝的军校，又要求朝廷让他当节度使，并暗地结交李怀光（靺鞨人，本姓茹，赐姓李）手下将领达奚小俊的助力以为要胁。

德宗派李泌担任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并准备以神策军（宫中禁军的名称）来护卫李泌上任。

李泌说：“陕城的军民并没有叛心，只有抱晖一个人作恶罢了。如果派大兵

去，他们害怕起来，一定关起城门抗拒。而陕城三面悬崖，不是一年半载所能攻下的，微臣请求单独前往〔说大话〕。”

德宗说：“朕正要倚重你，冒险不得，还是换别人去吧！”

李泌说：“别人一定进不去〔说大话〕，现在变乱才刚开始，抱晖还未能控制陕城的军民，所以可出其不意，压制他的奸谋。如果为了挑选合适的人而不立即行事，一定会延误时机，等抱晖完全掌握陕城，那时派谁去都不可能了。”

德宗答应他。

李泌先接见陕州进奏官（进奏院的属官）及在长安的将吏〔得先着〕，告诉他们说：“皇上认为陕虢正闹饥荒，所以不授给我掌军符节，只让我担任转运使工作，是要我督运江淮的米来救灾而已。陕州节度使的驻所在夏县，如果抱晖可以任用，就先让他掌理军队，将来立了功勋再正式晋封节度使。”

消息传到抱晖耳里，果然令抱晖安心不少。

李泌又详报德宗说：“当地士兵想得到米粮，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不会加害微臣。”

李泌出了潼关，夜宿于曲沃，将吏们都出来迎接，此时离夏县只有十五里，抱晖也出来拜见李泌。

李泌称赞他代理军务、稳定陕城的功劳，说：“军中闲言闲语不必介意，你们的职务都像以前一样安稳。”

入城巡视时，有宾佐请求私下和李泌说话。李泌说：“更换将领期间，军中的闲言闲语是正常的，我来到以后自然平息，不愿多听。”

李泌只要求查看一些军中的文书资料以为处理粮食储备的参考。

第二天，抱晖来到李泌住处，李泌告诉他说：“我不是顾念你哪一点而不杀你，而是因为此时此地的情势非常混乱不安，稍稍不慎就会出事，而朝廷所派的将帅一时还进不来，所以才乞求皇上留你的一条小命，你先替我带纸钱去祭吊张节度使，记住千万不要入关，自己选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再偷偷回来带你的家人，我可以保你无事〔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

李泌离开京师时，德宗曾将预备叛变的七十五个陕将名单交给他，授命李泌杀掉他们。李泌遣走抱晖以后，中午朝廷宣慰使正式来到，李泌奏报已经遣走抱晖，其余的人不必再加以追究；可是德宗又派宫中的使臣到陕，指示一定要杀这些人。

李泌不得已，只好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加上刑具遣送京师，恳请德宗宽赦，德宗诏令贬到天德军（边境地名）戍守边区，而抱晖则逃亡。

〔梦龙评〕史书上记载邺侯（李泌）爱说大话；然而也要有邺侯这样的才智，才能说大话。

自古以来最爱说大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东方朔（汉·厌次人，字曼倩），另一个就是李邺侯。汉武帝是好大喜功的国君，不说大话不能投其所好。唐肃宗非常倚靠邺侯，不说大话不能满足他的期望，期望不满足，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邺侯的抱负就不能施展。这都是善于投合国君的喜好。王荆公（王安石）善于投神宗的喜好，欲无法干好宰相的工作，这才真是让说大话成为彻头彻尾的自夸吧！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说的话，不敢有一句大话，也正与刘备本人的想法相配。如商鞅见秦王，先谈帝道、王道，而后谈富强，这是先借不能投合的话来坚定他的信心，那又不是单纯的说说大话所能比的。

唐宪宗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儿子田怀谏年纪幼小。李吉甫（赞皇人，字弘宪）建议宪宗派兵讨伐，李绛（赞皇人，字深之）认为魏博不必用兵，自然会归顺朝廷。李吉甫却一再说明不可不用兵的理由。

李绛说："微臣私下观察，两河藩镇之所以跋扈，是因为军队分属各个将帅，不专属一人，怕一人权势太重，恐怕容易生起叛心的缘故。结果诸将势均力敌，谁也压制不了谁，若要彼此联合，又不能同心，则计谋一定泄漏；想单独起兵叛变，则兵力微弱，一定不能成功。于是跋扈的藩镇，就仗着这种微妙的情势安然生存，说好是不易引起不可收拾的动乱，说坏则是军头分立，难以铲除。"

"然而以微臣个人的想法，除非能有一位力能控制所有藩镇，又心怀忠耿、行事严明的主帅，才可望真正解决长期割据的难局。现在怀谏幼小，不能自己决断事情，军府的大权，一定会旁落他人之手。而对待各军队厚薄不均，一定会激起怨怒，于是以往分掌军队的做法，正好成为今日互相攻伐的祸乱起源。田氏不是起来大事诛杀，就是被手下囚禁失权，何须麻烦朝廷出兵呢？"

"但愿陛下按兵不动，蓄养实力，诏令各道选好兵马随时听候朝廷的指令。贼兵知道朝廷的准备，不须几个月，一定有藩将愿意投效朝廷。到时候，朝廷必须迅速应付，切中时机，以爵禄来赏赐那些人，其他藩镇害怕他们的部下为取得朝廷的赏赐，起而效法，必定心怀恐惧，转为恭顺，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果然由于田怀谏幼弱，军政大事都取决于家僮蒋士则，凭个人喜怒来任免诸将，引起众人愤慨。有一天，田兴（又名弘正，字安道，卢龙人）清晨时进入军府，数千名士卒一看到他忽然大声喧嚷，环绕着田兴跪拜，请田兴来统率部队。

田兴惊吓得仆倒在地，过了很久，心想躲避不了，就对众人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如果能做到不加害副太使，能遵守国家的法令，向朝廷申报魏博的土地户籍等全部资料，并请朝廷派任官吏。能做到这几件事我就答应你们。"

众人都同意。田兴于是杀死蒋士则等十余人，把田怀谏迁移到外地。

冬天十月，魏博监军向朝廷报告，宪宗立即召来宰相李绛说："你预测魏博

的事，神准得无一不合。”

李吉甫建议宪宗派使臣去宣慰，以观察情势的变化。

李绛说：“不行，不能让田兴平握着土地兵众，而诏令迟迟不来，一定得乘这个时机，迅速予以真诚的安抚，由朝廷主动的厚加赏赐来结纳田兴；若先派使臣只是空言宣慰，再由他们上表请求正式任命，然后才颁赐，这样恩泽就出自将帅，而不是出自皇上，士众将以将帅为重，而以朝廷为轻。”

宪宗于是立即封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诏令传到魏州时，田兴感动得落泪，士众没有不欢心鼓掌的。

李绛又说：“魏博已有五十多年不曾蒙受朝廷的教化，如今以六州的土地来归附，等于是剖开河朔的心腹直接冲击叛军的巢穴中心，这时如果不给超过他们期望的重赏，就无法慰借士卒，使四邻的叛军也跟着起而效法。请拨内廷的钱一百五十万缗来赏赐他们。”

左右宦官认为花费太多。李绛说：“田兴不贪割据一方的私利，不考虑四邻加以抵制的祸患，归附圣朝，陛下怎能吝惜小小的花费，而妨害了大计，失去了拢络一整道（行政区域）的人心呢！假使国家出动十五万兵力去攻取六州，就算一年时间就能成功，花费岂仅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高兴地说：“朕平日省吃俭用，储蓄财物，正为了平定四方，要不然那么多钱存在府库里有什么用。”

立即派知制诰（掌管皇帝诏命的官吏）裴度（闻喜人，字中立，谥文忠）到魏博宣慰，用一百五十万缗钱犒赏军士，六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到犒赏之后，欢声如雷。

一些成德兖郓的使者见了，相顾失色，叹息说：“我们跟朝廷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梦龙评〕李泌曾说：善于揣测敌情的人，要揣测将领而不揣测士兵。李泌策划陕城事件，李绛揣测魏博事件，都是揣测将领的方法。

261. 李　晟

【原文】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请和，欲得浑瑊为会盟使，谬曰：“浑侍中信厚闻于异域，必使主盟。”瑊发长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诚待虏，勿为猜疑。”已而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晟私泣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将盟，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瑊等皆不知，

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是日，上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耶！”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日虏劫盟信至，上大惊，明日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之审耶！”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瑊而止。尚结赞又归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渡河，我无种矣。赖公许和，谨释弇以报。”帝闻之，夺燧兵权。尚结赞之谲智，亦虏中之仅见者。

【译文】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吐蕃大相，有才略）请和，并要求由浑□（谥忠武）担任会盟使者，假意说：“浑侍中诚信忠厚，闻名于国外，一定要他主持会盟才行。”

浑□从长安出发时，李晟严重的警告他，会盟的处所要好好戒备，不可不严密。张延赏（谥成肃）却对德宗说：“李晟不想让会盟圆满完成，所以警戒浑□要严加戒备，我方露出怀疑吐蕃的形迹，则彼方也一定会怀疑我，这样会盟怎么可能成功呢？”

德宗于是告诫浑□要以诚意对待吐蕃，不要猜疑。

不久后，浑□奏报吐蕃决定于辛未当天结盟，张延赏召集百官，将浑□上奏的章表出示给大家看。

李晟私下哭道：“我生长在西方边境，非常熟悉吐蕃的情况，所以奏报皇上要戒备吐蕃，是怕朝廷被这些狡猾的外族所欺骗罢了。”

会盟之前，吐蕃埋伏数万精锐的骑兵在盟坛西边，浑□等人完全不知情。进入帐幕，正更换礼服，蕃兵击鼓三声，大声鼓噪而来，浑□从帐幕走出来，无意间找到一匹马，就骑着逃走。唐将卒都向东奔逃，吐蕃纵兵追击，唐兵不是被杀，就是被擒。

当天，德宗在朝廷上对群臣说：“今天和吐蕃讲和停战，是国家的福祉。”

马燧（字洵美，谥庄武）说：“是的。”

柳浑（字夷旷）却说：“吐蕃有如豺狼，不是盟誓可以结纳的。今天的事，微臣很担忧。”

李晟赞同说：“微臣也和柳浑一样担忧。”

德宗生气地说：“柳浑一名书生，不了解边境大计也就罢了，大臣怎么也说这种话。”

二人都伏地叩头谢罪，因而罢朝。

这天稍晚，吐蕃在会盟变动攻击的消息送到，德宗大惊。

第二天早朝，德宗对柳浑说："你是一名书生，料敌还能如此精确啊！"

〔梦龙评〕起初，吐蕃尚结赞讨厌李晟、马燧及浑□三人，曾说："除掉这三人，唐就好对付了。"于是离间李晟，借着马燧求和，并想捉浑□来陷害马燧，使三人一起获罪，再进军侵犯长安，结果因浑□逃走才罢休。尚结赞又归还马燧哥哥的儿子马弇说："河曲一战之后，春草尚未生长，我国的马匹正挨饿，当时你父亲若领兵渡河，我们就全活不成了，全靠你父亲答应请和才救了我们，所以释放你做为报答。"德宗听说此事，就取消马燧的兵权。尚结赞的谲智，是胡虏中难得见到的。

262. 王　琼

【原文】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事下九卿会议，本兵王宪以为必当发，否恐失事。众不敢异。王琼时为冢宰，独不肯，曰："我自有疏。"即奏云："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掠；彼处自足防御，不久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可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倘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边批：只是不深知晋溪故。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出境矣。

按：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羡银二千余，持以白晋溪。晋溪曰："此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其一竟死于敌。晋溪筹边智略类如此。◯又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脔，尽撤去，散于从官，虽下吏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当时法网疏阔，故豪杰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矣。梅衡湘播州监军，行时请帑金三千备犒赏之需，及事定，所费仅四百金，登籍报部，无分毫妄用。虽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时为之也。

【译文】　明世宗嘉靖初年，北方胡虏入侵陕西花马池。巡抚很害怕，奏请朝廷派军队征讨。这件事世宗交给九卿（明朝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合称九卿）商议，兵部尚书王宪（东平人，字维纲）认为应该出兵，否则恐怕来不及，其他人都不敢有异议。

王琼（太原人，字德华，著有《晋溪奏议》）当时任□宰，只有他不同意道："我自己另有奏疏。"

于是奏道："花马池是微臣在边境时所规划的，防守工事非常坚强严密，胡虏一定侵入不了，纵然侵入，也不过是掠夺少许财物而已，当地的兵力绝对足以防御，不用多少时间胡虏自然会撤退。如果派京师的军队跋涉到边境，只不

过增加路途上的疲劳，未必有用，而沿途对百姓的骚扰，危害也不浅，假使军队到达该地而胡虏已经退了，就只是徒劳往返而已。微臣认为不出兵才对。”

但由于出兵的事主要由兵部负责决定，最后还是派出六千名士兵〔只是不深知王琼之故〕，命令两名将领率领前往，军队到达彰德正待渡河，就传报胡虏已经出境了。

〔梦龙评〕王琼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的边墙，命令两名指挥负责督导。两名指挥非常尽力，边墙也筑得很坚固；而且费用也不太多，完成后尚有二千多两盈余的银子，拿来报告王琼。王琼说：“这一带边墙是防御西北最重要的设施，你们能尽心尽力完成这件事，这些琐碎的财物我不过问，就赏给你们。”后来北方胡虏侵犯边区，就派这两名指挥带兵去抵御，两人争先冲锋陷阵，其中一名竟然就此殉职。王琼筹备边防的才智，其做法和功迹大概都是这类的。

又：王琼镇守边境时，每次到阵地巡视，寻常的一餐，也要花费百两金子，所到的地都要准备宴会的用具，宰杀好几头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花费和规模。王琼自己吃得不多，其余都分配给将领和士卒，连职位最低的小吏都分得好处。所以西北地方一旦有战事，人人都乐于效命。当时法网疏漏，所以豪杰之士能顺着自己的心志行事，假使在今日，谏议的官员马上就要加以弹劾，主事者甚至会被罢官。

梅衡湘任播州监军时，临行请公款三千万钱，准备犒赏士兵。然而整个任务完成，却只花费四百万钱，其他如数报缴兵部，一点都没有乱用。处理的方式不可能永远是同一套做法，要看当时时势而定。

263. 韦孝宽

【原文】　韦孝宽镇玉壁，念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而地入于齐。孝宽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彼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魏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为办矣。”乃令筑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孝宽言。

【译文】　北周人韦孝宽（杜陵人，名叔裕，以字行）镇守玉璧时，想到汾州以北、离石以南一带，都是没有开化的胡人，抢劫居民，阻断交通，但土地名义上归北齐所有。韦孝宽想在重要地点建筑一座大城，于是从河西征调役民十万人、甲兵七百人，派开府姚岳去监工。

姚岳认为兵士太少，万一北齐得知，出兵来攻，任务不仅危险而且不容易成功。

韦孝宽说：“我计算建好这座城，只需十天就可完工，这地方离晋州四百多里，第一天开工，第二天魏地才能知道。假设从晋州征兵，也要两天才能调齐，

议论用兵事宜也要花费三天，我预计军队两天走不到这里，这时城墙就已经筑好了。”

于是要姚岳依令筑城。

韦孝宽又命令部下在汾水以南，介山、稷山一带的村落四处点火，北齐人以为是军营，于是收兵回去。最后果然如韦孝宽所预计的，完成筑城的工程。

264. 刘　惔

【原文】　汉主李势骄淫，不恤国事。桓温帅师伐之，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唯刘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专制朝廷耳！”

按：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势之地。”昱不从。及温既克蜀，昱惮其威名，乃引殷浩以抗之，由是浸成疑贰。至浩北伐无功，而温遂不可制矣。

【译文】　晋朝时成汉主李势（字子仁）骄奢淫荡，不关心国事，桓温率军讨伐，上奏章后即刻出发。朝廷认为四川道路险阻，桓温的士卒少而深入险境，令人担忧，只有刘惔（相人，字真长）认为必胜。

有人问他乐观的原因，刘惔说：“我是从赌博来推测的。桓温是个很厉害的赌徒，没把握赢的绝不会下注，我担心的只是，桓温攻下四川之后，一定会总揽朝廷的大权了。”

〔梦龙评〕刘惔每每赞赏桓温的才智，而且预知他有叛逆之心。他曾对会稽王昱说：“不可以使桓温处于形势险要之地。”王昱不听。后来桓温攻下四川，王昱才开始害怕桓温，而引用殷浩（长平人，字深源）来抗衡〔差多了〕。从此渐渐互相猜疑，到殷浩北伐无功时，桓温已完全无法控制了。

265. 杨廷和

【原文】　彭泽将西讨流贼鄢本恕等，入问计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贼何忧不平！所戒者班师早耳。”泽后破诛本恕等，奏班师，而余党复猬起，不可制。泽既发而复留，乃叹曰：“杨公之先见，吾不及也！”

张英国三定交州而竟不能有，以英国之去也。假使如黔国故事，俾英国世为交守，虽至今郡县可矣。故平贼者，胜之易，格之难，所戒于早班师者，必有一番安戢镇抚作用，非仅仅仗兵威以胁之已也。

【译文】　明朝时彭泽（兰州人，字济物）率兵西讨流贼鄢本恕等人之前，问计于杨廷和（新郑人，字介夫）。

杨廷和说：“以君主之命讨贼，还怕不能成功吗？唯一要留心的是：不要急着班师回朝。”

彭泽杀了鄢本恕等人后，奏报朝廷要班师回京，不料贼寇余党又纷纷作乱，无法控制。

彭泽出发以后又留下来，于是叹息道：“杨公的先见之明，是我不如的。”

〔梦龙评〕张英国三次平定交州，最后竟不能保，就是因为张英国离开当地的缘故。假使如彭泽讨贼的故事，使张英国世代为交州太守，则至今交州还是明朝的郡县。所以讨平贼寇很容易，要使他们改过不再作乱很难，因此得留心不要太早班师回来，指的便是要进行一番安抚的工作，不是只靠兵力打胜仗就能解决问题的。

266. 卜　偃

【原文】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后五年，晋灭虢。

【译文】　虢公在桑田击败戎人，晋国卜偃说：“虢一定会亡国，下阳（虢地名）被晋国所夺而不担心，现在又战胜戎人，这其实等于是上天要灭亡虢国的鉴戒，而特别加重他的病情。往后虢公一定不把晋国的威胁放在眼里而不抚爱百姓，我想，不超过五年虢国一定灭亡。”

五年后，晋国灭虢。

267. 士　鞅

【原文】　晋士鞅奔秦。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侈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栾书，黡之父，盈之祖。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

【译文】　晋国士鞅投奔秦国，秦伯问士鞅说：“晋大夫哪一家会先灭亡？”

士鞅说：“大概是栾氏吧！”

秦伯说：“因为他奢侈吗？”

士鞅说：“是的。栾黡已经奢侈得太过分了，但一时还不会灭亡，灭亡应该会在他儿子栾盈手上吧！”

秦伯问：“何以见得？”

士鞅说：“武子（栾书，黡的父亲）生前对人民有恩泽，这就像当年召公有恩于人民，人民连他生前所种的甘棠树都爱护有加，何况是亲生儿子；所以尽管栾黡不成材，人民还不忍心背弃。等到栾黡一死，儿子栾盈不能施恩给人民，武子遗留下的恩泽又差不多消失了，加上对栾黡的怨恨记忆犹新，所以我认为

栾氏将在栾盈手中灭亡。”

秦伯认为他的言论很有远见。

268. 楚□贾

【原文】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靖国也。以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及城濮之战，晋文公避楚三舍，子玉从之，兵败自杀。

【译文】　春秋时楚君将围攻宋国，派子文（楚人，名斗谷于菟）在睽地练兵，子文只花一个早晨就完成，没有惩罚任何一个士兵。子文后来派子玉（名成得臣）在□地练兵，子玉一整天才完成，鞭打七个人，刺穿三人的耳朵。

国中的大臣都来恭贺子文，以为子文推荐得人，□贾（孙叔敖的父亲）当时年纪还小，晚到，又不向子文道贺。

子文问他为什么，□贾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祝贺的，您把政权传给子玉，说是‘为了使国家安泰’，如果国内安泰而对外作战失败，又有什么好处可言？子玉的失败，完全是因您用错人，您用错人而将使国家败亡，有什么值得恭贺的？子玉刚强而无礼，不可以使他治理人民，假如让他指挥三百部以上的兵车作战，届时他一定败军覆将，回不了国门，如果能侥幸回得来，到时候我再来祝贺也还不迟。”

果然，城濮之战时，晋文公依当年的约定退避楚兵九十里，子玉带兵进击，最后兵败自杀。

269. 班　超

【原文】　班超久于西域，上疏愿生入玉门关，乃召超还，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之。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留数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译文】　东汉时班超久在西域，上疏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活着进入玉门关。于是皇帝诏令班超回国，而以戊已校尉任尚代替他的职务。

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我将接任您的职务，责任重大，而我的智虑有限，请您多加教诲。"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卒，本来就不是守法的子民，都因为犯罪而被流放边境戍守，而蛮人心如禽兽，难养易变。你个性比较严厉急切，要知道水太清便养不了鱼，过于明察、事事计较便得不到属下的心。我建议你稍微放松一些，力求简易，有些小过失、小问题闭闭眼也就不必去追究，凡事只要把大原则掌握住好就可以了。"

班超离开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会有什么奇谋，其实他所说都是平常的话。"

任尚留守数年后，西域就反叛，果然如班超所说。

270. 蔡　谟

【原文】　蔡谟，字道明。康帝时，石季龙死，中原大乱。朝野咸谓太平指日可俟，谟独不然，谓所亲曰："胡灭诚大庆，然将贻王室之忧。"或问何故，谟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者，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决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任，略不称心，财殚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卢、东郭所以双毙也！"未几，果有殷浩之役。

【译文】　蔡谟子道明，晋康帝时，石季龙死后，北方又陷入割据纷乱的局面，朝野都认为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只有蔡谟不认为如此，他对亲信的人说："胡人灭亡确实值得庆幸，然而会给王室带来忧患。"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蔡谟说：

"凡是能顺从天理、顺应时势来行事，能带领天下万民从杀戮混乱之中脱出的，不是不世出的圣哲就是英雄豪杰。而我们看今天眼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物，无论从德行或从能力都上来看，都够不上这种标准，若以为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一定会倾尽国力大干一场，无奈个人的才能撑不起这么雄大的构图，想得出的谋略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局面，结果必然是徒然的营师动众，用尽国家的财力人力，耗尽每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就像韩卢（良犬，每天可跑五百里）、东郭（狡兔，每天可跑五百里）一样，最后都只有疲累而死。"

不久，果然有殷浩北伐的失利。

271. 曹　操

【原文】　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何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兵胁太后。曹操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以权宠，使至于此。

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卓未至而进见杀。

袁尚、袁熙奔辽东，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操破乌丸，或说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来，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传其首。诸将问其故，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曹公之东征也，议者惧军出，袁绍袭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公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卒东击备。田丰果说绍曰：“虎方捕鹿，熊据其穴而啖其子，虎进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备，空国而去，将军长戟百万，胡骑千群，直指许都，捣其巢穴。百万之师自天而下，若举炎火以焦飞蓬，覆沧海而沃漂炭，有不消灭者哉！兵机变在斯须，军情捷于桴鼓。操闻，必舍备还许，我据其内，备攻其外，逆操之头必悬麾下矣！失此不图，操得归国，休兵息民，积谷养士。方今汉道陵迟，纲纪弛绝。而操以枭雄之资，乘跋扈之势，恣虎狼之欲，成篡逆之谋，虽百道攻击，不可图也！”绍辞以子疾，不许。边批：奴才不出操所料。丰举杖击地曰：“夫遭此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故失其会，惜哉！”

操明于翦备，而汉中之役，志盈得陇，纵备得蜀，不用司马懿、刘晔之计，何也？或者有天意焉？操既克张鲁，司马懿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今破汉中，益州震动，因而压之，势必瓦解。”刘晔亦以为言，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今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犯矣。”操退，备遂并有汉中。

安定与羌胡密迩，太守毋丘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请求，因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兴佯诺去，及抵郡，辄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笑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

【译文】 东汉末年何进（宛人，字遂高）与袁绍（汝阳人，字本初）计划诛杀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只好召董卓（临洮人，字仲颖）带兵进京，想利用董卓的兵力胁迫太后。

曹操（沛国谯人，字孟德）听了，笑着说：“太监古今各朝各代都有，只是国君不应过于宠幸，赋予太多权力，使他们跋扈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治他们的罪，只要诛杀元凶就行了，如此，一名狱吏也就足够了，何必请外地的部将来呢？若想把太监赶尽杀绝，事情一定提前泄露出去，这样反而不会成功，我可以预见他们会失败。”

果然董卓还没到，何进就被杀了。

东汉末年官渡之战以后，袁熙（字显雍，袁绍的儿子）、袁尚（字显甫）两

兄弟投奔辽东，手下尚有数千名骑兵。

起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仗着地盘远离京师，不听朝廷辖治，等曹操攻下乌丸，有人劝曹操征讨，顺便可以擒住袁尚兄弟。

曹操说："我正准备让公孙康自己斩袁尚兄弟的脑袋来献，不必劳动兵力。"

九月，曹操带兵从柳城回来，果然，公孙康就斩杀袁尚兄弟，将首级送来。

诸将问曹操是何缘故，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等人，我逼急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我放松，他们就会互斗，这是必然的。"

曹操东征时，众人担心军队出尽之后，袁绍会从后面袭击，如此一来，前进了也无法放手一战，想后退又失去根据地。

曹操说："袁绍个性迟缓而多疑，一定不会很快就来，刘备刚兴起，民心尚未依附，此刻立即去攻击他一定成功。这是生死存亡的机会，不可失去。"

于是向东攻击刘备。

田丰（巨鹿人，字元皓）果然劝袁绍说：

"老虎正在捕鹿，熊去占有虎穴而吃掉虎子。老虎向前得不到鹿，退后又失去虎子。现在曹操亲自去攻击刘备，军队尽出，将军您有雄厚的兵力，如果直接攻进许都，捣毁他的巢穴，百万雄师从天而下，就像点一把大火来烧野草，倒大海的水来冲熄火炭，哪有不瞬间消灭的道理？用兵的时机稍纵即逝，形势的变动比鼓声还传得快，曹操知道了，一定放弃攻击刘备，回守许都。然而，那时候我们已经占领他的内部，刘备在外夹攻，曹操的头颅，很快的就高悬于将军您的旗杆上了。失去这个机会，等曹操回国，休养生息，储粮养士，如今汉室日渐衰微，万一促成曹操篡逆的阴谋，即使再用各种方法攻击，也没有办法挽回。"

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奴才，不出曹操所料〕。

田丰气得拿手杖敲地说："得到这种难逢的机会，却为了一个婴儿而放弃，真是可惜啊！"

〔梦龙评〕曹操明白要得到天下，一定得消灭刘备，而汉中之役，却因急着占有陇地，而让刘备有机会占有蜀地，没有采纳司马懿（魏温县人，字仲达）、刘晔（成德人，字子阳）的计策，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天意吧！（曹操打败张鲁后，司马懿说："刘备以诈擒得刘璋，蜀人尚未依附，如今攻破汉中，整个益州都震动，如果乘势进军一定可彻底击溃刘备。"刘晔也这样说，曹操不肯。过了七天，投降的蜀人说蜀中一天数十起变故，守将虽不惜杀人镇压，都控制不下来。曹操问刘晔说："现在出击还来得及吗？"刘晔说："现在蜀地已经差不多安定了，没办法打了。"曹操彻退，刘备于是占领整个汉中。）

安定郡和羌人很接近，太守毋丘兴上任时，曹操警告他说："羌人假使想与中国交往，应当由他们派人来，你千万不要派人去，因为好使者不容易找，派

去的人一定为了个人的私利，教羌人对中国做种种不当的请求，到时，若不应允便会失去当地羌人的民心，对我们有损无益。”

毋丘兴假装答应而去，到了安定郡，却派遣校尉范陵到羌，范陵果然教羌使自己请求当中国的属国校尉。

曹操笑着说：“我预测必会如此，我不是特别聪明，只是阅历多而已。”

272. 郭嘉　虞翻

【原文】　孙策既尽有江东，转斗千里，闻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将议袭许。众闻之，皆惧。郭嘉独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众，无异于独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虞翻字仲翔亦以策好驰骋游猎，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汉高之略也。至于轻出微行，吏卒尝忧之。夫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终不能悛，至是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家客所杀。

孙伯符不死，曹瞒不安枕矣。天意三分，何预人事！

【译文】　三国时，孙策占领整个江东地区之后，遂有争霸天下的雄心，听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就打算攻打许都。曹操部属听了都很害怕，只有郭嘉（阳翟人，字奉孝）说：

“孙策刚刚并合了整个江东，诛杀了许多原本割据当地的英雄豪杰，而这些人其实都是能让人为他拚命的人物，孙策本身的性格又轻率，对自己的安全一向不怎么戒备，虽有百万大军在手，和孤身一人处身野外其实没什么两样，若有埋伏的刺客突然而出，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以我看，他一定死在刺客手中。”

虞翻（吴·余姚人，字仲翔）也因为孙策爱好驰骋打猎，劝孙策说：“即使是一些残兵败将、乌合之众，在您指挥之下，都能立刻成为拚死作战的雄兵，这方面的能力您并不下于汉高祖刘邦。但是您常私下外出，大家都非常担忧。尊贵的白龙做大鱼游于海中，渔夫豫且就能捉住它。白蛇挡路，刘邦一剑就把它杀了，希望您稍微留意一些。”

孙策说：“你的话很对。”

然而毛病还是改不掉，所以军队还没有渡江，就被许贡的家客所杀。

〔梦龙评〕孙策不死，曹操就不能安枕。这或许是天意要三分天下吧！与人事有何干？

273. 黄权　王累　郑度

【原文】　初，刘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黄权怒而言曰：“厝火积薪，其势必

焚；及溺呼船，悔将无及！左将军有骁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闭关以待河清。”从事王累自倒悬于州门而谏，曰：“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边批：奇语。重、容、双、同，必争其功！”皆弗听。从事郑度好奇计，从容说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成擒耳！”先主闻而恶之，谓法正曰：“度计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卒如正料。璋谓其群下曰：“吾闻驱敌以安民，未闻驱民以避敌也。”边批：头巾话。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先主入成都，召度谓曰：“向用卿计，孤之首悬于蜀门矣！”引为宾客，曰：“此吾广武君也！”

【译文】 三国时刘璋欲派人迎接刘备。主簿黄权（蜀·阆中人，字公衡）生气地说：

“房子失火了还堆积木柴，火势一定不可收拾；溺水了才叫船，后悔都来不及。左将军（刘备）是出了名的骁勇人物，把他迎接过来，若以部属待他，左将军是绝对不会甘于屈就的，若以宾客待他，则一国不容有二君。宾客稳若泰山，主人就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暂时封锁所有的关隘，休养生息，静待整个天下的争战尘埃落定，重新恢复太平。”

从事（刺史的佐吏）王累则把自己倒吊在州门而劝道：“两座高山在一起，一定得比出谁高谁低；两个庞然大物在一起，一定得分出谁大谁小；两个权贵在一起，一定得争出谁高谁下；两个力量撞在一起，一定得斗出谁强谁弱，这样的争斗是必然的道理〔奇语〕。”

刘璋都不听。

从事郑度好出奇计，从容地说：“左将军的军队如果想袭击我们，论军力，士兵不满一万名，论军心，众心尚未依附，论粮米，只有野外的谷物可以供给他们，对付没有后勤补给的军队，最好的计策是赶尽巴西、梓童两郡的人民，从涪水以西，所有的仓库和野生的食物，一概烧毁，并加高堡垒，挖深护城河，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们到了以后，不要和他们正面作战，左将军的粮食不足，不超过一百天，他们就会自己撤走，然后我们再从后面追击他们，很简单可以捉到左将军。”

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很担心，对法正（蜀汉·郿人，字孝直）说：“郑度的计划如果实行，我的大事就完了。”

法正说：“刘璋不会采用的，不必忧虑。”

果然，刘璋对部下说："我听说驱赶敌人以安定人民，没听说驱赶人民来躲避敌人的〔头巾话〕。"

于是罢黜郑度，不采用他的战略。

等刘备拿下成都，特别召来郑度，对他说："先前如果刘璋采用你的计划，我的头就只有挂在蜀门上了。"

于是用郑度为宾客，对人说："这是我的广武君。"

274. 罗　隐

【原文】　浙帅钱□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幕下，屡谏，以为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僚客观之，隐指却敌，阳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备敌耶？"隐谬曰："若是，何不向里设之？"盖指宣卒也。后指挥使徐绾等挟宣卒为乱，几于覆国。

迩年辽阳、登州之变，皆降卒为祟。守土者不可不慎此一着！

【译文】　钱□（五代吴越开国的国王，临安人，字具美）任两浙地区军事首长时，宣州的叛卒五千多人来投诚，钱氏接纳了，并把他们当作心腹。

当时罗隐（余杭人，字昭谏）在他的幕下，屡次劝谏钱□，说这是敌国的人，不能轻易信任，钱□不听。

杭州新建的城墙及□望楼都筑得很宏伟，钱□带着宾客部属去参观，罗隐明知是为了抗拒外敌而建，却假装不懂说："建这些是为了什么？"

钱□说："你不知道要防敌吗？"

罗隐说："如果为了退敌，为什么不面向里建筑呢？"

暗指宣州叛卒是敌人。后来果然指挥使徐绾等人率领宣州叛卒作乱，吴越几乎灭国。

〔梦龙评〕明朝辽阳、登州之变，都是降卒在作祟，防守疆土的人不可不慎防这一点。

275. 夏侯霸

【原文】　夏侯霸降蜀，姜维问曰："司马公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马公自当作家门，彼方有内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轻卒，径抵中原，因食于敌，彼可窥而扰也。然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有胆略，精练策数，终为吴、蜀之忧。但非常之人，必不为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蜀灭而会反，皆如霸言。

【译文】　三国时夏侯霸（字仲权）投降蜀汉，姜维（蜀汉·天水人，字伯

约）问他说："司马公已经完全掌握曹魏的政权了，还会征伐我们吗？"

夏侯霸说："司马公取得政权，正想更进一步篡夺曹魏的君位，一时无法兼顾境外之事。您大可带着轻装士卒，直接进军中原，利用敌境中的粮食为后勤，就可以骚扰他们。问题在于有一个叫钟会的人（魏·颍川人，字士季），虽然年轻，却有胆识，并精于各种谋略，此人才真正是吴、蜀的忧患。但是如此才智非凡的人，必然不会甘心只是为人效命，也没有人会真心真意重用他，钟会也大概也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吧！"

十五年后，钟会果然消灭蜀汉，蜀汉灭亡后钟会反叛，都如夏侯霸所言。

276. 傅　嘏

【原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莫若睦，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耶！"皆如其言。

蔡邕就董卓之辟，而不免其身；韦忠辞张华之荐，而竟违其祸。士君子不可不慎所因也。

【译文】　何晏（三国魏·宛人，字平叔）、邓飏（魏·南阳人，字玄茂）、夏侯玄（魏·谯人，字太初）三人一直想结交傅嘏（魏·泥阳人，字兰石），而傅嘏始终不答应，三人就请荀粲（字奉倩）劝说。

荀粲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当代的豪杰，虚心和您结交，而您一直不愿意。交往就能和好，不交往就发生仇隙，二位贤人能和睦，是国家的福祉，这是为什么蔺相如要屈居廉颇之下的原因。"

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大才疏，徒有虚名，是标准那种靠一张嘴巴能倾覆整个国家的人。至于何晏、邓飏，颇有才干却性格急躁不安，见闻虽广却杂而不精，追逐名利而内心丝毫不知防备而厌恶别人持不同的意见，说话喋喋不休却妒恨比自己俊秀的人，说话喋喋不休就容易和人发生嫌隙，嫉妒比自己俊秀的人就不可能有真正亲密的朋友。以我看，这三个所谓的贤人，其实皆是败德的人，躲得远远的都还怕被他们连累，何况是去亲近他们！"

后来事实的发展，都如傅嘏所说。

〔梦龙评〕蔡邕被董卓任用而免不了一死，韦忠（晋·平阳人，字子节）谢绝张华（方城人，字茂先）的推荐，竟然避免灾祸，士人君子交往实在不可以不谨慎。

277. 陆逊　孙登

【原文】　陆逊多沉虑，筹无不中，尝谓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边批：长者之言。君今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听，卒见杀。

嵇康从孙登游三年，问终不答。康将别，曰："先生竟无言耶？"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吕安之难。

【译文】　陆逊（三国吴人，字伯言）向来深思静虑，所推测的事没有一件不应验，他曾经对诸葛恪（吴人，字元逊）说："在我之上的人，我一定尊重他，在我之下的人，我一定扶持他。如今您的气势侵犯在您之上的人，又轻蔑在您之下的人，恐怕不是安德的基础。"

诸葛恪不听，最后果然被杀。

嵇康（三国魏·铚人，字叔夜）跟随孙登（三国魏·汲郡共人，字公和）求学三年，问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孙登始终不回答，嵇康临走前说："先生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孙登才说："你知道火吗？火一产生就有光，如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没有光亮有什么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如此，跟没有才华也没什么两样。所以想要利用火光，必须有木柴，来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保全自己。你才华高而见识少，在当今这样的乱世很难保全自己。"

嵇康不肯听，最后死于吕安（三国魏·东平人，字仲悌）之难。

278. 盛　度

【原文】　盛文肃度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盛公骤称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为一诗谢别。公先是诗，不发，使人还之，谢不见。夏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疑将命者有忤，诣公问故。公曰："无他也。吾始见其气韵清秀，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明年，除馆阁校勘，坐旧事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原官。未几卒于京。

【译文】　宋朝时盛文肃（盛度，字公量，谥文肃）任尚书右丞、扬州知州，

为人简约庄重，很少称许人。

当时夏有章从建州司户参军（掌理州的户口、籍帐、婚嫁、田宅等事）转任郑州推官，经过扬州。盛文肃赞他才气雅正，设酒宴请他。夏有章感念盛文肃的美意，作一首诗来道谢告别，盛文肃接到信时并没打开，派人退回，谢绝接见。

夏有章很不了解，去拜见通判刁绎，把情形告诉他。刁绎怀疑代为送诗的人得罪盛文肃，就拜见文肃问明事故。

文肃说："没有什么，我起先看到他气韵清秀，认为前途一定很远大。后来看到他在信封上居然自称新圃田从事，得到一个幕僚官的职位，行为处事就变得这样轻率，你看着好了，他的官位就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志得意满了。"

过了一年，夏有章任馆阁（宋朝以史馆、集贤院、昭文馆为三馆。与秘阁、龙图阁、天章阁合称馆阁）校书郎（编辑校正），后因事停职，改任国子监（相当国立大学）主簿，仍带着原职。不久，死在京师。

279. 邵　雍

【原文】　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富郑公见康节，有忧色。康节曰："岂以惠卿凶暴过安石耶？"曰："然。"康节曰："勿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相合，今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

按：荆公行新法，任用新进。温公贻以书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盖指吕惠卿也。

熙宁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监西京粮料院。一日约邵康节同吴处厚、王平甫食饭，康节辞以疾。明日，茂直来问康节辞会之故，康节曰："处厚好议论，每讥刺执政新法。平甫者，介甫之弟，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也。"茂直叹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处，一饭食之间，其慎如此！

【译文】　王安石被免去宰相之职，由吕惠卿继任，富弼见到邵康节（邵雍），神色很忧虑，邵康节问："难道因为惠卿比安石凶暴吗？"

富弼说："是的。"

邵康节说："不必忧虑，王安石与吕惠卿本来是因权势名利相结合，如今权势名利起了冲突，彼此间互相仇恨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害别人。"

不久，吕惠卿果然反叛王安石。

〔梦龙评〕王荆公实行新法，任用很多新人，司马温公写信给他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往往和您意见有所不合，觉得很可恨，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谄媚的人，在

当前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一定会为了一己私利出卖您。”这段话大概是指吕惠卿的。

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宣徽的儿子名正甫，字茂直，负责监督西京的粮科院（官署名，掌理军俸粮食配给）。

有一天，王正甫约邵康节和吴处厚（邵武人，字伯固）、王平甫（王安国）一同吃饭，邵康节以病推辞。第二天，王正甫来，问邵康节为什么推辞。

邵康节说：“吴处厚喜爱议论，往往会讥讽执政的新法。平甫是介甫（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不太赞同哥哥的主张，如果别人当面骂自己的哥哥，毕竟也会觉得不好受，所以我推辞不去。”

王正甫叹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昨天处厚在酒席间诋毁介甫，平甫很生气，想把这些话一条一条记下来送到相府，我在中间调解得好辛苦！”

唉！康节先生因道德高尚被当代所尊崇，平日家居或外出，一饭一食之间，就是这么谨慎。

280. 邵伯温

【原文】 初，蔡确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及司马光子康诣阙，恕召康诣河阳。邵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从之，必为异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劝康作书称确，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门下，康遂作书如恕言。恕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既而梁焘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译文】 蔡确（晋江人，字持正）任宰相期间，宋神宗崩逝，哲宗即位，邢恕（阳武人，字和叔）从襄州调河阳，就去拜见蔡确商议尊立天子的事。

事后，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上京师，邢恕请他先到河阳走一趟，邵伯温（邵雍的儿子，字子文）对他说：“你刚除下丧服，还没有晋见新天子，不该绕道先去见朋友。”

司马康说：“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邵伯温说：“邢恕是个巧诈、有颠覆性格的人，可能有事要求你，如果答应他，将来一定会后悔。”

但司马康还是去了河阳，邢恕果然劝司马康上书称许蔡确，做为往后自己保全身家的打算，由于司马康与邢恕是同年登科的，邢恕又出于司马光门下，司马康就依邢恕的话上书，邢恕认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若由他口中说蔡确

有尊立哲宗之功，世人一定相信。

不久梁焘（须城人，字况之）与刘安世（魏人，字器之，谥忠定）一起上书请求诛杀蔡确，而且要追究邢恕的罪，司马康也被拖累要自我辩白，司马康这才后悔起来。

281. 范纯仁

【原文】　元祐嫉恶太甚，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王楙《野客丛谈》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击之不已，其报必酷。余观《北史》，神龟之间，张仲□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品，一时武人攘袂扼腕，至无所泄其愤。于是羽林武贲几千人至尚书省诟骂，直造仲瑀之第，屠灭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体，不复辨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其受祸如此之毒！事势相激，乃至于此，为可伤也！庄子谓刻核太过，则不肖之心应之。今人徒知锐于攻击，逞一时之快，而识者固深惧之。

【译文】　宋朝时元佑党人嫉恶如仇，吕汲公、梁焘、刘安世判定王安石的亲党吕汲甫、章惇（浦城人，字子厚）等以下三十人，蔡确的亲党安寿（开封人，字厚卿）、曾布（字子宣）以下等十人有罪，把名单公布于朝廷上。

范祖禹（字淳甫）上疏，认为只要处死党魁，从犯不必治罪。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谥忠宣）对同仁叹息道："我们也将不保了。"

后来时势转变，章子厚建立元佑党，果然如同范纯仁所说一样，大概都因为士大夫互相仇视报复，最后受害最大的还是国家，真可悲啊！

〔梦龙评〕王楙（宋・长州人，字勉夫）的《野客丛书》说："君子对付小人，也不可逼迫得太过分，若逼迫到绝境还不肯罢休，很可能将来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张仲□负责考核人才，决定官员的升迁贬抑，全力压抑排挤武人，不使他们进入清流的官品，一时武人愤怒至极，而无法发泄。于是羽林军勇士聚集了几千人，到尚书省诟骂，又直接到张仲□家，杀害他的全家，不论老小全都丢人火中，等找到尸体时，已经不能辨认了，只能用发钗来辨认尸体。他所以受到这样狠毒的报复，是因为逼人太急而激发出来的。庄子（战国楚・蒙人）认为果核刻得太深，就会出现不坚实的心，现代人只知猛锐的攻击，逞一时的快意，真正有见识的人都很忧心这样的事。

282. 常安民

【原文】　吕惠卿出知大名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虑其复留，上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

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纳之。及惠卿至京师，请对，见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计卒不施而去。

【译文】　吕惠卿调离京师，出任大名府知府，监察御史常安民（临邛人，字希古）很怕事久生变，吕惠又被留在朝中，希望他很快就任，就对皇帝说：“大名府是北都重镇，如今委派由惠卿去管理，事不宜迟，而且惠卿天性阴险，背叛王安石的事陛下都知道了。他进宫拜见陛下，一定会哭着大谈他和先帝的关系，借以感动陛下，希望陛下把他留在京师。”

皇帝采纳他的意见，等吕惠卿到京师时，请求晋见皇帝，果然谈起先帝的事而哭泣，皇帝遂摆出严肃的神情，不予理会，吕惠卿的计谋终于行不通，只得离开京师。

283. 乔行简

【原文】　嘉定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一时文臣无可使，遂用武国。国，武夫也，特换文资，除太府卿以重其行。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璘、刘锜、王燮、成闵诸人亦为之，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分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处非其据，遽易以清班，彼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史不能从。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囚而杀之，自此遂叛。

【译文】　宋宁宗嘉定年间，山东忠义平全跋扈的情况日趋严重，朝廷要选人去镇守山阳，一时没有文臣可派，仓促间选定武国。武国是武人出身，朝廷特别为他更换文职，担任太府卿（掌理财物库藏的官）的职位，以加重他此次出任的份量。

乔寿朋（乔行简，东阳人，字寿朋，谥文惠）写信给史丞相（史浩，鄞人，字直翁）说：

“祖宗设立制置使，多用名将。高宗绍兴年间，不只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曾经担任过，杨沂中（字正甫）、吴□（陇干人，字晋卿）、吴□、刘锜、王燮、成闵（邢州人，字居仁）等人也担任过，哪里一定得用文臣呢？至于文臣担任边帅的事，大概都以观察使的身份出任，如韩琦、范文正、陈尧咨就是。现在给他加上朝中大臣的官衔，表示注重边帅的选派，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使他的外表和本质完全不合，仓促之间从武将转为清望官，他就会尽力修饰

边幅，勉强想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官位相符，但是一般人本来就对武国的改授文职不满，再强加矫饰，恐怕更让人生出轻视不平的心理，这不能不仔细考虑。”

史丞相不肯听，武国到山阳以后，果然摆出一副朝廷重臣的架子，要求全体部属大礼参见，全军愤怒不已，因而杀了武国，从此反叛朝廷作乱。

284. 曹　彬

【原文】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美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言：“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又肯死乎？”

或劝艺祖诛降王，入则变生。艺祖笑曰：“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擒，孤身远客，能为变乎？”可谓君臣同智。

【译文】　曹武惠王（曹彬）攻下金陵以后，接受南唐李后主投降时，又让他入宫收拾行装。潘美（大名人，字仲询）担心后主会自杀，无法让他活着送京，而加以阻止。

武惠王说：“我刚才接受投降时，看见他走过水沟还要找左右随从扶着才敢跨过，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寻死。他要是有壮烈一些、强硬一些的心志，老早就选择君臣同归于尽，不会活着投降；既然投降，哪里肯自杀呢？”

〔梦龙评〕有人劝宋太祖杀死投降的君王，入京才不会发生变故。太祖笑着说：“这些人守着千里的大国，拥有数十万的军队，都被我擒住，一个人孤独地在远地作客，能有什么变故吗？”宋太祖和曹彬两人，可说是君臣都有相同的才智。

七、如日驱雾

【原文】　讹口如波，俗肠如锢。触日迷津，弥天毒雾。不有明眼，孰为先路？太阳当空，妖魑匿步。集“剖疑”。

【译文】　口中的谎言如波涛，一肚子的坏水像痼疾，有如漫天毒雾迷蒙双眼；没有明亮的眼睛，怎么知道何去何从？就像太阳当空，妖魔自然却步。

285. 汉昭帝

【原文】　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谋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与旦通谋，诈令人为旦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疑习军官。道上称跸，擅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曰：“以燕王发其罪，不敢入。”诏召光入，光免冠顿首

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调校尉以来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

【译文】 汉昭帝初继位时，燕王刘旦心怀怨恨，图谋叛变。而上官桀妒忌霍光，遂与燕王共谋，诈使别人为燕王上书，说霍光去广明总阅见习军官时，以帝王出巡的仪节上路，并擅自增选大将军府的校尉，专权放纵，恐怕有反叛的心。

上官桀特别选在霍光休假回家的日子上奏，但昭帝仍不肯下诏治罪。

霍光知道了，不敢上殿。

昭帝问道："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纠举他的罪状，不敢上殿。"

昭帝命霍光上殿，霍光脱掉帽冠叩头谢罪。

昭帝说："将军不必如此，朕知道这份奏章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

皇上说："将军选校尉以来，不满十天，这些事情燕王怎么会知道？"

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及左右官员都很惊奇，而上书的人果然畏罪逃亡。

286. 张　说

【原文】 说有材辩，能断大义。景云初，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奈何？"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边批：破的。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语塞矣。"帝如其言，议遂息。

【译文】 唐朝人张说（洛阳人，字道济）有才略，大事当前能迅速决断。

唐睿宗景云二年，睿宗对侍臣说："术士预言，在五天之内会有军队突然入宫，你们说怎么办？"

左右的人不知怎么回答。

张说进言道："这一定是奸人想让陛下更换太子的诡计〔一针见血〕，陛下如果让太子监视国事，则名份确定，奸人的诡计破坏，流言自然消失。"

睿宗照他的话做，谣言果然平息。

287. 李　泌

【原文】 德宗贞元中，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路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叔明子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

相与啮臂为盟，更控上马，以至梁州。及还长安，上皆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郜国大长公主，肃宗女，适驸马都尉萧升，女为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郜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 边批：破的。谁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心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主淫乱，且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请与萧妃离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孝友温仁。"泌曰："陛下唯一子，边批：急投。奈何欲废之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违朕意，何不爱家族耶？"对曰："臣为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以侄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边批：痛切。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边批：缓步。岂谓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边批：似缓愈切。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为陛下相，又睹诸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 代宗 自建宁死，常怀危惧，边批：引之入港。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昔承乾太宗太子屡监国，托附者众，藏甲又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鞫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也。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三人，与臣鞫实，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时，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尝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何自有异谋乎？彼谮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裹甲如太子瑛，犹

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赖陛下语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谋。向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边批：危词以动之。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还宫当自审，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间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泌拜贺，因乞骸骨。

邺侯保全广平，及劝德宗和亲回纥，皆显回天之力。独郜国一事，杜患于微，宛转激切，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万世纳忠之法。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新政人，一名鲜于叔明）有仇。德宗入骆谷时，正逢雨季，道路又险又滑，大部份术士都逃走。朱泚、李叔明和儿子李升等六人，恐怕有奸人危害天子，于是互相立誓，护卫圣驾一直到梁州。

回到长安后，德宗任命六人皆为禁卫将军，宠辛有加。张延赏知道李升常常进出郜国大长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驸马都尉萧升，其女为德宗太子妃）的府第，就秘密告德宗。

德宗对李泌说：“大长公主已经老了，而李升还年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一针见血〕，是谁对陛下说这些的？”

德宗说：“你不要管谁说的，只要为朕留意李升的举动就行了。”

李泌说：“一定是延赏说的。”

德宗说：“你怎么知道？”

李泌详细说明张延赏和李叔明的仇怨，又说：“李升承受圣上恩典掌管禁军，延赏无心中伤他，而郜国大公主乃是太子萧妃的母亲。所以想以此陷害他。”

德宗笑着说：“说得极是。”

有人告公主淫乱，而且祈祷作法。德宗很生气，将公主幽禁于宫中，且严厉地责备太子（李诵），太子因而请求和萧妃离婚。

德宗召李泌来，把事情告诉他，且说：“舒王（李谟）已经长大，为人温文仁慈而孝顺。”

李泌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投其所急〕，怎么会想废儿子而立侄子呢？”

德宗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离间朕和舒王父子，谁说舒王是朕侄子的？”

李泌说：“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初年陛下对微臣说：‘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微臣请问何故，陛下说是昭靖王的几个儿子，先帝命令您收为儿子。如今陛下对亲生的儿子尚且怀疑，对于侄子又怎么不怀疑呢？舒王虽然孝顺，但从

今以后，陛下应努力撇开，不要再存这种念头。”

德宗说：“你违背朕的心意，难道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吗？”

李泌说：“微臣为了爱惜身家性命，所以不敢不尽心，如果怕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天后悔，一定会责怪微臣说：‘我任命你为宰相，你不尽力劝谏。’假使到这种地步，一定连微臣的儿了一并斩杀。微臣老了，死不足惜，如果微臣的儿子含冤而死，只能以侄子为后嗣〔言语痛切〕，微臣死后就不能享受他的奉祀。”

说完，李泌伤心的痛哭起来。

德宗也哭着说：“事情已经如此，朕要怎么做才好呢？”

李泌说：“立太子是大事，更动太子更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微臣原以为以陛下的圣德，就连海外蛮夷，都拥戴您如父亲，哪知陛下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怀疑。自古以来，父子互相怀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的。陛下可还记得从前在彭原，建宁王（萧宗第三子，名李惔）为何被诛〔似缓而愈切〕？”

德宗说：“建宁王叔其实是冤枉的，他的死，只因为肃宗性急，而又被中伤得很厉害。”

李泌说：“微臣过去因为建宁王被杀的缘故，辞去官职，发誓不再接近天子，今日又担任陛下宰相，不幸再看到历史重演。臣在彭原，受到无比的恩宠，竟不敢挺身申明建宁王的冤屈，一直到辞官离去时才敢说明。肃宗也后悔得痛哭起来，先帝（代宗）自从建宁王死后，常心怀危疑恐惧〔引德宗入港〕，微臣也为先帝诵读〈黄台瓜辞〉（武后的次子章怀太子所作的乐章，为了感悟高宗及武后），以防止小人进谗言。”

德宗说：“这些我都知道。”

此时德宗的神色已稍微安定，说：“贞观、开元时，也都曾换过太子，为什么不会灭亡？”

李泌说：“从前承乾（太宗的太子）多次监督国事，依附他的人很多，又私藏很多兵器，与宰相侯君集（三水人，封潞国公）谋反的事被察觉，太宗派太子的舅舅长孙无忌（洛阳人，字辅机）和数十位朝中的大臣一再勘问，谋反的事迹都很明显，然后集合百官商议。当时还有人进言，希望太宗不失慈父的本心，使太子能终其天年。太宗答应，一起废了太子和魏王泰。

“陛下既然知道肃宗性急，认为建宁郡王是冤枉的，微臣非常庆幸。希望陛下以此事为前车之鉴，暂缓三天，仔细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陛下必然可以发现太子没有异心。如果真有叛逆的迹象，应召集两三名知义理的大臣，与微臣一起勘问事情的真象，陛下如果实行贞观的方法，弃舒王而立皇孙，那么百代

以后，领导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痛切之至〕。

“至于开元时，武惠妃进谗言，害了太子瑛兄弟，全国人都同感冤枉愤怒，这是后代所应警戒的，怎么可以效法呢？而且从前陛下曾命令太子在蓬莱池和微臣见面，微臣观察太子的容貌仪表，并没有凶恶之相，反而担心他过于柔顺仁慈。又太子从贞元年间以来，曾住在少阳院，就在正殿旁边，未尝接近外人、干预外事，从何产生叛逆的谋略呢？

“那些进谗言的人，用尽各种欺诈的手法，虽然像太子瑛带着兵器入宫（武惠妃假称宫中有贼，请太子入宫捉贼），尚且不可相信，何况只因为妻子的母亲有罪而被连累呢？幸好陛下告诉微臣，微臣敢以宗族的性命来保证太子不懂得谋反。微臣如果是杨素（隋朝人，字处道）、许敬宗（唐朝人，字延族）、李林甫（唐朝人，号月堂）这些人承接圣旨，已经去找舒王计划立太子、告宗庙的事了。”

德宗说：“我为你延缓到明天，再仔细想一想。”

李泌取出笏（大臣见皇帝所持的手版），叩头跪拜而哭着说：“如此，微臣知道陛下父子慈爱孝顺如初。然而陛下回宫后，自己要留意，不要把这件事透露给左右的人，如果透露出去，那些人想在舒王面前立功，太子就很危险了。”

德宗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隔天，德宗命人开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泪流满面，抚着李泌的背说：“没有你一番恳切的话，今天朕后悔都来不及了。太子仁慈孝顺，实在没有异心。”

李泌跪拜道贺，立刻请求辞官归乡。

〔梦龙评〕李邺侯保全广平太子，及劝德宗与回纥和亲，都显露出回天的力量。只有郜国公主这件事，在初露征兆时就予以防范，宛转激切，使猜忌的君主不得不相信，强悍的君主不得不柔顺，真是万世采纳忠言的方法。

288. 寇　准

【原文】　楚王元佐，太宗长子也，因申救廷美不获，遂感心疾，习为残忍；左右微过，辄弯弓射之。帝屡诲不悛。重阳，帝宴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预，中夜发愤，遂闭媵妾，纵火焚宫。帝怒，欲废之。会寇准通判郓州，得召见。太宗谓曰：“卿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从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废太子，一黄门力耳。”太宗从其策。及东宫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

搜其宫中，如无不法之事，东宫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无冤耳。江充、李林甫，岂

可共商此事！

【译文】 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于是得精神病，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改过。

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初愈不参加。半夜发怒，把侍妾关闭于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

寇准那时正在郓州任通判，太宗特别召见他，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都属不法，将来若登上帝位一定会做出桀纣般的行为。朕想废掉他，但东宫里有自己的军队，恐怕因此引起乱事。"

寇准说："请皇上于某月某日，命令太子到某地代理皇上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命令跟着去。陛下再趁此机会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他面公布出来，如此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

太宗采用他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睛、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当场展示出来，太子服罪，于是被废。

〔梦龙评〕搜查东宫，如果没有不法的事，东宫的地位依旧。不然，也可以使他心服而不觉冤枉，江充（汉·邯郸人，字次倩，以巫蛊术诬害太子）、李林甫之类的人，难道可以共同商议这种事吗？

289. 隽不疑

【原文】 汉昭帝五年，有男子诣阙，自谓卫太子。诏公卿以下视之，皆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曰："卫蒯聩出奔，卫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上与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后廷尉验治，坐诬罔腰斩。

国无二君，此际欲一人心、绝浮议，只合如此断决。其说《春秋》虽不是，然时方推重经术，不断章取义亦不足取信。《公羊》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想当时儒者亦主此论。

【译文】 汉昭帝五年，有名男子入宫，自称是卫太子。一些朝中大臣去检视，谁也不敢确定。

京兆尹隽不疑最后才到，却立刻命令侍从拿下他，说："卫蒯聩（春秋卫人）出奔到宋国，后来被人送回来，卫辄（聩的儿子）拒绝接纳，《春秋》认为做得很对。太子得罪先帝，不肯服罪自尽而选择逃亡，今天就算来的真是卫太子，也不过是罪人的身份而已。"

于是直接将此人送入监狱。

昭帝与霍光听了，嘉勉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该任用饱学经书而又明白大义的人。”

隽不疑从此为昭帝所重，而这名男子，后来经廷尉检查，果然是冒牌太子，因而被处死。

〔梦龙评〕国无二君，想安定人心，杜绝不实的谣言，便应该如此断然处置。隽不疑所提到《春秋》的说法虽然有问题，但是当时正推崇经学，不断章取经书的说法，可能不足以取信于人。《公羊传》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向卫国的列祖列宗负责，想必当时的儒者也主张这种说法。

290. 孔季彦

【原文】 梁人有季母杀其父者，而其子杀之。有司欲当以大逆，孔季彦曰：“昔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当以逆论。”人以为允。

【译文】 东汉时有梁人因后母杀死父亲，他就把后母杀掉报了父仇，官吏想判决他大逆不孝之罪。

孔季彦说：“从前文姜（春秋鲁桓公的夫人）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就把姜氏原来鲁君夫人的名号去除，《左传》说：‘这样不把姜氏再当成鲁君夫人的做法，是遵照礼法来的。’既然断绝了姜氏和鲁国公族的姻亲关系，姜氏便成了个普通人而已，因此，这件案子不应以大逆不孝的罪名论处。”

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

291. 张　晋

【原文】 大司农张晋为刑部时，民有与父异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将入取赀。子以为盗也，瞯其入，扑杀之；取烛视尸，则父也。吏议子杀父，不宜纵；而实拒盗，不知其为父，又不宜诛。久不能决。晋奋笔曰：“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竟杀之。

【译文】 明朝人大司农（掌管钱谷的官）张晋任职刑部时，有个富人与父亲分居。有一晚这富人的父亲翻墙进入他家窃取财物，此人以为是窃盗，遂予以扑杀。等拿蜡烛出来一照，才知道杀的是父亲。

承办案件的官吏认为儿子杀父亲，大逆不道，不应有任何宽贷，但实际上官吏也了解，这个富人只是抵抗窃盗，从这个角度来看又罪不至死。于是拖延很久，无法决定。

张晋提笔写道：“杀死窃盗固然可以饶恕，但不孝的这部份罪过却该诛杀。儿子这么富有，而让父亲穷困到得做贼，此人的不孝是很明显的〔铁案如此，更

有何词〕。”

最后还是判死罪。

292. 杜　杲

【原文】　六安县人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杜杲书其牍曰：“《传》云：‘子从父命’，《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

【译文】　宋朝时一名六安县人宠爱侍妾，临终时遗命财产由侍妾与两个儿子均分。两个儿子则认为妾没有分享财产的道理，一状告进官里。

杜杲（邵武人，字子昕）在判决的公文上写着：“古书说：‘儿子应遵从父亲的命令。’法制规定：‘不得违反父亲的教诲与命令。’可见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儿子违反父亲的命令，不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

刑部使者季衍看了，非常赞赏说：

“史书上曾称赞汉朝儒者引用经书来决断讼狱。这里既引用古书，又引用法制，义正辞严，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又说：‘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因为侍妾如果改嫁，就断绝原有的亲情了；如果去世，依礼法儿子应该承受遗产。论断如此公正，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

293. 蔡　京

【原文】　蔡京在洛。有某氏嫁两家，各有子；后二子皆显达，争迎养其母，成讼。执政不能决，持以白京。京曰：“何难？第问母所欲。”遂一言而定。

【译文】　宋朝时蔡京在洛阳时，有一名女子曾先后嫁给两家，各生了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地位显达，争着迎接母亲去奉养，而告到官府。

执政官不能决断，拿来问蔡京。

蔡京说：“这有什么困难？只要问那个母亲想到哪个儿子家不就好了。”

如此一句话就解决了。

294. 曹克明

【原文】　克明有智略，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检。既至，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

"请试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群酋惭惧而去。

【译文】 曹克明（字尧卿）很有才略，宋真宗时，一再立功，升任宜、融、桂等十州巡检。到任后，有一群蛮夷酋长来奉献一瓶药，说："这种药，凡是中箭的敷一敷，创伤立刻痊愈。"

曹明说："用什么来试验呢？"

酋长说："请用鸡狗来试验。"

曹克明说："应当用人来试。"

就拿箭在酋长大腿上刺了一下，再用药敷，酋长立即死亡，其他酋长都惭愧恐惧地离去。

295. 王商 王曾

【原文】 汉成帝建始中，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右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稍定，问之，果讹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天圣中尝大雨，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东奔。帝以问王曾，曾曰："河决，奏未至，必讹言耳。不足虑！"已而果然。

嘉靖间，东南倭乱，苏城戒严。忽传寇从西来，已过浒墅。太守率众登城，急令闭门。乡民避寇者万数，腾踊门外，号呼震天。任同知环愤然曰："未见寇而先弃良民，谓牧守何！有事，环请当之！"乃分遣县僚洞开六门，纳百姓，而自仗剑帅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乡民毕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众。吴民至今尸祝之。又万历戊午间，无锡某乡构台作戏娱神。有哄于台者，优人不脱衣，仓皇趋避。观剧者亦雨散，口中戏云："倭子至矣！"此语须臾传遍，且云"亲见锦衣倭贼"。由是城门昼闭，城外人填涌，践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虽近妖，亦有司不练事之过也。大抵兵火之际，但当远其侦探，虽寇果临城，犹当静以镇之，使人心不乱，而后可以议战守；若讹言，又当直以理却之矣。

开元初，民间讹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令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讹言乃息。语曰："止谤莫如自修"，此又善于止讹者。天启初，吴中讹言"中官来采绣女"，民间若狂，一时婚嫁殆尽。此皆恶少无妻者之所为，有司不加禁缉，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译文】 汉成帝建始年间，关内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京师民众无故互相惊扰，说马上有洪水要来。百姓急着逃难，导致互相践踏，老弱号叫之声不绝于耳，长安城里大乱。

大将军王凤（东平阳人，字孝卿）提议太后、成帝及后宫嫔妃立刻登船，再

命令官吏百姓上城避水。

群臣都赞同王凤的建议，只有右将军王商（蠡吾人，字子威）说：“自古以来，再无道的国君当政，洪水尚且不会泛滥到越过城墙。今天为什么会有洪水在一天之间就暴涨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该命令百姓上城，以免他们更加惊扰。”

成帝于是没有下诏。

不久，混乱稍微平定。一问，果然是谣言，大家都赞美王商的镇定有眼光。

宋仁宗天圣年间曾经下大雨，传说汴河溃决，洪水将到。京都人非常恐惧，想向东逃。

仁宗问王曾（益都人，字孝先）。王曾说：“如果汴河溃决，为何奏本还没到，一定是谣言，不值得忧虑。”

果然如此。

〔梦龙评〕明朝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作乱，苏州城戒严。忽然传说倭寇从西边来，已经经过浒墅。太守率士兵上城，紧急下命关闭城门。避寇的乡民上万人蜂拥于城门之外，呼号声震动天地。同知（副官）任环（长冶人，字应乾）愤怒地说：“还没见到倭寇就舍弃百姓，称得上牧守吗？有事情我来担当。”就分派县吏打开六个城门，收容百姓，自己则佩着剑率领士兵，坐镇官府，下命阻断西边的道路，让乡民全数入城。过了很久，倭寇才到，救活了很多人，江苏人到如今还在祀奉他。

又：万历年间，无锡某乡筑戏台演戏娱神，有人在戏台上起哄说倭寇来了，演员来不及换下戏服就仓皇逃避，看戏的人也一哄四散，争相传出倭寇要来的消息，消息一下子就传遍全城，且有人说亲眼看见锦衣的倭寇。因此城门白天就关闭起来，城外的人拥挤践踏，死了近百人，到深夜才安定。这虽然近乎妖言惑众，也是由于处事不够练达的过失。大抵战乱的时候，应当在远方安置侦探，虽然盗寇真的逼近城来，仍须镇静地处理，使人心不乱，然后才开始商议决定作战或防御的策略。如果是谣言，应当直接以真确的道理来消除谣言。

唐玄宗开元初年，民间谣传皇帝将选采官女。玄宗听到这件事，便命人挑选后宫无用的宫女，用车子载返其家，谣言于是平息。俗语说：“要停止毁谤，没有比自我做起更好的方法了。”唐玄宗又是个善于平息谣言的人。

明熹宗天启初年，江苏一带谣传宦官要来选绣女（选入宫中做嫔妃的候选人）。民间遂紧张得如同发狂一般，一时之间，女子都出嫁了。这都是没有娶妻的恶少所放的谣言，官吏也不加禁止缉捕，造成很多男女在仓促之间嫁娶不当的错失。

296. 西门豹

【原文】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民钱数百万，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

妇’，即令洗沐，易新衣。治斋宫于河上，设绛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数十里乃灭。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溺。’边批：邪教惑人类然。人家多持女远窜，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时幸来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长、父老皆会。聚观者数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从其后。豹曰：“呼河伯妇来！”既见，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有顷，曰：“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旁观者皆惊恐。豹顾曰：“巫妪、三老不还报，奈何？”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妇也！”邺吏民大惊恐，自是不敢复言河伯娶妇。

娶妇以免溺，题目甚大。愚民相安于惑也久矣，直斥其妄，人必不信。唯身自往会，簪笔磬折，使众著于河伯之无灵，而向之行诈者计穷于畏死，虽驱之娶妇，犹不为也，然后弊可永革。

【译文】　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魏人）任邺县的长官，他会见地方上的长者，询问民间的疾苦。

长老说：“最苦的是为河伯娶亲。”

西门豹问他们是何缘故，长老说：

“邺县的三老（掌管教化的官）、廷掾（县府的助理）每年向人民收取几百万钱，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亲，再和巫婆分享其余的钱。娶亲时，巫师到每户人家去查看，看到美女就说她应当作河伯的妻子，立即命令她沐浴，更换新衣，在河边搭建斋宫，布置红色的帐幕和床席，把美女安置在里面。选好日子，将床及床上的美女一起漂浮于河中，漂流几十里就沉没了。地方上传言：‘如果不为河伯娶亲，河水就会泛滥成灾〔邪教惑人之语〕。’很多人家都带着女儿逃到远处去，所以城里越来越空。”

西门豹说：“到河伯娶亲的日子，希望你来告诉我，我也要去送亲。”

娶亲的日子当天，西门豹到河边去，三老、官吏、地方领袖、里长、父老都到了，围观的有几千人。主持的老巫婆有女弟子十人，跟随在后面。

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妻子过来。”

看过以后，西门豹回头对三老、巫婆及父老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去河里报告河伯，我们要再找更美的女子，后天送来。”

就派吏卒抱起大巫婆投入河里。

不久，西门豹说："老婆婆为什么去这么久不回来？派个弟子去催她。"

又投一个弟子入河。

不久又说："怎么这个弟子也一去这么久？"

于是西门豹又下令再派一名弟子去催她，前后总共投了三个弟子。

西门豹说："这些人都是女子，一定是事情说不清楚，麻烦三老前去说明。"

又投入三老。

西门豹假装恭恭敬敬的站在河边等候〔绝妙的一出戏〕，过了很久，旁观的人愈来愈害怕。

西门豹回头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报，怎么办？"

正要派廷掾和另一个豪富前去催促，两人却立刻跪下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脸色一片灰白。

西门豹说："好吧好吧！那就再等一会儿。"

不久，西门豹才说："廷掾起来吧！河伯不娶亲了。"

邺县官民都非常害怕，从此不敢再提河伯娶亲的事。

〔梦龙评〕为了避免淹水而替河伯娶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无知的百姓相信这样的谣言而苟且偷安时日已久，如果直接驳斥此事是虚妄的，人民一定不相信。只有亲自去参加娶亲盛会，又装出一副恭敬的模样，使众人明白根本不是什么河伯作祟，先前的行为都是骗人的，终于在怕死的情况下无计可施。这时就算有人赶他们去替河伯娶亲，也绝不敢再做，如此弊病才可以永久消除。

297. 宋　均

【原文】　光武时，宋均为九江太守。所属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为公妪，后沿为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均至，乃下教：自后凡为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扰良民。未几祠绝。

【译文】　汉光武时，宋均（安众人，字叔庠）任九江太守。所属的浚遒县有唐、后二山，居民共同立祠祭祀。当地的巫师最初娶民家的女子作山神之妻，后来一直沿用。于是民家都互相警戒不敢婚嫁。

宋均到任后，就下令：以后凡是为山神娶妻，一定得娶巫师的女儿，不可骚扰一般百姓。不久山神祠就停止祭祀。

298. 李德裕

【原文】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往汲，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用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须臾肉烂。自此人心稍定，妖

亦寻败。

【译文】　唐敬宗宝历年间，亳州一带传说出产圣水。有病的人喝了以后立即痊愈。于是从洛阳到江西等数十郡的人，争着捐钱取水，获利上千万钱。

消息传来传去，越渲染越跟真的一样。

此时李德裕（赞皇人，字文饶）在浙西，命令人用锅子装圣水，在大市场中，放五斤猪肉进去煮。他说："如果是圣水，猪肉应该不起任何变化。"

不久之后，肉煮烂了，从此人心稍微安定，妖言也随着平息。

299. 赵凤进

【原文】　后唐明宗时，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学士赵凤进曰："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即举斧碎之，应手而碎。时宫中施物已及数千，赖碎而止。

正德时，张锐、钱宁等以佛事蛊惑圣聪。嘉靖十五年，从夏言议，毁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夫牙骨之多至此，使尽出佛身，佛亦不足贵矣！诬妄亵渎，莫甚于此，真佛教之罪人也！

【译文】　后唐明宗时，有和尚至西域求法，带回佛牙献给皇上。明宗在大臣面前展示。

学士赵凤进说："传说佛牙不会被水火破坏，请让臣验证它的真伪。"就拿起斧头敲击，佛牙立即破碎。

当时宫中奉献佛寺的物品已达数千件，因佛牙的破碎而从此不再收藏。

〔梦龙评〕明武宗正德时，太监张锐、钱宁等人用佛事迷惑武宗。世宗嘉靖十五年，依夏言（贵溪人，字公谨）的建议拆毁大善殿，发现殿中收藏的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佛牙佛骨多到这种地步，假使都是出自佛身，则佛也不值得珍贵了。诬蔑虚妄，亵渎神明，没有比这种情形更严重了，真是佛教的罪人啊！

300. 林俊宪

【原文】　滇俗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活佛，岁时士女会集，动数万人，争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鹤庆，命焚之。父老争言"犯之者，能致雹损稼"。俊命积薪举火："果雹即止。"火发，无他，遂焚之，得金数百两，悉输之官，代民偿逋。

五斗米、白莲教之祸，皆以烧香聚众为端。有地方之责者，不得不防其渐，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净为宗，寂灭为教，万无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俩，佛若有灵，肯受人诬乎？即果能致雹，亦必异物凭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胜正，异物必不能致雹乎？火举而雹不至，大众亦何说之辞哉？至金悉输官，佛亦谅其无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恶疮溃面

以死；夫此墨吏，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虽舍身犹可也。

【译文】　云南一带崇敬佛教，迷信鬼神，鹤庆的玄化寺，声称有活佛。每逢过年过节，动辄几万名士女聚集，争着用金粉涂饰活佛的面。

司寇林俊宪任职云南时，趁巡视鹤庆时，命令人把活佛烧毁。父老争着说，冒犯活佛会招致冰雹损伤农作物。林俊宪命人堆积柴火，火一烧起，原来下着冰雹却反而停了，火越烧越大，也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于是熔得黄金数百两，全部捐给官府，代替人民偿还积欠的田租。

〔梦龙评〕五斗米道（东汉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从学的人要缴五斗米，所以称五斗米道）、白莲教（旧时秘密集合的教会）的祸害，都以烧香聚众为事端。地方官不可不预先防范，不只唤醒愚民、挽救习俗而已。佛教以清净为宗旨，寂灭为教义，绝无活佛的道理。而且说冒犯他会招致冰雹，这是山中怪物所耍的伎俩。佛如果有灵，肯这样受人诬蔑吗？就算真能招致冰雹，也一定是凭借怪物，不是佛招致的。何况邪不胜正，怪物一定不会招致冰雹，火烧起来后冰雹就不见了，大众又有什么话可说呢？至于金子全数捐给官府，佛也会原谅他大公无私。

近代有人在佛面刮金子，以致脸部生恶疮溃烂而死。这种贪心的人，也是佛法所不容许的。相反的，如果有益人民的事，我想佛就是舍身也可以非常乐意！

301. 廖县尉

【原文】　宋元丰中，陈州蔡仙姑能化现丈六金身，堂设净水，至者必先洗目而入。有廖县尉，一日率其部曲，约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视之，宝莲台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视之，大竹篮中一老妪，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陈州有一位蔡仙姑，能化为一丈六尺的金身，常准备净水，来到的人一定要先洗眼睛才能进入。

有位廖县尉，有一天率领部下前往，约定洗一个眼睛。进入以后，用洗过的眼睛看，宝莲台上果然有高大的金佛；用没有洗过的眼睛看，却只见大竹篮中高傲地坐着一个老太婆。县尉就命部下捉拿她。

302. 程　□

【原文】　程珦尝知龚州，有传区希范家神降，迎其神，将为祠南海。道出龚，珦诘之，答曰："比过浔，浔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惧，更致礼。珦曰："吾请更投之。"则顺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

【译文】　程□（字伯温）曾任龚州知州，当时传说区希范家有神降临，有人迎神准备到南海立祠祭祀。路经龚州时，程□问希范，他回答说："此神经过浔州时，浔州太守原本不信，把祭祀的器具投入江中，谁知祭器却逆流而上。太守害怕，态度反而变得很恭敬。"

程□说："我请你再投一次。"只见祭祀的器具顺流而去，这个谎言才被揭穿。

程□是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的父亲。

303. 程　颢

【原文】　南山僧舍有石佛，岁传其首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颢始至，诘其僧曰："吾闻石佛岁现光，有诸？"曰："然。"戒曰："俟复见，必先白。吾职事不能往，当取其首就观之。"自是不复有光矣。

【译文】　宋朝时南山的寺庙中有座石佛，有一年传说石佛的头放出光芒，远近各地男女信徒都聚集围观，日夜杂处在一起。地方官畏惧神灵，不敢禁止。

程颢一到，就质问和尚说："我听说石佛每年会出现一次光芒，真的吗？"

和尚说："真的。"

程颢告诫他说："等下次再出现光芒时，一定要先告诉我，我如果有职务在身不能前来，也一定拿佛首回去看。"

从此不再听说石佛的头有光芒出现。

304. 狄仁杰

【原文】　狄梁公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公奉使修供顿。并州长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者，必致雷风，欲别开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无他变。

【译文】　唐朝狄梁公（狄仁杰）任度支员外郎时，天子将幸临汾阳，狄梁公奉命准备酒宴。并州长史（府吏的首长）李玄冲认为路经妒女祠，地方传说说有盛装车马经过的人，一定会刮风打雷，因此想避开这条路。

狄梁公说："天子驾临，大批车驾人马跟随，风伯为他清理尘垢，雨神为他洗刷道路，什么妒女敢伤害天子？"

李玄冲因此打消念头，果然没有任何变故。

305. 张　昺

【原文】　成化中，铅山有娶妇及门，而揭幕只空舆者。姻家谓娅欺己，诉于县；娅家又以戕其女互讼。媒从诸人皆云："女实升舆，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决。慈溪张进士昺新任，偶以勘田均税出郊，行至邑界。有树大数十抱，荫

占二十余亩，其下不堪禾黍。公欲伐之以广田，从者咸谏，以为“此树乃神所栖，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不可忽视也”。公不听，移文邻邑，约共伐之。邻令惧祸，不从。父老吏卒复交口谏沮，而公执愈坚。期日率数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数百步，公独见衣冠者三人拜谒道左，曰：“我等树神也。栖息此有年矣，幸垂仁相舍。”公叱之，忽不见。命夫运斤，树有血出，众惧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众不敢逆。创三百，方断其树。树颠有巨巢，巢中有三妇人，堕地，冥然欲绝。命扶而灌之以汤，良久始苏。问：“何以在此？”答曰：“昔年为暴风吹至，身在高楼，与三少年欢宴，所食皆美馔。时时俯瞰楼下，城市历历在目，而无阶可下。少年往来，率自空中飞腾，不知乃居树巢也。”公悉访其家还之；中一人，正舆中摄去者，讼始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数处，而所荫地复为良田。

《田居乙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播不生谷。遣客伐之，血出，客惊怖，归白辽。辽大怒曰：“老树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辽使斫其枝，上有一空处，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赴辽。辽乃逆格之，凡杀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辽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其年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事与此相类。

县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畏祸，每优礼之。其法：书人年甲于木橛，取生羊向粪道一击，羊仆人死。张昺知之不发。一日有老妇泣诉巫杀其子，张昺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觉，谓其徒曰：“张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尽矣！”乃束手就缚。至，杖百数，无损，反伤杖者手。张昺释其缚，谓之曰：“汝能咒杖者死，复咒之生，吾即宥汝。”试之不验，遂收之狱。夜半，烈风飞石，屋瓦索索若崩。张昺知巫所为，起正衣冠，焚香肃坐。及旦，取巫至庭，众皆以巫神人，咸请释之。张昺不许，厉声叱巫。巫悚惧，忽堕珠一颗，光焰烛庭又堕法书一帙，如掌大。张昺会僚属，焚其书，碎其珠，问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即仆而死。众请舁出之。张昺曰：“未也。”躬往瘗于狱中，压以巨石。时暑月，越三日，发视，腐矣。巫患遂息。

巫之术，亦乘人祸福利害之念而灵。张□绝无疑畏，故邪术自不能入。

有道士善隐形术，多淫人妇女。公擒至，痛鞭之，了无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见。公托以他出，径驰诣其居，缚归，用印于背，然后鞭之。乃随声呼嗥，竟死杖下。

【译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铅山有人娶亲到家后，揭开帘幕一看，却只有空轿子。男方认为女方骗婚，就告到县府，女家又认为女儿受害，于是互相缠讼。媒婆及随嫁的人都说：“女子确实上轿，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县官无法决断。

慈溪进士张昺（字仲明）新上任，偶然为了勘察田赋到郊外，走到县界，有

一棵大树，树身约十人环抱，树荫占了二十多亩地，不能作为耕地。张昺欲砍伐这棵树以增加耕地，随从都劝他，说这棵树有神明降临，百姓稍有不敬，便会生病死亡，不可忽视。

张昺不听，发公文给邻县县令，约定共同砍伐大树。邻县县令怕有灾祸来临，不肯依从。父老吏卒又一再劝阻，张昺的心意却更坚定。

到预定日期，张昺率领数十名壮丁，穿着军服、吹奏鼓乐前往。离大树还有数百步远，张昺看见三位穿戴官服的人，在路边拜见道："我们是树神，已经在这棵树上栖息很多年了，希望大人仁慈为怀，放过我们。"

张昺大声叱喝，三人忽然不见。

于是命令壮丁运斧砍伐，树身有血流出来，众人害怕，要停下来，张昺亲自砍伐，众人才不敢阻止，砍了三百斧才把它砍断。树顶有一个很大的巢，中有三个妇人，坠落地面，昏死过去，张昺命令人将她们扶起，灌以热汤，很久才醒过来。

问她们为什么会在树上，她们回答说："以前被暴风吹到上面，发觉身处高楼之上，和三个少年一起饮酒作乐，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常常向楼下俯瞰，城市历历在目，却没有楼梯可下。少年往来，都从空中飞跃，所以不知道是住在树巢上。"

张昺都把她们送回家，其中一人正是在轿子中被捉去的，这件讼案因而解决。张昺用此木材修了好几处官府，而树荫底下那块地又变为良田。

〔梦龙评〕乡居时，看到一段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居家买田，田中有一棵大树，树身约十余人合抱，枝叶茂盛遮盖好几亩地，不能生产谷物。张辽找人来砍伐，树有血流出来。砍伐的人非常恐惧，回来告诉张辽。张辽很生气地说："老树出汗，哪里是血。"因而自己砍伐，血大股地流出来。砍树枝时，上面有一处空间，约四、五尺身长的白头老人忽然出来奔向张辽。张辽迎面格斗，一共砍下四个头。左右都恐惧得伏在地上，张辽仍恬然自得。再仔细看清楚，既不像人又不像兽，于是将这棵树砍了。这一年，张辽升任司空、侍御史及兖州刺史等职，和张昺的事相似。

铅山县有一个羊角巫师，能诅咒人死。前任县令怕招来祸害，往往很礼遇他。

这个巫师害人的方法是：将人的生辰年月日写在一根短木上，向活羊的尾部一击，活羊倒地后，人也死亡。张昺知道了，先不揭发。有一天，有一个老人来哭诉巫师杀了他的儿子。

张昺派人去捉巫师，巫师在山上业已察觉，就对他们徒弟说："张昺是个正人君子，我无法逃避，我的寿命已到尽头了。"

就束手就擒，张昺派人用杖打他数百下都没受伤，反而伤到拿杖打他的人。

张昺把他的手松绑，对他说：“你能诅咒打你的人死亡，又诅咒他复活，我就宽赦你。”

巫师尝试作法但不灵验，于是被关入监狱。

半夜时，刮起强风，飞沙走石，屋瓦索索作响，好像要崩裂。张昺知道这是巫师所为，就起来穿戴整齐，烧香静坐。天亮后，将巫师带到法庭。众人都以为巫师是神仙，请求释放他。张昺不准，大声叱骂巫师，巫师非常恐惧，忽然有一颗珠子掉出来，光芒照亮整个法庭；然后又掉出一卷法书，像手掌一样大。

张昺会合属下一起烧掉法书，击碎珠子，再问巫师说：“现在还想做什么？”

巫师不答，立即倒地而死。

众人请求将他抬出去，张昺说：“还不行。”

亲自将他埋在监狱中，用大石头压着。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天以后，打开来看，尸身已经腐烂了。巫师的祸害于是平息。

〔梦龙评〕巫术也会因人的祸福利害的观念不同，而显现灵验与否，张□绝无疑虑畏惧，所以邪术自然对他行不通。

有个道士擅长隐形术，经常奸淫人家的妇女。张昺把他捉来，狠狠地鞭打他，他却一点痛苦都没有，不久就施隐形术不见了。张昺假借其他事外出，直接赶到道士居处，将他捆绑回来，且在他背上用印，然后鞭打他，才听见他号啕大叫，最后死于杖下。

306. 孔道辅

【原文】 孔道辅字原鲁知宁州。道士缮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上闻，公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天下。

【译文】 宋朝人孔道辅（字原鲁）任宁州知州时，有个道士缮真武像，面前经常有蛇穿梭而行，屡次出来靠近别人，人们都认为有神灵下降。宁州将领想将巡视情形向皇帝报告，孔道辅率领部属前去拜访，蛇真的从画中爬出来。孔道辅立即拿出笏来把蛇打死，将军以下等人都非常惊奇，不久又都非常佩服，从此孔道辅天下闻名。

307. 戚　贤

【原文】 戚贤初授归安县。县有“萧总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诅有司，辄先赛庙，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期。入庙中，列赛者阶下，谕之曰：“天

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桥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贤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系之。顾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策诸赛者心，且贿没人为之也。

【译文】 明朝时戚贤（全椒人，字秀夫）初任归安县令，县中有一座萧总管庙，是一座不法的庙宇。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如果想诅咒官吏，就先举行庙会，把庙装饰得非常壮丽。

一天，戚贤经过萧总管庙，正逢举行庙会，他走进庙中，站在阶下对众人说：“很久没下雨了，你们如果能祈神得雨我就放过你们，若做不到，庙就要拆毁，你们的罪过我也绝不宽贷。”

于是派人把庙里的神偶抬到陆桥上，仍然没有下雨，就把神偶沉入溪流里。

几天后，戚贤乘船经过该处，忽然间，神偶从水里跳入船中，侍从大惊失色，争相逃避道：“萧总管来了！萧总管来了！”

戚贤笑着说：“这是因为还没有将它烧毁的缘故。”

立刻命人把它先绑起来。

戚贤看见岸边有一土神祠，于是另外派一个灵慧的小吏，换了便衣藏在祠中，告诫他说：“等到水中有人冒出来，就把他捉来。”

后来果然抓到一个人。原来是因为那些举行庙会的人不想庙会停止，就请善于潜水的人装神弄鬼。

308. 黄　震

【原文】 震通判广德。广德俗有自婴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于神者。震见一人，召问之，乃兵也，即令自状其罪。卒曰：“无有也。”震曰：“尔罪必多，但不敢对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风遂绝。

吾郡杨山太尉庙，在东城，极灵，专主人间疮疖事。香火不绝，而六月廿四日太尉生辰尤盛。万历辛丑、壬寅间，阊门思灵寺有老僧梦一神人，自称周宣灵王，“今寓齐门徽商某处，乞募建一殿相安，当佑汝。”既觉，意为妄，置之。三日后，梦神大怒，杖其一足。明日足痛不能步，乃遣其徒往齐门访之，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最著灵验。有女子夜与人私而孕，度必败，诈言半夜有神人来偶，其神衣冠甚伟。父信然，因嘱曰：“神再至，必绳系其足为信。”女以告所欢，而以草绳系周宣灵王木偶足下。父物色得之，大怒，乃投像于秽渎之中。商见之，沐以净水，挟之吴中，未卜所厝，是夜梦神来别。既征僧梦，乃集同侣舍材构宇于思灵寺，寺僧足寻愈。于是杨山太尉香火尽迁于周殿，远近奔走如骛。太守周公欲止巫风，于太尉生辰日封锢其门，不许礼拜，而并封周宣灵王殿。逾月始开，则周庙绝无肸飨，而太尉之香火如故矣。夫

宣灵之灵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报于女子之父；能见梦于徽商，而不能违令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骤夺一时之香火，而终不能中分久后之人心。岂神之盛衰亦有数邪，抑灵鬼凭之，不胜阳官而去乎？因附此为随俗媚神者之戒。

【译文】 宋朝人黄震（慈溪人，字东发）任广德通判时，广德地方有一种习俗：将自己的婴儿加上手铐，自己拷打，然后向神明求福。

黄震见一人正在做这种事，就叫他来问，没想到居然是个士兵，黄震命令他自己说明罪状。

士兵说："没有。"

黄震说："你的罪一定很多，但不敢对别人讲，所以祈求神明赦免你的罪。"

于是命人用杖打他之后，再把他赶走。从此这种风俗才断绝。

〔梦龙评〕我家乡杨山有座太尉庙，在东城，很灵，专治人间疖疮病症，香火不断，而六月廿四日是太尉生辰，香火更盛。万历辛丑、壬寅年间（二九～三十年），城里思灵寺有一个老和尚，梦见一个神，自称是周宣灵王，现在住在齐门徽郡某商人处，求老和尚帮忙募款建一座庙安居，一定会保佑老和尚。老和尚醒来后，心想是虚妄的，不加理会。三天后，老和尚梦见神很生气，杖打他的一只脚。第二天，老和尚脚痛得不能走路，就派他的徒弟到齐门去查看，神像果然在那里。这座神像原来在徽郡的某寺，一向灵验出名的。

有个女子半夜和人私通而怀孕，预料事情一定败露，就骗她父亲说半夜有神来找她作伴，此神相貌雄伟，衣冠整齐。父亲信以为真，嘱咐她说："神再来时，用绳子绑在神脚上以作证。"女子将这句话告诉情人，于是用草绳系在周宣灵王木偶脚上。女子的父亲到处找寻，找到周宣灵王，非常生气，将神像丢进脏水沟里。商人见到了，捡起来洗干净，带回吴县，尚未选好安置的地方。当天夜里，梦见神来告别，又从和尚的梦得到证验，就集合同伴捐赠建材，在思灵寺建筑殿宇，老和尚的脚未几即痊愈。于是杨山太尉的香火都迁移到周宣灵王殿来，远近的人都赶着来进香。

周太守想阻止这件迷信，于是在太尉生辰日把太尉庙和周宣灵王殿一并封闭，不许人民礼拜，一个月后才打开，此后周宣灵王殿不再有人奉拜，而太尉庙的香火仍然一如从前。周宣灵王的灵，能加害老和尚，而不能报复女子的父亲；能托梦给徽郡的商人，而不能违抗郡守的封开祠殿；能骤然抢夺一时的香火，却不能长久系住人心，难道是神的盛衰也有机运吗？还是灵鬼依附着，却敌不过阳间的官吏而离去呢？附上此段文字，做为盲目随俗谄媚鬼神者的警戒。

309. 王曾　张咏

【原文】 真宗时，西京讹言有物如席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能伤人。民间恐惧，每夕重闭深处，操兵自卫。至是京师民讹言帽妖至，达旦叫噪。诏立赏格，募告为妖者。知应天府王曾令夜开里门，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兴。

张咏知成都，民间讹言有白头老翁过，食男女。咏召其属，使访市肆中，有

大言其事者，但立证解来。明日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咏曰："讹言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明决，不在厌胜也。"

隆庆中，吴中以狐精相骇，怪幻不一，亦多病疠。居民鸣锣守夜，偶见一猫一鸟，无不狂叫。有道人自称能收狐精，鬻符悬之，有验。太守命擒此道人，鞫之，即以妖法剪纸为狐精者。毙诸杖下，而妖顿止。此即祖王曾、张咏之智。

【译文】 宋真宗时，西京谣传有妖物形状如草帽，夜晚飞入民家，又变为狗狼的模样，会伤害人，民间非常恐惧，每晚都关紧门躲着，执着武器以自卫。

有一晚京师人民又谣传帽妖来了，通宵达旦的叫嚷喧噪。真宗下令悬赏，招募告发作怪的人。应天府知府王曾（益都人，字孝先）命人将里门打开，有人敢大叫的就逮捕，妖怪就不再出现了。

张咏任职成都时，民间谣传有白头老翁会吃人。张咏命部属到市场上去查访，有人谈论这件事的，要他立刻查证逮捕。第二天查到一个人，张咏命令立刻公开处死，当天就谣言止息了。

张咏说："谣言一起，妖气就乘机而作，妖怪有形，谣言有声，阻止谣言的技巧，在于当下果断的处理，而不在用厌胜作法去邪。"

〔梦龙评〕明穆宗隆嘉年间，吴郡一带有狐狸精害人，不只化为各种化形，也使很多人生病。居民都在夜间敲锣守夜，偶尔看见一只猫、一只鸟，也要狂叫一番。有个道士自称能收服狐狸精，卖符给人悬挂，很灵。太守命人捉拿这个道士来审问，果然就是他用妖法剪纸变为狐狸精，当场用杖打死他，妖法就立刻停止。这位太守就是效法王曾、张咏的才智。

310．钱元懿

【原文】 钱元懿牧新定，一日里闾间辄数起火，居民颇忧恐。有巫杨媪因之遂兴妖言，曰："某所复当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竞祷之。元懿谓左右曰："火如巫言，巫为火也。宜杀之！"乃斩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译文】 五代人钱元懿（吴越·临安人，字秉徽）任新定县令时，有一天，闾里之间发生数起火灾，居民非常惊恐。

有个巫婆姓杨，四下宣传妖言说："某处又会失火。"

结果她的话都应验，人民因而求她保佑。

钱元懿对左右的人说："起火的地方都是巫婆说过的地方，这是巫婆放火的。应该杀她。"

于是在刑场公开处死巫婆，从此火灾不再发生。

311．苏东坡

【原文】 苏东坡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一紫

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汝夜来术邪！"边批：坡聪明过人。道士骇惶而走。

【译文】　苏东坡任扬州知州时，有一天晚上，梦见在山林之间，看见一头老虎来咬他，苏东坡正紧张恐惧时，有一个人穿着紫袍、戴着黄帽，用袖子保护苏东坡，大声叱喝老虎离开。

天亮后，有个道士来拜见苏东坡，说："昨天晚上你没有受惊吓吧！"

苏东坡大骂说："鼠辈，竟敢如此，我正打算抓你来杖责一番，我难道不知道你昨夜来施用邪术吗〔苏东坡果然聪明过人〕？"道士吓得赶快离开。

312. 张　田

【原文】　张田知广州，广旧无外郭，田始筑东城，赋功五十万。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伪，召逻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间者谨捕之。"如言而获。

嘉靖中，京师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独行遇之，往往弃所携物，骇而走。督捕者疑其伪，密遣健卒诈为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复出，掩之，乃盗者蒙黑羊皮，着铁爪于手，乘夜恐吓人以取财也。近日苏郡城外，夜有群火出林间或水面，聚散不常，哄传鬼兵至，愚民鸣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旦视之，藁人也。所过米麦一空，咸谓是鬼摄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传说其事，劝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为贼游说者，度鬼火来处，伏人伺而擒之，果粮船水手所为也。搜得油纸筒，即水面物。众嚣顿息。

【译文】　宋朝人张田（澶渊人，字公载）任广州令时，广州旧时没有外城，张田任上才开始修筑东城。需要征发五十万的人力，被征发筑城的人之间互相惊扰，说晚上看到白虎出现。

张田心知是谣言，召来巡逻的人说："今天要是有白衣人在树林中出入，一定要逮捕他。"

果然晚上捕获一个白衣人。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京师里夜晚有怪物出现，全身是毛，又有锐利的爪子，独行的人遇到，往往惊骇得丢弃所携带的财物逃跑。捕盗的吏员怀疑是人假扮，秘密派遣健壮的士卒假装行人，提着行李夜行，怪物果然又出现。士卒冲上去捕捉，原来是蒙着黑羊皮、戴着铁爪的强盗，趁夜里恐吓人以抢夺财物。

近来苏州城外，夜里有一簇簇的火光在树林间或水面上出现，聚散无常。传说是鬼兵来到，愚民都敲着锣去追逐，还有人感觉自己刺中某物。白天一看，原来只是假人。这些火光所经过的地方，米麦粮食一扫而空，民众都认为是被鬼取走了。村子里先有一个乞食道人来宣扬这件事，劝人要逃避，有人怀疑这个道人是为盗贼游说的人，于是算好鬼火出现的地方，派人埋伏，伺机擒捕，原来是运粮船的水手假扮的。又搜出油纸筒，就是漂流水面燃烧的东西，众人的谣传才立即平息。

313. 隋郎将

【原文】　隋妖贼宋子贤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火袭击乘舆。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夜至其所，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郎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乃进，无复火矣，遂擒斩之。

【译文】　隋朝有一个妖言惑众的盗贼宋子贤，阴谋作乱。准备借举办一场公开的法会为掩饰，趁机举火袭击天子的圣驾。事机败露，鹰扬郎将（勇士）带兵擒捕。夜晚来到盗贼所住的地方，绕着屋子，到处都是火坑，士兵不敢靠近。

鹰扬郎将说："此地向来没有坑洞，只是妖术作怪罢了。"

于是下令前进，果然火坑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于是逮捕妖贼并予以斩杀。

314. 贺　齐

【原文】　贺齐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交战，官军刀剑不得击，射矢皆还自向。贺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无刃之器。"乃多作劲木白棓，选健卒五千人为先登。贼恃善禁，不设备。官军奋棓击之，禁者果不复行，所击杀万计。

【译文】　贺齐（三国・吴人，字公苗）为将军时，带兵讨伐山贼，山贼之中有善于使用符咒的人，每次交战，官兵的刀剑都无法攻击贼兵，射出去的箭又转回来。

贺齐说："我听说有刃的兵器可以施符咒，有毒的蛊物也可以施符咒，他们能对我们的兵器施符咒，但一定不能对无刃的器具施符咒。"

于是制造了很多坚硬的白木棒，选健壮的士卒五千人为先锋冲上贼寨，贼兵仗着符咒妖法不设防备，官兵以白木棒重击，符咒果然行不通，遂杀死贼兵上万人。

315. 萧　□

【原文】　唐萧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瑀，能死生人。上试之，有验。萧瑀曰："僧若有灵，宜令咒臣。"僧奉敕咒瑀，瑀无恙，而僧忽仆。

【译文】　唐朝人萧□（字时文）不信佛法，有个胡僧善于咒术，能使活人死亡，皇帝让他尝试，果然灵验。

萧□说："胡僧诅咒如果有灵，让他对微臣诅咒。"

胡僧奉命诅咒萧□，结果萧〗□没事，而胡僧自己却倒地而死。

316. 陆　粲

【原文】　陆贞山粲所居前有小庙。吴俗以礼“五通神”，谓之“五圣”，亦曰“五王”。陆病甚，卜者谓五圣为祟，家人请祀之。陆怒曰：“天下有名为正神、爵称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饮食者乎？且胁诈取人财，人道所禁，何况于神？此必山魈之类耳！今与神约，如能祸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毁其庙！”家人咸惧，至三日，病稍间，陆乃命仆撤庙焚其像。陆竟无恙。其家至今不祀“五圣”。

子云“智者不惑”。其答问智，又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则易惑人者，无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获其志也。今夫人鬼共此世间，鬼不见人，犹人不见鬼，阴阳异道，各不相涉。方其旺也，两不能伤；边批：确论。及其气衰，亦互为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灵而鬼灵耳。西门豹以下，可谓伟丈夫矣！近世巫风盛行：瘟神仪从，侈于钦差；白莲名牒，繁于学籍。将未来知所终也，识者何以挽之？

【译文】　明朝人陆贞山（陆粲，长州人）所住的房子前面有一座小庙。吴县的习俗很多人敬拜五通神（邪神的名称），称之为五圣，又称为五王。陆贞山病重时，为他占卜的人说是五圣在作祟，家人于是请陆贞山去祭拜。

陆贞山生气地说：“天地之间有号称是正神，爵位称侯称王，却带着母亲妻子去别人家吃饭的吗？而且威胁诈骗人民的财物，连在人间都不允许，更何况是神？这一定是山妖之类作怪罢了。现在我就和神约定，如果能降祸给人，就降在我身上，我如果三天以后没死，一定支拆毁这个庙。”

家人都很恐惧。

到第三天，病情稍微好转，陆贞山就命令仆人拆除神庙，烧毁神像，而陆贞山竟然没事，于是他的家人至今都不祭祀五圣。

〔梦龙评〕孔子说：“聪明的人凡事不会疑惑。”又说：“尊敬鬼神，但是要远离鬼神。”然而最容易迷惑人的莫如鬼神，这就是巫人用来欺骗人而获利的手段。当今人鬼共处于世间，鬼见不到人，就如人见不到鬼一般。阴阳不同道，彼此各不相关，当他们气旺时，双方都不会受伤害；等到他们气衰时，也互相牵制。只有迷惑鬼神而去接近鬼神的人，自己甘心居于气衰的境地，而给鬼神有压制自己的机会，才会有人不灵而鬼灵的说法。

从西门豹以下的这类破除鬼神迷信的人，可算是大丈夫。近世巫术的风气盛行，邪神的随从比钦差大臣（皇帝派遣办事的人）还多，白莲教教徒的人数比学生的人数还多，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有远见的人要如何来挽救呢？

317. 魏元忠

【原文】　唐魏元忠未达时，一婢出汲方还，见老猿于厨下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为我执爨，甚善！”又尝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

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尝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鸺鹠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曰：“鸺鹠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

【译文】 唐朝人魏元忠尚未显达时，家中有一个婢女出去汲水回来，看见老猿猴在厨房里看火。

婢女惊奇地告诉魏元忠，魏元忠缓慢地说：“猿猴同情我没有人手，为我煮饭，很好啊！”

又曾经叫喊仆人，仆人没有答话，而狗代他呼叫。

魏元忠又说：“这是孝顺的狗，为我代劳。”

魏元忠曾在家中独自坐着，有一群老鼠拱手站在他的前面。

魏元忠又说：“老鼠饿了，来向我求食物。”

就命令人拿食物喂老鼠。

夜半时有猫头鹰在屋顶鸣叫，家人想用弹弓赶走它，魏元忠又阻止他们说：“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东西，所以在晚上飞出来，这是天地所孕育的动物，你把它赶走，要它到哪里去。”

从此以后，家人就见怪不怪了。

318. 范仲淹

【原文】 范仲淹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民舍有鼓为妖，坐未几，鼓自滚至庭，盘旋不已，见者皆股栗。仲淹徐谓纯仁曰：“此鼓久不击，见好客至，故自来庭以寻槌耳。”令纯仁削槌以击之，其鼓立碎。

【译文】 有一天，范仲淹带着儿子纯仁去拜访民家，民房里有鼓成妖。没坐多久，鼓自己滚到庭院里，不停地打转，看见的人都害怕得发抖。

范仲淹却不以为意，对儿子说：“这个鼓许久不敲了，看见好客人来到，所以自己来庭院找鼓槌。”

就命令纯仁去削支鼓槌打鼓，这个鼓立即破碎。

319. 李　晟

【原文】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案，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遂撤而焚之，其下锥去积壤十四畚，议者伟焉。

【译文】 李晟为宰相时，政事堂里有一张聚餐的桌子。官吏相传：移动桌子，宰相就会罢官，因此有五十年不曾移动这张桌子。

李晟说：“早晚谈论政事的场所，怎可任腐朽蠹蚀的秽物堆聚而不清除呢？这种乡俗的禁忌，哪里可相信？”

于是命令人把这张桌子拆除烧毁，并在桌下铲除了十四畚箕的积土，一时众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八、经理时务

【原文】 中流一壶，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译文】 渡河中程卖一壶酒，大家都会出高价；宁可做拙钝的刀子，不要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玩物；碰到盘根错结时，才能分辨工具的利钝；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

320. 刘 晏

【原文】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

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

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边批：名言！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 唐朝人刘晏（曹州南华人，字士安）任转运使的时候，适逢唐朝藩镇割据、内战不断的时节，所有的军事费用都靠刘晏来筹措办理。刘晏企图心很旺盛，又富机智，善于变通，处理国家的财政事务非常得心应手。

他曾经用高价招募擅长跑步的人，到各地去查询物价，互相传递报告，虽是远方的讯息，不过几天就可以传到，因此食品百货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刘晏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不仅国家获利，而且远近各地的物价也因此控制得很平稳。

刘晏认为君王爱护百姓的表现，不在于赏赐的多少〔名言〕，而应当使他们安心于耕耘纺织，在税赋方面，正常的年头公平合理的缴纳，饥荒时则加以减免或用国家的财力来济助。刘晏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月详细报告各州县天候及收成的情形。歉收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则会计官在催收赋税时，主动下令哪一类谷物可以免税，哪一些人可向政府借货，能做到各地的百姓尚未因歉收而受困，各种救灾的措施已报准朝廷施行了。

有人责怪刘晏不直接救济人民，只贱价出售粮食物品给人民，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好的医生不会让病人的病情拖到危急的地步才来医救，善于救灾的人不使人民到需要完全仰赖救助的地步。因为救助少则不足以养活人民，若想救助得多则国家的财政会发生困难，国家的财政一旦出问题又必须征收重税，如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又：在救济时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官吏相互狼狈为奸，有办法的人得的多，真正贫苦需要救济的百姓反而得的很少，虽然以严刑峻法来威吓也无法禁止，造成双重的灾害。

发生灾害的地区，所短缺的其实只是粮食而已，其他的产品往往可维持正常的供应，若能低价将这些产品卖出去，交换其他的货品，借政府的力量转运到丰收的地方。或者由官府自用，国家的生计就不会匮乏。或由国家卖出屯积的谷物，分交运粮的单位，转运到各个缺粮的地区，使无力到市集购买的贫困

农民，能经由政府的辗转传送，免除饥荒。这样就有双重好处。

在刘晏就任之前，运送关东的谷物进入长安城，因为河水湍急，大抵十斗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负责的官员也就可得到优厚的赏赐。刘晏以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等水力各不相同，因着不同的河流制造不同的运输船只，长江的船运到扬州，汴水的船运到河阳，黄河的船运到渭口，渭水的船运到太仓。并在河边设置仓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量多达一百多万斛，可以做到没一点点折损。

又：州县起初找富人来监督水陆运输，称之为“船头”，主持邮递的叫做“捉驿”。在正当的税收之外还强制索取，叫做“白著”，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课征和劳役，干脆群聚为盗贼。刘晏将船运和邮递事务全收归政府负责，并废除不正常的征敛，人民的困苦才得到解脱，户口也逐渐繁多。

〔梦龙评〕刘晏常言：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将盐收归政府专卖，税收充作军队与国家之用。他认为官吏多会骚扰人民〔名言〕，所以在产盐的乡邑免除总理盐务的盐官，直接把盐户所煮出的盐，卖给商人，任随他们转卖到各地去。其余的州县也不再设置盐官。

在江岭间离盐乡远的地方，刘晏则将官盐转运到当地贮藏起来。有时商人惜售，盐价昂贵，刘晏就将官盐减价卖给人民，叫做“常平盐”，官府得到利益而人民也不困乏。

〔梦龙评〕“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

321. 李　悝

【原文】　李悝谓文侯曰：“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一，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故虽遭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此为常平义仓之祖，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悝。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无怪乎讳富强，而实亦不能富强也。

【译文】　李悝（战国・魏人）对魏文侯说：

“实行平籴法（由官方于丰收时买米粮储存，以备荒年时发售）来稳定粮食，必须很谨慎地观察岁收的情形。一般的丰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熟收成是平时的四倍，一般农家一年可剩余四百石米粮；中熟收成是平时的三倍，剩余三百石米粮；下熟收成是平时的两倍，剩余二百石米粮。荒年也可分三等，小饥收成是一百石，中饥收成是七十石，大饥收成是三十石。

“所以在上熟时，由政府收购三百石，留给百姓一百石，中熟时收购二百石，下熟时收购一百石，使人民粮食足够消费，又不会因谷多而造成价格低贱。小饥时就发售小熟时所收购的米粮；中饥时发售中熟所收购的米粮；大饥时发售大熟收购的米粮。所以虽然遭遇水灾、旱灾等大小饥馑，米价不会腾贵，人民也不致离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道理，若能在魏国实行，国家就可以富强。”

〔梦龙评〕这是常平仓（就是义仓，汉宣帝时所设）的始祖，后世一些迂腐的儒者，却以竭尽地力来责罪李悝，不竭尽地力难道要竭尽民力吗？难怪这些不敢谈富强之道的腐儒，实际上也没能力能让国家富强。

322. 朱　熹

【原文】　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歉，民不缺食。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陆象山曰：社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如兼制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富民封廪腾价之计。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便也。

听民之便，则为社仓法；强民之从，即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国故也。◯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于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译文】　宋孝宗乾道四年，人民缺乏粮食，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常平米六百石来施救，夏天从社里的谷仓借米粮，冬天加利息偿还。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十四年后，六百石米全数还给州府，尚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做为社仓，不再收利息。所以虽然遭到歉收，人民也不担心缺乏粮食。

孝宗于是下诏，使朱熹的社仓法在各路推行。

〔梦龙评〕陆象山（名九渊）说："社仓固然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然而要常年丰收，这种制度才可保持长久，如果不是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遇到歉收，则社仓的米只有借出而没有收入，来年播种时缺少种子，仍然没有办法施救。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米粮，防止价贱伤农的祸害；歉收时出售米粮，以防止富家屯积粮食，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把买进来的米粮分存两个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存粮保留起来，不随便使用，以为歉收的年头所用，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动辄匮乏的社会，显然比较有功能。"

顺从人民的方便，是社仓法；强制人民听从的，则是青苗法。是因为前者主张利民，后者主张利国的缘故。当今官吏积存谷物的方法，也是社仓的遗训。然而所积的只是纸上的空言，一半已被负责官吏据为己有，一半变成朝廷非正常调用的钱粮来源。一碰到荒年歉收，除了摇头叹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不如不要设置，单纯的把谷物留在民间的好。唉！

何良俊（明·松江华亭人，字元朗）《四友斋丛说》说："当今地方首长的真正德政，当务之急是将各项赃款及罚银，督促各府县隶全数购买谷物。犯徒刑、流放以下的罪犯，准他们用谷物来赎罪。大致上大县每年要买谷一万石，小县要买五千石，两直隶巡抚之下有一百个县，则每年就有七十多万石谷物。累积三年之后，就有两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一个县有水旱灾，就向无灾害的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补还，则各地百姓就免于流离逃难，而朝廷对那些供应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税收地区，也永远不需忧心荒年歉收的问题。最大的德政，没有比这样更好了。"

323. 程　颢

【原文】　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粟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

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译文】　宋朝时，由于河东路的税收不够充裕，政府课征货物税，却使得物价上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明道先生程颢于是仔细算出政府所预定课征的粮食数量，由地方上有存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梦龙评〕任用富民而不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满地了。

324. 周　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

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

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梦龙评〕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但是从欧石冈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 樊　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

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

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除去了十分之八、九，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准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梦龙评〕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 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

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粜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

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自己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

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

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

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

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

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

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

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

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只这样便是最善政〕。

327. 赵抃　黄震

【原文】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边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译文】　赵清献（赵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越州知州。两浙地方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在要道上贴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俗吏往往这么做〕。只有赵清献贴出的榜文是命令有米的人，官府可以提高价钱向他收购。于是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米价也就低廉了。

〔梦龙评〕凡是物品多价格就低廉，少则昂贵。不刻意压低米价而想办法增加供应，赵清献真是个有见识的人。

抚州闹饿荒，黄震奉命前往救灾，他只与当地的富人和长老约定某日见面，到抚州以后，却只写着：“有米而屯积不售者抄家，强行买米的处斩。”

公布在市场，米价立刻就降低下来。

328. 富弼　滕元发　原杰

【原文】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

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梦龙评〕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郓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有此米便可措手〕。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

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荩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

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贤相自能用嘉言〕。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原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

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紧要的一着〕，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梦龙评〕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329. 刘　涣

【原文】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大灾荒，接着又地震，人民粮食一空，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苟延度日。刘涣（字仲章）当时在澶州任知州，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第二年，地震停了，离散的人都回来，却没有牛耕田，牛价上涨十倍。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所以河北路各州，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

330. 吴　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

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竞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就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梦龙评〕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海贼还敢作乱？

331. 李　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彍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

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彍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

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骚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又下令由公家治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

“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梦龙评〕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332. 虞　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

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

“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

“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

“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梦龙评〕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

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333. 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牣。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财。**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

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

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

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要紧的一着〕，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梦龙评〕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痴。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334. 董博霄

【原文】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按：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

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梦龙评〕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335．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按：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

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梦龙评〕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336. 苏　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华亭宋彦云："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按：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译文】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逢旱灾，收成不好，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所以米价不会飙涨。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发予执照，因此有经济价值）。第二年春天，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

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居民不多。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人民的饮水充足，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

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引水入运河，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广达千顷。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自唐代及钱王时代，每年都有疏通，所以湖水还够用。宋代以后废弃不管，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而湖水已所剩无多。运河失去了湖水，只好依赖长江涨潮。湖水混浊多淤塞，船舶要在市区航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成为市民的大患。而六井也几乎废弃无

用。

苏轼到任后，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盐桥河吸收西湖水。又建造水闸，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人民因而得到好处。

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四处观察了很久，说："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将安置于何处？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环湖来往一趟，一天都走不完。如果把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那么既可除去淤泥，又可方便行人通行。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

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余粮一万石，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将它称为"苏公堤"。

〔梦龙评〕华亭宋彦说："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337. 张　需

【原文】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郧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惮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舍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遍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译文】　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先是担任郧州的佐吏，当地河渠淤积，水田废弃了数十年，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张需才到任，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

张需前往察看，说："只要找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做完。"

太守很奇怪，以为他随便说说。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各自带着器具，分别量好长度，尽力而为，果真三天就做好了。太守非常惊奇，以为有神相助。

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列出游食者的户口，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派他们一起种植米、麦、桑、枣，纺织的器具，鸡猪的数目，都明白地表示出来。

闲暇的时候，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于是人民都勤勉努力，不敢偷懒。不到两年，人民都有恒产，生计日渐富足。

338. 李若谷　赵昌言

【原文】　安丰芍陂县，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

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时因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旦堤溃，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奸息。

近日东南漕务孔亟，每冬作坝开河，劳费无算，而丹阳一路尤甚。访其由，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利于阻塞；当起坝时，先用贿存基，俟粮过后，辄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议疏通。若依李、赵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劳费，深加开浚；晓示居民，后有壅淤，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庶常、镇之间或可息肩乎？或言每岁开塞，不独脚夫利之，即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译文】　安丰芍陂县是孙叔敖所创的，有直通南北的河渠，可以灌溉万顷田地；但在旱灾时，人民就侵占河渠的地耕田，雨水太大时，又把河堤破坏，使河渠中的水流走，于是失去了灌溉的利益。

宋朝李若谷（丰人，字子渊）任寿春太守时，就下令河堤溃决时不可以调士兵去修理，只能调堤防边的人民去修筑。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破坏堤防了。

天雄军（大名府）的富豪，在米麦丰收时，就联合奸人，挖掘堤防。宋真宗咸平年间，赵昌言（孝义人，字仲谟）任太守，他暗地知道这件事，但故意不查问。有一天，河堤溃决，官吏来报告事态紧急，赵昌言命令拿富家仓库所积存粮食去堵塞堤防，从此这件坏事才停止。

〔梦龙评〕近来东南漕运的事务很紧急，每年冬季都要修筑水坝，疏通运河，耗费庞大，而丹阳一带更严重。探查事由，是附近居民每年可收到脚夫搬运沙土的工资，运河阻塞对他们有利。每当修建水坝时，先贿赂掌管奠基的人，等粮食运过之后，往往在深夜时分去填土，到冬季时水干涸了，不得不疏通。如果依照李、赵两位先生的计策，用一年的费用，做好疏通的工作，然后明示居民，以后如果再有淤塞，就要附近的居民自行挖掘疏通。这样，或者可以使一般县镇停止无谓的耗费。有人说每年疏通运河，不只脚夫有利，即使官吏也有利可图，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了。

339. 杨一清

【原文】 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疾。祖制以蜀茶易番马，久而寝弛，茶多阑出，为奸人利，而番马不时至。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而严私通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报致诸番。番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其抚陕西，则创城平虏、红古二地，以为固原援，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其讨安化，则授张永策以诛逆瑾。出将入相，谋无不酬，当时目公为“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虚也！

【译文】 西番盛产马匹，而仰赖中国茶治疗疾病。祖先的制度是用四川茶叶交换番马，年代长久以后，逐渐废弛。茶叶多被奸人用来谋利，而番马却不按时送到。

明朝时杨文襄（杨一清，安宁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专职交易马匹的官吏，严禁私自交易，把茶叶的利润完全收归官府所有，并通报到各番邦。于是番马大量送到，屯牧之政因而修明。

〔梦龙评〕杨文襄任陕西巡抚时，创建平虏、红古两座城，做为固原（地名）的后援。在河边修筑城墙，以捍卫靖虏（地名）。他讨伐安化时，全力协助张永策来诛杀奸宦刘瑾。出将入相，所作的谋略无不成功。当时把他看成智囊，拿他与姚崇相比，真是一点都不假。

340. 张全义

【原文】 东都荐经寇乱，其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由是民归如市。数年之后，渐复旧规。

全义每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妓，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由是民竟耕蚕，遂成富庶。

全义起于群盗，乃其为政，虽良吏不及。彼吏而盗者，不愧死耶！◯全义一笑而民劝，今则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译文】 五代十国时，东都洛阳屡遭盗寇侵掠，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

张全义（后梁·临汉人，字国维）任河南尹时，选了十八个有才能器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榜文，称为“屯将”。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竖立旗子，张贴榜文，招抚流民，劝他们回来农耕，并减免他们的租税；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

从此人民络绎归来，数年以后，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

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并请田主来，用酒

菜慰劳他们。有蚕、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把老人幼儿都叫出来，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遂成为富庶的地方。

〔梦龙评〕张全义是盗贼出身，但是他处理政事，虽一般良好的官吏也不如他。而那些身为官吏却做盗窃之事的，能不愧死吗？张全义一笑而达到劝诱人民的效果，如今的官吏却即使发了上百回的脾气，人民也不当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41．范纯仁

【原文】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夫军借以战，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佥解之忧，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较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替，贫者行丐，即驿中牵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俟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与？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译文】　宋朝人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范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县令时，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很少人种树，范纯仁很担忧，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在家里种桑树，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后桑树长成，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

范纯仁离任后，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梦龙评〕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话要说。征兵士是为了战争，征徒夫是为了徭役，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罪人却逍遥自在，见了也无法查问。然而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徒夫的多寡，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田亩，等到成熟收成后，就准他们抵罪释放。有愿留下来的，就做为永久的产业。实行几年以后，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为良民，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

342．高　郁

【原文】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湖南地多铅铁，军都判官高郁请铸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国用富饶。边批：只济一境之用，周流不滞亦足矣。湖南民不事蚕桑，郁令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官府无私，即铅铁尚可行，况铜乎？夫钱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恶钱出而以良钱入，出价厚而入价廉，民谁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则政自行矣。

【译文】　五代时楚王马殷（鄢陵人，字霸图）据有湖南之地后，不向商旅征税，因此各地的商旅都聚集到湖南。湖南盛产铅铁，军府判官高郁请求铸成钱币，商旅出境后此种钱币在他处无法适用，只好换其他的货离去〔只能用于一境却周转不停，也够了〕，国家因而富足。

湖南人不养蚕桑，高郁下令缴税的人可以用布帛代替钱币，不久，民间织布之风大盛。

〔梦龙评〕官府无私，即使是铅铁钱也能通行，何况是铜钱。钱币法所以壅闭不通，是因为官府只付出而不回收，即使回收，也用劣质钱币付出，而收入良质钱币。付出价钱高，回收价钱低，百姓哪会甘心。所以说：“君子以公正之心处理政事，上下一律公平，政令自然畅行无阻。”

343. 赵　开

【原文】　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三十万钱，又其小者。

【译文】　宋朝时赵开（安居人，字应祥）促成钱引（宋代的纸币）通行后，人民都认为很方便。有一天，官吏查获伪造钱引三十万，盗印的五十人，依法当处死。

张浚想依法而行，赵开说：“大人错了。假使钱引是假的，加盖宣抚使印以后，就是真的了。盗印的人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然后派他们去印钱引，这样您一天就得到三十万钱，而救活五十人。”

张浚认为很好。

〔梦龙评〕不但救活五十人，又得到五十人可用，真是最划算的做法，比起来，三十万钱只是小事而已。

344. 诸葛亮

【原文】　备依刘表，尝忧兵寡不足以待曹公。诸葛亮进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其众遂强。

【译文】　刘备依附刘表后，曾忧虑民众太少，不足以对抗曹兵。

诸葛亮进言道：“荆州人口并不少，只是编入户籍的太少。无事调动，人民会不高兴。可以告诉刘荆州（表），命令所有游动的户口都自动实报，官方详细

记录下来，就可以增加民众了。”

刘备依计去做，民众果然增加。

345. 陶　侃

【原文】　陶侃性俭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厅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边批：根坚可代铁足。公即超两阶用之。

【译文】　晋朝人陶侃（鄱阳人，字士行）本性节俭，做事勤快。任荆州刺史时，命令船官要收集锯木屑，不论数量多少，众人都不了解他的用意。

后来正逢积雪溶化时期，官府前虽已除雪，地仍湿滑。于是用锯木屑撒在地上，遂能通行无阻。

官用的竹子，陶侃命令要留下粗厚的竹子头，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竹子头都用来当作造船的竹钉。又曾挖掘竹子，有一官吏连着竹根挖起，以为竹根部分非常坚硬，可做为竹钉的材料使用，陶侃见了，立刻超升此人两阶。

346. 苏州堤

【原文】　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而泽国艰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除刍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尺，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除中，候干，则以水车汰去两墙间之旧水，墙间六尺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为永利。今娄门墉虽也。

【译文】　苏州到昆山县共七十里远，都是浅水，没有陆路可行。人民苦于涉水，早就想筑长堤，但是水泽之地很难取土。

宋仁宗嘉祐年间，有人献计，就在水中用芦荻干草做墙，栽两行，相距三尺。离墙六丈，又做一墙，做法和前两墙相同。把水中的淤泥沥干，塞在干草中，等干了以后，用水车除去两墙之间的旧水。墙与墙之间都是泥土，留一半做为长堤的基础，挖另一半做河渠，把挖出来的土拿来筑堤，每三、四里筑一座桥，以打通南北的水域。

不久长堤完成，还得到灌溉之利。

347. 丁　谓

【原文】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谓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命凿通衢

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牌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拆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此公尽有心计，但非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译文】 宋真宗祥符年间，宫中大火。当时丁谓主办营建修复宫室，取土的地方太远是一大烦恼。

丁谓就下令挖道路取土，不久道路变成大沟，于是打通汴水流入沟中，引用各地的竹筏及船来运各种建材，都由大沟运来。到修复的事办完以后，把破损的瓦砾土壤填充沟中，又成为街道。做一件事而同时完成三项工作，节省了亿万的经费。

〔梦龙评〕丁谓确实很有心计，但不是宰相人才。所以说：小人不能承受重任而可以有小智慧。

348. 郑晓时

【原文】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文武大臣会议修建，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率营军三万人打扫火焦。郑公白黄司礼：“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团围，就便堆积。白玉石烧成石灰者，亦另堆积，砖瓦皆然。”不数日，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又于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拦断内外。内监、工部议从外运砖、运灰、运黄土调灰，一时起小车五千辆，民间骚动。公告黄司礼曰：“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其在午门以内者，可与内监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墙。”黄甚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黄土，今工部起车五千辆，一时不得集，况长安两门、承天、端门、午门止可容军夫出入，再加车辆，阻塞难行。见今大工动作，两阙门外多空地，可挖黄土，用却，命军搬焦土填上，用黄土盖三尺，岂不两便？”黄曰：“善！”公曰：“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不须减工部估料，但省军士劳力亦可。”边批：若减估必有梗者。黄又曰：“善！”公曰：“旧例：火焦木，军搬送琉璃、黑窑二厂，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长大，不唯皇城诸门难出，外面房稠路狭，难行难转，况今灾变，各门内臣小房，非毁即折坏，必须修盖，方可容身。莫若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并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亦省财力。”黄又曰：“善！”

锦衣赵千户持陆锦衣帖来言："军士搬出火焦，俱置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朝贡人往来，看见不雅。边批：体面话。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满。"公曰："三殿灾，朝廷已诏天下，如何说不雅？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况寿宫灾、九庙灾，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并行，官可照管。若从西夹道人，必从寺东夹道出，路多一半，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岂有营军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铺路，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实，又加五寸，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坏矣。见今午门外东西胁下数万担火焦积堆，若搬出，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赵复语，公径出。

会议午门台基及奉天门殿楼等台基、阶级、石柱礎、花板、石面，纷纷不决。公欲言，恐众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请教。杲虽匠艺，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门台基，众议将前三面拆去一丈，从新筑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国初坚固，万一楼成后旧基不动，新基倾侧，费巨万矣。莫若只将台下龟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坏者留之，其坏者凿出烬余，约深一尺五寸，节做新石补入，内土令坚，仍用木杉板障之，决不圮坏，三面分三工，不过一月可完。唯左右掖门两旁须弥座石最大且厚，难换，必须旁石换齐后，如前凿出，约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垫上，与旧石空齐，用铁创肩进，亦易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门阶沿石，一块三级，殿上柱礎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时皇城无门限隔，可拽进。近年九庙灾，木石诸料不能进，拆去承天门东墙方进得。今料比九庙又进三重门，尤难为力。莫若起开焦土，将旧阶沿礎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转，尚有坚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于殿上三级台基并楼门台基，俱如午门挖补皆可。公能力主此议，省夫力万万，银粮何至数百万，驴骡车辆又不知几，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后三日再议，悉如前说。

【译文】 明世宗嘉靖丁巳年四月，宫中有三座宫殿、三座楼和十五座门都被烧毁。文武大臣商议将如可修建，郑晓时（海监人，字窒甫，谥端简）当时协理军政，率领军营中三万人，打扫火灾后的烬土。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掌宫廷礼仪的官），砖瓦木石其实不必全部搬出去，如石材有完整的、有一半的、有一尺以上的，分别就近找地方堆积起来。白玉石烧成石灰，也另外堆积，其他砖瓦等等也都这样处理。

数天后，工部想将端门外廊房改修为六科，且要修补朝房（臣子上朝等待时刻地方）、午门残缺墙柱。又有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要

砌一道高墙，以隔绝内外。宦官与工部决议要从外面运砖与灰，及运黄土调灰，一时之间起用小车五千辆，民间为之骚动。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说：“午门外堆积很多旧砖石和石灰，可全部供给工部改修端门外廊房。午门内的可以给宦官修理墙柱，并砌干清宫前的墙。”

黄司礼很高兴。

郑晓时说：“又：修砌一定要用黄土，现在工部要起用五千辆车子，一时之间可能无法凑足，何况长安的承天端门、午门，这两座门只可由车夫出入，再加上车辆，必定阻塞难行。如今大工程动工，两阙门外很多空地，可以挖黄土，只要命令军士搬运焦土填上，再用黄土覆盖三尺，岂不是两便？”

黄司礼说：“很好。”

郑晓时又说：“午门以内，台基的坏石块，要搬出长安两门太远了。现在厚载门正在修补破裂的石阶，如果命令军士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过去很近，就用这些石块填补破裂的石阶，既不须减少工部预估的材料〔若减估必有人作梗〕，而光是节省军士的劳力就很划算了。”

黄司礼又说：“很好。”

郑晓时再建议：“旧例烧焦的木材，由军士搬送到琉璃、黑窑二厂，来回要四十里，如今焦木又长又大，不只皇城各门很难出去，外面房屋稠密，道路狭窄，既难行又难转弯。何况火灾之后，各门太监的小房门，都毁坏了，必须重新修盖，才有容身之处。不如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和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及启明、长庚两条长街，听任太监拿取焦木皮作木炭。可使用的木心，随便拿去修理各人的房间。用皇城内的东西来修理皇城内的房间，不必到皇城外取材，可节省很多财力。”

黄司礼很高兴的同意。

锦衣卫赵子户拿着陆锦衣卫的帖子前来，说是军士搬出焦土，都放置在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来朝贡的人看了不雅观〔体面话〕。庆寿寺西边夹道上有深坑，可用焦土去填满。

郑晓说时：

“三座宫殿发生火灾，朝廷已经诏告天下，有什么不雅观可言？谁敢将朝廷的龙纹砖石，填在因罪被废的太平侯故宅？何况寿宫火灾，祖庙火灾，焦土都运到长安两门外，军士在长安大街，负重而去，空着回来，人可并行，官吏可以照应管理。如果从两个夹道进去，一定要从寺东的夹道出来，路程多了一半，三万人只能做一万五千人的工作，哪有军士为人填坑的？

“而且焦土工部还有用处，等木块和石块用完后，要取焦土铺路，从长安坊

牌下，一直填到奉天殿前。每次填五寸厚，都碾碎压平，再加五寸，一直要填三尺厚，才能在上面行走大车子、旱船，不然街道走廊都坏了。现在午门外东西两侧堆积着数万担焦土，如果搬运出去，不久又是得再搬运进来。”

赵子户还想说话，郑晓时就走出去了。

有司会商午门及奉天门宫殿楼房等台基、阶级石、柱下石、花板石面的工程、费用等问题，各部门的意见很多，纷纷不决。

郑晓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考虑到各方未必理解采纳，乃特地造访大匠（官名，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等的土木营建）徐杲，向他请教。徐杲虽是工程方面的专才，却也对郑晓时十分钦佩。

两人见面之后，即摒退左右，郑晓时说：

“本官有三件事想请教徐大人：第一件是有关午门台阶的问题，有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应将前三面拆去一丈，重新筑上砌石，本官认为这样恐怕将比不上开国之初兴建得那么牢靠坚固，万一城楼盖好了，旧有的地基屹立不动，新盖的地基却发生倾斜，那又要耗费巨万公帑了；倒不如只将门楼台下龟脚东侧腰墩板等石材，除了保留那些未被大火焚坏的部份，其余损坏的地方将余烬挖凿出来，深约一尺五寸，然后订制新的石材，填置到里土中令其坚固，再用木杉皮填实，这样绝对不会腐坏，而且只要安排三班人工，不到一个月就可完工。但是左右侧门旁的须弥座石，石材大且厚，很难置换，必须等其他部份的石料都已换齐后，按照先前的方式凿出深约二尺五寸的窟窿，订制新的座石，往旧的洞穴填进去，工人一起用铁器出力，也很容易就竣工。”

徐杲道：“这个方法很好，本官赞成。”

郑晓时又说：

“有关奉天门的阶沿石，一块石头要做成三级阶梯，还有殿上的柱下石，大的有两丈见方，这样的庞然大物，又不比过去皇城没有门限阻隔时那样，可以用合力拖拉的方式拽进去施工。前几年九庙（古代帝王立七庙以祀祖先，至王莽增建黄帝太初祖庙和虞帝始祖昭庙，共九庙）发生火灾，木石等材料无法进入施工，结果拆去承天门冬墙才得以运进去。这次如要施工，又要越过三重宫门，工程更加困难。倒不如我们在火灾后的焦土中，将旧的阶沿石、柱下石、地面花板石逐一清出，如尚有坚厚可用的石材，就用来充当建物底层的基石，加工使用。至于殿上的三级台阶，以及楼门的台基，也都像前面讲的挖补一番便可。徐大人如能支持本官的这些意见，除了省下了不少民工，银两、粮食也可省下数百万两，至于驴骡车辆，则又更无法计算了，这是莫大的功德啊！”

徐杲一听，十分高兴，等到三天后再议此事时，全部采用了郑晓时的意见。

349. 徐　杲

【原文】　嘉靖间，上勤于醮事，移幸西苑，建万寿宫为斋居所。未几，万寿宫灾，阁臣请上还乾清宫。上以修玄不宜近宫闱，谕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礼以匠师徐杲有智，专委经营。皆取用于工部营缮司原收赎工等银，及台基、山西二厂原存木料，与夫西苑旧砖旧石，稍新改用，并不于各省派办。其夫力则以歇操军夫充之，时加犒赏，及雇募在京贫寒乞丐之民，因济其饥。是以中外不扰，军民踊跃，而功易成。杲历升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职衔。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世宗勤于祈祷祭祀，移驾西苑，兴建万寿宫做为斋戒的住所。不久万寿宫失火，内阁大臣请世宗回乾清宫。世宗认为修道时期不应接近后妃，告示工部尚书雷礼（丰城人，字必进）要开工重建。

雷礼认为匠师徐杲很有才智，就交付给他办理，所需费用都从工部营缮司领取。原先所收罪犯抵罪的银两，及台基、山西二厂所存的原料，加上西苑的旧砖石，稍加修饰后使用，不让各省分派办理。并以操练空档的军士担任运夫，给予犒赏做为酬劳。又招募在京师的贫民乞丐，借此让他们得到收入。所以全国上下都不觉负担，军民协力，事情很容易办妥。雷礼后来也升任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

350. 贺盛瑞

【原文】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阶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万历中鼎建两宫大石，御史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工部郎中贺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费不足七千两。又造四轮官车百辆，召募殷实户领之，拽运木石，每日计骡给直。其车价每辆百金，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工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言旧？一凿便新。有事我自当之，不尔累也！”

献陵山沟两岸，旧用砖砌。山水暴发，砖不能御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欲用石，而中贵岁利冒被，主于仍旧。贺乃呼工上作官谓之曰：“此沟岸何以能久？”对曰：“宜用黑城砖，而灌以灰浆。”公曰：“黑城砖多甚，内官何不折二三万用？”作官对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内监。中官怀疑，未解公意，然利动其心，遂折二万。久之不言，一

日同至沟岸尽处，谓中官曰：“此处旧用黑城砖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发，砖不能御，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谁人敢动！”公笑曰：“沟内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饵，不敢复言。于是每日五鼓点卯，夫匠各带三十斤一石，不数日而成山矣。原估砖二十万，既用石，费不过五万。

坟顶石，重万余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远且五十余里，用止片时，而令人往返百里，给价难为公，不给价难为私。乃于近村壮丁借片时，人给钱三文，费不千余钱，而石已合笋矣。

神宫监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恶，乃每片价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坚，每片价止三厘。诸阉阴耗食于官窑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监，谓诸阉曰：“监修几年矣？”老成者应曰：“三十余年。”公曰：“三十余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恶故耶？”曰：“然。”公乃阴运官、民瓦各一千，记以字而参聚之。于是邀监工本陵掌印与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谓曰：“瓦唯众择可者。”佥曰：“白者佳。”取验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贱，何苦而用官窑？”监者曰：“此祖宗旧制，谁敢违之？”公曰：“祖制用官窑，为官胜于民也，岂谓冒被钱粮，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监官为证耳。”遂去。监者随至寓，下气谓公曰：“此端一开，官窑无用，且得罪，请如旧。”公不可。请用官民各半，复不可。监者知不可夺，乃曰：“唯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监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万，省帑金二千余。

金刚墙实土，而在工夫止二十余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筐，加钱二文，以朱木屑为记。”各夫飞走，不终日而毕。

锦衣卫题修卤簿，计费万金，公嫌其滥。监工内臣持毁坏者俱送司。公阅之，谓曰：“此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俩，边批：谀便悦而后进言。以实题中疏语耳。不然。驾阁库未闻火，而铜带胡由而焦？旧宜腐，胡直断如切？”内臣如言以诘诸弁，且言欲参。诸弁跪泣求免，工完无敢哗；用未及千，而卤簿已焕然矣。

永宁长公主举殡。例搭席殿群房等约三百余间，内使临行时俱拆去。公令择隙地搭盖，以楸棍横穿于杉木缆眼下埋之，席用麻绳连合。在工之人，无不笑公之作无益也。殡讫，内官果来取木，木根牢固，席复连合，即以力断绳，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谓曰：“山中风雨暴至，无屋可避，除大殿拆外，余小房留与汝辈作宿食，何如？”众佥曰：“便。”公曰：“每一席官价一分五厘，今只作七厘，抵工价。拆棚日，席听尔等将去，断麻作麻筋用，木作回料，何如？”众又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为雨水冲激，岁久成坑，啮将及城，名曰“浪窝”。监督

员外受部堂旨，议运吴家村黄土填筑，去京城二十里而遥，估银万一千余两。公建议："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则浪窝得土而筑之固，城壕去土而浚之深，银省功倍，计无便此。"比完工，止费九百有奇。

按：两宫之役，贺公为政，事例既开：凡通状到日即给帖，银完次日即给咨。事无留宿，吏难勒掯，赴者云集，得银百万两。公每事核实，裁去浮费，竟以七十万竣役，所省九十万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职论去，冤哉！然余览公之子仲轼所辑《冬官纪事》，如抑木商、清窑税，往往必行其意，不辞主怨，宜乎权贵之侧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绌其才以求容于世，国家亦何利焉！吁，可叹已！

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贺念此差一出，勿论夹带私木，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方极力杜绝，而特旨下矣。一时奸商扬扬得意，贺乃呼至，谓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给札耳，札中事尔能禁我不行开载耶？"于是列其指称皇木之弊："一不许希免关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照常抽分；二不许磕撞官民舡只，如违，照常赔补；三不许骚扰州县，派夫拽筏；四不许搀越过关；五不给预支，俟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题给价。"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则札付直一空纸，领之何用！"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倒赃矣。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济局、广济局，局各设抽分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巡军十五名，官俸军粮岁支一百三十余石，每年抽分解部银多七八十两，少五六十两，尚不及费。贺公盛瑞欲具题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公查初年税入，岁不下千金，该局所辖窑座，自京师及通州、昌平、良、涿等处，税岁砖瓦近百万万，后工部招商买办，而局无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资一项漏银一百零九两，他可知已。嗣查窑税，而中贵王明为梗。公谓中贵不可制而贩户可制，即出示通衢，严谕巡军军民人等，"敢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人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王明窑三十余座，月余片瓦不售，哀求报税矣。诸势要闻风输税，即一季所收，逾二十余万。一岁所积，除勋戚祭葬取用外，该局积无隙地，各衙门小修，五月取给焉。

【译文】 明世宗嘉靖年间，整修三座宫殿中的石阶，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的民夫二万名，制造旱船载运，派府县佐使二人监督。每里挖一个井，取井水浇旱船，并供民夫饮水，共计二十八天到京师。官府与民间的花费，总计银子十一万两多。

神宗万历年间，需要建造两座宫殿的大石块，有御史共同建议征用五个城的民夫。工部郎中贺盛瑞采用主事郭知易的建议，制造十六轮的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拉车，共计二十二天可到京师，花费不到七千两银子。又制造四轮的官车一百辆，招募家境殷实的人家领去运木材、石块。每天计算骡子的数目付酬，车价每辆一百金，每年从运费中扣下二十两，共计五年还清。不必实际动用公家的钱，而人民也不必负担费用。

慈宁宫需要二十多块础石，贺盛瑞命令运入官府。宦官们一见都大吵起来，说石头是旧的。

贺盛瑞说："石头这种东西，哪有新旧之分？凿一凿就又是新的了，有事我自己担当，不会连累你们。"

仁宗献陵的山沟，两岸旧时是用砖砌成的，山水暴发，砖不能挡，每年修理每年倒塌，白费很多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想改用石头，而宦官贪图每年工程的回扣，都主张依照惯例办理。

贺盛瑞就找来负责施工的官员，问他："这个沟岸怎样才能保持不坏呢？"

负责施工的官员说："应当用黑城砖再灌入灰浆。"

贺盛瑞说："黑城砖那么多，宦官为什么不分出二三万块来用呢？"

问到这里，负责施工的官员说是害怕不敢回话。

贺盛瑞说："你尽管说，有什么内情我不追究。"

工头就将实情告诉贺盛瑞，宦官听说贺盛瑞要求黑城砖修沟岸，心中怀疑，为何忽然不坚持以石头来修沟，但因猜不透贺盛瑞在想什么，又贪图以砖修建年年产生的利益，就答应分出两万块砖。

有一天贺盛瑞和宦官一同到沟岸尽头巡视，贺盛瑞对宦官说："这里以往是用黑城砖吗？"

宦官说："是的。"

贺盛瑞说："山水暴发，砖头无法抵挡，砌上去有什么用？不如改用石块。"

宦官说："陵墓所在的石头谁敢动它？"

贺盛瑞笑道："沟中污积的石头，不是要除掉才能使水流通吗？"

宦官心知中计，遂不敢再坚持用砖。

于是贺盛瑞每天五更时分亲自点名，所有民夫、工匠各带三十斤石块，不过数天，就堆积如山。原估计砖头要二十万钱，改用石头后，花费不过五万钱。

献陵上所需要使用的石块共有一万余块，石工说，这么多的石头，没有五百个人手是不可能统统挑到山陵上去的。

贺盛瑞私下盘算，如果到京里头调来人手，则两地相隔有五十多里，挑石头却不需那么多时间，平白让人往返百余里，实在说不过去。更何况，如果动用民工，公帑中并没有散发工资的这笔预算，但不发工资又太不像钱。贺盛瑞于是命人到邻近村庄商借壮丁片刻，每人每工时发给三文钱。结果，这回总共才花了一千多文钱，山陵上的墓石便已砌好了。

明朝的太监在监督工部兴建陵墓、神庙时，按例要使用板瓦。然而官窑生产的板瓦色黑质劣，每片价钱是一分四厘，民窑生产的板瓦色白质坚，每片只要三厘。太监们靠官窑中饱私囊由来已久，民窑从未沾上半点好处。

贺盛瑞主持陵墓兴建之后，便亲自造访阉宦，问道："你们监修土木有几年

了？”

其中一位老成之人答道：“三十多年了。”

贺盛瑞道：“既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神庙的屋顶漏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所用的板瓦质料不好？”

“的确如此。”

贺盛瑞便私下选了官瓦和民瓦各一千片，在上头暗中官作下记号，将之搀杂在一起。然后邀集监工和本陵掌印诸人，会合太监来到放置瓦片的地方，说道：“你们选选看，这里头哪种板瓦最适合在本次工程中使用？”

众人选了选，道：“白色的最好〔公道不容抹煞〕。”

于是大家将白瓦取来一看，是民窑的产品。

贺盛瑞道：“民瓦既然品质好又便宜，何苦一定要使用官窑的产品？”

太监道：“这是祖宗立下的旧规矩，谁敢违背！”

贺盛瑞道：“当初祖宗要用官窑，是因为民窑的产品没那么好。官窑中一定有人从中贪污舞弊，否则品质不会恶劣到这种地步。我正准备向朝廷上疏报告此事，请在场的监官为我作证。”

这话一时封住了众人之口，贺盛瑞便吩咐散会。监工太监跟着他到了官邸，低声下气地说：“这项例子一开，官窑等于是报废了，会得罪不少人，请大人考虑按照旧有的成例发包施工。”

贺盛瑞不准，太监又要求官民各半，还是不准。太监知道贺某人态度强硬，只好说：“那就由大人全权做主好了，但是请不要对其他监工透露本官曾来和大人商议此事。”

于是这次工程共使用了二十万片民瓦，节省公帑共二千多两银子。

金刚墙的工程要进行填土时，在场工作的工人只有二十多人，如果二人合抬一筐泥土，则非要三至五日不能完工。

贺盛瑞下令道：“凡有多抬一筐泥土者，加发工资二钱。”

令下之后，每筐泥土都洒上红木屑为记号，工人飞快地往来搬运，结果不到一天便完工了。

锦衣卫拟议要更置仪杖等装备，所提预算共需一万两银子，贺盛瑞认为有过于浮滥之嫌。

那时，监督工部的宦官一遇到弊案便交付有司审理，贺盛瑞便在公文上眉批意见道：“这些武职人员都畏惧大人的精明〔先用好话取悦上司，然后进言〕，才故意弄些小伎俩，好借以吻合文中叙述的各项情节。但实情并非如此，他们所掌管的驾阁库并没听说遭到火灾，为什么他们身上的铜带会焦黑呢？用旧的

仪仗理应腐朽，为什么每一具看来都那么笔直如削呢？”

监工太监便用这些疑点质问锦衣卫的那些武官，并提言要参劾他们。武官们大惊失色，都跪在地上请求饶恕，不敢再对工部的安排有意见。结果，这次花费尚未到一千两银子，仪仗装备便已焕然一新。

永宁长公主于万历三十五年去世，工部依例雇工搭盖了殡宫殿房等约三百多间。内廷有旨，等丧礼结束之后，要全部拆除。

贺盛瑞令民夫选择空地搭盖，并用细棍子横穿杉木缆眼，埋入土中，每张席子并用麻绳联结起来。当时在场工作的民夫，每个人都暗自嗤笑贺某人在做无聊的事。

殡葬结束后，宫中的官官果然派人来搜刮杉木，结果因木根牢固，每张草席又联结起来，如要一一将张麻割断收走席子，未免太过费事，只好算了。

贺盛瑞便召集工匠等人，询问他们道："山区一旦风雨暴至，你们便无屋可避，你们将大殿折除，剩下的小房子，就留给你们起居之用，好不好？"

大家都俯首称善。

贺盛瑞道："当初官府购买席子，每一张价钱是一分五厘，现在每张折价为七厘卖给你们，从工资中扣除，殡宫拆除之日，听任你们将席子取走，麻绳割下来还可以使用，木材也可自行应用，如何？"

大家又纷纷表示赞成。

京师外城的墙脚根，因为雨水长期的冲刷，渐渐地形成一个大坑，有危及整座城墙的趋势，附近居民为大坑取了个外号，名叫"浪窝"。

官府有关部门打算进行修葺，有一位官员建议到去京城二十里外的吴家村运黄土来修补，估算总共要耗费一万一千余两银子。

贺盛瑞则提议挖护城河河沟底下的泥土，这样不但可以填平浪窝，顺便还可挖深护城河，既省钱又省事，一计数得。

后来的修护工作即依此进行，竣工时，总共才不过花了九百多两银子。

〔梦龙评〕贺公主持兴建两宫的工程时，开了不少事例，凡有公文到来，即日批复，银钱交割的次日，必定入帐列管。每一件公事都在当天解决，官吏无法从中舞弊，因此各方款项纷纷聚集起来，总共筹得了一百万多两银子。贺公对每一项开支都亲自审核，删去浮滥的费用，结果竟只花了七十万两就将工程完竣，共节省了九十多万两的开支。没想到工程才刚完毕，贺公竟被冠上交代不清的罪名，黯然离职，这真是太冤枉了！

我曾参阅过贺公之子仲轼先生所辑的《冬官纪事》，里头提到裁抑木商、清算窑税等事，贺公在处理时往往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怕得罪主事者，难怪他会引起权贵之人的侧目。像这种有用的人才，如果一定要迫使他无法施展所长，才能为官场所容，这样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世事真是令人可叹！

徽州有木材商人王天俊等十人，怀挟着巨额资金，依托权门势要，向官府求得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准向王某等购买木材十六万根。贺盛瑞思忖一旦如他们所求，姑且不论他们将暗中夹带私人木材营私，光是这十六万根木材，即已有三万二千余根被他们在帐上动了手脚，使国家平白损失五、六万两的税收，他正要想办法阻止王某等胡作非为，但上司却已发出特旨准其所求。一时之间，奸商们都得意扬扬，贺盛瑞却将他们召集起来，晓谕道："你们要的札付我自然必须奉旨发出，但是我要在札付中列载些什么事项，你们能限制得了吗？"于是，贺盛瑞在札付中严格规定了以下诸事：

一、不得抵免关税。因为官府依照市价向他们购买木材，也是一种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像普通货物一样缴税。

二、载运木材的船只不得冲撞官舫民船，如有违犯，须按照行情予以赔偿。

三、不得骚扰州县地方政府，要他们派民夫拉纤。

四、不许未经检查即行通关。

五、官府不预支经费，俟木材运到张家湾，有关部门派官员逐根丈量木材尺寸大小，合乎规格的才给钱。

各个商人见到札付的内容，大惊失色道："这样的话，札付不过是一纸无用的文书，要来做什么？"于是没有一个人肯领取札付，大家相率前去向东厂索回贿赂的赃款。

明朝工部衙门又设屯田司，其主管官员兼管通济局、广积局两个单位，每个局又设抽分大使（官名，负责征收租税）一员、攒典（基层吏役）一员、巡军十五员，官俸军粮每年约耗费一百三十余石，但这两个单位每年征收上缴工部的税款只有七、八十两银子，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两，还不及维持这两个单位所需的费用。贺盛瑞想拟案裁掉这两个单位，但被工部左侍郎沈敬宇阻止。贺盛瑞私下追查，发现两个单位初设之时，每年都可缴给工部一千两银子，又其所辖窑场，光是从京师到通州、昌平、良涿等地方，每年取自砖瓦的税款几达一百亿文钱之谱，但后来工部招商买办砖瓦，广积局的这项收入便断绝了。贺盛瑞又继续深入追查，发现仅仅是木商王某一案，漏税额便高达一百零九两银子，其他会有什么弊端，大概就可想像得到了。

后来清查窑税时，宦官王明从中作梗。贺盛瑞揣想：宦官不可制，但商贩可制。于是命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警告军民人等，凡敢有买卖王明的砖瓦者，一律按漏税论罪；若有官府或军中私下卖放者，准许知情之人检举，即以漏税的数额充作奖赏。措施执行之后，王明所经营的三十余座窑场，有一个多月片瓦不售，情形十分凄惨，遂不得不向贺盛瑞低头哀求，自动报缴税款。

这件事传出之后，朝廷中的要员纷纷自动缴税，三个月下来，税收竟达二十余万两银子，一年下来所收到的税，除了支用勋族贵戚的祭葬费用，剩下来的钱连局里头的府库都堆放不，于是通令所辖各单位整修房舍，前后五个月的各项开支均由该局包办。

351. 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云：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二，照

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饷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译文】　明朝人陈懋仁（嘉兴人，字无功）说：

“泉州府库贮存很多废铁，都是先后收来报销的兵器。我曾经负责监收，亲眼看见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是因为军人为了骗取兵器报销的折钱，故意作假，不论兵器还能不能使用，都故意破坏后缴回来。我建议将这些常可以使用的兵器，由官府付工钱，分发给各军营修理后再用；其他无法再使用的兵器，当作废铁发给他们。

“在购买军火钱中，七成给银子，三成给旧兵器，依数量搭配，并详细解释试验，完全如新法制造处理。并分给他们被雨水淋湿的火药，加硝提炼，如此估计可节省二千多两银子，就由饷银内扣下缴库，以抵下一年征收的税额。节省军费而纾解人民的负担，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了。

“但执政的人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使这些兵器变成无用的废物。真可惜啊！”

352. 叶梦得

【原文】　叶石林梦得在颍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唯遗弃小儿，无由得之。一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边批：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译文】　宋朝人叶石林（叶梦得，吴县人）在武昌时，正逢水灾，京师西边一带特别严重，从唐邓等地漂来的浮尸不可胜数。叶石林命令以库存的常平米来救济灾民，但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却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一天，叶石林问左右的人说：“民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他们呢？”

左右的人说：“怕养大以后又被亲身父母认领回去。”

叶石林翻阅旧法例：凡是因为灾害而被遗弃的小孩，亲生父母不能再认领回去〔订法者的谋虑深远〕。于是制作数十份空白的契券，详细说明这条法令，就发给城内外乡里之间的人家。凡是领养到小孩的，都让他们自己说明从哪里得来的。登录在契券后发给他们，并由官府登记在户籍里。如此一来，一共救活了三千八百个失怙的小孩。

353. 虞允文

【原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紬，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利甚溥，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译文】 宋朝时，先前浙江人民都须缴纳丝绸为丁口税，人民负担不起，往往生了儿子就丢弃，或是还没有长成就杀掉。虞允文（仁寿人，字彬甫）知道这个情形，十分不忍，后来查访到江边沙洲有荻草地，经济利益很大，皆被豪门世家及僧侣窃据。

虞允文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豪门世家和僧侣全数登录下来，并要求这些人代替人民缴壮丁税。命令下达的那一天，人民欢呼鼓舞，浙江一带的百姓至此才能安享父子天伦之乐。

354. 韦孝宽　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堠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宋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

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

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启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状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355．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以上三者都是军官名）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梦龙评〕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功勋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奖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356．徐　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

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彍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

“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

“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

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梦龙评〕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彍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镮钱，根本吃不饱。

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镮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镮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镮，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

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

357. 种世衡　杨掞

【原文】　种世衡所置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的，中的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轻重，亦令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令射，射中则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强甲于延州。

杨掞本书生，初从戎习骑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马跃，初不过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孟珙尝用其法，称为“小子房”。

按《宋史》，掞尝贷人万缗，游襄、汉间，入娼楼，箧垂尽。夜忽自呼曰：“来此何为！”辄弃去。已在军中，费官钱数万，贾似道核其数，孟珙以白金六百与偿，掞又费之，终日而饮。似道欲杀之，掞曰：“汉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如公琐琐，何以用豪杰！”似道姑置之。盖奇士也！其参杜杲军幕，能出奇计，解安丰之围。惜乎不尽其用耳！

【译文】　种世衡所建的青涧城，非常靠近蕃族部落。守备的军力薄弱，粮草又缺乏。种世衡于是用官钱借给商人，供他们至内地买粮谋利，完全不加以

干涉，不久，城里仓库的粮食都满了。

种世衡又教官吏人民练习射箭，连僧侣、妇人都要练习，用银子作箭靶，射中的就给他。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就将箭靶改为厚而小，但银子的重量依旧。有人为徭役的轻重而争执，也命令他们比赛射箭，射中的可以优先选择。有过失的人也命令他射箭，射中的可以不处罚。从此人人都会射箭，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和战力之强跃居整个延州第一。

宋朝人杨掞（临川人，字纯甫）本是书生，后来跟戎人学习骑马射箭，每天晚上用青布铺在地上，骑着悍马跳跃。最初跳不过三尺，后来跳过五尺，最后甚至跳过一丈，屡次摔倒也不管。

孟珙（字璞玉，谥忠襄）曾经采用他的方法，并称杨掞为“小子房”（子房为张良的字）。

〔梦龙评〕按《宋史》记载：杨掞曾经向人借一万缗钱，浪荡于襄汉一带，在妓院里几乎把钱全数用光，有天夜晚忽然对自己说：“我干什么到这里来？”于是离开妓院。后来在军中，又私自花费官钱数万缗。贾似道来审核官钱，孟珙为他偿还白金六百两，杨掞却又把它花光，整天饮酒作乐。贾似道想杀他。杨掞说：“汉高祖付给陈平黄金数万斤，而不问他花在何处。像您这样斤斤计较，怎么能任用豪杰？”贾似道听了，遂没有再加以追究，说起来，这杨掞也真是奇特之士。后来他担任杜杲（邵武人，字子昕）的幕僚，献出奇计，解除安丰被围的困境，可惜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智。

358. 曹　玮

【原文】　曹玮在泰州时，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以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边批：诱之习射。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边批：官未尝不收其利。至三百人以上，因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皆出钱市马。边批：马不缺矣。后开边壕，悉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

【译文】　曹玮任职泰州时，环、庆两地骑战原属于羌人的田地，多数被边境的汉人所收购，但因此地汉人势力单薄，无法保护自己，因而往往又被羌人侵占。曹玮于是命令羌人归还所有的田地，若有违犯的羌人，一律将他们迁徙至内地。

曹玮又招募善于骑射的弓箭手，并要他们比赛骑马射箭，胜的人赏给二顷田地的马〔引诱他们练射箭〕，又规定下一次秋收，获得赏田的弓箭手一定要买一匹担当得起骑战使用的马，再由官方统一登录于簿籍之内〔官府未尝不收其利〕，这些都能做到，再加赏田地五十亩。这样的弓箭手每累积到三百人，便成

立一个团，每团设一个指挥。曹玮在地势险要处建筑堡垒，让士卒自己开辟土地，再圈围起来做为马社，一匹马死了，由众人共同出钱买马〔马不缺矣〕。

曹玮又在边境上挖掘濠沟，要求濠沟的深度、宽度得达到要一丈五尺。山势险峻无法挖掘的，就利用峭壁修建防御工事，后来各州都起而效法。

359. 虞　诩

【原文】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譬如衣败，用以相补，犹有所完，不然，将两无所保。议者咸以为然。诩说太尉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念。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浸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然则计将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制，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为郎，以安慰之。

虞诩凉州之议，成于李修之公访；德裕维州之议，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为国家图万他，而自快其私，以贻后世噬脐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太宁弃而蓟州逼，三岔河弃而辽东悚。国朝往事，可为寒心！昔单于冒顿不惜所爱名马与女子，而必争千里之弃地，遂因以灭东胡、并诸王。堂堂中国，而谋出丑虏下，恬不知耻，何哉！◯凉州之议，尤妙在辟其豪杰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两川也。嘉靖东南倭警，漕台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尽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白衣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与以'义勇'名色，月给米一石，令其无事则率人捕盗，有事则领兵杀贼，有功则官之。如此，不唯中国人不为贼用，且有将材出于其间。其从贼者谕令归降，如才力可用，一体立功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难拔灭矣！"愚谓端简公此策，今日正宜采用。

【译文】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羌人反叛作乱，侵略凉州，大将军邓骘（字昭伯）认为出兵对付羌人军费支出太高，不太划算，想抛弃凉州，集中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譬如两件破衣服，用一件来补另一件，还有一件是完整的，否则两件都不能穿，众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很对。

虞诩（武平人，字升卿）劝太尉李修（字伯游）说：

“听说公卿已决定要抛弃凉州。凉州抛弃之后，三辅之地（汉朝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就成为边塞，而历代天子的陵墓位在城郊，毫无屏障，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俗话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对军事的熟习，以及勇敢尚武的性格，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羌人所以一直不敢入侵三辅之地，而直接威胁到京师这一带，是因为凉州在前为屏障的缘故。

“而当地人所以执持兵器奋勇抗敌，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有自认是大汉的子民。如果抛弃这个地方，要迁徙当地人民到内地，则人民安居本土，不肯轻易迁徙，必然产生叛变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万一当地的豪杰之士全数聚集起来，挥军向东，则就算我们有贲育这样的勇士为士卒，有姜太公这样足智多谋为者将师，恐怕还抵挡不了。有人用补两件破衣服还能保有其中一件的完整来作譬喻，意图放弃凉州，我却认为抛弃凉州像毒疮一般，患部将会持续不断的扩散，所以抛弃凉州不是好办法。”

李修说：“然而要怎么做才对呢？”

虞诩说：“如今凉州骚动，民心不安，我担心突然间有意外的变故，应当由四府（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九卿各自辟召凉州人数名为幕僚，让凉州各级地方官员的子弟都在京城为散职的官员。表面上来说，是对凉州官员守土有功的酬奖，并进一步发挥鼓励劝诱的功能，实质上也构成对这些人一种无形的牵制力量，防止他们有任何不轨作乱的意图。”

李修很赞许他的话，就集合四府商议，依虞诩的计策行事。于是辟召凉州一地的豪杰之士担任属官，州牧、太守的子弟为郎，用来劝慰他们。

〔梦龙评〕虞诩对凉州的一番建议，是因著李修愿意为国寻求忠言而发挥功效；李德裕对维州的一番建议，则因牛僧儒对李德裕私人的仇怨而化为泡影。眼光不看在国家长久的利益，只图满足一己的私利，最后遂让后人悔恨莫及，实在是最大的不忠。河套丢了陕右就亮起红灯，西河丢了甘州就很危险，太宁丢了苏州就饱受威胁，三岔河丢了辽东就陷入恐惧之境，明朝的往事，是足以令人寒心的。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不吝惜自己心爱的名马与女子，而一定要争取到千里的荒地，因而能消灭东胡和北方各国。堂堂中国，谋略居然不如一个塞外的野人，还安然不知羞耻，为什么呢？

虞诩对凉州问题的建议，更妙的是任用当地的豪杰，这也是刘玄德安抚两川的方法。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之乱，漕台（漕运总督）郑晓奏报倭寇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其中也有智勇双全可以任用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机会得到施展，而甘心跟着贼兵，做贼兵的向导。请命令各巡抚在军民百姓中，每年查访推举数十名有勇力智谋的人，给予义勇的名位，每月给付一石米。命令他们平常率领人民缉捕盗匪，乱事发生时，就带军队攻杀贼兵，立功以后就授与他官位。如此，不只中国人不会被倭寇所用，而且可从中发掘将帅之人才。那些已经追随贼兵的，劝导他们反正，如果才力可以任用，完全论功升迁。不然数年之后，可能出现卢循（晋朝人，字于先）、孙恩（晋·琅琊人，字灵秀，奉五斗米教）、黄巢（唐·曹州人）、王仙芝（唐·濮州人）等

类的强而有力的反贼，乱事将更加扩大蔓延，到时候就很难消灭了。我个人认为郑晓的计策，非常适合当今采用。

360. 张居正

【原文】　俺答孙巴汉那吉，与其奶公阿力哥，率十余骑来降。督抚尚未以闻，张江陵已先知之，宰相不留心边事，那得先知？贻书王总督崇古查其的否，往复筹之曰："此事关系甚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第戒励将士，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彼卑词效款，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誓以数年不犯吾塞，乃可奉闻天朝，以礼遣归。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边批：看得透。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难当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边批：我兵被劫，往往坐此。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奇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其言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盖耻以轻博重，边批：看得透。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虽哀恳，身犹拥兵驻边，事同强挟，未见诚款。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即不然，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边防利害不在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其战守之具，兴屯田利，边鄙不耸，稽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诸逆既入境，即可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于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边境，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城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与之，必至糜烂。边批：牛僧孺还悉怛谋于吐蕃，千古遗恨。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断不可与。留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唯公审图之。"

后崇古驰谕虏营，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俺答乃献被掳男妇八十余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云石堡。崇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囿及其弟宗伟、宗伊质虏营，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赵全等，皆面缚械

系，送大同左卫。是时周、元闻变，饮鸩死，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纶送之归。那吉等哭泣而别。巡抚方逢时诫夷使火力赤猛克，谕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孙呜呜相劳，南向拜者五，使中军打儿汉等入谢，疏言："帝赦我逋迁裔，而建立之德无量，愿为外臣，贡方物。"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江陵复移书总督曰："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狷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议者以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不知所谓和者，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万万不侔。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虑，自吾常事，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驭之策，自合如是耳。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家丁不得赶马，计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会，故仆以为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拣付本兵，因区画八策属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许虏，条上封贡便宜，诏从之。俺答贡名马三十，乃封俺答为顺义王，余各封赏有差，至今贡市不绝。

板升诸道既除，举朝皆喜。张江陵语督抚曰："此时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献以为功，又费一番滥赏，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此辈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即传语顺义，缚汝献功矣。然对虏使却又云：'此辈背叛中华，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种谷，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杀之，不必来告。'以示无足轻重之意。"

【译文】 明朝时，鞑靼酋长俺答的孙子巴汉那吉，和他的奶公（乳母之夫）阿力哥率领十万多骑兵来降。

总督巡抚尚未向皇帝禀报，张江陵（张居正）已先知道此事〔宰相不留心边事，哪得先知〕，就写信给总督王崇古（蒲州人，字学甫），查问事情确实与否，且在信中仔细的计议。他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降服鞑靼的关键就在此一举。刚接获报告说鞑靼酋长到边境上来要人，我们正怕他放弃不要，则我们空有人质且结怨俺答。现在他既来要人，就对我们有利。只要勉励将士们，坚固壁垒，肃清郊野以待敌。并派

人向鞑靼好言相劝，如果他们肯屈从降服，或斩杀我方叛逆赵全等人，立誓数年之间不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必当禀奏皇上，依礼遣送回去。

“但我听说老酋长这回到边境上既不抢劫，又不明言要索取自己的孙子。这一定是赵全等人教他的〔看得透〕，要引诱我方边境将士，把他捉来当人质，再趁我们不备时进击。我们应关起城堡坚守，不要轻易出兵作战。即使他们看起来军力很弱，也不要进攻〔明兵被劫，往往因此〕。多派间谍，使对方疑心。或派遣精锐骑兵绕路去直接攻击他们的巢穴，使他们要战没得战，要抢没得抢。如此不出十天，一定自行离去，这样的结果就算成功了，根本不必非要有斩获多少敌人才算有功。

“我又听说巡抚方金湖派遣鲍崇德去会见老酋长等等，这些传闻未必是事实。这回老酋长所表现的亲情，颇为真实，他不用我方叛降的人来交换他的孙子，大概是耻于用无足轻重的人来换取他心目中重要的人〔看得透〕，而不是不忍心杀掉赵全这批那些叛降的人。其实留着巴汉那吉这样乳臭未干的年轻小孩，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正好对俺答而言重要无比，可以借此挟制鞑靼罢了。所以应当派人宣布朝廷厚待他的孙子，使老酋长安心。然后命令那吉穿着朝廷赏赐的红袍金带去见鞑靼的使者，老酋长见我方对那吉的宠爱，要回那吉的心意将更急切。而王牌握在我们手中，这样的状况下进行和议，我方有什么要求，一定会达成。

“俺答言语虽然哀怨，但在边境上还拥有大批军队，这种态势像是在要胁我们，尚未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一定要让他将赵全这批叛逆先全数送入边境，且撤回骑兵，然后我们才派官吏依礼送回他的孙子。如果他带兵来要回人质，我们就应允谈判，而戎狄之人不可信赖，恐怕中途发生变卦。就算俺答不搞花样，就光凭他带兵恫吓，我们就马上答应和议放人，岂不是严重损害国家的威望？

“至于封爵位、进贡交易两件事，都无关紧要。我的意见是边防的利害问题，不在那吉送不送回去，而在俺答有没有求和的诚意。如果俺答果真出于至诚，封给他爵位，准许进贡交易，我们也可以趁机修理兵器守备，推行屯田。边境没有烽火之警，农夫也能放心耕种。

“俺答如果要求和盟，我们当予以怀柔，只要名义上尊本朝为天子，鞑靼可完全保有自主；他如果背叛盟约，我们立刻兴师问罪。胜算掌握在我们手中，几世都有利。那些叛逆的人入境后，立刻送到京师处死，然后将首级送到边境，使心怀背叛的人知道畏惧。至于那吉则可先移送到边境，但须等一干叛逆入境，那吉再出发。

“他们如果打算劫持人质，我们就立即将那吉斩首，并关闭城门来作战，他

们理屈，我们理直，一定可以打胜仗。阿力哥是引导那吉来投降的人，送回去一定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既然留下周、元二人，我们也同样可以留下阿力哥，绝不可以送回去。留下这个人，将来会有很大用处，希望您仔细考虑。”

后来王崇古派人去告诉俺答，俺答要明室先交出那吉，明室的答复是一定要俺答先献出他虏得的人。俺答于是先献出被他俘虏的八十多名男女。

有一部份鞑靼军沉不住气，开始攻击云石堡。王崇古立即命令守备范宗儒，派其长男范国囿及弟弟宗伟、宗伊到俺答军营为人质，交换赵全等叛徒，俺答很高兴，就收捕赵全等人，都加以手铐脚镣送到大同左卫。此时叛降鞑靼的周、元二人听说状况有变，就饮毒酒自杀，明室这才把那吉带出来，派康纶送回去，那吉等人哭着道别。

巡抚方逢时（嘉鱼人，字行之）告诫鞑靼，要火力赤猛克不要加害阿力哥。那吉到黄河边时，俺答亲自来迎，祖孙相见，伤心落泪，互相问候，并向南方拜了五次。俺答又派亲信手下阿儿汉进京道谢。上疏说：皇上赦免我擅自逃亡的孙儿，恩德无量，俺答愿意以皇上远方的臣子自居，进贡我国的产物，请求颁赐表章书信的格式及擅长文书章奏的人。

张江陵又写信给总督说：

“封爵位、进贡的事是控制夷狄、安定边塞的重要方略。现在有人怀着嫉妒的心理，坚持一些庸俗无知的建议，只看到眼前的小问题，完全不顾国家久远的利益，于是想扰乱甚至阻止和议的进行，这不只是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商议的人认为议和是向夷人示弱，答应和鞑靼人开放马匹交易一定会引发战乱，这实在是不了解所谓和平的意义。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奉纳，彼时要战要和完全控制在夷狄手中，不在中国。所以贾谊认为是本末倒置，寇准坚决反对和议；如今鞑靼对我国称臣求封，和议与否控制在中国手里，不在夷狄，比起汉朝、宋朝，绝不相同。

“至于从前奏请开马市，夷狄带兵侵犯边境，仗恃强势要求交易，用弱小的劣马，向我方索取数倍的利润。交易未完，就进行抢劫。所以先帝下令禁止不再实行。如今因鞑靼入贡，官方为他们开办市场，让他们和边境人民贸易。为期或三天、或两天，这就像辽国开原事例，又哪里是马市可以相提并论的呢？

“至于国土的防卫，戒备的筹谋，自然是我们长期要进行的事，不可因为夷狄入贡与否而有增减。如今我们中国人亲生父子兄弟互相约定，尚且不能保证不违背，何况是夷狄呢？

“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议有什么错误，相反的，和议就边患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想想看，鞑靼数十年来没有一年不入关侵略抄劫，难道这些边患都是

违背盟约才发生的吗？就算将来鞑靼违背盟约，所发生的祸患，又难道会比不和议时每年侵边更严重吗？商议的人只想到没有真刀真枪的战事来立功以及夺取鞑靼人的牲畜，这种只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当然可惜升官发财的机会暂时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人不只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不久，张江陵在文华殿当面奏请皇帝下令实行，又将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二王的故事交付本兵（兵部尚书的别名），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八项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负责执行。

王崇古接获函札，就奏请皇帝同意依照俺答的要求封爵位、进贡交易，皇帝下诏书同意。俺答进贡名马三十匹，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封赏各有等级，至今进贡交易依然不绝。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这时张江陵对总督巡抚说：

“这个时候最好假装没事，否则让俺答得知消息，以此邀功，不但又得一番滥赏，且会使那些叛国者投靠虏庭之心益发坚定。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北虏之地，他日就会有到他们的时候。不必号召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也没用，只要不时训谕他们放下兵器，专心务农，为我中国之屏障，勿生反叛之心；若有反叛之心，我们就会传话给顺义王（即俺答），要他抓他们来献功。

“但是对北虏使者时，又告诉他：‘这些人是叛国者，我朝已置之度外，任他耕田种谷；如果他们作奸犯科，你们如何处置都可以，不必告知中国。’如此，即表示这些人无足轻重。”

361．顾　玠

【原文】　顾玠《海槎余录》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战，峒中多可耕之地，额粮八百余石。弘治末，困于征求，土官符蚺蛇者恃勇为寇，屡败官军。后蚺蛇中箭死，余党招抚讫。嘉靖初，从侄符崇仁、符文龙争立，起兵仇杀，因而扇动诸黎，阴助作逆。余适拜官莅其境，士民蹙额道其故。余曰：“可徐抚也。”未几，崇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劳遣之。余知二人已获系狱，故发问曰：“崇仁、文龙何不亲至？”众戚然曰：“上司收狱正严。”余答曰：“小事，行将保回安生。”众欣然感谢。郡士民闻之骇然，曰：“此辈宽假，即鱼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阅狱，纵系囚二百人，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黎众见之，尽阖首祝天曰：“我辈冤业当散矣！”余随查该峒粮，俱无追纳，因黎众告乞保主，余谕之曰：“事当徐徐，此番先保各从完粮，次保其主何如？”众曰：“诺。”前此土官每石粮征银八九钱，余欲收其心，先申达上司，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示各黎俱亲身赴纳，因其

来归，人人抚谕，籍其名氏，编置十甲。办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二名，又总置、总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余人。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乐于自专，不顾其主矣，日久寖向有司。余密察识其情，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解至省狱二千里外，相继牢死，大患潜消。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亦告编版籍。粮差讫，州仓积存，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地方平安。

【译文】 明朝人顾玠（吴县人，字汇堂）的《海余录》记载：

儋耳七坊黎山一带山势险恶，当地人民一向熟习弓箭、好斗成性。黎峒有很多耕种的田地，每年可生产八百多石米粮。

明孝宗弘治末年，当地人民因不堪忍受重税的课征，于是土官符蚺蛇仗恃勇武率众为寇，屡次打败官军。后来符蚺蛇中箭死亡，余党被官军招抚。世宗嘉靖初年，符蚺蛇的侄儿符崇仁、符文龙争夺官位的继承，起兵互相仇杀，继而扇动各黎族部落，暗中准备叛乱。

我正好到当地任知府，当地的百姓非常忧虑乱事将起，向我报告了这个事情。

我说："没问题，可以慢慢安抚他们。"

不久，符崇仁、符文龙的弟弟及儿子相继率领部落的人来求见，我慰劳他们，后来知道符崇仁、符文龙已被捕下狱，就故意问他们："崇仁、文龙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众人难过地说："已经被官府抓去关起来了。"

我笑着说："这是小事，我就去保他们回来。"

众人都高兴地道谢。

郡里的百姓听了，害怕地说："这些恶人一放出来，马上就会来残害我们百姓了。"

我不予理会。

不久我巡视监狱，放了两百名囚犯，州人都称赞我宽怀大量。黎族人见了全体低着头祈祷说："我们的冤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

我随后详查黎峒的粮食，都没有缴纳粮税，就借着黎族人来请求我保释他们的首领时，告诉他们说："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先办好纳粮完税的事，再谈保释首领怎样？"

众人说："好的。"

前任官吏每石粮食征收银子八到九钱，我想收笼他们的心，先请求上司将黎峒的各种粮税均依照京师的征收金额二钱五分来征收，并要求各黎族亲自缴纳，等他们来缴税时，都加以安抚开导，把名氏登录在簿籍上，编成十甲。办

理粮务时，除了当年负责领导的人外，每排又设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两名，又总会整个十甲设立总甲、黎老各两名。于是共设立了一百多名掌兵头目，每人分层负责，这些人都很高兴得到自己权责范围的权力，便不再肯听令于原来的首领了。

黎族人渐渐地心向着官府，我仔细明察各种情况，又将五十多名带头作乱的人押送到省监狱，让他们相继死于两千里外的监狱中，于是大患遂消除于无形。往后落窑峒黎也来归化，都正式编入户口簿籍里，催收公粮的差事完成后，州仓所积存的粮食，准许分配作本州官军的俸粮，地方因而平安。

362. 张肖甫

【原文】 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岁以七营防海汛，汛毕乃归，其饷颇厚。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新例减饷三之一，又半给新钱，钱法壅不行，诉之不听，遂为乱。其魁马文英、杨廷用实倡之，拥吴公至营所，窘辱备至，迫书睃削状，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姑纵之。明日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言："我实首事，请受法，他无与也。"众皆匣刃以俟。诸公惧稔祸，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闻。少司马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未至而民变复作。初，杭城诸栅各设役夫司干掫，边批：多事。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岁始严其法，必亲受役。惮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侨居，素舞文，与市大猾相结，假利便言之监司守令，俱不听，意忿忿，且谓"官无如乱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诸大猾。会仕卿坐他法荷校，诸大猾遂鼓众劫之，响应至千人，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台使者门，监司而下悉窜匿。张公抵嘉禾闻变，问候人曰："兵哨海者发耶？"曰："发矣。""所留二营无恙耶？"曰："然。"公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边批：兵民合则不可为矣。从者皆恐，公谈笑自如。既抵台治事，而群不逞啸聚益众，揭竿立帜，执白刃而向台者可二千余，且欲毁垣以入。公乃从数卒乘肩舆出迎，谓之曰："汝曹毋反，反则天子移六师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与甚不平，何不告我？"众以司夜役不公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众始散。然其气益张，夜复掠他巨室，火光烛天。公秉烛草檄，谕以祸福。质明，张之通衢。众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戢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计曰："过可使也，乌合可刈也。"命游击徐景星以二营兵入，召伍长抚之曰："前幕府诚误用汝死力而不汝饷，汝宁无怏怏！边批：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众唯唯，则又曰："市无赖子乱成矣。彼无他劳，非汝曹例。能为我尽力计捕之，我且令汝曹以功饱也。然无多杀，多杀不汝功。"众踊跃听命。复召马文英、杨廷用，密谓之曰："向自缚

而请者汝耶？”二魁谢死罪。公曰：“壮士故不畏死，虽然，死法无名。汝为我帅众捕乱，讵论赎，且赏矣。即不幸死，宁死义乎！”二魁亦踊跃听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从骁勇为中军；俾营兵次之；郡邑土团又次之。严部伍，明约束，遂前薄乱民，连败之，缚百五十余人，而仕卿与焉。公讯得其倡谋、挟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余人，皆斩枭之辕门，余悉释去，于是群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犹未伏法，急之或生变，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则非法，因阳奖二魁功，予之冠带，榜于营，复其饷如初，咸帖然。当二魁自缚时，要众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姑予我棺殓，给妻子费。”众为敛金数百，既免而不复反橐，众颇恨。又各营倡乱者数十，公俱廉得之。届明年春汛，七营当复发，公于誓师时密令徐景星以名捕营各一人，数其首乱罪斩之，已后捕马、杨二魁至，曰：“汝故自请死，今晚矣。且汝既倡乱，又欺众而攘其资，我即欲贷汝，如众怒何！”又斩之，凡九首，陈辕门外，而使使驰赦诸营，曰：“天子不忍尽□汝，汝自揣合死否？今而后当尽力为国御圉也！”众尽感泣。

兵之变，未有不因朘削激成者；民之变，未有不因势豪激成者。至于兵民一时并变，危哉乎浙也！幸群不逞仓卒乌合，本无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为一，于此便有个题目可做。

张公此举，大有机权，大有此第，尤妙在于不多杀。若贪功臣，我不知当如何矣！

【译文】 浙江旧时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每年海潮期时派七营去防守海边，海潮期结束后才回去，他们的粮饷颇为优厚。

明神宗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行新法，依规定减少三分之一粮饷，又发给一半新钱。随即新钱废而不用，亲兵向上申诉又得不到结果，于是起而叛变。首领马文英、杨文用带头作乱。挟持吴中丞到军营，加以各样羞辱，并强迫他写“赦免状”，用公库金二千两做为营兵酒食费，才暂且放他回去。

第二天，这两名首领假意自己捆绑来拜见吴中丞及御史台，说是自己带头叛变，请求接受刑罚，其他人都不相关。其实所有叛变的亲兵都备好武器，一有状况，马上再作乱，诸官员害怕再引起祸患，只有好言相慰，将他们遣走，再将此事详细地向朝廷奏报。

少司马张肖甫奉命到浙江代替吴中丞，并由朝廷授权可视情况全权处理，但张肖甫人未到而平民又起叛变。

起初，杭州城的哨楼各设役夫，负责巡夜〔多事〕，担当役夫的往往由官府自行招募无业游民充任。前两年开始严格执行，一定要由人民轮番亲自担任役夫〔更多事〕。害怕担任役夫的人，便相率投靠权势之家而免除劳役；另一面无业游民失去利益，也产生怨恨。

上虞人丁仕卿寄居杭州，向来喜爱舞文弄墨，并和城中的一些狡诈不法人

士互相勾结，遂上言官府恢复过往招募的做法，监司、太守、县令不予采纳，丁仕卿觉得很丢脸，生气的四下宣称，上次亲兵作乱，官府除了屈服外也不敢如何，这样的官府下令，我们爱听不听，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以此挑起城中一些不法之徒的愤怒。

适逢丁仕卿犯其他法令被捕，这些不法之徒就鼓动群众去劫狱，一时闻风响应的高达上千人。暴民于是向权贵人家打劫放火以泄恨，并击破御史台衙门，监司以下的官员都逃匿无踪。

张肖甫抵达嘉禾，听说军民叛变，问侍从说：“海防的七营士兵出发了没？”

“出发了。”

张肖甫又问：“另外两营还在吗？”

侍从回答：“是的。”

张肖甫说：“立刻把他们也派遣去海边，还来得及和叛民隔离〔民兵一合，则势不可为〕。”

随从的人员都很害怕，张肖甫却谈笑自如。张肖甫抵达官府以后，群众聚集得更多。揭竿树立旗帜、拿着武器包围官府的近二千人，而且几次想破墙而入。

张肖甫带着数名士卒乘轿子出迎，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作乱，乱事一起朝廷一定会派大军来讨平，你们有什么痛苦与不平，何不告诉我呢？”

众人都说是巡夜的事不公平。

张肖甫说：“这很容易。怎么需要因一时愤怒，拿你们一家大小的生命开玩笑呢？”

于是张肖甫当场就下令废除巡夜。众人才从官府退开，气焰却更嚣张，夜里又去抢劫大户，并放火烧屋，弄得满城火光。张肖甫点着蜡烛写公文，告谕人民作乱必然导致的灾祸，天刚亮时，张贴在重要路口，众人却把它扯下来撕破。

张肖甫很生气，说：“我奉命来平定悍兵，应该从悍民着手。”

张肖甫认为，营兵虽有过失，但一时还可派用，而乱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很容易可平定。于是命令游击将军徐景星带二营士卒入城，召伍长来安抚说：“前任幕府错待了你们，既要你们尽力效命，而让你们吃不饱，难怪你们心里不满。〔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

众兵皆恭敬地应诺。

张肖甫又说：“城中无赖已开始闹事，他们不像你们有为国守土的辛劳，所以不可和你们的事一概而论，你们若能为我尽力去逮捕他们，我就让你们因这

次立功而过好日子，但是要记住不要杀太多人，多杀人就不算你们的功劳。”

众兵踊跃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马文英、杨廷用来，私下说：“先前自己捆绑来请罪的是你们吗？”

二人谢罪，张肖甫接着说：“男子汉大丈夫本来就应该不怕死，但也不要死得默默无名，你们为我率兵缉捕乱民，赎罪而且还能得到奖赏，就算不幸牺牲，也算死得合于义理不是吗！”

二人也热切表示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徐星卿，派出自己身边骁勇的人做剿贼的先锋，营兵居第二线，最后才是当地的人民团练。于是严整队伍，明定规矩，然后开始对乱民展开攻击，果然很顺利的接连击破乱民，逮捕一百五十多人，而丁仕卿也在其中。张肖甫便升堂审问，查到挟带兵器并满身劫来的财帛的主谋者共五十多人，都处以死刑，并将首级悬挂军营门上，其余的人则当场无罪释放，于是众人不敢放肆，各自散去。

此时营兵作乱的事尚未处理，然而民乱才刚刚压下，张肖甫担心太急切会再度出事，若是借他罪处置他们，或秘密杀死他们也都不对劲。因此假装奖励马、杨二人的功劳，给予帽冠束带，榜示于军营，又恢复他们的粮饷，使众人都很服贴安顺。

但马文英和杨廷用在自我捆绑请罪时，曾要众人说：“我俩以死来让你们脱罪，你们应该给我们两人一点丧葬费和妻儿的生活费。”

众人因此为他们凑了数百金的安家费，但马、杨二人无罪后又不退还，弄得大家都十分怨恨。此外，各营带头作乱的人有数十名，张肖甫也都大略知道是谁。

到第二年春季海潮期，七营军士又将出发。张肖甫在军士宣誓时，秘密命令徐星卿在每一营中各逮捕一名带头作乱的人处死。然后又逮捕马、杨两名首领。

张肖甫说：“你们以前自己请求处死，到今天才杀，已算是让你们多活很久了。你们带头作乱，又欺骗众人的钱，即使我想赦免你们，众人的愤怒又怎么能平息？”

又杀死他们两人，一共九个首级，一齐陈列在军营门外。

最后，张肖甫派使者去告诉各营军士，他说：“天子不忍心将你们全部处死，你们自己想想该不该死？今后应当尽力防卫国土。”

众人都感动得落泪。

〔梦龙评〕军士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因为上级剥夺所激成的；平民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

因为权贵压迫所缴成的，军士平民竟然一起叛变，好危险啊！幸好只是仓卒聚集的乌合之众，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志。而马、杨两个军士首领又仗着张肖甫的好言慰藉，自己以为可以侥幸不死，所以不至军民合而为一，这样就好处理了。张肖甫这番作为，非常机智，又能按部就班进行，更好的是不多杀人，如果是贪功的臣子，我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363. 张仁愿　余玠

【原文】　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总管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

今皆弃为荒壤矣，惜哉！

余玠帅蜀，筑召贤馆于府左，供帐一如帅所。时播州冉琎、冉璞兄弟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诣府。玠素闻其名，与之分庭均礼。居数月，无所言，玠乃为设宴，亲主之。酒酣，坐客纷纷，竞言所长，琎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馆以处之，因使人窥之，但见兄弟终日对踞，以垩画地为山川城池，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请玠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礼遇，今日思有以少报，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胜之地莫如钓鱼山，请徙诸砦。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余玠大喜，密闻于朝，请不次官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于是臂指联络，蜀始可守。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堠始远，吴玠筑钓鱼山十余城，而蜀之形胜始壮，皆所谓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抚张文锦议于镇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篱，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悬几百里，戍卒惮虏不愿往。必也兴屯田、葺庐舍，使民见可趋之利，而又置训练之将，严互援之条，使武备饬而有恃无恐，民谁不 欣然而趋之？乃不察机宜，而徒用峻法以驱民于死地，所任贾鉴者，又不能体国奉公，以犯众怒，遂致杀身辱国，赖蔡天祐相机抚定，仅而无恙。欲建功任事者，先在体悉人情哉！

【译文】　唐朝时朔方的军队和突厥以黄河为界。突厥首领默啜率领全军向西攻击突骑施娑葛，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突厥空虚之时，夺取漠南地方，在河北建筑三座受降城，首尾相应，以断绝突厥南侵的路，六十天可以完工。

以佛云祠为中受降城，距东西受降城各四百多里，都在牛头朝那山北方，地势险要，并设置烽火台一千八里座。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来游牧，直到现在还弃置为荒地，从经济角度来看真是可惜！

宋朝人余玠（蕲州人，字义夫）在蜀统军时，在元帅府左边建筑一座招贤馆，陈列摆饰完全依照元帅府。当时播州人郏冉琎、冉璞兄弟隐居在南蛮，前数任将帅屡次征召，都不肯出来做官，到此时才亲身拜访余玠府。

余玠听说过他们的名气，就用完全对等的礼节对待他们。住了几个月，冉氏兄弟却都没有深谈。

有一天，余玠特地准备酒宴，亲自招待他们，酒喝得高兴时，其他客人纷纷抢先说自己的专长，而冉氏兄弟始终沉默不语。

余玠心想："他们是在观察我对待贤士的礼节如何罢了。"

第二天，余玠又请冉氏兄弟迁入更豪华的居室，并派人偷偷监视他们，只见兄弟俩整天对坐，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一会儿又马上涂掉。

这样过了十天，两兄弟就请余玠屏退其他人说："我们兄弟承蒙大人礼遇，想给大人少许报答，您是否有意迁移到合州城呢？"

余玠听了大吃一惊，握着他们的手说："这正是我想了好久的事，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进行。"

冉氏兄弟说："巴蜀地方没有比钓鱼山更险要的了，请您将军营迁移过去，如果能任用适当的人选，并积存粮食来防守，远胜过十万大军。"

余玠非常高兴，秘密奏报朝廷，请求破例任命冉氏兄弟为高官。

钓鱼山山顶有十多个天然的城，都依山势而成堡垒，分布排列，联络方便，于是巴蜀才能固守。

〔梦龙评〕唐朝的张仁愿兴建了三座受降城，城北的前锋斥堠方得以到达荒远的边界；宋朝的吴玠建造了钓鱼城，四川的形势才因而显得重要，这都是所谓的"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

明朝嘉靖年间，大同巡抚张文锦建议朝廷在镇城北方五十里处建筑五座城堡，将二千五百户士卒家庭迁往当地戌守，每座城堡各五百户人家，可做为大同的屏障，这也是百世之利。但那五座城堡孤悬于汉土数百里外，戌守的士卒畏惧辛劳不愿前往，因此必须兴建屯田、修葺庐舍，使民众知道值得前往。当地也必须设置训练有素的将领，各城堡间严密往来，充份建立起武装防卫，有恃无恐，这样，民众才会欣然愿往。但是朝廷却未能把握机宜，而光是用严苛的法令将百姓赶入绝地之中，所任命的贾鉴，又不能公忠体国，于是干犯众怒，导致杀身辱国的灾祸，最后虽然蔡天佑相机抚平了乱事，但也仅仅是暂时稳住了情势。

若要建功立业，必先体察人情事理。

364. 孟　珙

【原文】　淳祐中，孟珙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限隔，敌一

呜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复内险十有一，而别作十险于外，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则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而民不知役。

【译文】　宋理宗淳祐年间，孟珙（字璞玉）镇守江陵府，初到任时，上江陵城四处观看，不觉叹息道："江陵府自古号称险要，在于三面临水，殊不知沧海也可能化为桑田。如今从江陵城以东，自古岭先锋一直到三汉，一点都没有阻隔，敌人只要一声号令，大军便能毫无阻隔的直逼城外。"

于是他在城里修复十一处要塞，城外另建十个要塞，沮水、漳水原来是从城西流入长江，如今把它引导向东，环绕城北流入汉水，完全恢复了江陵城原来三面临水的旧观。孟珙并随着地势高低作水坝蓄水，方圆二百里之间，都是辽阔的水域。土木工程费用总共一百七十万钱，但并没有使老百姓困于劳役。

365. 康伯可

【原文】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跸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究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途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宰相汪、黄辈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后来附会贼桧，擢为台郎，两宫宴乐，专应制为歌词，名节扫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未或过也，可以人废言乎？

【译文】　宋高宗建炎年间，天子移驾扬州，康伯可上中兴十策：

一、请皇帝设坛，和群臣六军穿白色军服祈祷，决心北伐金人，迎徽宗、钦宗回朝。

二、请皇帝移驾关中，整军积粮，号召两河军民为国雪耻，光是东南地方不足以建立帝业。

三、暂时废除国家正常的法制，改以战时的军事体制，如汉朝的所施行过的，并遍选天下杰出的人才，每天陪侍皇帝身边，积极讨论国家政策的利病得

失，以及全天下的真实情况。

四、河北未沦陷的州郡，朝廷不设置官吏，而由当地人自己互相推选，各自保护自己的乡里，再派两支军队屯驻要害地方作声援，在滑州设置仲介官署，负责接应北方的州郡，并传达朝廷的号令。

五、裁减宫内的内侍人数和州县冗员，文书力求简明切实，以节省公款，提高行事效率。

六、大赦天下，给与百姓更新的机会，过往种种一律不再过问；不论文武官员，不必依常法任用，以收揽人心。

七、凡是逃避金人，带着乡民南来归顺的北方豪杰，应封以将帅，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盗贼。

八、调整保甲法，团结山东、京东及两淮的人民，以备金人随时可能的攻击。

九、研究汉唐漕运的方法，在长江、淮河中途设置官员，以运送粮食到关中。

十、要求全国官员百姓直言进谏，州郡即日起呈上奏本，由皇帝亲自阅览，以扩大豪杰进用的途径。

这中兴十策，宰相汪伯彦（祁门人，字廷俊）、黄潜善（邵武人，字茂和）等人不能采用。真是可惜！

〔梦龙评〕按康伯可后来投效奸贼秦桧，任用为尚书郎，两宫设宴作乐时，专门负责制作歌词，因而名节扫地。然而这十策，立意正大真确，虽是李纲、赵鼎也未必超过他。可以因人废言吗？

366. 李 纲

【原文】 纲疏经略两河大要云：河北、河东，国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戴宋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抚慰而援其危，臣恐粮尽力疲，危迫无告，愤怨必生，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如张所、傅亮者为之，使宣谕天子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即如唐藩镇之制，使自为守，如此，则不唯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最今日先务。

李纲当金人围城死守时，有京师不逞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其金帛，而以

所藏器甲弓剑纳官请功。纲命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凡二十余人，各言姓名，皆斩之，并斩杀伤部队将者二十余人，及盗衲袄一领者、强取妇人绢一匹者、妄斫伤平民者，皆即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而城中窃盗无有也。

【译文】　李纲奏疏〈经络两河大要〉里说：

“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只要稍稍加以整顿，中原就可以保全，而东南也可以安定。现在河东失守的不过只有恒、代、太原、泽、潞、汾、晋等几州而已，其余州郡都安然无恙。河北失守的也不过是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多郡，还在朝廷的掌握之中。

“而河北、河东这两路的人民和军队，拥戴宋室的心意很坚决，多主动推举豪杰之士为首来防御金人，人数多的有数万，少的也不低于一万。朝廷如果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官吏，大力抚慰并加以支援，微臣恐怕一旦粮食用尽、民力疲惫，危险急迫之际无处求助，必定对本朝心生愤怒。若金人乘机安抚而任用他们，到头来可能都成为我们心腹之患的精锐军队。

“因此，若依微臣的想法，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略的人如张浚、傅亮等，去宣扬天子不忍放弃两河给金人的坚定立场。凡是能够保全一州、恢复一郡的，就像唐朝藩镇的制度，由他们自举将官吏来固守，朝廷也完全予以承认，如此，不只断绝他们归附敌国的可能，又可以借助他们来抵御金人南侵，这是今日当务之急。”

李纲在金人围攻，困守京城之时，京城中有不法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走金钱，而将劫来的库藏兵器缴纳官府邀功。

李纲命令他们集中在官府依次缴纳完毕，一共二十多人，各自报告姓名后，全部处斩。同时另外斩杀了杀害部队将领的乱民二十多人。凡盗取一件夹袄、强夺妇人一匹绢、随意杀伤平民的，都一概处死。所以城外虽然有强敌围攻一个多月，而城里却一个盗贼也没有。

367. 沈　晦

【原文】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耶！”绍兴四年，用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余里，若今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险，彼难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能远去！”时不能用。

【译文】 宋朝人沈晦任信州知州时，宋高宗驾临扬州，将召他任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晋陵人，字全真）谈论他为平民时的往事。

高宗说："不久之前，朕在金营见到他意气激昂，读书人的细节，哪值得成为他终身的牵累呢？"

绍兴四年，沈晦受命为镇府两浙西路安抚使，曾上策给高宗：

"现在沿着长江一千多里，如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士兵一、二万名，宜用本郡的财赋收入，购买官田给他们，以坚定他们守土作战的决心。若敌兵进攻五郡，则用水师守长江，用步兵守隘口，敌军很难冲破这道防线。假使能冲过，则由五郡的驻军联合攻击，敌人再怎么善战，也不可能一天之中拿下全部的五郡的城池。如果敌军分兵围攻五郡，则必然造成军力分散而战力削弱，要对付就容易了，若敌方派轻骑尾随我北伐大军班师来进行骚扰，则五郡的部队就可以从后加以拦击，敌军还能回得去吗？"

可惜高宗当时不能采用。

368. 汪立信　文天祥

【原文】 襄阳围急将破，立信遗似道书，云："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而内郡见兵尚可七十余万，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汰其老弱，可得精锐五十万。于七千里中，距百里为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则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江、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互援，联络不断，以成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莫若礼而归之，请输岁币以缓目前之急。俟边患稍休，徐图战守，此中策也！"后伯颜入建康，闻其策，叹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意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邑郡，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变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

【译文】 南宋时襄阳城被蒙古军围攻，情势急迫时，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

说：

“沿长江的防线不过七千里，而内郡现有的士兵还有七十多万，应该都派到江边，充实对外防御的兵力。七十多万兵力中，淘汰掉老弱不堪作战者，还有五十万精锐。在七千里之间，每距一百里设一屯，每屯有守将，十屯为一府，每府有总督。地势特别重要的地方，兵力则增加三倍。平时在江淮之间泛舟来往保持联系；战时东西彼此支援，联络不断，以造成足以应付蒙古人忽然攻击的防御力量，这是上策。

“扣留蒙古人的使臣，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只会给敌人更多攻击的借口，不如礼遇他们，放他们回去。并想办法以每年输送财帛的方式，和蒙古人达成暂时的和议，以缓和目前急迫的形势。等边境的压力稍微缓和下来，再从长计议战守的策略，这是中策。”

后来蒙古伯颜攻入建康，听说汪立信这番策略，叹息道：“假使宋室真的采用，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呢？”

蒙古人南侵，文天祥（吉水人，字宋瑞、履善，号文山）上疏，大略是说：朝廷只求一时偏安、牵制前方将帅作战的气息太浓，而奋发进取、决心作战的意志太弱，并要求立刻斩杀师孟，以他的鲜血涂于鼓，来激励士气。

又说，宋朝受五代之乱的伤害，虽然削弱拥兵的藩镇，建立邑郡，一时可以矫正军人拥兵作乱的弊病，然而也付出国力衰弱的代价。所以敌人每到一州，一州就残破，每到一县，一县也残破。最后弄得整个中原沦陷，如今后悔也来不及。

如今应将天下分为四镇，每镇设立都督一人负责统领，将广西并入两湖为一镇，军府建于长沙；将广东并入江西为一镇，军府建于隆兴；将福建并入江东，军府建于番阳；将淮西并入淮东，军府建于扬州。要求长沙负责收复鄂地一带，隆兴负责蕲黄一带，番阳负责江东一带，扬州负责收复两淮一带。如此，才能使各镇地大兵多，足以对抗敌军，并找寻适当时机约定日期一起进军北伐，有进无退，倾尽全力攻击敌军。使敌军因战线扩大，必须防备各方的攻击兵力，而造成局部防御兵力的不足，疲于奔命。再加上我方策动敌后的百姓起义，从内部加以骚扰颠覆，如此敌人就不难击退了。

〔梦龙评〕靖康年间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年间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佑年间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永嘉人，字与权）。可见宋朝不是因金人强大而衰弱，而是自己衰弱；不是被元灭亡，而是自己灭亡。

第三部　察智

察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属于至圣。”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为用，神矣广矣。善于相人者，犹能以鉴貌辨色，察人之富贵寿贫贱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则人之忠倭贤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诘奸”，即以此为照人之镜而已。

冯子曰：语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是以圣人贵夜行，游乎人之所不知也。虽然，人知实难，己知何害？目中无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踬乎？子舆赞舜，明察并举，盖非明不能察，非察不显明；譬之大照当空，容光自领，岂无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察予好，渊鱼者避之矣。吏治其最显者，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夫是之谓精察。

【译文】　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

善于看相的人，能从一个人的长相神色，看出一个人的富贵或贫贱、长寿或夭折来；同样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处事之中，当然也能清楚判断出他是忠直或奸邪，是贤能或愚昧。因此，本部分为“得情”和“诘奸”两卷，便可以用来做为照见人心的明镜。

有句话说：“看见深渊里的鱼是最大的不吉祥。”所以古来的圣人往往深藏智慧，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洞见明察；然而，却不可以因此说明察的智慧是无用而危险的；而是必须加以善用，尤其是经国务世的大事，若不能明察事物，则何以安国治民。身为守土治民的官吏，尤其应有明察的智慧，“得情”则天下没有冤情的百姓，“诘奸”则天下没有狡诈的恶人，这才是明察智慧的善用。

九、洞察真情

【原文】　口变缁素，权移马鹿；山鬼昼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

狱；唯参与由，吾是私淑。集“得情”。

【译文】　有口才的人，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有权势的人，能够指着鹿却说是马。但在有才智的人眼中，只要只字片语就能察出实情。

369. 唐朝某御史

【原文】　李靖为岐州刺史，或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诬罔，边批：此御史恨失其名。请与告事者偕。行数驿，诈称失去原状，惊惧异常，鞭挞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别疏一状。比验，与原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告事者伏诛。

【译文】　李靖任岐州刺史时，有人告他谋反。

唐高祖李渊命令一位御史来审判〔此御史恨失其名〕，御史知道李靖是被诬告的，就请求和原告同行。

走过几个驿站后，御史假装原状丢了，非常恐惧，鞭打随行的官吏，于是请求原告再另外写一张状子。然后拿来和原状比对，内容果然大不相同，当天就回京师报告结果。

唐高祖大惊，而原告则因诬告而被判死罪。

370. 张楚金

【原文】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书，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三使并不能决。则天令张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忧懑，仰卧西窗，日光穿透，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译文】　唐朝湖州佐使江琛，将刺史裴光的信，割取信中的文字，组合成文，诈称裴光与徐敬业谋反而提出告诉。

武则天（唐高宗的皇后，名曌，高宗崩殂之后，称帝，国号周）派御史去推断，都回复说：“信是裴光的笔迹，词句却不是裴光的文词。”

前后派三个人都不能决断。

武则天命令张楚金再去调查，还是查不出实情。

张楚金非常忧虑，仰卧在西窗下，日光透过窗子射进来，于是拿出信对着阳光看，才看出信都是修剪缀补而成的。因而把州官一起请来，要一瓮水，命令江琛把信投入水中，信纸果然一字一字地散开，江琛才叩头认罪。

371. 崔思竞

【原文】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竞访妾。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边批：便非端士。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竞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

【译文】 武则天时，有人告崔思竟的堂兄崔宣谋反，当时交付御史张竹岌审判。原告先引诱崔宣的姨太太，把她藏匿起来，反而说崔宣因为小老婆要举发他的阴谋而杀害她，尸体投入洛水。张行岌审判没有结果。

武则天很生气，命令他重新再审，回复依旧。

武则天大怒，说："崔宣如果真的杀死姨太太，谋反的实情自然明显，没有找到他的姨太太，怎么使案情明朗呢？"

张行岌害怕，逼着崔思竟去找。崔思竟在中桥南北张贴，悬赏藏匿崔宣姨太太的人，好多天都没有结果，而崔宣家每天私下讨论的事，原告往往知道。

崔思竟猜想家中一定有内奸，就假装对崔宣的妻子说："准备二百匹绢，我要去雇刺客杀原告。"

然后在清晨埋伏于门前高台。

崔宣家有个寄宿的客人，姓舒，婺州人，为崔宣家服役，崔宣待他如同子弟。不久，崔思竟看见这个人走到门前，贿赂看门的人去通报原告，崔思竟一路跟踪到原告家，听见原告说："崔家要刺杀我。"

崔思竟拉着舒姓客人至天津桥，在桥上大骂道："无赖阴险的家伙，崔家要是被抄家，也一定拉你作同谋，你哪有办法洗清罪过。你最好交出崔家的姨太太，我可以送你五百匹缣，回乡去足以建立百年的事业，不然一定杀了你。"

舒姓客人后悔谢罪，就带领崔思竟去原告家，搜出崔宣的姨太太，崔宣因

而无罪。

〔梦龙评〕一个寄宿的客人尚且如此，那些有三千食客的人怎么办呢？虽然鸡鸣狗盗，在适当的时机可能有用，但都不是甘心效劳的人，所以鉴别人才以廉耻为重。

372. 边郎中

【原文】 开封屠子胡妇，行素不洁，夫及舅姑日加笞骂。一日，出汲不归，胡诉之官。适安业坊申有妇尸在眢井中者，官司召胡认之，曰：“吾妇一足无小指，此尸指全，非也。”妇父素恨胡，乃抚尸哭曰：“此吾女也！久失爱于舅姑，是必挞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时天暑，经二三日，尸已溃，有司权瘗城下。下胡狱，不胜掠治，遂诬服。宋法：岁遣使审覆诸路刑狱。是岁，刑部郎中边某，一视成案，即知冤滥，曰：“是妇必不死！”宣抚使安文玉执不肯改，乃令人遍阅城门所揭诸人捕亡文字，中有贾胡逃婢一人，其物色与尸同，所寓正眢井处也。贾胡已他适矣。于是使人监故瘗尸者，令起原尸。瘗者出曹门，涉河东岸，指一新冢曰：“此是也。”发之，乃一男子尸。边曰：“埋时盛夏，河水方涨。此辈病涉，弃尸水中矣。男子以青罽总发，必江淮新子无疑。”讯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犹以未获逃妇，不肯释。会开封故吏除洺州，一仆于逆妓中得胡氏妇，问之，乃出汲时淫奔于人，转娼家。其事乃白。

【译文】 开封胡姓屠夫的妻子，向来不守贞洁，丈夫及公婆天天打她骂她。有一天，她出去汲水后就没有回家，胡家就到官府告诉，刚好安业坊中有一具妇尸在废井中，官府便召胡屠夫去认尸，胡屠夫说：“我的妻子有一脚没有小指，这具尸体脚趾齐全，不是我的妻子。”

胡妻的父亲向来恨胡屠夫，就抚着尸体说：“这是我的女儿，久失公婆的宠爱，一定是被打死后投入井中以逃罪。”

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三天后，尸体已经溃烂。官府派人把它埋在城下，将胡姓屠夫关进监狱，胡某受不了刑求，于是认罪，成为冤狱。

宋朝法律规定，每年都要派特使复审各路的刑案。这一年，刑部郎中边某一看到这个案子，立即知道是冤狱。他说：“这个妇人一定没死。”

宣抚使安文玉坚持不肯改判，于是边郎中派人去查看城门所贴的寻人启事。其中有一则是外国商人寻找逃婢一人，所说的特征和尸体相同，而住所也正在废井附近，但是那名外国商人已经搬走了。

边郎中于是派人去找埋尸的人，命令他挖出原来的尸体。埋尸者走出曹门，涉水渡河到东岸，指着一个新坟说：“这个就是了。”

挖开一看，却是一具男尸。

边郎中说："埋尸的时候是夏天，河水上涨，这些人怕涉水，就把尸体丢弃水中，用青巾整束头发的男子，一定是江淮间的新胡虏。"

一问，果然如此。

安文玉这时已经知道胡姓屠夫是冤枉的，但因为没有找到逃妇，还是不肯释放犯人。正逢前任开封官吏调到洛州，一个仆人在狎妓时看到屠夫的妻子胡氏，问她，说是出去汲水时和人私奔，转到妓院，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373. 李　崇

【原文】　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辩。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诬服。狱将决，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北州，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相重报。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边批：说得活似。是故相造。君欲见顾几何？当放令弟。若其不信，可现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之，引伏。因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

【译文】　定州有两兄弟解庆宾、解思安，一同犯罪被判刑流放扬州。弟弟解思安中途逃亡，解庆宾怕被追究责任，就认城外的死尸，诈称是弟弟为人杀害，迎回安葬。死尸的模样很像解思安，见到的人都无法分辨。

此外，哥哥解庆宾又说女巫杨氏亲眼见到解思安变成鬼，告诉她被害的痛苦，受饥渴的情形。解庆宾又假装怀疑同军的苏显甫、李盖是凶手，向州官提出告诉，苏、李两人因受不了毒打而认罪。

案情将作判决时，李崇怀疑而不作判决，秘密派遣两个大家不认识的人，假装从外地来，拜访解庆宾说：

"我们从北方来，当时有一个人，经过我们寄宿处，夜里一起谈话，我们看他神情有异，便质问他，他说是流放的逃兵，姓解名思安。当时我们想把他送到官府，他苦苦哀求，说他有个哥哥庆宾〔说得活灵活现〕，现在住在扬州相国城内，嫂嫂姓徐，希望我们同情他，替他来向你报告，以洗清他的委屈。他说你听到后，一定重重地报答我们。现在他自愿当人质，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再送官府不晚。你照顾我们一些，就释放令弟。如果不信，可以跟我们去看他。"

解庆宾怅然失色，求他们稍作停留。

两人就把实情报告李崇，带着解庆宾来盘问，解庆宾伏首认罪。又询问李盖等人，都说是受不了逼供而认罪。几天之后，解思安也被缚绑送到。李崇找女巫杨氏来，鞭打她一百杖。

374. 欧阳晔

【原文】　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出其桎梏而饮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验也！"囚涕泣服罪。

【译文】　宋朝人欧阳晔（字日华）治理鄂州政事时，有州民为争船互殴而死，案子悬了很久没有判决。欧阳晔亲自到监狱，把囚犯带出来，让他们坐在大厅中，除去他们的手铐与脚镣，给他们吃完食物，善加慰问后再送回监狱，只留一个人在大厅上，这个人显得很惶恐不安。

欧阳晔说："杀人的是你。"

这个人不承认，欧阳晔说："我观察饮食的人都使用右手，只有你是用左手，被杀的人伤在右边胸部，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

这个人才哭着认罪。

375. 尹见心

【原文】　民有利侄之富者，醉而拉杀之于家。其长男与妻相恶，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斩妇首，并取拉杀者之首以报官。时知县尹见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闻报时夜已三鼓。见心从灯下视其首，一首皮肉上缩，一首不然，即诘之曰："两人是一时杀否？"答曰："然。"曰："妇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数岁。"见心曰："汝且寄狱，俟旦鞫之。"别发一票，速取某女来。女至，则携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细问，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译文】　有个人贪得侄儿的财富，趁侄儿喝醉酒时将他杀死。他的长子与媳妇不睦，想假装自己的太太与那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通奸，就趁机拿着刀子进入卧室，斩下妻子的首级，连同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的首级去报告官府。

当时的知县尹见心正在二十里外迎接上司，听到报告时已半夜三更。

尹见心在灯下观察首级，一个皮肉已经上缩，一个没有。于是问报案的长子说："这两个人是同时杀的吗？"

回答说："是的。"

尹见心问：“你和你太太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才几岁。”

尹见心说：“你暂且留在监狱，等天亮以后再查办。”

尹见心立即派人将他的女儿带来。女孩来到后带入衙门，尹见心给她糖果吃，很和善而详细地问她，才了解实情，于是父子都伏首认罪。

376. 王　佐

【原文】　王佐守平江，政声第一，尤长听讼。小民告捕进士郑安国酒。佐问之，郑曰：“非不知冒刑宪，老母饮药，必酒之无灰者。”佐怜其孝，放去，复问：“酒藏床脚笼中，告者何以知之？岂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对。追至前得与民奸状，皆仗脊遣。闻者称快。

【译文】　王佐任平江太守时，在政坛上声望很高，最擅长审判诉讼案件。有一个百姓报告说捉到进士郑安国造酒。

王佐问郑安国，郑安国说：“不是故意冒犯法令，只是老母吃药必须清酒。”

王佐同情郑安国的孝心，就放他走，但是又问他：“酒藏在床脚的箱子里，告你的人怎么会知道，难道有人在你家出入？还是有奴婢出入呢？”

郑安国回答有小奴婢进去。

追究结果，查到小奴婢与原告狼狈为奸，于是将两人处以杖刑，听到的人都叫好。

377. 殷云霁

【原文】　正德中，殷云霁，字近夫，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系素仇，众谓不诬。云霁曰：“此嫁贼以缓治也。”问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云霁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写书，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类匿名书，诘之曰：“尔何杀铠？”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侯之，利其赀，故杀之耳。”

【译文】　明武宗正德年间，殷云霁（寿张人，字近夫）任清江知县，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边廊下，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有一封匿名信，说：“杀死朱铠的是某人。”

某人和朱铠有旧仇，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他。

殷云霁说：“这是真凶嫁祸他人，要误导我们的调查。朱铠左邻右舍谁和他较亲近？”

都回答说：“姚姓属吏。”

殷云霁就将所有属吏聚集于公堂说：“我需要一个字写得好的人，各呈上你们的字。”

属吏之中，姚明的字最像匿名信的笔迹。殷云霁就问他：“为什么杀朱铠？”

姚明大惊，只好招认说：“朱铠将到苏州做生意，我因贪图他的财物，所以杀他。”

378. 周　纡

【原文】　周纡为召陵侯相。廷掾惮纡严明，欲损其威。侵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纡闻辄往，至死人边，若与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夕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问具服。后人莫敢欺者。

【译文】　周纡任召陵侯家相时，廷掾怕周纡严明，想挫他的威严，就在清晨时把一个死人斩断手足，放在寺门。

周纡知道后立即前往，走到死人身边，好像和死人讲话，暗地观察死人，结果在口眼处发现稻芒，就秘密问守门人说：“昨晚有谁载干草入城的？”

守门人说：“只有廷掾而已。”

周纡就收押廷掾拷问，廷掾只好认罪，从此没有人敢再欺骗周纾。

379. 高子业

【原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守，有诸生江棉与邻人争宅址。将哄，阴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图诬邻人。邻人知，不敢哄，全畀以宅，棉埋尸室中。数年，棉兄千户楫枉杀其妻，棉嗾妻家讼楫，并诬楫杀孜事，楫拷死，无后，与弟棨重袭楫职。讼上监司台，付子业再鞫。业问棉以孜等尸所在，棉对曰：“楫杀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杀孜？”棉愕然，对曰：“为棉争宅址。”曰：“尔与同宅居乎？”对曰：“异居。”曰：“为尔争宅址，杀人埋尸己室，有斯理乎？”问吏曰：“搜尸棉室否？”对曰：“未也。”乃命搜棉室，掘地得二尸于棉居所，刃迹宛然。棉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狱，一旦得雪！”州豪吴世杰诬族人吴世江奸盗，拷掠死二十余命。世江更数冬不死，子业覆狱牍，问曰：“盗赃布裙一，谷数斛；世江有田若庐，富而行劫，何也？”世杰曰：“贼饵色。”即呼奸妇问之曰：“盗奸若何？”对曰：“奸也。”“何时？”曰：“夜。”曰：“夜奸何得识贼名？”对曰：“世杰教我贼名。”世杰遂伏诬杀人罪。

【译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太守时，有秀才江棉和邻人争夺住屋，几乎发生殴斗。江棉暗中杀死族人江孜等两人，把尸体藏匿起来，准备诬害邻人，邻人

知情因而不敢和他殴斗，把住屋都给江棤，江棤就将尸体埋在房子里。

数年后，江棤的哥哥江楫误杀了妻子，江棤于是唆使江楫妻子的家人去告江楫，同时诬陷江楫杀死江孜等两人。

江楫被拷打而死，没有后代，就由弟弟江盘继承职位。讼案呈上专管刑狱的监司，就交付高子业再审查。

高子业问江棤，江孜等尸体在哪里？

江棤说："江楫杀死江孜后，把尸体埋在房子里，不知道确实的地点在何处。"

高子业问："江楫为什么要杀死江孜？"

江棤慌张地回答："为我和邻人争住屋。"

高子业问道："你和江楫住同一幢屋子吗？"

"不住一起。"

高子业说："他为你去争住屋，杀人后把尸体埋在自己房子里，有这种道理吗？"

又问差役说："在江棤的房子搜查过尸体没有？"

差役回答："还没有。"

于是高子业命人搜查江棤的房子，果然在地下挖到两具尸体，刀刃砍伤的痕迹还很清楚，江棤才认罪。

州人都说："十年的冤狱，如今才洗清。"

州中的大族吴世杰，诬害族人吴世江、世泽窃盗，逼供拷打，吴世江幸而经过数年不死。

高子业重新审查讼案的纪录，问吴世杰道："窃盗的脏物有布裙一条、谷物数斛，吴世江有房子和田地，家境富裕，为什么要当窃贼？"

吴世杰说："是要劫色。"

于是高子叶又叫奸妇来问道："窃贼怎么对你？"

"强奸。"

"什么时候？"

"半夜。"

"半夜强奸，怎么会知道窃贼是谁？"

"是吴世杰教我窃贼的名字。"

吴世杰这才承认诬告杀人罪。

380. 程　戡

【原文】　程戡知处州。民有积仇者，一日诸子谓其母曰："母老且病，恐

不得更议，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属皆言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乃亲自劾治，具得本谋。

【译文】 宋朝人程戡（阳翟人，字胜之）任处州太守时，有一州民与人积仇，有一天，此人的几个儿子对他们的母亲说：“母亲年老又生病，反正活不了多久，请以母亲的生命来报仇。”

于是杀死自己的母亲，放置在仇人家门前，再向官府控告。仇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脱罪。

程戡很怀疑，同僚都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程戡说：“杀死人而且将尸体放在自己家门前，不是很可疑吗？”

于是亲自审问，把主谋全数查出来。

381. 张　举

【原文】 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舍，诈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译文】 张举任句章县令，有妻子杀死丈夫，并放火烧焯房子，假装丈夫是被火烧死的，丈夫的弟弟提出控诉。

张举就用两只猪，一只死的，一只活的，将它们放在木柴堆中焚烧，观察后发现：死猪口中无灰，而活的口中有灰。

再检验该丈夫口中，发现无灰，因而讯问妻子，妻子便认罪。

382. 陈　骐

【原文】 陈骐为江西佥宪。初至，梦一虎带三矢，登其舟，觉而异之。会按问吉安女子谋杀亲夫事，有疑。初，女子许嫁庠生，女富而夫贫，女家恒周给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闻其女美，欲求婚而无策。后贫士亲迎时，彪与偕行，谚谓之“伴郎”。途中贫士遇盗杀死，贫士父疑女家嫌其贫，使人故要于路，谋杀其子，意欲他适，不知乃彪所谋，欲得其女也。讼于官，问者按女有奸谋杀夫。骐呼其父问之，但云：“女与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稳婆验其女，又处子。乃谓其父曰：“汝子交与谁最密？”曰：“周彪。”骐因思曰：“虎带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亲迎，梦为是矣！”越数日，伪移檄吉安，取有学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骐设馔以饮之，酒半，独召彪于后堂，屏左右，引手叹息，阳谓之曰：“人言汝杀贫士而取其妻，吾怜汝

有学；且此狱一成，不可复反，汝当吐实，吾救汝。”彪错愕战栗，跪而悉陈。骐录其词，潜令人捕同谋者，一讯而狱成。一郡惊以为神。

【译文】 陈骐任江西佥宪，初到任时，梦见一只老虎带着三支箭，登上船来，陈骐醒后觉得很奇怪。后来审问到一桩吉安女子谋杀亲夫的案件，颇有可疑的地方。

原来起初女子许嫁给庠生，由于女家富有而夫家贫穷，女家常常接济夫家。丈夫心存感激，常常告诉朋友周彪。周彪家也很富有，早就听说该女子很美，想求婚而没有办法。后来庠生迎亲时，周彪随行当伴郎。途中，庠生遇强盗被杀害。庠父怀疑女家嫌弃自家贫穷，故意派人在半路拦截，谋杀他的儿子，再将女子改嫁，一状告到官府去，却不知道其实是周彪的计谋，目的是想得到该女子。

诉讼‘到官府后，审问的官吏认为是女子设计谋害亲夫。陈骐叫女父来问，只说女子和别人有奸情，但不知道对方姓名。

陈骐派女役吏检查女子身体，仍是处女。就对女父说：“你女儿和谁来往最密切？”

答是周彪。

陈骐因而想道：“老虎带三支箭登舟，不是周彪吗？何况周彪又伴随庠生去迎亲，梦中的情形果然是真。”

经过几天后，陈骐假送一份公文到吉安，说要选有学识的人士编修郡志，而周彪的姓名也在公文上。大家到齐后，陈骐便设宴款待他们。

酒喝到一半，陈骐把周彪单独请到后堂，屏退左右，握着周彪的手叹息，假装说：“别人说你杀害庠生，想娶他的妻子，我同情你有学问，而且案子一定，就无法平反，你应当老实说，我才能救你。”

周彪惊惧地发抖，跪着陈述事情的经过。陈骐纪录他的供词，暗中派人捕捉同谋的人。一次审问就能定案，全郡的人都认为很神奇。

383. 范 槚

【原文】 范槚为淮安守。时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诉府，槚曰：“临婚当不远游，是为人杀耶？”父曰：“儿有力，人不能杀也。”久之莫决。一夕秉烛坐，有濡衣者，臂系甓，偻而趋。默诧曰：“噫！是柏魂也。而系甓，水死耳！”明日问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暂游。”对曰某寺，遂舆以往，指池曰：“徐柏尸在是。”网之不得，将还，忽泡起如沸，复于下获焉。召其父视之，柏也，然莫知谁杀。槚念柏有力，杀柏者当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乱初已，吾欲

简健者为快手。”选竟，视一人反袄，脱而观之，血渍焉。呵曰：“汝何杀人！”曰：“前阵上涴耳。”解其里，血渍霑纩。槱曰：“倭在夏秋，岂须袄？杀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执童子至，曰：“初意汝戏言也，果杀之乎？”一时称为神识。

【译文】 范槱任淮安太守时，有一民家子徐柏在成婚前夕失踪，父亲向官府投诉。

范槱说：“结婚前不应该远游，是被人杀害吗？”

父亲说：“我儿子力气很大，别人不太可能杀他。”

这件事经过很久，一直不能决断。

有一天晚上，范槱独自坐在烛光下，有个身穿湿衣、手系着瓮的人，弯着身子向前走过来。范槱惊异地想道：“啊！是徐柏的鬼魂，是双臂被绑在瓮上丢进水中淹死的。”

第二天，范槱问左右的人说：“哪一个池塘最深，我想去游览一下。”

左右的人说是在某座寺庙，于是一起前往。

范槱指着池塘说：“徐柏的尸体在这里。”

于是，找人用网捞，却捞不到，就要回去时，池水忽然起泡，如同水沸一般，于是再捞一次，终于找到尸体。请徐父来看，果然是徐柏，然而还是不知道是谁杀的。

范槱心想徐柏是有勇力的人，杀害徐柏的人一定是被命令行事的。有一天，范槱忽然下令说：“现在大乱刚刚平定，我想选一些健壮的人来当衙役。”

选完以后，看到一个人反穿棉袄，脱下来看，里面都是血迹。范槱大声叱喝说：“你为什杀人？”

“是以前在战场上沾到的血。”再打开棉里看，血迹已沾到棉絮。

范槱说：“倭寇之乱是在夏秋之间，哪里需要穿棉袄？杀徐柏的人就是你。”

于是认罪。一时大家都赞称范槱见识卓越。

384. 杨评事

【原文】 湖州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入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遍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牍呈县。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牍，曰：“叩门便叫三娘子，

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译文】 湖州有赵三，与周生很友善，约定一同到南都做生意。赵妻孙氏不要丈夫远行，闹了好几天。临行当天清晨，赵三先上船，因为时间还早，在船中小睡。

船夫张潮贪图他的钱，偷偷将船划到偏避的地方，将赵三丢入水中淹死，再假装睡得很熟。

周生到后，看到赵三还没来，等了很久，叫张潮前去催促。张潮敲赵家大门，直呼三娘子，问赵三怎么这么久不来。

孙氏很惊讶地说：“他已经出门很久了，难道还没有上船吗？”

张潮回来报告周生，周生也很奇怪，就和孙氏分路寻找，找了三天都没有踪迹。周生怕被连累，于是呈送文书给县府，县尹怀疑孙氏有其他原因而害死丈夫，却苦无证据。拖了很久，无法结案。

有位杨评事（掌管决断刑狱的官）阅览公文，说道：“敲门就叫三娘子，一定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屋里。”

因此判断张潮杀人，张潮这才俯首认罪。

385．杨茂清

【原文】 杨茂清升直隶贵池知县。池滨大江，使传往来如织，民好嚣讼。茂清因俗为治，且遇事明决。时泾县有王赞者，逋青阳富室周鉴金而欲陷之，预购一丐妇蓄之，鉴至索金，辄杀妇诬鉴。讯者以鉴富为嫌，莫敢为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阅其狱词，曰：“知见何不指里邻，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赞既被殴晕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为之证乎？”又云：“其妻伏赞背护赞，又何能殴及胸胁死乎？”已乃讯证人，稍稍吐实。诘旦至尸所，益审居民，则赞门有沟，沟布椽为桥，阳出妇与鉴争，堕桥而死。赞乃语塞，而鉴得免。石埭杨翁生二子，长子之子标。次子死，而妇与仆奸，翁逐之。仆复潜至家，翁不直斥为奸，而比盗扑杀之。时标往青阳为亲故寿。仆家谓标实杀之，而翁则诉己当伏辜。当道不听，竟以坐标。翁屡以诉，清密侦其事，得之，而当道亦以标富，惮于平反。清承檄，则逮青阳与标饮酒者十余人，隔而讯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赎而贷标。后三年，道经其家，尽室男女，罗拜于道，且携一小儿告曰：“此标出禁所生也，非公则杨氏斩矣！”

又铜陵胡宏绪，韩太守试冠诸生。有一家奴，挈其妻子而逃，宏绪诉媒氏匿之，踪迹所在，相与执缚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狱，当夕身死。其家亟陈于官，而客户江西人，其同籍也，纷至为证。御史按部，诉之，辄以下清。清三讯之，曰：“所谓锁缚者，实以送县，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会试且迫，夙夜以狱牒上，胡生遂得不坐，是年登贤书。公之辨冤释

滞多类此。

【译文】 杨茂清升任直隶贵池县知县，贵池滨临大江，使臣往来不绝于途。人民喜好争吵诉讼，杨茂清依习俗管理政事，而且处事明确果决。

当时泾县有个王赞，欠青阳富翁周鉴金钱，因此想陷害周鉴。他预先买下一个女乞丐养着，周鉴来讨钱时，就杀死女乞丐，然后诬告周鉴把他打昏，杀了女丐。审问的人因为周鉴富有，怕惹嫌疑，不敢为他辩白，御史将此交给郡府处理，郡府下公文请杨茂清前往审判。

杨茂清看过诉讼的纪录后，说："证人为什么不指称凶手是邻里间的人，而要说是五十里外的麻商呢？王赞既然被打晕倒在地上，又怎么能辨别麻商的姓名呢？"

又说："王赞的妻子伏在王赞的背上来保护他，又怎么会被打伤胸部致死呢？"

杨茂清就传讯证人，问出一些可疑之处。天亮后到命案现场，又审问当地居民，才知道王赞门前有一条大水沟，铺上椽木做桥，当时王赞先叫女乞丐出来，假装和周鉴争执，因而坠落桥下死亡。王赞没话可说，而周鉴也脱罪。

石埭有个杨翁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的儿子名标，次子死了，而次媳与仆人通奸，杨翁将他们赶出去，而仆人又偷偷跑回家，杨翁不斥责仆人通奸，而以盗贼之名杀他。

当时杨标到青阳为亲戚祝寿，仆人的家人控诉杨标杀人，而杨翁则自首说自己才是罪人。主审官吏不听，竟判定杨标有罪。杨翁屡次申诉，主审官吏却因为杨标富有，而不敢为他平反。

杨茂清接到公文后，就派人到青阳，将与杨标一起喝酒的十多人带来，隔离审问，所说的完全相同。于是将杨翁判罪，而释放杨标。

杨茂清在外任官三年后，路经杨家，杨氏一家大小，都在路上排列跪拜，而且带着一个幼儿说："这是杨标被释放以后所生的，如果没有大人相救，杨氏就绝后了。"

〔梦龙评〕铜陵胡宏绪，是韩太守试冠的学生，有一个家奴带着妻子逃走。胡宏绪控诉媒婆藏匿他们，果然查到他们的踪迹，于是捆绑送进官府。家奴先前已患重病，送到监狱后，当天晚上就死了。他的家人一再向官府申诉。而客居胡家的一些江西人，是他的同乡，也都纷纷来作证。御史审查时，就交下来给杨茂清办理。杨茂清再审说："将家奴捆绑的原因，是要送到县府审讯，并没有用私刑，何况家奴已先得重病啊！"于是判胡生无罪。当时正逢会试日期逼近，杨茂清急速呈上审判的公文，胡生才不必受牵连，而在这一年考中进士。杨茂清辨明冤狱，释放无辜的人，大致如此。

386. 郑洛书

【原文】 郑洛书知上海县，尝于履端谒郡，归泊海口。有沉尸，压以石磨，忽见之，叹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侦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执来，相吻合，一讯即伏。果江西卖卜人，岁晏将归，房主利其财而杀之。

【译文】 明朝人郑洛书（莆田人，字启范，号思斋）任上海知县时，曾到履端拜见郡守，回来时船泊于海口，当时有沉尸原被石磨压着，忽然浮出在郑洛书舟前，郑洛书叹息道："这一定是客死异乡的人，所以无法向我提出控诉。"

郑洛书派人去侦查，查出近村的民家有一口石磨遗失上半部。拿来互相配合，果然不错，所以一问立即服罪，原来死者是江西的卜卦人，岁末将回家乡时，房主贪图他的财利而杀害他。

387. 许进　姚公　张昺

【原文】 单县有田作者，其妇饷之，食毕，死。翁故曰："妇意也。"陈于官；不胜箠楚，遂诬服。自是天久不雨。许襄毅公时官山东，曰："狱其有冤乎？"乃亲历其地，出狱囚遍审之。至饷妇，乃曰："夫妇相守，人之至愿；鸩毒杀人，计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饷于田而鸩之者哉！"遂询其所馈饮食，所经道路，妇曰："鱼汤米饭，度自荆林，无他异也。"公乃买鱼作饭，投荆花于中，试之狗彘，无不死者。妇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苏人出商于外，其妻蓄鸡数只，以待其归。数年方返。杀鸡食之，夫即死。邻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无他故。意其鸡有毒，令人觅老鸡，与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百虫，久则蓄毒，故养生家鸡老不食，又夏不食鸡。

张御史昺，字仲明，慈溪人，成化中，以进士知铅山县。有卖薪者，性嗜鳝。一日自市归，饥甚，妻烹鳝以进，恣啖之，腹痛而死。邻保谓妻毒夫，执送官，拷讯无他据，狱不能具。械系逾年，公始至，阅其牍，疑中鳝毒。召渔者捕鳝得数百斤，悉置水瓮中，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数之得七。公异之，召此妇面烹焉，而出死囚与食，才下咽，便称腹痛，俄仆地死。妇冤遂白。

陆子远《神政记》载此事，谓公受神教而然，说颇诞。要之凡物之异常者，皆有毒，察狱者自宜留心，何待取决于冥冥哉！

【译文】 明朝时单县有农夫在田里耕作，他的妻子送食物给他吃，吃完后就死了。

公公故意说："是媳妇毒死我儿子的。"

于是告到官府，妇人受不了鞭打之苦，只好认罪。之后，很奇怪的，单县竟很久都没下雨。

许襄毅公（许进，灵宝人，字季升）当时任职山东，他说：“不下雨，是不是因为有冤狱呢？”

于是亲自到单县来，将囚犯一一提出来审问。

问到这个案子时，襄毅公就说：“夫妇相守，是人生最大的心愿，而毒杀人，是一种严密的计划，哪有自己送食物去田里毒死人的呢？”

于是问她送食物所经过的道路，妇人说：“送鱼汤米饭，从荆林通过，没有什么异样。”

许襄毅公就叫人买鱼作汤，放入荆花，让猪狗来尝试，没有不死的，妇人的冤枉才被洗清，当天就下起倾盆大雨。

有个苏州人出外经商，他的妻子养了几只鸡等他回来。数年后，苏州人才回家，妻子杀鸡煮给他吃，这苏州人竟立即死亡。邻人怀疑有奸情，向太守陈情。

姚公审查之后，猜想是鸡有毒。派人找来老母鸡，煮给临刑的死囚吃，果然毒死两人，冤狱于是洗清。因为鸡吃过蜈蚣等各种毒虫，长久在体内累积毒素，所以豢养牲畜的人家，不吃老鸡，也不在夏天吃鸡。

明朝御史张□，字仲明，慈溪人，宪宗成化年间以进士任铅山县知县。有个卖木柴的人，喜爱吃鳝鱼。有一天从市场回来，肚子很饿，妻子于是煮鳝鱼给他吃，大快朵颐之后，却腹痛而死。邻长说是妻子毒死丈夫，将她捉起来送到官府，拷打审问，她都不认罪，讼案一直不能解决，这个妻子因此被监禁了一年多。

张□到任后，阅览公文，怀疑是鳝鱼有毒。请渔夫捕捉数百斤鳝鱼，全部放进水缸中，鳝头昂出水面二三寸的有七条，然后找这个妇人来煮给牢里的死囚吃，才刚下咽就纷纷说肚子痛，不久都倒地死亡，妇人的冤情于是洗清。

〔梦龙评〕陆子达《神政记》记载这件事，说许襄毅公受神仙指引而如此做，说法甚为怪诞。其实大凡异常的事物都有毒，审察讼案的人自己应当留心，怎可留待深奥的神□来决断呢？

388. 袁 滋

【原文】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耕夫得马蹄金一瓮，送于县宰。宰虑公藏之守不严，置于私室；信宿视之，皆土块耳。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有变更，莫不骇异，以闻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诬服；虽词款具存，莫穷隐用之所，以案上闻。汧公览之甚怒，俄有筵宴，语及斯事，咸共惊异。时

袁相国滋在幕中，俯首无所答。汧公诘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当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曰："诺。"俾移狱府中，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遂于列肆索金深泻与块相等，始称其半，已及三百斤。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担舁至县。计其金数非二人所担可举，明其在路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获清雪。

【译文】 唐朝人李勉（字玄卿）镇守凤翔府时，所辖的城邑中，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挖到一瓮马蹄形黄金，就送到县府去。

知县担心公库的防守不够严密，因而放在自己家里。隔夜打开一看，都是土块。瓮金出土的时候，乡里的人都来观看证实，突然变成土块，大家都惊异得不得了，遂将此事向凤翔府报告。

知县无法为自己辨白，只有承认将黄金掉包的罪名。虽然供词都有了，却没有办法追究黄金的下落，因而将此案报告李勉。李勉看了以后，非常生气。不久，李勉在宴席上谈到这件事，大家都很惊异。当时的相国袁滋（朗山人，字德深）也在场，低着头没有说话。

李勉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袁滋说："我怀疑这件事是冤枉的。"

李勉说："你有特别的见解，此案一定要请你查明真相。"

袁滋说："好啊！"

于是袁滋将此案的资料移送到凤翔府，观察瓮中共有二百五十多个土块，就在市场店铺间搜集同样体积的金子，但才找足一半多，就已经重达三百斤了。讯问挑担子的人，是两个农夫用竹担抬到县府的，计算金子的全部数量，不是两个人所能抬得动的，表示在路上的时候，金子就已经被换成土块了。

至此案情大白，知县获判无罪，洗清冤枉。

389. 李德裕

【原文】 李德裕镇浙右，甘露寺僧诉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领文籍分明，众词指以新得替人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鞫成具狱，伏罪昭然，未穷破用之所。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僧乃诉冤曰："积年以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众乃以孤立，欲乘此挤之。"公曰："此不难知也。"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遣人兜子中，门皆向壁，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状，竟模不成，前数辈皆伏罪。

【译文】 唐朝人李德裕镇守浙东时，甘露寺的僧侣控告在移交寺院杂物时，被前任住持耗费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几任住持都有互相移交，记载得很清楚，

众僧也指证前任住持私下挪用常住金，而且说初上任时，移交的银两数目很清楚，到交出来时银两却不见了。

审判结束后，罪证照然。但没有追究银两用到哪里。

李德裕怀疑案子没有审问清楚，于是隐约地对僧人稍加诱导。

僧侣于是说出他的冤情道："多少年来，都是只移交记录银两的文书，其实早就没有银两了！众僧因为我孤立，想乘此机会排挤我。"

李德裕说："这种事不难查清楚。"

就找了数顶轿子，命令相关的僧侣都进入轿中。轿门对着墙壁，彼此看不见。再命令人取各种形状的黄泥来，让每个僧侣分别捏出交付给下任的黄金模式，做为证据。僧侣既不知道形状，当然捏不出来，前数任住持僧侣才伏首认罪。

390. 程　颢

【原文】　程颢为户县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地中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曰："此无证佐，何以决之？"颢曰："此易辩尔。"问兄之子曰："汝父藏钱几何时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几何时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

【译文】　宋朝人程颢任户县主簿时，有个百姓借用哥哥的宅第居住，挖掘贮藏在地下的钱。哥哥的儿子便控告说："那是家父所贮藏的。"

县令说："这件事没有证据，怎么判决呢？"

程颢说："这很容易辨别。"

就问哥哥的儿子说："你父亲钱藏多久了？"

"四十年。"

程颢问："他借宅第居住有多久了？"

"二十年了。"

程颢立即派遣吏役去拿一万块钱来看，然后对借住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到五、六年就可以流行天下，这些钱都是在你未贮藏前几十年所铸造的，为什么说是你的呢？"

这个人于是服罪。

391. 李若谷

【原文】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欲擅其财，累鞫不实。

李令民还家殴其叔，叔果讼侄殴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译文】 宋朝人李若谷（丰人，字子渊）守并州时，有百姓控告叔叔不认他为侄子，想霸占家财，屡次审查不出事实。

李若谷于是命令此人回家殴打他的叔叔，叔叔果然来告侄子叛逆，殴打叔父，因而确定叔侄关系。由于叔叔确实有侵占意图，于是分了家财。

392. 吕 陶

【原文】 吕陶为铜梁令。邑民庞氏者，姊妹三人共隐幼弟田。弟壮，讼之官，不得直，贫甚，至为人佣奴。陶至，一讯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愿以田之半作佛事为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非若为汝主，不几为他人鱼肉乎？与其捐米供佛，孰若分遗三姊？"弟泣拜听命。

分遗而姊弟之好不伤，可谓善于敦睦，若出自官断，便不妙矣。

【译文】 宋朝人吕陶（成都人，字元钧，号净德）任铜梁县令时，城中有庞氏三姊妹，共同吞没幼弟的田地。弟弟长大以后，向官府控诉，但都败诉，因而生活非常贫困，沦落为佣奴。

吕陶到任后一审问，三个人都服罪且交出田地，弟弟感动得哭泣跪拜，愿意卖出一半田地作佛事来报答。

吕陶告诉他说："三个姊姊都是你的同胞，在你幼小时，如果不是她们为你做主，难道你不会被他人欺凌吗？与其捐一半田产作佛事，还不如分给三位姊姊。"

弟弟诚服听命。

〔梦龙评〕分送田产而不伤姊弟之间的和睦，可说是善于敦亲。如果依法令来决断就不妙了。

393. 裴子云 赵和

【原文】 新乡县人王敬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敬自戍所还，索牛，进云"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县令裴子云令送敬付狱，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曰："此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但念五年养牛辛苦，令以数头谢之。一县称快。一作武阳令张允齐事。

咸通初，楚州淮阴县东邻之民，以庄券质于西邻，贷得千缗，约来年加子钱赎取。及期，先纳八百缗，约明日偿足方取券。两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谓

必无他，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西邻讳不认。诉于县，县以无证，不直之；复诉于州，亦然。东邻不胜其愤，闻天水赵和令江阴，片言折狱，乃越江而南诉焉。赵宰以县官卑，且非境内，固却之。东邻称冤不已，赵曰："且止吾舍。"思之经宿，曰："得之矣！"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壖口，言"获得截江大盗，供称有同恶某，请械送来。"唐法：唯持刀截江，邻州不得庇护。果擒西邻人至，然自恃农家，实无他迹，应对颇不惧。赵胁以严刑，囚始泣叩不已。赵乃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物，汝宜籍舍中所有辩之。"囚意稍解，且不虞东邻之越讼，遂详开钱谷金帛之数，并疏所自来，而东邻赎契八百缗在焉。赵阅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为讳东邻八百缗？"遂出诉邻面质，于是惭惧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后罚之。

【译文】 唐朝时新乡人王敬被派戍守边境，留下六头母牛在舅舅李进家。养了五年后，生下三十头小牛。王敬从边境回来，想讨回牛只，李进说死了两头母牛，只还他四头老母牛，其余不肯归还。

王敬很生气，到县府投诉。县令裴子云以偷牛的罪名命人将王敬监禁，然后派人去追捕李进，李进很惶恐地来到县府。

裴子云责骂李进说："偷牛贼说同你偷三十头牛，藏在你家。"

叫贼来对质，用布衫笼罩在王敬头上，站在南墙下。

李进急得吐露道："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的母牛生的，实在不是偷来的。"

裴子云叫人拿走王敬头上的布衫。李进见了说："他是我的外甥。"

裴子云说："这样就立即还他牛只。"但念在李进养牛五年的辛苦，命令王敬用数头牛作答谢。全县的人都叫好〔一说是武阳令张允济事〕。

唐懿宗咸通年间，楚州淮阴县东邻的百姓以田契向西邻借贷一千缗线，约定第二年加利息赎回。到期后他先还八百缗，约定次日还足后拿回田契。两姓一向是世交，而且只隔一夜，认为一定没有问题，因而不写契据。

第二天，剩余的钱送到后，西邻人却不认帐。于是东邻人就向县府提出控诉。县府认为没有证据，判东邻人败诉；东邻人又向州府控诉，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东邻人非常愤怒，听说天水人赵和任江阴县令，只要一句证词就能决断讼案，于是渡江向南控诉。赵和认为县令官位低，而且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一再推辞。

东邻人不停地喊冤。赵和只好说："你暂且留在舍下。"

赵和想了一整夜，才想出办法来；于是招来几名捕盗的能手，送公文到淮壖口，说是捉到江洋大盗，供出有同伙某某，请求加铐锁送来。

唐朝法律规定，持刀阻江的恶徒，邻州不能庇护，果然把西邻人捕到。然而西邻人仗着是农家，又没有参与其事，应对时有恃无恐。赵和威胁说要动用严刑，西邻人才不停地叩头哭泣。

赵和说："你所盗取的幸好都是些金银宝物丝锦之类的物品，不是农家的产物，你将家中所藏的财物拿出来辨认。"

西邻人便放心了，根本没想到东邻人会越境诉讼，于是详细开列钱谷金帛的数目，并注明从哪里得来，而东邻人赎田契的八百缗也写在里面。

赵和看了以后笑着说："你果然不是阻江大盗，但为什么吞没东邻人的八百缗呢？"

把东邻人传出来对质。于是西邻人惶恐地认罪，押回淮阴，命令他拿出田契然后处罚他。

394. 何武　张咏

【原文】　汉沛郡有富翁，家资二十余万，子才年三岁，失其母；有女适人，甚不贤。翁病困，为遗书，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付还之。"其后又不与剑，儿诣郡陈诉。太守何武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残害其儿；又计小儿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与女，实守之耳。夫剑者，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复不还其剑，当关州县，得见申转展——其思虑深远如是哉！"悉夺取财与儿，曰："敝女恶婿，温饱十年，亦已幸矣！"论者大服。

张咏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将死，其子三岁，富民命其婿主家赀，而遗以书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而七与婿。"其后子讼之官，婿持父书诣府。咏阅之，以酒酬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子幼，故以子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财与婿，而子与七。

【译文】　汉朝沛郡有个富翁，家产二十多万，儿子才三岁，就失去母亲。富翁有个大女儿已经嫁人，极不贤淑。富翁病重时，写遗书将财产全部给女儿，只留一把剑，说：儿子十五岁以后交给他。时候到了，女儿又不把剑给儿子。

儿子到郡府控诉，太守何武（郫人，字君公）审问富翁的儿女、女婿，又看过遗书，对属官说："富翁因为女儿个性残暴，女婿又卑鄙贪心，怕他的儿子受到残害，又考虑到儿子得到财产后不安全，所以只是暂且给女儿保管罢了。至于剑，是决断的意思，约定十五岁，是考虑到他儿子的智力已经可以自己生活了。又想到女儿一定不还剑，寄望当时州县官吏能为他儿子伸张正义，他的思虑实在很深远啊！"

何武将全部家产取回，归还富翁的儿子说：“你父有恶劣的女儿和女婿，你能温饱十二年，已经很幸运了。”

谈论的人都非常佩服。

张咏任杭州太守时，杭州有个富翁病重将死，儿子才三岁。

富翁命令他的女婿主管家产，而且遗书说：“将来分财产，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

后来儿子向官府控诉，女婿拿着岳父的遗书给官府看。

张咏看过之后，用酒洒在地上（对已死的富翁表示敬意）说：“你的岳父是聪明人，当时儿子年幼，所以把儿子交付给你，不然他的儿子就死在你的手上了。”

于是命令十分之三财产给女婿，而十分之七给儿子。

395. 某巡官

【原文】　有富民张老者，妻生一女，无子，赘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飞，育四岁而张老卒。张病时谓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财当畀汝夫妇。尔但养彼母子，不死沟壑，即汝阴德矣。”于是出券书云：“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婿乃据有张业不疑。后妾子壮，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问。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复诉，婿仍前赴证。奉使者乃更其句读曰：“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曰：“尔父翁明谓‘吾婿外人’，尔尚敢有其业耶？诡书‘飞’作‘非’者，虑彼幼为尔害耳！”于是断给妾子，人称快焉。

【译文】　有个张老富翁，妻子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招赘某甲入家门。后来，张老富翁的姨太太生一个儿子，名一飞，一飞四岁时，张老去世。

张老生病时，曾对女婿说：“姨太太生的儿子不够资格继承我的家产，应该给你们夫妇，你只要养他们母子，不使他们流离失所，就是你的阴德了。”

于是拿出契券写上：“张一非吾子也（张一不是我儿子）家财尽与吾婿（家财都给我的女婿）外人不得争夺（外人不能争夺）。”

女婿毫不怀疑地拥有张家的产业。

后来张一飞长大了，向官府控告要求分家产，女婿以契券为证，官府因而不管。后来奉命出巡的官吏来到，张一飞又去控告，女婿还是拿着契券应讯。

这位官吏就更改断句的读法说：“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

又说：“你岳父明明说你是外人，你还敢拥有他的产业吗？将飞写作非，是

怕他儿子幼小会被你伤害而已。”

于是判断将产业给姨太太的儿子，众人都叫好。

396. 张齐贤

【原文】　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自治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汝非以彼分财多、汝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两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无得动，分书则交易。明日奏闻，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译文】　宋朝时，王室外戚所住的邻里中，有人认为财产没有平均分配，因而互相控告。

张齐贤（冤句人，字师亮）对皇帝说：“这不是御史台所能判决的，请让微臣亲自去处理。”

张齐贤对互相控告的人问道：“你不是认为他分的财产多，你分的少吗？”

“是的。”两造都如此回答。

张齐贤便让他们详列财物条目，再找两名役使，命令甲家的财物搬入乙的房舍，乙家的搬入甲的房舍，所有的财物都不能动，分配财物的文件也交换，第二天就向皇帝奏报。

皇帝说：“朕就知道没有你不能决断的。”

397. 王　罕

【原文】　罕知潭州，州有妇病狂，数诣守诉事，出语无章，却之则悖骂。前守屡叱逐，罕至，独引令前，委曲问之。良久，语渐有次第，盖本为人妻，无子，夫死妾有子，遂逐而据其赀，以屡诉不得直，愤恚发狂也。罕为治妾，而反其赀，妇寻愈。罕，王珪季父。

【译文】　宋朝人王罕（华阳人，字师言）任职澶州时，州中有一个疯妇，屡次去找太守哭诉，胡言乱语，赶她走就会骂人，前任太守一再叱喝驱逐她。

王罕到任后，独自叫她到面前来，婉转地问她，很久之后，她说话才逐渐正常。原来是因为她为人妻子，没有生育，丈夫死后，姨太太有儿子，就把她赶走，霸占家产；因为屡次控诉都被判败诉，所以愤怒发狂。

王罕为她审判姨太太而取回家产，不久，妇人就痊愈了。

王罕，是王□的叔父。

398. 韩　亿

【原文】　韩亿知洋州。大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兄死，诬其兄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赀。嫂、侄诉于州，积十余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公至，又出诉，公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验。一日，尽召其党至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服罪，子母复归如初。

【译文】　宋朝人韩亿（雍丘人，字宗魏）任洋州太守时，大校有个李甲以财富傲视乡里。哥哥死后，诬陷哥哥的儿子是别人的，收买乡里中容貌与嫂嫂相似的女子来认侄儿为儿子，又灌醉嫂嫂后将她改嫁，把家产全部侵占。

嫂嫂与侄儿到州府控告，拖延了十多年，竟然没有官员洗清他们的冤情。

韩亿到任后，他们又出来控诉，韩亿取历来的案情纪录观览，发现都没有官员请接生婆来作证。有一天，韩亿将这群人全部请到堂下，叫接生婆出来作证，众人才都认罪，母子终于能够回家团聚。

399. 于文傅

【原文】　于文傅迁乌程县尹。有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纳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诱妾以儿来，寻逐妾，杀儿焚之。文傅闻而发其事，得死儿余骨。王厚赂妾之父母，买邻家儿为妾所生儿初不死。文傅令妾抱儿乳之，儿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实。乃呼邻妇至，儿见之，跃入其怀，乳之即饮。王遂伏辜。

【译文】　于文傅调任乌程县县尹，有富翁张某的妻子王氏，没有儿子。张某在外娶了一个姨太太，生个儿子尚未满周岁。王氏诱骗姨太太带儿子过来，不久，赶走姨太太，又杀儿焚尸。

于文傅听了，将事情揭发出来，并找到小孩的尸骨。王氏去贿赂姨太太的父母，买邻家的小孩假装是姨太太所生的，说小孩没死。于文傅命令姨太太抱着小孩喂乳，小孩啼哭不肯吃，姨太太的父母才说实话。又把邻家妇女请来，小孩看了，高兴地投入她的怀里，一喂乳就吃，王氏才认罪。

400. 程　颢

【原文】　有富民张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张惊疑，请辩于县。程颢诘之，老父探怀取策以进，记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颢问张及其父年几何，谓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才四十，已谓之三翁乎？”老父惊服。

【译文】　有个张姓富翁的儿子，父亲早死。有一天，忽然有个老先生说：

“我是你的父亲，来和你一起住。”

张某很惊奇怀疑，请求县官为他辨别。

程颢问老先生，老先生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给县官，文书上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儿子给三翁。”

祖颢问张跟他父亲的年纪，接着对老先生说：“这个孩子出生时，他父亲才四十岁，已经称呼三翁了吗？”

老先生惊惧认罪。

401．黄霸　李崇

【原文】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妇皆怀妊。长妇胎伤，弟妇生男，长妇遂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令走卒抱儿，去两妇各十步，叱令自取。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致伤，因而放与，而心甚怀怆。霸曰：“此弟子！”责问乃伏。

陈祥断惠州争子事类此。◯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为比邻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适同时产女，诡言产子，夜烧妹傍舍，乘乱窃其儿以归。妹觉之，往索，弗予。讼于府，无证。祥佯自语：“必杀此儿事即了耳！”乃置瓮水堂下，引二妇出曰：“吾为汝溺此儿以解汝纷！”密谕一卒谨视儿，而叱左右诈为投儿状，亟逐二妇使出，其妹失声争救不可得，颠仆堂下，而姊竟去不顾。祥即断儿归妹而杖姊、妾，一郡称神。

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李崇令二父与儿分禁三处，故久不问。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儿昨不幸遇疾暴死。”苟泰闻即号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姑妄认之。”

【译文】　汉朝时颍川有个富有的家庭，兄弟住在一起，两人的妻子同时怀孕；之后长嫂流产，弟妇生男孩，长嫂便把男孩偷走，诉讼了三年，州郡都不能决断。

丞相黄霸（阳夏人，字次公）命令小卒抱着小孩，离两名妇女各十步，命令她们自己来取。长嫂抢得很急，小孩大声哭叫，弟妇唯恐伤了孩子，只好放手，但是心里很悲伤。

黄霸说：“这是弟弟的儿子。”加以追问，长嫂才认罪。

〔梦龙评〕陈祥判断惠州争孩子的事与此类似。

陈祥任职惠州时，郡民有两个女儿嫁给相邻的两家。姊姊一直不孕，一天，妹妹生儿子，而姊姊家的姨太太正好同时生产。姊姊于是假装也生孩子，半夜时放火烧妹妹的房子，乘乱时偷走妹妹的儿子。妹妹发觉后来讨，姊姊不给。向州府控告却没有证据。

陈祥故意自言自语道："一定要杀死这个孩子，事情才能了结。"就在堂下放置一瓮水，带出两个妇人说："我为你们溺毙这个孩子，以排解纠纷。"暗地告诉一个小卒谨慎看着孩子，而命令左右的人作出投孩子入水的样子，立即将两名妇人放开，妹妹痛哭失声，急着救孩子，救不到而倒在堂下，姊姊竟然不管。陈祥即刻断定孩子归妹妹，而杖打姊姊，全郡的人都心服。

寿春县人苟泰有个孩子三岁，遇盗贼遗失，好几年都没找到，后来在同县赵奉伯家发现了。苟泰于是向县府控告，两人都说那孩子是自己的儿子，并有邻居作证，郡县都不能决断。

李崇命令两个父亲与儿子分别拘禁在三个地方，故意很久都不闻不问。

忽然有一天，秘密派人分别告诉两个父亲说："你的儿子昨天不幸生病去世。"

苟泰听了，伤心得又哭又跳，奉伯却只是感叹而已。

李崇观察清楚，就把孩子还给苟泰，又质问奉伯为什么诈领别人的孩子，奉伯说："我的孩子刚好在那时死去，所以随便认一个。"

402. 宣彦昭　范邰

【原文】　宣彦昭仕元，为平阳州判官。天大雨，民与军争簦，各认己物。彦昭裂而为二，并驱出，使卒踵其后。军忿噪不已，民曰："汝自失簦，于我何与？"卒以闻，彦昭杖民，令买簦偿军。

范邰为浚仪令，二人挟绢于市互争，令断之，各分一半去。后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喜者。

李惠断燕巢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厅事有燕争巢，斗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护，试命纪纲断之，并辞。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谓属吏曰："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彼去者，既经楚痛，理无固心。"群下服其深察。

【译文】　宣彦昭在元朝时担任平阳州判官（节度使、观察使的僚属），有一天下大雨，百姓与士卒争伞用，各自认为是自己的，宣彦昭将伞分裂为二，并赶二人出门，派士兵跟随在后面，只见那个士卒气愤得不得了，而百姓却说："你自己失去伞，与我何干？"

跟随的士兵把这个情况告诉宣彦昭，宣彦昭用杖刑处罚百姓，并命令他买伞还士卒。

范邰任浚仪令时，有两个人在市场上抢夺一匹绢，范邰命令将绢裁断，每人各取一半后离去，派人暗中观察。

有一个很高兴，一个很生气，于是逮捕高兴的那个人。

〔梦龙评〕李惠（后魏人）判断燕子争巢的事，就是这个道理的推广。

雍州官衙屋檐下，有燕子争巢争了好几天，刺史李惠派人将燕巢小心地取下来，派人用细

竹子弹两只燕子，后来一只飞走，一只留着。李惠笑着对属下说："留着的燕子自认为筑巢功夫大，飞走的燕子经过痛苦之后，就失去了坚持的心意。"属下都佩服他观察的深刻。

403. 安重荣　韩彦古

【原文】　安重荣虽武人而习吏事。初为成德节度，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不忍，其母从旁诟夫面，夺剑而逐其子。问之，乃继母也。重荣为叱其母出，而从后射杀之。

韩彦古字子师，延安人，蕲王世忠之子。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讼其夫前妻子者，以衣寇扶掖而来，乃其嫡子也。彦古曰："事体颇重，当略惩戒之。"母曰："业已论诉，愿明公据法加罪。"彦古曰："若然，必送狱而后明，汝年老，必不能理对，姑留扶掖之子，就狱与证，徐议所决。"母良久云："乞文状归家，俟其不悛，即再告理。"由是不敢复至。

【译文】　后晋时安重荣虽然是武人，但熟习文治的事，曾经任成德节度使。

有一对夫妇控告自己的儿子不孝，安重荣拔剑交给父亲，叫他杀自己儿子。

父亲哭着不忍心下手，而母亲却在旁边责骂丈夫，并且抢下剑来追赶儿子。问明原因，乃是继母。安重荣因而勒令母亲出去，而从后面杀了她。

宋朝人韩彦古（字子师，名将韩世忠之子）出知平江府时，有一位士族的母亲前来控告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当时有一位士绅搀扶着她，原来是她的亲生子。

韩彦古道："这件官司兹事体大，本官认为将令郎略加惩戒就好了。"

妇人道："民妇已经告到官府了，但愿大人依法论罪。"

韩彦古道："若是如此，就必须进行一段漫长且繁复的审讯过程，你年纪已老，有可能就所有细节一一分辩吗？我看暂且将你的亲生儿子关入狱中慢慢查证，再考虑如何处置比较好。"

妇人想了良久，说："民妇请求将诉状暂且撤回，他如果仍不悔改，便可告请乡里公断。"

于是，那名妇人再也不敢前来告状了。

404. 孙　宝

【原文】　孙宝为京兆尹，有卖□馓者，今之□饼也。于都市与一村民相逢，击落皆碎。村民认赔五十枚，卖者坚称三百枚，无以证明。公令别买一枚称之，乃都秤碎者，细拆分两，卖者乃服。

【译文】　孙宝任京兆尹时，有个卖圆饼的，在城里和一个村民相撞，圆饼

掉落地上，全都碎了。村民认赔五十个，卖饼的却坚持说有三百个，无法证明。

孙宝于是命人另外买一个来称一称，再将破碎的饼聚集在一起称，仔细折算重量，卖饼的才认错。

405. 李惠　游显沿

【原文】　魏李惠为雍州刺史，有负薪、负盐者同弛担憩树阴。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于席上，以杖击之，盐屑出焉。负薪者乃服罪。

江浙省游平章显沿，为政清明。有城中银店失一蒲团，后于邻家认得，邻不服，争詈不置。游行马至，问其故，叹曰："一蒲团直几何，失两家之好！杖蒲团七十，弃之可也！"及杖，得银星，遂罪其邻。

【译文】　后魏人李惠任雍州刺史时，有挑木柴与挑盐的两人，同时放下担子在树荫下休息。将上路时，却争夺一件羊皮，各说是自己靠背的垫子。

李惠说："这很容易分辨。"

于是命令将羊皮放置座垫上，用木杖拍击，掉落出来的都是盐屑，挑木柴的人才认罪。

江淮省游显沿为政清明，城里有间银店遗失一个蒲团，后来在邻居家认出来，但邻居不服，双方互相责骂，无法处理。

游显沿骑马经过此地，问是何故，叹息道："一个蒲团值多少钱，而伤了两家的和气，杖打蒲团七十下，把它丢弃就可以了。"

于是打出一些细碎的银屑，因而判邻居有罪。

406. 傅　琰

【原文】　傅琰仕齐为山阴令，有卖针、卖糖二老姥共争团丝，诣琰。琰取其丝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

《南史》云：世传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琰子刿尝代刘玄明为山阴令，玄明亦夙称能吏，政为天下第一。刿请教，玄明曰："吾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问："何术？"答曰："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义也！"刿子岐为如新令，世为循吏。

【译文】　傅琰（南齐人，字季□）任山阴县令，有卖铁和卖糖的两个老妪区争一团丝，一起来拜见傅琰。

傅琰把丝拿来鞭打，细看有铁屑，就处罚卖糖的。

又有两个乡下老翁争鸡，傅琰问他们各用什么喂鸡。一个说是粟，一个说

是豆。

于是杀鸡，在鸡腹中取出粟，而判说喂豆的人有罪。

〔梦龙评〕《南史》记载：世代相传傅氏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对外人公开。傅琰的儿子傅刿（梁人）曾取代刘玄明为山阴令，刘玄明一向被称赞为贤能的官吏，政绩天下第一。傅刿去请教刘玄明，他说：“我有奇妙的方法，是你们家谱所没有记载的。”问他是什么方法，他说：“每天吃一升饭而不渴酒，这是第一要义。”傅刿的儿子傅歧（字景平）当如新县令，世代都是奉法循理的官吏。

407. 孙 亮

【原文】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亮问主藏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左右请付狱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里燥。亮曰：“若久在蜜中，当湿透，今里燥，必黄门所为！”于是黄门首服。

【译文】 东吴主孙亮走出西苑，正在吃生梅，遣宦官到宫内的仓库去取蜜浸渍生梅。

取来的蜜中有老鼠屎，孙亮便问管仓库的官吏说：“宦官从你这儿拿蜜吗？”

回答说：“他刚刚来求蜜，实在不敢给。”

宦官不服，左右的人请求交监狱官判断。

孙亮说：“这很容易弄清楚。”

就命人剖开老鼠屎，发现里面是干燥的。

孙亮说：“老鼠屎如果在蜜中很久了，发现里面一定潜透，现在里面还是干的，一定是宦官后来加入的。”

宦官于是服罪。

408. 乐 蔼

【原文】 梁时长沙宣武王将葬，东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御史中丞乐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幕万匹，必燃。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译文】 五代梁时，长沙宣武王即将安葬，尚书府仓库中忽然遗失了油络（车上所垂的丝绳），想追究管理仓库的官员的过失。

御史中丞乐蔼（字蔚远）说：“从前晋武帝时，仓库大火，张华认为是堆积涂油的帐幕一万匹所造成的，现在仓库中如果有灰，就不是仓库官吏的罪过了。”

接着派人去检查仓库，果然有积灰，当时的人都称赞他见识广博，心地宽弘。

409. 李耆寿

【原文】 李南公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狱，案之不服，闭口不食者百余日，狱吏不敢拷讯。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问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因具服罪。盖彼善服气，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此亦博物之效也。

【译文】 宋朝人李南公（李耆寿，江陵人）任河北提刑（提点刑狱的官员）时，有个同等级的官吏犯罪下狱，审问他都不肯认罪，一百多天都闭口不吃，监狱官不敢拷问他。

李南公说：“我能够立即使他吃饭。”

命人带他出来问道：“我用一样东西塞住你的鼻子，你能一直不吃饭吗？”

那个人一听怕了，立即吃饭，因而详细地供出罪证。

原来此人精于道家的吐纳术，一用东西塞住他的鼻子，就气结了，所以害怕。这也是见识广博的效果。

410. 韩绍宗

【原文】 樊举人者，寿宁侯门下客也。侯贵震天下，樊负势结勋戚贵臣，一切奏状皆出其手，然驾空无事实，为怨家所发，事下刑部。部郎中韩绍宗具知其实，乃摄樊举人。时樊匿寿宁侯所甚深，乃百计出之。下狱数日，韩一旦出门，见地上一卷书，取视，则备书樊举人罪状，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韩笑曰：“此樊举人所自为书也！”诘之果服。同僚问樊：“何以自为此？”对曰：“韩公者，非可摇动以势，蕲生则必死。今言死者，左计也。”韩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发戍辽。

【译文】 明朝时，樊举人是寿宁侯的门下客，寿宁侯地位显贵，震惊天下，樊举人因此仗势结交功勋权贵。寿宁侯的一切奏状，都出自他手笔，但所写的奏状常常是无中生有的事，于是被仇家揭发出来。

这件案子交给刑部办理，刑部郎中韩绍宗对这件事非常了解，就派人捉拿樊举人。当时樊举人躲藏在寿宁侯府中，防备非常严密，韩绍宗想尽各种方法，终于把他引诱出来。

樊举人关进监狱几天后，有一天早晨，韩绍宗出门，看见地上有一卷书，取来一看，书中详细地记述樊举人的罪状，且说应该要处死，不处死不行。

韩绍宗笑着说：“这是樊举人自己写的。”

一问果然承认。同僚问樊举人为什么要写自己的罪状。

樊举人说：“韩公的为人是没有办法用威势去强迫的。希望生存反而会被处死，这是必死的人所想出来扭转情势的计策。”

韩绍宗说：“不对，你的罪还不到死的地步。”

于是发配到边境戍守。

十、揭发奸邪

【原文】 王轨不端，司寇溺职；吏偷俗弊，竞作淫慝。我思老农，剪彼蟊贼；摘伏发奸，即威即德。集“诘奸”。

【译文】 高官滥权渎职，小吏钻营谄媚，智者便效法老农挑翦蚜虫的精神，揭发奸邪，纠举恶吏，造福百姓。

411．赵广汉

【原文】 赵广汉为颍川太守。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缿筒，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下仇怨，奸党散落，风俗大改。

广汉尤善为钩钜，以得事情。钩钜者，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译文】 汉朝时赵广汉（字子都，宣帝时为京兆尹，揭发奸邪如神，盗贼绝迹，后因受牵速被腰斩）出任颍川太守，当时颍川豪门与大族互相连亲，而官吏间也都互结朋党。

赵广汉很为此事担忧，于是授计值得信赖的部属，到外边故意闹事，自己再据实办案，一旦罪名确立就依法处罚，同时他故意泄露当事人的供词，目的在制造朋党间的猜疑。

此外又命属官设置意见箱，再命人投递匿名信，然后向外散播这些信都是豪门和大族的子弟写的。

如此一来，原本很要好的豪门和大族，竟为了投书互相攻击而翻脸成仇，不久豪门和大族所各自结成的小集团都陆续解散，社会风气大为改善。

赵广汉最擅长的还是利用“钩钜”来刺探情报。

所谓“钩钜”，本是指带有倒钩的钩针而言，后来比喻使人陷入诈术中，借

以刺探隐情，在对方无所怀疑下，隐情不问而知。例如想要知道马的价钱时，就先打听狗的价钱，然后再问牛羊的价钱，到最后才问马的价钱。因为彼此互问的结果，可以打听出比较可靠的标准行情，到最后就能够真正知道马的价钱。

不过只有赵广汉最精于此道，其他人模仿的成绩都不如他。

412．周　忱

【原文】　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有一册历，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人初不解。一日某县民告粮船江行失风，公诘其失船为某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人所对参错。公案籍以质，其人惊服。始知公之日记非漫书也。

蒋颖叔为江淮发运，尝于所居公署前立占风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诸漕纲吏程亦各记风之便逆。每运至，取而合之，责其稽缓者，纲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译文】　明朝的周忱（字恂如，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身边随时带有一本记事册，详细记载每日的行事，钜细靡遗。即使每日天候的阴晴风雨也一并详加记录。

刚开始，有许多人不明白周忱为什么要如此费事。

一天，有位船主报告一艘载运米谷的粮船突遇暴风沉没。周忱讯问沉船的日期，沉船时间发生在午前或是午后，当时刮的是东风还是西风，周忱翻开记事本逐一详加核对，发现报案船主全是一派胡言，报案船主在惊惧下坦承罪行。这时众人才明白，周忱的记事本可不是随意乱写的。

〔梦龙评〕蒋颖叔任江淮漕运官时，也曾在公署前竖立一面占风旗，派人每天观测并记录在册子里。同时也要求各处漕运官要详细记载每日船行时的风向，等船只入港后就详加核对，对不按规定记载，或马虎随便的属吏便厉声责骂，属吏因害怕被责骂，都谨守规定。

看来记载天候、风向，并非自周忱才开始。

413．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为楚中督学。初到任，江夏县送进文书千余角，书办先将“照详”、“照验”分作两处。公夙闻先辈云：“前道有驳提文书难以报完者，必乘后道初到时，贿嘱吏书，从‘照验’中混交。”公乃费半日功，将“照验”文书逐一亲查，中有一件驳提，该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记之，命书办细查，戒勿草草。书办受贿，径以无弊对。公摘此一件而质之，重责问罪革役。后“照验”文书更不敢欺。

【译文】　陈霁岩初任楚中督学时，江夏县每日呈报的公文多达一千多件，文书官例行先核对后再将公文分作合格与不合格两批。

陈公很早就听前辈提起：有许多以前呈报的文书，因一直没有通过审核，就会借新文书初次呈报的机会，贿赂文书官，企图蒙骗混缴。于是陈公花费半天的时候，将所有文书逐一亲自查验，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件被驳回重提的公文，而文书官却企图蒙混在其他通过审核的文书中。

陈公先暗中作记号，再命文书官仔细核验，并告诫他千万不可马虎草率，文书官因已接受贿赂，所以答称全部合格，这时陈公挑出那件被驳回的公文质问文书官，除重重责罚外并革职处份。日后检验文书，官员再也不敢收贿放行。

414. 张敞　虞诩

【原文】　长安市多偷盗，百贾苦之。张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重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见污赭，辄收缚，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市盗遂绝。

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愿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边批：要紧。及到官，设三科以募壮士，自掾史而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贳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裾为识，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贼由是骇散。

【译文】　汉朝时长安一带盗贼横行，商人们个个苦不堪言。张敞（平阳人，字子高，宣帝时为京兆尹，城中无盗贼）出任京兆尹以后，在长安父老之间，打听出几个盗贼头目。结果发现他们个个长相温厚，外出时还随身带有几名随从，在城中俨然是一副长者的姿态。

于是张敞传他们来问话，表示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行，交换条件是必须协助官长清剿盗匪，并且立刻改邪归正，带罪立功。

土匪头目共同请愿说："今天我们被传讯，很可能使我们的手下惊慌，为了能顺利清剿，请大人务必要信任我们。"

于是张敞分别任命土匪头们官职，要他们各自在家中举行庆功酒宴，通知所有手下前来祝贺。当大伙喝到醉醺醺时，土匪头就偷偷在手下的衣襟上作上红色记号，然后通知城内衙役见到衣襟上有红色记号者就予以逮捕。

结果在一日之间竟逮捕到几百名盗匪，张敞分别照各人所犯罪状的轻重处刑，从此长安城内盗匪绝迹。

朝歌县贼宁季率几千贼人攻杀长吏，为害地方数年，州郡却莫可奈何，朝廷于是派虞诩出任朝歌县令。他在上任前特别拜见河内太守马棱，希望马棱能让自己放手剿匪〔要紧〕。

等到虞诩上任后，首先招募壮士，设立上中下三种衙役标准，并且通令属官以下各自推荐人选。凡因抢夺财物而致人于死者入选为上役，凡因偷盗而伤人者为中役；凡不事生产荒废家业者为下役。总共募集一百多人。

虞诩首先设盛宴款待他们，当场宣布赦免他们的罪状，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潜伏贼营中，诱使贼人出营抢掠，果然这些罪犯策动成功，贼人纷纷出营，虞诩却在一旁派兵埋伏守候，终于剿灭贼匪数百人。

另外，他又派会缝制衣服的密探混入穷人堆，原来有许多穷人被匪徒雇用缝制衣服。密探就在衣襟上偷偷缝上彩线为记号，然后通知官兵，见到有记号者就逮捕，终于瓦解贼徒。

415. 王世贞

【原文】 王世贞备兵青州，部民雷龄以捕盗横莱、潍间，海道宋购之急而遁，以属世贞。世贞得其处，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语于王捕尉者，还报又遁矣。世贞阳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擒得他盗，世贞知其为龄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诘之："若奈何匿雷龄？往立阶下闻捕龄者非汝邪！"王惊谢，愿以飞骑取龄自赎。俄龄至，世贞曰："汝当死，然汝能执所善某某盗来，汝生矣。"而令王尉与俱，果得盗。世贞遂言于宋而宽之。边批：留之有用。

官校捕七盗，逸其一。盗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称冤。乃令置盗首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跽阶上，其足蹑丝履，盗数后窥之。世贞密呼一隶，蒙缚者首，使隶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盗不知其易也，即指丝履者。世贞大笑曰："尔乃以吾隶为盗！"即释缚者。

【译文】 明朝王世贞（字元美）统兵青州时，当地部落中有个叫雷龄的盗匪横行潍间海道，朝廷派官军追捕，雷龄见风声吃紧，就赶紧逃逸。因此朝廷把捉拿雷龄的任务交给王世贞。

王世贞打听出雷龄藏匿的住处，正计划偷袭，不小心露了口风让王尉知道，结果密探报告雷龄，雷龄又逃逸无踪。

王世贞便故意说："既然他逃走就算了，等下次的机会吧！"

过了十多天，王尉擒获一名盗匪，王世贞知道他是得自雷龄的帮助。

一天，王世贞命左右退下后召来王尉，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替雷龄通风报信呢？那天站在台阶下偷听我们谈论缉捕雷龄计划的不是你吗？"

王尉马上认错谢罪，请求率领捕役亲自缉捕雷龄，以赎前罪。

不久雷龄果然被擒，王世贞对雷龄说：“按你所犯罪行理应处死，但如果你能替我擒获某盗，将功赎罪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说完命王尉与他一同前去捕盗，果然顺利擒获，于是王世贞上奏朝廷，请求赦免雷龄〔留之有用〕。

有一次官府擒获七名盗匪，但仍有十名匪徒在逃，土匪头故意谎报逃逸者的姓名。不久，根据土匪头的供述抓来一名人犯，但那人一直大喊冤枉。

于是王世贞下令把土匪头带到庭下较远处，而要那名喊冤者跪在府阶上受审，土匪头不断的偷窥那名喊冤者脚上穿着的一双丝鞋，这时王世贞暗中要一名属吏脸上蒙着布罩，并且换上丝鞋，打扮成那名喊冤者的模样。然而土匪头并不知道人已调包，仍指称穿丝鞋者即是同伙人。

王世贞大笑说：“你竟敢称我的属吏是匪盗，看来你前面所招供的，全是一派胡言！”

说完立即释放那名喊冤者。

416. 王□　王守仁

【原文】　贞观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诠，前妻子忠蒸其后母，遂私匿之，诡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至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尉王璥引就房内推问，不允。璥先令一人于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璥，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贼首王和尚，攀出同伙有多应亨、多邦宰者，骁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一日，应亨母从兵道告办一纸，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财，许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俱至案前覆审。预戒皂隶报以寅宾馆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顷还入，则门子从桌下出云：“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俟为汝脱也。’”三盗惶遽，叩头请死。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发生了一桩乱伦案件，右丞相李行德之弟李行诠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李忠，和后母通奸，双双藏匿起来。皇帝得知此事，命令有司迅速查缉此案。

涉案人之一的后母伪以领巾勒住自己脖子，倒卧街头，长安县衙门侦讯时，她诈称：“有人假传官府敕命召唤我到一个处所，有一身穿紫袍的人见到我，强

迫我留宿一晚，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之后我就被勒昏，送到大街上。”

李忠风闻此事，非常害怕，遂四下打听，结果被人怀疑动机不明，逮捕后送给县尉王□，和后母一起被关入一间房子内。王□事先命令一名手下躲在房间里的床铺下窃听，另一人伪装走报王□，锁住房门而去。涉案的母子彼此关照：“绝对不要承认案情”，又私下说了些秘密的事。

王□来到之后，窃听者亦于此时现身，母子二人大惊，只好俯首承认犯行，接受国法制裁。

明朝时，强盗首领王和尚，招出同伙有多应亨、多祁宰二人，骁勇强悍倍于其他盗匪，官府业已缉拿到案。

十天后，多应亨的母亲透过兵部转来十张会办状纸，准批下州审理，并注明要王和尚作证。

王阳明经过仔细的判断，猜想王和尚一定已被串通，答应为多某二人脱罪。于是命令在衙门后堂设置案桌，桌围内藏有一人负责监听，然后传唤那三名被告到案前应讯。审讯到一半时，皂隶忽然报告前厅有贵宾来访，王阳明便立刻起身出迎。

不久，王阳明回到后堂，躲在桌下的人出来报告道：“刚才听到王和尚对那两个贼人说：‘你们暂且忍受一两顿夹棍的审讯，待会儿我就为你们开脱。’”

王和尚三人当场大惊失色，纷纷叩头请求饶命。

417．苏　涣

【原文】　苏涣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侪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译文】　苏涣治理衡州时，有位来耒阳的百姓被盗贼所杀，但一直没抓到凶手。一天捕役抓来一人，指称他是凶手。苏涣侦讯后，发觉有许多疑点，于是召来捕役，问他擒获凶手的经过。

捕役说：“是弓箭手首先发现草堆中有件血衣，既而招来同伴检视，发现这人在离血衣不远处，于是大伙一同擒下他。”

苏涣沉吟道：“按常理，弓箭手在看到血衣后，会自己抢先擒下凶手领功，怎么可能引来同伴呢？这名弓箭手一定是贼人奸细。”

抓来讯问后，没多久果然抓到真凶。

418. 范　檟

【原文】　范檟，会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盗谋劫王，布党起天津至鄱阳，分徒五百人，往来游奕。一日晚衙罢，门卒报有贵客入僦潘氏园寓孥者，问："有传牌乎？"曰："否。"命詗之，报曰："从者众矣，而更出入。"心疑为盗，阴选健卒数十，易衣帽如庄农，曰："若往视其徒入肆者，阳与饮，饮中挑与斗，相执絷以来。"而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散去，公命舆谒客西门，过街肆，持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问汝斗乎！"叱令就系。入夜，传令儆备，而令吏饱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叱之，吐实如所料。即往捕贼，贼首已遁；所留孥，妓也。于是飞骑驰报徐、扬诸将吏，而毙十七人于狱，全贼溃散。

【译文】　会稽人范檟镇守淮安。有一次景王出游，某位大盗扬言要劫持景王，他的党羽遍布于天津到鄱阳间，大盗派出五百名手下出入市集打探消息。

一天夜晚衙门快收班时，有门吏报告王族亲眷进城，现寄住在潘氏园。

范檟询问门吏："对方是否持有证明身份的令牌？"

答："没有。"

于是范檟命人暗中窥伺对方举动，密探回报说："对方随从人员众多，而且进出频仍。"

范檟怀疑他们就是盗匪，暗中挑选几十名身材强健的士卒，换上便装，打扮成村夫的模样。

范檟对他们说："你们看到那批人进酒馆，就跟着进去，与他们一块儿喝酒，再故意挑起冲突相斗，然后一同闹进府衙。"

接着又告诫他们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谈及捕贼的事。"

假村夫散去后，范公立即命人准备车轿到西门拜谒贵客，经过街市，有闹事者告官，范檟命人全部收押，一共抓了对方十七人。

这时范檟故意骂道："王爷刚驾到，我忙着接待王爷都来不及，哪有空管你们打架的事！"

下令手下将一干人全部关入牢中。

到了半夜，范檟下令升堂问案，并要属下先填饱肚子，准备长时间侦讯。午夜一过，就要吏属将一干人带至庭上，经范檟厉声喝叱质问后，他们果真如范檟所猜测的是大盗的手下。

范檟立即率兵围剿，不料贼首已闻风先逃，而所谓的妻眷，原来是一名妓女。于是范檟飞骑传送紧急公文呈各处守将拦截。至于所捕获的十七名贼人全部处

死，其余盗贼全部溃散。

419. 总　辖

【原文】　临安有人家土库中被盗者，踪迹不类人出入。总辖谓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狲者，试往胁之。不伏，则执之；又不伏，则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觉无唾可吐，色变俱伏：乃令猢狲从天窗中入内取物。或谓总辖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惊惧者，必无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总辖坐在坝头茶坊内，有卖熟水人，持两银杯。一客衣服济然若巨商者，行过就饮。总辖遥见，呼谓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将执汝！"客惭悚谢罪而去。人问其故，曰："此盗魁也，适饮汤，以两手捧盂，盖阴度其广狭，将作伪者以易之耳。"比韩王府中忽失银器数件，掌器婢叫呼，为贼伤手。赵从善尹京，命总辖往府中，测试良久，执一亲仆讯之，立服。归白赵云："适视婢疮口在左手，边批：拒刃者必以右手。盖与仆有私，窃器与之，以刃自伤，谬称有贼；而此仆意思有异于众，是以得之。"

【译文】　临安有户人家遭小偷，照现场所留的痕迹来看，似乎不是人为的窃案。

总辖对属吏说："这件窃案，恐怕是街上耍猴的江湖郎中所干的。你们不妨把这人抓来逼问，如果仍不认罪，就要他朝手掌吐口水。"

属吏照总辖所说要那耍猴人吐口水，那人发觉自己口干舌燥，根本吐不出口水，不由神色大变，只有俯首认罪。原来是他命猴子从天窗进入屋舍窃取财物。

有属吏问总辖如何知道耍猴者是偷儿，总辖说："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只是人心中害怕就会影响唾液的分泌，吐不出口水来，所以我姑且拿他一试，幸运的被我猜中了。"

另有一名总辖坐在茶坊喝茶时，茶坊老板取出银杯注入茶水卖给往来客人。有位衣着鲜明俨然富商模样的客人走进茶坊，顺手拿起桌上的银杯喝茶。

坐在远处的总辖突然对富商说："有我在这儿，你不可玩花样，否则我抓你入狱。"

那名假富商立刻羞惭的离去。

别人问总辖原因，总辖说："刚才那名富商实在是土匪头假扮的，刚才他喝茶时，用两手捧着银杯，事实上是在测度银杯大小，好用假银杯替换。"

另有一次，韩王府中突然有数件银器遭人盗取，管银器的婢女大喊捉贼时，被贼人砍伤手腕。当时尹京赵从善命总辖前去韩王府办案，总辖观察许久，突

然逮捕一名王爷亲信，经过侦讯，那名亲信坦承犯罪。

总辖回府向赵从善报告说：“我刚才检视，婢女的伤口在左手〔若真是为抗拒贼人，伤口应在右手〕，经审问果然承认因与王爷亲信有私情，所以为他盗取银器，再用刀割伤手腕，故意谎报有贼，而我见这名亲信神色异于旁人，才起疑逮捕，得以破案。”

420. 董行成

【原文】 唐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一见，呵之曰：“个贼在！”即下驴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已踪至矣。

【译文】 唐朝怀州河内县，有个叫董行成的人，能一眼就分辨出对方是否贼匪。有名贼人在河阳长店偷得路人一头驴及一口皮袋，在天快破晓时赶到怀州境内，正巧碰到董行成迎面而来。

董行成一见他就大声喝道：“你这贼子给我站住！”

那人一听立即下驴认罪。

事后有人问董行成如何看出那人是贼，董行成说：“这头驴因长途急行而流汗，而这人见了路人也会引驴绕路，这一定是因他心虚，所以我判定他一定是贼。”

那盗驴者送入县衙后不久，那名驴主也追踪而来。

421. 张小舍

【原文】 相传维亭张小舍善察盗。偶行市中，见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捋取数茎，因如厕。张俟其出，从后叱之，其人惶惧，鞫之，盗也。又尝于暑月游一古庙之中，有三四辈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开未食。张亦指为盗而擒之，果然。或叩其术，张曰：“入厕用草，此无赖小人，其衣冠必盗来者。古庙群睡，夜劳而昼倦；劈西瓜以辟蝇也！”时为之语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维亭张小舍。”舍，吴章沙，去声。后遇瞽丐于途，疑而迹之，见其跨沟而过，擒焉，果盗魁，其瞽则伪也。请以重赂免，期某日，过期不至。久之，张复遇于途，责以渝约。盗曰：“已输于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惊寝耳！”张犹未信，曰：“以何为征？”盗即述是夜其夫妇私语，张始大骇。归视床足，有物系焉，如所许数，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盗颇疏。

小舍智，此盗亦智。小舍先察盗，智；后疏于察盗，更智！

【译文】　据说维亭的张小舍有识别盗匪的奇能。

某日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位衣冠整齐的男子，坐在一辆装满柴草的车上。只见这名男子随手拔下一把草，下车走进厕所。张小舍等这男子出来后，突然在他背后喊了一声，把这男子吓了一跳，经审问果然是盗匪。

又有一次，在一个大暑天，张小舍到一座古庙游玩，庙中有三四人席地酣睡，旁边还放着切开没吃的西瓜。这时张小舍指着睡觉的三四人说是盗匪，经衙役逮捕审问，果如其言。

有人问张小舍，他是凭什么方法识别盗匪，张小舍回答说：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入厕使用芳草，是毫无生活教养、无赖之辈的行为，然而这名男子却衣着光鲜整齐，所以我断定那人的衣服是偷来的。还有那几个在古庙睡觉的人，因为小偷都是在晚上活动，所以白天才会疲倦。他们故意切开西瓜不吃，是为了怕苍蝇叮他们的脸。"

因此，当时的盗匪，真可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维亭张小舍〔舍，吴音萨〕"。

某天张小舍在路上遇到一位瞎乞丐，他一见就起了疑心，于是就在后跟踪，结果发现这名瞎乞丐能跳过水沟，经下令逮捕审讯，才知道他就是土匪头，伪装成瞎子在街市探听消息。

又有一次，有名盗匪被张小舍识破，盗匪请张小舍放过他，并且答允当晚送一笔钱给张小舍。可是到第二天，仍不见盗匪送钱来。

不久张小舍又在街上遇见那名盗匪，张小舍责备他不守信诺，盗匪说："我已经把钱送出了，就放在你床的左下角，因为我是半夜去，所以不敢吵醒你。"

张小舍不相信，就问盗匪有什么证据，盗匪立刻毫不迟疑说出当晚的情形，甚至把他们夫妻间的私话都说出来，这时张小舍才感到十分惊恐。

回到家仔细一查看，果然见到有包钱绑在床脚下，但是钱包上附了一把刀，不由大抽一口冷气，叫道："好险哪！"

从此再也不敢干识别盗匪、报官逮捕的事。

〔梦龙评〕张小舍有辨识盗匪的智慧，那名盗匪也有深懂人性弱点的智慧。张小舍辨盗是智，后来放弃也是智。

422. 苏无名

【原文】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直黄金百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尽为盗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死！"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

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素知其能，相与请之至县。尉降阶问计，无名曰："请与君求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问曰："卿何计得贼？"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吏卒缓至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缞绖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既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剖其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食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擒贼，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赠金帛，加秩二等。

【译文】　武则天有次赏赐太平公主贵重宝器两大盒，总价超过黄金百镒。公主极为珍爱，将这批宝物妥善珍藏，不料才一年多就遭窃遗失。

公主将宝物失窃的事禀告天后，天后震怒，召来洛阳长史，下令："若三天之内抓不到偷宝物的小偷，哀家就拿你的脑袋抵罪。"

长史领命后，立即召来二县的总捕头，对他们说："两天之内找不到小偷，你们也就别想再活命。"

总捕头接获命令后就对手下的捕役说："限你们今天之内给我抓到小偷，否则我会要你们比我先死。"

捕役们一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巧在街上碰到湖州别驾苏无名，捕役们知道他是出名的捕盗专家，便恳请他至县衙参与办案。

总捕头见了苏无名，便虚心向他请教，苏无名说："我希望能与你一起谒见天后，当面向天后说明我捕盗的计划。"

两人进宫谒见天后，天后问道："贤卿有什么办法能抓到小偷呢？"

苏无名答道："如果真要交付臣缉贼的任务，首先就不能有期限的限制，再来就是要县衙宣布不再追查此案，至于两县中编列为擒贼的吏卒全交由臣指挥，臣保证不出数日，一定能为陛下擒获贼人。"

天后答应苏无名的请求。

苏无名随即对吏卒宣布，捉贼的行动将往后顺延一个月。一直到寒食节前，苏无名才召集所有的吏卒对他们说："每十人，或五人编成一组，分别埋伏在东

门、北门，如果发现有一名胡人，身后跟随一群披麻戴孝的家属，朝北山的方向走，就在后面跟踪他们。”

吏卒果然发现如苏无名所形容的这批人，快马报告苏无名说：“他们来到一座新坟前设奠祭拜，虽然号哭但表情并不哀伤，祭拜完毕就检视坟墓四周，接着相互开心的大笑。”

苏无名一听高兴的说：“我终于抓到他们了。”

于是命令吏卒将那批胡人全部逮捕并且挖坟开棺检视，只见棺木中全是宝物。

苏无名向天后奏报任务达成，天后问他说：“贤卿如何有这等才智，擒获盗贼？”

苏无名答：

“臣并没有运用什么奇计，只是能辨识盗贼罢了。当臣抵达京都那天，也就是这批胡人举行假出殡的日子，臣一见他们的神色，就知道他们是小偷，只是不知道埋藏赃物的地方。今天是寒食节，是扫墓祭祖的日子，臣料想他们一定会出城到埋藏宝物的墓地。密探说他们虽设奠祭拜但哭声并不哀伤，那个因为坟中所埋的不是死人；绕行坟墓四周，巡视后相互对看大笑，那是高兴坟墓完好无损。如果按陛下目前所下命令严密缉捕盗贼，贼人见风声吃紧，一定会因心慌而先挖取宝物逃逸，而今盗贼见官府不再追究，自然意态悠闲不急着挖出宝物。”

天后听了，连声夸赞：“好！好！”

赐他金帛，并加爵位。

423. 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泉南杂志》云：城中一夕被盗，捕兵实为之。招直巡两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带黑伤而不肿裂，谓贼棍殴，意在抵饰。当事督责司捕，辞甚厉。余意棍殴处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肿，且裂者，无之，是必赝作。问诸左右曰：“吾乡有草可作伤色者，尔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捣碎，别涂两人如其处，少焉成黑。以示两兵，两兵愕然，遂得奸状。自是向道绝，而外客无所容也。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旁篱落间，叶细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气结黄症蛊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众药。此草可染肤黑，如凤仙花可染指红也。

【译文】 陈懋仁所著《泉南杂志》中记载：

有一夜，城中遭强盗抢掠，官兵追捕时，有两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伤了

左腕，另外一名则伤在胸前。两名士兵的伤口都呈黑色，但伤口四周却没有红肿肉裂的现象，两人均供称盗匪拒捕时，遭盗匪棍棒殴伤。总兵厉声叱责捕役，并督责他限期捕盗。

我当时就认为，凡遭棍棒殴打，重者致命、轻者骨折，不可能既不红肿也不肉裂，如果真是如此，一定是伪装受伤。

于是我问其他人说："在我的家乡有一种草，可以将皮肤染成类似伤口的颜色，这种草此地称作什么？"

答："我们叫这种草为千里急。"

于是我命人采来千里急，捣碎后，分别涂在他人的左腕及前胸，不久皮肤果然呈黑青色。我要那两名自称遭匪殴伤的士兵来看，两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终于坦承罪行。从此盗贼绝迹。

〔梦龙评〕按《本草纲目》所记：千里急，一名千里及，是一种生长在路边篱笆旁的藤生植物，叶细长厚实，略带苦味，稍具毒性，能治疫气、黄症、蛊毒，用法是将叶煮成汁后，服下再吐出。同时也能敷治被蛇犬咬伤的伤口。千里急也能染黑皮肤，就如同凤仙花可染红手指甲一般。

424. 某京师指挥

【原文】 京师有盗劫一家，遗一册，旦视之，尽富室子弟名，书曰："某日某甲会饮某地议事"，或"聚博挟娼"云云，凡二十条。以白于官，按册捕至，皆□弛少年也，良以为是。各父母谓诸儿素不逞，亦颇自疑。及群少饮博诸事悉实，盖盗每侦而籍之也。少年不胜榜毒，诬服。讯贿所在，浪言埋郊外某处，发之悉获。诸少相顾骇愕云："天亡我！"遂结案伺决。一指挥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职豢马耳，何得每讯斯狱辄侍侧？"因复引囚鞫数四，察髯必至，他则否。猝呼而问之，髯辞无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头请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盗赂奴，令每治斯狱，必记公与囚言驰报，许酬我百金。"乃知所发赃，皆得报宵瘗之也。髯请擒贼自赎，指挥令数兵易杂衣与往，至僻境，悉擒之，诸少乃得释。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执事瓶所，捕之系狱，不胜拷掠，竟诬服。诘其赃，谬曰："在坛前某地。"如言觅之，不获；又系之，将毙焉。俄真盗以瓶系金丝鬻于市，市人疑之，闻于官，逮至，则卫士也。招云："既窃瓶，急无可匿，遂瘗于坛前，只捩取系索耳。"发地，果得之，比庖人谬言之处相去才数寸。使前发者稍广咫尺，则庖人死不白矣，岂必豢马髯在侧乃可疑哉！讯盗之难如此。

【译文】 京师有一户人家遭窃，小偷临走时遗落了一本小册子。失主打开一看，里面全记载着富家子弟的名字，写道"某日某甲与人在某地聚饮商议不

正经的事”或是“某人曾召妓聚赌”等等，一共有二十多条。

失主将盗匪遗失的小册呈送官府，官府按册子所记姓名捕人，都是本乡的纨绔子弟，官府认为他们就是打家劫舍的盗匪。然而他们的父母却认为自己的儿子平日行为虽不知检点，但还不至于沦为窃盗，因此对儿子的罪行表示怀疑。

而那群少年喝酒聚赌召妓等事都是事实，少年在严刑拷问下都自承有罪。官府逼问他们赃物何在？少年们随意妄称埋在郊外某处，官府派人挖掘，果然挖出一批财物，少年们没想到竟然胡乱说中，彼此对望，害怕的说：“这是天要我死！”而一方面官府认为既已找到失物，只待处决人犯就可结案。

有一指挥总觉得事有蹊跷，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沉思许久后说：“我手下有一名蓄着胡子的马夫，每次审讯少年犯，他就借故待在附近偷听。”

于是又故意一连四次召来少年问话，发觉那位大胡子马夫总会在附近，审问其他人犯时，就不见大胡子马夫。指挥命人召马夫问话，马夫大喊冤枉，指挥再命人取来刑具。

这时马夫才叩头认罪，请指挥摒退旁人后说：“我原来不清楚这件案子，只因那强盗贿赂我，要我每次在审讯少年犯时，都要记下大人及少年的对话，然后飞快报告他，他答应给我一百两黄金做为酬劳，至于能挖出赃物，是因强盗得知少年犯所说的地点，连夜挖洞埋藏的。”

大胡子马夫说完，自动请求抓贼以赎罪，指挥命士兵换上便装与马夫一同前去缉捕贼人，贼人果然全部落网，少年犯也无罪开释。

〔梦龙评〕明朝成化年间，皇帝在京师南郊举行祭天礼，典礼过后撤除祭器时，发现遗失一只金瓶。有名厨子在摆设金瓶的附近游荡，所以被当成嫌犯逮捕下狱。在严刑拷问下，厨子自承罪状，狱吏讯问厨子赃物的下落，厨子胡乱说：埋在祭坛前某处。但吏卒按厨子所说的地点挖掘，并没有找到，又痛打厨子一顿，厨子在拷打下已奄奄一息了。

不久，真的小偷把金瓶系上金丝在市集上出售，有人觉得可疑，就向官府报告，经逮捕讯问后，原来是名卫士。卫士招供说：“窃得金瓶后，因一时没有适当藏匿的地点，只好埋在祭坛下。”离厨子所说的地点相距不过几寸。如果当初吏卒再挖宽几尺，那厨子就会惨遭冤死。

侦讯人犯难道一定非要有类似大胡子的马夫在场，才会觉得可疑吗？唉！侦讯人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425. 耿叔台

【原文】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赀。新直指至，又穴而胠箧焉。成都守耿叔台定力察胥隶皆更番，独仍一餐人，亟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诘盗，乃拘吾卧榻梗治耶？”固以请。比至，诘之曰：“吾视穴痕内出，非尔而谁！”即咋舌伏辜。

【译文】 某御史巡按四川，离任移交时遗漏了一笔公款，新的直指使者（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使者，又称直指）赴任后，又将这笔公款挪入私囊。

成都地方的长官耿叔台负责调查此项弊案，发现原先关于本案的基层官员均已他调，只有一位厨师未被撤换，遂命人将他逮捕。

直指抗议道："大人不去外面追查盗匪，却认定本官卧榻旁边涉有重嫌吗？"

耿叔台置若罔闻，果然查出直指使者舞弊的证据，便诘问道："本官看到起火点在内部，不是你，会是谁？"

直指咋舌，旋即认罪。

426. 张　鷟

【原文】 张鷟为河阳县尉日，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之，三日访不获，告县。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钱。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搜其家，得鞍于草积下。

【译文】 唐朝人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当县尉时，有位百姓被路人割断系驴的缰绳，并且遗失了驴背上的鞍袋，搜寻三天仍无法寻获，只好报官处理。

张鷟得知后，苦思甚久，终于想出一计：举行竞赛，比赛规则是，在夜晚将驴松缰，凡驴能寻获主人所藏的鞍袋，就可获得五千钱的奖金。

张鷟说："这样一定可以找到失窃的鞍袋。"

到了比赛那晚，张鷟命参赛人松开缰绳任驴自行寻鞍，那头被路人割断缰绳的驴，却回到主人家，吏卒搜索住处，结果在草堆中寻获鞍袋。

427. 李复亨

【原文】 李复亨年八十登进士第，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蔑马血，火煅之则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人至，使牛家牵牛遍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

煅刀而得盗，所以贵格物也。然庐州之狱，官不能决，而老吏能决之，故格物又全在问察。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县，有一人死者，处厚往验，悉糟胾灰汤之法不得伤迹。老书吏献计：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尸，其迹必见。如其言，伤痕宛然。

【译文】 李复亨八十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临晋主簿。有一次他

护送官马入府，夜晚投店住宿时，有贼人竟将官马全部杀害。

李复亨说：“不想盗马获利却将马匹杀死，必定是与我有仇的仇家所为。”

于是向客栈老板索取全部住宿旅客的名单，发现其中有位同乡，所携带的行囊中有把利刀。

于是李复亨就对同乡说：“如果刀刃曾沾有马血，经火锻烧，刀刃就会变成青色。”

同乡听了，只有俯首认罪，果然是受仇人指使而来。

不久李复亨被荐举擢升为南和令，发生一件民家牛只被人割下牛耳的凶案。李复亨命牛主牵着牛绕村一周，走到一人面前时，牛儿突然惊惶跃起，经讯问，果然就是割牛耳的真凶。

〔梦龙评〕知道用火锻烧刀刃找出凶手，这是由于深知物性；然而庐州狱官无法断案，而老狱吏能，其关键就在要深知物性，这得靠平日的多看、多问。太常博士李处厚治理庐州时，县中有一名百姓暴毙，李处厚前去验尸，但全不见伤痕，一名老书吏献计：用新赤油涂在尸体上再用清水浇尸，就能显现伤痕，李处厚照老书吏所说，果见伤痕。

428. 向敏中

【原文】 向敏中在西京时，有僧暮过村求寄宿，主人不许，于是权寄宿主人外车厢。夜有盗自墙上扶一妇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为主人所纳，今主人家亡其妇人及财，明日必执我。因亡去。误堕眢井，则妇人已为盗所杀，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踪迹得之，执诣县，僧自诬服：诱与俱亡，惧追者，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赃在井旁，不知何人取去。狱成言府，府皆平允，独敏中以赃不获致疑，乃引僧固问，得其实对。敏中密使吏出访，吏食村店，店妪闻自府中来，问曰：“僧之狱何如？”吏绐之曰：“昨已笞死矣。”妪曰：“今获贼何如？”曰：“已误决此狱，虽获贼亦不问也。”妪曰：“言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杀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举，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钱纳吏，以吏为市耳，令访狱，便鬻狱矣；况官之心犹吏也，民安得不冤！

【译文】 宋朝人向敏中（字常之，谥文简）任职西京时，有名和尚路经一村落，见天色已晚，就央求屋主请求借住一宿，但被屋主婉拒，不得已，和尚只好暂且栖身屋主停放在屋外的车厢里。

到了半夜，和尚突然惊醒，看见一名贼人背着一名妇人，手上提着包袱翻过屋墙后，匆忙离去。和尚不由在心中盘算道：早些时屋主拒绝我入屋借宿，现在若这屋主发现妻子跑了，财物也不见了，明天一定会找我算帐，不如赶紧离

开此地。不料和尚因心慌没留意，竟误坠一口枯井中；坠入枯井后，才发现那位随强盗翻墙逃逸的妇人，已被强盗灭口，弃尸井中。

第二天，屋主果然循着脚印追踪至到井边，把和尚送进官府，和尚百口莫辩，只好供认：自己先诱拐妇人携带财物与自己私奔，但因害怕屋主派人追捕，只好杀了妇人再投井弃尸，而自己也因不小心而落井，至于放在井边的财物，则不知是何人取去。

狱卒将报告呈送府台，府台认为罪证确实，应即宣判。只有向敏中认为赃物遗失非常可疑，于是单独审问和尚，终于得知实情，于是派密探到各地访查。

一天，密探走进村落中一家小吃店吃饭，老板娘听说他从府城来，就问他：“和尚杀人的案子，现在有没有新的发展？”

密探故意骗她说：“昨天已判刑处死了！”

老板娘问：“如果现在抓到真凶会怎么样呢？”

“这件凶杀案已结案，和尚也处死了，即使抓到真凶也没有差别，官府不会再过问了。”

老板娘说：“这话听了真难过，那妇人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叫某甲的年轻人杀的。”

接着把某甲的住处指给密探看。密探于是循所指方向将某甲逮捕并取出赃物，某甲坦承罪状，和尚也无罪释放。

〔梦龙评〕前代明察事理的好官，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办案，往往得之属吏的大力协助。而吏卒往往是经荐举才任用，因此多半是可用之才。今朝都是出钱买官，官员变成商品买卖，买到狱卒的职位，日后百姓入狱受审也变成交易买卖，更何况官员的心态一如属吏，官府腐败到这地步，难怪百姓含冤入狱的情形时有所闻。

429. 钱　藻

【原文】　钱藻备兵密云，有二京军劫人于通州，获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贼恃为京军，出语无状，藻乃移甲于大门之外，独留乙鞫问数四，声色甚厉，已而握笔作百许字，若录乙口语状，遣去。随以甲入，绐之曰：“乙已吐实，事由于汝，乙当生，汝当死矣！”甲不意其绐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尽白乙首事状。藻出乙证之，遂论如法。

【译文】　宋朝人钱藻（字醇老）任统兵官时，有两名属二京军的士兵在通州绑架百姓，遭逮捕后，坚不承认罪行，通州府只好呈报钱藻。

两名绑匪仗恃自己是京军，态度蛮横，说话无礼。钱藻命人把甲兵带至营门外，单独留下乙兵审问，声色俱厉，接着持笔写下数百字，好像在记录乙兵的口供。

然后要人带走乙兵，传讯甲兵，并骗甲兵说：“乙兵已全部招供，你是主谋，所以罪该死，乙为从犯，尚可活命。”

甲兵不知是骗他的，生气的说：“乙兵才是主谋者，为什么要嫁祸给我？”

于是甲兵将乙兵如何策划主谋一五一十全部招出，钱藻命人带出乙兵对质，按罪论处。

430. 吉安某老吏

【原文】 吉安州富豪娶妇，有盗乘人冗杂，入妇室，潜伏床下，伺夜行窃。不意明烛达旦者三夕，饥甚奔出，执以闻官。盗曰：“吾非盗也，医也。妇有癖疾，令我相随，常为用药耳！”宰诘问再三，盗言妇家事甚详，盖潜伏时所闻枕席语也。宰信之，逮妇供证。富家恳免，不从，谋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妇初归，不论胜负，辱莫大焉。盗潜入突出，必不识妇，若以他妇出对，盗若执之，可见其诬矣。”宰曰：“善！”选一妓，盛服舆至，盗呼曰：“汝邀我治病，乃执我为盗耶！”宰大笑，盗遂伏罪。

【译文】 有位吉安州的富豪娶亲，一名窃贼趁着人多混乱之际，暗中潜入新妇卧室，躲在床下，想等到半夜再伺机行窃。没想到酒宴持续了三天三夜，窃贼实在耐不住饥饿，只好奔出卧室，结果被送至官府。

窃贼说：“我不是强盗，是医生；新娘子有宿疾，命我随侍在侧，好随时为她配药。”

县宰再三讯问，强盗却把新娘子的私事说得很详细，原来这都是躲在床下听来的。

于是县宰不得不相信窃贼的话，准备召新娘子来对质。富人怕此事张扬出去有损颜面，恳求县宰不要传讯新娘子，县宰不答应。

富人只好央求老吏卒，老吏卒对县宰说：“这新娘子是第一次嫁人，不论官司输赢，对新娘子而言都是莫大羞辱。窃贼趁乱混入藏在卧室床下，后因耐不住饥饿夺门而出，所以一定没见过新娘子的模样。若是让别的妇女顶替，窃贼却指认她是新娘子的话，就可证明窃贼说谎。”

县宰同意老吏的建议，选一名女妓盛装打扮，乘坐轿子而来，窃贼见了那妓女大叫道：“你请我替你治病，为什么又要诬指我是盗匪？”

县宰听了大笑，窃贼这才明白上当，只好俯首认罪。

431. 周 新

【原文】 周新按察浙江，将到时，道上蝇蚋迎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

暴尸，唯小木布记在。及至任，令人市布，屡嫌不佳，别市之，得印志者。鞫布主，即劫布商贼也。

一日视事，忽旋风吹异叶至前，左右言城中无此木，独一古寺有之，去城差远。新悟曰："此必寺僧杀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发之，得妇尸，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乡科选御史，刚直敢言，人称为"冷面寒铁"。公在浙多异政，时锦衣纪纲擅宠，使千户往浙缉事，作威受赂。新捕治之，千户走脱，诉纲，纲构其罪，杀之。呜呼！公能暴人冤，而身不能免冤死，天道可疑矣！

【译文】 明朝人周新（累官至浙江按察使，后因奸人诬告被杀）任浙江按察使，初赴任时，一路上蚊蝇聚集，不停叮咬马匹。周新觉得奇怪，派人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一具无名尸，尸旁有一枚戳盖布匹用的木章。

周新正式上任后，命人到市集买布，等布买回又东挑西拣嫌布料不好，再派人到别市购买，终于买到一块盖有与木章印相同戳记的布料，抓来布商审讯，正是那名劫杀真正布商的真凶。

又有一次，周新外出巡行，忽然有阵怪风吹起一片叶子到周新面前，左右对周新说，这附近并没有这种树木，只有古寺中才有，而古寺离此地甚远。

周新突然领悟道："一定是寺中和尚杀人，将尸首埋在古寺下，现在冤魂显灵要求伸冤。"

命人至古寺附近挖掘，果然挖出一具女尸，和尚只好俯首认罪。

〔梦龙评〕周新是南海人，由乡试入选为御史，为人刚正，敢仗义直言，人称他是"冷面寒铁"。周新在治理浙江期间，政治气象一新。当时锦衣卫纪纲恃宠专权，曾派一名千户赴浙江缉拿人犯，然而千户到浙江后，却作威作福，索贿贪污。周新将千户逮捕治罪，不料千户乘隙逃逸，奔告纪纲，纪纲借口他事，诬指周新有罪，周新因而被诛，唉！周公能替死人伸冤，自己却遭冤死，令我怀疑真有天理吗？

432. 吴　复

【原文】 溧水人陈德，娶妻林岁余，家贫佣于临清。林绩麻自活，久之，为左邻张奴所诱，意甚相惬。历三载，陈德积数十金囊以归，离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虑怀宝为累，乃藏金于水心桥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适与张狎，闻夫叩门声，匿床下。既夫妇相见劳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张已窃听，启后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闻亡金，疑其诳，怨詈交作。时署县事者晋江吴复，有能声，德为诉之。吴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别有腹心也！"拘林至，严讯之。林呼枉，德心怜妻，愿弃金。吴叱曰："汝诈失金，戏官长乎？"置德狱中，而释林以归，随命吏人之黠者为丐容，造林察

之，得张与林私问慰状。吴并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广东周新按察浙江时事。

【译文】 明朝时溧水县有个叫陈德的人，娶妻林氏一年多，由于家贫，就到临清县替人帮佣，林氏则在家纺麻贴补家用。就在陈德离家替人帮佣期间，林氏在左邻张奴的引诱下，跟张奴发生私情。

三年后，陈德辛苦攒下几十金，带着钱回乡跟妻子团聚。当陈德离家还有十五里地时，见日落天黑并且下着毛毛细雨，他心想身上带着这么多钱很危险，于是就把钱藏在水心桥下第三根柱子的孔洞里，然后空着手回家。

那时林氏跟张奴正在屋里，林氏听见丈夫的敲门声，赶紧要张奴躲在床底下。夫妻两人见了面，互诉这些年来的辛劳之后，陈德就将桥下藏金的事告诉妻子，预备等天亮以后再去拿。不料这些话都被躲在床下的张奴听见，于是张奴悄悄从后门溜走，抢先跑到水心桥下把钱拿走。

由于林氏已移情别恋，目无丈夫，所以一听说丈夫丢了积蓄，立刻大骂陈德满口胡言。

那时溧水县令是晋江人吴复，他以善于断案闻名。当陈德来报官时，吴复就笑着对他说："你虽真心爱你的妻子，但是你的妻子是否真心爱你，我想你可能不清楚。"

于是吴复就传讯林氏，严厉审问，无奈诡计多端的林氏坚不吐实。陈德心疼妻子，不忍她受牢狱之苦，就向县令要求撤案，只希望他们夫妻从此过平安的日子。

可是吴复却不答应，故意大声怒斥陈德说："你这个大胆刁民，竟胆敢谎报失窃，存心戏弄本官，罪不可赦！"

说完命人将陈德押入大牢，然后释放林氏回家。

吴复在释放林氏的同时，早已命人伪装成乞丐，严密监视林氏的举动，果然发现她跟邻人张奴通奸，以及张奴盗取陈德积蓄的事。于是吴复下令逮捕林氏和张奴两人，并分别处以重刑，而陈德自然是无罪释放。〔一说是广东周新出任浙江按察使时承办的案件。〕

433. 王　湫

【原文】 北齐王湫为定州刺史。有人被盗黑牛，背上有毛。韦道建曰："王湫捉贼，无不获者，得此，可为神。"湫乃诈为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酬价值。使牛主认之，因获其盗。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二亩，数被偷。湫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叶有字，获贼。尔后境内无盗。

【译文】 北齐人王湫任定州刺史时，有农人的一头黑牛被贼偷走，这头黑

牛的特征是牛背上长有很长的毛。王溆接获报案后，就故意宣布京城急需牛皮，愿出比市价多好几倍的价钱搜购，果然有不少人拿着牛皮求售，这时王溆命牛主前来指认，终于找出贼人。

定州有位王姓老太太，她一人独居，平日就靠种两亩大的菜园子维持生活。可是近年，她的菜圃老是遭人盗菜。王溆就派人暗中在菜叶上写字，第二天一早到市场，见到卖菜上有字的菜贩就抓，果然捕获贼人，尔后在王溆任内再也没有人敢当盗贼。

434. 高湝　杨津

【原文】　北齐任城高湝领并州刺史。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行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乃召居城诸妪，以靴示之，边批：如妪多安得尽召？悬靴为招可也。绐云：“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族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获之，时称明察。

杨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合境畏服。

【译文】　北齐时任城人高湝兼领并州刺史。有位妇人在汾水边洗衣时，被一位骑马而过的路人换穿了她正要刷洗的一双新靴，那位路人留下旧靴后，骑马扬长而去。妇人于是拿着这双旧靴告官。

高湝召来城中的洗衣妇，拿出那双旧靴要她们仔细辨认〔如老妇多，如何能全召来，悬靴以招之可也〕，接着骗她们说：“有位骑马的过客，在路上遭抢遇害，尸首难以辨认，只留下这双靴子，你们中间可有人认识这靴子的主人？”

一名老妇捂着胸哭道：“我的儿子昨天就是穿着这双靴子到他妻子家去呀！”

高湝立即命人追捕到案，当时人称高湝明察秋毫。

杨津为歧州刺吏时，有一名带着三匹绢的武功人在离城十里处遭人抢劫。当时正有一名朝廷使者骑着快马经过，遭抢的商人却指称使者是劫匪。

使者到官府后将事情经过告诉杨津，杨津命人贴出告示：有人穿某色衣服，骑着某色马，在城东十里处被人杀害，由于不知死者姓名，若有人亲友中符合以上特征者，可尽速至官府指认。

有位老太太从人群中哭着走出来，说死者是她的儿子。于是杨津派官兵追捕，结果人赃俱获，从此全境再无盗贼。

435. 柳　庆

【原文】　柳庆领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师。每出，常自执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并失之。郡县谓主人所窃，自诬服。庆疑之，问贾人置钥何处，曰：“自带。”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者甚多。庆乃诈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惧不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因此尽获余党。

【译文】　柳庆为雍州通判时，有名商人带了二十斤黄金到京城做买卖，寄住在一家客栈中。

商人每次出门总是随身携带宝箱的钥匙。然而没隔多久，宝箱中的黄金竟然不翼而飞，奇怪的是宝箱却丝毫未遭破坏。

官府据报调查后，认为是客栈老板所偷。客栈老板禁不住严刑拷问，自承有罪。

柳庆却表示怀疑，询问商人平日钥匙放置何处，商人答：“随身携带。”

又问：“最近曾与人同宿吗？”

答：“不曾。”

“曾与人一起喝酒吗？”

答：“日前曾与一位出家人喝酒吃饭，因为喝醉了，第二天睡了一天。”

柳庆说：“这出家人才是真正的小偷。”

于是立即派人追捕。出家人在偷得黄金后虽立即逃逸，但仍为柳庆捕获，寻回所有的失金。

又有一次，有个姓胡的人家遭盗匪洗劫，县府虽明知盗匪猖狂，但因不知盗匪藏匿的地点，无法派兵围剿。

由于关在牢中的盗匪甚多，柳庆就伪造一封匿名信，张贴在县府门外：我等曾共同抢劫胡家，由于我等分子复杂，终有形迹败露被捕的一天，现在我等想自首，又怕官府不肯赦免我们的罪行，所以特别先禀告。

接着柳庆又在官府外挂上免罪牒牌。隔天，广陵王欣家中的奴仆，亲自到官府外领取免罪谍牌，由他口中，终于供出盗匪的藏匿地点，将盗匪一网打尽。

436. 刘　宰

【原文】　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芦去，曰：“不盗者，明日芦自若；果盗，明旦则必长二寸。”明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盖虑其长也。盗遂服。

【译文】　刘宰为泰兴令时，当地百姓报案遗失金钗，案发现场只有主人的两名仆妾在，经过审讯，两人矢口否认行窃。

刘宰命两人分别各拿一只葫芦，说：“这葫芦有灵，如果不曾偷取金钗，明天葫芦的大小不会改变；若是偷了金钗，那手上的葫芦就会长大两寸。”

第二天刘宰命两人各自拿着葫芦前来，其中一只不变，另外一只却少了两寸，原来那偷金钗的仆妾害怕葫芦长大，所以事先切去两寸。

437. 陈　襄

【原文】　襄摄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数辈至，相撑拄。襄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否则寂。”乃遣吏先引盗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而阴涂以墨，蔽以帷，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盗也。盖畏钟有声，故不敢扪云。

按：襄倡道海滨，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号“四先生”云。

【译文】　陈襄为浦城令时，有百姓报案失窃财物，捕役抓到好几名偷儿，偷儿们互相指称对方才是窃案的真凶。

陈襄对他们说：“有座庙钟能分辨盗贼，若是真正的小偷触摸钟，钟就会发出声响；若不是小偷，钟就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于是派吏卒押着偷儿们先行，自己却率领官府中其他官员到庙中祭祷，暗中在钟上涂满墨汁，再用幕帘遮住，这时才命偷儿们一一上前摸钟。

等众人绕钟一圈后，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汁，审问后果然是真正的小偷。原来那名偷儿害怕钟会发声，所以不敢摸。

〔梦龙评〕陈襄提倡文章义理，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三人是好朋友，当时人称“四先生”。

438. 胡汲仲

【原文】　胡汲仲在宁海日，有群妪聚佛庵诵经，一妪失其衣。适汲仲出行，讼于前，汲仲以牟麦置群妪掌中，令合掌绕佛诵经如故。汲仲闭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中一妪屡开视其掌，遂命缚之，果窃衣者。

【译文】　胡汲仲在宁海为官时，有次一群妇人群聚佛堂诵经。其中一名妇人的衣物遭人偷窃，正巧胡汲仲路经该地，妇人就央求胡汲仲替她寻回失物。

胡汲仲将大麦放在妇女手中，要她们像事发前般合掌绕着佛像诵经，而胡汲仲自己却闭着眼睛，严肃的坐在一旁，并且说："我要求神明在天监督各位，凡盗取衣物的人，在绕佛几圈后，手中的大麦就会发芽。"

其中一名诵经妇人频频开掌看掌中大麦，于是胡汲仲命人将这名妇人擒下，审问后果真就是窃衣者。

439．杨　武

【原文】　佥都御史杨北山公名武，关中康德涵之姊丈也，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盗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益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盗田园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旁枕石睡熟，囊中千钱人盗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数十，而许人纵观不禁。乃潜使人于门外候之，有窥觇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盗钱者也。闻鞭石事甚奇，不能不来，入则又不敢。求其钱，费十文尔，余以还枕石者。

【译文】　佥都御史杨北山，单名武，是关中康德涵的姊夫，在任淄川令时，以善用奇计破案而出名。

有一次，城中发生谷粱失窃、遭人盗卖的事，但一直抓不到偷儿。杨公下令将失主住处附近的几十名邻居全带到府衙问话，当一干人被带到官府后，杨公只让他们全跪在庭院中，而自己却慢条斯理的处理其他的公文。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杨公厉声说道："我找到那个偷米的人了！"

这时跪在庭下的人群中有一人神色大变。

不久，杨公又重复一遍："抓到小偷了。"

那人的神色愈来愈惊惶，杨公这才指着他说："第几行第几人就是盗米者。"

盗米者一听，立即坦承罪行。

又有一次发生一件盗瓜的案子，失瓜的那晚风雨交加，然而瓜田中的根叶藤蔓却遭人连根拔起。杨公判断这一定是仇家所干，就要手下采集盗瓜者遗留下的脚印，然后在庭中铺上细沙，要村中的壮丁一一在沙上留下脚印比对，说："凡是脚印相合，就是盗瓜贼。"

当最后一名壮丁准备留脚印时，他一直借故推拖并且呼吸急促。杨公厉声质问，果然是因两家有仇隙，想盗瓜泄恨，所盗取的瓜果全堆放在家中。

又有一次，一位路人因赶路劳累，就枕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边睡着了，醒来后，发觉行囊中的一千钱遭人盗走。

杨公接获报案后，就命人将那块大石吊起来鞭打，并且允许百姓观看，暗中则派人在官府门外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在府门外探头探脑，却不敢入府看个究竟者，就立即擒下，果然抓到一个人，就是那个偷钱者。

原来他听说县令居然要鞭打石头，觉得好奇，但又因心虚，不敢进官府看个究竟，只好在门外张望。事后杨公只索取十文钱，其余全部还给失主。

440. 王　恺

【原文】　王恺为平原令，有麦商夜经村寺被劫，陈牒于县。恺故匿其事，阴令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过寺门，复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货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讯而服，自是群盗屏迹。

【译文】　王恺当平原令时，有位麦商在夜晚路过一所寺庙时遭人抢劫，于是到县府报案。

王恺故意不张扬此事，暗中命手下伪装成卖黄豆的贩子，并在生豆中掺杂少许的熟豆，故意在夜晚路过寺庙，果然又遭抢掠。

接着，王恺下令捕役换上便衣扮成商人到僧寺购货，果然发现其中有掺杂熟豆的生豆，于是下令擒下寺僧，寺僧未经侦讯就认罪了。从此县内盗匪绝迹。

441. 李　亨

【原文】　李亨为鄞令。民有业圃者，茄初熟，邻人窃而鬻于市。民追夺之，两诉于县。亨命倾其茄于庭，笑谓邻人曰：“汝真盗矣。果为汝茄，肯于初熟时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译文】　李亨为鄞县县令时，有位县民的菜圃中所种的茄子，才刚成熟就遭邻人盗取，并且还运到市集贩卖，县民与邻人相互追打，最后两人闹到官府，互相控诉对方。

李亨要他们把篓中的茄子全倒在庭院里，看了一眼后，笑着对邻人说：“你才是真正的盗茄者，如果这些茄子真是你所种的，哪会连那些还没有成熟的茄子也一并采摘呢？”

邻人听了，只有俯首认罪。

442. 包　拯

【原文】　包孝肃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公使归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此人盗杀牛者，公曰："何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译文】　宋朝人包孝肃（即包拯，字希仁，卒谥孝肃）治理天长县时，有位县民向官府报案，声称所养的牛只遭人割断舌头，包公要他回去把牛宰杀后，再运到市集出售。

不久，有人来县府检举某人盗牛贩卖，包公却对他说："你为什么先前割断那人所养牛只的舌头，现在又想诬告他是盗牛者呢？"

那人一听，知道无法隐瞒，只好低头认罪。

443. 秦桧　慕容彦超

【原文】　秦桧为相，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实，桧默数焉。亡其二，桧佯不问。一日将排马，忽顾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佳甚，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食吾榴！"吏叩头服。

有献新樱于慕容彦超，俄而为给役人盗食，主者白之。彦超呼给役人，伪慰之曰："汝等岂敢盗新物耶，盖主者诬执耳！勿怀忧惧。"各赐以酒，潜令左右入"藜芦散"。既饮，立皆呕吐，新樱在焉，于是伏罪。

【译文】　南宋人秦桧为宰相时，在都府前院种有一株石榴，每次结果时，秦桧都默默记下果实的数目，一天突然少了二颗石榴，秦桧装作不知。

过了几天，秦桧检阅马匹时，突然回头对手下说："拿把斧头来，把这株石榴砍了。"

旁边一名秦桧的亲信，立即脱口说道："这株石榴所结的果实很甜，砍掉太可惜了。"

秦桧回头对他说："原来偷我石榴的就是你！"

那名亲信一听，吓得连连叩头认错。

有人命仆役送给慕容彦超（五代汉人，官镇宁军节度使，后为周太祖所败，投井自杀）一篮新鲜樱桃。不料仆人却在半路偷吃，主人把这事告诉慕容彦超。

慕容召来仆人，故意慰问他说："你怎会偷吃樱桃呢？一定是你主人误会你，你千万不要害怕主人会责怪你！"

说完赐他美酒压惊，却在酒中掺入"藜芦散"（植物名，有毒，可供药用）。仆人在喝下酒后，开始不停的呕吐，秽物中赫然有樱桃，于是只好认罪。

444．子产　严遵

【原文】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也，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严遵为扬州行部，闻道旁女子哭而不哀。问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椎贯顶。考问，乃以淫杀夫者。韩滉胄在润州事同。

【译文】　春秋时郑人子产（即公孙侨）一天早晨坐车路过东匠的家门口时，听见妇人的哭声。子产要马夫停车，一面按着马夫的手，亦意他停车，一面听那妇人的哭声。回到官所后，子产命吏卒逮捕那妇人，说那妇人的丈夫正是被她用手勒死。

隔了一天，马夫问子产："先生您是怎么发现的？"

子产说："那妇人的哭声中充满畏惧，一般人对于他所亲爱的家人，在他们初发病时，一定会感觉忧心，等亲人病危快死的时候，会感到害怕，一旦亲人病逝就只会哀痛不已，现在这位妇人，哭吊死去的丈夫，哭声并不哀伤只是充满畏惧，所以我才认定这其中必有奸情。"

汉朝人严遵任扬州行部（汉制，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各部，谓之行部）时，一天见路旁有女子在哭，然而哭声并不哀伤。严遵问那女子为何哭泣，女子答道因丈夫遭火烧死，忍不住伤心落泪。

汉朝人严遵派人将尸首用车运到府衙，命人严密看守，并且说："好好注意，这尸首应当会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发生。"

隔日，果然发现一群苍蝇一直在死者的头部附近飞舞，严遵命人详细勘验，赫然发现死者头部生前曾遭人用铁椎等重器击一大洞，经拷问，原来是奸夫怕奸情被识破而杀人。

445．元　绛

【原文】　江宁推官元绛摄上元令。甲与乙被酒相殴，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夫丧，乙已服矣！"阴遣谨信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系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译文】　宋朝时江宁县推官元绛（字厚之，谥章简）治理上元县时，有甲

乙两县民酒醉后互殴，甲回到家中就醉卧在床，不料在半夜竟被人砍断双脚。甲妻指称凶手是乙，于是乙被逮捕入狱，不久甲因伤重不治死亡。

元绛对甲妻说：“乙已招供认罪，你就先回去料理你丈夫的后事吧！”

元绛却暗中派吏卒尾随甲妻，暗中监视。果然发现一名僧人远远望见甲妻就迎了上来，低声谈论。

元绛接获报告，立即派人逮捕甲妻，厉声质问，甲妻见形迹败露，只好一一从实招来。

事后有人请教元绛，元绛说：“我见甲妻虽哭但并不悲伤，再说与死者共睡一榻，为何身上竟没有沾上一滴血迹呢？所以我判断这其中必有奸情。”

446. 张　升

【原文】　张升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人杀其夫，而妇人与谋者。

【译文】　张升在治理润州时，县中有位妇人的丈夫出门几天都没有回家，一天，忽然有人指称菜圃井中发现有死人。

这位妇人立刻神色仓惶的前往菜圃，并且一路哭喊着说：“那是我丈夫。”

于是众人报官处理。张升命属吏召集邻人前往井边认尸。

邻人都说：“井太深了，尸首根本无法辨认，请大人命人将尸首自井底吊出来，我们才能指认。”

张升说：“众人都说井深无法辨尸，这妇人何以知道死者一定是她丈夫？”

于是交付有关单位侦办，经过拷问，果然是这妇女与奸夫共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弃尸井中。

447. 陆　云

【原文】　陆云为浚仪令。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远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至。”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伺候。于是一县称为神明。

【译文】　陆云为浚仪令时，有县民被杀，但主犯还不能确定，陆云逮捕县民的妻子，却不加侦讯。关了十多天，即释放那县民的妻子。

陆云暗中派吏卒跟踪，对吏卒说：“离开这里不出十里地，应该会有一名男

子在那儿守候，等着与这妇人说话，看到这名男子立即逮捕。”

果然不出陆云所料，逮捕之后，那名男子供称：他与县民的妻子发生奸情，于是两人共同商议谋害妇人的丈夫，今天听说妇人无罪释放，想向她探问消息，又怕离县城太近，遭人指认，所以才在远处守候。破案后，全县百姓无不称颂陆云断案有如神明。

448. 蒋　恒

【原文】　贞观中，衡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三、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卫三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服。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恒命总追店人十五已上毕至，为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狱典密觇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其面貌。”果有人问婆：“使君作何推勘？”如此三日，并是此人。恒令擒来鞫之，与迪妻奸杀有实。上奏，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张松寿为长安令，治昆明池侧劫杀事，亦用此术。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衡州板桥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探亲时，有卫三、杨真等三人到店投宿。

夜里，有人持卫三的刀杀了店主张迪，然后再把凶刀放回刀鞘，卫三等人毫不知情，五更天就出发上路了。到天色大亮时，只见一群人前来追捕杨真等人，众人检视卫三的刀，见刀上血迹斑斑，就将他三人逮捕并严刑拷问，杨真等人在严刑逼供下，只得自承有罪。朝廷见了报告，觉得疑点甚多，就派御史蒋恒重新审案。

蒋恒下令要那天由客店出发追捕凶手十五岁以上的人，及附近邻人全部到衙说明案情，等人员到衙后，又借口人数不足，要他们暂且先回去，只单独留下一名已八十多岁的老妇问话，一直到晚上，才让老妇离开府衙。

这时蒋恒要典狱长暗中派密探监视，并且说：“老婆婆步出衙门后，一定有人上前跟老婆婆说话，这时一定要牢记对方的长相。”

果然有人上前询问老婆婆：“御史大人都问了你些什么？”

一连三天，都是同一人。

于是蒋恒下令逮捕此人，经侦讯，原来这人与张迪的妻子有染，所以共同商议谋害张迪，再嫁祸卫三等人。

破案后，蒋恒向太宗复命，太宗赐帛二百匹，并任命蒋恒为侍御史。

〔梦龙评〕张松寿当长安令时，审理昆明池边百姓被劫杀的命案，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449. 杨逢春

【原文】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闽人。一日当直，忽报其妾被杀于馆舍，宗奔去旋来，告尚书周公用。发河南司究问，欲罪宗。宗云："闻报而归，众所共见，且是妇无外行，素与宗欢，何为杀之？"官不能决。既数月，都察院令审事，檄浙江道御史杨逢春。杨示，约某夜二更后鞫王宗狱。如期，猝命隶云："门外有觇示者，执来！"果获两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穷乙，乙具服，言与王宗馆主人妻乱，为其妾所窥，杀之以灭口。即置于法，释宗。杨曰："若日间，则观者众矣，何由踪迹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来看耶？"由是称为神明。

【译文】 宋朝两京刑部典史福建人王宗，一天在官署轮值时，接获通知说他的姨太太在家中遭人杀害。王宗立即赶回家中，不久又回到官署办公。

有人将此事禀报尚书，经审理后竟判王宗有罪。

王宗说："我是案发后经人通知才匆匆赶回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再说我的姨太太与我感情一向融洽，也没有与他人发生奸情，我没有杀她的理由。"

官员一听，觉得有理，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断案。命案一拖就是几个月，都察院下令重新审案，命浙江道御史杨逢春为主审。

杨逢春奉命后就宣布某夜二更将审讯王宗，到了那晚，突然对吏卒说："如果有人在府衙外徘徊窥伺，就把那人抓来。"

果然抓到两人。

甲说："是乙拉我作伴，我完全不知情。"

于是杨逢春下令释放甲，另再逼问乙，乙只好具实招供，说他与王宗房东的妻子发生奸情，被王宗的姨太太识破，只好杀她灭口。杨逢春将乙绳之以法，而王宗也无罪开释。

事后杨逢春对人说："若我在白天审案，前来围观的人一定很多，就无法追查凶手；如果事非关己，谁肯在半夜时看人审犯。"

从此杨逢春断案如神的名声传遍乡里。

450. 马光祖

【原文】 马裕斋知处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将生瓜切作盖，刳虚其腹，实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问："汝何时捕此蛙？"答曰："夜半。"问："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与人通，逮妻鞫之，果然。盖人欲陷夫而夺其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诫门卒，以故捕得。公遂置

奸淫者于法。

【译文】　马光祖（号裕斋）治理处州时，禁止百姓捕蛙。有一村民在瓜蒂处切一小口，将中间的瓜肉挖空，再将蛙暗藏瓜中，天亮时拿着瓜想混进城，被守城兵拦下、逮捕。

当村民戴着刑具押到庭下时，马光祖不禁奇怪的问他："你什么时候去捕蛙？"

答："半夜。"

问："可有人知道你半夜捕蛙的事？"

答："只有我内人知道。"

马光祖怀疑村民的妻子另有私情，于是传她前来问话，果然不出他所料。原来村民妻子与人有染，奸夫想谋害村夫，于是唆使村妻教他丈夫如此做，又事先向守城员举发，好让村民被捕。

451. 苻　融

【原文】　秦苻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反，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易》：坎为水，马为离。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验获昌，诘之，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译文】　前秦人苻融（字博休，谥哀）任司隶校尉时，有个叫董丰的京都人，在外游学三年后返乡，途中路过妻子娘家，当晚就睡在妻家，不料就在同一夜，妻子遭人谋害。

妻子的兄弟怀疑凶手是董丰，于是将董丰送官治罪，董丰禁不住狱卒的拷打逼问，竟自承有罪。

苻融看了报告后，觉得疑点很多，就问董丰说："你启程返乡前，有没有发生一些怪异的征兆，或者你曾经卜卦算命？"

董丰说："我出发的前一夜，晚上作梦，梦到自己本应骑马渡水向南走，不

料却朝北行，不久又由北往南，马站在河中央，怎么鞭打它就是不走，我低下头看见水中有两个太阳，马的左脚是白色的，而且被河水沾湿，马的右脚却是黑色，没有沾到水，我醒来后心中发慌，怕是不祥的征兆，就请教卜卦的相士，相士说我恐怕会有牢狱之灾，要我远离枕头三次，避开沐浴三次。我回到家里，妻子已为我准备好洗澡水，并且拿了一只枕头给我睡觉用，我因牢记相士的话，不肯洗澡也坚持不用枕头，我妻子一生气就自行洗了澡，枕着枕头睡觉。”

苻融听了董丰这番话，说：“我明白了，在《易经》中坎代表水，离代表马，骑马渡水往南，不久又由北往南，是从坎离卦，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是中女，坎是中男。梦中两个太阳是表示有二夫的卦象。马左脚沾湿，湿是表示水，左水右马合成一字是‘冯’，两日合成‘昌’字，难道凶手是冯昌？”

于是派人缉捕冯昌，冯昌被捕后坦承：“本来与董丰的妻子商议，想趁董丰洗完澡后用枕头闷死他，不料却误杀他妻子。”

452. 王　明

【原文】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客王旻因售货至成都，求为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则活，遇暗则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趋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几，屋倾覆，旻独免。旻之妻与邻之子有私，许以终身，俟夫归毒之。旻既至，妻约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旻洗浴，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坚不肯沐。妇怒，乃自浴，壁缝中伸出一枪，乃被害。旻惊视，莫测其故。明日，邻人首旻害妻，郡守酷刑，旻泣言曰：“死则死矣，冤在覆盆，何日得雪？但孝先所言无验耳！”左右以是语达上，郡守沉思久之，呼旻问曰：“汝邻比有康七否？”曰：“有之。”曰：“杀汝妻者，必是人也！”遂捕至，果服罪，因语僚佐曰：“一石谷舂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译文】　宋朝西川人费孝先（曾拜董正图为师学《易经》，以相术名闻天下）善于占卜，远近知名。有个叫王旻的商人到成都做买卖，准备返乡前，求费孝先替他卜上一卦。

费孝先说：“若有人要你住下，你千万别住；要你洗澡，你也千万别洗；一石（十斗为一石）谷子可以磨出三斗米，碰到名字中有‘明’字的官员你就能活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临走前，费孝先再三告诫他要牢记这些话。王旻与同伴上路后，途中碰上大雨，众人提议就近找间空屋避雨。

王旻暗想："'要你住，千万别住'，莫非就是指这件事？"

于是坚持自己要冒雨赶路，不多久，那间空屋塌落，避雨的同伴都被压死，只有王旻幸免。

王旻的妻子与邻居的儿子发生奸情，两人并互许终身，想等王旻返家后伺机谋害，以成就自己好事。

王旻回到家后，他妻子对姘夫说："今晚在浴室洗澡的就是我丈夫，到时你就动手吧。"

到了夜里，王妻要他洗澡。王旻突然想到："'要你洗澡，千万别洗'，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件事？"

坚持不肯洗，他妻子一怒之下自己进入浴室，突然由壁缝中伸出一支长矛，就这样，王旻的妻子死在长矛下。

王旻害怕得不得了，根本无法推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邻人告发王旻谋害妻子，狱中吏卒对王旻严刑拷问，王旻哭着说："要我死不过是一条命，只是我的冤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昭雪呢？我怕费孝先所卜的卦无法应验了。"

有吏卒把这话报告太守，太守传王旻说明整个事情经过，然后沉思许久，突然开口问王旻："你的邻居中有叫康七的人吗？"

答："有。"

太守说："杀害你妻子的一定是他。"

命人逮捕康七，康七果然认罪。

事后太守对僚属说："一石谷磨三斗米，那不是得米糠七斗吗？"

这位郡守就是王明（字如晦）。

453. 范纯仁

【原文】 参军宋儋年暴死，范纯仁使子弟视丧，小敛，口鼻血出。纯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与小吏奸，因会，置毒鳖肉中。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曰："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再讯之，则儋年素不食鳖，其曰毒鳖肉者，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以逃死尔。实儋年醉归，毒于酒而杀之。遂正其罪。

【译文】 宋朝参军宋儋年暴毙，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字尧夫）派弟子吊丧，检视遗体时，发现死者口鼻出血，因此范纯仁怀疑参军是死于非命，经一再逼问，果然供出参军的妾室与小吏有奸情，于是两人就在鳖肉中下毒。

范纯仁在问过厨子肉食是第几道菜后，说："哪有中毒的人能支撑到饭局结束？"

再传两人审问，原来宋儋年长年吃素根本不沾肉，两人供说在鳖肉中下毒，

只是为了想日后翻案好脱罪活命。事实上是宋儋年酒醉回家后，他妾室又劝他饮下毒酒而死。案情大白后，两人都按律治罪。

454. 刘宗龟

【原文】　刘宗龟镇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见高门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黄昏当访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启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盗入欲行窃。姬不知，就之；盗谓见执，以刀刺之，遗刀而逸。少年后至，践其血，仆地，扪之，见死者，急出，解维而去。明日，其家迹至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舡径发。"官差人追到，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视其刀，乃屠家物。宗龟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飨军士，合境庖丁，集球场以俟。"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阴以杀人刀杂其中，换下一口。明日各来请刀，唯一屠者后至，不肯持去。诘之，对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则已窜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毙于市。窜者知囚已毙，不一二夕果归，遂擒伏法。商子拟以奸罪，杖背而已。

【译文】　刘宗龟镇守海南时，有位年轻的富商子弟，一日将船停泊江岸，抬头见一大户人家门前站着一位妙龄少女，见了陌生人却毫不害羞。

富商子逃逗她说："黄昏后一定到府上拜访你。"

少女听了不觉脸色微红。当晚少女果然大门半掩等候富商子。

谁知道富商子还没到，小偷却上门来了，正想行窃，远远望见少女迎向自己；那少女也不知道来人是小偷，还以为是富商子。小偷见行迹败露，怕被送官治罪，就一刀杀了少女，留下凶刀后逃逸。

不久富商子依约而至，不留神踏到血迹摔倒在地，这才发现少女已被人杀死，急忙冲出少女家，回到船上解缆离去。

第二天，少女的家人循着血脚印追踪到岸边，岸边百姓说，昨晚半夜有艘客船匆匆离去。差官追捕到富商子，经过严刑拷问，富商子据实回答，不承认杀人。检视凶刀，类似屠夫所用的刀器。

于是刘宗龟下令说："某日要举行比武，要犒赏军士，全县所有屠夫厨师都要到球场集合，准备到时宰杀牲畜作菜。"

到了集合日，又下令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再来，至于各人所携带的屠刀一律留下。"

暗中将那把凶刀与其中一把屠刀调换。

第二天，屠夫们前来领刀，唯有一名屠夫迟迟不肯领刀，问他原因，他说："这不是我的刀，是某某人的。"

刘宗龟下令追捕，那屠夫已先一步逃走。

于是刘宗龟故意用其他死囚犯假冒富商子之名正法。那逃走的真凶见富商子已被正法，以为不再有事，所以过一两天就回家了，这时刘宗龟才将他逮捕治罪。至于富商子，也因意图不轨被判鞭打。

455. 某郡从事

【原文】　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被杀于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婿杀女，讼于郡主。刑掠既严，遂自诬服。独一从事疑之，谓使君曰："人命至重，须缓而穷之。且为夫者，谁忍杀妻？纵有隙而害之，必为脱祸之计，或推病殒，或托暴亡。今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请为更谳。"使君许之，从事乃迁系于别室，仍给酒食。然后遍勘在城仵作行人，令各供近来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文状。既而一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妇人首，令诉者验认，则云"非是"。遂收豪家鞫之，豪家款伏。乃是与妇私好，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妇衣衣奶子身尸，而易妇以归，畜于私室。其狱遂白。

【译文】　某甲由外地回乡，到家后发现妻子遭人杀害，但头颅却不见了，这人急忙奔告妻子的娘家。妻子亲族认为是女婿杀了女儿，于是到郡王府控告某甲。某甲禁不起严刑拷打，只得招供认罪。

独有一名从事（官名，汉称刺史佐吏为从事）觉得怀疑，对郡王说："人命关天不可草率，还是再仔细审问后再宣判。一般而论，身为丈夫，谁狠得下心毒杀自己妻子，再说纵使反目杀害妻子，一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脱罪，不是推说对方病死，就是暴毙，现在只有尸身不见尸首，显而易见绝不是死者丈夫所杀，请大人下令重审。"

郡王点头答应。于是从事把嫌犯迁到别间囚室，每天仍照常供应酒食。一面召集郡中所有仵作，要他们详细报告最近这段日子有多少人家办丧事？

接着又一一询问："你们为丧家办丧事，可曾发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其中一名仵作说："郡中有一富豪家办丧事，据丧家说是死了一名奶娘，当我从墙头把棺木抬出去时，感觉里面好像没有尸体，现在那口棺材就放在某坊。"

从事派人挖墓，果然挖得一颗妇女的头颅，要那死者丈夫辨认，却说并非自己妻子。从事抓来富豪审问，富豪这才吐实，原来富豪与甲妻有私情，于是杀了一名奶娘，割下奶娘的头，把甲妻的衣服套在奶娘身上，假冒甲妻，而真正的甲妻却成为富豪金屋藏娇的新宠。

至此案情大白。

456. 徽州富商

【原文】 徽富商某，悦一小家妇，欲娶之，厚饵其夫。夫利其金以语妇，妇不从，强而后可。卜夜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妇主觞。商来稍迟，入则妇先被杀，亡其首矣，惊走，不知其由。夫以为商也，讼于郡。商曰："相悦有之，即不从，尚可缓图，何至杀之？"一老人曰："向时叫夜僧，于杀人次夜遂无声，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识之。乃以一人着妇衣居林中，候僧过，作妇声呼曰："和尚还我头！"僧惊曰："头在汝宅上三家铺架上！"众出缚僧，僧知语泄，曰："伺其夜门启，欲入盗，见妇盛装泣床侧，欲淫不可得，杀而携其头出，挂在三家铺架上。"拘上三家人至，曰："有之，当时惧祸，移挂又上数家门首树上。"拘又上数家人至，曰："有之，当日即埋在园中。"遣吏往掘，果得一头，乃有须男子，边批：天理。再掘而妇头始出。问："头何从来？"乃十年前斩其仇头。于是二人皆抵死。

【译文】 徽州一名富商喜欢上别人的妻子，想娶她为妾，于是用厚礼想收买那女子丈夫。女子丈夫禁不住金钱诱惑，就要妻子答应富商要求。女子起初不肯，但在丈夫逼迫下只有勉强同意。

一夜，女子丈夫准备妥当后，就邀富商来家喝酒，命妻子一旁侍候，自己却借故离去。富商来得比约定的时间晚，进门时女子已遭人杀害，头颅却不翼而飞，富商不知发生什么事，只有惊慌的离去。女子的丈夫以为富商杀了自己妻子，于是一状告到郡府。

富商说："我喜欢那女子是实情，但即使是她不肯答应我的要求，凡事可以好好商量，我何至于到杀她的地步呢？"

有一老人说："案发当晚听见女子大叫和尚，隔天邻寺的和尚就不见了，这事很可疑。"

富商雇人追查和尚行踪，果然在邻郡发现这名和尚。于是，要一人穿上妇人衣服在树林中等候，待和尚经过时，故意假冒妇人的声音大叫："和尚还我头来！"

和尚在惊惶中脱口而出："你的头在你老家左边第三家的铺架上。"

这时，埋伏的众人便一拥而上，擒下和尚。

和尚知道自己泄了口风，说："那夜我见她家大门开着，想进屋偷东西，一进门就见一女子盛装坐在床边哭泣，我想与她亲热，她抵死不肯，我只好杀了她，并且割下她的头带走，挂在她家左边第三家的铺架上。"

捕役拘来左边第三家的邻人，他们说：“确有此事，那人头当晚就埋在后园中。”

派吏卒掘园，果然挖出一颗人头，却是一名男子〔天理昭昭〕，再挖旁边才发现女子的头，质问园主男子头从何而来，原来是十年前园主所斩下仇人的头，于是和尚与园主分别以死抵罪。

457. 临海令

【原文】　临海县迎新秀才适黉宫，有女窥见一生韶美，悦之。一卖婆在傍曰：“此吾邻家子也。为小娘子执伐，成，佳偶矣！”卖婆以女意诱生，生不从。卖婆有子无赖，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妇因移女，而以女榻寝之。夜有人断其双首以去。明发以闻于县，令以为其家杀之，而橐装无损，杀之何为？乃问：“榻向寝谁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为谁？”曰：“某秀才。”逮生至，曰：“卖婆语有之，何尝至其家！”又问女：“秀才身有何记？”曰：“臂有痣。”视之无有，令沉思曰：“卖婆有子乎？”逮其子，视臂有痣，曰：“杀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输服。盖其夜扪得骈首，以为女有他奸，杀之。生由是得释。

【译文】　有位新秀才分发到临海县，当秀才去学校报到时，一位少女由门缝中偷窥到这位秀才，惊为美男子，从此日夜不停地思念这秀才。

一位媒婆识破少女的心意，就对少女说：“这秀才是我邻家的儿子，我替你去说媒。”

于是媒婆就把少女的心意转达给秀才，不料却被秀才婉言拒绝。

媒婆有个不长进的儿子，由母亲口中知道少女怀春，就偷偷假扮成书生，趁夜闯进少女闺房，自称自己就是那秀才，而少女竟也没有识破对方是假冒的。

一天，有对夫妇来少女家作客，夜晚这对夫妇就睡在少女房中。不料媒婆的儿子在半夜潜入少女闺房后，竟砍下那夫妻二人的脑袋后离去。第二天少女的家人见发生命案，急忙跑到衙门报案。

县令初步调查后，认为凶手也许是少女的家人，可是被害人的财物丝毫不见短少，那又为何会发生命案呢？于是追问被害人所睡的床是谁的，家人回答说是少女，这时县令突有所悟，立刻传讯少女，厉声质问：“你的情郎是谁？”

少女回答说是某秀才。

于是县令再传秀才问话，秀才答道根本未曾去过少女家，并举媒婆作证。

于是县令再问少女：“那秀才身上可有特征？”

少女说：“他胳膊上有一颗痣。”

经查证，秀才的手臂上并没有痣。

这时县令沉思一会儿，说：“媒婆可有儿子？”于是传媒婆儿子来审讯，发现他的胳膊上竟有一颗痣，县令因而断定说：“凶手就是你，你罪当处死。”

这时凶手才俯首认罪。原来那夜媒婆的儿子以为睡在少女房中的夫妇，是少女跟她另外一位情郎，由妒生恨，才砍下那对夫妇脑袋。至此案情大白，秀才无罪释放。

458. 王安礼

【原文】 王安礼知开封府。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人。帝付安礼令亟治之。安礼验所指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笔求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相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枭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之神明。

【译文】 宋朝人王安礼（王安石弟，字和甫，官翰林学士）治理开封府时，连连接获匿名信检举他人不法的事，涉及的官员竟多达一百余人，皇帝命王安礼立即查案。

王安礼将每封匿名信仔细核验后发现，所有的匿名信所检举的人大致相同，只有其中一封多写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姓薛的官员。

王安礼高兴的说：“我找到答案了。”

命人传薛姓官员，问道：“你是否曾与人有过节？”

答：“前些日子，有人拿了一对笔向我兜售，被我拒绝后很不高兴的离去，我见他脸上好像有股恨意。”

王安礼立即派人逮捕侦讯，果然招供是他所为。

王安礼于是将这人斩首示众，并没有牵连一人就破案，当时京师无不称王安礼神明。

459. 李杰 包恢

【原文】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讼子不孝。杰物色非是，语妇曰：“若子法当死，得无悔乎？”答曰：“子无状，不悔也！”边批：破绽。杰乃命妇出市棺为敛尸地，而阴令使踪迹之。妇出，乃与一道士语。顷之，棺至，杰捕道士按之，故与妇私，而碍于其子不得逞者。杰即杀道士，纳之棺。边批：快人。

包恢知建宁，有母诉子者，年月后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问，泣不言。恢意母孀与僧通，恶其子谏而坐以不孝，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勿离

跬步，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出，旋纳僧笼内以归。恢知，使人要其笼，置诸库。逾旬，吏报笼中臭，恢乃命沉诸江，语其子曰："吾为若除此害矣！"

【译文】 李杰当河南尹时，有寡妇控诉儿子不孝，李杰查证后，发觉与寡妇所言有出入。于是对寡妇说："如果你儿子罪该处死，你也不会后悔吗？"

寡妇说："儿子对我这作母亲的太无礼，即使判他死刑，我也不会后悔〔露破绽〕。"

李杰命寡妇到街上买棺材，好为儿子收尸，暗中却派人跟踪，只见寡妇出了衙门后，就与一名道士交谈甚欢。不久棺木送达衙门前，李杰下令逮捕道士讯问，原来道士与寡妇私通，但碍于寡妇的儿子在旁，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想除去寡妇儿子。

了解真相后，李杰下令处斩道士，尸首正好放在衙门前的那口棺材里〔大快人心〕。

包恢治理建宁时，也发生一桩母亲控告儿子的案件，包恢看了状纸，觉得有些怀疑，就传妇人的儿子来问话。

起初，妇人的儿子只哭而不答，过了许多，才稍微透露母亲与和尚有私情，因厌烦他这儿子在一旁劝阻，所以才给他扣上一个不孝的罪名，状纸是和尚写的，原因是自己寸步不离的守着母亲，以致和尚无机可趁。

妇人原本借口要为死去的父亲做法事，计划把衣物放在竹笼中抬进寺庙，事实上却是为让和尚好躲进竹笼中随她一起返家。

包恢了解实情后，到了做法事那天，便下令将妇人的竹笼抬进府库封死，过了十多天，有人向包恢报告，说府库中所放置的那个竹笼发出恶臭，包恢就命人将竹笼投入江中，然后对妇人的儿子说："我已为你除去那祸害了！"

460. 汪旦　黄绂

【原文】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有"子孙堂"，傍多净室，相传祈嗣颇验，布施山积。凡妇女祈嗣，须年壮无疾者，先期斋戒，得圣筊方许止宿。其妇女或言梦佛送子，或言罗汉，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屡宿屡往。因净室严密无隙，而夫男居户外，故人皆信焉。闽人汪旦初莅县，疑其事，乃饰二妓以往，属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涂其顶。"次日黎明，伏兵众寺外，而亲往点视。众僧仓惶出谒，凡百余人，令去帽，则红头墨头者各二，令缚之，而出二妓使证其状，云："钟定后，两僧更至，赠调经种子丸一包。"汪令拘讯他求嗣妇女，皆云"无有"，搜之，各得种子丸如妓。乃纵去不问，而召兵众入，

众僧慑不敢动，一一就缚。究其故，则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盖所污妇女不知几何矣。既置狱，狱为之盈。住持名佛显，谓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积金无算，自知必死，能私释我等暂归取来，以半相赠。"凌许三僧从显往，而自与八辈随之。既至寺，则窖中黄白灿然，恣其所取。僧阳束卧具，而阴收寺中刀斧之属，期三更斩门而出。汪方秉烛，构申详稿，忽心动，念百僧一狱，卒有变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乱起。僧所用皆短兵，众以长枪御之，僧不能敌，多死。显知事不谐，扬言曰："吾侪好丑区别，相公不一一细鞫，以此激变。然反者不过数人，今已诛死，吾侪当面诉相公。"汪令刑房吏谕曰："相公亦知汝曹非尽反者，然反者已死，可尽纳器械，明当庭鞫分别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诛绝。至明，百僧歼焉。究器械入狱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窦，而志等则已死于兵矣。

万历乙未岁，西吴许孚远巡抚八闽，断某寺绛衣真人从大殿蒲团下出，事略同。

黄绂，封丘人，为四川参政时，过崇庆，忽旋风起舆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为若理！"风遂止。抵州，沐而祷于城隍，梦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公密访州西四十里，有寺当孔道，倚山为巢。公旦起，率吏民急抵寺，尽系诸僧。中一僧少而状甚狞恶，诘之，无祠牒，即涂醋垩额上，晒洗之，隐有巾痕。公曰："是盗也！"即讯诸僧，不能隐，尽得其奸状。盖寺西有巨塘，夜杀投宿人沉塘中，众共分其赀；有妻女，则又分其妻女，匿之窖中，恣淫毒久矣。公尽按律杀僧，毁其寺。

【译文】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有座宝莲寺，相传祈愿求子非常灵验，因此信徒布施的金银堆积如山。寺中的子孙堂旁辟有许多净室，凡是前来祈愿求子的妇女，除了必须年轻身体健康外，还要事先斋戒，在得到神明应允后才能进住净室。

曾经留宿的妇女，在离寺后，有的说曾梦到佛仙送子；有的说是罗汉送子；也有的妇女闭口不发一言。有妇女住一夜就不再留宿，也有再三留宿的妇女，虽然每位妇女的遭遇不同，但因每间净室除了室门外，再没有其他出入的门户，而妇女的丈夫就住在净室外，所以尽管说法不一，但却没有人怀疑其中是否有不法的勾当。

福建人汪旦初到永淳县任县令，对妇人住寺求子的各种传闻感到怀疑，就召来两名可靠的妓女，命她们扮成民妇入寺求子，并嘱咐她二人说："如果夜晚有人潜入你们所住的净室，你们千万不要张声拒绝对方，只要暗中用红墨水点在对方头顶作记号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大早，汪旦命士兵在寺外埋伏，自己入寺参观礼拜，众僧听说县

官莅临，急忙出迎，汪旦命全寺一百多名寺僧，全部摘下僧帽，果然发现有两名僧人的头顶上涂有红墨水。

汪旦命人擒下这两名僧人，并要妓女出面作证，妓女说："晚钟敲过后，这两名和尚就进入净室，分别给了我们一包调经种子丸。"

汪旦又拘讯其他住寺的妇人，她们却说没有此事。

汪旦命人仔细搜查，果然找到妓女所说的种子丸，汪旦下令释放拘讯的妇女，召来埋伏的军队，寺僧们吓得不敢蠢动，一一束手就缚。经过士兵仔细的搜查，这才发现整座寺庙都有地道直通净室床下，而为求子住寺的妇女，被奸污的不知有多少。僧人们被押入狱后，囚房为之爆满。

宝莲寺的住持，法名叫佛显，对狱长凌志说："我主持宝莲寺四十年，积财无数，我知道这次身犯重罪必死无疑，如果你能行个方便，让我等回寺收拾衣物，我愿意以一半的财宝相赠。"

凌志不由得贪念大动，答应佛显带三名子弟回寺料理，自己也亲率八名士兵准备入寺搬运财物。到了宝莲寺，打开地窖大门，果然见窖内堆放着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佛显要凌志等人随意掠取。

寺僧们假装收拾衣物、寝具，暗中将寺中刀斧之类兵器暗藏其中，约定三更时分斩杀狱卒后逃狱。

这时在县府的汪旦正在灯下批示公文，忽然心念一转，想到一百多名和尚囚禁在一间牢房中，万一有突发状况，很难应付。于是紧急召集士兵武装戒备；果然部队才集合完毕，佛显就发动僧人暴动。幸好僧人们使用刀斧等短兵器，无法抵挡士兵的长枪，死伤惨重。

佛显见大势已去，对外喊话道："狱中的僧人并不全是坏人，县官大人不一一审问就下令入狱，才会引发今天的暴乱，如今主谋者已在暴动中丧生，我们希望晋见大人，当面陈诉一切。"

汪旦令狱吏转告僧人说："我也知道并不是全部的僧人都参与暴动，现在主谋者既死，你们只要交出武器，明朝早我自会当庭一一审问。"

僧人们交出武器后，汪旦命他们每十人编为一组，在审讯后就予处斩。隔天，一百多名僧人全遭处决，无一人幸免。事后追查僧人兵器的来源，才知道凌志等人渎职，而凌志等人已在暴乱中丧生。

〔梦龙评〕这事与明朝万历年间，西吴人许孚远在福建任巡抚时所发生寺庙中绛衣真人，利用大殿蒲团下秘道作恶的案情相同。

封丘大黄绂任四川参政时，路经崇庆，忽然轿前刮起一阵旋风。

黄绂说："如果旋风停息，是因有冤情，我一定为你伸冤。"

说完，那股旋风竟然就停息了。

黄绂抵达州府，沐浴斋戒后到城隍庙前上香祝祷。冥冥中似乎听见神明指示他前去位于州西的一处寺庙。

黄绂暗中寻访，果然查到在州西四十里处，有座位居交通要冲、倚山而建的寺庙。了解地形后，黄绂一大早就率领吏民冲进寺庙，擒下寺中所有僧人。其中一名僧人体格魁梧，面目狰狞，经审问发现他根本没有僧人剃渡的僧牒。黄绂要人在这名僧人额顶涂醋，再用清水冲洗，赫然发现僧人额顶有一道扎过头巾的痕迹。

黄绂毫不犹豫的说："你就是盗匪。"

说完，讯问寺中其他僧人，僧人们见事机败露，只好从实招供。

原来庙里有座大池塘，僧人们利用夜晚劫杀投宿寺庙的人，将尸体丢入池塘，然后众僧瓜分财物，如果死者有妻女，就分占妻女，藏在地窖，供僧人发泄私欲。

案情大白后，黄绂按律处斩寺僧，并将整座寺庙拆毁。

461. 鲁永清

【原文】 成都有奸狱，一曰"和奸"，一曰"强奸"，臬长不能决，以属成都守鲁公。公令隶有力者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自持，隶无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奸。盖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邪！"

鲁公，蕲水人，决狱如流，门外筑屋数椽，锅灶皆备。讼者至，寓居之，一见即决，饭未尝再炊，有"鲁不解担"之谣。

【译文】 成都发生一件奸情，男方说是通奸，女方说是强奸，双方各执一词，致使法官无法判决，于是就把全案移送成都太守鲁永清裁决。

鲁公在开庭审讯时，下令两名身强体健的狱卒，当庭脱去女方的衣服。当狱卒脱到最后一件贴身内衣时，女的拚死挣扎，令两名狱卒束手无策。

这时鲁公宣判道："男方所提出的通奸成立，因为女方果真是为保贞洁，那么一名体格不算强健的男人，又如何能强奸她呢？"

〔梦龙评〕鲁永清是蕲水人，断案如神。他曾在府宅外盖了几间屋舍，屋里陈设有简单的炉灶供诉讼人食宿。但由于鲁公断案神速，诉讼人根本无须投宿，因此当时百姓都说："饭无二度炊，行无解担荷。"

462. 张　骆

【原文】 石晋魏州冠氏县华林僧院，有铁佛长丈余，中心且空。一旦云"铁佛能语"，徒众称赞，闻于乡县，士众云集，施利填委。时高宗镇邺，命衙

将尚谦赍香设斋，且验其事。有三传张骆请与偕行，暗与县镇计，遣院僧尽赴道场。骆潜开僧房，见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谦立于佛前，骆由穴入佛空身中，厉声俱说僧过，即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数人上闻，戮之。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魏州冠氏县有座华林僧院，寺中供养一尊高一丈多的铁佛像，但佛像的内部是空心的。

有一天，寺中和尚传说铁佛显灵、开口说话，信徒们纷纷前来膜拜。不久县府也听说铁佛显灵说话这件事，从此参礼膜拜的信徒更多，而信徒们所布施的金银更是堆积如山。

当时，高宗正率军镇守邺州，也风闻这事，命衙将尚谦设香坛斋戒，并下令确实查证铁佛显灵说话是否真有其事。三传人张骆请求与尚谦一起查案，并且建议：要尚谦传令寺中所有僧侣赴香坛诵经。

张骆趁寺中空无一人时，潜入寺僧禅房，见禅房中有一地道通往佛像的座台下。于是要尚谦立在佛前，而张骆自己借由地道藏身在佛身中，然后大声数落和尚们的罪行。接着下令逮捕主谋的僧人。

高宗在接获查案报告后，下令处斩为首欺众的僧人。

463. 慕容彦超

【原文】　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好聚敛，在镇常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市，使民自言所质以偿。于是民争来言，遂得质伪银者。超不罪，置之深室，使教十余人为之，皆铁为之质而包以银，号“铁胎银”。

得质伪银者，巧矣；教十余人为之，是自为奸也。后周兵围城，超出库中银劳军。军士哗曰：“此铁胎耳！”咸不为用，超遂自杀。此可为小智亡身之戒！

【译文】　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平日好积敛财物，曾在官府内另设银库供百姓存借银两，赚取高利。

有个奸民用伪造的银两质押骗取利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管银库的吏员发觉。

慕容彦超接获报告后，偷偷告诉主吏，趁夜在库房墙上凿一大洞，将全部库银搬运他处，再对外宣称库银遭窃。隔日，慕容彦超在市集张贴告示，要民众自行登记所质押的银两，以便办理清偿。民众见了告示，为保权益争相登记，终于抓到主犯。

不料，慕容彦超竟没有将他治罪，反而选一处隐密的所在，另辟一室，并挑选十多人跟他学习制造伪银的技术。这种伪银是在银心中灌铁，所以人称

“铁胎银”。

〔梦龙评〕慕容彦超用计诱捕使用伪银者，确实高明，但要十多名手下学习制造伪银的技术以敛财，就不免让人耻笑他是奸邪小人。后周曾率兵围城，慕容彦超为激励士气，曾开府库取银犒赏士兵。军士们大声喧哗说：“这是铁胎银！”都拒绝接受，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只好自尽。这就是卖弄小聪明，却招致杀身之祸的最好警戒。

464. 韩　琦

【原文】　中书习旧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顾金钱唯意所去取。于欲与，即检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见。韩魏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除其冗谬不可用者，为纲目类次之，封誊谨掌，每用例必自阅。自是人始知赏罚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间。

“例”之一字，庸人所利，而豪杰所悲。用例已非，况由吏操纵，并例亦非公道乎！寇莱公作相时，章圣语两府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拟议，门吏有以文籍进者，问之，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一例，又安用我辈哉？戕坏国政者正此耳！”今日事事为例，为莱公不能矣；能为魏公，其庶乎？

【译文】　宋朝的中书省积弊已久，处理公务都要援用案例，而五房（唐时称中书省之吏、枢机、兵、户、刑、礼为五房）的官吏更手握管理案例大权。然而只要有钱，就可随意调阅案例。只要五房官吏点点头，任何案例随时可取，一旦他们摇头，所有的案例仿佛都隐而不见了。

韩琦（字稚圭）见五房官吏太过嚣张，就下令取消五房掌例的职权，删除过去错误冗赘的案件，再分类按次编排，盖上戳记。官吏判案如须援用案例，一律亲自审查。命令颁布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宰相韩琦的耿直公正，而五房的官吏再也不能挟权敛财。

〔梦龙评〕有例可循是一般平庸无能的官员最乐于见到的事，然而有才识的豪杰绝不屑援例。援用旧例已是不对，更何况背后还有恶官操纵把持；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案例，也会有不公道的情形发生。寇准（字平仲，真宗时累官同平章事，封莱国公，卒谥忠愍）当宰相时，真宗希望在两府中推选一人担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公正准备草拟议案时，属吏呈上一本文籍，寇公感觉纳闷，经追问原来是以前选录的名册。寇公怒声说：“如果朝廷想任命一名吏员都要援前案，又何必要我等荐举呢？朝廷纲纪败坏就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

唉！时至今日，事事都援引前例，不要说寇公不能同意，即使是韩魏公也不会苟同吧！

465. 江　点

【原文】　江点，字德舆，崇安人，以特恩补官，调郢州录参时，郡常平库失银。方缉捕，有刘福者因贸易得银一筒，上有“田家抵当”四字。一银工发其事，刘不能直，籍其家，约万余缗，法当死。点疑其枉，又见款牍不圆，除

所发者皆非正赃。点反覆诘问，刘苦于锻冶，不愿平反。边批：可怜。点立言于守，别委推问，得实与点同。然未获正贼，刘终难释。未几，经总军资两库皆被盗，失金以万计。点料必前盗也。州司有使臣李义者，馆一妓，用度甚侈，点疑之，未敢轻发。会制司行下，买营田耕牛，点因而阴遣人袭妓家，得金一束。遂白于府，即简使臣行李，中皆三库所失之物，刘方得释。人皆服点之明见。

【译文】 崇安人江点，字德舆，因获皇帝特别恩宠而补官。调郢州隶参时，州府库银常遭窃取，官州紧急追查窃贼。

有个叫刘礼的商人，因做买卖赚了一袋银子，其中一锭银子上刻有“田家抵当”四字。有一银工发现这锭银子刻字，于是向官府检举，刘礼无法辩解银锭来处，被官府抄家万金，另按律判处死罪。

江点直觉认为刘礼可能受了冤屈，又见除了那锭遭人举发的银锭外，其余都不是失窃的库银，更深信自己的推测。

江点反复审问，刘礼怕再受鞭笞炮烙之苦，不愿翻供平反〔可怜〕。江点只好将此案委托其他官员审理，果然查出与自己推断相同的实情，然而在没有寻获失银前，即使知道刘礼是冤枉的，也不能无罪开释。不久，总军的两库都遭窃，失窃的银两总值约上万，江点料想必是同一盗匪所为。

州内有位叫李义的使者，蓄养了一名女妓，平日生活奢侈，花费甚大，江点怀疑盗匪就是李义，但没有掌握确实证据前，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天，正巧碰到李义下乡购田买牛，江点趁机率人偷袭女妓家，搜出多锭库银，于是禀告州府。府吏检查使臣行李，三银库所失库银赫然在内，终于案情大白，刘礼无罪释放，当时人人称赞江点查案的高明。

第四部　胆智

胆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入不犯，其无胆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惮而不入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胆臣，君令则臣随。令而不往，与夫不令而横逞者，其君弱。故胆不足则以智炼之，胆有余则以智裁之。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刚之克也，勇之断也，智也。赵思绾尝言“食人胆至千，刚勇无敌”。每杀人，辄取酒吞其胆。夫欲取他人之胆，益己之胆，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胆益壮，则古人中之以威克、以识断者，若而人，召师乎！

【译文】　要扛负天下的大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而可否胜任成功，则取决于智慧。这勇气和智慧，称之为“胆智”。

知道水会溺人而不被淹溺，知道火会灼人而不被烧灼，这样的躲开淹溺和烧灼，并不是缺乏勇气，而是智慧；然而若自信能入水而不淹溺，近火而不烧灼，则即使赴汤蹈火，又有什么伤害可言呢？

胆智二字，智在上而胆在下，勇气的使用必须服从于智慧的判断。若智慧的判断认为应当勇往直前却裹足犹豫，这是勇气不足，有待智慧的锻炼；若是未经智慧的判断而逞强蛮干，则是勇气有余而需要以智慧来约束。

智慧能生出勇气，勇气却不能增加智慧，所以真正刚强勇敢的人，必然是智慧过人的人。赵思绾曾说生食人胆可以增加勇气而可望成为全天下最勇敢的人，因此每回杀死一人，便剖出其胆来下酒，这样妄想以他人之胆来增加自己的勇气，不但无益于勇气的养成，而且是愚昧不智的行为。

相反的，以他人的智慧来增加自己的智慧，却是有效而自然的，如此，不仅智慧增加，且勇气也自然成长。因此本部收集古人胆智的实录，分为“威克”、“识断”两卷，希望读书的人能从古人的智慧中，增加智慧，也增加勇气。

十一、老谋深算

【原文】 履虎不咥，鞭龙得珠。岂曰溟涬，厥有奇谋。集“威克”。

【译文】 踏住老虎的尾巴，它就不能再伤人；鞭打大龙的身躯，它就会吐出腹中的宝珠。智者并不需要神仙相助，因为他懂得运用谋略。

466. 侯　嬴

【原文】 夷门监者侯嬴，年七十余，好奇计。秦伐赵急，魏王使晋鄙救赵，畏秦，戒勿战。平原君以书责信陵君，信陵君欲约客赴秦军，与赵俱死。谋之侯生，生乃屏人语曰：“嬴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昔如姬父为人所杀，公子使客斩其仇头进如姬。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兵。晋鄙合符，果疑之，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边批：既矫其令，必责以逗留之罪，非漫然为无名之谋。公子遂将晋鄙兵进，大破秦军。

信陵邯郸之胜，决于椎晋鄙；项羽巨鹿之胜，决于斩宋义。夫大将且以拥兵逗留被诛，三军有不股栗愿死者乎？不待战而力已破矣。儒者犹以擅杀议刑，是乌知扼要之策乎？

【译文】 战国时魏国有个叫侯生（即侯嬴，战国魏隐士）的夷门守门员，已经七十多岁，仍然常替别人出奇计。

当时秦王进兵包围赵国，魏王派将军晋鄙率军救赵，但受到秦王威胁，于是魏王又派人阻止晋鄙。赵国平原君见救兵不来，就写信责备魏信陵君，信陵君既无法说动魏王出兵，只好自己邀集门人前去攻秦，表示决心与赵国共存亡。并把此事告诉侯生，与他共谋对策。

侯生支开旁人，悄悄地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放在魏王的寝宫里，如姬是魏王最宠爱的妃子，她绝对有办法可以窃得兵符。以前她父亲曾遭人杀害，但始终没能找到凶手，后来公子派门客斩了那仇人的头，进献给如姬。如姬感激公子，想舍生相报，一直苦无机会。现在只要公子开口请如姬帮忙，如姬一定

会答应公子的请求，那么公子就能偷得兵符，夺得晋鄙的军队，北救赵、西抗秦，建立与五霸相同的功业！”

信陵君依侯生之计，如姬果然偷了晋鄙的兵符，交给信陵君。

当信陵君要出发时，侯生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所以即使你的兵符相合，但晋鄙也可以不把兵权交给你；一旦再请示魏王，那事情就危险了。我有一个名叫朱亥的朋友，是位屠夫出身的大力士，公子可带他同行。晋鄙肯交出兵权，那最好，假使不肯，便要朱亥击杀他。”

于是信陵君便去拜访朱亥。

朱亥知道内情后笑着说：“我只是个在市井挥刀卖肉的屠夫，公子却屡次亲自拜访，以前我所以不曾答谢公子，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报答方法。现在公子有急事，正是我朱某效命出力的大好时机。”

说完就跟信陵君一起出发了。

信陵君到达邺郡，就假传魏王的命令，来接替晋鄙指挥作战。晋鄙虽合了兵符，但心中仍感到怀疑，不想交出兵权，正准备出言拒绝时，朱亥从袖中拿出一把四十斤重的大铁椎，一椎就把晋鄙当场打死。信陵君于是顺利接管了晋鄙的军队，大败秦军〔既然假借命令，必责以逗留之名，并非贸然为无名之诛〕。

〔梦龙评〕信陵君所以能完成救赵使命，关键完全在能当机立断，椎杀晋鄙；而项羽所以能在钜鹿取得胜利，关键在毅然决定杀死宋义。大将拥重兵而逡巡不前，势将招来杀身之祸，三军将士的战志激昂，不必交战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有些儒者认为信陵君、项羽的做法，未免有些草菅人命，因而主张应该论以刑责，其实，这些儒者哪里懂得掌握先机的关键策略呢？

467. 班　超

【原文】　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

将吏士往奔虏营。边批：古今第一大胆。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后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弓弩，夹门而伏。边批：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边批：明主。因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必如班定远，方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赵子龙、姜伯约不足道也。辽东管家庄，长男子不在舍，建州虏至，驱其妻子去。三数日，壮者归，室皆空矣。无以为生，欲佣工于人，弗售。乃谋入虏地伺之，见其妻出汲，密约夜以薪积舍户外焚之，并积薪以焚其屋角。火发，贼惊觉，裸体起出户，壮者射之，贼皆死。挈其妻子，取贼所有归。是后他贼惮之，不敢过其庄云。此壮者胆勇，一时何减班定远？使室家无恙，或佣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图矣。人急计生，信夫！

【译文】 当东汉窦固（字孟孙，在边境多年，羌胡被其恩信所感化，为人谦和好施舍）远征匈奴时，曾命班超（班彪次子，班固弟，字仲生，永平时投笔从戎，明帝时出使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贡，封定远侯，故世称班定远）为代理司马，另率一支部队攻打伊吾（今哈密），与匈奴军大战于浦类海，战果辉煌。当时窦固很赏识班超的才干，于是就派他与郭恂出使西域。

当班超初到鄯善（即楼兰）时，鄯善王很热烈的欢迎他，但是不多久态度突然变得很冷淡。

班超就对部下说：“鄯善王对我们突然变得很冷淡，一定是因有匈奴使者到的缘故，使得鄯善王打不定主意要亲善哪一方。一个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在事故还未发生前就能感觉到，如今事态如此明显，我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于是，班超召来鄯善的侍卫官，若无其事的问道：“匈奴使者已经来好几天了，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侍卫官听了吓一跳，只好具实一一回答。

班超支开侍卫官后，立即召集所有部属，一共三十六人一起商议。他们一边饮酒一边交换意见，当大家喝到半醉时，班超突然慷慨激昂的说：

“诸位跟我一同来到西域，目的是为朝廷建大功并求个人富贵。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变得冷淡，如果鄯善王把我们逮捕后交给匈奴，那我们的骨骸岂不是要变成豺狼的食物吗？请问诸位对这事有什么高见呢？”

随员一听，立即一致表示：“如今我们身陷危亡险地，是生是死一切全听从司马的指挥。”

这时班超起身说：“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在半夜火攻匈奴使者，让他们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趁他们心生恐惧时一举消灭。只要除去匈奴使者，鄯善王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那么其他的事就容易成功了。”

然而随员却表示要跟郭恂商量。

班超听了，很生气的说：“成败的命运就决定在今晚，郭恂是名文官，万一他听了这项计划，由于害怕而泄露机密，反而会坏了大事。人死不留名，就不算英雄好汉了！”

众人听班超这么一说，纷纷点头赞成。

于是，班超在午夜时刻，率领所有随员一起杀进匈奴使者的营地〔古今第一大胆〕。正巧这时刮起大风，班超派十个人手持战鼓躲在营地后面，约定见到火光就击鼓高声大叫，其余人则各拿弓箭，埋伏在营地大门两侧。部署完毕，班超顺着风势放火，指挥鼓兵击鼓。

匈奴使者听到鼓声，再见熊熊火光，莫不惊慌失措，纷纷夺门往外逃〔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其他随员射杀三人，其他随员射杀三十多人，其余一百多人则全被大火烧死。

天亮后，班超把夜袭匈奴营地的事情告诉郭恂，起先郭恂大为惊讶，继而有些失望。班超已经看出郭恂的心意，于是举起手说：“你虽没有参加昨夜的战役，但我班超又岂会独居其功！”

郭恂听了，顿时又面露喜色。

于是班超再要求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消息传出，鄯善国朝野为之震惊。

这时班超极力安抚开导鄯善王，终于说动他以王子为人质与中国修好，于是班超凯旋而回。

窦固听了班超的报告非常高兴，详奏班超的功绩，并恳求朝廷另派使者前往西域。

明帝对班超的胆识极表嘉许，于是诏令窦固：“像班超这样的人才，理应任命为正式的西域使者，为什么还要奏请朝廷另选他人呢〔英明之主〕？”

于是正式任命班超为军司马，以嘉勉他在西域所立的奇功。

班超出任西域使者后，窦固本想增加班超手下的兵力，班超却说："我只要带领以前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因为万一发生事件，人多反而会带来其他麻烦。"

当时于阗王刚刚攻占莎车，正想向南扩张势力，而匈奴却派使者来，准备保护莎车。班超到达西域后，首先来到于阗，不料于阗王对他们态度冷淡。

于阗风俗笃信巫术，有位巫师说："天神正在发怒，为什么我们要听命汉使？汉使有匹乌嘴马，你们赶紧要汉使献马祭神！"

于阗王立刻派人向班超要马，班超早知对方意图，于是说道："为了完成你们的心愿，请巫师亲自来取马。"

不多时，巫师果然亲自来到，班超却将巫师的头砍下送回给于阗王。

于阗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国杀死匈奴使者的事，如今又亲眼目睹，内心非常害怕，就自动派兵围杀匈奴使者，并向班超请降，班超为了安抚于阗君臣，赏赐他们许多礼物。

〔梦龙评〕一位像班超这样的大将，才真正称得上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至于三国时代的赵云（三国蜀汉人，字子龙，勇敢善战，刘备称他一身是胆）、姜维（三国蜀汉人，字伯约，诸葛亮死后曾多次率兵伐魏，据说死后人视其胆大如斗）等这类人物比起班超实在是差远了！

辽东管家庄的庄主，有一天外出时，建州贼趁机袭击，并且俘虏了他的妻子。三四天后庄主回家一看，家中不但财物被洗劫一空，连妻子也不见了，为了生活不得已只好到外乡替人帮佣，但没有人雇他，于是就悄悄来到贼人的营地等待机会，正巧碰上在井边汲水的妻子，两人约定在屋外堆积柴薪，半夜他在屋外放火，妻子就可趁乱逃跑。到了半夜他点火烧屋，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贼人惊慌失措，有些贼人甚至裸着身体逃命，这时他就堵在营门口将贼人一一射杀，直到贼人全部死光，才带领妻子及贼人所虏获的财物一起回家。消息传出后，其他贼人闻之丧胆，再也不敢抢劫管家庄。这位庄主的胆识与机智，和班超相比可以说丝毫不逊色。假使这位庄主家园未遭洗劫，或者他为了生活卖身为奴，或许就会因环境安逸而不想另有作为。看了管庄主的故事，我不得不相信人在危难中会产生智慧。

468. 耿　纯

【原文】　东汉真定王杨谋反，光武使耿纯持节收杨。纯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传舍。杨称疾不肯来，与纯书，欲令纯往。纯报曰："奉使见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强来！"时杨弟让、从兄绀皆拥兵万余。杨自见兵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传舍，兄弟将轻兵在门外。杨入，纯接以礼，因延请其兄弟。皆至，纯闭门悉诛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

【译文】　东汉时真定王刘杨起兵谋兵，光武旁派耿纯（巨鹿人，字伯山，从光武帝平邯郸、破铜马，拜东郡太守，封东光侯、谥成）持兵符招抚刘杨。

耿纯接受诏命后，就先派使者前往知会，自己随后启程。抵达真定后，耿纯下榻官舍，这时刘杨自称有病在身，不肯前来拜见，只写了一封信给耿纯，希望耿纯能移驾到他的住所。

耿纯回覆说："我是奉了钦命的特使前来接见你，怎能到你住所，我看你还是抱病勉强来一趟官舍吧！"

当时刘杨的兄弟们都各自拥兵万人，刘杨盘算自己兵多气盛，而耿纯又丝毫没有交战的意图，就带着兄弟部署来到官舍，刘杨的兄弟则率兵在官舍外等候。

刘杨入屋后，耿纯很客气的接待他，并邀请他的兄弟进屋，等他们都到齐后，耿纯下令封锁门窗通道，这才率兵而出，将他们全部斩杀。消息传出，真定人惊恐万分，没有人再敢蠢动。

469. 温　造

【原文】　宪宗时，戎羯乱华，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阙下。将起，师人作叛，逐其帅，因团集拒命岁余。宪宗深以为患。京兆尹温造请以单骑往。至其界，梁人见止一儒生，皆相贺无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无所问。然梁师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杖，温亦不诫之。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并赴。令于长廊下就食，坐宴前临阶南北两行，设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向前索上挂其刀剑而食。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力抨举其索，则刀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合户而斩之。南梁人自尔累世不复叛。

【译文】　唐宪宗时，戎羯等蛮族蠢蠢欲动，宪宗命由南梁征兵五千人入京。军队出发前，突然兵变，士兵们罢黜原来的元帅并且集体抗命，时间长达一年多，面对这情况，宪宗感到非常苦恼。

京兆尹温造（字简舆）启奏宪宗准他单身前去招抚叛军。温造抵达边境后，南梁兵见他不过是名书生，不由大为宽心，甚至相互道贺。温造到南梁的营地后，除了宣读皇帝的敕命外，并没有多问其他的事。当时南梁兵往来出入，兵器都不离手，温造目睹这情形也不加禁止。

一天，温造在球场设宴犒赏三军，士兵的座位安排在长廊下，入席前，面靠台阶的南北方向，各架设两根长索，下令士兵先将随身兵器挂在面前的绳索上再入座。等酒菜送来时，只听得唐兵突然一声大喝，将绳索的两头用力抖动，于是刀剑纷纷弹出三丈多外，这时南梁兵立即慌了手脚，手中缺少兵器，根本招架无力，于是温造下令将南梁兵全部处斩。

自此以后，南梁人世代不敢再叛变。

470. 哥舒翰　李光弼

【原文】　唐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差都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逗留不返，纳贿交结杨国忠。翰适入朝，擢惧，求国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谒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罪，杖杀之，然后奏闻。帝下诏褒奖，仍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边批：圣主。

太原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李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交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翼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或问擢与众诚有罪，然已除西川节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盖军事尚速，当用兵之际而逗留不返、拥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夤缘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将得伸其权，而无人议其后耳。然在今日，莫可问矣。

【译文】　唐朝名将哥舒翰（唐突厥裔，曾追随王忠嗣屡破吐蕃兵，封平西郡王，安禄山反，率兵讨伐，不幸遇害，谥武愍）出任安西节度使时，有一次派都兵马使张擢进京奏事，不料张擢竟逗留不归，并且贿赂杨国忠（一名钊，杨贵妃从兄，玄宗时由御史累官至宰相，安禄山反，杨国忠与玄宗至蜀避祸，被陈玄礼诛于马嵬驿），两人相互勾结。

不久，哥舒翰有事要入朝奏报，张擢心虚害怕，就要求杨国忠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当正式任命的诏命下达后，张擢得意洋洋的去见哥舒翰，哥舒翰一见张擢来，就立刻下令拘捕，接着一一陈述他的罪状，然后再将他处斩。

事后哥舒翰把处死张擢的经过奏报朝廷，玄宗不但没有责怪他，甚至还下诏褒奖他处理得当〔圣主〕，最后更把张擢的尸首赐还他，让他亲手再鞭尸一百下。

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治军散漫，因此当御史崔众奉诏到河东敦睦各军时，十分轻视王承业，甚至纵容自己的部下全副武装的闯进王承业的府衙。

李光弼（肃宗时曾平安史之乱，与郭子仪齐名，为唐室中兴名将）初听这件事，并不觉得奇怪，不料崔众的部众竟也闯进他的营帐，由于崔众是打着御史的旗号而来，所以李光弼只有出营迎接，然而崔众却连招呼都不打，就调头

离去。

因此李光弼非常气愤，认为崔众仗恃诏命傲慢无礼，于是将崔众逮捕问罪。

这时，皇宫宦官来到河东，要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手持敕书问李光弼崔众的行踪。

李光弼答道："崔众犯法，我已经将他逮捕治罪了。"

宦官把敕书拿给李光弼看，李光弼说："如今只杀了一位侍御史，如按诏命，那就等于杀了一位御史中丞；如果他被任命为宰相，那就等于杀死一位宰相。"

宦官一听这话不敢再多言，只好带着敕书回京。

第二天，李光弼派兵包围崔众，当众把他杀死在碑堂下，从此李光弼威权震三军。事后，李光弼命崔众的亲属来祭吊。

〔梦龙评〕或许有人会问："张擢和崔众确实有罪，但张擢已经被朝廷任命为西川节度使，而崔众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这时杀死他二人，算不算漠视朝廷诏命呢？"其实用兵最重要的就是请求神速，张擢有公务在身，竟然滞留京师不归，这在军法上就已经犯了死罪。而崔众明知自己的使命是联络各部队感情，竟带兵到处耀武扬威，这也触犯了违抗君命的死罪。再说这两人所以会被任命为高位，都是出于人情的请托和贿赂，根本不是皇帝的本意。

所以，哥舒翰和李光弼伸张公权，而没有人敢在他们背后议论！若事件发生在今天，我看根本没有人敢做这类事！

471. 柴克宏

【原文】　南唐柴克宏有将略。其奉命救常州也，枢密李征古忌之，给以羸卒数千人，铠杖俱朽蠹者。将至常州，征古复以朱匡业代之，使召克宏。宏曰："吾计日破贼，汝来召吾，必奸人也！"命斩之。使者曰："李枢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枢密来，吾亦斩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袭破吴越营。

奸臣在内，若受代而还，安知不又以无功为罪案乎？破敌完城，即忌口亦无所施矣。

【译文】　后唐名将柴克宏（官至奉化军节度使，卒谥威烈）富谋略，奉命援救常州时，枢密李徵古嫉妒他受后唐主的器重，因此只肯拨给他数千名体弱的残兵，所配备的武器也都因年久而腐朽不堪。

当柴克宏率军抵达常州后，李徵古又想用朱匡业来替代柴克宏的职务，派使者召柴克宏。

柴克宏对使者说："贼兵已在我掌握中，破贼指日可待，现在你召我回京，一定是奸人。"

于是命人要将使者处斩。

使者说："我是奉李枢密命令前来。"

柴克宏说："即使是李枢密亲自来，我也同样下令杀他。"

杀了使者后，柴克宏下令在船外蒙上帐幕，命士兵藏匿在船中，果然一举大败贼兵。

〔梦龙评〕朝有奸臣，若柴克宏果真受召返京，谁知不会被按上无功的罪名呢？现在既败敌兵又能保全城池，即使心存嫉妒，也找不到可议论的借口了。

472. 杨　素

【原文】　杨素攻陈时，使军士三百人守营。军士惮北军之强，多愿守营。素闻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斩之。更令简留，无愿留者。又对阵时，先令一二百人赴敌，或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更令二三百人复进，退亦如之。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战无不克。

素用法似过峻，然以御积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气。夫使法严于上，而士知必死，虽置之散地，犹背水矣。

【译文】　隋朝的杨素（字处道，谥景武）有一次攻打陈国时，征求三百名自愿留营守卫的士兵，当时隋兵对北军心存畏惧，纷纷要求留营守卫。

杨素得知士兵怕战的心理，就召来自愿留营的三百人，将他们全部处决，然后再下令征求留营者，再也没有人敢留营。

又：对阵作战时，杨素先派一、二百名士兵与敌交战，凡是不能尽力冲锋陷阵苟且生还者，一律予以处死，然后再派二、三百人进攻，退败的同样处死。将士目睹杨素的治军之道，无不心存警惧，人人抱必死之心，于是与敌作战，没有不大获全胜的。

〔梦龙评〕杨素带兵看似过于严苛，但统领怠惰成性的士兵，非用严法不能提振士兵气势，如果带兵者立法严苛，士兵也深知兵败难逃一死的道理，那么即使在平地作战，也有如背水一战了。

473. 安禄山

【原文】　安禄山将反前两三日，于宅集宴大将十余人，锡赉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出《幽闲鼓吹》。

此虏亦煞有过人处，用兵者可以为法。

【译文】　安禄山（唐朝人，本姓唐，得玄宗宠爱，曾自请为杨贵妃干儿子，天宝年间举兵攻陷长安，自号雄武皇帝，国号燕，后为李光弼所平）谋反前两三天，在府中宴请十多名手下大将，宴中给每位将军丰厚的赏赐，并在府宅大厅放置一幅巨大的地图，图中标示各地山川的险易及进攻路线，另外每人都有

一幅同样的缩小地图。

安禄山对各将领说："在各位率军前往洛阳会师前，每个人都要照着图中的路线指示行进，违者一律处斩。"

告诫完毕后，所有的将领都不敢出声的领命离去。当安禄山攻陷洛阳前，各军的部署完全照图中的指示。

〔梦龙评〕其实安禄山也有过人之处，他带兵的方法可以做为典范。

474. 吕公弼　张咏

【原文】　公弼，夷简子，其治成都，治尚宽，人嫌其少威断。适有营卒犯法，当杖，扞不受，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者自请。"为杖而后斩之，军府肃然。

张咏在崇阳，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咏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咏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

咏知益州时，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咏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若无此等胆决，强横小人，何所不至！

贼有杀耕牛逃亡者，公许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释之；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

袁了凡曰："宋世驭守令之宽，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杀人。故不肖者或纵其恶，而豪杰亦往往得借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权渐消，自笞十至杖百仅得专决，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请待报，往返详驳，经旬累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狴犴之淹系者亦多矣！"子犹曰："自雕虫取士，资格困人，原未尝搜豪杰而汰不肖，安得不轻其权乎？吾于是益思汉治之善也。"

【译文】　宋朝人吕公弼（字宝臣，谥惠穆）是吕夷简的儿子，治理成都时，由于他为政宽松，人们讥讽他处理政务不够威严果断。

正巧有一名小吏要赖，说："我宁可被杀，也不愿挨打。"

吕公弼说："鞭打是按国法，处死是你自愿。"

于是下令先打后斩〔太妙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吕公弼无能。

宋朝人张咏（字复之，号乖崖，谥忠定）在崇阳为官时，有一次一名官员自府库中走出，张咏见他鬓发下夹带一枚钱币。经质问后，官员承认钱币取自府库。

张咏命人鞭打这名官员，官员生气的说："一枚钱币有什么了不起，竟然要

鞭打我，谅你也只敢打我，总不能杀我吧！”

张咏提笔判道：“一天取钱一枚，千日后就已取得千枚，长时间的累积，即使绳索也能锯断木条，滴水也能贯穿石块。”

写完，亲自提着剑走下台阶，斩下那名官员的头，然后再到府衙自我弹劾陈述罪状。崇阳百姓至今仍津津乐道此事。

张咏任益州知府时，有一名小吏冒犯张咏，张咏命人替他戴上刑具，小吏生气的叫道：“你要我戴上刑具容易，但要我脱下就难了。”

张咏说：“我看不出要你脱下有何难处。”

说完就砍下仍戴着枷索的小吏脑袋，令其他官吏大惊。

〔梦龙评〕世上若少了这些有胆量、能果断的官员，强横小人更会无所不在了。

有名贼人在误杀耕牛后畏罪逃逸。张咏答允贼人若出面自首就不再追究，但贼人却一直不肯投案。张咏拘留贼人的母亲十天，见贼人仍不出面，就下令释放他母亲，又再拘留他妻子，仅只一夜，贼人就出面投案。

张咏判道：“拘留母亲十天不及妻子被捕一夜，母亲养儿之恩，竟不如夫妻结发之情。”

于是在市集处斩贼人。其他被判死罪者听说这事，纷纷出面自首，张咏也实践诺言，命他们各自返乡为良民。

〔梦龙评〕袁了凡曾说：“宋朝时官员有很大的权限，因此常能视当时状况，不按律法行事。固然不肖的官员往往会仗权横行；然而廉正的官员却也往往能借权伸张正义。时至今日，官员权限日益削减，对于人犯只能判处十到一百的鞭打，至于一年以上的徒刑，就必须申报上级，公文的往返又得耗上数十天，甚至好几个月，于是文书更加繁重，而狱中也就人满为患了。”

我认为：自从以八股取士后，用官的资格受到种种限制，但并没有因此拔取英才，而淘汰不肖者，所以怎么不日益削减官吏的权限呢？看到这种情形，我更加怀念汉朝盛世的时代了！

475. 黄盖　况钟

【原文】　黄盖尝为石城长。石城吏特难检御，盖至，为置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谙文吏事。今寇未平，多军务，一切文书，悉付两掾，其为检摄诸曹，纠摘谬误。若有奸欺者，终不以鞭朴相加！”教下，初皆怖惧恭职。久之，吏以盖不治文书，颇懈肆。盖微省之，得两掾不法各数事，乃悉召诸掾，出数事诘问之。两掾叩头谢，盖曰：“吾业有敕：终不以鞭朴相加。不敢欺也！”竟杀之。诸掾自是股栗，一县肃清。

况钟，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擢为郎，以三杨特荐为苏州守。宣庙赐玺书，假便宜。初至郡，提控携文书上，不问当否，便判“可。”吏藐其无能，益滋弊窦。通判赵忱百方凌侮，公惟“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烛，呼

礼生来。僚属以下毕集。公言“有敕未宣，今日可宣之。”内有“僚属不法，径自拿问”之语。于是诸吏皆惊。礼毕，公升堂，召府中胥，声言“某日一事，尔欺我，窃贿若干，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乎？”群胥骇服。公曰：“吾不耐多烦！”命裸之，俾隶有力者四人，舁一胥掷空中，立毙六人，陈尸于市。上下股栗，苏人革面。

盖武人，钟小吏，而其作用如此。此可以愧口给之文人、矜庄之大吏矣！◯王晋溪云：“司衡者，要识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优于科，科未必皆优于贡，而甲与科、贡之外，又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必试之以事，而后可见。如黄福以岁贡，杨士奇以儒士，胡俨以举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国初，冯坚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兴宗以直厅而历布政使。唯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

况守时，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烬。遗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砾场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归舍。亟自草奏，一力归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当死，况守叹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当哉！”奏上，罪止罚俸。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无怨。使以今人处此，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过乎？公之品，于是不可及矣！

【译文】 黄盖（三国吴人，字公覆，赤壁之役曾建议用火攻而大破曹操）早年时曾当过石城长，而石城的属吏是出了名的难以统领管束。黄盖到任后，就设置两处，统领各部门。

黄盖召集所有僚属说：“我的德行浅薄，是由立战功而得官职，所以根本不懂公文及官场应对，今天贼寇尚未铲平，军务繁重，所以一切文书全交付两处处理，并负责督导各部门，纠举僚属失误，若有人敢敷衍欺瞒，虽不致鞭打，但后果自行负责。”

命令宣布后，刚开始各僚属还能尽忠职守，时间久了，有些属吏认为黄盖看不懂公文，就开始怠惰放肆。黄盖略加注意后，发觉两处各有几件不法情事。于是召集所有僚属，举出不法情事，两处长吓得叩头认错。

黄盖说：“我早就有话在先，不打你们但后果自行负责，没想到你们还是敢欺瞒我。”

说完，下令斩首。从此僚属再也不敢为恶行不法事。

况钟字伯律，是南昌人，最初由一名小吏擢升为郎官，最后由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的推荐，当上苏州太守。

宣宗曾赐他玺书，准他可持玺书行事。况钟初到任时，每天带着玺书办公，不问事件对否，一律批示“可行”，所以属吏都认为他无能而瞧不起他，以致诸弊丛生。

当时的通判（官名，掌钱谷狱讼之事）赵忱，更是对他百般嘲弄，但况钟却仍频频点头称是。

况钟到任满一个月后，一天，命左右准备香烛并召来礼官，命全体僚属集合，表示太守有事宣布。行礼完毕后，况钟召来府中书记官，厉声质问一名属吏：某日发生某事，你背着我曾收受贿款若干，可有此事？某日也是如此，对吗？群吏不由既怕又服。

况钟说："我这个人最没耐性。"

说完，命人剥下贪吏衣服，再命四名力士，将一名贪吏抛举空中，共处死六人，将尸首陈列市集，全州人心大惊，不敢再有不法之事发生。

〔梦龙评〕武将出身的黄盖、小吏出身的况钟，他们的行事作为，足以使只知逞口舌之能的文人羞惭，使身居高位的大员警惕。

王晋溪曾说："在上位者要能辨识人才而任用，文科未必优于武科，中科举未必优于中贡举，而除科贡取士之外，也未必找不到其他的奇才异能之士。"但是否是人才，一定要经由事实的验证才能得知。如黄福（明朝人，字如锡，号后乐翁，卒谥忠宣）是岁贡举人，杨士奇（明朝人，谥文贞）是大学士，胡俨（明朝人，字若思，号颐庵）是举人，他们都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大臣。明朝初年冯坚以典史推举为都御史，王兴宗以直隶厅属吏擢升为布政使，他们都是依官职来择取适当的人才，不是依人情来分派官职，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当况钟任太守时，府衙遭火焚毁，所有文卷付之一炬，纵火者是一名小吏。火势扑灭后，况钟坐在瓦砾堆中，命人痛打那名小吏一百鞭，然后喝令小吏回家去。小吏离去后，况钟就急忙拟表上奏，一力承担火灾的过失，对那名纵火的小吏却只字未提。当初那名小吏料想自己是死定了，况钟曾叹气的说："这本就是太守该负的责任，一名小吏如何能承当呢？"奏表呈上后，皇帝只下令裁减俸禄。况公对待一名小吏尚且如此，所以虽然行事威严，但从未招致民怨。如果换成现在的人，即使是自己的过失，尚且还想将过失推诿别人，更何况是替人受过呢？况公的人品非普通人能及。

476．宗　泽

【原文】　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宗公汝霖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 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当治其所先，缓者不忧于平也。" 密使人问米麦之值，且市之；计其值，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作市肆笼饼大小为之，乃取糯米一斛，令监军使臣如市酤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觚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讽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目下市直，会计薪面工值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边批：出令足矣，斩之效

曹瞒故智，毋乃太甚。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官沽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米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甚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值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值百钱，亦有利入乎？"任叩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觚止作百钱，是不患乎私酝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当湖冯汝弼《祐山杂记》云："甲辰凶荒之后，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负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赵通判临县催征，命选竹板重七斤者，□长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诳行乞者曰：'赵公领府库银三千两来赈济，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传播，须臾数百人相率诣赵。赵不容入，则叫号跳跃，一拥而进。逋负者随之，逐隶人，毁刑具，呼声震动。赵惶惧莫知所措。余与上莘辈闻变趋入，赵意稍安，延入后堂。则击门排闼，势益猖獗。问欲何为？行乞者曰：'求赈济！'逋负者曰：'求免征！'赵问为首者姓名，余曰：'勿问也。知其姓名，彼虑后祸，祸反不测，姑顺之耳。'于是出免征牌，及县备豆饼数百以进，未及门辄抢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辈出，则号呼愈甚，突入后堂矣！赵虑有他变，逾墙宵遁。自是民颇骄纵无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应奎推为首者数人于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复犯矣。向使赵不严刑，未必致变，郭不正法，何由弭乱？宽严操纵，唯识时务者知之。"

【译文】 宋朝金人进犯京师，圣驾南幸，金人退兵后，宗汝霖（宗泽）奉命任开封府尹。初到开封时，开封物价暴涨，价钱几乎要比以前贵上十倍，百姓叫苦连天。

宗汝霖对诸僚属说："要平抑物价并非难事，先从日常饮食开始，等民生物资价格平稳后，其他的物价还怕不回跌吗？"

于是暗中派人到市集购买米面，回来估算份量，和以前太平时相差无几，于是召来府中厨役，命他制作市售的各种大小尺寸的糕饼。另外取来一斛（十斗）糯米，然后命人到市集购买一斛糯米所能酿成的酒，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每觚酒是七十钱，但一般市价却是糕饼二十钱，酒二百钱。

宗汝霖首先召来坊间制饼的师傅，质问他说："从我中举人后入京，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当初每块糕饼七钱，现在却涨到二十钱，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谷价高涨了好几倍？"

糕饼师傅说："自从京师遭逢战火后，米麦的涨跌并没有一定，但糕饼价却一直高居不下，我也不能扰乱市场，独自降价。"

宗汝霖命人拿出厨役所做的糕饼，对那名师傅说："这饼和你所卖饼的重量相同，而我以现今成本加上工资重新计算后，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如果卖八钱，那么就有二钱的利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下令，每块糕饼只能卖八钱，敢擅自加价者就判死罪，现在请借我你项上人头，执行我的命令。"

说完下令处斩〔下令即可，斩之效曹操故智，太过分了〕。

第二天，饼价回复旧价，也没有任何一家商户敢罢市。

再隔一天，宗汝霖召来掌官酒买卖的任修武，对他说："现在京师糯米价格并没有涨，但酒价却涨了三倍，是什么原因呢？"

任修武惶恐的答道："自从京师遭金人入侵后，皇室及一般民间酿私酒的情形很猖獗，不加价无法缴纳官税及发放工人工资、油水等开支费用。"

宗汝霖说："如果我为你取缔私酒，而你减价一百钱，是否还有利润呢？"

任修武叩头说："如果真能取缔私酒，那么民众都会向我买酒，薄利多销，应该足够支付税款及其他杂支开销。"

宗汝霖审视他许久后，说："你这颗脑袋暂且寄在你脖子上，你赶紧带着你的手下，换贴公告酒价减一百钱，那你所担心的私酒猖獗情形，就不会再危害你了。"

于是酿私酒者纷纷自动捣毁酒器。

第二天，宗威愍贴出告示："凡敢私自酿酒者，一经查获，不论数量多寡，一律处斩。"

短短几天之内，饼与酒都恢复旧价，而其他的物价也纷纷下跌，既不干扰市场交易，更吸引四地商人云集，百姓不禁推崇为"神明之政"。当时杜充（字公美）守北京，人称"南宗北杜"。

〔梦龙评〕宗汝霖借糕饼师傅人头的做法，虽然看来有些残忍，但日后能禁酿私酒、平稳物价，命令能完全彻底执行，毫不费力，都是因为有这事例在先，这也正是所谓的"权以济难"。

当湖人冯汝弼在《祐山杂记》中记载：

甲辰荒年过后，城中十人中就有三人靠乞讨度日，而无力缴税租者更高达九成，府城赵通判到县城催讨租税，城中百姓大为恐慌。有人故意散播谣言说〔此好作乱者利用行乞〕：赵公从府库中领取了三千两纹银，用来赈济县城百姓，我们何不赶快前去济金。乞丐们口耳相传，不一会儿，就有好几百人相继前往赵的住处，赵命人驱赶群众，气丐们大声叫跳，一拥而上，而欠税者也随之跟进，一时殴打属隶，毁坏公物，喊声震天。赵这才心惊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与赵上莘听说有暴动就急忙入城，赵这才稍感安心，请我们进入后堂，而聚集的群众却不停的拍击大门，大声吼叫，声势更加猖獗。问他们的目的，乞丐说"要求救济"，欠税者说

“要求免除课税”。赵问他们带头者的姓名，我劝赵不要追问：“知道带领者的姓名，万一带头者顾虑官府日后追究，反而会为自己带来灾祸，现在不如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

于是赵命人贴出免课税的告示，并且准备了数百枚豆饼。豆饼才运到门口，就被民众抢取一空，大部份的乞丐仍然分不到食物。快近傍晚时，群众的吼叫声愈来愈大，最后突破防卫闯入后堂，赵怕发生其他暴动，就趁夜挖墙逃逸，自此暴民益发骄纵，难以约束。两个月后，太守郭平川将为首的暴民绳之以法后，其他暴民也就开始自我约束，不敢再任意滋事。当初如果赵不用严刑镇压，或许不致产生暴动，而郭平川不将为首的暴民正法，暴乱就没有敉平的一天。如何能切确掌握宽严间的尺度，就只有深识时务者才能体认。

477. 杨守礼

【原文】 嘉靖间，直隶安州值地震大变，州人乘乱抢杀，目无官法。上司闻风畏避，莫知所出。杨少保南涧公讳守礼。家食已二十余年矣，先期出示，晓以朝廷法律。越二日，乱如故。公乃升牛皮帐，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击斩首乱四人，悬其头于城四门，乱遂定。

李彦和 乐 云：“公虽抱雄略，倘死生利害之念一萌于中，则不在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之气不索然馁乎？此豪杰大作用，难与拘儒道也。”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安州发生大地震，州人趁乱杀人抢夺财物，无视于官府律法的存在，州官害怕暴乱扩散，竟弃职逃逸不知去向。

杨少保南涧公（杨守礼），不居官职已二十多年，出面疏导暴民，并且向暴民解释朝廷律法。过了两天，暴乱仍有增无减。

杨公于是架起牛皮帐，率领家丁，会同地方知事，在城中斩杀为首暴动的四名歹徒，并把他们的脑袋分别悬挂在四个城门上，终于平息了暴乱。

〔李乐评〕杨公虽有雄才伟略，但如果心中存有一丝死生利害的念头，以当时他身无任何官职却行官员之事，那么那股代表正义的浩然之气也就难以显现了。然而像杨公这等英雄豪杰式的做法，很难和固执不知变通的儒生谈论。

478. 苏不韦

【原文】 东汉苏不韦，父谦，尝为司隶校尉，暠挟私忿论杀。不韦时年十八，载丧归乡，瘗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边批：要紧。变姓名，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值。久之，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廥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廥中，夜则凿地，昼则伏匿，如是则经月，遂达暠寝室。出其床下，会暠如厕，杀其妾及小儿，留书而去。边批：好汉！暠大惊，自是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韦知其有备，即日夜驰至魏郡，掘其父阜冢，取阜头以祭父，又标之市曰：“李暠父头。”暠心痛不敢言，愤恚呕血死。不韦于是行丧，改葬父。

郭林父论曰："子胥犹见用强吴，凭阖闾之威，而苏子力止匹夫，功隆重千乘，比子胥尤过云。"子犹曰："李暠私忿不戢，辱及墓骨，妻子为戮，身亦随之，为天下笑，可谓大愚！然能以私忿杀其父，而竟不能以官法治其子，何也？将侠士善藏，始皇之威，犹不行于博浪，况他人乎？顾子房事秘，无可物色，而兹留书标市，显行其意，莫得而谁何之，不独过子胥，且过子房矣！东汉尚节义，或怜其志节而庇护之未可知。要之一夫含痛，不报不休，死生非所急也。不韦真杰士哉！"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若起与秦，身死而能以术自报其仇，智更足多矣！

【译文】　东汉人苏不韦的父亲苏谦，曾当过司隶校尉。大司农李暠（性贪狠暴虐）由于跟苏谦有私怨，竟诬告苏谦，使苏谦含冤处斩。

那时苏不韦才十八岁，含泪奉迎父亲的遗体回乡，当他父亲灵柩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仅仅仰天长叹说："难道天下就只有一位伍子胥（春秋楚人，名员，父兄皆遭平王所杀，子胥投奔吴王，佐阖闾伐楚，破楚都，时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以报父兄仇）吗？"

于是他就把母亲安顿在武都山中〔要紧〕，然后隐姓埋名，散尽家财来招募剑客，等候李暠到诸陵参拜，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下手。

不久李暠调任为大司农，手下一名右校官名刍□就住在衙门北侧，跟苏不韦的拜把兄弟很要好。于是苏不韦等人就潜伏在刍□家中，为避人耳目，他们白天休息，利用夜晚挖掘地道，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打通一条通往李暠寝室的地道。不巧李暠正好如厕，于是苏不韦只好杀死他的侍妾和儿子，然后留下一封信〔好汉〕。

李暠回房之后大惊失色，但是又找不出凶手，只好在屋舍四周布满荆棘，并在地面铺上木板，一夜之间竟然换了九个地方睡觉。

苏不韦见李暠有所防备，就连夜前往魏郡，挖开李暠父亲的坟墓，砍下李父的头，祭奠自己的父亲，然后在李父头上写"李暠之父"四个大字，挂在城内。李暠看了，痛楚万分，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竟因激愤当场吐血而死。

这时苏不韦才为父亲补行丧礼，改葬在祖坟。

〔梦龙评〕郭林父曾评论说："伍子胥利用强吴，凭借吴王阖闾的威猛，费尽千辛万苦才报杀父之仇。而苏不韦仅凭一人之力，事功却凌驾位高权重的大臣之上，可见他的才干超过伍子胥。"

我认为李暠由于挟怨诬告，竟祸延妻子儿女，并且辱及父亲尸骨，到最后自己也被气得吐

血而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真是愚不可及！然而既挟私怨害死苏不韦的父亲，为什么不利用权势置苏不韦于死地呢？我认为这是侠士善于藏蔽自己。就好比以秦始皇的权势仍无法躲过张良博浪沙的一击，又何况其他人呢？然而张良刺杀秦始皇，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始终无法找到凶手，但苏不韦却曾故意留下一封信，更把李暠父亲的头胪悬市示众，可见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公然的，而李暠却对他无可奈何，他的胆识不仅超过伍子胥，而且也还在张良之上。东汉时代特别重节义，是不是有人因激赏苏不韦的志节，而处处设法庇护他就不得而知了。要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苏不韦置生死于度外，不愧是豪杰孝子。

楚悼王死后，楚国的贵族们就发兵攻打吴起，吴起趴在悼王的遗体上痛哭。追杀吴起的党人，用箭射杀吴起时，也射中悼王的遗体。在悼王的丧期满后，即位的肃王就下令处死所有发兵的贵族，结果竟有七十家贵族满门抄斩。

此外，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宠，齐大夫派人暗杀苏秦，苏秦负伤逃逸。齐王一直抓不到凶手，苏秦临死时对齐王说："我死了以后，请大王处我车裂重刑，并且公开列举我的罪状，就说：'苏秦在齐阴谋叛乱，因而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如此，必能诱出杀我的凶手。"于是齐王就照苏秦的遗言去做；果然抓到刺杀苏秦的凶手，被齐王处死。

吴起和苏秦，在明知自己必死之前，都能运用智慧为自己报仇，真不愧是足智多谋之士。

479. 张咏　柳仲途

【原文】　张咏少学剑，客长安旅次，闻邻家夜哭。叩其故，此人游宦远郡，尝私用官钱，为仆夫所持，强要其长女为妻。咏明日至其门，阳假仆往探一亲。仆迟迟，强之而去，导马出城，至林麓中，即疏其罪。仆仓惶间，咏以袖椎挥之，坠崖而死。归曰："盛价已不复来矣！速归汝乡，后当谨于事也！"

柳仲途赴举时，宿驿中，夜闻妇人哭声，乃临淮令之女。令在任贪墨，委一仆主献纳，及代还，为仆所持，逼娶其女。柳访知之，明日谒令，假此仆一日。仆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夜阑，呼仆叱问，即奋匕首杀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饮，云"共食卫肉"。饮散亟行，令追谢，问仆安在？曰："适共食者是也！"

亦智亦侠，绝似《水浒传》中奇事。张咏未第时，尝游荡阴，县令馈与束帛万钱，咏即负之而归。或谓此去遇夜，坡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咏曰："秋暮矣，亲老未授衣。"但挟一短剑去。行三十余里，止一孤店，唯一翁洎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咏不答。即推户，咏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应，即排闼。咏忽退立，其子闪身入。咏□其首毙之。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咏持剑视翁，翁方燎火爬痒，复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相告曰："前店失火，举家被焚也！"事亦奇，因附之。

【译文】　宋朝人张咏年轻时，曾拜陈希夷（陈抟）为师学习剑术。客居长安时，有天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明原因。

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

仆役发觉，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

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一名仆役陪他探访亲戚，几经催促，那恶仆才勉强随张咏上路。

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这时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朝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

张咏回城后对那官员说："你因贪污所付的代价已经够了，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

柳仲途赴京考举人时，夜宿驿站，一晚听见有妇人啼哭。原来啼哭的女子是临淮令的女儿。临淮令在任内因酷爱前人遗墨，曾命人献墨，因而被手下仆役要胁，现在竟要强娶他女儿。

柳仲途问明原因后，第二天拜谒令长，并故意恳请令长答应商借一名仆役。

一天，仆役来到柳仲途的住所，柳仲途命仆役到市集买来酒菜蔬果。夜晚人静时叫来那名恶仆，大声叱喝他的罪状，说完掷出匕首，将恶仆杀了并且煮成肉汤。

第二天，邀请令长前来饮酒吃菜，等酒宴结束后，令长一再向柳仲途道谢，并询问仆人下落，柳仲途这才说："刚才我们所吃的，就是那恶仆的肉。"

〔梦龙评〕这两则诛杀恶仆的故事情节，充满智慧侠情，像透了《水浒传》中的故事。

张咏在未中举人前，有次曾游历雁荡山，县令送他一束布帛及一万钱，张咏把布泉钱财背在身上准备返乡。有人劝张咏：天色已暗，再加上路险坡滑，人烟稀少，不如等有伴同行时再上路。张咏说："已是深秋了，我衣裳单薄，还是立即起程的好。"

于是张咏带着一柄短剑，背上行囊就出发了，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一家小店，店中住着一位老头和他两个儿子。半夜，张咏听到老头的大儿子大叫说："鸡已在啼了，秀才你可以到阴间去了。"张咏没有答话，先用床挡住左边那扇门，再用手堵住右边门。那大儿子见张咏不答话，就用力推门，这时张咏突然把身子侧向一边，大儿子没站稳摔进屋内，张咏一刀砍下他脑袋。一会儿，老头的小儿子又来了，张咏也如法炮制将他杀了。接着张咏拿着剑走到大厅，只见老头正悠哉的一边升火一边搔痒，于是张咏也一剑杀了老头。张咏连杀三人后，便放火烧了客店，再走了二十多里路，这时天才刚亮。后来路过此地的人曾对张咏说："前面有家客店失火，一家三口全被烧死。"

这也算是奇事一桩，所以我附记于后。

480. 窦建德

【原文】 夏主窦建德微时，有劫盗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连杀三盗。余盗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绳下系取去。"盗投绳而下，建德乃自系，使盗曳出，捉刀跃起，复杀数盗。由是益知名。

以诛盗为戏。

【译文】　夏主窦建德（隋朝人，曾据饶阳自称长乐王，后被越王侗封为夏王，王世充废侗后，建德称帝国号夏，被李世民所擒杀）年轻时，有一天夜里盗匪闯入他家，窦建德发觉后，就站在窗下，连杀三名盗匪，其他盗匪一见，吓得不敢进屋，只在屋外连声恳求将他们同伴的尸体还给他们。

窦建德说："你们丢下绳索，好让我绑上尸首。"

盗匪扔下绳索，窦建德却将绳索绑在自己身上，当盗匪用力拉过墙头时，窦建德立即反身跳起，就这样又杀了好几名盗匪，从此盗匪们只要一听见"窦建德"三个字就害怕。

〔梦龙评〕像窦建德这种杀贼的方法，简直把杀盗匪当游戏玩。

481. 陈星卿

【原文】　嘉定、青浦之间有村焉。陈星卿者，年少高才，贫不遇，训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妇，屋数间，田百余亩，有子方在抱。侄欺之，阴献其产于势家子，得蝇头，遁去。势家子择吉往阅新庄，而先期使干仆持告示往逐寡妇。寡妇不知所从来，抱儿泣于门，乡人俱愤愤，而爱莫能助。星卿适过焉，叩得其故，谓邻人曰："从吾计，保无恙。"邻人许之，令寡妇谨避他处。明日，势家子御游船，门客数辈，箫鼓竞发，从天而下。既登岸，指挥洒扫、悬匾，召谕诸佃，粗毕，往田间布席野饮。星卿率乡之强有力者风雨而至，举枪捧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趋舟，舟既沉矣。边批：快。遥望新庄，所悬匾已碎于街，众汹汹索斗，乃惧而窜。方召主文谋讼之，而县牒已下。边批：又快。盖嘉定新令韩公颇以扶抑为己任，星卿率其邻即日往控，呈词既美，情复惨激，使捕衙往视，则匾及舟在焉。势家子使人居间，终不听，竟置诸干仆及寡妇之侄于法。寡妇鬻其产而他适。星卿遂名重郡邑间。张君山谈，是万历年间事。

郡中得星卿数辈，势家子不复横矣。保小民，亦所以保大家也。虽然，星卿之敢于奋臂者，乘新令扶抑之始，用其旦气耳。星卿亦可谓智矣！

【译文】　嘉定、青浦之间有个小村落，住着一位叫陈星卿的年轻人，他虽是青年才俊，但一直怀才不遇，所以生活贫困，平日靠在村中教人读书习字维生，一般村民也看不出他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村中有位寡妇，名下有几间屋舍及百来亩田地，还有一名在襁褓中的儿子。寡妇有个侄儿不知上进，为了贪图蝇头小利，竟暗中将寡妇房舍田产献给当地有权势的恶霸。恶霸选了个吉日前往接收新产业，事先命手下拿着权状要寡妇搬离，寡妇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只好抱着儿子，站在门外号哭。

乡人知道此事后，都为寡妇感到愤愤不平，却又爱莫能助。

正巧陈星卿经过此地，问明原因，对邻人说："只要肯听我的话，保证寡妇能保住她原有的产业。"

邻人点头表示愿意。

陈星卿要寡妇先暂时住在外地。第二天，恶霸带着狐群狗党搭乘游船，鼓乐齐奏，仿佛从天而降。上岸后，指挥仆人打扫屋舍，并悬挂匾额，在召集佃农训话完毕后，一群人便到乡间席地野宴。

陈星卿带领一批强壮的村夫，如疾风暴雨般的来到岸边，拿着木桨捣毁船只。船夫在仓皇中飞奔告知主人，等到主人赶到岸边时，船早已沉入水中了〔好快〕。恶霸远望田庄，只见所悬挂的匾额已被人砸烂，又见街上众人气势汹汹的拿着绳索朝他走来，于是害怕的拔脚就跑。正想召来师爷谋求对策时，县府的公文已然下达〔又快〕。

原来，新上任的县令韩公，以伸张正义为己任。陈星卿率领村民在毁船后，立即赶往官府投诉，诉状用辞典雅，情节感人，县令于是命衙役前去查证，见扁额及船只等证物俱在。恶霸虽托人关说，但韩公根本不予理会，终于将一批恶人及寡归的侄儿正法。

日后，寡妇变卖了产业另迁他地，而陈星卿也从此声名大噪。

〔梦龙评〕郡中如果多几个像陈星卿这种人，那么恶霸也不敢到处横行了。保护百姓就是保护自己，然而，陈星卿能及时把握新上任县令有伸张正义之心，敢放胆惩治恶徒，也真可说是一位智者。

482. 李　福

【原文】　唐李福尚书镇南梁。境内多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牧弗敢禁止，闾巷苦之。福严明有断，命织篾笼若干，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借如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快！"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侪惕息，各务戢敛。

【译文】　唐朝人李福（字能之，僖宗时因抵御王仙芝有功，官太子太傅）任尚书镇守南梁时，境内有许多前朝官员的产业及后裔。州中无赖常争相为这些前朝大官的子弟效命，狐假虎威，横行乡里，前任太守却任其横行不敢禁止，百姓深以为苦。

李福做事一向严明果断，命人编数个竹笼，再召来为恶最多的子弟，盘问他的家世谱系，及现仍在朝做官的亲戚族人。接着说："你的身世如此显赫，却做出这等败坏门风的事，不怕辱没祖先吗？今天对你的惩罚，你的家人在听到

后，一定也会赞同我。”

于是命人将该子弟装入竹笼，沉在江中。从此其余子弟们各自警惕，收敛行迹。

483. 薛元赏

【原文】 李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尝谒石于私第。故事，百僚将至相府，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竞者。元赏问焉，曰：“军中军将。”元赏排闼进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军中一将而敢无礼如此！夫纲纪凌夷，犹望相公整顿，岂有出自相公者耶！”即疾趋而去，顾左右：“可便擒来！”时仇士良用事，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士良大怒。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士良出曰：“何为擅杀军中大将？”元赏具言无礼状，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无礼于此，此亦可无礼于彼乎？国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坏之可惜。某已白衫待罪矣！”士良以其理直，顾左右取酒饮之而罢。

【译文】 唐朝李石任宰相时，当时的京兆尹是薛元赏，他曾拜访过李石的私宅，按照往例：百官将到相府时，前面的仪仗队不可再呼喝开道。薛元赏已经在门口下马，但李石并未察觉有客人到，好像正与人在大厅争吵。

薛元赏问旁人：“与李石争吵的人是谁？”

旁人答道：“是位军中将军。”

薛元赏推开众人，向前对李石说：“相公您身为朝廷大臣，接受天子的任命委托，怎能容许一名军中将军对您如此无礼呢？当今朝廷纲纪败坏，尚希望能借相公之力大加整顿，相公又怎么做出这种败坏礼仪纲纪的事呢？”

说完立即策马离去，并回头命左右把那位将军拿下。

当时，正是仇士良（字匡美，性残暴，曾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当权，已有人将此事报告他，仇士良命宦官传令：“中尉请您屈驾光临。”

薛元赏一句话没说，就要人杀了那宦官，仇士良得知大为生气。薛元赏却脱下官服，一身白衣求见仇士良。

仇士良见了薛元赏说：“为什么随意杀一名军中大将？”

薛元赏于是诉说当时那名将军无礼的情形，并且说：“宰相是国家大臣，中尉也是朝廷大臣，宦官既然可对这人无礼，也可对其他人无礼，国家礼法，中尉应当谨守维护，因为纲纪一旦破坏，要想再重建就困难了，薛某话已说完，现在已准备好领罪。”

仇士良听了认为有理，命左右备酒款待，不再追究宦官被杀之事。

484. 罗　点

【原文】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司，摄平江府。忽有雇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已服，而仆黠狡，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访之，非实，于是令仆自供奸状，因判云："仆既负主钱，又污主婢，事之有无虽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从奸罪，宜断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莫不快之。

【译文】　宋朝人罗点，字春伯，任官浙西统摄平江府。有一天，有位雇主忽然控告一位因欠钱而被他逐出府的奴仆，罗点问仆人是否认罪。谁知仆人心机深沉，竟污蔑他的主人，供说自己曾与主人的侍妾有奸情。

罗点查证后，发觉仆人所言并非事实。于是命仆人自己供诉罪状，接着宣判说："身为奴仆不但欠主人钱，又恶言污蔑主人侍妾，事情是否属实，虽不可知，但仆人已自承罪状，所以已明显犯下从奸罪，罪应发配流放。至于那名侍妾，若日后主人追究控告时再判刑。"

当时的人一听说这恶仆的下场，没有人不大叫痛快。

十二、当机立断

【原文】　智生识，识生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集"识断"。

【译文】　能对事物有更深入的观察与了解，才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应该当机立断时，千万不能因为观察、了解而延迟、拖宕。

485. 齐桓公

【原文】　宁戚，卫人，饭牛车下，扣角而歌。齐桓公异之，将任以政。群臣曰："卫去齐不远，可使人问之，果贤，用未晚也。"公曰："问之，患其有小过，以小弃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举火而爵之上卿。

韩、范已知张、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无胆耳。孔明深知魏延之才，而又知其才之必不为人下，故未免虑之太深，防之太过，持之太严，宁使有余才，而不欲尽其用，其不听子午谷之计者，胆为识掩也。呜呼，胆盖难言之矣！魏以夏侯楙镇长安。丞相亮伐魏，魏延献策曰："楙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走，比东方相合，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危计，不用。

任登为中牟令，荐士于襄主曰瞻胥已，襄主以为中大夫。相室谏曰："君其耳而未之目也？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亦齐桓之智也。

【译文】 宁戚是卫国人，每当他喂食拴在车下的牛时，总是一边敲打着牛角一边唱歌。

有一天，齐桓公正巧由他身边经过，觉得他不同于别人，准备任用他，但大臣们却劝阻说："卫国离齐国并不远，不如先派人打听他的为人，如果他确实贤能，再任用也不迟。"

可是，齐桓公说："何必多此一举呢？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发现他有小缺点。人做事常会因小弃大，这就是为什么天下智士常不得君王重用的原因。"

于是，齐桓公拜宁戚为上卿。

〔梦龙评〕明朝的韩范（字思兼）虽然知道张、李二人是可重用的人才，却不敢用，原因是由于胆小。三国时的诸葛亮虽深知魏延（字文长，曾屡建战功，封征西大将军）的才干，同时也知道以魏延之才不会居人之下，因此顾虑太深，防犯太多，戒备太严，宁可只借重魏延的余才，却不敢让他完全发挥。当初孔明不肯采纳魏延所提子午谷的计策，就是由于孔明的胆气被识虑所蒙蔽，唉！看来"胆"这个字，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魏派夏侯楙镇守长安，蜀相孔明企图发兵征魏，当时魏延曾献计："夏侯楙懦弱无能，如果丞相能拨给我精兵五千，我可立刻从褒中绕秦岭东进，然后再从子午谷北行，不用十天，就可攻取长安，夏侯楙见我来攻，定会弃城而逃，这时即使魏国派驻守东方的军队前来救援，他们也必须行军二十天才能到达。如果丞相从斜谷出兵，更可一举收取咸阳以西之地。"但当时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危险，并没有采纳。）

当王登出任中牟令时，他曾向襄王推荐一个人，并说这个人叫"胆胥已"，襄王任命这人为中大夫，一旁的王后却劝阻说："大王只是听别人说这人有才干，自己却没有亲眼看见，怎能轻易相信而草率任用呢？"襄王说："我之所以任用他，既是根据耳闻，也是根据眼见。因为王登推荐他，就是根据耳闻和眼见。假使一切事情都要靠我亲眼目睹，那事情永远没有做成的时候。"

襄王和齐桓公具有同样的智慧。

486. 卫嗣君

【原文】 卫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买之，不得；乃以左氏地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译文】 卫国有一个被判刑的犯人，逃亡到魏国。

卫嗣君悬赏五十金，要求魏国代为逮捕这名人犯。可是魏王不要五十金，只肯用卫国的左氏（地名）来交换。

侍臣问卫嗣君："用左氏来交换一名人犯，代价算不算太大？"

卫嗣君回答说："律法中没有小这个字，而任何乱事都是大事。如果法不能守，律令不能执行，即使有十个左氏也没有用，律令能执行，虽用十个左氏来换也值得。"

487. 高　洋

【原文】　高洋内明而外晦，众莫知也。独欢异之，曰："此儿识虑过吾！"时欢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持刀斩之，曰："乱者必斩！"

【译文】　高洋（即北齐文宣帝，高欢次子，字子进）没有即帝位前，在一般大臣的眼中，并不是一个有特别才干的人，其实高洋却是深藏不露，只有高欢（字贺六浑，其子高洋篡位，追尊为神武帝）看出高洋与其他诸儿不同，曾说："此儿的智慧思虑更在我之上。"

有一次，高欢为测试儿子们对事物的应变能力，就交给每个儿子一把乱丝，要他们整理，当其他儿子正低头整理乱丝时，只有高洋拿起刀斩断乱丝，说："为乱者，只有斩。"

488. 周瑜　寇准　陈康伯

【原文】　曹操既得荆州，顺流东下，遗孙权书，言"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于吴"。张昭等曰："长江之险，已与敌共，且众寡不敌，不如迎之。"鲁肃独不然，劝权召周瑜于鄱阳。瑜至，谓权曰："操托名汉相，实汉贼也。将军割据江东，兵精粮足，当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险，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瑜请得精兵五万人，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因拔刀砍案曰："诸将敢复言迎操者，与此案同！"竟败操兵于赤壁。

契丹寇澶州，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真宗闻之，召准问计。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边批：大言。愿驾幸澶州。"帝难之，欲还内。准请毋还而行，乃召群臣议之。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准曰："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奈何弃庙社远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策幸澶州。准曰："陛下若入宫，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毋还内。"驾遂发。六军、有司追而及之。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上遣人瞷准，方饮酒鼾睡。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谋者，上意动，准固请渡河，议数日不决。准出见高烈武王琼，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危不一言耶？"琼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默然。上欲南下，准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桥因河而守，准曰："是弃河北也！"上摇首曰："儒者不知兵！"准因请召诸将，琼至，曰："蜀

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众皆以为然，准大惊，色脱。琼又徐进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边批：此举全得高公力，上所信者，武臣也。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准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琼乃大呼“逍遥子”，准掖上以升，遂渡河，幸澶渊之北门。远近望见黄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来薄城，射杀其帅顺国王挞览。敌惧，遂请和。

按：是役，准先奏请：乘契丹兵未逼镇、定，先起定州军马三万南来镇州，又令河东兵出土门路会合，渐至邢、洺，使大名有恃，然后圣驾顺动。又遣将向东旁城塞牵拽，又募强壮入虏界，扰其乡村，俾虏有内顾之忧。又檄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徙者，随在瘗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若无许多经略，则渡河真孤注矣。

金主亮南侵，王权师溃昭关，帝命杨存中就陈康伯议，欲航海避敌。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闻之，已自宽。明日康伯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海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诏曰：“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诏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帝意始坚，康伯乃劝帝亲征。

迟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准也；延宋之帝者，一陈康伯也。

【译文】 曹操取得荆州后，就兴起顺流而下、攻取东吴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大意是自己将率领八十万水兵，约孙权在吴交战。

当时以张昭为首的文臣，已被曹操八十万大军的声势吓得魂不守舍，张昭说：“我们所凭借的只有长江天险，在曹操取得荆州后，长江天险已经成为敌我双方所共有，再说敌众我寡，双方兵力悬殊，我个人以为如今之计不如迎接曹公到来。”

坐在一旁的鲁肃，却不认为归顺曹操是上策，于是向孙权建议，不如立即派人召回在鄱阳的周瑜商议大计。

周瑜赶回后，激动的对孙权说道：

“曹操虽名为汉朝丞相，其实却是汉朝的奸贼。主公据有江东，地域宽阔，兵精将广，应当为汉室除去奸贼。再说曹操现正自掘死路，我们哪有归顺他的道理？请主公听我详说平曹的计划。现在北方并未完全平定，关西的马超（字孟起，是汉末将军）和韩遂（后汉金城人，后为曹操所杀）是曹操的后患；如今曹操竟舍弃善战的骑兵，而想与长于水战的吴兵决战，岂不是自取败亡？再加上现在正值隆冬季节，马草军粮的补给都不方便；而曹军远来南方，水土不服定会生病，这些都是曹操用兵的不利情况。所以主公想要活捉曹操，现在正是千载良机。请求主公给我精兵五万人，我保证击败曹操！”

孙权听了周瑜这番话后，说道：“我与曹操这老贼势不两立！”

说完抽出宝刀，一刀砍断案桌道：“诸位再有敢说归顺曹操的，就会和这案桌同样下场！”

后来果然大败曹操于赤壁。

宋真宗时，契丹人出兵攻打澶州，一时边情紧急，一夜之间竟连发五道紧急文书，消息传到京师，朝野震惊。当时宰相寇准（字平仲，官同平章事，封莱国公，卒谥忠愍）却不慌不忙，仿佛平常般谈笑饮酒。

真宗接获军情紧急的报告，就召来寇准，与他商议大计。

寇准说：“想要解除这种危急的状况，只要五天的时间就够了〔大话〕，臣恳请附下幸驾澶州。”

真宗听了颇感为难，想直接返回京师，寇准却再三恳请。真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召集群臣商议。临江人王钦若建议真宗避难金陵，阆州人陈尧叟则建议前往成都。

寇准奏道：“陛下英明睿智，才使得群臣齐心效命，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必会闻风丧胆，为什么要舍弃宗庙，逃往他地呢？陛下无论幸临金陵或成都，一则路途太过遥远，二则将导致人心溃散，给予敌兵可乘之机，那又如何指望能保住大宋江山呢？”

真宗听了这些话，才下定决心前往澶州。

寇准说：“请陛下即刻启程，不要再转回宫内，陛下若入宫，臣进出不便，恐误了大事。”于是真宗下令立即启驾。

这时有大臣欲加阻拦，所以临河未渡。这晚，嫔妃个个哭成一团，真宗又派人询问寇准意见，不料寇准因喝醉了，竟鼾睡不醒。第二天，又有大臣向真宗建议迁都金陵，真宗有些心动，所以虽然寇准一再恳求真宗渡江，但一连几天真宗仍下不了决心。

一天，寇准碰到烈武王高琼，对他说：“你身为大将军，见国家的情势已到如此危急的地步，难道不会向皇上说句话吗？”

高琼向寇准谢罪，于是寇准又再入宫，建议真宗不妨问问其他官员的意思，没想到在朝的官员竟然个个哑口无言。

这时真宗表示希望南下，寇准说：“这种做法简直是舍弃中原。”

真宗又想毁坏桥梁，凭借江河天险来防守。

寇准说：“这样河北一地就拱手送敌了。”

真宗不由得摇头说：“你是读书人，不懂得用兵之道。”

于是寇准建议真宗询问各将军的意见。

高琼却说："我赞同王钦若的看法，蜀地远，但陛下若乘坐宫廷楼船，顺着汴江而下，几天的行程，就可抵达成都。"

在场的大臣纷纷表示赞同，寇准不由大吃一惊。只见高琼不慌不忙的接着又说：

"臣直言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与其到事情发生时丧命，不如今日直言而死。今天只要陛下离开京师一步，那么整个天下就要改朝换代了。士兵们都是北方人，家小都在京师附近，若京师不保，他们都会回乡保护妻小，到时有谁肯护送陛下？即使近如金陵，陛下也到不了。"

寇准听高琼如此说，顿时又面露喜色，说："你能明白这道理，为什么不自请为皇上跟前的御前将军呢？"

高琼大喊一声，要轿夫起轿；寇准立刻将真宗请入轿中，全军于是顺利渡河。

真宗抵达澶州北门时，远近的士兵们看见皇帝的车驾，不由欢声雷动，高呼万岁，数十里外都听得到阵阵的欢呼声。

契丹人见宋真宗御驾亲征，气势大减，等攻城时，元帅顺国王挞览又遭宋兵射杀，更是胆颤心寒，于是向宋请和。

〔梦龙评〕这场战役，寇准事先曾奏请真宗在契丹兵马尚未调派妥当前，先征调定州三万兵马南下镇守，又命河东兵由王门路前来会合，一切部署完毕才劝请真宗亲征。同时寇准也曾招募强壮的丁兵混入契丹境内，骚扰契丹村庄，使契丹有内忧的困扰。另外寇准也发文各州县，要他们各自加强守御，各乡村民组织自卫民团，金币财物随身携带，至于无法运走的米粮要妥善深藏，契丹兵至，千万不可与他们交手，如此一来，契丹人虽是深入内地却毫无所获，往往只攻下一座空城，得不偿失；在未与宋兵交战前已是军需窘困，所以澶州之役宋军获胜并非侥幸，若事先没有这许多部署，那么真宗的渡河亲征，可就真的是孤注一掷了！

宋朝时金主完颜亮南侵，王权师败于昭关，高宗命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一生经历大小二百多次战役，高宗曾比为郭子仪，卒谥武恭）到陈康伯（字长卿，孝宗时封鲁国公，享孝宗庙庭，谥文恭）家中共商渡海避敌的大计。陈康伯见了杨存中，立即请他入屋，两人便喝起酒来。高宗听说两人还有心情喝酒，不觉宽心不少。

第二天，陈康伯入宫奏道："臣听说有人劝陛下渡海往福建，这事千万要审慎，敌兵大势已去，请陛下静心等待。"

一天，高宗突然颁下手谕："如果无法击退金兵，文武百官可各自避难他去。"

陈康伯一见，立刻将诏书焚毁，然后启奏说："百官一旦离散，陛下的势力将更形孤单，到时大宋江山也完了。"

高宗上听了才又重振信心，于是陈康伯趁机力劝高宗亲征。

〔梦龙评〕周瑜拖延了曹魏称帝的野心；寇准保住了真宗皇帝的宝位；而陈康伯却是延续了宋代江山。

489. 王　素

【原文】　初，原州蒋偕建议筑大虫巉堡，宣抚使王素听之。役未具，敌伺间要击，不得成。偕惧，来归死。王素曰：“若罪偕，乃是堕敌计。”责偕使毕力自效。总管狄青曰：“偕往益败，不可遣！”素曰：“偕败，则总管行；总管败，素即行矣！”青不敢复言，偕卒城而还。

【译文】　宋朝时原州的蒋偕（字齐贤）曾建议修筑大虫□堡，当时的宣抚使王素（字仲仪，卒谥懿敏）同意蒋偕的提议。然而城堡尚未筑好，敌兵就已趁隙来攻，因此筑堡的工程只有暂时停止。蒋偕因遭敌军攻击，非常害怕，于是弃堡回来向王素请罪。

王素说：“如果将你治罪，那就正中敌计。”

于是，只督责蒋偕一定要尽全力将筑堡的工程完成。

总管狄青（字汉臣，卒谥武襄）说：“再派蒋偕只会失败，千万不可。”

王素说：“如果失败，就派总管前去完成任务，总管再失败，我王素就继总管之后前去达成任务。”

狄青听了，不敢再多话。蒋偕终于完成筑堡工程，安然而回。

490. 种世衡

【原文】　种世衡既城宽州，苦无泉，凿地百五十尺，见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过石而下，将无泉邪？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偿尔一金！”复致力，过石数重，泉果沛然。朝廷因署为清涧城。

【译文】　宋朝的种世衡（字仲平）决定要在宽州筑一座城，但深为找不到水源而烦恼，凿地深达一百五十尺仍只见石块，工人们个个摇头拱手说：“这地方不可能掘出泉水来。”

种世衡说：“越过这层石块，如果再挖不到泉水，你每挖一畚箕泥沙，我赔你一锭金。”

工人们一听，不觉精神抖擞，奋力挖掘，果然越过石层不多深处，泉水源源涌出，朝廷因此将这座城命名为“清涧城”。

491. 韩　浩

【原文】　夏侯惇守濮阳，吕布遣将伪降，径劫质惇，责取货宝。诸将皆束

手，韩浩独勒兵屯营门外，敕诸将案甲毋动。诸营定，遂入诣惇所，叱劫质者曰："若等凶顽，敢劫我大将军，乃复望生耶！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故纵若！"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劫质者，劫质者惶遽，叩头乞赀物，浩竟捽出斩之，惇得免。曹公闻而善之，因著令：自今若有劫质者，必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译文】 三国时代，魏人夏侯惇出任濮阳太守时，吕布派使伪称投降，趁机劫持夏侯惇为人质，然后向魏要求大批的珠宝和黄金以交换人质。

当时诸将个个束手无策，只有韩浩（三国魏人，字元嗣）一人率兵驻守营门外，命令诸将全副武装在一旁待命，部署完毕后，请求只身进入拘禁人质的营房。

他对绑架人质的贼兵怒斥道："你们这些顽劣的凶徒，胆敢劫持大将军，你们还想活命吗？现在我奉命讨贼，又岂能为了保全大将军的命而答应你们的要求？"

接着又哭着对夏侯惇说："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我也是逼不得已。"

说完，韩浩下令营外的军队攻击劫持人质的贼兵，贼兵在惊慌中却仍不忘索讨财物。韩浩下令将他们一个个拖出斩首。夏侯惇终于保全一命。

事后曹操称赞韩浩处理得当，下令：尔后若再有绑架人质的事件发生，根本不必顾虑人质的安危。所以日后再也没有发生绑架人质的事件。

492. 寇　恂

【原文】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恂至，峻第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请诛之。诸将皆谏，恂不听，遂斩之。遣其副归，告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则固守！"峻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边批：千金不可购，今自送死，奈何失之。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

唐僖宗幸蜀，惧南蛮为梗，许以婚姻。蛮王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骈自淮南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此亦寇恂之余智也。

【译文】 东汉光武帝时，因高峻久久不向武帝称臣，于是派寇恂（字子翼，随光武帝屡建战功，封雍奴侯，卒谥威）奉诏命前往招降。

寇恂来到高峻的驻地，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面拜见寇恂，皇甫文言辞谦逊，但意态坚决。寇恂大为生气，命人处斩皇甫文，诸将纷纷劝阻，寇恂没有理会，

于是皇甫文遭到砍头的命运。

事后，寇恂派高峻的副将回去禀告，说："由于军师态度无礼，已遭处斩，阁下若有归顺之意，请立即投降，否则就请准备一战。"

高峻一听不由心慌，立即大开城门请降。

这时诸将纷纷向寇恂道贺，并且问道："为什么杀了高峻的使者后，高峻反而请降呢？"

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大臣，一切的行事都出自皇甫文的策划〔今他自送死，奈何失之〕，日前皇甫文来时，言辞虽婉转，但丝毫没有归顺之心，所以如果不杀皇甫文，那么皇甫文的狡计就能得逞，杀了皇甫文，那高峻少了胆，就只有投降了。"

〔梦龙评〕唐僖宗临幸蜀地时，恐蛮人伺机骚扰，答应两族联姻。蛮酋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前来拜谒僖宗，并且迎聘公主。太尉高骈得知僖宗许婚之事，立即自淮南紧急传书，说："蛮酋心腹就只有这几人，只要制服这三人，无须再忧虑会遭南蛮侵扰。"果然在杀了这三人后，直到僖宗回京，南方一直平安无事。高骈和寇恂一样有智慧。

493. 刘玺　唐侃

【原文】　嘉靖中，戚畹郭勋怙宠，率遣人市南物，逼胁漕总，领俵各船，分载入都以牟利。运事困惫，多缘此故。都督刘公玺时为漕总，乃预置一棺于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权奸狠干，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杀汝，即自杀卧棺中，以明若辈之害吾军也！吾不能纳若货以困吾军！"诸干惧而退，然终亦不能害公。

权奸营私，漕事坏矣。不如此发恶一番，弊何时已也！从前依阿酿弊者，只是漕总怕众狠干耳。从狠干怎敢与漕总为难、决生死哉！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苦，号"刘穷"，又号"刘青菜"。御史穆相荐剡中曾及此语。及推总漕，上识其名，喜曰："是前穷鬼耶？"亟可其奏。则权奸之终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公晚年禄入浸厚，自奉稍丰。有觊代其职者，嗾言官劾罢之，疏云："昔为青菜刘，今为黄金玺。"人称其冤。因记陈尚书奉初为给谏，直论时政得失，不弹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因于刘国信三叹。

章圣梓宫葬承天，道山东德州。上官裒民间财甚巨以给行，犹恐不称。武定知州唐侃丹徒人，奋然曰："以半往足矣！"至则舁一空棺旁舍中。诸内臣牌卒奴叱诸大吏，鞭挞州县官，宣言"供帐不办者死"，欲以恐吓钱。同事者至逃去，侃独留。及事急，乃谓曰："吾与若诣所受钱。"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办死来矣，钱不可得也！"于是群小愕然相视，莫能难。及事办，诸逃者皆被罢，而侃独受旌。

人到是非紧要处，辄依阿徇人，只为恋恋一官故。若刘、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论所持者正，即其气已吞群小而有余矣。蔺之渑池，樊之鸿门，皆是以气胜之。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戚畹、郭勋等人仗恃受宠，常率领属下大肆搜购南方珍玩，然后胁迫漕运官分派船只载运入京，好获取暴利。当时水道运输不顺，多半都是因为这缘故。

都督刘玺（字国信）任漕运总官，为根除弊端，事先在船中准备一副棺木，然后右手拿刀，左手指着奸臣说："若各位想胁迫我的船为你们载货，除非是我死，如果我为护船而不得不杀各位，事后我也会躺在棺木中自尽，让世人明白你们如何败坏纲纪，我不能为接运你们的船货而破坏法纪。"

贪官听了，为免生事，只好悻悻然离去，自始至终，不能伤害刘玺。

〔梦龙评〕奸人恃权谋取私利因而败坏漕运，刘玺若不说一番狠话，流弊要到何时才能消弭呢？以前漕运官曲意阿附，终至酿成弊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这般凶狠的贪官有所顾忌，但是贪官再凶残，又怎敢与漕运总官为难而一决生死呢？

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廉，生活困苦，人称"刘穷"，又称"刘青菜"。当时御史曾向皇帝推荐他为总漕，皇帝竟记得他的名字，说："就是那个穷鬼吗？"立刻批准他的官职。奸臣始终不能加害刘公，也是因为他有制服奸臣的能力。

刘公晚年俸禄优厚，因此生活宽裕，有人觊觎他的职位，便唆使谏官弹劾他，上疏说："昔日为青菜刘，现今人称黄金玺。"因此有许多人为刘玺抱屈。陈尚书最初任命为谏官时，只议论政务得失，不弹劾官员。他说："我父亲曾告诫我不要做刑官，以免冤枉好人，若是当谏官，那会害人更多，所以我不敢随便弹劾他人。"在此我为刘玺不幸的遭遇长叹三声。

章圣皇帝的灵柩，要在承天安葬，沿途要经过山东德州，官员们为了壮大场面，大肆搜刮民财，然仍嫌不足。

武定知府唐侃（字廷直）激愤的说："以现在所征收的一半财力，就足够有盛大的场面了。"于是抬了一副棺木放在屋旁。

当时宫廷宦官嫌诸官办事不力，不但对官员大声叱责，甚至鞭打州府县令，扬言如果再有怠惰情事，一律处死，想借此恐吓州官敛取更多民财。有些府吏受不了宦官的威逼，竟弃职逃逸，只有唐侃留下。

等宦官逼急了，唐侃说："我带你去看我所募集的钱。"

于是带宦官来到屋外的棺木旁，指着棺木说："我已尽力，你杀了我吧，钱，我没有。"

宦官们一听，不由一楞，也不敢再为难他。事后，凡是弃职逃逸的官员都遭免职，只有唐侃受到朝廷表扬。

〔梦龙评〕人到紧要关头，如果还阿谀奉承，多半是因贪恋官职，像刘玺、唐侃二公连死都不怕，又哪会把官职放在心上呢？不要说二公所持的理由充足，光是那股气势，就足以震慑那群小人了。渑池之会中的蔺相如，鸿门宴中的樊哙，都是以气势取胜。

494. 段秀实　孔镛

【原文】　段秀实以白孝德荐为泾州刺史。时郭子仪为副元帅，居蒲。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屯邠州。邠之恶少窜名伍中，白昼横行市上，有不嗛，辄击伤人，甚之撞害孕妇。孝德不敢言。秀实自州至府白状，因自请为都虞侯。孝德即檄署府军。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杀酒翁，坏酿器。秀实列卒取之，断首置槊上，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尽甲。秀实解去佩刀，选老躄一人控马，径造晞门。甲者尽出。秀实笑而入，曰："杀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眙。俄而晞出，秀实责之曰："副元帅功塞天地，今尚书恣卒为暴，使乱天子边，欲谁归罪乎？罪且及副元帅矣！今邠恶子弟窜名籍中，杀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晞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实曰："吾未晡食，为我设具。"食已，又曰："吾疾作，愿一宿门下。"遂卧军中。晞大骇，戒候卒击柝卫之。明日，晞与俱至孝德所陈谢，邠赖以安。

孝宗时，以孔镛为田州知府。莅任才三日，郡兵尽已调发，而峒獠仓卒犯城。众议闭门守，镛曰："孤城空虚，能支几日？只应谕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众皆难之，谓"孔太守书生迂谈也"。镛曰："然则束手受毙耶？"众曰："即尔，谁当往？"镛曰："此吾城，吾当独行。"众犹谏阻。镛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以士兵从，镛却之。贼望见门启，以为出战，视之，一官人乘马出，二夫控络而已，门随闭。贼遮马问故，镛曰："我新太守也。尔导我至寨，有所言。"贼叵测，姑导以行。远入林菁间，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逝矣。贼控马入山林，夹路人裸加□于树者累累，呼镛求救。镛问人，乃庠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镛不顾，径入洞。贼露刃出迎。镛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坐来，尔等来参见！"贼取榻置中，镛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进。渠酋问镛为谁，曰："孔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儿孙邪？"镛曰："然。"贼皆罗拜。镛曰："我固知若贼本良民，迫于馁，聚此苟图救死。前官不谅，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视汝犹子孙，何忍杀害？若信能从我，当宥汝罪。可送我还府，我以谷帛赉汝，勿复出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当之矣！"众错愕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请终公任，不复扰犯！"镛曰："我一语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镛曰："吾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设床褥，镛徐寝。明日复进食，镛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粟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贼数十骑从。镛顾

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即解缚，还其巾裾，诸生竞奔去。镛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见之，惊曰：“必太守畏而从贼，导之陷城耳！”争问故，镛言：“第开门，我有处分！”众益疑拒。镛笑语贼：“尔且止，吾当自入，出犒汝。”贼少却。镛入，复闭门。镛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谢而去，终不复出。

晞奉汾阳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时，已料之审矣。孔太守虽借祖荫，然语言步骤，全不犯凶锋。故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译文】　唐朝人段秀实（字成公，谥忠烈）因白孝德（安西人，曾大败吐蕃于赤沙峰，封昌化郡王，历太子少傅）的推荐，当上了泾州刺史。

当时郭子仪（华川人，平安史之乱功第一，德宗时赐号尚父，身系天下安危二十年，与李光弼齐名，世称郭汾阳，谥忠武）为副元帅，驻守蒲州，儿子郭晞（郭子仪三子，善骑射，曾屡建战功）以检校尚书兼行营节度使，屯兵邠州。邠州恶少打着郭晞部署的名号，白天横行街市，称有不顺心，动辄出手伤人，甚至故意冲撞孕妇，白孝德虽深知恶卒暴行，但顾忌郭晞的身份，敢怒不敢言。

段秀实由州陈状至府军，自己请调为都虞侯，白孝德立即发文至府军要求惩办恶卒。正巧郭晞手下十七人到街市买酒，借故滋事，杀了卖酒的老头，还砸坏店中酿酒的器皿。段秀实得知，命闹事的士卒排成一列，当场砍下他们的脑袋，悬在长矛上，竖立在市门外。

消息传到郭晞的营地，全营士兵群情激动，立即全副武装，准备向段秀实讨个公道。段秀实在将那群闹事的士兵正法后，也深知会引起郭晞营中强烈的不满，于是先解下身上佩刀，再选一名跛脚老人为他驾车，来到郭晞营地。全营的士兵听说段秀实到，全都武装而出。

段秀实一面走入营地，一面笑着说：“杀一名老兵，何必要如此费周章的全副武装呢？我不是戴着我的脑袋来了吗？”

士兵们听他这么说，不禁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不久，郭晞出来了，段秀实责备他说：“副元帅功盖天地，而今尚书却骄纵士兵横行暴虐，一旦发生暴乱，这罪该由谁为承当呢？说不定还会连累到副元帅。今天邠州的恶少混名在你的部属中，借你名号草菅人命，人们都批评说你这尚书，仗着父亲是副元帅，所以才不严格约束手下，那么郭氏一生的功名，还能为世人称颂多久呢？”

郭晞听了，说：“多谢教诲。”

说完立即命士兵放下武器。

段秀实开口说：“我还没有吃饭，你为我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等吃完饭后，又开口说：“我的宿疾又发作了，今晚就在此地暂住一夜吧。”

说完，就睡在营中，郭晞大感吃惊，告诫士兵严加巡行，保卫段秀实。

第二天一早，郭晞与段秀实两人一同来到白孝德的公署，向他拜谢，从此邠州安宁无事。

明孝宗时，孔镛（字昭文）为田州知府，到任才三天，郡中的守备兵士全部调往他地，而这时峒獠人又乘隙攻城。

众人提议闭城固守，孔镛说：“我们兵力薄弱，势力孤单，能支持多久呢？如今只有对贼人晓谕朝廷的恩德，或许能感化贼人，解除危机。”

众人觉得这想法太天真了，认为孔太守所说完全是书生迂腐的论调。

孔镛说：“难不成我们该束手投降，让贼人杀了我们？”

众人说：“即使采纳太守的建议，那么该派谁去向贼人宣示恩德呢？”

孔镛说：“这是我的城，当然该我去。”

众人纷纷劝阻，然而孔镛却下令准备车驾，决定只身前往。临行前，众人请求孔镛带卫兵随行，孔镛一概拒绝。贼人见城门打开，以为城中士兵准备出城迎战，再仔细一看，只见一位官员乘坐马车出城，车上只有两名控马的马夫随行，他们出城后，城门又随即关闭。

贼人拦下车驾盘问，孔镛说：“我是新上任的太守，你带路引我去你们营寨，我有话要对你们首领说。”

那名贼人心机深沉，故意带着孔镛在树林中绕路，孔镛回头看看马夫，已跑了一名，等到达贼营时，另一名马夫也不见了。贼人带孔镛在树林绕路时，见途中有一男子被绑在树上，身上伤痕累累，向孔镛求救。

孔镛问贼人，原来那男子是赴郡参加考试的书生，被贼人劫持，因为不答应贼人的要求，所以贼人准备要杀他。孔镛没有再说话，就直接进入贼人营寨，贼人带着兵器出寨迎接。

孔镛下马，站在屋内对贼人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等我坐下后，你们可以向我参拜。”

贼人取来坐榻，放在屋子中间，孔镛坐定后要众贼上前，众贼相互对望后不觉走向前。

贼首问孔镛的身份，孔镛说：“我是孔太守。”

贼首问：“你可是孔圣人的后辈子孙。”

孔镛说：“正是。”

于是群贼行礼叩拜。

孔镛说："我一直深信你们本性善良，只因生活困苦迫于无奈，才沦为盗匪苟且求活，前任太守不能体谅你们的处境，动辄派官兵围剿，想要将你们赶尽杀绝，我奉朝廷之命，身为你们的父母官，看你们就像是我的子孙，我哪忍心加害你们。如果你们相信我，肯归顺我，我自当赦免你们的罪，你们护送我回府城，我会以稻谷布帛相赠，希望你们日后能为良民不再抢掠。若是不肯归顺我，也可以杀了我，日后自然会有官军前来问罪，这后果你们要自行负责。"

众贼说："果真如太守所说，能体恤我等处境，我等发誓在孔公任内，不再侵扰地方。"

孔镛说："我话说出口就算数，你们不必再多疑。"

众贼又再拜谢。

孔镛说："我饿了，你们替我准备饭菜吧！"

众贼急忙杀牛作饭，孔镛一顿饱餐，众人对孔镛的食量也大感惊异。

这时已近黄昏，孔镛说："天色已暗，看来我已赶不及今晚入城，就在此地暂住一夜吧！"

贼人立即铺床整褥，孔镛意态安闲的从容入睡。

第二天用过早饭后，孔镛说："今天我要回去了，你们可愿随我回府城，搬运米粮布帛？"

贼人说："好。"

于是拉马护送孔镛出林，后面跟随数十名贼人。

这时孔镛回头对贼人说："那位秀才是好人，现在你们既然已决定归顺我，就放了那秀才，让他跟我一起回府城。"

于是贼人不但放了秀才，还把他的衣物也一并还给他，秀才拿回衣物后竟奔逃而去。快到黄昏时，孔镛等人终于抵达府城。

城中官员登城望见，都大惊说："一定是太守因害怕而降贼，现引导贼人攻城。"

于是争相探问孔镛，孔镛命他们只管开门，他自有打算。官员一听更加疑惧。

孔镛笑着对贼人说："各位暂且先在此稍候，我进城后一定会如我所说的犒赏各位。"

孔镛进城后，关闭城门，命人取来米粮布帛，由城楼丢下，众贼捡拾后叩谢离去，从此不再危害地方。

〔梦龙评〕郭晞自幼秉承庭训，养成爱惜名声的观念，所以段秀实在执法前，早已有审慎的评估了。孔太守虽借祖先威名震慑贼人，但他言行举止丝毫不冒犯对方，所以说："柔能克刚。"

495. 姜　绾

【原文】　姜绾以御史谪判桂阳州，历转庆远知府。府边夷，前守率以夷治。绾至，一新庶政，民獠改观。时四境之外皆贼窟。翦其渠魁。乃选健儿教之攻战，无何自成锐兵，贼盗稍息。初，商贩者舟由柳江抵庆远。柳、庆二卫官兵在哨者，阳护之，阴实以为利。绾一日自省溯江归，哨者假以情见迫，遽□言贼伏隩，试绾陆行便。绾曰："吾守也，避贼，此江复何时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拥盖树帜，联商舟，倘徉进焉，贼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无所用哨。

决意江行，为百姓先驱水道，固是。然亦须平日训练，威名足以慑敌，故安流无梗。不然，尝试必无幸矣！

【译文】　明朝时姜绾（字玉卿）由御史谪贬至桂阳州判，后转任为庆远知府，治理边地夷民。前任知府完全以夷人治夷，姜绾到任后，政务气象一新，官民的作风完全改观。

当时庆远府外四境都是贼穴，姜绾认为要平贼寇，必先翦除贼首，于是挑选强健的男子，教导他们攻战防守的战技，不多久，就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因此贼盗的气焰稍加收敛。

早先，商船的路线是由柳江直抵庆远，在柳、庆二地分别有卫兵站哨警戒，然而卫兵表面上是在维护水道畅通，保障商船安全，暗中却勒索谋利。一天姜绾自省城搭船回庆远，哨兵故意谎报情况紧急，有贼兵埋伏岸边，劝姜绾取道陆路以策安全。

姜绾说："身为庆远知府，如果还害怕贼人，那这条水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安通行呢？"

于是指挥民兵在左右护卫，联合其他商船徐徐向前推进。贼兵竟不敢蠢动，从此河道畅通无险，哨兵也被撤离。

〔梦龙评〕姜绾执意取道水路，为百姓做开路先锋，这本就属知府职责，但也是因他平日有足够的威仪能震慑贼人，才能平安无事，否则轻易的尝试，一定无法幸免。

496. 文彦博

【原文】　潞公为御史时，边将刘平战死。监军黄德和拥兵观望，欲脱己罪，诬平降虏，而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边批：监军之为害如此。平家二百口皆冤系。诏彦博置狱河中。彦博鞫治得实。德和党援谋翻狱，已遣他御史来代之矣。彦博拒之，曰："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今狱具矣。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与君无与也！"德和并奴卒就诛。

【译文】　宋朝潞国公文彦博当御史时，边将刘平（祥符人，字士衡，谥壮

武）作战阵亡，监军黄德和却拥兵观望〔监军之为害如此〕，事后为了想替自己脱罪，更毁谤刘平投降胡人，并且贿赂刘平的部署，收买他们，致使刘平一族二百多人都蒙冤入狱。

当时文彦博奉诏下判河中，经他调查，终于使真相大白，可是黄德和等人却想推翻判决，就设法请托指派其他的御史来代替文彦博。

文彦博坚决不同意，对来接任的御史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谁敢〕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既然已经作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过失的责任，所以没有和你一同判案的必要。"

结果，文彦博就把黄德和及被收买的刘平部署全部处死。

497. 陆光祖

【原文】 平湖陆太宰光祖，初为浚令。浚有富民，枉坐重辟。数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为之白。陆至访实，即日破械出之，然后闻于台使者。边批：先闻则多掣肘矣。使者曰："此人富有声。"陆曰："但当问其枉不枉，不当问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台使者甚器之。后行取为吏部，黜陟自由，绝不关白台省。时孙太宰丕扬在省中，以专权劾之。即落职，辞朝遇孙公，因揖谓曰："承老科长见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门，嘱托者众，不专何以申公道？老科长此疏实误也！"孙沉思良久，曰："诚哉，吾过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荐陆。陆由是复起。时两贤之。

为陆公难，为孙公更难！

葛端肃以秦左伯入觐，有小吏注考"老疾"，当罢，公复为请留，太宰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边吏去省远甚，注考徒据文书，今亲见其人甚壮，正堪驱策，方知误注。过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惊服，曰："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即此是贤能第一矣！"此宰与孙公相类。葛公固高，此吏部亦高。因记万历己未，闽左伯黄琮，马平人，为一主簿力争其枉。当轴者甚不喜，边批：此等无识者多。曰："以二品大吏为九品官苦口，其伎俩可知。"为之注调。人之识见不侔如此！

【译文】 明朝平湖的陆太宰名光祖（谥庄简），最先任浚令时，当地一位百姓含冤入狱长达数十年，由于他非常有钱，狱官为了避嫌，反而不敢为他洗刷罪名。陆光祖到任后访得实情，当日就放他出狱，然后再呈报御史〔先呈报则多掣肘矣〕。

御史说："这人不但有钱而且名气很大。"

陆光祖答道："但只问这人是否真的有罪，不问他是否有钱，如果他确实有罪，即使生活如伯夷、叔齐般贫困也无法让他苟活；如果他确实冤枉，纵使如陶朱公般富甲一方，也没有理由判他死罪。"

御使听了非常赏识，从此更器重他。

后来，陆光祖升为吏部官，问案判决全凭自己见解，完全不须经御史台批阅。当时孙太宰丕扬（富平人，字叔孝）以独断专权的罪名弹劾他。

陆光祖被免官后，一天巧遇孙丕扬，对他行礼长拜后说：“承蒙厚爱受教匪浅，实在感激不尽，但现今吏部人情关说不断，如果不独断专权，只怕正义公道无法伸张，孙公上疏弹劾在下，实在是误解在下了。”

孙丕扬沉思许久，才说：“你说的有理，我错了。”

立即起草上奏，自陈失言罪状，而极力保荐陆光祖，于是陆光祖又得以官复原职，与孙丕扬共称当代二贤人。

〔梦龙评〕世人想学陆光祖的正义果断，固然不容易；但要学孙公自承错误、立即更正的勇气更难。

葛端肃奉命晋见吏部尚书，有一名小吏的资料被人注上“年老多病当免职”的字句。葛公为小吏申请留任原职。太宰说：“你难道忘了，这本记录簿是出自你的部门。”葛公说：“驻边小吏离府太远，个人资料的记载又完全根据文书，今天我亲眼见这小吏身体强壮，正是他效命朝廷的黄金岁月，才知道原先记录有错，过失在我，怎可连累小吏呢？”太宰不由佩服的说：“能在吏部堂上自承过失，实在是天下第一等贤人。”这事和孙太宰事相同。葛公固然高明，这位吏部大人也高明。

我想起明朝万历年间任吏部尚书的黄琮，为一名主簿极力洗脱冤情，结果他的上司非常不高兴〔多的是此等无识者〕，说：“堂堂二品官，竟然为一个小小的九品官费唇舌，看来你的才识也不过如此。”

后者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评价，可见人的见识与差距有多大。

498. 陆树声

【原文】 陆文裕 树声。为山西提学。时晋王有一乐工，甚爱幸之，其子学读书，前任副使考送入学。公到任，即行文黜之。晋王再四与言，公曰：“宁可学宫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学宫！”坚意不从。

自学宫多假借，而贱妨贵、仆抗主者纷纷矣。得陆公一扩清，大是快事。

【译文】 明朝人陆树声（松江华亭人，字与吉，号平泉，谥文裕）为山西提学时，当时晋王府中有一名乐工，很得晋王的宠爱。乐工的儿子想入官学读书，前任的副使就将他保送入学。

陆公到任后，立即发文免他学籍，晋王一再的嘱托他，陆公说：“宁可让学宫少收一名学生，不能为多收一名学生而污损学宫名誉。”

执意不肯答应晋王的嘱托。

〔梦龙评〕长久以来，学官多半是姑息养奸，贱妨贵、仆抗主的事件因而纷纷发生，陆公能一举廓清此案，自是大快人心。

499. 韩 琦

【原文】 英宗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

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间谍两宫。韩琦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修已佥书矣，赵槩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琦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谪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韩魏公生平从未曾以"胆"字许人，此等神通，的是无两。

【译文】 宋英宗刚死，内臣急召太子入宫，太子尚未抵达，突然英宗的手动了一下，曾公亮不觉错楞，急忙通知韩琦，想要他阻止太子入宫即帝位。

韩琦不同意，说："如果先帝真的死而复活，就是太上皇，为何不能召太子进宫？"

说完派人再请太子立即入宫。

内都知任守忠（字稷臣）为人奸邪，喜欢刺探两宫秘事。一天，韩琦故意发出一道空白的敕命，参政欧阳修在空白敕命上签下名字，但赵槩却面有难色。

欧阳修说："你只管签字，韩公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仗此好帮手〕。"

只见韩琦坐在政事堂上，要任守忠站立庭下，陈述他的罪状说："你依罪该死，现贬为蕲州团练副使，即日启程赴蕲州。"

接着取出空白敕命填上，派使臣立即执行押送。

〔梦龙评〕韩魏公一生从来未以"有胆量"来赞许别人，看他行事，的确无人比他更有胆量。

500. 吕 端

【原文】 太宗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楚王元佐。端问疾禁中，见太子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二字，令亲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即绐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子以长，顺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耶？"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不糊涂，是识；必不肯糊涂过去，是断。

【译文】 宋太宗病势沉重，内侍王继恩（由后周入宋，受宠于太宗，真宗时更加骄横，因泄机密贬为右监门卫将军）忌怕太子英明，暗中勾结参知政事

李昌龄（字天赐）等人，想扶立楚王元佐为太子。

吕端（字易直，太宗时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欲拜为相，人谓吕端糊涂，帝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于是拜吕端为相，卒谥正惠）进宫探望太宗，见太子不在皇上寝宫，怕有人借机生变，就在手板上写上"病危"二字，命亲信交给太子，召太子进宫服侍太宗。

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入宫。吕端知道一定有变故发生，就骗王继恩进御书房，说要检视先皇遗墨诏命等物件，随即将王继恩反锁在御书房，这才入内宫。

李皇后见到吕端，便对他说："先皇已驾崩，立长子为帝才合于礼制。"

吕端答："先帝曾预立太子，为的就是在先皇百年后，太子能顺利继承帝位，今天先皇才崩逝，就遽然违抗先皇遗命，我怕会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

李皇后不得已，只好奉太子为帝，即宋真宗。

真宗即位后，垂帘接见群臣，吕端直身站立不叩拜，只请真宗卷起帘幕，然后登上殿阶仔细端详，再走下殿阶，率百官高呼万岁。

〔梦龙评〕平日不糊涂，是识，遇大事一定不肯糊涂搪塞过去，是断。

501．辛企李

【原文】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启运宫内臣武师说，平日群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入，谓客将曰："此特监珰耳，待以通判，已为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师说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边批：有主意。雍容终礼。既退，遂自劾待罪。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边批：处分是。

【译文】　参政辛企李镇守福州时，有个应天启运宫的宦官名叫武师说，平日属僚把他奉为监司（官名，监察州郡的官员）。辛企李初上任，见了武师说后，对僚属说："这监官徒有外表，以后只要以对通判（官名，掌钱谷、讼狱等事）的礼节对他就足够了。"

第二天，百官朝拜先帝的肖像，不巧辛企李脚痛，一定要人扶着他才能参拜，来到殿下后，武师说突然叱令侯卒退下，说："这是供奉先帝肖像的殿堂，闲杂人岂能随便进出。"

辛企李不为所动，回头对吏卒说："你们只管扶我，事后我自当呈奏朝廷请罪。"

说完神情从容的行礼参拜，离殿后，立即上奏自陈罪状，等皇帝降罪，结

果朝廷反而把武师说贬为泉州兵官。

502. 王安石

【原文】 荆公裁损宗室恩数。宗子相率马首陈状，云："均是宗庙子孙，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亦变祧，何况贤辈！"边批：没得说。

荆公议论皆偏，只此一语，可定万世宗藩之案。

【译文】 宋朝宰相王安石奏请裁减皇室宗亲的俸禄，消息传开，皇室宗族相继拦道陈情，认为都是皇室亲族，看在祖先面上不要扣减俸禄。

王安石厉声说道："即便是皇上高祖等近亲，也要迁离天子太庙另祭，何况是你们这些远亲呢？"

〔梦龙评〕王荆公的言论一向偏激，唯有这番话可估为规范皇室宗藩的典范。

503. 毛 澄

【原文】 太仓毛文简公。嘉靖初，上议选婚，锦衣卫千户女与焉。内侍并皇亲邵蕙俱得重赂，咸属意。公在左顺门厉声曰："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不知自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礼部不敢担当，汝曹自为之！"众议遂息。

【译文】 明嘉靖初年，皇帝下令择婚，其中锦衣卫千户的女儿也在入选名单中。由于内侍及皇亲都接受卫千户的重礼，当然都属意卫千户的女儿。

当时毛澄（字宪清，谥文简）在礼部，听说这事，厉声说道："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出身不明，日后如何名列王族谱系，这事礼部不敢承办，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从此众人不敢再提卫千户之事。

504. 祝知府

【原文】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宁府有鹤，为民犬咋死，府卒讼之云："鹤有金牌，乃出御赐！"祝公判云："鹤带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岂干人事！"竟纵其人。又两家牛斗，一牛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译文】 南昌的祝知府以廉洁能干出名。宁王府有一只仙鹤，被民家所饲养的狗咬死，府吏把狗主送入官府，说："仙鹤的脖子上套有御赐金牌。"

祝公判道："鹤挂金牌，狗不识字；禽畜相斗，干人何事。"

于是放了那名狗主。

又有一次，两家人所养的牛相斗，其中一头牛斗死了，两人告进官府，祝

知府判道：“两牛相争，一死一活，死牛共食，活牛共耕。”

第五部　术智

术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嘻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蠖之缩也，蛰之伏也，麝之决脐也，蚺之示创也，术也。物智其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者曰：圣贤之智，有时而殚。知者曰：寺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译文】　术是方法。真正的方法是从智慧而生的，而通过适当的方法，智慧才能发挥无比的功用。

没有智慧而只强调方法，不仅于事无益，而且只是一场闹剧；只有智慧而没有方法，则像驾车行船的人，在风平浪静或平坦广阔的原野，一切好像得心应手，然而一遇大风大浪或羊肠鸟道，则束手无策，想不倾覆也难。

相传老子出关，化为胡人；仲雍南入蛮夷，断发文身。无知的人以为这是圣人的智慧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但智慧的人都能了解，圣人做这些权变的方法，无不来自真正的智慧。

有时婉转而不直行，称之为“委蛇”；有时暂时隐匿不显，称之为“谬数”，有时诡谲而不失原则，称之为“权奇”。若不懂婉转，不懂隐匿，不懂得诡谲，将立刻受害于环伺在外的灾祸。

智慧的人，怎可不知智慧的方法呢？

十三、以退为进

【原文】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莲在泥，入垢出洁。先号后笑，吉生凶灭。集“委蛇”。

【译文】 逶迤曲折之道，完满之中似有缺陷。正同生长在污泥中的莲蓬，经过洗涤才得显出本来面目。先是哭号，后是微笑，运用得法，就能趋吉避凶。

505. 箕 子

【原文】 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使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凡无道之世，名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独醒？观箕子之智，便觉屈原之愚。

【译文】 殷纣王夜夜狂欢醉饮，以致连日子是几月几号都忘了，问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于是派使者去问箕子。

箕子对他的门人说：“身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这是天下要发生祸乱的征兆。但是如果全国人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我将有祸事上身的征兆。”

于是箕子装醉，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

〔梦龙评〕君主无道长夜狂醉，这可称为“天醉”。连天都喝醉了，那箕子又何必独醒呢？看箕子装醉的智慧，就不禁为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愚昧感到惋惜。

506. 孔 融

【原文】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为“齐兵次楚，惟责包茅。今王师未即行诛，且隐郊祀之事，以崇国体。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凡僭叛不道之事，骤见则骇，习闻则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恶，以习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逋诛，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声楚僭，而仅责楚贡，取其易于结局，度势不得不尔。孔明使人贺吴称帝，非其欲也，势也。儒家“虽败犹荣”之说，误人不浅。

【译文】 东汉献帝时，荆州牧刘表（字景升）不仅不向朝廷缴纳税赋，并且举止乖张。

献帝想趁郊祭的时候，下诏斥责刘表乘坐越级马车。孔融上书劝谏说：“如今王师正如齐桓公兵伐楚国，只能责备不上贡的茅包一样，并没有力量惩罚刘

表。陛下郊祭时不能提及此事，以维护朝廷尊严；如果轻易的张扬，不但不能收遏阻之效，反而更助长邪门外道的气势。”

〔梦龙评〕类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百姓初次听说，不免震惊害怕，但是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如果朝廷能力尚不足除恶，就轻率诏告天下，只会让百姓习惯叛逆不受惩罚，在百姓面前暴露朝廷的无能。

春秋齐桓公在召陵伐楚，管仲就不以楚王僭尊号为名，而只责备楚王不纳贡赋，为的就是日后易于收场，衡量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三国时孔明派使臣向孙权道贺称帝，并非孔明真有贺喜之意，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通权达变的做法。儒家那种虽败犹荣的论调，实在害人不浅。

507. 翟子威

【原文】　清河胡常，与汝南翟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而心害其能，议论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伺常大都授时，谓总集诸生大讲。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此者久之，常知方进推已，意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方进。

尊人以自尊，腐儒为所用而不知。

【译文】　汉朝清河人胡常与汝南人翟方进同是经学博士。胡常虽是前辈，名声却不及翟方进响亮，因此对翟方进心存妒意，常发表议论抨击翟方进。

翟方进知道胡常的心病后，每逢胡常召集学生讲学，就派自己门下的学生，到胡常的居处，向他请教经学疑义，并且详作笔记。一段时间后，胡常终于明白翟方进私底下非常推崇自己，心中洋洋得意。日后，胡常与士大夫交游闲谈中，也不时称赞翟方进的学问。

〔梦龙评〕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些迂腐的儒士常受制于此一律则而不自知。

508. 魏　勃

【原文】　勃少时，尝欲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尝独早扫齐相舍人门，相舍怪，以为物而伺之，得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耳。”于是舍人见勃于参。

曹相国最坦易，不为崖岸者，魏勃犹难于一见如此，况其他乎！吁！

【译文】　汉人魏勃年轻时想求见齐相曹参（与萧何同佐高祖刘邦起兵，封建成侯，卒谥懿），但因家境贫困，求见无门，于是想出一个妙法：早晚都到曹参侍从官的府邸门前洒扫。过了几天，侍从官发觉门前干净得异乎寻常，就在一早躲在一旁窥伺，终于抓住了魏勃。

魏勃说：“我没有其他的用意，只因想求见相国，但又找不到可以为我引见

的人，所以才每天早晚到先生府邸门口扫地。”

于是侍从官终于完成魏勃的心愿。

〔梦龙评〕历朝的相国中，曹参算是最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一位，魏勃想求见一面尚如此困难，其他做官的就可想而知了。

509. 叔孙通

【原文】 叔孙通初以儒服见，汉王憎之。通即变服，服短衣楚制，王喜。时从弟子百许，通无所言，独言诸故群盗壮士进。诸儒皆怨。通闻之曰：“诸生宁能斗乎？且待我，毋遽！”

【译文】 汉朝人叔孙通（初在秦为官，后降汉，汉初典章制度多由其订定）初次拜见汉王刘邦时，穿着儒服，汉王看了觉得很讨厌，于是叔孙通下朝就更衣换裳，全副楚国人的打扮，汉王看到后很高兴。

当时叔孙通门下有一百多弟子，他却不教这些弟子任何东西，只讲旧时的强盗、游侠者流如何升官发财，弟子们听了都纷纷抱怨。

叔孙通就对弟子们说：“你们都不希望打仗吧？那就不必急，以后看我的。”

510. 王守仁

【原文】 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瞷龙溪，随至酒肆家，索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大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

才如龙溪，阳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阳明，亦何能得龙溪乎？使遇今之讲学者，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为勍敌，方知阳明之妙用。

【译文】 明朝的王畿年轻时豪放率性，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很早就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

于是，王守仁每天命弟子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然后暗暗派一名弟子尾随王龙溪到酒楼，对王龙溪表示愿意与他赌一局。

王畿笑着说，“只知死读书的书生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师生每天都在赌。”

王畿不由大感惊奇，就要求会见王守仁，而一见王守仁的面，立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门下弟子。

〔梦龙评〕像王畿这种人才，王守仁当然希望网罗门下，然而如果不是王守仁的智慧，哪能降服王畿这样的豪杰呢？换成当今的学者，可能会把他当酒鬼赌徒治罪吧！明朝人耿楚侗也曾想网罗李卓吾（名贽），但终因不得法而致使李卓吾为敌人所用，由此，更让人佩服王守仁的智

慧。

511. 王　曾

【原文】　丁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奏事，唯王文正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一日，文正谓丁曰："曾无子，欲以弟之子为后，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独对，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独委顺丁谓，而卒以出谓。蔡京首奉行司马光，而竟以叛光。一则君子之苦心，一则小人之狡态。

【译文】　宋朝人丁谓（字谓之，封晋国公，仁宗时以欺罔罪贬崖州）当权时，不准许朝廷大臣在百官退朝后单独留下奏事，大臣中只有王文正（即王曾，字孝先，仁宗时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正）谨守规定，从不违逆。

有一天上朝前，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想收养弟弟的儿子为后嗣，我有意面奏皇上恩准，但又不敢单独留下奏禀。"

丁谓说："像这种事，留下禀奏没有关系。"

于是王曾借呈文卷给仁宗时，就将丁谓这番行为告诉仁宗。

丁谓在退朝后，愈想愈觉得不对，不禁大为后悔，没几天，果然接获诏命，被贬往崖州。

〔梦龙评〕大臣中只有王曾对丁谓曲意顺从，最后终于伺机将丁谓贬至崖州；反观蔡京最初对司马光尊崇万分，最后却背叛、陷害司马光。看起来手法相同，但一个是君子，用心良苦，一个却是小人，心机狡诈。

512. 周忱　唐顺之

【原文】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边批：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千古笑端。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詗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訾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荐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蹦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应德 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辞。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悫谨慎，此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已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谢迁皆逐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译文】 明朝人周忱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宦官王振当权，周文襄怕王振借机刁难，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定做地毯送给王振做为贺礼。

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以后，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江南的百姓到今天还蒙受这福泽！〔傅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梦龙评〕秦桧修建格天阁时，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想别出新裁，好好巴结秦桧，就重金贿赂建筑工人，取得厅堂的尺寸，特别定做绒毯献给秦桧。由于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非常生气，常借事斥责这名官员。

同样是呈献绒毯，结果却一怒一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是忠奸不同，所以各得其不同的报应。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王振虽然骄横、暴虐但心机并不深沉，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重；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致名声，秦桧却是怕遭谋刺，所以以小人心严防众人，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吧！

世人批评周文襄，认为他为谄媚王振，捐米千石获朝廷颁旌旗表扬，及为子求官而献马，这两件事都不是高明之举。我却认为周文襄捐米、献马都有他的用意。当时天下兵祸连连，各州府库空虚，周文襄上奏朝廷，请免江南各州课税若干万，因而建议鼓励百姓“捐米”“买官”，借以充实府库财源才是两全之策。所以周文襄率先捐米，昭示百姓能获朝廷表扬是件光荣之事，而献金求官也非可耻，想借此鼓励百姓捐输，这不和卜式（汉朝人，以牧羊致富，武帝征匈奴时卜式捐输家财助军）踊跃捐输劳军的作风一样吗？由此看来，后人不可轻易批评周文襄。

明朝时倭寇蹂躏姑苏城，倭贼互用刀戟刺杀婴儿为乐。唐顺之当时闲居在家，见倭贼的凶残非常痛心，不惜与倭贼同归于尽。

当时海上督军赵文华是丞相严嵩的宠客，唐顺之冒死求见，陈述制敌战略，终于说服赵文华保荐自己为职方郎中（官名，属兵部，掌天下地图舆籍），接着

又启用名将胡宗宪，胡宗宪当时也曾厚礼奉迎严嵩，以讨严嵩欢心，所以才能从容计划放手讨贼，没有因受牵制而无法平贼的顾虑。

〔焦弱侯评〕唐顺之晚年因接受严嵩举荐，到今天仍遭到世人讥评。《易卦》上不是说过：有时君子要能容忍小人，甚至要曲意奉承，才能灾尽吉来。有志胸怀天下的志士，怎可为保一生的清誉，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汉朝时有人说："选拔士人一定要求清白谨慎。"这不过是妇人村夫之见。世事本就复杂，爱惜自己的人，是很难去跟别人说论自己作为背后的难言之隐的。

明朝正德年间，阉臣刘瑾专权凶暴，贤臣刘健（字希贤，谥文靖）、谢迁（字千乔，与刘健、李东阳同心辅政，天下称贤相，武宗时请诛刘瑾，不为武宗接纳，于是辞官，卒谥文正）等人都纷纷辞官归隐，只有李东阳（字宾之，孝宗时受皇命辅武宗，卒谥文正）不但仍尽心在朝辅政，并且言行更加谨慎，时时居间调解各朝臣间的冲突，许多乡绅豪族也都赖李东阳暗中庇护才保全性命，现在世人都责备李东阳不能为保节而辞官，却不曾想到当年孝宗崩逝前，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在孝宗病榻前，接受先皇亲口托付的幼主，假使李东阳也和刘、谢二人一样辞官归隐，那么国事将败坏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岂不是辜负李宗的重托吗？

由此看来，李东阳不辞官，实在有他万不得已的苦衷。李东阳晚年时，曾与友人谈及此事，常痛哭不止〔可怜〕，唉！看来许多忠臣的苦心都不被迂儒所见谅，又何止是唐顺之一人呢？

513. 杨一清

【原文】 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边批：可惜其言不传。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张承业，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瑾初缚时，得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盖体。上怜之，令与故衣百件。永惧，谋之内阁，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诸臣。永持疏至左顺门，谓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亦不敢言，况尔两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勿动摇人情也！可领此疏去，急易疏进！"此疏入，瑾遂正法，止连及文臣张綵一人、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

除瑾除彬，多借张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断不济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识见。然非杨文襄智出永上，永亦不为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称"智囊"也！

【译文】 明武宗时，杨一清与宦官张永（武宗初年时原本是刘瑾党人，后不满刘瑾所为，奏请诛刘瑾）同时举兵征讨安化王（即朱□鐇，袭封安化王，正德年间以诛刘瑾为名举兵谋反，后为仇钺所缚，押送京师赐死）。

在军中，杨一清曾与张永谈到阉臣刘瑾〔可惜其言不传〕，分析其中利害，劝说张永举发刘瑾，接着从衣袖中取出两道奏疏，一道陈述平定安化王谋反的战略，另一道则是分析刘瑾有专权谋逆的意图。

最后，杨一清叮嘱张永说："您率军回京谒见皇上时，先呈平定安化王的奏章，皇上一定会再进一步详细询问，这时您趁机要求皇上摒退左右，再进皇朝中暗埋内乱的奏章。"

张永说："万一这招不管用，又该怎么办呢？"

杨一清说：

"如果是旁人，我不敢断言是否管用，但如果是您，只要论事时能有条有理，一定管用。万一皇上不相信您所说的话，您就叩头请皇上立即召刘瑾，下令先没收刘瑾兵器，劝请皇上亲自查验，扬言如果找不到刘瑾谋反的证据，愿意拿自己这条命喂狗。接着再一面痛哭一面连连叩头，这时皇上对刘瑾一定大为生气。"

"刘瑾被诛，您一定受皇上重用，可以尽全力矫正以往朝政的缺失，那么吕强（后汉人，字汉盛，年轻时以宦官任官小黄门，灵帝时按例策封宦官，吕强推辞不接受，黄巾贼起，吕强奏请先诛皇上左右通贼者，后为赵恽等人陷害，自杀而死）、张承业（后唐人，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臣，庄王即帝位时曾力谏不可，后绝食而死，谥正宪）与您可说是千年来的三大忠臣，但这事要赶紧进行，不能稍有拖延。"

张永愤慨地说："我一把年纪为朝廷尽忠，哪里是为求日后的回报？"

不久，张永回京谒见皇上，一切正如杨一清所计划。

刘瑾被收押后，奉圣旨被降为南京奉御，刘瑾上奏自承罪状，乞求武宗赐一两件旧衣蔽体，武宗不忍，下令赐百件旧衣。张永见武宗仍怜惜刘瑾，恐日后生变，与内阁中的好友商议，命都察院弹劾刘瑾，然而都察院弹劾的奏章中，牵连到许多阿附刘瑾的大臣。

张永立即拿着奏章来到都察院，说："刘瑾专权时，连我都不敢挺身直言，更何况是其他官员呢？今天朝政败坏全是刘谨一人的过错，不要再波及他人，动摇人心，请立即收回这道奏章。另呈一道。"

当奏疏呈上后，刘瑾果被正法，受牵连的只有文臣张彩一人、武将杨玉等六人而已。

〔梦龙评〕能除去阉宦刘瑾，多靠张永的力量，如果要仰仗外臣，断然不能成功。而张永不希望牵连太多大臣，更是有远见的做法。然而若不是杨一清的智略比张永更胜一筹，张永也不会被杨一清所说动。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杨一清"智囊"之名当之无愧的原因！

514. 许　武

【原文】　阳羡人许武，尝举孝廉，仕通显，而二弟晏、普未达。武欲令成名，一日谓二弟曰："礼有分异之义，请与弟析资，可乎？"于是括财产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推其薄劣者与弟。时乡人尽称二弟克让，而鄙武贪。晏、普竟用是名显，并选举。久之，武乃会宗亲，告之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沾荣禄，所以向求分财，自取大讥，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产。"遂出所赢，尽推二弟。

让财犹易，让名更难。

【译文】　后汉阳羡人许武，被推举为孝廉后，官运一帆风顺，但他的两个弟弟许晏和许普，却仍默默无闻。

许武为了让两个弟弟早日成名，有一天，就对两个弟弟说："礼也有分异之义，因此我想和你们分家，你们看如何？"

两个弟弟表示无异议，许武于是将家产分成三份，把肥田、大宅都分在自己名下，并且挑选体力强健的奴婢收为己用，而将体弱多病的奴仆分给弟弟，两个弟弟都没有说什么。

正因如此，当时乡里父老都称赞两个弟弟对兄长的礼让，而轻视许武的贪财。不久，许晏和许普果然盛名远播，并被乡人推举为孝廉，分派官职。

一段日子后，许武就召集宗亲族人，说："我曾侥幸被推举为孝廉任官，但我两个弟弟却都无法踏入仕途；我为了让弟弟能有机会被选为孝廉，就要求分家并且多分家产，替弟弟们打响贤能的知名度，现在我的愿望都已达成，我希望能重新再分家产。"

于是把自己以前多取的部份还给两个弟弟。

〔梦龙评〕让财容易，让名难。

515. 廉　范

【原文】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辟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乃东至洛阳，变姓名求代廷尉狱卒。未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护视。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诃之曰："君困厄，瞀乱耶！"后融释系出，病因，范随养视。及死，送丧至南阳，葬毕而去，终不言姓名。

一辟之感，屈身求济。士之于知己，甚矣哉！

【译文】 后汉人廉范字叔度，北魏永平初年，陇西太守郑融曾保举廉范为功曹（州郡属吏）。

不久，郑融受其他事牵连，遭人举发，廉范知道此事错综复杂，想尽力帮助他，于是托病离职，郑融不明白廉范心中的打算，对廉范的辞官非常不谅解。

廉范往东走来到洛阳，改名换姓后，求得一个狱卒的差使。不久，郑融果然被捕下狱，廉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尽心照顾郑融。

郑融虽曾因这狱卒长得像廉范而觉得奇怪，但从未想过狱卒就是廉范。有一天郑融对廉范说："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以前手下的一名属吏。"

廉范故作生气的大声说："你是坐牢坐得老眼昏花了吗？"

日后，郑融被释出狱，又遭病痛缠身，廉范随侧照顾，到郑融死后，廉范将遗体送回南阳安葬后才离去，但一直到郑融死，廉范始终没有说出自己是谁。

〔梦龙评〕只因感激郑融的保举之恩，廉范竟改名换姓，委身狱卒尽心照顾，一直到郑融去世，士人所报的知己之恩，真是无与伦比。

516. 周　新

【原文】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尝巡属县，微服触县官，取系狱中。与囚语，遂知一县疾苦。明往迓，乃自狱出。县官惭惧，解绶而去。由是诸郡县闻风股栗，莫不勤职。

【译文】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时，常常巡视所属的州县，有一次他故意微服出巡，触怒当时县官，被捕入狱。

周新借着在狱中与同囚的罪犯闲聊的机会，了解县中百姓的疾苦。

第二天，官员们前往狱中迎接周新，县官这才知道周新的身份，县官自觉惭愧，于是解下绶带离职。从此，其他各州县的官员莫不尽忠职守，不敢有丝毫怠忽。

517. 陈　□

【原文】 陈□尝为别试所主，蔡卞曰："闻陈□欲尽取史学而黜通经之士，意欲沮坏国是而动摇荆公之学也！"卞既积怒，谋因此害□，而遂禁绝史学。计画已定，唯俟□所取士，求疵立说而行之。□固预料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谈经及纯用王氏之学者。卞无以发。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尝曰："当时若无矫揉，则势必相激，史学往往遂废矣。故随时所以救时，不必取快目前也。"

元祐之君子与"甘露"之小人同败，皆以取快目前，故救时之志不遂。

【译文】　宋朝人陈□（字莹中，号了翁）有次被任命为考选学士的主选官。

蔡卞（蔡京弟，字元度，王安石女婿）说："这次陈□被任命为主选官，一定会全部选取史学学士，而罢黜精通经学的学士，用来破坏朝廷现有体制，并且抵制荆公（即王安石）所倡立的学说。"

蔡卞因对陈□不满，想借此陷害陈□，进而禁绝史学。打定主意后，就只等陈□选取学士，找出陈□的错处借题发挥。另一方面，陈□也料到蔡卞的阴谋，于是录取的前五名，全都是研究经学的博士及推崇王氏学说的学士，让蔡卞找不到诋毁的借口，但五名以后，全都是研究史学的书生。

事后陈□说："当时若不是刻意忍让，两人一定会正面冲突，那么史学也早就遭到废止的命运了。"

所以为挽救目前的危势，要能灵活机变，有时不必逞一时的快意。

〔梦龙评〕宋哲宗元祐年间，新旧党争，司马光等人遭罢斥，与唐文宗时宰相李训等人谋刺宦官不成反被诛杀，都是为逞眼前一时之快，而致无法达成挽救时局的大志。

518. 王翦　萧何

【原文】　秦伐楚，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地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地，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汉高专任萧何关中事。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边批：晁错使天子将兵而居守，所以招祸。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吕后用萧何计诛韩信。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陈平独吊，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封君置卫，非以宠君也。以今者淮阴新反，有疑君心。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财佐军。"何从之，上悦。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边批：王翦之智。上心必安。"于是何从

其计。上还，百姓遮道诉相国，上乃大悦。

汉史又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与前所云强买民田宅似属两截。不知前乃免祸之权，后乃保家之策，其智政不相妨也。宋赵韩王普强买人第宅，聚敛财贿，为御史中丞雷德骧所劾。韩世忠既罢，杜门绝客，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甚喜，赐御札，号其庄曰"旌忠"。二公之买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胆以与豪杰共，至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污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风荡如矣！然降而今日，大臣无论有功无功，无不多买田宅自污者，彼又持何说耶？〇陈平当吕氏异议之际，日饮醇酒、弄妇人。裴度当宦官熏灼之际，退居绿野，把酒赋诗，不问人间事。古人明哲保身之术，例如此，皆所以绝其疑也。国初，御史袁凯以忤旨引风疾归。太祖使人觇之，见凯方匍匐往篱下食猪犬矢；还报，乃免。盖凯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潜布篱下耳。凯亦智矣哉！

【译文】　秦始皇派王翦（战国名将，曾为秦始皇平赵、燕、蓟等地）率六十万大军伐楚。出征日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临行前，王翦请求始皇赏赐大批田宅。

秦始皇说："将军即将率大军出征，为什么还要担忧生活的贫穷呢？"

王翦说："臣身为大王的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却始终无法封侯，所以趁大王委派臣重任时，请大王赏赐田宅，做为子孙日后生活的依凭。"

秦始皇听了不由放声大笑。王翦率军抵达关口后，又曾五次遣使者向始皇要求封赏。

有人劝王翦说："将军要求封赏的举动，似乎有些过分了。"

王翦说："你错了！大王疑心病重，用人不专，现在将秦国所有的兵力委交给我，我如果不用为子孙求日后生活保障为借口，多次向大王请赐田宅，难道要大王坐在宫中对我生疑吗？"

汉高祖三年，萧何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在京、索一带相持不下，这期间，汉王屡次派使者慰问镇守关中的宰相萧何。

鲍生于是对萧何说："在战场上备尝野战之苦的君主，会屡次派使者慰劳属臣，是因为君王对属臣心存疑虑〔晁错要景帝亲征自己留守，所以招祸〕。为今之计，丞相最好选派善战的子弟兵，亲自率领他们到前线和君主一起并肩作战，这么一来，君主必能消除心中疑虑，信任丞相。"

萧何采纳鲍生的建议，从此汉王对萧何非常满意。

汉高祖十一年，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用萧何的计谋诛灭韩信。高祖知道淮阴侯被杀，就派使臣任命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邑民，另派士兵五百人和一名都尉为相国的护卫兵。

群臣都向萧何道贺，唯独陈平（秦时为东陵侯，秦亡后降为平民）向萧何

表示哀悼之意：

“相国的灾祸就要从现在开始啦！皇上在外率军征战，而相国留守关中，没有建立任何战功，却赐相国封邑和护卫兵，这主要是因淮阴侯刚谋反被平，所以皇上也怀疑相国的忠心，派护卫兵保卫相国，并非宠爱相国，而是有怀疑相国之心。我建议相国恳辞封赏不受，并且把家中财产捐出，充作军费，这样才能消除皇上对相国的疑虑。”

萧何采纳召平的建议，高祖果然大为高兴。

汉高祖十二年秋天，英布叛变，高祖御驾亲征，几次派使者回长安打探萧何的动态。

萧何对使者说：“因为皇上御驾亲征，所以我在内鼓励人民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和皇上上次讨伐陈豨（汉朝人，高祖时以郎中封阳夏侯，后自称代王，被诛）叛变时相同。”

这时，有人对萧何说：“你灭门之日已经不远啦！你已经身为相国，功冠群臣，不能再继续接受皇上的封赏；自从相国入关中，这十多年来深得民心，皇上多次派使臣慰问相国，就是担心相国在关中谋反。相国如想保命，不妨低价搜购百姓的田地，并且不以现金支付而以债券取代，来贬低自己的声望，这样皇上才会安心。”

萧何又采纳这个建议。

高祖在平定英布之乱凯旋而归，百姓沿途拦驾上奏，控告萧何廉价强买民田，高祖不由心中窃喜。

〔梦龙评〕《汉史》曾记载：萧何购买田宅都是选择偏远的穷乡，也不在自家宅院营建高楼围墙，他说：“如果后代子孙贤德，就会学习我的节俭；如果子孙不肖，有家产也会遭他人所夺。”这和前面所记萧何强行购置民田，似乎有出入，其实强购民田是为免遭杀身之祸的权宜之策，至于隐居穷乡，则是保护家产的做法，这两件事同样具有远见。

宋朝韩王赵普，因为强行购买百姓宅第，行贿敛财，遭当时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韩世忠罢官后，拒绝访客上门，并且绝口不谈兵事，时常骑着一匹驴，带着一壶好酒，领着一二童子，在西湖上饮酒自娱。有人曾批评他在新淦县购置官田，宋高宗听说这事却非常高兴，颁赐匾额，并赐名“旌忠”。其实他们两人不论购民宅或买官田，都是为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

唉，当君主不能与大臣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时，常使有功的大臣，不惜污损自己而求自保，三代时君臣上下水乳交融的情感早已不复。然而演变到现在，大臣不论有功无功，个个都拚命购买田宅，他们所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陈平在吕氏对自己有疑虑时，整天饮酒调戏妇人；而唐朝的裴度在宦官气焰正甚时，也曾隐居乡野喝酒作诗，不问朝廷大事。这些都是古人明哲保身的方法，都是为了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

明朝初年，御史袁凯因触怒太祖，托病辞官归隐，太祖仍不放心，派人窥探，只见袁凯趴在竹篱下，吃猪狗的大便，密探向太祖报告后，袁凯得以保住一命。原来袁凯早料到太祖会派

人监视他的行动，要家人在炒面中搅拌沙糖，灌进竹筒中，暗暗散置竹篱下，避过密探耳目。看来袁凯也是聪明人！

519. 王　戎

【原文】　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边批：先见。每候戎，辄托疾不见。孙秀为琅琊郡吏，求品于戎从弟衍。衍将不许，戎劝品之。边批：更先见。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诛，而戎、衍并获济焉。

借人虚名，输我实祸，此便知衍不及戎处。

【译文】　晋朝时王戎（字濬冲）的族弟王敦（字处仲）虽然名气很大，王戎却很讨厌他〔有先见〕。每次王敦想求见王戎时，王戎就借口生病避不见面。孙秀（以谄媚赵王伦得宠，杀害忠良，后为齐王□等所诛）为琅琊郡吏时，要求王戎的另一个弟弟王衍写一篇文章，王衍不想答应，但王戎却劝王衍改变心意〔更有先见〕。

日后，孙秀飞黄腾达，凡是过去曾和孙秀有过摩擦的人都被诛杀，唯独王戎、王衍兄弟平安无事。

〔梦龙评〕满足别人的虚荣，因而免除日后的杀身之祸。由这件事，就可看出王衍不及王戎有远见。

520. 阮　籍

【原文】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鲜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饮，绝不与世事。司马昭初欲为子炎求昏于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钟会数访以时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获免。

【译文】　魏、晋之时，天下纷扰多事，名士中很少有人能保全名节的。阮籍（三国魏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为坚守原则，整天喝得酩酊大醉，绝口不谈天下世势。

司马昭（三国魏人，司马懿次子，字子上）想为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字安世）求婚，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逃避司马昭的纠缠，竟大醉六十天。

司马昭得不到阮籍的答复，只好打消结亲的念头；当时司马昭的手下大将钟会曾数度拜访阮籍请教时事，想由阮籍的话中挑出毛病，加上罪名，而阮籍每次都醉得不能答话，也因此而保全一命。

521. 郭德成

【原文】　洪武中，郭德成为骁骑指挥。尝入禁内，上以黄金二锭置其袖，曰：“第归勿宣。”德成敬诺，比出官门，纳靴，佯醉，脱靴露金。边批：示不能为密。

阍人以闻。上曰：“吾赐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阍严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窃耶？且吾妹侍宫闱，吾出入无间，安知上不以相试？”众乃服。

【译文】　明太祖洪武年间，有一天骁骑指挥郭德成（性嗜酒、淡簿名利）进宫参拜。太祖把两锭黄金放在郭德成的袖子里，要郭德成回去后不可张扬此事。

郭德成毕恭毕敬的拜领，当他走出宫门时，把黄金放在靴子里，接着假装喝醉，在脱下靴子时故意把黄金掉在地上〔以示不能为密〕。守宫门的禁卫军捡到后，就把这两锭黄金呈奏太祖，太祖说：“这是朕的赏赐。”

有人责备郭德成，郭德成解释说：“宫中门禁森严，身怀黄金走出宫门，可能会被误认为盗贼；再说我妹妹是个宫女，我出入宫中更要小心，说不定陛下是在试探我。”

众人听了，不由佩服他的谨慎。

522. 郭崇韬　宋太祖

【原文】　郭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耶？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袪、射钩之人，若一切拒之，能无疑骇？”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韬悉献所藏，以佐赏给。

南唐主以银五万两遣赵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辞，宋主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弗测。”及从善南唐主弟。来朝，常赐外密赉白金，如遗普之数。唐君臣皆震骇，服宋主之伟度。

赂遗无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辞而终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后作用如何，便见英雄权略。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

【译文】　后唐的郭崇韬一向清廉正直，自从任官洛阳后，才开始收受各方的赠礼或贿金，他的故旧或部属，因此批评他的作为。

郭崇韬说：“我现在官至将相，每年俸禄赏赐千万，何曾把这些许贿金礼品放在眼里？但现在戍守各地的藩镇，多半是后梁归降的将领，他们都是陛下所倚重的将才，如果我坚辞不受，能保各藩镇心中不起疑惧吗？

第二年，皇帝在京师附近举行郊祭，郭崇韬于是把所收到的贿金及礼物，全部捐献出来。

南唐李后主派人送五万两白银给赵普（宋朝人，字则平，曾佐宋太祖定天下），赵普将此事禀奏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说："南唐主的赠金不可不接受，你不妨写一封信向南唐王表示感谢，另外再给那位使臣一些赏钱就可以了。"

赵普拜辞出宫后，宋太祖自言自语说："身为大国不可自贬身份，朕要让南唐觉得朕高深莫测。"

等南唐主的弟弟李从善进京晋见太祖时，太祖除了一般例行的赏赐外，另外暗中派人送给李从善白银，数目和南唐主送给赵普的一样。李从善将此事报告南唐主后，南唐君臣无不震惊，并且赞佩宋太祖的器度。

〔梦龙评〕本来贿金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收受的，但一向清廉的郭崇韬到洛阳后，也不再坚持以往的原则，开始收受贿金；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宋太祖，也授意大臣接受南唐主的赠金。这完全要看当事者收取贿金的心态及作用，借此也可看出是否有英雄人物的权谋智略。三代以后的大将，大抵上都是权略中的佼佼者。

十四、隐而不显

【原文】　似石而玉，以鏄为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隐。集"谬数"。

【译文】　宝玉有时会隐蔽成石头的样子，戈戟的柄套也能做为兵刃。舍弃明显可见的用途，运用幽微隐密的妙处，这是管仲成事的谋略。

523. 宋太祖

【原文】　宋祖闻唐主酷嗜佛法，乃选少年僧有口辩者，南渡见唐主，论性命之说。唐主信重，谓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

茅元仪曰："与越之西子何异，天下岂独色能惑人哉！"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听说南唐主笃信佛法，就挑选一个聪敏伶俐而口才又好的年轻和尚，派他到南唐谒见南唐主，讨论生死轮回之说。

南唐主深信不疑，将他当做是出世的仙佛，从此不再关心朝政，甚至连边境国防都不注意。

〔茅元仪评〕宋太祖派和尚一事，跟越国派西施迷惑吴王的道理完全相同，可见天下并非只有女色才能迷惑人。

524. 周武王

【原文】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见《管子》。

假设戍名，欲人惮役而竟收粟，倘亦权宜之术，而或谓圣王不应为术以愚民，固矣！至若《韩非子》谓：汤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议其贪也，让于务光，又虞其受，使人谓光曰：“汤弑其君，而欲以恶名予子。”光因自投于河。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间纣以乱其心。此则孟氏所谓“好事者为之”，非其例也。

【译文】 周武王下令征调百姓赴重泉（地名）戍守。

然后又下一道命令：“凡百姓捐谷一百鼓（四石为一鼓）者，得免征调。”

百姓为求免役，纷纷捐出家中所有积谷，一时国库的米粮暴增二十倍〔见《管子》〕。

〔梦龙评〕武王假征调百姓戍守远地为名，想借百姓恐惧离乡的心理，征收谷粟充实国库，这只是一时权宜的做法，有人却批评圣贤的君王不应用权术来欺骗百姓。

《韩非子》曾记载：商汤讨伐杰纣后想自立为帝，又怕世人讥评他是因称王的贪念才伐桀纣，于是故意推举务光为王；但又怕务光真的接受，就故意派人对务光说：“汤弑杀他的君主，却想将弑君的罪名嫁祸给你。”务光听了，就投河自尽。另外，文王也曾用重金贿赂费仲，要他日夜在纣王身边谗言谄媚，迷惑纣王心智，我认为这才是孟子所谓喜欢捏造假语生事之人。

525. 管　仲

【原文】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絺绤，鹅鹜含余秫，齐钟鼓，吹笙篪，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欲其尽忠于国人，能乎？”乃召城阳大夫，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国无饥民。此之谓“谬数”。

既夺城阳之宠，又劝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籴贱，桓公恐五谷之归于诸侯，欲为百姓藏之，问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从之，民争为囷京以藏谷。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归心；勾践式怒蛙，而三军鼓气；燕昭市骏骨，而多士响应；桓公聘囷京，而四境露积。诚伪或殊，其以小致大，感应之理则一也。

【译文】 齐桓公有次为国中大夫只顾积敛家财，不愿踊跃捐输，囤积米粮任谷粟腐烂，却不愿开仓救民而烦恼。

管仲建议说：“请王下令召城阳大夫进宫。”

桓公说：“为什么呢？”

管仲回答说：“城阳大夫府中的宠妾，个个身穿细葛布做成的衣裳；所养的鹅鹜吃的都是上好的谷粟，日日笙歌夜夜舞榭，他的族人却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王只要对他说：‘你口口声声说要对寡人尽忠，却连你自己族人的生活都不

顾，能相信你会尽忠寡人吗？从今天起，寡人不要再见到你。’”

桓公果真照管仲所说，免去城阳大夫的官职，不准他出大门一步。其他大夫听说此事，纷纷争相捐金献粮，救助远近亲族，有些大夫尚嫌不足，甚至收容国内贫苦无依的百姓，从此国内再也没有饥民。

〔梦龙评〕不但挫城阳大夫宠臣的骄气，又能使大臣们散家财救助百姓，管仲短短几句话，却对齐国大大有帮助。

米价下跌，桓公不愿大夫们借机囤积，希望能为百姓多存米粮，于是向管仲请教对策。

管仲说：“今天臣经过市集，见有两座新建的谷仓完工，请大王以璧玉聘用他们当官，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百姓于是争相新建谷仓以储放米粮。

〔梦龙评〕文王将乱葬的枯骨重新埋好，而百姓纷纷归顺；句践利用怒蛙的鸣叫，来激励越军的士气；燕昭王拿重金买死千里马，各路人才知其爱才，纷纷前去投靠；齐桓公聘粮仓主人为官，于是齐国四处可见粮仓顶。不管是诚是伪，都达成了以小得大的作用。

526. 范仲淹

【原文】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时范仲淹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仲淹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守，谕之曰：“今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并兴，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徙沟壑耳。”是岁唯杭饥而不害。

《周礼·荒政十二》，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但他人不能举行，而文正行之耳。◯凡出游者，必其力足以游者也。游者一人，而赖游以活者不知几十人矣。万历时吾苏大荒，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舡。富家儿率治馔僧舍为乐，而游船数百人皆失业流徙。不通时务者类如此。

【译文】　宋朝皇祐二年，吴州一带闹大饥荒，当时范仲淹（字希文，卒谥文正）治理浙西，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救荒的措施非常完备。

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范仲淹于是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的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

另外，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

于是各寺庙住持无不招募工人大肆兴建。

范仲淹又召募工人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的工人多达一千人。掌监察的官员，认为范仲淹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所以上奏弹劾范仲淹。

范仲淹上奏说："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

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

〔梦龙评〕《周礼》上曾记载："连续十二年的饥荒，主政者应尽量提供百姓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口。"可惜一般主政者都做不到，只有范仲淹做到了。

凡是可以外出宴游者，一定是具有宴游的财力，一人外出宴游，而靠此人宴游花费的金钱生活的，却有几十人。明朝万历年间，苏州一带闹饥荒，主政者下令禁止百姓游船，于是富家子弟日日在僧院宴饮，而靠划船生活的船家，都因失业而背井离乡；主政者的愚昧、不识时务，大都如此。

527. 管 仲

【原文】 桓公好服紫，一国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访于管子。明日公朝，谓衣紫者曰："吾甚恶紫臭，子毋近寡人！"于是国无服紫者矣。

【译文】 齐桓公喜欢穿着紫色的衣服，于是全国人都风行穿紫衣，桓公深觉困扰，向管仲请教。

第二天，桓公早朝时对穿紫衣的大臣说："寡人最讨厌紫色，你们这些穿紫衣的人，不要靠近寡人。"

这话一出，全国再也没有人穿紫衣。

528. 王 导

【原文】 王丞相善于国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练数千端。丞相与朝贤共制练布单衣。一时士人翕然竞服，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卖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与"恶紫"对照。○谢安之乡人有罢官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唯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竞市，价遂数倍。此即王丞相之故智。

【译文】 晋朝的丞相王导善于掌理国政。初渡江时，国库空虚，府库只存数千匹丝绢。

王导于是与朝中大臣商议，每人订制一套丝绢单衣，一时之间，官员及读书人竞相仿效，于是丝价暴涨。王导接着下令管理府库的官员出清丝匹，每匹售价竟高达一两黄金。

〔梦龙评〕这事可以和桓公讨厌紫衣相对照。

另外，东晋时，宰相谢安的同乡辞官回乡，临行前向谢安辞行；谢安问他回乡的旅费可曾筹妥？同乡回答："手上没有现金，只有五万把蒲葵扇。"于是谢安随手拿了其中一把扇。没几天，士人百姓争相购买，于是扇价高涨，这也是仿王丞相的做法。

529. 晏　婴

【原文】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

【译文】　齐人喜欢在驾车时用车毂相互撞击，并以此为乐。官府虽多次禁止，但成效不彰，宰相晏婴感到十分烦恼。

一天，晏婴乘坐一辆新车出门，故意与其他车相撞。事后说："与人撞车是不吉祥的凶兆，难道是我祭拜神明时心意不够诚敬、平日居家待人不够谦和吗？"

于是弃车离去。从此国人不再以撞车为乐。

530. 东方朔

【原文】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药。东方朔乃进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药，不能使人不死。唯天上药，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对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谩诧，欲极其语，即使朔上天取药。朔既辞去，出殿门，复还曰："今臣上天似谩诧者，愿得一人为信。"上即遣方士与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过诸侯传饮，期且尽，无上天意。方士屡趋之，朔曰："神鬼之事难豫言，当有神来迎我。"于是方士昼寝，良久，朔遽觉之曰："呼君极久不应。我今者属从天上来。"方士大惊，具以闻，上以为面欺，诏下朔狱。朔啼曰："朔顷几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对曰："天帝问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虫。''虫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类马，色邠邠类虎。'天公大怒，以臣为谩言，使使下问。还报曰：'有之，厥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苛以臣为诈，愿使人上天问之。"上大笑曰："善！齐人多诈，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罢诸方士不用。

【译文】　汉武帝喜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方士非常礼遇，常派遣方士到各地访求长生不老药。

东方朔于是上奏道："陛下派人访求仙药，其实都是人间之药，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唯独天上之药才能使人不死。"

武帝说："谁能上天为寡人取药呢？"

东方朔说："臣能上天。"

武帝一听，知道东方朔又在胡说吹牛，想借机让他出丑难堪，于是下令命东方朔上天取药。

东方朔领命拜辞离宫，刚走出殿门又再折返回宫，上奏说："现在臣要上天取药，皇上一定会认为臣胡说吹牛，所以希望皇上能派一人随臣同往，好为人证。"

武帝就派一名方士陪东方朔一起上天取药，并且约定三十天后回宫复命。

东方朔离宫后，日日与大臣们赌博饮酒，眼看三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随行的方士不时的催促他。

东方朔说："神鬼行事凡人难以预料，神会派使者迎我上天的。"

方士无可奈何，只好蒙头大睡，一睡就是大半天。

突然间，东方朔猛然将他摇醒，说："我叫你许久都叫不醒，我刚才随天上使者由天庭返回凡间。"

方士一听大吃一惊，立即进宫向武帝奏。武帝认为东方朔一派胡言，犯欺君之罪，下诏将东方朔下狱。

东方朔哭着对武帝说："臣为上天求仙药，两度徘徊生死关口。"

武帝问："此话怎说？"

东方朔回答说："天帝问臣下老百姓穿的是什么衣服，臣回答：'穿着虫皮。'又问：'虫长得什么样子？'臣说：'虫嘴长有像马鬃般的触须，身上有虎皮般彩色斑纹。'天帝听了大为生气，认为臣胡言欺骗天帝，派使者下凡界探问。使者回报确有此事，并说虫名叫蚕，这时天帝才释放臣返回凡间。陛下如果认为臣撒谎欺君，请派人上天查问。"

武帝听了大笑："说的好，齐地人生性狡诈（武帝时方士大都出自齐地），你只想借此劝朕不要再听信方士之言罢了！"

从此武帝不再迷信方士。

531. 张　良

【原文】　高帝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谏，不从。吕后使吕泽劫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诚能不爱金帛，令辩士持太子书，卑词固请，边批：辩士说四皓出商山，必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不传。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吕后如其计。汉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孙太傅称说古令，以死争，边批：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识。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年皆八十余，须眉皓然，衣冠甚伟。上

怪而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载，边批：谁谓高皇慢士？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难摇动矣！"

左执殇中，右执鬼方，正以格称说古今之辈。夫英明莫过于高皇，何待称说古今而后知太子之不可易哉！称说古今，必曰某圣而治，某昏而乱。夫治乱未见征，而使人主去圣而居昏，谁能甘之？此叔孙太傅所以窘于儒术也。四老人为太子来，天下莫不为太子死，而治乱之征，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为天下者不顾家，尚能惜赵王母子乎？王弇州犹疑此汉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论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义能不为高皇臣者，义必能不辞太子之招。别传称子房辟谷后，从四皓于商山，仙去。则四皓与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汉，则四皓中亦必有显者，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樗朽可方也！太子定，而后汉之宗社固，而后子房报汉之局终，而后商山偕隐之志可遂。则四皓不独为太子来，亦且为子房来矣。边批：绝妙四皓论。呜呼！千古高人，岂书生可循规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译文】 汉高祖准备废黜太子，另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群臣纷纷劝阻，高祖都不予理会。吕后得知焦急万分，派哥哥建成侯吕泽一再要求留侯张良想个对策。

张良说："这事很难用口舌来争辩。如今皇上不能招抚的只有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年事已高，他们认为陛下为人傲慢，所以隐居山中誓不作汉臣。假使阁下能不惜金钱宝玉，请太子写一封亲笔信，派一位能言善道的使者去邀请他们〔辩士说服商山四皓出山，必定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今不传〕，我想他们会答应来的；来了之后，让他们不时陪同太子入朝，而且故意让皇上看到，对打消废黜太子或许有所帮助。"

吕后依张良所言，卑词厚礼迎来商山四皓。

汉高祖十二年，高祖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因此也就愈发急着废黜太子。而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叔孙通（初仕秦，后降汉，汉初典章交由叔孙通订定）引用古今事例为废黜太子事力争〔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谈〕，高祖表面上答应不废黜太子，内心却不以为然。

一天酒宴开始，高祖要太子在自己身边侍奉，四皓随侍在太子身边，年纪都已超过八十岁，须发尽白，器宇不凡。

高祖见这四人不觉奇怪，问："他们是什么人？"

四皓立即上前各自报出姓名，分别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高祖不由大惊说："朕邀请诸公有几年了〔谁说高祖轻慢士人〕，诸公却为躲避朕而隐居深山，现在为什么诸公却愿意服侍我儿？"

四皓异口同声说：“因为陛下一向轻视读书人，经常任意乱骂，臣等不愿无故受辱，所以才隐居深山。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孝，恭谨有礼，尊重士人，天下人莫不希望为太子效死命，所以臣等愿意出山侍奉太子。”

高祖说：“那就烦劳诸公辅佐太子。”

四皓一同举杯为高祖祝寿，然后又一同向高祖告辞。

高祖望着他们的背影说：“有他们四人辅佐太子，太子羽翼已成，很难再改变了。”

〔梦龙评〕叔孙通在高祖面前，左一句会折寿，右一句福祚薄，再举古今历史上更换太子不祥的史实为佐证，想劝说高祖改变废黜太子的心意。唉！想那汉高祖是多么聪明的人，何须叔孙通举古今例证，才知道不可轻易废太子呢？举古今例证，必定会提到某君圣明，所以天下大治；某君昏聩，所以天下大乱。高祖时代天下治乱的征兆未显，就已断定高祖昏聩而非圣明，有谁会甘心承认自己是昏君呢？这就是叔孙通太拘泥儒家教训，致使谏言反而不为高祖所接纳。

商山四皓愿意为太子效命，那天下人莫不争相为太子牺牲，因此日后治乱的端倪，已清楚的显现在高祖心中，既要为汉室千年天下着想，高祖还能顾及私情成全赵王母子吗？

王弇州（明朝人，即王世贞，字元美）曾怀疑出现在汉宫的四皓，不是真正的商山四皓；即使如此，先不谈张良是否已犯下欺君之罪，只能说高祖的眼力太差了，商山四皓既然能为义坚持不为高祖臣，也就能为义不推辞太子的招抚。其他传记曾记载，张良晚年不吃五谷，专心学习神仙道术，最后随商山四皓一同仙去。就此看来，张良与商山四皓属同一流人物，彼此相契，所以即使张良不辅佐汉室，四皓中也必有人因佐汉室而显达，他四人绝非长久隐没山野之辈。太子地位稳固，而后汉室社稷才能稳固，张良辅佐汉室之功圆满，而后才能了却与四皓一同仙去的心愿，所以四皓不仅是为辅太子而来，也是为成全张良而来〔绝妙四皓论〕。唉！像这般千古高人的行事，哪是一个只知读死书的书生，按常理就能评断的呢？

532. 梁　储

【原文】　正德中，秦藩请益封陕之边地，朱宁、江彬辈皆受赂，许之。上促大学士草制。杨廷和、蒋冕私念：草制，恐为后虞，否则忤上意。俱引疾。独梁储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广且饶，藩封得之，多蓄士马，必富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社稷。今王恳请畀地与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狂人导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欲保亲亲，不可得已！王慎之，勿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可虞，其勿与！”事遂寝。

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夺。此与子房招四皓同一机轴。

【译文】　明武宗正德年间，秦藩向朝廷请愿，要求把陕西边地加封给他，朱宁、江彬（字文宜）等人由于收受贿赂而主张应允。武宗命大学士起草写敕书，然而杨廷和（字介夫，谥文忠）、蒋冕（字敬之，谥文定）等人深以为忧，

但又不敢忤逆武宗，于是两人都称病不朝。

惟独梁文康（梁储，字叔厚，卒谥文康）受命起草，诏书写道：

“从前太祖曾留有遗诏，边地不可轻易赏赐藩王。这并非吝啬，因为广大丰饶的土地赐予藩王后，必定养士饲马，后必然因富庶而骄狂，一旦受奸人挑拨，图谋不轨，对社稷极为不利。现在朝廷接受秦王的恳求，把这边地加封秦王，但愿秦王得到这块土地之后，绝对不可聚集奸人为非作歹，也不要蓄养太多兵马，更不要听信谗言煽惑谋反作乱，因为一旦动乱起于边疆，就会危害到社稷的安全。到那时朝廷即使念着血缘之亲，恐怕也难保你活命。秦王可要慎思而行！”

武宗看了这篇敕令的草稿后非常惊讶，这时才知道赐封边地的严重性，于是断然收回成命，取消加封。

〔梦龙评〕面对英明的君主，不可用是非纠正，却可用利害关系改变他，这和张良招请四皓的道理相同。

533. 傅□

【原文】 康陵好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廷闻之，无征以谏。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傅尚书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者，敢并至尊书！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

【译文】 明朝宪宗笃信佛法，自称大庆法王。官员们虽有耳闻，却无法证实而加以劝谏。不久，礼部接获署名大庆法王的圣旨，命令办理番僧所请赐的良田千亩做为大庆法王下院（僧寺分设他地，但名义上仍隶属本寺者）。

尚书傅□（字邦瑞，追谥文毅）故意假作不知谁是大庆法王，上书启奏：“有人自称大庆法王，竟敢下圣旨，冒渎天子，破坏祖宗国法，大大不敬。”

宪宗看了傅□的奏章，下令不可再追问此事，而赐良田事也不再提起。

534. 洪武中老胥

【原文】 洪武中，驸马都尉欧阳某偶挟四妓饮酒。事发，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毁其貌以觊万一之免。一老胥闻之，往谓之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尔死矣！”妓立予五百金。胥曰：“上位神圣，岂不知若辈平日之侈，慎不可欺！当如常貌哀鸣，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须沐浴极洁，仍以脂粉香泽治面与身，令香远彻，而肌理妍艳之极。首饰衣服，须以金宝锦锈，虽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间之。务尽天下之丽，能夺目荡志则可。”问其词，曰：“一味哀呼而已。”妓从之。比见上，叱令自陈，妓无一言。上顾左右曰：“榜起

杀了！”群妓解衣就缚，自外及内，备极华烂，缯采珍具，堆积满地，照耀左右，至裸体，装束不减，而肤肉如玉，香闻远近。上曰：“这小妮子，使我见也当惑了，那厮可知！”遂叱放之。

【译文】　明太祖洪武年间，有个姓欧阳的附马爷，召了四名妓女陪酒，不料消息外泄，官府奉命搜捕陪酒的妓女。由于官府搜捕甚急，其中一名妓女料想自己被捕后必死无疑，竟想先行毁容，希望能侥幸保住一命。

有一个官府的老文书听说妓女们的遭遇，就对妓女说：“只要肯给我千金，我就能保你们一命。”

妓女们立即先付五百金。

老头说：“当今圣上英明，哪会不清楚吃你们这行饭的人平日奢侈挥霍的情形，所以言行当如平常，千万不可存心欺瞒，见了皇上，只要如常人般哀泣，或许可得到皇上的宽宥。”

妓女问老头：“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老头说：“先彻底洗净全身，再用香油调理按摩，让远近的人都能闻到你们身上的香味，使全身的肌肤散发出动人艳丽的光泽。至于身上所穿戴的衣物首饰，更是非绫罗金玉不可，即使是贴身的内衣，也丝毫马虎不得，务必要极尽华丽之能事，让男人见了无不心荡神驰，对皇上的问话，一概只低头哀泣不答。”

妓女点头牢记在心，等被官府押送进宫面见太祖后，太祖叱令妓女自陈罪状，妓女只一味低泣不语。

太祖对左右说：“把她们绑起来杀了！”

四名妓女听了立即宽衣准备就缚，只见妓女们从外服到贴身衣裤无不华丽已极，身上所佩戴的饰物更是堆了一地，光彩夺目，而肌肤如玉，阵阵香气袭人。

太祖说：“这些小妮子，即便是朕见了都不免被迷惑，那欧阳小子也就可想知了！”

于是下令释放那四名妓女。

535. 王　振

【原文】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常幸此，三宿而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许之。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经在，不可就寝，不复出幸。

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长。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为小人。君子不弃小人之长，所以为君子。

【译文】　北京城的功德寺，后宫供奉着一座极其巍峨华丽的佛像。

根据功德寺的和尚说，明英宗正统年间，张太后常游幸功德寺，有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宫。

当时英宗年纪还小，随太后游寺，并把游寺之事告诉太监王振。

王振认为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礼制，于是暗中命人打佛像，佛像完成后，王振请英宗呈给太后，说："母后大德，儿臣无以为报，特命人打造一尊佛像，请母后恩准将佛像安置于功德寺后宫，以酬谢母后厚德。"

太后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并且命中书舍人抄写经书放在东西两侧厢房，从此太后因厢房供有佛经，认为不能住宿，所以不再留宿宫外。

〔梦龙评〕君子的大智中难免有短处，小人的小智中也多少有长处。然而就因小人只知模仿君子的短处，所以才被人讥评为小人；君子则不因是小人的长处而弃之不用，所以才被人尊为君子。

536. 贺儒珍

【原文】　两宫工完，所积银犹足门工之费。户、兵二部原题协济银各三十万，通未用也。西河王疏开矿与采木，并奏部，久不覆。一日，文书房口传，诘问工部不覆之故，立等回话。部查无此疏，久之，方知停阁于户部也。户部仓皇具咨稿，工堂犹恐见累。郎中贺儒珍曰："易耳！"首叙"某月日准户部咨"云云，咨到日即具覆日。复疏曰："照得两宫鼎建，事关宸居，即一椽一角，纯用香楠、杉木，犹不足尽臣等崇奉之意。沿边不过油松杂木，工无所用，相应停采。"

按：此事关边防西河，特借大工为名耳。尔时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从容具覆，但言其无所用，而不与争，事遂寝。

工部一日得旨买金六千两。铺户极言一时难办，必误；赔不惜也。且言户部有编定金行甚便。公思：户部安肯代工部买金耶？唯有协济一项，今已不需，户部尚未知也。时司徒杨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公夜过之，谓曰："户协工三十万金，欲具题，何如？"毓庵入言于兄，出告曰："吾兄深苦此事，欲求少减。"公曰："户果不足，如肯代工买金六千，则前银可无烦设处。"毓庵复入言，本庵亟许。公归，遂收工商买金之票。掌稿力禀不可。公叱之出。及具题，掌稿复言户必不肯。公曰："第上之。"既报可，户无难色。公去部后，再有买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户部。而户部怒裂其札。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

【译文】　慈宁宫和献陵的工程完竣之后，所剩下的经费还足以用来支应午

门和奉天门的修建工程，原先户部和兵部答应支助的三十万两银子，统统用不着。

西河王原有一封呈给朝廷的疏奏，请求准予在当地挖矿和开采林木，公文会到工部，许久不见答复。一天，有一份紧急公文来到工部，询问前项提案为何不见答复，要求立刻回话。工部官员立刻追查，并未发现有该项公文，等了很久，才知道此案积压在户部，尚未处理。

户部的大小官员急着拟具对策发文咨询，工部尚书也担心受到牵连，这时郎中（官名，六部所辖分司之长）贺儒珍拟议道："这事容易处理，我们只要在公文上先交代本部已于某月某日准了户部某件咨文，然后说明：查照慈宁宫和献陵两项重大工程，事关皇室安寝，其中建筑的一椽一角等细节，使用的都是香楠杉木，虽然如此，惟恐犹不足以曲尽臣等崇奉皇室之心意；沿边一带所生产的，不过是一些油桐杂木，和两宫工程无关，无需开采贡献。"

〔梦龙评〕西河王想发笔横财，用的名义是资助两宫之役的冠冕堂皇的说词，工部如处理不当，对西河一地边防确有影响。当时事在必行，贺公顾虑已被西河王咬住口实，因而从容作答，只说是无所取用，而不与其正面冲突，此事遂不了了之。

工部某日奉旨须立即购买黄金六千两听用，但基层官员指称六千两的数额太庞大，一时之间要买齐，必定花去不少冤枉钱，又说户部负责管辖各地的金店，甚为便利，应透过他们来购买。

贺儒珍负责处理本案，思想户部岂肯无故帮工部购买黄金，而当初兴办两宫工程时，户部曾同意协助三十万两银子，现在已用不着了，但户部并不晓得。

当时户部尚书杨本庵的胞弟杨毓庵在衡司（主管山林川泽）任职，贺儒珍夤夜造访，告诉他说："户部原本同意协助工部的那三十万两银子，现在打算如何处理？"

杨毓庵进去询问兄长，出来答复道："家兄也深为此事烦恼，希望贵部将额度宽缓一些。"

贺儒珍道："户部果真手头拮据，若能代工部买得六千两黄金，则前项公款可以此抵销。"

杨毓庵入内询问，果然杨本庵欣然答应。

贺儒珍回到工部，遂饬令收回各单位购买黄金的银票，主拟公文的官员极谏不可，贺儒珍立刻将他臭骂一顿。后来要发文给户部时，主拟公文的官员又指称户部必不同意，贺儒珍道："你不要管那么多，就照这样发文过去。"

公文发出之后，户部果然照准。

后来贺儒珍去职，皇帝又命工部购买黄金，工部官员依例行文到户部请求

协办，没想到公文竟被户部撕个粉碎，主拟公文者却始终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

537. 满宠　郭元振

【原文】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曹操恶之，欲诬以图废立，收彪下狱，使许令满宠按之。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嘱宠曰：“但受词，勿加考掠。”边批：惜客误客，书生之见。宠不报，考讯如法。数日，见操言曰：“杨彪考讯无他词。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初，彧与融闻宠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宠。

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欲和。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会天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拜伏，不胜寒冻。会罢，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计杀其父，谋勒兵来袭。副使解琬劝元振夜遁。元振不从，坚卧营中。边批：畏其袭者决不敢杀，敢杀则必有对之矣。明日，素服往吊，赠礼哭之甚哀，边批：奸甚。留数十日，为助丧事。娑葛感悦，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

考掠也，而反以活之；立语也，而乃以杀之：其情隐矣。怒我者，转而善我，知其情故也；欲袭我者，转而感悦我，不知其情故也。虽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宠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知元振乎？

【译文】　三国时太尉杨彪（后汉人，字文先）与袁术（后汉人，献帝时僭帝号，后粮尽众散，被刘备击败而死）结儿女亲家，引起曹操不满，想诬陷杨彪下狱，好使这门婚事告吹。曹操将杨彪收押下狱后，命满宠审理侦讯。

当时孔融与荀彧分别请托满宠，说：“请先生只管讯问，千万不要用刑逼供〔爱之适以害之，书生之见〕。”

满宠不理会两人请托，仍严刑拷问〔妙计〕。

几天后，满宠晋见曹操，说：“我已用过各种酷刑侦讯杨彪，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杨彪名气不小，如果不明不白获罪，必定招来民怨、失去民心，这也是属下为曹公所担心的事。”

曹操听了这番话，立即释放杨彪。

当初，荀彧与孔融听说满宠拷问杨彪，对满宠非常不谅解，等杨彪因满宠一番话而获释，才又善待满宠。

唐朝郭元振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的酋长乌质勒所统率的部落势力壮盛。

乌质勒对郭元振表示愿意与唐朝修好，不兴事端。郭元振立即来到乌质勒

的军帐与他商议大计。这天正值大雨雪，郭元振进帐后一直站立不坐；夜晚气温更低，由于乌质勒年事已高，受不了酷寒，在会谈结束后就病发而死。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认为郭元振用计杀死自己的父亲，于是率兵袭击郭元振。当时副使解琬曾劝说郭元振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遁逃，郭元振没有接纳〔怕他袭击就不敢害其父，敢害其父就必有对应之策〕，坚持睡在营帐中。

第二天，郭元振穿着一身素服前往乌质勒的灵前吊祭，致赠奠仪，哭得非常伤心〔好奸诈〕，并且还主动留在营地帮忙料理丧事。娑葛见了，不禁深受感动，反而派使者送给郭元振五千匹骏马、二百头骆驼及十万多头的牛羊。

〔梦龙评〕满宠严刑拷问杨彪，是为给予杨彪活命的机会，郭元振站着与乌质勒商议大事，是想引他病发而死，这些都是隐而不见的内情。孔融、荀彧由不谅解满宠转而感激、礼遇，是由于日后了解实情；葛婆由率军包围郭元振转而感动、臣服，是因不了解实情。然而即使聪明如曹操者，尚且看不透满宠的心意，更何况是平庸的解琬，又如何能识破郭元振的心意呢？

538. 梅衡湘

【原文】　梅少司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贵，狎视令长；稍强项，则与之争。公平气以待。有中贵操豚蹄饷公，乞为征负。公为烹蹄设饮，使召负者前，呵之。负者诉以贫。公叱曰："贵人债何债？而敢以贫辞乎！今日必偿，徐之，死杖下矣！"负者泣而去。中贵意似恻然。公觉之，乃复呼前，蹙额曰："吾固知汝贫甚，然无如何也。亟鬻而子与而妻，持镪来。虽然，吾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骤离！姑宽汝一日，夜归与妻子诀，此生不得相见矣！"负者闻言愈泣。中贵亦泣，辞不愿征，为之破券。嗣是，中贵家征负者，皆从宽焉。

【译文】　少司马梅衡湘初任官时，是固安县县令。固定县多出宦官，因此并不把一个小小的县令看在眼里，经常故意刁难，梅公却都能心平气和的从容应对。

某次一位宦官送给梅公一副猪脚，目的是想要梅公为他讨债。于是梅公命人烹调猪脚，设宴款待宦官，并把欠钱的县民叫来官府，斥责他们欠钱不还。县民们却纷纷哭诉自己的贫穷。

梅公大声怒骂说："宦官大人好心借钱给你们，你们竟敢哭穷赖债，今天你们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务，否则我就打死你们！"

县民们都哭丧着脸离去，一旁观看的宦官不免有些心软，梅公察觉宦官态度软化，就再度把欠钱的县民叫来。

梅公皱着眉对他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很穷，但是我实在出于无奈，现在为了偿清债务，只有卖掉你们的妻儿来还钱，但我也不忍心让你们骨肉骤然分离，所以特别再宽限一天，今夜就与妻子诀别吧！此生恐怕不能再相聚了。"

县民们听了，忍不住痛哭失声，宦官也不禁掉泪，当场打消讨债的念头，并且把借条都撕毁，从此，其他的宦官索债也都从宽处理。

539. 宁　越

【原文】　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使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孔青曰："齐不延尸，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

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武以力胜，文以德胜。

【译文】　战国时齐人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死士前往救援，抵御齐人，结果大败齐军，俘获齐军战车两千辆，将三万具齐军的尸首葬成两座大坟。

宁越对孔青说："这些车辆、尸首若不加利用太可惜了，不如把齐兵的尸首还给齐人，在齐国境内再发动一次无形的战役，让战车能发挥另一种运输的功能，而齐国的府库就会因掩埋这些尸首而耗竭。"

孔青说："万一齐人拒绝收尸，那该怎么办？"

宁越说："率军出征作战，不能得胜，是罪一；只准百姓出征，不准百姓返国，这是罪二；不肯接纳战死沙场百姓的尸首，这是罪三。有这三罪，百姓就会怨恨君主，无心尽忠君主，君主无法驱使百姓效力，这就叫二次进攻。"

宁越可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用武能以力取胜，用文能以德取胜。

540. 慎　子

【原文】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阨之也："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不予，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退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之得反，主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

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于秦。’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敝甲钝兵，愿承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译文】　楚襄王（名横）为太子时，曾被当作人质送往齐国。楚怀王逝世后，太子向齐王请求回国，齐闵王却拒绝〔厄之也〕说：“你割让东地五百里给寡人，就放你回楚国，否则不准你回去。”

太子说：“臣有一位师傅，请准臣向他请教后再回复大王。”

太子的师傅名叫慎子（战国赵人，曾习黄老之术），对太子说：“把土地割给齐王，这是为了要赎回你自己，如果为了爱惜土地，就不回国为父王奔丧，这是违反人伦纲纪的行为，所以臣主张太子割地献齐王。”

于是太子向齐闵王复命说：“臣愿意献给大王五百里土地。”

齐闵王因此准许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就即位为楚王，而齐国也立即派出五十辆兵车前来接收割让的土地，这时楚王对慎子说：“齐国已派人来要东地，这该怎么办？”

慎子说：“大王明日早朝接见群臣时，要每位大臣各献一计。”

第二天早朝时，上柱国（楚国最高武官，即元帅）子良首先晋见，楚王说：“寡人所以能回国为先王送葬，得见众卿进而即位为王，是因为寡人答应把东地五百里割给齐国，现在齐王派人来要土地，贤卿你看要怎么办呢？”

子良回答说：“大王不可以违约不给齐王土地，因为君主的话就像金玉般贤贞，再说是割让给拥有万乘兵车的强齐，如果违约，就是失信，以后就不能和诸侯结盟订约。所以不如先把土地割给齐王，然后再发兵攻打齐国。给齐王土

地是守信，发兵攻打齐是勇敢，所以臣主张依约割土地给齐国。”

子良退朝后，昭常又来晋见，楚王问：“齐王派遣使臣来要东地五百里，贤卿认为该怎么办呢？”

昭常说：“不可以给齐国土地，因为所谓万乘大国，全凭土地广大。假如现在把东地五百里割让给齐国，就等于割去我楚国一半的国土，如此就只有万乘的空名，而实际上连千乘都称不上，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臣主张不给，而且臣自愿率兵镇守东地。”

昭常退下后，景鲤晋见，楚王问：“齐王遣使来要东地五百里，贤卿认为该怎么办？”

景鲤说：“不可以给齐国土地。不过大王既已承诺给强齐土地五百里又不给他，背负着一个不义之名，如此一来，楚国必然无力独守东地，请准臣向秦国求援。”

景鲤退下后，慎子又来晋见。这时楚王把前面三位大臣的话告诉慎子，接着说：“贤卿认为寡人应该采纳哪位大臣的计策呢？”

慎子回答：“他们三人的意见都可以采纳。”

楚王听了，非常不高兴的说：“贤卿这话是什么意思？”

慎子回答说：“请大王听臣说明，大王就会知道臣的话有道理。大王先拨子良战车五十辆，派往北方向齐献地五百里；子良出发的次日，再派昭常为大司马镇守东地；在派昭常的次日，另派景鲤率战车五十辆西去秦国求救。”

楚王于是依计行事。

子良到了齐国后，齐国便派使率兵接收东地。

昭常见到齐使后说：“本帅负责镇守东地，决心与东地共存亡，小自五尺之童，大至六十老翁，共征调三十多万部众，我们的盔甲武器虽然破旧，却愿意沾一些沙场的尘土！”

齐闵王大怒，对子良说：“大夫既然是来献地，那昭常却又率军镇守，这是什么意思呢？”

子良回答说：“臣亲奉敝国大王之命前来献地，是昭常私自违反君命用兵！”

于是齐闵王发动大军攻打昭常，可是大军还没到达东地，秦国的五十万大军就已开到齐国的边境，对齐闵王说：“阻挠楚太子回国，这是不仁；勒索楚国东地五百里，这是不义。除非贵国立刻退兵，否则只有一战。”

齐闵王听了这话非常害怕，就请子良向楚王转达不攻楚的心意，同时派使者西去秦国说明一切。楚国不但解除齐国的威胁，并且不用一兵就继续拥有东地。

541. 颜真卿

【原文】 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濠，阴料丁壮，实储廪，佯命文士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未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有备。

小寇以声驱之，大寇以实备之。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杜其谋也；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消其忌也。必有深沉之思，然后有通变之略。微乎，微乎，岂易言哉！

【译文】 唐朝时颜真卿（字清臣，谥文忠，善长草书，笔力遒婉）为平原太守，正是安禄山权势气焰正盛时。

颜真卿借口雨季即将来临，不得不修城浚沟，暗中招募勇士、储存米粮防备安禄山的侵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天天与书生喝酒作诗。

安禄山派密探暗中监视颜真卿的举动，见颜真卿只顾喝酒作诗，认为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河东一带完全陷入贼手，唯有平原郡因颜真卿早有防范而未陷落。

〔梦龙评〕碰到小贼寇，只要虚张声势恫吓一番就能击退对方；遇到大贼寇，就必须有坚实的武力后盾才能与之对抗。本身没有实力，却虚张声势显示自己武力，是为杜绝对方有蠢动的念头；而极力掩饰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毫无防备，是为消除对方猜忌的心理。是虚是实，必须先要有深沉圆融的思虑，然后才能变通自如。其中的微妙之处，却不是三言两言就说得明白的！

542. 李允则

【原文】 雄州北门外居民极多，旧有瓮城甚窄。刺史李允则欲大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嫌于生事。门外有东岳祠，允则出白金为大香炉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帛，故不设备，为盗所窃。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盗自北至，移文北界，兴版筑以护神祠，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关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而不知其习水战也。州北旧多陷马坑，城下起楼为斥堠，望十里。自罢兵后，人莫敢登。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为？"命撤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陇，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顾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

按：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有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此洞知人情。子犹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为威严，以刚愎为任断；千金在握，而不能购一谋臣；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无事而猴冠，有事则鼠窜。从目及矣，尚何言乎？

【译文】 宋朝雄州北门外居民人数甚多，早先原有一座瓮城，但太过狭隘。刺史李允则（字垂范）准备把瓮城和大城合而为一，但因当时朝廷与辽人修好，恐怕合城的举动会引发事端。

正巧北门外有一座东岳祠，李允则于是出资黄金百两，做为铸造香炉及其他供器的费用。祭典当日沿街鼓乐齐奏，信徒争相献金，李允则故意松懈防范，盗匪果真率众劫财，这时李允则才重金悬赏，沿途张贴告示紧急追捕盗匪，但一连多日都毫无所获。

这时李允则又放出风声，说土匪将要从北边来，发文北界筑城保护神祠，不到十天城墙就已筑成，辽人虽知筑城之事，但并不觉有异。这座墙就是现今的雄州北门城。

城墙筑好后，李允则又在城墙四周挖掘濠沟，筑一道弯月形的堤防，每年的祭神大典，都在边境的河道上，利用战船举行龙舟竞赛，并邀请契丹人观赏，所以契丹人根本不怀疑李允则是借龙舟竞赛来练习水战。

在州的北侧，原先为了防御契丹人，挖有许多陷马坑，城下又有□望楼，十里之内都看得很清楚，自从宋、辽停战后就没人敢再登楼。李允则认为宋辽既然已经讲和，这些坑和楼都不再有用，于是命人拆毁楼台，填平坑洞，改为各部队的菜园，并且挖井引水灌溉，中以田埂相隔，四周围上矮墙，最后更纵横栽植荆棘，这样一来，空间益发狭小。

李允则又在城内建坊巷，并把寺塔迁移到北原，州民登上寺塔可以一望三十里。同时又命按抚司，在管辖区的空地内，全部栽植榆树，不久都长满了枝叶繁茂的榆树。

李允则对左右属官说："这里只能用作步兵战场，不利骑兵作战，所以我不是为了建屋用的木材而种树。"

〔梦龙评〕李允则不喜欢摆官架子，有时也外出视察，遇到可以交谈的民众，就坐下和他们闲话家常，借以访察民情。子犹说，这就是舜的大智，现在的官员为人傲慢，喜欢摆官架子，凡事固执刚愎却自认果断刚强。虽然手握千金，却不能引进一位谋臣；虽有百万大军，却得不到一名效死之士。在太平无事时，衣冠楚楚威风不凡；一旦遇到事故就吓得抱头鼠窜，除了为自己打算外，一无用处。

543. 何承矩

【原文】 瓦桥关北与辽为邻，素无关河之阻。何承矩守澶州，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度，恐其谋泄，乃筑爱景台，植蓼花，日会僚佐，泛舟置酒。作《蓼花吟》数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刻石传至京师。人谓何宅使爱蓼花，不知其经始塘泊也。庆历、熙宁中相继开浚，于是自保州西北沉

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倚为藩篱。

【译文】　宋朝时澶州瓦桥关的北面与辽人为界，但其间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高山深河可资屏障。直到何承矩（字正则）镇守澶州，才开始有利用沼泽地蓄水以为边防要塞的计划。

何承矩怕事机外泄，先命人修建一座爱景台，种植蓼花，每天与僚属泛舟饮酒，当场作“蓼花吟”数篇，要在座的宾客、僚属一起唱和，甚至命工匠将饮酒赋诗的情景绘成图画，刻在石碑上传送京师。所以当时许多人都只认为何承矩喜欢蓼花成痴，却不明白他借种蓼花筑水塘御敌的心意。

庆历至熙宁年间，何承矩陆续开凿许多水塘，于是自保州西北的沉远泺东到沧洲泥枯海口，凡八百里，是水塘，成为抵御辽人入侵的屏障。

544. 苏　秦

【原文】　苏秦、张仪尝同学，俱事鬼谷先生。苏秦既以合纵显于诸侯，然恐秦之攻诸侯败其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劝之谒苏秦以求通。仪于是之赵，求见秦。秦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仪大失望，怒甚，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言于赵王，使其舍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舍人乃辞去。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秦也！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我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自是终苏秦之世，不敢谋赵。

绍兴中，杨和王存中为殿帅。有代北人卫校尉，曩在行伍中与杨结义，首往投谒。杨一见甚欢，事以兄礼，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两日后忽疏之，来则见于外室。卫以杨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间关赴之，至是大失望。过半年，疑为人所谮，乃告辞，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陈状，杨亦略不与语，但判云：“执就常州于本府某庄内支钱一百贯。”卫愈不乐，然无可奈何，倘得钱，尚可治归装，而不识杨庄所在。正彷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将，便道往常、润，陪君往取之。”既得钱，相从累日，情好无间，密语之曰：“吾实欲游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卫欣然许之。迤逦至代郡，倩卫买田：“我欲作一窟于此。”卫为经营，得膏腴千亩。居久之，乃言曰：“吾本无意于斯，此尽出杨相公处分。初虑公贪小利，轻舍乡里，当今兵革不用，非展奋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随，为办生计。”悉取券相授，约直万缗，黯然而别。此与苏秦事相类。○按：苏从张衡，原无定局。苏初说秦王不用，转而之赵，计不得不出于从。张既事

秦，不言衡不为功，其势然也。独谓苏既识张才，何不贵显之于六国间，作自己一帮手，而激之入秦，授以翻局之资，非失算乎？不知张之狡谲，十倍于苏，其志必不屑居苏下，则其说必不肯袭苏套。厚嫁之于秦，犹可食其数年之报，而并峙于六国，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审矣。若杨和王还故人于代北，为之谋生，或豢之以待万一之用也。英雄作事，岂泛泛哉！〇杨和王有所亲爱吏卒，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杨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赀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吏欲论杨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之，告其父，父奔告杨。即县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惟朝廷所用。不数日，御失疏上，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坐妄言被黜，而杨眷日隆。其还故人于代北，亦或此意。

【译文】 苏秦（战国洛阳人，字季子，倡六国结盟以抗秦）与张仪（战国魏人，游说六国背弃苏秦所倡之合纵政策，连横事秦）两人，都曾是鬼谷先生（即王诩，居鬼谷，号鬼谷先生，著有《鬼谷子》）门下学生。苏秦虽说动六国君王同意缔结合纵盟约以抗秦，但仍担心秦国会抢先攻打诸侯，使盟约在还没有缔结前就遭破坏。

正忧虑没有可派遣去阻止秦国发动战事的人时，听说张仪落魄的窘状，苏秦就暗中派人指引张仪，劝他拜谒苏秦。于是张仪来到赵国求见苏秦。

苏秦一面命门客不许为张仪引见，一面又暗中想尽各种法子使张仪继续留在赵国。几天后，苏秦终于答应接见张仪，见了面却让他坐在堂下，赐他与仆妾同样的食物，接着责备他说：

"以你的才能，竟让自己落得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凭我今天的地位，难道不能向各国君王推荐你，使你富贵显达吗？只是你实在不值得我收留罢了！"

说完命张仪离开，张仪除了大失所望外，也非常生气，他盘算各诸侯中没有一个值得他投效的，只有秦国能屈辱赵国，于是启程入秦。

苏秦一面向赵王禀告张仪入秦之事，一面派人暗中尾随张仪，和他投宿同一客栈，慢慢接近他，并提供他车辆、马匹及金钱。不久，张仪终于如愿的见到秦惠王。秦惠王奉张仪为客卿，与他商议如何攻打诸侯。这时那位帮助张仪的友人却向他辞别。

张仪说："靠您的帮助，我才得以显贵，现在正是我该报答您的时侯，您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友人说："并不是我能知遇你，而是苏秦。苏秦忧虑秦国攻打赵国会破坏合纵的盟约，认为非你不能掌握秦国政权，所以故意激起你奋发的心志，派我暗中资助你，现在你已得到秦王重用，请让我回去复命。"

张仪听完友人这番话，感叹的说："唉！这都是我所学过的谋术，现在苏先生应用在我身上，而我竟然一直没有领悟到，我的才能实在不如苏先生。现在

我刚被任用，怎么会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您替我谢谢苏先生，只要苏先生在，我怎敢奢谈攻赵，又怎么有能力和他作对呢？”

终苏秦之世，张仪不敢图谋攻赵。

〔梦龙评〕宋高宗绍兴年间，殿帅杨和王有位昔日在军中结拜的兄弟，北代州的卫姓校尉前来拜见。杨和王初见他面非常高兴，命夫人出厅拜见，以兄长之礼待他，并频频询问近况。

两天后，杨和王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见卫校尉来，也只在外厅接见。卫校尉原本因杨和王位高权重，想请他为自己谋一官职，才由代州辗转来此，见杨和王态度转变，不免大失所望。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卫校尉怀疑杨和王可能听信他人谗言，想告辞回乡，又找不到杨和王。有人指点他在杨和王上朝回家途中，拦道呈上陈情书。

杨和王看了陈情书，却略而不提，只说：“前往常州本府所属的庄院支钱一百贯。”

卫校尉听了更加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能拿到这一百贯钱，就能有回乡的旅费，只是不知道杨府的庄院究竟在哪里。正在旅馆中发愁时，遇到一位客人，自称程副将，听了他的遭遇，愿意顺道陪他去常州取钱。经过多日的相处，两人交情日深。

有一天，程副将说：“我想前往中原，你可愿意随我一同前往？”卫校尉欣然同意。两人辗转来到代州，程副将表示想在此地创业，请卫校尉筹划经营，于是购得良田十亩。

过了一段时间，程副将对卫校尉说：“其实我根本无意住在此地，这一切都是杨相公的意思，当初杨相公怕你一时为贪图眼前小利，而轻易离开故里。现今天下太平，不是建战功获功名的好时机，所以派我一路追随先生回乡，并为你打点生活。”说完拿出银票、契券，总值大约有一万多缗，才黯然告别，这事和苏秦暗中资助张仪雷同。

苏秦提倡合纵，张仪倡言连横，并非一开始就各有这样的主张。苏秦当年游说秦王未被重用，只有转赴赵国，在不得已情况下想出合纵的计谋。张仪既然投效秦国，不提连横就不能建功，这是必然之势。

有人曾批评苏秦：为什么要失去像张仪这样的人才，何不让张仪也能在六国中显贵而成为自己得力的帮手呢？反而要刺激张仪投效秦国，给予张仪破坏合纵的筹码，这岂非失算？这实在是因世人不知，张仪要比苏秦狡诈十倍，张仪必定不会甘心当苏秦的一名属下，届时张仪一定不肯全力配合苏秦的合纵政策。苏秦大力资助张仪投效秦国，还能享有几年张仪报知遇的恩情，如果两人同为六国效命，苏秦岂能有一天的安宁？苏秦可说虑事审慎啊！就好比杨和王送老友回代北，并为他买田建宅，也许为的是有一天或许会有用到老友的地方，英雄做事，岂是如表面那般草率？

杨和王有位亲信的吏卒，平日他对这名吏卒赏赐丰厚。一天杨和王毫无缘由的大发脾气，把这名亲信赶出府邸，这名吏卒根本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有流着泪拜别。临行前，杨和王对他说：“没事不要来见我。”吏卒突然领悟话中含意。回到家乡后，花了大笔钱为儿子在府台谋一职位。没多久，传出御史大夫想上书论奏杨和王侵占军中水肥钱十多万。吏卒的儿子将此事禀告父亲，吏卒立即奔告杨和王。杨和王立即上书奏报，说明军中有水肥钱若干，现存放某处，并强调这笔钱专供朝廷派用。没隔几天，御史果真上书告发，高宗拿出杨和王的奏书，结果御史因诬告获罪而被免官，而杨和王却日渐受宠。看来他遣送拜兄回代北，或许也有这层用意！

545. 王　尼

【原文】　尼，字孝孙，本兵家子，为护军府军士，然有高名。胡毋辅之与王澄、傅畅等诸名士，迭属河南功曹及洛阳令，请解之，不许。辅之等一日赍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大喜，方欲出迓。时尼正养马，诸公直入马厩下，与尼炙羊饮酒，剧饮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

《余冬序录》载：杨文贞士奇在阁下时，其婿来京。婿久之当归，念无装资，会有知府某犯赃千万，夤缘是婿，赂至数千，为其求救。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狱矣。杨不得已，于该道问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阁下杨与某知府送饭。"御史大惊，即命释其刑具。候饭毕，一切听令分雪，遂得还职。此与王尼事同，但所释者，名士墨吏既殊；而释人者，畏名又与畏权势亦异。文贞贤相，果有此，未免白璧之瑕矣。

【译文】　晋朝的王尼字孝孙，本是兵家子弟，是护军府军士，但名气很大。当时名士胡毋辅之（字彦国）、王澄（字道深）、傅畅（字世道）等先后继任河南功曹及洛阳令，请求护军大人放王尼一次长假，但护军大人不答应。

一天，胡毋辅之等人带着羊肉、美酒来到护军府，门房将三人名片呈给护军大人，护军一见大为高兴，准备亲自出府迎接。

当时王尼正在马槽边喂马。只见胡毋辅之等人直接来到马槽边，见了王尼就拉他席地而坐，一边烤着羊肉，一边举杯痛饮，直到离去，根本不理护军大人。护军大人不由大吃一惊，这才不敢小看王尼，立刻放王尼长假。

〔梦龙评〕《余冬序录》记载：明人杨士奇为阁臣时，他的女婿来京探访他，过了一段日子想回乡，但缺少盘缠。有位知府涉嫌侵占千万赃款，知道杨士奇女婿的窘困，就派人致赠数千金，想贿赂杨的女婿，希望杨士奇能为自己脱罪。这时知府已被关进都察院的大牢中。杨士奇不得已，只有在该道受理诉讼的日子，派一名吏卒手持食盒来到都察院。说：奉阁臣杨大人命替知府送饭。御史一听大感惊惧，立即命人卸下知府身上刑具，等知府用过菜饭后，完全照知府所提的口供判决，于是知府得以保住原来官职。

这事和王尼事雷同，只是被开释者一位是名士，一位是黑官，而下令开释的人，一是畏惧名声，一是畏惧权势。杨士奇是一代贤相，此事如果是真的，未免让人有白璧之瑕的遗憾！

546. 王　随

【原文】　王章惠公随举进士时，甚贫。游翼城，逋人饭，被执入县。石务均之父为县吏，为偿钱，又馆给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礼焉。一日务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节，殴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为河东转运使，务均惧而窜。及文潞公为县，以他事捕务均，务均急往投王，王已为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铤银至县，令葬务均之父，事遂得解。

【译文】　宋朝人王随（字子正，卒谥文惠）中进士前生活贫困，有一次在

翼城（县名，在今山西省曲沃县东）欠人饭钱，被抓入县府。

当时石务均的父亲是名县吏，不但替王随清还了饭钱，还邀请王随到家里住下，石务均的母亲对王随更是殷勤接待。

一天，石务均喝醉了酒，强要王随跳舞，王随跟不上节拍，石务均就借着酒意殴打王随，于是王随便离开石家。

第二年，王随中了进士，过了一段时间便升为河东转运使。石务均怕王随仍记着昔日被殴的旧事，不敢与他见面。直到文彦博做县令时，以某罪名搜捕石务均，石务均这才急忙向王随求救，这时王随已是御史中丞了。

王随得知后，立即命人拿一锭银子送至县府，令县府好好收葬石务均的父亲，县府接获银锭大吃一惊，立即停止缉拿石务均。

547. 王忠嗣

【原文】　王忠嗣，唐名将也。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为乱。请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

【译文】　王忠嗣（父亲王海滨，唐玄宗时战死吐蕃，由帝抚育，及长，以战功累官河西陇右节度使）是唐朝名将。当初安禄山（本姓康，得玄宗宠信，曾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后举兵反陷长安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筑雄武城，扼飞狐塞，预谋反乱，希望王忠嗣助他一臂之力，并想征调王忠嗣的兵力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王忠嗣不便直接拒绝，只好比两人约定的日期提早赴会，事后再宣称因碰不到安禄山，所以只好率军而回。

548. 谢安　李郃

【原文】　桓温病笃，讽朝廷加己九锡。谢安使袁宏具草，安见之，辄使宏改，由是历旬不就。温薨，锡命遂寝。

按：袁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频改，有以也。

大将军窦宪内妻，郡国俱往贺。汉中太守亦欲遣使，户曹李郃谏曰：“窦氏恣横，危亡可立俟矣！愿明府勿与通。”太守固遣。郃乃请自行，故所在迟留，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已诛，诸交通者皆连坐，唯太守以不预得免。

李郃，字孟节，即知二使星来益部者。其决窦氏之败，或亦天文有征，然至理亦不过是。

【译文】　晋朝时桓温（字元子，明帝时以战功封南郡公加九锡，威势煊赫，渐有不臣之心，曾废帝立简文帝阴谋篡位，事败而死）虽病危卧床，仍请求朝廷加自己九锡（古天子赐有大功诸侯衣物等九类，称为九锡）。

谢安（字安石，孝武帝时桓温权震中外，暗生异心，谢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后苻坚曾率兵百万攻淮肥，京师震惊，谢安临危指挥，大破苻坚，卒谥文靖，赠太傅，世称谢太傅）知道后，便要袁宏（字伯彦）起草加锡诏书，文稿完成后，谢安却频频要袁宏修改，于是延误了十多天才定稿。

一直到桓温病逝，加锡的诏命才送达。

〔梦龙评〕当初袁宏草拟诏命时，曾将文稿拿给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胡须尽白，人称王白须，卒谥简）看，王彪之说："你的文笔非常好，但这篇文章怎能给外人看，谢大人频频要你修改是有原因的。"

东汉时大将军窦宪（字伯度，为和帝母窦太后之兄，曾自请击匈奴，大破匈奴八十余部，拜大将军，后专权用事，帝令自裁）纳妾时，许多官员都前往道贺。

当时的汉中太守也想派使前往，户曹李郃（字孟节）劝谏说："窦氏专权骄横，遭受国法制裁是指日可待的事，希望大人与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祸上身。"

然而太守仍坚持要派使申贺。

于是李郃自请为使者，一路上故意拖延停留，以观其变。等他到达扶风时，就已传来窦宪被诛的消息。当时与窦宪交往的官员多半受到牵连获罪，唯有汉中太守得以幸免。

〔梦龙评〕李郃夜观天文，看到两颗使星在益都之上，他认为窦氏之败，可能依此天文之征，然而人间至理也不过如此。

549. 段秀实　冯瓒

【原文】　泾川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延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

吕翰据嘉州叛。曹翰夺其城。贼约三更复来攻。翰觇知，密戒司更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因而破之。

冯瓒知梓州，才数日，会伪蜀军将上官进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夜攻州城。瓒曰："贼乘夜掩至，此乌合之众，以棰梃相击耳。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城中止有骑兵三百，使守诸门。瓒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惊遁。因纵兵追之，擒进斩于市，郡境以安。

孙膑减灶，虞诩增之；段秀实延更，冯瓒促之。事反功同，用之不穷。

【译文】　唐朝的王童之想兴兵作乱，与叛军约定辛酉日五更天时起事。起事的前一天，有人向段秀实（字成公，谥忠烈）告密。段秀实于是召来更夫，故意指责他失职，命更夫每更都要前来向他报时后，才能再回去打更，因此每更

报更的时辰都往后延误，到更夫报四更天时，天已破晓，于是王童之起事不成。

〔梦龙评〕吕翰想据嘉州叛变，曹翰虽率军攻下嘉州，但吕翰仍不死心，再度约集叛军于三更时分攻城。曹翰得知吕翰的计谋，便暗中告诫守更的小吏，延缓报更的时刻，因此天破晓时才报二更鼓，贼人因集合不及而溃散，于是曹翰大败吕翰。

宋朝人冯瓒（字礼臣）治理梓州时，初上任才没几天，就碰到伪蜀将军上官进啸率三千亡命之徒，抢劫村民，并趁夜攻打州城。

冯瓒得到报告后，说："贼人利用夜晚袭击，这一定是群乌合之众，用马柎、棍棒等重物反击就可镇压他们，等到天亮后，他们就会不攻自溃了。"

当时城里只有三百名骑兵，冯瓒命他们镇守城门，自己坐在城楼上，暗中命令更夫缩短每更报时的间隔，因此不到半夜就已打五更鼓，贼人以为即将天亮，惊惶溃逃。

这时冯瓒下令骑兵追击，活捉上官进啸后，于市集斩首，从此全郡又得以安宁。

〔梦龙评〕孙膑减灶诱敌，虞诩增灶吓阻敌人；段秀实延缓报更时刻，冯瓒缩短每更的间隔。战术虽不同，战功却相同，运用之妙无穷！

550. 仆散忠义

【原文】 仆散忠义为博州防御使。一夕阴晦，囚徒谋反狱。仓卒间，将士皆皇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

【译文】 金朝人仆散忠义（胸有大略，为傅州防御使时以政绩著称）为博州防御使时，一晚月黑风高，狱中众囚借机生事，想越狱逃亡。

由于事出突然，狱中守卫惊惶失措。仆散忠义接获报告后，不慌不忙的命守更小吏击鼓吹号，囚犯们以为天快亮了，竟然不敢再闹事，一个个仍戴着刑具待在牢中。

551. 晏　婴

【原文】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无礼。晏子请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请公使人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伏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相惊，以为河伯。若冶之功，

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命，公葬之以士礼。其后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译文】 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同为齐景公的大臣，三人仗着自己力大无人能比，对景公骄蛮无礼，因此晏子请求景公将此三人除去。

景公说：“这三人力大无比，一般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派人谋刺又怕失手反而坏事，该如何是好呢？”

晏子于是建议景公使人送他们两颗桃子，说：“大王赐三位大人两颗桃子，三位大人何不论功吃桃？”

公孙接一听，首先开口说：“我曾一手打野猪，一手搏幼虎，说起我的勇力无人能比，应该吃桃。”

说完起身拿起一桃。

田开疆接着说：“我曾率伏兵一再阻退来犯的敌军，我的勇猛无人能比，应该吃桃。”

说完也起身拿起一桃。

这时古冶子大声说道：“我曾随景公渡河，突然一只巨大的河鳖竟一口衔住景车驾中靠左边的那匹马，将马拖入河中央。当时我年纪尚小，不会游泳，只好闭气往上游前行百步，再顺河水飘流九里，这才杀了那只河鳖。我左手抓着马尾，右手提着鳖头，像巨鹤冲天般跃出水面，当时在河边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我为河神。说起我的勇力才是无人可比，才可以吃桃。你们二人还不快将桃子放回原处！”

说完拔剑站起。

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的勇敢不及你，我们的功迹也不及你，强行夺桃不让你吃是贪心的表现；若不能死在你面前，又是无勇的表现。”

于是两人都放回手中的桃子，然后自刎而死。

古冶子见他二人自刎，难过的说：“你们二人死了，如果我独活于世，就是我不仁；用言语使你们觉得受屈辱，是我不义；我痛恨自己的行为，若不死就是无勇。”

说完也退还手中的桃子，自刎而死。

使者回宫向景公复命，景公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后人诸葛亮曾作“梁甫吟”哀悼他们三人。

552. 王守仁

【原文】 逆濠反，张忠、朱泰诱上亲征，而守仁擒濠报至。群奸大失望，肆为飞语中公，又令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以起衅。公一不为动，务待以礼，预令巡捕官谕市人移家于乡，而以老羸应门。始欲犒赏北军，泰等预禁之，令勿受。守仁乃传谕百姓：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敦主客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榇，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服。会冬至节近，预令城市举奠。时新经濠乱，哭亡酹酒者，声闻不绝。边批：好一曲楚歌。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

【译文】 明朝时朱宸濠（明太祖子宁王权的后代，武宗时据南昌谋反，攻陷南康、九江等地，武宗派王守仁巡抚南赣，迳攻南昌，朱宸濠回兵来救，兵败被擒，诛于通州）谋叛，张忠（武宗时太监，曾受朱宸濠贿赂诱帝亲征，后为张承举发处斩）、朱泰等人极力勤诱武帝亲征；此时期，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倡致良知学说，著有《王文成全集》）擒获朱宸濠的捷报已传抵京城。

张、朱等奸臣不免大失所望，一面在朝中故意散播流言中伤王守仁，一面纵容朱宸濠残余的北军不守军纪并肆意谩骂，甚至故意离间，想引发北军谋叛。

王守仁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为他们的言行所恼怒，反而更加以礼相待。他先命巡捕官晓谕城中百姓搬迁到乡下暂住，只派老弱体衰的仆人看守屋舍，继而重重犒赏前来的北军。

但朱泰等人事先已训令北军，不得接受王守仁的犒费。于是王守仁便传示百姓：北军离乡甚远，内心苦楚，百姓应克尽地主之礼，厚待北军。于是百姓凡外出遇北军有丧，一律停车致意并奉奠仪，长声叹息后才离去。

经过一段日子，北军都被当地百姓的盛情所感动。

时冬至节将至，王守仁命百姓在城中举行祭典，超渡亡魂。百姓因刚经历朱宸濠兵变的战乱，因此以酒哭吊亡魂祭拜死者的哀泣声不绝于耳〔好一个“四面楚歌计”〕，北军听了，无不勾起思乡的情怀，纷纷流着泪要求返乡。

553. 范　蠡

【原文】 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至望邑。子皮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涸泽，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必以我为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为我使者，万乘

之卿也。子不如为我舍人。”田成子故负传而随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译文】 鸱夷子皮（春秋越国名臣范蠡自号）臣事田成子时，一天，田成子离开齐国前往燕国，鸱夷子皮背着行囊一路随行。来到望邑时，子皮说：“您难道不曾听过一个干涸沼泽、群蛇搬家的故事吗？小蛇对大蛇说：‘你在前走，我跟随在后，人们见了只会把你看成普通蛇，会抓杀你。不如你背着我走，那么人们一定会以为我是神君，就不敢随意冒渎了。’今天您体面我卑微，如果您扮成我的上客，充其量人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位千乘之国的主君，若您扮成我的使者，我也不过是万乘之邦的公卿，所以您不如充当我的门客吧！”

于是田成子背着行囊跟随在子皮之后一路前行。两人来到一家旅店，旅店老板见这随从仪表不凡，心想这主仆定非普通百姓，立即拿出酒肉殷勤招待。

554. 严　讷

【原文】 海虞严相公讷营大宅于城中，度基已就，独民房一楹错入，未得方圆。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传也。司工者请厚价乞之，必不可，愤而诉公。公曰：“无庸，先营三面可也。”工既兴，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办此家，且先资其值。其人夫妇拮据，日不暇给，又募人为助。已而鸠工愈众，获利愈丰，所积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数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书券以献。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宽，其人大悦，不日迁去。

势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费而人反诵德。游于其术而不知也，妙矣哉！

【译文】 严公名讷，是海虞人，想在城中营建一座大宅，草图大致已规划完成，唯独隔邻的民宅有根梁柱突出，使得严公的新宅不够方正。

隔壁民宅的主人是对卖酸酒的夫妇，这栋房子是他们世代的祖产。相府的工头曾出高价，请屋主出让屋舍，不料遭到屋主悍然拒绝。工头非常生气，将此事禀告严公。

严公说：“不碍事，你先盖房子的其他三面。”

开工后，严公命府中每日所需的酸酒都向隔壁的主人购买，并且每次都事先付款。

这对夫妻平日生意清淡，生活拮据，每天的收入不足糊口。严公知道后，便为他们介绍买主。从此生意好转，不久就因人手不足而招募工人，生意愈做愈大，屋内到处堆放米谷、豆类，石缸的数目也成倍数增加，屋内的空间自然益显狭窄。

这对夫妇感激严公的恩德，对自己当初悍然的拒绝感到惭愧，于是自动写

下契据将屋舍献给严公。严公用城中其他的屋舍与他交换，由于屋主换得一间较大的屋舍，非常高兴，不多久就搬家了。

〔梦龙评〕如果权势无法使民宅的主人屈服，就施恩德使他们软化。我没有增加半点麻烦，对方却称颂我的恩德。民宅夫妇完全落入严公掌握却始终不自知，实在妙啊！

555. 周玄素

【原文】 太祖召画工周玄素，令画“天下江山图”于殿壁。对曰：“臣未尝遍迹九州，不敢奉诏。唯陛下草建规模，臣润色之。”帝即操笔，倏成大势，令玄素加润。玄素进曰：“陛下山河已定，岂可少动！”帝笑而唯之。

举笔一不称旨，事且不测。玄素可谓巧于避祸矣！

【译文】 明太祖朱元璋有次召画工周玄素，命他在殿壁画一幅“天下江山图”。

周玄素启奏道：“臣不曾游遍九州，不敢奉诏，恳请陛下先勾勒草图，臣再修改润色。”

太祖听了立即拿起画笔，不一会儿工夫就完成草图，于是太祖命周玄素修饰。

周玄素奏道：“陛下江山已定，臣岂敢擅自更动。”

太祖听了，不觉微笑点头。

〔梦龙评〕周玄素若举笔画图，万一不合太祖心意，或许就会因此遭遇不利。周玄素可说是个善于避祸的人。

556. 唐太宗

【原文】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省却多少调和力气。

【译文】 唐朝人薛万彻娶丹阳公主为妻。有次唐太宗李世民对人说：“薛驸马看起来有些土气。”

这话传到公主耳中，竟然几个月都不和驸马同席。

太宗听说这事不由大笑。一日设宴召驸马与公主前来饮酒。宴中，太宗与驸马比矛，并以身上所戴佩刀为赌注，太宗故意输了比赛，解下身上佩刀挂在薛万身上。公主见了非常高兴，酒宴结束后，驸马还不及骑上坐骑，公主就召驸马与她同车，从此两人感情更胜往日。

〔梦龙评〕太宗这招，省却多少调解力气。

557. 狄　青

【原文】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韩魏公厚遇之。狄青每宴设，易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地无之，狄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唯以此菜啖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

【译文】　宋朝时陕西豪士刘易常游边境，喜欢谈论兵事，深得韩魏公（即韩琦，字稚圭，宋名臣）的礼遇。狄青（字汉臣，深受范仲淹、韩琦等名臣器重，卒谥武襄）每每设宴款待他。

刘易喜欢吃苦马菜，如果席中没有这道菜就大声叫骂。可是边境一带不产这种苦马菜，于是狄青派人专程到内地搜购，每次请刘易吃饭，餐餐都只有这道苦马菜，直到刘易求饶，狄青才下令菜色恢复正常。

558. 王安石

【原文】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

【译文】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有洁癖，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能诗文工书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神宗时为相，提倡变法遭旧党大臣反对，罢为镇南军节度使）个性率直，每每与她不合。

王安石自江宁辞官后，就回到故居旧宅。

话说有张官藤床，吴夫人借去后就一直未归还，郡吏多次前来索讨，都空手而回。有一天，王安石就穿着鞋子跳上床，然后躺卧其上，吴夫人见了，立即命人将床送还。

十五、事急用奇

【原文】　尧趋禹步，父传师导。三人言虎，逾垣叫跳，亦念非仪，虞其我暴。诞信递君，正奇争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权奇”。

【译文】　老虎进城，本来没有这回事；三人成虎，教你不相信也难。因应诡谲的环境，为达目的，智者只有出奇谋、以智取。

559. 孔　子

【原文】　孔子居陈，去，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谓之曰："苟无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大信不信。

【译文】　孔子离开陈国后，带着子贡等人前往卫国。

经过蒲地时，正碰上公叔氏叛乱。蒲人将孔子等一行人团团围住，对孔子说："只要你不去卫国，我们就让你平安离去。"

迫于眼前情势，孔子只好与蒲人订下不往卫国的盟约。

孔子等人出了东门后，却立即转往卫国，子贡问孔子："订下的盟约，可以不遵守吗？"

孔子回答说："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订的盟约，神明是听不见、看不到的。"

〔梦龙评〕孔子认为宣扬"王道"主张是大信，对蒲人的承诺是小信，真正的大信是不受小信所拘束的。

560. 淮南相

【原文】　孝景三年，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共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边批：欺王不害为信。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腐儒必痛言切谏，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郦寄卖友、嫁太尉于北军同一轴，而更觉撇脱。

【译文】　汉景帝孝景三年，七国（吴、胶西、楚、赵、济南、菑川、胶东谋反，后为太尉周亚夫平定）举兵造反，吴王派使者到淮南，请淮南王出兵，淮南王颇为心动。

淮南相说："如果王想出兵响应吴王，小臣愿率兵前往。"

淮南王于是将兵权交由相国〔欺王而不害信〕。谁知相国却带领军队救援被七国所围困的城池，没有听从淮南王的旨意，仍效忠汉朝皇室，也因此当七国之乱平定后，淮南王得以保全性命。

〔梦龙评〕这件事若是一般固执、不知变通的士人来处理，必定痛责淮南王的不忠，苦口劝谏出兵的不当，然而这么做就好比把石头丢到河里，对阻止淮南王出兵毫无帮助。淮南相处理此事虽与丽寄欺骗好友吕禄，而使得太尉周勃轻易取得吕禄封地是同一手法，但手段却更为高明。

561. 王敬则

【原文】 王敬则尝任南沙县。时方兵荒，县有劫贼，群聚匿山中，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则遣人致劫帅曰："若能自出首，当为申白，请盟之庙神，定无负。"盖县有庙神，甚酷烈，乡民多信之，故云。劫帅许之，即设宴庙中致帅。帅至，即席收之，曰："吾业启神矣；若负誓，当还神十牛。"遂杀十牛享神，而竟斩帅，贼遂散。

【译文】 南北朝时，王敬则（南齐人，高帝时封阳郡公，明帝即位，因谋反被杀）为南沙县令，时值天下大乱，盗匪四起。县中有一群藏匿山中的土匪，偷抢掳掠，为害乡民，官府屡次派兵围剿都无功而返。

王敬则派人告诉土匪头："只要出面自首，一定为你们求情减刑，从轻发落，为表诚意愿在神明前赌咒，绝不违背誓言。"

原来县中有一座庙，所供奉的神明异常灵验，因此当地乡民对这神明十分恭敬，所以王敬则才如此提议。

果然土匪头一口答应。

王敬则立即在庙中设宴，土匪头一到，王敬则却当场命人将他收押，说道："我刚才已禀告神明，若我违背对你的承诺，就杀十头牛向神明告罪。"

于是杀牛祭神，再一刀杀了土匪头，残余的土匪，也就四处逃散，从此不再危害乡民。

562. 宋太祖

【原文】 艺祖既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又虑其所蓄不赀。每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进如数。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巩固帝位，在酒宴中用计使拥有重兵的节度使们交出兵权，但太祖又担心丰厚的赏赐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因为光是替每位节度使盖一幢房子就要花上好几万钱。

一日，太祖又赐宴款待节度使，在太祖频频劝饮下，节度使个个醉态毕露，太祖召他们的家人进宫扶侍节度使回家，亲自送至殿门，并对他们的家人说节度使自愿损献十万贯钱给朝廷以示忠诚，表示嘉许。

第二天这些节度使酒醒后，纷纷询问家人："昨晚如何回到家中？""不知在皇上面前是否有失态的地方？"

家人就把许诺十万贯钱的事说出来，节度使虽然很怀疑醉后是否真说过这些话，但也只有照太祖所说的钱数呈给朝廷。

563. 宋太宗

【原文】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师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门乞钱，意未满，遂詈骂不休。众人环观，靡不忿之。忽人丛中一军尉跃出，刺丐死，掷刀而去，势猛行速，莫敢问者，街卒具其事闻于有司，以刀为征。有司坐富民杀人罪。既谳狱，太宗问："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阅之，遂纳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实吾杀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罗钳结网，不必浊世！"乃罚失入者而释富民，谕自今讯狱，宜加慎，毋滥！

此事见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颇恃宠。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劝晋王，晋王固辞。上复劝，晋王顾庭中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晋王引弓射杀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遂饮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晋王未必卤莽乃尔，此事恐未然也。

【译文】　宋太宗（赵匡义，太祖弟）即位的第一年，有个乞丐在京城一位有钱人家门口乞讨，由于乞得的钱数太少，心生不满，嘴中骂个不停，引起路人围观，众人对乞丐的口出恶言都十分反感。

突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一位军官，一言不发就把乞丐给杀了，然后丢下凶刀匆匆离去。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加上那位军官行动快速，围观的人群中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探问究竟。

衙令将此事呈报判官，判官以刀为证据，判富人犯了杀人罪，罪状确定即将执刑。

太宗听说此事，便亲自询问富人："对此判决可心服？"

答："服。"

太宗将凶刀带回宫中，并召来判官说："这是我的刀，乞丐是我所杀，为何要冤枉好人呢？现在我才明白，严刑逼供下，没有不承认的罪行，酷刑不只是乱世才有。"

于是将富人无罪开释，而将判官治罪。

太宗并下令："从今以后，审犯断案要更加谨慎，不可草率。"

〔梦龙评〕上述的故事记载在《宋小史》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金城夫人深得太祖宠爱。一天太祖在后园与群臣一边饮酒、一边比赛射箭。太祖一时兴起，斟上一大杯酒要晋王（太宗登基前为晋王）喝下，晋王推辞不饮，太祖仍不死心。晋王环视园中一圈，指着一朵花对太祖说："如果金城夫人亲自摘下那朵花，我就喝酒。"太祖命夫人摘花，晋王却拉弓一箭将金城夫人射死，然后跪下抱着太祖的脚大哭说："皇上刚得天下，应以国家百

姓为重，不该沉迷女色。”太祖听了觉得有理，于是君臣继续宴饮。

一般人即使有除恶之心，却总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忌，晋王应该不至于如此鲁莽，在这件事可能有失实之处。

564．明太祖

【原文】　滁阳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阴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谋预泄。及二子来邀，上即与偕往，了无难色。二子喜其堕计。至半途，上遽跃起马上，仰天若有所见。少顷，勒马即转，因骂二子曰：“如此歹人！”二人问故，上曰：“适上天相告，尔设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骇，下马拱立，连称“岂敢”，自是息谋害之意。

【译文】　滁阳王的两个儿子，顾忌太祖朱元璋声望日隆，想暗中在酒里下毒谋害太祖，谁知事机不密，太祖已有耳闻。

一天，二人前来邀太祖饮酒，太祖欣然前往，二人正为太祖的中计暗自高兴，走到半路，太祖突然从在马上跳起，抬头看天，那神情好像看见或听见什么似的。

一会儿，太祖突然调转马头，并对着二人骂道：“你们两个原来这么歹毒。”

二人急忙问原因，太祖说：“刚才天神告诉我，你们想下毒谋害我，我不去喝酒了。”

二人大吃一惊，急忙下马，恭敬的站在太祖面前，连连说道：“小臣不敢。”

从此不再有毒害太祖的念头。

565．吴官童

【原文】　英庙在虏中，也先以车载其妹，请配焉。上以问吴官童，官童，驿使也。正统十三年使虏被拘，至是自请从上。对曰：“焉有天子而为胡婿者？后史何以载？然却之则拂其情。”乃给之曰：“尔妹朕固纳之，但不当为野合，使朕还中国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选胡女数人荐寝，复却之曰：“留候他日为尔妹从嫁，当并以为嫔御。”也先益加镜焉。

天子不当为胡婿，中国又可给胡人乎？如反正而胡人效女，虽纳之可也。厥后英庙复辟，虏使至。官童叩以不来效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边，为石亨杀媵而纳女。”上命隐其事，而亨祸实基于此。

【译文】　明朝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一天，也先（蒙古瓦剌族首领）带着他的妹妹来到英宗所囚的宫中，想许配给英宗。

英宗非常烦恼，于是问吴官童（本为释站使者，正统十三年英宗被俘后，自愿跟随英宗）有何对策。

吴官童说："哪有大明天子作胡人女婿的？以后史书上会怎么写呢？但若拒绝，又恐怕违逆了也先。"

英宗无奈，只好骗也先说："朕一定会迎娶令妹，但朕不想草率完婚，待朕返回京城，一定按大明古礼迎娶。"

也先虽相信英宗的话，不再强逼，却挑选多名美女拭探英宗。

英宗推辞道："请你要她们回去，待日后做为令妹的陪嫁女，朕一定会册封她们为嫔妃。"

从此，也先对英宗就更加尊敬了。

〔梦龙评〕堂堂大明天子固然不该作胡人女婿，但就可以做出欺骗胡人的事吗？如果两方和好，那么也先送妹，英宗娶她也是理所当然的。

日后，英宗与也先订立盟约，瓦剌族向明称臣，英宗也安全回到京城。一日，胡使朝贡，吴官童质问为何不送也先妹妹进京，胡使说："抵达边境时，边境守将石亨（渭南人，官累至镇朔大将军）杀了陪嫁的女子，而强占了我的姑娘。"

英宗虽下令不要声张，但石亨日后被诛，其实这事已种下祸根。

566. 公孙申

【原文】　鲁成公时，晋人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不急君也。晋栾书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而归郑伯。

子鱼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卫成还，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孙申始也。国朝土木之变，也先挟上皇为名，邀求叵测。于肃愍谢之曰："赖社稷之神灵，已有君矣！"虏计窘，竟归上皇。识者以为得公孙申之谋。

王旦从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曰："十日之内无捷报，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用廉颇与赵王约故事。大臣谋国，远虑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怀社稷之忧而无猜忌故也。

项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愿分我一杯羹！"陈眉公谓太公以此归汉，亦孤注之意也。

【译文】　春秋鲁成公时，晋人扣留郑伯。

公孙申说："我们立即出兵攻打许国，并且宣布将另立国君，晋人一定会释放君王。"

于是郑国围攻许国，表示对郑伯的被扣毫不在意。

晋君说："郑人将另立新君，我等于扣留了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借讨伐郑国归还郑君，和郑国议和。"

于是郑君安然返国。

〔梦龙评〕鲁僖公时，因宋人有立子鱼（即史鳅）为君的提议，而使诸侯放弃挟持宋襄公；同

样的，定公时也因号称另立武叔为君而使卫成公全身而返，这都是已知的史事，所以另立新君以摆脱敌人威胁并非始于公孙申。

明朝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以此对大明大肆需索。于肃愍就对胡使者说："赖神明保佑，明朝已有皇帝了。"胡使者见计不成，只有释回英宗，朝中大臣以为于肃愍的计谋是源自公孙申的灵感。

宋朝时王旦（宋朝进士，后封魏国公）随真宗率军亲征到澶州，雍王留守东京，处理政务，一日雍王突然得了急病，真宗命王旦立刻赶回东京，接替雍王的职务。王旦说："臣希望皇上能宣寇准（封莱国公）晋见，臣有事禀奏。"寇准到后，王旦说："若十天内澶州没有好消息传回，我们应该如何做呢？"真宗沉思许久后，缓缓说道："立太子为帝。"王旦这是引用廉颇（赵良将，与蔺相如为刎颈之交）与赵王赴渑池之会时君臣相互约定的故事，王旦为国深谋远虑，可算是贤臣。这也是由于君臣间能相互信任了解，没有猜忌，共同为国家的福祉而努力才能如此。

楚、汉相争时，项羽（秦末人，楚汉相争中被刘邦击败，曾自立为西楚霸王）为威胁刘邦，想杀刘邦的父亲太公。刘邦知道后说："我们曾约为兄弟，因此我父亲就好比是你父亲一样，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他炖汤，也分我一碗吧！"陈眉公评论此事时说：正因刘邦这一番话，刘父才能安全脱身，但在当时，也可算是孤注一掷了。

567. 胡　松

【原文】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适倭寇猖獗，郡议筑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

【译文】　明朝人胡松号承庵，初为嘉兴府的刑狱，掌理平湖县，政绩颇佳，深得百姓爱戴。

当时沿海倭寇为患，骚扰之事时有所闻，郡府为加强防范，考虑发动民力筑城防御。

胡松听说筑城的事后，连夜赶往郡府，面见郡守说："平湖的百姓思想单纯，很难让他们了解筑城抵御倭寇的重要性，不如在倭寇来犯时把我押到第一线抵御倭寇，平湖的百姓都曾受过我的恩惠，看到这种状况，一定会替我着急，这时再要求百姓帮忙筑城，一定能得到百姓支持。"

郡守同意胡松的提议，果然，百姓在见到胡松危急时十分害怕，于是纷纷拿着工具加入修筑的行列，不到一个月，城墙就建好了。

568. 狄　青

【原文】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与神约："果大捷，投此钱尽钱面！"左右谏止："倘不如意，恐阻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而挥手倏一掷，百钱

皆面。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帖钉之，加以青纱笼，手自封焉，曰："俟凯旋，当谢神取钱。"其后平邕州还师，如言取钱。幕府士大夫共视，乃两面钱也。

桂林路险，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坚之。

【译文】　南方人迷信鬼神，有一次狄青（北宋大将，屡建战功）带兵征讨侬智高（南蛮人，曾建南天国）时，大军一来到桂林，狄青便焚香祝祷："此次讨蛮不知胜负如何？现在我以一百个铜钱请示神明，如果出征能获胜，那么这一百个铜钱都是正面朝上。"

手下将领都极力劝阻狄青，因为一百个铜钱都出现正面的机率实在太低了，恐怕会严重的影响军心士气。

狄青没有接受劝阻，在数万军士的围观注视下，只见狄青猛一挥手，一百个铜钱洒满一地，每个铜钱都是正面朝上。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响彻山林。

狄青也高兴得不得了，命副将取来一百支铁钉，将铜钱钉在原地，覆上青纱，并自己亲手加上封条，然后向神明祝祷："等我凯旋回来，一定重谢神明，取回铜钱。"

在平定南蛮胜利凯旋后，狄青果然实践诺言，回来取钱，幕僚检视那些铜钱，才发觉原来那些钱两面都是正面。

〔梦龙评〕桂林路途险阻，军士人心惶惶，所以狄青借神明的力量来提振军心。

569. 王　琼

【原文】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御史以闻，事下兵部。晋溪呼赍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数十火夫缚之，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巡按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赍本人回，传流此语，皆以本兵为玩寇，相聚忧之。贼知朝不发兵，遂恣劫掠，不设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边批：不别遣将。授以方略。许命彭宪副潜提民兵数千，出其不意，乘夜往。贼方掳掠回，相聚酣饮，边批：毕竟小寇。兵适至，即时擒斩，遂平之。

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弄小成大。此举不烦一旅，不费一钱，而地方晏如。晋溪之才，信有大过人者，虽人品未醇，何可废也。

【译文】　明朝人王晋溪（王琼，字晋溪，太原人，聪敏多心计）任职兵部时，有一次湖州孝丰县汤麻九作乱，为患甚烈。御史奏报朝廷，朝廷下令兵部负责平定。

王晋溪召来属下，故意大声斥责："汤麻九不过是个小小毛贼，派几十个小兵就能消灭他，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本部出兵，实在有损朝廷颜面，巡按的御

史不据实禀报，我一定上奏请求皇上给予免职的处份。”

王晋溪这番话传开后，大家都认为兵部太轻忽贼人，谈论时都不免忧心忡忡。

贼人得知兵部不准备大军围剿，遂任意抢夺，防备日渐松懈。

早先户部（官署名，六部之一，掌户口、田赋）为查访各州县的钱粮，曾派都御史许廷光在浙江，王晋溪暗中奏请朝廷派密令许廷光负责剿贼〔不特别遣将〕，并授剿贼的策略。许廷光命副将率数千民兵乘夜偷袭，贼人刚抢夺回来，正举行庆功宴，个个醉得东倒西歪〔毕竟是小贼〕，民兵轻轻松松的就将贼人擒服，平定了贼乱。

〔梦龙评〕若兵部奉朝廷之命大张旗鼓出兵讨贼，贼人必定会据险抵抗，事情反而会扩大，现在不用劳动

大军，不花巨额军费而地方恢复太平，王晋溪实在有过人的智慧，虽然王晋溪的人品有小疵，但哪能因此贬低他的才智呢。

570. 杨云才

【原文】　杨云才多心计，每有缮修，略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为，及成，始服其精妙。为荆州同知日，当郡城改拓时，钱谷之额已有成命，而台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许。监司谋诸守令，欲稍益故额。云才进曰：“某有别画，不烦费一钱也。”次日驰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献，怒曰：“不佳！”尽碎之，而出己所制模付之，曰：“第如式为之！”诸人视其式，无以异也。然云才实于中阴溢二分许，积之得如所增数。城成，白其故，监司乃大服。

砖厚而陶者不知，城增而主者不费。心计之妙，侔于思神。

【译文】　杨云才聪明点子多，郡中一些修缮工程进行时，常出些鬼点子指示负责的人员，弄得旁人一头雾水，直到工程完成，才不得不佩服杨云才的计谋精妙。

杨云才任职荆州时，州中的城墙有扩建计划，工程费用也有一定预算，但朝廷突来命令，要再将城墙增厚二尺左右。州太守召集地方官商议如何筹募增加的工程费。

杨云才说：“我有一个办法，不须再多花钱。”

第二天，杨云才骑马来到制砖工厂，命厂主取来砖石的模子察看，突然故作生气的指责砖模不良，摔碎在地上，再将已制好的砖模交给厂主说：“照这规格烧制。”

旁人看那式样，觉得和原先的砖模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杨云才已暗中加宽二分，累积起来的砖块厚度，恰好是朝廷所要求城加厚的尺寸。等到扩城工

程完成，州太守不得不佩服杨云才的计谋。

〔梦龙评〕砖石厚度增加但厂主不知，扩墙工程圆满完成却不须再增费用，杨云才可说用计如神。

571．种世衡

【原文】 种世衡知渑池县。旁山有庙，世衡葺之。有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乃令县干剪发如手搏者，驱数对于马前，云："欲诣庙中教手搏。"倾城人随往观。既至，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趋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

近于欺矣！褒姒虽启齿，恐烽火从此不灵也。必也真教手搏，为两得之。

【译文】 宋朝人种世衡任渑池县知县时，县中的山上有座庙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种世衡想将庙再重新修建，修缮的工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唯独庙中的梁木太过粗大，工人无法搬运上山，致使工程停滞不前。

种世衡心生一计，挑选手下中身强力壮的军士，命他们把头剃了，打扮成相扑的力士，排列成行走在马队前游行街市，并宣布"将在庙中表演相扑"。

到了表演的日子，全县扶老携幼，蜂拥上山〔聚人之法〕，种世衡对前来的群众说："今天是上梁的好日子，请各位乡亲先帮忙搬运梁木，然后再观赏相扑表演。"

众人都满心欢喜的下山，不多久梁木就顺利的搬运上山。

〔梦龙评〕种世衡的做法，有欺骗百姓的嫌疑，就好比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点燃烽火台，日后再有用到百姓的时候恐怕就不管用了，如果种世衡在梁木搬运上山后，真的表演一场相扑，才真的是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572．雄山智僧

【原文】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飞瓦岩。相传僧初结庵时，因山伐木，但恐山高运瓦之难，积瓦山下，诳欲作法，飞瓦砌屋，不用工师。卜日已定，远近观者数千人。僧伪为佣人挑瓦上山。观者欲其速于作法，争为搬运，顷刻都尽。僧笑曰："吾飞瓦只如是耳！"

【译文】 南安有座雄山，山上有飞瓦岩，据说是有个和尚想在飞瓦岩盖庙，在山中伐木为建材，唯独庙瓦须由山下运来，但山势陡峭搬运困难，所以大批的瓦材只能囤放在山下。于是和尚就在城中散播消息，将表演不用工匠就能"飞瓦建屋"的法术。

表演的日子到了，远近赶来看热闹的有好几千人，和尚假扮成奴仆，挑着一担瓦块上山，众人为早些看到表演，都纷纷自动挑瓦上山，不多久，盖庙所

须的瓦块都搬运完毕。

这时和尚才笑嘻嘻的对众人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飞瓦法术。"

573. 李抱贞　刘元佐

【原文】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阙，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某当于便宅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钻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真亦引僧视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坛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计满七日，遂聚薪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僧薪并灰，籍所得货财，即日悉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造塔贮焉。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赡军资。

不仗佛力，军资安出？王者并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欤！

【译文】　唐朝人李抱贞（因服丹过多而卒）为潞州节度使时，府库空虚，几乎发不出薪饷，急得不知如何才好。

当地有位老和尚，德高望重，百姓十分尊敬他，李抱贞在无计可施下，只有求见老和尚，说道："府库空虚，希望能借助大师的威望渡过难关，不知大师是否愿意？"

老和尚说："有何不可？"

李抱贞说："请大师选个吉日，告知信徒将火焚肉身献佛，在下将命人另掘一地道，待点火后大师就可由地道脱身。"

老和尚听了李抱贞的计划觉得很满意，就很高兴的答应了。

于是李抱贞一面命人张贴布告散播消息，一面派人修建道场。由于法会将连续举行七天，所以道场上堆满了木柴、香油。为了让老和尚放心，李抱贞亲自陪同老和尚察看地道。

到了吉日，道场上灯火昼夜不熄，梵唱之声不绝于耳，只见老和尚坐在法坛上手执香炉，对信徒们宣扬佛法，李抱贞也带领部属在坛下参礼膜拜，并将财物损献在法坛旁，一时间善男信女争相捐献，转眼竟堆成小山。

到了第七天，老和尚命人在法坛四周架上木柴，开始引火，一面击钟口念佛号。谁知李抱贞早已暗中派人将地道封闭，一会儿功夫，只见老和尚已随木

柴化为灰烬〔此僧死得其所〕。

总计此次法会所捐献的款项，竟然上亿，全数收归府库，化解了潞州的财务危机。事后李抱贞将老和尚火化后所拾得的舍利子（佛身火化后，结成似珠状之物），另建一塔供奉。

汴州有座相国寺，传出寺中所供奉的佛像竟然有汗珠冒出。节度使刘元佐命人驾车亲自到寺中参礼膜拜并献金帛。中午，他的夫人也来到寺中，第二天更在寺中举行斋戒法会，于是将帅官吏富商争相前往相国寺献金膜拜，唯恐落人之后。

刘元佐更命人将众信徒所捐献的财物一一登记，十天后法会结束，累计众人所捐钱财有数万，全部纳入府库。

〔梦龙评〕不仰仗佛力，李抱贞、刘元佐的府库如何得以充实，圣贤明君能容佛、道、释三教并存，自有他的道理在。

574. 文彦博

【原文】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废陕西铁钱。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文彦博曰："如此是愈惑扰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译文】　宋朝时起居舍人（官名，掌皇帝起居，记其言行）毋湜曾奏请朝廷废止铁钱的使用，朝廷虽未准所奏，但消息已传开，百姓都知道废钱的事，于是争相用铁钱购买物品；而商家们却拒绝收铁钱，造成长安市场交易一片混乱，甚至有些商家开始罢市。

官兵们请朝廷下旨禁止罢市，但文彦博（仁宗时进士，封潞国公）却表示反对，认为："朝廷禁止，只会加深百姓的疑虑。"

文彦博请来了城中的丝绢行老板，把家中上百匹的丝绸请老板卖，并声明按市面丝价的行情折算成铁钱，不用铜钱。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知道不会废止铁钱的使用，长安的市场交易也就恢复正常。

575. 秦　桧

【原文】　京下忽阙现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相桧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边批：示以贱征。谕曰："此钱数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镊工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现钱顿出。又都下货壅，乏现镪。府尹以闻，桧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络绎。奔而来，谕之曰："适得旨，欲

变钱法。可铸样钱一缗进呈。废现镪不用。”约翌午毕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为之。富家闻之尽出宿镪市金粟。物价大昂，钱溢于市。既而样钱上省，寂无闻矣。

贼桧亦尽有应变之才可喜。然小人无才，亦不能为小人。

【译文】　南宋时，京城中突然发生货币短少的现象，一时间人心惶惶。

丞相秦桧（宋奸臣，曾以莫须有罪名杀岳飞）知道后，一日召见一名小工，嘉许他的工作，并把五千元当二元般的赏给他〔表示钱已贬值〕，小声的说：“皇上很快就会下旨废掉现在使用的钱，你要尽快用。”

小工将秦桧的话告诉友人，不出三天京城中现钱涌出。

又有一次，京城中的商家发现货品都卖不出，几乎停市。

官府将此事奏报秦桧，秦桧笑着说：“这事容易。”

立即命人召文思院令（宋官署名，掌造金银珠玉等物），为表示事情紧急，还频频派人催唤。

秦桧告诉文思院令：“刚才接获圣旨，皇上有意改变币制，你赶紧命人打造新币模版呈给本相，至于旧币，以后就不准再用了。”

并嘱咐院令第二天中午要交差。

院令离去后立即召模造工打造，城中富豪听说这事，连忙将家中的钱换成金帛，一时物价上涨，交易热络。而院令所呈的新币却一直没有下闻。

〔梦龙评〕秦桧虽是奸臣，但这种应变的机智仍值得称许，由此可见小人若没有一些聪明才智，也不能做出危害国家社会的坏事。

576. 令狐楚

【原文】　令狐楚除守兖州，州方旱俭，米价甚高。逆使至，公首问米价几何？州有几仓？仓有几石？屈指独语曰：“旧价若干，诸仓出米若干，定价出粜，则可赈救。”左右窃听，语达郡中，富人竞发所蓄，米价顿平。

【译文】　令狐楚镇守衮州时，正值州中大旱，一时米价飞涨。

令狐楚召来衙吏问道：“现在米价多少？”“衮州有多少仓？”“每仓可存放多少米粮？”

然后数着手指自言自语说：“现在米价甚高，如果把州中所有仓库中的米按旧价卖出，就可以对付这次大旱的缺粮了。”

一旁的随员听到这番话，不久就传遍州内，百姓都知道官府将出售仓米，富商于是争相把所有屯积的米低价卖出，米价迅速跌回合理的价位。

577. 陈霁岩

【原文】 俵马以高三尺八寸、齿少而形肥者为合式。各州县无孳生驹，必从马贩买解。开州居各县之中，马贩自外来，先被各县拦截买完，然后放过。州官比解严迫，马头枉受鞭笞，马价腾踊，求速反迟。陈霁岩为知州，洞知之，故缓其事。待马贩到齐，方出示看马。先一日，唤马头到堂，面问之云："各县俵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头应曰："知之。"又密谕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马，只做不忙，汝辈宜知之。"又叩头感激而去。明日各马贩随马头带马，有高至四尺者，令辄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宁低一寸，我有禀贴到太仆寺，只说是孳生驹耳。"众禀再迟三日，至临濮会上买，易得。公许之，不责一人而出。各马贩气索然，争愿贱卖，两日而办。在他县争市高马，刻期早解，以求保荐，腾价至四五十金。在本州无过二十余金者。

真心为民，实政及民，必然置保荐于度外。善保荐者，正不干求。保荐者也。

【译文】 俵马以高三尺八寸、马齿少而体型壮硕的品种才合乎标准。但各个州县都无法自行交配繁殖种马，必须向外地的马贩购买。并州位居在这一带的州县之中，外地的马贩还没有到达并州，合格的马就被其他各州县拦截买光。州官为向朝廷交差，只有不断对马贩施加压力，甚至鞭打用刑，一时马价大涨，反而更买不到合适的马。

陈霁岩为并州知府，明白马价高涨的原委后，故意装作不急，等到外地马贩齐集并州后，才表示要看马。

先前一日，陈霁岩曾召来本地的马贩们，问道："其他各州都已买好俵马呈给朝廷，你们可知此事？"

马贩答："知道。"

陈霁岩小声说："为了买马，我心中也急得很，但明天选马匹时，我要装作不急，你们不要穿帮。"

第二天，外地的马贩带着马匹前来，有马高四尺的，陈霁岩反而不买，说："高矮怕相比，而高大的马匹较少，容易显得突兀，暴露出不合格式，因此，如果真选不到三尺八寸的，我宁可要低一寸的，没关系，我已呈报太仆寺说是我们自行交配繁殖，这次可能迟一些，因此有时间慢慢选。"

本地马贩说："再过三天，在临濮有个马会，届时一定能买到合意的马匹。"

陈霁岩点头说好，对这些外来的马贩也没一句责备。

外地马贩颇为失望，争相杀价求售，结果，陈霁岩在两天内就将朝廷所要求的马数买齐。

其他各州为求交差争相以高价买马，好争取日后升官的机会，以致在别州一匹马喊价四、五十金，而并州一匹马不超过二十金。

〔梦龙评〕真心为民谋福的官吏，治政的主要考虑是老百姓，也不会在意官位的升迁，而到头来，真正会升官的人往往是那些不存心争取的人。

578．徐道覆

【原文】 徐道覆，卢循妹夫也。始与循密谋举事，欲治舟舰，使人伐材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减价发卖。居人贪贱，争取市，各储之家。如是数四，故船板大积。及道覆举兵，按卖券而取，无敢隐者，乃并力装船，旬日而办。

道覆虽草窃，其才略有过人者，脱卢循能终用其计，何必遽为"水仙"？其临死，叹曰："吾为卢循所误！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呜呼！奇才策士郁郁不得志，而狼籍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览骆宾王檄，叹曰："使此人沉于下僚，宰相之过也！"知言哉！

【译文】 徐道覆是卢循的妹夫，二人曾密谋起事，为建造船只雇人在高康山伐木，为防事机外泄，伪称为木材商，对人说："本想将木材运到京城，但财力不够，只好在本州贱价出售。"

当地的百姓生活贫苦，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争相抢购，屯放家中，几次交易后，造船所需的船板已积够了，等到起事之时，徐道覆照当初买木材的订单到各民家搜购，于是十天之内就造好所需的船只。

〔梦龙评〕徐道覆虽为草寇，但也有过人的才干，倘使卢循能自始至终听从徐道覆的计谋行事，或许不会覆亡得那么快而投水自杀，难怪徐道覆临死前感叹的说："卢循害了我，假使我投身的是真正的豪杰英雄，要拿下整个天下是轻而易举的。"唉，有才之士，每每有志难伸而屈死郊野，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武则天（唐朝人，原为高宗后，后自立为帝，改国号周）在看到骆宾王（善写文章，唐初四杰之一）所写讨伐她的文章后，曾感叹的说："让这样的人才屈居于低下的职位，难怪要跟着起兵造反，这完全是一干朝中大臣不能知人善用的过失。"这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

579．秦王祯　马燧　丁谓

【原文】 魏秦王祯为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蛮时出抄掠。祯计召新蔡、襄城蛮 首，使观射。先选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而以一囚易服参其间。祯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斩。蛮相视股栗。又预令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蛮衣以候。祯临坐，会微有风动，辄举目瞻天，顾望蛮曰："风气少暴，似有抄贼入境，不过十许人，当在西角五十里。"即命驰骑掩捕十人至。祯告诸蛮曰："非尔乡里耶？作贼合死不？"即斩之。蛮慑服，不知其为死囚也。自是

境无暴掠。

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李抱玉将馈劳，宾介无敢往。马燧自请典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

真宗幸澶渊。丁谓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时契丹深入，民大惊，争趋杨刘渡。舟人邀利，不急济。谓取死罪囚，诈作驾舟人，立命斩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执旗帜、击刁斗自卫。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祯借之以威蛮，燧借之以威虏，谓借之以威兵，其大者为樵李之克敌，而最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无辜之命。正如圣药王，尘垢土木，皆入药料。

【译文】 曹魏时秦王祯为南豫州刺史，境内蛮人常骚扰百姓。秦王祯于是挑选了二十多位善于射箭的手下，邀请蛮人首领参观射箭比赛，同时把一死囚换上军服，杂在射手中。

秦王祯先发箭，结果皆命中目标，接着军士按序发箭，轮到死囚时，没有中靶，秦王祯立即下令斩首，蛮人看到这情形，不禁心头一寒。而秦王祯又命预先已换穿蛮衣的死囚十人在一旁待命。

只见秦王祯高坐在参观台上，一阵微风吹过，秦王祯抬头看着天，转头对蛮族首领说：“刚才那阵风有一股暴气，好像有贼人闯入，就在西边五十里处，人数约莫十个。”

立即命人快马追捕，一会儿果然捕获十人。

秦王祯对偷闯者说：“这里是你们的居处吗？私闯汉地罪该论斩。”

于是就地处决，蛮人不知是死囚，只觉得肝胆俱裂，从此不敢再骚扰百姓。

唐代回纥人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又仗着武力强大，归返回地途中，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州县接待稍不称意就杀人泄恨。将军李抱玉奉旨到回纥军营劳军，竟没有官员敢随行，只有马燧自愿随行。

马燧先贿赂回纥人的酋长，以旗帜为信号，违反命令的人可处死，接着马燧又自牢中挑出一批死囚为公差，稍有违令立刻处死，回纥人看了大吃一惊，沿途再也不敢闹事。

宋真宗率军驻扎澶州时，丁谓为郑州知府兼齐濮安抚使。这时契丹人深入内陆，百姓大为惊慌，纷纷想渡河避难，船家为提高船资，故意推拖不载客。

丁谓知道后，就由狱中找来一名死囚，扮成船夫斩首示众，于是船家们都不敢怠慢，百姓也都得以顺利渡河。丁谓进一步命船家成立自卫队，沿河悬挂旗帜，并建立警戒系统，一发现契丹人踪迹，就击锣鼓示警，不久契丹人就退

走。

〔梦龙评〕虽是死囚，也不让他们白死，秦王祯借死囚阻吓蛮人，马燧借死囚威震回纥，丁谓借死囚显示权威。死囚大可以用来击败敌人，小可以替代无辜者的性命，懂得政治的人就好比善于用药的医师，尘埃、土木都可以是治病的药材。

580. 杨 琎

【原文】 杨琎授丹徒知县。会中使如浙，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将至丹徒，琎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边批：奇策奇想。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来谒我耶！”令左右执之。二人即跃入江中，潜遁去。琎徐至，绐曰：“闻公驱二人溺死江中。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中使惧，礼谢而去，虽历他所，亦不复放恣云。

【译文】 杨琎受命为丹徒知县，有中使（天子私人使者）平日骄纵贪财，到浙江巡视时就曾把当地的守令扣押在官船上，直到守令献上财物才释放他。

中使即将到达丹徒县，杨琎挑选两名善于潜水的人扮成百姓前去迎驾〔奇策奇想〕，中使看到这两人，很生气的说：“县令在哪儿？你们是谁？怎敢随便来见我？”

命随从把两人赶出官船，二人立即跳入江中潜水离去。

这时杨琎才上船，骗中使说：“听说刚才被大人赶出的两人已溺死江中，当今皇上圣明，天下太平，朝廷的律令严明，出了人命如何是好？”

中使听了杨琎这番话，心头一惊，连忙告罪。自此以后中使到地方巡视，再也不敢胡乱横行了。

581. 韩 雍

【原文】 公镇两广，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亦多以权术威镇之。一日与乡人宴于堂后，鞠蹴为戏。既散，潜使人置石炮。有观者，因指示曰：“此公适所蹴戏也。”众吐舌，咸以公为绝力。所张盖内暗藏磁石，以铁屑涂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鬓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

夷悍而愚，因以愚之。

【译文】 明朝时韩雍（有军功，两广百姓曾建祠祀拜）镇守两广，律令森严，除了一、二名亲信外，外人一律不许进入内室，并且喜欢用权术统驭部下。

一天，韩雍在后厅宴请乡绅，饭后并踢球为戏来助兴。比赛结束后，韩雍派人在后厅放一石球，并指示若有人看到那石球，就说“这是韩公平常所踢的球”，于是看到石球的人都因韩雍的力大无穷而吃惊得吐舌头。

另外，韩雍也在伞盖下暗藏磁石，并在头发里暗藏铁屑，所以每当韩雍外出时，须发贲张，加上韩雍体型魁梧，见到他的人无不视为神明。

〔梦龙评〕乡民纯朴无知，韩雍也就利用乡民的无知愚弄他们。

582. 王　导

【原文】　王敦威望素著，一旦举兵内向，众咸危惧。适敦寝疾，王导便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

【译文】　王敦（临沂人，永昌元年起兵造反）在东晋声望很高，深得朝中大臣及百姓的信赖，因此他的起兵造反，大臣们及百姓一片惊惶，一时民心士气非常低落。

正巧王敦得了急病，王导（曾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知道了，便率领族中子弟发丧〔妙极了〕，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都认为王敦死了，朝野才有平定王敦叛党的斗志。

583. 程　婴

【原文】　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也，有遗腹，走匿公宫。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娩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边批：只一问，便定了局。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边批：妙计。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我告赵氏孤处。”边批：更妙。诸将军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尤妙。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边批：安知非赂卜者使为此言？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边批：妙人。乃以赵氏对。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皆委罪于屠岸贾。于是武、婴遍拜诸将，相与攻岸贾，灭

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成人，婴曰："吾将下报公孙杵臼！"遂自杀。

赵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蹶而复起，卒有晋国。后世缙绅门下，不以利投，则以谀合，一旦有事，孰为婴、杵？◯鲁武公与其二子括与戏朝周，宣王爱戏，立为鲁世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时公子称最少，其保母臧寡妇与其子俱入宫养公子称。括死，而其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称，将杀之。臧闻之，乃衣其子以称之衣，卧于称处，伯御杀之。臧遂抱称以出，遂与称舅同匿之。十一年，鲁大夫知称在，于是请于周而杀伯御，立称，是为孝公。时呼臧为"孝义保"。事在婴、杵前，婴、杵盖袭其智也。然婴之首孤，杵之责婴，假装酷似，不唯仇人不疑，而举国皆不知，其术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译文】 屠岸贾（春秋晋人，几灭赵氏一族）诛灭整个赵氏家族，赵朔的妻子原本是成公的妹妹，已怀有身孕，侥幸逃出，藏在成公的宫中。

赵朔的门客中，有个叫公孙杵臼的问好友程婴："你怎么没随赵氏一族死呢？"

程婴说："赵朔的妻子已怀有身孕，若是男孩，我要抚育他成人，好为赵氏一门报仇；若是女孩，我就随赵氏一门于地下。"

没多久，赵朔的妻子生下一男孩。

屠岸贾听说赵氏有后，立即派人到宫中搜捕，夫人将婴儿藏在衣裤里，暗自祈祷："如果赵氏注定从此灭绝，你就哭出声来；若赵氏一门的血仇有平反的一天，你就静默不出声。"

说也奇怪，在屠岸贾的爪牙四处搜查时，婴儿竟完全没有啼哭。

逃过了屠岸贾的搜捕，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老贼没搜到婴儿一定不会死心，日后一定会再来，你看该怎么办呢？"

公孙杵臼说："抚孤与一死哪件事难〔只此一问便定了局〕？"

程婴说："当然抚孤比较困难，死反倒容易些。"

公孙杵臼说："先主赵朔待你不薄，你就负责难的部分吧，容易做由我来做，让我先死。"

于是两人向他人买了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妙计〕，用绣有赵家标志的衣物包裹，躲在山中。

一切安排妥当后，程婴就来到将军府告密："我程婴贪财怕死，做不来抚育赵氏孤儿的事，只要你们给我千金〔更妙〕，我立刻告诉你们赵氏孤儿的藏身处。"

众将听了大为高兴，立刻答应程婴的要求，随即出动军队随程婴来到公孙杵臼与赵氏孤儿的藏匿处。

公孙杵臼一见程婴，便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初屠贼在下宫杀害赵氏一族时，你没有追随主公于地下已是不忠，同我一起藏匿孤儿，又连我也

出卖〔尤妙〕，你纵使不愿抚育孤儿，又怎么忍心出卖他呢？”

公孙杵臼将婴儿抱在怀中哭喊着说：“天哪！天哪！孩子是无辜的，请你们放过他吧！要杀就杀我。”

但军士仍把公孙杵臼及孤儿一齐杀了。

众将认为已经斩草除根，非常高兴。然而真的赵氏孤儿却仍然活着，名叫赵武，与程婴一起藏在山中十五年。

一日，晋景公生病，请人卜卦，卜辞说大业之后的冤魂作祟〔安知不是贿赂千金教他这么说的〕，景公询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着，便告诉景公可能是赵氏的冤魂。

景公再问韩厥：“赵朔是否有后代？”

景公就把屠岸贾杀害赵朔一家，程婴、公孙杵臼抚孤的事一五一十的向景公禀告，于是景公便和韩厥商议如何册立赵武，并归还赵氏的封地和产业。景公私下召见赵武并让他先藏在宫中。

参与谋害赵家的众将听说景公病了，前来问候，景公质问当年屠杀赵氏一族的惨事，并让他们见到真正的赵家后人赵武，众将见事机败露，就把罪过全推给屠岸贾，于是赵武和程婴联合众将围攻屠岸贾，并灭了他的家族。景公并且将赵氏原有的肇喉地归还赵武。

在赵武成年后，程婴说：“我终于可以去见老友公孙杵臼了。”

于是程婴自杀。

〔梦龙评〕赵氏知人善任，所以能结交到为自己效命的死士，而赵氏一族终于能复兴，最后竟能成为有国的诸侯。反观后世门客，不是因利就是为势而投靠，一旦发生急难，哪能做到如程婴或公孙杵臼的行为呢？

春秋时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括与战晋见周天子，周天子非常喜欢战，就册封他为鲁世子，将来可继承武公爵位。武公死后，战继位，是为懿公。懿公的儿子名称，年纪尚小，于是奶妈臧寡妇就带着儿子入宫照顾称。括死后，括的儿子伯御起兵造反，杀了懿公，自立为鲁公，并且四处搜捕公子称，想斩草除根，臧寡妇知道伯御的阴谋，就把公子称的衣服让自己儿子穿上，并且睡在公子称的卧铺上，伯御见了床上的孩子，一刀就杀了他，臧寡妇才能抱着公子称逃出宫外，与公子称的舅舅三人躲藏起来。十一年后，鲁国大夫得知公子称还活着，便将此事禀奏周天子，杀了伯御，重新册立公子称为鲁国国君，是为孝公，封臧寡妇为孝义保。这事发生在程婴的事件前，或许程婴和公孙杵臼是效法臧寡妇吧！

然而程婴出卖婴儿，公孙杵臼痛斥程婴，二人神情逼真，不仅仇家没有疑心，甚至全国人民都被他们蒙在鼓里，比起臧寡妇，公孙、程婴两人的思虑却更深远，用心也更良苦。

584. 太史慈

【原文】 北海相孔融闻太史慈避地东海，数使人馈问其母。后融为黄巾贼

所围，慈适还，闻之，即从间道入围，见融。融使告急于平原相刘备。时贼围已密，众难其出。慈乃带鞬弯弓，将两骑自从，各作一的持之，开门出，观者并骇。慈径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射之，射毕还。明日复然，如是者再。围下人或起或卧，乃至无复起者，慈遂严行蓐食，鞭马直突其围。比贼觉，则驰去数里许矣。竟从备乞兵解围。

【译文】　北海相孔融（鲁人，建安七子之一，后为曹操所杀）听说太史慈（三国吴人，曾任建昌都尉）因受人牵连到东海避祸，就经常派人带着食物、金钱照顾他母亲的生活。

有一次孔融被黄巾贼围困，这时太史慈已由东海回来，听说孔融被围，就从小径潜入贼人的包围圈中见孔融。孔融遂请太史慈突围向平原相刘备求援，但贼人众多，很难突围。

太史慈拿带着弓箭，率领两名骑士，两名骑士各持一个箭靶，三人打开城门出来，贼人大吃一惊，摒息以待，只见太史慈牵着马走到城墙下，开始练习射箭，等到箭都射完了，就牵着马回去。第二天仍然如此。

几天后，贼人看见太史慈出城门，以为他又出来练习射箭，坐的坐，躺的躺，理都不理他，谁知太史慈却忽然快马冲出，穿过贼人的包围，等到贼人发觉，太史慈已在好几里路外，最后顺利的向刘备（三国蜀汉主，曹丕篡汉后，即帝位于成都，与魏、吴鼎足而立）求来援兵，解了孔融之围。

585. 陈子昂

【原文】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辩者。子昂突出，顾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宜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下。

唐人重才，虽一艺一能，相与惊传赞叹，故子昂借胡琴之价，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轴无用处，虽求一听胡琴者亦不可得，伤哉！

【译文】　唐朝时陈子昂（字伯玉，开唐诗浪漫之风，在唐诗发展史上地位重要）刚到京城时，人们都不认识他。

一天，有个卖胡琴的老头喊价百万要卖手中的胡琴，一些豪门富商传看那胡琴，没人看得出这琴是不是真的价值百万。

陈子昂突然说：“我出一千缗钱买了。”

大家听了，惊异得不得了，陈子昂说：“我擅长弹奏胡琴，这是把好琴。”

众人要求子昂弹奏一曲，陈子昂说："如各位不嫌弃，明天请到宜阳里来。"

第二天众人果然依约前往，陈子昂准备了酒菜，将胡琴放在桌上，用过酒菜后，陈子昂捧着琴说："我是四川陈子昂，写过上百篇的文章，到京城来也已有一段时日了，但是始终得不到任何赏识。至于胡琴是低贱的乐工所弹奏的，哪值得花时间心力去钻研。"

于是举起胡琴摔在地下，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分赠在场的宾客。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声就轰动整个长安城。

〔梦龙评〕唐朝重视人才，有任何的技艺才能，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赞叹和传颂。陈子昂借高价买琴，出奇招而获致名声，果然立刻名震长安。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指明代），不要说文章没有人看，就是请人听胡琴弹奏，人们也一定兴趣缺缺，又怎能借此制造名声呢？唉！可悲哟！

586. 爰种　温峤　高欢

【原文】　爰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兄子种为常侍骑，谓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英豪。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王敦用温峤为丹阳尹，置酒为别。峤惧钱凤有后言，因行酒至凤，未及饮，峤伪醉，以手板击之堕帻，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敢不饮！"凤不悦。敦以为醉，两释之。明日，凤曰："峤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贰！"由是峤得还都，尽以敦逆谋告帝。

尔朱兆以六镇屡反，诛之不止，问计于高欢。欢谓宜选王心腹私将统之，有犯则罪其帅。兆曰："善！谁可行？"贺拔允时在坐，劝请用欢。欢拳殴允，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诬下罔上如此！"兆以欢为诚，遂委之。欢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号令。军士素乐欢，莫不皆至。欢去，遂据冀州。

【译文】　西汉时爰盎（历任吴相、齐相，七国乱后被刺死）常慷慨激昂的批评朝政，引起宦官赵谈的不满，屡次在皇帝面前说爰盎坏话，爰盎因此很忧虑。

他的哥哥爰种是皇帝侍卫，对爰盎说："你可以当百官之面羞辱赵谈，日后赵谈在皇上面前说你坏话，皇上就不会相信，你放心！"

一天皇帝要到东宫，赵谈和皇帝共乘一车，爰盎跪在车驾前说："臣听说自古来能有资格和皇上共乘一车的，必须是天下一等的英才豪杰，大汉虽人才不

多，但皇上也不致于和受过宫刑的小人共乘一车吧！”

皇帝大笑起来要赵谈下车，于是赵谈只有哭着下车。

晋朝时王敦任命温峤（聪明，口才好）为丹阳县令，并且为他举行上任酒会。

温峤怕钱凤（武康人，与王敦密反，事败被杀）往后会在王敦面前说他坏话，因此在酒宴上装醉，把钱凤的帽子打落，并装着生气的说：“你是什么东西，我温峤向你敬酒，你竟敢不喝？”

钱凤非常不高兴，王敦认为这是温峤醉后发酒疯，便出面打圆场。

第二天，钱凤对王敦说：“温峤和朝廷往来密切，并不可靠，你派他到丹阳这事得重新考虑吧！”

王敦说：“昨晚温峤酒醉，对你大声吼了几句，你就说他坏话，未免太小心眼了吧！”

于是温峤得以安全返回建康（东晋都城），把王敦谋反的计划报告皇帝。

南北朝时尔朱兆（后魏人，善骑马射箭）因所统领的六个镇常有军队叛变的事发生，主事者虽都予以处死，但乱事仍不断发生。于是问高欢（北齐人，后为神武帝）可有好计策。

高欢说：“不如任命王的亲信为统帅统领六镇，有任何问题就责问统帅。”

尔朱兆说：“好是好，但是派谁去呢？”

当时贺拔允（北齐人，因谗言被杀）在座，就建议尔朱兆任命高欢为大将军。

高欢听了，一拳就把贺拔允的牙齿打落一颗，说道：“在天柱大将军生前，我们的职份只是为主上驱赶杀敌，如打猎所用的鹰犬一样的战士，至于大事的抉择只有静待主上的命令，哪有说话的余地，如今六镇统帅的任命，亦当由大王来决定委派，小小贺拔允居然天大的胆子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一片忠诚，当场任命他为六镇的统帅，高欢怕尔朱兆是酒后醉语，日后反悔，立即对士兵宣布受命统领六镇军队，命所有士兵在河东集合。士兵们一向爱戴高欢，听到这消息无不前往集合地点报到，高欢逐据有冀州。

587．王东亭

【原文】 王绪素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他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何所道？”绪云：“故是常谈。”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情好

日疏，谗言用息。

此曹瞒间韩遂马超之故智。张浚杀平阳牧守，亦用此术。平阳牧张姓，蒲帅王珂之大校。

【译文】 王绪经常在王国宝面前说殷仲堪的坏话，殷仲堪非常烦恼，向王东亭（王□，封东亭侯，世称王东亭）请教对策。

王东亭说："从现在起，你每天都去见王绪，到了他家，把旁人支开后就谈论一些家常小事，一段时日后，二王的交情就会有变化。"

于是殷仲堪按计行事。

王国宝一日见了王绪就问道："殷仲堪州常到你那儿，究竟和你都谈论些什么？"

王绪说："没什么，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王国宝听了，以为王绪有事相瞒，于是二人日渐疏远，以后再也没有殷仲堪的闲话传进王国宝耳中。

〔梦龙评〕曹操当年离间韩遂（后汉人，为曹操所杀）、马超（汉末将军）；张浚（宋朝人，后封魏国公）杀平阳牧守，都是同样手法。

588. 吴　质

【原文】 丞相主簿杨修谋立曹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簏，纳吴质，与之谋。修白操，丕惧，告质。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簏载绢入。修复白之，推验无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夺嫡，操固疑之。疑植，则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验而即止耶？其杀修也，亦以孤植而安丕。而说者谓"黄绢"取忌、"鸡肋"误军，亦浅之乎论操矣！

【译文】 丞相主簿杨修（后汉人，博学多才，为曹操所忌）想拥立曹植（曹操第三子，曾七步作诗）为曹操世子，曹丕（即魏文帝，曹操长子，后废献帝篡汉）为此烦恼不已，于是把吴质（三国魏人，才学通博）藏在车上的竹篓里送入宫中共商对策。

杨修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曹操，曹丕见事机泄露非常害怕，吴质说："不要怕，没关系。"

第二天，曹丕把丝绸装在车上的竹篓里载到家中，杨修又密告曹操，曹操派人拦车检查，结果车上只有丝绸没有人，于是曹操不再疑心曹丕。

〔梦龙评〕其实曹操本来就怀疑曹植有夺取曹丕嫡子之位的野心，所以既然怀疑曹植就不会怀疑曹丕。不然以曹操那么多疑的人，怎会只拦车搜查一次就停止追查呢？至于曹操后来杀杨修，实在是因为曹操想孤立曹植以稳固曹丕的地位，但后人却认为是因为曹操忌杨修解出"绝妙好辞"的谜底，及杨修知晓曹操鸡肋退军的缘故，这实在太小看曹操了。

589. 司马懿　杨行密　孙坚　仇钺

【原文】　曹爽擅政，懿谋诛之，惧事泄，乃诈称疾笃。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懿。懿使两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进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曰："外间谓公旧风发动耳，何意乃尔！"懿微举声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为托。"胜曰："当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乱其词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语。"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复虑！"于是爽遂不设备。寻诛爽。

安仁义、朱延寿，皆吴王杨行密将也，延寿又行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颇骄恣，且谋叛。行密思除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行则故触柱而仆。朱夫人挟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明，此天废我也！诸儿皆不足任事，得延寿付之，吾无恨矣！"朱夫人喜，急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即出朱夫人，而执斩仁义。

孙坚举兵诛董卓，至南阳，众数万人，檄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咨曰："坚邻二千石耳，与我等，不应调发！"竟不与。坚欲见之，又不肯见。坚曰："吾方举兵而遂见阻，何以威后？"遂诈称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祠山川，而遣所亲人说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百人，持米酒诣坚营。坚卧见，亡何起，设酒饮咨。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阳，道路不治，军资不具，太守咨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按军法！"咨大惧，欲去，兵阵四围，不得出，遂缚于军门斩之。一郡震栗，无求不获，所过郡县皆陈糗粮以待坚军。君子谓："坚能用法矣！法者，国之植也，是以能开东国。"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游击仇钺陷贼中。京师讹言钺从贼，兴武营守备保勋为之外应。李文正曰："钺必不从贼！勋以贼姻家，遂疑不用，则诸与贼通者皆惧，不复归正矣！"乃举勋为参将，钺为副戎，责以讨贼。勋感激自奋。钺称病卧，阴约游兵壮士，候勋兵至河上，乃从中发为内应。俄得勋信，即嗾人谓贼党何锦："宜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东岸兵，勿使渡河！"锦果出，而留贼周昂守城。钺又称病亟。昂来问病，钺犹坚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苍头卒起，捶杀昂，斩首。钺起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一呼，诸游兵将士皆集，遂夺城门，擒寘鐇。

【译文】　曹爽（三国魏人，明帝时与司马懿共辅少主，后因有异心被杀）骄纵专权，司马懿（三国魏人，有雄才，杀曹爽后，代为丞相）想要杀他，又恐事机不密，于是对外宣称得了重病。

河南令尹李胜（三国魏人，有才智，为曹爽心腹，官至荆州刺史，后与曹爽一起被杀）前来探访司马懿。只见司马懿让两个婢女扶着出来，又拉着婢女的衣角指着嘴巴表示口渴，婢女端来一碗粥，司马懿却喝得满脸满身都是粥汁。

李胜说："外传您是痛风病发，怎会这么严重呢？"

司马懿发出微弱的声音说道："听说你在并州，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小心防备，我快死了，以后恐怕见不到你了，小儿司马师、司马昭（三国魏人，曾自封为相国、封晋公，其子炎篡魏）就托你多照顾了！"

李胜说："我在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说："哦！你才刚到并州啊！"

李胜又纠正一次："我在荆州。"

司马懿又装出一脸迷乱的神色说："年纪大了，脑子不清楚了，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胜在离开司马府后，很高兴的对曹爽说："司马老头儿现在是个只剩一口气的活死人，不用担心他。"

于是曹爽放松对司马懿的防备，使得司马懿终于有机可乘，杀了曹爽。

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军，朱延寿又和杨行密夫人的弟弟往来密切。自从平定淮南后，安、朱二人盛气凌人并且暗中商议谋反。

杨行密知道后，想除去二人，于是假称得了眼病，每次接见延寿派来的使者，都把使者所呈报的公文乱指一通，走路时也不时因碰到屋柱而跌倒，虽有朱夫人在一旁扶他，也要许久才苏醒得过来。

杨行密哭着说："我已是个瞎老头了，这是天意啊！儿子们都不争气，幸好有延寿可托付后事，这辈子也算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朱夫人听了暗自高兴，立刻召朱延寿入宫，朱延寿入宫时，杨行密早已躲在寝宫门口 等朱延寿一踏入寝宫，就一剑杀了他。朱延寿死后，杨行密下令将朱夫人赶出宫廷，安仁义斩首。

东汉末年，孙坚（勇毅有谋略，次子权称帝，追尊武烈皇帝）发兵讨伐董卓（灵帝时因屡有战功，封前将军，后自称为相国，杀少帝、立献帝，后为吕布刺杀），带领数万大军来到南阳后，发文请南阳太守张咨支援米粮。

张咨说："孙坚和我一样是二千石的太守职位，凭什么向我调发军粮。"于是不加理会。

孙坚想见他，张咨也总是推辞不见。

孙坚暗想："我才起兵就受到阻碍，以后怎么建立威信呢？"

于是假称得了重病，消息传开，全军士兵非常担心，不但延请医生诊治，并

且焚香祝祷。

孙坚派亲信告诉张咨，准备将大军交由张咨统领，张咨听了，高高兴兴的率领兵士五百人，带着牛羊、美酒来到孙坚的营地。

孙坚躺在床上接见他，过了一会才起身设酒款待，二人喝得正高兴时，长沙主簿入营求见孙坚，说道："日前大军来到南阳，前行的道路尚未修好，军中物资又缺乏，太守张咨又拒绝提供军粮，使得大军无法讨贼，请按军法处置。"

张咨大为惊惶想逃出，但四周都是孙坚的部队，无法突围，于是众兵将张咨绑至军门斩首，郡民大惊，从此对孙坚的要求无不照办，日后孙坚所到之处，再也没有军粮供应不足之事。

后人认为孙坚懂得用"法"，法是立国根本，因此孙坚后来能开创吴国。

明武宗正德五年，安化王□镭造反，游击仇钺（字廷威、谥武襄）被俘，京师谣传仇钺降贼，而兴武营守备保勋则是外应。

李文正说："仇钺一定不会投降贼人，至于保勋，如果因为他和□镭有姻亲关系，你就怀疑他是外应，那么凡是和敌人有过交往的，都会害怕而不敢投效我们了。"

于是推荐保勋为参将〔就用他为妙〕，仇钺为副官，将讨贼的任务交给他们，保勋非常感激，暗自发誓定要灭贼。

而仇钺在贼营中假称生病，暗中却约集旧属在河岸边等候保勋部队，伺机从中接应；一面又嗾使人告诉贼将何锦："要赶紧调派军队防守河口，严防朝廷大军决堤灌城，强行渡河。"

何锦果然上当，命周昂守城，自己带着军队防守河口。

仇钺又假称病情加重，周昂前去探视，仇钺正躺在床上呻吟，见周昂来说道："恐怕死期到了。"

然后趁着周昂不留神，突然起身杀了周昂。周昂死后，仇钺披上盔甲拿着剑、骑上快马冲出营门，召集昔日部下，一举夺下敌营，擒获□镭。

590. 杜　畿

【原文】　高干举并州反，前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掾卫固、范先以请邑为名，实与干通谋。曹操拜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以兵绝陕津，畿不得渡。或谓宜须大兵，畿曰："河东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为难未已；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边批：谁省念及此！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边批：贼已在掌中。必伪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渡。范先欲杀畿，固曰："杀之何益？

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边批：使之不疑。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时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众离矣。会高干入護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馀人。固等与干、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

【译文】　后汉时高干（袁绍甥）以并州为根据地举兵谋反，并扣押河东太守王邑。卫固、范先都是王邑的部下，便以保护河东安全为理由，要求朝中授以河东的官职来防贼，事实上却是和高干暗中勾结。

曹操任命杜畿（三国魏人，任河东太守时，颇有政绩）为新任河东太守，由于卫固等人占据河口，杜畿无法渡河上任，有人便建议派军强行渡河。

杜畿说：“河东三万户百姓，并非人人都愿意跟随高干作乱，若调派军队，百姓必会惊惶，反而转而听从卫固等人的指挥，而卫固若得到百姓的支持，一定会拚死抵抗。双方交战，若我方败了，乱事就会继续扩大，即使胜了，也会伤及无辜的百姓〔谁肯念及此〕。不如我单身进城，他们一定料想不到，卫固这个人虽聪明心眼多，但做事下不了决心〔贼已在掌中〕，一定会假意接待我，我先待上一个月，再见机行事，一定能瓦解他们。”

于是由小道渡河。

范先见到杜畿后，本想杀他以绝后患，卫固却说：“杀杜畿对我们目前的情势没有什么帮助，只不过多了个杀人罪名，再说，他完全已在我们掌握之中。”

于是两人尊杜畿为太守。

一日，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两人是河东百姓所仰望依靠的人，虽说由我治理河东，其实完全仰仗两位。我们三人虽名份有别，但成败的责任是一体的，以后所有大事应当三人一起商议。”

于是命卫固为都督，行使太守副职的权责，至于统率将领则交由范先〔使之不疑〕。卫固等人很满意这种安排，也就不再防备杜畿。

有一次卫固想大规模征发河东百姓为兵准备起事，杜畿暗中着急，便对卫固说：“想成就非常事业的人最忌讳轻易惊扰人心，如今你全面召集河东百姓为

兵，一定会引起百姓的惊恐，依我之见，不如化整为零，用长期募兵的方式来代替。”

卫固觉得有理，便着手办理，于是，发兵的事拖延了好几十天才完成，而且，手下的将领贪财，每每以少报多，实际上募集的士兵远不如预期。

一段时日后，杜畿又对卫固等人说：“想家是人之常情，现在一时还没什么状况，不妨让兵士们轮流回家，他们一定很感激，一旦有什么状况，再召集也不迟。”

卫固等人怕违逆人心，又依计行事。于是整个河东情势是，亲附卫固的部队都暂时解散回家，而真正防卫河东的部队却是听命于杜畿。

这时高干已归附蜀汉，上党县民杀了地方官，弘农郡则绑架了郡守，而卫固等人想征调各县的军队一起举事，却发现军队迟迟不来。

杜畿知道自己已完全掌握河东各县的民心，就带着手下几十个亲信到张辟县防御卫固等人起兵，河东百姓绝大多数站在杜畿这一边，才十几天工夫，杜畿的军队已扩张至四千多人。

卫固与干晟联手围攻杜畿，却屡攻不下，想纵兵劫掠各县以补充粮食物资，也遭县人坚壁清野而毫无所得，这时曹操的大军已开到，干晟投降，卫固等人被杀，其余部众则被全部免罪。

591. 曹　冲

【原文】　曹公有马鞍在库，为鼠所伤，库吏惧，欲自缚请死。冲谓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单衣，若鼠啮者，入见，谬为愁状。公问之，对曰：“俗言鼠啮衣不吉，今儿衣见啮，是以忧。”公曰：“妄言耳，无苦。”俄而库吏以啮鞍白，公笑曰：“儿衣在侧且啮，况鞍悬柱乎？”竟不问。

【译文】　曹操的一副马鞍，放在马厩中被老鼠咬了个洞，管马房的小厮害怕曹操怪罪，想主动向曹操认罪请死。

曹冲（曹操幼子，有才智）知道后，就对他说：“不急着禀告，等三天后再说。”

之后，曹冲用刀把衣服戳了个洞，看起来好像是被老鼠咬的，然后穿着去见曹操，一脸愁苦的表情，曹操问他原因，曹冲说：“听人说衣服若是被老鼠咬破，就会倒楣，您看我的衣服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我担心会倒楣。”

曹操说：“那是迷信，别放在心上。”

一会儿，马房小厮进来向曹操报告马鞍被老鼠咬坏的事，曹操笑着说：“衣服在人身边，都还会被老鼠咬破，何况是挂在柱子上的马鞍呢？”

竟不追究此事。

592. 杨　暄

【原文】　天顺间，锦衣指挥门达用事。同时有袁彬指挥者，随英宗北狩，有护跸功。达恶其逼，令逻卒摭其阴私，欲致于死。时有艺人杨暄一作埙。者，善倭漆画器，宣庙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学。号杨倭漆，愤甚，乃奏达违法二十余事，且极称彬枉。疏入，上令达逮问。暄至，神色不变，佯若无所与者。达历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贱工，不识书字，又与君侯无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暄以实告。”因告曰：“此内阁李贤授暄，使暄投进，暄实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会众官廷诘我，我必对众言之，李当无辞。”达闻甚喜，劳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诸大臣会问于午门外。方引暄至，达谓贤曰：“此皆先生所命，暄已吐矣！”贤正惊讶，暄即大言曰：“死则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见得阁老？鬼神昭鉴，此实达教我指也！”因剖析所奏二十余条，略无余蕴。达气沮。词闻于上，由是疏达。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载，驿召还职。后达坐怨望，谪戍广西以死。

此与张说斥张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轴。然说故多权智，又得宋璟诸人再三勉励，而后收蓬麻之益。杨暄一介小人，未尝读书通古，而能出一时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贤；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恶。智既十倍于说，即其功亦十倍于说也。一时缙绅之流，依阿事达者不少，睹此事，有不吐舌；闻此事，有不愧汗者乎？岂非衣冠牵于富贵之累，而匹夫迫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时，上尝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诛之。马太后是日茹素。上问故，后曰：“闻今日诛宋先生，妾不能救，聊为持斋以资冥福耳。”上悟，即驰驿使人赦之。薛文清 瑄 既忤王振，诏缚诣市杀之。振有老仆，是日大哭厨下。振问：“何哭？”仆对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也！”振闻而怒解。适王伟申救，遂得免。夫老仆之一哭，其究遂与圣母同功，斯亦奇矣！语曰：“是非之心，智也。”智岂以人而限哉！

土木之变，内侍喜宁本胡种也，从太上于虏中，数导虏入寇，以败和议，上患之。袁彬言于太上，遣宁传命于宣府参将杨俊，索春衣，因使军士高磐与俱。彬刻木藏书，系磐髀间，以示俊，俾因其来执之。俊既得书，与宁饮城下，磐抱宁大呼，俊从兵遂缚宁解京，处以极刑。于是虏失向导，厌兵，遂许返跸。按：彬周旋虏中，与英庙同起处，其宣力最多，而诛宁尤为要着，亦宁武子之亚也。

【译文】　明英宗天顺年间，锦衣卫（明禁卫军名，本为侍卫仪队，后掌巡察缉捕）指挥门达（明英宗时宦官，宪宗时发南州卫充军）专权。袁彬（以锦衣卫护驾北征）因曾在土木之变时，护驾有功，深得英宗信赖，门达因而嫉妒，于是暗中派人刺探袁彬的隐私，想找到把柄置袁彬于死地。

当时有个叫杨暄（暄也作埙）的艺匠，善于制作倭漆（漆器物的一种方法，明时传入中国），因此外号叫杨倭漆，听说门达想陷害袁彬，非常气愤，写了二

十条门达的罪状呈给英宗，并再三说明袁彬所受的冤屈。

英宗命门达传讯杨暄审问。杨暄见了门达，毫不惊慌，就好像事情根本不是他做的一样，对门达的问话，一律回答“不知道”，并且说：“我是一名艺匠，没念过什么书，和大人您也从没有过节，怎会做出这种事？但大人若能摒退左右，我就将整个事件的实情禀告大人。”

两人独处后，杨暄告诉门达：“其实这一切都是内阁李贤（明朝进士，常提拔后进）授意我做的，他要我呈给皇上一封奏书，至于内容写些什么我实在不知，如果大人在朝廷百官面前询问我，我愿意当众和李贤对质，李贤一定无法狡赖。”

门达听了非常高兴，便以酒肉招待他。

第二天早朝时，英宗命有关大臣齐集午门（北平紫禁城正门），杨暄入殿后，门达对李贤说：“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杨暄已从实招了。”

李贤正一头雾水时，杨暄便大声说：“我死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诬赖好人？我一个小百姓，怎么可能会见到内阁大臣呢？老天在上，这一切都是门达教我的。”

接着详细说明所呈奏皇上有关门达的二十多条罪状，门达当场灰头土脸。

英宗虽未将门达治罪，但从此对门达疏远许多，袁彬则被派往南都，一年后又奉旨回京，日后门达也因他罪贬至广西，最后死于广西。

〔梦龙评〕这与张说（唐朝人，善写文章、封燕国公）设计张昌宗（与弟易之深受武则天宠爱）以保全魏元忠（唐朝名将）一事同样手法。但张说人本就聪明，又得到宋璟（正直有节操）等人指点，当然能圆满顺利。杨暄不过是一寻常百姓，没有高深的学识而能有此奇想，冒着触犯皇帝的危险，拆穿奸臣的阴谋，不仅救了袁彬也保全了李贤；不仅让国家多了两位忠臣，也为国家除掉一大奸臣，看来杨暄不但比张说聪明十倍，对国家的功劳也大于张说十倍。

当时的达官贵人中，不少人对门达逢迎巴结，看到杨暄当百官的面揭发门达罪行，能不吃惊吐舌、惭愧流汗吗？难道那些大官的良心真是被权势所迷惑，反倒平民百姓能发出正义之声吗？明太祖有一回对宋濂（明初大学问家，礼乐制度多半由他制定）勃然大怒，派人到宋濂家中杀他。马太后知道后便在那天吃素，太祖问她原因，太后说：“听说皇上今天要杀宋先生，臣妾不能向皇上求情救他，只好吃斋聊表心意，以积阴德。”太祖明白太后意思，立即派人收回成命。

薛文清（明初理学家）因得罪宦官王振（明土木之变，王振为乱兵所杀），英宗下诏逮捕薛文清，准备绑至刑场斩首。王振有一老仆，忽然在厨房号啕大哭，王振问他原因，老仆说：“听说今天是薛先生行刑的日子，老奴忍不住大哭。”王振听了虽很生气，但也明白老仆的意思，正巧王伟前来为薛说情，薛文清才得以免罪。老仆这一哭，竟产生了圣母娘娘救人之功，也可说是件奇事。我认为，只要能辨别是非便是智慧，而这样的智慧，岂会因人的身份地位而有什么先天的限制呢？

明朝的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内侍喜宁本是胡人，跟随英宗一起被俘，却屡次引导胡人

入寇，破坏双方和议的可能。继任的景帝对喜宁头痛不已，但也无可奈何，袁彬建议英宗派喜宁到参将杨俊（官至右都督）府中索取春衣，并派军士高磐随行，袁彬在木板上刻了一封信，绑在高磐大腿上，要扬俊逮捕喜宁。杨俊得信后，邀请喜宁在城下喝酒，高磐突然抱住喜宁大叫，杨俊的士兵立即抓住喜宁押送入京，处以死刑，胡人失了向导，无法顺利向中原用兵，这才允许英宗返国。袁彬随英宗身陷胡地，与胡人周旋，出力最多，其中以杀喜宁功劳最大，和春秋时齐国大夫宁武子可说不相上下。

593. 乔白岩

【原文】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领边兵，皆西北劲兵，伟岸多力。乔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相期，至教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跃如飞，北人粗坌，方欲交手，或撞其胁，或触其腰，皆倒地僵卧。江气大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一二矣。

时应天府丞寇天叙，山西人，署尹事。每日带不帽，穿一撒衣坐堂，自供应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立，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竭，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问耳。”每次如此，彬无可奈何而止。此亦白岩一时好帮手也！又是时，边军于市横行，强买货物。寇公亦选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祗候行宫，必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持。边军大为所挫，遂敛迹。想亦与白岩共议而为之者。

【译文】　明武宗南巡，江彬所率领的兵士都来自西北，个子高、力气大。乔白岩命人从南方教练团中挑选明矮小精悍者一百人，与江彬约定每日在校场中比武。

南人动作敏捷，无论跳、跑都像飞一般；北人粗大笨拙，才一交手，不是被对方撞伤肋骨，就是扭伤腰，纷纷倒地不起，江彬看了大为泄气，原有谋反的异心也被打消了一二分。

〔梦龙评〕应天府丞（府中佐吏）寇天叙（御寇有功，曾任刑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府中之事，寇天叙每天头戴小帽，身穿布衫，坐在府内，官府的收入，除了供给朝廷每日所需外，从不随便动用府中公物。

江彬（性狡猾，善骑射）却仗着皇帝宠爱，常派人至应天府中要东要西。寇天叙每次见到江彬的手下就装作没看见，直到使者走到面前，才起身喊使者“钦差”。然后吐苦水说：“南京百姓生活穷困，府库空虚，无法筹到足够的钱粮，我这应天府丞只好每天穿着小衫、坐在府内，随时等着上面派人拿我问罪。”

由于每次都这么说，江彬也无可奈何，只好不再派人去了，寇天叙可算是乔白岩的好帮手。

另外当时边军常在城中横行，强买民众物品，寇天叙也挑选一批精壮士兵，每天由早到晚等在府外，寇天叙外出时即跟随在旁，若在路上碰到边军即和他们比划，边军打不过，从此行为收敛许多，想来寇天叙是和乔白岩商议过才这么做的。

594. 宗　泽

【原文】　宗汝霖，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荣上书，自姑苏编置某州，道经文登，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甚厉，虽赂使暂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宗。宗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捉之，乃始同进。

探知嗜酒贪色，便有个题目可做，只用数胥吏，而行人之厄已阴解矣。道学先生道理全用不著。此公可与谈兵。

【译文】　宗汝霖（宗泽）为文登县令时，接到同年一起高中金榜的友人黄荣来信：“我从姑苏被派到某州去，路经文登，受风寒无法继续上路，但督行的武官非常严厉，我虽想贿赂他，请他让我休息一两天再上路，却行不通，不得已只好写信向您求助。”

宗汝霖立即准备了物品到黄荣所住的行馆探望，并请医生为他看病，一直到黄荣病好，不但不见武官催逼上路，甚至连武官在哪儿都不知道。

黄荣暗中询问，随行人员说：“自从来到文登县后，武官就被县令的手下邀到营妓那儿喝酒，并且由县令手下轮流作东，武官好酒几次催请才勉强同意上路。”

〔梦龙评〕在得知武官好酒贪色后，宗汝霖就针对武官的弱点设计，只动用几名手下，就完全化解黄荣的困境，在这件事中圣贤之道全用不上，我认为宗威愍是个懂得用兵的人，可以和他谈论兵法。

595. 张　易

【原文】　张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业使酒陵人，果于诛杀，无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饮醉，就席；酒甫行，寻其少失，遽掷杯推案，攘袂大呼，诟责蜂起。匡业愕然不敢对，唯曰：“通判醉，性不可当也。”易嵬峨喑噁自如。俄引去，匡业使吏掖就马。自是见易加敬，不敢复使酒，郡事亦赖以济。

事虽琐，颇得先发制人之术，在医家为以毒攻毒法，在兵家为以夷攻夷法。

【译文】　张易（南唐人，苦学自励）任歙州通判（官名，掌民钱谷、狱讼、听断之事）时，刺史宋匡业常借酒装疯欺人，甚而闹出人命，但没有人敢冒犯他。

有一次张易在赴宋匡业的酒宴前，先行喝醉，入席后没多久便借小事生气，摔酒杯、掀桌子，更大呼小叫乱骂一通。

匡业见了不知是好，只好说："通判喝醉了，不要理他。"

而一旁的张易虽已声音沙哑，却仍叫骂不停，不久，张易要离去，匡业派人扶张易上马，从此对张易态度恭敬，不敢再借酒醉欺人，郡中的公务才能顺利进展。

〔梦龙评〕这虽是小事，但张易颇懂得先发制人，就好比医生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治病，将军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打仗一样。

596. 张循王老兵

【原文】 张循王俊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索眠耳！"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即予五十万，恣其所为。边批：大手段。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者、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边批：奇想。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唯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隆。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也。再往则败矣！愿退老园中如故。"

罗景纶云："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畀之，不问其出入；此其度量恢弘，足使人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勾践以四封内外分授种、蠡，高帝捐黄金四十万斤于陈平。由此其推也，盖不知其人而轻任之，与知其人而不能专任，皆不足以成功。老卒一往之后，辞不复再，又几于知进退存亡者，异哉！"

【译文】 宋朝时循王张俊有一天游后花园，看见一个老兵在太阳下睡觉，就踢了踢老头，问："怎会睡在这儿呢？"

老兵回答说："没事可做呀！只好睡睡觉。"

王说："你会什么？"

老兵答："都会一点，就像回易（宋代使者往国外时带本国物品送夷国君王，归国时带回彼方产物），也略知一二。"

王说："你会回易，我给你一万，你为我去海外一趟如何？"

老兵说："不够。"

王说："给你五万。"

老兵说："还是不够。"

王说："你需要多少？"

老兵说："没有一百万，至少也要五十万才够。"

王欣赏他的勇气，立即给他五十万，任老兵支配〔大手段〕。

老兵于是先造一艘极为华丽的大船，网罗能歌善舞的美女及乐师百余人，四处搜购锦缎、珍奇，及黄金、珠玉等，另招募十多个身穿紫衣、气宇轩昂，看来有将军派头的人物，及百多名士兵，日日饮酒作乐，一个多月后，突然扬帆渡海而去〔太奇妙了〕。

一年后，载者满船的珍珠、犀角、香料、药材外还有一批骏马，自海外归来，获利数十倍，当时各将军都缺乏马匹，只有循王由于得到这批马匹，特别显得军容壮盛。

循王非常高兴，问老兵："你是怎么做的？"

老兵说："到了海外夷国，我自称是大宋使者，前来拜谒，并送夷王许多丝绸、珍玩，为结交当地的大臣，我拿出最好的美酒、佳肴招待他们，并且不断要美女献歌奏乐，夷国君臣大乐，愿意用名马交换美女；并且为我准备船只载运马匹，另外用犀角、香料、药材等换取绸缎，国王也赏我许多宝物，所以获利才如此丰厚。"

循王对老兵称许不已，赏他许多财物，循王问他能否再去？

老兵说："这跟作战一样，同样的战法再使用一次就不灵了。您还是让我回到后花园去睡觉养老吧！"

〔罗景纶评〕一个破衣老兵，能使循王慷慨拿出五十万，而不问如何使用，循王这种大气魄，足以让老兵从从容容、自由自在的放手伸展。

勾践（春秋越王，曾尝胆励志，终灭吴）分别将国事交由文种（春秋楚人，助越王灭吴）、范蠡（春秋越人，助句践灭吴后离去），高祖以黄金四十万斤交付陈平，由这些史事推断，不了解一个人就轻易相信他，与了解一个人却不能相信他，都不足成就大事业。

老兵出海一次之后，就拒绝再次前往，看来老兵也算是懂得成败进退的人，真是个奇人。

597. 司马相如

【原文】 卓文君既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不分一钱。相如与文君谋，乃复如临邛，尽卖其车骑，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鲈，身自穿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市中。王孙闻而耻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乃复还成都为富人。

卓王孙始非能客相如也，但看临邛令面耳；终非能婿相如也，但恐辱富家门面耳。文君为之女，真可谓犁牛骍角矣！王吉始则重客相如，及其持节喻蜀，又为之负弩前驱，而当鲈涤器时，

不闻下车慰劳，如信陵之于毛公、薛公也，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

【译文】 汉朝时卓文君（卓王孙之女，新寡，司马相如以琴音诱，与之私奔）和相如（口吃，善著书，武帝时以献赋为郎官）私奔后，就和相如一起回到成都，两人穷得家里连桌椅都没有，卓王孙虽知道文君的窘状，但认为文君败坏门风，所以一文钱也不给。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到临邛，卖了马匹，买下一间酒铺卖酒，文君掌柜〔妙计〕，相如穿着围裙兼酒保打杂，并当街洗碗。卓王孙听说这些事，觉得脸上无光，只好派一百个奴仆去侍候文君，并给钱百万，夫妻两人又成为成都的富人。

〔梦龙评〕一开始，卓王孙并不是真的能接纳司马相如，而是看在临邛县令的面子；到头来，也不是心甘情愿肯承认司马相如是女婿，而是不愿有损豪门富家颜面罢了。他有卓文君这个女儿，真可说鸡生凤凰。

王吉（汉朝人，商人之弟子）在司马相如初为门下客时能礼遇司马相如，日后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奉命派往蜀国时，王吉则充当护卫，但当司马相如当街洗碗时，却不见王吉前来探问，不能像信陵君（战国魏昭王少子，食客三千人）对待毛公、薛公（两人均为战国时赵贤士）一般，看来王吉的眼光也实在不如卓文君。

598. 智 医

【原文】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痊。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妳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即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蛤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语也！”其妳仆遵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久促不至，少年饥甚，闻醋香，不觉屡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啜尽。赵卿乃出，少年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脍太多，饮醋不快，又有鱼鳞于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芥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今果愈疾。烹鲜之会，乃权诈耳！请退谋朝餐。”

【译文】 唐朝时京城有位医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一位妇人随丈夫到南方时，不小心误吞了一只虫，常常担心虫在肚里作怪，日子久了竟然忧郁成病，虽看了许多医生，始终医不好。

一日，延请这位医生到家诊治，医生知道妇人的心病，就召来妇人家中能守密的奶妈，事先警告奶妈说：“待会儿我用药让你家夫人呕吐时，你赶紧用盆盂接着，告诉你家夫人说看见有一小虫吐出，但万万不可说这是骗她的。”

奶妈答应一定守密，从此妇人的病就好了。

另有一少年，常觉得眼睛里有一面小镜子，请一位赵姓医生诊治。赵医师和少年约定第二天早晨请少年吃鱼，少年准时赴约，医师请少年进屋，请他稍候，等送走其他客人后立即招呼他。

一会儿，仆人摆上碗筷，但桌上除了一瓶芥醋外，再没有看见仆人端上其他的菜肴，也不见医生，少年等了许久，要仆人催请，仍不见医生出来，这时少年非常饥饿，闻到桌上芥醋的香味，不知不觉就喝了起来，喝了一口，突然感到胸口不再郁闷，也不再眼花，于是一口气把剩下的芥醋全喝了，这时赵医师才走出来，少年觉得很不好意思，向医生道歉。

赵医师说："你吃脍鱼太多，吃醋不够，所以会觉得胸口不舒服，加上又有鱼鳞梗在胸口，所以才会觉得眼花，刚才所准备的芥醋，就是希望你会因为肚子饿忍不住去喝它，现在果然痊愈，鲜鱼之约这次算我爽约，你先请回，明天我一定实践诺言。"

第六部　捷智

捷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风。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也。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伎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迟疾，相去不啻千万里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唯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译文】　成大事的人争的是千秋，而不是一瞬间，然而，话说回来，有时一时的成败，正是千秋成败的开始。尤其在事物激变的当下，可以像大火漫天一样立刻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愚昧的人往往过不了当下的考验，如此，哪里还有千秋大世的成败可言。而真正的智者，能立刻远离灾害，并消弭漫天大火，因此，这样的激变，刚好可提供智者伸展智慧的机会。以一里的短程跑步为例，先到后到差的虽然往往只有很短的时间，但十里百里的长路累积下来，这样的差别便巨大起来了。便何况智者和愚者的迟速差别，本来就远远大过人跑步速度的差异。

兵法说，用兵只有笨拙的迅捷，而没有什么巧妙的迟缓。正像把一壶美酒摆在大街之上，先到的人能痛饮大醉，其次的人也还能分到几杯，至于最后来的人便只能干巴巴的败兴而返了。

以人力来摘叶子，一整天下来也摘不完一棵树，而秋风一起霜雪一降，一夕之间全部殒落，天地造化的速捷便是如此。人若能得天地造化之精意，则当然能在事物激变的当下灵活应变，而不会在仓促之间束手无策，这便只有真正敏悟智慧的人可能做得到吧！激变的事物是不停下来等人想办法应对的，这是

再清楚不过的道理，所以，天底下哪有智慧而不敏捷、敏捷而无智慧这回事呢？

十六、灵动机变

【原文】　一日百战，成败如丝。三年造车，覆于临时。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灵变”。

【译文】　一日之内上百次会战，胜负之机往往在一线之间；花三年的时间造好一辆马车，往往因一刹那的疏忽而翻覆。能够洞见危机，趋吉避祸，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599. 鲍叔牙

【原文】　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杀无知，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僵也，其智若镞矢也！

王守仁以疏救戴铣，廷杖，谪龙场驿。守仁微服疾驱，过江，作《吊屈原文》见志，寻为《投江绝命词》，佯若已死者。词传至京师，时逆瑾怒犹未息，拟遣客间道往杀之，闻已死，乃止。智与鲍叔同。

【译文】　春秋时齐内乱，公子纠（齐襄公无知弟，襄公杀无数，群弟恐祸，纠奔鲁，齐人杀无知，小白先回齐，立为国君，鲁人遂杀纠）走避鲁国，公子小白（齐桓公名，齐襄公弟，春秋五霸之首）投奔莒，不久齐人杀国君无知，为争取王位，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想抢先回到齐国。

半途两车相遇，鲍叔牙（春秋齐大夫，曾荐管仲于桓公，佐桓公成霸业）为公子小白驾车，管仲（名夷吾，初事公子纠，后事齐桓公为相，一匡天下，桓公尊为仲父）用箭射中公子小白腰带上的环扣。

管仲见小白僵卧车上，以为小白已死，便对公子纠说：“请公子安心，小白已经死了。”

这时鲍叔牙与公子小白却快马疾行回到齐国，所以小白才登上王位，成为齐君。

鲍叔牙能将计就计，要公子小白中箭后僵卧不动，才取得入齐的先机，这种应变的机智，像箭头般犀利。

〔梦龙评〕王守仁（学者称阳明先生，提倡致良知学说）为救戴铣（明弘治进士，因弹劾宦官获罪）上奏武宗而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王守仁穿着便服前往驿场，过长江时作了一篇《吊屈

原文〉表明心志，又写一首〈投江绝句词〉，让人误认他已投江自尽。本来宦官刘瑾（明朝人，自幼入内廷，甚得武宗宠信，陷害忠良，后因图谋不轨被杀）对王守仁怒气未消，打算派杀手半途截杀王守仁，在京师看了王守仁所写的词、文，以为王守仁已死，便打消原意，王守仁因而保全一命，王守仁和鲍叔牙都是有智慧的人。

600. 管　仲

【原文】　齐桓公因鲍叔之荐，使人请管仲于鲁。施伯曰："是固将用之也！夷吾用于齐，则鲁危矣！不如杀而以尸授之！"边批：智士。鲁君欲杀仲。使人曰："寡君欲亲以为戮，如得尸，犹未得也！"边批：亦会话。乃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管子恐鲁之追而杀之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吕不韦曰："役人得其所欲，管子亦得其所欲。"陈明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欲。"

【译文】　齐桓公因为鲍叔牙的大力推荐，派人到鲁国要回管仲。施伯（春秋鲁大夫）对鲁庄公说："齐君派人要回管仲，一定是要重用管仲〔智士〕，如果管仲为齐效命，一定会威胁鲁国的安危，不如杀了管仲，把尸首交给齐君。"

鲁庄公本已答应杀掉管仲，但齐国的使者对庄公说："管仲曾经射伤我国的君王，是我国君王的最大仇人，想亲手杀死管仲，一直是我国君王最大的愿望〔会说话〕。今天如果鲁国杀了管仲，只把尸体交返齐国，等于鲁国不肯把管仲交返齐国一样，如此，鲁国使得罪齐国了。"

于是，鲁庄公命人把管仲绑起来，以囚犯的槛车送往齐国。

路途上，管仲怕鲁君改变心意派人追杀，想尽快到达齐国，因此对车夫说："我唱歌给你听，你为我和拍子。"

一路上，管仲所唱的歌都是节拍轻快、适合马车快步疾行的曲子，马夫精神大振，愈走愈快，管仲也就平安的到达齐国。

〔梦龙评〕吕不韦（秦人，曾邀门客著《吕氏春秋》一书）说："管仲这一唱歌，不仅车夫得到好处（忘了驾车的辛劳），管仲自己也得到更大的好处（平安快速的回到齐国）。"

陈明卿说："就连齐桓公也一并得到好处（顺利要回管仲来治理齐国而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

601. 延安老校头

【原文】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御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边批：言之有据。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

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不验，须伏法！”校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谁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

【译文】 宋仁宗宝元元年党项人（西夏族）围攻延安城七日，范雍（礼部尚书）任统师领军防守，敌人不断进攻，延安情势危急，好几次濒邻陷落，范雍非常忧虑。

有个老校头自告奋勇去见范雍，说道：“我长年住在这边境之地，以前也曾多次遭到敌人围攻〔言之有据〕，危急的情况也和今天差不多，但党项人不善攻城，最后还是被击退，所以请督帅您放一百万个心，就让我率兵抵御，如有任何闪失，我愿意接受军法死罪的制裁。”

范雍对老校头的胆识大加赞许，而老校头这番话也稳定军心不小。

乱事平定后，老校头以研判战局发展和敌军虚实准确无比，获得晋升和赏赐。

有人对老校头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万一敌兵不退，你的脑袋就没了。”

老校头笑着说：“我从不担心这个，假使敌兵真的破城，人人逃命不及，谁有空杀我，当日那番话，不过是安定人心罢了。”

602. 吴　汉

【原文】 吴汉亡命渔阳，闻光武长者，欲归。乃说太守彭宠，使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王郎，宠以为然。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边批：来得快。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随后入，宠遂决计焉。

【译文】 吴汉（宛人，有智谋，初贩马为业，后汉光武帝拜偏将军）逃至渔阳，听说刘秀（后汉光武帝）将到渔阳，想说服渔阳太守彭宠联合夹据有邯郸一带的王郎（喜占卜术，曾冒称汉成帝之后，后被光武帝打败），而彭宠的属下却大多主张归附王郎，彭宠拿不定主意，十分为难。

吴汉见此情形，只好暂时中辍说服彭龙，希望能想出一个有效劝服众人的办法。正在苦恼时，突然见到一位儒生打扮的人远远走来，立刻派人把儒生找来，准备了酒菜，向儒生探听沿路上所听到一般老百姓对刘秀、王郎的想法。儒生告诉吴汉，刘秀声望日隆，所经过的郡县都受到百姓的拥护，在邯郸假冒天子名讳的王郎，其实根本不是汉成帝之后的刘姓宗室。

吴汉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伪造一封刘秀的书信〔来得好快〕，请儒生送交彭

宠，并要儒生对彭宠说明一路上所见所闻刘秀得民心的实情。等吴汉随后再见彭宠时，什么话都不必说，彭宠就决定归顺刘秀了。

603. 汉高祖

【原文】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谓汉王曰："天下汹汹，徒以我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乃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羽罪十，项王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下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小白不僵而僵，汉王伤而不伤，一时之计，俱造百世之业。

【译文】 楚汉两军对峙，久久没有决定性的胜负，项羽对刘邦说："如今天下所以纷扰不定，原因在于你我两人相持不下，不如干脆一点我们两人单挑，不仅谁胜谁负马上水落石出，也省得天下人因为我们两人而送命。"

刘邦说："我宁可和你斗智，不想和你斗力。"

后来项羽和刘邦在广武山隔军对话，刘邦举出项羽十条罪状，项羽一听不由怒上心头，举箭一射，正中刘邦前胸，刘邦却忍痛弯身摸脚说："唉呀！射中我的脚趾了。"

说完倒地。

刘邦其实伤重得几乎下不了床，张良（曾求力士刺秦王，高祖起兵常为策划，封留侯）却要刘邦强忍创伤起来巡视军队，除了安定军心外，更为了不让项羽知道刘邦伤重而乘机进攻。刘邦才一离开军营，便因伤重不支，立即快马返回成皋。

〔梦龙评〕春秋时公子小白受管仲一箭，佯作僵死，刘邦受项羽一箭却佯作无事，这两人都因一时的应变，才成就日后百年的基业。

604. 晋明帝

【原文】 王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賨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人疑明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外氏，须黄，故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俄尔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良久，帝遂免。

【译文】 晋朝时王敦（与从弟王导共佐晋元帝，后拥兵谋反被杀）准备举

兵造反夺取帝位，明帝先察知王敦的奸谋，于是换上便服骑马来到王敦的军营，暗中观察王敦军营部署的情形。有一士兵觉得明帝看起来不像寻常百姓，立即报告王敦。

王敦正在午睡，梦到太阳环绕着军营上空，再听到士兵的报告，惊叫着说："这一定是那个黄头发的鲜卑人来了。"（明帝母亲是鲜卑人，因此明帝发皆黄，长相像外国人。）

于是王敦命五名兵士快马加鞭追赶一名黄头发的人，这时明帝也有所惊觉，快马离去。

明帝路过一家客店，见门口有位卖小吃的老妇人，便把手中镶着七种宝石的马鞭送给她，嘱咐道："待会儿会有士兵前来，你就把这马鞭拿给他们看。"

不久，士兵追来，询问老妇人可曾见到一名黄头发的骑士经过，老妇说："他已经走远了。"说完拿出马鞭，五名士兵轮流观看这罕见的宝物，因而耽搁不少时间，明帝也就逃过一劫。

605. 尔朱敞

【原文】　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荣族子敞字乾罗，彦伯子。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大街，见群儿戏，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便执绮衣儿，比究问，非是。会日暮，遂得免。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在韩陵之役中，几乎杀尽了尔朱氏一族，尔朱荣族中有一名子弟名敞，自小随母亲在宫中长大，这时年才十二岁，在混乱中由宫墙边的小洞逃走，来到大街，看见一群小孩当街嬉戏，尔朱敞就和其中一名儿童交换衣服，然后混入人群中。

不久追兵来到大街，抓住那个穿着华丽的小孩，等到弄清楚那名孩子不是尔朱敞时，天色已黑，尔朱敞因而保全了一命。

606. 韦孝宽

【原文】　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韦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既到汤阴，逢长文奔还。孝宽密知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

【译文】　北周人尉迟迥（因平蜀有功封蜀公）任相州都督时，文帝命韦孝

宽（屡有战功，官至骠骑大将军）代理尉迟迥的职务，又命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并要叱列长文早韦孝宽一步上任。

韦孝宽行至朝歌时，尉迟迥派手下的大都督贺兰贵送来一封问候信，韦孝宽因怀疑尉迟迥另有用心，想办法留住贺兰贵，不断用话刺探。

于是，韦孝宽称病慢行，并以请医生为名，派人到相州暗中监视尉迟迥的举动。

才到达汤阴，正好碰到叱列长文奔离相州，韦孝宽立即命军队回头，沿途所经的桥道都下令拆毁，各驿站的马匹也全数带走，临行还嘱咐各站驿丞："蜀公尉迟迥将到此地，你们赶紧准备酒菜及上等草料好迎接蜀公。"

不久，尉迟迥果然派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骑追杀韦孝宽，然而沿途受到驿丞热忱的款待，使得军队耽搁不少时间，而让韦孝宽从容逃脱了。

607. 宗典　李穆　昙永

【原文】　晋元帝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惧祸及，潜出奔。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宗典后至，以马鞭拂之，谓曰："舍长，官禁贵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得释。

宇文泰与侯景战。泰马中流矢，惊逸，泰坠地。东魏兵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马，以策击泰背，骂之曰："笼冻军士，尔曹主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是贵人，因舍而过。穆以马授泰，与之俱逸。

王□之败，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幞自随。津逻疑之，昙永呵华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十，由是得免。

【译文】　晋元帝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被成都王司马颖所陷害，害怕祸事上身，潜逃出京，却在渡河时被驻军拦下，随行的宗典赶上来，用马鞭打司马繇，大笑说："国家下令禁止朝廷大官渡河，没想到你这样一个糟老头，也被当成贵人拦下来。"

士兵听了不疑有他，遂让东安主安然渡河脱险。

南北朝时期宇文泰（西魏人，子宇文觉篡魏为北周）与侯景（曾自立为汉帝）交战时，坐骑被流矢射中狂奔，宇文泰摔下马来，这时东魏士兵已逼近过来，而宇文泰的侍卫战士却已走散，不见一人。

李穆（隋文帝时官至太师）在旁，跳下马用鞭子抽打宇文泰，骂道："你这无能的败兵，你的主子在哪儿？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

东魏兵没有起疑匆匆而过，李穆于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宇文泰，两人遂得逃过一劫。

晋朝时王□（曾随王恭举兵）战败后，有个叫昙永的和尚收容了王□的幼子王华，命王华提着包袱跟在自己身后，巡逻的士兵怀疑王华的身份，正待上前盘察。

昙永灵机一动，对着王华骂道："你这下贱小鬼还不赶快走。"

接着一阵拳打脚踢，就这样安然脱险。

608. 王羲之

【原文】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译文】 晋朝人王羲之（元帝时为右将军，世称王右军。草书、隶书冠绝古今）幼年时，甚得大将军王敦的宠爱，常要羲之陪着睡。

有一次王敦先起床，不久钱凤（与王敦密谋造反，事败被杀）进来，王敦命奴仆全数退下，两人商议谋反大计，一时忘了王羲之还睡在床上。

王羲之醒来，听见王、钱二人谈话的内容，知道难逃一死，为求活命，只好在脸上、被上沾满口水，假装一副熟睡的样子。

王、钱二人谈到一半，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还没起床，大惊道："事到如今，只好杀掉这个小鬼了！"

等掀开蚊帐，看到王羲之满脸口水，以为他睡熟了，什么也没听到，王羲之因而保住一命。

609. 吴郡卒

【原文】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吏民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以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惊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问其所愿。卒曰："出自厕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译文】 苏峻以诛杀庾氏一族为名谋反，一时势如破竹，庾姓诸人四处逃散，当时，庾冰身为吴郡太守，也弃官逃亡，惟吴郡的官员百姓都各自逃命，只剩一名小兵用船搭载庾冰逃出吴郡。

船到钱塘江口，小兵用粗席盖在庾冰身上，这时苏峻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捉拿庾冰。小兵把船停在渡口后就进城买醉，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挥动着船桨指着船说：“你们不是要找吴郡的庾冰吗？他就在这船上。”

船上的庾冰听了大为惊慌，躲在粗席下连大气都不敢喘，苏峻手下见船舱狭窄，以为小兵酒后胡言，就不再理他。于是庾冰平安的过江，藏身在山北的魏家。

苏峻乱事平定后，庾冰想要回报小兵，问他有什么心愿。

小兵说：“我出身贫寒，对官禄爵位没野心也不敢奢求，我平生只有一个愿望一直无法实现，就是不能痛快的喝酒，假使您能让我后半辈子都不愁没酒喝，我就再无所求。”

于是庾冰为小兵盖了一幢大房子，买了奴婢来侍候他，屋中随时保持上百罈的美酒，让小兵能一辈子不愁没酒喝。

一般人在谈论这件事时，都认为这名小兵不但机智，也是个心性豁达的人。

610. 元伯颜

【原文】 有告乃颜反者，诏伯颜窥觇之。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

【译文】 有人密告元世祖乃颜有意谋反，世祖命元伯颜暗中调查。元伯颜行前购置了许多皮裘，一进入乃颜的驻地，就分送给当地各驿站的人员。

乃颜见元伯颜到来，便以设宴款待为名，想伺机擒下元伯颜。元伯颜察觉乃颜的阴谋，连忙和随员奔出乃颜营地，朝三个不同方向逃离，各驿站的驿丞因先前曾得到元伯颜所赠的裘衣，都争相以快马相赠，元伯颜等人也就顺利脱险。

611. 徐敬业

【原文】 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尝因猎，命敬业入林趁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凡子弟负跅□之奇者，恃才不检，往往为家门之祸。如敬业破辕之兆，见于童年。英公明知其为族祟，而竟不能除之，岂终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劝立武氏，杀唐子孙殆尽，天故以敬业酬之也？诸葛恪有异才，其父瑾叹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将赤吾族！”其后果以逆诛。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男，止教读《论语》、《孝经》，不令通宾客。或问故，答曰：“多读书，广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产祸！”人服其识。弘、正间，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有将略，按察江西

时，江西盗起。方议剿，军官来谒，适世宁他出，乃见其幼子继。继曰："兵素不习，岂能见我父哉？"边批：语便奇。军官跪请教，继乃指示进退离合之势，甚详。凡三日，而世宁归，阅兵，大异之，顾军官不辨此，"谁教若者？"以实对。继初不善读书，父以愚弃之，至是叹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击贼，必从继方略。世宁十不失三，继十不失一也。世宁上疏，乞以礼法裁制宁王。继跪曰："疏入，必重祸！"不听，果下狱。继因念父，病死。世宁母独不哭，曰："此子在，当作贼！胡氏灭矣！"此母亦大有见识。

【译文】　徐敬业十多岁时，就喜欢骑马射箭。

徐勣（即李勣），唐太宗李世民的创业功臣，李为赐姓曾多次感叹的说："这孩子的面相不好，恐怕日后会祸及家门。"

于是徐勣多次趁着打猎，命徐敬业深入树林驱赶野兽，顺着风势纵火，想就此烧死徐敬业。徐敬业见火势蔓延，知道很难安然逃出大火，当下杀了马匹，躲在马腹中，等大火烧尽熄灭后，再一身血污逃出来。

徐勣见徐敬业安然回来，虽然讶异，但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机智。

〔梦龙评〕大凡子孙有过人才智，仗着聪明，而不知谨慎进退，往往会成为家门的祸害。以徐敬业来说，他日后举兵的征兆，其实在童年时就已显现，李勣虽明知他终会带来不幸，却始终不忍杀他，究竟是爱惜他的才智呢？还是因李勣曾拥立武则天，而武氏几乎杀尽大唐子孙，上天要李勣赔上一子性命以报大唐呢？

诸葛恪有过人的才智，他的父亲诸葛瑾也曾叹息说："这孩子日后不是大大光耀家门，就是毁我诸葛一族。"后来诸葛恪果然以谋逆的罪名遭到诛杀。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个男孩，却只教他们读《论语》《孝经》，不让他们学习兵法，问其原因，答道："多读圣贤书，多结交益友，如此，聪明才智有德性益友的辅助，才对自己有好处，不然，光凭聪明才智，往往只会惹来灾祸。"众人这才明白杨智积的苦心，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

弘正年间，大将胡世宁有军事才能，出任江西按察，当时江西盗匪四起，手下诸将商议如何剿匪，有位军官入府求见胡世宁，碰巧胡世宁出城，只见到幼子胡继，胡继说："我见那些兵士们个个散漫，不懂战阵，身为带兵的将领，你怎么有脸见我父亲〔语便奇〕？"军官连忙跪下请教，胡继于是为他详细说明兵法中进退攻守的战略。三天后胡世宁回来，检阅部队，觉得非常讶异，认为凭手下将领的能力，绝对没有如此的成果，于是将领据实禀告。由于胡继从小不喜欢读书，因此胡世宁并不特别宠爱胡继，这时才感叹的说："这孩子有如此的天份，我竟然不知道。"从此，每次剿匪都征询胡继的意见，胡世宁自己只能十不失三，胡继却能十不失一。有一次，胡世宁想上书奏请皇帝依国法制裁宁王，胡继跪地请求胡世宁三思，说："上书必会祸及身家。"胡世宁不听，果然下狱，胡继因思念父亲，不久病死，众人都伤心不已，唯有胡世宁的母亲没有流泪，说："这孩子若活着，只怕将来会成为叛贼，那么胡氏一门才会真的万劫不复。"这做母亲的可说大有见解。

612. 陈　平

【原文】　陈平间行，仗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

中当有金宝，数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事汉，凡六出奇计：请捐金行反间，一也；以恶草具进楚使，离间亚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荥阳围，三也；蹑足请封齐王信，四也；请伪游云梦缚信，五也；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说之，解白登之围，六也。六计中，唯蹑足封信最妙。若伪游云梦，大错！夫云梦可游，何必日伪？且谓信必迎谒，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谒矣，而犹谓之反乎？察之可，遽擒之则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继疑惧，骈首灭族，平之贻祸烈甚矣！◯有人舟行，出□石杯饮酒，舟人疑为真金，频瞩之。此人乃就水洗杯，故堕之水中。舟人骇惜，因晓之曰：“此□石杯，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琥尝过丹阳，有附舟者，屡窥寝所。琥心知其盗也，佯落簪舟底，而尽出其衣箧，铺陈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明日其人去，未几，劫人于城中，被缚，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此二事与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译文】 陈平由小道带着一把剑逃亡，乘船渡河时，船夫见陈平相貌俊伟，又是单身一人，怀疑他是逃亡的将军，身上一定带着许多珠宝，于是一双眼睛在陈平身上转来转去。

陈平知道船夫不怀好意，就脱下上衣，主动帮船夫撑船，船夫知道陈平身上并没有财宝，就打消谋害陈平的念头。

〔梦龙评〕陈平投效刘邦时，曾六次出奇策解围：建议刘邦拿出四万黄金行反间计，这是第一计；故意用粗劣食物招待项羽使者，让项羽怀疑亚父范增私通刘邦，这是第二计；由荥阳城东派出两千名女子，诱使项羽出兵追击，使刘邦由城西安然脱身，这是第三计；脚踢刘邦，示意封韩信为齐王，这是第四计；建议刘邦伪称游云梦而捉韩信，这是第五计；用美女图游说匈奴后，解刘邦平城之围，这是第六计。

六计之中，以脚踢刘邦封韩信为齐王最神妙，而假称云梦捉韩信的点子最糟，云梦本就是值得游玩的地方，何必假称呢？再说陈平计划乘韩信迎接刘邦时，命人捉拿韩信，既已料到韩信一定会亲迎刘邦，怎么能说韩信想谋反呢？若疑心韩信可能谋反，可以暗中观察韩信言行，但断然命人逮捕就不妥当了，再说抓一个韩信，其他的功臣如彭越、英布对刘邦也相继起疑，陈平此计，可说种下了一个大祸根。

某个人搭船时用□石（铜与炉甘石合炼而成的金属）杯饮酒，船夫以为是金杯，想占为己有，这人就利用洗杯时故意把杯子掉到河里，船夫见了惊叫可惜，这人才告诉船夫：“那是□石杯，不是真金，不必可惜。”

又：丘琥有一回搭船到丹阳，有个同船的人频频打量丘琥的寝舱，丘琥知道遇上盗匪，于是假作遗失一支头簪，因着寻物时将身边的衣物摊散一船，又脱去上衣，借此显示身上没有财物，第二天，贼人就离船他去。不久就听说那人因劫人财物，在被捕后曾对人说：“我差点就误杀了丘公。”□石杯与丘琥这两件事所表现的机智，和陈平的脱衣撑船有异曲同功之妙。

613. 刘　备

【原文】 曹公素忌先主。公尝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适雷震，因谓公曰：“圣人云：

‘讯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相传曹公以酒后畏雷、闲时灌圃轻先主，卒免于难。然则先主好结髦，焉知非灌圃故智？

【译文】　曹操对刘备一向心存顾忌，曾对刘备说：“放眼天下，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我二人，至于袁绍，根本就排不上边。”

刘备正在吃饭，吓得掉了一根筷子，刚巧天上打雷，刘备担心曹操起疑，就对曹操说：“圣人说：‘有巨雷暴风，必是天地有巨变的征兆。’这话实在有道理，难怪刚刚一打雷，连我都吓得掉筷子了。”

〔梦龙评〕相传曹操曾以酒后怕雷掉筷，闲时养花莳草，而以为刘备成不了大事，才打消杀刘备的念头，然而刘备以喜欢编结羽饰出名，又怎知不是和养花莳草一样，都是避杀身之祸的手法呢？

614. 崔巨伦

【原文】　北魏崔巨伦字孝宗尝任殷州别将。州为贼陷，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之。巨伦规自脱。适五月五日，会集百僚，命巨伦赋诗。巨伦诗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闻者哄然发噱，以此自晦获免。已潜结死士数人，乘夜南走。遇逻骑，众危之。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遽绐贼曰：“吾受敕行。”贼方爇火观敕，巨伦辄拔剑斩贼帅，余众惊走，因得脱还。

嘉靖中，倭乱江南，昆山夏生为倭所获，自称能诗。倭将以竹舆乘之，令从行，日与唱和，竟免祸。久之，夏乞归，厚赠而返。此又以不自晦获全者也。夏称倭将亦能诗，其《咏文菊》诗云：“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译文】　北魏人崔巨伦（字孝宋）曾在殷州当一名武官，殷州被葛荣攻陷后，葛荣听说崔巨伦的才名，想任他为官，崔巨伦却想尽办法逃脱。

五月五日端阳佳节时，葛荣召集手下，命崔巨伦当场作一首诗以表现才情，崔巨伦却说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张口）欲死，牛复吐出舌。”

在场众人哄堂大笑，葛荣见崔巨伦不过尔尔，也就不再重视他。

崔巨伦暗中结交多位死士，有一天趁着夜晚一齐往南逃，途中遇到一队巡逻兵士，情况危急，崔巨伦说：“宁可近南方一寸死；不愿靠北地一尺活。”

于是，崔巨伦欺骗贼兵说：“我奉有军令出城。”

贼兵正想点燃火把检视军令，崔巨伦抽剑杀了贼兵首领，其余贼兵也就仓皇而逃，崔巨伦等人安然逃往南方。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倭人作乱江南，昆山有位夏姓书生被倭人俘掳，夏生自称会作诗，倭将听了，便让他跟在自己身边，每天作诗唱和，就这样夏生捡回一条命。一段时日后，夏生向倭将要求回家，倭将不但答应他的请求，还送他许多财物，这是因不隐才而得以保命。夏

生回乡后，曾对人说倭将也会作诗，还咏了一首诗中的两句："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615．布商　吴生

【原文】　娄门二布商舟行，有北僧来附舟，欲至昆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要恶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士，欲得汝财耳！速跃入湖中，庶可全尸。"二子泣下曰："师容我饱餐，就死无恨。"笑曰："容汝作一饱鬼！"舟子为煮肉，多沃以汁，乃以巨钵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应诺，舟子出僧不意，急举肉汁盖其顶，热甚。僧方两手推钵，二子即拔几上刀斩之，掷尸于湖，涤舟而去。

吴有书生假借僧舍，见僧每出，必锁其房，甚谨。一夕忘锁，生纵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戏击之，旁小门忽启，有少妇出，见生，惊而去。生亦仓惶外走。僧适挈酒一壶自外入，见门未钥，愕然，问生适何所见，答曰："无有。"僧怒，掣刀拟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败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后，公断吾头，庶懵然无觉也。"僧许之。生佯举杯告曰："庖中盐菜乞一茎。"僧乃持刀入厨。生急脱布衫塞其壶口，酒不泄，重十许斤，潜立门背。伺僧至，连击其首数十下，僧闷绝而死。问少妇，乃谋杀其夫而夺得者，分僧橐而遣之。

【译文】　有两位布商在篓门雇船回家时，有个北方和尚想到昆山，要求搭个便船，船夫不答应，但两位布商见和尚是佛门子弟，就答应和尚的请求。

船到河中央，和尚突然拔刀往桌上一插说："你们要死得舒服些，还是死得痛苦些？"

布商吓了一跳说："你说什么？"

和尚道："我本非好人，装成和尚只是想得到你们的财物，你们乖乖的自己跳河，还可以留个全尸。"

布商哭道："既然要死，请大师让我俩饱餐一顿，那么死也无怨。"

和尚大笑道："好吧！就让你们做个饱死鬼。"

命船夫烧一锅肉。

船夫暗中在肉里加上许多汤汁，用大碗盛装，趁和尚不注意，全倒在和尚头上，肉汤滚烫，和尚只顾着用手把大碗拨开，布商说时迟那时快，拔出桌上的刀杀了和尚，三人合力将和尚的尸体丢入河中，把船上的血迹清洗干净后，继续前行。

吴国有位书生，借住在一间寺庙时，发现寺里和尚每次外出，一定锁牢房

门，非常谨慎。

有一天和尚出寺，忘了锁门，书生好奇的推门入室，只见屋内别有天地，见桌上有一小石磬，书生好玩的敲了一下，旁边的一扇小门立刻自动开启，走出一名少妇，少妇见了书生，吃惊得连忙离去，书生也不好意思的匆忙往房外走，迎面碰到和尚带着一大壶酒回来，见房门没上锁，急忙问书生看见了什么，书生忙说："没有。"

和尚突然用刀抵着书生说："你只好死，我的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书生哭着说："既然要我死，就请让我喝醉，等我没有知觉时你再杀我。"

和尚答应书生的要求。

书生拿起酒杯后，又说："能否请大师给我一碟厨房里的咸菜下酒。"

于是和尚拿着刀到厨房拿咸菜，书生趁着和尚离开的空档，立即脱下衣服塞住酒壶口，让酒倒不出，酒壶重有十多斤，书生拿着酒壶躲在房门后，等和尚一进门，立刻朝着和尚头部连打数十下，直到和尚气绝身亡。询问少妇身世，才知和尚谋害少妇的丈夫，强虏她来此地，二人平分和尚的财物后，就各自离去。

616. 张佳胤

【原文】 张佳胤令滑，巨盗任敬、高章伪称锦衣使来谒，直入堂阶，北向立。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厉声曰："此何时，大尹犹倨见使臣乎！"公稍动容，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设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没耿主事家耳。"时有滑人耿随朝任户曹，坐草场火系狱。公意颇疑，遂延入后堂。敬扣公左手，章拥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坝上来，闻公帑有万金，愿以相借。"遂与章共出匕首，置公颈。公不为动，从容语曰："尔所图非报仇也，我即愚，奈何以财故轻吾生？即不匕首，吾书生孱夫能奈尔何！边批：缓一着。且尔既称朝使，奈何自露本相？使人窥之，非尔利也。"贼以为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安得多金？"敬出札记如数，公不复辩，但请勿多取以累吾官。边批：又缓一着。后覆开谕。久之，曰："吾党五人，当予五千金！"公谢曰："幸甚！但尔两人橐中能装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贼曰："公虑良是。边批：饵尽其计。当为我具大车一乘，载金其上，仍械公如诏逮故事，不许一人从，从即先刺公。俟吾党跃马去，乃释公身。"公曰："逮我昼行，邑人必困尔，即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边批：语忠告，又缓他一着。二贼相顾称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识，亦非尔利，邑中多富民，愿如数贷之。既不累吾官，尔亦安枕。"二贼益善公计。公属章传语召吏刘相来。相者，

心计人也。相至，公谬语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无日矣！今锦衣公有大气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为寿！”相吐舌曰：“安得办此？”公蹑相足曰：“每见此邑人富而好义，吾令汝为贷。”遂取纸笔书某上户若干，某中户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数。九人，素善捕盗者。公又语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谒见，边批：讽使改装。勿以贷故作窭人状！”相会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饮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贼勿多饮。贼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鲜衣为富客，以纸裹铁器，手捧之，陆续门外，谬云：“贷金已至，但贫不能如数。”作哀祈状。二贼闻金至，且睹来者豪状，不复致疑。公呼天平来，又嫌几小，索库中长几，横之后堂，二僚亦至。公与敬隔几为宾主，而章不离公左右。公乃持砝码语章曰：边批：步步精细。“汝不肯代官长校视轻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铁器竞前。公乘间脱走，大呼擒贼。敬起扑公不及，自刭树下。生缚章，考讯又得王保等三贼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为上状，缇帅陆炳尽捕诛之。

祁尔光曰：“当命悬呼吸间，而神闲气定，款语揖让，从眉指目语外，另构空中筹画，歼厥剧盗，如制小儿。经济权略，真独步一时矣！”

【译文】　张佳胤为滑州县令时，有大盗任敬、高章伪装特使前来见他，二人大剌剌的直入府堂，面朝北方，张佳胤虽觉奇怪，但仍然照常判案，这时任敬突然大声骂道：“什么时候了？还不立刻接见我等。”

张佳胤连忙命人退下迎见二人。

任敬对张佳胤说：“有圣旨在身，不能下拜。”

张佳胤说：“是圣上下旨要拘捕我吗？”

一面命人摆设香案恭迎圣旨。

任敬在张佳胤耳边说道：“不是拘捕你，是要抄耿主事家。”

府衙中有个叫耿随朝的本地人，是个小官，因草场发生火灾受到牵连下狱。

张佳胤更觉可疑，于是请两人到后堂休憩，任敬一进后堂便扣住张佳胤左手，高章搭着张佳胤的肩，三人一同走进内室坐在坑上。

任敬手摸着胡子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从山寨来，听说县府库房中有不少银子，想暂借一用。”

二人说完用匕首抵着张佳胤脖子。

张佳胤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你们不是来寻仇，我再笨也不会为省几个钱赔上自己老命，就算你们不用刀，我这个贪生怕死的人，又能拿你们怎么样呢？只是你们既自称朝廷钦差，如果现在自露行迹，万一让人看到，这不是对你们不利吗？”

二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匕首藏在袖中。

张佳胤说：“滑州是个小地方，能有多少钱呢？”

谁知任敬早有准备，拿出一本簿子，上面记载各州钱数。张佳胤没办法，只好求他们不要拿得太多，以免影响自己日后的升迁。

二人商议许久后，说道：“我们兄弟有五人，你就给我们五千金吧！”

张佳胤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但你们的背囊中装得下这么多钱吗？再说，又怎么走出县府大门呢？”

二人说：“你考虑的也对，你先为我们准备一辆车，把钱放在车上。”

说完仍用匕首抵着张佳胤，不许有人跟随在后，否则就刺杀张佳胤。又说：“等我们离去后，就放了你。”

张佳胤说：“你们若是在白天押着我走，一定会引起百姓的围攻，即使杀了我，你们也难脱身，不如等到晚上再启程。”

二人连说此计甚好。

张佳胤又说：“官银容易辨认，使用也不方便，县中有许多有钱人，不如由我向他们借来给你，这样我不会因官银短少而影响官运，你们也不用怕官府追捕。”

二人更加称赞张佳胤考虑周到。

张佳胤嘱咐高章传话下去，召手下小吏刘相前来，刘相这个人一向多心计，张佳胤假意对刘相说：“我运气不好受到牵连，若被捕一定会砍头，现钦差大人有能力为我脱罪，我内心非常感激，想送五千金聊表心意。”

刘相听了，吐了吐舌头说：“一时间到哪儿筹这许多钱？”

张佳胤暗踢刘相一脚说：“我常见县中富人热心助人，你替我跑一趟，就说我向他们借钱用用。”

于是取来纸笔，写下某大户多少，某中户又多少，一共九人，加起来正好五千金，这九人其实都是县中捕盗高手。

张佳胤又对刘相说：“有钦差大人在，待会儿他们送钱来，都要穿着整齐，不要因为我向他们借钱，就装出一副穷人相。”

刘相这时已完全明白张佳胤话中的含意，告辞离去。张佳胤命人送上酒菜，并且先尝表示酒菜无毒，以安贼心，张佳胤又频劝二人不要多喝，以免酒后误事，二人更加信任张佳胤。

饮酒至半，刚才所召的九人，各自穿着光鲜，好像富豪般，双手捧着用纸包裹的兵器站在门外，作出哀求的神情，说道：“大人借的钱已经拿来，可是小人家中实在没有这么多。”

二贼听说钱已送来，再看到来人都是富人打扮，更不怀疑。张佳胤命人取秤来，又嫌桌子太小，命人取库房中长几横放在后堂，二名役卒也跟着进来，张佳胤与任敬隔着长几，而高章却紧挨在张佳胤身旁。

张佳胤拿着砝码，对高章说："你难道不为你的长官秤金吗？"

高章稍一靠近长几，九人立即捧着手中的兵器冲上前去，张佳胤乘机脱身，大叫捉贼，任敬想扑向张佳胤已经来不及，逃往厨房见大势已去，只有自杀。

众人捉住高章拷问，供出王保等三名同党，立即下令逮捕，三人虽逃至京师，最后还是被逮捕正法。

〔祁尔光评〕当张公命在危急时，仍能从容不迫，一面轻声有礼的和敌人周旋；一面暗中筹划，眉目传意，歼灭巨盗有如制服孩童，这种权术智慧在当时真是无人能比。

617. 罗巡抚

【原文】　罗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边。川中有一处，男女俱浴于河，即嬉笑舟边。罗遣人禁之，边批：多事。男女鼓噪大骂，人多，卒不可治，反抛石舟中而去。乃诉之县，稍鞭数人。既而罗公巡抚蜀中，县民大骇。罗公心计之，是日又泊舟旧处，大言之曰："此处民前被我惩创一番，今乃大变矣！"嗟叹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不但释其猜，且可诱之于善，妙哉！

【译文】　罗公初次出使四川，官船停在河边，有一群男女不顾礼俗，在河边共浴嬉戏，甚至在官船边嬉闹，罗公命人制止，但那群男女仗着人多，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声喧骂，甚至向官船丢石头，小兵也无可奈何。

罗公将此事告知县令，县令抓来几人，鞭打一顿以示惩戒，不久，罗公出任四川巡抚，县民大为惊慌，罗公知道县民的恐惧后，心生一计，又命船停在当日所停的地方，大声说道："当日为了维护礼俗，此地的百姓曾被我惩戒一番，现在百姓一见我就害怕，有谁了解我的苦心呢？"

接着连连叹气，从此川民对罗公不再有猜疑之心。

〔梦龙评〕罗巡抚一叹，不但去除川民的猜忌，也导正善良的风俗，可说是妙计。

618. 沈　括

【原文】　沈括知延州时，种谔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值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三万人皆溃入塞，居民恟骇。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边批：谬言以安其心。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各归屯。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兵符？"因斩以徇。边批：众既安，则归仁一匹夫耳。

括在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劳之。边人欢激，执弓傅矢，皆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府。真有用之才也！

【译文】　宋朝人沈括（博学善写文章，著有《梦溪笔谈》等）治理延州时，北方种谔次五原正值大雪，军队粮饷接继不上，殿值（官名，宋置殿廷武官）刘归仁不但不能安抚士兵，反而带领兵士南下，一时有三万多人涌入延州。

消息传来，延州各地百姓大感恐惧。

为安民心，同时让士兵能尽快地返回驻地，不再逃窜，沈括准备了衣物粮饷，并亲自到河东迎接，在第一批数千名逃兵到达时，沈括故意不拆穿他们，只说："你们奉副都督命来延州领粮〔随便说说以安其心〕，领队是何人？"

兵士也就顺水推舟的答："随后到。"

沈括命已领到米粮的士兵立刻返回驻地，不到十天，所有溃逃的士兵都已回营。

等局势安稳下来，沈括才找来刘归仁，责问道："你带兵来取粮，兵符何在？"于是以此罪名斩了刘归仁。

〔梦龙评〕沈括曾用皇帝所赐的钱购置好酒，邀集州内子弟参加马术、射箭、角力等比赛，优胜者沈括便亲自斟酒祝贺，众人见获胜时如此光荣，无不使出混身解数，唯恐不能得胜。一年后，得到殊荣的好手有上千人，沈括皆把他们编入军队，因此延州军力较其他各州壮盛，沈括可说是个会用人的官。

619. 程　颐

【原文】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时中人程昉为外都水丞，怙势蔑视州郡，欲尽取诸埽兵治二股河。程颢以法拒之。昉请于朝，命以八百人与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众逃而归。州官晨集城门，吏报河清兵溃归，将入城。众官相视，畏昉，欲弗纳。颢言："弗纳，必为乱。昉有言，某自当之！"既亲往，开门抚纳，谕归休三日复役。众欢呼而入。具以事上闻，得不复遣。后昉奏事过州，见颢，言甘而气慑。既而扬言于众曰："澶卒之溃，乃程中允诱之，吾必诉于上！"同列以告。颢笑曰："彼方惮我，何能尔也！"果不敢言。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办。纵能抚溃卒，必与昉诘讼于朝，安能令之心惮而不敢为仇耶？

【译文】　宋神宗时，黄河的水兵，按律法不必服其他劳役，宦官程昉（神宗时王安石欲兴水利，以为程昉知治河，任河北河防水利令）为河防大臣，仗势不把州郡律法放在眼里，想征调黄河水兵整治三股河，程颐（人称伊川先生）以不合律法拒绝，程昉便上奏神宗，朝廷于是下令程颐拨八百水兵给程坊。时正值天寒河水冻结，士兵受不了程昉的暴虐，纷纷逃离。

次晨州官齐集官府议事时，突有吏卒禀报："水兵集体逃亡，即将入城。"

众官怕得罪程昉，想拒开城门，程颐说："如果不开城门，一定会有乱事发生，程昉果真怪罪，由我程颐一人担当。"

说完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并宣布水兵可以休假三天再回去服役，士兵们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城。程颐又将水兵受虐待的情形禀报朝廷，终于免除水兵再服劳役。

事情过后，程昉对程颐便很畏惮，有一次程昉因事路过本州，见到程颐，只敢说些好话奉承程颐，然而，私底下程昉却又不甘心，曾当着多人之前扬言："黄河水兵的溃逃，是受了程颐的鼓动，我一定要上书奏明皇上。"

很多人都替程颐担心。

程颐笑着说："他怕我，不会对我怎样的。"

日后程颐果然无事。

〔梦龙评〕这样的事，纵使程颐能安抚溃卒，却必定要与程昉在朝廷对质；如此怎能令程昉心生畏惧而不敢与程颐作对呢？

620. 吕颐浩

【原文】　建炎之役，及水滨，而卫士怀家流言。吕相颐浩以大义谕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迁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逊倡率者，皆侧用印记。事平，悉别而诛赏之。

六合之战，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遍阅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悉斩之。由是部兵莫不尽死。此与吕相事异而智同。

【译文】　建炎（南宋高宗赵构年号）之役时，兵士因想家厌战而流言四起，宰相吕颐浩（著有《忠穆集》）除了对众兵士晓以大义外，更诱之以利，说："凡是率先上船御敌者升官五级。"

登船的军士分别都签下姓名，盖上宰相印记，而那些领头不服军令的，则侧盖印记以示区别，战事平定后，根据印记分别予以奖赏。

〔梦龙评〕六合之战时，后周的部分兵士厌战，于是宋太祖假借督战之名，见有不认真作战的兵士，就顺势以剑在其皮帽上划上痕迹，第二天宋太祖就检阅士兵皮帽，凡有剑痕者一律处死，从此兵士没有不尽力作战的。

宋太祖的做法虽和吕颐浩不同，但同样都达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621. 段秀实

【原文】　段秀实为司农卿，会朱泚反。时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秀实以为此系危逼之时，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姚令言印，

不获，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旻至骆谷驿，得符而还。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黄神白章之印。行见新虎迹，以顺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还。"今人追捕逃亡文书，但倒用印，贼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译文】　唐朝段秀实（曾以象笏击朱泚）为司农卿（官名，九卿之一，掌钱谷）时，朱泚（德宗时曾起兵称帝，国号大秦）谋反，源休（曾劝朱泚称帝）要朱泚乘胜进军京城，一举灭唐，并派将军韩旻（唐将，亦工花鸟画）率领精兵三千人入京支援。

段秀实认为情势危急，命人盗取姚令言（任节度使，与朱昉共同谋反，事败被斩）官印，没有盗成，不得已只好在公文上倒盖司农卿印，命人追赶韩旻，终于及时在骆谷驿截下韩旻，命他返防。

〔梦龙评〕抱朴子（即葛洪，好神仙炼丹术，著有《抱朴子》一书）说："古人入山都佩戴黄袖越章之印，途中看见老虎脚印，就顺着虎迹盖印，老虎一定会离去，若逆着虎迹盖印，老虎就会回来。"现在追捕逃犯，有些捕衙也相信如果倒盖印记，一定可以追捕到贼人，段秀实拦阻韩旻入京支援朱泚而倒盖司农卿印，或许就是根据这种说法。

622. 黄　震

【原文】　宋尝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士谋为变。黄震白主者曰："朝廷岂忘东川耶？殆诏书稽留耳！"即开州帑给钱如西川，众乃定。

【译文】　宋朝时，朝廷有一次犒赏两川军士，诏书已送抵西川，而东川却独独不见诏书。东川军士不服，想举兵谋反。

黄震（为人清廉正直，著有《古今纪要》）对为首的军士说："两川的士兵同样为朝廷效命，朝廷怎会不犒赏东川呢？一定是诏书在路上耽搁了。"

立即下令先挪用府库的银钱犒赏军士，才平息众怒，化解了一场乱事。

623. 赵　葵

【原文】　赵方，宁宗时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子葵时年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赉！"军心一言而定。

按：赵葵，字南仲，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辄深入死战。诸将唯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

【译文】　赵方（宋朝将军，屡败金人）在宋宁宗时任荆湖制置史（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有一次朝廷犒赏军士，赏赐太少，引起军士不满。

赵方的儿子赵葵，这时才十二、三岁，察觉军士不满的情绪，突然大声叫

道：“这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另有奖赏。”

赵葵的一句话立刻稳定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

〔梦龙评〕赵葵字仲南，每遇敌人来袭就与将士一同上阵，更多次深入敌阵杀敌，将士担忧他的安全，无不奋勇攻战，因此屡次获胜。

624. 周　金

【原文】　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进人。抚宣府。总督冯侍郎以苟刻失众心。会诸军诣侍郎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遂愤，轰然面骂，因围帅府。公时以病告，诸属奔窜，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门，召诸把总官阳骂曰：“是若辈剥削之过，不然，诸军岂不自爱而至此！”欲痛鞭之。军士闻公不委罪若也，气已平，乃拥跪而前，为诸把总请曰：“非若辈罪，乃总制者罔利不恤我众耳！”公从容为陈利害，众嚣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译文】　周金任宣府安抚使时，总督冯侍郎为人苛薄而大失民心，有一次当地驻军为请领军粮求见冯侍郎，侍郎不但不答应，反而命人鞭打他们，诸将一时气愤，当场怒骂侍郎，并率兵包围都府。

周金当时正卧病在床，属下急忙禀报军士包围都府事，周金镇定的说：“凡事有我，你们不用害怕。”

于是身穿便服坐在都府门口，当着众军士对着自己属下骂道：“一定是你们的过错，否则军士们怎会如此不自重的包围都府？”

随后下令重打属下。

军士们见周金并不袒护部属，怒气已消，于是跪在周金面前说：“不是他们的错，请大人不要责罚他们，这一切都是总督大人引起的，他只顾私利，完全不体恤我们，我们一时气愤，才包围都府。”

周金一面安抚军士，一面慢慢的为军士分析其中利害，军士们由衷的说：“因为您我们才能活命。”

于是解散离去。

625. 徐文贞

【原文】　留都振武军邀赏投帖，词甚不逊，众忧之。徐文贞面谕操江都御史：“出居龙江关，整理江操之兵。万一有事，即据京城调江兵，杜其入孝陵之路。”且曰：“事不须密，正欲其闻吾意，戒令各自为计！”变遂寝。

【译文】　唐朝末年，藩镇因拥有兵权，常目中无人，有一回振武军强索赏赐，言词傲慢，语多威胁，一时京城为之大惊。

徐文贞指示操江（官名掌江防之事）都御史（都察院之长）镇守龙江关，整顿水兵，万一有乱事发生，立即保卫京城，同时调派水兵入京，并且嘱咐说：“这些部署无需保密，我就是要让振武军知道我的准备。”

徐文贞下令各地守军加强巡防，见机行事，于是振武军不敢再有轻举妄动。

626. 王守仁

【原文】 王公守仁至苍梧时，诸蛮闻公先声，皆股栗听命。而公顾益韬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宁，使人约降苏、受。受阳诺而阴持两端，拥众二万人投降，实来观衅。公遣门客龙光往谕意，受众露刃如雪，环之数十里，呼声震天。光坐胡床，引蛮跪前，宣朝廷威德与军门宽厚不杀之意，辞恳声厉，意态闲暇。光貌清古，鼻多髭，颇类王公。受故尝物色公貌，窃疑公潜来，咸俯首献款，誓不敢负，议遂定。然犹以精兵二千自卫，至南宁，投见有日矣。而公所爱指挥王佐、门客岑伯高雅知公无杀苏、受意，使人言苏、受：须纳万金丐命。苏、受大悔，恚言：“督府诳我！且仓卒安得万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儿，年十四矣，知佐等谋，夜入帐中告公。边批：强将手下不畜弱兵。公大惊，达旦不寐，使人告苏、受：“毋信谗言，我必不杀若等！”受疑惧未决，言“来见时必陈兵卫。”公许之。受复言：“军门左右祗候，须尽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见。”公不得已，又许之。苏、受入军门，兵卫充斥，郡人大恐。公数之，论杖一百。苏、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诸蛮咸帖。

按：龙光，字冲虚，吉水人，以县丞致仕。王公督军虔南日，辟为参谋。宸濠之变，公易舟南趋吉安，光实赞之。一切筹画，多出自光。后九年，田州之役，公复檄光以从，卒定诸蛮，——亦异人也！陈眉公惜其功赏废阁，为之立传。

【译文】 王守仁来到苍梧后，当地夷人听说王守仁的名声，都对他敬畏不已，而王守仁也更加的谦虚谨慎〔妙〕。

第二年七月，王守仁前往南宁，先派人招降苏受，苏受表面接受，内心却另有打算，带领两万人马，名为投降，实则想伺机叛变。王守仁派门客龙光接见苏受，苏受的部众个个露出兵刃，刀光闪闪，绵长数十里，喊声震天。

龙光却全然不把这些威胁看在眼里，他舒适的靠坐胡床（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亦称交椅或交床），要苏受及一干夷人头领上前，跪听朝廷安抚不杀的诏书。龙光意态从容，但声音激越，措词严厉，再加上龙光面貌清瘦又蓄着一撮胡子，长相颇像王守仁，苏受曾向人打听王守仁的长相，以为龙光就是王守仁，于是不敢违抗，愿意真心归降，具誓言绝不再反叛，于是和议达成。

然而，和议虽已达成一段时日了，苏受还是有些疑心，出入都带着二千名

精兵护卫，惟恐王守仁忽然翻脸动手，这时王守仁的手下有王佐、岑伯高两人，虽明知王守仁根本无意杀苏受，却派人告诉苏受必须献万金才能保住一命。

苏受一听悔恨交加，认为王守仁骗他，又一时间无法筹得万金保命，既然难逃一死，不如干脆叛变。

王守仁有一名童仆，年约十四岁〔强将手下岂有弱兵〕，无意中发现王佐等人阴谋，趁夜偷溜进守仁卧室向他禀报，王守仁大吃一惊，急得一夜未睡，派人告诉苏受说："不要听信谣言，只要你投降，我一定信守承诺，绝不杀你。"

苏受表示不放心，见面时仍将带兵前来，王守仁答应苏受的要求。

苏受又说："王公身旁的护卫一定要全换成本地人担任，否则所有协议作罢。"

王守仁不得已也答应。

当苏受带部众入城时，百姓大为恐慌，王守仁下令："凡是身怀武器者，一律鞭刑一百。"

苏受本人也因携带武器而受鞭刑，由于执行者是本地人，所以苏受也就欣然受罚，这才真正安抚了夷人。

〔梦龙评〕龙光字冲虚，吉永人，一生官只做到县丞。王守仁为虔南督军时，曾聘他为参谋，宸河之变时，王守仁乘船安然逃到吉安，主要便由于龙光的安排，而当时避险的一切事务亦多由龙光一手策划。后有田州之役，王守仁又征召龙光效力，终于平定蛮夷，也算是个奇人。陈眉公很痛惜龙光的功业事迹和一生官途的不成比例，特别为他作传。

627. 顾□　耿定力

【原文】　顾□为儋耳郡守。文昌海面当五月有大风飘至船只，不知何国人，内载有金丝鹦鹉、墨女、金条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将鹦鹉送县，申呈镇巡衙门。公文驳行镇守府，仍差人督责。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飘海。主其事者莫之为谋。□适抵郡，咸来问计。□随请原文读之，将"飘来船"作"覆来船"改申，遂止。

益民乔蠢，小眚累累大辟。耿恭简公定力为守，多所平反。有男子妇死而论抵者，牍曰："妇詈夫兽畜。"庭讯之，则曰："詈侬为兽畜所生耳。"遂援续二字于牍，而投笔出之。盖妇詈姑嫜，律故应死也。

只换一字，便省许多事；只添两字，便活一性命。是故有一字之贫，亦有一字之师。

【译文】　顾□为儋耳郡守，时正当五月，海上多飓风。一天，有一艘不明国籍的大船碰上飓风飘到岸边，船上载有鹦鹉、美女、金条等物，当地的官府、百姓私下分占了黄金、美女，只将鹦鹉连同报告呈交县衙。

府城派人前往调查，地方官及百姓都害怕事发获罪，甚至想逃往海外，承

办的官员也急得不知是好。正巧顾□来到文昌县，官员前来请教对策，顾□在看过原先呈送的公文后，只将原公文中的“飘来船”改为“覆来船”，改定后再呈县衙，于是上级不再派人追查。

益州地处边远，老百姓愚昧无知，又不受管束，平日往往小错不断，甚至累至死刑，耿恭简（名定力）为太守时，曾为平反许多案件，益州百姓赖以活命的人相当不少。

有一回，有位男子失手杀死老婆，按律法杀人者偿命，判决书上有提到：“妇骂夫畜生。”

耿恭简发现这段文字，问行凶的男子详情，男子说：“她骂我是畜生所生，一时气愤才失手杀了她。”

于是耿恭简拿起笔在判书上多添了“所生”两个字后就宣布退堂，原来媳妇骂翁姑，在当地的律法上是该处死的。

〔梦龙评〕顾□只改一个字，省却上级追查的麻烦；耿恭简只加两个字，便救回一条人命。一字之差，相去何止千里。

628. 胡　兴

【原文】　祁门胡进士兴令三河。文皇封赵王，择辅以为长史。汉庶人将反，密使至，赵王大惊，将执奏之。兴曰：“彼举事有日矣，何暇奏乎？万一事泄，是趣之叛。”边批：大是。一日尽歼之。汉平，赵王让还护卫兵。宣庙闻斩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赵遂得免。

【译文】　明成祖朱隶封三子高燧为赵王时，曾征召三河县令胡兴为长史（官名，诸史之长，为幕僚之职）。后来宣帝在位时，汉王朱高煦暗中谋反，派密使求见赵王，赵王大惊，想质押密使奏报朝廷。

胡兴说：“汉王密谋起事已有一段时日，现在来不及奏报朝廷，再说万一奏报朝廷的消息走漏，说不定会加速乱事的发生〔大有道理〕。”

于是暗中杀了密使。

乱事平定后，宣帝听说赵王斩密使一事，说道：“看来叔叔对我倒是没有二心。”

从此对赵王更加信任。

629. 张　浚

【原文】　建炎初，驾幸钱塘，而留张忠献于平江为后镇。时汤东野安德广，丹阳人。适为守将，一日闻有赦令当至，心疑之，走白张公。公曰：“亟遣吏属解

事者往视，缓驿骑而先取以归。”汤遣官发视，乃伪诏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于望赐，惧有变，复谋之张公。公曰：“今便发库钱，示行赏之意。”乃屏伪诏，而阴取故府所藏登极赦书置舆中，迎登谯门，读而张之，即去其阶。禁，无敢辄登者。而散给金帛如郊赉时。于是人情略定，乃决大计。

【译文】　宋高宗建炎初年，高宗到钱塘，命张浚镇守平江，汤东野（字广德，丹阳人）为守将。一天，听说皇帝有下诏书，汤东野感到奇怪，立即报告张浚（封魏国公）。

张公说：“赶紧派个会办事的官员，得比前去接旨的驿丞早一步取得圣旨回来。”

汤东野检视取回的圣旨，发觉是伪造的，不能对百姓宣旨，但是由于全部百姓都知道皇上有下诏书，而军士们更希望能获得皇上的犒赏，如果不公开宣旨，又怕引发动乱，于是急忙和张公商量。

张公说：“只有先挪用郡府的库银，宣称是皇上的赏赐。”

张浚暗中以郡府中所收藏的旧诏书取代假诏书，登上谯门对百姓宣读，随即命人拆去阶梯，禁止人们登谯门，另外犒赏军士许多金帛，于是人人欢喜。

630. 张咏　徐达

【原文】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而行。众不敢哗。边批：石敬塘斩三十余人犹不止，咏乃不劳而定。

上尝召徐中山王饮，迨夜，强之醉。醉甚，命内侍送旧内宿焉。旧内，上为吴王时所居也。中夜，王酒醒，问宿何地，内侍曰：“旧内也。”即起，趋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头乃出。上闻之，大说。

乖崖三呼，而军哗顿息；中山三叩头，而主信益坚。仓卒间乃有许大主张，非特恪谨而已。

【译文】　宋朝人张咏（官至吏部尚书，著有《乖崖集》）戍守成都时，因战火连连，人心浮动，一天举行校阅，张咏才刚出现，军士们立刻大声鼓噪，再三呼叫万岁，张咏立即下马面向东北高呼三声“皇上万岁”，再上马继续校阅，军士们见此举动，不敢再喧哗。

明太祖有一次召徐达（后封魏国公）饮酒，饮至夜晚还不停灌徐达酒，于是，徐达大醉。太祖命内侍送徐达到旧内休息，旧内是太祖为吴王时所住的宫殿，半夜徐达酒醒，问奴仆此为何处？

奴仆答：“旧内。”

徐达立即起身，跪在台阶上朝北拜，三叩首后才离去。

太祖听说这件事后，非常高兴。

〔梦龙评〕张咏高呼三声万岁，平息了军士们急躁反动的情绪；徐达三叩首，坚定了太祖对他的信任，这两人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对日后影响甚大的决定，看他们二人的作为，岂只是行事谨慎而已。

631. 颜真卿　李揆

【原文】　安禄山反，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憕、卢奕、蒋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绐诸将曰："吾素识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斩子光而藏三首。

李尚书揆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蕃会盟使。揆辞老，恐死道路，不能达命。帝恻然，杞曰："和戎当择练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则年少于揆者，后无所避矣。"边批：佞口似是。揆不敢辞。揆至蕃，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绐之曰："彼李揆安肯来耶！"

【译文】　唐玄宗时安禄山（本是胡人，得玄宗宠信，任平卢兼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四年举兵，陷长安，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后败被杀）谋反，攻陷长安，命段子光带着李憕（安禄山攻陷长安后被害）、卢奕（安禄山之乱与憕同死）、蒋清（安禄山反与憕同死）三人的人头招降河北一带的勤王之师。

颜真卿（博学，擅正草书，著有《颜鲁公集》）对诸将军说："我认识李憕等三人，这不是他们的头颅。"

于是颜真卿斩了段子光，而把李憕、卢奕、蒋清三个人头藏起来。

唐德宗宰相卢杞（性阴险，貌丑陋，但口才佳，德宗任其为相，常陷害忠良）一向讨厌尚书李揆（唐开元进士，善应对），想刁难他，于是向德宗推荐李揆为朝廷特使，到番邦签订盟约，李揆以"年老多病，怕路途遥远，恐难达成使命"为由请辞，德宗一时感到非常为难。

卢杞说："出使番邦一定要挑选善于应对的大臣，此事非李尚书不可。如果以李尚书如此年纪还肯为明廷出使番邦，那么朝中这些比李尚书年轻的，谁敢不为朝廷效命呢？"

于是李揆不敢再推辞。

李揆来到番邦后，番王问："听说贵国有位人称大唐第一人的李揆，可是阁下？"

李揆怕番王会借故强行挽留，就骗番王："那个李揆怎么肯来呢？"

632. 顾　琛

【原文】　宋文帝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

帝宴会，有归化人在座。帝问库部郎顾琛：“库中仗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旧库仗秘，不知多少。”帝既发问，追悔失言，得琛此对，甚喜。

【译文】 南朝宋文帝派遣刘彦之负责河南一带的军事，却一战大败，兵士们纷纷纷丢下武器溃逃，一时京城兵库武器短缺。

有一天，文帝赐宴，突然问管兵库的顾琛：“兵库中现有多少库存武器？”

顾琛故意说：“兵库的武器，足可供十万士兵使用，其中旧存武器还不包括在内。”

文帝话说出口后，才惊觉座中有河南地归化的人，颇觉后悔，听了顾琛的回答才松了口气，非常开心。

633. 李　迪

【原文】 真宗不豫，李迪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素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毒也，即上马驰去。

【译文】 宋真宗病重，李迪（有贤臣之称）与宰相为祈神消灾而留宿宫中，八大王赵元俨（宋周王，于兄弟中排行第八）素有野心，此次以探真宗病为由进住宫中，虽已有一段时日，但似乎没有离宫的打算，而仁宗年纪还小，辅政大臣虽忧急在心，却也无计可施。

凑巧有一天，赵元俨需要开水，翰林司（官名，唐宋内廷供奉之官）用金盆盛了开水，正要端去，李迪灵机一动，拿起案桌上毛笔在盆中一搅，然后命翰林司端去。赵元俨一见盆水微黑，以为有人暗中下毒想谋害他，立刻骑马离宫。

634. 曹玮　张浚

【原文】 曹武穆玮知渭州，号令明肃，西人惮之。一日方召诸将饮，会有叛卒数千亡奔贼境。候骑报至，诸将相视失色。公言笑如平时，徐谓骑曰：“吾命也，汝勿显言！”西人闻，以为袭己，尽杀之。

统制郦琼缚吕祉，叛归刘豫。张魏公方宴，僚佐报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乐饮至夜，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

此即冯雎杀宫他之智。西周宫他亡之东周，尽以国情输之。西周君大怒。冯雎曰：“臣能杀他。”君予金三十斤。雎使人操金与书问遗宫他云云。东周君杀宫他。

【译文】　北宋时，曹玮任渭州知府时，军纪严明，胡人对他敬畏不已。有一天，曹玮宴请各将领时，守卫前来报告有数千名士兵叛变投降胡人，将领们都大吃一惊。

只见曹玮谈笑如常，不慌不忙的对守卫说："他们是奉我命去的，你不要张扬出去。"

胡人听说这件事，以为降兵是曹武派来偷袭诈降的兵士，就将他们全数处斩。

南宋时统制（官名，宋南渡后设置，统领将领管制军马）郦琼（金人，字国宝）绑架了吕祉，投降刘豫（宋朝人，高宗南渡后金人立为皇帝，国号大齐），张魏公（张浚）宴请宾客时，副将前来报告此事，满座的宾客大为吃惊。

只见张魏公面不改色，照常饮宴，直到夜深才写了一封信，用腊封口后，命一名死士送交郦琼，信中写道："如有机会刺杀刘豫则见机行事，否则尽快抽身。"

刘豫截下这封信后，下令逮捕郦琼及他的手下，于是边境又恢复平静。

〔梦龙评〕张魏公所用的，就是冯睢杀宫他的计谋。（西周宫他投降东周，并把西周的机密泄露给东周，西周君王大为生气，冯睢说："只要给我黄金三十斤，我便能杀宫他。"冯睢派人拿着信与黄金见宫他，于是东周君便杀了宫他。）

635. 太史慈

【原文】　太史慈在郡，会郡与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去，郡守恐后之，求可使者。慈以选行，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则州吏才至，方求通。慈问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题署得无误耶？"因假章看，便裂败之。吏大呼持慈，慈与语曰："君不以相与，吾亦无因得败，祸福等耳，吾不独受罪。岂若默然俱去？"因与遁还，郡章竟得直。

【译文】　三国时，吴国的郡、州两府间常有冲突，而朝廷很难分辨谁是谁非，往往以先呈送的公文为是。

有一次州府的奏章已送出，郡府怕落后，于是征求能拦截州使者的人。太史慈（三国吴人，字子义）正巧在郡内，就志愿前往，日夜兼程，来到洛阳。

到了宫门口时，州府的使者才到，正要请人通报，太史慈先问使者："你是来呈送州府奏章的？"

答："正是。"

又说："奏章在哪儿？不知题署有没有错误？"

于是假意检视，却把奏折给撕了。

使者大叫抓人，太史慈却说："如果你不随便把奏章交给我，我也撕不了；

我若被抓，你也难脱罪，不如假作没事回去吧！”

于是两人一起离开洛阳，而郡府的奏章也就顺利的呈给朝廷了。

636. 杨　四

【原文】　天顺中，承天门灾，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阅月。尚书陈汝言素憾正，至是嗾逻者以私事中，逮系诏狱，拷掠备至，谪戍肃州镇夷所。至涿州，夜宿传舍，手梏急，气奔欲死。涿人杨四者素闻正名，为之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谓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烧鏊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杨乃如其言，去钉脱梏，刳其中，复钉而封之。其人既醒，觉有异，杨乃告曰：“业已然，可如何？今奉银数十两为寿，不如纳之。”正以此得至戍所。

【译文】　明英宗天顺年间，承天门发生火灾，内阁大臣岳正（明朝正统进士，因忤石亨谪贬，著有《类博杂言》等书）因起草诏书有失获罪，被贬为广东钦州同知，路经漷县，因母亲年岁已大，恐奉养之日不多，曾停留一个月陪伴母亲。

尚书陈汝言（有谋略，著有《秋水集》）一向忌恨岳正，为报私仇，便借此事下令拘捕岳正，严刑拷打后发配肃州镇夷所。

一路上，岳正被差官折磨得不成人形，夜晚来到涿州一家客栈休息，有个叫杨四的本地人〔义士〕，一向尊敬岳正的为人，为岳正向差官求情，差官不答应。

为救岳正，杨四只好假意请差官喝酒，趁差官酒醉熟睡后救岳正，但一见岳正的手铐，便泄气的说：“手铐上有封条，怎么取下手铐呢？”

岳正说：“用火把手铐加热，再用酒洒在封条上，潮湿的封条烤干之后自然会翘起来，便容易脱落了。”

杨四照岳正的话去做，扭松手铐上的铁钉后，再将封条贴上。

第二天差官发觉手铐松脱，杨四具实相告，并说：“事已至此，你又能如何，闹大了您也难脱罪，这有纹银几十两给您添福增寿，您就收下吧！”

于是岳正得以平安的到达肃州。

637. 李文达

【原文】　天顺初，德、秀等王皆当出阁。英庙谕李文达公贤慎选讲读官。文达以亲王四位，用官八员，翰林几去半矣，乃请于新进士内选人物俊伟、语言正当、学问优长者，授以检讨之职，分任讲读。遂为定例。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德秀等四位皇子即将受封，英宗面谕李文达要慎重的遴选四位皇子的讲读官（讲解诵读诗书）。

李文达认为四位亲王的讲读官以往翰林几乎占了一半，想有所改变，就奏请英宗准许由新科进士中，遴选身材挺拔、举止谦和、学识丰富的进士，授以官位担任讲读，从此便成为遴选讲读官的一种惯例。

638．周　忱

【原文】　己巳之难，也先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忱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

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郦生以楚拔荥阳不坚守为失策，劝沛公急取敖仓。又李密据黎阳仓，开仓恣民就食，浃旬得兵三十余万。徐洪客献策谓："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难以成功，宜乘锐进取。"密不从而败。刘子羽守仙人关，预徙梁、洋公私之积。金人深入，馈饷不继，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为本者，要在敌未至而预图耳。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是一策。古名将亦往往有之，决不可赍盗粮也。

【译文】　明己巳年瓦剌举兵入侵，并扬言要占领通州各米仓，消息传来，朝廷百官大为惊慌，有大臣建议烧毁米粮，以免增加瓦剌的实力。

周文襄（周忱）正巧在京城，便建议下令各守卫军可前去通州预支半年军粮，命令下达没多久，京师各米仓盈满，而通州已成空仓。

〔梦龙评〕另有一说是：己巳年大臣曾建议烧毁通州米仓，以断绝瓦剌野心，于肃愍（明朝忠臣）上奏："米粮是国家命脉、人民膏脂，不应轻易焚毁。"于是下令城中凡有能力搬粮的百姓都可前去通州搬米。不多日，通州的米全集中到京城。

楚汉相争时，郦食其认为，项羽攻荧阳却不力守是一大失策，劝刘邦夺取敖仓米粮，奠下日后胜基。而李密（唐朝人，曾起兵据洛口，自称魏公，为王世充所杀）占领黎阳后曾下令大开米仓任百姓搬米，一时归附李密的有三十万人，徐洪客曾建议李密：趁米粮充足深得人心时，一鼓作气继续进攻，不要等到米尽人散时就难成功了。但李密没有接受这建议，终于失败。

宋朝时刘子羽（字彦修）攻占仙人关，事先运走梁洋公私藏的米粮，金人进攻时，因粮饷不继，只有退兵。

自古军人作战无不以米粮为胜负关键，因此在敌人尚未进攻前就要有全盘的计划，万一搬运不及，烧毁也是一种策略，许多名将往往也用这一招，就是不将米粮白白送给敌人。

639．韩　雍

【原文】　韩雍弱冠为御史，出按江西。时有诏下镇守中官，而都御史误启

其封，惧以咨雍。雍请宴中官而身为解之。明日伪为封识，而藏旧封于怀，俟会间，使邮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启之，稍读一二语，即惊曰："此非吾所当闻！"遽令吏还中官，则已潜易旧封矣。雍起谢罪，复欲与邮卒杖。中官以为诚，反为救解，欢饮而罢。

此即王韶欺郭逵之计，做得更无痕迹。◯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因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原牒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论，诏皆不报，而韶遂得志矣。

韩襄毅在蛮中，有一郡守治酒具进，用盒纳妓于内，径入幕府。公知必有隐物，召郡守入，开盒，令妓奉酒毕，仍纳于盒中，随太守出。

此必蛮守欲假此以窥公耳。公不拂其意，而处之若无事然。此岂死讲道理人所知！

【译文】 明朝人韩雍（屡次破贼有功，两广人曾立祠祀奉）年轻时为江西御史，有次一封皇帝颁赐宦官的敕书，被都御史误为普通公文而误拆，都御史怕有杀身之祸，请教韩雍共商对策。韩雍表示，他将设宴请蔡太监，决定亲自为他解决这个难题。

第二天，他先伪造一封假信，把原来的真信藏在怀中，在宴席前悄悄把假信交给邮卒，叮嘱邮卒在宴席开始后送交自己，然后故意拆信，读了几句后，就很惊慌的说："这不是颁给我的敕书。"

于是把原来已拆封的敕书送给宦官，除了一再谢罪外，并请求与邮卒一起领罚，宦官被韩雍的诚意感动，反而连连劝慰，宾主继续畅饮。

〔梦龙评〕韩雍的计谋，其实就是王韶（宋朝进士）欺骗郭逵（屡建战功，官至左武卫上将军）之计，只是韩雍做得更是天衣无缝。

郭逵为边帅时，王韶奉命治理边境，郭逵知道王韶治理边境必会发生变乱，想让王韶知难而退，就派人送给王韶一本边境各地的财赋概况及商家资料，征询王韶意见，王韶看了一两页后，就把资料摔在地上，许久之后才将资料揣入怀中，来到室外，当着郭逵使者的面将资料撕毁，郭逵将此事奏禀皇帝，皇帝召来王韶时，只见王韶将原本呈上，没有丝毫毁损，皇帝没有察觉王韶的计谋，以为郭逵没有说实话，从此王韶得到皇帝的宠信。

韩雍有一次来到番地，当地郡守准备了酒菜，另外命一名妓女藏在箱中，命人一齐送到府中。

韩雍知道其中定有文章，使召来郡守当场开箱请出妓女，酒宴结束后，韩雍请妓女再回到箱中，随太守一起离开府衙。

〔梦龙评〕箱中暗藏妓女一事，一定是番邦郡守想借此试探韩公，韩公在不违逆郡守的心意下，泰然自若的处理，这种技巧，哪里是一味遵奉圣人之道的古板人所能懂的。

640. 耿定力

【原文】 耿司马公定力知成都府。益俗不丧而冠素，亟禁之。适两台拨捕蝗，公寝未发。道逢三素冠，皆豪子弟也，数之曰："法不汝贯，能掠蝗自雪乎?"其人击颡，遍募人掠之。蝗尽，民无扰者。

本欲掠蝗，借素冠以济，一举两得。灵心妙用，可以类推。

【译文】 明朝耿司马（耿定力，作学问以求是为本，重实践）为成都知府时，想导正当地"人死不发丧，只戴白帽"的风俗。

碰巧成都闹蝗灾，上有命令消灭蝗害，耿司马还不及下令捕蝗，就在路上碰到三位头戴白帽的富家子弟，耿司马忍不住的责备他们说："亲人过世不发丧只戴白帽，就算律法能容，你们良心可安?现在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看你们能不能尽力捕蝗，来安慰死者。"

三名富家子弟立即招募乡人捕蝗，平息了一场蝗灾。

〔梦龙评〕耿司马本来只是奉命消灭蝗虫，借导正不良风俗促使乡人尽力灭蝗，真可说是灵心妙用、一举两得。

641. 某教谕

【原文】 有御史罪其县令，县令密使嬖儿侍御史，御史昵之，遂乘机窃其箧中篆去。御史顾篆箧空，心疑县令所为而不敢发，因称疾不视事。尝闻某教谕有奇才，因其问疾，召至床头诉之。教谕教御史夜半于厨中发火。火光烛天，郡县俱赴救，御史持篆箧授县令，他官各有所护。及火灭，县令上篆箧，则篆在矣。或云：此教谕乃海瑞也。未详。

山尽水穷处，忽睹天台、雁荡、洞庭、彭蠡，想胸中有走盘珠万斛在。

【译文】 明朝时有位县令得罪了御史，不得已只好派自己宠爱的童仆去服侍御史，御史非常宠爱这名童仆。

一天，童仆乘御史不注意，偷偷将御史收藏在小箱中的官印偷走。

御史发觉官印遗失后，怀疑是县令暗中主使，但又不敢随便张扬，听说自己手下有个教谕（官名，掌教诲生员）是个奇才，点子很多，便假称生病暂时不能处理公务，借着教谕前来探病，召教谕来到床前向他请教。

教谕说："大人不妨半夜时在厨房放把火，各官员一定会前来救火，大人到时就可借保护财物，把印信箱交给县令保管，至于其他官员，也都交付他们一些物品，我保证遗失的印信一定物归原主。"

等到大火扑灭，县令呈上小箱，印信果然已在箱中，有人说这教谕就是海瑞，但已无法考证了。

〔梦龙评〕在山穷水尽的困境时，忽然看到天台山、雁荡山、洞庭湖和彭蠡湖（鄱阳湖）的山光水秀，这样的人，想必胸中定有万颗智珠。

642．王　安

【原文】　神庙虽定储，而郑贵妃权谲有宠，东宫不无危疑，侍卫单微，资用多匮，弥缝补救，司礼监王安力为多。福邸出藩，贵妃倾宫畀之。或迎附东宫，勒止最后十箱，舁至宫门。安知之，谏曰："此非太子之道也！"或曰："业已舁至，奈何？"安曰："即舁还之！"更简箱之类此者十枚，实以器币而赠之。乃谓妃曰："适止箱于宫门，欲以仿箱制也。"上及贵妃皆大喜。

【译文】　郑贵妃为人多心计，但甚得明光宗宠爱，光宗虽已册立太子，但太子不受重视，不但侍卫少，日常开支更是窘困，全靠司礼监（掌宫廷礼仪）王安（光宗时为司礼太监，后为魏忠贤所害）筹措，所以太子地位仍岌岌可危。

有一次福邸出藩，郑贵妃倾全力准备丰盛的礼物，有人为讨好太子，将郑贵妃所送的最后十箱礼品拦截下来，堆放在太子宫门口。

王安知道后对太子说："这种行为不是太子该有的。"

有人说："那么，堆放在太子宫门的十箱礼品该如何处置呢？"

王安说："立刻送还贵妃，另外再找十个相同的箱子装满器物、钱币一并送去。"

然后，王安派人对贵妃说："刚才拦下贵妃的箱子，只是想知道贵妃箱子的式样，好盛装礼品。"

贵妃因而大喜，光宗也非常高兴。

643．朴　恒

【原文】　尝有觅亲尸于战场，溃腐不可物色者。高丽臣朴恒父母殁于蒙古之兵，恒从积尸中得相似者辄收瘗，凡三百余人。此亦一法。

元祐间有大臣某，父贬死珠崖，寓柩不归。既贵，自过海迎取。岁久，无能识者。僧房中有数柩枯骨，无款记。不获已，挈一棺归，与其母合葬。后竟传误取亡僧骨者，方知朴恒有见。

【译文】　在战场上认领亲人的尸骨，常会发生因尸首溃澜而无法辨认的困扰。有个高丽人名叫朴烜烜，他的父母死于蒙古兵之手，朴桓一时无法辨认，只好将尸首中觉得相似的便予以收葬，结果一共埋葬了三百多具尸体，这也是安慰死者亡魂的一种方式。

〔梦龙评〕元祐（宋哲宗赵煦年号）年间有位大臣，年轻时父亲因罪贬至朱崖，不久死于当地，但棺柩一直没有运回家乡。大臣显贵后想迎父棺回乡，来到停棺的寺庙，只见停放着好几口棺木，尸体已成枯骨，也没有姓名记号，于是大臣便随意取了其中一口棺木与他母亲合葬。事

后曾经传出大臣误运了和尚的棺木回家的流言。

发生这种事后，我们不得不说朴恒的做法有他的道理。

十七、以计应危

【原文】　西江有水，遐不及汲；壶浆箪食，贵于拱璧；岂无永图，聊以纾急。集“应卒”。

【译文】　滔滔而逝的西江水，却遥远得不能解燃眉之急；一箪食一壶水，有时比宝玉还珍贵。人生难免有危难，正确的应变，才能化解突发的灾难。

644. 张　良

【原文】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以问留侯。对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数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乃封齿为什邡侯。群臣喜曰：“雍齿且侯，吾属无患矣！”

温公曰：“诸将所言，未必反也。果谋反，良亦何待问而后言邪？徒以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耳。”袁了凡曰：“子房为雍齿游说，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继屠戮，未必非一言之害也！”由前言，良为忠谋；由后言，良为罪案。要之布衣称帝，自汉创局，群臣皆比肩共事之人，若觖望自危，其势必反。帝所虑亦止此一著，良乘机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诸将之浮议顿息，不可谓非奇谋也！若韩、彭菹醢，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译文】　汉高祖刘邦即帝位后，大肆封赏了二十多位功臣，还未封赏的将领，为了争赏而争相表功。高祖住在洛阳南宫时，见将军们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于是召来张良（字子房，佐刘邦灭项羽，封留侯）询问。

张良说：“陛下由平民取得天下，今已贵为天子，但所分封的对象都是旧友，而往日与陛下有仇怨的都遭到诛杀，将军们担心自身的安危福祸，所以聚在一起密谋造反。”

高祖感到非常不安，问张良有何对策。

张良说：“陛下生平最讨厌的、而大臣也都知道的人是谁？”

高祖答：“雍齿（汉初沛人，从高祖起兵，叛而复归）曾多次让我难堪，我一直想杀他，但因他功劳颇多，不忍心。”

张良说："臣以为陛下首先就要封雍齿为侯，那么其他大臣就不会再心存疑虑了。"

于是高祖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高兴的说："连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忧心的。"

〔梦龙评〕温公（司马光，字君实，著有《资治通鉴》）说："将军们所谈论的未必是有关谋反的事，他们果真有造反的念头，张良也不会等到高祖询问才说，张良只因高祖初即帝位，便以个人的爱憎行赏论罪，造成诸臣不安，所以才忠言劝谏，改变高祖的作风。"

袁了凡说："张良为雍齿游说，造成高祖对功臣的不信任，致使日后三大功臣遭到诛杀，未尝不是张良的一句话所种下的祸根。由前者看张良是忠臣；由后者看张良是祸首。我认为刘邦以平民称帝建立汉朝，所有的大臣都是当年并肩征战的伙伴，若人心不安必会谋反，高祖所忧虑的也在此，张良借高祖问话道破高祖心意，所以高祖能轻易接受张良的建议，平息群臣的疑虑，不能不说张良的计谋高明。至于说日后韩信等功臣的被杀，又岂是张良能事先预料的呢？"

645. 孔　子

【原文】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自将众趋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召问仲尼，仲尼曰："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不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贾似道为相。临安失火，贾时方在葛岭，相距二十里。报者络绎，贾殊不顾，曰："至太庙则报。"俄而报者曰："火且至太庙！"贾从小肩舆，四力士以椎剑护，里许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肃然，不过曰："焚太庙者斩殿帅！"于是帅率勇士一时救熄。贾虽权奸，而威令必行，其才亦自有快人处。

【译文】　鲁人放火烧积泽，偏偏天刮北风，火势向南蔓延，眼看国境将受到波及。

哀公鼓励百姓参与救火，但百姓只愿意驱赶野兽，不愿救火。

哀公请教孔子。孔子说："驱赶野兽任务轻松又不会受到责罚；救火不但辛苦危险，又没有奖赏，所以没有人愿意救火。"

哀公认为有理。

孔子又说："事情紧急来不及行赏，再说凡是参与救火的人都有赏，那么国库的钱赏不到一千人就光了，事到如今，只好下令不救火者一律论罪。"

于是哀公下令："凡是不参与救火者，比照战败降敌之罪；只驱赶野兽者，比照擅入禁区之罪。"

命令还未遍及全国，积泽的大火已被扑灭。

〔梦龙评〕宋朝贾似道（字师宪，度宗时权倾一时，后为郑虎臣所杀）为丞相时，临安大火，

贾似道正在距临安二十里外的葛岭，不断有人到葛岭向贾似道报告临安大火的消息。贾似道说："等火势蔓延到太庙时再说。"

不久，有使者报告：火势已蔓延至太庙。贾似道乘坐小轿，由四名大力士用椎剑护卫，每行一里多路便更换轿夫，所以一会儿便来到太庙前。接着，贾似道命所有人员恭敬肃立，说道："若太庙被焚，就斩殿帅问罪。"不久，大火便在殿帅率众奋勇扑救下熄灭。

贾似道虽是奸臣，但他令出必行、行事明快的作风，也有令人欣赏的地方。

646. 刘　巴

【原文】　刘备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无官市则直百钱不能行，但要紧在平价，则民不扰，而从之如水矣。

【译文】　刘备（三国蜀汉王，世称刘先主）攻打刘璋（三国蜀人，初为曹操振威将军，后降刘备）前，曾对士兵宣布："只要获胜，府库中所有财物都归各位所有，孤王不取一物。"

战事结束后，兵士们果然纷纷放下武器直奔府库，造成刘备财政窘困，刘备为此烦恼不已。

刘巴（三国蜀人，字子初）说："王不必为此事烦恼。先下令铸大钱直百钱，稳定物价，再设立官市，财政问题即可解决。"

刘备接纳这建议，几个月后府库充盈。

〔梦龙评〕不设立官市，那么光铸大钱也不能流通，真正的关键在于大钱的通行能稳定物价、安定民心，因此，其他的政令也能顺利的推展。

647. 黄　炳

【原文】　嘉熙间，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敌，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且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值，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

【译文】　宋理宗嘉熙年间，峒丁（峒蛮兵）在吉州造反，万安宰黄炳召集军队严密防守。

五更时分，巡逻兵前来报告峒丁即将发动攻击，黄炳命尉官带兵抵御，可是士兵尚未吃早饭，黄炳说："你们只管前去御敌，早饭稍后一定送去。"

接着黄炳亲自率领手下带着木桶、竹筐，沿街敲民家门，这时正是百姓煮

早饭的时候，所以各家都有热腾腾的米饭，黄炳付给他们比市价高出许多的价钱，满载米饭而去。

前去御敌的兵士都饱餐一顿，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黄炳也因这次战功而擢升为临川太守。

648. 赵从善　辛弃疾

【原文】　赵从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敕办设醮红桌子三百只，内批限一日办集。从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相类者三百，净洗，糊以白纸，用红漆涂之。又两宫幸聚景园，夜过万松岭，立索火炬三千。从善命取诸瓦舍妓馆，不拘竹帘芦帘，实以脂，卷而绳之，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比于白日。

高宗南渡，驻跸临安，草创行在。方造一殿，无瓦，而天雨。郡与漕司忧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钱镪分俵关厢铺店，赁借楼屋腰檐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数赔还。"郡司从之，殿瓦咄嗟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甫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办，唯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

二事皆一时权宜，可为吏役之法。

【译文】　赵从善刚任命为京城百官长时，宫中宦官想让他难堪，就将皇帝下令设醮（道士设祭坛祈祷）所需的三百张红桌交给他筹办，并限令一日内要办齐。

赵从善派人到京城中各酒楼、茶馆搜购式样相仿的桌子三百张，清洗干净后，桌面糊上白纸喷上红漆，圆满交差。

又有一次，皇帝及太后驾临聚景园，晚上将路过万松岭，需要三千支火把照路。赵从善立即派人到各妓院取来竹帘，涂上油脂卷起后用绳拴牢，绑在万松岭道路两边的松树上，点燃后如同白昼般明亮。

高宗南渡后以临安为都，想盖一座宫殿，但不仅欠缺瓦材，偏偏又逢大雨，郡守与漕司（漕运官）都烦恼不已。

有一名小官建议道："不如多派些士兵拿着钱，分别到城外的商家向他们借屋瓦，至于屋顶的漏空则用钱俵补，等一个月新瓦运到后再如数赔偿给他们。"

郡守照这方法，果然解决了殿瓦的难题。

辛弃疾（稼轩居士，宋词大家，著有《稼轩词》）在长安时，想在后花园搭一座塔楼赏中秋月，这时已是农历八月初了，小官说："塔楼在中秋前完工没有问题，只是塔顶瓦片可能运送不及，影响进度。"

辛弃疾命人到街市宣布："凡借瓦二十片给钱一百，意者限两日内携瓦片至

郡守。”

于是郡府前的瓦片堆积如山。

〔梦龙评〕用钱偿屋及用钱买瓦这两件事都是为一时权宜之计，但仍可做为总务大臣办事的参考。

649. 周　忱

【原文】　正统中，采绘宫殿，计用牛胶万余斤，遣官敕江南上供甚急。时巡抚周忱以议事赴京，遇诸途，敕使请公还治。公曰：“第行，自有处置。”至京，言“京库所贮牛皮，岁久朽腐，请出煎胶应用，俟归，市皮还库，以新易旧，两得便利。”王振欣然从之。

时边事紧急，工部移文，索造盔甲、腰刀数百万，其盔俱要水磨。公取所积余米，依数成造，且计水磨明盔非岁月不可，暂令摆锡，旬日而办。

【译文】　明英宗正统年间因缮修宫殿，预计需一万多斤牛胶，命人传令江南立即筹集。当时江南巡抚周忱因公进京，途中巧遇使臣，使臣请周忱立即返回江南，周忱却请使臣先行，他自有打算。

周忱来到京城后，便求见王振（宦官，深受英宗宠信），说：“京城库房中所贮藏的牛皮已有多年，其中多半腐朽，不如清理出来提炼牛胶，等下官回到江南，立刻买新牛皮归还库房。”

就京库而言是以旧换新，就周忱而言是节省时间，圆满交差，双方相互得利，于是王振很高兴的答应周忱的请求。

有一次边境发生动乱，工部下达紧急命令：需打造数万具盔甲和腰刀，并注明头盔要用水磨打造，周忱认为用水磨打造耗费时日，因此下令选用锡材，不到十天，就完成工部所需的数量。

650. 张　恺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译文】　张恺是浙江鄞县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明朝学校有国学，凡入国学者称监生，可任命为官）任命为江陵县令。有一批交趾军前来向总督（官名，总管军务也为统兵将领）报到，每到吃饭时，便为架设数百具的炉灶困

扰。

张恺于是命木工把方桌桌脚锯去一半，再把桌面中央挖空，中空部分刚好可放置铁锅，就轻易解决军士煮饭的炉灶问题。

又有一次，张恺下令会针织的妇女把整匹棉布缝成槽状，槽口系上绳索，四边用木条架起，成为简便马槽，喂过马匹后，就可将槽架折叠后收起，日后行军无须再为架设马槽烦恼。由于方便省时，所以一直沿用下来。

〔梦龙评〕日后周文襄（名忱）曾大力推荐张恺为工部主事（工部属官），对督运（漕运总督）的帮助甚多，唉！张恺虽是以监生任官，但表现不凡，不免让人感叹：人才的选拔怎能以资格来界定呢？

651. 张　毂

【原文】　张毂为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踊，不可得。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毂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下官任之。”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

【译文】　金朝时张毂（字伯英）为同州观察判官（观察使僚属），当时边境军情紧急，向同州征收十万支箭，并且规定箭羽一定要用雕雁的羽毛，一时雁羽价格暴涨。

张毂认为：“箭发射出去后就不能再回收，为什么一定要用雁羽呢？”

节度使却认为若不按规定，恐怕有抗命之嫌，必须先向中书省报备。

张毂说：“同州距京师有二千里远，军情紧急已不及禀报，万一怪罪，下官一人承担。”

不用雁羽的消息传出后，一日之间价格下跌好几倍，而后来尚书省也同意张毂的做法。

652. 陶　鲁

【原文】　陶鲁，字自立，郁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无事，录补广东新会县丞。都御史韩公雍下令索犒军牛百头，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群僚皆不敢应。鲁逾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责其妄。鲁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门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与五十金。明日牛争集，鲁选取百头肥健者，平价与之，曰：“此韩公命也。”如期而献。公大称赏，檄鲁隶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峡，多赖其力，累迁至方伯。

本商鞅徙木立信之术，兼赵清献增价平籴之智。

【译文】　明朝人陶鲁，字自强，郁林人，二十岁时因父死，递补广东新会

县丞职位。有一回，都御史（官名，都察院之长）韩雍（字永熙，曾屡建战功）下令手下官员三天内要备齐一百头牛犒赏军士。

韩雍一向令出如山，官员们因没把握，没人敢答腔，只有陶鲁自告奋勇的愿意越级负责这个任务。三司（明朝时以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为三司，皆各行省文武长官）及其他官员都交相责备陶鲁的鲁莽，陶鲁说："万一得罪都御史，绝不牵连各位。"

陶鲁在城门张贴告示：买牛，一头五十金。有人牵一头牛来到县府，陶鲁立即给人五十金，第二天县民争相牵牛前来，陶鲁仔细挑选一百头健硕的牛只，按市价买下，并声明这是韩公所订的价钱。

由于韩雍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也就欣然接受，于是陶鲁如期交牛。

韩雍对陶鲁的机智大加赞赏，于是正式辟召陶鲁为幕僚，掌理兵政，韩雍攻藤峡，陶鲁出力甚多，后官至布政使。

〔梦龙评〕陶鲁的做法，是借用商鞅搬木建立公信力的计谋，也兼采用赵清（明朝人，善用兵，官至北平都指挥使）用平粜法救荒济急的智慧。

653. 守边老卒

【原文】　丁大用征岭南，京军乏食，掠得寇稻，以刀盔为杵舂，边鄙老卒笑其拙，教于高阜择净地，坎之如臼然，燃茅锻之，令坚实，乃置稻其中，伐木为杵以舂，甚便。

【译文】　丁大用征讨岭南时，因军粮短缺，只得抢夺蛮人的稻谷，士兵用刀为杵、以盔为臼来捣米。

有位长年守边的老兵看到士兵们这样的捣米方式，笑他们愚笨。老兵教士兵选一块干净的土地，凿成臼的形状，然后烧茅草使土块更坚硬结实，谷子就可放在土臼中，只要砍根树干作杵就可以捣米。士兵照老兵的话去做，果然轻松无比。

654. 韦　丹

【原文】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叛，仓卒无御敌之器，丹乃造蒺藜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猬毛，车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办，用亦与刀剑不殊。

【译文】　韦丹在洪州时，碰到毛鹤人作乱，由于事出突然，州内没有足够御敌武器，韦丹命人砍蒺藜（植物名）削成棒状，并在棒头钉上许多铁钉，好像刺猬毛一样。车夫及守卫军人各一棒，由于制造简便，一千支的蒺藜棒很快

就造好，而使用起来效果和刀剑不相上下。

655. 李允则

【原文】 宋真宗时，李允则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译文】 宋真宗时，李允则（字垂范）治理沧州。有一次胡人围城，城内空有大炮，没有炮弹，李允则命人凿冰块为炮弹，结果击退胡人。

后来陈规（字元则）守安州时，用泥为炮，也守城成功。

656. 太宗卒

【原文】 太宗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内气其中，环著腰间，泅水而南，径夺舟以济。

【译文】 宋太宗率北方兵渡淮河，找不到渡河的船只。有位士兵由背囊中取出十多节干猪脬，然后将灌满气的猪脬绑在腰间，向南边游去，取得船只，全军得以安然渡河。

657. 颜常道

【原文】 颜常道曰：某年河水围濮州，城窦失戒，夜发声如雷，须臾巷水没骭。士有献衣絮之法，其要：取绵絮胎，缚作团，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扪漏穴便塞之，水势即弭，众工随兴，城堞无虞。

【译文】 颜常道说：

“有一年河水暴涨，濮州被水围困，由于没有留意城墙上大大小小的孔洞，夜晚河水由孔洞中涌入，声如巨雷，一会儿功夫，城中巷道内的积水已达膝头。有人建议，不如用破衣堵洞的做法，取来大大小小不等的棉团，命善游泳的小兵，沿着城墙用手探索墙上的孔洞，塞入棉团。果然不久城内积水退去，工人们立即动工修补城墙。”

658. 侯叔献

【原文】 熙宁中，睢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人力不可制。时都水丞侯叔献莅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使人亟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译文】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睢阳一带筑汴堤来排水，想让低洼地能成为

可耕的田地，未料汴河水位突然暴涨，堤防崩塌，一时之间无法抢修。当时都水臣（官名，掌陂地灌溉）侯叔献巡视灾情后，发现上游数十里外有一座废弃古城，命人掘开一部分堤防，引水入古城，于是下游的水量减少，工人才有办法靠近修堤。

第二天古城积水已满，河水又开始往下窜流，但堤防已修复，于是将古城处掘开的堤防堵塞，使河水能沿着河道平稳的流，而城内的积水在短时间内也都消退。众人都对侯叔献的机智聪明佩服不已。

659. 雷简夫

【原文】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译文】 宋朝时陕西有一次山洪爆发，有一块巨石落下山涧当中，涧水四处流窜，造成乡民极大的不便。但巨石太大，有如一幢房舍，人力根本无法搬动，州县深感困扰。

当时的县令雷简夫命人在巨石的下方挖洞，洞的大小和巨石一般，再顺着水势将巨石堆入洞中，水患也就平息了。

660. 陆光祖

【原文】 陆光祖初授浚县令，庚戌贺阑入塞，大司马赵锦议役三辅民筑垣以御，陆持不可。司马怒，以挠军兴劾之。陆屹不动，已复言于直指，谓必役本地民，莫若出钱与边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议，竟得请，三辅乃安。

【译文】 明朝庚戌年贺兰人入侵，大司马赵锦（字元朴）建议征调三辅百姓修筑城墙御敌，县令陆光祖（字与绳）当时刚上任，认为太过扰民，极力阻止，赵锦大为不满，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弹劾陆光祖。

陆光祖仍坚持本意，对直指使（官名，管大狱）说：“如果一定要征调三辅百姓，不如行雇役法出钱召募边境的人，既不扰民，又能筑城御敌。”

直指使将光祖的建议呈奏皇帝，皇帝同意，三辅居民才得以免除劳役。

661. 曹　操

【原文】 魏武尝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有一次曹操率兵行军，错过水源，兵士们口渴不愿再继续前进。

曹操对兵士们说："前面有一座大梅林，现在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一定结实累累，梅子酸中带甜，可以解渴。"

兵士们听了这番话不由流口水，一时不觉口渴，曹操立即下令赶路。

662. 孙　权

【原文】　濡须之战，孙权与曹操相持月余。权尝乘大船来观公军。公军弓弩乱发，箭著船旁，船偏重。权乃令回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译文】　濡须（坞名，濡须水所经，故名）之战时，孙权与曹操相持一个多月。有一天，孙权乘大船窥伺曹营，曹营弓箭手一时万箭齐发，面向曹营的船身全插满了箭，造成倾斜，有翻船的危险，孙权立即下令调转船头，曹营弓箭手又是一阵箭雨，于是船身平衡，不再倾斜。

663. 刘锜

【原文】　金主亮性多忌。刘锜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亮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是生变。

【译文】　金主完颜亮（即金废帝）个性多疑，好猜忌。刘锜（宋朝人，字公玉）命人将扬州城外的屋舍全部焚毁，城壁上涂上白色石灰，上面写着"完颜亮死于此"。

完颜亮来到扬州，见了城墙上的字非常不舒服，就离开扬州，前往龟山。由于龟山地窄，金兵人众，根本容纳不下，终于发生兵变。

664. 韩　琦

【原文】　英宗即位数日，挂服柩前，哀未发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趋至前，抱入帘，以授内人，曰："须用心照管。"仍戒当时见者曰："今日事唯众人见，外人未有知者。"复就位哭，处之若无事然。

【译文】　宋宣宗驾崩，尚未大殓，英宗便即帝位，一连数天穿着孝服立在灵前，突然发病，大叫一声，守灵大臣都惊吓得呆立原地，不知所措。

韩琦（字稚圭）立即上前把英宗抱入内室交给宫人，并嘱咐宫人要小心照应，走出内室对大臣们说："今天所发生的事只有各位看到，千万不可张扬，以免惊扰人心。"

说完回到灵前守灵，好像不曾有事故发生。

665. 杨荣　金幼孜　杨寓

【原文】　榆木川之变，杨荣、金幼孜入御幄密议，以六师在外，离京尚远，乃秘不发丧，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军中锡器，召匠人销制为椑，敛而锢之，杀匠以灭口。命光禄官进膳如常仪，号令加肃，比入境，寂无觉者。

梓宫至开平，皇太子即遣皇太孙往迎，濒行，启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识无以防伪。"时行急，不及制。侍从杨士奇请以大行皇帝初授东宫图书权付皇太孙，归即纳上。皇太子从之，复谓士奇曰："汝言虽出权宜，亦事几之会。昔大行临御，储位久虚，浮议喧腾。吾今就以付之，浮议何由兴也。"

【译文】　明成祖在榆木川突然驾崩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齐聚密商，认为全国军队多随成祖出京，榆木川离京师甚远，若成祖驾崩消息走漏，恐京师发生动乱，决定保密。

为处理遗体，两人命工部官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只圆桶，将遗体装置桶内，再密封桶口，而将承造的工匠杀之灭口，同时也命光禄官（官名，掌膳食）每天三餐照常进膳，军纪号令更加严明，直到入境，竟无人察觉成祖已驾崩。

成祖灵柩运到开平后，皇太子命皇太孙迎灵，临行前太孙启奏道："奉旨迎灵，若无印识证明身份，恐难服众。"

但启程在即，来不及制印识，侍从杨士奇（杨寓）请以先帝所授东宫印识交予皇太孙以明身份，等太孙回京再归还。

皇太子觉得可行，于是对杨士奇说："借迎灵以东宫印确立太孙名位，你所说的固然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想来也算是机缘凑巧，想从前，先皇对太子位悬虚不决，引起大臣们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以东宫印交付太孙，日后该不会为立太子而流言四起吧！"

666. 邵　溥

【原文】　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据。虏酋立命取牒。须臾持至南薰门亭子。会虏使以事暂还，此夜唯监交官物数人在焉，户部邵泽民溥其一也，遽索视之，每揭二三板，则掣取一板投火炉中，叹曰："力不能遍及也。"通籍中被□者十二三。俄顷虏使至，吏举籍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获免者，皆泽民之力。

昔裴谞为史思明所得，伪授御史中丞。时思明残杀宗室，谞阴缓之，全活者数十百人。乃知随地肯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国家，视死抄忠孝旧本子者，不知孰愈？

【译文】 靖康之难（宋钦宗靖康二年，金人南下，陷宋都，掳钦、徽二帝）后金人想虏尽京城中所有皇族，有人向金主献计，说宗正寺（掌宗室属籍）藏有皇室族谱，据谱搜捕一定万无一失。

金主立即派人前往宗正寺，不久族谱送至南薰门（宫殿门名），正巧守殿门北方官回乡探亲，因此这夜就只有几位监交官在，当时户部侍郎邵溥（宋朝人，字泽民）也在场，就索过宗谱检视，每看二、三页就撕去一页丢入火中，说："这些是不可能抓到的。"

最后整本族谱被邵溥丢入火中的约有十二、三页。不久金主使者来到宫门，小吏呈上宗谱，日后金主就照着宗谱所载拘捕皇亲，一些京城皇族所以能躲过这场劫难，说起来都要感谢邵傅。

〔梦龙评〕从前裴谞（唐朝人，字士明）被史思明（突厥人，曾自立为大燕皇帝）所俘，史思明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当时史思明残杀唐宗室，裴谞暗中救援，因此而保住一命的皇亲不下数十百人。由此看来，虽身在异朝但却能心怀故国，甚至借己之便不忘救援者，也算对国家有贡献，和那些为尽忠而死的人比起来，实在不晓得哪种人的贡献大些？

667. 盛 度

【原文】 盛文肃在翰苑日，昭陵尝召入，面谕："近日亢旱，祷而不应，朕当痛自咎责，诏求民间疾苦。卿只就此草诏，庶几可以商量，不欲进本往复也。"文肃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逮传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则诏已成矣。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肃属文思迟，乞平面子，盖亦善用其短也。"边批：反迟为疾，妙妙！

【译文】 盛文肃（盛度）在翰林学院，有一次皇帝召他来，告诉他因久旱不雨，祈神降雨又未应验，必因自身有过失，想下诏书了解民间疾苦，借以反省检讨。皇帝要盛文肃立即起草诏书，若有词句不能定夺，也可当场商议。

盛文肃立即奏道："臣体肥不能伏地写字，乞请皇上赐臣一平面子（承物的桌几）。"

皇帝于是传旨有司，等平面子送入宫，文肃的草诏已拟好，皇帝嘉许文肃才思敏捷，一字未改便发诏。有人说文肃写文章一向需要时间思考，向皇帝乞赐平面子，或许在掩其短处〔反迟为速，妙〕！

十八、机敏颖悟

【原文】 剪彩成花，青阳笑之。人工则劳，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虑匪

思。集“敏悟”。

【译文】　人工的剪纸再美丽，也比不上大自然的美景天成；人的思虑再周全，也难预料上天冥冥中的安排。智者有时不算、不卜、不思、不虑，以机敏弹性的心来顺应自然的变动。

668. 司马□

【原文】　晋惠帝太子遹，自幼聪慧。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乃牵帝衣入暗中。帝问其故，对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时遹才五岁耳，帝大奇之。尝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养士，而令坐费五谷？”帝抚其背曰：“是儿当兴吾家！”后竟以贾后谗废死，谥愍怀。吁，真可愍可怀也！

此大智识人，何以不禄？噫！斯人而禄也，司马氏必昌，而天道僭矣。遹谥愍怀，而继惠世者，一怀一愍，马遂革而为牛，天之巧于示应乎？

【译文】　晋惠帝的太子名遹（字熙祖，谥愍怀）从小就聪明绝顶。某夜宫中大火，惠帝登楼观看火势，太子拉着惠帝衣角，要惠帝隐身暗处，惠帝问太子原因。

太子说：“夜色昏暗，火场一片混乱，须小心防犯意外，皇上不应该站在火光映照清楚、每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

这时太子才五岁，惠帝大感惊异。

还有一次，司马遹随同晋武帝去检查猪圈，他指着满栏的肥猪问晋武帝：“这些猪已养得很肥了，为什么不杀了来犒劳将士，反而让它们白白浪费粮食呢？”

惠帝听后，轻抚太子的背说：“这孩子如此聪明，必能兴旺我家。”

没想到日后惠帝却因贾后（晋惠帝后，性善妒，多权诈）的谗言使太子惨死，谥号“愍怀”，实在是一位值得怜悯、值得怀念的太子。

〔梦龙评〕太子大智过人，何以如此短命呢？唉！如果太子活得长些，司马氏必然昌盛，然而，真如此的话，是不是违犯了天道的正常运行呢？遹谥号愍怀，而惠帝崩后，继承帝位的竟分别是怀帝、愍帝，马氏（司马）最后为牛（刘）氏所取代，难道上天的安排，早已巧妙的显示出来了吗？

669. 李德裕

【原文】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夸之，武相元衡召谓曰：“吾子在家，所读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

职也。其言不当，是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

便知是公辅之器。

【译文】　唐朝人李德裕（字文饶）长得俊美挺拔，其父李吉甫（字弘宪）每每向同朝官员夸赞儿子的聪明。

宰相武元衡（字伯苍）有一次召李德裕来，问道：“孩子！你在家都念些什么书呢？”

想借此试探德裕的志向，不料李德裕竟没答话。

第二天宰相以此嘲笑李吉甫，李吉甫回家后责备儿子，李德裕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兴邦治国的道理，却问我所读何书？书者，礼部大臣的职责，武公所问不当，所以我才没回话。”

李吉甫将原委告知武相，武相大为惭愧。

〔梦龙评〕李德裕小小年纪能说出这番话，就知道他日后必为相才。

670. 洪　钟

【原文】　崇仁洪钟，生四岁，随父朝京以训导考满之京。舟中朝京与客奕，钟在旁谛观久之，悟其行势，导父累胜。比至临清，见牌坊大字题额，索笔书之，遂得字体。至京师，即设肆鬻字。京师异为神童。宪宗闻之，召见，命书，即地连画数字。又命书“圣寿无疆”四字，钟握笔久之，不动。上曰：“汝容有不识者乎？”钟叩头曰：“臣非不识字，第为此字不敢于地上书耳。”上嘉其言，即命内侍舁几，复以踢凳立其上，书之，一挥而就。上喜，命翰林给廪读书，其父升国子助教，以便其子。

按：钟弘治庚戌年十八登进士，策授中书。不幸婴疾，未三十而夭。岂佛家所谓“修慧未修福”者邪？

【译文】　明朝人洪钟（字季和）四岁时随父搭船进京。途中洪父与人下棋，洪钟观察一阵子后，竟能领悟其中的攻守进退，洪父在其指点下竟连连获胜。船行至临清时，见牌坊上有名家题字，洪钟就取出纸笔临摹，竟深得神韵。船抵京城后就在街市设摊卖字，一时被人称为神童。

宪宗也耳闻洪钟神童的名声，召洪钟入宫，想亲自测试。洪钟就地连写数字，宪宗命他写“圣寿无疆”四字，只见洪钟手握毛笔却久久不下笔，宪宗以为洪钟年幼不识这几个字，洪钟连忙叩头说：“小民非不识字，只是这几个字不敢草率写在地上。”

宪宗听了大为高兴，立即命人抬来桌子，洪钟站在椅上轻轻松松的写下“圣寿无疆”四字，宪宗赐他公费入翰林读书，并命洪父为国子助教，方便教导儿子。

〔梦龙评〕洪钟在明孝宗弘治庚戌年登进士，年十八岁，曾任命为中书侍郎，但不幸英年早逝，死时尚不满三十岁，这难道是佛家所谓“修慧未修福”吗？

671. 高　定

【原文】　高定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定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

夷、齐争之千年，高童决之一语。彼獐鹿、松槐之对，徒齿牙得利，不足道矣。○贾嘉隐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无忌、徐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贾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亦如徐问之，答曰：“槐树。”长孙曰：“不能复矫对耶？”曰：“木旁加鬼，何烦矫对？”王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荆公者，問雱：“何者是鹿？何者是獐？”雱實未辨，乃熟視曰：“獐邊者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译文】　唐朝人高定（小字董二）七岁时读《尚书》中《汤誓》篇（商汤相伊尹伐桀，与桀战于鸣条郊野作汤誓）时问其父：“为臣下者为何要杀君呢？”

高父答：“为了顺应天道人心。”

高定说：“奉祖先宗庙之名牺牲百姓的生命，怎能说是顺应人心？”

高父无话可答。

〔梦龙评〕千年来，多少假替天行道实为个人私利的战争，被小小的高定一语道破，高定可真是个神童。

至于其他像獐鹿松槐之对话的故事，只能算是伶牙俐齿，不值得称道。

贾嘉隐七岁时以神童被召入宫，长孙无忌（字辅机）、徐勣（即李勣）也在宫中。徐勣故意考问贾嘉隐身旁为何树？贾曰：“松。”徐曰：“这明明是槐树，怎么说是松呢？”贾曰：“以公配木，怎么不是松。”长孙无忌也问相同问题。贾答：“槐。”长孙很失望，说：“你不能像上次那样回答吗？”贾说：“我是那么回答的啊，木旁有鬼，怎么不是槐呢？”

王雱（王安石之子）年幼时，有客人在笼中装了一鹿一獐献给王安石，问王雱可知何者是鹿？何者是獐？王雱看了一会儿分辨不出，于是说：“獐旁是鹿，鹿旁是獐。”客人不由称奇。

672. 杜　镐

【原文】　杜镐侍郎兄仕江南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近亲所证者，兄疑其法未能决，形于颜色。镐尚幼，问知其故，辄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译文】　宋朝人杜镐（字文周）的哥哥在江南任法官时，有一天碰到一桩儿子撕毁父亲画像的案件，而且有亲人为证。杜兄以为律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儿子毁父亲像该判何罪，所以迟迟不能判决，十分烦恼。

杜镐年纪虽小，见哥哥愁容满面，问明原因后说：“不妨比照和尚毁坏佛像

的律法判刑。”

杜兄听了，对杜镐的聪明大加赞赏。

673．文彦博　司马光

【原文】　彦博幼时，与群儿戏。击球，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

司马光幼与群儿戏。一儿误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光取石破瓮，遂得出。

二公应变之才，济人之术，已露一斑。孰谓“小时了了者，大定不佳”耶？

【译文】　文彦博幼时常和同伴一起玩球，有一次球儿滚入洞中拿不出，文彦博就提水灌洞，不久球儿浮出洞口。

司马光和同伴嬉戏时，有个玩伴不小心失足掉入大水缸中，眼看就要淹死。大家惊惶的一哄而散，只有司马光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块大石头把水缸打破，救了那小孩。

〔梦龙评〕文彦博与司马光应变的机智，在儿童时就已显现，谁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674．王　戎

【原文】　王戎年七岁时，尝与诸小儿游。瞩见道旁李树，有子扳折，诸小儿竞走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试之果然。

许衡少时，尝暑中过河阳。其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乱，此无主矣！”衡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边批：真道学。合二事观戎为智，衡为义，皆神童也。

【译文】　晋朝人王戎（字浚冲）七岁时，有一次和同伴游戏，见路旁有棵李树结实垒垒，同伴们争相攀折，唯有王戎留在原地，问他原因，王戎说：“李树在路旁，人来人往竟无人摘采，可见李子一定是苦的。”众人不信，尝过后，才证明王戎所言不虚。

〔梦龙评〕元朝人许衡（字仲平）年轻时曾到河阳，正值天热口干，路旁有棵梨树，同伴争相摘食，只有许衡独自坐在树下乘凉。问他原因，许衡答：“这梨不是我的，怎可随意摘采？”有人说：“现在兵荒马乱，这是无主之梨。”许衡说：“梨无主，难道我的心也无主吗〔真道学〕？”

由王戎、许衡的故事来看，王戎不摘李是因为聪明，许衡不吃梨是因为行为处事的正当原则，这两人都是神童。

675．曹　冲

【原文】　曹冲字仓舒。自幼聪慧。孙权尝致巨象于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

访群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一较可知矣。”冲时仅五六岁，公大奇之。

【译文】 曹冲（曹操子，字仓野）从小聪明。有一次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大象有多重，问遍所有官员都想不出秤大象的方法。

一旁的曹冲突然说：“不如把大象牵到船上，刻下船身吃水的水痕，再换载其他已知重量的物品，等船身吃水到原来水痕时，就可算出大象的重量。”

曹操听了，也不由得佩服。

676. 张□

【原文】 张□知处州时，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计其所费，问之，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计算。”

【译文】 宋朝人张□（字柔直）在处州为官时，州人想建一艘大船，但无法预估造船所需的费用，请教张□。

张□说：“何不先造一艘小船，按比例加、乘，就可估出大船的建造费。”

677. 戴颙

【原文】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戴颙字仲若视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为减臂胛，遂不觉瘦。

用侈便觉财匮，官贪便觉民贫，将弱便觉敌强。举隅善反，所通者大。

【译文】 为佛塑像自汉朝开始，但塑像的技巧并不高明。宋世子命人铸造一座高一丈六的大佛铜像。佛像塑好后，世子觉得佛面太瘦小，和佛身不相称，但工人无法修改。

戴颙（字仲若）看了佛像后说：“佛像不对劲的原因不在脸瘦小，而是手臂肩膀太肥大。”

工人照戴颙所说修改后，果然不再显得佛面瘦小。

〔梦龙评〕重享乐的人常觉得钱不够用；贪财的官员常觉得百姓太穷；重安逸的将军常觉得敌人太强。其实都是因为一方有偏失，诸君若能举一反三，可以推出许多道理。

678. 杨佐

【原文】 陵州有盐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绠而下，方能得水。岁久，干摧败，欲易之，而阴气腾上，入者辄死。唯天雨则气随以下，稍能施工，晴则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盘贮水，穴隙洒之，

如雨滴然，谓之水盘。如是累月，井干一新，利复其旧。

【译文】 宋朝时陵州有口盐井深达五十丈，井底为岩石，井壁用柏木筑成，并高出井口，再由井口垂下绳索汲取盐水。由于使用多年，柏木已腐朽，想更换新木，但井中氯气太重，工人一入井就中毒而死，只有雨天时氯气稍减才能施工，一旦放晴就要停工。

杨佐（字公仪）当时在陵州做官，就教工人在井口用一只大木盘盛水，让水由木盘缝隙中像雨滴般漏出，称为水盘。几个月后，井壁已更新，又可继续汲取盐水。

679. 尹见心

【原文】 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

【译文】 尹见心为知县时，县的近郊有河流过，原可做为行船交通之用，惟河中有棵生长多年的大树，舟行不便。

尹见心命人砍去大树，有人说："河中的树根非常牢固，很难砍断。"

尹见心派一名潜水夫，潜入河底测量树根的面积，再造一只比树根还大的木桶，惟上下不做桶盖呈管状，从树顶套入水中，再用大瓢将桶中河水舀尽，命人入桶锯树，终于砍去大树。

680. 怀　丙

【原文】 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之紫衣。

【译文】 宋时曾建浮桥，并铸八头铁牛镇桥，治平年间河水暴涨，冲毁浮桥，铁牛沉入河底，官员悬赏能使铁牛浮出水面的人。

有个叫怀丙的和尚建议：将铁牛固定在两艘装满泥土的大船中间，用勾状的巨木勾住牛身；这时慢慢减去两船的泥土，船身重量减轻，自然浮起，连带也将铁牛勾出水面。

转运使（官名，掌军需粮饷、水陆转运）张焘（字景元）赐和尚一件紫色袈裟，以示嘉奖。

681. 明成祖

【原文】　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于钟山。碑既钜丽非常，而龟趺太高，无策致之。一日梦有神人告之曰："欲竖此碑，当令龟不见人，人不见龟。"既寤，思而得之。遂令人筑土与龟背平，而辇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劳力而毕。

【译文】　明成祖想为高祖在钟山立一面功德碑，碑石华丽巍峨，但因龟趺（碑台刻成龟形）太高，无法将碑石立在上面。

一晚成祖梦到神明说："想竖立功德碑，只有龟不见人，人不见龟。"醒后，成祖反复推敲，终于领悟；命人填土与龟背平，用车将碑石运上龟背，一切妥当后再除去泥土，功德碑大功告成。

682. 黄怀信

【原文】　宋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汴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入澳中水。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苏郡葑门外有灭渡桥。相传水势湍急，工屡不就。有人献策，度地于田中，筑基建之。既成，浚为河道，导水由桥下，而塞其故处，人遂通行，故曰："灭渡"。此桥钜丽坚久，至今伟观。或云鲁般现身也。事与修船相似。

【译文】　宋初两浙百姓献龙船，船长二十多丈，上有楼屋，可做为皇帝游江南时休息所用，因时日已久，船腹部分腐朽，官府有意整修，但船在江中无法施工。

神宗熙宁年间宦官黄怀信献计：在金明池北边凿一可停泊龙船的船坞，其下架设梁木，引汴河水入船坞，使船能泊在梁木上；再抽去坞内河水，以便补船，等船修复后，抽去梁木，再引水使船身浮起，另造屋棚于船坞上，如此龙船再也不会受日晒雨淋而损坏。

〔梦龙评〕苏郡葑门外有座桥，名叫尽渡桥。传说以前因水势湍急，根本无法建桥。有人献计："在河道附近先筑一桥，桥成后再挖深桥下成新河道，使河水由新河道流经，而将原河道封闭。"从此人们能自由通行两岸，所以命名为"尽渡"。这桥宏伟壮观至今仍在，有人说献计之人是鲁班再世。

683. 虞世基

【原文】　隋炀幸广陵。既开渠，而舟至宁陵界，每阻水浅。以问虞世基，

答曰：“请为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鹅住，即是浅处。”帝依其言验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处。

【译文】　隋炀帝游广陵，虽已开辟渠道，但船行至宁陵后，常因水浅而无法前进。炀帝问虞世基（字茂世）可有解决之道。

虞世基说：“请制作长一丈二尺的铁脚木鹅，由上游往下游流放，如木鹅不动，就表示是水浅处，即可标示予以浚深，日后就不会再有舟行不便的情形发生。”

炀帝依计，自雍丘至灌口，共有一百二十九处浅滩。

684. 周之屏

【原文】　周之屏在南粤时，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瑶僮田不可问。比入觐，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厉声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众尚嗫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众出以问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齐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缩当在吾辈。”众方豁然。

【译文】　明朝人周之屏（字鹤皋）在南粤时，皇帝下令要丈量土地，有关官员认为徭僮的田地不方便丈量。于是布政使、按察使都趁入宫时上奏皇帝。

皇帝怒声说道：“只管丈量。”

周之屏领悟皇帝语意，立即拜辞出宫，众官不知所措，皇帝笑着说：“刚才走的是个善体人意的人。”

众人急问周之屏，周之屏说：“君王正想立法于天下，怎能明说有些田是不方便丈量的呢？但其中伸缩的尺度是在我们手中。”

众官这才豁然明白。

685. 杜琼　谯周

【原文】　汉末杜琼字伯瑜。尝言：“古名官职，无言曹者。始自汉以来，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谯周因曰：“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后即帝皆免为侯，亦此类矣。然则先帝讳备，备者，具也；后主讳禅，禅者，授也。言刘已具矣，当授他人也。”又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其无后矣！”及蜀亡，竞神其语。周曰：“由杜君之词广之，非有独至之异也！”咸熙二年，周书板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谓司马；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晋文帝崩。

【译文】　汉末杜琼（字伯瑜）说：“古代官名没有‘曹’字，但自汉立朝以来，官名中均有‘曹’字，如吏称‘属曹’：卒称‘侍曹’，这大概是天意吧！”

谯周（蜀汉人，字允南）也说：“汉灵帝把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史侯、董侯，登帝位后果然都因罪失被免为‘侯’，大概也是同样原因。而先帝名备，备是具备的意思，后主名禅，禅是授予他人的意思，意即刘备所具有的天下将授予他人。而曹是众多的意思，魏是大的意思，又大又多，天下应为其所有；刘备把具有的东西授予他人，所以没有后继者。”

日后蜀亡，周谯一语成谶。

谯周说：“由杜琼的话推而广之，不是没有他独特的道理。”

咸熙二年，谯周写道：“典午忽兮，月酉没兮。”

典午意即司马，月酉指八月，至八月晋文王驾崩。

686. 梁武帝

【原文】　台城陷，武帝语人曰：“侯景必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译文】　梁武帝时台城陷落，武帝曾对人说：“侯景（南北朝人，字万景）必自立为帝，但为时不久，因侯景二字拆开来看便是‘小人百日天子’。”

果然侯景篡位，百日后被讨平。

687. 高世则　何孟春

【原文】　绍兴己酉，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则谓其倅赵元镃曰：“熊，于字为‘能火’。郡中宜慎火烛！”后数日，果烧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为言。未几，礼部火；又未几，乾清宫毁焉。

【译文】　宋绍兴已酉年间，有大熊出没在永嘉城下，高世则对手下说：“熊分开是能、火二字，郡中要小心防火。”

数日后果然发生火灾，共烧毁民屋和官舍十七八间。

明孝宗弘治十年六月，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兵部侍郎何孟春也警告部属“小心火烛”，不久，礼部失火，又不久，乾清宫大火。

688. 汉高祖　唐太宗

【原文】　汉高祖过柏人，欲宿，心动，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闻贯高之谋。高祖不礼于赵王，故贯高等欲谋弑之。

窦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李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无全理！”遂一战擒之。

后汉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马燧讨李怀光，引兵下营，问其地，曰“埋光村”。喜曰：“擒贼必矣！”果然。辽主德光寇晋，回至杀胡林而亡。宋吴璘与金人战，大败于兴州之杀金坪。弘治中，广西马参议玹与都司马某征瑶，至双倒马关，皆为贼所杀。宁王反，兵败于安庆，舟泊黄石矶。问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对。江西人呼“黄”如“王”音。濠叹曰：“我固应‘失机’于此！”无何就擒。谶其可尽忽乎？文皇兵至怀来城，毁五虎桥而进，又如狼山、土墓、猪窝等处，俱不驻营，恶其名也。◯弘治乙丑，昆山顾鼎臣为状元。尹阁老值家居，谓人曰：“此名未善。”盖“臣”与“成”声相似。鼎成龙驾，名犯嫌讳，至五月，果验。人谓尹之言亦有本同音。景泰辛未状元乃柯潜，时人云：“柯”与“哥”同音。未几，英庙还自北，退居南宫，固“哥潜”之谶。

【译文】 汉高祖有一次路经柏人（地名），本想停留一晚，但心头总觉不妥，问人，知道地名是“柏人”后，心想：“柏人者，被人迫害的意思。”

于是高祖连夜赶路，不久就听说贯高（赵王张敖丞相）的阴谋。〔汉高祖因曾对赵王不礼貌，所以贯高想谋害高祖。〕

窦建德（清人，宇文化及杀炀帝后，曾自称帝，国号夏，为李世民讨平）想率兵救援王世充（隋朝人，炀帝被杀后曾自称郑王），大军行至牛口，李世民（即唐太宗）得知后高兴的说：“豆（窦）入牛口，必无生还之理。”果然一战成功。

〔梦龙评〕其实以名字预测祸福，古来事例甚多，如后汉岑彭伐蜀，卒兵至彭亡（地名），遇刺客而死。唐时马燧（字洵美）讨伐李怀光（唐靺鞨人，本姓茹），发现军队扎营的地点叫“埋光村”，曾高兴的说：“擒贼必能成功。”果真如此。辽主德光侵犯晋朝，返辽途中命丧“杀胡林”。宋大将吴璘（字唐卿）也曾大败金人于“杀金坪”。明孝宗弘治年间，广西一位马姓参议偕同一位都司马征徭人时，行至“双倒马关”，被贼人所杀。宁王朱宸濠谋反，在安庆吃了败仗，船停泊在黄石矶，江西人念“黄”音如“亡”，宸濠感叹的说：“我恐怕要命丧此地。”不久宸濠被擒，真是一语成谶。成祖率兵行至怀来城，曾下令拆毁五虎桥，又因讨厌“狼山”“土墓”“猪窝”等地名，坚持不在这些地方扎营。

明孝宗昆山人顾鼎臣（字九和）高中状元，退休在家养老的尹阁老曾对人说：“顾状元的名字取得不好。”原来“臣”与“成”音相近，鼎成龙驾，冒犯天子。到五月果然应验，有人说尹阁老的话是有根据的。明代宗辛未年，柯潜高中状元，有人说“柯”“哥”音近，借以影射英宗，不久英宗由瓦剌返京，果真不再为天子，应了哥潜之谶。

689. 曹 翰

【原文】 曹翰从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献。翰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译文】 曹翰随军征讨幽州，正预备攻城时，有一名小兵挖土，掘得一只

螃蟹献给曹翰，曹翰说：“蟹是生长在水中的动物，现在不在水中跑到陆地上来，是离开居所，而蟹多脚表示敌人援军将到，此战我军恐难获胜，更何况蟹者解也，难道这只蟹是我军班师回朝之兆？”

不久果真下令班师。

690. 郑钦说

【原文】　钦说天性敏慧，精历术。开元后累官右补阙内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起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昉遍穷之，莫能辨。因遗戒子孙曰：“世世以铭访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无恨！”昉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钦说时出使，得之于长乐驿，至敷水三十里辄悟，曰：“此卜宅者搜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圯日辰也。‘甸服’，五百也。‘黄钟’，十二也。由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惊，服其超悟。

【译文】　郑钦说天性聪慧，精通历术。唐开元时官至右补阙内供奉（官名，唐设，掌内命）。

在梁朝时，有太常（官名，为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任昉无意中在钟山一座矿坑拾得一块碑铭，写着：“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起灵址，瘗在三十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任昉询问了许多人，直到去世都无法解出碑辞，因此留下遗言：“世世代代都要寻访通人，若能解出碑辞，我死也无恨。”

任昉五世孙名升之，住在洛阳，听说郑钦说的才名，请人拿着碑辞请教郑钦说。

郑钦说正奉命出使，便带着碑辞上路，行至长乐驿一带敷水三十里处，突然恍然大悟的说：

“这是家人卜算安葬年日，并预测墓毁的日期。‘甸服’（周朝以王城周围五百里以内之地）是代表五百，‘黄钟’（本为音律名，六律六吕的基本音，配阴历十一月，故又为十一月的异称）代表十一，由梁武帝大同四年往前推算，至后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共五百一十一年，‘瘗在三十庚’表示葬于三月十日庚寅，‘堕遇七中巳’表示墓毁于七月十二日己巳，光武帝建武四年至梁大同四年共六

千三百一十二日，‘浃辰’（十二日也，辰自子至亥为十二辰）代表十二，交代表月，故曰‘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乘）九为十八，重（二）三得六，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为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十八）重三（六）四百圯。”

任升之大为叹服。

691. 杨 修

【原文】 杨修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便令坏之，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之，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于字为‘好’。齑臼，受五辛之器，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叹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操既平汉中，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操出教，唯曰：“鸡肋。”外曹莫能晓。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私语营中戒装。俄操果班师。

德祖聪颖太露，为操所忌，其能免乎？晋、宋人主多与臣下争胜诗、字。故鲍照多累句，僧虔用拙笔，皆以避祸也。

【译文】 杨德祖（即杨修，好学有才）为曹操主簿（官名，掌文书帐簿之官）时，有一次整修曹操府邸大门，曹操由内室走出，察看施工情形，不料在门上题一“活”字后离去，杨修急忙命人将门拆毁，说：“门中活为‘阔’字，这是大王嫌门太宽了。”

有人献给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口，在杯盖上写了一个“合”字后，拿给其他官员，众官不知曹操用意。杨修见了，便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说：“曹公教‘人’各喝‘一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

杨修有一次随曹操经过曹娥碑，见碑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曹操问杨修可知其意，杨修答回答知道，曹操要杨修先不要说出答案。

走了三十里路后，曹操要杨德祖写下他的答案，杨修写道：“‘黄绢’是色丝，合为绝字，‘幼妇’是少女，合为‘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合为

‘好’字；齑臼是受辛之器，合为‘辞’字（辞古字为辤）。所以是‘绝妙好辞’。”

曹操所写的和杨修一样，事后曹操叹气说：“你的智慧胜我足足三十里之远。”

曹操平汉中后，想继续讨伐刘备，却无法挺进，想坚守汉中，又很难防御得住，将军们也不知该守该战。

一天曹操走出营帐，突然说：“鸡肋。”

将军个个不知曹操所指。

杨修说：“鸡肋，吃起来肉不多，没什么好吃，但丢掉又觉得可惜，我看曹公已有归意。”

于是私下要兵士们整理装备准备回家，不久曹操果然下令班师。

〔梦龙评〕杨修正因锋芒太露，遭曹操忌恨，才不免于祸难，晋、宋两朝君主，常喜欢与大臣在诗词上争胜负，所以鲍照（南朝宋·东海人，字明远，工诗文）、僧虔的文章中常有低俗、累赘的语词，这都是为了避祸啊！

692. 刘显　东方朔

【原文】　梁时有沙门讼田，武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

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曰：“叱叱！先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为林，上林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

【译文】　南朝梁时有个出家人打田地官司，武帝写了一个“贞”字，官员不明白武帝之意，问遍百官也都不解。刘显（沛国人，字嗣芳）说：“贞字拆开是‘与上人’，所以田地归出家人所有。”

汉武帝常喜欢用谜语召东方朔（字曼倩，长于文辞）入宫。有一天正巧上林献枣，武帝用手杖敲击未央宫前殿的门槛，说：“叱叱，先生□□。”

东方朔入宫后，对武帝说：“可是上林献枣四十九枚？”

原来东方朔见皇“上”以杖击门，两木为“林”合为“上林”，□□为“枣”，“叱叱”是四十九。

693. 开元寺沙弥

【原文】　乾符末，有客寓广陵开元寺，不为僧所礼，题门而去。题云：“龛龙去东涯，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解，有沙弥知为谤语，是“合寺苟卒”四字。

【译文】　唐僖宗末年，有一旅人寄宿广陵开元寺，寺中僧侣对他不礼貌，于是此人在寺门上题下："龛龙去东涯，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

然后离去，众僧都不明白诗句含意，只有一位小沙弥明白这是骂人的话，原来是"合寺苟卒"四字。

694. 令狐□

【原文】　令狐□镇淮海日，尝游大明寺，见西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双钩两日全。"诸宾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见知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译文】　唐朝人令狐□（字子直，精文学）镇守淮海时，有一次到大明寺游览，见寺壁上题着："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去双钩两日全。"

同游的幕僚都不懂题字含意，有支使（官名，唐置为节度使、观察使属僚）班蒙一看，就知道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695. 丁　谓

【原文】　广州押衙崔庆成抵皇华驿，夜见美人，盖鬼也。掷书云："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庆成不解，述于丁晋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马扑儿，瓜子也；御厨饭，官食也。乃'独眠孤馆'四字。"

【译文】　广州有个叫崔庆成的押卫（官名，掌仪仗侍卫）抵达皇华驿站后，晚上碰到美丽的女鬼，女鬼丢了张字条给他，上面写着："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崔庆成看不懂，拿去请教丁谓。

丁谓解释说："川中狗就是蜀犬，合为'独'，百姓眼就是民目合为'眠'，马扑儿是瓜子合为'孤'，御厨饭就是官食，合为'馆'，是'独眠孤馆'四字。"

696. 苏　轼

【原文】　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乱荒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傍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条'为'石'字；'阿侬'乃吴言，合之为'误'字；'去家京洛'为

‘国’字；‘寇盗攻剽’为贼民。盖隐‘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译文】 北宋的王安石任宰相时，有人在相国寺壁上题诗：“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收剽。”

看过此诗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首妇人因夫出征，感伤乱世的诗句。

日后王安石免除相位，苏轼被召还京师，众官在相国寺宴请苏轼，并问他寺壁题诗含意。

苏轼说：“由〈贫女〉这句诗，就可知道作者的含意。终岁是十二月，十二月合为‘青’字，‘女带笠’合为‘安’字，‘柘落木’为‘石’字，‘阿侬’是吴地话，合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字，‘寇盗攻剽’意思是贼民，这诗是隐喻王安石的青苗法误国贼民。”

697. 李　彪

【原文】 后魏孝文尝宴群臣，举卮言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洒老妪瓮注瓶，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悟曰：“此‘习’字也！”孝文即以金钟赐彪。

【译文】 北魏孝文帝有次宴请群臣，随口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

御史中尉李彪（字道固）说：“活酒老妪瓮注瓶，屠儿割肉与称同。”

尚书左丞甄琛（字思伯）说：“吴人浮水自云工，枝儿掷袖在虚空。”

彭城王勰突然领悟说：“这是‘习’字。”孝文帝便把金钟赐给李彪。

698. 刘　□

【原文】 辛未会试，江阴袁舜臣作谜诗于灯上，云：“六经蕴籍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诸人不辨，唯刘瑊一见知之，乃“辛未状元”四字。辛未榜眼，吴县人。

【译文】 辛未年会试后，有个叫袁舜臣的人作了一首诗谜写在灯上，诗句是：“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

众人都猜不出，只有刘瑊一看便知是“辛未状元”四字〔刘瑊吴人，辛未榜眼也〕。

699. 秦观　苏轼　苏小妹

【原文】　秦少游为谜难东坡，云：“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坡公应声曰：“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缆去，来时摇橹还。”三谜皆指木马，而后二谜更胜。

【译文】　秦少游（即秦观）有次出了个谜语，想难倒东坡（即苏轼），谜为：“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

东坡立即接口：“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冯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小妹（俗称苏轼妹，嫁秦观为妻）说：“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缆去，来时摇橹还。”

这三谜语都是指木马（墨斗），但后二则谜语文意更胜一筹。

700. 拆　字

【原文】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拆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名闻九重，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持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中贵人愕然曰：“但据字言之。”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座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令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论说俱有精理，锡赉甚厚，补承信郎。缘此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其室怀娠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是日坐客甚众。石详视，谓朝士曰：“此阁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问：“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当力谋迁动，还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阁父母兄弟近身亲人，皆当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不见‘土’只见‘也’。俱是否？”曰：“诚如所言。然此皆非所问者。贱室忧怀娠过月，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旁二竖下画为十三也。”边批：或三十一，或十三，数而参之以理。石熟视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则吾官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着‘虫’为‘虵（蛇）’字，今尊阁所娠，殆蛇妖也。然

不见虫，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以药下验之，无苦也。”朝士大异其说，固请至家，以药投之，果下数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

后石拆“春”字，谓“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忤相桧，死于戍。

建炎间，术者周生善相字。车驾至杭。时虏骑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呼周生，偶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上即为“兀术”。不旬日，果传兀术南侵。当赵、秦庙谟不协，各欲引退。二公各书“退”字示之。周曰：“赵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踪迹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验。

往年有叩试事者，书“串”字。术者曰：“不特乡闱得隽，南宫亦应高捷，盖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书“串”字令观。术者曰：“君不独不与宾兴，更当疾。”询其所以，曰：“彼以无心书，故当如字；君以有心书，‘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相传文皇在燕邸时，尝微行，诣一相字者，写“帛”字令看，其人即跪拜，称“死罪！”王惊问故。对曰：“‘皇’头‘帝’脚，必非常人也！”后有人亦书“帛”字，其人曰：“是为‘白巾’，君必遭丧！”

【译文】　谢石字润夫，成都人。宋徽宗宣和年来到京师后，就以测字言人祸福为生。想算命的人只要随意写一字，谢石能就根据所写的字，算出福祸，灵验无比，因此名震京师。

有一次徽宗写一“朝”字命内臣送去请谢石卜算，谢石凝视内臣说：“这字非先生所写。”

内臣惊问原因，谢石解释说：“朝字拆开是十月十日，若不是此月此日所生的天子，谁会写呢？”

在场的客人都惊异不已，内臣立刻回宫禀奏。

第二天，徽宗召谢石至后苑，要大臣们及宫妃以字测运，谢石一一解说。皇帝不但赐予丰厚的赏赐，另封谢石补承信郎的官职，从此声名更盛，门庭若市。

有一官员，其妻已过产期，仍不见胎儿有出生迹象，于是写一“也”字，要官员拿去测。

当天客人满座，谢石仔细端详官员，说道：“这字是夫人所写。”

问其原因，谢石答：“焉、哉、乎、也都是语助词，所以知是夫人所写。”

又问：“您年三十一岁？”

答：“是。”

“因‘也’上为三十下为一。”

问：“下官寄居此地，想能有调动，只是不知能否如愿。”

谢石答：“正想为官人说明，‘也’字，有水成池，有马为驰，现在池远故无水，陆驰则无马，怎能调动？又府上父母兄弟及亲人都已过世，因‘也’字有人则为‘他’，现只见也不见人，另外府上家用窘困，因也有土为地，现不见土只见也，这件事都说对了吗？”

官员说：“的确如此，但是这都不是我要问的，贱内的产期已过，她非常担心，所以前来一问。”

谢石说：“夫人一定要怀足十三个月〔或三十一或十三数而参之以理〕，因‘也’字有‘十’，二旁二竖下有一画为十三。”

接着又凝视官员说：“有一件事我觉得奇怪，本不想说，但因和您所问之事有关，能否容我直言？”

官员请谢石明说。

谢石说：“也字加虫为蛇字，夫人所怀怕是蛇虺，但幸好不见虫，所以不能害人，谢某略懂医术，可代为配药，以验证所言不假。”

官员虽对谢石的说法感到疑惑，仍请谢石至家，夫人吃下所配药后，果然产下数百条小蛇，人们更加敬重他。但一直不知谢石用什么法术。

〔梦龙评〕日后谢石因测“春”字，以秦头重压得日头无光，得罪宰相秦桧而死。

南宋高宗时有位周姓术士，善于测字，当时因金人常犯边境，人心惶惶。高宗正驾幸杭州，于是写一“杭”字。

周术士说：“怕不久会有战事发生。”

因“杭”字如果将右边一点，点在木上就可拆成“兀朮”二字，不到十天，果然传来兀朮南侵的警报。

秦桧、赵鼎二人在朝廷常因意见不合而时有争执，因此二人都萌生退意，一天，秦、赵二人各写了一个“退”字请周术士测，周说：“赵必去；秦必留。日者代表君，赵鼎写‘退’字，人离日远；秦桧写‘退’字，人紧附日下，因此秦桧必不能如愿。”

不久果然应验。

某年，有位赴京参加考试的书生写了一个“串”字请相士测。相士说：“先生不仅可中乡试，也能官居高位。”

在旁一位书生听了，也写下一“串”字，相士说：“你不仅不能参加宾兴（地方设宴款待应考者），恐怕还会生场大病。”

问相士原因，相士说：“旁人无心写‘串’，所以是‘二中’；你有心写

‘串’，‘串’下加‘心’成‘患’字。”

果真如此。

相传明成祖朱隶仍为燕王时，有一次单独出巡，来到一测字摊前随意写了一个“帛”字，相士一见立即跪地连称死罪，朱隶问他原因，相士答：“皇头帝脚，必定不是普通百姓。”

后来有人也故意写“帛”字，相士却说：“‘帛’为白巾，你家中必会遭丧。”

701. 苏黄迁谪

【原文】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字与“瞻”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谐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盖棺之义，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归，至毗陵而卒。子由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没于宜。

【译文】 章子厚（即章惇）曾嘲讽苏子瞻（即苏轼）因瞻与儋字相近，所以谪贬儋州；而苏子由（苏辙）因雷下有田，所以谪贬雷州；黄鲁直（即黄庭坚）因直与宜字相近，所以谪贬宜州。

当时有位相士说：“儋字从人部，子瞻还能有返京之日吗？而‘雷’字是雨在田上，代表承天恩泽，所以子由日后当有变动。至于‘宜’字有盖棺的含意，鲁直可能回不来了。”

后来，子瞻在回京途中死于毗陵，子由归隐颍水，十多年后才逝世，而鲁直死在宜州。

702. 子　犯

【原文】 城濮之役，晋文公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译文】 春秋时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曾梦到与楚王打斗，被楚王压在身下，并且正吸食自己的脑浆。

文公非常害怕，以为是不祥之兆。子犯（春秋晋人孤偃之字）说：“这梦是大吉的征兆，您向着天，而楚王则趴伏着，意思是楚王伏罪，而脑是柔物，更意味着晋国能柔服楚国。”

703. 刘伯温

【原文】 高祖方欲刑人，刘伯温适入，亟语之梦：“以头有血而土傅之，不

祥，欲以应之。”公曰：“头上血，‘众’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上为停三日待之，而海宁降。

【译文】 明太祖有一天梦见自己满脸泥土，并且流血不止，认为不是吉兆，想杀死刑犯以应验梦中血兆。

碰巧刘伯温（即刘基，通经史，尤精天文）入宫，刘伯温说：“头上有血是‘众’（□）字，有泥土表示得土地，能得众心再得土地，在三天内必有好消息传来。”

三天后，盘据海宁的张士诚果然投降。

704. 董伽罗

【原文】 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为杨氏所忌，逃之，剖野核桃，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当以是日举义。”遂借兵东方。及河，欲渡，思平夜梦人斩其首，又梦玉瓶耳缺，又梦镜破，惧不敢进兵。军师董伽罗曰：“三梦皆吉兆也！公为大夫，‘夫’去首为‘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为‘王’。镜中有影，如人相敌；镜破影灭，无对矣。”思平乃决，遂逐杨氏而有其国，改蒙曰大理。

《小说》载：秦王梦日落、山崩、海干、花谢。群臣莫能解者。甘罗年十二，进曰：“日落帝星现，山崩地太平，海干龙献宝，花谢子收成。”事虽不经，亦云善对。

【译文】 五代时，连海节度使段思平（后晋人，曾自立为帝，国号大理）为杨乾真所忌恨，于是亡命天涯。

段思平在逃亡时，曾捡到一枚核桃，核仁中刻有“青昔”二字，段思平反复思考，认为“青”字拆开是十二月，“昔”字拆开是二十一日，天意要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兵征讨杨千真。于是向东方借兵。

渡河前一晚，段思平先是梦到有人砍他头，既而梦到玉瓶缺了一耳，又梦到镜子破了，不由得心惊，不敢草率渡河。

有位叫董伽罗的军官对段思平说：“这三梦都是大吉的征兆，段公为‘大夫’，‘夫’去头就是‘天’，是天子的征兆；‘玉’瓶去一耳就是‘王’。镜子中有影就好像与人为敌，而镜子突然碎裂，影像不见，就表示不会再有敌人了，所以伐杨一定成功。”

段思平一听决定渡河，果真将杨乾真逐走，占有他的领土，改国号为大理。

〔梦龙评〕《小说》记载：秦王有一次梦到太阳陨落，高山崩裂，海水枯干，百花凋零，群臣都无法解释梦境的涵意。甘罗（战国秦人，十二岁随秦相吕不韦出使赵国，赵王割五城献秦，封上卿）这时才十二岁，随口就说：“日落帝星现，山崩地太平。海干龙献宝，花谢子收成。”

日后虽未应验，但小小年纪能出口成章，也难能可贵了。

705. 河水干

【原文】 宋王有疾，夜梦河水干，忧形于色，以为君者，龙也；河无水，龙失其居，不祥。值宰辅问疾，以此询之。或曰："河无水，乃'可'字。陛下之疾当可矣。"帝欣然，未几疾愈。

【译文】 有一次宋王生病，夜晚梦到河水枯干，醒后想到：君王是龙，河无水，龙如何活？认为是不吉的征兆，恐怕病难痊愈，因此愁容满面，正巧宰相前来探病，问明原因后说道："河无水，就是'可'字，恭喜陛下龙体即可康复。"

宋王听了宰相的解释非常高兴，不久果然病愈。

706. 成天子

【原文】 北齐文宣将受禅，梦人以笔点额。王昙哲贺曰："'王'上加点，乃'主'字，位当进矣！"吴祚《国统志》载熊循占吴大帝之梦同此。

随文帝未贵时，尝夜泊江中，梦无左手，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

唐太宗与刘文静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曰："公得天下矣！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

【译文】 北齐文宣帝高洋曾梦到有人用毛笔在他额头上点了一笔，王昙哲听说后立即恭贺，说道："王上加点就是'主'，我'王'定可成为天下之'主'。"

隋文帝还没有成为天子前，有一次夜宿江边，在梦中见到自己缺了只左手，醒后心情非常不好。上岸后来到一草庵，庵中有一老和尚，道行极高。文帝请老和尚解梦。

和尚立即起身贺道："少了左手就是'独拳'，先生一定能成为天子。"

文帝登帝位后，曾下令重新整修庵堂，并赐名"吉祥寺"。

唐太宗与刘文靖在起事前，高祖李渊曾梦到自己翻落床下，蛆虫不但覆满全身，还不断啃食自己的肉；太宗觉得恶心不已，认为大不吉祥。于是前往安乐寺请教智满禅师。

大师说："先生定能得天下，床下代表陛下，群蛆啃食先生，表示天下众生全仰先生一人而活。"

后高祖李渊果真建立大唐。

707. 先进场

【原文】 昔一士子将赴试，梦先进场，觉而语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忆《鲁论》‘先进第十一’乎？”后果名在十一。

【译文】 从前，有一位即将进京参加考试的书生，梦到自己最先进入试场，醒来后，很高兴的对妻子说：“这是好兆头，今年我一定高中状元。”

其妻说：“恐怕未必，难道夫君忘了《鲁论》中《先进》是第十一章吗？”

放榜后，这位书生果然名列十一。

708. 曹良史

【原文】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撇，以为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撇，为‘第’也。’”寻唱策，果如梦焉。

【译文】 南宋时，河东人裴元质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放榜的前夕非常心情紧张。夜晚梦到有一只狗从洞中窜出，自己拿着弓箭射狗，不料箭却撇开了，认为这是落榜的征兆。

曹良史知道后，便安慰他说：“前次我参加考试，放榜前也做过相同的梦，又梦到神明为我解梦：‘狗’（苟）像第字的头，‘弓’是第字身，‘箭’代表第字中间那一竖，而‘断箭撇’就是第字那一撇，这是高中的吉兆。”

第二天放榜，裴元质果然高中。

709. 占状元

【原文】 孙龙光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己居众材之上。”

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着屐，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于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

【译文】 孙龙光中状元的前一年，曾梦见自己来回走在数百根木头上。请来李处士（学问高但没有做官的人）替他圆梦，处士说：“恭喜先生！你走在众材之上，来年一定是状元。”

郭俊参加举人考试，曾梦到一位老和尚穿着木屐，在床上来来回回的走动，

醒后觉得怪怪的，于是请人解梦。

那人说："老僧代表高位，穿着木屐在床上走动代表屐（技）高，先生一定能名列前茅。"

等到放榜，郭俊果然高中状元。

710. 剃髭　剃发

【原文】　宋李迪美须髯，御试日，梦剃削俱尽。占者曰："剃者，替也。解元是刘滋，今替滋矣！"果状元及第。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善占梦，确召而诘之。此士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杜为相矣！"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确大拜。

【译文】　宋朝人李迪蓄有一把漂亮的胡须，殿试那天梦到胡须全被人剃光了。占梦人说："剃者，替也，今年解元是刘滋（留髭），先生一定能替刘滋之位成为新科状元。"

果然应验。

唐朝时曹确为判度支（官名，掌贡赋租税），拜相的呼声甚高，一日，梦到自己剃发为僧，心情很恶劣，请相士解梦，相士说："贺喜侍郎官，不久必登相位。出家人一定要行剃度礼，'度''杜'二字同音，侍郎一定会代杜审权的相位。"

果然杜审权奉命镇守江西，曹确登宰相位。

711. 舌生毛

【原文】　马亮知江陵府，任满当代，梦舌上生毛。僧占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当在任。"果然。

【译文】　宋朝人马亮（字叔明）为江陵知府，官期届满，按往例应调他职。夜里梦见自己舌头长满毛发，感到非常困惑，请来一位和尚解梦。

和尚说："舌上长毛剃（替）不得，知府一定会再留任。"

果真如此。

712. 季　毅

【原文】　王濬梦悬三刀于梁上，须臾又益一刀。季毅曰："三刀为州，又益者，明府其临益州乎？"果迁益州刺史。

【译文】　晋朝时，王浚有一次梦到梁柱上悬着三把刀，一会儿后又添了一

把。

季毅知道后，就说："合三刀就是一个'州'字，又加一刀，'加'的意思就是'益'，看来你要出使益州。"

后来王浚果被任命为益州刺史。

713. 郭乔卿

【原文】 后汉蔡茂家居，梦取得一束禾，又复失之。郭乔卿曰："禾失为秩，君必膺禄秩矣！"旬日内征为司徒。

【译文】 后汉人蔡茂（字子礼）因病辞官在家时，曾梦到自己拿到一把稻禾，一会儿稻禾不见了。

蔡茂将此事告诉郭乔卿，郭乔卿说："禾加失就是'秩'，恭喜你要再享朝廷奉禄。"

十天后果然接获诏命为司徒。

714. 李仙药

【原文】 给事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译文】 陈安平的儿子赴京参加考试，与同乡李仙药同睡一榻，夜晚梦到有人在十一月的大冷天养蚕，就把梦中所见告诉李仙药。

李仙药说："十一月养蚕，所吐的丝就是冬丝，'冬丝'音同'东司'，你一定会被分发到东司。"

后果然被派至吏部。

李瞿昙（李勋）官期届满，夜梦一条大母猪，请教李仙药，李说："母猪是豕子之王，你一定会是屯主（屯田官）。"

不久果然应验。

715. 杨廷式

【原文】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寐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言，得赤坞场官也。"果如其言。

【译文】 伪吴人（张士诚国号吴，明人称伪吴）毛贞辅以县令派往广陵，

一日梦到把太阳吞下肚，醒来后还隐隐感到腹部有一股热气，于是请教杨廷式。

杨廷式说："这梦的格局太大，不是你能承担，以我看你的命格，顶多只能当个驿丞。"

日后证明所言不假。

716. 索　□

【原文】　晋索充梦舅脱去上衣。索□占曰："'舅'字去其上，乃'男'字也，当生男。"又，张邈尝奉使，梦狼啖一脚。索□曰："'脚'肉被啖，为'却'字，子必不行。"后二占俱验。又，宋捅梦内有人著赤衣，捅把两杖极打之。□曰："'内'有人，'肉'字。朱衣赤色，乃干肉也。两杖箸象，极打之，必饱食。"亦验。

【译文】　晋朝人普索充夜梦有一俘虏突然在自己面前脱掉上衣，便请教索□。索□说："虏（虜）去'上'衣就是'男'字，夫人一定为你生个儿子。"

另外，有个叫张邈常的人奉命出使，梦到自己被野狼咬断一条腿。索□说："脚去'肉'就成'却'，先生一定无法成行。"

日后这两件事都应验。

又有个叫宋捅的人，梦到自己拿着两根棍子，追打屋内一位穿红衣的人。

索□说："屋'内'有人是'肉'；'红'衣是'赤'，这象征'肉干'，两根棍子代表筷子，看来有人要作东请你客了。"

果然也立即应验了。

717. 周　宣

【原文】　魏周宣善占梦。有人梦刍狗，询之，宣曰："当得美食。"已验矣，其人复往，谬曰："吾夜来复梦刍狗。"宣曰："宜防倾蹶！"未几因堕车损足。其人怪之，复谬曰："夜来又梦刍狗。"宣曰："慎防失火！"俄而家中火起。乃诣宣问曰："吾梦刍狗，三占不同，而皆验，何也？"宣曰："刍狗，祭物，故始梦当得食；祭讫则车轹之矣，故堕车伤足也；既经车轹，必且入樵爨，故虞失火。"其人曰："吾前实梦，后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汝意既动，与真梦同，是以占之皆验。"

【译文】　魏人周宣善于解梦，有人梦见刍狗（结草扎成狗的形状，祭祀用）请他解梦。

周宣说："这是有人要请你吃饭的兆头。"

不久，那人又对周宣说梦到刍狗。周宣说："驾车时要小心。"那人果真从

车上摔下，断了一条腿。

隔了一阵子，那人又说梦到刍狗，周宣说："这次你要小心家中失火。"几天后，那人又去找周宣，说道："我前后三次告诉你梦到刍狗，三次答案都不一样，但三次都应验，这是什么道理？"

周宣说："刍狗是祭品，所以第一次梦到时会有人请你吃饭；祭礼完毕刍狗就会被车子辗过，所以你会摔断一条腿；被车子辗过的刍狗，接着就是遭到火焚的命运，所以你家会失火。"

那人说："可是除了第一次我是真的梦到刍狗外，其余两次都是骗你的。"

周宣说："吉凶产生在意念中，你意念已动，就和真梦一样真实，所以三次都会应验。"

718. 顾　琮

【原文】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谓下详之甚，愈惧，形于颜色。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琮后至宰相。

【译文】　唐朝人顾琮当补阙时（下级的谏官），有一次因罪下诏入狱，罪当斩首。顾琮非常忧愁，坐在牢房中闭目假睡，恍惚中好像梦到他母亲的下体，顾琮认为不祥而且不敬，更加长吁短叹。

狱中有个会解梦的狱友得知后，贺道："你或许能被免罪，太夫人下体是你出生之路，再见'生路'，怎不是大吉的征兆呢？"

第二天门下侍郎薛稷（字嗣通，善写文章，书法更是名满天下）上奏，以为处斩顾琮是不当的，顾琮竟因此而无罪释放，后来更官拜宰相。

719. 苻　坚

【原文】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

【译文】　苻坚（晋时前秦王，在十六国中最强盛，曾与谢玄战于淝水，后被姚苌缢杀于新平佛寺）想率兵渡河攻晋，梦到满城的青菜，又梦到东南方地层陷落。

命人占梦，相士说："菜多就很难掌握调味的酱（难为'酱'和将同音）；至于东南方下陷，恐怕是江左的晋国不平，也就是难以讨平的意思。"

720. 张　猷

【原文】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是坐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一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乃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得敕，令湜自尽。

【译文】　唐玄宗时，右丞卢藏用（字子潜，武则天时官尚书右丞，玄宗时流放□州，迁黔州长史）、中书令崔湜（字澄澜，武则天时官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时以谋逆罪赐死）以连坐太平公主的谋逆罪被流放岭南。行到荆州，崔湜梦到自己坐在讲台下一面照镜，一面听法师讲道。

请张猷占梦，张猷对卢右丞说：“这梦对崔公而言大为不祥，台下听人讲道，表示听命于上；‘镜’字是金（金、今同音）旁加竟，难道是性命竟于今日吗？”

不久，皇帝诏命到，命崔□自尽。

721. 韩　众

【原文】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嘱。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众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

【译文】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乡子弟来京城参加选官，拜访卫中行，请他大力帮忙，卫中行欣然答应。公布选官名单前，这名同乡子弟梦到自己骑骡渡河，不小心摔落河中，爬上岸后却发现鞋子并没有湿。

这名子弟因和秘书郎韩众是旧识，就去拜访他，二人把酒言欢，几杯下肚后，韩众开玩笑的说：“根据你所作的梦，今年选官可能不顺，脚不沾水，表示有负‘足下’，卫中行恐怕不会实践对你的承诺。”

榜单公布后，这名乡人子弟果然未中选。

722. 王　戎

【原文】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椹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椹，桑子。”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

梦椹代丧，明用甚雅。

【译文】　王戎梦到自己随手把别人所送的七枚桑椹放在衣襟里。醒后，一再想到梦中的七枚桑椹，就请人占梦，那人说：“椹（慎）桑（良）子。”

不久，家族中传来男女七人的丧讯。

〔梦龙评〕梦见桑即有丧，是文雅又明白的说法。

723. 曾　进

【原文】　江西曾迥当大比之秋，梦抱一小儿，忽见此儿右边又生一耳。少顷，见此儿无两手。以为不祥，语其兄进。进曰："又添一耳，'耳'与'又'乃'取'字。小儿，子也，子无两手，乃'了'字。尔已取了！"已而果然。

【译文】　江西人曾进，大考之年，梦到自己抱着婴儿，突然见到婴儿的右耳旁又生出一只耳朵；一会儿婴儿的两只手突然不见了。曾进担心梦境不祥，就告诉哥哥。

曾兄说："婴儿'又'生一'耳'，'耳'加'又'是'取'字；婴儿是小'子'，'子'去两手就是'了'；表示你已'取了'。"

果真如此。

724. 李　锜

【原文】　韩皋素与李锜不协。锜一日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皋果移镇浙右。

【译文】　韩皋一向和李锜在朝廷上互不相让。一日李锜梦到万岁楼上挂着冰柱，于是自行解梦："冰代表寒；楼代表高，难道韩皋将要取代我的官职？"

日后韩皋果然镇守浙西。

725. 赵辅和　郭璞

【原文】　有人父官刺史，得书云"有疾"。是人诣赵辅和馆，别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甚吉。"是人出后，辅和语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则父已入土矣，岂得言吉？"果凶问至。顾士群母病，筮得"归妹"之"随"，或以为"男女有家"之卦，必无恙。郭璞曰："'归妹'，女之终也，兑主秋，至立秋日终矣。"果然。

【译文】　有人接获家书，得知官拜刺史的父亲罹患重病，于是派人到赵辅和所住的别馆请相士占卜。卜得泰卦，相士说："这是大吉之卦，令尊定能病愈。"

这人道谢离去后，赵辅和对相士说："泰卦是乾下坤上，乾代表父亲，这分明是他父亲已入土了，怎能说是吉卦呢？"

不久果然传来丧讯。

顾士群的母亲生病，卜得归妹的随卦，以为是男女成婚的吉卦（按：归妹即是嫁女），母亲病体一定能康复。

郭璞说：“归妹虽是吉卦，但若是卜妇人生死，出现此卦就是死亡。再说归妹卦象是兑下震上，兑主秋；令堂大限恐在立秋。”

日后果然应验。

726. 占兄弟　占子

【原文】　成化甲午，江西乡试。揭晓之期，泰和尹公值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内离外坤，三爻五爻发，三爻皆兄弟。占者以书云“兄弟雷同，难上榜”，嗫嚅不敢对。公曰：“三为白虎，五为青龙，龙虎榜动，有中之兆。兄弟发者，以兄问弟，弟当动而来矣。”不数日，喜报果至。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当头克子孙”凶象，而子孙爻又不上卦。占者断其必死。父泣而归，途遇一友，问得其故。友曰：“父母当头克子孙，使子孙上卦，则受克矣。今之生机，全在不上卦。譬如父持大杖欲击子，不相值则已耳。郎君必无恙！”未几果愈。

【译文】　明宪宗成化甲午年江西举行会试，即将放榜，尹直占卜问其弟能否题名金榜，卜得明夷卦（坤上离下，卦象表示贤者不遇，忧谗畏讥），相书上有云：“兄弟雷同难上榜。”因此相士不敢直言。

尹公也略懂卦象，说道：“明夷卦象中有三爻，五爻，三爻代表白虎，五爻代表青龙，龙虎在榜是中榜的兆头，日内必有喜讯。”

不久果然有人前来报喜。

有父亲因儿子生病，前去卜卦，卜得父母当头克子孙的凶卦。而卦象中也不见子孙卦，相士断言其子必死。

这位父亲听了，只有伤心的回家，途中巧遇一位懂得《易经》的友人，友人说：“父母当头克子孙，若子孙在卦上就一定被克，今天生机就全因子孙不在卦上，就好像父亲拿着木棍要打孩子，若孩子不在跟前，就打不到了，所以令郎一定会痊愈。”

不久果然康复。

第七部　语智

语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非语也，语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穷，期期者有庸，丈夫者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异焉。两舌相战，理者必伸；两理相质，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师，仲连以之高，庄生以之旷达，仪、衍以之富贵，端木子以之列于四科，孟氏以之承三圣。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单说而或强于十万师，片纸书而或贤于十部从事，口舌之权顾不重与？“谈言微中，足以解纷”；“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智泽于内，言溢于外。《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谓也。

【译文】　智慧不等同于言语，见似聪明机巧的言语绝对不等于智慧。喋喋不休的人一定没好结果，反倒是一些看似讷讷不能言的人能成功。从这里来看，智慧的人，又何必需要机巧的语言能力？

然而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两方不同的言论激辩，通常是有理的一方获胜；而两种不同的道理冲突，也往往是有能力充份说明的一方得着采行。

历史上，张良以言论而成为王者师，鲁仲连以言论而名高楚汉之际。所以，言论的力量可以高于九鼎，可以强过十万军队；精微的言论，可以解开纷杂的困境，言论的施行，可以让智慧广为传扬。

这么来说，又怎么可以不重言语呢？

而言语真正的基础，还是在于智慧，内心有充溢的智慧，自然会生出智慧的言语来。《诗经》有云：“因为有这样的本质，所以表象来看是这么回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十九、辩才无碍

【原文】　侨童有辞，郑国赖焉；聊城一矢，名高鲁连；排难解纷，辩哉仙仙；百尔君子，毋易繇言。集“辩才”。

【译文】 子产以口舌折服晋楚，使郑国免祸数十年；鲁仲连以一封绑在箭上的信，说服燕军退兵。历史上有无数危难，都在智者的辩才下消于无形。

727. 子 贡

【原文】 吴征会于诸侯。卫侯后至，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侯，是堕党而崇仇也。"嚭说乃舍卫君。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孔子许之。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边批：正是辩端。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而交日疏于王。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扶泗上诸侯，诛暴齐而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惠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

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勾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面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吴与齐将战，彼战而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旨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译文】 吴王发帖邀约诸侯，卫侯到得最晚。太宰伯嚭（春秋楚人，吴王夫差败越，句践派文种求和，越后灭吴，以嚭不忠诛杀）派吴兵包围卫侯所住的行馆。

子贡得知此事，就对伯嚭说：“卫侯赴约前一定和众臣商议过，众臣中也一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分歧，所以卫侯才到得晚。赞成卫侯前来的大臣是您的朋友；持反对意见的就是您的敌人，今天您派兵包围卫侯行馆，这是背弃朋友、助长敌人声势的做法。”

伯嚭听了子贡这番话，就下令撤离包围卫侯行馆的人马。

田常（春秋齐人，即陈恒，汉避孝文帝讳改恒为常）有篡国之心，但顾忌高国、鲍晏等齐国的大臣，所以改变心意讨伐鲁国。

孔子正在鲁国，听说田常将率兵伐鲁，对门下弟子说："鲁国是我的母国，现在情势危急，你们怎不想办法挽救鲁国呢？"

子张（姓颛孙，名师）、子石（即公孙龙）都自愿为说客，但孔子只答应子贡的请求。

子贡向孔子辞行后，便直接到齐国求见田常。

子贡对田常说："齐国出兵攻鲁，我以为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鲁国是个难以征服的国家。鲁国城墙低，城壁薄，国土狭小，君王懦弱，大臣愚昧，百姓又厌恶战争，所以我说难以征服，相国不如伐吴。吴国城墙高、城壁厚，国土辽阔，兵精甲利，战将如云，这才容易征讨。"

田常一听，大为生气，说："您说的困难，是一般人说的容易〔正是辩说的开端〕；您说的容易，却是一般人说的困难，为什么对我说这么荒谬的话呢？"

子贡说："我听说'国家内部有问题，要选择强国来攻击；相反的，国家外部有问题，则选择弱国来攻击。'打败鲁国，造成齐国疆域的扩张，只会使齐王骄傲，朝臣骄宠，功劳不在相国您个人身上，于是您在齐王心中的份量就减弱了，这完全是您出兵的不当，造成齐王高傲，大臣权重，您想要进一步成就什么大事，就困难了；更严重的是，您上与君王疏远，下与群臣争权，就连原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所以我说不如出兵攻吴。伐吴不胜，齐国的兵力折损于战场，对您有威胁的大臣武将也消减一空。到时候，有能力掌握整个齐国的只有相国您一人了。"

田常脸色这才和缓下来，点头说道："先生的分析虽有理，但我军已经开到鲁国边境，如果忽然命令军队伐吴，大臣们会起疑心。先生看该怎么办呢？"

子贡说："相国先想办法拖住军队，我立即前往吴国，说服吴王为救鲁而伐齐，相国再出兵迎敌，这么一来，再聪明的大臣也不会怀疑相国的用心。"

田常一口答应。

子贡辞别田常后，立即连夜赶往吴国，对吴王夫差说："臣听说真正的王者不会灭绝别人的世族；真正的霸主没有可畏惧的敌人。千钧虽重，但是加一铢就可动摇，今天强齐伐弱鲁，摆明了和吴国争夺霸权，对王而言是一大威胁，大王为何不伐齐以救鲁？救鲁能彰显大王救绝存亡的仁名，伐齐能得到大利，泗水一带的各个小国可因此划入吴国手中。既击破有争霸实力的强齐，又可让强大的晋国望风臣服，还有什么比这个对吴国更有利的呢？再说大王以救鲁为名

出兵，其实是为了击破齐国，有这个名义和机会，各国诸侯再聪明也无法怀疑大王您出兵的正当性。”

吴王说：“好计！但本王曾败越于会稽，多年来句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为除后患，待本王伐越后再救鲁。”

子贡说：“不可，越的实力好比鲁国，而吴和齐则是实力差不多的一级强国，等大王您击破越国，齐国也早已拿下鲁国了。再说大王是以存亡继绝的名义出兵伐齐，现在先讨伐小小的越国，会被看成吴国是惧怕齐国的强大，这不是大勇的表现。真正的勇者不怕困难；真正的仁者不怕一时的困顿；真正的智者不会错失良机。今天不灭越国，是对诸侯显示大王的仁德，为救鲁而伐齐，必能使晋国感受吴国国力的强大，其他诸侯也必会因吴国的强大而臣服，那么大王的霸业就来临了。如果大王实在放心不下，我愿为大王跑一趟越国，要越王出兵随大王伐齐，这样越国境内就无兵可用，大王也不用担心句践会乘机谋反。”

吴王大悦。

子贡离开吴国后，立即前往越国。越王句践听说子贡要来，立即令人清扫道路，并在三十里外亲迎子贡，奉为上宾。

越王说：“越国地处偏僻，怎敢烦劳先生亲自前来？”

子贡说：“我来之前，曾想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但吴王想出兵却担心越国趁机攻击吴国，坚持要灭越才肯伐齐，如此，越国灭亡便在旦夕之间。我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报仇之心，却表现得让人怀疑，这是愚笨的；如果真有雪耻之心却让人识破，这是失败的；还没有行动就让人预测到，这是危险的。这三点都是成就大事的兵家大忌。”

句践赶忙跪下来向子贡求道：“孤曾不自量力和吴战于会稽，当年战败的惨状痛入骨髓，孤日夜寝食难忘、苦心焦思，就算与吴王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

子贡说：“吴王好大喜功，群臣早就难以忍受，再加上吴国因连年争战，军士疲敝，百姓更是怨声载道。太宰伯嚭一味讨好吴王，以满足自己私欲，这已是亡国的征兆，现在只要大王肯发兵随吴王伐齐，迎合吴王称霸的野心，以宝器赠予吴王，以卑词尊奉吴王，那么吴王一定出兵伐齐。若吴王伐齐失败，就是大王雪耻之日；若伐齐成功，吴王一定乘胜伐晋，我将晋见晋君，请晋君伐吴，吴国以精锐部队伐齐后再战强晋，一定元气大伤，这时大王就能乘机攻吴，洗雪会稽之耻。”

越王再次道谢，并赠子贡黄金百镒、宝剑一把、良矛二支，子贡坚持不接受。

离开越国后，子贡又来到吴国，对吴王说：“臣把大王的话转告句践，句践

惶恐万分，说：‘我句践年少时不得父母教诲，自不量力，得罪于吴国，在会稽挑起战争，军队覆亡，身为囚虏，国家更险些灭亡，只因吴王仁德的恩赐，才能保有祖先的宗庙和国家，对于吴王的恩德，至死不敢遗忘，怎么还有什么不当的报复之心呢？”

五天后，越王派大夫文种（春秋人，字会，辅句践灭吴）至吴，文种跪拜吴王说：“东海践臣句践的使者文种特地前来拜见大王，句践听说大王为伸张正义救鲁伐齐，特派下臣文种奉上先人所收藏的盔甲二十副，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为大王壮军威，另精选国内士兵三千人，恳请准许贱臣句践披甲带剑，率军随大王出征，为大王先锋率先杀敌。”

吴王听了非常高兴，将句践愿意随军出征的事告知子贡。子贡说：“不可，王已让越国全部士兵随军出征，如果再答应越王的请求，就有些过份了，不如辞谢越王。”

吴王依子贡所言。

吴王出兵伐齐后，子贡又赶往晋国，对晋君说：“臣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吴伐齐，若齐王获胜；句践一定会乘机洗雪会稽之耻；若吴获胜，一定趁势加兵晋国。”

晋君大惊，问子贡：“那怎么办才好？”

子贡说：“你应该立刻召集军队，以逸待劳来应付强敌。”

子贡回到鲁国后，吴王与齐兵战于艾陵，大破齐军，生擒齐将七名，果然没有返吴的打算，想乘胜攻晋，与晋军相遇于黄池，晋人大败吴军。越王听说吴王惨败，立即出兵偷袭吴国，在离吴都七里的地方扎营。吴王听说句践发兵攻吴，立即下令班师回朝，与越王战于五湖，三战皆败，于是句践围吴王宫，杀夫差及伯嚭，终于洗雪会稽之耻，句践在灭吴三年后，完成称霸诸侯的心愿。

子贡靠一张嘴，存鲁、乱齐、灭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间五国的情势皆起了剧烈的变动。

〔梦龙评〕子贡穿梭游说五国君王间，真可称得上是纵横家的开山祖师，完全没有一丝圣人仁义的门风。

728. 鲁仲连

【原文】 秦围赵邯郸，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欲与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适在赵，闻之，见平原君胜。胜为介绍，而见之于辛垣衍。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

鲁连曰："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肆然而为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若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奈何？"鲁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至，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斩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鲁连曰："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边批：激之。辛垣衍曰："然。"鲁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边批：重激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噫！亦太甚矣！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并脯鄂侯。文王闻而叹息，拘于羑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齐湣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避舍，纳管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钥，不果纳。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能事养，死则不得饭含，边批：为齐强横故。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胜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未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吾乃今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矣！"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苏轼曰："仲连辩过仪、秦，气凌髡、衍，排难解纷，功成而逃赏，实战国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连挫帝秦之说，而秦将为之却军，此《淮南》之所谓'庙战'也！"

【译文】 秦兵围攻赵都邯郸，诸侯都不愿意出兵救赵。魏王派客将辛垣衍（复姓辛垣，《资治通鉴》作新垣衍）由小道入邯郸城，想与赵王约好共尊秦王为帝。

鲁仲连（战国齐人，好策划，为人正直，操守高）当时正好在赵国，听说魏国想游说赵王尊秦王为帝，就去见平原君（战国赵武灵王儿子，名胜，对于平原，故号平原君），平原君就介绍鲁仲连与辛垣衍两人见面。

鲁仲连见了辛垣衍，竟一言不发。辛垣衍说："我本以为凡是住在邯郸的人，都是为有求于平原君而来。但我仔细观察先生的举动，并非有求于平原君，真不知道先生为什么待在城内久住不走？"

鲁仲连说："秦国是个背弃礼义，只知崇尚斩首的战功，用权术操纵士大夫，把百姓当奴隶般使唤的国家，秦王果真称帝，那我宁可投东海而死，因为我不忍心作秦王的顺民。今天我来见将军，目的就是想对赵国有所帮助。"

辛垣衍说："请问先生要怎样帮赵国呢？"

鲁仲连说："我准备再说服魏、燕两国援赵，而齐、楚两国已经答应了。"

辛垣衍说："燕国的动向我不清楚；至于魏，我是魏国人，不知先生要如何使魏援赵？"

鲁仲连说："这是因为魏国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害处，假使能明了其中的害处，魏王一定会发兵救赵。"

辛垣衍说："秦王称帝的害处在哪里呢？"

鲁仲连说："以前齐威王推行仁政，率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当时的周朝既穷又弱，天下诸侯都不肯朝贡，只有齐国肯称臣进贡。但过了一年多，周威烈王驾崩，诸侯都前去吊丧，可是齐国却最后到达。周朝大怒，派使臣警告齐王说：'天子驾崩，新即位的天子服丧，而东藩之臣齐国的田婴竟迟来奔丧，依法当处斩。'齐威王一听，生气的说：'呸！周王只不过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奴才！'整个事件成了个大笑话。齐国在周天子生前去朝拜他，死后却如此咒骂他，实在是因为做不到周天子所要求的诸侯义务。对真正的天子尚且如此，你以为把秦奉为天子不会发生类似的笑话吗〔激他〕？"

辛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见过仆人吗？十个人服侍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因为力气和智慧不如主人，而是出于畏惧。"

鲁仲连说："那么魏国和秦国的关系，就如同主、仆吗〔激他〕？"

辛垣衍说："是的。"

鲁仲连说："好！我要叫秦王杀魏王，把魏王剁成肉酱〔再激他〕！"

辛垣衍很不高兴，说："先生也未免太夸大了，你又怎能叫秦王杀魏王呢？"

鲁仲连说："我当然做得到，请将军听我解释，古时鬼侯（《史记》作九侯）、鄂侯、文王，是殷纣王的三公。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于是献给纣王，可是纣王却不喜欢她，结果纣王就把鬼侯杀了，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件事向纣

王谏言、辩论，结果纣王又把鄂侯杀死，晒成肉干。文王听说这两件惨事以后，忍不住长叹一声，结果竟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仓库里，准备一百天后就杀他。这不就正是有拥护人为帝王，结果反倒被杀死、晒成肉干、剁成肉酱的事吗？

“齐闵王要去鲁国时，夷维子负责驾车，他对鲁国人说：‘你们要如何接待我的国君呢？’鲁人说：‘我们准备用十头牛款待你们国君。’夷维子说：‘我们国君是天子，天子到各地巡行狩猎时，诸侯都要搬出王宫住在外面，交出国库的钥匙，并且撩起衣裳，端着桌几亲自在殿堂下侍候天子进餐，天子吃完，诸侯才能退下。’鲁人一听，就不让齐闵王入境，以致齐王只有改从邹国前往薛国。

“正巧碰到邹君逝世，齐闵王要去吊丧，夷维子对邹君手下说：‘天子来吊丧，丧家必须把灵柩由应该坐北朝南，然后请天子立于南方之位祭吊。’邹国的臣子说：‘如果一定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宁可伏剑而死。’因此齐闵王君臣也不敢进入邹国。邹、鲁两国的臣子，虽迫于齐国的淫威当君主在世时不得奉养〔因为齐横强之故〕，君主死了不得含殓，但是要以他们行朝拜天子的大礼，他们仍不肯让齐闵王进入自己的国家。

“今天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也是万辆大国，两国互相称帝称王，但是见秦国打了一场胜仗，就想尊秦王为帝，这是三晋的一干文武大臣，还远不如邹、鲁这两个小国的臣民气节高尚。再说秦王称帝之后，必定更换诸侯大臣，罢黜他所谓的不肖臣子，把官位赐给他心目中的贤臣子；削夺他所憎恨的人的官职，任命他所喜欢的人为官。同时也一定会要他的女儿作诸侯的妃子住在魏宫，魏王又怎能耳根清静，而将军又怎能常享荣宠呢？”

辛垣衍听完鲁仲连这番话，立刻起身拜谢说：“我一直以为鲁先生只是个平凡人，现在我才明白先生是天下奇人。我现在就回魏国，再也不谈论尊秦王为帝的事。”

秦国将军听说这事后，立刻下令秦军后退五十里。

〔梦龙评〕苏轼说：鲁仲连的辩才超过张仪、苏秦，气势驾凌淳于髡（战国齐人，有辩才）、公孙衍，排除国境解救危难，达成使命却不居功邀赏，在战国谋士中才智操守无人可比。

穆文熙说：鲁仲连把不能尊秦为帝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使得秦将退军五十里，这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庙战”。

729．虞　卿

【原文】　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引兵而归，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赵计未定，楼缓新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与秦城何如？不与何如？”楼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人，其

母闻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之，不如予之。”王曰：“诺。”虞卿闻之，入见王。王以楼缓言告之。虞卿曰：“此饰说也！”王曰：“何谓也？”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资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曰：“虞卿能尽知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今秦来复攻，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诚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楼缓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释韩、魏而独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启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以敢任也！”王以楼缓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楼缓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得无更割其内而媾？今媾，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陛而媾也。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城；赵虽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楼缓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尽矣。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予之乎？不予，则是弃前资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故曰：此饰说也，王必勿与！”王曰：“诺。”

楼缓闻之，入见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楼缓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我将因强而乘弱。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而瓜分之。边批：主连衡者皆持此说为恐吓，却被虞卿喝破。赵且亡，何秦之图？王以此断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又入见王曰：“危矣，楼子之为秦也！夫赵兵困于秦，又割地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击秦也。齐之听王，不待辩之毕也。是王失于齐，而取偿于秦，一举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因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逃去。

从来议割地之失，未有痛切快畅于此者。

【译文】 秦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向赵国索取六城，做为和谈的条件，赵王还没有决定，这时楼缓（战国赵人，原为赵臣，后往秦国任秦相）从秦国回来，于是赵王就和他商量：“你认为给秦城好呢？还是不给好呢？”

楼缓推辞说：“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

赵王说：“没关系，就说说你个人的看法好了。”

楼缓于是说：“我想王一定知道公甫文伯（春秋末年人，鲁国上卿）母亲的事吧？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当他病死后，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他母亲知道儿子的死讯后并没有哭，有个老仆说：‘世上哪有儿子死了不哭的道理？’他母亲说：‘孔子是圣人，当被鲁国放逐时，我的儿子并没有跟随孔子一起离开，现在我儿子死了，竟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可见他不懂得轻近贤人，心思却摆在女人身上。’

“做为一位母亲能说出这种话，就知道是位贤母，但若是由他妻子口中说出，别人一定会误会在吃醋。所以，同样一句话，由于说话的人不同，听的人反应也不同。现在臣刚从秦国回来，如果臣说不要答应秦的要求，就不算是为君王献计；如果说给秦六城，又怕君王误会臣是秦王说客，所以臣才不敢回答。假使君王一定要臣拿个主意，臣认为最好还是给秦六城！”

赵王说：“好。”

虞卿（《战国策》作虞庆、赵国上卿）知道后，就去晋见赵王，赵王把楼缓的话告诉他，他说：“楼缓在巧辩。”

赵王说：“怎么说呢？”

虞卿说：“君王认为，秦攻赵是由于力气耗尽而撤兵？还是仍有进攻能力，只为保留您的情面才撤兵呢？”

赵王说：“秦兵进攻时已动用全部兵力，必然是因为兵疲才撤兵。”

虞卿说：“秦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攻下赵国一城，最后因为精疲力竭而撤兵，现在君王竟愿意割让秦兵所不能攻下的六城，这是帮助秦兵攻打赵国，假使明年秦兵再入侵，那赵国就真的没救了。”

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楼缓，楼缓说：“虞卿能完全了解秦国真正的实力吗？

如果不割这区区六城之地给秦，明年若秦兵再攻赵国，恐怕要割让的就不只是六城。”

赵王说：“寡人愿意采纳贤卿的意见割城，但贤卿能否保证秦兵不再攻赵呢？”

楼缓说：“臣不敢保证。以前三晋跟秦国建交，韩、赵、魏和秦的邦交都很好。如今秦只发兵攻赵，这就证明君王对待秦国，远不如韩、魏殷勤友善。现在臣为君王化解，但若往后赵国自己又背弃盟约，并且大开关卡，派使者跟韩、魏修好，惹来秦兵再次攻赵，那就证明君王对秦王远不如韩、魏两国忠诚，所以臣不敢保证。”

赵王又把楼缓的话告诉虞卿，虞卿说：

“楼缓说如果不割城讲和，明年秦兵会再攻赵，到那时还要割更多的城池给秦。但现在如果割城讲和，楼缓又不能保证秦兵不再入侵，所以即使割城给秦，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来年秦兵再攻赵，再割秦兵所攻不下的城池讲和，这是赵国自取灭亡，所以不如根本不讲和。

“秦国武力虽强，却攻不下赵国六城；赵军虽弱，但也不致于一战失陷六城。秦国既然由于力竭而撤兵，那现在的秦兵一定疲累不堪，假如赵国现在用六城和天下诸侯结盟，趁机攻打秦国，就等于把割让给诸侯的土地再从秦国取回来，您说，是这么做有利，还是割地助长秦国威势而削弱自己力量有利呢？

“现在楼缓说：‘秦攻赵是因为君王事秦不如韩、魏恭顺。’这等于要君王用六城来事秦，假如明年秦再要求土地，请问君王要不要给呢？假如不给，就等于自毁割六城的邦交，再次挑起祸端；如给，赵国还有多少城可以给呢？俗语说：‘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现在若听秦摆布，让秦不发一箭而得六城，这是壮大秦国削弱自己的做法。

“秦是狼虎之国，君臣不讲信义，秦王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但君王的土地有限，以赵国有限的土地来应付秦国无尽的欲望，很快的，赵国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臣认为楼缓是巧辩，王千万不能答应割城！”

赵王说：“贤卿分析得极有道理！”

楼缓听到消息后又晋见赵王，他说：

“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交战，天下诸侯都乐在心里，这是出于‘我将依附在强者之后趁机欺凌弱者’的心理。今天秦败赵军，天下诸侯必会纷纷派使者到秦国恭贺胜利者，如果赵国不赶紧割地求和，取悦秦国，进而缓和秦、赵之间的关系，并借此让虎视一旁的各国相信秦、赵已成盟国，恐怕天下诸侯会利用秦对赵的愤怒，乘赵国疲惫不堪时瓜分赵国土地。到时赵国都已灭

亡了〔主张连横者，皆持此说以为恐吓，却被虞卿喝破〕，还侈谈什么结盟诸侯呢？希望君王不要再三心二意。”

虞卿听了楼缓的话以后，又晋见赵王说：

“楼缓完全为秦国设想，这实在太可怕了。赵败于秦又割地求和，这只会更使天下诸侯怀疑秦、赵之间的关系，哪里能取悦秦国而依靠秦国的威势立国呢？这不是更摆明了告诉天下诸侯，赵国衰弱不堪、屈辱求和的弱者模样？再说臣不主张割地，并非只是消极的不给而已，而是有反击的策略在里头。秦向赵索六城，君王可以用六城贿赂齐国，加深齐、秦两国的仇恨，齐王得六城后，就会与我军合力攻秦，那时齐国绝对会听从王的号令，这是必然的道理。等于是把给齐国的土地由秦国那儿取回，并且一举和三个大国会盟，而秦、赵优劣的情况马上完全改观。”

赵王说：“贤卿分析得极为高明。”

于是赵王派虞卿东去齐国，缔结盟约合力攻秦。虞卿还没有从齐国回来，秦国的使臣已经来到赵国重新谈判，楼缓马上闻风而逃。

〔梦龙评〕古来议论割地求和的弊端，没有像虞卿这般痛快淋漓的。

730. 苏　代

【原文】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苏代往见韩相国公仲，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攻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仲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公仲曰：“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之也？”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昭鱼曰：“奈何？”代曰：“若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

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先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译文】　魏相田需死了，楚相昭鱼（即昭奚恤）对苏代（战国洛阳人，苏秦弟）说：“田需死了，我担心张仪、薛公（战国赵人，曾隐居于卖浆人家，为魏公子无忌所敬重）、公孙衍等人中有一人出任魏相。”

苏代说：“那么你认为由谁作魏相，对你比较有利呢？”

昭鱼说：“我希望由太子（即魏昭王）自己出任宰相。”

苏代说：“我为你北走见魏王，必能使太子出任宰相。”

昭鱼说：“先生要怎么说呢？”

苏代说：“你当魏王，我来说服你。”

昭鱼说：“你要怎么说服我呢？”

苏代说：“臣这次由楚国来时，楚相昭鱼非常担忧，臣问他：‘相国忧心什么？’昭鱼说：‘魏相田需死了，我担心张仪、薛公、犀首（原为古官名，因公孙衍曾任此官，后为公孙衍别称）等人必有一人出任宰相。’臣说：‘相国不用担心，魏王是位明君，一定不会任用张仪为相，因为张仪出任魏相，就会亲秦而远魏；薛公为魏相，必会亲齐而远魏；犀首为魏相，必会亲韩而远魏。魏王是明君，一定不会任命他们为相。’臣又说：‘最好由太子自己出任宰相，因为他们三人知道太子早晚会登基为王，出任宰相只是暂时性的，为想得到宰相的宝座，他们必会极力拉拢与自己亲近的国家与魏结交，凭魏国强大的国势，再加上三个万乘之国的盟邦极力靠拢，魏国必然安全稳固，所以说不如由太子出任宰相。”

于是苏代北去见魏王，惠王果然任命太子为宰相。

楚国攻打韩国的雍氏（地名），韩国向西周调兵征粮，周天子感到十分苦恼，就跟苏代商量。

苏代说：“王何必烦恼呢？臣能替大代王解决这难题。臣不但能使韩国不向西周调兵征粮，还能让王得到韩国的高都（又作郜都，在今河南省洛阳县西南）。”

周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的说：“如果贤卿能为寡人解难，那么以后寡人的国事都听从贤卿的意见。”

于是苏代前往韩国，拜见相国公仲侈说：“难道相国没有听说楚国的计划吗？楚将昭应曾对楚怀王说：‘韩国因连年争战，兵疲马困，仓库空虚，没有力量固

守城池。假如我军乘韩国粮食不足时，率兵攻打韩国的雍氏，那么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占领雍氏了。’如今楚国围雍氏已有五个月，可是仍然没能攻下，这也证明楚国已疲惫不堪，而楚王也开始怀疑昭应的说法。现在相国竟然向西调兵征粮，这不是明明告诉楚国，韩国已经精疲力竭了？昭应知道以后，一定会请楚王增兵包围雍氏，雍氏就守不住了。”

公仲侈说：“先生的见解很高明，可是我派的使者已经出发了。”

苏代说：“相国为什么不把高都送给西周呢？”

公仲侈很生气的说：“我不向西周调兵征粮已经够好了，凭什么还要送给西周高都呢？”

苏代说：“假如相国能把高都送给西周，那么西周一定会与韩国邦交笃厚。秦国知道后，必然大为震怒，而焚毁西周的符节（在春秋战国时代，使者出使都要带符节，以便核对验证。所以焚烧符节，就代表两国断绝邦交），断绝使臣的往来。换句话说，相国只要用一个贫困的高都，就可以换一个完整的西周，相国为什么不愿意呢？”

公仲侈说：“先生的确高明。”

于是公仲侈决定不但不向西周调兵征粮，并且把高都送给西周，楚国也就退兵而去。

731. 陈　轸

【原文】　陈轸去楚之秦。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王曰：“轸安敢之楚也！”王召陈轸告之曰：“吾能听子，子欲何之？请为子约车。”对曰：“臣愿之楚。”王曰：“仪以子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轸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楚与否也。楚人有两妻者，人诶其长者，长者詈之；诶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诶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楚与不！”轸出，张仪入，问王曰：“陈轸果安之？”王曰：“夫轸，天下之辩士也，熟视寡人曰：‘轸必之楚。’寡人遂无奈何也。寡人因问曰：‘子必之楚也，则仪之言果信也。’轸曰：‘非独仪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轸为

忠？忠且见弃，轸不之楚而何之乎？'" 王以为然，遂善待之。

【译文】 陈轸（战国楚人，游说之士）离开楚国前往秦国，这时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身为臣子，竟然经常把秦国的国情透露给楚国。臣不愿和这种人同朝共事，希望大王能把他赶出朝廷。如果他说想要回楚国，那大王就该把他杀掉！"

秦惠王说："陈轸怎么敢明说要回楚国去呢？"

接着召来陈轸说："寡人愿意尊重贤卿的意见，只要贤卿说出愿意前往的国家，寡人立即命人为贤卿准备车马。"

陈轸回答说："臣愿意回楚国。"

惠王说："张仪认为你一定会回楚国，而寡人也料到你将回楚国。再说你如果不去楚国，又能在哪儿安身呢？"

陈轸说：

"臣离开秦以后，一定特意回到楚国，一方面顺从大王和张仪的策略，而且可以表明臣以前是否和楚国有私下的交道。有个楚国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人去调戏年纪较大的妻子，她就骂这人登徒子（好色之人）；那个登徒子去挑逗年轻妻子时，她却欣然接受。没多久，楚人死了，有客人问登徒子说：'在这两个寡妇中，你会娶年纪大的还是那个年轻的呢？'登徒子说：'我娶年纪大的！'客人问："年纪大的曾经骂过你，而年轻的那位却顺从你，你为什么反倒要娶年纪大的呢？"登徒子说："当他们是别人妻子时，我希望她们能接受我的挑逗；但是一旦是我的妻子，我就喜欢当初拒绝我的那位。'

"现在楚王是位贤明的君王，而宰相昭阳也是位贤臣。我陈轸身为大王的臣子，如果经常把国事泄漏给楚王，那么楚王此次必定不会收留臣，而昭阳也不会愿意跟臣同朝共事，如此就可明白臣以前是否和楚国有所私通了。"

陈轸离宫后，张仪就问秦王："请问大王，陈轸到底要去哪里？"

秦王说："陈轸真是天下一流的雄辩家，他注视一下寡人说：'臣一定会回楚国的！'寡人对他也无可奈何。寡人接着问他说："你既然打算会回楚国，那张仪的话就可以相信了。'陈轸说：'不但张仪知道我会回楚，随便哪个人也都知道。从前伍子胥对君王很忠贞，天下君王都希望他做自己的臣子；孝己孝敬他的双亲，因此天下父母都希望他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当人卖仆妾时，如果邻居肯买，那就证明是好仆妾；被休了的妻子，如果改嫁到本乡，就证明她是位好妻子。臣如果不忠于王，那楚王又要臣做什么？臣如此忠君爱国，仍然得不到大王的信任，那臣不回楚国，又将去哪里？'"

于是秦王慰留陈轸，并善加对待。

732. 触　龙

【原文】　秦攻赵。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怒甚，曰：“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请见，曰：“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愿及臣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如长安君之甚！”左师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愿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赵，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译文】　赵孝成王刚登位，年纪尚轻，赵太后（惠文王之后）掌理朝政，秦国就发兵攻赵，情况非常危急。赵国向齐国求援，齐王说：“一定要用长安君（孝成王同母弟）作人质，齐国才愿意出兵救赵。”可是太后不答应。

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却明白的告诉侍臣说：“如果再有人劝我要长安君做为齐国人质，我就往他脸上吐口水！”

这时左师（官名）触龙（战国赵人）请见赵太后说：“臣有一个小儿子名叫舒祺，年纪小没有出息，但臣却很疼爱他。现在臣年纪大了，希望能让他补卫士缺来保卫王宫，臣冒死向太后提出这请求。”

赵太后说：“男人也会这么疼爱小儿子吗？”

左师说：“比做母亲的还要疼爱呢！”

赵太后笑着说：“母亲才疼得厉害！”

左师说：“臣以为太后疼爱燕后远超过爱长安君。”

赵太后说：“你错了，我疼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

左师说：“父母既然疼爱子女，就要替他们作长远计划。当燕后出嫁时，太后拉着燕后哭，为她的远离而悲伤，这该算是很疼爱她的了。她既然已经出嫁了，虽说每天都在想念她，可是在祭祀时，却一定要为她祝福说：‘不要让她回来！’这是为她的长远作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

赵太后说：“是的。”

左师说：“现在追溯三代以前，赵国开国时子孙被封侯的，今天有还存在的吗？”

赵太后说：“没有了。”

左师说：“这其实是和他们身份地位与功迹的不成比例有关，所以灾祸来得快一些的，第一代就遭殃了；就算灾祸出现得慢些，迟早也要落到后代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只因为他们爵位高但无功迹，俸禄厚但不做事，所拥有的宝器多。现在太后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把肥沃的土地都封给他，又赐给他许多国宝，假如不乘现在让他为国立功，有一天太后崩逝，长安君如何在赵国立足呢？臣觉得太后不曾替长安君作久远打算，所以臣才认为，太后爱长安君远不如爱燕后。”

太后说：“好吧！就随你们的意思，派他到齐国作人质吧！”

于是赵国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兵车随长君到齐国作人质，齐国发兵救赵，秦军退。

733. 庸　芮

【原文】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译文】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之母）特别宠爱魏丑夫，太后重病将死，下令说：“日后你们为我办后事时，必须让魏丑夫殉葬！”

魏丑夫听后很害怕，就赶紧和朝臣庸芮商量。

庸芮对宣太后说：“太后认为人死了以后，还能有知觉吗？”

宣太后说：“没有知觉。”

庸芮说：“像太后这样贤慧的人，明知人死后不再有知觉，那为什么要把自己生前所宠爱的人殉葬在已经毫无知觉的死人旁边呢？假如人死后还能有知觉，那先王对太后这些年来的行为，所郁积的愤怒已经很久了，届时太后补救过失恐怕还来不及，哪还有宠爱魏丑夫的时间呢？”

宣太后说：“贤卿说得很对！”

于是打消以后要魏丑夫殉葬的意思。

734. 狄仁杰

【原文】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乃寤。

议论到十分醒快处，虽欲不从而不可得。庐陵反正，虽因鹦鹉折翼及双陆不胜之梦，实姑侄子母之说有以动之。凡恋生前，未有不计死后者。◯时王方庆居相位，以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天后问曰："君在相位，子何远乎？"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犹在远；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谓善讽矣。然慈主可以情动，明主当以理格，则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进张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译文】 武则天（唐高宗之后，高宗崩中宗立，后临朝听政，后废中宗、睿宗自立为帝，改国号周）想在武承嗣（官累至左相）、武三思（武后侄，善逢迎）中立一人为太子。

狄仁杰（太原人，字怀英）知道武后的想法，就对武后说："姑侄与母子，哪两种关系较为亲密？陛下立自己儿子为太子，那么即使太后崩逝后，仍能拥有自己的宗庙，享受万代子孙太牢的供奉，若太后立武三思等人为太子，三思是太后侄儿，臣从未听说侄儿成为天子后，会在太庙中供奉姑妈。"

太后于是打消立武三思为太子的念头。

〔梦龙评〕狄仁杰对武后所说的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说到武后心中痛处，武后想不理会都不行。武后后来立庐陵为太子，虽说和梦到鹦鹉折断翅膀以及玩双陆棋不胜的梦境有关，但实际上却是被狄仁杰这番姑侄、母子的劝诫所打动。大凡生前贪恋荣乐的人，很少不在意死后的尊荣。

王方庆位居宰相时，武后也曾询问他，何以会允许自己的儿子被派赴眉州当司士参军（官名，唐于州设置司士参军掌桥梁、住屋建造），王方庆回答说："庐陵是陛下疼爱的儿子，尚且远在异州，臣的儿子怎敢留在身边？"这也可说是对武后的一次很好的讽谏。

然而，有仁厚的君王，人臣进谏可以动之以情；有明理的君王，人臣进谏可以说之以理。所以狄仁杰虽曾以言辞侮辱张昌宗（张易之弟，貌美通晓音律，深得武后宠信）而不会因此激怒武后，举用张东之（襄人，字孟将）而不被武后疑心不忠，就针对为武后明理的一面来劝谏。

735. 陆贾　齐地王先生

【原文】 平原君朱建，为人刚正而有口。辟阳侯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见。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陆贾素善建，乃令建发丧，而身见辟阳侯，贺之曰："平原君母死。"边批：奇语。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贾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当相恤其灾危。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祱。列

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赙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困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俱幸，君之富贵益倍矣！"于是闳孺大恐，从其计，言帝。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始以建为背己，大怒。及其出之，乃大惊。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免于诛，皆陆生、平原君之计画也。

不但陆贾、朱建智，辟阳侯亦智！

梁孝王既刺杀袁盎，事觉，惧诛，乃赍邹阳千金，令遍求方略以解。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求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诛，诚难解也！子今且安之？"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王先生曰："子行矣，还，过我而西。"阳行月余，莫能为谋者。乃还过王先生，曰："臣将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见王长君。"邹阳悟，辄辞去，不过梁，径至长安，见王长君。长君者，王美人兄也。阳乘间说曰："臣愿窃有谒也。臣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穷竟袁盎事，即梁王恐诛，太后怫郁，无所发怒，必切齿侧目于贵臣，而长君危矣！"长君瞿然曰："奈何？"阳曰："第能为上言，得无竟梁事，则太后必德长君，金城之固也。"长君如其计，梁事遂寝。

朱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不唯王先生智，邹阳亦智。

【译文】　汉朝人平原君朱建（楚人，曾为淮南王黥布丞相，汉杀黥布，赐朱建号平原君）为人刚正有智谋。深受吕太后（惠帝后）宠爱的辟阳侯（汉朝审食其的封号）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却屡次推托，不肯与他见面。

平原君母亲去世时，因家贫无力出殡，想向亲友告贷，料理母亲后事。

陆贾（楚人，有辩才）是平原君的好友，就要平原君先料理丧事，不必担心丧葬的费用。说完陆贾就去见辟阳侯，说："贺喜侯爷！平原君的母亲死了。"

辟阳侯说："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为什么要恭喜我呢？"

陆贾说："从前侯爷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一直借口推辞，就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真正的朋友要能济助对方的危难。现在平原君因家贫无力为母亲料理后事，只要侯爷能致赠丰厚的奠仪，以平原君的为人，日后他一定会为侯爷效死命的。"

于是辟阳侯命人致赠百金，其他王侯一看辟阳侯如此的厚礼，也跟着致奠五百金以上。

过了一段时日，有人密告辟阳侯与吕太后私通，惠帝想下令杀他，吕太后自己不好意思出面为辟阳侯求情，而朝中大臣早就对辟阳侯的骄宠看不顺眼，没有人愿意为他向皇帝求情，辟阳侯眼看命在旦夕，急忙派人向平原君求救。

平原君推辞说："现在情势对侯爷不利，最好不要见面。"

然而平原君却求见惠帝的宠臣闳孺（无才能，仅以婉媚得宠），对他说："你受惠帝宠爱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今日辟阳侯若被杀，天下人会认为是你在皇上耳边进谗言，辟阳侯一死，太后一定怨你在心，也会找机会杀你，你何不在皇上面前为辟阳侯脱罪，皇上要是能听你的话而留辟阳侯一命，太后一定非常高兴，日后你岂不是得皇上、太后二人的宠爱，你所享的荣华显贵更要胜过今日不知多少倍呀！"

闳孺担心得罪太后，于是就依平原君所说游说惠帝，惠帝果然释放辟阳侯。

当辟阳侯想见平原君被拒时，以为平原君背弃自己，非常生气，等到出狱后，对平原君的计谋大为佩服。吕太后驾崩后，大臣大肆诛杀吕姓诸侯，辟阳侯和吕姓诸侯往来密切，而终能免于被诛，不得不归功陆贾、平原君的计谋。

〔梦龙评〕说起来，聪明的不只是陆贾、朱建而已，其实辟阳侯亦是有眼光的人。

汉朝时梁孝王杀袁盎（楚人，字丝）的事被人举发，害怕因罪被杀，就请邹阳（临淄人，有智谋）带着黄金千两寻访谋士谋求对策。

邹阳早就听说齐人王先生，虽已八十多岁但足智多谋，就前去拜访他。

王先生说："这事难啊！君臣间有私怨，臣下多半会遭到诛杀的命运，实在很难化解，你打算怎么办呢？"

邹阳说："我将往东走，邹、鲁等国不乏饱学之士，齐、楚以辩士多而闻名，韩、魏也常有奇能异才之人，我将一一的拜访他们。"

王先生说："那你就去吧！回来时再到我这儿一趟。"

邹阳寻访了一个多月毫无所获，于是又去见王先生，说："我找不到能出奇计的人，看来只有回国了。"

王先生说："你回去后一定要去见王长君。"

邹阳突然领悟，立刻告辞，不回梁国直接来到长安见王长君。

王长君是王美人的哥哥，邹阳对王长君说："我很早就想来拜访你，听说你妹妹甚得皇上的宠幸，而你做事也喜欢率性而为，今天皇上追究梁王杀袁盎的事，梁王怕获死罪，太后心也难安，必会迁怒宠臣，先生的处境就危险了。"

王长君睁大眼睛说："我该怎么做呢？"

邹阳说："你立即说服皇上不要再追究梁王杀袁盎的事，太后一定会感激你，那么日后你在朝中的地位就更为稳固。"

王长君接受邹阳的建议，梁王终于免于一死。

〔梦龙评〕这则故事完全能和上一则互相辉映，不只是王先生聪明，担任使者的邹阳也聪慧无比。

736．厮养卒

【原文】 赵王武臣遣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与张耳、陈馀北略地至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十辈，往辄见杀。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王载归。”舍中皆笑。养卒走燕壁，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已耶？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王武臣，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边批：剖明使者辈急于求王之意。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必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译文】 赵王派韩广到燕国，没想到燕人却拥立韩广为燕王。赵王和张耳（汉·大梁人，与陈余为好友，陈涉起兵，张耳、陈余用计夺赵地，后二人有仇隙，张耳投汉刘邦，与韩信共击赵，于柢水上斩陈余，刘邦封张耳为赵王）、陈余侵犯燕国边境。

一日，赵王私出营地被燕军俘获，燕人威胁赵国，要赵割让一半国土交换赵王。燕人态度强硬，先后将赵国派来的十多名使者给杀了，张耳、陈余为了这件事烦恼不已。

有个厮养卒（砍柴作饭的小兵）来到营房说：“我可为诸公说服燕人释放赵王。”

在场的军官都嘲讽他不自量力。

养卒由小道潜入燕将营地，对燕将军说：“你可知我来的目的？”

燕将说：“你来无非是希望赵王回国。”

养卒说：“将军可知张耳、陈馀的为人？”

燕将说：“他们两人是赵国的贤人。”

养卒说：“将军可知他二人的想法吗？”

燕将说：“他们希望赵王平安回国。”

养卒大笑说：

“将军实在不了解他二人的真正意图，张耳、陈馀是武将，一声令下就可拥有赵国数十城池，他们早就想自立为王，哪会以当个宰相为满足呢？谁都知道，当君王和当宰相是天渊之别，当初天下的形势，陈、张二人不敢有称王的念头，现在赵国国势安定，这两人早就想平分赵国共同为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现在燕人囚禁赵王，这两人表面上希望燕人释放赵王，实际上希望燕人将赵王杀了〔剖明使者急于求王之意〕，好让两人瓜分赵国，自立为王，以一个赵王就能轻易打败燕国，何况有两位贤明的君王相互合作，若以责怪燕国杀赵王的名义出兵攻燕，燕国岂能存活？所以不如放了赵王，让张、陈二人的野心无法得逞。”

燕将认为养卒说的有理，于是放了赵王，养卒还亲自为赵王驾车回国呢！

737. 杨　善

【原文】　土木之变，上皇在虏岁余，虏屡责奉迎，未知诚伪，欲遣使探问，而难其人。左都御史杨善慨然请往。边批：尊官难得如此。其胸中已有主张矣。虏将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来迎，且探其意。相见，云：“我亦中国人，被虏于此。”因问：“向日土木之围，南兵何故不战而溃？”善曰：“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被尔家陡然冲突，如何不走？虽然，尔家幸而得胜，未见为福。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纳谏如流。有人献策云：‘虏人敢入中国者，只凭好马扒山过岭，越关而来。若今一带守边者，俱做铁顶橛子，上留一空，安尖头锥子，但系人马所过山岭，遍下锥橛，来者无不中伤。’即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今大铜铳，止用一个石炮，所以打的人少。若装鸡子大石头一斗打去，迸开数丈阔，人马触之即死。’亦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广西、四川等处射虎弩弓，毒药最快，若傅箭头，一着皮肉，人马立毙。’又从其计，已取药来，天下选三十万有力能射者演习，曾将罪人试验。又一人献策云：‘如今放火枪者，虽有三四层，他见放了又装药，便放马来冲踩。若做大样两头铳，装铁弹子数个，擦上毒药，排于四层，候马来齐发，俱打穿肚。’曾试验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献计者皆升官加赏。天下有智谋者闻之，莫不皆来。所操练军马又精锐，可惜无用矣！”边批：收得妙。虏人曰：“如何无用？”善曰：“若两家讲和了，何用？”虏人闻言，潜往报知。次日，善至营，见也先。问：“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段匹，一匹剪为两匹，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

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边批：都是揄扬其美。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故。先次官人家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也先曰："者！"胡语"者"，然词也。又说买锅一节："此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匹。使臣去买，只与一匹，以此争斗，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又说剪开段匹："是回回人所为。边批：跟随使人者。他将一匹剪将两匹，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者！都御史说的皆实。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说坏！"善因见其意已和，乃曰："官人为北方大将帅，掌领军马，却听小人言语，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使来杀掳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杀。有想父母妻子脱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岂不闻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杀，是下人自杀。"善曰："今日两家和好如初，可早出号令，收回军马，免得上天发怒降灾。"也先笑曰："者，者！"问："皇帝回去，还做否？"善曰："天位已定，谁再更换？"也先曰："尧、舜当初如何来？"善曰："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正与一般。"有平章昂克问："汝来取皇帝，将何财物来？"善曰："若将财物来，后人说官人爱钱了。若空手迎去，见得官人有仁义，能顺天道，自古无此好男子。我监修史书，备细写上，着万代人称赞。"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写的好者！"次日，见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设宴，与上皇送行。

杨善之遣，止是探问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计。被善一席好语，说得也先又明白，又欢喜，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奇哉！晋之怀、愍，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钦，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几赵之厮养卒乎，然机有可乘者三：耳、馀辈皆欲归王，一也；继使者十辈之后，二也；分争之际，易以利害动，三也。虏狃于晋、宋之故事，方以奇货可居。而中朝诸臣，一则恐受虏之欺，二则恐拂嗣立者之意，相顾推诿而莫敢任。善义激于心，慨然请往，不费尺帛半镪，单辞完璧，此又岂厮养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时误陷，与晋、宋之削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刘、女直残暴无忌之比，其强势亦远不逮，所以杨善之言易入。使在晋、宋往时，虽百杨善无所置喙矣。然尔时印累累、绶若若，而慨然请往，独一都御史也；即无善之口舌，独无善之心肝乎？

【译文】 土木之变（明英宗十四年，英宗亲征，瓦剌在土木堡袭英宗，英

宗被俘）后，英宗被也先（明时蒙古瓦剌部丞相）囚禁了一年多，明室虽屡次要求也先送回英宗，但也先态度反反复复，始终不得要领；想派大臣前往瓦剌，探问也先心意，但任务沉重，很难决定人选。左都御史（官名，掌弹劾百官）杨善自愿请求为使臣前往瓦剌〔高官难得如此，足见其胸中已有主张〕。

也先得知杨善将来，派一名聪明机灵的胡人迎接杨善，并借机刺探明朝军情。

二人见面后，胡人说："我本也是中国人，自从被瓦剌人俘虏后一直留在此地。"

接着问杨善当年土木堡之役，明朝军队怎会在双方未交战的情况下溃散。

杨善说：

"太平的日子过久了，将帅士兵都已习惯安逸，再说当年不是明朝正规军，只是英宗的护卫随从，在没有接获迎敌的军令就遭瓦剌突击，怎不溃散？不过，那次瓦剌虽然获胜，也未必是瓦剌人的福气，当今皇上即位后，聪明睿智，广纳各方忠言，有人献计说：'瓦剌人侵犯中国，一定是骑马翻山越岭，经由关口侵犯边境，若下令边境守卫，在这一带钉上铁橛子，上留小孔插尖锥，等瓦剌人马闯关时，就会误中铁橛子的埋伏，敌人一定伤亡惨重。'皇上立即采纳。

"又有人说：'现在我军使用的大炮，每次只能发射一枚石炮，所以杀伤力小，若是换装像鸡子般大的石炮一斗，发射出去后扩散的范围大，敌人的人马一定死伤更多。'皇上也接受。"又有一人说：'广西、四川一带猎杀老虎都用毒药，若是涂在箭头上，一触到皮肉，不管是人是马立即毙命。'这建议也被采纳。毒药已由广西等地送来，也曾选拔国内善于射箭的人三十万，以罪犯为箭靶举行演习，结果成效甚好。

"又有人建议：'现在火枪队虽有三、四排，但敌人每次都趁我军填装子弹时骑马冲入我军阵地，若是建造大型的两头火枪，一次可装填数发铁弹，涂上毒药，排在火枪队之后，等敌人骑马冲杀时同时发弹，一定会让敌人肠穿肚破。'经过试验后证明，远在三百步距离外仍极具杀伤力。

"凡是献计的人，都可封官获赏，所以有智谋的人没有不争相献计的，再加上军士们个个勤加操练，人人士气旺盛，可惜现在全用不上〔话尾收得妙〕。"

胡人说："怎么用不上呢？"杨善说："若大明与瓦剌讲和修好，怎么派上用场？"

胡人听了立刻报告也先。

第二天，杨善与也先会面，也先问杨善官职，杨善说："都御史。"

也先说："明与瓦剌友好多年，这次为什么要扣留我的使臣，减少进贡的赏

赐，所赏的锦缎也都一匹匹剪断为二，并且把我派去的使者扣押在行馆中，不让他们自由行动，这笔帐要怎么算呢？”

杨善说：

“您父亲那一代时到中国进贡马匹，所派的使者不过三十多人，得到赏赐的也不过十有二、三人，从来不加计较，两国情谊友好深厚。今天您派往中国的使臣多达三千多人，见了皇上每人都赏得一件织金衣服，即使十几岁的孩童，也和成人般同样赏赐，至于皇上丰盛的赐宴更不用说，为了使您有面子，使臣回瓦剌前又再赐宴，更派特使护送，哪有拘留使者的事？可能是随使臣同来的奴仆，在中国作奸为盗，害怕使臣责罚〔都是挪扬其美〕，畏罪由小路逃走，中途或是落脚他处，或遇虎狼遭到意外，这些人中国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

“至于减少进马的赏赐也是有原因的：先前您曾写了一封信，托使臣王喜送交您的中国友人，正巧王喜外出，信件让吴良误收了呈给朝廷，后来您的朋友怕朝廷误会，就对大臣说这次瓦剌前来献马的使臣不是您所派，不能比照往例赏赐，所以赏赐就比以往少。而您的朋友为使者送行时却诬赖说是吴良的计谋，想借您手杀了吴良，您果然杀了吴良。”

也先说：“者。”胡语中“者”就是“对”。

杨善又说：“再说到买锅，这种锅只有广东才有，广东距京师有一万多里，所以一只锅定价两匹绢，贵国使者买锅，只肯出一匹绢，双方讨价还价，卖锅的人索性关门不做生意，这种事皇上又怎么会知道？就好比中国人向贵国使者买马，出价太低使者当然不肯卖，难道能说是您的授意不成？”

也先笑着说：“者。”

杨善又说：“剪断锦缎都是回回人（使臣奴仆）做的，他们将一匹锦缎剪成两段，若您不信，搜他们的行李，整匹完好的锦缎都在他们的行李中。”

也先又说：“者、者，都御史说的都是实话，如今事情都过了，都是小人谗言。”

杨善见也先态度缓和，就说：“您是瓦剌大将军，却听信小人谗言，忘了大明皇帝恩德，常常侵犯边境，杀害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您却好杀戮，所俘的明朝士兵，或因思念家人而逃跑，抓到便挖心摘胆，他们凄厉的惨叫声，上天哪有听不到的？”

也先说：“我不会下令杀人，都是他们自己畏罪自杀。”

杨善说：“现在两国误会澄清，和好如初，可否请相国下令撤兵，免得上天发怒降灾？”

也先笑着说：“者、者，请问英宗回国后，还会是皇帝吗？”

杨善说："景帝已登帝位，怎能再更位？"

也先说："尧、舜时代帝位是如何传承？"

杨善说："尧让位给舜，和今天兄让位给弟是同样道理。"

有个叫平章昂克的人插嘴说："贵国前来迎接皇帝回国，带什么礼物答谢我国呢？"

杨善说："若携带礼物，后世的人会嘲笑您贪财；若空手前来迎奉皇上，表现您的仁义之心，能顺应天道，自有历史来从没有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臣一定监督史官修史时详细记载，让后世万代人人称颂您的作为。"

也先笑着说："者、者，就请都御史好好为我写吧！"

第二天，也先见英宗，再隔一天，也先设宴款待杨善，并为英宗饯行。

〔梦龙评〕本来派杨善出使瓦剌，只是探问也先意图，没有奉迎英宗回国的计划，然而也先被杨善一番话说得心里既明白又高兴，立即派人随杨善护送英宗回国，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晋朝的怀、愍二帝被俘，料想敌人不会轻易妥协，所以根本不敢开口。至于宋朝徽、钦二帝却是屡次要求送回被拒，他们或许都希望有个类似厮养卒的人物出现。

然而就一般情况，俘虏对方君王对自己最有利的因素有三：一是对方朝臣都盼望皇帝早日回国；二是前去求和迎奉的使者络绎不绝，对方大臣们意见分歧；三是容易以利害关系提出要求。也先想仿效晋、宋模式，以为俘虏英宗可以肆意要胁。而明朝大臣一则害怕受也先威胁；一则又不愿违逆景帝旨意，相互推诿不敢担任使臣。杨善凭着胸中一股正气，自愿请往瓦剌，不费一绢一币就迎奉英宗回国，这智谋又哪是厮养卒所能相比的？

不过，土木堡之役的失败，只是一时大意，误中也先袭击，与晋、宋两朝的国势积弱不振不同，再说也先重视名声，又和金人的残暴贪狠不同，而瓦剌的国势也远不如金人强盛，所以杨善的话容易打动也先，若是处在宋朝，即使有一百个杨善，也说不上一句话。

然而在当时权高位尊的大臣中，能自愿出任使臣前往瓦剌的也只有杨善一人，至于其他相互推诿的大臣，即使没有杨善的口才，难道也没有杨善的正义之心吗？

738. 富　弼

【原文】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忧，遣使来言关南之地。地是石晋所割，后为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见契丹主曰："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使幸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与，抑人主当之与？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雁门者，备元昊也。塘水

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虽然，吾祖宗故地，当见还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边批：占上风。既退，刘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币，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耳。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地增币以代之。’边批：占上风。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辞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唯结姻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弼还报，帝许增币。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币，辞当曰‘献’。”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边批：占上风。契丹主曰：“然则为‘纳’。”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币遗我，是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边批：占上风。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边批：占上风。岂复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夺，自遣人来议，帝用晏殊议，竟以‘纳’字与之。边批：可恨！

富郑公与契丹主往复再四，句句占上风，而语气又和婉，使人可听。此可与李邺侯参看，说辞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闻一女卒；再往，闻一男生，皆不顾。得家书，未尝发，辄焚之，曰：“徒乱人意！”有此一片精诚，自然不辱君命。

【译文】 契丹趁宋朝正遭西夏人侵犯边境，穷于应付时，派使者前来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这是五代时石敬瑭为求契丹骑兵之助，割让给契丹的土地之一，后由后周世宗夺回）。

富弼（字彦国，又称富韩公）奉命前往契丹，见契丹主说：“两国修好已有四十年，为什么今天突然有割地的要求？”

契丹主说：“南宋违背盟约，派兵防守雁门关，增辟水塘，整修城墙，征调民兵，这突来的举动是表示什么呢？本王的臣子们都要求本王立即出兵南下，本王对他们说：‘先派使者要求割地，若南宋不答应，再出兵也不迟。’”

富弼说：“北朝难道忘了真宗皇帝的恩德吗？当年澶渊之役，若真宗皇帝采纳将军们的意见，北朝士兵谁能活着回去？再说北朝与中国修好，君王可独享所有的好处，而臣下没有丝毫的利益；一旦双方交战，如果胜利，功劳归大臣所有；如果失败，君王却要承担战争中所有的责任，所以臣子劝君王用兵，无非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中国疆域辽阔，精兵百万，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

定会获胜吗？就算侥幸获胜，阵亡的士兵、损失的战马，这责任由群臣承担，还是由君王承担呢？若是两国修好，每年君王都可享有金银、丝绢的赠予，您的大臣能分到什么好处呢？”

契丹主连连点头。

富弼又说：“防守雁门关是为防备元昊（西夏·李曩本名），辟建水塘是由何承矩开始兴建，这些事都是在两国订盟前就已有的；至于修墙是因城墙太过老旧，而征调民兵也是递补军中遗缺，并没有违背盟约。”

契丹主说：“就算南朝没有违约，但关南是我祖先的土地，也该归还我们。”

富弼说：“后晋以卢龙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从契丹人手中取回，这都是前朝事，若是各自索讨旧地〔占上风〕，北朝能讨到好处吗？”

说完，富弼告辞离去。

刘六符对富弼说：“我王对每年接受南朝的金币觉得耻辱，如果我王坚持要南宋割地，你觉得如何？”

富弼说：“本朝皇帝曾说：‘要为祖先固守国土，不敢随便割让土地，北朝所希望的无非是银两、绢绸，朕不忍心两国无辜百姓因交战而丧命〔占上风〕，所以增加每年岁币来替代土地的赠予。’若北朝坚持一定要土地，就是有心毁弃盟约，而以割地为借口。”

第二天契丹主邀富弼一同打猎，对富弼说：“若南宋肯割让土地，那么两国的友谊将更稳固友好。”

富弼说：“假如北朝得到土地会觉得光荣快乐，那么南宋必会因损失土地而感到屈辱难过。南宋、契丹是兄弟之邦，怎能做出令一个觉得光荣、一个觉得屈辱的事呢？”

狩猎结束后，刘六符对富弼说：“听了我王和先生所谈有关荣、辱的事，想到如今只有两国结成亲家才能巩固国谊。”

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磨擦，再说本朝长公主出嫁，陪嫁的嫁妆不过十万钱，哪里比得上年年获赠的岁银呢？”

富弼离开契丹后，便回国向仁宗报告经过，仁宗也答应再增加岁银。

契丹主说：“南宋既答应每年再增岁银，盟约上就也该更改为‘献’岁银。”

富弼说：“两国既约为兄弟，南宋是兄长，哪有兄长给弟弟东西称之为‘献’的道理〔占上风〕！”

契丹主又说：“那称之为‘纳’如何？”

富弼还是坚持不妥。

契丹主说：“南宋既答应每年给本王丰厚的岁银和丝绢，为的是怕本王南侵，

改一个字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真率兵南侵，南宋不会后悔吗？”

富弼说：“南宋兼爱两国人民的生命〔占上风〕，所以希望两国和平，这哪里是害怕？如果真到不得已的地步，非得两国交战，就该以强弱分胜负，这结果就不是臣所能预知的。”

契丹主说：“你不要太固执，其实改动这一两字，历史上早有先例了。”

富弼说：“历史上只有唐高祖因曾经向突厥人借兵，当时为酬谢突厥人，或称‘献纳’，后来颉利（唐时突厥可汗）被唐太宗擒服〔占上风〕，就再没有出现这种字眼了。”

契丹主知道无法说服富弼，就私下派人到宋朝议和，结果仁宗采纳晏殊（临川人，字叔同）的意见，竟然同意用“纳”字〔可恨〕。

〔梦龙评〕富弼与契丹主先后面谈四次，句句话占上风，而语气温和、态度委婉，让人听得进话，富弼的这番说辞，可和李邺侯比美，是出任使臣谈话最高的境界。富弼第一次奉命前往契丹时正逢丧女，第二次再往契丹，家中添一男儿，但富弼都不曾回家探望，收到家书也不曾拆阅，就顺手烧毁，说：“看家书只会扰乱我的思虑。”有这样的一片忠诚，自然能不辱君命。

739. 王守仁

【原文】 土官安贵荣，累世骄蹇，以从征香炉山，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薄之，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事下督府勘议。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谪龙场驿丞，贵荣甚敬礼之。守仁贻书贵荣，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纵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即幸免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谁云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升职，意亦如此。夫铲除寇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土常职，今缕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将何为？使君为参政，已非设官之旧，今又干进不已，是无抵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唯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弗行，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若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之不速，又可求进乎？”后驿竟不减。

此书土官宜写一通置座右。

【译文】 土官（元、明以来管领苗蛮之地，官职由土人世袭）安贵荣为人骄傲自大，自认随军出征香炉山功劳不小，朝廷虽加封贵州布政司参政的官职，仍觉得不足以奖赏他出征的功勋，于是奏请皇帝撤减分发龙场驿丞的员额，改由自己递补，做为封赏。

朝廷将此事交由督府审议。

这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为上书营救戴铣，被贬为龙场驿丞。安贵荣一向敬重王守仁，王守仁知道安贵荣上奏撤减龙场驿丞的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

“大凡朝廷法制都由祖先制定，后世子孙严守礼制，不敢擅自更改。如果皇上擅自更改，尚称之为变乱，更何况是大臣呢？纵使皇上不降罪，有关的律法机关也会按律法定罪，即使很幸运的不予追究，但五、六年之后，八、九年之后，甚至二、三十年后，仍能拿着状纸追溯前罪，若真有这么一天，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你的先祖，自汉、唐千百年来就拥有这片土地及人民，从没有变动过，原因在于世世代代能遵守天子礼法，竭尽忠诚，不敢有丝豪的违越，所以即使身为天子也不能随便加封臣子，否则你的土地肥沃、人民众多，皇上也能任意夺过来仿效内地立为郡县，到时候谁又敢说不行？驿丞可撤减，当然也可以增员，如果驿丞的员额可增减，宣慰司也同样可以，由此看来，减少驿丞员额就连宣慰司也后患无穷，你难道没有深一层分析过吗？

“你奏本上所说‘立下汗马军功，要求晋升官职’也是同样道理。剿灭盗匪、安抚百姓本就是土官份内职责，现在你多次以建功上书邀赏，那么平日所领的朝廷俸禄又是为的什么呢？再说你已被任命为参政，这已超越了常规，你还上奏邀功，这样贪得无厌，其他大臣一定会觉得难以忍受。

“再说，朝廷为宣慰土官，律法规定官位世袭，子孙万代能永远保有土地人民，而参政官是流官（对土官言，官吏受朝廷任命随时调动），东西南北，全凭皇上一句话，朝廷下达一纸公文，任命你一个官职，或是福建，或是四川，不履新职，抗命杀头的诏命立即就到，若是奉命履职，千百年来世袭的土地、人民就不再归自己所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虽已任命为参政，应该推辞都来不及，怎会再有其他的要求呢？”

安贵荣看完信后，再也不敢提撤减驿丞的事。

〔梦龙评〕全国所有的土官，都应该把王守仁这封信抄写一遍，做为座右铭。

740. 张嘉言

【原文】 张公嘉言司理广州时，边海设有总兵、参、游等官，幕下各数千防兵，每日工食三分。然参、游兵每岁涉远出讯，而总兵官所辖兵，皆借口坐镇不远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参、游部下兵，止给每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仅不出汛也，亦减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贮为修船之用。独总兵官部下兵毫无所减，当修船时，另凑处于民间。积习已久，彼此视为固然。忽巡道申详军门，欲将总兵官所辖兵，以后稍视裁其工食，留备修船之用。军门适与总兵有隙，乃仓卒允行。各兵哄然而哗，知张公为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张公意色安闲，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阶述其故。众兵俱拥而前，即叱下堂，曰："人言嚣乱，殊不便听。"众兵乃下。时天雨甚，兵衣尽湿，张公亦不顾，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哓哓，称旧无减例。张公曰："此事我亦与闻，汝等全不出汛，却难怪上人也。汝欲不减亦使得。虽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与参、游兵每岁更迭出汛，汝宁得不往乎？若往，则汝等且称参、游兵，工食减半矣。边批：怵之以害。汝所争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参、游兵之来代者所得也。何不听其稍减，而汝等犹得岁岁称大将军兵乎？边批：欣之以利。汝等试思之！"此六人俯首不能对，唯曰："愿爷爷转达宽恤。"张公曰："汝等姓名为谁？"各相顾不肯言。张公骂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问我'谁来禀汝'，何以对之？不妨说来，自有处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记之。张公曰："汝等传语诸人：此事自当有处，甚无哗！诸人而哗，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斩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后议诸兵每月减银一钱，兵竟无哗者。

说得道理透彻，利害分明，不觉气平而心顺矣。凡以减省激变者，皆不善处分之过。

【译文】 时朝人张嘉言治理广州时，海防设有总兵（官名，明朝总兵官镇守一方，简称总兵）、参游等官职，各统领数千海防兵，每位士兵每日可领工作及餐费津贴三分钱。每年参游属下都要到外地服役，而总兵属下都以镇守海防为借口，从不到外地服役。而每逢三、五年一次的修船期，参游兵都只能领半日津贴，若不修船也不服役就扣减三分之一的津贴，做为修船的公积金。但总兵属下却是一分钱都不扣，每次修船，就向民间筹募款项。由于行之有年，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参游或总兵都已习惯。

一日，巡道（官名，明朝各省按察司）禀报军门（明朝统兵官的尊称），想将总兵的士兵也比照参游所属的官兵扣减津贴，做为修船的基金。正巧军门和总兵间曾经有过摩擦，所以军门没有仔细考虑，就准巡道的请求。

总兵的辖下兵士听到消息后群情激愤，认为张嘉言是朝廷命官，于是就包

围张嘉言的公堂。张嘉言意态从容，命士兵代表五、六人进公堂说明整个事件的经过，其他士兵也一涌而上，张嘉言立即大声叱责说："人多嘴杂，反而听不清楚。"

其他士兵这才退下。

这时天下大雨，士兵们的衣服都已湿透，张嘉言不忍心见士兵们多淋雨，就要士兵代表扼要说明，代表说，按往日旧例并没有扣减津贴。

张嘉言说："这事我也有耳闻，但你们从不服役，也难怪长官会有这样的决定，你们想不扣减津贴也行，但是依我看你们未必能得到好处，因为上面有令，你们从现在开始和参游兵一样每年轮流服役，你们敢违令吗〔怵之以害〕？若是服役，那么你们也和参游兵一样，津贴减半，你们极力所争取的不扣减津贴，反而是参游兵享受到了，所以为什么不乖乖的听命扣减津贴，而代以不外出服役，安安稳稳的做总官的部属呢〔欣之以利〕？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吧！"

这六人低头答不出话来，最后只有说："请张公代为转达长官，请长官体恤我们的处境。"

张嘉言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六人都不愿意报姓名。

张嘉言骂道："你们不肯留下姓名，上面长官问我是谁来陈情，我要怎么回答？你们只管报上姓名，我自有主张。"

六人这才留下名字。

张嘉言说："你们回去后告诉同僚，这事我自有主张，要他们不要再闹事，如果闹事，你们这六人都留有名字，长官会下令砍头的。"

六人听了非常惊恐，点头告退。

日后决议：每月每位士兵扣减津贴一钱。所有士兵竟毫无异议的接受。

〔梦龙评〕张嘉言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利害分明，让士兵们听了心平气和而乐于接受。由此看来，历史上有关扣减薪俸而引发的动乱，都是处理不当的过失。

741. 王　维

【原文】　弘治时，有希进用者上章，谓山西紫碧山产有石胆，可以益寿。遣中官经年采取，不获，民咸告病。按察使王维祥符人。令采小石子类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载诸书中，何以谓无？"公曰："凤凰、麒麟，皆古书所载，今果有乎？"

【译文】　明孝宗弘治年间，有人为了想谋官职上章（官员、百姓上呈君王或官府的文书）称：山西的紫碧山蕴藏石胆（矿物名，亦称胆矾），古书记载，

服用石胆可以延年益寿。朝廷于是派宦官监督进行采石，但一直找不到石胆，而长年的挖掘也使百姓劳苦不堪，怨声四起，纷纷向按察使王维诉苦，于是王维下令百姓采集形状类似石胆的小石子一升，呈交宦官。

宦官见了，大为生气说：“这简直是敷衍搪塞，石胆在书籍中早有详细的记载，怎会找不到呢？”

王维说：“凤凰、麒麟在古书上也有记载，但是现在有谁见过呢？”

742. 秦　宓

【原文】　吴使张温聘蜀，百官皆集，秦宓字子敕。独后至。温顾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学士秦宓。”温因问曰：“君学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学，何必我！”温乃问曰：“天有头乎？”曰：“有之。”曰：“在何方？”曰：“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温又问：“天有耳乎？”曰：“有。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曰：“何姓？”宓曰：“姓刘。”曰：“何以知之。”宓曰：“以天子姓刘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实没于西。”时应答如响，一坐惊服。

其应如响，能占上风，故特录之。他止口给者，概无取。

【译文】　三国时吴使张温（吴郡人，字惠恕）前往蜀国访门，蜀国所有官员都列朝欢迎，只有秦宓（字子敕）在张温到达后才来。

张温问孔明（诸葛亮）说：“这人是谁？”

孔明答：“蜀国的学士秦宓。”

张温便对秦宓说：“你读过书吗？”

秦宓说：“在蜀国连五尺的孩童都念过书，何况是我？”

张温接着说：“天有头吗？”

秦宓说：“有。”

张温说：“天的头在哪个方向？”

秦宓说：“在西方。《诗经》上说：‘天朝西方眷顾。’”

张温说：“天有耳朵吗？”

秦宓说：“有，天虽高，但即使再低深的地底，所发出的声音天也听得见。《诗经》上说：‘水泽深处的鹤鸣声传达到天。’”

张温问：“天有脚吗？”

秦宓说：“有，《诗经》说：‘天步艰难。’天若没有脚，怎么走路？”

张温又问：“天有姓氏吗？”

秦宓说：“有。”

张温问：“姓什么？”

秦宓说：“姓刘。”

张温说：“怎么知道姓刘？”

秦宓说：“因为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姓刘。”

张温说：“太阳是不是由东方升起？”

秦宓说：“太阳虽由东方升起，却由西方落下。”

对于秦宓的对答如流，在场百官无不佩服。

〔梦龙评〕因秦宓的对答如流，且句句占上风，所以特别予以选录，秦宓仅只善于巧辩，其他并无可取之处。

二十、言浅意深

【原文】　唯口有枢，智则善转。孟不云乎：言近指远。组以精神，出之密微。不烦寸铁，谈笑解围。集“善言”。

【译文】　嘴巴中有转轴，要靠智慧转动；浅近的词句，往往有深远的含意，用心运用，注意变化，就能在谈笑间化解危机。

743. 孔　子

【原文】　陈侯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人。又执三监吏，群臣莫敢谏者。孔子适陈，见陈侯，与登台而观之。孔子前贺曰：“美哉，台乎！贤哉，主也！自古圣人之为台，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陈侯默然，使人赦所执吏。

【译文】　春秋时陈惠公征调犯人兴建凌阳台，还没有完工，就杀了好多人。一天，陈惠公又下令收押三名监吏（监管人犯的官吏），大臣们都不敢进谏劝阻。

正巧孔子来到陈国，和陈惠公一起登台眺望，孔子一边眺望一边向陈惠公祝贺：“凌阳台真是雄伟壮丽啊！大王果真是位贤君，自古以来，即使圣人修建楼台，也从没有不杀一人就能建成的先例！”

陈惠公听了羞愧得哑口无言，于是命人释放那三名监吏。

744. 说秦王

【原文】　秦王与中期争论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为中期说秦

王曰："悍人耳！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秦王因不罪。

【译文】 秦王与中期（即中旗，战国秦辩士）发生争论，秦王辩不过中期，非常生气，中期却神态从容的离去。

有人怕中期因此得罪秦王，故意在秦王面前说："中期真是蛮横不讲理，幸好他有大王这样贤明的君王，如果在从前桀纣时代，恐怕早就砍头了。"

秦王听了，就打消责罚中期的念头。

745. 晏 子

【原文】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缚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肢解人，不知从何处始？"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

时景公烦于刑，有鬻踊者。踊，刖者所用。公问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贵贱？"对曰："踊贵履贱。"公悟，为之省刑。

晏子之谏，多讽而少直，殆滑稽之祖也。其他使荆、使吴、使楚事，亦皆以游戏胜之。觉他人讲道理者，方而难入。◯晏子将使荆。荆王与左右谋，欲以辱之。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对曰："坐盗。"王曰："齐人故盗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而树之江北，乃为枳。所以然者，其地使然。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荆地固若是乎？"王曰："圣人非所与戏也，只取辱焉！"晏子使吴。王谓行人曰："吾闻婴也，辩于辞，娴于礼。"命傧者："客见则称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乌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傧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使楚耳。"

【译文】 有人得罪齐景公，景公非常生气，命人把他绑在大殿，准备处以分尸的极刑，并且说如果有人胆敢劝阻，一律格杀。

晏子（即晏婴）左手抓着人犯的头，右手拿着刀，抬头问景公："古时圣王明君肢解人犯时，不知先从人犯的哪个部位下刀？"

景公立刻站起身说："放了他吧！这是寡人的错。"

景公时，刑律繁多。有一天景公出游见有卖踊（被砍去一脚的罪犯所穿的鞋），景公就问晏子："贤卿住的地方靠近市集，可知道踊贵还是普通鞋子贵？"

晏子答："踊贵"。

景公突然有所领悟，于是下令废除刖刑（砍去罪犯一脚的刑法）。

〔梦龙评〕晏子劝谏君王多半以讽喻代替直言，他可算是开滑稽（战国九流十家之一）一派

的风气了。日后晏子也曾出使楚、吴及楚等国，都在谈笑间占上风。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有时正经的和对方讲道理，反而很难让对方接受。

有一次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与大臣们都想借机羞辱晏子。一天，楚王与晏子正站着闲聊时，看见差官押着一个犯人从面前经过，楚王问手下："那是什么人？"手下答："那是齐国人。"楚王说："他犯了什么罪？"手下说："窃盗罪。"楚王于是对晏子说："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别人东西吗？"晏子说："有人在江南种了一棵橘树，可是把它移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树，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现在齐人在齐国不偷东西，来到楚国却变成小偷，难道楚国是小偷之国吗？"楚王说："唉！戏弄圣人，只会自取其辱！"

晏子出使吴国时，吴王对手下说："寡人听说晏婴善于言辞，熟悉礼制，等晏婴晋见寡人时，命接待人员以天子尊称寡人。"第二天宴子进宫见吴王，命人通报，通报人说："天子有令，命晏婴晋见。"晏子长叹三声说："我受齐王之命出使吴国，不知怎么搞的怎会来到周天子的宫廷，请问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吴王呢？"吴王立刻说："夫差有请。"于是以合于诸侯身份的礼仪接待晏子。

晏子出使楚国，由于身材矮小，在晋见楚王时，楚人不请晏子由宫廷正门入殿，却要晏子由侧殿的小门入宫。晏子说："出使狗国理所当然走狗洞，今天臣出使楚国，不该走狗洞。"于是宫人只好大开宫门请晏子由正门入殿。

楚王见了晏子后说："齐国难道没有人才吗？"晏子回答说："齐国仅是都城临淄就有三百闾（每闾是二十五家），连结衣袖可以搭成一座大营帐，滴下的汗珠就像下雨一样，怎会没有人才呢？"楚王说："那么为什么会派你为使臣呢？"晏子答："齐王任命使臣有一贯的原则：凡是他国有贤明的君王，就派能干的大臣前往；对方君王懦弱昏庸，就派愚昧无能的臣子为使者，我晏婴是齐国大臣中最无用的，所以就派来楚国了。"

746. 晏子　敬新磨

【原文】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公曰："诺。"晏子举戈临之曰："汝为我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圉人，闻于四邻诸侯，而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后唐庄宗猎于中牟，践蹂民田。中牟令当马而谏。庄宗大怒，命叱去斩之。伶人敬新磨率诸伶走追其令，擒至马前，数之曰："汝为县令，独不闻天子好田猎乎？奈何纵民稼穑，以供岁赋？何不饥饿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驰逐？汝罪当死！亟请行刑！"诸伶复唱和。于是庄宗大笑，赦之。

【译文】　有圉人（官名，掌养马之事）杀了景公心爱的马匹，景公非常生气，拿起戈想亲手杀了圉人。

晏子说："王如果现在就杀他，会教他死得不明白，请王准许我列举他的罪状，好让他死得瞑目。"

景公答应，于是晏子举起戈指着围人说："你身为君王的养马官，不好好养马却私自将马匹杀了，罪该死；你使君王为了一匹马而杀养马官，其罪又该死；你使君王因为死了马，而怒杀养马官的事传到其他诸侯耳中，让天下诸侯耻笑君王，其罪更该死。"

景公立即说："贤卿放了他吧！不要使孤王蒙上不仁的罪名。"

后唐庄宗在中牟（地名，春秋晋地）狩猎，将附近百姓的田地践踏得面目全非。中牟县县令挡在庄宗马前陈情谏阻，庄宗非常生气，命左右将县令带走处斩。

有个叫敬新磨的伶人（乐工，即现今以演戏为业者）立刻带着其他伶人追赶被押走的县令，然后把他带到庄公马前说："你身为县令，难道没有听说天子喜欢狩猎吗？为什么要纵容百姓辛勤的耕种，按时缴纳每年的赋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忍饥受饿、荒芜田地，好让天子尽情追逐野兽呢？你真是罪该万死，请皇上立刻下令行刑。"

其他伶人也在旁边一搭一唱，于是庄宗大笑着下令赦免县令。

747. 郑 涉

【原文】 刘玄佐镇汴，尝以谗怒，欲杀军将翟行恭，无敢辨者。处士郑涉能谐隐，见玄佐曰："闻翟行恭刑，愿付尸一观。"玄佐怪之。对曰："尝闻枉死人面有异，一生未识，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译文】 唐朝人刘玄佐（本名洽，赐名玄佐，谥壮武）镇守汴州时，听信谗言想杀将军翟行恭，左右无人敢上前劝谏。

处士（没有任官职的读书人）郑涉为人诙谐，善用隐语，见了刘玄佐，对他说："听说翟行恭得罪了大人，大人借机要杀他抵罪，希望大人能答应我一个请求，翟行恭行刑后，能让在下看看他的尸体。"

刘玄佐觉得奇怪。郑涉说："我曾听人说受冤而死的人，脸上表情和普通死人不同，我平生从未见过，所以想见识见识。"

刘玄佐立即明白郑涉话中有话，于是赦免了翟行恭。

748. 李忠臣

【原文】 辛京杲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俱战死，独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恻然，乃左迁京杲。

【译文】 唐朝人辛京杲（屡有战功，曾封为晋昌郡王）曾对部下动私刑。

官吏上奏朝廷，依法辛京杲应论死罪，肃宗也同意按律论罪。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因屡建战功，肃宗另赐姓名）说：“其实辛京杲早该死了！”

肃宗问为什么，李忠臣答：“辛京杲的父兄都是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只有辛京杲一个人活到现在，所以臣才认为他早就该死了。”

肃宗想到辛京杲一门忠烈，于是以降职代死罪。

749. 东方朔

【原文】 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之曰：“汝痴耳！帝今已长，岂复赖汝乳哺活耶？”帝凄然，即敕免罪。

【译文】 汉武帝的奶妈在宫外犯法，武帝想按律论罪以明法纪，奶妈向东方朔（字曼倩）求救。

东方朔说：“这件事不是用言辞就可以打动皇上的，你如果真的想免罪，只有在你向皇上辞别时，频频回头看皇上，但记住千万不要开口求皇上，或许能侥幸的使皇上回心转意。”

奶妈在向武帝辞别时，东方朔也在一旁，就对奶妈说：“你不要痴心妄想了，现在皇上已长大了，你还以为皇上仍靠你的奶水而活吗？”

武帝听了，不由想起奶妈哺育之恩，立即下命赦免奶妈的罪。

750. 简　雍

【原文】 先主时天旱，禁私酿。吏于人家索得酿具，欲论罚。简雍与先主游，见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何以知之？”对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译文】 刘备曾下令禁止百姓酿私酒，凡是在百姓家中搜出酿酒的器具都按律问罪。

一天简雍（一作耿雍，字宪和）与刘备一同出游，见路上有一对男女，简雍对刘备说：“他们正想苟合，为什么不命人把他们抓起来？”

刘备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苟合的念头？”

简雍说：“因为他们身上都带着苟合的器官。”

刘备听了大笑，于是下令废除此一刑罚。

751. 魏　征

【原文】　文德皇后即葬。太宗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帝泣，为之毁观。

【译文】　文德皇后（唐朝长孙皇后的谥号）死后葬在昭陵，唐太宗非常思念她，于是命人在苑中搭建一座楼台，好常常登楼眺望。

一天太宗邀魏征（字玄成，太宗时名臣）一同登楼。

太宗问魏征："贤卿看见了吗？"

魏征回答说："臣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太宗指着昭陵说："这么近的昭陵都看不见？"

魏征说："原来皇上是说昭陵，老臣以为皇上眺望献陵（唐高祖陵墓），若是昭陵，那老臣早看见了。"

太宗惭愧不已，于是命人拆去楼台。

752. 吴　瑾

【原文】　石亨矜功夺门功。恃宠。一日上登翔凤楼。见亨新第极伟丽，顾问恭顺侯吴瑾、抚宁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谢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顿首曰："非王府，谁敢僭妄如此！"上不应，始疑亨。

【译文】　明朝武将石亨（英宗时屡建战功，封武清侯）自恃战功彪炳，深受英宗骄宠，生活豪奢。

一日英宗偕同恭顺侯吴瑾（大顺初年曹钦谋反，与曹钦力战而死，赠梁国公）、抚宁伯朱永（字景昌，因战功封侯）登翔凤楼眺望风景。

英宗见石亨新建的府邸华丽壮伟，就回头问两人说："贤卿可知那是谁的宅邸？"

朱永说："臣不知。"

吴瑾说："这一定是皇府。如果不是皇府，是谁如此胆大，敢以皇者自居？"

英宗虽没说什么，但心中已开始怀疑石亨的忠诚了。

753. 杨　晟

【原文】　炀帝幸榆林，长孙晟从。晟以牙中草秽，欲令突厥可汗染干亲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帐前草谓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芜

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过！”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诸部贵人争效之。自榆林东达蓟，长三千里，广百步，皆开御道。

【译文】　隋炀帝带着长孙杨晟来到榆林，杨晟见营帐外杂草丛生，想要前来迎驾的突厥首领染干亲自割草，以宣扬天子声威。

于是杨晟故意指着帐前的野草对突厥首领说：“这草很香，你闻闻看。”

突厥首领果真低头闻草，奇怪说：“没有什么你说的香味啊！”

杨晟说：“古时天子所临幸的地方，周围道路，诸侯都亲自洒扫表示尊敬，现在帐前杂草丛生未加清理，一定是因草香所以才没被割除。”

染干明白杨晟的语意，说道：“奴才罪过！”

说完拔出佩刀亲自割草，染干的部下也争相助割，于是自榆林至蓟，开辟了一条宽百步长三千里的御道。

754. 贾　诩

【原文】　贾诩事操。时临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尝欲废丕立植。一日屏左右问诩，诩默不对。操曰：“与卿言，不答，何也？”对曰：“属有所思。”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操大笑，丕位遂定。

卫□“此座可惜”一语，不下于诩。晋武悟而不从，以致于败。

【译文】　三国时贾诩（魏人，曾因说服张绣投效曹操，封都亭侯）为曹操属臣，这时临淄侯曹植才名极盛，曹操有意废太子曹丕而改立曹植。

一天，曹操命左右退下，与贾诩商议改立太子的事，贾诩久不出声，曹操说：“我跟贤卿说话，贤卿怎么不作声呢？”

贾诩说：“臣正在想一件事。”

曹操又问：“贤卿想什么呢？”

贾诩说：“我在想袁本初（即袁绍）和刘景升（刘表）父子的事。”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从此曹丕太子的地位乃告确立。

〔梦龙评〕晋朝时卫□也有同样的故事，而且卫□的机智与含蓄不下于贾诩，可惜晋武帝领悟后却没采纳，最后终于酿成大祸。

755. 解　缙

【原文】　解缙应制题《虎顾从彪图》，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文皇见诗有感，即命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文皇与解缙同游。文皇登桥，问缙：“当作何语？”缙曰：“此谓‘一步高一步’。”及下桥，又问之，缙：“此谓‘后面更高似前面’。”

【译文】　明朝时解缙（字大绅，太祖时上万言书批评时政而受成祖重视，封御史，成祖崩后因得罪汉王朱高煦，下诏狱死）受成祖诏命为“虎顾众彪图”题诗，诗句是：“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头。”

成祖看了诗句，不由百感交集，立即命人到南京迎太子回宫。

有一次成祖与解缙一同出游，成祖正过桥，一登上桥阶，就问解缙这情景该怎么形容。

解缙说：“这叫一步高过一步。”

等到下桥时，成祖又问同样的问题，解缙说：“这叫后面更高似前面。”

756. 史　丹

【原文】　汉元帝不喜太子。时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同学，相长大。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睹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乎！”太傅史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切戒属，无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此与上官桀“意不在马”之对同，而忠佞自分。

【译文】　汉元帝（名奭，在位十六年崩）不喜欢太子。正巧元帝幼弟中山哀王逝世，太子前来吊祭。哀王和太子曾是一起读书长大的友伴。元帝看见太子不由想起哀王，更是悲伤。

然而见到太子一脸木然的表情，不由生气的说：“天下可有不存仁义之心，日后如何能继承祖先的继业、为百姓父母的天子？”

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史丹（字君仲，谥顷）立刻摘下纱帽请罪说：“臣见陛下哀痛哀王，恐怕影响陛下龙体的康健，所以在太子祭吊前，特别叮嘱太子，千万不要流泪，以免再加深陛下的感伤，老臣实在罪该万死。”

元帝听了史丹的解释，就不再责怪太子。

〔梦龙评〕这和上官桀“意不在马”的回答同义，但一忠一奸，自有分别。（意不在马的典故是：有一次汉武帝生病，病愈后发现马都变瘦了，便责问掌马吏上官桀。上官桀哭着说：“臣知皇上龙体欠安，日夜忧虑，意诚不在马。”武帝听后大乐，破格升他为太仆。）

757. 谷那律

【原文】　高宗出猎遇雨，问谷那律曰：“油衣若为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译文】　唐高宗狩猎时突然遇到一阵大雨，就对谷那律（博览群书，官至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说：“如果穿了油衣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谷那律说：“如果以瓦为衣，更不会被雨淋湿。”

高宗听了，从此不再打猎。

758. 裴　度

【原文】　裴度为相时，宪宗将幸东都，大臣切谏，不纳。度从容言：“国家建别都，本备巡幸。但自艰难以来，宫阙署屯，百目之区，荒圮弗治。必假岁月完新，然后可行。仓卒无备，有司且得罪。”帝悦曰：“群臣谏朕不及此。如卿言，诚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译文】　唐朝人裴度（字中心，掌政达三十年，威震四夷）为宰相时，宪宗有意前往东都，大臣们虽极力劝阻，但都无法改变宪宗的心意

裴度不慌不忙的说：“国家除了首都外，另外再建东都，本来就是为皇上出游时所准备的行宫，但战乱刚结束，宫阙官署满目疮痍，荒废待修，这必须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整建完成，那时皇上再去也不迟，如果现在皇上执意成行，只怕负责维护东都的官署，会因迎驾不周而获罪。”

宪宗说：“还是裴相说得好，果如裴相所说，朕又何必非去东都不可呢？”

于是打消去东都的念头。

759. 李　纲

【原文】　李纲欲用张所，然所尝论宰相黄潜善，纲颇难之。一日遇潜善，款语曰：“今当艰难之秋，负天下重责，而四方士大夫，号召未有来者。前议置河北宣抚司，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谓不宜？第今日势迫，不得不试用之。如用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似无嫌。”潜善欣然许之。

【译文】　宋朝时李纲（字伯纪，卒谥忠定）想推荐张所（高宗时曾上书斥黄潜善，谪至江州）为河北宣抚司使，但张所曾非议过黄潜善，因此颇感为难。

一日，李纲巧遇黄潜善，于是悄悄说：

“现在国家处境艰难，身为朝廷命臣，负有维系天下安危的重责，但是招抚边民的工作一直推展得不顺利，前次朝廷提议设置河北宣抚司，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张所可以用，但张所曾冒犯相国，以他所犯的罪，当然不能再委任他官职，但迫于今天国家情势，不得不用他一试，当然，如果命他在京师担任要职是万万不可，不如任命他为招抚使，让他冒死立功，将功赎罪，相国以为如何？”

黄潜善欣然同意。

760. 苏　辙

【原文】　《元城先生语录》云：东坡下御史狱，张安道致仕在南京，上书救之，欲附南京递进，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恕徘徊不敢投。久之，东坡出狱。其后东坡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见之，曰：“宜召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仆曰：“何谓也？”子由曰：“独不见郑昌之救盖宽饶乎？疏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之怒耳。且宽饶何罪？正以犯许、史罪得祸。今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安道之疏乃云‘实天下之奇才’，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仆曰：“然则尔时救东坡者，宜为何说？”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是陛下开端，后世子孙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此条正堪与李纲荐张所于黄潜善语参看。

【译文】　元城先生《语录》说：

东坡（苏轼）被御史弹劾下狱后，辞官家居南京的张安道想上书为东坡求情，本想就近在南京呈递奏本，可是官府不敢受理，于是张安道就命儿子张恕到登鼓院（悬鼓于公堂外，凡百姓有谏言或冤情，可击鼓陈情）递奏本，但张恕在登鼓院门口徘徊许久后，仍不敢投递。

过了一段日子，东坡出狱，当他见到当年张安道为他求情的奏章副本时，不禁吐着舌头，为自己捏了把冷汗，但没有说明原因。

直到子由（苏辙）也看了副本才说：“难怪哥哥要吐舌头了，他能平安出狱，实在要感谢张恕的胆子小。”

子由的仆人问他原因，子由说：“你难道没听说郑昌为营救盖宽饶（字次公，为人刚正，但喜讽刺，终获罪）的事吗？郑昌在上书汉宣帝的奏本上说道：‘盖宽饶在朝没有许姓、史姓（许指许伯，宣帝皇后之父；史指史高，宣帝外戚）的皇戚；在野没有金、张（金指金日磾、张指张安世，二人因结交许、史而自恃骄宠）等有力权贵。’这正是激怒宣帝的原因，盖宽饶有什么罪？他的罪就是冒犯许、史等人，郑昌再讥讽许、史等人恃贵而骄，不是更火上加油？今天东坡获罪下狱就是因为名气太大，甚至胜过神宗皇帝，而张安道却说：‘东坡实在是天下奇才。’怎不再激怒皇上呢？”

仆人说：“那么当时如果要救东坡先生该怎么说呢？”

子由说：“只能说大宋立朝以来，从没有妄杀士大夫，今天陛下要杀东坡是开恶例，日后子孙万代必援此例，神宗好美名，一定怕后人议论，或许就会改

变心意。”

〔梦龙评〕子由的故事，可与前篇李纲说服黄潜善任用张所的说辞相互对照。

761. 施仁望

【原文】 南唐周邺为左衙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禁帅刘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婿。升元中，金陵告灾，邺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于主者，主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邺家语之。邺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留之。洎火息，复命，至便殿门，会刘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邺，又惧与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主，曰“火不为灾，邺诚如圣旨。”主曰：“戮之乎？”仁望曰：“邺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主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邺乃全恕。

【译文】 南唐周业官左卫史（禁军长官），是信州刺史周本（五代吴人，谥恭烈）的儿子，与禁军元帅刘素（长公主夫婿）有仇怨。升元年间，金陵大火，周业那晚因饮酒过量，在家大醉不起。

皇帝听说周业疏忽职守，就对亲信施仁望说：“率十名卫士前往火灾现场，如果周业在现场指挥救火就罢，如果他真醉倒在床，就当场杀了他。”

施仁望一面赶往灾区，一面立即派人到周业家，周业一听大为惊恐，顾不得身上穿的是妇人衣服，就去见施仁望，施仁望留下周业，等大火扑灭后，要周业一同到偏殿。

这时刘素已经到了殿门，正要向皇帝禀报灾情，施仁望心想刘素一定会公报私仇，但又怕自己为周业说情不成，反倒受连累，情急中突然一把推开刘素，抢在刘素前说：“火势已被扑灭，周业诚如皇帝所说。”

皇帝说：“你杀了他吗？”

施仁望答：“当时周业的父亲正准备领兵攻敌，臣不敢在他临行前执行圣旨。”

皇帝手拍桌子高兴的说：“朕几乎误了大事。”

日后，施仁望因这件事大获皇帝赏识因而重用，而周业酒醉怠忽职守一事也没有再追究了。

762. 李　晟

【原文】 李怀光密与朱泚通谋，事迹颇露。李晟累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寝不下。怀光欲缓战期，且激

怒诸军，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觖望，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心？”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嘿然。

【译文】 唐朝时李怀光（鞣鞨人，本姓茹，后赐姓李）暗中勾结朱泚（曾围德宗于奉天，李晟收复京师，朱泚为部将所杀）想造反，但事为李晟（字良器，曾收复京师，解德宗奉天之围，卒谥忠武）得知，李晟为防变乱发生，一面上奏请求准许增加东渭桥的兵力，一面也希望李怀光能弃暗投明，仍为朝廷效力。

而李怀光也因无法完全掌握军心，而有意延缓谋反的日期，为了煽动军士情绪，上奏德宗：“军士所领军饷不及神策军（唐禁军名），彼此有差别待遇，恐怕很难安抚军士。”

由于朝廷国库空虚，如果都比照神策军的军饷实在支付困难，但若不答应加饷又怕李怀光不高兴，部众情绪难平，于是德宗命陆贽同李晟到营地宣慰李怀光及军士们。

李怀光见两人来到营地，想要李晟先开口要求自己不要增加军饷，好激怒军士，使陆、李二人无法达成宣慰军士的使命。于是说：“我的军士们和神策军一样尽力报效朝廷，但所领的军饷却不一样，这种做法，怎能让人心服而同心协力报效朝廷呢？”

陆贽频频看着李晟不说话，李晟说：“李公是元帅，施发号令谁敢不听？我只是一名部将，只能听命行事，至于是否增加军饷，请李公定夺。”

李怀光哑口无言。

763. 梁适　孙沔

【原文】 契丹遣使与中国书，所称“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辅臣多言：“不从将生隙”。梁庄肃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北朝国号，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宋”如故。

皇祐末，契丹请观太庙乐人。帝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云：‘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国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译文】 契丹派使者到中国，谈到两国往来的文书，以“大宋”“大契丹”相互称呼，看起来不像是兄弟之国，应该改为“南朝”“北朝”。

皇帝下诏书交由书密院审议，大臣们都认为如果不答应契丹的建议，恐怕又会给予契丹生事的借口。

梁适说：“这太容易处理了，只要说‘宋’是本朝当初承受天命、获得天下的建国之号，‘契丹’也一样是北朝开创以来的国号，随便更改国号不是好的征兆。”

结果这年契丹派使者来中国，仍如以往称“大宋”。

宋仁宗皇祐末年，契丹请求观赏太庙乐工奏乐，仁宗询问宰相看法，宰相说：“恐怕契丹人不是诚心享祀，不能轻易答应。”

孙沔（字元规，论事刚直）则说：“只要对契丹人说：按礼法，太庙乐曲，是祭祀时为歌诵祖宗功德而演奏的，并不适用他国，如果契丹人愿意担任太庙祭祀的助祭人，大宋非常欢迎。”

仁宗照孙沔的话答复契丹使者，使者不敢再提此事。

764. 韩 亿

【原文】 亿奉使契丹。时副使者为章献外姻，妄传太后旨于契丹，谕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约，非欲达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是时副使方失词，而亿反用以为德。时推其善对。

【译文】 宋朝时韩亿（字宗魏，仁宗时官尚书右丞，以太子少傅辞官）奉命出使契丹，副使者为太后外戚，大意之下对契丹主误传了太后旨意：“愿意与契丹结为亲家，以示欢好。”

契丹主对韩亿说：“皇太后既有结亲家的旨意，大使怎不早说呢？”

韩亿这才知道，原来是副使在契丹主面前胡言乱语，于是回答说：“本朝每次派遣使者前来契丹，临行时太后总不忘提醒使者，对待契丹人要如皇室亲家般恭敬，并非太后有旨要与契丹主结亲。”

契丹主很高兴的说：“若真能结亲，是两国朝野的福气。”

这时副使才知道自己大意失言，而韩亿得体的回答，却使得契丹主深感恩宠。

765. 冯 京

【原文】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

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尖甚，恶甚！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译文】　宋朝人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先生）是冯当世（即冯京，谥文简）的好友，但王安石却不喜欢他。

一天，冯京在神宗面前极力推荐王巩，一旁的王安石立即说："王巩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罢了！"

冯京生气的说："王巩是戊子年生，怎能说是乳臭未干的小子〔又尖酸又恶毒〕呢？"

原来王巩和神宗是同年生，王安石惊觉自己失言，只有退立一旁。

766. 邵　雍

【原文】　司马公一日见康节曰："明日僧颙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唯唯。明日康节往见富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谓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僧开堂，公即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某未之思也！"时富公请告。

【译文】　宋朝时，有一天司马光对邵康节（即邵雍）说："明天僧人颙修开堂讲佛法，富公（富弼）、吕晦叔都会去听讲，晦叔沉迷佛法，是劝不动他的，但如果富公真的前去听讲，在情理上或许会引人议论。我是晚辈不敢劝阻，先生何不劝阻富公呢？"

邵康节点头答应。

第二天邵康节见了富弼，说："听说皇上将任命裴晋公新职，请富公观礼。"

富弼笑着说："我有病在身，怎能去观礼呢？"

邵康节说："富公有病当然不能去，但如果富公有意听颙修讲道，只怕有人会议论富公违抗皇命，托病不去观礼，却能听和尚讲道，这恐怕不合礼法！"

富弼吃惊的说："这我倒真的没想到〔当时富弼已向皇帝告假〕！"

767. 谢　庄

【原文】　庄，字希逸，孝武尝赐庄宝剑，庄以与鲁爽。后爽叛，帝偶问及剑所在，答曰："昔与鲁爽别，窃借为陛下杜邮之赐矣！"

【译文】　南朝宋孝武帝曾赐谢庄（字希逸）一把宝剑，可是他却转送给鲁爽。

后来鲁爽谋反，孝武帝问起宝剑的下落，谢庄机智的说："当年臣与鲁爽离

别时，就悄悄代陛下行‘杜邮之赐’了。”

〔梦龙评〕杜邮之赐，是战国时的典故。秦国大将白起，由于跟宰相范雎有争执，就罢兵拒绝作战，秦王一生气，就赐剑逼他自杀，因为自杀的地点在杜邮，所以后人以“杜邮之赐”表示赐剑自杀。

768. 裴楷　王份　王景文崔光

【原文】　晋武始登阼，采策得一。王者世数，视此多少；帝既不悦，君臣失色。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君臣叹服。

梁武帝问王侍中份：“朕为有耶，为无耶？”对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

宋文帝钓天泉池，垂纶不获。王景文曰：“良由垂纶者清，故不获贪饵。”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劭、勖、勉。高祖曰：“我儿名旁皆有心，卿儿名旁皆有力。”对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王弇州曰：诸人虽以捷供奉，然语不妨雅致。若桓玄篡位，初登御床而陷，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梁武宫门灾，谓群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敬容曰：“此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悦，以问群臣，无敢对者。王莹曰：“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陛下膺箓御图，虎象来格。”纵极赡辞，不能不令人呕秽。

【译文】　晋武帝初登基时，抽到签数“一”。古人卜算王朝传位的世数，都以所抽中数字论多寡，所以武帝非常不高兴，众臣们也不敢多话。

侍中裴楷（字叔则，卒谥元）奏道：“微臣听说天得一就冲和清平；地得一就四方安宁；王侯得一则天下诚信。”

武帝听了转怒为喜，众臣们见龙颜大悦，也不得不叹服裴楷的机智。

有一天梁武帝问王份说：“朕是‘有’呢？还是‘无’呢？”

王份说：“陛下顺应万物是‘有’，但以本体来看是‘无’。”

宋文帝有一次到天泉池钓鱼，钓了许久都不见鱼儿上钓，觉得非常懊恼。王景文说：“圣王一出天下清澈，所以鱼儿不敢贪吃饵食。”

元魏高祖为皇子们分别取名“恂”“愉”“悦”“怿”，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孝文皇帝赐名光）则分别为儿子们取名“劭”“勖”“勉”。高祖说：“我儿的名旁都有心，贤卿的儿名旁都有力。”

崔光说：“这就是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梦龙评〕这些回答虽言辞典雅，但奉迎巴结，不能不说令人作呕。

王弇州（即王世贞，字子美）说：“许多人虽以才思敏捷迎奉皇上而出名，但用语仍应力求雅致。譬如桓玄篡位后，初次睡龙床时，龙床就塌陷。殷仲文（善写文章）说：‘吾皇圣德深厚，

大地承载不了，所以龙床才塌陷。’”

梁武帝时，宫门起火，武帝对群臣说：“寡人正想重修宫门，没想到旧门却先起火了。”何敬容（字国体，官至尚书左仆射）说：“这就是陛下能先一步了解天意，而天也不敢违逆陛下的心意。”

又武帝即位时，传出老虎闯入京师，大象出现在江陵的奇事，武帝认为不吉，便询问大臣们的看法，大臣们都不敢说，王莹（字奉光，官至丹阳尹）说：“从前圣人敲击石块，百兽随着敲击的节拍起舞，现在陛下登基，虎象争相来贺，这是吉兆啊！”

769. 杨廷和　顾鼎臣

【原文】　辛巳，肃庙入继大统，方在冲年。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府视不已。大学士杨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圣情甚悦。

嘉靖初，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勋殂落”语，侍臣皆惊。顾徐云：“尧是时已百有二十岁矣！”众心始安。

世宗多忌讳，是时科场出题，务择佳语，如《论语》“无为而治”节，《孟子》“我非尧、舜、之道”二句题，主司皆获遣。疑“无为”非有为，“我非尧、舜”四字似谤语也。又命内侍读乡试录，题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上忽问：“下文云何？”内侍对曰：“下文是‘兴于诗’云云”。此内侍亦有智。

【译文】　唐肃宗登基那年正巧与自己生肖相冲，即位当天，肃宗认为龙袍衣摆太长，频频低头俯视，觉得非常不顺心。

大学士杨廷和（字介夫）见肃宗神情，启奏说：“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肃宗一听，不由龙心大悦。

明嘉靖初年，讲读官顾鼎成（字九和，号未斋）有一次讲解《孟子·咸丘蒙章》时，说到“放勋（帝尧的名号）殂落”这句，一旁的大臣怕皇上听了不高兴，都惊惧不已。顾鼎成不慌不忙的说：“尧这时已有一百二十岁了。”

众臣一听才心安。

〔梦龙评〕明世宗平日有许多忌讳。明代科举考试，都喜欢用佳句名言为试题。有一次主考官出《论语》中《无为而治》，及《孟子》中“我非尧舜之道”两句为题，结果遭到世宗责骂，认为“无为”就是指“没有作为”，而“我非尧舜”四字有隐射自己的意思。

另有一次，世宗命内臣读乡试（科举时代每三年集合各生到省城参加考试，称为乡试）题目，有题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世宗突然问内臣下句是什么，内臣答：“下句是兴于诗。”看来这内臣满聪明的。

770. 宗　泽

【原文】　宗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着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

数，则相与敛钱以赂吏胥祈免。边批：弊所必至。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腯，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无不欢戴。

【译文】　宗泽（字汝霖）在北宋徽宗政和初年为蔡州掖知县时，户部为供应京师治病合药，命提举司（官名，主管特种事务之官）买牛黄（药名，病牛胆汗凝结成粒状或块状，可治惊□等症）。州县百姓在督府催逼下，竟杀牛取牛黄，但数量仍不敷户部的要求。

有些县民利用征购牛黄不须登记姓名的规定，就用钱买通吏卒〔弊所必至〕，请求免征牛黄。

宗汝霖见贿赂风气盛行，于是上书提举司：“年岁不好，牛只才会感染疾病，也才有牛黄可取，现在天下太平，物富民丰，县内牛只肥壮康健，哪有牛黄可取？”

提举司无话可答，于是全县免征牛黄，百姓们无不欢天喜地。

771. 潘　京

【原文】　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

【译文】　晋朝时潘京（字世长，有机智辩才）为州官辟召。谒见皇上射策（古时测试士人方法之一，将题目写在竹策上，想射策者可随便取一策，就题阐释），抽到的试题是“不孝”。

刺史开玩笑说：“辟士是个不孝子吗？”

潘京回答说：“现在既为朝廷忠臣，也就无法兼顾孝了。”

772. 某布政司吏

【原文】　相传某布政请按台酒。坐间，布政以多子为忧；按君只一子，又忧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须多。”布政闻之，因谓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称赞，共汲引之。

【译文】　传说有某个布政史请按台喝酒，席间，布政史担心自己儿女太多，而按台却担心自己只有一子，太少了。

一旁小吏听了接口道：“儿子好是不需要多的。”

布政史说：“那我儿子多了怎么办？”

小吏说：“儿子好就不必愁。”

于是二人非常高兴，一起提拔这个反应快的小吏。

773. 朱　熹

【原文】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梦谒大乾，阍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友相勉，为质之文公。公沉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不同。如笔止能为笔，不能为砚；剑止能为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远有一定不易之数。唯人不然，有朝为跖暮为舜者，故其吉凶祸福亦随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廖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译文】　宋朝人廖德明（字子晦）是朱文公（即朱熹，集南宋理学大成，文是谥号）的高足。年轻时曾梦到自己谒见皇上，守门吏卒索取名片通报，廖德明梦见自己由袖中抽出一张署名“宣教郎廖某”的名片，一惊之下就醒了。

后来廖德明中榜派官，被任命为宣教郎，治理福建，廖德明想起当年的梦境，怕自己官职仅止于宣教郎，不想赴任，但亲友都劝勉他，在拿不定主意下，他征求朱熹的意见。

朱熹沉思良久后说：“我知道了。”

接着指桌上的文具说：“人和器物不同，像笔只能是笔，不能当砚台用；剑只能是剑，不能当琴弹，所以不论它的年限有多长，它的功用是不变的。惟有人不同，有早上仍是凶残的盗跖，到晚上心念转变立地成佛成为尧舜，所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会随人的际遇、心念而改变，很难有定论。今天你奉命治理福建，只要尽心竭力嘉惠百姓，梦中所见不必耿耿于怀。”

廖德明拜谢离去，后来廖德明果然官至正郎。

774. 吴　山

【原文】　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而仪曹郎与靳有姻娅，因力为之地。礼部尚书吴山曰：“凡义夫节妇、孝之顺孙诸旌典，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与匹夫争宠灵乎？”确论名言会赴直入西苑，与大学士徐阶遇。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而止。

今日“节义”“孝顺”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随求随得。其次则富家，犹间可力营致之。匹夫匹妇绝望矣。若存吴宗伯之说，使士大夫还而自思，所以救旌异其亲者，反以薄待其亲。庶乎干进之路稍绝，而富家营求之余，或可波及单贱，世风稍有振乎？推之“名宦”、“乡贤”，莫不皆然。名宦载在祭统，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若寻常好官

好人，分内之事，何以祠为？又推之“乡饮”亦然。乡饮须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帅一乡。今封公无不大宾者，而介必以贿得，国家尊老礼贤之典，止以供人腹诽而已。此皆吴宗伯所笑也。

【译文】 明朝人靳贵（字文僖）的继室，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官员拟奏请皇帝建坊表扬。皇帝交付礼部研商，而仪曹郎（官名，掌吉凶礼制）和靳家是姻亲，更是极力促成此事。

礼部尚书吴山说：“以往立碑是因普通百姓能发挥忠孝节义的德行，可为子孙模范，其用意是为惕励世人，至于士大夫，哪个不该力行忠义，孝上悌下呢〔确论名言〕？靳夫人即然曾接受皇上册封，为什么还要和普通百姓争荣宠呢？”

后来在往西苑路上，正巧碰到学士徐阶（字子升，谥文贞）。

徐阶也赞同建坊表扬，吴山严肃的说：“难道先生是怕靳夫人再嫁吗？”

徐阶不敢再多言。

〔梦龙评〕今天（指明朝）建坊表扬忠孝节义，只限于士大夫之家，其次是富豪大户可以用钱营求，至于普通百姓，根本不用梦想。若是吴山的见解能被接受，士大夫们能自我反省，明白建碑坊表扬亲人，就自己身份地位而言其实反而是苛待了亲人，或许能打消一些人请立碑坊的念头，而富豪大户在用钱营求之余，朝廷或许也会考虑为地位卑微的百姓建碑，不也能稍振世风吗？其实，推而广之，一般达官乡绅都应如此。

古时能留名于〈祭统〉（《礼记》篇名，记祭祀之本）的官员，若不是有极大的功德或对百姓有大恩德的，一律不予祭祀，一般的乡绅则必须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功业，若只是普通好官、好人，这本就是做人的本份，为什么要特别祭拜呢？

至于乡饮（古时每三年举行大考，乡大夫推举贤者于君，临行时饮酒饯别）也是一样，举行乡饮必是推举年高德劭，可以做为一乡表率，可是现在册封名号无不大宴宾客，贿赂风气也随之而起，国家尊老礼贤的典礼只徒具形式，这种种现象，都是吴山所耻笑的！

775. 宋均　卢坦

【原文】 东汉宋均常言：“吏能宏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边批：甚言之。唯苛察之人，身虽廉，而巧黠刻剜，毒加百姓。”识者以为确论。边批：廉吏无后，往往坐此。

唐卢坦，字保衡，始仕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召坦谕曰：“某巨室子，与恶人游，破产，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也。”黄裳惊异其言。

只说得“酷”“贪”二字，但议论痛快，便觉开天。

【译文】 东汉宋均常说：官吏若是心地宽厚，纵使稍爱钱财、行为放纵〔极端言之〕，仍不会成为百姓的大害，反倒是为人严苛的官吏，虽廉洁刚直，但因太过严峻，反而最是百姓的大患〔廉吏无后，往往因此〕。很多有识之士认为

他的论调非常有理。

唐朝人卢垣初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令尹，一天，召见卢垣说："有个大官儿子不慎交了坏朋友，现在家财败尽，你再深入调查，了解详情。"

卢垣说："凡是为官清廉，虽位高权重，仍不会有丰厚家产，若有庞大家财，必是剥削百姓累积而来，假使子孙能守财，那是上天要他富有；若是不能守财，那是取于人还于人，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杜黄裳对卢垣的回答觉得非常讶异，也非常赞许。

〔梦龙评〕虽宋均、卢垣只谈"酷""贪"两字，但议论痛快，别开生面。

第八部　兵智

兵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岳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之斩嬖；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也。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邲河之縠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唯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战者乎！

【译文】　岳忠武的兵法说："仁智信勇严，为将用兵者缺一不可。"而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智——智慧。

智慧是一种明澈无比的理解，由此可生出仁、信、勇、严的德性为，带兵作战能以智慧为本，则想要不仁不信不勇不严也不可能。

历史上的战役，有不战就获胜的，有百战百胜的；有正大光明的获胜，也有以诈取胜的；有以没有前例的战法获胜，更有仿效古人兵法而获胜的。天时不同，地利不同，敌情不同，因此对敌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这种种应敌获胜的方法如何选择，便靠智慧。

历史上的兵书不乏，其成败得失也都有明确的记载，我这里只实录历史上一些用兵不败的故事，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四卷。岳忠武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这些故事便是巧妙运用的真实例子，或可供做印

证启发之用。

儒者不屑谈军事，这正是儒者没能力谈论兵法的缘故，儒者总说用兵不可诈胜，但真正有用兵智慧的人，正唯恐不能想出各种诡诈的作战方法来。

只有能行诈的人才能作战，而亦唯有能战的人，才能消弭天下的兵灾战祸。

二十一、未战先胜

【原文】 形逊声，策绌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译文】 有形的武力不如无形的影响力，策谋也远比蛮力更有用。能在庙堂上折冲取胜，就不必要赴战场对决；在战场上的将帅能善谋慎断，就不必让兵卒亲冒矢石。如此，才能行遍天下无敌手。

776. 荀罃 伍员

【原文】 鲁襄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帅诸侯之师围郑。郑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边批：亦是。知□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乃许郑成。后三驾郑，而楚卒道敝，不能争，晋终得郑。

吴阖闾既立，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己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晋、吴敝楚，若出一辙。然吴能破楚，而晋不能者，终少柏举之一战也。宋儒乃以城濮之战咎晋文非王者之师，噫！有此议论，所以养成南宋为不战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吴璘制金，亦用此术。虏性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气。俟其少怠，出奇胜之。

【译文】 春秋时代鲁襄公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联合其他诸侯的军队围攻郑国，郑人恐惧之余，遣使求和。

这时，荀偃（春秋晋人，字伯游，卒谥献）说：“继续围攻郑国，等楚救郑时，就可迎战楚军，如果与郑议和，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荀罃（晋大夫，卒谥武子）却说："不可以，应该与郑结盟引兵而归，如此楚国就会出兵讨郑，我们等楚军疲惫不堪后，把军队分成三路，联合其他诸侯军队迎战楚军。那么我军在未疲惫前，楚军早已疲累得不能作战了，远比现在就跟楚国交战要好得多。假如现在就跟楚国交战，必然伤亡惨重，所以应以不战为上策。所谓聪明的人以智慧取胜，愚笨的人以蛮力克敌，这正是先王克敌致胜之道。"

群臣都表示赞成，于是接受郑国的求和。后来楚国果然三度出兵讨郑，但是由于长途行军而精疲力竭，根本无法作战，最后晋国终于取得郑国。

吴王阖闾（一作阖庐）即位后，曾问伍员（字子胥）说："贤卿曾建议伐楚，寡人也有伐楚之心，寡人想亲自率军伐楚，贤卿以为如何？"

伍员答："楚国政治纷乱，没有真正的执政者，假如大王动员三军，徒然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先发一军，诱楚出兵迎战。楚国出兵，大王退兵；楚国退兵，大王再出兵。楚军往来跋涉，必会疲于奔命，而想放弃交战的念头，这时大王再运用各种手段，使楚国的军事政治更混乱，彻底瓦解楚人的斗志，然后大王再动员三军，一定能彻底摧毁楚国。"

阖闾欣然采纳伍员的建议，从此楚军就陷入疲于奔命的苦境。

〔梦龙评〕晋与吴削弱楚国实力，用的都是同一手法，但是吴能在柏举大破楚军，而晋却不能在城濮灭楚。宋儒在批评楚晋"城濮之战"时，竟然责难晋文公并非王者之师，不能伐楚。唉！正因宋儒有这种思想，才使南宋出现不战而和的妥协论调，终于使南宋逐渐由衰而亡，真是可悲啊！

按：宋将吴璘对付金兵，也用这种方法。金兵的个性忍耐坚久，命令严酷，一旦令下，必誓死执行任务，因此每次决战，非得打上好几天，纠缠不清。吴璘于是选择有利地形，派出精锐兵卒，轮番骚扰，使金兵穷于应付，不得休息，来磨蚀他们坚忍的士气，等到金兵稍有惰怠的间隙，立刻以奇兵袭击，大胜而回。

777. 高□

【原文】　开皇初，帝尝问高□以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集。彼必屯兵御守，便可废其农时。及彼聚兵，我还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忽济师，出其不意，破贼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更复烧之。不出数年，自可令彼财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敝陈。

【译文】　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曾问高□（字昭玄）进攻陈国的策略。

高□说：

“江北地寒旱，收成晚，江南气温高，水田收成早，我们趁陈国人忙着收成的时候，悄悄的征调少数兵马在边境集结，陈国必定会屯兵防守，如此一来就会影响陈国的收成。他们结集防备，我们就退兵，反复多次后，陈国士兵再看到我军集结，一定会习以为常，不再相信我军会真的进攻。就在陈国松懈之时，我军出其不意的发兵进攻，一定能破陈国。

“另外，江南土层薄，民舍多半是用竹茅搭建，而贮藏谷物的仓库也不习惯用地窖，我国可暗中派遣奸细，顺着风势纵火烧仓，等陈国人把谷仓整建好了，放火再烧，不出几年，陈国自然人力、财用都疲敝不堪。”

文帝用高□的计策，终于使陈国走上民生凋敝、财用困难的窘境。

778. 周德威

【原文】　晋王存勖大败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压城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周德威老将知兵，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王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

【译文】　五代十国时，晋王李存勖大败梁兵后，梁暂时退兵。周德威（字镇远，勇略多智）知道晋王想乘胜追击，于是对晋王说：“敌人气势盛，我军应该先按兵不动，等梁兵疲敝后再进攻。”

晋王说：“我率军远征，急如救人，再说我军是仓促成军，适合速战，现在将军却建议孤王按兵不动，这是什么原因？”

周德威说：“梁兵善于守城，不善于野地作战。我军仗恃的是骑兵，对骑兵而言，平原旷野是最有利的地形，可以驰骋突袭，但现在面对城门堡垒，骑兵根本无法施展。再说敌众我寡，假使让敌人摸清了我军的兵力，对我军实在大大不利。”

晋王听了周德威的解释仍不满意，就自回帐休息，其他将军见晋王一脸的不高兴，也都不敢再多说什么。

周德威知道晋王尚未改变心意，就去见张承业（字继元，宦官）说：

“大王击败梁兵之后，有轻敌之心，不考虑自身的兵力，一心只想速战，现在敌我仅一水之隔，敌人若造浮桥偷袭我军，我军一定覆没。不如退守高邑，再出兵引诱梁兵离营，梁兵离营我军就回高邑，梁兵回营，我军再出，另外派一支骑兵队专门抢夺梁兵的军饷粮食，不出一个月，一定能破梁。”

张承业于是来到晋王的营帐，掀起帘帐说：“这哪是您平日安寝的时间呢？周德威是老将，深懂用兵之道，他的话可不能忽视。”

晋王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大声说：“我正在想这件事。”

这期间梁王虽在军垒却闭门不出，后来晋兵侦讯一个投降的梁兵，他供说：“梁王正命人建造多座浮桥，准备攻晋。”

晋王对周德威说：“果然不出将军所料。”

779. 诸葛恪

【原文】 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驭而羁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译文】 三国时代的诸葛恪（三国吴人，通晓军事）以有才干出名，孙权（吴王）想试试他的才干，就委任他出仕文官，掌管钱谷；但处理文书不是诸葛恪的专长，平日文书公文作业繁琐，令诸葛恪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

武侯（官名，掌巡房执捕）听说诸葛恪的烦恼，就上书陆逊（字伯言，善军略），禀告孙权，孙权立即改派诸葛恪为武将。

诸葛恪说：“丹阳地方山势险阻，山民剽悍，以前虽也派兵征讨，但所平定

的不过是丹阳县外围的平民而已，至于深居内地的山民，却丝毫奈何不了他们。”

诸葛恪因此请求为丹阳守令，并保证三年内可招抚四万山民。

朝中官员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山川幽谷绵长数千里，山民从不进入县城与官兵正面为敌，只是在野外埋伏，等官兵出城追捕，他们又窜逃回山区。山民们以山为屏障，民风好战，崇尚勇力，攀山涉水就像鱼、猿一般，当官兵防备松懈时就下山抢夺。每次官兵围剿他们所藏匿的洞穴，若是官兵人少，他们就蜂拥围攻；若官兵人多，他们就四处窜逃。所以从前朝到现在，一直无法使山民真正的归顺。

诸葛恪却保证一定能平服丹阳。

孙权于是正式任命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立即下令：整编军伍，严密防守，对已归顺的山民，要他们集中耕作，集体生活。又命属下修建围篱，不可与山民冲突；等到稻谷快成熟时，就命士兵抢先收割，不留一粒谷粮。山民们在积粮吃尽又无粮可抢的情形下，只有下山投降一途。

诸葛恪又下令：“凡山民自愿归化我朝者，都应妥善照顾，进入县城不可因怀疑他们意图，而随意扣押逮捕。”

之后，长吏胡伉抓了一个叫周遗的山民，周遗曾经是令官府头疼的人物，现在因缺粮而投降，但内心却仍然想伺机作乱，胡伉把周遗抓到诸葛恪的面前，以为立了一功，诸葛恪却以胡伉违抗军令而下令斩首。

山民听说胡伉因触法而斩头，知道诸葛恪只希望他们能下山投降而已，于是扶老携幼纷纷出山，一年后，招降的人数正如诸葛恪所保证的。

780. 杨 侃

【原文】 魏雍州刺史萧宝夤反，攻冯翊。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人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长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兵不得进，如何？”曰：“珍孙行阵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薄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东。修义驱卒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心，势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今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举三烽，即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士。”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

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自散归。修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稚克潼关，遂入河东，宝夤出奔。

【译文】 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齐明帝第六子，字智亮）兴兵叛乱攻打冯翊郡。

当尚书仆射长孙稚（字承业，孝文帝因他六岁时袭继爵位，故赐名稚）前往征讨时，左丞杨侃（字士业）建议说：

“以前魏武帝曹操曾多次与据守潼关的韩遂（后汉金城人，被曹操所灭）、马超（字孟起，汉末将军）交战，马超的才智比不上曹操，但曹操始终不能一举擒服马超，原因就是马超据守要塞的缘故。如今贼兵守备坚强，不如先由北方的蒲坂渡河而西，进攻敌人的腹地，若士兵们人人抱置死地而后生的意念，不仅可解华州之围，又可坐取长安。”

长孙稚说：“你的策略很好，但现在薛修义（即薛循义，字公让）包围河东，薛凤贤据守安邑，而宗正珍孙则镇守虞坂，我军无法进兵，这该怎么办呢？”

杨侃说：“在宗正珍孙的军营中，有一个是凭个人关系、背景而被任命为将军的，这种人只能受人驱使，怎能指挥部队呢？河东的中心在蒲坂，临近黄河岸，而重要的城市也都集中在郡东，薛修义出兵包围西部，士兵的父母妻子都留在故乡，一旦他们知道官军来到郡东，一定会担心故乡的家人，影响士气，结果就会像秋风扫落叶般不战而溃。”

于是长孙稚就派自己的儿子与杨侃一同率领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据守右锥壁。

杨侃下令：“军队先驻扎此地，在等步兵前来会合的期间，可先观察民心的向背。凡是自动前来投降的敌兵，一律遣返回乡。愿意投降的敌兵，可以在见到高台上燃起三把烽火时，也举烽火回应；如果见到烽火而不回应，就表示是敌党，那么我军就格杀勿论，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将做为将士的奖赏。”

村民得到消息后争相走告，虽没有明白表示要投降，但却都有举烽火表明自己非敌人的念头，因此一夜间火光照天，几百里内一片火海。

围城的叛党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手下的士兵就已各自溃散回乡，甚至连薛修义也逃回家，与薛凤贤一起请降。

长孙稚攻占潼关后，就乘胜进攻河东，叛将萧宝夤只好狼狈而逃。

781. 高仁厚

【原文】 邛州牙将阡能叛，侵扰蜀境。都招讨高仁厚帅兵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问之，

边批：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以'归顺'二字书汝背，遣汝还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遂遣之。

明日仁厚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乃免，命悉平堑栅，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知，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来降。仁厚因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浑擎狼狈逾堑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帜。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借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为队，授以一旗，使前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执旗先驱。到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死。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明日，仁厚候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前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明日，罗夫子、阡能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明旦大军将近，呼噪争出，执阡能、罗夫子，泣拜马首。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

只用彼谍一人，而贼已争降矣。只用降卒数队，而二十四寨已望风迎款矣。必欲俘馘为功者，何哉？

【译文】 唐朝时，镇守邛州的副将阡能反叛，侵扰四川县境，都招讨使高仁厚（僖宗时因讨韩秀升有功任剑南东川节度使）率军征讨。在发兵的前一天，

营地中来了个卖面具的小贩，守卫的士兵觉得小贩形迹可疑，讯问之下，果真是阡能派来的间谍。

高仁厚命人为他松绑，并且问他为什么会作间谍〔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方说："我本是个安份守己的小村民，阡能囚禁了我的父母妻小，威胁我当间谍，如果所探得的情报正确，就释放我的家人，否则杀我全家，我是被迫的。"

高仁厚说："我非常了解你的苦衷，你放心，我不会狠心杀你的，现在我放你回去，让你能救你的家人，你回去对阡能说：'高元帅不久将发兵，但士兵人数不多，只有五百名左右。'但我救你全家性命，你欠我一份人情，你回去后，暗中对营寨里的人说：'高元帅体恤你们都是善良百姓，只因被阡能胁迫，情非得已，元帅想解救你们的困境，等元帅发兵征讨阡能时，你们只要杀阡能的兵士投降元师，元帅就会派人在你们的背上写"归顺"二字，立刻遣送你们复归旧业。元帅想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这五个人而已，并不想殃及无辜的百姓。'"

间谍说："回故乡是大伙儿的心愿，元帅能了解我们的苦衷，不追究我们的罪过，大伙儿怎会不欢欣雀跃的听元帅吩咐呢？"

于是高仁厚遣送间谍回阡能营地。

高仁厚翌日发兵，行军到双流（地名），把截使（检查站长官）白文现亲自迎接，高仁厚环顾军营四周的栅栏堑道，很生气的骂道：

"阡能不过是个鄙贱的莽夫，手下的士兵也多半是耕田的农人，今天你率领全府的兵士，一年多来却无法擒服阡能，看到你营地重重的栅栏，难道你认为这样就能睡得着、吃得下，坐视贼寇壮大，而仍可厚着脸皮向朝廷邀功吗？"

于是下令将白文现斩首，后经其他将领一再求情，高仁厚才收回成命。之后，高仁厚命人拆去所有栅栏，留五百士兵守卫，其余士兵都编入自己部队，又召集其他营寨的部队，一同出发征讨阡能。

阡能听说高仁厚已发兵，就派遣罗浑擎在双流地区设立五个军寨，另在野桥菁埋伏千人迎战官军。

高仁厚得知阡能的计谋，就命人换上便服，偷偷混入敌营，暗中散布那天高仁厚曾对间谋所说的那番话。敌兵听说可以回家，高兴得大声欢呼，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高仁厚对投降者都亲切的慰问，命人在他们背上写字，好让他们再去招降旁人。

罗浑擎见大势已去，只好由城沟中逃走，却被众人擒住，押到高仁厚面前。高仁厚将他押送督府处置，然后下令："五军寨除旗帜留下外，其余一律焚毁。"

次日上午，高仁厚又对降兵说："本帅本想立刻遣送你们返乡，但前路军寨的士兵并不了解本帅的心意，本帅想请各位为先锋，等大军到穿口、新津两处营寨时，将各位背上的字让当地守军看到，等到达北边的延贡，各位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以五十人编为一队，每队都发给罗浑擎的军旗一面，队前的掌旗官一面不断挥舞倒挂的军旗，一面大声叫道："罗浑擎已被活捉，现已押送督府定罪，官军不久就会攻占此地，你们还不像我们一样，赶快投降，就可恢复良民的身份，平安无事。"

行至穿口，句胡僧在此设立了十一个军寨，寨中士兵争相投降，句胡僧大为震惊，拔剑想阻止众人投降，没想到众贼兵反以石块丢掷他，并且合力擒下他送交高仁厚，其余五千贼兵也全部投降。

第二天，高仁厚下令焚毁军寨，又命降兵举旗为先锋，来到新津，韩求在此所设置的十三个营寨全部投降，韩求也投沟自杀身亡。

军士本想毁寨，高仁厚阻止说："降兵还没有吃东西，先把寨中存粮运出后再焚寨。"

新降的贼兵，竟然自愿作饭与前来招降的降兵同桌共食，歌声笑语处处可闻，彻夜不绝。

高仁厚命在双流、穿口等军寨投降的贼兵先行返乡，而以新津的降兵掌旗为前导，对他们说："等进入邛州县境，你们也就可以各自回家了。"

罗夫子在延贡设置了九个军寨，在官军抵达延贡的前一晚，罗夫子寨中的贼兵，在看见新津降兵的营火时，就兴奋得整夜睡不着，准备投降了。等新津降兵到了之后，罗夫子只有弃寨投奔阡能。

罗夫子投奔阡能后，两人想尽全部兵力与高仁厚决一死战，然而计议一时未定。傍晚时，延贡降兵来到阡能营地前，阡能正骑在马上巡视军寨，见延贡降兵，想率兵攻击，哪知士兵全不听阡能指挥。第二天，官军到达营地时，众人把五花大绑的阡能、罗夫子押到高仁厚马前，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

高仁厚一共只花了六天的时间，就把阡能等五人全部歼灭。

〔梦龙评〕高仁厚只不过是利用一名间谍散布消息，就使得贼兵争相投降；只不过是利用了几队降兵，而二十四个贼寨就已伸长脖子等待高仁厚的到来，准备投降了。这样的战功，哪是只会以残酷手段对付敌人，以求功赏的人所能比的呢？

782. 岳忠武

【原文】　杨幺为寇。岳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飞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边批：庸才何知大计？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何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待来年议之，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全琮、刘锐等降。飞诡骂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敌营，降其众数万。幺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幺投水中，牛皋擒斩。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按：杨幺据洞庭，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岳飞谋亦欲造大舟。湖南运判薛弼谓岳曰：“若是，非岁月不胜，且彼之所长，边批：名言可以触类。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遂筏断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彼坏在目前矣。”岳从之，遂平幺。人知岳侯神算，平幺于八日之间，而不知计出薛弼。从来名将名相，未有不资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少击众，尝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薰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战无败。猝遇敌，不动，敌人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其御军严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则亲为调药。诸将远戍，则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赏，分给军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归之将士。吁！此则其制胜之本也！近日将官事事与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译文】 南宋时杨幺（原名太，因初作乱时年纪幼少，楚人称年幼为幺，故称他为杨幺）盘据洞庭湖为乱，擅长水战，岳飞（字鹏举，曾大败金兵于朱仙镇，后以莫须有罪名被秦桧下狱死，年三十九，谥忠武）所属的部队多半是西北人，不习惯水战。

岳飞于是派人招降杨幺手下大将黄佐，说："英雄不论出身，只要你愿意归降，本帅愿意重用你。"

黄佐暗想："岳帅号令如山，若是与岳帅为敌，最后一定命丧岳军，不如投效岳帅，他必会善待重用我。"

于是答应归降。

岳飞单身骑马来到黄佐营地探视黄佐，并且轻抚黄佐的肩膀说："你能识时务必能立大功，日后何止是封侯拜爵而已！本帅想派你再回洞庭湖，见了杨幺，如果有机可乘就活捉他，或者劝他归降如何？"

黄佐被岳飞的信任与重用感动得流泪，发誓要以死报答岳飞。

这时张浚以都督军事来到此地，参政席益对张浚表示怀疑岳飞有轻敌之心〔庸才何知大计〕，想进一步逼问岳飞的平贼计划。

张浚说："岳帅为人忠信诚正，再说军事机密，岂能轻易泄露？"

席益听了，不禁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惭愧。

另一方面，黄佐袭击了贼寇周伦，擒获统军陈贵等人。这时，皇帝召张浚回朝商议防秋（宋时突厥、契丹常在秋天入寇，故朝廷在此时调兵戍守边境，谓之"防秋"），临行前，岳飞取出袖中的战略图给张浚看，想商议讨平杨幺的计划。

张浚认为不妨等明年再讨贼。岳飞说："王四厢用正规军打水寇，当然难打；末将用水寇打水寇，这仗就容易多了。打水仗不是我军的专长，以我军不擅长的水战与水寇对打，当然容易失败，若是先招降杨幺身边的大将，使杨幺孤立，再借贼将率贼兵攻打他们自家兄弟后，继之以官兵围剿，八天之内一定能擒服杨幺。"

张浚于是答应岳飞出兵。

岳飞到鼎州后，黄佐已说服杨钦归降，岳飞高兴的说："杨钦是杨幺身边的悍将，现在投顺我军，杨幺已众叛亲离了。"

于是授杨钦武义大夫的官职，非常礼遇他，同样也命杨钦回洞庭湖为反间。

两天后，杨钦也说服全琮、刘锐等人归降，岳飞见了他们，故意骂道："贼人没有全部投降，你们来此地做什么？"

命人鞭打他们，又命他们复回洞庭湖。

这晚岳飞率兵偷袭贼营，虏获好几万名贼兵，杨幺败得不服气，乘船从湖上逃逸。由于杨幺所搭乘的战船装有转轮，所以船行的速度好像飞一般，又因船边装置撞竿，官船一靠近，就被撞竿击得粉碎。

岳飞命人砍伐巨木做成木筏堵在港口，又命人从上游抛置大量的腐木杂草，

让其顺流而下，又挑选善于骂阵的兵士，在杨幺船行进到水浅的航道时，就边走边骂，让杨幺在盛怒下，顾不得水浅而下令船只追击。

杨幺果然中计，结果船只遭到上游流放的杂草阻碍，动弹不得，岳飞立刻下令官兵攻击，贼兵纷纷窜逃入港，又遭港口的木筏所阻，官兵在木筏上架起牛皮，防止贼人用箭石攻击，一面用大木桩撞击贼船。杨幺见大势已去，投水时被牛皋擒获斩首。

岳飞进入贼营，残余的贼兵认为岳飞是神人，全部投降。岳飞亲自到各营寨安抚众人，释放老弱的贼兵回家，而年轻力壮的贼兵则编入正式部队，果然如他所说，八天内平服贼人。

张浚叹服的说："岳侯真是神算。"

〔梦龙评〕杨幺盘据洞庭湖，在陆上耕种，水上作战，楼船高达十多丈，官军眼睁睁的看着杨幺横行，却无计可施。岳飞本想造大船征讨杨幺，但湖南运判薛弼（字直老，谥忠简）却劝阻岳飞说："若要造大船，非要耗时一年半载不可，即使造好了船，水战仍是杨幺所擅长的。因此，我军只能避免水战而与杨幺斗智，才是致胜之道。现在正是天旱水枯，阻断江面，不要与贼人正面冲突，再从上游流放大量杂草困住船只，使贼人无法发挥水战的优势，一面派精锐骑兵直攻贼营，贼人必败。"

岳飞听从薛弼的建议，果然平定了杨幺。一般人都认为岳飞料事如神，能在八天之内平定杨幺，却不知是出自薛弼的计谋。从来名将名相，没有不借助他人而成功的。

岳飞擅长以寡击众，曾以八百人破贼人王善五十万人于南熏门，也曾以八千士兵在桂岭大破曹成的十万大军。以上所说的战役，事前岳飞都曾与统兵的将领商议，经过细密的计划才与贼人交战，所以战无不胜，即使遭到贼人突击，也不会自乱阵脚，敌人曾叹服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带兵虽军令森严，却能以诚待兵。有一名士兵曾因偷取民家一束麻，而被军令处死；之后夜晚行军，虽民家开大门邀军士入屋住宿，也没有士兵敢接受民家招待，宁可冻死，也不强占民宅；宁可饿死，也不抢夺民粮。

士兵生病，岳飞都亲自照料，如果戍守远地，岳飞一定要妻子分别到各士兵家，慰问他们家人的生活起居。凡是作战牺牲者，岳飞不但伤心流泪，并抚育他们的孤儿，或者代子求婚。每建战功，都归功所有将士。唉！这就是岳飞所以致胜的原因，现在的将官，所言所行都与岳飞背道而行，还想成功吗？

783. 李　愬

【原文】　宪宗讨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既败，袁滋代将，复无功。李愬求自试，遂为随唐邓节度使。愬以军初伤夷，士气未完，乃不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贼方安袁公之宽，我不欲使震而备我。"乃令于军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抚养。战非我事也。"边批：能而示之不能。齐人以愬名轻，果

易之。

愬沉鸷，能推诚待士。贼来降，辄听其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给粟帛遣还，劳之曰："而亦王人也，无弃亲戚！"众愿为愬死。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皆能晓之。边批：虏在目中，不然不轻战。**居半岁，知士可用，乃请济师。于是缮铠厉兵，攻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战楂枒山，以取炉冶城，平青陵城。擒骠将丁士良，异其才，不杀，署捉生将。士良策曰："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乃擒以献。于是秀琳举文城栅降。遂以其众攻吴房，残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当避。"愬曰："彼谓我不来，此可击也。"众决死战，贼乃走。或劝遂取吴房，愬曰："不可。吴房拔，则贼力专，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单骑抵栅下与语，亲释缚，署以为将。秀琳为愬策曰："必破贼，非李祐无以成功者。"祐，贼健将也，守兴桥栅，其战常易官军。愬候祐护获于野，遣史用诚以壮士三百伏其旁，见羸卒若将燔聚者。祐果轻出，用诚擒而还。诸将素苦祐，请杀之。**边批：能苦诸将，定是有用之人。**愬不听，以为客将。间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至夜艾。忠义亦贼将。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为突将，自教之。会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边批：不通。**将吏杂然不解。愬力不能独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贼乎？何见夺者众耶？"则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杀祐，无与共谋蔡者。"诏释以还愬。愬乃令佩剑出入帐下，署六院兵马使。祐奉檄呜咽。诸将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袭蔡之谋矣。**

不械送祐，则谤者不息。此与司马懿祁山请战奉诏而止同一机轴，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迕而后行之者也。辛毗持节而蜀师老，李祐还幕而吴寇平。虽将之善，君亦与焉。

岳侯平杨幺，李愬克元济，无一不资才于敌，亦由威信素孚、操纵在手故也。后人漫然学之，鲜不堕敌之间矣。岑彭、费祎亡其身，俱为降人刺杀。曹瞒、苻坚亡其师，赤壁之役，操信黄盖之降以取败。淝水之战，降将朱序谋归晋，阴导晋败秦。彼皆老于兵事者，而犹如此，可不慎与？

李愬之将袭蔡也，旧令敢舍谍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抚之。故谍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贼虚实。

能用谍，不妨舍谍。然必先知谍，方能用谍；必能使民不隐谍，方能知谍；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隐谍。呜呼！难言矣！○近有邑宰，急欲弭盗，谓诸盗往往获自妓家，必驱妓出境，乃清盗薮。夫妓家果薮盗，正宜留之，以为捕役耳目之径。若薮之境外，与薮之境内庸愈？假令盗薮民家，亦将尽民而驱之乎？不深严捕役之督，而求盗无薮，斯无策之甚者也。

时李光颜战数胜。元济率锐师屯洄曲以抗光颜。愬知其隙可乘，乃夜起师。祐以突将三千为前锋，李忠义副之，愬率中军三千，田进诚以下军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六十里止，袭张柴，歼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铠，发

刃毂矢。会大雨雪，天晦，凛风偃旗裂肤，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张柴之东，陂泽阻奥，众未尝蹈也，皆谓投不测。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边批：抖然。士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然业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边批：士有必死之心矣。愬分轻兵断桥道，以绝洄曲道，又以兵绝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鹅鹜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贼吴房、郎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开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耳。"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始惊，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进诚进兵薄之，愬计元济且望救于董重质。乃访其家慰安之，使无怖，以书召重质。重质以单骑白衣降。进诚火南门。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

【译文】 唐宪宗命唐邓节度使高霞寓（熟知《春秋》及兵法）讨伐吴元济（曾与董重质共剽关东，后被李愬平定）失败后，又命袁滋代高霞寓为节度使讨贼，但仍徒劳无功。李愬（字元直，有谋略）自愿请伐吴贼，于是宪宗任命他为唐邓节度使。

李愬认为官军在与吴贼交战失败后，士气尚未恢复，于是下令暂时停止斥堠出任务。

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愬说："贼人已习惯袁大人以宽仁带兵的作风而松懈防备，我不想打草惊蛇。"

接着又昭告全军："皇上知我能隐忍，所以只委派我安抚军士的情绪，至于作战打仗，这不是我的职责〔能而示之不能〕。"

贼人也因李愬的名号并不响亮，而有轻视之心。

李愬为人沉稳，能以诚待人，遇有贼人来降，李愬都任他们在营中自由走动，从不予以监视或限制，遇有降者的亲友死在故乡的，就致赠金帛米粮，要他们回乡奔丧，并说："你们也是天子的臣民，不可遗弃亲人。"

众人被李愬的诚意所感动，都愿意为李愬效死命，所以有关贼人的军情及贼营的地形、兵力布置，李愬都了若指掌。

半年后，李愬见军士士气高昂，个个训练有素，知道时机成熟，就挥师攻敌〔虏在目中，不然不轻战〕。先攻马鞍山，破道口栅，战楂枒山，取炉沿城，平青陵城。擒获悍将丁士良，李愬怜惜他是将才，没有杀他。

丁士良感激之余，献计说："吴秀琳虽只有数千兵力，但官军屡攻不下，完全是因有陈光洽为他出主意，我愿意为李公擒下陈光洽。"

果然，在丁士良擒服陈光洽后，吴秀琳在文城栅弃械投降。

于是李愬用贼兵攻吴房（县名），等破城后才再以官兵出击，此时有人劝李愬："困战之兵，不可穷追。"

李愬说："正因贼人以为我不会紧追，才是我进攻的最佳时机。"

众军士也愿意与贼人一决死战，将士用命之下，贼兵四处溃逃。

有人建议干脆将吴房夷平，以杜绝贼人再度聚集。

李愬说："不可，夷平吴房，贼人的兵力就会集中，不如保留吴房，分散贼人兵力。"

当初，吴秀琳自缚投降时，李愬只身来到文城栅下，亲切地安慰，并亲自为他松绑，任命他为将领，吴秀琳也献计说："要想破吴元济，非擒获李祐不可。"

李祐是吴元济手下大将，负责防守兴桥栅，每次战役都迫使官军无功而返，不得不另行派兵进剿。

李愬命将军用诚率领三百精兵在李祐的营地附近的郊野埋伏，另派一些老兵，假作要攻击焚烧李祐的营地，李祐果然中计出兵，被用诚所俘。

官军曾多次吃过李祐的苦头，请求李愬杀了他，但李愬没答应，反而以客将之礼待李祐，甚至屏退旁人，单独与李祐、李忠义两人谈到半夜，李忠义也是贼将，军官们纷纷劝说李愬，不可与此二贼将太过接近，李愬却反更加尊重礼遇二人。

另外，李愬也募集勇士三千人为突击兵，亲自督导训练。正巧这期间，大雨不止，由五月一直下到七月，官军们传出"天雨不止是上天为责罚李愬不杀李祐"的谣言。

由于官军们不能谅解李愬礼遇李祐等人的做法，因此士气低落，而杀敌平贼又不能只靠李愬一人。

李愬无计可施下，只有命人把李祐关起来，哭着说："难道是天意不让我平贼吗？为什么大家都反对我的做法呢？"

说完，将李祐送交朝廷处置，并且上表奏请："一定要杀李祐，否则无法与众军士共同袭灭吴元济。"

宪宗却下诏释回李祐，并命李祐辅佐李愬灭吴贼，李愬命李祐统领六院兵马（唐朝山南道精兵），每天佩着剑出入帐下议事。李祐手捧公文，不禁感动得流泪，其他官军也不敢再有反对意见，于是上下一心，共同商议袭击吴贼的计划。

〔梦龙评〕不把李祐上了刑具送往京城，毁谤的话将不会止息，这和当年司马懿祁山请战，等奉到皇帝诏令即止，所用的机略是一样的。都是先把一切利害关系计算清楚，预估"计"之可行，一定能得到首肯，才放手一搏。就如辛毗传达圣旨之后，蜀国的军队就不堪作战了；李祐重回李愬的帐下，贼寇就平定了。这固然是为将君的善于用兵，而知人善任的贤君，也是成

事的原因。岳侯平杨幺、李愬灭吴元济，虽都是借贼将攻贼首，也是因为将帅本身素有威望，能服众人，再者早已掌握情势，才能克敌致胜。

如果后人不衡量自身能力，只会依样画葫芦，难保不失败，像岑彭、费祎都是被降兵所杀；曹操〔盲信黄盖之降〕、苻坚〔降将朱序谋降，阴导败秦〕分别败于赤壁之役、淝水之战，他们都是沙场老将，熟于军事，尚且如此，后人能不谨慎小心吗？

李愬准备袭击蔡州时，早先曾有“窝藏间谍或知谍不报者一并处死”的律令，李愬撤消旧令，一律不予追究，密谍在感激下，反而提供军情给李愬，使他更加能掌握敌人的动静虚实。

〔梦龙评〕要能运用间谍，不妨让人窝藏间谍，但必须先查明间谍的所在，才能运用他们。只有能让百姓不窝藏间谍，才能查觉出他们的存在；只有对百姓恩威并济，才能使百姓不隐藏间谍。唉！这其中的学问大了！

有一县令想肃清境内的盗匪，认为既然以往曾多次在妓馆捕获盗匪，不如将妓女赶出县境，那么盗匪也就自然会销声匿迹了。唉！如果盗匪常流连妓馆，不是正好给予捕役缉捕盗匪的线索，与其让盗匪聚集县外，不如让他们留在县内，好就近监视掌握；再说，如果他们盘据民家，是否也要将全县的百姓驱逐出境呢？身为县令，不督责衙役尽力拘捕盗匪，反而只希望盗匪没有落脚的地方，真是没有头脑到极点了！

早先李光颜（字光远，谥忠）曾一连打了几次胜仗，吴元济率领精兵驻扎洄曲，对抗李光颜。李愬知道有机可乘，就在半夜发兵，命李祐率三千突击兵担任前锋，以李忠义为副将协助之。自己亲率中军田进诚所属三千人压阵、支应。

出了文城栅后，李愬下达命令曰：“向东转进六十里。”立即袭击张柴寨，彻底歼灭了防守的敌军，然后让部队稍作休息，整理马鞍、盔甲，磨利刀刃，准备好弓矢，待命出击。

这时，天降大雪，天色晦暗，寒风凛烈，许多士兵都受不了严寒的气候，皮肤冻裂，连马也畏缩不前，士兵冻死在路上的也有十之一二。张柴寨之东，泥泽难行，没人走过这条路，大家都认为前途难测。

部队刚预备出张，军吏前来请示目的地，李愬说：“入蔡州攻吴元济。”

军士们一听之下，为之失色，监军也哭着说：“元帅果真中了李祐的圈套。”

但话虽如此，士兵们仍抱着追随李愬出生入死的决心〔士有必死之心矣〕。

李愬派出小部队破坏桥道，断绝洄曲的退路，又派兵切断朗山山道后，继续向前推进七十里。半夜时来到悬瓠城，大雪纷飞，城旁都是饲养鹅、鹜的池塘，李愬命人惊扰鹅、鹜，好遮掩兵马声，戍守的贼兵毫无知觉。

李祐等人首先率众登城，杀城门守卫后，大开城门，但仍如平常般打更报时。

第二天天亮，大雪止，李愬进入吴元济屯兵的外城，官吏才惊恐的大叫：“城已失陷了。”

吴元济还不相信的说："也许是洄曲的子弟兵前来领取棉衣吧！"等到听了传令兵说："常侍有令……"才惊惧的问："哪位常侍到此？"急忙率领亲信登上牙城，此时田进诚已领兵把他们团团围住。

李愬也判断：吴元济一定寄望董重质（性悍勇、善用兵）出兵救援。于是亲自到董家探访他家人，安慰他们不要惊慌，并亲自写了一封招降书，董重质看了信后，身穿白衣，单骑来降，田进诚于是火烧南门。

吴元济见大势已去，下城梯请降，被关入牢车，押送京师。

784. 赵充国

【原文】 先零、罕开皆西羌种，各有豪，数相攻击，成仇。匈奴连合诸羌，使解仇作约。充国料其到秋变必起，宜遣使行边预为备。于是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边，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斩千余级，诸降羌悉叛，攻城邑，杀长吏。上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充国时年七十余。上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方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阵。及明，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意此骁骑难制，且恐为诱；戒军勿击，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遣骑候四望□中，地名。亡虏。夜引兵至落都，谓诸校司马曰："吾知羌无能为矣！使发数千人守杜四望□中，吾岂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边批：节节持重。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将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毋取并灭，能相捕斩者，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所捕妻子财物与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酒泉太守辛武贤上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天子下其议，充国以为："驼负三十日食，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患。且先零首为畔逆，宜捐罕开暗昧之过，先诛先零以震动之。"朝议谓："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边批：似是而非。天子遂敕充国进兵。充国上书谢罪，因陈利害曰："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即罕羌欲为寇，宜简练以俟其至，以逸代劳，必胜之道也。今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愚以为不便。先

零羌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亦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未见利，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党坚势盛，附者寖多，臣恐国家之忧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则罕开不烦兵而服。如其不服，须正月击之未晚。”上从充国议。

充国引兵至先零。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边批：又持重。或曰：“逐利宜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时羌降者万余人。充国度羌必坏，请罢骑兵，留万人屯田，以待其敝。

【译文】　汉朝时，先零、罕开都是西羌种族，各有酋长，因彼此互相攻击而成仇家。后来何奴联合其他羌族，互订盟约，解除仇恨。

赵充国认为到秋天马肥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羌变，建议先派使者去巡视边境的守卫部队，要他们预作防备，并监视羌族的行动。于是丞相和御史两府就私下派遣义渠安国（昭帝时官光禄大夫）去巡视羌人动态，了解他们逆顺的情形。

义渠安国到了羌地，便召集先零的各酋长共三十多人，将其中特别傲慢、不顺从的都杀了；还任由军队去攻击先零人，斩杀好几千羌人。各部族的羌人都起而反抗，杀死长吏，并夺取汉军的武器装备。

义渠安国回朝奏禀昭帝，昭帝说：“现在情势混乱，有谁可以任命为将军带兵平乱呢？”

赵充国回答说：“再没有比老臣更好的人选了〔充国时年七十余〕！”

昭帝说：“将军能否预测目前羌人的势力？打算带多少兵马呢？”

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很难凭空设想，老臣想先到金城，再计划攻讨的方略。”

赵充国到了金城，征调一万名士兵想渡河，又怕遭到羌人截击，便趁夜派三个营士兵先悄悄渡河，渡了河后，立刻扎营防备羌人来犯；到了天亮，军士们已依次全部安然渡河。

羌人发觉后，派了数百骑兵，在汉军左右出没骚扰。

赵充国想羌骑一向骁勇善战，难以制服，再说这也可能是羌人诱敌之计，于是下令：“我军兵马刚渡河，已略有倦意，不必追击羌骑，攻击羌人要以消灭他们为目标，区区近百羌骑，只是小小战利，不必在意贪求。”

赵充国一面派骑兵去侦察四望和□中这两个地方，发现其中并无羌人出没，于是趁夜引兵到洛都，召集各部将领说：“我就知道羌人不善用兵！如果他们调派几千人防守四望和□中，我军哪能向前推进呢？”

于是向西推进到西部都尉府，日日飨宴军士，士卒都希望为他效力立功。羌人好几次前来挑衅，赵充国都下令坚守〔持重〕。

起初，罕开的酋长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来告诉都尉说：“先零人想造反。”

过了几天，先零人果然叛变。但雕库的族人有许多也在先零的部队里，都尉便留下雕库做人质。

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便放了他，要他回去告诉各酋长：“汉朝大军是来诛讨有罪的人，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羌人赶尽杀绝。犯法的人如果能带罪立功，去斩杀其他犯罪的人，不但可以免罪，另外还可依功劳大小获赏，杀大头目者赐钱四十万，中头目十五万，小头目三万，男人三千，女子及老弱各赏一千；同时虏获的女子及财物也都完全归其所有。”

赵充国想凭借威信去招降羌人及那些被劫持而反叛的人，来瓦解羌人的阴谋。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现在羌人早晚都来骚扰边境，羌地苦寒，汉马无法适应北地严酷的气候，不如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分别从张掖、酒泉，合攻罕开。”

昭帝把奏章交给赵充国计议，赵充国认为，马匹背负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衣服、武器等装备，行军的速度一定追赶不上羌人，如果羌人再前据险要，后守厄塞，断绝官兵粮道，情势对官军非常不利，一定会有伤亡危险的顾虑。再说首先谋反的是先零人，其他羌族只是受到先零的胁迫才作乱，所以赵充国认为应该把罕开附和先零反叛的愚昧过失，放在一边不追究，先对先零进行诛讨，以威服其他羌人。

然而群臣却认为先零兵力强大，又依恃罕开的帮助，如果不先击灭罕开，很难平服先零〔似是而非〕。

于是昭帝下令赵充国进攻罕开，赵充国上书请罪，剖陈利害，说：

“臣听说《孙子兵法》上有句话：‘兵力不足以进攻者就防守；善于作战的人，能掌握敌人，却不会被敌人所掌握（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现在羌人入寇，我们便应该整饬兵马，训练战士，以逸待劳，才是致胜之道，如今放弃制敌先机，落入敌人的战术，愚臣以为千万不可。

“先零想要反叛大汉，所以才和罕开化解过去的仇恨，订立盟约，但是他们心里也担心汉兵一来，罕开或许会背叛他们，所以先零希望汉军先攻打罕开，他

们好出兵救助罕开，表示坚守彼此的盟约。现在羌马肥壮、粮食充足，我们出兵攻击，恐怕讨不到好处，只是正好让先零有机会有恩于罕开，更坚定他们之间的盟约，先零的势力就会日渐壮大，归附的羌人也会日渐增多。老臣担心那时候，先零会成为我朝的大患，将不只是二、三年的外患而已。

“依老臣之见，如果能先诛灭先零，即使不讨伐罕开，罕开也自然会归顺；万一先零已被诛灭，而罕开仍然不服，那么，到正月时再进攻也不迟。”

昭帝接纳了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于是率兵进攻先零，先零因居安日久，已松懈防备，望见汉朝大军，纷纷丢下装备，想渡湟水逃命。由于道路狭险，赵充国只紧蹑溃兵之后，徐徐驱赶，并不急着追赶〔又持重〕。

有人说：“追击先零逃兵，这正是建功的大好机会。”

赵充国说：“这些都是走投无路的穷寇，不可以去逼迫他们。慢慢的追赶他们，他们便会没命的逃走，但是如果逼急的话，他们或许会回过头来拚命的。”

诸将都说有理。羌人被水淹死的有好几百人，投降或被砍头的有五百多人。

当汉军来到罕开人居住的地方，赵充国下令：不得烧毁他们的部落，也不可以到他们田里收割农作物或放牧马匹。

罕羌听说此事，都很高兴的说：“汉军果然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啊！”

羌酋靡忘于是自动前来归顺，赵充国赐他食物后，仍放他回去劝晓其他的族人，一时之间，有一万多名羌人请降。赵充国预料羌人会自行瓦解，所以遣回全部骑兵，并请准予留下一万名兵士在当地屯田，静待其变。

785. 析　公

【原文】　晋、楚遇于绕角。栾武子书不欲战，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遁。

【译文】　春秋时，晋、楚两军在绕角相遇，栾武子（栾书）不想与楚军正面冲突，析公说：“楚军人心浮动，纪律松弛，很容易受外界的煽动，只要我军整夜军鼓声不断，好像随时要出兵攻敌，楚军一定受不了只闻鼓声、不见敌兵的心理压力而溃逃。”

经过一夜的军鼓声，楚人果真退兵。

786. 王德用

【原文】　王德用为定州路总管，日训练士卒，久之，士殊可用。会契丹有谍者来觇，或请捕杀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实还告。百战百胜，不

如以不战胜也！”明日故大阅，士皆踊跃思奋，乃阳下令：“具糗粮，听吾旗鼓所问！”觇者归告，谓：“汉兵且大入。”遂来议和。

【译文】　宋朝人王德用（字元辅，谥武恭）出任定州路总管时，每天训练士卒，一段时日后，士卒都成为可用之兵。

正巧这时发觉有契丹间谍潜人，有人建议捕杀这些间谍，王德用却说：“先不急，我有妙计，可以使这些间谍回去后，把我们的实情报告给契丹王。所谓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

第二天，王德用下令举行阅兵大典，士卒们各个龙腾虎跃，大事准备马草军粮，全体军士都照着旗鼓所指的方向，摆出一副行将出兵对外远征的姿态。

契丹间谍赶紧回去复命，说宋军就要大举攻打契丹，于是契丹王立刻遣使向宋朝求和。

787. 韩世忠

【原文】　广西贼曹成拥众在郴、邵。世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战士八万。

【译文】　南宋时广西贼匪曹成在郴邵聚众作乱，韩世忠在讨平福建盗寇后，立即班师回永嘉，好像不再有继续剿匪的计划。

有一天，韩世忠的大军突然由处信（地名）抄小路到豫章，在江边扎营，远远望去绵长数十里，都是韩世忠大军的营寨。贼人没想到韩世忠的军队会半路折返，大感惊恐，当韩世忠派人招降时，曹成立即投降，韩军获得了八万战士。

788. 程　昱

【原文】　程昱守鄄城，兵仅七百人。操闻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不来攻。若益以兵，则必攻，攻则必克。”绍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

七百与三千，均非十万敌也，而益兵之名，足以招寇。昱之见胜于曹公远矣！

【译文】　程昱（三国魏人，字仲德）戍守甄城，手下只有七百士兵，曹操听说袁绍有从黎阳渡河往南推进的计划，想再增调三千人守甄城。

程昱说：“袁绍有十万兵力，自认兵多将勇无敌手，现在见我兵力，一定不屑攻甄城，若增加兵力，袁绍必会出兵，只要袁绍攻甄城，必破。”

后来，袁绍果真因甄城兵少而作罢。

事后，曹操对贾诩说：“程昱的胆识，比起孟贲、夏育（皆古代勇士）有过之而无不及。”

〔梦龙评〕七百与三千其实都不是十万大军的对手，但增兵的举动却足以招祸。由此看来，程昱的思虑要比曹操深远多了。

789. 陆　逊

【原文】　嘉禾三年，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我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蹙，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已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舟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走趋船。敌不敢干，全军而退。

【译文】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命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陆逊派亲信韩扁专程持表章奏报孙权，在回营途中遇敌被俘。

消息传来，诸葛瑾害怕韩扁泄露军情，于是在写给陆逊的信上说：“吴主已班师，贼人俘获韩扁，已知我军虚实，现在又逢天旱水枯，情势对我军不利，应速退兵。”

陆逊得信后，并未回信，一面催人种蔓菁菜，一面如平日般与诸将下棋、射箭。

诸葛瑾说：“伯言为人聪明多智谋，他一定有办法解决困境，我这就去见他。”

陆逊说：“贼人已知吴王班师，不会担心吴王来攻，现在只需专心对付我们，加上他们据守险要，我军士兵军心已见动摇，现在只有力持镇静，才能稳定军心，再计划突围。如果现在骤然下令退兵，贼人就会知道我们害怕而加紧进攻，那么我军一定溃败。”

于是与诸葛瑾密商大计：诸葛瑾率军走水路，陆逊率军走陆路，同时朝襄阳方向推进。

敌人一向震服陆逊的威名，见陆逊军朝襄阳方向来，立即严守襄阳，诸葛瑾率船队由水路出发，陆逊慢慢率军一面虚张声势，一面向船队靠近，一一登船，敌人不敢进逼，于是全军安然而返。

790. 高仁厚

【原文】　高仁厚攻东川杨师立。夜二鼓，贼党郑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

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寨见副走，亦走。贼直薄中军。仁厚令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贼大败。仁厚念诸弃寨者所当诛杀甚众，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如常，勿忧也！'"边批：不唯省事，且积德。韶素长者，众信之。边批：择而使之。至四鼓，皆还寨。唯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骖随，既而审其虚，乃复还耳。"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边批：近日辽阳之役，制阃者若识此一着，何至身名俱丧。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获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群雄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复出。后君雄斩师立，出降。

孙武戮宠姬以徇阵，穰苴斩幸臣齐景幸臣庄贾。以立法。法行则将尊，将尊则士致死。士有必死之气，则敌有必败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遣张韶一事。不尽杀之，威胜于尽杀；更驱而用之，不患逃卒不尽为死士也。◯孙武子齐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齐景公时，师败于燕、晋。晏婴荐司马穰苴。公以为将军。穰苴曰："臣素卑贱，人微权轻，边批：实话。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边批：少不得下次一着。公使庄贾往。苴与贾约：日中会于军门。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夕时贾始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何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后至，雲何？"對曰："當斬！"賈始懼，使人馳報景公求救。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雲何？"對曰："當斬！"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乃閲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而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于是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大敗晉師。

【译文】　高仁厚攻打东川杨师立，夜晚二更时分，敌将郑君雄等出动精兵突击，城北副使杨茂言见敌势太盛无法抵御，于是弃城逃逸，其他营寨见副使逃走，也纷纷丢下武器逃命。

贼人直攻中军，高仁厚命人大开寨门，并且点燃火炬，亲自领军埋伏两侧，贼人见寨门大开，反而不敢入寨，正准备离去时，高仁厚立即命埋伏的士兵围攻，贼人大败。

贼退后，高仁厚顾念如果按律处置弃城逃走的军士，势必诛杀太多，于是密召张诏，对他说："你赶快派探子数十人，分头追赶逃走的士兵〔不惟省事，且积德〕，就用你的话说：'元帅那晚不在营寨，所以根本不知道你们溃逃的事，你们赶紧回营，明天照常守卫，不要担心。'"

张诏一向是宽厚长者〔择而使之〕，众人都相信他的话，认为元帅真的离营外出，于是四更时分，溃逃的士兵都已回营，只有杨茂言一直追到张把这地方才拦下他。

高仁厚听到各营寨的更鼓声如平常，很高兴的说："他们都回来了！"

第二天，各将领齐集军署，以为高仁厚完全不知昨夜的事，许久之后，高仁厚对杨茂言说："听说昨晚副使身先士卒，逃到张把，可有此事？"

杨茂言答："听说贼人攻打中军，左右说元帅离营，于是末将才骑马追赶保护元帅，不久，发觉传闻错误，就立刻回营。"

高仁厚说："仁厚与副使都受皇命率兵讨贼，若本帅离营，副使该叱责立即命仁厚下马，以军法论处，然后代行本帅统军之职，并将事件经过呈报朝廷，现在副使逃走在先，又说谎欺骗在后，该当何罪？"

杨茂言拱手说："该死！"

高仁厚说："好！"

命左右拖下斩首，其他将领不由心惊肉跳，不敢言语。

高仁厚召来前夜所俘获的数十贼兵，命人松绑，放他们回去，贼人听说高仁厚罪斩副使的事后说："高帅军纪如此严明，怎能随意攻打呢？"

从此不再出兵〔不久，郑君雄斩杨师立后归降〕。

〔梦龙评〕孙武杀吴王宠姬树立军纪，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齐人，姓田，曾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杀齐景幸臣（指庄贾）确立法纪。执法以严，将帅才能树立威信，受人尊敬；将尊，才有肯效死命的士卒；士卒有抱死一战的决心，不用交战，敌人也已处于溃败的困境了。高仁厚斩副使明军纪，但最高明的地方是利用张诏传话。不尽杀逃兵，而威信更胜于尽杀，日后再命逃兵任事，不怕他们不尽力效死命。

孙武出身齐国，精通兵法，因而吴王阖庐（阖闾）特别召见他说：“先生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寡人已全部读过一遍了，先生能不能照兵法中所说的为寡人练兵呢？”孙武说：“可以。”吴王说：“可以用妇女吗？”说：“可以。”于是吴王挑选宫中美女一百八十人。

孙武首先把宫女分成两队，分别任命吴王的两位宠妃为队长，命每位宫女手持矛枪，说：“你们都知道胸部、左手、右手、后背吧？”宫女说：“知道。”孙武说：‘那么当我喊‘前’时，你们就看胸部，喊‘左’时你们就看左手，喊‘右’时你们就看右手，喊‘后’时你们就看后背，都听懂了吗？”宫女说：“听懂了。”

孙武向宫女解释完了之后，就拿出刑具，随后再三令五申的告诫，于是孙武击鼓喊“右”，宫女们竟哈哈大笑起来，孙武说：“你们不明白我的号令，这是我的错。”

于是孙武再度解释号令与动作，可是当他第二次击鼓喊“左”时，宫女们仍站在原地哈哈大笑，孙武说：“刚才你们不明白动作、号令，可能是因我解释得不够明白，这次你们已完全明白号令，仍不按照号令去做，这就是队长的责任。”于是下令斩左右队长。

吴王在阅兵台上观看，一见自己宠妃要被处斩，就立即派人阻止孙武说：“寡人已经知道先生是位练兵的人才，请先生千万不要处死寡人的两位宠妃，寡人没有这两位宠妃，会寝不安眠，食不甘味。”

孙武说：“臣既受君命为将领，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说完命人把左右队长处斩，另立两名宫女为队长。

接着再打鼓发号令，这时再也没有宫女敢发出笑声，左、右、前、后、曲膝、卧倒都合乎号令要求，非常整齐。于是孙武对吴王说：“兵已练好，请大王校阅，只要大王一声令下，他们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吴王说：“不必再校阅了，先生辛苦了！请先回宫休息吧！”孙武说：“看来大王只是喜欢臣兵法的理论，却不肯采用这理论所表现的事实。“

吴王听了，知道孙武确实是位杰出的军事家，任命他为大将。后来吴国西破强楚，进兵楚国都城郢；北服齐、晋，威震诸侯，全得力于孙武的军事长才。

齐景公时，晋燕两国大败齐军，宰相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命他为大将。穰苴说：“微臣出身卑贱，在一朝之间拜为大将，深恐将士心有不服，而无实权指挥士兵〔实话〕，请大王另派朝中重臣，担任臣的监军，借重臣权威，如此臣才能指挥自如〔少不得下此一着〕。”

齐景公派庄贾为监军，穰苴和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军营会面。”第二天，穰苴先骑马来到军营，看着日晷和水漏，等庄贾来，直到傍晚才见庄贾骑马赶来。穰苴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庄贾说：“亲友为我设酒宴饯行，所以迟到了。”穰苴说：“身为领兵大将，接到军令就要忘家，到达军营下达军令就要忘亲，听到进攻的战鼓就要忘身，怎能参加饯别酒宴呢？”召军法官问说：“按军法规定，因不守时贻误军机，该当何罪？”答说：“当斩。”此语一出，庄贾才吓得全身发抖，立刻派人向景公求救，使者还没回来，穰苴已将庄贾斩首。不久，齐景公派使者令穰苴释放庄贾，穰苴说：“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王的命令。”说完又召来军法官问说：“军营中有不能乘坐马车的规定，现在大王使者乘坐马车在军营奔驰，按军法该当何罪？”军法官说：“处斩。”穰苴说：“大王的使臣不能杀。”于是下令砍断左驸（车夫所持之木），把车夫以及左边的副马都处斩，以维护军纪。

接着校阅大军准备出征，凡有关士兵的住宿和饮食都亲自照料，尤其对伤兵更是特别注意

医疗。把自己的军粮、薪饷，全部拿出来犒赏士兵，而自己平日的伙食，却比照军中最瘦弱、饭量最小的士兵来计算。如此经过三天，当穰苴再校阅军队时，就连伤兵也都自动请求出战，甘心为他效命沙场，于是大败晋军。

791. 李光弼

【原文】　史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江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廷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战，降则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反！"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可必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廷晖才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传》云："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然过威亦复偾事，史思明是也。

【译文】　唐朝时史思明在河清屯兵，想阻断官军李光弼的粮食供应。李光弼得悉敌情，陈兵野水渡，以备应变。

夜晚，李光弼回到河阳，只命雍希颢率领一千多名士兵防守野水渡。

雍希颢对部众说："贼将高廷晖、李日越虽都是万人都想诛杀的敌将，但若他们到咱们营地，千万不可与他们冲突，他们都是前来投降的。"

众人以为雍希颢胡言乱语，都暗笑不已。

不久，史思明果真对李日越说："李光弼善于城战，今天他移师郊野，正是生擒他的大好机会，你带五百骑兵，替我把他抓来，不抓李光弼，就不准回来见我！"

第二天，李日越带了五百骑兵来到野水渡，大叫说："李元帅在吗？"

雍希颢说："元帅昨晚已离营。"

李日越暗想："用雍希颢代李光弼，回去史思明一定会杀了我，我还是投降算了。"

于是与雍希颢一同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待他如心腹，非常礼遇他。高廷晖听说李日越受到李光弼的重用之后，也请降。

有人问李光弼，用什么方法，这么容易就让两名贼将投降，李光弼说："史思明常埋怨没有与我野战的机会，听说我移师郊野，心想终于等到可以生擒我的机会。李日越抓不到我，就一定不敢回营见史思明，只有投降；而高廷晖的才略胜过李日越，听说李日越投降后仍受到重用，一定心有未甘，想取代李日

越在我军的地位，所以也一定会投降。”

〔梦龙评〕《传》云：“带领部属要能恩威并施，虽是小恩，也能使部属效死命。”但若只威不恩，往往会遭致属下的不满而覆败。像史思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二十二、制胜有道

【原文】　危事无恒，方随病设。躁或胜寒，静或胜热。动于九天，入于九渊。风雨在手，百战无前。集“制胜”。

【译文】　兵事变化无常，犹如医生为病人开处方时，必须依据不同的病情，以躁制寒，以静克热；兵家论战也一样，必须根据现场急剧变化的战况，拟订最有力的战略。

792. 孙　膑

【原文】　孙子同齐使之齐，客田忌所。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乃谓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宋高宗问吴璘以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駟馬之法。”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边批：致人。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边批：致于人。大破梁军。

【译文】　孙膑（战国齐人，与庞涓一起在鬼谷子门下学兵法）与齐国使臣一起回到齐国，成为齐国大将田忌（战国齐将，曾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门下的宾客。

田忌生性好赌，经常和齐国公子们赌赛马。

孙膑发觉双方出赛的马匹分上、中、下三级，而同级的马匹彼此间差别不

大，于是对田忌说："将军再赛一场，我有绝对的把握能使将军获胜。"

田忌一听这话非常高兴，因此不仅与诸公子对赌，也邀请齐王下注，赌金高达千金之多。

正式比赛那天，孙膑对田忌说："将军用下等的马，跟对方最好的马配成一组比赛；然后再用跑得最快的马和对方中等马比赛；而将军中等马跟对方下等马比赛。这样一来，将军就能以二比一获胜。"

果然，三场比赛中，田忌输了一场，胜了两场，获得奖金五千金。

〔梦龙评〕唐太宗曾说："自从为了保家卫国、拓张疆土，使朕颇知用兵之道，每次察看敌军阵势，就知道对方兵力的强弱，我经常先以弱兵御强，再以强兵攻弱。敌人趁我兵弱追击，不过只能向前推进数百步，而我以强兵攻敌之弱时，往往出现在敌军阵势之后，突袭敌军，所以敌军没有不溃散的，这就是运用孙膑的战略。"

宋高宗也曾询问大将吴璘致胜的战术，吴璘说："我先以弱兵诱敌，等敌军疲惫气衰，再以强兵攻敌。"这也是运用孙膑的战术。

魏国大举攻赵，赵国急忙派使者向齐国紧急求援。

齐王本打算派孙膑为主将，可是孙膑却以"刑余之身"为由谢绝。于是齐王改派田忌为主将，任命孙膑为军师，让他坐在车中谋划指挥。

田忌本想立即率兵救赵，孙膑谏阻说：

"用兵有如解乱麻，不可胡扯硬拉；援兵救赵有如劝架，不可鲁莽持戟与人搏斗，只要攻击敌人要害，自然会出现有利我军的形势。现在魏、赵两国互相攻伐，强兵劲卒必定倾国而出，留在国内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将军不如发动大军攻击魏国首都大梁〔致人〕，蹈其空虚，魏军一定会停止攻打赵国，班师回国救援。这样我们可以一举解除赵国的围困，又可坐收魏国兵疲力竭的利益。"

田忌采纳孙膑的意见，不久魏军果然自邯战退兵，在仓皇中回国救援魏都〔致于人〕，和齐军在桂陵发生激战，魏军大败。

793. 赵　奢

【原文】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问廉颇："韩可救否？"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如颇言。及问赵奢，奢对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乃遣奢将而往。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边批：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也。秦军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边批：坚秦人之心。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趣之，一日一夜至。边批：出其不意。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

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许历请就诛，奢曰：“胥后令。”至欲战，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阏与之围。

孙子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阏与之捷是也。许历智士，不闻复以战功显，何哉？于汉广武君亦然。

【译文】 秦国为攻打韩国，先进军赵国的阏与。赵王首先召见廉颇，问道：“寡人想派兵救援阏与，依贤卿看能否救得了？”

廉颇回答：“路途遥远再加上道路艰险陕隘，难以救援。”

接着赵王又问大臣乐乘，他的意见也和廉颇相同。

最后赵王再问赵奢（战国赵人，因破秦军，赐号马服君）。赵奢回答说：“阏与确实离国都很远，地势也确实艰险狭隘，派援军与秦军交战，就好像是两只老鼠在洞穴里打斗，不过大王如能派一员勇将，仍旧能击溃秦军获得胜利。”

于是赵王命赵奢率兵营救阏与。

赵奢率军行进到距邯郸三十里的地方时，突然下令：“凡敢以军事进谏者，不论官阶高低，一律处死〔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

当时秦军驻扎在武安的西方，战鼓响彻云霄，士兵喊杀的声音，几乎把武安城内的屋瓦都震落下来。

有一名斥堠建议赵奢：“请将军发兵救武安。”

赵奢立刻将他处死。下令全军加强防御之事，一连二十八天按兵不动〔坚秦人之心〕，只是一味加强整饬防备。

秦军派间谍混入赵营，赵奢招待他吃喝后，又送他回去。间谍回到秦军后据实以告，秦将十分高兴的说：“赵军刚离开国境三十里，就畏惧不敢前进，只是筑垒挖沟，看来赵国是要把阏与拱手送给我国了。”

赵奢在送走秦军间谍后，却突然下令士兵整装疾速向阏与推进〔出其不意〕，仅一天一夜，大军就在距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部署阵势。

秦军接到情报，就下令全军进攻。

军士许历请求发表意见，赵奢答应他的请求，许历说：“秦人绝对料想不到我军兵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此地，他们此次的攻击一定来势凶猛，将军一定要严阵以待；否则，这一仗必败。”

赵奢说：“你这话很有道理。”

许历请处以死刑，以明违令进谏之罪。

赵奢说：“听候命令即可。”

到了邯郸，许历又说："两国军队谁能先占领北山头，谁就胜利，谁迟一步谁就失败。"

赵奢认为许历的见解很高明，就派一万士兵占领北山头，秦军也想攻占却迟了一步。这时赵奢下令全面攻击，秦军大败，成功的解除了阏与之围。

〔梦龙评〕孙子说："反间的意义，是在善于利用敌人派遣的间谍。"又说："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争地），就是我军占据对我有利、敌军占据对敌有利的地方。"

"阏与大捷"就是体现上面两句军事原则的实例。许历这位智谋之士，没听闻曾以战功受赏，这是什么缘故呢？汉代的李左车（广武君）的遭遇也一样。

794. 李　牧

【原文】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此数岁，匈奴以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乃复请李牧。牧固称疾。赵王强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令。"王许之。李牧如故约，匈奴终岁无所得，然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数千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不敢近边。

厚其遇，故其报重；蓄其气，故气发猛。故名将用死士之力，往往一试而不再，亦一试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谓兵者，除一二家丁外，率丐而甲、尪而立者耳。呜呼！尪也，丐也，又多乎哉！

【译文】　李牧（战国赵人，以功封武安君）是赵国戍守北方边境的大将。他曾经驻守雁门，防御匈奴，他喜欢依现实的情况设置官吏，租税都缴入幕府，做为犒赏士兵的费用，每天宰杀牛只为士兵加菜；又加强训练士兵骑马射箭的技巧，留心敌人动向，常派间谍刺探军情。并与士兵约法："匈奴即将入侵，要加紧保护牲畜，但不可与匈奴人正面冲突，违者斩首。"

因此每当匈奴人侵扰边境，李牧的兵士就驱赶牲畜回营，不肯作战。

如此过了几年，匈奴人都认为李牧胆子小，不敢与匈奴人交战，甚至连赵国本身镇守边境的士兵也这么认为。赵王下令责备他，李牧仍一如往昔。赵王终于生气，派其他的将领取代他。一年多来，每次出战都失利，损伤众多，边境多事根本无法耕种、畜牧。

不得已赵王只有再度任命李牧，李牧称病推辞，赵王再三的请托，李牧说：“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臣，必先请大王准许臣如昔日一样的做法，臣才敢受命。”

赵王答应他。

李牧来到边境后，又如以往般和士兵约定不可与匈奴冲突，匈奴虽几年间都一无所获，但始终认为李牧胆怯，边境的士兵每天都得到李牧的赏赐，却没有立功报答的机会，都希望能上战场作战。

李牧见时机成熟，就挑选坚固的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能擒敌杀将的勇士五万人，神箭手十万人，要求他们加强训练；一面又任意放牧牲畜，要百姓四散于郊外，当前来侵扰的匈奴人少时，就装退败让数千人被擒。

单于听到消息，以为良机可趁，遂率领大军入侵，李牧排列许多奇阵，指挥左、右二军夹攻，大破匈奴十多万大军。单于奔逃而去，往后十多年间，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

〔梦龙评〕对待部属愈是仁厚有如自家人，部属报答之心也愈是深切。能凝聚士兵奋勇作战的士气，才能一发而气势威猛。古代名将明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所以往往只须一次的战役就能定胜负了，不必一战再战。反观今天所谓带兵的将领，除了拥有一两名亲信部属外，其余的士兵都是带人不带心，有如外借之兵，唉！兵多又有什么用呢？

795. 周亚夫

【原文】　吴、楚反，景帝拜周亚夫太尉击之。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之曰：“吴王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淆、黾厄□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使搜淆、黾间，果得伏兵。

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请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梁王上书自言。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亦不奉诏，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后。吴兵求战不得，饿而走。太尉出精兵击破之。

吴王之初发也，其大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边批：魏延子午谷之计相似。吴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若借人兵，亦且反王。”边批：何不谏他勿反。于是吴王不许。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利险；汉多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咸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弛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老将皆言：“此少年摧锋可耳，安知大虑！”吴王于是亦不许。假令二计得行，亚夫未遽得志也。亚夫之功，涉与吴王分半。而后世第功亚夫，竟无理田、桓二将军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亚夫，皆不万全不战者，故一战而功成。赵括以轻战而败，夫差以累战而败。君知不可战而不禁之，子玉之败是也；将知不可战而迫使之，杨无

敌之败是也。

【译文】 汉景帝时，吴、楚等国谋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周勃的儿子，平七国之乱后，官至丞相，后因景帝听信谗言，绝食五日，吐血而死）带兵平乱。

大军来到灞上，赵涉（周亚夫攻吴、楚，任命赵涉为护军）暗中游说周亚夫说：

“吴王一向以怀柔的方式招抚敢死之士，这次他知道将军率兵而来，一定会在殽、渑等狭隘的山道间埋伏狙击。作战、打仗讲求的是出其不意，将军为什么不由此地朝右进发，经蓝田、武关到洛阳，其间不过相差一两天的路程，将军直接率军入军械库，诸侯们听到将军部队所发出的军鼓声，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呢！”

周亚夫接纳赵涉的建议，等到了洛阳后，派人到殽、渑等山道四处搜查，果然逮捕到吴王的伏兵。

太尉在荥阳会兵，正碰上吴国攻击梁国，情势危急，梁国好几次派使者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出兵；梁国又派使者向景帝求救，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却不接受诏命，只派人率领轻简的骑兵，把吴、楚等军的后路绝断了，阻断吴、楚运粮的粮道。

吴军粮食一被断绝，士卒饥饿，好几次向周亚夫挑战，周亚夫都不出兵应战，吴楚的士卒中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不得已吴王只好退兵。这时周亚夫才出动精兵追击，大破吴、楚军。

〔梦龙评〕吴王在刚开始发兵时，他的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屯聚大军一起向西推进，若是没有奇妙的战略，是不容易战胜成功的。臣愿意率领五万士卒，另外沿着江、淮上游前进，收复淮南、长沙；进入武关，和大王军队会合〔与魏延子午谷之计类似〕，这也算是一支奇兵呢！”

吴太子劝阻说：“父王出兵已有谋反的罪名〔何不谏他不要反叛〕，在这情形下不能轻易的把军队交由他人，因为别人也有谋反父王的可能，那时怎么办？”于是吴王没有答应田禄伯的要求。吴少将王将军游说吴王说：“吴国多步兵，步兵擅长在险地作战；汉多骑兵，骑兵擅长在平地作战。希望大王不要攻占沿途所经过的城市，直接向西攻占洛阳的军械库，夺取敖仓的粮食，凭恃山河的险阻号令诸侯，如此则虽还没有入关，但已能完全掌握天下的形势了。但如果大王因攻占城市而沿途逗留，汉军的骑兵一到，快马进入梁、楚的郊野，那大势就不妙了！”

吴王征询老将们的意见，老将们都说：“这只是年轻人为求表现而随口说说，怎知道如何考虑大局呢？”于是吴王也没有采纳少将的意见。

假使当初吴王同时能接受田禄伯以及少将所提的看法，或许周亚夫也不能顺利的平定乱事了。周亚夫平乱的事功，严格说起来，赵涉与吴王要占一半的功劳，但后世仅只推崇周亚夫，却遗漏田禄伯、王将军的建言，令人觉得遗憾、可悲。李牧与周亚夫都是没有十足致胜的把握，不轻言出战的人，所以每战都能成功。

赵括轻敌而败，战国时代吴王夫差因长期征战而亡。君王明明知道不能得胜的战争，却一定要打，这是当年楚国大将子玉失败的起因。为将者，明知不可以战，而强迫他出征，杨无敌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796. 周　访

【原文】　贼帅杜曾屡败官军，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沔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入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胤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复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响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边批：出其不意。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善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出不意，又击破之，获曾。

先委之以两甄，以敝其力，以骄其气，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节制，两甄先不为尽力矣。

【译文】　晋朝时贼帅杜曾（初为镇南参军，永嘉之乱杀胡亢，兼并胡亢部众作乱，后被周访平定）屡次打败官兵，威名震惊江、沔等地。晋元帝派周访（字士达，谥庄）出兵剿灭。

周访有八千部众，进军到达沔阳。杜曾军队士气十分旺盛，周访说："善谋者的第一步，是先一步鼓舞起部队必胜的意志力和决心。"

周访命将军李恒指挥左军，许朝指挥右军，周访自己亲自率领中军，高举旗帜，杜曾果然畏惧周访的声势，先攻打左、右两军，锐不可当，周访见杜贼气势勇猛，亲自在阵后射箭来安定官军的心理。下令说："一军败，击鼓三次；两军败，击鼓六次。"

赵嗣居于左军，奋力作战，阵势被贼人冲散了，又立即会合在一起继续奋战，赵嗣骑马驰告周访战况，周访生气地大声命令他再进兵，赵嗣哭叫着应战。战事从早到晚未曾停歇，左右两军都战败了。

周访听到鼓声，挑选精兵八百人，亲自倒酒请他们喝，严格要求不可轻举妄动，只有在听到鼓声后才能前进。贼人进逼到三十步距离外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都奋勇杀敌，于是杜曾大败，死了一千多贼兵。

周访下令趁夜追击，其他将领却请求等到天亮再追，周访说："杜曾勇敢善战，刚才他们战败，是因我军以逸待劳，所以才能战胜；现在更是机不可失，应

该趁着他们士气衰微的时候，一举消灭他们。”

于是击鼓前进，平定了汉沔地区。杜曾往武当，周访出其不意又攻武当，擒获杜曾。

〔梦龙评〕周访先以左、右两军消耗杜曾的战力，使杜曾因胜而骄，再出其不意的以精兵迎战，于是建功。但若不是军士们平日训练有素，左右两军怎能奋战到底，消耗敌人战力呢？

797. 陆逊　陆抗

【原文】　昭烈率众伐吴，自巫峡至夷陵，连营七百余里，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平地立营以挑战。吴诸将皆欲击之，陆逊不许，曰：“此必有谲。”坚壁良久。昭烈知计不行，乃引伏兵从谷中出，凡八千人。逊谓诸将曰：“所以不听击班者，正为此也！今而后吾知所以破之矣！”乃敕于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间一营，辄攻一营，同时火举，首尾不能相救。于是四十余营，一战俱破。

魏文帝闻昭烈树栅连营状，谓群臣曰：“备不知兵，必破矣！岂有七百里连营，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以营军者，必为敌擒，此兵忌也！”后七日，而孙权捷书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间，而识不及曹丕，何也？岂所谓“老将至而髦及之”乎？

昭烈之伐吴，苻坚之寇晋，皆倾国之兵也。然昭烈之谋狡，故宜静以待之；苻坚之气骄，故宜急以挫之。狡谋穷则敌困，骄气挫败敌衰，所以虽众无所用之也。按：淝水之役，苻融攻硖石，坚留大军于项城，自引轻骑八千就之，朱序私于谢石曰：“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石从之。

西陵督步阐以城降晋。抗闻，日夜督兵赴西陵，别筑严围，使内可围阐，外可御寇，而不攻城。诸将咸谏曰：“及兵之锐，宜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拔矣。何事于固，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粮又足，其缮修备御具皆抗所亲规。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无备，表里受敌，何以御之？”诸将犹不谓然。抗欲服众，乃听令一攻，果不利，于是围备始力。未几，晋杨肇帅兵来救。时我军都督俞赞忽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也，知吾虚实。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来攻，必先此处。”是夜易夷兵，而悉以旧将统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击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鸣鼓发喊，若将攻者。肇大溃，引去。遂复西陵，诛阐。

陆逊、陆抗，是父是子！

【译文】　三国时代汉主刘备率军伐吴，自巫峡到夷陵营地长达七百多里，另又派遣吴班率几千人在平地扎营，四出挑衅。

吴国将帅看到这种情形，都主张下令攻击，陆逊说：“这其中必定有诈，暂时按兵不动，先观察一阵再说。”

刘备知道诱敌不成，就命埋伏在谷地的八千伏兵出谷攻击，陆逊说：“这就

是不让各位贸然攻击吴班的原因。现在我已经知道敌人的战术了，一定能破敌。”

于是下令全军于入夜之后，每人各持一把茅草，每间隔一个敌营，发动攻击，同时举火，造成声势，让敌军各营寨间陷入惊惶，不能相互救援，于是一举攻破四十多寨。

吴国陆抗（字幼节，陆逊的儿子）听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急忙命令部队日夜开赴西陵，并另行建筑坚固的城墙，把步阐围困在内，又可抵御晋军的攻击，却不下令攻打步阐。

将领们劝谏说：“应该趁着兵精气锐攻打步阐，若是晋国援军一到，步阐必然获救，何必辛苦地建筑城墙，来耗损本身的气力呢？”

陆抗说：“这座城非常坚固，城内粮食又充足，凡是守卫防御的一切措施和武器，都是我亲自规划的，现在仓促进攻，一定难以克敌，等晋军一到，我们又无法防备，内外受敌，怎么约束全军呢？”

将领们听了陆抗的话，却仍不以为然。陆抗也想让众人心服，就任由军士出击步阐，果然失利，于是全军才尽力筑城防守。

不多久，晋国杨肇率兵援助步阐，正巧吴军都督俞赞也投效杨肇。

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忧我们结集的夷人部队训练不精良，如果敌人来攻，一定先打此地。”

当夜，陆抗就把部队中的夷人部队全部调离，代以精良的部队防守。

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以前夷人防守的地方，陆抗立刻下令反击，箭石如同雨下，杨肇趁夜逃走，陆抗只敲击战鼓，作出追击的姿态，并没有真的追赶，杨肇军队大败溃逃，陆抗于是光复西陵，杀了步阐。

〔梦龙评〕当初魏文帝曹丕听说汉军设立营寨达七百多里，就对群臣说：“刘备不懂兵法，一定会被击退，哪里有将帅会设立七百里的营地来抵御敌军的呢？包原平地，无险可守，设立营地一定会敌所破，这是兵家大忌呀！”

这话说完后的七天，果然接到吴军打败汉军的捷报。以刘备身经百战于军事，竟不如曹丕的有远识，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真是所谓年纪大了，昏愦糊涂吗？

刘备伐吴、苻坚攻晋，都是倾尽全国的兵力，然而，刘备用计狡诈，所以应该以静观情势的变化待之；苻坚心浮气骄，所以要急攻以挫其傲气。狡计无法施展，自然自陷困境，骄气顿挫自然士气低落，所以即使兵力众多，又有什么用呢？〔按：淝水之役，苻融出兵攻击陕石，苻坚留大军于项城，自己率领轻骑八千随之。朱序乃私下向谢石说：“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谢石接受朱序的建议。〕

吴国陆抗（字幼节，陆逊的儿子）听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急忙命令部队日夜开赴西陵，并另行建筑坚固的城墙，把步阐围困在内，又可抵御晋军的攻击，却天下令攻打步阐。

将领们劝谏说："应该趁着兵精气锐攻打步阐，若是晋国援军一到，步阐必然获救，何必辛苦地建筑城墙，来耗损本身的气力呢？"

陆抗说："这座城非常坚固，城内粮食又充足，凡是守卫防御的一切措施和武器，都是我亲自规划的，现在仓促进攻，一定难以克敌，等晋军一到，我们又无法防备，内外受敌，怎么约束全军呢？"

将领们听了陆抗的话，却仍不以为然。陆抗也想让众人心服，就任由军士出击步阐，果然失利，于是全军才尽力筑城防守。

不多久，晋国杨肇率兵援助步阐，正巧吴军都督俞赞也投效杨肇。

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忧我们结集的夷人部队训练不精良，如果敌人来攻，一定先打此地。"

当夜，陆抗就把部队中的夷人部队全部调离，代以精良的部队防守。

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以前夷人部队防守的地方，陆抗立刻下令反击，箭石如同雨下，杨肇趁夜逃走，陆抗只敲击战鼓，作出追击的姿态，并没有真的追赶，杨肇军队大败溃逃，陆抗于是光复西陵，杀了步阐。

陆逊、陆抗，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798. 邓　艾

【原文】　邓艾与郭淮合兵以拒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边批：棋逢对手。此维使化持吾，今吾不得动；维必自东袭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洮城。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破。

【译文】　三国时，魏将邓艾（字士载，曾辅佐司马懿抗拒蜀国）与郭淮（字伯济，卒谥贞）合力防御姜维（三国蜀汉人，字伯约）。当姜维撤兵之后，郭淮准备进兵攻打西羌。

邓艾说："敌人虽然撤退，但是并没有走远，或许还会回头来攻，所以应该分军守卫，以防意外。"

于是邓艾留下驻守白水之北三天。

不出所料，姜维派廖化在白水南边扎营，对邓艾叫阵。

邓艾对诸将说："姜维果然卷土重来，我军兵力薄弱，他们理当渡河来攻，而必定不会造桥直接渡河，以廖化的部队牵制，使我不得动弹〔棋逢敌手〕，而由姜维引军向东袭取洮城。"

洮城在白水北边，距邓艾防地六十里。

于是，邓艾赶紧趁夜行军，悄悄开往洮城。姜维果然渡河而来，但是邓艾已经先占领洮城，所以得以保全洮城。

799. 唐太宗

【原文】 唐兵围洛阳，夏主窦建德悉众来援。诸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据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府库充实，所将皆江淮精锐，但乏粮食，故为我持。建德自将远来，亦当挫其精锐。边批：亦是朱序破苻秦之策。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混一无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从之。由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时，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遂建旗鼓，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薄津，蹈无人之境，拓地收兵，则关中震惧，而郑围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孙子旧策，妇人犹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败死，何哉？

谍告："夏主伺唐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世民乃北济河，南临广武而还，故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众出牛口，置阵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升高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建德阵动。世民曰："可击矣！"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直薄其阵。方战，世民又率史大奈等卷旆而入，出于阵后，张唐旗帜。夏兵见之，惊溃。

秦王世民至高□。薛仁杲使宗罗睺将兵拒之，世民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杲粮尽，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寔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数日，世民度其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使庞玉阵于原南，罗睺并兵击之，玉几不能支。世民乃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帅骁骑陷阵。罗睺军溃。世民帅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世民曰："破竹之势，不可失也！"遂进围之。仁杲将士多叛，计穷出降，得其精兵万人。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可，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骁将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

杲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𫘦虚弱，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

【译文】 唐朝大军包围洛阳，窦建德（隋人，大业末年被人诬陷通贼，于是占据饶阳自称长乐王；宇文化及杀隋炀帝，窦建德出兵征讨，越王侗封为夏王）发兵援救洛阳。李世民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请求先避开窦建德军队的锐锋。

郭孝恪却说：“王世充处境困顿，很快就要被迫投降；窦建德老远赶来救援，这是天意要灭亡他们。武牢地势险要，所以我认为我军应该坚守外，再等机会出兵，一定能打败他们！”

记室（官名，掌书记之官）薛收（字伯褒）说：

“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率领的军队，都是江、准的精锐，目前只因粮食补给不及，才暂时受困于我军，窦建德亲率大军，远来救援，我军应采速攻，挫其锐气〔朱序破秦之策〕，若是让窦建德顺利到达此地，两军联合，转运河北的粮食，补给洛阳，那么战争结束的日期，就谁也不知道了！

“现在依下官看，不如一面在洛阳挖深沟、筑高垒，不与王世充交战；一面大王亲率精兵，占据成皋，以逸待劳。等窦建德大军到，窦建德兵败，王世充也自然不攻而破，我估计不出二十天，就能擒获两贼。”

李世民听从这建议，于是窦建德大军被围困在武牢，不得动弹。

〔梦龙评〕当初，凌敬（唐陆敬另一名字）曾对窦建德说：“大王应率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派大将防守，鸣战鼓，树旌旗，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由汾、晋进逼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如踏无人之地，取胜可以万全；二侧开拓土地，收取士众，形势更强；三则关中震惊，围城自然不攻而解。”窦建德的妻子曹氏说：“祭酒（凌敬为窦建德国子祭酒）的话不可不听。”但窦建德还是不予接纳。

唉！这其实是《孙武兵法》中的旧计，连妇人都明白，而窦建德却不能采纳，以致败亡，能怪谁呢？

间谍报告说：“窦建德探知唐军牧草已尽，在河北牧马，打算偷袭武牢。”

李世民一得知这个情报，就由北渡河，到广武侦察敌军形势后，故意留下千余匹牧马诱敌，而在夜晚返回武牢。

窦建德果然全军而来，由牛口布阵绵延二十里，击鼓进军，李世民的将领不禁心生恐惧。

李世民登高眺望，对诸将说：“贼人起于山东，不曾遇过强敌，今天行军险地而军士喧哗，是无纪律的表现；临近都城布阵，是有轻敌之心。我军按兵不动，他们气势自然衰竭，长时间的列阵待敌，士兵们一定口干腹饥，最后自然退兵，那时我军再追击，一定能胜。”

窦建德的士兵排列阵式，自早晨七时直到中午十二时，士兵饥饿疲倦，都

纷纷坐在地上，又争相饮水，队伍零落不整。此时，李世民命宇文士及率三百骑兵经过窦建德队伍的西面〔试探一下〕，急驰南上。

窦建德的部队因此被牵动，乱了阵脚。

李世民说："可以攻击了！"

于是率领轻骑先行发动攻势，大军继进，直逼敌阵。双方交战时，李世民又率史大奈等人卷着大旗冲进敌阵的后方，扬起唐军的旗帜。

窦建德的士兵见了唐旗，大为吃惊，溃散而逃。

有一次，秦王李世民领军来到高杲，薛仁杲（薛举儿子，善骑射，外号万人敌）派宗罗睺领兵抗御，李世民坚守不出战。

诸将都请李世民下令攻击，李世民说："我军刚败，士气沮丧，贼人恃胜骄傲，有轻敌心理，这时应该坚守不战，等待机会；一旦他们骄傲轻敌，我军奋力备战，就可克敌致胜。"

于是下令："再有人敢说出战，立刻斩首。"

两军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粮食用尽，手下部将也都率兵来降。李世民于是命梁实率领所部，在浅水原扎营引诱敌兵。宗罗睺看了很高兴，以为有机可乘，派出所有的精兵进攻。

几天后，李世民预计敌兵已经疲惫，对诸将说："可以出战了！"

于是派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边布阵，宗罗睺结合兵力攻他，庞玉迎战，几乎抵挡不住敌军的攻势，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出其不意地自浅水原北边突袭，宗罗睺的士兵大败，李世民率骑兵乘胜追杀。

窦轨（字士则）拦马劝阻，李世民说："现在情势有如破竹，机不可失。"

于是进兵围之。

薛仁杲的将领多半叛薛降李，薛仁杲已无计可施，李世民虏获薛仁杲精兵一万多人。

诸将们纷纷向李世民道贺，趁机问说："大王一战而胜，不用步兵，又没有攻城装备，轻骑直逼城下，大家都认为一定会失败，竟然夺城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世民说："宗罗睺所率领的士兵多是陇西人，将领骁勇兵卒凶悍，我先前出其不意的打败他，斩杀俘获的兵士并不多，此时若是我放慢攻势，那么敌兵都会逃入城中，只要薛仁杲加以安抚重用，日后就难以对付；立即紧蹑其后，乘胜追杀，士卒就会溃逃回陇西，高□城的防备更形虚弱，薛仁杲心虚害怕，就更无法冷静思考应敌之计，这就是我战胜的原因。"

800. 李　靖

【原文】 萧铣据江陵。诏李靖同河间王孝恭安辑，阅兵夔州。时秋潦，涛濑涨恶，铣以靖未能下，不设备。诸将亦请江平乃进，靖曰："兵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傅垒，是震雷不及塞耳，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擒也。"孝恭从之。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大惧。仓卒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驻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借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窥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

【译文】 唐朝时萧铣（后梁宣帝曾孙）占据江陵，皇帝诏命李靖（字药师，谥景武）同河间王李孝恭（唐宗室，封永安王）共同出兵攻击萧铣。

李孝恭由夔州出发，这时正当江水高涨，萧铣认定李靖不会来攻，因此防备松懈，而唐军的将领也都请求等水潮退后再进。

李靖说："用兵讲求的是神速难测，现在我军刚集合，萧铣还未获得情报，若是走趁着江涨突袭进攻，正是迅雷不及掩耳，他们仓促之间一定无法集合军队还击，我军必能擒获贼人。"

李孝恭依计而行，亲自率领战舰二千多艘东下，果然攻下荆门、宜都二镇，进兵夷陵。

萧铣屯兵耕种，才留下几千人守卫，听说唐兵到来，大为恐惧。仓皇间征兵，兵士却都在江南、岭南之外，路途遥远，不能立即会合，只好尽现有兵力出兵反扑。

李孝恭想继续进逼，李靖阻止说："他们是为救援而来，并不打算坚守抗拒，不耐久战，我军不如暂时在南岸驻扎，缓他一日，敌军必会分兵部署，有的留下抵拒，有的回营自守；兵力一分散，自然势力衰弱，我军趁敌军势弱松懈时加以攻击，哪有不胜之理。如果穷追进逼，敌兵一定拚死一战，楚兵生性剽悍，

不易抵挡。”

李孝恭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率精锐出击，果然战败，退守南岸。萧铣的部众却弃去舟船，抢夺军需用品，人人背负重物。李靖见敌兵阵势纷乱，立即下令攻击，大败敌兵，乘胜推进江陵，来到外城，抢夺敌兵舟船。

李靖要李孝恭将舟船散置江中，诸将都说：“掳获敌人的舟船当善加利用，为何要白白弃置，反而资助敌人呢？”

李靖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南，东到洞庭湖，我们孤军深入敌境，若攻城不下，他们援军从四方集合，我军里外受敌，进退两难，即使有舟船又有什么用呢？今天弃置舟船，使它满江满河顺流而下，敌人援军看见，以为江陵已破，必定不敢贸然进兵，再三派遣间谍窥探军情，这一拖延可能就是十多天，这期间我军一定可以攻下敌城。”

萧铣的援兵看见散置江面的舟船，果然心生怀疑，不敢进兵。

801. 朱　隽

【原文】　黄巾贼党韩忠，以十万人据宛。诏朱隽以八千人讨之。隽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隽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惶惧乞降。时司马张超等议听之，隽曰：“不可。今海内一统，独黄巾造逆，纳降徒长逆萌，非长计！”急攻之，不克。隽乃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外围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即解围，忠果出，因击，大破之。

【译文】　东汉末年时，黄巾贼将韩忠聚众十万人盘据苑城，汉灵帝下令朱隽（字公伟）率八千人平乱。朱隽修堡筑城，堆起能俯瞰城内的土山之后，就击鼓指挥大军攻苑城西南，贼人全力防守西南时，不料朱隽却亲自率五千精兵从东北偷袭，想乘机入城。韩忠于是仓皇退入城内，派人请降。

当时司马张超（张良后代，字子并）等人主张接受韩忠的请降，朱隽却反对，他说：“同是投降，但是情势不同，处理方式也就不能一概而论。秦朝末年项羽争霸时，天下无主，所以用奖赏鼓励归顺投诚的人；现在天下一统，唯独黄巾结党作乱，如果今天接受贼党请降，无异鼓励日后贼匪作乱谋反，并非久安之计。”

韩忠请降不成，但朱隽一时间却也无法破城歼灭韩忠。

一天，朱隽登上土山眺望，回头对张超说：“我明白了，我军已围住贼党，贼人请降不成，又无法突围而出，只好拚死守城。所以我军不如撤兵，韩忠见

围兵撤退，一定率贼出城，贼人一出，拚死一战的士气就瓦解了，就容易击溃贼人。”

于是下令撤兵，韩忠果然出城，于是朱隽下令出击，果然大破韩忠。

802. 耿　□

【原文】　张步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而诸郡合万人守临淄，相距四十里。耿弇进军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临淄虽大实易取。乃下令：后五日攻西安。蓝闻，日夜警备。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及旦，径趋临淄，半日拔其城。蓝惧，弃城走。诸将曰：“敕攻西安而乃先临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闻吾攻，必严守具。临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扰，攻之必立拔。拔临淄则西安孤，此击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顿兵坚城，死伤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后乏转输，旬月间不自困乎？”诸将皆服。

【译文】　汉光武帝时，张步（琅琊人，字文公）的弟弟张蓝率精兵二万人据守西安，而其他各郡县则集结一万人防守临淄，两城之间相距四十里。汉将耿弇（耿况之子，字伯昭，谥愍）率军来到两城之间，发觉西安城虽小，但守备坚强，临淄虽是大城，但防守松懈，容易攻占，于是下令：五天后进攻西安。

张蓝听说耿弇将要率兵攻城，日夜加紧严密的戒备，到了第四天的半夜，耿弇下令全体士兵携带蓐席军粮抄小路急行军，快天亮时，来到临淄城，只用半天的时间就攻占了临淄，张蓝惊恐之下，竟弃守西安城逃逸。

事后诸将问耿弇：“元帅先前下令进攻西安，却发兵打临淄，结果两城一并攻占，这是什么原因？”

耿弇说：“西安城听说我军将要进攻，必定更加强戒备，我军出其不意进攻临淄，临淄守兵一定因料想不到而惊慌害怕，所以能立刻破城。临淄一破，西安城就孤立无援，这就是为什么只攻打一城而一举却得两城的原因。如果先打西安，西安城坚兵强，双方交战，死伤必然惨重，即使获胜，我军深入敌境，后方补给不易，十天半个月之后，难保不自陷困境。”

诸将听后，大为佩服。

803. 韦　睿

【原文】　梁天监四年，王师北伐，命韦睿督军，攻小岘城。既至，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曰：“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完。而无故出人于外，此必其骁劲者也。先挫其劲，城一鼓可拔。”诸将疑不前，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法不可犯也！”兵遂进，殊死战，魏兵大溃。急攻之，城

遂拔。

睿进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闻之：'汾水可灌平阳，绛水可灌安邑。'"乃为之堰肥水。堰成，而魏援兵大至。诸将俱，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而请兵，虽鞭之长，能及马腹乎？"初战不利，诸将议退巢湖，又议走保三叉。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妄动者斩！"乃取伞扇麾幢树堤下，示无动意，而更筑垒于堤以自固。久之，堰水满。魏救兵无所用，城竟溃。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万众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帝遣曹景宗将大兵往救，敕睿帅所部往会之。睿自合肥径进。时魏兵声势甚盛，诸将惧，请缓行。睿曰："钟离望救甚急，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可缓乎？魏兵深入，已堕吾腹中，勿忧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宗营前二十里，一夜掘长堑，树鹿角，截土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惊以为神。英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乃装大艘，乘淮水暴涨，竞发以临其垒。而令小船载苇藁，灌之膏油，乘风纵火，烟焰障天，倏忽之间，桥栅尽坏。我军乘势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兵大溃，元英仅以身免。昌义之得报，不暇语，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时魏人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即睿；吕，吕僧珍；萧者，临川王宏也。

【译文】 南北朝时，后梁天监四年，豫州刺史韦睿奉命率军攻击魏军小岘城，来到城外时，魏军派出数百人在城外列阵。

韦睿说："城中虽只有二千多人，但只要闭门坚守，有足够的力量自保，现在无故派人出城，这一定是他们最勇敢善战的军士，如果能打败他们，那小岘城也就不攻自破了。"

诸将却犹豫不前，韦睿指着符节说："朝廷颁赐符节，不是用来当装饰品的，我韦睿的命令不可违抗！"

于是下令攻击，士兵都拚死作战，魏兵大败，韦睿乘胜攻占城池。

韦睿进兵合肥，到达之后，先观察山川地势，说："我听说汾水可灌淹平阳，绛水可灌淹安邑。"

于是率部众筑堤，堵住河水，准备用水淹城池。

这时魏国大批援兵开到，诸将深感恐惧，怕无法战胜魏军，想上书请奏增派援兵。

韦睿笑着说："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要求请援，怎么来得及呢？鞭子再长也不及马肚啊〔远水难救近火〕！"

初时，战况不利，诸将想要退守巢湖，又想回守三叉，韦睿生气的说："军

人御敌作战，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违令者斩。”

于是命人拿来伞扇及麾幢（象征威权的仪仗），树立在堤堰下，表示没有后退的决心，一面在堤上修筑营垒巩固防御。不久，积储之水满溢，困住了城池，魏军的援兵竟无法发挥作用。韦睿反攻，破城而入。

北魏中山王元英（拓跋桢之子，字虎儿，谥献武）率部众百万人蹂躏徐州北方一带，在钟离城包围刺史昌义之（南朝梁人，卒谥烈），皇帝派遣曹景宗率大军增援，并命韦睿前往会合。

韦睿直接从合肥赶到钟离，一路上，军士畏惧魏兵人多势众，多劝韦睿放慢行军速度。

韦睿说：“钟离城情势危急，即使车驰卒奔，火速前往救援，都还嫌太迟，何况慢慢走呢？魏兵孤军深入，我自有办法应付，你们不用担心！”

不到十天，已与曹景宗会合。

韦睿趁夜在曹景宗的营前二十里处掘了一条长沟，树立鹿角，垒土成城，天亮时，营寨已筑好，元英以为是神人。

先前元英曾派人在邵阳洲的两岸架设便桥，树立围栅约百公尺，管制桥上通道。韦睿乘着淮水暴涨，登上战舰攻击水洲上的魏军，另外利用小船载着干草，灌上油脂，顺着风势放火，一时烟尘迷漫，刹那间便桥围栅都化为灰烬。韦睿的军队乘势奋勇杀敌，喊声震大，个个以一当百，魏兵大败，元英侥幸逃走，仅以身免。

昌义之得到魏军大败的报告，高兴得直说：“得救了！得救了！”

〔梦龙评〕当时魏军曾编一首歌传唱：“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是指韦睿，吕是指吕僧虔，萧是指临川王萧宏。

804. 马　燧

【原文】　马燧既败田悦，会救至，悦复振。悦壁洹水，淄青军其左，恒冀军其右。燧进屯邺，请益兵。诏河阳李艽以兵会，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筑月垒以扼军路。燧于下流以铁锁维车数百绝河，载土囊遏水而渡。悦知燧食乏，坚壁不战。燧令士赍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造三桥，逾洹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欲以掩燧。边批：亦通。燧令诸军夜半食，鸡鸣时鸣鼓角，而潜师并洹边批：攻其所必救。趋魏州，下令曰：“须贼至，止为阵。”留百骑持火匿桥旁，待悦众尽渡，乃焚桥。燧行十余里，悦果率众逾桥，乘风纵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无动，除蓁莽广百步，勇士五千人先为阵以待悦。边批：以逸待劳。比悦至，火止，气少衰。燧将兵奋击，大败之。悦还走，而

三桥已焚矣。悦众赴水死者不可胜计。

【译文】 唐朝时马燧（字洵美）虽打败田悦（田承嗣的侄儿），但因有敌援开到，所以田悦势力又起。

马燧随之将部队推进到邺城，并报请朝廷增兵支援。朝廷诏令河阳守李芃率兵驰援，与马燧会兵于漳水；田悦则派部将王光进分兵守漳水边的长桥，修筑半月型的土墙，以扼制官军的进路。马燧便派出数百兵卒，牵引铁链连接河中，沿着铁链装载土袋，截断河水，让兵士可以涉水渡河。

田悦知道马燧缺粮，就挖濠沟，坚守营地不出战。马燧命士兵携带十天的粮食，进兵驻屯仓口，与田悦的部队在洹水两岸对峙，另外派兵搭建三座桥道，天天渡越洹水，到田悦营前挑战，田悦就是不出战，却暗中埋伏一万人想突袭马燧〔亦通〕。

马燧半夜里下令士兵起床吃饭，天刚破晓，就鼓角齐鸣，佯作进攻，却偷偷地将主力渡越洹水移师魏州〔攻其所必救〕，下令说：“贼兵到后，就停止行军立即布阵，留下一百名骑兵，拿着火把藏匿在桥旁，等田悦的兵士全部渡河后，就烧毁桥道。”

马燧率军走了大约十里路，田悦果然率众渡河追来，乘着风势纵火，并且高声叫嚣着前进。马燧按兵不动，先清除阵前百步内的草丛，命勇士五千人为先锋，设阵待敌〔以逸待劳〕。等田悦的部众到跟前时，因火势已熄，所以士气也跟着衰竭。

马燧这时发兵攻击，田悦大败后退，但因三桥被毁，田悦军队大乱，因逃命跳水淹死的，难以计数。

805. 郑子元　李晟

【原文】 桓王怒郑不朝，以诸侯伐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伯，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二十五乘为偏，五人为伍。伍乘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大将之麾。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吐蕃尚结赞兵逾陇岐。李晟选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阳旁，诫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节度，遇结赞，即出奋击，贼皆披

靡，佖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而免。

犯王不祥，而三国非郑敌，故先动其左右以摇之。尚结赞劲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专力于中军，出不意以突之。若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于中军王族，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以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此又因晋、楚力敌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译文】 春秋时周桓王因郑国不朝拜天子，率诸侯各军征讨郑国，周桓王亲自指挥中军，虢公林父指挥右军，蔡、卫两军也归由他统一指挥。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军也在他的指挥下。

郑子元请求组成左军，以便抵挡蔡、卫两军，另再组右军抵抗陈军，他说："陈国刚刚发生内乱，百姓都因厌战而缺乏斗志，假如先发兵攻打陈军，他们一定不战而狼狈奔逃。周王所率的中军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会引起骚动，而蔡、卫军又不能抵挡我军，当然溃逃，这时我们就可集中兵力攻打周王的中军，一定能大获全胜。"

郑庄公采纳郑子元的建议，派大夫曼伯率领右军，祭仲率领左军，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排成鱼丽之阵护卫郑庄公。

所谓"鱼丽阵式"，就是先锋排列二十五辆战车，其次是每排五人的五排步兵，列阵在两车之间，组成敌人无法切断的坚强阵势。

两军在□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北十二里）展开激战，郑庄公下令左右两军说："看到对方大将的军旗移动时，就击鼓前进。"

结果蔡、卫、陈三军纷纷溃散奔逃，周桓王所率领的中军也阵势大乱，郑军全力攻击，周军于是大败。

唐朝时，吐蕃尚结赞（唐时吐蕃丞相，曾助唐灭朱泚，德宗毁约食言，于是率兵入寇，为李晟讨平）入侵陇、歧，李晟派大将王佖（李晟的外甥）率领骁勇善战的士卒三千人埋伏在汧阳城旁，并告诫他说："

"敌兵过境，不要去攻击他们的前锋或殿后部队，即使打败了他们的前锋或殿后部队，中间的主力部队实力仍毫无损伤，你们就无力抵抗了；不如等他们的前锋部队过去，看到五方旗，穿着虎豹图案战服的士卒，那就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你们出其不意的截击，一定能建奇功。"

王佖照着李晟的告诫去做，果然把尚结赞打得大败逃走，可惜，由于士卒不认识尚结赞的长相，因而让他逃脱。

〔梦龙评〕与天子军队为敌，固然理亏，但蔡、卫、陈三个都不是郑国的死敌，所以郑子元先动摇左、右两军的士气，瓦解他们的斗志。尚结赞悍劲狡诈，小败不能挫他威勇，所以要出其不意的全力攻击他的主力。

就好比晋楚鄢陵之战时，苗贲皇（春秋楚人，后投奔晋国）曾对晋侯说："楚国的精兵都在

中军，请王派少部分精兵攻击左右两军，加以牵制，再集中用全力攻击楚国中军，这样一定能获胜。”所以说：“知己知彼，兵法有什么难懂的呢？”

806. 刘　锜

【原文】　刘锜字叔信。赴官东京。至涡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闻金人败盟南下，已陷东京。锜与将佐舍舟陆行，急趋至顺昌。知府陈规见锜问计。锜询知城中有米万斛，乃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诸将谓金不可敌，请以精锐遮老稚顺流还江南。锜曰：“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敢言去者，斩！”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边批：李光弼纳刀于鞾中，相似。乃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谍。于是军士皆奋。时守备一无可恃。锜督取车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轶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者。敌稍却，即以步兵邀击，溺河水死者无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复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一闪则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边批：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诸将谓：“宜乘方胜之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敌营甚迩，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蹑其后，则前功俱废矣！”锜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吾言，敌必不杀汝。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妓。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术大喜，边批：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故。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来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上。锜惧惑军，立焚之。边批：有主意。兀术至城下，谴责诸将。诸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城自见。”适锜遣耿训请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吾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边批：怒而致之。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河上，敌用以济。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时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锜军番休更食羊马垣下。而敌人马饥渴，饮食水草者辄病。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气已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

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大败，兀术遂拔营北去。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营中喧哗，终夜有声。而我城中肃然不闻鸡犬。唯能以逸待劳，是以大胜。

朱晦庵曰："顺昌之役，正值暑天，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饮酒食肉，以一副兜牟与甲，晒之日下，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如火不可着手，乃换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换一队，出南门。如此数队，分门迭出送入，虏遂大败。缘虏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倒，即压数骑，杀伤甚众。虏人至是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耳。"

【译文】　宋朝刘锜赶赴开封任官，中途行经涡口正要吃饭时，突然刮起一阵暴风，把帐蓬都吹倒了，他认为这是贼兵兴乱的凶兆，于是下令加紧赶路。

不久，果然接到金人背盟南侵的消息，已经攻陷东京（开封），不得已和副将弃船走陆路，连夜急行赶到顺昌城。

知府陈规见到刘锜，就急问该如何御敌。刘锜得知城中尚有存粮万斛，于是决定率兵入城，再计议如何集中兵力全力防守的事宜。诸将都说金兵难以抵御，请求先派兵护送城内的老弱妇孺前往江南。

刘锜说："东京虽已失陷，但幸亏仍有完整的军队据守此地，为什么要弃城逃逸？谁再敢说弃城，军法处斩。"

于是以庙为家，在庙门堆放许多柴草，交代守卫："万一情势危急，就点火烧毁我家。"

另外分别派将领把守各城门，严格检查往来行人，并且由当地人士中招募密探〔要紧〕，派出斥堠，如此军心大为振奋。

当时顺昌府毫无防御工事，刘锜命人取来车轮排列在城墙上，又拆去民家的大门，围在城墙的四周，花费了约六天的时间，就大致部署完毕，这时金兵也来到城下。最初，刘锜即在守城周围修筑"羊马垣"（城外加筑的小隔城工事，暂为安泊羊马之用），再在垣上挖洞为门，此时，结合了许多羊马垣，加上遮盖做为防御阵地。

金人以箭阵进攻，所射出的箭若非越过垣端射到城墙，就只射到垣壁，丝毫发挥不了杀敌的作用。这时刘锜就挑选神箭手，以强弩在城上或垣门反击，百发百中，伤敌无数。敌人稍一退兵，刘锜就出动步兵追击，金兵逃命落水而死的不计其数。

金兵退后二十里扎营，刘锜派阎充召募五百壮士，乘夜杀入金营。

这夜雷电交加，宋军见到绑辫子的，即予扑杀，金人再退败十五里，刘锜命一百名勇士组成敢死队，以竹子为武器，装成一副市井百姓嬉戏追逐的样子，

每人拿一根竹子为暗号进攻金兵的营地，天空雷光一闪，每人就奋勇前冲，雷光止就潜伏不动。敌营大乱，而一百名敢死队员闻号角声，便齐聚进攻，金人更觉草木皆兵，兵心惶恐〔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竟整夜自相混战，堆尸盈野。

金兀术（完颜宗弼）在汴京接到战败的消息，立刻率十万人军救援。

诸将认为：“趁着金人退败，应赶紧备船，全军而退，不要与金兀术正面交手。”

刘锜说：“敌营离我军很近，而金兀述的援军将到，如果我军一退，金兵一定出兵紧随追击，所有的战果都将前功尽弃。”

于是又召募曹成等二人，对他们说：

“现在我派你们当密探，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去做，金人就绝对不会杀你们。现在你们骑马去闲逛，看到金兵就故意坠马，金人俘虏你们后，一定会侦讯你们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时你们就答说：‘他应该身在太平盛世，平日他最欢听歌玩妓，朝廷希望两国修好，所以派他镇守东京，好安享逸乐。’”

当曹成等二人照刘锜之计行事后，金兀术非常高兴，就放弃鹅车（攻城车）、大炮等攻城器械〔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

第二天，刘锜登城，看见曹成二人回来，立刻用绳索吊他们上来，发现两人都上了刑具，还附了一封信。刘锜深恐动摇军心，就立刻把信件烧毁〔有主意〕。

金兀术来到城下后，先责备金将为什么没有攻下顺昌，诸将异口同声回答说：“南朝用兵已非昔日可比，不信，元帅亲自攻城就知道了！”

正巧，刘锜派耿训请战，金兀术听了勃然大怒说：“刘锜是什么人，竟敢向本帅挑战！凭本帅十万兵力，攻下你刘锜一个小小顺昌城，就好比用脚踩平狗窝！”

耿训说：“太尉（刘锜）非但请与太子（宋人称金兀术为四太子）决战，并且认为太子一定不敢渡河前来，所以太尉特别献上五座浮桥〔怒而致之〕，等太子平安渡河后，再决一死战。”

第二天天亮，刘锜果然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好让金兵能渡河而来，但却在河的上游和草中都撒上毒药，因此特别警告士卒说：“渴死也不许喝河水，敢违抗军令者，一律问斩。”

这时正是大热天，金兵长途跋涉而来，日夜都不敢解下盔甲睡觉；反之，刘锜的军队都能轮流休息，并且在羊马垣下进食，金兵人马又饥又渴，有许多兵

马因饮食水草而中毒生病。

在清晨较凉爽时，刘锜一直按兵不动，好让士兵充分休息，直到下午三点左右，见金兵已稍渐松懈，才突然派几百人从西门冲出杀敌，接着又有几千人从南门向金兵猛攻。刘锜命兵士不准出声，只能用大斧挥砍攻击，结果金兵大败，金兀术只好拔营北归。

总计这场战役，刘锜的兵力不到两万人，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五千人；反之，金兵有几十万兵，军营由西到北绵长十五里，每晚战鼓之声震撼大地，营中通宵嘈嚷，而宋军戍守的顺昌城，城内一片寂静，连鸡狗都不叫，以“以逸待劳”战术，终于大败金兵。

〔朱熹评〕顺昌之战正当热天，刘锜把五千人分成五个队，先准备好避暑药和充份的食物，然后，给其中一队穿上铁甲，命他们在烈日下曝晒，一直晒到手不能触摸铁甲的热度，才命他们休息，再派另一队曝晒，经过这般训练后，才命他们饱用酒饭，并给食避暑药，从西门出兵突袭，接着再派一队由南门出击，只见全军从各城门出出入入，结果金兵大败而逃。再说金兵因人数过多，拥挤在一堆，几乎无立锥之地，仅仅只能手持矛枪站立，完全动弹不得；反之宋军却手持大斧冲入敌阵，杀金兵，砍马脚，一骑倒，数骑也随之倾倒，结果敌人伤亡惨重。由于顺昌一战，金人才知宋人战力不可忽视，生起怯意，于是同意与宋议和。

807. 韩世忠

【原文】 世忠驻镇江。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饬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遂自镇江渡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边批：灵变。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至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引千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

【译文】 南宋名将韩世忠（字良臣，卒谥忠武）镇守镇江时，金人与刘豫（字彦游，高宗南渡后，金人册立刘豫为皇帝，国号齐）相互勾结，分头入侵宋境。

宋高宗亲笔下诏，饬命韩世忠严加守备外，并希望韩世忠能进而有更大的作为，诏书言辞恳切感人。

因此，韩世忠由镇江亲自率军渡河，除了命统制官解元（字善长，以屡建

战功任命为保信军节度使）防守高邮，抗御金人步兵，自己则亲率骑兵驻守大仪，抵挡金人骑兵。

韩世忠命人伐木作成栅栏，阻断自军的退路，增加士兵奋勇杀敌的决心，又命魏良臣（字道弼，官至参知政事）出使金国，并即刻命令撤去炊爨，移军江边屯驻，给魏良臣调动部署的印象〔灵变〕，于是，魏良臣策马疾驰而去。

韩世忠估计魏良臣已出边境后，就上马对全军士兵说："注意看我马鞭所指的方向。"

于是引领全军到大仪地区排列成五个军阵，并在二十多处险地埋伏士卒，约定以鼓声为出击暗号。

魏良臣到达金人营地后，金人询问魏良臣有关宋军部署的情形，魏良臣都一一据实相告。聂儿孛堇听说韩世忠退兵守江，非常高兴，率兵来到江口，距大仪大约有五里路，这时副将挞孛也率领一千名骑兵，正经过宋军五阵的东面，韩世忠传令小兵击鼓，埋伏的士兵蜂拥而出。

宋军的旗帜与金人的旗帜混杂一起，金兵顿时大乱，宋军乘胜猛攻，韩世忠更督令背嵬兵每人各持长斧一把，上刺人胸，下砍马脚，金兵穿着笨重的盔甲，陷在泥地里，根本无法挥刀抵抗，这时韩世忠再命精锐骑兵由四方冲杀陷在泥地的金兵，人马均亡，于是擒获挞孛也等人。

808. 曹　玮

【原文】　曹玮知渭州，时年十九。尝出战小捷，虏引去。玮侦虏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马辎重而还。虏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遽还兵来袭。将至，玮使谕之曰："军远来，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甚疲，欣然解严，歇良久。玮又使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鼓军而进，大破之。因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以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玮在军，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师，出入若神。一日，张乐饮僚吏，中坐失玮所在，明日徐出视事，则贼首已掷庭下矣。贾同造玮，欲按边，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

只看城中肃然不闻鸡犬，便知刘锜必能胜敌。只看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便知敌必不能犯曹玮。

【译文】　北宋人曹玮奉命戍守渭州时才十九岁，有一次与金人交战小胜后，金人即率兵退走。曹玮侦知金人走远后，就意态从容的驱赶所掠得金人的牛马、

辎重返回营地。

金人听说曹玮竟会为贪得战利品而拖延行军的速度，再听说军队的纪律也不严整，于是突然调转军队想突袭曹玮。

两军相距不远时，曹玮派人告诉金兵说："你们大军远来，一定非常疲惫，本帅不愿趁人之急，请大军稍事休息，再决一死战。"

金兵确实感到非常疲困，就欣然答应。

休息一段时间后，曹玮又派人对金兵说："休息够了，两军可以交战了。"

于是击鼓进军，大破金兵。

胜利后，曹玮对属下说："金人远道入侵，其实已露疲态，但我却故意让他们以为我贪小利，而诱使他们再调转大军来攻，这一来一回就将近一百里的路程。但若双方立即交战，胜负仍难断定，走远路的人，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双脚反而更为酸麻，不能站立〔妙〕，士气也变得懒散不振，我就趁这时机击溃金人。"

曹玮带兵甚得人心，军卒均乐于为之效死，平日处事意态悠闲，但却能用兵如神。有一次宴饮僚属，酒宴进行一半时，曹玮突然离座，第二天只见曹玮仍如平日般巡视各部队，众人却赫然发现贼首已掷在庭下。

另有一次，贾同前来拜访曹玮，想视察边防，邀曹玮一起巡视。贾同问曹玮，士兵们在哪儿？曹玮回答士兵们都已列队准备好了。贾同出了营帐准备上马时，赫然见三千名士兵环列帐外，而事先竟听不到一点人马声。

〔梦龙评〕仅只见顺昌城中一片寂静，甚至听不到鸡鸣犬吠声，就知道刘锜军纪严整，必能败敌；光看三千装备齐全的战士环列帐前，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知道敌人打不败曹玮。

809. 狄　青

【原文】　狄青字汉臣，汾州人。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声止即大呼驰突。士卒皆如教，才遇敌，未接，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再却。虏大笑曰："孰谓狄天使勇！"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多死。追奔数里，前临深涧，虏忽壅遏山隅，青遽鸣钲而止，虏得引去。时将佐悔不追击，青曰："奔命之际，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贪也！"

侬智高反邕州，诏以青为宣抚使击之。或言："贼标牌不可当。"青曰："标牌，步兵也，遇骑兵必不能施。愿得西边蕃落民自从。"或又言："南方非骑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及行，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边批：未战养力。至潭州，

遂立行伍，明约束。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立斩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大风雨，二鼓时，青忽称病，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沔，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座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夜时三鼓，元帅已夺昆仑关矣！"边批：自营中且不知，况敌人乎？青既渡，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当前，尽执长枪。前锋孙节战不利，死。将士畏青，莫敢退。边批：畏主将，必不畏敌矣。青登高山，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其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不知所为。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枪立如束，我军又纵马上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谏官韩绛言："青武人，不足专任，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边批：顾其人何如，岂在文武！时庞籍独为相，边批：确有此人。对曰："属者王师屡败，皆由大将轻，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号令复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必能办贼。"边批：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节制。边批：成功在此。青临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凯，割耳鼻则有之，不闻以获首者。秦、汉以来，获一首，赐爵一级，因谓之'首级'，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边批：此从来大弊。愿一切皆罢之。"二条皆名言，可为命将成功之法。○又青行时，有因贵近求从行者。青谓之曰："君欲从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击贼有功，当有厚赏。不然，军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愿行则即奏取君矣。"于是无复敢言求从行者。即此一节，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敛积尸内有衣金龙之衣者，又得金龙楯于其旁。或言"智高已死，当亟奏！"青曰："安知非诈？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觀二事，不唯不敢使人冒功，即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译文】　北宋名将狄青（汾州人，字汉臣，卒谥武襄）戍守泾原时，常能以寡击众〔使敌不测〕。他曾密令全军士卒在听到第一声钲音时全军肃立，两声钲音就故意退却而实际是严阵待敌；钲声停止，则立即大喊向前奔驰突击。

全军士卒都能遵守狄青的教令。

有一次与敌虏相遇，双方尚未交手，士卒们突然听见一声钲音，就全军止步不前，两声钲音响起，只见士卒们往后退。

敌虏大笑说："谁说狄青勇威，双方还没交手，就下令部队退兵。"

话才说完，只听钲音停止，宋兵突然冲向敌阵，敌人阵势大乱，竟相互践踏，死伤惨重，宋兵乘胜追击，敌虏奔逃数里后，在一山涧前突然止步不再奔逃，狄青立即鸣钲而止，全军不再追击，敌虏从容离去。

事后，副将们却后悔当时没有继续追击落败的敌虏，狄青说：“亡命奔逃的敌人，突然止步而有心与我军对抗，怎知这其中没有别的诈谋，反正我军已大获全胜，这些残兵败寇也不必再贪功计较了。”

又有一次，侬智高（曾建南天国）在邕州谋叛，仁宗命狄青为宣抚使出兵征讨。

有人认为侬智高的“标牌兵”锐不可当，狄青说：“标牌，是侬智高的步兵，步兵碰到骑兵就无法充份发挥战力，我将征调西边的蕃民编为部伍。”

又有人说：“南方的地形不适宜骑兵作战。”

狄青说：“蕃人善于射箭，能吃苦耐劳，上高山下险坡，一如行走平地，只要趁着当地瘴气未起时，快马驰冲，一定能破敌。”

等大军出发征讨，每天行军的路程不超过一个驿站，每到一州，狄青就下令士卒休假一天〔未战养力〕。

来到潭州后，狄青重新整编部伍，明定军纪，有一士兵抢了百姓一把青菜，狄青当场下令处斩，于是全军无人敢违抗军令。

当时侬智高据守邕州，狄青因昆仑关位居险要，害怕被侬智高所占据，于是先按兵不动。一面命宾州准备全军五日的军粮，并让士卒们就地休养。

这时正逢上元节，狄青命人张灯结彩，第一晚宴请副将，第二晚宴请各营军官，第三晚宴请各营军吏。宴请副将的那晚，宾主欢饮直至天明破晓，第二晚正碰上大风雨，大约二鼓时分，狄青突然向大家说微感不舒服，暂时离座入内室，过了一阵子，命人告诉孙沔，请他暂代主人招待宾客，等服过药休息一会儿就出来。

席中，更数次派人劝客饮酒，一直到天亮，客人都不敢离席告辞，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前来禀报说：“昨夜三更时分，元帅已攻占昆仑关了！”〔自营中且不知，何况敌人〕

狄青既已成功的夺取昆仑关，很高兴的说：“昆仑险要，贼人不知据守，日后想必也没有多大作为了。”

狄青率军逼近邕州时，贼人才有所惊觉，两军交战于归仁铺。狄青站在高地观看两方交战的情形，贼人据守土坡，宋军进逼，狄青命步兵为前锋，骑兵隐藏在后，贼人派出善战者在阵前手执长枪抵御，前锋孙节不幸捐躯，将士们畏于狄青的军纪严明，不敢有丝毫退却之心〔畏主将必不畏敌矣〕。

狄青站在高地上，手执五色旗，指挥骑兵分别从左、右、后三方将贼人队伍截成三段，轮番攻击，右军攻左，左军攻右，不久又交替攻击，贼人根本弄不清楚宋军从哪个方向进攻，而标牌军也被宋军骑兵冲散，根本无法发挥战力。

贼人的长枪排列如林，宋军在马匹上加装铁连枷冲击，于是贼兵溃散，侬智高只有焚城逃逸。

〔梦龙评〕当初出征前，谏官韩绛曾上言：“狄青不能担任大任，请准以文臣助之〔但看其人何如，岂在文武〕。”

当时宰相庞籍反驳说〔还好有这个人〕：“以往宋军屡战屡败，都是由于轻视武将。文臣不懂兵法又固执己见，根本无法指挥军队，而狄青出身军旅，若是派文臣为副帅，军令又无法贯彻。从前狄青在鄜州曾任我的部属，为人沉稳勇敢有谋略，若能将征讨侬智高的大任交付给他，他一定能不辱使命，平定乱贼〔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于是仁宗下诏：此次征伐岭南的兵事，全都受狄青指挥〔成功在此〕。狄青出发前，也曾上奏说：“古时将帅率兵作战，为激励士气，曾有以割敌人一耳用来累计战功，却不曾有砍敌人首级之事。秦汉以来，取敌人一颗头颅，就赐爵位一级，所以称为‘首功’，所以演变到军士为争夺敌人首级，而自相残杀，甚至把敌军的脑袋当成货物，卖给那些不尽力作战的人〔此从来大弊〕，希望能废除这种赏功的制度。”

这两件事都是名言美事，可做为日后命将率兵的参考。

另外，狄青出发前，也有权贵人士请求同行，狄青告诉他们说：“先生想要随军出征令人佩服，但侬智高只是小毛贼，至于派我狄青征讨只因事情紧急，再者凡是随我出征者，若是尽力杀贼，必有重赏，否则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循私。请先生再三思，若还是愿意随军出征，狄青立即请奏皇上准先生同行。”于是再没有人敢随便要求同行。仅就这一件事，就知道狄青能严守法纪，日后必能成功。

另有一件事，狄青破邕州后，搜查州府时，有人发现有个身穿金龙衣的人，身旁还有一副刻有金龙图案的盾牌，于是猜测侬智高死了，想立刻禀奏皇帝请功。狄青阻止说：“这一切怎知不是贼人故意安排的诈谋，宁可误认侬智高还活着，怎可不加查证而贸然欺骗朝廷。”

综观这两件事，就知道狄青不但不敢让人冒功求赏，即使自己也不敢冒不能确定之功。

810. 王　越

【原文】　王越抚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炉，使诸妓抱琵琶捧觞侍，而一千户□虏还，即召入，与谈虏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饮之。复谈则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与之。边批：高。已又谈，则又喜，指妓中最姝丽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边批：更高。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其夜袭虏帐，将至，风暴起，尘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虏不觉。归而卒遇虏人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边批：今人谁肯！

平蔡乘雪，夺昆关乘雨，破大同虏乘风，而皆以夜，所谓出其不意也。威宁恩结千户，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阴北面左车，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韩襄毅、杨文襄上矣，百陈钺何敢望之？而阿丑以“两钺”为戏，老、韩同传，非公论也！

【译文】　明朝时王越（字世昌，封威宁伯）出任大同巡抚。一天，天下大

雪，王越刚坐在地炉边，命歌妓们弹奏琵琶侍候饮酒时，正巧有一千户（官名，掌兵千名）由虏地侦察敌情回来。王越立即召他入府，仔细的询问他有关虏地的情势，心情愉快的说："好冷的天呀！"手持金酒杯边喝边谈，又命歌妓弹奏琵琶佐酒。

两人愈谈愈高兴，王越就顺手把金杯送给千户〔高明〕，接着两人又天南地北的话家常，气氛愉快，王越指着歌妓中最美艳的一位对千户说："喜欢吗〔更高明〕？送给你！"

从此千户对王越竭尽忠诚的效命，后来累官至指挥官。

某夜，王越命人突袭敌人营地，快到达时，突然刮起风暴，让人眼睛都睁不开，众人都觉得时机不对想回营。

有一名老兵上前说："这是天助我军也。我们来到敌营，天刮大风让敌军守卫无法察觉我们侵入；等到我们完成任务归营，正好遇上入城掠夺的敌军，而我们位于上风处，顺风而行，敌人却逆风而行，这是风助我军也。"

王越一听立即下马拜谢，得胜后，立刻封小兵为千户官。

〔梦龙评〕李愬平蔡州是利用下雪，狄青夺昆仑关是借天雨，而王越破大同则是趁暴风，这三次战役都是利用夜晚突袭成功，正是所谓"出其不意"啊！威宁伯施恩千户，是非常高明的手腕，而且能够把功劳归于小卒的气度，比之当年韩信拜服李左车也毫不逊色。在一般文臣之中，哪能多见这等豪爽人物。他的雄才大略与魄力，远超出韩雍（谥襄毅）和杨一清（谥文襄），即使一百个陈钺这样的人物也赶不上。

而像阿丑（明朝皇宫中一位善于说笑的宦官别名）在戏曲中把"两钺"（指王越和陈钺。陈钺曾任辽东巡抚，因附权宦汪直，为时论攻击；王越亦附汪直，所以有此附会）并称，这和《史记》中把老子与韩非子列为一传一样，都是不公平的。

811. 尔朱荣

【原文】　葛荣举兵向京师，众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隽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枚。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边批：斩级大误事。使以棒棒之而已。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敌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率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辖，恐其疑惧，乃普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葛荣聚众百万，朝京师进兵，相州刺史李神隽（后

魏人，孝庄帝时，任吏部尚书）紧闭城门坚守不战。

尔朱荣（字天宝）率精锐骑兵七千人，带着备用的马匹，日夜赶路东出滏口赴援。葛荣的军阵绵长数十里，由两冀围成箕形前进，尔朱荣暗中在山谷埋伏袭兵，另外以每三名督将为一任务编组，负责指挥数百骑兵，命他们在各自的守备位置，策马驰骋，扬起尘土大声喊叫，让贼人弄不清楚己方到底有多少兵力。

为了争取主动，尔朱荣调动人马进行接近战，又为了顾虑人在马上对步兵作战，刀剑不如棍棒便捷，并可避免大家争功，抢斩首级，尔朱荣暗中下令，每名骑兵配备袖棒一支，于双方交战时，用棒将对方击昏就可以。

号令既已严整，将士气势如虹，一声令下，尔朱荣更亲自冲入敌阵，由敌阵的后面与官军前后夹杀，终于大破贼人，擒服葛荣，葛荣的部众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尔朱荣见葛荣部众人数太多，若是立即下令分别管辖，怕贼人心生疑惧再生变，于是下令众人可自行选择部伍，或与亲友相聚，不限制行动。命令公布后，人人欢欣不已，数十万人在一天之内都整编完毕。

等大军行到百里外后，才又再重新照个人才能、条件组编，而贼人的将领也都量才任用，使得归顺的贼人都能安心。

当时人人都称赞尔朱荣处理事情明快果决。

812. 刘　江

【原文】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世子督众固守。上闻北平被围，召刘江宿迁人。问策。江慷慨请行，遂与上约曰："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一次炮响，则决围，二次则进城，若不闻第三次炮响，则臣战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闻救至，勇气自倍。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俟三次炮响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则远近皆谓大军继至，平安必骇散矣！"江遂进兵，与安战，悉如其策，大败之。

永乐十七年，江为左都督，镇守辽东，巡视诸岛，相度地形，以金州卫金线岛西北之望海埚，地高可望，诸岛寇所必由，实滨海襟喉之地，请筑城堡，立烟墩了望。一日了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计寇将至，亟遣马步官军赴埚上小堡备之，令犒师秣马，略不为意。以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百户姜隆帅壮士潜烧贼船，截其归路，乃与之约曰："旗举炮鸣，伏兵奋击，不用命者，斩！"翌日倭贼二千余人，乘海艕直逼埚下登岸，鱼贯而行，如入无人之境。江被发举旗鸣炮，伏兵尽起，为两翼而进。贼大败，横尸草莽，余众奔樱桃园空堡中。

官兵环而攻之。将士欲入堡剿杀，江不许，故开西壁以纵之，俾两翼夹击。生擒数百，斩首千余级，有遁入艙者，悉为隆所缚，无一人得免。师还，诸将请曰："明公见敌，意思安闲。及临阵披铠而战，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何也？"江曰："寇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贼始鱼贯而来，成长蛇阵，故作真武阵以镇服之。贼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师攻之，宁无伤乎？故纵之出路而后掩击，即围城必缺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请君未察乎？"

【译文】　明惠帝建文三年七月，平安（小名保儿，为明太祖养子）从真定率兵进攻北平，大军驻扎在平村。平村离北平只有五十里路，平安的部众常常侵扰当地百姓的耕牧，世子率众人坚守防卫。惠帝听说北平被包围，立刻召刘江（初名江，后改为荣，击倭人有功，封广宁伯）入宫询问对策。

刘江请求惠帝答应他率兵救援，并且与惠帝约定：

"臣到北平后，以炮声为信号，第一声炮音表示臣已破围，第二声炮音表示臣正率兵入城，若是听不到第三声炮音，就表示臣已经战死了。若是臣能顺利入城，守城的兵卒听到援兵来，自然勇气百倍，这时就命军士携带十枚炮弹，等第三次炮声响过后，令殿后的部队，一枚接一枚发炮，让远近都认为援军源源不断的开到，如此一来，平安一定恐惧害怕而溃散。"

刘江于是率兵进攻，一切照他与惠帝所约定的，果真大败平安。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刘江官左都督，镇守辽东，曾巡视附近各岛，侦察地形，发现金州卫的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地势高，视野辽阔，且是往来各岛间海寇必经之地，位置险要，于是请求修筑城堡设立瞭望台〔为将宜知地理〕。

一天，瞭望员报告说："东南方在夜晚有火光出现。"

刘江猜测这是倭寇进兵的先兆，立即派遣兵马增援城堡戒备。一面犒赏士兵，表现出一副没把倭寇放在眼里的姿态；另一面命都指挥史徐刚率兵在山下埋伏，并命百户长姜隆带领勇士暗中烧毁倭船，阻断倭寇的退路。

刘江与各军约定：以旗举发炮为信号，所有埋伏的士兵，同时现身攻击，有谁敢不奋勇作战的，一律以军法论斩。

第二天，倭寇二千多人，乘坐海鳅（战船名）直逼望海埚，上岸后倭兵鱼贯而行，就像进入无人之境。

刘江出其不意地举旗鸣炮，埋伏的士兵尽出，由两翼包夹倭寇。倭兵大败，横尸山野，残余的倭寇溃逃入堡中樱桃园，全军的士兵包围城堡攻击，将士们想冲入堡中剿灭倭兵，刘江却不答应，故意撤去西边的围兵，好让倭兵突围逃逸，这时才命官军，由两冀包夹，生擒数百倭寇，另外杀死数千人。也有倭寇想登战船逃走，也都被姜隆擒获，无一人能幸免。

得胜回来后，诸将问刘江说："元帅听说倭兵来犯，表现出一副意态安闲的样子；但对敌应战时，元帅又表现得勇猛威武；等到倭兵溃逃遁入城堡，元帅却不但不许我军入堡追杀，反而网开一面任其逃逸，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江说："倭寇远道而来，士卒一定又饿又累，我军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是兵家必胜之道。倭兵刚登岸入山时，排成一列，鱼贯而行，所以我下令全力攻击，威镇敌兵；等倭兵逃进城堡，已有拚死一战的决心，我军如果攻堡，难保没有伤亡，所以撤去西边围兵，好引诱倭兵突围，而后再追击，这是'围城必缺'的战阵兵法，只是诸位没有细察罢了！"

813. 马　隆

【原文】　晋泰始中，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马隆陈其必败。俄而欣败后，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当听臣自任。边批：名言。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不足灭也！"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谓不宜横设赏募，帝不听。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仗，并给三年军资。边批：要紧。隆随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众万许，乘险遏隆，或设伏以绝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转战千里，河西遂通。

【译文】　晋武帝太始年间，凉州刺史杨欣与羌戎发生冲突，马隆预测杨欣一定会失败。不久，果然传来杨欣战死的消息，羌戎因此阻断了通往河西的通路。

武帝为此忧虑不已，有一次在早朝时曾叹息说："有谁能为朕征讨羌戎，打通与凉州之间的通路呢？"

马隆启奏说："陛下若是能信任微臣，交付讨蛮重任，微臣一定能讨平羌戎。"

武帝说："如果贤卿有把握一定能平蛮，朕为什么不能将重任托付给贤卿？希望能听听贤卿有何对策。"

马隆说："陛下既将重责托付微臣，一切当听臣安排〔名言〕，臣请招募三千名勇士，不问出身来历，只要能为陛下竭忠尽力，微臣就带领他们往西征戎，蛮戎又有什么可怕呢？"

武帝答应马隆的请求，任命他为武威太守。朝中卿大夫们都认为不妥，应以重赏招募士卒〔胡说〕，但武帝没有采纳大臣意见。

马隆规定应召的勇士要能拉开三十六钧（钧为重量名，一钧三十斤，四钧为一石）的弓，及发射重达四钧的箭，马隆设置靶标测试，从早到晚一共募得勇士三千五百人。

马隆说："人数够了。"

接着请求能自行到军械库挑选合用的武器，并要求发给勇士三年的军饷〔要紧〕。

马隆随即率兵西渡温水，羌戎率众万人扼守险要，迎战马隆，甚而埋伏袭兵想阻断马隆的补给。马隆依照八阵图（此指诸葛亮所作，有洞当阵、中黄阵、龙腾阵、鸟翔阵、连衡阵、握机阵、虎翼阵、折冲阵等）作偏箱车（战车名，每车可载衣粮器械、配有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在宽广的地形就用鹿角车（兵车名），碰到狭窄的路面就在车上架设木屋，一边与羌人作战，一边向河西推进。

羌戎派出弓箭手向马隆等人攻击，但触碰到战车箭矢，就纷纷应弦而倒。马隆还常常出敌不意的发动奇兵攻击羌戎，就这样转战千里，终于打通晋与河西间的通路。

814. 陶　鲁

【原文】　天顺初，韩襄毅公征广东峒贼。忧其险阻难下，方食踌躇，适新会丞陶鲁直膳在侧，公顾之，问曰："丞揣我何意？"鲁曰："得非谋贼耶？"雍曰："然。丞能为我击贼否？"曰："匪直能，且易耳！"边批：韩公异人，非大言不足以动之。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视无可当吾寄者。边批：真无当。若妄言，合笞！"鲁不拜，抗言曰："夫贼难攻者，非贼难也，我难其攻贼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异之，改容问曰："若所将几何而办？"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择。"鲁乃标式曰："孰能力举百钧、矢射二百步者？"军士凡十五万，其比于式者，才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复下令募数日，始足。鲁乃为别将，日操练阵法，劳以牛酒，甘苦共之。士乐为死，率以先登，大破贼，斩首无算。所得贼穴中金帛，悉分给三百人，己无与者。边批：要紧。贼闻陶家军至，不遁即降，无敢抗。语有之："一夫决，万夫避。"况三百人乎？

今塞下征兵，动数十万，其中岂无三百人哉？谁为鲁者？即有鲁，谁为用鲁者？噫！王弇州云："鲁机明内运，而神观不足，县事多不治。或从令、尉列见上官，时时昏睡，虽督榜不恤也。韩公威严拟王者，三司长吏见，长跪白事，慑悚失措。鲁事之，若不为意，诚异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罢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韩雍出兵征讨广东峒贼（中国西南蛮夷，即峒

徭），因峒蛮据守险要，一时难以攻克。

有一天，正在吃饭时，韩雍想到无法突破目前困境烦恼不已，正巧，县丞陶鲁（字自强，有智谋，善于安抚士卒，屡建奇功）也在一旁用饭。

韩雍转头问他："县丞可知本帅在想什么吗？"

陶鲁说："无非是破蛮败峒的对策。"

韩雍说："对，县丞能为本帅击败峒蛮吗？"

陶鲁答："小丞不但能为元帅平蛮，而且轻而易举。"

韩雍生气的说："本帅辖有文武部属不下千百人，也曾仔细观察，找不到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直无当〕，你若胡言乱语，就接受鞭打的处份。"

陶鲁一听，并没有下跪谢罪，反而申辩说："难克敌，并不是敌人难克，而是难在我们找不出克敌的人；元帅只是不明白我的本领，不是我故意胡言乱语。"

韩雍听了陶鲁的解释大感惊异，于是神情严肃的问道："县丞需要多少兵马平蛮呢？"

陶鲁答："三百人足够了。"

韩雍说："为什么带这么少的兵力呢？"

陶鲁答："兵在精良不在人多。"

韩雍说："任凭县丞挑选。"

于是陶鲁公告比试录取的两个标准：能徒手举重百钧者，射箭能远达二百步者。韩雍部众有十五万人，经过比试合格者才二百五十人，陶鲁说："人数不够。"于是再下令比试，经过几天的复试，才募足所需的人数。

陶鲁另立副将，日夜操练阵法，每天以酒肉慰劳受训的士兵，与他们同甘共苦，士卒都甘心为他效命，终于能一举破蛮，死伤的蛮夷无法计数。所卤获的金银、丝帛全部分给三百勇士〔要紧〕，自己丝毫不取。

尔后蛮夷一听陶家军至，无须交手就自动投降，无人敢与陶家军对抗，正是所谓"一人抱必死之心，万夫都纷纷走避"，更何况是三百人都抱必死之心呢？

〔梦龙评〕今（明朝）讨伐蛮夷，动辄出兵数十万，难道其中找不出三百名抱死一战的勇士？只是谁能像陶鲁那般带兵呢？即使有像陶鲁这样的人才，又有谁会重用他呢？

唉！王弇州说："陶鲁足智多谋，但外表却看不出来。治理县政常荒废政务，与众官列队晋见长官时，常打瞌睡，即使提醒他，他也毫不在意。韩雍治军号令严明，本人更是具有王者威仪，一般官员见了他，总是跪着向他报告，一副手足失措的样子，但陶鲁却仍漫不经心，实在是怪人！假使陶鲁生在今天，早就因为荒废政务、不敬长官而被免职了，谁会知道这样的县丞有如此的才干呢？"

815. 韩　雍

【原文】　天顺初，两广乱，韩公雍往讨。师次大藤峡，道险，旁夹水田。

有儒生、里老数百人，跪持香曰："我辈苦贼久矣。今幸天兵至，得为良民，愿先三军锋！"公遽叱曰："是皆贼也！为我缚斩之！"左右初亦疑，既缚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断颈，截手足，刳肠胃，分挂箐棘中，累累相属。贼大惊沮。

公尝出兵，令五鼓战。将领闻贼已觉，恐迟失事，二更即发，大破之。公赏其功，而问以违令之罪，以军令当斩，乃具闻请释，曰："万一不用命而败，奈何？"人谓公得将将之体。

街亭马谡、好水川任福。之败，皆以违令致之。必不贪功，而后功成于万全，公之虑远矣！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两广境内有盗匪作乱，韩雍率兵平乱。

大军来到大藤峡时，前面路面狭窄，路两旁尽是水田，只见有数百名书生打扮的百姓和耆老，手持案香跪在路旁，见了韩雍说："我们受匪盗侵扰，生活困苦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日了，今天总算老天有眼，派天兵来解救我们，又再能回到往日平静的生活。因此我们愿意为大军领路消灭匪盗，为大军前锋。"

韩雍大声怒叱说："你们这些贼人！统统给我拿下斩首！"

左右起初对韩雍的命令还有些迟疑，等到从他们手袖中抽出兵器后才深信不疑，于是砍下贼人的脑袋、四肢，挖出他们的肝肺，分别挂在树枝上，贼人见了，大为惊惧沮丧。

有一次韩雍下令士兵五更出击，而将领们听说贼人已有警觉，唯恐夜长梦多，延误时机，所以二更时分就发兵，大破贼兵。

事后，韩雍按功行赏，然而问到违抗军令的罪责时，韩雍却下令将违令者斩首，将领请求解释原因，希望能予以赦免。

韩雍说："这次若不是因为军士能奋勇应战，失败了该怎么说？"

有人说，韩雍深得带将之道。

〔梦龙评〕马谡（三国蜀汉人，字幼常，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因违抗诸葛亮军令而大败，退守汉中，下狱而死）街亭之役，任福（宋人，字祐之）好水川之役，都是因违抗军令而失败，身为将帅能不贪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韩雍治军可说是思虑深远！

816. 李继隆

【原文】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夜入绥州，欲径袭夏州。或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一露，岂能复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觉。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

【译文】 北宋太宗淳化年间，李继捧（西夏人，太平兴国年间率族人入朝称臣，宋太宗授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授命为定难军节度使，暗中却与弟弟

李继迁（李继捧族弟，继捧归顺宋朝后，继迁遁逃，辽人册立为夏国王，宋命继捧征讨无功，于是招降，赐姓名赵保吉）勾结图谋反叛。

朝廷命李继隆（字霸图，屡建战功）率兵平乱。

李继隆抵达绥州时已是夜晚，想直接袭击夏州，有些将领认为：夏州是叛贼的大本营，我军兵力薄弱，恐怕难以取胜，不如先占领石堡，了解敌我形势后，再进兵不迟。

李继隆却说："不然，正因我军兵力少，若现在直接进攻夏州，叛贼一定料想不到；而叛贼也无法估计我军的兵力，若是先占领石堡，敌众我寡，情势分明，哪能再进攻呢？"

于是率兵急奔入抚宁县，李继捧还毫无警觉，等李继隆军队进攻夏州时，李继捧才仓皇应战，终于擒获李继捧，胜利回朝。

817. 吴成器

【原文】 休宁吴成器由吏员为余姚主簿时，胡梅林用兵之际，闻倭至绍兴，欲择能事者往探。县令已遣丞，丞惧，不欲行。吴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缩，况交锋耶！"丞以告令，令壮其言，荐于院。胡公召见，问："吴簿能探贼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当以某部二千人畀汝，听汝指挥。"吴曰："不须如许，但容某自选择，乃可从之。"吴于教场立格，选得五百人，帅之往，见所过山村俱束装谋遁，吴谕之："无畏，大兵随后至矣！但尔曹须从我戒。"众唯唯听命。吴指山间草积，谓曰："尔若遁，此皆非汝有。今与汝约：以炮声为号，为我举火焚之，我为尔杀贼。"众许诺。夜半行至陶家畈，探知倭船十三只泊河下，群倭掳掠既饱，聚饮村中，搂妇人而卧。乃分遣五百人歼其守船者，徙其舟，连举大炮。山民如约，皆举火。倭于梦中闻炮声，惊起，则火光烛天，疑大兵至，争窜至河下，已失舟。方彷徨寻觅，吴率众呼噪而至，斩获数百级。倭自此绝不敢犯绍兴。胡公上其功，随升绍兴府判，后升佥事。

如此吏员，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

【译文】 明朝人休宁县的吴成器（骁勇善战）本是小小吏员，后升至余姚县主簿。

当时胡梅林正想出兵平定倭乱，听说倭人侵扰绍兴，就想派一名能干机灵的人，到绍兴打探情势。

县令派县丞前去，但县丞却满心不愿意，吴成器见县丞百般推辞，就大声说："只是前去打探消息就畏缩害怕，如果是要你冲锋陷阵，那怎么办呢？"

县丞把这番话转述县令，县令非常欣赏吴成器的豪迈，于是把他推荐给胡

梅林。

胡梅林召见他，并且问道："你能为我到倭贼营地打探消息吗？"

胡梅林说："如果你果真愿意前去，我拨两千人给你，任你指挥。"

吴成器答："不需要这么多人，只希望能让在下自行挑选。"

胡梅林依他所要求，吴成器在校场贴出公告，经过比试后选出五百人，一起前往绍兴。

沿途经过山村，村民见了他们，都收拾细软想遁逃，吴成器面告村民说："不要害怕，官军随后就到了，平定倭乱后，大家都能过太平日子，但现在你们必须要听命于我。"

众人都点头答应。

吴成器指着山上的积草说："你们若逃走，这片美好的山地都不再属于你们的了。现在我和各位约定，以炮声为信号，听到炮声，你们就为我放火烧山，我为各位杀寇平乱。"

众人都点头答应。半夜时，吴成器率军来到陶家河畔，探知有十三艘倭船停泊在下游，倭寇在大肆抢掠后，正在村中欢饮庆功，喝醉了就搂着女人睡觉。

吴成器先派人杀了船上守卫，解开缆绳让船顺水飘流，接着连连发炮；村民一听到炮声，都照所约定的放火烧山，倭人在昏睡中惊醒，只见满天火光，以为明朝派大军围剿，争相窜逃到河边，但船已流失，正慌张寻找时，吴成器已率兵喊杀而来，斩杀数百倭兵，倭人从此不敢再侵扰绍兴。

事后，胡梅林奏报吴成器的战功，晋升为绍兴府判官，后累官至佥事。

〔梦龙评〕像吴成器这样有军事才略的吏员，即使在高中科举榜上的人才里也难求得到啊！

818．王守仁

【原文】 王阳明以勘事过丰城，闻逆濠之变，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趋吉安。舟人闻濠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公拔剑馘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潜觅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伪者，知公去远，乃罢。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朝廷密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南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宁府兵至袭杀。复取优人数辈，各将公文置夹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捉伪太师家属至舟尾，令其觇知，公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濠获优，果于衣中搜得公文，遂迟疑不发。公至吉安，调度兵粮粗备，始传檄征兵，暴濠罪恶。濠知为公所卖，愤然欲出。公谓："急犯其锋，非计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后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倾其巢。彼闻，必回兵来援，我则出兵

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万余守省城，而自引兵东下。公闻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会于丰城。时濠兵已围安庆。众议宜急往救，公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精悍万余，食货重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夹攻。贼令南昌兵绝我粮道，九江、南康合势挠摄，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势必下，此孙子救韩趋魏之计也！”侦者言：“新、旧厂伏兵万余，以备犄角。”公遣兵从间道袭破之。溃卒入城，城中知王师雨集，皆大骇。遂一鼓下之。濠闻我兵至丰城，即欲回舟。李士实谏，以为“必须径往南京，既登大宝，则江西自服。”濠不听，遂解安庆之围，移兵泊阮子江，为归援计。公闻濠兵且至，召众议之。众云：“宜敛兵入城，坚壁待援。”公曰：“不然。彼闻巢破，胆已丧矣。先出锐卒，要其惰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而溃，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游兵诱之，复佯北以致之。俟其争前趋利，然后四面合击，伏兵并起。又虑城中宗室或内应为变，亲慰谕之，出给告示：凡胁从者不问；虽尝受贼官职，能逃归者，皆免死；能斩贼徒归降者，皆给赏。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绝其援。于是群力并举，逆首就擒。

按：陈眉公《见闻录》，谓宸濠之败，虽结于江西，而实溃于安庆；虽收功于王阳明，而实得力于李梧山。李讳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闻宸濠请增护卫，叹曰：“虎而翼，祸将作矣！”遂力陈反状。廷议难之。公乃旦夕设方略、饬武备，以御贼为念。谓安庆畿辅，适当贼冲，非得人莫守。当诸将庭参，于众中独揖指挥使杨锐而进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负我！”十五年，贼兵陷九江。公自将万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飞檄皖城，谕以忠义。锐感激思奋，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一半将到南京，一半径趋安庆，并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水陆并进，俱赴安庆会集，刻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由是散亡居半。继又发水卒千人，盛其标帜，乘飞舰百余艘，鼓噪而进，声为安庆应援。城中望见，士气百倍。锐即开门出敌，水陆夹攻，贼遂大溃。时宸濠营于黄石矶，闻败将遁。公自将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阳湖，适遇巡抚王公阳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后论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洁目击其事，特为论列，不报。故今人盛称阳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欤？

又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阳明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张、杨诸公之智，亦足述矣！

【译文】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抚南赣时，路经丰城，听说朱宸濠（明宗室，武宗时占领南昌起兵，欲进占南京，帝派王守仁巡抚南赣，后兵败被擒，诛于通州）发兵叛乱，由于王守仁兵力不足，因此想尽

快溯江赶往吉安征调兵力。

船家听说朱宸濠派出一千多人，想要截杀王守仁，都害怕得不敢搭载他。王守仁拔剑割下船家一只耳，船家才不得不发船。

傍晚时分，王守仁估量自己无法再搭乘大船继续往前行，于是暗中雇了一条小渔船，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留下一名属下，穿上自己的朝服，继续留在大船上。朱宸濠果然派人拦阻搜捕，抓到那名假扮的王守仁，才知道真的王守仁早已走远，这才作罢。

王守仁在往吉安途中，怕朱宸濠在短时间内会挥兵进攻南京，于是想出一个反间计，假装身奉朝廷密旨，被任命为两广湖襄都御史，统领两京兵部，一面命各将率众埋伏在各出入要道，见到宁王府朱宸濠的兵卒就袭击格杀。

王守仁又召来乐工，暗中在他们所带的行李、夹衣中，放置公文，这一幕故意让朱宸濠的太师家属看见，然后王守仁故意生气要斩杀他们，等他们被绑缚法场准备行刑时，却又故意制造机会，好让他们乘隙逃走，奔至朱宸濠处将所见报告朱宸濠。

朱宸濠捕获乐工，果然在他们行李中搜到公文，于是犹疑不敢贸然进兵南京。

王守仁到了吉安后，急忙征调兵马粮草，这才揭发朱宸濠罪行，昭告天下，共同讨平叛贼，朱宸濠才明白被王守仁蒙骗了，立即发兵，想剿灭王守仁。

王守仁知道此时与朱宸濠硬碰硬并非上策，应该摆出坚守不战的姿态，等朱宸濠率军往他地时，再尾随其后，创造良机。

王守仁认为，首要之务应先光复南昌，攻击朱宸濠的老巢，朱宸濠一定回兵来救，这时再出击迎战，如此才是必胜的上策。

朱宸濠果然派人侦察王守仁的动向，知道王守仁坚守不战，于是留下一万名的部众防卫南昌，而自己却率大军东下。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已率兵东下，就急忙下令各府兵马，立即在丰城会师。当时朱宸濠的大军已包围安庆，诸将都认为应该救援安庆，王守仁说：

“九江、南康都已被朱宸濠攻陷，而南昌城中有一万名精兵，粮食充足，我军若是前往安庆救援，叛贼一定拼死迎战，而安庆的兵力仅能自保，不能出城与我军配合夹击叛贼，如果叛贼命南昌派兵断绝我军粮道，再联合九江、南康的兵力夹击我军，我军若得不到外地援军，情势就非常不利。现在我军会师丰城，声势夺人，南昌贼兵必心生恐惧，我军合力进攻，必能一举破城，这是《孙子兵法》中围魏救赵的计谋。”

这时探员报告：新旧厂附近，各有伏兵共计万人〔侦言甚真〕，互为犄角之

势。于是王守仁下令由小路袭击，贼兵溃败，退入城中。王守仁再率兵攻城，城中人在听说各路官军大会师时，已人心动摇，再见王守仁率兵攻城，也就一攻而破。

朱宸濠听说官军会师丰城，就想搭船回城，李士实（官至右都御史，善作诗画，因归附朱宸濠被诛）谏阻说："下官认为不如直接进攻南京，夺得天子之位，江西自然归服。"

但朱宸濠不听，从安庆撤军，先驻扎阮子江边，策划救援南昌。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班师救援，就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说："我们不如退兵入城，坚守不战，等待援军前来。"

王守仁说："不可，贼兵听说老巢已破，已经丧胆，先让他们所派出的精兵无功而退，挫他们的锐气，接着贼兵就会不战而败，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能夺人气势。"

于是指示伍文定等诸将应战的方略：先以游击兵诱敌，然后假装不敌败走，等贼兵为抢功追击时，埋伏的士卒再群起围攻。

王守仁又顾虑城中的皇室宗亲，或许仍是朱宸濠的内应，于是亲自一一的拜访他们。并且出示公文告示：凡过去曾受朱宸濠胁迫而为内应者，一律不予追究；虽曾接受朱宸濠任命的官职，现在能投诚反正者，也一律免去死罪；而能杀叛贼者，都论功行赏。

王守仁命人将此告示四处张贴散布，另一方面又派兵分攻九江、南康，以断绝两地的救援，终于群策合力擒获朱宸濠。

〔梦龙评〕陈眉公（妈陈继儒）《见闻录》记载：

朱宸濠兵败虽结束于江西，实际上却是在安庆种下败因。虽然战功首推王守仁，实际上却应归功李梧山。李梧山又名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时，听说朱宸濠请求增加护卫，叹息说："猛处添翼，恐怕有兵祸要发生了。"于是上书极言反对，但大臣们却不赞同。李梧山就日夜加紧防备，整饰军伍，时时刻刻不忘御贼。他认为安庆位置正当要冲，一定要选择适当的将领防守，当满朝武将齐集参拜时，独独向皇帝推荐杨锐（字进之，守备安庆，朱宸濠反，东下至安庆，杨锐日夜抵御，知朱宸濠率兵十万，战船相连六十余里，召募勇士暗劫贼营，朱宸濠大惊解围而去）〔独具慧眼〕说："我把保卫皖城的重任托付给你，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正德十五年，朱宸濠攻陷九江，李梧山一面派一万名士兵在上游堆积石块，以堵塞上游之路；一面派人紧急通知皖城戒备，并以忠孝节义勉励杨锐，杨锐在感激之余，更加惕励奋发，相机应变，战无不胜。另外也伪造火牌令："因军情紧急，特命钦差太监为总兵，统领官军十余万人，一半派赴南京，一半派赴安庆，并征调两广狼兵、湖广士兵，即日起分由水、陆同时出发，在安庆会师，限期进攻江西剿灭叛贼，今日以火牌飞报，前路各将领需同心一体防守戒备，屯积粮草，准备应战。"朱宸濠的战船行至李阳河，截下火牌，一看之下，大为惊慌，贼兵散亡一

半。

李梧山又派一千水兵，搭乘百艘船舰，在船上升起军旗，命船上军士大声叫喊，为安庆声援，城中守兵看到之后，士气大振。杨锐立即打开城门率兵迎敌，水陆两路夹攻，贼兵大溃而逃。当时朱宸濠在黄石矶扎营，听说士兵溃逃，就趁夜遁逸。李梧山又亲自率兵追击，朱宸濠逃至鄱阳湖，正巧碰上王守仁率兵到鄱阳湖，于是被擒。后世论功竟不提及李梧山，御史胡洁曾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还特别论述，但并没有奏禀朝廷，所以一般人只大大称赞王守仁，却遗忘李梧山的功迹，唉！人真有幸与不幸啊。

又：冬朱宸濠兵变之初，曾表明要直攻南京，路经安庆时，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人商议，下令军士大声叫喊，并且登上城楼辱骂朱宸濠，使得朱宸濠因愤怒转而攻城。因此朱宸濠大军受挫于杨锐死守的安庆城下，最后王守仁能一举擒获朱宸濠。朱宸濠之败虽是天意，但张文锦、杨锐等人的智谋，也值得称道。

819. 杨　锐

【原文】　杨锐守备九江、安庆诸郡。既获江贼，监司喜，公曰：“江贼何足忧，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谓九江为鄱阳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当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县之高岭，可以远望，有警即可达。乃绘图呈南部及各台。又请造战舰若干艘，习水战于江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闻宁濠变作，先引军设钩距于江侧，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余艘抵岸，为钩距所破。寇攻城后败去。濠泊船南岸，闻不克，大怒，率众分攻五门，各首举木为蔽，甚急。公裂帛布覆纸裹火药千数，散投所蔽木上，火发，尽弃走，火光周匝不绝，寇无所遁。寇复于北濠结木为栈，与城接，挟兵而进。城中大惊，公曰：“事急矣！”乃诡以“大将军”火铳实石被绯，金鼓迎置城上。寇兵望见，惊惧未进。潜使一卒从间道出，烧栈绝。寇众解结，且溽暑，力惫，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数人，于船中闻鼾声即斩首，绝其缆，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营，举火炮，城上应之。乘胜捕杀，声震数里。濠浩叹出涕，举帆顺风而返。

安庆不守，则阳明之功不成，故以杨锐附阳明之后。

【译文】　杨锐镇守九江、安庆等城，在缉捕水盗后，监司（官名，监察州郡之官）向杨锐贺喜说：“水盗已不值得我们再烦恼，现在要顾虑的只有朱宸濠了。”

监司认为九江镇位居鄱阳湖上游，不足以凭恃，反倒是鄱阳湖位置险要，所以建议在九江守备军中，拨出一旅的兵马，戍守湖口县的高地，可以监视整个湖面，万一有不寻常或紧急的状况，也能立即掌握情况。

杨锐于是将守备的计划呈报朝廷及各府台，另外又请求建造多艘战舰，在

江上训练士兵熟悉水战，而在城中也令百姓屯积粮食，开凿深井，随时准备应战。

在听说朱宸濠起兵叛变后，杨锐先率兵在江边秘密设置铁钩，等叛贼的二百艘战船靠岸时，船只都被铁钩破坏；接着，叛贼攻城又告失败。朱宸濠的战船停靠在河的另一岸边，听到攻城失利非常生气，于是命众贼分攻五个城门，举木蔽顶，全力攻击，一时情势危急。杨锐命人将棉布撕裂，再覆以纸张，做成数千枚火药包，引火散投在蔽木上，一时火光四起，叛贼失去蔽护，死伤惨重。

接着，叛贼又在北面的城沟架筑栈道，想连接城内，由栈道攻城。一时城中人心惶惶，杨锐认为事情紧急，于是心生一计：假装把大火铳填满石块，并排列在城墙上，欺瞒贼兵。叛贼望见巨铳如林，果然不敢强攻。杨锐又暗派一名士卒由小道偷溜出城，焚毁栈道，断绝叛贼由栈道攻城的意图。

这期间正是大热暑天，人容易疲倦，一躺下便鼾声四起，杨锐召募善于游泳的士兵，趁夜溜上贼船，听见鼾声就割下人头，再割断缆绳，让贼船顺水飘流。

杨锐又派一两名体型壮硕的士兵，潜入岸边贼营，四处发放火炮，城中闻声，也放炮应之，乘胜捕杀贼兵，杀声远震数里，朱宸濠浩叹的流下眼泪，升帆顺风退走。

〔梦龙评〕如果杨锐不能坚守安庆城，那么王守仁就无法顺利擒贼，而成就大功。所以将杨锐的事迹附在王守仁之后。

820. 沈希仪

【原文】 沈都督希仪，初为右江参将。右江城外五里，即贼巢。贼□者耳目遍官府，即闺阃中稍动色，贼在溪沿数百里外辄知。希仪至，顾令熟瑶恣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与瑶通商贩者数十人，厚抚之，使为□。边批：军中用□，是第一义。于是贼动静声息，顾往往为我所先得。每出剿，即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兵立集听令。边批：曹玮后身。令曰：“出某门！”旗头即引诸军贸贸行。问旗头，旗头自不知，顷之扎营。贼众至，战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贼大败去。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已先在。虽绝远村聚，贼度官军所不至者，寇之，军又未尝不在。贼惊以为神，即官军亦不知希仪何自得之也。所剿必其剧巢，缚管绳为记，无妄杀。得妇女牛畜，果邻巢者，悉还之。唯阴助贼者，还军立剿，曰：“若奈何阴助贼战？”或刀弩而门瞷者，曰：“罚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瞷我师？”于是贼惊服，无敢阴助贼及门瞷者。常欲剿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问病，谢不见。明日入问，希仪起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边批：裴行

俭袭都支。即起出猎。出贼一二里而止营，军中乃知非猎也。最后计擒其尤黠猾善战者，支解之，四悬城门，见者股栗。常以悲风凄雨、天色冥冥夜，察诸贼所止宿，散遣人赍火若炮，衣毳帽，与草色同，潜贼巢中。夜炮举，贼大骇曰："老沈来矣！"挈妻子逃至山顶，儿啼女咷，往往寒冻死，或触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贼何利至此？"明□之，则寂无人，已相闻，愈益惊。阴□之，则老沈固在参府不出也。边批：的是鬼神不测。自此贼胆落，或易面为熟瑶，而柳城旁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无敢□者矣。后熟瑶既闻公威信，征调他巢，虽惧仇，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瑶惧失期，泅溪水以应。论者以为自广西为将，韩观、山云之伦，能使瑶不为贼，希仪则使瑶人攻贼，前此未有也。

【译文】　明朝名将沈希仪（字唐佐）官拜都督，最初任官右江参将。那时右江城外五里处即是贼巢，贼人的密探把官府的一举一动全探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官员家中的芝麻小事，住在数百里外山洞里的盗匪也一清二楚。

沈希仪到任以后，首先准许熟傜（汉化的傜族）自由出入城内，接着招抚与傜人交易的数十名商人，给予他们优厚的报偿，让他们充当间谍，从此盗贼的一举一动，官府也都能了如指掌，得占先机。

沈希仪每次出兵剿贼，事先连最亲信的部属也不知道，临时鸣号通知全军将士集合听令。令曰："由某个城门出城。"队伍由掌旗官带领，至于目的地是哪里，却连掌旗官也不知道，到了时候，就命扎营。

大批盗匪开到时，沈希仪才快速部署，完成埋伏，再突然从左右发兵，让盗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然后当贼兵移军他处、袭击某个村落时，却发觉官军早已先一步在村落守候了，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贼兵有十足的把握，官军不会前来围剿，可是却往往又陷入官军的陷阱，使贼兵不由惊呼神军，就连官军自己也不明白，沈希仪为什么料事如神。

沈希仪在剿灭贼巢之前，必先打探清楚贼巢所在，用管绳作记号，以避免杀错，掳获了妇女和牲畜，如果查明确属邻村的，立即予以遣还，只有暗中勾通、协助贼人的百姓，立刻加以剿灭，并责备他们："为什么去帮助贼匪攻击善良百姓呢！"

或发现有人在门后拿着刀剑、弓箭偷偷地窥伺，想伺机偷袭的通敌者，立刻加逮捕，并告诫道："你为什么要拿着武器随时窥伺我们呢？罚你出牛五头犒军。"

于是贼匪惊服，再也没人敢私下通敌和窥伺而动了。

沈希仪一旦决定了歼灭贼巢的计划，便装病躺在床上休息，部下前来探视，他都推辞不见。

第二天，又有部属前来探病，他才起身说："我生病，胃口不好，想吃点野味开胃，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出去打猎？"

于是率领部下出猎，当晚就在离贼营一、二里处扎营，这时将士才明白沈希仪根本不是真的要打猎。最后终于用计擒服贼营中最狡猾善战的贼兵，把他们的尸首肢解后，悬在城门示众，看见的人都为之心惊胆战。

沈希仪经常在大风雨的夜晚，偷偷侦查贼人宿营的地方，然后派遣军士携带火炮，穿戴上与草同色的衣帽，潜入贼营。到午夜时就点火发炮，贼兵莫不惊慌失措，一边高喊"老沈来了"，一边拚命往山顶上跑，一时之间，孩子哭，老婆叫，再加上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很多贼人都被活活冻死，也有的被落石砸死，因此不少贼人的妻子，都埋怨丈夫："你加入贼党究竟有什么好处？"

第二天天亮，贼兵派人回巢查探，发现老巢中竟空无一人，惊讶究竟昨夜是谁偷袭，再派人到城中打探，老沈仍高坐参将府衙，根本不曾外出〔的确是鬼神不测〕。

从此贼人更为丧胆，纷纷出山归顺，或易服为熟傜。即使是柳城旁的一个孩童牵牛入山，都不会再有傜贼骚扰。

后来，熟傜人知道沈公的威信，每当听到沈希仪征调他们攻击其他傜贼时，虽然担忧与他傜结仇，但不敢不往。有时候碰到天雨山路难行，他们怕误了集合时间，常冒险渡急湍跑步前往报到。

后人曾评论：曾任广西边将的韩观、山云（山青之子）等人，虽能使傜人不与汉人为敌，但唯有沈希仪能使傜族自相攻杀，这种事过去从未发生。

821. 赵　臣

【原文】　岑璋者，归顺州土官也，多智略，善养士，田州岑猛，其婿也。猛不法，督抚上反状。诏诸土官能擒馘猛者，赐秩一级，畀半地；党助者并诛。都御史姚镆将举兵，而虑璋合谋，咨于都指挥沈希仪。沈知部下千户赵臣与璋善，召臣问计，曰："微闻璋女失宠，璋颇恨猛。吾欲役璋破猛，如何？"臣对曰："璋多智而持疑，直语之，必不信，可以计遣，难以力役也。"沈曰："计将安出？"臣曰："镇安、归顺，世仇也。公使人归顺，则镇安疑；使人镇安，则归顺疑。公若遣臣征兵镇安，璋必邀臣询故，而端倪可动也。"沈如计遣臣。臣枉道诣璋所，坐而叹息。璋叩之，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军门督过我耶？璋受侮邻仇，将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嗟乎赵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曰："与君异口骈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

“何故？”臣曰：“军门奉旨征田州，谓君以妇翁党猛，将檄镇安兵袭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骤发，败机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惊，顿息曰：“今日非赵君，我族矣！”遂强臣称病，留传舍，而亟遣人驰军门，备陈猛反状，恐波及，愿自效。沈许之，遂以白镆。镆始专意攻猛。猛子邦彦守王尧隘。璋阳遣千人助之，使为内应，皆以寸帛缀裾为识，而潜以告沈。时田州兵死守隘，众莫敢前。沈独往。战三合，沈以奇兵千余骑间道绕隘侧，旗帜闪闪。归顺兵呼曰：“天兵从间道人矣！”边批：朱序间秦兵类此。田州兵惊溃。沈乘之，斩首数千，邦彦死。猛闻败，欲自经。璋诱之，使走归顺，奉以别馆。边批：多事。而别将胡尧元等嫉沈功，边批：可恨。欲以万人捣归顺。璋先觉之，遣人持百牛千酝，迎军三十里，谓尧元曰：“昨猛败，将越归顺走交南。璋邀击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纠虏为变。幸缓五日，当搜致。”尧元许之。璋复构茅舍千间，边批：有用之才。一夕而讫。诸军安之，无进志。璋还诡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陈奏不白。”猛曰：“然。顾安得属草者？”璋即令人为猛具草，促猛出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贺猛。鼓乐殷作，酒半，璋持鸩饮献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堕老奸矣！”遂饮药死。璋斩其首，并印从间道驰诣军门，而斩他囚贯猛尸，诣掷诸军。诸军嚣争，击杀十余人；飚驰军门，则猛首已枭一日矣。诸将大恚恨，遂浸淫毁璋。而布政某等复阴害镆，倡言猛实不死，死者道士钱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镆落职，边批：好御史。而希仪等功俱不叙。璋快快，遂黄冠学道。见田汝成《留青日札》。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诛也，岑璋掎之，赵臣启之，沈希仪王之，而功皆不录，其何以劝后？两广威令浸不行于土官，类此。书生无远略，琐琐戚戚，兴逸参也。宁惜军国重轻哉！”◯王弇州一代史才，其叙岑猛事，亦謂猛實不死，豈惑于石侍御之言耶？李福達之獄，朝是暮非，迄無確見，不知异日又何以定眞僞也。

【译文】 岑璋是明朝归顺州的土官，聪明多谋略，深懂带兵之道。田州的岑猛是他的女婿。岑猛触犯律令，督抚奏告岑猛罪行，皇帝下诏谕各州土官若能擒获岑猛首级，加爵一级，另赐岑猛一半的田地，若与岑猛勾结，则一律格杀。

都御史姚镆（字英之）准备出兵征讨岑猛，想与岑璋合作，于是与都指挥沈希仪商议。

沈希仪知道部属中有个千户长叫赵臣的，一向和岑璋交情不错，于是召来赵臣商议，说：“我听说岑璋的女儿婚后似乎并不幸福，为了女儿的事，岑璋对岑猛很不谅解，我想借岑璋助我俘获岑猛，你看如何？”

赵臣说：“岑璋为人聪明但生性多疑，若是直说，他一定不相信，所以只能用计劝服，不能强行命令。”

沈希仪说：“该怎么办呢？”

赵臣说：“镇安、归顺两州是世仇，大人派人前往归顺州，那么镇安一定起疑；派人到镇安，那么归顺又会疑心，所以若大人派我到镇安征兵，岑璋一定会问我去镇安做什么，我就可见机行事了。”

沈希仪就照计行事，赵臣故意绕道拜访岑璋，但见了岑璋却只是不断叹气，却不说话，岑璋问他，也不见他回答。

第二天，岑璋准备了酒菜款待赵臣，问赵臣：“我得罪了沈都指挥史吗？还是我犯了罪您要逮捕我？”

赵臣只连连说：“不是，不是，都不是。”

于是岑璋愈是疑心，挽着赵臣进入内室后，跪在赵臣面前，赵臣流着眼泪，岑璋也哭着说：“先生，今日就是要我岑璋死，那我也认了，何苦要瞒我呢？”

赵臣说：“与您虽非一家人，但也相交甚深，今天有紧急事不敢不告诉你，恐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岑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赵臣说：“元帅奉旨出征田州，有人说先生是岑猛岳父，一定是岑猛同党，现在发公文到镇安，征兵攻先生。我不告诉你，你一定死，我现在告诉你，万一先生突然发兵叛变，泄露军机，我也一定按军法处死，所以才难过流泪。”

岑璋惊讶得顿脚叹息说：“今天要不是先生，我全族的人都完了。”

于是强要赵臣称病留宿家中，一面急忙派人前往都指挥史所，列举岑猛的罪状，说明不愿受岑猛连累，愿意投效官军。

沈希仪接受岑璋的请求，将此事告诉都御史姚镆，于是姚镆全力攻伐岑猛。

岑猛的儿子名叫邦彦，率众防守隘道，岑璋表面派一千人相助，实际是做官军内应，以在衣摆缝上一寸的帛布为识别标帜，暗中向沈希仪通风报信。

当时田州兵死守隘道，官军不敢贸然进攻，沈希仪带着一千名骑兵，由小道绕路从隘道侧边进攻，看到飘动的军旗，再听到归顺兵大声叫道：“天兵从小路攻入隘道了！”

田州兵不由得震惊而溃散，沈希仪乘胜追杀，死伤数千人，岑邦彦也难逃一死〔朱序间苻坚兵类此〕。

岑猛听说战败，想自杀，岑璋却说服他先到归顺〔多事〕，住在别馆中。而副将胡尧元等人嫉妒沈希仪的战功〔可恨〕，想带兵一万直捣归顺。

岑璋察觉后，立即派人带着百头牛及千罈好酒，在三十里外迎接胡尧元等人，对胡尧元说：“昨天岑猛大败，他打算率残众，经由归顺往交南方向走，我出兵攻击，他眼睛中箭后，现在不知逃往哪个方向，官军若是急急追捕，我怕

又生乱事，能否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一定将他擒下送给将军。”

胡尧元点头答应。

岑璋急命人在一天之内搭盖千间茅舍，供官军住宿〔有用之才〕，而后岑璋回到别馆，骗岑猛说：“官军暂时撤退了，但若是不上书奏报，不能表明你的清白。”

岑猛说：“有道理，能否为我准备文具。”

岑璋立即命人为岑猛准备纸笔，并且一直催促岑猛盖上印鉴封口，因而知道岑猛藏放印鉴的地方，接着命人准备酒菜向岑猛道贺，一面命人弹奏乐曲助兴。

酒宴进行一半时，岑璋手拿毒酒说：“官军全面紧急搜捕你，我实在护不了你。”

岑猛大叫说：“我上了你这老狐狸的当了。”

于是喝下毒酒而死。

岑璋砍下岑猛脑袋，连同印信一并由小路快马送交沈希仪，却将岑猛的尸体与他人调包，丢到胡尧元的军前，众人为争功竟自相残杀，击杀十余人，好不容易取得尸体，快马来到军门，却发现岑猛的首级早已悬挂在城门上一天了。

诸将把岑璋恨得牙痒痒的，发誓要杀岑璋。

另有一布政使也暗中陷害姚镆，散布岑猛其实并没有死的谣言，死的是一名叫钱一真的道士。御史石金竟以此弹劾姚镆，免去他的官职，而沈希仪等人的战功也未表彰，岑璋也就抑郁上山学道了。

〔田汝成评〕岑猛伏法被诛，岑璋、赵臣、沈希仪各有其功，但都略而不提，日后要如何劝勉后人呢？大明书生没有远大抱负，只知听信谗言，嫉妒他人功劳，不知国事轻重！王弇州是一代史家，在叙述岑猛一事时，竟也认为岑猛并没有死，难道是被御史石金的一番话所迷惑了吗？今人李福达的刑狱，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日后真不知要如何辨明事实真假了！

822. 王　式

【原文】　浙东贼裘甫作乱。以王式为观察使讨平之。诸将诣于式曰：“公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趋救兵也。今兵尽行，徒惊士民耳。”“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遇敌则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译文】　明朝时浙东乱匪裘甫作乱，观察使王式（后因平乱有功，官封左金吾大将军）派兵讨平。得胜后，诸将向王式讨教说：“大军一入城，正急需军

粮时，元帅为什么却将仓库中存放的粮米，散发给城中百姓？”

王式说：“匪盗以稻谷引诱饥民投靠他们，我将粮米分赠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沦为盗匪。再说浙东各县城都没有守兵，在敌人进城之后，不是正好资助了盗匪？”

诸将又问：“元帅不设烽火台是什么原因呢？”

王式说：“设烽火台是为了召救兵，现在已知没有援军，设烽火台只是徒增恐惧不安的情绪罢了。”

又问：“元帅派懦弱胆小的士兵为斥堠，也不多给人员，又是什么原因呢？”

王式说：“勇猛的士兵平日经过严格训练，遇到敌人就会不考量本身兵力与敌作战，如果战死了，就不会有人通知我们贼人来袭了。”

诸将听了王式的解释，都佩服说：“元帅的智谋，非我等所能及。”

二十三、兵不厌诈

【原文】　道取其平，兵不厌诡。实虚虚实，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无穷，莫知所以。集“诡道”。

【译文】　走路要走平直的康庄大路，作战却不能专行正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才能让敌人疑神疑鬼，防不胜防。智者能使敌暗我明，因此才我生敌死。出奇制胜，变化无穷，使人完全无法掌握。

823. 郑公子突

【原文】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

茅元仪曰：“千古御戎，不出数语，今则反是，戎安得不逞？”

【译文】　春秋时北戎发兵侵略郑国，郑庄公亲自率兵抵御，不过他对北戎的武力极为忧心，对大臣说：“北戎以步兵为主，我军使用战车，笨重而不灵活，寡人担心他们会偷袭我军。”

公子突说：“我们可先派一批勇敢但不盲目好战的士兵为先锋引诱戎军，当戎军入侵后就迅速撤退。这时大王可埋伏三批伏兵，以逸待劳，等候戎军深入。

由于戎人性情浮躁，军纪又不严整，对财物的贪婪心极强，在利益关头六亲不认，战胜时为求战功互不相让，战败时为求活命又互不相救。假使戎军见到我先锋军败北，一定会拚命往前猛攻；假如发觉我有伏兵，也一定会仓皇奔逃，而后面的戎军又不肯救援，等于没有援军，我军就可一战而大获全胜。”

郑庄公采纳公子突的战术，戎人的前锋遇到伏兵果然狼狈而逃，郑大夫祝聃率兵随后追击，把戎军从中间截成两段，再前后夹袭，终于把戎人全部消灭，残余的戎军也都抱头鼠窜。

〔茅元仪评〕千古以来，抵御戎人的战术都不过是简单的几句话，而现在人对夏、辽等夷狄作战，战术洋洋洒洒一大篇，戎人怎会不得逞呢？

824．夫概王

【原文】　吴败楚师于柏举，追及清发，将击之。阖闾之弟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大败楚人，五战及郢。

【译文】　吴王阖闾在柏举大败楚军，追到清发时，本想一举歼灭残余的楚军，吴王的弟弟夫概王却阻止说：

“被猎人围杀的野兽，为了想活命，尚且要拚死突围，何况是人呢？若是楚军知道自己没有活命的希望，反而会激起他们奋勇迎战的士气，说不定我军还会遭到败绩；不如让他们渡河，先渡河到对岸的，知道活了下来，未渡河的一定十分羡慕，再也没有奋身一搏的勇气。如此，等到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我军再攻击，就一定能大获全胜。”

吴王依计而行，果然大败楚军。

825．斗伯比　季梁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求成焉，而军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图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宠，请羸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季梁谏曰：“楚之羸，其诱我也！”乃止。

当时微季梁，几堕楚计。楚子反有言：“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故凡示弱者皆诱也。◯汉兵乘胜追匈奴。高帝闻冒顿居上谷，使人觇之。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见老弱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上不听，果围于白登。◯天后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将至，乃令守

者绐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待国家兵到即降耳。"一日引出诸囚，与之粥，慰曰："吾等乏食养汝，又不忍杀汝，纵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纵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麞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弃步卒，将马先入。贼设伏，横截将军，生擒仁节等，全军皆没。二事皆类比。

【译文】 春秋时代，楚武王想发兵攻打随国，一面派使者去随国求和，自己却率军驻扎在边境等候消息，随国派少师（官名，三孤之一，周朝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全权处理议和的事务。

这时楚大夫斗伯比对楚武王说：

"楚国不能在汉水以东得势，完全是由于我国对外政策不当的关系。我国扩张军备，以武力去威逼各国，各国在恐惧之余，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我国，所以不容易离间他们。汉东诸国，以随国最为强大，如果随国能扩张自己的实力，一定就会背弃其他与随结盟的小国；随国若是背离其他的小国，这对楚国相当有利。随国少师骄宠狂妄，所以我们不如故意部署疲弱的兵卒给他看，让少师有轻敌之心。"

随少师回到随国后，果然请求随侯出兵追击楚军，但随国大臣季梁阻止说："楚国示弱是出于诱敌的阴谋。"

于是停止出兵，楚军无功而返。

〔梦龙评〕当时随国若是没有贤臣季梁识破楚人的奸计，随人可真是要上大当了！楚子反说："兵临敌人城下，无不是以展示壮盛的军容来威震敌人；因此，若是部队军纪不整，故意示弱，这都是诱敌之计。"

汉高帝听说匈奴单于冒顿盘据代谷，派人侦察匈奴情势；冒顿把匈奴善战的能士、肥壮的牛马都藏起来，只有老弱残兵及瘦弱的牲畜，汉朝前后派出十个密探，都报告说可以进攻匈奴，高祖再派刘敬（齐人，本姓娄，高祖赐姓刘，号奉春君，又封关内侯）前往匈奴，刘敬回来后向高祖报告："两国交战时，照常理应该会各自夸耀自己的武力，表现出自己军队的优点；现在臣到匈奴去，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年老体弱的战士，故意暴露本身的缺点，这分明想引诱敌人进攻，好用事先埋伏的奇兵突击，愚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贸然进兵匈奴。"高祖不听，结果，果然被冒顿围困在白登。

武则天时，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起兵造反，攻陷荣州，俘获好几百名汉兵，把他们关在地牢，听说麻仁节的部队快来了，要看守地牢的官吏骗囚犯说："我们的家人正因遭逢饥荒而难以保命，等朝廷大军一到，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又故章释放囚犯，给他们喝米粥，对他们说："我们正面临缺粮，无法提供食物，又不忍心杀你们，只好放你们回去。"被释放的唐兵回到幽州，将所听到的话一五一十报告将领，士兵听说契丹缺粮，都想进攻好建战功。到了黄麞峪，契丹又派老弱的士卒来投降，并且故意留下几头老牛瘦马在路边。麻仁节等人就留下步兵，只率领少数的骑兵进攻，契丹由两侧埋伏攻击，生擒麻仁节等人，全军覆没。

这两件事，都是敌人故示残弱来引诱对方进攻。

826. □贾 师叔

【原文】 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边批：无策。□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及出师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边批：庸策。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以伐庸。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楚以不徙而存，宋以南渡而削。我朝土木之变，徐武功倡言南迁，赖肃愍诸公不惑其言。不然，事未可知矣！

【译文】 春秋时，楚国发生大饥荒，庸人乘机率领群蛮背叛楚国。此外，麇人（周朝国名，春秋时被楚所灭）更率领百濮（在今湖北省首县以南，一直到湖南省常德等地，均为百濮人散居的地方）齐集在选地（楚地名，在今湖北省枝江县南），准备组织联军攻打楚国，以致申、息两城（在今河南南阳、信阳一带，为楚国北方屏障）不敢开北门，而楚国人也有迁都到阪高的念头〔无策〕。

□贾（字伯嬴）说："不能迁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发兵攻打庸国〔要紧的一著〕。庸国和百濮，都认为我国发生饥荒，一定无法出兵抗敌，所以才派兵攻打我国，如要我国能出兵攻庸国，他们一定会心生恐惧而退兵。而百濮本就散居各地，更会分别逃回自己的城邑，没有人会再攻打我们。"

于是楚国出兵攻庸。

当楚人攻打庸国方城（在湖北省竹山县东南四十里有方城山，山南有城长十多里，名叫方城）时，将领不幸被庸人俘虏，但只关了三天三夜就逃回来了，说："庸军兵力强大，所有蛮族都聚集在一起，不如再多派军队〔庸策〕，甚至派遣精锐的王师，会集后再进攻。"

楚大夫师叔说："不能这么做，不妨暂时再和敌人周旋几天，故意示之以弱，好让敌人有骄傲的心理，他们心存骄傲，我军战志激昂，这时就能一战而攻陷敌城，这就是先王蚡冒（楚武王的父亲）占领陉、隰两地所用的战略。"

于是楚军继续和庸军缠斗，一连打了七场败仗。因此庸人说："楚军实在不堪一击。"

从此轻视楚军而不设防。

楚庄王随即坐着驿车前往临品（地名，约在今湖北省均县境内）会师，分兵两路攻打庸国，并且和各蛮族订立军事同盟，终于灭了庸国。

〔梦龙评〕楚人打消迁都的念头，上下齐心，终于灭了庸国；南宋渡江迁都临安，国势却日渐衰弱，终至灭亡。我朝（指明朝）土木之变后，徐武功大言鼓吹迁都，幸赖肃愍等诸公，不为其言所惑，否则，实在无法想像今天国家的情势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827. 田　单

【原文】　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边批：肉先腐而虫生。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毅归赵，燕军共忿。而田单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边批：此事通窍。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实无能也。"单曰："子勿言！"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君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悉劓，皆坚守，唯恐见得。单又宣言："君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边批：骑劫一至墨即此。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皆呼"万岁"。田单乃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边批：应神师。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遂杀骑劫。

胜、广假妖以威众，陈胜与吴广谋举事，欲先威众，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腹中书，怪之。又令广于旁近丛祠中，夜篝火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于是卒皆夜惊。旦相率语，往往指目胜。世充托梦以誓师。王世充欲击李密，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祀于洛水之上，遣巫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皆楚人，信巫，故以惑之。众皆请战，遂破密。皆神师之遣教也。◯王德征秀州贼邵青。谍言将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变，只成擒耳。"

先命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反奔。我师乘之，遂残贼众。此可为徒读父书者之戒。陈涛斜之车战亦犹是。

伯比羸师以张之。□贾则累北以诱之，至于田单，直请降矣，其诈弥深，其毒弥甚。勾残以降吴治吴，伯约以降会谋会，真降且不可信，况诈乎？汉王之诳楚，黄盖之破曹，皆以降诱也。岑彭、费祎，皆死于降人之手，噫，降可以不察哉！必也，谅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而参之以人情，揆之以兵势，断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无变计也，——斯万全之策矣。

【译文】 战国时燕昭王去世，他的儿子惠王即位，曾和乐毅（魏人，为燕将军，曾伐齐，攻齐七十多城，封昌国君）发生不愉快的事〔肉先腐而虫生〕。田单听说此事，就施行反间计，在燕国散布谣言，说：

"齐王已经去世，攻不下的城池只有莒和即墨两城罢了，乐毅和新君有嫌隙，怕被杀而不敢回国，借着攻打齐国的名义，实际上是想自立为齐王。但因齐人不肯归附，所以暂时慢慢攻打即墨，等待时机的成熟。现在齐国人最怕换其他将军来攻打，那么即墨就不保了。"

燕王本就疑心乐毅，又中了齐国的反间计，就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军，召回乐毅。乐毅怕昭王对他不怀好意，于是投奔赵国，燕国的将士惋惜不已，群情愤恨。

这时田单命城中百姓吃饭时，要在庭院中祭拜祖先，于是飞鸟都聚集飞旋在两城的上空，燕人觉得很奇怪，田单散布谣言说："有神师降临城中，教导齐国百姓。"

有一名士兵开玩笑的说："我可以当神师吗〔此卒通窍〕？"

说完不好意思的转身走开。田单立即起身叫他回来，请他坐在神师的坐位，以神师之礼对待他。

士兵说："刚才我是随口胡说骗将军的，我真的什么也不懂。"

田单说："你什么也不要说。"

仍以神师礼待他。每次出去巡察时，必称他为神师。

接着，田单又散布谣言说："我们只怕燕国军队把所俘虏的齐兵割掉鼻子，要他们排列在燕军的阵前，那么即墨必会攻破。"

燕人听说此事，果真按着去做，城中人见投降的人都被割掉鼻子，更坚定守城的决心，惟恐被燕军擒获。

田单又派人散布谣言说："我们怕燕国人挖掘齐人城外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看见先人受到侮辱会使我们心惊胆寒。"

结果燕军又中计，挖开所有的坟墓，烧毁死人的尸骨〔骑劫笨到这个地步〕，齐国人在城上看见燕军的所为，没有不伤心悲泣，想出城与燕军决一死战，

怒气冲天。

田单知道时机成熟，士兵可以上阵作战了，就亲自拿着工具和士兵一同工作，妻妾也编在工作队伍中；把好吃的食物都拿出来与士兵分享，田单命令武装的士兵都埋伏起来，改派老弱妇女登城守卫，并且派使者在燕国商议投降。燕军都高呼万岁。

田单又募集民家的捐款，筹集到千镒黄金，请即墨城的富豪赠送给燕国将军，说：“齐人马上就要投降了，希望你们不要虏掠我们的妻妾。”

燕将十分高兴，答应他们的请求，从此燕军防备松懈，毫无斗志。

田单在城中征收了一千多头牛，为他们缝制绛色丝衣，画上五彩龙纹，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刃，另在牛尾上扎上苇草，灌上油脂，然后在城墙上挖掘几十个洞穴，趁着夜晚，把牛群赶往洞口，这时点燃牛尾上的苇草，牛只受不少火烧的疼痛，发怒向前狂奔，直冲燕军营地，五千士兵跟随牛奋勇杀出。

燕军大吃一惊，看见牛只都是龙纹〔应神师之说〕，凡是碰触到的立即死亡，伤亦五千余人。而城中百姓喊杀震天，不断敲击铜器，发出震耳的声响，燕军深受惊吓，溃散而逃，齐军乘胜杀了骑劫，一雪耻恨。

〔梦龙评〕陈胜（亦称陈涉，秦二世时与吴广起兵抗秦）、吴广举兵抗秦前，也曾事先伪造书信暗中藏在鱼腹中，再命士兵买鱼烹食时，发现鱼腹中有书帛曰“陈胜王”。王世充攻打李密时，也怕士兵心存疑惧，而假托夜梦周公，这都是借神明坚定士卒信心。

王德在秀州征讨贼人邵青时，密探得到邵青要用火牛阵攻击王德，王德说：“这种战术已经过时了，火牛阵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不管用了，他不知变化，必定会被一网成擒。”于是命全体士兵每人携带足够的箭矢，贼人一放牛，就万箭齐发，牛只中箭后，全都调头反奔，这时王德命部队追杀，于是歼灭贼人，这可做为死读兵书而不知活用的教训。

斗伯比用弱军攻敌，□贾借战败诱敌，而田单却直接请降，诈谋愈是深沉，对日后战局的演变影响也愈大。句践投降吴王，却趁吴王大会诸侯时，乘虚而入灭了吴国，姜维（三国蜀大将，字伯约）虽降魏而仍有复兴蜀国的心志，所以说敌人诚心投降尚且不能真信，更何况要防敌人诈降呢？刘邦欺骗项羽，黄盖大败曹操，都是伪降诱敌；岑彭、费祎等名将，也都是死在降将的手上。

唉！对敌人的请降能不慎重观察吗？一定要冷静的评估，自己到底有什么威信能震服敌人弃械投降；再衡量彼此的军力、人心的向背，最后归纳结论：若是推断出敌人不得不投降的理由，那么敌人的请降就是真心的，日后不会再生变端，这样接受敌人的投降才是万全的做法。

828. 康茂才

【原文】 陈友谅既陷太平，据上流，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或劝上自将击之，上曰：“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而大军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急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谓曰：“二寇相合，为患必深。

若先破友谅，则东寇胆落矣。汝能速之使来乎？”茂才曰：“家有老阍者，旧尝事友谅，今往必信。”遂令阍者赍书，乘小舸径至伪汉军中，许以内应。友谅果信之，甚喜，问康公，曰：“今何在？”曰：“见守江东桥。”又问：“桥何如？”曰：“木桥也。”赐食遣还，嘱曰：“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阍者还告，上曰：“虏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木桥，易以铁石，一宵而成。冯胜、常遇春率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军于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右，偃赤帜于山之左，戒曰：“寇至则举赤帜，闻鼓声则举黄帜，伏兵皆起。”是日，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水路狭，遇杨璟兵，即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莫应，始觉其诈。即分舟师千余向龙江，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势甚锐。时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诸军且就食。时天无云，忽风起西北，雨大至。赤帜举，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军来争，战方合，适雨止。命发鼓，鼓声震，黄帜举，伏发。徐达兵亦至，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乘胜逐之，遂复太平。

【译文】 元朝末年，陈友谅（初为小吏，元顺帝时，徐寿辉起兵，陈友谅投效麾下，后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与张士诚合谋攻取建康，败于明太祖朱元璋，中箭而死）攻陷太平后，占领整个长江上游，于是派人邀约张士诚（小字九四，初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又改称吴王，后被明朝大将徐达、当遇春所擒，自缢而死）一同攻打建康（即今南京）。

有人建议明太祖亲自率兵迎战，太祖说：“敌人知道我一定会率兵迎战，所以他们一定会只用一部分兵力来牵制我，而主力部队顺着长江而下，只需半天的时间，就可抵达建康。我若是率兵急急赶回建康，让士兵奔波百里再与敌人交手，这是犯了兵家大忌。”

于是召见康茂才（字寿卿，元末曾举兵抗元，后追随明太祖，谥武毅），对他说：“陈友谅与张士诚如果真的联合起兵，对我军情势相当不利，如果能先击败陈友谅，那么张士诚就会闻风丧胆了，你可有办法能引诱陈友谅先进攻此地吗？”

康茂才说：“我府里有个老门房，他以前曾跟随过陈友谅，派他去作反间，陈友谅一定不会起疑。”

于是命老门房担任信差，乘小船来到伪汉的营地送信给陈友谅。老门房见了陈友谅，告诉他康茂才愿做内应的事，陈友谅果然大喜过望，深信不疑。

陈友谅接着询问门房：“康公如今在哪里？”

门房回答：“镇守江东桥。”

接着又问：“江东桥的结构如何？”

门房说：“江东桥是座木造的桥。”

于是陈友谅命人准备丰盛的酒食招待老门房，再送他回去，临行前叮嘱说：“我的大军随后就到，届时我们以‘老康’为暗号。”

门房返回之后，把经过情形一一详报，明太祖说：“陈友谅已落入我的圈套了。”

立即命人拆除木造的江东桥，在一夜之间赶搭一座铁石造的江东桥。冯胜（勇敢多智谋，封宋国公）、常遇春率三万人埋伏在石灰山侧；徐达（字天德，初为郭子兴部将，后投效明太祖，官至中书右丞相，封魏国公）等人镇守南门；杨璟（官至偏将军，卒谥武信）率军驻守大胜港；张德胜（字仁辅，在与陈友谅交战时阵亡，追封蔡国公，谥忠毅）、朱虎率军搭战舰巡防龙江关。

太祖亲自坐镇卢龙山指挥三军，并且命手持黄旗者埋伏在山的右侧，持红旗者埋伏在山的左侧，告诫三军：“敌军来犯时就挥动红旗，听到战鼓声就高举黄旗，这时所有埋伏的军队就全面出击。”

这天，陈友谅率军舰顺江东下，进入大胜港后，因江面狭窄，与杨璟军队接触后，立即退出港口，想直接用船舰撞击江东桥，等发觉江东桥并非是想像中的木造桥而是铁石桥时，不由心惊起疑，再连喊“老康”没有回应，才知上当了。陈友谅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率千艘战舰直驶龙江，一路带领一万士兵上岸构筑栅栏，气势仍锐不可当。

这时正值暑天，酷热难耐，太祖预测将有大雨，下令士兵先吃饭。这期间，天空万里无雨，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没想到突然刮起一阵西北风，顷刻间大雨滂沱。太祖立刻下令挥动红旗，军士拔取陈友谅营前的栅栏，陈友谅的军队奔来抢夺。

两军相遇，血战正酣，大雨忽然停止，太祖立刻命人击鼓，刹时间鼓声震天，黄旗高举，伏兵全面出击，徐达也率军前来会合，于是水陆联合，内外夹击，大败陈友谅，太祖乘胜追击，攻下了太平。

829. 张　良

【原文】　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张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破秦军。

郦生既说下齐，而韩信袭击，遂至临淄。颉利兵败求和，太宗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颉利外为卑顺，内实犹豫。李靖谋曰："颉利虽败，其众尚十余万，若走度碛北，则难图矣！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万骑袭之，不战可擒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大破之。二事俱同此。

【译文】　沛公（刘邦）想用两万人的兵力进攻秦国的峣关。

张良说："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敌。臣听说秦国将领贪财重利，容易收买，请主公固守原地，另派人每餐准备五万人的膳食，在山上增设军旗，以张声势，而要郦食其拿着珍宝器物去游说秦将。"

秦将果然受到利诱，想休战订盟联手，袭击咸阳。

沛公正想答应，张良说："这只是秦军将领的想法，恐怕秦兵不会听从，不如趁他们斗志松懈的时候，挥兵进攻。"

沛公率军进攻，果然大败秦军。

〔梦龙评〕韩信带兵东进准备攻齐时，齐王曾接纳郦食其的劝告，派人与汉讲和。结果韩信仍破齐军，到达临淄，齐王以为郦食其出卖自己，就烹杀郦食其。

颉利（唐时突厥可汗）在阴山被李靖打败，于是派使者入朝谒见唐太宗谢罪，请求归附。太宗派唐俭（字茂系，谥襄）安抚他。颉利表面言行谦卑，内心却仍犹豫不服。李靖说："颉利虽然失败，但余众仍有十多万人，若是逃往漠北，路远难追，不如请钦差使者前往颉利营地，让他们放松戒备，一面再精选一万骑兵伺机突袭，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生擒颉利了。这是韩信打败齐国的做法，至于唐俭可能有杀身之祸，但也顾不了了。"

这两件事与张良的谋略，都是同一个模式。

830. 李广　王越

【原文】　广与百余骑独出，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乃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疑汉伏军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广乃归大军。

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帅千人巡边。虏猝至，主客不当。永欲走，越止之，为阵列自固。虏疑未敢前。薄暮，令骑皆下马衔枚，鱼贯行，毋反顾。自率骁勇殿。从山后走五十里，抵城。虏不觉。明日乃谓永曰："我一动，虏蹑击，无噍类矣。结阵，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马，无军声，故虏不觉也。"

【译文】　汉朝名将李广（曾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封宋国公）有一次只带了百多兵骑兵出外巡行，半路上遇到好几千名的匈奴骑兵。

匈奴兵见了李广，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计，非常惊慌，立即驱马上山布阵。而李广的骑兵也心虚害怕，想骑马逃走。

李广镇定地说："我们离开营地有好几十里路，现在如果急着骑马逃逸，匈奴一定会追杀我们，那我们一个也别想活命。但如果我们留在原地，匈奴一定认为我们是诱敌之兵，而不敢轻易攻击。"

于是下令所有骑兵前进，到距离匈奴兵阵地前两里处，李广再下令停止前进，所有士兵下马，解下马鞍。

骑兵说："敌兵不但人数多，而且离我们那么近，万一他们发动攻击，我们怎么办？"

李广说："匈奴兵都认定我们会离开，现在见我们卸下马鞍表示不走，他们更会相信我们是故意诱敌来攻。"

匈奴兵果真不敢出击。

有一位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在远处监视李广军队，李广跳上马背，带着十多名骑兵，快奔射杀了白马将军，再回到营地卸下马鞍，这时已近黄昏，李广命士兵放马吃草，席地休息，匈奴兵始终感到奇怪，但也一直不敢攻击。

午夜时，匈奴兵认为埋伏在附近的汉军会利用夜晚攻击，所以就率众离去。天亮后，李广等人安然返营。

明朝时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领一千部众巡察边境，突然遇到胡兵。由于兵力悬殊，朱永想逃走，王越却加以阻止，一面命兵士列阵守卫，胡兵见势疑惧，不敢贸然攻击。

近黄昏时，王越下令所有士兵排成一列，禁止出声，不准回头地向前走，而自己亲自带领勇敢善战的士兵殿后押阵，由后山步行五十里路，回到城内，而胡人却一直没有惊觉。

第二天王越才对朱永说："当时只要我军一跑，胡兵就会下令追击，那么没有人能活命。胡兵见我军排列阵式，表现出悠闲的神态，反而迷惑，这时再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命士兵下马禁声步行，所以胡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趁夜而走。"

831．吕蒙　马隆

【原文】　吕蒙既领汉昌太守，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并兼之心，且据上流，乃外倍修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从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

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蒙以陆逊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乃荐逊自代。逊遗书与羽，极其推让。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浔阳，尽伏其精兵□艫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直抵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有取民一笠以覆官铠者，其人系蒙乡里，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问。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使还，私相参信，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羽遂成擒。

太康初，南虏成奚每为边患。西平太守马隆帅军讨之。虏据险拒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怠。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

【译文】 三国时吕蒙（三国吴人，字子明，曾与周瑜、孙权合谋败曹操，封孱陵侯）镇守汉昌，与关羽接壤，认为关羽有兼并天下的雄心，再者关羽占据长江上游，应该与关羽特别亲近修好。

等到关羽攻打樊城时，吕蒙上奏：“关羽讨伐樊城，却留下许多后备部队，这一定是为防备臣由他背后袭击。臣一向体弱，请上准臣以治病为名，率领军队回到建业，关羽听说此事，一定会撤走后备部队，全部开往襄阳。这时我军就可顺江而下，日夜兼程，趁他后方防卫空虚，袭击南郡，关羽也就插翅难飞了。”

于是吕蒙对外宣称病重，孙权故意明令召回吕蒙，在暗中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吕蒙认为陆逊虽藉藉无名，但颇有将才，能堪大任，于是推荐陆逊接替自己的职务。

陆逊先写了一封信给关羽，信中推崇关羽的功迹，表达自己对他的崇敬。关羽见信大为心安，就撤走后备部队，开往樊城。

孙权接获报告，就发动军队攻击关羽。

孙权先遣吕蒙到浔阳，他在船中埋伏精兵，命伪装普通百姓摇桨，另外命人穿上商人的衣服，做为掩护，日夜赶路。而关羽派任长江沿岸的侦察员，也都一一被囚捕，所以关羽无法掌握军情，吴国军队长驱直入南郡，于是傅士仁、糜芳都出城投降。吕蒙进城后，拜访关羽及士兵们的家属，并安抚他们。

吕蒙的士兵中，有一位是吕蒙的同乡，抢了城中百姓的一顶斗笠，来覆盖将领的盔甲，官员的盔甲虽是公物，但吕蒙仍以触犯军令，流着眼泪将他斩首，

不因为他是同乡而循私免罪，于是威名大震，全城路不拾遗。此后，吕蒙每天都派亲信到各个民家，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凡是生病的都予以治疗，饥寒的也派人赐予衣食。而城中府库的财宝，吕蒙也下令贴上封条，等孙权来后再处理。

关羽听说南郡失守，立刻回奔，沿途多次派人和吕蒙联系，吕蒙总是礼貌周到的招待使者，让他在城中到处参观，拜访各家百姓，或者请士兵的家属亲笔写信托使者带回，表示征信。等关羽的士兵私下探问，知道家中平安无事，而生活又比以前安定，都失去战斗的意志，终于一举擒获关羽。

晋武帝太康初年，南虏成奚常常侵扰边境，西平太守马隆奉命率兵平乱。虏人凭恃险要的地形，顽强的抵抗。

马隆心生一计，命士兵扮作农夫，背着农具，下田耕作。虏人以为马隆久战无功，已经不再有作战的斗志，也稍稍松懈防备，马隆趁着虏人无备时，进兵攻击。日后，在马隆镇守期间，虏人不敢再骚扰边境。

832. 孙膑　虞诩

【原文】　魏庞涓攻韩。齐田忌救韩，直走大梁。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兼程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边批：奇计独造。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乱，大败，庞涓自刭。

李温陵曰："世岂有十万之师，三日之内减至三万，而犹不知其计者乎！"

羌寇武都，迁虞诩为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军停车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钞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军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过三十里'，而令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我寡，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

诩因出城奋击，多所杀伤。明日悉阵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

【译文】　魏国庞涓发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求救，齐国派田忌率军直奔魏都大梁。庞涓听到这消息，立即由韩撤军驰援，而齐国的部队已入境而西上。

孙膑对田忌说：

“三晋（韩、赵、魏）的士兵以凶悍勇猛闻名，一向认为齐军胆小，不把齐军放在眼里。善于作战的人，就在于他能掌握敌我的情势而加以利导，兵法上说：攻打一百里远的敌人，可能会损失主将；攻打五十里远的敌人，可能会损失一半的兵力。我军不如将计就计，入魏境之后，下令士兵起炉灶时，今天建十万个炉灶，明天减为五万，后天再减为三万。”

庞涓一连三天都尾随齐军，暗中侦察，发现齐军炉灶的数目天天锐减，暗自高兴说：“我就知道齐军胆小如鼠，进入魏境才只三天，士兵就已逃亡近半，这种军队怎堪一击。”

于是留下主力步兵，自己只带领轻装骑兵，急驰追击齐军。

照孙膑的推算，在黄昏时分，魏军就可抵达马陵。

马陵是一道峡谷，路面狭窄，两侧都是险峻的斜坡，最适合埋伏突袭。于是孙膑就把路旁的一棵大树的树干削平，在上面写下六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独创的妙计〕。然后在附近埋伏许多弓箭手，并叮嘱他们说：“黄昏时，见到树下有火光就万箭齐发。”

到黄昏时，庞涓果然率军由树下经过，看到树上模糊的字迹，就命人点燃火把，还没读完树上的字，齐军就万箭齐发，一时间魏军阵势大乱，大军溃败，庞涓举剑自刎而死。

〔李贽评〕世上怎么有人笨到十万大军在三天之内减为三万人，还不知道是计谋呢？

后汉时羌人进犯武都，皇帝命虞诩（字开卿）镇守武都。羌人派数千人在淆谷列阵等候虞诩，虞诩令兵士暂时停止前进，并表示要上书请求皇帝派兵增援，等援兵到达后，才继续往前推进。

羌人听说后，就调遣部分兵力到其他地方，想用包抄的方式进攻。

虞诩利用羌人兵力分散的机会，日夜兼程疾行军一百多里，并下令士兵在架设炉灶时，每天以倍数增加，使羌人不敢大意进攻。

有人问虞诩说：“孙膑每日减少炉灶数，计诱庞涓，而元帅却每天增加炉灶的数目；另外，兵法上说：‘每日行军不得超过三十里。’而现在我们每日行军却将近二百里，元帅的用意是什么呢？”

虞诩说："敌众我寡，假使我军再放慢行军速度，很容易遭到敌人攻击，快速行进敌人就很难预测我军的虚实，再见到我军每天增加的炉灶数，一定认为其他州郡的士兵已经集结会合，见我军队人数众多，行动快速，必会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出击。孙膑以前以强弱为诱敌之计，今天我以虚张兵力为退敌之道，完全是因情势不同。"

到达武都后，虞诩的兵力还不足三千人，而羌兵以一万多人围城，围攻了数十日，城池依然固若金汤。虞诩下令士兵留下强弩不发，用射程较短的小箭，射杀敌人，羌人以为官军兵弱，力道不强，就下令进攻。

这时虞诩才下令士兵用强弩杀敌，无不命中目标，羌人震惊之下急忙退兵，虞诩出城追击，羌人死伤惨重。

第二天，残余的羌人虽仍列阵，但已军心大动，虞诩推断羌人一定会撤退，就暗中派遣五百人埋伏在浅水边，等羌人后退时拦截。羌人果然溃逃，这时埋伏的伏兵趁机截杀，大破羌人。

833. 祖逖　檀道济　岳飞

【原文】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以馈。潜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弃而走。豹兵久饥，以为逖士众丰饱，大惧，宵遁。

宋檀道济伐魏，累胜，至历城。魏以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道济军食尽，引还。有卒亡降魏，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汹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见之，谓道济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道济全军以归。

岳飞奉诏，招抚岭表贼曹成。不从，乃上奏："群盗力强则肆横，力屈则就招。不加剿而遽议招，未易也。"遂率兵入。会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白曰："粮尽矣，奈何？"边批：飞使之。飞阳曰："且反茶陵。"已而顾谍作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计谍归告，成必来追，即下令蓐食，潜趣绕岭。未明，已逼贼垒，出不意，惊呼曰："岳家军至矣！"飞乘之，遂大溃。自是连夺其险隘，贼穷。飞乃曰："招今可行矣！"

孙膑强而示之弱，虞诩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饥而示之饱，岳忠武饱而示之饥。

【译文】　晋朝名将祖逖（字士稚，曾闻鸡起舞、击楫渡江）手下将领韩潜与后赵的将领桃豹，分别据守东川的旧城。

双方相持四十多天，眼见粮食即将告罄，祖逖遂用布袋填装泥土，命一千多名士兵搬运这些土袋，装作是由外地支援的米粮；另外又暗中派人背负米粮，

故意在桃豹士兵经常巡逻的路边休息，等桃豹的士兵攻击时，故意丢弃米袋逃逸。

桃豹的士兵也缺粮甚久，见祖逖士兵留下的米袋，以为祖逖军中粮食充裕，心想绝对无法再与祖逖相持下去，心生惧意，连夜撤兵而去。

南北朝时，南朝宋将檀道济（屡建战功，后因见疑于朝廷，被杀）多次打败北魏军，至历城后，魏军以骑兵时而攻击檀道济的先锋部队，又时而突袭殿后的士兵。另外魏军也焚毁城中的粮草，檀道济在缺粮的情况下，只有撤军。

有一名投降魏军的士兵，把檀道济的窘境全都告诉魏军，魏人立即出兵追击，人数众多，气势汹汹，檀道济的军队一时难以招架。

檀道济于是在夜晚命人高声地用筹数着量米的数量，实际上却是以沙代米，另外用仅剩的米，覆盖在沙堆上（唱筹量沙），第二天魏军见了，以为檀道济营中粮食充裕，而被降兵骗了，就怒斩降兵，而檀道济也全军而退。

岳飞奉皇帝诏命抚岭表，贼人曹成悍然拒绝。

岳飞奏报说："盗匪一旦得势，就肆意横行，等到穷途末路时，就容易招抚。现在如果不先围剿贼匪，却骤然招抚，盗匪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于是派兵围剿。

正好曹成派来的间谍，被俘获绑缚在帐下。岳飞故意出示公文向当地官员征调军粮，官员说："城中缺粮，该怎么办呢〔飞使之〕？"

岳飞说："看来只有先回茶陵了。"

接着在间谍面前表现出失望的表情，顿脚进入帐内，一面下令故意制造让间谍逃脱的机会。

岳飞料定间谍一定会把所听见的消息告诉曹成，而曹成一定会乘机攻击官兵，于是下令全军全副武装，连夜悄悄绕过岭表。

第二天天亮不到，岳飞就已到达贼营。贼人大感意外，惊呼道："岳家军来了！"

岳飞乘机攻击，贼人溃散，岳飞连连夺下贼人所据守的险要，贼人被逼的走投无路。岳飞说："现在可以进行招抚了。"

〔梦龙评〕孙膑故意隐藏本身的兵力来引诱敌人〔强而示之弱〕，虞诩却虚张自身的武力来恫吓对手〔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以仅剩的米粮示敌，来掩饰粮尽的窘境〔饥而示之饱〕，岳飞故意用缺粮做为诱饵，引贼人上当〔饱而示之饥〕。他们战术虽各有不同，但都达到预定的目标。

834. 臧宫　周访　独孤永业

【原文】　建武十一年，臧宫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

与岑彭相拒于荆州。鼓战数不利。越人谋叛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劳军。宫陈兵大会，击牛酾酒，飨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周访击斩张彦于豫章，访亦中流矢，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呼"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虽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袭。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

陈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惮之。适周主有疾，遂引还。

【译文】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臧宫率兵到中卢，屯驻骆越。当时公孙述（字子阳，王莽时自立为蜀主，光武帝命将征讨，后为吴汉所败）与岑彭在荆州对峙。

岑彭一连吃了几次败仗，有当地人想谋反，归降公孙述，由于臧宫本身兵力也不足，无法给予岑彭有力的支援，阻止百姓的叛降。正巧，县府送来好几百辆的运牛车，臧宫趁夜命人锯断城门的门限，要这几百辆的牛车连续不断的经由城门进进出出，一直到天亮。

当地人听到整夜不息的车声，再看到城门的门限都断裂了，争相走告汉朝大军已入城，当地的乡绅和百姓纷纷以酒肉犒赏三军，臧宫也列阵举行校阅，于是当地人心又趋安定。

周访虽在豫章斩击张彦，但自己也被流矢所伤，折断了两颗门牙，但周访仍一如往常，面不改色，傍晚，周访与贼人隔水对阵，贼兵人数超过周访数倍，周访自知不是对手，就密令士兵打扮成樵夫模样，潜出营外，再列队鸣鼓回营，并且高呼："左军来了！"士兵们都大喊万岁。

夜晚时，周访命人多设炉灶，贼人误以为是增援的官兵大批开到，不到天亮就退兵。

周访对将领说："贼人虽已暂时退兵，但终会知道其实并没有任何援军会来，所以一定会再回头攻击，我们要尽快渡河北走。"

渡河后，立即命人拆毁桥道，不久贼兵果然追来，但也只能望河兴叹。

南北朝时，陈国的大将独孤永业驻守金墉，北周人屡攻不下。

独孤永业命人连夜打造二千马槽，北周人见了马槽，以为陈国大军已来增援，心生恐惧，正巧北周主生病，就率兵退走。

835. 贺若弼

【原文】 贺若弼谋攻京口，先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中国无船。又令缘江防人交代之际，必集广陵，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而知之，不复戒严。又缘江时猎，人马喧噪。及是济江，陈人遂不知觉。

按：贺若弼攻京口。任忠言于陈主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勿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之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此良策也！"陈主不从，以至于亡。

【译文】 隋朝时贺若弼（字辅伯）计划攻打京口，他首先用老马换取许多陈国的船只，再把这批船只藏匿起来，而用五、六十艘破船，搁置在水边，陈国派间谍侦察，得知此事，认为隋军没有可以作战的船舰。

贺若弼又命人在换防时，要在广陵集合，让整个旷野放眼望去都是绵延不绝的营帐及迎风招展的军旗，使陈人误认隋军要大举南攻，急忙调军加强防备，随后故意让陈人知道这只是普通换防，既然知之，便不以为怪，而松懈了防备。

贺若弼又经常在江岸的狩猎，人马喧嚣，等到陈人习以为常时，突然挥兵渡江，最后隋军虽已全部渡河，而陈人仍毫无知觉。

〔梦龙评〕当贺若弼攻打京口时，任忠（北周人，字静鸾）对陈主说："兵法说：凡进攻的客军应采速战，防守的主军应采坚守战略；如今我国民富兵强，所以应该坚守城池，并且沿淮河埋设木栅，即使隋军来攻也不迎战，只分别派兵截断水路，使隋军的各将领间不能互通消息。再拨给臣精兵一万、战舰三百艘，顺江而下占领六合，隋军必以为渡江的部队已溃败被俘，士气一定大受影响；而淮南人多为臣的故旧，听说臣率军而来，一定前来投效归附，臣再表明将前往徐州，截断隋军后路，那么两军不须交战，隋军也必退兵。这实是最佳良策。"

可惜陈主没有采纳，终于遭到覆亡的命运。

836. 韦孝宽 岳飞 种世衡

【原文】 东魏将段琛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煽诱边民。韦孝宽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书迹，令善学书者习之。因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灯下书者，还令谍人送琛。琛得书，果疑道恒，不用其谋，遂相继被擒。

齐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宽令参军曲岩作谣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广传于邺下。时祖孝征正与明月隙，既闻，复润色奏之，明月竟坐诛。孝宽真熟于用间者！

岳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刲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元昊有腹心将，号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统精兵，最为毒害。种世衡谋欲去之。野利尝令浪里、赏乞、媚娘三人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临税出入，骑从甚宠。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坚朴可用延致门下，诱令冠带。因出师，以获贼功白于帅府，表授三班阶职，充指挥使。又为力办其家事，凡居事骑从之具，无不备。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边批：苦肉计。械系数十日，极其楚毒，崧终不怨，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负，为解缚沐浴，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汝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为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仍祝之曰：“此非濒死不得泄。若泄时，当言‘负恩不能成将军之事也’。”又以画龟一幅、枣一蔀遗野利。野利见枣、龟，边批：影“早归”。度必有书，索之。崧目左右，又对“无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数百里外，诘问遗书。崧坚执无书，至箠楚极苦，终不说。又数日，私召至其宫，乃令人问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终不说。乃命曳出斩之，崧乃大号而言曰：“空死，不了将军事矣！吾负将军！吾负将军！”其人急追问之，崧于是褫衲衣，取书进入。边批：书中必以及浪里等三人，使视之而可信。移刻，命崧就馆，而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见，只令官属日即馆舍劳问。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至野利所部多不悉。边批：可知非野利使。适擒生虏数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觇之，生虏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见使者，厚遣之。边批：只觉恶草具进项王使其策未工。世衡度使返，崧即还，而野利报死矣。世衡既杀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设祭境上，书祭文于版，述二将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败。其祭文杂纸币中。有虏至，急□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虏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将，悔恨无及，乃定和议。崧复姓为王嵩，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

沈存中《补笔谈》亦载此事，云：“世衡厚遣崧，以军机密事数条与之，曰：‘可以此借手。’临行，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虏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

无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其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杀之，迁崧于北境，亡归。”事稍异。据《笔谈》则领中书并崧不知，崧胆才壮，似更奇。

世衡又尝以罪怒一悉将，杖其背，僚属为请，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亲信之。岁余，尽得其机密以归。乃知世衡能用间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东魏将军段琛据守宜阳，命扬州刺史牛道恒煽动边民滋事，韦孝宽（北周人，名叔裕，用兵如神，屡建战功）深感困扰。于是暗中派人秘密偷取牛道恒的手迹，要善于摹仿笔迹的人，临摹牛道恒的字迹，伪造一封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书信，信中表明有归降的意愿，并且故意在信纸上留下蜡迹，好像是在烛火下写这封信，再命间谍将信送交段琛。

段琛得到信件，果然对牛道恒的忠诚起了疑心，不再信任他所提出的谋略，终于与牛道恒先后被擒。

〔梦龙评〕齐相斛律明月处理政务，机智多谋略，韦孝宽命参军曲岩作歌谣，歌辞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是指“斛”。又唱：“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间谍在城中广为传播。当时祖孝徵与斛律明月间有摩擦，听了这些歌，就加油添醋禀告齐君，斛律明月竟因此降罪被杀。韦孝宽真可说是一位善于用间的将领。

南宋时，岳飞知道虽然刘豫与粘罕相勾结，但金兀术对刘豫却没有好感，可以利用间谍挑拨。正巧军中抓到一名兀术派来卧底的间谍，岳飞故意装作认错人，而大声责骂说：“你不是本帅营中的小兵张斌吗？本帅前次派你去齐国，约定诱擒四太子（兀术），你去了之后竟毫无音讯，现在我又派人到齐，齐主已答应我冬天时，以与金兵联合攻打临安为名，在清河诱擒四太子，而你先前为什么竟背叛本帅，没有把本帅的信交给齐王？”

金兀术的间谍一再求情希望能再戴罪立功，免去一死，岳飞故意答应再给他一次立功机会，写了一封与刘豫商议如何谋刺金兀术的蜡书，切开间谍的股肉，将蜡丸藏于其中，对他说：“本帅原谅你的过失，现在再派你到齐，询问齐主出兵的日期，千万不要泄露此事。”

间谍回去之后，将书信呈交金兀术，金兀术大为惊恐，急忙奏报金主，于是金人废立刘豫。

北宋时西夏主李元昊有两名外号分别是“野利王”、“天都王”的心腹大将，各统领精锐的部队，令官军头痛不已。种世衡非常想用计除去他们。

野利王曾派遣浪里、赏乞、媚娘三名手下，向种世衡投降，种世衡知道他们故意诈降，心想：“与其杀了他们，不如利用这三人行反间计。”就派他们为监税官，跟随在种世衡的左右，好像非常得到种世衡的信任。

紫山寺有名和尚，法名法嵩，种世衡曾暗中观察，认为他心志坚贞，可担

大任，于是延揽他为手下，说服他还俗，接着以他率兵击贼有功，请帅府表扬他，授予他三班奉职（官名，宋朝武臣的职官，有东班、西班、横班），暂代指挥使职权，又为他张罗新家大小事，举凡家具、器物、车马无一不料理妥当。

法嵩却日日吃喝嫖赌，不干正事，种世衡仍礼遇厚待，法嵩终于受感动。一天，种世衡突然很生气的对法嵩说："我待你有如自家儿子，想不到你却辜负我一片心意，暗中与贼人勾结。"

命人为他戴上枷锁，严刑酷打一连数十天〔苦肉计〕。法嵩始终没有怨恨，只说："法嵩是男子汉大丈夫，元帅既然听信谗言，要杀我，我只有一死报元帅。"

半年后，种世衡观察法嵩仍一如当初，毫无怨尤，就亲自为他解下刑具，命人侍候他沐浴更衣，请他进入内室，极力安抚劝慰说："其实你根本没有错，这一切都是本帅故意试探你的。本帅想命你出使西夏，充当间谍，若被敌人查获，所受的苦刑更加倍于你现在所受到的，你能为本帅保密，永远不泄军机吗？"

法嵩流着泪答应。

种世衡就随手写了一封给野利王的信，信口以蜡密封，藏在衣服夹缝里，叮嘱法嵩说："这信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可泄露，万一泄露时，一定要高喊：'我对不起将军，不能完成将军所交付的任务。'"

一面命人准备龟图一幅、枣一包，送给野利王。

野利一见枣、龟（影射早归），猜测一定有信函，就询问法嵩，法嵩看了看野利王的左右，回答没有信。野利王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命人以快马送呈李元昊，李元昊召法嵩及野利王离营数百里外，与他会合，质问法嵩信函在哪里？

法嵩始终坚持没有任何信函，虽一再遭到苦刑毒打，仍不吐实，过了几天，李元昊私下召法嵩入宫，命人劝他说："如果不说实话就难逃一死。"

法嵩仍不说出信函的下落。

于是李元昊命人拖出斩首，法嵩这才大声哭叫着说："我白死了，无法完成将军交付的任务，我对不起将军！我对不起将军！"

执刑官急忙追问，法嵩于是拆开衣服缝线取出信函，李元昊命法嵩在别馆住下，暗中派心腹爱将，假扮成野利王的使者，前去谒见种世衡。

种世衡猜测他是李元昊派来的使者，并没有马上接见，只令属下每天到宾馆探问使者起居，并闲话家常，当问到兴州的情势时，使者回答得很详尽，而对野利王的动向却知道得不多〔可知非野利王使者〕。

正好这时俘虏了好几名西夏兵，种世衡命人在暗中观察俘虏和使者见面时的情形，俘虏果然叫出使者姓名。种世衡确知是李元昊所派遣的人之后，就立即召见，把他当做是野利王的使者，再赠送他许多贵重的财物送他回西夏。种

世衡猜测使者回到西夏后，法嵩也该回来了，并且还会带回野利王的死讯。

种世衡用借刀杀人计除去野利王后，还想将天都王一并除去，于是在边境设立祭坛，在泥板上刻下祭文，文中叙述西夏两名大将有与自己结交的心意，不料却功败垂成，所以写下这篇祭文祝祷上苍。

祭文与纸钱放在一处，突然有西夏兵来，种世衡忙命人毁去泥板，但泥字一时无法销毁，于是西夏兵拿去呈给李元昊，天都王也因此获罪。李元昊损失两名心腹爱将，心中悔恨无比，只好与宋议和。

法嵩复姓为王嵩，后来官至诸司使，到现在边人都还称呼他王和尚。

〔梦龙评〕沈存中《补笔谈》中也有记载这件事，说种世衡在法嵩临行前，曾以几项军事机密写在纸条上交给法嵩，交待他必要时可借此保命，又把身上的棉袍送给法嵩，说：“大漠天寒地冻，就用这件棉袍做为送别礼物，到西夏后，要想尽一切方法求见野利王〔计在此〕谓，没有他，事情就无法顺利推展。”

法嵩按种世衡所交待的，打通关节求见野利王。西夏人不觉起疑心，将法嵩擒下，几天后在法嵩棉袍的衣领中，发现种世衡写给野利王的密函，信中言辞亲密。法嵩并不知情，所以西夏兵虽严刑逼供，法嵩始终不说一字，于是西夏人开始怀疑野利王，杀了野利王，把法嵩放逐北地，最后法嵩才乘机脱逃回来。

这与前面所记述的略有出入，如果真如《笔谈》中所记载，法嵩对暗藏衣领的密函一无所知，那么法嵩的胆识豪气更令人赞佩。

种世衡也曾经因一名番将犯罪，很生气的下令差官鞭打他的脊背，虽然多名部属为番将求情，种世衡却一概不应允。鞭打完后，番将立即投效李元昊，李元昊非常信任倚重他，一年多后，番将完全取得李元昊的军事机密，回来报告种世衡，这时众人才明白种世衡是个善于利用反间的将领。

837. 李光弼　李希烈

【原文】　李光弼募军中，有少技皆取之，人尽其用。有钱工三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诈为约降，而穿地道周贼营中，楮之以木。至期，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如降状，咸皆属目。俄而营中地忽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葺理郛郭。李希烈阴使勇士应募，执役版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将以数百骑突至其城，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入寇，围兴化府。都督刘显奉敕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逗留不进。久之，惧罪，遣五卒赍文诣府，约欲率兵越城御敌。贼获五卒，杀之，周其职衔，伪为显文，约“某日夜某时率兵潜入应援，城中勿举火作声，恐贼惊觉。”择奸细五人，诈充刘卒，赍入，城中信之。至期，贼冒刘兵入城，遂陷之。夫中国所以能制夷狄者，智也，今智反在夷狄，可

不为寒心哉！

【译文】 唐朝时李光弼招募军中具有才艺的士卒，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其中有个叫钱工三的人，善长挖掘地道。

史思明攻打太原时，李光弼命人与贼约定日期诈降，派钱工三率人趁机挖掘地道，将贼营营房地层下面挖了一圈地道，用桩木支撑，到了约降的日子，李光弼命副将带领数千士兵，作出投降的样子，一时间令人为之侧目。

正在此时，营中地基突然下陷，有好几千贼兵，被倒塌的营房压死，贼营中一片混乱，李光弼率官兵呐喊奋击，斩杀的贼兵，数以万计。

唐朝时李元平（唐远房宗室，好谈论兵事）到达汝州后，就召募工人整修城墙。

李希烈（初为李忠臣副将，后自立为帝，国号楚）暗中派善战的勇士前往应征，加入修城的行列，人数总共有好几百人，李元平毫无所知。一天，李希烈率数百骑兵突然进逼城下，与伪装修城的工人里应外合，终于生擒李元平。

〔梦龙评〕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入侵，围攻兴化府。都督刘显（嘉靖年间曾以征讨苗人有功，官至都督）奉皇帝诏命支援平定倭乱，离府城还有三十里，隔着江水，刘显就不再率军前进。一段时日后，刘显怕皇帝降罪，就派五名小兵带着公文，想突破倭兵的防线进入府城，与府城守军约定防城御敌。没料到倭兵俘虏了这五名小兵，杀了他们之后，冒用刘显的职衔，伪造一封信，约定某月某日，将率兵潜入城中赴援，城中百姓千万不可点灯叫喊，以免惊动倭兵。另外又挑选五名倭兵冒充刘显的手下，进城送信。守城的官军不疑有诈，到了约定的日期，倭兵冒充刘显的部队入城，于是府城失陷。

唉！过去中国能制服夷狄，使夷狄向中国称臣入贡，全是因为能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现在国人的智慧反不如夷狄，能不令人心寒吗？

838. 刘　鄩

【原文】 刘鄩，安丘人，初事青州王师范。唐昭宗幸凤翔，朱温率师迎于岐下。师范欲乘虚据兖州。鄩先遣人诈为鬻油者，觇城内虚实及出入所。视罗城下一水窦，可引众而入，遂志之。鄩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自水窦衔枚而入，边批：不虞之道。一夕而定。军城宴然，市民无忧。

朱温遣大将葛从周来攻城，良久外援俱绝。鄩料简城中，凡不足当敌者，悉出之于外；与将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彦温逾城走，守陴者从之，不可止。鄩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请少将人出，非素遣者，勿带行。"又扬言于众曰："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外军果疑彦温，即戮于城下。于是守军遂固。鄩后师范降梁。

【译文】 唐朝的刘鄩是安邱人，最初是青州王师范（王敬武的儿子，曾奉

昭宗命讨伐朱全忠，兵败投降被杀）的手下。唐昭宗临幸凤翔时，朱温曾率军在岐下迎接昭宗。

王师范想趁官军在外，防卫薄弱时，占据兖州。

刘鄩得知王师范的计划，就先命人伪装成卖油的小贩，混入城中，了解城里守备虚实及进出城的处所；小贩出城时，突然发现城墙下有一水道，可以率兵由水道中进城，就默记在心。

于是刘鄩将水道一事报告王师范，请带领步兵五百人，令他们每人口里含木枚钻进水道入城〔不虞之道〕，仅一个晚上，王师范就取得兖州，而城中一如平日，丝毫没有引起百姓的惊慌。

朱温派大将葛从周攻城，包围一段时间后，守城的刘鄩失去一切外来的援助。刘鄩就挑选城中无法作战者，都命他们出城，与留守的将士同甘共苦。一天，副使王彦温出城投降，其他守城的士兵也纷纷追随他而去，一时军心浮动，难以止住。

刘鄩立即命人以不慌不忙的口气告诉王彦温说："请不要带太多士兵，不是有任务需要的兵不要带。"

又对士兵宣布说："如果因任务需要，要随副使同行的，绝不禁止，其他人员若擅自离城，军法论斩〔善用间〕。"

围攻的军队，果然开始怀疑王彦温投降的诚意，将王彦温斩杀城下示众，于是城内守军又都有坚守不降的决心〔刘鄩不久随王师范降梁〕。

839. 刘鄩　毕再遇

【原文】　刘鄩败晋王于河曲，欲乘胜潜走太原。虑为晋军追，乃结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

毕再遇尝与金人对垒。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复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

【译文】　刘鄩在河曲击退晋王的军队，原本想乘胜潜往太原，又怕晋军从后追击，就命人捆扎草人，绑上军旗，立在马背上，绕着城墙边走。

几天后，晋人才发觉刘鄩的军队已溜走了。

北宋时，有一次毕再遇与金人对阵，一晚，毕再遇拔营离去，营中只留有军旗，在拔营前，毕再遇事先命人绑缚羊只，把羊儿的两只前脚搁在军鼓上，在羊儿挣扎时，就会发出咚咚的鼓声。所以金人一直没有察觉到那是座空营。

相持几天后，金人觉得情况有异，警觉到受骗，想追击时，毕再遇已经走远了。

840. 侯　渊

【原文】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渊遂广张军声，多设攻具，帅数百骑深入。去蓟百余里，值贼。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五千人，皆还其马杖纵使入城。左右皆谏，渊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为奇计以间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走，追擒之。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后魏尔朱荣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征讨韩楼，但所分配的兵力很少，有人想为侯渊争取增兵。

尔朱荣说："随机应变是侯渊最擅长的，若是让他统率大军，恐怕反而碍他手脚。"

侯渊奉命后，就大事声张，增添许多防卫武器，率领数百骑兵出发，在离开蓟地有一百多里的地方，遇上敌兵。侯渊先暗中埋伏，然后自敌人背后攻击，大败敌兵，虏获五千人，但侯渊却下令发还他们的武器，任由他们入城回营。

右左极力劝阻，侯渊说："我军兵力薄弱，不能长时间与敌人拚死作战，只有用奇计离间敌人，才能打赢这一仗。"

侯渊估计敌兵已入城，就率兵连夜赶路，天还未亮，就命人拍打城门，韩楼果真怀疑先前入城的贼兵是侯渊的内应，就弃城逃逸，侯渊率兵追捕而归。

841. 韩　信

【原文】　汉王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遂虏魏王豹，定河东。

信既破魏、代，遂与张耳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歇、成安君馀闻之，聚兵井陉口，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信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成安君不听。信使间视，边批：精细。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边批：创法。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

鼓，鼓行出井陉口。边批：欲以致敌。**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于是赵军还归壁，见壁皆汉帜，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遂乱走。汉兵夹击，大破之，斩陈余，擒赵王歇。诸将效首虏毕，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反以背水阵取胜，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顾左右不察耳。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乃服。**

秦姚丕守渭桥以拒晋师。王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但见舰进，惊以为神。至渭桥，镇恶令军士食毕，皆持仗登岸，后者斩。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舰。渭水迅急，倏忽不见。乃谕士卒曰："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众腾踊争进，大破丕军。◯李复乱，宣抚使檄韩世忠追击，所部不满千人，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反顾，皆死战，大败之，斩复。此皆背水阵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陉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馀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策。设使馀少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己知彼，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又曰："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

信已袭破齐临淄，遂东追齐王。楚使龙且将兵救齐。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使齐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又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也。"龙且轻韩信为易与，遂战。与信夹潍水而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

使左车之谋行，信必不能得志于赵。使或人之说用，信必不能得志于龙且。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译文】　汉王（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出兵攻打魏国。

魏国大军在蒲阪一带布阵，控制了临晋河域。于是韩信故设疑兵，频频调

动部队准备抢渡临晋，而另外派遣军队以木罂罐渡江，袭击魏国首都安邑城。

兵至城下，破城掳获魏王豹，平定了河东地区。

韩信既然击灭魏国，便与张耳东下井陉，继续攻击赵国。赵王歇与成安君陈余听到这消息，就在井陉口聚集兵马，号称大军有二十万。

广武君李左车劝陈余说：

“韩信乘胜远征，锐气难以抵挡，臣听说：要从千里外补给粮饷，常因路途遥远，耽搁时日，士兵不但常面有饥色，甚至要自己动手砍柴烧饭，还不能保证每天都有饭吃。现在井陉道路狭窄，不但车辆无法并行，骑兵也不能成列而行，行军数百里后，粮车势必落在队伍的后面。希望能拨给臣三万兵马，从小路阻断他们的辎重装备与补给。大王只要命人挖掘壕沟，架高营垒，坚守而不出战，他们在前方没有作战的对象，退路又被我奇兵所阻，野地又掠夺不到补给的物品，不到十天就可取下韩信、张耳的脑袋，呈献给您。”

但成安君陈余却没有采纳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派人暗中探听〔精细〕，知道成安君不用广武君的计策，就放胆率军前进，在离井陉口三十里处扎营。半夜时，下达突击令，挑选两千名装备轻便的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色军旗，从小路上山窥伺赵军的动静。

韩信告诫士兵说：“赵军见我军败退，一定会出动全营的兵力追击，这时你们就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插上汉军的红旗。”

又命令副将分送口粮给士兵，对他们说：“今天击破败赵军之后，再举行大会餐！”

将士们都不相信在短时间内能击败赵军，只好假意回答：“遵命。”

韩信派一万人作先头部队，出发后，背对着河水排开阵势〔独创的阵法〕。赵军见了这种后退无路的阵势，都大笑起来。

天亮后，韩信插上大将军旗〔欲以之致敌〕，敲击战鼓，朝井陉口出发。赵军大开营门迎击，双方交战许久，韩信、张耳假装不敌，丢下战鼓、军旗，逃向河边的军阵，原先在水边布阵的先头部队，开营门接纳韩信的退兵，再快速迎战赵军。

赵军果然倾巢而出，全力追击韩信、张耳。

韩信、张耳进入军阵后，所有士兵都拚死作战，赵军根本无法击败，于是赵军想退兵回营，但回头一望，整个营寨都插满了汉军的红旗，不由大惊失色，以为汉王俘虏了赵王的将领，因而阵脚大乱。汉兵两路夹击，大破赵军，杀了陈余，活捉赵王。

诸将把敌人的首级、俘虏呈给韩信后，问道：“兵书上说：‘选择阵地的时

候，右边要有山陵做依托，阵地前的左方，面对水泽。’但今天将军却命令我们背水排开阵势，居然得胜，这是什么原因？”

韩信说：“这种战术在兵法中也有，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吗？我韩信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勇于奋战的士兵，跟随我出战的将士，就如别人所说是‘驱赶百姓上战场’，在这种情势下，不能不设法置士兵于死地，使他们各自为自己的生存而力战到底，如果置士兵于生地，他们一定会怕死而逃走，怎么能用他们作战呢？”

诸将听了都非常佩服。

〔梦龙评〕秦姚镇守渭桥抵御晋军来犯，王镇恶率军搭乘特制的小船，由渭水逆流而上，命士兵都躲在船舱内不准外出，秦军只看见船儿往前行驰，却不见船上有人操舟，都以为是神。抵达渭桥后，王镇恶命士兵先吃饭，然后每人手持木棒上岸，最后上岸的处斩。上岸后，又命人暗中解开船缆，渭水水势湍急，一会儿功夫，船只就被水流冲得不见踪影了。

王镇恶对士兵说：“这里是长安北门，离家约有万里，船舰、衣物都已随流远去，今天若是奋勇作战，得胜后，不但能为国立功而且扬名乡里；若是懦弱溃败，恐怕只有横尸异乡了。”于是，身先士卒，奋勇出击，士兵们个个斗志昂然，大破晋军。

宋朝钦宗时，李复谋乱，宣抚使命韩世忠平乱，韩世忠所拥有的兵力不满一千人，于是就把士兵分为四队，命人在路上放置铁蒺藜，阻断自己后撤的退路。并对士兵说：“前进杀敌就能获胜，退怯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凡是想逃走的士兵，殿后的队伍可格杀勿论。”于是人人不敢回头，都抱持拚死一战的决心，终于大败李复叛军。

这些都是因袭“背水阵”的智谋。

沈存中认为，韩信袭赵，先派一万人为先头部队，背对河水排列阵势，接着高举将军旗，伴着军鼓，由井陉口出击，与赵军大战，而后故意败阵丢旗弃鼓，退入河边阵地。背水列阵这已是险招，又丢旗弃鼓退入阵地，这更是必败的态势，但韩信却采用这种战术，陈余是战场老将，如果韩信不以兵败撤军，就无法诱陈余出兵追击，而大获全胜。韩信自知自己才略高过陈余，才敢用此战略，假使陈余比韩信聪明，韩信怎会不被打败呢？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估量敌人的实力拟定战略。后人若不估量敌人的形势，只一味模仿韩信，毫无疑问一定会失败。

楚、汉在垓下决战，韩信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迎战，孔将军率领左军，费将军率领右军，高祖刘邦的队伍在两位将军后面，而柴武又在高祖军队的后面。韩信先战失利，孔、费两位将军先任由楚军追击，韩信复又集聚兵力乘虚还击，终于大败楚军。韩信当时威名震天下，项羽所害怕的只有一位韩信。韩信带领三十万大军，战败而退，是真退兵，但后面的队伍却不知道，所以韩信能与孔、费两位将军联手反击。韩信虽兵败，但孔、费二将军仍在左右护卫，在后有高祖及柴武的军队，这情势不同于背水一战，只是为引项羽率兵追击，若仍沿用破赵的旧计，那一定遭到失败的命运。

这些都是韩信的奇谋，班固（东汉人，字孟坚）作《汉书》，竟然不记此事，实在是因为班固不明白日后刘邦能擒项羽，这场战役实在是一关键。

韩信攻破齐国临淄后，立即往东追捕齐王。楚人派龙且（秦人，项羽手下

大将）率军二十万人援救齐国。有人劝龙且说：“汉军拚死远征，其锋锐不可当，齐、楚两军在本国作战，思恋乡土，斗志容易瓦解，不如挖深垒沟，加强防御，请齐王派亲信的大臣去招抚那些失陷的城邑，失陷的百姓听说齐王还在，又有楚兵来救援，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兵离国二千里，驻扎齐地，得不到齐人的支持，势必无法补给粮食，这么一来，不须作战汉军就要举手投降了。”

但龙且却认为韩信根本不是自己对手，于是双方隔潍水布阵。

韩信在夜里命手下缝制一万个皮囊，盛满沙子，堵住上游河水，另外带领一半的兵力渡水攻打龙且，故意败阵退走。

龙且高兴的说：“我早就知道韩信胆子小。”

下令全军渡水追击韩信，韩信命人移走堵水的沙袋，水势一涌而下，龙且的军队大半无法渡河，韩信迅速反击，杀了龙且。

〔梦龙评〕假使当时陈余能采纳李左车的建议，韩信一定无法打败赵军；假使龙且能考虑宾客的谋略，韩信一定无法取胜龙且。难怪春秋时秦大夫绕朝要感叹：“不要认为秦国没有人才，实在是我的谋略别人不采纳。”唉！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啊！

842．张弘范

【原文】　张弘范字仲畴讨李□于济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广。□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崖山。或请先用炮，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闻吾乐作，乃举，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前，众继之。预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少帝赴水死。

【译文】　元将张弘范，字仲畴，当他征讨济南李□时，他的父亲训诫他说：

“围攻对方的城池，千万不要回避险要的地势，只要你不生怠忽之心，士兵一定会为你死力效命。敌方主其事者，虑及险地的重要性，一旦遭到进犯，必然发兵救援，那时候，就可以建立功勋，希望你好好自我警惕、勉励。”

有一次，张弘范驻扎城西，李□率军出击，却没有攻打张宏范的营地。

张弘范对下属说："我营的位置险要，所以李□才故意对我示弱，他心中一定打算出奇兵来突袭我。"

于是张弘范命人修筑长垒，垒下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营外挖掘战壕，并且大开东门准备迎战。晚上更命士兵摸黑挖深战壕，使得壕沟又深又宽。但是李□都不知道。

第二天，李□果然命士兵搭建吊桥进攻，然而吊桥尚未及岸，士兵即陷入壕沟，少数侥幸攀越壕沟而上的，也都被埋伏的士兵杀死。

当元兵追击宋少帝到匡山时，有人建议用炮攻。张弘范却不同意，说："如果用炮攻，一定会把船队击散，不如双方刀刃对阵。"

第二天，张弘范把军队分成四队，先包围东南北三面，而自己却带领一军离开阵地一里多路。行前下令说："听到我奏起的乐声就进攻，凡是违抗军令者，处斩。"

首先由北面的一军趁涨潮时进攻，不料失败，将军李恒等于是又顺着潮水退兵，这时乐音突然响起，宋军将领误认是元军举行宴会，竟放慢对元军的攻势。就在这一刻，张弘范的水军，突然出现在宋舰前面，其他三路元军也相继开来。

张弘范事先曾在船尾搭建船楼，然后用布幕遮起，命将士负盾而伏，严令他们："听到钟声立即现身作战，凡是提前轻举妄动者，一律按军法处以死刑。"

这时宋军的箭矢有如刺猬般密集，而伏盾而卧的元军依然按兵不动，当双方军舰快要撞击在一起时，张弘范才下令敲钟并拉开布幕，刹时弓弩与火石齐发，转眼就击沉宋军战舰七艘，结果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杀。

843. 勾践　柴绍

【原文】　吴阖闾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吴师属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叶谷浑寇洮、岷二州。遣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如雨下，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阵后；击之，虏众大溃。

罪人胜如死士，女子胜如劲卒。是皆创奇设诱，得未曾有。

【译文】　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发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亲自率兵抵抗，当时

越军在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县）严阵以待。句践对吴军严整的军容感到忧心，就派敢死队一连发动两次攻击，但吴军丝毫没有动摇。

于是勾践就想出一个计谋，他把越国的死囚排成三行，然后在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一把剑，一起走向吴军阵地说：“现在吴、越两国兵戎相见，我们由于触犯军令，但不敢逃避刑罚，现在只有死在阵前。”

说完，拔剑自刎而死。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于是越王句践乘机发动猛攻，把吴军打得大败。

唐朝时吐谷浑入侵洮、泯二州，情势危急，皇帝命柴绍（字嗣昌，卒谥襄）前往救援，没想到反被胡人围困。胡人利用高地的有利形势，发动箭阵，一时箭如雨下。

柴绍灵机一动，叫众工弹奏琵琶，又要两名女子随着音乐婆娑起舞。胡人大感惊讶，见两名女子舞姿曼妙，不由聚集围观，柴绍察觉胡人已中计而放松攻势，暗中派遣精锐的骑兵，包抄胡人的后方反击，结果胡人大败。

〔梦龙评〕敢死的勇士不如列队自杀的罪犯能动摇敌人军心，女子曼妙的舞姿却胜过悍勇善战的士兵。这些都是出奇谋、计诱敌人的招术，在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

844. 朱隽　周亚夫

【原文】　黄巾贼十万人据宛。朱隽围之，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隽自将精兵五千，掩东北，边批：弩弓南指，情实西射。遂乘城而入。

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坚壁不战。吴兵乏粮，数挑战，终不出。后吴奔壁东南陬，边批：即朱隽之计。太尉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合观二条，可识用兵之变。

【译文】　汉朝时黄巾贼聚众十万人占据宛城，朱隽率军围城，他命士卒堆起土山，居高临下侦察贼人在宛城的部署；接着故意击鼓，调动士兵攻打宛城西南角。

贼人于是集中全部兵力防守西南，没想到朱隽却亲自率领五千精兵，由城东北突袭〔弯弓南指，其实西射〕，一举破城而入。

汉朝太尉周亚夫转战吴、楚各地时，有一次，故意坚守池不应战。吴兵因补给中断，缺乏粮食，亟需攻城取得补给，但屡次挑战〔即朱隽之计〕，周亚夫都相应不理。后来，吴军发动攻势，攻击城东南，周亚夫立即派兵防守西北角，不久，吴军的主力部队果然由西北角攻城，但因周亚夫事先早已料到而失败。

〔梦龙评〕综观上述两件战役，当可理解用兵的变化。

845. 宇文泰

【原文】 高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窦泰趣潼关。欢军蒲阪，造三浮桥欲渡河。宇文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犄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窦泰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窦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坝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窦泰必矣！"乃声言欲保陇右，而潜军东出。至小关，窦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河。宇文泰击破之，士众皆尽，窦泰自杀，传首长安。

【译文】 东魏丞相高欢督导各路军队征伐西魏，派遣司徒高昂前去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而高欢自己率军驻扎蒲坂，搭建三座浮桥，想要渡河。

西魏宇文泰的军队当时驻守广阳，对其他将领说："我军三面都遭敌兵牵制，他们搭建浮桥，就已明白表示要渡河，然而这种做法无非是要牵制我军，让窦泰的军队能够西进罢了。高欢起兵以来，窦泰经常是他的先锋部队，窦泰的手下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由于战无不胜，因此显得很骄傲，如果我们发动突袭，一定可以击败他。打赢了窦泰，那么高欢等不到与我军交战就会逃走了。"

将领们都说："高欢的军队离我们最近，现在却要舍近求远攻打窦泰，万一有个闪失，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如分兵数路，各别进攻。"

宇文泰说："高欢两度攻打潼关，我军都只在坝上防守而没有出战，现在他大规模的带兵前来，也一定料定我军会再坚守，这已经存有轻敌的心理，趁这机会偷袭怎会不胜呢？敌人虽造了浮桥，还不会这么快渡河攻击，放心！不出五天，我一定活捉窦泰。"

于是宇文泰公然扬言要保护陇右地区，暗中却率军朝东进发，到达小关。窦泰接到宇文泰率军突袭的消息，仓促中由风陵渡渡河迎战，宇文泰挥兵攻击窦泰，敌兵死伤殆尽，窦泰自杀，他的脑袋被砍下后，送至长安。

846. 韩世忠

【原文】 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时韩世忠驻镇江，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曰："有诏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良臣至金，孛堇闻世忠

师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副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砍马足。敌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蹂之，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

【译文】 金人与刘豫会师之后，分道入侵南宋。

当时，韩世忠驻守镇江，并由统制（官名）解元防守高邮，准备牵制金兵步卒，他自己率领骑兵直奔大仪，以抵挡敌人的骑兵。

南宋朝廷派遣魏良臣出使金国，途遇韩世忠的军队，韩世忠下令撤拆炊事锅灶，故意向魏良臣说："奉到朝廷诏令，命我们移兵退守江边。"

魏良臣一离开营区，韩世忠立刻上马，传达军令说："大家随我马鞭所指的方向前进。"

于是率领大军到达大仪这个地方，部署完成五处重要阵地，另外又设下二十多处的伏兵，约好听到鼓声响起，立即全面发起攻击。

魏良臣到达金国，金国的大臣孛堇听他说韩世忠已经率兵撤退，立刻引兵到江口，在距离大仪地方五里之处，副将挞孛也正好带着骑兵掠过五个阵地的东侧。

韩世忠举起令旗，传兵鸣鼓，这时四周伏兵四起，宋军旗帜与金兵旗帜混杂在一起，金兵立即乱成一团，宋军轮番反复杀进杀出，韩世忠的亲兵部队背嵬军，更是神出鬼没，各持长斧，上劈人胸，下砍马脚，金国的骑兵带着盔甲深陷在泥淖之中，任人宰割。这时，韩世忠又派出精锐的骑兵加以蹂躏，敌军人马一一死命，终于活捉了敌将挞孛也。

847. 冯异 王□

【原文】 冯异与赤眉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异追击，大破之。

吐蕃寇临洮，次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晙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敌营。去贼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应之。"贼惊，疑伏兵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

【译文】 汉朝时冯异征伐赤眉军时，命士兵换上赤眉军的兵服，混入赤眉军中，与赤眉兵一同埋伏在路旁。第二天，赤眉发动一万人攻打冯异的先头部队，贼兵见冯异兵力薄弱，就发动猛攻。

冯异指挥士兵奋勇应战，到了傍晚，贼兵见屡攻不下，气势已弱，这时冯

异突然下令，要隐伏的士兵出击，由于伏兵的服装与赤眉兵相同，一时间赤眉兵无法辨识敌我，于是惊溃而逃，冯异下令追击，大败赤眉。

唐朝时吐蕃入侵临洮，抵达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晙（因破突厥、平吐蕃有功封清源公，卒谥忠烈）率兵二千人，与临洮军队联合抵御吐蕃。

王晙事先挑选七百勇士，换上吐蕃的军服，趁夜袭击敌营，在离敌营五里处，对士兵说："碰到敌兵，就大声喊叫，同时击鼓吹号相应。"

敌兵果然以为四周有兵埋伏，大感惊慌，自相残杀，死者数以万计。

848. 达奚武

【原文】　宇文泰遣达奚武觇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译文】　宇文泰派达奚武（北周人，字成兴，封郑国公，卒谥桓）侦察高欢军队部署的情形。达奚武带着三名手下，要他们换上高欢士兵的军服，到了傍晚时分，离开高欢营地还有好几百步时，达奚武要士兵下马，暗中偷听，截获军中口令，再命士兵上马巡行营地，一副营地守卫士兵的样子，碰到不守军纪的高欢兵，甚至鞭打他们，于是搜集到非常完整的情报，圆满达成任务。

849. 厨人濮　何无忌　王世充　王守仁

【原文】　华氏叛宋，宋公讨之。华登以吴师救华氏，败于鸿口。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扬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厨人濮一奋，而众皆扬徽；王孙贾一呼，而市皆左袒。忠义在，人心不泯也，难其倡之者耳！

桓玄既败，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舟，而身寄他舟。时何无忌欲攻羽仪所在者，诸将曰："澹之不在此舟，虽得无益。"无忌曰："固也。彼既不在此，守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彼且以为失军主，而我徒扬言已得贼帅，则我气盛，而彼必惧；惧而薄之，迎刃之势也！"果一鼓而舟获，遂鼓噪唱曰："斩何澹之矣！"贼骇惑以为然，竟瓦解。

李密与王世充战。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阵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皆呼万岁，密军乱，遂溃。

王文成与宁王战，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

伍文定等立于铳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次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叫渡。渔船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神运每如此！

【译文】 春秋时，宋大夫华氏叛变，宋元公派兵讨伐，华登率领吴国的军队援救华氏，齐、宋的联军在鸿口击败吴军，华登又率领残余的部队奋勇击败宋军。

宋元公想逃走，厨人濮说：“我只是个小人物，可以为贤君肝脑涂地，但是却不能追随您战败溃逃，请求您等一下。”

接着高喊道：“士兵们！凡是高举旗帜的，就是忠君爱国的好战士。”

士兵们纷纷高举旗帜，结果宋军又再度出击，华氏败北，宋军紧追。厨人濮用衣裳包裹着一个人头，背在背上，到处奔喊：“华登的人头已被砍下了！”

华登部众军心大为动摇，终于在新里被宋军击败。

〔梦龙评〕厨人濮振臂高呼，众军士都高举旗帜效忠；王孙贾（战国·齐大夫，为齐闵王臣，闵王被杀，贾母勉励王孙贾为国除害）在市集登高一呼，义士们纷纷卷起衣袖追随他。自古以来忠义就深植人心，缺少的只是那个登高一呼的人！

晋朝时桓玄叛变（字敬道，曾篡晋自立为帝，后为刘裕出兵讨平）失败后，向西回到江陵，派何澹之防守湓口。何澹之在其中一艘官船上插了很多旌旗和羽饰的仪仗，自己却移往另一艘船上。

当时何无忌（官广武将军）想攻击这艘插满旗帜的官船，其他将领说：“何澹之不在这条船上，就是得手后，也没有什么好处。”

何无忌说：“何澹之既然不在这艘船上，守卫一定薄弱，我们以强兵进攻，一定能攻占这艘船，这时我军再一路高喊：‘生擒何澹之了！’等那时，敌军的士气就会低落，反之，我军战志高昂，敌军必然恐惧我军的攻击，整个局势必可迎刃而解了。”

果然，何无忌顺利攻占官船，战士于是高喊：“砍下何澹之的脑袋了！”

敌兵真的相信主将被杀，竟大败。

唐朝李密与王世充交战时，王世充先抓到一个面貌长相与李密一般模样的人，把他藏起来，等到双方打得正激烈时，派人把这个貌似李密的俘虏押解到阵前，并且大喊叫：“我们抓到李密了！”

士兵们高呼万岁，李密的部队不由得心慌意乱，于是大败。

明朝时王守仁与宁王朱宸濠对阵时，因对方势盛，又遇上风向不顺，略有小挫，急忙下令：将不奋战而逃跑者，立即处斩。

知府伍文定（字时泰，谥忠襄）等人站在火炮队中，正指挥士兵奋勇应战。贼兵突然看见一面大牌子，上面写着："宁王已经被擒，我军不可滥杀。"

一时间，贼兵惊骇不已，于是大败。

第二天，贼兵已士气溃散，朱宸濠也想暗中潜逃，看见芦草中有一艘渔船停在那儿，连忙大叫："渡河！"渔人划船靠岸请他上船，没想到竟然押送至中军，这时其他将领还不知道。

王守仁用兵，每每如此神速。

850. 狄　青

【原文】　狄青为延州指挥使，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青一日尽将万胜旗号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边批：陆抗破杨肇之计类此。虎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

【译文】　北宋大将狄青为延州指挥史时，党项人举兵侵扰边境，当时狄青曾亲自招募士兵，编组一支名叫万胜军的部队。由于缺乏训练，士兵不熟悉阵法，所以常吃败仗。

有一天，狄青把万胜军的旗帜全部撤换给虎翼军〔陆逊破杨笔之计〕，命虎翼军出战，党项军看见万胜军的军旗，就飞扑而上，结果被虎翼军打得大败。

851. 朱景　傅永

【原文】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乃梁兵败还，视表而涉，溺死大半。

齐将鲁康祚侵魏。齐、魏夹淮而阵。魏长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于淮中置火，以记浅处。"乃夜分兵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瓢贮火，密使人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营。永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趋淮。火既竞起，不辨浅深处，溺死及斩首不知其数。

【译文】　五代时后梁军队渡河南下，在河道上标示水浅可渡河的地方。霍丘守将朱景（宋人，字伯晦）命人把梁人所作的标记移往水深的地方；后来梁兵兵败撤退时，都照所标示的记号渡河，结果大半士兵被淹死。

南北朝时齐将鲁康祚侵犯魏国，两军隔淮河对阵。魏将傅永（字脩期）说："齐人喜欢乘夜袭击营地，他们一定会先在淮河中点火把标示出水浅的地方。"

傅永把军队分为两路，埋伏在营外，又命人用瓢盛装火油，放置在水深的河道，严令说："见火光，就点燃瓢中火油。"

这夜，鲁康祚果然率兵偷袭，傅永的伏兵两面夹击，鲁康祚只好急忙退走

淮河，点燃火把时，只见淮河水面尽是火灯，分辨不出深浅，因此被淹死或者逃命不及被杀死的士兵，不计其数。

852. 张齐贤

【原文】　齐贤知代州。契丹入寇，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出至柏井，得密诏，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贤曰："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夜发兵二百人，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三十里，列炽燃刍。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卒二千于土镫砦，掩击，大破之。

【译文】　宋朝人张齐贤（字师亮）镇守代州时，契丹发兵入侵，张齐贤派人与潘美（字仲询，卒谥武惠，追封郑王）约定，两人联手防御契丹。但使者被契丹人劫持而去。

不久，潘美的使者来到张齐贤的营地，说："我军抵达柏井时，接获皇上密诏，不许与契丹人交手，现在军队已调头回去了。"

张齐贤说："契丹人只知道潘美的军队要前来会合，并不知道潘美已经撤军。"

于是乘夜命二百士兵，每人手持一面军旗，身背一束稻草，在离代州西南三十里的地方，将军旗排成一列，开始焚烧稻草。契丹兵远远望去，只见火光中有军旗飞舞，以为两军会师，害怕得向北逃逸。张齐贤事先在土镫寨设有二千名伏兵，就乘机击杀，大破契丹。

853. 张巡　毕再遇　某督军

【原文】　令狐潮围睢阳。城中矢尽，张巡缚藁为人，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焚垒幕，追奔十余里。

开禧中，毕再遇被围于六合。军中矢尽，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楼墙如猬，获矢二十余万。又敌尝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戎行。昧爽，鸣鼓。敌虏惊视，急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意甚沮。急出师攻之，敌遂大败。

沅州蛮叛，荆湖制置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血濡缕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束藁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

【译文】　唐朝时令狐潮围攻睢阳，城中的箭用完了，张巡（玄宗天宝年间

安禄山造反，张巡举兵征讨，与太守许远合力守睢阳，后城陷遇害而死）命人捆扎了一千多个草人，穿上黑色的衣服，利用夜晚用绳索由城墙放下，令狐潮的士兵争相发箭，清点后总计有十万多枝。

后来又在夜间把草人从城头悬放下来，贼兵只大笑却不加防备，张巡就派五百位敢死队员袭击令狐潮的军营，焚烧贼兵的营垒，追杀十多里路。

宋开禧年间，毕再遇（字德卿，以智勇屡建奇功，为宋名将，卒谥忠毅）被贼人围困于六合，军中已无箭可射。毕再遇命人撑青伞站在城楼上，金人以为是主将来了，争相发箭，一会儿整个城楼有如刺猬般，总共有二十多万支箭。

又有一次，金人用水柜击宋军，毕再遇命人捆扎好几千个草人，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替草人穿上盔甲，手持旗帜、武器，排列成队伍，再一旁敲击战鼓。金人大为惊恐，急忙放下水柜，过了一会儿，才知是草人，士气大受影响，这时毕再遇下令攻击，大败金人。

沅州蛮人在荆湖一带作乱，朝廷派督军发兵平乱，蛮人削竹为箭，并在箭头上涂上毒药，只要一触碰皮肉，就能致人死地，官军们都害怕这种武器，不敢上前杀蛮。

于是督军下令扎草人，排成一列，蛮人以为是官军，于是万箭齐发，等到蛮人箭都射完后，督军才下令进攻，直取蛮人营寨。

854. 张巡　种世衡

【原文】　张巡守睢阳。安庆绪遣尹子奇将劲兵十余万来攻。巡厉士固守，日中二十战。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因刻蒿为矢。中者谓巡矢尽，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霁云射之，一发中其左目。子奇乃退。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来！”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

【译文】　唐朝张巡防守睢阳时，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安禄山称帝时封为晋王，后杀安禄山自立为帝，为史思明所杀）派尹子奇率十多万大军围攻。

张巡在城中巡视士兵，要他们加强守备，有一天之内交锋二十余次的记录。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但又不认得他，就把蒿草削尖了当作箭。被射中的贼兵很高兴，以为张巡的箭已经用光了，跑去告诉尹子奇，城中才认出他的长相。

于是张巡就要南霁云（为张巡将领，善射箭，与张巡同被害）射杀尹子奇，南霁云一箭射瞎了他的左眼，尹子奇急忙退兵。

宋宝元年间，党项人侵犯边境，而其中明珠族的首领骁勇强悍，最令官军头痛。

种世衡想用计擒服他，听说他喜好击鼓，就命人打造一匹马，上有战鼓，外层镶银，极其华丽，暗中命人装扮成商人贩卖。

接着种世衡挑选好几百名精壮善战的勇士，告诫他们说："只要见到一个身负银鼓尾随我军的人，就予以活捉。"

一天，有一羌人背着银鼓外出，于是种世衡终于逮到明珠族首领。

855. 裴行俭

【原文】　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讨突厥。先是馈粮数为虏钞。行俭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译文】　唐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征讨突厥。突厥先前曾因抢夺粮车而获胜，因此裴行俭命人准备三百辆假粮车，每车埋伏五名壮士，每人都拿着长刀、弓箭，粮车四周只派些羸弱的士兵随车队护粮，而精锐的主力部队却埋伏在后。

突厥兵果然前来劫粮，羸兵故意丢下粮车四处逃逸。突厥兵把粮车驾到水草边，解下马鞍，放马吃草，正要搬运车上粮食时，埋伏的壮士忽然由车中跳出，攻击突厥兵，突厥兵退败时，又被伏兵追击而至，几乎全军覆没。

后此，突厥兵便不敢再抢劫粮车了。

856. 贺若敦

【原文】　后周时，陈将侯瑱等围逼襄州，贺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罗之间。初，土人密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军人望见，谓饷船至，竞来取。敦伏甲尽擒杀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敦别取一马，牵以趋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马畏船不肯上。后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马，诈投附以招陈军。陈军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又尽杀之。以后实有馈及亡奔瑱者，并疑不受。

【译文】　南北朝时陈国将领侯瑱围攻北周襄州，贺若敦（北周人，为人聪明多计谋，屡立大功，后恃功骄横，被宇文护逼令自杀）奉命救援解围，两军在湘罗对峙。

在贺若敦还未奉命前往时，当地百姓就常暗暗划着小船，装载米粮、鸡鸭等接济候瑱的军队，贺若郭了解这情形后，深感困扰。于是命人装扮成当地人，在小船内埋伏士兵，划向侯瑱的营区，侯军见小船来，以为是补给的船只来了，竟毫无防备的前来搬运食物，船内埋伏的士兵遂一拥而上，将前来取粮的敌军全部擒杀。

又：贺若敦的部队经常有士兵骑着马投降到侯瑱的阵营，贺若敦遂另外挑选一匹马，牵马走向船边，见马要上船就命人打它，反复再三，使马一见船就怕，不敢上船。然后命人埋伏在江边，再命人骑着怕上船的马伪装投降者，引诱陈军。

陈军果然来牵马上船，但马儿怕再遭鞭打，不肯上船，这时埋伏的贺若敦士兵现身袭击，又大破侯瑱军。

自此以后，凡是当地百姓的补给船，或有真正愿意投降侯瑱军的，侯瑱一概不再理会。

857. 李光弼

【原文】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李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縶其驹而出之，思明马见之，悉浮渡河；尽驱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能进，须臾自焚尽。

【译文】 唐朝时史思明有一千多匹上选好马，每天分批轮流带到黄河南岸的沙洲上去洗澡，以展示他壮盛的军容。

李光弼教人把军中的母马都牵出来，共五百匹，把它们所生的小马全拴在城内，等史思明的马到了水边，就把五百匹母马都牵出去，母马不停的嘶鸣，引得史思明的马都浮水渡过黄河，全都被驱赶入城。

史思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想利用着火的小船，烧毁浮桥。李光弼得知史思明的阴谋，就事先积藏好几百根长竿，用巨大的木头抵住长竿的根部，用毛毡包裹着铁叉，安置在竿头上，如此一来，火船投水而下时，长竿就能叉住火船，使船不能向前漂流，而自行焚毁。

858. 虞　翻

【原文】 吕蒙既诱縻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诸将高会作乐。翻曰：“今区区一心者，縻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从之。翻曰：“未也。设城中有伏，吾与将军休矣！”复将芳入城，而翻代芳教

曰："芳得间归，愿共死守。有能破吴军者，吾当低首拜之。"于是谋伏兵者皆前。翻尽按诛之，蒙乃入。

有此谋伏辈，南郡自足死守。未亏而下，芳真奴才也！总是玄德不定都荆州之误。

【译文】　三国吴大将吕蒙在得知麋芳已同意出城投降时，非常高兴，虽然还没有进城，就已召集将领们举行庆功宴了。

虞翻（字仲翔）说："今天有投降之心的只有麋将军一人，至于城中其他人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何不先取得城门钥匙再说？"

吕蒙同意这说法。

虞翻又说："慢着，如果城中有埋伏，你我贸然入城岂能安全？"

于是要麋芳入城，虞翻则代替麋芳对城中人说："我麋芳现在脱困回城，愿与城共生死，谁能阻挡抵御吴军，我就向他鞠躬拜谢。"

准备偷袭吴军的士兵纷纷现身上前，虞翻也就逐一诛杀，吕蒙才得安然进城。

〔梦龙评〕有了这批计划袭击吴军的勇士，南郡一定能坚守不破，现在竟被麋芳出卖，不战而破，麋芳可真是个十足的奴才！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始终不能平吴的原因！

859. 程　昱

【原文】　昱，东阿人。黄巾贼起，县丞王度反应之。吏民皆负老幼，东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谓县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过欲掠财物耳。何不相率还城而守之？"吏民不肯从。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乃密遣数骑举幡东山上，令房等望见，因大呼曰："贼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随，昱遂与之共守。度来攻，昱击破之。

【译文】　程昱是东阿人，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起时，东阿县县丞王度起兵反叛响应之，官员百姓于是扶老携幼向东逃到渠丘山。

王度率兵出城后，往西走了五、六里，就将军队屯驻下来。

程昱于是告诉县中的大族薛房说："东阿县城已在王度掌握中，他却不住在城中，意思很明显：他不过是想抢夺财物罢了，我们何不相约返家，据城而守呢？"

然而官吏百姓都害怕，不愿回去。

程昱又告诉薛房说："这些愚民不足以商计大事。"

于是秘密派遣几个人骑马到东山上，高举着军队的幡旗，让薛房及百姓看得到。

程昱就在一旁大喊："贼兵来了！"然后下山趋赴县城，官吏百姓也都跟着

奔回县城。到了城中，程昱就与吏民加强防御工事，王度起兵来攻，被被昱打得大败。

860. 度　尚

【原文】　桓帝延熹中，长沙、零陵贼反，交趾守臣望风逃溃。帝诏度尚为荆州刺史。尚至，设方略击破之，穷追入南海。军士大获珍宝。然贼帅卜阳、潘鸿遁入山谷，聚党犹盛。尚拟尽歼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宣言："阳、鸿作贼十年，习于战守。我兵甚寡，未易轻进。当须诸郡悉至，并力攻之，军中且恣听射猎。"兵士大喜，皆空营出猎为乐。尚乃密遣所亲，潜焚诸营，珍宝一时略尽。猎者还，无不涕泣。尚乃亲出慰劳，深自引咎，因曰："阳、鸿等财宝山积，诸卿但并力一战，利当十倍，些些何足介也！"众且愤且跃。尚遂敕秣马蓐食，明旦，出不意赴贼屯。贼不及拒，一鼓尽歼之。

【译文】　汉桓帝延熹年间，长沙蛮、零陵蛮反叛，交趾太守逃逸，桓帝诏命度尚为荆州刺史。

度尚率军大破贼人，一直把贼人追到南海边，虏获了大批珍宝。但为首的贼匪卜阳、潘鸿却逃入山区，气势仍然很盛。度尚想要再加以击杀，可是士卒们因已拥有许多珠宝，所以心情松懈，根本毫无斗志。

度尚于是宣布说："卜阳、潘鸿作贼十年，深深了解攻守战术，今天我们兵寡力弱，不能轻易进攻，等各郡的部队前来会师后，再合力围剿贼人。"

他又同时宣布：所有士兵可以在这段期间内出营射猎。兵士们听到后，无不欢呼叫好，全营的士兵都一呼而出。

度尚于是暗中派亲信偷偷到士兵的营房中放了把火，把他们所虏获的珍宝全部烧光。士兵们打猎回来，发现珍宝全化为灰烬，都难过得掉下泪来。

度尚一一劝慰，并且深深自责，然后乘机对士兵们说："卜阳等人的财宝堆积如山，只要诸位能同心力战擒下贼人，所得的财物要比被火烧掉的多上十倍还不止，现在所损失的，不必放在心上。"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又都振奋起来。度尚命他们喂饱马匹，第二天天一亮，出奇不意直捣贼窝，贼人抗拒不及，终于讨平群寇。

861. 孔　镛

【原文】　阿溪者，贵州清平卫部苗也。桀骜多智，雄视诸苗。有养子曰阿刺，膂力绝伦，被甲三袭，运二丈矛，跃地而起，辄三、五丈。两人谋勇相资，横行夷落。近苗之弱者，岁分畜产，倍课其人。旅人经其境者，辄诱他苗劫之。

官司探捕，必谒溪请计。溪则要我重贿，而捕远苗之不可用者，诬为贼以应命。于是远苗咸惮而投之，以为寨主。监军、总帅，率有岁赂，益恣肆无忌，时讧官、苗，以收鹬蚌之利。弘治间，都御史孔公镛巡抚贵州，廉得其状。询之监军、总帅，皆为溪解。公知不可与共事，乃自往清平，访部曲之良者，得指挥王通，厚礼之，扣以时事。通娓娓条答，独不及溪。公曰："闻此中事，唯阿溪为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对。固扣之，通曰："言之而公事办，则一方受福，不则公且损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办！"通遂慷慨陈列始末。公曰："为阿溪通赂上官者，谁也？"通曰："指挥王曾、总旗陈瑞也。公必劫此两人方可。"公曰："诺。"翌日，将佐庭参。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来前，吾自选之。"乃指曾曰："庶几可者。"众既出，公私诘曾曰："若何与贼通？"曾惊辩不已。公曰："阿溪岁赂上官，汝为居间，辩而不服，吾且斩汝矣！"曾叩头不敢言。公曰："勿惧。汝能为我取阿溪乎？"曾因阿溪、剌谋勇状，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举，乃曰："无如陈总旗也"。公曰："可与偕来。"少选，瑞人。公讯之如讯曾者，瑞屡顾曾，曾曰："勿讳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当尽力以报公耳。"瑞亦言难状，公曰："汝第诱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诺而出。苗俗喜斗牛，瑞乃觅好牛，牵置中道，伏壮士百人于牛旁丛薄间，乃入寨见溪。溪曰："何久不来？"瑞曰："都堂新到，故无暇。"溪问："都堂何如？"曰："懦夫，无能为也。"溪曰："闻渠在广东时杀贼有名，何谓无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货？"溪遂酌瑞，纵谈斗牛事。瑞曰："适见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审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宁有是！我当买之。"瑞曰："败牛者似非土人，恐难强之入寨。"溪曰："第往观之。"顾阿剌同行，瑞曰："须牵公家牛往斗之，优劣可决也。"苗欲信鬼，动息必卜。溪以鸡卜，不吉。又言："梦大网披身，出恐不利。"瑞曰："梦网得鱼，牛必属公矣。"遂牵牛联骑而出。至牛所，观而喜之。两牛方作斗状，忽报："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挥耳。"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荣差！俟其至，吾当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当往迎，况故人也！"溪、剌将策骑往。瑞曰："公等请去佩刀。恐新官见刀，以为不利。"溪、剌咸去刀见曾。曾厉声诘溪、剌曰："上司按部，何不扫廨舍、具供帐，而洋洋至此，何为！"溪、剌犹谓戏语，漫拒之。曾大怒曰："谓不能擒若等耶！"溪、剌犹笑傲。曾大呼，伏兵起丛薄间，擒溪、剌。剌手搏，伤者数十人，竟系之。驰贵州见公，磔于市，一境始宁。

【译文】　阿溪是明朝时贵州清平卫的苗人，性情凶悍但才智过人，傲视当地的苗族。他有个养子名叫阿剌，具有超乎常人的体力，身上披着三件盔甲，手

上转动长二尺的箭矛，纵身一跃，就有三、五丈高；父子俩一谋一勇，合作无间，称霸苗人部族，常欺凌其他弱小的苗人，每年分配畜产时，阿溪总是比旁人多分好几倍。

对于往来路经苗地的旅客，阿溪也常胁迫其他苗人从事打劫。地方官员办案捕盗，也必定谒见阿溪向他请教。阿溪每次都要求重金酬谢，却诬指那些住在偏远地区、不听他使唤的苗人为盗匪，要官府抓来治罪。

于是远地的苗人也都畏惧阿溪的威名，而自愿归顺投效，不但奉阿溪为寨主，让他统领苗人的军队，每年还都有各地苗族进奉财物。自此以后，阿溪更加横行无忌，不时制造官员间的内讧，借以坐收渔利。

弘治年间，都御史孔镛巡察贵州，风闻阿溪的胡作非为，便询问当地官军统帅，官员们却都为阿溪辩解。孔镛知道这些官员都不是能共事的人，就亲自前往清平，拜访苗族中良善的公正人士，于是认识了王通。

孔镛对王通非常礼遇，常向他请教，王通也都一一详尽的回答，唯独闭口不谈阿溪的事。

孔镛说："听说在此地，阿溪是老大，为什么你却如此神秘，不肯谈论阿溪的事呢？"

王通依然不发一言。

孔镛再三逼问，王通才说："如果我说了，御史能秉公处理，那是造福地方；否则不但损及御史威名，我的族人必遭其荼毒。"

孔镛笑着说："你直说无妨，不要担心我会不处理。"

于是王通慷慨激昂的逐条列举阿溪的罪状。

孔镛问："为阿溪打通关节，行贿上级长官的人是谁？"

王通答："是指挥王曾与总旗陈瑞，御史一定要先收伏这两人，案情才能有进展。"

第二天，各官员如往日般入府议事，孔镛说："我需要一名巡官，你们都上前一步，我要亲自挑选。"

说完指着王曾说："我看你就可以了。"

众官员离府后，孔镛私下质问王曾说："你为什么要和贼人勾结呢？"

王曾大吃一惊，急忙辩解。

孔镛说："阿溪每年以重金贿赂官员，都是你从中拉的线，如今你还狡辩不服气，本官要杀了你！"

王曾连连叩头，不敢再多话。

孔镛说："你也不要怕，现在我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能为我擒下阿溪吗？"

王曾先描述阿溪父子俩的谋勇，接着说："如果能再有一位同事帮忙，我就能擒下阿溪。"

孔镛要他自己推荐人选，王曾说："没有比陈瑞更适合的人。"

一会儿，陈瑞入府，孔镛也如先前质问王曾般质问他。

陈瑞频频回头看王曾，王曾说："不必再隐瞒了，御史全都知道，现在我们只有立功赎罪，尽力来报效御史！"

陈瑞也向孔镛说明要除去阿溪，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孔镛说："你们只要诱他们走出营寨就可，我自有办法擒住他们。"

陈瑞答应后，告辞离去。

苗人一向有斗牛的习俗，陈瑞先挑选上好的牛只，让它们散置路中，再命一百名壮士，埋伏在牛群四周。等布置妥当后，就入苗寨见阿溪。

阿溪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你？"

陈瑞答："新任的都御史刚到此地，实在抽不出空来。"

阿溪又问："新的都御史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瑞答："懦弱无能。"

阿溪说："可是我听说他在广东时，以杀贼出名，怎会懦弱无能呢？"

陈瑞说："那是同名同姓的人，并不是现在这位都御史。"

阿溪说："依你看，能不能贿赂他呢？"

陈瑞说："这事慢慢来，何必急着把宝物送走呢？"

于是阿溪替陈瑞斟酒，两人开始谈论斗牛的事。

陈瑞说："刚才在路上看到一头牛，猛一看像头大象，不知比起你养的牛如何？"

阿溪说："果真是好牛的话，我就买下它。"

陈瑞说："我看那牛贩好像不是本地人，恐怕很难强邀他入寨。"

阿溪说："我自己去看，顺便要阿刺也一起去。"

陈瑞说："那就把你所养的牛牵去，让它们较量一番，就可比出好坏了。"

苗人迷信鬼神，凡事都要求神问卜，阿溪用鸡卜卦，结果不吉利，又想到自己曾梦到大网覆盖在自己身上，害怕出寨不吉利。

陈瑞说："网是捕鱼用的，梦到网表示那头牛非你莫属了。"

于是两人牵着牛并肩骑马出苗寨，来到那头牛所在的地方，阿溪非常兴奋的在一旁打量。

两头牛正要打斗时，忽然有人上前报告巡官来了，陈瑞说："你知道吗？新的巡官就是那个王指挥。"

阿溪笑着说："老王怎会有这个荣幸得到这差使，等他来了，我要好好取笑他一番。"

陈瑞说："巡官视察苗寨，你应当亲自前去迎接，更何况还是老朋友呢？"

阿溪、阿刺准备驱马前去迎驾，陈瑞说："请两位先解下佩刀，我怕新官见刀是件不吉利的事。"

于是两人解下佩刀后去见王曾。

王曾见了两人，很生气的质问阿溪："上级长官视察苗部，为何不清扫屋舍，准备酒食，却还在这里闲逛？"

阿溪等人以为王曾对他们开玩笑，根本不予理会，王曾大为生气的说："你们以为我不能抓你们吗？"

阿溪等傲然大笑。

王曾大声喝令，左右伏兵一起现身，都跑来捉拿阿溪、阿刺。阿刺空手伤了数十名士兵，最后还是束手被擒，于是快马解送贵州交给都御史，在市集杀死肢解，贵州境内从此又获得安宁。

二十四、运筹帷幄

【原文】 学医废人，学将废兵。匪学无获，学之贵精。鉴彼覆车，借其前旌。青山绿山，画本分明。集“武案”。

【译文】 学医会造成病患的伤残，学兵会造成士兵的死亡；但如果因此都不学，则将一无所获。应该追随别人的脚步，汲取别人的经验，才能发挥所学。

862. 项梁 司马师

【原文】 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边批：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以知其能。后果举事，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故不任公。"众乃皆服。

【译文】 秦朝末年时，项梁（曾多次与秦军对抗，后为秦将章邯所败）是楚将项燕的儿子，曾经杀人，和哥哥的儿子项籍（即项羽）为了躲避仇家，在吴国定居。

吴国的贤士、大夫多出自他的门下，遇有重大的徭役或是喜庆丧事，也多

半是由项梁主办。项梁也暗中教导门下子弟学习兵法〔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于是众人都知道项梁的才学。

后来陈涉（秦人，名胜）起兵抗秦，项梁便召集往日认识的豪杰官吏，告诉他们起事的计划，委派吴国的士大夫，收编各县的人马，共得精兵八千人，又选派豪杰人士为军官，并自任为校尉侯司马。

有一个人没有分配到官职，便提出异议。项梁说："有一天某家有丧事，要先生帮忙，结果先生没能尽力，所以不能派你为官。"

众人一听，都佩服项梁的以才用人。

司马师（三国魏人，司马懿长子，字子元）暗中结交栽培一批死士，人数大约有三千人，散居各地。某日快天亮时，司马师下令各地死士集合，一天之内便全部集合完毕，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诛爽时，一朝而集，竟莫知其所自来。

863. 李　纲

【原文】　李纲云：古者自五、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为师，又积而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臂使指，无不可者，所以能御敌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一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闲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其败将逃卒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帅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恤之。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可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类，宜令将帅保明，全军推赏。

其法本于《管子》，但彼寄军令于内政，犹是"井田"遗意。此则训练长征，尤今日治兵第一务。

【译文】　李纲说："古时军队以每五百名士兵编为一旅，每二千五百名士兵编为一师，又以每一万二千五百人编为一军。每军各有正、副将帅一名，士兵感于平日将帅的督导、照顾，因此太平时能服从将帅命令，作战时能遵行将帅指挥。就好像身体运用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般，没有不能执行的命令，所以能成功的抵御敌人。

"今天我们也应当效法古制，每五人编为一伍，选择其中一人为伍长；合五

个伍为一甲，再另选一人为甲长；四甲为一队，设有正、副队长各一人；五队为一部，有正副部将二人；五部为一军，有正副统兵官。统兵官上有都统、大帅。

“这些将帅，在太平时就要事先择定，闲暇时要经常校阅士兵，举行演习；遇有事故，就率兵出战。如此一来，不但将卒间彼此熟悉阵式的排列，而身为将领更可以威严、恩德使士兵感佩、服从。

“另外可设置专门掌管功赏的官吏，凡是士卒有功，就立即推荐行赏；若有虚报战功，连带将帅一并受罚。作战失败的将军、临阵脱逃的士兵一律格杀。另有一种情形是即使战败，但士卒仍能奋勇御敌，至于不屈者，将帅免受战败之罪；而为国牺牲的士兵，按他的表现从优抚恤。

“至于古制中有按斩敌人首级计功的方法，我认为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如果挑选精锐士卒冲锋陷阵，当然能斩杀敌首；但若是神箭手，在数百步外射杀敌人，怎能要求他砍下敌人首级呢？类似这种情形，就该由各军帅依当时战况予以推荐表彰。”

〔梦龙评〕这种方法，原是以《管子》一书为蓝本，不过《管子》的主张是寓军令于内政，仍然有井田制度的痕迹；李纲的这个说法，重点在训练将士长征惯战，可说是今日整军备战的第一要务。

864. 李　纲

【原文】　李纲请造战车，曰：“虏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则车可以制胜明矣。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总制官张行申者可取。其造车之法：用两竿双轮，推竿则轮转；两竿之间，以横木筦之，设架以载巨弩；其上施皮篱以捍矢石，绘神兽之象，弩矢发于口中，而窍其目以望敌；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其前施枪刃两重，重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以御人也，短者以御马也；其两旁以铁为钩索，止则联属以为营。其出战之法：则每车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望敌以发弩矢，二十人执牌、弓弩、长枪、斩马刀，列车两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敌，则牌居前，弓弩次之，枪刀又次之；敌在百步内，则偃牌，弓弩间发以射之；既逼近，则弓弩退后，枪刀进前，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贼退，则车徒鼓噪，相联以进，及险乃止，以骑兵出两翼，追击以取胜。其布阵之法：则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为将佐卫兵及辎

重之属，余二千人为车八十乘；欲布方阵，则面各用车二十乘，车相联，而步卒弥缝于其间，前者其车向敌，后者其车倒行，左右者其车顺行；贼攻左右而掩后，则随所攻而向之，前后左右，其变可以无穷，而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皆处其中；方圆曲直，随地之便，行则鳞次以为阵，止则钩联以为营，不必开沟堑、筑营垒，最为简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旷衍，车战为宜，器械干粮，不烦马驮，运有用之城，策不饲之马。”边批：二句尽车之利。因献图本。及兵部造试，所费不赀，而迟重难行，卒归于废。故有“鹧鸪车”之号，谓“行不得”也。夫古人战皆用车，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当事者遂以一试弃之耳。且如秦筑长城，万世为利，而今之筑堡筑垣者，皆云沙浮易圮。赵充国屯田，亦万世为利，而今之开屯者，亦多筑舍无成。是皆无实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万全故也，法曷故哉？呜呼！苟无实心任事之人，即尽圣祖神宗之法制，皆题之曰“鹧鸪”可也！

【译文】　李纲建议朝廷建造战车，他的建议是这样子：

胡人以骑兵战胜中国，原因有三，而不论哪个原因，只有战车才能制服胡人。

我军步兵行进的速度赶不上胡人骑兵的快速，这是战败的原因之一〔论车战莫详于此〕；但战车速度快，可攻可守，骑兵没有这项优点。

我军骑兵的速度、马上的战技不如胡人，这是战败的第二个原因；但用战车，我军骑兵就可审度战场上形势的许可机动出击。

我军士兵还未作战，就已心生畏惧，遇上敌兵，往往不战而败，即使有好的战技，也无法施展，这是战败的第三个原因；但使用战车，士兵在心理上就有所凭恃，同时以战车可快可慢的速度，也能发挥约束军纪、防止士兵临阵脱逃的功效。

如此看来，战车能克敌致胜的道理就很清楚了。

靖康年间，呈献战车式样图的人很多，但只有总制官张行申所呈的车图最值得采用。

他造车的方法，是用两根各有双轮的长竿，推动长竿，车轮就能转动；两竿之间用横木相连，再在横木上架设巨型大弓；大弓外罩皮帐，用来抵挡敌人的弓箭，皮帐上绘有彩色神兽图案：图案上的兽嘴是发射弓矢的所在，图案上的眼睛，可以用来观察敌人动向，战车下方的铁甲，是用来保护士兵的双脚。

另外，在战车前方的两侧上下各装设有长短两支枪，上长下短，长枪用来保护车上士兵，短枪用来保护马匹；战车的两侧也有装设铁钩，不作战时，可

以用铁钩连结其他战车，联结成临时军营。

每次出战的阵法是：每辆战车配备士兵二十五人，其中四人负责推动长竿，转动车轮，一人站在车顶了望敌军，指挥弓矢发射的方向，其余二十人分别持盾牌、弓箭、长枪、及斩马刀，排列在战车两侧。每五人为一列，每侧各两列，遇到敌兵，最前排是盾牌兵，其次是弓箭排，再后是枪刀排。

敌兵在百步之内，就用盾牌为掩护，弓箭排射箭；敌人逼近后，弓箭排后退，刀枪排上前，长枪刺人，短刀砍马；敌兵后退就推车大喊前进，如果碰到狭窄陡峻的地形，就停止前进，命骑兵从两侧出击求得胜利。

布阵的方法是：每军有二千五百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将佐、卫兵、及后勤补给兵；其余二千人分乘八十辆战车，排列成一个方阵形，每面都有二十辆战车，车车相连，士兵就在车与车的间隔中行进，前排战车向前攻，后排战车向后攻，左右也各往外推，随敌人进攻的方位而防守，可以作多样的变化；而将领、卫兵及后勤兵都在方阵中，这方阵也可随地形而稍成圆曲状，行进时阵中的步兵可再排列阵式，休兵时联结各车围成营地，不必再另行挖沟堑，筑营垒，最是方便坚固。

〔梦龙评〕前朝大臣余子俊说，大同宣抚地方，地势平坦空旷，最适宜用战车作战。作战时所需要的武器粮饷也不用靠马匹驮负，能运送有用的物资，却不须为喂马而烦心〔两句话道尽战车之利〕，因此呈献战车式样图。然而，等兵部花了许多钱，照着图样打造好后，却发现不实用，最后只有废弃不用。所以战车就有鹧鸪车的别称，所谓“鹧鸪”，就是“行不得也”。

古人作战都用战车，为什么古人最有效的战争利器，却不适用于今天呢？我认为大概是考证得不够精确，制作得不够精良，而率兵作战的将领也以一概全，一次不适用，就再也不愿尝试。就以秦始皇筑长城来说，万世都能蒙受长城御敌的好处，但今天我们所筑的城堡，修的城墙，都像沙土般容易倾毁。

赵充国的屯田法，成为后代屯田的典范，但今天我们的屯田政策，除了盖了几间房舍外，再看不到其他的建树，这些都是没有真心做事，想集思广益以求万全的人。唉！如果人没有一颗想做事的心，即使是圣人的法制，也都可以题上“鹧鸪”二字了！

865. 吴玠　吴璘

【原文】　吴玠每战，选劲弓强弩，命诸将分番迭射，号“注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不能当。

吴璘仿车战馀意，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为两翼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

虽锐，不能当也。

璘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克近、强制弱制其弓矢。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翼以马军，为左右肋，而拒马布两肋之间。

【译文】 宋朝人吴玠（字晋卿，谥武定）每次作战前，都要仔细的挑选弓箭，再命诸将轮流举射，把这种强劲的弓箭取名为“注队矢”。

这种“注队矢”能连续发射不间断，箭一射出看起来就像倾盆大雨一般，使敌人没有招架还击之力。

吴璘（吴玠的弟弟，字唐卿，谥武顺）曾保留古代战法的精髓，研究出一种“叠阵法”：

每次作战时，就把长枪兵列在兵阵最前排，坐下后就不许再站起来；第二排是射程最远的强弩，第三排则是次强弩，都必须以跪姿等待敌人的进攻；然后就是神箭手，责任是准确地射中敌人。与敌人交战时，就照上面的顺序发射，百步之内由神射手先射，七十步之内由所有的弓箭手一起射。

为了阻挡敌人骑兵，阵前也设置了许多拒马、铁钩，如果被破坏，就立即换防，改变阵式。换防时以鼓声为信号，这时两翼的骑兵，就会上前掩护；完成连他部署后，骑兵才退下，这就叫“叠阵”。

由于战士对这阵法深具信心，因此对敌时都能勇猛奋战，任何强敌都无法对抗。

〔梦龙评〕吴璘曾着有《兵法》两篇，内容大意是说：金人有四长，我军有四短，所以我军应该用四短反制金人四长。所谓四长是：骑兵、坚忍、重甲、弓矢，我军应该兼采敌我双方的优点，以此灵活地运用。例如分散部队来牵制敌人骑兵，要士兵轮番交替休息、上阵以消耗敌人坚忍的体力，使用劲弓强弩来对付敌人的盔甲，远攻近守使敌人弓矢无法发挥。布阵的方法，是以步兵为兵阵的核心，以骑兵为两翼，有如人的左右肋骨，最后再把拒马设置在两肋骨之间。

866. 郭　固

【原文】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予再加详定，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

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出《补笔谈》。

【译文】 熙宁年间，宋神宗命六宅使郭固研究“九军阵法”，并且写成兵书，各帅府各有一本，副本典藏于秘阁。

郭固研究后提出以下的意见：

九军共组成一个营阵〔行进时为阵，驻扎时为营〕，阵外以驻队环绕，如果依照古法计算，每人的间隔距离是两步，每匹马的间隔距离是四步，每个军彼此重叠，每个队彼此重叠，那么十万人的阵式，就要有方圆一百多里的战场，天底下哪有一处占地一百多里，而没有任何沟涧、树林横阻其间的平坦战场呢？

再者，九个军共同被一个驻队所包围，阵式根本无法展开，就好比九个人共同拥有一层皮，分割后九个人都活不了，这就是孙武兵法上所谓将帅指挥不当的“縻军”。

我再三的研究，认为九个军应该各自组成一军阵，军与军之间有前后左右的排列，每军可以各自选择自认为有利的地形，每军面向外扎营；至于横梗在营区的沟涧、林木，或自行绕越，或自行克服。

一旦鸣金或击鼓，九军就随号令各自离散或集合，乍看似乎一片忙乱，事实却是乱中有序，九军各有归属。九军聚合就成为一个井字形的大军阵，其间用四条走道区隔，九军彼此间背靠背、面对面，四头八尾，不论敌人从哪个方向进攻，受攻击的一方就是阵首。

神宗看完后，认为颇有道理，便举起自己的手说：“就好像这五根手指，若是用一张皮将这五根手指紧紧包住，哪一根手指能动呢？”

于是下令推行这个阵法。

867. 张 威

【原文】 张威自行伍充偏裨，其军行，必若衔枚，寂不闻声。每战必克，金人惮之。荆鄂多平野，利骑不利步。威曰：“彼铁骑一冲，则吾技穷矣！”乃以意创“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每骑兵至则声金，一军辄分数十族；金人随分兵，则又趋而聚之。倏忽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

威临阵战酣，则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云。

【译文】 宋朝人张威（字德远）行军时，每每混入士卒的队伍中督责军纪，士兵们都好像咬住筷子一样，全军鸦雀无声，因此每战必胜，金人闻风丧胆。

荆、鄂地方多平原，适合骑兵而不利步兵作战，因而张威担心："万一金人的铁骑来攻，那我军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

于是创制了"撒星阵"。

所谓"撒星阵"，是一种分合无常的战法，听到鼓声就集合，听到钲声就散开。迎战骑兵时鸣钲，这时军队分为几十旅，金人也会跟着分散兵力，或奔跑或集合，在一瞬间分合变化莫测，把金人打得无还手之力，因而宋军连战连胜。

〔梦龙评〕每当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张威的两眼都会发红，因此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红眼"。

868. 戚继光

【原文】 戚继光每以"鸳鸯阵"取胜。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长枪二支夹之，短兵居后。遇战，伍长低头执挨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留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

【译文】 明代大将戚继光每次与敌人交战都排出"鸳鸯阵法"，所以屡战屡胜。

所谓"鸳鸯阵法"，是两名盾牌兵并排在阵前，盾牌兵之后各有一名狼筅（兵器名）兵，二名手持长枪的士兵分列在盾牌兵的两旁，最后一排则是短刀兵。

作战时，盾牌兵手持大盾牌低头向前挺进，如果听到击鼓前进的号令，却迟疑退缩，就以军法论斩。其余士兵紧随盾牌兵之后，双方正式交战时，狼筅兵负责保护盾牌兵，长枪兵负责支援狼筅兵，短刀兵负责支援长枪兵。一旦盾牌兵阵亡，那么盾牌兵之后的包括狼筅兵、长枪兵、短刀兵一律处斩。

869. 郭 登

【原文】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备，一年百战，未尝挫衄。以已意设为"搅地龙""飞天网"：凿深堑，覆土木，人马通行，如履实地；贼入围中，令人发其机，自相击撞，顷刻十余里皆陷。

今其法想尚存，何不试之？

【译文】 定襄侯郭登不但勇敢善战，而且聪明多谋略，一年之中身经大小百多次的战役，从没有吃过败仗。

他曾照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自创"搅地龙""飞天网"的机关：他命士兵挖掘很深的堑道，上面覆盖木材、泥土，人马走在上面就好像走在平地上一般；等敌人踏上堑道，就命人发动机关，刹时长达十多里的堑道，全部塌陷。

〔梦龙评〕这种战法想必仍未失传，我们为什么不用来对付敌人呢？

870. 赵 □

【原文】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据轮囤，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坑井，仆巨栟，布渠答，夹以守障。官军不能进。时赵遹为招讨使，环按其旁，有崖壁峭绝处，贼恃险不设备。又山多生猱；乃遣壮丁捕猱数千头，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之猱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战，羁縻之。而阴遣奇兵，从险绝处负梯衔枚，引猱上。既及贼栅，出火燃炬，猱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猱窜其上，辄发火。贼号呼奔扑，猱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遹望见火，直前迫之，前后夹攻，贼赴火堕崖，死者无算。卜漏突围走，追获之。

邓艾自阴平袭蜀，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其功甚奇，而其事甚险。夫计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凿山构阁，非一日之功也。即平日不知儆备，而临时岂无风闻？岂皓等蒙蔽，庸禅怡堂，如所谓置羽书于堂下者乎？不然，艾必无幸矣。赵遹之用猱，出于创奇，亦由贼不设备而然。故曰：“凭险者固，恃险者亡。”◯李光弼军令严肃，虽寇所不至，警逻不少懈，贼不能入。如是则必无阴平、轮囤之失矣。

《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元祖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元祖乃令扎八儿轻骑前导。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关门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迁汴。夫以极险之地，迫于至近而金不知备，此又非阴平之可比矣！

【译文】 宋徽宗政和年间，晏州土酋卜漏造反。

卜漏占据轮囤为盘据地，轮囤位在高数百仞的高山上，林木茂盛，他用山石围成城墙，外围再设置木栅，山道中除埋设陷阱外，另外更散置巨大的棕榈木及铁蒺藜，做为抵御官军围剿的屏障。

官军面对陡峭的山势、重重的路障，全都束手无策。

当时赵遹（徽宗时官兵部尚书）奉命招讨。赵遹环看轮囤周围的地形，发现轮囤有一面全是峭壁，陡峭的崖壁，使得贼兵恃险而不设防，又发现山中有许多猿猴，于是心生一计，命士兵捕捉好几千头猿猴，捆扎麻草、淋上油膏，绑在猿背上。

赵遹一方面亲自率兵攻打贼人前寨，牵制贼兵注意，另外却暗中派兵带着猿猴由峭壁攀岩而上。等爬上囤顶后，就点燃猿背上的麻草，猿猴受不了火烧的疼痛，叫跳狂奔，贼人的屋舍多是茅、竹等建材所搭建，猿猴在屋舍间窜上跳下，于是引发多处的火苗。贼人为阻止猿猴的奔窜，就大声惊吓围捕，猿猴

却更加慌乱，火势也更迅速蔓延。

官军们乘机大声叫喊冲杀，赵遹见囤中发出阵阵火光，就命士兵攻击营栅，前后夹攻。贼兵被火烧死、坠崖而死的不计其数，卜漏虽突围逃逸，但不久后仍被官军所擒。

〔梦龙评〕邓艾由阴平偷袭蜀国，走无人荒地七百多里，一路开山辟路，砍木造桥，沿途高山深谷，备受艰辛。邓艾自己身裹毛毡，推转下山，其余士兵攀附木石，沿着山崖，鱼贯而进。邓艾用此计使汉主投降，功迹甚大，但率军行无人荒地，也是险招。七百里路不是一天就能走完，辟路造桥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即使平日不知戒备，难道对邓艾的行军，蜀军当真一无所知？否则邓艾一定不能平蜀成功！

赵遹用猿袭贼，固然是出于奇计，但也是由于贼人不加防备，才使赵遹有机可乘。所以说：“以险为凭可以固守，恃险不备可以败亡。”

李光弼带兵号令严明，即使贼寇根本无法突破防御，军中的巡逻警戒也丝毫不敢懈怠，使贼人根本毫无机会可乘，因此不会有邓艾、轮囤的事件发生。

根据《元史》记载：金人凭恃居庸关的险要地势，用钢铁铸成关口大门，又设置百多里的铁蒺藜做为拒障，并派精锐部队戍守。元世祖率兵攻居庸关，在离关百里外就无法再向前推进，遂召来扎八儿征询他的意见。扎八儿说：“从这里朝北走，有座黑树林，树林中有一条小道，只能容一匹马走，臣以前曾经走过这条路。若是命令士兵静悄悄的从这条路走，一晚上就可到达关口。”

太祖于是令扎八儿率轻骑为先锋，黄昏时入谷，到天亮时大军已出平地。第二天直往南口，金鼓之声有如天降，金兵尚在沉睡中，不知元兵入关；等到被兵鼓声惊醒，已无力抵御。于是元兵大破居庸关，金都大为震惊，而有迁都的想法。

元兵通过最危险的地势，迫近到居庸关前，金兵竟不知道防备，这又不是邓艾阴平道行军所比得上的。

871．安万铨

【原文】　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争田构杀。仲武出奔，阿向遂据凯口囤为乱。囤围十余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绝，独一径尺许，曲折而登。山有天池，虽旱不竭，积粮可支五年。变闻，都御史陈克宅、都督佥事杨仁调水西兵剿之。宣慰使安万铨，素骄抗不法，邀重赏乃行。提兵万余，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视绝壁，无可为计者。独东北隅有巨树，斜科偃蹇半壁间，然去地二十丈许。万铨令军中曰：“能为猿猱上绝壁者，与千金！”边批：重赏之下，无不应者。有两壮士出应命。乃锻铁钩傅手足为指爪，人腰四徽一剑，约至木憩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带铳炮长徽而起。候雨霁，夜昏黑不辨咫尺时，爬缘而上。微闻刺刺声，俄而崩石，则一人坠地，骸骨泥烂矣。俄而长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据树。乃遣兵四人，缘徽蹲树间。壮士应命者复由木间爬缘而上，至囤顶。适

为贼巡檄者鸣锣而至，壮士伏草间，俟其近，挥剑斩之，鸣锣代为巡檄者。贼恬然不觉也。垂徽下引树间人，树间人复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举火发铳炮，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贼众惊起，昏黑中自相格杀，死者数千人。夺径而下，失足坠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军蚁附上囤，克宅令军中曰："贼非斗格而擅杀，及黎明后殿者，功俱不录！"边批：非严也，刻也，所以表功。自是一军解体，相与卖路走贼，阿向始与其党二百人免。囤营一空，焚其积聚，乃班师。留三百官兵戍囤。

凯口之功奇矣，顾都御史幕下岂乏二壮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土官之恃功骄恣，乱相寻而不止也。至于阿向之局未结，而遽尔班师，使薄戍孤悬，全无犄角。善后万全之策果如是乎？其后月余，阿向复纠党袭囤，尽杀戍卒。向以中敌，今还自中。复忽按察佥事田汝成之戒，轻兵往剿，自取挫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烬。吁！书生之不足与谈兵也久矣，岂独一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书，谈利害中窾，今略附于左。○汝成闻克宅复勒兵剿囤，献书曰："窃料今日贼势，与昔殊科，攻伐之策，亦当异应。往往一二枭獍，负其窟穴，草窃为奸者，皆内储糇糒，外翼党与，包藏十有余年，乃敢陆梁，以延岁月。今者诸贼以亡命之余，忧在沟壑，冒万死一生之计，欢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谋结纳，拥群丑以张应援也。守弹丸之地，跧伏其中，无异瓮缶。裍升斗之粮，蹑尺五之道，束腓而登，无异哺鷇；非素有红粟朽贯积之仓庾，广畜大豕肥牛以资击剥也。失此二者，为必败之形，而欲摄枵腹，张空拳，睅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锯之魂'，不足虑也。然窃闻之，首祸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课其十日之粮，亦不下三四十石，费亦厚矣。而逾旬不馁者，无乃有间道捷径偷输潜輓以给其中者乎？不然何所恃以为生也？夫蛮陬夷落之地，事异中原。譬之御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击无所为力。故征蛮之略，皆广列伏候、扼险四塞以困之。是以诸贼虽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唯在据其要害，断其刍粟之途，重营密栅，勤其间觇，严壁而居，勿与角利，使彼进无所乘，退无所逸，远不过一月，而羸疲之尸藁磔麾下矣。若夫我军既固，彼势益孤，食竭道穷，必至奔突，则溃围之战，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观望无端，我忽而衰，彼穷而锐，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鸣，则劫营之虞不可不备也。防御既周，奸谋益窘，必甘辞纳款，以丐残息，目前虽可安帖，他日必复萌生，则招抚之说不可从也。肤见宵人，狃于诡道，欲出不意以徼一获；彼既鉴于前车，我复袭其故辙，不唯徒费，抑恐损威，则偷囤之策不可不拒也。至于事平之后，经画犹烦"云云。

【译文】 明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因争田地而起争执，王仲武怕遭阿向杀害而逃走，从此阿向占据凯口囤，聚众为乱。

凯口囤占地方圆十多里，高四十丈，四面是陡峭的山崖，只有一条一尺多宽的小径，可以蜿蜒而上。山顶有座天然的大池，终年池水不干，即使天旱也不用担心缺水，而囤内所积存的粮食，足足可吃上五年。

阿向作乱的消息传出，都御史陈克宅命都佥事杨仁，征调水西兵前往围剿。宣慰使安万铨平素骄傲抗命，行事不法，在重赏下，才率领一万多名士兵驻守凯口囤的山下，与阿向等人隔山对峙达三个多月。

安万铨不时抬头仰视高山绝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登山攻囤的计策。

一天，安万铨见山崖的东北角处有一棵巨大老树，离地约有二十多丈，斜生于半山间。安万铨下令说："有人能像猴子般沿着崖壁爬上山的，我赏他一千金。"

立即有两名勇士愿意一试〔重赏之下无不应者〕。

于是带着铁钩、腰间挂着四根长绳及一把利剑，约定爬到大树休息时，就垂下绳索接应山下的人。这时正逢雨季，天色昏暗，视线不明，所以两名勇士刚开始往上攀爬时〔邓艾的阴平道行军也不过如此〕，只听见微微的刺刺声，不一会儿土石崩塌，一名勇士失手坠地，只见满身泥血，当场死亡。

再过一会儿，有长绳垂下，这才知道另一名勇士已攀上大树。安万铨立即命四名士兵，顺着垂下的长绳，带着火炮，攀爬上树，等这四名士兵全部安然上树后，勇士再继续攀爬上囤。

来到囤顶，正碰上贼兵敲着锣巡逻，勇士埋伏在草丛中，等巡逻兵一靠近，就一刀杀了贼兵，然后拿着锣假冒贼兵，所以整个贼营丝毫没有惊觉到官军已经潜入囤内。勇士再垂下绳索，接高山下的士兵，如此再三往复，已有二、三十名士兵登山顶。

这时安万铨便下令引发火炮，一面大叫道："天兵降临了！"

贼人在惊慌中应战，因天色昏黑、视线不明而相互误杀的，竟有好几千人；其余贼人纷纷由小径逃命，因此而失足坠下悬崖的又有好几千人。

第二天天亮后，水西军像蚂蚁般沿着小径上山，陈克宅下令说："不可擅杀贼兵。明天一早有谁落后，就不能记他的军功〔不以严酷苛刻论功〕。"

于是士兵全无杀贼之心，阿向和其他贼人，这才侥幸逃过一死，整个囤营不见任何贼兵，官军烧毁贼人的积粮后，只留下三百名士兵驻守，其余士兵各自回原驻地。

〔梦龙评〕能平凯口囤是出于奇计，只是环顾御史手下的士兵，难道找不到一两名勇士，非要借重水西兵不可？也难怪当地土官会恃功骄横，不断生事作乱了。至于阿向的事件，在还没有全部处理完毕就草率班师，只留下三百名官兵戍守，缺乏完善的善后、守备措施。果然在几个月后，阿向又纠集余党袭击囤寨，杀死所有戍守的官兵，过去曾败于官军之手，今天全还给官军。而陈克宅又不把按察佥事田汝成的忠告放在心上，仍只率少数官兵前去剿贼，终于自取败辱，往日战功，毁于一日。

唉！不能和书生谈论兵事，这已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事实，又何止是一个陈克宅呢？

田汝成曾上书陈克宅，谈论讨灭贼人所该注意的事，现在我大略摘录如下：

田汝成在听说陈克宅又再调兵剿灭阿向，曾上书说："我私下想，今天贼人的形势已异于往日，所以攻贼的策略，也应该因应不同的形势而改变。在过去，一两名据守山窟草穴的枭贼，他

们敢聚众为寇，除了有计划的储备粮草、勾结其他盗匪外，还要经过十多年的野心筹划，才敢据寨称王。然而今天的贼人都只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敢冒万死而称王，并不是因为在外勾结其他匪盗，也不是因为能聚众徒壮大声势，他们据守小小的一片土地，既没有充足的粮草，也没有肥硕的牛羊，像这种在外得不到其他盗匪资助，在内又没有屯积粮畜的山贼，注定是刀下亡魂，的确不值得顾虑。

“然而，我却听说阿向举臂一招，就有三、四百人背着粮食前去归附他。如果每人以携带十天的粮食来计算，也不下有三、四十石米粮，这种情势不能不注意。再说阿向能几个月都不缺粮，这无异表示有人暗中从密道偷偷运送粮食，不然他们如何维生呢？

“征讨蛮夷和在中原打仗不同，就好像在房舍小巷中打斗，无法施展身手。所以这次征讨蛮人，应该采取据守险要、广设埋伏的围堵策略。即使贼人人数不多，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派少数兵力前去围剿。唯有严守出入要道，阻断贼兵粮道；设立重重栅栏，严密监视贼人动向，千万不可与贼人交战，让贼人进退不得，过不了一个月，贼兵一定又累又饿的死在我军刀下。

“然而，我军愈是严密固守，贼兵的势力也会愈形孤弱，当贼兵眼看粮食将尽，粮道又被封锁，一定会想突围，对于贼兵或会发动突围的战术，是我军不可不事先防备的。再者两军相持，彼此观望，我军或许会因时日的拖延而心生怠忽，贼兵或许会因日益陷入困境而激发锐气，这就要防备我军在怠忽中，只知早晚吃喝不勤守备的同时，贼兵会发动劫营的攻击。

“还有，面对我军的严密防守，贼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或许会说尽好话，奉上珍宝，以求活命。当然，贼人也会安份一段时日，但不久后一定会再生变乱，所以归降的提议，万万不能接受。小人诡计多，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战成功。

“既然贼兵曾败于偷袭的战略下，我军若有用同样的手法袭击，不仅白费工夫，更恐怕会损及您的威名，所以不能再有想用偷袭战略攻打凯口囤的念头。至于平定贼人之后，如何筹划善后工作，这其中值得深思、费神的地方还多着呢！”

872. 太子晃

【原文】 魏主以轻骑袭柔然，分兵为四道。魏主至鹿浑谷，遇敕连可汗。太子晃曰：“贼不意大军猝至，宜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刘洁曰：“贼营尘盛，其众必多，不如须大军至击之。”晃曰：“尘盛者，军士惊扰也，何得营上而有尘乎？”魏主疑之，不急击。柔然遁，追之不及，获其候骑，曰：“柔然不觉魏军至，惶骇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是又诈扬尘以诱敌，不可不知。

【译文】 魏主派骑兵轻装袭击柔然，分兵四路，魏主行军到鹿浑谷，就遭遇敕连可汗。

太子晃向魏主说：“柔然人料不到我们大军会突然到达，应该乘其不备，快速进击。”

尚书刘洁说：“柔然营中尘土冲天，表示士兵人数众多，不如等我大军会齐后再出兵。”

太子晃说："尘土冲天，是柔然兵惊慌害怕所引起的，不然营中怎么有尘土扬起呢？"

但魏主怀疑太子的说法，不急于攻击，柔然兵因而从容逃逸，追之不及。

不久掳获一名柔然的斥堠兵，他说："柔然不知魏军到来，因此全军上下害怕，只有向北方逃去，过了六、七天，确定魏军没有追来，这才放速慢度。"

魏主后悔不已。

〔梦龙评〕栾枝命马车后面拖着柴枝伪装逃跑，是另一起制造尘沙飞扬引诱敌人的诈谋，这点不可不知。

873. 司马楚之

【原文】 司马楚之别将督军粮，柔然欲击之。俄军中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觇伺，割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散走。

【译文】 司马楚之担任副将督运粮车，柔然人想出兵抢粮。不久，营中有卫兵报告，发现驴子的耳朵被人割掉了。

司马楚之说："这一定是柔然的奸细混入营区刺探军情，为取信敌帅，割驴耳以为凭证，我怕不久后柔然人就要来攻了，现在应该赶快加紧防备！"

于是命人砍伐柳树筑成城栅，再在柳栅上浇水。等柳栅筑好后，柔然兵也来到栅下，由于北地天寒，只见柳栅上结了一层冰，又硬又滑无法攀援，柔然人只好退兵。

874. 张 浚

【原文】 绍兴中，虏趋京，所过城邑，欲立取之。会天大寒，城池皆冻。虏籍冰梯城，不攻而入。张魏公在大名，闻之，先弛濠鱼之禁，人争出取鱼，冰不得合。虏至城下，睥睨久之，叹息而去。

【译文】 宋绍兴年间，金人进逼京城，所经过的城邑，都如西风挥落叶般攻占。这时正值冬季大雪，城中池水都结冰，金人借着凝成的冰层为阶攀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

张魏公（张浚）听说金人用这种方式攻占城邑，就下令取消原先禁止百姓在池中捕鱼的禁令，于是百姓争相凿冰捞鱼，池中的冰层始终无法冻结。

金人来到城下，观望许久，只有叹息离去。

875. 桓崇祖

【原文】 魏师二十万攻豫州，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众恐

劳而无益，且众寡不敌。崇祖曰：“若弃外城，虏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则坐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筑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曰：“虏见城小，以为一举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谋破堰。吾临水冲之，皆为流尸矣。”魏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纱帽，肩舆上城。决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数，遂退走。

【译文】 魏主发动二十万大军进攻豫州，豫州刺史桓崇祖想整治外城，建水坝拦堵淝水以求自保。但其他官员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修城筑坝只怕白费功夫，没有什么作用。

桓崇祖说：“如果我们弃守外城，敌兵一定占据，如果敌兵在外修筑了望台，在内再筑一道围墙，那我们真的只有坐在城内等着被俘了。”

于是在城的西北边筑水坝，拦堵淝水，在水坝北边另筑一个小城，在小城四周挖了一条很深的城沟，派了几千人防守。

桓崇祖说：“敌人见城小，认为容易攻占，一定调集全部兵力攻打，好破坏水坝。我们就乘机引坝水冲垮他们，敌兵就全成浮尸了。”

魏军果真攻打小城，桓崇祖戴着白纱帽，坐着小轿登上城，命人破坏水坝。一时坝水如万马奔腾般渲泄而下，魏军被水淹死的，不下数千人，于是只有撤退。

876. 孟　珙

【原文】 孟珙攻蔡，蔡人恃柴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酒，再行，谓曰：“此潭楼非天造地设，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遣人凿其两翼，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克之。

【译文】 宋朝时孟珙（字璞玉）攻打蔡州，当地人凭恃柴潭地形的险要，据潭固守。

柴潭的外围就是汝河，潭底要比汝河的河面高出五、六丈，城上有座金字匾额的城楼，城楼上有座巨大的弓台。柴潭水深，所以传说有龙潜藏在潭中，一般人都畏惧潭中有龙，不敢轻易接近，孟珙的手下也因这种传说而心生疑惧。

于是孟珙宴请各将领，酒过三巡后，孟珙说：“其实这潭楼不是天险，楼台上的巨型大弓，只能射远，不能射近，敌人所凭恃的只是这潭水，如果我们能将潭水引到汝河中，那么潭水干涸后，敌兵就只有投降了。”

于是派人从潭水的两侧凿开水道，引潭水注入汝河，再在干涸的潭底铺上木柴、苇草，于是全军安然渡潭，攻下城楼。

877. 宗　泽

【原文】　宗泽以计败却金人，念敌众十倍我，今一战而退，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乃幕徙其军。金人夜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犯。

【译文】　宋朝时宗泽虽一时用计使金兵败退，但想到金人以多出宋军十倍的武力，虽因一时吃了败仗，但一定心有不甘，势必会卷土重来，如果金人发动全部的骑兵，夜晚突击宋军营地，那么宋军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于是在傍晚时，宗泽就率大军弃营而去。

金人果然趁夜偷袭，发现整个营寨空无一人，大感惊讶，从此对宗泽的料事如神畏惧得不得了，不敢再随意出兵。

878. 李存进　樊若水

【原文】　晋副总管李存进造浮梁于德胜。旧制浮梁须竹笮、铁牛、石囷。囷存进以苇笮维巨舰，系于王山巨木，逾月而成。浮梁之简便，自存进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举进士不第，因谋归宋。乃渔钓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载系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因诣阙上书，请造浮梁以济。议者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帝不听，擢若水右赞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先试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寸尺。

【译文】　后梁时，晋国的副总管李存进，在德胜建造浮桥。古时建浮桥是用竹索、铁牛（沉在水中绑竹索的）、石囷（放在岸上固定竹索），而李存进却命人用苇索绑在巨船，然后固定在土山的大树上，一个多月就把浮桥造好了。

后唐池州人樊若水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后，就想投效宋朝。他先假装在采石江上钓鱼，划着小船，先把绳索系在南岸，然后急调船头划向北岸，来回测量江面的宽窄。接着再上书宋太祖请求建造浮桥。

有人批评说：江面广阔，江水又深不可测，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请建浮桥渡河的。太祖不听从，擢升樊若水为右赞善大夫，派石全振前往荆湖，监督建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用巨大的船舰装载巨竹，从荆湖顺流而下，先在石碑口试搭浮桥，再在采石搭建浮桥，三天之内全部完成，宽窄竟丝毫不差。

879. 韦孝宽

【原文】　魏韦孝宽镇玉壁。高欢倾山东之众来攻，连营数十，直至玉壁城

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两楼。直对土山，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欢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掘长堑，简战士屯堑，每穿至堑，战士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者，便于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宽令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布悬空中，车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烧布焚楼。孝宽使作长钩利刃，火竿一来，钩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陷。孝宽随其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终不得入。欢智勇俱困，因发疾遁去，遂死。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东魏韦孝宽镇守玉壁，高欢率领全部的兵力来攻，营地绵长数十里，一直到玉壁城下，高欢在城的南面堆起土山，想乘机进入城中。

城上本来就有二座楼台，正对着土山，韦孝宽就在楼台上再搭建木梁，保持比土山高的高度。高欢于是在城南挖掘地道，又在城北堆土山，白天晚上轮番进攻。

韦孝宽也挖掘一条很长的深沟，挑选悍勇的战士驻守，每次高欢的军队想越过深沟，韦孝宽的士兵就击退他们。他又在深沟外堆积木柴、火种，见敌人留在地道内，就向下丢木柴、火把，并用鼓满气的皮囊，助长火势蔓延，使敌人困在地道内被烧得焦烂。

高欢又用攻车来撞城门，城门无法阻挡攻车的冲撞。韦孝宽就命人把布缝接起来做成帐幕，随着敌人的来势张开帐幕，帐幕悬在空中，攻车就无法再撞击城门。

高欢又在竹竿上绑上松枝等易燃的东西，浇上油脂想烧布幔，甚至想把城楼也一并烧毁。韦孝宽便命人制造长钩，用尖利的刀刃为钩刀，一见敌人的火竿，就用长钩远远的把它割断。

敌人又在城四面挖凿二十一条地道，中间立有梁柱，再放火烧梁柱，让城塌陷，韦孝宽在崩塌的地方架设木栅来抵御。

用尽所有智谋攻城，仍不能攻城而入，高欢心智、体力均已耗尽，终于旧疾发作，撤退后不久就死了。

880. 羊侃　杨智积

【原文】　侯景之围台城也，初为尖顶木驴来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灌以油，掷驴上，焚之立尽。俄又东西两面起土山临城，城中震骇。侃

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欲临射城内。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无劳设备矣！”车动果倒。贼既频攻不克，乃筑长围。朱异等议出击之，侃曰：“不可，贼久攻不克，其立长围，欲引城中降人耳。今击之，兵少，不足破贼；若多，万一失利，门隘桥小，自相蹂践，必大挫衄，此自弱也！”异不从，一战败退，争桥赴水死者大半。后大雨，城内土崩，贼乘之。垂入，侃令多掷火把，为穴城以断其路。而徐于内筑城，贼卒不能进。未几，侃遘疾卒，城遂陷。

杨智积，隋文帝侄也。杨玄感反，攻城，烧城门。智积于内益薪以助火势，贼不能入。

【译文】 后梁时侯景包围台城，刚开始用尖顶木驴去攻城，城上以弓箭、巨石加以反制，无效。羊侃（字祖听）遂要人用苇草绑成像雉尾般的火把，淋上油蜡，点燃后丢在木驴上，把木驴烧成灰烬。

侯景又命人在台城的东、西两面堆起土山，好监视城内的活动，百姓大感惊慌。羊侃命人挖掘地道，暗中铲平土山。

侯景又命人建造登城楼车，高十几丈，想在楼车上居高临下向城中发箭。

羊侃说：“楼车那么高，城外的地道根本无法承载重量，他们一定会摔下来，我们只要等着观赏他们摔下来的样子，根本无需防备。”

果然战车一发动，都陷入地道里。

侯景既然屡攻不下，士兵死伤又多，于是就修筑一道很长的围墙。

朱异等人商议出城迎战，羊侃说：“不可以，侯景屡攻不下，现在修筑围墙，是要逼迫我们出城投降。现在我们出击，如果派出的兵力太少，不足以击败敌人，如果派出大军，万一战败，城门小桥道窄，一定会相互践踏伤亡，从此之后，军队的锐气一定会挫减许多。”

朱异等人不相信，一战败退，士兵们争着过桥，结果落水淹死一大半人。

后来天下大雨，城内土山崩塌，敌人乘机进攻，几乎要破城而入。羊侃命士兵丢掷火把，用火势来阻挡敌人入城，慢慢地再在城内另建一城，侯景终究无法破城。但没多久，羊侃旧病复发而死，台城终于陷落。

杨智积是隋文帝的侄儿。杨玄感起兵造反时，曾经攻城，火烧城门，杨智积在城内命士兵向火苗丢掷木柴，助长火势，贼人反被火势所阻，不能入城。

881. 张　巡

【原文】 尹子奇围睢阳，张巡应机守备。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一穴中出大

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栅阁，巡以大木置连锁大环，拨其钩而截之。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贼又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潜以松明、干蒿投之，积十余日，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服其智，不敢复攻。

【译文】 唐朝时安禄山的部将尹子奇围攻睢阳，张巡全力守备。贼兵做了云梯，形状像半道彩虹，上面部署有二百名精锐士兵，然后将云梯推向城边，再命士兵跳入城中。

张巡事先在城上挖凿三个洞穴，等云梯靠近，就由城洞中伸出大木棒，末端绑上一个铁钩，钩住云梯使它不能后退；而另一个洞再伸出一支木棒，使云梯不能前进；而第三个洞所伸出的木棒，在末端装上铁笼，铁笼里是一盆火用来烧云梯。

贼兵又用钩车来钩城上的栅栏和阁楼。张巡就用一根粗大的木棒，末端系上铁链，铁链的末端再绑上一个大铁环，套住钩头，把钩头截断。

贼兵又造木驴攻城，张巡就用烧熔的金属浇灌木驴。

贼兵又用布袋盛装沙土，并在沙袋下堆积木柴做为阶梯，想攀登入城。张巡用干枯的松枝和稻禾暗藏在贼兵所堆积的木柴中，一连十多天，贼兵都没有发觉；等贼兵堆好木柴，张巡才教人顺着风势点火烧梯。

贼兵佩服张巡的机智，不敢再攻城。

882. 王　禀

【原文】 金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诸县，独城中以张孝纯、王禀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备克列炮三十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于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禀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转轮，上安居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缦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每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火鞲在内，俟其薪多，即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鞲，其焰亘天，至令不能填壕。其鹅车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皮铁，使数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禀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鹅车至，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亦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王禀随机应变，终

不能攻。

【译文】　宋朝时金将粘罕进兵太原，一路势如破竹，只有在攻打张孝纯、王禀（字正臣，靖康初年与金人战，败死）所固守的县城时，才遭到顽强的抵抗。

金人攻城的战具有：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等，总数有上千之多。每次攻城时，先排列“克列炮”三十座，然后调整炮管，听到鼓声同时发炮。每颗石炮都有斗般大，所以被击中的城垣，没有不倾毁的。

幸好总管王禀事先就在城垣前另建一排栅栏，并在栅栏后堆置沙袋，所以栅栏虽被炮石击中，仍能立即修复。

金人攻城前，都先填满守城的濠沟，填沟的方法是先用“洞子”——所谓洞子，就是板车上另架设像屋状的木板块，外罩牛皮，并用铁条固定，防止宋兵由城楼用弓、石攻击；利用五十辆板车，车车相连，形成一条车道，金兵可在车上运送木柴。填濠沟的程序，是底层用大木板，板上覆盖草席，再复倒沙土，接着再是木板、草席、沙土。

王禀见金人填濠，就在城墙挖凿孔洞放置皮套，等金兵在濠沟中堆积了足够的木柴，就下令宋兵在濠沟中放置油灯，油灯碰到沟中木柴就开始燃烧，这时王禀又叫人用皮套扇火，使火势增大、烈焰冲天，让金兵无法再填濠沟。

金兵又用鹅车，顾名思义，鹅车形状像鹅，也是用车轮转动，外包牛皮用铁条固定，每辆鹅车都由数百名金兵推动，想利用鹅车登城。王禀同样在城内设立眺望台，形状也类似鹅，命人在台内指挥作战。

每见金人鹅车逼进城墙，王禀就要宋兵在城下用铁钩套住鹅嘴，用绳拽鹅，使鹅车倾倒，不能前进。

金兵又用云梯、火梯攻城，但王禀都能随机应敌，金兵始终无法得逞。

883. 孟宗政

【原文】　孟宗政权枣阳军。金完颜讹可拥步骑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隄火。募炮手击之，一炮辄杀数人。金人选精骑二千，号“弩子手”，拥云梯、天桥先登。又募凿银矿石工。昼夜陷城，运茅苇，直抵圜楼下，欲焚楼。宗政先毁楼，掘深坑防地道，创战棚防城陨。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湿毡析路以刬土。城颓楼陷，宗政撤楼益薪，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距楼陷所亟筑偃月城，袤百余尺，翼傅正城，深坑培仞。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译文】　宋朝时金人扬言要率步、骑兵攻城，孟宗政（字德夫）率枣阳军

守城御敌。孟宗政用糠袋盛沙石，覆盖在楼棚上，并且事先用瓦罐储水，防金人焚城，另外招募百发百中的火炮手，一发炮就可击杀金兵数人。

金人精选两千骑兵，号称“弩子手”，利用云梯、天桥登城楼。又招募银矿场的采石工人，日夜挖掘地道，想塌陷城墙，并运来茅草、芦苇堆积在城楼下，准备火烧城楼。

孟宗政先拆毁城楼的一角，挖掘深坑，防止金人由地道攻城，并设立栏栅防止其他的城楼塌陷，金兵才刚挖好地道，孟宗政就下令施放毒烟大火，并用护臂的皮套扇火。金人受烟薰，几乎窒息，只好用沾湿的毛巾蒙鼻找出路，不久，终于挖松了地基，城垮楼陷。孟宗政命令撤出城楼，又派人堆柴燃火，形成一座大火山，阻断金人进路，一面命勇士排列两旁，手持长枪、劲弓，防备金兵往城内冲杀，一面命人在离塌陷城楼不远的地方，另外再紧急修筑另一座长达百余尺的偃月城，城沟比旧城更深更广。

在孟宗政亲自督工下，工程在五天之内就完成，金人始终无法如愿攻城。

884. 刘　馥

【原文】　刘馥为扬州刺史，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边批：预备有用。建安十三年，孙权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败走。

【译文】　刘馥为扬州刺史时，平日就命人筑高城堡，积存木石，编织数千万张草席〔防患未然〕。另外又贮存鱼膏数千升，做为战争发生时的守备品。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长达一百多天。当时正逢连日天雨，眼见城墙快要崩塌，刘馥立即命人用草席覆盖在城墙上，防止土崩，晚上点燃油脂，照亮城外，依孙权兵的阵势而守备，孙权兵终于无功而退。

885. 盛　昶

【原文】　盛昶为监察御史，以直谏谪罗江县令，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时邑寇胡元昂啸集称叛，昶行檄谕散其党。邻邑德阳寇赵铎者，僭称赵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军覆陷，杀汪都司，势叵测。罗江故无城，昶令引水绕负县田，边批：以水为城，亦一法。昼开市门，市中各闭户，藏兵于内，约炮响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阳示弱，遣迎贼入室。未半，昶率义勇士闻炮声，兵突出，各横截贼，贼不相救；山隈伏兵应声夹攻。殊死斗，贼大北，斩获不记数，俘获子女财物尽给其民，邑赖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属俱罹锋镝矣！”

【译文】　盛昶本是监察御史，因直言上谏因而获罪，被贬为罗江县令，为官廉正，政绩清明，受到吏民的敬畏信赖。

当时贼寇胡元昂聚众叛乱，盛昶发文晓谕贼寇解散了党羽。邻近地区有个叫赵铎的贼寇，竟自称赵王，所到之处，杀掠无数。赵铎攻陷成都后，更加势如破竹，杀了汪都司，一时声势浩大，官军束手无策。

罗江县本身并没有城墙，盛昶引江水环绕县城〔以水为城也是一种方法〕，以水为城，大开县门，县中民众紧闭门户，命士兵埋伏在内，约定听到炮声就现身出击。又在山边埋伏突击，却故意兵败引贼寇入县城。

贼人走到半途，盛昶亲自率领勇士迎战，而后炮声起，伏兵出击，将贼兵从中拦截，使贼寇首尾不能相救，这时山边埋伏的突击兵，再起而夹攻，与贼兵作殊死战。

贼人大败，被斩杀、虏获的贼兵不计其数，所虏获的财物，全部分给百姓，整个罗江县得以保全。

县中百姓都感激的流着泪说：“如果没有盛公，我们都成了贼人的箭靶了！”

886. 许　逵

【原文】　许逵，河南固始人，令乐陵，期月，令行禁止。时流贼势炽，逵预筑城浚隍，贫富均役，边批：要紧。逾月而成。又使民各筑墙，高过屋檐，仍开墙窦如圭，仅可容一人。家令一壮丁执刀，俟于窦内，其余人皆入队伍。令曰：“守吾号令，视吾旗鼓，违者从军法。”又设伏巷中，洞开城门。未几，贼果至，火无所施，兵无所加；旗举伏发，尽擒斩之。

愚谓：近城要地，皆当仿此立墙，可使寇不临城矣。

【译文】　明朝的许逵，是河南固始人。当他出任乐陵令时，下令百姓一个月内禁止外出。当时流寇势力猖獗，许逵筑墙挖壕加强防御工事，百姓不分贫富一律参加徭役〔这点十分重要〕，仅仅费时一个月就完工。

此外又下令百姓各自修筑院墙，这种院墙要比房屋高，在院墙内在挖掘一个圭形的地窖，窖中只能容纳一个人。每户命一个手持大刀的壮士埋伏在地窖中，其他的人都编成队伍。许逵又下令百姓要严守号令，随时注意旗鼓的指挥，违令者军法论罪。

许逵并在大街上埋设伏兵，命人大开城门。

不久，果然有贼兵来攻，可是贼兵找不到纵火的目标，也没有攻击的对象，正当贼兵不知所措时，城内伏兵突然杀出，将匪徒一网打尽。

〔梦龙评〕我个人在想：如果临近城墙的要地都能修建这种院墙，那么匪徒很可能连城墙都

不敢接近了。

887. 王　濬　王彦章

【原文】　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濬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着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锁燃炬烧之，须臾熔液断绝，舟行无碍。

晋王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王彦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醉，起更衣，引精兵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火熔锁，因以巨斧斩断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遂破之。

【译文】　晋朝时吴人在河道中险要的地方，设置铁锁链来拦截对方的船只，另外再用长一丈多的铁锥，暗置在河水中来阻挡船舰的通行。

王濬（字士治）命人建造数十万只竹筏，又要善于游水的士兵，划着竹筏作先锋，遇到铁锥，就让铁锥叉在竹筏上，顺江飘流而去。接着又要人准备火把，淋上油脂，看到铁链就点上火把，不久就把铁链烧熔，于是船舰通行无阻。

五代时，晋王李存勖拥有河北之地后，就用铁锁截断德胜口，并在河的南北两侧各筑一城，号称“夹寨”。

王彦章（后梁人，字子明）奉命到滑州后，先故意命人准备酒食大宴将领，暗中却派人准备舟船，命六百士兵手持大斧，载着冶炼工匠和炉炭等设备，乘风顺流而下。

王彦章和将领喝酒喝到一半时，便故意装醉吐了满身，借口要换衣服，暗中却率精兵千人，沿着河直抵德胜。船上士兵点火烧熔锁链，再接着用大斧砍断浮桥，这时王彦章率兵急攻南城，于是大败晋王。

888. 韩世忠

【原文】　世忠与兀术相持于黄天荡，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用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拽一舟沉之。兀术穷蹙。

嘉靖间，倭寇猖獗吴郡，亦有黄天荡之捷。时贼掠民舟，扬帆过荡，官军无敢抗者，乡民愤甚，敛河泥船数十只追之，以泥泼其船头。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蹑草履，用长脚钻能及远。倭覆溺者甚众。

【译文】　宋朝名将韩世忠曾与金兀术在黄天荡相持，当时韩世忠把军舰都停泊在金山下，并且事先准备许多大铁锁，在铁锁上绑上大铁钩，交给身强体壮的士兵使用。

第二天早上，当金兵乘着船舰呐喊进攻时，韩世忠把军舰分成两队，分别绕到敌舰背后，用大铁锁扣上敌兵舰尾，每钩住一只敌舰，便硬生生地连人带船拽入江中弄沉，金兀术因而遭到惨败。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吴郡一带倭寇猖獗，也曾有过一次黄天荡大捷。当时倭寇抢夺民船，沿海居民惶惶不安，眼睁睁看着倭寇横行肆虐，官军却毫无制敌之策。

为此乡民极为愤慨，于是就约集十几艘民船，打捞河里的淤泥，载着淤泥追近倭船。乡民们都穿着草鞋，手持长柄铁杓，把淤泥泼向倭船，倭寇脚踩烂泥，根本站不稳，乡民又用长柄钻刺突倭寇，贼人落水淹死了不少人。

889. 杨　素

【原文】　杨素袭蒲城，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置草其中，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

【译文】　杨素想突袭蒲城，夜晚时来到河口，先向商家收购数百艘民船，在船板上散置茅草，士兵在上路时就不会发出声响，于是全军在一片静悄悄中渡河。

890. 马　隆

【原文】　马隆讨树机能。虏兵劲，皆负铁铠。隆于夹道累磁石。贼行不得前。而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遂大破之。

【译文】　马隆奉命征讨树机能，虏兵十分骁勇强悍，且个个身穿盔甲，刀枪不入。马隆于是在道路的两侧暗藏磁铁，虏兵经过时，被磁铁吸住无法前进，马隆的士兵便在这时穿着犀牛皮制成的盔甲进击，将树机能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

891. 吕　蒙

【原文】　周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请救。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之，获马三百匹。

【译文】　三国时周瑜派甘宁进攻夷陵，曹仁分兵包围甘宁。甘宁情势危急，就向周瑜求救。

吕蒙对周瑜说：“只要派三百个人，在夷陵险道上堆积木柴阻断道路，曹仁的部众一定会弃马步行，我们就能虏获曹军的马匹。”

周瑜听从吕蒙的建议，大军与曹仁军在夷陵交战，曹军果然死伤惨重，晚夜败逃时，又遇上吕蒙事先在险道上堆积的木柴，士兵们只好弃马步兵。这时

周瑜的追兵尾随而至，虏获了三百匹马而回。

892. 贺若弼　崔乾祐

【原文】　隋兵与陈师战，退走数四，贺若弼辄纵烟以自隐。

哥舒翰追贼入隘道。贼乘高下木石，击杀甚众。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会东风暴急，贼将崔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

【译文】　隋军与陈国军队一连交手四次，连战皆北。隋朝大将贺若弼在兵败时，命士兵纵烟，利用烟幕遁逃。

唐朝名将哥舒翰（突厥人，谥武愍）将贼人追杀入隘道后，贼人利用地形的优势，由高处向下丢掷木石，唐军伤亡惨重。

哥舒翰想用以毛毡为篷的马车为先锋，冲散贼人的攻势，不巧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暴风，贼将崔乾祐用几十辆装麻草的马车，横阻在毡篷车前，并且命人放火烧草。结果官兵们的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竟自相残杀。

893. 李　勣

【原文】　薛延陀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勣令去马步战，率长矟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众失马，莫知所从，遂大败。

【译文】　唐朝时薛延陀（种族名，最初为薛部与延陀部，后薛部灭延陀部，于是称薛延陀）步战的方法是，把五人编成一伍，由一个惯常征战的人牵着马，四人在前面作战，打胜仗就上马追击，如果接应不及，士兵就获死罪，没收口粮，家眷赏给其他战士为奴仆。

薛延陀入侵大唐时，李勣率军抵御。

薛延陀的军队纷纷发射弓天，唐军的战马许多都被射死。李勣命兵士下马，拿着长矛向前冲杀，又命薛万彻率领几名骑兵射杀他们负责牵马的士兵。薛延陀的军队失去了马，不知该如何作战，于是大败。

894. 岳飞　刘锜

【原文】　兀术有劲兵，边批：骑兵。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名“拐子马”，又号“长胜军”。每于战酣时，用以攻坚，官军不能当。郾城之役，以

万五千骑来。岳飞戒兵率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但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大败之。

慕容绍宗引兵十万击侯景，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命战士皆被甲，执短刀，入东魏阵，但低视，斫人胫马足。边批：此即走板桥，戒勿旁视之意。飞不学古法，岂暗合乎？

兀术有牙兵，边批：步卒。皆重铠甲，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号"铁浮图"。顺昌之役，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三千人来。刘锜令壮士以枪摽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

【译文】 金兀术的铁骑军，每匹马都身披铠甲，三马为一伍，用铁索相连，取名"拐子马"，又叫"长胜军"。每次与宋军交战时，常能突破宋军坚强的守备，使宋军无招架之力。

堰城之战，金兀术率五千拐子马来袭，岳飞命士兵用麻札刀破敌阵，严令士兵不可抬头，只须低头砍金人骑兵马脚。拐子马是三马相连，一马倒，另外两匹马也失去战斗力，这时宋军再奋勇冲杀，因而大败金兵。

〔梦龙评〕东魏慕容绍宗率兵十万攻击侯景，旌旗盔甲均盛，擂击战鼓督促士兵前进。侯景命士兵披上盔甲，手持短刀，冲入东魏兵阵后，只管低头砍人小腿、马脚骨。岳飞的麻札刀阵虽不是学古人，但其中不无雷同处。

金兀术的步兵，都个个身穿盔甲，头戴铁帽，盔甲下也缀有铁裙边，每三名士兵为一伍，用铁索贯连，号称"铁浮图"。

顺昌之役，两军正打的难解难分时，金兀术身穿白袍，骑着战马，率三千铁浮图来攻。

刘锜命士兵用长枪挑去金兵的帽兜，用大斧砍断金兵手臂，剁碎金兵脑袋，破了金兀术的铁浮图，缔造顺昌大捷。

895. 钱传□

【原文】 吴越王□遣其子传□击吴。吴人拒之，战于狼山。吴船乘风而进，传□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边批：反逆为顺。吴回船与战，传□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

【译文】 吴越王派儿子钱传□攻击吴国，两军大战于狼山。

吴国的船舰乘风前进，钱传□却只一味闪躲吴舰的攻击，等吴国的船舰开过后，就率船舰紧紧跟在吴船后面〔反逆为顺〕。吴船想调转船头，这时钱传□下令士兵顺着风势，散扬灰土，弄得吴国人眼睛睁不开。

到了两军的船舷靠在一起后，钱传□命士兵先在自己的船上铺上沙土，却在吴军的船舰上洒豆，豆子沾上血水之后更易滚动，吴国的士兵个个摔得四脚

朝天，钱传□于是放火焚烧吴船，吴军大败。

896. 杨　璇

【原文】　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骇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

【译文】　汉朝人杨璇（字机平）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的土寇攻打郡中各县。贼人势力庞大，而杨璇兵力薄弱，官员们见敌我悬殊，都忧心忡忡。

杨璇命人准备了几十辆马车，用袋子装满石灰放在车上，另外在马尾上系上布条，并在战车上面装载弓箭。

到了双方交战时，杨璇命马车在前，顺着风向一路洒石灰，让贼人张不开眼睛。这时再引火烧马尾上的布条，马儿疼痛受惊，拚命往贼营中奔驰，后车的弓箭手乘此时乱箭齐发，钲鼓响天震地，贼人纷纷四散逃命，官兵立刻追击，砍死杀伤不计其数，终于把贼人首领斩首示众，全郡又恢复平静。

897. 刘　锜

【原文】　刘锜顺昌之战，戒甲士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

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遂大胜。

【译文】　刘锜在顺昌之役时，训令士兵每人携带一个竹筒，筒中装填煮好的豆子，冲入金兵阵地后就割开筒口，把筒中豆子散倒在地上，空筒就随手丢弃在敌营。

金兵的马匹饿了，闻到豆香，就低头大吃起来，但马脚踩到竹筒，站不稳，所以不论金兵或马匹都受伤不轻。

〔梦龙评〕毕再遇曾有一次在诱敌作战时，边战边退，一连输了四仗。见天色已暗，就命人用香料煮黑豆，然后散置在地上，又再命士兵上前迎战，过一会儿又命士兵故意败阵退兵。敌兵乘胜追击，但由于争战多时，马儿已饿了，闻到黑豆香，就只顾低头找黑豆，根本不听指挥，这时毕再遇率军反攻，大胜敌兵。

898. 公子偃　房伯玉　宗悫　朱滔

【原文】　鲁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败宋师，齐师乃还。

城濮之战，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本此。

魏主为南阳太守房伯玉所败，乃自引兵袭克宛。伯玉婴内城拒守。宛城东南有桥，魏主过之。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

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倾国来战，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宗悫曰：“吾闻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

朱滔围深州。李惟岳以田悦援后至，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因击破之。

【译文】　鲁庄公十年，齐、宋两军进逼到鲁国都城附近的郎邑。

鲁国大夫公子偃说：“宋军军纪不严整，我军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只要宋军一败，齐军也会撤退。”

于是公子偃就悄悄率军由南门出去，命士兵蒙着虎皮偷袭，大败宋军；宋军溃逃后，不久齐军果然也撤退。

〔梦龙评〕城濮之战时，胥臣以虎皮披在马身上，进犯陈、蔡二国，就是模仿此事。

魏主被南阳太守房伯玉（后魏人，果敢有谋略）打败后，就亲自率兵袭击宛城。房伯玉严守内城御敌。

宛城东南有座桥，房伯玉先命数名勇士穿着五彩斑烂的衣服，头戴虎头帽，埋伏在桥洞下，等魏主率兵经过时，就突然现身攻击，魏主人马遂在惊惧中败退。

南北朝时檀和之（南朝宋人，官至豫州刺史）等人率军攻打林邑国，林邑王倾尽全国兵力应战，命士兵骑在大象身上作战，放眼望去象阵绵延无际。

宗悫说：“我听说外国有狮子，能威服百兽。”

于是命士兵穿上狮服，与象阵相抗，象群果然溃退，于是平定了林邑国。

唐朝时朱滔包围深州，李惟岳（曾为恒州刺史，后反唐，为部将王武俊所杀）等正待由悦的援兵到来，先命部将王武俊（唐契丹人，字元莫）率骑兵三千人进行骚扰。

朱滔在丝帛上画上狮子像，命士兵蒙在脸上，然后击鼓大叫冲向敌人，王武俊的人马不由大感慌乱，遂被朱滔击败。

899. 管仲　隰朋

【原文】　齐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国，前阻水，浅深不可测。夜黑迷失道，管仲曰：“老马善识途。”放老马于前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不难于师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古圣开天制作，皆取师于万物，独济一时之急哉？

【译文】　春秋时，管仲和隰朋有一次随齐桓公远征孤竹国，凯旋归国时，夜晚行军竟然迷路，不能前进。

管仲说：“老马识途！”

于是就放开老战马，让它自由往前走，全军跟在它的后面，不久果然找到回齐国的大道。

在行经山区时，军中已没有多余的储水。

隰朋说：“蚂蚁冬天时在山南筑窝，夏天在山北营巢，在蚁窝一寸远的地方向下挖掘，就可掘出水源。”

命人掘地，果真涌出地泉。

以管仲的圣明、隰朋的智慧，尚且要以老马、蚂蚁为师。现在人面临困境时，只想以自己愚笨的心智去模仿圣人的智慧，怎会不犯错呢？

〔梦龙评〕古代圣人制定各种规章法制，无不以天地万物为师，而不仅仅只是救一时的急难啊！

900. 张　贵

【原文】　襄城之围，张贵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竖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译文】　宋朝时襄阳被围，张贵（曾被围于襄阳五年，后战死）曾命人建百多艘没有船底的战船，船边竖立旗帜，两舷也各站立两名士兵，引诱敌兵进攻。

敌兵竟纷纷中计，想跳上船攻击宋兵，结果失足落水淹死的竟有一万多人。这也是前人从未有的奇计。

901. 铁蒺角　火老鸦

【原文】　流贼犯江阴，县人以铁蒺角布城外淖土中，纵牲畜其间。贼争掠

豕，悉陷，着菱角，不能起。擒数十人，后更不敢近城。

流贼刘七等，舟泊狼山下。苏人有应募献计用火攻，其名“火老鸦”，藏药及火于炮，水中发之。又为制形如鸟喙，持之入水，以喙钻船，而机发之，以自运转，转透船可沉。试用之，已破一船。贼骇谓：“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为守兵所蹙。

【译文】 流贼侵犯江阴县，县中居民先在城外的沼地中散置铁菱角，再将牲畜赶往沼地放牧。贼人见沼地有牲畜，就争相前往捕掠，结果双脚陷在铁菱角中无法挣脱，共擒获数十贼人，从此贼人便不敢再接近县城了。

流贼刘七等人侵扰江苏，把贼船停泊在狼山下，官府悬重金奖赏能献计退敌者。

有人献计用火攻贼，称为“火老鸦”行动——就是将火药藏在炮筒中在水中发射，又建造形状如鸟嘴的武器，命士兵潜入水中，绑缚在贼船下，机关发动，鸟嘴就会自行转动，穿透贼人船底。

经过测试，贼人有一艘船底被凿穿，不禁大为害怕，认为江南兵能在水中破船，有若神兵，于是纷纷弃船上岸，遂为官军所擒。

902. 勾践　袁侨

【原文】 越伐吴，军于江南，吴王军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战，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令左军右军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遂围吴。

桓温伐汉。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敌势。袁乔曰“今悬军深入，当合势力，以取一战之捷。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乃令军而进，弃去釜甑，持三日粮，以示必死。遂败汉兵，直逼成都。

分兵用其计，合兵用其锐。有分而胜者，钟会牵姜维于剑阁，而邓艾别由阴平道袭蜀是也。有合而胜者，吴夫差三万人为方阵，以势攻，晋人畏之是也。有分而败者，黥布为三军，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败必皆走，布不听而败是也。有合而败者，兀术顺昌之战，兵集城下，太众，不能转动是也。

【译文】 越王勾践率军攻打吴国，越军驻扎江南，吴军在江北扎营，越王勾践把军队分为左、右两军外，又命亲信兵六千人为中军。

第二天两军交战，战至黄昏时，勾践命左军悄悄到上游五里处待命，再命右军同样不许出声渡江五里后待命。

半夜时分，勾践命左、右军同时击鼓，一时杀声震天，吴兵听了后，害怕

的说：“越兵分两路夹击我军！”

于是吴军也分左右两路抗拒，越王勾践遂亲率中军悄悄渡河，攻击吴军主力，结果吴军大乱，终于大败。

晋朝大将桓温伐蜀汉时，有人提议要分为两军，从不同的道路同时向前推进，以分散汉兵的兵力。

袁侨说：“现在我们孤军深入，应当集结所有兵力以取得战果。假如军分两路，有一路被蜀兵打败，那就大势已去了。”

桓温于是决定集中兵力进攻，命士兵丢弃烧饭用的餐具，只带着三天的干粮，表示只有战死没有退还的决心，终于大败蜀兵，直逼成都。

〔梦龙评〕战略上用分散兵力的策略，为的是用计谋出奇制胜；采集中兵力的策略，为的是增强打击的力量。

历史上有因分散兵力而获胜的事例，如锺会在剑阁牵制住姜维，邓艾另外率军由阴平道偷袭蜀国便是；也有分散兵力而失败的事例，如黥布分为三军，有人批评兵力分散，若有一军溃退，其余两军也会败逃，黥布不听，果真战败，就是一例；有合聚兵力失败的，如金兀术的顺昌之役，金兵结集城下，因为人数太多，以致无法灵活运动而失败，就是一例。

903. 晁　错

【原文】　匈奴数苦边。晁错上言兵事曰：“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以蛮夷攻蛮夷，是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者数千，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利兵，益以边郡之良骑；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此万全之术也。”错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见行如往弃市。陈胜先倡，天下从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庐、具田器，以便为城堑丘邑，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衣廪，胡人入驱而能止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生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上

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万世制虏之策，无能出其范围。

【译文】　汉朝时匈奴屡次侵扰边境，晁错上书议论有关对敌作战的策略，他说：

“据臣所知，两军近距离的作战，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占得地利优势；二是士兵受过训练，习惯作战；三是武器精良。

“所以兵法上说：‘武器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经过训练，不能用于作战，等于是把带兵的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之道，等于是把国君送给敌人；国君不能慎选大将，等于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种情形，是用兵作战时最要注意的。’臣认为用蛮夷之道攻击蛮夷，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战略。

“今天匈奴的地理形势、战斗技巧和中国不同，上山下坡，渡河涉溪，中国的马比不上匈奴；在倾危的险道上，一面骑马一面射箭，中国的骑兵比不上匈奴；在风雨中长时间鏖战，在饥饿干渴中受困，中国的步兵比不上匈奴；这些都是匈奴兵的优点。

“如果在平原、平地，利用轻便的战车、骁勇的骑兵作战，那么匈奴兵就容易混淆方位；用劲弩、长戟，射向远处的敌阵，那么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挡；再加以坚硬的甲衣，锋利的兵刃，长短兵器交杂作战，弓箭手来往穿梭，伺机攻击，士兵列阵向前推进，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难阻挡我们；将官突发信号，万箭攻向同一目标，那么匈奴防身的皮铠、木盾都不管用了；下马后用剑戟等武器作战，那么匈奴兵的两脚就无法使唤了（匈奴习惯骑战，不习惯步战）。这些，都是中国兵的优势。

“就以上分析来看，匈奴战技的优势有三项，中国兵所占的优势有五项。古代帝王，要有万全的把握才敢发动战争，今天投降或前来归附的蛮人有好几千名，他们的战技专长和匈奴兵一样，如果陛下能赐给他们坚硬的盔甲，锐利的武器，再加上边境骁勇的骑兵，任命一位能深深了解他们习俗、安抚他们心理的明将；在险地作战，就用蛮兵抵挡，在平地作战，就用战车制敌，这两种策略交互运用，利用两个兵种的特长加以发挥，这就是发动战争的万全之计。”

晁错又上书说：

“胡、貉地方的人能耐寒冷，扬、粤地方的人能耐暑热，秦国戍守边境的士卒，大多不能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所以都把戍守边境看成前往死亡之地。陈胜首先高呼起义口号，天下人群起追随，这是秦朝靠武力统治天下的错误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陛下不如在边境建好房舍，提供耕田的农具，劝募百姓前往居住，利

用地形修建城墙，挖深沟堑。愿意前来的百姓，有罪的可以免罪，无罪的可以封爵，再赐给他们衣服、食物。遇到胡人入境抢掠家畜，凡能阻止胡人掠夺的，主人就把一半的畜产送给他，再由政府补回主人的损失。

“如此一来，各乡里的百姓就能相互救助，有胡人犯边，也能不怕死的勇敢抵御，他们会这么做，不是感恩皇上，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这和强迫百姓戍守边境，由于不熟习地理环境而产生畏惧胡人的心理，两者比较起来，功效相差万倍。”

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便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境。

〔梦龙评〕后代论述戍守边境的策略，没有人能逾越这个范围。

904. 范　雎

【原文】　范雎说秦王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走韩卢而搏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愿闻失计！”雎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赵必皆附；楚、赵附，齐必惧矣。如是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

【译文】　战国说客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凭秦人的勇敢和强大的兵力来威服天下诸侯，就像驱使韩卢（古代有名的快狗）去追捕兔子一般。但十五年来秦国却紧闭函谷关，不敢向东发兵，就是因为相国穰侯的谋国不忠，再加上大王策略也有所错误。”

秦昭襄王说：“寡人很愿意听一听错误在哪里？”

范雎说：“穰侯率军越过韩、魏等国而去攻打齐国，这是不对的，大王应该采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能多扩张一寸土地，大王就多得一寸地；能多扩张一尺土地，大王就多拥有一尺地。今天韩、魏都位于中原，正当天下的枢纽，如果大王想称霸诸侯，就必须敦睦位居中原枢纽的大国，进而威胁楚、赵两国；如果楚、赵能亲附秦国，齐国必然会害怕而表示屈服，韩、魏自然可轻易取得。”

秦昭襄王说：“你说得很对。”

905. 王　朴

【原文】　周世宗时，拾遗王朴献《平边策》，略云：“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唯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

挠其西，备西则挠其东，彼奔走以救弊。则奔走之间，我可窥其虚实，避实击虚，所向无前，则江北诸州举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南亦不难下也。江南下，而桂、广、岷、蜀，可飞书召之矣。吴、蜀既平，幽必望风而至，唯并为必死之寇，必须强兵力攻，然不足为边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试。其后宋兴，卒如其策。

【译文】 后周世宗时，拾遗王朴曾提出《平边策》，内容大意是：

攻占土地的基本原理，一定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放眼天下，当今只有吴国东到海、南至江将近两千里的防线，最容易攻占。

我们从吴国防备最薄弱的地方开始进攻，他们防备东方，我们就进攻西方；他们守备西方，我们就搅乱东方，他们一定会奔走救援。在奔救之间，我们就能看出他们的虚实、强弱；然后我们避开防卫坚固的地方，攻击武力薄弱的地方，这样一来一定战无不胜，那么长江北岸的各州，都将归我们所有。

取得江北之后，就利用江北的百姓，继续我们征讨江南的计划，那么江南也不难取得了。江南一旦到手，那么桂林、广东、四川、巴蜀等地，就只需传递一两封谕示文书便足以教他们投降了。

吴、蜀既已平定，那么燕地一定闻风归附。只有河东，是拚死也不会归附的匪寇，必须要出动强大的兵力来攻取，但也不足以构成我国的边患。

周世宗对这个建议颇为赞赏，可惜还来不及照这策论去做就病死了，日后宋朝代之而起，宋主就是按照这计策实行。

906. 任瑰　唐太宗

【原文】 李渊兵发晋阳，入临汾，去霍邑五十余里。隋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大将军屈突通将骁骑数万屯河东以拒渊。诸将请先攻河东。任瑰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瑰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郃阳，萧造文吏，必望尘请服。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裴寂曰：“屈突通拥众据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边批：此亦常理，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时日，敝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会久雨，渊不能进，军中乏粮，刘文静请兵于始毕可汗，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欲还救根本。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

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遂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尔，何以自全？”渊不听。世民将复入谏，会渊已寝，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兵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去亦未远，请自追之。”乃与建成分道夜进，追左军复还，已而太原运粮亦至。诱老生战，斩之。日已暮，无攻城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按：任瑰之策，即李密说杨玄感，魏思温说徐敬业者，特太宗用之而胜，二逆不用而败耳。◯杨玄感之谋逆也，李密进三策曰：“天子远在辽海，公若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关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若随近先向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非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为上策。”密知计不行，退谓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胜，吾属为虏矣！”未几，玄感败。◯徐敬业举兵，问计于军师魏思温，对曰：“公既以太后幽系天子，宜身自将兵，直趋洛阳。山东、韩、魏知公勤王，附者必众，天下指日定矣！”敬业曰：“不然。金陵负江，王气尚在，宜先并常、润为霸基，然后鼓行而北。”边批：此谋反，非勤王也，何以服众？思温曰：“郑、汴、徐、亳，世皆豪杰，不愿武后居上，蒸麦为饭，以待我师，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业不从，使敬猷屯淮阴，韦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击润州，下之。思温叹曰：“兵忌分，敬业不知席卷渡淮，率山东士先袭东都，吾知无能为矣！”◯李密为玄感策何智，自为策又何愚也！思温之谋善矣，而敬业本谋，实不为勤王，奈何从之！李士实亦劝逆濠直捣南都，勿攻安庆，亦李、魏之故智。濠不听而败。夫隋炀弑虐，则天篡统；二李举兵，犹曰有名，彼逆濠何为者哉！天不佑叛贼，即直捣南都，亦未见其必胜也。

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守仁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文锦诸人之智亦足术也！

【译文】 隋末时李渊由晋阳发兵，进入临汾郡，离霍邑有五十多里路。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人驻守霍邑，另有大将军屈突通带领数万骑兵戍守河东，共同抗拒李渊。

李渊的将领请求先攻打河东，任瑰对李渊说：

“关中的豪杰，盼望我们义军的到来已有多年了。我在冯翊多年，请让我前去晓谕，他们一定会起而效忠我们。我们大军从梁山度河，直走韩城，进逼郃阳。当地的首长萧造是一名文官，听说大军来到一定会请求归顺。然后我们再击鼓进兵，直攻永丰，虽然尚未进入长安城，但整个关中已在我们的掌握中了。”

裴寂（字玄真）说："屈突通率大军戍守河东，如果我们不先击败他，而直攻长安〔这也是常理〕，万一失败退兵，就会被屈突通所率领的河东兵攻击，前后夹击，对我军相当危险。"

李世民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用兵作战讲的是快速，我们借着多次胜利威猛的气势，一路抚慰归顺的士兵、百姓，这时向西进攻长安，长安的百姓，望见我军的军旗就已震惊骇怕，我们趁对方还不及思考计谋、还不及奋起作战勇气时，一举攻下长安，就如同摇撼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如果只在长安城外耗费时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计谋，修治防备完成部署，只不过是使自己白白浪费时间，消磨军士斗志，那么大势就去了。再说关中群豪并起，不能没有归属〔这点更要紧〕，也不能不早加招抚。屈突通只是一名奴才，不值得顾虑。"

不料这期间一直大雨不停，李渊无法进兵，军中粮食短缺，刘文静去见突厥的治毕可汗还没有回来，就传出突厥和刘武周暗中勾结偷袭晋阳的消息。

李渊想回晋阳救援，李世民却说：

"现在稻谷大熟，遍布原野，不必为军中缺粮而发愁！宋老生个性轻率急躁，只一场胜仗就能制服他；而李密在夺取粮仓后，就没有再作久远的打算；刘武周和突厥表面虽然亲善，内心却相互猜疑，刘武周虽想攻太原，但又哪能忘记近在咫尺的马邑呢？我军打着举大义、救苍生的旗号，就应该奋不顾身先入咸阳，以号召天下，现在遇到小小的敌人，就立即调转军队，我怕为大义而投效我军的壮士，会因而离散解体，则我们也不过是防守太原城的地方贼而已，如何保全自己呢？"

但李渊不听他的意见，李世民想再进帐劝止，可是李渊已经睡了。李世民无法进帐，只有在帐外号哭〔李渊不知他的儿子是位英雄〕，哭声传到帐内，李渊只好召他进去。

李世民说："今天我们高举义旗出兵，向前拚战就成功，懦弱后退就离散；士卒离散在前，敌军乘危于后，不要多久就命丧黄泉，我怎不悲伤大哭呢？"

李渊终于觉悟，说："但军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呢？"

李世民说："右军严整装备还未出发，左军虽然已经离开，依我估计距离并不远，请准我追赶。"

于是李世民当夜便追上左军。

不久，太原的粮食也运到了。接着李世民用计诱宋老生出兵，宋老生大败被杀。这时天色已暗，李渊下令登城，由于没有登城的城梯，士兵搭成肉梯，终于攻下霍邑。

〔梦龙评〕其实任瑰的献计与李密游说杨玄感、魏思温游说徐敬业，都是同出一辙。然而只有李渊采纳，因而取得天下，另外二人不用，所以败亡。

杨玄感有谋反的野心，李密向他献三计，说："天子远征辽海，您若率军直入蓟县，控制险要，天子因前有高丽国，归路又被您阻断，您一定可不战而胜，这是上策。关中形势险要，我们向西而行，沿途不攻城镇，直取长安，安抚当地豪杰，招抚当地百姓，占据要塞严加防守，天子即使回到京城，已失民心，我们就可从长计议了。如果先就近攻打东都，以号令四方士民，只怕别人早已事先防备，如果百日之内无法取胜，等天子援军一到，胜败的结果，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

杨玄感说："不对！朝廷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果先取得东都，就会动摇他们的斗志，再说如果大军所经过的城邑，都不加以攻占，又如何显示我的威武呢？所以我认为你所说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李密退出后，对别人说："楚公想造反却不想求胜，我们快成为阶下囚了。"不久，杨玄感果然兵败。

徐敬业举兵后，曾询问军思魏思温的看法，魏思温说："明公以匡复大唐为借口，就该率军直攻洛阳，那么天下人都会知道明公起兵是为王室靖难，四方都会群起响应，天下也就指日可定了。"徐敬业却说："不对，金陵有长江为天险，仍有王者霸气，不如先攻取常州、润州，奠下根基，然后再北攻中原〔这是谋反，不是勤王，无法使民众信服〕。"

魏思温说："山东的豪杰们怨恨武后专政，听说明公举兵，都自带粮食准备投效我军，为什么不利用这大好形势，而只想死守金陵，置自己于死地呢？"徐敬业仍不接纳，自己带兵攻打润州。魏思温叹着气说："用兵时最忌讳兵力分散，徐敬业不集中兵力渡过淮河，率领山东豪杰攻取洛阳，我看很快就要败亡了。"

李密替杨玄感所拟的计谋，是何等明智，但为自己策划，却又愚笨无比。魏思温的谋略是对的，反观徐敬业的做法，哪里是为平王室之乱呢？

明人李士实也曾劝朱宸濠直攻南京，不要出兵安庆，但朱宸濠不听，终至失败。唉！隋炀帝骄奢淫逸，武则天篡唐自立，李密、李渊起兵，仍师出有名，但朱宸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老天不保佑叛贼，我看即使朱宸濠直取南都，恐怕也不见得能取得天下。

907. 习马练刀法

【原文】 **北虏马生驹数日，则系騍马于山半，驹在下盘旋，母子哀鸣相应，力争而上，乃得乳。渐移系高处，驹亦渐登，故能陟峻如砥。今养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仿其法，马自可用。又，倭国每生儿，亲朋敛铁相贺，即投于井中，岁取锻炼一度。至长成刀，利不可当。今勋卫之家，世武为业，而家无锐刃。愚意亦宜仿此，箕裘弓冶，不足为笑也。**

【译文】 北方胡人所饲养的母马生下小马后，就把母马拴在半山上，而让小马在山下跌跌撞撞的找寻母马，两马嘶鸣声此起彼落，小马极力挣扎攀登上山，才能吃到母奶。过一段日子，再将母马移往高处，小马为吃奶得爬得更高。所以当小马长大后，行走险路有如奔驰平地。

现在我们要训练战马就该在高地放牧，仿效胡人养马的方法，日后，马儿自然能担重任。

此外，听说倭人生下男婴，亲友前来祝贺时，都会携带铁器，投进主人家水井中，主人便会将亲友所送的铁器销熔打造成刀，每年锻炼一次，等婴儿长大后，刀已成利刃，锋利无比。

而今明朝卫士之家，世代以武为业，但家中却找不到锋利的武器，依我的看法，不如也仿照倭人的做法。师法别人的长技，没有什么可耻的。

第九部　闺智

闺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祥麟虽祥，不能搏鼠；文凤虽文，不能攫兔。世有申生、孝己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圣善，首推邑姜，孔子称其才与九臣埒，不闻以才贬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殁而月代，妇所以辅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噎噎，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闺智也。贤哲者，以别于愚也；雄略者，以别于雌也。吕、武之智，横而不可训也。灵芸之属智于技，上官之属智于文：纤而不足，术也。非横也，非纤也，谓之才可也，谓之德亦可也。若夫孝义节烈，彤管传馨，则亦闺阈中之麟祥凤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译文】　俗语说："男人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这当然是不对的。像麒麟凤凰这样的吉祥之物，亦不能用来捕鼠猎兔，而像春秋时申生这样的仁孝，也不代表他有治国定乱的才能。

周朝最被称誉的女子，首推邑姜，孔子赞她能不下于当时一干功臣豪杰，哪里会有因为邑姜的才华洋溢而有损于她个人的德行这种事？

所谓的才能，基本上便是智慧，没有智慧便是无知，没有才干若等于有德，是不是等于说天下那些无知的村姑村妇，皆是德行高洁的人呢？

我的想法是，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落之后月光照明，所以女子正是男子的辅助。为此，我特别采集历史上有关女子才智的实录为"闺智"，分为"贤哲"、"雄略"两卷。

二十五、闺中贤哲

【原文】　匪贤则愚，唯哲斯尚，嗟彼迷阳，假途闺教。集"集哲"。

【译文】　一个人如果不是天生的智者，总希望自己能有可以学习、仿效的对象；除了千篇一律的男性光辉外，有时也不妨就教于闺中的妇人。

908. 马皇后

【原文】　高皇帝初造宝钞，屡不成，梦人告曰："欲钞成，须取秀才心肝为之。"觉而思曰："岂欲我杀士耶？"马皇后启曰："以妾观之，秀才们所作文章，即心肝也。"上悦，即上本监取进呈文字用之，钞遂成。

【译文】　明太祖即位初期想发行纸币，但筹备过程中屡次遭遇困难，有一天夜晚梦见有人告诉他说："此事若想成功，必须取秀才心肝。"

太祖醒后，想到梦中人话，不由说道："难道是要我杀书生取心肝吗？"

一旁的马皇后提醒太祖说："依臣妾的想法，所谓心肝，就是秀才们所写的文章。"

太祖听了大为赞赏，立即命有关官员逞上学者的研究心得，终使纸币得以顺利发行。

909. 赵威后

【原文】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问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岫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译文】　齐王命使者送信给赵威后向她请安。

书信尚未取出来，赵威后就问使者："今年田地的收成如何？人民生活是否都好？大王的身体是否康健？"

使者很不高兴地说："我奉命前来向王后请安，王后不先问大王近况，却先问农地的收成和百姓的生活，把大王的事放在最后，这不是有些尊卑颠倒吗？"

赵威后说："话不是这么说的，假使田地收成不好，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

国家没有百姓，又怎会有君王呢？如果先问君王事，那才真是舍本逐末呢！”

接着赵威后又问：“齐国有位叫锺离子的处士，他目前的生活还好吧？他这个人是不管他人有没有饭吃，都想办法给他们饭吃；不管他人有没有衣服穿，都想办法给他们衣服穿。这样一个辅佐大王养民的人，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拔擢他呢？

“还有业阳子这个人也好吗？他同情失去丈夫的女人和失去妻子的鳏夫，抚恤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失去子女的老人，常常帮助穷困的人，以弥补他们生活上的不足。这也是个辅佐大王养民的人，为什么到现在也不拔擢他呢？

“还有，北宫的女婴儿子（人名）好吗？她放弃自己婚姻的幸福，将珠花首饰搁在一旁，留在家里侍奉父母，可说是一位贤慧的女子，可做为天下万民的表率，为什么到今天还没让她进宫呢？如果朝廷不重视前面这二位贤臣和一位贤女，那齐王又如何能以王者姿态统治万民呢？

“于陵（地名）的子仲还活着吗？这个人上不能尽忠于王，下不能治理室家，中不能结交诸侯，只知道驱使百姓做些无益的事，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把他杀了呢？”

910. 刘　娥

【原文】　刘聪妻刘氏，名娥，甚有宠于聪。既册后，诏起鹍仪殿以居娥。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将斩之。娥私敕左右停刑，手疏上，略曰：“廷尉之言，关国大政，忠臣岂为身哉！陛下不唯不纳，而又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怨，咎皆归妾；拒谏戮忠，唯妾之故。自古败亡之辙，未有不因于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视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过。”聪览毕，谓群下曰：“朕愧元达矣！”因手娥表，示元达曰：“外辅如公，内辅如娥，朕复何忧！”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译文】　刘聪（五胡十六国前赵人，刘肃第四子，字玄明，晋永嘉年自立为帝）的妻子叫做刘娥，刘聪对她宠爱有加，册立为皇后后，为她建造鹍仪殿。廷尉（官名，掌刑狱）陈元达上书劝谏，言辞激切，刘聪大为震怒，下令斩陈元达。

刘后听说这件事，秘密敕令左右停止行刑，亲笔写了奏章说：

“廷尉的话，关系着国家兴亡、百姓福祉，忠臣进言时，哪里会先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呢？想不到陛下不仅不采纳他的忠言，反而要诛杀他。陛下的怒气

是因臣妾而起，廷尉遭到杀害是由臣妾招致；如此一来，天下的罪过都集中在臣妾身上，陛下拒绝进谏、杀害忠良都是因为臣妾的关系。

“自古以来国家的败亡，往往由于妇人所引起，臣妾每见史册所记，常常难过得吃不下饭，没想到今天自己却做出这种事，那么后人看臣妾，不是如同今日臣妾看古人吗？臣妾还有什么脸面来服侍陛下，请求在这堂下赐臣妾一死，以防止陛下贪慕美色的过失。”

刘聪看了奏章，对群臣说：“朕实在愧对元达！”

他又把刘氏的表章拿给陈远达看，说：“朕外有像贤卿这样的大臣辅佐，内有像刘后这样的贤妻辅佐，还有什么事情好忧虑的呢？”

〔梦龙评〕姜后（周宣王之后，有贤德）、樊姬（春秋楚庄王夫人）、徐惠妃（唐朝人，八岁就能写文章，太宗召为才人）等都是和刘氏同样的贤德的人。

911．李邦彦母

【原文】　李太宰邦彦父曾为银工。或以为诮，邦彦羞之，归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银工，乃可羞耳。银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圣祖不肯祖文公，皆此义。

【译文】　宋朝人李邦彦（字士美）的父亲曾是银矿场的采石工人，有人用李父的职业讥讽李邦彦，李邦彦觉得自己在人前无法抬头，回到家把这件事禀告母亲。

他母亲说：“宰相家的人曾沦落为矿工，的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矿工出身的父亲，家中出了个当宰相的儿子，却是件非常光彩的事。有什么好丢脸不敢见人的呢？”

〔梦龙评〕宋朝的狄青、明朝的太祖不肯轻易认祖归宗，也都是和李邦彦有同样的想法。

912．唐肃宗公主

【原文】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番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须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晟母也。

【译文】　唐肃宗在宫中欢宴群臣，宴中有女艺人表演助兴，其中有一段是穿着绿衣手持简牌，模仿参将打扮的表演。

天宝末年，番将阿布恩获罪被杀，他的妻子被发配宫廷充当艺人，肃宗命她反串表演参军。

公主劝阻说：“宫中女乐已经够多了，不差这名女子。再说，如果阿布恩真是叛将，他的妻子也该视为受刑人，按律不能接近皇上身边；如果阿布恩是含冤横死，皇上又怎么忍心让他的妻子与其他艺人杂处，成为别人娱兴助乐的工具呢？臣妹虽然愚笨，但仍认为皇上要再三思。”

肃宗听了，不由得同情起阿布恩的妻子，于是下令取消演出，另外也赦免阿布恩妻子的罪行，从此大家对公主更加敬重了。

这位公主，就是柳晟（柳敏六世孙）的母亲。

913. 房景伯母

【原文】 房景伯为清河太守。有民母讼子不孝，景伯母崔氏曰：“民未知礼，何足深责？”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余，其子叩头出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

此即张翼德示马孟起以礼之智。

【译文】 后魏人房景伯（字长军）为清河太守时，有位民妇呈递状纸控诉儿子不孝。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说：“百姓们没有知识，怎么忍心苛责呢？”

于是召来民妇母子，与民妇同榻共食，要民妇儿子在一旁观看房景伯平日是如何侍奉母亲。不到十天，民妇的儿子便表示悔过，要求与母亲一同回家。

崔氏说：“这个孩子虽然面有惭愧的神色，但心中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暂时再留他们一段时间。”

过了二十多天，民妇的儿子向房景伯不断磕头，甚至额头都磕出血来，非常地悔过，民妇也哭着要求回家。

后来，民妇的儿子果然成为一位远近知名的孝子。

〔梦龙评〕这就是张飞提醒马超对刘备要以事君之礼的智慧。

914. 柳仲郢婢

【原文】 唐仆射柳仲郢镇郪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将，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侩以婢导至，巨源赏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通衢，有鬻绫罗者，召之就宅，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时婢侍左，失声而仆，似中风。边批：诈。命扶之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侩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

此婢胸中志气殆不可测，愧杀王濬冲一辈人！

【译文】 唐朝刑部尚书柳仲郢出任郧城令时，在成都卖了一个和家人处不来的婢女。

刺史盖巨源以西川大将军的身份开拓边疆，当他驻守苦竹溪期间，一家佣工介绍所把这婢女介绍给他，盖巨源决定雇用这名婢女。

一天，盖巨源从窗内往街上看，无意中看到一个卖绫罗绸缎的商贩，于是唤进宅里准备买一些。他首先将所有布匹都摊开来，然后薄薄厚厚、好好坏坏挑个没完。

那时这婢女也站在旁边，突然叫了一声便倒地不起〔好诈〕，好像中风一般不醒人事，于是盖巨源就叫人把她抬回原来那家介绍所。

第二天婢女病愈，人们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回答说："我虽是个出身卑贱的女婢，但毕竟还曾经服侍过尚书，我宁可死，也不愿给那种俗不可耐的人当婢女。如果我不倒地装病，他又怎肯辞退我呢？"

此事一时传遍整个成都城，大家都很钦佩这婢女的志节。

〔梦龙评〕这名婢女胸中的气节颇值得钦佩，王浚仲（王戎）那种人和她比起来可真要羞死了。

915. 崔敬女 络秀

【原文】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顼取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然至门。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顼后贵至拜相。

周顗母李氏，字络秀，少在室，顗父浚时为安东将军，因出猎遇雨，止秀家。会秀父兄出，乃独与一婢为具数十人馔，甚精腆，寂不闻人声。浚怪觇之，见秀甚美，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秀曰："门户单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归浚，生顗及嵩、谟，已三子并贵显。秀谓曰："我屈节为汝门妾，计门户耳。汝不与吾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顗等敬诺，自是李氏遂振。

绝无一毫巾帼气。"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诗正堪为二女咏耳。

【译文】 唐冀州副刺史吉懋，想要为儿子吉顼娶南宫县丞崔敬的女儿为妻，但是崔敬认为两家门第悬殊而拒绝。于是吉懋就利用权势胁迫崔敬，崔敬恐惧之余只好同意。吉懋选了个黄道吉日，抬着一顶花轿带着聘金前来迎娶。

由于事出突然，崔敬的妻子郑氏还不知道已答应这门亲事，因此就抱着女儿痛哭，感叹自己家的门第太低，连女儿的终身大事都不能做主，女儿也赖在

床上不肯起来。

这时崔敬的小女儿对母亲说：“父亲遭逢危难，杀身营救乃属当然，即使被卖为奴婢也心甘情愿。想那吉家也算是名门大户，嫁到他家并不算耻辱，如果姊姊不愿意嫁，那就让我来代替好啦！”

于是妹妹坐上花轿，吉项果然很有出息，后来官至宰相。

晋朝人周𫖮（字伯仁）的母亲李氏，闺名叫“络秀”，当她还待字闺中时，周𫖮的父亲周浚官拜安东将军。

有一次，周浚外出打猎遇到大雨，投宿在络秀的家中。正巧这天络秀的父兄外出，她跟婢女两人作了满桌的菜，色香味俱全，让周浚和随行的许多人饱餐一顿。由于家中悄然没有人声，周浚觉得很奇怪，就偷偷探头往室内看，这才发现络秀是一个出奇的美女，惊喜之余，想要把她纳为侍妾。

络秀的父亲、哥哥对这门婚事都不表同意，可是络秀却说：“我们家门第这么卑下，为什么还可惜我这个女儿，我嫁过去以后说不定会很幸福。”

络秀嫁给周浚为妾后，一共生了周𫖮、周嵩、周谟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非常有出息，成为朝中显贵。

后来络秀对儿子们说：“我所以愿意嫁来你们家当妾，为的是想照顾娘家，可是你们却不把我的娘家当亲戚，我对往后的日子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呢？”

从此周浚就和络秀的娘家经常来往，李家也因而一天比一天有声望。

〔梦龙评〕“绝无一毫巾帼气，生男勿喜女勿悲。”这两句诗正好可借为咏叹这两位奇女子。

916. 乐羊子妻

【原文】　乐羊子尝于行路拾遗金一饼，还以语妻。妻曰：“志士不饮盗泉，廉士不食嗟来，况拾遗金乎？”羊子大惭，即捐之野。

乐羊子游学，一年而归。妻问故，羊子曰：“久客怀思耳。”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自一丝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匹。今若断斯机，则前功尽捐矣。学废半途，何以异是！”羊子感其言，还卒业，七年不返。

乐羊子游学，其妻勤作以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姑杀而烹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故，对曰：“自伤居贫，不能备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弃去不食。

返遗金，则妻为益友；卒业，则妻为严师；谕姑于道，成夫之德，则妻又为大贤孝妇。

【译文】　乐羊子有次在路边捡到一锭金子，回家后很高兴的把这件事告诉妻子。

妻子说：“有志节的人不喝名为‘盗泉’的水，廉节的人不吃嗟来之食，更

何况是捡来的金子呢？”

乐羊子听了大为惭愧，立即将金子放回路边。

乐羊子离家求学一年后突然返家，妻子问他为何提早回家，乐羊子说：“久居异乡心中想家，所以就回来了。”

妻子就拿着剪刀走到织布机旁，对乐羊子说：“这匹绢布是由一丝一线累成尺寸，再由尺寸累成丈，最后成匹。今天若是剪掉织布机只织到一半的布，那么前些日子所织的布，全都成没有用的废物了。现在你求学半途而废，和我将这半成品毁掉有何差别。”

乐羊子被妻子这番话所感动，于是发愤继续求学，七年间不曾返家。

乐羊子离家求学期间，妻子辛勤持家，照顾婆婆。有一次，邻家所养的鸡误闯入乐羊子的园中，婆婆便抓来杀了做菜吃。到吃饭时，乐羊子妻直对着那盘鸡流泪，不吃饭，婆婆感到奇怪，问她原因。

乐羊子妻说：“我是难过家里太穷，不能有好菜吃，才让您吃邻人家的鸡。”

婆婆听了大感惭愧，就把鸡肉丢弃不食。

〔梦龙评〕引志士气节劝丈夫不拾遗金，乐羊子妻可说是益友；断织布勉丈夫完成学业，可说是严师；用道理晓喻婆婆，保全丈夫的名声，又可说是贤德的孝妇了。

917. 孙太学妻

【原文】　嘉靖间，娄东有孙太学者，与妓某善，誓相嫁娶，为之倾赀。无何孙丧妇，家益贫落，亲友因唆使讼妓。妓闻之，以计致孙饮食之，与申前约，以身委焉。孙故不善治产，妓所携簪珥，不久复费尽。妓日夜勤辟纑以奉之，饘粥而已。如是十余年，孙益老成悔过，选期已及，自伤无赀，中夜泣。妓审其诚，于日坐辟绩处，使孙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阴埋也。孙以此其选县尉，迁按察司经历。宦橐稍润，妓遂劝孙乞休归，享小康终其身。

既成就孙，而身亦得所归，可谓两利；所难者，十余年坚忍耳。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娄江地方有位孙太学（太学，对监生的尊称），他和一个妓女是老相好，两人立下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誓言，孙太学为了她散尽所有的家财。

没多久，孙太学的元配去世，孙家的家道更加衰落，生活日益困难，亲友们于是唆使孙太学具状控告妓女。妓女听说这件事，就派人照料孙太学的起居，并提醒他两人曾有的盟约，愿意嫁他为妻。

孙太学本就是个不善理财的人，不久便把妓女陪嫁过来的玉簪、珠宝都散尽花光，妓女日夜辛勤的纺织，张罗家用，也仅够糊口而已。

这样一晃便是十多年，孙太学年纪大了，开始后悔年轻时的荒唐孟浪，眼看又到大比之年，想到没有盘缠赴京应考，不禁伤心落泪。

妓女发觉孙太学是真心想上进求功名，就要孙太学在她平日织布的地方向下挖，结果挖出一千多两黄金。这都是妓女暗暗积存的。

孙太学终于如愿赴京参加考试，放榜后被任命为县尉，后来调升为按察司经历，生活比以往改善许多，于是妓女勤孙太学辞官回家，安享余年。

〔梦龙评〕妓女既成就孙太学，也为自己觅得一个好归宿，可说是相互得利。所难的是，她竟能熬得住这十多年！

918. 吴生妓

【原文】 真定吴生有声于庠，性不羁。悦某妓，而橐中实无余钱。妓怜其才，因询所长，曰："善樗蒲"。妓乃馆生他室中，所遇凡爱樗蒲者，辄令生变姓名与之角。生多胜，因以供生灯火费。妓暇则就生宿，生暇则读书。后生成进士，欲娶妓，而妓适死，因为制服执丧，葬之以礼，每向人言，则流涕。

吴生从未出丑，此妓胜汧国夫人多多矣。

【译文】 真定地方有个姓吴的书生，性情豪迈不拘，在太学中小有名声，性情豪迈不拘，他爱上一名妓女，但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可让他常上妓院。妓女怜惜吴生是个人才，就问他擅长什么。

吴生说："掷骰。"

于是妓女就在妓馆中另辟一室，凡是碰到喜欢掷骰的客人，就要吴生改名换姓与客人对掷，吴生常赢，于是就有余钱充当生活费。

妓女有空就去陪吴生，吴生也尽量利用空闲时读书，后来吴生高中进士，想迎娶妓女，没想到妓女却在这时去逝。吴生为她服丧，并以礼厚葬她，后来每逢向人道及妓女的种种往事，必会流下泪来。

〔梦龙评〕以吴生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妓馆掷骰从未出过差池，这妓女真是胜过妍国夫人多多呀！

919. 陶侃母

【原文】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每纺绩赀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浔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封鲊遗母。湛还鲊，以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鄱阳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仆马甚多。湛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髮，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卧荐以为马草，遂具精馔，从者俱给。逵闻叹曰："非

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阳，大为延誉，侃遂通显。

【译文】 陶侃的母亲湛氏是豫章新淦人，早年被陶侃的父亲纳为妾。生下陶侃后，陶家更加穷困，湛氏每日辛勤的纺织供给陶侃日常所需，要他结交才识高的朋友。

陶侃年轻时当过浔阳县衙小吏，曾掌鱼市交易。有一次他派人送给母亲一条腌鱼，湛氏退还腌鱼，并且写了封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县令，假公济私把公家的鱼拿来送给我，非但不能让我高兴，反而更增加我的困扰。”

鄱阳的范逵以孝闻名，被举为孝廉（汉时选举科目名，推举能孝顺父母、德行廉洁清正的人）；有一次他投宿陶侃家，正逢连日冰雪，陶侃家中空无一物，而范逵随行仆从，马匹甚多，湛氏对陶侃说：“你只管请客人留下，我自有打算。”

湛氏有一头乌黑亮丽、长度及地的头发，她一刀剪下头发，买得好几斗米回来；又将睡觉用的草垫一割为二，做为马匹的粮草；再砍断屋柱作柴薪，就这样准备了丰盛的馔食，使范逵主仆受到周全、热忱的招待。

事后范逵曾感叹的说：“没有湛氏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

范逵到洛阳后，对陶侃大加赞誉，极力推荐陶侃的才学，陶侃终于成为晋朝大臣。

920. 李畬母

【原文】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及追仓官科罪，边批：既沿例亦不必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译文】 唐朝监察御史李畬（字玉田）的母亲，是个清廉贞节的人。有一次李畬命人把自己的俸米送回家，李母命人量米，结果多出三石，问小吏原因，小吏说：“按旧例御史所领的俸米，都会超过应领的数量。”

李母又问要给搬夫多少工钱？

小吏答：“按旧例御史是不用多给工钱。”

李母听了大为生气，命人把多领的俸米及工钱送还，并生气的责备李畬，于是李畬追究有关官员的失职罪〔既是沿例，其实不必科罪〕，令其他的御史大感惭愧。

921. 王孙贾母

【原文】 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

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贾乃入市呼曰：“从我者左袒！”从者三百人，相与攻杀淖齿，求王子奉之，卒复齐国。

不杀淖齿，则乐毅之势不孤，而兴复难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天已也。张伯起作《灌园记》传奇，只谱私欢，而于王孙母子忠义不录，大失轻重，余已为改正矣。

【译文】 战国时齐国淖齿叛乱，当初王孙贾追随齐湣王，齐湣王去世后，他的母亲说：“每当你朝出晚归，我总是倚门盼望你回来；又或你晚出不归，我也总是倚闾盼望你回来。你口口声声要事奉君王，如今连君王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还能追随谁呢？”

王孙贾听了大感惭愧，就来到市街大声叫喊：“淖齿叛乱，杀了君王，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杀淖齿的，请卷起衣袖，露出你的右臂来！”

经他大声一呼，立刻有三百人愿意跟随他一起去杀淖齿，并找到湣王的儿子，拥立他为齐王，最后终于复兴齐国。

〔梦龙评〕王孙贾不率众人杀淖齿，燕国乐毅的用兵形势就不会显得薄弱，如此一来齐国不仅无法报杀君之仇，更谈不上复兴了。

张伯起著有《灌园记》传奇，但只记叙男女情爱，对于像王孙贾母子这般忠义的事迹却不予记载，失去著书立论的轻重旨趣，幸好我已加以改正了。

922. 赵括母　柴克宏母

【原文】 秦、赵相距长平，赵王信秦反间，欲以赵奢之子括为将而代廉颇。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为然。及是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父子异志，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王许诺。括既将，悉变廉颇约束，兵败身死。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

后唐龙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嘿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奕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才。及吴越围常州，克宏请效死行阵，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为左武卫将军，使救常州，大破敌兵。

括唯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尝言兵，政深于兵。赵母知败，柴母知胜，皆以其父决之，异哉！

【译文】　战国的秦国派兵攻打赵国，两国军队在长平对阵，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想派赵奢的儿子赵括代替廉颇为将。

赵括平日将兵法等闲视之，善于纸上谈兵，但父亲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的本领还不到，等到赵括即将率兵启程时，他的母亲亲自上书赵王，说不可派用赵括。

赵王问为什么，赵母说：

"当初赵括他父亲在世为将时，屈身去亲奉饮食的人就有十几人，和他结交为友则有一百多位；国君及皇室所赏赐东西，先夫全都分给官兵；每当接受君命之日起，便不问家事专心投入。现在赵括做了将军之后，军官无人敢抬头看他，君王一有赏赐，就统统拿回家收藏起来，看到便宜、增值快的田宅，能买的便把它买下来。大王认为赵括像他父亲，其实父子的心志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去。"

赵王说："你不用再多说了，孤王已经决定了。"

赵母说："既然大王已经决定，如果今后赵括有不称职的事情发生，请大王记得老妇有言在先，不要怪罪于我。"

赵王立即答应。

赵括代廉颇为将军后，完全改变廉颇的作战方式，最后果然兵败身死。赵王因有言在先，所以赵母并未受到牵连。

〔梦龙评〕赵母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儿子，谈论带兵之道也颇为高明。

后唐的柴克宏是柴再用的儿子，平日不多话但喜欢帮助别人，平时对自家产业的经营并不重视。虽然他身为禁宫警卫，但从来没有听他谈论用兵之道，只是和朋友下棋饮酒，有人因此断定他绝非将帅之才。

后来吴越王围攻常州时，柴克宏请求准许随军御敌，他的母亲也上表章说儿子有乃父之风，可以任命为将领，如果日后柴克宏有失职之处，愿意领罪受罚。

元宗于是任命他为左武卫将军，命他救援常州，果然大破敌兵。

〔梦龙评〕正因赵括只知死读兵书，不知随机应变，所以才敢轻易的谈论兵事；柴克宏不曾谈论兵事，却深懂用兵之道。赵母知道儿子带兵必败，柴母知道儿子为将必胜；两位母亲都是由他们的父亲来评断儿子日后的作为，不能不令人称奇！

923. 陈婴母　王陵母

【原文】　东阳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陈婴为王。婴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婴乃推项梁。

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

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边批：干净。

婴母知废，胜于陈涉、韩广、田横、英布、陈豨诸人。陵母知兴，胜于亚父、蒯通、贯高诸人。姜叙讨贼，其母速之，马超叛，杀刺史、太守，叙议讨之，母曰："当速发，勿顾我！"超袭执叙母，母骂超而死。明大义也。乃楚项争衡，雌雄未定，而陵母预识天下必属长者，而唯恐陵失之，且伏剑以绝其念。死生之际，能断决如此，女子中伟丈夫哉！徐庶之不终于昭烈也，其母存也；陵母不伏剑，陵亦庶也。

【译文】 汉朝时东阳的少年杀死县令，聚集两万人，想拥立陈婴（秦二世时为东阳令史，谥安）为王。

陈婴的母亲说："你家不曾有过显赫的祖先，突然获致尊荣，并非吉兆。不如依附他人，如果起义成功，日后仍能封侯，即使失败，也不致成为后世指名叫骂的对象。"

于是陈婴率军推项梁为王。

汉朝人王陵（曾率兵归汉，天下既定，受封为安国侯）率兵投靠汉王刘邦，项羽把王陵的母亲请来，安置在军中。

王陵派人探问消息，项羽就让王陵母亲向东坐，表示尊敬，想以此招降王陵。

王陵的母亲偷偷送走使者，哭着对他说："希望你替我转告王陵，好好事奉汉王，汉王是个长者，最后终会得到天下，不要因为我的关系，对汉王抱持二心。"

于是引剑自杀〔干脆俐落〕。

〔梦龙评〕陈婴的母亲在起义之初，就已断定必败，就这点已强过陈涉、吴广等人；王陵的母亲断定刘邦必胜，也强过亚父、贯高等人。

马超谋叛，姜叙的母亲鼓励他尽快发兵，并因此而死，可说是位深明大义的妇人。楚汉相争，胜负未定时，王陵的母亲已断言天下必属于汉王，惟恐王陵失去辅佐汉王定天下的机会，引剑自杀，了断王陵心中的牵挂。生死关头能如此果断，真可说是女中丈夫。

徐庶最后不能辅佐刘备，是为保全母亲的性命，如果王陵的母亲不自杀，王陵的遭遇也将和徐庶一样吧！

924. 叔向母

【原文】 初，叔向晋大夫羊舌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夏姬也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厌，忿

□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叔向之母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译文】　春秋时，晋大夫叔向（本名羊舌苲）想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可是叔向的母亲却希望他娶自己娘家的人。

叔向说：“我的庶母虽然很多，但是庶兄弟却很少，我讨厌亲上加亲。”

他母亲说：

“子灵的妻子（夏姬）害死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导致一个国家和两位卿大夫灭亡，这还不够可怕吗？我听说：‘世上出现过份美丽的女人，必然有凶险万端的祸事伴随而来（甚美必有甚恶）。’古时的有仍氏生了个女儿，一头青丝又黑又美，光可鉴人，人称她为‘玄妻’，后来乐正后夔娶她为妻，生了个儿子名叫‘伯封’，这儿子的性情像猪一样，贪婪无厌，凶狠无度，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封豕’的外号；不久有穷国的后羿把伯封杀了，从此夔氏断了香烟。

“三代的灭亡，和晋太子申生的废立，祸端都是出在美女，你为什么还要娶美女呢？天生的美人足以迷惑人心，假使没有完美的品德，一定会带来灾祸。”

叔向听了母亲的话，觉得十分恐惧，就打消娶尤物为妻的念头。可是晋平公却强逼叔向娶申公巫臣的女儿，婚后生了个儿子名叫伯石。

当伯石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前去探视，才到堂前，听见婴儿的哭声就掉头而走，说：“这哭声简直像豺狼的声音，狼子野心，如果有了他，恐怕我们羊舌家会灭亡。”

她因而不肯探视孙子。

925. 严延年母

【原文】　严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杀，号曰“屠伯”。其母从东海来，适见报囚，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责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遂去归郡。后岁余，果败诛。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译文】　汉朝河南太守严延年凶狠好杀，河南郡的人都称他为“屠伯”。有一天，他的母亲从东海来，正好碰上他在决狱，一看之下大为震惊，便留在都亭，不肯走进郡府。

她见了严延年便责备道：“一个人要敬畏天道神明，不可任意杀人，我不想

在年老的时候看到自己正值壮年的儿子遭到刑狱。好了！我要回东海去，如果你再不改过，我会先在东海替你整理墓地，等你的噩耗传来！”

她于是回到东海郡，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判死刑，东海郡的人都称赞他母亲的贤明与智慧。

926. 伯宗妻

【原文】 晋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饮诸大夫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犁州犁，伯宗子焉？”得毕阳，后诸大夫害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译文】 春秋时晋国大夫伯宗早朝后很高兴的回到家里，他的妻子问他说：“有什么喜事让夫君这么高兴呢？”

伯宗说：“今天我在朝上奏事，其他大夫们都称赞我，说我和阳处父（春秋晋国太傅）一样的有智慧。”

妻子说：“阳处父徒有外表，内心却不实在（华而不实），说话冲动但常不经深思，所以后来才会灾祸临身。说夫君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伯宗说：“我把在朝上所发生的事讲给你听，你就会明白了。”

说完后，他妻子说：“其他大夫和夫君不同，再说百姓对朝政的不满已经很久了，我怕夫君会遭到殃及，何不招募侍卫保护州犁（伯宗儿子）的安全呢？”

后来诸大夫想陷害伯宗，州犁遂在卫士毕阳的护卫下避难楚国。

当初，伯宗每次上朝时，他的妻子必定提醒他说：“盗匪憎恶有钱的富人，饥民怨恨不爱民的官吏；夫君平日喜欢疾言直谏，要提防因此而惹来灾祸。”

927. 李新声

【原文】 李新声者，邯郸李岩女。太和中，张谷纳为家妓，长而有宠。刘从谏袭父封，谷以穷游佐其事。新声谓谷曰：“前日天子授从谏节钺，非有拔城野战之功，特以先父挈齐还我，去就间未能夺其嗣耳。自刘氏奄有全赵，更改岁时，未尝以一履一蹄为天子寿。且章武朝数镇倾覆，彼皆雄才杰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终。公不幸为其属，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计，则宜脱旅西去，大丈夫勿顾一饭烦恼，以骨肉腥健儿衣食。”言毕悲泣不已。谷不决，竟从逆死。

【译文】　李新声是邯郸人李岩的女儿，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张谷把李新声纳为家妓，非常宠爱她。刘从谏承袭他父亲的官职后，张谷就以私人的交谊为他做事。

有一天，李新声对张谷说：

“日前天子虽颁授刘从谏大将军的符信，并不是因为他有攻城掠地的辉煌战功，只是将他先父的官职赐还他，保留他的继承权罢了！自刘氏建汉到现在改朝换代，从不见刘从谏对当今天子有任何尽忠报效的举动，再看看当初那些伐蜀汉立大功的英雄豪杰们，尚且不能长久蒙受天子皇恩，更何况刘从谏只是个从诸多兄弟中挑选出来继承官位的人呢？

“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东西，到头来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失去它。您不幸身为刘从谏的属下，如果不能痛下心意斩断与他的关系，而尽心效忠当今皇上，就该脱离军籍向西走。大夫夫千万不要因对方对您有一饭之恩，享有暂时的荣华，而使骨肉蒙受血腥的灾难。”

说完后，难过得不停的流泪。

然而，张谷却未听从李新声的忠告，最后与刘从谏一起遭到诛杀的命运。

928. 娄　妃

【原文】　宁藩将反，娄妃尝泣谏之，不听。既就擒，槛车北上，与监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纣用妇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妇言而亡家国，悔恨何及！”

仆固怀恩之母劝其子勿反，谢综等赴东市，综母独不出视，皆能识大义者，与妃而三耳。

【译文】　宁王朱宸濠想举兵谋反，娄妃在他起事前曾流着眼泪劝阻，但朱宸濠不听。

后来朱宸濠兵败被擒，被关在牢车中押送北方时，与押车的狱卒闲话旧事，不由悔恨痛哭，说道：“从前殷纣王听信宠妃褒姒的话断送了商朝，我没有听从娄妃的忠言也遭到亡国丧家的命运，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

〔梦龙评〕唐朝的仆固怀恩想起兵反叛时，曾遭他母亲劝阻；谢综被绑赴东市斩首时，谢母独不外出看望——这三名妇人都是能深明大义者。

929. 侯敏妻

【原文】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曰：“俊臣国贼也，势不可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边批：故意。州将看尾后有字，大怒曰：

“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许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译文】 武则天临朝时，御史中丞来俊臣（性残忍）权重气骄，朝中大臣对他无不敬畏三分。上林令侯敏则与来俊臣往来密切。

侯敏的妻子董氏劝阻丈夫说：“来俊臣是戕害国家的国贼，得势不会太久，万一哪天失势获罪，他的党羽一定会遭殃，夫君不妨对他敬而远之。”

侯敏听从妻子的劝告，对来俊臣略微疏远，立即引起来俊臣的不满，不久被贬为涪州武隆县令。

侯敏想罢官回乡，董氏说：“只管去报到，但千万不要存有长久居留的打算。”

于是侯敏就前往涪州报到，在给州将呈递名片时，故意写错了格式〔故意如此〕。州将看了之后，生气地说：“连张名片都写不好，怎么当县令？”

就搁置他前来报到的公文。

侯敏忧心忡忡，董氏说：“只管住下，千万不要有逃走的打算。”

住了五十天后，忠州贼匪作乱，不但杀了武隆县的旧县令，并且还杀害旧县令的家人，侯敏因不得上任而保全一命。

日后，来俊臣被诛杀，他的党羽全部流放岭南，侯敏因听从董氏的话，并未遭到牵连。

930. 王章妻

【原文】 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廷，贵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历位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边批：遭乱世不得不尔。章曰：“非女子所知。”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日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

吴长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虽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译文】 汉朝人王章还是儒生时，在长安求学，与妻子住在一起，家境十分穷困。

有一次王章生病，由于家里没有棉被，王章只好用牛栏中的乱麻保暖，一时万念俱灰，流着眼泪与妻子诀别。

妻子生气的叱责王章，说：“放眼当今朝廷众官，有谁的才学能比得上你？今天你只是有病在身，一时遭遇困顿，不自我激励奋发，反倒流泪怨叹，难道

不觉得惭愧吗？”

后来王章果然居高位，成帝时官至椋京（官名，掌治京师），想上书密奏弹劾王凤。

妻子劝阻他说：“一个人要自守分寸〔遭逢乱世不得不如此〕，不要贪求高位，你难道忘了当年在乱麻堆中流泪的日子吗？”

王章说：“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女人懂得的！”

于是仍上书弹劾，果然获罪下狱，妻女也都成为阶下囚。

当时王章的女儿只有十二岁，半夜时惊醒，哭着说：“平常狱吏要囚犯报数都是到九，今天只报数到八，父亲个性刚直，一定会先判死刑。”

第二天询问狱吏，王章果然已经死了。

〔吴长卿评〕妻子能指出如何明哲保身，女儿能推断出死期。然而，王章妻子的保身哲学，并非难以企及，但他女儿的推断，就实在非常人所及了。

931. 陈子仲妻　黄霸妻

【原文】　楚王聘陈子仲为相，仲谓妻曰：“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于前矣！”边批：陋甚！妻曰：“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为人灌园。

王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子伯为楚相，子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书于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怪问之，霸曰：“向见令孤子容甚光，举措自适。而我儿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惭儿女子！”霸决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孟光梁鸿妻、桓少君鲍宣妻得同心为匹，皆能删华就素，遂夫之高，而子仲、王霸之妻，乃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化游无患，丈夫远不逮矣。

【译文】　楚王想聘陈子仲（战国齐人，名子终）为相。

陈子仲回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成为相国，明天开始，我出门就有四匹骏马拉乘的马车可坐，每餐摆在我面前的都是山珍美味了。”

他的妻子说：“乘坐四匹骏马拉乘的马车，只不过是坐起来比较舒服；每餐的山珍海味，只不过是吃起来比较奢华。今天只是为坐的舒服、吃的奢华，就担负楚国兴亡的重责，目前世局纷扰，处境艰危，我担心你会因此而丧命。”

于是夫妻两人埋名隐姓，为人浇灌果园了。

汉朝时黄霸（字次公，谥定）和同乡令狐子伯是好朋友，子伯为丞相，儿子是州郡的属官。有一天令狐子伯要儿子送封信给黄霸，客人走后，黄霸一直

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他的妻子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

黄霸说："刚才看令狐子伯的儿子容光焕发，举止优雅，想想自己的儿子不修边幅，不懂礼仪，客人来了常不知所措，真有乌鸦凤凰之别。父子情深，我觉得自己平日疏于教导儿子，感到十分愧疚。"

妻子说："夫君节操清廉，不贪慕官禄荣华，今天令狐子伯的显贵，与夫君的清廉，究竟是谁的气节高？为什么因为儿女而妄了自己以往所坚持的理念呢？"

黄霸由床上一跃而起，笑着说："夫人说得好！"

于是夫妻二人决定从此隐居。

〔梦龙评〕梁鸿（后汉人，字伯鸾）的妻子孟光、鲍宣的妻子桓少君（东汉人，鲍宣曾拜桓父为师）都是能和丈夫同甘共苦，一洗过去的奢华而安于朴素，成就丈夫清廉气节的妇人。陈仲子、黄霸的妻子，能开阔丈夫的心志，打消丈夫逐名追利的野心，终身优游不患身边祸患，这种远识是世间一般男子所比不上的。

932. 屈原姊

【原文】 屈原既放逐。其姊闻之，亦来归，责原矫世，喻令自宽，故其地名姊归县。《离骚》曰："女□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楚人谓女曰□。

梁公委蛇，其姊讽之以方正。仁杰往候卢姨，欲为表弟求官。卢曰："姨只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仁杰大惭。屈平方正，其姊进之以委蛇。各具卓识，而姊之作用大矣。

【译文】 屈原的姊姊听说屈原遭楚王放逐，就前去探望屈原，责备他太过耿直，要屈原放开心怀，不要太过忧伤，所以当地的地名就叫"姊归县"。

《离骚》中有一回说道："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阿姊关心我，再三的责骂我）。"

〔梦龙评〕唐朝的狄仁杰曾接受武则天任命的官职，他的姨妈讽谕他要正直刚毅（狄仁杰曾想为表弟在朝中谋一官职，他姨妈说："阿姨就这一个儿子，不希望他效命女君王。"狄仁杰大感惭愧）。屈原太过刚直，他姊姊用委婉的言辞劝诫宽慰他。

不论是屈原的姊姊或是狄仁杰的姨妈，她们都是有见识的妇人，可见身为姊姊对弟妹的影响是很大的！

933. 僖负羁妻

【原文】 晋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闻其骈胁，使浴而窥之。曹大夫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重耳入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

僖负羁始不能效郑叔詹之谏，而私欢晋客。及晋报曹，又不能夫妻肉袒为曹君谢罪，盖庸人耳。独其妻能识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没者。

【译文】　晋公子重耳到达曹国时，曹共公听说重耳天生肋骨连成一片，于是就趁重耳洗澡时，故意走近他身边偷看。

曹大夫僖负羁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都是将相之材，重耳在他们辅佐下，日后一定能重返晋国，登上王位；而重耳成为晋君之后，也一定能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一旦成为霸主，必然会诛伐以前曾对他无礼的国家，那么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曹国，你为什么不趁现在结交重耳呢？”

于是僖负羁派人送了一盘食物给重耳，并且暗中放了一块宝玉在食物里。可是重耳只收下食物，却退回宝玉。

日后，重耳（时已即位为晋文公）果然攻打曹国，他念及僖负羁当年的厚遇，特别下令三军不得侵入僖负羁住的地方。

〔梦龙评〕僖负羁不能仿效叔詹劝郑伯杀重耳在先，却私下巴结重耳；等重耳再返曹国，僖负羁又没有挺身为曹共公的怠慢谢罪在后，实在是在没有见识的庸人！唯独他的妻子，不仅有眼光，而且能推断事理，不得不令人另眼相看。

934. 漂　母

【原文】　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尝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尝就南昌亭长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觉其意，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边批：偏之受祸以责报故。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信既贵，酬以千金。

刘季、陈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长之妻足怪！如母厚德，未数数也。独怪楚、汉诸豪杰，无一人知信者，虽高祖亦不知，仅一萧相国，亦以与语故奇之，而母独识于邂逅憔悴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阴漂母祠有对云：“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亦佳，惜祠大隘陋，不能为母生色。

刘道真少时尝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边批：具眼。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最非常人。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而去，后为吏部郎，妪儿时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问母，母言之。此母亦何愧漂母，而道真胸次胜淮阴数倍矣！

【译文】　韩信还没有显达时，家里贫贱，平日也没有什么善行，为了填饱肚子，常在熟人家吃闲饭，所以很多人都讨厌他。

有一次韩信在南昌亭长家白吃白住了好几个月，亭长的妻子非常讨厌他，于是每天就早早做好了饭，躲在房间里吃。等韩信来了之后，也不请他坐下吃饭；韩信察觉到他们不礼貌的举动，就调头而去。

有一天，韩信在城下钓鱼，有个漂洗棉絮的妇人见韩信没饭吃，就拿饭给

他吃，一连几十天都这样。

韩信很高兴，就对老妇人说："我将来一定要重重报答您〔韩信之所以遭祸，就是因为要求刘邦回报〕！"

老妇人很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怎可养不活自己，我看你一表人才，可怜你才给你饭吃，谁指望你的报答〔甚高明〕！"

后来韩信显贵后，以千金酬谢那位老妇人。

〔梦龙评〕汉高祖、陈平等人在还没有显贵时，也都曾遭嫂嫂的白眼，所以亭长妻子的举动也就不足为怪了！老妇人这般宅心仁厚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楚汉的英雄豪杰，竟没有一个人能了解韩信身价的，甚至连汉高祖也不例外。唯有萧何在和韩信谈话之时，他认为韩信是个奇才。而老妇人在河边偶遇饥饿憔悴的韩信，就一眼看出他有过人的才识，真可说是古今第一慧眼。淮阴县有座漂母祠，其中有幅对联是："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正是最佳写照，可惜祠堂太窄陋，不足为漂母生色。

刘道真年轻时，也曾在河边捕鱼为生，他天生一副好嗓音，听到他歌声的人都忍不住要停下脚步欣赏。有一位老妇人知道他绝非普通人〔有眼光〕，再加上喜欢他的歌，就杀了一只小猪请他吃。刘道真吃完猪并不向老妇道谢〔果然非常人〕，老妇人见他好像还没吃饱，又再杀一头猪，刘道真吃了一半就离去了。

后来刘道真官至吏部侍郎时，老妇人的儿子只是一名地方小官，刘道真越级拔擢他，妇人的儿子感到奇怪，就问他母亲，他母亲就把当年杀猪一事告诉儿子。唉！这妇人识人的眼光也不比漂母差，但刘道真的心胸却要比韩信大得多了！

935. 何无忌母

【原文】　何无忌夜于屏风里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凳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忧！"问所与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玄必败，事必成，以示之。

既识大义，又能知人。

【译文】　晋朝人何无忌（桓温篡位后，与刘裕等人起兵讨伐桓温）夜晚在屏风后面草拟讨贼文书，他的母亲是刘牢之的姊姊，站在矮凳上偷偷观察何无忌的举动，不禁高兴得流泪说："你能如此上进奋发，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接着又问他共谋大事的人是谁？

答说："刘裕（即南朝宋武帝）。"

他母亲听了更为高兴，接着分析桓玄必败、他们起兵必成的原因给他听。

〔梦龙评〕何母既深明大义，又有知人之明。

936. 王□母

【原文】　王珪始隐居时，与房、杜善。母李氏尝曰："儿必贵，然未知所

与游者何如人，试与偕来。”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见，大惊，敕具酒食，尽欢。喜曰：“二客公辅才，尔贵不疑！”见《新唐书》。一说：珪妻剪发供客，窥坐上数公皆英俊，末及最少年虬髯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诗纪其事。

【译文】　唐朝人王珪（字叔珍）默默无闻隐居时，与房玄龄（唐名相，字子乔）、杜如晦（唐名相，字克明）等人交往密切。

王珪的母亲李氏曾说：“我儿是大贵之人，不知平日都和哪些人往来，有空不妨请他们到家中坐坐。”

正巧有一天房玄龄等人路过他家，李氏一见房玄龄大感惊异，立即准备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宾主尽欢。

李氏高兴的对王珪说：“有房玄龄等人的提携，日后你必会显贵〔见《新唐书》〕。”

此事另有一说是：王珪的妻子剪发卖钱，招待来客，他窥见座上诸客个个英挺俊美，最后看见一位留着胡子的年轻人，说：“日后你们的显贵全靠这年轻人。”

这年轻人就是唐太宗。杜子美（即杜甫）有诗记叙这件事。

937．潘炎妻

【原文】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妻刘晏女。有京兆谒见不得，赂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遣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帘观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边批：轻薄。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译文】　唐朝礼部侍郎潘炎（有节操）在德宗时曾任翰林学士，极受德宗宠信，权大势重，他的妻子是刘晏（字士安）的女儿。

有一天京兆尹（官名，掌治京师）有事想求见潘炎，为门仆所阻，只好贿赂门仆三百丝绢。

夫人知道后，对潘炎说：“你只是一名朝臣，京兆尹想见你一面，竟要贿赂门仆，你将惹来什么危险就可得而知了。”

于是劝潘炎辞官，避居孟阳。

当初潘炎还是户部侍郎时，夫人也常提醒潘炎说：“以你的学识才能任侍郎

官，我实在担心哪天会有祸事临头。”

潘炎再三的向妻子解释，要妻子放宽心。夫人说：“请你的同事到家中，让我认识认识。”

于是潘炎请同事到家作客，夫人在帘后窥视。聚会结束后，夫人很高兴的说：“他们的才识和你不相上下，我不用担心了〔轻薄之妇〕。”

接着又问席间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年轻人是谁？

潘炎答：“补阙杜黄裳（即杜如晦）。”

夫人说：“这人和其他人不同，日后必是有名的卿相。”

938. 辛宪英

【原文】 晋羊耽妻辛宪英，魏侍中毗女，有才鉴。初曹丕得立为世子，抱毗项谓曰：“知吾喜不？”毗归语之，宪英叹曰：“世子，代君主国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国不可不惧，宜戚宜惧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为曹爽参军，宣帝谋诛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难之。宪英曰：“爽与太傅同受顾命而独专恣，于王室不忠；此举度不过诛爽耳。”敞曰：“然则敞无出乎？”宪英曰：“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难，则亲昵之任也。汝从众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诛爽。敞叹曰：“吾不谋诸姊，几不获于义！”

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曰：“将伐蜀。”宪英曰：“会任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会行，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难至吾家矣！”琇固辞，文帝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唯仁恕可以济！”会至蜀，果反，琇守其戒，竟全归。

【译文】 晋人羊耽的妻子辛宪英是辛毗（三国魏人，字佐治）的女儿，有才识。

当初，曹丕刚继立为太子时，曾抱着辛毗的脖子说：“你知道我心中的高兴吗？”

辛毗回家后，将此事告诉辛宪英，辛宪英叹口气说：“太子是代掌君主宗庙、社稷的人，继位为君，不可以不忧戚；主持国政，不可以不戒慎。应该忧戚戒慎的心情，却反而高兴，难道说魏国不会昌盛太久吗？”

后来魏宣帝想要杀曹爽，邀集辛宪英的弟弟辛敞出城参与此事，辛敞觉得很为难。

辛宪英说：“曹爽与太傅司马懿都同样蒙受皇恩，而今天曹爽专断独行，对王室不忠，太傅只不过想杀曹爽罢了！”

辛敞说："那我能不出城吗？"

辛宪英说："怎么能不出城呢？为人做事而不能尽忠职守，这是大不祥啊！再说受人器重，为人而死，这是最感荣宠的事，你还是随众人出城吧！"

于是辛敞出城，宣帝果然诛杀了曹爽。

事后，辛敞感叹的说："如果不听姊姊的话，我几乎要成为不义的人了。"

钟会为镇西将军时，辛宪英问他丈夫的堂侄羊祜说："钟会为什么率军西行？"

羊祜说："要去攻打蜀汉。"

辛宪英说："钟会身为大将军，任性放纵，不是朝臣应该有的行为，我怕他心有二志。"

等钟会即将出发伐蜀前，请辛宪英的儿子羊琇做参军，辛宪英忧愁地说："以前我替国家忧心，现在要忧心我的家了。"

羊琇向文帝表明希望辞去参军职务的心意，但文帝没答应。

辛宪英对儿子说："可以去，但要小心谨慎，身在军旅，只有心存仁恕才能成大事。"

钟会到蜀后果然谋反，羊琇谨遵母亲的告诫，终能平安归来。

939. 许允妻

【原文】 魏许允为吏部郎，选郡守多用其乡里，明帝遣虎贲收之。妇阮氏跣出，谓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得人，乃释允。及出为镇北将军也，喜谓其妇曰："吾其免矣！"妇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允与夏侯玄、李丰善，事未发而以他事见收，竟如妇言。允之收也，门生奔告其妇。妇坐机上，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生欲藏其子，妇曰："无预诸儿事。"乃移居墓所。大将军遣钟会视之，曰："乃父便收。"儿以语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会语，便自无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不可数问朝事。"儿从之。大将军最为猜忌，二子卒免于祸者，母之谋也。

【译文】 三国魏人许允在吏部任官选派郡守时，常任用同乡，明帝为此派卫士收押许允。

许允的妻子见丈夫被抓，光着脚跑来对许允说："明理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他，但不能向他求情。"

许允来到明帝面前后，明帝问他任用同乡的原因。

许允说："皇上曾要臣推举人才，臣的同乡都是臣所知的人才。皇上只要检核他们的职位和能力是否相称，如果他们的能力不足胜任职务，臣愿接受责罚。"

明帝经过检试后，发觉每人都能胜任其职，就将许允释放了。

后来许允官运亨通，被任命为镇北将军，很高兴的对妻子说："今后我可以不再担心有祸事发生了！"

他妻子说："我看祸事正由此产生，怎么说不会有祸事呢？"

当时许允与夏侯玄（三国魏人，字太初）、李丰（中书令）等人往来密切，想谋诛司马师，还未发兵，就受其他事件牵连下狱，果真如他妻子所断言。

许允被收押后，他的学生急忙赶来告诉他妻子，当时她坐在织布机前，神态从容的说："我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学生们想将许允的儿子藏起来，许妻说："不要先安排儿子们的事。"

于是带着儿子搬到墓地去住。

大将军派锺会去探视他们，交代锺会说："他们若提起父亲就擒下他们。"

儿子将这话告诉母亲，他母亲说："你们虽然乖巧，但才识仍嫌不足，只要坦率地与锺会交谈就会平安无事，不须表现出极度的悲伤，也不可询问锺会最近朝廷所发生的事。"

儿子们听从母亲的话。

大将军疑心病重，许允的两个儿子能免遭祸害，完全是得自于母亲的智谋。

940. 李衡妻

【原文】　丹阳太守李衡，数以事侵琅琊王。其妻习氏谏之，不听。及琅琊即位，衡忧惧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女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君宜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当逆见优饶，非止活也。"衡从之。吴主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狱，其遣衡还郡。"

【译文】　丹阳太守李衡（三国吴人，字叔平）屡次跟琅琊王发生冲突，他的妻子习氏屡劝不听。

后来琅琊王即帝位，李衡大为惊恐，不知该如何是好，习氏说：

"琅琊王本是位喜好名声的君王，现在初即位更是想显扬美名于天下，所以显然不会因为你们过去的嫌隙而杀你。现在你倒不如自动请罪入狱，一一列举你以前的过失，表示你诚心认错，这么一来，不但能促全一命，还能化敌为友，转祸为福。"

李衡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吴王果然下诏说："丹阳太守李衡，由于过去曾冒犯寡人，如今自请入狱，并愿接受司直（法官）的定罪，这种勇于认错的行为

值得嘉许，寡人愿既往不咎，李衡仍续任为丹阳太守。”

941．庾友妻

【原文】　庾友妇，桓宣武温弟豁女也。桓诛庾希，将及友。桓女徒跣求进，阍禁不纳，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友小字脚短三寸，常因人，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庾友一门。

【译文】　庾友的妻子是桓温弟弟桓豁的女儿，桓温杀了庾希（庾冰的儿子，字始彦），眼看庾友也难活命。

庾妻亲自前去求见桓温，看门的人不肯让她进入，她就大声骂道：“你这个狗奴才，竟敢不让我进我伯父的大门！”

说着就强行闯入，见了桓温后堆出笑容说：“庾友人矮腿短，常听人摆布，这种人是作贼的料吗？”

桓温笑着说：“我根本无意杀他，是他自己多心。”

于是饶了庾友一命。

942．李文姬

【原文】　李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二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自太公以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边批：知人，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令变姓名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名为异居，阴相往来，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专精经学。十馀年间，梁冀既诛，为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姊弟相见，悲感旁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耶！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

【译文】　后汉人李固（字子坚）被罢官后，知道自己必不能躲过灾祸，就将两个儿子遣返回乡。

当时小儿子李燮才十三岁，他的姊姊文姬是同乡赵伯英的妻子，贤德有智

慧。李文姬见两个哥哥回乡，知道事情的原委，遂在一旁独自哀伤〔知机〕，心想："李氏一门从此要断绝香火了，想我李家自前代太公以来，行善积德，怎会遭到这种报应呢？"

于是暗地与两个哥哥商议，将小弟送往外地避难，假装是要送他到京师父亲那儿，左右邻居都相信了。

不久，难事发生，朝廷下令收押李固的三个儿子。两个哥哥遇害后，李文姬对父亲的门生王成说〔知人〕："先父秉持正义，有古人气节，现不幸遇害，今天我将李氏孤儿托付给你，李氏的香烟能否存续就看你的了。"

王成被李氏的节义所感动，就带着李燮顺江东下来到徐州，要李燮改名换姓，投身酒家作酒保，而自己则在市场中为人卜卦算命，表面上两人不相识，暗中却保持联系。

后来李燮在王成的指导下求学，酒家老板认为李燮绝非普通人，就把女儿嫁他为妻。

李燮潜心研究经学，十多年来世局变化颇大，大将军梁冀（后汉顺帝梁皇后之兄，字伯车）被诛后，仍不时有人受该案件牵连获罪。第二年史官上书天子，请求准许颁下特赦令，又建议应当照顾抚恤当年含冤而死的大臣的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访求李固的后代。

这时李燮才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丈人，丈人准备车辆、礼物为他饯行，李燮都予婉拒。他回到故乡，姊弟相见，悲喜交集，连一旁观看的邻人，都忍不住落泪。

李文姬告诫弟弟说："先父为人正直，是汉朝忠臣，只是遭逢朝廷变乱，梁冀逞凶肆虐，几乎断绝我李氏一门，今天弟弟能安然活命，岂不是老天保佑！从今起更应小心交友，千万不要有任何对梁氏不满的言辞〔真有大见识〕，对梁氏的不满就是间接批评了皇上，又会再度招致灾祸，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943. 王佐妾

【原文】 都指挥使王佐掌锦衣篆，而陆松佐之。松子炳未二十，佐器其才貌，教以爰书、公移之类，曰："锦衣帅不可不精刀笔。"炳甚德焉。后佐卒，炳代父职，有宠，旋掌篆，势益张。而佐有孽子不肖，纵饮博，有别墅三，炳已计得其二。最后一墅至雄丽，炳复图之，不得，乃陷以狎邪中罪，捕其党与其不才奴一二，使证成佐子罪而后捕之，死杖下者数人矣。佐子窘甚，而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对，炳方与其僚列坐，张刑具而胁之。其子初亦固抗，母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详。其子恚，呼母曰："儿顷刻死，忍助虐耶！"母

叱曰："死即死，何说！"指炳坐而顾曰："而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复奚言！"炳颊发赤，伪旁顾，汗下，趣遣出，事遂寝。

【译文】　明朝时，都指挥使王佐被任命为锦衣卫总监，陆松担任副总监。

陆松的儿子陆炳，当时只有二十岁，王佐很器重陆炳的才学，就自动教他爰书（司法文书）和公移（行政文书）等公牍，并且告诉他："身为锦衣卫的总监，不可不在刀笔上下功夫。"

陆炳因此非常感激王佐。

后来王佐死了，陆炳也接替父亲的职务，颇得到天子的器重，当上锦衣卫总监，一天比一天有权势。

王佐有个妾生的儿子，平日喜欢喝酒赌博，王佐留给他的三座庄院，就被忘恩负义的陆炳用计夺去两座。但陆炳仍不满足，还想夺取那座最华丽的庄院，由于一直无法得逞，因此就怀恨在心，企图设计陷害。

陆炳以王佐的儿子为非作歹为由，把他逮捕下狱，并且找来两名混混，编造虚假的证词，想要置之死罪。

在狱中经常有人犯被乱棍打死，王佐的儿子在狱中的境况相当凄惨，这时王佐的妾因为儿子的关系，成为陆炳逮捕的对象，因此也被抓来问罪。陆炳与其他的狱卒高高上坐，而把刑具排列在他们母子俩的面前，想借此要胁恫吓。

开始时王佐的儿子顽强不说话，可是王佐的妾却跪地求饶，详述儿子的罪状，王佐的儿子大声埋怨母亲说："我已经快要被杀了，您再说这种话不是要我快些死吗？"

母亲叱责儿子说："死就死，说了又怎么样？"

说着手指陆炳的坐椅说："想当初你父亲坐在这个位子也非一天两天的时间，做这种事应也不只一次，生下你这个不肖的儿子，也只能说是老天爷的报应，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话一说，把陆炳羞得面红耳赤，假装把脸扭过去看别处，很快就把他们母子都释放了，不再有夺取王佐遗产的念头。

944. 王冀公孙女

【原文】　陈恭公执中当国日，曾鲁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氏出也。岁旦拜恭公，公迎谓曰："六新妇，曾三除从官喜否？"王固未尝归外家，辄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嘿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查考。女子之警敏如此。

【译文】　宋朝人陈执中（字昭誉）当宰相时，曾鲁公由起居注（官名，掌皇帝起居）转任为特制（官名）。陈执中的弟妹是王冀公的孙女，为曾氏所生，过年时前往陈执中家拜年，陈执中说："新娘子，曾三被任命新官，你高兴吗？"

由于王女出嫁后尚未回娘家，就回答说："我三个舅舅很感激您的照顾，只是太夫人不高兴，责备他们说：'你们三兄弟虽高中科举，但一定才学不精，亲家丞相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才调为待制。"

陈执中一听，说不出话来。

不久，曾鲁公的官职改为知制诰（官名，草拟皇上诏令）。原先陈执中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朝廷一时疏忽，才被任命为官。王女真可说是机警敏锐啊！

945. 袁隗妻

【原文】　袁隗妻，马融女也，字伦，有才辩。家世丰豪，资妆甚盛。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边批：隗应大惭。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擅词宗，而所在动以贿闻，何也？"对曰："孔子大圣，蒙毁武叔；子路大贤，见愬伯寮。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译文】　后汉人袁隗（字次阳）的妻子是马融的女儿，名伦，有辩才，因家世显赫，所以平日非常注重衣着妆扮。

刚嫁入袁家时，袁隗曾问妻子："妇人在家只是洒扫、整理家务而已，为什么要穿得如此华丽呢？"

妻子说："父母的爱心不敢违逆，如果夫君羡慕鲍宣（汉朝人，字子都）、梁鸿的气节，愿意效法他们，妾身当然也愿追随夫君。"

袁隗又说："兄弟二人，如果弟弟比哥哥先中举人，世人就会讥笑那个做哥哥的人；你姊姊还没嫁，你怎么就先嫁了呢？"

妻子答："我的姊姊品高貌美，一时间找不到可堪匹配的郎君，不像我眼光鄙俗〔袁隗应羞愧死了〕，一切马马虎虎也就算了。"

袁隗又问："老丈人学识渊博，更擅长词赋，只是为什么他老人家任官之地，常有贿赂的传闻发生呢？"

妻答："像孔子这般的圣人，也曾遭武叔（春秋鲁大夫，即叔孙州仇）毁谤；像子路这般的贤者，也曾遭伯僚（孔子弟子，字子周）的诬陷。我父亲会遭到小人谗言毁谤，也就不足为怪了。"

袁隗说不过妻子，只好闭口不语。

946. 李夫人

【原文】 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李生昌邑王。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见帝。"上曰："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必欲见之。夫人遂转向嘘唏而不复言。于是上不悦而起。夫人姊妹让之曰："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属托兄弟耶？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恋恋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毁坏，必畏恶吐弃我，边批：识透人情。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译文】 李夫人（李延年之妹，受宠于汉武帝）病势危急时，汉武帝亲临探病。

李夫人听说皇帝来了，急忙用棉被蒙着脸说："臣妾生病这期间，形容憔悴，不敢见皇上，只希望将臣妾儿子昌邑王及臣妾兄弟的后事托付皇上。"

武帝说："夫人既然病重，为什么不见这最后一面，托付后事呢？"

夫人说："臣妾未经修饰妆扮，不能见皇上。"

武帝说："只要夫人见朕一面，朕立即赐予千金，封夫人兄弟高官厚爵。"

夫人说："封官是陛下的恩典，与见面不相关联。"

武帝仍然坚持要见一面，夫人索性转身向内，抽抽噎噎的哭起来，武帝非常不高兴地离去。

夫人的姊妹纷纷埋怨说："你为什么就不肯见皇上一面，嘱托兄弟呢？"

夫人说："以容貌事奉君王的人，一旦容貌衰老，对方的爱意也会跟着衰退；爱意一衰退，则恩情也将断绝。皇上之所以对我还恋恋不忘，就是贪恋我往日的美貌，今天如果见了我这憔悴的样子，一定失望厌恶，还肯以往日的恩情照顾我兄弟吗？我之所以不肯见皇上，正是为了要托付兄弟啊！"

不久李夫人死，武帝果然思念不已。

947. 张说女

【原文】 张说女家卢氏。女尝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搘床龟示之。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译文】 张说的女儿嫁入卢府，张女为公公向父亲要求谋一官职，张说不

说话，只是用手指着支床的乌龟。

张女回家后对丈夫说：“公公已是詹事（官名，掌东宫内外庶务；詹事与“占事”谐音，以手指龟，影射占卜之事）了。”

948. 湖州妓

【原文】 湖守饮饯，客有献木瓜，所未尝有也，传以示客。有中使即袖归曰：“禁中未曾有，宜进于上。”顷之解舟而去。郡守惧得罪，不乐，欲撤饮。官妓作酒纠者立白守曰：“请郎中尽饮。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守征其说，曰：“此物芳脆，初因递观，手掐必损，何能入献？”会送使者还，云：“果溃烂弃之矣！”守因召妓，厚赍之。

谚云：“智妇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吾于赵威后诸人得“见大”焉，于崔敬女、络秀诸人得“远犹”焉，于柳氏婢得“通简”焉，于侯敏、许允、宰宪英妇得“游刃”焉，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焉，于李新声、潘炎妻等得“亿中”焉，于王陵、赵括、柴克宏诸母得“识断”焉，于屈原姊、娄江妓得“委蛇”焉，于王佐妾得“谬数”焉，于李文姬得“权奇”焉，于陶侃母得“灵变”焉，于张说女得“敏悟”焉，所以经国祚家、相夫勖子，其效亦可睹已！

【译文】 湖州郡守为人送行饯别，有客人送来一个木瓜，由于平日难得一见，所以传给在坐的客人轮流观赏。

客人中有一位是天子身边的近臣，手捧木瓜说：“这珍果连宫中都不曾有，应该拿回宫中献给皇上。”

说完不久，近臣就离席搭船返京。近臣离去后，郡守很担心，怕为此事而获罪，因此面带忧戚地宣布散席。

这时有个在席间斟酒的官妓，起身对郡守说：“何不请大家再坐下继续畅饮？依我推断，这木瓜过不了今晚，就会被丢到河里。”

经这官妓一说，郡守才想到：木瓜的皮肉很细致，很容易受损伤，再说经过这么多客人观赏，必然很快就腐烂，近臣如何能献给皇帝呢？不久护送近臣的使者回来，向郡守报告，木瓜因腐烂而被近臣丢到河里去了。郡守召来那名官妓予以重赏。

〔梦龙评〕俗话说：“智妇胜男，就算不胜也无不及。”我从赵威后诸人得“见大”之智，从崔敬女、络秀诸人得“远猷”之智，从柳仲郢婢得“通简”之智，从侯敏妻、许允妻、辛宪英得“游刃”之智，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之智，从屈原姊、娄江妓得“委蛇”之智，从王佐妾得“谬数”之智，从李文姬得“权奇”之智，从陶侃母得“灵变”之智，从张说女得“敏悟”之智。

不论治国齐家，相夫教子，这些智妇的事迹都有目共睹。

二十六、不让须眉

【原文】 士或巾帼，女或弁冕；行不逾阈，谟能致远；睹彼英英，惭余谫谫。集“雄略”。

【译文】 看看历史上不出闺门、却足为后世楷模的小妇人，不论是头戴礼冠的读书人，还是身披盔甲的勇士，也都要汗颜三分。

949. 齐襄王后

【原文】 秦王使人献玉连环于君王后，齐襄王之后，太史氏。曰：“齐人多智，能解此环乎？”君王后取椎击碎之，谢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识法章于佣奴之中，可谓具眼。其椎碎连环，不受秦人戏侮，分明女中蔺相如矣。汉惠时，匈奴为书以谑吕后，耻莫大焉，而乃过自贬损，为好语以答之。平、勃皆在，无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译文】 秦王派使者拿玉连环献给齐襄王的皇后，说：“听说齐国人很聪明，所以把这种有‘智慧环’之称的玉连环送到齐国，希望有人能解开。”

齐襄王后拿起金锤，一举把玉连环击碎，然后对使者说：“我已经解开了。”

〔梦龙评〕齐后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难题，可算是独具“智眼”的人，她用金锤打碎玉连环，等于驳斥秦王蓄意的戏弄，真可说是女中的蔺相如。

汉惠帝时，匈奴王曾写了一封信给吕后，极尽戏谑，对汉朝而言，这可说是莫大的耻辱，但是当时虽然有陈平、周勃等名臣，尤其陈平又是以善于谋略闻名，最后仍想不出对策，只是给单于回了一封措词极为谦卑的信，为什么堂堂汉朝有那么多的智谋之臣，却没一位有齐襄王后的智慧呢？

950. 齐姜　张后

【原文】 晋公子重耳出亡至齐，齐桓妻以宗女，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齐五岁，无去心。赵衰、咎犯辈乃于桑下谋行。蚕妾在桑上闻之，以告姜氏。姜氏杀之，劝公子趣行。公子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子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

五伯桓、文为盛，即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张氏，司马懿后也，有智略。懿初辞魏武命，托病风痹不起。一日晒书，忽暴雨至，懿不觉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见，后即手杀婢以灭口，而亲自执爨。

【译文】 晋公子重耳出奔齐国后，齐桓公非常礼遇，把女儿姜氏嫁他为妻，并且还送给他八十匹马。重耳因为在齐国的生活舒适，住了五年仍不想回到晋国争取王位。

但是随行的臣子都认为齐国非久留之地，他们聚集在桑树下商议，这时恰好有名养蚕的女子在树上采桑叶，偷听到他们的计划，就告诉姜氏。姜氏怕养蚕女泄露消息，就把养蚕女杀了，劝重耳离开齐国。

重耳说："人生但求安乐，何必管其他的事呢？"

姜氏说："夫君是一国公子，被迫出奔齐国，追随夫君的臣子个个愿为夫君效死命，夫君若是不急于重返晋国争取王位，只是一味留恋妻子和贪图享受，如何对得起那些追随你的人？臣妾实在为夫君感到惭愧，现在不回晋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成功的一天呢？"

于是姜氏和赵衰、舅犯等人合谋，把重耳灌醉抬到车上，离开了齐国。

〔梦龙评〕春秋五霸中，以齐桓公、晋文公的声名最盛，名传千古，全靠一女一妻的功劳。

司马懿的妻子张氏，聪明有谋略。

当初司马懿托词中风，向武帝（曹操）辞官。有一天司马家晒书，忽然下起一阵暴雨，司马懿在情急下，竟不自觉的跑去收书，被家中一名婢女瞧见。张氏立即杀了那名婢女灭口，自己接替婢女煮饭的工作。

951. 宋太祖姊

【原文】 宋太祖将北征，京师喧言"军中欲立点检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面杖击太祖，逐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于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而出。

分明劝驾。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得到天下时，在他行将率军北征的前夕，都城突然谣言满天飞，说赵匡胤将被拥立为天子。

赵匡胤问家人："外面一片乱哄哄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他姊姊正在厨房作饭，拿起面杖就打他说："男子汉大丈夫遇到大事临头，应该拿出主见去决定，拿外面的流言来惊吓家中的女流，你是干什么吃的？"

太祖默默无语的走出家门。

〔梦龙评〕太祖姊姊这番话，很显然的是鼓励赵匡胤接受拥立为帝，后来他果然黄袍加身即皇帝位。

952. 刘太妃

【原文】 太妃刘氏，晋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黄巢，还军过梁，朱温阳为欢

宴，阴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归，即议击温。刘谏曰："公本为国讨贼，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闻之，莫分曲直。不若敛军还镇，自诉于朝，然后可声罪也。"克用悟，从之，天下于是不直温。

按：克用困上源驿，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刘。刘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此其智勇，岂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为张茂之妻；设犹幸未死，必能为邵续之女。虽然，为张茂之妻、邵续之女易，为刘太妃难，何也？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张茂为吴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陆氏率茂部曲为先登讨充。充败，遂为陆所杀。邵续女嫁刘遐，遐为石季龙所困，女将数骑拔围，出遐于万人之中。

太原被围，克用屡败，忧窘不知所为。时大将李存信劝且亡入北边，以图后举。克用以语刘，刘骂曰："存信代北牧羊奴，何足与计成败！公尝笑王行瑜弃邠州走，卒为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鞑靼，几不能自脱，赖天下多故，乃得南归。今屡败之兵，人无固志，一失守，谁复从公者？北边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译文】 刘太妃是晋王李克用的妻子。李克用在追杀并大败黄巢的军队后，率军经过汴州，朱温假意盛宴招待李克用，暗中发动军队半夜围攻。

李克用逃回自己的营区后，想要带兵攻打朱温。

刘氏劝阻说："夫君本是为国征讨贼寇，今天朱温在汴州围攻夫君的事，天下无人知晓，如果夫君擅自发动军队攻击，那么，天下有谁能分辨这是非曲直呢？不如率军回营，另向朝廷申诉之后，再声讨朱温的罪行。"

李克用依刘氏的话去做，于是天下人都指责朱温。

〔梦龙评〕当李克用被朱温围困在上源驿时，李克用的亲信曾脱逃回来报告汴人发动军变的消息，刘氏不动声色，立刻把他杀了，暗中召集将领，部署士兵，策划如何救援。这等智谋勇略，岂是李克用比得上的？

如果李克用不幸中朱温埋伏身亡，那么刘氏一定会像张茂（晋人，字伟康，元帝时与三个儿子遭沈充所害）的妻子般为夫报仇；如果李克用不死而只是被围，刘氏也一定会像邵续（晋人，字嗣祖）的女儿救夫突围。然而，不论是身为张茂的妻子或邵续的女儿，她们的处境都比刘太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勇气可以培养，智慧却不容易养成。

张茂为吴州郡守时，被沈充所害，张茂的妻子陆氏率吴郡百姓为先锋，征讨沈充；沈充兵败，终为陆氏所杀。邵续的女儿嫁刘遐为妻，刘遐被石李伦围困，刘妻率数名骑兵突围，从一万多贼兵包围下救出丈夫。

当初太原被围，李克用又屡战屡败，正不知该如何进退时，大将李存信曾劝李克用暂到北方，日后再图谋反攻。

李克用把李存信的建议告诉刘氏，刘氏骂道：

"李存信只是个北方牧羊人的小孩，哪能懂得事情成败的关键呢？大王常讥笑王行瑜（唐朝节度使，曾因功获赐铁券，谋废帝，李克用出兵征讨，后为部

将所杀）轻易放弃守城，以至于死在别人手中，今天大王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呢？况且大王以前住在鞑靼，几乎无法免于灾难，幸好天下纷扰多事，才能重返南方；今天只要离开守城，就会有无法预料的灾祸发生，战败的士兵，信心已动摇，一旦离开有谁跟随大王呢？北方又怎能去呢？”

李克用听从刘氏的话，乃打消去北方的念头。

953. 苻坚妻

【原文】　坚妻张氏，明辨，有才识。坚将寇晋，群臣切谏不从，张氏进曰：“妾闻圣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邕之。汤、武灭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败。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复何所因乎？术士有言：‘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嗥者，宅室必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秋冬以来，每夜犬嗥鸡鸣，又闻厩马惊逸，武库兵器，无故作声。即天道崇远，非妾所知，遽斯人事，未见其可。愿陛下熟思之。”坚曰：“军旅之事，岂妇人所知？”遂兴兵。张氏请从。坚败，张氏即自杀。

【译文】　苻坚的妻子张氏不但有才识，而且能明辨是非。苻坚想出兵攻打东晋，群臣极力劝阻，苻坚不肯听从。

张氏劝谏说：

“臣妾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莫不是依顺万物自然的天性。汤、武率百姓攻打桀、纣，是顺从民意，所以顺民意者能成功，不顺者会失败。现在无论在朝的官宦，或是在野的百姓，都认为现在不是伐晋的时机，陛下却执意伐晋，臣妾不知道陛下所凭借的理由是什么？

“相命术士曾说，夜里鸡啼，代表行军不利；狗儿成群哀号，表示屋宅将有丧事发生；兵器无故的摇动，马匹无由的惊恐，是战争失利不能归来的先兆。自从秋、冬以来，每夜都可听到鸡啼狗号，马厩中的战马也显得惊恐不安，武库中陈列的兵器，更是无故的发出声响。虽然天道神明不是臣妾所能推断，但就常理而言，也非出兵的瑞兆，请陛下再三思。”

苻坚说：“行军打仗的事，哪是女人能懂得的！”

于是出兵伐晋，张氏请求随军同行，后来苻坚兵败，张氏自杀而亡。

954. 刘知远妻

【原文】　刘智远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惠泽及民，而先夺其生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请悉出军中所有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智远从之，中外大悦。

【译文】 刘知远到晋阳后，想征收百姓的土地封赏将士，夫人李氏劝谏说："陛下凭借河东拥有江山，即位之初，还没有嘉惠百姓的措施，就先剥夺百姓生活的资产，这恐怕不是一位初登帝位的天子，顺从民意造福百姓的做法。臣妾建议陛下使用府库中所有资财来犒赏三军，虽然赏赐不算丰厚，但不会招致百姓怨言。"

刘知远采纳夫人建议，朝野都额手称庆。

955. 李景让母

【原文】 唐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景让宦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其为浙西观察使，有牙将逆意，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出坐厅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岂得以国家刑法为喜怒之资，而妄杀无罪！万一致一方不宁，岂唯上负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良久乃释，军中遂安。

按：郑氏早寡，家贫子幼，母自教之。宅后墙陷，得钱盈船，母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若矜我贫，则愿诸孤学问有成，此不敢取。"遽掩而筑之。盖妇人中有大见识者。景让弟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此事可笑。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可效人求关节乎？"其渐于义方深矣。

【译文】 唐朝人李景让（字后己，事母至孝）的母亲郑氏，是位个性严谨、处事明快的人。李景让显达时，李母已是发色斑白，但只要李景让犯小错，仍会遭到母亲的鞭打。

当李景让出任浙西观察使时，有位副将违反李景让的命令，李景让大怒之下，令人鞭打副将，没想到竟因此将副将打死。士兵们听说这件事，都感到忿恨不平，想发动兵变。

李母得到消息后，就由后室走到厅堂坐下，要李景让站在庭下，责备他说："天子交付给你军权重责，怎能以个人的喜怒而随意动用刑法，妄杀无罪之人。万一因此而导致变乱，你岂不是辜负朝廷厚恩，又使老母含羞入地，要我拿什么脸面去见你地下的祖先呢？"

郑氏遂命左右剥去儿子的上衣，要鞭打他的脊背，左右副将都为李景让求情，过了许久，李母才答应原谅李景让一次，军中的情绪也得以平复。

〔梦龙评〕有位郑氏妇人很早就开始守寡，家境贫穷，儿子年纪又小，郑氏亲自教导儿子。有一天，家中宅壁突然崩塌，在宅壁间竟然藏有大批钱财，郑氏祝祷上苍说："我听说不劳而获会招致灾祸，上天若是可怜我身家穷困，请保佑我的儿子日后能学有所成，至于这笔钱财，我不敢动用。"于是仍将这笔钱财用土掩埋。这郑氏可说是位有见识的妇人。

李景让的弟弟景庄，终老乡里，每次遭到罢黜，李母就鞭打景让，这事就显得李母的可笑。但李景让始终不肯派任弟弟官职，他说："朝廷任官自有一定原则，我怎可失节学别人关说呢？"这句话对标榜正义的人来说，实在值得深思。

956. 杨敞妻

【原文】 霍光与张安世谋废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家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君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更衣还，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

此何等事，而妇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敞不如，即大将军亦不如。

【译文】 大将军霍光（汉名将霍去病弟弟，字子孟）与张安世商议好废昌邑王为帝的事，派田延年向丞相杨敞报告。

杨敞听了吃惊得汗流浃背，只是恭敬的应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田延年站起身到更衣室更衣时，杨敞的夫人急忙从东厢跑出来，对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既然大将军已商议好，并派大司农田延年来知会，你还不赶快表明一定会和大将军同心协力，齐一阵线。若再迟疑不决，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啊！"

田延年从更衣室走出，杨敞和夫人便向田延年说了几句话，同意霍光废立昌邑王的计划。

〔梦龙评〕废昌邑王这是何等重大的国家大事，连一位妇人都能有深切的体认，而身为丞想的杨敞，竟然在一时之间无法察觉。

不但杨敞不如他妻子，连大将军霍光的见识也比不上杨敞之妻！

957. 莒城妇

【原文】 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公惧，启西门而走。

莒妇之为嫠且老矣，血恨积中，卒以灭国，人亦何可轻杀也！君犹不能得之一嫠妇，一嫠妇犹能报之其君，况他乎！

【译文】 莒城有位妇人，国君杀了她丈夫后就成为寡妇；由于年纪已老，她就在纪鄣城纺织度日。子占率军攻莒，老妇人就把丝绳投到城外，有人将丝绳献给子占，子占就命人利用夜晚攀绳登城，六七人登城之后，丝绳断了，登上城楼的士兵在城楼大声叫喊，城下的士兵也呼喊响应，莒君大为惊恐，就由城西逃走。

〔梦龙评〕一个孤寡的莒城老妇，只因心中有血海深仇，就能灭莒国，人又怎能轻易夺取他人性命呢？堂堂君王不能有老寡妇之心，而一名老寡妇却能对君王报杀夫之仇，连老寡妇尚有这种作为，更何况他人呢？

958. 孟昶妻

【原文】　孟昶妻周氏，昶弟觊妻，又其从妹也。二家并丰财产。初桓玄尝推重昶，而刘迈毁之，昶深自惋失。及刘裕将建义，与昶定谋，昶欲尽散财物以充军粮。其妻非常妇，可语大事，乃谓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尔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怆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观君举厝，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因指怀中所生女曰：“此儿可卖，亦当不惜，况资财乎！”遂倾资给之，而托以他用。及将举事，周氏谓觊妻云：“吾昨梦殊恶，门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当悉取作七日藏厌。”觊妻信之，所有绛色者，悉敛以付焉。乃置帐中，潜自剔绵，以绛与昶，遂得数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周氏非常妇，其夫犹知之未尽。

【译文】　晋朝人孟昶（与刘裕合谋讨桓玄，后畏罪自杀）的妻子周氏，与弟妇孟觊之妻是表姊妹，两家都有丰厚的家产。

当初，桓玄曾对孟昶的才识极为器重，但遭刘迈反对，孟昶曾深惜错失良机。后来刘裕想起兵声讨桓玄，来与孟昶商议，孟昶便有意散尽家财，充当军费。

孟妻不是一般平凡的妇女，可以和她谈论大事，孟昶于是对妻子说：“若非刘迈曾在桓玄面前谗毁我，今天我早就沦为贼寇。幸好我及早与桓玄脱离关系，虽未能富贵，但日后仍能有番大作为！”

周氏说：“夫君的双亲仍然健在，夫君既然想做一番非常的事业，又岂是妇人所能劝阻，万一起兵失败，就随意谋一差事奉养父母，不要有其他的打算。”

孟昶呆默许久才起身，周氏又说：“观察夫君的举止，并没有顾及家人生活，只是想取得家用资助军旅。”

接着指着怀中女儿说：“只要需要，女儿我都舍得卖，何况是家财呢？”

于是她将所有家用都交给孟昶，而对其他家人表示另有他用。

等到快起事时，周氏对觊妻说：“我昨晚梦到家里有许多大蜘蛛，我们今天大扫除，把家里红色的东西都收起来，蜘蛛不喜欢红色，收藏七天后再拿出来用。”

觊妻真的相信周氏梦到大蜘蛛，就把家中所有红色的衣物，统统取下交给

周氏。周氏暗地里在屋帐中拣选绵纱，制成军衣交给孟昶，一共做了好几十人的衣服、棉被。周氏所做的这些事，家人全都蒙在鼓里。

〔梦龙评〕周氏真是位杰出不凡的妇人，身为丈夫的孟昶，对其妻恐怕仍知之未尽。

959. 邓 曼

【原文】 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官名，即屈瑕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先是屈瑕败郧人于蒲骚。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训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果不设备，师败而缢。

【译文】 鲁桓公十三年，楚大夫屈瑕（楚武王之子公子瑕，被封在屈，所以用屈为姓氏）率军攻打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程时对车夫说："屈瑕这次一定会吃败仗，看他走路时脚抬得那么高，证明他心神不宁。"

于是去见楚王，请求增派援军。

楚王并没有答应，回到寝宫把斗伯比请求增派援军的事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

"斗伯比并非真的请求大王增派援军，他是暗示贤君治国，对百姓要诚信，训令官吏要施恩德，尤其要约束屈瑕的骄横放纵。屈瑕常自恃蒲骚之役的战功〔早先屈瑕败郧人于蒲骚〕，认为自己才干超人，所以今天他率军攻伐罗国，一定心存轻敌，如果大王不加约束，岂不是等于是一支不设防的军队吗？所以斗伯比要大王训诫官员，约束屈瑕，尤其要让屈瑕明白天道是不容忽视的，他怎会不知道楚军已全部动员了？"

楚王顿时领悟，于是派人追屈瑕，未能追到。屈瑕果然因轻敌不设防而兵败，结果被缢死在荒谷。

960. 冼 氏

【原文】 高凉冼氏，世为蛮酋，部落十余万家。有女，多筹略，罗州刺史冯融聘以为子宝妇。融虽世为方伯，非其土人，号令不行。冼氏约束本宗，使从民礼；参决词讼，犯者虽亲不赦。由是冯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迁仕遣使召宝。宝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台，时台城被围。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召君，此必欲质君以发君之兵也。愿且勿往，以观其变。"数日，迁仕果反，

遣主帅杜平虏将兵逼南康。陈霸先使周文育击之。冼氏谓宝曰："平虏今与官军相拒，势不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君若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卑词厚礼，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妇参。'彼必喜而无备。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昌言输赕，得至栅下，破之必矣。"宝从之，迁仕果不设备，冼氏袭击，破走之，与霸先会于赣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宜厚资之。"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粤，数州宴然，共奉夫人为"圣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将。

隋文帝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狸獠多叛，夫人遣长史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置讷于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馀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谥"诚敬夫人"。

【译文】　南北朝时，高凉的冼氏，世代都是蛮人酋长，统领十万多户土族。冼氏有个女儿灵慧多智谋，罗州刺史冯融为儿子冯宝求得该女为媳妇。

冯融虽身为刺史，但当地的土人却不听他的指挥；冼氏入门后就约束本族的族人，使之遵守当地的风俗，遇有诉讼，虽亲人犯法也一律按律量刑。从此冯氏就能顺利的推行政务。

高州刺史李迁仕派使者召请冯宝前往高州，冯宝正要前去时，冼氏阻止说："当初朝廷征召李刺史救援台城〔当时台城被围〕，李刺史却称病没有去，现在他铸造兵器、聚集兵众之后召你去，这一定是要扣押你，好动员你的兵力，你还是不要去，先观察一阵再说。"

几天后，李迁仕果然造反，并派手下大将杜平虏率兵进逼南阳，陈霸先（即南朝陈武帝）派周文育迎战。

冼氏对冯宝说：

"杜平虏迎战官兵，一时间不会回到高州，而李迁仕在高州也无法救援杜平虏，但若是夫君率军而去，李迁仕必会与夫君发生争战。夫君不如派人带着厚礼，用谦卑的言辞对李迁仕说：'我不敢自己率兵，只好请妻子代我前往。'他听后一定高兴的松懈防备，这时我再率领一千多人装做要挑贝去卖，等来到他营前再发动突击，一定可击败他。"

冯宝照妻子的话去做，李迁仕果然不加防备，遭冼氏突击后逃走。

冼氏与陈霸先在赣石相遇，回家后对冯宝说："陈都督器宇非凡又深得人心〔知人〕，必能平定乱贼，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他。"

等冯宝死后，岭南地区发生大乱，冼氏全力安抚百粤各族，数州又恢复平静，百姓共同尊奉冼氏为圣母。

〔梦龙评〕冼氏智勇双全，堪称女中大将。

隋文帝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财暴虐，部族纷起反叛，冼夫人请长史上书文帝，建言安抚部族，并列举赵讷的罪状。

文帝将赵讷治罪后，特命夫人招抚宣慰逃亡或叛变的部族，夫人亲自用车盛载天子诏书，自称是朝廷使者，遍访十多州，宣扬文帝安抚部族的圣德，所到的州郡，土人都纷纷归降。她死后，朝廷谥号为“诚敬夫人”。

961. 白瑾妻

【原文】　白瑾妻，山阴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善为调节，使读书。成化中，以进士为分宜令，葛与俱往。其明年，瑾病愈时，而库所贮折银尚数千两。邻境有因饥作乱者，聚徒百人，将劫取。县固无城郭，寇卒至，诸薄丞挈家去匿。葛独分命家人力拒其两门，乃迁白公于他室，边批：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埋其银污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贼。贼至，则阳为好语相劳苦，尽出其所私藏钗珥衣服诸物以与贼。贼谢而去，不知阴已表识，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让与此妇穿戴。

【译文】　明朝人白瑾的妻子，是山阴葛家的女儿。白瑾的身体一向虚弱，但葛氏看他是位有为的青年，就经常鼓励他奋发读书，果然不负葛氏的期望，到了宪宗承化年间，白瑾高中进士，并且被任命为分宜县令，葛氏也跟着白瑾一起到任所。第二年白瑾就因病长期卧床，好在手边仍有几千两银子的积蓄。

那时邻县发生大饥荒，饥民群起抢劫。

分宜县城并无守备的城郭，盗贼突然而至，县衙内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员，都带着家小逃难。只有葛氏指挥家人，先加强大门和院墙，再把丈夫白瑾安顿在内室，然后把银子埋在泥池中，最后她自己穿上丈夫的官服，到县衙等暴民〔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暴民进城后，葛氏假意热诚招待，把家中所藏的首饰衣物都拿给暴民，暴民心满意足的离去，不知葛氏早已暗中作了记号。

后来官府就根据衣物上的记号进行调查追缉，逮捕了许多暴民。

〔梦龙评〕白瑾这一身官服，何妨就让给妻子穿了。

962. 朱序母

【原文】　朱序镇襄阳，苻坚遣其将苻丕率众围之。先是序母韩氏亲登城审势，谓西北角当先受敌，乃率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头预斜筑城二十余丈。其后贼攻城，西北角果溃，凭新筑处固守，得完。襄阳人遂号其筑为“夫人城”。

【译文】 东晋时，苻坚派大将苻丕率军围攻襄阳。负责守城的将军朱序的母亲听说秦兵到来，就亲自登上城楼查勘，认为城楼的西北角一定会先遭秦兵攻击，于是率领一百多名婢女和城中服徭役的女子，又修筑一道长二十多丈的内城。

后来秦兵来攻时，城楼的西北角果然塌陷，众军士凭借新城抵御秦兵。日后，襄阳人称这座新城为“夫人城”。

963. 唐平阳昭公主

【原文】 唐平阳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绍。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鄠，发家资，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遣家奴马三宝谕降名贼何潘仁，因略地至盩厔、武功。纪律严明，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震关中。帝渡河，绍以数百骑从南山来，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京师号“娘子军”。

【译文】 唐朝的平阳昭公主，是大穆皇后所生，后来下嫁柴绍。当初高祖李渊想起兵平天下时，公主住在长安。

紫绍对公主说：“岳父率兵攻打京师，我想助一臂之力，恐怕无法与公主一同前去，该怎么办呢？”

公主说：“夫君只管先去，我自有主意。”

紫绍由便道到并州，公主则直赴鄠州，散家财招募南山的亡命之徒，得到好几百人响应高祖起兵。另外她又派家奴马三宝去招降贼寇何潘仁，一路率兵至武功，由于军纪严明，远近的人都起而归附，最后拥兵七万人，一时威名震动关中。

高祖渡河后，紫绍带数百骑兵由南山而来，公主则率一万精兵与他在渭北会合，紫绍与公主旗下各设幕府，京师称为“娘子军”。

964. 李侃妻

【原文】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谋袭陈。李侃为项城令，欲逃去。妇曰：“寇将至，当守，力不足则死，焉逃之？若重赏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诚若主，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皆在，宜相与竭力死守。”众皆泣。乃徇曰：“以瓦石击贼者，赏钱千；以刀矢杀贼者，赏钱万！”得数百人，率以乘城，妇自炊爨以享众。使报贼曰：“项城父老，义不下贼。得吾城不足为威，徒失和，无益也！”会侃中流矢，走还。妻怒曰：“君不在，人

谁肯守！死于外，不犹愈于床乎？”侃乃登城。贼引去，县卒完。

【译文】 唐朝建中末年，李希烈攻陷汴州后，计划进兵袭击陈州。当时项城守令李侃想弃城逃逸，李侃妻子说：“叛贼来攻，理当据城死守；万一城破，大不了一死而已，何必逃走呢？再说如果重金招赏勇士守城，一定能击退叛贼。”

李侃就召集全城的官吏百姓，对他们说：“我身为县令，虽是一城之主，但官职届满就会离去，不像各位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祖墓家产全都在此地；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同心尽力，拼死守城。”

众人感动得流下泪来，李侃接着又说：“凡是自愿用瓦石击贼者赏一千钱，用刀箭杀贼者赏一万钱。”

李侃因此得勇士数百人，于是率众登城守御，妻子则亲自做饭给众人吃。

李侃又派人告诉叛贼说：“项城父老决心抗战守城，即使城破也不能威服百姓，只徒然失去民心，毫无益处！后来，在一次守城激战中，李侃不幸中了敌人的乱箭，便走下城来。他的夫人看见了，对他怒吼道：“你不在城上了，谁还肯守城？战死在城上不胜过死在床上吗？”

于是李侃不顾箭伤，又再登城督战，一时士气大振，贼兵果然无法破城，只好率兵离去，项城终获保全。

965. 晏恭人

【原文】 晏氏，宁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绍定间，寇大举，晏依山为砦，召田丁谕曰：“汝曹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藏橐悉散与之，田丁莫不感奋。晏自捶鼓，令诸婢鸣金。贼退散，乡人挈家归砦者甚众。晏以家粮助不给者，拓砦为伍，互相援应，贼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数万计。事闻，封恭人，赐寇帔，补其子承信郎。

汉天子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虽然，何必颇、牧，诚得李侃妇、晏恭人以守，邵续女、崔宁妾以战，刘太妃为上将，平阳昭公主副之，邓曼、冼氏为参军，荀崧女为游奕使，虽方行天下可也！◯大历中，杨子琳袭成都，据之，崔宁屡战力屈。宁妾任氏魁伟果干，出家财十万募勇士，信宿间得千人，设队伍将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溃。荀崧小女灌，有奇节。崧守襄城，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求救于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从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且战且走，卒获免。自诣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贼闻救至，遂散走。

【译文】 宋朝宁化人晏氏，年轻时嫁曾氏为妻，丈夫死后独力抚育幼儿，未曾再嫁。

绍定年间贼寇作乱，晏氏依山建立山寨，召集田丁说：“你们都曾靠我曾家养家活口，念在过去主人情份，希望你们尽力御贼。万一贼人破寨，就杀了我，

免得受贼人羞辱。”

接着将家财全部分给田丁、奴仆，人人都心怀感激，无不奋力御贼。晏氏亲自击鼓助战，命其他女婢敲锣，终于将贼人击退。

贼人退去后，乡人带领家人前来投靠晏氏的非常多，晏氏又拿出家粮周济那些生活贫困的人，扩大山寨而成五寨，相互支援照应，贼人始终不能破寨。

晏氏的举动，救活不下数万条老幼的人命，皇帝听说这项义举后，封晏氏为恭人（古四品官之妻称恭人），并赐衣冠，另外晏氏的儿子也被任命为承信郎。

〔梦龙评〕汉天子曾感叹的说："朕难道是因缺少像廉颇、李牧这般的大将，才会遭匈奴的纷扰吗？"其实又何必一定要有像廉颇、李牧这般的大将呢？若有李侃妻、晏恭人为守备，邵续女、崔宁妾出战，刘太妃为上将、平阳昭公主为副将，邓曼、冼氏为参军，荀嵩女儿为巡逻使，也能平抚天下四方。

唐代宗大历年间，杨子琳袭击成都城，崔宁经过数次战役后已有力不从心之感，崔宁的妾室是个体格魁梧、行事果决的女人，夫妻俩拿出十万家财招募勇士，一夜间募得一千多人，编组成队后亲自率兵抵御，杨子琳不敌而退。

晋朝人荀崧（字景猷）的小女儿荀灌，自幼聪慧胆大。当时荀崧镇守襄阳城，为杜曾（初为显南将军，永嘉之乱斩胡亢，后为周访所杀）围困，眼看粮尽力竭，只好向平南将军石览求援。荀灌当时只有十三岁，就率领数十名勇士，越过襄阳突破贼兵包围而出，贼兵追击不舍，荀灌边战边走，终于摆脱贼兵追击。她亲自面见石览请求救援，又代父写信向中郎将周访求救兵，杜曾听说援兵将至，于是撤兵而去。

966．窦良女

【原文】 李希烈入汴时，强娶参军窦良之女。女顾其父曰："慎无戚，我能灭贼！"边批：奇。女闻希烈将陈仙奇忠勇，因劝希烈任之。又闻其妻亦窦姓，言于希烈，愿与通家往来，以结其心。及希烈有疾，窦女乘间谓仙奇妻曰："贼虽强，终必败，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赂医人使毒杀之。希烈已死，子不肯发丧，欲悉诛诸将而自立。适有献桃者，窦女请分遗诸将以示暇，因染帛裹絮如桃状，而藏书信于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斩希烈子，并枭希烈一门共七首，献诸天子，诏拜淮西节度使。

【译文】 唐朝时李希烈攻陷汴州后，强娶汴州参军窦良的女儿。窦女对父亲说："请父亲千万不要悲伤难过，女儿一定会消灭贼人〔奇〕。"

窦女听说李希烈手下有个名叫陈仙奇的将领正直勇敢，就劝李希烈重用他。又听说李希烈的元配也姓窦，就对李希烈说愿意与他妻子结成知心姊妹。

后来李希烈患了重病，窦女利用机会对陈仙奇的妻子说："李希烈的势力虽然庞大，但终将败亡，你看该怎么办？"

陈妻将此事告诉丈夫，陈仙奇才突然有所领悟，于是贿赂医生毒杀李希烈。李希烈死后，他儿子不肯发丧，想杀掉诸将以自立。

此时正巧有人献桃，窦女建议将桃分送诸将，表示府邸平安无事，于是将帛布染成桃色、裹成桃状，并在假桃中暗藏密函。

陈仙奇妻子剖开假桃，才知道李希烈已死。陈仙奇于是率兵入府，斩杀李希烈的儿子及家人共七口，呈报大唐天子，皇帝下诏拜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967. 王翠翘

【原文】　王翠翘，临淄妓也，初曰“马翘儿”，能新声，善胡琵琶；以计脱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翘去。寨主徐海越人号明山和尚。绝爱幸之，尊为夫人，凡一切计画，唯翘指使。乃翘亦阳昵之，实阴幸其败事，冀一归国以老也。会督府遣华老人招海降，海怒，缚老人将杀之。翘谏曰：“降不降在君，何与来使事？”亲解其缚，而赠之金，且劳苦之。边批：示之以意。老人者，海上人，翘故识之，而老人亦私觑所谓“王夫人”似翘，不敢泄，归告督府曰：“贼未可图也，第所爱幸王夫人者，臣视之，有外心，可借以磔贼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罗中军诣海说，而益市金珠宝玉以阴贿翘。翘日在帐中从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终身共富贵。”海计遂决。督府大整兵，佯称逆降，迫海寨。海信翘言，不为备。边批：愚人。官兵突入，斩海首而生致翘，倭人歼焉。凯旋，督府设大飨于辕门，令翘歌而行酒。诸参佐皆起为寿。督府酒酣心动，降价与翘戏。夜深，席大乱。明日悔之，而以翘功高，不忍杀，乃以赐所调永顺酋长。翘去，渡钱塘，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杀一酋，更属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边批：可怜。

鸟尽弓藏，红颜薄命，翠翘兼之，始疑西子沉江，真有是事！胡梅林脱略边幅，其乱而悔，悔而使翘不得志以死，此举殊不脱酸腐气。吾谓翠翘有功，言于朝，旌之可也；若侠骨相契，虽纳之犹可也。不则开笼放雪衣，亦庶几不负其归老之初意乎？梅林之功而获罪，或者其天道与？

【译文】　王翠翘是临淄城的妓女，本名马翘儿，能作新曲，弹得一手好琵琶，她用计摆脱妓馆大娘的控制，改名王翠翘，搬到海边落户。

有一次倭寇侵扰江南，虏去王翠翘，寨主徐海对她宠爱有加，不但尊为夫人，对她更是言听计从。此后，王翠翘表面上帮徐海策划如何攻城掠物，实际上却暗中破坏，一心只希望有一天能终老故乡。

后来督府派华老人招降徐海，徐海心惊之下，想擒下华老人并且杀了他。

王翠翘劝阻说：“愿不愿意投降在你，这跟前来招降的使者有什么关联？”

于是亲自为华老人松绑，并且赠送他许多金帛，慰问他的辛劳（暗中示

意〕。

华老人也住在海边，所以王翠翘认识他，而华老人对这寨主夫人也觉得面善，但又不敢随便指认，回去后对督府说："海贼顽强，一时间不容易招抚，但是他所宠爱的王夫人，依臣看似乎怀有二心，或者可说动她见机谋刺海贼。"

督府说："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办。"

于是再派罗中军招降徐海，另外暗中携带大批珠宝送给王翠翘，想收买她。

王翠翘每晚在徐海耳边轻描淡写的说，眼看局势日坏，不如投降官军，江南一带遭倭寇侵扰已有一段时日，现在投降官军，或者还可谋得一官半职，那夫妻二人岂不可以终身享有富贵荣华？于是徐海决定接受招降。

而另一方面，督府却加紧点校军队，进逼徐海营寨。

徐海原相信王翠翘的话不加防备〔笨蛋〕，没想到官兵突然冲杀入寨，砍下徐海首级，生擒王翠翘，一干倭寇全部歼灭，官军大获全胜。

督府在军门大开庆功宴，席间命王翠翘唱歌敬酒，各将领也频频举杯向督府敬酒道喜，督府借着酒意，竟把持不住，走下台阶调戏王翠翘，席间一片狼籍。

第二天，督府酒醒后，对昨晚的行为深感后悔，但又顾及这次能破徐海，王翠翘居首功，所以不忍心杀她，只好把她赐给永顺酋长为妾。

王翠翘在奉命渡钱塘江时，感叹的说："徐海待我情义深重，但是为了国家我大义灭亲，没想到杀了一名贼酋，现在却把我赠给另一名土酋，我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呢？"

于是在半夜投江而死。

〔梦龙评〕人常说：当一件物品的价值利用完了，这物品也就该丢弃了，而美丽的女子，她的命运又常是坎坷不平的，这两种不幸的情况，都发生在王翠翘的身上。传说越国的西施后来曾投江自尽，看到王翠翘的遭遇，也让我不得不怀疑西子投江的真实性。

胡海林逾越礼教调戏王翠翘，事后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悔恨，然而他的悔恨却使得王翠翘含恨而死，看来胡海林处理事情太过迂腐。

我认为可将王翠翘的功迹上奏朝廷表扬天下。若是真心倾慕她的侠义，纳为小妾也未尝不可，否则赐田地、供衣食，也不致辜负她当初一心想终老故里的心愿。日后胡海林获罪，或者是老天的报应吧！

968．孙翊妻

【原文】 孙翊为丹阳守，妫览时为都督督兵，戴员为郡丞，与左右亲信边洪等数患苦翊。会翊送客，洪从后斫杀诩，迸进入山。翊妻徐氏，购募追捕得洪，杀之。览遂入军府，悉取翊嫔妾及左右侍御，欲复取徐。徐恐见害，乃绐

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乃可。”览听之。徐潜使人语诩旧将孙高、傅婴等。高、婴相与涕泣，共誓合谋。至晦日，徐氏设祭讫，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帏帐，言笑欢悦。览密觇，无复疑意。徐先呼高、婴与诸婢罗列户内，览入。徐出户拜览，即大呼，高、婴俱出，共杀览。余人就外杀员。徐乃还缞绖，奉览、员首以祭翊，举军震骇。

【译文】　孙翊（三国吴人，孙权弟，字叔弼）为丹阳太守时，当时的都督妫览、部丞（官名，掌管奖励农事的官员）载员以及亲信边鸿等人，都对孙翊感到不满。

有一天，边鸿趁孙翊送客的时候，从孙翊身后将他刺杀，逃入山中。孙翊的妻子徐氏招募武士追捕，终于擒获边鸿，将他杀了。

从此妫览专权，搬入军府，不但接收孙翊所有的侍卫，连他的嫔妾、女婢也一律占为己有，甚至想更进一步强占徐氏。

徐氏怕如果拒绝会遭到杀害，于是就骗妫览说：“请准许我到月底时，摆设祭台、除丧服后再侍候您。”

妫览答应徐氏的要求。徐氏于是暗中派人告诉孙翊昔日手下的将领孙高、傅婴、高婴等人，他们知道妫览的作为后，都流着眼泪发誓要除掉妫览报仇。

到了月底，徐氏祭拜完后就脱下丧服，然后薰香沐浴，更在内室放下帏帐等待妫览，举止神色间显得非常欢悦愉快。妫览暗中观察，对徐氏的表现非常满意，于是不再怀疑徐氏。

徐氏事先就要孙高、傅婴与其他婢女在内室等侯，妫览一进府，徐氏就出房拜见，接着大声叫喊；喊声未歇，孙高、傅婴等人已共同击杀妫览，其他的女婢等则围杀载员。

事后，徐氏重新穿上丧服，奉上妫览、载员的首级祭拜孙翊。

969. 申屠希光

【原文】　申屠氏，长乐人，慕孟光之为人，自名希光。有诗才，既适侯官秀才董昌，绝不复吟，食贫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闻希光美，心悦之，乃使人诬昌阴重罪，罪至族。六一复阳为居间，边批：恶极。得轻比，独昌报杀，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谋，谬许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边批：要紧着。乃求利匕首，挟以往，好言谢六一，因请葬夫而后成礼。边批：大事。六一大喜，使人以礼葬昌。希光则伪为色喜，艳妆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帐中，六一立死。因复杀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诈谓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则皆杀之，尽灭其宗。因斩六一头，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明

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将从夫地下！"遂缢而死。时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己族矣。以一文弱妇人，奋其白刃，全家为戮，义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岂必须眉丈夫哉！

【译文】 宋朝的申屠氏是长乐人，由于仰慕东汉孟光的为人，特别为自己取名"希光"。

希光很会作诗，但自从嫁给福建秀才董昌之后，就不再吟诗作对，虽然每天操劳家事、生活困苦，但是她却能毫无怨尤，很快乐的过日子。

郡中有个叫方六一的土豪主，听说希光的美貌，就想把她占为己有，于是派人诬陷董昌，暗中行贿官员，要处董昌全家死罪。表面上却假意从中调解〔可恶极了〕，请求官员减刑，只处斩董昌一人，至于他妻子及其他家人都赦免无罪。

董昌死后，土豪派心腹到董家，准备强纳希光为妾。这时希光已经完全明白方六一的阴谋，表面上假装答应方六一的要求，暗中先把儿子寄放在董昌的好友家〔紧要的一着〕然后买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藏在身上，接着前去方家拜访方六一，对他表示，希望他帮忙料理丈夫后事〔大事一件〕，只要办完丧事，她就正式跟方某结为夫妻。

方六一一听，欣喜若狂，赶紧派人料理董昌的丧事，这时希光装出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化好妆准备跟方六一进洞房。

方六一一上床，希光就一刀刺入他的胸膛，方六一当场气绝身死，接着希光又连杀两名方六一的心腹，等到半夜时再假称方六一得了急病，陆续把方家的人都叫进洞房，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杀死，一夜之间，方家竟遭希光灭门。

最后希光砍下方六一的头，放在祭盘里，来到丈夫董昌的坟前祭吊。

第二天，希光召集所有的村民，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然后说："现在我要去地下见我丈夫。"说完就上吊而死。

这是宋钦宗靖康二年的事。

〔梦龙评〕方六一虽然陷董昌全家死罪，实际上并没有杀死董昌全家，可是却招来自家的灭门之祸。仅凭一位纤弱的妇女，就能手刃方某全家，这主要是由于方六一的伤天害理，才激发出希光的义愤和勇气，再加上神明保佑，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看来雪耻报仇，也并非只有男子汉大丈夫才能办得到。

970. 邹仆妻

【原文】 梁末，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管都军之务。有劲仆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而行。至芒、砀泽间，大声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边批：太恃。言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

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断其喉，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边批：好急智。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以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哉！"贼谓其诚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状。总首潜召其徒，一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市。妇返襄阳，为尼终焉。

徐氏、申屠氏、邹仆之妻，皆能为夫报仇于身后者也。徐，贵人之妇，而又宿将合谋于外，诸婢协力于内，以制一粗疏不备之妫览，如击病鼠耳。申屠氏则难矣，然仇迹未露，犹可从容而图之。邹仆妻则又难矣！变起仓卒，亲见群凶攒刃于其夫，即秦舞阳旁观，不能不动色，而意中遂作复仇之算，甘言诳贼，不逾日而以计擒灭，可不谓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贱，何曾读书知礼义，而临变不乱，处分绰如。世之自命读书知理义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

【译文】 梁朝末年，襄州掌管军务的邹景温被调往徐州，但仍掌管军务。他的家仆中有个人自认拳脚功夫不错，单独与妻子骑着驴前往徐州邹景温的住所。

行经一片芒草水泽地时，这名家仆大声叫道："听说这里常有绿林好汉出没，难道没有人敢现身与我一较胜负吗〔自恃太高〕？"

话才说完，就有五、六名盗匪从草丛中跳出，一名盗匪从家仆身后抱住他，把他击倒在地，随即出身上短刀，割断家仆咽喉。

家仆的妻子在一旁目睹这一幕，竟然毫不惊惶害怕〔有急智〕，只听见她娇声大叫说："痛快啊！今天各位总算为我报仇雪恨了！我本是良家女子，遭这贼人绑架，才来到此地，今天各位壮士为我杀贼雪恨，谁说没有神明保佑？"

盗匪见她一片衷心之言，就带着她及行李、两匹驴一起往南边走。走了约五、六十里路，来到亳城北边一个名叫达孤庄的村落休息，庄外放有武器盔甲，这原是附近守卫巡逻士兵的武器。

妇人直接走向庄园的正堂，盗匪以为妇人是向村民乞讨食物，也就没有起疑。

妇人见到村长，告诉他丈夫遭盗匪屠杀的惨状；村长于是暗中召来士兵，出奇不意地围捕盗匪，结果只有一名盗匪脱逃，其余都戴上刑具送往亳城，在市集斩首。事情结束后，妇人也返回襄阳，终身为尼。

〔梦龙评〕徐氏、申屠氏、邹仆妻等，都是丈夫遭人陷害后，能为夫报仇的妇人。徐氏在外联合昔日旧将，在内与诸女婢合力，内外应合制服妫览，就如击杀一只病鼠般容易。申屠氏的为夫报仇就比较困难，但她在不显露复仇的心意下，仍能从容的进行复仇计划。邹仆的妻子最是难得，变难突起，亲眼目睹盗匪们手持利刃夺取丈夫性命，即使是秦舞阳在一旁看了，都不

能做到不动声色，但她却一面在心中盘算如何复仇，一面美言诳骗盗匪，没隔几天，果然用计擒灭盗匪，不能不说她是位大智大勇的妇人。

这些妇人出身贫贱，何尝读圣贤书，知礼明义，但却能处变不惊、从容计划。世上那些自认是饱读诗书、知礼明义的书生们，我实在不知他们是否也有这份能耐？

971. 谢小娥

【原文】 谢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段氏，故二姓常同舟，贸易江湖间。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皆为劫盗所杀，二姓之党歼焉。小娥亦伤脑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初，小娥父死时，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猿，门东草'。"又数日后，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罢江西从事，泊舟建业，登瓦官寺阁，僧齐物为李述之。李凭栏书空，疑思嘿虑，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谓之曰："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车中猿'者，车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属猴乎？草下有门，门中有东，'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一日，是'春'字，其为申兰、申春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密书四字于衣，誓访二贼以复其冤。更为男子服，佣保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纸榜子召佣者，娥应召，问其主，果申兰也。娥心愤貌顺，边批：大有心人。在兰左右，积二岁余，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之。每睹谢之衣物器具，未尝不暗泣。兰与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独树浦，往来密洽。一日春携大鲤兼酒诣兰，至夕，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覆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边批：贼在掌中，从容摆布。抽佩刃先斩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货至数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人，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嘉其孝节，免死。娥竟剪发为尼以终。边批：还当旌异，岂特免死！

其智勇或有之，其坚忍处，万万难及！

【译文】 谢小娥本是豫章商贩的女儿。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她许配给历阳人段氏，两家常同船往来江河做生意。

谢小娥十四岁那年才正式过门，但不久父亲与丈夫就遭贼匪劫杀，两家的亲友无一幸免；谢小娥自己也身受重伤，失足掉入江中，后来被其他商船救起，昏迷多日才终于捡回一条命。从此谢小娥就开始流浪乞讨的生活，最后来到上元县，投靠妙果寺僧尼净悟。

当初，谢小娥父亲遭劫匪掠杀，小娥曾梦到父亲对她说："杀我者，'车中猿，门东草'。"几天后，又梦到丈夫说："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

谢小娥想不出这两句话的含意，就写下这些话，到处访求智者解语谜，但是多年来仍无法解出语谜。

唐宪宗元和八年，江西李公佐辞官后乘船到建业，游瓦官寺，寺中僧人将谢小娥的遭遇告诉这位李公佐，李官靠着栏干用手指不断在空中比划，一面沉吟思索，忽然解出语谜，急忙命寺中小僮召来谢小娥，对她说：

“杀你父亲的人叫申兰，杀你丈夫的是申春。所谓‘车中猿’，‘车’的中间是一‘申’字，而‘申’不是属猴吗？草下有门，门下有东，这是‘兰’字。而‘禾中走’，是穿田而过，也是一个‘申’字，‘一日夫’，‘夫’上有‘一’笔，下有一‘日’字，合起来就是‘春’字，所以杀你父亲、丈夫的人很明显的就是申兰、申春。”

谢小娥听了痛哭不止，一面再三拜谢李公佐，并在衣服内里写下“申兰申春”四字，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两名贼人，为父亲、丈夫报仇。

从此，谢小娥改换男装，为人作佣。

一年多后，谢小娥来到浔阳，见有人贴出告示征佣保，谢小娥就前往应征，询问主人的姓名，赫然发现是申兰，谢小娥一股恨意涌上心头，但表面仍不动声色〔大是有心人〕。

两年多过去了，谢小娥在申兰身边甚得宠爱，凡是财物收支都交由她经手，谢小娥每当见到故人衣物，只能暗自流泪伤心。

申兰与申春是兄弟，申春住在江北的独树浦，兄弟两人感情很好，来往得很密切。一天，申春带着大鲤鱼、水果及好酒来探望申兰，兄弟俩及其他贼人酣饮到半夜，后来其他贼人相继离去，只剩下申春醉倒在内室，而申兰也不胜酒力，醉卧在庭院。

谢小娥暗中把申春反锁在内室，抽出申兰佩刀，割下申兰的脑袋〔贼在掌中，从容摆布〕，然后邀集邻人帮忙，擒下锁在内室的申春。

经清理，他们历年多所虏获的财货，总计有数千万之多。

申兰、申春有党羽数十人，谢小娥分别记下他们的名字，一一擒下斩杀。当时浔阳太守嘉勉谢小娥的孝行，免小娥杀人的死罪〔岂止于免死，还应该公开表彰〕。后来谢小娥削发出家，终身为尼。

〔梦龙评〕一般人或许有谢小娥的智慧勇气，但这份多年来寻访贼人的坚忍精神，却是万万难有。

972. 吕　母

【原文】　王莽时，琅琊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杀之。吕母

怨，思报宰。母家故丰资，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沽者，辄奢与之，衣敝者辄假衣，不问直。数年而财尽，少年欲相与偿之。母泣曰："所为厚诸君，非求利也，徒以县宰枉杀吾子故。诸君肯哀之乎？"少年壮之，皆许诺。遂招合亡命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攻破海曲，执宰，数其罪。诸吏叩头请宰，母曰："吾子不当死，为宰枉杀。杀人者死，又何请乎？"遂斩宰，以头祭子冢，因以众属刘盆子。边批：更高。

世间有此等奇妇人，酷吏或少知警。

【译文】　王莽当朝时，琅琊海曲地方有位吕妇，她儿子是县吏，因犯了小过，竟被县宰判死罪。

吕母怨恨县宰的暴虐，想为子报仇，因为娘家家境富裕，就开设酒店卖酒，并购买刀剑衣服。遇到前来沽酒但手头不便的年轻人，吕母常让他们赊欠；若是碰到衣衫破烂的，也常送他们衣物，不问原因。

几年间，吕母就把家财散尽，过去曾受吕母帮助的年轻人，都想回报吕母。

吕母哭着说："我以前照顾你们，并非想在各位身上图利，只是县宰冤杀我儿子，各位肯可怜我这老妇人，为我报杀子之仇吗？"

少年们一听，对县宰的错杀无辜都愤愤难平，答应为吕母复仇，不多久就约集了好千几名亡命之徒。吕母自命为将军，率众攻陷海曲，擒下县宰，数落他的罪状，其他官员也纷纷叩头请求饶命。

吕母说："我儿子罪不该死，却遭县宰冤杀，杀人者死，其他人与我的儿死无关，又何必请求饶命呢？"

于是杀掉县宰，用县宰人头祭拜儿子墓前。

而那群帮助吕母擒杀县宰的人们，日后都归附了刘盆子（东汉人，王章后代，王莽篡汉，赤眉贼樊崇立刘盆子为帝，后来归附光武帝）。

〔梦龙评〕世间竟然有吕母这般奇妇，那些严苛待人的官吏，或许可借此事而稍知警惕。

973. 李　寄

【原文】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唯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

身，可得少钞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怀剑将犬诣庙中坐。先作数石米餈蜜麨，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

刘季斫杀蛇，遂作帝；李寄斫杀蛇，遂作后。天下未尝无对。

【译文】 广东、福建交界的庸岭，绵长数十里，在山北低湿的地方，有一条长七、八丈，身围一丈多的大蛇出没，当地的土人迷信，再加上绘声绘影的传闻，使人们对大蛇更充满恐惧。

当地的都尉，鉴于遭大蛇吞噬的土人很多，就常用牛羊祭拜大蛇，祈求减免灾祸。

有巫师说大蛇托梦，想吃一名十二三岁的女童。都尉困扰不已，只好寻访私生女，或是罪犯家的女儿，到八月祭蛇时将女童送入蛇穴，大蛇在半夜出洞，将女童紧紧卷住，然后吞下蛇腹。年年如此，前后已经用了九名女童。

一年，又到了该祭大蛇的日子，但寻遍各地，找不到祭蛇的女童，将乐县李诞家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最小的女儿名寄，自愿献身蛇腹，但父母都不答应。

李寄说：“爸妈不用舍不得，家里有六个女儿，却没有一个男孩。女儿无力学缇萦救父，也没有能力供养父母，只是白白耗费家用，活着无用，不如早些死。卖身的钱虽不多，但也能稍稍补贴家用，这样不是很好吗？”

父母虽舍不得，但拗不过李寄的坚持，只好答应。

李寄求得一把好剑，带着猎犬前往都尉府。到八月初，李寄持剑带犬来到庙中，先做一个重达数石的米饼，外层涂上蜂蜜放在蛇洞口，夜晚大蛇出洞，只见蛇头大如米仓，蛇眼有如二尺宽的镜子，闻到米饼香气，就先吞食米饼。这时李寄放开猎犬，猎犬攻击大蛇，李寄随后用剑砍蛇，大蛇终于不支而死。

李寄进入蛇穴，发现穴中有九具女童的骷髅，将骸骨全部运出洞外后，惊叹的说：“由于你们的胆怯懦弱，才遭大蛇吞食，实在是可悲啊！”

然后才慢慢走回家。

越王听说李寄杀蛇的事，乃聘娶她为皇后，又任命李父为将乐令，李寄的母亲及姊姊们也都各有赏赐，从此境内再也没有妖邪作乱。

〔梦龙评〕汉高祖刘邦杀蛇而成皇帝，无独有偶，李寄杀蛇而成皇后。天下的事，实在有许多相通之处。

974. 红拂女

【原文】 杨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献策。素踞床而见。靖长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倨见宾客。"素敛容谢之。时妓妾罗列，内有执红拂者，有殊色，独目靖。靖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边批：见便识李靖。靖具以对，妓诵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靖启视，则紫衣纱帽人，杖一囊。问之，曰："杨家红拂妓也。"延入，脱衣去帽，遽向靖拜。靖惊答之，再叩来意，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故来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尸居余气，边批：又识杨素。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甚众矣，边批：如何方是有成，须急着眼。彼亦不甚追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辞气语，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客，中形，赤髯如虬，策蹇驴而来，投革囊于驴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边批：便知非常人。靖怒甚，欲发。张熟视客，一手映身摇示靖，令勿怒。边批：又识虬髯客。急梳毕，敛衽前问其姓。客卧而答之，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其第几，曰："行三。"亦问妹第几，曰："最长。"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靖骤拜之，遂环坐。问煮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靖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复索酒饮，于是开革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又曰："观李郎贫士，何以得致异人？"靖不敢隐，具言其由。曰："然，故知非君所致也。今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吾将访之。"靖因言州将子李世民。客与靖期会于汾阳桥，遂乘驴疾去。及期候之，相见大喜。靖诈言客善相，因友人刘文静得见。"世民真天子矣！"废然而返，遂邀靖夫妇至家，令其妻出见，酒极奢，因倾家财付靖，文簿匙锁，共二十床，曰："赠李郎佐真主立功业也。"与其妻戎服跃马，一奴从之，数步遂不复见。靖竟佐命，封卫公。

吴长卿曰："红拂见卫公，自以为不世之遇，视杨素蔑如矣。孰知又有一虬髯也，视李郎又蔑如矣。惜哉，不及见李公子也。"

【译文】 隋朝的杨素镇守西京时，李靖以平民身份求见杨素，杨素坐在椅子上，态度傲慢的接见李靖。李靖向杨素深深行礼后，说："天下即将大乱，英

雄群起，杨公身为国家重臣，理应谦恭对待贤士，网罗豪杰引为心腹，怎么可以坐在椅子上待客？”

杨素一听这话，就赶紧改变态度道歉。当时杨素身边围绕着好几名侍妾，其中一位手拿红拂的侍妾长得最美，她特别注意李靖的言行〔识李靖〕。

当李靖告辞离去后，她特别跟出去，站在台阶上手指小吏说：“赶快去问问刚才离去的客人，他科举功名第几？现在家居何处？”李靖一一详细回答小吏，那侍妾在一旁听完后，又默默复诵一遍才又进屋。

李靖回到旅店，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并且很小声的叫他名字，他打开房门一看，只见一位身穿紫衣、头戴纱帽、手拿一只口袋的人，经李靖细问之下，才发觉原来是昨天在杨素家所见的那位手持红拂的侍女，立即请她进屋。

侍女脱去外衣、纱帽，向李靖行礼。

李靖惊慌答礼，并且问她来意，她说：“我服侍杨司空已经有一段日子，因此也见过不少天下豪杰，但没有一位可与阁下相比，所以特别前来投靠。”

李靖听了这番话，就问她杨素的为人，她回答说：“他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又识杨素〕，不值得谈论，许多侍女眼见日后没有指望，都纷纷离他而去〔以及早投靠有指望的人〕，而杨公也从来不追究她们的离去，我说的全是事实，请阁下不要怀疑。”

李靖问她姓名，她只回答姓“张”，再问她家中排行，她回答“排行老大”，李靖看她容貌举止，以及说话的语气，简直像天人一般。

李靖见红拂女投奔自己，心中既高兴又害怕，然而下意识中又总觉不妥，开门探头，也没见有人跟踪，但几天后，却传出有人追捕红拂女的风声，李靖觉得事不宜迟，立即改装骑马出城，准备带红拂女回太原。

两人行经灵右，投宿客栈。

一天，厨房的炉火上正炖着一锅肉，红拂女披散着一头拖地长发，站在床前梳头，李靖在客栈外刷洗马毛，突然有一位客人来到客栈门口，中等身材，蓄着满腮红胡子，骑着一匹跛腿驴，下了驴，先丢一袋草料给驴吃，然后走进客栈，取过一只枕头斜卧在床〔便知是非常人〕，一双眼却一直注视红拂女梳头的动作。

李靖见了很生气，正准备发火，红拂女在观察来客的举动后，却摇手制止李靖，要他先不要发脾气〔又识虬髯客〕。

红拂女赶紧梳完头，整整衣裳，然后上前问客人姓名，客人躺在床上回答“姓张”，红拂女说：“我也姓张，算起来应该是你妹妹。”

又问虬髯客家中排行，虬髯客答：“排行老三。”

红拂女说：“我排行老大。”

虬髯客非常高兴认了一个妹妹。

这时红拂女招呼李靖过来，要李靖跟三哥见面，李靖向他行礼致意，于是三人围坐闲聊。虬髯客问李靖炉上炖的是什么肉？李靖答：“羊肉，看来快熟了。”

张某说肚子饿了，李靖拿出买来的胡饼，虬髯客从腰间抽出匕首切肉，三人一面吃肉配饼，一面喝着酒，接着张某从皮囊中拿出下酒菜，原来是一颗人头和一副人的心肝。

虬髯客把人头放回袋中，用匕首切开心肝，邀李靖一起吃，并且说：“这个人是天下最忘恩负义的人，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找到他砍下他的脑袋！”

接着又说：“我怎么看你都是一个穷书生样，你是如何得到这位绝世美人呢？”

李靖不敢隐瞒，就把结识红拂女的经过说给虬髯客听。

虬髯客笑着说：“原来如此呀！我想光凭你自己，怎么也无法获美人心，那么今后你有何打算呢？”

李靖回答：“想暂时到太原避一阵子。”

虬髯客说：“据术士观察星象，说太原上空有股不寻常的云气，我也想去太原看看。”

于是李靖谈到自己将去拜访李世民，李靖并与虬髯客约在太原汾阳桥碰面，说完虬髯客就骑着驴走了。

到了两人约定的日子，虬髯客和李靖都依约来到汾阳桥，两人再度碰面都非常高兴。李靖假称虬髯客会看相，托友人介绍见了李世民。两人一见面，虬髯客发觉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就颓丧的回家。

于是虬髯客邀李靖夫妇到自己家中，介绍妻子与他们认识，并置酒菜招待他们，另外更变卖家财，将变卖的钱财，满满装了二十车的东西，交给李靖辅佐李世民建立功业。他自己却与妻子穿着军服跨上快马，带着一名奴仆飘然而去，一眨眼便望不见踪影。

后来李靖辅佐李世民统一天下，被封为卫国公。

〔吴长卿评〕红拂女见李靖，以为遇见当世奇才，却见杨素蔑视李靖，谁知日后又碰上一名虬髯客也蔑视李靖，可惜啊！当时红拂女未能遇见李世民！

975. 沈襄妾

【原文】 锦衣卫经历沈鍊，以攻严相得罪，谪田保安。时总督杨顺、巡按

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顺因与楷合策，捕诸白莲教通虏者，窜鍊名籍中，论斩，籍其家。顺以功荫一子锦衣千户，楷侯选五品卿寺。顺犹怏怏曰："相君薄我赏，犹有不足乎？"取鍊二子杖杀之，而移檄越，逮公长子诸生襄。至则日掠治，困急且死。会顺、楷被劾，卒奉旨逮治，而襄得末减问戍。襄之始来也，只一爱妾从行，及是与妾俱赴戍所。中道微闻严氏将使人要而杀之，襄惧欲窜，而顾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系，第去勿忧我。"边批：自度力能摆脱群小故。襄遂绐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负吾家金钱，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纵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询之，云："未尝至。"还复叩妾，妾把其襟大恸曰："吾夫妇患难相守，无倾刻离，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严氏指，戕杀我夫矣！"观者如市，不能判，闻于监司。监司亦疑严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权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责押者迹襄。押者物色不得，屡受笞，乃哀恳于妾，言："襄实自窜，毋枉我。"因以间亡命去。久之，嵩败，襄始出讼冤，捕顺、楷抵罪，妾复相从。襄号小霞，楚人江进之有《沈小霞妾传》。

严氏将要襄杀之，事之有无不可知，然襄此去实大便宜、大干净。得此妾一番撒赖，即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亡命无患矣。顺、楷辈死，肉不足喂狗。而此妾与沈氏父子并传，忠智萃于一门，盛矣哉！

【译文】 明朝锦衣卫经历沈炼因批评丞相严嵩（字世蕃）而获罪，被没收田产才得以保全一命。

当时总督杨顺、巡按路楷都是严嵩的座上常客，严嵩指使他们说："只要你们能为我除去心头痛，功大者封侯，功小者封卿。"

于是杨顺就和路楷商议，拘捕有通敌嫌疑的白莲教徒，将沈炼也列入名单中，斩首抄家。

杨顺因杀死沈炼有功，庇荫儿子当上锦衣千户，路楷却晋升为候选五品卿寺，因此杨顺满心不高兴的说："丞相是否认为我不够尽力，不然为什么对我的封赏这么少呢？"

于是再下令杀沈炼的两个儿子，并且发公文逮捕沈炼的孙子沈襄。公文一到，官府就立即逮捕沈襄，沈襄命在旦夕。正巧此时杨顺与路楷分别遭到弹劾，皇帝下令逮捕两人治罪，因此沈襄得以减罪，只发配边地戍守。

当初逮捕沈襄时，他的一名爱妾也要求随行，而今沈襄也带着爱妾前往戍地。走到半途，沈襄听到严嵩派人来杀他的传闻，心中害怕，想趁机逃逸，但又舍不得丢下爱妾。

爱妾说："夫君身系沈氏一门香烟，只管逃命，不要顾虑我的安危〔自忖足

以摆脱群吏〕。”

于是沈襄就骗押解的吏卒，说城中有户年姓人家，曾欠沈家许多钱，只要去就能讨得债款，愿将讨得的债款分送押解的大哥。吏卒见他爱妾在自己手上，就放心的答应他去讨债。

过了许久，不见沈襄回来，吏卒便前往年家询问，年家的家人说根本没看见沈襄来过。

吏卒找不到沈襄，再回到住所，爱妾一把揪住吏卒衣领，大哭着说："我们夫妻二人患难相守，从不曾有片刻的分离，今天我丈夫出门后就不见他回来，一定是你们受了严嵩的指使，杀了我的丈夫。"

在旁围观的人很多，众人也无法断定谁是谁非，只好请监司裁夺。监司心中也怀疑是严嵩指使，但又没有确实证据，只好暂时命沈妾寄住尼姑庵，而下令吏卒在限期内找到沈襄。

吏卒遍寻不着沈襄，又多次遭到鞭打，只有哀求沈妾，强调沈襄是私自逃逸，表明自己的无辜，接着吏卒也弃职逃亡。

后来，严嵩终于遭到弹劾，这时沈襄才露面申冤，官府将杨顺、路楷下狱治罪，沈襄与爱妾两人又再度团圆了。

沈襄号小霞，楚地人沈进著有《沈小霞妾传》。

〔梦龙评〕严嵩是否真有意要杀沈襄，我们不得而知。但沈襄计骗吏卒逃逸，手段干净俐落，再加上沈妾一番啼哭撒赖，连官员都不得不信严嵩有意杀沈襄，这才使沈襄能安然逃亡在外，不必担心官府的追捕。杨顺、路楷等人满手血腥，把他们的肉拿来喂狗，狗都不爱吃。沈妾与沈氏父子可说是集忠智于一门，他们的事迹永远为后人所传诵。

976. 邑宰妾

【原文】 万历中，政务宽缓，刑部囚人多老死者。某乡科，北人，为邑宰，坐事入诏狱，久之不得雪，且老矣。己分必死，而自伤无子，乃尽鬻其产，营一室于近处，置所爱妾，而厚赂典狱者，阴出入焉。有侄颇不肖，稍窃其资，入博场中，为逻者所疑，穷诘之，因尽吐，且云："家有一青骡子，叔行必乘之，无事则出赁，请以骡为验。"逻者伺数日，果如其言。宰方与妾对食中堂，群逻至，惊失箸。妾遽起迎曰："翁胆薄，毋相迫，尔曹与翁有隙耶？"曰："无之。"曰："若然，不过欲多得金耳。金属我掌，第随我行，当以饱汝。"逻者顾妇人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视宰，而群尾妾入房。妾指所卧床曰："金在其颠。"携小梯而登，众自下谑之，殊不怒，笑声达于外。须臾，捧一匣下，发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捧一巨箱下，大镪实焉。众攫金，声愈哄。守者贪分金，不能忍，足不觉前，宰以间潜逸。众怀金既餍，出视失宰，惧欲走。妾择弱者一人

力持之，大呼“攫金贼在！”众奋拳齐殴，齿甲俱集。妾且死，终不释，声愈厉，动外人。外人入，众窜，获其一，并妾所持者两人，送巡城潘御中。妾诉群凶淫贪状，兼具所失鬻产银数。此两人不能讳，尽供其党姓名。顷之，悉擒至，银犹在怀也，而以犯官逸出为解。御史使视诏狱，则宰在焉。众语塞，乃委罪于不肖侄。御史收侄，尽毙之箠下。妾取故金归，籍数报宰，病数日，乃死。

狱中囚私出入，非法也，诏狱甚矣。方群逻押至，不以宰为奇货哉！言胆薄坚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谑以坚之，空橐以饵之，怠守者而逸宰，固已在吾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以羁众强，假令身毙老拳之下，罪人其免乎！至群凶先我死，而目可瞑也。妇之智不必言，独其猝不乱，死不怵，从容就功，有丈夫之智所不逮者。惜传者逸其名，虽然，千秋而下，知有一邑宰妾在浣纱女、锐司徒妻、车中女子之俦，斯不为无友也已！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政务松弛，行政效率缓慢，许多囚禁的嫌犯，往往尚未判决就已老死狱中。

有个北方邑宰，因受牵连被押在狱，等了许久仍不见有昭雪的机会，眼见年纪一年年的老了，料想自己日后一定老死狱中，遗憾自己没有子嗣继承香火，就托人变卖家乡的产业，在监狱附近买了一幢房舍，安置爱妾，然后重金贿赂典狱官，让自己能暗中自由进出。

邑宰有个不成材的侄儿，偷了邑宰一些钱出入赌场，巡佐怀疑他金钱的来处，盘问下，侄儿全盘招供，并且说叔父家有匹青骡，平日将骡租借他人，若叔父由监狱私出一定骑骡，如果巡佐不相信，可以跟踪那匹青骡。

巡佐跟踪青骡，果真如那侄儿所说。

一天，邑宰与妾正在吃饭，突然一批巡佐闯入，邑宰吃惊得手上的筷子都掉在地上。

邑宰妾不动声色地站起身，迎向巡佐说：“我丈夫胆子小，请各位不要逼他，请问各位与我丈夫有仇吗？”

答：“没有。”

邑宰妾说：“既然彼此间没有仇怨，那么各位的目的只是希望得到些好处。家里的财物是由我经管，各位请随我来，我不会让各位失望。”

巡佐们一见这女人容貌美丽，说话又入耳，就留下一名巡佐看管邑宰，其余人随邑宰妾进入内室。

邑宰妾指着卧床说：“金子就藏在这上面。”

说完登上一座小扶梯，巡佐们在梯下吆喝起哄，见邑宰妾并不生气，更是变本加厉，笑闹声连门外都听得见。

不久，邑宰妾捧着一只匣盒下来，打开匣盒，只见里面全是金子，邑宰妾说：“还有。”再搬下一只装满金子的大箱。

众人抢夺金子时所发出的兴奋声愈来愈大，那名看守邑宰的巡佐，惟恐自己分得少，双脚不觉移向内室。邑宰乘机逃走，众人心满意足的分完金子，走到外堂，发觉邑宰已逃走，都害怕得想趁早离开。

这时，邑宰妾用力抓住一名身材瘦弱的巡佐，一面大声呼叫“抓到抢金子的强盗了”。

其他巡佐纷纷上前殴打邑宰妾，邑宰妾的牙齿、指甲全都断裂，虽已奄奄一息，但仍死抓住那名巡佐不放，叫喊声也愈来愈大，终于惊动左邻右舍。

邻人们冲入邑宰家，众巡佐夺门而逃，邻人抓到其中一名巡佐，与邑宰妾所抓的一共两名巡佐，送交巡城潘御史。

邑宰妾控诉巡佐们的贪淫，说出失窃的钱数，两名巡佐见事机败露，只好供出其他巡佐的姓名。不久，所有人犯带到，金子也都还在巡佐们身上，巡佐们解释他们是为缉捕人犯才到邑宰家。御史派人到监狱查人犯，邑宰赫然在监，巡佐们一时也无话可答，就将全部罪过推给邑宰那个不成材的侄儿。

御史命人收押侄儿，侄儿受不了狱卒的鞭打而丧命，邑宰妾收回了所有的金子，但她本人却在一连串事件后，也染上重病，没几天就死了。

〔梦龙评〕狱中囚犯私自外出，是一件违法的事，一经察觉，会受到很严厉的处份。当诸巡佐来到邑宰家后，都不认为抓邑宰治罪可以建大功，邑宰妾见机表示邑宰胆小、多金，已诱发了诸巡佐的贪念，再强忍诸巡佐的戏谑，展示邑宰的家财，更加强巡佐勒索财物的野心；当诸巡佐为争夺钱财，致疏于看守使邑宰而逃逸时，诸巡佐实际上已在邑宰妾的掌握中了。然后邑宰妾更进一步挟持一名巡佐来牵制他人，如果邑宰妾在其他巡佐拳打脚踢下丧命，巡佐们能逃过殴人致死的罪名吗？如果诸巡佐能伏法，那么邑宰妾即使身死也瞑目了。

这位邑宰妾的智慧，实在不必我再多加赞美，她能临乱不慌、临死不惧，镇静地依自己的计划行事，有大丈夫所不及的智勇！可惜后代作传记叙述这事迹的人，遗漏这位邑宰妾的名字，然而，能知道历史中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妇女，像浣沙女、锐司徒之妻、车中女子之类的女中豪杰，虽名不见青史，也不会没有朋友了。

977. 崔简妻

【原文】 唐滕王极淫，诸官美妻，无得白者。诈言妃唤，即行无礼。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至，王遣唤。欲不去，则惧王之威，去则被王之辱。郑曰：“无害。”遂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郑大叫左右曰：“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取只履击王头破，抓面流血。妃闻而出，郑氏乃得还。王惭，旬日不视事。简每日参侯，不敢离门。后王坐，简向前谢，王惭，乃出。诸官之妻曾被唤入者，莫不羞之。

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妇有胆有识。

【译文】　后魏的唐滕王贪淫好色，见官员的妻眷稍具姿色，就假传王妃召唤，等官员的妻眷入府后，就加以染指。

当时典签（南北朝时官名，掌文书）崔简（一名览，字冲亮）的妻子郑氏刚到京城，唐滕王派人召唤郑氏前往王府，崔简不愿意妻子前去，但畏惧王爷的威权，只好答应妻子去王府，又怕妻子遭王爷羞辱。

郑氏说："放心，我自有主意。"

郑氏来到王府后，就被带到王府边的阁楼上，这时王爷已在阁楼等候，见郑氏来，就想强行逼郑氏就范。

郑氏大叫来人，一面说："这哪里是王爷会做的事？你一定是王爷府中的奴仆。"

说完脱下鞋子，猛打王爷的头，并且用手把王爷抓得满脸是血。王妃听到打骂声；上阁楼探究竟，于是郑氏安然脱身返家。

王爷觉得羞惭，十多天都不到官府处理公事，崔简每天都站在王府门外不敢离开。过了几天，王爷召见崔简，崔简向王爷谢罪，王爷更感惭愧，就释回其他官员的妻妾，那些曾被王爷召入王府的妻眷，都羞惭得不敢见人。

〔梦龙评〕崔简的妻子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也使别的妇女不再受王爷逼迫。郑氏不但有胆量，更有见识。

978. 蓝　姊

【原文】　绍兴中，京东王寓新淦之涛泥寺。尝宴客，中夕散，主人醉卧。俄而群盗入，执诸子及群婢缚之。群婢呼曰："司库钥者蓝姐也！"蓝即应曰："有。毋惊主人。"付匙钥，秉席上烛指引之，金银酒器首饰尽数取去。主人醒，方知，明发诉于县。蓝姐密谓主人曰："易捕也。群盗皆衣白，妾秉烛时，尽以烛泪污其背，当密令捕者以是验。"后果皆获。事见《贤奕编》。

【译文】　宋朝绍兴年间，京东王寓新淦在涛泥寺宴客，半夜时宴会结束，主人已酒醉不醒。

不久，有一群盗匪闯入王府，捆绑了王府的守卫及女婢，女婢们大叫："掌管府库钥匙的是蓝姊。"

蓝姊立即答腔说："钥匙在我这儿，不要吵醒主人。"

于是将锁匙交给盗匪，并且拿起桌上烛台为盗匪照路，将库府中所有的金银首饰、器皿好酒全部搬空。

主人酒醒后，才知遭盗匪抢掠。第二天向官府报案时，蓝姊暗中告诉京东王爷说："要追捕这批盗匪很容易，这批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妾在拿烛台照路

时，曾暗中将蜡油滴在他们衣服上，只要寻衣服上的油记追捕就可以了。”

后来，盗匪果然全部落网。〔事见《贤奕编》〕。

979. 新　妇

【原文】　某家娶妇之夕，有贼来穴壁，已入矣，会其地有大木，贼触木倒，破头死。烛之，乃所识邻人，仓惶间，惧反饵祸。新妇曰：“无妨。”令空一箱，纳贼尸于内，舁至贼家门首，剥啄数下。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盗来之物，欣然收纳。数日夫不还，发视，乃是夫尸；莫知谁杀，因密瘗之而遁。

【译文】　有一民家娶媳妇的那天晚上，有小偷挖墙想入宅偷东西，不巧挖断屋内的一根大木柱，竟然被大木柱给压死。

夫妇俩点燃烛火一看，原来是熟识的邻居，惊异之下，新郎倌反而害怕会惹祸上身。

新妇说：“不要怕。”

她要丈夫挪出一只空箱，将邻人的尸首放在大箱中，抬到邻人的家门口，然后轻敲大门，立刻走开。邻妇闻声打开大门，见门口有一只大箱子，以为是丈夫偷来的财物，就很高兴的把箱子抬进屋内。几天后，见丈夫还不回来，就打开箱盖，赫然发现箱中装的竟是丈夫的尸体，也不知道是谁杀的，只好秘密埋了远走他乡。

980. 辽阳妇

【原文】　辽阳东山虏，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唯三四妇人耳。虏不知虚实，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两妇引绳，一妇安矢于绳，自窗绷而射之。数矢后，贼犹不退，矢竭矣，乃大声诡呼曰：“取箭来！”自绷上以麻秸一束掷之地，作矢声。贼惊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妇引绳发矢，犹能退贼，始知贼未尝不畏人，人自过怯，让贼得利耳。

【译文】　山贼剽掠辽阳东山的一家民宅，不巧这户人家中的男人都不在，只有三四名妇人在家。

但山贼不明白屋内状况，不敢贸然闯入，于是先在院中向屋内发箭，屋内的两名妇人分别拉着绳的两端，另一名妇人把箭放在绳的中央，由窗口向外朝胡人还击。发射几箭后，山贼仍不退，但妇人手中已无箭可射，于是故意大声喊道：“拿箭来！”接着将一捆麻杆丢在地上，乍听之下，仿佛是箭。

山贼大吃一惊：“他们箭枝多，恐怕不容易制服。”于是退走。

〔梦龙评〕几位妇人牵绳发箭，居然能击退贼人，其实贼人也会害怕迟疑，一般的人就是本

身太过怯懦，才会让贼人得逞。

981. 李成梁夫人

【原文】　相传李帅成梁夫人乃辽阳民家女也。辽民时苦寇掠，往往掘深井以藏货财。此家以避寇去，独留女伏守井中。有二寇入其室，觉井中有人，一人悬縋而下，得女甚喜，呼党先牵女上。党复临视，欲下縋。女自后遽推堕，即以物压盖之。得系马于门，跨而走。数日寇退，父母俱还家。女言其故，相与毙二寇，取首邀赏。李帅时在伍，闻女智略，求为妇，后为一品夫人。

【译文】　相传李元帅成梁的夫人，本是辽阳的民家女。当时辽阳的百姓，深以常遭贼寇侵扰为苦，居民往往挖掘深井，而将家财埋藏井中。

有一户民家，全家为躲避贼寇而暂居他地，只留下一个女儿留在深井中看守财物。有两名贼人进入民宅抢掠，发觉井下有人，一名贼人垂下绳索入井，发现那名女孩，非常高兴，就叫党羽先拉女孩出井，再下井检视财物。

女孩出井后，趁贼人俯身看井时，将贼人推落井中，随即在井口加盖，骑上贼人系在家门的马匹离去。

几天后，贼寇退走，女孩的父母回家，女孩将经过告诉父母，检视深井，贼人早已气绝，于是取下贼人脑袋向官府邀赏。当时军中李元帅听说这女孩的智略，就请求娶女孩为妻，后来这女孩成为一品夫人。

982. 木兰　韩保宁　黄善聪

【原文】　秦发卒戍边，女子木兰悯父年老，代之行。在边十二年始归，人无知者。

韩氏，保宁民家女也。明玉珍乱蜀，女恐为所掠，乃易男子饰，托名从军。调征云南，往返七年，人无知者，虽同伍亦莫觉也，后遇其叔，一见惊异，乃明是女，携归四川。当时皆呼为“贞女”。

黄善聪，应天淮清桥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适人，独父业贩线香。怜善聪孤幼，无所寄养，乃令为男子装饰，携之旅游庐、凤间者数年，父亦死。善聪即诡姓名曰张胜，边批：大智术。仍习其业自活。同辈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不知其女也，约为火伴，同寝食者逾年。恒称有疾，不解衣袜，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与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见其姊，乃以姊称之。姊言：“我初无弟，安得来此！”善聪乃笑曰：“弟即善聪也！”泣语其故。姊大怒，边批：亦奇人。且詈之曰：“男女乱群，玷辱我家甚矣！汝虽自明，谁则信之！”因逐不纳。善聪不胜愤懑，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须令明

白，以表寸心！”其邻即稳婆居，姊聊呼验之，乃果处子，始相持恸哭，手为易去男装。越日，英来候，再约同往，则善聪出见，忽为女子矣。英大惊，骇问，知其故，怏怏而归，如有所失，盖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叹不已。时英犹未室，母贤之，即为求婚。善聪不从，曰：“妾竟归英，保人无疑乎？”边批：大是。交亲邻里来劝，则涕泗横流，所执益坚。众口喧传，以为奇事，厂卫闻之，边批：好媒人。乃助其聘礼，判为夫妇。

木兰十二年，最久，韩贞女七年，善聪逾年耳，至于善藏其用，以权济变，其智一也。若南齐之东阳娄逞，五代之临邛黄崇嘏，无故而诈为丈夫，窜入仕宦，是岂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贞元之孟妪，年二十六而从夫，夫死而伪为夫之弟，以事郭汾阳。郭死，寡居一十五年，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茕独，复嫁人，时年已七十二，又生二子，寿百余岁而卒。斯殆人妖与？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译文】　有一位老人接获戍守边疆的命令，他的女儿木兰不忍心让老父再受风霜，就改扮男装代父从军，戍守边疆十二年才返乡回家，但营中伙伴无人知晓她是女儿身。

韩保宁是位民家女，元末时明玉珍（曾自立为帝，国号夏，后归降明朝）在蜀地作乱，韩保宁怕被贼兵虏获受辱，就改扮男子，更换姓名从军。她被调往云南作战，前后一共七年，没有人知道她是女扮男装，连一起征战的伙伴也未察觉。

后来在路上碰到她叔父，叔侄见面，才道破她是女儿身，叔父于是带她回四川，当时乡人都称韩保宁是“贞女”。

黄善聪是应天府怀清桥畔的一位民家女，十二岁时母亲去世，当时姊姊已嫁人，父亲以卖线香为生，见黄善聪年纪小，乏人照顾，就要她改扮成男孩模样，随自己在卢、凤等地贩卖线香。

几年后，黄父也过世了，黄善聪于是改名换姓叫张胜〔大有智术〕，仍承袭父亲旧业，卖香过日子。

同行中有个叫李英的年轻人，由李陵来此地卖香，不知道张胜是个女子，两人结伴卖香，一年多来同寝共食，只是张胜常称有病，不脱衣袜，到半夜时才盥洗净身。

弘治年间正月，张胜与李英一同回到南京，这时她已二十岁了。一天黄善聪头戴巾帽前去探望姊姊，姊姊初见一名男子称呼自己为姊，就狐疑的表示自己并没有弟弟，这时黄善聪才表明自己身份，然后将这些年的情形告诉姊姊。

没想到姊姊生气的骂道〔也是奇人〕：“男女住在一起，简直败坏我家门风，你虽自称清白，但是谁会相信呢？”

于是要赶黄善聪出门。

黄善聪不由得又恨又怨，一面哭一面发誓说：“如果妹妹的身子遭到玷污，愿意一死表明心意。”

刚好邻居是一名有经验的产婆，姊姊请来产婆验身，证明妹妹仍是处女，这时姊姊才抱着妹妹痛哭，亲手为妹妹脱去男装。

过了一些日子，李英前来探望，想约张胜一同再去卖香，结果见到回复女儿身的黄善聪，不禁大吃一惊，问明原因后，才若有失地回家。或许李英埋怨自己过去反应太迟钝了，回家后，就把黄善聪改扮男装的事告诉他母亲，他母亲听了也惊叹不已。

当时李英还没有成家，他母亲是位贤德的妇人，就托人说媒，黄善聪却拒绝说：“如果我嫁给李英，还有人会相信我过去的清白吗？”

两家的亲友、邻里纷纷劝说，但黄善聪流着泪，坚持不肯答应。事情传开后，乡人都认为是件奇事，官府听说这件事后〔好媒人〕，就判决二人为夫妇，并资助李英娶妻的聘礼。

〔梦龙评〕三人中以木兰改扮男儿十二年最久，韩贞女是七年，黄善聪是一年多，但三人能不露痕迹，避人耳目的智慧却是相同的。但说起像南齐时东阳妇人娄逞，五代时临邛妇人黄崇嘏，毫无缘由的改扮男装，争取功名，这又哪里是个女子该守的本份呢？

唐朝有位姓孟的妇人，二十六岁才嫁人，丈夫死后，假称是丈夫的弟弟，在郭子仪手下当差，郭子仪死后十五年间，竟然官至御史大夫。有一天她心血来潮想嫁人，当时她已七十二岁，婚后生下两个孩子，活到一百多岁才死。我想这妇人恐怕是人妖吧！天下有许多事是不能用常理去推断的。

983. 练　氏

【原文】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练氏，智识过人。太傅尝用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饮醉，夫人密摘二将，使亡去。二将奔南唐，后为南唐将攻建州。时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为识，吾戒士卒令勿犯。”夫人反其金帛，曰：“君幸思旧德，愿全合城性命。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不愿独生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免二将，必预知其为有用之才而惜之，或先请于太傅，不从，故以计释去耳。不然，军法后期者死，夫人肯曲法以市恩乎？至于后之食报，何其巧也！夫人免二将之死，而二将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为夫人出。及宋兴，子孙及第至达官者甚众，皆出八房。阴德之报，岂诬也哉！

【译文】　章郇公（宋名臣章得象）的高祖父是建州人，官至刺史，人称章

太傅，他的夫人练氏是一位机警聪慧的妇人。

有一次太傅率兵出征，有两名将领延误日期，太傅下令处斩。夫人于是准备酒菜，并且刻意妆扮修饰陪太傅喝酒，太傅高兴之余，频频干杯，竟然喝醉了，夫人暗中放了那两名将领，要他们逃往他地。这两名将领出奔南唐，后来居然成为南唐大将。

有一次南唐人率军围攻建州，那时太傅已去世，夫人住在建州。两名大将派人慰问夫人，并致赠厚礼，另外交给夫人一面白旗，对夫人说："我等即将攻城屠杀，夫人可以高挂白旗为标帜，我等会命令士兵不可侵犯夫人。"

夫人命使者送回金银、丝帛说："将军还记得往日救命之恩，实在是我的幸运。但如果将军一定要围攻建州，屠杀百姓，那我宁可与众百姓同死，不愿独活。"

两位将军被练氏这番话所感动，于是打消屠城的计划。

〔梦龙评〕夫人之所以会救两名将领的性命，一定是知道他二人是人才，有爱才之心才会这么做；或者是事先曾向太傅求情，而太傅拒绝后，才用计让这两人逃走，否则延误军情，按罪是该处死，夫人如何肯违犯律法施恩呢？至于日后这两人的报恩，实在是巧合，夫人救二人一命，二人因夫人救命之恩而救全城人性命，夫人所得的回报实在丰厚。

太傅共有十三个儿子，其中夫人为太傅生了八个，宋建王朝后，夫人的八个儿子及孙子中，高中科举，被封高官者甚多。人说积德者必有善报，岂是胡乱说的？

984. 陈觉妻

【原文】　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及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亲执匕爨，不置妾媵。齐丘选姿首之婢三人与之，李亦无难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礼。问其故，李曰："此令公宠幸之人，见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还宋第。宋笑而许之。

近有一甲科丧偶，眷一土妓。及继娶，每托言宿于外馆，深夜潜诣妓家，辨色即归。继夫人察知之，绝不漏言。伺其再往，于五鼓集其童仆轿伞，往彼迎接，传夫人之命。甲科大惭，遂止。亦善于用妒者也。

【译文】　南唐人陈觉未显达时，曾是宋齐丘（字子嵩）的门客。后来陈觉显贵，官至兵部侍郎，陈觉的妻子李氏，不但凶悍而且嫉妒心重，亲自料理家务，不肯家中蓄养奴婢。

宋齐丘为捉弄李氏，故意挑选三名容貌姣好的婢女送给李氏，李氏毫不为难的收下这三名婢女，把她们三人当作舅姑般侍候。

有人问李氏为什么这样做，李氏说："这三人都是宋先生所宠幸的人，见了她们如同见宋先生面，我怎敢怠慢。"

这三名婢女日夜寝食难安，要求回到宋府，宋齐丘笑着答应她们回府。

〔梦龙评〕近人有位进士，元配死后迷上当地一名妓女，后来娶了继室，仍常借口有事外宿，深夜暗到妓女家过夜，天亮才回家。日子久了，继夫人心觉有异，但她不动声色，暗中跟踪丈夫，一天，五更时分，继夫人召集仆人、车轿往妓女家，扬言“奉继夫人之命，接老爷回府”，进士大为惭愧，从此不敢再去妓女家。这也算是善用“妒功”者的手段吧！

第十部　杂智

杂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何以名杂也？以其黠而狡、慧而小也。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或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一饧也，夷以娱老，跖以脂户，是故狡可正，而正可狡也。一不龟乎也，或以战胜封，或不免于洴澼霁，是故大可小，而小可大也。杂智具而天下无余智矣。难之者曰：大智若愚，是不有余智乎？吾应之曰：“政唯无余智，乃可以有余智。太山而却撮土，河海而辞涓流，则亦不成其太山河海矣。鸡鸣狗盗，卒免孟尝，为薛上客，顾用之何如耳。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谓正且大者，不反为不善用智者之贱乎？是故以杂智终其篇焉。得其智、化其杂也可，略其杂、采其智也可。

【译文】　智慧为何可称之“杂”，这是指的一些狡诈的、卑小的智慧。

正大的智慧本来不应是狡诈的、卑小的，然而正大的智慧却往往被一些狡诈卑小的智慧所欺所困，因此，要让正大的智慧能获胜，便有必要对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加以认识理解。

而且，更积极来说，狡诈卑小的智慧，亦可以进一步扩充为正大的智慧。正像泰山不会拒绝任何一撮沙石，而能成其高，江海不会拒绝任何一条小溪，而能成其大，所以即使是鸡鸣狗盗的小小伎俩，不仅可成为孟尝君的座上客，且可拯救孟尝君于暴秦的手中。因此，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只要善加利用，都可能成为泰山江河一样的智慧。

在这层意义上，我特别把“杂智”当成全书的结尾，让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都能像一撮土、一滴水一般的积累起来。

二十七、用心狡黠

【原文】 英雄欺人，盗亦有道；智日以深，奸日以老。象物为备。禹鼎在兹；庶几不若，莫或逢之。集“狡黠”。

【译文】 英雄可以欺人，盗匪亦有道义；智慧能日益深沉，奸诈会日益老练。狡诈之人小则骗吃骗喝，大则窃取国家，如果自知不如，最好敬而远之。

985. 吕不韦

【原文】 秦太子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不礼之，困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说之曰：“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子之兄弟二十馀人，子居中，不甚见幸，不得争立。不韦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秦国与子共之！”不韦乃厚赀西见夫人姊，而以献于夫人，因誉异人贤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不韦因使其姊说曰：“夫人爱而无子，异人贤，自知中子不得为适，诚以此时拔之，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遂与太子约以为嗣，使不韦还报异人。异人变服逃归，更名楚。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是为始皇。

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国势益张，合五国百万之众，攻之不克，而不韦以一女子，从容谈笑夺其国于衽席间。不韦非大贾，乃大盗也！”

【译文】 秦太子妃华阳夫人没有生儿子，而夏姬生了一个儿子，名异人。异人在赵国做人质，因秦国屡次攻打赵国，赵国对他很不礼貌，因此他在赵国处境窘困，十分不得意。

阳翟有位大商人吕不韦（本秦商人，用计立始皇为帝，自为相国，曾命门客撰《吕氏春秋》）到邯郸，了解这情形，说：“这人是珍奇异宝，有厚利可图（此奇货可居）！”

于是对异人进行游说：“太子爱华阳夫人，但夫人没有儿子。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位，你在兄弟中的排行居中，又不十分受宠，一旦太子即位，你就无法争立为嗣了。我虽不富有，但愿意持黄金千斤为你西行，游说华阳夫人，请她说服太子立你为嫡嗣。”

异人说：“如果你的计划能实现，我愿意和你共享秦国的富贵。”

于是吕不韦带着厚礼西入秦国，拜见华阳夫人的姊姊，请她将厚礼转献夫人，并极力称赞异人的贤能，宾客遍布天下，常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及夫人。

后来，吕不韦更经由华阳夫人姊姊的介绍，游说夫人说："夫人受宠爱，但没有儿子，现在异人贤能，可是他自知是排行中间的儿子，不可能立为嫡嗣。如果夫人能在此时提拔他，使异人由无国而成为有国，夫人由无子而成为有子，那么终身可受秦王尊宠了。"

夫人听了认为有理，就利用适当的时机向太子要求，与太子约定以异人为子嗣，请吕不韦带厚礼送给异人。

邯郸被围时，赵人想杀异人，异人脱逃回国，身穿楚国服装拜见华阳夫人，夫人说："我是楚国人，你也应该是。"

于是异人改名为楚。

吕不韦在邯郸和几位最美丽的女子同居，知道其中一位有身孕，便邀异人喝酒。异人见了邯郸美女，就请吕不韦将美女送给他。

吕不韦先故作生气，接着又慨然答应。一年后，邯郸女子生下儿子，取名为政，异人立他为嫡嗣，也就是日后的秦始皇。

〔真西山评〕秦国自孝公以至昭王，国势一天天扩张，其他五国集合百万的兵力，都无法攻克秦国。吕不韦只用一名女子，在谈笑间就轻松的取得秦国，吕不韦不仅是位大商人，更是一位大盗。

986. 陈　乞

【原文】　齐陈乞将立公子阳生，而难高、国。乃伪事之，每朝，必骖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其言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陈乞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国夏闻之，与高张乘如公，战败奔鲁。初，景公爱少子荼，谋于陈乞，欲立之。陈乞曰："所乐乎为君者，废兴由我故也。君欲立荼，则臣请立之。"阳生谓陈乞曰："吾闻子盖将不立我也！"陈乞曰："夫千乘之王，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与之玉节而走之。景公死，荼立，陈乞使人迎阳生置于家。除景公之丧，诸大夫皆在朝。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愿诸大夫之化我也。"诸大夫皆曰："诺。"于是皆之陈乞之家。陈乞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开之，则闯然公子阳

生也！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荼。

自陈氏厚施，已有代齐之势矣，所难者，高、国耳。高、国既除，诸大夫其如陈氏何哉！弑荼立阳生，旋弑阳生立壬，此皆禅国中间过文也。六朝之际，此伎俩最熟，陈乞其作俑者乎！

【译文】 春秋齐人陈乞想拥立公子阳生为齐侯，但又怕高张、国夏阻拦，于是假装是高张、国夏的同党，每天上朝就和他二人同坐一辆车，而且常在车上说其他大夫的坏话：

"他们都是傲慢狂妄的家伙，日后一定不会听二位贤公的命令，比如我就听他们说过：'高、国二人一旦得到君王宠信，一定会欺压我们，为什么不早把他俩铲除呢？'可见这帮人正在谋算二位贤公，二位应该早作防备。我所说的早作防备，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他们都杀掉，再迟疑就是下策了。"

等上朝时，陈乞又对高、国二人说："他们全是虎狼一般的奸臣，见我在二公身旁，随时都想杀了我。请允许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吧！"

而另一方面，陈乞却又对诸大夫说：

"高、国二人就要大祸临头了，他们仗恃君王的宠信在算计各位，好比他们曾说：'今天我们齐国之所以会多灾多难，都是那些大夫们造成的，只有铲除他们才能保住君位。'现在他们一切计划妥当，诸位为什么不在他们采取行动前就先发制人，把这两人杀死呢？一旦灾难临头，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大夫们都相信陈乞的话。

同年六月，陈乞联合大夫们率军进驻齐君宫室，高张首先得到消息，就立刻跟国夏坐车去见齐孺公，结果双方交战，高、国二人战败，连袂逃往鲁国。

当初，齐景公疼爱小儿子荼，想立荼为太子，于是找陈乞商议。

陈乞说："只要君王喜欢的人，臣就赞成；今天君王想立荼为太子，臣就请立荼。"

阳生对陈乞说："我听说你已打消请立我为太子的建议。"

陈乞说："身为千乘之国的君王，废嫡长子而改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定会诛杀嫡长子。我现在不请立你为太子，正是为保全你一命，现在你先离开齐国一阵吧！"

鲁景公死后，荼继立为国君，陈乞便派人接阳生到自己家中。

景公丧期满后，一天诸大夫都在朝上，陈乞对大夫们说："我家中另设有母亲的祭坛，希望各位同我一起回家祭拜。"

大夫们答应随陈乞到家。陈乞命一位大力士双手高举一只大箱放在路中央，诸大夫目睹力士神力，都震惊得脸色大变，等打开大门，赫然后现公子阳生在

内。

陈乞大声说道："这位是齐国国君。"

诸大夫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叩首称臣，而陈乞则率军弑杀了荼。

〔梦龙评〕从陈乞广交大夫的举动，就可看出陈乞有自立为王的野心，所担心的只有高张、国夏二人而已。高、国二人既已除去，其他那些大夫们，又如何能奈何得了陈乞呢？陈乞弑荼而立阳生为齐君，随即弑杀阳生而自立为齐君，由此可见陈乞迎立阳生，只是他篡位的一个过程罢了。南北朝时，这种迎君、弑君的伎俩层出不穷，难不成是陈乞最先开此风气？

987. 徐　温

【原文】　初，张颢与徐温谋弑其节度使杨渥。温曰："参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边批：反言之。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边批：本意如此。颢从之。后穷治逆党，皆左牙兵，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

【译文】　当初，张颢（后汉人，字智伯）与徐温（五代人，字敦美）两人商议，企图谋刺节度使杨渥（五代人，杨行密长子，字承天）。

徐温说："如果我们同时率领左右牙兵（掌族兵）发难，一定无法收到统一指挥之效，不如率领我的右牙兵发难〔说反话〕。"

可是张颢不愿意，徐温就说："那么就用你的左牙兵好了〔本意如此〕。"张颢欣然同意，后来兵变失败，被捕的全是左牙兵，因此人们一直以为徐温根本没有参与这阴谋。

988. 荀伯玉

【原文】　或言萧道成有异相，宋主疑之，征为黄门侍郎。道成无计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骑入魏境。魏果遣游骑行境上。宋主闻而惧，乃使道成复本任。

【译文】　有人说萧道成（即南齐高帝，字绍伯）有天子的相貌，南朝宋帝听了心里不舒服，就将萧道成调为黄门侍郎（官名，散骑官别称）。萧道成无可奈何，只有接受新职。

荀伯玉（南齐人，字弄璋）向萧道成献计："暗中派遣骑兵侵扰魏国边境。"

魏兵果然立即派骑兵加强巡防。

宋帝听说萧道成刚一调走，边境情势就开始紧张，就撤消原命，要萧道成留任原职。

989. 高　欢

【原文】　欢计图尔朱兆，阴收众心。乃诈为兆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遂愁怨。又伪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而故令孙腾、

尉景伪请留五日，如此者再。欢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于是众皆号哭，声动地。欢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乃尔！今直向西，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胡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欢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欢。欢曰："尔等皆乡里，难制，虽百万众，无法终灰灭。今须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否者，吾不能取笑天下！"众皆顿首："生死唯命！"于是明日遂椎牛享士，攻邺，破之。

【译文】　北魏高欢想起兵讨伐尔朱兆，为暗中收买人心，就假造一封尔朱兆的文书，说尔朱兆准备把六镇的人发配契胡为部属。于是众人恐惧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

高欢又假造并州的兵符，征调士兵一万人讨伐步落稽。即将出发前，孙腾和都督尉景春为士兵们求情，请再停留五天，前后一共两次。最后终于起程，高欢亲自送士兵到郊外，流着眼泪挥别，士兵们个个悲恸号哭，哭声震动原野。

高欢这才开口劝喻士兵说："我和诸位都是背井离乡客居异地的人，彼此的感情有如兄弟手足，没想到尔朱兆等人不体恤诸位的心情，仍征调诸位征战！现在诸位直向西行，一定战死；延误启程的军期，按军法又该处死，发配为胡人部属。生不如死，诸位看该怎么办呢？"

士兵们纷纷说："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高欢说："这是紧急况状，大家应该推举一位领袖！"

大家当然一致推举高欢。

高欢说："你们都是我的乡亲，没有律法很难节制，以葛荣为例，他有上百万的兵力，但因没有军纪，最后还是遭到败亡。今天如果各位推举我为领袖，就必须接受和以前不同的做法，不可以欺侮汉人，不得违反军令；否则我不愿当各位的领袖，我不能让天下人讥笑我。"

士兵们都低头行礼说："生死唯命是听。"

高欢于是杀牛犒赏士兵，接着起兵攻破邺州。

990. 潘　崇

【原文】　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职。商臣闻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飨江□成王嬖。而勿敬也。"商臣从其策，江□果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废汝而立职也！"商臣曰："信矣！"

阳山君相卫，闻卫君之疑己也，乃伪谤其所爱樛竖以知之。術同此。

【译文】　春秋时，楚成王准备册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王子职（商

臣庶弟）。

商臣得到这消息之后，未加证实就告诉他的老师潘崇（春秋楚人，曾诱商臣弑成王）说："要如何着手调查这事呢？"

潘崇回答说："宴江芊（楚成王胞妹）吃饭，但是态度不要太恭敬。"

商臣照他老师的话去做，结果江芊大发脾气说："你这奴才，难怪你父王要废掉你，改立王子职！"

商臣说："现在我知道传言不假。"

〔梦龙评〕阳山君为卫国丞相时，也曾怀疑卫君对自己不满，于是毁谤卫君所宠爱的樛竖，以刺采卫君的心意，两者都是同一手法。

991. 曹　操

【原文】　魏武常行军，廪谷不足，私召主者问："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足之。"曹公曰："善！"后军中言曹公欺众，公谓主者曰："借汝一物，以厌众心。"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军心遂定。

曹公尝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一日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复卧。既觉，问："谁杀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近。

魏武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必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保无他故，当厚相报。"亲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此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操少时，尝与袁绍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操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操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世说》又载：袁绍曾遣人夜以剑掷操，少下不着。操度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此谬也。操多疑，其儆备必严，剑何由及床？设有之，操必迁卧，宁有复居危地、以身试智之理。

【译文】　曹操营中军粮短缺，于是私下召来军需官，问他有何解决之道。

军需官说："可用小斗秤量军米，士兵就不会怀疑米粮不足而动摇军心。"

曹操说："好，就照你的意思办。"

过了几天，有人传出曹操在米袋中动了手脚，欺骗众人，曹操又召来军需官说："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以安定众心。"

于是把军需官杀了，将军需官的首级展示众人，说："军需官盗取军粮，竟用小斗秤米，欺骗各位，现已论罪处斩。"

遂平息了军士不满的情绪。

曹操曾对人说："我睡觉时千万不要接近我，我即使在睡梦中，只要有人走近我身边，我就会不自觉的杀人，你们千万要小心。"

有一天，曹操假装睡觉，有个亲信便上前替他盖被，曹操一刀把那名亲信杀了。睡醒后，还故意问旁人"谁杀了我的侍从"，自此以后，只要曹操在睡觉，就没有人敢接近他。

曹操怕有人会来谋害自己，便扬言说："如果有人想对我不利，我的心就会有预感而心跳加速。"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曹操召来一名亲信，对他说："待会儿你假装来行刺，我就说我心早有预感。如果抓你的人要杀你，你只要不说出是我要你故意行刺，我保证你没事，另外我还会重重的奖赏你。"

那名亲信信以为真，于是毫无畏惧的前去行刺，结果被曹操下令给杀了，到头来他连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都不明白。曹操的左右，以为曹操的预感灵验无比，想谋逆曹操的人也都不敢妄自蠢动了。

曹操年轻时，有一次和袁绍一起看人娶亲，半夜翻墙进入那对新婚夫妇的家中，大叫："有贼！"屋中的人都跑出来察看，曹操趁机持刀劫走新娘子。

曹、袁二人摸黑逃走，一时迷路，误闯橘子园，橘树多刺，袁绍不敢动；曹操怕袁绍被抓，坏了大事，就大声呼叫："小偷在这里！"

袁绍被迫，连滚带爬，一溜烟的跑出橘园。

〔梦龙评〕《世说新语》曾记载："袁绍曾派人用剑行刺曹操，但剑刺的高度不够，所以没有刺杀成功。曹操料想杀手下次出手行刺，一定会调整高度，于是就紧贴床面，后来刺客果真把剑刺向高处。"这段记载我无法相信是事实，曹操生性多疑，有刺客行刺，一定加强戒备，刺客如何能近身？即使刺客能突破曹操的卫士，曹操也一定会迁离到其他卧室，哪有再冒生命危险与刺客斗智的道理？

992. 田婴　刘瑾

【原文】　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盍以数日之间自听之？不然，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请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王终不能听，于是尽以委婴。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奏请省决。上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此者数次，后事无大小，唯意裁决，不复奏。

【译文】　战国时田婴（齐威王少子，孟尝君父亲，封于薛，号靖郭君）成为齐相后，有人对齐君说："有关国家一年来的各项财政税收，大王应该拨出几天时间，听听官员的报告，这样才知道官员的忠奸、好坏。"

齐王觉得有理。

田婴听说此事，也立即请齐王听取预算收支的报告，齐王答应后，田婴要各大小官员全部进宫报告，且准备好各种收支的详细单据文件。齐王听不胜听，吃过中饭又再坐下听官员报告，连晚饭都没时间吃。

田婴对齐王说："各官员一年来日夜尽心督办的事，大王肯花一个晚上听完，这种精神必能使群臣更加惕励勤勉。"

不久，齐王累得睡着了，而有关官吏贪污不法的事件，齐王却丝毫听不出其中的漏洞缺失。齐王经过这次听政之后，大小朝政全交由田婴处理。

明朝宦官刘瑾想要把持政权，就先挑选一批杂耍艺人在武宗面前献艺，等武宗看得出神入迷时，就要各官员呈上奏章，请武宗裁决。

武宗说："你拿这一件件小事来烦朕，朕要你何用，还不赶紧要他们走！"

反复几次后，日后大小朝政，都全由刘瑾做主，不再呈奏武宗。

993. 赵高　李林甫

【原文】　赵高既劝二世深居，而已专决。李斯病之。高乃见斯曰："关东群盗多，而上益发繇治阿房宫，臣欲谏，为位卑，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斯曰："上居深宫，欲见无间。"高曰："请候上间语君。"于是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谒，二世怒。高因言丞相怨望欲反，下斯狱，夷三族。

李林甫谓李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益国，上未之知也。"边批：使金果可采，林甫何不自言？他日适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而疏适之，遂罢政事。严挺之徙绛州刺史。天宝初，帝顾林甫曰："严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损之，与道旧，谆谆款曲，且许美官，因曰："天子视绛州厚要，当以事自解归，得见上，且大用。"边批：天子果欲大用，何待见乎？因绐挺之使称疾，愿就医京师。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闲官得养。帝恨咤久之，乃以为员外詹事，诏归东郡。挺之郁郁成疾。帝尝大陈乐勤政楼，既罢，兵部侍郎卢绚按辔绝道去。帝爱其蕴藉，称美之。明日，林甫召绚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广，若惮行，且当请老。"绚惧，从之，因出为华州刺史，绚由是废。

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为所玩弄而不知，信奸人之雄矣。然使适之不贪富贵之谋，挺之不起大用之念，卢绚不惮交、广之远，则林甫虽狡，亦安所售其计哉！愚谓此三人之愚，非林甫之智也。

【译文】　秦二世采赵高建言，不在朝廷会见大臣，凡事都由赵高决定。

赵高听说李斯对此事有所批评，一天趁李斯生病前往探望时，对他说："关东盗匪猖獗，皇上却征调徭役修建阿房宫，我想进谏，但又顾虑到我官位卑微；再说这也是你丞相的职责，你为何不进谏呢？"

李斯说："我很早就想进谏了，可是皇上现在很少会见朝臣，常居深宫，我想说，皇上听不见；想谒见，又不知皇上何时有空？"

赵高说："如果丞相有意进谏，我愿为丞相探询皇上何时有空，再禀告丞相。"

于是赵高等二世正与宫妃燕好时，派人告诉李斯"可以请求谒见皇上了"。

李斯来到殿门求见，二世大为生气，赵高再向二世进谗言毁谤李斯，说他心怀怨望、有谋反的意图。二世听信赵高之言，将李斯打入大牢，诛灭三族。

唐朝人李适之（官刑部尚书，遭李林甫诬陷，仰药自尽）个性耿直，李林甫对他说："华山蕴藏金矿，假如能开采，一定能充裕国家财政。"

一天李适之对唐玄宗谈到华山有金矿的事。玄宗就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就知道了，但华山乃陛下的本命，是王气的所在，不能随便开凿，所以不敢禀告皇上。"

玄宗以为李林甫才是真正忠于自己，于是开始疏远李适之，而将政事交由李林甫处理，朝政因此一天天荒废。

天宝初年，玄宗曾问李林甫："严挺之（名浚）现在哪里？他是个可堪任用的人才。"

当时严挺之为绛州刺史。李林甫退朝后，特地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话旧事攀交情，他除了摆出一副诚恳真挚的表情外，并且赞许严损之的才干，日后必晋升高位。

李林甫接着又说："皇上非常关心令兄，何不请令兄找个理由回京？回得京来既能常常见到皇上，又能受到皇上重用。"

严挺之听从李林甫建议，假称自己得病，奏请回京就医。

李林甫就把严挺之的奏章呈给玄宗，并说："严挺之年纪大了，又有病在身，皇上应该派个闲官给他，好让他能养病。"

玄宗听了，怅然叹息许久，于是任命严挺之为詹事，在东京养病。后来严挺之因始终得不到重用，反而真的生病了。

又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大设乐工，垂下帘子观赏，正巧兵部侍郎卢绚骑

马走过，玄宗非常欣赏卢绚的温雅含蓄，称赞不已。

第二天，李林甫召来卢绚的儿子，对他说："令尊一向名声清高，现在皇上想派任令尊到交州、广州一带，如果令尊怕路途太远，不妨以年老为由推辞。"

卢绚果真嫌路远，就听从李林甫的建议，结果被任命为华州刺史，从此不再被重用。

〔梦龙评〕李适之、严挺之、卢绚这三人，都被李林甫玩弄于股掌中而不自知，李林甫可说是一代奸雄。但如果李适之不怀贪求富贵的想法，严挺之不燃受重用的念头，卢绚不怕交、广两州地处偏远，那李林甫再狡猾，他的奸计也无法得逞。所以我认为是这三人太笨，而非李林甫聪明。

994. 石　显

【原文】　石显自知擅权，恐天子一旦入间言，乃时归诚，取一言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先白上，曰："恐漏尽宫门闭，请诏吏开门。"上许之。显于是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旦果有人上书，告显矫诏开宫门者。天子得书，笑以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群下嫉妒，欲陷臣。"上以为然，愈宠信之。

【译文】　汉朝人石显（字君房）仗着权柄在握，专擅霸道，但惟恐有一天皇帝会听信左右而排挤自己，因此不时在皇帝面前设法表明自己的忠诚，用以试探自己的行情。

石显利用奉命到各官府协调调派事宜，请求皇帝说："臣恐怕回宫时已过了午夜，那时宫门早已关闭，请准许微臣以奉皇上命令叫开宫门。"

皇帝答应石显的请求。

当晚石显故意到半夜才回宫，然后以皇帝的诏命叫开宫门入宫，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奏弹石显"假借诏命、叫开宫门"。

皇帝看了奏章，笑着拿给石显看。石显趁机泣诉说："陛下信任微臣，交付微臣重责，引起其他诸多大臣嫉妒，进而想陷害微臣。"

皇帝以为其他大臣果真有陷害石显之心，因此愈加宠信石显。

995. 蓝道行

【原文】　世庙时，方士蓝道行以乩得幸。上故有所问，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咎中官秽，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道行乃为伪封付火，而匿其真迹，所答具如旨。上以为神，益信之。

蓝诈矣，然廷臣卒赖其力，假神仙以去严嵩，则诈亦有用处也。

【译文】　明世宗时，道士蓝道行因能占卜吉凶祸福，而深受天子宠信。

有一次世宗派宫中一名宦官，将一封密封的信拿到神坛前焚烧，接着询问神明的指示。蓝道行答不出，就将责任全部推给宦官，说宦官身上不干净，所以不能感应神明。

后来世宗又派宦官持密封信前往祭坛，宦官就将信交给蓝道行，要他亲自在坛前焚烧。蓝道行在宦官前面焚烧事先伪造好的书信，把世宗的书信藏起来，由于已经知道世宗信中所问的问题，所以蓝道行都能一一回答。

世宗因而认为蓝道行是神人，愈加信服。

〔梦龙评〕其实蓝道行是个会使诈的人，本身并没有很深的道行，然而日后朝廷众臣完全靠他假借神明力量除去严嵩，由此看来，会使诈也是能做好事的！

996. 严　嵩

【原文】　伊庶人为王时，以残暴历见纠于台使者，迫则行十万余金于嵩，得小缓。及嵩败家居，则遣军卒十辈造嵩家，胁偿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语曰："所惠金十万，实无之，仅得半耳，而又半费，请以二万金偿。"因尽以上所赐金有印识者予之。既去而闻于郡曰："有江盗劫吾家二万金去矣。速掩之，可获也！"郡发卒追得金，悉捕军卒下狱论死。

【译文】　明朝伊庶人为王爷时，因太过凶残暴戾，屡次遭到御史台弹劾，不得已乃派人送十万金贿赂严嵩，才得以稍减罪名。

严嵩被罢黜为平民后，伊庶人派十名军士，到严嵩家胁迫严嵩偿还以前收受的十万金。

严嵩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款待军士，并且低声下气的说："我实在没有收取十万赠金，只有五万金，而其中的一半又拿去打通关节，现在请各位能体谅我的处境，准许偿还两万金。"

于是拿出有皇帝赐金标帜的金锭交给军士。

军士离去后，严嵩立即向官府报案说："有江洋大盗抢劫我家二万金后逃逸，如果立即追捕，一定能全部捕获。"

郡守立即派兵追缉，不但收回失金，十名军士还全遭逮捕，并且下狱处斩。

997. 吉　温

【原文】　李适之为兵部尚书，李林甫恶之，使人发兵部诠曹奸利事，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尹。尹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先于后厅取二重囚讯问，或杖或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兵部吏素闻温惨酷，及引入，皆自诬服，顷刻狱成，而囚无榜掠。适之遂得免。

【译文】　李适之兼任兵部尚书时，和李林甫发生嫌隙，李林甫对他心生不满，于是派人揭发兵部考选单位不法图利的事件，逮捕兵部六十多名官吏，交付京兆尹审判，一连多日毫无进展，京兆尹便派法曹吉温侦讯。

吉温来到厅堂后，先要兵部的官员站在庭院中，而命人由后厅带进两名重刑犯，先进行审问，只见那两名罪犯，忽而被鞭打，忽而遭重物压身，哀号的声音，惨不忍闻。

兵部官吏早就听说吉温审案，手法残酷，等到官吏被带入厅堂后，为免受酷刑，都诬指自己不法，坦承有罪。只一会儿工夫全案就审理完毕，而人犯验身，也没有遭刑求的伤痕，李适之因此未受李林甫的陷害。

998. 阳　虎

【原文】　阳虎之败，鲁人闭门而捕之，围之三匝。虎奔及门，门者曰："天下探之不穷，我今出子！"虎因扬剑提戈而出边批：句有味。顾反，取戈以伤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友也，为子脱死，而反伤我！"鲁君闻失虎，大怒，问所出之门，有司拘之，不伤者被罪，而伤者独蒙厚赏。

【译文】　春秋时鲁国的阳虎发动内乱失败后，鲁人下令封闭城门搜捕阳虎，士兵与群众把阳虎层层包围住。

当阳虎突围到城门时，守门衙役对阳虎说："现在全国的人都在围捕你，没有人肯救你〔这句话有余味〕，但我愿意放你一条生路。"

阳虎持剑带戈一出城门，却一个回头用戈把守城衙役刺伤后再逃逸。

守城衙役不由埋怨说："我和你素昧生平，只因同情你目前的处境，才网开一面让你逃生，想不到你却恩将仇报，反而用戈把我刺伤。"

不久后，守城衙役就明白为什么阳虎要刺伤他，原来鲁君接到阳虎逃跑的报告，勃然大怒，下令追究责任，派人把守城门的官员吏率全抓来问罪，唯有身上负伤的可以免罪。这名守城衙役便因身上有伤，而得到鲁君的重赏。

999. 郭纯　王燧

【原文】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复讯，乃是每哭即撒饼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其后数数如此，鸟闻哭声，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田单妙计，可惜小用。然撒饼亦资冥福，称孝可矣。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言之州县，遂蒙旌表。讯之，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饮其乳惯，遂以为常。

即使非伪，与孝何干！

【译文】 有个名叫郭纯的东海孝子，他母亲过世后，每当他思母号哭，他家庭院的上空就有大批的飞鸟聚集，一时传为奇谈。

官府派员调查发觉确有此事，于是奏请皇帝，在闾门立旌旗表扬。

后来，有人一再追查孝子飞鸟群聚的原因，原来是孝子每次号哭时，就把饼散撒在地上，飞鸟就争相来食，每次都如此；日后，飞鸟一听哭声，就群聚盘旋在他家庭院上空，并非是飞鸟有灵性，被孝子所感动。

〔梦龙评〕这原本是齐人田单欺骗燕人的计谋，用来欺骗乡民，实在是小用了。然而撒饼喂鸟也算是行善事、积阴德，就这点看，也还可以称孝子。

河东孝子王燧的家里，所饲养的猫狗，竟然猫哺犬子，犬育猫儿，官府听闻此事，也赐旌旗表扬。问及王燧，原来是猫狗同时产子，家人互调其子，日久也就哺育习惯了。

〔梦龙评〕王燧的做法就有欺骗世人的嫌疑，竟然蒙赐旌旗表扬，这和孝顺有何相干？

1000. 丁谓　曹翰

【原文】 丁谓既窜崖州，其家寓洛阳。尝作家书，遣使致之洛守刘烨，祈转付家，戒使者曰：“伺烨会僚众时呈达。”烨得书，遂不敢隐，即以闻。帝启视，则语多自刻责，叙国厚恩，戒家人无怨望。帝感恻，遂徙雷州。

曹翰贬汝州，有中使来，翰泣曰：“众口食贫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质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开视，乃一画障，题曰：“下江南图”，恻然怜之，因召还。

【译文】 北宋时丁谓（官至中书丞相，封晋国公，为一佞臣）被贬崖州后，因家人在洛阳，就命人送一封家书给洛阳郡守刘烨，请他转交家人，临行前叮嘱奴仆：“一定要等到刘烨接见众僚属时，再将这信呈上。”

刘烨收到信后，不敢隐瞒，立即呈交皇帝，皇帝见信中丁谓一再自责，一再回顾过去曾蒙受皇帝的恩宠，训诫家人不可对朝廷心怀怨恨，不禁心生怜悯，就下令将丁谓改徙雷州。

北宋时曹翰（曾随宋太宗平定江南）被谪贬到汝州，有一次太宗使臣路经汝州，曹翰见了使臣，流着泪说：“被贬到汝州后，生活窘困，家人几乎都活不下去了，这包袱中有以前穿过的一件旧衣服，烦您帮我典押十千钱。”

使臣回宫奏报太宗，太宗打开包袱一看，里面是一幅题名〈下江南图〉的画轴，不由想起当年曹翰随自己平定江南的往事，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召曹翰回京。

1001. 秦　桧

【原文】　秦桧用事，天下贡献先入其门，而次及官家。一日，王夫人常出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明日进糟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又，程厚子山与桧善，为中舍时，一日邀至府第内阁，一室萧然，独案上有紫绫缥一册，写《圣人以日星为纪》赋，尾有“学生类贡进士秦埙呈”，文采艳丽。程兀坐静观，反复成诵。唯酒肴问劳沓至，及晚，桧竟不出，乃退，程莫测也。后数日，差知贡举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此命题。此赋擅场，埙遂首选。

【译文】　南宋秦桧（字会之，在相位十九年，朝中忠臣几乎诛杀殆尽）把持朝政时，全国各地进贡皇帝的贡品，都要先送入相府后，再呈给宫中。

一天，秦桧的老婆王夫人到内宫，太后向她抱怨：“这些日子，大尾的子鱼很少见到。”

夫人说：“臣妾家有，明日臣妾呈上一百尾子鱼给太后。”

王夫人回到相府后，把这事告诉秦桧，秦桧便责怪她说了错话。

第二天，秦桧命人准备一百尾腌青鱼送入宫中。太后见了，拍手大笑说：“我就知道这婆子胡说，宫中都没有的东西，相府又怎会有呢？”

程厚（字子山）为中舍（官名，东宫属官）时，与秦桧来往密切。一天，秦桧邀他到相府，他被带到一间内室，室内陈设非常简陋，只见桌上放着一本淡青封面外镶紫边的书册，内容是记载圣人谈论日星的篇章，书尾有“学士类贡进士秦埙（秦桧孙子）呈”等字，文辞富丽，程厚不由坐下逐页翻阅，竟无人打扰，除了奴仆不断的送来酒菜。

到了晚上，程厚见秦桧仍未露面，只有告退，但心中一直不明白秦桧的用意。

几天后，程厚奉命主掌有关贡举考试的事宜，才突然了悟，于是就以那天在内室所见书册命题，这是秦埙所擅长的赋体，果真让秦埙高中第一。

1002. 李道古

【原文】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角赌之际，伪为不胜而厚偿之，故得一时虚名，而嗜利者悉与之狎。

【译文】　李道古善于奉迎谄媚，常常与朝中大官们喝酒、下棋或赌博。每次赌胜负时，又故意不胜〔博取忠厚之名〕，而付给对方许多赌金，所以一时颇

得人缘。凡是贪求小利的大臣，都喜欢与他交往。

1003. 邹老人

【原文】 邹老人，吴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杀其仇家李乙而事露，有司捕置于狱，以重贿求老人。老人索百金，怀之走南都，纳交于刑曹徐公，往来渐密。时留宿，忽中夜出金献徐，诉以内亲王甲枉狱。徐曰："吾不吝为谋，然吴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难，昨公捕得海盗二十余人，内两人吴产也。公第敕二盗，认李乙为其夜杀，则此不加罪，而彼得再生矣。"徐许之。老人退，又密访二盗妻子，许以养育，二盗亦许之。及鞫，刑曹问："若吴人，曾杀人否？"二盗即招某月日杀李乙于家，掠其资。老人抱案还吴，令王甲之子鸣于官，竟得释。甲自狱归，遇李乙于门，竟死。

【译文】 吴州的邹老人是个聪明狡猾的人。有个叫王甲的富人，趁夜杀了仇家李乙，但因事机败露，官吏把王甲抓了起来，关进监狱。王甲用重金贿赂老人，求他想办法救救自己。邹老人便向王甲要了一百两银子，带着他来到了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掌刑狱的官员徐公，两人交往渐渐地密切了。有一天，邹老人留宿在徐公家里时，半夜里他把这些银子献给徐公，并诉说自己的内亲王甲是个冤案。徐公说："我是愿意为你效力的，但是，王甲是在苏州犯的案，不属于我们南京官署管辖，我如何为你尽力呢？"邹老人说："这事不难办，昨天您不是抓来了二十多个海盗吗？其中有两个就是苏州人。您可以命令他俩承认李乙是他俩在夜里杀的，他们这样做并不会给他们罪加一等，而我那亲戚王甲就可以活命了。"徐公同意了。邹老人又私下里去探望那两个海盗的妻子，答应在两个海盗处死后，供养他们的家庭，条件是叫她们劝自己的丈夫招认李乙是他们谋杀的。那两个海盗以及他们的妻子也都同意了。等到再次审讯时，徐公问："你俩是苏州人，在那里杀过人没有？"两个海盗马上就招供说某月某日在李乙家里杀死了他，并抢走了他家的钱财。邹老人便抱着这一案卷回到苏州，让王甲的儿子前去官府鸣冤，王甲竟因此得以释放（据说王甲从狱中出来后回到家里时，在家门口意外地撞到了李乙的鬼魂，最后还是给吓死了）。

1004. 狡讼师

【原文】 浙中有子殴七十岁父而堕其齿者，父取齿讼诸官。子惧甚，迎一名讼师问计，许以百金。师摇首曰："大难事！"子益金固请，许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谓曰："得之矣！辟人，当耳语若。"子倾耳相就，师遽啮之，断其半轮，血污衣。子大惊，师曰："勿呼，是乃所以脱子也！然子须善藏，俟临鞫乃

出。”既庭质，遂以父啮耳堕齿为辩。官谓耳不可以自啮，老人齿不固，啮而堕，良是。竟免。

殴父而以计免，讼师之颠倒王章，可畏哉！然其策亦大奇矣。

【译文】 古时浙江中部有个做儿子的殴打了自己的老父亲，把老人的门牙都给打掉了。老人拿着被打掉了的门牙，到官府去告儿子的不孝。做儿子的害怕，便请来一位专管诉讼的师爷，求他指条生路，并答应事成之后给那位师爷一百两银子。师爷为难地摇摇头说：“这事不太好办啊！”那个儿子又说可以给他增加些银子，再三恳求师爷务必帮忙，师爷这才答应了下来，叫那个儿子给他三天时间的期限，看看能否想出一个对策。到了第二天，他忽然对那个儿子说：“伙计，想出办法来了！你叫他人都走开，我附耳告诉你。”那个儿子喜出望外，便侧着耳朵凑了上去，只见师爷猛地咬住了他的耳朵，一下子咬下了半个耳廓，连上衣都沾满了鲜血。那个儿子大吃一惊，尖叫了起来。师爷说：“你别喊，这就是开脱你的办法。不过你必须好好保存这片耳廓，待审讯时再掏出来。”几天后，在法庭上，那个儿子就辩解说，是他父亲咬了他的耳朵，这才导致了门牙脱落的，说着，还掏出那片耳廓给审判官看。审判官认为：那个儿子是不可能自己咬掉自己的耳朵，而老人的牙齿本来就不牢固，咬儿子耳朵咬掉了牙齿，这合乎情理。就这样，那儿子竟然免于刑事处分。

〔梦龙评〕明明是儿子打老子，却被那位可恶的师父故施苦肉计颠倒了是非，使得寻小子本应受到刑事处分竟给免掉了，这种诡计真是太可怕了。不过，师爷的主意倒是非常新奇的。

1005. 土豪张

【原文】 北京城外某街，有张姓者，土豪也，能以财致人死力，凡京中无赖皆归之。忽思乞儿一种未收，乃于隙地创土室，招群丐以居，时其缓急而周之。群丐感恩次骨，思一报而无地。久之，先用以征债，债家畏丐黝，无不立偿者。已而，□人有营干之事，辄往拜，自请居间；或不从，则密喻群丐黝之，复阴使人为之画策，谓非张某不解。乃张至，瞋目一呼，群乞骇散。人服其才，因倩营干，任意笼络，得钱不赀。复以小嫌怒一徽人。其人开质库者，张遣人伪以龙袍数事质银，意似匆遽，嘱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票，为我姑留外架，晚即来取也。”别使人首之法司，指为违禁。袍尚存架，而籍无质银者姓名，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张坐他事系狱，徽人子讼父冤，尽发其奸状，且大出金钱为费。张亦问立枷，而所取枷，即上年所用以杀徽人者，封识姓名尚存。人或异之。张竟死。边批：天道不远，巧于示人，然则天更智矣。

丐，废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拥如林，而指臂不相运掉者何哉？张之憸狡不足道，乃其才亦有过人者，若虞诩设三科募士，堪作一队长矣！

【译文】 北京城外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张姓土财主，他仗着财力雄厚欺压善良，凡京中的无赖都听他的使唤。

有一天，土财主突然想到，自己手下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就是没有叫化子〔奇思妙想〕，于是找了一块空地，盖了一间土屋，免费供乞丐居住，并且常周济他们衣食。乞丐们对财主感激得不得了，总想找个机会好好报答土财主。

过了一段日子后，土财主要乞丐们帮他讨债，债家一见乞丐们群集家门骚扰，为免麻烦，不得不立刻清偿债款。

不久，财主听说有人想谋官职，就前往那人家中拜访，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没想到却遭到拒绝。土财主遂暗中要乞丐们前去那人家骚扰，一面又暗派他人前去献计，表示非土财主出面，无法驱赶乞丐。

等土财主一到，张大眼睛一声大喝，乞丐们一哄而散，那人不由心生佩服，于是央求土财主为他谋官，至于所需花费任凭开口，财主因此获利不少。

后来土财主与人发生争执，那人在街上开了一家当铺，土财主一面派人故意拿着龙袍前去典押，举止间表现出神色匆忙的神态，叮嘱当铺主人说："我只是暂时急用需要周转，所以不必开立票据，晚上我就来赎袍，袍子放在衣架上就行了。"一面又派人向官府告发，指称这家当铺违法，袍子还放在衣架上，却不开立票据，也没有登记典押者的姓名。当铺老板百口莫辩，被判死罪。

一年多后，土财主因受其他案件牵连下狱，当铺老板的儿子为父申冤，一一列举土财主罪状，并且花钱买通狱卒。结果土财主也戴上刑具入狱，而所戴的刑具，竟然是去年当铺老板受刑时所戴的同一刑具，刑具上封条上的罪犯姓名，还依稀可见，人人都传为奇谈。土财主竟因此而死〔天道不远，巧于示人，然则天更智矣〕。

〔梦龙评〕乞丐本是无用的废人，但这个土财主却能聪明的指使他们办事，虽然土财主的阴险狡诈不足称道，但他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如果他生在三国时代，虞诩招募贤士时，我看这土财主起码可当个队长。

1006. □生光

【原文】 万历间，皦生光以妖书事论死，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往往以术制人为利。有缙绅媚一权贵，求得玉杯为寿，偶询之生光。不三日，生光持杯一双来售，云："出自中官家，价可百金，只索五十金。"缙绅欣然鬻之。逾数日，忽有厂校束缚二人噪而来，势甚急，视之则生光与中官也。生光蹙额言："前杯本大内物，中官窃出。今事觉不能讳，唯有速还原物，彼此可保无害。"缙绅大窘，杯已馈去，无可偿，反求计于生光。生光有难色，久之，乃为料理纳

贿："某中官若干，某衙门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从之，费几及千金。后虽知生光狡计，无如何矣。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皦生光因著书妖言惑众而判罪处斩，京都人听到他被处斩，都觉得大快人心。皦生光生性狡诈，常常诱人落入他所设计的圈套，再要胁谋利。

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皦生光寻玉杯。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可买下，缙绅很高兴的买下。

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现在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

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

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1007. 永嘉船夫

【原文】　湖中小客货姜于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强秤之，客语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户限死。生扶救，良久复甦，以酒食谢过，遗之尺绢，还次渡口，舟子问："何处得此？"具道所以，且曰：'几作他乡鬼矣！'时数里间有流尸，舟子因生心，从客买其绢，并丐筠篮。客既去，即撑尸近生居，脱衫裤衣之，走叩生门，仓皇告曰："午后有湖州客过渡，云为君家捶击垂死，凂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绢与篮为证，今已绝矣。"生举家惧且泣，以二百千赂舟子，求瘗尸深林中。后为黠仆要胁，闻于官。生因徙居，忘故瘗处，拷掠病死。而明年姜客具土仪来访，言买绢之故。其家执仆诉冤，官并捕舟子毙死。

【译文】　湖州有个卖姜的小商人与永嘉富户王生做买卖，双方价钱还没有谈拢，王生就要强行秤货。

小商人向王生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王生一气之下，出拳捶击小商人的背部，小商人一时没站稳，扑倒时头碰门柱昏死过去。王生赶紧扶起小商人，急救许久，他才苏醒过来。

王生准备了酒菜向小商人赔罪，并且送给他几匹丝绢。小商人在渡口上船后，船夫见了那几匹丝绢，就问他从何处购得，小商人就将事情的原委告诉船夫，并且说："我差点就成了异乡鬼了！"

小商人说这话时，江中正好有浮尸流经，船夫见了，不觉心中有了主意，就向他购买丝绢，连同盛装丝绢的竹篮，也一并请求割爱。

小商人下船后，船夫捞起浮尸，来到王生住处附近，替浮尸换上衣裤，接着匆忙的猛拍王生家大门，故作惊慌的对王生家人说：“今天下午有个湖州人渡船，他说曾被你家老爷打得半死，拉我前往官府控告你家老爷，那人直喊冤枉，还没来得及到官衙就气绝死了，留下丝绢、竹篮为证！”

王生全家都害怕得不得了，于是拿出二百金贿赂船夫，请船夫帮忙把尸体掩埋在树林中。

日后这事被王生家一名刁仆知道，刁仆趁机勒索，结果闹进官府。王生又因搬家，忘了尸体掩埋的地点，竟被狱卒拷打至死。

第二年，那名小商人带了土产前来拜访王生，言谈中聊起卖丝绢的事，终于真象大白，王生家人押着那名刁仆往官府申冤。官府于是将船夫抓来，与刁仆一并处死。

1008. 孙　三

【原文】　临安北门外西巷，有卖熟肉翁孙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猫儿，都城并无此种，莫令外人闻见；或被窃去，绝吾命矣！我老无子，此与我子无异也！”日日申言不已。乡里数闻其语，心窃异之，觅一见不可得。一日，忽拽索出到门，妻急抢回，其猫干红色，尾足毛须尽然，见者无不骇羡。孙三归，责妻慢藏，棰詈交至。已而浸淫达于内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孙峻拒。内侍求之甚力，反复数四，仅许一见。既见，益不忍释，竟以钱三百千取去。孙涕泪，复棰其妻，竟日嗟怅，内侍得猫喜极，欲调驯然后进御。已而色泽渐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访孙氏，已徙居矣，盖用染马缨法积日为伪，前之告戒棰怒，悉奸计也。

【译文】　临安城内，外西巷有个卖熟肉的老头，名叫孙三，孙三每天出门前，一定再三叮咛他老婆说：“好好照管我那只猫儿，全京城找不出这种品种，千万不要让外人看见，否则被人偷走，那我也不想活了。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儿子，这猫儿就如同我的儿子。”

孙三每天都对老婆说这番话，邻居们也都知道，久而久之，不觉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想看一看那猫的长相，可是总是见不到。

一天，猫儿忽然挣脱锁链跑到门外，孙三的老婆急忙将猫儿抱回屋内，那猫儿一身火红，好像着了火一般，看见猫儿的人，都被这罕见的毛色惊羡得说不出话来。

孙三知道后，责怪老婆没有看好猫，对老婆打骂交加，不久这事就传到宫内宦官的耳中。宦官立即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来拜访孙三，希望孙三割爱，孙三一口拒绝。

宦官求猫之心更是急切，前后四次拜访孙三，孙三只答应让宦官见猫。宦官见了猫之后，更是不得猫儿誓不罢手，最后终于用三十万钱买下。

孙三卖了猫儿后，流着泪对老婆又打又骂，整天哀声叹气。宦官得到猫后非常得意，想将猫儿调教温驯后再呈给皇帝。

但不久之后，猫儿的毛色愈来愈淡，才半个月，竟变成白猫，宦官再度前去孙三家，孙三早已搬走了。

原来，孙三是用染马带的方法，把白猫染红，而那些叮咛、责打，全是骗人的障眼法。

1009. 铁牛道人

【原文】　绍兴间，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铁牛，高呼“铁牛道人”。在浮光数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库乞钱。主人问：“铁牛何用？”曰：“能粪瓜子金。”主人欲以资财易之，道人坚不肯。后议只赁一宿，令置密室。来早开视，果粪瓜子金数星。道人至，取铁牛去。主人妄想心炽，寻访道人，欲买此牛，道人不从，百色宛转方允，议以日得金计之，偿以一岁金价。在家数日，粪金如前，未几遂止。视牛尾后有一窍，无他异。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赎去。后有人云：“道人预买此妇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后粪金，皆此妇人所为。”急寻之，已遁矣。出《赵灌园就日录》。

若能粪金，尚须乞钱耶？其伪甚明，而竟为贪心所蔽。“利令智昏”，信哉！

【译文】　宋绍兴年间，有一名道士牵着一头铁牛，自称铁牛道人，沿街乞讨。有一天，道士来到一家大户门前乞讨，主人问道士铁牛有什么特别之处。

道士说：“这铁牛能拉出像瓜子般大小的金粪。”

主人不觉心动，想向道士买下铁牛，道士坚持不肯，仅只答应借给主人一夜。

道士命人准备一间密室，将铁牛搁置其中，第二天打开室门，果然有几粒如瓜子般大小的金粒。

道士后来牵铁牛离去，主人想拥有铁牛的心意愈加强烈，百般寻访道士，想买铁牛。道士起初仍不答应，拗不过主人的婉言要求，才议定以每日铁牛粪出的金价，按一年计算，偿付道士。

主人买下铁牛后，最初几天，铁牛仍每日粪金，但没多久，铁牛就不再粪

金了。检视铁牛，只见牛尾有一小洞，其他并无异状。一天，忽然主人家中有一奴婢得了疾病，要求主人派人通知她丈夫来赎身。

日后有人说："这名道士一定事先买通这奴婢，前几次铁牛所粪出的金粒，都是这奴婢暗中动的手脚。"

主人曾遍寻这奴婢，但早已不知去向。〔出自赵灌园著《就日录》〕

〔梦龙评〕如果铁牛真能粪金，道士又何必再沿街乞讨呢？所以铁牛能粪金分明是假话，而这主人竟被贪欲所蒙蔽，这样看来，"利令智昏"这句话果真不假。

1010. 京邸假宦官

【原文】 嘉靖间，一士人候选京邸。有官矣，然久客橐空，欲贷千金，与所故游客谈。数日报命，曰："某中贵允尔五百。"士人犹恨少，客曰："凡贷者例以厚贽先，内相性喜谀，苟得其欢，即请益非难也。"士人拮据，凑货器币，约值百金。为期入谒及门，堂轩巨丽，苍头庐儿皆曳绮缟，两壁米袋充栋，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壮横肥，以两童子头抵背而行，边批：极力装扮。享礼微笑，许贷八百。庐儿曰："已晚，须明日。"主人可之。士人既出，喜不自胜，客复属耳："当早至，我俟于此。"及明往，寥然空宅，堂下煤土两堆，皆袋所倾。问主宅者，曰："昨有内相赁宅半日，知是谁何？"客亦灭迹，方悟其诈。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有位书生到京城听候分派官职。过了许久，他终于有了派官的消息，但因离家日久，旅费用尽，想向人借款千金周转，于是找旧日友人商量。

几天后，友人对他说："有一宦官答应借你五百金。"

但书生嫌少，友人又说："凡是想向他借钱的人，按往例都得先送他贵重的礼物，他喜欢别人奉承巴结，如果能得到他的欢心，再请他增加贷款的额数也并非是件难事。"

书生手头拮据，把身边所有的钱及值钱的器皿拼凑起来约有百金，于是约定双方见面的日期。书生来到宦官府邸，只见厅堂富丽豪华，府邸的仆役、侍从也都衣着华丽，府库中米粮堆积如山，而且袋袋都有"御用"的标记。

书生等候许久，才见主人出现，一副脑满肠肥的模样，由两名童子抵着他的背，才能缓慢的走动〔极力装扮〕。主人收了书生的厚礼后，微笑着许诺书生八百金的贷款。

一旁的侍从说："现在天色已晚，要等明天才能拿钱。"要书生明白再来。

书生离开府邸后，高兴得不得了，友人叮嘱书生说："明天要早些去，我等你的好消息！"

第二天，书生又前去府邸，只见府中空无一人，厅堂中也只有由米袋中漏出的两堆煤土。

书生询问这屋宅的原主，宅主说："昨天有个自称宦官的官员，向我租下半天的房子，但他究竟是什么人，我也弄不清楚。"

书生回到原处，友人也不见了，这才知道上了大当。

1011. 京师骗子

【原文】　胠箧唯京师最黠。有盗能以一钱诓百金者，作贵游衣冠，先诣马市，呼卖胡床者，与一钱，戒曰："吾即乘马，尔以胡床侍。"其人许诺。乃谓马主："吾欲市骏，试可乃论价。"马主谨奉羁的。其人设胡床，盗上马，疾驰而去。马主初意设胡床者其仆也，已知其非，乃亟追之。盗迳扣官店，维马于门，云："吾某太监家下，欲缎匹若干，以马为质，用则奉价。"店睹良马，不之疑，如数畀之，负而去。俄而马主踪迹至店，与之争马，成讼。有司不能决，为平分其马价云。

【译文】　京师的歹徒，诈骗的技巧最是高明，有一个骗子竟然能用一钱诈骗百金。

这名骗子先穿着一身华丽的服饰，好似一位外出游玩的贵族，来到马匹交易场，事先赏给马场口卖折叠交椅的商贩一钱，对他说："我待会儿骑上马后，你就在旁摆上一张交椅侍候。"

小贩答应了。

这骗子就对马主说："我有意买一匹上好的马，先让我试骑一下；等我试骑后，如果合意，我们再来谈价钱。"

马主见骗子一副贵公子打扮，就殷勤招呼，小贩也如先前所承诺的在一旁摆设太师椅，谁知那骗子骑上马后就一去不回头。马主最初以为那摆设太师椅的小贩是仆从，骗子骑马离去后，才知道受骗，于是立即追捕。

骗子直接来到一家旅店前，把马拴在店门口，对店主说："我是某太监家手下，现需数匹丝缎，因为手头不便，先暂时把马匹质押给你，等我取到钱后，立即照价奉还。"

店主见那匹马价值不凡，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将丝缎如数交给骗子，骗子便背着丝缎离去。

不久，马主循着马迹追踪来到店门，与店主互争这马，终于闹到官府。官府也无法裁决，于是只有判定两人平分马儿所卖得的价钱。

1012. 老妪骗局

【原文】　万历戊子，杭郡北门外有居民，年望六而丧妻，二子妇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妪立于门，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数次，怜其久立，命二子妇询其故。妇曰："吾子忤逆，将诉之官，期姐子同往，久候不来，腹且枵矣。"子妇怜而饭之，言论甚相惬。至暮，期者不来，因留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妇操作，悉代其劳，而女工尤精。子妇唯恐其去也，谓妪无夫而子不孝，茕茕无归，力劝翁娶之。翁乃与合。又旬余，妪之子与姐子始寻觅而来，拜跪告罪，妪犹厉詈不已。翁解之，乃留饮，其人即拜翁为继父，喜母有所托也。如此往来三月，一日妪之孙来，请翁一门，云已行聘。妪曰："子妇来何容易，吾与翁及两郎君来耳。"往则醉而返。又月余，其孙复来请云："某日毕姻，必求二姆同降。"子妇允其请，且多货衣饰，盛妆而往。妪子妇出迎，面黄如病者。日将晡，妪子请二姆迎亲，且曰："乡间风俗若是耳。"妪佯曰："汝妻虽病，今日称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烦二位乎？"其子曰："规模不雅，无以取重，既来此，何惜一往？"妪乃许之。于是妪与病妇及二子妇俱下船去。更余不返，妪子假出觇，孙又继之，皆去矣。边批：金蝉脱壳计。及天明，遍觅无踪，访之房主，则云："五六月前来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怅怅而归，亲友来取衣饰，倾囊偿之。而二妇家来觅女不得，讼之官。翁与子恨极，因自尽。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杭州北门外有个老头，年纪快六十岁，老伴已过世，两个儿子各自讨了一房媳妇。媳妇们不但貌美，而且对他这公公很孝顺。

一天，忽然有一位老太太站在他家门口，从早晨一直站到中午，好像在等什么人，而对方却失约。老头到门口好多次，看那老太太一直站在那儿，心中不忍，就要媳妇去问老太太为什么站这么久。

老太太说："我儿子不孝，我要到官府告他，我是在等婢女同我一起去官府，没想到一直没见我那婢女来，我的肚子都有些饿了。"

媳妇同情老太太的处境，就请她进屋吃饭，彼此交谈得非常愉快。一直到晚上，仍不见老太太的婢女来，于是媳妇就留老太太在家过夜。

老太太一住就是十天，凡是日常家务，老太太都一手料理，女红尤其精巧，老头的两位媳妇唯恐老太太离去，认为老太太既然老伴过世，儿子又不孝，一个人孤苦无依，遂极力劝公公娶老太太为妻。

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两人成婚。

又过了十多天，才见老太太的儿子和女婢寻来，见了老太太跪地认罪，老

太太仍不停大声怒骂。众人都在一旁劝慰老太太，于是邀请老太太儿子留下喝酒，老太太儿子拜老头为继父，庆幸母亲往后的日子有了依靠。

两家往来三个月后，一天，老太太的孙子来邀请老头一家喝订婚酒，老太太说："两个媳妇哪能随便走得开，我看就我及老伴儿还有他两个儿子去吧！"

那晚，一行人喝得醉醺醺才回来。

又过了一个多月，老太太的孙子又前来邀请说："某日是我完婚大喜的日子，二位婶婶务必要来喝杯喜酒。"

老头的媳媳笑着答应。

到了大喜之日，老头的媳妇们不但仔细修饰，还向亲友借了许多首饰增添光彩。老太太的媳妇站在门口迎接他们，面色青黄好像生病的模样。

下午三点多，老太太的儿子请两位媳妇迎接新妇，并且说："这是我们此地的习俗。"

一旁的老太太却故意对儿子说："你的媳妇儿虽有病在身，但是今天升格为婆婆，怎能不亲自迎新嫁娘过门，而要烦劳你这两位弟妹呢？"

老太太的儿子说："她那病恹恹的样子，实在难看，怕亲家见了笑话，两位弟妹既已来了，就偏劳了。"

老太太才故作勉强答应。

于是老太太与生病的媳妇再加上老头的两位媳妇，一同下船迎娶新嫁娘，等候多时仍不见他们回来。老太太的儿子又假意下船打探，接着老太太的孙子也借口查探，都相继下船〔金蝉脱壳之计〕。

第二天天亮，老头父子找遍各处，都不见他们踪影，询问屋主，屋主说："他们在五、六个月前搬来租下这屋子，但不知他们的来历。"

老头父子只好怅然回来。过了几天，亲友们纷纷来索讨借走的衣服、首饰，老头父子拿出所有积蓄清偿；而两个媳妇的娘家，也因女儿失踪，到官府控告老头父子。老头父子悔恨不已，三人竟因而自杀身亡。

1013. 骗驴妇

【原文】　有三妇人雇驴骑行，一男子执鞭随之。忽少妇欲下驴择便地，呼二妇曰："缓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下，即与调谑，若相悦者，已乘驴，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强少妇，追二妇又不可得，乃憩道旁，而不知少妇反走久矣。是日三驴皆失。

【译文】　有三位妇人雇驴代步，驴主也骑驴跟随在后。

走了一阵子，忽然其中一位妇人想下驴，找个比较隐密的地方方便，对另

外两名妇人说：“你们慢慢骑，边走边等我！”

接着请驴主扶她下驴，还不时与驴主打情骂俏，好像两人之间很亲密。

等妇人方便完，再骑上驴背时，妇人说：“我心痛不能骑快。”

驴主不好意思强要妇人加快速度，只好自己先去追赶前头的两名妇人，但追了一阵，始终见不到那两名妇人的踪影，只好先在路旁休息，等后面那位妇人。谁知那名妇人早已调头，不知走掉多久了，于是这名驴主三匹驴都丢了。

1014. 朱化凡

【原文】　瞽者朱化凡，居吴江，善卜，就卜者如市，家道浸康。一日晡时，忽有青衣二人传主人命，欲延朱子舟中问卜，其主人，贵公子也。朱辞以明晨，青衣不可，曰：“主人性卞急，且所占事不得缓。”固请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良久，至一舟，似僻地，而入甚伙。坐定，且饮食之，谓朱曰：“吾侪探囊者，实非求卜。今宵拟掠一大姓，借汝为魁。”朱大悲，自云：“盲人无用。”答曰：“无他，但乞安坐堂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宝来’而已，得财当分惠汝，不然者，斫汝数段，投波中矣！”朱惧而从之，夜半如前翼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叫。群盗罄所藏而去，朱犹拍呼不已。主人妻初疑贼尚在，未敢出，久之，窃视，止一人，而其声颇似习闻者，因前缚，举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劫即化凡家物！惊问其故，方知群贼之巧。

【译文】　住在吴江的朱化凡虽然是个瞎子，但是很会算卦，前去求卦问卜的人很多，于是家境也一天天富裕。

有一天午后三、四点钟的光景，忽然有两名青衣女子，说是奉了主人的命令，来请朱化凡到主人的船上，为主人卜卦，又说她们的主人是一位贵公子，千万不可怠慢。

朱化凡因暂时无法离开，答应明天一早到贵公子船上卜卦，但青衣女子不同意，说：“我家主人性情急躁，再说要问卜的事也很紧急，不能拖延。”坚持要朱化凡现在就跟她们走，最后朱化凡在两名女子半请半拉下，仓促而去。

走了许久，终于来到一艘船上，感觉到船泊的位置很偏僻，船上走动的人很多。有人招呼朱化凡坐下，并且奉上茶点，对朱化凡说：“我们都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并不是真的想请你算命，今晚我们打算抢一家大户，想请你假扮我们的首领。”

朱化凡一听大为害怕，连忙表明自己是个瞎子，恐怕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

对方说：“没关系，你只要坐在那家大户家的厅堂中，用木板拍击桌子，大声喝道：‘快取宝物来！’就可以了，我们抢了财物后，会分给你一份；如果你

不答应，我就将你砍成好几段，然后丢到河里去喂鱼。”

朱化凡不得已，只好答应。

半夜时，朱化凡在众人簇拥下来到一座厅堂，朱化凡果真如强盗头子告诫他的，又拍桌子又大声吼叫，那群强盗将这家财物搜刮一空才离去，而朱化凡却还坐在厅堂又拍又叫。

屋中的女主人，最初以为盗匪还没离去，不敢走出房间，过了一段时间，从门缝偷看，发觉只剩一名盗匪，而这名盗匪说话的声音，好像经常听到，于是上前绑住这名盗匪，点燃烛火一看，竟然是自己丈夫。

原来，盗匪要抢的就是朱化凡的家，家人问明原委后，才知道盗匪的狡诈。

1015. 黄铁脚

【原文】　黄铁脚，穿窬之雄也。邻有酒肆，黄往贳，肆吝与。黄戏曰：“必窃若壶，他肆易饮。”是夕肆主挈壶置卧榻前几上，鐍户甚固，遂安寝。比晓失壶，视鐍如故，亟从他肆物色，壶果在，问所得，曰：“黄某。”主诣黄问故，黄自言用一小竿窍其中，俾通气，以猪溺囊系竿端，从霤引竿，纳囊于壶，乃嘘气胀囊，举而升之，故得壶也。

【译文】　黄铁脚是个偷窃高手，他家的隔壁是间酒铺，一天他到酒铺赊酒，老板不肯赊给他，黄铁脚开玩笑的对酒铺老板说：“我一定要偷走你那个酒壶，然后拿到别家酒铺换酒喝。”

这晚，那酒铺老板把酒壶带回家，放在自己床前的桌上，将家中房门锁好，检查妥当后才安心睡觉。

天亮后，老板却发觉酒壶不见了，再看自家门锁并未被打开，于是急忙到别家酒铺寻找酒壶，后来果然找到，问是谁拿酒壶来，答说是黄铁脚。

老板立刻到黄铁脚住处，问他是如何偷走酒壶的。黄铁脚自称他是用一根小竹竿，打通竹节，使竹中空，可以通气，再用猪囊系在竹竿的一端，放入壶内，接着再吹气，使猪囊膨胀，卡住酒壶。最后酒壶离桌凌空，终于拿到酒壶。

1016. 窃磬贼

【原文】　乡一老妪，向诵经，有古铜磬。一贼以石块作包，负之至媪门外，人问何物，曰：“铜磬，将鬻耳。”入门见无人，弃石于地，负磬反向门内曰：“欲买磬乎？”曰：“家自有。”贼包磬复负而出，内外皆不觉。

【译文】　乡下有个老婆婆喜欢念经，家中有个古铜磬。有个偷儿包了一包石块，故意扮成小贩，背着石块来到老婆婆家门外叫卖。

邻居有人问：“卖什么东西？”

偷儿答：“铜磬！我卖铜磬。”

偷儿进到屋内，发觉厅中无人，于是丢下石包，把老婆婆的铜磬带走。

偷儿临走前还朝内室说：“要买磬吗？”

屋内人说：“不用了！我自家就有。”

偷儿包着铜磬从老婆婆家出来，屋内、屋外都没察觉那小贩竟是偷儿。

1017. 假跛书生　假断脚偷

【原文】　阊门有匠，凿金于肆。忽一士人，巾服甚伟，跛曳而来，自语曰：“暴令以小过毒挞我，我必报之！”因袖出一大膏药，薰于炉次，若将以治疮者。俟其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热，援以手，其人即持金奔去。又一家门集米袋，忽有躄者，垂腹甚大，盘旋其足而来，坐米袋上。众所共观，不知何由。匿米一袋于胯下，复盘旋而去，后失米，始知之，盖其腹衬塞而成，而躄亦伪也。

【译文】　有一名金匠在市集摆摊子，当众展现他的技艺。忽然有一位穿着讲究的读书人，一面跛着脚走来，一面自言自语的说：“那个恶官，竟然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就这样毒打我，找到机会我一定要报仇。”

说完从袖中抽出一大片膏药，借金匠的炉火薰烤膏药，好像要贴在伤处。

等膏药熔化后，书生却将膏药往金匠脸上一贴，金匠受不了那股灼热，急忙用手撕去膏药，那人立即抢走金匠的金饰，扬长而去。

又有一家门口堆了许多米袋，忽然有一个断腿的人挺着个大肚子，一拐一拐的走来，坐在米袋上休息，当时有许多人都看见。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他在胯下藏了一袋米，然后又一拐一拐的走了，后来那家人丢了米，才知道是那断腿人偷的。

原来那人的大肚子是用衣服伪装的，他的断腿也是假的。

1018. 断脚盗

【原文】　有躄盗者，一足躄，善穿窬。尝夜从二盗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盗以绳下之。搜资入之柜，命二盗系上已，复下其柜，入资上之，如是者三矣。躄盗自度曰：“柜上，彼无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柜中。二盗系上之，果私语曰：“资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弃去！”遂持柜行大野中，一人曰：“躄盗称善偷，乃为我二人卖。”一人曰：“此时将见主人翁矣！”相与大笑欢喜，不知躄盗乃在柜中。顷二盗倦，坐道上，躄盗度将曙，又闻远舍有人语笑，从柜中大声曰：“盗劫我！”二盗惶讶遁去，躄盗顾乃得金资归。何大复作《躄盗篇》。

【译文】　有个窃贼虽断了一条腿，但仍善于穿墙偷窃之术。

有一天夜里，这名断脚盗跟另外两名盗匪进入一位姓巨的家中行窃，断脚盗先要另外两人翻上屋顶，再垂下绳索，让他能入屋搜刮财物，装入大箱中，再要两人将大箱吊起，接着再放下大箱。

如此连续三次后，断脚盗突然想到："大箱上去后，他们是否会丢下我不管？"于是就钻进箱内。

两人将大箱拉上后，果然暗暗商量："箱子那么重，财物一定不少，他一定会要求要多分一些，不如丢下他吧！"

于是两人抬着箱子向郊外逃去。

途中，一名盗匪说："断脚盗号称神偷，但是还是被我们出卖了。"

另一人说："此刻恐怕已被主人发觉了。"

两人不觉得意大笑，不知断脚盗就在大箱中。

又走了一段路，两人累了，就在路边休息。断脚盗盘算天快亮了，又听见远处屋舍传来人语声，于是笑着由箱中走出，大声说："有强盗抢我的东西。"两名强盗在惊惧讶异中逃走，于是断脚盗获得全部的脏物。

这件事，记载在何大复所著的《躄盗篇》中。

1019. 京都道人

【原文】　北宋时，有道人至京都，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贵贱咸事慕之，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须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

【译文】　北宋时，京城来了一位道士，自称深谙丹砂之妙，他看起来就像个刚成年的年轻人，但据说已有三百余岁了。一时不论贫富都羡慕他驻颜有术，不惜重金向道士购买丹药，请他著书讲道的，更是不计其数。

当时有几位朝中大臣连袂拜访道士家，正开怀畅谈时，门房突然进来报告："少爷从庄上来，拜见老爷。"

道士故意大声怒斥门房无礼打断谈话。

客人说："既然令郎远道而来，何妨让我等一见。"

道士皱着眉许久，才说："要少爷进来！"

只见一个发尽白、弯腰偻背、老眼昏花的老头，走向前向道士请安。礼毕，道士喝叱他回房，接着才缓缓对客人说："我儿天性愚痴，不肯服食丹药，才变成这副模样，还不到一百岁，已干瘦成这德性，所以只好让他待在我乡间的别墅。"

客人更加迷信丹药的神妙了！后来有人询问与道士往来密切的亲友，才知那偻背老头其实是道士的父亲。

1020. 丹 客

【原文】 客有炫丹术者，舆从甚盛，携美妾日饮于西湖，所罗列器皿，望之灿然，皆黄白。一富翁见而艳之，前揖问曰："公何术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长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母，使炼之。客之铅药，练十余日，密约一长髯突至，绐曰："家罹内艰，求亟返！"客大恸，谓主人曰："事出无奈，烦主君同余婢守炉，余不日来耳。"客实窃丹去，又嘱妇私与主媾，而不悟也，遂堕计中，绸缪数宵而客至。启炉视之，大惊曰："败矣！似有触之者！"因詈主人无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讳，复出厚镪谢罪，客作怏怏状去，主君犹以得遣为幸，而不知银器皆伪物，妾则典妓为骗局也。翁中于贪淫，此客亦黠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监生，博学有口而酷信丹术。有丹士，先以小试取信，乃大出其金而尽窃之。生惭愤甚，欲广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于吴之阊门，丹士不俟启齿，即邀饮肆中，殷勤谢过，既而谋曰："吾侪得金，随手费去。今东山一大姓，业有成约，俟吾师来举事。君肯权作吾师，取偿于彼，易易耳。"生急于得金，许之，乃令剪发为头陀，事以师礼。大姓接其谈锋，深相钦服，日与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辈，且谓师在，无虑也。一旦复窃金去，执其师，欲讼之官，生号泣自明，仅而得释。及归，亲知见其发种种，皆讪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输，但缠头过费耳。若送却头发博"师父"一声，尤无谓也。◯近年昆山有一家，为丹客所欺，去千金，忿甚，乃悬重赏物色之。逾数日，或报丹客在东门外酒肆中聚饮，觇之信然，索赏而去。主人入肆，丹客欢然起迎。主人欲言，客遽止之，曰："勿扬吾短，原物在，且饮三杯，当璧还耳。"主人喜，正剧饮间，丹客起小便，伺间逸去。问同席者，皆云："偶此群饮，初不相识。"方知报信者亦其党，来骗赏银耳。

【译文】 有人自称会炼丹术，家人仆从甚多，天天伴着美女、妻眷在西湖饮酒作乐，而陈列的器皿、酒具，猛然一看全是用黄金白银打造的。

有个富翁非常羡慕丹客的财力，就上前行礼请教："先生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如此的富有？"

丹客说："炼凡成功，自然就能增加财富。"

富翁于是请丹客及其妾来家，拿出二千金，做为炼丹的丹引。

丹客在丹炉中注入铅药，炼丹十多天后，暗中约一名蓄长胡子的人来富翁家，骗说：“先生家突遭丧忧，请先生赶紧回家。”

丹客故作悲痛，对主人说：“事出无奈，我不得不暂时离开丹炉，回家处理善后，烦劳您与我的侍妾看守丹炉，我处理完家事，就立即赶来。”

事实上，丹客已将炉内的丹药偷走，临去前又叮嘱他的侍妾，要侍妾与主人私通。这一切主人都蒙在鼓里，终于落入丹客的圈套中。

主人与侍妾缱绻数天后，丹客回来打开丹炉，故意惊叫道：“完了！看来似乎碰触到不洁的事物。”接着叱责主人失德，竟玷污他的侍妾。主人见无法隐瞒，只好拿出厚礼赔罪，丹客这才故作不快状离去。

那主人仍以能平安送走丹客感到庆幸，却不知丹客的黄金器皿都是假货，至于那名侍妾，是由妓馆中典押来作为骗局的道具。

富翁贪财好色，才落入丹客圈套，至于这名丹客，称得上头脑聪明。

明朝嘉靖年间，松江有一名监生，读了不少书，口才也不错，但十分笃信炼丹术。

有一名丹士先施展一些小法术取信监生，等监生拿出所有钱财想拜师习术时，丹士却偷走监生所有钱财。监生既羞又恨，于是广交众友，希望有天能再让他碰上这丹士。

突然有一天，两人相遇，丹士不等监生开口，就主动邀监生到酒馆喝酒，并且婉言赔罪，接着说：“像我们这种人，钱一到手就立即花完。不过没关系，现在有个东山大户，已经和我约好，等我师父来就开始炼丹，先生是否肯暂时冒充我师父，等我从他那儿拿了钱就还给你，此事非常容易。”

监生急于收回失金，就答应丹士。

丹士于是要监生剃光头发，扮成僧人模样，而丹士也以老师之礼对待监生。

大户将监生接到家中，两人相谈非常愉快，而大户对监生的博学也佩服不已，每天都热忱款待，而把炼丹的事交给丹士，说既然有师父在，一切不会有问题。

一天，丹士在盗取大户财物后逃走，大户把监生报到官府要告他，监生大哭表明自己的身份，才得以释放。

监生回到故乡后，亲友见到他剃光头发的狼狈模样，都在背后嘲笑不已。

〔梦龙评〕用金钱换取美色，还不能说是全盘皆输，不过是盘缠花得多了些；至于说剃光头发，用来博得人称一声师父，就实在太没价值了。

近年，昆山有户人家也被丹客所骗，失去了一千金，怀恨在心，于是悬赏捉拿那名丹客。过了几天，有人报告说看见丹客在东门外的酒铺与友人饮酒。苦主来到酒铺，果真见丹客与人同

桌共饮，就付了赏金给密告者。苦主走进酒铺，丹客立即面带笑意起身相迎，苦主正要开口，丹奇立即阻止说："不要掀我的底，你的钱全在这儿，先坐下喝三杯，我一定全部归还。"苦主听了非常高兴，坐下畅饮，喝得正起劲时，丹客起身表示要小解，却趁机逃逸。苦主问同桌客人，都说碰巧来到这酒馆，原先并不认识那丹客，这时才知道那告密者也是丹客的同党，专为诈骗赏金而来。

1021. 谲 僧

【原文】 有僧异貌，能绝粒，瓢衲之外，丝粟俱无。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饥。商试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竞相供养，曰："无用供养，我某山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毕，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之，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相传。后乃知始塑像时，因僧异貌，遂肖之，作此伎俩；而不食，乃以干牛肉脔大数珠数十颗，暗尌之，皆奸僧所为。

阌乡一村僧，见田家牛肥硕，日伺牛在野，置盐己首，俾牛舔之，久遂闲习。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后身，父以梦告我，我欲赎归。"主驱牛出，牛见僧即舔僧首，主遂以牛与僧。僧归，杀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关不食欺人焉。后有孟知县者，询僧便溺，始穷其诈。

【译文】 有一个和尚长相奇特，声称可以多日不吃饭。他随身只有一件袈裟和一个钵，不带一粒米，坐在徽州商人的竹筏中，一连十多天不吃饭，还能面无饥色。

商人为证实和尚的话，就把竹筏拖到河中央，结果和尚果真一连十天不吃一粒米饭，这事传扬开后，善男信女争相膜拜，都把他当活佛供养。

和尚说："你们无须供养我，我本是某山寺的方丈，由于山寺倾毁，想向各位施主乞求施，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说完拿出一本帐簿，让每人签名后，约定日期在山寺见。

到了约定那天，众信徒都来山寺找和尚，却不见和尚踪影，山寺大殿虽已倾毁，却没有乞求信徒布施的踪象，正猜测寺中是否还有其他僧侣，突然发现有尊佛像，容貌与那和尚相仿，怀中还放着前些日子让信徒签名的帐簿。

众信徒认为这是佛陀显灵，纷纷解囊，一共捐出千金，又惟恐将佛陀显灵事泄露出去，会有损自己功德，还相互告诫不可张扬。后来人们才知道，和尚正因自己长相特殊，才依自己面貌塑了座像，愚弄信徒。至于和尚的绝食也是骗人的，他把干牛肉做成数十颗肉丸，藏在佛珠里，每天趁人不注意偷偷吞下

充饥。这种事，只有奸僧才做得出！

阌乡有个和尚，见附近农家养了一头肥牛，农人每天都放牛在野地吃草，于是就在自己头上抹盐，每天按时让牛舔头，时间一久，牛舔头就成了习惯。

一天晚上，和尚来到牛主人家，向主人哭诉说："你家所养的牛，它前世是我父亲，我父亲托梦给我，希望我将这牛赎回。"

主人乍听觉得非常讶异，就把牛牵出来，牛见到和尚就向前舔和尚头，主人见这情景，就慷慨的把牛送给和尚。

和尚回去后就把牛宰了，制成肉干藏在竹杖里，在信徒面前表演禁食坐关，用来欺人骗钱。

后来有个不信邪的孟知县，检查起和尚的大小便，发觉其中有异，才揭穿他骗人的伎俩。

1022. 白铁馀

【原文】 白铁馀者，延州稽胡也，埋一铜佛像于穷谷中柏树之下，俟草遍生，宣言佛光现。乃集数百人设斋以出圣佛，佯从他所劚之，不得，谓是众诚未至，不布施耳。盖舍者百余万，即劚埋处，获像焉。求见圣佛者日益众，乃以绀紫绯黄绫为袋数重盛像，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数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乱，自称"光王军师"。程务挺讨斩之。

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玄佐；不善用之，则白铁余矣，于智何尤哉！

【译文】 白铁馀原本是延州胡人，他事先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荒谷，把佛像埋在谷中一棵柏树下。等柏树周围都长满野草，白铁馀就到处宣扬荒谷上空有佛光显现，于是召来好几百人设立祭坛斋戒，迎接圣佛降临。

白铁馀故意在地上左挖挖、右找找，都不见圣佛出现，于是对众信徒说，众人的心意不够虔诚，没有献金布施，所以圣佛才不现身。

等众人捐金百万后，白铁馀就在柏树下挖出佛像。消息传开后，求见圣佛的信徒一天天增多，于是白铁馀又为圣佛穿戴紫色袈裟、黄色丝绫；凡揭一层法衣，信徒就捐金布施一次。方圆数百里内的善男信女趋之若狂，络绎前来参拜，香火鼎盛。

日子久了，白铁馀就集合这批信徒，形成一股势力，趁机作乱，自称光王军师。后来程务挺将乱事讨平，而白铁馀也被杀头。

〔梦龙评〕聪明人会善用宗教力量成事，如李抱贞、刘元佐等，都曾借宗教增加府库收入，解决财政危机；而白铁馀却是妄用宗教力量，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这能怪他的聪明吗？

1023. 刘龙子

【原文】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者，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后以谋逆被诛。

【译文】 唐高宗时，有个自称刘龙子的人打造了一条金龙，将龙头藏在衣袖里，另用内灌糖水的羊肠缠绕龙头。

刘龙子每当人多聚集时，就将龙头自袖内伸出，宣称是圣龙即将吐龙涎，喝下龙涎百病皆愈，有人求龙涎，就转动羊肠中的糖水，由龙口中流出。有不少喝过龙涎的人自称病愈康复，施舍的钱财越发地多了。

后来刘龙子以谋逆罪被杀。

1024. 马太守

【原文】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外往，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登视，躄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礼之如市，而钱帛固已积山矣。又敕诸求治病者：“虽不便愈，当告人言愈也，如此则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信。”于是后人问前来人，辄告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间，乃致巨富焉。

【译文】 兴古州的马太守在官时，有个穷亲戚前来投靠他，请求周济。

马太守要这亲戚搬到府外住，伪称他是有法力的道士，凡经他诊治的病患，没有不立即痊愈的。马某又要能说善道的手下到处宣扬，为道士打知名度，声称道士作法，瞎子立即能张眼视物，跛脚者则健步和飞。

于是四方慕名而来求医者无数，而道士的钱财也堆积如山。

马太守又命人对求医者说，如果病情一时未能改善，也要对人说大有进步，这样日后一定能康复；若是告诉他人病体仍未痊愈，日后便永远无法康复，法术之事不可不信。

于是日后有人问求医者病情如何，都答说已经好了，没有人敢说自己还没痊愈。马太守的这位穷亲戚，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成为巨富了！

1025. 假皇帝

【原文】 唐懿宗屡微行游寺观。奸民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

袭，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小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早于朝门相觅，可奏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月访于内门，杳无所见，乃知群丐并是奸党。

【译文】 唐懿宗曾多次微服游览各地寺庙，奸民听说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唐朝官署名，唐朝藩镇都在京师置府邸，委派大将主事，称进奏院，进奏官即进奏院的僚属）存放一千多匹吴州丝绫在寺中，于是暗中邀集同党谋划，挑选党羽中面貌长相与懿宗相像者，穿上皇帝微行时所穿的便服，沐浴薰香，带着二、三名仆从，暗暗来到存放丝绫的寺院。

这时寺院里有一两名乞丐在向香客乞讨，假懿宗赏给乞丐一些钱，乞丐道谢离去，却邀集更多的乞丐来寺院向假皇帝讨赏钱。

乞丐接连不断，只见假皇帝不停地忙着给钱。

假皇帝一面给赏，一边对寺庙方丈说："寺院中可有什么东西可暂时借我一用？"

方丈还在迟疑时，只见假皇帝身边的仆从，不停的对方丈使眼色，方丈惊惶的说："大箱中有一批别人寄存的一千匹丝绫，如有需要，但请吩咐。"

于是打开大箱，将丝绫全部取出。

仆从对方丈说："明早到宫门找我，我就奏报引你入宫，皇上的赏赐不会少。"

随后，假皇帝即骑马离去。

一连好几个月，方丈都在宫门外等待，但从没有见到那天在寺院见的仆从，这才知道原来那群乞丐也是奸民的同党。

1026. 南京道士

【原文】 万历丙午间，南京有山西贾人，鬻羢货于三山街。忽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单开羢货，约百余金，体制俱异，先留定银一大锭，俟货足兑绝，自是以催货为名，频频到店，到则两人耳语，指天画地。若甚秘密事。贾人疑而问之，不言，再问，乃屏人语曰："吾道兄善望气者。昔秦皇谓江南有天子气，因埋金千万以厌之，故曰'金陵'。从来莫知其处。夜来道兄见宝气腾空，知藏金久当世，未卜其处。今详察宝气所腾之处，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诚祷祠而发之，富可敌国。"贾人贪，信之，乃曰："第三重屋乃吾内室也，发之当如何！"客曰："此事须问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观乎？"贾人曰："可。"既审视，曰："的矣！自此至彼，凡三丈余皆金穴也！此金数千年而气上腾，的是天数。

足下若非莫大之福，亦不能遇吾至也。今唯择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䦆锄数十辈，于人静后，齐工发掘，至五尺余，便可知矣。”贾人信其言，与之订期。至日午后，客与道者偕来，祭尊极诚，道者复披发仗剑作法事良久。使众皆饱食，俟深夜，䦆锄并举，发至五尺深，并无所见。天已大明，忽闻门外呵殿之声，则督府某以通家红帖来拜。贾人方惊讶，而某衣花绣登堂，固请相见。贾人强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闻秦皇埋金为足下所发，其富敌国，某特奉贺。方今边饷告匮，诚以数万佐国家之急，万户侯不足道也！某当为足下奏闻。”贾人觳觫谢无有，某直入内室，见户外杯盘狼籍，地下开垦纵横，而客与道士俯伏前谒，言“埋金实有之，但不甚多”。贾人不能白，惧祸，不得已，馈三千金求免，并还定货之银，由是毡业遂废。

《太平广记》载：薛氏二子野居伊阙，有道士叩关求浆。薛氏钦其道气，接谈甚洽。道士因夸所居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境内否？”曰："是某良田也。”道士遂屏人语："此下有黄金百金，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施德，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惑之。道士择日起土，索灰缠三百尺，五色采缣甚多，又用祭坛十座，器皿俱用中金，约费数千。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今有囊箧寄太微宫，欲暂寄。”须臾令人负箧而至，封鐍甚固，重不可举。至某夜，与其徒设法于五松间，戒勿妄窥，俟法事毕，当相召。及晓杳然，二子往视之，但见轮蹄之迹，所陈设为之一空矣。事颇相类。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山西商人在南京城的三山街开了一家毛货店。

有一天忽然有一位客人偕同一位道士前来买毛货，选购的货值约有百多金，所取的种类规格都与他人不同。客人留下一锭金做为订金，等毛货全到齐后，立即付款取货。

隔天起，客人就以催货为借口，经常到毛货店。客人一进入店内，就与道士低声密谈，接着两人又东指西划，好像在谈一件很神秘的事。

店主不觉好奇，询问客人，但客人不肯说。

店主一再央求，客人才避开他人，把店主拉到一旁说：

“我那位道兄善于观气，从前秦始皇时代，有人说江南有天子气，始皇害怕，所以在江南埋下重金镇压，后人才称南京为金陵，但是从没有人知道始皇将那批宝物埋在哪里。这几天晚上，我道兄见空中浮现一道宝气，知道是那批埋藏已久的宝物即将出土的征兆，只是还没有卜算出宝藏的正确位置。现在经过一番仔细观察，推算出宝气凝聚的地方，是在您店内的第三重屋下，只要您诚以祝祷，然后挖地掘宝，日后定当富可敌国。”

店王听客人这么一说，大为心动，就说："第三间屋是我的内室，该怎么动工呢？”

客人说："动工的事还需要问我道兄。"

道士说："能否带我看看你的内室？"

店主立即允诺。

道士审慎的察看一番，说："确实是这地方，从这里到那头，三丈多宽都是金穴，这批金子埋藏了有好千几年，现在宝气破土腾空也是天数，你若不是命中福厚，也不会在此地遇到我。现在你赶紧选一个黄道吉日，准备牲醴，祭拜天地，然后再雇用几十名工人，等半夜时破土动工，挖到五尺深时，就可看到宝物了。"

店主对道士的话深信不疑，就与道士约定了吉日。

到了吉日，中午过后，客人与道士一同来到店内，用非常虔诚的态度祭拜神明后，道士又披散着头发，一手持剑，口中念念有辞的作法许久，接着众人享受一顿非常丰盛的酒菜。

等到夜深人静，工人们锄铲齐下，挖地五尺深，但仍毫无发现。这时天已大亮，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拍门吆喝声，原来是某位督府命人送来一张名片。

店主正感惊讶时，那位督府已穿着一身华服走进店内，店主只好硬着头皮跪地拜见。

都督扶起店主，对店主说："听说秦始皇所埋的那批宝藏已被你挖掘出来，现在你富可敌国。我特别奉了圣旨前来，今天边境情况紧急，国家财政困难，你只要捐出数万金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也会把你的功迹奏禀皇上，赐爵封官不成问题。"

店主惊惶的跪倒在地，说自己实在没有挖到任何宝物，都督不信，直接入屋查看，只见外厅杯盘满桌，室内被挖得乱七八糟。这时客人与道士也都跪地禀告都督，发誓确实有金子埋藏此地，只是数目不如预期的多。

店主百口莫辩，为怕惹祸上身，只好拿出三千金消灾，并且退还客人所订毛货的全部价款，从此店主家道一蹶不振。

〔梦龙评〕《太平广记》记载：有个姓薛的老头带着两个儿子在伊阙躬耕而食。有一天来了一个道士，敲门要求给杯水让他解渴，见面相谈后，薛老头非常佩服道士的道行，两人愈聊愈投机。

道士夸赞薛老头住处的风水绝佳，说："由这里往东南方向走一百步，是否有五棵松树？"

薛老头说："那是属于我的产业。"

于是道士摒退旁人，对薛老头说："松树下埋有百万黄金，二把宝剑，宝气已隐隐浮现可见。

我找寻这批宝物，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了，你不要错失良机，挖出的黄金可以布施积阴德；至于宝剑，乃是神器，谁能拥有，当可身居宰相高位。在下请老丈能赐给其中一把宝剑，让贫道学平妖斩魔的道术。"

薛老头深信不疑，但他两个儿却半信半疑。

道士选了个黄道吉日，在周围三百尺遍洒香灰，又竖立许多五色彩带，另外搭建十座祭坛，祭拜的器皿、用具都是用黄金打造的。还没见到宝物，薛老头已花费好几千金了。道士又自称自己会点石成金的法术，所以对金银宝物，根本不放在眼中，只是随身的一件行李，寄放在太微宫，想暂时移放在薛老头家。不久，道士果真派人送来一只箱子，箱子密封得相当牢固，而且非常沉重。

有天晚上，道士与他徒弟在五松树作法，告诫薛老头及他儿子们，千万不可偷看，以免破了法术，等法事完毕，当即召他们父子来。天亮后，道士失去踪影，两个儿子到道场一看，只见地上有车轮痕迹，而道坛上所陈列的器皿、用具全部一空。这件事和前面这个故事颇为类似。

1027. 江南士子

【原文】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奸巧，好以术困人而取其资。有房一所，货于徽人，业经改造久矣。科执原直取赎，不可，乃售计于奴，使其夫妇往投徽人为仆。徽人不疑也。两月馀，此仆夫妇潜窜还家，科即使他奴数辈谓徽人曰："吾家有逃奴某，闻靠汝家，今安在？"徽人曰："某来投，实有之，初不知为贵仆，昨已逸去矣。"奴辈曰："吾家昨始缉知在宅，岂有逸去之事！必汝家匿之耳，吾当搜之！"徽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纵诸奴入视。诸奴搜至酒房，见有土松处，佯疑，取锄发之，得死人腿一只，乃哄曰："汝谋害吾家人矣！不然，此腿从何而来？当执此讼官耳！"徽人惧，乃倩人居间。科曰："还吾屋契，当寝其事耳。"徽人不得已，与之期而迁去。向酒房之人腿，则前投靠之奴所埋也。

科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物，正较量次，有一跛丐，右持杖，左携竹篮，篮内有破衣，捱入乞赏。科掂零星与之，丐嫌少，科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悚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捧宝置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伪物，为向丐者易去矣。丐者，即科党所假也。

苏城四方辐凑之地，骗局甚多。曾记万历季年，有徽人叔侄争坟事，结讼数年矣。其侄先有人通郡司理，欲于抚台准一词发之。忽有某公子寓阊门外，云是抚公年侄，衣冠甚伟，仆从亦都。徽侄往拜，因邀之饮，偶谈及此事。公子一力承当，遂封物为质。及期，公子公服，取讼词纳袖中，径入抚台之门。徽侄从外伺之，忽公事已毕而门闭矣，意抚公留公子餐也，询门役，俱莫知。乃晚衙，公子从人丛中洒容而出，意气扬扬，云："抚公相待颇厚，所请已谐。"抵徽寓，出官封袖中，印识宛然。徽侄大喜，复饮食之。公子索酬如议而去。明日徽侄以文书付驿卒。此公子私从驿卒索文书自投，驿卒不与。公子言是伪封不可投，驿卒大惊，还责徽侄。急访公子，故在寓也，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出首。徽人惧，复出数十金赂之始免。后访知此棍惯假宦、假公子为骗局。时有春元谒见抚院，彼乘闹混入，潜匿于土地堂中，众不及察，遂掩门。渠

预藏酒糕以烧酒制糕，食之醉饱。啖之，晚衙复乘闹出。封筒印识皆预造藏于袖中者。小人行险侥幸至此，亦可谓神棍矣。

【译文】　江南有个参加经学考试的士子，虽出身权贵之家，但个性奸诈，善于投机取巧，喜欢用计使别人落入他所设计的圈套，再进而要胁、诈骗对方财物。

这位士子有栋房子卖给一位徽州人，那徽州人买下房子，经过改建后已住了一段很长的日子。士子持着原来双方买卖房屋的契约，想向徽州人买回房子，但遭拒绝。

士子于是心生一计，命自家一对仆人夫妇投身徽州人家为奴仆，徽州人丝毫未加怀疑。两个多月后，这对夫妇暗中潜逃回士子家，士子就命多名奴仆到徽州人家，说："我们有两名奴仆逃走，听说是投身你家为奴，现在他俩在何处？"

徽州人说："确实有这样的两人来我家为奴，当初我并不知道是贵府的仆人，但这两人昨天已逃走了。"

奴仆们说："昨天我们还看见这两人出入这宅府，哪有这么巧，晚上就逃走了？一定是你们把他俩藏起来了，我们要搜屋！"

徽州人自认清白，无所隐瞒，于是就将家人集中在一间屋子里，任凭士子的奴仆四处查看。

奴仆们来到酒窖，见有一堆土隆起，乃故作怀疑状，拿起锄头挖掘，竟挖出一条死人腿，于是起哄说："你竟敢谋害我府上的人！这死人腿你作何解释，我们要将你送进官府！"

徽州人顿时吓得失了主意，只好央请他人居间作调人，士子说："还我房契，这事我便不再追究。"

徽州人不得已只好答应，限期搬离。其实酒窖中所挖出的人腿，就是前来投靠的那对夫妇事先掩埋的。

这位士子有一次也为人居间作财物公证人，对方约他到公所查看财物，然后再贴上封条。正在清点财物时，有名跛脚的乞丐，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拿着竹篮，篮内还有一件破衣服，溜进公所乞讨赏钱。士子随手拿了一块碎银丢给乞丐，乞丐竟然嫌少。

士子大怒，拿起一锭元宝掷到乞丐的竹篮里，叱责说："你想要这元宝是不是？"

乞丐害怕颤抖说："大善人不愿再多给赏钱就算了，何必发脾气呢？"

接着双手捧着元宝放在桌上，然后离去。

过了一段日子，另一名公证人开封取物，发现元宝竟是假的，原来早就被

那乞丐调了包，而那乞丐，正是士子的党羽所装扮的。

〔梦龙评〕苏州附近腹地广阔，因此诈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明朝万历年间，曾有一对叔侄争坟地大打官司，缠讼多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侄儿买通郡府法曹，希望抚台能判自己胜诉。

一天，忽然有个住在阊门（皇宫中紫微宫之门，又叫阊阖）外的贵公子，自称是抚台的世侄。看他衣着华丽，一表人才，随行的侍仆也多，于是侄儿就去邀贵公子喝酒，闲谈中谈到与叔父争夺坟地的事，公子一口答应这事包在他身上。为表示自己诚意，公子还交给侄儿一件信物。

到了约定日期，公子拿了侄儿的讼状，直接进入抚台大人的官府，侄儿在门外守候许久，一直到府衙公务处理完毕，大门紧闭，还不见公子出来。侄儿猜测可能抚台大人留公子吃饭，问门房公子下落，都答称未见过此人。直到入夜，才见公子满脸酒意地从人群中走来，一脸得意洋洋的神情，对侄儿说抚台大人热忱的招待他，所属托的事都已打点妥当。两人回到侄儿住处，公子从袖中拿出一封公文，公文上盖有官府的官印，侄儿大为高兴，命人备酒谢公子，公子拿了当初两人协议的报酬后离去。

第二天，侄儿将公文交给驿卒送官府，公子却派人索取公文，官府的驿卒不肯交出公文，公子才表明这公文是伪造的，不能送交官府。驿卒害怕获罪，立即将公文退还侄儿，并且叱责侄儿；侄儿拿着假文书赶往公子住处。公子正巧在家，看了假文书，反而叱责侄儿用假官印、假批示唬人，要到官府控告他。侄儿大惊，只有再拿出数十金贿赂公子，才平息此事。

后来，侄儿向别人打听，才知道这人常假冒宦官或贵公子，设计诈人钱财。当初，正碰到春元（明朝人林章的本名）入府谒见抚台，公子就趁忙乱中混入府内，暗中躲在佛堂中，府中奴仆一时没留意到他，就依往日按时关门。

公子事先曾准备净糕（以烧酒制作糕饼，食后饱且醉）就在佛堂内吃喝起来，等府衙到了夜间办公时，再伺机混出府衙，至于官印等物，都是事先准备好放在袖中的。像这种心机深沉、存心诈财的小人，真可说是神棍！

1028. 猾吏　奸官

【原文】　包孝肃尹京日，有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贿，与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教，分辩不已。吏大声呵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以抑吏势，不知为所卖也。

“包铁面”尚尔，况他人乎！

有县令监视用印，暗数已多一颗，检不得，严讯吏，亦不承。令乃好谓曰：“我明知汝盗印，今不汝罪矣，第为我言藏处。”此令素不食言者，于是吏叩头谢罪曰：“实有之，即折置印匣内，俟后开印时方取出耳。”又闻某按院疑一吏书途中受贿，亲自简查，无迹而止。盖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串铃与马鞭、大帽明置案前，贿即在内，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哉！

【译文】　宋朝包拯（字希仁，即包公）为开封府尹时，有一个人犯法，要

受到木杖鞭打背脊的处分。

有位吏卒接受罪民贿赂，和罪民约定说："见了令尹后，令尹一定会将鞭打你的公务交付我执行。你只管大声哀号，为自己找寻借口，我会想办法减轻你的罪。"

不久，包拯命人带上罪犯，审讯完毕后，果然要吏卒鞭打罪民。

罪犯就照吏卒所说的，不停的喊冤辩解。吏卒大声叱责说："不要再多说了，还不赶快领杖刑受罚。"

包拯认为吏卒卖弄职权，为了惩罚吏卒，就将罪民所要挨的棍子，挪了七十大板给吏卒，没想到因此正中吏卒的诡计。

〔梦龙评〕连包公都会被这吏卒玩弄，更别说是他人了！

有位县令检视县府官印，发现竟然是伪造的，但找遍整个县府，却找不到真的印信藏在哪里，虽经严厉的侦讯，吏卒也坚不吐实。

县令只好婉言劝解说："我知道一定是你盗取了印信，现在只要你告诉我真的印信藏在哪里，我绝不将你治罪〔学乖了〕。"

由于这县令一向言出必行，这名吏卒才磕头谢罪，说："确实是小人拿的，就藏在印匣内，打开印匣就可看到了。"

又听说有位按院大人怀疑手下一名文书官曾收取别人贿赂，于是亲自调查，结果毫无所获，只好罢手不再追究。

原来这位按院大人，只搜查文书官的身体、行李，至于放在案桌上的串铃、马鞭及一顶大帽子，都没有仔加检查，而贿款就在帽中。贪官的奸诈，真是无所不至啊！

1029. 袁术诸妾

【原文】 司隶冯方女有国色，避乱扬州。袁术登城见而悦之，遂取焉。诸妇教以"将军贵人，重节气，宜数涕泣以示忧愁也。若此，必加重"。冯女后见术，每垂泣，术果以为有心，益宠之。诸妇乃共绞杀，陷之于厕，言其哀怨自杀。术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殡敛。

【译文】 东汉未年司隶（官名，掌劳役捕盗之事）冯方的女儿长得国色天香，一家人避乱迁居扬州，一天袁术登上城楼，不经意间瞧见她，大为心动，于是就纳为侍妾。

冯方的女儿入袁府后，其他侍妾就对她说："袁将军最看重有志节的人，你见了袁将军不妨经常落泪，表示心中的愁苦，如此一来，袁将军一定更加疼爱你。"

女孩听了诸侍妾的话，每次见袁术都垂泪哭泣，袁术果然认为她心志忠贞，于是更加宠爱。

一天，袁术的侍妾们在厕所里合力将女孩勒死，伪称女孩是因哀伤过度而厌世自杀。袁术以这女孩因抑郁自杀，于是下令厚葬她。

1030．达奚盈盈

【原文】 达奚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同官之子为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何处，其父言："贵人病，尝往候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无甚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帷帐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边批：错认了。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上戏谓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亦错认。

妇人之智可畏。

【译文】 达奚盈盈是唐朝天宝年间某贵人的侍妾，风姿绰约，当时无人能及。

同县有位官员，儿子名叫千牛，某日到贵人家中探病，就没再回家，家人到处寻访不着。玄宗听说这事，就下令官员搜查，可是搜遍整个京城，仍不见千牛踪影。

玄宗就问千牛的家人，说："最近你儿子可曾去过什么地方？"

千牛的父亲回答说："他曾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贵人。"

于是玄宗又下诏搜寻贵人家。

千牛原来就躲在达奚盈盈的房里，官府一来搜查，达奚盈盈就对千牛说："看来这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不过你即使出面也没关系。"

千牛非常害怕，深恐因此而获罪，达奚盈盈对他说：只要不说出是躲在她这里，如果皇上问起，只要回答说见到这么一个人，她家有华丽的帷帐和幔幕，吃着精美的食物，并要强调自己实在身不由己……。只要照她所说的描述一番，保证平安无事。

千牛出面后，玄宗生气的质问他。千牛就依达奚盈盈所说回答，玄宗果真只笑了笑，没有再继续追究〔玄宗误会了〕。

几天后，虢国夫人（杨贵妃的姊姊）入宫时，玄宗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干什么将一个年轻人藏那么久，都不放他回去？"

夫人听了，只是笑而不答〔虢国夫人也误会了〕。

原来达奚盈盈知道虢国夫人家中常常藏有年轻的男人，玄宗也知道，便以此为千牛脱罪——玄宗果然上当。

〔梦龙评〕女人的智慧实在可怕。

二十八、萤火之智

【原文】 熠熠隙光，分于全曜。萤火难嘘，囊之亦照。我怀海若，取喻行潦。集“小慧”。

【译文】 一丝光线虽然微弱，也是阳光的一部分；荧火虫所发出的微小光芒，可以以布囊收集后用来照明。我虽胸怀江海，也不嫌弃雨后的水洼。

1031. 周　主

【原文】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间。边批：自置自得，以欺众目。周主曰：“我知吏之不事事也！”于是吏皆悚惧，以为神明。

【译文】 春秋时周主遗失了一支玉簪，命官员搜寻，找了三天三夜，仍一无所获。

后来，周主又派别人寻找玉簪的下落，结果竟然在周主家人的内室中找到〔自放自寻，以欺众人耳目〕。

周主说：“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官员，一向不把我的话当真处理。”

官员听了周主的话，都惊惧不已，认为周主周知诸事，有若神明。

1032. 商太宰

【原文】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毋敢告人吾所问于汝。”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译文】 商太宰曾要少庶子到城中市集走走，少庶子回来后，太宰问他：“在市集里见到些什么？”

少庶子回答说：“没看见什么。”

太宰说：“总有一些特别的事吧？”

少庶子答：“只有南门外有许多牛只聚集在那儿，堵住了道路，南门的街道仅仅够一辆车通行。”

太宰接着要随行的人员，不可泄露与少庶子的这番对话。

第二天，太宰召来京城的官员，讥诮他们说：“城外哪来这么多牛屎？”

官员对太宰的消息灵通惊惧不已，从此不敢再怠忽职守。

1033. 韩昭侯　子之

【原文】　韩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

【译文】　一天，韩昭侯与属下亲信一起吃瓜，他故意将手中的瓜掉在地上，然后表示惋惜。属下立即将自己手中的瓜分献给韩昭侯。

韩昭侯借此举考察属下对他的忠诚。

子之（战国燕王哙的宰相）为燕相时，一天坐在厅堂上故意说：“刚才在门外一闪而逝的是一匹白马吗？”

左右亲信都说没看见，只有一人追出门外，回来时禀报说：“确实有一匹白马。”

子之借这事考察左右是否对他忠实。

1034. 綦毋恢

【原文】　韩咎立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韩之不立也。不立其弟。綦毋恢曰：“不若以车百乘送之。得立，因曰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

【译文】　战国时，韩襄王死后，公子咎虽然已经被立为嗣君，可是还没有正式即位。这时他弟弟在周很得周室君臣器重，但周君又怕韩咎不肯立他弟弟为国君。

周臣綦毋恢说：“不如派一百辆兵车护送他弟弟回韩国，如果韩咎立他弟弟为国君，那么百辆兵车就算是沿途的护卫；否则，就说我们是专程为韩国押解叛徒而来的。”

1035. 苏　代

【原文】　苏代自燕之齐，见于章华南门。齐王曰：“嘻，子之来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生者微。今不听，

是恨秦也；听之，是恨天下也。不如听之以为秦，勿庸称之以为天下。秦称之，天下听之，主亦称之；先后之事，帝名为无伤也。秦称之而天下不听，王因勿称，于以收天下，此大资也。”

【译文】　苏代离开燕国抵达齐国，他来到张华南门，齐闵王对他说：“唉！先生怎么现在才来？秦国已经派太宰魏冉献给寡人帝王的尊号，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苏代回答说：

“大王的问话太突然，以后天下的情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也还看不出来。如果现在不听从秦国的建议，一定会招致秦国的怨恨；但如果听从秦国，又会招致天下诸侯的愤恨。所以不如姑且先尊称秦王为帝，不过大王先别急着称帝，这样可以对天下诸侯有所交代。如果秦王称帝后，天下诸侯并未极力反对，那么大王也可以跟着称帝，因为时间的前后与帝号是没有关联的；但如果秦称帝而天下诸侯都不服从，那么大王就不必步此后尘，以便收揽天下人心，这才是上上之策。

1036. 薛　公

【原文】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

【译文】　齐王的王后去世后，齐王准备在七位侍妾中，选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册立为后。薛公想知道齐王究竟会册立谁，就献上七副耳环，而其中有一副特别精美。

第二天，薛公见其中一位侍妾戴了那副最美的耳环，就劝齐王册立她为王后。

1037. 江西术士

【原文】　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群妓不觉皆仰视。日者因指所视者为国君。

【译文】　赵王李德诚治理江西时，有个卜卦的术士自称能一眼看出他人身份的贵贱。

赵王想试测他，就找来几名妓女，让她们和自己的王后都穿上同样的服饰，打扮好后站在前庭，让术士分辨谁贵谁贱。

术士走近她们，俯身轻声说：“王后的头顶会有黄云。”

话才说完，妓女们不约而同的都朝王后头上看，结果术士立刻指出王后来。

1038. 江　彪

【原文】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暮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江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江乃诈魇，良久不寤，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魇何与卿事，而烦见唤？既尔相关，那得不共语！"女嘿然而惭，情意遂笃。

【译文】　诸葛令的女儿嫁给庾氏，不久就守寡了，她发誓这辈子绝不走出家门再嫁。这女子的个性非常倔强固执，诸葛令虽然把她又许配给江彪，但江彪料想这女子决不会登上迎亲轿，于是就在她家附近住下。

诸葛女的家人先是骗她说要搬家，于是家人全都离去，只留下她一人，等她发觉自己受骗后，已真的走不出家门了。

到了晚上，江彪来到诸葛女住处，诸葛女对他哭骂不停，一连好多天后，她的哭骂声才稍见缓和。

江彪每晚都睡在诸葛女对面的床榻上，见她怒气稍减，就故意假装做恶梦，口中胡言乱语、模样十分恐怖。诸葛女便呼叫婢女将他叫醒。

江彪向女子说："我是堂堂男子，做恶梦与你有何相干，竟劳动你来叫醒我？如果你关心我做恶梦，那又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

女子因而羞惭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两人的情感日渐深厚。

〔梦龙评〕用真情感召，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化，更何况是夫妻呢？

1039. 孙　绰

【原文】　王文度坦之弟阿智处之，字文将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绰有女阿恒，亦僻错，无复嫁娶理。孙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佯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王述云："兴公欲婚吾家阿智。"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嚣殆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两家。

【译文】　晋朝王坦之的弟弟王处之，小名阿智，因为个性怪诞，所以虽已早届适婚年龄，却没有一家肯将女儿嫁他。

孙兴公（即孙绰）的女儿名叫阿恒，也因为性情古怪，所以也还没有出嫁。

有一次孙兴公到王坦之家，见到了阿智，便故意对王坦之说："我看阿智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人嘛！和我在外面听到的传言完全不同，怎会到现在还没有娶媳妇呢？我有一个女儿，虽长得不错，但因我家境穷困，门第又不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婆家。不如我们商议商议，要阿智娶阿恒。"

王坦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赶紧给父亲王述写信，说孙兴公要把女儿嫁给弟弟阿智。王述看了信大为惊喜，很快就答应这门亲事。

两人成亲后，王坦之立刻发现，原来阿恒的性情远比阿智还乖僻得厉害，才知道上了孙兴公的当。

〔梦龙评〕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两家。

1040. 张幼于

【原文】　科试故事，邑侯有郊饯。酒酸甚，众哗席上，张幼于令勿喧，保为易之，因索大觥，满引为寿。侯不知其异也，既饮，不觉攒眉，怒惩吏，易以醇。

【译文】　古时士子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官员都会为本乡子弟在效外饯别。

某地有位地方官举行郊饯，准备给客人喝的酒太酸，使得席间一时大乱，群情不满。有个叫张幼于的人劝众人不要喧嚷，他保证一定请主人换酒。

张幼于拿来一口大酒杯，斟满酒向地方官敬酒致意，地方官以为这酒和自己所喝的相同，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饮下后不由皱眉大怒，立刻叱责吏员换上好酒待客。

1041. 俞羡章

【原文】　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俞羡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

【译文】　吴中地方出版商的利润很大，因此从事翻刻（即今日的盗印）的人也特别多，为此官商都相当苦恼。

俞羡章所编著的《唐类函》，尚未出版，他便一状告到官府，假称他的新书出版后，用车载往他处时遭盗匪劫走，希望官府派吏卒缉捕盗匪，他并且出钱悬赏缉捕盗书贼。

这件事轰动一时，结果使《唐类函》大为畅销，而且也没有书局再敢翻刻这本书。

1042. 孟　陀

【原文】 张让在桓帝时，权倾中外。让有监奴主家，扶风富人孟陀倾囊结奴。奴德之，问陀何欲，欲为成就。陀曰："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公卿求谒让者车每填门，陀一日诣让，壅不得前。监奴望见，为率诸苍头迎拜于路，共辇入。时宾客大惊，谓让厚陀，遂争赂陀，旬日积资巨万。

无故而我结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贾，较吕不韦术更捷。

【译文】 后汉桓帝时，张让（曾因奏请灵帝征收田亩税修建宫室，招致民怨，袁绍起兵后，张让劫持少帝，被袁绍追杀，最后投河自尽）位高势重，权倾中外。

张让的管家住在扶风，当地财主孟陀倾襄结交，管家因而对孟陀的盛情厚意感激在心，就问孟陀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他一定尽力促成。

孟陀说："希望你当众向我一拜。"

原来当时朝廷公卿到张府求见张让的人络绎不绝，甚至造成道路的拥塞。孟陀便故意到张府造访，让车子被堵在路途中。总管得知，立即率奴仆到路口迎拜孟陀车驾。

等孟陀车进入张府，所有的宾客无不大感惊讶，认为张让对孟陀另眼看待，于是争相巴结贿赂，孟陀从此更加富有了。

〔梦龙评〕无故去结交一个人，一定是因为那人对我有用处。孟陀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致富术比吕不韦更快捷。

1043. 窦　公

【原文】 唐崇贤窦公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与大阉相邻，阉贵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窦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价。阉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两护戎缄题。阉为致书，凡获三千缗，由是甚济。东市有隙地一片，洼下停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妪将蒸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抛砖瓦中一指标，得一饼。儿童奔走竞抛，十填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

【译文】 唐朝人窦公生意做得不错，但却经营得相当辛苦。他在京城上有一块空地，与大宦官的府邸相邻，他知道大宦官想要这块地，但这块地的地价才不过五、六十万钱而已。窦公就将这块地送给大宦官，大宦官见他不谈价钱，非常高兴。

窦公故意在言谈间表示有事前往江淮一带，希望能有两三封介绍信，大宦

官立即为他修书，结果窦公借此赚了三千缗钱，扎扎实实地捞了一笔。

东市有一块空地，地势低洼常有积水，于是窦公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下，在容易积水的洼地树立靶标，又命女婢做蒸饼，引诱贪嘴的小孩，要他们拿着砖瓦，凡击中地面的靶标，就可以得到一块饼。

儿童们觉得有吃又好玩，都纷纷前来击靶标，很快地十之六七的洼地都被砖瓦填盖了。

这时窦公再坟土整地，开起一家招待波斯商人的旅馆，每日可获利一缗。

1044. 窦　义

【原文】　扶风窦义年十五，诸姑累朝国戚，其伯工部尚书，于嘉令坊有庙院。张敬立任安州归，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緉，散诸甥侄。咸竞取之，义独不取，俄而所剩之一緉又稍大，义再拜而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斤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支小锸，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义扫聚得斛余。遂往谐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义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条，皆长二十馀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馀，千万馀株矣。及明年，已长三尺馀，义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围束之，得百馀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馀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馀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约千馀茎，鬻之，得三四万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馀，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馀，遂买麻布，雇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緉，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馀，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緉以新麻鞋一緉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馀緉。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馀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积弃碎瓦子，令工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嶲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经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从臼中熟出，命二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馀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无车轮，义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馀亩坳下潜污之地，目为“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污所聚。义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义酬钱三万。既获之，

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译文】 扶风人窦义年仅十五岁，姑姑是朝廷的皇亲国戚，伯父是工部尚书，在嘉令坊有座庙院。

当时张敬立由安州刺史一职任满返乡，安州产的丝鞋一向最为出名，张敬立带了十多双丝鞋回来，送给甥侄，大伙争相挑选，只有窦义不与众兄弟争鞋；众人挑选完后，只剩下一双较大的丝鞋，窦义一再拜谢后，才收下这双鞋，接着拿着鞋到市集变卖，得钱半斤，窦义把这些钱好好的存起来。

五月初的长安城，处处可见飞榆策掉落满地，窦义将地面的飞榆策扫作一堆，大约有八斗多，接着又暗中打造两支小铁铲。一切准备妥当后，窦义便向伯父要求到庙院中读书习业，伯父答应了窦义的要求。

窦义晚上睡在褒义寺，白天则在庙院用两只铁铲开垦空地，一共开垦了四十五条长沟，宽五寸，深五寸，每条沟长二十多步，每天浇水灌溉，又把榆策埋入沟中。七月时夏雨充沛，榆策都开始抽芽，到秋天时，只见榆苗已有一尺多高了，总计有上万株榆苗。

第二年，榆树有三尺多高了，窦义把其中生长得较密集的榆株砍去，使每株榆树保持三寸的间隔，又逃选枝干挺直的榆株，特别加以照料。至于已被砍下的榆枝，一束束都捆好，共有一百多束，碰到秋雨季节，每束榆枝可卖到一千多钱。

第三年秋天，榆枝树围已粗如拳头，窦义挑选枝干稠密挺直的榆枝，砍下后又捆成二百多束，这时更卖得比以前多好几倍的价钱。

五年后，窦义选最粗大的榆干十多株，用作屋梁建材，卖得三四万钱；其他有可作车事板的榆干共有一千多株，都堆积在庙院。

后来窦义已有家财百万，于是他又买进大批麻布，雇人做成麻袋，又从内乡买进数百双新麻鞋，存寄庙中。窦义召来长安街上的小孩，每天给他们每人饼三块及十五文钱，再交给他人每人一口麻袋，在冬天里捡拾槐子放在麻袋内。一个多月后，槐子已有满满两车了。

窦义又要小孩们拣拾破麻鞋，每三双破鞋换新麻鞋一只，消息传开后，远近居民纷纷拿破鞋来换，一天之内，就换得一千多双破麻鞋。钱花得差不多了，窦义遂卖掉庙院所存可以制成车轮的榆材，共卖得好几十万钱。

接着窦义雇人在西门外清洗破麻鞋，再带回庙院晒干。又在城外购买他人丢弃废置的碎瓦片，要工人在河沟内把碎瓦片上的泥渣冲去，堆放在庙里，然

后命人把破麻鞋捣烂、碎瓦片磨成粉状，以疏布筛拣后，加入槐子、油靛放进大锅命人日夜不停搅动，等搅成糊状，就要两人将糊状物搓成长三尺，粗三寸的麻条，称为“法烛”。

建中某年六月京城大雨，窦义乘机大卖法烛，每条卖百文钱，用法烛燃火煮饭，效果不比木柴差，因此窦义又获利不少。

最初西市的南边，有十多亩洼地，一般人称这块地为“小海地”，是城中无赖汉常聚集的地方。窦义想把这块地买下，地主却不肯，于是窦义又再加价三万钱才买下，接着就在洼地设立标范旗幡，沿着洼地四周，设立六七个铺字，做煎饼及饭团，召附近孩童扔掷瓦块，凡是击中旗标，都可免费吃煎饼或饭团。

街上的孩童对此驱之若狂，不到一个月，所掷的瓦片几乎将整个洼地都填满了。窦义在此开设二十家店铺，由于位置适宜，每天获利数千。

这些店铺至今犹存，人们称为“窦家店”。

1045. 石鞑子

【原文】 吴中有石子，貌类胡，因呼为石鞑子，善谑多智。尝困倦，步至一邸舍，欲少憩。有一小楼颇洁，先为僧所据矣。石登楼窥之，僧方掩窗昼寝，窗隙中见两楼相向，一少妇临窗刺绣，石乃袭僧衣帽，微启窗向妇而戏。妇怒，以告其夫。夫因与僧闹，僧茫然莫辨，亟移去，而石安处焉。

【译文】 吴中有个姓石的人，因为面孔长得很像胡人，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石鞑子”。

石鞑子为人幽默机智，有天他觉得心情烦躁出外散步，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坐下休息时，看见有座公共楼台搭得漂亮，一位和尚已捷足先登了，石鞑子悄悄登楼一看，和尚正靠窗午睡，而对窗另有一座楼台，有位少妇正面向和尚的楼台刺绣。

石鞑子便偷偷穿上和尚的袈裟，然后打开窗户作状调戏少妇。

少妇非常生气，就把事情告诉丈夫，丈夫立即前来向和尚兴师问罪，和尚在满头雾水下气得急忙离开楼台。

这时石鞑子才悠闲的登上楼台，躺在和尚床上睡大觉。

1046. 黠童子

【原文】 一童子随主人宦游，从县中索骑，彼所值甚驽下。望后来人得骏马，驰而来，手握缰绳，佯泣于马上。后来问曰：“何泣也？”曰：“吾马奔逸绝尘，深惧其泛驾而伤我也。”后来以为稚弱可信，意此马更佳，乃下地与之易。

童子既得马，策而去。后来人乘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译文】 有一童子随主人四处求官，但童子所骑的马不好，想换一匹好马。他远远看见有个人骑着一匹骏马急驰而来，心生一计，就手握着缰绳假意哭泣起来，来人见童子哭得伤心，就问童子为何哭泣。

童子说："我的马儿跑起来速度奇快，是匹好马，但我担心无法控制它而伤到自己，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来人见童子年幼，不致骗人，于是贪念大起，心想童子的马比自己的好，就下马表示愿意与童子交换。

童子换了马便急驰而去，那人骑上童子的驽马，才知道受骗上当，但已追不上了。

1047. 黠竖子

【原文】 西岭母有好李，苦窥园者，设阱墙下，置粪秽其中。黠竖子呼类窃李，登垣，陷阱间，秽及其衣领，犹仰首于其曹，曰："来，此有佳李！"其一人复坠，方发口，黠竖子遽掩其两唇，呼"来！来！"不已。俄一人又坠，二子相与诟病。黠竖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坠阱中，其笑我终无已时。"

小人拖人下浑水，使开口不得，皆用此术，或传此为唐伯虎事，恐未然。

【译文】 西岭有位妇人所种的李子又大又甜，常有人来偷，于是妇人就在墙下设引陷阱，并把粪便倒在陷阱内。

有个童子带着同伴前来偷李，跳下墙时误入陷阱，粪便溅到衣领，童子仍抬头呼同伴："快点下来，这里有好多上好的李子。"

另一位同伴也掉进陷阱，正要张口大叫，童子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再呼第三位同伴下来，不久，第三同伴也上当。

二人同声骂童子，童子却说："我们三人中，如果有一人不掉入陷阱，那我会被没掉入陷阱的人嘲笑个没完没了。"

〔梦龙评〕世上小人事发泄密，故意拖人下水，都是用这方法，也有人说这事是唐伯虎小时候的趣事，但未必正确。

1048. 刘贡父

【原文】 刘贡父为馆职，节日，同舍遣人以书筒盛门状，遍散人家。刘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别室，犒以酒肴，因取书筒视之，凡与己一面之旧者，尽易以己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刘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事虽小，却是损人利己。

【译文】　宋朝人刘贡父担任馆职（宋制，凡直史馆、昭文馆、集贤馆者谓之馆职）时，有位同事雇人用书筒内附名片，遍投各家。

刘贡父知道后，就邀请同事所雇用的人到房内，请他喝酒，接着请求借看书筒，暗中更换自己名片。那人吃饱喝足后，向刘再三道谢，然后走遍大街小巷投名片，却不知主人的名片已被调包了。

〔梦龙评〕虽是小事一桩，却是损人利己。

1049．某秀才

【原文】　王卞于军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岸，负大力，诸健卒与较，悉不敌。坐间一秀才自言能胜之，乃以左指略展，魁岸者辄倒。卞以为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酱，预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许酱，彼见辄倒耳。"

【译文】　王卞在军中设宴款待宾客，在宴中命人角力助兴，有一位力士体格魁梧，好几名勇士都败在他手下。

席间有位秀才自夸能胜力士，于是上台，只见秀才略伸左指，力士就倒地不起。

王卞大惊，以为秀才是神人，叩问原因，秀才说："我事先由他同伴那儿知道他怕酱汁，所以我先到厨房要了一些酱汁，他见我手中沾有酱汁，就倒地了。"

1050．定远弓箭手

【原文】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与决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适在市饮，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久之，各未能进。弓手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你皆健者，汝敢与我尉前决生死乎？"偷曰："诺。"弓手应声刺之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方接刃，寇先含水满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复用之，反为所刺。

【译文】　濠州定远县有一名弓箭手善长用矛，有一名偷儿也是使矛好手，两人一直找机会分出胜负。

一天，弓箭手有事到村中，碰巧偷儿正在村馆喝酒，两人相见不禁眼红，于是各持一矛决斗，围观者形成一堵人墙。

两人缠斗许久，却一直不分胜负，弓箭手突然对偷儿说："县尉来了，你敢与我在县尉面前决生死吗？"

偷儿说："可以。"

弓箭手却趁偷儿在答话分神之际，刺向偷儿，偷儿应声毙命。

又有一人曾遇强盗，两人正挥刀打斗时，没想到强盗含了一口水，吐向那人脸上，那人正为强盗的举动惊愕不已时，胸前已中了一刀。

后来有位壮士又碰上这强盗，由于已经听说吐口水出刀的事，便利用强盗重施故技时，趁隙将他刺杀。

1051. 种　氏

【原文】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转展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或请以一矢毙之，一子弟在后笑曰："我不烦此，当以胶黐之，如粘飞雀之易。"众责其夸，曰："请醵钱五千具饮，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众许之。翌晨，集庄户置胶黐斗余，尽涂场间麦杆上，并系羊为饵，而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虎果至，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杆丛身，牢不可脱，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已死矣。

【译文】　忻州种氏子弟们，每次集会比武，多以能用奇谋取胜为能事。

一晚，众人来到月庄居，庄主说："这些日子来，每晚都有一头老虎出没在麦田附近的软藁间，行动快速，不久就离去，我们若要捉虎，现在就得出发。"

有人建议一箭将老虎射杀算了，有一名种氏子弟笑着说："我无需用箭，只要用骨胶，就好比用木胶粘飞鸟一样，轻松愉快就能捉到老虎。"

众人都讥讽他吹牛，种氏说："我愿意与各位打赌，各位凑五千钱买酒菜，如果我没有抓到老虎，酒钱全由我一人出。"

众人一口答应。

第二天早晨，种氏邀集庄户，炼制一斗多的骨胶，然后涂上麦杆上，并绑上一头羊作为诱饵，而众人各自在四周埋伏。

当晚月光穿过林间时，老虎果然来了，它发现那头羊，立即大嚼饱餐一顿，吃饱了，就来到麦田想伸个懒腰打个滚，没想到几滚后却被麦杆上的骨胶粘住，无法动弹。

老虎性情刚烈，一被粘住后就猛力挣扎，大声吼叫，不时想跃起挣脱，突然，老虎大吼一声，奋力一跃，跳了几乎有一丈高，就此僵直不动，过了一段时间，众人上前检视，发觉老虎已经死了。

1052. 王守仁

【原文】　王阳明年十二，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以母信

佛，乃夜潜起，列五托子于室门。母晨兴，见而心悸。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于郊外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今诉于天，遣阴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鸟是也。"后母大恸，叩头谢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苏。自是母性骤改。

【译文】　王阳明十二岁时，继母常常虐待他，而他父亲远在京师任官，根本不知王阳明的遭遇。

王阳明不得已，乃利用继母笃信佛教的弱点，于半夜悄悄起床，把茶盘放在佛堂门外；第二天早晨继母见了，觉得非常奇怪，可是日后每天都如此，继母不由得心中发毛。但她对王阳明的态度依然如故。

有一天，王阳明到郊外找寻捕鸟人，买下一只平日罕见的怪鸟，放在继母被内。继母整理床铺时，突然看见这只怪鸟，害怕鬼魁作祟，便赶紧请来巫婆占卜。

谁知王阳早就买通巫婆，对继母说："王状元前妻对自己儿子遭人虐待很生气，上告天帝，现在天帝派阴兵下凡拘捕你的魂魄，被中的怪鸟，就是阴兵的化身。"

继母听了这话，吓得脸色发青，赶紧下跪谢罪；王阳明不觉心软，也下跪向天帝求情，一旁的巫婆故意连声叹息离去。

从此继母对王阳明便视如己出。

1053. 京城士人

【原文】　《艺文类聚》：京邑士人妇大妒，尝以长绳系夫脚，唤便牵绳。士密与巫妪谋，因妇眠，士以绳系羊，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巫曰："先人怪娘积恶，故郎君变羊。能悔，可祈请。"妇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诣神前祈祝。士徐徐还。妇见，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犹忆瞰草不美，时作腹痛。"妇愈悲哀。后略复妒，士即伏地作羊鸣，妇惊起，永谢不敢。

【译文】　《艺文类聚》记载：京城有个士人，他的妻子心性狭窄、疑心病重，曾用一根长绳绑在丈夫脚上，有事呼唤丈夫时，就拉动长绳。

士人实在无法忍受，就暗中与巫婆商量，回到家后，趁老婆熟睡后，将自己脚上的绳子绑在羊身上，偷偷爬墙离家。妇人睡醒后，拉动绳子，竟然来的是一只羊，震惊不已，就召来巫婆占卜。

巫婆说："你家列祖列宗怪你平日不善待丈夫，因此把你丈夫变成一只羊，

如果你能悔过，就该诚心祈求上苍饶恕。”

妇人听了，抱着羊儿痛哭，立誓悔过。

巫婆于是把羊牵走，要妇人斋戒七天，斋戒期间全家大小都要在神前祝祷谢罪。士人回家后，妇人见了他，哭着问：“你变成羊有好多天了，辛不辛苦？”

士人说：“我一想到那股草味，我的肚子就痛。”

妇人听了更是难过。

以后，妇人只要稍显妒意，士人就趴在地上学羊叫，妇人每次都立即惊慌的拉起士人，向天谢罪不敢再犯。

1054. 敖陶孙

【原文】 韩侂胄既逐赵汝愚至死，太学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壁吊之。方投笔，饮未一二行，壁已舁去矣。敖知必为韩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楼。正逢捕者，问：“敖上舍在否？”对曰：“方酣饮。”亟亡命走闽。韩败，乃登第一。

【译文】 南宋宰相韩侂胄（韩琦曾孙，字节夫）将赵汝愚逼死后，太学生敖陶孙（字器之，号佗庵）写了一首诗悼念，并且把诗题在三元楼的墙壁。他刚停笔还没喝几口酒，楼壁已被人抬走。

敖陶孙知道一定是韩侂胄的手下，就立即换了酒保衣服拿着酒器下楼，正巧碰到捕衙来拘捕他。捕衙问他敖某人是否在楼上饮酒，敖陶孙答：“他正在楼上痛饮。”

于是立即奔亡福建。

韩侂胄后来发动对外战争失败，成为阶下囚，敖陶孙则考中进士第一名。

1055. 愈　澹

【原文】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谓荆公曰：“吾欲为浮屠，苦无钱买祠部牒耳。”荆公欣然为具僧资，约日祝发。过期寂然，公问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为，祠部牒金且送酒家还债。”公大笑。

肯出钱与买僧牒，何不肯偿酒债，清老似多说一谎。

【译文】 荆公（王安石）一向喜欢俞清老（俞澹），有一天，愈清老对荆公说：“我想出家当和尚，但没有钱买祠牒。”

荆公表示愿意出钱，两人并约定在俞清老剃渡那天要好好庆贺一番。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俞清老剃渡出家的消息，荆公问原因，只见俞清老不慌不忙的说：“我想当和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你给我的牒金，我全拿到酒家还债了。”

荆公听了不由大笑不止。

〔梦龙评〕荆公肯出钱为俞清老买僧牒，难道不肯替他还酒债吗？看来俞清老又对荆公说了一次谎！

1056. 王姓官员

【原文】　宋时有世赏官王氏，任浙西一监。初莅任日，吏民献钱物几数百千，仍白曰“下马常例”。王公见之，以为污己，便欲作状，并物申解上司。吏辈祈请再四，乃令取一柜，以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置于厅治，戒曰：“有一小犯，即发！”由是吏民警惧，课息俱备。比终任荣归，登舟之次，吏白厅柜。公曰：“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牍。”吏赍案至。俾舁柜于舟，载之而去。

不矫不贪，人己两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译文】　宋朝有位王姓官员到浙西就职，刚上任的第一天，当地的官员百姓就按以往新官上任旧例，捐了好几十万。

王姓官员见了，认为对自己是种侮辱，便故作生气状，并且扬言要连同财物一并呈报上级处置。吏卒再三的解释，王姓官员才命人取来箱子，将所捐献的财物全部放进箱中，当众人面在箱上贴上封条，放在府堂，训令官员说：“只要有人犯错，我就将此事呈报上级。”

从此无论官员或百姓都战战兢兢，诫慎守纪。

后来王姓官员官期届满，即将登船离浙西的前一天，官吏提醒他存放在府堂大箱的赠金。王姓官员说：“既然这是此地新官到任的旧例，你们执意要我收下，就必须要有白纸黑字为凭。”写完捐条后，才命人把柜子抬到船上。

〔梦龙评〕这位王姓官员不矫作，不贪财，而最后却是人己两利，就这件事就可看出他是位有作为的人，而不是个投机耍诈的官老爷。

1057. 无赖书生

【原文】　《广记》：唐洛中，顷年有僧持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贫士子无赖，因诣僧请观舍利子。僧出瓶授与，遽取吞之。僧惶骇无措，复虑外闻之。士子曰：“与我钱，当服药出之耳。”赠二百缗，乃服巴豆泻下，僧欢然濯而收之。

【译文】　《太平广记》记载：唐朝有位僧人把舍利子贮存在玻璃器皿中，日夜诵经供奉，没有一日间断。

有个落魄的无赖书生来到寺院，请求见识舍利子，僧人拿出玻璃瓶，书生倒出瓶中舍利子，立刻一口吞下。僧人被书生突来的举动吓得手足无措，但又担心舍利子遭人吞食的消息走漏，正不知道如何是好。

书生说："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吃药取出舍利子。"

僧人不得已，只好给书生二百缗。书生就吃巴豆泻肚，僧人见书生泻出舍利子，满心欢喜的拣起舍利子，洗干净后仍装进瓶中。

1058. 陈　五

【原文】　京师闾阎多信女巫。有武人陈五者，厌其家崇信之笃，莫能治。一日含青李于腮，绐家人疮肿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忧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谓五所患是名疔疮，以其素不敬神，神不与救。家人罗拜恳祈，然后许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语家人云："必得神师入视救我可也！"巫入案视，五乃从容吐青李视之，捽巫，批其颊而叱之门外。自此家人无信祟者。

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诡神道以困之者。无奸不破，无伪不穷，信哉！

【译文】　京城中的百姓多半迷信女巫作法，有个叫陈五的军人厌恶家人的迷信，想改变家人的想法。

一天，陈五在嘴里含了一颗青李，却骗家人口内生疮，嘴巴肿痛，整天不吃不喝的赖在床上呻吟。陈五的妻子非常担心，召来女巫医治她丈夫。女巫来了后，说陈五嘴里长了疔疮，因为他平日对神明不敬，现在神明不肯救他。陈五的家人听了非常害怕，排成一列不停行礼恳请女巫搭救，女巫这才答应尽力。

陈五躺在床上故意大声呻吟哀号，告诉家人说："我的病一定要请神师亲自入室救治，才能医好。"

女巫进入内室探视陈五，这时陈五才不慌不忙吐出口中青李给女巫看，接着陈五左右开弓，猛打女巫两颊，叱喝她滚出门外。从此陈五的家人便不再迷信巫术了。

〔梦龙评〕僧人借舍利子向信徒敛财，倒头来却遭人用舍利子勒索；女巫用神道愚弄百姓，倒头来却被反神道者愚弄。俗话说："无奸不破，无伪不穷"，这话的确很有道理。

1059. 幻　术

【原文】　凡幻戏之术，多系伪妄。金陵人有卖药者，车载大士像问病，将药从大士手中过，有留于手不下者，则许人服之，日获千钱。有少年子从旁观，欲得其术。俟人散后，邀饮酒家，不付酒钱，饮毕竟出，酒家如不见也。如是三，卖药人叩其法，曰："此小术耳，君许相易，幸甚。"卖药人曰："我无他，大士手是磁石，药有铁屑则粘矣。"少年曰："我更无他，不过先以钱付酒家，约客到绝不相问耳。"彼此大笑而罢。

【译文】　凡是幻术，多半都是骗人的把戏。金陵有位卖药的郎中，车上供

奉大士法像，病患前来，先问明病情才给药，药从大士手上经过，如果留在大士手中，就表示可以让病家服用。前来求诊的病家甚多，郎中每天可赚取一千钱。

有个少年在旁观察许久，想知道郎中的秘密，等人群散去，就邀郎中到酒家喝酒。少年喝完酒竟然不付酒账就走出酒家，而酒保也好像没见少年走出店门一般，未加拦阻。一连三次，卖药郎中禁不住好奇，问少年如何学得隐身术。

少年人说：“这是小法术，不知是否有幸与你的法术交换？”

卖药郎中说：“我的法术其实很简单，大士的手是一块磁石，药上沾有铁屑的，自然能粘附在大士手上。”

少年说：“我的更简单，只不过事先付钱给酒家，约定好等我的客人来了之后，绝不招呼我们。”

两人不禁相视大笑。

1060. 朱古民

【原文】 朱古民文学善谑。冬日在汤生斋中，汤曰：“汝素多智术，假如今坐室中，能诱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受用诱汝，汝必信矣。”汤信之，便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安诱我入户哉？”朱拍手笑曰：“我今诱汝出户矣！

【译文】 有个叫朱古民的读书人，平日喜欢开玩笑。有一个冬天，他来到一位汤姓朋友的书房，汤说：“你一向聪明，现在我坐在室内，你能骗我走出室外吗？”

朱古民说：“室户风大天寒，你一定不肯出去；但如果你先到室外，我就会告诉你到室内有多好，你一定会相信我的话走进室内。”

汤就真的走出户外，对朱说：“现在你可以说服我入座了。”

朱古民拍手大笑，说：“我已经骗你走出室外了。”

1061. 谢　生

【原文】 长洲谢生嗜酒，尝游张幼于先生之门。幼于喜宴会，而家贫不能醉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谢生苦不足，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嘱曰：“我因脏病发，不能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吾酒也。”发封得块，恨甚，故满斟之。谢是日独得倍饮。

【译文】 长洲的谢生酷爱杯中物，他曾是张幼于先生的门客。张幼于非常好客，但因境遇不甚宽裕，常常不能让客人大醉而归。

一天，张幼于得到一瓯好酒邀客共饮，斟酒的小童替每位客人斟酒半杯。谢生觉得不过瘾，于是故意离坐小解，用纸包土块，招来小童，偷塞给他，叮嘱说：“我肾脏病发，不能多喝酒，这里有几文钱请小哥喝杯茶，拜托小哥斟酒时替我少斟些。”

小童打开纸包发觉竟是土块，不由暗骂，故意把谢生的酒杯斟得满满一杯，于是谢生比旁人多喝了一倍酒。